

太平广记

(全十二册)

我国首部官修小说总集



中华书局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广记 / (宋) 李昉等编 ; 高光 , 王小克主编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2021.10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ISBN 978-7-101-15374-3

I . 太... II . ①李...②高...③王... III . 笔记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北宋 IV .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193109号

书 名 太平广记 (全十二册)

编 者 [宋] 李 昉等

主 编 高 光 王小克

丛书名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责任编辑 熊瑞敏 刘树林 刘胜利 王守青

胡香玉 肖帅帅 周梓翔 张叙方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21年10月北京第1版

202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87 插页24 字数5490千字
印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5374-3
定价 690.00元

出版说明

《太平广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文言小说总集，全书五百卷，系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人奉诏取各种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等编辑而成，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合称“宋四大书”。

李昉（925—996），字明远，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后汉乾祐年间进士及第，后周显德年间官至翰林学士。入宋，加中书舍人。太祖开宝年间，历任翰林学士、判吏部铨。太宗即位，加户部侍郎。太平兴国八年（983），擢参知政事，拜平章事，端拱元年（988）罢相。淳化二年（991）复相，淳化四年（993）复罢相。次年以特进、司空致仕。至道二年（996）去世，谥文正。《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有传，称其“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有文集五十卷，今已佚。李昉先后主持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

据《宋会要》，《太平广记》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修成，历时不到一年半。据书前《太平广记表》，除李昉外，参与编修此书的还有吕文仲、吴淑、陈鄂、赵邻幾、董淳、王克贞、张洎、宋白、徐铉、汤悦、李穆、扈蒙等十二人。据郭伯恭《宋四大书考》研究，编修诸人中，吕文仲、吴淑二人出力较多（吕文仲本传见《宋史》卷二百九十六，吴淑本传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太平广记》是按照小说题材的性质分类编纂的，全书共分为九十二个大类，部分类别下再分细目，凡一百五十余细目。各类别卷数不一，少者一卷，多者数十卷。其中卷数较多的依次为神仙五十五卷、鬼四十卷、报应三十三卷、神二十五卷、定数十六卷、女仙十五卷、畜兽十三卷、异僧十二卷、再生十二卷、草木十二卷、征应十一卷、妖怪九卷、狐九卷、水族九卷、杂传记（收唐人单篇传奇）九卷、诙谐八卷、龙八卷、虎八卷、杂录八卷等。由此大略可见《太平广记》内容多为神仙鬼怪之故事。《太平广记》各篇后一般都注明出

处（今本也有少量失注出处者），征引的书籍非常广泛。据书前《引用书目》统计有三百四十三种，然据民国间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序》所云，《引用书目》中有而书中实无者十五种，《引用书目》中无而书中实有者一百四十七种，合计约四百七十五种。不过，正如陈尚君《宋元笔记述要》所说，由于《太平广记》中存在不少同书异名者（如《异闻集》，又叫《异闻记》《异闻录》），也存在同名异书者（如《后汉书》有多种，《志怪》亦有多种），且不同版本标注的出处也不一样，故引书种数实难作出精确统计。

《太平广记》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言小说，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小说家之渊海也”，如唐传奇名篇《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长恨歌传》《柳毅传》《虬髯客传》等均收录其中，宋以后的戏曲小说创作也往往受其影响，如后世名剧《西厢记》《长生殿》即取材于前述的《莺莺传》《长恨歌传》，故历来受到古代小说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重视。由于《太平广记》所征引的古书多已亡佚，其所据又均为宋以前的古本，故在文献辑佚、校勘、辨伪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太平广记》在研究社会生活、民情风俗、文化思想方面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据研究，《太平广记》成书以后，流布不广，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谈恺据抄本重刻以后，才开始广为流传。此后较重要的版本尚有明隆庆万历间活字本、明万历间许自昌刻本（简称“许本”）、明沈与文野竹斋抄本（简称“明抄本”）、清陈鱣用宋本校过的许自昌刻本（简称“陈校本”）、清乾隆黄晟刻本（简称“黄本”）、清四库全书本等。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汪绍楹点校本《太平广记》，该本以谈恺刻本为底本，校以陈校本及明抄本，并参校许本、黄本，一直以来是学界的通行本。2020年，我们又以汪校本为底本，出版了一个简体横排标点本《太平广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简体横排本《太平广记》出版后，有读者提出，直接阅读《太平广记》原文仍有困难，希望我们能出版文白对照本。此次推出的“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本《太平广记》，由高光、王小克等先生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太平广记》精心修订而成。原文以简体横排本《太平广记》为底本，参考相关文献做了进一步校订；译文根据直译为主的

原则做了全面修订，改正补充了原来的错译、漏译之处。有些直译不便理解的地方，也适当采取意译的办法，酌情增加补充文字、主语、宾语等，以求语意明确，情节完整，叙述流畅。少数通过译文仍不好理解的地方，则以括注的形式补充相关注释予以说明。《太平广记》中有不少诗歌，为保持原文神韵，本书一般不予翻译。还有少量缺字严重的篇目，因文意不明，也未予翻译。版式上，本书沿用了丛书独具特色的“左文右白”的排版方式，确保原文和相应的译文在同一个展开面上，一一对应，方便读者对照阅读。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部准确流畅的文白对照本《太平广记》，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好读易懂的《太平广记》读本。当然，由于《太平广记》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翻译的难度很大，尽管我们尽了极大努力，但限于水平，书中的不当乃至谬误之处仍恐不少，敬请读者方家不吝赐教，以便我们不断修订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21年9月

编委会

主 编	高 光	王小克
译 者	袁承维	周 欣 丛湘智
	魏湘涛	魏顺田 运新华
	刘 博	吕良忠 朱 雷
	刘昌璞	刘义发 林延君
	赵玉中	陈淑香 孟祥芝
	赵连山	任 民 辛愚圣
	胡玉珍	董 锋 王瑞华
	徐宝生	薛延成 宋修义
	迟颖超	朱 聪 孙永生
	杨世华	

总目

- 第一册 卷第一 ~ 卷第四十七 ...2 ~ 752
- 第二册 卷第四十八 ~ 卷第九十二 ...753 ~ 1508
- 第三册 卷第九十三 ~ 卷第一百三十四 ...1509 ~ 2258
- 第四册 卷第一百三十五 ~ 卷第一百七十五 ...2259 ~ 2996
- 第五册 卷第一百七十六 ~ 卷第二百一十七 ...2997 ~ 3738
- 第六册 卷第二百一十八 ~ 卷第二百五十七 ...3739 ~ 4506
- 第七册 卷第二百五十八 ~ 卷第二百九十六 ...4507 ~ 5258
- 第八册 卷第二百九十七 ~ 卷第三百四十 ...5259 ~ 6008
- 第九册 卷第三百四十一 ~ 卷第三百八十二 ...6009 ~ 6766
- 第十册 卷第三百八十三 ~ 卷第四百二十一 ...6767 ~ 7522
- 第十一册 卷第四百二十二 ~ 卷第四百五十九 ...7523 ~ 8226
- 第十二册 卷第四百六十 ~ 卷第五百 ...8227 ~ 8965
- 太平广记表...8966
- 太平广记引用书目...8970

目 录

出版说明

编委会

总目

第一册

卷第一 神仙一

老 子

老 子

木 公

木 公

广成子

黄 安

广成子

黄 安

孟 岐

孟 岐

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周穆王

燕昭王

燕昭王

彭 祖

彭 祖

魏伯阳

魏伯阳

卷第三 神仙三

汉武帝

汉武帝

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乔

凤 纲

王子乔

凤 纲
琴 高
鬼谷先生

琴 高
鬼谷先生

萧 史

徐 福

萧 史

徐 福

王母使者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月支使者

卫叔卿

卫叔卿

张 楷

张 楷

阳翁伯

阳翁伯

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王次仲

墨 子

墨 子

刘 政

刘 政

孙 博

孙 博

天门子

天门子

玉 子

玉 子

茅 濛

沈 羲

茅 濛

沈 羲

陈安世

陈安世

卷第六 神仙六

张子房

张子房

东方朔

东方朔

王 乔

周隐遥

王 乔

周隐遥

刘 商

刘 商

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 远

皇初平

王 远

伯山甫

伯山甫

马鸣生

李八百

马鸣生

李八百

李 阿

李 阿

卷第八 神仙八

刘 安

刘 安

阴长生

阴长生

张道陵

张道陵

卷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李少君

孔元方

孔元方

王 烈

王 烈

焦 先

焦 先

孙 登

孙 登

吕文敬

吕文敬

沈 建

沈 建

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河上公

刘 根

刘 根

李仲甫

李仲甫

李意期

王 兴

李意期

王 兴

赵 瞿

赵 瞿

王 遥

王 遥

卷第十一 神仙十一

泰山老父

巫 炎

泰山老父

巫 炎

刘 凭

刘 凭

栾 巴

栾 巴

左 慈

左 慈

大茅君

大茅君

卷第十二 神仙十二

壶 公

壶 公

蓊子训

蓊子训

董 奉

董 奉

李常在

李常在

卷第十三 神仙十三

茅 君

茅 君

孔安国

孔安国

尹 轨

尹 轨

介 象

介 象

苏仙公

苏仙公

成仙公

成仙公

郭 璞
郭 璞
尹 思
尹 思

卷第十四 神仙十四

刘子南
刘子南
郭 文
嵩山叟
郭 文
嵩山叟
许真君
许真君
吴真君
吴真君
万宝常
万宝常
李 筌
李筌

卷第十五 神仙十五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真白先生
桓 闾
桓 闾
兰 公
兰 公
阮 基
阮 基

卷第十六 神仙十六

杜子春
杜子春
张 老

张 老

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

裴 谡

裴 谡

卢李二生

卢李二生

薛 肇

薛 肇

卷第十八 神仙十八

柳归舜

柳归舜

元藏幾

元藏幾

文广通

文广通

杨伯丑

杨伯丑

刘法师

刘法师

卷第十九 神仙十九

马 周

马 周

李林甫

李林甫

郭子仪

郭子仪

韩 滉

韩 滉

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

阴隐客

阴隐客

谭 宜

谭 宜

王可交

王可交

杨通幽

杨通幽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孙思邈

孙思邈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

尹 君

尹 君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罗公远

罗公远

仆仆先生

仆仆先生

蓝采和

蓝采和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远知

王远知

益州老父

益州老父

崔 生

崔 生

冯 俊

冯 俊

吕 生

吕 生

张李二公

张李二公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许宣平

许宣平

刘清真

刘清真

张 殖

张 殖

萧静之

萧静之

朱孺子

朱孺子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采药民

采药民

元柳二公

元柳二公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叶法善

叶法善

邢和璞

邢和璞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唐若山

司命君

司命君

玄真子

刘白云

玄真子

刘白云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郗 鉴

郗 鉴

僧契虚

僧契虚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九天使者

十仙子

十仙子

二十七仙

二十七仙

姚 泓

姚 泓

李卫公

李卫公

卷第三十 神仙三十

张 果

张 果

翟乾祐

翟乾祐

凡八兄

凡八兄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许老翁

李遐周

许老翁

李 珣

李 珣

章全素

章全素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 贾

王 贾

颜真卿

颜真卿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韦 弁

韦 弁

申元之

马自然

申元之

马自然

张巨君

张巨君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裴氏子

崔 炜

崔 炜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人

成真人

柏叶仙人

柏叶仙人

齐 映

齐 映

王四郎

王四郎

韦 丹

韦 丹

冯大亮

冯大亮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徐佐卿

拓跋大郎

拓跋大郎

魏方进弟

魏方进弟

李 清

李 清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韦仙翁

韦仙翁

杨越公弟

杨越公弟

阳平谪仙

阳平谪仙

卖药翁

卖药翁

严士则

严士则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 泌

李 泌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刘 晏

刘 晏

崔希真

崔希真

韦老师

韦老师

麻阳村人

麻阳村人

慈心仙人

慈心仙人

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

巴邛人

巴邛人

章仇兼琼

石 巨

章仇兼琼

石 巨

李山人

李山人

陶尹二君

陶尹二君

许 碯

杨云外

许 碯

杨云外

杜 惊

南岳真君

杜 惊

南岳真君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师

薛尊师

王 老

王 老

黑 叟

黑 叟

刘无名

刘无名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贺知章

贺知章

萧颖士

李仙人

萧颖士

李仙人

何 讽

黄尊师

何 讽

黄尊师

裴 老

裴 老

李 虞

李 虞

夏侯隐者

夏侯隐者

权同休

权同休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尹真人

卢山人

卢山人

薛玄真

薛玄真

于 涛

于 涛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田先生

穆将符

穆将符

房 建

房 建

萧洞玄

萧洞玄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贾 耽

贾 耽

丁 约

丁 约

瞿道士

王 卿

瞿道士

王 卿

衡山隐者

衡山隐者

梅真君

梅真君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白幽求

王太虚

王太虚

王子芝

王子芝

刘 商

刘 商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宪宗皇帝

唐宪宗皇帝

李 球

李 球

宋玄白

宋玄白

许栖岩

许栖岩

韦善俊

韦善俊

第二册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吉甫

李 绅

李 绅

白乐天

白乐天

轩辕先生

轩辕先生

李 元

韦卿材

李 元

韦卿材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师

潘尊师

李 贺

张及甫

李 贺

张及甫

郑 册

陈惠虚

郑 册

陈惠虚

温京兆

温京兆

卷第五十 神仙五十

嵩岳嫁女

嵩岳嫁女

裴 航

裴 航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华

侯道华

宜君王老

宜君王老

陈 师

陈 金

陈 师

陈 金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陈复休

陈复休

殷天祥

殷天祥

阎丘子

阎丘子

张 卓

张 卓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麒麟客

王法进

王法进

维杨十友

维杨十友

金可记

金可记

杨真伯

杨真伯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韩愈外甥

韩愈外甥

刘 □

刘 □

卢 钧

卢 钧

薛 逢

薛 逢

费冠卿

费冠卿

沈 彬

沈 彬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寒山子

轩辕弥明

轩辕弥明

蔡少霞

蔡少霞

郑居中

伊用昌

郑居中

伊用昌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西王母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

云华夫人

云华夫人

玄天二女

玄天二女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

萼绿华

萼绿华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魏夫人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 容

明星玉女

昌 容

园客妻

太玄女

园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 妃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 妃

毛 女

秦宫人
毛 女
秦宫人
钩翼夫人
南阳公主
程伟妻
钩翼夫人
南阳公主
程伟妻
梁 母
董永妻
梁 母
董永妻
酒 母
女 几
酒 母
女 几

卷第六十 女仙五

麻 姑
麻 姑
玄俗妻
阳都女
玄俗妻
阳都女
孙夫人
樊夫人
孙夫人
樊夫人
东陵圣母
郝 姑
东陵圣母
郝 姑
张玉兰
张玉兰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王妙想

成公智琼

成公智琼

庞 女

庞 女

褒 女

李真多

褒 女

李真多

班 孟

班 孟

天台二女

天台二女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鲁妙典

鲁妙典

谶 母

谶 母

盱 母

盱 母

杜兰香

杜兰香

白水素女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 球

蔡女仙

蓬 球

紫云观女道士

秦时妇人

紫云观女道士

秦时妇人

何二娘

何二娘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玉女

边洞玄

边洞玄

崔书生

崔书生

骊山姥

骊山姥

黄观福

黄观福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杨正见

杨正见

董上仙

张连翘

董上仙

张连翘

张镐妻

张镐妻

太阴夫人

太阴夫人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姚氏三子

赵旭

赵旭

虞卿女子

虞卿女子

萧氏乳母

萧氏乳母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

谢自然

谢自然

卢眉娘

卢眉娘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

崔少玄

崔少玄

妙女

妙女

吴清妻

吴清妻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

郭翰

郭翰

杨敬真

杨敬真

封陟

封陟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

玉蕊院女仙

玉蕊院女仙

马士良

马士良

张云容

张云容

韦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韦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卷第七十 女仙十五

许飞琼

裴玄静

许飞琼

裴玄静

戚玄符
徐仙姑
戚玄符
徐仙姑
缙仙姑
缙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遥
茶 姥
戚逍遥
茶 姥
张建章
周 宝
张建章
周 宝

卷第七十一 道术一

赵 高
董仲君
赵 高
董仲君
葛 玄
葛 玄
窦玄德
窦玄德

卷第七十二 道术二

张山人
张山人
王 旻
王 旻
陆 生
陆 生

辅神通

孙甌生

辅神通

孙甌生

叶静能

袁隐居

叶静能

袁隐居

骡鞭客

骡鞭客

许 君

杜 巫

许 君

杜 巫

卷第七十三 道术三

周贤者

周贤者

王 常

王 常

叶虚中

郑 君

叶虚中

郑 君

程逸人

程逸人

李处士

李处士

骆玄素

赵 操

骆玄素

赵 操

崔玄亮

崔玄亮

卷第七十四 道术四

俞 叟

俞 叟

陈季卿

陈季卿

陈 生

陈 生

张 定

张 定

石 旻

石 旻

唐武宗朝术士

唐武宗朝术士

卷第七十五 道术五

杨居士

杨居士

张士平

张士平

冯 渐

潘老人

冯 渐

潘老人

王先生

王先生

周 生

周 生

韩志和

张 辞

韩志和

张 辞

崔 言

崔 言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 韦

子 韦

赵 廓

赵 廓

樊 英

杨 由

介 象

樊 英

杨 由

介 象

郭 璞

庾 诜

张子信

郭 璞

庾 诜

张子信

管 辂

筹禅师

李淳风

管 辂

筹禅师

李淳风

袁天纲

安禄山术士

袁天纲

安禄山术士

桑道茂

桑道茂

乡校叟

乡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 蒋含弘

相骨人

田良逸 蒋含弘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 生

杜 生
泓 师
泓 师
罗思远
张景藏
叶法善
罗思远
张景藏
叶法善
钱知微
胡芦生
钱知微
胡芦生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李秀才
王山人
王 琼
王 固
王山人
王 琼
王 固
符契元
符契元
白 皎
白 皎
贾 耽
茅安道
贾 耽
茅安道
骆山人
骆山人
石 旻
石 旻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慈恩僧

朱悦

朱悦

王生

王生

贾笼

贾笼

轩辕集

轩辕集

杜可筠

许建宗

杜可筠

许建宗

向隐

向隐

赵尊师

赵尊师

权师

权师

卷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隐克

张士政

周隐克

张士政

陈休复

费鸡师

陈休复

费鸡师

岳麓僧

岳麓僧

强绅

彭钉筋

崔无致

强 绅

彭钉筋

崔无致

蜀 士

陈 岷

蜀 士

陈 岷

郑山古

郑山古

马处谦

赵圣人

马处谦

赵圣人

黄万户

何 奎

黄万户

何 奎

孙 雄

李汉雄

孙 雄

李汉雄

卷第八十一 异人一

韩 稚

韩 稚

幸 灵

幸 灵

赵 逸

赵 逸

梁四公

梁四公

卷第八十二 异人二

陆法和

陆法和

王梵志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王守一

李子牟

吕 翁

吕 翁

管子文

管子文

袁嘉祚

郑相如

袁嘉祚

郑相如

卷第八十三 异人三

续 生

续 生

张 佐

张 佐

陆鸿渐

贾 耽

陆鸿渐

贾 耽

治针道士

治针道士

贞元末布衣

柳 城

贞元末布衣

柳 城

苏州义师

苏州义师

吴 堪

吴 堪

卷第八十四 异人四

苗晋卿

苗晋卿

义宁坊狂人

张 俨

义宁坊狂人

张 俨

奚乐山

王居士

奚乐山

王居士

俞 叟

衡岳道人

俞 叟

衡岳道人

李 业

李 业

石 旻

管涔山隐者

石 旻

管涔山隐者

宋师儒

宋师儒

会昌狂士

会昌狂士

唐 庆

唐 庆

卢 钧

卢 钧

卷第八十五 异人五

赵知微

赵知微

击竹子

击竹子

张 濬

金州道人

张 濬

金州道人

李 生

李 生

徐明府

华阴店姬

徐明府

华阴店姬

李 客

李 客

蜀城卖药人

刘处士

蜀城卖药人

刘处士

张 武

茅山道士

张 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乐人子

逆旅客

教坊乐人子

蒋舜卿

蒋舜卿

卷第八十六 异人六

黄万祐

黄万祐

任三郎

任三郎

黄 齐

王处回

黄 齐

王处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龙道士

何昭翰

抱龙道士

何昭翰

卢延贵

卢延贵

杜鲁宾

建州狂僧

杜鲁宾

建州狂僧

刘 申

卢 婴

刘 申

卢 婴

赵燕奴

赵燕奴

卷第八十七 异僧一

释摩腾

释摩腾

竺法兰

康僧会

竺法兰

康僧会

支 遁

支 遁

卷第八十八 异僧二

佛图澄

佛图澄

卷第八十九 异僧三

释道安

释道安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

法 朗

李恒沙门

法 朗

李恒沙门

卷第九十 异僧四

杯 渡

杯 渡

释宝志

释宝志

卷第九十一 异僧五

永那跋摩

永那跋摩

法 度

法 度

通 公

阿专师

通 公

阿专师

阿秃师

阿秃师

稠禅师

稠禅师

释知苑

释知苑

法 喜

法 喜

法 琳

法 琳

徐敬业

骆宾王

徐敬业

骆宾王

卷第九十二 异僧六

玄 奘

玄 奘

万 回

万 回

一 行

一 行

无 畏

明达师

无 畏

明达师

惠 照

惠 照

第三册

卷第九十三 异僧七

宣律师

宣律师

卷第九十四 异僧八

华严和尚

华严和尚

唐休璟门僧

唐休璟门僧

仪光禅师

仪光禅师

玄 览

玄 览

法 将

法 将

卷第九十五 异僧九

洪昉禅师

洪昉禅师

相卫间僧

相卫间僧

道 林
净 满
道 林
净 满
法 通
法 通

卷第九十六 异僧十

僧伽大师
僧伽大师
回向寺狂僧
回向寺狂僧
懒 残
懒 残
韦 皋
韦 皋
释道钦
辛七师
释道钦
辛七师
嘉州僧
嘉州僧
金刚仙
金刚仙
鸱鸢和尚
鸱鸢和尚

卷第九十七 异僧十一

秀禅师
秀禅师
义 福
神 鼎
义 福
神 鼎
广陵大师
广陵大师

和 和
空如禅师
僧 些
和 和
空如禅师
僧 些
阿足师
鉴 师
阿足师
鉴 师
从 谏
从 谏

卷第九十八 异僧十二

李德裕
李德裕
齐州僧
齐州僧
抱玉师
束草师
惠 宽
抱玉师
束草师
惠 宽
素和尚
怀 信
素和尚
怀 信
佛陀萨
兴元上座
赵 蕃
佛陀萨
兴元上座
赵 蕃
怀 濬

怀 濬
智者禅师
法 本
智者禅师
法 本

卷第九十九 释证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 凝
王淮之
惠 凝
灵隐寺
灵隐寺
侯 庆
侯 庆
大业客僧
大业客僧
蛤 像
光明寺
蛤 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十光佛
李大安
韦知十
韦知十
刘公信妻
刘公信妻

卷第一百 释证二

长乐村圣僧

长乐村圣僧

屈突仲任

屈突仲任

婺州金刚

婺州金刚

菩提寺猪

李思元

菩提寺猪

李思元

僧齐之

僧齐之

张无是

张无是

张 应

道 严

张 应

道 严

卷第一百一 释证三

邢曹进

邢曹进

韦氏子

韦氏子

僵 僧

鸡 卵

僵 僧

鸡 卵

许文度

许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玄法寺

商居士

黄山瑞像

马子云

黄山瑞像

马子云

云花寺观音

李 舟

惠 原

云花寺观音

李 舟

惠 原

延州妇人

镇州铁塔

渭滨钓者

延州妇人

镇州铁塔

渭滨钓者

卷第一百二 报应一金刚经

卢景裕

赵文若

卢景裕

赵文若

赵文昌

赵文昌

新繁县书生

蒯武安

新繁县书生

蒯武安

睦彦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睦彦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 俭

萧 瑀

柳 俭

萧 瑀
赵文信
刘 弼
赵文信
刘 弼
袁志通
韦克勤
沈嘉会
袁志通
韦克勤
沈嘉会
陆怀素
陆怀素

卷第一百三 报应二 金刚经

司马乔卿
孙 寿
司马乔卿
孙 寿
李 观
豆卢夫人
尼修行
李 观
豆卢夫人
尼修行
陈文达
高 纸
陈文达
高 纸
白仁皙
窦德玄
白仁皙
窦德玄
宋义伦
宋义伦

李 冈

王 陧

王令望

李 冈

王 陧

王令望

陈惠妻

何 滢

张玄素

李丘一

陈惠妻

何 滢

张玄素

李丘一

卷第一百四 报应三 金刚经

于 昶

裴宣礼

于 昶

裴宣礼

吴思玄

银山老人

崔文简

吴思玄

银山老人

崔文简

姚 待

吕文展

长安县系囚

李 虚

姚 待

吕文展

长安县系囚

李 虚

卢 氏

卢 氏
陈利宾
陈利宾
王 宏
田 氏
王 宏
田 氏

卷第一百五 报应四金刚经

李惟燕
李惟燕
孙 明
三刀师
孙 明
三刀师
宋参军
宋参军
刘鸿渐
刘鸿渐
张嘉猷
魏 恂
杜思讷
龙兴寺主
张嘉猷
魏 恂
杜思讷
龙兴寺主
陈 哲
丰州烽子
陈 哲
丰州烽子
张 鎰
崔 宁
张 鎰
崔 宁

卷第一百六 报应五金刚经

太原孝廉

李廷光

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陆康成

薛 严

任自信

陆康成

薛 严

任自信

段文昌

刘逸淮

段文昌

刘逸淮

孙 咸

孙 咸

僧智灯

王 氏

左营伍伯

僧智灯

王 氏

左营伍伯

宋 衍

宋 衍

陈 昭

陈 昭

卷第一百七 报应六金刚经

王忠幹

王忠幹

王 偁

李元一

王 偁

李元一

鱼万盈
于李回
鱼万盈
于李回
强伯达
僧惟恭
强伯达
僧惟恭
王 沔
董进朝
康仲戚
王 沔
董进朝
康仲戚
吴可久
开行立
吴可久
开行立
僧法正
沙弥道荫
何 老
勾龙义
僧法正
沙弥道荫
何 老
勾龙义
赵 安
赵 安

卷第一百八 报应七金刚经

何 轸
王 殷
何 轸
王 殷
王 翰

甯 勉
王 翰
甯 勉
倪 勤
高 涉
倪 勤
高 涉
张 政
李 琚
张 政
李 琚
巴南宰
巴南宰
元 初
兖州军将
元 初
兖州军将
杨复恭弟
蔡州行者
杨复恭弟
蔡州行者
贩海客
贩海客

卷第一百九 报应八法华经

沙门静生
释昙邃
沙门静生
释昙邃
释慧庆
费 氏
赵 泰
释慧庆
费 氏
赵 泰

释慧进

释慧进

沙门法尚

释弘明

释志湛

沙门法尚

释弘明

释志湛

五侯寺僧

释智聪

昙韵禅师

五侯寺僧

释智聪

昙韵禅师

李山龙

李山龙

苏 长

尼法信

苏 长

尼法信

李 氏

李 氏

彻 师

悟真寺僧

释道俗

彻 师

悟真寺僧

释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史阿誓

石壁寺僧

卷第一百一十 报应九观音经

奚 傳

竇 傅
周 瑄
竺法義
周 瑄
竺法義
王珉妻
竺長舒
潘道秀
王珉妻
竺長舒
潘道秀
栾 荀
張 崇
釋開達
栾 荀
張 崇
釋開達
竺法純
釋道泰
郭 宣
竺法純
釋道泰
郭 宣
呂 竦
徐 榮
呂 竦
徐 榮
劉 度
南宮子敖
徐 義
劉 度
南宮子敖
徐 義
畢 覽

释法智
孙道德
张 兴
毕 览
释法智
孙道德
张 兴
昙无竭
车 母
昙无竭
车 母
释昙颖
邢怀明
释昙颖
邢怀明
王 球
王 球

卷第一百一十一 报应十观音经

竺惠庆
卞悦之
竺惠庆
卞悦之
张 畅
王玄谟
释道冏
张 畅
王玄谟
释道冏
伏万寿
彭子乔
伏万寿
彭子乔
释慧和
齐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释慧和
齐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 甲
张 达
孙敬德
高 荀
沈 甲
张 达
孙敬德
高 荀
史 隽
东山沙弥
徐善才
史 隽
东山沙弥
徐善才
杜智楷
张 氏
许 俨
杜智楷
张 氏
许 俨
僧道宪
成 珪
僧道宪
成 珪
王 琦
王 琦

史世光
董吉
董吉
宋吏国
张元
宋吏国
张元
释智兴
董雄
释智兴
董雄
孟知俭
崔善冲
唐晏
孟知俭
崔善冲
唐晏
张御史
张御史
李昕
李昕
牛腾
牛腾
李元平
李元平
长沙人
乾符僧
长沙人
乾符僧

卷第一百一十三 报应十二崇经像

张应
张应
释道安
周闵

释道安

周 闵

王 懿

谢 敷

王 懿

谢 敷

僧法洪

刘式之

刘 龄

僧法洪

刘式之

刘 龄

陈安居

陈安居

马处伯

马处伯

卷第一百一十四 报应十三崇经像

费崇先

魏世子

费崇先

魏世子

何昙远

陈秀远

何昙远

陈秀远

葛济之

董青建

葛济之

董青建

齐竟陵王

张 逸

释僧护

齐竟陵王

张 逸

释僧护

僧澄空

释慧侃

僧澄空

释慧侃

释道积

释法诚

释道积

释法诚

卷第一百一十五 报应十四崇经像

张法义

张法义

王弘之

王弘之

崔义起妻

襄阳老姥

崔义起妻

襄阳老姥

普贤社

普贤社

李 洽

王 乙

李 洽

王 乙

钳耳含光

钳耳含光

席 豫

席 豫

裴 休

牙将子

裴 休

牙将子

卷第一百一十六 报应十五崇经像

谢 晦

谢晦
尼智通
王袭之
周宗
沈僧复
尼智通
王袭之
周宗
沈僧复
僧道志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业
王镇恶
唐文伯
崔平业
王镇恶
郭祖深
卫元宗
姜胜生
郭祖深
卫元宗
姜胜生
傅奕
并州人
薛孤训
傅奕
并州人
薛孤训
嵩州县令
丁零
唐武宗
嵩州县令
丁零

唐武宗

王义逸

赘 肉

王义逸

赘 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义孚

西明寺

明相寺

僧义孚

开照寺盜

僧绍明

潼江军

开照寺盜

僧绍明

潼江军

卷第一百一十七 报应十六阴德

孙叔敖

崔敬嗣

孙叔敖

崔敬嗣

裴 度

刘 轲

裴 度

刘 轲

刘弘敬

刘弘敬

萧 仿

孙 泰

萧 仿

孙 泰

李 质

范明府

李 质
范明府
程彦宾
程彦宾

卷第一百一十八 报应十七异类

汉武帝
东方朔
汉武帝
东方朔
毛 宝
孔 愉
宗叔林
桓 邈
毛 宝
孔 愉
宗叔林
桓 邈
刘 枢
蔡喜夫
刘 沼
刘 枢
蔡喜夫
刘 沼
刘之亨
严 泰
程灵铄
刘之亨
严 泰
程灵铄
韦 丹
韦 丹
熊 慎
王行思
熊 慎

王行思

陈弘泰

陈弘泰

卷第一百一十九 报应十八冤报

杜 伯

杜 伯

公孙圣

燕臣庄子仪

游 敦

王 宏

公孙圣

燕臣庄子仪

游 敦

王 宏

宋皇后

徐 光

宋皇后

徐 光

王 陵

夏侯玄

王 陵

夏侯玄

金 玄

经 旷

万 默

麴 俭

太乐伎

金 玄

经 旷

万 默

麴 俭

太乐伎

邓 琬

邓 琬

孔 基

昙摩忸

支法存

孔 基

昙摩忸

支法存

张 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张 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辉雋

真子融

魏辉雋

真子融

卷第一百二十 报应十九冤报

梁武帝

张 裨

梁武帝

张 裨

羊道生

释僧越

羊道生

释僧越

江陵士大夫

徐铁臼

江陵士大夫

徐铁臼

萧 续

萧 续

乐盖卿

康季孙

张 绚

乐盖卿

康季孙

张 绚

杨思达

弘 氏

朱 贞

杨思达

弘 氏

朱 贞

北齐文宣帝

北齐文宣帝

梁武帝

韦 戴

梁武帝

韦 戴

隋庶人勇

京兆狱卒

邛 人

隋庶人勇

京兆狱卒

邛 人

卷第一百二十一 报应二十冤报

杜通达

邢文宗

杜通达

邢文宗

长孙无忌

娄师德

长孙无忌

娄师德

王 瑱

江 融

李昭德

王 瑱

江 融
李昭德
弓嗣业
周 兴
鱼思叅
索元礼
弓嗣业
周 兴
鱼思叅
索元礼
张楚金
崔日知
苏 颋
李 之
张楚金
崔日知
苏 颋
李 之
唐王皇后
杨慎矜
唐王皇后
杨慎矜
师夜光
师夜光
崔尉子
崔尉子

卷第一百二十二 报应二十一冤报

陈义郎
陈义郎
达奚珣
华阳李尉
达奚珣
华阳李尉
段秀实

马奉忠
段秀实
马奉忠
郗 卒
乐 生
郗 卒
乐 生
宋申锡
宋申锡
蜀营典
蜀营典

卷第一百二十三 报应二十二冤报

胡 激
秦匡谋
胡 激
秦匡谋
韦判官
韦判官
杨 收
宋 柔
杨 收
宋 柔
王 表
王 表
乾宁宰相
乾宁宰相

卷第一百二十四 报应二十三冤报

王简易
王简易
樊 光
李彦光
樊 光
李彦光
侯 温

沈 申

法曹吏

侯 温

沈 申

法曹吏

刘 存

袁州录事

刘 璠

刘 存

袁州录事

刘 璠

吴 景

高安村小儿

吴 景

高安村小儿

陈 勋

鍾 遵

陈 勋

鍾 遵

韦处士

张 进

郝 溥

韦处士

张 进

郝 溥

裴 垣

苏 铎

赵 安

裴 垣

苏 铎

赵 安

卷第一百二十五 报应二十四冤报

榼头师

唐 绍

榼头师

唐 绍

李 生

李 生

卢叔伦女

卢叔伦女

崔无隐

崔无隐

卷第一百二十六 报应二十五

程 普

羊 聃

程 普

羊 聃

刘 毅

张和思

刘 毅

张和思

梁元帝

窦 轨

武攸宁

梁元帝

窦 轨

武攸宁

崔进思

祁万寿

郭 霸

崔进思

祁万寿

郭 霸

曹惟思

曹惟思

邢 琇

邢 琇

万国俊

王 瑶
陈 岷
万国俊
王 瑶
陈 岷
萧怀武
李龟祯
萧怀武
李龟祯
陈 洁
陈 洁

卷第一百二十七 报应二十六

苏 娥
苏 娥
涪令妻
诸葛元崇
涪令妻
诸葛元崇
吕庆祖
吕庆祖
元 徽
李义琰
岐州寺主
元 徽
李义琰
岐州寺主
馆陶主簿
僧昙畅
午桥民
馆陶主簿
僧昙畅
午桥民
卢叔敏
卢叔敏

郑 生

郑 生

卷第一百二十八 报应二十七

公孙绰

公孙绰

王安国

王安国

尼妙寂

尼妙寂

李文敏

李文敏

樊宗谅

荥阳氏

樊宗谅

荥阳氏

卷第一百二十九 报应二十八婢妾

王济婢

王范妾

王济婢

王范妾

宋宫人

宋宫人

金 荆

杜巖妾

后周女子

金 荆

杜巖妾

后周女子

张公瑾妾

张公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张景先婢
李训妾
花 严
张景先婢
李训妾
花 严
晋阳人妾
晋阳人妾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二十九婢妾

窦凝妾
窦凝妾
严武盗妾
严武盗妾
绿 翹
绿 翹
马全节婢
马全节婢
鲁思鄆女
鄂州小将
鲁思鄆女
鄂州小将
金 卮
金 卮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三十杀生

田 仓
临海人
田 仓
临海人
陈 甲
麻 姑
陈 甲
麻 姑

谢 盛
李 婴
许 宪
谢 盛
李 婴
许 宪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昙略
广州人
东兴人
王昙略
广州人
东兴人
陈 莽
沛国人
齐朝请
陈 莽
沛国人
齐朝请
伍寺之
苏 巷
阮 倪
邵文立
伍寺之
苏 巷
阮 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曇欢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曇欢
释僧群
竺法惠
冀州小儿
释僧群
竺法惠
冀州小儿

卷第一百三十二 报应三十一杀生

王将军
姜 略
王将军
姜 略
贺 悦
李 寿
方山开
贺 悦
李 寿
方山开
王 遵
李知礼
王 遵
李知礼
陆孝政
果 毅
陆孝政
果 毅
刘摩儿
店 妇
刘摩儿
店 妇
屠 人

刘知元

季全闻

屠人

刘知元

季全闻

当涂民

张纵

当涂民

张纵

卷第一百三十三 报应三十二杀生

朱化

朱化

李詹

王公直

李詹

王公直

黄敏

陈君稜

黄敏

陈君稜

王洞微

孙季贞

王洞微

孙季贞

崔道纪

何泽

岳州人

崔道纪

何泽

岳州人

徐可范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徐可范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何马子
章 邵
韩立善
僧修准
何马子
章 邵
韩立善
僧修准
宇文氏
李 贞
僧秀荣
宇文氏
李 贞
僧秀荣
毋乾昭
李 绍
毋乾昭
李 绍

卷第一百三十四 报应三十三宿业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竹永通
宜城民
韦庆植
韦庆植
赵 太
赵 太
李 信
谢 氏
李 信
谢 氏
王 珍

王会师
王 珍
王会师
解奉先
童安珩
解奉先
童安珩
刘自然
刘自然
李明府
刘钥匙
李明府
刘钥匙
上 公
施 汴
上 公
施 汴
公乘通
僧审言
公乘通
僧审言

第四册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征应一帝王休征

帝 尧
周武王
帝 尧
周武王
越 王
临洮长人
汉高祖
陆 贾
越 王
临洮长人
汉高祖

陆 贾
汉元后
后汉章帝
吴大帝
汉元后
后汉章帝
吴大帝
魏明帝
晋司马氏
白 燕
晋武帝
魏明帝
晋司马氏
白 燕
晋武帝
晋惠帝
晋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晋惠帝
晋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齐太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齐太祖
北齐神武
后周太祖
北齐神武
后周太祖
陈高祖

隋文帝

隋炀帝

唐高祖

唐太宗

陈高祖

隋文帝

隋炀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齐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唐齐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别驾

金蜗牛

潞州别驾

金蜗牛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征应二帝王休征

唐玄宗

唐玄宗

叱金像

天宝符

叱金像

天宝符

蜀当归

万里桥

唐肃宗

蜀当归

万里桥

唐肃宗

唐武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 郃

后唐太祖

唐僖宗

李 郃

后唐太祖

后唐明宗

潞 王

后唐明宗

潞 王

晋高祖

伪蜀主舅

晋高祖

伪蜀主舅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征应三人臣休征

吕 望

仲 尼

吕 望

仲 尼

文 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文 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 溥

应 枢
袁 安
王 溥
应 枢
袁 安
陈仲举
张 承
陈仲举
张 承
张 氏
司马休之
杜 慈
武士護
张 氏
司马休之
杜 慈
武士護
张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张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 揆
李正己
李 揆
贾隐林
贾隐林
张子良
郑 綱
张子良
郑 綱

裴 度
裴 度
段文昌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兴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兴
牛 师
杜中立
牛 师
杜中立
李 蟪
马 植
高 骈
李 蟪
马 植
高 骈
孔温裕
孙 偓
李全忠
孔温裕
孙 偓
李全忠
侯弘实
侯弘实
戴思远
张 箴
齐州民
戴思远
张 箴
齐州民

朱庆源

朱庆源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征应五邦国咎征

池阳小人

背明鸟

池阳小人

背明鸟

王 琬

张 聘

张 林

东瀛公

王 琬

张 聘

张 林

东瀛公

长广人

黄丘村

韩僧真

洛阳金像

长广人

黄丘村

韩僧真

洛阳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师

梁武帝

惠炤师

周靖帝

苏 氏

突厥首领

周靖帝

苏 氏

突厥首领

陈后主

渭南人

猫 鬼

长 星

陈后主

渭南人

猫 鬼

长 星

大 乌

虾 □

幽州人

大 乌

虾 □

幽州人

默 啜

张易之

孙 俭

太白昼见

默 啜

张易之

孙 俭

太白昼见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六

大 星

火 灾

大 星

火 灾

水 灾

僧一行

水 灾

僧一行

汪 凤

汪 凤

僧普满

秦城芭蕉

僧普满
秦城芭蕉
睿陵僧
兴圣观
骆驼杖
睿陵僧
兴圣观
骆驼杖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七人臣答征

孔 子
萧士义
王 导
孔 子
萧士义
王 导
谢 安
庾 亮
王仲文
诸葛侃
谢 安
庾 亮
王仲文
诸葛侃
刘 波
郑 微
周 超
谢南康
刘 波
郑 微
周 超
谢南康
傅 亮
王徽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傅 亮
王徽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征应八人臣答征

刘德愿
李 镇
柳元景
刘德愿
李 镇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 晏
留 宠
向玄季
滕景直
王 晏
留 宠
尔朱世隆
刘 敏
李 广
王 氏
尔朱世隆
刘 敏
李 广
王 氏
张雕虎
强 练
李 密
张雕虎

强 练
李 密
张 鹭
唐望之
张 鹭
唐望之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征应九人臣答征

徐 庆
徐 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常之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常之
顾 琮
路敬淳
张易之
郑蜀宾
顾 琮
路敬淳
张易之
郑蜀宾
刘希夷
崔玄暉
宋善威
刘希夷
崔玄暉
宋善威
李处鉴
魏先冲
吕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李处鉴
鞠先冲
吕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杨慎矜
杨慎矜
王儵
崔曙
元载
彭偃
王儵
崔曙
元载
彭偃
刘沔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刘沔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温
李师道
韦温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人臣咎征

吕群
吕群
朱克融
王涯

温 造
李宗闵
朱克融
王 涯
温 造
李宗闵
柳公济
王 涯
柳公济
王 涯
王 潜
韩 约
王 氏
王 哲
杜 牧
王 潜
韩 约
王 氏
王 哲
杜 牧
卢献卿
卢 骈
封望卿
卢献卿
卢 骈
封望卿
崔彦曾
崔 雍
庞 从
崔彦曾
崔 雍
庞 从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十一人臣咎征
李 钧

高 骈
李 筠
高 骈
钜鹿守
陕 师
钜鹿守
陕 师
严遵美
成 洵
刘知俊
严遵美
成 洵
刘知俊
田 颀
桑维翰
田 颀
桑维翰
锺 傅
顿 金
湖南马氏
王慎辞
锺 傅
顿 金
湖南马氏
王慎辞
安守范
安守范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数一

宝 志
史 溥
耿 询
宝 志
史 溥
耿 询

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

魏 徵

娄师德

王 显

魏 徵

娄师德

王 显

张宝藏

授判冥人官

张宝藏

授判冥人官

王无□

宇文融

王无□

宇文融

路 潜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杰

路 潜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杰

崔元综

崔元综

苏味道

卢崇道

刘仁轨

苏味道

卢崇道

刘仁轨

任之选

任之选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数二

田 预

王 峻

田 预

王 峻

高智周

高智周

王 儵

裴佖先

王 儵

裴佖先

张文瓘

袁嘉祚

齐 瀚

张守珪

张文瓘

袁嘉祚

齐 瀚

张守珪

裴有敞

王 超

张齐丘

裴有敞

王 超

张齐丘

冯七言事

桓臣范

冯七言事

桓臣范

张嘉贞

僧金师

张嘉贞

僧金师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数三

韦 氏
张嘉福
宋 恽
韦 氏
张嘉福
宋 恽
房 琯
孙 生
房 琯
孙 生
张嘉贞
杜 暹
张嘉贞
杜 暹
郑 虔
郑 虔
崔 圆
崔 圆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数四

鞠思明
鞠思明
马游秦
马游秦
萧 华
一 行
术 士
萧 华
一 行
术 士
杜鹏举
李栖筠
杜鹏举
李栖筠
杜思温

杜思温
柳 及
柳 及
韦 泛
韦 泛

卷第一百五十 定数五

玄 宗
乔 琳
玄 宗
乔 琳
张去逸
张去逸
李 泌
李 泌
刘邈之
刘邈之
张仁祎
张仁祎
裴 谓
裴 谓
李 揆
李 揆
道 昭
道 昭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六

李 稜
李 稜
豆卢署
孟 君
豆卢署
孟 君
卢常师
韩 滉
卢常师

韩 滉
李 颇
李 颇
崔 造
崔 造
薛 邕
薛 邕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数七

郑德璘

郑德璘

赵璟 卢迈

赵璟 卢迈

赵 璟

包 谊

赵 璟

包 谊

薛少殷

薛少殷

袁孝叔

袁孝叔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数八

李 公

李 公

李宗回

崔 朴

李宗回

崔 朴

李 藩

李 藩

韦执谊

袁 滋

韦执谊

袁 滋

裴 度

裴 度
张 轅
赵昌时
张 轅
赵昌时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数九

李顾言
元和二相
李顾言
元和二相
李 源
李 源
郑 权
樊阳源
郑 权
樊阳源
吴少诚
吴少诚
陈彦博
陆宾虞
陈彦博
陆宾虞
王 璠
王 璠
崔玄亮
崔玄亮
韦贯之
韦贯之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十

卫次公
李固言
卫次公
李固言
又

又
又
杨 收
又
杨 收
郑 朗
段文昌
郑 朗
段文昌
崔 从
崔 从
郭八郎
郭八郎
张 宣
张 宣
韩 皋
韩 皋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数十一

庞 严
庞 严
张正矩
刘遵古
张正矩
刘遵古
舒元與
李德裕
舒元與
李德裕
李 言
王 沐
李 言
王 沐
舒元谦
杜惊外生

舒元谦

杜惊外生

石 雄

石 雄

又

贾 岛

崔 洁

又

贾 岛

崔 洁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数十二

李景让

李敏求

李景让

李敏求

李 君

李 君

马 举

郑延济

李 生

马 举

郑延济

李 生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数十三

成 洵

成 洵

杨 蔚

欧阳澥

杨 蔚

欧阳澥

伊 璠

顾彦朗

伊 璠

顾彦朗

李 甲
李 甲
房知温
窦梦徵
许 生
房知温
窦梦徵
许 生
杨鼎夫
牛希济
杨鼎夫
牛希济
阴君文字
贫 妇
阴君文字
贫 妇
支 馘
支 馘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数十四婚姻

定婚店
定婚店
崔元综
卢承业女
崔元综
卢承业女
琴台子
琴台子
武 殷
武 殷
卢 生
卢 生
郑还古
郑还古

卷第一百六十 定数十五婚姻

秀师言记

秀师言记

李行脩

李行脩

灌园婴女

灌园婴女

朱 显

朱 显

侯继图

侯继图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应一

张 宽

汉武帝

张 宽

汉武帝

醴 泉

淮南子

醴 泉

淮南子

扬 雄

刘 向

袁 安

扬 雄

刘 向

袁 安

樊 英

五石精

樊 英

五石精

律 吕

陈 业

律 吕

陈 业

陈 寔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吕 虔
陈 寔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吕 虔
管 宁
河间男子
宜阳女子
管 宁
河间男子
宜阳女子
张 应
南郡掾
张 应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吴兴经堂
南徐土人
蒲坂精舍
吴兴经堂
南徐土人
徐 祖
刘 京
何敬叔
萧子懋
徐 祖
刘 京
何敬叔
萧子懋
萧叡明
解叔谦
宗元卿

萧叡明

解叔谦

宗元卿

匡 昕

曾康祖

匡 昕

曾康祖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应二

崔 恕

崔 恕

何 瑚

陈 遗

王虚之

何 瑚

陈 遗

王虚之

河南妇人

岑文本

郑 鲜

河南妇人

岑文本

郑 鲜

张楚金

罗道惊

陵空观

张楚金

罗道惊

陵空观

皇甫氏

田仁会

徐州军士

唐宣宗

皇甫氏

田仁会

徐州军士

唐宣宗

李彦佐

李彦佐

胡 生

刘行者

胡 生

刘行者

王法朗

郗法遵

王 晖

王法朗

郗法遵

王 晖

李梦旗

孟 熙

李梦旗

孟 熙

卷第一百六十三 讖应

历阳媪

孙 权

历阳媪

孙 权

高 颀

神 尧

高 颀

神 尧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条歌

突厥盐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条歌

突厥盐
封中岳
杨柳谣
黄獐歌
苾挈儿
安乐寺
封中岳
杨柳谣
黄獐歌
苾挈儿
安乐寺
乌鹊窠
鲤鱼儿
挽天枢
黄犊子
骆宾王
乌鹊窠
鲤鱼儿
挽天枢
黄犊子
骆宾王
天后
阎知微
长孙无忌
天后
阎知微
长孙无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魏王
武媚娘

孝 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孙 佺

张易之

饮酒令

白马寺

孙 佺

张易之

饮酒令

白马寺

李 蒙

李进周

志公词

李 蒙

李进周

志公词

李怀光

王 铎

木成文

李怀光

王 铎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国润

草重生

唐国润

竹 猊

竹 猊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贤讽谏附

名贤

郭林宗

李 膺

名贤

郭林宗
李 膺
徐孺子
徐孺子
郑 玄
蔡 邕
郑 玄
蔡 邕
崔仁师
张文瓘
虞世南
马 周
崔仁师
张文瓘
虞世南
马 周
员半千
严安之
员半千
严安之
萧颖士
萧 嵩
萧颖士
萧 嵩
于休烈
李 廙
郑 綯
独孤郁
于休烈
李 廙
郑 綯
独孤郁
赵 逢

讽谏

晏 子
优 旃
赵 逢

讽谏

晏 子
优 旃
东方朔
简 雍
斛斯丰乐
东方朔
简 雍
斛斯丰乐
高季辅
李景伯
苏 颋
黄幡绰
李 绹
高季辅
李景伯
苏 颋
黄幡绰
李 绹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俭吝嗇附

廉俭

陆 绩
齐明帝

廉俭

陆 绩
齐明帝
甄 彬
高 允
崔 光
甄 彬
高 允

崔 光
长孙道生
唐玄宗
肃 宗
长孙道生
唐玄宗
肃 宗
卢怀慎
卢怀慎
李 勉
杜黄裳
阳 城
李 勉
杜黄裳
阳 城
郑余庆
郑 澣
郑余庆
郑 澣
文 宗
夏侯孜
裴 坦
文 宗
夏侯孜
裴 坦
温 璉
仲庭预
温 璉
仲庭预

吝嗇

汉世老人
沈 峻

吝嗇

汉世老人

沈 峻
李 崇
南阳人
夏侯处信
李 崇
南阳人
夏侯处信
柳 庆
夏侯彪
郑仁凯
邓 祐
韦 庄
柳 庆
夏侯彪
郑仁凯
邓 祐
韦 庄
王 叟
王 鐸
王 叟
王 鐸
裴 璩
归 登
裴 璩
归 登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气义一

鲍子都
杨 素
鲍子都
杨 素
郭元振
郭元振
狄仁杰
敬昭道

吴保安
狄仁杰
敬昭道
吴保安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气义二

裴 冕
李宜得
裴 冕
李宜得
穆 宁
赵 骅
曹文洽
穆 宁
赵 骅
曹文洽
阳 城
阳 城
王 义
裴 度
王 义
裴 度
廖有方
廖有方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气义三

熊执易
李 约
熊执易
李 约
郑还古
江陵士子
郑还古
江陵士子
郑 畋
章孝子

郑 畋
章孝子
发冢盗
发冢盗
郑 雍
杨 晟
郑 雍
杨 晟
王 殷
王 殷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陈 寔
黄叔度
陈 寔
黄叔度
郭 泰
马 融
蔡 邕
顾 邵
诸葛瑾兄弟
郭 泰
马 融
蔡 邕
顾 邵
诸葛瑾兄弟
庞士元
武 陔
裴 颢
匈奴使
庞士元
武 陔
裴 颢
匈奴使
桓 温

谢 鯤
唐太宗
桓 温
谢 鯤
唐太宗
李 勣
李 勣
薛 收
王 珪
王师旦
薛 收
王 珪
王师旦
杨 素
王义方
选 将
英 公
杨 素
王义方
选 将
英 公
刘 奇
张 鸢
刘 奇
张 鸢
李 峤
李 峤
郑 杲
卢从愿
裴 宽
韦 诜
郑 杲
卢从愿
裴 宽

鸢 自号浮休子

鸢 自号浮休子

韦 诜

裴 谈

裴 谈

卷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

姚元崇

姚元崇

卢齐卿

薛季昶

元怀景

卢齐卿

薛季昶

元怀景

张九龄

王 丘

杨穆弟兄

李 丹

张九龄

王 丘

杨穆弟兄

李 丹

郑 纲

郑 纲

苗夫人

苗夫人

杜鸿渐

杜 佑

梁 肃

杜鸿渐

杜 佑

梁 肃

吕 温

顾 和

刘禹锡

吕 温

顾 和
刘禹锡
韩 愈
顾 况
于 邵
李德裕
韩 愈
顾 况
于 邵
李德裕
韦 岫
知人僧
蔡 荆
韦 岫
知人僧
蔡 荆
亚 子
亚 子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苕
袁 安
李子苕
袁 安
严 遵
李 崇
魏先生
严 遵
李 崇
魏先生
李义琛
李义琛
蒋 恒
王 璈
蒋 恒

王 璫
李 杰
裴子云
李 杰
裴子云
郭正一
郭正一
张楚金
董行成
张 鹭
张楚金
董行成
张 鹭
张松寿
苏无名
张松寿
苏无名
赵 涓
袁 滋
赵 涓
袁 滋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韩 滉
韩 滉
颜真卿
李景略
李夷简
孟 简
颜真卿
李景略
李夷简
孟 简
李德裕
李德裕

裴 休
裴 休
崔 碣
崔 碣
赵 和
赵 和
刘崇龟
刘崇龟
杀妻者
杀妻者
许宗裔
刘方遇
许宗裔
刘方遇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辯一

东方朔
东方朔
匡 衡
边文礼
荀慈明
匡 衡
边文礼
荀慈明
曹 植
诸葛恪
曹 植
诸葛恪
车 浚
诸葛靓
蔡 洪
车 浚
诸葛靓
蔡 洪
范百年

张 融
范百年
张 融
庾杲之
王 俭
庾杲之
王 俭
周 颙
王 融
李 膺
商 铿
周 颙
王 融
李 膺
商 铿
萧 琛
朱 淹
萧 琛
朱 淹
崔 光
崔 光
陈元康
李 谐
陈元康
李 谐
卢 恺
卢思道
王元景
卢 恺
卢思道
王元景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辩二幼敏附

俊辩

阳 玠

俊辯

阳 玠
薛道衡
薛 收
张后裔
薛道衡
薛 收
张后裔
崔仁师
卢庄道
崔仁师
卢庄道
许敬宗
胡楚宾
裴琰之
许敬宗
胡楚宾
裴琰之
苏 颐
苏 颐
王 勳
李 白
柳 芳
王 勳
李 白
柳 芳
王 藻
韩 愈
李 程
李吉甫
王 生
王 藻
韩 愈
李 程

李吉甫

王 生

辛丘度

温庭筠

柳公权

权德舆

辛丘度

温庭筠

柳公权

权德舆

东方朔

又

李 彪

班 蒙

东方朔

又

李 彪

班 蒙

幼敏

陈元方

孙 策

幼敏

陈元方

孙 策

锺 毓

孙齐由

陆 琇

锺 毓

孙齐由

陆 琇

王 绚

萧遥欣

房氏子

张 琇

王 绚
萧遥欣
房氏子
张 琇
浑 璩
浑 璩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贾 逵
贾 逵
李百药
王 勃
李百药
王 勃
元 嘉
毛俊男
苏 颐
刘 晏
元 嘉
毛俊男
苏 颐
刘 晏
林 杰
林 杰
高 定
高 定
李德裕
白居易
李德裕
白居易
崔 铉
李 琪
崔 铉
李 琪
刘神童

刘神童
路德延
路德延
韦 庄
韦 庄

第五册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乐 广
刘仁轨
乐 广
刘仁轨
娄师德
娄师德
李 勣
李 勣
李日知
李日知
卢承庆
裴 冕
郭子仪
卢承庆
裴 冕
郭子仪
宋 则
宋 则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陆象先
元 载
陆象先
元 载
董 晋
董 晋
裴 度
裴 度

于 颇

于 颇

武元衡

李 绅

武元衡

李 绅

又

卢 携

归崇敬

又

卢 携

归崇敬

夏侯孜

陈敬瑄

夏侯孜

陈敬瑄

葛 周

葛 周

卷第一百七十八 贡举一

总叙进士科

总叙进士科

进士归礼部

进士归礼部

府 解

诸州解

府 解

诸州解

试杂文

试杂文

内出题

放杂文榜

放 榜

又

内出题

放杂文榜

放 榜

又

五老榜

谢 恩

五老榜

谢 恩

期 集

过 堂

期 集

过 堂

题 名

关 试

宴 集

题 名

关 试

宴 集

卷第一百七十九 贡举二

杜正玄

李义琛

杜正玄

李义琛

陈子昂

王 维

陈子昂

王 维

杨 暄

萧颖士

杨 暄

萧颖士

乔 彝

许孟容

张正甫

乔 彝

许孟容
张正甫
阎济美
阎济美
潘 炎
潘 炎
令狐峘
熊执易
令狐峘
熊执易

卷第一百八十 贡举三

常 衮
宋 济
常 衮
宋 济
牛锡庶
崔元翰
牛锡庶
崔元翰
湛 贲
尹 极
湛 贲
尹 极
李 程
蔡南史
李 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杨虞卿
苗 纘
牛僧孺
杨虞卿
苗 纘
费冠卿

李固言
殷尧藩
费冠卿
李固言
殷尧藩
施肩吾
张正甫
冯 陶
张 环
杨三喜
施肩吾
张正甫
冯 陶
张 环
杨三喜

卷第一百八十一 贡举四

李逢吉
章孝标
李逢吉
章孝标
刘 轲
崔 群
李翱女
刘 轲
崔 群
李翱女
贺拔憇
李宗闵
庾承宣
张 祐
贺拔憇
李宗闵
庾承宣
张 祐

卢 求
杜 牧
卢 求
杜 牧
刘 黄

刘 黄
薛保逊

贾 岛
毕 诚

裴德融
薛保逊

贾 岛
毕 诚

裴德融
裴思谦

李 肱
裴思谦

李 肱
苏景胤

苏景胤

张元夫

张元夫

卷第一百八十二 贡举五

崔 蠡
崔 蠡

卢 肇
丁 稜

顾非熊
卢 肇

丁 稜
顾非熊

李德裕
张 湊

宣 宗
卢 渥

李德裕

张 湊
宣 宗
卢 渥
刘 蛻
苗台符
许道敏
刘 蛻
苗台符
许道敏
崔殷梦
颜 标
温庭筠
崔殷梦
颜 标
温庭筠
卢 象
翁彦枢
卢 象
翁彦枢
刘虚白
封定卿
冯 藻
刘虚白
封定卿
冯 藻
赵 琮
赵 琮

张读

张读

卷第一百八十三 贡举六

刘 邺
叶 京
李 蔼
刘 邺
叶 京
李 蔼

房 珣

汪 遵

刘允章

王 凝

房 珣

汪 遵

刘允章

王 凝

卢尚卿

李 尧

高 湜

卢尚卿

李 尧

高 湜

公乘亿

孙龙光

王 璘

公乘亿

孙龙光

王 璘

蒋 凝

吴 融

卢光启

蒋 凝

吴 融

卢光启

王彦昌

杜 昇

郑昌图被嘲附

王彦昌

杜 昇

郑昌图被嘲附

程 贺

程 贺

陈 峤
秦 韬玉
陆 宸
张 曙
陈 峤
秦 韬玉
陆 宸
张 曙
崔昭矩
贾 泳
崔昭矩
贾 泳

卷第一百八十四 贡举七

昭 宗
韦 甄
昭 宗
韦 甄
刘 纂
鍾 傳
卢文焕
刘 纂
鍾 傳
卢文焕
赵光逢
卢延让
韦贻范
赵光逢
卢延让
韦贻范
杨玄同
封舜卿
高 辇
杨玄同
封舜卿

高 攀

氏族

李 氏

氏族

李 氏

王 氏

七 姓

李 积

崔 湜

类 例

王 氏

七 姓

李 积

崔 湜

类 例

李 峤

张 说

杨 氏

李 益

庄恪太子妃

李 峤

张 说

杨 氏

李 益

庄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黄 生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黄 生

卷第一百八十五 铨选一

蔡 廓

谢 庄

蔡 廓

谢 庄

刘林甫

张 说

温彦博

戴 胄

刘林甫

张 说

温彦博

戴 胄

唐 皎

杨师道

高季辅

薛元超

杨思玄

唐 皎

杨师道

高季辅

薛元超

杨思玄

张仁祎

裴行俭

三人优劣

刘 奇

张仁祎

裴行俭

三人优劣

刘 奇

狄仁杰

郑 杲

薛季昶

邓 渴

狄仁杰

郑 杲

薛季昶

邓 渴

李至远

张文成

郑愔 崔湜

李至远

张文成

郑愔 崔湜

糊 名

糊 名

卷第一百八十六 铨选二

斜封官

斜封官

卢从愿

韦 抗

张仁愿

杜 暹

卢从愿

韦 抗

张仁愿

杜 暹

魏知古

卢齐卿

王 丘

崔 琳

裴光庭

魏知古

卢齐卿

王 丘

崔 琳

裴光庭

薛 据

李林甫

张 说

张 爽
薛 据
李林甫
张 说
张 爽
杨国忠
陆 贽
杨国忠
陆 贽
郑余庆
裴遵庆
李 绹
郑余庆
裴遵庆
李 绹
李 建
崔安潜
李 建
崔安潜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职官

宰 相
宰 相
上 事
苏 瓌
两 省
上 事
苏 瓌
两 省
独孤及
参酌院
阳 城
吕 温
韦 绚
独孤及

参酌院
阳城
吕温
韦绚
李程
杂说
御史
李程
杂说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遠
严武
同州御史
崔遠
严武
押班
台门
历五院
韩皋
押班
台门
历五院
韩皋
杂说
使职
尚书省
杂说
使职
尚书省
崔日知
度支
柳闳
崔日知

度 支
柳 闾
省 桥
秘书省
鱼 袋
莎 厅
省 桥
秘书省
鱼 袋
莎 厅

卷第一百八十八 权幸

张易之
王 准
张易之
王 准
王毛仲
李林甫
王毛仲
李林甫
卢 绚
卢 绚
李辅国
韦渠牟
李辅国
韦渠牟
鱼朝恩
元 载
鱼朝恩
元 载
路 岩
路 岩
高 湘
卢 隐
高 湘

卢 隐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将帅一

关 羽

简 文

李 密

关 羽

简 文

李 密

刘文静

李金才

李 靖

刘文静

李金才

李 靖

郭齐宗

唐休璟

李尽忠

郭齐宗

唐休璟

李尽忠

封常清

封常清

李光弼

李光弼

卷第一百九十 将帅二 杂谲智附

马 燧

马 燧

严 振

温 造

严 振

温 造

高 骈

南 蛮

高 骈

南 蛮
张 濬
张 濬
刘 郢
张 勅
刘 郢
张 勅
王 建
杂 譎智

魏太祖

王 建

杂 譎智

魏太祖

村 妇

村 妇

卷第一百九十一 骁勇一

留丘 诟

留丘 诟

朱 遵

赵 云

吕 蒙

魏任城王

朱 遵

赵 云

吕 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杨大眼

桓石虔

杨大眼

麦铁杖

彭 乐

高开道

麦铁杖

彭 乐
高开道
杜伏威
尉迟敬德
柴绍弟
杜伏威
尉迟敬德
柴绍弟
秦叔宝
薛仁贵
公孙武达
程知节
秦叔宝
薛仁贵
公孙武达
程知节
薛 万
李楷固
王君□
宋令文
薛 万
李楷固
王君□
宋令文
彭博通
李 宏
辛承嗣
彭博通
李 宏
辛承嗣

卷第一百九十二 骁勇二

来 瑱
哥舒翰
来 瑱

哥舒翰

马 璘

白孝德

马 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业

马 勋

李正己

李嗣业

马 勋

汪 节

汪 节

彭先觉

王俳优

锺 傅

彭先觉

王俳优

锺 傅

墨君和

墨君和

周归祐

王 宰

周归祐

王 宰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侠一

李 亭

虬髯客

李 亭

虬髯客

彭闳 高瓚

嘉兴绳技

彭闳 高瓚

嘉兴绳技

车中女子

车中女子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侠二

昆仑奴

昆仑奴

侯 彝

侯 彝

僧 侠

僧 侠

崔慎思

崔慎思

聂隐娘

聂隐娘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侠三

红 线

红 线

胡 证

冯 燕

胡 证

冯 燕

京西店老人

京西店老人

兰陵老人

兰陵老人

卢 生

卢 生

义 侠

义 侠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侠四

田膨郎

田膨郎

宣慈寺门子

宣慈寺门子

李龟寿

李龟寿

潘将军

潘将军

贾人妻

贾人妻

荆十三娘

许 寂

荆十三娘

许 寂

丁秀才

丁秀才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东方朔

刘 向

东方朔

刘 向

胡 综

张 华

又

胡 综

张 华

又

束 皙

束 皙

沈 约

虞世南

沈 约

虞世南

傅 奕

郝处俊

孟 诜

傅 奕

郝处俊

孟 诜

唐文宗

贾 耽

段成式

唐文宗

贾 耽

段成式

又

江陵书生

又

江陵书生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

谢 朓

沈 约

庾 信

王 勃

卢照邻

谢 朓

沈 约

庾 信

王 勃

卢照邻

崔 融

张 说

崔 融

张 说

崔 曙

王 维

李 翰

顾 况

崔 曙

王 维

李 翰

顾况
卢渥
唐德宗
卢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戎昱
李端
韩翃
杨凭
符载
韩翃
杨凭
符载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门
元和沙门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杜牧
天峤游人
天峤游人
谭铎
周匡物
王播
谭铎
周匡物
王播

朱庆余

唐宣宗

又

朱庆余

唐宣宗

又

温庭筠

温庭筠

李商隐

刘 璩

李商隐

刘 璩

郑 畋

司空图

高 蟾

郑 畋

司空图

高 蟾

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 蔚

李 蔚

卢 渥

韩定辞

卢 渥

韩定辞

姚岩杰

姚岩杰

狄归昌

杜荀鹤

武臣有文

曹景宗

狄归昌

杜荀鹤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 昂
贺若弼
高 昂
贺若弼
李 密
高崇文
王智兴
李 密
高崇文
王智兴
高 骈
高 骈
罗昭威
赵延寿
罗昭威
赵延寿

卷第二百一 才名好尚附

才名

上官仪
东方虬

才名

上官仪
东方虬
苏 颋
李 邕
苏 颋
李 邕
李 华
李 白
李 白
李 白

好尚

房 琯

韩 愈
李 约

好尚

房 琯

韩 愈

李 约

陆鸿渐

陆鸿渐

独孤及

杜 兼

李德裕

潘 彦

独孤及

杜 兼

李德裕

潘 彦

宋之_愁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宋之_愁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卷第二百二 儒行 怜才 高逸

儒行

刘献之

儒行

刘献之

卢景裕

萧德言

张楚金

卢景裕

萧德言

张楚金

怜才

沈 约

唐高宗

天 后

怜才

沈 约

唐高宗

天 后

源乾曜

张建封

李 实

源乾曜

张建封

李 实

韩 愈

又

杨敬之

韩 愈

又

杨敬之

卢 肇

令狐绹

崔 铉

高逸

孔稚珪

卢 肇

令狐绹

崔 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诚

陶弘景

李元诚

陶弘景

田游岩

朱桃椎

卢 鸿

田游岩

朱桃椎

卢 鸿

元 结

贺知章

顾 况

元 结

贺知章

顾 况

陈 琚

孔 拯

陈 琚

孔 拯

卷第二百三 乐一

乐

舜白玉琯

师 延

乐

舜白玉琯

师 延

师 旷

师 旷

师 涓

楚怀王

师 涓

楚怀王

咸阳宫铜人

隋文帝

唐太宗

咸阳宫铜人

隋文帝

唐太宗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卫道弼 曹绍夔

又

又

卫道弼 曹绍夔

裴知古

又

李嗣真

宋 沆

裴知古

又

李嗣真

宋 沆

王仁裕

王仁裕

李师海

琴

珣璠乐

刘道强

赵 后

马 融

李师海

琴

珣璠乐

刘道强

赵 后

马 融

杨秀
李勉
又
又
张弘靖
杨秀
李勉
又
又
张弘靖
董庭兰
蔡邕
于颀
韩皋
董庭兰
蔡邕
于颀
韩皋
王中散
王中散

瑟

阮咸
又

瑟

阮咸
又

卷第二百四
乐

大酺

乐

大酺
梨园乐
太真妃
梨园乐

太真妃
天宝乐章
韦 皋
于 颢
文 宗
沈阿翘
天宝乐章
韦 皋
于 颢
文 宗
沈阿翘
懿 宗
王令言
宁王献
懿 宗
王令言
宁王献
王仁裕

歌

秦青 韩娥
王仁裕

歌

秦青 韩娥
戚夫人
李龟年
又
戚夫人
李龟年
又
李 袞
李 袞
韩 会
米嘉荣

笛

昭华管
唐玄宗
韩 会
米嘉荣

笛

昭华管
唐玄宗
汉中王瑀
李 暮
汉中王瑀
李 暮
又
又
许云封
许云封
吕乡筠
吕乡筠

觱篥

李 蔚

觱篥

李 蔚

卷第二百五 乐三

羯鼓

羯鼓

玄 宗
玄 宗
又
又
又
又
宋 璟
宋 璟
李龟年
曹王皋

李 琬

李龟年

曹王皋

李 琬

杜鸿渐

杜鸿渐

铜鼓

张直方

铜鼓

张直方

郑 续

琵琶

罗黑黑

裴洛儿

郑 续

琵琶

罗黑黑

裴洛儿

杨 妃

段 师

汉中王瑀

韦应物

宋 沘

杨 妃

段 师

汉中王瑀

韦应物

宋 沘

皇甫直

皇甫直

王 沂

关别驾

王 沂

关别驾

王氏女

五弦

赵 辟

王氏女

五弦

赵 辟

箜篌

徐月华

箜篌

徐月华

卷第二百六 书一

古文

大篆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隶书

章草

籀文

小篆

八分

隶书

章草

行书

飞白

草书

汲冢书

行书

飞白

草书

汲冢书

李 斯

何邕
斯何邕
璠
芝璠
芝昶
德升
宜官
鹄昶
德升
宜官
鹄
伯昭
繇伯昭
繇会
诞会
诞

卷第二百七

书二

王羲之
王羲之
又
又
又
王献之

又
王献之
又
又
又
王 脩
荀 興
又
王 脩
荀 興
谢 安
王 虞
戴安道
韦 昶
谢 安
王 虞
戴安道
韦 昶
萧思话
王僧虔
萧思话
王僧虔
又
王 融
萧子云
又
王 融
萧子云
萧 特
僧智永
又
萧 特
僧智永
又

康昕

康昕

僧智果

僧智果

卷第二百八 书三

唐太宗

唐太宗

购《兰亭序》

购《兰亭序》

又

汉王元昌

欧阳询

又

汉王元昌

欧阳询

又

欧阳通

虞世南

又

欧阳通

虞世南

褚遂良

又

薛 稷

又

褚遂良

又

薛 稷

又

高正臣

王绍宗

高正臣

王绍宗

郑广文

李阳冰

张 旭

又

郑广文

李阳冰

张旭

又

僧怀素

僧怀素

卷第二百九 书四

杂编

程邈已下

杂编

程邈已下

邯郸淳已下

姜诩已下

邯郸淳已下

姜诩已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廙

潞州卢

桓玄

王廙

潞州卢

桓玄

褚遂良

《兰亭》真迹

王方庆

褚遂良

《兰亭》真迹

王方庆

二王真迹

二王真迹

八体

李都

东都乞儿

卢弘宣

八 体

李 都

东都乞儿

卢弘宣

岭南兔

岭南兔

卷第二百一十 画一

烈 裔

敬 君

烈 裔

敬 君

毛延寿

赵 岐

刘 褒

毛延寿

赵 岐

刘 褒

张 衡

徐 邈

曹不兴

卫 协

张 衡

徐 邈

曹不兴

卫 协

王献之

顾恺之

王献之

顾恺之

又

又

顾光宝

顾光宝

王 虞

王 濛

戴 逵

又

王 虞

王 濛

戴 逵

又

宗 炳

黄花寺壁

宗 炳

黄花寺壁

卷第二百一十一 画二

宗 测

袁 蒨

宗 测

袁 蒨

梁元帝

陶弘景

张僧繇

梁元帝

陶弘景

张僧繇

高孝珩

高孝珩

杨子华

刘杀鬼

郑法士

阎立德

杨子华

刘杀鬼

郑法士

阎立德

阎立本

阎立本

薛 稷

薛 稷

尉迟乙僧

王 维

尉迟乙僧

王 维

李思训

韩 幹

李思训

韩 幹

卷第二百一十二 画三

吴道玄

吴道玄

冯绍正

张 藻

冯绍正

张 藻

陈 闳

韦无忝

陈 闳

韦无忝

卢稜伽

毕 宏

净域寺

卢稜伽

毕 宏

净域寺

资圣寺

老君庙

资圣寺

老君庙

金桥图

崔圆壁

金桥图

崔圆壁

卷第二百一十三 画四

保寿寺

保寿寺

先天菩萨

王 宰

先天菩萨

王 宰

杨 炎

顾 况

周 昉

杨 炎

顾 况

周 昉

范长寿

范长寿

程修己

边 鸾

程修己

边 鸾

张 萱

王 墨

张 萱

王 墨

李仲和

刘 商

厉归真

圣 画

李仲和

刘 商

厉归真

圣 画

廉 广

廉 广

范山人

韦叔文

范山人

韦叔文

卷第二百一十四 画五

贯 休

贯 休

楚 安

应天三绝

楚 安

应天三绝

八仙图

黄 筌

八仙图

黄 筌

杂 编

杂 编

卷第二百一十五 算术

郑 玄

郑 玄

真玄兔

曹元理

真玄兔

曹元理

赵 达

赵 达

贞观秘记

一 行

贞观秘记

一 行

邢和璞

邢和璞

满 师
马处谦
袁弘御
满 师
马处谦
袁弘御

卷第二百一十六 卜筮一

管 辂
管 辂
淳于智
柳林祖
淳于智
柳林祖
隗 炤
郭 璞
蔡 铁
隗 炤
郭 璞
蔡 铁

吴中察声者

王子贞

吴中察声者

王子贞

张璟藏

凑州筮者

蔡微远

张璟藏

凑州筮者

蔡微远

车 三

李 老

车 三

李 老

开元中二道士

开元中二道士

蒋 直

蒋 直

卷第二百一十七 卜筮二

沈 七

沈 七

颖阴日者

王栖岩

颖阴日者

王栖岩

路 生

邹 生

路 生

邹 生

五明道士

五明道士

黄 贺

黄 贺

邓州卜者

邓州卜者

第六册

卷第二百一十八 医一

华 佗

华 佗

张仲景

吴太医

句骊客

张仲景

吴太医

句骊客

范光禄

徐文伯

范光禄

徐文伯

徐嗣伯

徐嗣伯

腹癰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 权

腹癰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 权

孙思邈

孙思邈

许裔宗

秦鸣鹤

许裔宗

秦鸣鹤

卢元钦

周允元

卢元钦

周允元

杨玄亮

赵玄景

张文仲

杨玄亮

赵玄景

张文仲

郝公景

崔 务

郝公景

崔 务

卷第二百一十九 医二

周 广

周 广

白 岑

张万福

白 岑

张万福

王彦伯

李祐妇

王彦伯

李祐妇

元 颀

梁 革

元 颀

梁 革

梁新 赵鄂

梁新 赵鄂

高 骈

高 骈

田令孜

于 邁

田令孜

于 邁

颜 燧

颜 燧

卷第二百二十 医三

申光逊

申光逊

孙光宪

渔人妻

陈 寨

孙光宪

渔人妻

陈 寨

陶 俊

张 易

陶 俊

张 易

广陵木工

飞 蛊

菌 毒

广陵木工

飞 蛊

菌 毒

田承肇

蛇 毒

冶葛鸩

田承肇

蛇 毒

冶葛鸩

杂说药

异疾

绛州僧

杂说药

异疾

绛州僧

崔 爽

刘录事

句容佐史

崔 爽

刘录事

句容佐史

崔 融

刁俊朝

崔 融

刁俊朝

李 生

魏 淑

李 生

魏 淑

皇甫及

王 布

皇甫及
王 布
侯又玄
李言吉
侯又玄
李言吉
蒯 亮
蒯 亮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纲
袁天纲
张罔藏
张罔藏
张柬之
张柬之
陆景融
程行谿
魏元忠
陆景融
程行谿
魏元忠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禄山
裴光庭
安禄山
孙思邈
孙 生
孙思邈
孙 生
衡 相
衡 相
又
马禄师

又

马禄师

李含章

尚 衡

李含章

尚 衡

柳 芳

陈 昭

卢齐卿

柳 芳

陈 昭

卢齐卿

梁十二

梁十二

冯 七

冯 七

马 生

马 生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韦夏卿

桑道茂

韦夏卿

骆山人

骆山人

李 生

李 生

王 锷

窦易直

李 潼

王 锷

窦易直

李 潼

贾 餗

娄千宝

贾 餽

娄千宝

丁 重

丁 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周玄豹

程 逊

程 逊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相妇人

黄 霸

王正君相妇人

黄 霸

卖 媪

卖 媪

苏氏女

武 后

苏氏女

武 后

李淳风

杨贵妃

姜 皎僧善相

李淳风

杨贵妃

姜 皎僧善相

常 袞

常 袞

刘禹锡

郑 朗

刘禹锡

郑 朗

令狐绀门僧

僧处弘

令狐绀门僧

僧处弘

范氏尼

任之良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参军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参军

龙复本

龙复本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祇国

因祇国

葛 由

鲁 般

弓 人

葛 由

鲁 般

弓 人

燕巧人

云明台

淫渊浦

燕巧人

云明台

淫渊浦

新 丰

新 丰
张 衡
王 肃
凌云台
张 衡
王 肃
凌云台
陈思王
吴夫人
陈思王
吴夫人
区 纯
水芝欹器
兰陵王
区 纯
水芝欹器
兰陵王
僧灵昭
七宝镜台
僧灵昭
七宝镜台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饰图经
水饰图经
观文殿
观文殿
刘 交
张 崇
十二辰车
铜 樽
刘 交
张 崇
十二辰车
铜 樽

殷文亮

杨务廉

王 琚

薛沓惑

殷文亮

杨务廉

王 琚

薛沓惑

马待封

马待封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绝艺附

伎巧

华清池

伎巧

华清池

重明枕

重明枕

韩志和

韩志和

绝艺

督君谟

绝艺

督君谟

李钦瑶

苏州游僧

李钦瑶

苏州游僧

江西人

僧灵鉴

张 芬

江西人

僧灵鉴

张 芬

河北将军

西蜀客

陟岵寺僧

河北将军

西蜀客

陟岵寺僧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戏

奕棋

羊玄保

王积薪

奕棋

羊玄保

王积薪

一行

一行

韦延祐

日本王子

韦延祐

日本王子

弹棋

汉成帝

魏文帝

藏钩

弹棋

汉成帝

魏文帝

藏钩

桓玄

高映

桓玄

高映

石旻

杂戏

石旻

杂戏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灵王

王子乔

周穆王

周灵王

王子乔

方丈山

昆吾山

方丈山

昆吾山

汉太上皇

汉太上皇

汉武帝

汉武帝

轻玉磬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国

桂 宫

轻玉磬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国

桂 宫

西胡渠王

汉宣帝

刘 表

西胡渠王

汉宣帝

刘 表

卷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苏 威

王 度

苏 威

王 度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张 华

张 华

晋惠帝

许 逊

陶贞白

张祖宅

晋惠帝

许 逊

陶贞白

张祖宅

唐 仪

唐中宗

宋青春

唐 仪

唐中宗

宋青春

武胜之

李守泰

武胜之

李守泰

陈仲躬

陈仲躬

曹王皋

渔 人

曹王皋

渔 人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 载

破山剑

符 载

破山剑

扬州贡

郑云逵

扬州贡

郑云逵

张 存

百合花

浙右渔人

张 存

百合花

浙右渔人

元 祯

李德裕

元 祯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绹

甘露僧

令狐绹

周 邯

真阳观

周 邯

真阳观

陴湖渔者

文 谷

陴湖渔者

文 谷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酒量、嗜酒附

千日酒

擒奸酒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昆仑觞

碧筒酒

若下酒

昆仑觞

碧筒酒

九酝酒

消肠酒

青田酒

九酝酒

消肠酒

青田酒

黏雨酒

酒名

南方酒

黏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让

夏侯孜

孙会宗

李景让

夏侯孜

孙会宗

陆宸

酒量

山涛

周顗

裴弘泰

陆宸

酒量

山涛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王源中

嗜酒

徐 邈
刘 伶
酒 臭

嗜酒

徐 邈
刘 伶
酒 臭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能食、菲食附

吴 饌

吴 饌

御 厨

五侯鯖

御 厨

五侯鯖

刘孝仪

鮓 议

刘孝仪

鮓 议

鮓 表

鮓 表

热洛河

名 食

败障泥

尚食令

热洛河

名 食

败障泥

尚食令

大 饼

大 饼

能食

范 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菲食

茅 容
陆 机

能食

范 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菲食

茅 容
陆 机
羊 曼
羊 曼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祢 衡

宗世林

祢 衡

荀巨伯

管 宁

竹林七贤

嵇 康

荀巨伯

管 宁

竹林七贤

嵇 康

山 涛

王安期

王 敦

山 涛

王安期

王 敦

孙伯翳

湘东王绎

唐霍王元轨

王方翼
孙伯翳
湘东王绎
唐霍王元轨
王方翼
吴少微
吴少微
张 说
柳 芳
杜 佑
张 说
柳 芳
杜 佑
李 舟
白居易
许 棠
李 舟
白居易
许 棠
陆龟蒙
颜 蕤
陆龟蒙
颜 蕤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吴王夫差
汉武帝
吴王夫差
汉武帝
丁 媛
淋 池
丁 媛
淋 池
霍光妻
韩 嫣

霍光妻

韩 嫣

袁广汉

霄游宫

袁广汉

霄游宫

沙棠舟

赵飞燕

沙棠舟

赵飞燕

郭 况

后汉灵帝

郭 况

后汉灵帝

石 崇

王 敦

石 崇

王 敦

魏高阳王雍

魏高阳王雍

元 琛

元 琛

隋炀帝

隋炀帝

则天后

则天后

许敬宗

张易之

宗楚客

许敬宗

张易之

宗楚客

安乐公主

又

安乐公主

又

又

杨慎交

唐睿宗

玄宗

又

杨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国夫人

虢国夫人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韦 陟

韦 陟

芸辉堂

芸辉堂

又

又

裴 冕

裴 冕

于 颢

王 涯

李德裕

杨 收

于 颢

王 涯

李德裕

杨 收

同昌公主

同昌公主

李 璋

李 璋

李使君

李使君

卷第二百三十八 诡诈

刘龙子

郭 纯

刘龙子

郭 纯

王 燧

唐同泰

胡延庆

王 燧

唐同泰

胡延庆

朱前疑

宁 王

朱前疑

宁 王

安禄山

白铁余

安禄山

白铁余

李庆远

刘玄佐

李庆远

刘玄佐

张 祐

张 祐

大安寺

大安寺

王使君

刘崇龟

王使君

刘崇龟

李延召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李全皋

文处子

文处子

卷第二百三十九 谄佞一

安禄山

成敬奇

安禄山

成敬奇

陈少游

陈少游

裴延龄

裴延龄

薛盈珍

薛盈珍

画 雕

冯道明

画 雕

冯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韩全海

杜宣猷

李德裕

韩全海

苏 循

苏 楷

苏 循

苏 楷

乐朋龟

乐朋龟

孔 谦

孔 谦

卷第二百四十 谄佞二

赵元楷

阎知微

赵元楷

阎知微

郑 悛

薛 稷

李 峤

郑 悛

薛 稷

李 峤

李义府

侯思止

李义府

侯思止

卢藏用

赵履温

卢藏用

赵履温

张 岌

吉 頊

张 岌

吉 頊

宗楚客

崔 融

崔 湜

宗楚客

崔 融

崔 湜

用番将

用番将

张 说

程伯献

杨国忠

张 说

程伯献

杨国忠

太真妃

李林甫

太真妃

李林甫

又

又

卷第二百四十一 谄佞三

王承休

王承休

卷第二百四十二 谬误遗忘附

谬误

益州长吏

谬误

益州长吏

萧颖士

郗 昂

萧颖士

郗 昂

张长史

萧 俛

张长史

萧 俛

崔 清

何儒亮

于 颀

崔 清

何儒亮

于 頔

又

苑 诹

李文彬

又

苑 诹

李文彬

苏 拯

窦少卿

苏 拯

窦少卿

遗忘

张利涉

遗忘

张利涉

阎玄一

郭务静

张守信

阎玄一

郭务静

张守信

李 旼

李 旼

张藏用

张藏用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 附

治生

裴明礼

治生

裴明礼

何明远

罗 会

窦 乂

何明远
罗 会
竇 乂

贪

滕蒋二王
竇知范
夏侯彪之

贪

滕蒋二王
竇知范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简
王志愔
段崇简
崔玄信
严昇期
张昌仪
崔玄信
严昇期
张昌仪
李 邕
裴 佶
李 邕
裴 佶
元 载
张延赏
卢 昂
元 载
张延赏
卢 昂
崔 咸
崔 远
江淮贾人

龙昌裔
崔 咸
崔 远
江淮贾人
龙昌裔
安重霸
张虔钊
安重霸
张虔钊

卷第二百四十四 徧急

时 苗
王 思
李凝道
时 苗
王 思
李凝道
尧君卿
萧颖士
裴 枢
尧君卿
萧颖士
裴 枢
崔 珙
崔 珙
韩 皋
杜 佑
韩 皋
杜 佑
皇甫湜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段文昌
李德裕

李 潘
卢 罕
李 潘
卢 罕
王 珙
王 珙
高季昌
高季昌

卷第二百四十五 诙谐一

晏 婴
晏 婴
东方朔
东方朔
边 韶
袁次阳
边 韶
袁次阳
伊 籍
张 裔
张 裕
薛 综
伊 籍
张 裔
张 裕
薛 综
诸葛恪
费 祎
诸葛恪
费 祎
王戎妻
邓 艾
安陵人
杨 修
孙子荆

王戎妻
邓 艾
安陵人
杨 修
孙子荆
蔡 洪
陆 机
蔡 洪
陆 机

卷第二百四十六 诙谐二

蔡 謏
诸葛恢
蔡 謏
诸葛恢
周 顗
韩 博
习凿齿
孙 盛
周 顗
韩 博
习凿齿
孙 盛
祖 纳
郝 隆
罗 友
祖 纳
郝 隆
罗 友
张 融
何承天
王 绚
张 融
何承天
王 绚

何 勗
谢灵运
刘 绘
徐孝嗣
沈文季
何 勗
谢灵运
刘 绘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谐之
梁 武
沈昭略
胡谐之
梁 武
柳信言
徐 摛
徐 陵
柳信言
徐 摛
徐 陵
李 谐
周 舍
王 琳
李 谐
周 舍
王 琳

卷第二百四十七 诂谐三

穆子客
僧重公
穆子客
僧重公
孙 绍

魏市人

魏彦渊

孙 绍

魏市人

魏彦渊

陆 乂

王元景

李 庶

邢子才

陆 乂

王元景

李 庶

邢子才

卢询祖

北海王晞

李 驹 駉

卢询祖

北海王晞

李 驹 駉

卢思道

石动筩

卢思道

石动筩

徐之才

萧 彪

徐之才

萧 彪

卷第二百四十八 诙谐四

侯 白

侯 白

卢嘉言

陆 操

薛道衡

卢嘉言

陆 操

薛道衡

刘 焯

山东人

刘 焯

山东人

吃 人

赵小儿

吃 人

赵小儿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

任 瓌

李 勣

李 荣

任 瓌

李 勣

李 荣

卷第二百四十九 诙谐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令狐德棻

崔行功

边仁表

辛 郁

尹 君

边仁表

辛 郁

尹 君

裴玄本

长孙玄同

裴玄本

长孙玄同

王福峙

许敬宗

王福峙

许敬宗

高崔嵬

元 晋

高崔嵬

元 晋

赵谦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 谈

赵谦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 谈

李镇恶

卢 廌

松 寿

李镇恶

卢 廌

松 寿

封抱一

尹神童

封抱一

尹神童

卷第二百五十 诙谐六

狄仁杰

苏味道

狄仁杰

苏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侍御史

李安期

邓玄挺

邓玄挺

元福庆

尚书郎

元福庆

尚书郎

御史里行

姚 崇

黄幡绰

御史里行

姚 崇

黄幡绰

杨国忠

刘朝霞

杨国忠

刘朝霞

姚贞操

裴 谓

姚贞操

裴 谓

张文成

窦 晓

杜延业

张文成

窦 晓

杜延业

路励行

萧 诚

德 宗

刘玄佐

路励行

萧 诚

德 宗

刘玄佐

顾 况
裴 佶
顾 况
裴 佶
赵宗儒
爇牛头
韩 皋
裴 度
赵宗儒
爇牛头
韩 皋
裴 度
姚 岷
姚 岷

卷第二百五十一 诙谐七

周 愿
周 愿
又
刘禹锡
又
刘禹锡
袁德师
李 程
杨虞卿
袁德师
李 程
杨虞卿
沈亚之
张 祐
沈亚之
张 祐
交广客
卢 肇
章孝标

交广客
卢肇
章孝标
南卓
王智兴
卢发
裴休
南卓
王智兴
卢发
裴休
冯衮
冯衮
邻夫
关图
杨玄翼
邻夫
关图
杨玄翼
裴庆余
赵崇
郑光业
裴庆余
赵崇
郑光业

卷第二百五十二 诙谐八

李曜
王铎
李曜
王铎
薛昭纬
孔纬
宇文翰
千字文语乞社

薛昭纬

孔 纬

宇文翰

千字文语乞社

山东佐史

罗 隐

山东佐史

罗 隐

卢延让

俳优人

卢延让

俳优人

又

又

又

又

又

王舍城

顾 复

又

王舍城

顾 复

不调子

司马都

不调子

司马都

吴尧卿

吴尧卿

李任为赋

李任为赋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诮一

程季明

诸葛恪

程季明

诸葛恪

张 湛

贺 循

陆士龙

张 湛

贺 循

陆士龙

繁 钦

刘道真

祖士言

高 爽

繁 钦

刘道真

祖士言

高 爽

徐之才

司马消难

马 王

酒 肆

徐之才

司马消难

马 王

酒 肆

卢思道

卢思道

李 悛

薛道衡

解 嘲

李 悛

薛道衡

解 嘲

辛 亶

辛 亶

牛 弘

牛 弘

侯 白

侯 白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诮二

赵神德

贾嘉隐

赵神德

贾嘉隐

欧阳询

高士廉

裴 略

欧阳询

高士廉

裴 略

刘行敏

窦 昉

刘行敏

窦 昉

狄仁杰

杨茂直

狄仁杰

杨茂直

左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里行

左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里行

张元一

张元一

吉 頊

朱随侯

吉 頊

朱随侯

李 详

李 详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诮三

张 鹭

张 鹭

石抱忠

郑 愔

宋务先

石抱忠

郑 愔

宋务先

傅 岩

侯味虚

贾言忠

傅 岩

侯味虚

贾言忠

司马承祯

李敬玄

格辅元

祝钦明

司马承祯

李敬玄

格辅元

祝钦明

姜师度

姜 晦

魏光乘

姜师度

姜 晦

魏光乘

邵 景

黄幡绰

邵 景

黄幡绰

贺知章

王维

甘洽

乔琳

贺知章

王维

甘洽

乔琳

契繇秃

宋济

安陵佐史

契繇秃

宋济

安陵佐史

崔护

崔护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诮四

卢迈

柳宗元

卢迈

柳宗元

陆畅

陆曾

陆畅

陆曾

僧灵彻

苏芸

僧灵彻

苏芸

李寰

王璠

韦蟾

封抱一

李 寰
王 璠
韦 蟾
封抱一
崔 涯
李宣古
崔 涯
李宣古
杜 牧
陆岩梦
李 远
李德裕
杜 牧
陆岩梦
李 远
李德裕
薛昭纬
崔慎由
郑 薰
薛昭纬
崔慎由
郑 薰
唐五经
青龙寺客
罗 隐
唐五经
青龙寺客
罗 隐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诮五

崔 澹
皮日休
崔 澹
皮日休
薛 能

周 颀
任 穀
王 徽
薛 能
周 颀
任 穀
王 徽
山东人
张 登
朱 泽
山东人
张 登
朱 泽
徐彦若
冯 涓
徐彦若
冯 涓
张濬伶人
封舜卿
张濬伶人
封舜卿
姚 洎
姚 洎
李台瑕
织锦人
李主簿
李台瑕
织锦人
李主簿
陈癩子
患目鼻人
陈癩子
患目鼻人
伧 人

田 媪
伛 人
田 媪

第七册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钻火

齐俊士

元魏臣

魏人钻火

齐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权贵

柳骞之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权贵

柳骞之

阮 嵩

郝象贤

朱前疑

阮 嵩

郝象贤

朱前疑

张由古

侯思正

张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王及善

逯仁杰

袁 琰

台中语

逯仁杰
袁 琰
台中语
沈子荣
武懿宗
张 衡
李良弼
沈子荣
武懿宗
张 衡
李良弼
来子珣
阎知微
崔 湜
来子珣
阎知微
崔 湜
权龙襄
权龙襄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苏味道
李师旦
苏味道
李师旦
霍献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霍献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陆余庆
孙彦高
出使御史
陆余庆

孙彦高
出使御史

韩琬

赵仁奖

韩琬

赵仁奖

姜师度

姜师度

成敬奇

石惠泰

冯光震

李谨度

成敬奇

石惠泰

冯光震

李谨度

三稷

阳滔

常定宗

张玄靖

三稷

阳滔

常定宗

张玄靖

卷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传

李文礼

公羊传

李文礼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達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達

独孤守忠

王 熊

鞠崇裕

梁士会

独孤守忠

王 熊

鞠崇裕

梁士会

张怀庆

康晉

征 君

张怀庆

康晉

征 君

李 佐

李 佐

元载 常袞

崔 旰

黎 幹

崔叔清

元载 常袞

崔 旰

黎 幹

崔叔清

常 愿

刘士荣

袁德师

常 愿

刘士荣

袁德师

蒋 乂

崔 损

蒋 乂

崔 损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张茂昭

王 播

张茂昭

王 播

李秀才

李秀才

姓严人

王初昆弟

李 据

姓严人

王初昆弟

李 据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韩 昶

王智兴

韦氏子

韩 昶

王智兴

韦氏子

令狐绹

郑 光

令狐绹

郑 光

郑畋 卢携

郑 綮

郑 准
郑畋 卢携
郑 綮
郑 准
张氏子
刘义方
郑群玉
张氏子
刘义方
郑群玉
梅权衡
李云翰
梅权衡
李云翰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 育
宇文翊
崔 育
宇文翊
韩 简
胡 令
韩 简
胡 令
杨 铮
杨 铮
谢柴书
郡 牧
张咸光
谢柴书
郡 牧
张咸光
长须僧
长须僧
道 流

三妄人
道 流
三妄人
周韦二子
不识镜
啮 鼻
周韦二子
不识镜
啮 鼻
助丧礼
外学归
行 吊
痴 婿
助丧礼
外学归
行 吊
痴 婿
鲁人执竿
齐人学瑟
市 马
鲁人执竿
齐人学瑟
市 马
昭应书生
昭应书生

卷第二百六十三 无赖一

刘诚之
宗玄成
刘诚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飞骑席人
韩令珪
孟神爽

飞骑席人

韩令珪

李 宏

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

李 宏

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

权怀恩

宋之逊

权怀恩

宋之逊

张幹等

张幹等

彭先觉

张 德

士子吞舍利

彭先觉

张 德

士子吞舍利

刘子振

荊州鬻劄者

刘子振

荊州鬻劄者

卷第二百六十四 无赖二

南荒人娶妇

赵 高

南荒人娶妇

赵 高

韦少卿

葛 清

三王子

乐从训

韦少卿

葛 清
三王子
乐从训
张从晦
李仁矩
张从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韩 伸
李罕之
韩 伸
李 令
孟弘微
李 令
孟弘微
僧 鸾
路德延
僧 鸾
路德延
萧希甫
萧希甫

卷第二百六十五 轻薄一

刘 祥
刘 祥
刘孝绰
刘孝绰
许敬宗
许敬宗
盈川令
崔 湜
盈川令
崔 湜
杜审言
杜审言

杜 甫

杜 甫

陈通方

陈通方

李 贺

李 贺

李群玉

李群玉

冯 涓

温庭筠

冯 涓

温庭筠

陈磻叟

陈磻叟

薛 能

薛 能

高逢休

汲 师

高逢休

汲 师

崔 骈

崔 骈

西川人

河中幕客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又

崔昭符

又

温 定

温 定

卷第二百六十六 轻薄二

姚岩杰

姚岩杰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昭纬罗九皋附

又

薛昭纬罗九皋附

又

剧 燕

韦薛轻高氏

剧 燕

韦薛轻高氏

胡 翊

胡 翊

轻薄士流

轻薄士流

张 翱

卢 程

张 翱

卢 程

崔 秘

王先主遭轻薄

蒋贻恭

崔 秘

王先主遭轻薄

蒋贻恭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 秋

宋幼帝

高 洋

麻 秋

宋幼帝

高 洋

南阳王

朱 粲

陈承亲

南阳王

朱 粲

陈承亲

薛 震

陈元光

独孤庄

薛 震

陈元光

独孤庄

索元礼

罗织人

元 楷

武承嗣

索元礼

罗织人

元 楷

武承嗣

张易之兄弟

张易之兄弟

郝象贤

周 兴

侯思止

来俊臣

郝象贤

周 兴

侯思止

来俊臣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 頊

吉 頊

成王千里

张 亶
王 旭
成王千里

张 亶
王 旭
京师三豹

张孝嵩
京师三豹
张孝嵩

王弘义
谢 祐
王弘义

谢 祐
河内王懿宗
酷 吏

河内王懿宗
酷 吏
杨务廉

李全交
杨务廉
李全交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礼
胡元礼
诬刘如璿恶党

宋昱 韦儼
萧颖士
诬刘如璿恶党

宋昱 韦儼
萧颖士
李希烈

卢 杞
襄样节度
史 牟

李希烈

卢杞

襄样节度

史牟

李绅

李绅

胡澍

胡澍

韦公幹

韦公幹

陈延美

赵思綰

安道进

赵思綰

安道进

卷第二百七十 妇人一

洗氏

洗氏

卫敬瑜妻

周迪妻

卫敬瑜妻

周迪妻

邹待徵妻

窦烈女

邹待徵妻

窦烈女

郑神佐女

卢夫人

郑神佐女

卢夫人

符凤妻

吕荣

封景文

符凤妻

吕 荣

封景文

高彦昭女

李诞女

高彦昭女

李诞女

义成妻

义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女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女

邹仆妻

歌者妇

邹仆妻

歌者妇

卷第二百七十一 妇人二

贤妇

徐才人

卢 氏

贤妇

徐才人

卢 氏

董 氏

高叡妻

董 氏

高叡妻

崔敬女

李畬母

崔敬女

李畬母

卢献女

邓廉妻
肃宗朝公主
卢献女
邓廉妻
肃宗朝公主
潘炎妻
刘皇后
潘炎妻
刘皇后
河池妇人
贺 氏
河池妇人
贺 氏

才妇

谢道韞
杨容华
上官昭容

才妇

谢道韞
杨容华
上官昭容
张 氏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张 氏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鱼玄机
牛肃女
鱼玄机
牛肃女
慎 氏

慎 氏
薛 媛
孙 氏
薛 媛
孙 氏

卷第二百七十二 妇人三

美妇人

夷 光

美妇人

夷 光

丽 娟

赵飞燕

薛灵芸

丽 娟

赵飞燕

薛灵芸

孙亮姬朝姝

蜀甘后

孙亮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翾风

石崇婢翾风

浙东舞女

妒妇

车武子妻

浙东舞女

妒妇

车武子妻

段 氏

王导妻

段 氏

王导妻

杜兰香

任瓌妻

杜兰香
任瓌妻
杨弘武妻
房孺复妻
李廷璧妻
张褐妻
杨弘武妻
房孺复妻
李廷璧妻
张褐妻
吴宗文
蜀功臣
吴宗文
蜀功臣
秦骑将
秦骑将

卷第二百七十三 妇人四附妓女

周 皓
周 皓
李秀兰
李秀兰
杜 牧
杜 牧
刘禹锡
刘禹锡
李逢吉
李逢吉
洛中举人
蔡 京
武昌妓
洛中举人
蔡 京
武昌妓
韦保衡

曹 生

韦保衡

曹 生

罗 虬

徐月英

罗 虬

徐月英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买粉儿

买粉儿

崔 护

崔 护

武延嗣

开元制衣女

武延嗣

开元制衣女

韦 皋

韦 皋

欧阳詹

欧阳詹

薛宜僚

薛宜僚

戎 昱

戎 昱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仆奴婢附

韦桃符

李 敬

韦桃符

李 敬

武公幹

吴行鲁

武公幹

吴行鲁

李 鹄

捧 砚
李 鹄
捧 砚
捧 剑
归 秦
段 章
捧 剑
归 秦
段 章
上 清
上 清
李 錡婢
李 錡婢
李 福女奴
却 要
李 福女奴
却 要

卷第二百七十六 梦一

周昭王
周昭王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阴贵人
张 奂
郑 玄
范 迈
许 攸
阴贵人
张 奂
郑 玄

范 迈
许 攸
薛 夏
蒋 济
薛 夏
蒋 济
周 宣
王 戎
周 宣
王 戎
邹 湛
陈 桃
吕 蒙
王 穆
张天锡
邹 湛
陈 桃
吕 蒙
王 穆
张天锡
张 骏
索充 宋桶
苻 坚
后赵宣咸
张 骏
索充 宋桶
苻 坚
后赵宣咸
张 甲
张 茂
晋明帝
冯孝将
张 甲
张 茂

晋明帝
冯孝将
徐 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 豁
司马恬
徐 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 豁
司马恬
贾 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贾 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刘穆之
徐羨之
沈庆之
刘穆之
徐羨之
沈庆之
明 之
刘 诞
袁愍孙
刘沙门
诸仲务
明 之
刘 诞
袁愍孙

刘沙门
诸仲务
孙氏
桓誓
张寻
徐祖
孙氏
桓誓
张寻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卷第二百七十七 梦二

阎英
宋琼
阎英
宋琼
宋颖妻
卢元明
元渊
许超
北齐李广
宋颖妻
卢元明
元渊
许超
北齐李广
萧铨
徐孝嗣
梁江淹

代 宗

萧 铨

徐孝嗣

梁江淹

代 宗

徐 善

梦休征上

隋文帝

唐高祖

徐 善

梦休征上

隋文帝

唐高祖

戴 胄

戴 胄

娄师德

娄师德

顾 琮

天 后

薛季昶

顾 琮

天 后

薛季昶

玄 宗

又

魏 仍

玄 宗

又

魏 仍

陈安平

李瞿昙

赵良器

奚 陟

陈安平

李瞿昙

赵良器

奚 陟

张 鹭

张 鹭

裴元质

潘 玠

樊 系

裴元质

潘 玠

樊 系

吕 譔

吕 譔

卷第二百七十八 梦三

梦休征下

张 鎰

梦休征下

张 鎰

楚 寔

杨 炎

奚 参

楚 寔

杨 炎

奚 参

李逢吉

王 播

李逢吉

王 播

豆卢署

韦 词

豆卢署

韦 词

皇甫弘

皇甫弘

杜 牧

高元裕

杜 牧

高元裕

杨敬之

杨敬之

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薛 义

薛 义

郑 光

宋 言

曹 确

郑 光

宋 言

曹 确

刘仁恭

唐僖宗

刘 檀

晋少主

刘仁恭

唐僖宗

刘 檀

晋少主

辛夤

何致雍

辛夤

何致雍

郭仁表

王 珣

谢 谔

郭仁表

王 珣
谢 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卷第二百七十九 梦四

梦咎征
萧 吉
侯君集

梦咎征
萧 吉
侯君集
崔 湜
李林甫
杜 玄
召 皎
崔 湜
李林甫
杜 玄
召 皎
李 旻
李 旻
李 叔
李 愬
李 叔
李 愬
薛存诚
李伯怜
张 瞻
薛存诚
李伯怜

张 瞻
于 董
卢彦绪
柳宗元
于 董
卢彦绪
柳宗元
卫中行
张省躬
王 恽
卫中行
张省躬
王 恽
柳 凌
崔 暇
苏 检
柳 凌
崔 暇
苏 检
韦 检
朱少卿
韦 检
朱少卿
覃 鹭
孟德崇
覃 鹭
孟德崇
孙光宪
陆 洎
孙光宪
陆 洎
周延翰
王 瞻
周延翰

王 瞻

邢 陶

邢 陶

卷第二百八十 梦五

鬼神上

炆 帝

豆卢荣

鬼神上

炆 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杨昭成

扶沟令

王 诸

扶沟令

王 诸

西市人

西市人

王方平

张 诜

王方平

张 诜

麻安石

麻安石

阎 陟

刘景复

阎 陟

刘景复

卷第二百八十一 梦六

鬼神下

李进士

鬼神下

李进士

侯 生

侯 生

袁继谦

邵元休

袁继谦

邵元休

周 蔼

周 蔼

郑 起

朱 拯

郑 起

朱 拯

韦 建

郑 就

梦游上

樱桃青衣

韦 建

郑 就

梦游上

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

独孤遐叔

卷第二百八十二 梦七

梦游下

元 稹

段成式

梦游下

元 稹

段成式

邢 凤

邢 凤

沈亚之

沈亚之

张 生

张 生

刘道济

郑昌图

韩 确

刘道济

郑昌图

韩 确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附厌咒

巫

师舒礼

巫

师舒礼

女巫秦氏

杨 林

女巫秦氏

杨 林

来俊臣

唐武后

阿 来

雍文智

来俊臣

唐武后

阿 来

雍文智

彭君卿

何 婆

彭君卿

何 婆

来 婆

曾 勤

阿马婆

来 婆

曾 勤

阿马婆

白行简

许至雍

白行简

许至雍

韦 覲

韦 覲

高 骈

厌咒

厌盗法

雍益坚

高 骈

厌咒

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

宋居士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术一

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寒霄国画工

寒霄国画工

营陵人

扶娄国人

徐 登

营陵人

扶娄国人

徐 登

周眡奴

赵 侯

周眡奴

赵 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龙

天竺胡人

鞠道龙

阳羨书生

阳羨书生

侯子光

侯子光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术二

宋子贤

胡 僧

宋子贤

胡 僧

祖珍俭

叶道士

河南妖主

祖珍俭

叶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鼎 师

李慈德

鼎 师

李慈德

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士

东岩寺僧
东明观道士
东岩寺僧
荆术士
梵僧难陀
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白老僧
太白老僧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术三

张 和
张 和
胡媚儿
胡媚儿
中部民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板桥三娘子
关司法
关司法
长乐里人
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 工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 工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术四

侯 元
侯 元
功德山
功德山
襄阳老叟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青城道士
蜀都妇人
蜀都妇人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 诞
蔡 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邺城人
须曼卿
马太守
邺城人
纥干狐尾
李 恒
纥干狐尾
李 恒
惠 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惠 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贺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贺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胡僧宝严
胡超僧
胡僧宝严
胡超僧

调猫儿鹦鹉

骆宾王

冯七姨

调猫儿鹦鹉

骆宾王

冯七姨

姜抚先生

姜抚先生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 泌

纸衣师

李 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李长源

明思远

周士龙

李长源

双圣灯

路神通

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轮咒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轮咒

陈仆射

解元龟

陈仆射

解元龟

蔡 旼

张守一

蔡 旼

张守一

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吕用之

吕用之

诸葛殷

诸葛殷

又

又

董 昌

董 昌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龙门山

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 娟

太公望

四海神

延 娟

齐桓公

又

晋文公

郑繆公

齐桓公

又

晋文公

郑繆公

晋平公

齐景公

妒女庙

晋平公

齐景公

妒女庙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观亭江神

宛若

秦始皇

观亭江神

宛若

竹王

竹王

刘向

何比干

刘向

何比干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栾侯

阳起

栾侯

阳起

明
高
明
高
原
原
達
宪
璞
達
宪
璞
子淵
子淵
虞
翻
雍
虞
翻
雍
祐
郎
祐
郎
氏婦
氏婦
紫
紫
阿
阿

神三 卷第二百九十三

君朔度
君朔度
文子蒋
文子蒋
祚葛

虞道施

葛 祚

虞道施

顾 邵

陈氏女

王 表

顾 邵

陈氏女

王 表

石人神

圣 姑

陈 敏

石人神

圣 姑

陈 敏

费长房

胡母班

费长房

胡母班

张诚之

张诚之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 祐

王 祐

温 峤

温 峤

戴文谡

黄石公

袁 双

商 康

戴文谡

黄石公

袁 双

商 康

贾 充
王文度
贾 充
王文度
徐 长
陈 绪
白道猷
徐 长
陈 绪
白道猷
高雅之
罗根生
沈 纵
高雅之
罗根生
沈 纵
戴氏女
孙 盛
湛 满
竺昙遂
戴氏女
孙 盛
湛 满
竺昙遂
武 曾
晋孝武帝
蔺启之
武 曾
晋孝武帝
蔺启之
王 猛
封驱之
王 猛
封驱之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陈 惺

王僧虔

陈 惺

宫亭庙

安世高

宫亭庙

安世高

曲阿神

谢 奂

李 滔

曲阿神

谢 奂

李 滔

树伯道

侯 褚

卢 循

树伯道

侯 褚

卢 循

陈 臣

张 舒

萧惠明

柳 积

陈 臣

张 舒

萧惠明

柳 积

赵文昭

河 伯

赵文昭

河 伯

邵敬伯

邵敬伯

吴兴人

刘子卿

吴兴人

刘子卿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黄 苗

太室神

黄 苗

龚 双

龚 双

萧 总

萧 总

萧 岳

萧 岳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阴子春

苏岭庙

阴子春

苏岭庙

卢元明

董 慎

卢元明

董 慎

李 靖

李 靖

第八册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丹丘子

瀚海神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蒨

薛延陀

睦仁蒨

兖州人

兖州人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柳智感

李 播

李 播

狄仁杰

王万彻

狄仁杰

王万彻

太学郑生

太学郑生

赵州参军妻

赵州参军妻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韦安道

韦安道

卷第三百 神十

杜鹏举

杜鹏举

又

河东县尉妻

又

河东县尉妻

三 卫

三 卫

李 湜

李 湜

叶净能

王昌龄

叶净能

王昌龄

张嘉祐

张嘉祐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阴人

汝阴人

崔敏殼

崔敏殼

张 安

张 安

仇嘉福

仇嘉福

食羊人

食羊人

王 峻

王 峻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皇甫恂

卫庭训

卫庭训

韦秀庄

韦秀庄

华岳神女

华岳神女

王 侗

王 侗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韩光祚

韩光祚

宣州司户

崔 圆

宣州司户

崔 圆

郑仁钧

郑仁钧

季广琛

刘可大

季广琛

刘可大

奴苍璧

奴苍璧

南 纘

南 纘

王 常

王 常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开业寺

女娲神

开业寺

女娲神

王 籍

畅 璀

王 籍

畅 璀

乔龟年

乔龟年

张光晟

张光晟

淮南军卒

淮南军卒

元载 张谓

颍阳里正

元载 张谓

颍阳里正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王法智

李佐时

李佐时

韦 皋

韦 皋

窦 参

窦 参

李伯禽

萧复弟

李伯禽

萧复弟

李 纳

李 纳

崔 汾

崔 汾

辛 秘

辛 秘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陈袁生

陈袁生

冉 遂

冉 遂

魏 耽

魏 耽

卢 佩

卢 佩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 聿

沈 聿

党国清
党国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陈翁
乐 坤
太原小吏
村人陈翁
乐 坤
永清县庙
永清县庙
崔 泽
韩 愈
李逢吉
崔 泽
韩 愈
李逢吉
樊宗训
裴 度
樊宗训
裴 度
张仲殷
张仲殷
凌 华
凌 华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 回
李 序
李 回
李 序
蔡 荣
蔡 荣
刘元迴
刘元迴
郑 翦

柳 解

郑 翦

柳 解

马 总

马 总

崔龟从

崔龟从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蒋 琛

蒋 琛

张遵言

张遵言

卷第三百一十 神二十

张无颇

张无颇

王 锜

王 锜

马 朝

马 朝

郗元位

夏阳赵尉

郗元位

夏阳赵尉

卢嗣宗

三史王生

卢嗣宗

三史王生

张 生

张 生

卷第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萧 旷

萧 旷

史 遂

史 遂

田 布

田 布

进士崔生

进士崔生

张 偃

张 偃

裴氏子

韦 驺

裴氏子

韦 驺

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楚州人

楚州人

陷河神

陷河神

謩宗儒

滑 能

柳 晦

謩宗儒

滑 能

柳 晦

刘山甫

尔朱氏

刘山甫

尔朱氏

李仲吕

新昌坊民

李仲吕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祯

裴氏女

夏侯祯

徐 焕

徐 焕

罗弘信

李 峤

罗弘信

李 峤

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杨 鐔

杨 鐔

张 璟

崔从事

王审知

张 璟

崔从事

王审知

张怀武

张怀武

李 玫

赵 瑜

李 玫

赵 瑜

关承湍妻

李冰祠

郑君雄

关承湍妻

李冰祠

郑君雄

锺离王祠

盘古祠

狄仁杰祠

锺离王祠

盘古祠

狄仁杰祠

葛氏妇

葛氏妇

马希声

庞 式

马希声

庞 式

卷第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清泰主

仆射陂

清泰主

仆射陂

李泳子

谯乂俊

李泳子

谯乂俊

刘 峭

袁州父老

刘 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 宣

黄 鲁

张 铤

刘 宣

黄 鲁

张 铤

郭 厚

浚阳县吏

郭 厚

浚阳县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鲍 回

刘 皞

鲍 回

刘 皞

崔练师

崔练师

卷第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淫祠附

梨山庙

吴延瑫

梨山庙

吴延瑫

淫祠

余光祠

淫祠

余光祠

鮑父庙

鲍 君

张 助

鮑父庙

鲍 君

张 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树

狄仁杰檄

豫章树

狄仁杰檄

飞布山庙

画琵琶

画琵琶

壁山神

壁山神

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韩 重

韩 重

公孙达

公孙达

鲜于冀

卢 充

鲜于冀

卢 充

谈 生

陈 蕃

谈 生

陈 蕃

刘 照

张汉直

刘 照

张汉直

范 丹

费 季

周 式

范 丹

费 季

周 式

陈阿登

陈阿登

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吴 祥

周翁仲

吴 祥

周翁仲

田 畴

田 畴
文 颖
文 樊
文 颖
文 樊
秦巨伯
宗 岱
郑 奇
秦巨伯
宗 岱
郑 奇
鍾 繇
夏侯玄
鍾 繇
夏侯玄
嵇 康
倪彦思
嵇 康
倪彦思
沈 季
糜 竺
沈 季
糜 竺
王 弼
陈 仙
王 弼
陈 仙
胡 熙
鲁 肃
胡 熙
鲁 肃

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陆 机
赵伯伦

陆 机
赵伯伦
朱 彦
桓 回
周子长
朱 彦
桓 回
周子长
荀 泽
桓 軌
朱子之
杨 羨
荀 泽
桓 軌
朱子之
杨 羨
王肇宗
张 禹
王肇宗
张 禹
邵 公
吴士季
周子文
邵 公
吴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 经
谢邈之
王恭伯
李 经
谢邈之
彭虎子
司马恬

阮德如
彭虎子
司马恬
阮德如
陈庆孙
甄 冲
陈庆孙
甄 冲

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张子长
张子长
桓道愍
周临贺
桓道愍
周临贺
胡茂回
阮 瞻
临湘令
顾 氏
胡茂回
阮 瞻
临湘令
顾 氏
江州录事
陈 素
江州录事
陈 素
胡 章
苏 韶
胡 章
苏 韶
夏侯恺
夏侯恺
刘 他

王 戎
刘 他
王 戎
王仲文
王仲文

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蔡 謨
又
蔡 謨
又
姚元起
闾 勣
孙 稚
姚元起
闾 勣
孙 稚
索 逊
索 逊
冯 述
任怀仁
冯 述
任怀仁
王 明
王 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 牛
王彪之
王凝之
姚 牛
桓 恭
阮瑜之
刘 澄
桓 恭

阮瑜之

刘 澄

刘道锡

赵 吉

司马隆

刘道锡

赵 吉

司马隆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 翻

郭 翻

王瑗之

牵 腾

王瑗之

牵 腾

新 鬼

刘青松

新 鬼

刘青松

庾 亮

司马义

李元明

庾 亮

司马义

李元明

张 闾

庾绍之

张 闾

庾绍之

韦 氏

胡馥之

韦 氏

胡馥之

贾 雍

宋定伯

吕 光

贾 雍

宋定伯

吕 光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 侃

谢 尚

陶 侃

谢 尚

襄阳军人

吕 顺

襄阳军人

吕 顺

桓 恭

庾 崇

桓 恭

庾 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 邦

曹公船

王志都

唐 邦

王 矩

周 义

袁 乞

王 矩

周 义

袁 乞

王恒之

刘 遁

王思规

王恒之

刘 遁

王思规

华 逸

张君林

华 逸

张君林

蛮 兵

陈 皋

袁无忌

蛮 兵

陈 皋

袁无忌

新蔡王昭平

远学诸生

新蔡王昭平

远学诸生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张 隆

张 隆

吉岩石

富阳人

吉岩石

富阳人

给 使

甄法崇

给 使

甄法崇

谢 晦

谢灵运

梁 清

谢 晦

谢灵运

梁 清

徐道饶

东莱陈氏

徐道饶

东莱陈氏

谢道欣

沈寂之

王 胡

谢道欣

沈寂之

王 胡

陶继之

朱 泰

戴承伯

章 授

陶继之

朱 泰

戴承伯

章 授

施续门生

张道虚

施续门生

张道虚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 树

秦 树

竺惠炽

郭 铨

贺思令

山 都

竺惠炽

郭 铨

贺思令

山 都

区敬之

区敬之

刘 隽

檀道济

刘 隽

檀道济

石秀之

夏侯祖观

张承吉

石秀之

夏侯祖观

张承吉

梁 清

梁 清

崔茂伯

崔茂伯

巢 氏

胡庇之

巢 氏

胡庇之

索 颐

索 颐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骋之

孟 襄

王骋之

孟 襄

司马文宣

司马文宣

虞德 严猛

虞德 严猛

郭庆之

薄绍之

郭庆之

薄绍之

索万兴

索万兴
郭秀之
庾季随
郭秀之
庾季随
申翼之
王怀之
柳叔伦
刘 廓
申翼之
王怀之
柳叔伦
刘 廓
王 瑶
王文明
王 瑶
王文明
夏侯文规
夏侯文规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 炳
袁 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刘 导
刘 导
刘 氏
崔罗什
刘 氏
崔罗什

沈 警

沈 警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马道猷

崔子武

马道猷

顾 总

顾 总

邢 鸾

萧摩侯

邢 鸾

萧摩侯

道人法力

萧思遇

道人法力

萧思遇

任 胄

董寿之

樊孝谦

任 胄

董寿之

樊孝谦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魏 徵

魏 徵

唐 俭

唐 俭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 女

慕容垂

李勣 女

解襍人

漕店人

张 琮

解襍人

漕店人

张 琮

刘门奴

刘门奴

阎 庚

阎 庚

明崇俨

明崇俨

王怀智

沙门英禅师

王怀智

沙门英禅师

陈 导

陈 导

王 志

巴峡人

陆余庆

王 志

巴峡人

陆余庆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荣

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刘 讽
刘 讽
相州刺史
王 湛
相州刺史
王 湛
狄仁杰
李 曷
狄仁杰
李 曷
张守珪
杨 珣
张守珪
杨 珣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张果女
张果女
华 妃
华 妃
郭知运
王光本
郭知运
王光本
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 尚
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 尚
河湄人
中 官

王 鉴
河湄人
中 官
王 鉴
李令问
李令问
僧韬光
僧韬光
僧仪光
尼员智
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
杨元英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 矜
薛 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 霸
李 霸
洛阳鬼兵
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裴 盛
杨 溥
薛 直
裴 盛
杨 溥

薛 直

刘 洪

刘 洪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 晁

唐 晁

萧正人

萧正人

韦 鎰

赵夏日

茹子颜

韦 鎰

赵夏日

茹子颜

刘子贡

刘子贡

刘 平

萧颖士

刘 平

萧颖士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阳客

黎阳客

李迴秀

李迴秀

琅邪人

崔 咸

琅邪人

崔 咸

季 攸

季 攸

武德县田叟

裴 徽

武德县田叟

裴 徽

李 陶

李 陶

长洲陆氏女

刁 缅

长洲陆氏女

刁 缅

王无有

王 昇

王无有

王 昇

高 生

高 生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杨 准

杨 准

王 乙

韦 栗

王 乙

韦 栗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郑德懋

郑德懋

朱 敖

朱 敖

裴 虬

赵 佐

裴 虬

赵 佐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仪王氏

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杨国忠

陈希烈

杨国忠

李叔霁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萧品

新繁县令

姚萧品

梁守威

梁守威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常 夷

常 夷

张守一

张守一

郑 望

宇文觊

郑 望

宇文觊

李 莹

裴 臧

李 莹

裴 臧

李 氏

李 氏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韦 璜
韦 璜
薛万石
薛万石
范 俶
李 澣
范 俶
李 澣
张 勅
张 勅
牛 爽
牛 爽
李 咸
李 咸
李 昼
元 载
李 昼
元 载
萧 审
萧 审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卢仲海
卢仲海
王 垂
王 垂
武丘寺
武丘寺
李佐公
窦 裕
李佐公
窦 裕
商 顺
李 载

商 顺
李 载
高 励
萧 遇
高 励
萧 遇
朱自劝
朱自劝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罗元则
罗元则
李元平
李元平
刘 参
阎敬立
刘 参
阎敬立
崔书生
崔书生
李 则
陆 凭
李 则
陆 凭
浚阳李生
浚阳李生

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韩 弇
卢 頊
韩 弇
卢 頊
李章武
李章武

第九册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李 俊

李 俊

李 赤

韦 浦

李 赤

韦 浦

郑 驯

郑 驯

魏 朋

道政坊宅

郑琮罗

魏 朋

道政坊宅

郑琮罗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独孤穆

独孤穆

华州参军

华州参军

赵叔牙

赵叔牙

周济川

周济川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陆 乔

陆 乔

庐江冯媪

庐江冯媪

窦 玉

窦 玉

李和子

李和子

李僖伯

李僖伯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王裔老

王裔老

张弘让

张弘让

寇 鄱

寇 鄱

呼延冀

呼延冀

安 凤

安 凤

成叔弁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 价

襄阳选人

祖 价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张 庾

郭承嘏

张 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刘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军将

郭 翥

淮西军将

郭 翥

裴通远

郑 绍

裴通远

郑 绍

孟 氏

孟 氏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使者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使者

臧 夏

踏歌鬼

卢 燕

李 湘

臧 夏

踏歌鬼

卢 燕

李 湘

马 震

刘惟清

马 震

刘惟清

董 观

董 观

钱方义

钱方义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吴任生

吴任生

邬 涛

曾季衡

邬 涛

曾季衡

赵 合

赵 合

韦安之

李佐文

韦安之

李佐文

胡 慆

胡 慆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辛神邕

唐燕士

郭 郢

郭 郢

李全质

李全质

沈恭礼

沈恭礼

牛 生

牛 生

韦齐休

韦齐休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房 陟

王 超

房 陟

王 超

段 何

段 何

韦鲍生妓

韦鲍生妓

梁 璟

梁 璟

崔御史

崔御史

曹 唐

曹 唐

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许 生

许 生

颜 濬

颜 濬

郝惟谅

郝惟谅

浮梁张令

浮梁张令

欧阳敏

欧阳敏

奉天县民

奉天县民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 群

李 重

邢 群

李 重

王 坤

王 坤

苏太玄

苏太玄

房千里

韦氏子

房千里

韦氏子

李 浚

李 浚

段成式

段成式

鬼 葬

董汉勋

鬼 葬

董汉勋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 颖

牟 颖

游氏子

游氏子

李 云

李 云

郑 总

王 绍

王 鲔

郑 总

王 绍

王 鲔

李戴仁

刘 璟

李 矩

李戴仁

刘 璟

李 矩

陶 福

巴川崔令

陶 福

巴川崔令

冯 生

冯 生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皇甫枚

陈 璠

陈 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枢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张飞庙祝

望江李令

张飞庙祝

僧彦脩

建康乐人

黄延让

张 瑗

僧彦脩

建康乐人

黄延让

张 瑗

婺源军人妻

陈德遇

婺源军人妻

陈德遇

广陵吏人

广陵吏人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杨 城

袁继谦

杨 斌

袁继谦

邠州土人

王 商

邠州土人

王 商

谢彦璋

崇圣寺

任彦思

谢彦璋

崇圣寺

任彦思

张仁宝

杨蕴中

张仁宝

杨蕴中

王延镐

僧惠进

田达诚

王延镐

僧惠进

田达诚

徐彦成

徐彦成

郑 郊

李 茵

柳鹏举

郑 郊

李 茵

柳鹏举

周 洁

周 洁

杨副使

僧珉楚

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_诘妻

林昌业

王_诘妻

林昌业

潘 袞

胡 澄

王 攀

潘 袞

胡 澄

王 攀

郑守澄

刘 鹭

郑守澄

刘 鹭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哥舒翰

哥舒翰

章仇兼琼

杨慎矜

章仇兼琼

杨慎矜
江南吴生
朱岷女
江南吴生
朱岷女
杜 万
杜 万
韦自东
韦自东
马 燧
马 燧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东洛张生
东洛张生
薛 淙
薛 淙
丘 濡
丘 濡
陈越石
陈越石
张 融
蕴都师
张 融
蕴都师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庞 阿
庞 阿
马势妇
无名夫妇
马势妇
无名夫妇
王 宙
王 宙
郑齐婴

柳少游

郑齐婴

柳少游

苏 莱

郑 生

苏 莱

郑 生

韦 隐

齐推女

韦 隐

齐推女

郑氏女

郑氏女

裴 珙

裴 珙

舒州军吏

舒州军吏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武都女

东方朔

武都女

东方朔

双头鸡

张 辽

双头鸡

张 辽

翟 宣

臧仲英

顿丘人

翟 宣

臧仲英

顿丘人

王 基

王 基

应 璩
公孙渊
诸葛恪
零陵太守女
应 璩
公孙渊
诸葛恪
零陵太守女
荥阳廖氏
陶 璜
赵王伦
荥阳廖氏
陶 璜
赵王伦
张 聘
怀 瑶
张 聘
怀 瑶
裴 楷
卫 瓘
贾 谧
刘 峤
裴 楷
卫 瓘
贾 谧
刘 峤
王 敦
王 献
刘 宠
桓温府参军
郭 氏
王 敦
王 献
刘 宠

桓温府参军

郭 氏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 翼

庾 谨

庾 翼

庾 谨

商仲堪

寿 颁

李 势

郗 恢

商仲堪

寿 颁

李 势

郗 恢

庾 寔

乞佛炽盘

姚 绍

桓 振

贾弼之

庾 寔

乞佛炽盘

姚 绍

桓 振

贾弼之

江陵赵姥

诸葛长民

江陵赵姥

诸葛长民

盐官张氏

王 愉

朱宗之

虞定国

盐官张氏

王 愉
朱宗之
虞定国
丁 诤
富阳王氏
丁 诤
富阳王氏
乐 遐
刘 斌
乐 遐
刘 斌
王 徵
张仲舒
萧思话
傅氏女
郭仲产
王 徵
张仲舒
萧思话
傅氏女
郭仲产
刘 顺
王 谭
周登之
刘 顺
王 谭
周登之
黄 寻
荊州人
田 骚
邓 差
黄 寻
荊州人
田 骚

邓 差

司马申

段 晖

司马申

段 晖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崔季舒

安阳黄氏

崔季舒

安阳黄氏

齐后主

王惠照

独孤陀

齐后主

王惠照

独孤陀

杨 素

杨 素

滕景贞

元 邃

刘志言

素 娥

滕景贞

元 邃

刘志言

素 娥

张易之

张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载言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载言

范季輔

洛陽婦人

裴休貞

范季輔

洛陽婦人

裴休貞

牛 成

張 翰

南鄭縣尉

牛 成

張 翰

南鄭縣尉

李 泮

元自虛

李 泮

元自虛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長孫絳

長孫絳

韋虛心

裴鏡微

李 虞

韋虛心

裴鏡微

李 虞

武德縣婦人

懷州民

武德縣婦人

懷州民

武德縣民

張司馬

李適之

武德縣民

張司馬

李適之

李林甫

又

杨慎矜

李林甫

又

杨慎矜

姜 皎

晁良贞

李 氏

又

姜 皎

晁良贞

李 氏

又

张周封

王 丰

房 集

张 寅

张周封

王 丰

房 集

张 寅

燕凤祥

燕凤祥

王 生

梁仲朋

王 生

梁仲朋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韦 滂

韦 滂

柳 氏

王 愬

柳 氏
王 愬
李 哲
李 哲
卢 瑗
庐江民
卢 瑗
庐江民
扬州塔
高邮寺
扬州塔
高邮寺
刘积中
刘积中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李 鹄
江淮士人
李 鹄
僧智圆
僧智圆
南孝廉
谢 翱
南孝廉
谢 翱
僧法长
僧法长
河北村正
僧弘济
金友章
河北村正
僧弘济
金友章
于 凝

于 凝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王申子

王申子

韩 飮

许敬 张闲

韩 飮

许敬 张闲

太原小儿

李师古

孟不疑

太原小儿

李师古

孟不疑

戴 簪

戴 簪

杜 惊

郑 纲

杜 惊

郑 纲

河北军将

宫山僧

河北军将

宫山僧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杜元颖

朱道士

杜元颖

朱道士

郑 生

赵士宗

郑 生

赵士宗

曹 朗

曹 朗
籽 儿
籽 儿
李 约
张 缜
李 约
张 缜
马 举
韦 琛
马 举
韦 琛
张谋孙
李 黄
张谋孙
李 黄
宋 洵
张氏子
僧十朋
宋 洵
张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 本
王宗信
宜春人
朱从本
周 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欧阳璨
薛老峰
欧阳璨

妖怪

东柯院

妖怪

东柯院

王守贞

彭 颢

王守贞

彭 颢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 极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 极

熊 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熊 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张 镕

宗梦徵

黄仁濬

张 镕

宗梦徵

黄仁濬

孙德遵

人妖

东郡民

胡 頊

孙德遵

人妖

东郡民
胡 頊
乌程县人
李宣妻
赵宣母
马氏妇
乌程县人
李宣妻
赵宣母
马氏妇
杨欢妻
寿安男子
崔广宗
许州僧
田 暉
杨欢妻
寿安男子
崔广宗
许州僧
田 暉
元 镐
无足妇人
娄 逞
孟 姬
元 镐
无足妇人
娄 逞
孟 姬
黄崇嘏
黄崇嘏
白项鸦
白项鸦

阳城县吏

桓 玄

杂器用

阳城县吏

桓 玄

徐氏婢

江淮妇人

刘 玄

游先朝

徐氏婢

江淮妇人

刘 玄

游先朝

居延部落主

居延部落主

僧太琮

清江郡叟

僧太琮

清江郡叟

韦 训

卢赞善

韦 训

卢赞善

柳 崇

南中行者

魏秀才

柳 崇

南中行者

魏秀才

虢国夫人

虢国夫人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杂器用

苏丕女

杂器用

苏丕女

蒋惟岳

华阴村正

韦 谅

蒋惟岳

华阴村正

韦 谅

东莱客

交城里人

岑 顺

东莱客

交城里人

岑 顺

元无有

李楚宾

元无有

李楚宾

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姚司马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姚司马

崔 穀

崔 穀

张秀才

张秀才

河东街吏

韦协律兄

河东街吏

韦协律兄

石从武

姜 修

石从武

姜 修

王屋薪者

王屋薪者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杂器用

独孤彦

杂器用

独孤彦

姚康成

姚康成

马 举

马 举

吉州渔者

凶器上

梁 氏

吉州渔者

凶器上

梁 氏

曹 惠

曹 惠

窦不疑

窦不疑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彦范

蔡 四

凶器下

桓彦范

蔡 四

李 华

商乡人

卢 涵

李 华

商乡人

卢 涵

张不疑

张不疑

又

又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贾 耽

火

贾 耽

刘希昂

范 璋

刘希昂

范 璋

胡 荣

杨 祯

胡 荣

杨 祯

卢 郁

卢 郁

刘 威

土

马希范

刘 威

土

马希范

卷第三百七十四 灵异

鳖 灵

玉梁观

鳖 灵

玉梁观

湘 穴

耒阳水
孙坚得葬地
湘 穴
耒阳水
孙坚得葬地
聂 友
八阵图
海畔石龟
又
聂 友
八阵图
海畔石龟
又
钓台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钓台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 颜
文水县坠石
玄宗圣容
程 颜
文水县坠石
玄宗圣容
渝州莲花
玉 马
华山道侣
渝州莲花
玉 马
华山道侣
郑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郑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庐山渔者
王蜀先主
庐山渔者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卖饼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 姁
范明友奴
史 姁
范明友奴
陈 焦
崔 涵
陈 焦
崔 涵
柳 苕
刘 凯
柳 苕
刘 凯
石函中人

杜锡家婢此已下妇人再生。

汉宫人

李 俄

石函中人

杜锡家婢此篇以下为妇人再生。

汉宫人

李 俄

河间女子

徐玄方女

河间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蔡支妻

陈朗婢

干宝家奴

韦讽女奴

陈朗婢

干宝家奴

韦讽女奴

邺中妇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邺中妇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东莱人女

东莱人女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郑 会

郑 会

王 穆

邵 进

王 穆

邵 进

李太尉军士

李太尉军士

五原将校

范令卿缢死复再生

五原将校

范令卿勒死后再生

汤氏子

士人甲易形再生

汤氏子

士人甲改换形体后再生

李 简

李 简

竹季贞

竹季贞

陆 彦

陆 彦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赵 泰

赵 泰

袁 廓

袁 廓

曹宗之

孙回璞

曹宗之

孙回璞

李强友

李强友

韦广济

郗惠连

韦广济

郗惠连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刘 宪

刘 宪

张 汶

张 汶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

邓 俨

贝 禧

邓 俨

贝 禧

干 庆已下遇仙官再生。

陈 良

干 庆以下为遇神仙再生。

陈 良

杨大夫

杨大夫

李主簿妻

李主簿妻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刘 薛

李 清

刘 薛

李 清

郑师辩

郑师辩

法 庆

开元选人

崔明达

法 庆

开元选人

崔明达

王 抡

王 抡

费子玉

费子玉

梅 先

梅 先

卷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王 琇

王 琇

魏 靖

魏 靖

杨再思

金坛王丞

杨再思

金坛王丞

韩朝宗

韩朝宗

韦延之

韦延之

张 质

张 质

郑 洁

郑 洁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赵文若

赵文若

孔 恪

孔 恪

霍有邻

霍有邻

皇甫恂

皇甫恂

裴 龄

裴 龄

六合县丞

六合县丞

薛 涛

薛 涛

赵 裴

赵 裴

邓 成

邓 成

张 瑶

张 瑶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支法衡

程道惠

程道惠

僧善道

僧善道

李 旦

李 旦

梁 甲

梁 甲

任义方

齐士望

任义方

齐士望

杨师操

裴则子

杨师操

裴则子

河南府史

河南府史

周 颂

周 颂

卢 弁

卢 弁

第十册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卢贞

索卢贞

琅邪人

胡 勒
琅邪人
胡 勒
颜 畿
馀杭广
颜 畿
馀杭广
曲阿人
贺 瑀
曲阿人
贺 瑀
食牛人
丘 友
庾 甲
食牛人
丘 友
庾 甲
李 除
张 导
李 除
张 导
石长和
石长和
古元之
古元之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 及
周子恭
李 及
阿 六
阿 六
崔 君
崔 君

刘 溉
刘 溉
朱 同
朱 同
郜 澄
郜 澄
王 勋
苏履霜
王 勋
苏履霜
景 生
景 生
许 琛
许 琛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

崔 绍
崔 绍
辛 察
辛 察
僧彦先
陈龟范
僧彦先
陈龟范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

贾 偶
贾 偶
章 泛
章 泛
谢弘敞妻
谢弘敞妻
梁 氏
朱 氏
梁 氏
朱 氏

李强名妻

李强名妻

荆州女子

周哲滞妻

荆州女子

周哲滞妻

刘长史女

刘长史女

卢项表姨

刘氏子妻

卢项表姨

刘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延陵村人妻

赵某妻

赵某妻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

羊 祜

王 练

羊 祜

王 练

向靖女

崔彦武

向靖女

崔彦武

岐王范

太华公主

岐王范

太华公主

马家儿

采 娘

马家儿

采 娘

刘三复

圆 观

刘三复

圆 观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

顾非熊

顾非熊

齐君房

齐君房

刘 立

刘 立

张克勤

孙缅家奴

张克勤

孙缅家奴

文 澹

王 鄂

文 澹

王 鄂

僧道杰

袁 滋

僧道杰

袁 滋

崔四八

崔四八

马思道

马思道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聪明花树

相思木

聪明花树

相思木

广川王

广川王

袁 安

袁安
丁姬
浑子
丁姬
浑子
王粲
孙钟
吴纲
王粲
孙钟
吴纲
陆东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陆东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王伯阳
羊祐
阎丘南阳
王伯阳
羊祐
阎丘南阳
古层冢
隋王
楚王冢
舒绰
古层冢
隋王
楚王冢
舒绰
李德林

郝处俊

李德林

郝处俊

徐勣

韦安石

徐勣

韦安石

源乾曜

杨知春

源乾曜

杨知春

唐尧臣

陈思膺

唐尧臣

陈思膺

卷第三百九十 冢墓二

奴官冢

奴官冢

卢涣

赵冬曦

卢涣

赵冬曦

丁永兴

严安之

丁永兴

严安之

女媧墓

李邕

女媧墓

李邕

贾耽

张式

贾耽

张式

樊 泽

樊 泽

齐景公墓

郭 谊

寿安土棺

齐景公墓

郭 谊

寿安土棺

李思恭

武 瑜

曹王墓

李思恭

武 瑜

曹王墓

韩 建

海陵夏氏

庐陵彭氏

韩 建

海陵夏氏

庐陵彭氏

武夷山

林赞尧

张绍军卒

武夷山

林赞尧

张绍军卒

马黄谷冢

秦进崇

和 文

马黄谷冢

秦进崇

和 文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李 斯

夏侯嬰
张 恩
李 斯
夏侯嬰
张 恩
高流之
高显洛
谢灵运
王 果
高流之
高显洛
谢灵运
王 果
丰都冢
樊钦賁
姜师度
丰都冢
樊钦賁
姜师度
郇 载
郑钦悦
郇 载
郑钦悦

卷第三百九十二 铭记二

韩 愈
韩 愈
裴 度
裴 度
张惟清
王 璠
张惟清
王 璠
柳 光
柳 光

李 福
熊 博
李 福
熊 博
王敬之
王承检
王敬之
王承检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李叔卿
杨道和
李叔卿
杨道和
石 勒
虢州人
封元则
石 勒
虢州人
封元则
僧道宣
苏践言
狄仁杰
僧道宣
苏践言
狄仁杰
偃 师
雷 斗
漳泉界
偃 师
雷 斗
漳泉界
包 超
张须弥
蔡希闵

包 超
张须弥
蔡希闵
徐景先
欧阳忽雷
徐景先
欧阳忽雷
宣 州
王 幹
华亭堰典
宣 州
王 幹
华亭堰典
李师道
李师道
李 鄘
徐 诤
李 鄘
徐 诤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

陈鸾凤
陈鸾凤
建州山寺
萧氏子
建州山寺
萧氏子
周 洪
萧 澣
僧文净
徐智通
周 洪
萧 澣
僧文净
徐智通

又

又

雷公庙

南海

陈义

雷公庙

南海

陈义

叶迁韶

元稹

叶迁韶

元稹

裴用

东阳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裴用

东阳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

百丈泓

百丈泓

杨询美从子

高邮人

王忠政

杨询美从子

高邮人

王忠政

史无畏

张应

史无畏

张应

天公坛

天公坛

申文纬

法门寺

申文纬

法门寺

陈 绚

彭城佛寺

欧阳氏

陈 绚

彭城佛寺

欧阳氏

庐山卖油者

李 诚

庐山卖油者

李 诚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姬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姬

甘露寺

南康县

甘露寺

南康县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风、虹附

雨

房玄龄

雨

房玄龄

不空三藏

一行

无畏三藏

不空三藏

一行
无畏三藏
玉龙子
玉龙子
狄惟谦
狄惟谦
子朗

风

秦始皇
王莽
子郎

风

秦始皇
王莽
贾谧
张华
刘曜
刘裔
徐羨之
贾谧
张华
刘曜
刘裔
徐羨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许世宗
徐妃
柳世隆
崔惠景
许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陈济妻
李 密

虹

夏世隆
陈济妻
薛 愿
刘义庆
首阳山
薛 愿
刘义庆
首阳山
韦 皋
韦 皋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溪附

山

玉笥山
大翻山

山

玉笥山
大翻山
山 精
石鸡山
山 精
石鸡山
新丰山
庆 山
瓮 峰
新丰山
庆 山
瓮 峰
夸父山
插 灶
河山石斛

终南乳洞

夸父山

插 灶

河山石斛

终南乳洞

古铁 鐏

崖 山

圣钟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古铁 鐏

崖 山

圣钟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 山

鸣饶山

赣 台

射的山

怪 山

鸣饶山

赣 台

上霄峰

麦积山

上霄峰

麦积山

斗山观

大竹路

斗山观

大竹路

溪

溪 毒

溪

卷第三百九十八 附沙坡石

毒 溪

石

石 黄

石

石 黄

石 肝马

石 鼓

石 采

石 肝马

石 鼓

石 采

石 青

石 文

石 理连

石 精太

石 青

石 文

石 理连

石 精太

石 铍铁

石 走

石 桥

石 铍铁

石 走

石 桥

石 磨

石 釜

石 鱼

石 坠

石 磨

石 釜

石 鱼

石 坠

立石
孤石
网石
卵石石
立石
孤石
网石
卵石石
卧石
僧化石
陨石
卧石
僧化石
陨石
目岩
石驼
石柱
石响
石女
石岩
石目
石驼
石柱
石响
石女
藏珠石
化石石
松化石
自然石
藏珠石
化石石
松化石
自然石
热石
犬吠石

瓮形石
热 石
犬吠石
瓮形石
三 石
人 石
金 蚕

坡沙

飞 坡
鸣 沙
三 石
人 石
金 蚕

坡沙

飞 坡
鸣 沙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井附

水

帝神女

水

帝神女
刘子光
益 水
酿 川
刘子光
益 水
酿 川
树脂水
元街泉
铜 车
神牛泉
树脂水
元街泉
铜 车

神牛泉
燕原池
丹 水
陆鸿渐
燕原池
丹 水
陆鸿渐
零 水
龙 门
漏 泽两出
零 水
龙 门
漏 泽两出
又
重 水
湘 水
又
重 水
湘 水
暴 水
仙 池
渝州滩
暴 水
仙 池
渝州滩
清 潭
驱山铎

井

乌山龟
绿珠井
清 潭
驱山铎

井

乌山龟

绿珠井

临沅井

火井

盐井

临沅井

火井

盐井

御井

王迪

贾耽

八角井

御井

王迪

贾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兴坊百姓

李德裕

永兴坊百姓

独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鸡井

独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鸡井

军井

金华令

军井

金华令

卷第四百 宝一金上

金

翁仲儒

金

翁仲儒

霍光

陈爵

霍光

陈爵

苻坚

零都县人

苻坚

零都县人

何文

侯通

何文

侯通

成粥

成粥

玄金

邹骆驼

玄金

邹骆驼

裴谈

牛氏僮

裴谈

牛氏僮

宇文进

宇文进

苏遏

苏遏

韦思玄

李员

韦思玄

李员

虞乡道士

虞乡道士

赵怀正

金 蛇

赵怀正

金 蛇

卷第四百一 宝二金玉附

金下水银附

张 珽

金下水银附

龚 播

宜春郡民

龚 播

宜春郡民

张 彦

康 氏

张 彦

康 氏

豫章人

陈 濬

建安村人

蔡彦卿

豫章人

陈 濬

建安村人

蔡彦卿

水银

吕 生

水银

吕 生

玉

沈攸之

玉

沈攸之

玉 龙

江 严

唐玄宗

玉 龙

江 严

唐玄宗

五色玉

五色玉

玉辟邪

玉辟邪

软玉鞭

玉猪子

软玉鞭

玉猪子

卷第四百二 宝三

隋 侯

燕昭王

隋 侯

燕昭王

汉高后

后汉章帝

梁武帝

火 珠

鲸鱼目

汉高后

后汉章帝

梁武帝

火 珠

鲸鱼目

珠 池

少城珠

青泥珠

珠 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径寸珠

径寸珠

宝珠

宝珠

水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上清珠

守船者

严生

张文规

严生

张文规

卫庆

卫庆

鬻饼胡

鬻饼胡

卷第四百三 宝四杂宝上

马脑

犀

马脑

犀

月镜

秦宝

月镜

秦宝

珊瑚

珊瑚

四宝宫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宝鞭

四宝宫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宝鞭

犀导

玉清三宝

犀导

玉清三宝

宝骨

紫^口羯

宝骨

紫^口羯

紫贝

魏生

紫贝

魏生

卷第四百四 宝五杂宝下

肃宗朝八宝

肃宗朝八宝

灵光豆

万佛山

灵光豆

万佛山

玳瑁盆

辟尘巾

玳瑁盆

辟尘巾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三宝村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三宝村

火 玉

马脑柜

火 玉

马脑柜

岑 氏

岑 氏

卷第四百五 宝六钱、奇物附

钱

涪阳童子

钱

涪阳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 清

建安村人

王 清

建安村人

徐仲宝

邢 氏

徐仲宝

邢 氏

林 氏

曹 真

奇物

徐 景

中牟铁锥

林 氏

曹 真

奇物

徐 景

中牟铁锥

毒 槩

集翠裘

谢灵运须

毒 槩

集翠裘

谢灵运须

开元渔者

杨妃袜

紫 米

嘉陵江巨木

开元渔者

杨妃袜

紫 米

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龙膏

段成式

李德裕

玉龙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严遵仙槎

夏侯孜

严遵仙槎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木

夫子墓木

五 柞青梧附说

白银树

合离树

玉 树

豫 樟

荔枝木

五 柞青梧附说

白银树

合离树

玉 树

豫 樟

荔枝木

酒 树

娑罗绵树

刺 桐

黄漆树

酒 树

娑罗绵树

刺 桐

黄漆树

木兰树

椰子树

菩提树自此木下，凡二十三种木，并见《酉阳杂俎》。

木兰树

椰子树

菩提树自此木下，凡二十三种木，并见《酉阳杂俎》。

婆罗树

独栴树

波斯皂荚树

木龙树

婆罗树

独栴树

波斯皂荚树

木龙树

贝多树

没 树

槃碧穠波树

齐墩树
贝多树
没 树
槃碧穉波树

齐墩树
通脱木

山 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鱼甲松

合掌柏
通脱木

山 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鱼甲松

合掌柏
黄杨木

青杨木
俱那卫

山 茶
夏州槐

赤白桤
楷 木

黄杨木
青杨木

俱那卫
山 茶

夏州槐
赤白桤

楷 木
楮

文理木凡八种并见《酉阳杂俎》。

宗庙文木

文木简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楮

文理木凡八种并见《酉阳杂俎》。

宗庙文木

文木简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太平木

天王槐

色陵木

马文木

太平木

天王槐

色陵木

马文木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异木

主一州树

异木

主一州树

偃 桑

不昼木

蚊子树

圣鼓枝

鹿 木

偃 桑

不昼木

蚊子树

圣鼓枝

鹿 木

倒生木

黝 木

桃榔树

怪 松

枫 人种田

枫 鬼

倒生木

黝 木

桃榔树

怪 松

枫 人种田

枫 鬼

枫生人

灵 枫

破木有肉

江中枫材

河伯下材

枫生人

灵 枫

破木有肉

江中枫材

河伯下材

斗蛟船木

交让木

千岁松

汗 杖

化蝶树

涪水材

斗蛟船木

交让木

千岁松

汗 杖

化蝶树

涪水材

端正树
崇贤里槐
三枝槐
瘦 槐
荆根枕
端正树
崇贤里槐
三枝槐
瘦 槐
荆根枕
五重桑
蜻蜓树
无患木
五重桑
蜻蜓树
无患木
醋心树
登第皂荚
辨白檀树
醋心树
登第皂荚
辨白檀树

藟蔓

藤实杯
钟 藤
人子藤

藟蔓

藤实杯
钟 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丝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丝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柰祇草

三赖草

柰祇草

三赖草

席箕草

护门草

仙人绦

合离草

老鸦笊篱草

鬼皂荚

青草槐

席箕草

护门草

仙人绦

合离草

老鸦笊篱草

鬼皂荚

青草槐

铜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无心草

盆甑草

女 草

媚 草

铜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无心草

盆甑草

女 草

媚 草
醉 草
舞 草
相思草
无情草
忘忧草
睡 草
醉 草
舞 草
相思草
无情草
忘忧草
睡 草
千步香草
麝 草
治蛊草
蛇衔草
千步香草
麝 草
治蛊草
蛇衔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 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 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龙 刂 草
红 草
宫人草

焦茅

销明草

黄渠草

龙刍

红草

宫人草

焦茅

销明草

黄渠草

闻遐草

始皇蒲

梦草

汉武牧马草

水网藻

地日草

闻遐草

始皇蒲

梦草

汉武牧马草

水网藻

地日草

书带草

金□草

书带草

金□草

望舒草

神草

望舒草

神草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节花

野悉密花

草花

旌节花
野悉密花
都胜花
簇蝶花
茺葵
金灯花
金钱花
毗尸沙花
都胜花
簇蝶花
茺葵
金灯花
金钱花
毗尸沙花

木花

叙牡丹
白牡丹
红紫牡丹
正倒晕牡丹

木花

叙牡丹
白牡丹
红紫牡丹
正倒晕牡丹
合欢牡丹
染牡丹花
□牡丹
合欢牡丹
染牡丹花
□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岭表朱槿
月桂花
牡桂花
桂 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岭表朱槿
红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贞桐花
梔子花
红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贞桐花
梔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间花
木莲花
那伽花
木兰花
异木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间花
木莲花
那伽花
木兰花
异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怀风花
踟躅花
凌霄花
分枝荷
碧玫瑰
刺桐花
怀风花
踟躅花
凌霄花
分枝荷
夜舒荷
睡莲花
碧莲花
染青莲花
夜舒荷
睡莲花
碧莲花
染青莲花
三朵瑞莲
藕
莲 实
三朵瑞莲
藕
莲 实
菱
菱
菱
菱

卷第四百一十 草木五

果上

柷稼榘 树实

果上

柷稼榘 树实

如何树实

仙 梨
綺縞樹實
如何樹實
仙 梨
綺縞樹實
波那婆樹實
瞻波異果
神仙李
波那婆樹實
瞻波異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 李
漢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 李
武陵桃李
金 李
漢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 李
兔頭柰
脂衣柰
朱 柰
文林果
兔頭柰
脂衣柰
朱 柰
文林果
聖 柰
木 桃
東方村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圣柰

木桃

东方村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偏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子

罗浮甘子二种

偏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子

罗浮甘子二种

天宝甘子

北方枣

西王母枣

仙人枣

天宝甘子

北方枣

西王母枣

仙人枣

仲思枣

波斯枣

仲思枣

波斯枣

卷第四百一十一 草木六

果下

櫻桃

果下

櫻 桃

糯 枣

柿

底栌树实

柿 盘

融峰梨

糯 枣

柿

底栌树实

柿 盘

融峰梨

六斤梨

紫花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 枣

胡榛子

酸 枣

蒲 萄

王母蒲萄

侯骚子

蒲 萄

王母蒲萄

侯骚子

蔓胡桃

仙树实

橄榄子

东荒栗

猴 栗

瓜

蔓胡桃

仙树实

橄欖子
東荒栗
猴栗
瓜
五色瓜
瓜惡香

菜

蔓菁
越蒜
五色瓜
瓜惡香

菜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蓼
芥菹
芥末
三蔬
菠蓼
芥菹
芥末
水韭
茄子樹
昆侖紫瓜
茄子故事
水韭
茄子樹
昆侖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儋崖瓠

叙竹类
涕 竹

竹

叙竹类
涕 竹

棘 竹

簔 筭 竹

□ 簔 竹

慈 竹

筋 竹

百叶竹

棘 竹

簔 筭 竹

□ 簔 竹

慈 竹

筋 竹

百叶竹

桃枝竹

瘦 竹

罗浮竹

童子寺竹

竹 花

桃枝竹

瘦 竹

罗浮竹

童子寺竹

竹 花

竹 药

竹 实

五谷

雨 稻

雨 粟

竹 药

竹 实

五谷

雨 稻
雨 粟
雨 麦
雕 葫
雨 谷
摇枝粟
凤冠粟
雨 麦
雕 葫
雨 谷
摇枝粟
凤冠粟
绕明豆
延精麦
紫沉麻
雨 五谷
野粟石壳
绕明豆
延精麦
紫沉麻
雨 五谷
野粟石壳
芋

雀 芋
甘 蔗

茶芽

叙 茶
获神茗
芋
雀 芋
甘 蔗

茶芽

叙 茶

获神茗
飧茗获报
消食茶
飧茗获报
消食茶

卷第四百一十三 草木八

芝菌蕈附

竹 芝

芝菌蕈附

楼阙芝

天尊芝

紫 芝

参成芝

夜光芝

隐晨芝

楼阙芝

天尊芝

紫 芝

参成芝

夜光芝

隐晨芝

凤脑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 芝

凤脑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 芝

木 芝

萤火芝

肉 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木 芝
萤火芝
肉 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异 菌
异 菌
石 菌
竹 肉
毒 菌
石 菌
竹 肉
毒 菌

苔

叙 苔
地 钱
蔓金苔
如莖苔

苔

叙 苔
地 钱
蔓金苔
如莖苔
石 发
瓦 松
瓦松赋
石 发
瓦 松
瓦松赋

卷第四百一十四 草木九

香药

茶茺香

三名香

香药

茶茺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 香

龙脑香

安息香

五名香

沉 香

龙脑香

安息香

一木五香

诃黎勒

白豆蔻

□齐香

一木五香

诃黎勒

白豆蔻

□齐香

无石子

紫 铤

阿 魏

荜 拔

无石子

紫 铤

阿 魏

荜 拔

胡 椒

阿勃参

山 薯

麻 黄

荜三棱

胡 椒

阿勃参

山 薯

麻 黄

荆三棱

服饵

服松脂

服饵

服松脂

饵松蕊

赐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 桂

饵松蕊

赐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 桂

饵柠实柠与楮同

服五味子

食 术

服桃胶

服地黄

饵柠实柠与楮同

服五味子

食 术

服桃胶

服地黄

服远志

服天门冬

饮菊潭水

饮甘菊谷水

服远志

服天门冬

饮菊潭水

饮甘菊谷水

食黄精

食黄精

卷第四百一十五 草木十

木怪

张叔高

木怪

张叔高

陆敬叔

聂友

董奇

陆敬叔

聂友

董奇

赵翼

魏佛陀

临淮将

赵翼

魏佛陀

临淮将

崔导

贾秘

崔导

贾秘

薛弘机

薛弘机

卢虔

僧智通

卢虔

僧智通

江夏从事

江夏从事

卷第四百一十六 草木十一

木怪下

奚 宽
吴 偃

木怪下

奚 宽
吴 偃

董 观

京洛士人

董 观

京洛士人

江 叟

江 叟

花卉怪

龙蛇草

花卉怪

龙蛇草

鲜卑女

蕨 蛇

芥 虫

鲜卑女

蕨 蛇

芥 虫

崔玄微

崔玄微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智𪔐

邓 珪

僧智𪔐

邓 珪

刘 皂

田 布
刘 皂
田 布
梁 生
苏昌远

药怪

上党人
梁 生
苏昌远

药怪

上党人
田登娘
赵 生
田登娘
赵 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豫章人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龙一

苍 龙
曹 凤
张鲁女
苍 龙
曹 凤
张鲁女
江陵姥
甘 宗
南_郢国
龙 场

江陵姥
甘 宗
南^郢国
龙 场
五色石
震泽洞
五色石
震泽洞
梁武后
刘 甲
梁武后
刘 甲
宋 云
蔡 玉
李 靖
宋 云
蔡 玉
李 靖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龙二

柳 毅
柳 毅

卷第四百二十 龙三

俱名国
俱名国
释玄照
释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王景融
凌波女
陶 岷
陶 岷
齐 澣
齐 澣

沙州黑河

沙州黑河

兴庆池龙

井 龙

旃 然

兴庆池龙

井 龙

旃 然

龙 门

龙 门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龙四

萧 昕

萧 昕

遗尺潭

刘贯词

遗尺潭

刘贯词

韦 氏

韦 氏

任 頊

任 頊

赵齐嵩

赵齐嵩

第十一册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龙五

许汉阳

许汉阳

刘禹锡

刘禹锡

周 邯

周 邯

资州龙

资州龙

韦思恭

卢元裕

韦思恭

卢元裕

卢 翰

李 修

韦 宥

卢 翰

李 修

韦 宥

尺 木

史氏子

尺 木

史氏子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六

卢君畅

元义方

卢君畅

元义方

平昌井

虎头骨

法喜寺

平昌井

虎头骨

法喜寺

龙 庙

蒙龙者

孔 威

龙 庙

蒙龙者

孔 威

华阴湫

华阴湫

崔道枢

崔道枢

金龙子
黄 驯
临汉豕
金龙子
黄 驯
临汉豕
烧 龙
柳 翁
烧 龙
柳 翁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龙七

阎浮龙
吴山人
阎浮龙
吴山人
白将军
温 媪
柳子华
白将军
温 媪
柳子华
斑 石
张公洞
斑 石
张公洞
五台山池
张 老
费鸡师
五台山池
张 老
费鸡师
汾水老姥
李 宣
汾水老姥

李 宣

濠阳湫

盐井龙

濠阳湫

盐井龙

尹 皓

尹 皓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龙八

龙

张 温

龙

张 温

郭彦郎

王宗郎

犀浦龙

井 鱼

郭彦郎

王宗郎

犀浦龙

井 鱼

安天龙

曹 宽

安天龙

曹 宽

梦青衣

蛟

汉武白蛟

浔阳桥

王 述

梦青衣

蛟

汉武白蛟

浔阳桥

王 述

王 植
王 植
陆社儿
长沙女
陆社儿
长沙女
苏 颢
斗 蛟
洪氏女
苏 颢
斗 蛟
洪氏女
洪 贞
老 蛟
洪 贞
老 蛟
武休潭
伐 蛟
武休潭
伐 蛟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 虎
白 虎
汉景帝
种 僮
封 邵
亭 长
汉景帝
种 僮
封 邵
亭 长
严 猛
袁 双
吴道宗

严 猛

袁 双

吴道宗

牧牛儿

师道宣

谢 允

牧牛儿

师道宣

谢 允

郑 袭

刘广雅

郑 袭

刘广雅

易 拔

萧 泰

黄 乾

易 拔

萧 泰

黄 乾

酋耳兽

虎 塔

傅黄中

郴州佐史

酋耳兽

虎 塔

傅黄中

郴州佐史

巴 人

峡口道士

巴 人

峡口道士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费 忠

费 忠

虎 妇

稽 胡

虎 妇

稽 胡

碧 石

碧 石

竈 啗虎

李 徵

竈 啗虎

李 徵

天宝选人

天宝选人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 旻

斑 子

裴 旻

斑 子

刘 荐

勤 自励

刘 荐

勤 自励

宣州儿

宣州儿

笛 师

张 竭忠

笛 师

张 竭忠

裴 越客

裴 越客

卢 造

卢 造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张 鱼舟

张 鱼舟

申屠澄

申屠澄

丁岩

丁岩

王用

王用

张逢

张逢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李奴

马拯

李奴

马拯

张昇

张昇

杨真

王居贞

杨真

王居贞

归生

郑思远

归生

郑思远

李琢

谯本

李琢

谯本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蔺庭雍

李大可

蔺庭雍

王太

王太

荊州人

刘 老

荊州人

刘 老

虎 妇

赵 侗

虎 妇

赵 侗

周 义

周 义

中朝子

中朝子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松阳人

松阳人

南阳士人

南阳士人

虎恤人

虎恤人

范 端

范 端

石井崖

械 虎

石井崖

械 虎

商山路

陈 褒

商山路

陈 褒

食 虎

周 雄

食 虎

周 雄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张俊
张俊
浚阳猎人

柳并
浚阳猎人

柳并

僧虎

僧虎

王瑶

刘牧

王瑶

刘牧

姨虎

崔韬

姨虎

崔韬

王行言

王行言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牛

牛

金牛

金牛

银牛

青牛

又牛

斗牛

银牛

青牛

又牛

斗牛

潜牛

凉州人牛

洛水牛

潜 牛
凉州人牛
洛水牛

牛拜

桓 冲
光禄屠者
朱氏子

牛拜

桓 冲
光禄屠者
朱氏子

牛偿债

卞士瑜
路伯达
戴 文

牛偿债

卞士瑜
路伯达
戴 文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牛伤人

邵桃根

牛异

洛下人
甯 茵

牛伤人

邵桃根

牛异

洛下人
甯 茵
仲小小

仲小小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马

马

周穆王八骏

汉文帝九逸

隋文帝狮子驄

周穆王八骏

汉文帝九逸

隋文帝狮子驄

唐玄宗龙马

唐玄宗龙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驄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驄

曹 洪

司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宝

曹 洪

司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宝

张纳之

宋 察

舞 马

张纳之

宋 察

舞 马

续 坤

续 坤

杨翁佛别鸟语

季 南

杨翁佛别鸟语

季 南

赵 固

韩 晞

江东客马

赵 固

韩 晞

江东客马

陈 璋

陈 璋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马

卢从事

马

卢从事

韦有柔

吴宗嗣

孙汉威

韦有柔

吴宗嗣

孙汉威

于 远

于 远

张 全

王 武

张 全

王 武

韦 玼

骆驼

明 驼

韦 玼

骆驼

明 驼

知水脉

风脚驼
两脚驼
白骆驼

骡

白 骡
知水脉
风脚驼
两脚驼
白骆驼

骡

白 骡
推磨骡

驴

僧 朗
厌达国
村人供僧
张 高
推磨骡

驴

僧 朗
厌达国
村人供僧
张 高
东市人
东市人
贺世伯
王 甲
贺世伯
王 甲
汤安仁
汤安仁
王 薰
王 薰

犬上

华 隆
杨 生

犬上

华 隆
杨 生
崔仲文
张 然
崔仲文
张 然
杨 褒
郑 韶
杨 褒
郑 韶
柳 超
姚 甲
柳 超
姚 甲
刘巨麟
章 华
刘巨麟
章 华
范 翊
郭 钊
范 翊
郭 钊
卢 言
赵 叟
卢 言
赵 叟
陆 机
石玄度
陆 机
石玄度

齐 琼
石从义
齐 琼
石从义
田 招
裴 度
田 招
裴 度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坚
王 瑚
李 德
温敬林
李叔坚
王 瑚
李 德
温敬林
庾 氏
沈 霸
田 琰
庾 氏
沈 霸
田 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 义
王仲文
崔惠童

李 义

胡志忠

胡志忠

韩 生

韩 生

杜修己

杜修己

袁继谦

袁继谦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羊

月氏稍割

西域大羊

羊

月氏稍割

西域大羊

罽宾青羊

齐讼者

梁 文

顾 霈

罽宾青羊

齐讼者

梁 文

顾 霈

潘 果

李审言

潘 果

李审言

杨 氏

陈正观

安 甲

杨 氏

陈正观

安 甲

豕

燕 相
杜 愿
都 末

豕

燕 相
杜 愿
都 末
刘 胡
耿伏生
刘 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李校尉
汤 应
安阳书生
汤 应
安阳书生
吴郡士人
晋州屠儿
吴郡士人
晋州屠儿
元 佶
崔日用
元 佶
崔日用
李 汾
李 汾
徐州军人
徐州军人

卷第四百四十 畜兽七

猫

猫

唐道袭

卖醋人
归 系

鼠

唐道袭
卖醋人
归 系

鼠

王周南
终 祚
王周南
终 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 密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 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萧悉达
蔡喜夫
茅崇丘
萧悉达
逆旅道士
李 测
逆旅道士
李 测
天宝^弘骑
毕 杭
天宝^弘骑
毕 杭
崔怀疑
李 甲
崔怀疑

李 甲
王 縉
郗士美
李知微
王 縉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卢 嵩
建康人
卢 嵩
柴再用
苏长史
卢 枢
柴再用
苏长史
卢 枢
朱 仁
李昭嘏
朱 仁
李昭嘏

鼠狼

张文蔚

鼠狼

张文蔚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狮子

魏武帝

狮子

魏武帝

后魏庄帝

杂 说

犀

通天犀

杂 说
后魏庄帝
杂 说

犀

通天犀
杂 说

象

白 象
阆州莫徭

象

白 象
阆州莫徭
华容庄象
华容庄象
安南猎者
安南猎者
淮南猎者
淮南猎者
蒋 武
蒋 武
杂 说
杂 说

杂兽

萧志忠

杂兽

萧志忠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兽九

狼

狼 狈

狼

狼 狈
狼 豕
冀州刺史子
王 含

狼 冢
冀州刺史子
王 含
正平县村人
正平县村人
张某妻

熊

子 路
张某妻

熊

子 路
昇平入山人
黄 秀

狸

董仲舒
昇平入山人
黄 秀

狸

董仲舒
张 华
张 华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刘伯祖
吴兴田父
刘伯祖
吴兴田父
孙 乞
黄 审
留元寂
孙 乞
黄 审

留元寂
郑氏子
晋阳民家
郑氏子
晋阳民家

狷

费 秘
许钦明客
戏场狷

狷

费 秘
许钦明客
戏场狷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兽十

麇

吴 唐

麇

吴 唐
李 婴

獐

刘 憺

鹿

苍 鹿
李 婴

獐

刘 憺

鹿

苍 鹿
科 藤
铜 环
鹿 马
紫 石
科 藤
铜 环

鹿 马
紫 石
陆绍弟
唐玄宗
陆绍弟
唐玄宗
彭 世
鹿 娘
彭 世
鹿 娘
张盍蹋
车 甲
嵩山老僧
张盍蹋
车 甲
嵩山老僧
王 祐
王 祐
杂 说

兔

岚 州
杂 说

兔

岚 州
杨 迈
杨 迈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兽十一

猿上

白 猿
周 群

猿上

白 猿
周 群
猓 国

欧阳纥

猓 国

欧阳纥

陈 岩

陈 岩

魏元忠

魏元忠

韦虚己子

王长史

韦虚己子

王长史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兽十二

猿中

张 铤

猿中

张 铤

杨 叟

杨 叟

孙 恪

孙 恪

崔 商

崔 商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兽十三

猿下

楚江渔者

猿下

楚江渔者

王仁裕

王仁裕

猕猴

翟 昭

猕猴

翟 昭

徐寂之

张寓言

徐寂之

张寓言

薛放曾祖

薛放曾祖

杨于度

杨于度

猕 猴

猩猩

好 酒

能 言

猕 猴

猩猩

好 酒

能 言

焦 封

焦 封

猱然

猱

猱然

猱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说 狐

瑞 应

周文王

说 狐

瑞 应

周文王

汉广川王

陈 羨

管 辂

汉广川王

陈 羨

管 辂

习凿齿

陈 斐

习凿齿

陈 斐

孙 岩

夏侯藻

孙 岩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齐后主

宋大贤

长孙无忌

胡道洽

北齐后主

宋大贤

长孙无忌

狐 神

张 简

僧服礼

狐 神

张 简

僧服礼

上官翼

上官翼

大安和尚

大安和尚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项生

王义方

何让之

李项生

王义方

何让之

沈东美

沈东美

杨伯成

杨伯成

叶法善

叶法善

刘 甲

李参军

刘 甲

李参军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郑宏之

郑宏之

汧阳令

汧阳令

李元恭

李元恭

焦练师

焦练师

李 氏

李 氏

韦明府

韦明府

林景玄

林景玄

谢混之

谢混之

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王 苞

唐参军

王 苞

唐参军

田氏子

徐 安

田氏子

徐 安
靳守贞
靳守贞
严 谏
韦参军
严 谏
韦参军
杨氏女
杨氏女
薛 迴
辛替否
代州民
薛 迴
辛替否
代州民
祁县民
张 例
祁县民
张 例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冯 玠
贺兰进明
冯 玠
贺兰进明
崔 昌
长孙甲
崔 昌
长孙甲
王 老
刘众爱
王 老
刘众爱
王 黯
王 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甌生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甌生

王璿

李 磨

王 璿

李 磨

李 揆

李 揆

宋 溥

僧晏通

宋 溥

僧晏通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 氏

任 氏

李 萼

李 萼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 生

王 生

李自良

李自良

李令绪

李令绪

裴少尹

裴少尹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张简栖

张简栖

薛 夔

计 真
薛 夔
计 真
刘元鼎
张立本
刘元鼎
张立本
姚 坤
姚 坤
尹 瑗
尹 瑗
韦氏子
韦氏子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张直方
张直方
张 谨
张 谨
咎 规
狐 龙
咎 规
狐 龙
沧渚民
民 妇
沧渚民
民 妇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 然
蛇 丘
率 然
蛇 丘
昆仑西北山
绿 蛇
报冤蛇

毒 蛇
种黍来蛇
昆仑西北山
绿 蛇
报冤蛇
毒 蛇
种黍来蛇
蚺 蛇
又
蚺蛇胆
鸡冠蛇
爆身蛇
蚺 蛇
又
蚺蛇胆
鸡冠蛇
爆身蛇
黄领蛇
蓝 蛇
巴 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 回
黄领蛇
蓝 蛇
巴 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 回
蜀五丁
昭灵夫人
张 宽
奚 武
蜀五丁

昭灵夫人

张 宽

窦 武

楚王英女

张承母

楚王英女

张承母

冯 緄

魏 舒

杜 预

冯 緄

魏 舒

杜 预

吴 猛

颜 含

司马轨之

又

章 苟

吴 猛

颜 含

司马轨之

又

章 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门山

天门山

忻州刺史

忻州刺史

余干县令

王真妻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 觀

朱 觀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 山

秦 瞻

广州人

蒙 山

秦 瞻

广州人

袁玄瑛

薛 重

袁玄瑛

薛 重

顾 楷

树提家

隋炀帝

顾 楷

树提家

隋炀帝

兴福寺

张骑士

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贞

又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崇贞

又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春

李林甫

韦子春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

无畏师

张 镐

天宝樵人

无畏师

张 镐

毕乾泰

杜 晔

毕乾泰

杜 晔

海州猎人

海州猎人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担 生

李舟弟

担 生

嵩山客

嵩山客

邓 甲

邓 甲

苏 闰

苏 闰

利州李录事

咎 老
利州李录事

咎 老

冯 但

陆 绍

郑 翬

张蠡子

冯 但

陆 绍

郑 翬

张蠡子

选仙场

狗仙山

选仙场

狗仙山

李 黄

李 黄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卫中丞姊

僧令因

卫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贫民

蒲州人

相魏贫民

番禺书生

郫县民

游 邵

番禺书生

郫县民

游 邵

成 汭

孙光宪

成 洵
孙光宪
朱汉宾
牛存节
水清池
朱汉宾
牛存节
水清池
王思同
徐 坦
王思同
徐 坦
张 氏
又
顾 遂
张 氏
又
顾 遂
瞿塘峡
靳 老
瞿塘峡
靳 老
景 焕
舒州人
贾 潭
姚 景
景 焕
舒州人
贾 潭
姚 景
王 稔
安陆人
王 稔
安陆人

第十二册

卷第四百六十 禽鸟一

凤鸾附

旃涂国

凤鸾附

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鸾

鹤

徐 爽 鹤

鸾

鹤

徐 爽 鹤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裴 沆

裴 沆

又

鹄

苏 琼

又

鹄

苏 琼

鹦鹉

张 华

鹦鹉救火

雪衣女

鸚鵡

张 华

鸚鵡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

刘潜女

鷹

楚文王

刘 聿

邺郡人

鷹

楚文王

刘 聿

邺郡人

鵒

魏公子

鵒

宝观寺

落雁殿

鵒

魏公子

鵒

宝观寺

落雁殿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鸟二

孔雀

交 趾

孔雀

交 趾

罗 州

王 轩

罗 州

王 轩

燕

汉 燕
胡 燕
千岁燕
晋 瑞

燕

汉 燕
胡 燕
千岁燕
晋 瑞
元道康
元道康
范 质

鸛 鸛

飞 数
飞南向
吴楚鸛 鸛
范 质

鸛 鸛

飞 数
飞南向
吴楚鸛 鸛

鸛

知太岁
又
张 颢
条支国

鸛

知太岁
又
张 颢
条支国
黎景逸
张昌期
崔圆妻

黎景逸

张昌期

崔圆妻

乾陵

鸽信

鸡

陈仓宝鸡

楚鸡

乾陵

鸽信

鸡

陈仓宝鸡

楚鸡

卫女

长鸣鸡

沉鸣鸡

卫女

长鸣鸡

沉鸣鸡

孙休

吴清

广州刺史

孙休

吴清

广州刺史

祝鸡公

朱综

代郡亭

祝鸡公

朱综

代郡亭

高疑

天后

卫镐

合肥富人

高 嶷

天 后

卫 镐

合肥富人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鸟三

鹅

史 悝

鹅

史 悝

姚 略

鹅 沟

祖录事

姚 略

鹅 沟

祖录事

周氏子

平固人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斗鹅

鸭

鹭

冯 法

钱塘士人

海陵斗鹅

鸭

鹭

冯 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黎州白鷺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鸛 鵒

勾 足

能 言

桓 豁

广陵少年

鸛 鵒

勾 足

能 言

桓 豁

广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 宣

乌

越乌台

何潜之

雀

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 宣

乌

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乌君山

魏 伶

魏 伶

三足乌

李 纳

吕生妻
三足乌
李 纳
吕生妻
梁 祖

泉

鸣 泉
鸱
又
梁 祖

泉

鸣 泉
鸱
又
鸱鸢目夜明
又
夜行游女
鸱鸢目夜明
又
夜行游女
襍 泉
张率更
雍州人
韦 颢
襍 泉
张率更
雍州人
韦 颢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鸟四

飞涎鸟

飞涎鸟

精 卫

仁 鸟

翟

韩 朋
精 卫
仁 鸟

翟

韩 朋
带 箭
细 鸟

王母使者

带 箭
细 鸟

王母使者

鸳 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 氏

鸳 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 氏

漱金鸟

鹭

营道令

漱金鸟

鹭

营道令

纸鸢化鸟

鸬

戴文谋

瑞 鸟

纸鸢化鸟

鸬

戴文谋

瑞 鸟

报春鸟

冠 鳧

秦吉了

韦氏子

报春鸟

冠 鳧

秦吉了

韦氏子

鸟 贼

鸟 省

刘景阳

食蝗鸟

鸟 贼

鸟 省

刘景阳

食蝗鸟

卢 融

张 氏

王 绪

武功大鸟

鸛鵒

卢 融

张 氏

王 绪

武功大鸟

鸛鵒

吐绶鸟

杜 鹃

蚊母鸟

桐花鸟

真腊国大鸟

吐绶鸟

杜 鹃

蚊母鸟

桐花鸟

真腊国大鸟

百舌

鹳

甘虫

戴胜

百舌

鹳

甘虫

戴胜

北海大鸟

鸦

仙居山异鸟

北海大鸟

鸦

仙居山异鸟

莺

莺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东海大鱼

鼉鱼

东海大鱼

鼉鱼

南海大鱼

鲸鱼

鲤鱼

南海大鱼

鲸鱼

鲤鱼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鲮

鰐鱼

吴余鲩鱼

海 鲮

鰕 鱼

吴余鲩鱼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骨 雷

彭 蛸

鲛 鱼

鲛 鱼

骨 雷

彭 蛸

鲛 鱼

鲛 鱼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

鰕 鰕 鱼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

鰕 鰕 鱼

鲫 鱼

鲮 鱼

黄 缸 鱼

蟮 蟮

鲫 鱼

鲮 鱼

黄魮鱼

蠍蠍

海 燕

蛟 鱼

海 燕

蛟 鱼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峰州鱼

海 虾

峰州鱼

海 虾

瓦屋子

印 鱼

石斑鱼

井 鱼

瓦屋子

印 鱼

石斑鱼

井 鱼

异 鱼

螃蟹

鳎 鱼

玳 瑁

海 术

异 鱼

螃蟹

鳎 鱼

玳 瑁

海 术

海 镜

水 母

海 镜

水 母

蟹

百足蟹
蟪 蟹
蛄 鱼
鸚鵡螺
红 螺
蟹
百足蟹
蟪 蟹
蛄 鱼
鸚鵡螺
红 螺
鸯 龟
鯢 鱼
鲙 鱼
飞 鱼
虎 蟹
鸯 龟
鯢 鱼
鲙 鱼
飞 鱼
虎 蟹
螻 螻
赤鯢公
雷穴鱼
虬 尾
牛 鱼
螻
赤鯢公
雷穴鱼
虬 尾
牛 鱼
螻 □
奔鯀
系 臂

鸡嘴鱼

剑 鱼

蝥 口

奔 鯀

系 臂

鸡嘴鱼

剑 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

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 鯨

东海人

夏 鯨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 玄

介 象

龙 门

池中鱼

葛 玄

介 象

龙 门

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

阴 火
裴 佁
通川河
行海人
阴 火
裴 佁
王旻之
王旻之
韩 愈
郾乡民
韩 愈
郾乡民
赤岭溪
赤岭溪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水怪

鲛
桓 冲
李 汤
鲛
桓 冲
李 汤
齐 澣
齐 澣
子英春
洛水竖子
魍 鬼
子英春
洛水竖子
魍 鬼
罗州赤鰲
韩 珣
封令禎
凝真观
罗州赤鰲

韩 珣
封令禎
凝真观
蜀江民
张胡子
柏 君
叶朗之
蜀江民
张胡子
柏 君
叶朗之
柳宗元
柳宗元
王 瑶
柳 沂
王 瑶
柳 沂
崔 棣
染 人
海上人
崔 棣
染 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法聚寺僧
李延福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水族为人

子 路
长水县
子 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
姑苏男子

永康人

王 素

永康人

王 素

费长房

张 福

丁 初

费长房

张 福

丁 初

谢 非

顾保宗

谢 非

顾保宗

武昌民

寡妇严

尹 儿

武昌民

寡妇严

尹 儿

广陵王女

杨丑奴

广陵王女

杨丑奴

谢 宗

谢 宗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水族为人

张 方

锺 道

张 方

锺 道

晋安民

刘万年

微生亮

晋安民

刘万年

微生亮

芦塘

彭城男子

芦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 奂

朱法公

王 奂

蔡 兴

李 增

萧 腾

蔡 兴

李 增

萧 腾

柳 镇

柳 镇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

长须国

长须国

卷第四百七十 水族七水族为人

李 鹍

李 鹍

谢 二

谢 二

荆州渔人

刘 成

荊州漁人

刘 成

薛二娘

薛二娘

赵平原

赵平原

高 昱

高 昱

僧法志

僧法志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为人

邓元佐

水族为人

邓元佐

姚 氏

宋 氏

姚 氏

宋 氏

史氏女

渔 人

史氏女

渔 人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宋土宗母

宣骞母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宋土宗母

宣骞母

江州人

独 角

薛 伟

江州人

独 角

薛 伟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龟

陶唐氏

禹

葛 洪

陶唐氏

禹

葛 洪

张广定

赣县吏

郗世了

张广定

赣县吏

郗世了

孟彦晖

营 陵

兴业寺

唐太宗

孟彦晖

营 陵

兴业寺

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

宁晋民

宁晋民

史 论

徐 仲

高崇文
汴河贾客
史 论
徐 仲
高崇文
汴河贾客
南 人
阎居敬
池州民
南 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 宗
李 宗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蛾 射
化 蝉
揖怒蛙
蛾 射
化 蝉
揖怒蛙
怪 哉
小 虫
蒋 虫
怪 哉
小 虫
蒋 虫
园 客
乌衣人
园 客
乌衣人
朱诞给使
朱诞给使
葛辉夫

蠓 蜓
肉 芝
千岁蝙蝠
蝇触帐
葛辉夫
蠓 蜓
肉 芝
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 蜢
苍梧虫
蚱 蜢
施子然
庞 企
蟾 蜍
施子然
庞 企
蟾 蜍
蝇 赦
发 妖
桓 谦
蝇 赦
发 妖
桓 谦
青 蜓
朱 诞
白 蚓
王 双
青 蜓
朱 诞
白 蚓
王 双

胡 充
卢 汾
胡 充
卢 汾
来君绰
来君绰
传 病
滕庭俊
传 病
滕庭俊
张思恭
张思恭

蝗

冷 蛇
李 揆

蝗

冷 蛇
李 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树 蚓

主簿虫

朱牙之

树 蚓

木师古

木师古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淳于棼

淳于棼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虫四

赤腰蚁

苏 湛

赤腰蚁

苏 湛

石 宪
石 宪
王 叟
步 蚓
守 宫
王 叟
步 蚓
守 宫
冉 端
冉 端
蚓 齿
韦 君
蚓 齿
韦 君
陆 颞
陆 颞

卷第四百七十七 昆虫五

张 景
张 景
蛇 医
山蜘蛛
蛇 医
山蜘蛛
虫 变
蝎 化
虱建草
法 通
虫 变
蝎 化
虱建草
法 通
登封土人
虱 征
壁 镜

登封士人

虱 征
壁 镜
大 蝎
红蝙蝠
青 蚨
滕王图
异 蜂
大 蝎
红蝙蝠
青 蚨
滕王图
异 蜂
寄 居
异 虫
蝇
壁 鱼
寄 居
异 虫
蝇
壁 鱼
天牛虫
白蜂巢
毒 蜂
竹 蜂
水 蛆
水 虫
天牛虫
白蜂巢
毒 蜂
竹 蜂
水 蛆
水 虫
抱 抢

避役

蠍蝮

灶马

谢豹

抱抢

避役

蠍蝮

灶马

谢豹

碎车虫

度古

雷蜺

腹育

蛱蝶

碎车虫

度古

雷蜺

腹育

蛱蝶

蚁

蚁楼

蚁

蚁楼

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虫六

饭化

蜈蚣气

蠨螋

饭化

蜈蚣气

蠨螋

颠当

螺赢

沙虱

水弩

顛 当
螺 羸
沙 虱
水 弩
徐玄之
徐玄之
短 狐
蜘蛛怨
短 狐
蜘蛛怨
蜥 蜴
殷 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虫
蜥 蜴
殷 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虫
诺 龙
诺 龙

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虫七

蚁 子
蛙 蛤
金龟子
蚁 子
蛙 蛤
金龟子
海 山
蜈 蚣
蚊 翼
壁 虱
海 山
蜈 蚣
蚊 翼

虱 虫 女 虫 女
白 蚕 白 蚕
砂 俘 效
砂 俘 效
舍 毒
老 蛛
舍 毒
老 蛛
李 禅
蝗 化
水 蛙
蚓 疮
李 禅
蝗 化
水 蛙
蚓 疮
蜂 余
熊 迺
蜂 馱
熊 迺
蠡 斯
蚋 化
蠡 斯
蚋 化

卷第四百八十 蛮夷一

四方蛮夷
无启民
帝女子泽
四方蛮夷
无启民
帝女子泽

毛 人
軒轅國
白民國
歐 絲
轅 沐國
毛 人
軒轅國
白民國
歐 絲
轅 沐國
泥 雜國
然 丘
泥 雜國
然 丘
盧扶國
浮折國
頻 斯
盧扶國
浮折國
頻 斯
吳明國
吳明國
女蠻國
都 播
女蠻國
都 播
骨 利
突 厥
又
骨 利
突 厥
又
吐 蕃
西北荒

鹤 民
吐 蕃
西北荒
鹤 民
又
契 丹
沃 沮
又
契 丹
沃 沮
焦 饶
焦 饶

卷第四百八十一 蛮夷二

新 罗
新 罗
东女国
东女国
廩 君
廩 君
大食国
私阿修国
大食国
私阿修国
俱振提国
牂 牁
龟 兹
俱振提国
牂 牁
龟 兹
乾陀国
乾陀国

卷第四百八十二 蛮夷三

苗 民
奇 肱

苗 民
奇 肱
西北荒小人
于 阇
乌 苌
汉槃陀国
西北荒小人
于 阇
乌 苌
汉槃陀国
苏都识匿国
马 留
武宁蛮
悬渡国
飞头獠
苏都识匿国
马 留
武宁蛮
悬渡国
飞头獠
蹄 羌
扶 楼
蹄 羌
扶 楼
交 趾
南 越
尺 郭
顿 逊
交 趾
南 越
尺 郭
顿 逊
堕婆登国
哀牢夷

诃陵国

真腊国

堕婆登国

哀牢夷

诃陵国

真腊国

留仇国

木客

缴濮国

木饮州

留仇国

木客

缴濮国

木饮州

阿萨部

孝忆国

婆弥烂国

阿萨部

孝忆国

婆弥烂国

拔拔力国

昆吾

绣面獠子

五溪蛮

拔拔力国

昆吾

绣面獠子

五溪蛮

堕雨儿

堕雨儿

卷第四百八十三 蛮夷四

狗国

狗国

南蛮

缚妇民

南 蛮

缚妇民

南海人

日 南

拘弥国

南海人

日 南

拘弥国

南 诏

南 诏

獠 妇

南中僧

番 禺

獠 妇

南中僧

番 禺

岭南女工

芋 羹

岭南女工

芋 羹

蜜 唧

南 州

蜜 唧

南 州

卷第四百八十四 杂传记一

李娃传

李娃传

卷第四百八十五 杂传记二

东城老父传陈鸿撰

东城老父传陈鸿撰

柳氏传许尧佐撰

柳氏传许尧佐撰

卷第四百八十六 杂传记三

长恨传陈鸿撰

长恨传陈鸿撰

无双传薛调撰

无双传薛调撰

卷第四百八十七 杂传记四

霍小玉传蒋防撰

霍小玉传蒋防撰

卷第四百八十八 杂传记五

莺莺传元稹撰

莺莺传元稹撰

卷第四百八十九 杂传记六

周秦行记牛僧孺撰

周秦行记牛僧孺撰

冥音录

冥音录

卷第四百九十 杂传记七

东阳夜怪录

东阳夜怪录

卷第四百九十一 杂传记八

谢小娥传李公佐撰

谢小娥传李公佐撰

杨娼传房千里撰

杨娼传房千里撰

非烟传皇甫枚撰

非烟传皇甫枚撰

卷第四百九十二 杂传记九

灵应传

灵应传

卷第四百九十三 杂录一

夏侯亶

王 肃

夏侯亶

王 肃

李延寔

李义琛
李延寔
李义琛
刘 龙
裴玄智
刘 龙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迟敬德
度支郎
虞世南
尉迟敬德
虞世基
来 恒
欧阳询
许敬宗
元万顷
虞世基
来 恒
欧阳询
许敬宗
元万顷
郭务静
唐 临
苏瓌李峤子
娄师德
郭务静
唐 临
苏瓌李峤子
娄师德
李 晦
宋之问
李 晦

宋之问

陆元方

陈希闵

李 详

陆元方

陈希闵

李 详

卷第四百九十四 杂录二

房光庭

房光庭

崔思兢

崔思兢

崔 湜

吕太一

许诚言

杜 丰

崔 湜

吕太一

许诚言

杜 丰

修武县民

修武县民

李元鼎

王 琚

李元鼎

王 琚

李適之

白履忠

夜明帘

李適之

白履忠

夜明帘

班景倩

薛令之

班景倩

薛令之

卷第四百九十五 杂录三

宇文融

哥舒翰

宇文融

哥舒翰

崔隐甫

萧 嵩

崔隐甫

萧 嵩

陈怀卿

邹凤炽

陈怀卿

邹凤炽

高力士

王 维

高力士

王 维

史思明

豆 谷

润州楼

史思明

豆 谷

润州楼

丘 为

裴 佶

李抱贞

丘 为

裴 佶

李抱贞

杨志坚

杨志坚

卷第四百九十六 杂录四

赵存
赵存
严震
严杞
卢皋
韦杞
卢皋
韦畅
陆畅
马畅
吴凑
袁修
陆畅
马畅
吴凑
袁修
李勉
于公异
邢君牙
李勉
于公异
邢君牙
张造
吕元膺
张造
吕元膺
李章武
元稹
李章武
元稹
于顼
薛尚衍
于顼
薛尚衍

卷第四百九十七 杂录五

高 逞

吕元膺

高 逞

吕元膺

王 锷

江西驿官

王 锷

江西驿官

王仲舒

周 愿

张 荐

莲花漏

唐 衢

王仲舒

周 愿

张 荐

莲花漏

唐 衢

脂粉钱

韦执谊

李光颜

李 益

脂粉钱

韦执谊

李光颜

李 益

吴武陵

韦乾度

吴武陵

韦乾度

赵宗儒

席 夔

刘禹锡

赵宗儒

席夔

刘禹锡

滕迈

滕迈

卷第四百九十八 杂录六

李宗闵

李宗闵

冯宿

冯宿

李回

周复

杨希古

李回

周复

杨希古

刘禹锡

刘禹锡

催阵使

催阵使

李群玉

温庭筠

李群玉

温庭筠

苗耽

裴勋

苗耽

裴勋

邓敞

邓敞

卷第四百九十九 杂录七

崔铉

崔铉

王铎

李蟪

韦保衡

王 铎

李蟪

韦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群 卢弘正

衲衣道人

路群 卢弘正

毕 诚

李师望

高 骈

毕 诚

李师望

高 骈

韦 宙

王氏子

刘 蛻

韦 宙

王氏子

刘 蛻

皮日休

郭使君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权

李德权

卷第五百 杂录八

孔 纬

李克助

孔 纬

李克助

京都儒士

京都儒士

孟 乙

孟 乙

振武角抵人

赵 崇

韩 偓

振武角抵人

赵 崇

韩 偓

薛昌绪

薛昌绪

姜太师

康义诚

姜太师

康义诚

高季昌

沈尚书妻

高季昌

沈尚书妻

杨 蘧

袁继谦

杨 蘧

袁继谦

帝 昶

帝 昶

太平广记表

太平广记引用书目

太平广记

(第一册)

中华书局

卷第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广成子 黄安 孟岐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天然，见于李家，犹以李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盖神灵之属。或云，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或云，其母无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

或云，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颡项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也。

老子

老子姓李，名重耳，字伯阳，是春秋时代楚国苦县曲仁里人。传说他的母亲有一次看见空中大流星飞过后就怀了身孕。虽然是禀受上界的神灵之气，但因降生在李家，所以老子还是姓了凡人的李氏。有人说，老子生于开天辟地之前。有人说，老子是天的精灵神魄，本身就是神灵一类。又有人说，老子的母亲怀了他七十二年才生他，出生的时候，是剖开左腋出来的，一出生就已白发苍苍，所以才名叫老子。有人说，老子的母亲没有丈夫，他是随母亲娘家而姓李的。也有人说，老子的母亲碰巧是在李树下生了老子，老子一出生就能说话，指着李树说：“就用它作我的姓吧。”

还有人说，老子在上三皇时是玄中法师，下三皇时是金阙帝君，伏羲时是郁华子，神农时是九灵老子，祝融时是广寿子，黄帝时是广成子，颛顼时是赤精子，帝喾时是禄图子，尧时是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是真行子，商汤时是锡则子，周文王时是文邑先生。还有一种说法，说老子是周文王的守藏史。有的说，老子在越国就是范蠡，在齐国就是鸱夷子，在吴国就是陶朱公。这些传说在各种书籍中都有记载，但都不是出自正式的神仙经书，不能作为依据。

葛稚川云：“洪以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当无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劳，背清澄而入臭浊，弃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乏？是以伏羲以来，至于三代，显名道术，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学之徒，好奇尚异，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说。其实论之，老子盖得道之尤精者，非异类也。”

“按《史记》云，老子之子名宗，事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孙瑕，仕于汉。瑕子解，为胶西王太傅，家于齐。则老子本神灵耳，浅见道士，欲以老子为神异，使后代学者从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长生之可学也。何者？若谓老子是得道者，则人必勉力竞慕；若谓是神灵异类，则非可学也。”

“或云：老子欲西度关，关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从之问道。老子惊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号。亦不然也。今按《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老子未入关时，固已名聃矣。老子数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尔者，按《九宫》及《三五经》及《元辰经》云：‘人生各有厄会，到其时，若易名字，以随元气之变，则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余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会非一，是以名稍多耳。”

晋代葛洪曾说：“我认为老子如果真是上天的精灵神仙，就会世世代代都出现在人间，放弃他尊贵的身份而混迹于凡夫俗子之中，放弃神仙的安逸而专门从事人间辛劳的工作，背离清明高洁的神界而进入庸俗龌龊的人间，抛弃天界的官位而接受人间的封爵。自有天地以来就有道术，修炼道术的人，什么时候间断过呢？所以从伏羲以来，到夏、商、周三代，著名的道家世代都有，何必总是一个老子呢？这都是因为后来的一些学道的人们，喜欢奇闻异说，为了推崇老子而编

造了那些离奇的说法罢了。实事求是地说，老子就是在研究道上成果最突出的一个人，而绝不是什么神仙异类。

“根据《史记》上记载，老子的儿子叫李宗，在魏国做过将军，由于有功受封，封邑在段干。至于李宗的儿子是李汪，李汪的儿子是李言，李言的玄孙是李瑕，李瑕在汉朝做过官。李瑕的儿子李解，当过胶西王的太傅，家在齐国。老子本人十分聪慧机灵，所以有些浅薄的道士，想把老子描绘成神仙，好让后代人更崇拜他学习他，殊不知这样一来使得普通人更不相信长生不老是可学习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老子只是个得了道的凡人，那么人们一定会努力学他；如果说老子本来就是神仙，人们就会认为那是不可学的了。

“有人说：老子要出关到西方去，守关的官员尹喜知道老子不是一般人，就向他请教道术。老子听了又惊又怪，竟吐出舌头来伸得老长，从此才有了‘老聃’这个称号。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对。根据《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的记载，老子没进关时，已经有了‘老聃’这个名号了。老子改过好几次名字，不仅是‘聃’这个名字而已。他之所以改名，是根据《九宫》《三五经》《元辰经》上说的：‘人这一生会有几次命运中的坎坷，每到这个时候，如果能改一下名字，以顺应运气的变化，就可以平安消灾延年益寿。’现在一些有道术的人，也常常这样做。老子在周朝活了三百多年，两百年的时间里必然会有多次的厄运坎坷，所以老子改名的次数也就稍微多了些。

“欲正定老子本末，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并老仙经秘文，以相参审。其他若俗说，多虚妄。洪按《西升中胎》及《复命苞》及《珠韬玉机》《金篇内经》，皆云：‘老子黄白色，美眉，广颡长耳，大目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纯骨双柱，耳有三漏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时为守藏史，至武王时为柱下史。时俗见其久寿，故号之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远见者，禀气与常人不同，应为道主，故能为天神所济，众仙所从。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历藏，行气炼形，消灾辟恶，治鬼养性，绝谷变化，厌胜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书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记者也，自有目录。其不在此数者，皆后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无

欲，专以长生为务者，故在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者，盖欲和光同尘。内实自然，道成乃去，盖仙人也。”

孔子尝往问礼，先使子贡观焉。子贡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师名丘，相从三年，而后可教焉。”孔子既见老子，老子告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也。”

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之曰：“何书？”曰：“《易》也，圣人亦读之。”老子曰：“圣人读之可也，汝曷为读之？其要何说？”孔子曰：“要在仁义。”老子曰：“蚊虻啮肤，通夕不得眠。

“如果想准确地考证确定老子的生平，还是应该以史书上的正式的记载为主，并参考一些神仙的经传秘文。其他一些世俗的传说大都很荒诞，不可凭信。我查核《西升中胎》《复命苞》《珠韬玉机》《金篇内经》等典籍，都说：‘老子皮色黄白，眉毛很美，额头宽阔，耳朵很长，眼睛很大，牙齿稀疏，四方大口，嘴唇很厚；他的额头有十五道皱纹，额角两端似有日月的形状；他鼻子很端正，有两根鼻骨，耳朵上有三个耳孔；他一步可跨一丈，双手上有十道贵人的纹路。周文王时，老子做守藏史，到武王时，他还担任柱下史。当时人们看他如此长寿，就称他为“老子”。’凡是受命于天的人，必然通达灵异之处，他的禀赋气质也与平常人不同，这样的人理所当然成为道家的首领，也能得到天神的佑助和神仙们的呵护。老子济助世人的法术有九种丹八种石，有金酒、金液等仙药；此外，以‘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玄学修养心性，运气炼形，消灾辟邪，清除鬼魅，并不食五谷、超脱变化之法，有符咒教戒、驱使鬼魅之法。老子的道书共有九百三十卷，符书七十卷，都记载在《老子本起中篇》中，有目录可查。凡不在其中的，都是后来的道士们私自增添的，并不是老子本人的著作。老子为人清心寡欲，专心致志于修炼长生之道，所以他在周朝虽然时间很久，但在官位上没有什么升迁，始终与世无争。他效法自然，道术修炼成功后就羽化而去，大约是成了仙人了。”

孔子曾经去向老子请教有关礼的学问，先派了他的学生子贡去拜见。子贡见到老子后，老子对子贡说：“你的老师叫孔丘，他能跟随我三年，然后我才能教他。”孔子见了老子，老子对孔子说：“善于经

商的人虽然富有但却像什么也不拥有，德高的君子往往像个愚笨的人一样毫不外露。你应该尽快去掉你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志向，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孔子读书，老子看见就问他：“读的是什么书？”孔子说：“是《周易》，圣人也读它。”老子说：“圣人读它可以，你为什么还要读它呢？这本书的精髓是什么？”孔子说：“精髓是宣扬仁义的。”老子说：“如果有蚊虫叮咬皮肤，那么人就一整个晚上都睡不好了。”

今仁义惨然而汨人心，乱莫大焉。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区矣。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若击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乱人之性也。”

老子问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献人，则人莫不献之其君；使道而可进人，则人莫不进之其亲矣；使道可告人，则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传人，则人莫不传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道不可居也。”

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诵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甚矣，人之难说也。”老子曰：“夫六艺，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陈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陈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岂异哉？”

孔子归，三日不谈。子贡怪而问之，孔子曰：“吾见人之用意如飞鸟者，吾饰意以为弓弩射之，未尝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饰意以为走狗而逐之，未尝不衔而顿之也；人之用意如渊鱼者，吾饰意以为钩缁而投之，未尝不钓而制之也。至于龙，乘云气，游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见老子，其犹龙乎？使吾口张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缩，神错而不知其所居也。”

如今仁义令人糊涂而惑乱人心，没有比它造成的混乱大的了。那鸿鹄不用每天洗浴羽毛就自然雪白，乌鸦也不用每天染墨而自然漆黑，天自然高，地自然厚，日月自然放射光芒，星辰自然排到有序，草木自然有生长区域。你如果顺从自然存在的规律修道，就自然能够得道，

仁义有什么用！那不正像敲着鼓去寻找丢失的羊一样吗？你是在破坏人的天性啊！”

老子又问孔子：“你已经得道了吗？”孔子说：“我求索了二十七年却并没有得道。”老子说：“如果道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可以拿来献人，那人们都会拿它献给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们都会拿它送给父母亲；如果道可以说得清楚告诉别人，人们都会把它告诉自己的兄弟；如果道可以传给别人，那人们都会争着传给自己的子女了。然而上面说的那些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一个人心里没有对于道的正确认识，那道就绝不会来到他心中。”

孔子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讲说先王的治国之道，阐明周公、召公的成功之路，我以此谒见了七十多个国君，但都没得到任用。人真是太难被说服了！”老子说：“六艺是先王的陈旧东西，你说那些又有什么用呢？你现在所修习的，也都是些陈陈相因的旧东西。‘迹’就是人的鞋子留下的印迹，脚印和脚印，还能有什么不同吗？”

孔子从老子那儿回来，三天没有说话。子贡奇怪地询问原因，孔子说：“我如果遇见有人的思想像飞鸟一样放达时，我可以整理我的论点作为弓箭去射他，没有不射到并制服他的；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麋鹿一样奔驰无羁，我可以整理我的论点作为猎犬来追逐它，没有不咬到并制服他的；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鱼一样遨游在理论的深渊中，我可以整理我的论点作为钓钩来捕捉他，没有不钓到并制服他的。然而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龙一样，乘云驾雾，遨游于天际，我就没法追逐和捕捉他了。如今我见到老子，觉得他的思想境界就像遨游在天际的龙，使我干张嘴说不出话，舌头伸出去也缩不回来，心神不定而不知如何是好。”

阳子见于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獠之捷，所以致射也。”阳子曰：“敢问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不自己，化被万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称其名，位乎不测而游乎无有者也。”

老子将去而西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喜占风气，逆知当有神人

来过，乃扫道四十里，见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国，都未有所授，知喜命应得道，乃停关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赁于老子，约日雇百钱，计欠甲七百二十万钱。甲见老子出关游行，速索偿不可得，乃倩人作辞，诣关令，以言老子。而为作辞者，亦不知甲已随老子二百余年矣，唯计甲所应得直之多，许以女嫁甲。甲见女美，尤喜，遂通辞于尹喜。得辞大惊，乃见老子。老子问甲曰：“汝久应死，吾昔赁汝，为官卑家贫，无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与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语汝到安息国，固当以黄金计直还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张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于地，丹书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复使甲生，乃为甲叩头请命，乞为老子出钱还之。老子复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钱二百万与甲，遗之而去。并执弟子之礼，具以长生之事授喜。喜又请教诫，老子语之五千言，喜退而书之，名曰《道德经》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

阳子见到老子，老子对他说：“虎豹由于身上有花纹，猿猴因为行动敏捷，所以才招人射杀。”阳子问：“请问英明君王的统治会是什么样子的。”老子说：“英明君王的统治，应该是他虽有盖世的功劳但不自以为是，他的教化施及万民但不要老百姓回报，他德行高尚但老百姓却并不歌颂他的名字，他居于极高的地位却将精神寄托在虚静之地。”

老子将要出关西去，登上昆仑山。守关的官员尹喜通过占卜预知会有神人从这里经过，就命人清扫了四十里道路迎接，一见老子就知道他是神仙。老子在中原一带都没有传授过什么，他知道尹喜命中注定应该得道，就在关中停留下来。老子有个仆人徐某，少年时就受雇于老子，约定每天付给他一百钱，至此时一共欠了他工钱七百二十万钱。徐某见老子出关远行，想尽快讨回自己的工钱又怕要不到，就请人写了状子告到尹喜那里，要起诉老子。替徐某写状子的人并不知道徐某已跟随老子二百多年了，只算计他应当得到的工钱很多，就答应把女儿嫁给徐某。徐某见那女子很美，更加高兴，就把告老子的状子递交给尹喜。尹喜看了状子大吃一惊，就去拜见老子。老子对徐某说：“你早就该死了，我当初雇你，是因为官小家穷，连个打杂的人

都没有，所以也就把‘太玄清生符’给了你，你才能一直活到今天。你为什么还要告我呢？我当初曾答应你到了安息国，一定会用黄金计算你的工钱全数还给你，你为什么就等不及呢？”于是就让徐某面向地面张开嘴，只见那太玄真符立刻被吐了出来，符上的朱砂字迹还像刚写时一样，而徐某则顿时变成了一具枯骨。尹喜知道老子是神人，能让徐某复生，就为徐某磕头求情，并自愿替老子还清欠债。老子就又把那太玄真符扔回给徐某，徐某立刻就复活了。尹喜随即给了徐某二百万钱，把他打发走了。尹喜向老子执弟子之礼，老子就把长生之道都传授给了尹喜。尹喜又继续向老子请求教导训诫，老子就口述了五千字，尹喜回去后记了下来，命名为《道德经》。尹喜按照老子的教导去修行，果然也成了仙。

汉窦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诸窦皆不得不读，读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谧然，而窦氏三世保其荣宠。太子太傅疏广父子，深达其意，知功成身退之义，同日弃官而归，散金布惠，保其清贵。及诸隐士，其遵老子之术者，皆外损荣华，内养生寿，无有颠沛于险世。其洪源长流所润，洋洋如此，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哉！故庄周之徒，莫不以老子为宗也。出《神仙传》。

木 公

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盖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冠三维之冠，服九色云霞之服，亦号玉皇君。居于云房之间，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亿万计，各有所职，皆禀其命，而朝奉翼卫。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隶焉。

昔汉初，小儿于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不识，唯张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盖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

或云，居东极大荒中，有山焉，以青玉为室，深广数里。僚荐真仙时往谒，九灵金母一岁再游其宫，共校定男女真仙阶品功行以升降之，总其行籍，而上奏元始，中开玉晨，以禀命于老君也。天地劫历，阴阳代谢，由运兴废，阳九

汉代的窦太后崇尚老子的学说，汉文帝及窦氏家族人人都必须读老子的书，读后都获益匪浅。所以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天下安宁，而窦氏三代也保住了他们的富贵和皇帝的恩宠。太子太傅疏广叔侄，也深深理解老子的道义，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二人同一天辞官回家，把他们的财富散给了穷人，以保持自身的清高显贵。后来的那些隐士们，凡是遵从老子道术的，都是抛弃了外在世俗的荣华富贵，着力于内在养身修性，而没有在险恶的乱世遭遇颠沛坎坷。老子的学说和道术渊博深邃，润泽深远，这难道不是天地所定，值得后代万世师法学习的吗！所以庄周一派的门徒，也都把老子奉为他们的宗师了。出自《神仙传》。

木 公

木公，有些地方称他为东王父，或者称他为东王公。他大约产生于春天的元气中，是万物的始祖。木公头上戴着象征着天、地、人三界的帽子，穿着九色云霞制成的袍服，人们也称他为玉皇君。木公住在九霄云中，以紫云作他的车伞盖，以青云筑成他的城池。他的身边侍立着仙童和身上散发着异香的玉女。他所管辖的仙官有亿万名，都各有各的职务，恭谨地遵奉着他的圣命，朝拜护卫着他。所以人间男女中得道的人，都名列他所管辖的仙籍之中。

过去汉朝初年，有小孩在道旁唱道：“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当时人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有张良知道。他就恭敬地向小孩下拜说：“这是东王公身边的玉童。他说的就是人间能够成仙的人，都要向金母、木公叩拜啊。”

还有一种传说，在极东的大荒之中，有一座高山，木公就住在这山中用青玉盖的房子里，那房子的长和宽都有好几里。神界的仙人时常到这里来朝拜木公，九灵金母也每年两次到这座宫中来，共同考查评定男女神仙们的品行功德，以决定他们的升降，并汇总他们的功绩，上奏给元始天尊，同时报给玉晨宫中的太上老君。天地的劫数，阴阳的交替，运行的兴衰，阳九夭厄

百六，举善黜恶，靡不由之。或与一玉女，更投壶焉。每投一投十二

百泉。设有入不出者，天为囁 嚅；泉而脱悟不接者，天为之嗤。儒者记而详焉。

所谓“王”者，乃尊为贵上之称，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为姓，斯亦误矣。出《仙传拾遗》。

广成子

广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黄帝闻而造焉，曰：“敢问至道之要。”广成子曰：“尔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飞，草木不待黄而落，何足以语至道？”黄帝退而闲居三月，后往见之，膝行而前，再拜请问治身之道。广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净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我道者上为皇，失吾道者下为土。将去汝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矣。”出《神仙传》。

黄 安

黄安，代郡人也。为代郡卒，云卑猥，不获处人间，执鞭。推荆读书，画地以记数，一夕地成池，时人谓安舌耕。

和百六地亏等灾难，以及惩恶扬善等具体事情，都是这样决定的。有时也用与一名玉女轮流投壶的方式来决定。每一局向壶中投梟形箭一千二百次。如果箭落入壶中不出来，天神就会开口大笑；如果梟形箭落在壶外边，天神就会撇着嘴讥笑。有些儒生对这些情况记述得很详细。

人们常说的“王”，是对贵人的一种尊称，并不代表神人的姓氏和宗族。人世间以“王父”“王母”为姓，是完全错误的。出自《仙传拾遗》。

广成子

广成子是古代的一位神仙。他住在崆峒山的一个石屋里。黄帝听

说后就去拜访他，说：“请问修炼至高大道的要诀是什么？”广成子说：“你所治理的天下，候鸟不到迁徙的季节就飞走，草木还没黄就凋落了，哪里够格谈论至高大道呢？”黄帝回去后避人独居三个月，然后又去见广成子，跪行到广成子面前，行再拜大礼求教修身的方法。广成子回答说：“至高大道的最高境界，是心中一片空漠，什么也不去看，什么也不去听。凝神静修，你的肉体将自然端正。你的身体十分洁净，你的心神非常清爽，不使你的身体劳顿，不使你的精神分散，这样就可以长生。注重内心的修养，排除外界的干扰，知道过多的俗事会败坏你的真性。我能牢牢地专注于养性，保持心境平和，所以活了一千二百岁，而形体上没有一点衰老的迹象。得到我道术的可以成为君王，失去我道术的只能成为凡俗之辈。我将要离开你进入无穷之门，游于无边的原野，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凡人都将死去，而得我道的人却会长存于天地之间。”出自《神仙传》。

黄 安

黄安是代郡人。他在代郡做郡卒，觉得太卑贱庸俗，不能和普通人在一起，就去持鞭驾车。放下马鞭就读书，还在地上划着记数，一晚上那块地划出一个坑，当时人们说黄安是“舌耕”。

年可八十余，强视若童子。常服朱砂，举体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龟，广长三尺，时人问此龟有几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网罟，得此龟以授吾，其龟背已平矣。此虫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则一出头，我生，此虫已五出头矣。”行则负龟而趋，世人谓安万岁矣。出《洞冥记》。

孟 岐

孟岐，清河之逸人，年可七百岁。语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时侍周公升坛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与之，岐常宝执，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锐欲折。恒饵桂叶，闻汉武帝好仙，披草莱而来，武帝厚待之。后不知所之。出《洞冥记》。

黄安大约八十多岁的样子，眼力还像少年一样锐利。他经常服食朱

砂，全身都是红色的，冬天也不穿衣服。他坐在一个三尺宽三尺长的大乌龟上，有人问他那龟有多少岁了，黄安说：“远古时伏羲刚造出了网，捕到了这个龟送给了我，现在这龟背让我骑得都磨平了。这个家伙怕日月的光亮，两千年才伸一次头出来，我生下来时，这只龟已经伸出过五次头了。”黄安要出门就背着乌龟走路，人们都说黄安已经活了一万年了。出自《洞冥记》。

孟 岐

孟岐是清河的一位隐居的高士，大约有七百岁了。他说起周朝初年的事，十分熟悉，就像昨天的事一样。他曾侍从着周公姬旦登上神坛，还用手摸过西周成王姬诵的脚。周公曾送给他一个玉制的笏板，他十分珍爱，经常用衣襟擦拭它。这只玉笏有七分厚，如今已被他擦拭到薄得都快断了。孟岐长期以桂叶当饭吃，他听说汉武帝爱好求仙问道，就离开草野之地去见他，汉武帝非常优厚地接待了他。后来孟岐就不知去向了。出自《洞冥记》。

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阳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满，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还，穆王乃立，时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岁。

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车辙马迹，遍于天下，以仿黄帝焉。乃乘八骏之马奔戎，使造父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导车涉弱水，鱼鳖鼃鼃以为梁。遂登于春山，又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王母谣曰：“白云在天，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王答曰：“余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又至于雷首、太行，遂入于宗周。时尹喜既通流沙，草栖于终南之阴，王追其旧迹，招隐士尹辄、杜冲，居于草栖之所，因号楼观。从诣焉。祭父自

周穆王

周穆王名字叫满，是房后生的，父亲是周昭王。昭王南巡时死在途中，穆王于是继位，当时已经五十岁了。他在位五十四年，活了一百零四岁。

穆王年轻时就喜欢修炼成仙的道术，想学黄帝那样乘车马游遍天下。于是他坐着八匹骏马拉的车奔赴西北戎族聚居的地方，让最有名的驭手造父为他驾车。在路上，穆王得到一只白狐狸一只黑貉子，用它们祭祀了河神。他的车走到据说连羽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时，河里的鱼、龟、鳄鱼等自动为他搭起了桥让他的车通过。接着穆王登上了春山，又在天界的瑶池上与西王母一起畅饮。在酒席上，西王母唱道：“天上飘着悠悠白云，道路漫长得无穷无尽。高山大河把我们阻隔，希望你能长生不老，以后我们还能重逢。”穆王说：“我回到东方

故土以后，将使华夏各国都能和睦相处，使万民都过上平等富足的生活，到那时我会再来看望你。”

过了三年，穆王又出行于原野。到了雷首山和太行山，然后回到都城镐京。当时尹喜已经跋涉过流沙，在终南山北面搭草棚居住，周穆王也追随着他走过的路，请来了隐士尹辄、杜冲，住在草棚里，号称“楼观”。周穆王去那里拜见他们。后来祭父从

郑圃来谒，谏王以徐偃之乱。王乃返国，宗社复安。

王造昆仑时，饮蜂山石髓，食玉树之实，又登群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飞灵冲天之道。而示迹托形者，盖所以示民有终耳。况其饮琬琰之膏，进甜雪之味，素莲黑枣，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长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宫，相与升云而去。出《仙传拾遗》。

燕昭王

燕昭王者，哿王之子也。及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臣事之，为王述昆台登真之事，去嗜欲，撤声色，无思无为，可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将子乘虚而集，告于王曰：“西王母将降，观尔之所修，示尔以灵玄之要。”

后一年，王母果至。与王游燧林之下，说炎皇钻火之术。然绿桂膏以照夜，忽有飞蛾衔火，集王之宫，得圆丘砂珠，结而为佩。王登捱日之台，得神鸟所衔洞光之珠，以消烦暑。

自是王母三降于燕宫，而昭王徇于攻取，不能遵甘需澄静之旨，王母亦不复至。甘需白：“王母所设之馔，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后期万祀，王既尝之，自当得道矣。但在虚疑纯白，保其遐龄耳。”甘需亦升天而去。

三十三年，王无疾而殂，形骨柔爽，香气盈庭。子惠王立矣。出《仙传拾遗》。

郑圃赶来拜见穆王，报告说徐偃造反作乱。穆王于是才回到国中平乱，使社稷再次安定。

穆王登昆仑山时，喝的是蜂山的石钟乳，吃的是玉树上的果实，又登上西王母居住的群玉山，全都得到了腾云飞升的道术。他之所以还以凡人的形象在世间出现，是想现身说道，告诉人们修炼的结果。何况穆王喝的是玉石的膏浆，吃的昆仑山上的甜雪，还有素莲、黑枣、碧藕、白橘等，都是神仙的食物，怎能不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呢？又有传说，西王母曾降临到周穆王的宫中，两个人一块驾云飞升而去。出自《仙传拾遗》。

燕昭王

燕昭王是燕王哙的儿子。他即位以后，非常爱好修炼成仙的道术。仙人甘需以臣子的身份在朝中事奉燕昭王，常给他讲述登昆仑山修仙的事，告诉他要去掉心中的私欲，不接触女色和游乐，清心无为，才可以得道。燕昭王照甘需的要求实行了很久，仙人谷将子驾云来到燕昭王宫中，对他说：“西王母将要降临，看看你修道的情况，指点你修炼的诀窍。”

过了一年，西王母果然降临。她和燕昭王一起在燧林游玩，跟他说起炎帝生火的道术。到了夜间，就点燃绿桂树的膏脂照明，这时突然有很多飞蛾口衔着火聚集到燕昭王宫中，得到了圆丘形的砂珠，燕昭王就把它串成了佩饰。燕昭王登上捱日台，得到了神鸟衔来的洞光宝珠，这宝珠能消除暑天的炎热。

后来西王母又三次降临燕昭王宫，而燕昭王忙于攻城略地，没有遵照甘需当初说的话去静心修炼，王母就再也没来过。甘需说：“西王母所设的酒宴，不是人世间的东西，那些玉酒金液，需要万年时间酿制来供神仙享用，大王既然吃了，自然会得道。只要静心凝神心无杂物，就会保持长生。”后来甘需也升天而去。

燕昭王三十三年，燕昭王无病而死，死时身体骨骼十分柔软，身上散发出的香气溢满于宫中。燕昭王死后，他的儿子惠王继位。出自《仙传拾遗》。

彭祖

彭祖者，姓钱讳铿，帝颡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疾闲居，不与政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沉重，终不言有道，亦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窃然无为，少周游，时还独行，人莫知其所诣，伺候竟不见也。有车马而常不乘，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持资粮，还家则衣食与人无异。

常闭气内息，从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体中或瘦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心存其体面九窍，五脏四肢，至于毛发，皆令具至。觉其气云行体中，故于鼻口中达十指末，寻即体和。王自往问讯，不告。致遗珍玩，前后数万金，而皆受之，以恤贫贱，无所留。

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养性之方，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五六十岁。奉事之于掖庭，为立华屋紫阁，饰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辘辘，往问道于彭祖。既至再拜，请问延年益寿之法，彭祖曰：“欲举形登天，上补仙官，当用金丹，

彭 祖

彭祖姓钱名铿，是远古时代颡顼帝的玄孙。到殷代末年时，彭祖已经七百六十七岁了，但一点也不显衰老。彭祖少年时就喜欢清静，对世上的事物没有兴趣，不追名逐利，不喜爱豪华的车马服饰，只把修身养性看成头等大事。殷王听说他的品德高洁，就请他出任大夫的官职。但彭祖常常以有病为借口，不参与公务。他非常精通滋补导引的方术，常服用水桂、云母粉、麋角散等，所以面容总像少年人那样年轻。然而彭祖的心性十分稳重，从来不说自己修炼得道的事，也不装神弄鬼来惑乱人心。他幽然独处，清静无为，很少到处周游，出行也是一个人独自走，人们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即便有意窥测观望也找不到他。彭祖有车有马但很少乘用，出门时常常不带路费和口粮，一走就是几十天甚至几百天，但回到家穿衣吃饭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

平时他常常静坐屏气，心守丹田，从早晨一直到中午，都端端正正地坐着，用手轻轻揉双眼，轻轻按摩身体的各个部位，用舌头舐嘴唇吞咽唾液，呼吸吐纳几十次，然后起身才散步谈笑。如果他偶尔感到身体疲倦或不舒服，就运用导引闭气的方法来治体内的病患。让胸中所运的气散布到身体的各部位，不论是脸上的九窍，肺腑五脏、手足四肢以至于身上的毛发，都让气逐一走到。这时就会觉得气像云一样在身体中运行，从鼻子、嘴巴一直通到十指的末端，不一会儿就觉得通体十分舒畅了。殷王亲自去向彭祖请教，但彭祖不告诉他。殷王赏赐给彭祖的珍玩宝物前后有几万金，彭祖也都接受下来，但立刻就用它们去救济穷苦的人们，自己一点也不留。

还有位采女，也是从少年时就开始修道，了解养生的方法，已经二百七十岁了，看起来却像只有五六十岁。殷王把她供养在掖庭中，为她建造了华丽殿阁，用金玉进行装饰。于是殷王让采女乘上华贵的马车向彭祖求教修仙的要点。采女来到彭祖的住所之后，拜了两拜，向他请教延年益寿的方法，彭祖说：“如果想要身体飞升进入天界，在仙界做仙官，就要常服金丹，

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为。其次当爱养精神，服药草，可以长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虚飞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纵服药，无益也。能养阴阳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问也？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冷热肌肤不泽，荣卫焦枯，恐不度世。所闻浅薄，不足宣传。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传言千岁，色如童子，步行日过五百里，能终岁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问也。”

采女曰：“敢问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余之愚心，未愿此已。入道当食甘旨，服轻丽，通阴阳，处官秩耳。骨节坚强，颜色和

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莫敢犯，五兵百□不可近，嗔喜毁誉不为累，乃可贵耳。

九召、太一都是因为常服金丹才白日升天的。不过这是道术中最高的，不是殷王能做到的。其次就是要养精蓄神，服用药草，这样也可以长生，但是不能驱使鬼神、乘风飞行。如果本身不懂得阴阳交合的道理，就是吃药也没有效果。关于阴阳交合的原理，只能自己去推断体会，但不能用言语说清楚，哪里值得奇怪询问呢？我是遗腹子，三岁就死了母亲，又赶上了犬戎之乱，颠沛流离逃难到了西域，在那里呆了一百多年。我从少年就死了父母失去了依靠，以后又陆续死了四十九个妻子，失去了五十四个儿女，多次遭难，损伤了我的元气。冷热失调，我的肌肤都没有光泽，气血枯竭，恐怕活不太长久。加上我的所见所闻也很浅薄，实在没有什么可向别人宣扬的。大宛山里有一位青精先生，据说已经活了一千岁，面容仍然像个童子，一天能步行五百多里，能够整年不吃东西，也可以一天吃九顿饭，他才是可以求教修炼之术的人。”

采女问道：“那么青精先生是位什么神仙呢？”彭祖说：“他是个得道的人，不是什么仙人。凡是仙人，或者能够纵身入云，没有翅膀而能飞翔；或者能乘着龙驾着云直达天庭；或者能变化成鸟兽翱翔在云中；或者能畅游在江海，飞越穿行于名山大川之中；或者以天地之元气为食，或者吃仙药灵芝；或者出入于人世间而凡人看不出他们是神仙，或者隐藏起自己的身形使人看不见。仙人们脸上长有非凡的骨相，身上有奇异的毛，大多喜欢孤独自处，不与凡人交往。然而这些仙人虽然有长生不死的寿命，但他们避开人世情感，远离荣华快乐，就像鸟雀变成蛤蟆，山鸡变成海蜃，已经失去了真实本性，成为一种异类。以我愚笨的想法，是不愿意成为那种仙人的。修炼道术，就应该吃甘美的食物，穿轻柔华丽的衣服，精通男女阴阳交感的道理，能够为官受禄。修道的人应该骨骼健壮，面色和体肤十分有光泽，虽年老而不衰弱，不断延长寿命，永久留在人间。冷热风湿伤不着，鬼神精怪不敢犯，刀兵之灾和虫兽之害不能近身，别人的褒贬议论都毫不在乎，这些才是可贵的。

“人之受气，虽不知方术，但养之得宜，常至百二十岁。不及此

者，伤也。小复晓道，可得二百四十岁。加之可至四百八十岁。尽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美色淑资，幽闲娱乐，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无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悦视听，所以导心也。凡此皆以养寿，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

“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识事宜，流遁不还，故绝其源。故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苟能节宣其宜适，抑扬其通塞者，不以减年，得其益也。凡此之类，譬犹水火，用之过当，反为害也。不知其经脉损伤，血气不足，内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气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也？

“夫远思强记伤人，忧喜悲哀伤人，喜乐过差，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阴阳不顺伤人。有所伤者数种，而独戒于房中，岂不惑哉？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气导养，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天地昼分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

“人受天地之气而生，即使不懂得修道的方术，但只要有适当的修养，就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没达到这个岁数的，就是伤害了生命。如果稍微懂点道术，就可活到二百四十岁。再要多懂些道术，就可以活四百八十岁。真正弄通了修炼的原理，就能长生不死了，只是不能成仙而已。延年益寿的道理，就是不要使身心受到伤害。冬天要温暖，夏天要凉爽，适应四季气候变化，使身体永远舒适；对美人女色和休闲娱乐都要适可而止，不要被贪欲所诱惑，使精神保持舒畅；对于做官时的车马仪仗服饰，都知足而不贪求，使志趣专一；音乐绘画使人赏心悦目，可以使心志得到引导。所有上面这些，都能养身益寿，而不能掌握这些分寸，反而会给自己招致伤害。

“古代的圣人，担心愚钝的人们，不掌握事情的分寸，沉浸在欲河中流连忘返，因而要断绝人欲之源。所以有些非常高洁的雅士们不与妻子同床，其次的一些士人们则不和妻子同被，就是吃上一百副

药，也不如一个人独睡。音乐听得过多会使人耳聋，美味吃得过了头反而败坏人的口味。如果对一切都有所节制适可而止，正确地处理释放和控制欲望的关系，就不但不会减寿，还能够获得好处。人的这些欲念都和水、火一样，过分使用，必然要受害。人们常常不明白经脉受到了损伤，血气不足，肌肤腠理空虚，髓脑也不充实，是身体已经生病了。所以一旦受了外界的伤害，借助寒邪之气或酒色过度就会把病引发出来，如果身体本来充实，怎么会得病呢？

“思虑过多、用脑过度、忧伤过度、悲哀过度、兴奋过度、愤怒气恼不得纾解、过分企求、阴阳不能协调，这些情况都能伤人。伤害生命的事有好多种，唯独强调要警惕男女房中之事，难道不是一种很糊涂的做法吗？男女相配，犹如天地相生，可以导养神气，使人不致失去和谐。天和地遵循阴阳交接的规律就可以永无终极，人如果失去男女交接的和谐就会受到伤害。人如果能避开众多伤害而得到阴阳和谐之术，就懂得长生不死之道了。天与地是白天分开而晚上结合，一年就有三百六十次交接，

而精气和合，故能生产万物而不穷。人能则之，可以长存。次有服气，得其道则邪气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余吐纳导引之术，及念体中万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余条，及四时首向、责己谢过、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学者，以正其身。

“人受精养体，服气炼形，则万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则荣卫枯悴，万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为道，不负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见约要之书，谓之轻浅，而不尽服诵，观夫《太清北神中经》之属，以此自疲，至死无益，不亦悲哉？

“又人苦多事，少能弃世独往，山居穴处者，以道教之，终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闭气，节其思虑，适饮食则得道也。吾先师初著《九都》《节解》《指教》《韬形》《隐守》《无为》《开明》《四极》《九灵》诸经，万三千首，为以示始涉门庭者。”

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之有验。

殷王传彭祖之术，屡欲秘之，乃下令国中，有传祖之道者诛之，又欲害祖以绝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后七十余年，闻人于流

沙之国西见之。王不常行彭祖之术，得寿三百岁，气力丁壮，如五十时。得郑女妖淫，王失道而殁。俗间言传彭祖之道杀人者，由于王禁之故也。

进而天的阳气和地的阴气融合在一起，才使得万物滋生无穷无尽。人如果能效法天道，就能够长存。其次就是吸食灵气的法术，得到这种法术的人，邪气就不能侵害他，这是修炼自身的根本所在。其他像吐纳导引，以及存念身中万神及含影守形等等的方法有一千七百多条，还有四季睡觉时头应朝哪个方向、经常检讨自己的过错、睡眠和起床的早晚等方法，都算不上修道的真谛，不过可以教那些初学修道的人端正身心而已。

“人禀受精气修养身体，运气炼身，那么身中万神各自安守本位，如果不能这样做，身体就会气血耗竭，万神也就自然离去，只剩下悲伤了。人修道，如果不能找到最根本的道理而去舍本逐末，有得道的人指示妙道还不相信，见到简明扼要的书籍却说书上讲得太浅薄，不去认真阅读践行，常去读《太清北神中经》一类的书，把自己搞得很疲惫，这样的人到死也不会有什么收益的，不也是很可悲的事吗？”

“还有，世俗的人尽管苦于世间俗事缠身，但又不甘心抛开尘世独自到山中去居住修行，这种人就是教给他修道的方法，他最终也不会去认真实行，因为他们没有仁人志士的那种真诚的心意，以为只要知道房中术、闭气法，节制思虑，调理好饮食就可以得道了。我的先师曾写过《九都》《节解》《指教》《韬形》《隐守》《无为》《开明》《四极》《九灵》等经书，共有一万三千条，都是用来教导那些刚入门学道的人的。”

采女从彭祖那里学到了全部学道的要点，回去后教给殷王，殷王试了很灵验。

殷王得到了彭祖的道术后，一直想秘而不宣，于是在国内下了命令，谁敢传扬彭祖的道术就杀头，还想杀害彭祖让他的道术失传。彭祖知道以后就离开了，也不知去了哪里。过了七十多年后，听说有人在流沙国的西部见到了他。殷王并不坚持修炼彭祖的道术，但也活了

三百多岁，气力还像五十岁的人一样强壮。后来他得了一个妖冶的女子郑氏，终于失去了道行而死。民间流传说传播彭祖道术会被杀，就是因为殷王禁止的缘故。

后有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数百岁犹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论其言，以为《彭祖经》。出《神仙传》。

魏伯阳

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怀未尽，乃试之曰：“丹虽成，然先宜与犬试之。若犬飞，然后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与犬食，犬即死。伯阳谓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复还，死之与生，吾当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顾视相谓曰：“作丹以求长生，服之即死，当奈此何？”独一弟子曰：“吾师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无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余二弟子相谓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长生者，今服之即死，焉用此为？不服此药，自可更得数十岁在世间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乃始懊恨。

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是《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矣。出《神仙传》。

后来有黄山君按照彭祖的道术修炼，几百岁了面貌仍似少年。彭祖离开后，他追述整理彭祖的言论，就成了《彭祖经》。出自《神仙传》。

魏伯阳

魏伯阳是吴国人，出身门第很高，但生性喜欢道术。后来，他带

着三个弟子进山去炼丹。丹炼成以后，魏伯阳知道弟子心不太诚，就故意试验他们说：“丹虽然炼成了，但最好还是先拿狗试一试。如果狗吃了丹以后飞升，那我们才能吃；如果狗吃了丹死了，那人就不能吃。”于是就把丹给狗吃，狗当时就死了。伯阳就对弟子们说：“炼丹时唯恐炼不成功，现在炼成了，狗吃后却死了，我想恐怕是我们炼丹违背了神灵的意旨，如果我们吃了也会像狗一样死去，那可怎么办呢？”弟子说：“先生吃不吃这丹呢？”伯阳说：“我违背了世俗的常道，离家进山，没有得道，实在没脸再回去，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丹吃掉。”说罢就把丹服了下去，刚一吃完就死了。弟子们大眼瞪小眼，说：“本来炼丹是为了长生不死，现在吃了丹却死了，这可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弟子说：“我们的老师不是平常人，吃丹后死了，会不会是故意的呢？”于是就拿丹吃下去，也立刻死了。剩下的两个弟子互相说：“咱们炼丹就是为求长生，现在吃了丹就死，要这丹有什么用呢？不吃它，仍可以在世上活几十年。”于是他俩都没有服丹，一块出山，打算给伯阳和已死的弟子寻求棺材。两个弟子走后，伯阳就站起来了，把自己所服的丹放在那个死去的弟子和白狗的嘴里，弟子和狗都活了。这个弟子姓虞，和伯阳一同升仙而去。在路上他们看见一个上山砍柴的人，伯阳就写了封信让砍柴人捎给乡里人，也向两位弟子告别，两个弟子十分懊悔。

魏伯阳写了本书叫《参同契五行相类》，一共三卷。表面上是论述《周易》，其实是假借《周易》的八卦图象来论述炼丹的要领。后来的儒生们不懂得炼丹的事，把魏伯阳这部书当成论阳阴八卦的书来注解，这和书的原意就相去太远了。出自《神仙传》。

卷第三 神仙三

汉武帝

汉武帝

汉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回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梦赤气化为赤龙，占者以为吉，可名之吉。”

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知其心藏洞彻，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

汉武帝

汉孝武皇帝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武帝出生前，景帝梦见一只红色的猪从云中降下来，一直进入宫内的崇芳阁。景帝一下子惊醒了，就到崇芳阁下坐下，果然见空中有一条红色的龙腾云驾雾，把崇芳阁的门窗都笼罩了。宫里的嫔妃们也看见崇芳阁上有红色的云霞蒸腾覆盖。红霞散去后，只见一条红色的龙在宫中的梁栋之间盘旋回转。景帝就召来一位叫姚翁的算卦人来询问，姚翁说：“这是大吉大利的预兆。这个崇芳阁里一定会出生一位主宰国家命运的人，他将会驱逐夷狄等异族而获得祥瑞，成为刘氏王朝兴盛时期的一位明主，然而这位明主也会生出很多奇闻怪事。”景帝让王夫人移居到崇芳阁，想以此顺应姚翁的话，于是把崇芳阁改名为猗兰殿。十多天后，景帝又梦见一位神女双手捧着太阳授给王夫人，王夫人就把太阳吞了下去，怀胎十四个月生下了武帝。景帝说：“我梦见红色的云气化为赤

龙，占卜的人说是吉祥的预兆，这个孩子可以取名叫‘吉’。”

武帝三岁时，景帝爱怜地把他抱在膝上，知道这孩子特别有灵气，就试着问：“孩子你愿不愿意当皇帝啊？”武帝回答说：“这事是由天定的，由不得我自己。但我愿意天天在皇宫里住着，

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闻而愕然，加敬而训之。他日复抱之几前，试问：“儿悦习何书？为朕言之。”乃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

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祷祈名山大川五岳，以求神仙。

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宫。帝斋七日，祠讫乃还。至四月戊辰，帝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君在侧。忽见一女子，著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向为王母所使，从昆仑山来。”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寻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日清斋，不闲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席跪诺。言讫，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问东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宫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焉。

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帟，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宫监香果，为天宫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阶下，敕端

在陛下面前玩耍，决不会放肆不恭而不尽做儿子的责任。”景帝听了这番话，心里更加惊奇，就特别注意对这孩子的教导培养。过了几天，景帝又把刘彻抱到几案前，试着问他：“孩子你喜欢读什么书？可以详细地给我说一说。”刘彻就开始背诵从伏羲以来众多圣贤记录的，有关阴阳五行、养生修炼和龙图龟策等，背了几万字，没有遗漏一个字。到了七岁，景帝见他聪明透彻超过凡人，就给他改名叫刘彻。

刘彻登上帝位后，特别喜好神仙修炼的道术，经常到全国的名山

大川和五岳去祈祷神灵，以求自己能得道成仙。

元封元年正月初一，武帝登上嵩山，兴建了一座道观。武帝斋戒了七天，祭祀之后才回宫。到四月戊辰那天，武帝在承华殿中闲坐，东方朔、董仲君在左右陪侍。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青衣女子，武帝非常奇怪，问她是谁，女子说：“我是墉城宫的玉女，叫王子登。一直服侍西王母，从昆仑山来。”她告诉武帝：“听说你毫不看重富有四海的天子福禄，一心寻道求长生，放下帝王的高贵，多次到各处大山去祈祷，勉力追求，似乎是值得传授真道的。从今天起，请你静心斋戒，不要过问政务，到七月七日那天，王母会暂时降临。”武帝便离开座位下拜行礼，答应一定照玉女的指示去做。话刚说完，玉女就突然消失了。武帝问东方朔：“这到底是什么人？”东方朔说：“她就是西王母紫兰宫里的玉女，常常为西王母传达使命，来往于东海中的扶桑和西方的灵州之间，替天上的玄都宫向人世间传达使令。西王母过去曾将她许配给北烛仙人，最近又把她召回身边，让她掌管禄食运数，是一位真仙官。”于是武帝就登上专为迎接神仙而建筑的台馆，极为郑重地斋戒以积累道心，把朝中的政务委托给丞相处理。

到了七月七日那天，武帝下令把宫廷内外清扫一新，在大殿上为西王母专设了座位。铺上紫罗的地毯，燃起百和薰香，挂起云锦的帟帐，点起光芒四射的灯烛，摆上玉门进贡的甜枣，倒好西域的葡萄酒，陈设宫中的上等果品，作为接待天宫神仙的食品。武帝穿上华丽的礼服，恭敬地站在宫廷的玉阶下，并下令端

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

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

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丈余，同执彩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挟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

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褕^褕，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璫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跪拜问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

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丰珍上果，芳华百味；紫芝萋萋，芬芳填櫜；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

门以内绝不准任何人偷看。宫廷内外一片寂静庄严的气氛，恭候着西王母的降临。

到晚上二更时分，忽然看见西南天空涌起阵阵白云，翻卷着直奔宫廷而来，很快就接近了，隐约还听见云中有箫鼓音乐和人喊马嘶的声音。约有半顿饭时间，西王母到了。群仙落在殿前，像飞鸟降落一样。有的乘龙骑虎，有的驾着白麒麟或白鹤，有的乘着华丽的车子或天马，共有好几千人，把宫廷映照得光彩耀眼。

王母降临后，随从的仙官很快就不见了，只看见王母乘坐着紫云缭绕的车子，拉车的是九色斑纹的龙。另外还有五十名天仙侍卫在车的周围，都身高一丈多，手执彩色的旌节仪仗，身上佩着金刚宝印，戴着神仙的高冠，整齐地站在宫殿前。王母被两名侍女搀扶着上了大殿，侍女看样子有十六七岁，穿着青绫长袍，眼光流注顾盼，神态清朗焕发，真是十足的美人。

王母上殿东向而坐，肩上披着黄金织成的大披肩，光彩照人，仪态端庄。衣上系着灵飞大绶带，腰间佩着名为“分景”的宝剑，头上梳的是太华髻，戴着太真晨婴冠，脚上穿着黑玉上刻有凤纹的鞋。王母看样子三十岁左右，身材高矮适中，容颜秀丽，美貌绝伦，真是位不折不扣的仙人。王母下了车辇坐在特为她设置的坐具上，武帝跪拜问候安康之后就站着。王母就招呼武帝一同坐下，武帝就面朝南坐下了。

王母自己摆出天宫的食品，美味绝伦：丰盛珍稀的仙果，色香味美各种各样；茂盛硕大的紫芝，芬芳四溢；还有那些散发着奇异香味的酒浆，都是人间所没有的，武帝也叫不出名字。宴会进行当中，王母又让侍女再去要桃子。不一会儿，侍女端来一个玉盘，盘中盛着七颗仙桃，像鸭蛋那么大，形状圆圆的，呈淡青色，呈送给王母。王母拿了四颗送给武帝，留下三颗自己吃。那桃子味道特别甘美，吃完后嘴里充满了香味。武帝把仙桃的桃核都留了起来，王母看见以后问他留桃核做什么，武帝说：“打算种它。”王母说：“这仙桃三千年才结一次果，人间的土地太贫瘠，种下也不会生长。”武帝这才停下来。

于坐上酒觞数遍，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玄灵之曲。

歌毕，王母曰：“夫欲修身，当营其气，《太仙真经》所谓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行益易者，谓常思‘灵宝’也。‘灵’者神也；‘宝’者精也。子但爱精握固，闭气吞液，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神，神化为液，液化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为之一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形易则变化，变化则成道，成道则为仙人。吐纳六气，口中甘香。欲食灵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从心所适。气者水也，无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说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书录之以相付，子善录而修焉。”

于是王母言语既毕，啸命灵官，使驾龙严车欲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问云：“王九光之母敬谢。比不相见，四千余年矣。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刘彻好道，适来视之，见彻了了，

武帝和王母饮了几巡酒以后，王母就让身边的侍女王子登弹奏八琅璈，又让侍女董双成吹起云和笙，让石公子敲击昆庭钟，让许飞琼吹起震灵簧，让婉凌华敲击五灵石，让范成君敲击湘阴磬，让段安香奏出天宫中的音律。这些乐器奏出的音乐清朗动听，声震九天。王母

又让法婴唱起了九天神灵的歌曲。

唱完后，王母说：“如果要修炼道术，首先要着意练气，也就是《太仙真经》中所说的‘益易’之道。所谓‘益’，就是要有益于精；所谓‘易’，就是要改变形体。修炼到既能益又能易，就可名列仙籍；如果不能益也不能易，就免不了一死。要达到既能益又能易，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心中要常常想着‘灵宝’。‘灵’就是神，‘宝’就是精。你应该珍惜精气、固守精气，闭气吞咽津液，气就可以化成血，血又化成精，精再化为神，神又化成津液，津液又能变成骨。这样循环往复修炼，就可以神气清爽精力充沛。这样修炼一年可以易气，两年可以易血，三年可以易精，四年可以易脉，五年可以易髓，六年可以易骨，七年可以易筋，八年可以易毛发，九年可以易形体。你达到了‘形易’的程度后，就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变化就使你真正得到了道，得了道也就是真正成了神仙。那时你吐纳六气，嘴里就自然会有又甜又香的气味。吃灵芝时你要轻轻地吐气再轻轻地吞咽，这样做要随着心愿做得十分自如，灵芝的味道就能常留不消。气，本身就是水，构成什么都可以，也是最柔和的东西，它可以养精益神，使人精神通畅。这些都是元始天王在丹房里对我说过的修道秘诀，我现在让为我管理书箱的侍女李庆孙把这些秘诀都写下来送给你，希望你好好抄录秘诀去认真修炼。”

王母说完这些话之后，就命令仙官备好龙车，打算离开回天宫去。武帝就离开座位向王母磕头，再三请求她留下来，王母就留了下来。王母派侍女郭密香去问候上元夫人说：“王九光的母亲特向您问安致敬。我们已经有四千多年没见面了。由于我在天宫的事务太忙，导致我们久久未曾会面。现在刘彻爱好修道之术，我恰好来看望一下他，觉得他的资质品性还算是不错的，

似可成进。然形慢神秽，脑血淫漏，五脏不淳，关胃彭亨，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乱，玄白失时。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间，实为臭浊，然时复可游望，以写细念。庸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

帝见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须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

女答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替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命驾，先被太帝君敕，使诣玄洲，校定天元。正尔暂住，如是当还，还便束带，愿暂少留。”帝因问王母：“不审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统领十万玉女名篆者也。”

俄而夫人至，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灵官也。夫人年可二十余，天姿精耀，灵眸绝朗，服青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至腰，戴九云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佩，垂凤文林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

大概能修炼成功。然而刘彻的形体和精神都没有脱去凡俗的污垢，头脑中血液漏失，五脏不洁净，胃肠胀满，骨头中没有津液，脉搏也很浮躁，身体肥胖精血不足，两眼也没有神采，身体中有‘三尸神’在作怪，黑白颠倒。虽然我对他讲了一些修道的真谛，但恐怕他不一定是成仙的材料。我在人间停留久了，人间实在太过污浊，然而有时也可以游览一下，来发抒幽微的情怀。与平庸的主人对坐，心里不太痛快，不知上元夫人您能否前来？若能屈驾前来，我就在刘彻的宫中停留一会儿等您。”

武帝看见侍女郭密香走下殿去，一下就不见了。但不到片刻，郭密香就回来了，上元夫人也派遣了一位侍女同来回报王母说：“阿环再拜行礼，问候您安好。我和您远隔天河，加上公务也很忙，和您分别，将近五千年了。但我一直仰慕您的光辉，始终惦念着您。现在您派郭密香到我这里来，得知您现在屈尊降临在刘彻宫中。我接到您希望我也能去一趟的命令后，本想立刻出发，但因为之前接到了太帝君的令旨，让我到玄洲去校定天宫的历法。现在我在玄洲暂住，很快就回去，回去后我就整理衣冠来见您，希望您在刘彻那里稍作停留。”武帝就问王母：“不知上元夫人是位什么神仙？”王母说：“她是三天上元仙官，统管着天界里十万玉女的仙籍名录。”

不久上元夫人来了，也听见云中有箫鼓音乐的声音。来到之后，身边有一千多名文武侍从官员，都是女子，年纪都是十八九岁，容貌

秀丽飘逸，大都穿着青色的衣服，光彩照人，真是名符其实的仙女啊。上元夫人大约二十多岁，更是美艳绝伦，双目清朗有神，穿着青色的袍服，上绣五彩祥云，袍子不是绸子也不是锦缎，说不出来是用什么做的。上元夫人头上挽着三角髻，剩下的秀发披散下垂到腰边，头上戴着九云夜光冠，佩戴着在火中烧炼过六次的玉佩，垂着编成凤纹花样的绶带，腰里挂着黄褐色能指挥神灵的宝剑。上元夫人上殿后要向王母行礼叩拜，王母在座位上让她免礼，并招呼上元夫人一起坐下，上元夫人就脸朝北坐下了。

夫人设厨，厨亦精珍，与王母所设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汝当起拜。”帝拜问寒温，还坐。夫人笑曰：“五浊之人，耽酒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彻以天子之贵，其乱目者倍于凡焉。而复于华丽之墟，拔嗜欲之根，愿无为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谓有心哉。”

夫人谓帝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祠灵神，禱河川，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之中，五藏之内，虽获良针，固难愈也。暴则使气奔而攻神，是故神扰而气竭；淫则使精漏而魄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则使真离而魄秽，是故命逝而灵失；酷则使丧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乱；贼则使心斗而口干，是故内战而外绝。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锯，剖命之斧斤矣，虽复志好长生，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尔。若从今已，舍尔五性，反诸柔善，明务察下，慈务矜冤，惠务济贫，赈务施劳，念务存孤，惜务及爱身，恒为阴德。救济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于是闭诸淫，养汝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膻腥，鸣天鼓，饮

上元夫人陈设仙馔，也是仙珍美味，和王母所摆设的佳肴大致相同。这时王母就对武帝说：“这位就是真元之母上元夫人，是一位极尊贵的神，你应该向她叩拜。”武帝立刻起身向上元夫人叩头问安，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元夫人笑着说：“充满着五种恶浊的凡人，必然贪酒好色，追名逐利，这本是人间习以为常的事。况且刘彻贵为天子，扰乱眼神的事物比普通老百姓加倍厉害。然而刘彻能在富

丽华贵的宫中，想除掉贪嗜私欲的根子，愿意清静无为修身养性，实在是很有志气啊。”王母说：“这就是有诚心啊。”

上元夫人对武帝说：“你果真爱好道术吗？我听说你多次招纳道家的术士，到山岳去祭祀，向神灵祷告，向河神祈求，也算是很勤奋了。然而你这样勤奋却没有收获，其中是有原因的。你生来就性情暴躁、贪爱女色、铺张奢侈、待人冷酷、奸邪自私，这五种私欲长久停留在你的气血身体、五脏六腑里，就是再好的良药，也难以治好这些顽症。暴躁会使你心气浮躁从而破坏你心神的宁静，所以将导致你神思迷乱精气枯竭；淫乱会使你阳精消耗过度而灵魂萎顿，所以将导致你阳精枯竭灵魂消散；奢靡会使你真性离散而魂魄污浊，所以将导致你生命逝去灵魂消失；待人冷酷会使你丧失仁义自己伤害自己，所以将导致你失去仁义双目不清；而贪心自私使你用尽心计而口中没有津液，所以将导致你内心紧张而与外界隔绝。上面这五种情况，都像伤害身体的刀锯，又像残害性命的利斧，尽管你有志于长生，但若不清除这五种顽症，就是再刻苦修炼也是徒劳无功。这次如果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一点教益，就能让你在修道之事上找到方向。你如果从此以后除掉你身上那五种劣根性，待人柔和善良，对下明察秋毫，以慈心平复民间的冤屈，以恩惠救助民间的饥寒，赈济劳苦的平民，体恤孤寡，真正怜惜关怀百姓的疾苦，总这样积累阴功阴德。及时救助那些死难困苦的人，从早到晚，孜孜不倦。不泄漏精液，杜绝淫乱，保养精神，放弃奢侈，一切从俭，经常斋戒，控制饮食，断绝五谷，不吃膻腥，上下牙齿相叩击，咽下

玉浆，荡华池，叩金梁。按而行之，当有异耳。今阿母迁天尊之重，下降于螭蛄之窟，霄虚之灵，而诣狐鸟之俎。且阿母至诚，妙唱玄音，验其敬勩节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阓之中，位以仙官，游于十方。信吾言矣，子励之哉；若不能尔，无所言矣。”

帝下席跪谢曰：“臣受性凶顽，生长乱浊，面墙不启，无由开达。然贪生畏死，奉灵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彻戢圣命以为身范，是小丑之臣，当获生活，唯垂哀护，愿赐上元。”夫人使帝还坐。

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于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必无忧也；若其志道，则心凝真性。嫌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阊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之则彻不得复停。当今

口水，鼓荡舌下，叩击金梁。你照这些去做，自然就会有奇异的变化。现在王母枉屈天尊的尊贵身份，降临到你这像螭蛄洞穴般的人世宫殿，以她凌霄宫中神仙的身份，来到你这像狐兔禽鸟般的窝中。王母的真谛要旨，高深玄妙，你就更应该恭敬地遵从她的教导来克制自己，坚持修炼，这样坚持一百年，王母一定能够让你进入玄都天界，在昆阆仙宫迎接你，到时你将能自由地游走于天地十方。相信我的话吧，好好勉励自己刻苦修炼；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些，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武帝离开座位跪在地上拜谢道：“我生性凶恶顽劣，生长在混乱污浊的人世间，就像面对着一堵墙似的，想修道也不得其门而入。由于我贪生怕死，才敬奉神灵。今天受到你们的点拨教导，这真是上天对我的特殊垂爱啊！我将接受您的教诲，作为我修身养性的规范，这样我这个区区小臣，应该也能获得长生，希望二位大仙能够多多怜爱佑护，给我能成仙进入上元天界的机会吧！”上元夫人让武帝回到座位上就坐。

王母对上元夫人说：“你刚才对刘彻的教诲，话语似乎太过激切了，只怕会让他这样修道尚未入门的人，心理意志上产生畏惧。”上元夫人说：“如果刘彻真有志于修道，就是把身体投喂给饿虎，即使忘却身体消灭肉身，赴汤蹈火，只要心志坚定，一心一意，必然也无需担心害怕；如果他真有志于修道，就会心志凝定于纯真天性。心中存有疑虑迷惑的人，不害怕激切的言词，我用激切的言词告诫他，是想成就他的志向罢了。王母您既然也有成全他的意思，何不把尸解的法术教给他呢？”王母说：“刘彻这人用心修炼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

遇到良师指引，这就会打消他修道的愿望，认为并没有神仙存在。所以我才离开天宫，暂时降临到尘世，既是为了让他坚定修道的志向，也使他得道成仙不再有一点疑惑。今天见到他以后，我很同情他的追求和向往。至于从凡人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法术，我不会吝惜着不教给他。我打算三年后再赏赐给他半剂仙丹，再给他一付仙药‘石象散’，他服下这些仙丹灵药以后，修炼的事就再也不会中断了。当前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当问笃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数来。”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勸勉耶！”帝跪曰：“彻书之金简，以身模之焉。”

帝又见王母巾笈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灵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盼否？”

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就吾请求，今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岂汝秽质所宜佩乎？今且与汝《灵光生经》，可以通神劝心也。”帝下地叩头，固请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虚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观六合，瞻河海之长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拟诸镇辅，贵昆陵以舍灵仙，尊蓬丘以馆真人，安水神于极阴之源，栖太帝于扶桑之墟。于是方丈之阜，为理命之室，沧浪海岛，养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各为洲名，并在沧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则碧黑俱流，波则震荡群精。诸仙玉女，聚居沧溟，其名难测，其实分明。乃因山源之规矩，睹河岳之盘曲，陵回阜转，山高陇长，周旋逶迤，形似书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实之号。书形秘于玄台，而出为灵真之信，诸仙佩之，皆如传章，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近。

匈奴之乱还没平息，边疆多事不太平，何必让他匆匆忙忙地扔下君王该做的事去深山中修道呢？现在须问他修道的志向能否坚持到底。如果他改掉过去的毛病，那我以后会再来几次的。”说完就抚着武帝的背说：“你如果按上元夫人刚才的指点去修炼，就一定可以得到长生，你怎么能不努力去做啊！”武帝立刻跪下说：“上元夫人对我的教导，我将刻记在金版上，照着去身体力行。”

这时武帝又看见王母的书箱里有一卷书，包在紫色的锦袋里，就问道：“这卷书是不是仙界的灵药秘方？不知道书名叫什么，能否让我看一看呢？”

王母就把那卷书拿给他看，说：“这是《五岳真形图》，之前天界中青城的一些神仙曾向我请求看看这卷书，今天我打算给他们送过去。这卷书是三天太上道君的著作，在天界都是绝秘的经卷，你这人世中的凡夫俗子怎以可以看呢？我现在给你一卷《灵光生经》，你读后可以使心神通畅收敛凡心。”武帝下地磕头，再三请求准许他看看那卷《五岳真形图》。王母说：“过去上帝清虚元年时，三天太上道君，下观天地四方，观测河流海洋的长短和山岳的高低，立起了天柱使大地稳定，安置了五岳山脉来模拟各处镇辅，还在昆仑山建了仙宫让仙人居住，在蓬莱仙山建了馆舍让得道的真人住在一起，把水神安置在极阴的河流源头，把太帝安顿在扶桑国的山丘。于是方丈山成为修炼的洞府，沧浪岛成了仙人们的宫阙。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聚窟等十个仙洲都起了名字，都在沧海之中。那海中的水是青绿色混着纯黑色，兴起的波涛震荡着水中的精灵。神仙玉女们聚居在大海之中，他们所住地方的名称难以确定，但那些地方的形状样貌却是十分明确的。三天太上道君又根据山脉的走势，看到河流的盘曲，山势回转，山高陇长，回旋绵延，形状像文字，因而根据山川的种种形象创制文字，确定实物的名号。这些文字秘藏在玄台，写出来就是神仙们交往的凭据，他们佩着这种道符，成为传授道术的宝物，道士们带着这些神符在名山大川云游时，就能得到众多神灵的接待和尊重。

汝虽不正，然数访仙泽，扣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与。当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祸及也。”

上元夫人语帝曰：“阿母今以琼笈妙韞，发紫台之文，赐汝八会之书。《五岳真形》，可谓至珍且贵，上帝之玄观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见此文矣。今虽得其《真形》，观其妙理，而无《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箓》《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收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

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诀六灵威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当何以召山灵，朝地神，摄总万精，驱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龙乎？子所谓适知其一，未见其他也。”帝下席叩头曰：“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今日闻道，是生命会遇。圣母今当赐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彻，应须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灵之术。既蒙启发，弘益无量，唯愿告诲，济臣饥渴，使已枯之木，蒙灵阳之润，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陈。”

帝启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宝文，灵宫所贵，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亏科禁，特以与之。然

你刘彻虽然还没有得到正道，但你能够几次求访神仙，孜孜不倦地追求道学的真谛。我很高兴你有求道的真诚之心，现在我把《五岳真形图》授给你。你要怀着最恭敬谨慎的心情来供奉它，像供奉君主和父亲一样。你如果把《五岳真形图》泄漏给世间的凡人，那就会给你招来大祸。”

上元夫人对武帝说：“现在王母打开她的书箱，拿出紫台仙界的宝典，赐给你阐述最高教义之书。《五岳真形图》可以说是最珍贵最秘密的经典，是上帝亲自审阅过的。你如果不是命中注定与神仙有缘，是绝不可能见到它的。不过你虽然得到这《五岳真形图》，看到其中的妙理，却没有《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策》《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

《右庚素牧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诀六灵威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

《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缺少这十二件法宝，凭什么来召集山神，让地仙来朝见，集合万千神灵，驱逐百种鬼魅，制服虎豹驾驭蛟龙呢？所以说你得到《五岳真形图》，只不过知其一点，还是不知道道家的其他深奥的法术。”这时武帝离开座位伏地磕头说：“我刘彻不过是下界的一个凡人小民，不懂得道家真谛，今天能得听到二位上仙传授的道术，这真是上天对我的垂顾。圣母今天赐给我《五岳真形图》，使我能够修炼脱离凡世。夫人刚才告诉我，还需要得到五帝六

甲六丁六符等通神的法术。既然蒙夫人给了我启发，这已使我获益匪浅，唯一的愿望是能把真正的修炼法术也传授给我，以满足我对修道如饥似渴的愿望，使已经枯死的树木得到春日阳光的照耀重发枝芽，让焦黄的小草得到雨露的滋养重新生长复苏。这是我真心的愿望和乞求，不敢再多罗嗦了。”

说罢武帝就不断地磕头。王母又对上元夫人说：“《五岳真形图》固然是我们天界最珍贵的宝物，刘彻这样真诚地苦苦求索，一定要得到，所以我破一次天界的禁例，特别传授给他。然而

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术眇邈，必须清洁至诚，殆非流浊所宜施行。吾今既赐彻以《真形》，夫人当授之以致灵之途矣。吾尝忆与夫人共登玄陇朔野，及曜真之山，视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请太上隐书。吾以三元秘言不可传泄于中仙，夫人时亦有言，见助于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难违来意，不独执惜。至于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后造朱火丹陵，食灵瓜，味甚好，忆此未久，而已七千岁矣。夫人既以告彻篇目十二事毕，必当匠而成之，缘何令人主稽首请乞，叩头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环不苟惜，向不持来耳。此是太虚群文真人赤童所出，传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彻下才，未应得此耳。”

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违明科，传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说其灵飞之篇目乎？妄说则泄，泄而不传，是炫天道，此禁岂轻于传耶？别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轻泄也。吾之《五岳真形》太宝，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宝妙而为天仙之信，岂复应下授于刘彻耶？直以彻孜孜之心，数请川岳，勤修斋戒，以求神仙之应，志在度世，不遭明师，故吾等有以晒之耳。至于教仙之术，不复限惜而弗传。夫人且有致灵之方，能独执之乎？吾今所以授彻《真形》文者，非谓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诚有验求仙之不惑，可以诱进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间有此灵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气淫暴，服精不纯，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参差十方乎？

五帝六甲可以通达招唤神灵，玄妙深邃，必须清洁至诚，不是凡夫俗子可以施行的。现在我已把《五岳真形图》赐给刘彻，夫人您也应把

通神的法术传给他。我记得曾和您一同登上玄陇朔野，来到曜真山，您看到王子童和王子立求我传授太上秘书。当时我认为三元秘书不可以传授泄露给中仙，那时夫人您替他俩说情，说王子童是出于一片至诚之心。我难以违背您的心意，不能独自吝惜把持着不给。如今刘彻向我们求真经，也有点和当年王子童的事相似。后来咱们又到了朱火丹陵，吃了灵瓜，味道十分甘美，回想起来好像没多久，然而已经七千年了。夫人您既然已把那十二部真经的名目告诉刘彻，就应该培养成全他，何必让一个身为皇帝的人行叩首大礼乞求，把头都磕出了血呢？”上元夫人说：“不是阿环我吝惜，是这次我没有带来。真经出于太虚群文真人赤童之手，传授时又要分别男女的界限，又只宣传给已经得道之人，恐怕刘彻才质低下，不应得到它。”

王母脸上流露出不平的神情说：“天界禁律森严，不可违犯，道术必须传给该传的人，必须授给知道真谛的人。那夫人为什么刚才向才质低下的人讲述灵飞的篇目呢？随便谈论是泄露天机，泄漏了天机却不传授，就是炫耀天道，这哪里比真正传授法术的罪过轻呢？我将命令三官司直来追究你泄漏天机之罪哦。我的《五岳真形图》也是出自太上天皇之手，内容宝贵奇妙，是天仙的信物，哪里就应该传授给刘彻呢？只是因为刘彻求道的一片孜孜不倦的诚心，多次到高山大河祭告，经常斋戒，以求得到神仙回应，有超脱凡世的志向，却没有遇到高明的师傅，所以我才特别关怀他。以至于修炼成仙的法术，也不再顾忌禁令或不舍得传授。夫人您掌握着通神的法术，怎么能自己把持着呢？我今天将《五岳真形图》传授给刘彻，并不是认为他一定能得道成仙，而是使他的精诚得到回应，不再对求仙感到疑惑，以此诱导那些想学道的人们；也使众多凡人知道天地间确有神仙道术存在，足以击退那些不信神仙的狂妄之人，这才是我的本意。刘彻性情放纵粗暴，心性不纯，怎么能够修成真仙，遨游于天界十方呢？

勤而行之，适可度于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长生难，闻道难也；非闻道难，行之难；非行之难也，终之难。’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隐之耶？”

夫人谢曰：“谨受命矣。但环昔蒙倒景君、无常先生二君，传灵飞之约，以四千年一传，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于昭生之

符矣。环受书以来，并贤大女即抱兰，凡传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见扶广山青真小童，受六甲灵飞于太甲中元，凡十二事，与环所授者同。青真是环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闻别授于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将以授彻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将欲坚其专气，令且广求。他日与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获，令知天真之珍贵耳，非徒苟执，炫泄天道。阿环主臣，愿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贵，愍于勤志，亦已授之，可谓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

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纪离容，径到扶广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当以授刘彻也。须臾侍女还，捧五色玉笈，凤文之蕴，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绛河，摄南真七元君检校群龙猛兽之数，事毕授教。承阿母相邀诣刘彻家，不意天灵至尊，乃复下降于臭浊中也，不审起居比来何如？’侍女纪离容至云：尊母欲得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刘彻。

即使他刻苦修炼，也不过能达到不死的程度罢了。修道中人人皆知的道理说：‘求长生并不算难，懂得修道的真谛才很难；懂得修道真谛也不算难，能够真正践行才算难；真正践行也不算难，坚持到底才是最难的。’好匠人只能把方法规矩教给徒弟，却不能保证徒弟一定能出息成巧匠。何必对刘彻保密呢？”

上元夫人道歉说：“恭敬地接受您的命令。但我过去曾蒙倒景君和无常先生二位大仙告以传授灵飞真经的约定，四千年才能传授一次，女子只能传授给女子，不能传授给男子，这是最高的禁律，已明确写在昭生符上了。我接受真经以来，加上您的长女抱兰，一共传授了六十八个女子，没有传授给一个男子。我曾见过扶广山的青真小童，在太甲中元接受了六甲灵飞真经，一共是十二种，和我所接受的相同。青真小童是向我拜师修炼的弟子，他所接受的六甲灵飞真经，没听说向任何人传授过。他是男仙官，现在命人向他要来，就可以授给刘彻了。我先把十二种真经的篇目告诉刘彻，也是体念他求道的真心，使他的志向更加坚定，让他能更广泛地寻求道术的奥秘。日后把真经授给他，也是想让男子授给男子，严格按天界禁律行事。这样使刘彻通过勤奋才能有所获得，让他知道真经确实万分珍贵，并不是我

偏狭吝惜，炫耀泄露天道。我们主仆非常惶恐，希望不要惩罚我。您的《五岳真形图》那么珍贵，因为怜悯他修道的志向，也授给了他，这种做法也不能算是很妥当呀。”王母笑着说：“那也可以恕我无罪吧？”

这时上元夫人就命身边的侍女纪离容，专程到扶广山去找到青真小童，从他那里取来六甲左右灵飞致神的方术秘经十二种，以便传授给刘彻。不一会儿，侍女回来，捧着五色玉做的书箱，箱上刻绘着凤文，从书箱中拿出六甲真经说：“您的弟子何昌说：‘刚刚奉命到绛河公干，代南真七元君查点群龙和猛兽的数目，公事完毕后还在那传道。蒙您约我到刘彻家去，我真没想到您这样尊贵的天神，会下降到臭气污浊的人世去，不知您近来饮食起居怎么样？您的侍女纪离容对我说：您向我要那十二种六甲灵飞左右策精秘经，打算传授给刘彻。

辄封一通付信，曰：彻虽有心，实非仙才，讵宜以此传泄于行尸乎？昌近在帝处，见有上言者甚众，云山鬼哭于丛林，孤魂号于绝域；兴师旅而族有功，忘赏劳而刑士卒；纵横白骨，烦扰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于太上，怨已见于天气，嚣言互闻，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见敕，不敢违耳。”王母叹曰：“言此子者诚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诚志念，斋戒思愆，辄除过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辄除过一年。彻念道累年，斋亦勤矣，累祷名山，愿求度脱，校计功过，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诚，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复奢淫暴虐，使万兆劳残，冤魂穷鬼，有被掘之诉，流血之尸，忘功赏之辞耳。”

夫人乃下席起立，手执八色玉笈凤文之蕴，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寂，清虚朗明。登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诚。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纪，授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生。尔师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师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故仙宫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扶广。

我为此给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彻虽然有求道修炼的诚意，但他实在不是一个能修成仙的材料，怎么能把秘经传授给像他这样的行尸走肉呢？我最近在天帝那里，看到很多人上书控告刘彻，说被刘彻杀害的鬼魂在山林中哭号，孤独的冤魂在荒天野地里哀泣；刘彻大肆兴兵而族灭有功之臣，对士兵不但不体恤犒赏反而滥用刑罚；原野上到处白骨横陈，黎民百姓遭到严重搅扰，刘彻却更加残酷无情，自我放纵。他的这些罪恶已经上达天帝，天地间已充满了怨气，人们控诉喊冤的声音到处都能听见，像刘彻这样的人是绝不可能得道成仙的。只是遵奉您的旨意，我不敢违抗呀。”王母叹息道：“控告刘彻的人的确不少，但天帝也不一定会问他的罪。凡是好道慕仙的人，只要下定决心，意志坚定，能斋戒净心，闭门思过，就可以减去一个月的罪恶；如果克服自己的缺点一心向善，恭敬地奉祀天神，心存道义，坚持一个月的修行，就可减去一年的罪恶。刘彻求道已经好几年了，斋戒也很勤奋，还多次到名山祭祀祈祷，希望得到超度解脱人世的烦恼，比较衡量一下，他的功德已经盖过了他的罪过。只要刘彻从今以后以至诚之心更加刻苦地修炼道术，一切都按上元夫人的教导去做，不要再淫逸暴虐，使千万黎民百姓受到伤害，不要再使人间的冤魂苦鬼，有被冤枉的控诉，也不要再使战死沙场的将士，得不到论功封赏。”

这时上元夫人就离座起立，手里捧着那个装有十二卷秘经的五彩缤纷刻有凤纹的玉制书匣，面向武帝念了一首祝辞：“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寂，清虚朗明。登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诚。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纪，授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生。尔师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师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故仙宫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扶广。

权此始运，馆于玄圃。治仙职分，子在师居，从尔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沦！”言毕，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节度，以示帝焉。

凡十二事都毕，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

之通灵，佩而尊之，可致长生。此书上帝封于玄景之台，子其宝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于紫陵之台，隐以灵坛之房，封以华琳之函，韞以兰茧之帛，约以紫罗之素，印以太帝之玺。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传，得仙者四千年一传，得真者四万年一传，升太上者四十万年一传。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非限妄传，是谓轻天老；受而不敬，是谓慢天藻。泄、蔽、轻、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祸之车乘也。泄者身死于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聋于来世，命凋枉而卒殁；轻者钟祸于父母，诣玄都而考罚；慢则暴终而堕恶道，弃疾于后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图》，帝拜受俱毕。

夫人自弹云林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歌毕，乃告帝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

至明旦，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马龙虎，导从音乐如初，而时云彩郁勃，尽为香气，极望西南，良久乃绝。

权此始运，馆于玄圃。治仙职分，子在师居，从尔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沦！”上元夫人念完了祝辞，就打开了那些秘经，用手一一指点讲解，告诉武帝在施行时的要点和应掌握的分寸。

把十二种经文都讲完后，上元夫人又对武帝说：“五帝，是各管一方的天神，六位六甲神，尊重他们，能使你长生。这十二种经书上帝封缄在玄景台，你千万要重视珍藏起来。”王母说：“这秘经是三天太上道君的著作，收藏在天宫的紫陵台，存放在灵坛的密室，装在玉石的封套中，包着兰茧的锦绸，用紫罗素带扎着，上面还盖着太帝的玉玺大印。接受了这部秘经的人，四十年才能传给另一个人；如果没有可以传授的人选，那么八十年可以一次传授两个人。得道的四百年传一次，成仙的四千年传一次，成为仙中真人的四万年才传一次，升为太上君的四十万年才能传一次。传给不该传的人叫泄露天道，该传而不传的叫遮蔽天宝，不到时限胡乱传叫轻视天老，接受了秘经而不敬重的叫侮慢天藻。泄露、遮蔽、轻视、侮慢这四条，就像致命的刀斧、招祸的车驾。泄露天道的，会死在野外路旁，受到最重的刑罚而尸骸分裂；犯了遮蔽天宝罪的，将被罚下一辈子又瞎又聋，最后衰竭

而死；犯了轻视天老罪的，会累及到父母，被抓到天宫拷问用刑；犯了侮慢天藻罪的，将会暴死，死后还要落入地狱，把疾病留给子孙。这些都是传道的禁律，所以我提醒告诫你，不可以不谨慎！”王母于是也把《五岳真形图》也授给了武帝，武帝拜谢全部接受下来。

然后上元夫人就亲自弹奏云林的玉琴，唱起《步玄曲》。王母让她的侍女田四非回敬了上元夫人一首歌。唱完以后，王母就把自己侍从的姓名，以及穿戴佩用的东西的名称都一一告诉了武帝，所以后来得以知晓并记录下来。

天色将明时，王母和上元夫人一起乘车离去，随从的侍卫、车马、龙虎，开路的仪仗和音乐，都和她们来时一样，只见彩云密集，一片芬馨的气味，她们的行列一直往西南空中升去，过了很久才看不见了。

帝既见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后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图》《灵光经》，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灵飞十二事，自撰集为一卷，及诸经图，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为轴，紫锦为囊，安著柏梁台上。数自斋洁朝拜，烧香洒扫，然后乃执省焉。

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畅，高韵自许，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兴起台馆，劳弊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夷狄，路盈怒叹，流血膏城，每事不从。

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烧柏梁台，《真形图》、灵飞经录十二事、《灵光经》，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并失。王母当知武帝既不从训，故火灾耳。

其后东方朔一旦乘龙飞去。同时众人，见从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雾覆之，不知所适。

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盩厔西，憩五柞宫。丁卯，帝崩，入殡未央宫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动，而有声闻宫外，如此数遍，又有芳香异常。陵毕，坟埏间大雾，门柱坏，雾经一月许日。帝冢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甚爱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市中买得此二物。帝时左右侍

人，有识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认以告。有司诘之，买者乃商人也，

武帝自从亲自见到王母和上元夫人之后，才相信天下真的有神仙存在。后来武帝把王母授给他的《五真图》《灵光经》，以及上元夫人授给他的十二种六甲灵飞真经合在一起，把自己所撰的得经的过程，编成了一卷，加上那真经的图像，一起装在一个黄金箱子里，经卷装入白玉的封套，用珊瑚作卷轴，以紫缎为书套，安放在柏梁台上。多次亲自斋戒沐浴向真经叩拜，焚香打扫，然后就按照真经上的要求去修炼。

汉武帝自从得到真经后，前后修行了六年，觉得心胸特别爽朗，自认为格调特别高雅，认为既然上界真仙都降临传授，自己一定能得道成仙。倚仗这些就不再修养自身品德，又大肆修建宫殿亭台，劳民伤财，残酷杀害投降的俘虏，远征讨伐四境的异族国家，以致黎民百姓怨怒冲天，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经常不听命令。

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日，天火烧毁了柏梁台，存放供奉在那里的《真形图》、灵飞经录十二种和《灵光经》，以及武帝自己编撰的得到经书经过，一共十四卷，连同装经书的匣子一起都不见了。这应当是王母得知武帝不遵从教导，所以才让天火烧毁了柏梁台。

后来东方朔乘龙飞升而去。当时众人看见他从西北冉冉上升，大家都抬头看了很久，空中大雾弥漫，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

到了元狩二年二月，汉武帝病重，走到盩厔县的西面，在五柞宫休息。丁卯这天，汉武帝刘彻驾崩，先在未央宫前殿入殓；三月葬在茂陵。这天晚上，武帝的棺材自己挪动起来，连宫外都听见了好几次棺材动的声音，并散出特别的香气。封陵以后，陵墓周围大雾弥天，陵寝的门柱断裂，大雾持续了一个多月。汉武帝的陵墓里原来有一个玉箱，一只玉杖，都是西胡的康渠王进献的，汉武帝生前很喜欢，所以随葬在他的陵墓中。过了四年，有人在扶风的市场买到了这两件东西。当时侍奉在汉武帝身边的人，有的认得这两件东西是先帝生前珍爱的玩物，就把这事报告了官府。官府把买了那两件宝物的人抓来审问，买者说他是个商人，

从关外来，宿鄆市。其日，见一人于北车巷中，卖此二物，青布三十匹，钱九万，即售交度，实不知卖箱杖主姓名，事实如此。有司以闻，商人放还，诏以二物付太庙。

又帝崩时，遗诏以杂经三十余卷，常读玩之，使随身敛。到元康二年，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岩室中得此经，盛以金箱，卷后题东观臣姓名，记月日，武帝时也。河东太守张纯，以经箱奏进。帝问武帝时左右侍臣，有典书中郎冉登，见经及箱，流涕对曰：“此孝武皇帝殓殓时物也。臣当时以著梓宫中，不知何缘得出？”宣帝大怆然惊愕，以经付孝武帝庙中。按《九都龙真经》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过太阴中炼尸骸，度地户，然后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敛经杖，乃忽显出，货于市中，经见山室，自非神变幽妙，孰能如此者乎？”出《汉武内传》。

从关外来，住在街市上。那一天，看见一个人在北车胡同里卖这两件东西，要价是青布三十匹加九万钱，于是两个人成交，商人也不知道卖箱子和玉杖人的姓名，事实就是这样。官府问清楚以后，就把那商人放了，皇帝下诏把两件宝物送到太庙保存。

汉武帝驾崩前，遗诏说有各种经书三十多卷，是他经常阅读玩赏的，要求随葬。到元康二年，河东功曹李友，进入上党抱犊山采药，在一个岩洞里发现了这些经书，经书装在金箱里，经卷后面题写着东观大臣们的姓名，看上面记载的年月日，是汉武帝时期。河东太守张纯把这只装经卷的金箱交给汉宣帝。宣帝询问过去在武帝身边的大臣，有位典书中郎冉登，看见金箱和经书后，哭着向宣帝奏道：“这是孝武皇帝随葬的东西啊。我当时亲手把它放在棺木里，不知什么原因它竟会出了帝陵呢？”宣帝听后大为惊愕，把经书送到汉武帝的庙里保存起来。据《九都龙真经》说：“凡是修炼成最下等神仙的，都会先死去，然后被送到太阴那里烧炼尸体，从地狱之门超度出来，然后尸解，灵魂飞升。汉武帝先前随葬的玉杖和经卷忽然在世间出现，而且在街上被买卖，经书在山中岩洞被发现，如果不是上天神灵的玄妙神通变化，谁能做到这样呢？”出自《汉武内传》。

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乔 凤 纲 琴 高 鬼谷先生 萧 史

徐 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卫叔卿 张 楷

阳翁伯

王子乔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及嵩山。出《列仙传》。

凤 纲

凤纲者，渔阳人也。常采百草花，以水渍封泥之。自正月始，尽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药内口中，皆立活。纲常服此药，至数百岁不老。后入地肺山中仙去。出《神仙传》。

王子乔

王子乔是周灵王的太子。平时喜欢吹笙，能吹出凤凰鸣叫的声音。有一次，他在河南的伊水和洛水之间漫游，被一个叫浮丘公的道士接到嵩山上，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后来人们到山里去找他，他见了桓良，说：“请你转告我家里的人，七月七日那天在缑氏山上可以等到我。”到了那天，人们果然看见王子乔骑着一只白鹤停在山头，只能远远望见，无法接近。王子乔频频举手向人们致意，过了好几天才骑鹤飞去。后来人们为他在缑氏山和嵩山立了祠庙。出自《列仙传》。

凤 纲

凤纲是渔阳人。经常采集一百种草开的花，用水泡过以后再用泥封起来。从正月开始一直到九月末，埋在土里一百天，拿出来以后用火煎九次，制成了一种药。凡是猝死的人，只要把这种药放在嘴里，都能立刻活过来。凤纲平时经常吃这种药，到几百岁仍然一点不衰老。后来凤纲进了地肺山，在那里成仙而去。出自《神仙传》。

琴 高

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之曰：“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出《列仙传》。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先生姓王名利，亦居清溪山中。苏秦、张仪，从之学纵横之术。二子欲驰骛诸侯之国，以智诈相倾夺，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传。先生痛其道废绝，数对苏、张涕泣，然终不能寤。苏、张学成别去，先生与一只履，化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秦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御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闻，始皇遣使赍草以问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琼田中，亦名养神芝。其叶似菰，不丛生，一株可活千人耳。”出《仙传拾遗》。

琴 高

琴高是赵国人，因为有善于弹琴的技艺，在宋康王那做舍人。琴高修炼道家始祖涓、彭的法术，在冀州涿郡一带漫游了二百多年。后来告别说要进入涿水里去捕捉小龙，跟弟子们约定说：“你们都沐浴斋戒，在涿水边的祠庙里等着我。”后来琴高果然骑着一只红色鲤鱼

从河里游出来，然后坐在祠庙里，当时河边有上万人看见了他。琴高停留了一个多月，又进入涿水中离去了。出自《列仙传》。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是春秋时代晋平公时人，因为隐居在鬼谷山中，就用鬼谷作他的名号。鬼谷先生原名叫王利，曾住在清溪山里。苏秦、张仪曾向鬼谷先生学习“合纵连横”的策略。他俩想在诸侯国之间纵横驰骋，用狡诈和智谋互相倾轧争夺，无法用至道来教化他们。因为至道是非常深奥玄妙的，对一般的平庸浅薄之辈是不能轻易传授的。鬼谷先生因为道学的荒废失传而十分悲痛，好几次对着苏秦、张仪哭泣流泪，但苏秦、张仪始终不开窍。后来他俩学成离开鬼谷先生，先生脱下一只鞋变成了一只狗，这狗带着苏、张二人向北走，当天就到了秦国。鬼谷先生专心致志地修道，为人朴实无华，从不锋芒外露。在世间活了好几百年，后来不知去了哪里。秦始皇在位时，西域的大宛国有很多含冤而死的人横卧在野外道旁，有一种鸟衔来了一种草，盖在死人脸脸上，死人就复活了。有关部门把这事报告给秦始皇，秦始皇就派人带着那种草去请教鬼谷先生。先生说：“大海之中有十座仙洲，它们是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这种草是祖洲的不死草。生长在琼玉的田地里，也叫养神芝。这种草的叶子像茭白，不是一丛丛地生长，一株不死草，就可以救活上千的人。”出自《仙传拾遗》。

萧 史

萧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许人。善吹箫作鸾凤之响。而琼姿炜烁，风神超迈，真天人也。混迹于世，时莫能知之。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风鸣。居十数年，吹箫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风台。夫妇止其上，不饮不食，不下数年。一旦，弄玉乘风，萧史乘龙，升天而去。秦为作风女祠，时闻箫声。今洪州西山绝顶，有萧史石仙坛石室，及岩屋真像存焉。莫知年代。出《神仙传拾遗》。

徐 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乌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

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

萧 史

萧史这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得道的，看容貌像是二十来岁的人。他善于吹箫，而且能让箫发出鸾凤和鸣般的声音。萧史生得风度翩翩，潇洒英俊，真是天仙一般。但他却混迹在人世间，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是仙人。秦穆公有个女儿名叫弄玉，也很会吹箫，穆公就把她嫁给了萧史。于是萧史就教弄玉吹箫学凤的鸣声。过了十几年，弄玉吹出的箫声就和真凤凰的叫声一样，引得凤凰也飞来停在他们的屋子上。秦穆公专门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凤凰台。萧史、弄玉就住在那里，不吃不喝，好几年都不下来。有一天，弄玉乘上凤，萧史骑着龙，两人双双升空而去。秦国的人后来建了凤女祠，祠里还能常常听到箫声。现在洪州西山顶上，还有一个石屋，里面有萧史的仙坛，还有萧史本人的图像。没人知道是哪朝哪代留下的。出自《神仙传拾遗》。

徐 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秦始皇时，西域大宛国有很多冤屈枉死的人横陈在野外道旁，多次有乌鸦衔来一种草盖在死人脸上，死者立刻就复活了。有关部门把这件事奏报给秦始皇，秦始皇就派人带着那种草到北城请教鬼谷先生。鬼谷子说那草是东海里祖

洲上的不死草，长在琼玉的田地里，也叫养神芝，叶子像茭白，不成丛地生长，一株不死草就能救活上千人。秦始皇听后认为这种不死草一定可以找得到，就派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着楼船出海去找祖洲，然而徐福出海后一去不回，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后来沈羲得道成仙时，道家始祖黄帝和老子派徐福为使者来接，徐福当时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一起到人间来接沈羲离开。从此人们才知道徐福已经得道成仙了。

唐朝开元年间，有个士人得了个半身枯瘦变黑的怪病，御医张尚容等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病人把全家聚在一起商量说：“我已经病成这样了，难道还能活得久吗？我听说大海里有神仙，

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赍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百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飧也，但恐不尽尔。”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某还，数日至登州，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出《仙传拾遗》及《广异记》。

王母使者

汉武帝天汉三年，帝巡东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献灵胶四两，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也，

干脆我就去求仙方吧，也许能治好我的病呢。”家里人留不住他，只好给他派一个仆人，带上粮食来到登州的大海边上，正好看见海边有条空船，士人就带上行李上了船，张起船帆，随着风就走了。这人在

海上漂流了十几天，靠近了一座孤岛，远远望见岛上有好几百人，好像正在朝拜一个什么人。一会儿就靠了岸，见岸边有个女人在洗药，就向那女人打听岛上那些人都是些什么人。那女人用手朝远处指了指说：“你看那边在大床当中坐着的那个须发皆白的老翁，那就是徐先生。”士人又问徐先生是什么人。女人说：“你听说过秦始皇时出海求仙的徐福吗？”士人说：“知道。”女人说：“他就是徐福。”过了一会儿，朝拜的人都散去了，士人就上前拜见徐福，详细说了自己的病情，请求徐福帮他治疗。徐福说：“你得的这个病，遇到我就能活了。”徐福起初给士人一些很好吃的饭食，但盛饭的碗特别小，士人嫌碗小饭太少。徐福说：“你能把碗中的饭吃完，我就再给你添，管你吃饱，只怕你连这小碗里的饭都吃不完呢。”士人就大口地吃饭，没吃几口，就像吃了好几大盆饭似的，很快就饱了。徐福又给他酒喝，酒杯也极小，刚喝一点儿就醉了。第二天，徐福又给士人几粒黑色药丸让他吃，吃下去以后，就便拉了好几升黑色的稀水，病就好了。士人请求在徐福这里做点事，徐福说：“你是在人世间有官位的人，留在这儿不合适，我会让你乘着东风回去，你不用担心道路太远回不了家。”徐福给了他一袋黄色的药，并说：“这药能治任何疾病，回去后遇见有病的人，可以用刀圭量着给病人喝一点。”士人就返回了，几天就到了登州，然后把药奏报给朝廷。当时唐玄宗下令把那药给有病的人吃，果然一吃病就治好了。出自《仙传拾遗》及《广异记》。

王母使者

汉武帝天汉三年，武帝到东海巡游，去恒山祭祀，西王母派了使者来献给武帝四两灵胶和一件吉光毛皮袍子。武帝把这两件礼物交给宫外的大库收存，并不知道灵胶和皮袍有什么妙用，

以为西国虽远，而贡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华林苑，射虎兕，弩弦断，使者时随驾，因上言，请以胶一分，以口濡其胶，以续弩弦。帝惊曰：“此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对牵引之，终日不脱，胜未续时也。胶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黄白，盖神马之类。裘入水终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悟，厚赂使者而遣去。集弦胶出自凤麟洲，洲在北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绕之。上多凤麟，数万

为群。煮凤喙及^驩角，合煎作胶，名之“集弦胶”，一名“连金泥”。弓弩已断之弦，刀剑已断之铁，以胶连续，终不脱也。出《仙传拾遗》。

月支使者

汉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乏，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黄色。国使将以呈帝，帝见使者抱之以入，其气秃悴，尤怪其所贡之非。问使者曰：“此小物，何谓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计其大小。是以神^驩为巨象之王，凤凰为大鹏之宗，亦不在巨细也。臣国此去三十万里，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中国将有好

认为西方仙国虽然遥远，但送来的这两件礼物却没什么稀奇，对前来送礼的王母使者，也没有打发送走。后来有一次武帝到华林苑狩猎，用弓箭射虎和犀牛，弓弦突然断了，王母的使者当时正好在武帝身旁随侍，就对武帝说，请求拿一分王母献来的灵胶，用嘴把胶弄湿后，把断的弓弦接了起来。武帝惊讶地说：“这真是一件奇物啊！”便让几个武士从两面使劲拽弓弦，拽一整天，弓弦也不断，比没断时还要结实。那灵胶呈青色，像碧玉一样闪光。那吉光皮袍是黄里透白的颜色，是用神马的皮毛做的。那皮袍放在水里不沉，放在火里也烧不焦。武帝这时明白两件礼品都是珍贵的宝物，就重赏了使者送他回去。那灵胶产自凤^驩洲，洲在西方大海中，整个洲是个正方形，长宽都是一千五百里，四面都有连羽毛都浮不起的弱水环绕着。洲上有很多凤和独角宝马，好几万匹马群居在一起。把凤的嘴和独角马的角放在一起煎熬，就熬成了灵胶，起名叫“集弦胶”，又叫“连金泥”。弓弩断了的弦和折断了的刀剑只要用这胶一粘，立刻就接好了，而且永远不会再断裂了。出自《仙传拾遗》。

月支使者

汉代延和（疑为征和）三年春天，汉武帝驾临安定。西胡月支国国王派使者来进献了四两香料，大小像麻雀蛋，黑得像桑椹。汉武帝

认为香料并不是中国缺少的珍品，就交给了外库。月支国使者又献了一头猛兽，像出生五六十天的狗，像狸猫那么大，毛是黄的。使者正准备将猛兽呈献给汉武帝，汉武帝见使者抱着它进来，发现它皮毛秃疏没精打采的，心里对这份不像样的贡品感到奇怪，就问使者：“这么个小动物，哪里称得上猛兽啊？”使者回答说：“能威震千禽百兽的动物，不必在意它体形的大小。所以独角的神马可以统领大象而称王，凤凰也可以镇住大鹏而为尊，可见大小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国家离这里三十万里，尝经观察到东风顺着一定的节律，连吹千日，高天云中也有合律的乐声，一连几个月都不散，知道中国将出现一位爱修道之君矣。我国王将仰中土而慕道风，薄金玉而厚灵物。故搜奇蕴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乘肥车而济弱水，策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径，艰苦蹊路，于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天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魑魅。夫此二物者，实济众生之至要，助至化而升平。岂图陛下乃不知贵乎！是臣国占风之谬也。今日仰鉴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视则贪恣，口多言则犯难，身多动则注贼，心多节则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敕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令发一声，兽舐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雳之响。又作，两目如□潭之炎光，久乃止。帝登时颠蹶，掩耳振动，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见兽，皆相聚屈迹如也。帝恨使者言不逊，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

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气经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录余香。一旦函检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于聚窟洲人鸟山，山上多树，与枫树相似，而香闻数里，名为返魂树。亦能自作声，如群牛吼，闻之者心振神骇。伐其木根，

修道的君王。我们月支国国王一直仰慕中原而尊崇道术，所以轻视金玉而特别看重神灵宝物。因而在神奇隐蔽之所找到了这种神香，深入天林捕到了这只猛兽，为了进献宝物，我们不惜乘着骏马拉的车渡过弱水河，骑着骏马穿越大沙漠，长途跋涉，路上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至今已整整十三年了。这神香能够救活将死的病人，这猛兽能让

各种妖魔鬼怪退避。所以这两件宝物是救济百姓的最重要的东西，将助推政治教化达到升平的境界。哪知道皇帝陛下您竟不懂得这两件宝物的珍贵呢？大概是我们月支国占验风气的人预测错了吧。现在我拜见陛下，觉得您不是一位有道明君。眼睛看得多了会贪心不足，说话说多了会招惹是非，身体好动会招致伤害，心中的欲望多就会奢侈，没有听说过一个君王有这四多而能治理好天下的。”汉武帝听了这番话后，虽然没说话，但心里很不痛快。汉武帝又让使者命那猛兽叫一声听听看。使者就用手指着那兽让它叫一声，那兽伸出舌头舔了半天嘴唇，突然一声吼叫，声音大得像天空中打了一个响雷。接着又吼了一声，两只眼睛发出闪电般的白光，半天才停下来。汉武帝顿时被这猛兽的吼声吓得颠倒在地，两手捂住耳朵，不停地发抖，自己根本控制不住。在他身边的侍从和武士吓得连仪仗和刀枪都扔掉了。汉武帝忌惮这头怪兽，让人把它送到上林苑里喂老虎。然而老虎们一见这头怪兽，立刻吓得聚在一起连动都不敢动了。汉武帝忌恨月支使者在金銮殿上出言不逊，打算问他的罪。然而第二天，连使者带怪兽都不见了。

到了始元元年时，京城里大闹瘟疫，病死的人有一多半，皇帝就取来月支国进贡的神香在城里点燃，凡是死了不超过三天的人都活过来了。香气过了三个月还不散，这一下皇帝相信神香真是奇珍异宝，就把剩下的神香珍藏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天打开来看，盒子还好好好的，神香却不知怎么消失了。据说这种神香产自聚窟洲的人鸟山上，这座山中很多树，和枫树差不多，树散发出的香气能传到几里地之外，名叫返魂树。这种树本身能发出声音，就像牛群吼叫，让人听了心惊胆战。把这种树的根砍来，

于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粳状，令可丸，名为惊精香，或名振灵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种六名。斯实灵物也。出《仙传拾遗》。

卫叔卿

卫叔卿者，中山人也。服云母得仙。汉仪凤二年，八月壬辰，孝

武皇帝闲居殿上。忽有一人乘云车，驾白鹿，从天而下，来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许，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惊问曰：“为谁？”答曰：“吾中山卫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语。”叔卿本意谒帝，谓帝好道，见之必加优礼。而帝今云是朕臣也，于是大失望，默然不应。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见。但见其子名度世，即将还见。帝问云：“汝父今在何所？”对曰：“臣父少好仙道，尝服药导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余年。云当入太华山也。”帝即遣使者与度世共之华山，求寻其父。

到山下欲上，辄火，不能上也。积数十日，度世谓使者曰：“岂不欲令吾与他人俱往乎？”乃斋戒独上。未到其岭，于绝岩之下，望见其父与数人博戏于石上。紫云郁郁于其上，白玉为床，又有数仙童执幢节，立其后。度世望而载拜。叔卿曰：“汝来何为？”度世曰：“帝甚恨前日仓卒，不得

放在玉制的锅里熬煮后，把汁取出来，再用小火慢慢煎熬，一直煮成黑色软糖稀的样子，再把它制成药丸，名叫惊精香，也叫振灵丸，还叫返生香、振檀香、却死香，一共有六个名字。这种香确实是神灵的珍宝。出自《仙传拾遗》。

卫叔卿

卫叔卿是中山人。因为长期服用云母石而得道成仙。汉仪凤二年（汉武帝没有“仪凤”这个年号，原文有误）八月壬辰这天，汉武帝刘彻在殿上闲坐。忽然有一个人坐着白鹿拉的云车从天而降，来到殿前。那人有三十来岁，面貌像孩童般红润，穿着羽衣戴着道士的帽子。汉武帝惊讶地问：“你是谁？”那人回答说：“我是中山人卫叔卿。”汉武帝说：“你如果真是中山人，那你就是我的臣民了，可以到我跟前来说话。”卫叔卿本来听说汉武帝喜好修道才来拜见，以为汉武帝看见他以后会对他特别优待尊重。如今一见面汉武帝就说自己是他的臣子，心里大失所望，就不再应声。一会儿就不知道哪去了。汉武帝很后悔，就派使者梁伯到中山，到处寻访卫叔卿，没找到。只找

到了卫叔卿的儿子叫卫度世，使者就把卫度世带回来见汉武帝。汉武帝问他：“你父亲现在什么地方？”卫度世说：“我父亲从少年时就喜好修道求仙，曾服食丹药，修炼导引养生之术，从来不过问世间的事，离家出去，已经四十多年了。他曾说过，将来要进太华山去修炼。”汉武帝就又派了使者和卫度世一起到华山去找卫叔卿。

到了山下打算往山上爬，就有大火拦路，没法上去。等了几十天，大火也不熄灭，卫度世对使者说：“我父亲大概是不愿让我和你一起上山吧。”于是卫度世就斋戒祈祷后独自上山去。还没走到山顶，在一座悬崖下面，看见他父亲卫叔卿正和几个人坐在山石上下围棋。只见他头顶紫色的云霞缭绕不绝，坐的是白玉石做的床，还有几个仙童打着伞盖拿着符节，站在他身后。卫度世向着父亲恭敬地拜了两拜。卫叔卿问道：“你来做什么？”卫度世说：“皇上非常遗憾前些日子和您见面太过仓促，没能

与父言语，今故遣使者梁伯，与度世共来，愿更得见父也。”叔卿曰：“前为太上所遣，欲诫帝以大灾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国祚可延。而强梁自贵，不识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语，是以去耳。今当与中黄太乙共定天元，吾终不复往耳。”度世曰：“不审向与父并坐是谁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火低公、飞黄子、王子晋、薛容耳。今世向大乱，天下无聊，后数百年间，土灭金亡。汝归，当取吾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书，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云而行。道成，来就吾于此。勿得为汉臣也，亦不复为语帝也。”

度世于是拜辞而去，下山见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头于度世，求乞道术。先是度世与之共行，见伯情行温实，乃以语之。梁伯但不见柱下之神方耳。后掘得玉函，封以飞仙之香，取而饵服。乃五色云母，遂合药服之，与梁伯俱仙去。留其方与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出《神仙传》。

张 楷

张楷字公超，有道术，居华山谷中。能为五里雾，有玉诀金匱之

学，坐在立亡之道。人学其术者，填门如市，故云雾市。今华山有张超谷焉。出《仙传拾遗》。

和您好好谈谈，所以如今派使者梁伯跟我一块来找您，希望能再见您一面。”卫叔卿说：“上次是天帝派我去的，想告诫皇帝大灾来临的时间和消灾的办法，好使他的国运能够延长一些。可这个家伙十分傲慢自负，根本不懂得道学的真谛，反而让我向他称臣，不值得我告诉他，所以我才离开。现在我要去和中黄太乙神一同校定天界的历法，不会再去见他了！”卫度世又问道：“不知道刚才和您坐在一起的都是谁呢？”卫叔卿说：“他们是洪崖先生、许由、巢父、飞黄子、王子晋和薛容。现在人间将要大乱，天下无可依靠，以后几百年中土德和金德的王朝将相继灭亡。你回去以后，可以取出我藏在屋子西北角大柱子下的玉匣，匣里有天神写在绢上的经文，你按上面写的药方配药服用，一年后就可以驾云飞行。得道后还到这里来找我。不要到汉家朝廷中做大臣，这些事回去后也不必对皇帝说。”

于是卫度世拜别了父亲，下山后见到使者梁伯，什么也没告诉他。但梁伯心想卫度世上山后一定有所收获，就向卫度世磕头，请求把道术传给他。之前，卫度世和梁伯一同来华山时，见梁伯为人忠厚诚实，就把见到父亲的情形告诉了他。梁伯只是没见到柱子下面藏着的神仙药方。后来卫度世从家中柱子下挖出了玉匣，匣中封存着服后可以飞升成仙的神香，就取出来服用。原来这神香就是五彩的云母石，于是就配了药吃下去，与梁伯一同成仙飞升而去。卫度世把那仙方留给了他的儿子，世上也有不少人得到过那个仙方。出自《神仙传》。

张 楷

张楷字公超，会道家的方术，居住在华山的山谷里。张楷能作法兴起弥漫五里的大雾，还懂得治病的医道和坐立之间忽隐忽现的法术。向他学习道术的人使他家门庭若市，人们称他的府宅为“雾市”。现在华山还有一个张超谷。出自《仙传拾遗》。

阳翁伯

阳翁伯者，卢龙人也，事亲以孝。葬父母于无终山，山高八十里，其上无水。翁伯庐于墓侧，昼夜号恸，神明感之，出泉于其墓侧。因引水就官道，以济行人。尝有饮马者，以白石一升与之，令翁伯种之，当生美玉。果生白璧，长二尺者数双。一日，忽有青童乘虚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谒群仙，曰：“此种玉阳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于亲，神真所感，昔以玉种与之，汝果能种之。汝当夫妇俱仙，今此宫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将巡省于此，开礼玉十班，汝可致之。”言讫，使仙童与俱还。翁伯以礼玉十班，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谓媒者曰：“得白璧一双可矣。”翁伯以白璧五双，遂婿徐氏。数年，云龙下迎，夫妇俱升天。今谓其所居为玉田坊。翁伯仙去后，子孙立大石柱于田中，以纪其事。出《仙传拾遗》。

阳翁伯

阳翁伯是卢龙人，对双亲特别孝敬。父母死后埋葬在无终山，山有八十里高，上面没有水。阳翁伯在父母的坟旁盖了一间房守墓，夜以继日地伤心痛哭，感动了天神，天神在坟墓旁流出了一股清泉。他就把水引向官道，供行人取用。有一次，有一个来泉边饮马的人，送给阳翁伯一升白石子，让他种在地里，说会生出白玉。阳翁伯把石子种下以后，果然生出白玉石，其中二尺长的白璧就有好几双。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仙童从天而降，带领阳翁伯来到海上仙山，让他拜见群仙，并介绍说：“这就是种玉的阳翁伯。”一位仙人说：“你因对待父母十分孝顺，感动了天神，所以把玉石的种子给了你，你果然种出了玉。你和你的妻子都应该成仙，现在这个宫就是你以后居住的地方。今后天帝会到这儿巡游视察，要用十块玉作为礼物，你可以把玉送来。”说罢，便让仙童和阳翁伯一起回去。阳翁伯把十块玉送给仙童。北平徐氏有个女儿，阳翁伯想向她求婚。徐氏对媒人说：“让翁伯给我一对白璧作聘礼就可以了。”翁伯给了徐氏五对白璧，就成了徐氏的女婿。过了几年，云中有龙降下来，阳翁伯夫妻就乘龙升天了。现在人们还把他们的地方叫玉田坊。阳翁伯成仙以后，他的子孙在田中立了个大石柱，用来记录他成仙的事。出自《仙传拾遗》。

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刘政 孙博 天门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陈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当周末战国之时，合纵连衡之际，居大夏小夏山。以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难以速就。四海多事，笔札所先，乃变篆籀之体为隶书。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于人，征之入秦，不至。复命使召之，敕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统天下，孰敢不宾者！次仲一书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当杀之，持其首来，以正风俗，无肆其悻慢也。”诏使至山致命，次仲化为大鸟，振翼而飞。使者惊拜曰：“无以复命，亦恐见杀，惟神人悯之。”鸟徘徊空中，故堕三翮，使者得之以进。始皇素好神仙之道，闻其变化，颇有悔恨。今谓之落翮山，在幽州界，乡里祠之不绝。出《仙传拾遗》。

王次仲

王次仲是古时的神仙。那时正是周朝末年战国时代，天下流行合纵连横之术，王次仲正住在大夏山小夏山中。他认为当时通行的篆书，写起来很费事而用处不广，难于快速写成。当时天下那么纷乱，事情繁杂，文书非常重要，王次仲就把篆书、籀书字改变为隶书。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认为王次仲改革文字为统一大业立下了功勋，就请他到秦国来做官，但王次仲没去。秦始皇又派了使者去传诏让王次仲入秦，并对使者说：“我征服了各诸侯国，统一了天下，谁敢不臣服我！王次仲不过是一个书生，竟敢违抗天子的圣命！如果这次他再不来，就杀掉他，提他的头来见我，以纠正这种风俗，让这种人再不敢傲慢抗上！”使者到了山里见到王次仲，宣示了秦始皇的诏命，王次仲立刻变成一只大鸟振翅飞去。使者又惊又怕，下拜哀求说：“您这样做，我无法回去向皇上交差啊，恐怕也要被杀了，请大仙可怜可

怜我吧！”那大鸟在空中盘旋了半天，故意落下三根翎毛，使者便拿着这三支羽毛回去向秦始皇复命。秦始皇向来爱好修道求仙的事，听使者说王次仲已经变成了神仙，挺悔恨的。如今王次仲变大鸟的地方叫落翮山，在古幽州地界内，老百姓一直在祭祀他。出自《仙传拾遗》。

墨 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世多学者，与儒家分途，务尚俭约，颇毁孔子。有公输般者，为楚造云梯之械以攻宋。墨子闻之，往诣楚。脚坏，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见公输般而说之曰：“子为云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公输般曰：“吾不可以已，言于王矣。”墨子见王曰：“于今有人，舍其文轩，邻有一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云梦之麋鹿，江汉之鱼龟，为天下富，宋无雉兔鲋鱼，犹粱肉与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无数丈之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闻大王更议攻宋，有与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输般已为云梯，谓必取宋。”于是见公输般。墨子解带为城，以幘为械，公输般乃设攻城之机。九变而墨子九拒之，公输之攻城械尽，而墨子之守有余也。公输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

墨 子

墨子名叫翟，是宋国人，在宋国做官，担任大夫之职。他平时既研习经典，也勤于修炼道术，曾写了十篇文章，号称墨子。世上有很多人学习他的理论，他的理论和儒家不同，提倡勤俭节约，对孔子的学说颇多批评。有位能工巧匠公输般为楚国造了攻城用的云梯，帮助楚国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就急忙往楚国赶。路上脚磨破了，就从衣裳上撕下布来包上脚，赶了七天七夜终于到了楚国。墨子见了公输般后劝说道：“你为楚国造了云梯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楚

国土地广阔而人民稀少，杀害不够的人民而去夺取多余的地，这算不上是聪明的做法；宋国没有罪你却要去攻打它，这算不上是仁义的做法；你明明知道这种做法不对而不去劝告楚王和他争辩，这算不上是对楚王忠诚；争辩了却没有成功说服楚王，算不上是擅长游说。”公输般说：“攻宋的事已经定了，由不得我，我已经对楚王说过了。”墨子就直接去见楚王，对楚王说：“现在有一个人，扔掉自己华丽的马车不用，却要去偷邻居的一辆破车；放着自己的锦锻袍服不穿，却要去盗取邻居一件短布衫；放着自己家的大鱼大肉不吃，却要去偷邻居的粗粮野菜，大王您说这是个什么人呢？”楚王说：“要真有这么个人，我看他一定是个疯子。”墨子说：“楚国有云梦泽盛产的麋鹿，有长江汉水盛产的鱼龟，是天下最富足的国家，而宋国连山鸡、野兔和鲋鱼都没有，这就像大鱼大肉和粗粮野菜相比一样；楚国盛产杞树、梓树和豫章树，而宋国连几丈高的树都没有，这就像锦锻袍服和短布衫相比一样。我听说大王打算攻打宋国，这不和您说的那个疯子一样了吗？”楚王说：“你说得很好，但是公输般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他说一定能攻下宋国。”于是墨子又要求公输般来见。墨子解下自己的衣带放在桌上当作是宋国的都城，又摘下头巾当作是宋国守城的武器，公输般就摆布他攻城的武器和战术。公输般攻城的战术变化了九次，都被墨子挡住了，公输般攻城的武器战法都用尽了，而墨子防守的策略还绰绰有余。公输般说：“现在我已经知道攻破你的办法了，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之意，不过杀臣，谓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乃止，不复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于是数闻左右山间有诵书声者，墨子卧后，又有人来，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见一人，乃起问之曰：“君岂非山岳之灵气乎，将度世之神仙乎？愿且少留，诲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来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相毕耳。”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

骨，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复须师。”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验，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至汉武帝时，遣使者杨违，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视其颜色，常如五十许人。周游五岳，不止一处。出《神仙传》。

刘 政

刘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学无不览。以为世之荣贵，乃须臾耳，不如学道，可得长生。乃绝进趋之路，求养生

但我不说。”墨子说：“我也知道你将用什么方法攻我，我也不说。”楚王问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是只要杀了我，宋国就守不住了。可我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就带着我布置的守城武器在宋国都城上等着楚国进攻了。就是杀了我，也无法让宋国的防御武器和战术断绝！”楚王只好停下来，不再攻打宋国。

墨子活到八十二岁那一年，自己感叹地说：“世间的事我已经看透了，一个人的福禄、荣誉和官位不是能长久保持的，我将离开纷杂的尘世，追随神仙赤松子去漫游！”后来墨子就进了周狄山，专心致志修炼道术，一心想得道成仙。这时他经常听到左右山间有读书的声音，他睡下以后，有一个人到他跟前来，拿衣服替他盖上脚。一天，墨子就故意等着，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就起来问那人：“您莫不是这山岳中的神灵吗？又或者是度人脱世的神仙么？希望您能稍留一会儿，传授给我一些修道要诀！”那位神仙说：“我知道你诚心修道，所以特地来见你。你有什么要求呢？”墨子说：“我想长生不老，寿命和天地相同。”于是那位神仙就授给他写着修道要诀的绢书和用朱草配制药丸的秘方，以及道教的法则戒律和阴阳五行变化的经书，一共二十五篇，并对墨子说：“你本来就有仙风道骨，又聪慧通灵，得到这些东西后就能成仙，不需要再拜师学道了。”墨子拜谢接受了神仙的赏赐，并按经卷上的要求去合成制作，得到了具体的验证，就根据体会把那二十五篇经卷的要点编撰成书，就是《五行记》。墨子修成了地上的神仙，隐居起来避开了战国时代的纷争混乱。到了汉武帝时，皇帝派使者杨违带着白玉和锦缎去聘请墨子，墨子坚拒不出山。使者

看墨子的容颜，仍然像五十来岁的人。墨子周游五岳之地，不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出自《神仙传》。

刘 政

刘政是沛县人，才华横溢，博古通今，各种学问都有涉猎。他认为世上的荣华富贵都如过眼烟云，不如去学道，可以得到长生不老。于是他就自己断绝了求官的门路，求索研究养生修炼

之术。勤寻异闻，不远千里。苟有胜己，虽奴客必师事之。复治墨子《五行记》，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余岁，色如童子。能变化隐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万人。又能隐三军之众，使成一丛林木，亦能使成鸟兽。试取他人器物，易置其处，人不知觉。又能种五果，立使华实可食。坐致行厨，饭膳俱数百人。又能吹气为风，飞砂扬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壶器，便欲颓坏；复指之，即还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数千里。能嘘水兴云，奋手起雾，聚土成山，刺地成渊。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鱼鳖蛟龙鼃鼃，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气，方广十里，直上连天。又能跃上，下去地数百丈。后去不知所在。出《神仙传》。

孙 博

孙博者，河东人也。有清才，能属文，著书百余篇，诵经数十万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术。能令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数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树生草则焦枯，更指还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军中者，捕之不得。博语奴主曰：“吾为卿烧其营舍，奴必走出，卿但谛伺捉之。”于是博以一赤丸子，掷军门，须臾火起烛天，奴果走出，

的方术。勤于打听奇异的传说，即使相隔千里也不觉得远。只要遇到比自己强的人，那怕他是奴仆门客，也要向他拜师求教。他研究墨子的《五行记》，还经常服用灵丹秘方朱英丸，活到一百八十多岁时，容貌还像个童子。他修炼得能变化和隐身，能把自己分成一百个人，

再分成千人万人。他还能把千军万马隐藏起来，使他们变成一丛树木，也能把三军变成鸟兽。他可以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或转移到别的地方而毫不被人发现。他还能种植各种果树，种子落地后马上就长大开花并结出能吃的果实。他不动地方就可以做饭炒菜，供几百个人用餐。他还能吹气成风，掀起飞砂走石。他只要用手一指，就能让指到的房屋、器具、山陵立刻崩塌毁坏；再一指，被毁坏的东西又可以立刻复原如初。他能凭空变出来美丽的女子，还能兴起水患和火灾。一天之内他可以奔走几千里，还能用嘴喷水变云，手一挥就生起弥天大雾，把土聚成山岳，把地钻成深潭。他能一会儿变成老人一会儿变成少年，一会儿身材高大无比一会儿又变得十分矮小。他涉水不湿鞋，能在水面上行走，能召集江河湖海中的鱼、龟鳖、蛟龙、癞头鼋、扬子鳄等，使它们都上岸聚集。他能够口吐五色云气覆盖十里地，云气直冲青天。他只要一跳，就可上天，离地好几百丈。后来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出自《神仙传》。

孙 博

孙博是河东人，很有才华，善作文章，曾著书一百多篇，背诵经书几十万字。到晚年时孙博爱好道术，研究墨子的道术。他能让草木、金属、石头着起火来，燃烧的火光照亮好几里地；他自己也能起火燃烧，从嘴里喷出火来，用手一指大树草丛，立刻就将其变得焦黄枯死，再一指，大树和草丛就又恢复原状。有一次，有个人的奴仆逃跑后藏在军营里，抓不到他。孙博对奴仆的主人说：“我可以为你发火焚烧营房，到时你的奴仆一定会从营房里跑出来，你就等着抓他吧。”于是孙博就把一枚红色丸子扔到军营门里，片刻之间就燃起烈火，火光冲天，那奴仆果然跑出营房，

乃得之。博乃复以一青丸子掷之，火即灭，屋舍百物，如故不损。博每作火有所烧，他人以水灌之，终不可灭，须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从己蹈之，俱不沾灼。又与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饮食作乐，使众人舞于水上。又山间石壁，地上盘石，博入其中，渐见背及两耳，良久都没。又能吞刀剑数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镜为刀，屈刀为镜，可积时不改，须博指之，乃复如

故。后入林虑山，服神丹而仙去。出《神仙传》。

天门子

天门子者，姓王名纲，尤明补养之道。故其经曰：“阳生立于寅，纯木之精；阴生立于申，纯金之精。天以木投金，无往不伤，故阴能疲阳也。阴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审其盛衰。我行青龙，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阴人之情也，每急于求阳，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请阳者，明金不为木屈也。阳性气刚燥，志节疏略。至于游宴，言和气柔，辞语卑下，明木之畏于金也。”天门子既行此道，

主人就抓到了他。孙博又将一枚黑色丸子扔进营门，火立刻就灭了，军营中的房舍和所有的东西像没着火时一样毫发无损。当孙博作法点火烧什么的时候，别人用水浇火，火始终不灭，必须过一阵由孙博发令让火停止燃烧，火才会熄灭。孙博在水里走身上不湿，在火里钻身上不燃，他还能让千百个人跟着他在水火中穿行，所有人都不沾水不被火烧。他能在水面上铺开席褥，请大家坐在上面饮酒作乐，还能让大家在水面上跳舞而不沉。孙博能钻进山间的石壁和地上的石板里去，起初还能看见石壁里有他的后背和两只耳朵，过了半天就消失在石壁里了。他还能吞下几千把刀剑，还能自由地出入于墙壁里，好像墙壁原来就有洞似的。他能把铜镜拉伸成刀剑，又能把刀剑团弄成镜子，变形之后会长期不变，需要他用手指一下，才能恢复原形。后来，孙博进到林虑山中，服用了神丹灵药，成仙而去。出自《神仙传》。

天门子

天门子原名叫王纲，非常精通阴阳互补互养的学问。他关于修炼的著作中说：“阳刚之气产生于天亮前的寅时，是属阴阳五行中‘木’的精华；而阴柔之气产生于申时，是阴阳五行中‘金’的精华。上天把木投于金，木无不被金克伤，所以阴气能损伤阳气。女子属阴，她们在脸上涂脂抹粉，就是效法‘金’那种耀眼的光彩。所以凡是修炼的道家

真人，无不对女人的阴柔之气特别小心留神，研究阴阳相生相克的微妙道理，注意阴阳的盛衰变化。修道者仰仗于东方的青龙星，而女人则属于西方的白虎星，用南方属阴的朱雀星来镇服北方属阳的玄武星，这样才能得到长生不死的道术。此外，女人在情感上有强烈的欲望，常常急切地追求男人，但表面上又故作控制压抑，不肯主动表现出追求男人的欲望，表明金性的女子不肯向木性的男子屈服的姿态。男子性情刚烈暴躁，节操志气比较粗疏。平时在游玩宴饮时，男子对女人却又十分温柔和柔顺，低声下气地讨好女人，这说明木怕金、阳惧阴的道理。”天门子由于按这些道理去修身养性，

年二百八十岁，犹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出《神仙传》。

玉 子

玉子者，姓韦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学众经，周幽王征之不出。乃叹曰：“人生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去死转近。而但贪富贵，不知养性命，命尽气绝则死，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于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乃师长桑子，具受众术，乃别造一家之法，著道书百余篇。其术以务魁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能起飘风，发屋折木，作雷雨云雾。能以木瓦石为六畜龙虎立成，能分形为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喷之，皆成珠玉，亦不变。或时闭气不息，举之不起，推之不动，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数十日乃起。每与子弟行，各丸泥为马与之，皆令闭目，须臾成大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气五色，起数丈。见飞鸟过，指之即堕。临渊投符，召鱼鳖之属，悉来上岸。能令弟子举眼见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务魁时，以器盛水，着两肘之间，嘘之，水上立有赤光，辉辉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内饮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后入崆峒山合丹，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所以活到二百八十岁时面貌仍然像童子。后来他常服用珍珠泡的酒，终于得道成仙，进了玄洲山里去了。出自《神仙传》。

玉 子

玉子原名叫韦震，是南郡人。他少年时就爱读各种经书，周幽王曾召他做官，他不愿出山。他感叹说：“人生在世上，过一天少一天，离生越来越远，离死却越来越近。有的人贪图荣华富贵，却不知道修身养性，大限临头就会气绝身亡，即使位居王侯，金玉珍宝聚敛如山，与尘土相比又好在哪里呢？只有得道成仙，脱离尘世，才可以使生命无穷无尽。”于是他拜长桑子为师，学习了各种道术，然后融汇贯通而自成一家，著书一百多篇。他的道术主要通过祈祷北斗魁星来施法，对阴阳五行的道理也研究得很透彻，并运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奥秘来养性治病，消灾免祸。他能兴风掀翻屋顶折断树木，也能兴雷播雨散布云雾。他能把木头瓦石立刻变成活生生的龙、虎和牛、马、羊、狗、猪、鸡，还能把自己分成千百个人。他能在江海上行走，嘴里含着水喷出去就能变成珍珠，那些珍珠绝不会再变成水珠。有时他一闭气，可以不呼不吸，这时就举不起也推不动他，不能将他身子压弯，也不能将他身体拉直，一次闭气可以连续几十天一百多天纹丝不动。有时他和弟子们出行，他就把泥团成马，让弟子们闭上眼睛，泥马立刻变成高头大马，而且骑上就能日行千里。他还能口吐五色云气，云气有几丈高。看见空中的飞鸟，他用手一指，鸟儿就立刻掉下来。他在深潭里扔进一道神符，就能把鱼鳖之类全都召上岸来。他能让弟子们抬眼看见千里之外的东西，但看见的时间不能太长。每当他祈祷北斗魁星时，就用器皿盛上水，放在两肘之间，一吹气，水上立刻发出红色的光，光芒能升起一丈多高。用这施过法术的水治病，内脏的病喝它，外在的病用这水洗，都能马上治好。后来他进入崆峒山炼丹，白天升天成仙而去。出自《神仙传》。

茅 濛

茅濛，字初成，咸阳南关人也，即东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濛性慈悯，好行阴德，廉静博学。逆睹周室将衰，不求进于诸侯。常叹人生若电流，出处宜及其时。于是师北郭鬼谷先生，受长生之术，神丹之方。后入华山，静斋绝尘，修道合药，乘龙驾云，白日升天。先

是，其邑歌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闻之，因改腊为“嘉平”。出《洞仙传》。

沈 羲

沈羲者，吴郡人，学道于蜀中。但能消灾治病，救济百姓，不知服食药物。功德感天，天神识之。羲与妻贾共载，诣子妇卓孔宁家还，逢白鹿车一乘，青龙车一乘，白虎车一乘，从者皆数十骑，皆朱衣，仗矛带剑，辉赫满道。问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为问之？”骑人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来，履行无过。寿命不长，年寿将尽。黄老今遣仙官来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是也；度世君司马生，青龙车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车是也。”须臾，有三仙人，羽衣持节，以白玉简、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识。遂载羲升天。升天之时，道间锄耘人皆共见，不知何等。斯须大雾，雾解，失其所在，

茅 濛

茅濛字初成，是咸阳南关人，是东岳上卿、司命真君茅盈的高祖。茅濛性情慈悲善良，平日常暗中积德行善，为人俭朴素净，博学多闻。他预见周朝将越来越衰败，所以从来不到诸侯那里求官做。他常常感慨于人生转眼即逝，要抓住适当的时机自己处理好自身的事。于是他拜北城鬼谷子为师，跟他学习长生之术和仙丹秘方。后来他又进入华山，远离尘世静心修炼，修道炼丹，后来乘龙驾云，白日成仙升天。在他成仙之前，他的家乡就流传着一首歌谣：“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听说后，就把腊月改名叫“嘉平”了。出自《洞仙传》。

沈 羲

沈羲是吴郡人，曾在蜀中学道。他平日只知道消除灾祸，救治病人，救济百姓，不懂得服药求仙。他的功德感动了上天，天神记住了

他。有一次，沈羲和妻子贾氏一同乘车到儿媳卓孔宁家串门，回来的路上，遇见分别用白鹿、青龙和白虎驾的三辆车，每辆车后都有几十个骑马的随从，那些随从都穿着红袍，拿着长矛挂着刀剑，辉煌显赫，堵塞了道路。这些人问沈羲：“您是沈羲先生吗？”沈羲非常吃惊，不知他们是什么人，忙回答说：“我是沈羲。不知你们问我有什么事？”骑马的人说：“你为老百姓立下功劳，心不忘道，从你小时候到现在也没有犯过什么过错。但你的寿命并不长，现在寿数快到头了。如今黄帝、老子派了仙官到人间来迎接你。乘白鹿车的是侍郎薄延之，乘青龙车的是度世君司马生，乘白虎车的是迎接你的使者徐福。”不一会儿，那三位神仙穿着羽衣持着旌节来到沈羲面前，把一只白玉板、一块刻在青玉上的证书和一块刻着字的红玉授给沈羲，沈羲不认识那些东西是什么。三位神仙就用车载着沈羲夫妇升天而去。他们升天之时，在田地里耕作的人都看见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天上突然大雾弥漫，等雾散之后，就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

但见羲所乘车牛，在田食苗。或有识是羲车牛，以语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将羲藏山谷间，乃分布于百里之内，求之不得。

四百余年，忽还乡里，推求得数世孙，名怀喜。怀喜告曰：“闻先人说，家有先人仙去，久不归也。”留数十日，说初上天时，云不得见帝，但见老君东向而坐。左右敕羲不得谢，但默坐而已。宫殿郁郁如云气，五色玄黄，不可名状。侍者数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树，众芝丛生，龙虎成群，游戏其间，闻琅琅如铜铁之声，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书着之。老君身形略长一丈，披发文衣，身体有光耀。须臾，数玉女持金按玉杯，来赐羲曰：“此是神丹，饮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寿万岁。”乃告言：饮服毕，拜而勿谢。服药后，赐枣二枚，大如鸡子，脯五寸，遗羲曰：“暂还人间，治百姓疾病。如欲上来，书此符，悬之竿杪，吾当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赐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验也。出《神仙传》。

陈安世

陈安世，京兆人也，为权叔本家佣赁。稟性慈仁，行见禽兽，常

下道避之，不欲惊之，不践生虫，未尝杀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托为书生，从叔本游，以观试之。而叔本不觉其仙人也，久而意转怠。叔本在内，方作美食，

只看见沈羲曾坐过的牛车在路上停着，驾车的牛在田里吃禾苗。有的人认识那车和牛是沈羲的，就跑去报告了沈羲家。沈羲的弟子担心是鬼怪把沈羲抓到山谷里藏起来了，就在周围百里以内到处寻找，但没找到。

过了四百多年，沈羲突然回来了，找到了他好几代之后的孙子，名叫沈怀喜。怀喜对沈羲说：“我听祖上说家中有先人成了仙，很久没回来。”沈羲在家住了几十天，据他说刚升天时并没见到天帝，只看见太上老君面向东坐着。左右的人告诉沈羲不必称谢，只默默坐着。宫殿里云雾笼罩，不时涌起五色云或黄色黑色的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老君周围有好几百人侍从，女的多男的少。宫殿院中有结着珠玉的树，到处生长着灵芝仙草，有很多龙虎在周围游戏，还听到叮叮当当的铜铁撞击的声音，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殿内四边墙上闪闪发光，上面写着神符。太上老君有一丈来高，披着长发，穿着有花纹的衣服，身体也闪闪发光。不一会儿，有几名玉女用金盘端着玉杯来赏赐沈羲说：“这玉杯里是神丹，喝了可以长生。你们夫妻一人一杯，可以活一万年。”玉女还告诉沈羲喝完前行个礼，但不用感谢。服了仙丹后又赐给两枚枣子，像鸡蛋那么大，又赏给他一条五寸长的肉干，对他说：“你暂且回到人间，给百姓治病。如果想到天上来，可以照这符写一道符，挂在你家门外高竿上，我会去接你。”说罢把一张符和一张仙方给了沈羲。沈羲忽然昏昏睡去，醒时已在地上了。后来他多次使用那仙符都非常灵验。出自《神仙传》。

陈安世

陈安世是京城人，被权叔本家所雇佣。陈安世为人慈善厚道，走路时如果遇见禽兽，他就躲到道旁，不惊动它们，从来不踩死一只小虫，也从不杀生。陈安世十三岁时，他的主人权叔本非常爱好修道成仙的事，有两位神仙假托为书生，跟叔本交游以考察他。但叔本不知

道这两位书生是神仙，时间长了，叔本心里待二位书生就有些怠慢了。有一次，叔本在家里吃美味的食物，

而二仙复来诣门，问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妇引还而止曰：“饿书生辈，复欲来饱腹耳。”于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诚实，乃谓：“叔本勤苦有年，今适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几成而败。”乃问安世曰：“汝好游戏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无由知之。”二人曰：“汝审好道，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安世承言，早往期处，到日西，不见一人，乃起欲去，曰：“书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侧，呼曰：“安世汝来何晚也？”答曰：“早来，但不见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边耳。”频三期之，而安世辄早至。知可教，乃以药二丸与安世，诫之曰：“汝归，勿复饮食，别止于一处。”安世承诫，二人常来往其处。叔本怪之曰：“安世处空室，何得有人语？”往辄不见。叔本曰：“向闻多人语声，今不见一人，何也？”答曰：“我独语耳。”叔本见安世不复食，但饮水，止息别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贤，乃叹曰：“夫道尊德贵，不在年齿。父母生我，然非师则莫能使我长生。先闻道者，即为师矣。”乃执弟子之礼，朝夕拜事之，为之洒扫。安世道成，白日升天。临去，遂以要道术授叔本，叔本后亦仙去矣。出《神仙传》。

两个书生来到门外，问陈安世：“叔本在不在家？”安世说：“在家。”就进去告诉叔本，叔本打算出门去迎接两位书生，他老婆一把拉住他说：“两个饿急了的书生，又要来咱家饱餐一顿罢了！”于是叔本就让安世出门去对书生说自己不在家。两位书生说：“你刚才说他在家，现在又说不在，这是怎么回事呢？”陈安世说：“是主人让我这样说的。”两位书生赞赏安世的诚实，就说：“叔本这人修道多年，也很勤奋，恰逢我们两人来考察他，他却懈怠了，这是他自己错过了得道的机会，快要成功时却失败了。”接着又问陈安世：“你贪玩吗？”安世说：“我不爱玩。”又问：“你喜欢修道吗？”安世说：“我爱好道术，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两位书生说：“你如果真的爱好道术，明天早晨在路北的大树下等我们。”安世记住了，第二天很早就

到大树下等着，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不见一个人来，就打算回去，说：“书生一定是欺骗我呢。”没想到两个书生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喊他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呀？”安世说：“我早就来了，一直没看见你们呀！”两个书生说：“我们早就端坐在你身边了。”两位书生约了安世三次，安世三次都是早早就来等着。二书生知道安世可以受教了，就给了他两枚药丸，并告诫说：“你回去以后，不要再吃饭，睡觉也独自睡在另一个地方。”安世遵照二书生的话做了，二书生就常到安世住处来。权叔本奇怪地说：“安世一个人住在空屋子里，怎么常听见他和别人说话的声音呢？”进到屋里，却不见有什么人。就问安世道：“我刚才听见你屋里有好几个人说话，现在却看不见有人，是怎么回事呢？”安世回答说：“是我在自言自语。”叔本发现安世不再吃饭，只喝水，而且独自住在别处，疑心他不是个平凡的人，自己知道错过了贤士，就感叹地说：“一个人有无道德修行不在年纪大小。父母生了我，但没有师长的指点我就不可能得道长生。先得到道术的，就是我的老师。”于是叔本就给安世当徒弟，每天向安世跪拜求教，为安世打扫房间。后来安世修炼成功，白日升天成了仙。临升天之前，安世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叔本，叔本也得道成仙，升天而去。出自《神仙传》。

卷第六 神仙六

张子房 东方朔 王 乔 周隐遥 刘 商

张子房

张子房，名良，韩国人也，避地于南阳，徙居于沛，后为沛国人焉。童幼时，过下邳圯桥，风雪方甚，遇一老叟，着乌巾，黄单衣。坠履于桥下，目子房曰：“孺子为我取之。”子房无倦色，下桥取履以进。老叟引足以纳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来此，当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后至，未可传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无倦怠。老叟喜，以书授之曰：“读此当为帝王师。若复求吾，乃谷城山下黄石也。”子房读其书，能应机权变，佐汉祖定天下。后人谓其书为《黄石公书》。修之于身，能炼气绝粒，轻身羽化。与绮里季、东园公、用里先生、夏黄公，为云霞之交。

张子房

张良字子房，韩国人，因为逃避战乱来到南阳，后来又搬到沛地，就算是沛国人了。张良童年时，有一次到下邳，经过圯桥，当时是风雪正猛的冬天，他遇见一个老人，系着黑头巾，穿着黄单衣。老人故意把自己的鞋掉到桥下，看着张良说：“小家伙，到桥下帮我鞋捡回来！”张良没有丝毫不情愿的表情，跑到桥下把鞋捡上来送给老人。老人伸着脚让张良给穿上，张良神情更加恭敬。老人笑着说：“你这孩子可以做我的学生了。明天早上你还到这儿来，我将会教给你一些东西。”张良天不亮就赶到桥上，见老人已经坐在那里了。老人说：“你比我来得晚，今天不能教你道术。”这样让张良来了三次，张良终于比老人先来到桥上，而且毫无厌倦怠慢的神色。这次老人高兴了，送给张良一部书并说：“你读通了这部书就能给帝王当老师了。以后如果再找我，我是谷城山下的那块黄石。”张良回去后

钻研那本书，懂得在不同形势下随机应变，后来他辅佐汉高祖刘邦统一了天下。后代把老人给他的那部书称为《黄石公书》。按照这部书中的教导去修养自身，可以修炼气功，不用吃饭，使身子像羽毛般轻捷。张良和当时著名的隐士绮里季、东园公、用里先生、夏黄公，成为修心学道的好朋友。

汉初，遇四五小儿路上群戏，一儿曰：“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东王公之玉童也。所谓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东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阴阳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万灵，育养群品。木公为男仙之主，金母为女仙之宗。长生飞化之士，升天之初，先觐金母，后谒木公，然后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汉，封留侯，为大司徒，解形于世，葬于龙首原。赤眉之乱，人发其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若流星焉。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子房登仙，位为太玄童子，常从老君于太清之中。其孙道陵得道，朝昆仑之夕，子房往焉。出《仙传拾遗》。

东方朔

东方朔，小名曼倩。父张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岁，颜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时汉景帝三年也。邻母拾朔养之，时东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岁，天下秘识，一览暗诵于口，恒指挥天上空中独语。邻母忽失朔，累月暂归，母笞之。后复去，经年乃归。母见之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吾？”朔曰：“儿暂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过虞泉湔浣，朝发中还，何言经年乎？”母又问曰：“汝悉经何国？”朔曰：“儿湔衣竟，暂息冥都崇台，一寤眠，王公啖儿以丹栗霞浆，儿食之既多，饱闷几死，乃饮

汉代初年，张良有一次遇见四五个小孩在道边玩耍，一个小孩唱着一首童谣道：“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当时的人不明白这歌谣的意思，但张良一听就懂了，就向那孩子行拜礼说：“我知道你就是东王公的玉童。你唱的金母就是西王母，木公就是东王公。这两位天尊是阴阳的父母，天地的本源，化生了万物生灵，养育了各

种事物。东王公是男仙的主宰，西王母是女仙的首领。修道成仙的人，刚升天后先拜见西王母，后拜见东王公，然后才能升入三清仙界，朝见太上道君。那歌谣就是玉童让世上的人礼拜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张良辅佐汉室，被封为留侯，任大司徒，死后葬在龙首原。汉末赤眉起义时，张良的墓被掘开，只见棺木中一个黄石枕头突然腾空飞去，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棺木中根本没有张良的尸骨和衣帽，只有写在素绢上的一篇文章和几段论述兵法的文字。张良成仙以后，做了太玄童子，常跟随太上老君在天界遨游。他的孙子张道陵也得了道，朝拜昆仑山时，张良去看望了他。出自《仙传拾遗》。

东方朔

东方朔的小名叫曼倩。父亲叫张夷，字少平，母亲是田氏。父亲张夷活到二百岁时，面貌仍像儿童。东方朔出生三天后，母亲田氏就死了，当时是汉景帝三年。一邻家妇女抱养了东方朔，这时东方刚刚发白，所以就用“东方”作他的姓。东方朔三岁时，天下任何经书秘文，只要看一遍就能背诵出来，还常常指着空中自言自语。有一次，养母忽然发现东方朔不见了，过了几个月才回来，养母就鞭打了他一顿。后来东方朔又出走了，过了一年才回来。养母看见他大吃一惊说：“你走了一年，让我怎么放心呢？”东方朔说：“孩儿不过到紫泥海玩了一天，海里的紫水弄脏了我的衣服，我又到虞泉洗了洗，早上去中午就回来了，怎么说我去了一年呢？”养母就问：“你都去过哪些国家？”东方朔说：“我洗完衣服，在冥间的崇台休息，睡了一小觉，冥间的王公给我吃红色的栗子，喝玉露琼浆，我喝多了以后，撑得要死，就又给我喝了

玄天黄露半合。即醒，还遇一苍虎息于路，初儿骑虎而还，打捶过痛，虎啮儿脚伤。”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朔以元封中，游鸿濛之泽，忽遇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而有黄眉翁，指母以语朔曰：“昔为我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吾气，已九十余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来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朔既长，仕汉武帝为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术，与朔狎昵。一日谓朔曰：“朕欲使爱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药？”曰：“东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鱼。”帝曰：“何知之？”曰：“三足乌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乌目，不许下，畏其食此草也。鸟兽食此，即美闷不能动。”问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儿时掘井，陷落井下，数十年无所托。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与臣一只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国人皆织珠玉为簟，要臣入云葜之幕，设玄珉雕枕，刻镂为日月云雷之状，亦曰‘镂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荐蜃 毫之珍褥，以百蜃 之毫织为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举手拭之，恐水湿席，定视乃光也。”其后武帝

半杯玄天黄露。我醒后，回来的路上遇见了一只黑色的老虎，就骑上它往回走，因为我着急赶路，把那老虎打得太痛，老虎把我的脚都咬伤了。”养母一听就伤心悲叹，撕下青衣裙上的一块布给东方朔包扎脚伤。后来东方朔又出走，离家一万里，看见一株枯死的树，就把养母裹在他脚上的布挂在了树上，那布立刻化成了一条龙，后人就把那地方叫“布龙泽”。汉武帝元封年间，东方朔到鸿濛之泽边游玩，忽然看见他的母亲田氏在白海边上采桑叶。不久有一个黄眉毛老人指着他母亲对东方朔说：“她从前是我的妻子，是太白星神转生到世上。现在，你也是太白星的精灵了。我不吃五谷吞气修炼，已经九十多年，我两只眼睛的瞳孔里可以射出青光，能看见阴暗地方隐藏的东西。我三千年换一次骨骼和骨髓，两千年褪一次皮除一次毛发，我出生以来已经三次换骨五次脱皮了。”

东方朔长大后，在汉武帝朝中任太中大夫。汉武帝晚年时，爱好成仙之术，和东方朔很亲近。一天他对东方朔说：“我想让我喜欢的人长生不老，能不能做到呢？”东方朔说：“我能使陛下做到。”汉武帝问：“需要服什么药呢？”东方朔说：“东北地方有灵芝草，西南地方有春生的鱼。”武帝问：“你怎么知道的？”东方朔说：“三足乌曾下地想吃这种芝草，羲和氏用手捂住了三足乌的眼睛，不准它飞下来，怕它吃灵芝草。鸟兽如果吃了灵芝草，就会麻木得不会动了。”武帝又问：“你怎么知道的呢？”东方朔说：“我小时候挖井，不小心摔到井底

下，几十年无所依托。有个人就领着我去拿灵芝草，但隔着一条红水河渡不过去。那人脱下一只鞋给我，我就把鞋当作船，乘着它过了河，摘到灵芝草吃了。那个国里的人都用珍珠白玉串成席子，邀我进入云霞织成的帐幕里，让我躺在墨玉雕成的枕头上，枕头上刻着日月云雷的图案，名叫‘镂空枕’，也叫‘玄雕枕’。又给我铺上毳毛做的贵重的褥子，是用一百只毳的毛织成的。这种褥子很凉，常常是夏天才铺它，所以名叫‘柔毫水藻褥’。我用手摸了摸，以为是水把褥子弄湿了，仔细一看，才知道褥子上是一层光。”后来有一次汉武帝

寝于灵光殿，召朔于青绮窗绋纛幕下，问朔曰：“汉年运火德统，以何精何瑞为祥？”朔对曰：“臣常游昊然之墟，在长安之东，过扶桑七万里，有云山。山顶有井，云从井中出。若土德则黄云，火德则赤云，金德则白云，水德则黑云。”帝深信之。

太初二年，朔从西那邪国还，得声风木十枝，以献帝。长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则《禹贡》所谓“因桓是来”，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黄鹄集其间，实如细珠，风吹珠如玉声，因以为名。帝以枝遍赐群臣，年百岁者颁赐。此人有疾，枝则有汗，将死者枝则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尧时年已三千岁，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赐朔，朔曰：“臣见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复生，何翹汗折而已？语曰：‘年未半，枝忽汗。’此木五千岁一湿，万岁一枯也。”帝以为然。

又天汉二年，帝升苍龙馆，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乡之事。唯朔下席操笔疏曰：“臣游北极，至镜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龙衔火，以照山四极。亦有园囿池苑，皆植异草木。有明茎草，如金灯，折为烛，照见鬼物形。仙人甯封，尝以此草然于夜，朝见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剖此草为苏，以涂明云之观，夜坐此观，即不加烛，亦名‘照魅草’。采以籍足，则入水不沉。”

在灵光殿休息，把东方朔召到寝宫绮窗的丝绸帐前，问道：“汉朝在五行德运是火德，那么，依你看我们应该把哪种精灵祥瑞作为吉兆呢？”东方朔说：“我曾游览过昊然之墟，在长安东面，离扶桑国还有七万里，那里有个云山。云山顶上有一口井，云都是从那井里升起来的。如果帝王是土德，井中就升起黄云；是火德，就升起红云；是金

德，就升起白云；是水德，就升起黑云。”武帝听后很信服。

太初二年，东方朔从西那邪国回来，带来十枝声风木献给武帝。这种树枝有九尺长，手指那么粗。这种声风木产自因洹河边，《尚书·禹贡》中所记的“因桓是来”，即是它的源头，它的河水很甜，树上面聚集飞翔着紫燕和黄鹄等鸟类，结的果实像小珍珠，风一吹就发出珠玉般的声音，所以叫声风木。武帝把声风木的树枝赏给大臣们，只有年过百岁的大臣才赏。如果这位大臣得了病，树枝自己就会渗出水珠，如果这位大臣快死了，树枝自己就会折断。从前老子在周朝活了二千七百岁，那树枝从来没有渗出过水珠；还有仙人洪崖先生在尧帝时已经三千岁了，树枝也没折断过。武帝就赏给东方朔一枝声风木，东方朔说：“我已经看见这树枝枯死了三次，但又死而复活了，岂止是渗水出汗和折断呢？俗语说：‘年寿不到一半，树枝忽然出汗。’这种树五千年渗一次汗珠，一万年才枯一次。”武帝认为确实如此。

天汉二年，武帝移住苍龙馆，非常渴望得道成仙，就召集了诸多懂道术的方士，让他们讲述远方国家的奇闻异事。只有东方朔离开坐位写了一道奏章呈给武帝说：“我曾去过北极的镜火山，那里太阳月亮都照不到，只有龙口衔着灯烛照亮山的四极。山上也有园林池塘，种植了很多奇花异树。有一种明茎草，长得像金灯，把这种草折下来点燃，能照见鬼魅。有位神仙叫甯封，曾在夜晚点燃了一根这种草，早上就看见腹中内外有光可见，所以叫它‘洞腹草’。如果陛下把这种草割下来剁碎做成染料，涂在明云观的墙上，夜里坐在观内就不用点灯了，所以这种草也叫‘照魅草’。如果把这种草垫在脚下，就能入水不沉没。”

朔又尝东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帝问朔何兽，曰：“王母乘云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税此马于芝田，东王公怒，弃此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坛，因骑而反，绕日三匝，此马入汉关，关门犹未掩。臣于马上睡，不觉还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为名，名‘步景驹’。”朔曰：“自驭之如弩马蹇驴耳。”朔曰：“臣有吉云草千顷，种于九景山东，二千年一花，明年应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马，马立不饥。”朔曰：“臣至东极，过吉云之泽。”帝曰：“何为吉云？”曰：“其国常以云气占凶吉，若有喜庆之事，则满室

云起，五色照人。着于草树，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云五露可得否？”曰：“臣负吉云草以备马食，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东走，至夕而还，得玄白青黄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遍赐群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见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应时星没，时人莫之测也。朔又善啸，每曼声长啸，辄尘落漫飞。

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皆具在否？”曰：“诸星具，独不见岁星十八年，

东方朔还曾经往东游历到吉云那个地方，得到一匹神马，有九尺高。武帝问这是个什么神兽，东方朔说：“当初西王母乘坐着云光宝车去看望东王公，把驾车的马解开，它到东王公的灵芝田里，东王公大怒，把马赶到天河岸边。正好我那时去朝拜东王公，就骑着那匹马往回走，那马绕着太阳转了三圈，然后奔向汉关，当时关门还没闭。我在马上睡了一觉，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武帝问：“这马叫什么名字？”东方朔回答：“因为这事取名叫‘步影驹’。”并说：“这马来到世间后，我再骑它时，却和劣马笨驴一样。我种了一千顷的吉云草，草地在九景山的东边，两千年开一次花，明年就到时候了，我去把那草割来喂马，马就不会再饿了。”东方朔又说：“我曾到过东方的极地，路过吉云之泽。”武帝问：“什么叫吉云？”东方朔说：“那里常用云的颜色来预卜吉凶，如果将要有吉庆的事，满屋就会升起五色祥云，光彩照人。这五色吉云如果落在花草树木上，就会变成五色露珠，露珠的味道十分甘甜。”武帝问：“这吉云和五色露你能弄些来吗？”东方朔说：“我带上吉云草作马的草料，骑上马去立即就可以弄来，一天可以来回两三趟呢。”于是东方朔就骑上神马往东走，晚上就赶回来了，弄来了黑、白、青、黄四种颜色的露水，装在青色的琉璃杯中，每种都有五盒的量，献给武帝。武帝把五色露赏给大臣们，受到赏赐的大臣们喝下露水后，老人都变成了少年，有病的都立刻痊愈了。汉武帝有一次看见天空出现了彗星，东方朔就折了一根“指星木”给武帝，武帝拿它向天上一指，彗星立刻就消失了，当时的人都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东方朔善于高声长啸，每当他长啸时，就会震得尘土漫天飞舞。

东方朔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曾对和他一起做官的朋友说：“天下人谁也不了解我东方朔，了解我的只有太王公罢了。”东方朔去世之后，武帝听说了这番话，就召来太王公问他：“你了解东方朔吗？”太王公说：“我不了解。”武帝问：“你有什么特长呢？”太王公说：“我对星象历法比较有研究。”武帝问他：“天上的星宿全都在吗？”回答说：“诸天星宿都在，只有岁星消失了十八年，

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其余事迹，多散在别卷，此不备载。出《洞冥记》及《朔别传》。

王 乔

王乔，河东人也，汉显宗时为叶令，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诣京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临至，必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舄焉，乃四年时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县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忽下玉棺于庭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饵，卧棺中，盖便立复。宿昔乃葬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为立庙，号“叶君祠”，祷无不应，远近尊崇。帝诏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或云：“即古仙人王乔也，示变化之迹于世耳。”出《仙传拾遗》。

周隐遥

周隐遥，洞庭山道士，自云甬里先生之孙，山上有其祖甬里庙甬里村。言其数世得道，尝居焦山中，学太阴炼形之道，死于崖窟中。嘱其弟子曰：“检视我尸，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后，若再生，当以衣裳衣我。”弟子视之，初则臭秽

现在又出现了。”武帝仰天叹息说：“东方朔在我身边十八年，我竟然不知道他就是岁星啊！”心里感到非常难过。东方朔其余的事在别的

书中都有记载，这里就不全写了。出自《洞冥记》及《东方朔别传》。

王 乔

王乔是河东人，汉明帝时任叶县县令，有仙人的道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就到京城朝见皇帝。皇帝因为他进京太勤而奇怪，而且他每次来时也不见车马，就密令太史官偷偷察看。太史官察看后向皇帝奏报说，王乔每次到京城来时，准有一对野鸭子从东南方飞来。皇帝就派人等野鸭子再飞来时张网捕捉，结果网里捕到的是一双鞋子，这鞋还是汉明帝四年时赏给尚书官员的那双鞋。每次王乔来朝见时，叶县县衙门前的堂鼓就会不敲自响，鼓声可以传到京城。后来有一天，忽然从空中降下一具玉石棺材，停在庭院里，县衙的官员们一起推挪那口玉棺，玉棺一点也不动。王乔就说：“这是天帝要召我去了吗？”于是就洗了澡吃了药，自己躺进玉棺中，棺盖就自动盖上了。夜里大家把玉棺埋在城东，泥土自动堆成了坟墓。这天夜里，叶县的牛羊都流汗气喘，不知是怎么回事。百姓为他立了庙，号称“叶君祠”，祈祷求告无不灵验，远近的人都很信服崇敬。皇帝让人把堂鼓迎进京城，放在城外都亭中，鼓却再也没响过。有人说：“他就是古时的仙人王乔，来向世人显示神仙变化的神迹而已。”出自《仙传拾遗》。

周隐遥

周隐遥是洞庭山中的一位道士，自称是甬里先生的孙子，洞庭山上有他祖先的甬里庙和甬里村。他说他已经连着好几世都得了道，曾住在焦山里，学太阴修炼解脱肉身的道术，死在山洞里。死前他嘱咐弟子说：“要好好看守我的尸体，不要让别的什么东西伤害侵犯。如果我六年后能够复活，就给我穿好衣裳。”他的弟子们就看守着他的尸体，刚开始尸体渐渐发臭腐烂，

虫坏，唯五脏不变，依言闭护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备汤沐，以新衣衣之。发鬣而黑，髭粗而直，若兽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复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余，近八十岁，状貌如三十许人。隋炀帝闻之，征至东都，颁赐丰厚，恩礼隆异。而恳乞归山，寻

还本郡。贞观中，召至长安，于内殿安置，问修习之道。对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万国蒙福。得道之效，速于人臣。区区所学，非九重万乘之所修也。”恳求归山，寻亦遂其所适。出《仙传拾遗》。

刘 商

刘商者，中山靖王之后。举孝廉，历官合淝令。而笃好无为清简之道，方术服炼之门，五金八石，所难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炼施效者，必资其药石，给其炉鼎，助使成之，未尝有所覬觐也。因泛舟苕霅间，遂卜居武康上强山下。有樵童药叟，虽常草木之药，诣门而售者，亦答以善价。一旦，樵夫鬻樵，有术一把，商亦厚价致之。其庭庑之下，篱落之间，草木诸药，已堆积矣。忽闲步杖策，逍遥田亩蹊隧之傍，聊自怡适，闻蓁林间，有人相与言曰：

被蛆虫咬坏，只有五脏一点也没变，于是就遵照他生前的嘱咐细心照看。到了第六年再去看时，果然身体完整而复活了。弟子们给他洗了澡，换上新衣服。这时他的头发又密又黑，胡子又粗又直，就像野兽的鬃毛一样。过了十六年，周隐遥又像上次一样死了，过了七年又复活了。这样死而复生三次，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周隐遥也快八十岁了，但容貌仍像三十多岁的人。隋炀帝听说后，召他到东都洛阳，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对他十分尊重，礼遇不同寻常。但周隐遥却向炀帝恳求让他归山，不久他回到了家乡。唐贞观年间，皇帝又把他召到长安，安置在内殿，向他请教修道的方术。他回答说：“我修炼的那点道术，只是为了个人的意愿，功德不能施及外物，只对自身有益。帝王所修的道，一句话就可以使万国得福。帝王修道的功效，实在比臣民要快得多啊。我那一点点道术，不是您这身居皇宫的万乘之尊要修习的。”周隐遥再三恳求放他归山，不久皇帝就顺应了他的心愿，让他回山修道去了。出自《仙传拾遗》。

刘 商

刘商是中山靖王的后代，曾被举荐为孝廉，做过合淝县令。他爱

好清静无为的道家学说，热心于服药修炼的方术，金、银、铜、铁、锡这五金和炼丹用的丹砂、雄黄、雌黄、空青、硫黄、云母、戎盐、硝石这八种石料，难于找到的，他都想尽方法去搜寻齐全。如果有人得到炼丹的秘方却没法实验炼制时，刘商就慷慨地把自己收集的药石原料送给他，并送给他炼丹用的炉和鼎，帮助他炼成，从没想过要从中得什么好处。后来刘商坐船在苕溪和霅水之间漫游，选择定居在武康的上强山下。那些砍柴的少年或采药的老人，即使是寻常的草药，只要他们上门来卖，刘商都会给个好价钱买下来。有一天，一个砍柴的来向刘商卖柴，手上还拿着一把白术草药，刘商也花高价买了下来。其实刘商的院子里各种草药已堆了很大一堆了。这天他拄着拐杖在野外田间小路上很悠闲地散步，正自得其乐，忽然听见丛林里有人谈话说：

“中山刘商，今日已赐真术矣，盖阴功笃好之所感乎。”窥林中，杳无人迹。奔归取术，修而服之。月余，齿发益盛，貌如婴童；举步轻速，可及驰马；登涉云岩，无复困惫。又月余，坐知四方之事，验若符契，乃入上强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异，尽礼接之。累月复一至，因谓酒家曰：“我中山刘商也，夙攻水墨，愿留一图，以酬见待之厚。”使备缁素，而约以再来。一日果至酒家，援毫运思，顷刻而千山万水，非世工之所及。将去，谓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为九海总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远别，不复来矣。”如是十许日，天色晴霁，香风瑞云，弥布山谷，樵者见空中骑乘，飞举南去。出《仙传拾遗》。

“中山人刘商，今天神已经把神药白术赐给他了，这是由于他长期积累阴功和专心修道的意志感动了神吧！”刘商仔细察看树林，没发现一个人影。刘商跑回家去拿出那把白术，结合自己的修炼服用。过了一个多月，牙齿更结实了，头发更密了，面容变得像孩童；走路又轻又快，可以赶上奔跑的马；攀登高入云端的山峰，也不再觉得疲惫。又过了一个多月，不出门就知道天下的事，非常灵验，就进了上强山的石洞里继续修炼。咸通初年，有一个卖酒人看见一个打柴老人不同于凡人，就以厚礼接待了老人。老人过了几个月又到酒店来，对卖酒人说：“我是中山人刘商，一向就练习过画水墨画，今天来是想给你

留一幅画，以酬谢你对我的隆重款待。”刘商让卖酒人准备一块画画用的白绢布，并约好了日子来画画。这天，刘商果然来到酒家，拿起笔来构思了一会儿，顷刻之间就在这布上画出了千山万水，那水平不是世俗的工匠所能达到的。临走时，他对酒家说：“我的祖先是汉代淮南王刘安，他现在任九海总司的官职，是仙界的职位，他任命我担任南溟都水的职务，过十几天我就要远别，不能再来看你了。”过了十几天，天空晴朗无云，山谷中吹拂着香风，飘荡着祥云，砍柴的人看见空中有马车，飞升向南去了。出自《仙传拾遗》。

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 远 伯山甫 马鸣生

李八百 李 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黄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时，已二千岁余矣。不肯修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其所据行者，正以交接之道为主，而金液之药为上也。初以居贫，不能得药，乃养羊牧猪，十数年间，约衣节用，置货万金，乃大买药服之。常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时人故号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饮酒，亦食谷食。日行三四百里，视之色如四十许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读《幽经》及《太素传》。彭祖问之曰：“何不服升天之神药？”答曰：“天上复能乐比人间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故时人呼白石先生为“隐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亦犹不求闻达者也。出《神仙传》。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是中黄丈人的弟子，到彭祖在世时，白石先生已活了两千多岁了。他并不热衷于得道升天，只是希望长生不死就可以了，所以对人间的享乐都不放弃。他最注重的修行方法，就是男女交合之事，经常服用的药只有用金石炼成的丹液。起初由于非常贫穷，没有钱买药，他就养羊喂猪，经过十几年节衣缩食，积攒了万金，就开始大量买药服用。他还经常煮白石当饭吃，还顺便靠近白石山住，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为“白石先生”。但他也吃肉喝酒，也吃五谷杂粮。他一天可以走三四百里，看着就像四十多岁的人。他喜好朝拜神仙，爱读《幽经》和《太素传》。有一次彭祖问白石先生：“你为什么不服用可以成仙升天的药呢？”白石先生回答说：“天上能有人间这么多的欢乐吗？我只求不老不死就满足了。再说天上那么多的神仙，我去

侍奉他们，比在人间可辛苦多了。”所以当时人们都称白石先生为“隐遁仙人”，因为他并不苦苦追求升天当仙官，正如在世人不追求功名利禄。出自《神仙传》。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寻索初平，历年不得。后见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问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余年，莫知死生所在，愿道君为占之。”道士曰：“金华山中有一牧羊儿，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闻之，即随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见悲喜。语毕，问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东耳。”初起往视之，不见，但见白石而还，谓初平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见之。”初平与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变为羊数万头。初起曰：“弟独得仙道如此，吾可学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弃妻子留住，就初平学。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后乃俱还乡里，亲族死终略尽，乃复还去。初平改字为赤松子，初起改字为鲁班。其后服此药得仙者数十人。出《神仙传》。

王 远

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举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学通五经，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观之掌握。后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汉孝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以诣京师，远低头闭口，不答诏。乃题宫门扇板四百余字，皆说方来之事。

皇初平

皇初平是丹溪人。十五岁时，家里让他出去放羊，有个道士看他善良恭顺，就把他带到金华山的山洞中。一去就是四十多年，他也不

再想家。他的哥哥叫皇初起，进山去寻找他，找了好几年也没找到。后来皇初起在街上看见一个道士，就向他打听说：“我有个弟弟叫皇初平，家里让他放羊，已经走失四十多年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死活，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恳求道长给算一算。”道士说：“金华山中有一个放羊的小孩，姓皇字初平，肯定就是你的弟弟了。”初起听后就跟着道士，到金华山里找到了弟弟，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寒暄完后，初起就问初平那羊都哪去了，初平说：“就在东边山坡上。”初起就到东边山坡上去找，没看见羊，只看见一堆白石头，就回来对初平说：“东山坡上没见有羊啊。”初平说：“羊就在那儿，只是哥哥你看不见罢了。”初平就领哥哥一起来到东山坡看羊。初平吆喝了一声：“羊快起来！”只见那些白石头一下子变成了几万头羊。初起说：“弟弟你已经得了仙道，我能学成吗？”初平说：“只要你诚心修道，就能学成。”初起就抛弃了妻子儿女留下来住，跟着弟弟学道。和他一起服用松脂和茯苓，活到了五百岁，修炼得能在坐立之间忽隐忽现，在大白天走路却没有影子，面容也像孩童一样。后来兄弟俩一起回乡，见亲族都已死光了，就又回了山。初平改名赤松子，初起改名叫鲁班。后来服他们的药成仙的有好几十人。出自《神仙传》。

王 远

王远，字方平，是东海人。曾被举荐为孝廉，任过郎中，后来升任为中散大夫。熟读五经，尤其精通天文、图讖预言、河图洛书的要义，可以预知天下盛衰的期限，对于九州的吉凶祸福，他都了如指掌。后来他辞去官职，进山修道。修成得道后，汉桓帝听说了他，几次征召他，他都不出山。桓帝又派地方官强迫他上车，拉到京城，见了桓帝后，王远始终低头闭嘴，桓帝问话，也不回答。后来他在宫门上题了四百多字，说的都是未来的事。

帝恶之，使削去。外字适去，内字复见，墨皆彻板里，削之愈分明。

远无子孙，乡里人累世相传供养之。同郡太尉陈耽，为远营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学道也。远在陈家四十余年，陈家曾无疾病死丧，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获。远忽语陈耽曰：“吾

期运当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当发。”至时远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叹息曰：“先生舍我，我将何怙？”具棺器烧香，就床衣装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尸，衣冠不解，如蛇蛻耳。远卒后百余日，耽亦卒。或谓耽得远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将终，故委之而去也。

初，远欲东入括苍山，过吴，住胥门蔡经家。蔡经者，小民耳，而骨相当仙。远知之，故住其家。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欲取汝以补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去，当为尸解，如从狗窦中过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经而去。经后忽身体发热如火，欲得冷水灌之。举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视其被内，唯有皮，头足具如蝉蛻也。去十余年，忽还家，容色少壮，鬓发鬢黑。语家人曰：

桓帝对此十分生气，命人把宫门上的字用刀削去。可门板表面上的字刚削掉，里面的字又显了出来，因为字的墨已渗透到门板里面了，越削越清楚。

王远没有后代，他家乡的人世代相传供养他。同郡有个太尉叫陈耽，专门为王远建了一座修道的屋子，并早晚向他行礼叩拜，只说是向他祈福，并没说想跟他学道。王远在陈耽家住了四十多年，陈家没有一个人生病或死亡，连奴婢女都平安无恙。陈家始终六畜兴旺，庄稼丰收。有一天王远突然对陈耽说：“我的阳寿到了，不能再在你这里久留，明天中午我就走了。”到第二天中午王远果然死了，陈耽知道王远已经升仙而去，不敢把他的尸体放在地上，只是悲痛地哭道：“先生扔下我走了，今后我还能依靠谁呢？”就做了棺材，烧上香烛，用床单包起他的尸体。到第三天晚上，尸体忽然不见了，但他的衣服并没有解开，像蛇蛻皮一样留在床上。王远死后一百多天，陈耽也死了。有人说陈耽得到王远的道术也成仙飞升了；也有人说王远知道陈耽快死了，所以才离开他先走了。

当初，王远曾打算往东去括苍山，经过吴郡，住在苏州西门的蔡经家。蔡经是个普通老百姓，然而从骨相上看可以成仙。王远知道这事，所以住在他家。王远对蔡经说：“你命中该得道成仙，上天打算选你去补充仙官的缺额。由于你从年轻时就不懂修炼道术，所以你现

在精气少而身子肥胖，不可能成仙飞升，要从肉体中解脱出来才能成仙，肉身的解脱不过像从狗洞中钻出去一样罢了。”于是王远就把解脱肉体的要领传授给蔡经，然后就离他而去了。后来蔡经突然身体变得像火一样发热，要求家里人用冷水来浇他。全家就都打来水向他身上浇，像浇一块烧焦的石头。这样浇了三天水，蔡经就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然后蔡经就跑进屋里床上躺下，他用被子把自己完全蒙上，忽然就不见了。揭开被子里面一看，只剩下全身的皮，从头到脚像蝉蜕下的皮一样。蔡经离开家十几年后，突然又回到家里，容貌像青年一样，身体强壮，头发胡须又密又黑。蔡经对家里人说：

“七月七日，王君当来，其日可多作饮食，以供从官。”至其日，经家乃借瓮器，作饮食百余斛，罗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来。未至，先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比近皆惊，莫知所在。及至经舍，举家皆见远。冠远游冠，朱衣，虎头鞶囊，五色绶，带剑，黄色少髭，长短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前后麾节，幡旗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腊封其口，鼓吹皆乘龙，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衢。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独见远坐耳。

须臾，引见经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久不到民间，今来在此，想姑能暂来语否？”须臾信还，不见其使，但闻信语曰：“麻姑载拜。不相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拜敬无阶。烦信承来在彼，食顷即到。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未即去。”如此两时，闻麻姑来，来时亦先闻人马声。既至，从官半于远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于顶上作髻，余发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皆世之所无也。入拜远，远为之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

“七月七日，王先生要到咱家来，那天要多做些饭菜，好招待他的随从官员们。”到了七月七日那天，蔡经家借了不少炊具，做了上百斛粮食的饭，摆放在院子里。那天，王远果然来了。王远还没来到时，先听见了敲锣打鼓吹奏箫管的音乐声和人喊马嘶声，周围邻居们都十分惊恐，没有人知道仙人究竟在哪里。等王远来到蔡经家，家人们全

看见了他。只见他头戴远游冠，穿着大红袍服，腰带上挂着虎头形的装绶带用的皮包，系着五色的绶带，挂着宝剑，脸呈黄色，有少量髭须，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他乘着有翠羽伞盖的车，车由五条龙拉着，龙的颜色各异，车的前后都是手执旗幡旌节的仪仗侍从，威风凛凛像个大将军一样。有十二个差役在前面开道，他们的嘴都用蜡封着，吹吹打打的乐队人员都骑着龙，从天而降，停在庭院上空。随从官员全都身高一丈多，都不在道路上行走。王远到了以后，所有的随从仪仗就立刻不见了，只有王远独自坐在那里。

过了片刻，王远召见了蔡经的父母兄弟，然后又派人请麻姑到这儿来，大家都不知道麻姑是什么人。去请麻姑的人说：“王方平恭敬地向您禀报，很久不到人间来了，现在来了这儿，不知您能不能赏光来一趟一起叙叙话。”不一会儿信使就回来了，看不见使者，只听见他说：“麻姑向您再拜行礼了。我们不相见一晃已经五百多年了，只因我们地位身份不同，无由表达对对方的尊重敬仰。先烦信使捎信回去，我一顿饭工夫就到。我已接受了使命要到蓬莱去视察，如今得先去一趟，但很快就会回来，回来后我就马上去拜见你，希望你不要马上离开人间。”这样过了两个时辰，就听说麻姑到了，来时也是先听见人马声。等到了以后，发现麻姑的随从仪仗只有王远的一半多。麻姑到了以后，蔡经领着全家上前拜见。只见麻姑是个十八九岁的美貌女子，头顶上挽了个发髻，剩下的头发都披散下来垂到腰间。衣服上有美丽的图案，但不是绸缎，却光彩照人，不知该怎么描述，反正是世上没有的。麻姑进屋拜见王远，王远忙站起来还礼。两人坐好以后，双方带来的厨师把各种佳肴呈送上来，食具都是金杯玉盘，无限也，肴膳多是诸花，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等，时经弟妇新产数日，姑见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许米来，得米掷之堕地，谓以米祛其秽也。视其米皆成丹砂，远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复作如此狡狴变化也。”远谓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醖，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

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良久酒尽，远遣左右曰：“不足复还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乞酤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使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麻姑手爪似鸟，经见之，心中念曰：“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也。”远已知经心中所言，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谓其爪可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莫见有人持鞭者。远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经比舍有姓陈者，失其名，尝罢县尉，闻经家有神人，乃诣门叩头，求乞拜见，于是远使引前与语。此人便欲从驱使，比于蔡经。远曰：“君且向日而立。”远从后观之，

不计其数，菜肴大都是各种花，散发的香气充溢了屋子内外。切开盘里的肉干吃，说是麒麟肉做的肉干。这时麻姑对王远说：“我从上次接待你以来，已经看见东海三次变成桑园田野了。刚才我到蓬莱去，看见蓬莱岛周围的水，比我们上次相会时又浅了大约一半，是不是蓬莱仙洲也要变成陆地了呢？”王远感叹地说：“怪不得圣人都说过，海里马上又将扬起灰尘了！”麻姑想见见蔡经的母亲和妻子等，当时蔡经的弟媳刚生孩子没几天，麻姑一看就知道她刚生完孩子，立刻说：“哎哟，你先站住，不要往前来。”说着要了一点米来，拿到米后就撒在地上，说米能除掉产妇身上不洁的东西。再一看，洒在地上的米已变成了丹砂，王远笑着说：“看来麻姑还是年轻啊，我老了，早就不喜欢做这些变来变去的法术了。”王远又对蔡经家的人说：“我想赏给你们一些美酒，这酒是刚从天上的酒库里带来的，味道非常醇厚，世间人喝不太合适，如果就这样喝下去，肠子可能会烂掉，现在必须往酒里兑些水，你们不要觉得奇怪。”说罢就用一斗水兑了一升酒赐给蔡经的家人，每人喝了一升多就醉了。过了很久，酒喝光了，王远对左右侍候的人说：“酒不够了就再去拿。”就派人拿了一千钱到余杭城的一个老太太那里去买酒。不一会儿，派去买酒的人就回来了，买来了一油袋子的酒，有五斗多。余杭城的老太太捎话给王远说：“只怕人间的酒你们喝不惯吧。”麻姑的手生得像鸟的爪子，蔡经看见就心里暗想：“后背发痒时，用她那爪子挠一挠背，大概会挺舒服吧。”王远即刻就知道蔡经心里的想法了，就让随从把蔡经抓来抽

了一顿鞭子，斥责蔡经道：“麻姑是神仙，你怎么竟敢妄想用她的爪子为你抓背挠痒呢？”只见鞭子抽打在蔡经身上，却看不见拿鞭子的人。打完了，王远对蔡经说：“我的鞭子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挨上的。”

蔡经有个姓陈的邻居，不知道叫什么名，是个被罢免的县尉，听说蔡经家来了神仙，就登门磕头请求拜见，于是王远让人领着他上前交谈。陈某希望王远将他收留在身边当差，和蔡经一样。王远说：“你姑且面朝太阳站着。”王远从后面观察他，

曰：“噫，君心邪不正，终未可教以仙道，当授君地上主者之职司。”临去，以一符并一传，著以小箱中，与陈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寿，自出百岁向上。可以禳灾治病者，命未终及无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祸者，便带此符，以传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当知其轻重，临时以意治之。”陈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数百家。寿一百一十岁而死。死后子弟行其符，不复验矣。

远去后，经家所作饮食，数百斛皆尽，亦不见有人饮食也。经父母私问经曰：“王君是何神人，复居何处？”经曰：“常在昆仑山，往来罗浮、括苍等山，山上皆有宫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与天上相反覆者十数过。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来告王君。王君出，或不尽将百官从行，唯乘一黄麟，将十数侍人。每行常见山林在下，去地常数百丈，所到则山海之神皆来奉迎拜谒。”其后数十年，经复暂归家，远有书与陈尉，其书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无知方平名远者，因此乃知之。陈尉家于今世世存录王君手书，并符传于小箱中。出《神仙传》。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华山中，精思服食，时时归乡里省亲，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数人先世以来善恶功过，有如临见。又知方来吉凶，言无不效。其外甥女年老

说：“哎呀，你这个人心术不正，我不能教给你成仙得道之术，应当

让你做地上主宰者手下的官员。”陈某临走时，王远将一张符和一块写着经文的板子，装在一个小箱子里，交给陈某，嘱咐说：“这些东西并不能让你得道超世，只能让你活到本该活到的岁数，那自然是一百岁以上。那些生病有灾的，那些寿命未尽或没有什么罪过不该死的人，你可以拿着这符到他们家去，他们就全好了。如果有谁家有邪鬼作祟的，你也可以拿着这仙符，把阴曹的官吏传了来，让他把鬼带回去。你也要根据所遇到的具体情况，见机而行地使用这符。”陈某用这符来消灾治病很有效，因而侍奉他的有好几百家人。陈某活到一百一十岁才去世。他死后他的弟子又拿他的符来用，就不再灵验了。

王远离开蔡经家以后，蔡家院子里摆放的那几百斛饭食都吃光了，但当时并没有看见有人吃。蔡经的父母私下问蔡经说：“王远是位什么神？住在哪里？”蔡经说：“他经常住在昆仑山，往来于罗浮山、括苍山等各山，每个山上都有他的宫室。他主管天曹的事，每天在天地间往返十几次。地上五岳主管的人间生死之事，都要先来报告给王远。他出行时，有时并不带着百官全部随行，只骑着一头黄色麒麟，带十几个侍从。每次出行都看见山林在他下面，离地常好几百丈，所到之处山海之神都来迎接拜见。”几十年后，蔡经又回了次家，王远让他带信给陈某，信很疏朗，字大而不工整。此前，没有人知道王方平就是王远，由于这信才知道。陈某家到现在还世代保存着王远当年亲笔写的信和那仙符，收藏在王远当初给的那个小箱子里。出自《神仙传》。

伯山甫

伯山甫是雍州人。曾经进入华山之中，专心致志地修道，服食仙药，也常常回到家乡去探望亲人，这样活了二百岁还不显老。伯山甫每次到别人家去时，就历数这家人祖祖辈辈的善恶和功过，说的好像都是他亲眼见过似的。他还可以预知别人未来的吉凶福祸，说出来的预言没有不灵验的。伯山甫的外甥女年老

多病，乃以药与之。女时年已八十，转还少，色如桃花。汉武遣使者行河东，忽见城西有一女子，笄一老翁，俯首跪受杖。使者怪问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药教妾，妾教子服

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问女及子年几，答曰：“妾已二百三十岁，儿八十矣。”后入华山去。出《神仙传》。

马鸣生

马鸣生者，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贤。少为县吏，捕贼，为贼所伤，当时暂死，忽遇神人以药救之，便活。鸣生无以报之，遂弃职随神。初但欲治金疮方耳，后知有长生之道，乃久随之，为负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庐江，周游天下，勤苦历年。及受《太阳神丹经》三卷归，入山合药服之，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恒居人间。不过三年，辄易其处，时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仆坐车马，并与俗人皆同。如此展转，经历九州，五百余年，人多识之，悉怪其不老。后乃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或隐山林，或出市廛。知汉中唐公昉

又多病，他就给了她一些药。外甥女当时已经八十岁了，服下药以后，立刻变得年轻了，面色像桃花一样艳丽。有一次，汉武帝派使者巡行河东，忽然看见城西有一个女子用鞭子抽打一个老头，老头老老实实地低着头跪着挨打。使者十分奇怪，就上去问怎么回事，那女子说：“这老头是我儿子哩。从前我的舅舅伯山甫给了我一些仙药，我叫我儿子吃，他不肯吃，现在就老成这样，走路连我都不如，所以我才打他。”使者问那女子和他儿子都是多大岁数，女子回答说：“我已经二百三十岁了，儿子才八十岁。”后来这女子也进了华山修道去了。出自《神仙传》。

马鸣生

马鸣生是临淄人，原来姓和，字君贤。他年轻时当过县衙里的小官，因为捕捉强盗，被强盗所伤，一下死了，忽然遇见一个神仙用药

救他，便活过来了。马鸣生觉得无法报答神仙救命之恩，就丢掉官职跟着神仙去了。一开始他只想得到医治刀枪伤口的药方，后来知道神仙还有长生的方术，就长期跟随着神仙，为他挑着书箱，往西到过女几山，往北到过玄丘，往南到过庐江，和神仙一起周游天下，辛勤劳苦地侍奉神仙很多年。等到接受了神仙给的三卷《太阳神丹经》回家后，他就进山按经书上说的方法配了药服用，因为不愿升天成仙，只吃了半副药就成为地上的神仙，可以永远住在人世。不到三年，他就搬一个地方住，所以人们都不知道他是神仙。他也修造房舍，也有仆人和车马，和世俗之人完全一样。他就这样不断地换地方住，走遍了九州，过了五百多年，有些人认识他，见他总也不老，都觉得十分奇怪。后来他终于大白天成仙升天而去。出自《神仙传》。

李八百

李八百是蜀地人，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由于好几代人都见过他，当时人推算他已活了八百岁，所以叫他李八百。他有时隐居在山林里，有时又到城镇里来。他听说汉中的唐公昉

有志，不遇明师，欲教授之。乃先往试之，为作客佣赁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驱使用意，异于他客，公昉爱异之。八百乃伪病困，当欲死，公昉即为迎医合药，费数十万钱，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八百又转作恶疮，周遍身体，脓血臭恶，不可忍近。公昉为之流涕曰：“卿为吾家使者，勤苦历年，常得笃疾，吾取医欲令卿愈，无所吝惜。而犹不愈，当如卿何！”八百曰：“吾疮不愈，须人舐之当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为舐之，即当愈耳。”公昉即舐。复言无益，欲公昉妇舐之最佳。又复令妇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疮乃欲差，当得三十斛美酒，浴身当愈。”公昉即为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疮即愈，体如凝脂，亦无余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试。子真可教也，今当授子度世之诀。”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疮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颜色美悦。以丹经一卷授公昉。公昉入云台山中作药，药成，服之仙去。出《神仙传》。

李 阿

李阿者，蜀人，传世见之不老。常乞于成都市，所得复散赐与贫
穷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所止。或往问事，

有志于修道，但没有高明的老师指点，就打算把修炼的方术教给他。
李八百打算先考验唐公昉，就假装成外地人到唐公昉家受雇当仆
人，唐公昉不知道李八百的真实身份。李八百办事非常用心，不同于
其他的仆人，唐公昉特别喜欢他，对待他和别的仆人不同。李八百有
一次装病，而且病得要死，唐公昉就给他请医生抓药诊治，花费了几
十万钱，也不觉得浪费，而且为李八百的病情忧虑担心，脸色十分愁
苦。李八百又让自己生了恶疮，全身都是，又是脓又是血，发出很大的
臭味，使人不忍心接近。唐公昉哭着说：“你到我家来当仆人，辛
苦了好几年，现在又得了这样重的病，我请医生来给你治病，花多少
钱也不吝惜。可是你的病总也不好，叫我怎么办啊！”李八百说：“我
的疮治不好，需要人舔才能好。”唐公昉就派了三个丫环给李八百舔
恶疮。李八百又说：“丫环舔还是好不了，如果你给我舔，我的疮就
能好了。”唐公昉就用嘴给他舔疮。但李八百又说，还是没有用，如
果能让唐公昉夫人舔就最好了。唐公昉就让妻子给他舔疮。李八百又
说：“我的疮要想完全治好，必须用几十斗的酒洗澡才行。”于是唐公
昉就买了几十斗酒，装在一个大桶里。李八百就起床进入酒桶中洗
澡，全身的疮果然立刻好了，而且皮肤白得像凝固的油脂，没有留下
一点疤痕。这时李八百才告诉唐公昉说：“我是神仙，听说你有志于
修道，所以才故意来考验你。看来你是可以受教了，现在我要传授给
你成仙的秘诀。”李八百就让唐公昉夫妇以及三个给他舔过疮的丫环
都用他洗过澡的酒洗浴，他们立刻都变得更加年轻，而且脸色都很漂
亮喜悦。然后李八百又授给唐公昉一本炼丹的经书。唐公昉就进入云
台山中炼制丹药，服用之后成仙升天而去。出自《神仙传》。

李 阿

李阿是蜀人，好几代人都见他不老。李阿常常在成都街上乞讨，
讨来的东西又都散给了穷人。他晚上离开成都，第二天早上又回来，

人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有人去找李阿问事，

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容貌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微叹者，则有深忧。如此候之，未尝不审也。有古强者，疑阿异人，常亲事之，试随阿还，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后复欲随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见而怒强曰：“汝随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击石，刀折坏。强忧刀败。至旦随出，阿问强曰：“汝愁刀败也？”强言实恐父怪怒。阿则取刀，左手击地，刀复如故。强随阿还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车，阿以脚置其车下，辄脚皆折，阿即死。强怖，守视之。须臾阿起，以手抚脚，而复如常。强年十八，见阿年五十许，强年八十余，而阿犹然不异。后语人被昆仑山召，当去，遂不复还也。出《神仙传》。

李阿从来不回答。但只要看他脸上的表情也就明白了，如果李阿脸上露出高兴的样子，那么问的事就是吉利的；如果李阿满脸愁容，那么问的事就有凶险；如果李阿听后微笑，就一定有大喜事；如果李阿轻轻叹口气，那问事的人一定会有很大的愁事。通过这样来预测吉凶，结果没有不准的。有个叫古强的人，怀疑李阿不是凡人，就经常侍候李阿，并试着跟李阿走，才知道他住在青城山里。后来古强打算跟李阿去山中修道，但自己没有道术，怕遇见山中虎狼，就偷偷带上他父亲的一把大刀。李阿看见后很生气地对古强说：“你和我一同走，还用害怕老虎吗？”说罢夺过刀摔在石头上，刀一下就断了。古强见刀坏了，心里很发愁。第二天早上古强跟着李阿出山时，李阿问道：“你是不是为刀坏了而发愁？”古强说实在是怕回去后父亲生气责怪。李阿就取来断了的刀，左手在地上敲了一下，刀就又恢复原状了。古强跟着李阿回成都时，还没到成都，在路上遇见一辆飞奔的马车，李阿把脚放在车轮下，结果车轮把脚都压断了，李阿立即就死了。古强吓坏了，看守着李阿的尸体。不久，李阿突然翻身爬了起来，用手揉了揉压断的脚，脚立刻完好如初。古强十八岁时，看见李阿是五十来岁的样子，等古强八十多岁时，李阿仍然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后来李阿对人说昆仑山的神仙召他，应当要去，于是就再也沒回来。出《神仙传》。

卷第八 神仙八

刘 安 阴长生 张道陵

刘 安

汉淮南王刘安者，汉高帝之孙也。其父厉王长，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尽以封长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唯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兼占候方术，养士数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为《鸿宝》。《万毕》三章，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武帝以安辩博有才，属为诸父，甚重尊之。特诏及报书，常使司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尝诏使为《离骚经》，旦受诏，食时便成，奏之。安每宴见，谈说得失，乃献诸赋颂，晨入夜出。乃天下道书及方术之士，不远千里，卑辞重币请致之。

刘 安

汉代的淮南王刘安是汉高帝的孙子。他的父亲厉王刘长，因为犯了罪，被流放到蜀中，死在半路。汉文帝可怜刘长，就重新分割刘长的封地，全部封给了刘长的儿子们，所以刘安才被封为淮南王。当时诸侯王的王子们都娇贵奢侈，没有不沉迷于游玩狩猎和美酒女色之中的，只有刘安屈己待人，礼贤下士，喜爱研究儒家学说，还精通算卦和修道的方术，招纳了几千名有才学的门客，都是天下的俊才名士。刘安写了内书二十二篇，又有中篇八章，论述神仙修行和用黄金白银炼丹之事，合称为《鸿宝》。另有《万毕》三章，论述阴阳变化的学说，一共有十万字。汉武帝见刘安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并且辈份是他的叔父，对他十分敬重。汉武帝给刘安下诏或写批复的文稿，都让司马相如等共同酌斟定稿。于是特地派遣使者，召刘安来京朝见。有一次武帝让刘安写一篇解释屈原《离骚》的文章，刘安早上接到皇命，到吃早饭时就写成了，奏报给皇帝。皇帝常常在宴席上召见刘

安，一起议论朝政的得失，刘安于是献上新作的赋、颂等文章，常常早上进宫，直到夜晚才出宫。刘安一直在搜集天下论述道学的书，收纳懂得修道的方士，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要派人带着重金、说着谦卑的话去把人请来。

于是乃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门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阖人自以意难问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长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义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无驻衰之术，又无贡、育之气，岂能究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钩深致远，穷理尽性乎？三者既乏，余不敢通。”八公笑曰：“我闻王尊礼贤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毕至。古人贵九九之好，养鸣吠之技，诚欲市马骨以致骐驎，师郭生以招群英。吾年虽鄙陋，不合所求，故远致其身，且欲一见王，虽使无益，亦岂有损，何以年老而逆见嫌耶？王必若见年少则谓之有道，皓首则谓之庸叟，恐非发石采玉、探渊索珠之谓也。薄吾老，今则少矣。”言未竟，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丝，色如桃花。门吏大惊，走以白王。

王闻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台。张锦帐象床，烧百和之香，进金玉之几，执弟子之礼，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縻事务，沉沦流俗，不能遣累，负笈山林。

于是就有八位老人一起来见刘安，他们一个个都须眉雪白。门官先偷偷报告了刘安，刘安让门官故意用自己的意思刁难那八位老人说：“我们淮南王求的上等贤人要懂得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道术，中等贤人是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精通儒家学术的大学问家，下等贤人是要十分英武、力能扛鼎、打虎擒豹的勇士。我看八位老先生年纪这样大，好像没有长生不老之术，也没有勇士孟贲、夏育那么大的力气，难道还会对《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古代经典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穷尽道理，究极性命之学吗？上面说的三种才能你们都不具备，我可不敢向淮南王通报你们求见的事。”八位老人笑着说：“我们听说淮南王特别尊重贤德的人，像周公一样，为了接待客人，吃饭时三次吐出食物，洗浴时三次拧干了头发，毫不倦怠，所以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来投奔淮南王。古代的王侯像齐桓公善待会

背九九乘法口诀的人，孟尝君奉养会学鸡鸣狗叫的人，这都是想通过重金买马骨的方式来买到真正的千里马，想像燕昭王那样通过礼遇郭隗来招揽天下英杰。我们虽然年纪很大，不合乎淮南王的要求，但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投奔他，希望见一见淮南王，即使对他没有什么好处，难道还会对他有什么不利？为什么因为我们老就觉得我们讨嫌呢？如果大王认为年轻人才有学问懂得道术，白发老者都是平庸无能的糟老头子，那可缺乏开掘顽石寻找美玉、潜入深潭寻找明珠的决心和诚意了。不是嫌我们老吗？那我们就变得年轻些吧。”话音没落，八个老人都变成了童子，年纪只有十四五岁，扎着牛角发髻，头发漆黑，面容像桃花般红润。门官大吃一惊，赶快跑进去向刘安报告。

刘安听说后，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就出来迎接，把那八个人接到思仙台上。挂起了锦绣帐幕，摆好了象牙床座，烧上百和香，进献可以倚靠的金玉小桌，像弟子拜师那样面朝北向八人磕头说：“我刘安是个才具平庸的人，但从小就爱好修身养性的事，然而由于日常的繁琐事务缠住身子，一直在俗世中沉沦，始终没能摆脱这些累赘，背上书箱到山林中去向得道的仙师们求教。

然夙夜饥渴，思愿神明，沐浴滓浊，精诚浅薄，怀情不畅，邈若云汉。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当蒙拔擢，喜惧屏营，不知所措。唯愿道君哀而教之，则螟蛉假翼于鸿鹄，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复为老人，告王曰：“余虽复浅识，备为先学。闻王好士，故来相从，未审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龙，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出入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办射不中，冬冻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变万化，恣意所为，禽兽草木，万物立成，移山驻流，行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

安乃日夕朝拜，供进酒脯，各试其向所言，千变万化，种种异术，无有不效。遂授《玉丹经》三十六卷，药成，未及服。而太子迁好剑，自以人莫及也。于时郎中雷被，召与之戏，而被误中迁，迁大

怒，被怖，恐为迁所杀，乃求击匈奴以赎罪，安闻不听。被大惧，乃上书于天子云：“汉法，诸侯

然而我日夜思念神灵的真心如饥似渴，希望有朝一日能洗掉身上的污浊，也许我修炼的诚心不够厚重，我的心愿一直难以实现，神灵像云汉一样离我非常遥远。万万没想到今天我能得到这样大的幸运，道君屈尊降临我的寒舍，这是我刘安命中该得到神灵的提点，使我又喜又惊，惶恐不已，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愿各位道君可怜我这个凡俗的人，把修炼的要点传授给我，使我这个像螟蛉一样的小虫能够借大雁的翅膀高飞入云。”八个童子于是又变成老人，对刘安说：“我们的道术也很浅薄，但毕竟比你先学了道。听说你喜欢结交有识之士，所以特地来跟随你，不知您究竟有什么愿望和要求？我们八个人中，第一个能呼风唤雨喷云吐雾，在地上划一下就产生江河，把土聚起来就可堆成高山；第二个人能让高山崩塌，把深泉填成平地，驯服虎豹，召唤蛟龙，驱使鬼神为自己效力；第三个人能分身变化相貌，坐立之间时隐时现，使千军万马立刻隐去不见，把白天变成黑夜；第四个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湖海，随意遨游在天地任何地方，呼吸之间便能到千里之外；第五个能入火不怕烧，入水不被弄湿，刀箭无法伤害，冬天不怕冻，夏天日晒不出汗；第六个能千变万化，随心所欲，能立刻变出禽兽草木等万事万物，能让山搬家，让河不流，让宫殿随意挪动；第七个能把泥土熬成金子，把铅水凝炼成银子，用水把云母、硝石等八种石料炼成仙丹，能让飞起的水花变成珍珠，能骑着龙驾着云在天上浮游。看您想学什么。”

刘安就日夜朝拜八位老人，用酒肉款待他们，并逐一试验他们之前所说的本领，结果他们各自施展神异的法术，千变万化，没有一个不灵验的。后来八位老人传授给刘安《玉丹经》三十六卷，刘安按着经书上说的方法把仙丹炼成了，但没有来得及服用。那时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刘迁爱好舞剑，自认为剑法无人能及。有一次，他让当时任郎中的雷被和他一起舞剑，雷被一时失手，误伤了刘迁，刘迁翻脸大怒，雷被也很恐惧，怕刘迁杀他，就要求带兵讨伐匈奴来赎罪，刘安听说后不同意。雷被十分害怕，就上书给皇帝说：“按照汉朝的法律规定，如果诸侯中有人

壅阏不与击匈奴，其罪入死，安合当诛。”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县耳。安怒被，被恐死。与伍被素为交亲，伍被曾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发，二人恐为安所诛，乃共诬告，称安谋反。天子使宗正持节治之，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发遣王。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马迹犹存。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诬告者，其诬人当即死灭，伍被等今当复诛矣。”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问，云王仙去矣。天子怅然，乃讽使廷尉张汤，奏伍被，云为画计，乃诛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汉史秘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后世人主，当废万机，而竞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后自杀，非得仙也。按左吴记云，安临去，欲诛二被，八公谏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况于人乎？”安乃止。又问八公曰：“可得将素所交亲俱至彼，便遣还否？”公曰：“何不得尔，但不得过五人。”安即以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还。吴记具说云，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

压制部下，不允许部下去讨伐匈奴的，该判死罪，刘安应该处死。”汉武帝向来器重刘安，没追究这事，只是把刘安的封地削去了两个县。刘安更加恼怒雷被，雷被也总怕刘安杀他。雷被和伍被一向就是好朋友，伍被曾经因为通奸的事得罪了刘安，刘安忍着没有发作，雷被和伍被怕被刘安杀掉，就一起向武帝诬告，说刘安要造反。武帝就派了管皇室宗族事务的宗正官带着天子符节去查办，这时八公就对刘安说：“你可以离开尘世了，这是上天让你脱离世俗的机会。你如果没有这件被诬告谋反的事，一天天混下去，是很难脱离凡俗的。”八公让刘安登上高山向神灵祭告，并把金子埋在地里，然后刘安就白日升天成仙了。八公和刘安登山时踩过的石头上都留下了很深的脚印，到现在人马的足迹还留在山上。八公对刘安说：“凡是有仙籍的人被人诬告，那诬告者也会被处死，所以伍被、雷被现在也该被处死了。”宗正官来查刘安被告谋反的案子，发现刘安不见了，一打听，大家说刘安成仙了。武帝听说后心里很不好受，就授意朝中管刑狱的廷尉张汤，让他以策划阴谋的罪名参奏伍被，于是就杀了伍被和

雷被，并灭了他们家九族，与八公的预言完全一致。汉朝的史书中对于刘安成仙得道的事故意隐瞒没有记载，怕以后当皇帝的都不理朝政，竞相去学习刘安以便成仙，只记载说刘安因为被诬告谋反而自杀，而不是成了仙。按照左吴的记载，说刘安成仙要离去时，打算杀掉雷被、伍被，八公劝告说：“不能这样做，成仙的人连一只小虫都不害，何况是人呢？”刘安就没杀雷被与伍被。刘安又问八公：“能不能把我的亲朋好友都带到仙界去一趟再让他们回来呢？”八公说：“有什么不可以呢，但不能超过五个人。”于是刘安就带着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个人去了仙界的玄洲，到达以后又打发他们回来了。后来左吴的文章中记述说，刘安还没到仙境时就遇见了几位仙伯，但由于刘安从小就养尊处优，很少对人卑躬屈膝地行礼，行为举止不够恭敬，说话声音很大，有时不注意还自称“寡人”。结果仙伯中的主事者就参奏说：“刘安对仙官大不敬，应该把他赶回人间。”多亏了八公为刘安解释开脱，

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

武帝闻左吴等随王仙去更还，乃诏之，亲问其由，吴具以对。帝大懊恨，乃叹曰：“使朕得为淮南王者，视天下如脱屣耳。”遂便招募贤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为公孙卿、栾大等所欺。意犹不已，庶获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实有神仙也。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出《神仙传》。

阴长生

阴长生者，新野人也，汉皇后之亲属。少生富贵之门，而不好荣贵，唯专务道术。闻马鸣生得度世之道，乃寻求之，遂得相见，便执奴仆之役，亲运履之劳。鸣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别与之高谈，论当世之事，治农田之业，如此十余年，长生不懈。同时共事鸣生者十二人，皆悉归去，唯长生执礼弥肃。鸣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将入青城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经》授之，鸣生别去。长生乃归，合之丹成，服半剂，不尽，即

升天。乃大作黄金十数万斤，以布惠天下贫乏，不问识与不识者。周行天下，与妻子相随，一门皆寿而不老。在民间三百余年，后于平都山东，白日升天而去。著书九篇，云：

才免了刘安大不敬的罪，但仍罚他看管天都城中的厕所三年。三年期满后，只允许刘安当一个散仙，不得在仙界担任官职，只是能够长生不死而已。

后来汉武帝听说左吴等五人随刘安去了仙界后又回来了，就召见左吴等人，亲自询问他们详细情况，左吴把详情说了。武帝非常懊丧悔恨，叹息说：“我要是像淮南王那样，放弃天下对我来说也不过像脱鞋一样。”从此汉武帝就招贤纳士，希望也能招来八公那样的仙人，但始终没有仙人光临，反而被公孙卿、栾大等人欺骗。然而武帝仍不甘心，还是希望能找到真仙人，因为刘安成仙之事如此明确，让他知道天下真有神仙。当时人传说刘安和八公升天时，剩下的仙药器皿放在院里，鸡狗吃后也都升了天，所以天上也有鸡鸣狗叫的声音。出自《神仙传》。

阴长生

阴长生是新野人，他是汉朝皇后的亲属。他虽然从小生在富贵人家，却不贪恋荣华富贵，专门喜好研究道家的方术。他听说马鸣生掌握了成仙的道术，就去找他，相见之后，就给马鸣生当仆人，亲自给他干脱鞋扫地的的工作。然而马鸣生并不传授他成仙的道术，只是一天到晚和他高谈阔论，谈论当世的俗事，经营种田的事业，就这样过了十多年，阴长生也没有懈怠之意。和阴长生一块来向马鸣生学道的十二个人，全部回去了，只有阴长生对马鸣生执弟子之礼更加恭敬。马鸣生告诉阴长生说：“你才是真正能够得道的人啊！”于是就带着他进了青城山，把黄土熬成黄金给他看，马鸣生站在神坛上，面朝西，把一部《太清神丹经》传授给阴长生，然后就告别走了。阴长生回来后，照经卷上的办法炼成了仙丹，只吃了半剂，还没吃完，就可以升天了。后来阴长生又用泥土炼出了十几万斤黄金，用这些金子救济天下穷苦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后来阴长生又带着妻子周游天下，他一家老小都长寿不老。阴长生在世间住了三百来年，最后在

平都山的东面白日升天而去。阴长生著书九篇，其中说：

“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尽论，但汉兴以来，得仙者四十五人，连余为六矣。二十人尸解，余并白日升天。”抱朴子曰：“洪闻谚书有之曰：‘子不夜行，则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间不有学道得仙者？阴君已服神药，未尽升天，然方以类聚，同声相应，便自与仙人相集。寻索闻见，故知此近世诸仙人数量耳。而俗民谓为不然，以己所不闻，则谓无有，不亦悲哉。夫草泽间士，以隐逸得志，以经籍自娱，不耀文采，不扬声名，不修求进，不营闻达，人犹不能识之，况仙人亦何急急令闻达朝阙之徒知其所云为哉。”

阴君自叙云：“汉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何为俗闻？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气导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无为合神。上士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安。’”

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黄牒之简，漆书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一封缣书，合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又著诗三篇，

“古代的神仙非常多，不能详细介绍，但从汉代以来，成仙的只有四十五人，加上我是四十六名。其中二十人是把肉身留在人间灵魂升了天，其余的都是大白天连魂魄带肉体一块升天成仙。”抱朴子葛洪说：“我听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人们夜晚不走路，怎么会知道路上有走夜路的人呢？’不成仙，又怎么能知道天下山林中不会有修道成仙的人呢？现在阴先生服了仙丹，虽未曾升天，但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自然而然地要和仙人相聚。根据日常与仙人相处的见闻，自然就知道近代成仙者的人数了。那些世上的凡夫俗子们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没见过神仙就认为世上没有神仙，这不也很可悲吗？有些民间的高洁之士，以隐居为志趣，通过研究经书典籍来愉悦自己，从不夸耀自己的学问，也从不追求名利，不求入仕为官飞黄腾达，人们尚且都不知道他们，更何况那些成仙得道的人，又何必让世上那些汲汲于追求功名利禄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呢。”

阴长生自己也说：“汉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接受了仙君传授的炼仙丹的秘诀：‘得道脱离俗世之际，把这要诀留在名山。如果有谁能够得到，就将名列真人之中。成仙之人来去自由，怎么可能为世俗之人所知。不死的要诀，在于服用神丹。练习呼吸吐纳的气功，俯仰屈伸以锻炼身体，服用草药，也可以延年益寿，但绝不能脱离尘世，成为神仙。你如果想要修道，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要长期地学习道术，清静无为合乎大道。真心修道的人，自然刻苦勤奋。那些愚昧的人则大声嘲笑，以为不是这样。只要能得到仙丹灵药，就可以长生安康。’”

于是阴长生就撕了一块黄绸子，在绸子上写了一部丹经，将其装进一个有花纹的玉石匣子里，放在嵩高山上。又在一块黄栌木板上用漆写了一部丹经，装在青玉做的匣子里，放在太华山上。又在一块金板上刻了一部丹经，装进白银做的匣子里，放在蜀中绥山上。还有写在丝绢上的一段经文，合起来一共十篇，交给了弟子，让他们世代传下去。阴长生还写了三首诗，

以示将来。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艾重纡。余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龙驾浮。青云承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遥太极，何虑何忧。傲戏仙都，顾愍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奔驰索死，不肯暂休。”其二章曰：“余之圣师，体道之真。升降变化，乔、松为邻。唯余同学，十有二人。寒苦求道，历二十年。中多怠堕，志行不坚。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没幽壤，何时可还？嗟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千。”其三章曰：“惟余束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放五浊，避世自匿。三十余年，名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归，劳不敢息。奉事圣师，承欢悦色。面垢足胝，乃见褰饰。遂受要诀，恩深不测。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白已成，货财千亿。使役鬼神，玉女侍侧。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阴君处民间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张道陵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鹄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

留给未来的人看。第一首说：“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艾重纆。余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龙驾浮。青云承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遥太极，何虑何忧。傲戏仙都，顾愍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奔驰索死，不肯暂休。”第二首诗说：“余之圣师，体道之真。升降变化，乔、松为邻。唯余同学，十有二人。寒苦求道，历二十年。中多怠堕，志行不坚。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没幽壤，何时可还？嗟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千。”第三首诗说：“惟余束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放五浊，避世自匿。三十余年，名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归，劳不敢息。奉事圣师，承欢悦色。面垢足胝，乃见褒饰。遂受要诀，恩深不测。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白已成，货财千亿。使役鬼神，玉女侍侧。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阴长生在人间活了一百七十岁，容貌就像个年轻的女子，后来在大白天成仙飞升进了仙界。出自《神仙传》。

张道陵

张道陵是沛国人，原本是太学中的书生，精通五经。后来他感叹地说：“这些学问对延年益寿没有一点用处啊！”于是就开始学习研究长生之道，得到了黄帝的九鼎炼丹秘方，就想照着秘方试验炼丹。但炼丹的药石非常费钱，张道陵家一向很穷，想要致富，但种田放牧又

不是他的长项，于是未能炼成丹药。他听说蜀人民性淳朴，容易接受教化，而且那里名山很多，就带着弟子去了蜀中，住在鹄鸣山，写了二十四篇论述道术的文章，于是开始苦苦思索修炼心志。有一天，忽然有许多神仙从天而降，只见成千上万的车马，车身是金制的，车盖上装饰着羽毛，驾车的都是龙虎，数都数不过来。神仙中有的自称是柱下史，有的自称是东海小童。于是将新出正一明威之道传授给张道陵，

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轮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溷，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罪，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

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其药，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其所居门前水池，陵常乘舟戏其中，而诸道士宾客，往来盈庭巷。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共食饮，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采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较，转其首尾，而大途犹同归也。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其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昇者，从东方来。生平未相见，

张道陵学成之后，能给人治病，于是百姓们都来侍奉他，拜他为师，弟子达几万户。于是设立了祭酒的官职，分别管理弟子们，像政府的长官一样。他还建立制度，让弟子们按照需要轮流交纳米粮、丝织品、器具、纸笔、柴草等东西，带人修整道路，不参加修路的懒惰弟子，张道陵就让他们生病。县里本来就有很多桥梁道路需要修复，这时百姓们清除路上的野草，清挖堵塞的河道，什么都做，都出自张道

陵的授意。有些愚昧的人不知道这些事都是张道陵授意干的，还以为
是上天的旨意呢。张道陵还想唤起人们的廉耻心，以此来管理众人，
他不愿意动用刑罚，就立了一种制度：凡是有疾病的人，都要把自己
有生以来犯过的罪过亲手写在纸上，然后扔到水里，向天神发誓，以
后永不再犯，再犯就必死。于是百姓们心里都想着，犯了罪的就会生
病，生病时就要把自己的罪过都交代出来，一是为了使病能痊愈，二
是由此产生羞愧心，不敢再犯，而且因为惧怕天地神灵而改过自新。
从此以后，凡是犯过罪的，都改恶向善了。

张道陵因此得了很多财物，用来买炼丹用的材料，开始炼丹。丹
炼成后，张道陵只服了半副，因为他不愿意立即升天，这时他已经可
以用分身术把自己分成几十个人了。张道陵所住的房子门前有个水
池，他常乘船在水中游玩，而他的道友和宾客多得挤满了庭院和街
巷。他就分出一个自己坐在席上，和宾客们谈话，一起吃饭喝酒，而
他的真身还在池中船上游玩。张道陵治病，大多是采用黑白阴阳相生
相克的原理，根据具体病情对药方进行调整，但大体还是和仙人传授
的药方相一致。呼吸吐纳，服食丹药，本来用的就是仙法，也没有什
么改变。他常对人们说：“你们大都不能摒除俗态，放弃世俗，所以
更需要用我的炼气、锻炼、男女房中之术，也许可以得到让人活到几
百岁的草木药方。”张道陵有一个最重要的秘方，只传授给王长一个
人。他还说应该有一个从东方来的人，这人也合该得到秘方。这个人
必在正月初七的中午到达，张道陵事先就说了这人的面貌身材。到了
那个时间，果然有个叫赵昇的人从东方来。生平从未见过张道陵，
其形貌一如陵所说。

陵乃七度试昇，皆过，乃受昇丹经。七试者：第一试，昇到门不
为通，使人骂辱，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试，使昇于草
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昇接床。明日又
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昇终不失正。第三试，昇行道，
忽见遗金三十瓶，昇乃走过不取。第四，令昇入山采薪，三虎交前，
咬昇衣服，唯不伤身。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
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也？岂非
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昇于市买十余匹

绢，付直讫，而绢主诬之，云未得。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吝色。第六试，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敢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

然而他的形貌身材和张道陵事先说的完全一样。

张道陵就考验了赵昇七次，都通过后，才把丹经传授给赵昇。七次考验分别是：第一次考验，赵昇来到张道陵的门口以后，门人不给通报，并辱骂赵昇，骂了四十多天，赵昇就在门外露宿了四十多天，没有离开，张道陵才让他进门。第二次考验是让赵昇在田里看守庄稼驱赶野兽，到了晚上，张道陵派了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假装是走远路的旅客，要求在赵昇这儿过夜，并和赵昇挨着床睡觉。第二天那美女又假装脚痛赖着不走，赵昇只好留她住了几天。那女子又挑逗勾引赵昇，但赵昇始终行为端正不受诱惑。第三次考验，赵昇在路上走时，突然看见路上别人遗失的三十瓶金子，赵昇从旁边走过，并不拿金子。第四次考验，让赵昇进山砍柴，三只老虎一起来到赵昇面前，撕扯他的衣服，但不伤他的身体。赵昇并不害怕，脸不变色心不跳，还对老虎说：“我是个学道的人，从小就没做过坏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师学道，求长生不老之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莫非是山神派你们来考验我的吗？”过了片刻，三只老虎就离去了。第五次考验，让赵昇在街上买了十几匹绢绸，付完钱以后，卖绢的老板却诬蔑赵昇，说他没有付钱。赵昇就脱下自己的衣服卖掉，用钱买来了绢绸还给那老板，一点也没有生气怨恨。第六次考验是派赵昇去看守粮仓，有一个人去向赵昇磕头讨饭，那人破衣烂衫，面目肮脏，全身长满了脓疮，又腥又臭，令人讨厌。赵昇看见后十分可怜他，脸色露出感动的神色，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那人穿，用自己的粮食为那人做了饭，还把自己的粮食送了一些给那人。第七次考验，张道陵带着弟子们登上悬崖绝壁，下面有一棵桃树，像人的胳膊那样，长在石壁上，桃树下

面是万丈深渊，桃树上结着很大的桃子。张道陵对弟子们说：“谁能摘下那桃子，我就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他。”这时有三百来个弟子都趴在崖边看那桃树，个个吓得双腿战栗汗流浹背，没有敢长时间看那桃树的，最后都吓得退了回去，谢罪说不敢去摘那桃子。只有赵昇一个人说：“有神灵保佑，有什么危险呢？何况有仙师在这里，他一定不会让我摔死

于谷中耳。师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掷，投树上，足不蹉跌，取桃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缘，不能得返。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众视之，见陵臂加长三二丈，引昇，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昇食桃毕，陵乃临谷上，戏笑而言曰：“赵昇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唯昇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唯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昇、长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而乃没于云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昇，乃知其志也。出《神仙传》。

在山谷里。既然是仙师让摘这桃子，说明这桃子一定能够摘到的。”说罢，赵昇纵身一跳，落在桃树上，身子都没有打晃，摘下一大抱桃子。然而石壁非常陡峭，无法攀登回到崖上去。于是赵昇就在下面把摘到的桃子一个一个地扔了上去，一共是二百零二个桃子。张道陵把桃子给弟子们每人分了一个，自己吃了一个，给赵昇留了一个等他上来。于是张道陵用手去牵赵昇，大家亲眼看见张道陵的手臂突然加长了两三丈，伸到桃树上去拉赵昇，赵昇一下子就上来了。张道陵把刚才留的桃子给了赵昇。赵昇吃完以后，张道陵就站在悬崖边上，笑着说：“赵昇因为心术端正，才能跳到桃树上，连身子都不晃。现在我自己也想跳下去，一定能摘到最大的桃子。”弟子们都劝张道陵不要跳，只有王长和赵昇不说话。张道陵就往下跳，却没有

落在桃树上，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仰视四面都是看不见顶的高山峻岭，山顶高入云天，往下看是没有底的深谷，连道路都没有，弟子们这时都吓得哭了起来。只有赵昇和王长冷静了一会儿议论道：“老师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现在他跳进了万丈深谷，我们这样活着也于心不安啊！”说罢两个人一齐跳下了悬崖，正好落在张道陵的面前。只见张道陵盘腿坐在一个很小的帐中床上，他见到赵昇和王长，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俩会来的。”接着就向他俩传授了修道的秘诀，三天后才一同返回。回到家中时，弟子们都惊讶悲叹不已。后来，张道陵和赵昇、王长三个人都是大白天成仙飞升入云。弟子们仰着头看，过了很久，他们才消失在云天之中。当初，张道陵进入蜀山之中，炼成了仙丹后，只吃了半副，虽然没有升天，但已成为地上的神仙。他不急着升天，就是为了对赵昇作七次考验以便超度他，考验其修道的心志。出自《神仙传》。

卷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孙登

吕文敬 沈建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齐人也。汉武帝招募方士。少君于安期先生得神丹炉火之方，家贫，不能办药，谓弟子曰：“老将至矣，而财不足，虽躬耕力作，不足以致办。今天子好道，欲往见之，求为合药，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黄金，金成服之升仙。臣常游海上，见安期先生，食枣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赐遗无数。少君尝与武安侯饮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余，少君问其名，乃言曾与老人祖父游夜，见小儿从其祖父，吾故识之。时一座尽惊。又少君见武帝有故铜器，因识之曰：“齐桓公常陈此器于寝座。”帝按言观其刻字，果齐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数百岁人矣。视之如五十许人，面色肌肤，甚有光泽，口齿如童子。

李少君

李少君是齐地人。汉武帝因喜好道术招募天下懂道术的方士。李少君在安期先生那里得到了炼丹的秘方，但由于家里穷，买不起炼丹用的材料，就对弟子们说：“我就要老了，但财产不够，就是再卖力气地种田，也凑不够买药炼丹的钱。听说当今天子爱好道术，我想去朝见他，请求为皇帝炼制丹药，这样就能实现心愿了。”于是李少君把安期先生的炼丹秘方献给汉武帝说：“丹砂可以炼出金丹，吃了金丹就能成仙。我曾经在海上漫游，遇见了仙人安期先生，吃过一种像瓜一样大的枣子。”汉武帝对李少君非常尊重，赏给他无数财物。李少君曾经和武安侯一起宴饮，在座的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问那位老人的姓名，然后说，我曾经和他的祖父一起夜里游玩宴饮过，看见过一个小孩跟他祖父在一起，所以我才认识他。当时在座的

人听了李少君这番话都感到很惊奇。有一次，李少君看见汉武帝有一件旧铜器，就对武帝说：“春秋时齐桓公曾把它摆在自己的床头。”汉武帝听李少君这么一说，就细看铜器上刻的字，果然是春秋时齐国的旧铜器，从而知道李少君已活了几百岁了。但李少君看上去只有五十来岁，脸色红润皮肤很有光泽，牙齿像少年人那样整齐。

王公贵人，闻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遗金钱山积。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谓帝曰：“陛下不能绝骄奢，遣声色，杀伐不止，喜怒不胜，万里有不归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药方与帝，少君便称疾。是夜，帝梦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云中来，言太乙请少君。帝遂觉，即使人问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梦少君舍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视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敛，忽失尸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蝉蛻也。帝犹增叹，恨求少君不勤也。

初，少君与朝议郎董仲躬相亲爱。仲躬宿有疾，体枯气少。少君乃与其成药二剂，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后土脂、黄精根、兽沉肪、先莠之根、百卉花酿，亥月上旬，合煎铜器中，使童子沐浴洁净，调其汤火，使合成鸡子，三枚为程。服尽一剂，身体便轻；服三剂，齿落更生；五剂，年寿长而不复倾。仲躬为人刚直，博学五经，然不达道术，笑世人服药学道，频上书谏武帝，以为人生则命，衰老有常，非道术所能延。意虽见其有异，将为天性，非术所致，得药竟不服，又不问其方。少君去后数月，仲躬病甚。常闻武帝说前梦，恨惜少君，仲躬忆少君所留药。试服之，未半，乃身体轻壮，其病顿愈；服尽，气力如年少时，乃信有长生不死

王公贵族们听说李少君能使人长生不死，都对他万分敬仰，给他送的金钱堆积如山。李少君就悄悄用钱买药炼丹，丹炼成后，对武帝说：“陛下如果不能除掉骄奢淫逸的恶习，遣散身边歌姬舞女、绝色美人，仍然到处征战讨伐，喜怒无常，使荒野常有冤魂流落，让街市里常见流血重刑，那就绝不能炼成仙丹修成大道。”李少君把自己不会衰老的秘方给了汉武帝，然后就假称自己生了病告辞。这天夜里，汉武帝梦见和李少君一起登嵩高山，半路上有个神仙骑着龙拿着旌节

从云中降下来，说太乙真人请李少君去。汉武帝惊醒了，立刻派人打听李少君的情况，并且告诉亲近的大臣说：“我昨夜梦见李少君离我而去了！”李少君于是便病重，武帝前往探视，并派人去接受记录李少君的秘方，还没说完就死了。武帝说：“李少君不会死，他是登了仙界了！”李少君刚要入殓时，尸体忽然不见了，衣服连扣子都没解开，就像蝉蜕壳一样。汉武帝更加感叹，遗憾自己没有向李少君殷勤地求教道术。

当初，李少君和朝议郎董仲躬交往亲密。董仲躬一向有病，身体消瘦气血不足。李少君就给了他两副药和药方，让他用戊巳年间生长的草、当地出产的油脂、野生姜的根、野兽的脂膏、秋天先枯死的根、春天百花的膏汁，在十二月上旬把上述药料合放在铜器中熬，让一个童子沐浴得十分洁净，让他看好火候，把熬好的膏再制成鸡蛋大的药丸，三丸一个疗程。吃完一副药，身子就会非常轻快；吃完三副，旧牙就会脱掉生出新牙；吃完五副后，就可以长寿不老了。董仲躬为人刚强正直，精通五经，但不了解道术，还经常嘲笑服丹药学道术的人，多次上书劝阻汉武帝，认为人寿天定，衰老是正常的，不是学道术就能长生不老的。董仲躬虽然看到李少君有些特异之处，但认为那是天赋异禀，并非修炼方术的结果，拿了药也不服用，也不向李少君请教药方。李少君走后几个月，董仲躬就病重了。他曾听汉武帝说梦见李少君成仙而去非常遗憾后悔，就想起了李少君给他的药。试着服用那药，吃了不到一半，就觉得身轻体壮，病立刻好了；吃完之后，就觉得像年轻时那样精力充沛，这时才相信真的有长生不死

之道。解官，行求道士，问其方，竟不能悉晓。仲躬唯得发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余乃死。嘱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药，初不信，事后得力，无能解之，怀恨于黄泉矣。汝可行求人间方术之事，解其方意，长服此药，必度世也。”

时有文成将军，亦得少君术。事武帝，帝后遣使诛之，文成谓使者曰：“为吾谢帝，不能忍少日而败大事乎？帝好自爱，后三十年，求我于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还，具言之。帝令发其棺视之，无所见，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窃其尸而藏之，乃收捕，检问其迹，帝乃大悔诛文成。后复征诸方士，更于甘泉祀太乙，又别设

一座祀文成，帝亲执礼焉。原缺出处，查出《神仙传》。

孔元方

孔元方，许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实等药，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许人。郗元节、左元放，皆为亲友，俱弃五经当世之人事，专修道术。元方仁慈，恶衣蔬食，饮酒不过一升，年有七十余岁。道家或请元方会同饮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竖，头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杯倒饮，人莫能为也。元方有妻子，不畜余财，颇种五谷。时失火，诸人并来救之，出屋下衣粮床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篱下视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

的道术。于是董仲躬就辞去了官职，前去向道士们求教，询问仙方，但得不到正确圆满的回答。后来他只能做到头发不白，样貌看起来很年轻力壮，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死前叮嘱他的儿子董道生说：“我曾得到李少君的仙药，起初不相信，后来服药见效，却不能了解药方及炼制方法，只有怀恨于九泉之下了。你要寻找人间懂得道术的人，了解丹方，常服丹药，就能离世成仙了。”

当时还有个文成将军，也得到了李少君传授的方术。文成将军事奉汉武帝，后来武帝派使者去杀他，文成将军对使者说：“请替我向皇上谢罪，他为什么不能忍耐几天而败坏大事呢？请皇上自己保重，三十年后到成山去找我，那时再一起合作，不要互相怨恨了。”使者杀了文成将军以后，回来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文成将军的话。武帝听后命人打开文成将军的棺材，发现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竹筒。武帝怀疑是文成将军的弟子偷走他的尸体藏起来了，就收捕他的弟子，拷问文成将军的行迹，结果十分后悔杀了文成将军。后来武帝又征召方士，又在甘泉祀奉太乙真人，又另外设了一个神位祀奉文成将军，由武帝都是亲自祭祀行礼。原缺出处，经查出自《神仙传》。

孔元方

孔元方是许昌人。他经常服用松脂、茯苓、松籽等药，越老却越显得年轻，容貌像四十多岁的人。郗元节、左元放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们都放弃了五经学问及当世的人事，专门修炼道术。孔元方为人善良仁慈，粗衣素食，喝酒从不超过一升，当时有七十多岁。有一次，几位道士请孔元方一起喝酒，轮到元方干杯时，元方行了个酒令：一只手抓着拐杖，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着，用另一只手拿着酒杯倒着喝酒，结果别人都不能像他这样喝酒。孔元方有妻有子，但从不积存多余的钱财，只是很下力气地种田。有一次，孔元方家里失火了，人们都来帮忙救火，从屋里往外抢救衣物粮食家具，但孔元方却不往外抢救东西，反而撒开腿坐在篱笆前看火。他的妻子催他赶快抢救财物，孔元方笑道：

“何用惜此。”又凿水边岸，作一窟室，方广丈余，元方入其中断谷，或一月两月，乃复还，家人亦不得往来。窟前有一柏树，生道后棘草间，委曲隐蔽。弟子有急，欲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后东方有一少年，姓冯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寻窟室得见。曰：“人皆来，不能见我，汝得见，似可教也。”乃以素书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传一人。世无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无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顿接二人。可授不授为‘闭天道’；不可授而授为‘泄天道’，皆殃及子孙。我已得所传，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岳。后五十余年，暂还乡里，时人尚有识之者。出《神仙传》。

王 烈

王烈者，字长休，邯郸人也。常服黄精及铅，年三百三十八岁，犹有少容。登山历险，行步如飞。少时本太学书生，学无不览，常以人谈论五经百家之言，无不该博。中散大夫谯国嵇叔夜，甚敬爱之，数数就学，共入山游戏采药。后烈独之太行山中，忽闻山东崩圯，殷殷如雷声。烈不知何等，往视之，乃见山破石裂数百丈，两岸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经阔尺许，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试丸之，须臾成石，如投热蜡之状，随手坚凝。气如粳米饭，嚼之亦

“这些有什么可惜的！”孔元方又在河边岸上凿了一个一丈见方的洞窟，然后钻进洞窟里，不吃不喝，有时一两个月才出来，家里的人他也不让到洞窟里来。洞窟前有一棵柏树，长在大道后面的荆棘草丛

里，遮挡着那个洞窟。有时弟子有急事想找孔元方那个洞窟，都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后来从东方来了一个少年，名叫冯遇，爱好道术，想跟随孔元方学道，一来就找到了孔元方的那个洞窟。孔元方说：“别人来都找不到我，你却一来就找到了我，看来你是值得我传授道术的人。”孔元方就把两卷写在白布上的经文给了冯遇，并对他说：“这上面写的是修道的要点，四十年才可以传授一个人。如果世人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也不能因为年限到了胡乱传授。如果四十年到了还找不到值得传授的人，等到了八十年有两个人可传授，就可以传给两个人。遇到了可传道的人而不传，就犯了‘闭天道’的罪；遇到不该传道的人却传了，就犯了‘泄天道’的罪，这两种罪都会连累子孙。现在我已把道术的精要传给了你，我就可以离去了。”于是他就扔下妻子儿女进了西岳华山。五十多年后，孔元方回过一次故乡，当时的人还有认识他的。出自《神仙传》。

王 烈

王烈，字长休，邯郸人。他经常服用野生姜和铅，活到三百三十八岁时，面貌还很年轻。他攀登险峻的山峰时，健步如飞。王烈青年时曾是太学中的书生，涉猎广博，常和人们议论五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非常博学多才。时任中散大夫的谯国人嵇康很敬重王烈，常常向他请教，并和他一起进山游玩采药。后来王烈独自进了太行山，有一天他忽然听见山的东部发生了山崩，隆隆的轰鸣声好像打雷。王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赶去看，只见大山崩塌了几百丈，两面都是青石，石中有一个洞，直径一尺左右，洞里不断流出像骨髓般的青泥。王烈试着把那泥团成了圆球，不一会儿圆球就成了石头，好像把热蜡团成球那样，随手就变得坚硬凝固了。那泥丸散发出一股粳米饭般的香气，嚼着也

然。烈合数丸如桃大，用携少许归，乃与叔夜曰：“吾得异物。”叔夜甚喜，取而视之，已成青石，击之琤琤如铜声。叔夜即与烈往视之，断山以复如故。烈入河东抱犊山中，见一石室，室中白石架，架上有素书两卷。烈取读，莫识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书得数十字形体，以示康，康尽识其字。烈喜，乃与康共往读之。至其道径，

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语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经》云，神山五百年辄开，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寿与天相毕。烈前得者必是也。

河东闻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晋永宁年中，出洛下，游诸处，与人共戏斗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发矢，九破的。一年复去，又张子道者，年九十余，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岁时见，颜色与今无异，吾今老矣，烈犹有少容。”后莫知所之。出《神仙传》。

焦 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东人也，年一百七十岁。常食白石，以分与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负薪以置人门外，人见之，铺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坐，亦不与人语。负薪来，如不见人，便私置于门间，便去，连年如此。及魏受禅，居河之湄，结草为庵，

有粳米饭的味道。王烈就团了几个像桃子大小的泥丸，带了少量回来，对嵇康说：“我得到了一件奇特的东西。”嵇康很高兴，拿出来一看，泥丸已变成青石丸了，敲起来“咣咣”响，像铜器的声音。嵇康就同王烈到山崩处去看，那崩塌的山却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后来王烈又进了河东的抱犊山里，看见一个石窟，里面有个白石架子，架上有两卷写在白布上的经文。王烈拿来看，不认识上面的字，不敢把经卷拿走，又放回白石架上。但他照着经卷上的字记下来几十个字，回来给嵇康看，那些字嵇康全都认识。王烈十分高兴，就带着嵇康一起到山中石窟去读经。去的路都记得清清楚楚，但走到那里，却怎么也找不到石窟了。王烈后来私下里对弟子说：“这是因为嵇康不该得道的缘故。”按照《神仙经》里的说法，神山五百年裂开一次，其中会流出来石髓，如果能服用石髓，就可以和天地一样活得长久。王烈先前得的石丸，肯定就是石髓了。

河东闻喜的人，大都世代代祀奉王烈。晋代永宁年间，王烈出现在洛阳城，游历各处，和人比赛射箭。王烈用的是需要二石力量才

能拉开的弓，在百步的距离射靶，十箭九中。一年以后王烈离开，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者名叫张子道，恭敬地向他下拜，王烈坐着受礼，一动不动。同座的人很奇怪，张子道说：“我七八岁时见他，他就是现在这副容貌，现在我老了，他仍是一副少年的面孔。”后来人们不知道王烈去了哪里。出自《神仙传》。

焦 先

焦先，字孝然，河东人，已经活了一百七十岁。经常服食白石，并把白石分给别人，像煮芋头那样煮熟了吃。焦先还天天进山砍柴，然后把柴分给别人，先从村头第一家开始依次给，周而复始。焦先每次把柴禾背到人家的门外放下，主人看见后，就铺设席子让焦先坐，给他摆上饭食，焦先就坐下，也不和主人说话。如果把柴禾背来而主人不在，就私下把柴禾放到门外，转身就走，多年如此。魏文帝接受禅位之后，焦先在河边盖了一间茅草屋，

独止其中。不设床席，以草褥衬坐，其身垢污，浊如泥潦。或数日一食，行不由径，不与女人交游。衣弊，则卖薪以买故衣着之，冬夏单衣。太守董经，因往视之，又不肯语，经益以为贤。彼遭野火烧其庵，人往视之，见先危坐庵下不动，火过庵烬，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坏，先庵倒。人往，不见所在，恐已冻死，乃共拆庵求之，见先熟卧于雪下，颜色赫然，气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状。人知其异，多欲从学道，先曰：“我无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余岁，后与人别去，不知所适。所请者竟不得一言也。出《神仙传》。

孙 登

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又雅容非常，历世见之，颜色如故。市中乞得钱物，转乞贫下，更无余资，亦不见食。时杨骏为太傅，使传迎之，问讯不答。骏遗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门，就人借刀断袍，上下异处，置于骏门下，又复斫碎之。时

人谓为狂，后乃知骏当诛斩，故为其象也。骏录之，不人去，登乃卒死。骏给棺，埋之于振桥。后数日，有人见登在董马坡，因寄书与洛下故人。嵇叔夜有迈世之志，曾诣登，登不与语。叔夜乃

自己一个人住在里面。屋子里不放床，只铺着草垫子，满身都是泥污，像在泥里打了滚似的。有时他几天才吃一顿饭，走路不走小路捷径，也不和女人来往。衣服破了，就卖了柴买件旧衣服穿上，不论冬夏都是一身单衣。当时的太守董经听说后就来拜访焦先，焦先却不肯跟他谈话，董经更觉得焦先是大贤人。后来焦先的茅草屋被野火烧毁，人们跑去看，只见焦先端坐在火中，草屋烧成灰烬之后，焦先才慢慢站起来，连身上的衣服都没烧着。后来焦先又盖了一座茅草屋，忽然下了一场大雪，别人的房子都被大雪压坏了，焦先的茅草房也倒了。人们去看，没看见焦先，怕焦先已经冻死了，就一起扒开茅草房寻找，只见焦先躺在雪底下熟睡，面色红润，呼吸均匀，像在炎夏喝醉了熟睡一样。人们才知道焦先不是凡人，很多人想和他学道。焦先说：“我不会什么道术啊。”焦先一会儿老，一会儿又很年轻，这样活了二百多岁，后来就离开大家走了，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那些向他请教道术的人，连一句话也没从他那里得到。出自《神仙传》。

孙 登

孙登不知是什么地方人，常常住在山中，在地上挖个洞窟坐着，弹琴、读《周易》。他冬夏都穿单衣，寒冬腊月，人们见他将头发披盖在身上御寒，头发有一丈多长。孙登的面容不同寻常，几代人看见他，都是老样子。他在街上乞讨得到的财物，转手就给了穷人，自己一点也不留，也不见他吃饭。当时当太傅的杨骏派使者乘车去迎接孙登，但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杨骏赠给孙登一件布袍子，孙登也接受了。但一出门就向人借了把刀，把袍子割成上下两半，扔到杨骏的门前，又把袍子用刀剁碎。当时人们都说孙登是疯子，后来才知道这是说杨骏将会因犯罪被斩首，所以孙登这样做来预示。当时杨骏就把孙登抓了起来，不放他走，结果孙登突然就死了。杨骏给了一口棺木，把孙登埋在振桥。几天后，人们却在董马坡看见了孙登，就捎信给洛阳的朋友。嵇康有修道的志向，曾向孙登请教，孙登不跟他说话。嵇

康就

扣难之，而登弹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优而识寡，劣于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弹琴，于是登弹一弦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叹息绝思也。出《神仙传》。

吕文敬

吕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将一奴一婢，于太行山中采药。忽见三人在谷中，问恭曰：“子好长生乎，乃勤苦艰险如是耶？”恭曰：“实好长生，而不遇良方，故采服此药，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吕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孙字文阳。”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时来采药，当以成新学者。“公既与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当应常生也。若能随我采药，语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见采收，是更生之愿也。”即随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视乡里。”恭即拜辞，三人语恭曰：“公来二日，人间已二百年矣。”恭归家，但见空宅，子孙无复一人也。乃见乡里数世后人赵辅者，问：“吕恭家人皆何所在？”辅曰：“君从何来，乃问此久远人也。吾昔闻先人说云，昔有吕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采药，遂不复还，以为虎狼所食，已二百余年矣。恭有数世子孙吕习者，居在城东十数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辅

提出一些问题故意诘难他，但孙登仍然神色自若地弹琴。过了很久，嵇康只好走了，孙登说：“嵇康这人年轻有才，但见识太少，不善于保护自身，能免于被害吗？”过了不久，嵇康果然犯了罪被斩首。嵇康很善于弹琴，孙登却能弹一根弦的琴，而且也能弹成完整的乐曲。嵇康对孙登的琴技感叹佩服，觉得不可思议。出自《神仙传》。

吕文敬

吕恭字文敬，青年时就喜好养生服药。有一次他带着一个仆人一个婢女，进太行山中采药。忽然在山谷中遇到了三个人，他们问吕恭：“你是不是喜好长生之术啊，这样不辞劳苦地爬山越岭？”吕恭

说：“我确实是喜好长生之术，但一直没遇到好的药方，只好采些草药服用，希望多少有点益处。”三人中的一个说：“我姓吕字文起。”另一个说：“我姓孙字文阳。”第三个人说：“我姓王字文上。”三个人都是天界太和府里的神仙，当时也来这里采药，正该成全那些新学道的人。吕文起对吕恭说：“你既然和我同姓，名字中也有一个字‘文’跟我相同，这说明你命中应该得到长生。你如果能跟着我采药，我就告诉你长生不老药的仙方。”吕恭立刻跪拜说：“今天我有幸遇见仙人，惟恐自己糊涂愚笨，不值得您传授啊。如果仙人能收留点化，正是我再生的心愿啊。”吕恭就跟着仙人采了两天药，仙人授给他一个仙药秘方，让他离去，说：“回老家去看看吧。”吕恭向三位仙人拜别，三位仙人说：“你跟我们采了两天药，世上已过了二百年了。”吕恭回到家乡，见自己家中只剩下一座空房子，一个子孙后代都没了。后来遇见同乡几世后的一个后代，名叫赵辅，就问：“吕恭家的后代都在哪里？”赵辅说：“先生是从哪儿来的呢？竟向我问这么久远的事。我曾听前辈说，当年有个吕恭带着一仆一婢进太行山采药，再也没回来，可能是让虎狼吃掉了，至今已二百多年。听说吕恭有个几世后的孙子叫吕习，住在城东十几里的地方，是位道士，老百姓都尊奉他。去打听一下，很容易找到的。”吕恭按赵辅

言，到习家，扣门问讯。奴出，问公从何来，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随仙人去，至今二百余年。”习闻之惊喜，跳出拜曰：“仙人来归，悲喜不能自胜。”公因以神方授习而去。习已年八十，服之即还少壮，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世不复老死。出《神仙传》。

沈 建

沈建，丹阳人也，世为长吏。建独好道，不肯仕宦，学导引服食之术，还年轻之法。又能治病，病无轻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数百家。建尝欲远行，寄一婢三奴、驴一头、羊十口，各与药一丸，语主人曰：“但累屋，不烦饮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资，当若之何？”建去后，主人饮奴婢，奴婢闻食气，皆逆吐不用；以草饲驴羊，驴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触，主人大惊愕。百余日，奴婢体貌光泽，胜食之时，驴羊皆肥如饲。建去三年乃还，

各以药一丸与奴婢驴羊，乃饮食如故。建遂断谷不食，轻举飞行，或去或还，如此三百余年，乃绝迹不知所之也。出《神仙传》。

的话找到吕习家，敲门打听。仆人开门问他从哪来，吕恭说：“这是我家，我当年随仙人采药，至今已二百多年了。”吕习听说后，又惊又喜，光着脚跑出来跪拜说：“仙祖今天回来，真让我又悲又喜，难以克制自己的情绪啊！”吕恭就把仙方传授给吕习，然后就走了。吕习当时已八十岁，服药后立刻变得年轻，活到二百岁时也进了山，他的子孙后代也不再老死。出自《神仙传》。

沈 建

沈建是丹阳人，世代都做长吏。唯独沈建喜好道术，不肯做官，学习修炼服药的方术和返老还童的办法。他还会医术，病人不管病情轻重，经他一治就好，因而有好几百家人侍奉他。有一次沈建要出远门，就把一名男仆、三名婢女、一头驴、十只羊寄存在某人家里，他给男女仆人和驴、羊各吃了一枚药丸，然后对那家主人说：“只要占用你的房子，不用给他们吃的。”说罢就走了。那家主人觉得非常奇怪，说：“在我家连人加牲口寄存了十五口，却一个钱也不留，这要怎么办才好呢？”沈建走后，主人给仆人们吃饭，但他们一闻饭的气味就呕吐，根本不吃；拿草喂驴和羊，驴、羊都走开不吃，还对主人又顶又踢，让主人觉得十分奇怪惊讶。虽然一百多天不吃饭，但仆人们面容红润气色极好，比吃饭还要健康，驴和羊也是膘肥体壮，像精心喂养一般。沈建三年后回来，又给奴仆和驴、羊各吃下一枚药丸，他们才又开始正常的饮食。但沈建却从此不再饮食，飞升成仙，他来时去，这样过了三百多年，才不见了踪迹，不知去了何处。出自《神仙传》。

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刘 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 兴

赵 瞿 王 遥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汉文帝时，公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帝读老子经，颇好之，敕诸王及大臣皆诵之。有所不解数事，时人莫能道之。闻时皆称河上公解老子经义旨，乃使贾所不决之事以问。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幸其庵，躬问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抚掌坐跃，冉冉在虚空中，去地数丈，俯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车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统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虽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

河上公

河上公这个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汉文帝在位的时候，他在河边盖了茅草房子。当时汉文帝非常喜欢读老子的《道德经》，并命令王侯大臣们都要诵读。但《道德经》中汉文帝有几个地方弄不懂，当时谁也讲不明白。后来文帝听当时人们都说河上公非常理解老子书中的深奥涵义，就派人带着那几个不懂的问题向河上公请教。河上公说：“道德的学问非常尊贵，怎么能这样远远地派人来求教呢？”于是文帝驾临河上公的草房，亲自向河上公求教。文帝说：“《诗经》上说：‘普天之下，无处不是君王的国土；国界之内，无人不是君王的臣民。’老子也说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这就是说，君王也是‘四大’之一。你虽然懂得道学，但也是我的臣民嘛，为什么不能委屈下自己，反而还这么高傲呢？”河上公就拍着手坐着跃起，慢慢悬在空中，离地有好几丈，向上看看，又向下看看，然后对汉文帝

说：“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间又不牵累人世的事，怎么能算你的臣民呢？”文帝这才下车向河上公跪拜说：“我实在是无德无才，勉强继承帝业当了皇帝，能力太小而责任事大，常常担心不能胜任。虽然身在皇位日理万机，但心中更敬仰的是道术，只是自己无知蒙昧，多所不了，唯愿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书二卷与帝曰：“熟研之，此经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经以来，一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毕，失其所在。须臾，云雾晦冥，天地混合。帝甚贵之。论者以为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尽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汉文心未至信，故示神变。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耶。出《神仙传》。

刘 根

刘根者，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少明五经，以汉孝成皇帝绥和二年，举孝廉，除郎中。后弃世学道，入嵩高山石室，嵒嶭峻绝之上，直下五千余丈。冬夏不衣，身毛长一二尺，其颜色如十四五岁人，深目，多须鬣，皆黄，长三四寸。每与坐，或时忽然变著高冠玄衣，人不觉换之时。衡府君自说，先祖与根同岁者，至王莽时，频使使者请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问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赵公，往山达敬，根唯言谢府君，更无他言。

后颍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过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复遣珍往求根，请消除疫气之术。珍叩头述府君之言，根教言于太岁宫气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气寻绝，

对道学的精义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唯望道君您对我多加指点教诲。”河上公就把两卷写在白布上的经书授给汉文帝，并对文帝说：“回去后好好研究这两卷书，经中的疑难问题就都解决了，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这两卷注解经书的著作，写成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了，只传了三个人，算上你才四个人，希望千万不要把它给不合适的人看！”说罢就突然不见了。片刻之间，只见云雾蒸腾，天地一片迷茫。文帝后来十分珍视那两卷经书。有些人认为，因为文帝喜欢研究

老子的学说，然而当世人不能完全弄懂，所以上天特派了河上公下凡来教授。又怕文帝不能坚信，才显圣变化给文帝看。这就是所谓圣人没有固定的心意，而是以百姓的心为心吧。出自《神仙传》。

刘 根

刘根字君安，是京城长安人。年轻时就精通五经，汉成帝绥和二
年，刘根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后来刘根离世学道，住进嵩
山的一个石洞中，石洞在悬崖绝壁上，有五千多丈高。刘根冬夏都不
穿衣服，身上长出一二尺长的毛，面貌像十四五岁的人，眼眶很深，
脸上多有胡须，都是黄色的，有三四寸长。每当他和人面对面坐着，
忽然就变成穿黑袍戴高帽的装束，人们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换的衣
服。据衡太守自己说，他的先祖是和刘根同岁的人，在西汉王莽时，
多次派人去请刘根，刘根不肯前往。衡太守派他的下属王珍去向刘根
问候致意，刘根也没有答话。太守又派姓赵的功曹去山里向刘根表达
敬意，刘根只说谢谢太守，再也别的话了。

后来颍川太守高府君到任后，郡里发生了瘟疫，老百姓病死了一
多半，高太守家大小也都得了瘟疫。高太守又派王珍到山里去求刘
根，请他传授消除瘟疫的方术。王珍向刘根磕头后说了太守的请求，
刘根就告诉王珍，回去后让太守在太岁当年所在的方位上，挖地三
尺，把沙子填进去，然后洒上酒。太守按照刘根的办法做了，果然得
瘟疫的病人都好了，瘟疫不久也断绝了，

每用有效。后太守张府君，以根为妖，遣吏召根，拟戮之。一府共谏
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诸吏达根，欲令根去，根不听。府君使至，请
根。根曰：“张府君欲吾何为耶？间当至耳。若不去，恐诸君招咎，
谓卿等不敢来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时宾客满座，府君使五十余
人，持刀杖绳索而立，根颜色不怍。府君烈声问根曰：“若有何道术
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
能，即可捉鬼至厅前，不尔，当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见耳。”借笔
砚及奏按，铦铦然作铜铁之声，闻于外。又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
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须臾，厅上南壁忽开数丈，见兵甲四五百

人。传呼赤衣兵数十人，赍刀剑，将一车，直从坏壁中入来，又坏壁复如故。根敕下车上鬼，其赤衣便乃发车上披。见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绳反缚囚之，悬头厅前。府君熟视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惊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责府君曰：“我生之时，汝官未达，不得汝禄养。我死，汝何为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间？”府君下阶叩头，向根伏罪受死，请求放赦先人。根敕五百兵将囚出，散遣之。车出去南壁开，后车过，壁复如故。既失车所在，根亦隐去。府君惆怅恍惚，状若发狂，妻登时死，良久乃苏。云：“见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

后来每次一闹瘟疫，用刘根的方法都有效。后来有位张太守认为刘根是妖道，派人召见刘根，打算杀掉他。合府的人都劝阻张太守，但张太守不听。于是有些官员偷偷告诉刘根，想让他逃走，刘根不听。张太守派的人找到刘根，请他到太守府去。刘根问道：“张太守想找我做什么呢？一会儿我就到了。如果不去，恐怕会牵累各位，太守会说你们不敢来叫我去见他呢。”刘根当天就到了太守府，当时府中宾客满堂，张太守派了五十多人拿着刀棍绳子站在堂上，但刘根神色一点也不害怕。张太守厉声问刘根道：“你有什么道术吗？”刘根说：“有的有的。”太守问：“你能把鬼召来吗？”刘根说：“能召来。”太守说：“既然能，你就给我捉一个鬼到厅前来，不然，我就宰了你！”刘根说：“召个鬼来很容易看到啊。”说罢借了笔砚和批阅公文的桌子，只听得大厅中响起了铮铮的铜铁撞击声，声音一直传到外面。刘根又大声呼啸，声音非常清亮，听的人都十分惊恐，宾客们都听得不敢出声。顷刻间只见大厅的南墙突然裂开了好几丈，涌进来四五百名穿甲戴盔的士兵。刘根又传呼来几十个穿红衣的兵，带着刀剑，推着一辆车，直接从坏了的墙进了大厅，然后那面墙又恢复了原状。刘根就命令把车上的鬼弄下车，红衣兵就打开车上的布帘子。见帘子下有一对老头老太太，都是用粗绳反手绑着，垂头站在大厅前。张太守定睛细看，没想到竟是自己死去的父母！张太守又惊又怕，痛哭流涕，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父母的鬼魂就斥责张太守说：“我们活着的时候，你官小薪俸薄，没有很好地供养我们。我们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触怒神仙，害我们被抓，遭受这样的羞辱，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啊！”张太守赶快下了庭阶磕头，向刘根认罪受死，只求赦免他的父

母。于是刘根命令那五百名兵士把两个老人带出去，遣散他们。车出去时，南面的墙就裂开了，车过去后，墙又恢复原状。车消失了之后，刘根也不见了。张太守这时仍是精神恍惚，样子像是发了疯，他的老婆当时立刻就昏死了，过了很久才又活了过来。她说：“我刚刚看见您家先人被抓了，非常生气，责问我们为何要冒犯神界尊官，使我见收，今当来杀汝。”其后一月，府君夫妇男皆卒。

府掾王珍，数得见，数承颜色欢然时，伏地叩头，请问根学仙时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无所不到。后如华阴山，见一人乘白鹿车，从者十余人，左右玉女四人，执采旄之节，皆年十五六。余载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尔闻有韩众否？’答曰：‘实闻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陈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师。颇习方书，按而为之，多不验，岂根命相不应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梦想之愿，愿见哀怜，赐其要诀。’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见吾耳。汝今髓不满，血不暖，气少脑减，筋息肉沮，故服药行气，不得其力。必欲长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药耳。夫仙道有升天蹑云者，有游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药，药有上下，仙有数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气导引并神药者，亦不能仙也。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积日月矣。其次，有云母、雄黄之属，虽不即乘云驾龙，亦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次乃草木诸药，能治百病，补虚驻颜，断谷益气，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数百岁，下即全其所禀而已。不足久赖也。’余顿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长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

仙官，害他们被抓，现在他们要杀掉你了。”一个月之后，张太守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都死了。

府掾王珍曾见过刘根好多次，几次趁着刘根高兴的时候，就趴在地上磕头，请刘根说说他学道成仙的经过。刘根说：“当年我进山学道，没有不去的地方。后来我进了华阴山，遇见一个人乘着白鹿车，带着十几名侍从，左右有四个玉女，拿着旄尾装饰的彩旗仪仗，都是十五六岁。我向神仙叩头施礼，求他点化我一下。神人对我说：‘你听

说过韩众吗？’我说：‘确实听说过有这人。’神人说：‘我就是韩众。’我就对神人说：‘我从小爱好学道，但未遇明师指点。我读了不少记载仙方的书，也按照书上的指点去做，但都不灵验，难道是我刘根命中不该得道成仙吗？今天我有幸遇到了大仙，这是我一辈子的梦想，望大仙可怜可怜我，赐我修道要诀吧！’但神人还不肯告诉我，我就痛哭流涕，自己打自己的脸，再次恳求，神人这时才说：‘坐下吧，我来告诉你，你有仙骨，所以才能遇见我。但现在你仙骨中的骨髓还不饱满，血不够热，精气不足，头脑迟钝，筋松肉懈，所以就算服了仙药，修炼气功，也没有效力。你真想求长生之道，得先治病，十二年后才可以服用仙药。在各种成仙得道的人中，有的能升天登云，有的能巡行五岳，有的能服仙药不死，有的能把肉身留在人间灵魂升天。凡是修仙得道的，最重要的是服用仙药，药分上下品，仙也有好几等。不懂房中之术，不懂得运气导引修行和服用仙药的方法，也成不了仙。仙药中的上品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用后可以立刻升天，不用日积月累地修炼。其次的药有云母、雄黄之类，吃了虽然不能立即乘龙驾云，也能够驱使鬼神，变化自身，长生不老。再其次的就是各种草木药，能够疗百病，弥补虚弱使人青春长驻，不吃五谷而养精益气，但不能使人长生不死。服草药最多能使人活几百岁，最少也能保你活够你的寿数。所以要想得道不能依赖服草药。’我向神人磕头说：‘今天得蒙您的指点，真是天意啊！’神人说：‘要想长生，首先要除掉人身上色欲、爱欲、贪欲这三尸。除掉三尸以后，修道的意志才能坚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见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过，司命夺人算，使人不寿。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则神散，无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则得歆飨，故欲人死也。梦与恶人斗争，此乃尸与神相战也。’余乃从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

珍又每见根书符了，有所呼召，似人来取。或数闻推问，有人答对，及闻鞭撻之声，而悉不见其形，及地上时时有血，莫测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气存神，坐三纲六纪，谢过上名之法。根后入鸡头山仙去。出《神仙传》。

李仲甫

李仲甫者，丰邑中益里人也。少学道于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诀隐形，年百余岁，转少。初隐百日，一年复见形，后遂长隐。但闻其声，与人对话，饮食如常，但不可见。有书生姓张，从学隐形术，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费用数十万，以供酒食，殊无所得。张患之，乃怀匕首往。先与仲甫语毕，因依其声所在，腾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辈愚人，道学未得，而欲杀之。我宁得杀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顽愚，不足间耳。”使人取一犬来，置书生前曰：“视我能杀犬否？”犬适至，头已堕地，腹已破。乃叱书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书生下地叩头乃止，遂赦之。仲甫

人世的欲念才能除尽。’神人说罢授给我五篇神药仙方，并告诫我说：‘伏尸常会在初一、十五的夜里上天控告人的罪过，司命星神常常夺去人的寿数，使人短命。人身体里的神想让人活，而人身体里的三尸要让人死，人一死，身体里的神就散去了，无形中就成了鬼。凡是祭祀的东西都让鬼享用了，所以鬼愿意让人死。如果梦见和坏人搏斗，那么是人体中的神灵和三尸在搏斗。’我就依照大仙的教导服用仙药，所以才能成仙。”

王珍又常常看见刘根写下一道符之后，对空召唤，好像有人来把符取走。又曾多次听见刘根审案，和人对话问答，还听见鞭打的声音，但看不见有人出现，但见地上时时有血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刘根教给王珍专一运气守神的方法，坚守三纲六纪的规范，以及谢过上名的方法。刘根后来进入鸡头山成仙而去。出自《神仙传》。

李仲甫

李仲甫是丰邑中益里人。少年时就跟王君学道，服用水丹很有效，会遁地入土行走的方术，还会推算的秘诀和隐身法，活到一百多岁后变得十分年轻。起初能隐身一百日，一年后又现了形，后来修炼得能长期隐身。别人只能听见他的声音，和人对话、饮食都和平常人一样，但看不见他本人。有个姓张的书生，跟着李仲甫学隐身术，李

仲甫说：“你性子太急，不适合教。”但张生死缠着李仲甫，花了好几
十万供奉李仲甫酒食，但什么也没学到。张生怀恨在心，就怀揣匕首
前去找李仲甫。他先是和隐身的李仲甫谈话，然后顺着李仲甫出声的
位置，跳起来用匕首又刺又砍。一看，李仲甫已经躺在床上，笑着说：
“天下竟有你这样的蠢材，道没学成就要杀老师。你能杀得了我吗？我
可真能让你死。但念你愚蠢顽劣，不和你一般见识。”说罢叫人牵来一
条狗到张生面前，说：“你看我能不能杀了这条狗。”狗刚牵来，狗头
就落了地，肚子也被破开了。李仲甫斥责张生说：“我能让你跟这条狗
下场一样！”张生不断磕头求饶，李仲甫才放了他。李仲甫

有相识人，居相去五百余里，常以张罗自业。一旦张罗，得一鸟，视
之乃仲甫也，语毕别去。是日，仲甫已复至家。在民间三百余年，后
入西岳山去，不复还也。出《神仙传》。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传世见之，汉文帝时人也。无妻息。人欲远
行速至者，意期以符与之，并丹书两腋下，则千里皆不尽日而还。或
说四方国土，宫观市廛，人未曾见，闻说者意不解。意期则为撮土作
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须臾消灭。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许复还。
于是乞食得物，即度与贫人。于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单衣，
饮少酒，食脯及枣栗。刘玄德欲伐吴，报关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
到，甚敬之，问其伐吴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纸，画作兵马器仗十数
万，乃一一裂坏之，曰：“咄。”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径还
去。备不悦，果为吴军所败，十余万众，才数百人得还，甲器军资略
尽。玄德忿怒，遂卒于永安宫。意期少言，人有所问，略不对答。蜀
人有忧患，往问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颜色。若欢悦则善，惨戚
则恶。后入琅琊山中，不复见出也。出《神仙传》。

王 兴

王兴者，阳城人也，居壶谷中，乃凡民也，不知书，无学

有个认识的人，住在离他五百里远的地方，以张网捕鸟为业。有一天这人张网捕到了一只鸟，一看鸟却变成了李仲甫，和他谈了一阵话就告别走了。当天，李仲甫就又到了家。仲甫在民间生活了三百多年，后来进了西岳山中，再也没回来。出自《神仙传》。

李意期

李意期原来是蜀人，好几代人都见过他，是汉文帝时的人。他没有妻子儿女。如果有人走远路又想快速到达，意期就写一道符给他，并在他腋下写几个朱砂字，这人就可以日行千里，不到一天就赶回来。有时李意期给人讲述四方外国的奇闻轶事，说起那里的城市宫殿街道，由于听的人没见过，就有点听不明白。李意期就用手捏了土作成异国城市宫殿的模型，虽然只有一寸大小，但模型里的一切都像真的一样，片刻间就消失了。有时不知道李意期去了哪里，一年多后又回来了。他常常在街上乞讨食物和东西，转手就给了穷人。他在城墙脚下挖了个洞住在里面，冬夏都是一身单衣，平时只喝一点酒，吃些干肉和枣子、栗子。三国时，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打算攻打东吴，就派人把李意期接来。李意期到了之后，刘备非常敬重他，向他请教攻打东吴吉凶如何。李意期不回答，只是要了一张纸，在纸上画了武器兵马十几万，然后把纸撕得粉碎，然后说了声“咄！”接着又画了一个很大的人，把这张画挖土埋入地下，就径直扬长而去了。刘备当时很不高兴，后来果然被东吴打败，十几万人只逃回几百人，武器辎重丢得精光。刘备也又气又恼，最后病死在永安宫。李意期很少说话，别人问什么，他从不回答。蜀地人有什么忧患的事去问他，只要看他的表情就能预知吉凶。如果李意期神色愉快就是吉，面色愁闷就是凶。后来他进了琅琊山，再也没见他出来。出自《神仙传》。

王 兴

王兴是阳城人，住在壶谷，是个普通老百姓，不认字，也没有学道意。汉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宫，使董仲舒、东方朔等，斋洁思神。至夜，忽见有仙人，长二丈，耳出头巅，垂下至肩。武帝礼

而问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闻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可以服之长生，故来采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顾侍臣曰：“彼非复学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为之采菖蒲服之。经二年，帝觉闷不快，遂止。时从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兴闻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采服之不息，遂得长生。邻里老少，皆云世世见之，竟不知所之。出《神仙传》。

赵 瞿

赵瞿者，字子荣，上党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当及生弃之，若死于家，则世世子孙相蛀耳。”家人为作一年粮，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从外以木寨之。瞿悲伤自恨，昼夜啼泣。如此百余日，夜中，忽见石室前有三，问瞿何人。瞿度深山穷林之中，非人所行之处，必是神灵。乃自陈乞，叩头求哀。其人行诸寨中，有如云气，了无所碍。问瞿：“必欲愈病，当服药，能否？”瞿曰：“无状多罪，婴此恶疾，已见疏弃，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犹所甚愿，况服药岂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赐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当长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废。”瞿服之未尽，病愈，身体强健，乃归家，家人谓是鬼。

道的想法。汉武帝上嵩山学道，登上大愚石窟，修建了道宫，让董仲舒、东方朔吃素沐浴，静修思神。到了这天夜里，忽然来了个神仙，身材有两丈高，两只耳朵上面高过头顶，下面垂到肩上。汉武帝施礼后问是哪路尊神，仙人说：“我是九嶷山神，听说中岳嵩山的岩石上生长一种菖蒲，一寸有九节，服后可以长生，所以来采一些。”说完忽然就不见了。武帝扭头对身边的侍臣说：“那位神仙绝不是为学道来采药的，肯定是嵩山之神暗示我呢。”于是武帝让人采了菖蒲服用。服了两年，觉得气闷不痛快，就停止服用了。当时跟随汉武帝的人也多服用菖蒲，但都没坚持下去。只有王兴听说神仙教武帝服用菖蒲后，就坚持不断服用，终于得到长生。乡邻老少，都说世代代都见他活着，后来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出自《神仙传》。

赵 瞿

赵瞿字子荣，上党人。他得了癩病，病情严重，快要死了。有人对他的家人说：“趁还有口气，把他丢到外面去吧，如果死在家里，怕后代子孙都会因传染而得癩病。”家里人就给他准备了一年的粮食，把他送到山里的石洞里，怕他被虎狼伤害，就用木栅栏把石洞围了起来。赵瞿十分悲痛，为自己伤心，昼夜哭泣。过了一百多天后，有天夜里忽然发现石洞前来了三个人，问他是什么人。赵瞿暗想，这深山老林里平常人是不会来的，一定是神仙。就诉说了自己的悲惨处境，叩头乞求神仙怜悯。那三个神人就像云似地飘进石洞，洞外的栅栏一点也不碍事。他们说：“你一定想把病治好，就得服点药，行不行？”赵瞿说：“我必是今生罪孽深重，才得了这么重的病，甚至连家人都抛弃了我，早晚必死无疑了。现在只要能活，就是砍掉我的腿，割掉我的鼻子，我也心甘情愿，服药有什么不可以呢。”仙人就给了他松子和松、柏脂各五升，并告诉赵瞿说：“吃了这药不但可以治好病，还能长生不老。吃一半病就能好，病好后不要停下不吃了。”赵瞿还没吃完，病果然好了，身体也十分健壮，就回了家，家人以为他是鬼。

具说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颜色转少，肌肤光泽，走如飞鸟。年七十余，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负重，更不疲极。年百七十，夜卧，忽见屋间光有如镜者，以问左右，云不见。后一日，一室内尽明，能夜书文。再见面上有二人，长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戏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长大，至如人，不复在面上，出在前侧，常闻琴瑟之声，欣然欢乐。在人间三百余年，常如童子颜色，入山不知所之。出《神仙传》。

王 遥

王遥者，字伯辽，鄱阳人也，有妻无子。颇能治病，病无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针药，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帕，敷坐于地，不饮不食，须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祸者，遥画地作狱，因招呼之，皆见其形，入在狱中，或狐狸鼯蛇之类，乃斩而燔烧之，病者即愈。遥有竹筐，长数寸，有一弟子姓钱，随遥数十年，未尝见遥开之。一夜，大雨晦暝，遥使钱以九节杖担此筐，将钱出，冒雨而

行，遥及弟子衣皆不湿。所行道非所曾经，又常有两炬火导前。约行三十里许，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所担篋发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与室中二人，并坐鼓之。良久，遥辞去，收三簧，皆纳篋中，使钱担之。室中二人出送，语遥曰：“卿当早来，何为久在俗间？”

后来听了他讲述了神仙赐药的经过，家里人大喜。赵瞿又继续服了两年药，面容变得十分年轻，皮肤也变得十分有光泽，走起路来像飞鸟般轻捷。到了七十多岁时，吃山鸡野兔连骨头都能嚼碎，还能背负很重的东西，一点也不觉得累。活到一百七十岁时，有天夜里睡下后，忽然看见屋里有个东西像镜子般发光，问左右的人，都说没看见。过了一天，就发现夜间全屋通明，能在晚上写字。又发现脸上有两个小人，都有三尺长，是非常端庄的美女，只是太小了，在他鼻子上戏耍。后来两个美女渐渐长大，长到和正常人一样了，不再在他鼻子上玩，而是在他身边，常常弹琴鼓瑟给他听，使他非常快活。赵瞿在人间呆了三百多年，仍然面如少年，后来进山，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出自《神仙传》。

王 遥

王遥字伯辽，鄱阳人，有妻子但没有儿女。他很会治病，病人经他医治没有不痊愈的。他治病不用祭祀鬼神，也不用符咒神水，扎针吃药，治病时只用八尺长的大手巾铺在地上坐着，也不吃也不喝，不一会儿得病的人就好了，他便起身就走。那些有鬼怪作妖的人家，他就远远地画出一块地来作监狱，并招呼鬼怪，鬼怪立刻现了原形，进入他画的狱中，有时是些狐狸、乌龟、蛇之类，把它们斩杀之后再烧掉，病人就好了。王遥有一个小竹箱子，几寸长，他有位姓钱的弟子，跟了他几十年也没见他打开过竹箱。有一天夜里忽然下起大雨，天昏地暗，王遥让钱某用九节杖挑着小竹箱，带着钱某冒雨出行，王遥和弟子的衣服都没有被雨淋湿。他们走的是从未走过的路，前面总有两个火把照着引路。走了约三十多里路，他们登上一座小山，进入一个石洞，洞里已经有了两个人。王遥进洞之后，就打开弟子挑的那个小竹箱，里面有三枝五个簧片的竹笙。王遥自己拿了一枝吹起来，

又把其余两枝给了石洞里的那两个人，一起坐着吹奏。吹奏了很久，王遥把笙都收起来装进竹箱，仍旧让钱某挑着。那两个人送出来，对王遥说：“希望你快点回来，何必在人间长久停留呢？”

遥答曰：“我如是当来也。”遥还家百日，天复雨，遥夜忽大治装。遥先有葛单衣及葛布巾，已五十余年未尝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即问曰：“欲舍我去乎？”遥曰：“暂行耳。”妻曰：“当将钱去不？”遥曰：“独去耳。”妻即泣涕曰：“为且复少留。”遥曰：“如是还耳。”因自担筐而去之，遂不复还。后三十余年，弟子见遥在马蹄山中，颜色更少，盖地仙也。出《神仙传》。按目录，此下应尚有《陈永伯》一篇，今佚。

王遥说：“我遇到这样的的时候会回来的。”王遥回家住了一百天，天又下起雨来，王遥就在夜里收拾行装。他原来有一套葛布衣和头巾，已经五十多年没穿了，这晚都拿出来穿在身上。他的妻子问他：“你要抛下我走了吗？”王遥说：“我只是暂时离开一下。”妻子又问：“带你的弟子钱生去吗？”王遥说：“我自己独自去。”妻子哭着说：“再留一段日子吧！”王遥说：“很快就回来。”然后就自己挑着小竹箱走了，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三十多年后，他的弟子看见他在马蹄山里，容貌更年轻了，原来他已经成了一位人间的神仙。出自《神仙传》。按照《太平广记》原先的目录，这下面应该还有一篇《陈永伯》，现在已经亡佚了。

卷第十一 神仙十一

泰山老父 巫 炎 刘 凭 栾 巴 左 慈

大茅君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汉武帝东巡狩，见老翁锄于道傍，头上白光高数尺，怪而问之。老人状如五十许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肤光华，不与俗同。帝问有何道术。对曰：“臣年八十五时，衰老垂死，头白齿落。遇有道者，教臣绝谷，但服术饮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当二十四气，八毒以应八风。臣行之，转老为少，黑发更生，齿落复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岁矣。”帝受其方，赐玉帛。老父后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时还乡里。三百余年，乃不复还。出《神仙传》。

巫 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汉驸马都尉。武帝出，见子都于渭桥，其头上郁郁紫气高丈余。帝召问之：“君年几何？”

泰山老父

泰山有位老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汉武帝刘彻在东方巡视时，看见一个老人在道旁锄地，头上有几尺高的白光，觉得奇怪，就去问他话。老人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但面色红润像童子，皮肤也很有光泽，与凡人不同。武帝问老人有什么道术。老人回答说：“我八十五岁那年，衰老得快要死了，头发白了牙也掉了。这时我遇见一个得道的人，让我不吃五谷，只吃白术喝水。他还给我做了个有神力的枕头，枕头里装着三十二件东西。这三十二件东西中，有二十四件顺应二十四个节气，另有八种毒物，抵挡八方来的邪风。我照此修行，就

由老变少，黑发再生，掉了的牙又长出来了，每天能走三百里路。我现在一百八十岁了。”武帝要来他的药方，赏赐给老人玉帛。老人后来进了泰山，隔十年五年回乡一次。三百多年后就再也没回来。出自《神仙传》。

巫 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郡人，曾经担任过汉朝的驸马都尉。有一次，汉武帝出巡，在渭桥上看见了巫炎，只见他头顶有浓郁的紫气，高达一丈多。武帝就把巫炎召到面前，问：“你有多大年纪？

所得何术，而有异气乎？”对曰：“臣年已百三十八岁，亦无所得。”将行，诏东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术。朔对曰：“此君有阴道之术。”武帝屏左右而问之。子都对曰：“臣年六十五时，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温。口干舌苦，渗涕出，百节四肢疼痛，又痹不能久立。得此道以来，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体虽勇，无所疾患，气力乃如壮时，无所忧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闻于朕，非忠臣也。”子都对曰：“臣诚知此道为真，然阴阳之事，宫中之利，臣子之所难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为之者少，故不敢以闻。”帝曰：“勿谢，戏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岁，服饵水银，白日升天。武帝颇行其法，不能尽用之，然得寿最长于先帝也。出《神仙传》。

刘 凭

刘凭者，沛人也，有军功，封寿光金乡侯。学道于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岳石硫黄，年三百余岁而有少容，尤长于禁气。尝到长安，诸贾人闻凭有道，乃往拜见之。乞得侍从，求见祐护。凭曰：“可耳。”又有百余人随凭行，并有杂货，约直万金。乃于山中逢贼数百人，拔刃张弓，四合围之。凭语贼曰：“汝辈作人，当念温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禄，当勤身苦体。夫何有□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贼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殍乌鸢之法。汝等弓箭，当何所用？”于是贼射诸客，箭皆反着其身。须臾之间，大风修炼什么道术，怎么会头上冒出仙人的紫气？”巫炎说：“我已经一百

三十八岁，并没得过什么道术。”说完就要走，武帝又把东方朔召来，让他看看巫炎有什么道术。东方朔回答说：“这个人懂得男女的房事秘术。”武帝就让左右回避，向巫炎请教。巫炎说：“臣六十五岁时，苦于腰疼脚凉，身体不暖，口干舌苦，鼻涕不断，四肢关节疼痛，腿部麻痹不能久站。自从得了房事秘术，又活了七十三年，现在已生了二十六个儿子。身体强壮，从不得病，气力像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愁事。”武帝说：“你真不够仁义，有道术却不传给我，不是个忠臣。”巫炎回答说：“我的确知道我得的道术是真的，但男女阴阳交接的事，宫中自有利害，做臣民的很难向皇上进言。况且我的这种道术，实行起来都是些违反常情的办法，能按照我的方术实行的人太少了，所以也不敢把这种方术奏闻皇上。”武帝说：“你不用告罪，我刚才只是开玩笑。”于是武帝学习了巫炎传授的房中之术。巫炎二百岁时，服用水银，大白天里升天成仙。汉武帝照着巫炎的方术实行了不少，但没能都用上，仍然比以往的帝王寿命长很多。出自《神仙传》。

刘 凭

刘凭是沛县人，由于有军功，被封为寿光金乡侯。他跟着稷丘子学道，经常服用石桂英和中岳嵩山的石硫黄，年纪已经三百多岁了，可面貌还像少年人，尤其擅长闭气的功夫。他曾经到过长安，长安的很多商人听说他有道术，都去拜见他。有的请求随他学道，请他祐护。刘凭说：“可以。”结果有一百多人跟着他走，还带着各种东西，价值万金。他们一行走到山里时，遇见了几百名强盗，强盗们拔刀张弓从四面包围上来。刘凭对强盗们说：“你们做人，应该想着温和善良。如果没有做官的才学品德，就该出力气种田做工。现在你们披着人皮，怀着狼心，白日抢劫，害人利己。这样做只能使你们变成一具具死尸去喂乌鸦老鹰。你们手里的弓箭能有什么用处呢？”强盗们大怒，用弓箭射刘凭他们，结果箭都掉转头去射中了他们自己。片刻之间，起了大风，

折木，飞沙扬尘。凭大呼曰：“小物辈敢尔，天兵从头刺杀先造意者。”凭言绝，而众兵一时顿地，反手背上，不能复动，张口短气欲死。其中首帅三人，即鼻中出血，头裂而死。余者或能语曰：“乞放

余生，改恶为善。”于是诸客或斫杀者，凭禁止之，乃责之曰：“本拟尽杀汝，犹复不忍。今赦汝，犹敢为贼乎？”皆乞命曰：“便当易行，不敢复耳。”凭乃敕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

尝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凭乃敕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庙，庙间有树，树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鸟不敢巢其枝。凭乃敕之，盛夏树便枯死，有大蛇长七八丈，悬其间而死，后不复为患。凭有姑子，与人争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党，而敌家多亲助，为之言者四五十人。凭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辈敢尔。”应声有雷电霹雳，赤光照耀满屋。于是敌人之党，一时顿地，无所复知。太守甚怖，为之跪谢曰：“愿君侯少宽威灵，当为理断，终不使差失。”日移数丈，诸人乃能起。汉孝武帝闻之，诏征而试之，曰：“殿下有怪，辄有数十人，绛衣，披发持烛，相随走马，可效否？”凭曰：“此小鬼耳。”至夜，帝伪令人作之。凭于殿上，以符掷之，皆面抢地，以火淬口无气。帝大惊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试耳！”

刮断了树木，扬起漫天尘沙。刘凭大叫道：“你们这些畜牲竟如此胡作非为，天兵们给我先把那些主谋头目杀掉！”刘凭话音刚落，就见强盗们一个个都倒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一点也动不了，都张着大嘴急促地喘气，像要憋死了。其中的三个头目鼻子流血脑袋开裂，当场就死了。剩下的强盗中有那还能说话的求饶说：“请放我们一条生路，今后一定改恶向善。”这时和刘凭一起的客商中有人想把强盗们砍死，被刘凭制止了，刘凭斥责强盗们说：“本来该把你们全杀掉，但又不太忍心。现在我放了你们，你们还敢再做强盗吗？”强盗们都哀求饶命说：“今后一定改行，决不再做强盗。”刘凭就命令天兵赦免了他们，强盗们就赶快逃散了。

曾经有个人的妻子被妖邪缠住，多年治不好。刘凭就用道术让那家人旁边的泉水干涸，结果发现一只蛟渴死在泉坑里。又有一座古庙，庙里有棵大树，树上常常发出奇光。人停在树下，常常突然死去，鸟儿也不敢在树枝上做巢。刘凭又施了道术，那树在盛夏时就干枯而死，有一条七八丈长的大蛇挂在树上死去，后来这棵树再也不害人了。刘凭有个姑母的儿子，因为土地纠纷被抓进太守府。姑家亲友

太少，而对手家中亲友很多，有四五十人在公堂上替对手作证说好话。刘凭和他们争论了很久，忽然大怒说：“你们竟敢这样嚣张吗？！”话音未落，忽然空中电闪雷鸣，满屋闪动着红光。对手的同党亲友们顿时被吓倒在地，不省人事。太守也吓坏了，跪下来道歉说：“求您别再大显神威，我一定秉公而断，决不会有差错。”过了很久，倒在地上的人们才能站起来。汉武帝听说后，传诏让刘凭进宫，想试试他的道术，就对他说：“殿中有怪事，常常有几十个人，穿着绛红色的衣服，披着长发手持蜡烛，在大殿里骑着马转悠，你能制服他们吗？”刘凭说：“这不过是一群小鬼而已。”到了夜里，皇帝命人扮成妖怪在大殿上转悠。刘凭来到殿上，画了一道仙符投出去，那些伪装的“妖怪”立刻都摔在地上，用灯一照，都断气了。皇帝大惊失色地说：“他们不是鬼，是我让他们装鬼来试验你的呀！”

乃解之。后入太白山中，数十年复归乡里，颜色更少。出《神仙传》。

栾 巴

栾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时太守躬诣巴，请屈为功曹，待以师友之礼。巴到，太守曰：“闻功曹有道，宁可试见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云气之状。须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见化成一虎，人并惊。虎径还功曹舍，人往视虎，虎乃巴成也。后举孝廉，除郎中，迁豫章太守。庐山庙有神，能于帐中共外人语，饮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风举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庙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庙鬼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时讨，恐其后游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责以重祷，乃下所在，推问山川社稷，求鬼踪迹。此鬼于是走至齐郡，化为书生，善谈五经，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请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谓太守：“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设案，巴乃作符。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坐皆惊。符至，刘凭就让那些人都复活了。后来刘凭进了太白山，几十年后又回了故

乡，容貌却更年轻了。出自《神仙传》。

栾巴

栾巴是蜀郡成都人，年轻时就爱好道术，不关心世间俗事。当时的太守很恭敬地来见栾巴，请他屈就功曹的职务，太守以老师、朋友的礼仪对待栾巴。栾巴到任以后，有一天太守对栾巴说：“我听说你有道术，能不能让我看见一件神奇的事呢？”栾巴说：“可以。”说罢就端坐着退进墙壁里去了，墙上缓缓升起一团云气。过一会儿，就看不见栾巴了。墙外的人则看见墙里跑出一只老虎，人们全都吓坏了。只见那老虎一直跑回栾巴的房间，人们跑去看老虎时，才发现老虎原来是栾巴变的。后来栾巴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又升任为豫章郡的太守。当时庐山庙里有个神，能在帐子里面和外面的人谈话，喝酒时只见空中出现酒杯。人们都去庙中向这个神祈求赐福。这神能在江湖中兴起风来鼓动船帆，使分开走的船聚在一起。栾巴到任后，就到庙里去，那神就不在了。栾巴说：“这是一个鬼怪来到庙里冒充天上的仙官，在这祸害百姓这么久，应该治他的罪。郡里的政务暂时交给功曹办理，我栾巴亲自去追捕这小鬼。如果不及时除掉这个鬼怪，只怕他以后到处流窜，到处吃人供奉的祭品，白白祸害良民百姓。”于是栾巴在神坛上诚心地祷告天神，请求示下那鬼所在的地方，遍问天下的山川神灵，搜寻鬼怪的踪迹。那鬼怪就逃到齐郡，变成一个书生，善于谈论五经，齐郡的太守就把女儿嫁给了他。栾巴知道了这个鬼怪所在的地方，就写了公文请太守去抓捕那个鬼怪，那鬼吓得不敢露面。栾巴就对太守说：“你的女婿不是人，是个冒充庙神的鬼。现在他逃到你家，所以我来抓他。”太守叫他女婿出来，那鬼躲着不出来。栾巴说：“要他出来很容易。”就让太守准备了笔砚和书桌，栾巴用笔写了一道符咒。写完符后栾巴仰天长啸，空中忽然有人把符拿走，也看不见是谁拿走的，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那道符来到书生面前，

书生向妇涕泣曰：“去必死矣。”须臾，书生自赍符来至庭，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便为一狸，叩头乞活。巴敕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狸，亦杀

之。

巴去还豫章，郡多鬼，又多独足鬼，为百姓病。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后征为尚书郎。正旦大会，巴后到，有酒容。赐百官酒，又不饮而西南向嚬之。有司奏巴不敬。诏问巴，巴曰：“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病，生为臣立庙。今旦有耆老，皆来臣庙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适见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为尔救之，非敢不敬。当请诏问，虚诏抵罪。”乃发驿书问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后失火，须臾，有大雨三阵，从东北来，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气。”后一旦，忽大风雨，天地晦冥，对坐不相见，因失巴所在。寻闻巴还成都，与亲故别，称不更还。老幼皆于庙中送之，云去时亦风雨晦冥，莫知去处也。出《神仙传》。

左 慈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明五经，兼通星气，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乱，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

书生向他妻子哭泣说：“我这一去非死不可了！”片刻间，书生自己拿着符来到院里，看见栾巴就不敢上前了。栾巴大喊一声：“老鬼还不现出原形来吗？”书生应声变成一只狸猫，不断地叩头求栾巴饶命。栾巴就命令把狸猫杀掉，只见空中落下一把刀，把狸猫的头砍落在地上。太守的女儿已经生了个儿子，这时也变成一只狸猫，栾巴也把它杀掉了。

栾巴离开返回豫章郡以后，郡里也在闹鬼，大多是独脚鬼，祸害百姓。栾巴一回本郡，郡里的鬼就都吓跑了，再也没有妖魔作怪。后来栾巴被皇帝征召为尚书郎。正月初一，宫中大设筵席，栾巴比别人到得晚，却已有些醉意。皇帝在宴会上赐给文武百官御酒，栾巴不喝，把酒向西南方向喷了出去。有关部门官员向皇帝上奏说栾巴对皇上不敬。皇帝就召栾巴询问，栾巴说：“臣的家乡因为臣能除鬼治病，为臣立了生祠祝福。今天早上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到臣的庙中来约臣喝酒，臣实在不能推脱，所以有点喝醉了。臣刚才看见西南方

千里外的成都街上发生了火灾，就喷了一口酒救火，绝不是对皇上不敬。皇上如果不信，就下诏询问成都是否失火，如果不是，臣愿抵罪。”于是皇帝下诏让驿使到成都查问。后来成都方面奏报说：“正月初一早饭后失火，不一会儿从东北方向来了三场大雨，火就灭了，雨落到人身上发出一股酒气。”后来有一天忽然风雨大作，天昏地暗，对面坐着也看不见人，栾巴就不知去了何处。不久听说栾巴回到了成都，和亲朋好友告别，说以后不再回来了。家乡的男女老少都到他的生祠中送他，说他离去时也是风雨交加天地昏暗，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出自《神仙传》。

左 慈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他精通五经，也懂得占星术，预见汉朝的气运衰落，天下将要大乱，就感叹说：“在这乱世中，官位高的危险，钱财多的更容易死。世间的荣华富贵不值得贪恋啊！”于是左慈开始学道，尤其精通奇门遁甲，能够驱使鬼神，坐着

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记。魏曹公闻而召之，闭一石室中，使人守视，断谷期年，乃出之，颜色如故。曹公自谓生民无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杀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尔？”对曰：“欲见杀，故求去耳。”公曰：“无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为设酒，曰：“今当远旷，乞分杯饮酒。”公曰：“善。”是时天寒，温酒尚热，慈拔道簪以挠酒，须臾，道簪都尽，如人磨墨。初，公闻慈求分杯饮酒，谓当使公先饮，以与慈耳，而拔道簪以画，杯酒中断，其间相去数寸。即饮半，半与公。公不善之，未即为饮，慈乞尽自饮之。饮毕，以杯掷屋栋，杯悬摇动，似飞鸟俯仰之状，若欲落而不落，举坐莫不视杯，良久乃坠，既而已失慈矣。寻问之，还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杀慈，试其能免死否。乃敕收慈，慈走入群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数本羊，果余一口，乃知是慈化为羊也。追者语主人意，欲得见先生，暂还无怯也。俄而有犬羊前跪而曰：“为审尔否？”吏相谓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于是群羊咸向吏言曰：“为审尔否？”由是吏亦不复知慈所在，乃止。后有知慈处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

慈非不能隐，故示其神化耳。于是

变出美味佳肴。他在天柱山精修苦炼道术，在一个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经》，学会了使自己变化万端的法术，多得记也记不过来。魏武帝曹操听说后，把左慈召了去，关在一个石屋里，派人监视，一年没给他饭吃，然后才把他放出来，见他仍是原来的模样。曹操认为世上的人没有不吃饭的道理，左慈竟然能够这样一年不吃饭，一定是妖邪的旁门左道，想要杀掉他。左慈知道曹操要杀他，就向曹操请求放他一条老命，让他回家。曹操说：“为什么突然要走呢？”左慈说：“你要杀我，所以我请求你放我走。”曹操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既然你有高洁的志向，我就不强留你了。”曹操为左慈设酒宴饯行，左慈说：“我就要远行了，请求和您分杯喝酒。”曹操说：“好。”当时天气很冷，温好的酒还有点烫，左慈拔下头上的道簪搅和酒，片刻间道簪都溶入酒中了，就像磨墨时墨溶入水中一样。一开始，曹操见左慈要求喝“分杯酒”，以为是自己先喝半杯然后再给左慈喝自己剩的半杯，没想到左慈先用道簪把自己的酒杯划了一下，酒杯就分成了两半，两半中都有酒，相隔着好几寸。左慈先喝了一半，把另一半杯子给了曹操。曹操不太高兴，没有马上喝，左慈就向曹操要过来自己都喝了。喝完把杯子住房梁上一扔，杯子在房梁上悬空摇动，像一只鸟上下翻飞的姿势，要落又不落，宴席上的客人都抬头看那酒杯，过了很久杯子才落下来，但左慈也不见了。一打听，说左慈已回了他自己的住处。这一来曹操更想杀掉左慈，想试试左慈能不能逃过一死。曹操下令逮捕左慈，左慈钻进羊群中，追捕他的人分不清，就查羊的原数，果然多出了一只，知道左慈变成了羊。追捕的人就传达曹操的意思，说曹操只是想见见左慈，请左慈不要害怕。这时有一只大羊走上前跪着说：“你说的是真的吗？”追捕的人互相说：“这跪着的羊一定就是左慈了！”就想把这羊抓走。但这时所有的羊都跪下说：“你说的是真的吗？”这样追捕的人又弄不清哪只羊是左慈了，只好拉倒。后来有知道左慈去处的人密告给曹操，曹操又派人去抓，一抓就抓到了。其实并不是左慈不能隐遁脱逃，是故意要让曹操见识一下他的变化之术。于是

受执入狱。狱吏欲拷掠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

公闻而愈恶之，使引出市杀之。须臾，忽失慈所在，乃闭市门而索。或不识慈者，问其状，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单衣，见此人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见便杀。后有人见知，便斩以献公，公大喜，及至视之，乃一束茅，验其尸，亦亡处所。

后有人从荆州来，见慈。刺史刘表，亦以慈为惑众，拟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见其术，乃徐徐去，因又诣表云：“有薄礼，愿以饷军。”表曰：“道人单侨，吾军人众，安能为济乎？”慈重道之，表使视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举不胜。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请百人奉酒及脯，以赐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万余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尽，坐上又有宾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惊，无复害慈之意。数日，乃委表去，入东吴。有徐堕者，有道术，居丹徒，慈过之。堕门下宾客，车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见牛在杨树杪行，适上树即不见，下即复见行树上。又车毂皆生荆棘，长一尺，斫之不断，推之不动。客大惧，即报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见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

左慈让人把他绑上投入监狱。典狱官打算拷问左慈，却发现屋里有个左慈，屋外也有个左慈，不知哪一个是真左慈。曹操听说后更加讨厌左慈，就命令把左慈绑到刑场杀掉。可没多久，左慈突然就消失了，于是命令紧闭城门大肆搜捕。有些搜捕者说不认识左慈，官员就告诉说左慈一只眼是瞎的，穿着青葛布衣，扎着青葛布头巾，见到这样的人就抓。不一会儿，全城的人都变成了瞎一只眼穿青葛布衣扎青葛巾的人，谁也无法分辨哪个是左慈。曹操就下令扩大搜捕的范围，只要抓住就杀掉。后来有人见到了左慈，就杀了献给曹操，曹操大喜，等尸体运到一看，竟是一捆茅草，再到杀左慈的地方找尸体，已经不见了。

后来有人从荆州来，说在荆州看见了左慈。当时荆州刺史刘表也认为左慈是个惑乱人心的妖道，打算将他抓住杀掉。刘表带着兵马出来炫耀，左慈知道刘表是想看看他有什么道术，就慢步走开，后来又找到刘表说：“我有些微薄的礼物想犒劳你的军队。”刘表说：“你这个

道士孤身一人，我的人马这么多，你能犒劳得过来吗？”左慈又重说了一遍，刘表就派人去看是什么礼物，见只有一斗酒，用酒器装着，还有一小扎肉干，但十个人抬也没抬动。左慈就自己出去把酒肉拿来，把肉一片片削落在地上，请一百个人拿酒和干肉分发给士兵。每个士兵三杯酒，一片肉干，肉干吃起来和平常的味道一样，一万多士兵都吃饱喝足，但酒器中的酒一点也没少，肉干也没吃光，刘表席上另外一千多个宾客也都喝得大醉。刘表大吃一惊，打消了杀害左慈的念头。几天后，左慈离开刘表走了，来到了东吴。有个有道术的人叫徐堕，住在丹徒，左慈就去登门拜访。徐堕门前有六七个宾客，还停着六七辆牛车，宾客骗左慈说：“徐公不在家。”左慈知道宾客骗他，就告辞走了。左慈走后，宾客们就看见牛车在杨树梢上走，爬到树上再看，牛车却不见了；下了树，就又见牛车又在树上走。还有的牛车轮子中心的圆孔里长出了一尺长的荆棘，砍都砍不断，推车又推不动。宾客们大惊失色，急忙跑去报告徐堕，说有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头来访，我们见他是个凡俗之辈，就欺骗他说

公不在，去后须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过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诸客分布逐之，及慈，罗布叩头谢之。慈意解，即遣还去。及至，车牛等各复如故。慈见吴主孙讨逆，复欲杀之。后出游，请慈俱行，使慈行于马前，欲自后刺杀之。慈在马前，着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讨逆着鞭策马，操兵逐之，终不能及。讨逆知其有术，乃止。后慈以意告葛仙公，言当入霍山，合九转丹，遂乃仙去。出《神仙传》。

大茅君

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汉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诸青童并从王母降于盈室。顷之，天皇大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盈神玺玉章，大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赐盈八龙锦与紫羽华衣，太上大道君遣协晨大夫叔门赐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鲍丘等赐盈以四节咽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讖，使盈食芝佩玺，服衣玉冠，带符握铃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节隐芝者，位为真卿；食金阙玉芝者，

位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为司禄；食长曜双飞者，位为司命真伯；食夜光洞草者，总主在左御史之任。子尽食之矣，寿齐天地，位为司命上真、东岳上卿，统吴越之神仙，综江左之山源矣。”言毕，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车服降于其庭，传太帝之命，赐紫玉之版，黄金刻书九锡之文，拜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毕俱去。

您不在，老头走后不久，牛和车就发生了这种怪事，不知是怎么回事。徐堕一听说：“啊呀，这是左慈先生来拜访我，你们怎么能骗他呢！快点追也许能赶得上。”于是宾客们分散开去追，追上左慈后都向他磕头谢罪。左慈消了气，就让客人们回去。他们回去一看，牛和车都恢复了原样。左慈拜见了吴主讨逆将军孙策，孙策也想杀左慈。后来有一次出游，孙策请左慈一起去，让左慈走在马的前面，想从后面刺杀他。左慈穿着木鞋拿着竹杖在马前慢慢地走，孙策在后面快马加鞭，手持兵器追赶，却总也追不上，这才知道左慈有道术，不敢再杀他。后来左慈告诉葛仙公说他要进霍山炼九转丹，后来终于成仙而去。出自《神仙传》。

大茅君

大茅君，名叫盈，曾南行到句曲山。汉哀帝元寿二年八月己酉这天，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和诸多的仙童跟随着西王母降临到茅盈家。不一会儿，天皇大帝派了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给茅盈一枚神玺玉制图章，大微帝君派任三天左官御史的管修条赐给茅盈八龙锦缎和紫羽做的华丽衣裳，太上大道君派任协晨大夫的叔门赐给茅盈金虎符和流金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鲍丘等赐给茅盈一只四节咽胎流明神芝。四位大神的使者授赏之后，让茅盈吃了灵芝，佩戴上玉玺，穿上紫羽绣衣戴上玉符，带上金虎真符握着金铃站好。使者们告诉茅盈：“吃了四节灵芝的，官位就是真卿；吃了金阙玉芝的，官位就是司命；吃了流明金英的，官位就是司禄；吃了长曜双飞的，官位就是司命真伯；吃了夜光洞草的，就会长期担任左御史。现在上面说的这些你都吃了，你将寿比天地，官位是司命上真兼东岳上卿，统领吴越的神仙，管辖江左的山脉河流。”说罢，使者

们都走了。五帝君又把大茅君应该穿的各种官服和应该乘用的车马降在他院中，并传达太帝的命令，赐给茅盈紫玉笏板和刻着君王赏给大臣九种器物文书的金板，任命茅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人和太元真人，事情结束后就都走了。

王母及盈师西城王君，为盈设天厨酣宴，歌玄灵之曲。宴罢，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顾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执《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执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讫，西王母升天而去。其后紫虚元君、魏华存夫人请斋于阳洛之山隐元之台，西王母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乘八景之舆，同诣清虚上宫，传《玉清隐书》四卷，以授华存。是时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乔等三十余真，各歌太极阴歌之曲。王母为之歌曰：“驾我八景舆，欻然入玉清。龙群拂霄上，虎旆揖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观合太冥。南岳拟贞干，玉英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降河曲，相与乐未央。”王母歌毕，三元夫人答歌亦毕，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阳左公、太极仙伯、清灵王君乃携南岳魏华存同去。东南行，俱诣天台霍山，过句曲之金坛，宴太元真人茅升申于华易洞天，留华存于霍山洞宫玉宇之下，众真皆从王母升还龟台矣。出《集仙传》。

西王母和茅盈的仙师西城王君为茅盈摆下天宫厨房做的美味佳肴和茅盈一同宴饮，席间还有仙人唱天宫的仙曲。宴会结束后，王母带着王君和茅盈看望茅盈的两个弟弟，向他俩传授了修炼道术的秘诀。王母命上元夫人授给茅盈的弟弟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手拿着《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拿着表明学道决心的盟约授给茅盈弟兄三人。事情办完之后，西王母升天而去。后来，紫虚元君和魏华存夫人在阳洛山上的隐元台设下素宴，西王母和金阙圣君又降临到隐元台，他们乘着八景仙车一同到清虚上宫，把《玉清隐书》四卷授给魏华存夫人。当时，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

虚真人、南岳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乔等三十多位大仙都分别唱了太极阴歌之曲。西王母也唱道：“驾我八景舆，欻然入玉清。龙群拂霄上，虎旆揖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欢合太冥。南岳拟贞干，玉英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降河曲，相与乐未央。”西王母唱完后，三元夫人也答唱了一首，结束后王母和三元夫人、紫阳左公、太极仙伯、清灵王君这些仙人就带着南岳的魏华存夫人一同离开。他们向东南走去，一起到了天台山、霍山，经过句曲山的金坛时，在华易洞天宴请了太元真人茅升申，把魏华存夫人留在霍山洞宫的玉宇下面，众位神仙就都跟着王母驾云返回龟台去了。出自《集仙传》。

卷第十二 神仙十二

壶公 蒯子训 董奉 李常在

壶公

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自公，故总名“壶公符”。时汝南有费长房者，为市掾，忽见公从远方来，入市卖药。人莫识之，卖药口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买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其钱日收数万，便施与市中贫乏饥冻者，唯留三五十。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之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唯长房楼上见之，知非常人也。长房乃日日自扫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辞。如此积久，长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长房笃信，谓房曰：“至暮无人时更来。”长房如其言即往，公语房曰：“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可效我跳，自当得入。”长房依言，果不觉已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公左右

壶公

壶公这位仙人，不知他凡间的姓名叫什么。当今世上所有的召军符和召鬼神治病的玉府符共二十多卷，都出自壶公之手，所以统称为“壶公符”。当时汝南有个管市场的小官叫费长房，忽然看见壶公从远方来到街上卖药。人们都不认识壶公，他卖药不许还价，他的药服后不管什么病都能治好。壶公总是嘱咐买药人说：“服了药之后会吐出什么东西，哪一天病会好。”他说的话每一次都会应验。壶公每天卖药都能挣好几万钱，然后他就把钱施舍给街上那些饥寒贫穷的人，只留下三五十个钱。经常把一个空壶挂在屋顶上，太阳落山之后，他就跳进壶里，这事谁也没发现，只有费长房在楼上看见了，由此而知壶公不是凡人。费长房就天天清扫壶公坐席前的地面，供给壶公吃的东西，壶公欣然接受，并不推辞。日子长了，费长房仍坚持不懈地照

常扫地供食，也不敢对壶公有所请求。壶公看出来费长房心地很虔诚，就对他说：“到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再到我这儿来吧。”费长房就按壶公说的，晚上来到壶公家里，壶公对他说：“你看我跳进壶里时，你也和我一样跳，自然能够进去。”费长房照他的话一跳，果然不知不觉地已在壶中了。进去后才发现那不是壶，而是进入了一个神仙的世界，只见楼台殿阁林立，千门万户，还看见壶公身边

侍者数十人。公语房曰：“我仙人也，昔处天曹，以公事不勤见责，因谪人间耳。卿可教，故得见我。”长房下座顿首曰：“肉人无知，积罪却厚，幸谬见哀悯，犹入剖棺布气，生枯起朽。但恐臭秽顽弊，不任驱使。若见哀怜，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审尔大佳，勿语人也。”公后诣长房于楼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饮之。”酒在楼下，长房使人取之，不能举盃，至数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与房共饮之，酒器如拳许大，饮之至暮不竭。告长房曰：“我某日当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复言，欲使亲眷不觉知去，当有何计？”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与房，戒之曰：“卿以竹归家，便可称病，以此竹杖置卿所卧处，默然便来。”房如公言，去后，家人见房已死，尸在床。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

房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于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房，房不惧。明日，又内于石室中，头上有一方石，广数丈，以茅绳悬之，又诸蛇来啮绳，绳即欲断，而长房自若。公至，抚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长房啖屎，兼蛆长寸许，异常臭恶。房难之，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赐子为地上主者，可得寿数百岁。”为传封符一卷付之，曰：“带此可主诸鬼神，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房忧不得

带着好几十个随从。壶公对费长房说：“我是神仙，当年在天界因为处理公务不够勤勉，受到上界的责备，所以被贬到人间。你有道根可以受教，所以才能看见我。”费长房立刻离座下拜磕头说：“我这俗人凡胎十分愚昧，积下了很多罪孽，幸亏得到您的怜悯关怀，这就像劈开棺木给死尸送去仙气，使枯朽的尸骨起死回生。我只怕自己愚笨顽劣，不能为大仙效力。如蒙大仙垂爱指引点化，真是我百世难遇的大幸啊！”壶公说：“我看你这人很不错，但你千万不许泄露天机。”壶

公后来到楼上去看费长房，对他说：“我这里有点酒，咱们俩喝几杯吧。”壶公的酒在楼下装在一个酒坛里，费长房就让人到楼下取来，但几十个人也抬不动那坛子。只好来告诉壶公，壶公下楼去，用一个手指就把酒坛子拎到楼上来了。两个人对饮，酒器只有拳头大，但喝到天黑也没喝完。壶公告诉费长房：“我不久要回仙界了，你愿意和我同去吗？”费长房说：“我想走的心，不必重申了，不过我想让家里人不要发现我出走，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壶公说：“这很简单。”他就给了费长房一支青竹杖，告诫他说：“你拿这支竹杖归家后，就对家人说你病了，然后把竹杖放在你的床上，然后悄悄到我这里来。”费长房按照壶公的话做了，离开家后，家里人见费长房已死在床上了。其实床上的尸首就是壶公的那支竹杖，家人痛哭后就把费长房埋葬了。

费长房跟着壶公，恍恍惚惚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壶公故意把他放在一群虎中，老虎张牙舞爪要吃掉他，他也没害怕。第二天，壶公又把费长房关在一个石屋里，头顶上用草绳吊着一块几丈宽的大石头，又让几条蛇咬那草绳，绳眼看要断了，费长房仍泰然自若。壶公来到石屋看见这情景，就抚着他说：“你可以受教学道了。”后来壶公又让费长房吃屎，屎里还有一寸多长的蛆，又臭又脏。费长房觉得为难，壶公就叹息着打发他回去，对他说：“看来你还是得不了仙道啊，我让你当地仙吧，可以活好几百岁。”说罢给了他一卷封着的符，说：“你有了这符就能驱使鬼神，长期当天神的使者，还可以治病消灾。”费长房担心到不了

家，公以一竹杖与之曰：“但骑此，得到家耳。”房骑竹杖辞去，忽如睡觉，已到家。家人谓是鬼，具述前事，乃发棺视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骑竹杖，弃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初去至归谓一日，推问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常呵责嗔怒，问其故，曰：“嗔鬼耳。”

时汝南有鬼怪，岁辄数来郡中，来时从骑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尔乃还去，甚以为患。房因诣府厅事，正值此鬼来到府门前。府君驰入，独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来。”乃下车伏庭前，叩头乞曰改过。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温

良，无故导从，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复真形。”鬼须臾成大鳖，如车轮，头长丈余。房又令复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与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视之，乃见符札立陂边，鬼以头绕树而死。房后到东海，东海大旱三年。谓请雨者曰：“东海神君前来淫葛陂夫人，吾系之，辞状不测，脱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当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也。出《神仙传》。

蓟子训

蓟子训者，齐人也，少尝仕州郡，举孝廉，除郎中。又从军，除驸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乡里时，唯行信让，

家，壶公又给他一支竹杖，说：“只要骑着它就可以到家了。”费长房骑上竹杖辞别离开，忽然像大梦初醒，一看已经在家里了。家里以为他是鬼，他就详细讲述了经过，家人去墓地打开棺材一看，里面只有一支竹杖，这才相信了他的话。费长房骑回来的那支竹杖扔在草滩，一看原来是一条青龙。费长房说他从离家到回来只是一天的事，家里人一算，已是一年了。费长房就用符收鬼治病，没有治不好的。有时他和人们坐着谈话，忽然就大声呵斥起来，客人奇怪地问怎么回事，他说：“刚才是呵斥鬼呢。”

当时汝南有个鬼怪，每年都到郡里来几次，来时带着骑马的随从，好像太守一样，进到太守府内敲动堂鼓，在府内外转悠，然后再离开，这事很令人忧虑。费长房便来到太守府大厅里，正好那鬼怪也来到府门前。太守跑进内堂，把费长房单独留在大厅里。那鬼知道后不敢进府，费长房就大喊一声：“把那鬼给我抓起来。”鬼吓得赶快下车趴在大厅前，不停地磕头乞求，保证改过。费长房喝斥道：“你这个该死的老鬼，不老老实实呆在阴曹，竟敢带着随从冒犯官府，自己知道该死吗？还不快现出原形来？”鬼马上变成了一只大乌龟，身子有车轮大，头有一丈多长。费长房又让它恢复人形，交给鬼一道札符，命他把符送交葛陂君，鬼流着泪磕头，拿着札符离去。费长房派人在后面看，只见札符立在草滩边，鬼把头缠在树上死了。费长房后

来到了东海郡，东海郡已经三年大旱。费长房对求雨的人们说：“东海神君之前来奸淫葛陂君的夫人，被我扣押了，因为没有核查他的口供，我也忙得忘记了处理，结果造成这里久旱，现在我立刻放掉他让他马上行雨。”接着果然下起了大雨。费长房有神术能把大地缩成一小块，千里之远的情景就在眼前，放开就又恢复原状了。出自《神仙传》。

蓟子训

蓟子训是齐人，青年时代曾在州郡衙门里做过官，后来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后来他又从军，被任命为驸马都尉。人们都不知道他有道术。他在家乡时，行事方面十分讲究信义和礼让，

与人从事。如此三百余年，颜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随之，不见其所常服药物也。性好清澹，常闲居读《易》，小小作文，皆有意义。见比屋抱婴儿，训求抱之，失手堕地，儿即死。邻家素尊敬子训，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后二十余日，子训往问之曰：“复思儿否？”邻曰：“小儿相命，应不合成人，死已积日，不能复思也。”子训因出外，抱儿还其家。其家谓是死，不敢受。子训曰：“但取之无苦，故是汝本儿也。”儿识其母，见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犹疑不信。子训既去，夫妇共往视所埋儿，棺中唯有一泥儿，长六七寸。此儿遂得长成。

诸老人须发毕白者，子训但与之对坐共语，宿昔之间，明旦皆黑矣。京师贵人闻之，莫不虚心谒见，无缘致之。有年少与子训邻居，为太学生。诸贵人作计，共呼太学生谓之曰：“子勤苦读书，欲规富贵。但召得子训来，使汝可不劳而得矣。”生许诺，便归事子训，洒扫供侍左右数百日。子训知意，谓生曰：“卿非学道，焉能如此？”生尚讳之，子训曰：“汝何不以实对，妄为虚饰，吾已具知卿意。诸贵人欲见我，我岂以一行之劳，而使卿不获荣位乎？汝可还京，吾某日当往。”生甚喜，辞至京，与贵人具说某日子训当到。至期未发，生父母来诣子训。子训曰：“汝恐吾忘，使汝儿

经常帮人办事。这样活到三百多岁仍不显老，人们觉得十分奇怪。有

些好事的人追随在他周围，却并没发现他服用什么长寿药物。他的性情爱好清淡，闲时经常研读《易经》，或写些短小的文章，都有很深含义。有一次，蓟子训见邻居抱着一个小孩，就要来抱一下，没想到一失手把孩子掉在地上摔死了。邻居平常十分尊重蓟子训，没有太多地表露出悲痛，就把孩子埋了。过了二十多天，蓟子训问邻居：“还想不想孩子呢？”邻居说：“这孩子大概命中注定不该长大成人，死了这么多天，不再想他了。”蓟子训就到外面去，把那孩子抱了回来。邻居以为是死孩子，不敢要。蓟子训说：“只管接，别担心，这就是你原来的孩子。”孩子认识母亲，见到母亲就开心地笑了，想要母亲抱他，母亲抱起之后，还不敢相信。蓟子训走后，邻居夫妇到坟地打开孩子的棺材看，只见棺中是一个泥娃娃，六七寸长。后来这孩子便顺利地长大成人。

有一些须发全白的老人，蓟子训只是跟他们一起坐着谈话，过了一宿这些人的须发都变黑了。京城的达官贵人听说蓟子训有道术，都虚心前来拜见，但很少能见到他本人。有个蓟子训少年时的邻居当时是太学里的学生。达官贵人们就设计一起把他找来说：“你发奋读书，就是为了求得富贵功名。只要你能把蓟子训为我们请来，我们可以让你毫不费力地得到富贵功名。”书生答应了，就回到家乡，专门侍奉蓟子训，为他打扫庭院跑腿效劳，连续干了好几百天。蓟子训知道书生的用意，就对书生说：“你并不打算学道，为什么要这样卖力气侍奉我呢？”书生吞吞吐吐地不说实话，蓟子训就直截了当地说：“你为什么不说实话而要妄加掩饰呢，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了。那些贵人想见我一面才让你来，我怎么能因为害怕去京城一行的劳累而误了你的功名前程呢？你回京城去吧，我某天一定到京城。”书生很高兴，辞别蓟子训回到京城，告诉贵人们蓟子训某天会来京城见他们。到了约定的那天，蓟子训并没动身去京城，书生的父母很着急，跑来找蓟子训，蓟子训说：“你们是怕我忘了去京城的事，使你儿子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后即发。”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训问曰：“谁欲见我？”生曰：“欲见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当自来也。”子训曰：“吾千里不倦，岂惜寸步乎？欲见者，语之令各绝宾客，吾明日当各诣宅。”生如言告诸贵人，各自绝

客洒扫，至时子训果来。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训。诸朝士各谓子训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问子训何时到宅，二十三人所见皆同时，所服饰颜貌无异，唯所言语，随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师大惊异，其神变如此。诸贵人并欲诣子训，子训谓生曰：“诸贵人谓我重瞳八采，故欲见我。今见我矣，我亦无所能论道，吾去矣。”适出门，诸贵人冠盖塞路而来。生具言适去矣，东陌上乘骡者是也。各走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许，终不能及，遂各罢还。

子训至陈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时当去。”陈公问远近行乎，曰：“不复更还也。”陈公以葛布单衣一送之。至时，子训乃死，尸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状如屈铁，尸作五香之芳气，达于巷陌，其气甚异。乃殓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噙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顿伏良久，视其棺盖，乃分裂飞于空中，棺中无人，但遗一只履而已。须臾，闻陌上有人马箫鼓之声，径东而去，乃不复见。子训去后，陌上数十里，芳香百余日不歇也。出《神仙传》。

在贵人面前由于失信而得不到官位吧？我吃了饭就出发。”结果蓟子训半天工夫就走了二千里路。到了京城后，书生急忙前往迎接，蓟子训问书生：“都有谁要见我？”书生说：“想和先生见面的人太多了，他们不敢请先生屈尊光临，只要知道您到了，定会自己来见您的。”蓟子训说：“几千里地我都不嫌劳累，现在走几步路怕什么？你可以告诉那些想见我的人，让他们谢绝自己家中的宾客，我明天会到他们各家登门拜访的。”书生把蓟子训的话告诉了贵人们，他们都把家里打扫干净，谢绝了宾客，到了约定时间，蓟子训果然登门。一共二十三家，每家都来了一位蓟子训。每位贵人都说蓟子训先到自己家，第二天上朝后，他们互相问蓟子训什么时候登的门，这才知道二十三家同时来了个蓟子训，服饰相貌一点也不差，只是说的话随着主人的问答而不相同。这一下京城里都觉得非常惊讶，惊叹蓟子训的分身术如此神妙。后来贵人们又想一同来拜访蓟子训，蓟子训对书生说：“那些贵人们都说我眼里有四个黑眼珠八种颜色，所以想见见我。现在已经见到我了，我也没有什么本事谈论道术，现在该走满了。”蓟子训刚走，贵人们就乘车骑马来见蓟子训，把街道都塞了。书生告诉贵人们蓟子训刚走，东边小路上骑骡子的那人就是。于是贵人们立刻骑马去

追赶蓟子训，可追了半天却总是距蓟子训的骡子一里来地，怎么追也追不上，只好各自回来了。

蓟子训走到陈公家说：“我明天中午就走了。”陈公问他走多远，他说：“不再回来了。”陈公送了一套葛布单衣给蓟子训。到了第二天中午，蓟子训就死了，尸体僵硬，手脚都叠放在胸前不能伸直，好像一件弯曲的铁器，尸体散发出很浓的香气，香味很怪，弥漫到街巷中。于是把他装殓入棺。还没等出殡，棺木中突然发出雷霆般的轰鸣，闪光把屋子庭院都照得透亮。守灵的人吓得趴在地上好半天，再看棺材，盖子已经裂开飞到空中，棺木中没有尸体，只剩下一只鞋子罢了。过了不久就听见路上有人喊马嘶和箫鼓乐声，一直往东而去，就再也看不见了。蓟子训走后，路上几十里都飘着香气，一百多天仍然不散。出自《神仙传》。

董 奉

董奉者，字君异，侯官人也。吴先主时，有少年为奉本县长，见奉年四十余，不知其道，罢官去。后五十余年，复为他职，得经候官，诸故吏人皆老，而奉颜貌一如往日。问言：“君得道邪？吾昔见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转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时在彼，乃往，与药三丸，内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举其头，摇而消之。须臾，手足似动，颜色渐还，半日乃能起坐，后四日乃能语。云：“死时奄忽如梦，见有十数乌衣人来，收燮上车去，入大赤门，径以付狱中。狱各一户，户才容一人。以燮内一户中，乃以土从外封塞之，不复见外光。忽闻户外人言云：‘太乙遣使来召杜燮。’又闻除其户土，良久引出。见有车马赤盖，三人共坐车上，一人持节，呼燮上车。将还至门而觉，燮遂活。”因起谢曰：“甚蒙大恩，何以报效？”乃为奉起楼于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枣，饮少酒，燮一日三度设之。奉每来饮食，或如飞鸟，腾空来坐，食了飞去，人每不觉。如是一年余，辞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问：“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燮即为具之。至明日日中时，奉死，燮以其棺殓埋之。七日后，有人从容昌来，奉见嘱云：“为谢燮，好自爱理。”燮闻之，乃

启殡发棺视之，唯存一帛。

董 奉

董奉字君异，候官县人。吴先主时，有一个年轻人任候官县的长官，见董奉当时有四十来岁，他不知道董奉有道术，后来这位长官罢官走了。五十多年后，这位长官又担任了另外的职务，经过候官县，见当年的同事都老了，而董奉的容貌还和五十年前一样。他就问董奉：“你是不是得了道呢？我当年看见你是这样，现在我已白发苍苍，可你却比当年还年轻，这是怎么回事？”董奉回答说：“这是偶然的事罢了。”交州刺史杜燮得了暴病死去，已经停尸三天，正好董奉在交州，听说后就前去看望，把三个药丸放在杜燮嘴里，又给灌了些水，让人把死者的头捧起来摇动着让药丸溶化。不一会儿，杜燮的手脚就像能动了，脸上渐渐有了活人的颜色，半天后就能坐起来，四天后就能说话了。杜燮说：“我刚死的时候就像在梦中，看见来了十几个穿乌衣的人把我抓上车去，进了一个大红门，直接把我塞进了监狱。监狱里都是小单间，一间里只能住一个人。他们把我塞进一个小单间里，用土把门封上，就看不见一点外面的光亮了。我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太乙真人派人来召杜燮。’又听见有人挖开门外封的泥土，过了很久才把我弄出来。这时我看见有一辆支着红伞盖的马车，车上坐着三个人，有一个人拿着符节，招呼我上车。车要送到家门口时我醒了，就复活了。”杜燮向董奉跪拜说：“承蒙您救命大恩，我该怎样报效呢？”于是他就给董奉在院里盖了一座楼侍奉他。董奉不吃别的东西，只吃干肉和枣，还喝一点酒，杜燮就一天三次供奉食物。董奉每次进食都像鸟一样腾空来到座位，吃完了就飞走，别人常常无所察觉。这样过了一年多，董奉辞别杜燮离去。杜燮哭着挽留也留不住，就问：“您要去什么地方？要一艘大船吗？”董奉说：“我不要船，只要一具棺木就行了。”杜燮就为他准备了一具棺木。到第二天中午，董奉就死了，杜燮就用那棺木把他装殓后埋葬了。七天后，有个从容昌来的人捎话给杜燮，说董奉托他对杜燮说：“为我感谢杜燮，多多保重。”杜燮听说后，就到墓地打开棺材，见里面只有一块绸子。

一面画作人形，一面丹书作符。

后还豫章庐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痼疾，垂死，载以诣奉，叩头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盖之，使勿动。病者云：“初闻一物来舐身，痛不可忍，无处不匝。量此舌广一尺许，气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当愈，勿当风。”十数日，病者身赤无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

后忽大旱，县令丁士彦议曰：“闻董君有道，当能致雨。”乃自赍酒脯见奉，陈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视屋曰：“贫道屋皆见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当为立架好屋。”明日，士彦自将人吏百余辈，运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拟数里取水。奉曰：“不须尔，暮当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悦。

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来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

绸子的一面画着个人形，另一面用朱砂画了道符。

后来董奉回到豫章庐山下住，有一个人得了热病，快死了，用车拉着来见董奉，叩头乞求董奉救命。董奉让病人坐在一间屋子里，用五层布单子蒙上他，让他别动。病人说：“起初觉得一个什么动物舐他身子的每一个地方，使他疼痛难忍。这个东西的舌头好像有一尺多宽，喘气像牛一样粗，不知是个什么东西。过了很久那东西走了。”董奉就让病人前往水池中，用水给他洗澡，然后就让他回家，还告诉病人说：“不久就会好，注意不要受风。”十几天后，病人身上的皮全脱掉了，全身通红十分疼痛，只有洗澡才能止痛。二十天后，病人身上长出新皮，病也好了，皮肤十分光滑，像凝固的油脂。

后来当地忽然大旱，县令丁士彦和官员们议论说：“听说董奉有

道术，应该能降雨。”就亲自带了酒肉礼物拜见董奉，说了旱情。董奉说：“下雨很容易啊！”说着抬头看看自己的屋顶说：“贫道的屋子都露天了，我担心真来了雨我可怎么办。”县令明白他的意思，就说：“先生只要能行雨，我保证马上给你盖新房子。”第二天，县令自己带着官员民工一百多人，运来了竹子木材，屋架很快立起来了。正准备和泥，打算到几里外去运水。董奉说：“不必了，今晚将有大雨。”他们就没去运水。到了晚上果然下起了大雨，水把高处低处的田地都灌平了，老百姓都非常高兴。

董奉住在山里不种田，天天给人治病，但也不取分文。得了重病经他治好的，就让患者栽五棵杏树，病轻的治好后再栽一棵。这样过了几年，就栽了十万多棵杏树，成了一大片杏林。他就让山中的鸟兽都在杏林中嬉戏，树下不生杂草，像是专门把草锄尽了一样。后来杏子全成熟了，他就在杏林里用茅草盖了一间仓房，并告诉当时的人们：“想要买杏的不用告诉他，只要拿一罐粮食倒进仓房，就可以自己直接装一罐杏子走。”曾经有个人拿了很少的粮食，却装了很多的杏，这时杏林里的一群老虎突然吼叫着追着他跑，那人非常害怕，捧着装杏的罐子急忙往回跑，一路上罐里的杏子掉出去不少，到家一数，剩下的杏正好和送去的粮食一样多。

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啖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县令有女，为精邪所魅，医疗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当以待巾栉。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鸛，长数丈，陆行诣病者门，奉使侍者斩之，女病即愈。奉遂纳女为妻，久无儿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独住，乃乞一女养之。年十余岁，奉一日竦身入云中去。妻与女犹存其宅，卖杏取给，有欺之者，虎还逐之。奉在人间三百余年乃去，颜状如三十时人也。出《神仙传》。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术，百姓累世奉事。计其年，已四百岁而不老，常如五十许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在家

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时从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请一小儿，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儿，遣归置其家所卧之处，径还，勿与家人语。二子承教，以杖归家。家人了不见儿去，后乃各见死在床上。二家哀泣，殓埋之。百余日，弟子从郫县逢常在，将此二儿俱行，二儿与弟子泣语良久，各附书到。二家发棺视之，唯青竹杖耳，

有时有人来偷杏，老虎就一直追到偷杏人的家中把他咬死。死者家的人知道是因为偷了杏，就赶快把杏拿来还给董奉，并磕头认罪，董奉就让死者复活。董奉每年把卖杏得来的粮食全部用来救济贫困的人和在外赶路缺少路费的人，一年散发出去的粮食达两万多斛。县令有个女儿被鬼缠住，医治无效，就前往求董奉救治，并说如果治好了就把女儿嫁给董奉为妻。董奉答应了，就施法召来了一条几丈长的白鳄鱼，鳄鱼自己在地上一爬爬到县令家门口，董奉就让随从的人把鳄鱼杀死，县令女儿的病就好了。于是董奉就娶了县令的女儿为妻，但很久没有儿女。董奉经常外出，妻子一人在家很孤单，就收养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到十几岁后，有一天董奉腾空升入云中成仙而去了。他的妻子和养女仍然住在家里，靠卖杏维持生活，有敢欺骗她们母女的，老虎仍旧会追咬他。董奉在人间三百多年才离去，容貌仍像三十岁的人。出自《神仙传》。

李常在

李常在是蜀郡人，年轻时就研究道术，好几代百姓都侍奉着他。计算他的年龄，已有四五百岁了，但从不见老，样貌一直都像五十多岁的人。他经常给人治病，症状严重的三天治好，症状轻的一天就痊愈了。他家中有两儿一女，都已经娶妻嫁人，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他走时带着他弟子曾某和孔某的两个儿子，都是十七八岁。曾、孔两家也不知道李常在要去什么地方，就把两个孩子给李常在送去了。李常在交给两个孩子两支青竹杖，用竹杖来度脱他们，让他们先各回自己的家，把青竹杖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就直接回来，不要跟家里人交谈。两个孩子按照李常在的指示，拿着竹杖回了家。家里人看见孩子一直没走，后来才发现各自死在床上。两家人都悲伤痛哭，把孩子

埋葬了。一百多天后，李常在的弟子在郫县遇见李常在带着那两个死去的孩子一同走，两个孩子和常在的弟子哭着谈了很久，并各自给家里捎了信。孔、曾两家打开棺材，见里面只有一支青竹杖，

乃知非死。后三十余年，居地肺山，更娶妇。常在先妇儿乃往寻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谓后妻曰：“吾儿欲来见寻，吾当去，可将金饼与之。”及至，求父所在，妇以金与之。儿曰：“父舍我去数十年，日夜思恋，闻父在此，故自远来覲省，不求财也。”乃止。三十日父不还，儿乃欺其母曰：“父不还，我去矣。”至外，藏于草间。常在还语妇曰：“此儿诈言如是，当还。汝语之，汝长不复须我，我在法不复与汝相见。”乃去。少顷儿果来，母语之如此。儿自知不复见其父，乃泣涕而去。后七十余年，常在忽去。弟子见在虎寿山下居，复娶妻。有父子，世世见之如故，故号之曰“常在”。出《神仙传》。

这才知道儿子没有死。三十多年后，李常在住进地肺山中，又娶了一房妻室。他前妻的儿子就出门去找李常在。李常在儿子来之前十天就对后妻说：“我儿子要来找我，我得出去躲一躲，他来以后，你把这金饼给他吧。”儿子到了以后，问后娘父亲去了哪里，后娘就把金饼给了他。儿子说：“我父亲扔下我出走好几十年了，我日夜想念他，听说他在这里，我才千里迢迢来看望他，并不是来找他要钱的。”于是就住下了。过了一个月，李常在还没回来，儿子就骗他后娘说：“我父亲不回来，我就回去了。”儿子出去后藏在草丛里。李常在回来对后妻说：“我儿子故意这样说谎骗你，他还会回来的。他回来后你就对他说，他已长大成人，不需要我抚养照料了，我一心修炼道术，不会再见他。”李常在向后妻交待完就去了。不大一会儿，儿子果然又回来了，后妻就把李常在的话转告给他。儿子知道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就哭着走了。七十多年后，李常在又离家出走。他的弟子见他在虎寿山下住，又娶了妻。当地人父子几代都看见他，总是老样子，所以称他为“常在”。出自《神仙传》。

卷第十三 神仙十三

茅 君 孔安国 尹 轨 介 象 苏仙公

成仙公 郭 璞 尹 思

茅 君

茅君者，幽州人。学道于齐，二十年道成归家。父母见之大怒曰：“汝不孝，不亲供养，寻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长跪谢曰：“某受命上天，当应得道，事不两遂。远违供养，虽日多无益，今乃能使家门平安，父母寿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适欲举杖，杖即摧成数十段，皆飞，如弓激矢，中壁穿，中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虑如此，邂逅中伤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恶积，不可得生。横伤短折，即可起耳。”父使为之有验。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当之官，乡里送者数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虽不作二千石，亦当有神灵之职，某月某日当之官。”

茅 君

茅君是幽州人。在齐地学道，学了二十年终于学成回家。回家以后，父母看见他大怒说：“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不好好侍奉我们，跑出去四处漂泊学什么鬼道术！”说着就要鞭打茅君，茅君挺直了身子跪着赔罪说：“儿子受了上天之命，应该得道，学道和孝顺父母难以兼顾。虽然儿子远离膝下没能供养二老，很长时间没让您受益，但如今儿子学成道术，就能使全家平安，使父母长寿。现在我已得道，不能再受你们的鞭打了，如果再鞭打我，恐怕会出大事的！”他父亲越听越来气，拿起拐杖就要打。可是刚要举起拐杖来，拐杖就断成了好几十节向四方飞去，像射出了很多箭头，射穿了墙壁，射进了房柱，他父亲吓得只好住手。茅君说：“我刚才说的怕出大事就是说的这个，怕无意中伤到别人。”他父亲问他：“你说得了道，那你能让死人

复活吗？”茅君说：“死人一生积累的罪孽深重，不可能复活。如果遭横祸而死或短寿夭折的，我可以让他复活。”他父亲不太相信，让茅君验证一下。茅君的弟弟刚被任命为年俸两千石的官，赴任时好几百乡亲欢送，茅君也在场。他说：“我虽然没有在人间当上年俸两千石的官，但却会在仙界获得官职，某月某日，我也要到仙界去上任做官的。”

宾客皆曰：“愿奉送。”茅君曰：“顾肯送，诚君甚厚意。但当空来，不须有所损费，吾当有以供待之。”

至期，宾客并至，大作宴会，皆青缣帐幄，下铺重白毡，奇饌异果，芬芳罗列，妓女音乐，金石俱奏，声震天地，闻于数里。随从千余人，莫不醉饱。及迎官来，文官则朱衣素带数百人，武官则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结营数里。茅君与父母亲族辞别，乃登羽盖车而去。麾幡蓊郁，骖虬驾虎，飞禽翔兽，跃覆其上，流云彩霞，霏霏绕其左右。去家十余里，忽然不见。远近为之立庙奉事之。茅君在帐中，与人言语，其出入，或发人马，或化为白鹤。人有病者，往请福，常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一一掷出还之。归破之，若其中黄者，病人当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为候。出《神仙传》。

孔安国

孔安国者，鲁人也。常行气服铅丹，年三百岁，色如童子。隐潜山，弟子随之数百人。每断谷入室，一年半复出，益少。其不入室，则饮食如常，与世人无异。安国为人沉重，尤宝惜道要，不肯轻传。其奉事者五六年，审其为人志性，乃传之。有陈伯者，安乐人也。求事安国，安国以为弟子。留三年，知其执信，乃谓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寻求

宾客们都说：“我们到时一定欢送。”茅君说：“如果真送我，我太感谢你们的盛情了。但我要求你们送我时不要破费，一定要空着手来，我会有东西招待你们。”

到了茅公说的那天，宾客们都来了，茅公大摆宴席，搭起了青布帐幕，地下铺着很厚的白毡子，席上罗列着珍奇的果品佳肴，发出阵

阵的芳香气味，美女乐队，奏起了金石之乐，声震天地，传到几里之外。在座的一千多人，无不酒足饭饱。后来，迎接茅公到仙界上任的官员们到了，文官都是大红袍腰系白玉带，共有好几百名，武官们都顶盔贯甲，旌旗飘扬，刀枪闪光，扎下了几里的营帐。茅君和父母乡亲们告别，登上了一辆有羽毛伞盖的车子离去。旗幡蔽日，龙虎驾车，各种能飞的鸟兽在车上翻飞腾跃，流云彩霞，缭绕左右。欢迎的大队人马离家十多里以后就忽然消失了。从此以后，远近的百姓建了座庙供奉茅公。茅公常常在庙中神座帐后和人对话，他每次来去，有时带着人马，有时则变成一只白鹤飞来飞去。有些生了病的人去请茅公赐福诊治，常常煮十个鸡蛋，放进茅公的神帐里。不一会儿，鸡蛋就被茅公一个个扔出来。把鸡蛋带回去后打开看，如果鸡蛋里面是黄色的，病人就能痊愈；如果鸡蛋里面有泥土，病就不能好了。人们常常用这种办法来预测吉凶祸福。出自《神仙传》。

孔安国

孔安国是鲁地人，经常练运气闭气，服用铅炼的丹药，活到三百岁，面容还像儿童。他隐居在潜山之中，追随他的弟子有好几百。他常常绝食后关在屋里修身养性，一年半后才出屋，却变得更年轻了。如果不入室修炼，就和平常人一样进食，与世人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孔安国为人老成持重，尤其非常珍惜道术的要诀，不肯轻易传授给别人。侍奉过他五六年的弟子，如果考察发现其品格志向都很好，才把道术传授给他。有个叫陈伯的，是安乐人。他请求侍奉孔安国，安国就收他为弟子。考察了三年，看他学道的志向坚定，就对他说：“我从小就历经艰辛，寻求

道术，无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适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滨渔父，渔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隐，以避凶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饵之法，以得度世。则大伍、司诚、子期、姜伯、涂山，皆千岁之后更少壮。吾受道以来，服药三百余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来已三十三年矣，视其肌体气力甚健，须发不白，口齿完坚。子往与相见事之。”陈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张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许

人，一县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数人，皆四百岁，后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于房中之术故也。出《神仙传》。

尹 轨

尹轨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学五经，尤明天文星气，河洛讖纬，无不精微。晚乃学道，常服黄精华，日三合，计年数百岁。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尝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数枚，中皆有药，言可辟兵疫。常与人一丸，令佩之。会世大乱，乡里多罹其难，唯此家免厄。又大疫时，或得粒许大涂门，则一家不病。弟子黄理，居陆浑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断木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绝迹，到五里辄还。有怪鸟止屋上者，以白

道术，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但仍没有得到神丹八石登天的方术。只得到了可成地仙的方术，只能不死而已。我过去曾拜一位海边的渔翁为师，这渔翁就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宰相范蠡。他改姓埋名隐居海边，以躲开乱世。他可怜我有志修道，传授给我服用丹药的秘方，使我能超脱人世。就是像大伍、司诚、子期、姜伯、涂山这些人，都是活到千岁以上，而且越来越年轻。我得道以来，服药三百多年，曾给过崔仲卿一个仙方，当时他八十四岁，已经服药三十三年了，我看他现在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头发胡须都不白，牙齿也很完整牢固。你可以去找崔仲卿向他学道。”于是陈伯就去侍奉崔仲卿，得到了他的仙方，结果也得以长生不老。还有一个张合的妻子，她已经五十岁了，服了崔仲卿的药后，反而像是二十多岁的人，八十六岁时又生了个儿子。孔安国又传授了几个人，都活到四百岁，后来都进山继续修炼去了。也有吃了仙药仍不能得道成仙的，那是由于他们夫妻房事没有节制的缘故。出自《神仙传》。

尹 轨

尹轨字公度，太原人。他精通五经，尤其擅长天文星象、河图洛书、神秘预言方面的学问。晚年他专心学道，经常服用黄精粉，每天服三盒，已经活了几百岁。他常常预言天下的兴盛或衰亡，别人的安

危吉凶，没有不灵验的。尹轨平时腰里挂着十几个上了漆的小竹筒，里面全装的药，据说他的药可以使人免受兵祸和瘟疫之灾。有一次他给人一丸，让那人把药带在身上。当时世道很乱，那人的乡亲都遭到了祸事，只有那人免除了祸患。瘟疫流行时，如果能把尹轨的药一小粒涂在门上，那么全家都不会被传染上瘟疫。他有个弟子叫黄理，住在陆浑山中。黄理担心有老虎为害，尹轨让他把树锯成柱子，在离家五里的地方，在东西南北四方各埋一根木柱，埋好后，尹度在柱子上打上封印，从此老虎便绝迹了，老虎总是走到离埋柱子的地方五里之外就退回去了。有只怪鸟落在一户人家屋上，这家人将这事告诉了

公度，公度为书一符，着鸟所鸣处。至夕，鸟伏死符下。或有人遭丧，当葬而贫，汲汲无以办。公度过省之，孝子遂说其孤苦，公度为之怆然，令求一片铅。公度入荆山，架小屋，于炉火中销铅，以所带药如米大，投铅中搅之，乃成好银。与之，告曰：“吾念汝贫困，不能营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负官钱百万，身见收缚。公度于富人借数千钱与之，令致锡，得百两。复销之，以药方寸匕投之，成金，还官。后到太和山中仙去也。出《神仙传》。

介 象

介象者，字元则，会稽人也。学通五经，博览一家之言，能属文，后学道入东山。善度世禁气之术，能于茅上燃火煮鸡而不焦；令一里内人家炊不熟，鸡犬三日不鸣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隐形变化为草木鸟兽。闻有《五丹经》，周旋天下寻求之。不得其师，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惫极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额，象寤见虎，乃谓之曰：“天使汝来侍卫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试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绿甚好，大如鸡子，不可称数，乃取两枚。谷深不能前，乃还。于山中见一美女，年十五六许，颜色非常，被服五彩，盖神仙也。象乞长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着故处，乃可。汝未应取此物，吾故

尹轨，尹轨就给他们写了一道符，让那家人把符贴在怪鸟叫的地方。到了晚上，那怪鸟就死在符下。有一家死了人，要下葬了，却由于太

穷没法办理。尹轨前去这家看望，孝子向他哭诉家中的困境，尹轨心里很难过，就让孝子找了一小块铅来。尹轨带着铅进了荆山，在山中搭了个小屋，在小屋中生起炉火把铅熔化，然后把自己所带的药弄了米粒大的一点投进铅水里，搅了一阵，铅就变成了好银子。尹轨把银子送给那孝子，并对他说：“我可怜你家里太穷不能治丧，所以帮你一把。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我用铅炼银的事！”有个人欠了官府百万钱，自己都要被抓了。尹轨就从富人那里借了几千钱给那人，让他买来一百两锡。尹轨把这一百两锡用火熔化了，然后把一方寸那么大的——匙药投进去，锡就变成了一百两黄金，让他还给了官府。后来尹轨进了太和山成仙而去。出自《神仙传》。

介 象

介象字元则，会稽人。他精通五经，博览一家学派的学说，文章也写得好，后来进入东山学道。他擅长闭气术，得到了成仙的秘诀；他能点起茅草火煮鸡肉，鸡肉熟了茅草却没烧焦；他能施法让一里内的人家全都做不熟饭，让家家户户的鸡狗都三天不叫唤；他还能让全城的人都坐着动不了，隐身变成草木鸟兽。他听说有部《五丹经》，就遍游天下去寻找。他学道一直没遇到仙师，就自己进山苦苦修炼，希望能遇见神仙。有一次累极了躺在山石上，有只老虎来舔他的额头，他惊醒后看见老虎，对它说：“如果是天帝让你来保护我，你就留在我身边；如果是山神让你来考验我的胆量，你就快滚吧！”老虎就跑掉了。介象进山后，看见山谷中有种石头，紫色的，光彩夺目，鸡蛋大小，多得数不清，就拣了两枚。因为山谷太深不能再往前走，就回来了。他在山里遇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美女，容貌十分秀丽，穿着五彩的衣服，原来她是位神仙。介象向仙女请教长生之道，仙女说：“你要把你手里的东西放回原处才行。因为你不应该得到那东西，所以我

止待汝。”象送石还，见女子在前处，语象曰：“汝血食之气未尽，断谷三年更来，吾止此。”

象归，断谷三年复往，见此女故在前处。乃以《还丹经》一首投

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复他为也。”乃辞归。象常住弟子骆廷雅舍，帷下屏床中，有数生论《左传》义，不平。象傍闻之不能忍，乃忿然为决。书生知非常人，密表荐于吴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吴王征至武昌，甚尊敬之，称为“介君”。诏令立宅，供帐皆是绮绣，遗黄金千镒。从象学隐形之术，试还后宫，出入闺闼，莫有见者。如此幻法，种种变化，不可胜数。后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赐象。象食之，须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时死，晡时已至建业，所赐梨付苑吏种之。吏后以表闻，先主即发棺视之，唯一符耳。帝思之，与立庙，时时躬往祭之。常有白鹤来集座上，迟回复去。后弟子见在盖竹山中，颜色转少。出《神仙传》。

苏仙公

苏仙公者，桂阳人也，汉文帝时得道。先生早丧所怙，乡中以仁孝闻。宅在郡城东北，出入往来，不避燥湿。至于食物，不惮精粗。先生家贫，常自牧牛，与里中小儿，更日为牛郎。先生牧之，牛则徘徊侧近，不驱自归。余小儿

才在这里等你。”介象就把那两块石头送回山谷，回来后见仙女还站在原处等他，仙女对他说：“你身上凡人的气味还没脱尽，回去绝食三年后再来，我仍在这里等你。”

介象回家后，三年没吃五谷，然后又进了山，见那仙女果然还在原地站着。仙女把一篇《还丹经》给了他，告诉他说：“你得了这篇仙经就能成仙了，不要再去求什么别的仙经道术了。”介象就辞别仙女回去了。介象有一次住在弟子骆廷雅的家里，听到他帐外屏风后面的床榻上有几个书生在讨论《左传》里的经义问题，争论得不分高下，谁也不服谁。介象在旁边听得很生气，就忍不住为他们的争论作了结论。书生们看出介象不是一般人，就偷偷上表密奏给吴王。介象知道后打算躲出去，说：“我只怕做官公务缠身太拘束了。”骆廷雅苦苦挽留才留住了介象。吴王把介象召到武昌，对他非常尊重，尊称他为“介君”。吴王下诏给他盖了府宅，宅子里的帐幕都是绸缎锦绣，送给他上千镒黄金。吴王跟介象学会了隐形术，出入宫殿和嫔妃的内

宫，人们都看不见他。介象的这些变化的方术不可胜数。后来介象说自己有病要求回去，吴王就让左右的侍从宫女送给介象一筐非常好的梨。介象吃了梨，立刻就死了，吴王就把他埋葬了。介象是中午时死的，下午却到了建业，还把吴王赐的梨核交给管园林的官员种下。这官员后来向吴王奏明此事，吴王立即打开棺材，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符。吴王想念他，为他立了庙，时常亲自去祭祀。常有白鹤飞落在庙中神座上，盘旋后飞走。后来他的弟子见他在盖竹山中，容貌更年轻了。出自《神仙传》。

苏仙公

苏仙公是桂阳人，汉文帝时得道。他早年丧父，在乡亲中以仁义孝敬闻名。他家住桂阳城东北，每天奔波劳累，无论天气是干燥还是潮湿。吃饭也从不计较饭菜是精美还是粗淡。他家里穷，经常自己放牛，和邻居孩子轮流当牧童。苏仙公放牛时，牛都在他身边徘徊，到了晚上不用驱赶牛群就自己回家。其他小牧童

牧牛，牛则四散，跨冈越岭。诸儿问曰：“尔何术也？”先生曰：“非汝辈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与母共食，母曰：“食无鲈，他日可往市买也。”先生于是以箸插饭中，携钱而去，斯须即以鲈至。母食去毕，母曰：“何处买来？”对曰：“便县市也。”母曰：“便县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径险，往来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买鲈之时，见舅在市，与我语云，明日来此。请待舅至，以验虚实。”母遂宽之。明晓，舅果到，云昨见先生便县市买鲈。母即惊骇，方知其神异。

先生曾持一竹杖，时人谓曰：“苏生竹杖，固是龙也。”数岁之后，先生洒扫门庭，修饰墙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侣当降。”俄顷之间，乃见天西北隅，紫云氤氲，有数十白鹤，飞翔其中，翩翩然降于苏氏之门，皆化为少年，仪形端美，如十八九岁人，怡然轻举。先生敛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当仙，被召有期，仪卫已至，当违色养，即便拜辞。”母子歔歔。母曰：“汝去之后，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橘树，可以

代养，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兼封一柜留之，有所阙乏，可以扣柜言之，所须当至，慎勿开也。”言毕即出门，踟蹰顾望，耸身入云，紫云捧足，群鹤翱翔，遂升云汉而去。来年，果有疾疫，远近悉求母疗之，皆以水及橘叶，

放牛时，牛就四处乱跑，跑到山岗或峡谷里去。孩子们问苏仙公：“你有什么神术吗？”先生说：“这不是你们能懂的。”先生常骑着一头鹿。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吃饭，母亲说：“没有鲈鱼吃，改天你到街上买几条吧。”先生听后立刻把筷子插在饭上，拿着钱走了，不一会儿就把鲈鱼买来了。他母亲吃完了饭，问：“是从哪儿买来的鱼？”先生说：“是在便县街上买的。”母亲说：“咱家离县城一百二十里远，还尽是险峻的小路，你这么快就去了又回来，怎么可能呢？你不是骗我吧？”说完就要用棍子打他。先生跪下说：“我买鱼时在街上碰见了舅舅，他说明天要到咱家来。等明天舅舅来了，就可以验证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了。”母亲就放了他。第二天早上，舅舅果然到家来了，说昨天看见先生在县城街上买鲈鱼。母亲听后又惊奇又害怕，才知道儿子是神人。

先生曾拿着一个竹杖，当时的人都说：“苏仙公的竹杖其实是一条龙。”几年之后，苏仙公有一天清扫门庭院落，修理房子和院墙。有朋友问：“这是要请什么人来做客？”苏仙公回答说：“有神仙朋友要降临了。”过了不久，只见天空西北角下紫云翻滚，有几十只白鹤在云中飞翔，然后翩翩然降落在苏家门前，然后都变成了俊美的少年，仪态端庄俊美，都像是十八九岁，神态自若，举止很有风度。苏仙公很郑重地上前迎接，然后跪着对母亲说：“儿子受天命当成仙而去，被征召的时间已到，接我的仪仗队伍已经来了，我就要离开，不能再供养母亲了，就此拜别！”母子二人都悲伤哭泣起来。母亲说：“你走之后，让我怎么活啊！”先生说：“明年天下将发生瘟疫，咱家院里的井水和房子旁的桔树都能替儿子养活母亲，母亲只要打一升井水摘一片桔叶，就能救活一个得瘟疫的人。我还给母亲留了一个封好的柜子，如果缺什么东西，您只要敲敲柜子告诉它，它就可以把您要的东西给您送来，千万别打开这个柜子。”说完就出了大门，几次徘徊回头看母亲，然后耸身腾空入云而去，只见他脚踏紫云，鹤群在他左右

翻飞，一直升上天空消失了。第二年果然发生了瘟疫，远近的病人都来求苏仙公的母亲治病，母亲就用井水和桔叶给他们治疗，

无不愈者。有所阙乏，即扣柜，所须即至。三年之后，母心疑，因即开之，见双白鹤飞去。自后扣之，无复有应。

母年百余岁，一旦无疾而终。乡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礼。葬后，忽见州东北牛脾山，紫云盖上，有号哭之声，咸知苏君之神也。郡守乡人，皆就山吊慰，但闻哭声，不见其形。郡守乡人，苦请相见，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当露见，诚恐惊怪。”固请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细毛，异常人也。因请郡守乡人曰：“远劳见慰，途径险阻，可从直路而还，不须回顾。”言毕，即见桥亘岭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辄回顾，遂失桥所，堕落江滨，乃见一赤龙于脚下，宛转而去。先生哭处，有桂竹两枝，无风自扫，其地恒净。三年之后，无复哭声，因见白马常在岭上，遂改牛脾山为白马岭。自后有白鹤来止郡城东北楼上，人或挟弹弹之，鹤以爪攫楼板，似漆书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吾是苏君弹何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礼于仙公之故第也。出《神仙传》。

又一说云：苏耽者，桂阳人也，少以至孝著称，母食欲得鱼羹，耽出湖州市买，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顷便返。耽叔父为州吏，于市见耽，因书还家，家人大惊。耽后白母，

没有治不好的。如果缺什么东西，母亲就敲柜子，所要的东西立刻就会到。三年之后，母亲因为心中疑惑好奇，就把柜子打开了，只见两只白鹤从柜子里飞走了。以后再敲柜子，就不灵了。

母亲活了一百多岁，有一天没什么病就去世了。乡亲们一起按世俗的礼仪把她埋葬了。埋葬以后，忽然看见州东北方的牛脾山头被紫云覆盖，云中传出号哭的声音，人们都知道这是苏仙公在哭他的母亲。郡里的太守和乡亲们就都来到山下祭祀凭吊，但是只听见苏仙公的哭声，看不见他本人。郡太守、乡亲们就苦苦请求和苏仙公见上一面，只听苏仙公在云中说：“我脱离人间很久了，已经不是在人世时的模样，如果现形相见，怕你们会害怕的。”乡亲们还是苦苦哀求，

苏仙公就露出半边脸一只手，脸上和手上都长满了细毛，的确和凡人不一样。苏仙公就对太守和乡亲们说：“有劳你们走了这么远的山路来慰问我，山路崎岖，回去可以走直路，但千万不要回头看。”话音刚落，只见一座大桥从山中延伸出来，一直通到郡城，人们就从桥上往城里走。人们都走到城门口之后，有一个官员在桥上回头看了一下，那大桥突然坠落在江边消失了，同时见一条赤龙在人们脚下盘旋腾空而去。苏仙公哭母亲的地方长出两枝桂竹，就是没风桂竹也俯下来不断地拂扫地面，使地面长久保持洁净。三年之后，云中再也听不见苏仙公的哭声了，但常看见一只白马立在山头，大家就把牛脾山改名为白马岭了。后来有一只白鹤飞来，停在郡城东北的城楼上，有人用弹弓打那白鹤，白鹤就用爪子抓楼上的横匾，爪子的印迹好像是漆写下的字，说的是：“城还是旧城，人已不是原来的人了，我一万八千年回来看一次，我是苏仙公，你为什么要用弹弓打我呢？”至今凡是修道的人每到六十年甲子这一天，都要到苏仙公的故居烧香礼拜。出自《神仙传》。

还有一种传说，说苏耽是桂阳人，少年时便以特别孝顺闻名，有一次，他母亲想喝鱼汤，苏耽就到湖州街上去买，那里离家一千四百里，立刻就回来了。他的叔父是州里的官员，在湖州街上遇见了他，就写信告诉他家，家里人大惊。后来苏耽告诉母亲，

耽受命应仙，方违远供养，以两盘留家中。若须食，扣小盘；欲得钱帛，扣大盘，是所须皆立至。乡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检盘无物，而耽母用之如神。先是，耽初去时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饮之无恙。”果如所言，阖门元吉。母年百余岁终，闻山上有人哭声，服除乃止。百姓为之立祠。出《洞神传》。

成仙公

成仙公者，讳武丁，桂阳临武乌里人也。后汉时年十三，身長七尺。为县小吏，有异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谓之痴。少有经学，不授于师，但有自然之性。时先被使京，还过长沙郡，投邮舍不及，遂宿于野树下，忽闻树上人语云：“向长沙市药。”平旦视之，乃二白鹤，仙公异之，遂往市。见二人罩白伞，相从而行。先生遂呼之设

食。食讫便去，曾不顾谢。先生乃随之行数里，二人顾见先生，语曰：“子有何求而随不止？”先生曰：“仆少出陋贱，闻君有济生之术，是以侍从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书，果有武丁姓名，于是与药二丸，令服之。二人语先生曰：“君当得地仙。”遂令还家。明照万物，兽声鸟鸣，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后，县使送饷府君。府君周听，有知人之鉴，见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对曰：“姓成名武丁，县司小吏。”府君异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为文学主簿。

说他命中注定要成仙升天，不能亲自供养，走时留下两个盘子。母亲要吃饭就敲小盘，要用钱就敲大盘，所要的都应声而至。乡亲们都觉得十分奇怪，就报告了官府，官府派人验看，盘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苏耽的母亲用它才好使。当初，苏耽走前对母亲：“今年要有大瘟疫，要死一半人，家里的井水，喝了就不会得病。”后来果然像苏耽预言的那样，全家平安地度过了瘟疫。苏耽的母亲一百多岁去世，人们听见山上有人的哭声，直到服丧期满后，哭声才停。后来百姓们为苏耽修建了祠庙。出自《洞神传》。

成仙公

成仙公名叫武丁，是桂阳郡临武县乌里人。后汉时他十三岁，身高七尺。他当时在县衙当个小官吏，容貌不凡，心胸宽广，沉默寡言，也从不依附什么有势力的人，常被人看作傻子。他少年时就对儒家经典有研究，没有经老师指点过，但由于天性聪慧而无师自通。有一次他被派到京城出差，回来后经过长沙郡时，没赶上到驿站住宿，就在野外一棵树下休息，忽然听见树上有人说：“到长沙买药去。”到了早晨，他抬头一看，只见树上有两只白鹤，心里很奇怪，就到长沙街上去了。在街上他看见两个人打着白伞一起走。成仙公就请他俩吃饭。吃完了饭，那两个人就走了，连谢都不道一声。成仙公就跟着他俩走了几里地，两个人回头看见仙公，就问：“你一直跟着我们，是有什么要求吗？”仙公说：“我是个很卑陋的人，听说你们有道术，所以才追随你们。”两个人相视一笑，就拿出一个玉石匣子中的绢书翻看，见上面果然有仙公武丁的名字，于是就给了他两枚药丸，让他吃下去。那两人对仙公说：“你应该得道成为地仙。”然后就让他回家。

从此仙公能洞悉世间万物的奥秘，连野兽的吼叫和鸟儿的鸣声他都能听懂。仙公到家以后，县里让他给府君送礼品。府君名叫周昕，特别能识别人才，看见仙公就问：“你姓甚名谁啊？”仙公回答说：“姓成，名武丁，在县里当小吏。”府君很赏识他，就把他留在身边。过了一段时间，又任命他当文学主簿。

尝与众共坐，闻群雀鸣而笑之。众问其故，答曰：“市东车翻覆米，群雀相呼往食。”遣视之，信然也。时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应引寒小之人，以乱职位。府君曰：“此非卿辈知也。”经旬日，乃与先生居阁直。至年初元会之日，三百余人，令先生行酒。酒巡遍讫，先生忽以杯酒向东南嚯之，众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问其故。先生曰：“临武县火，以此救之。”众客皆笑。明日司仪上事，称武丁不敬，即遣使往临武县验之。县人张济上书，称：“元日庆集饮酒，晡时火忽延烧厅事，从西北起。时天气清澄，南风极烈。见阵云自西北直耸而上，径止县，大雨，火即灭，雨中皆有酒气。”众疑异之，乃知先生盖非凡人也。后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两小儿。

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殒，府君自临殡之。经两日，犹未成服，先生友人从临武来，于武昌冈上，逢先生乘白骡西行。友人问曰：“日将暮，何所之也？”答曰：“暂往迷溪，斯须却返。我去，向来忘大刀在户侧，履在鸡栖上，可过语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闻哭声，大惊曰：“吾向来于武昌冈逢先生共语，云暂至迷溪，斯须当返，令过语家人，收刀并履，何得尔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应在外？”即以此事往启府君。府君遂令发棺视之，不复见尸，

有一次成仙公和同僚们在一起坐着闲谈，听见一群麻雀叫，仙公就笑了起来。大家问他笑什么，他说：“东街有辆车翻了，车上的米洒了一地，麻雀们互相招呼要到那里去吃米呢。”派人到东街一看，果然像仙公说的一样。当时郡府中有些出身豪门的官员，责怪府君不该任用仙公这样出身微贱的人，扰乱了官场秩序。府君说：“这不是你们能知道的事。”过了十几天，府君干脆把仙公请到自己的府宅同住。到了元旦官员们团拜宴会的那天，三百多人聚会宴饮，让仙公依

次斟酒。酒斟完一遍之后，仙公忽然喝了一杯酒向东南方向喷去，满座人都惊讶地责怪他。只有府君说：“他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就问仙公怎么回事。仙公说：“临武县城失火了，我喷酒是为了救火。”宾客们都嘲笑他。第二天司仪官向上司报告，说仙公在宴会上的行为是大不敬，府君就派人到临武县去调查。结果临武县的张济上书说：“正月初一县府举办节日宴会，下午三点多钟县衙忽然起了大火，火从西北方向烧起。当时天气很好，南风很猛。忽然看见西北天空涌起阵阵乌云，径直向县城卷来，接着下起了大雨，火就被浇灭了，雨水中散发出阵阵酒气。”大家更加惊奇了，这才知道成仙公不是凡人。后来府君给成仙公在郡城西盖了府宅，请他搬进去住，只有他母亲、弟弟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

这样过了两年，仙公向府君告病，四天后就死了，府君亲自主持了他的入殓仪式。两天后，还没有举行穿孝服的仪式，仙公的朋友从临武到郡里来，说他在武昌的山冈上遇见成仙公骑着白骡子往西走。他问仙公：“天快黑了，你要去哪里？”仙公说：“我到迷溪去一趟，很快就回来。我走时把大刀忘在了我家门旁，还有一双鞋放在鸡架上，你回去给我家里人捎信让他们收好。”朋友来到仙公家，听到一片哭声，大吃一惊说：“我刚在武昌冈上和仙公相遇，一起交谈，他说他暂时到迷溪去一趟，很快就回来，还让我告诉家里把他的刀和鞋收起来，怎么能说他死了呢？”家里人说：“刀和鞋都在他棺材里，哪是在外面呢？”他们把这事报告给府君。府君就下令打开棺材查看，发现尸首不见了，

棺中唯一青竹杖，长七尺许，方知先生托形仙去。时人谓先生乘骡于武昌冈，乃改为骡冈，在郡西十里也。出《神仙传》。

郭 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也。周识博闻，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讖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状。李弘范《翰林明道》，论景纯善于遥寄，缀文之士，皆同宗之。

晋中兴，王导受其成旨，以建国社稷。璞尽规矩制度，仰范太微

星辰，俯则河洛黄图，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镇南州，欲谋大逆，乃召璞为佐。时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问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单骑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与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惊曰：“吾今同议定大计，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见日月星辰之精灵，五岳四海之神祇，皆为道从翌卫，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将军。”敦使闻，谓是小奚戏马。检定非也，遣三十骑追，不及。敦曰：“吾昨夜梦在石头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无所成。”敦怒谓璞曰：“卿命尽几何？”璞曰：“下官命尽今日。”敦诛璞。江水暴上市。璞尸

棺木中只有一支青竹，长七尺多，这才知道成仙公是脱离肉身升仙了。当时人们就把他骑骡走过的武昌冈改名叫骡冈，骡冈就在郡城西面十里的地方。出自《神仙传》。

郭 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郡人。他见识很广，博学多闻，懂得超脱尘世的道学真谛，对于天文地理、上古时神龟背上六十五个字的“洛书”与龙马从黄河中负出的“河图”、占卜卦象、预言未来的讖纬、给阴宅和阳宅看风水定位置等方面的学问，没有不精通的。他还善于观测人鬼的情状。李弘范在《翰林·明道》篇中评论说，郭璞写诗寄托深远，写文章的人都以他为宗师。

晋代中兴时，丞相王导接受了他的学说，作为建立国家社稷坛庙的指导。郭璞确定坛庙的规矩制度，上则模仿天上的星辰，下则效法河图洛书，认为帝王的大业兴起，必须有天神的佑助。王敦当时镇守南州要地，想要造反，就召郭璞辅佐他。当时晋明帝才十五岁，有一天晚上，明帝召集了朝臣们，问太史说：“你看王敦造反能得天下吗？”太史说：“王敦只是能要挟天子，并不能得天下。”于是明帝骑上一匹马，换了平民衣服，一个人径直进了姑熟城。当时王敦正和郭璞一起吃饭，郭璞始终一言不发。王敦惊讶地问：“我请你来是和你一起商定夺取天下的大计，你怎么总不说话？”郭璞说：“我刚刚看见天

上的日月星辰的精灵和地上五岳四海的神仙都侍卫着一个人进了姑熟城，我十分震惊，魂不守舍，所以没能及时和你说话。”王敦就让郭璞告诉他是怎么回事，郭璞就说是有个小奴仆在姑熟街上跑马嬉耍。王敦认为郭璞说的绝不是这个意思，就派了三十名骑兵去追，到底没追上。王敦又问郭璞：“我昨夜做了个梦，梦见我在石头城外的江中扶犁耕田，请你算一算是吉是凶。”郭璞说：“在江里耕田，意思是造不成反，即使造反了也不会成。”王敦大怒，又问郭璞：“你算算你什么时候死？”郭璞说：“我算过了，今天我就会死！”王敦就杀了郭璞。郭璞刚被杀，江水就暴涨进了街市。郭璞的尸体

出城南坑，见璞家载棺器及送终之具，已在坑侧，两松树间上有鹊巢，璞逆报家书所言也。谓伍伯曰：“吾年十三时，于栅塘脱袍与汝，吾命应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衔涕行法。殡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货其平生服饰，与相识共语，非但一人。敦不信，开棺无尸。璞得兵解之道，今为水仙伯。注《山海经》《夏小正》《尔雅》《方言》，著《游仙诗》《江赋》《卜繇》《客傲》《洞林云》。《晋书》有传。出《神仙传》。

尹 思

尹思者，字小龙，安定人也。晋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儿视月中有异物否。儿曰：“今年当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带剑。”思目视之曰：“将有乱卒至。”儿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带甲仗矛。当大乱三十年，复当小清耳。”后果如其言。出《神仙传》。

被冲到城南一个坑内，只见他家中早已在坑旁准备好了棺木和送终的用品，坑旁有两棵松树，树上有个鹊鸟的窝，这些都是郭璞事先就写信告诉了家里的。郭璞被杀前对行刑的刽子手说：“我十三岁那年，在栅塘脱下袍子送给你，那时我就知道我的命该当送在你手里，只是请你用我的刀杀我吧。”刽子手感念过去郭璞对他的恩惠，含着泪行了刑。郭璞埋葬后三天，南州街上的人看见他在卖自己过去穿的衣服，并和认识的人交谈，不止一个人见到了郭璞。王敦听说后不相信，打开郭璞的棺材一看，里面根本没有尸首。这是因为郭璞借兵解

成仙去了，现在郭璞当了水仙伯。他注解过《山海经》《夏小正》《尔雅》《方言》，他的著作有《游仙诗》《江赋》《卜繇》《客傲》《洞林云》等。《晋书》中有他的传记。出自《神仙传》。

尹 思

尹思字小龙，安定人。晋代元康五年正月十五的夜晚，尹思坐在屋里，让他的儿子出去看看月亮里有没有不正常的东西。儿子看后对他说：“今年会发大水，月亮里有一个披着蓑衣佩着宝剑的人。”尹思看了看月亮说：“今年将有乱兵祸害百姓。”儿子问：“您怎么知道的呢？”他说：“月亮里的那个人披着铠甲执着长矛。天下将会大乱三十年，然后才能稍稍太平一些。”后来果然像尹思说的那样。出自《神仙传》。

卷第十四 神仙十四

刘子南 郭 文 嵩山叟 许真君 吴真君

万宝常 李 筌

刘子南

刘子南者，乃汉冠军将军武威太守也。从道士尹公，受务成子萤火丸，辟疾病疫气、百鬼虎狼、虺蛇蜂蛰诸毒，及五兵白刃、贼盗凶害。用雄黄各二两，萤火鬼、箭蒺藜各一两，铁槌柄烧令焦黑，锻灶中灰、羖羊角各一分半，研如粉面，以鸡子黄并丹雄鸡冠血，丸如杏仁大者。以三角绛囊盛五丸，常带左臂上，从军者系腰中，居家悬户上，辟盗贼诸毒物。子南合而佩之。

永平十二年，于武威界遇虏，大战败绩，余众奔溃，独为寇所围。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马数尺，矢辄堕地，终不能中伤。虏以为神人也，乃解围而去。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为军者，皆未尝被伤，喜得其验，传世宝之。汉末，青牛道士封君达得之，以传安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传于人间。

刘子南

刘子南是汉朝的冠军将军、武威太守。他跟道士尹公学道，学会了务成子萤火丸的制法，能避开疾病疫疠、虎狼鬼怪、毒蛇蜂蝎等各种毒物，以及各种兵器的刀伤和盗贼的侵害。药丸的制法是用雄黄、雌黄各二两；萤火虫、箭蒺藜各一两；用铁槌的柄把它们烧成焦炭；再用炼铁炉中的灰和黑色的羊角各一分半，加在一起研成粉状，用鸡蛋黄和红鸡冠子上的血调和后，做成杏仁大小的药丸。用三角形的红布袋装进五个药丸，平时常戴在左臂上，当兵的就系在腰间，住家就挂在门上，就可以避开盗贼和各种毒物。刘子南制好了药丸，就经常佩带在身上。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刘子南带兵在武威郡边界遇到胡人侵犯，一场大战后刘子南兵败，他的部队被击溃四处逃散，他一个人被敌人围困。敌人射来的箭像雨一样密，但到离刘子南的战马几尺远的地方箭就纷纷落地，始终不能射伤他。胡人以为他是神人，就解围撤兵而去。刘子南把萤光丸教授给他在军队中的儿子和兄弟，他们也同样没受过伤，都为药丸的灵验而高兴，当成传世珍宝。汉代末年，青牛道士封君达得了这药方，就传给了安定的皇甫隆，皇甫隆传给了魏武帝，才渐渐传到百姓中。

一名“冠军丸”，亦名“武威丸”，今载在《千金翼》中。出《神仙感遇传》。

郭 文

郭文字文举，洛阳人也，《晋书》有传。隐余杭天柱山，或居大壁岩。太和真人曾降其室，授以冲真之道。晦迹潜形，世所不知。有虎张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举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衔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驯扰于左右，亦可抚而牵之。文举出山，虎必随焉，虽在城市众人之中，虎俯首随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或以书策致其背上，亦负而行。文尝采木实竹叶，以货盐米，置于筐中，虎负而随之。晋帝闻之，征诣阙下，问曰：“先生驯虎有术邪？”对曰：“自然耳。人无害兽之心，兽无伤人之意，何必术为？抚我则后，虎犹民也；虐我则仇，民犹虎也。理民与驯虎，亦何异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归隐鰲亭山，得道而去。后人于其卧床席下，得翦叶，书金雄诗、金雌记，其言皆当时讖词。其蜕如蛇也。出《神仙拾遗》。

嵩山叟

嵩山叟，晋时人也。世说云，嵩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浅，百姓每岁游观其上，叟尝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

这种药丸也叫“冠军丸”，又叫“武威丸”，如今记载在《千金翼方》中。出自《神仙感遇传》。

郭 文

郭文字文举，洛阳人，《晋书》中有他的传记。他隐居在余杭的天柱山，有时住在大壁岩。太和真人曾降临到他的石屋，教给他冲真之道。从此郭文更加行踪隐秘，生活在世人所不知的地方。曾有一只老虎张着嘴来到他的石屋前，好像有什么话要告诉他。郭文就把手伸到老虎的喉中，掏出卡在里头的一块骨头，老虎就走了。第二天，那只老虎叼来一只死鹿放在郭文的石屋前。从此这虎就常常驯服地跟随在郭文身旁，郭文可以随意抚摸它牵着它走。郭文如果出山，老虎一定跟着他，就是来到城里街上的人群中，老虎也是低头跟着郭文走，从来不露凶相，就像狗或羊一样，有时郭文把刻写了文字的竹简放在老虎背上，老虎就驮着走。郭文曾经采了山果竹叶，用来换取盐米，便将它们装在筐里，让老虎驮着随他上街。皇上听说后，把他召进宫来，问：“先生驯服老虎有什么法术吗？”郭文回答说：“我只是顺应着自然的规律而已。人没有害兽之心，兽也就不会有伤人之意，何必用什么法术呢？你抚爱老百姓，就是万民之主，老虎和老百姓是一样的；你虐待百姓，百姓就以你为仇敌，老百姓也就是老虎啊。治理百性和驯服猛虎，有什么不同呢？”皇上认为郭文的话说得非常好，想让他入朝中做官，但他推辞不干，回到鰲亭山隐居，后来得道仙去。后来有人在他的床席下发现了一些小蒲叶，蒲叶上写的是金雄诗、金雌记，都是当时的一些预言。郭文成仙后在家里还留下了衣物，就像蛇蜕的皮一样。出自《神仙拾遗》。

嵩山叟

嵩山老翁，是晋朝时的人。世人传说，嵩山的北边有个大洞，没有人知道那洞有多深，老百姓每年都到嵩山上游玩，有一次这个老翁失足掉进了洞里，洞上面同游的人希望他不至于摔死，投食于穴。堕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许日，忽旷然见明，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仙对棋，局下有数杯白饮，堕者告以饥渴，棋者与之饮。饮毕，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留此否？”答不愿停。棋者教云：“从此西行数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异，慎勿畏之，必投身并

中，自当得出。若饥，可取井中物食之。”如其言入井，中多蛟龙，然见叟辄避其路，于是随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饥。半年许，乃出蜀青城山，因得归洛下。问张举，举曰：“此仙馆丈夫，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寻洞却往，不知所之。《玄中记》云，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为三道，西北通昆仑。《茅君传》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宝室之天，周回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出《神仙拾遗》。

许真君

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肃，世慕至道。东晋尚书郎迈，散骑常侍护军长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师大洞君吴猛，传《三清法要》。乡举孝廉，拜蜀旌阳令，寻以晋室焚乱，弃官东归。因与吴君同游江左，会王敦作乱。真君乃假为符竹，求谒于敦，盖将欲止敦之暴，以存晋室也。一日，真君与郭璞同候于敦，敦蓄怒以见之，谓真君曰：“孤昨得一梦，拟请先生圆之，可乎？”真

就往洞里扔了些吃的东西。洞底的老翁吃了些东西，就顺着洞往里走，走了十几天，忽然前面变得宽敞明亮，有一间草屋。屋里有两个仙人对坐着下棋，棋枰旁有几杯白饮料，老翁对仙人说他又渴又饿，仙人就把那饮料给他喝。老翁喝完后，觉得浑身增长了十倍的力气。下棋的仙人问老翁：“你愿意留下来吗？”老翁说不愿意留在这里。仙人告诉老翁说：“从这儿往西走几十步，有口大井，井里有很多怪物，你别害怕，一定要跳到井里去，自然能出去的。如果你饿了，可以吃井里的东西。”老翁按照仙人的话跳进了井中，井里有很多蛟龙，但看见老翁后，都给他让路，于是老翁就顺着井往前走。井里到处都是黑泥一样的东西，但气味很芬芳，吃了以后就一点也不饿了。老翁走了半年多，出来便是蜀地的青城山，然后就回到了洛阳。老翁问张举是怎么回事，张举说：“你遇到的那两个人是仙馆丈夫，你所喝的是玉浆，所吃的井中黑泥就是龙穴石髓。你大概是得了仙道了吧？”于是又去找那个洞，打算再去找仙人，然而再也找不到那洞了。《玄中记》里说，蜀郡青城山中有个洞穴，里面有三条路，西北

的一条路通往昆仑山。《茅君传》中说，青城山洞是第五洞，是九仙宝室的天界，周围两千里，是天界的十大洞天之一，进山十里就能找到那个洞。出自《神仙拾遗》。

许真君

许真君名许逊，字敬之，原本是汝南人。他祖父许琰，父亲许肃，世代都爱慕道术。东晋的尚书郎许迈，散骑长侍、护军长史许穆，都是真君的同族。真君二十岁左右时，拜大洞君吴猛为师，吴猛传授给他修道的《三清法要》。后来他被乡里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蜀郡旌阳令，不久由于晋朝朝政混乱，真君辞官向东回家。因而和吴君一同到江左游历，正赶上王敦造反。真君就故意写了一道假符去求见王敦，想要制止王敦造反，以维护晋朝皇室。这天，许真君和郭璞一起等候见王敦，王敦忍着怒气对真君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想请先生给我圆一圆，怎么样？”真

君曰：“请大将军具述。”敦曰：“孤梦将一木，上破其天，孤禅帝位，果十全乎？”许君曰：“此梦固非得吉。”敦曰：“请问其说。”真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动，晋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纯曰：“无成。”又问其寿，璞曰：“明公若起事，祸将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又问曰：“卿寿几何？”璞曰：“余寿尽今日。”敦怒，令武士执璞出，将赴刑焉。是时，二真君方与敦饮酒，许君掷杯梁上，飞绕梁间。敦等举目看杯，许君坐中隐身。于是南出晋关，抵庐江口，因召船师，载往钟陵。是时，船师曰：“我虽有此船，且无人力乘驾，无由载君。”真君曰：“汝但以船载我，我当自与行船。”仍谓船师曰：“汝宜入船，闭门深隐，若闻船行疾速，不得辄有潜窥。”于是腾舟离水，凌空入云。真君谈论端坐，顷刻之间，已抵庐山金阙洞之西北紫霄峰顶。真君意欲暂过洞中，龙行既低，其船拽拨林木，戛刺响骇，其声异常，舟师不免偷目潜窥。二龙知人见之，峰顶委舟而去。真君谓船师曰：“汝违吾教，惊触二龙，委弃此船万仞峰顶。吾缘贪与众真除荡妖害，暂须离此，游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隐此紫霄峰上，游览匡庐。”示之以服饵灵草之门，指之以遁迹地仙之术。由是舟师之船

底，遗迹尚存。

君说：“请将军具体说说做了个什么梦。”王敦说：“我梦见自己持着一根木杆捅破了天，我接替晋朝称帝，这事果真万无一失了吗？”许真君说：“我看这梦并不吉利。”王敦说：“你给我讲讲怎么个不吉利？”许真君说：“‘木’往上刺破了天，这是个‘未’字，说明您不能轻举妄动，因为晋朝的气数本来就没有衰落呢。”王敦大怒，又命郭璞算卦。郭璞算完卦后对王敦说：“你做皇帝的事成不了。”王敦让郭璞算一算他的寿数，郭璞说：“你要起兵篡位，不久将大祸临头；如果仍留在武昌，就会长寿。”王敦大怒，故意问郭璞：“你看你有多长的寿命呢？”郭璞说：“我的死期就是今天了。”王敦大怒，当即就让武士把郭璞拉出去绑赴刑场。当时，两位真君正和王敦一块喝酒，许真君突然把酒杯扔到房梁上，酒杯绕着房梁转来转去。当王敦等人抬头看酒杯时，许真君就隐身离去了。他向南出了晋关，抵达庐江口，就高呼船工，想搭船到钟陵。这时，船工说：“我虽然有船，但没人驾船，所以没有办法载你。”许真君说：“你只要让我上船，我自己驾船。”许真君上船后又对船工说：“你最好呆在船舱里，关上舱门不要出来，如果你觉得船走得太快，千万不要向外偷看。”于是许真君施起法术，船就离了水面，腾空而起，在空中飞行。许真君在船上端坐着谈笑，片刻之间，船已到了庐山金阙洞西北的紫霄山山顶。许真君打算在金阙洞暂留片刻，载着船的两条龙就往低处飞，这就使得船撞击着山上的林木，发出震耳的声音，这奇怪的声音惊动了船舱中的船工，船工就向外偷看了一眼。这时那两条龙发现被人偷看，就把船搁置在山顶后飞走了。许真君对船工说：“你不听我的话向外偷看，惊动了那两条龙，把船搁在这万仞高的山顶上了。现在我因为要和几位真君一块去清除妖魔，需要暂时离开这里，到江河湖海去巡游。你失去了船，单独回到人世也没意思，可以在这紫霄峰上隐居下来，游览一下庐山。”又告诉了他服食灵草的方法和遁迹隐身的地仙方术。到现在那条船的痕迹还留在庐山紫霄峰上。

后于豫章遇一少年，容仪修整，自称慎郎。许君与之谈话，知非人类，指顾之间，少年告去。真君谓门人曰：“适来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为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

识之，潜于龙沙洲北，化为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观，谓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其身为黑牛，仍以手巾挂膊，将以认之。汝见牛奔斗，当以剑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顷，果见黑牛奔趁黄牛而来，大王以剑挥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许君所化黑牛，趁后亦入井内，其蜃精复从此井奔走，径归潭州，却化为人。

先是，蜃精化为美少年，聪明爽隗，而又富于宝货。知潭州刺史贾玉有女端丽，欲求贵婿以匹之。蜃精乃广用财宝，赂遗贾公亲近，遂获为伉俪焉。自后与妻于衙署后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间，常求旅游江湖，归则珍宝财货，数余万计，贾使君之亲姻僮仆，莫不赖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归，且云，被盗所伤。举家叹惋之际，典客者报云，有道流姓许字敬之，求见使君，贾公遽见之。真君谓贾公曰：“闻君有贵婿，略请见之。”贾公乃命慎郎出与道流相见。慎郎怖畏，托疾潜藏。真君厉声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于是蜃精复变本形，宛转堂下，寻为吏兵所杀。真君又令将其二子出，以水喂之，即化为小屋。妻贾氏，几欲变身，父母恳真君，遂与神符救疗。仍令穿其宅下丈余，已旁亘无际矣。真君

后来，许真君在豫章遇见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少年自称名叫慎郎。许真君和他谈话后，看出他不是凡人，转眼间，那少年就告辞离开了。真君对看门的说：“刚才来的那个少年，是个蛟蜃变的妖精，我考虑到江西连年闹洪水，就是它在兴妖作怪，这次我如果不除掉它，怕它又逃脱了。”那蜃精知道真君识破了它，就逃到龙沙洲北边，变成一头黄牛。真君用他的道眼向远处一看，就对弟子施大王说：“那个妖怪化成了黄牛，我现在变成一头黑牛，并在我手臂上绑一条手巾以便辨认。你如果看见牛狂奔打鬥，就用剑截住它。”说罢真君就化身离去。不一会儿，果然看见黑牛赶着黄牛狂奔而来，施大王用剑砍黄牛，砍中了它的左腿，一头栽进了城西一口井里。许真君变的黑牛随后也追进了井里，那蜃精又从井里逃了出来，一气跑到了潭州，又变成了人。

当初这蜃精变成一个翩翩美少年，聪明俊秀，而且非常富有。他知道潭州刺史贾玉有一个端庄美丽的女儿，正想要找一个高贵的女

婿。蜃精用了很多财宝贿赂贾玉身边的人，于是成功地与贾玉的女儿结为夫妻。婚后夫妻在衙署的后院住，每年一到了春夏之间，蜃精就要求让他到江河去旅行，回来就带回各种珍宝财物，数以万计，贾玉的亲戚和奴仆都靠他成了大富翁。然而这一次，蜃精却两手空空回来了，还说自己遇上强盗，被刺伤了腿。正在全家悲叹惋惜时，负责接待宾客的人报告说有一个叫许敬之的道士求见刺史，贾玉赶快接见了许真君。真君对贾玉说：“我听说你有位贵婿，能不能让我见见他？”贾玉就让那个自称慎郎的女婿出来和道士相见。慎郎害怕，假称有病躲了起来。这时许真君厉声说道：“你这个江河里的害人精，蛟蜃变成的老妖怪，还不快现出你的原形来！”蜃精立刻现出了原形，在堂前蠕动，不久便被刺史的卫士杀死了。许真君又让蜃精的两个儿子出来，用水一喷，两个儿子立刻变成了小蜃。刺史的女儿贾氏也几乎要变成了蜃，她的父母恳求许真君相救，真君就给了她一道神符救治。然后，真君让贾玉挖开他房子的地基，挖下去一丈，就发现地下已被那蜃精掏成了一个无边的大坑了。许真君

谓贾玉曰：“汝家骨肉几为鱼鳖也，今须速移，不得暂停。”贾玉仓皇徙居，俄顷之间，官舍崩没，白浪腾涌。即今旧迹宛然在焉。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升而去。唯有石函、药臼各一所，车轂一具，与真君所御锦帐，复自云中堕于故宅，乡人因于其地置游帷观焉。出《十二真君传》。

吴真君

吴真君名猛，字世云，家于豫章武宁县。七岁，事父母以孝闻，夏寝卧不驱蚊蚋，盖恐其去而噬其亲也。及长，事南海太守鲍靖，因语至道，将游钟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奇之。猛有道术，忽一日狂风暴起，猛乃书符掷于屋上，有一青鸟衔符而去，须臾风定。人或问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风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后人访寻，果如所述。时武宁县令干庆死，三日未殓，猛往哭之，因云：“令长固未合死，今吾当为上天讼之。”猛遂卧庆尸旁，数日俱还。时方盛暑，尸枢坏烂，其魂恶，不欲复入，猛强排之，乃复重苏。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兄及睹亡父

殉妾复生，因撰《搜神记》，备行于世。猛后于西平乘白鹿宝车，冲虚而去。出《十二真君传》。

对贾玉说：“你全家都快要变成鱼鳖了，现在必须立即搬家，不可停留。”贾玉连忙搬家，片刻之间，官署房屋就崩塌了，白浪翻涌而起。现在那里还保留着遗迹。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这天，在洪州西山上，许真君的住宅突然腾空而起，他全家四十二口都成了仙。只有一个石匣、一个药臼、一副车轮和真君用过的锦帐从云中落到他的故居，当地人就在故居建了座游帷观。出自《十二真君传》。

吴真君

吴真君叫吴猛，字世云，家住豫章武宁县。他七岁时就以孝敬父母闻名于乡里，夏天睡觉时他不驱赶蚊虫，因为他怕把蚊虫赶去咬他的父母。长大后，吴猛在南海太守鲍靖手下做事，后来谈及至妙之道，准备前往钟陵游览。当他来到江边时，只见江波浩荡，他不用乘船渡江，只用手中的白羽扇划着江水就渡过了长江，看见的人都大为惊奇。吴猛有道术，有一天忽然刮起了狂风，吴猛就写了一道符扔到房顶，立刻有一只青鸟叼着符飞去，一会儿风就停了。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南湖中遭了这风暴，有两个道士呼喊上天乞求救助，所以我才写了符救他们。”后来人们去访查，事实果然像他说的这样。当时武宁县的县令干庆死了，三天没有出殡，吴猛前往哭吊，说：“县令本来不该死，我要向上天申诉。”吴猛就躺在干庆的尸体旁，过了几天，吴猛带着县令的魂灵一起回来了。当时正是盛夏，干庆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干庆的魂魄十分讨厌自己的尸体，不愿再进入自己的肉身，吴猛强迫把干庆的魂魄按到他自己尸体上，干庆才复活过来。干庆的弟弟干宝，是晋朝的著作郎，因为他的哥哥死后复活，给他父亲殉葬的小妾也死后复活，所以十分有感触，就写了著名的《搜神记》，这部书一直流传在世。吴猛后来在西平乘着白鹿宝车，升天成仙而去。出自《十二真君传》。

万宝常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生而聪颖，妙达钟律，遍工八音。常于野中遇十许人，车服鲜丽，麾幢森列，如有所待，宝常趋避之。此人使人召至前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将传八音于季末之世，救将坏之乐。然正始之声，子未备知也，使钧天之官，以示子玄微之要。”命坐而教以历代之乐，理乱之音，靡不周述，宝常毕记之。良久，群仙凌空而去。宝常还家，已五日矣。自此，人间之乐，无不精究。尝与人同食之际，言及声律，时无乐器，宝常以食器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作丝竹，大为时人所赏。历周洎隋，落拓不仕。

开皇初，沛国公郑译，定乐成，奏之，文帝召宝常，问其可否。常曰：“此亡国之音，哀怨浮散，非正雅之声。”极言其不可。诏令宝常创造乐器，而其声率下，不与旧同。又云：“世有周礼旋宫之义，自汉魏以来，知音者皆不能通之。宝常创之，人皆哂笑。”于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众咸嗟异。由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然其声雅澹，不合于俗，人皆不好，卒寝而不行。宝常听太常之乐，泣谓人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尽。”当时海内晏安，天下全盛，人闻其

万宝常

万宝常，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生来就十分聪明，富有音乐天才，对各种乐器都很擅长。他曾经在野外遇到了十几个人，他们服装华丽车马豪华，各种旗帜仪仗排列整齐，好像在等待什么人，宝常一看，赶紧躲了起来。但是那群人中的头儿却让人把他叫到面前说：“天帝见你有音乐天才，打算在这末世将八音演奏技法传授给你，以挽救濒临消亡的音乐。然而正宗的八音演奏你根本就没听过，所以我让天界的乐官把八音的要诀告诉你。”然后仙人就让他坐下，把历代的正宗音乐、治乱的声乐教给他，无一不细致地讲述，宝常把仙人的教导全都记了下来。过了很久，那些仙人就凌空升入云中了。宝常回到家后，发现已经过了五天。从这以后，对于人间的音乐，宝常没有不精通的。有时他和人一起吃饭时谈起了音乐，当时手头没有乐器，宝常就用筷子敲打手边的碗碟餐具和各种杂物，品评所演奏乐

曲水平的高低，发现“宫、商、角、徵、羽”五音俱全，其和谐动听不亚于一支丝竹俱全的乐队，让大家十分赞赏。从南北朝的北周到隋朝，宝常都放浪不羁没有做官。

隋文帝开皇初年，沛国公郑译修订编定了宫廷音乐，上奏给皇帝，文帝召见宝常，问他郑译修订的音乐是否可行。宝常说：“这音乐是亡国之音，旋律哀怨软绵无力，不是正宗的宫廷音乐。”极力反对使用这种音乐。文帝就下诏让宝常创制乐器，但它们声音都很低沉，与之前的乐器不同。当时宝常又说：“世上本有按《周礼》创作的《旋宫》乐曲，但从汉、魏以来，连懂音乐的人都不懂这种乐曲了。我曾经创作过，但人们都嘲笑我。”于是文帝又让宝常试着演奏一下《旋宫》曲，宝常当场就演奏出来，人们都十分惊奇。宝常对乐器的改革创新做了很大贡献，记也记不完。但宝常创作的乐曲十分淡雅，不合世俗的口味，人们都不爱听，所以大部分没有得到流行。每当他听到太常寺演奏音乐时，就会哭着对人说：“这种哀伤淫靡的音乐，预示着天下不久就要相互残害殆尽。”当时天下太平，处处歌舞升平，人们听宝常

言，大为不尔。及大业之末，卒验其事。是时郑译、何妥、卢贲、苏道、萧吉、王令言皆能于雅乐，安马驹、曾妙达、王长通、敦金乐等能作新声，皆心服宝常，言其天假矣。宝常无子，尝谓其友曰：“吾不堪，病则孤矣。”因病，妻窃其财物而逃，几至饿殍。忽一夕，先所遇神仙来降其家曰：“汝舍九天之高逸，念下土之尘爱，沦没于兹，限将毕矣。须记得云亭宫之会乎？”宝常懵然，良久乃悟。他日，谓邻人曰：“吾偶自仙宫谪于人世，即将去矣。”旬日，不知所之。出《仙传拾遗》。

李 筌

李筌号达观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经》本，绢素书，朱漆轴，緘以玉匣，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

下，逢一老母，髻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傍见遗火烧树，因自语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惊而问之曰：“此黄帝《阴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从何而得之？”筌稽首载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心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至，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当有大厄。”

这样说，都非常不以为然。到了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大乱，终于验证了宝常的预言。当时郑译、何妥、卢贲、苏道、萧吉、王令言等人，安马驹、曾妙达、王长通、敦金乐等人，都能创作演奏高雅的音乐，这些人真心佩服宝常，说他的音乐才是上天赋予的。万宝常没有儿子，常对朋友说：“我要完蛋了，病了只怕连个侍候我的人都没有啊。”后来宝常得了病，他老婆卷了他的财物跑了，他几乎要饿死。有天晚上，宝常早年在野外遇见的神仙降临到他家，神仙说：“你舍弃天宫的安逸舒适，怀念人间的尘俗之爱，在凡间沉沦至此，如今期限到了。你还记得天界的云亭宫盛会吗？”宝常一时有些发懵，过了很久才想起来。第二天他对邻居说：“我本来是神仙，偶然被贬谪到人间，就要回天上去了。”过了十天，人们就不知他哪里去了。出自《仙传拾遗》。

李筌

李筌道号叫达观子，隐居在少室山中。他喜好神仙道术，经常游历名山，广泛搜集修炼的方术。在嵩山的虎口岩得到了黄帝的《阴符经》，经是写在白绢上的，卷在红漆轴上，装在玉匣之中，经卷上题字写的是“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在名山里，传给同好道术的人”。那书已破烂不堪，李筌把它抄读了几千遍，还是不懂其中的义理。后来李筌到秦地，来到骊山下，遇见一个老妇，见她把头发挽在头顶，剩下的头发披散在肩上，穿着破衣拄着拐杖，神态相貌不同于凡人，老妇看见道旁有火烧树枝，就自言自语地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李筌听见后吃惊地问老妇说：“这是黄帝《阴符经》上的话，你怎么知道？”老妇人回答说：“我传授《阴符经》，已经过了三元（每元三千六百年）六周（每周一百八十年）甲

子了，你这个年轻人从哪儿得到的呢？”李筌便磕头下拜，说了他在嵩山得到《阴符经》的事。老妇说：“我看你的颧骨穿过生门穴位，两眼和额头相齐，血脉充沛，心房端正，性情善良而爱好法术，精神振奋而喜欢参与活动，真是我的一名好弟子，然而你四十五岁时会有一个大大灾厄。”

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坐于石上，与筌说《阴符》之义，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术，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内出心机，外合人事。观其精微，《黄庭》《内景》不足以为玄；鉴其至要，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闻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术，常人用之得其殃，职分不同也。如传同好，必清斋而授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者夺纪二十。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时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满矣，瓢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还，已失老母，但留麦饭数升于石上而已。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十卷；有相业，著《中台志》十卷。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显，竟入名山访道，不知所终。出《神仙感遇传》。

说罢拿出朱砂写了一张符，挂在拐杖上，让李筌跪下，把符吞进肚里。老妇说：“天地将会保佑你。”说罢就坐在一块石头上，给李筌讲述《阴符经》的深奥含意，老妇说：“这部经共三百字，一百个字讲解道，一百个字讲解术，一百个字讲解法，上有修仙守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的方法，下有用兵取胜的战术，这些都是靠内在的心领神会与外在的事物发展相符合。如果能掌握这部书的精微之处，那《黄庭经》《内景经》也算不得玄奥；如果能借鉴这部经书的要点，那经传诸子史记等都算不上好文章，孙武、吴起、韩信、白起等大军事家的用兵也不算奇妙了。这部《阴符经》，不是有道的人，不能让他看见。所以说圣贤掌握了它可以学到治天下的大道，君子掌握了它可以学到方术，而常人用它只能招来灾祸，这是由于他们的职责不相同。

如果要把这卷经传给同样好道的人，必须清心斋戒之后才能传授。有这本经的就是老师，接受了传授的就是弟子，不能对富贵的人就特别看重，对贫贱的人就特别轻视，谁违反了 this 个传授《阴符经》的规则，就会损寿二十年。在你本命年的生日那天读七遍《阴符经》，可以增长心机，也可以增加寿数。每年的七月七日，要抄写一部《阴符经》藏到名山的石洞中，也可以增加寿数。”过了很久，老妇又说：“已经下午了，我有些麦饭，咱俩一起吃吧。”说罢老妇从袖子里拿出一个葫芦，让李筌到山谷里弄些水来。水装满后，葫芦忽然有一百多斤重，李筌拿不起来，葫芦就沉到泉水里去了。等李筌回来，老妇已经不见了，只见石头上留着几升麦饭。李筌有大将的才学胆略，曾写有《太白阴符》十卷，他也是个当宰相的人才，还著有《中台志》十卷。但被当时的奸相李林甫排斥，始终没有得到很高的官位，最后李筌进入名山访道，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出自《神仙感遇传》。

卷第十五 神仙十五

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 闾 兰 公 阮 基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坛人也，居马迹山。常以阴功救物，仁逮蠢类。值西晋之末，中原乱离，饥馑既臻，疫疠乃作，时有毒瘴，殒毙者多，闾里凋荒，死亡枕藉。纂于静室，飞章告玄，三夕之中，继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昼，照其家庭，即有瑞风景云，纷郁空际，俄而异香天乐，下集庭中，介金执锐之士三千余人，罗列若有所候。顷之，珠幢宝幡、霓旆羽节、红旗锦旆各二，相对前引，幢居其前，节最居后。又四青童执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锦席，前立巨屏，左右龙虎将军，侍从官将，各二十许人，立屏两面，若有备卫焉。复有金甲大将军二十六人，神五十人，次龙虎二君之外，班列肃如也。须臾，笙簧骇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烁艳逸。一人佩剑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于是，百宝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大道君，侍二真人、二天帝。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是金坛人，住在马迹山中。平时喜好积阴德救助生灵，仁德施及动物。当时正值西晋末年，中原大乱，饥荒遍地，瘟疫流行，时而有有毒的瘴气弥漫，病死了很多人，乡里十室九空，到处都是病饿而死的尸体。王纂在自己修身的静室写了奏章向天神告急，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到了第三天夜里，突然有一道如同白昼的光，将其家中全都照亮了，接着吹来了阵阵祥瑞的风，空中彩云翻卷，不一会儿，伴着阵阵仙乐传来奇异的香气，有三千多穿着铠甲手持兵器的武士降临会集于王纂家的院子里，排列整齐，好像在迎候什么贵人。不久，只见珠幢宝幡、彩旗羽节、红旗锦旆各两套，在前面并排开路，珠幢排在最前，羽节排在最后。又有四位仙童举着花捧着香，两个侍

女捧着香案，地上铺着锦绣的地毯，堂前立着巨大的屏风，左右龙虎将军和侍卫军官各二十多人，站在屏风两边，好像在护卫着谁。接着又有穿金色铠甲的大将军二十六人，神仙五十人，站在龙虎二将军的外侧，站班排列完毕，队伍十分肃穆。不一会儿，震天的鼓乐声，从北边传来，云中散发出五彩奇光，光彩炫目。这时一个腰佩宝剑手持笏版的神走上前来，告诉王纂说：“太上道君到了！”于是百宝大座从天空中降落下来，太上道君由两位真人、两位天帝陪侍着。

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莲花，二真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谒，跪伏于地。

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真，刳心投血，感动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鉴躬于子矣。”纂匍匐礼谢竟，道君告曰：“夫一阴一阳，化育万物，而五行为之用。五行互有相胜，各有盛衰，代谢推迁，间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气气相续。亿劫已来，未始暂辍也。得其生者，合于纯阳，升于天而仙；得其死者，沦于至阴，在地而为鬼。鬼物之中，自有优劣强弱，刚柔善恶，与人世无异。玉皇天尊，虑鬼神之肆横害于人也，常命五帝三官，检制部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备。然而季世之民，浇伪者众，淳源既散，妖诈萌生。不忠于君，不孝于亲，违三纲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于六天故气，魔鬼之徒，与历代已来，将败军死，聚结为党，亦戕害生民。驾雨乘风，因衰伺隙，为种种病，中伤极多。亦有不终天年，罹其夭枉者。昔于杜阳宫出《神咒经》，授真人唐平，使其流布，以救于物，民间有之。世人见王翦、白起之名，谓为虚诞。此盖从来将领者，生为兵统，死为鬼帅，有功者迁为阴官。残害者犹居魔属，乘五行败气，为瘵为瘥。然以阳为惮，以神咒服之，自当弭戢矣。今以《神化》《神咒》二经，复授于子，按而行之，以拯护万民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神化经》及《三五大斋之诀》，授之于纂，曰：“勉而勤之，阴功克成，真阶可冀也！”言讫，千乘万骑，

百宝大座上，太上道君盘腿坐在五色莲花上，两位真人两位天帝侍立在他两旁。王纂赶快迎上去参见，跪倒在地上。

太上道君说：“你体恤百姓疾苦，写了奏章上达天界，奏章中字字血泪，感动了鬼神。由于地神的建议，我才亲自来见一见你。”王

纂伏在地上拜谢太上道君的降临，完事后道君说：“一阴一阳相生相克才化育出世间万物，这里面全靠着木、金、土、水、火这五行在起作用。五行之间互相克胜，各有盛衰，新陈代谢，推移变迁一刻也不休止，所以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延续下去。经过了亿万个劫数，万物的生长始终没有停止过。凡是长生的，都是由于合乎纯阳之气数，才会升天成仙；凡是死了的都沉沦到阴界，在地下做鬼。就是在鬼物中也有好坏强弱、刚柔善恶的不同，和人世没有差别。玉皇天尊担心鬼神肆意伤害人类，常常派五帝三官巡视检查鬼神的行为，制定了很完备的刑律规章来约束鬼神。然而生逢末世的人中，心术不正的人很多，忠厚善良的古风被败坏，奸诈和妖邪就萌生了。这些人对君王不忠，对双亲不孝，违背了三纲五常的古训，自己作孽找死。通过六天旧气，妖魔鬼怪之徒，与历代战败战死的将军士兵的鬼魂，聚集结党，也残害人民。他们驾雨乘风，趁着世风衰败的间隙，制造各种瘟疫疾病，伤害的人非常多。也有很多不能终其天年而中途夭亡者。从前我在杜阳宫曾把《神咒经》传授给得道的真人唐平，让他将其流布人间，救助苍生，民间还有这部经。世间人听说秦将白起、王翦死后还显灵救人，认为是瞎说。其实向来那些活着当统帅的人死后在阴间也是鬼帅，他们中间有功的在阴间也能升官。那些残害百姓的败将鬼魂就属于妖魔一类了，他们乘着阴阳五行中的败气制造各种大小疾病。然而他们毕竟害怕阳气，只要用神咒制服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兴妖作怪了。现在我把《神化》《神咒》两卷经书再次授给你，你按照经文去做，就可以拯救万民了。”道君当即命令侍童打开闪耀九彩光芒的宝藏，将《神化经》和《三五大斋之诀》传授给王纂，并对他说：“继续勤奋地修炼，不断积累阴功，你大有成仙的希望！”说完后，只见千乘万骑

西北而举，升还上清矣。纂按经品斋科，行于江表，疫毒镇弭，生灵义康。自晋及兹，蒙其福者，不可胜纪焉。出《神仙感遇传》。

真白先生

真白先生陶君，讳弘景，字通明，吴荆州牧濬七世孙，丹阳人也。母初娠，梦青龙出怀，并二天人降，手执香炉。觉语左右，言当

孕男子，非凡人，多恐无后。及生，标异，幼而聪识，长而博达，因读《神仙传》，有乘云驭龙之志。年十七，与江歆、褚炫、刘俊，为宋朝“昇明四友”。仕齐，历诸王侍读。年二十余，稍服食，后就兴世观主孙先生咨禀经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转奉朝请，乃拜表解职。答诏优叹，赐与甚厚。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咸云宋齐已来，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遂登岩告静，自称“华阳隐居”，书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帝时，议欲迎往蒋山，恳辞得止。然敕命饷赆，恒为繁极。乃造三层楼栖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宾于下，令一小竖传度而已。潜光隐耀，内修秘密，深诚所诣，远属灵人，可谓感而遂通矣。身長七尺八寸，为性圆通谦谨，心如明镜，遇物便了。深慕张良之为人，率性轻虚，飘飘然颇有云间兴。其

向西北方向腾空而起，返回天界去了。王纂按照经文上的要求斋戒，然后按照经符在长江以南地区施法救助百姓，瘟疫很快被镇服消灭，百姓得以安康。从晋朝以来到现在，受到那两卷仙经保佑的人，记都记不过来。出自《神仙感遇传》。

真白先生

真白先生陶君，名弘景，字通明，是吴荆州牧陶浚的七世孙，丹阳人。他的母亲刚怀上他时，就梦见一条青龙从她怀中出来，同时有两个神仙从天而降，手里拿着香炉。他母亲睡醒后对身边的人说，怀的一定是个男孩，而且不会是凡人，恐怕还是等于没有后代。孩子生下以后，果然和平常人不同，自小就特别聪明，长大后博学多闻，因为读了《神仙传》而萌生了乘龙驾云的志向。先生十七岁时，和江歆、褚炫、刘俊，并称为南朝宋代的“昇明四友”。在齐代做官时，历任诸王侍读。二十多岁时，开始服食仙药，后来在兴世观的观主孙先生门下学习道经和法术，研究道学的奥秘，达到了洞察人间一切大小事物的境界。后来转任奉朝请，先生就上表请求辞职。皇帝降诏表示很惋惜，给了他很多的赏赐。公卿大臣们在征虏亭为先生送行，宴会很丰盛，人们都说南朝宋、齐以来，从没有过这样的盛事。真白先生进入茅山修道，又得到了杨主、许迈的真经。于是他登上山峰与人世

隔绝，自称“华阳隐居”，写信著书也用“华阳隐居”为代称。到明帝时，朝臣们商议打算迎他到蒋山，真白先生再三辞谢才算作罢。但是皇室给他的俸禄和赏赐比以前更丰厚了。于是他在茅山中建了一座三层楼，真白先生住在上层，弟子住中层，下层用于接待宾客，派一名小僮给他当传达事情的仆人。从此真白先生更加深居简出，收敛自己一切外在的神采，专门修炼心性，他修道的深切诚心，始终连通着远在天上的神灵，真可谓人神相互通达感应了。真白先生身高七尺八寸，性格圆融通达，谦逊谨慎，心如明镜般清明，任何事情都一遇上便能看透。他非常羡慕张良的为人，认为张良秉性轻灵虚静，颇有云中神仙的气度。真白先生

所通者，皆得于心，非傍识所能及。长于诂正谬伪，地理历算，文不空发，成即为体。造浑天仪，转之，与天相会。其撰《真诰》《隐诀》，注《老子》等书，二百余卷。至永元三年，深藏向晦。

及梁武帝革命，议国号未定，先生乃引诸讖记，定“梁”应运之符。又择交禅日，灵验昭著。敕使入山，宣旨酬谢。帝既早与之交游，自此后动静必报。先生既得秘旨妙诀，以为神丹可成，恒苦无药，帝给之。又手敕咨迓，先生因画二牛：一散放于水间；一著金笼，一人执绳，以杖驱之。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效曳尾龟，岂可致邪？”其时每有大事，无不已前陈奏，时人谓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献二刀，一名“善胜”，一名“成胜”，为佳宝。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渐悟之，后诣张天师道裕，建立玄坛三百所，皆先生之资也。梁帝《金楼子》云：“予于隐士重陶真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于义理，精博无穷，亦一时名士也。”先生尝作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谭空。不信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其时人皆谈空理，不习武事，侯景之难，亦如所言。

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岁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

对道术的精通全靠心领神会，不是靠别的学识所能达到的。他尤其擅长纠正各种谬论伪说，对于地理、历法、算学等门类的学问，都不随便写文章，写出来往往就形成体系规范。他制造的浑天仪，运转起来和天体的运转完全符合。他撰写的有关道学研究的《真诰》《隐诀》等著作，以及注解《老子》的书共有二百多卷。到了永元三年时，更

加潜心修炼。

梁武帝谋取皇位后，和大臣们商讨定国号的事，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真白先生就引用各种预言的谶记，建议将国号定为“梁”，因为这个国号上应天运。先生又为梁武帝卜算出禅位的日子，也十分吉利灵验。梁武帝即位后，派使臣进山，向先生宣读了感谢他辅佐的圣旨。梁武帝早就和真白先生交往，从此以后，更是有事必然报知先生。先生早就得到了炼制仙丹的秘方，认为仙丹一定可以炼成，但苦于一直找不到炼丹要用的金、石等药料，梁武帝就供给他需要的药料。梁武帝有一次写了一封亲笔信请真白先生入朝做官，先生就画了两头牛，一头散放在水间自由自在，另一头戴着黄金笼头，被人用绳子牵着，用棍子赶着走。梁武帝看后笑道：“这人真是个什么都能干好的人才，但他硬要学在泥水中自在摇尾巴的乌龟，怎么可能请动他出山做官呢？”但当时朝中的每件大事，真白先生无不事先向梁武帝陈奏意见，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山中宰相”。梁武帝大同初年，先生向皇帝献了两口宝刀，一口叫“善胜”，一口叫“成胜”，都是珍宝。梁武帝并不懂道教，先生逐渐启发点化他，后来梁武帝访问张道裕张天师，建立了道观三百所，都是先生的意见起了作用。梁帝在《金楼子》中曾说过：“隐士中我最看重真白先生，士大夫中我最看重周弘正。他们对于义理，博学精通，也是当代的名士啊！”真白先生曾作过一首诗说：“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谭空。不信昭阳殿，化作单于宫。”这是先生在告诫当时的士大夫们都爱空谈，不注重学习军事，后来的侯景之乱，就验证了真白先生的预言。

真白先生在梁武帝大同二年丙辰岁三月十二日癸丑去世，时年八十一，颜色不变，屈伸如常，室中香气，积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于雷平山，同轩辕之葬衣冠，如子乔之藏剑舄，比于兹日，可得符焉。诏追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仍敕舍人监护。马枢《得道传》云：“受蓬莱都水监，弟子数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远知、陆逸冲、桓清远，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宝元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保，梁郡陵王萧纶为碑铭焉。出《神仙感遇传》。

桓 闾

桓闾者，不知何许人也，事华阳陶先生，为执役之士，辛勤十余年。性常谨默沉静，奉役之外，无所营为。一旦，有二青童白鹤，自空而下，集隐居庭中。隐居欣然临轩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隐居默然，心计门人无姓桓者，命求之，乃执役桓君耳。问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积年，亲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将升天，陶君欲师之，桓固执谦卑，不获请。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过，而淹延在世乎？愿为访之，他日相告。”于是桓君服天衣，驾白鹤，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阴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辈为药，功虽及人，而害于物命。以此一纪之后，当解形

当时八十一岁，死时脸色像活着一样没有变化，四肢依然像平常一样能屈能伸，室内的香气好几天不散。三月十四日，在雷平山给他建了衣冠冢，就像轩辕黄帝墓中埋葬衣冠、王子乔墓中埋葬剑和鞋一样，到了这一天，这种下葬方式算得到了印证。皇帝下诏，追赠他为中散大夫，还赐给他“贞白先生”的谥号，并派人监办他的丧礼。马枢在《得道传》里说：“真白先生成仙后被天界任命为蓬莱仙洲的都水监，有好几百弟子。弟子中有些是得道的如王远之、陆逸冲、桓清远等人，都继承了真白先生的高尚的道德节操。”唐代天宝元年，唐玄宗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太保，梁郡陵王萧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出自《神仙感遇传》。

桓 闾

桓闾，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拜华阳陶先生为师，充当干杂活的人，辛辛苦苦地干了十几年。他性格十分沉静谨慎，干完杂活之余，就别无所求了。有一天，有两个仙童骑着白鹤从天而降，落到了陶先生的院子里。陶先生非常高兴地到门口迎接，但是骑鹤的仙童却说：“太上老君命我们来见桓先生。”陶先生一时说不出话来，心里暗想自己的门人中也没有一个姓桓的呀，就让左右找一找，结果还真找到了，原来是在他家干杂活的桓闾。于是就问他修炼什么道术达到了这个程度，桓闾说：“我修炼的是默默养性朝神的道术，已经好多年了，而且我亲自到天界朝见太帝也有九年了，所以今天神仙才会来召

我。”桓闾正要升天而去，陶先生想拜他为师，桓闾坚称自己水平低，没有答应他的请求。陶先生说：“我信道教，并认真修道，也够勤奋的了，难道是因为我有什么罪过才让我一直滞留在人间吗？请你替我在天界查访一下，以后告诉我。”于是桓闾穿上天仙的衣服，骑着一只白鹤升天而去。三天后，桓闾秘密降临到陶先生的屋里对他说：“你积累的阴功已经很卓著了，但是你所著的本草药方中，把虻虫、水蛭等昆虫当成药物，这样的药虽然对人类有益，但你犯了杀生害命的罪。从现在起，十二年之后，你将脱离你的肉体

去世，署蓬莱都水监耳。”言讫乃去。陶君复以草木之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其过焉。后果解形得道。出《神仙感遇传》。

兰 公

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有至人兰公。家族百余口，精专孝行，感动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兰公之舍，自称孝悌王。云：“居日中为仙王，月中为明王，斗中为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且其三才肇分，始于三气，三气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太圣真王治化也；太清者，玄道流行，虚无自然，玉皇所治也。吾于上清已下，托化人间，示陈孝悌之教。后晋代尝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因付兰公至道秘旨。于是兰公获斯妙诀，颖悟真机，默辨往由，顾知前事。

因与里人共出郊野，忽睹古冢三所，乃云：“此是吾三仙解化之坟，请民报官，令移冢旁之路，勿令人物践踏。”吏乃讯于兰公，此言以何验实。公曰：“第一冢者，昔有真人骸骨，今乃已得复形，是为地仙，长生久视。第二冢见有仙衣一对，道经一函，复有一人，方如醉卧，发之良久，乃能话谈，此以太阴炼形，绵养真气耳。第三冢有玉液丹，服之，白日便当冲翬。”于时官吏与兰公对开三冢，其所明验，一一并同。兰公乃诣冢间，躬取仙衣挂体，又取金丹服之，招去世，担任蓬莱都水监。”说罢就走了。后来陶先生以草药代替了昆

虫，又写了《别行本草》三卷来赎罪。以后他果然脱离肉体得道成仙。出自《神仙感遇传》。

兰 公

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有一位贤人兰公。他的家族有一百多口，但兰公以他特别孝顺的品行感动了天地，忽然有位斗中真人降临到兰公家，自称是孝悌王。他说：“住在太阳里的叫仙王，住在月亮里的叫明王，住在北斗里的叫孝悌王。孝行感动了上天，日月都为之大放光明；孝行在上传扬，可以使万物滋生；孝行在民间发扬光大，王道就可以实现。而且天、地、人这‘三才’的划分是根据玄气、元气、始气这‘三气’，而三气就是清微天、禹宇天、大赤天这‘玉清三天’。玉清境，是元始太圣真王所治理管辖的仙境，而‘太清三天’，则是玄道流行，虚无自然，由玉皇大帝治理的仙境。我上清仙界降临到人间，就是为了宣传和弘扬孝悌之道。后来，晋代曾有一位得道的真仙许逊，由于传扬了我的孝悌之道，成为众仙的首座。”于是，斗中真人向兰公传授了道术的秘诀宗旨。兰公得此修道的秘诀，领悟了天机，能够重见过去往事，预知未来吉凶。

有一次兰公和乡亲们一起到野外，忽然看见三座古坟，兰公就说：“这里是三仙解脱肉体得道成仙的坟，请各位报告官府，把这三座坟旁的道路挪走，以免被人或动物践踏。”官府的人来问兰公，这话用什么来验证。兰公说：“第一座坟里，过去曾埋着一位真人的尸骨，现在真人已成为地仙，得以长生永不衰老。第二座坟里现在埋着两件仙衣，一函道经，还有一个人好像喝醉后还在沉睡，如果把这人挖出来，过一段时间他就能说话，这是他在进行太阴炼形，绵养真气。第三座坟中有玉液丹，如果凡人喝下，大白天就能升天成仙。”于是官府的人就当兰公的面打开了三座坟，结果坟内的情形和兰公说的完全符合。兰公就来到坟前，亲手拿起仙衣穿在身上，又取了坟中的玉液丹吞服下去，招呼

邀卧冢二真人，同共耸身而轻举。官吏悔谢，虔恳拜陈，启问兰公，何时下降。公曰：“我自此，每十日一至于斯，更逾数年，百日一

降。施行孝道，宜准玄科，接济樊笼，符臻至道。”自尔，吴都十五童子，丹阳三岁灵孩，泊于兰公，并是仙之化现也。所传孝道之秘法，别有宝经一帙，金丹一合，铜符铁券，得之者唯高明大使许真君焉。出《十二真君传》。

阮 基

阮基者，河内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东北，见一道士坐松下，神状奇异。基遂舍弓矢，稽首起居已。师命基曰：“可暂往观中眺望。”岩间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观门。台殿严丽，皆饰以金玉；土地清静，皆绀碧琉璃；行树端直，绿叶朱实，清风时起，锵然有声。基于门下观览，心神惶怖，载拜请退，即至师所。师笑曰：“汝不敢进邪？”基曰：“凡夫肉人，不识大道，忽于今日，得睹天堂，情诚喜悦，不能自胜。愿师弘慈，济基沉溺。”师曰：“汝积罪人也，先身微缘，今得遇我。汝命将尽，其奈之何？”基闻，不胜惶悚，叩头千百，求乞生津。师遂令基舍恶从善，誓弃弓矢，乃授基《智慧上品十戒》，兼为设蔬食。食讫令去。基载拜奉辞，师曰：“汝命绝之时，吾将度汝。”

其年冬，基得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言云：初见黄衣使者二人，执文书，邀请躺在坟里的两位真人，一起耸身升入云天了。官府派来的人十分懊丧，跪在地上虔诚地奏陈，并问兰公什么时候回来。兰公说：“以后我每十天来一次，几年后百日来一次。施行孝道，要以道法为准则，接济困苦的人，以求符合大道。”从那时起，吴都十五岁的男孩和丹阳三岁的聪明儿童常成为兰公的化身，都是神仙显形。他所传授的孝道秘法以及一卷宝经、一盒金丹，还有铜符、铁券，只有高明大使许真君得到了。出自《十二真君传》。

阮 基

阮基是河内人。北周武帝建德七年时，阮基因为射熊进了王屋山的东北边，看见一个道士坐在松下，外貌神态很不凡。阮基就扔掉

弓箭，向道士跪拜问候。道士对阮基说：“你可以先到我的道观中眺望远处。”这时山岩中忽然来了一个童子，领着阮基来到道观的门前。只见道观里的楼台殿堂庄严华丽，都镶着金玉；地面很干净，铺着碧蓝的琉璃；道旁是成行的树木，树叶苍翠，结着鲜红的果实，阵阵清风吹得树木摇动发出金属般的声音。阮基站在门前观看，心里很惶恐，向童子拜了两拜，请求告退，随即回到了道士那里。道士笑着说：“你不敢进道观里去吗？”阮基说：“我是个凡夫俗子，不懂得大道，今天忽然看见了天堂，万分欣喜，不能自己。只愿仙师指点迷津，救济我这个沉沦于世俗之中的凡人。”道士说：“你是个罪孽深重的人，由于你的前身和我有缘分，才得遇见我。你的阳寿快要到头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阮基听了这话，更加惶恐，不断向道士磕头，乞求给他指一条生路。道士就让他改恶从善，要他发誓从此扔掉弓箭，不再杀生害命，然后传授给他《智慧上品十戒》，并给他安排了素食让他吃。吃完后，道士让他回去。阮基再三拜谢，向道士告别，道士说：“你临终之际，我会来超度你的。”

这年冬天，阮基得急病突然死亡，但左手有一个指头还是暖的。家里人没有马上葬他，三天后阮基又复活了，过了很久才能说话。据他说：刚死时，看见两个穿黄衣的使者手里握着公文，

引基去，忽至一处，状如台府，至屏门，使者引入。见大厅上有官人隐隐，阶前小吏数十人，皆执簿书，或青或黑。有一吏执黑簿，谓基曰：“汝积罪深厚，应入地狱。”基闻，仓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忆圣师，心中作念：“初别之时，言‘临命绝时，必来度汝’，今日危困，幸垂救济。”须臾，天西北瑞云忽起，云车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阶前，去地丈余而止。乃见圣师在车中坐，冥官见之，皆稽首作礼。圣师曰：“我有弟子在此，故来度之。”乃取经一卷付基，基载拜跪受，题云《太上救苦经》。令基读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听讫。谓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进，后更与汝相见。”言讫，失师所在，唯觉香气氛氲久之。乃见一黄衣使者，引基至家，唯闻家号泣之声，基乃还活。凝坐良久，追忆梦中经，不遗一字。乃慎持念，遂抄录传于世。复辞亲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出《神仙感遇传》。

领着他走，忽然来到了一个地方，样子有点像官府，使者领他进了

门。看见大厅上隐隐约约有位官人，台阶前有好几十个小吏，每人手里都拿着簿书，有的簿书是青色的，有的是黑色的。这时有个官员手里拿着黑色簿书对他说：“你罪孽深重，该入地狱！”他听说后，十分惊慌恐惧，不知该怎么回答。想了很久，忽然想起那位仙师，就心里默默祈求说：“当初我和仙师辞别时，仙师曾说‘等你临死之时，一定会来超度你’，现在我眼看要入地狱了，仙师快来救我啊！”果然不一会儿，西北天边涌起祥云，一辆云车从空中慢慢降下来，直到大厅阶前，悬停在离地一丈多的地方。只见他遇到的那位仙师在车里坐着，地府里的官员们见了他都要磕头行礼。仙师对地府的官员们说：“我有位弟子在这里，我是来超度他的。”说罢拿了一卷经授给阮基，阮基忙跪下接了过来，见经上题名是《太上救苦经》。仙师让阮基把这卷经念一遍，阮基就念了，那些地府里的官员都恭敬地低着头听阮基念完。仙师对阮基说：“你可以走了，不要在这儿停留，以后要刻苦修道，我还会和你相见的。”说完，仙师就突然不见了，只留下很浓重的香气久久不散。这时有一个黄衣使者把阮基领到他家门口，只听见家里一片哭声，阮基就复活了。复活后，阮基坐在那里长时间地回忆梦中得到的那卷经文，竟一字不漏地默写下来了。以后阮基就天天持念经书，经文也被抄录流传开来。后来阮基辞别亲友，进入王屋山修道，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出自《神仙感遇传》。

卷第十六 神仙十六

杜子春 张 老

杜子春

杜子春者，盖周隋间人。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管，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

杜子春

杜子春是北周和隋朝之间的人。少年时放浪不羁，没心思经营家业，心志很高，把一切看得很淡，每天纵酒闲游。把家产花光后去投奔亲友，但亲友们都认为他是个不务正业的人，拒绝收留他。当时正是冬天，他衣衫破烂腹中空空，徒步在长安街上游荡，天快黑了，还没吃上饭，徘徊着不知该去哪里。他走到东市的西门，饥寒交迫，满脸愁容，不由得仰天长叹。这时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他面前，问：“先生为什么叹息？”杜子春就诉说了他的心情，怨恨亲友们对他如此凉薄，越说越愤慨，脸色十分激动。老人问他：“你需要多少钱才够花销呢？”杜子春说：“我若有三五万钱就可以维持生活了。”老人说：“不够吧！”杜子春改口说：“十万。”老人说：“还不够。”杜子春就说：“那么，一百万足够了。”老人还说：“不够。”杜子春说：“那就

三百万。”老人说：“这还差不多。”老人就从袖子里掏出一串钱说：“今晚先给你这些，明天中午我在西市的波斯客栈等你，你可别来晚了啊。”第二天中午杜子春如期前往，老人果然给了他三百万钱，没告诉他姓名就走了。杜子春富有之后，就又浪荡起来，自认为终生都不会再受穷了。从此他乘肥马穿轻裘，每天和酒友们一起狂饮，叫来乐队给他奏乐开心，在花街柳巷鬼混，不再把生计放在心上。

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应。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

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族亲，恩者煦之，仇者复之。

既毕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

只一二年的工夫，就把老人给他的钱慢慢花完了，衣服车马只能换成越来越低贱的，把马换成驴，后来驴也没了只好徒步，转眼间又像他当初刚到长安时那样了。结果又无计可施，在市门仰天长叹起来。刚一长叹，那位老人就又出现在他面前，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又弄到这个地步了？真怪啊。我还要帮助你，你说吧，要多少钱？”杜子春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回答。老人再三逼问，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赔礼。老人说：“明天中午，你还到从前我约见你的地方去吧。”第二天杜子春忍着羞愧去了，老人这次给了他一千万。杜子春

没接钱之时，就再三立志，说这次一定要努力发家致富，让石崇、猗顿这些古时候的大富翁和他相比，都只算个小角色。可等钱一到手，杜子春的心又变了，又开始像从前一样纵情玩乐挥霍无度了。

不到一二年间，他又变得两手空空，比之前还穷。这时，他又在长安街上那个老地方见到了老人，杜子春非常羞愧，就用手捂着脸准备逃走。老人却一把抓住他的衣袖说：“唉，你真是笨啊！”然后又给了他三千万，说：“这次你要还不改过自新，你就永远受穷吧！”杜子春心说：“我一生放荡挥霍，把自己弄成了穷光蛋，亲戚朋友豪家大族，谁也不理睬我，唯独这位老人三次给我巨款，我该怎样做才对得起他呢？”于是他就对老人说：“我得到您这笔钱，应该能够完成人间之事了，还可以周济天下孤儿寡母，以此圆满完成人伦名教要求我做的事。我深深感激您老人家对我的恩惠，等我完成人间之事后，您让我干什么都行。”老人说：“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啊！你有了成就以后，明年七月十五中元节时，到老君庙前那两棵桧树下见我。”杜子春知道孤儿寡母大多流落在淮南，就把钱带到扬州，买了一百顷良田，在城中盖了府宅，在重要的路口建了一百多间房子，遍召孤儿寡母分住在各个府宅里。对于他自己家族里的亲戚，不分近亲和远亲，过去对他有恩的都给以报答，有仇的也都进行了报复。

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杜子春按期来到了老君庙前。那老人正在两棵桧树的树阴下长啸，见到杜子春后，就领他登上华

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惊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缝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

道士适去，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呵叱之声，震动天地。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長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皆杖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

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摧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极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蝎万计，哮吼擎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

山云台峰。进山四十多里后，看到一个地方，那里的房屋严整干净，看样子不是凡人住的。彩云在上空缭绕，仙鹤绕屋顶飞翔。屋子的正堂中间有一个炼丹药的炉子，有九尺多高，炉内紫光闪耀，照亮了门窗。有九个玉女环绕着炉子侍立着，炉子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当时天快黑了，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间的衣服，而是穿着黄道袍戴着黄道冠的仙师了。仙师拿着三个白石丸和一杯酒给了杜子春，让他赶快吃下去。仙师又拿了一张虎皮铺在内屋西墙下，面朝东坐下，告诫杜子春道：“你千万不要出声。这里出现的大神、恶鬼、夜叉或者地狱、猛兽，以及你的亲属们被绑着受刑遭罪，这一切都不是真事。你只管不要动不说话，安心别害怕，最终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要一心想着我这些嘱咐！”仙师说完就走了。杜子春向院里看，只有一个大瓮，其中装满了水罢了。

道士刚走，杜子春就看见旌旗飘飘，戈矛闪闪，满山满谷都是士兵，千乘万骑蜂拥而来，人喊马嘶，震天动地。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身高一丈多，他本人和他的马都披着金铠甲，光芒耀眼。大将军的卫士有好几百人，都举着剑张着弓，径直来到屋前，大声呵斥杜子春说：“你是什么人？怎么大将军到了竟敢不回避！”有些卫士还提剑上前逼问杜子春的姓名，还问他在做什么，他都一声也不吭。见他不出声，卫士们大怒，争着斩杀射死他的叫喊声像雷声一样大，杜子春仍是不出声。最后，那个大将军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队伍走了。过了片刻，又来了一群群的猛虎、毒龙、狮子，成千上万的蝮蛇和毒蝎，都咆哮着，张牙舞爪地争着扑向杜子春，想要打他或咬他，有的还从他的头顶跳过，杜子春仍是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这些毒蛇猛兽也都散去了。这时突然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天昏地暗，接着又有大火轮燃烧着在他左右滚动，电光在身前身后闪耀，亮得眼睛都睁不开。

片刻之间，院子里水深一丈多，空中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情形就像山峰崩塌河水奔流，势不可挡。一眨眼的工夫，滚滚波涛就涌到杜子春的座位前了，他仍端坐着，连眼皮也不眨一下。

未顷而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两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取叉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春终不顾。将军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锉碓，从脚寸寸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

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捉付狱中。”于是镬铜铁杖、碓捣碓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树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劝家。生而多病，针灸药医，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齐，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狎者，侮之万端，终不能对。

不一会儿，那位大将军又来了，领着一群地狱中的牛头狱卒和相貌狰狞的厉鬼，将一口装满滚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鬼怪们手执长矛和两股铁叉，站在大锅四周，命令道：“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如果不说，就用铁叉插进你的胸口，把你放在锅里煮！”杜子春仍不说话。这时鬼怪们又把他的妻子抓来绑在台阶下，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说：“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她。”杜子春还是不做声。于是鬼怪们用鞭子打得他的妻子满身流血，还用刀砍她，用箭射她，一会儿烧，一会儿煮，百般折磨，难以忍受。他妻子向杜子春哭号道：“我虽然又丑又笨，配不上你，但我毕竟给你做了十几年妻子了。现在我被鬼抓来这样折磨，实在受不了啦！我不敢指望你向他们跪下求情，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能活命了。人谁能无情，夫君你就这样舍不得

说句话吗？”他妻子边哭边喊又咒又骂，杜子春始终不理不睬。那位大将军说：“我难道没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你老婆吗！”说着命人抬来了铁碓，从脚上开始一寸寸地锉他的妻子。妻子的哭声更加急切，杜子春还是连看也不看。大将军说：“这个家伙有妖术，不能让他在这世上久呆！”于是命令左右侍从把杜子春斩了。

斩完之后，他的魂魄被带着去见阎王。阎王一见杜子春就说：“这不是云台峰的那个妖民吗？给我把他打入地狱里去！”于是杜子春受尽了下熔炉铁打、入石碓石磨、进火坑汤锅、上刀山剑树等所有的地狱酷刑。然而由于他心里牢记着那位仙师的叮嘱，咬着牙都挺过来了，连叫都不叫一声。后来，地狱的鬼卒向阎王报告，说所有的刑罚都给杜子春用完了。阎王说：“这个家伙阴险毒恶，不该让他当男人，下辈子让他做女人！”于是让杜子春投胎转世到宋州单父县的县丞王劝家。杜子春转世后生下来就多病，扎针吃药一天没断过。还掉进火里摔到床下，受了无数的苦，但杜子春始终不出声。转眼间杜子春长成了一个容貌绝代的女子，但就是不说话，家里都认为她是个哑女。亲戚中有些人对她百般调戏侮辱，杜子春终究一声不吭。

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

初五更矣，见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叹曰：“错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发，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

迹，叹恨而归。出《续玄怪录》。

县丞的同乡有个考中了进士的人叫卢珪，听说县丞的女儿容貌很美，就很倾慕，通过媒人去县丞家提亲。县丞家以是哑女为由拒绝。卢生说：“妻子只要贤惠就好，不会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好警戒那些长舌妇。”县丞就答应了婚事。卢生按照规矩完成了六礼，亲自迎娶为妻。两个人过了几年，感情非常好，生了一个男孩，孩子已经两岁了，十分聪明。卢生抱着孩子和她说话，她不回答，想尽办法逗她也不说话。卢生大怒说：“古时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她丈夫的才能，始终不笑，但后来妻子看见贾大夫射中了山鸡，尚且消除了心中愤恨。如今我不像贾大夫那样鄙陋，而我的文艺才能更不是射山鸡那种事能比的，可是你却不屑于跟我说话！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还要她的儿子做什么！”说着就抓起男孩的两腿，把孩子的头摔在石头上，顿时脑浆迸裂，鲜血溅出好几步远。杜子春爱子心切，一时忘了仙师的嘱咐，不觉失声喊道：“啊呀！……”喊声还没落，就发现他自己又坐在云台峰的那间道观中，仙师也在他的面前。

这时刚到五更时分，突然紫色的火焰窜上了屋梁，转眼间四面烈火熊熊，把屋子烧毁了。仙师叹息说：“你这个穷酸小子，可把我坑苦了！”就提着杜子春的头发扔进水瓮里，不久火就灭了。仙师说：“在你的心里，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只有爱你还没忘记。如果刚才你不出声，我的仙丹就能炼成，你也就能成为上仙了。可叹啊，仙才真是太难得了！我的仙丹可以再炼，但你却还得回到人间去，以后继续勤奋地修道吧！”说完向远方指了指路让他回去。临走时，杜子春登上烧毁的房基，看见那炼丹炉已坏了，当中有个铁柱子，有手臂那么粗，好几尺长，那仙师正脱了衣服，用刀子削那铁柱子。杜子春回到家后，非常悔恨自己忘了对仙师发的誓，想回去找到仙师为他效力以补偿自己的过失。来到云台峰之后，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去了。出自《续玄怪录》。

张 老

张老者，扬州六合县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

曹掾秩满而来。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访良婿。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媼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媼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媼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媼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媼何无别之甚耶？”媼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令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媼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焉。

张 老

张老，是扬州六合县的一个种菜园子的老头。他有个邻居叫韦恕，梁武帝天监年间在扬州当曹掾，任满后回到六合县。韦恕的大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了，召集来了乡里的媒婆，请她们给女儿选个好女婿。种园子的张老听说后非常高兴，就跑到韦恕家门口等媒人。媒婆走出韦家以后，张老就坚持把她请到自己家里，还备了好酒好菜招待。酒快喝完时，张老对媒婆说：“我听说韦恕家有女儿要出嫁，托你帮忙找个好女婿，有这事吗？”媒婆说：“是有这事。”张老说：“我虽然确实年老体衰了，但我种菜园子还能够保证丰衣足食。请你替我到韦家保媒求亲，如果能办成，我会重谢你的。”媒婆听后，把张老臭骂了一顿愤愤而去。过了几天，张老又约请媒婆，媒婆嘲笑他说：“你这个老家伙怎么这样不自量？哪有官宦人家的女子愿意嫁给一个种菜园的老头子的？韦家是穷了点儿，但门当户对的官宦人家也不在少数，实在是跟你不配对啊。我怎么能为了你的一杯酒就到韦家自取其辱呢？”张老仍坚持求媒婆说：“求你勉强替我到韦家提一提吧，他们不同意我的求婚，我也就认命了。”媒婆经不住张老苦求，

冒着挨骂的风险去韦家提了这事。韦恕一听果然大怒说：“你这个媒婆看我穷就敢这样小看我吗？况且我们韦家从来没有过这种事！那种园子的老东西算什么人？竟敢动这种念头！那老头我不屑于去骂他，可你这样也太不懂眉眼高低了吧？”媒婆赶忙赔罪说：“这事的确不像话，我也是被张老苦求逼得没法子，才不得不来传达他的意思。”韦恕怒气冲冲地说：“你替我转告那老家伙，如果他一天之内给我送来五百吊钱，就可以！”媒婆就出了韦家，将这要求告诉了张老。张老说：“行。”不一会儿，就用车拉着钱送到韦家。韦恕的族人们大惊说：“之前那是句玩笑话，况且他是个种菜的老头，哪里有这么多钱呢？我猜他一定没有，所以才这么说。现在他这么快就把钱送来了，该怎么办呢？”就让人偷偷问女儿，女儿也不怨恨，就说：“也许是我命该如此吧！”于是韦恕同意了这门亲事。

张老既取韦氏，园业不废，负秽□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爨濯，了无忤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君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张老。酒酣，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曙，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

后数年，恕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其男义方访之。到天坛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家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连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亮耳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莫测。俄而及门，门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厅中。铺陈之华，目所未睹，异香氤氲，遍满崖谷。忽闻珠佩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此。”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

张老娶了韦氏后，继续种菜，挑粪锄草，每天卖菜。韦氏天天做

饭洗衣，一点也不怕别人笑话，亲戚们虽然讨厌她疏远她，她仍然一如既往。过了几年，韦氏家族内外的一些有识之士责备韦恕说：“你们家虽然穷，但乡里有的是贫家子弟，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一个种菜的老头子呢？既然你把女儿嫁出去不要了，为什么不干脆让她到远处去呢？”过了几天，韦恕备了酒饭把女儿和张老叫到家里。在喝到半醉时，韦恕微微透露出想让他们搬到远处去的意思。张老听后站起来说：“我们婚后没有马上搬走，是怕你想念。现在既然讨厌我们，我们就搬走吧，这有什么困难呢？我在王屋山的山下有个小庄园，明天早上我们就回到那儿去。”第二天黎明时，张老到韦恕家辞行，并对韦恕说：“以后如果想念你女儿，可以让大哥到天坛山南找我们。”然后让韦氏戴上竹笠骑上驴子，张老拿着鞭子赶着驴一同走了。走后就再也没有消息。

过了几年，韦恕想念女儿，以为她一定会弄得蓬头垢面，恐怕都认不出来了，就让自己的儿子韦义方去找她。韦义方来到天坛山南，正好遇见一个昆仑奴在赶着黄牛耕田，就问道：“这里有一个张老家的庄园吗？”那昆仑奴立刻扔下鞭子跪拜说：“大少爷怎么这么久不来啊？庄园离这很近，我给您带路。”说罢领着韦义方往东走。一开始上了一座山，山下有河，一连过了十几处河，景色渐渐变了，和人间大不相同。然后又下了一座山，在山下的河北岸下有一座大红门的府宅，宅中楼阁林立，花木繁茂，彩云缭绕，有很多凤凰、仙鹤和孔雀在楼阁间飞翔，从里面传出嘹亮动听的歌声和音乐。昆仑奴指着府宅说：“这就是张家庄园。”韦义方又惊又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一会儿来到府宅门前，门上有个穿紫袍的小吏领着韦义方进了一个大厅。大厅里陈设十分华丽，韦义方从来没见过，阵阵奇异的香味飘满了山谷。忽然听到女子走路时珠佩摇动的声音，两个穿青衣的女子走来说：“大少爷到了！”接着又有十几个穿青衣的女子，都是绝色美女，一对一对地走出来，好像在引导什么贵人。然后就看见一个人戴着远游冠，穿着大红袍，脚穿红靴子，慢慢地走出门来。

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而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娱？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

一青衣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入，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叙寒暄，问尊长而已，意甚卤莽。有顷进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状。

食讫，馆韦于内厅。明日方曙，张老与韦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张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俄而五云起于庭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十数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犹隐隐闻音乐之声。韦君在后，小青衣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簧之音，倏忽复到。及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

一个青衣女子领着韦义方上前拜见。韦义方见那人仪表堂堂，容貌很年轻，再仔细一看，竟是张老。张老对韦义方说：“人世间辛苦劳累，如在火海之中，身心尚未清静，就又有忧愁烦恼来纠缠，没有一刻太平消闲的时候。大哥你长期在人世客居，又有什么乐趣呢？你的妹妹正在梳头，马上就来拜见你。”张老便揖请韦义方稍坐片刻。不一会儿，一个青衣女子来报告说：“娘子已梳完头了。”就把韦义方领了进去，在堂前会见他妹妹。韦义方见妹妹的屋子里，房梁是沉香木做的，门是玳瑁做的，窗户是碧玉做的，帘子是珍珠做的，台阶是由一种又凉又滑的绿色东西铺成的，不知道是什么物品。再看妹妹的服饰十分华贵，世上从未见过。韦义方见到妹妹后，互相简单问候了几句，妹妹又问了问家里长辈的情况而已，情意很冷淡粗疏。不一会儿摆上酒宴，美味佳肴精美芳香，好得没法形容。

饭后，请韦义方到内厅歇息。第二天天刚亮时，张老来看韦义方，和他共坐闲谈，忽然有一个侍女走来，附在张老耳边说了几句话。张老笑道：“我府里有客，怎么能晚回来呢？”转而对韦义方说：“我的妹妹想去蓬莱仙山游玩，你妹妹也该去，天不黑就会回来

的。兄长你可以在这里休息。”张老向韦义方作了个揖，就走到里面去了。片刻间五色彩云弥漫在庭院里，鸾凤飞翔，乐声阵阵，张老和妻子韦氏各自乘着一只凤，还有十几个骑仙鹤的随从，渐渐升空向东飞去，人已经看不见了，还能隐隐约约听到音乐声。韦义方在后厅呆着，小侍女照顾得很周到。等到傍晚时，听到远处有音乐声，转眼间张老和妻子就到了。等回到前厅，两人一同见过韦义方后说：“把你一个人留在府里，一定觉得寂寞吧？然而这里是神仙的府第，世间的俗人是不能来的。虽然兄长你命中该到这儿来一次，但也不能久留，明天你就该告别了。”第二天，张老的妻子来和哥哥告别，再三请哥哥回家后替她问候父母。张老对韦义方说：“人世遥远，我也来不及写信了，请你捎回去二十镒金子吧。”又给了韦义方一顶旧草帽，说：“兄长今后如果缺钱用，可以到扬州北城卖药的王老家去取一千万钱，拿着这顶旧草帽去做凭证。”

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

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亦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帋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乃信真神仙也。

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南寻之。到即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悲思浩然而归。举家以为仙俗路殊，无相见期。又寻王老，亦去矣。后数年，义方偶游扬州，闲行北邸前，忽见张家昆仑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昆仑当入报。”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

于是双方告别，张老又让昆仑奴送他出山。送到天坛后，昆仑奴也拜别回去了。

韦义方自己背着金子回到家后，家人十分惊讶，问他怎么回事，有的说张老是神仙，有的说他是妖魔，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五六年后，带回的金子用光了，就打算到卖药的王老那儿去取钱，但又怀疑当初张老骗他。有人说：“取那么多钱，连个字据都没有，一顶旧草帽怎么能作为凭据呢？”后来家里太困难了，家里人就逼着韦义方去王老那儿试试，说：“就是取不来钱，又有什么损失呢？”于是韦义方就去了扬州，到了北城的馆舍，见王老正在店里卖药。韦义方上前说：“老人家贵姓？”回答说：“姓王。”韦义方说：“张老让我来取一千万钱，他说把这顶草帽给你就行。”王老说：“钱确实有，不知帽子对不对？”韦义方说：“您老人家可以验一验草帽，难道您不认识它吗？”王老还没说话，这时有一个少女掀开青布帘走出来说：“张老曾有一次到这里来，让我给他缝帽子，当时没有黑线，就用红线缝上了。线的颜色和缝的针脚，我都能认出来。”说完把草帽拿过来看，果然是张老的草帽。韦义方就用车把钱拉回家，全家这才相信张老真是神仙。

后来韦家人又想念女儿，打发韦义方前往天坛山南去找。韦义方到了以后，只见千山万水，再也找不到他走过的路。碰见打柴的人，也不知道张老的庄园，韦义方心里又难受又思念，只好回来了。全家都认为仙俗有别，没有相见之期了。又去找王老，王老也走了。几年后，韦义方偶然到扬州去，在北城馆舍一带闲逛，忽然遇见张老家的昆仑奴迎上前来：“大少爷家这些年还好吗？我家娘子虽然不能回去，但她就像天天在娘家侍奉父母一样，对家里的大事小情，无不一清二楚。”说着从怀里掏出十斤金子交给韦义方说：“娘子让我把这金子送给您，我家主人现在正和王老在这个酒馆里喝酒，请大少爷稍坐片刻，我进去禀报。”韦义方坐在酒店外的酒旗下，一直等到天黑也不见张老出来，就进酒馆里去找，只见酒客满座，根本没有张老和王老，

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出《续玄怪录》。

昆仑奴也不见了。韦义方拿出金子来看，金子倒是真的，又惊讶又感叹地回家了。昆仑奴送来的金子又供韦家用了好几年，后来，就再也知道张老在什么地方了。出自《续玄怪录》。

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

裴 谡 卢李二生 薛 肇

裴 谡

裴谡、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辛勤采练，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谓谡曰：“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茆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岂非觊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纵不能憩三山，饮瑶池，骖龙衣霞，歌鸾舞凤，与仙官为侣，且腰金拖紫，图形凌烟，厕卿大夫之间，何如哉！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谡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敬伯遂归，谡留之不得。

裴 谡

裴谡、王敬伯、李芳三个人结为超脱世俗的好友。隋炀帝大业年间，三人一起进白鹿山学道。他们认为炼制金银的方术一定可以成功，长生不老的仙药一定能得到。至于腾云驾雾、羽化成仙的功夫，只要坚持修炼总能成功。他们辛勤地采药炼制，手脚都磨起了老茧，就这样过了十几年。不久，梁芳死了。王敬伯对裴谡说：“咱们之所以背井离乡，不听美妙的音乐，不吃美味的佳肴，不看美丽的女色，离开华美的府第住进茅屋，以享乐为耻而自甘寂寞，难道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骑鹤驾云到蓬莱仙宫去游玩吗？就算成不了仙，也希望能长生不老，与天地同寿。如今仙境还摸不到边，长生也做不到，如果继续在这云山之外苦熬，只能死在山中了。我所乐意的是下山去乘肥马穿轻裘，欣赏音乐亲近美女，游遍京洛胜地。玩够了再去追求功名，

建功立业，以求在世间显身扬名。纵然不能饮宴于天宫瑶池，乘着天马神龙，以云霞为衣，听凤歌看鸾舞，与神仙为伴，但是能在人世上身穿紫袍腰系金带，在凌烟阁上留下画像，跻身卿大夫之列，怎么样呢？咱们为什么不回去呢？不要白白死在这空山里！”裴谔说：“我早已是看破红尘如梦的觉醒者，怎么可能再留恋世俗呢？”王敬伯就回去了，裴谔怎么挽留也没用。

时唐贞观初，以旧籍调授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肸妻之以女，数年间，迁大理廷评，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舟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父敢突过。试视之，乃谔也，遂令追之。因请维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掷名宦，而无成到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长，尚秉烛游，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淮南疑狱，今谕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宦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谔曰：“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吓也。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须者，吾当给尔，子何以赠我？吾与山中之友，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翛然而去。

敬伯到广陵十余日，事少闲，思谔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试问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

当时是唐太宗贞观初年，王敬伯因旧职调任为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肸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几年间他就升任为大理廷评，穿上了红袍。有一次他奉命出使淮南，坐船经过高邮，他作为朝廷的特派使者出行，仪仗森严，威风十足，江上的民船都躲着不敢走。当时天下着小雨，忽然有一条小渔舟出现在官家船队前面，船上有一位老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划着桨很快地驶过船队，像一阵疾风。王敬伯心想我是朝廷派出的使臣，威振远近，怎么这个渔夫敢如此放肆？仔细一看，那渔夫竟是裴谔，于是赶快下令开船追上去。于是请裴谔

把船系好，请他到船舱内坐下，握着裴谡的手慰问说：“老兄久居深山之中，抛开世上的功名利禄，却一事无成到如此地步。修道之事，就如系风捕影，是不可能的。古人讨厌夜晚太长，尚且拿着烛火游玩享乐，何况青春年少白白浪费岁月呢？我出山后才几年，现在就做到了廷尉评事。前段时间由于我办案公正受到朝廷赞赏，天子特赐我穿红袍。最近淮南有一件疑案一直定不了案，案情上报到大理寺，皇上命令选派一个精明干练的官员到淮南复审疑案，我被选中，所以才有这次淮南之行。我现在虽然还算不上飞黄腾达，但比起山中的老翁，自认为还是要强得多。裴兄你却甘心劳苦，像从前那样，真是奇怪啊！不知裴兄需要什么东西，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裴谡说：“我这种山野平民，心已近似闲云野鹤，是无法用腐烂死鼠般的官位富贵来吓唬的。我像鱼一样在江里游，你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鱼鸟各有各的乐趣，你何必向我炫耀你那些浮名微利呢？人世间所需要的东西，我都能给你，你能送我什么呢？我和山里的朋友一同到广陵卖药，也有个歇脚的地方。在青园桥的东边，有一个几里宽的樱桃园，园北有个行车的门，那就是我家。你公务之余如果有空，可以去那里找我。”裴谡说完，就潇洒地离去了。

王敬伯到广陵十几天后，事情稍微空闲了些，想起了裴谡的话，就去找那个樱桃园。果然有个车门，一打听，果然是裴家。看门人领着王敬伯往里走，起初周围挺荒凉，越走景色越好。

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入境。烟翠葱笼，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既而稍闻剑佩之声，二青衣出曰：“裴郎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乃谡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宦，久食腥膻，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户栋梁，饰以异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窥。

既而日将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坐。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

以乐之。顾伶家女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小黄头唯唯而去。诸妓调碧玉箏，调未谐，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而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阶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妓奏之曲，赵皆

走了几百步后，才到了一个大门，门内楼阁重重，花草繁茂，好像不是凡人住的地方。其中绿意盎然，如烟雾笼罩，景色无比秀丽，无法形容，阵阵香风袭人，令人神清气爽，飘飘然好像身在云中，王敬伯这时也不再觉得奉命出使有什么重要，认为自己的肉体像只死老鼠一样卑贱，看他那些同僚也像蚂蚁一样卑微了。不一会儿，听见轻微的佩剑撞击的声音，两个青衣女子出来说：“裴郎来了。”只见一个衣冠华贵仪表堂堂的人来到面前，王敬伯上前下拜，抬头一看，竟是裴谡。裴谡安慰王敬伯说：“你长期在人间做官，长期吃腥膻的鱼肉，忧愁贪欲像火一样烧心，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自然很劳苦。”于是裴谡揖请王敬伯进去，坐在中堂。只见门窗屋梁都装饰着奇珍异宝，屏风帐幕上都画着仙鹤。不一会儿，四个青衣女子捧着碧玉台盘进来，食器都珍贵奇异，不是人间的东西，摆上来的美酒佳肴也从未见过。

不久天快黑了，裴谡请王敬伯入席，在室内点起了九光之灯，照得室中光彩满座。又叫来了二十个奏乐的女子，一个个都是绝色佳人，列坐在王敬伯面前。裴谡回头告诉管家说：“王敬伯是我山中的朋友，由于修道的意志不坚，抛弃我下了山，我们离别快十年了，他才做到廷尉。如今他的心已经完全归于凡俗了，所以需要世间的妓女来让他取乐。我看花街柳巷的那些女子没有值得召请的，应当召请官宦人家已嫁人的女子。如果近处没有美貌的，在五千里之内为他请一个也行。”管家答应着出去了。那些奏乐女子就给碧玉箏调弦，弦还没调好，管家就已经来复命了，领着一个女子从西阶上来，向裴谡下拜。裴谡指着王敬伯说：“快拜见王评事。”王敬伯也连忙向那女子还礼。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赵氏。王敬伯大吃一惊，但没敢说什

么，他妻子也很惊恐，不断地看他。裴谡让赵氏坐在玉石台阶下，一名侍女捧着一架玳瑁镶嵌的箏给了她。赵氏平时就很会弹箏，裴谡就让她和那些女子一起合奏以助酒兴。王敬伯坐在席间时，从盘子里拿了一枚深色的红李子扔给妻子赵氏，赵氏回头看了看敬伯，把李子偷放在衣带里。那些女子演奏的曲子，赵氏都

不能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之，以呈其曲。其歌虽非云韶九奏之乐，而清亮宛转，酬献极欢。天将曙，裴召前黄头曰：“送赵夫人。”且谓曰：“此堂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会，诚再难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复往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裴谓敬伯曰：“评公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郡将乎？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遐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拜谢而去。

复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及京奏事毕，将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礼，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继后事，岂苟而已哉。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征，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此盖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得裴言，遂不复责。吁，神仙之变化，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蜃，人为虎，腐草为萤，蜣螂为蝉，鲲鹏为鹏，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出《续玄怪录》。

跟不上，裴谡就叫她们随着赵氏演奏，并常常让其余的女子停下演奏以显出赵氏的独奏。乐曲虽然不是《云门大卷》和《韶乐》那种古代名曲，但旋律十分清亮，宛转动听，宾主敬酒酬答十分欢快。到天快亮时，裴谡召来管家说：“送赵夫人回去。”还对赵氏说：“这个厅堂是九天画堂，凡人是不能来的。但我过去和王敬伯是修道的朋友，可怜他被世俗的荣华迷了心窍，自己甘心赴汤蹈火，聪明反被聪明误，从此将在生生死死的苦海中沉浮，找不到彼岸。所以请他到这里来，想让他开窍醒悟。今天一见之后，将来很难重逢。也是夫人你命中有

缘，能到这里一游。你来时已越过万重云山，十分辛苦，也就不要怕了。”赵氏就拜别裴谡离去。裴谡又对王敬伯说：“你公务在身却在这里住了一宿，恐怕会惊扰郡里的官员吧？你暂且先回你的驿馆吧。在你没有回京复命前，还可以再来看我。尘世上的路漫长遥远，各种忧愁烦恼都在伤人，望你多多珍重吧。”王敬伯也拜谢辞别而去。

又过了五天，王敬伯要回京了，就偷偷又去找裴谡，想向他辞行。结果发现那门内再也没有裴谡的华贵府邸，只是一块荒地，满目都是野草，敬伯心中十分惆怅地回去了。王敬伯到京城复命之后，回到自己的私宅时，妻子赵氏全家都怒气冲冲找他理论，说：“我家女儿尽管丑陋，配不上你，但既然行了大礼和你成婚，你就应该敬重她，这样才能上以继承祖业，下以传继后代，难道是可以乱来的吗？可是你为什么用妖术把她弄到万里之外，让她当乐伎给外人取乐呢？那颗红李子还在，她说得也有根有据，你还想隐瞒吗？”王敬伯只好说了全部详情，并说：“在那个时候，自己也自身难保。看来是裴谡已经得道成仙，故意显示道术给我看看的。”妻子赵氏也记得裴谡当时说的那些话，就不再责骂王敬伯了。唉，神仙的变化真就像这样吗？还是只是会幻术的人卖弄技艺来迷惑人呢？这不是平常人能理解的。书上记载着雀可以变蛙、野鸡变蛙、人变虎、腐草变萤火虫、屎克螂变蝉、大鱼变鹏，万物变化，书传中的记载，人们的智慧尚且无法理解，更何况人们耳闻目睹之外的神异事件呢？出自《续玄怪录》。

卢李二生

昔有卢李二生，隐居太白山读书，兼习吐纳道引之术。一旦，李生告归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迹江湖。”诀别而去。后李生知橘子园，人吏隐欺，欠折官钱数万贯，羈縻不得东归，贫甚。偶过扬州阿使桥，逢一人，草屨布衫，视之乃卢生。生昔号二舅，李生与语，哀其褴褛。卢生大骂曰：“我贫贱何畏？公不作好，弃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负，且被囚拘，尚有面目以相见乎？”李生厚谢，二舅笑曰：“居处不远，明日即将奉迎。”

至旦，果有一仆者，驰骏足来云：“二舅遣迎郎君。”既去，马疾

如风，过城南数十里，路侧朱门斜开，二舅出迎。皇冠霞帔，容貌光泽，侍婢数十人，与桥下仪仗全别。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异木，若在云霄。又累呈药物，皆殊美。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与公求得佐酒者，颇善箜篌。”须臾，红烛引一女子至，容色极艳，新声甚嘉。李生视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罢酒，二舅曰：“莫愿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质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许为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身陷盐铁也。”才晓，前马至，

卢李二生

从前有两个书生，一个姓李一个姓卢，隐居在太白山读书，兼学养生健体的呼吸吐纳导引之术。有一天，李生向卢生告别回去，说：“我实在不甘于过这样清苦的修道生活，我将要去浪迹江湖了。”然后就辞别下山了。后来李生受命管理一个橘子园，由于受到人们的欺瞒和官吏的压迫，李生欠了官钱好几万贯，被欠债拖累得不能往东回家，十分贫困。有一天，李生偶尔经过扬州的阿使桥时，遇见一个人，穿着布衫草鞋，一看原来是卢生。卢生曾经号称二舅，李生便同他谈话，并对他的衣衫破旧表示同情怜悯。卢生却大骂道：“我穷有什么可怕的？不像你那样不往好道走，陷身于凡尘俗世之中，又弄得一屁股债，将要被囚禁拘押，你有什么脸面见我！”李生郑重向卢生谢罪，卢生才笑着说：“我的住处不远，明天我派人接你到家玩玩。”

到了第二天早上，果然有个仆人骑着一匹骏马来说：“我家老爷派我来接您。”李生上了马，马快如飞，出了城南又跑了几十里，路旁一所府第的大红门开了，卢生出来迎接李生。只见他头戴缀有星饰的高冠，身穿绣着云霞的袍子，容光焕发，身边有几十个仆人婢女簇拥着，和在阿使桥下遇见时样子完全不一样。卢生让李生到堂屋里饮宴，屋子周围都是奇花异草，好像在仙境一般。又连续呈上来一些药物，味道都特别甘美。到了晚上，卢生领着李生到北面的一个亭子里喝酒，并说：“还给你找了个陪酒助兴的，比较擅长演奏箜篌。”不一

会儿，有人举着红烛领来一个女子，容貌极其艳丽，演奏的箜篌新曲也很好听。李生看箜篌上有一行红字：“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喝完酒，卢生说：“你不想和弹箜篌的女子成婚？她是大家闺秀，姿容就是这样。”李生说：“我怎敢有这个念头呢？”卢生许诺为他成就这桩婚事，又问：“你欠官府多少钱？”李生说：“两万贯。”卢生就给了李生一根拐杖，说：“你拿着这个拐杖到城内一家波斯人开的商店里去取钱还债吧，从今以后希望你能继续学习道术，不要再陷到经商的泥潭里去了。”天刚亮，仆人就牵着之前接李生的马又来了，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门。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

其年，往汴州，行军陆长源以女嫁之。既婚，颇类卢二舅北亭子所睹者。复解箜篌，果有朱书字，视之，“天际”之诗两句也。李生具说扬州城南卢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戏书此。昨梦见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叹讶，却寻二舅之居，唯见荒草，不复睹亭台也。出《逸史》。

薛 肇

薛肇，不知何许人也，与进士崔宇，于庐山读书。同志四人，二人业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寻已擢第。唯肇独以修道为务，不知师匠何人。数年之间，已得神仙之道。

庐山下有患风劳者，积年医药不效，尸居候时而已。肇过其门，憩树阴下，因语及疾者，肇欲视之。既见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于粒米，谓疾者所亲曰：“明晨掐半粒，水吞之，自当有应。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医，所费巨万，尚未致愈，疾者柴立，仅存余喘，岂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试服之，疾者已起，洎午能饮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壮。又服半粒，即神气迈逸，肌肤如玉，髭发青鬣，状可二十岁许人。月余，卢生让李生骑上马回家，送他出了门。李生拿着那拐杖去了波斯商店，店主一看就惊奇地说：“这不是卢二舅的拐杖吗？你是从哪儿拿来的？”李生说了详情，波斯人就照付了钱，李生拿钱去还了账，得

到了人身自由。

那年李生去了汴州，行军陆长源把女儿嫁给了他。婚后一看，妻子非常像卢生当初在北亭上叫来弹箜篌的那个女子。妻子也会演奏箜篌，而且妻子的箜篌上果然有一行红字，仔细一看正是那两句诗。李生就对妻子详细说了在扬州城南去卢生家做客宴饮的事。妻子说：“箜篌上的字是我的小弟弟刻着玩的。之前我梦见天上的使者对我说‘仙官让我去’，情景和你说的完全一样。”李生又惊又叹，再去找卢生的住处，只见荒草一地，再也看不见亭台等建筑了。出自《逸史》。

薛 肇

薛肇，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和进士崔宇一同在庐山读书。一同读书的四个人，有两个人学业未成就离开了。崔宇读书很勤奋，不久就考中进士了。只有薛肇专心致志地学习道术，但不知是哪位老师在指点他。苦修了几年之后，薛肇居然就修成了神仙的道术。

当时庐山下有个患邪风病的人，多年医治无效，躺着只是等死罢了。薛肇经过他家门口，在树阴下歇息，听他家人说起病人的事，就想要进去看看。看过病人以后，他说：“这病没什么，完全能好。”然后留下一粒丹药，比米还小，对病人的亲属说：“明天早晨掐半粒，用水吞服，就能见效。如果还不好，三天后再吃半粒。”他家人认为病人病了这么久，一直寻医问药，花费了上万的钱，仍没治好，现在病人已经骨瘦如柴，只剩下一口气，哪是这半粒粟米大的药能救的呢？第二天试着给病人吃了半粒，病人立刻就能起来了，到了中午，就能吃饭了，还能拄拐杖走路。三天后病人就十分强壮。又吃下了那半粒，就变得神色飘逸，皮肤像白玉一样，头发又黑又亮，样子像二十多岁的人。一个多月后，

肇复来曰：“子有骨策，值吾此药，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峰，访洞府而去。

崔宇既及第，寻授东畿尉，赴任，过三乡驿，忽逢薛肇，下马叙旧，见肇颜貌风尘，颇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扬扬矜负。会

话久之，日已晡矣，薛谓崔曰：“贫居不远，难于相逢，过所居宵话，可乎？”崔许之。随薛而行，仆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径，甚荒梗，行一二里间，田畴花木，皆异凡境。良久已及，高楼大门，殿阁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惊异之。薛先入，有数十人拥接升殿。然后召崔升阶，与坐款话。久之，谓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话旧可尔。”促令召乐开筵。顷刻，即于别殿宴乐。更无诸客，唯崔薛二人。女乐四十余辈，拜坐奏乐。选女妓十辈同饮。有一箜篌妓，最为姝颖，崔与并坐。崔见箜篌上有十字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崔默记之。席散，薛问崔坐中所悦，以箜篌者对。薛曰：“他日与君，今且未可。”及明，与崔送别，遗金三十斤，送至官路，惨别而去。

崔至官月余，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识而不记其处。暇日，命取箜篌理曲。崔见十字书在焉，问其故，云：“某时患热疾，梦中见使人追云：‘西城大仙陈溪薛君有客，五百里’

薛肇又来到这里，对那人说：“你的骨相带着仙气，所以能碰上我的药，吃了不仅能治好病，还能得道。”于是薛肇就把自己修道的要义告诉了他，那人就登上五老峰去寻访神仙洞府了。

崔宇考中进士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东畿县尉，赴任时经过三乡驿，忽然遇见了薛肇，便下马叙旧，崔宇见薛肇满面风尘，言谈中流露出同情怜悯的神色。崔宇觉得自己考中进士并当了官，颇有些洋洋自得的神气。谈了半天，已是下午了，薛肇对崔宇说：“我那个破陋的家离这不远，咱们相逢不易，就到我家去畅叙一宿，你看行吗？”崔宇同意了。就跟着薛肇走，把他的车马仆从都留在客店里。一开始走过一条小路，路两边很荒凉，走出一二里后，发现周边的田地花木都不同于人间。又走了很久，来到一所府宅，高楼大门，院里楼阁殿宇，严整深邃，就像是王侯的府邸，崔宇心里十分惊奇。薛肇先进了门，然后有几十个人簇拥着将他迎上了一个大殿。然后薛肇就召崔宇登上台阶，和他坐着谈话。谈了很久，薛肇对崔宇说：“你公务在身，不可能在我这里久住，我们叙一晚上旧就可以了。”下令召来乐伎，开席饮宴。不一会儿，又请崔宇来到另一个殿堂里饮酒作乐。席上没有别人，只有薛、崔两个人。四十多个乐队女子来了，行

礼拜过后，列坐在殿上奏乐。薛肇从中选了十个女子来陪酒。其中有个弹箜篌的女子，姿容最为俊美，崔宇和那女子挨着坐。崔宇看见她的箜篌上刻着十个字：“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就默默地记在心里。筵席散后，薛肇问崔宇喜欢哪一个女子，崔宇就说喜欢弹箜篌的那个。薛肇说：“以后可以把她嫁给你，现在还不行。”第二天黎明时，薛肇送别崔宇，赠给他三十斤金子，把他送到官道上，依依惜别而去。

崔宇上任一个多月后，和一位姓柳的女子结了婚。婚后，崔宇总觉得在哪儿见过柳氏，但想不起来。有一天空闲时，崔宇让柳氏取来箜篌为他弹上一曲。崔宇一眼看见箜篌上有那十个字，问柳氏是怎么回事，柳氏说：“我有一次得了怪病，梦见有位使者来找我，说：‘西城的大仙陈溪薛君那儿有客人，命五百里

内解音声处女尽追。’可四十余人，因随去。与薛及客崔少府同饮一夕，觉来疾已愈。薛君即神仙也，崔少府风貌，与君无异。”各话其事，大为惊骇，方知薛已得道尔。出《仙传拾遗》。

内懂音乐的处女都要去。’一共有四十多人，我就跟使者去了。与薛大仙和一位姓崔的少府饮酒奏乐玩了一夜，等我醒来时，病已经好了。薛君当然是那位神仙了，而崔少府的相貌神态，和夫君你一模一样。”于是崔宇也说了那天的情景，夫妻俩十分惊奇，这才知道薛肇果然已经得道成仙了。出自《仙传拾遗》。

卷第十八 神仙十八

柳归舜 元藏幾 文广通 杨伯丑 刘法师

柳归舜

吴兴柳归舜，隋开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风吹至君山下，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溪涧，不由径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里洞彻，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盎，高百余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余，色深碧，蕊深红，异香成烟，著物霏霏。有鹦鹉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苏儿”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莲露”者，有名“凤花台”者，有名“戴蝉儿”者，有名“多花子”者。

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汉武钩弋夫人常所唱，词曰：‘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阿苏儿者曰：“我忆阿娇深宫下泪，唱曰：‘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

柳归舜

吴兴人柳归舜，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时，从江南乘船去巴陵，江上起了大风，把船吹到洞庭湖的君山下面，只好拴船登岸。他顺着小路不知不觉走了四五里，兴致很高，跨过小溪山涧，也不顺着路走了。忽见道旁有一块大石头，整个石头都透明铮亮，又圆又平，方圆六七亩大小。石外都长满了翠绿的竹子，像盆口那么粗，有一百多尺高，树叶仿佛触到了云彩，郁郁森森映着蓝天。清风徐徐吹过，竹林中响起丝竹般动听的声音。大石的中央长着一棵树，有一百尺高，枝干是彩色的，树叶有盘子那样大，花的直径有一尺多宽，花瓣深绿色，花

蕊是深红色的，花中飘出奇异的香气笼罩着周围，如烟似雾。树上有好几千只鹦鹉，都是红嘴绿毛，尾巴长达二三尺长，在那里上下翻飞，互相叫着彼此的姓名，声音非常清脆，有名叫“武游郎”的，有名叫“阿苏儿”的，有叫“武仙郎”的，有叫“自在先生”的，还有名叫“踏莲露”“凤花台”“戴蝉儿”“多花子”的。

有只唱歌的鹦鹉说：“我这歌是汉武帝时的钩弋夫人常唱的，歌词是：‘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叫阿苏儿的鹦鹉说：“我记得阿娇曾在深宫落泪，唱道：‘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

顾。’”又有诵司马相如《大人赋》者曰：“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名武游郎者言：“余昔见汉武帝，乘郁金楫，泛积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韵朗畅。帝意欢适，李夫人歌以随，歌曰：‘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

又名武仙郎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行第？”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处来？”归舜曰：“吾将至巴陵，遭风泊舟，兴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风，得臻异境，此所谓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鸟，不能致力生人，为足下转达桂家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间有客。”即有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余，云气渐散，遂见珠楼翠幕，重槛飞楹，周匝石际。一青衣自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颜甚姝美，谓归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传语郎君，贫居僻远，劳此检校，不知朝来食否？请垂略坐，以具蔬馔。”即有捧水精床出者，归舜再让而坐。

阿春因教凤花台鸟：“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对郎君。汝若等闲，似前度受捶。”有一鹦鹉即飞至曰：“吾乃凤花台也。近有一篇，君能听乎？”归舜曰：“平生所好，实契所愿。”凤花台乃曰：“吾昨过蓬莱玉楼，因有一章诗曰：‘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归舜曰：“丽则丽矣，足下师乃谁人？”凤花台曰：

顾。”这时又有只背诵司马相如《大人赋》的鹦鹉说：“我当初学这首赋时，被赵昭仪用头上的七宝钗狠抽了一顿，当时把我痛坏了，但如今我还是背出来了，成了我平生的一件绝活儿。”名叫武游郎的鹦鹉说：“我当年见过汉武帝，他乘着郁金船在宫中的积翠池里泛游，自己吹起了紫玉笛，吹出的笛声十分动听。武帝十分高兴，李夫人就伴着笛子唱起了歌，歌词是：‘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

这时叫武仙郎的那只鹦鹉问柳归舜：“你贵姓？排行第几？”柳归舜说：“我姓柳，排行十二。”鹦鹉说：“柳十二郎从哪里来？”柳归舜说：“我要去巴陵，遇到大风船靠了岸，一时高兴走到了这里。”武仙郎就说：“柳十二郎因偶然遇风得以来到这仙境，这真可谓因祸得福了。然而我只是一只鸟，不能为你效什么力，不过我可以为你转达桂家三十娘子。”说完就向远处喊道：“阿春，来客人了！”空中立刻就有几团紫色的云从西南飞来，离地面一丈多高时，云气渐渐散去，露出了垂着绿帘幕的红楼，只见栏干重重，飞檐穿天，整个楼建在那块大石上。这时一个青衣女子从楼门里走出来，年纪刚十三四岁，身穿缀有珠翠的衣服，容貌美丽，对柳归舜说：“我家三十娘子让我转告郎君，寒舍太偏僻了，劳你来一趟这么辛苦劳累，不知郎君从早晨到现在用饭了吗？请先稍坐，立刻给你准备饭菜。”接着就有女子捧着水晶做的坐榻出来，柳归舜谦让了两次就坐下了。

这时那位阿春姑娘就对叫凤花台的鹦鹉说：“你为什么不好好接待客人呢？三十娘子因为黄郎不在家，不便出来接待客人。你们如果怠慢了客人，就又要像上次那样挨打了！”这时立刻有一个鹦鹉飞到柳生面前说：“我就是凤花台。最近我写了一首诗，不知您愿不愿意听一下？”柳归舜说：“我平生最喜欢诗，当然愿意听。”凤花台就说：“我昨天飞过蓬莱仙洲上的玉楼，因而作了一首诗：‘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柳归舜说：“这首诗美是真美啊，谁是你作诗的老师呢？”凤花台说：

“仆在王丹左右，一千余岁，杜兰香教我真篆，东方朔授我秘诀。汉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始晓箴论。王莽之乱，方得还吴。后为朱然所得，转遗陆逊，复见机、云制作，方学

缀篇什。机、云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谁为宗匠。”归舜曰：“薛道衡、江总也。”因诵数篇示之。凤花台曰：“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俄而阿春捧赤玉盘，珍羞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

饮食讫，忽有二道士自空飞下，顾见归舜曰：“大难得，与鹦鹉相对。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风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绮曰：“以此掩眼，即去矣。”归舜从之，忽如身飞，却坠巴陵，达舟所。舟人欲发，问之，失归舜已三日矣。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再见也。出《续玄怪录》。

元藏幾

处士元藏幾，自言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隋炀帝时，官任奉信郎。大业九年，为过海使判官。无何，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免，而藏幾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从来，则瞋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沧洲，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桃花酒饮之，而神气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更产分蒂

“我在王丹身旁一千多年，杜兰香教给我修道的秘文，东方朔传给我道术的秘诀。当时汉武帝想给朝里选拔太中大夫，就在石渠署召见扬雄、王褒等文人，命他们作赋和颂，我才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箴论。到王莽之乱时，我才回到吴地。后来被朱然抓到，又把我转赠给陆逊，从他那儿我又见识了陆机、陆云写文章，便也学着写文章。后来陆机、陆云被杀，我才来到了这里，我不知道当代在文章方面谁是宗师。”柳归舜说：“当代的文章宗师是薛道衡和江总。”接着就背诵了几篇。凤花台说：“近代的文章不是不华丽，只是太缺少风骨。”不一会儿，阿春捧着一只红玉盘，里面装着各种珍馐美味，都是从没见过的，只觉芳香扑鼻。

柳归舜吃完后，忽然有两名道士从空中飞下来，看见柳归舜后说：“你可真不简单，能和鹦鹉对读文章。你是不是柳十二郎？你的船因为风已顺了马上要开，正急着到处找你呢，你还不赶快回去！”说罢扔给他一块一尺长的绸子说：“用它蒙上眼睛，你就走

了！”柳归舜蒙上眼，立刻觉得身子飞了起来，一下就落在巴陵，到了船所在的地方。船夫正要出发，一问，才知道已经三天找不到柳归舜了。后来柳归舜又来到这里，停舟靠岸再去找那个地方，却再也看不到了。出自《续玄怪录》。

元藏幾

元藏幾是一位处士，自称是后魏清河孝王的孙子。隋炀帝时，他官拜奉信郎。隋炀帝大业九年，担任出海使者的判官。不久，航行中遇到风暴，船被撞坏，空中黑雾四合，同船渡海的人都落海淹死，只有元藏幾抱着块破木头在海上漂流，历经半个月，忽然漂到了一个群岛上。岛上的人问他从哪儿来，他就头昏眼花地讲了海上遇难的经过。岛上的人说：“这里是仙岛沧洲，离中国好几万里。”他们就拿出菖蒲花和桃花酿的酒给元藏幾喝，喝了这酒立刻感到神清气爽。这沧洲方圆有一千里，岛上花草树木总像阳春二月那样繁茂，土地肥沃五谷丰登，岛上的人多长生不死。这里出产凤凰、孔雀、灵牛、神马等珍奇的动物；还出产分蒂

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一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戴远游冠，与之话中国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饮香露之醕。洲上有久视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数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今刑部卢员外寻云：“金义岭有池如盆，其中有鱼皆四足。”又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辉灿烂，与真无异，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茎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强木造船，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缙之，终不没。

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达于东莱。问其国，乃皇唐也；询其年号，即贞元也。访其乡里，榛芜也；追其子孙，疏属也。有隋大业元年至贞元年末，已二百

年矣。有二鸟，大类黄鹂，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即至，或令衔珠，或令受人语。乃谓之“转言鸟”，出沧州也。

藏幾工诗好酒，混俗无拘检，十数年间，遍游江表，人莫之知。而赵归真常与藏幾弟子九华道士叶通微相遇，求得其实，归真以藏幾之异备奏上。上令谒者赍手诏急征。

瓜，瓜长二尺，颜色像桑椹一样，一只瓜上有两个瓜蒂；还出产绿枣红栗，都像梨子那么大。岛上的人大都穿宽袖单衣，戴远游冠，他们和元藏幾谈起中国的事，一件一件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岛上人住的大都是金碧辉煌、装饰华丽的楼阁，演奏《箫韶》那样典雅的音乐，喝用香露酿造的酒。洲上有一座久视山，山上有一泓清水泉，泉有一百步宽，人们也称它为流渠，把金子、玉石扔进泉水也不沉，所以这里的人用瓦铁造船。还有一个金池，方圆十几里，池里的水石泥沙都呈金色。池里生长一种四脚鱼，正如刑部员外郎卢寻说：“金义岭有一个像水盆的池子，里面的鱼都有四只脚。”洲上还有一种金莲花，岛上人把这种莲花碾碎成泥，用来画画儿，光辉灿烂，和真金一样，只是怕火烧。还有一种金茎花，花像蝴蝶，每当微风吹来，花儿摇动如飞，女人们都抢着采这种花做首饰，岛上有句俗话说：“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岛上人还用强木造船，船上装饰了很多珍珠宝玉，主要用来游乐。所谓强木，就是不沉的木头。一尺见方的一块强木就有八百斤重，下面吊块大石头，它也不沉没。

元藏幾在这沧洲岛上停留了很久，忽然十分想念中国，岛上人就为他制造了一艘凌风船，送他回中国。那船在海上像箭一样破浪前行，不到十天就到了东莱郡。元藏幾问这是什么国，回答说是大唐，再问年号，说是贞元。他回到故乡，见自己的家已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寻访他的子孙，只有一些远亲了。从隋朝大业元年他离开到唐贞元末年他回来，已经过去了二百年。元藏幾回来后，常有两个像黄鹂的鸟在他家上空飞，他一叫，鸟就落下来，或者让它口衔珠子赠人，或者让它代为传话，这鸟都能做到。他就把这种鸟称为“转言鸟”，产自沧洲。

元藏幾善作诗，又好喝酒，在世俗中自在逍遥毫无拘束，十几年间游遍了长江以南的地区，人们都不了解他。后来，有个赵归真曾与

元藏幾的弟子、九华山道士叶通微相遇，赵归真从叶通微那儿得知了元藏幾的真实情况，便向皇帝奏报了元藏幾身上的异事。皇帝令使者带着他的亲笔诏书紧急征召元藏幾进宫。

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谒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览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异人。”后有人见藏幾泛小舟于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传其事焉。出《杜阳编》。

文广通

文广通者，辰溪县滕村人也。县属辰州，溯州一百里，北岸次有滕村，广通居焉，本汉辰陵县。《武陵记》云：广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见有野猪食其稼，因举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寻血踪，越十余里，入一穴中。行三百许步，豁然明晓，忽见数百家居止，莫测其由来，视所射猪，已归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门云：“汝非射吾猪者乎？”文曰：“猪来犯仆，非仆犯猪。”翁曰：“牵牛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夺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谢过。翁云：“过而知改，是无过矣。此猪前缘，应有其报，君无谢焉。”翁呼文通至厅上，见数十书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缝掖之衣，有博士，独一榻面南谈《老子》。又见西斋有十人相对，弹一弦琴，而五声自韵。有童子酌酒，呼令设客。文饮半酣，四体怡然，因尔辞退。观其墟陌人事，不异外间，觉其清虚独远，自是胜地，徘徊欲住。翁乃遣小儿送之，令坚关门，勿复令外人来也。文与小儿行，问其始末，答曰：“彼诸贤避夏桀难来此，因学道得仙。独榻座谈《老子》者，昔河上公也。仆汉时山

元藏幾走到半路上，突然不见了。使者非常惶恐，连忙把这情形写成奏疏奏报皇上，皇上看了奏疏后感叹地说：“朕不如明皇帝（指唐玄宗李隆基），能够让异人降临。”后来有人看见元藏幾驾一叶小舟在海上漂流。至今江南一带学道的人们还在传说着元藏幾的事迹。出自《杜阳编》。

文广通

文广通是辰溪县滕村人。这个县归辰州管，从辰州乘船逆流而上走一百里，北岸有个滕村，文广通家就住在那里，原本是汉朝的辰陵县。《武陵记》中说：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文广通看见有头野猪吃他家的庄稼，就用箭射中了野猪。野猪流着血逃走，文广通顺着血迹追出去十几里，进入一个洞中。在洞里走了三百来步，忽然周围大亮，眼前出现了几百家房舍，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再看他射的野猪，已经跑进村里人的猪圈里了。不一会儿有个老翁走出门来问：“你就是射我猪的人吧？”文广通说：“猪吃我的庄稼，并不是我无故射它。”老翁说：“牵着牛踩别人的庄稼是不对，但因为这就把人家的牛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向老翁叩头赔礼。老翁说：“有了错知道改，就不算错了。这头猪命中该得这样的报应，你就不必赔罪了。”老翁把文广通请到屋里，只见屋里有十几个书生，都戴着章甫冠，穿着宽袖单衣，有位博士独自面朝南坐在一个卧榻上讲授《老子》。又见西屋有十个人对坐着，弹奏只有一根弦的琴，却五音俱全，十分动听。这时有位童子上来斟了酒，说用来待客。文广通喝得半醉，身体十分舒坦，就辞谢退出了。他观察外边路上的行人，和外界没什么不同，只觉得这里环境幽美清静，远离俗世，真是个好地方，就打算留在这里不走了。老翁派了个小孩送文广通出去，并嘱咐他关好大门，不要让外人进来。文广通和小孩一同走路时，问他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那小孩说：“屋里的那些人都是圣贤，他们当初为逃避夏桀的残酷统治来到这里，因学道而成了神仙。独坐榻上讲授《老子》者，就是河上公。我是汉代山

阳王辅嗣，至此请问《老子》滞义。仆自扫门已来，于兹十纪，始蒙召进，得预门人，犹未深受要诀，只令守门。”至洞口，分别殷勤，自言相见末期。文通自所入处，见所用弩皆已朽断。初谓少顷，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丧讫，闻其归，乃举村惊疑。明日，与村人寻其穴口，唯见巨石塞之，烧凿不可为攻焉。出《神孝感遇传》。

杨伯丑

杨伯丑，冯翊武乡人，好读《易》，隐于华山。隋开皇初，文帝搜访逸隐，闻其有道，征至京师。见公卿不为礼，人无贵贱，皆汝

之，人不能测。帝赐衣，着至朝堂，舍之而去。常被发佯狂，游行市里，形体垢秽，未尝栉沐。亦开肆卖卜，卦无不中。有人失马，诣伯丑卜之，伯丑方为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曰：“可于西市东壁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鲙。”如其言，诣所指店中，果有人牵所失马而至，遂擒之。何妥尝与论《易》，闻妥之言，笑曰：“何用郑玄、王弼之言乎？”于是别理辨答，思理玄妙，大异先儒之旨。论者谓其有玄机，因问其所学，曰：“太华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与大道玄同，理穷众妙，岂可与世儒常谈，而测神仙之旨乎？”数年复归华山上，后世世有人见之。出《仙传拾遗》。

阳人王辅嗣，到这里是为向河上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我在他门下当扫地仆人，一直干了一百二十年，才让我当了及门弟子，至今还没有传授道经的要诀，只是让我守门。”走到洞口时，文广通和那小孩依依不舍地告别，说估计今后再也不会相见了。文广通在进来的地方发现射野猪的弓箭都朽烂了。他开始认为在洞中只呆了一会儿，世上却已过了十二年。他家早已给他办了丧事，听说他回来，全村人都又惊讶又疑惑。第二天，他和村里人去找那个洞口，只见大石堵住了洞口，用火烧或用锥子凿都打不开了。出自《神仙感遇传》。

杨伯丑

杨伯丑是冯翊武乡人，喜欢研究《易经》，隐居在华山。隋文帝开皇初年，文帝访察隐居的贤人，听说杨伯丑懂道术，就把他请到京城。杨伯丑见到王公大臣们从不行礼，不论贵贱，他都是“你呀”“你呀”地称呼，人们也莫测他的高深。皇帝赏给杨伯丑一件衣服，他穿着来到朝堂上，然后脱下扔在那里就走了。杨伯丑经常披散着头发疯疯癫癫在街市上游逛，满身污垢，却从不洗澡。他还摆了个卦摊，算的卦非常灵验。有人丢了马，来找杨伯丑算卦，杨伯丑正好被太子召见，在路上遇上了丢马的人，立刻给他算了一卦，说：“你要在西街东墙南边的第三家店铺里，给我买鱼做菜。”丢马的人按他的话去了那家店里，果然有人牵着他丢的马进了店，便当场抓住了偷马的人。何妥曾和他谈论《易经》，他听了何妥的话后，笑着说：“哪里用得

着郑玄和王弼的那一套理论呢？”于是就用自己的独到见解讲解辨答《易经》中的疑难，谈得十分玄妙深刻，论点和过去的儒家学者大不相同。一些研究者认为杨伯丑真正掌握了《易》学的真谛，就问他在哪里学的，杨伯丑说：“我在太华山下的金天洞中蒙受上皇伏羲教授《易经》，与大道的玄机相通，他的理论穷尽各种玄妙，哪里能用世俗儒生的一般理解来推测神仙的意旨呢？”几年之后，杨伯丑又回了华山，后来世世有人见过他。出自《仙传拾遗》。

刘法师

唐贞观中，华阴云台观有刘法师者，炼气绝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设斋，则见一人，衣缝掖，面黧瘦，来居末坐，斋毕而去。如此者十余年，而衣服颜色不改。法师异而问之，对曰：“余姓张，名公弼，住莲花峰东隅。”法师意此处无人之境，请同往。公弼怡然许之曰：“此中甚乐，师能便住，亦当无闷。”法师遂随公弼行。三二十里，扳萝攀葛，才有鸟径。其崖谷嶮绝，虽猿猱不能过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师从行，亦无难。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余仞，下临无底之谷。一径阔数寸，法师与公弼，侧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问曰：“为谁？”对曰：“某。”遂划然开一门，门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将入，法师随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谓公弼曰：“何故引外人来？”其人因阖门，则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云台刘法师也，与余久故，故请此来。何见拒之深也？”又开门，纳公弼及法师。公弼曰：“法师此来甚饥，君可丰食遣之。”其人遂问法师便住否，法师请以后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后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饮法师，其味甚甘香，饮毕而饥渴之想顿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乐，君盍为戏，令法师观之？”其人乃以水噉东谷中，俄有苍龙白象各一，对舞，舞甚妙；威凤彩鸾各一，

刘法师

唐太宗贞观年间，华阴的云台观有一位刘法师，修炼道家气功，可以不用吃饭，已经快二十年了。他每到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这

天设素斋时，就会有一个穿宽袖单衣面容黑瘦的人前来，坐在最末的座位上，吃完了斋就走。十多年间这个人总是准时来吃斋饭，衣服容貌也没有什么变化。刘法师觉得很奇怪，就问那人的来历，那人说：“我叫张公弼，住在莲花峰的东山凹里。”刘法师心想那里是个人迹不到的地方，就让张公弼带他同去看看。张公弼很高兴地答应说：“我那里很好玩，你去了就是住下来，应该也不会觉得烦闷。”刘法师就随着张公弼走了。走了二三十里地就没有路了，只好抓着藤条攀着葛萝勉强走，只有鸟儿飞的路。那悬崖绝壁十分陡峭，就是猿猴怕也难以越过，但张公弼就像走在平坦大道上一样轻松。刘法师跟着他走，竟也一点都不觉得难。后来两个人来到一面石壁前，那石壁像刀削的一样陡峭，有一千多仞高，下面是无底深谷。石壁前只有一条几寸宽的小路，刘法师与张公弼侧着脚才能站得下。这时张公弼用手指敲了敲石壁，只听石壁中有人问：“是谁？”回答说：“是张公弼。”然后壁上突然开了一扇门，门里能看到天地日月。张公弼往门里走，刘法师也要跟进去。开门的人怒气冲冲地问张公弼：“你为什么领个外人来？”说着就把门关上，又成了一面石壁。张公弼说：“他不是外人，是云台观的刘法师，我的老朋友，所以我才请他来。何必把他拒之门外呢？”于是门又开了，让他俩进去。张公弼说：“刘法师已经很饿了，请给他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吧。”那开门人问刘法师是否要住下？刘法师说以后再来住。那人就端来一碗水，从胳膊后面一个青布袋里用匙舀出一点药粉和在水里，让刘法师喝下去，刘法师觉得那味道特别香甜，喝完之后立刻就不渴也不饿了。张公弼对那人说：“我昨天对刘法师说这里很好玩，你何不变个戏法让他看看呢？”那人就把一口水喷到东面山谷里，片刻间就有一只青龙和一只白象出现在空中，相对着跳起了舞蹈，舞姿非常美妙；接着又有一对凤和鸾

对歌，歌甚清。顷之，公弼送法师回。师却顾，唯见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无所睹矣。及去观将近，公弼乃辞。法师至观，处置事毕，却寻公弼。则步步险阻，杳不可阶。法师痛恨前者不住，号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复至矣。出《续玄怪录》。

对歌，歌声清亮动听。过了一会儿，张公弼就送刘法师回去。刘法师

回头再看，只见仍是悬崖峭壁，刚才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到了离云台观不远的地方，张公弼就告辞了。刘法师回到云台观，把一些事处理完，又去寻找张公弼。然而然只觉得步步险阻，完全没法走了。刘法师万分悔恨当初没有留在石壁中，一想起来就呼天号地，因此得了腰痛病。张公弼从此也再没到云台观来过。出自《续玄怪录》。

卷第十九 神仙十九

马 周 李林甫 郭子仪 韩 滉

马 周

马周者，华山素灵宫仙官也。唐氏将受命，太上敕之下佐于国。而沉缅于酒，汨没风尘间二十年，栖旅困馁，所向拘碍，几为磕仆。闻袁天纲自蜀入秦，善于相术，因诣之，以决休咎。天纲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邪！”周大惊，问以禳制之术，天纲曰：“可自此东直而行，当有老叟骑牛者。不得迫而与语，但随其行，此灾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门，果有老叟，骑牛出城，默随其后。缭绕村径，登一大山。周随至山顶，叟顾见之，下牛，坐于树下，与语曰：“太上命汝辅佐圣孙，创业拯世，何为昏沉于酒，自掇困饿，五神已散，正气凋沦，旦夕将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懵然未晓。叟曰：“汝本素灵宫仙官，

马 周

马周是华山素灵宫的一位仙官。唐代李氏将要受天命取代隋朝时，太上派马周到人间辅佐唐朝皇室治理国家。马周到了人间后，却天天沉缅于饮酒，二十年都默默无闻地混迹于俗人中，一度落魄江湖，饥寒交加，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心，差点就要倒地而亡了。马周听说袁天纲从蜀中到秦地来了，据说他善于看相，就去见他，求他看看自己的将来是凶是吉。袁天纲看了马周很久，然后说：“你的五神已经离你而去，生命已危在旦夕了，哪里还有什么相可看哪！”马周一听大惊失色，连忙问有什么可以消灾祈福的办法，袁天纲说：“你可以从这里一直向东走，应该会看见一个骑牛的老人。你不要靠近他和他说话，跟着他走就行，这样你的灾祸就可以消除了。”马周按照袁天纲的话做，没走出城门，果然看见一个老头，骑着牛出城，就默默地跟在后面。出城顺着弯弯曲曲的村路走，登上一座大山。马周跟着

老人爬上山顶后，老人回头看见了马周，就下了牛坐在树下，然后跟他说：“太上老君命你下凡辅佐圣主，创建基业，拯救世人，为什么你却成了个酒鬼，混到饥寒交迫的地步，现在你五神已散，正气消尽，已经死在旦夕，你还不好好反省悔改吗？”马周仍然发懵，不知老人说的什么意思。老人接着点化他说：“你本来是天上素灵宫的仙官，

今太华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宫阙，经历宫门数重，至大殿之前，羽卫森肃，若帝王所居。趋至帘前，有宣言责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堕废所委，使还其旧署，自责省愆。

叟与所使数人，送于东庑之外别院中，室宇宏丽，视其门，则姓名存焉。启钥而入，炉火鼎器，床榻茵席，宛如近所栖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长大奇伟，立于前曰：“我皆先生五脏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荡，浊辱于身，我等久归此矣。但闭目，将复于神室也。”周瞑目顷之，忽觉心智明悟，并忆前事，二十余年，若旬日之间耳。复扃^鐃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谢过，再禀其命。来诣长安，明日复谒天纲。天纲惊曰：“子何所遇邪？已有瘳矣。六十日当一日九迁，百日位至丞相，勉自爱也！”如是，贞观中，敕文武官各贡理国之策，周之所贡，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遗、监察御史里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书令数年。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国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征命，无复留也。”翌日无疾而终，谥曰“忠公”。其所著功业，匡赞国政，扬历品秩，国史有传，此不备书。出《神仙拾遗》。

现在华山的仙王派人召你去。”说罢就领他进了一座宫城，经过好几道宫门，来到大殿前，只见侍卫肃立，警戒森严，好像是帝王所住的地方。他快步走到大殿的门帘前，有一个官员宣读王命责备他，因为他接受命令后不恭敬，有辱使命，让他返回原来的官署，反省自己的罪过。

老人和其他几名使者就把马周送到王宫东面外的一个别院中，那里屋宇恢宏壮丽，一看门上，还写着自己的名字。马周用钥匙打开门锁进了屋子，看见屋里的炉火鼎器和床榻枕席都像是自己近时用过，沉思了很久，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突然来了五个人，穿着

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衣服，一个个身材魁伟，站在马周面前说：“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饮酒到处游荡，玷污了你的身子，所以我们久已离开你回到这里来了。请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脏中了。”马周闭上眼睛，忽然觉得心神清爽，大彻大悟，并且记起了往事，二十多年以来的事，都像十天前的事一样。于是他锁上了自己的屋子，再次来到仙王的大殿，叩头谢罪，并向仙王再次请求受命到人间去。马周又从天界来到长安，第二天再次去拜见袁天纲。袁天纲惊奇地说：“你遇到什么了？你的病已经好了！从现在起，六十天后你将会一天之内多次晋升官职，一百天后你将当上丞相，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啊！”后来事情果然是这样，贞观年间，唐太宗下诏命文武百官进献治国的良策，马周所献的国策，出人意料之外，当天就被任命为拾遗、监察御史里行。从此马周多次得到重要的任命，并当了好几年中书令。有一天，一群神仙降临到马周家，对他说：“你辅佐大唐有功，已完成了上天给你的使命，现在可以告退了，太乙命你立刻返回天宫，不要在人间停留了。”第二天，马周没生病就突然死了，谥号是“忠公”。马周在人间所建立的功业，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历任的官职品级，国史中已有传记，这里就不详细记述了。出自《神仙拾遗》。

李林甫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毬，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据地歇。一日，有道士甚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乐，郎君如此爱也？”李怒顾曰：“关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谢。道士曰：“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则悔不可及。”李公请自此修谨，不复为也。道士笑曰：“与郎君后三日五更，会于此。”曰：“诺。”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更三日复来。”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李公回计之曰：“我是宗室，

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计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始见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与之叙别曰：“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人，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

李林甫

唐玄宗时的右丞相李林甫，二十岁时还没有读书。他在东都洛阳时，特别爱好狩猎和打马球，架鹰养狗，驰骋游乐。他常常在城里的槐坛下骑驴打球，没有一天不去。有时骑驴打球累了，就撇开驴，两手反撑在地上歇息。有一天，有个十分丑陋的道士，见李林甫蹲在地上，慢条斯理地说：“骑驴打球有什么乐趣，值得你这样沉迷呢？”李林甫怒冲冲地瞪了道士一眼说：“关你什么事？！”道士就走了，第二天道士又对李林甫说那两句话。李林甫从小就聪明过人，猜想这道士不是个平凡的人，立即整理好衣服，起身向道士致歉。道士说：“郎君你虽然很会骑驴打球，可一旦从驴背上掉下来摔坏了，就后悔莫及了！”李林甫向道士表示自己从此往后会谨慎小心，不再骑驴打球了。道士听后笑着说：“三天后的五更时，我在这里等你相会。”李林甫说：“好。”到了那天约定的时间，李林甫到时，道士已经先在那里了。道士说：“你怎么来晚了？”李林甫忙陪罪。道士说：“三天后五更再来。”到了那天，李林甫半夜就赶到约定的地点，过了很久道士才来。这次道士很高兴，和李林甫谈笑风生，非常融洽，并说：“我在人世已经五百年了，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名列仙籍，应当白日升天成仙。如果你不愿意成仙，也可以当二十年的唐朝宰相，大权在握。你今天先回去，认真考虑一下，三天后的五更时你再到这里来吧。”李林甫回去以后心里盘算说：“我本身就是皇族，从小就豪放侠义，能当二十年宰相，大权在握，怎么能用白日升天成仙来交换呢？”李林甫打定主意之后，到了约定时间，前去将自己的决定告诉道士。道士又叹又骂，似乎控制不住自己，说：“五百年才有你这么一个人，真是太可惜了！”李林甫后悔了，要求再换过来。道士说：“不行了，上

天神灵已经知道你想当宰相的心愿了。”临别时道士告诫李林甫说：“你可以当二十年宰相，掌握着生杀大权，威振天下。然而你千万不要暗藏坏心耍阴谋害人，要多积阴德，多救人，少杀人。这样，三百年后你就能白日升天成仙了。现在你的官运已经来了，可以进京了。”李林甫哭着伏在地上叩拜，道士和他握手告别。

时李公堂叔为库部郎中，在京，遂诣。叔父以其纵荡，不甚记录之，颇惊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过，今故候觐，请改节读书，愿受鞭捶。”库部甚异之，亦未令就学，每有宾客，遣监杯盘之饰，无不修洁。或谓曰：“汝为吾著某事。”虽雪深没踝，亦不去也。库部益亲怜之，言于班行，知者甚众。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矣。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数年后，自固益切，大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时李公之门，将有趋谒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门，吏惊候之，见一道士甚枯瘦，曰：“愿报相公。”闻者呵而逐之外，吏又鞭缚送于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复至，门者乘间而白。李公曰：“吾不记识，汝试为通。”及道士入，李公见之，醒然而悟，乃槐坛所睹也，惭悸之极，若无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暂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当时之请，并不见从，遣相公行阴德，今枉杀人，上天甚明，谴谪可畏，如何？”李公

当时，李林甫的堂叔当库部郎中，在京城，李林甫就去找他。堂叔因为李林甫一向放纵浪荡，没怎么把他放在心上，颇为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跑到京城来了？”李林甫说：“侄儿知道以前错了，所以如今来拜见堂叔，就是决心从此改邪归正好好读书，情愿受堂叔的鞭打督促。”堂叔感到非常奇怪，但也没让他读书，每当有宾客来临，便派李林甫监管杯盘餐具之事，没有一次弄得不整洁的。有时堂叔对李林甫说：“你帮我去办件事。”即使是冒着没过脚踝的大雪，李林甫也毫不推辞去把事办成。堂叔越来越亲信喜爱他，上朝时也常常和同朝的大臣们说起他这个能干的侄子，因而知道李林甫的人很多。后来李林甫以先世的余荫而被叙用，累次升迁后任赞善大夫，不到十年，就当上了宰相。李林甫胸有城府，很懂得玩弄权术，能暗中体察皇帝意

图，所以深得皇上的恩宠，成为朝中大权独揽的重臣，人们都非常害怕他，已经超越人臣之分了。几年后，李林甫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就排除异己，制造大案株连了很多入，连续不断有被冤屈害死的人，完全忘记那位丑道士在槐林的告诫了。当时，想要到李林甫门下拜谒的人，必须在离他府邸很远的地方就下马步行，不敢骑马。突然有一天接近中午时，有人敲了李林甫家的门，门官非常吃惊地开了门，见是一个容貌干瘦的道士，说：“希望通报一下相公。”门官大声呵斥着把道士赶了出去，还把他鞭打了一顿绑着送到官府，那道士只是微笑着走了。等到第二天中午，道士又来了，门官只好找机会报告了李林甫。李林甫说：“我不记得曾认识过什么道士，你让他来见见我吧。”等道士进来后，李林甫看见他，才突然想起这道士正是在槐坛曾告诫过他的那个人，顿时感到又怕又愧，不知所措。回想能当二十年宰相的事，如今已经到期了，而道士当初的告诫，自己却一点也没有实行。想到这里，李林甫心中就像突然生了大病似的，立即向道士下拜。道士迎面笑着说：“相公安好吗？当初我对你的告诫你一点也没听从，让相公你多积阴德，如今反而枉杀了很多入，上天是非常明智的，上天的惩罚也是可怕的，现在怎么办呢？”李林甫

但磕额而已。道士留宿，李公尽除仆使，处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余无所进。

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升天之挈，今复遂否？”道士曰：“缘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宰责，又三百年。更六百年，乃如约矣。”李公曰：“某人间之数将满，既有罪谴，后当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谢。曰：“相公安神静虑，万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无念虑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觉，便随道士去，大门及春明门到辄自开，李公援道士衣而过。渐行十数里，李公素贵，尤不善行，困苦颇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与坐于路隅。逡巡，以数节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开眼。”李公遂跨之，腾空而上，觉身泛大海，但闻风水之声。食顷止，见大郭邑。介士数百，罗列城门，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约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门，复有甲士，升阶至大殿。帐榻华侈，李公困，欲就帐卧。道士

惊，牵起曰：“未可，恐不可回耳，此是相公身后之所处也。”曰：“审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兹介癍鳞之属，其间苦事亦不少。”遂却与李公出大门，复以竹杖授之，一如来时之状。入其宅，登堂，见身瞑坐于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觉，

只是不断地磕头。道士留下来住宿，李林甫把仆人全部都打发走，让道士住在堂屋中，他和道士各睡一张床。道士只吃少量的茶水果品，其余什么也不吃。

夜深时，李林甫问道士说：“当年承蒙教诲，说我有上天成仙的缘分，现在我还有这种可能吗？”道士说：“由于你在人间的所作所为，不合乎大道，有所贬责，折去你三百年仙缘。如今要六百年后，你才能成仙。”李林甫说：“我的寿数快满了，既然我有这么深的罪孽惩罚，以后怎么样呢？”道士说：“你想知道今后的事吗？那跟我走一趟吧。”李林甫忙下床拜谢。道士说：“你坐在那里凝神静心，排除所有的杂念，就像一棵无知无觉已枯死的树，那样就能随我一同上路了。”过了很久，李林甫说：“我现在已经什么杂念都没有了。”道士就下床招呼道：“咱们可以一起走了。”李林甫不知不觉就跟着道士走，李林甫家大门和长安城东的春明门都自动打开，李林甫拽着道士的衣服跟着走。走了十几里以后，李林甫长期养尊处优，尤其不善于走路，累得很。道士也知道，就问他说：“是不是想歇一会儿？”然后两人就坐在路边。过了一会儿，道士给了李林甫一根竹竿，说：“骑上它，到了地方就自然会停下，但路上千万不要睁眼！”李林甫跨上竹竿，立刻觉得身子腾空而起，感觉在飞越大海，只听见水声和风声。过了一顿饭时间终于停了下来，见到了一个大都城。城门前排列着好几百士兵，见道士到来，都行礼迎接，也向李林甫行礼。进城走了一里多，来到一座府门前。进了大门，里边也都有士兵侍卫，两人登上台阶上了大殿。殿里设着华丽的床帐，李林甫忽然觉得很困乏，想上床睡下。道士惊慌地把他拉起来说：“不可，你要一睡怕就回不到人间了，因为这里是死后才能来的地方。”李林甫说：“如果这里真是我死后的归宿，我死也无怨了。”道士笑着说：“这里也会有小病小灾，里面的苦事也不少。”道士就跟李林甫出了大门，又把竹竿拿给他骑，跟来的时候完全一样。李林甫回到自己人间的家，进了门来到

堂屋，见自己的肉体闭着双眼坐在床上。这时道士喊道：“相公相公！”李林甫就醒了过来，

涕泗交流，稽首陈谢。明日别去，李公厚以金帛赠之，俱无所受，但挥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后，方复见相公。”遂出门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禄山常养道士，每语之曰：“我对天子，亦不恐惧，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皆有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见之？”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术士于帘间窥伺。退曰：“奇也，某初见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在人间耳。”出《逸史》。

郭子仪

郭子仪，华州人也。初从军沙塞间，因入京催军食，回至银州十数里，日暮，忽风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傍空屋中，籍地将宿。既夜，忽见左右皆有赤光，仰视空中，见辘轳车绣屋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俯视。子仪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织女降临，愿赐长寿富贵。”女笑曰：“大富贵，亦寿考。”言讫，冉冉升天，犹正视子仪，良久而隐。子仪后立功贵盛，威望烜赫。大历初，镇河中，疾甚，三军忧惧。子仪请御医及幕宾王延昌、孙宿、赵惠伯、严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殒。”因话所遇之事，众称贺忻悦。其后拜太尉、尚书令、尚父，年九十而薨。出《神仙感遇传》。

哭着向道士磕头拜谢。道士第二天告别李林甫，李林甫送他大量金银绸缎，道士一律不要，只是挥挥手说：“好自为之吧！六百年后我才能再见到你。”说罢就出门走了，不知去了哪里。此前，安禄山曾养了几个道士，他曾问道士们说：“我见了皇上都不害怕，只有看见李相公，就会觉得无地自容，这是为什么呢？”道士说：“你有五百个阴兵保护，这些阴兵个个铜头铁额，常在你身边，你怎么会怕李林甫呢？能不能设法让我们见见李林甫？”安禄山就故意请李林甫到自己府中赴宴，让道士在帘后偷偷观察。李林甫走后，道士对安禄山说：“太奇怪了，我看见李林甫刚来时，他前面有个穿青衣的童子捧

着香炉进来，您的那些阴兵都被吓得穿屋跳墙而逃。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概李林甫是暂时被贬在人间的神仙吧！”出自《逸史》。

郭子仪

郭子仪是华州人，起初在沙漠边塞当兵驻防，有一次因为到京城催军粮，走到离银州十几里的地方时，天色已晚，忽然起了风暴，刮得飞砂走石，天昏地暗，没法向前走了，就躲进道边一间空屋里，打了地铺，准备住下。入夜之后，忽然房子左右都是一片红光，抬头看，只见空中有一辆华丽的车子，车上的锦绣围帐中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垂腿坐在床上，从天而降，那美女正俯身向下看。郭子仪急忙跪拜祝告说：“今天是七月初七，您一定是天上的织女降临，请赐给我富贵和长寿吧！”仙女笑着说：“你将会大富大贵，也能享长寿。”说罢，车子又慢慢升上天空，那仙女一直看着郭子仪，很久才消失。后来郭子仪由于战功而大富大贵，声名显赫。唐代宗大历初年，郭子仪镇守河中时，得了重病，三军部下都十分忧虑。郭子仪请来御医和幕僚王延昌、孙宿、赵惠伯、严郢等人，对他们说：“我自己知道这次生病决不会致死。”接着他就把在银州遇见织女的事说了，大家这才高兴起来，向他祝贺。后来他官做到太尉、尚书令，被尊称为“尚父”，活到九十岁才去世。出自《神仙感遇传》。

韩 滉

唐宰相韩滉，廉问浙西，颇强悍自负，常有不轨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顺，泊船于京口堰下，夜深碇断，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风波稍定，上岸寻求。微有鸟径，行五六里，见一人乌巾，岸帻古服，与常有异。相引登山，诣一宫阙，台阁华丽，迥非人间。入门数重，庭除甚广。望殿遥拜，有人自帘中出，语之曰：“欲寓金陵韩公一书，无讶相劳也。”则出书一函，拜而受之。赞者引出门，送至舟所。因问赞者曰：“此为何处也？恐韩公诘问，又是何人致书？”答曰：“此东海广桑山也，是鲁国宣父仲尼，得道为真官，理于此山。韩公即仲由也，性强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网，致书以谕之。”言讫别

去。李顺却还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惊惧，不得顾船外，逡巡则达旧所。若违此戒，必致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顾视。舟行如飞，顷之，复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几千万里也。既而诣衙，投所得之书。韩公发函视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书，了不可识。诘问其由，深以为异，拘縶李顺，以为妖妄，欲加严刑。复博访能篆籀之人数辈，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诣宾位，言善识古文。韩公见，以书示之。客捧书于顶，

韩 滉

唐德宗时任宰相的韩滉，担任浙西观察使时，为人刚强自负，常有图谋不轨的心思。有一天，一个叫李顺的客商把船停靠在京口的水坝下，夜深时用于拴住固定船身的大石的绳子断了，船在江上漂流，不知停在哪里。天亮后，船停泊在一座山下。这时风波初定，李顺就舍舟登岸探路。他顺着一条非常狭窄难走的小路走了五六里地，遇见一个系着黑头巾的人，那人把头巾推起露出前额，身穿古人的衣服，和常人很不同。那人领着李顺登上一座山，来到一座宫殿前，楼台殿阁十分华丽，不像是人间之地。进了好几道宫门，里面的庭院十分宽阔。远远望着大殿行拜礼后，有个人从大殿的帘子里走出来对李顺说：“打算请你给金陵的韩滉捎一封信，请不要见怪，麻烦你了！”说罢拿出一封信，李顺便下拜收下了信。领他来的那人又带他出门，把他送回到船上。李顺问那领路的人说：“这里是什么地方？怕韩滉问我，我该说是谁给他捎的信呢？”领路人说：“这里是东海的仙岛广桑山，当年鲁国的孔子得道成了天界的仙官，就由他管辖治理这广桑岛。韩滉，就是他的弟子子路转世，为人刚强自负。夫子怕他在人间犯罪落入法网，所以给他捎封信去教导他。”说罢领路人就告辞走了。李顺刚回到船里，就有一个仙界派来的使者警告船里的人们说：“好好坐着，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往船外看，一会儿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如果谁不听劝告往外看，船马上就会翻！”船里的人都牢记那使者的话，谁也不敢往外看。船好像是在空中飞行，片刻之间就到了京口水坝下面，也不知道走了几千几万里。李顺找到韩滉的府衙，把那封信交给了韩滉。韩滉打开信一看，信上只有九个字，都是

古代的蝌蚪文，根本不认识。问李顺这信是从哪里得来的，韩滉觉得非常奇怪，就把李顺抓了起来，认为他是妖言惑众，想对他严刑拷问。韩滉又广泛请教那些懂得篆文籀书的人，也都不认得那几个字。这时有一个眉间长痞子身穿古代衣服的人来到韩滉门上做客，自称善于认古字。韩滉接见了，把那封信给他看。那人看完了信，立刻把信举过头顶，

再拜贺曰：“此孔宣父之书，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韩滉，谨臣节，勿妄动。’”公异礼加敬，客出门，不知所止。韩惨然默坐，良久了然，自忆广桑之事，以为非远，厚礼遣谢李顺。自是恭黜谦谨，克保终始焉。出《神仙感遇传》。

向韩滉叩拜祝贺道：“这是宣父孔子的信，字是夏禹时代的蝌蚪文。这九个字是：‘告韩滉，谨臣节，勿妄动。’”韩滉对那客人倍加礼敬，客人出门之后，就不知去了哪里。韩滉心情惨淡默默地坐在那里，过了很久终于恍然大悟，想起了自己在广桑岛上当神仙的事，认为那并不遥远，于是用厚礼重谢送走了李顺。从此韩滉更加谦恭谨慎，最后得以善终。出自《神仙感遇传》。

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

阴隐客 谭 宜 王可交 杨通幽

阴隐客

唐神龙元年，房州竹山县百姓阴隐客，家富。庄后穿井二年，已浚一千余尺而无水，隐客穿凿之志不辍。二年外一月余，工人忽闻地中鸡犬鸟雀声，更凿数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扪壁傍行。俄转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山，正立而视，则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万仞，千岩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蛱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树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桂山宫。”以银字书之。门两阁内，各有一人惊出。各长五尺余，童颜如玉，

阴隐客

唐中宗神龙元年时，房州竹山县有个百姓叫阴隐客，家里很富裕。他在自家庄园的后面打了两年井，凿下去一千多尺仍然没有水，但他仍坚持不懈地往下凿。又打了一个多月，打井的工人忽然听见地下有鸡鸣狗叫和鸟雀的叫声，再往下凿了几尺，井壁上出现了一个石洞，工人就从洞口钻进去探视。起初几十步没看见什么，只是摸着石壁侧着身子向前走。不久一拐弯，突然看见了像日月一样的光亮，工人就接着走下去，石洞尽头连着一座山峰，工人就下了山，站直了身子一看，竟是另一个世界，别有天地和日月。那山峰的一侧有万仞高，千山万谷无不是仙界的景致。山中的岩石都是碧蓝的琉璃色，每道山谷中都有金银建成的宫殿。山中还有些大树，树干像竹子似的有节，树叶像芭蕉叶，开着盘子一样大的紫花。还有很多五色蝴蝶，翅

膀像扇子一样大，在花间飞来飞去。还有像仙鹤一样大的五色鸟在树梢间飞翔。每条峡谷中都有一眼清泉，泉水明澈如镜；还有一眼白泉，泉水像乳一样白。工人慢慢下来走到一座宫殿前，想进去打听一下这是什么地方。走到宫门前，发现门牌上写着“天桂山宫”四字，字是银色的。这时，宫门内两间阁房里各跑出来一个人，神色很吃惊。这两个人都五尺多高，面貌像童子般莹润如玉，

衣服轻细，如白雾绿烟，绛唇皓齿，须发如青丝，首冠金冠而跣足。顾谓工人曰：“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言未毕，门中有数十人出云：“怪有昏浊气。”令责守门者。二人惶惧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询问途次，所以未奏。”须臾，有绯衣一人传敕曰：“敕门吏礼而遣之。”工人拜谢未毕，门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游览毕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愧赐从容，乞乘便言之。”门人遂通一玉简入，旋而玉简却出，门人执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如乳，甘美甚，连饮数掬，似醉而饱。遂为门人引下山。每至宫阙，只得于门外，而不许入。

如是经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国城，皆是金银珉玉为宫室城楼，以玉字题云：“梯仙国。”工人询于门人曰：“此国何如？”门人曰：“此皆诸仙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阇、姑射。然方得仙宫职位，主篆主印，飞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国，何在吾国之下界？”门人曰：“吾此国是下界之上仙国也，汝国之上，还有仙国如吾国，亦曰‘梯仙国’，一无所异。”言毕，谓工人曰：“卿可归矣。”遂却上山，寻旧路，又令饮白泉数掬。临至山顶求穴，门人曰：“汝来此虽顷刻，人间已数十年矣，却出旧穴，应不可矣。待吾奏请通天关钥匙送卿归。”工人拜谢。须臾，门人携金印及玉简，又引工人别路而上。

他们穿的衣服非常轻柔，像是白雾绿烟织成的，红唇白齿，头发胡子像青丝一样光泽稠密，头上戴着金冠，但却光着脚。他俩问工人：“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工人就说了他来的经过。还没说完，宫门中又出来好几十人，都说：“奇怪这里有一股混浊的气味。”并责备守宫门的人。两个守门人惶恐地说：“有个外界的工人，无意中来到这儿，正在问路，所以没有奏报。”不一会儿，有个穿红衣的人来传令

说：“命门官以礼相待，送他离开。”工人还没拜谢完，门官就说：“你既然已经来了，为什么不请求在这里游览一下再回去呢？”工人说：“刚才不敢，如果您愿行方便的话，恳求您替我请求一下吧。”门官就往宫门里递进去一块玉版，很快玉版就退了出来，门官拿到玉版后，就领工人到一眼清泉前，让他洗了澡并洗了衣服，然后又领他到一眼白泉边让他洗脸漱口。工人漱口时，觉得那白泉水的味道像奶，十分甜美，就用手捧水喝了好几口，感觉像醉了又很饱。于是便被门官领着下了山。到各个宫殿游览时，都只准在门口，不许进去。

这样走了半天，来到山脚下，见有一座都城，城中的宫殿城楼都是用金银或美玉建造的，城门上用玉石镶嵌着三个大字“梯仙国”。工人问门官：“梯仙国是怎么回事？”门官说：“凡是刚成仙的人就进这梯仙国中，然后在这里继续修行七十万天，才能升入天宫，或者去玉京、蓬莱仙洲、昆仑阆苑、姑射山等仙境。然后才能得到仙界的官位，掌管符命和官印，在天界自由飞翔。”工人又问道：“这里既然是仙国，怎么会在我们人世上国家的下面呢？”门官说：“我们这里只是下界的上仙国，你们国家的上面，还有一个和这里一样的仙国，也叫‘梯仙国’，和这里毫无差别。”说完后，又对工人说：“你可以回去了。”然后又领他上山，找到来时路，又让他喝了几捧白泉里的水。到了山顶，工人找他来时的那个洞穴，门官说：“你到这里虽然只有一会儿，但人间已过去好几十年了，从原先那个洞出去，恐怕不行了。等我奏请为你要来通天关的钥匙，然后送你回去。”工人连忙拜谢。不一会儿，门官拿着金印和玉版回来，领着工人从另外一条路走上去。

至一大门，势侔楼阁，门有数人，俯伏而候。门人示金印，读玉简，划然开门。门人引工人上，才入门，为风云拥而去，因无所睹，唯闻门人云：“好去，为吾致意于赤城贞伯。”须臾云开，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洞中。出后，询阴隐客家，时人云：“已三四世矣。”开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寻其路，唯见一巨坑，乃崩井之所为也。时贞元七年矣。工人寻觅家人，了不知处。自后不乐人间，遂不食五谷，信足而行。数年后，有人于剑阁鸡冠山侧近逢之，后莫知所在。出《博异志》。

谭宜

谭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开元末年生。生而有异，堕地能言。数岁之中，身逾六尺，髭鬓风骨，不与常儿同。不饮不食，行及奔马。二十余岁，忽失所在，远近异之，以为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乡里追立庙以祀之。大历元年丙午，忽然到家，即霞冠羽衣，真仙流也。白父母曰：“儿为仙官，不当久有人世。虽父母忆念，又不宜作此祠庙，恐物所凭，妄作威福，以害于人，请为毁之。庙基之下，昔藏黄金甚多，撤庙之后，凿地取金，可以分济贫民，散遣乡里矣。”言讫，腾空而去。如其言，毁庙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处，灵泉涌出，澄澈异常，积雨不加，至旱不减。郡邑祷祝，

走到一个大门前，那门像楼阁一样有气势，门前有几个人，跪在地上迎候。门官出示了金印，读了玉版上写的命令，门就自动打开了。门官领着工人向门里走，刚一进门，工人就觉得身子像被风云卷走了，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得门官在身后喊：“祝你一路平安，替我问候赤城的贞伯！”不一会儿，风住云开，工人发现自己已经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的一个洞中。他出洞以后，就去寻找阴隐客家，当时的人告诉他说：“已经过去三四代了。”当初打井的缘由，大家都不知道。工人就自己寻找当初打井的地方，找到原地，只见一个很大的深坑，是那井崩塌造成的。这时已是唐德宗贞元七年了。工人找自己的家人，根本就找不到了。从此以后，工人再也不愿在人世停留，就不再吃五谷，随意漫游。几年后，有人在剑阁的鸡冠山附近遇见他，后来就没人知道他的去处了。出自《博异志》。

谭宜

谭宜是陵州人谭叔皮的儿子，唐玄宗开元末年出生。他一出生就和别人不一样，生下来就会说话。才几岁就长了六尺多高，胡须鬓发，骨骼风度，都与平常的儿童不同。他不吃不喝，走路能追上奔跑的马。谭宜二十多岁时，忽然失踪了，远近的人都觉得十分惊奇，认为他是个神仙。这时他父母十分想念他，乡亲们建了一座庙来祭祀他。唐代宗大历元年，谭宜突然回到家中，穿着羽毛做的衣服，戴着

绣有云霞图案的帽子，一看就是一位神仙。他对父母说：“儿子是一名仙官，不能在人世久留。虽然父母想念儿子，但乡亲们不该为我建庙，只怕庙宇被妖魔鬼怪占据后，作威作福祸害乡亲们，所以请乡亲们把庙宇拆除吧。庙基的地下过去埋藏着不少黄金，拆除庙宇之后请把金子挖出来，可以用来救济穷人，分给乡亲们。”说罢，就腾空飞去了。于是乡亲们按照他的话拆除了庙宇，果然在庙基下挖出了金子，大家都分到了。所挖的地方涌出一汪灵泉，泉水非常清澈，下雨后泉水不涨，大旱时泉水也不落。郡城里的人到这口灵泉前祈求祝福，

必有灵应，因名“谭子池”，亦谓之“天池”。进士周郭籀，为诗以记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名谭子池。余诘陵阳叟，此池当因谁？父老谓余说，本郡谭叔皮。开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坠地便能语，九岁多须眉。不饮亦不食，未尝言渴饥。十五能行走，快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无还期。父母忆念深，乡闾为立祠。大历元年春，此儿忽来归。头冠簪凤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宁告亲知。余为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为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黄金藏，镇在兹庙基。发掘散生聚，可以救贫羸。金出继灵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无竭时。言讫辞冲虚，杳霭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众号悲。寻禀神仙诫，彻庙□开窥。果获无穷宝，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岭顶，喷涌世间稀。异境流千古，终年福四维。”出《仙传拾遗》。

王可交

王可交，苏州昆山人也，以耕钓自业，居于松江南赵屯村。年三十余，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鱼，自喜以槌击杀，煮之，捣蒜韭以食，常谓乐无以及。一旦棹渔舟，方击楫高歌入江，行数里间，忽见一彩画花舫，漾于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异，侍从十余人，总角云鬟。又四人黄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惊异，不觉渔舟已近舫侧。一道士令总角引可交上舫，见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盘酒器果子，皆莹彻有光，可交莫识。又有女妓十余人，悉持乐器。可交远立于筵末，遍拜。七人共视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于凡贱，眉间已灸破矣。”一人曰：“与酒吃。”

都十分灵验，于是大家就把这口灵泉称为“谭子池”，也叫“天池”。有位叫周郭藩的进士写了一首诗来记述这件事：“澄水一百步，世名谭子池。余诘陵阳叟，此池当因谁？父老为余说，本郡谭叔皮。开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坠地便能语，九岁多须眉。不饮亦不食，未尝言渴饥。十五能行走，快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无还期。父母忆念深，乡间为立祠。大历元年春，此儿忽来归。头冠簪凤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宁告亲知。余为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为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黄金藏，镇在兹庙基。发掘散生聚，可以救贫羸。金出继灵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无竭时。言讫辞冲虚，杳霭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众号悲。寻禀神仙诫，彻庙□开窥。果获无穷宝，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岭顶，喷涌世间稀。异境流千古，终年福四维。”出自《仙传拾遗》。

王可交

王可交是苏州昆山人，靠种田打渔为生，住在松江南岸的赵屯村。三十多岁了，不知道有修道成仙的事。每次他钓到大鱼，喜欢自己用木槌把大鱼打死，炖熟，然后蘸上蒜泥韭酱吃，常说世上再没比吃炖鱼更快乐的事了。一天，他划着渔船，敲着船桨，高唱着渔歌走进江里，走了几里地，忽然看见一条彩船在江中漂荡。船里坐着七位道士，都很年轻，戴着镶嵌着宝玉的帽子，披着绣有云霞图形的帔肩，服色各不相同，周围有十几个侍从都是童男童女，男童头上梳两个抓髻，女童头发梳成云鬟样式。船上还有四个穿黄衣的人，其中一人喊了王可交的名字，王可交正在惊讶中，不知不觉间自己的船已经自动靠近道士的彩船旁了。一个道士让小童领着王可交上了彩船，只见七位道士的面前都摆着青玉盘酒器果子，酒器餐具都透明闪光，王可交都不认识。还有十几个乐妓，都手拿各种乐器站在一旁。王可交站在筵席末位，向道士们一一行礼。七位道士都仔细打量王可交，一位道士说：“此人骨相很好，应该成仙，只是他生在人世，由于生病针灸，把眉间刺破了。”另一个道士说：“给他些酒喝吧。”

侍者泻酒，而樽中酒再三泻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灵物，必得入口，当换其骨。泻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与栗

吃。”俄一人于筵上取二栗，付侍者与可交，令便吃。视之，其栗青赤，光如枣，长二寸许，啮之有皮，非人间之栗，肉脆而甘如饴，久之食方尽。一人曰：“王可交已见之矣，可令去。”命一黄衣送上岸。于船边觅所乘渔舟不见，黄衣曰：“不必渔舟，但合眼自到。”于是合眼，若风水林木浩浩之声。令开眼，已到，失黄衣所在，但见峰峦重叠，松柏参天，坐于草中石上。及望见有门楼，人出入。俄顷采樵者并僧十余人到，问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对。又问何日离家，可交曰：“今日早离家。”又问今日是何日，对是三月三日。樵者与僧惊：“今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余。”可交问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问此去华亭多少地，僧曰：“水陆千余里。”可交自讶不已。乃为僧邀归寺，设食，可交但言饱，不喜闻食气，唯饮水耳。众僧审问，极异之，乃以状白唐兴县，以达台州，以闻。越州廉使王汾素奉道，召之见，极以为非常之事，神仙变化不可测也。可交身长七尺余，仪貌殊异，言语清爽。汾叹曰：“此诚真仙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饰以道服。而遣人至苏州，以诘其实。具言三月三日，可交

一名侍者就来倒酒，但酒樽中的酒怎么倒也倒不出来，侍者就报告给道士。道士说：“这酒是仙酒，他要喝的话，必须把凡人的骨头换掉。酒倒不出来，正说明他命中不该喝仙酒。”又一个道士说：“让他吃栗子吧。”一位道士就从酒桌上拿了两个栗子，递给侍者，让侍者交给王可交，让他即刻就吃。王可交看那栗子是黑红色的，像枣子那样光滑，有二寸多长，一啃有皮，不像人间的栗子，栗肉很脆，又像糖一样甘甜，吃了好久才把两个栗子吃完。这时一个道士说：“王可交已经和我们见过面了，让他回去吧。”说罢就让一个穿黄衣的人把王可交送到岸上。王可交在彩船边找不到自己来时坐的渔船，黄衣人说：“不用坐渔船，你一闭上眼睛就到了。”于是王可交就闭上眼睛，立刻觉得耳边响起呼呼的风水林木之声。黄衣人让他睁开眼，就已经到了，黄衣人不知道哪里去了，四周是重重山峰和参天的松柏，自己坐在草丛中的一块大石头上。他望见不远处有一个高大的门楼，有人在门楼中进进出出。不一会儿，有打柴的樵夫与和尚一共十多人来到王可交面前，问他是什么人，他就把之前的事详细说了。那些人又问他哪天离开家的，他说：“今天早上离开家的。”那些人问王可交今天

是几月几日，王可交说是三月三日。那些人大吃一惊说：“今天是九月初九，离三月初三已经半年多了！”王可交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和尚说：“这里是天台山的瀑布寺前。”王可交又问这里离华亭多远，和尚说：“水路陆路加在一起一千多里。”王可交自己惊讶不已。于是他被那和尚请到庙里去了，为他摆了饭菜，王可交只说肚子饱饱的，不喜欢闻到食物的气味，只是喝水而已。和尚们都围着他问长问短，觉得他十分奇异，就把这事报告了唐兴县并上报给台州。越州的廉使王沔向来尊奉道教，就召见了王可交，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奇异的事，觉得神仙的变化是难以测度的。王可交身材七尺多高，仪表和一般人很不同，谈吐也很清新爽利。王沔感叹地说：“这真是位神仙啊！”又因为王可交和自己同姓，就对他更加敬重，并让他穿上道士的服装。还派人到苏州去调查核实王可交的事。人们都说三月初三王可交乘渔舟入江不归，家人寻得渔舫，谓堕江死，漉之无迹，妻子以招魂葬讫。王沔具以表闻，诏甚称异。

后可交却归乡里，备话历历，及与乡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处依然。可交食粟后，已绝谷，动静若有神助。不复耕钓，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余年，复出明州卖药，使人沽酒，得钱但施于人。时言药则壶公所授，酒则余杭阿母。相传药极去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药酒，世间不及。道俗多图其形像，有患疾及邪魅者，图于其侧即愈。后三十余年，却入四明山，不复出，今人时有见之者。出《续神仙传》。

杨通幽

杨通幽，本名什伍，广汉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术，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无不立应。驱毒厉，剪氛邪，禳水旱，致风雨，是皆能之。而木讷疏傲，不拘于俗。其术数变异，远近称之。

玄宗幸蜀，自马嵬之后，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访方士，冀少安圣虑。或云：“杨什伍有考召之法。”征至行朝。上问其事，对曰：“虽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内，皆可历而求之。”上大悦，于内置场，以行其术。是夕奏曰：“已于九地之

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访，

坐着渔船到江中去再也没回来，他家的人只找到了他的渔船，以为他一定是落入江中淹死了，到处也打捞不到他的尸体，他的妻儿只好用招魂的仪式给他办了丧事。王泐详细地向皇帝上表报告了这件事，皇上也下诏称叹此事奇异。

后来王可交回到他的家乡，把一切经过都对乡亲们说了，并领着人们到江上看他遇见彩船和仙人的地方。王可交自从吃了神仙给的栗子后，就再也不吃饭了，一举一动都像有神在佑护帮助。他不再种田打渔，带着妻子进了四明山。二十多年后，王可交又出山到明州卖药，让人帮着卖酒，得了钱全都布施给穷人。当时，人们都说王可交卖的药是壶公给的，酒则是余杭阿母的。相传那药治病最灵，酒一喝就醉。明州的大街小巷里，都说王仙人的药酒，世间的都不如。道士俗人多有画王可交画像的，有得了疾病或家里闹邪的，在旁边放上一张王可交的画像，立刻就能好。三十多年之后，王可交又进了四明山，从此再也没出来，现在还有人见过他。出自《续神仙传》。

杨通幽

杨通幽，本名叫杨什伍，是广汉郡什邡县人。他小时候遇见过一个道士，教给他召鬼神的法术，授给他三皇的天书，用这天书召唤鬼神，鬼神立刻就会到。他驱除瘟疫，消灭邪气，消除水旱天灾，呼风唤雨，都能做到。杨什伍为人古板孤傲，不随凡俗。他的道术千变万化，远近都称赞。

唐玄宗李隆基驾幸蜀地，自从马嵬兵变之后，非常思念杨贵妃，常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于是唐明皇身边的一些近臣就密令求访道术高明的方士，希望能多少缓解一下皇上的痛苦思念。有人说：“杨什伍有召聚驱使鬼神的法术。”就把他召到了唐玄宗的行宫中。玄宗问杨什伍有什么道术，回答说：“不管是天上地下，仙界地府，还是鬼神之中，我都能找到她！”唐玄宗非常高兴，命令在宫内设了道场神坛，让杨什伍施法。当天夜里，杨什伍就向唐明皇奏报说：“我已经在阴曹地府九泉之下找遍了，

不知其所。”上曰：“妃子当不坠于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间，虚空杳冥之际，亦遍寻访而不知其处。”上悄然不怩曰：“未归天，复何之矣？”炷香冥烛，弥加恳至。三日夜，又奏曰：“于人寰之中，山川岳渎祠庙之内，十洲三岛江海之间，亦遍求访，莫知其所。后于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庑，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贵妃也。谓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隶上元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我谪于人间，以为侍卫耳。此后一纪，自当相见，愿善保圣体，无复意念也。’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合各半，玉龟子一，寄以为信，曰：‘圣上见此，自当醒忆矣。’言讫流涕而别。”什伍以此物进之，上潜然良久。乃曰：“师升天入地，通幽达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笔赐名“通幽”，赐物千段，金银各千两，良田五千亩，紫霞帔、白玉简，特加礼异。

暇日问其所受之道，曰：“臣师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于后城山中，教以召命之术曰：‘可以辅赞太平之君，然后方得飞升之道。’戒以护气希言，目不妄视，绝声利，远嚣尘，则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问升天入地，何门而往，何所为碍。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焚，入水不濡，蹑虚如履实，触实如蹈虚。虽九地之厚，巨海之广，八极之远，万方

没有找到贵妃娘娘的踪迹。”唐玄宗说：“爱妃绝不会落到阴曹与鬼魂们为伍的。”第二天夜晚，杨什伍又奏报说：“我去了九重天界，在虚空浩瀚的天空和日月星辰之间遍加寻访，仍然没找到贵妃娘娘。”唐玄宗沉默了半天，不高兴地说：“也没去天上，那又能去哪里呢？”然后就熄了灯烛点起香火，更加诚恳地祈求杨贵妃能降临。第三天夜里，杨什伍又奏报说：“我又找遍了人间的河流山川寺庙道观，还去了十洲三岛及江海之间，遍加寻访，仍然没有找到贵妃娘娘。后来，我来到东海的蓬莱山顶，南宫西屋，有群仙居住的地方，有一位上元女仙名叫太真，就是贵妃娘娘。她对我说：‘我现在是太上的侍女，隶属于上元宫。陛下本来是太阳朱宫的神仙，由于他有了很重的凡念，才让他下凡到人世，我也被贬到人间侍奉他。十二年后，我们就会相见，希望陛下多多珍重，保养圣体，不要再思念我了。’说罢，贵妃娘

娘就拿出陛下在开元年间赐给她的金钗和钿盒各一半，还有一只玉制的小龟作为凭据，说：‘陛下见了这几件东西，自然就会醒悟想起往事了。’然后，她就流着泪和我告别了。”杨什伍把杨贵妃让他捎的那几样东西进献给唐玄宗，玄宗睹物伤情，饮泣了很久。唐玄宗对杨什伍说：“道长你能够升天入地，和仙界冥府相通，真是一位道术高明的仙师啊！”当时就提笔赐名为“通幽”，赐给他上千种宝物，金银各一千两，良田五万亩，还赐给他紫霞图样的帔肩和白玉笏版，对他优礼有加。

后来唐玄宗在闲暇时间杨什伍跟谁学的道术，杨什伍说：“我的老师是西城王君青城真人，当年他在后城山里教给我召唤鬼神的技术，并说：‘可以用来辅助太平盛世的皇帝，然后你才能飞升成仙。’老师还告诫我要注重养气，少说话，眼睛不要乱看，杜绝对名利的追求，远离世间凡俗，说这样就可以超出于三界之上，升入太清仙境了。”唐玄宗又问他升天入地有什么途径，怕什么东西阻碍。杨什伍说：“得了仙道的人，在火中不怕烧，进水里不湿衣，脚踏虚空就像踩在实地上，脚踏实地又像踏在虚空中。不管多么厚的土地，多么宽的海洋，八极那么遥远，万方

之大，应念倏忽，何所拘滞乎？所以然者，形与道合。道无不在，毫芒之细，万物之众，道皆居之。”上善其对。居数载，乃登后城山，葺静室于其顶，时还其家。门人言天真累降于静室。一旦与群真俱去。出《仙传拾遗》。

那么广大，我一念之间就能出入其间，有什么拘束阻滞的呢？我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我的形体和道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道无处不在，从毫毛毫芒那么细微的东西，到世间万物，全都有道在其中。”唐玄宗非常赞赏他的回答。过了几年，杨什伍就上了后城山，在山顶上修了一间修炼道术的静室，也常常回家看看。他的弟子说神仙常常降临他的静室指导他修炼。后来有一天，杨什伍和一群神仙一同离开了。出自《仙传拾遗》。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孙思邈 司马承祯 尹 君

孙思邈

孙思邈，雍州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亦好释典。洛阳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识小，难为用也。”后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常谓所亲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唐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唐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名士，如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皆执师弟之礼以事焉。

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病，留在其宅，时庭前有大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户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

孙思邈

孙思邈是雍州华原人。七岁上学，每天能熟读一千多字。他快二十岁时，喜欢谈论庄、老及百家的学说，也喜欢佛经。洛阳总管独孤信，见了之后便感叹地说：“这是一个圣童，只怕他器量大见识少，很难任用。”后周宣帝的时候，孙思邈因为朝廷多有变故，就隐居到太白山里。隋文帝辅政的时候，征召他做国子博士，他称病不起。他常常对亲近的人说：“再过五十年，应当有一个圣人出世，那时候我才能帮他救济世人。”等到唐太宗即位时，征召他到京城，慨叹他的模样很年轻，对他说：“我因此知道有道术的人实在应当受到尊重，羡门、广成等神人确实不是虚传。”唐太宗准备授给他爵位，

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唐显庆四年，高宗召见他，任命他做谏议大夫，他又坚决推辞不接受。上元元年，他托病请求回乡，皇帝特地赐好马给他，并且把鄱阳公主的府邸赐给他居住。当时的名士，像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都用弟子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他。

孙思邈有一次随皇帝一起去了九成宫。卢照邻病了，住在他家，当时院子里有棵大梨树，卢照邻就为梨树写了篇赋。赋的序言说：“癸酉这年，我卧病在长安光德坊的官舍里，这里的老人说，这是鄱阳公主的府邸。从前鄱阳公主没出嫁就死了，所以

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道洽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閎、安期先生之俦也。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察之乡里，咸云数百岁。又共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目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彩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时照邻有盛名，而染恶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因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循而为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疣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则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失度，日月错行，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时，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道德，辅之以政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

她的城邑一直荒废着。当时有一位处士叫孙思邈，他通晓古今，精通各种数术。他谈论起道家的正一之道，就像古代的蒙县庄子；深通佛家的不二之学，就像当今的维摩诘。至于推算天文历法量度天地，则

可以与洛下閤、安期先生相提并论。他自己说生于开皇辛酉年，已经九十三岁了。到乡间打听他，人们都说他已经几百岁了。另外，他和人们一起谈论北周、北齐之间的事时，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亲眼见过一样。通过这些来验证，他应该不止一百岁了。然而他的耳不聩，眼不花，神采奕奕，可以说是古代的聪明博学长寿之人了。当时我很有名气，得了重病，嗟叹每个人的禀赋不同，不知道人长寿短命如此悬殊。于是就问孙思邈：‘名医治病，它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孙思邈回答说：‘我听说善于谈论天的人，一定要在人事上验证；善于谈论人的人，一定要以天道为依据。天有四时的变化，五行的运转，寒暑交替。它的运转，和气就下雨，发怒就刮风，凝结就是霜雪，张扬就是虹霓。这是天地的规律。人有四肢和五脏，有醒有睡，有呼有吸，循环往复，流动就形成人体的血气循环，表现出来就呈现为人的气色，发出来就成了人的声音。这是人体的规律。阳运用的是精神，阴运用的是形体，这是天和入相同的地方。等到失去这种正常规律，热气上升则生热，不然就生寒，凝结就成为肉瘤，凹陷就成为痈疽，一跑就会喘息疲乏，血气耗尽就会脸色焦枯，病情呈现在表面，病变会导致形体变化。把这种道理类推到天地方面，也是这样的。所以，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有盈有缩，星辰运行失去了常度，日月的运行出现错乱，彗星离开轨道飞行，这是天地的大病；寒暑不正常，这是天地的热气上升与否的表现；岩石泥土耸起，这是天地的肉瘤；山崩地陷，这是天地的痈疽；狂风暴雨，这是天地的喘息疲乏；雨露润泽不及时，江河干涸，这是天地的焦枯。良医治病，用药石疏导，用针剂救助；圣人济世，用道德调和，用政事辅助。所以，人身上有可以治好的病痛，天地间有可以消除的灾祸。’他又说：‘胆子要大而用心要细，心智要圆活而行为要方正。《诗经》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的

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其文学也，颖出如是；其道术也，不可胜纪焉。”

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于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尝将其五子挺、傲、

俊、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侑当晚达，佺最居重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自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齐卿后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邈初谓齐卿言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空衣而已，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十卷、《摄生真箴》《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开元中，复有人见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接，每来往参请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师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时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是小心；“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说的是大胆；“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这是说行为的方正；“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这是说心智的圆活。他的文辞，如此超拔突出；他的道术也记不过来。”

当初魏徵等人受命编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怕有遗漏，多次向孙思邈请教，他用口传授，就像亲眼所见一样。东台侍郎孙处约，曾经带着五个儿子孙挺、孙徽、孙俊、孙侑、孙佺去拜见孙思邈。孙思邈说：“孙俊将会首先显贵；孙侑将会显达得较晚；孙佺的地位最高，灾祸出在执掌兵权上。”后来情况都和他说的一样。太子詹事卢齐卿，小时候向孙思邈请教人伦的事情，孙思邈说：“你今后五十年，地位可达到一方诸侯之长，我的孙子会成为你属下的官吏，你应当自己保重才是。”卢齐卿后来做了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溥，果然做了徐州萧县的县丞。孙思邈当初对卢齐卿说这话的时候，孙溥还没有出生，就预先知道了他的事情。他的各种奇异的事情，大多如此。永淳元年，孙思邈去世。死前遗命要薄葬，不要在墓中埋藏殉葬品，不要用活着的牛羊祭奠。死后一个多月，他的脸色没变。抬

起他的尸体往棺材里装的时候，只剩下空空的衣服而已，当时的人都感到奇怪。他亲自注释了《老子》《庄子》，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十卷、《摄生真纂》《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开元年间，又有人发现孙思邈隐居在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来往，宣律师常常来来往往地向他参学请教佛教宗旨。当时天大旱，有一个西域的僧人请求在昆明池筑坛求雨，皇上下诏让有关部门准备香灯。一共七天，昆明池的水位降下去几尺。忽然有一位老人夜里到宣律师那里求救，说：“我是昆明池里的龙，天很久不下雨，并不是因为我。一个胡僧要用我的脑子做药，欺骗天子说求雨，我的命危在旦夕，请和尚用法力救助保护我。”宣公推辞说：“贫僧持守戒律罢了，你可以去求孙思邈先生。”老人于是来到孙思邈这里，孙思邈说：“我知道昆明池龙宫里有三十个神仙药方，如果能让我看看，我就救你。”老人说：“这些药方上帝不准随便外传，现在情况紧急，我当然不会吝惜！”过了一會兒，

捧方而至。思邈曰：“尔但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又尝有神仙降，谓思邈曰：“尔所著《千金方》，济人之功，亦已广矣。而以物命为药，害物亦多，必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轻举矣。昔真人桓闾谓陶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后思邈取草木之药，以代虻虫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首，行之于世。

及玄宗避羯胡之乱，西幸蜀。既至蜀，梦一叟须鬓尽白，衣黄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孙思邈也，庐于峨眉山有年矣。今闻銮驾幸成都，臣故候谒。”玄宗曰：“我熟识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远而至，亦将有所求乎？”思邈对曰：“臣隐居云泉，好饵金石药，闻此地出雄黄，愿以八十两为赐。脱遂臣请，幸降使赍至峨眉山。”玄宗诺之，悸然而寤，即诏寺臣陈忠盛，挈雄黄八十两，往峨眉宣赐思邈。忠盛既奉诏，入峨眉，至屏风岭，见一叟貌甚俊古，衣黄襦，立于岭下。谓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孙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黄赐先生。”其叟俛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赐雄黄，今有表谢，属山居无翰墨，天使命笔札传写以进也。”忠盛即召吏执牒染

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录焉。”忠盛目其石，果有朱字百余，实表本也，遂誉写其字。写毕，视其叟与石，俱亡见矣。于是具以其事闻于玄宗。玄宗因问忠盛，叟之貌与梦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隐或见。

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儿十余岁，不食荤血，父母以其好善，便于白水僧院为童子。忽有游客称孙处士，周游院中讫，

老人捧着药方来了。孙思邈说：“你只管回去，不用担心胡僧。”从此池水忽然暴涨，几天便漫上岸来，胡僧羞愧愤怒而死。另外，曾经有个神仙从天而降，对孙思邈说：“你所著的《千金方》，济人的功效也很广大了。但是用生物做药，残害的生物也太多了，你必定只能通过尸解的方式成仙，不能白天升天成仙了。从前，真人桓闾说陶贞白的事情也是这样，这是你本来就知道的。”此后孙思邈采用草木做药，以代替虻虫、水蛭等生物。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个，流行于世。

后来唐玄宗躲避安史之乱，向西逃往蜀地。到达蜀地后，他梦见一位老汉须发皆白，穿黄色衣服，在他面前拜了两拜，然后奏道：“我是孙思邈，在峨眉山居住多年了。现在听说皇上驾临成都，所以我在这里迎候拜谒。”唐玄宗说：“我熟知先生您的名字很久了，现在您不怕道路遥远来到这里，也是有所求吗？”孙思邈回答说：“我隐居在云泉之间，喜欢吃金石之药，听说此地出产雄黄，希望赐给我八十两。如果能满足我的要求，请派使者带到峨眉山来。”唐玄宗答应了，心中惊悸而醒，立即诏命侍臣陈忠盛带八十两雄黄，到峨眉山去赐给孙思邈。陈忠盛奉诏之后来到峨眉山，走到屏风岭，遇见一个容貌很俊逸古朴的老头，穿黄色衣服站在岭下。老头对陈忠盛说：“你是天子的使者吗？我就是孙思邈。”陈忠盛说：“皇上让我把雄黄赐给你。”那老头躬身接受，然后说：“我承蒙天子赏赐雄黄，现在有表章致谢，但山中没有笔墨，请您执笔转抄送进宫中。”陈忠盛立即让官吏拿来纸笔蘸墨。老头指着一块石头说：“表章在那石头上，您可以抄录下来。”陈忠盛看那石块，果然有一百多个红字，确实是表章，于是就把那些字抄录下来。抄完之后，再看老头和石头，就都不见了。于是陈忠盛把这事详细地上奏唐玄宗。唐玄宗于是问陈忠

盛，老头的相貌果然与梦中的一样，因此更感惊奇。从此，孙思邈时隐时现。

咸通末年，峨嵋山下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个十几岁的男孩，从来不吃荤腥食物，父母认为他喜欢行善，就让他到白水僧院做了童子。忽然有一位游客，自称是孙处士，在院中游览一圈之后，

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曰：“为我如茶法煎来。”处士呷少许，以余汤与之，觉汤极美，愿赐一碗。处士曰：“此汤为汝来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吃。因与同侣话之，出门，处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飞。众方惊异，顾视煎汤铔子，已成金矣。其后亦时有人见思邈者。出《仙传拾遗》及《宣室志》。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字子微。博学能文，攻篆迥为一体，号曰“金剪刀书”。隐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累征之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屡加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问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老子》经云：‘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见知，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睿宗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之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留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乃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要。”睿宗深赏异，留之欲加宠位，固辞。无何告归山。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余篇，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世。时卢藏用早隐终南山，后登朝，居要官。见承祯将还天台，藏用指终南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天台？”承祯徐对曰：“以仆所观，乃仕途之捷径耳。”藏用有惭色。

从袖中取出一包汤药碎末交给童子，说：“为我像烹茶那样煎好。”煎好之后，处士喝了一些，把剩下的汤汁给了童子，童子觉得汤汁的味道极美，希望赐给他一碗。处士说：“这药就是为你来的！”就给了他一小勺药沫，让他煎着吃。于是童子便向同伴们说了这事，出门一

看，处士已离去了，童子也乘空飞起来。众人正在惊异，回头一看那煎药的锅子，已变成金的了。这以后也时常有人见到孙思邈。出自《仙传拾遗》及《宣室志》。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字子微。博学多才，善写文章，他精习篆书，自成一体，号称“金剪刀书”。他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有服用丹药的道术。武则天多次征召他，他都不来。唐睿宗崇尚道教，对他屡次给予特别的尊敬，他才应召赴京。唐睿宗向他问起阴阳术数的事，他回答说：“《老子》上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心中想到的，眼里看到的事物，常常削弱欲望尚且不能做到不想不看，难道还要再钻研异端而增加心智上的思虑吗？”睿宗说：“以无为的方法治理自身，可以算得上是清高；用无为的方法治理国家，怎么办呢？”他回答说：“国家就像人身一样。《老子》上说：‘留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乃无私焉，而天下理。’《易经》上说：‘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因此知道天不必说话就有信誉，不须作为就能成功。无为的要旨就是治理国家的要旨。”睿宗对他的见解深表赞赏和惊异，要把他留在宫中，封他做大官，他坚决推辞。不久他告辞回山。皇上就赐给他宝琴和花披肩，派人送他。很多公卿都作诗送他，常侍徐彦伯挑选了其中三十多首最好的编成一个集子，还为诗集写了序言，命名为《白云记》，如今流传于世。当时有一个叫卢藏用的人，他早年隐居在终南山，后来登上朝廷，身居显要职位。他见司马承祯要回天台山，就用手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这终南山里就有不少好地方，何必非回天台山呢？”司马承祯不慌不忙地说：“依我所见，终南山是当官的捷径而已。”卢藏用听后满脸羞惭。

玄宗有天下，深好道术，累征承祯到京，留于内殿，颇加礼敬，问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祯隐而微言。玄宗亦传而秘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玄宗理国四十余年，虽禄山犯关，銮舆幸蜀，及为上皇，回，又七年，方始晏驾。诚由天数，岂非道力之助延长耶！初玄宗登封太岳回，问承祯：“五岳何神主之？”对曰：“岳者山之巨，能出云雨，潜储神仙，国之望者为之；然山林之神也，亦有仙官主之。”于

是诏五岳于山顶列置仙官庙，自承祜始也。又蜀女真谢自然泛海，将诣蓬莱求师。船为风飘，到一山，见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马承祜，名在丹台，身居赤城，此真良师也。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飞仙无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祜受度，后白日上升而去。承祜居山，修行勤苦，年一百余岁，童颜轻健，若三十许人。有弟子七十余，一旦告弟子曰：“吾自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常有真灵降驾。今为东海青童君、东华君所召，必须去人间。”俄顷气绝，若蝉蜕然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尔。原未注出处，查出《大唐新语》。

尹 君

唐故尚书李公诜镇北门时，有道士尹君者，隐晋山，不食粟，常饵柏叶，虽发尽白，而容状若童子，往往独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者，顾谓人曰：“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岁，已识尹君矣，迨今七十’

唐玄宗继位统治天下之后，也深深爱好道术，多次征召司马承祜到京城，请他到内殿，对他非常礼貌尊重，向他请教延长寿命超脱尘世的事，司马承祜讲得很隐秘。唐玄宗也秘密地记录收藏，所以世人无法得知他们谈话的内容。从此，唐玄宗治理国家四十多年，虽然经历安禄山侵犯潼关，避难去到蜀地，等到作为太上皇回到京城，又过了七年才死去。他的死固然是因为天数，难道不也是道力帮助他延长了寿命吗？当初，唐玄宗登封太岳回来，问司马承祜：“五岳是什么神主宰的？”司马承祜说：“岳是山中最大的，能兴起云雨，能潜藏各种神仙，国中有声望的人管理它；但是山林之神，也是有仙官主管的。”皇帝于是诏令在五岳山顶上修建仙官庙，这种仙官庙，就是从司马承祜进言后开始有的。另外，有一位蜀地的女真人谢自然，她乘船过海，要到蓬莱去求师。船被风刮，来到一座山前，见到一位道人，指点她说：“天台山的司马承祜，名在丹台，身居赤城，他是真正的良师。蓬莱离弱水三十万里，不是坐船可去的，不是飞天的神仙是无法到达的。”谢自然就回去求司马承祜，受到超度，于是后来她得道成仙，飞升而去。司马承祜久居深山，勤修苦行，活到一百多岁，面色还像儿童那样红润，步履仍很轻快，好像三十多岁的人。他

有七十多位弟子，一天早晨，他告诉弟子们说：“我自从居住玉霄峰，向东望蓬莱，常常有真仙驾临。现在我受到东海青童君、东华君的召请，必须离开人间。”不一会儿他就咽气了，像蝉蜕那样脱离肉体成仙而去了。弟子们只好埋葬了他的衣服帽子。原本未注出处，据查出自《大唐新语》。

尹 君

唐朝原尚书李公诩镇守北门时，有一位叫尹君的道士在晋山隐居，他不吃粮食，常吃柏树叶，虽然头发全白了，但是脸色和儿童一样，常常单独到城中游逛。乡里中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汉，回头对周围人说：“我小的时候，曾听李老汉说过，李老汉就是我的外祖父。他说：‘我七岁那年，就认识尹君，到现在七十

余年，而尹君容状如旧，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几何为人间人；汝方壮，当志尹君之容状。’自是及今，七十余岁矣，而尹君曾无老色，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耶？”北门从事冯翊严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驱驾而诣焉。其后严公自军司马为北门帅，遂迎尹君至府庭，馆于公署，终日与同席。常有异香自肌中发，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学浮图氏，尝曰：“佛氏与黄老固殊致。”且怒其兄与道士游。后一日，密以堇斟致汤中，命尹君饮之。尹君既饮，惊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坚，有异香发其中。公命剖而视之，真麋脐也。自是尹君貌衰齿堕，其夕卒于馆中。严公既知女弟之所为也，怒且甚，即命部将治其丧。后二日，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圣观道士朱太虚，因投龙至晋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虚惊而问曰：“师何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堇斟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堇斟安能败吾真耶！”言讫，忽亡所见。太虚窃异其事，及归，具白严公。曰：“吾闻仙人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变异之如是耶？”将命发其墓以验之，然虑惑于人，遂止其事。出《宣室志》。

多年了，而尹君的模样和过去一样，他大概是神仙吧？我要老了，自己估计在人世上也活不了几年了；你正年轻，应当记住尹君的容颜。’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七十多年了，而尹君竟没有一点衰老的表

现，难道他是把千百年当作一瞬间吗？”北门从事冯翊人严公绶是个好奇的人，敬慕尹君是得道的人，常常在休假日驱车到尹君那里去拜访。后来，严公绶从军司马升任北门帅，就把尹君接到府中，住在公署，整天与他坐在一起。严公绶发现常常有一种异香从尹君的肌肉中散发出来，就更加敬重他。严公绶有一个妹妹，学佛教，曾说：“佛教与道教根本不同！”而且她对哥哥与道士交往很生气。后来有一天，她秘密把苦蕒放在汤里，让尹君喝。尹君喝完之后，吃惊地站起来说：“我大概要死了！”不一会儿，他吐出一块很硬的东西，那东西里面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香味。严公绶让人剖开一看，原来是一块麝香。从此尹君容颜衰老，牙齿脱落，那天晚上便死在严公绶的公馆中。严公绶知道妹妹的所作所为之后，非常生气，立即让部下为尹君办理丧事。过了两天，把尹君葬在汾水西边二十里的地方。第二年秋天，有一位照圣观的道士朱太虚，到晋山去投放一条龙，忽然在山中遇见尹君。朱太虚吃惊地问道：“仙师为什么到了这里？”尹君说：“去年我在北门，有人把苦蕒放在汤里让我喝，我故意装死给他们看，可是，蕒汤怎么能败坏我的真功呢？”说完，就忽然不见了。朱太虚心里感到奇怪，等回到北门，详细向严公绶作了汇报。严公绶说：“我听说仙人是死不了的，如果有死的，也只不过是脱离肉体罢了，不然怎么会有这种怪事呢？”他想让人打开坟墓检验一下，但是担心那样会让人迷惑，就停了下来。出自《宣室志》。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罗公远 仆仆先生 蓝采和

罗公远

罗公远，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设，观者倾郡。有一白衣人，长丈余，貌甚异，随群众而至，门卫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过，叱曰：“汝何故离本处，惊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摄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宴所，具白于刺史。刺史问其姓名，云：“姓罗，名公远，自幼好道术。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须令我见本形。”曰：“请俟后日。”至期，于水滨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岸丈余，引水入。刺史与郡人并看。逡巡，有鱼白色，长五六寸，随流而至，腾跃渐大，青烟如线，起自坎中。少顷，黑气满空，咫尺不辨。公远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电光注雨如泻，须臾即定。见一大白龙于江心，头与云连，食顷方灭。时玄宗酷好仙术，刺史具表其事以进。

罗公远

罗公远本是鄂州人。鄂州刺史春天设宴，全郡的人都来观看。有一个一丈多高的穿白衣服的人，相貌非常奇特，也随着人群前来参加，守门的人都觉得他很奇怪。不一会儿，有一个小童从那人身旁经过，呵斥道：“你为什么离开你该呆的地方，跑到这来惊吓官吏们呢？还不赶快离开！”那人就提着衣服跑了。官吏就把那个小童捉住，送到举行宴会的地方，详细向刺史报告了事情经过。刺史问小童的姓名，小童说：“姓罗，名公远，从小喜好道术。刚才发现守江龙上岸来看热闹，我急忙赶来让他回去。”刺史不信，说：“必须让我看到他的原形我才相信。”罗公远说：“请等到后天。”到了第三天，他在水边挖了一个小坑，才一尺深，离岸一丈多远，他把水引到坑里来。刺史和郡中的人都来观看。没过多久，有一条白色的鱼，长五六寸，

随着水流来到，慢慢飞腾变大，有一缕线一样的青烟从坑中升起。再过一会儿，只见黑气满天，咫尺之间也看不清东西。罗公远说：“大家可以到津亭上去了。”大家还没走到津亭，忽然雷电大作，大雨如泻，霎时又平息下来。只见一条大白龙出现在江心，头和云相连接，一顿饭的功夫才消失。那时玄宗非常喜欢仙术，刺史把这事详细写成奏疏送往京城。

时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棋。二人见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棋子数十枚，问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开果无，并在公远处，方大骇异。令与张、叶等齿坐。剑南有果初进，名为日熟子。张与叶以术取，每过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顾而语曰：“莫是罗君否？”时天寒围炉，公远笑，于火中素树一箸，及此除之，遂至。叶诘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无路可过；适火歇，方得度。从此众皆敬伏。

开元中，中秋望夜，时玄宗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其色如银，请玄宗同登。约行数十里，精光夺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记其声调，遂回。却顾其桥，随步而灭。且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时武惠妃尤信金刚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痒。公远折竹枝，化七宝如意以进。玄宗大悦，顾谓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曰：“此幻化耳。臣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宝如意以进。公远所进者，即时化为竹枝耳。

及玄宗幸东洛，武妃同行，在上阳宫麟趾殿。方将修殿，其庭有大方梁数丈，经六七尺。时公远、叶尊师、金刚三藏，皆侍从焉。玄宗谓叶尊师曰：“吾方闲闷，可试小法以为乐也。师试为朕举此方木。”叶受诏作法，方木一头揭

当时唐玄宗正在和张果、叶法善下棋。张、叶二人见了罗公远大笑道：“小小村童知道什么！”二人就各握了十几枚棋子，问道：“这手里有什么东西？”罗公远说：“都是空手。”等张开手一看，果然什么也没有，棋子都到了罗公远那里，二人这才感到很惊异。皇上让罗公远

与张、叶二人平起平坐。剑南有一种果子，刚刚开始进贡，名叫日熟子。张果与叶法善用法术运取，每天一过正午必然送到。那一天，直到天黑都没送到，张、叶二人互相看着说：“恐怕是罗公远捣鬼？”当时天冷，大家围着火炉，罗公远一笑，火中原先插着一根筷子，到这时拔掉它，日熟子就送来了。叶法善盘问使者，使者说，要到京的时候，焰火连天，无路可过，刚才火停了，才能过来。从此，众人都尊敬佩服他。

开元年间，八月十五的晚上，当时唐玄宗在宫中赏月。罗公远奏道：“陛下想不想到月中看看呢？”于是就拿起手杖，向空中扔去，手杖变成一座大桥，桥是银色的，罗公远请玄宗一块登上大桥。大约走了几十里，便觉精光耀眼，寒气侵人，来到了一座大城阙下。罗公远说：“这就是月宫。”只见几百位仙女，都穿白绢宽袖衣服，在广场上跳舞。玄宗问道：“这是什么乐曲？”罗公远说：“是《霓裳羽衣曲》。”玄宗暗中记下那乐曲的声调，于是就回来了。回头看那桥，随着脚步渐渐消失。玄宗召来乐官，按照他记下来的声调谱成了《霓裳羽衣曲》。当时武惠妃尤其相信金刚三藏，玄宗来到功德院，忽然因为背发痒而感到难受。罗公远折了一根竹枝，把它变成一个七宝如意送给玄宗。玄宗很高兴，看着金刚三藏说：“你能达到这种程度吗？”金刚三藏说：“这个是别的东西变的，我给陛下取真的来。”于是从袖子里取出一个七宝如意交给皇上。罗公远进献的那个，当时就变成了竹枝。

等到玄宗游幸东都洛阳，武惠妃同行，住在上阳宫麟趾殿。当时正要修殿，那院中有一根几丈长的大方梁，直径六七尺。当时罗公远、叶法善、金刚三藏，都侍候跟随在玄宗左右。玄宗对叶法善说：“我正闲闷，你们可以演示一些小法术来取乐哦。法师试着为我举起这根方木吧！”叶法善受皇命作法，方木一头抬起来

数尺，而一头不起。玄宗曰：“师之神力，何其失耶！”叶曰：“三藏使金刚善神，众压一头，故不举。”时玄宗奉道，武妃宗释，武妃颇有悦色，三藏亦阴心自欢，惟公远低头微哂。玄宗谓三藏曰：“师神咒有功，叶不能及，可为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诏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顶真言，未终遍，叶身欬欬就瓶；不三二遍，

叶举至瓶嘴；遍讫，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悦，良久谓三藏曰：“师之功力，当得自在，既使其入，能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咒之。诵佛顶真言数遍，叶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师，今为三藏所咒而没，不得见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惧。玄宗谓公远曰：“将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远笑曰：“法善不远。”良久，高力士奏曰：“叶尊师入。”玄宗大惊曰：“铜瓶在此，自何所来！”引入问之，对曰：“宁王邀臣吃饭，面奏的不放。臣适宁王家食讫而来，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贺。

已而使叶设法篆。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之。叶禹步叩齿，绕三匝曰：“太上老君摄去。”盆下袈裟之缕，随色皆摄，各为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毁如此！”玄宗曰：“可正乎？”叶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启之，袈裟如故。叶又取三藏钵，烧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头，失声而走。玄宗大笑。公远曰：“陛下以为乐，乃道之末法也，叶师何用逞之？”玄宗曰：“师不能为朕作一术，以欢朕耶？”公远曰：“请更问三藏法术何如。”三藏曰：几尺，而另一头却不起来。玄宗说：“法师的神力，为什么丧失了昵？”叶法善说：“三藏让金刚善神一起压在一头，所以抬不起来。”当时玄宗信奉道教，武惠妃信仰佛教，武惠妃很高兴，三藏也暗自高兴，只有罗公远低头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玄宗对金刚三藏说：“你的神咒很有功力，叶法善比不上你，你能用咒语把叶法善弄到澡瓶里去吗？”三藏得到皇上的命令，放好了澡瓶，让叶法善在座位上坐好，就开始念“法大佛顶真言”咒语，还没念完一遍，叶法善的身体就快速靠近瓶子；不到两三遍，叶法善的身体就上到了瓶口；念完咒语，叶法善轻轻地进到瓶中。玄宗很不高兴，许久才对三藏说：“你的功力，应该能自由自在，既然能让他进去，还能让他出来吗？”三藏说：“这是我基本的法术。”于是就念咒，念“佛顶真言”念了好几遍，叶法善都不出来。唐玄宗说：“我的法师，现在被三藏咒没了，看不到了！”武惠妃大惊失色，三藏也很恐慌。唐玄宗对罗公远说：“要怎么办才能让叶法善回来呢？”罗公远说：“叶法善离此不远。”过了很久，高力士奏报说：“叶尊师进来了！”唐玄宗大惊道：“铜瓶在这里，他是从哪儿来的？”领他进来询问，叶法善回答

说：“宁王请我吃饭，我如面奏，您一定不肯放我去。我刚在宁王家吃完饭而来，不借他这一咒，我怎么能去呢？”玄宗大笑，武惠妃和三藏都表示祝贺。

然后让叶法善展示道家符咒。于是叶法善拿三藏的金襴袈裟折起来，把它用一个盆扣上。叶法善像大禹一样跛行，叩动牙齿，绕盆三圈，说：“太上老君拽去！”盆下袈裟的丝线，随着不同的颜色，各被拽成一堆一堆的。三藏说：“可惜这件金襴袈裟了，毁坏到这种程度！”玄宗说：“可以恢复吗？”叶法善说：“可以。”他又用盆把那袈裟扣上，念咒道：“太上老君恢复它！”打开一看，袈裟果然又变得像原来一样了。叶法善又取来三藏的钵子，把它烧得通红，用手捧着往三藏头上戴，三藏吓得失声而逃。玄宗大笑。罗公远说：“陛下觉得这个好玩，其实这只是道术中的末流法术，叶法师何必显示它！”玄宗说：“你不能为我作一个法术，让我高兴高兴吗？”罗公远说：“请再问问三藏有什么法术。”三藏说：

“贫道请收固袈裟，试令罗公取，取不得则罗公输，取得则僧输。”于是令就道场院为之。三藏结坛焚香，自于坛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贮之银合，又安数重木函，皆有封锁，置于坛上。玄宗与武妃、叶公，皆见中有一重菩萨，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刚围之，贤圣比肩，环绕甚严。三藏观守，目不暂舍。公远坐绳床，言笑自若。玄宗与叶公皆视之。数食顷，玄宗曰：“何太迟迟，得无劳乎！”公远曰：“臣斗力，安敢自炫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启观耳。”令开函取袈裟，虽封鎖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远奏曰：“请令人于臣院内，敕弟子开柜取来。”即令中使取之，须臾袈裟至。玄宗问之，公远曰：“菩萨力士，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参上界；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术士所知。适使玉清神女取之，则菩萨金刚不见其形，取若坦途，何碍之有。”玄宗大悦，赏赉无数。而叶公、三藏然后伏焉。

时玄宗欲学隐遁之术，对曰：“陛下玉书金格，以简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国安人，诚宜习唐、虞之无为，继文、景之俭约，却宝剑而不御，弃名马而不乘，岂可以万乘之尊，四海之贵，宗庙之重，社稷之大，而轻徇小术，为戏玩之事乎？若尽臣术，必怀玺入人家，

困于鱼服矣。”玄宗怒，骂之。遂走入殿柱中，数玄宗之过。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复入玉碣中。又易碣，破之为数十片，悉有公远之形。玄宗谢之，乃如故。玄宗后又坚学隐形之术，强之不已，

“我把袈裟收放牢固，试让罗公来取，如果不能取走那就是罗公输了；如果能取走，则是我输了。”于是皇上让他们在道场院做这事。三藏筑坛烧香，亲自坐在坛上作法，把袈裟存放在一个银盒子里，又把银盒子装进几层木匣子里，每层都上了锁，放在坛上。玄宗和武惠妃、叶法善，都看到里面有一重菩萨，外面有一重金甲神人，再外面还有一重金刚力士围守着，贤才圣人肩并着肩，包围得很严密。三藏看守在那里，眼睛一刻也不离开。罗公远坐在绳床上，谈笑自若。玄宗和叶法善都看着他。几顿饭的时间过去了，玄宗说：“为什么这么慢呢？难道是太劳累了吗？”罗公远说：“我斗法力，怎么敢自己显示能耐呢？陛下只要让三藏打开看看就知道了。”玄宗让三藏打开匣子取出袈裟，虽然外面仍旧锁着，但里边已经空了。玄宗大笑。罗公远奏道：“请派人到我的院内，让弟子开柜拿来。”玄宗立即派中使去取，不一会儿，袈裟就取来了。玄宗问这是怎么回事，罗公远说：“菩萨、力士，是圣贤中一般的；甲兵、诸神，是道术之中较小的，都有可以参与上界的功力；至于太上至真的奥妙，不是术士所能知道的。刚才我让玉清神女去取，那么菩萨和金刚也都看不到她的形迹，去取就像走在平路上，能有什么障碍呢？”玄宗非常高兴，赏赐无数。从此以后，叶法善、三藏也都很佩服罗公远。

当时玄宗要学隐遁之术，罗公远回答说：“陛下玉书金格已经记录在九清了。你是真人下凡，为的是保国安民，实在应该学习唐尧虞舜的无为而治，继承文帝景帝俭朴节约的作风，放弃宝剑不佩带，放弃名马不乘坐。怎么能不顾万乘的尊位、四海的富贵及如此重大的宗庙社稷，而轻率地去学习小道，做游戏玩耍的事呢？如果您学完我的道术，必将揣着玉玺走进别人家，在微服出游时受困。”玄宗大怒，骂他。于是他就跑进殿柱子里，数落玄宗的过错。玄宗更怒，就换了一根柱子，把原来那根殿柱打破，他又进到柱脚石中。玄宗又下令换了柱脚石，把换下来的柱脚石砸碎成几十片，每片都有罗公远的形迹。玄宗向他道歉，才恢复正常。玄宗后来又硬要学隐形之术，不断

强迫罗公远教他，

因而教焉。然托身隐，常有不尽，或露裾带，或见影迹，玄宗怒斩之。

其后数岁，中使辅仙玉，奉使入蜀，见公远于黑水道中，披云霞衲帔，策杖徐行。仙玉策马追之，常去十余步，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师云水适意，岂不念内殿相识耶！”公远方伫立顾之。仙玉下马拜谒讫，从行数里。官道侧俯临长溪，旁有巨石，相与渡溪据石而坐。谓仙玉曰：“吾栖息林泉，以修真为务。自晋咸和年入蜀，访师诸山，久晦名迹。闻天子好道崇玄，乃舍烟霞放旷之乐，冒尘世腥膻之路，混迹鸡鹜之群，窥阅蜉蝣之境，不以为倦者，盖欲以至道之贵，俯教于人主耳。圣上延我于别殿，遽以灵药为索，我告以人间之肺腑，羣血充积，三田未虚，六气未洁，请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为限。不能守此诚约，加我以丹颈之戮，一何遑遽哉！然得道之人，与道气混合，岂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于我哉！但念主上列丹华之籍，有玉京交契之旧，躬欲度之，眷眷之情，不能已已。”因袖中出书一缄，谓仙玉曰：“可以此上闻，云我姓维，名_△退，静真先生弟子也，上必寤焉。”言罢而去。仍以蜀当归为寄，遂失所在。

仙玉还京师，以事及所寄之缄奏焉。玄宗览书，惘然不怿。仙玉出，公远已至，因即引谒。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对曰：“陛下尝去臣头，固改之耳。罗（羅）字去头，维字也；公字去头，_△字也；远（遠）字去头，_退字也。”玄宗稽首陈过，愿舍其尤。公远欣然曰：“盖戏之耳。夫得

因而罗公远只好教他。然而玄宗隐身，总有没隐藏好的地方，有时露出裾带，有时露出影子，玄宗非常生气，就把罗公远杀了。

此后过了几年，中使辅仙玉奉使进入蜀地，在黑水道上看见了罗公远，他披着绣有云霞图案的衣帔，拄着手杖慢慢行走。仙玉策马追赶，常常只离他十几步，却总不能追上他。仙玉喊道：“罗天师周游四方，十分快意，难道不想念在宫中相识的朋友吗？”罗公远这才站住回头看着仙玉。仙玉下马拜谒之后，二人一起走了几里。官道旁边有一条长长的溪流，溪旁有一块巨石，二人一起渡过溪流，坐到巨石

上。罗公远对仙玉说：“我栖息在山野之中，把修炼本性当作主要任务。自从东晋咸和年间进入蜀地，在各大山之中访师求教，长期隐藏姓名和踪迹。听说皇上喜欢道教崇尚玄学，我就舍弃了山间美景和行动自由的乐趣，冲入尘世间腥膻恶臭的道路中，与一群鸡鸭般的人呆在一起，窥视蜉蝣般小人物的境界，我之所以不知疲倦地这样做，是想用最崇高的道理教导皇帝罢了。皇上把我迎到别殿，急忙向我索要灵药，我告诉他，人间的脏腑，充满荤血，三田还不空虚，六气也不清洁，请等到以后再给，以十年为期限。但是他不守信用，砍了我的脑袋，多么可怕呀！然而得道成仙的人，早已与道气混合在一起，怎么能用世俗的兵刃水火来加害我呢？我只是考虑到他毕竟名列仙籍，在仙界又与我有一段旧交，所以想亲自度他脱世，这拳拳深情，一直不能了却。”于是，罗公远从袖中取出一封书信，对仙玉说：“可以把这信交给皇上，就说我姓维，名_△逖，是静真先生的弟子，皇上一定会明白的。”说完就离去了。他还把蜀地的当归让仙玉捎给皇帝，于是就不见了。

辅仙玉回到京城，把事情和托寄的信全部奏报给玄宗。玄宗看了信，闷闷不乐。辅仙玉刚退出去，罗公远就已到了，便领他去见皇上。玄宗说：“先生为什么要改换姓名呢？”罗公远回答说：“陛下曾经砍去我的头，所以才改。罗（羅）字去了头，是维字；公字去了头，是_△字；远（遠）字去了头，是逖字。”玄宗磕头认了错，希望原谅他的罪过。罗公远高兴地说：“开个玩笑而已！得

神仙之道者，劫运之灾，阳九之数，天地沦毁，尚不能害，况兵刃之属，那能为害也？”异日，玄宗复以长生为请。对曰：“经有之焉，我命在我，匪由于他。当先内求而外得也。刳心灭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因以《三峰歌》八首以进焉，其大旨乃玄素黄赤之使，还婴溯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气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怠。岁余，公远去，不知所之。天宝末，玄宗幸蜀，又于剑门奉迎銮辂，卫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矣。出《神仙感遇传》及《仙传拾遗》《逸史》等书。

仆仆先生

仆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自云姓仆名仆，莫知其所由来，家于光州乐安县黄土山。凡三十余年，精思，饵杏丹，衣服饮食如常人，卖药为业。开元三年，前无棣县令王滔寓居黄土山下，先生过之。滔命男弁为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术。时弁舅吴明珪为光州别驾，弁在珪舍。顷之，先生乘云而度，人吏数万皆睹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术未成，奈何舍我而去？”时先生乘云而度，已十五过矣，人莫测。及弁与言，观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诘之曰：“子之甥乃与妖者友，子当执。”其舅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状白。先生曰：“余道者，

道成仙的人，即使是劫运的灾难，阳九的厄运，天塌地陷之类，尚且无法伤害我们，何况兵刃之类，怎么能害得了我呢？”过了几天，玄宗又向罗公远求救长生不老之术，罗公远回答说：“经书里有这样的说法，我的生命在我自己，并非由他人决定。应当先做好内部的自我修养，再来求得外在的收获。消除内心的杂念，穿草衣吃树叶，不是至高地位的人所能做到的。”于是他把八首《三峰歌》献给唐玄宗，大旨说的是阴阳黄赤的运用，返老还童之类的内容。唐玄宗按照要求去做，一年多以后，神情飘逸，精气旺盛，年龄越来越大，精力却不减。一年多以后，罗公远离去，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天宝末年，玄宗游幸蜀地避难，罗公远又在剑门迎接皇驾，护送到成都，然后拂衣而去。等到玄宗从蜀地回京城，才明白他给自己送来蜀地当归的意思。出自《神仙感遇传》及《仙传拾遗》《逸史》等书。

仆仆先生

仆仆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自称姓仆名仆，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家住在光州乐安县黄土山。三十多年来，他一直精心修炼，吃杏丹，穿衣吃饭与平常人一样，以卖药为业。开元三年，原无棣县县令王滔住在黄土山下，仆仆先生前去拜访他。王滔让儿子王弁以主人的身份很好地款待了仆仆先生，仆仆先生因而把杏丹术传授给了王弁。那时王弁的舅舅吴明珪是光州别驾，王弁住在吴明珪家里。不一会儿，仆仆先生乘着云朵而过，官吏百姓上万人看到了。王弁仰头对仆仆先生说：“先生教我杏丹术还没有教成，为什么弃我而去

呢？”那时仆仆先生乘着云朵已经走过十五次了，人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到王弁与他说话时，见到的人都很惊愕，有人把这事报告给刺史李休光。李休光把吴明珪叫来问他说：“你的外甥居然和妖人交朋友，你应该把他抓起来。”王弁的舅舅于是就让王弁去把仆仆先生找来。王弁去到仆仆先生家中时，仆仆先生也回到了家中，王弁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仆仆先生说：“我是个学道之人，

不欲与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礼，便当化之，如妄动失节，当威之，使心伏于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诣休光府。休光踞见，且诟曰：“若仙当遂往矣，今去而复来，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属，问道于余，余说之未毕，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执之。龙虎见于侧，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余，玄云四合，斯须雷电大至，碎庭槐十余株，府舍皆震坏。观者无不奔溃，休光惧而走，失头巾。直吏收头巾，引妻子跳出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状闻，玄宗乃诏改乐安县为仙居县，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观，以黄土村为仙堂村，县尉严正诲护营筑焉，度王弁为观主，兼谏议大夫，号通真先生。弁因饵杏丹却老，至大历十四年，凡六十六岁，而状可四十余，筋力称是。

其后果州女子谢自然，白日上升。当自然学道时，神仙频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者，亦云名杜，其诸姓亦尔，则与仆仆先生姓名相类矣。无乃神仙降于人间，不欲以姓名行于时俗乎？后有人于义阳郊行者，日暮不达前村，忽见道旁草舍，因往投宿。室中惟一老人，问客所以，答曰：“天阴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即不妨，但无食耳。”久之，客苦饥甚。老人与药数丸，食之便饱，既明辞去。及其还也，忽见老人乘五色云，去地数十丈。客便遽礼，望之渐远。客至安陆，多为人说之，县官以

不想和当官的接触。”王弁说：“他们对你有礼貌，你就感化他们；他们如果失礼妄动，就给他们点威风看看，让他们对道家心服口服，不也很好吗？”仆仆先生说：“也好。”于是就来到李休光府中。李休光没有站起来接见他，而且还骂他说：“你如果是神仙，就应当立即离去了，现在去而复返，一定是妖怪！”仆仆先生说：“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二茅等人，都向我请教道术，我没有讲完，所以停了下

来，不是因为别的。”李休光更生气，喝令左右把他拿下。这时候有龙虎出现在仆仆先生身边，他骑上去就离地而去。离地一丈多高的时候，黑云四起，顷刻间雷电大作，击碎院子里的十几棵槐树，房子全都震坏了。围观的人没有不奔逃的，李休光吓得赶紧逃跑，头巾都跑丢了。他让一个小官为他收起头巾，自己领着妻子儿女光着脚跑出府门，因此搬家到别处去住了。李休光把这件事写成奏章报给皇上，唐玄宗就下令改称乐安县为仙居县，在仆仆先生住的地方建了仙堂观，把黄土村改为仙堂村，让县尉严正海看护营造建筑的过程，让王弁做仙堂观观主兼谏议大夫，号称通真先生。王弁因为服用杏丹，延缓了衰老，到大历十四年，他已经六十六岁，而面貌还像四十多岁，力气也和四十多岁的人相当。

这以后果州有一位叫谢自然的女子，白日里升天成仙。当年谢自然学习道术的时候，众神仙频频降临。有一个姓崔的，也说名字叫崔；有一个姓杜的，也说名字叫杜，其他各种姓氏的仙人也这样，这就和仆仆先生的姓名类似了。莫非神仙来到人间，不想把姓名留传在世间吗？后来有一个在义阳郊外走路的人，天晚了还没走到前村，忽见道旁有一所草房，就前去投宿。屋里只有一位老人，问他来干什么，他回答说：“天阴，白天的时间又短，走到这儿天就黑了，想借住一宿。”老人说：“借宿无妨，只是没有吃的东西。”过了很久，这个投宿的客人饿得难受。老人就送给他几丸药，吃了就饱了，天亮后就离去了。等到他回来时，忽然看到老人驾着五色的云朵，离地几十丈。他便急忙下拜行礼，望着老人渐渐飘远。这人来到安陆，多次向人们说起这事，县官以

为惑众，系而诘之。客云：“实见神仙。”然无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见，今受不测之罪。”言讫，有五色云自北方来，老人在云中坐，客方见释。县官再拜，问其姓氏，老人曰：“仆仆野人也，有何名姓。”州司画图奏闻，敕令于草屋之所，立仆仆先生庙，今见在。出《异闻集》及《广异记》。

蓝采和

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六铤黑木腰带，阔三寸余。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常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唱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苍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极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测。但以钱与之，以长绳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顾。或见贫人，即与之，及与酒家。周游天下，人有为儿童时至及斑白见之，颜状如故。后踏歌于濠梁间酒楼，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拍板，冉冉而去。出《续神仙传》。

为他是妖言惑众，把他捉去盘问。那人说：“确实是看过神仙。”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脱罪，就向空中祷告说：“老神仙因为什么事让我看见了，如今让我受这意外的罪呢！”说完，有五色的云朵从北方飘来，老人就坐在那云中，那人这才被释放。县官向老人拜了两拜，问老人的姓名，老人说：“我是仆仆野人，哪有什么姓名！”州中有关部门画图把这事报到皇帝那里，皇帝下令在那草屋的附近，建起了一座仆仆先生庙，这庙如今还在。出自《异闻集》及《广异记》。

蓝采和

蓝采和，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经常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衫，腰带有六块黑色的木质装饰物，腰带有三寸多宽。他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脚光着走路。夏天，他就在单衣里加上棉絮；冬天，他就卧在雪地上，呼出的气像蒸出的气一样。他经常在城市里唱着歌乞讨，手里拿着一副三尺多长的大拍板，常常是醉着踏歌，老老少少都跟在他后边看。他机智敏捷，善于说些诙谐有趣的笑话，别人问他什么，他应声就答，逗得人们捧腹大笑。他似狂非狂，走路时就踢踏着靴子唱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苍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很多，大体都是看破红尘的仙意，人们不能明白它的意思。只要有人给他钱，他就用

长绳穿起来，拖在地上走路，有时拖丢了，他也不回头看。有时候看到穷人，他就把钱送给人家，有时也送给酒家。他周游天下，有的人从儿童时直到头发花白时都见过他，见他脸色形貌始终一个样。后来他在濠梁一带的一家酒楼上踏歌，趁着醉意，有云鹤笙箫的声音传来，他忽然轻轻挺身升入云中，把靴子、衣衫、腰带、拍板全扔下来，冉冉地飘飞而去。出自《续神仙传》。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远知 益州老父 崔生 冯俊 吕生

张李二公

王远知

道士王远知，本琅琊人也。父昙选，除扬州刺史。远知母，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常梦彩云灵凤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声。沙门宝诰对昙选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遂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选又复其旧。唐高祖之龙潜，远知尝密陈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与幕属房玄龄微服以谒远知，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爱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贞观九年，润州茅山置太平观，并度二七人，降玺书慰勉之。后谓弟子潘师正曰：“见仙格，

王远知

道士王远知，本是琅琊人。他父亲王昙选，任扬州刺史。他母亲是驾部郎中丁超的女儿。他母亲曾梦见彩云灵凤聚集在她身上，于是就怀了孕。她还听到自己肚子里有声音。宝诰和尚对王昙选说：“你这个儿子出生之后，将成为神仙的长官。”王远知从小聪明机敏，博览群书。刚开始进了茅山，师从陶弘景，继承了陶弘景的道法。等到隋炀帝为晋王镇守扬州时，建起了一座玉清玄坛，邀请王远知去主持，先后派王子相、柳顾言去请他。王远知于是就来拜见隋炀帝，他的头发胡须片刻之间就变白了。隋炀帝害怕了，就打发他回去，不久他便又和从前一样了。唐高祖未称帝时，王远知曾秘密地向他陈述他该当皇帝的祥瑞征兆。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与他的幕僚房玄龄装扮

成普通人去拜见王远知，王远知迎接时对他们说：“你们二人当中有一位圣人，大概是秦王吧？”唐太宗于是把实情告诉了他。王远知说：“你将要太平天子，希望你自己保重。”唐太宗登基以后，要封他做大官，他坚决请求回山。贞观九年，皇帝在润州茅山建了一座太平观，并让十四人出家成为他的弟子，唐太宗还颁下诏书安慰勉励他。后来他对弟子潘师正说：“我见过仙人的法规，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今见召为少室山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谥曰“升玄先生”云。出《谈宾录》。

益州老父

唐则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药壶于城中卖药，得钱即转济贫乏。自常不食，时即饮净水。如此经岁余，百姓赖之，有疾得药者，无不愈。时或自游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领，不语竟日。每遇有识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国也。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脏腑，即内辅也；外张九窍，则外臣也。故心有病则内外不可救之，又何异君乱于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无病，必须先正其心，不使乱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惑，则心先无病。心先无病，则内辅之脏腑，虽有病不难疗也；外之九窍，亦无由受病矣。况药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后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药用之以使，使之药用之以佐，小不当其用，必自乱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国家治人也。老夫用药，常以此为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窍之邪，悉纳其病，以至于良医自逃，名药不效，犹不知治身之病后时矣。悲夫！士君子记之。”忽一日独诣锦川，解衣净浴，探壶中，惟选一丸药，自吞之，谓众人曰：“老夫罪已满矣，今却归

因为我小时候误伤了一个儿童的嘴唇，不能大白天升天为仙，现在被征召为少室山的长官，马上就要出发了。”第二天，他沐浴过后，换了衣服帽子，焚香死去，享年一百二十六岁，谥号为“升玄先生”。出自《谈宾录》。

益州老父

唐朝武则天当朝的末年，益州有一个老头，经常带着一把药壶在城里卖药，赚了钱就转而用来救济贫困的人。他自己平常不吃东西，时常只喝一点清水。如此过了一年多，百姓们都很依赖他，凡是有病买了他的药的，没有治不好的。有时他独自在江边游玩，终日凝神远望；有时又登高远望，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每当遇到有见识的人，他一定告诉人家说：“人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国家。人的心就是帝王；心旁边排列的脏腑，就是宫内的辅臣；身体表面的九窍，就是宫外的臣子了。所以，心脏有了病，内外都不能救它，这又和国君在上面胡作非为，臣下不能改正他有什么两样呢？所以要想让身体没有病，必须先端正他的心，不让心有胡乱的追求，不让心有狂妄的思想，不让心有过分的欲望，不让心迷乱糊涂，那么，心首先就会没有病。心首先没有病，那么，作为心脏之宫内辅臣的脏腑，即使有了病也不难医治；体外的九窍，也就没有得病的缘由了。况且药也有‘君’‘臣’之分，还有‘佐’有‘使’。如果治病，要先使用‘君’药，后使用‘臣’药，然后使用‘佐’药和‘使’药，自然是恰当的。如果把‘佐’药当作‘使’药用，把‘使’药当‘佐’药用，稍微有点不按其功用去用药，必然会扰乱药效，又怎么能治好人的病呢？这又像国家治理百姓。我用药，常常这样考虑。每当遇到有人的身体，心起不到心的作用，脏腑起不到脏腑的作用，致使九窍全都不正，全都受病，以至于让好医生都自己吓跑了，好药也起不了作用，还不知道自己治病治晚了。可悲啊！士人君子们一定要记住！”忽然有一天，他独自到锦川去，脱了衣服洗净了身子，伸手到药壶里，只选了一丸药，自己吞了，对众人说：“我的罪期已经满了，现在要回到岛上。”俄化一白鹤飞去。衣与药壶，并没于水，永寻不见。出《潇湘录》。

崔 生

进士崔伟，尝游青城山。乘驴歇鞍，收放无仆使。驴走，赶不及。约行二十余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驴复走入。崔生畏惧兼困，

遂寝。及晓，觉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门，望见草树岩壑，悉非人间所有。金城绛阙，披甲者数百，见生呵问。答曰：“尘俗贱士，愿谒仙翁。”守吏趋报，良久召见。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长丈余，鬓发皓素，侍女满侧，皆有所执。延生上殿，与语甚喜，留宿，酒饌备极珍丰。明日谓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驴走益远，予之奉邀。某惟一女，愿事君子。此亦冥数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谢。顾左右，令将青合来，取药两丸，与生服讫。觉腑脏清莹，逡巡摩搔，皮若蝉蛻，视镜，如婴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盖，仙乐步虚，与妻相见。真人空际，皆以崔郎为戏。每朔望，仙伯乘鹤，上朝蕊宫，云：“某阶品尚以卑末，得在天真之列。”必与崔生别，翩翻于云汉之内。

岁余，嬉游佚乐无所比，因问曰：“某血属要与一诀，非有恋著也，请略暂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谴罪极大。”与

仙岛上去了。”顷刻间他就变成一只白鹤飞走了。衣服和药壶全都沉没到水里，永远也找不到了。出自《潇湘录》。

崔 生

进士崔伟，曾到青城山去游历。他骑着驴，卸鞍休息，收驴放驴都没有仆人看管。驴跑了，他去追赶那驴，追不上。大约追了二十多里，走到一个洞口，天已经黑了，驴又跑进洞中。他又怕又困，就睡下了。等到天亮后，他觉得洞中略微明亮了些，就走了进去。又走了十里，走出一个洞门，看见的草树岩壑，全不是人间所有的。有一座金色的城池，城池门楼是红色的，城门前有好几百披甲的武士，见了崔伟就斥问他是谁。崔伟回答说：“我是尘俗间的普通百姓，想拜见这里的仙翁。”守门的官吏跑进去报告，过了很久才传话召见他。玉殿上有一个人，穿羽毛衣服，身材有一丈多高，鬓发雪白，两边站满了侍女，侍女们各自手中都拿着些东西。崔伟被请到殿上，那人和他交谈得很高兴，留他过夜，用极珍贵丰盛的酒菜款待他。第二天，那人对崔伟说：“这里不是人间，而是仙府。你的驴跑得这么远，是我特意用这来邀请你。我只有一个女儿，希望嫁给你为妻。这也是命中

注定的，不能避免。”崔伟立即下拜。那人看了看左右，让人拿来一个青盒子，取出两丸药来，让崔伟服下。崔伟吃完就觉得腑脏清爽，过一会儿挠一下身上，发现自己的皮肤像蝉蜕一样脱落下来，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容貌像婴孩一般。到了晚上，崔伟在霓虹旗旗、羽毛车盖的簇拥下，在悦耳的仙乐和仙人诵经的步虚声中，与妻子相见。仙人们在空中都和崔伟开玩笑。每月的初一、十五，仙伯骑着仙鹤，上天蕊宫去朝拜。仙伯对崔伟说：“我的阶级品位还很卑微，得以留在天上神仙的行列中。”一定要和崔伟告别，翩翩翻飞进云汉之中。

一年多以后，崔伟嬉游玩乐，快乐无比，于是他问：“我有些亲属要去告别一下，并不是有什么留恋的东西，请允许我暂时回去一下。”仙翁说：“不能久留。不然，将受到重罚。”仙翁给了符一道，云：“恐遭祸患，此可隐形，然慎不得游宫禁中。”临别，更与符一道云：“甚急即开。”却令取所乘驴付之。到京都，试往人家，皆不见，便入苑囿大内。会剑南进太真妃生日锦绣，乃窃其尤者以玩。上曰：“昼日贼无计至此。”乃召罗公远作法讫，持朱书照之寝殿户外，后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记先翁临行之符，遽发，公远与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启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杀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辈便受祸，亦非国家之福。”玄宗乃释之，亲召与语曰：“汝莫妄居。”遂令百人具兵仗，同卫士同送，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复见金城绛阙。仙伯严侍卫，出门呼曰：“崔郎不记吾言，几至颠蹶。”崔生拜讫将前，送者亦欲随至。仙翁以杖画成涧，深阔各数丈。令召崔生妻至，掷一领巾过，作五色彩桥，遣生登，随步即灭。既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归矣。”须臾云雾四起，咫尺不见，唯闻鸾鹤笙歌之声，半日方散。遥望，惟空山而已，不复有物也。出《逸史》。

冯 俊

唐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直。俊乃请行，至六合，约酬一千文，至彼

他一道符，说：“怕你遇上祸患，这道符可以隐形，但是千万不要到皇宫中去。”临别的时候，仙翁又给他一道符，说：“特别危急的时候就打开它。”回头让人把崔伟骑的驴交给他。崔伟回到京城，试验着走进人家，谁也看不见他，于是他就走进皇宫苑囿之中。正碰上剑南给杨贵妃生日进贡的锦绣，就偷了最好的玩赏。皇上说：“大白天贼是没法进来的！”于是就请罗公远作法，然后拿着朱笔写的符咒到寝殿门外照了一番，果然把他捉住了，他详细地陈述了事情的本末。皇上不信，下令打死他。他忽然想起仙翁临别的时候给他的那道符，急忙把它打开，罗公远和捉他的人都倒在地上。罗公远他们过了很久才起来，罗公远对唐玄宗说：“这人已经是上界的仙人，杀他一定杀不了，假使杀了他，我们就要遭到灾祸，而且这也不是国家的福气。”唐玄宗于是就把崔伟放了，亲自召见他，对他说：“你不要随便乱走。”于是就命令上百人拿着兵器，同卫士一起送他，而且侦察他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他回到洞口，又见到那金色的城池，红色的城门。仙伯让侍卫严阵以待，出门叫道：“崔郎不记住我的话，差点栽了跟头！”崔伟下拜之后，想走上前去，送他的人也想跟着他过去。仙翁用手杖在地上一画，画出一道深涧，有几丈宽，几丈深。然后让崔伟的妻子出来，抛过去一条领巾，化作一座五彩大桥，让崔伟上桥，桥随着他的脚步消失。过去之后，崔伟回头说：“就这样了，大家可以回去了。”片刻之间，云雾四起，咫尺之间就看不清东西，只能听到鸾鹤笙歌的声音，半天才散。远远一望，只剩一座空山罢了，不再有什么东西。出自《逸史》。

冯俊

唐朝贞元初年，广陵有个叫冯俊的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力气大，而且性情憨厚耿直，所以很容易找到活干。他曾经遇见一位道士，在市场上买药，放着一个口袋，有一百多斤重，希望雇一个能独力背动这口袋的人，可以加倍地给工钱。冯俊就请求前去，道士让他把口袋背到六合县，约好给工钱一千文，到那

取资。俊乃归告其妻而后从之。道士云：“从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从水路往彼，得舟且随我舟行，亦不减汝直。”俊从之。遂入小

舟，与俊并道士共载。出江口数里，道士曰：“无风，上水不可至，吾施小术。”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独在船上，引帆持楫。二人在舟中，闻风浪声，度其船如在空中，惧不敢动。数食顷，遂令开船，召出，至一处，平湖渺然，前对山岭重叠。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庐山下星子湾也。道士上岸，令俊负药，船人即付船价，舟人敬惧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浔阳人，要当时至，以此便相假，岂为辞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实江州人也。遂引俊负药，于乱石间行五六里。将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数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数十下，大石分为二，有一童出于石间，喜曰：“尊师归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丈余，旁行渐宽平；入数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数十，弈棋戏笑。见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舍药，命左右速遣来人归。前道士命左右曰：“担人甚饥，与之饭食。”遂于瓷甌盛胡麻饭与之食，又与一碗浆，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谓曰：“劳汝远来，少有遗汝。”授与钱一千文，令系腰下，“至家解观之，自当有异耳。”又问家有几口，云：“妻儿五口。”授以丹药可百余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辞曰：“此归路远，何由可知？”道士曰：“与汝图之。”遂引行乱石间，见一石卧如虎状，令俊骑上，以物蒙石头，

以后才给钱。冯俊回家告诉妻子后就跟道士走。道士说：“跟着我走，不一定直接到六合县。现在想从水路到那儿去，要是雇到船，你就跟我坐船去，也不减少你的工钱。”冯俊同意了。就登上一条小船，小船载着冯俊和道士。驶出江口几里，道士说：“没有风，往上游去到不了，我要施一点小法术。”道士让冯俊和船家两个人都趴在船舱中，自己独自在船上扯帆把桨。二人在船舱中，听着风浪声，估计那船如同在空中飞行，吓得不敢乱动。几顿饭的工夫之后，就让打开船舱，叫他们出来，来到一个地方，只见一片浩渺的湖面，对面是重叠的山岭。船家过了好久才看明白，原来这就是南湖庐山下的星子湾。道士上了岸，让冯俊背着药，自己给船家付船钱，船家又敬又怕不肯接受。道士说：“我知道你是浔阳人，要按时到达，所以借你帮忙，哪能推辞呢？”船家于是就下拜收下，然后离去，他确实是江州人。道士就领着背着药的冯俊，在乱石之中走了五六里。快到山下的地方，有一块几丈见方的大石头，道士用一块小石头敲了几十下，大

石头就一分为二，有一个小童从石间走出来，高兴地说：“尊师回来啦！”道士就领着冯俊走进石洞，刚进去的时候很险峻；下去十丈多远，往旁边走，逐渐变得宽敞平坦；再深入几十步，里面十分明亮，出现了一个大石堂，堂中有几十个道士，正在下棋说笑。道士们见道士进来，都说：“为什么晚了？”他们让冯俊放下药口袋，并让左右赶快打发来人回去。先前那个道士说：“背药的人饿得厉害，给他弄点饭吃！”于是有人从一个瓷盆里盛胡麻饭给冯俊吃，又给他一碗浆汁，又甜又滑像乳汁，不知是什么东西。道士就送冯俊出来，对他说：“有劳你大老远给送来，却没有多少钱给你。”交给他一千文钱，叫他系在腰上，“到家解下来看看，自然会出现奇迹。”道士又问冯俊家里有几口人，冯俊说：“妻子儿女共五口。”道士送给他一百多粒丹药，说：“一天吃一粒，可以一百天不吃饭。”冯俊告辞说：“从这回去很远，怎么才能知道回去的路呢？”道士说：“我给你想办法。”于是就领着他走到乱石中，看见一块石头像一头虎趴在那里，道士让冯俊骑上去，用东西把那石头蒙上，

俊执其末，如执轡焉。诫令闭目，候足著地即开。俊如言骑石，道士以鞭鞭石，遂觉此石举在空中而飞。时已向晚，如炊久，觉足蹶地。开目，已在广陵郭门矣，人家方始举烛。比至舍，妻儿犹惊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钱也。

自此不复为人佣工，广置田园，为富民焉。里人皆疑为盗也。后他处有盗发，里人意俊同之，遂繫以诣府。时节使杜公亚，重药术，好奇说。闻俊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亚手，如坠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犹在，遂舍之。亚由是精意于道，颇好烧炼，竟无所成。俊后寿终，子孙至富焉。出《原仙记》。

吕 生

虞乡、永乐等县连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吕生者，居二邑间。为童儿时，不欲闻食气，因上山自□黄精煮服之。十年之后，并饵生者，俗饌并不进。日觉轻健，耐风寒，行若飘风，见文字及人语更不忘。母令读书，遂欲应明经。日念数卷，实非用功也，自不忘

耳。后母逼令飧饭，不肯。与诸妹旦夕劝解，悉不从。因于酒中置猪脂，自捧以饮之曰：“我老矣，况酒，道家不禁。”吕曰：“某自小不知味，实进不得。”乃逼于口鼻，嘘吸之际，一物自口中落，

让冯俊抓住那东西的末端，就像拽着马缰绳那样。道士叫他把眼闭上，等到脚着地再睁开。冯俊像道士说的那样骑到石头上，道士用鞭子打那石头，于是他就觉得石头升到空中飞起来了。时间已经到了傍晚，冯俊觉得像过了一顿饭的工夫，脚就踩到地上了。睁眼一看，自己已经回到广陵的城门了，居民家刚刚点上灯。等到了家，他的妻子儿女还惊讶他为什么如此迅速。于是他解下腰上系着的一千文钱，一看，全变成金钱了。

从此冯俊不再出卖劳动力，大量购置田园，成为富人。乡里的人都以为他是靠偷盗发家的。后来别的地方发生了盗窃案件，乡里人认为冯俊是同伙，就把他绑起来送到官府。当时的节度使是杜公亚，他很重视道术，喜欢奇异的传说。听了冯俊的说明之后，就让他把金丹拿来。金丹一到杜公亚手中，就像掉到地里似的消失了，冯俊还告诉杜公亚，城外他骑过的那块石头还在那里，于是杜公亚就放了他。杜公亚从此对道术精心钻研，非常喜欢炼丹，最终却没有什麼成就。冯俊后来寿终正寝，子孙都特别富有。出自《原仙记》。

吕 生

虞乡、永乐等县地域相连，这一带常常遇见修道的人。有一个叫吕生的人，住在这两个县之间。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就不想闻饭食的气味，于是就自己上山挖一些黄精煮着吃。十年之后，连生黄精也吃，俗人的饭菜全都不吃。他一天天觉得自己身轻体健，不怕风寒，走起路来像一阵疾风，看见什么文字以及听人讲过什么话，就再也不会忘。母亲让他读书，于是他就想去参加明经考试。他每天念几卷书，实际并没有多用功，只是自然读了就忘而已。后来，他的母亲逼他吃饭，他不肯吃。母亲就和他的妹妹们从早到晚地劝他，他全都不听。于是母亲就在酒中放了猪油，自己捧着给他喝，说：“我老了，何况道家也不禁止喝酒！”吕生说：“我从小不知道饭味，实在吃不下

去。”于是母亲就硬把酒饭送到他口鼻之下，他呼吸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从他口中掉落，

长二寸余。众共视之，乃黄金人子也。吕生乃僵卧不起，惟言困惫。其妹以香汤洗之，结于吕衣带中，移时方起。先是吕生年虽近六十，须发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却取金人，结处如旧，已不见之矣。吕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门去，云往茅山，更无其踪。出《逸史》。

张李二公

唐开元中，有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学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辞而归。张曰：“人各有志，为官其君志也，何怍焉？”天宝末，李仕至大理丞。属安禄山之乱，携其家累，自武关出而归襄阳寓居。寻奉使至扬州，途觐张子，衣服泽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宾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张戒无言，且为所笑。既而极备珍膳。食毕，命诸杂伎女乐五人，悉持本乐。中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视之尤切，饮中而凝睇者数四。张问其故，李指箏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张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将散，张呼持箏妇，以林檎系裙带上，然后使回去。谓李曰：“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李云：“得三百千，当办己事。”张有故席帽，谓李曰：“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彼当与

那个东西有二寸多长。众人一看，原来是一个黄金小人。吕生便僵卧在那里不起来了，只是说自己很困乏疲惫。他妹妹用香汤把那黄金小人洗了洗，系在他的衣带里，过了一段时间，他才起来。原先，这吕生虽然年近六十，胡须和头发都是漆黑漆黑的，到这时却白了头。母亲这才后悔，回头来取那黄金小人，系的地方还跟原来一样，黄金小人却不见了。吕生痛恨惋惜，垂头哭泣，后来又拜了拜母亲，出门而去，说是到茅山去，之后再也没见到他的踪迹。出自《逸史》。

张李二公

唐朝开元年间，有张、李二公，志同道合，一起在泰山学道。过了好久，李公因为是皇族支脉，想当大官，就告辞要回去。张公说：“人各有志，当官是你的志向，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天宝末年，李公做官做到大理丞。赶上安禄山之乱，他携带着家眷，从武关出来，回到襄阳居住。不久他奉命出差来到扬州，在路上遇见张公，张公的衣服油亮破旧，又装出一副失意的样子。李公有可怜他的想法，请他和自己同宿。张公说：“我的主人很有谋生的办法。”他邀请李公和他一块去。到了之后，只见门庭宏大壮观，仆从的穿戴光彩夺目，样子很像富贵人家。李公非常惊讶地说：“怎么能这样呢？”张公警告他不要说话，不然将被人家笑话。然后准备了极丰盛的饭食款待他。吃完饭后，又让五位杂伎女乐工，全都拿着自己的乐器奏乐。其中有一个抱着箏的，特别像李公的妻子。李公看得非常真切，喝酒的过程中，多次凝目看她。张公问他为什么这样，李公指着抱箏的女人说：“这个人像我的妻子，哪能不眷恋呢？”张公笑道：“天下相似的人有的是。”要散去的时候，张公喊来那抱箏的女子，将一枚花红果系在她的裙带上，然后让她回去。张公对李公说：“你要有多少钱才能满足心愿呢？”李公说：“能得到三百千，就能把我自己的事情办好。”张公有一顶旧席帽，他对李公说：“你可以拿着这顶帽子到药铺去，对王老家说：‘张三让我拿这顶帽子来取三百千贯钱。’他们就会给

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门，亭馆荒秽，扃钥久闭，至复无有人行踪。乃询傍舍求张三，邻人曰：“此刘道玄宅也，十余年无居者。”李叹讶良久，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令送帽问家人，审是张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缀绿线犹在。”李问张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李领钱而回，重求，终不见矣。寻还襄阳，试索其妻裙带上，果得林檎。问其故，云：“昨夕梦见五六人追，云是张仙唤^担箏。临别，以林檎系裙带上。”方知张已得仙矣。出《广异记》。

你。”于是各自散去。第二天，李公又到了张公邀他去的那家门前，只见亭馆很荒芜，门关久闭，甚至连人的行踪都没有。他就到旁边的人家去打听张三，邻人说：“这是刘道玄的住宅，十多年没人住

了。”李公惊叹了好久，于是又拿着帽子到王家去要钱。王老让人把帽子送到家里去问问家人，查看一下是不是张老的帽子。王老的女儿说：“以前我在帽子上缝的绿线还在上面。”李公问张三是什么人，王老说：“这是五十年前常来买卖茯苓的老主顾，现在还有两千多贯钱存在药铺里。”李公领到钱回去，重新去找张公，始终没有再见到他。不久，李公回到襄阳，试着在妻子的裙带上寻找，果然找到了一枚花红果。他问妻子这是怎么回事，妻子说：“前些天梦见五六个人找我，说是一位姓张的神仙叫我去弹箏。临别的时候，他把一枚花红果系在我的裙带上。”李公这才知道张公已经成仙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许宣平 刘清真 张 殖 萧静之 朱孺子

许宣平

许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云中，隐于城阳山南坞，结庵以居。不知其服饵，但见不食。颜色若四十许人，行如奔马。时或负薪以卖，担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腾腾拄之以归，独吟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行翠微。”尔来三十余年，或拯人悬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访之，不见，但览庵壁题诗云：“隐居三十载，石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明朝饮碧泉。樵人歌垅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咏其诗。有时行长安，于驿路洛阳同华间传舍是处题之。天宝中，李白自翰林出，东游经传舍，览诗吟之，嗟叹曰：“此仙诗也。”乃诘之于人，得宣平之实。白于是游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访之不得，乃题其庵壁曰：“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柱空踟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是冬野火燎其庵，

许宣平

许宣平是新安歙县人。唐睿宗景云年间，他隐居在城阳山的南坞，盖了一所小草房居住。不知他服食什么药物，只知他不吃饭。他的脸色像四十来岁的人，走起路来像奔跑的马。他有时担着柴到城里去卖，柴担上常常挂着一只花葫芦和一根弯竹杖，常常醉醺醺地拄着竹杖回山，独自吟唱道：“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行翠微。”三十多年来，他或是把人从危难中拯救出来，或是救济那些患病困苦的人。很多城里人都去拜访他，但都见不到他，只看见他住的小草房的墙壁上题着诗说：“隐居三十载，石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明朝饮碧泉。樵人歌垅上，谷鸟戏岩前。乐矣

不知老，都忘甲子年。”许多好事者都诵读他的诗。有时他去长安，在官道上从洛阳到同华之间的传舍里，到处题着他的诗。天宝年间，李白从翰林院出来，向东游历路过传舍时，看了他的诗吟咏之后，感叹地说：“这是神仙的诗啊！”于是就向别人打听这是谁写的诗，得知了许宣平的情况。于是李白就到新安游历，涉水翻山，多次求访也没有找到许宣平，就在他的小草房的墙壁上题诗道：“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柱空踌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这年冬天，野火烧了他的草房，

莫知宣平踪迹。百余年后，咸通七年，郡人许明奴家有姬。常逐伴入山采樵，独于南山中见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问姬曰：“汝许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姬言：“常闻已得仙矣。”曰：“汝归，为我语明奴，言我在此山中。与汝一桃食之，不可将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姬乃食桃，甚美，顷之而尽。宣平遣姬随樵人归家言之，明奴之族甚异之，传闻于郡人。其后姬却食，日渐童颜，轻健愈常。中和年已后，兵荒相继，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难，姬入山不归。今人采樵，或有见其姬，身衣藤叶，行疾如飞。逐之，升林木而去。出《续仙传》。

刘清真

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复往。又遇一老僧，导往五台。清真等畏其劳苦，五台寺尚远，因邀清真等还兰若宿。清真等私议，疑老僧是文殊师利菩萨，乃随僧还。行数里，方至兰若。殿宇严净，悉怀敬肃，僧为说法，大启方便。清真等并发心出家，随其住持。积二十余年，僧忽谓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辈必罹其患，宜先为之防；不尔，则当败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长跪，僧乃含水遍喷，口诵密法。清真等悉变成石，心甚了悟，而不动。须臾之间，代州吏卒数十人，诣台有所收捕，

没有人知道许宣平的行踪。一百多年以后，咸通七年，郡中人许明奴家有一位老妇人。她经常与人结伴进山打柴，独自在南山中看见一个

人坐在石头上，正在吃桃，桃子很大。那人问老妇人说：“你是许明奴家的人吧？我是许明奴的祖先许宣平。”老妇人说：“曾经听说他已经成仙了。”他说：“你回去以后，替我告诉许明奴，说我这山里头。我给你一个桃吃，不能拿出去。这山里虎狼很多，山神很珍惜这桃子。”老妇人就把桃子吃了，味道很美，不一会儿就吃完了。许宣平打发老妇人跟着打柴的人一起回家说了此事，许明奴的族人觉得此事非常奇异，全郡的人都听说了此事。后来老妇人就不爱吃饭，一天天变得年轻，比常人更加轻捷健壮。唐僖宗中和年间以后，连连发生兵乱，百姓不安。许明奴搬家避难，老妇人进山就不再回来了。现在有人进山打柴，还有见到那位老妇人的，她身穿藤叶，行走如飞。追赶她，她就升到林木之上离去。出自《续仙传》。

刘清真

唐代天宝年间，有一个叫刘清真的人，与他的同伴们共二十人在寿州做茶叶生意，每人赶着一匹马驮货物。走到陈留时遇上贼寇，有人引导他们去魏郡，刘清真等人便又往魏郡去。路上又遇到一位老和尚，引导他们去五台山。刘清真等人害怕劳苦，因为离五台山还很远，于是老和尚请他们回寺里住下。刘清真等人私下议论，怀疑老和尚是文殊师利菩萨，就跟着和尚回去。走了几里，才来到寺里。寺里的殿宇庄严洁净，他们都肃然起敬，老和尚为他们说法，大开方便之门。刘清真等人都有了出家的念头，跟着在老和尚住持的寺里修行。过了二十多年，老和尚忽然对刘清真等人说：“有一个大魔王出现，你们一定会遭到它的祸害，应该先为你们预防一下；不然，就会败坏人们的法事。”于是他让刘清真等人跪下，他口中含着水逐个喷他们，口中还念着秘诀。刘清真等人全变成了石头，他们心中明白，却不能移动。没过多久，代州的几十个吏卒就到五台山来抓什么人，至清真所居，但见荒草及石，乃各罢去。日晚，老僧又来，以水喷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灵，知遇菩萨，悉兢精进。后一月余，僧云：“今复将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远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闭目，戒云：“第一无窃视，败若大事。但觉至地，即当开目。若至山中，见大树，宜共庇之。树有药出，亦宜

哺之。”遂各与药一丸云：“食此便不复饥，但当思惟圣道，为出世津梁也。”言讫作礼，礼毕闭目，冉冉上升，身在虚空。可半日许，足遂至地。开目，见大山林。

或遇樵者，问其地号，乃庐山也。行十余里，见大藤树，周回可五六围，翠阴蔽日。清真等喜云：“大师所言奇树，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数日后，树出白菌，鲜丽光泽，恒飘飘而动。众相谓曰：“此即大师所云灵药。”采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给而先食尽。徒侣莫不愠怒，诟责云：“违我大师之教。”然业已如是，不能殴击。久之，忽失所在，仰视在树杪安坐。清真等复云：“君以吞药故能升高。”其人竟不下。经七日，通身生绿毛，忽有鹤翱翔其上，因谓十九人云：“我诚负汝，然今已得道，将舍汝，谒帝于此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树执别，仙者不顾，遂乘云上升，久久方灭。清真等失药，因各散还人间。中山张伦，亲闻清真等说云然耳。出《广异记》。

走到刘清真等人住的地方，只看见了荒草和石头，就各自作罢离去。到晚上，老和尚又来了，用水把他们喷成人。刘清真等人这才知道他是神灵，知道自己遇上了菩萨，全都争先恐后地力求精进。一个多月以后，老和尚说：“现在又将有一个大魔王出现，一定会大肆搜捕你们，那该怎么办呢？我想把你们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你们全都愿意去吗？”刘清真等人都愿意接受老和尚的指教。老和尚让他们全都闭上眼睛，警告说：“第一是不要偷看，免得败坏了你们的大事。只要觉得到了地面，就可以睁开眼睛。如果到了山中，看到一棵大树，应该共同在树下躲避。树上有药长出来，也应该吃了它。”于是分别给他们每人一丸药，说：“吃了这药就不会再觉得饥饿，应该想只有圣道才是超脱尘世的渡口桥梁。”说完他们就行礼，行完礼就闭上眼睛，然后就觉得自己冉冉上升，身体飘在虚空之中。大约半天左右，脚就碰到地面。睁开眼，就看见一片大山林。

有人遇上砍柴的，问那地方的名称，原来是庐山。走了十几里，看见一棵大藤树，有五六围粗，绿荫遮住了太阳。刘清真等高兴地说：“大师说的那棵奇树，一定是这棵树！”各自拔草坐到树下。几天后，大树上长出白菌，色泽光鲜亮丽，总是轻飘飘地在动。众人互相

说：“这就是大师说的那灵药。”便采下来共同分着吃。其中有一人，欺骗了大家，自己先把那菌吃光了。伙伴们没有不生气的，斥骂道：“你违背了大师对我们的教导！”但是已经如此了，也不能打他。过了很久，那人忽然不见了，抬头一看，见他在树梢上安安稳稳地坐着。刘清真等又说：“你因为吞了药，所以才能升高。”那人始终不肯下来。过了七天，那人通身长出绿毛，忽然有一只仙鹤翱翔在他的头上，于是他对十九个人说：“我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但是现在已经成仙了，将要离开大家，到天上去拜见玉帝。各位应该各自勤勉努力，成为一个真仙。”刘清真等请他下来与大家握手告别，他看也不看，就乘着云朵上升，好长时间才消失。刘清真等人因为失去灵药，就只好各自散开回到人间。中山的张伦，亲耳听到刘清真等人讲述这件事。出自《广异记》。

张 殖

张殖，彭州导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驱役之术授之。大历中，西川节度使崔宁，尝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马入奏。发已三日，忽于案上文籍之中，见所奏表净本犹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计人马之力，不可复追，忧惶不已，莫知其计。知殖术，召而语之。殖曰：“此易耳，不足忧也。”乃炷香一炉，以所写净表置香烟上，忽然飞去。食顷，得所封表草坠于殖前。及使回问之，并不觉。进表之时，封题印署如故。崔公深异之，礼敬殊常。问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师姜玄辨，至德中，于九龙观舍力焚香数岁，因拾得残缺经四五纸，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咒术备足。乃选深山幽谷无人迹处，依法作坛持咒，昼夜精勤。本经云一十四日，玄辨为九日而应。忽有黑风暴雨，惊骇于人，视之雨下，而坛场不湿。又有雷电霹雳，亦不为惊惧。良久，见奇形异状鬼神绕之，亦不为畏。须臾，有铁甲兵士数千，金甲兵士数千，瞰噪而下，亦不惊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绣履绣衣，大冠佩剑立，向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术数为请。六丁兵仗，一时隐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征求，无不立应。以术授殖，谓曰：‘术之与道，相须而行。道非术无以自致，术非道无以延长。若得术而不得道，亦如欲适万里

而足不行也。

张 殖

张殖是彭州导江人。他遇到了道士姜玄辨，姜玄辨就把六丁驱役的魔术传授给他。大历年间，西川节度使崔宁，曾经有秘密紧急的事，派人骑马到京中奏报。那人已经出发三日，崔宁忽然在桌案上的文籍当中，发现要奏报的奏章誊清本还在，而函中密封的是奏章的草稿而已。计算一下人马的速度，不可能再追上了，崔宁又愁又怕，坐卧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知道张殖会魔术，就把他找来告诉他这个情况。张殖说：“这很容易，不必发愁。”于是他点燃一炉香，把誊清的奏章放在香烟上，奏章忽然就飞走了。过了一顿饭的时间，那密封的奏章草稿就落到张殖面前。等到使者回来一问，使者并没发觉。递上奏章的时候，封函上的题字印章都和原来一样。崔宁深感惊异，因而对张殖非常敬重。他问张殖是怎样学会道术的，张殖说：“我的老师是姜玄辨，至德年间，他在九龙观下力气烧了几年香，拾到四五页残缺的经书纸片，上面写的是太上役使六丁的魔术，咒语魔术很完备。于是他就到深山幽谷中选了个没有人迹的地方，依照那上面叙述的方法建造法坛，持念咒语，不分昼夜地精心研究，勤奋练习。本来经文上说要十四天才能见效，而老师姜玄辨做了九天就应验了。忽然出现了黑风暴雨，令人害怕，看起来下雨了，但是坛场并没被浇湿。又有雷电霹雳，他也不惊慌。过了许久，便有奇形怪状的鬼神围绕着他，他也不害怕。一会儿，有几千名铁甲兵士，几千名金甲兵士，向下看着，吵嚷着降落下来，他还是不怕。又过了很久，只见神兵站成排，好像在等候什么人。当即就有一位天女，穿着绣花鞋绣花衣，戴着高大的帽子，佩带宝剑，站在那里，对姜玄辨说：‘既然有招呼，你有什么要求吗？’姜玄辨便要求教他道术。这时再看，神兵、武器，一时全都不见了。从此，每天都有一名神兵侍候他，只要他提出要求，没有不立刻响应的。后来他又把道术传授给了我，对我说：‘术和道，是相辅相成的。道没有术不能自己成功，术没有道不能维持长久。如果得术而不得道，那就像想要到达万里之地而脚不走路。

术者虽万端隐见，未除死策，固当栖心妙域，注念丹华，立功以助其

外，炼魄以存其内，内外齐一，然后可适道，可以长存也。峨眉山中，神仙万余人，自皇人统领，置宫府，分曹属，以度于人。吾与汝观道之纤芥，未造其玄微。龙蛇之交，与汝入洞府，朝真师，庶可以讲长生之旨也。’师玄辨隐去二十余岁。此年龙蛇之交，当随师登峨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历十二年丁巳，殖与玄辨隐去，不复见。出《仙传拾遗》。

萧静之

兰陵萧静之，举进士不第。性颇好道，委书策，绝粒炼气。结庐漳水之上，十余年而颜貌枯悴，齿发凋落。一旦引镜而怒，因迁居邺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数年而资用丰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类人手，肥而且润，其色微红。叹曰：“岂非太岁之神，将为祟耶？”即烹而食之，美。既食尽，逾月而齿发再生，力壮貌少，而莫知其由也。偶游邺都，值一道士，顾静之骇而言曰：“子神气若是，必尝饵仙药也。”求诊其脉焉，乃曰：“子所食者肉芝也。生于地，类人手，肥润而红。得食者寿同龟鹤矣。然当深隐山林，更期至道，不可自混于臭浊之间。”静之如其言，舍家云水，竟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术，尽管它变化万端，时隐时现，但只要自己的名字还没从死册上除去，就一定要潜心到妙境中，一心想着炼丹，建立功德作为身外的辅助，修养心神来保存内在的境界，内外一致，才可以得道，才能长生不死。峨眉山中，有一万多名神人，自有天帝统领，还设置宫府，分立官署，用来超度人们。我和你见到的道术还是微不足道的，还未到达那玄妙精微的境地。在龙年和蛇年交替的时候，我和你一块入洞府，去拜见一位真正的仙师，希望可以给咱讲讲长生的要旨吧！’老师姜玄辨隐去二十多年了。今年正是龙蛇交会的时候，我要跟着老师登峨眉山，进洞天，不能久住了。”这一年是大历十二年丁巳岁，张殖和姜玄辨都隐去了，不再出现在人间。出自《仙传拾遗》。

萧静之

兰陵的萧静之，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他生性很喜欢道术，就扔掉了书本，不吃饭，专心炼气。他在漳水边上盖了一间草庐，修炼了十几年之后，他的容颜变得枯干憔悴，牙齿和头发全都掉了。一天早晨，他一照镜子就生气了，便迁居到邺下，跟随着商人们去求取那十分之一的利润。过了几年就衣食丰足，吃穿不愁了，于是他就买地盖房子。盖房子的时候，从地里挖出来一样东西，那东西样子像人手，肥胖而且光润，颜色微红。萧静之叹道：“难道这是太岁神？它要作祟吗？”他就把那东西煮着吃了，味道很美。吃完之后，过了一个月，他的牙齿和头发又长出来了，精力也旺盛了，相貌也年轻了，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偶然到邺都一游，遇上一位道士，道士看着他吃惊地说：“你的气色这样好，一定是曾经吃过仙药！”请求给他把一把脉，然后说：“你吃的是肉芝。肉芝这东西生在地下，像人手，肥实光润而且发红。能吃到肉芝的人，就和龟、鹤一样长寿了。但是应当隐居到深山老林之中，去修炼更高的道术，不能自己混杂在世俗的腥臭浑浊之地。”萧静之就按道士说的那样去做，舍家做了游方道士，后来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出自《神仙感遇传》。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国人也。幼而事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岩。深慕仙道，常登山岭，采黄精服饵。一日，就溪濯蔬，忽见岸侧有二小花犬相趁。孺子异之，乃寻逐入枸杞丛下。归语玄真，讶之，遂与孺子俱往伺之，复见二犬戏跃。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与孺子共寻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状如花犬，坚若石。洗挈归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昼夜，不离灶侧。试尝汁味，取吃不已。及见根烂，告玄真来共取，始食之。俄倾而孺子忽飞升在前峰上。玄真惊异久之。孺子谢别玄真，升云而去。到今俗呼其峰为童子峰。玄真后饵其根尽，不知年寿，亦隐于岩之西陶山。有采捕者，时或见之。出《续神仙传》。

朱孺子

朱孺子是永嘉安国人。他从小就侍奉道士王玄真，住在大箬岩。

他很羡慕成仙得道，经常登上山岭，采黄精服用。有一天，他在溪边洗菜，忽然看见岸边有两只小花狗互相追逐。他觉得那狗很奇怪，就去寻找追赶，追到枸杞丛下狗就不见了。他回来将这事告诉了王玄真，王玄真也感到惊讶，就和朱孺子一块去等候，又看见两只小花狗嬉戏跳跃。他们逼近小狗，小狗又跑进枸杞丛下不见了。王玄真和朱孺子一起寻找、挖掘，终于挖到了两条枸杞根，那根的形状像花狗，坚硬如石。他们把根洗干净后带回去煮。朱孺子添柴看火，整整三个昼夜没离开灶边。他试尝那汤汁的味道，不断地尝，不断地吃。等到发现两条根煮烂了，就告诉王玄真来一块往外拿，然后开始吃。不一会儿，朱孺子忽然飞升到前面的山峰上。王玄真惊奇了很久。朱孺子谢别了王玄真，升空驾云而去。到现在当地人还叫那山峰为童子峰。王玄真后来把那根全吃完了，不知他活了多大岁数，也隐居在大箬岩西面的陶山。有些采药打猎的人，有时能见到他。出自《续神仙传》。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采药民 元柳二公

采药民

唐高宗显庆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尝采药于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药，□之深数丈，其根渐大如瓮。此人□之不已，渐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余。此人堕中，无由而出。仰视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见一穴，既入，稍大，渐渐匍匐，可数十步，前视，如有明状。寻之而行，一里余，此穴渐高。绕穴行可一里许，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阔数十步。岸上见有数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钓童，往往相遇。一人惊问得来之由，遂告所以。乃将小舸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经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饭、柏子汤、诸菹。止可数日，此民觉身渐轻，问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还蜀之路。其人相与笑曰：“汝世人，不知此

采药民

唐高宗显庆年间，蜀郡青城有一个人，不知他叫什么名字。这个人曾经在青城山下采药，遇到一棵大薯药，往下挖了几丈深，发现它的根渐渐粗大，像瓮那么粗。这个人不停地往下挖，渐渐挖到五六丈深，土就不停地往下陷，一直到十丈多深。这个人掉到坑里，没有办法出来。他仰视洞口，觉得好像只有星星那么大，他觉得这回必死无疑了。忽然他发现旁边有一个洞，进去之后，发现那洞逐渐变得宽敞，他慢慢地爬着往里走，走了几十步，往前看，好像有亮光。他寻着那亮光往前走，走了一里多路，这个洞穴渐渐变高。在洞中又绕着走了一里多路，就走出了一个洞口。洞上边有一条河，河面有几十步宽。岸上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落，村落里有桑柘花草树木，景色像二三月的样子。村里有人，从男男女女的衣服上看，不像现在的人。

耕地的农夫和钓鱼的儿童，常常相遇。有一个人吃惊地问他是怎么来的，于是他就把来的经过告诉了那人。那人便用一条小船把他渡了过去。他告诉那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那人就拿胡麻饭、柏子汤以及各种腌菜给他吃。住了几天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变轻，就问那人：“这是什么地方？”他还向那人打听回蜀郡的道路。那里的人一起笑着说：“你是人世间的人，不知道这里

仙境。汝得至此，当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当引汝谒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谒。”遂将此人往。其民或乘云气，或驾龙鹤。此人亦在云中徒步。须臾，至一城，皆金玉为饰。其中宫阙，皆是金宝。诸人皆以次入谒，独留此人于宫门外。门侧有一大牛，赤色，形状甚异，闭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礼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宝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顷，此牛吐一赤珠，大逾径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为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黄者白者，皆有童子夺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须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无所见而空去。

主人遂引谒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剑列左右，玉女数百，侍卫殿庭。奇异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问民，具以实对，而民贪顾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悦此侍卫之美乎？”民俯伏请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须有功用，不可轻致。”敕左右，以玉盘盛仙果，其果绀赤，绝大如拳，状若世之林檎而芳香无比，以示民曰：“恣汝以手捧之，所得之数，即侍女之数也。”自度尽拱可得十余，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领往彼处。敕令三女充侍，别给一屋居之。令诸道侣，导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处，诸道流传授真经，服药用气，洗涤尘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术。

是仙境。你能到这个地方来，应当说是与神仙有缘分。可以暂且留在这里，我将领你去拜见玉皇。”村中又有人喊道：“明天是三月三，可以去拜见玉皇。”于是大家带着他前往。他们有的乘驾着云气，有的乘驾着龙鹤。他也在云中徒步走。不多时，他们来到一座城市，全都是用金玉装饰的。其中的宫殿楼阁，全都是金银珠宝。那些人都按照一定的次序进去拜谒，唯独把他留在宫门外。门边有一头赤红色的大

牛，形状很奇特，正闭着眼睛吐涎沫。那人让他去参拜这牛，乞求成仙之道。如果牛吐出什么宝物，就立即把它吞下。他就按那人说的去拜牛乞求。不一会儿，这牛吐出一颗赤色珠子，直径超过一寸。他刚要去捧接，忽然有一个穿红衣服的童子拾起宝珠就离开了。他再乞求，得到一颗青色珍珠，又被一个穿青色衣服的童子取去。再乞求，又有黄珍珠白珍珠，也都被童子夺去。他于是急忙用手捧住牛嘴，不一会儿接到一颗黑珠子，急忙吞了下去。黑衣童子来到之后，没看到什么就空手回去了。

那人于是就领他去拜见玉皇。玉皇坐在殿上，样子像国王，七个侍卫戴冠佩剑站在左右，还有几百名玉女，侍卫在庭院里。庭院里到处是奇花异果，那香气是人间所没有的。玉皇就问他话，他都如实地回答，他还贪婪地看着左右那些玉女，玉皇说：“你很喜欢这些侍卫的美女吗？”他趴在地上请罪。玉皇说：“只要你勤奋地用心修道，自然会有这些；只是你的修行还不到家，你必须努力用功，不可能轻易就得到这些。”玉皇让左右用玉盘端来仙果，那果青红色，像拳头那么大，样子像人世间的花红果，芳香无比，玉皇把仙果给他看，说：“你尽力用手捧，能捧几个仙果，就给你几个侍女。”他自己估计最多能捧起十几个，就伸手去捧，只捧起三颗而已。玉皇说：“这就是你的本分了。”因为他刚来，宫中没有他的位置，就让原先的主人领他回到村里。又命三名侍女侍奉他，另外给他一所房子居住。还让同伴们指导他修行。于是他就回到原来那个地方，道友们向他传授真经，让他服药炼气，洗涤尘俗之念。三名侍女也向他传授道术。

后数朝谒，每见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无荣落寒暑之变。度如人间，可一岁余。民自谓仙道已成，忽中夜而叹。左右问，曰：“吾今虽得道，本偶来此耳，来时妻产一女，才经数日，家贫，不知复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离世已久，妻子等已当亡，岂可复寻。盖为尘念未祛，至此误想。”民曰：“今可一岁矣，妻亦当无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诸邻，诸邻共嗟叹之，复白玉皇，玉皇命遣归。诸仙等于水上作歌乐饮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与之别，各遗以黄金一铤，曰：“恐至人世，归求无得，以此为费耳。”中女曰：“君至彼，倘无所见，思归，吾有药在金铤中，取

而吞之，可以归矣。”小女谓曰：“恐君为尘念侵，不复有仙，金中有药，恐不固耳。吾知君家已无处寻，唯舍东一捣练石尚在，吾已将药置石下。如金中无，但取此服可矣。”言讫，见一群鸿鹄，天际飞过，众谓民曰：“汝见此否，但从之而去。”众捧民举之，民亦腾身而上，便至鹄群。鹄亦不相惊扰，与飞空。回顾，犹见岸上人挥手相送，可百来人。

乃至一城中，人物甚众。问其地，乃临海县也，去蜀已甚远矣。遂鬻其金为资粮，经岁乃至蜀。时开元末年，问其家，无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余，云：“吾祖父往年因采药，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孙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时所生女适人身死，其孙已年五十余矣。”

后来他又多次拜见玉皇，每次见到玉皇，玉皇一定会勉力他全心全意地修行。那地方的草木，总像三月间，没有荣枯寒暑的变化。估计就像人间过了一年多，他自己认为仙道已成，忽然半夜里叹气。左右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我现在虽然得道成仙，但是我本来是偶然来到这地方的，来的时候妻子生了一个女孩，才几天我就离开了，我家里穷，不知现在怎么样了，我想回去看看。”玉女说：“你离开人世已经很久了，妻儿等应该已经死去，哪能再找到！大概因为你尘念未了，所以有此胡思乱想。”他说：“现在刚过了一年，妻子应该没什么变化，我只是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罢了。”玉女于是告诉了邻居们，邻居们都感叹，又告诉了玉皇，玉皇让人送他回去。神仙们在水上作歌奏乐置办宴席为他送行。那三名玉女也和他告别，每人送给他一根金条，说：“恐怕到了人世间，回家什么也找不到，用这些黄金作费用吧！”中玉女说：“你到了那里，如果什么也没见到，想回来，我有药放在金条中，你取出来吞下去，就可以回来了。”小玉女说：“怕你被尘念侵害，不再有仙气，金条里虽预备了药，只怕金条中的药不太保险。我知道你家已无处可寻，只有屋东头一块槌衣石还在，我已经把药放在那石头下边了。如果不能从金条中取药，只要到石下取药吃下就行了。”说完，只见一群鸿鹄从天际飞过，大伙对他说：“你看到那些鸿鹄了吗？只要跟着它们飞去就行了。”众人把他抬起来，他也腾身往上一跃，便来到鸿鹄群中。鸿鹄也不害怕，和他共

同在空中飞。他回头看，还能望见岸上的人们挥手送他，约有一百来人。

于是他来到一座城中，城里人很多。他一打听，才知道这地方是临海县，离蜀郡已经很远了。于是他就卖掉那金条作盘缠，经过一年才来到蜀地。那时正是唐玄宗开元末年，他向人打听他的家，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九十多岁的人说：“我祖父从前因为采药，不知到哪去了，到现在九十年了。”原来这人就是他的孙子，祖孙俩抱头痛哭，孙子说：“姑母、叔父全都已经亡故了。他离家时生的那个女儿出嫁以后也死了，她的孙子都五十多岁了。”

相寻故居，皆为瓦砾荒榛，唯故砧尚在。民乃毁金求药，将吞之，忽失药所在。遂举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记去路。此民虽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详问其事。时罗天师在蜀，见民说其去处，乃云：“是第五洞宝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驮龙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寿与天地齐；青者五万岁；黄者三万岁；白者一万岁；黑者五千岁；此民吞黑者，虽不能学道，但于人世上亦得五千岁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药，服却入山，不知所之，盖去归洞天矣。出《原仙记》。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驩、爱州。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舫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狼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颶风欻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冒长鲸之鬣，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蛟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二公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

祖孙俩一起去寻找故居，发现故居满是瓦砾和荒草，只有旧时的槌衣石还在。于是他砸碎金条找仙药，正要吃的时候，仙药忽然不见了。

于是他又把槌衣石抬起来，从石下找到一个玉盒，盒中有金丹，就把它吞下。他心里很明白，还记得回去的路。他虽然在洞中成仙得道，但他本是平庸之人，都不能向他详细打听成仙的事。当时罗公远在蜀地，他听见这人说的地方，便说：“这是第五洞宝仙九室之天。玉皇就是天皇，大牛就是驮龙。牛所吐的珠子，吞了红色的，寿命与天地一样；吞了青色的，能活五万岁；黄的三万岁；白的一万岁；黑的五千岁。这人吞了黑的，虽然不能学道术，但是在人世上也活五千年了。玉皇跟前站着的七个人，是北斗七星。”这人找到仙药服下之后，就进了青城山，不知到哪儿去了，大概是回到洞天去了。出自《原仙记》。

元柳二公

唐宪宗元和初年，元彻、柳实两个人居住在衡山。二人都有叔伯在浙西做官，受到犯罪被杀害的浙西观察使李琦连累，各自流放到驩州和爱州。元柳二人便打点了行李，前往驩州、爱州去省亲。走到廉州合浦县，他们就上了船准备渡海到交趾去。船停在合浦的岸边，夜里听到有村民祭神，鼓声箫声喧哗。船夫和元柳二人的仆人们全去看热闹了。快到午夜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刮断了缆绳，把船漂进大海，不知漂到了什么地方。船一会儿被挂到大鲸鱼的髻须上，一会儿又被撞到大乌龟的背上。大浪起伏，像波动的雪山；红日涌动，像跃动的火球。有时碰到蛟人居住的房屋，使屋里的织布梭都停了；有时又撞到海市蜃楼，使海市蜃楼瞬间便消散了。大船摆动颠簸多次，差一点儿就要沉没，最后抵达一个孤岛，而风也停了。元柳二人愁闷地上了岛，看见一座天王尊像，闪着光亮立在一个山岭上，除了金香炉和香灰，再没有别的东西。二人向周围巡视，忽然望见海面上有一头巨兽，探出头来向四处看，好像在察看倾听什么。那巨兽的牙齿像林立的剑戟，眼睛闪着电光，过了许久，又沉下去了。

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尺，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绣绮错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

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

炷，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将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尊师语双鬟曰：“余暂修真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艳。神澄沆瀣，气肃沧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

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笈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间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促侍女进饌，

不一会儿，又有紫云从海面上涌起，弥漫了方圆几百步的地方。其中有一棵五色大芙蓉，高一百多尺，一叶一叶地绽放开来。花内有帐幔，像绣锦那样丰富多采，耀眼夺目。又看见有一座虹桥忽然展开，直伸到岛上来。

不一会儿，有一位扎着双鬟的侍女，捧着玉盒，拿着金炉，从莲叶上来到立天尊像的地方，换掉那些香灰，点上异香。元柳二人看见了她，上前去叩头，话说得很哀痛酸楚，请求帮他们返回人间。双鬟侍女没有回答。二人又请求了好久，侍女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忽然来到这里？”二人详细地把实情告诉了侍女。侍女说：“过一会儿有一位玉虚尊师会降临这个岛上，他是来与南溟夫人约会的。你们只要坚决地向他请求，就能如愿。”刚说完，就有一位道士骑着白鹿，驾着彩霞，直接降到岛上。二人一齐上前参拜，哭着将事情告诉尊师，尊师可怜他们说：“你二人可以跟着这位侍女去拜见南溟夫人，会有回去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障碍。”尊师对扎双鬟的侍女说：“我暂且在这里修炼，完事之后，也到那去。”元柳二人接受了尊

师的指教，跟着侍女来到南溟夫人帐前行拜谒之礼。只见一位没有簪头的女子，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肌肤洁白如玉，美艳无比。她的神气，能让流水澄清，能使大海肃静。二人把姓名告诉了她，她取笑说：“以前天台山有一个叫刘晨的，现在有一个柳实；以前有一个叫阮肇的，如今有一个元彻；以前有‘刘阮’，如今有‘元柳’，都是天意啊！”摆了二个坐榻让二人坐下。

不多时尊师也来了，夫人上前迎拜，随后回到座位上。有几位仙女，奏响了笙、簧、箫、笛等乐器，旁边排列着鸾凤的歌舞，很合节奏。二人恍恍惚惚，仿佛做梦到了天宫，这些是人间很难看见听到的。于是南溟夫人令人摆酒传杯。忽然有一只黑色仙鹤，衔着一封彩信从空中落下来，对尊师说：“安期生知道尊师到南溟相会，请您屈驾去一趟。”尊师读信后，对黑色仙鹤说：“我待会就到那去！”尊师对夫人说：“我和安期生阔别一千多年了，不遇上南游，也没有机会去拜访他。”于是夫人就催促侍女献上食物，

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饷。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饷，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饷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饌，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怀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赠。子但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

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驭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遽相交绕为桥之柱。又见昔海上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

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

装食物的玉器光彩夺目，十分雅洁。夫人与尊师对坐着吃饭，但是元柳二人没有得到吃的。尊师说：“这两个人虽然不应当和我们一起吃饭，但是也应该找些人间的食物给他们吃。”夫人说：“说得是！”于是就另外给元柳二人端来了食物，是人间的味道。尊师吃完饭，从怀里取出一卷红色篆书交给夫人，夫人跪拜着接了过来，于是尊师告辞要走。他回头看看元柳二人说：“你们二人有道骨，回去是不难的。但是我们不期而遇，是应该有灵药相赠的。只是你们前世注定自有老师，我不适合做你们的老师罢了。”元柳二人一齐下拜。尊师就走了。

不一会儿，海上出现一位武夫，有几丈高，穿着金甲，拿着宝剑，上前说：“奉使天真在路上警戒不谨慎，依法应该处决示众，现在已经处决完了。”于是就快步沉下去了。夫人对一个穿紫衣戴凤冠的侍女说：“可以送两位客人走了。让他乘坐什么东西呢？”侍女说：“有一座百花桥可以给他们两个用。”元柳二人对此表示感谢，下拜告别。夫人送给他们一把玉壶，壶高一尺多。夫人拿起笔来在壶上题诗相赠说：“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顷刻间，有一座几百步长的桥出现在水面上，桥的栏杆上，全都是奇花异草。元柳二人从花草间偷偷窥视，只见千万条龙蛇，迅速地互相盘缠在一起成为桥的柱子。又看见之前见到的那头海上巨兽，已经身首异处，漂在水面上。元柳二人就问使者这是怎么回事，使者说：“这兽是因为不知道你们二人来了才被杀的。”使者又说：“我不应该作为使者来送你们，只因有个重要的心愿要拜托你们，勉强来了。”于是使者从襟带之间解下一个琥珀盒子，盒子里有一个隐隐约约像蜘蛛的东西，使者对二人说：“我们是水仙。水仙都是阴性的，没有男的。我以前遇见过一位番禺县的青年，我们因为感情极好而生了个孩子，孩子不到三岁，理当舍弃。夫人让送给南岳神当儿子，到现在很久了。之前听说南岳回雁峰有一个使者，有事到水府来。返回时，我请他把我儿子玩弄的一个玉环捎去，而他竟然把玉环昧下了，我很愤恨。希望你们二位替我

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

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驩、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饌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阕已九秋矣。”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感。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大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睹樵担上有“太极”字，拿着这个盒子到回雁峰下，找到那使者的庙，把这个盒子扔进去，应该有一个不寻常的变化。如果找到了那玉环，请代我送给我儿子。我儿子自然也会报答你们。千万不要打开这个盒子！”元柳二人接过盒子，问使者说：“夫人的诗说：‘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是什么意思？”使者说：“你们回去之后，如果有事，只要敲一下玉壶，就会有一对鸳鸯答应，叫它们干什么没有不顺从的。”又问：“玉虚尊师说：我们自己会有老师，我们的老师又是谁呢？”使者说：“是南岳的太极先生，你们会自己遇上的。”于是元柳二人与使者告别。

桥的尽头，就是以前在合浦县海岸停船的地方，回头一看，已经没有桥了。二人一打听，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驩州、爱州的亲属，已经死去了。他们打听道路，准备回衡山，半路上因为饿了就敲

壶，于是就有鸳鸯说：“如果想得到饮食，往前走自然就会遇上。”不久，道边有一桌丰盛的饭菜，二人便饱餐一顿，之后几天都不再想吃东西了。不久便回到家中。以前的儿童，已经长成大人了。然而二人的妻子，都已经死去三天了，家人们又悲又喜，说：“人家说郎君死在大海里，服丧三年之后，又已经九年了。”元柳二人对人世已经厌倦，又体悟了清虚之道，见了妻子的丧事，也不怎么悲伤。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回雁峰，打听使者庙，把盒子扔了进去。突然有一条几丈长的黑龙，激起大风，喷吐电光，折断树木，掀翻房屋，只听一声霹雳，庙立刻就碎了。二人吓得浑身战栗，不敢仔细看。这时空中有人将一只玉环扔了下来。二人拾起玉环，送到南岳庙。等到回家后，有一个穿黄衣服的年轻人，拿着两个金盒子，分别到二人家里说：“我家主人让我拿着这药，名叫还魂膏，特来报答二位君子。家里有死了的人，即使是六十年了，也可以把药膏涂到头顶上救活他。”接下药膏之后，使者就不见了，于是二人分别用药膏救活了妻子。后来又一起云游寻找太极先生，都没有找到太极先生的踪影，就闷闷不乐地回来了。当时正下大雪，二人见一位老汉担柴卖，可怜老汉年老体衰，就拿酒给老汉喝。看到柴担上有“太极”字样，

遂礼之为师，以玉壶告之。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出《续仙传》。

二人便拜老汉为老师，把玉壶的事告诉了他。老汉说：“这是我用来装酒的壶，丢了几十个甲子了，再见到它真是太高兴了。”元柳二人于是跟随老汉到祝融峰去了，从此二人得道成仙，不再出现在人世间。出自《续仙传》。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叶法善 邢和璞

叶法善

叶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阳叶邑，今居处州松阳县。四代修道，皆以阴功密行及劾召之术救物济人。母刘，因昼寐，梦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岁，溺于江中，三年不还。父母问其故，曰：“青童引我，饮以云浆，故少留耳。”亦言青童引朝太上，太上颔而留之。弱冠身長九尺，额有二午。性淳和洁白，不茹荤辛。常独处幽室，或游林泽，或访云泉。自仙府归还，已有役使之术矣，遂入居卯酉山。其门近山，巨石当路，每环回为径以避之。师投符起石，须臾飞去，路乃平坦。众共惊异。常游括苍白马山，石室内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师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功满，当复旧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又勤行助化，宜勉之焉。”言讫而去。自是诛荡精怪，扫馘凶祲，所在经行，以救人为志。

叶法善

叶法善字道元，家本在南阳的叶邑，现在住在处州松阳县。叶家四代修道，都凭着做好事积阴德以及召唤神灵、降伏鬼魅的法术济物救人。他母亲姓刘，一次白天睡觉，梦见流星进入口中，吞下之后便怀了孕，怀孕十五个月才生下他。他七岁那年，在江中溺水失踪，三年后才回来。父母问他其中缘故，他说：“一个仙童领着我，给我仙酒喝，所以我就逗留了一会儿。”又说仙童领他去见太上，太上答应留下他。他成年之后身高九尺，额头上有两个“午”字。他性情淳和，品行清白，不吃荤腥辛辣之物。常常独居幽室之中，有时云游林泽，有时寻访云泉。从仙府回来，他已经有役使鬼神的道术了，于是住进卯酉山。他的屋门离山很近，当路有一块巨石，常常要绕着走避开

它。他扔出一道符搬起那巨石，巨石顷刻间便飞走了，路就平坦了。众人都感到惊奇。他曾经到括苍白马山游览，在一所石室内遇见三位神人，都穿着锦衣，戴着宝冠，对自己说：“我们奉太上的命令，把密旨告诉你。你本来是太极紫微左仙卿，因为校录工作不勤勉，被贬谪到人世上来。你应该赶快立功，救济世人，辅佐国家，功满之后，就会再恢复旧职。太上还让我把正一三五之法传授给你。你还要勤于修行，帮助众生，好好地努力吧。”神人说完便离去了。从此，叶法善诛除鬼怪，斩杀凶妖，他所到之处，都是以救人为目的。

叔祖靖能，颇有神术，高宗时，入直翰林，为国子祭酒。武后监国，南迁而终。初高宗征师至京，拜上卿，不就，请度为道士，出入禁内。乃欲告成中岳，扈从者多疾，凡咒，病皆愈。二京受道箬者，文武中外男女子弟千余人。所得金帛，并修宫观，恤孤贫，无爱惜。久之，辞归松阳。经过之地，救人无数。蜀川张尉之妻死而再生，复为夫妇。师识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张死矣。”师投符而化为黑气焉。相国姚崇已终之女，钟念弥深，投符起之。钱塘江常有巨蜃，时为人害，沦溺舟楫，行旅苦之。投符江中，使神人斩之。除害殄凶，玄功遐被，各具本传。于四海六合，名山洞天，咸所周历。师年十五，中毒殆死，见青童曰：“天台苗君，飞印相救。”于是获苏。又师青城山赵元阳，受遁甲；与嵩阳韦善俊传八史；东入蒙山，神人授书；诣嵩山，神仙授剑。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谓已溺死，七日复出，衣履不濡。云：“暂与河伯游蓬莱。”则天征至神都，请于诸名岳投奠龙璧。中宗复位，武三思尚秉国权。师以频察祲祥，保护中宗、相王及玄宗，为三思所忌，窜于南海。广州人庶，夙仰其名，北向候之。师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于龙兴新观。远近礼敬，舍施丰多，尽修观宇焉。岁余，入洪州西山，养神修道。

他的叔祖父叶靖能，很有神术，高宗的时候，在翰林院任职，为国子祭酒。武则天代理国政，把他贬到南方，死在那里。当初高宗把叶法善征召到京城，拜他做上卿，他不干，请求度他做道士，出入在禁宫内。等到武则天要去中岳嵩山祭告天地的时候，随从中许多都病了。经过他喷水念咒治疗，病都好了。长安、洛阳二京之中接受道家符箬的，文的武的、宫内的宫外的、男的女的共有弟子一千多人。他

所得到的金银财物，全都用来修宫观，救济孤寡穷人，毫不吝惜。过了挺长时间，他辞官回到松阳县。他经过的地方，有无数人得到救助。蜀地张尉的妻子死而复生，二人又重新做了夫妻。叶法善识破她是妖孽，说：“这是一种死尸媚病，不赶快除掉它，张尉就会死了。”他投出一道符，把她化成一股黑烟。相国姚崇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相国思念女儿的心情依然十分强烈，叶法善就投一道符把她救活了。钱塘江里有一只大蛤蜊，时常害人，把船弄翻，把人淹死，行旅之人都很害怕。叶法善把符投到江中，让神人把大蛤蜊斩了。他除害灭凶，道术远近闻名，各种事迹都记载在他本人的传里。四海八方的名山洞天，他都游历过。叶法善十五岁那年，曾经中毒几乎要死了，他见到一位仙童，童子对他说：“天台山上的苗君，会以飞印救你。”于是他就复苏了。他又拜青城山的赵元阳为师，学到了遁甲术；向嵩阳的韦善俊学习八史；东入蒙山，神人传授给他天书；又到嵩山去，神仙传授他剑术。他曾经步行过大河，忽然沉到水中，人们以为他被淹死了，七天之后他又出来了，衣服鞋子都没湿。他说：“刚和河伯游了一趟蓬莱仙岛。”武则天把他召到洛阳，他请求在各大名山上投放龙璧祭祀。中宗复位以后，武三思还继续掌权。叶法善因为多次察觉吉凶，保护了中宗、相王和玄宗，被武三思所忌恨，流放到南海。广州的百姓，一向仰慕他的名声，面向着北方等候着他。他骑着白鹿，从海上来到，住在龙兴新观。远近的人们都来礼拜致敬，施舍的钱物极多，他把这些钱物全都用来修道观了。一年多以后，他到洪州的西山里，养神修道。

景龙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苍三神人又降，传太上之命：“汝当辅我睿宗及开元圣帝，未可隐迹山岩，以旷委任。”言讫而去。时二帝未立，而庙号年号，皆以先知。其年八月，果有诏征入京。迨后平韦后，立相王睿宗，玄宗承祚继统，师于上京，佐佑圣主。凡吉凶动静，必预奏闻。会吐蕃遣使进宝函封，曰：“请陛下自开，无令他人知机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请陛下勿开，宜令蕃使自开。”玄宗从之。及令蕃使自开，函中弩发，中蕃使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祖重，精于术数，明于考召，有功于江湖间，谥有道先生，自有传。父慧明，赠歙州刺史。师请以松阳宅为观，赐号淳和，御制碑书额，以荣乡里。明

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云鹤数百，行列北来，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云五色，覆其所居。是岁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于上都景龙观。弟子既齐物、尹愔，睹真仙下降之事，秘而不言。二十一日，诏赠金紫光禄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岁。所居院异香芬郁，仙乐缤纷，有青烟直上烛天，竟日方灭。师请归葬故乡。敕度其侄润州司马仲容为道士，与中使监护，葬于松阳。诏衢、婺、括三州助葬，供给所须。发引日，敕官缟衣祖送于国门之外。

开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阳宫以观灯。尚方

景龙四年三月九日，括苍山的三位神人再次降临，传达太上的命令说：“你应当辅佐我们的睿宗皇帝和开元圣帝，不可隐居在山中，而耽误了对你的委任。”说完就离去了。当时这两位皇帝还没有登位，而他们的庙号和年号，叶法善全都事先知道了。那年八月，果然有诏书召叶法善入京。等到后来平定了韦皇后之乱，相王李旦成为睿宗皇帝，后来玄宗又继承了帝位，叶法善在京城，辅佐保佑圣主。凡有吉凶动静，他都能预先向皇上奏明。正赶上吐蕃派使者来进献宝匣一个，使者说：“请陛下自己打开，不要让别人知道其中的机密。”朝堂上安静无声，只有叶法善说：“这是个凶匣子，请陛下不要开，应该让吐蕃使者自己打开。”玄宗听了他的话。等让吐蕃使者自己打开，匣子里的暗箭射出来，一下子把使者射死了，果然像叶法善说的那样。不久，皇帝封他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他的祖父叶重，很精通道术，善于考察吉凶、呼唤鬼神，在江湖之间很有功绩，谥号有道先生，另有传。叶法善的父亲叫叶慧明，被追赠为歙州刺史。叶法善请求把松阳县老家的宅子作为道观，皇帝赠号为淳和观，并亲自为其立碑、书写碑额，使叶家在乡里之间更显得光荣。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七日，忽然有几百只仙鹤，排成行列从北边飞来，飞翔聚集在叶法善的故乡，仙鹤徘徊了三天，五色的祥云覆盖了他的住处。这一年六月三日，叶法善在京都景龙观去世。他的弟子既齐物、尹愔，亲眼目睹了神仙降临的事，但是他们都保密，不往外讲。二十一日，皇帝下诏书，追赠他金紫光禄大夫、越州都督之职。他活了一百零七岁。他所住的那个院子里，异香浓郁，仙乐声声，有一股青烟直上云天，整整一天才消失。叶法善死前曾请求归葬故乡。

皇上下令把他的侄子润州司马叶仲容度为道士，派宫中使者一块儿护送着他的灵柩，葬到松阳县。并且诏令衢、婺、括三州协助操办葬礼，供给所需要的钱物。出殡的那天，皇上又敕令官员们穿上白色的丧服在城门外送灵。

开元初年，正月十五夜晚，唐玄宗移驾上阳宫观灯。尚方署匠毛顺心，结构彩楼三十余间，金翠珠玉，间厕其内。楼高百五十尺，微风所触，锵然成韵。以灯为龙、凤、螭、豹腾踞之状，似非人力。玄宗见大悦，促召师观于楼下，人莫知之。师曰：“灯影之盛，固无比矣；然西凉府今夕之灯，亦亚于此。”玄宗曰：“师顷尝游乎？”曰：“适自彼来，便蒙急召。”玄宗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于是令玄宗闭目，约曰：“必不得妄视，若误有所视，必有非常惊骇。”如其言，闭目距跃，已在霄汉。俄而足已及地。曰：“可以观矣！”既睹影灯，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委。玄宗称其盛者久之。乃请回，复闭目腾空而上，顷之已在楼下，而歌舞之曲未终。玄宗于凉州，以镂铁如意质酒。翌日命中使，托以他事，使于凉州，因求如意以还，验之非谬。又尝因八月望夜，师与玄宗游月宫，聆月中天乐。问其曲名，曰：“《紫云曲》。”玄宗素晓音律，默记其声，归传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宫还，过潞州城上，俯视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昼。师因请玄宗以玉笛奏曲。时玉笛在寝殿中，师命人取，顷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钱于城中而还。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乐临城，兼获金钱以进。玄宗累与近臣试师道术，不可殚尽，而所验显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礼敬。其余追岳神，致风雨，烹龙肉，祛妖伪，灵效之事，具在本传，此不备录。

的工匠毛顺心，搭建了三十多间彩楼，还将金翠珠玉杂放在彩楼中。楼高一百五十尺，微风吹来，锵然有声，很有韵味。用灯做成龙、凤、螭、豹跳跃的样子，好像不是人力所能完成的。唐玄宗看了非常高兴，派人把叶法善找来在楼下看，别人都不知道。叶法善说：“彩灯的盛况，固然是无比的；但是西凉府今夜的灯，也比这里差不了多少。”玄宗说：“法师曾去游玩过吗？”叶法善说：“我刚从那儿回来，就受到陛下的紧急召见。”玄宗对他的话感到奇怪，说道：“现在我也想去，行吗？”叶法善说：“这很容易。”于是他让玄宗闭上眼睛，约定

说：“一定不要随便乱看，如果误看了什么，一定会受到不寻常的惊吓。”玄宗照他说的那样做，闭着眼睛用力一跳，已跃上高空。不一会儿就觉得脚已触到地面。叶法善说：“可以睁眼看了！”玄宗见灯火辉映，连绵几十里，有接连不断的车马，又有众多的男男女女。玄宗对这里的盛况赞叹了好久。看了一会儿，叶法善请玄宗回去，于是又闭上眼睛腾空而上，一会儿便已经回到彩楼之下了，而歌舞的曲子还没有结束。玄宗到凉州的时候，用镂铁如意换了酒喝。第二天他派出一位使者，以办别的事为名到凉州去，找到了镂铁如意带了回来，证明叶法善带他去凉州的事不假。又曾经在八月十五夜里，叶法善和唐玄宗到月宫去游览，听了月宫演奏的天乐。玄宗打听曲子叫什么名，人家告诉他：“是《紫云曲》。”玄宗一向精通音乐，暗中记下它的声调，回来写出曲谱流传开来，起名《霓裳羽衣》。从月宫回来的时候，路过潞州城上，俯看城中一片寂静，而月光照如白昼。叶法善就请玄宗用玉笛演奏曲子。当时玉笛放在寝殿里，叶法善派人去取，顷刻间就取回来了。奏完曲，将一把金钱扔到城里就回来了。十天后，潞州上奏，八月十五夜里，有天乐降临潞州城，而且还在城中拾到金钱，以献给皇上。唐玄宗屡次与近臣们试验叶法善的道术，他的道术无穷无尽，而且所试验的都很灵验，都不是虚幻的，所以对他尤其尊敬。其余诸如追赶岳神、呼风唤雨、烹煮龙肉、剪除妖伪等灵验之事，全都在他的传记里，这里不详细记录。

又燕国公张说尝诣观谒，师命酒。说曰：“既无他客？”师曰：“此有魏处士者，久隐山林，性谨而讷，颇耽于酒，钟石可也。”说请召之，斯须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带数围。使坐于下，拜揖之礼，颇亦鲁朴。酒至，杯盂皆尽，而神色不动。燕公将去，师忽奋剑叱魏生曰：“曾无高谈广论，唯沉湎于酒，亦何用哉！”因斩之，乃巨槁而已。尝谓门人曰：“百六十年后，当有术过我者，来居卯西山矣。”初，师居四明之下，在天台之东。数年，忽于五月一日，有老叟诣门，号泣求救。门人谓其有疾也。师引而问之，曰：“某东海龙也。天帝所敕，主八海之宝，一千年一更其任，无过者超证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绩垂成，有婆罗门逞其幻法，住于海峰，昼夜禁咒，积三十年矣。其法将成，海水如云，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将竭矣。统天镇海之宝，上帝制灵之物，必为幻僧所取。五日午时，乞

赐丹符垂救。”至期，师敕丹符，飞往救之，海水复旧。其僧愧恨，赴海而死。明日，龙辇宝货珍奇以来报。师拒曰：“林野之中，栖神之所，不以珠玑宝货为用。”一无所受，因谓龙曰：“此厓石之上，去水且远，但致一清泉，即为惠也。”是夕，闻风雨之声，及明，绕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经冬不竭。至今谓之天师渠。

此外，燕国公张说曾经到观中拜见叶法善，叶法善摆酒款待他。张说说：“没有别的客人吗？”叶法善说：“这地方有一位姓鞠的处士，长期在山林里隐居，性情谨慎，不善言谈，很喜欢喝酒，能喝一石甚至一钟。”张说请叶法善把鞠处士找来，很快就来了。鞠处士的身材不足三尺高，而腰带却有几围长。叶法善让鞠处士坐在下首，鞠处士行揖拜之礼，显得很粗鲁。酒端上来之后，鞠处士把杯子里的全喝光了，神色却一点没变。张说要离开的时候，叶法善忽然拔出剑斥责鞠处士说：“你居然什么高谈阔论也没有，只知道喝酒，还有什么用呢？”于是就斩杀了他，原来这位鞠处士只是一个盛酒的器具变的罢了。叶法善曾经对弟子们说：“一百六十年以后，会有一个道术比我强的人，到卯酉山来居住。”当初，叶法善住在四明山下，四明山在天台山之东。住了几年，忽然在五月一日这一天，有个老头上门求见，号哭着向他求救。弟子以为这老头有病。叶法善领过老头问他怎么了，老头说：“我是东海的一条龙。天帝命令我掌管八海之宝，职位一千年更换一次，这一千年中没有过错的，就能超度成仙了。我已经干了九百七十年了，功绩不大但也快成功了。可是有个婆罗门僧人肆意施展他的幻术，住在海边山峰上，昼夜念咒，已经三十年了。他的法术将要炼成，炼成之后，海水将像云一样被卷到空中，五月五日，海将枯干。那么，统天镇海之宝，上帝号令神灵之物，一定会被这妖僧夺去。五月五日的午时，乞求您赐一道丹符救救我。”到了五月五日，叶法善命令一道丹符飞到东海去救那龙，海水便恢复了原样。那僧人又愧又恨，跳进大海自杀了。第二天，那龙用车拉着珍奇宝贝来报答叶法善。叶法善拒绝接受，说道：“山林旷野之中，是神仙的住所，不认为珍奇宝货有什么用。”他什么也没接受，只是对龙说：“这里的崖石之上，离水源很远，只要你在这上面留下一眼清泉，就是对我的报答了。”这天晚上，人们听到了风雨之声，等到天明，围绕着山根的四面，出现一道石渠，泉水流淌，一个冬天也不

干。到现在这渠还叫天师渠。

又一说云，显庆中，法善奉命修黄箓斋于天台山，道由广陵，明晨将济瓜州。是日，江干渡人舫舟而候。时方春暮，浦溆晴暖，忽有黄白二叟相谓曰：“乘间可以围棋为适乎？”即向空召冥儿。俄有舁童擘波而出，衣无沾湿。一叟曰：“挈棋局与席偕来。”须臾，舁童如命，设席沙上。对坐约曰：“赌胜者食明日北来道士。”因大笑而下子。良久，白衣叟曰：“卿北矣！幸无以味美见侵也。”旷望逡巡，徐步凌波，远远而没。舟人知其将害法善也，惶惑不宁。及旦，则有内官驰马前至，督备舟楫。舟人则以昨日之所见具列焉。内官惊骇不悦。法善寻续而来，内官复以舟人之辞以启法善。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无挂意。”时法善符术神验，贤愚共知，然内官泊舟人从行之辈，忧軫靡遑。法善知之而促解缆，发岸咫尺，而暴风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顾失色。法善徐谓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鹈首。”既投而波流静谧，有顷既济。法善顾舟人曰：“尔可广召宗侣，沿流十里之间，或芦洲茭渚，有巨鳞在焉，尔可取之，当大获其资矣！”舟人承教，不数里，果有白鱼长百尺许，周三十余围，僵暴沙上。就而视，脑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脔割载归，左近村间，食鱼累月。出《集异记》及《仙传拾遗》。

还有一个传说，显庆年间，叶法善奉命在天台山上做黄箓道场，路上经过广陵，第二天早晨将从瓜州渡江。这一天，江岸上的摆渡人已将船停靠在岸边等候。当时正是暮春，水边又晴又暖，忽然有黄衣、白衣两个老头互相说：“趁此机会可以下一盘棋来取乐吗？”于是他们向着空中呼唤仙童。不一会儿，有一个小童劈波而出，他的衣服居然没有沾湿。一个老头说：“把棋盘和坐席一块拿来。”一会儿，小童遵命办到，把坐席放到沙地上。两个老头相对而坐，约定说：“谁下赢了谁就吃掉明天从北边来的那个道士。”于是二人大笑着开始下棋。下了好长时间，白衣老头说：“你败了！希望你不要因为那道士味道好就来抢。”两个老头向远处望了一会儿，慢慢地走上水面，远远地消逝了。摆船人知道他们要害叶法善，惶惑不安。等到第二天早晨，就有宫中的太监骑着马来到，督促准备船只。摆船人就把昨天见到的情形详细向太监说了。那太监大吃一惊，心中不快。随后叶法善

也到了，太监又把摆船人说的话告诉了叶法善。叶法善微笑道：“有这样的事吗？请不要在意。”当时叶法善的符术十分灵验，无论贤者愚者全都知道，但是从宫中太监到摆船人，以及其他随从人员，此时都忧虑不安。叶法善知道大家的心情，就催促解缆开船，刚开船离岸不远，暴风狂浪大作，天色昏暗。船里的人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叶法善慢吞吞地对侍者说：“拿出我的黑符，扔到船头上。”扔了黑符之后，江上立即风平浪静，不多时就到了对岸。叶法善看着摆船人说：“你可以多找一些同族的人来，沿江十里之间，也许是在长有水草的小岛上，有大鱼在那里边，你可以拿回去，就能发一笔大财了！”摆船人按照叶法善教的去做，寻了不几里，果然有一条长百尺左右、粗三十多围的大鱼，僵卧在沙滩上。走近一看，鱼头上有一个洞往外流着脑浆。摆船人于是把大鱼割成一块一块的肉载运回去。邻近村子里的人，全都吃了好几个月的鱼。出自《集异记》及《仙传拾遗》。

邢和璞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术，常携竹算数计，算长六寸。人有请者，到则布算为卦，纵横布列，动用算数百，布之满床。布数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长短及官禄，如神。先生貌清羸，服气，时饵少药。人亦不详所生。唐开元二十年至都，朝贵候之，其门如市。能增人算寿，又能活其死者。先生尝至白马坂下，过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置于床，引其衾，解衣同寝。令闭户，眠熟。良久起，具汤，而友人犹死。和璞长叹曰：“大人与我约而妄，何也？”复令闭户，又寝。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视之，其子已苏矣。母问之，其子曰：“被箠在牢禁系，拷讯正苦，忽闻外曰：‘王唤其人！’官不肯，曰：‘讯未毕，不使去！’少顷，又惊走至者曰：‘邢仙人自来唤其人！’官吏出迎，再拜恐惧。遂令从仙人归，故生。”又有纳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请和璞活之。和璞墨书一符，使置妾卧处。俄而言曰：“墨符无益。”又朱书一符，复命置于床。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书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为一胡神领从者数百人拘去，闭宫门，作乐酣饮。忽有排户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应。顷又曰：‘罗大王使召歌

者。’方骇，仍曰：‘且留少时。’须臾，数百骑

邢和璞

邢先生的名字叫和璞，他擅长方术，常携带着竹算筹用来推算，算筹长六寸。如果有人请他算命，他到了便使用算筹摆成卦形，纵横排列，一共要动用几百根，摆满一床。布筹运算之后，就告诉人家是吉是凶，说出那人的寿命长短及官位俸禄什么的，都料事如神。邢先生面相清瘦，他吐纳养生，有时候吃一点药物。人们也不知他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唐朝开元二十年他来到京城，朝中的权贵都等着请他算命，他家门庭若市。他能帮人增寿，又能把死人救活。有一次他到白马坂去看望一个友人。那友人已经死去两夜了，友人的母亲哭着求他。他便把死人抬出来放在床上，拽过友人的被子，脱了衣服和友人睡到一起。他让人把门关上，就熟睡过去了。睡了好久他才起来，准备好了热水，但是友人还是死的。邢和璞长叹一声说：“大人和我约好了却又胡乱失约，为什么呢？”他又让人关上门，又睡下了。不一会儿他起来说：“活了！”友人母亲进去一看，她的儿子已经苏醒了。母亲问儿子是怎么回事，儿子说：“我被关押在牢房里囚禁着，拷问得正苦的时候，忽听外面喊道：‘大王叫这个人！’负责拷问的官吏不肯放我，说：‘审讯没完，不能去！’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惊慌跑来的人说：‘邢仙人亲自来叫这个人！’那官吏出去迎接，连连下拜，显出很害怕的样子。于是就让我跟着邢仙人回来了，所以又活了。”另外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小老婆能歌善舞却突然死了，这个人就请邢和璞救活他的小老婆。邢和璞用墨写了一道符，让他放在小老婆躺着的地方。过了片刻又说：“这道墨符没用处。”又用朱砂写了一道符，又让那人放到床上。过了片刻又说：“她被山神捉去了，可以写符追她。”于是又写了一道大符烧了。不一会儿小老婆活了。她说道：“我被一个胡神带领着几百名随从捉了去，关上宫门，一起畅饮作乐。忽然有人推门进来说：‘五道大使叫唱歌的女子。’胡神不理睬。过了片刻又有人说：‘罗大王派人来叫唱歌的女子。’胡神这才害怕，但他仍然说：‘再稍微待上一会儿。’不一会儿，几百名骑兵驰入宫中，大呼曰：‘天帝诏，何敢辄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

仍放歌人还。于是遂生。”和璞此事至多，后不知所适。出《纪闻》。

奔入宫中，大声喊道：‘天帝下诏，你胆敢擅自捉拿唱歌女子？’下令把胡神拉下来，打了一百大板，并命令放唱歌的女子回去。于是我就又活了。”邢和璞这类事极多，后来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出自《纪闻》。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刘白云

唐若山

唐若山，鲁郡人也。唐先天中，历官尚书郎，连典剧郡。开元中，出为润州，颇有惠政，远近称之。若山尝好长生之道。弟若水，为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尝征入内殿，寻恳求归山。诏许之。若山素好方术，所至之处，必会炉鼎之客，虽术用无取者，皆礼而接之。家财殆尽，俸禄所入，未尝有余。金石所费，不知纪极。晚岁尤笃志焉。润之府库官钱，亦以市药。宾佐骨肉，每加切谏，若山俱不听纳。

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状貌枯槁，诣款谒。自言有长生之道，见者皆笑其衰迈。若山见之，尽礼加敬，留止月余。所论皆非丹石之要。若山博采方诀，歌诵图记，无不研究。问叟所长，皆蔑如也。复好肥鲜美酒，珍饌品膳。虽瘦削老叟，而所食敌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无倦色。

唐若山

唐若山是鲁郡人。唐朝先天年间，他做过尚书郎，连续掌管过大郡。开元年间，他出任润州刺史，颇有仁政，远近都称颂他。唐若山喜欢长生不老之术。他的弟弟唐若水是衡山的道士，掌握了道家胎元、谷神等修炼要旨。他曾经应召进入皇宫，不久又恳求退隐山林。皇帝下诏允许他回去。唐若山平常喜欢道教的方术，他走到哪里，一定要会见一下那里的炼丹人士，即使是道术上没有可取之处的，他也全都以礼相待。他的家财几乎用尽，他的俸禄收入，也不曾有过剩余。炼丹的费用，不计其数。到了晚年，他对长生之道更加笃信。润州府库里的公款，他也用来买药炼丹。宾客僚属和骨肉亲人，常常恳切地劝他不要这样，他全都不听。

一天，有个形体瘦弱、面容憔悴的老头前来拜见。他自称有长生不老之术，见到的人都笑这老头衰老老迈。唐若山见了他却非常尊敬，留他住了一个多月。老头谈论的全都不是炼丹的要旨。唐若山广泛搜集丹方，用歌诀和绘图的形式记录下来，无不用心研究。他问老头擅长什么，老头所说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又喜欢鱼肉美酒，美味饭食。虽然是个枯瘦的老头，吃起饭来却能赶上三四个人。唐若山恭敬地侍奉他，毫无厌倦之色。

一夕，从容谓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给常若不足。贵为方伯，力尚多阙，一旦居闲，何以为贍？况帑藏钱帛，颇有侵用。诚为君忧之。”若山惊曰：“某理此且久，将有交代，亦常为忧，而计无所出。若缘此受谴，固所甘心，但虑一家有冻馁之苦耳。”叟曰：“无多虑也。”促命酒，连举数杯。若山饮酒素少，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觉醉，心甚异之。是夜月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谓若山曰：“可命一仆，运铛釜铁器辈数事于药室间，使仆布席坐炉。”曰：“鼎铛之属为二聚，炽炭加之，烘然如窑，不可向视。”叟于腰间解小瓢，出二丹丸，各投其一，阖扉而出。谓若山曰：“子有道骨，法当度世，加以笃尚正直，性无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游观人间，以度有心之士。悯子勤志，故来相度耳。吾所化黄白之物，一以留遗子孙，旁济贫乏；一以支纳帑藏，无贻后忧。便可命棹游江，为去世之计。翌日相待于中流也。”言讫，失其所在。若山凌晨开阅，所化之物，烂然照屋。复扃闭之，即与宾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将游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雾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独见老叟，棹渔舟，直抵舫侧，揖若山入渔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风波稍定，昏雾开霁。已失若山矣。

郡中几案间，得若山诀别之书，指挥家事。又得遗表，因

一天晚上，老头从容地对唐若山说：“你家有一百来口人，资财的供应好像常常不足。你贵为一方的长官，财力尚且差这么多，一旦罢官闲居，用什么来贍养家庭呢？何况府库里的银两钱帛，你也侵用了许多。我实在是为你担忧。”唐若山吃惊地说：“我治理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很快就要被别人接替职务，我也常常为此发愁，但也想不出来的好办法。如果因此受到惩罚，本来也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担心一家人

要有挨饿受冻之苦了。”老头说：“你不必过于担心。”老头催他快摆上酒来，连饮了几杯。唐若山平时喝酒一向很少，这一天也干了三四杯，竟不觉得有醉意，心里很是惊奇。这天夜里月光很明亮，两个人漫步在院子里。许久，老头对唐若山说：“可派一个仆人，把锅等铁器运到药室里去，派仆人在药室布置坐席，砌起炉灶。”老头又说：“铁锅之类分为两处，锅底下放上燃烧的火炭，把铁锅烘烤得就像砖窑一样，不可朝着它看。”这时老头从腰间解下一个小葫芦，从葫芦里取出两丸丹药，往两口铁锅里各扔了一丸，便关门出来。老头对唐若山说：“你有道骨，理应度你超脱人世，加上你诚实正直，生性不爱发怒，仙家特别看重这样的品行。我是太上真人，到人间来游历观览，以便超度那些有心之人。我同情你志趣勤勉，所以就超度你。我所点化的黄金白银，一部分用来留给你的子孙，也可以救济别的穷人；一部分用来支付你侵用的府库里的银两，不要留下后患。这样你就可以驾船游江，作为使自己摆脱世俗的计策了。明天我在江心等着你。”说完，老头就不见了。凌晨，唐若山打开药室一看，昨天所点化的东西，光灿灿地把屋子照得通亮。他又关上门，就和三五位宾客一起驾着船漂游在江面上，要到金山寺去游览。到了江心之后，江上大雾弥漫，咫尺之间也看不清东西。只有唐若山看到了那个老头，老头驾着一条渔船，径直来到唐若山的船旁，请唐若山到渔船上，超然而去。过了很久，风波稍微平静下来，大雾散去，人们才发现唐若山不见了。

在郡中的几案之间，人们找到了唐若山诀别的书信，那上面写的全都是如何处理家事。又找到了一份遗表，人们于是

以奏闻。其大旨：“以世禄暂荣，浮生难保，惟登真脱屣，可以后天为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乐也；张留侯去师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与臣不同。臣运属休明，累叨荣爵，早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规，栖心玄关，偶得丹诀。黄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经之妙用。既得之矣，余复何求？是用挥手红尘，腾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岛非遥。遐瞻帝闕，不胜犬马恋主之至。”唐玄宗省表异之，遽命优恤其家。促召唐若水，与内臣赍诏，于江表海滨寻访，杳无音尘矣。

其后二十年，有若山旧吏自浙西奉使淮南，于鱼市中见若山鬻鱼于肆，混同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萦回数百步，乃及华第。止吏与食，哀其久贫，命市铁二十挺。明日复与相遇，已化金矣，尽以遗之。吏姓刘，今刘子孙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

又相国李绅，字公垂，常习业于华山，山斋粮尽，徒步出谷，求粮于远方。迨暮方还，忽暴雨至，避于巨岩之下，雨之所沾若浼焉。既及岩下，见一道士，舣舟于石上，一村童拥楫而立。与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语若深交，而素未相识。因问绅曰：“颇知唐若山乎？”对曰：“常览国史，见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把遗表上奏给皇上。奏章的大意是：“因为世间的荣华富贵是转瞬即逝的，人生是难以长久的，只有脱离世俗，成为神仙，才可与天地同期。以前丞相范蠡驾船游于五湖之间，是知道他的主子不能和他同乐；留侯张良师从商山四皓而隐去，是怕不能和他的主子长久共存下去。这二人的离去，和我是不一样的。我适逢清明盛世，连连受到皇上恩赐的爵位，早就悟出了进退的道理，深深懂得知止知足的规矩，我潜心于道门，偶然得到了炼丹的秘诀。我相信淮南王以前说过的话，黄金是可以做出来的；察看真经的妙用，寿命可以延长。我已经明白了这些道理，其余的还追求什么呢？因此我挥手告别尘世，在碧海里神游，可望见扶桑，离蓬莱仙岛也不远了。我遥望皇上的宫门，心中不禁产生犬马留恋主人的感情。”唐玄宗看了他的遗表后感到奇怪，急忙下令丰厚地抚恤唐若山的家属。催人把唐若水找来，让唐若水和内臣们一起，拿着皇帝的诏令，在江边海滨到处寻访唐若山，但是杳无音信。

此后二十年，有个唐若山的旧部下从浙西出使到淮南去，在鱼市上见到唐若山正在鱼肆里卖鱼，和常人一样。唐若山看见了他的属下，把属下请到一条简陋的巷子中，曲曲折折走了几百步，来到一所漂亮的府第。他让属下在此休息，并给属下饭吃，他可怜属下长期受穷，让属下买了二十根铁棒。第二天，属下又遇到他，铁已经全都变成金子了，他把这些金子全赠给属下。这个属下姓刘，现在他的子孙世代居住在金陵，也有修道的。

另外，相国李绅，字公垂，曾经在华山研习学业，山中居室的粮

食吃光了，他就徒步走出山谷，到远处寻找粮食。天将黑的时候才回来，忽然下起了暴雨，他就在一块巨石下避雨，雨所沾湿的地方水流如注。到了岩下之后，他见到一位道士，那道士把船停靠在石头上，一位村童拿着桨立在船头。李绅向道士一拜，道士笑道：“公垂在这里吗？”话说得像老朋友似的，但是他们从来不相识。于是道士问李绅：“你知道唐若山吗？”李绅回答说：“我曾经在史书里看过他得道成仙的事迹，常常景仰他。”道士说：

“余即若山也。将游蓬莱，偶值江雾，维舟于此。与公垂曩昔之分，得暂相遇，讵忘之耶？”乃携绅登舟。江雾已霁，山峰如昼，月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顷已达蓬岛。金楼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数人，皆旧友也。将留连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国理务，数毕乃还耳。”绅亦务经济之志，未欲栖止。众仙复命若山送归华山。后果入相，连秉旌钺。去世之后，亦将复登仙品矣。出《仙传拾遗》。

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于民间。幼小之时，与唐元瓌同学。元瓌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烛，持《高上消灾经》《老君枕中经》，累有祥异，奇香瑞云，生于庭宇。母因梦天人满空，皆长丈余，麾旆旌盖，荫其居宅。有黄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即张目开口，若笑之容。幼而颖悟，诵习诗书，元瓌所不及。十五六岁，忽不知所之，盖游天下寻师访道矣。不知师何人，得神仙之诀。宝应二年，元瓌为御史，充河南道采访使，至郑州郊外，忽与君相见。君衣服蓝缕，容貌憔悴。元瓌深悯之，与语叙旧，问其所学。曰：“相别之后，但修真而已。”邀元瓌过其家，留骑从于旅次相候。君与元瓌同往，引入市侧，门巷低小，从者一两人。才入，外门便闭，从者不得入。第二门稍宽广。又入一门，屋宇甚大。揖元瓌于门下，先入为席，良久出迎。元瓌见

“我就是唐若山。我要去游蓬莱，恰巧遇上江雾，把船停在这里。我和你以前有过一段缘分，得以暂时相遇，难道你忘了吗？”于是拉着李绅上船。这时候江雾已散去，山峰像白天一样，月光皎洁明亮。那

船在半空中浮游行驶，不一会儿已经来到蓬莱岛。金碧辉煌的楼堂殿阁，林立天上。有几位神仙，都是老朋友。他们想留住李绅。其中有一个神仙说：“李公垂正要辅佐国家参理政事，命中注定要做完这些事才能回来。”李绅也确实有以经国济民为务的大志，不想留在这里。众神仙又让唐若山把李绅送回华山。后来李绅果然做了宰相，连续多年执掌军政大权。去世之后，他也将登上仙品。出自《仙传拾遗》。

司命君

司命君曾经生活在民间。他幼年的时候，与唐元瓌是同学。唐元瓌说：司命君家世代信奉道教，早晚都要点香和蜡烛，持念《高上消灾经》和《老君枕中经》，经常有祥瑞的异象出现，异香祥云出现在庭院殿宇之间。他的母亲做梦梦见满天空都是一丈多高的仙人，旌旗伞盖遮蔽了他们家的宅院。有一道黄色的光照在她身上，像金子的颜色，于是她怀了孕生下司命君。司命君生下来就睁着眼、张着口，像要笑的样子。他自幼聪颖，诵读诗书，元瓌比不上他。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忽然不知到哪儿去了，大概是周游天下寻师问道去了。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但他得到了成仙得道的秘诀。宝应二年，元瓌为御史，充任河南道采访使，来到郑州的郊外，忽然与司命君相遇。司命君衣服很破烂，脸色很憔悴。元瓌很可怜他，和他说话叙旧，问他学的是什么。他说：“相别之后，我只是修道而已。”他请元瓌到他家里去，把骑马的随从留在客栈里等候。司命君陪元瓌一起前往，他把元瓌领到街市的一侧，来到一户低矮的门前，随从只有一两个人。二人刚走进门，外边的门便关上了，随从不能进入。第二道门略加宽广。又进了一门，有一所很大的屋子。司命君在门外向元瓌行礼，自己先进去摆放坐席，老半天才出来迎接元瓌。元瓌发现

其容状伟烁，可年二十许，云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辈，皆非世所有。元瓌莫之测。相引升堂，所设饌食珍美，器皿瑰异，虽王者宴赐，亦所不及。彻饌命酒。君与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独坐。”即召一人，坐于元瓌之侧。元瓌视之，乃其妻也。奏乐酣饮，既醉各散，终不及相问言情。迟明告别，君赠元瓌金尺玉鞭。出门行数里，因使人访其处，无复踪迹矣。及还京，问其妻：“曾有异事

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来，称司命君召，某便随去。既至司命宫中，见与君同饮。”所见历然皆同，不谬。

后十年，元瓌奉使江岭，又于江西泊舟，见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连饮饌，但音乐侍卫，稍多于前，皆非旧人矣。及散，赠元瓌一饮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叙别，不复再见。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卑，复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诣东都所居，谓元瓌曰：“宅中有奇宝之气，愿得一见。”元瓌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赠饮器与商。起敬而后跪接之，捧而顿首曰：“此天帝流华宝爵耳！致于日中，则白气连天；承以玉盘，则红光照室。”即与元瓌就日试之，白气如云，郁勃径上，与天相接。日夜更试之，此不谬也。“此宝太上西北库中镇中华二十四宝也，顷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宝，亦不久留于人间，即当飞去。得此宝者，受福七世，

司命君的容貌变得光彩焕发，有二十来岁的样子，戴云冠，披霞衣，他身边的玉童侍女有三五十名，都不是人世间所能有的。元瓌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司命君把元瓌领到正堂，摆设上来的山珍海味和瑰丽奇异的器皿，即使是帝王家的宴席也比不上。撤掉饭食让人摆上美酒。司命君与自己的妻子坐在一起，他说：“不能让御史独自坐着。”就叫来一个人坐在元瓌的身边。元瓌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于是奏乐畅饮，大醉之后各自散去，到底没来得及述说旧情。天将亮的时候告别，司命君送给元瓌一把金尺和一根玉鞭。出门走了几里，元瓌就让人打听刚才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已经没有踪迹了。等到回到京城，他问妻子：“曾经有过异常的事吗？”妻子说：“有一天我昏沉沉地想睡觉，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说司命君让我去，我就跟着他去了。到了司命君宫中之后，看见他和你一块儿喝酒。”她所见到的和元瓌见到的一样，毫无差谬。

十年之后，元瓌奉命出使江岭，又在江西停船，看到司命君在岸上。司命君请他来到一所草堂，又来到了仙境。司命君留他吃饭，只是乐伎和侍卫略多于前一次，全都不是前一次的那些人。散了席，司命君赠给元瓌一件饮器，质地像玉却不是玉，他也不说这东西叫什么。从此分别，再没相见。也不知他主管的是什么事，修的是什么

道，也不知他在仙界的品级高低，更不知他姓什么叫什么。有一天，一位胡商到东都元瓌的住所里来，说：“你府中有奇宝的气象，希望能让我见识见识。”元瓌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给胡商看，全都不是。于是他把司命君赠他的饮器拿出来给胡商看。胡商肃然起敬，跪下之后把饮器接过去，捧着饮器叩头说：“这是天帝的流华宝爵啊！放到日光下，就有白气连天；放到玉盘里，就能红光照室。”胡商就和元瓌对着日光试验，白气像云那样蒸蒸日上，与天相连。日夜交替着试验，说明这不是假的。胡商说：“这件宝物是太上西北库中镇中华二十四宝之一，近年来已降回到人间。现在这第二十二宝，也不会在人间久留的，很快就该飞回去了。得到这个宝贝的人，七代受到福佑，敬之哉！”元瓌以玉盘承之，夜视红光满室。出《仙传拾遗》。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会稽山阴人也。博学能文，擢进士第。善书，饮酒三斗不醉。守真养气，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览。鲁国公颜真卿与之友善。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夹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像，奇绝踪迹，今古无伦。而真卿与诸客传玩，叹服不已。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今犹有宝传其画在人间。出《续仙传》。

刘白云

刘白云者，扬州江都人也。家富好义，有财帛，多以济人，亦不知有阴功修行之事。忽在江都，遇一道士，自称为乐子长，家寓海陵。曰：“子有仙箓天骨，而流浪尘土中，何也？”因出袖中两卷书与之。白云捧书，开视篇目，方欲致谢，子长叹曰：“子先得变化，而

后受道。此前定也。”

一定要敬重它啊！”元瓌把它盛在玉盘里，夜间一看，满室都是红光。出自《仙传拾遗》。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是会稽山阴人。他博学多才，写一手好文章，进士及第。又善于书画，喝三斗酒也不醉。他守本性养真气，躺在雪地上不冷，跳到水里去不沾湿。天下的山水，他全都游览过。鲁国公颜真卿和他是好朋友。颜真卿在湖州任刺史时，和门客们一起喝酒，就一唱一和地作《渔父》词，头一首唱的就是张志和的词，词是：“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颜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一共和了二十五首，互相夸赏。张志和让人拿来颜料，剪裁白绢，一边画景物一边写词，不一会儿就画出来五幅。花鸟鱼虫，山水景象，笔法奇绝，今古无比。颜真卿和客人们传着他的画玩赏，赞不绝口。后来颜真卿东游平望驿，张志和喝酒喝到酣畅时，作水上游戏，把坐席铺在水面上，独自坐在上面饮酒吟唱。那坐席的来去快慢，就像划船的声音。又有仙鹤跟随在他的头顶上。颜真卿与亲戚、宾客、下属这些在岸上观看的人们，没有不感到惊异的。不多时，张志和在水上挥手，向颜真卿表示谢意，然后便上升飞去。至今民间还留传着他的画，被视为珍宝。出自《续仙传》。

刘白云

刘白云是扬州江都人。他家里富足，又十分侠义，有了钱财，多用来救济穷人，其实他并不知道有阴德修行的事。忽然有一天他在江都遇见一位道士，自称乐子长，家住海陵。道士对他说：“你有仙风道骨，却流落在尘世之中，为什么呢？”于是从袖中取出两卷书交给他。他捧着书，翻开看那篇目，刚要致谢，乐子长感叹道：“你得先学变化，然后才能得道，这是前世定的。”

乃指摘次第教之。良久，失子长所在。依而行之，能役致风雨，变化

万物。乃于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数千人，于其中结紫云帐幄，天人侍卫，连月不散。节度使于颀疑其妖幻，使兵马使李西华引兵攻之。帐幄侍卫渐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窦处约曰：“此幻术也，秽之即散。”乃取尸秽焚于其下，果然兵卫散去。白云乘马，与从者四十余人走于汉水之上，蹙波起尘，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谓追者曰：“我刘白云也。”后于江西湖南，人多见之，弥更少年洁白。时湖南刺史王逊好道，白云时来郡中。忽一日别去，谓逊曰：“将往洪州，即于锺陵相见。”一揖而行。初不晓其旨。辰发灵川，午时已在湘潭。人多识者，验其所行，顷刻七百里矣。旬日，王逊果除洪州。到任后，白云亦来相访。复于江都值乐真人。曰：“尔周游人间，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经，太上所敕，令授于尔，可选名岳福地炼而服之，千日之外，可以登云天矣。”乾符中，犹在长安市卖药。人有识之者，但不可亲炙，无由师匠耳。出《仙传拾遗》。

于是乐子长就按照次序教他。过了好长时间，乐子长忽然不见了。他按照乐子长教的办法去做，能呼风唤雨，变化万物。于是他在襄州江对岸的一个小山上变化出几千名兵士来，在那里建了紫云帐，由神仙侍卫，连月不散。节度使于颀怀疑这是妖术，派兵马使李西华领兵攻打。紫云帐和侍卫渐渐升高，用弓箭都射不到。判官窦处约说：“这是幻术，用污秽的东西可以把它驱散。”于是取来尸体等污秽之物在那下边焚烧，果然兵卫们散去了。刘白云骑着马，和四十多名随从跑到汉水之上，踢波踏浪，卷起风尘，就像奔跑在平地上，追也追不上。他对追的人说：“我是刘白云。”后来在江西、湖南，很多人见过他，见他更年轻白净了。当时湖南刺史王逊喜欢道术，刘白云时常到郡中来。忽然有一天他告别离去，对王逊说：“我要到洪州去，咱们将在锺陵相见。”说完他作了一揖便走了。起初王逊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辰时从灵川出发，午时已到了湘潭。很多人认识他，查验一下他走的路，顷刻之间就是七百里了。十天之后，王逊果然改任洪州刺史。到任后，刘白云也来拜访。刘白云又在江都遇到乐真人。乐真人说：“你周游人间，已经有年头了。金液九丹的经书，是太上赐给的，让我交给你，你可以选一个名山福地把丹炼出来吃下去，一千天之后便可以升天做神仙了。”乾符年间，刘白云还在长安市上卖药。有人认识他，但不能亲自接受他的教诲，没有机会拜他为师。出自《仙

传拾遗》。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郝 鉴 僧契虚

郝 鉴

荥阳郑曙，著作郎郑虔之弟也。博学多能，好奇任侠。尝因会客，言及人间奇事。曙曰：“诸公颇读《晋书》乎？见太尉郝鉴事迹否？《晋书》虽言其人死，今则存。”坐客惊曰：“愿闻其说。”曙曰：“某所善武威段敷，为定襄令。敷有子曰□，少好清虚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请于父曰：‘愿寻名山，访异人求道。’敷许之，赐钱十万，从其志。段子天宝五载，行过魏郡，舍于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驾一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视此客，七十余矣，雪眉霜须，而貌如桃花，亦不食谷。□知是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药食醇醪，荐之。客甚惊，谓□曰：‘吾山叟，市药来此，不愿世人知，子何得觉吾而致此耶？’□曰：‘某虽幼龄，性好虚静，见翁所为，必是道者，故愿欢会。’客悦为饮。”

郝 鉴

荥阳的郑曙，是著作郎郑虔的弟弟。他博学多能，好闻奇事又行侠仗义。曾经在会客时，谈到人间的一件奇事。郑曙说：“各位读过《晋书》吧？看过太尉郝鉴的事迹吗？《晋书》上虽然说他死了，但他到现在还活着。”座中的客人惊奇地说：“很想听听他的故事。”郑曙说：“我有位朋友，是武威的段敷，他在定襄做县令。段敷有个儿子叫段□，从小喜欢清静淡泊，向往道术，不吃酒肉。十六岁那年，他向父亲请求说：‘儿想寻访名山大川，向世外高人请教道术。’段敷答应了，给了他十万钱，随了他的心愿。天宝五载，段□路过魏郡，住在客栈。客栈里有位客人，骑一头小驴，买了几十斤药，全是养生辟谷的那些东西。而那些难找还没买全的药，他天天都到市上向胡商寻

觅。段□见这个客人已经七十多岁了，眉毛胡须白得如霜似雪，但是脸色却像桃花，也不吃谷物。段□知道这是一位得道之人，非常高兴，等那人有了闲暇，就买些珍贵的果品和味美的食物，以及药品美酒送给他。那客人很吃惊，对段□说：‘我是山里的一个老头，买药来到这里，不想让世人知道，你为什么能发觉我而这样做呢？’段□说：‘我虽然年幼，但是我生性喜欢虚静，见了您的所作所为，知道您一定是个修道的人，所以愿意一会。’那客人高兴地和他一起喝酒。

至夕，因同宿。数日事毕将去，谓□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恒山，于行唐县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又为祖钱，叩头诚祈，愿至山中，咨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观子志坚，可与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须忍饥寒。故学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耆宿，当须启白。子熟计之。’□又固请。叟知其有志，乃谓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当赴行唐，可于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庄，庄内孤姥，甚是奇人。汝当谒之，因言行意，坐以须我。’□再拜受约。

“至期而往，果得此孤庄。老姥出问之，□具以告姥。姥抚背言曰：‘小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纳其囊装于柜中，坐□于堂前阁内。姥家甚富，给□所须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顾□言曰：‘本谓率语耳，宁期果来。然吾有事到恒州，汝且居此，数日当返。’如言却到，又谓□曰：‘吾更启白耆宿，当与君俱往。’数日复来。令姥尽收掌□资装，而使□持随身衣衾往。□于是从先生入。

“初行三十里，大艰险，犹能践履；又三十里，即手扞藤葛，足履嵌岩，魂竦汗出，而仅能至。其所居也，则东向南向，尽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诸陵岭。西面悬下，层溪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颇种植。其中有瓦屋六间，前后数架。在其北，诸先生居之。东厢有厨灶，飞泉檐间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户内，西二间为一室，闭其门。

喝到晚上，又住在了一起。几天后，老头事情办完要离开了，对段□说：‘我姓孟，名叫期思，住在恒山，在行唐县西北九十里。你想要知道我的姓名，就是这样。’段□又为他饯行，诚恳地叩头请求，愿意随老头到山中，向他请教道术。老头说：‘如果是这样，我见你志向挺坚定，可以和你同住。但是住在山里是很苦的，必须忍受饥寒。所以学

道的人，大多都知难而退了。另外山中有老前辈，我也得先向他禀报，你好好想想。’段□又坚决地请求。老头知道他有志向，就对他说：‘等到八月二十日，你到行唐县来，可以向西北走三十里，有一个孤姥庄，庄里有位孤姥，是一位了不起的奇人。你应该去拜见她，向她说明来意，待在那里等我。’段□连连下拜，接受约定。

“他到了日期前往，果然找到了这个孤姥庄。一位老太太出来问他，他把来意详细地告诉了她。老太太抚摸着他的后背说：‘这小子这么年轻，却能喜欢道术，好啊！’于是把他的行李收到柜子里，让他住在堂前的阁子里。老太太家里很富足，给段□的各种用品很丰厚。在此住了二十天，孟先生到了，他看着段□说道：‘我本来是随便一说，哪想到你真来了。但是我有事要到恒州去，你暂且住在这里，我几天就能回来。’果然孟先生像他说的那样，到时候就回来了，又对段□说：‘我还要去向老前辈说明情况，然后带你一块儿去。’过几天就又回来了。孟先生让老太太把段□的行李全都保存起来，让段□只带着随身的衣服和被子前往。段□于是跟着孟先生进山。

“开始走的三十里路，很艰险，但还可以行走；又走了三十里，就要用手拽着藤蔓，用脚蹬着凹陷的岩石，段□吓得魂惊汗出，勉强才能走到。这住处的东面和南面，全是高山巨石，林木茂密苍翠。北面稍微平坦，就是些丘陵。西面陡悬向下，层层山谷有千仞深，而谷中有良田，一些山民正在耕种。其中有六间瓦房，分前后几栋。那北面，是众先生的住所。东厢有厨房，飞泉从檐间落下，以代替井水。北门之内，西面两间是一个屋室，关着门。

东西间为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庑下，有数架书，三二千卷。谷千石，药物至多，醇酒常有数石。□既谒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异于人间，亦大辛苦，须忍饥馁，食药饵。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曰：‘能。’于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谒老先生？’于是启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开，直下临眺川谷。而老先生据绳床，北面而斋心焉。□敬谒拜老先生，先生良久开目，谓孟叟曰：‘是尔所言者耶？此儿佳矣，便与汝充弟子。’于是辞出，又闭户。其庭前临西涧，有松树十株，皆长数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则于石中镌局，诸先生休暇，常对棋而饮酒焉。□为侍者，睹先生

棋，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势。诸先生曰：‘汝亦晓棋，可坐。’因与诸叟对，叟皆不敌。于是老生命开户出，植杖临崖而立，西望移时，因顾谓叟：‘可对棋。’孟期思曰：‘诸人皆不敌此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与尔对之。’既而先生棋少劣于□。又微笑谓□曰：‘欲习何艺乎？’□幼年，不识求方术，而但言愿且受《周易》。老先生诏孟叟受之。老先生又归室，闭其门。□习《易》逾年而日晓，占候布卦，言事若神。□在山四年，前后见老先生出户，不过五六度。但于室内端坐绳床，正心禅观，动则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常不多开目，貌有童颜，体至肥充，都不复食。每出禅时，或饮少药汁，亦不识其药名。后老先生忽云：‘吾与南岳诸葛仙家为期，今到矣，须去。’□在山久，忽思家，因请还家省觐，即却还。孟先生怒曰：‘归即归矣，何却还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让孟叟曰：

东西间是两个屋室，有六位先生住着。那屋前的廊下，有几书架书，有两三千卷。有谷物上千石，药物极多，好酒有几石。段□拜见诸位先生后，先生们告诉他说：‘住在深山中和住在人间不同，是很苦的，必须忍受饥饿，吃草药。能甘心如此，才可以居住，你能吗？’段□说：‘我能。’于是留他住下了。五天后，孟先生说：‘今天何不拜见拜见老先生？’于是打开了西屋，屋中有一个石堂，堂朝北开，可以直接向下眺望山谷。老先生坐在绳床上，面朝北静坐养心。段□恭敬地拜见老先生，老先生许久才睁开眼睛，对孟先生说：‘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吗？这小子不错，就给你当弟子吧。’于是告辞出来，又关了门。那院子面临西涧，有十棵松树，都有几仞高。松下有一磐石，能坐百人，在这块石头上刻着棋盘，先生们闲暇时，常在这上边下棋饮酒。段□是侍者，看先生们下棋，先生们的棋艺都不精，段□就教他们布局，先生们说：‘你也懂得下棋，可以坐下来。’于是他就坐下来和几个老头下棋，都下不过他。于是老先生让人把门打开，走了出来，拄着手杖临崖而立，向西望了许久，回头看着老头们说：‘可以和他下。’孟期思说：‘大家都下不过这小子。’老先生笑了，于是坐下叫段□：‘我来和你下。’开局后，老先生局势比段□的稍差一些。老先生又笑着对段□说：‘你想学什么技艺呢？’段□年幼，不懂得求方术，只说愿学《周易》。老先生便让孟先生教他。老先生又回到屋里，关了门。段□学《周易》超过一年，一天比一天明白，占卜算卦，料事如

神。他在山上四年，前后看见老先生出门不过五六次。老先生只在屋里端坐在绳床上，专心参禅，经常二三百天不出屋。老先生平常睁眼的时候不多，有儿童那样的容貌，身体肥胖，从不吃东西。每次参禅完毕，只喝一点药汁，也不知那药是什么名。后来老先生忽然说：‘我和南岳诸葛仙人约好期限，现在到了，得去一趟。’段□在山上很久，忽然想家，就请求回家看看，马上就回来。孟先生生气地说：‘回去就是回去了，还回来干什么！’于是向老先生报告。老先生责备孟先生说：

‘知此人不终，何与来也？’于是使归。归后一岁，又却寻诸先生。至则室屋如故，门户封闭，遂无一人。下山问孤庄老姥，姥曰：‘诸先生不来，尚一年矣。’□因悔恨殆死。□在山间，常问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晋书·郗鉴传》令读之，谓曰：‘欲识老先生，即郗太尉也！’”出《记闻》。

僧契虚

有僧契虚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契虚自孩提好浮图氏法。年二十，髡发衣褐，居长安佛寺中。及禄山破潼关，玄宗西幸蜀门，契虚遁入太白山，采柏叶而食之，自是绝粒。尝一日，有道士乔君，貌清瘦，须鬓尽白，来诣契虚，谓契虚曰：“师神骨甚孤秀，后当遨游仙都中矣。”契虚曰：“吾尘俗之人，安能诣仙都乎？”乔君曰：“仙都甚近，师可力去也。”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乔君曰：“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撻子，音奉，即荷竹囊而贩也。即犒于商山而馈焉。或有问师所诣者，但言愿游稚川，当有撻子导师而去矣。”契虚闻其言，喜且甚。

及禄山败，上自蜀门还长安，天下无事。契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备甘洁，以伺撻子而馈焉。仅数月，遇撻子百余，俱食毕而去。契虚意稍怠，且谓乔君见欺，将归长安。既治装，是夕，一撻子年甚少，谓契虚曰：“吾师安所诣乎？”契虚曰：“吾愿游稚川有年矣。”撻子惊曰：“稚川仙府也，

‘早知道这个人不能坚持到底，何必让他来？’于是就让段□回去了。回

来一年之后，段□又回去找那几位先生。到了之后，见屋室如旧，门户关闭，却不见有一个人。下山来问孤姥庄的老太太，老太太说：‘先生们将近一年没来了。’段□于是悔恨得要死。段□在山上的时候，曾经向孟先生打听老先生的姓名，孟先生取过《晋书·郗鉴传》让他读，对他说：‘要知道老先生，他就是郗太尉啊！’”出自《记闻》。

僧契虚

有一个叫契虚的和尚，本是姑臧李家的儿子。他父亲是唐玄宗时期的御史。契虚从孩提时代就喜欢佛法。二十岁的时候，他剃光了头发，穿上粗布衣服，住进长安的佛寺中。等到安禄山反叛攻破潼关，唐玄宗向西逃到蜀地，契虚便躲进了太白山，采柏树叶吃，从此就不再吃粮食了。有一天，有一位面相清瘦，须发皆白的道士乔君，来拜访契虚，对契虚说：“你的仙骨很是与众不同，以后应该能遨游在仙都之中了。”契虚说：“我是世间俗人，怎么能到仙都去呢？”乔君说：“仙都离这里很近，你可以努力前去的。”契虚就请乔君告诉他去仙都的路。乔君说：“你可以在商山的客栈里准备好饭食，遇见商贩，捺音奉，就是背着竹筐卖东西。就在商山里请他吃饭。他要是问你到哪儿去，你只要说想到稚川去游览，就会有商贩领着你去了。”契虚听了乔君的话，非常高兴。

等到安禄山失败，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天下太平无事。契虚就去到商山，住在客栈里。备好了甜美洁净的饭食，等待着商贩的到来好请他吃。仅仅过了几个月，就遇见商贩一百多个，他们全都是吃完了就走。契虚心中有些懈怠了，以为乔君欺骗了他，打算回到长安去。已经准备好行装，这天晚上，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商贩，他对契虚说：“您要到哪儿去呢？”契虚说：“我想到稚川去游览，已经有年头了。”商贩吃惊地说：“稚川是仙府啊，

吾师安得而至乎？”契虚对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劝我游稚川，路几何耳？”捺子曰：“稚川甚近，师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虚曰：“诚能游稚川，死不悔。”于是捺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险，逾岩巘，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捺子

与契虚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绝。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见一门在数十里外，遂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真神仙都也。又行百余里，登一高山。其山攒峰迢拔，石径危峻。契虚眩惑不敢登。择子曰：“仙都且近，何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顶，其上坦平，下视川原，邈然不可见矣。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及出，见积水无穷，水中有石径，横尺余，纵且百里余。择子引契虚蹑石径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数千寻。择子登木长啸久之，忽有秋风起于林杪。俄见巨绳系一行囊，自山顶而坠。

择子命契虚瞑目坐囊中，仅半日，择子曰：“师可寤而视矣。”契虚既望，已在山顶，见有城邑宫阙，玃玉交映，在云物之外。择子指语：“此稚川也。”于是相与诣其所。见仙童百辈，罗列前后。有一仙人谓择子曰：“此僧何为者？岂非人间人乎？”择子曰：“此僧常愿游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伟，凭玉几而坐。侍卫环列，呵禁极严。择子命契虚谒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虚拜，真君召契虚上，讯曰：“尔绝三彭之仇乎？”不能对。真君曰：“真不可留于此。”因命择子登翠霞亭。其亭亘空，

您怎么能去得成呢？”契虚回答说：“我从孩提时代就喜欢神仙，曾经遇到一位得道之人，他劝我到稚川一游，路有多远呢？”商贩说：“稚川非常近，你真能和我一块儿去吗？”契虚说：“如果确实能到稚川去，死了也不后悔。”于是商贩和契虚一块儿到了蓝田，准备行装，那天晚上就登上玉山。他们涉历危险，翻过山岩，走了将近八十里，来到一个山洞，水从洞中流出来。商贩和契虚一起搬石头填洞口，堵那流水。三天之后，才把水堵住。二人一起进入洞中，洞中昏暗看不清东西。望见几十里外有一个门，二人便向那洞门走去。走出洞门之后，风和日丽，山青水秀，果真是神仙的都市。又走了一百多里，登上一座高山。这山峰峦挺拔，石头小道十分险峻。契虚眩晕得不敢往上登。商贩说：“仙都快到了，你怎么又犹豫了呢？”于是拽着契虚的手登上去。到了山顶，那上面很平坦，往下望山川原野，远远地什么也看不清了。又走了一百多里，走进一个洞中。等到从洞中出来，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积水，水上有一条石头小路，一尺来宽，长有一

百多里。商贩领着契虚沿着石径向前走。来到山下，前面有一棵大树，烟云缭绕，枝叶繁茂，有几千寻高。商贩爬到树上长啸了半天，忽然树梢上起了秋风。一会儿看见一根大绳子系着一个行囊，从山顶上放下来。

商贩让契虚闭上眼坐在一个布袋中，只半天，商贩说：“你可以睁眼看了。”契虚一看，已经来到山顶，他见到了城邑宫阙，珠玑宝玉交相辉映，立在云外。商贩用手指着说：“这就是稚川。”于是二人共同到城中去。见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位仙童。有一位仙人对商贩说：“这个和尚是干什么的？难道不是人间的人吗？”商贩说：“这个和尚常常想游稚川，所以就把他带来了。”然后他们来到一座大殿上，有个戴簪花帽子的人，相貌堂堂，凭靠玉几而坐，侍卫们环绕在四周，大声喝令着，保卫得很严。商贩让契虚拜见这人，说道：“这是稚川真君。”契虚下拜，真君叫他上殿来，问道：“你断绝三彭的侵扰了吗？”契虚不能回答。真君说：“绝不能留在这里。”于是让商贩领契虚登翠霞亭。这亭子横贯天空，

居槛云矗。见一人袒而瞬目，发长数十尺，凝腻黯黑，洞莹心目。掇子谓契虚曰：“尔可谒而拜。”契虚既拜，且问：“此人为谁？何瞬目乎？”掇子曰：“此人杨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为外郎于南宫。属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扰，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彻视者。夫彻视者，寓目于人世耳。”契虚曰：“请寤其目可乎？”掇子即面请外郎。忽寤而四视，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虚悸然背汗，毛发尽劲。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掇子曰：“此人姓乙，支润其名，亦人间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掇子引契虚归，其道途皆前时之涉历。契虚因问掇子曰：“吾向者谒见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对。”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契虚悟其事。自是而归，因庐于太白山，绝粒吸气，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

贞元中，徙居华山下。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聿，俱自长安东出关，行至华山下，会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虚以绝粒故，不致庖爨。郑君异其不食，而骨状丰秀，因征其实。契虚乃以稚川之事告于

郑。郑好奇者，既闻其事，且叹且惊。及自关东回，重至契虚舍，其契虚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郑君常传其事，谓之《稚川记》。出《宣室志》。

檐槛矗立在云层之上。他们见到一个人，此人袒露着身体，还在那里眨眼，头发有几十尺长，皮肤细腻黝黑，眼睛却透明莹澈。商贩对契虚说：“你可以上前拜见这个人。”契虚拜完了就问：“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总眨着眼睛？”商贩说：“这人是杨外郎。他是隋朝的宗室，在南宫做外郎。恰值隋末，天下分裂，兵慌马乱，于是他避处山中，现在已经得道成仙。他这不是眨眼睛，而是彻视。所谓彻视，就是洞察人世。”契虚说：“可以让他睁开眼睛吗？”于是商贩当面请求杨外郎睁开眼睛。杨外郎忽然睁眼往四处看，那目光更明亮了，像日月的照射。契虚吓得后背出汗，毛发悚然。他们又看到一个人躺在石壁下。商贩说：“这个人姓乙，支润是他的名字，他也是人间的人，得道成仙而来到这里。”然后商贩领契虚回来，那道路全是刚才走过的。契虚于是问商贩道：“我刚才去拜见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回答不上来。”商贩说：“彭是三尸的姓，三尸平常在人的身体中，监视人的犯罪行为。每到庚申日，就去向上帝汇报人的罪过。所以学道成仙的人应当先断绝他的三尸，这样便可以得道成仙；不然，即使再费心思也是没用的。”契虚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从此他就回去了，在太白山下盖了个草房，不吃粮食，只吸食天气之精气，没有把去过稚川的事告诉别人。

贞元年间，他搬到华山下居住。有一个荥阳人叫郑绅，和吴兴人沈聿，一块儿从长安向东出关，走到华山下，赶上天黑又下了大雨，两个人便住了下来。契虚因为不吃粮食，没有准备饭食。郑绅对他不吃飯却身体健壮丰满感到奇怪，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契虚就把稚川的事告诉了郑绅。郑绅是个好奇的人，听了这事以后，又是惊奇，又是嗟叹。等到他从关东回来，又来到契虚的住处，契虚已经走了，也不知他去了哪里。郑绅曾经把契虚的事写成传记，叫《稚川记》。出自《宣室志》。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 泓 李卫公

九天使者

唐开元中，玄宗梦神仙羽卫，千乘万骑，集于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车而下，谒帝曰：“我九天采访，巡纠人间，欲于庐山西北，置一下宫，自有木石基址，但须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诣山西北，果有基迹宛然。信宿有巨木数千段自然而至，非人所运。堂殿廊宇，随类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采，拟作宫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运来，以供所用。庙西长廊，柱础架虚，在巨涧之上。其下汨流奔响，泓窅不测，久历年岁，曾无危垫。初作庙时，材木并至，一夕巨万，皆有水痕。门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筑。常有五色神光，照烛庙所，常如昼日。挥斤运工，略无余暇，人力忘倦，旬日告成。毕工之际，中使梦神人曰：“赭堊丹绿，庙北地中，寻之自得，勿须远求。”于是访之，采以充用，略无所阙。既而建昌渡有灵官

九天使者

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梦见了神仙的仪仗队，千乘万骑会集在空中。有一个人穿着红色衣服，戴着金色帽子，从车上下来，拜见唐玄宗说：“我是九天采访使，到人间来巡察探访，想要在庐山的西北面盖一所下宫，木石基址已经有了，只是还需要人力。”唐玄宗就派使者到庐山西北去看，那里果然有清晰的基址的痕迹。过了两宿，又有几千根大木头自然地到来，不是人所运来的。按照殿堂廊宇的不同需要，分别弄来不同的木料，都足够使用。有人说，这些木头是以前九江王采伐的，打算建造宫殿，沉没在江州湓水岸边，现如今由神仙运来以供使用。庙西的长廊，柱子架在空中，在大山涧的上面。它下面有奔流轰响的江水，深不可测，已经好多年了，从来没有危险发生。

当初盖庙的时候，木材是一齐来的，一天晚上就来了上万根，根根都有水痕。门殿廊宇的地基，是自然变化出来的，并不是人筑造的。曾经有五色神光，照耀着要盖庙的地方，常常像白天一样。盖庙的时候，人们挥斧做工，一点不闲着，谁也不知疲倦，十来天就把庙盖了起来。完工的时候，使者梦见一个神仙对他说：“赤、白、红、绿各种颜料，庙北的地下就有，找一找就能找到，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于是到那里去寻找，挖回来使用，一点也不缺。后来建昌渡有仙官

五百余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诣使者庙。今图像存焉。初玄宗梦神人曰，因召天台道士司马承祯。以访其事。承祯奏曰：“今名山岳渎血食之神，以主祭祀，太上虑其妄作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监莅川岳。有五岳真君焉，又青城丈人为五岳之长。潜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庐山九天使者执三天之符，弹劾万神。皆为五岳上司，盍各置庙，以斋食为飧？”玄宗从之。是岁五岳三山各置庙焉。出《录异记》。

十仙子

唐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列于庭，各执乐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阕，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与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嘿不泄。及晓，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于御前，玄宗俯若不闻。二相惧，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顾二相。二相益恐，趋出。时高力士侍于玄宗，即奏曰：“宰相请事，陛下宜面决可否。向者崇、璟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卒不顾，岂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梦仙人奏乐曰《紫云曲》，因以授我。我失其节奏，由是嘿而习之，故不暇听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以事语于二相，

五百多名，好像穿着道士服，都说要到使者庙来。现在那些仙官图像还存在。当初唐玄宗梦见神仙的那天，就找来了天台山的道士司马承

祜，向他打听这事。司马承祜奏道：“现在名山大川中享受人间牲牢供奉的众神，都是把他们当作一方之主来祭祀的。太上老君担心他们作威作福而有害黎民百姓，就分别派来上界的仙人，到名山大川监督他们。其中有五岳真君，又有青城丈人为五岳之长。潜山的九天司命主管九天的生死簿籍，庐山的九天使者执掌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的令符，可弹劾所有的神仙。他们都是五岳的上司，何不各为他们建造庙宇，用斋食祭祀他们呢？”唐玄宗听了他的话。这一年五岳三山都盖起了庙宇。出自《录异记》。

十仙子

唐玄宗曾经梦见十多个仙子，驾着祥云降临，排列在庭院里，各自拿着乐器演奏。那乐曲清雅优美，真是仙府里的声音。等到音乐停止，有一位仙人上前说道：“陛下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这是神仙的《紫云曲》。现在愿意传授给陛下，作为大唐的雅乐。这和那《咸池》《大夏》等乐曲是根本不同的。”唐玄宗特别高兴，于是得到传授。不一会儿，他醒了，那余音好像还在耳中。他忙让人取玉笛吹奏演习，完全掌握了那乐曲的节奏，但他默默记在心里，没向别人泄露。等到天亮，他在紫宸殿听政，宰相姚崇、宋璟进来，向他奏报事情，他低着头好像根本没听见。二位宰相害怕了，又奏报一遍。玄宗站了起来，但他到底没理睬二相。二相更加害怕，急忙小步退了出去。当时高力士侍奉在玄宗身旁，立即奏道：“宰相请示事情，陛下应当面决定是否可行。方才姚崇和宋璟说的，都是军政大事，而您始终不理，难道二相有罪吗？”玄宗笑道：“我昨天夜里梦见仙人奏乐，曲名叫《紫云曲》，他们就把曲子传授给我。我有点忘了它的节奏，因此默默地在心里练习，所以没顾上听二位宰相奏事。”于是他从衣服里取出玉笛给高力士看。这天高力士来到中书省，把事情对二相讲了，

二相惧少解。曲后传于乐府。出《神仙感遇传》。

二十七仙

唐开元中，玄宗皇帝昼景宴居，昏然思寐，梦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罗底间三年矣，与陛下镇护国界，不令戎虏侵边。众仙每易形混迹游处耳。”既寤，敕天下山川郡县，有“罗底”字处访之，竟不能得。他夕又梦云：“有音乐处是也。”再诏访焉。于宁州东南五里，有地名罗川，川上有县，县以川名。有罗州山，相传有洞穴，而翳荟不通。樵牧者闻音乐之声，诏使寻之，久而不见。忽有白兔出于林中，径入崖下。寻所入而得嵌窦焉。石室宽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真，得之以进。乃于内殿设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谒。命夹纈工作二十七像，送于本洞。于其处置通圣观，改县为真宁以旌之。赐宝香及炉，炉今犹在。乡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来，庞眉皓发，异于他叟。或出或处，乡俗咸敬之。于山下卖酒，常有异人来饮。或药童樵父，来往其家。一旦众异人谓底老曰：“加其酝，更一饮，不复来矣！”如其言，加酿以待焉。酿熟，群仙果至。饮酣，居下者一人，与坐云：“我请刻众仙之形，以留于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顷之间，备得众仙真容，置于洞中，依饮时列坐。皆志仙之名氏于其背，安讫而散去。底老亦不复知所之，时人咸

二相的畏惧稍微消解了。这支曲子后来传到了乐府。出自《神仙感遇传》。

二十七仙

唐开元年间，玄宗皇帝白天闲居无事，昏昏欲睡，梦见二十七位仙人对他说：“我们是天上的二十八宿，一个人因为值班，在天上不能下来。我们寄居在罗底间三年了，一直给陛下镇守国界，不让外寇侵扰边疆。众神仙常常改换形貌混迹在人群中到处游玩。”醒之后，他就下令各郡县，寻找有“罗底”二字的地方，但始终没找到。改天夜里又梦见二十八宿对他说：“在一个有音乐的地方。”于是又下令寻找。在宁州东南五里处，有个地方叫罗川，川中有县，县是以川名命名的。有个罗州山，相传山中有洞穴，但被草木遮蔽而不通。打柴放牧的听到里边有音乐声，唐玄宗就下令派人寻访这个地方，很久也没找到。忽然有一只白兔从林中跑出来，径直跑进一座山崖下边。寻

着兔子跑入的地方找到一个洞口。洞里是一个宽敞的石室，里边有二十七尊石像，于是就把这些石像进献给皇帝。在殿内为它们设了位置，早晚烧香，皇帝亲自来自瞻仰拜谒。皇帝又让塑像工匠造了二十七尊神像，送回原来的洞里。在那地方盖起了通圣观，改罗川县为真宁县，用来表彰这个地方。又赐了宝香和香炉，香炉至今还在。当地人说：往年有一位底老，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他眉毛花白，头发雪白，与其他老头不同。有时外出，有时静处，乡里人都敬重他。他在山下卖酒，常常有些奇异的人来喝酒。有时药童和樵夫，也来往于他家。一天早晨那些奇异的人对他说：“加酒啊，再喝一回，以后不再来了！”底老照他们说的，加酒招待他们。酒烫好之后，群仙果然来了。喝到酣畅的时候，在下首的一个人来到座间说：“我请求刻下众仙人的像，留于后世。”于是他取出二十七块石片，刻成了二十七个人。顷刻间，就完全刻出了众仙人的真容，放在洞中，按照喝酒时的座次排列。全都在背面记上仙人的名字，安放完了便散去。底老也不知去了哪里，当时人们都

谓仙举也。底老者，疑其氏宿耳。后著作郎东门诰，为赞序以纪之。出《神仙感遇传》。

姚 泓

唐太宗年，有禅师行道精高，居于南岳。忽一日，见一物人行而来，直至僧前，绿毛覆体。禅师惧，谓为泉之属也，细视面目，即如人也。僧乃问曰：“檀越为山神耶？野兽耶？复乃何事而特至此？贫道禅居此地，不扰生灵，神有知，无相恼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晋宋乎？自尔至是复几载？”僧曰：“从晋至今，向四百年矣。”其物乃曰：“和尚博古知今，宁自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览晋史，言姚泓为刘裕所执，迁姚宗于江南，而斩泓于建康市。据其所记，泓则死矣，何至今日，子复称为姚泓耶！”泓曰：“当尔之时，我国实为裕所灭，送我于建康市，以徇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脱身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类我者，斩之，以立威声，示其后耳。我则实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语之曰：“史之说

岂虚言哉？”泓笑曰：“和尚岂不闻汉有淮南王刘安乎？其实升仙，而迁、固状以叛逆伏诛。汉史之妄，岂复逾于后史耶？斯则史氏妄言之证也。我自逃窜山野，肆意游行，福地静庐，无不探讨。既绝火食，远陟此峰，乐道逍遥，唯餐松柏之叶。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绿毛，已得长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柏之叶，何至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宫人遭乱避世，

认为他飞升成仙了。那位底老，人们怀疑他是二十八宿中的氐宿。后来担任著作郎的东门诰，写了赞序记下了二十七仙的事。出自《神仙感遇传》。

姚 泓

唐太宗年间，有一位禅师道行高妙，住在南岳。忽然有一天，他看见一个东西像人那样走来，直接来到他的面前，那东西一身绿毛遮盖着身体。禅师很害怕，以为是猫头鹰一类的动物，仔细看了看面目，又像人。禅师就问道：“施主是山神呢？还是野兽呢？你又是为了何事来到这里？贫僧住在此地，不打扰生灵，为神所知，神不会怨恨我。”许久，那怪物合掌说道：“现在是什么朝代？”禅师说：“是唐朝。”怪物又说：“和尚你知道晋朝和刘宋吗？从那时到现在是多少年了？”禅师说：“从晋朝到现在，将近四百年了。”怪物就说：“和尚你博古知今，难道不知道有个姚泓吗？”禅师说：“知道。”怪物说：“我就是姚泓。”禅师说：“我看晋史，上面说姚泓被刘裕捉住，把姚氏宗族迁移到江南，而在建康闹市把姚泓斩了。根据这记载，姚泓已经死了，为什么到了今天，你还说自己是姚泓呢？”姚泓说：“那时候，我们国家确实被刘裕所灭，把我送到建康闹市，向天下示众。他们哪知道未到行刑，我就逃跑藏起来了。刘裕既然找不到我，就找了一个相貌像我的人杀掉，以树立自己的威名，给其他人看罢了。我确实是姚泓本人。”禅师于是留他坐下，对他说：“史书上说的，难道是假话吗？”姚泓笑道：“和尚你难道不知道汉朝有个淮南王刘安吗？他其实已经飞升成仙，司马迁和班固却说他因谋反被杀。汉史的荒谬之处，难道还能超过后来的史书吗？这就是史学家说错话的证据。我自从逃进山野，肆意地游玩，福地静舍，没有不去探索的。断绝烟火饭食之

后，远来登上这座山峰，乐于修道，日日逍遥，只吃松柏树的叶子。年长日久，满身长出了绿毛，已经得到长生不死的道术了。”禅师又说：“吃松柏的叶子，怎么至于长出这样多的绿毛呢？”姚泓说：“以前秦朝有个宫女为躲避世间战乱，

入太华之峰，饵其松柏，岁祀浸久，体生碧毛尺余。或逢世人，人自惊异，至今谓之毛女峰。且上人颇信古，岂不详信之乎？”僧因问请须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间之味久矣，唯饮茶一瓯。”仍为僧陈晋宋历代之事，如指诸掌，更有史氏阙而不书者，泓悉备言之。既而辞僧告去，竟不复见耳。出《逸史》。

李卫公

苏州常熟县元阳观单尊师，法名以清。大历中，常往嘉兴。入船中，闻香气颇甚，疑有异人。遍目舟中客，皆贾贩之徒，唯船头一人，颜色颇殊，旨趣恬静。单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头，就与言也。既并席之后，香气亦甚。单君因从容问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风，眉发皆落，自恶不已，遂私逃于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数日山路转深，都无人迹，忽遇一老人问曰：‘子何人也？远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视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随吾行。’因随老人行，入山十余里，至一涧，过水十余步，豁然广阔，有草堂数间。老人曰：‘汝未可便入，且于此堂中待一月日，后吾自来看汝。’因遗丸药一裹，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黄精、百合、茯苓、薯蓣、枣、栗、苏、蜜之类，恣汝所食。’某入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药后，亦不饥渴，但觉身轻。如是凡经两月日，老人方至。见其人笑曰：‘尔尚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

逃进了太华山，吃那里的松柏叶子，时间渐久，她身上长出了一尺多长的绿毛。有时候她遇上世间的人，人们自然都感到惊奇，那地方至今还叫毛女峰。况且上人你很相信古人，难道不相信这件事吗？”禅师于是就问姚泓想要吃点什么。姚泓说：“我不吃人世间的食物已经很久了，只喝一杯茶。”他又给禅师讲晋朝和刘宋等历代王朝的事，都了如指掌，还有一些史家缺漏没写的，他全都讲得很详细。然后姚

泓就向禅师告别，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出自《逸史》。

李卫公

苏州常熟县元阳观有一位单尊师，法名以清。大历年间，他曾到嘉兴去。走进船中，闻到一股很大的香气，怀疑船中有奇异的人。他逐个打量船上的人，全都是商贩之类的人物，只有船头上的一个人，模样很是与众不同，举止很沉静。单尊师走到半路上，告诉船家，把他的座席换到船头上去，想靠近那个人说话。二人的座席靠近之后，闻到更大的香气。单尊师于是找机会问那个人，那个人回答说：“我本来就是这地方人，小时候得了麻风病，眉毛头发全掉了，自己也很厌恶自己，就私自逃进深山，打算任凭虎豹吃掉算了。走了几天，山路渐渐转深，一点人迹都没有了，忽然遇上一位老人问我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山里来？’我详细地说明了本意。老人可怜地看着我说：‘你的病遇上我，现在就可以好了。你可以跟着我走。’于是我跟着老人走，进山十几里，来到一处山涧，渡过涧水十几步，面前豁然开朗，出现几间草房。老人说：‘你不能马上就进去，暂且在这草房里住上一个来月，以后我自然会来看你。’于是老人送给我一包丸药，让我服用。他又说：‘这草房里有黄精、百合、茯苓、山药、枣、栗子、苏子、蜂蜜等东西，你随便吃。’我进屋住下，老人就走了，向更深的山中走去。我吃了药之后，也不觉饥渴，只觉得身体很轻。如此过了两个来月，老人才来。他见了我便笑道：‘你还在这儿，这不也是很有恒心嘛！你的病已经好了，知道吗？’

曰：‘不知。’老人曰：‘于水照之。’鬓眉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既服吾药，不但祛疾，可长生人间矣！且修行道术，与汝二十年后为期。’因令却归人间。临别，某拜辞曰：‘不审仙圣复何姓名，愿垂告示。’老人曰：‘子不闻唐初卫公李靖否？即吾身是也。’乃辞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圣旨，年限将及，再入山寻师耳。”单君因记其事，为人说之。出《原仙记》。

我说：‘不知道。’老人说：‘到水边上照照。’我去一照，见头发眉毛全长出来了，面色倍加年轻漂亮。老人说：‘你不应该长住在这里。吃了

我的药之后，不只治病，还能长生不老呢！你要好好修行道术，二十年之后再和你相见。’于是他让我回到人间。临别的时候，我拜辞说：‘不知道老神仙的姓名，希望老神仙告诉我。’老人说：‘你没听说过唐朝初期的卫国公李靖吗？那就是我。’于是我辞别他出山而来。现在我的修行恐怕不符合老神仙的旨意，年限要到了，就再进山寻找师父。”单尊师于是记录下了此事，对人们讲说。出自《原仙记》。

卷第三十 神仙三十

张 果 翟乾祐 凡八兄

张 果

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有长年秘术。耆老云：“为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矣。”唐太宗、高宗累征之不起。则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妒女庙前。时方盛热，须臾臭烂生虫。闻于则天，信其死矣。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果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喂之，还成驴矣。

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果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舆入宫，备加礼敬。玄宗因从容谓曰：“先生得道者也，何齿发之衰耶？”果曰：“衰朽之岁，无道术可凭，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尽除，不犹愈乎？”因于御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流血溢口。

张 果

张果，隐居在恒州条山，经常往来于汾晋之间。当时的人们传说他有长寿的秘术。老辈人讲：“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见过他，他说自己已经几百岁了。”唐太宗、唐高宗多次征召他，他都不答应。武则天召请他出山，他装死在妒女庙前。当时正是大热天，尸体不一会儿便臭烂生蛆。武则天听说之后，相信他死了。后来有人在恒州山中又见到了他。张果经常骑着一头白驴，一天走几万里，休息的时候就把驴叠起来，就像纸那么厚，放到衣箱中；要骑的时候就用水喷一下，它就又变成驴了。

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派通事舍人裴晤，乘驿马到恒州迎接张果。张果在裴晤面前气绝而死。裴晤就烧香请他起来，向他宣叙天子求道的诚意。不多时他渐渐醒了。裴晤不敢强迫他，驰马回来向皇上报告。皇上就让中书舍人徐峤带着皇帝的诏书去迎接他。张果跟着徐峤来到东都，徐峤把他安置在集贤院，然后用轿子把他抬进宫中，对他非常尊敬。唐玄宗就在闲暇时间他说：“先生是成仙得道的人，为什么牙齿头发如此衰老呢？”张果说：“已经到了衰朽的年岁，没什么道术可以依靠，所以才这样，真是让人感到羞耻。现在如果把它们全去掉，不是更好一些吗？”于是他在皇帝面前拔掉鬓发，打落牙齿，血从口中流出来。

玄宗甚惊，谓曰：“先生休舍，少选晤语。”俄顷召之，青鬓皓齿，愈于壮年。一日，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时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是时公卿多往候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之。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人。”时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内殿，赐之酒。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饮可一斗。玄宗闻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谒见上，言词清爽，礼貌臻备。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于侧，未宜赐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赐之酒。饮及一斗，不辞。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宗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落地，化为一榼。玄宗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已失道士矣，但见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验之，乃集贤院中榼也。累试仙术，不可穷纪。

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常召果坐于前，而敕夜光视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张果安在乎，愿视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见。又有邢和璞者，有算术。

唐玄宗很吃惊，对他说：“先生先回去休息休息，一会儿咱们再谈。”过了一会儿召见他，他居然一头黑发，满口白牙，胜过壮年人。有一天，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一同去拜访他。当时唐玄

宗想让他娶公主，他还不知道，他忽然笑着对二人说：“娶公主做老婆，很可怕呀！”王迥质和萧华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不一会儿宫中太监来到，对张果说：“皇上因为玉真公主从小喜欢道教，想要把她嫁给你。”张果大笑，最终也没有接受诏令。王迥质和萧华二人才明白他刚才那话的意思。当时许多公卿都来拜访他，有的人向他打听世外的事情，他总是用虚假的言词回答。常常说：“我是尧帝时丙子年生的人。”当时人无法推断真假。又说：“尧帝时我是侍中。”张果擅长胎息术，可以几日不吃东西，吃饭的时候只喝美酒，服三粒黄丸。唐玄宗把他留在内殿，赐他美酒。他推辞说自己连二升也喝不了。他有一个弟子，能喝一斗。唐玄宗听说之后很高兴，让人把这个弟子叫来。不大一会儿，一个小道士从大殿的屋檐上飞下来，年纪十六七岁，姿容美丽，举止雅淡。小道士上前来拜见皇上，言词清爽，很有礼貌。唐玄宗让他坐，张果说：“我这弟子常常站在我身边侍候，不应该赐他坐下。”唐玄宗看过之后，更加喜欢这位小道士，就赐酒给他。小道士喝够一斗也没有推辞。张果推辞说：“不能再赐了，喝多了一定会有过失的，那要让皇上见笑了。”唐玄宗又硬逼小道士喝。酒忽然从小道士的头顶上涌出来，帽子掉到地上，变成了一个盛酒器。唐玄宗和嫔妃侍女都吃惊大笑，一看，小道士已经不见了，只见一个金色的酒器扣在地上，正好能盛一斗。经过查验，原来是集贤院中的酒器。唐玄宗多次试验张果的仙术，无法全部记下来。

有一位叫夜光的法师善于查看鬼神，唐玄宗曾经把张果找来，让张果坐在自己面前，让夜光法师看着张果。夜光法师来到唐玄宗面前奏道：“不知张果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愿意去查看一番。”其实张果已经坐在唐玄宗面前好长时间了，夜光法师却始终不能看见他。另外，有一个叫邢和璞的人，有算命的法术。

每视人，则布筹于前。未几，已能详其名氏、穷达、善恶、夭寿。前后所算计千数，未常不析其苛细，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则运筹移时，意竭神沮，终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我闻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瘳其体，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张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视鬼者莫得见其状。神仙倏忽，岂非真者耶？然常闻谨斟饮之

者死，若非仙人，必败其质，可试以饮之。”会天大雪，寒甚，玄宗命进谨斟赐果。果遂举饮，尽三卮，醺然有醉色，顾谓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寝，食顷方寤。忽览镜视其齿，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铁如意，击其齿尽，随收于衣带中。徐解衣，出药一贴，色微红光莹。果以傅诸齿穴中，已而又寝，久之忽寤，再引镜自视，其齿已生矣，其坚然光白，愈于前也。玄宗方信其灵异，谓力士曰：“得非真仙乎？”遂下诏曰：“恒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尘，应召赴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则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仍赐号通玄先生。”

未几，玄宗狩于咸阳，获一大鹿，稍异常者。庖人方饌，果见之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昔汉武元狩五年，臣曾侍从畋于上林。时生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

他每次给人算命，就把一些算筹摆放在面前。不一会儿，就能详细地知道那人的姓名是什么，是穷困还是显达，是好还是坏，是短命还是长寿。他前后给一千多人算命，没有不分析到细微之处的，唐玄宗感到惊奇已经好久了。等到唐玄宗让他给张果算命，却摆弄了老半天算筹，想法枯竭，神色沮丧，始终不能确定张果的年龄。唐玄宗对大宦官高力士说：“我听说成了神仙的人，寒冷和炎热都不能使他的身体生病，外物也不污染他的内心。现在的张果，善算命的人都算不出他的年龄，善视鬼神的人都看不到他的形貌。神仙的行动是倏忽不定的，莫非真有那么回事吧？然而我听说喝了谨斟（当作“董斟”，一种毒汁。）的人会死，如果他不是神仙，喝了就一定会败坏他的身体，可以让他喝一下试试。”正赶上天下大雪，十分寒冷，唐玄宗就让人把谨斟拿来赐给张果。张果举杯就喝，喝了三杯之后，醉醺醺地看着身边的人说：“这酒不是好味！”于是他就倒在地上睡了，一顿饭的时间他才醒。忽然对着镜子看他的牙齿，他的牙齿全都变得斑驳焦黑，他急忙让侍童取来铁如意，把牙齿全打掉，收放到衣带里。他慢慢地解开衣带，取出一帖药来，这药颜色微红，光亮晶莹。张果把药敷到牙床上，接着再睡，睡一会儿忽然又醒，再拿镜子自己看看，他的牙齿已经长出来了，这牙齿的坚硬洁白，比以前还强。唐玄宗这才相信

他的神奇，对高力士说：“他莫非是真正的神仙吧？”于是唐玄宗下诏书说：“恒州张果先生，是云游的世外仙人，他形迹高尚，心能深入幽冥之中。他长久地混迹于世俗之中，应召进宫来。却不知道他有多大岁数，自己说是伏羲时的仙人。向他请教道术，他的道术已达到极高深完满的程度。现在就要举行朝礼，申明这加恩特赐的任命，授他银青光禄大夫之职，并赐号通玄先生。”

不久，唐玄宗到咸阳打猎，打到一头大鹿，与平常的鹿略有不同。厨师正要杀鹿做菜，张果见了便说：“这是仙鹿，已经活了一千多年。以前汉武帝元狩五年时，我作为侍从跟汉武帝在上林苑打猎。当时活捉了这头鹿，然后又把它放了。”唐玄宗说：

“鹿多矣，时迁代变，岂不为猎者所获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时，以铜牌志于左角下。”遂命验之，果获铜牌二寸许，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谓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果曰：“是岁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长历，略无差焉。玄宗愈奇之。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谪之，恐败天地间事耳！”玄宗复哀请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时复生。其后累陈老病，乞归恒州。诏给驿送到恒州。天宝初，玄宗又遣征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空棺而已。出《明皇杂录》《宣室志》《续神仙传》。

翟乾祐

翟乾祐，云安人也。庞眉广颡，巨目方颐，身長六尺，手大尺余，每揖人，手过胸前。常于黄鹤山师事来天师，尽得其道。能行气丹篆，陆制虎豹，水伏蛟龙，卧常虚枕。往往言将来之事，言无不验。因入夔州市，谓人曰：“今夜有八人过此，宜善待之。”是夕火烧百余家。晓之者云：“‘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群虎随之。曾于江上与十许人玩月，

“鹿多了，时代又变换了，那头鹿难道不会被猎人打去吗？”张果说：“汉武帝放鹿的时候，把一块铜牌放在鹿的左角下作为记号。”于是唐玄宗让检验那鹿，果然找到一块二寸大小的铜牌，只是文字已经模糊了。唐玄宗又对张果说：“元狩年是什么年？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张果说：“那一年是癸亥年，汉武帝开始开凿昆明池。今年是甲戌年，已经八百五十二年了。”唐玄宗让史官核对年历，一点没有差错。唐玄宗更加惊奇。当时又有一个叫叶法善的道士，也善道术。唐玄宗问道：“张果是什么人？”他回答说：“我知道，但是我说完就得死，所以不敢说。如果陛下能脱去帽子、光着脚去救我，我就能活。”唐玄宗答应了他。叶法善说：“张果是混沌初分时的一只白蝙蝠精。”说完，他七窍流血，僵卧在地上。唐玄宗急忙跑到张果那里，脱去帽子和鞋子，自己说自己有罪。张果慢慢地说：“这小子多有言语过失，不惩罚他，恐怕他坏了天地间的大事呢！”唐玄宗又哀求了好久。张果用水喷了叶法善的脸，叶法善当时就活了过来。这以后，张果多次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回恒州去。唐玄宗派驿站车马把他送到恒州。天宝初年，唐玄宗又派人征召张果。张果听了之后，忽然死去，弟子们把他埋葬了。后来打开棺材一看，只是一口空棺罢了。出自《明皇杂录》《宣室志》《续神仙传》。

翟乾祐

翟乾祐是云安人。他眉毛重额头宽，眼睛大下巴方，身高六尺，手有一尺多大，每次向人作揖时，手都超过胸前。他曾经在黄鹤山拜来天师为师，完全学到了来天师的道术。他会呼吸吐纳之法，能用朱砂书写篆符，在陆地上能治服虎豹，在水里边能治服蛟龙，卧着的时候，他的头常常悬空而枕。他常常谈论将来的事情，说的没有不应验的。一次他来到夔州街市上，对人说：“今天夜里有八人经过这里，应该很好地招待他们。”这天夜里大火烧了一百多家。懂的人说：“‘八人’就是个‘火’字。”他每次入山，都有一群虎跟着他。他曾经在江上和十几个人一起赏月，

或问曰：“月中竟何所有？”乾祐笑曰：“可随我手看之。”乃见月规半天，琼楼金阙满焉，良久乃隐。云安井，自大江溯别派，凡三十里。

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乾祐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至。乾祐谕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震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唯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复严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贍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诸龙各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

唐天宝中，诏赴上京，恩遇隆厚。岁余还故山，寻得道而去。先是，蜀有道士佯狂，俗号为“灰袋”，即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裙，入青城山，暮投兰若求僧寄宿。僧曰：“贫僧一衲而已，天寒，此恐不能相活。”道者但云：“容一床足矣。”至夜半，雪深风起，僧虑道者已死，就视之，去床数尺，

有人问道：“月亮里到底有什么呢？”翟乾祐笑道：“随着我的手看看。”于是人们便看到月亮有半个天那么大，那上面全是琼楼金阙，好久才隐去。云安盐井，坐落在长江的一条支流逆水而上三十里的地方。离井十五里这一段，江水像镜子一样清澈，船只往来平安。但是离江十五里这一段，全都是险恶的滩石，很难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翟乾祐考虑到商旅的劳苦，就在汉城山上筑了一个法坛，施法召唤群龙前来，一共十四个地方的龙，都变成老人来到这里。翟乾祐就把滩石如何艰险、如何让人劳苦对他们说明，让他们全给弄平坦。一夜之间，风雷大作，有十四里水路全都变成平静的水面。只有一处险滩没变，龙也没到。翟乾祐又严命神吏去追查。又过了三天，来了一位女子。翟乾祐就责备她不应召，女子说：“我之所以不来，是想要帮助您，使您救人疾苦的功劳更大些而已。那些大富商，个个都财力有余，而那些出卖劳力搬运东西的人，财力都不足。云安的贫民，从江口背着东西运到靠近盐井的江潭，以此赚钱维持生活的人很多。现在

如果行船畅通，江流平缓没有任何危险，那么这里的贫民就没有地方帮工赚钱，就断了他们的衣食之路，陷入困窘的人就多了。我宁肯让险滩险浪养活出卖劳力搬运货物的穷人，也不能让它有利于船只而保护富商。我之所以不来，道理就在这儿。”翟乾祐认为她说得好，因此让龙们各自把险滩恢复成原样。顷刻间风雷大作，长滩又变回原样了。

唐朝天宝年间，皇帝诏令翟乾祐到京城去，恩宠优厚。一年多以后，他又回到了故乡，不久便得道成仙而去了。在这以前，蜀地有一个装疯的道士，俗名叫“灰袋”，他就是翟乾祐晚年的弟子。翟乾祐常常警告其他弟子们说：“你们不要欺负这个人，他的本事是我所不及的。”疯道士曾经在一个大雪天，穿着布裙走进青城山，天黑的时候来到一座寺庙求和尚让他借住一宿。和尚说：“贫僧只有一件僧衣，天气寒冷，此处恐怕不能保你活命。”疯道士只说：“能让我有一张床就足够了。”到了半夜，风大雪深，和尚担心道士已经冻死了，靠近去看，在离床几尺的地方，

气蒸如炉，流汗袒寝。僧始知其异人。未明，不辞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曾病口疮，不食数月，状若将死。村人素神之，因为设道斋。斋散，忽起就枕，谓众人曰：“试窥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张口如箕，五脏悉露。同类惊异，作礼问之。唯曰：“此足恶！此足恶！”后不知所终。出《酉阳杂俎》《仙传拾遗》。

凡八兄

凡八兄者，不知仙籍之中何品位也。隋太子勇之孙，名德祖，仕唐为尚辇奉御。性颇好道，以金丹延生为务。炉鼎所费，家无余财，官散俸薄，往往阙于饘粥。稍有百金，即输于炭药之直矣。凡八兄忽诣其家，谈玄虚，论方术。以为金丹之制不足为劳，黄白变化咳唾可致。德祖愈加尊敬。而凡之刚躁喧杂，嗜酒贪饕，殊不可耐；昼出夜还，不畏街禁；肥鲜醇酎，非时即须。德祖了谙其性，委曲预备，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数月。一日，令德祖取鼎釜铉釜陈于药房中，凡自击碎之，垒铁加炭，烈火以煅焉。投散药十七于其上，反扃其室，

背灯壁隅。乃与德祖庭中步月。中夜谓德祖曰：“我太极仙人也，以子栖心至道，抗节不回，故来相教耳。明月良夜，能远游乎？”德祖诺。遂相与出门，及反顾，扃钥如旧。徐行若三二十里，路颇平。憩一山顶，德祖觉倦。八兄曰：“此去长安千里矣，当甚劳乎？”

蒸气如炉，疯道士光着身子睡觉还淌汗。和尚这才知道道士是位高人。天不亮他就不辞而别。他常住在村里，每次住过人们就更信服他。他曾生过口疮，几个月没吃饭，样子像要死似的。村里人一向敬他如神，就为他设了道家的斋供。斋散，他忽然起来枕到枕头上，对众人说：“你们看看我嘴里有什么东西？”于是他张开簸箕般的大口，五脏全都露了出来。人们大吃一惊，行礼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说：“这东西实在可恶！这东西实在可恶！”后来不知他到底怎样了。出自《酉阳杂俎》《仙传拾遗》。

凡八兄

凡八兄，不知在仙籍中是什么位次。隋太子杨勇的孙子名叫杨德祖，在唐朝做官，任尚辇奉御。他很喜欢道教，把炼丹延寿作为要务。炼丹的费用很大，以至于他家里没有多余的资财，宫中发放的俸禄很少，他常常连稀饭都吃不上。稍微有些钱，他就用在买药买炭上边了。凡八兄忽然来到他家，与他谈论玄妙虚无的道和采药炼丹之术。凡八兄认为炼制金丹不怎么费事，黄金白银的点化就像咳嗽一声或吐口唾沫那么容易。杨德祖更加尊敬他。但是凡八兄刚烈急躁，吵闹喧哗，又嗜酒贪吃，令人极不可忍受；他白天出去，夜里回来，不怕宵禁；鱼肉美酒，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需要。杨德祖了解他的性情，细致周到地为他预备了各种东西，一定满足他的需求。由此，他逗留了几个月。有一天，他让杨德祖把鼎、锅等炊器弄到药房里来，他亲自把这些东西打碎，把碎铁垒起来加上炭，用烈火煅烧。并在上面投放了十匙的散药，然后反锁了门，把灯放在墙角。于是他就和杨德祖在院子里的月下散步。半夜，他对杨德祖说：“我是太极仙人，因为你专心于大道，坚持高尚的志节而不回头，所以我来教你。现在正是明月良宵，能跟我到远处游一游吗？”杨德祖答应了。于是二人一起出了门，等到回头一看，门上的锁照常锁着。慢慢走了大约二三

十里，路很平。在一个山顶上休息，杨德祖觉得困倦。凡八兄说：“从这到长安已经有一千里了，你觉得挺累吗？”

德祖惊其且远，亦以行倦为对。八兄长笑一声，逡巡，有白兽至焉，命德祖乘之，其行迅疾，渐觉弥远。因问长安里数。八兄曰：“此八万里矣。”德祖悄然，忽念未别家小，白兽屹然不行。八兄笑曰：“果有尘俗之念，去世未得如术。”遽命白兽送德祖诣云宫，谒解空法师。俄顷已至。法师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饲之。德祖捧接，但见毒螫之物，不可取食；又以玉液饮之，复闻其臭，亦不可饮。法师令白兽送德祖还其家。凡八兄不复见矣。至其家，灯烛宛然，夜未央矣。明晨视其所化，黄白灿然。虽资货有余，而八兄仙仪，杳不可睹。一日，忽见凡八兄之仆，携筐筥而过其门，问凡君所止。“在仙府矣，使我暂至人寰，若见奉御，亦令同来可也。”自是德祖随凡君仙仆而去，不复还矣。出《仙传拾遗》。

杨德祖吃惊已经走了这么远，也告诉他走得有一些疲倦。凡八兄大笑一声，不一会儿，有一头白兽来到，他让杨德祖骑上去，白兽走得很快，渐渐觉得更远了。杨德祖就问离长安多远了。凡八兄说：“此处已经八万里了。”杨德祖默然不语，忽然想到没有和家小告别，白兽就站在那里不动了。凡八兄笑着说：“你果然还有尘俗杂念，我也不能用现在的法术带你成仙。”他就让白兽送杨德祖到云宫去，拜谒解空法师。片刻已到。解空法师请他坐下，让一位青衣童子把一粒金丹给杨德祖吃。杨德祖捧接过来一看，只见一个毒虫一样的东西，不能吃；又给他玉液喝，又闻到了它的臭味，也喝不下去。解空法师就让白兽送杨德祖回自己家。凡八兄不知到何处去了。到了家，灯烛还在燃烧，夜还未过半。第二天早晨看那些点化的东西，黄金白银灿然发光。杨德祖虽然不缺钱财了，但是凡八兄却消失不见了。有一天他见到了凡八兄的仆人，那仆人带着竹筐来到他家，他问仆人凡八兄在哪儿。仆人说：“他已经在仙府了，让我暂时到人间，如果遇到你，带你同去就可以。”从此，杨德祖跟着凡八兄的仆人离去，不再回来了。出自《仙传拾遗》。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许老翁 李珣 章全素

李遐周

李遐周者，颇有道术。唐开元中，尝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遐周谓曰：“公存则家泰，殁则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戏之耳。”天宝末，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隐去，不知所之，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数章，言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时人莫晓，后方验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悉幽蓟之众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马嵬蜀中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其所先见，皆此类矣。出《明皇杂录》。

许老翁

许老翁者，不知何许人也。隐于峨嵋山，不知年代。唐天宝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绝代。时节度使

李遐周

李遐周很有道术。唐开元年间，他曾被召入宫中。后来他请求出宫住进玄都观。宰相李林甫曾经前去拜访过他。他对李林甫说：“你在，你的家就安全；你亡，你的家也亡。”李林甫流泪叩拜，求他解救。李遐周笑而不答，只是说：“开句玩笑罢了。”天宝末年，安禄山强横跋扈，远近之人都很担忧，但是皇上还没有醒悟。有一天李遐周隐去，不知他到哪儿去了。他只在住处的墙上题了几首诗，记的是安禄山窃国和唐玄宗到蜀地避难的事。当时的人谁也看不明白，后来才

验证了。其中最后一首是：“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是说安禄山倾起幽州、蓟州之兵造反；“函关马不归”，是说哥舒翰潼关兵败，全军覆没匹马不还；“若逢山下鬼”，是说马嵬是蜀中驿站的名字；“环上系罗衣”，是说杨贵妃小字玉环，唐玄宗到蜀地避难，走到马嵬坡，高力士用罗巾把她勒死。李遐周的先见之明，都和这事相类似。出自《明皇杂录》。

许老翁

许老翁，不知是哪里人。他隐居峨嵋山，也不知那是什么年代。唐天宝年间，益州士曹柳某之妻李氏，容貌绝世。当时节度使章仇兼琼新得吐蕃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岁不复命。李在官舍，重门未启。忽有裴兵曹诣门，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云：“无裴家亲。”门不令启。裴因言李小名，兼说其中外氏族。李方令开门致拜，因欲餐。裴人质甚雅，因问柳郎去几时。答云：“已三载矣。”裴云：“三载义绝，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与子，业因合为伉俪，愿无拒此。”而竟为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闻李姿美，欲窥觐之，乃令夫人特设筵会，屈府县之妻，罔不毕集。唯李以夫婿在远辞焉。章仇妻以须必见，乃云：“但来，无苦推辞。”李惧责遂行。着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盖益都之盛服也。裴顾衣而叹曰：“世间之服，华丽止此耳！”回谓小仆：“可归开箱，取第三衣来。”李云：“不与第一而与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须臾衣至，异香满室。裴再视，笑谓小仆曰：“衣服当须尔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许老翁知耳。”乃登车诣节度家。既入，夫人并座客，悉皆降阶致礼。李既服天衣，貌更殊异，观者爱之。坐定，夫人令白章仇曰：“士曹之妻，容饰绝代。”章仇径来入院，戒众勿起。见李服色，叹息数四，乃借帔观之，则知非人间物。

章仇兼琼新夺取了吐蕃的安戎城，派柳某到安戎城去送东西，过了三年柳某也没有回来复命。李氏住在官舍，足不出户，没有开过院门。忽然有一个姓裴的兵曹来到她家叫门，自称是李氏的表叔。李氏

说：“我家没有姓裴的亲戚。”她不让给姓裴的开门。于是姓裴的就叫出了李氏的小名，同时说出她家内外亲族的姓名。李氏这才让开门，并向姓裴的下拜，准备做饭给姓裴的吃。姓裴的很文雅，问柳郎离家多久了。李氏回答说：“他离家已经三年了。”姓裴的说：“三年情义已经断绝，这是古人说的，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况且我和你，有缘应该成为夫妻，希望你不要拒绝这件事。”李氏到底被这位姓裴的表叔迷住了，这好像不是她自己能决定的。这位裴兵曹，也已经娶过妻了。而章仇兼琼听说李氏姿色美丽，想要见一见，就让他的夫人特意操办了一个宴会，邀请所有府县官员的妻子，全都请来了。只有李氏因为丈夫身在远地而推辞了。章仇兼琼的妻子因为非要见到李氏不可，便对李氏说：“你只管来，不要苦苦地推辞。”李氏怕受到责备，就去了。她穿的是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披肩，大概都是成都最华丽的衣服。裴兵曹见了她的衣服感叹道：“人世间的衣服，再华丽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吧！”他回头对仆人说：“你回去把我的衣箱打开，从里边把第三套衣服拿来。”李氏说：“不给我第一套，而给我第三套，这是为什么？”裴兵曹说：“这第三套衣服已经不是人间有的了。”不一会儿衣服取来了，满屋飘起了异香。裴兵曹看了又看，笑着对仆人说：“衣服就应当如此吧？像章仇兼琼这种人是不能知道什么的，只是怕许老翁知道而已。”于是李氏就登上车子来到了节度使家。李氏进门之后，章仇夫人以及所有的座中客人，全都走下台阶来行礼迎接她。李氏穿了仙衣之后，容貌更加美得出众，见到的人都非常喜欢她。坐定之后，章仇夫人让人向章仇兼琼禀报说：“柳士曹妻子的容貌和服饰都是绝世无双的。”章仇兼琼径直走进院来，告诉大家不要站起来。他见到李氏的衣服样式，再三地赞叹，就把李氏的披肩借来观赏，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人间的东西。

试之水火，亦不焚污。因留诒之。李具陈本末。使人至裴居处，则不见矣。兼琼乃易其衣而进，并奏许老翁之事，敕令以计须求许老。章仇意疑仙者往来，必在药肆，因令药师候其出处，居四日得之。

初有小童诣肆市药，药师意是其徒，乃以恶药与之。小童往而复来，且囑云：“大人怒药不佳，欲见捶撻。”因问大人为谁，童子云：“许老翁也。”药师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劲健百人，卒吏五十

人，随童诣山，且申敕令。山峰巉绝，众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须臾，老翁出石壁上，问何故领尔许人来。童具白其事。老翁问：“童曷不来？童曷不来？”童遂冉冉蹑虚而上。诸吏叩头求哀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许行。谓诸吏曰：“君但返府，我随至。”及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见之，再拜俯伏。翁无敬色。因问娶李者是谁，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库之官，俗情未尽耳。”章仇求老翁诣帝，许云：“往亦不难。”乃与奏事者克期至长安。先期而至，有诏引见。玄宗致礼甚恭。既坐，问云：“库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间一国主矣。”又问：“衣竟何如？”许云：“设席施衣于清净之所，当有人来取。”上敕人如其言。初不见人，但有旋风卷衣入云，顾盼之间，亦失许翁所在矣。出《仙传拾遗》。

另一说云：天宝中，有士人崔姓者，尉于巴蜀，才至成都而卒。时连帅章仇兼琼，哀其妻少而无所投止，

把它放到水里和火上试验，也不着火也不污染。于是章仇兼琼就把李氏留下盘问。李氏详细地陈述了事情的始末。章仇兼琼派人去裴兵曹的住处，裴兵曹却不见了。章仇兼琼就把李氏的衣服换下来，送到皇宫里，并且向皇上奏报了许老翁的事，皇上下令让他设法找到许老翁。章仇兼琼觉得仙人往来，一定在药店，于是他就让药师等候着许老翁的出现，等了四天就等到了。

一开始有位小童到药店来买药，药师认为这是许老翁的弟子，就把不好的药卖给他。小童去而复返，并说：“我家大人见药不好很生气，要打我。”于是问他家大人是谁，童子说：“是许老翁。”药师非常高兴，领着小童来向章仇兼琼报告。章仇兼琼派出一百名健壮勇士，还有五十名卒吏，跟着小童进山，要去传达皇帝的诏令。山峰陡峭险绝，众人没有能上去的。小童就在山下大声喊。片刻间，老翁出现在石壁上，问为什么领来这么多人。小童详细说了这件事。老翁问：“小童为什么不上来？小童为什么不上来？”小童就慢慢地踩着空中升上去。卒吏们叩头哀求道：“我们大人的粗暴，老翁是知道的。”老翁这才答应走一趟。老翁对卒吏们说：“你们只管先回府，我马上就到。”等到吏卒们回到府中不一会儿，老翁也到了。章仇兼琼见了老翁，连连下拜俯身恭伏。老翁脸上却毫无敬色。于是章仇兼琼

问老翁娶李氏的人是谁，老翁说：“那个人是上元夫人的衣库官，俗情未了罢了。”章仇兼琼求老翁去进见皇帝，许老翁说：“去也不难。”于是他就要到京城奏事的人约定了到达长安的日期。他提前到了，皇上下令让人领他来见。唐玄宗对他很恭敬。坐下之后，唐玄宗问：“库官有罪，天上知道吗？”许老翁说：“已被流放到人间当了一国之主了。”又问：“那衣服究竟如何处置？”许老翁说：“在清静的地方设席，把那衣服放到席上，就会有人来取。”皇上下令按许老翁说的去做。起初不见有人来，只有旋风把衣服卷入云中，大家正顾盼的时候，许老翁也不见了。出自《仙传拾遗》。

另有一说：天宝年间有位姓崔的读书人，到巴蜀一带做县尉，刚走到成都就死了。节度使章仇兼琼可怜他妻子年少无依，

因于青城山下置一别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纳之意。计无所出，因谓其夫人曰：“贵为诸侯妻，何不盛陈盘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内，尽可迎致。”夫人甚悦。兼琼因命衙官，遍报五百里内女郎，克日会成都，意欲因会便留亡尉妻也，不谓已为族舅卢生纳之矣。卢舅密知兼琼意，令尉妻辞疾不行。兼琼大怒，促左右百骑往收捕。卢舅时方食，兵骑绕宅已合。卢谈笑自若，殊不介怀。食讫，谓妻曰：“兼琼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顷，即当送素色衣来，便可服之而往。”言讫，乘骡出门。兵骑前揽不得，徐徐而去，追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绯罗、縠、绢素，皆非世人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琼觐于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绕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视。坐者皆摄气，不觉起拜。会讫归，三日而卒。兼琼大骇，具状奏闻。玄宗问张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请问青城王老。”玄宗即诏兼琼，求访王老进之。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唯草市药肆云：“常有二人，日来卖药，称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琼即令衙官随之。入山数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鬓发，隐几危坐。衙官随入，遂宣诏，兼致兼琼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儿张果也。”因与兼琼克期到京师。令先发表，不肯乘传，兼琼从之。

就在青城山下为她盖了一所别墅。又因为她姿色很美，有纳她做妾的意思。但是章仇兼琼想不出来好办法，于是就对自己的夫人说：“你

贵为地方大员的妻子，何不操办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女客来玩玩？方圆五百里之内的女客，全可以请过来。”夫人非常高兴。章仇兼琼于是就让衙门里的官吏，遍邀方圆五百里内的年轻女子，按照约定的日期到成都赴会，想要趁宴会时把亡故县尉的妻子留下，没想到那女人已被舅舅卢生娶了去。卢生暗中得知章仇兼琼的意图，就让县尉的遗孀托病不去。章仇兼琼非常生气，派手下一百名骑兵去抓捕。当时卢生正在吃饭，骑兵已包围了他的住宅。卢生谈笑自如，很不在乎。吃完饭，他对妻子说：“章仇兼琼的用意很清楚了，夫人不能不去。过一会儿，就会有人给你送素色衣服来，你就可以穿上那衣服去了。”说完，他骑上骡子出了门。骑兵们上前捉他却捉不住，他慢慢地前行，也追不上他。不多时他让一个小童捧来一个箱子，箱内有一件旧青裙，一件白衫子，一件绿披肩，还有绯罗、縠、绢素等丝织品，全都不是人世间所有的。县尉的遗孀穿上这套衣服来到成都。其他女客们已经提前到了。章仇兼琼在帷帐后窥视。当县尉的遗孀走进来时，只见她光彩绕身，美色焕然，都不能正眼看她。在座的人都屏住呼吸，不由自主地起身下拜。等到宴会结束回去，三天后她就死了。章仇兼琼大吃一惊，写奏章报告了皇帝。唐玄宗问张果，张果说：“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不敢说。请陛下问青城山的王老。”唐玄宗就下诏让章仇兼琼求访王老并送到宫里来。章仇兼琼搜索青城山的前后，并没有王老这个人，只有草市上药店的主人说：“常有两个人，每天都来卖药，自称是王老派来的。”等那两个人又来，章仇兼琼就让衙中的官吏跟着他们去找王老。进山几里，来到一所草堂。只见王老鬓发雪白，在几案后正襟危坐。官吏们跟着走进来，立即宣读了诏书，还传达了章仇兼琼的意思。王老说：“这一定是那个多嘴多舌的小子张果说的。”于是他和章仇兼琼约定日期到京城去。他让章仇兼琼先送去奏章，自己不肯乘坐驿站的车马，章仇兼琼听从了他。

使才至银台，王老亦到。玄宗即召问之。时张果犹在玄宗侧，见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远取吾来！”果言：“小仙不敢，专候仙伯言耳。”王老乃奏曰：“卢二舅即太元夫人库子，因假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纳为媵。无何，盗太元夫人衣服与着，已受谪至重，今为郁单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堕无间狱矣。”奏讫，苦不愿留。玄宗命放还，后不知所在。出《玄怪

录》。

李 珣

李珣，广陵江阳人也。世居城市，贩余自业。而珣性端谨，异于常辈。年十五时，父适他行，以珣专贩事。人有余者，与余，珣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计时之贵贱，一斗只求两文利，以资父母。岁月既深，衣食甚丰。父怪而问之，具以实对。父曰：“吾之所业，同流中无不用出入升斗，出轻入重，以规厚利。虽官司以春秋较推，终莫断其弊。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为无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丰给，岂非神明之助耶！”后父母歿，及珣年八十有余，不改其业。

适李珣出相，节制淮南。珣以新节度使同姓名，极用自惊，乃改名宽。李珣下车后数月，修道斋次。夜梦入洞府中，

使者刚到银台门，王老也到了。唐玄宗立刻就召见他，向他请教。当时张果还在唐玄宗身边，见了王老后，惶恐地连连下拜。王老呵斥张果说：“你小子为什么不直接把事情解释清楚，还打发人大老远把我找来！”张果说：“小仙不敢，专门等着仙伯来说呢。”王老于是对唐玄宗说：“卢二舅就是给太元夫人管库的人，趁着假期下界来游玩，因为死亡县尉的妻子有仙骨，所以纳她为妾。没过多久，他偷了太元夫人的衣服给她穿，已经受到极重的惩罚，现在已经是郁单天子了。死亡县尉的妻子因为穿了太元夫人的衣服，被堕入无间地狱了。”说完，王老苦苦请求，不肯留下。唐玄宗下令放他回山，后来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玄怪录》。

李 珣

李珣是广陵江阳人。他家世代住在城里，以买卖粮食为职业。李珣的性格端庄谨慎，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刚好到别的地方去，就把贩卖粮食的事交给李珣专管。有人来买粮，李珣就让他们买，并把升和斗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量。不按当时粮食的贵贱计价，一斗粮只赚两文钱的利，用来资助父母。时间长了，他家的

衣食却很丰足。他的父亲感到奇怪，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全都如实告诉父亲。父亲说：“我做粮食生意的时候，同行中都是用两种升斗买进卖出，卖的时候用小斗，买的时候用大斗，用来赚取大利。虽然官府年年春秋两季都要检查校正升斗，但是始终不能制止弊病。我只是用同一种升和斗买卖，时间已经很久了，自以为没有什么偏差了。你现在改为买卖都让人家自己量，我不如你。这样还能衣食丰足，难道有神明帮助吗？”后来，他的父母都亡故了，直到他活到八十多岁，也没改变职业。

恰巧宰相李珣出京，做淮南节度使。李珣因为与新节度使同名同姓，自己感到非常吃惊，就改名叫李宽。李珣到任后几个月，在斋戒的地方修道。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进入一个洞府中，

见景色正春，烟花烂熳，翔鸾舞鹤，彩云瑞霞，楼阁连延。珣独步其下，见石壁光莹，填金书字，列入姓名。似有李珣，字长二尺余。珣视之极喜，自谓生于明代，久历显官，又升宰辅，能无功德及于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再三为喜。方喜之际，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珣问：“此何所也？”曰：“华阳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珣惊，复问：“非珣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阳部民也。”珣及晓，历记前事，益自惊叹。问于道士，无有知者。复思试召江阳官属诘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内求访同姓名者。数日，军营里巷相推，乃得李宽旧名珣，遂闻于珣。乃以车舆迎之，置于静室，斋沐拜谒，谓为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参礼。李情景恬憺，道貌秀异，须长尺余，皓然可爱。年六十时，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珣愈敬之。及月余，乃问曰：“道兄平生得何道术？服炼何药？珣曾梦入洞府，见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请师事，愿以相授。”宽辞以不知道术服炼之事。珣复虔拜，因问宽所修何术。宽辞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贩余以对。珣再三审问，咨嗟曰：“此常人之难事，阴功不可及也！”复曰：“乃知世之动静食息，莫不有报。苟积德，虽在贫贱，神明护祐，名书仙籍，以警尘俗。”又问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对。珣师其胎息，亦不食。

见里面正是春天景色，烟花绚烂，鸾翔鹤舞，云霞祥瑞，楼阁连绵。李珣独自走在其中，见一块石壁上光亮晶莹，上面书写着金字，列着

许多人的名字。其中好像有“李珣”二字，字长二尺多。李珣看了非常高兴，自己以为生在一个圣明的时代，长时间做过高官，又升为宰相，怎能对天下没有功德？现在洞府中有自己的名字，自己肯定会是神仙。他再三地感到高兴。正高兴的时候，有两个仙童从石壁左右走出来。李珣问：“这是什么地方？”二童子说：“这是华阳洞天。这里的‘李珣’不是你。”李珣一惊，又问：“不是我是谁呢？”仙童说：“这个人是江阳县的百姓。”李珣直到天亮，还清楚地记得梦中的事，更加惊叹不已。他去向道士打听，道士们没有知道的。又试着找来江阳县的官吏们询问，也没有知道的。于是他又让人在府城内寻找同姓名的人。几天之后，军营街巷到处查问，才知道有个李宽以前也叫李珣，就向李珣报告了。于是李珣就派车把李宽接来，安置在一个清静的屋子里，斋戒沐浴后去拜见，称李宽为道兄。李珣的全家都敬奉李宽，早晨晚上都参拜行礼。李宽的性情恬淡，道貌出众，胡须一尺多长，白白的十分可爱。他六十岁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道士教给他胎息之术，也很久没有吃粮食了。李珣更加敬重他。到一个多月以后，李珣就问他：“道兄平常修得了什么道术？服用什么药？我曾经做梦进入一个洞府，看到了石壁上有道兄的姓名，是仙童告诉了我，所以把您请来以师礼相待，希望能把道术传授给我。”李宽推辞说自己不知道道术以及服食炼丹的事。李珣又虔诚地参拜，接着又问李宽修习什么道术。李宽推辞说自己是愚民，不知道修习什么，就把自己如何做粮食生意详细地告诉了李珣。李珣仔细地问了多次，慨叹说：“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你积的阴德别人都比不了啊！”又说：“我这才知道人世间的动、静、食、息各个方面，全都有报应。一个人如果积德，尽管是贫贱之身，神明也保佑他，也能把名字写在仙籍上，以警戒尘世间的人们。”他还向李宽询问修习胎息术和不吃粮食的办法，李宽详细地告诉了他。他就向李宽学习胎息术，也不吃饭。

宽年百余岁，轻健异常。忽告子孙曰：“吾寄世多年，虽自养气，亦无益汝辈。”一夕而卒。三日棺裂声，视之，衣带不解，如蝉蜕，已尸解矣。出《续仙传》。

章全素

吴郡蒋生，好神仙。弱岁弃家，隐四明山下。尝从道士学炼丹，遂葺炉鼎，爨薪鼓鞴，积十年，而炼丹卒不成。其后寓游荆门，见有行乞于市者，肤甚悴，裸然而病，且寒噤不能语。生怜其穷困，解裘衣之，因命执侍左右。征其家，对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于南昌，有沃田数百亩。属年饥，流徙荆江间，且十年矣。田归于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怜而容焉。”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蒋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学炼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则骨化为金，如是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为金乎？若然者，吾为先生有道术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惭，而以他词拒之曰：“汝佣者，岂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笞骂之辱！”全素笑而去。后月余，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顾谓蒋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为金。愿得先生石硯，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蒋生性轻果，且以为诞妄，诟骂曰：“吾学炼丹十年矣，尚未能穷其妙，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议语耶！”全素佯惧不对。明日，蒋生独行山水间，命全素守舍，于是键其门而去。

李宽活到一百多岁，身体非常轻捷强健。一天他忽然对子孙们说：“我活在世上多年，虽然自己修养真气，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一天晚上他就死了。三天后棺材有裂开的声音，一看，他衣带没解，像蝉蛻一样，已经脱离肉体飞升成仙去了。出自《续仙传》。

章全素

吴郡的蒋生，喜欢神仙。二十岁的时候离开家，隐居在四明山下。他曾经跟道士学习炼丹，于是他就修炉灶，置铁锅，拉风箱，烧薪柴，一干就是十年，但是他最终也没有炼出丹来。后来他出游到了荆门，在街市上看到一个要饭的，肤色很憔悴，裸着身子，还有病，而且打着寒战不能说话。蒋生可怜他穷困，就脱下自己的皮衣给他穿，又让他随侍左右。蒋生打听他的家，要饭的回答说：“我是楚人，姓章，名全素，家住南昌，有几百亩肥沃的田地。因为赶上闹饥荒，流落在荆江一带，将近十年了。田产归了官，身体有病不能自己救助，多亏您可怜我收留我。”于是章全素和蒋生一起回到四明山

下。章全素很懒，常常白天睡懒觉，贪图安逸。为了这事，蒋生恶言骂他、打他不知多少次。蒋生有一块石砚放在几案上，忽然有一天，章全素对蒋生说：“先生是好神仙的人，学习炼丹已经很长时间了。吃了仙丹，就可以化骨为金，这样哪有不长生的呢？现在先生的神丹，能把这块石砚变成金子吗？如果能这样，我才认为先生是一位有道之士。”蒋生自己估计办不到，心里很惭愧，却用别的话拒绝他说：“你是一个仆人，哪能知道神仙的事呢？你要是胡说八道，就是自己来讨打骂了！”章全素笑着离开了。一个多月以后，章全素从衣服里取出一个很小的瓢来，看着蒋生说道：“这个瓢里有仙丹，能把石头变成金子。我希望得到先生的石砚，把一刀圭的仙丹放在那上面，可以吗？”蒋生生性轻率急躁，以为这是胡扯，就骂道：“我学炼丹十年了，还不能彻底弄清它的奥妙，你一个仆人怎么敢和我喋喋不休地大讲特讲呢？”章全素假装害怕不回答。第二天，蒋生要到山水间独自出游，让章全素看家，于是就锁上门走了。

至晚归，则见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簣蔽其尸，将命棺而瘞于野。及彻其簣，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冠带衣履存焉。生大异，且以为神仙得道者，即于几上视石砚，亦亡矣。生益异之。后一日，蒋生见药鼎下有光，生曰：“岂非吾仙丹乎？”即于烬中探之，得石砚，其上寸余，化为紫金，光甚莹彻，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独恨不能识，益自惭恚。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竟死于四明山。出《宣室志》。

到了晚上回来，却看到章全素已经死了。蒋生就用竹席盖上他的尸体，要用棺材把他葬到野外。等到撤掉席子，发现章全素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只有帽子、腰带、衣服和鞋留在那里。蒋生非常奇怪，以为他是得道的神仙，立即看几案上的石砚，也没有了。蒋生更奇怪了。一天之后，蒋生发现药锅的下边有光亮，便说：“这不是我的仙丹吗？”他就到灰烬里寻找，找到了石砚，石砚上一寸多的地方，变成了紫金，光芒莹澈，大概是章全素的仙丹所点化的。蒋生这才明白章全素果然是位仙人，只恨当初不知道，更加惭愧悔恨。后来蒋生学炼丹到底也没成功，最终死在四明山。出自《宣室志》。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 贾 颜真卿

王 贾

婺州参军王贾，本太原人，移家覃怀，而先人之塋，在于临汝。贾少而聪颖，未尝有过，沉静少言。年十四，忽谓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当恐，且有大丧。”居二日，宅中火，延烧堂室，祖母年老震惊，自投于床而卒。兄以贾言闻诸父，诸父讯贾，贾曰：“卜筮而知。”后又白诸父曰：“太行南，泌河湾澳内，有两龙居之，欲识真龙，请同观之。”诸父怒曰：“小子好诡言骇物，当笞之！”贾跪曰：“实有，故请观之。”诸父怒曰：“小子好诡！”与同行。贾请具雨衣。于是至泌河浦深处。贾入水，以鞭画之，水为之分。下有大石，二龙盘绕之，一白一黑，各长数丈，见人冲天。诸父大惊，良久瞻视。贾曰：“既见矣，将复还。”因以鞭挥之，水合如旧。则云雾昼昏，雷电且至。贾曰：“诸父驶去。”因驰，未里余，飞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

王 贾

婺州参军王贾，本是太原人，他搬家到覃怀，而他祖先的坟墓在临汝。王贾小时候很聪明，不曾有什么过错，性情沉静，话语很少。十四岁那年，他忽然对哥哥们说：“不出三天，家里会发生一件吓人的事，而且还会有丧事。”过了两天，家里起了火，火蔓延烧了堂屋，他祖母年老受惊，自己掉到床下死了。他哥哥就把他的话告诉了叔叔伯伯们，叔叔伯伯们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占卜知道的。”后来他又告诉叔叔伯伯们说：“太行山南面，泌河河湾里，住着两条龙，想要认识真龙，可以和我一起去看。”叔叔伯伯们生气地说：“你小子可真能胡说八道吓唬人，得揍你了！”他跪下说：“确实有龙，所以才请叔叔伯伯们去看。”叔叔伯伯们生气地说：“这小子好胡

说！”于是和他一起去看。他让大家都带上雨衣。于是来到了泌河岸边深处。他走进水里，用鞭子一画，水就分开了。下面有块大石头，两条龙盘绕在上面，一条白，一条黑，各有几丈长，见了人便冲天而去。叔叔伯伯们很惊讶，看了好久。王贾说：“已经看见了，应该回去了。”就用鞭子一挥，水合拢成原来的样子。这时候却云雾密布，天色昏暗，雷电将至。王贾说：“叔叔伯伯们赶快离开吧。”于是大家赶快飞奔，跑了不到一里，大雨倾盆而下。大家这才知道王贾不是常人。

贾年十七，诣京举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后选授婺州参军，还过东都。贾母之表妹，死已经年，常于灵帐发言，处置家事。儿女僮妾，不敢为非。每索饮食衣服，有不应求，即加笞骂。亲戚咸怪之。贾曰：“此必妖异。”因造姨宅，唁姨诸子。先是姨谓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来，必莫令进，此小子大罪过人。”贾既至门，不得进。贾令召老苍头谓曰：“宅内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语汝主，令引我入，当为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潜言于诸郎，诸郎亦悟，邀贾入。贾拜吊已，因向灵言曰：“闻姨亡来大有神，言语如旧，今故谒姨，何不与贾言也？”不应。贾又邀之曰：“今故来谒，姨若不言，终不去矣，当止于此。”魅知不免，乃帐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别后，生死遂隔。汝不忘吾，犹能相访，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语，皆姨平生声也。诸子闻之号泣。姨令具馔，坐贾于前，命酒相对，殷勤不已。醉后，贾因请曰：“姨既神异，何不令贾见形？”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见？”贾曰：“姨不能全出，请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贾见之。如不相示，亦终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见左手，于手指宛然，又姨之手也。诸子又号泣。贾因前执其手，姨惊呼诸子曰：“外甥无礼，何不举手？”诸子未进，贾遂引其手，扑之于地，尚犹哀叫。

王贾十七岁的时候，进京参加孝廉科考试，考中之后，他娶了清河的崔氏为妻。后来他经选官被授予为婺州参军，回来的时候路过东都。他母亲的表妹死了已经一年多了，却常常在灵帐里讲话，处理家务事。她的儿女和家中的仆人们，不敢不按她的要求去做。她常常索要饮食和衣服，如果没按照她的要求送来，她就大加打骂。亲戚们都

感到奇怪。王贾说：“这一定是妖怪。”于是他来到姨母家，向姨母的儿子们表示慰问。在这以前姨母对儿子们说：“明天王家外甥到咱们家来，一定不要让他进来，这小子是个有大罪过的人。”王贾到了门前，家人不让他进屋。王贾就对一位老奴仆说：“在宅子里说话的那个人，不是你家主人的母亲，是个妖怪罢了。你只要偷偷地告诉你家主人，让我进去，我就能为你们把妖怪除掉。”家人们平常被她弄得很难受，就偷偷告诉了儿子们，儿子们也醒悟了，就请王贾进来。王贾拜祭完了，就对着灵帐说：“听说姨母死了之后很神异，说话和原先一样，今天我特意来拜见姨母，姨母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呢？”灵帐里没有动静。王贾又请求说：“我今天是特意来拜见的，姨母要是不说话，我就不走了，在这里住定了。”妖怪知道不能回避，就在灵帐中说道：“外甥你近来好吗？哪里想到分别之后，就生死相隔了。你没有忘了我，还能来看我，我惭愧的心情简直没法表达。”于是她便哭泣着述说，那声音全都是姨母的声音。儿子们听了也都大哭起来。姨母让准备饮食，让王贾坐在面前，斟上酒与她相对而饮，十分殷勤。喝醉之后，王贾就请求说：“姨母既然十分神异，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呢？”姨母说：“阴间和阳间的道路不一样，为什么要见我呢？”王贾说：“姨母如果不能露出全身，就请露出半张脸来；不然的话，露出一只手一只脚也可以，让我看看。如果不让我看看，我也是坚决不离开。”妖怪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就伸出了左手，那手指十分真切，还是姨母的手。儿子们又是一阵号泣。王贾就上前握住那只手，姨母对儿子们惊叫道：“外甥如此不礼貌，你们为什么还不动手？”未等儿子们上前，王贾就用力拉她的手，她便扑倒在地上，还哀叫着。

扑之数四，即死，乃老狐也。形既见，体裸无毛。命火焚之，灵语遂绝。

贾至婺州，以事到东阳。令有女，病魅数年，医不能愈。令邀贾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贾知之，谓令曰：“闻君有女病魅，当为去之。”因为桃符，令置所卧床前。女见符泣而骂，须臾眠熟。有大狸腰斩，死于床下，疾乃止。时杜暹为婺州参军，与贾同列，相得甚欢。与暹同部领，使于洛阳。过钱塘江，登罗刹山，观浙江潮。谓暹

曰：“大禹真圣者，当理水时，所有金柜玉符，以镇川渚。若此杭州城不镇压，寻当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贾曰：“此石下是，相与观焉。”因令暹闭目，执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闭目，已至水底。其空处如堂，有大石柜，高丈余，锁之。贾手开其锁，去其盖，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柜中。又有金柜，可高三尺，金锁锁之。贾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见。”暹观之既已，又接其手，令腾出。暹距跃则至岸矣。既与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禄，当自保爱。”因示其拜官历任，及于年寿，周细语之。暹后迁拜，一如其说。

既而至吴郡停船，而女子夭死，生五年矣。母抚之哀恻，而贾不哭。暹重贾，各见妻子，如一家。于是对其妻谓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谪为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满矣，后日当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

王贾扑打了她几次便把她打死了，原来是一只老狐狸。它已经现了原形，浑身赤裸没有毛。王贾让人用火把它烧了，灵帐中的说话声再也没有了。

王贾到了婺州，因事来到东阳县。县令有个女儿，患了鬼魅作祟的病多年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县令把王贾请到家中，摆上茶饭招待他，但是不敢明说。王贾知道，就对县令说：“听说你有个女儿得了鬼魅作祟的病，我可以为你除掉它。”于是王贾做了桃符，让他们把桃符放到女儿的床前。女儿见了桃符又哭又骂，不大一会儿就睡熟了。有一只大狸猫被拦腰斩断，死在床下，于是病就好了。当时杜暹是婺州参军，和王贾是同僚，相处得很好。王贾和杜暹为同部所管，到洛阳出差。路过钱塘江，登上罗刹山，观浙江潮。王贾对杜暹说：“大禹是真正的圣人，当年他治水时，所有的金柜玉符都用来镇压河川沟渠了。如果这杭州城不镇压，不久就得淹没。”杜暹说：“你怎么知道？”王贾说：“这石头下就是，咱们去看看。”于是他让杜暹闭上眼睛，拉着杜暹的手，让杜暹跳下。杜暹刚闭上眼睛，就已经来到水底了。那空处就像一间堂屋，有一个大石柜，高一丈多，锁着。王贾用手打开那锁，去掉柜盖，拉着杜暹的手登上去，一同进到柜子里。柜子里又有一个金柜，约三尺高，用金锁锁着。王贾说：“玉符在这里边，但是世上凡人不应该看见它。”杜暹看完之后，王贾又拉

住他的手，让他跳出来。杜暹一跳便来到岸上了。等到二人的交情深了，王贾就对杜暹说：“你有当宰相的禄数，应当自己保重珍爱。”于是把将来都能当什么官，以及寿命，都详细地告诉了杜暹。杜暹后来做官的情况，和他讲的完全一样。

后来他们一起来到吴郡，停泊船只，王贾的女儿夭折了，年仅五岁。做母亲的抚摸着女儿悲伤地痛哭，但是王贾不哭。杜暹很敬重王贾，逐个地和他的妻子儿女相见，亲如一家。于是王贾当着妻子的面对杜暹说：“我是第三重天上的人，因为犯了罪，才被谪贬为凡人二十五年，现在已经期满，后天就得走了。这个女孩也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她早早就死了。妻子崔氏也不是

吾妻，即吉州别驾李乙妻也，缘时岁未到，乙未合娶。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权以妻吾。吾今期尽，妻即当过李氏。李氏三品禄数任，生五子。世人不知，何为妄哭？”妻久知其夫灵异，因辍哭请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见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请送至洛，得遂栖息。行路之人，犹合矜愍，况室家之好，而忽遗弃耶？”贾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纳亡女其中，置之船下。又嘱暹以身后事曰：“吾卒后，为素棺，漆其缝，将至先茔，与女子皆祔于墓。殓后即发。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别驾，当留其侄，听之。至冬初，李乙必充计入京，与崔氏伯相见，即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别驾以侄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请其少留。终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时召暹，相对言谈。顷而卧，遂卒。暹哭之恸，为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殓之。行及宋州，崔别驾果留其侄。暹至临汝，乃厚葬贾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婚其妻，崔别驾以妻之。暹后作相，历中外，皆如其语。出《纪闻》。

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人也，北齐黄门侍郎之推五代孙。幼而勤学，举进士，累登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医不能愈。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

我的妻子，她是吉州别驾李乙的妻子，因为时候未到，李乙没能娶

她。因为凡人也应该有妻室，所以司命神暂且把她嫁给我为妻。现在我在人间的期限已经到了，妻子应该嫁给李乙。李乙有做三品官的禄命，而且可以做好几任，将有五个孩子。世人是不知道这些的，何必要乱哭呢？”他的妻子早知丈夫的神奇，就止住哭声请求道：“我正年轻，你怎么忍心抛弃我？况且大热天走在路上，如此孤单，请把我送到洛阳，就能有地方住下歇息。路人之间还应该互相怜悯，何况我们是结发夫妻，你为什么忽然就要遗弃我呢？”王贾笑而不答。于是他让人做了棺材，把死了的女儿装到棺材里，放到船上。又把自己的身后事嘱托给杜暹说：“我死后，做一个素棺，漆好中间的缝隙，送到祖先的坟地，和女儿一起合葬到坟墓里。装入棺材就出发。如果到了宋州，崔氏的伯父在宋州任别驾，要留下他的侄女，就听从他。到了冬初，李乙一定会因为官吏考核到京城来，和崔氏的伯父相见，他是崔氏伯父的老朋友，因而就会求婚。崔别驾就会把侄女嫁给李乙为妻，这事已经定了。”杜暹答应了下来。王贾的妻子日夜哭泣，请求他多留些日子再走。他始终不答应。到了这一天，他沐浴净身，换了新衣服，天将黑的时候，他把杜暹找来，面对面地交谈。过了一会儿他躺下，于是就死了。杜暹哭得很伤心，为他穿了朋友的孝服，按照他的要求装殓了他。走到宋州，崔别驾果然留他的侄女住下。杜暹来到临汝，厚葬了王贾和他的女儿。那年冬天，李乙来到宋州，请求娶崔氏为妻，崔别驾就把侄女嫁给了他。杜暹后来当了宰相，在朝廷和地方做官的情形，全都像王贾预言的那样。出自《纪闻》。

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是琅琊临沂人，他是北齐时黄门侍郎颜之推的第五代孙子。颜真卿很小的时候就勤奋学习，参加进士科考试，屡考中甲科。他十八九岁的时候，曾经躺在床上病了一百多天，治也治不好。有一个道士来到他家里，自称是北山君。

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谓之曰：“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网，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然后得道也。”复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真卿亦

自负才器，将俟大用，而吟阅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左军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辨之。天时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河东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于僧舍堠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迁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壕，阴料丁壮，实储廩。佯命文士泛舟，饮酒赋诗。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

无几，禄山反，河朔尽陷，唯平原城有备焉，乃使司兵参军驰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一人而已！朕恨未识其形状耳。”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憺，以其首招降河北。真卿恐摇人心，杀其使者，乃谓诸将曰：“我识李憺，此首非真也。”久之为冠饰，以草续支体，棺而葬之。禄山以兵守土门。真卿兄杲卿，为常山太守，共破土门。十七郡同日归顺，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万，横绝燕赵。诏加户部侍郎、平原太守。时清河郡客李萼，谒于军前，

北山君拿出几颗米粒大小的丹砂来救他，他顷刻之间就痊愈了。道士对他说：“你有清正简朴的美名，已经记录在黄金台上，可以超脱尘世，到天上去做仙官，不应该自己沉沦在名声与官位的世界里；如果你不能摆脱尘世的大网，去世的那天，可以用你的形骸在阴影下炼神，然后得道成仙。”道士又交给他一粒丹药，告诫他说：“坚守节操辅佐君主，持身要勤勉节俭。等你去世之后，我在伊洛之间等着你。”颜真卿也自负其才，等待着自己被重用，他学习的余暇，也常常留心仙道。他考中进士之后，经四次任命成为监察御史，充任河西陇左军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一起冤案，久久不能判决。颜真卿来到五原，查明了这起冤案。当时天气正旱，冤案洗清之后天就下了雨，郡中人都称这雨为御史雨。河东有一个叫郑延祚的人，他母亲死了二十九年了，埋葬在寺庙外面的墙下。颜真卿向皇帝检举了郑延祚的罪状，郑家兄弟三十年不被录用，天下为之震动。后来他升任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杨国忠恨他不依附自己，把他排挤出京城当了平原太守。安禄山叛逆大唐的野心很明显，颜真卿以连连下雨为借口，修城墙，挖沟壕，暗中挑选丁壮，储备粮草。他假意与文士泛舟水上，饮

酒赋诗。安禄山秘密地侦察他，认为他是一介书生，不足为忧。

不久，安禄山造反，黄河以北全部沦陷，只有平原城有所准备，颜真卿便派司兵参军驰入京城报告。唐玄宗高兴地说：“黄河以北二十四郡，只有颜真卿这么一个有用的人！我真恨自己不认识这个人。”安禄山攻下洛阳后，杀了留守李憺，用李憺的首级招降河北地区。颜真卿怕动摇人心，杀了安禄山派来的使者，对将领们说：“我认识李憺，这个首级不是真的。”过些时候他为李憺弄来帽子饰物，用草做一个假肢体，装到棺材里埋葬了。安禄山派兵守住土门。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是常山太守，他和颜真卿共同攻破了土门。十七个郡同一天归顺了大唐，推举颜真卿做统帅，得到军队二十万人，纵横燕赵一带。皇帝下诏书加封颜真卿为户部侍郎、平原太守。当时清河郡的李萼，到军前拜谒，

真卿与之经略，共破禄山党二万余人于堂邑。肃宗幸灵武，诏授工部尚书、御史大夫。真卿间道朝于凤翔，拜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弹劾黜陟，朝纲大举。连典蒲州、同州，皆有遗爱。为御史唐实所构，宰臣所忌，贬饶州刺史，复拜昇州浙西节度使，征为刑部尚书。又为李辅国所谮，贬蓬州长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为户部侍郎、荆南节度使，寻除右丞，封鲁郡公。宰相元载私树朋党，惧朝臣言其长短，奏令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奏疏极言之乃止。后因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元载以为诽谤时政，贬硖州别驾。复为抚州、湖州刺史。元载伏诛，拜刑部尚书。代宗崩，为礼仪使。又以高祖已下七圣谥号繁多，上议请取初谥为定，为宰相杨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潜夺其权。又改太子太师。

时李希烈陷汝州，宰相卢杞素忌其刚正，将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谕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从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闻之，以为失一国老，貽朝廷羞，密表请留。又遣人逆之于路，不及。既见希烈，方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人，雪刃争前欲杀之。丛绕诟骂，神色不动。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馆舍。希烈因宴其党，召真卿坐观之。使倡优^龔朝政以为戏，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

颜真卿与他共同谋划，一起在堂邑打败了安禄山的两万多人。唐肃宗逃到灵武，下令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御史大夫。颜真卿走偏僻的小道到凤翔朝见天子，天子又拜他为宪部尚书，不久又加封御史大夫。他每每弹劾禀奏，使不称职的被贬，使有才干的升职，于是朝纲大振。他连续担任蒲州、同州刺史，都有功绩恩德留于后世。后来他被御史唐实陷害，又受到宰相的忌妒，被贬为饶州刺史，又被任命为昇州浙西节度使，征召入朝任刑部尚书。后来又被李辅国诽谤，贬为蓬州长史。唐代宗继位，他被任命为利州刺史，回京做了户部侍郎，又出任荆南节度使，不久又做了尚书右丞，封为鲁郡公。宰相元载私立朋党，他怕朝臣们揭发他的问题，就向皇帝奏请，文武百官凡是要向皇上汇报事情的，都要先向自己的长官说明，长官再向宰相说明，然后再奏明皇上。颜真卿上疏坚决反对元载的主张，元载才没有得逞。后来颜真卿主持太庙祭祀，因祭器残损不整而上言。元载认为这是诽谤朝政，贬他为硤州别驾。后来又做了抚州、湖州刺史。元载被诛杀之后，颜真卿又被任命为刑部尚书。代宗驾崩的时候，颜真卿是礼仪使。又因为唐高祖以下的七位皇帝谥号繁多，他上疏议请以最初所上谥号为准，被宰相杨炎忌恨，没被采纳。改任太子少傅，暗中夺了他的权。后来又改任太子太师。

当时李希烈攻陷了汝州，宰相卢杞平常就忌恨颜真卿的刚正，要趁机陷害他。卢杞就上奏说颜真卿德高望重，四方敬仰，让他去说服李希烈，可以不动刀枪不流血而平定强敌，皇上听了卢杞的话。事情开始推行，朝野人士全部大惊失色。李勉听说这件事后，认为将会失去一位国家重臣，给朝廷带来耻辱，秘密地上奏章请求留下颜真卿。又派人到路上去截住颜真卿，也没能赶上。颜真卿见了李希烈之后，正宣读诏书，李希烈的养子等一千多人就亮出兵刃争相上前要杀他。这些人围绕在四周骂他，但他神色不动。李希烈用身体蔽护他，才把他安置到馆舍。李希烈宴请朋党，让颜真卿坐在那里观看。李希烈让歌舞艺人攻击朝政以为戏乐，颜真卿愤怒地说：“相公你也是人臣，奈何使小辈如此！”遂起。希烈使人问仪制于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覲礼耳。”其后希烈使积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谓曰：“不能屈节，当须自烧。”真卿投身赴火。其逆党救

之。真卿乃自作遗表、墓志、祭文，示以必死。贼党使缢之，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闻之，辍朝五日，谥文忠公。

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弥壮。为卢杞所排，身殃于贼，天下冤之。《别传》云，真卿将缢，解金带以遗使者曰：“吾尝修道，以形全为先。吾死之后，但割吾支节血，为吾吮血以给之，则吾死无所恨矣。”缢者如其言。既死，复收瘞之。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棹渐轻，后达葬所，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详而载焉。《别传》又云，真卿将往蔡州，谓其子曰：“吾与元载俱服上药，彼为酒色所败，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为逆贼所害，尔后可迎吾丧于华阴，开棺视之，必异于众。”及是开棺，果睹其异。道士邢和璞曰：“此谓形仙者也。虽藏于铁石之中，炼形数满，自当擘裂飞去矣。”

其后十余年，颜氏之家自雍遣家仆往郑州，征庄租，回及洛京，此仆偶到同德寺，见鲁公衣长白衫，张盖，在佛殿上坐。此仆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转身去。仰观佛壁，亦左右随之，终不令仆见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仆亦步随之，

怎么能让低贱的人这样！”于是站了起来。李希烈让人向颜真卿问朝廷的礼仪制度，颜真卿回答说：“我老了，虽然曾经掌管国礼，但是所记的都是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后来，李希烈让人在院子堆积了柴薪，浇上油，让人对颜真卿说：“你不投降，就自己跳进火里。”颜真卿真就自己跳到火里去。那些叛贼把他救出来。颜真卿于是自己写下遗表、墓志和祭文，用来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叛贼就把他勒死了，那天是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享年七十七岁。朝廷听到消息后，停止上朝五天，追谥他为文忠公。

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正直敢言，老当益壮。他被卢杞排挤，死在叛贼之手，天下人都为他感到冤屈。《别传》说，颜真卿将要被勒死的时候，解下金带送给使者说：“我曾经修炼道术，以保全躯体为先。我死之后，只割取我四肢中的血，假装作为颈上的血，这样我就死而无恨了。”勒他的人按他的话做了。勒死之后又埋葬了他。叛贼被平定后，颜真卿家把他迁葬京城。打开灵柩一看，棺材朽

烂了，但他的躯体还是原来那样，肌肉像活人，手脚很柔软，胡须头发青黑，拳头握着，手指甲透过手背。远近的人都感到惊奇。走在半路上，感到棺木越来越轻，后来到了下葬的地方，只剩了一口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别传》又说，颜真卿要到蔡州去时，对他儿子说：“我和元载都服用天药，他的药力被酒色破坏了，所以不如我。我这次去蔡州，一定会被逆贼杀害，你以后可以把我接回来埋葬到华阴，打开棺材看看，肯定与众不同。”等到打开棺材一看，果然与众不同。道士邢和璞说：“这就是所谓的形仙啊。即使藏在铁石之中，但是炼形的时日已满，也自然会劈裂而飞去。”

十几年之后，颜真卿家从雍州派一个仆人到郑州去收地租，回来的时候走到洛阳，这个仆人偶然来到同德寺，见颜真卿穿着白色的长衫，张着伞盖，坐在佛殿上。这个仆人急忙想要上前去参拜，颜真卿却转身离开了。他仰着头看佛寺的墙壁，仆人就或左或右地跟在他后边，但他始终不让仆人看到他的脸。过一会儿颜真卿就走下佛殿，出门而去。仆人也一步一步地跟着他，

径归城东北隅荒菜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悬箔子。公便揭箔而入，仆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仆对以名。公曰：“入来。”仆既入拜，辄拟哭。公遽止之，遂略问一二儿侄了。公探怀中，出金十两付仆，以救家费，仍遣速去。“归勿与人说，后家内阙，即再来。”仆还雍，其家大惊。货其金，乃真金也。颜氏子便市鞍马，与向仆疾来省觐。复至前处，但满眼榛芜，一无所有。时人皆称鲁公尸解得道焉。出《仙传拾遗》及《戎幕闲谭》《玉堂闲话》。

径直回到城东北角的荒菜园中。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悬挂着帘子。颜真卿便挑帘走了进去，仆人就隔着帘子行礼，并出声致敬。颜真卿说：“什么人？”仆人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颜真卿说：“进来吧。”仆人进去下拜，然后就想哭。颜真卿急忙制止了他，大略问了问儿子侄儿的情况。他从怀中掏出十两黄金交给仆人，让仆人带回去补助一下家用，还打发仆人赶快离开。“回去之后不要对别人讲，以后家里有困难，可以再来。”仆人回到雍州，颜家全家大惊。去卖那黄金，竟然是真正的黄金。颜氏子孙便买了鞍马，和那个仆人一起飞驰而来探

望。又到了以前那个地方，却只剩下了满眼的荒芜，其余什么也没有。当时的人们都说颜真卿尸解成仙了。出自《仙传拾遗》及《戎幕闲谭》《玉堂闲话》。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韦 弇 申元之 马自然 张巨君

韦 弇

韦弇字景照。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时将春暮，胜景尚多，与其友寻花访异，日为游宴。忽一旦有请者曰：“郡南十里许，有郑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尘之胜，愿偕游焉。”弇喜，遂与俱。果南十里，得郑氏亭焉。端室巍巍，横然四峙。山门花辟，曲径烟矗。眙而望之，不暇他视，真尘外景也。俄而延弇升巨亭之上。回廊环构，饰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即引见仙子十数，左右侍卫，华裾靓妆，亦非常世所睹。中有一人与弇语，弇遍拜且诘之。美人曰：“闻吾子西游蜀都，历访佳景，春煦将尽，花卉芳妍，愿聊奉一醉，无以延款为疑也。”既坐，即张乐饮酒。其陈设肴膳，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尝；金石丝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闻。弇乘间问曰：“某自上国历二京，至于帝宅尊严，侯家繁盛，

韦 弇

韦弇，字景照。开元年间，他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就到蜀地闲游。当时快到暮春了，美景还有不少，他便和朋友们寻花访胜，天天游乐饮宴。忽然有一天有人来请他说：“郡南十里左右，有一座郑氏林亭，花草正茂盛，有超出尘世的美景，我想和你一块儿去游一游。”韦弇很高兴，就和他一块儿去了。果然，向南走了十里，看到郑氏亭子。那亭子正屋很高，屋檐横在空中，四个屋角相对耸立着。山门开在花丛之中，有弯弯的小路，直直的炊烟。一眼望去，无暇看别处，果真是尘世之外的美景。接着那人请韦弇到巨亭上去。走廊屋舍回环曲折，用珠玉装饰着，几乎不是人间能有的。那人就领他去见十几个仙女，站立在左右的侍者，衣着华丽，妆扮漂亮，也不是世间常可见到的。其中有一位美人和韦弇说话，韦弇逐个拜见她们，并

且向她们问话。美人说：“听说你向西游览了蜀都，遍访美景，阳春即将过去，花草吐芳争妍，愿意暂且陪你喝杯酒，希望你不要对这盛情款待有什么疑虑。”落座之后，就开始奏乐喝酒。那餐桌上的佳肴美膳、奇珍异果，不是人间所能尝到的；那美妙的音乐，清雅的歌声，也不是人间所能听到的。韦弁找了一个机会问道：“我在大唐游历过长安、洛阳二京，皇宫的尊贵庄严，公侯之家的繁盛，莫不见之。今之所睹，固不可偕矣。然女郎何为若此之贵耶？”美人曰：“余非人间人，此盖玉清仙府也。适欲奉召，假以郑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云》，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余以此乐授于吾子，而贡于圣唐之君。以此相托，可乎？”弁曰：“某一儒生耳，在长安中，区区于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门不可见。又非知音者，若将贡新曲，固不可为也。”美人曰：“君既不能，余当寓梦而授于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愿以三宝为赠。子其售之，可毕世之富也。”饮毕，命侍者出一杯，谓之碧瑶杯，光莹洞彻。又出一枕，谓之红蕤枕，似玉而栗，其文微红，而光彩莹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于玉。俱授于弁。拜而谢之，即别去。行未及一里，回顾失向亭台，但荒榛而已。遂挈宝入长安。

明年复下第，东游广陵。胡商诣弁，以访其宝。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宝，千万年人未见者，信天下之奇货矣！”以数十万金易而求之。弁以大富，因筑室江都，竟不求闻达，亦不知所终焉。后数年，玄宗梦神仙十余人，持乐器集于庭，奏曲以授，请为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云》。既晨兴，即以玉笛吹而习之，传于乐府。此乃符弁之所遇，欲使弁上奏之曲也。出《神仙感遇传》。

我没有没见过的。但是和今天所见到的相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仙女你为什么如此富贵呢？”美人说：“我不是人间的人，这里是玉清仙府。刚才想要叫你来，假说这里是郑家的亭子罢了。我有一支新乐曲，名叫《紫云》，当今的天子崇尚神仙之道，我把这支乐曲教给你，你进呈给唐朝天子。把这事托付给你，可以吗？”韦弁说：“我只是一个书生罢了，在长安城中，只是繁华街市上的一个小人物，以这样的条件求取一点功名，想望天子的门都不可能望见。而且我又不

是个懂音乐的人，如果想把新乐曲送到宫中去，根本是做不到的。”美人说：“你既然办不到，我会托梦传授给天子。但是你既然来到这里，这也是缘分使然，我愿把三样宝物送给你。你把这三样东西卖了，可以过一辈子富贵日子。”喝完酒，美人让侍者拿出来一只杯子，叫做碧瑶杯，这杯子光亮晶莹，玲珑剔透。又拿出来一个枕头，叫做红蕤枕，这枕头像是玉的，栗子色，它的花纹微红，也晶莹明亮。又拿出来一个紫色的玉匣，像布，光彩比玉石还强。美人把三样东西全交给韦弁。韦弁下拜表示谢意，就告别离开了。走了不到一里地，回头一看，刚才的亭台全都不见了，只有荒草荆榛而已。于是韦弁拿着三样宝贝去了长安。

第二年，他又没考中，就向东到广陵游历。有一位胡商来见韦弁，是来访求那些宝贝的。韦弁拿出来给胡商看，胡商下拜说：“这是玉清真人的宝物，千万年来，没有人看到，的确是天下的奇宝了！”胡商用几十万金买了去。韦弁因此成为巨富，于是他在江都盖了房子，从此不再求取功名，也不知他最终如何。几年后，唐玄宗梦见十几个仙女，拿着乐器会集在庭院里，演奏一支乐曲传授给他，请求把这支曲子作为中原王朝正统的音乐，曲名叫《紫云》。早晨醒来之后，唐玄宗就用笛子吹奏练习，并传授给乐府。这正是韦弁遇到的，要让韦弁进呈给皇上的那支曲子。出自《神仙感遇传》。

申元之

申元之，不知何许人也。游历名山，博采方术，有修真度世之志。开元中，征至，止开元观，恩渥愈厚。时又有邢和璞、罗公远、叶法善、吴筠、尹愔、何思达、史崇、尹崇、祕希言，佐佑玄风，翼戴圣主。清净无为之教，昭灼万宇，虽汉武、元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帝游温泉，幸东洛，元之常扈从焉。时善谭玄虚之旨，或留连论道，动移晷刻。惟贵妃与赵云容宫嫔三五人，同侍宸御，得聆其事。命赵云容侍茶药。元之愍其恭恪，乘间乞药，少希延生。元之曰：“我无所惜，但尔不久处世耳。”恳拜乞之不已，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侍奉大仙，不得度世，如索手出于宝窟也。惟天师哀之。”元之念其志切，与绛雪丹一粒，曰：“汝服此丹，死必不坏。可

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魂不荡散，魄不溃坏，百年后还得复生。此太阴炼形之道，即为地仙。复百年，迁居洞天矣。”云容从幸东都，病于兰昌宫。贵妃怜之，因以此事白于贵妃。及卒后，宦者徐玄造如其所请而瘞之。元和末百年矣，容果再生。元之尚来往人间，自号田先生。识者云：“元之魏时人，已数百岁矣。”出《仙传拾遗》。

马自然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也。世为县小吏，而湘独好

申元之

申元之，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他游历名山，广泛学习采药炼丹之术，有修道成仙的志愿。开元年间，皇帝把他征召到京城，让他住在开元观，对他的恩宠赏赐十分丰厚。当时又有邢和璞、罗公远、叶法善、吴筠、尹愔、何思达、史崇、尹崇、祕希言等人，他们领导着道家的义理风尚，辅佐拥戴着圣明君主。这一时期的道教，显赫于天下，即使是汉武帝和后魏那样的推崇道教，也不能与这时候相比。皇帝到温泉游览，驾幸东都洛阳，申元之常常作为随从一块儿去。那时他善于谈论玄妙虚无的道旨，有时候谈论起来就流连忘返，动不动就过了时辰。只有杨贵妃、赵云容等三五个嫔妃，同时侍奉在皇帝身边，能够听到他讲的这些事。皇上让赵云容为申元之奉上茶和药。申元之见她对自己很恭敬谨慎，就很怜悯她，她趁机向申元之求药，希望稍微延长些寿命。申元之说：“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你不能长久地活在世上了。”赵云容一个劲地叩拜恳求，她说：“早晨闻道，晚上死了也值得。况且我侍奉你这位大仙，如果不能度世成仙，那就像空着手从宝窟里走出来一样。希望天师可怜可怜我。”申元之念她心情迫切，就给她一粒绛雪丸，对她说：“你吃了这粒丹药，死后尸体一定不会腐烂。可以做一口大棺材，挖一个大墓穴，口中衔一块美玉，让穴中宽敞而通风，这样你的魂魄就不会荡散溃坏，一百年之后还能复活。这是太阴炼形的道术，可成为地仙。再过一百年，就可以

迁居洞天仙府了。”赵云容陪伴皇帝到东都去，在兰昌宫得了重病。杨贵妃很可怜她，于是她就在这事告诉了杨贵妃。等到她死后，太监徐玄造按照她说的那样埋葬了她。到元和末年满一百年了，赵云容果然又活了。申元之此时还往来于人间，自号田先生。认识他的人说：“申元之是魏时的人，已经活了几百岁了。”出自《仙传拾遗》。

马自然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他家世代为县吏，只有马湘喜欢经史，攻文学，治道术，遍游天下。后归江南，而尝醉于湖州，坠霅溪，经日方出，衣不沾湿。坐于水上而言曰：“适为项羽相召饮酒，欲大醉，方返。”溪滨观者如堵。酒气犹冲人，状若风狂，路人多随看之。又时复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顷；指柳树，令随溪水来去；指桥，令断复续。后游常州，会唐宰相马植谪官，量移常州刺史。素闻湘名，乃邀相见，延礼甚异之。植问曰：“幸与道兄同姓，欲为兄弟，冀师道术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风。”湘曰：“相公扶风，马湘则风马牛。但且相知，无征同姓。”亦言与植风马牛不相及也。植留之郡斋，益敬之。或饮食次，植请见小术。乃于席上，以瓷器盛土种瓜，须臾引蔓，生花结实。取食众宾，皆称香美，异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所出钱不知多少，掷之皆青铜钱，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飞出。人有收取，顷之复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极多，湘书一符，令人帖于南壁下，以箸击盘长啸，鼠成群而来，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阶前，湘曰：“汝毛虫微物，天与粒食，何得穿墙穴屋，昼夜扰于相公？且以慈悯为心，未能尽杀，汝宜便相率离此。”大鼠乃回，群鼠皆前，若叩搥谢罪。遂作队莫知其数，出城门去。自后城内更绝鼠。

后南游越州，经洞岩禅院。僧三百方斋，而湘与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见湘，

经史典籍，钻研文学，研究道术，遍游天下。后来他回到江南，曾在湖州喝醉了掉到霅溪里，经过一天才出来，衣服却没湿。他坐在水上说：“刚才我被项羽叫去喝酒，要喝醉的时候才回来。”溪边围观的人

像堵墙一样多。他酒气熏天，样子像疯子一样，路上的人都跟着看他。他又时不时地把拳头探进鼻子里，等到把拳头拽出来，鼻子和原来一样。他又指着溪水，让水倒流了一顿饭的工夫；指着一棵柳树，让柳树随溪水流去；指着桥，让桥断了再接上。后来他到常州游览，赶上宰相马植贬官，遇赦调到常州做刺史。马植向来听闻马自然的名声，就邀请他相见，迎接他的礼仪很不平常。马植问：“我有幸和你同姓，想和你结为兄弟，希望你学习道术，可以吗？”马自然说：“相公郡望是哪里？”马植说：“扶风。”马自然说：“你是扶风人，我和你就风马牛不相及了。但只要相识，不是同姓也一样。”也是说和马植是风马牛不相及。马植把马自然留在郡守房中住下，对他更敬重了。有时候吃饭时，马植就请他露一手看看。他就在坐席上，用瓷器装上土种瓜，不一会儿，瓜就长出蔓来，开花结果。把这瓜拿给宾客吃，都说味道香美，和平常的瓜不一样。他又在全身和袜子上摸钱，摸出来的钱不知有多少，往地上一扔，全是青铜钱，撒到井里，一声呼唤，钱就一枚一枚地飞出来。有的人捡到那钱，不大一会儿就失去了。另外，马植说这城里老鼠特别多，马自然就写了一道符，让人贴在南墙下，用筷子敲着盘子大叫，老鼠就成群地走来，走到符下趴在那里。马自然于是呼叫老鼠，有一只大的走到台阶前面来，马自然说：“你们是毛虫一样的小动物，天给你们粮食吃，怎么能穿墙打洞，昼夜打扰马相公呢？暂且以慈悲为怀，不全杀掉你们，你们应该立即一起离开这里。”大老鼠就退了回去，群鼠都走上前来，好像来叩拜谢罪。于是，不计其数的老鼠站成队出城门而去。从此以后城里再没有老鼠了。

后来马自然向南到越州游览，途中经过洞岩禅院。有三百名和尚正在禅院里吃斋饭，而马自然是和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一块儿来的。和尚们见了马自然，

单侨箕踞而食，略无揖者。但资以饭，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斋未毕，乃出门，又促速行。到诸暨县南店中，约去禅院七十余里。深夜，闻寻道士声。主人遽应：“此有三人。”外面极喜，请于主人，愿见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礼拜哀鸣云：“禅僧不识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谴责，三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

来。固乞舍之。”湘唯睡而不对。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后无以轻慢为意。回去入门，坐僧当能下床。”僧回果如其言。

湘翌日又南行。时方春，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闻恶言，命延叟取纸笔。知微遂言：“求菜见阻，诚无讼理；况在道门，讵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讼者也，作小戏耳。”于是延叟授纸笔。湘画一白鹭，以水喂之，飞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赶起，又飞下再三。湘又画一猢狲，走赶捉白鹭，共践其菜，一时碎尽止。其主见道士嘻笑，曾求菜致此，虑复为他术，遂来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戏耳。”于是呼鹭及犬，皆飞走投入湘怀中。视菜如故，悉无所损。又南游霍桐山，入长溪县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戏言：“无宿处，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尔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跃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适主人夜起，烛火照见，

单腿翘着傲慢不敬地坐在那里吃饭，没有一个相让的。只给他们饭吃，马自然不吃。他催促王知微和王延叟快吃完离开。这时候和尚们还没有吃完，他就走出门来，又催促王知微和王延叟快走。三人来到诸暨县南的客栈，大约离开禅院已经七十多里。深夜，听到有人找道士的声音。主人急忙答应：“这里有三个道士。”外面的人很高兴，向主人请求，要见一见三位道士。等到进屋一看，原来是两个和尚，两个和尚只顾礼拜哀告说：“禅院的和尚不认识道士，昨天没有好好迎接，以致遭到了责罚，三百个和尚到现在还下不了床。我们两个是主事，当时没有同他们在一起，所以能来。恳请把那些和尚放了。”马自然只睡觉不回答。王知微、王延叟只是笑。和尚更加哀求，马自然说：“以后不要有轻慢待人的念头。你二人回去，一进门那些和尚就能下地了。”两个和尚回去，果然像马自然说的那样。

马自然第二天又往南走。当时正是春天，看到一家种着一片好菘菜，他向人家要人家没给他，还对他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马自然就王延叟取来纸笔。王知微就说：“要菜人家不给，实在没有责备的道理；况且咱们身处道门，哪能用这样的办法？”马自然笑着说：“我不是要责备他们，开个小玩笑罢了。”于是王延叟给他纸笔。他画了

一只白鹭，用水一喷，白鹭就飞进菜田里啄菜。菜园主人把白鹭赶走，它又多次飞回来。马自然又画了一只小狗，小狗跑着追赶捉拿那白鹭，共同践踏那些菜，一时间全都踩碎了。菜主见道士们嘻笑，来要菜竟闹到这种地步，担心他们还有别的道术，就走过来哀求。马自然说：“不是要菜，故意开玩笑罢了。”于是他就呼叫那白鹭和小狗，白鹭和小狗都投入他的怀中。再看那菜，完全和原来一样，一点也没有损坏。后来他们又向南游历霍桐山，走进长溪县境内，夜里到旅店投宿。房间少，旅客多，店主人开玩笑说：“没地方住了，如果道士能在墙上睡，就可以收留。”将近日暮，王知微、王延叟急于住宿，马自然说：“你们去和普通客人睡吧。”而马自然跳到梁上去，把一只脚挂在梁上，倒挂着睡。恰巧店主人夜里起来，用烛火照见了

他，大惊异。湘曰：“梁上犹能，壁上何难？”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谢，移知微、延叟入家内净处安宿。及旦，主人留连，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数里，寻求已在路傍。

自霍桐回永康县东天宝观驻泊，观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余年，即化为石。”自后松果化为石。忽大风雷震，石倒山侧，作数截。会阳发自广州节度，责授婺州，发性尚奇异，乃徙两截就郡斋，两截致之龙兴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径三尺余。其石松皮鳞皴，今犹存焉。或人有疾告者。湘无药，但以竹拄杖打痛处，腹内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头如雷鸣，便愈。有患腰脚驼曲，拄杖而来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应手便伸展。时有以财帛与湘者，推让不受；固与之，复散与贫人。所游行处，或宫观岩洞，多题诗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诗曰：“太乙初分何处寻，空留历数变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万里山川换古今。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秦皇谩作驱山计，沧海茫茫转更深。”复归故乡省兄。适兄出，嫂侄喜叔归。湘告曰：“我与兄共此宅。归来要明此地，我唯爱东园耳。”嫂异之曰：“小叔久离家，归来兄犹未相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驻留三日，嫂侄讶不食，但饮酒而已。待兄不归，及夜遽卒。明日兄归，问其故。妻子具以实对。兄感恻，乃曰：“弟学道多年，非归要分宅，

非常惊奇。马自然说：“在梁上我都能睡，在墙上睡又有什么难的？”说着，他走进墙壁里，老半天不出来。店主人立即下拜道歉，把王知微和王延叟请进家中安置在清净的地方睡下。等到天亮，店主人挽留他们，马自然却忽然不知哪儿去了。王知微、王延叟往前走了几里，一寻找，他已经等在路边了。

他们从霍桐山回到永康县东天宝观住下，观中有一棵大枯松，马自然指着枯松说：“这棵松树已经三千多年了，很快就要变成石头了。”后来，这棵松树果然变成了石头。忽然来了一阵大风和雷电，把石头震倒在山侧，摔成几截。赶上阳发从广州节度使降职改任婺州，阳发好闻奇事，就运回郡守府第里两截，还有两截弄到了龙兴寺的九松院，各都有六七尺高，直径三尺多。那石头像松树皮那样布满鱼鳞般的褶皱，至今还在那里。有的病人来求马自然治病。马自然没有药，只用竹子拐杖击打痛处，腹内和身上的各种病，用竹子拐杖指着，用口吹拐杖的一头，发出雷鸣般的响声，便治好了。有患腰腿弯曲病的，拄着拐杖来求他，他也是用竹子拐杖击打，然后，让人家放下拐杖，当时便能把腰脚伸展开来。时常有人送财物给马自然，他总是推让不肯接受；如果硬给他，他就把这些财物再散发给穷人。他所游历过的地方，或者是宫观，或者是岩洞，都题了许多诗句。他的《登杭州秦望山》诗说：“太乙初分何处寻，空留历数变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万里山川换古今。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秦皇谩作驱山计，沧海茫茫转更深。”后来马自然又回故乡探望他的哥哥。恰巧哥哥出门不在家，嫂子和侄儿见他回来很高兴。他告诉嫂子说：“我和哥哥共有这个宅院。我回来是要分清宅地，我只喜欢东园而已。”嫂子奇怪地说：“你离家这么久，回来还没见到你哥的面，怎么就说分家的事？骨肉亲情是一定不会忍心这样做的。”他在家住了三天，嫂子和侄儿都对他只喝酒不吃饭感到惊讶。等哥哥，哥哥没回来，到了晚上他就突然死了。第二天哥哥回来了，问他是怎么死的。嫂子便详细地告诉了哥哥。哥哥又感动又悲痛，就说：“弟弟修道多年，回来不是要分宅子，

是归托化于我，以绝思望耳。”乃棺敛。其夕棺輓然有声，一家惊异，乃窆窆于园中。时大中十年也。明年，东川奏剑州梓桐县道士马

自然，白日上升。湘于东川谓人曰：“我盐官人也。”敕浙西道杭州覆视之。发冢视棺，乃一竹枝而已。出《续仙传》。

张巨君

张巨君者，不知何许人也。时有许季山，得病不愈，清斋祭泰山请命，昼夜祈诉。忽有神人来问曰：“汝是何人？何事苦告幽冥？天使我来问汝，可以实对。”季山曰：“仆是东南平舆许季山，抱病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灵山，请决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张巨君，吾有《易》道，可以知汝祸祟所从。”季山因再拜请曰：“幸神仙迂降，愿垂告示。”巨君为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三爻有变。巨君曰：“汝是无状之人，病安得愈？”季山曰：“愿为发之。”巨君曰：“汝曾将客行，为父报仇，于道杀客，纳空井中，大石盖其上。此人诉天府，以此病谪汝者。”季山曰：“实有此罪。”巨君曰：“何尔耶？”季山曰：“父昔为人所持，耻蒙此以终身。时与客报之未能，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难欺，汝自勤修。吾还山请命。”季山渐愈。巨君传季山筮，季山遂善于《易》，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出《洞仙传》。

是要在我面前化形而去，来断绝我对他的思念罢了。”于是就把他的尸体装进棺材。那天晚上，棺材訇訇作响，全家人都感到惊异，就在园中挖了墓穴把他埋葬了。当时是大中十年。第二年，东川向皇帝奏报说，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大白天飞升成仙。马自然在东川对人说：“我是盐官人。”皇上下令让浙西道杭州府调查这件事。杭州官府派人挖开马自然的坟墓，打开棺材一看，棺材里只有一根竹枝而已。出自《续仙传》。

张巨君

张巨君，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当时有一个叫许季山的人，得了病治不好，就清心斋戒祭祀泰山求命，不分昼夜地祷告。忽然有一位神人来问道：“你是谁？为什么事情苦苦地祷告幽冥？天派我来问你，你可以如实地回答。”许季山说：“我是东南平舆的许季山，有病

三年了也没治好，不知犯了什么罪，所以来到灵验的泰山，请求决定我的死活。”神人说：“我是仙人张巨君，我明白《周易》卦理，可以知道你的灾祸是从哪里来的。”许季山于是连连下拜请求说：“多亏神仙屈尊降临，望有所训示。”张巨君为许季山算卦，遇上震卦变成恒卦，初九、六二、六三这三爻有变化。张巨君说：“你是一个凶恶的人，病怎么能好？”许季山说：“请为我说明。”张巨君说：“你曾经和一位客人一起出行，为父报仇，在道上把那客人杀了，扔在井里，井口盖了一块大石头。这个人上天府告了你，天府就用这病来惩罚你。”许季山说：“我确实有这样的罪行。”张巨君说：“为什么这样呢？”许季山说：“我父亲以前被人欺负过，他终身以此为耻辱。当时我要和那客人一起报仇，客人不干，还要告诉我的仇人，所以我就杀了他。”张巨君说：“幽冥间的情理是很难欺骗的，你要自己勤奋修炼。我回去替你求情。”许季山的病渐渐好了。张巨君把卜筮的技艺传给许季山，许季山便通晓《周易》了，只是没有不知向张巨君求教度世成仙的秘方，可惜啊！出自《洞仙传》。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崔 炜

裴氏子

唐开元中，长安裴氏子，于延平门外庄居。兄弟三人未仕，以孝义闻，虽贫好施惠。常有一老父过之求浆，衣服颜色稍异。裴子待之甚谨，问其所事，云：“以卖药为业。”问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来憩宿于裴舍，积数年而无倦色。一日谓裴曰：“观君兄弟至窳，而常能恭己不倦于客，君实长者，积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今为君致少财物，以备数年之储。”裴敬谢之。老父遂命求炭数斤，坎地为炉，炽火。少顷，命取小砖瓦如手指大者数枚，烧之，少顷皆赤。怀中取少药投之，乃生紫烟，食顷变为金矣。约重百两，以授裴子，谓裴曰：“此价倍于常者，度君家事三年之蓄矣。吾自此去，候君家罄尽，当复来耳。”裴氏兄弟益敬老父，拜之，因问其居，曰：“后当相示焉。”诀别而去。

裴氏子

唐朝开元年间，长安有一个姓裴的人，在延平门外的庄园中居住。他兄弟三人没有做官，因为孝顺老人和为人重义而闻名，他家虽然贫困，但是喜欢施舍。有一回一个老头来到他家要水喝，这老头的衣服、面色与常人略有不同。姓裴的对他很恭敬周到，问老头是干什么的，老头说：“我以卖药为业。”他又问老头的家族如何，老头说：“不必讲了。”于是，这位老头来来往往经常住在裴家，好几年之后裴家也没有厌烦的表现。有一天，老头对姓裴的说：“我见你们兄弟都极其贫困，而对客人能长期不疲倦地恭敬照顾，你实在是一位长者，积德如此，一定会有大福的。我也受到你很多恩惠，现在给你弄一点财物来，用来作为今后几年的储备。”姓裴的表示感谢。老头于是让人找来几斤炭，在地上挖了个坑当炉灶，点上火。不一会儿，又

让人拿来几块手指大小的砖瓦，放在火里烧，片刻之间全都烧红。老头从怀里取出一点药来投到里边，火上冒出来一股紫烟，一顿饭的时间砖块就变成金子了。金子的重量大约有一百两，老头全给了姓裴的，对姓裴的说：“这些金子的价格是一般金子的一倍，估计够你家花用三年了。我现在要离开这里，等到你家的金子用光了，我再来。”姓裴的兄弟们更加敬重老头，他们拜他，问他住在哪里，老头说：“以后我会让你们知道的。”说完，老头就告别而去。

裴氏乃货其金而积粮。明年遇水旱，独免其灾。后三年，老父复至，又烧金以遗之。裴氏兄弟一人愿从学，老父遂将西去，数里至大白山西岩下，一大盘石，左有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须臾开，乃一洞天。有黄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入洞，初觉暗黑，渐即明朗，乃见城郭人物。内有宫阙堂殿，如世之寺观焉。道士玉童仙女无数，相迎入，盛歌乐。诸道士或琴棋讽诵言论。老父引裴氏礼谒，谓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遂留一宿，食以胡麻饭、麟脯、仙酒。裴告归，相与诀别。老父复送出洞，遗以金宝遣之，谓裴曰：“君今未合久住，且归。后二十年，天下当乱。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时，可还来此，吾当迎接。”裴子拜别。比至安史乱，裴氏全家而去，隐于洞中数年。居处仙境，咸受道术，乱定复出。兄弟数人，皆至大官。一家良贱，亦蒙寿考焉。出《原化记》。

崔 炜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从事。炜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见乞食老姬，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直仅一缗耳。炜怜之，脱衣为偿其所直。姬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姓裴的就卖了黄金，买了许多粮食积存起来。第二年遇上水灾旱灾，只有他家没有挨饿。三年后，老头又来了，又烧了些金子送给他们。裴氏兄弟中有一个愿意跟着老头学道，老头就领着他往西去了，走了几里来到太白山的西岩下，这里有一块大磐石，左边有石壁。老头用

拐杖敲了敲，磐石立刻就移开了，原来这是一个洞府。有道士和小童出来迎接。老头领裴生走进洞中，一开始觉得黑暗，渐渐地变得明亮，就看到了城郭和人物。这里面有殿堂宫阙，和人世间的寺观差不多。这里边的道士、玉童、仙女不计其数，裴生被迎了进去，歌声乐声大作。道士们有的弹琴，有的下棋，有的读书，有的谈论。老头领着裴生见礼，对人们说：“这是长安城中留宿我的主人。”于是就留裴生住了一宿，拿胡麻饭、麟脯给他吃，还给他仙酒喝。裴生要回家，大家和他告别。老头把他送出洞来，送给他一些金银珠宝让他上路，对他说：“你不应该久住于此，暂且回去。二十年之后，天下将会大乱。这是太白山左掩洞，你到了那个时候，可以再来这里，我会迎接你的。”裴生拜谢告别。等到了安史之乱，裴家全家都去了，隐居在洞中好几年。住在仙境中，全都学到了道术，叛乱平定之后他们又出来居住。兄弟几人都做了大官。这一家人，不管主人与仆人，全都得以长寿。出自《原化记》。

崔 炜

贞元年间，有一个叫崔炜的人，是以前的监察御史崔向的儿子。崔向善于作诗，在世间挺有名气，死在南海从事的任上。崔炜住在南海，性情豁达，不管理家产，很崇尚豪士侠客。不几年，他家的财产全都用光，就经常住在寺庙里。当时正是中元节，番禺人大多都在庙里陈设珍肴异味，在开元寺中表演各种乐舞杂戏。崔炜于是就去看热闹，他看到一位要饭的老太太，因为跌倒，碰倒了人家的酒缸，卖酒的人打了老太太。计算一下酒的价钱，仅仅一千钱而已。崔炜可怜那老太太，脱下衣服作价来替老太太偿还了。老太太没有表示感谢就走了。有一天老太太又来

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灸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姬倏亦不见。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而如其说。僧感之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镪巨万，亦有斯疾，君子能疗之，当有厚报。请为书导之。”炜曰：“然。”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

艾，一薰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无以厚酬，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彼。

炜善丝竹之妙，闻主人堂前弹琴声，诘家童。对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琴而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殍之。时已逼矣，求人不得。任翁愤负心，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既不来，无血属，可以为殍。吾闻大恩尚不报，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馔。夜将半，拟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持刀于窗隙间，告炜曰：“吾家事鬼，今夜当杀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顷死矣。此刀亦望持去，无相累也。”炜恐悸汗流，挥刀携艾，断窗棂跃出，拔键而走。任翁俄觉，率家僮十余辈，持刀秉炬

告诉崔炜说：“感谢你替我摆脱困难处境。我善于灸治肉瘤，现在我有一些越井冈的艾草送给你，以后你每次遇上长肿瘤的人，只用一炷就可以治好，不光能给人治好病痛，还能使你得到美女。”崔炜笑着接了过来。老太太忽然就不见了。几天后，崔炜到海光寺游览，遇见一位老和尚耳朵上长了一个瘤，崔炜就拿出艾草来试着给他灸治，果然就像老太太说的那样。老和尚非常感激，对崔炜说：“贫僧没有什么可以酬谢你的，只能念经求神仙保佑你多福了。这山下有一个姓任的老头，家里非常有钱，他也有这种病，你要能给他治好，他一定会有丰厚的回报。请让我写封信给你推荐一下。”崔炜说：“好。”姓任的老头一听说崔炜是来给他治病的，乐得直蹦高儿，对崔炜以礼相请，非常恭敬谨慎。崔炜就拿出艾草来，烧了一炷就治好了。姓任的老头对崔炜说：“感谢你治好了我的病痛，没有什么优厚的酬谢，只有十万钱送给你。请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不要急急忙忙地离去。”崔炜于是留在了姓任的老头那里。

崔炜精通乐器，听到主人堂前有弹琴声，就询问家童。家童说：“是主人的女儿弹的。”于是崔炜就把她的琴借来弹奏一番。那女子暗暗听了崔炜的琴声，就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当时任老头家里供奉着一个叫独脚神的鬼，每隔三年，必须杀一个人给这个鬼上供。时间已经迫近了，却还没找到一个可以杀的人。姓任的老头突然负了心，叫他儿子核计道：“家里这位客人没过来，他和我们没有血缘

关系，可以杀他给鬼上供。我听说大恩都可以不报，何况他只给我治好了一点小病。”于是任老头下令给鬼准备饭食。快到半夜时，打算杀掉崔炜，任老头暗中把崔炜那屋的门锁了，而崔炜并没发觉。任老头的女儿暗中得知此事，悄悄地拿一把刀从窗缝递给崔炜说：“我家供奉着一个鬼，今夜要杀你祭鬼。你可以用这把刀划破窗子逃跑，不然，一会儿你就死了。这把刀你也拿走，不要连累了我。”崔炜吓了一身冷汗，挥动着刀，带着艾草，砍断了窗棂跳了出去，拔开门闩就跑了。任老头很快就发觉了，率领着十几个家童，拿着刀枪举着火把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道，失足坠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炜虽坠井，为槁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余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于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余，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灸之，奈无从得火。既久，有遥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灸之，是赘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能施云雨，阴阳莫测，神变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沦。倘赐挈维，得还人世，则死生感激，铭在肌肤。但得一归，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将有所适。炜遂载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烛两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啮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

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帟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鸾雀，

追出六七里，差不远就要追上了。崔炜却因为迷失道路，一失足掉进一口大枯井中。追赶的人因为找不到崔炜的踪迹，就回去了。崔炜虽然掉到井里，但是掉在干树叶上，没有受伤。等到天亮一看，原来是一个深坑，有一百多丈深，没法出去。坑的四边凹凸曲折，能装下一千人。有一条几丈长的白蛇盘曲在中间。前边有一个石臼，岩石上有

一种像糖稀或蜂蜜似的东西滴下来，流进石臼中，那蛇就上前把这些东西喝掉。崔炜见那蛇与众不同，就叩头祷告说：“龙王，我很不幸，掉到这里边来了，希望龙王可怜可怜我，不要害我。”于是他喝掉蛇喝剩下的那些，也就不觉得饥渴了。他仔细看那蛇的嘴唇上，也长了一个肉瘤。崔炜感激蛇可怜他，想要为它灸治，怎奈没地方弄火。过了一会儿，远处有火飘到洞里来。崔炜就用这火点燃了艾草，告诉那蛇并为它灸治，那肉瘤应手掉到地上。蛇的饮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这肉瘤的妨碍，等到除去，觉得方便多了，于是蛇就吐出一颗直径一寸的大珍珠酬谢崔炜。崔炜没有接受，他对蛇说：“您能呼风唤雨，天阴天晴别人没法猜测，神色的变化由内心决定，行藏动静全由自己说了算，您一定能有办法援救危难之人。如果能帮助我回到人世，我就永生难忘，铭刻在肌肤上。只求能回去，不想要珠宝。”蛇就把珍珠咽下去，蠕动身子，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样子。崔炜于是拜了拜，跨到蛇身上随它而去。没有经过洞口，只在洞中行走，走了约几十里。洞里头漆黑一片，只有蛇身上的光亮照亮两壁。不时能看清墙壁上画着的古代男子，帽子和衣带全都有。最后触到一个石门，门上有金兽咬着的门环，打开门之后豁然明亮。蛇低着头不再向前走，它把崔炜放了下来，崔炜以为已经到达人世了。

他走近门，只见一间石室，十分空阔，有一百多步宽，石室的四壁上，都凿刻成一间一间的小屋子，正中间的几间屋子里有锦绣的帷帐，垂挂着金色的东西，用紫色粉刷墙壁，还用珠翠装饰着，闪闪烁烁的，就像许多明亮的星星穿连在一起似的。帐前有一个金色香炉，香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鸟雀等形象，

皆张口喷出香烟，芳芬翳郁。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贮以水银鳧鹭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篴、鼗鼓祝敌，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环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炜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炜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

也。”曰：“何为《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觞。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使者少倾当来，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耳。夫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间天汉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

全都张着口喷出香烟来，芳香浓郁。旁边有一个小水池，是用黄金和璧玉砌成的，池里装的是水银和野鸭鸥鸟之类，野鸭鸥鸟都是用美玉雕成浮在水银上的。四壁下有床，都饰有犀角象牙，床上有琴瑟、笙管、摇鼓、祝敌等不可胜数的乐器。崔炜仔细一看，乐器上的手印还是新的。崔炜这才恍然大悟，不知道这是什么仙人的洞府。过了好长一会儿，他拿过琴来试着弹奏，四壁的门窗全都打开了。有一位小婢女走出来笑着说：“玉京子已经把崔家郎君送来了。”说完她就跑了回去。一会儿，有四位女子，全都梳着古人环形的发髻，拖着霓裳仙服，来对崔炜说：“为什么崔公子擅自来到皇帝的玄宫呢？”崔炜于是放下琴连连下拜。四位女子也回拜。崔炜说：“既然是皇帝的玄宫，皇帝在哪？”女子回答说：“刚参加祝融的宴会去了。”于是她们让崔炜坐在床榻上弹琴，崔炜就弹了一曲《胡笳》。女子问：“这是什么曲子？”崔炜说：“这是《胡笳》。”女子说：“什么是《胡笳》？我们不懂。”崔炜说：“汉朝时，中郎将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流落在胡地，等到回来，她感叹自己在胡地的往事，就弹琴奏出了这支曲子，像胡地吹笳那种哀怨幽咽的声音。”四位女子都高兴地说：“这确实是一支新曲子。”于是让人摆下美酒开始宴饮。崔炜叩头，恳切地要求回家。女子说：“崔公子既然来了，这都是注定的缘分，何必这么匆忙，请暂且住上几天。羊城使者不久就会来，你可以跟着他回去。”又对崔炜说：“皇帝已许田夫人做你的妻子，你这就可以见她。”崔炜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不敢答应。于是就让侍女把田夫人请来。田夫人不肯来，说：“没有得到皇帝的诏令，不敢见崔家郎君。”再三让她来，她也没来。四位女子便对崔炜说：“田夫人又贤淑又美丽，举世无双。希望你好好待她，这也是前世定的。田夫人就是齐王的女儿。”崔炜说：“齐王是什么人？”女子说：“齐王叫田横，以前汉朝初年齐国灭亡后住到海岛上去的那个人。”过了一会儿，有日光照到座位中来。崔炜抬头一看，见上边有一个孔穴，隐隐约约能看见人间的星空了。四女子说：“羊城使者来了。”于是有一头白羊，从空中慢慢地下来，一会儿就来到座间。

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筒，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回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緝宇，以相酬劳。”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缗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载拜捧受，谓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族，何遽赐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緝。皇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赉珠之意，已露诗中，不假仆说，郎君岂不晓耶？”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炜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后当自知耳。”女谓炜曰：“中元日，须具美酒丰饌于广州蒲涧寺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炜遂再拜告去。欲蹑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艾，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

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谓崔炜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

羊背上有一位男子，衣服帽子很整齐，拿着一支大笔，还有一封青色

竹筒，上面写着篆字，他把竹筒放到香案上。四女子让一位侍女读那竹筒：“广州刺史徐绅死，安南都护赵昌接替。”女子给使者斟酒，并说：“崔公子要回番禺，请你给带回去。”使者答应下来。女子又回头对崔炜说：“改日你要替使者更换衣服修缮屋宇，用来酬谢他。”崔炜连连答应。四女子说：“皇帝有诏令，让把国宝阳燧珠给你，你拿到世上之后，会有一个胡人拿十万缗钱买它。”于是让一位侍女打开一个玉匣，取出阳燧珠交给崔炜。崔炜连连拜谢之后捧接过来，对四女子说：“我不曾拜见过皇帝，又不是皇帝的亲属，为什么要赠给我如此贵重的礼物？”女子说：“你的先人在越台上留有诗篇，那诗篇感悟了徐绅，徐绅就修缮了越台。皇帝很感动，也写了相和的诗。赠给你阳燧珠的意思，已显露在诗里，不通过我们告诉你，你难道就不知道吗？”崔炜说：“不知道皇帝写的是什么诗？”女子让一位侍女在羊城使者的笔管上写道：“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崔炜说：“皇帝本来叫什么？”女子说：“以后自然会知道的。”女子对崔炜说：“中元节那天，你要在广州蒲涧寺的静室里，准备美酒和丰盛的饭菜，我们将把田夫人送去。”崔炜就连连下拜告别。他刚想要骑到羊背上，女子说：“知道你有鲍姑的艾草，可以留下一点。”崔炜只管留下艾草，却不知鲍姑是何人，就把艾草留下了。他们瞬息之间就出了洞穴，两脚刚踩到平地上，使者和羊就不见了。望星空河汉，已经是五更天了。

不一会儿，崔炜听到了蒲涧寺的钟声，他就来到寺中。寺里的和尚把早晨的粥食给他吃了，于是他回到了广州。崔炜以前租了一所房子住，到家的这天他去打听，人家告诉他，他已经离家三年了。房子主人对崔炜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三年不回来？”崔炜并没有实说。打开门一看，积满灰尘的床榻还是老样子，他心里很悲怆。他打听刺史的情况，果然是徐绅死了，由赵昌接替了。于是崔炜来到波斯旅店，偷偷地卖那颗阳燧珠。有一位老胡人一见了这颗珠子，立刻就匍匐在地上行礼说：

“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缗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

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

炜得金，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后有事于城隍庙，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绩，及广其字。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又征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越尉任嚣之墓耳。”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踏践成官道。”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饌甘醴，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言旨雅澹。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将晓告去。崔子遂再拜讫，致书达于越王，卑辞厚礼，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

“你显然是进入南越王赵佗的墓中又出来的，不然，你不该得到这一宝贝。”因为赵佗是用这颗珍珠陪葬的。崔炜就如实地告诉了他，这才知道皇帝是赵佗，因为赵佗也曾被称为南越武帝。于是老胡人用十万缗钱把珍珠买了去。崔炜问胡人道：“你怎么认出它的？”胡人说：“这是我大食国的国宝阳燧珠。以前在汉朝初年，赵佗派一个有异才的人登山航海，把这颗珠子偷到番禺来，到现在将近一千年。我国有个懂得天象的人说，来年国宝应当回归。所以我国国王把我找去，给我准备大船和大量资金，到番禺来搜索此宝，今天果然得到了。”于是老胡人拿出玉液把珍珠洗了洗，光照满屋。胡人于是乘开船回大食国去了。

崔炜得到钱，就置办了家产，然而他寻访羊城使者却没有消息。后来他到城隍庙祭神，忽然发现有一个神像很像羊城使者，又见那神笔上有小字，原来是那侍女题的字，他这才准备了酒和干肉来祭奠，又重新装修和粉饰了神像，扩建了庙宇。这才知道羊城就是广州城，

庙里有五只羊。崔炜又寻找姓任的老头住在哪里，村里的老人告诉他说：“那只不过是南越尉任器的坟墓罢了。”他又登上越王的殿台，看先人的诗，诗是这样的：“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踏践成官道。”又有越王的和诗，字迹很怪，他就向主管的人打听。主管的人说：“徐绅大夫因为登上此台，被崔侍御的诗感动，所以重新粉刷了台殿，使台殿焕然一新。”后来要到中元节了，崔炜就准备了丰盛洁净的美食和美酒，留住蒲涧寺的僧室里。将到半夜的时候，果然四位女子陪着田夫人来了。田夫人姿色美艳，言谈文雅。四女子和崔炜饮酒说笑，天将亮时才告别。崔炜连连拜谢后，给越王写了信，言辞很谦虚，礼节很周到，表示尊敬而已。于是就和田夫人回到屋里。崔炜问田夫人说：“你既然是齐王的女儿，为什么要嫁给南越人？”夫人说：“我国破家亡，被越王掳去做了嫔妃。越王死了，就用我殉葬了。我竟然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看田广烹杀酈食其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每次想起往事，就泪流满面。”崔炜问道：“那四位女子都是谁？”

曰：“其二瓠越王摇所献，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俱为殉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姬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故号之玉京子。”炜因在穴饮龙余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出《传奇》。

夫人说：“有两个是瓠越王摇献来的，另两个是闽越王无诸献来的，都是殉葬的。”崔炜又问道：“以前四女子说的那位鲍姑是谁？”夫人说：“是鲍靓女，也就是葛洪的妻子。她常在南海灸治病人。”崔炜这才惊叹昔日那个老太太。他又问：“为什么叫蛇玉京子？”夫人说：“以前安期生经常骑着这条龙去玉京朝见，所以叫它玉京子。”崔炜因为在洞中喝过龙余沫，肌肤显得年轻细嫩，身体轻健有力。后来他在南海住了十几年，就散尽家产，专心修道，竟带着妻室到罗浮山去寻访鲍姑。后来不知他究竟到哪儿去了。出自《传奇》。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入 柏叶仙人 齐映 王四郎 韦丹

冯大亮

成真入

成真入者，不知其名，亦不知所自。唐开元末，有中使自岭外回，谒金天庙，奠祝既毕，戏问巫曰：“大王在否？”对曰：“不在。”中使讶其所答，乃诘之曰：“大王何往而云不在？”巫曰：“关外三十里迎成真入耳。”中使遽令人于关候之。有一道士，弊衣负布囊，自关外来。问之姓成，延于传舍，问以所习，皆不对。以驿骑载之到京，馆于私第，密以其事奏焉。玄宗大异之，召入内殿，馆于蓬莱院，诏问道术及所修之事，皆拱默不能对，沉真朴略而已。半岁余，恳求归山。既无所访问，亦听其所适。自内殿挈布囊徐行而去，见者咸笑焉。所司扫洒其居，改张帷幕，见壁上题曰：“蜀路南行，燕师北至。本拟白日升天，且看黑龙饮渭。”

成真入

有一位成真入，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唐朝开元末年，有一位宫中使者从岭南回来，到金天庙拜谒，所有祭祀祷告都完毕之后，他和巫师开玩笑说：“大王在不在？”巫师说：“不在。”使者对他的回答感到奇怪，就问他说：“大王到哪儿去了，你就说不在？”巫师说：“到关外三十里的地方去迎接成真入人了。”使者立刻派人到关前等候。有一个道士，穿着破旧的衣服，背着一个布口袋，从关外走来。一问道人姓成，就把他接进驿馆，问他修习的是什么道术，他全都不回答。使者让他骑着驿站的马来到京城，住进自己的宅第里，并秘密地把道士的事奏明了皇帝。唐玄宗非常惊奇，把道士召入宫内，让他住进蓬莱院，问他有什么道术以及修习方面的事，他全都只拱手沉默不作回答，他这是隐蔽真相，

质朴不张扬罢了。半年多之后，他请求归隐山林。既然不能从他那里问出什么，皇上也就任他到愿意去的地方。他从内殿带着布口袋慢慢地离去，见到的人全都笑他。负责洒扫的人收拾他住过的屋子，更换帷帐的时候，见墙壁上题写道：“沿着蜀路往南走，燕地的军队从北面来。本打算白天就成仙飞去，暂且留下来看看黑龙喝渭水。”

其字刮洗愈明。以事上闻，上默然良久，颇亦追思之。其后禄山起燕，圣驾幸蜀，皆如其谶。出《仙传拾遗》。

柏叶仙人

柏叶仙人田鸾，家居长安。世有冠冕，至鸾家富。而兄弟五六人，皆年末至三十而夭。鸾年二十五，母忧甚，鸾亦自惧。常闻道者有长生术，遂入华山，求问真侣，心愿恳至。至山下数十里，见黄冠自山而出，鸾遂礼谒，祈问隐诀。黄冠举头指柏树示之曰：“此即长生药也，何必深远？但问志何如尔。”鸾遂披寻仙方。云：“侧柏服之久而不已，可以长生。”乃取柏叶曝干，为末服之，稍节荤味，心志专一，服可至六七十日，未有他益，但觉时时烦热，而服终不辍。至二年余，病热，头目如裂，举身生疮。其母泣曰：“本为延年，今返为药所杀。”而鸾意终不舍，尚服之。至七八年，热疾益甚，其身如火，人不可近。皆闻柏叶气，诸疮溃烂，黄水遍身如胶。母亦意其死。忽自云：“体今小可，须一沐浴。”遂命置一斛温水于室，数人舁卧斛中。自病来十余日不寝，忽若思寝，乃令左右掩户勿惊，遂于斛中寝。三日方悟，呼人起之，身上诸疮，皆已扫去，光彩明白，眉须绀绿，顿觉耳目鲜明。自云：“初寝，梦黄冠数人，持旌节导引，谒上清，遍礼古来列仙，皆相谓曰：‘柏叶仙人来此。’”

那些字越刮洗越清晰。把这事奏明皇上，皇上沉默了好久，仍十分追念他。后来安禄山从燕地起兵，皇帝去了蜀地，全都与道士的预言相符合。出自《仙传拾遗》。

柏叶仙人

柏叶仙人田鸾，家住长安。他家世代做官，到田鸾时，家中很

富。田鸾有兄弟五六个，全都不到三十岁就死了。田鸾二十五岁的时候，母亲非常忧愁，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曾经听说修道的人有长生不老的道术，就进了华山，打听寻找仙人道士，心愿十分诚恳。走到山下几十里的地方，遇见一位道士从山里来，于是田鸾就上前拜见，向道士打听长生的秘诀。道士抬头指着柏树对他说：“这就是长生不老药，何必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去？只问你自己意志如何罢了。”田鸾就从书籍中查阅仙药的配方。书上说：“侧柏的树叶长期不间断地服用，就能长生。”于是把柏叶晒干，加工成粉末服用，逐渐控制吃鱼肉，心志专一，田鸾服用了约有六七十天，没有别的效果，只觉得时时烦躁发热，但他依然坚持服用不间断。到两年多后，他开始发烧，头和眼睛疼痛欲裂，全身生疮。他母亲哭泣着说：“本来是为了延寿，现在反倒被药害死了。”但是田鸾始终不放弃，还是照吃不误。到了七八年，发烧的病更厉害了，身上就像着火一般，别人不能接近他。谁都能闻到他身上的一股柏叶气味，身上的疮全都溃烂，黄水流遍全身，像胶一样。母亲也认为他要死了。忽然有一天他自己说：“身体今天稍好了一些，要洗个澡。”于是让人在屋里放了一大盆温水，几个人把他抬到大盆里。从有病以来，他十几天没有睡觉，现在他忽然想睡，于是就让左右的人把门掩上，不要弄出声响惊扰他，他就泡在盆里睡着了。三天之后他才睡醒，喊人把他扶起来，他身上的那些疮，全都一扫而光，精神焕发，皮肤白净，眉毛胡须也变得深青透红，还突然觉得耳聪目明。他说：“我刚睡着的时候，梦见几个道士拿着旌旗符节带着我去上清仙界拜谒，一一拜见自古以来的列位神仙，他们都互相说：‘柏叶仙人到这儿来了。’”

遂授以仙术，勒其名于玉牌金字，藏于上清。谓曰：‘且止于人世修行，后有位次，当相召也。’复引而归。”鸾自此绝谷，并不思饮食，隐于嵩阳。至贞元中，已年百二十三岁矣，常有少容。忽告门人，无疾而终，颜色不改，盖尸解也。临终异香满室，空中闻音乐声，乃造青都，赴仙约耳。出《原化记》。

齐 映

齐相公映，应进士举，至省访消息。歇礼部南院，遇雨未食，傍

惶不知所之，徐步墙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从。揖齐公曰：“日已高，公应未餐，某居处不远，能暂往否？”映愧谢，相随至门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跃上白驴如飞。齐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静坊新宅，门曲严洁。良久，老人复出。侍婢十余，皆有所执。至中堂坐，华洁侈盛。良久，因铺设于楼，酒饌丰异。逡巡，人报有送钱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药作一瓮酒。”及晚请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升耶？”齐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赠帛数十匹，云：“慎不得言于人。有暇即一来。”齐公拜谢。自后数往，皆有恤贄。至春果及第。同年见其车服修整，乘醉诘之，不觉尽言。偕二十余人，期约俱诣就谒。老人闻之甚悔。至则以废疾托谢不见，

于是就教给我仙术，把我的名字在玉牌上刻成金字，收藏在上清仙界。他们对我说：‘你暂且在人世间修行，以后有了位置就叫你来。’就又领我回来。”田鸾从此不再吃粮食，并不觉得饥渴，隐居在嵩阳。到贞元年间，他已经一百二十三岁了，还总是很年轻的样子。忽然有一天他在告诉弟子之后，没病就死了，面色没变，大概是尸解仙去了。他临终时异香满室，空中有音乐的声音，这是他造访青都，赴神仙的约会去了。出自《原化记》。

齐 映

宰相齐映考进士时，曾到尚书省打听消息。他在礼部南院休息，遇上雨不能出去吃饭，心里犹豫，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就慢慢走在墙下。有一位老人，穿白色衣服，拄着拐杖，两个小仆人跟在他身后。老人向齐映行礼说：“日头已经升高，你大概还没吃饭，我家离此不远，能到我家去吗？”齐映道谢，跟着老人来到门外。老人说：“我先回去，留一个仆人领着你。”说完，老人骑上一头白驴，飞一样驰去。齐映就走到西市北侧，来到一所位于清净街区的新宅子，门庭曲折，整齐干净。很久，老人才出来。有十几位婢女跟随，婢女们手中都拿着东西。来到中堂落座，见中堂里的摆设华丽洁净，奢侈丰盛。过了一會兒，就在楼上摆设宴席，美酒佳肴丰盛珍异。正在这时，有

人报告说有一人送来一百千钱。老人说：“这是酒肆送来的，我用一丸药给他们做了一坛酒。”到了晚上，齐映请求回去。老人说：“你有奇特的仪表，你是要做宰相呢？还是做神仙呢？”齐映想了很久，说：“我想做宰相。”老人笑着说：“明年你一定能考中，这个宰相你做定了。”老人赠给他几十匹帛，对他说：“千万不要对别人讲这事。有空闲就再来一坐。”齐映拜谢老人。后来他又来过几次，每次都有馈赠。等到第二年春天，他果然考中了。与他同年考中的举子们见他车马衣服都很讲究，趁他喝醉了问他，他不知不觉全讲了出来。他和二十多人，约好一起到老人那里去拜谒。老人听说了非常后悔。齐映领人来到，老人则以身体残疾为托辞不见他们，

各奉一缣，独召公入，责之曰：“尔何乃轻泄也？比者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谢负罪，出门去。旬日复来，宅已货讫，不知所诣。出《逸史》。

王四郎

洛阳尉王琚，有孽侄小名四郎。孩提之岁，其母他适，因随去。自后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复录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调，自郑入京。道出东都，方过天津桥，四郎忽于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识。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选，费用固多，少物奉献，以助其费。”即于怀中出金，可五两许，色如鸡冠。因曰：“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琚异之，即谓曰：“尔顷在何处？今复何适？”对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将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觐。”琚又曰：“尔今停泊在何处？”对曰：“中桥逆旅席氏之家。”时方小雨，会琚不赍雨衣，遽去曰：“吾即至尔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获祇候。”琚径归，易服而往，则已行矣。因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于衣服鞍马，华侈非常。其王处士肩舆先行，云往剑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时物翔贵，财用颇乏，因谓家奴吉儿曰：“尔将四郎所留者一访之。”果有张蓬子。

赠给他们每人一匹绢，只把齐映叫了进来，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轻

易地把事情泄露出去？最近升天做神仙的事本来是可以实现的，可现在不行了。”齐映哀痛地向老人谢罪，出门而去。十天后他又来，然而老人已把房屋卖给了别人，不知去到哪里了。出自《逸史》。

王四郎

洛阳县尉王琚，有个妾生的侄子，小名叫四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母亲改嫁他人，他就随母亲一块儿去了。从此以后，王四郎或者十年或者五年到王琚家来一趟，王氏家族就不再把他看作本家成员。唐朝元和年间，王琚按例选调官职，从郑州来到京城。从东都走出来，刚过了天津桥，王四郎忽然在马前跪拜，穿着布衣草鞋，一副山野人的样子。王琚不认识他。于是他自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王琚哀叹怜悯了半天。王四郎便说：“叔叔现在去听候选官，所需费用很多，今献上少许财物，做你的花费。”于是他从怀里取出一块金子，大约有五两，颜色像鸡冠。他对王琚说：“这块金子不能和常见的金子一样价钱。到了京城，只要在金市上找到张蓬子交给他，就能获得二百千钱。”王琚感到惊异，就对他说：“你最近住在哪里？现在又要到什么地方去？”王四郎回答说：“以前住在王屋山下的一个洞中，现在要到峨嵋山去。知道叔叔到这里来，所以等在这里拜见。”王琚又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住宿？”王四郎说：“在中桥的席氏客栈里。”当时正下着小雨，赶上王琚没带雨衣，马上就要离去，说道：“我这就到你住的地方去。”王四郎又拜谢说：“我的行程是有期限的，恐怕不能恭候您。”王琚径直回去，换了衣服就来到席氏客栈，而王四郎已经走了。于是王琚就问席氏，席氏说：“王处士妻妾四五个人，都有美色；至于衣服车马，更是非常奢华。王处士坐着轿子先走了，说是到剑南去。”王琚心里奇怪，并没有相信他的话。等到了京城，当时物价飞涨，费用很缺乏，于是对家仆吉儿说：“你把四郎留的那块金子拿去打听打听。”一打听，果然有个张蓬子。

乃出金示之，蓬子惊喜，捧而叩颡曰：“何从得此？所要几缗？”吉儿即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儿，即依请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来。”吉儿以钱归。琚大异之，明日自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但四

郎本约多少耳，逾则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后留心访问，冀一会遇。终不复见之。出《集异记》。

韦 丹

韦丹大夫及第后，历任西台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国有道者，与丹交游岁久，忽一日谓丹曰：“子好道心坚，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尽知其事，可自往徐州问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经数日，问之，皆云无黑老。召一衙吏问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处？”其吏曰：“此城郭内并无。去此五里瓜园中，有一人姓陈，黑瘦贫寒，为人佣作，赁半间茅屋而住。此州人见其黑瘦，众皆呼为黑老。”韦公曰：“可为某邀取来。”吏人至瓜园中唤之，黑老终不肯来，乃驱迫之至驿。韦公已具公服，在门首祇候。韦公一见，便再拜。黑老曰：“某佣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来，愿得生回。”又复怖畏惊恐，欲走出门，为吏人等遮拦不放。自辰及酉，韦公礼貌益恭，黑老惊惶转甚。略请上厅，终不能得。至二更来，方上阶，不肯正坐。韦公再拜谘请，叩问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卧于床上，鼻息如雷。韦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极，不觉兼公服亦倒卧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来，以手抚韦公背云：“汝起，汝起。”

吉儿就拿出金子来给他看，张蓬子又惊又喜，捧着金子叩头说：“从哪里弄来的？想要多少钱？”吉儿就说：“要二百千。”张蓬子就置办酒食，宴请吉儿，并立即如数付了钱。又说：“如果还有，可以再拿来。”吉儿把钱带回来。王琚非常惊奇，第二天亲自去见张蓬子。张蓬子说：“这是王四郎卖的变化出来的金子。西域的胡商，专门在这里等着购买，而且没有定价，只要王四郎原本约定多少就是多少，多给他就不一定接受了。”王琚于是再不要了。此后他留心访问，希望再遇见王四郎。但是终究没有再见到他。出自《集异记》。

韦 丹

韦丹大夫考中科举后，做过西台御史。他向来慕道，只是不曾遇

到异人。京城里有一位修道的，和韦丹相识已久，忽然有一天对韦丹说：“你喜欢道术的意志很坚定，大概是骨骼不行。我不能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自己到徐州去问问黑老。”韦丹就请假出京，来到徐州。经过几天，问谁都说没有黑老。他找来一位衙吏问道：“这州城里有个叫黑老的人，他家住在哪？”那个衙吏说：“这个城中没有。离此五里的瓜园，有一个人姓陈，又黑又瘦，很穷，给人做工，租了半间草房居住。州城的人见他又黑又瘦，都叫他黑老。”韦丹说：“你替我把他请来。”衙吏到瓜园叫黑老，黑老始终不肯来，衙吏就硬把他赶到驿站。韦丹已穿好官服，在门口恭候。韦丹一见到黑老，就连连下拜。黑老说：“我给人做工挣饭吃，不知有什么罪，现在被捉来，希望能让我活着回去。”黑老惊恐万状，想要跑出门去，被衙吏们拦住了。从辰时到酉时，韦丹更加恭敬，黑老却更加惊惧。韦丹请黑老到大厅，黑老始终不去。到了二更左右，黑老才走上台阶，却不肯坐在正座上。韦丹再三下拜，不停地请求叩问。到了三更，黑老忽然倒在床上，鼻息如雷地睡着了。韦丹小心谨慎地站在床前，时间长了因太困乏，不知不觉也穿着官服倒在床前的地上睡着了。到了五更，黑老起来，用手抚摸着韦丹的后背说：“你起来，你起来。”

汝似好道，吾亦爱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须向人间富贵。待合得时，吾当来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来此，当为汝尽话。”言讫，倏已不见。韦公却归。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时死矣。韦公惆怅，埋之而去。自后寂绝，二十年不知信息。韦公官江西观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谓阖人曰：“尔报公，可道黑老来也。”公闻之，倒屣相迎。公明日无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韦公上仙矣。出《会昌解颐录》。

冯大亮

冯大亮者，导江人也。家贫好道，亦无所修习。每道士方术之人过其门，必留连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给，一旦牛死，其妻对泣，叹曰：“衣食所给，在此牛尔。牛既死矣，何以资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过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时道士复来，夫妇以此语之。道士

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挛缀如牛形，斫木为脚，以绳系其口，驱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复饮食，但昼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尔以此牛拽磨，为倍于常。”道士亦不复来。数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怜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渐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宾客。有樵叟三五人，诣其家饮酒，常不言钱，礼而接之，虽数益敬。忽一人曰：“我辈八人，明日具来，共谋一醉，

你好像好道，我也喜欢。大概是骨骼不成全你，暂且要面对人间的富贵。等到应该得道的时候，我就来接你；不然，恐怕你会迷路。初秋时，可再到这儿来，那时我就全都告诉你。”说完，忽然不见了。韦丹就回去了。到了立秋前一天的晚上，他又来到徐州，黑老已经在辰时的时候死了。韦丹很惆怅，把他埋葬后便走了。从此以后两相寂绝，二十年不知音信。韦丹任江西观察使，到任二年，忽然有一天，有一个老头对守门人说：“你去告诉韦公，就说黑老来了。”韦丹听说后，慌慌忙忙地鞋都穿倒了就跑出来迎接。第二天，本来没病的韦丹忽然死了。人们都说黑老接韦丹上天做神仙去了。出自《会昌解颐录》。

冯大亮

冯大亮是导江人。他家里贫穷，喜欢道术，但也没有修习什么。每当有道士或有方术的人从他家门前路过，他一定会挽留并接待人家。他家只有一头牛用来拉磨赚钱维持生活，有一天牛死了，妻子对他哭泣，叹道：“全家人的衣食供给，全靠这头牛。牛已经死了，靠什么吃饭呢？”慈母山有位道士，每次路过他家，都要在他家休息几天。这个时候道士又来了，夫妻二人就把牛死了的事告诉了道士。道士说：“牛皮和牛角还在吗？”回答说：“在。”道士就把牛皮联结成牛的形状，砍四根木头做牛腿，用绳子系住它的嘴，一驱赶它就活过来了，和往日一样肥实健壮。道士说：“这头牛不再吃喝，只管让它白天黑夜地干活就行了，但千万不要解开它的口绳。你用这头牛拉磨，它的力气是一般牛的一倍。”道士就不再来了。几年之后，在一个酷暑天里，牛喘得很急。牧童可怜它，就解开了它的口绳，它立刻变成了一堆皮和骨头。但是冯大亮家已经渐渐富起来，改为经营酒馆。他

常常通过尊奉道法祈求感遇仙人，还努力去做救人济物的事，喜欢与宾客交游。有三五个打柴的老头，到他家里来喝酒，他常常不谈钱，以礼相待，虽然白喝了多次，他却更加尊敬他们。忽然其中有人说：“我们八个人，明天全都来，一起喝个一醉方休，

无以人为多。”至时，樵叟八人偕至。客于袖中出楠木一枝，才五六寸，栽于庭中，便饮酒尽欢而去。曰：“劳置美酒，无以为报。此树径尺，则家财百万。此时可贡助天子，垂名国史。十年后，会于岷岭巨人宫，当授以飞仙之道。”言讫而去。旬日而树已凌空，高十余丈，大已径尺。其家金玉自至，宝货自积，殷富弥甚。虽王孙、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贡钱三十万贯，以资国用。出《仙传拾遗》。

你不要因为人多感到惊讶。”到了第二天，八个砍柴的老头一块儿来了。有一人从袖子里取出一棵小楠木，才五六寸高，栽在院子里，然后就饮酒直到尽兴才准备离去。那人说：“有劳你为我们置办美酒，没有什么报答你的。这棵树长到一尺粗的时候，你就家财万贯了。那时候，你可以进献财物以帮助天子，在国史上留名。十年后，咱们到岷岭巨人宫相会，会教给你成仙的道术的。”说完他们就走了。十天之后，那棵小树已经长入高天，十几丈高，粗已够一尺。他家里有黄金美玉自己飞来，宝物也自己堆积，非常富有。即使是卓王孙、糜竺这样的大富人家，也不如他家。五年后，唐玄宗到蜀地避难，冯大亮进献了三十万贯钱，用来资助国家。出自《仙传拾遗》。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进弟 李 清

徐佐卿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重阳日猎于沙苑。时云间有孤鹤徊翔，玄宗亲御弧矢中之。其鹤即带箭徐坠，将及地丈许，欻然矫翼，西南而逝。万众极目，良久乃灭。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观焉，依山临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习精慧者莫得而居之。观之东廊第一院尤为幽寂。有自称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清粹高古，一岁率三四至焉。观之耆旧，因虚其院之正堂，以俟其来。而佐卿至则栖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归青城。甚为道流所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谓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为飞矢所加，寻已无恙矣。然此箭非人间所有，吾留之于壁，后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无坠失。”仍援毫记壁云：“留箭之时，则十三载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乱幸蜀，暇日命驾行游，偶至斯观，乐其嘉境，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睹其箭，命侍臣取而玩之，盖御箭也。深异之，因询观之道士。具以实对。

徐佐卿

唐玄宗在天宝十三年重阳节那天到沙苑打猎。当时云中有一只孤鹤在来回飞翔，唐玄宗亲自拉弓放箭把鹤射中了。那鹤就带着箭慢慢掉下来，离地还有一丈来高的时候，突然一振翅膀，向西南飞去了。众人都望着它，好久才消逝。益州城西十五里，有一个道观，这道观依山傍水，松树桂树成片，山深林静。道士之中，如果不是精心勤勉地进行修炼的人是不能住到这里的。这个观的东廊第一院尤其幽静。有一个自称是青城山道士徐佐卿的人，样子清正高古，一年大概能来三四趟。观中的老年人，因此总是空着那院的正堂，等着徐佐卿来。而徐佐卿一来就住在这里，或三五日，或十天半月，才说回青城。道流中人都很仰慕他。有一天他忽然从外面走来，神色不怎么高兴，对

院子里的人说：“我在山里走，偶然被飞箭射中，不一会儿就没事了。但是这箭不是普通人所有的，我把这支箭留在墙壁上，后年箭的主人到这里来，就把箭交给他，一定不要弄丢了。”他还拿笔在墙壁上记道：“留箭的时间，是天宝十三年九月九日。”等到唐玄宗避难来到蜀地，闲暇之日坐着车游玩，偶然来到这个道观，很喜欢这里的优美风景，就遍游所有的道室。走进这个院的正堂之后，偶然看到了那支箭，让侍臣拿过来玩赏，看出这是一支御用的箭。他非常惊奇，就询问观里的道士。道士全都如实回答了。

即视佐卿所题，乃前岁沙苑从田之箭也，佐卿盖中箭孤鹤耳。究其题，乃沙苑翻飞，当日而集于斯欤？玄宗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宝焉。自后蜀人亦无复有遇佐卿者。出《广德神异录》。

拓跋大郎

天宝中，有扶风令者，家本权贵，恃势轻物，宾客寒素者无因趋谒。由是谤议盈路。时主簿李、尉裴者，好宾客。裴颇好道，亦常隐于名山，又好施与，时亦补令之阙。常因暇日，会宴邑中，客皆通贵，裴尉疾不赴。宾客方集，忽有一客，广颡，长七尺余，策杖携帽，神色高古，谓谒者曰：“拓跋大郎要见府君。”谒者曰：“长官方食，不可通谒。请俟罢宴。”客怒曰：“是何小子，辄尔拒客？吾将自入。”谒者惧，走以白令。令不得已，命邀之升阶。令意不悦，而客亦不平。既而宴会，率不谦让。及终宴，皆不乐。客不揖去，令亦长揖而已。客色怒甚，流言而出。时李主簿疑为异人。李归，召裴尉而告之云：“宴不乐，为此客耳。观其状，恐是侠者，惧且为害。吾当召而谢之。”遂与裴共俟，命吏邀客，客亦不让而至。时已向夜，李见甚敬。裴尉见之，忽趋避他室。李揖客坐定，复起问裴。裴色兢惧甚，谓李曰：

唐玄宗就去看徐佐卿题的字，原来是前年在沙苑打猎射出的那支箭，徐佐卿正是中箭的那只孤鹤。细究那题字，是说它在沙苑中箭之后翩翩飞翔，当日就飞到这里了吗？唐玄宗非常惊奇，就收藏了那支箭，作为一件宝物。以后蜀地人也没有再遇到过徐佐卿的。出自《广德神异录》。

拓跋大郎

天宝年间，有个扶风县令，出身于权贵家庭，依仗权势轻视他人，门第寒微的宾客就没有机会去拜访他。因此人们对他有許多抨击和议论。当时有一个姓李的主簿和一个姓裴的县尉，这两个人都喜欢结交宾客。裴县尉很喜欢道教，也曾经在名山里隐居过，还喜欢施舍，有时也补正县令的过失。县令曾经趁闲暇在城里举办宴会，前来赴宴的宾客都是通达显贵的人，裴县尉因病没有出席。宾客们刚到齐，忽然又来了一位客人，额头挺宽，身高七尺有余，拄着拐杖，托着帽子，神色清高古朴，对负责通报的官吏说：“拓跋大郎要见府君。”负责通报的官吏说：“长官们正在吃饭，不能通报。请等到宴会结束再通报。”来客生气地说：“你小子是什么东西，竟敢如此拒绝客人？不通报我就自己闯进去。”负责通报的人害怕了，赶忙跑去告诉县令。县令没办法，只好让人把那客人请到堂上来。县令心里不高兴，来客也不满意。接着开始宴会，那客人对其他客人概不礼让。等到宴会结束，大家全都不高兴。那客人不告辞就要走，县令也仅仅作了一个长揖而已。客人的脸色非常愤怒，说着难听的话走了出去。当时李主簿怀疑这个人是个神异的人。李主簿回到家里，把裴县尉叫来对他说：“宴会不欢而散，都是因为这个客人。看他那样子，恐怕是个侠客，我担心会受到他的报复。我们应该把他找来向他认错。”于是李主簿和裴县尉一起等候，派人去找那客人，那客人也不谦让，就来了。当时已是傍晚，李主簿见了他，非常尊敬。而裴县尉见了他，急忙躲到别的屋去了。李主簿揖请客人坐下之后，又去问裴县尉。裴县尉神色惶惧，对李主簿说：

“此果异人，是峨嵋山人，道术至高者。曾师事数年，中路舍之而逃。今惧不可见。”李子因先为裴请，裴即衣公服趋入，鞠躬载拜而谢罪。客顾之良久，李又为言，方命坐。言议皆不相及。裴益敬肃，而李益加敬焉。兼言令之过，李为辞谢再三。仍宿于李厅，李夙夜省问，已失所在，而门户扃闭如故，益以奇之。比旦，吏人奔走报云：“令忽中恶，气将绝而心微暖。”诸寮相与省之，至食时而苏。令乃召李主簿入见，叩头谢之曰：“赖君免死耳！”李问故，云：“昨晚客，盖是神人。吾昨被录去，见拓跋据胡床坐，责吾之不接宾客，遂

命折桑条鞭之，杖虽小而痛甚。吾无辞谢之。约鞭至数百，乃云：‘赖主簿言之，不然死矣！’敕左右送归，方得苏耳。”举示杖痕犹在也。命驾往县北寻之，行三十里，果见大桑林，下有人马迹甚多，地有折桑条十余茎，血犹在地焉。令自是知惧，而拓拔从此不知所之。盖神仙也。出《原化记》。

魏方进弟

唐御史大夫魏方进，有弟年十五余，不能言，涕沫满身。兄弟亲戚皆目为痴人，无为恤养者。唯一姊怜悯之，给与衣食，令仆者与洗沐，略无倦色。一旦于门外曝日搔痒，其邻里见朱衣使者，领数十骑至，问曰：“仙师何在？”遂走到见搔痒者，鞠躬趋前，俯伏称谢。良久，忽高声

“这个人果然是神异之人，他是峨嵋山人，道术极高超。我曾拜他为师多年，中途离开他逃跑了。现在我害怕见到他。”于是李主簿先替裴县尉向客人求情，裴县尉就穿上官服小步快走进去，鞠着躬拜了又拜而谢罪。那客人看了裴县尉许久，李主簿又为裴县尉求情，客人这才让裴县尉坐下。言谈议论过程中，客人根本没提及裴县尉逃跑的事。裴县尉就更加肃然起敬，李主簿也更加尊敬他。客人又谈到了县令的过错，李主簿再三替县令认错。客人就住在李主簿的家里，李主簿早晚都去问候客人，客人却不见了，但是门窗仍然是关着的，李主簿更加奇怪。到了早晨，有个官吏跑来报告说：“县令忽然间得了暴病，气要断了而心还稍暖。”僚属们一块儿去看望他，到了吃饭的时候他苏醒了。县令就叫李主簿去见，李主簿去了，县令向他叩头致谢说：“全靠你救了我一命啊！”李主簿问原因，县令说：“昨天那位客人，大概是一位神人。我昨晚被捉去，看见拓跋大郎坐在一张胡床上，他责备我不交接宾客，就让人折桑树枝打我，树棍虽小却非常疼痛。我无话可说。大约打到几百下，他才说：‘多亏李主簿为你讲情，不然你就死了！’于是让人把我送回来，我这才醒了。”县令抬起身子让大家看，被抽打的伤痕还在呢。他让准备车马立即到县北去寻找，走了三十里，果然看见一片大桑林，林下有很多人马的足迹，地上有十几根折断的桑树枝条，血迹也还留在地上。县令从此知道害怕了，

而拓跋大郎从此却不知哪儿去了。他大概是个神仙。出自《原化记》。

魏方进弟

唐御史大夫魏方进，有个十五岁多的弟弟，不会说话，鼻涕口水流得满身。兄弟亲戚都把他当成傻子，没有抚养他的。只有他的一个姐姐可怜他，供他吃穿，让仆人给他洗澡，一点没有厌倦的表现。一天早晨，他在门外晒太阳挠痒痒，他的邻居看见一个红衣使者，领着一百多个骑马的来到，问道：“仙师在哪儿？”于是红衣使者走到他面前，鞠躬向前，俯身谢罪。许久，他忽然高声

叱曰：“来何迟？勾当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彻，声韵朗畅，都无痴疾之状。朱衣辈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虽惊其事，而不异其人，遂随事瘞埋。唯姊悲恸有加，潜具葬礼。至小殓之日，乃以一黄绣披袄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魏公从驾至马嵬，其姊亦随去。禁兵乱，诛杨国忠，魏公亲也，与其族悉预祸焉。时其姊偶出在店外，闻难走，遗其男女三人，皆五六岁，已分为俎醢矣。及明早军发，试往店内寻之，僵尸相接，东北稍深一床上，若有衣服，就视之，儿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痴弟黄绣袄子也，悲感恸哭。母子相与入山，俱免于难。出《逸史》。

李 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清少学道，多延齐鲁之术士道流，必诚敬接奉之，终无所遇，而勤求之意弥切。家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每清生日，则争先馈遗，凡积百余万。清性仁俭，来则不拒，纳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陈酒食，已而谓曰：“吾赖尔辈勤力无过，各能生活，以是吾获优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宁复有意于华侈哉！尔辈以吾老长行，

呵斥道：“为什么来晚了？事情办完了吗？”红衣使者说：“已经安排了。”他又说：“为什么不赶快了却？先去吧！”他神采奕奕，通达事

理，声音爽朗通畅，完全没有痴傻的样子。红衣使者们走后，他又像先前那样，鼻涕流到口边，不停地搔痒了。那天夜里他就死了。魏方进等人虽然对这件事感到吃惊，却不认为这个人是个异人，于是想草草将他埋葬。只有那位姐姐非常悲痛，偷偷地举行了葬礼。到了入棺那天，就把平常爱惜的一件黄色绣花披袄偷偷地放到棺材里。后来魏方进随从皇帝来到马嵬坡，那姐姐也一块儿前去。禁兵叛乱，杀了杨国忠，杨国忠是魏方进的亲戚，魏方进和他的家族全都遭此大祸。当时他的姐姐偶然走出店来，听说发生了灾难就逃跑了，丢下了三个儿女，都五六岁，估计已被砍成肉酱了。等到第二天早晨军队出发，她到店里去寻找，见死尸满地，东北面稍远的一张床上，好像有衣服，走近一看，她的那三个儿女全在里面，盖的竟是葬傻弟弟时装进去的黄色绣花披袄，她感动得放声痛哭。于是母子四人一块儿逃入深山，全部免除了灾难。出自《逸史》。

李 清

李清是北海人，家里世代以染布为业。李清小时候修习道术，经常迎请齐鲁一带的术士、道士之流，而且一定虔诚恭敬地接待，虽然他始终没有遇上真正的仙人，但他勤苦求道的意志却更加坚定迫切。他家里很有钱，一向是当地的豪富之家。他的子孙及内外亲戚，有上百家，都能轻松地在益都赚大钱。每当李清过生日，亲戚们便争先恐后地送礼，使他共积累了一百多万家当。李清性情仁厚俭朴，凡送礼来的全都不拒绝，收了礼也不轻易用掉。如此只进不出积累起来的东西把库房装得满满的。六十九岁生日的前十天，他忽然叫来所有亲属，大摆酒宴，然后对大家说：“我依靠你们勤奋努力没有过错，各自都有生计，因此我才能够生活富足。然而我穿布衣，吃素食，已经三十多年了，难道我还能对豪华奢侈感兴趣吗？你们因为我年纪大辈份高，

每馈吾生日衣装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緘之一室，曾未阅视，徒损尔之给用，资吾之糞土，竟何为哉！幸天未录吾魂气，行将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尔辈又营续寿之礼，吾所以先期而会，盖止尔之常态耳。”子孙皆曰：“续寿自远有之，非此将何以展卑下孝敬之

心？愿无止绝，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尔辈志不可夺，则从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愿闻尊旨。”清曰：“各能遗吾洪纤麻縻百尺，总而计之，是吾获数千百丈矣，以此为绍续吾寿，岂不延长哉！”皆曰：“谨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问。”清笑谓曰：“终亦须令尔辈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劳，于今六十载矣，而曾无影响。吾年已老耄，朽蠹殆尽，自期筋骸不过三二年耳，欲乘视听步履之尚能，将行早志。尔辈幸无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压郡城，峰顶中裂，豁为关崖。州人家坐对岚岫，归云过鸟，历历尽见。按《图经》云“云门山”，俗亦谓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时，及是谓姻族曰：“云门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将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簟，以轳轳自缒而下，以纤縻为媒焉；脱不可前，吾当急引其媒，尔则出吾于媒末。设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当复来归。”子孙姻族泣谏曰：“冥冥深远，不测纪极，况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类不储？忍以千金之身，自投于斯，岂久视永年之阶乎！”清曰：“吾志也。汝辈必阻，则吾私行矣。是不获行竹簟洪縻之安也。”众知不可回，则共治其事。

每当我过生日都送给我一些衣服玩物，已经十分奢侈了。但是我把长期以来得到的，都封存在一个屋子里，一直没有仔细看过，白白损耗了你们的资财，在我这里却有如粪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有幸上天没有把我的魂捉去，马上又到我的生日了，我知道你们又要为我置办祝寿的礼物，我之所以提前把你们集合起来，就是要制止你们往常的做法而已。”子孙们都说：“祝寿的事自古就有，不这样怎么能展示儿孙们的孝敬之心？请不要拒绝，让亲属们感到不安。”李清说：“如果你们的想法不可改变，那就按照我的要求去准备，可以吗？”儿孙们都说：“愿意聆听您的意旨。”李清说：“你们各自送给我一百尺粗麻绳，总的计算，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几千几百丈绳子了，用它来为我延寿，难道不会延长吗？”儿孙们都说：“我们一定照办。但是您老的这种意思一定有原因，我们很想知道。”李清笑着说：“到底也要让你们知道。我是凡间俗人，胡乱地追求道术，费尽精神心力，日夜地勤劳，到如今已经六十年了，却没有一点成就。我已经很老了，朽坏损耗将尽，自己预想筋骨用不上两三年了，我想趁着眼睛、耳朵、腿脚还好使，实现我早年的愿望。希望你们不要阻止我。”在这以前，青

州城南十里有一座高山，这山俯压着郡城，峰顶从中间裂开，豁口成为关崖。青州人家面对着峰峦，来往的云和鸟，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图经》叫它“云门山”，民间又叫它“劈山”。李清对此山很早就有想法，到这时他才对亲属们讲：“云门山是神仙的洞府，我要到那儿去。我过生日那天，坐在一个大竹筐里，用轮轴把自己放下去，就用细麻绳作媒介；如果不能进前，我就赶紧拉那绳子，你们就把我拽出来。假如能遇上仙人，了却我的心愿，我也能再回来。”子孙亲戚们哭着劝他说：“幽僻深远的地方极难预测，况且山精树怪、牛鬼蛇神，什么东西没有？您怎么忍心把千金的身子，自动投到那里边，这哪是长寿的办法呢？”李清说：“这是我的心愿。如果你们一定要阻拦，那我就自己去。这就不如用竹筐和大绳子那样安全。”众人知道他不能再回心转意，就共同筹办了这件事。

及期而姻族乡里，凡千百人，竞饬酒饌。迟明，大会于山椒。清乃挥手辞谢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极暗，仰视天才如手掌。扞四壁，止容两席许。东南有穴，可俯偻而入，乃弃簦游焉。初甚狭细，前往则可伸腰。如此约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云烟草树，宛非人世。旷望久之，惟东南十数里，隐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诣之。至则陡绝一台，基级极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诚而上，颇怀恐惧。及至，窥其堂宇甚严，中有道士四五人。清于是扣门。俄有青童应门问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词以报。清闻中堂曰：“李清伊来也？”乃令前。清惶怖趋拜。当轩一人遥语曰：“未宜来，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诸贤。其时日已午，忽有白发翁自门而入，礼谒，启曰：“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到，众圣令邀诸真登上清赴会。”于是列真偕行。谓清曰：“汝且居此。”临出顾曰：“慎无开北扉。”清巡视院宇，兼启东西门，情意飘飘然，自谓永栖真境。因至堂北，见北户斜掩，偶出顾望，下为青州，宛然在目。离思归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诸真则已还矣。其中相谓曰：“令其勿犯北门，竟尔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与瓶中酒一瓯，其色浓白。既而谓曰：“汝可且归。”清则叩头求哀，又云：“无路却返。”众谓清曰：“会当至此，但时限未耳。汝无苦无途，但闭目，足至地则到乡也。”

到了他生日那天，亲属邻居千百人，争抢着送来酒饭。天要亮的时候，大家全都汇聚在山顶上。李清就挥手辞别走进竹筐。好久他才到崖底，那里面很暗，抬头看天，天只有手掌那么大。用手摸一下四面的岩壁，大约只能容下两张席子。东南方向有一个洞，可以弯着腰走进去，于是李清扔掉竹筐走了进去。刚进去的时候挺狭窄，再往前走就可以直起腰来。如此走了约三十里，渐渐有些微弱的亮光。一会儿来到洞口，山川景色，云烟草木，好像不是人世间的风光。他眺望了好久，只有东南方向十几里的地方，隐隐约约好像有人居住。于是他慢慢走过去。到那里却是一个陡峭的台子，台阶极险峻，从南面可以登上去。他就虔诚地走上去，心里非常害怕。等走到地方，见这里的殿堂屋宇很是庄严，其中有四五个道士。于是李清就敲门。不一会儿一个青衣童子来应门，问是谁叫门，李清回答说：“我是青州的染工李清。”青衣童子照他说的回去禀报。李清听到堂上有人说：“李清来了？”于是就让他走上前去。李清惶恐地小步走上去参拜。当窗的一个人远远地说：“你还不该来，为什么就急急忙忙地来了？”于是让他逐个拜见仙人们。当时已经是正午，忽然有一个白发老头从门外走进来，见礼之后说道：“蓬莱霞明观丁尊师刚来到这里，众上仙邀请诸位仙人到上清去赴会。”于是仙人们一起往外走。有人对李清说：“你暂且待在这里。”要出门的时候又回头说：“千万不要开北门。”李清在院子和屋里巡视，又打开了东西门，心情舒畅得意，自以为永远住进了仙境。于是来到堂北，见北门半掩着，便出去一望，见下面是青州，真真切切就在眼前。思念家乡的心情，好久才平静下来。他心中悔恨，有想回家的念头，而这时候众仙人已经回来了。其中有人互相说：“让他不要开北门，他却自己迷惑自己！可见仙界是不可随便来的。”于是就把一个瓶子里的酒倒一碗给他，酒的颜色浓白。他喝完酒，人家对他说：“你可以暂且回去。”李清就叩头哀求，还说：“没有回去的路。”众仙对他说：“你本应当到这儿来，只是时限没到而已。你不要怕没有路，只要闭上眼睛，脚一落地就到家了。”

清不得已，流涕辞行。或相谓曰：“既遣其归，须令有以为生。”清心恃豪富，讶此语为不知己。一人顾清曰：“汝于堂内阁上，取一轴书去。”清既得，谓清曰：“脱归无倚，可以此书自给。”清遂闭目，觉身如飞鸟，但闻风水之声相激。

须臾履地，开目即青州之南门，其时才申末。城隍阡陌，彷彿如旧，至于屋室树木，人民服用，已尽变改。独行尽日，更无一人相识者。即诣故居，朝来之大宅宏门，改张新旧，曾无仿像。左侧有业染者，因投诣与之语。其人称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间闾：“此皆我祖先之故业。曾闻先祖于隋开皇四年生日，自缢南山，不知所终。因是家道沦破。”清悒悒久之。乃换姓氏，寓游城邑。因取所得书阅之，则疗小儿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儿疠疫，清之所医，无不立愈。不旬月，财产复振。时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齐鲁人从而学道术者凡百千辈。至五年，乃谢门徒云：“吾往泰山观封禅。”自此莫知所往。出《集异记》。

李清不得已，只好洒泪告别。有人互相说：“既然打发他回去，应该让他有维持生计的办法。”李清仗着自己家里有钱，惊讶这话是不了解自己。一人看着李清说：“你到堂内的阁子上，拿一轴书带走吧。”李清拿到书之后，那人又对他说：“如果回去生活上没有依靠，可以凭这轴书谋生。”李清于是闭上眼睛，觉得身子像鸟在飞，只听到风声水声激荡。

不一会儿他就踩到了地面，睁眼一看，是青州的南门，当时只是申时的末了。城池道路，仿佛和原来一样，至于房屋树木、百姓的衣着器用，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独自走了一整天，却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于是他就回到故宅去，早晨出来时的大宅院大门楼，完全变了样子，竟和原来的一点也不像。左侧有做染布生意的，他就过去和人家说话。那人自称姓李，说：“我家本来是北海的一个富户。”他指了指前面的街巷说：“这都是我祖先的旧业。听说我先祖在隋朝开皇四年过生日那天，自己用绳子下到南山下，不知到底哪儿去了。因此家境衰败了。”李清闷闷不乐好长时间。于是他改换了姓名，流落在城中。他拿出那轴书来看，原来是治疗各种小孩疾病的药方。那一年青州的小孩得了瘟疫，李清医治的，没有不立即就好的。不到十天半月，家业重新振兴。当时是唐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足，北海常常有认识李清的，因此齐鲁一带跟着李清学道术的有成百上千人。到了永徽五年，李清和门徒们告别说：“我要到泰山去看封禅大典。”从此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出自《集异记》。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韦仙翁 杨越公弟 阳平谪仙 卖药翁 严士则

韦仙翁

唐代宗皇帝大历中，因昼寝，常梦一人谓曰：“西岳太华山中，有皇帝坛，何不遣人求访，封而拜之，当获大福。”即日诏遣监察御史韦君，驰驿诣山寻访。至山下，州县陈设一店，具饭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谓店主曰：“韦侍御一餐即过，吾老病不能远去，但于房中坐，得否？”店主从之。少顷韦君到店。良久，忽闻房中嗽声。韦问有何人在此，遣人视之。乃曰：“有一老父。”韦君访老父何姓。答曰：“姓韦。”韦君曰：“相与宗盟，合有继叙。”邀与同席。老父因访韦公祖父官讳，又访高祖为谁。韦君曰曾祖讳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喟然叹曰：“吾即尔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尔即吾之小子曾孙也。岂知于此与尔相遇！”韦君涕泣载拜。老父止之，谓曰：“尔祖母见在，尔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与渠辈求少脂粉耳。有一布襖，襖内有

韦仙翁

唐代宗大历年间，皇帝在白天睡觉，曾梦见一个人对他说：“西岳太华山中，有一个皇帝坛，你为什么不派人去寻访，而祭拜它呢，那样就能得到极大的福荫。”代宗当天就派监察御史韦君，骑驿马到太华山寻访。韦君来到山下，州县把山下一个客店摆设齐整，在店中准备了饭，其他客人全被赶走了。有一个老人对店主说：“韦侍御吃一顿饭就走，我年老多病不能远去，只在屋里坐着不出来，可以吗？”店主答应了他。不多时韦君来到店中。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屋里有咳嗽的声音。韦君便问有什么人在这里，并派人去看。看的人说：“有一个老人。”韦君就问老头姓什么。老头说：“姓韦。”韦君

说：“咱们是同一宗姓，应该能叙一叙辈份先后。”于是请老头和自己同席而坐。老头就问韦君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又问他的高祖是谁。韦君说出曾祖父叫什么名，做什么官；又说高祖信奉道教没有做官，隋朝时进到这山里，不知哪儿去了。老头感慨地叹道：“我就是你的高祖。我叫韦集，有两个儿子，你就是我小儿子的重孙子。哪知道能在这儿与你相遇！”韦君泪流满面地连连下拜。老头制止他，对他说：“你奶奶还在，你有两个姑奶奶也在山中。现在恰逢寒食节，所以我就进城，给她们弄点脂粉。我有一个布包裹，包裹里有茯苓粉片，欲货此市买。”问韦君：“尔今何之？”韦君曰：“奉敕于此山中求真坛。州县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审翁能知此处否？”老父曰：“莲花中峰西南上，有一古坛，仿佛余址。此当是也，但不定耳。”遂与韦君同宿。老父绝粮不食，但饮少酒及人参茯苓汤。

明日，韦君将入山。老父曰：“吾与尔同去。”韦君乃以乘马让之。老父曰：“尔自骑，吾当杖策先去。”韦君乘马奔驰，竟不能及，常在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险阻，马不能进。韦君遂下，随老父入谷。行不里许，到室，见三姬。老父曰：“此乃尔之祖母及尔之二祖姑也。”韦君悲涕载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余，俱垂发，皆以木叶为衣。相见甚喜，谓曰：“年代迁变，一朝遂见玄孙！”欣慰久之。遂与老父上山访坛。登攀峻峻，韦君殆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飞，回顾韦君而笑。直至中峰西南隅，果有一坛。韦君洒扫拜谒，立标记而回。却到老父石室，辞出谷。韦君曰：“到京奏报毕，当请假却来请觐。”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韦君遂下山，返到阙庭，具以事奏。代宗叹异，乃遣韦君赍手诏入山，令刺史以礼邀致。韦君到山中求觅，遂失旧路，数日寻访不获。访山下故老，皆云：“自少年已来，三二年则见此老父一到城郭，颜状只如旧，不知其所居。”韦君望山恸哭而返。代宗怅恨，具以事迹宣付史馆。出《异闻集》。

杨越公弟

唐建中初，楚州司马杨集自京之任，至华阴宿。夜

茯苓粉片，想卖了这些茯苓片再买脂粉。”老头又问韦君：“你现在要

到哪儿去？”韦君说：“我奉皇帝的诏令在这山里找一个坛场。州县和山里的人没有知道的，不知道您老人家是不是知道这个地方？”老头说：“莲花中峰西南边，有一个古坛，好像是个遗址。这应当就是坛场，只是不一定罢了。”于是老头就和韦君住在一起。老头不吃粮食，只喝少量的酒和人参茯苓汤。

第二天，韦君要进山。老头说：“我和你一块儿去。”韦君就把马让给老头骑。老头说：“你自己骑吧，我拄着拐杖先走。”韦君骑着马奔跑，竟追不上老头，老头总是在马前三十步的地方。到了山脚下，道路险阻，马不能行进了。韦君就下了马，跟着老头走进山谷。走了不到一里，来到一个屋里，看见三个老太太。老头说：“这就是你的奶奶和两个姑奶奶。”韦君洒泪连连下拜。他的奶奶有七八十岁，姑奶奶各都四十多岁的样子，都披散着头发，穿着用树叶做的衣服。她们见了韦君非常高兴，对他说：“年代变迁了，却一下见到了孙子！”她们高兴了许久。于是韦君与老头上山找坛场。攀登险山峻岭，韦君几乎支持不住，老头却行步如飞，回头看着韦君直笑。二人径直来到中峰西南角，果然有一个坛。韦君把坛洒扫一番，拜祭一番，立上标志就回来了。回到老头的石屋，告别走出山谷。韦君说：“到京城奏报完了，我就请假回来看看您。”老头说：“你要努力，好好辅佐皇帝。”韦君就下了山，回到京城，详细地向皇帝奏报。代宗惊异感叹，就派韦君带着他的亲笔诏书入山，让刺史按照礼仪把老头请来。韦君到山里寻找，竟迷失了原来的道路，好几天也没有找到。访问山下的老人，老人们都说：“从我年轻的时候起，每隔二三年就看到这个老头进一趟城，相貌总是不变，不知他住在哪里。”韦君望着山峰痛哭一场就回来了。代宗怅惘悔恨，让史馆把这件事详细地记了下来。出自《异闻集》。

杨越公弟

唐建中初年，楚州司马杨集从京城赴任，走到华阴住宿。夜里
有老人，戴大帽，到店，就炉向火。杨君见其耄耋，因与酒食。问姓氏，曰：“姓杨。”又诘其祖先，云：“越公最近。”杨公乃越侄孙，复

重问，曰：“为君所迫，我乃尽言。我是越公季弟也，遭兄亡命，遂遇道真。”集闻姓氏，再拜复坐。曰：“吾亦知汝过此，故来相看。祖母与姑数人悉在，汝欲见否？吾先报去。”少顷复至。明旦，与杨君入山，约里余，有大涧，阔数丈。老父超然而越，回首谓杨君曰：“当止此，吾与汝唤阿婆去。”逡巡间，老母及女与六七人，绕岩而至。杨君望拜，隔水与语。皆嗟叹，亦有泣者。良久曰：“且去，妨汝行役。”杨君乃拜，回数十步却望，犹有挥袖者。明日复来，深水高峰，并不见矣。出《逸史》。

阳平谪仙

阳平谪仙，不言姓氏。初，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摘茶，甚勤愿了慧。守珪怜之，以为义儿。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无亲族，愿为义儿之妻，孝义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泛滥，市井路隔，盐酪既阙，守珪甚忧之。新妇曰：“此可买耳。”取钱出门十数步，置钱于树下，以杖叩树，得盐酪而归。后或有所需，但令叩树取之，无不得者。其术夫亦能之。因与邻妇十数人，于崩口市相遇，为买酒一碗，与妇饮之，皆大醉，而碗中酒不减。远近传说，人皆异之。守珪问其术受于何人，少年曰：

有一个戴大帽子的老人来到店里，凑近火炉烤火。杨集见他老迈，就送给他酒饭。问他的姓名，他说：“姓杨。”又问他的祖先是誰，他说：“我和杨越公最近。”杨集是越公的叔伯孙子，就又继续问，老人说：“被你逼得没办法，我全告诉你吧。我是杨越公的小弟弟，赶上哥哥遭难逃命，就遇上了仙人。”杨集听说了姓名，连连下拜后才又坐下来。老人说：“我也知道你从此路过，所以来看看你。你的奶奶和姑姑几个人都在，你要见她们吗？我先去告诉她们。”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第二天，他和杨集入山，大约走了一里多，出现一条大山涧，有几丈宽。老头很轻松地跨了过去，回头对杨集说：“你先等在这儿，我给你喊你奶奶去。”不多时，一位老太太和女儿以及其他六七个人，从岩后绕过来。杨集望着她们下拜，隔着水和她们说话。大家都很慨叹，也有哭泣的。好久她们才说：“走吧，别耽误你赶路

了。”杨集于是拜别，往回走了几十步再回头望，看见还有人挥手致意。第二天他又来了，深水高峰，什么都不见了。出自《逸史》。

阳平谪仙

阳平有位谪居世间的仙人，他没说过自己的姓氏。当初，九陇人张守珪在仙君山有座茶园，每年都要雇用百余名采茶人，男男女女受雇干活的人杂处在茶园里。有个年轻人，自称没有亲族，雇来采茶，很肯干也很聪明。张守珪很喜欢他，认他做了干儿子。又有个女子，二十岁，也说没有亲族，愿意嫁给干儿子为妻，这女子孝顺恭谨，张守珪对她很好。有一天山洪泛滥，街市上道路被隔断，盐和乳酪等吃的东西短缺，张守珪很担心。新媳妇说：“这能买到。”她拿着钱走出门十几步，把钱放到树下，用木棍敲树，得到盐和乳酪拿回来。后来如果要用什么，就让她敲树，没有得不到的。她的这种道术，她丈夫也会。一次他和十几个邻居的妇女在壩口市场上相遇，他就买了一碗酒给妇女们喝，她们都喝得大醉，而碗里的酒并没减少。这事远近都在传说，人们都感到惊奇。张守珪问他的道术是跟谁学的，年轻人说：

“我阳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过，谪于人间。不久当去。”守珪曰：“洞府大小与人间城阙相类否？”对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飞精，谓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与世间无异。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辅佐，如世之职司。有得道之人，及积功迁神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为民庶。每年三元大节，诸天各有上真，下游洞天，以观其所为善恶。人世生死兴废，水旱风雨，预关于洞中焉。龙神祠庙，血食之司，皆为洞府所统。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阳、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数。洞中仙曹，如人间郡县聚落耳，不可一一详记也。”旬日之间，忽失其夫妇。出《仙传拾遗》。

卖药翁

卖药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诘之，称只此是真姓名。有童稚见

之，逮于暮齿，复见，其颜状不改。常提一大葫芦卖药，人告疾求药，得钱不得钱，皆与之无阻，药皆称有效。或无疾戏而求药者，得药，寻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常醉于城市间，得钱亦与贫人。或戏问之：“有大还丹卖否？”曰：“有，一粒一千贯钱。”人皆笑之以为狂。多于城市笑骂人曰：“有钱不买药吃，尽作土馒头去！”人莫晓其意，益笑之。后于长安卖药，方买药者多，斗擞葫芦已空，内只有一丸出，极大光明。安于掌中，谓人曰：“百余年人间卖药，过却亿兆之人，无一人肯把钱买药吃，深可哀哉！”

“我是阳平洞中的仙人。因为有一点小的过错，被贬谪到人间来。不久就得回去了。”张守珪说：“洞府的大小和人间的城郭差不多吗？”年轻人回答说：“洞府有二十四化，各有一个大洞，或方圆一千里，或方圆五百里，或方圆三百里。其中都有日月飞精，叫作‘伏晨之根’，向下照着洞中，和人世间没什么两样。洞中都有仙王仙官和辅佐的卿相，和人世间的官署职司一样。有得道成仙的人，以及积功德死而复生的人，都居住在洞府里面，作为这里的民众。每年上元、中元、下元三大节日，神界诸天都有真仙降临，游览各个洞府，来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善的还是恶的。人世间的生死兴亡和水旱风雨，都事先就在洞中确定。龙神祠庙，祭祀之所，都受洞府统管。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山、峨嵋山、益登山、慈母山、繁阳山、嶓冢山，也都有洞，但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数内。洞中的神仙官署，就像人间的郡县村落一样，不能一一详细记述。”十多天之后，忽然不见了这夫妻二人。出自《仙传拾遗》。

卖药翁

有一个卖药的老头，不知道他的姓名。有人问他，他说卖药老头就是他的真实姓名。有的人孩提时期见过他，到了老年又见到他，他的模样还没改变。他经常提着一只大葫芦卖药，有人到他那儿讨药治病，给钱不给钱他都给药，病人们都说药很有效。有的人没有病开玩笑拿药回去，过一会儿肯定丢失。因此人们不敢胡乱向他求药，对他敬如神明。他常常喝醉在市肆中，得了钱也送给穷人。有的人和他开玩笑，问道：“有大还丹卖吗？”他说：“有，一粒一千贯钱。”人们

都笑他，认为他癫狂。他常常在市肆间笑着骂别人说：“有钱不买药吃，都做土馒头去！”人们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的，更笑他。后来他在长安卖药，当时有许多买药的，他抖了抖葫芦，已经空了，里面只有一丸倒出来，这丸药极大，有亮光。他把药放在掌上，对人说：“我在人间卖药一百多年，见过太多的人，没有一个人肯用钱买这药吃，太可悲啦！”

今之自吃却。”药才入口，足下五色云生，风起飘飘，飞腾而去。出《续仙传》。

严士则

唐文宗末，建州刺史严士则，本穆宗朝为尚衣奉御，颇好真道。因午日，于终南山采药迷路，徘徊岩嶂之间。数日，所赍粮糗既尽，四望无居人。计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风景明丽。忽有茅屋数间，出于松竹之下，烟萝四合，才通小径。士则连扣其门，良久竟无出者。因窥篱隙内，见有一人，于石榻偃卧看书。士则推户，直造其前，方乃摄衣而起。士则拜罢，自陈行止。因遣坐于盘石之上，亦问京华近事，复问天子嗣位几年。云：“自安史犯阙居此，迄至今日。”士则具陈奔驰涉历，资粮已绝，迫于枵腹，请以饮饌救之。隐者曰：“自居山谷，且无烟爨，有一物可以疗饥。念君远来相过，自起于栋梁间。”脱纸囊，开启，其中有百余颗，如菡豆之形。俾于药室取铛，拾薪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气，视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铛中余水饮之。”士则方啖其半，自觉丰饱。复曰：“汝得至此，当由宿分。自兹三十年间，无复饥渴。俗虑尘情，将澹泊也。他时位至方伯，当与罗浮相近。傥能脱去尘华，兼获长生之道。辞家日久，可以还矣。”士则将欲告归，且恐迷失道路。曰：“勿忧，去此三二里，与采薪者相值，可随之而去。此至国门不远。”既出，果有人采薪路侧，因问隐者姓名，竟返山无所对。才经信宿，

现在我自己吃掉它吧。”药刚入口，他脚下就生出五色云，风起飘飘，飞腾而去了。出自《续仙传》。

严士则

唐文宗末年，建州刺史严士则，本是穆宗朝的尚衣奉御，非常喜欢神仙道教。端午那天，他在终南山采药迷了路，徘徊在山岩之间。几天后，带来的干粮吃光了，四下望望没有居民。估计路程，离京城不少于五六百里。然而这里树林山峰幽僻，风景秀丽。忽然有几间茅屋出现在松竹之下，烟聚萝绕，曲径通幽。严士则连连敲门，很久竟然没人出来。于是他从篱笆空隙往院里窥视，看到有一个人仰卧在石床上看书。严士则推开门，直接来到他的面前，那人这才整整衣服起来。严士则行礼完毕，自己述说了事情的始末。于是那人让他坐在一块大石上，向他打听京城里的事，又问天子继位几年了。那人说：“我从安史叛军举兵入犯朝廷时来到这里，直到现在。”严士则详细陈述自己奔波跋涉的过程，说自己干粮用尽，正在挨饿，希望能给些吃的救助一下。那人说：“自从住进山谷，就没有生过火，有一种东西可以解饿。念你大老远来拜访不容易，自己从房梁上去取吧。”于是严士则解下一个纸袋，打开，里边有一百多颗扁豆形状的东西。他让严士则到药室拿来锅，拾柴打水，把一粒放在锅里煮了好久，略有香味，一看已经像手掌那样大了。那人说：“可以吃了。渴了就喝锅里的汤。”严士则刚吃一半，就觉得饱了。那人又说：“你能到这儿来，是由于缘分。从现在起三十年内，你不会再觉得饥渴。俗人的杂念，尘世的感情，也将逐渐淡泊。以后你的官位将到一方的长官，那地方离罗浮山很近。如果你能摆脱尘世的荣华，还能获得长生之道。你离开家很久了，可以回去了。”严士则想告别回家，却又怕迷失道路。那人说：“不要担心，离开这二三里，就能遇上打柴的，可以跟着他回去。这儿离京城不远。”出来后，路边果然有打柴的，于是他就向打柴的打听那隐士的姓名，打柴的却一路返回山中始终不作回答。才经过两宿，

已及樊川村野。既还辇毂，不喜更尝滋味，日觉气壮神清，有骖鸾驭鹤之意。衣褐杖藜，多依岩岫。唐川守卢仆射，耽味玄默，思睹异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之门下。及闻方伯之说，因以处士奏官。自梓州别驾，作牧建溪，时年已九十。到郡才周岁，即解印归罗浮。及韦宙相公出镇江南，使人访之，犹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

安，路由江表。时萧相公观风浙右，于桂楼开宴召之，唯饮酒数杯，他无所食矣。出《剧谈录》。

已经到了樊川的乡野间。严士则回到天子身边后，就不再喜欢吃东西，一天比一天觉得气壮神清，有驾驭鸾鹤、飞升成仙的念头。他穿粗布衣，拄着藜杖，经常依傍在岩崖边。唐川郡守卢仆射，专心研习道术，想见到神异之人。一位道士向卢仆射详细述说了严士则的事，卢仆射就把严士则请到门下。等到听说严士则还有做一方长官的说法，卢仆射便把他以处士的身份奏报到宫中。于是他从梓州别驾，做到建溪太守，当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到郡上任才一年，就辞官回到罗浮山。等到宰相韦宙出京镇守江南，派人寻访他，他还在山谷中。大中十四年，严士则到建安上任时，路过江南。当时萧相公正在浙西观察民情，在桂楼设宴招待他，他只喝了几杯酒，别的什么也没吃。出自《剧谈录》。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 泌

李 泌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师。父承休，唐吴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异僧伽洒上来，见而奇之，且曰：“此女后当归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当起家金紫，为帝王师。”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唯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顺”。泌幼而聪敏，书一览必能诵，六七岁学属文。开元十六年，玄宗御楼大酺，夜于楼下置高坐，召三教讲论。泌姑子员俶，年九岁，潜求姑备儒服，夜升高坐，词辨锋起，谭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楼中，问姓名，乃曰：“半千之孙，宜其若是。”因问外更有奇童如儿者乎，对曰：“舅子顺，年七岁，能赋敏捷。”问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潜伺于门，抱之以入，

李 泌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他的六世祖李弼，是唐朝的太师。他的父亲李承休，是唐朝吴房县的县令。李承休娶汝南周氏为妻。当初，周氏还小，有一位名叫僧伽的怪和尚从泗水来，见了她感到奇怪，并且说：“这女孩儿以后得嫁给姓李的，能生三个儿子，那个最小的千万不要给他穿紫色衣服。这个孩子刚一做官就会授予金印紫绶，做帝王的老师。”等到周氏怀了李泌之后，怀胎三年，他才出生，出生时脚先出来的。李泌生下来头发就长到眼眉。在这以前，周氏每次生孩子，必定一连多日困乏疲惫，只有这次生李泌时没有毛病，因此他的小名叫“顺”。李泌从小就聪敏，书只看一遍就必定能背下来，六七岁就学习写文章。开元十六年，唐玄宗登楼大设酒宴，夜里在楼下设置讲席，召请儒、释、道三教登台讲演论辩。李泌姑母的

儿子员俶，那年九岁，偷偷求母亲准备了儒生的衣服，趁夜登上讲席，词辩非常锋利，演讲的人都屈服了。唐玄宗认为他不一般，把他召入楼中，问清他的姓名之后便说：“原来是员半千的孙子，应该如此。”于是唐玄宗就问宫外还有没有像他这样的奇童子，他回答说：“我舅舅的儿子李顺，今年七岁，能赋诗，非常聪明。”唐玄宗问清李顺家的住处，派宦官偷偷等候在门外，把他抱进宫来，

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与张说观棋，中人抱泌至。俶与刘晏，偕在帝侧。及玄宗见泌，谓说曰：“后来者与前儿绝殊，仪状真国器也！”说曰：“诚然。”遂命说试为诗。即令咏方圆动静。泌曰：“愿闻其状。”说应曰：“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说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虚作，不得更实道‘棋’字。”泌曰：“随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于身。”泌乃言曰：“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说因贺曰：“圣代嘉瑞也！”玄宗大悦，抱于怀，抚其头，命果饵啖之。遂送忠王院，两月方归。仍赐衣物及彩数十，且谕其家曰：“年小，恐于儿有损，未能与官。当善视之，乃国器也。”由是张说邀至其宅，命其子均、垕，相与若师友，情义甚狎。张九龄、贺知章、张庭珪、韦虚心，一见皆倾心爱重。贺知章尝曰：“此稚子目如秋水，必当拜卿相。”张说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盖惜之，待其成器耳。”

当其为儿童时，身轻，能于屏风上立，薰笼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升天。”父母保惜，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异香之气及音乐之声，李公之血属，必迎骂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李公之亲爱，乃多捣蒜韭，至数斛，伺其异音奇香至，潜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浓蒜泼之，香乐遂散，自此更不复至。

告诫说不要让他家知道。唐玄宗当时正在和张说下棋，宦官抱着李泌来到。员俶和刘晏都在皇帝身边。等到唐玄宗见到李泌，对张说说：“后来这个小孩与前边那个很不一样，从他的仪表相貌看，可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张说说：“确实是这样。”于是唐玄宗就让张说考他作诗。张说让他咏方、圆、动、静。李泌说：“请告诉我各是什么样子。”张说回答说：“方就像棋盘，圆就像棋子，动就像棋活了，

静就像棋死了。”张说因为李泌年幼，还教他说：“只能按意思虚作，不能再实说出‘棋’字来。”李泌说：“按照意思作就太容易了。”唐玄宗笑道：“这孩子的聪明才智大于他的实际年龄。”李泌就说道：“方就像躬仁行义，圆就像运用智谋，动就像施展才能，静就像顺遂心意。”张说听罢就向唐玄宗祝贺说：“这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事啊！”唐玄宗非常高兴，把李泌抱在怀里，摸着他的头，让人拿糖果饼子给他吃。于是就把他送到忠王府上，两个月以后才让他回家。还送给他衣物和几十匹彩色丝织品，并且告诉他家说：“孩子太小，怕有害于孩子，所以没封他官。应该好好看待他，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从此，张说把李泌请到自己家里，让儿子张均、张垍和他在一起，就像师友那样，孩子们感情非常亲密。张九龄、贺知章、张庭珪、韦虚心等人，一见了李泌也都非常喜爱、看重他。贺知章曾经说：“这孩子目如秋水，将来一定能做到公卿宰相。”张说说：“当初皇上想封他官，我说不行。这是爱护他，等他成材罢了。”

他小时候，身体很轻，能在屏风上站立，能在熏炉上行走。有个道士说：“这孩子十五岁一定会白日升天。”父母保护爱惜他，亲族疼爱他，听说会这样，都觉得像对他有很大的危险似的。于是互相约定，如果有一天空中真出现奇异的香味和音乐声，李泌的亲属，一定要迎上去大骂一顿。到了李泌十五岁那年的八月十五日，果然有乐曲歌声回响在室内，时时有彩云飘荡在院子里的树上。李泌的亲朋，就捣了很多蒜泥韭菜，有几大桶，等到异音和奇香来到，暗中让人登上屋顶，用大勺子扬洒蒜泥泼向那异音和奇香的来处，音乐和香味就散去了，从此不再来了。

后二年，赋《长歌行》曰：“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诗成，传写之者莫不称赏。张九龄见，独诫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泌泣谢之。尔后为文，不复自言。九龄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尝以直言规讽九龄，九龄感之，遂呼为小友。

九龄出荆州，邀至郡经年，就于东都肄业。遂游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去。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国祚中危，朝廷多难，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后可登真脱屣耳。”自是多绝粒咽气，修黄山谷神之要。及归京师，宁王延于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异。常赋诗，必播于王公乐章。及丁父忧，绝食柴毁。服阕，复游嵩华终南，不顾名禄。天宝十载，玄宗访召入内，献《明堂九鼎议》，应制作《皇唐圣祚文》，多讲道谈经。肃宗为太子，敕与太子诸王为布衣交，为杨国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诗》谤议时政，构而陷之，诏于蕲春郡安置。天宝十二载，母周亡，归家，太子诸王皆使吊祭。寻禄山陷潼关，玄宗、肃宗分道巡狩，

两年以后，李泌赋《长歌行》一首道：“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诗写成之后，传抄的人没有不称赞欣赏的。只有张九龄见了之后警告他说：“过早有了好名声，一定会带来损失。你应该自己注意隐藏才能，这样才能尽善尽美。把本领隐藏起来，是古人很重视的，何况你还是个小孩子呢！你只应该作诗赞赏风景，咏叹古代的贤人，不要自己表现自己才好。”李泌流泪表示感谢。后来再写的文章，他就不再言及自己。张九龄尤其喜欢李泌有心计，说他前途不可估量。他还曾经用忠直的话语规劝过张九龄，张九龄很感激他，于是就叫他小友。

张九龄出任荆州时，把他请到郡里住了一年多，他又到东都学习。于是他游历了衡山和嵩山，在那儿遇见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临。仙人的羽车和旌旗仪仗，流动的云朵和神奇的光彩，照耀着山谷，天将亮的时候才散去。神仙们还教给他长生成仙以及服食丹药的道术，并且告诫他说：“太上有命令，因为国家有危险，朝廷多难，你应该以文武之道辅佐皇帝，让你的功德遍及天下民众，然后就可以得道成仙了。”从此，他常不吃粮食，服气吐纳，修习占气养生的要道。等到他回到京城，宁王把他请到王府。玉真公主叫他弟

弟，对他格外敬重。他平常赋的诗，一定会被王公们配上乐章传播。等到父亲去世，他为父亲守孝，不吃食物骨瘦如柴。守孝期满脱了孝服，他又去嵩山、华山、终南山游历，根本不顾名声和利禄。天宝十年，唐玄宗寻访到他召入宫中，他献上了《明堂九鼎议》，应诏作了《皇唐圣祚文》，经常讲道谈经。唐肃宗是太子的时候，皇上诏令李泌和太子及王子们像普通百姓那样平等交往，被杨国忠所忌恨，以他所作的《感遇诗》是诽谤时政为名，设计陷害他，皇上诏令把他贬到蕲春郡。天宝十二年，他的母亲周氏死了，他回到家里，太子和王子们都派人去吊祭。不久安禄山攻破潼关，玄宗和肃宗分道逃亡，

泌尝窃赋诗，有匡复意。虢王巨为河洛节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少间。会肃宗手札至，虢王备车马送至灵武。肃宗延于卧内，动静顾问，规画大计。遂复两都。泌与上寝则对榻，出则联镳。代宗时为广平王，领天下兵马元帅，诏授侍谋军国天下兵马元帅府行军长史，判行军事，仍于禁中安置。崔圆、房琯自蜀至，册肃宗为皇帝，并赐泌手诏衣马枕被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不利之，因表乞游衡岳。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缘他径而出。为槁叶所藉，略无所损。

初，肃宗之在灵武也，常忧诸将李、郭等，皆已为三公宰相，崇重既极，虑收复后无以复为赏也。泌对曰：“前代爵以报功，官以任能。自尧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复后，若赏以茅土，不过二三百户一小州，岂难制乎？”肃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帷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肃宗大笑。及南幸扶风，每顿，必令泌领元帅兵先发，清行宫，收管钥，奏报，然后肃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于本院寐。肃宗来入院，不令人惊之，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方觉。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复之期，当在何时？可促偿之。”泌遽起谢恩。

李泌曾经偷偷地作诗，有匡复国家的意思。虢王李巨担任河洛节度使，派人在嵩山、少室山一带找到李泌。正赶上唐肃宗的手书送到，虢王就备车马把李泌送到灵武。唐肃宗把李泌请到卧室内，有任何行

动都向他询问，和他共同商讨大计。于是收复了两都。李泌与皇上睡觉则对榻而眠，出门则并马而行。代宗当时是广平王，任天下兵马元帅，肃宗下诏授予李泌侍谋军国天下兵马元帅府行军长史，署理军中事务，仍然把他安置在宫中。崔圆、房琯从蜀地回来，传达玄宗旨意册立肃宗当皇帝，玄宗并把手诏、衣服、马匹、枕被等东西赐给李泌。李泌立了大功，但宠臣李辅国忌妒他的才能，将要对他不利，李泌就上表请求到衡山游历。皇上下诏褒奖并批准了他的请求，给了他三品官的俸禄。他在山里居住了好几年，一天夜里他被贼寇加害，把他扔到深谷中。等到天亮，他就从别的路攀爬上来了。他被枯叶垫着，没有受一点伤。

当初，肃宗在灵武时，常担忧李光弼、郭子仪等将领，他们都已经三公、宰相，已经尊贵到了极点，担心收复失地之后再没有什么高官可以奖赏他们了。李泌回答说：“以前的朝代，用封爵来表彰有功的人，用封官来任用有才能的人。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做的。如今收复失地后，若赏给他们土地，也不过二三百户的一个小州，难道这还不好控制吗？”肃宗说：“很好。”于是李泌说：“至于我所希望的，就和别人不一样。”肃宗说：“为什么呢？”李泌说：“我不吃粮食没有家，对官位和封地都没有欲望。我为陛下运筹帷幄，收复京城后，只要能枕在天子的膝上睡一觉，假使有关部门奏报客星侵犯帝星，我动一动天上星宿就满足了。”肃宗大笑。等到皇帝向南来到扶风，每次要住宿，一定让李泌率领部队先出发，清理行宫，收集钥匙，奏报之后，肃宗才到。走到保定郡，李泌稍有懈怠，事先在院子里睡着了。肃宗来到，走进院子，不让人惊动李泌，上床，把李泌的头捧到自己膝上。好长时间李泌才醒。皇上说：“天子的膝你已经枕了，克复两京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可要尽快酬报我。”李泌急忙起来谢恩。

肃宗持之不许。因对曰：“是行也，以臣观之，假九庙之灵，乘一人之威，当如郡名，必保定矣。”既达扶风，旬日而西域河陇之师皆会，江淮庸调亦相继而至，肃宗大悦。又肃宗尝夜坐，召颖王等三弟，同于地炉罽毯上食。以泌多绝粒，肃宗每自为烧二梨以赐泌。时颖王恃恩固求，肃宗不与，曰：“汝饱食肉，先生绝粒，何乃争此

耶！”颖王曰：“臣等试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颗。”肃宗亦不许，别命他果以赐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烧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请联句，以为他年故事。”颖王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钟粟，唯餐两颗梨。”既而三王请成之。肃宗因曰：“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泌起谢。肃宗又不许曰：“汝之居山也，栖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内也，密谋匡救，动合玄机，社稷之镇也。”

泌恩渥隆异，故元载、辅国之辈，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颁锡，中使旁午于道，别号“天柱峰中岳先生”，赐朝天玉简。已而征入翰林。元载奏以朝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为江西观察判官。载伏诛，追复京师，又为常衮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丰、朗二州团练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称理。兴元初，征赴行在，迁左散骑常侍，寻除陕府长史，充陕虢防御使。陈、许戍卒三千自京西肃宗把着他不准他起来。于是李泌回答说：“这次行动，在我看来，凭借着宗庙的神灵，乘着陛下的威严，应该像这个郡的名称一样，一定是保定了。”到达扶风之后，十天之内，西域、河西、陇右的军队都会集齐了，在江淮一带征调的布帛、银钱等物品也都送到了，肃宗十分高兴。还有一次，肃宗曾经在一个夜晚，叫来颖王等三个弟弟，一同坐在地毯上围着地炉吃东西。因为李泌经常不吃粮食，肃宗常常亲自烧两个梨送给他吃。当时颖王依仗皇上对他好，硬要那梨，肃宗不给，说：“你吃了一肚子肉，李先生不吃粮食，为什么争这点东西呢？”颖王说：“我们试一试皇上的心，为什么这样偏向他呢？不然，我们三个共要一个梨也行。”肃宗还是不答应，另外让人拿来别的果品送给他们。三个弟弟又说：“我们因为那梨是皇上亲自烧的所以才要，给我们别的果品有什么用？”接着又说：“李先生受到如此恩宠，请允许我们轮流作诗，作为以后的故事。”颖王说：“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其次信王说：“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再次益王说：“不食千钟粟，唯餐两颗梨。”然后三个王子请皇上完成此诗。肃宗便说：“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李泌站起来拜谢。肃宗又不让，说：“你住在山上，隐居在幽林之中，不参与人间的事；你住在

宫内，秘密地谋划救国大计，把握神妙的机宜，你是安定社稷的人。”

李泌受到的恩宠非常优厚，所以元载、李辅国等人嫉妒他就像仇人一样。唐代宗即位之后，对李泌也常有赏赐，宫中派出的宦官在通向李泌家的道上交错纷繁地往来，又赐号为“天柱峰中岳先生”，赐给他朝天玉简。然后又把他召入翰林院。元载上奏，贬谪他为朝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做江西观察判官。元载被处死之后，李泌又被调回京城，又受到常袞的嫉妒，任楚州刺史。还没有赴任，改任丰、朗二州团练使，兼任御史中丞。后来他又被调到杭州任职，他无论到哪里为官，都能治理得很好。兴元初年，调他回到天子身旁任左散骑常侍，不久又被任命为陕府长史，充任陕虢防御使。陈州、许州的三千名戍边士卒从京西

逃归，至陕州界，泌潜师险隘，尽破之。又开三门陆运一十八里，漕米无砥柱之患，大济京师。二年六月，就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封邳侯。时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郾国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危惧。泌周旋陈奏，德宗意乃解。颇有说正之风。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泌奏今有司上农书，献种植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问讯。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泌旷达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为权臣所挤，恒由智免，终以言论纵横，上悟圣主，以跻相位。是岁三月薨，赠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四朝之重遇，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德宗闻之，尤加怆异。曰：“先生自言，当匡佐四圣而复脱屣也，斯言验矣。”泌自丁家艰，无复名宦之冀，服气修道，周游名山，诣南岳张先生受录。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又与明瓚禅师游，著《明心论》。明瓚，释徒谓之懒残。泌尝读书衡岳寺，异其所为，曰：“非凡人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泌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先凄怆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至将去矣。候中夜，潜往谒之。懒残命坐，

逃回，逃到陕州地界，李泌在险要处埋伏军队，把他们全都打败。他又开设了三门峡十八里陆地运输路线，使征运官粮的船只不再有碰上

砥柱山的忧患，极大有利于京城的粮食供给。贞元二年六月，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封崇文馆大学士，编修国史，封为邺侯。当时顺宗还是太子，太子妃萧氏的母亲郾国公主和外官交往，皇上怀疑她有不轨的企图，受她株连被罢官的有好几个人，皇太子也十分害怕。李泌经过一番周旋，向皇上陈述利害，德宗这才息怒。李泌很有正直的作风。贞元五年春天，德宗把二月一日定为中和节。李泌上奏现在有关官署献上一本农书，并且献来先种后熟和后种先熟两类谷物的种子。王公贵族和皇帝外戚们都换上了春装，士人和百姓互相问候。他又制作了中和酒，祭祀勾芒神，用来祈求全年的丰收，这种祭神的活动至今还流传。李泌旷达机敏善辩，喜欢正大的言论。自从他出入皇宫，多次遭到权臣排挤，他总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免遭灾祸，最终因为谈论古今至理，感悟了圣主，当上了宰相。这年三月他死了，皇上追赠他太子太傅的官职。这个月有个叫林远的宦官，在蓝关旅舍中遇见了李泌。李泌独自骑马，穿着平常的衣服，说要到衡山去，他向林远述说自己辅佐四代帝王所得到的特殊礼遇，忧伤了许久才别去。林远回到长安，才听说他已经死了。德宗听说之后，尤其感到悲伤和惊奇。德宗说：“李泌先生自己说，他得辅佐四个皇帝然后再登天做神仙，这话应验了。”李泌自从父母相继去世，再也没有去求名做官的愿望，所以他吐纳养生，修习道术，周游名山大川，到南岳张先生那里，被张先生收为弟子。德宗追谥张先生为玄和先生。李泌又和明瓚禅师交往，作《明心论》。明瓚禅师，他的佛教信徒都叫他懒残。李泌曾在衡岳寺中读书，对明瓚禅师的作品感到惊异，他说：“这不是个一般人。”他听明瓚禅师夜半念经，响彻山林。李泌很懂音乐，能辨别声音的喜庆和悲哀，他认为懒残读经的音调是先悲怆而后喜悦，一定是个从天宫谪贬下界的人，到时候就会离去的。等到半夜，他偷偷地去拜见懒残。懒残让他坐下，

拨火出芋以饘之。谓泌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天宝八载，在表兄郑叔则家，已绝粒多岁，身轻，能自屏风上，引指使气，吹烛可灭。每导引，骨节皆珊然有声，时人谓之矊子骨。在郑家时，忽两日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见身自顶踊出三二寸，傍有灵仙，挥手动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将及顶，乃念言：“大事未

毕，复有庭闱之恋，愿终家事。”于是在傍者皆见一人，仪状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妇人，礼服而跪。如帝王者责曰：“情之未得，因欲令来，使劳灵仙之重。”跪者对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于是遂寤。后二岁，为玄宗所召。后常有隐者八人，容服甚异，来过郑家，数自言仙法严备，事无不至。临去叹曰：“俗缘竟未尽，可惜心与骨耳。”泌求随去。曰：“不可！姑与他为却宰相耳。”出门不复见。因作《八公诗》叙之。复有隐者，携一男六七岁来过，云：“有故，须南行，旬月当还。缘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愿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既许，乃问男曰：“不骄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药疗之，终不愈，八九日而殁。即以函盛，瘞庭中蔷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试发函视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锥画云：“神真炼形年未足，化为我子功相续。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长死何促。”

从火里拨出烧熟的山芋给他吃。懒残对李泌说：“千万不要多说话，这样你就能当十年宰相。”李泌参拜后便告退了。

天宝八年，李泌在表哥郑叔则家里，已经多年不吃粮食，身体很轻，能站在屏风上，用手指运气，可以吹灭烛火。每次导引运气，骨节都发出珊珊的响声，当时人们说他的骨头是**磬**子骨。他在郑家的时候，忽然有两天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等他醒来，他说看见自己的身体从头顶跳出有二三寸，旁边有一位仙人，挥着手，转动着眼睛，好像在帮助他，鼓励他。就这样，等到脚也升到头顶时，他就说：“我还有大事未了，还有家庭房闱的留恋，希望把家事办完。”这时在身旁的人都看见一个人，长得很高大，穿戴像帝王，前面有个妇人，身着礼服向他跪拜。像帝王的这个人责备说：“李泌情缘未断，就想接他升天，还劳烦了灵仙。”跪着的妇人说：“要是这样，还是先让他给皇帝做事吧。”然后他就醒来了。两年后，李泌被唐玄宗召入宫中。后来曾经有八个容颜服饰很奇特的隐士到郑家来过，几次说他们自己仙术齐备，没有办不到的事。他们临走的时候叹道：“你的俗缘始终没了，可惜你的心志和骨相了。”李泌要和他们一块儿去。他们说：“不行！姑且给皇帝做完宰相吧。”那八个人一出门就不见了。于是李泌作了《八公诗》记叙这件事。又有一位隐士，带来一个六七

岁的小男孩，对他说：“我有事要到南方去，十天半月就能回来。因为这男孩有痢疾，既然咱们都是修道之人，我想把他暂且寄放在你这里。”隐士又留下一个匣子，说：“如果男孩的病治不好，希望你用这个匣子把他埋葬了吧。”李泌答应之后，隐士才问那男孩：“你留在这里能行吗？”男孩说：“能行。”于是隐士就走了。李泌找药给男孩治病，始终没治好，八九天之后男孩就死了。于是他就把男孩的尸体装在匣子里，埋在院子里的蔷薇花架下。几个月过去了，那位隐士始终没回来。李泌试着把匣子挖出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一颗黑石，天生的方形，上面有锥刻般的字：“神真炼形年未足，化为我子功相续。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长死何促。”

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养和篇》，以献肃宗。泌去三四载，二圣登遐，代宗践祚，乃诏追至阙，舍于蓬莱殿延喜阁。由给事以上及方镇除降，代宗必令商量。军国大事，亦皆泌参决。因语及建宁王灵武之功，请加赠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则世人不知，岂止赠太子也！”即敕于彭原迎丧，赠承天皇帝，葬齐陵。引至城门，奏以龙輓 不动，代宗自蓬莱院谓曰：“吾弟似欲见先生。宜速往酹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号，时人未知，可作一文，以传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发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词可乎？”代宗曰：“可。”即于御前制之，词甚凄怆。代宗览之而泣，命中人驰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于是龙輓 行疾如风，都人观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宁王伓有艰难定策之功，于代宗为弟。人或谮于肃宗，云有图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肃宗追悟伓无罪，泌虑复及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为行第，故皇祖第四。长曰孝敬皇帝，监国而仁明，为武后所忌而鸩之。次曰雍王贤，为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忧惧，虽父母之前，无由敢言，乃作《黄台摘瓜》，令乐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闻之。歌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然太子竟亦流废，终于黔州。

李泌常常访问隐士和神异之人，采一些形状奇怪的树干和盘曲的

树枝，带回自己的居处，管这叫做养和。人们至今还效仿他做的这种事情。他写了《养和篇》，献给了唐肃宗。李泌离开朝廷三四年之后，二位皇帝先后驾崩，代宗即位，就又下诏把李泌调回宫中，让他住在蓬莱殿延喜阁。从给事中以上的官职到节度使的任免，代宗一定要与他商量。军国大事，也都让李泌参加决断。期间说到建宁王在灵武立的功劳，李泌请求追赠他为太子。代宗感叹哀悼了好久，说：“我弟弟的功劳，如果不是先生你为他请功，世人是不会知道的，哪里仅仅赠为太子呢？”于是代宗下令在彭原迎回他的灵柩，追赠他为承天皇帝，把他葬在齐陵。灵柩拉到城门的时候，有人来奏报说，拉灵柩的车不动了，代宗在蓬莱院对李泌说：“我弟弟好像想要见见你。你应该赶快去祭奠祷告一番，并且说明我的旨意。而且，我弟弟有拥立先皇的大功，追封了大号，人们还不知道，你可以作一篇文章，以便永远留传，用来慰藉亡灵。”李泌说：“灵车已经出发。别的文章来不及作，作一首挽歌词可以吗？”代宗说：“可以。”于是他就在代宗面前作了挽歌词，词意很悲怆。代宗读了便哭了，立即派宦官骑马送给拉灵车的人。李泌赶到，宣布代宗让他来祭奠，唱了这两章挽歌。于是灵车快速如风地走动了，京城人见了，没有不感动得落泪的。当初，建宁王李倓有在艰难时刻拥立肃宗的功劳，他是代宗的弟弟。有人在肃宗面前说他的坏话，说他有夺皇位害兄长的念头，于是他就遇害了。等到肃宗意识到李倓无罪，李泌担心再殃及各王，就进言说：“以前高宗有八个儿子，皇祖睿宗最年幼，是武后生的，自己排行，所以皇祖排第四。老大是孝敬皇帝，监理国事，仁义圣明，被武后猜忌而毒死。老二是雍王李贤，他被立为太子，中宗和睿宗常常感到不安。李贤一天到晚担心害怕，即便在父母面前，也不敢说，就作了《黄台摘词》，让乐工唱，想让父母有所感悟，希望天皇天后能听到。那歌是：‘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然而太子终究还是被流放贬逐，死在了黔州。

建宁之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肃宗曰：“先生忠于宗社，忧朕家事，言皆为国龟镜，岂可暂离朕耶？”时玄宗有诤，只要剑南一道自奉，未议北回。泌请肃宗奉表，请归东宫。次作功臣表，述马嵬灵武之事，请上皇还京。初肃宗表至，玄宗徘徊未决。及功臣表至，乃大

喜曰：“吾方得为天子父。”下诏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肃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诏还京，皆卿力也。”

又天宝末，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葫芦生。每言吉凶，无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窦门，颇甚嗟叹。庭芝请问，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家啼泣，请问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黄君，但见鬼谷子，亦可无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饰，仍戒以浹旬求之。于是与昆弟群从奴仆，晓夕求访，殆遍洛下。时泌居于河清，因省亲友，策蹇入洛，至中桥，遇京尹避道。所乘骡忽惊辄而走，径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车马罗列将出，忽见泌，皆惊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窦员外宅，所失骡收在马厩，请客入座，主人当愿修谒。”泌不得已就其厅。庭芝既出，降阶载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遗殊厚，但云：“遭遇之辰，愿以一家奉托。”时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于道。庭芝初与泌相值，葫芦生适在其家，云：“既遇斯人，无复忧矣。”及朱泚构逆，建宁王的事，已经是‘一摘’了，千万不要再摘。”肃宗说：“先生忠于宗庙社稷，为我的家事操心，你的话都可以作为国家的借鉴，你怎么能离开我片刻呢？”当时唐玄宗有命令，只要剑南一道的租税来供养自己，没谈北回京都的事。李泌请求肃宗给玄宗上表章，让他回东宫继续当太子。然后作了功臣表记述马嵬坡和灵武的事，请太上皇回京。起初，肃宗的表章送到，玄宗犹豫不决。等到功臣表送到，玄宗就非常高兴地说：“这样我才能做天子的父亲。”玄宗下令定下起程的日期，还说：“一定是李泌的主意。”肃宗把李泌找来，边哭泣边高兴地说：“太上皇已经下令回京，这全都是你的作用啊！”

另外，天宝末年，员外郎窦庭芝分管洛阳，他曾经对会占卜的人葫芦生很敬重。葫芦生常常谈论吉凶，没有说不准的。一天清晨，葫芦生来到窦家门前，一个劲地慨叹。窦庭芝问他叹什么，老半天他才说：“你家要有大祸！”窦家全家啼哭，问他有什么求生的办法。葫芦生说：“如果不能遇上中黄君，只要能见到鬼谷子，也就可以没有祸患了。”葫芦生就详细地描述鬼谷子的样貌和服饰，还告诫他必须在十天内找到。于是窦庭芝和兄弟及奴仆们，不分昼夜地求访，几乎找遍了洛阳。当时李泌住在河清，因为探望亲友，骑着跛脚的骡子到洛

阳去，走到中桥，遇到京兆尹的车马而回避。他骑的骡子忽然惊跑了，径直跑到了窦庭芝家里。李泌和仆人一起来到窦家门前，窦家车马列队将要出门，忽然看到李泌，都惊愕地退了回去。不一会儿有人上前说：“这里是分管官窦员外的家，你丢失的骡子在马棚里，请客人进来坐坐，主人应该是希望见到您的。”李泌不得已来到厅中。窦庭芝出来之后，站在阶下连连参拜，接待得非常殷勤，于是李泌住了两宿。窦庭芝的妻子儿女全都以家人的礼节拜见李泌。李泌住了几天告别要走，窦家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只是说：“遭遇大祸的时候，我想把一家的安危托付给您。”当时李泌住在河清，使者往还不断。窦庭芝当初和李泌相逢，葫芦生正好在他家，葫芦生说：“既然遇到这个人，就不用再担心了。”等到朱泚叛乱，

庭芝方廉察陕西。车驾出幸奉天，遂于贼庭归款。銮舆反正，德宗首令诛之。时泌自南岳征还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减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为宁王姻懿耶？宁王以庭芝妹为妃，以此论之，尤为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于是具以前事闻。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传，于陕问之，庭芝录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黄君，盖指朕耶？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茔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贞元四年二月，德宗谓泌曰：“朕即位以来，宰相皆须姑息，不得与其较量理道。自用卿以来，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于朕耳。虽夷吾骐驎，传说霖雨，何可以及兹！”其军谋相业，载如国史。事迹终始，具《邺侯传》。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出《邺侯外传》。

窦庭芝正在陕西任观察使。皇帝到了奉天，窦庭芝就归顺了朱泚。皇帝回京复位后，德宗首先下令杀窦庭芝。当时李泌从南岳调回皇帝身边，做了宰相。李泌排列了官员的罪状，请求皇上不要杀窦庭芝。德宗心里很不理解，说：“你因为他是宁王的亲戚才替他求情的吗？宁王娶窦庭芝的妹妹为王妃，因为这个原因为他求情，更不可以。那莫非还有别的原因保全他的性命吗？你只管说出来。”于是李泌详细地把以前的事讲给皇上听。因此，皇上特别宽恕了窦庭芝的罪。李泌刚奏明的时候，皇上秘密派使者骑驿马到陕西去问，窦庭芝把那件事笔录下来报给皇上。德宗对李泌说：“葫芦生说的中黄君，大概是我

吧？不知叫你鬼谷子是因为什么？”有人说：“李泌祖先的坟地在河清谷前的鬼谷，恐怕是因为这才这样称呼他。”贞元四年二月，德宗对李泌说：“我即位以来，宰相都需要我无原则地原谅宽容，不能和他们争辩道理。自从任用了你，才让我的心情开朗，这是天把你交给我的。即使管夷吾那样的俊才，传说那样济世泽民的好宰相，怎么能比不上你呢？”李泌的军事谋略和为相的业绩，就像国史记载的那样。事迹的始末都记在《邺侯传》中。李泌有文集二十卷流传在世上。出自《邺侯外传》。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刘 晏 崔希真 韦老师 麻阳村人 慈心仙人

刘 晏

唐宰相刘晏，少好道术，精思不倦，而无所遇。常闻异人多在市肆间，以其喧杂，可混迹也。后游长安，遂至一药铺，偶问。云：“常有三四老人，纱帽拄杖来取酒，饮讫即去。或兼觅药看，亦不多买。其亦非凡俗者。”刘公曰：“早晚当至？”曰：“明日合来。”刘公平旦往，少顷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满饮酒，谈谑极欢，旁若无人。良久曰：“世间还有得似我辈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后每忆之，不可寻求。及作刺史，往南中，过衡山县。时春初，风景和暖，吃冷淘一盘，香菜茵陈之类，甚为芳洁。刘公异之，告邮史曰：“侧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县有官园子王十八能种，所以馆中常有此蔬菜。”刘公忽惊记所遇道者之说，乃曰：“园近远？行去得否？”曰：“即馆后。”

刘 晏

唐朝宰相刘晏，年轻的时候喜欢道术，精心钻研，坚持不懈，但是没遇上什么异人。他曾经听说异人大多在闹市间，因为这种地方喧哗嘈杂，可以把行踪混杂在常人之中。后来他来到长安，走进一家药铺，偶然问起异人的事。药铺主人说：“曾经有三四位老人，戴着纱帽、拄着拐杖来喝酒，喝完就走。有时候他们也要药看看，也不多买。看样子他们不是凡俗之人。”刘晏说：“他们什么时候能来？”回答说：“明天应该来。”第二天，刘晏天亮的时候就来到药铺，不多时果然有三个道士来到这里，把酒打满就开始喝，又说又笑，十分高兴，旁若无人。好久才有个人说：“世上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吗？”另一个人说：“还有王十八。”喝完他们就走了。从此之后，刘晏常常想起这件事，却不能找到那些人。等到他做了刺史，至南方去上任，路过衡

山县。当时正是初春，风和日暖，他便吃了一碗冷面，冷面里的香菜、茵陈蒿等，味道又香又干净。刘晏感到奇怪，就对驿官说：“附近莫非有官宦人家居住吗？这菜是从哪儿弄来的？”回答说：“县里有个管菜园子的人叫王十八善于种菜，所以驿馆里常常有这样的菜。”刘晏忽然惊奇地想起所遇到的道士们讲过的话，就说：“菜园离这儿多远？走着去可以吗？”驿官说：“就在驿馆后边。”

遂往。见王十八，衣犊鼻灌畦，状貌山野，望刘公趋拜战栗。渐与同坐，问其乡里家属，曰：“蓬飘不省，亦无亲族。”刘公异疑之，命坐，索酒与饮，固不肯。却归，晏乃诣县，自请同往南中。县令都不喻，当时发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刘公渐与之熟，令妻子见拜之，同坐茶饭。形容衣服，日益秽弊，家人并窃恶之。夫人曰：“岂兹有异？何为如此？”刘公不懈。去所诣数百里，患痢，朝夕困极。舟船隘窄，不离刘公之所，左右掩鼻罢食，不胜其苦。刘公都无厌怠之色，但忧惨而已。劝就汤粥，数日遂毙。刘公嗟叹涕泣，送终之礼，无不精备，乃葬于路隅。

后一年，官替归朝。至衡山县，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将园子，去寻却回，乃应是不堪驱使。”刘公惊问何时归，曰：“后月余日即归，云奉处分放回。”刘公大骇，当时步至园中，茅屋虽存，都无所睹。邻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审其到县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发其墓，空存衣服而已。

数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将至属纆。家人妻子，围视号叫。俄闻叩门甚急，阖者走呼曰：“有人称王十八，令报！”一家皆欢跃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尽令去障蔽等及汤药，自于腰间取一葫芦

于是刘晏就去了。看到了王十八，他围着围裙正在浇菜，像山野人的模样，见了刘晏赶忙小步走上来参拜，害怕得打着哆嗦。他渐渐敢与刘晏坐到一起，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什么人，他说：“飘游不定，也没有亲族。”刘晏又奇怪又怀疑，让他坐下，要酒和他一起喝，他坚决不喝。回去之后，刘晏就到县里，请求让王十八和自己一起到南方去。县令一点也不理解，当时就打发王十八上路。王十八也

不怎么拒绝，穿着破衣草鞋，上船就走。刘晏渐渐和王十八熟了，就让妻子儿女拜见他，和他坐到一起喝茶用饭。王十八的脸和衣服，一天比一天脏，家里人都暗暗地讨厌他。夫人说：“这个人哪有神异之处？我们为何要如此？”刘晏坚持不懈。离要去的地方还有几百里，王十八得了痢疾，一天到晚极为困乏。船上的地方拥挤狭窄，他又不肯离开刘晏的身边，左右的人都捂着鼻子吃不下饭去，不堪忍受。刘晏却丝毫没有厌倦的表现，只是忧愁痛苦而已。他劝王十八喝点汤粥，可几天之后，王十八就死了。刘晏叹息哭泣，为王十八送终的礼仪，没有不完备的地方，便把他葬在路边。

一年后，刘晏因官职调动而回朝。又到衡山县，县令在郊外迎接他。坐下后县令说：“使君带走的那个种菜的，去了不久又回来了，应该是不听使唤吧。”刘晏吃惊地问什么时候回来的，县令说：“走后一个多月就回来了，说是你吩咐放回来的。”刘晏非常惊骇，当时就走到菜园里，茅屋虽然还在，却没见到王十八。邻人说：“王十八昨晚走了。”刘晏更加悔恨，对着茅屋连连下拜，哭着返回来。细推算王十八到县的日期，正是他在途中病死的那天。刘晏派人去打开王十八的坟墓，空留有衣服罢了。

刘晏几个月以后回到京城，在朝中做官，忽然得了重病，快要断气了。全家人围着他哭叫。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看门的跑进来喊道：“有个人自称是王十八，让我进来通报！”全家人都高兴地跳起来迎接拜见王十八。王十八微笑着来到刘晏躺着的地方，刘晏已经病得好长时间不认人了。王十八就让人把所有的盖的挡的东西和汤药全都拿走，自己从腰间取出一个葫芦

开之，泻出药三丸，如小豆大，用苇筒引水半瓯，灌而摇之。少顷腹中如雷鸣。逡巡开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状。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牵衣再拜，若不胜情。妻女及仆使并泣。王十八凄然曰：“奉酬旧情，故来相救。此药一丸，可延十岁，至期某却来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刘公固请少淹留，不可。又欲与之金帛，复大笑。后刘公拜相，兼领盐铁，坐事贬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复来曰：“要见相公。”刘公感叹颇极，延入阁中，又恳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还其药。”遂以盐一两，投水令饮。饮

讫大吐，吐中有药三丸，颜色与三十年前服者无异。王十八索香汤洗之。刘公堂侄，侍疾在侧，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视笑曰：“汝有道气，我固知为汝掠也。”趋出而去，不复言别。刘公寻痊愈。数月有诏至，乃卒。出《逸史》。

崔希真

大历初，钟陵客崔希真，家于郡西。善鼓琴，工绘事，好修养之术。二年十月初朔夜大雪，希真晨出门，见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门下。崔异之，请入。既去蓑笠，见神色毛骨，非常人也。益敬之。问曰：“家有大麦面，聊以充饭，叟能是乎？”老父曰：“大麦受四时气，谷之善者也。能沃以鼓汁，则弥佳。”崔因命家人具之，间又献松花酒。老父曰：“花涩无味。某野人也，能令其醇美。”乃于怀中打开，倒出来三丸小豆大小的药来，用苇筒接了半碗水，把药灌进刘晏的口中，并摇动他的身体。过一会儿刘晏肚子里有如雷鸣。再过一会儿他便睁开眼，一下子坐起来，完全不像原先有病的样子。夫人说：“王十八在这里。”刘晏便涕泪交流，拉着王十八的衣服叩拜不已，不胜感激的样子。妻子儿女及仆人也都哭了。王十八悲伤地说：“我为了报答旧情，所以来救你。这药一丸可延寿十年，到时候我再回来拿。”王十八喝了一碗茶就要走。刘晏坚决请他再留一会儿，他不答应。又想要给他金帛，他便大笑起来。后来刘晏做了宰相，兼管盐铁事务，因事获罪被贬到忠州，已经三十年了。忽然一天又得了病，王十八又来了，说：“要见刘相公。”刘晏万分感叹，把王十八迎进屋，又恳求他。王十八说：“你的病马上就好，把那药还回来吧。”于是他在一两盐扔到水里让刘晏喝。刘晏喝完了就大吐不止，吐出来的东西里有三丸药，药的颜色和三十年前吃的时候没什么两样。王十八要来香汤把三丸药洗了。刘晏的一个堂侄，此时正在刘晏身边照顾，他就抓了两丸吞了下去。王十八仔细看了看他笑着说：“你有道气，我本就知道会被你抢去。”王十八快步走出去，并没有告别。刘晏不久就康复了。几个月以后，皇帝的诏书到来，刘晏便遇害了。出自《逸史》。

崔希真

大历初年，钟陵郡西住着一个叫崔希真的人。他善于弹琴，精于绘画，又喜欢修炼道术。大历二年十月初一夜里下大雪，崔希真早晨出门，见一位老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在门下避雪。崔希真很奇怪，就请他进来。老人脱去蓑衣斗笠，看他的精神和骨骼容貌，不是个平常人。崔希真对老人更敬重了。他问老人说：“我家里有大麦面，姑且可以当饭吃，您能吃这种东西吗？”老头说：“大麦受四时之气，是谷物中的佳品。能浇上豉汁，就更好了。”崔希真就让家人备饭，其间又献上松花酒。老头说：“松花涩而无味。我是乡下人，能让它变得醇美。”于是从怀里

取一丸药，色黄而坚。老人以石碎之，置于酒中，则顿甘美矣。复以数丸遗希真，希真请问，老父笑而不答。崔入宅，于窗窥之，见老父于帟幄前所挂素上，如有所涂，瞬息而罢。崔少顷具饌献，受而不辞。崔后入内，出已去矣。遂践雪寻迹。数里至江，入芦洲中，见一大船，船中数人，状貌皆奇，而樵客在侧。其人顾笑曰：“葛三乃见逼于伊人！”回谓崔曰：“尊道严师之礼，不必然也。”崔拜而谢之。归视幄中，得图焉，有三人、二树、一白鹿、一药笈。其二人盖方外之状，手执玄芝采药者，一仙；树似柏，皆断；笈为风雨所败。枯槁之状，根相连属，皆非常意所及。后将图并丸药，诣茅山，问李涵光天师。天师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画也。”李君又曰：“写神人形状于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寿过松柏也。其药乃千岁松胶也。”出《原化记》。

韦老师

嵩山道士韦老师者，性沉默少语，不知以何术得仙。常养一犬，多毛黄色，每以自随。或独坐山林，或宿雨雪中，或三日五日至岳寺，求斋余而食，人不能知也。唐开元末岁，牵犬至岳寺求食，僧徒争竞怒，问何故复来。老师云：“求食以与犬耳。”僧发怒慢骂，令奴盛残食，与乞食老道士食，老师悉以与犬。僧之壮勇者，又慢骂，欲毆之。

取出一丸黄色的、挺坚硬的药来。老人用石头把它捣碎，放到酒里，酒就立时变得甜美了。他又把几丸药送给崔希真，崔希真打听这是什么药，老人笑而不答。崔希真进到屋里，从窗子偷偷地看，见老人在帟帐前挂的白绢上，好像在涂抹什么，很快就结束了。不一会儿崔希真准备好了饭食给老人吃，老人没有推辞就吃了起来。崔希真后来又进到屋里，再出来的时候老人已经走了。于是崔希真踏着雪去寻找老人的踪迹。走了几里，来到江边，走进长满芦苇的江心小洲，看见一条大船，船上有几个人，相貌都很奇特，有个打柴的站在一边。那人回头笑着说：“葛三竟然被这个人逼住了！”又回身对崔希真说：“就是再尊师重道的礼节，也不必这样。”崔希真下拜致谢。他回去到帟帐中一看，得到一张图，图上有三个人、两棵树、一只白鹿、一个药箱。其中两个人像是世外高人的样子，还有一个手拿玄芝的采药人，是一位仙人；画上的树像柏树，枝干全都折断；药箱被风雨吹打破坏。树木枯槁的样子，树根连在一起，都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后来崔希真拿着图和丸药到茅山，向李涵光天师请教。天师说：“这是仙人葛洪的三儿子画的。”李天师又说：“在朽木下画神仙的形象，意思是得道成仙的人寿命比松柏还长。那药就是千年松的松脂。”出自《原化记》。

韦老师

嵩山道士韦老师，性情沉默，少言寡语，不知他凭着什么样的道术成了神仙。他曾经养了一只狗，是黄色的，毛很多，常常让它跟在自己身边。他有时候独自坐在山林里，有时候在雨雪之中过夜，有时候每隔三天五天就到嵩山上的寺庙里去，要剩下的斋饭吃，人们都不知道他是神仙。唐朝开元末年，他牵着狗到山上的寺庙里要饭吃，和尚们生气地和他争吵，责问他为什么又来了。韦老师说：“我要饭喂狗而已。”和尚生气地辱骂他，让奴仆盛了一些剩饭，给这个要饭的老道士吃，韦老师把这些剩饭全都喂了狗。有一个健壮胆大的和尚又大骂，想打韦老师。

犬视僧色怒，老师抚其首。久之，众僧稍引去。老师乃出，于殿前池上洗犬。俄有五色云遍满溪谷。僧骇视之，云悉飞集池上。顷刻之

间，其犬长数丈，成一大龙。老师亦自洗濯，服绡衣，骑龙坐定，五色云捧足，冉冉升天而去。僧寺作礼忏悔，已无及矣。出《惊听录》。

麻阳村人

辰州麻阳县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复出，人射中猪。猪走数里，入大门。门中见室宇壮丽，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随后，问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随逐而来。”老人云：“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帻，或樗蒲，或奕棋，或饮酒。童子至饮所，传教云：“公令与此人一杯酒。”饮毕不饥。又至一所，有数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书，状如听讲。久之却至公所。公责守门童子曰：“何以开门，令猪得出入而不能知？”乃谓人曰：“此非真猪，君宜出去。”因命向童子送出。人问老翁为谁，童子云：“此所谓河上公，上帝使为诸仙讲《易》耳。”又问君复是谁，童子云：“我王辅嗣也，受《易》已来，向五百岁，而未能通精义，故被罚守门。”人去后，童子蹴一大石遮门，遂不复见。出《广异记》。

那狗见了和尚的表现也生气了，韦老师抚摸着它的头。过了一会儿，和尚们渐渐走了。韦老师这才从寺里出来，在大殿前的水池边洗那只狗。顷刻间有五色云布满山谷。和尚们吃惊地看着这些云，云彩全都飞来集中在水池之上。顷刻之间，那只狗长成几丈长，成为一条大龙。韦老师也自己洗净身体，穿薄纱衣服，骑到龙背上坐好，五色云捧着龙足，慢慢地升到天上去了。寺庙里举行仪式表示忏悔，已经来不及了。出自《惊听录》。

麻阳村人

辰州麻阳县有一位村民，因为有一头猪吃了他家的庄稼，他很生气，就拿着弓箭等在那里。后来有一天猪又来了，这人射中了那猪。猪跑出几里，走进一座大门。门里的屋宇很壮丽，有一位老人迎出来，胡须雪白，拄着拐杖，青衣童子跟在他身后，他问村民为什么到这里来。村民说：“猪吃了我的庄稼，我射中了猪，追猪追到这里

来。”老人说：“有人牵牛走路踩了别人的庄稼，就把人家的牛抢去，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老人让一个童子给这个人酒喝。往前走了几十步，来到一个大厅，看到一群仙人。仙人穿着羽毛衣服，戴着黑色头巾，有的在玩樗蒲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喝酒。童子走到喝酒的地方，说道：“老人让给这个人一杯酒喝。”这个人喝了一杯酒之后，就不觉得饥渴了。又来到一个地方，有几十张坐榻，每张坐榻上都坐着一个人，每人拿着书，样子像在听讲。过了一会儿，又回到老人那地方。老人责备守门的童子说：“你为什么开门，让猪跑进跑出还不知道？”于是对村民说：“这不是真猪，你应该出去了。”于是就让刚才的童子把村民送出去。村民问那老人是谁，童子说：“这就是世上所说的河上公，上帝派他来给神仙们讲《易经》。”又问童子是谁，童子说：“我叫王辅嗣，学习《易经》快五百年了，还没能理解它精深微妙的义理，所以被罚在这里守门。”村民走后，童子踢一块大石头挡上门，就再也看不见猪来吃庄稼了。出自《广异记》。

慈心仙人

唐广德二年，临海县贼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风，东漂数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耀。回舵就泊，见精舍，琉璃为瓦，玳瑁为墙。既入房廊，寂不见人。房中唯有胡□子二十余枚，器物悉是黄金，无诸杂类。又有衾茵，亦甚炳焕，多是异蜀重锦。又有金城一所，余碎金成堆，不可胜数。贼等观不见人，乃竞取物。忽见妇人从金城出，可长六尺，身衣锦绣上服紫绀裙。谓贼曰：“汝非袁晁党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须尔何与，辄敢取之！向见□子，汝谓此为狗乎？非也，是龙耳！汝等所将之物，吾诚不惜，但恐诸龙蓄怒，前引汝船，死在须臾耳！宜速还之。”贼等列拜，各送物归本处。因问此是何处，妇人曰：“此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处。汝等无故与袁晁作贼，不出十日，当有大祸，宜深慎之。”贼党因乞便风，还海岸。妇人回头处分，寻而风起。群贼拜别，因便扬帆，数日至临海。船上沙涂不得下，为官军格死，唯妇人六七人获存。浙东押衙谢詮之配得一婢，名曲叶，亲说其事。出《广异记》。

慈心仙人

唐朝广德二年，临海县有一个叫袁晁的贼寇去劫掠永嘉。他的船遇上大风，向东漂出几千里，远远望见一座山，山上的树木青翠茂密，还有五色闪耀的城墙。他便转舵停船，见到一座精舍，用琉璃做的瓦，用玳瑁砌的墙。走进屋子，寂静无人。屋里只有二十多只小狗崽，器物全是用黄金做的，没有各种杂物。又有被褥，也很华丽，大多是西蜀出产的贵重织锦。还有一座金子城，多余的碎金子一堆一堆的，数不胜数。贼人们见屋里没人，就争抢着拿东西。忽然发现一位妇人从金子城里走出来，她约有六尺高，身上穿着锦绣上衣，紫色纱裙。她对贼人们说：“你们不是袁晁的同伙吗？怎么能到这里来？这些东西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就敢拿？刚才见到的小狗，你们以为是狗吗？不是的，那是龙啊！你们拿走的东西，我实在不珍惜，只怕那些龙压不住怒火，前去拉你们的船，你们就死在旦夕了！你们应该马上把东西放回去。”贼人们站成一排下拜，各把东西送回原处。于是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妇人说：“这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的地方。你们无缘无故就跟着袁晁做贼，不出十天，就得有一场大祸，应该特别小心。”贼人们于是乞求妇人刮一阵顺风，让他们回到海岸。妇人回头布置了一下，不一会儿就起了风。贼人们下拜告别，于是就扬帆起程，几天就回到临海县。船搁浅在泥沙之中走不脱，贼寇全被官兵击杀，只剩下六七个妇人活了下来。浙东押衙谢詮之分到一个婢女，名字叫曲叶，是她亲口讲的这件事。出自《广异记》。

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

巴邛人 章仇兼琼 石 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许 碯 杨云外 杜 惊 南岳真君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园，因霜后，诸橘尽收。余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橘，剖开，每橘有二老叟，须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仅尺余，谈笑自若。剖开后，亦不惊怖，但与决赌。赌讫，叟曰：“君输我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枚，紫绢帔一副，绛台山霞实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钟，阿母女态盈娘子躋虚龙缟袜八双。后日于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待不得。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摘下耳。”又一叟曰：“仆饥矣，须龙根脯食之。”即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毫厘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随满。食讫，以水噉之，化为一龙。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云起，须臾风雨晦冥，不知所。巴人相传云：

巴邛人

巴邛一带有个人，不知姓什么。他家有座橘园，下霜之后，其他橘子都收下来了，还剩下两个很大的橘子，有三四个斗盎那么大。他觉得这两个橘子很奇怪，便让人上去摘下来。它们的重量也和平常的橘子一样，剖开来，每个橘子里都有两个老头儿，胡须眉毛都是白色的，全身肌肤红润，都面对面下象棋，身高只有一尺多，谈笑自如。橘子剖开之后，他们也不惊慌，照样和对方赌胜负。赌完之后，一个老头儿说：“你输给我海龙神第七个女儿的头发十两、仙女智琼的额黄涂饰十二枚、紫色绢披肩一副、绛台山的霞实散二庾、瀛洲的玉屑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盅、阿母女态盈娘子躋虚龙白袜八双。后天在

王先生青城草堂给我吧。”又有一个老头儿说：“王先生答应来，竟还是没等来。桔中的乐趣，与商山相比并不逊色；只是不能深根固蒂，还是让人家给摘下来了。”又一个老头儿说：“我饿了，需要吃龙根脯了。”说完就在衣袖中抽出一个草根，粗细一寸左右，形状盘曲像龙一样，头尾具备丝毫不差。老头儿就削着它吃，那草根却边削边长。老头吃完，口含清水喷它，就变成一条龙。四个老头儿一起骑上，龙的爪下排出云雾，从容不迫地飞了起来，片刻之间风雨茫茫，天昏地暗，四个老头儿和龙不知哪里去了。巴人们相传：

百五十年已来如此，似在隋唐之间，但不知指的年号耳。出《玄怪录》。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尚书镇西川，常令左右搜访道术士。有一鬻酒者，酒胜其党，又不急于利，赊贷甚众。每有纱帽藜杖四人来饮酒，皆至数斗，积债十余石，即并还之。诙谐笑谑，酣畅而去。其话言爱说孙思邈，又云：“此小儿有何所会？”或报章仇公。乃遣亲吏候其半醉，前拜言曰：“尚书令传语：‘某苦心修学，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俯赐许否？’”四人不顾，酣乐如旧。逡巡，问酒家曰：“适饮酒几斗？”曰：“一石。”皆拍掌笑：“太多！”言讫，不离席上，已不见矣。使者具报章仇公，公遂专令探伺。自后月余不至。一日又来，章仇公遂潜驾往诣，从者三四人。公服至前，跃出载拜。公自称姓名。相顾徐起，唯柴烬四枚，在于坐前，不复见矣。时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诏召孙公问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绝高，每游人间饮酒，处处皆至，尤乐蜀中。”自后更令寻访，绝无踪迹。出《逸史》。

石 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历中，遇疾一百五十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这样流传着，此事好像是在隋唐之间，只是不知道具体年号罢了。出自《玄怪录》。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尚书镇守西川时，经常派他的手下人察访有道术的人。有一个卖酒的人，他的酒好，胜过同行，他又不着急赚钱，所以赊欠他酒钱的人很多。经常有四个戴着纱帽、拄着藜茎拐杖的人来饮酒，他们的酒量都有好几斗，积累的酒债达到十多石，然后再一起还给酒家。他们总是谈笑诙谐，饮至尽兴才离去。他们谈话的时候喜欢谈论孙思邈，还说：“这个小子会些什么？”有人把此事报告给章仇兼琼。章仇兼琼就派他的亲信小吏前去，等到他们四人喝到半醉，上前拜见说：“章仇尚书让我传他的话：‘我苦心修行学道，知道仙人们在这里，想来拜见问候各位，不知各位能否屈尊应允？’”那四个人不予理睬，照样尽兴饮酒作乐。过了一会儿，他们问酒家说：“刚才我们喝几斗酒了？”酒家回答说：“喝了一石了。”他们都拍掌大笑说：“太多了！”说完，没见他们离开席位，就已经不见了。派去的人把所见都报告给了章仇兼琼，章仇兼琼于是派专人去打探他们的消息。从这以后，他们一个月没来。有一天又来了，章仇兼琼听到报告后就秘密地亲自前往，有三四个人跟随。他穿着官服来到他们跟前，快速上前拜了又拜。他还说出了自己的姓名。那四个人相互看了看慢慢地站起来，只有四块烧剩下的柴炭立在座位之前，人已经不见了。当时玄宗皇帝喜好道术，章仇兼琼就向玄宗皇帝奏明了这件事，玄宗下诏召见孙公询问此事。孙公说：“这是太白酒星，仙品极高，常常漫游到人间饮酒，各处都去，尤其喜欢蜀中。”从此以后玄宗皇帝又派人四处寻访，但却没有一点踪迹。出自《逸史》。

石 巨

石巨是胡人，住在幽州，喜好服食丹药。大历年间，他得病百余日，形体羸瘦，而神气不衰。忽谓其子曰：“河桥有卜人，可暂屈致问之。”子还云：“初无卜人，但一老姥尔。”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卧堂前纸榻中。姥径造巨所，言甚细密。巨子在外听之，不闻。良久姥去。后数日，旦有白鹤从空中下，穿巨纸榻，入巨所，和鸣食顷。俄升空中，化一白鹤飞去。巨子往视之，不

复见巨。子便随鹤而去，至城东大墩上，见大白鹤数十，相随上天，冉冉而灭。长史李怀仙召其子问其事，具答云然。怀仙不信，谓其子曰：“此是妖讹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内苦旱，当为致雨，不雨杀汝。”子归，焚香上陈。怀仙使金参军赍酒脯，至巨宅致祭。其日大雨，远近皆足。怀仙以所求灵验，乃于巨宅立庙，岁时享祀焉。出《广异记》。

李山人

李中丞汶，在朝日，好术士。时李山人寓居门馆，汶敬之。汶有子数人，其长曰元允，先与襄阳韦氏结婚，乃自京之襄阳，远就嘉会。发后，山人白汶曰：“贤郎有厄，某能相救，只要少时不交人事，以图静处。”汶许之。山人别居，良久出曰：“贤郎厄已过，然所乘马死，从者毙其一。身少见血，余无大损。”汶疑信半之，乃使人至襄州，沿路侦候。

一百多天，身体虽然消瘦，但精神不减。有一天，他忽然对他的儿子说：“河桥有个卜卦的人，可以去把他请来问一问。”他的儿子回来，说：“并没有什么卜卦的人，只有一个老妇人而已。”石巨说：“正是这个人，可以请来。”儿子便邀请老妇人到家里。石巨躺在正屋前的榻扇里。老妇人径直到石巨的住处去，同石巨说话的声音很细很小。石巨的儿子在外面听他们说话，但听不见。过了好长时间，老妇人才离开。几天后，早晨有许多白鹤从空中飞来，穿过石巨的榻扇，进入石巨的住处，互相应和着鸣叫了大约有一顿饭的工夫。过了一会儿，石巨便升到空中，变成一只白鹤飞走了。他的儿子去看他，已经不见了。儿子便追随白鹤而去，到了城东的大土堆上，看见几十只大白鹤，互相跟随着飞上天，慢慢飞远消失了。长史李怀仙找来石巨的儿子询问那件事，他一五一十地回答了。但李怀仙不信，对石巨的儿子说：“这是妖妄之事，你父亲如果真是得道成仙了，我们境内大旱，你父亲就应该给我们送雨来，如果天不下雨就杀了你。”石巨的儿子回来，焚香上告苍天。李怀仙派金参军拿着酒肉，到石巨家来进行祭祀。那天下了大雨，远近的雨水都很充足。李怀仙因为所求很灵验，就在石巨家立了一座庙，每年都按时节进行祭祀。出自《广异记》。

李山人

御史中丞李汶，在朝为官时，喜爱术士。当时李山人寄居在李汶门下，李汶很敬重他。李汶有好几个儿子，长子名叫元允，先前和襄阳韦氏定亲，于是从京城到襄阳，离家远行去完婚。出发以后，李山人告诉李汶说：“你的儿子路上有灾难，我能相救，只是需要暂时不与别人交际应酬，因此我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环境。”李汶答应了他。李山人就另居别处，过了好长时间，李山人出来对李汶说：“你儿子的灾难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所骑的马死了，跟随的仆人死了一个。他身上流了一点血，其余没有大的损失。”李汶对此半信半疑，就派人到襄州去，沿路探查验证。

使回得信云：“中道过大桥，桥坏，马死奴毙。身为横木决破颐颌间，少许出血，寻即平复。”公叹异之。后忽辞云：“某久此为客，将有没化之期。但益怅然。”汶曰：“何忽若是？”曰：“运数且尔，亦当委顺。”汶曰：“然可少留乎？”曰：“可。”汶固留之。月余又云：“欲遂前期。”汶又留半月，曰：“此须去矣。”乃晨起，与汶诀别。其后诸相识人家，皆云同日见李山人来告别。初别时曰：“某有少事，欲言之于第三郎君。”问何事，乃云：“十五年后，于昆明池边，见人家小儿颊有疵者，即某身也。”乃行。其后亦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虚二老人，相契为友。多游嵩华二峰，采松脂茯苓为业。二人因携酿酝，陟芙蓉峰，寻异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倾壶饮，闻松稍有二人抚掌笑声。二公起而问曰：“莫非神仙乎？岂不能下降而饮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二公曰：“敬闻命矣。”遂久伺之。

忽松下见一丈夫，古服俨雅；一女子，鬟髻彩衣。俱至。

使者回来，李汶得到儿子的信说：“中途过大桥，桥坏了，骑的马死

了，跟随的奴仆也死了。我的面颊和下巴之间被横木划破，流了一点血，不久就痊愈了。”李汶惊叹诧异。后来李山人忽然向李汶辞别说：“我长久在这里做客，将要到死亡的期限了。留在这里只会增加你的惆怅。”李汶说：“怎么忽然至于这样啊？”李山人说：“运数使然，也应当顺从。”李汶又说：“还可以少留一段时间吗？”李山人说：“可以。”李汶因此留下了他。过了一个多月，李山人又说：“要履行之前的约定。”李汶又留了他半个月，李山人说：“这回必须离开了。”于是他早晨起来，与李汶辞别。那以后许多与李山人相识的人家，都说同是那一天看见李山人来到自己家告别。李山人最初在李汶家告别时说：“我有点小事，要告诉给三公子。”问他什么事，却说：“十五年后，在昆明池边，看见人家小孩面颊有个小疤痕的，就是我。”说完就走了。以后也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原化记》。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年，有陶太白、尹子虚二位老人，相交深厚，成为要好的朋友。他们经常游览嵩山和华山，以采集松脂和茯苓为业。一次他们携带着酿造的好酒，登上芙蓉峰，去寻找奇异的地方。他们在大松树林里休息，顺便倒出酒壶中的酒来喝，忽然听到松树梢上有两个人拍掌大笑。陶、尹二公站起身来发问说：“莫非你们是神仙吗？能不能落下来饮一杯酒？”大笑的人说：“我们二人不是山精木怪。我是秦朝的役夫，她是秦朝宫中的宫女。闻到你们酒的香气，很想一醉。只是因为我们的形体改变，毛发怪异，唯恐你们害怕，就没能随便落下去。你们只需安心地稍等片刻，我们回洞换了衣服就来，希望不要匆忙地舍弃我们而去。”陶、尹二公说：“我们敬听仙人之命。”于是一直在那里等待他们。

忽然松树出现一个男子，身上穿着古服，庄重雅致；还有一个女子，头梳环形发髻，身上穿着彩衣。两个人一起来了。

二公拜谒，忻然还坐。顷之，陶君启：“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获拜侍，愿怯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术，求不死药。因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

人，将之海岛。余为童子，乃在其选。但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石桥之柱欹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鱼腹，犹贪雀生，于难厄之中，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而易姓业儒。不数年中，又遭始皇煨燬典坟，坑杀儒士。搢绅泣血，簪绂悲号。余当此时，复是其数。时于危惧之中，又出奇计，乃脱斯苦。又改姓氏为板筑夫，又遭秦皇歛信妖妄，遂筑长城，西起临洮，东之海曲。陇雁悲昼，塞云咽空。乡关之思魂飘，砂碛之劳力竭。堕趾伤骨，陷雪触冰。余为役夫，复在其数。遂于辛勤之中，又出奇计，得脱斯难。又改姓氏而业工，乃属秦皇帝崩，穿凿骊山，大修茔域，玉墀金砌，珠树琼枝，绮殿锦宫，云楼霞阁。工人匠石，尽闭幽隧。念为工匠，复在数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凡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宫人，同为殉者。余乃同与脱骊山之祸，共匿于此。不知于今经几甲子耶？”二子曰：“秦于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兴亡之事，不可历数。”二公遂俱稽顙曰：“余二小子，幸遇大仙。

陶、尹二公起身参拜，他们愉快地围坐在一起。过了一会儿，陶公问：“二位神仙是什么朝代人？因为什么到了这里？既然我们能得到拜识神仙的机会，请帮我们弄通还未领悟的道理。”古男子说：“我是秦朝的役夫，本是秦地人。等到稍微长大一点，碰上始皇帝好神仙术，寻找长生不死药。因而被徐福煽惑，搜寻童男童女一千人，将送到海岛上。我是童子，于是在挑选之列。只见海上惊涛骇浪，簇聚在一起有如堆雪，海市蜃楼耸立在空中，看见石桥的柱石将要倾倒，蓬莱峰峦云雾渺茫。由于害怕葬身鱼腹，还贪恋人生，我就在危难之中，想出一条奇计，于是逃脱了这场灾祸。回来以后就更名改姓，以儒学为业。不几年，又遇到秦始皇焚烧典籍文献，活埋杀害儒生。当时的读书人泣泪成血，哭天喊地。我在这个时候，又正好是那行列中的一个。当时在危险恐惧之中，又想出一条奇计，才逃脱了这场苦难。之后，我又更名改姓当筑造泥墙的苦工，又遇上秦始皇帝忽然听信妖言妄说，于是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到海边。当时陇西的鸿雁白昼悲鸣，边塞的愁云密布天空。思乡之情使人魂魄飘散，大漠戈壁的劳苦使人精疲力竭。毁落脚趾，损伤骨骼，趴冰卧雪，苦不堪言。我是役夫，又正好在这个行列之中。就在辛苦的劳役中，我又想出一

条奇计，才摆脱了这场灾难。之后，我又改名换姓当工匠，却赶上秦始皇帝死了，大兴土木，穿凿骊山，广修墓地，玉铺台阶，金砌平地，珍珠做树，美玉为枝，楼台殿阁，豪华绮丽。而工人石匠，全都被活埋在幽冥般的墓道之中。考虑到自己是个工匠，又在这个行列中，就又想出一个奇谋，才摆脱了这场苦难。总共四次想出奇特的计谋，都逃脱了大祸。我知道自己生不逢时，于是逃到这座山中，吃松脂和树木果实，才得以延年益寿。这个毛女，是秦朝的宫女，和我一样，也是殉葬的人。我和她一起逃脱了骊山的灾祸，共同隐藏在这里。不知秦朝到现在经过了多少甲子了？”陶、尹二公说：“秦到现在，继承正统的有九个朝代，长达一千多年。其中兴衰更替的事，数不胜数。”陶、尹二公于是都以额碰地参拜说：“我们两个小辈，有幸遇见大仙。”

多劫因依，使今谐遇，金丹大药，可得闻乎？朽骨腐肌，实翼麻荫。”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猱狢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实之法，可得闻乎？”曰：“余初饵柏子，后食松脂，遍体疮疡，肠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肤莹滑，毛发泽润。未经数年，凌虚若有梯，步险如履地。飘飘然顺风而翔，皓皓然随云而升。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带。天地尚能覆载，云气尚能郁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二公拜曰：“敬闻命矣。”

饮将尽，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壶而吟曰：“饵柏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尘寰。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饷云游碧落间。”毛女继和曰：“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远翠微。箫管秦楼应寂寂，彩云空惹薜萝衣。”古丈夫曰：“吾与子邂逅相遇，那无恋恋耶？吾有万岁松脂、千秋柏子少许，汝可各分饵之，亦应出世。”二公捧授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当去矣！善自道养，无令漏泄伐性，使神气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别，但觉超然，莫知其踪去矣。旋见所衣之衣，因风化为花片蝶翅，而扬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

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满口，履步而尘埃去身。

这也是多少劫的因缘，我们才能在此相遇，金丹仙药之事，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们是俗骨凡胎，腐朽不堪，确实需要庇荫保护。”古男子说：“我本来是凡人，只是能够断绝那些俗念，又吃树木的果实，才得以凌虚踏空。年深日久，毛发变得深青透红，不知道生和死、俗和仙。与鸟兽为邻，和猿猴同乐。飞腾自由自在，云气相随，忘记了形体得失，没有性也没有情。不知道金丹仙药是什么东西。”陶、尹二公说：“大仙吃树木果实的方法，可以告诉我们吗？”古男子说：“我开始吃柏树子，后来吃松脂，全身长满了脓疮，腹中疼痛。但不到一个月，皮肤明亮光滑了，毛发也油润有了光泽。没经过几年，凌虚踏空就像有梯子一样，走险路就像走平地一样。轻飘飘地好像浮在空中顺风飞翔，在广阔无边的天空中随云而升。慢慢地和虚无融为一体，与造化同在。你和我，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同。集中精神就精神爽朗，静心养气就元气清爽。保守住胎根，含藏住命带。只要天地还能够覆载万物，云气还能够凝聚蒸腾，日月还能够显示黑夜白昼，山川还能够融合凝聚，我的身体就不会败坏。”陶、尹二公拜谢说：“敬听仙人之命。”

酒将要喝完的时候，古男子折下一根松枝，敲打玉壶并吟诗道：“饵柏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尘寰。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饷云游碧落间。”毛女接着和诗说：“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远翠微。箫管秦楼应寂寂，彩云空惹薜萝衣。”古男子说：“我和你们邂逅相遇，哪能不留恋呢？我这里有一点儿万年的松脂和千年的柏子，你们可以各分一半把它吃了，这样你们也会超脱尘世的。”陶、尹二公双手接过并拜谢，就用酒吞吃了。二位仙人说：“我们该走了！你们自己要好好地修真养性，不要泄漏元阳败坏身体，让元气暴露于身体之外。”陶、尹二公与二位仙人拜别，只觉得二位仙人超然飞升，却不见他们的踪迹了。不久看他们所穿的衣服，被风一吹都变成了花瓣蝶翅，飞扬在空中。陶、尹二公现在隐居在莲花峰上，二人的脸色微微发红，毛发全变成了绿色，说话时满口喷出芬芳的气味，迈步走路时尘土却不沾身体。

云台观道士往往遇之，亦时细话得道之来由尔。出《传奇》。

许 碯

许碯，自称高阳人也。少为进士，累举不第。晚学道于王屋山，周游五岳名山洞府。后从峨眉山经两京，复自襄汴，来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罗浮，无不遍历。到处皆于石崖峭壁人不及处题云：“许碯自峨眉山寻偃月子到此。”睹笔踪者，莫不叹其神异，竟莫详偃月子也。后多游芦江间，常醉吟曰：“阆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好事者或诘之。曰：“我天仙也，方在昆仑就宴，失仪见谪。”人皆笑之，以为风狂。后当春景，插花满头，把花作舞，上酒家楼醉歌，升云飞去。出《续神仙传》。

杨云外

唐乾宁中，云安县汉城宫道士杨云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异常。前进士钱若愚甚敬之。一旦斋沐诣其山观，宿于道斋。翌日虔诚敛衽而白之曰：“师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虽聆其说，果有之乎？”杨曰：“有之，我即其人也。若示以飞空蹑虚，履水蹈火，即日有千万人就我，不亦烦褻乎！”因腾跃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顙，自是信有神仙矣。出《北梦琐言》。

云台观的道士经常遇见他们，他们也时常细致地述说他们得道的原因。出自《传奇》。

许 碯

许碯，自称是高阳人。年轻时参加进士科考试，但是屡次应举都没考中。晚年在王屋山学道，周游过五岳名山洞府。后来又从峨眉山经两京，又由襄州、汴州来到江淮一带，茅山、天台山、四明山、仙都山、委羽山、武夷山、霍桐山、罗浮山，没有不游遍的。所到之处，都在悬崖峭壁、人上不去的地方题字说：“许碯从峨眉山寻偃月子到此。”看见他笔迹的人，没有不赞叹他的神异的，但终究不知道偃月子是谁。许碯后来常漫游在芦江一带，他曾经酒醉吟诗说：“阆

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好事的人问他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是天仙，方才在昆仑山上参加宴会，因为有失礼仪被贬谪下界。”人们都笑他，认为他是疯子。后来正值春天，他满头插着鲜花，手握花束起舞，到酒楼上去醉酒作歌，升上彩云飞走了。出自《续神仙传》。

杨云外

唐乾宁年间，云安县汉城宫的道士杨云外，经常用喝酒隐藏自己的才能，然而言行举止不同常人。有个尚未授官的进士钱若愚非常敬重他。一天，钱若愚斋戒沐浴后到杨云外的道观，晚上住在道观的斋房里。第二天，他整一整衣襟虔诚地对杨云外说：“师丈，晚辈凡俗浅陋，关于神仙的事，虽然听了他们的一些传说，果真有这种事情吗？”杨云外回答说：“有这种事情，我就是传说的那种人。如果显示出飞空凌虚、赴水蹈火的本领，那样每天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找我，不是使人厌烦吗？”说完，杨云外就飞跃腾空，慢慢地在空中上升，很长时间才下来。钱若愚以额碰地叩拜，从这以后就相信有神仙了。出自《北梦琐言》。

杜 惊

杜邠公惊，为小儿时，常至昭应观与群儿戏于野。忽有一道士，独呼惊，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读书，勿与诸儿戏。”指其观曰：“吾居此，颇能相访否？”既去。惊即诣之。但见荒凉，他无所有。独一殿巍然存焉，内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详视其像，颇类向所见道士。乃半面为漏雨所淋故也。出《玉泉子》。

南岳真君

南岳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须纸钱？有所未谕。”既而夜梦真君曰：“纸钱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须此！”由是岳中益信重之。出《北梦琐言》。

杜 惊

邠国公杜惊，小时候常到昭应观和很多孩子在观外野地里玩。忽然有一个道士，只招呼杜惊，用手抚摩他说：“公子应该勤奋读书，不要和那些小孩子玩。”道士又指着那道观说：“我住在这儿，你能不能去看望我？”道士说完就离开了。杜惊就到观内去看望道士。进观之后，只见一片荒凉，别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座宫殿巍然耸立在那里，内有老君的塑像。方才看见那个道士的半边脸是紫黑色的，到这儿详细看那老君塑像，很像方才他看见的那个道士。这是塑像的半边脸被漏雨所淋的缘故。出自《玉泉子》。

南岳真君

南岳衡山的道士秦保言，在焚香修行方面很勤奋。他曾经问南岳真君说：“上仙为什么需要纸钱呢？我有些不理解。”不久秦保言夜里梦见真君说：“纸钱是阴间的官吏要人进贡的，我怎么需要这个？”由于这个原因，南岳山中更加尊信南岳真君了。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师 王 老 黑 叟 刘无名

薛尊师

薛尊师者，家世荣显。则天末，兄弟数人，皆至二千石。身为阳翟令。而数年间，兄弟沦丧都尽。遂精心归道，弃官入山，妻儿悉弃。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愿从之。杖策负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陈，云知近有仙境。薛遂求问其路。陈曰：“吾有小事诣都，约三日而回，回当奉导。君且于此相待。”薛与唐子止于路口。陈至期而至。陈曰：“但止于此，吾当入山求之，知所诣，即来相报。”期以五日，既而过期，十日不至。薛曰：“陈生岂相给乎？吾当自往。”遂缘磴入谷三四十里。忽于路侧见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陈山人也。唐子谓尊师曰：“本入山为求长生，今反为虎狼之餐。陈山人尚如此，我独何人？不如归人世以终天年耳。”尊师曰：

薛尊师

有位薛尊师，家世荣耀显贵。武则天统治末年，他们兄弟几人，俸禄都达到两千石。他自己也官居阳翟县令。但几年之间，他的兄弟们死的死亡，都不在了。于是他决心皈依道教，放弃官职进入深山，连妻子儿女都抛弃了。他招集志趣相同的人，但只有县里的小吏唐臣，愿意跟随他。他们拄着拐杖，背着行囊，向嵩山山口走去。路上忽然遇见一个人，从山里面出来。这人自己说是求道的，姓陈，并说他知道附近有仙境。薛尊师就问他去仙境的道路。姓陈的说：“我有点小事要到都城去，大约三天就回来了，回来后给你们作向导。你们暂且在这里等候。”薛尊师和唐臣就停在路口。姓陈的到约定的日子就回来了。他说：“你们先留在这里，我先进山寻找那个地方，知道了要去的地方，立刻回来相告。”当时他们约定以五天为期限，

可已经过了期限，十天那个姓陈的还没来。薛尊师说：“陈生难道是欺骗我们吗？我们应当自己去。”于是他们沿着石头台阶进入山谷，走了有三四十里。忽然在路旁看见一个死人，已经被虎吃了一半，这个人正是陈山人。唐臣对薛尊师说：“本来入山是为了寻求长生不死的，现在反倒成为虎狼的食物。陈山人尚且如此，我们算什么入呢？不如回到人世间以终天年罢了。”薛尊师说：

“吾闻嵩岳本灵仙之地，岂为此害？盖陈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归，吾当终至。必也不幸而死，终无恨焉。”言讫直往。唐亦决意从之。夜即宿于石岩之下，昼则缘磴而行。

数日，忽见一岩下，长松数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药之状。薛遂顶礼求诸，道士曰：“吾虽至此，自服药耳。亦无术可以授君。”俄睹一禅室中，有一老僧。又礼拜求问，僧亦无言。忽于僧床下见藤蔓缘壁出户，僧指蔓视。薛遂寻蔓出户，其蔓傍岩壁不绝，经两日犹未尽。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数人，围棋饮酒。其陈山人亦在。笑谓薛曰：“何忽而至？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见俗人于此伐薪采药不绝。问其所，云：“终南山紫阁峰下，去长安城七十里。”尊师道成后入京，居于昊天观，玄风益振。时唐玄宗皇帝奉道，数召入内礼谒。开元末，时已百余岁，忽告门人曰：“天帝召我为八威观主。”无病而坐亡，颜色不变。遂于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户。每至夜，辄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术。后以俗人礼谒烦杂，遂敕塞其塔户。唐君后亦为国师焉。出《原化记》。

王 老

有王老者，常于西京卖药，累世见之。李司仓者，家在胜业里，知是术士，心恒敬异，待之有加。故王老往来依止李氏，且十余载。李后求随入山，王亦相招。遂仆御数人，

“我听说嵩山本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怎么会受这种伤害？大概是陈山人用这个激励我们的意志。你回去吧，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若真的不幸而死，那也不遗憾了。”说完一直往前走。唐臣也决定跟他去。夜晚就住在石壁下面，白天就沿着石阶向上走。

过了几天，忽然看见一块岩石下面，长了几百株松树，松林中有六个道士，像会炼制丹药的样子。薛尊师就顶礼叩拜请求各位道士，道士说：“我们虽然修炼到了这个境界，不过自己服药罢了。也没有什么道术可以传授给你。”一会儿，看见一个禅室中有个老和尚。薛尊师又向和尚叩拜求教，和尚也不说话。这时在和尚床下看见一条藤蔓沿着墙壁出了门，和尚指着藤蔓让他们看。薛尊师于是寻着藤蔓的去向出了门，藤蔓靠着石壁连绵不断，经过两天还没到尽头。忽然遇到一处流泉，旁边有一石室，石室中有几个道士，一边下棋一边饮酒。那个陈山人也在。他笑着对薛尊师说：“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你的志向坚定可以教诲。”于是向薛尊师传授道术要领。薛尊师还看见普通百姓在这里砍柴采药，络绎不绝。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这是终南山紫阁峰下，距离长安城七十里。”薛尊师学成道术之后进入京师，居住在昊天观，从此京师道教更加振兴了。当时唐玄宗皇帝信奉道教，几次召薛尊师入宫以礼拜见。开元末年，薛尊师已经一百多岁了，忽然有一天告诉弟子说：“天帝召我去做八威观主。”于是无病端坐死去，脸色不变。就在本院给他建造一座墓塔，不砌死塔门。每到夜里，他就召见弟子唐臣，告诉他修行的方法。后来因为普通人前来参拜的太多，十分烦乱，就敕命砌死塔门。唐臣后来也成为国师了。出自《原化记》。

王 老

有位王老，常在西京卖药，好几代人都见过他。有个姓李的仓库官，家住胜业里，知道王老是个术士，心里一直很敬重他，招待他十分周到。所以王老来往就回在李家，有十多年。李仓官后来请求随他入山学道，王老也欣然相邀。于是他带了几个仆人，

骑马俱去。可行百余里，峰峦高峭，攀藤缘树，直上数里，非人迹所至。王云：“与子偕行，犹恐不达神仙之境，非仆御所至，悉宜遣之。”李如其言，与王至峰顶。田畴平坦，药畦石泉，佳景差次。须臾，又至林口，道士数人，来问王老，知邀嘉宾，故复相候。李随至其居，茅屋竹亭，潇洒可望。中有学生数十人，见李，各来问其亲戚。或不言，或惆怅者。云：“先生不在，今宜少留。”具厨饭蔬菜，

不异人间也。为李设食。经数日，有五色云霞覆地，有三白鹤随云而下。于是书生各出，如迎候状。有顷云：“先生至。”见一老人，须发鹤素，从云际来。王老携李迎拜道左。先生问王老：“何以将他人来此？”诸生拜谒讫，各就房，李亦入一室。时颇炎热，李出寻泉，将欲洗浴。行百余步，至一石泉，见白鹤数十，从岩岭下，来至石上，罗列成行。俄而奏乐，音响清亮，非人间所有。李卑伏听其妙音。乐毕飞去。李还说其事，先生问：“得无犯仙官否？”答云：“不敢。”先生谓李公曰：“君有官禄，未合住此。待仕官毕，方可来耳。”因命王老送李出，曰：“山中要牛两头，君可送至藤下。”李买牛送讫，遂无复见路耳。出《广异记》。

黑 叟

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州有寺名宝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

骑马一起跟去了。走了有一百多里，只见峰峦叠嶂，高耸入云，他们攀藤爬树，向上爬了几里，都不是人所能到的地方。王老说：“和你一块儿走，恐怕还不能到达神仙住的地方，就更不是仆人所能到的了，应该全遣散他们。”李仓官依照他的话做了，遣散了跟随的仆人，和王老一起到了峰顶。峰顶土地平坦，有药田和泉水，美景众多。不一会儿，又来到一片树林边，有几个道士来问候王老，知道他邀请了嘉宾，所以在此相候。李仓官跟随王老到他的住处，可以望见茅屋竹亭，幽雅洁净。里面有学生几十人，看见李仓官，各自来问候自己亲戚的情况。听完后，有的什么也不说，有的很伤感。他们说：“因为先生不在，现在你还要停留一些时候。”这里准备的饭菜，和人间没有什么不同。于是给李仓官摆上饮食。过了几天，有五色云霞遮盖大地，有三只白鹤随云而下。于是书生各自出来，像迎候宾客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有人说：“先生到了。”李仓官看见一位老人，须发雪白，从云中走来。王老带李仓官在路旁迎拜。先生问王老：“为什么带别人来这里？”众书生叩拜完毕，各自回房，李仓官也进了一室。当时天气很炎热，李仓官出来寻找泉水，想要洗澡。走了一百多步，来到一个石泉，看见几十只白鹤从石峰上飞下来，来到石

上，排列成行。一会儿开始奏乐，乐声清脆响亮，是人间所没有的。李仓官伏下身去听那美妙的音乐。音乐结束白鹤都飞走了。李仓官返回来说那件事，先生问：“有没有触犯仙官？”他回答说：“学生不敢。”先生对他说：“你命里有官运，不应当住在这里。等到仕宦生涯结束了，才可以来。”说完，就命令王老送他出来，并对他说：“山中要两头牛，你可以送到藤下。”李仓官买了牛送去，就再也不见他走过的路了。出自《广异记》。

黑 叟

唐朝宝应年间，越州观察使皇甫政的妻子陆氏，容貌很美丽，但没有儿子。越州有一座寺院，名叫宝林寺，寺院里有一座魔母神堂，越州城中的男男女女，凡是来许愿祈求生下儿女的，必报验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陆氏又曰：“傥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还。两月余，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构堂三间，穷极华丽。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募画工。自汴、滑、徐、泗、杨、润、潭、洪及天下画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偿过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说姓名，称剑南来，且言善画，泊寺中月余。一日视其堂壁，数点头。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请备灯油，将夜缉其事。”僧从其言。至平明，灿烂光明，俨然一壁，画人已不见矣。

政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至午时，有一人形容丑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锄而至。阍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举手锄以□其面，壁乃颓。百万之众，鼎沸惊闹。左右武士欲擒杀之，叟无怖色。政问之曰：“尔颠痫耶？”叟曰：“无。”“尔善画耶？”叟曰：“无。”曰：“缘何事而□此也？”叟曰：“恨画工之罔上也。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图写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抚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为验耳。”政问曰：“尔妻何在？”叟曰：“住处过湖南三二里。”必定灵验。皇甫政在空闲的日子，领着妻子和仆人进入宝林寺，到魔

母神堂，拿着香祝祷说：“向魔母祈求一个男孩，若果然如愿，请神灵允许我用俸禄钱一百万贯为您建造堂宇。”陆氏接着又说：“倘若遂了我们的心愿，我也用脂粉钱一百万贯，另画神仙的像。”接着皇甫政夫妇在寺院四处游览，到了傍晚才回家。过了两个多月，皇甫政的妻子怀孕了，后来果然生了一个男孩。皇甫政大喜，建造了三间堂宇，极其富丽堂皇。他的妻子陆氏在寺院门外堆了一百万贯钱，招募画工。从汴、滑、徐、泗、杨、润、潭、洪等州到全国各地的画工，天天都有来到的。只是因为她的赏钱太多，都不敢动手。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不说姓名，自己说是从剑南来的，并说善于绘画，一连在寺里住了一个多月。一天，他看着那堂宇的墙壁，不住地点头。主事的和尚说：“你为什么不开点完成那画像的事呢？”那人笑着说：“请你给我准备灯油，我将要在夜里完成那件事。”主事的和尚按他的话做了。到天亮的时候，屋里光明灿烂，整整齐齐画满了一墙壁，但是绘画的人已经不见了。

皇甫政大设斋祭，很多富商都聚集到这里来。皇甫政又选择了吉日，率领军吏州民大排歌舞宴席。到中午时分，有一个容貌黑丑的人，身高八尺，戴着荷叶斗笠，穿着蓑衣，扛着锄头而来。看守大门的人拒绝他进门，但是皇甫政却让人招唤他进来。那人进入寺院后，直接上了魔母堂，举起手中的锄头来砍那画像的脸，墙壁都倒塌了。大家全都惊骇叫喊。周围的武士想要把他抓住并杀了他，但是那黑丑的老头儿毫无惧色。皇甫政问他说：“你是疯颠吗？”老头儿说：“不是。”皇甫政又问：“你是善于绘画吗？”老头儿又说：“不是。”皇甫政说：“那你为什么来砍这画像呢？”老头儿回答说：“恨那画工蒙蔽上官。夫人和上官施舍二百万贯钱，描画神仙，可是现在他画的和真人相比，尚且比不了呢！”皇甫政大怒并呵斥他。老头儿拍掌大笑说：“如果你不信，我在乡间的老妻，足够验证的了。”皇甫政问他说：“你的妻子在什么地方？”老头儿说：“就住在湖南面二三里的地方。”

政令十人随叟召之。叟自茅庵间，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阶前，陆氏为之失色。政

曰：“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叟曰：“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诣其家。至江欲渡，叟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将过江，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趋之。夫妻已出，携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为白鹤，冲天而去。出《会昌解颐》及《河东记》。

刘无名

刘无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后，居于蜀焉。生而聪悟。八九岁，道士过其家，见而叹曰：“此儿若学道，当长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乐名利。弱冠，阅道经，学咽气朝拜，存真内修之术。常以庚申日守三尸，存神默咒，服黄精、白术，志希延生。或见古方，言草木之药，但愈疾微效，见火辄为灰烬，自不能固，岂有延年之力哉？乃涉历山川，访师求道。数年入雾中山，尝遇人教其服饵雄黄，三十余年。一旦有二人，赤巾朱服，径诣其室。刘问其何人也，何以及此。对曰：“我泰山直符，追摄子耳。不知子以何术，顶有黄光。至三日矣，冥期迫促，而无计近子。将恐阴符遣责，

皇甫政便派十个人跟着老头儿去叫他的妻子。老头儿从草屋里领出一个女子，年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脸上略微化了点妆，衣着也不奢华，美艳的姿态却十分动人。不一会儿，他们到了宝林寺。众人都伸长脖子吃惊地观看，都说所画的神母像，果然是不如她。把她领到台阶前，陆氏见了她的美貌也大惊失色。皇甫政对老头儿说：“你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却蓄养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妇人，应当把她进献给天子。”老头儿说：“等我们回去和村里的亲人告别一下再走吧。”皇甫政就派士卒五十人、侍女十人，一起到他们家。到了江边要过江，老头儿单独在小游艇中，士卒、侍女和老头儿的妻子同乘一条大船。将要过江，不知不觉中老头儿的妻子在急流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们都惊慌恐惧起来，急忙划船去追赶他们。但他们夫妻二人已经走出游艇，上岸携手而行了。又追他们，二人却都化为白鹤，冲上天空飞去了。出自《会昌解颐》及《河东记》。

刘无名

刘无名是成都人，本是三国时西蜀先主的后代，居住在蜀地。他生来就很聪明。八九岁时，有道士来到他家，看见他就感叹地说：“这个小孩如果学道，能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从这以后刘无名开始喜好道术，研究玄理，不喜欢名利。二十岁时，阅读道教典籍，学习吐纳朝拜、存真内修之术。常在庚申日守三尸神，保存精神默念咒语，吃黄精、白术，志向是希望延长寿命。有时看见古代药方上说的草木之类的药，但是药力甚微，遇见火就成灰烬，自己都不能稳固，怎么能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呢？于是他跋山涉水，访师求道。几年后进入雾中山，曾遇到一个人，教他服食雄黄，达三十多年。一天有两个包红头巾穿红衣服的人，径直来到他的居室。刘无名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到他这儿来。那两人回答说：“我们是泰山直符使者，是来追捕你的。但不知你用的什么法术，头顶上有黄光。我们到这里三天了，阴曹地府的期限紧迫，却没有办法靠近你。我们害怕阴府怪罪谴责，

以稽延获罪，故见形相问耳。”刘曰：“余无他术，但冥心至道，不视声利，静处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黄光，照灼于顶，迢高数丈，得非雄黄之功？然吾闻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金一石之谓丹。子但服其石，未饵其金，但得其阳，未知其阴，将何以超生死之难，期升腾之道乎？其次广施阴功，救人济物，柔和雅静，无欲无为，至孝至忠，内修密行，功满三千，然后黑籍落名，青华定策。制御神鬼，驱驾云龙，而上补仙官，永除地简。九祖超炼，七玄生天。如此则不为冥官所追捕耳。今子虽三尸已去，而积功未著，大限既尽，将及死期，岂可苟免也？”刘闻其语，心魂丧越，忧迫震惧，不知所为。二使徐谓之曰：“峨峨青城，神仙之府，可以求诣真师，访寻道要。我闻铅汞朱髓，可致冲天，此非高真上仙，莫得修炼之旨。我为子求姓名同，年寿尽者，以代于子。子勉而勤修，无至中怠也。”刘致谢二使，二使乃隐。

刘如其言，入峨眉岷山，登陟峭险，探求洞穴，历年不遇。复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数里，忽觉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间，云青城真人。刘祈叩不已，具述所值鬼使追摄之由，愿示道要，以拯拔沉沦，赐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一岩室，使栖止其中。复令

斋心七日。乃示其阳炉阴鼎，柔金炼化水玉之方，伏汞炼铅朱髓之诀。谓之曰：“胡刚子、阴长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丹之经。丹分三品，以铅为君，以汞为臣，八石为使，黄芽为苗。君臣相得，

因为延误期限要获罪，所以现出身形向你询问。”刘无名说：“我没有别的法术，只是潜心修道，不追求名声利禄，安静地置身深山，希望度世成仙罢了。”二位使者说：“你的黄光，照耀在头顶上，高过几丈，恐怕是雄黄的作用吧？然而我听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金一石叫做丹。你只服那石，不吃那金，只能得到阳，却不了解阴，又如何能超脱生死的难关，达到升仙飞腾的目的呢？其次，要广泛地积累阴德，救人济物，温和雅静，无欲无为，尽孝尽忠，内心秘密修行，功德满了三千，然后才能从黑籍中除去名字，定在青华帝君的名册中。能控制神鬼，驾驭云龙，补进天上仙官的行列，从阴曹地府的名册中永远除去名字。九代祖宗七代子孙，都能超度成仙。像这样就不会被冥官追捕了。现在你虽然三尸已去，但积累的功德还不显著，寿数已经没有了，将要到死期，怎么可以苟且求免呢？”刘无名听了他的话，丧魂落魄，震惊恐惧，不知所措。二位使者慢慢对他说：“峨眉山、峨眉山、青城山，都是神仙的洞府，可以到那里去寻找仙师，访寻道术要领。我听说铅汞朱髓，可以冲天，不是得道的上仙，不能得到修炼的真义。我为你寻找和你姓名相同、寿数已尽的人，用他来接替你。你要努力勤奋修行，不要中途懈怠呀。”刘无名拜谢了二位使者，二位使者就隐去身形不见了。

刘无名按照他们的话，进入峨眉山、岷山，攀登险崖峭壁，探寻洞穴，可经过几年也没遇到。又进入青城山，在北崖的下面找到一个洞。进去后走了几里，忽然觉得平坦宽阔，大概不是人世。他遇到居住在那里的神仙，说是青城真人。刘无名祈求叩拜不已，详细述说了被鬼使追捕的原由，希望青城真人指示道术要领，把他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赐予超越生死之苦的方法。青城真人指着一个岩石屋子，让他在里面居住休息。又让他凝神静心地斋戒七天。之后，才告诉他阳炉阴鼎，柔金炼化水玉的方法，伏汞炼铅朱髓的诀窍。并对他说：“胡刚子，阴长生都学得了这种道术。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金液九丹之经。丹分为三品，用铅做君，用汞做臣，八石做使者，黄芽做民众。

君臣相投合，

运火功全，七日为轻汞，二七日变紫锋，三七日五彩具，内赤外黄，状如窗尘。复运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经四时，重履长至。初则十月离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干汞成银，丸而服之，可以祛疾。三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算，发白反黑。三年之后，服之刀圭，游散名山，周游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剂，变化万端，坐在立亡，驾驭飞龙，白日升天。大都此药，经十六节，已为中品，便能使人长生。药成之日，五金八石，黄芽诸物，与君臣二药，不相杂乱矣。千日功毕，名上品还丹。谨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视彼形气，功行合道，依法传之。”刘授丹诀，还于雾中山，筑室修炼，三年乃成。开成二年，犹驻于蜀，自述《无名传》，以示后人。入青城去，不知所终。出《仙传拾遗》。

运用火候，功效完全了，七天成为轻汞，十四天变成紫锋，二十一天五彩具备，里面红外面黄，样子像窗户上的灰尘。再运火烧制二年，六百个整天，经过两个四季，经过两个夏至。开始时十个月离开它的胞胎，已经成为初品，马上能把汞炼干成为银，做成丸吃它，可以除去疾病。烧制三年的金丹，吃的人可以延年益寿，白发可以变黑。三年之后，吃一刀圭，游览名山，云游四海，就能成为初级地仙；吃它半剂，则可变化万端，坐立之间无影无踪，驾驭飞龙，白日飞升。大体这种药，经过十六个季节，已经成为中品，就能使人长生。药成之日，五金八石，黄芽诸物，和君臣二药，不再相互混杂。一千天功成，名字就叫上品还丹。要谨慎保存它，不要轻易给人看。世上如果有人，形貌气质和功德行为都合乎道，就把此丹术传给他。”刘无名接受炼丹诀窍，回到雾中山，筑室修炼，三年就成功了。开成二年，刘无名还住在蜀地，自作《无名传》，传给后人。后来他进入青城山，就不知道下落了。出自《仙传拾遗》。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贺知章 萧颖士 李仙人 何 讽 黄尊师

裴 老 李 虞 夏侯隐者 权同休

贺知章

贺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对门有小板门，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积五六年，视老人颜色衣服如故，亦不见家属。询问里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王老，更无他业。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谨，唯有童子为所使耳。贺则问其业，老人随意回答。因与往来，渐加礼敬，言论渐密，遂云善黄白之术。贺素信重，愿接事之。后与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乡日得此珠，保惜多时，特上老人，求说道法。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饼来。童子以珠易得三十余胡饼，遂延贺。贺私念宝珠特以轻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岂在力争？慳惜未止，术无由成。当须深山穷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

贺知章

贺知章在西京宣平坊有住宅。他家对门有一扇木板制成的小门，经常看见一个老人骑着驴从那里出入。过了五六年，再看那老人的脸色衣服还和原来一样没有变化，也看不到他的家属。贺知章询问巷中的邻里，都说他是西市卖穿钱绳子的王老，再没有别的职业。经观察，贺知章看出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就经常在空闲日子到王老那里去。老人接待他十分恭敬谨慎，家里只有一个使唤童子。贺知章就问他的职业，老人很随便地回答。贺知章于是和他往来增多，逐渐地对他更加尊敬，言谈也逐渐多起来，老人就在言谈中说他擅长炼丹之术。贺知章平时尊信道教，愿意事奉老人。后来贺知章和夫人拿了一颗明珠，自己说是在家乡的时候得到的，已经珍藏了多年，特地敬献给老人，请求老人给讲授道法。老人接过之后就把明珠交给童子，让

他买饼来。童子用明珠换来三十多个烧饼，并请贺知章吃。贺知章自己心想，这样一颗宝珠，可老人却如此轻易地用掉了，心里很不愉快。老人说：“道术可以心得，哪里在于力争呢？吝惜之心不停止，道术就没有办法获得。应当到深山幽谷中，勤奋地探索寻取它，不是市场和朝廷这样的追名逐利之地所能传授的。”

贺意颇悟，谢之而去。数日失老人所在。贺因求致仕，入道还乡。出《原化记》。

萧颖士

功曹萧颖士，常密游，于陈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见老翁，须鬓皓然，眉目尤异。至门，目萧久之，微有叹息，又似相识。萧疑其意，遂起揖问。老人曰：“观郎君状貌，有似一人，不觉怆然耳。”萧问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齐鄱阳王。”王即萧八代祖。遂惊问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识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为鄱阳书佐，偏蒙宠遇。遭李明之难，遂尔逃亡，苟免患耳。因入山修道，遂得度世。适惊郎君，乃不知是王孙也。”遂相与泣。萧敬异之，问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良久乃别。今在灊山，时出人间，后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李仙人

洛阳高五娘者，美于色，再嫁李仙人。李仙人即天上谪仙也，自与高氏结好，恒居洛阳，以黄白自业。高氏能传其法。开元末，高李之睦，已五六载。后一夕五鼓后，闻空中呼李一声。披衣出门，语毕，还谓高氏曰：“我天仙也，顷以微罪，谴在人间耳。今责尽，天上所由来唤。既不得住，多年缱绻，能不怆然？我去之后，君宜以黄白自给，慎勿传人，不得为人广有点炼，非特损汝，亦恐尚不利前人。”

贺知章听了颇有心得，拜谢老人就离开了。过了几天老人不见了。贺知章于是请求辞官，回乡皈依道教。出自《原化记》。

萧颖士

功曹萧颖士，曾私行出游，住在陈留的客店。他正在吃饭时，忽然看见一个老头儿，须发雪白，眉毛和眼睛异于常人。他来到门口，看了萧颖士很长时间，发出轻微的叹息声，又好像和萧颖士相识。萧颖士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于是起身拱手相问。老人说：“我看公子的身形相貌，有些像一个人，不觉地悲伤罢了。”萧颖士问像什么人。老人说：“公子像齐鄱阳王。”齐鄱阳王就是萧颖士的八代祖先。萧颖士于是惊讶地问老人说：“齐鄱阳王就是我的八代祖先，你为什么会认识他？”老人哭泣着说：“我姓左，过去是鄱阳王的佐吏，备受宠信礼遇。遭遇李明之难，我就逃走了，才苟且免除了祸患。我就进入深山修行道术，于是超脱尘世成仙。方才看见公子感到吃惊，竟不知是齐鄱阳王的子孙。”于是他们相对而泣。萧颖士对他很敬重，问他的年龄，竟然三百二十七岁了。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分别。老人现在住在灊山，时常出山到人间，后来不知他去什么地方了。出自《原化记》。

李仙人

洛阳高五娘，姿色很美，再婚嫁给了李仙人。李仙人是天上贬谪到人间的神仙，自从和高五娘结婚后，长期居住在洛阳，以炼制丹药点化金银为业。高五娘也学会了他的法术。开元末年，高五娘和李仙人结为夫妻已有五六年了。有一天夜里五更之后，听空中呼唤了李仙人一声。李仙人穿上衣服出了门，和人说完话，回来对高五娘说：“我是天上的神仙，以前因小的罪过，贬谪在人间了。现在对我的责罚已经完了，天上来唤我回去。我已经不能再住下去了，多年夫妻和睦，难舍难分，能不悲伤吗？我走以后，你应当炼制金银自给自足，千万不可传授给别人，也不能给别人多炼，否则不只是损害你自己，也恐怕会不利于我。”

言讫飞去。高氏初依其言，后卖银居多，为坊司所告。时河南少尹李齐知其事，释而不问，密使人召之。前后为烧十余床银器。李以转闻朝要。不一年，李及高皆卒。时人以为天罚焉。出《广异记》。

何 讽

唐建中末，书生何讽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讽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发气。讽尝言于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规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升。”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方叹伏。出《原化记》。

黄尊师

黄尊师居茅山，道术精妙。有贩薪者，于岩洞间得古书十数纸，自谓仙书，因诣黄君，恳请师事。黄君纳其书，不语，日遣斫柴五十束，稍迟并数不足，呵骂及捶击之，亦无怨色。一日，见两道士于山石上棋，看之不觉日暮，遂空返。黄生大怒骂叱，杖二十，问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无人，何处得有棋道士？果是谩语。”遂叩头曰：

李仙人说完就飞升而去了。高五娘最初还按照他的话做，但后来卖的银子太多，被管理街市的坊司告发。当时河南少尹李齐知道了她的事，对高五娘不予追究就释放了，过后却秘密地派人把高五娘找去。高五娘前前后后共给李齐烧制了十多套银器。李齐把这事转告给当朝的显要。不到一年，李齐和高五娘都死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上天惩罚他们。出自《广异记》。

何 讽

唐建中末年，书生何讽曾经买到黄纸古书一卷。何讽读它时，在书卷中找到一个头发卷，周长约四寸，像一个环而没有接头。何讽就随意地弄断了它，断处两头滴出水有一升多，用火一烧有头发的气味。何讽曾把这事告诉一个道人，道人说：“唉！你本是俗骨凡胎，遇到此物不能飞升成仙，这是命啊！据仙经说：‘蛀虫几次吃到书页上

的“神仙”二字，就变化成了这种东西，名叫脉望。’夜里用这个东西映照天空中运行至中天南方的星宿，星使立刻就会降临。可以求得仙丹，取你弄断脉望时流出的水一起服下，当时就能脱胎换骨，飞升成仙。”何讽听了之后，就取来那古书查阅，有几处蛀虫咬坏的地方，前后对照文义，都是“神仙”二字。何讽这才赞叹信服。出自《原化记》。

黄尊师

黄尊师住在茅山，道术精深玄妙。有个卖柴的，在岩洞中拾到古书十几页，自认为是仙书，于是到黄尊师那里，恳求拜黄尊师为师。黄尊师收下了他的书，但没有说什么，只是每天派他去砍柴五十捆，如果回来稍晚或数量不够，就大声喝骂，还用棍子打他，但他也没有怨恨的表情。一天，他看见两个道士在山石上下棋，他只顾看他们下棋，不知不觉就天黑了，于是只得空手回来。黄尊师大怒，高声叱骂，还打了他二十棍子，问他是什么原因没有砍柴，他就都如实说了。黄尊师说：“深山里没有人，哪里会有下棋的道士呢？果然是说的假话。”他就叩头说道：

“实，明日便捉来。”及去，又见棋次，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并局，腾于空中上高树，唯得棋子数枚。道士笑谓曰：“传语仙师，从与受却法箓。”因以棋子归，悉言其事。黄公大笑，乃遣沐浴，尽传法箓。受讫辞去，不知其终。出《逸史》。

裴老

唐大历中，有王员外好道术，虽居朝列，布衣山客，日与周旋。一旦道侣数人在厅事，王君方甚谈谐拊掌，会除溷裴老，携秽具至王君给使，因闻诸客言，窃笑之。王君仆使皆怪。少顷，裴老受佣事毕，王君将登溷，遇于户内。整衣，似有所白。因问何事。渐前曰：“员外大好道？”王惊曰：“某实留心于此。”曰：“知员外酷好，然无所遇。适厅中两客，大是凡流，但诳员外希酒食耳。”王君竦异良久。其妻呼骂曰：“身为朝官，乃与此秽汉结交，遣人逐之！”王君曰：“天真道流，不择所处。”裴老请去。王君恳邀从容。久方许诺。

曰：“明日来得否？”曰：“不得，外后日来。”至期，王君洁净别室以候。妻呼曰：“安有与除厕人亲狎如此！”王君曰：“尚惧不肯顾我。”少顷至，布袍曳杖，颇有隐逸之风。王君坐语，茶酒更进。裴老清言间发，殊无荷秽之姿状。

“我说的确实是真的，明天我就把那两个道士捉回来。”等到第二天去了，又看见那两个道士在那里下棋，他就假装上前去看下棋，趁机去擒捉。两个道士丢下棋盘，飞腾到空中上了高树，他只得到了几枚棋子。两个道士笑着对他说：“传话给黄仙师，由他给你传授丹书符箓。”于是他拿着棋子回来，详细地说了他经历的事。黄尊师听完大笑，就令他去沐浴更衣，向他传授了所有的丹书符箓。卖柴人学完了就告别而去，不知道他以后怎么样了。出自《逸史》。

裴老

唐大历年间，有个王员外喜好道术，虽然在朝为官，却天天与普通百姓和隐士打交道。一天，道界的几个朋友在客厅，王员外正和他们说笑拍掌，相谈甚欢，恰巧打扫厕所的裴老携带除厕器具到王员外这里供派遣，顺便听到几位客人的谈话，听了之后偷偷地笑话他们。王员外的仆役都很奇怪。不一会儿，裴老干完了活，王员外要上厕所，在门内与裴老相遇。裴老整理衣服，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于是王员外问裴老有什么事。裴老慢慢地走上前说：“员外很喜好道术吧？”王员外惊讶地说：“我确实在这方面很留心。”裴老接着说：“我知道员外很爱好道术，但是没有遇到所需要的人。刚才客厅中有两位客人，实在是平庸之辈，只是诳骗员外想要点酒食罢了。”王员外听后惊异很久。这时，他的妻子高声斥骂说：“身为朝廷命官，竟然和这种干脏活的人结交，快让人赶走他！”王员外回答说：“神仙道士，是不会在意所居处的环境的。”裴老请求离去。王员外诚恳地请求裴老留下。裴老考虑了很久才答应了。王员外说：“您明天能来吗？”裴老说：“不能，大后天来。”到约定那天，王员外在打扫干净的另一间屋子里等候裴老。他的妻子大声呼喊说：“哪有和扫厕所的人这样亲热的！”王员外说：“我还怕他不肯来找我呢。”一会儿，裴老来了，身穿布袍，手持拐杖，很有隐士的风度。王员外请裴老坐下说话，茶酒

频频进献。裴老时有妙语，一点不像掏粪的粗汉。

曰：“员外非真好道，乃是爱药耳。亦有少分。某既来，莫要炉火之验否？”王君叩头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祈请。”裴指铁盒可二斤余，曰：“员外剩取火至。”以盒分两片，置于其中，复以火覆之。须臾色赤，裴老于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药两丸，如麻粟。除少炭，捻散盒上，却堆火烧之。食顷，裴老曰：“成矣。”令王君仆使之壮者，以火箸持出，掷于地。逡巡，乃上上金盒矣，色如鸡冠。王君降阶再拜，磕头陈谢。裴老曰：“此金一两，敌常者三两，然员外不用留，转将布施也。”别去曰：“从此亦无复来矣。”王君拜乞曰：“末学俗士，愿沥丹恳，须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礼。”裴老曰：“何用此？”乃约更三日，于兰陵坊西大菜园后相觅。王君亦复及期往，至则果见小门，扣之，黄头奴出问曰：“莫是王员外否？”遂将一胡床来，令于中门外坐。少顷引入，有小堂甚清静，裴老道服降阶。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劳问，风仪质状，并与前时不同，若四十余人矣。茶酒果实甚珍异，屋室严洁，服用精华。至晚王君去，裴老送出门。旬日复来，其宅已为他人所赁，裴老不知所去也。出《逸史》。

李 虞

信州李员外虞，尝与秀才杨稜游华山，穷搜岩谷。时李公未仕，及杨君俱有栖遁之志，每遇幽赏，即吟咏移时。俄至一小洞，巉高数尺，不三四步，甚高，路极平易。

裴老说：“员外不是真的爱好道术，仅仅是喜欢丹药罢了。我这儿也有少许。我既然来了，要不要用炉火来验证一下效果呢？”王员外叩头说：“小生很喜欢，但不敢随便就提出请求。”裴老指着大约有二斤的铁盒说：“员外多取火到这儿。”裴老用铁盒把火分成两半，把盒放在火中，再用火盖上它。不一会儿，铁盒烧成红色，裴老在布袍一角解下来一个小口袋，从里面取出两粒药丸，像芝麻粒一样。除去了铁盒上一些炭火，把药丸捻碎撒在盒上，又堆上火烧它。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裴老说：“成了。”让王员外仆人中有力气的，用火筷子夹出，扔在地上。不一会儿，就变成最上等的金盒了，颜色像鸡冠一

样。王员外走下台阶连连叩拜，磕头称谢。裴老说：“这金子一两，可抵上平常金子三两，然而员外不用留它，转手把它施舍了吧。”裴老告别离去的时候说：“我从此也不再来了。”王员外叩拜乞求说：“末学俗士，情愿献出一片诚心，到仙伯山中的居所，早晚侍候您。”裴老说：“何必这样呢？”于是约定再过三天，到兰陵坊西大菜园后面去找他。王员外到期再次前往，到那儿果然看见一个小门，前去叩门，一个小童出来询问说：“你是不是王员外？”就拿了一个马扎来，让他在中门外坐下。过了一会儿，领王员外入内，内有小堂很清静，裴老身穿道袍下阶相迎。侍奉的女童十人，都有姿色。裴老把王员外请上堂来慰劳问候，风度仪容，气质状貌，都和以前不同，好像是四十多岁人的样子。所用的茶酒果品都很珍贵奇异，屋内整洁干净，服饰用器精致华丽。到了晚上王员外离去，裴老送出了门。过了十天王员外又来了，那间住宅已被他人租赁，裴老也不知去什么地方了。出自《逸史》。

李 虞

信州员外李虞，曾和秀才杨稜游览华山，遍访山岩峡谷。当时李虞还没做官，他和杨稜都有隐居的志向，每次遇到风景清幽之处，就作诗吟咏一会儿。他们在华山时，不久遇到一个小洞，洞口险峻，仅数尺高，进洞才三四步，忽然变高，路很平坦。

二人欲穷其迹。约行四五里，拟回又不可，且相勉而进。更二三里，稍明。少顷至洞口，时已申酉之际。川岩草树，不似人间，亦有耕者。耕者睹二人颇有惊异，曰：“郎君何得到此？”乃具言之。更二里余，有佛堂，数人方饮茶次。李公等因往求宿，内一人曰：“须报洞主。”逡巡见有紫衣，乘小马，从者四五，呵路而至。拜起甚雅，曰：“得到此何也？”一人备述。曰：“此处偏陋，请至某居处。”遂同步而往。到一府署，多竹堂，屋坐甚洁，人吏数十。因自言曰：“某姓杜，名子华，逢乱避世，遇仙侣，居此已数百年矣。”因止宿，饮饌皆甚精丰，内有驼^羴，其状如牛。昼夜论语，因问朝廷之事。留连累日，各遗银器数事，遣使者导之而返。曰：“此可隐逸，颇能住否？”二子色难。子华笑，执手而别，且请无漏于人。后杨君复往寻

其洞穴，不可见矣。杨君改名俭，官至御史，谪番禺而卒。李公终亦流荡。真仙灵境，非所实好，不可依名而往之也。后君子诫之哉！出《逸史》。

夏侯隐者

夏侯隐者，不知何许人也。大中末，游茅山天台间，常携布囊竹杖而已。饮食同常人，而独居一室，不杂于众。

李、杨二人想要探个究竟。大约走了四五里路，打算回去又回不去，就姑且相互勉励着往前行进。又走了二三里，稍微有些光亮了。不一会儿到了洞的出口，这会儿已经到申时、酉时左右了。看这里的山川草木，不像是人世间，还有耕作的人。耕作的人看见李、杨二人，很惊异地说：“两位公子怎么会来到这里？”他们就说了进来的全部经过。他们又走了二里多路，看见有一座佛堂，佛堂里有几个人正在喝茶。二人于是上前请求留宿。其中有一个人说：“这需要报告给洞主。”不一会儿，看见有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人，骑着一匹小马，有四五个随从仆役跟着，喝令着开路而来。紫衣人行礼十分文雅，他问道：“这两个人到这里来是因为什么？”有一个人把情况述说了一遍。紫衣人对李、杨二人说：“这里偏僻简陋，请到我的住处去。”于是和两个人一起前往。他们来到一座府第，这里有许多用竹子建造的堂舍，房屋坐席都很干净，吏役有几十人。紫衣人自我介绍说：“我姓杜，名子华，因遭遇战乱而避开人世，遇到了神仙，在这儿居住已经有几百年了。”就留李、杨二人在这里住宿，饮食都很精美丰盛，这里面有驼羊，它的样子像牛。子华和二人昼夜谈论，顺便也问问朝廷里的事。二人在这里停留了多日，子华各赠送给他们几件银器，然后派使者引导他们返回。子华说：“这里可以隐居，二位还能住吗？”二人面有难色。子华笑了，和他们握手告别，并且请他们不要把这里泄漏给世人。后来杨稜又前去寻找那个洞穴，却不见了。此后杨稜改名杨俭，做官做到御史，被贬谪到番禺，死在那里。李虞最终也是四外飘荡。真仙灵境，如果不是实心实意地向往，可不要慕名贸然前去。以后的人们应以此为戒啊！出自《逸史》。

夏侯隐者

有一位姓夏侯的隐士，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大中末年，他漫游在茅山和天台山之间，经常只带着布囊和竹杖而已。他的饮食和平常人一样，但却独自居住在一个房间，不与众人杂处。

或露宿坛中，草间树下。人窥觐之，但见云气蓊郁，不见其身。每游三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闭目善睡。同行者闻其鼻鼾之声，而步不差跌，足无蹶碍。至所止即觉，时号作睡仙。后不知所终。出《神仙拾遗传》。

权同休

秀才权同休，元和中落第，旅游苏湖间。遇疾贫窘。走使者本村墅人，顾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汤，令其市甘草。顾者久而不去，但具汤火来。秀才且意其怠于祇承。复见折树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异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粗沙数坏，掇捋已成豆矣。及汤成，与常无异。疾亦渐差。秀才谓曰：“予贫迫若此，无以寸进。”因褊垢衣授之：“可以此办少酒肉，将会村老，丐少道路资也。”顾者微笑曰：“此固不足办，某当营之。”乃斫一枯桑树，成数筐扎，聚于盘上，嚼之，遂成牛肉。复汲数瓶水，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饱，获束缣五十。秀才惭谢顾者曰：“某本骄稚，不识道者，今返请为仆。”顾者曰：“予固异人，有少失，谪于下贱，合役于秀才。若限不足，复须力于他人。请秀才勿变常，庶卒某事也。”秀才虽诺之，每呼指，色上面戚戚不安。顾者乃辞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谈秀才修短穷达之数，且言万物皆可化者，

他有时露宿在坛台上，有时睡在草间树下。人们窥视他，只见浓密的云气，不见他的身体。他每游览三五十里，登山渡水时，总是闭目睡觉。和他同行的人可以听到他打鼾的声音，然而他行进的步伐却不乱，脚也不会被绊。一到达目的地立即就醒，当时号称睡仙。后来便不知他的下落。出自《神仙拾遗传》。

权同休

秀才权同休，元和年间科举考试不中，漫游在苏州、湖州一带。旅途中因为生病，弄得贫穷窘困。供他支使的人是本村的村民，已经雇佣一年多了。权同休在病中想喝甘豆汤，就让他去买甘草。仆人很久都不去买，只准备开水和火来。权秀才想他可能侍候自己有些倦怠了。又见他折了一大把树枝，并反复揉搓，稍微靠近火上，忽然就变成了甘草。权秀才感到很奇怪，认为他一定是有道之人。过了很久，又见他取来几捧粗沙，揉搓之后已经成为豆了。等到甘豆汤做成了，与平常的甘豆汤没有什么不同。病也渐渐好了。权秀才对仆人说：“我贫穷窘迫成这个样子，没法再给你什么了。”于是他脱下脏衣服送给他，说：“可用这件衣服换些钱，置办一点酒肉，用它来招待村中老辈，乞求一点路费。”仆人微笑说：“这的确不够备办酒肉，我自会筹划这件事情。”于是砍来一棵枯干的桑树，劈成几筐木片，集中在盘子里，把水喷在上面，就变成了牛肉。又打来几瓶水，把它倒出来，就成甘美的酒了。村中老辈都酒足饭饱，秀才获得了五十匹细绢。权秀才惭愧地拜谢仆人说：“我原本骄傲幼稚，有眼无珠，没看出你是个有道之人，现在调过来，请求让我做你的仆人。”仆人说：“我的确不是普通人，因为一点过失，被贬谪在下贱之列，正应该被秀才役使。如果时限不到，还需要到别人那里去效力。所以请秀才不要改变往常的规矩，让我把事情做完。”秀才虽然答应了，但每当使唤他时，脸上总会有忧虑不安的表情。仆人于是辞别说：“秀才这个样子，果然要妨碍了我的事。”于是谈起权秀才的年寿长短和仕途穷达，并且说万物都是可以用药力化解的，

唯淤泥中朱漆箸及发，药力不能化。因不知所之。出《酉阳杂俎》。

唯有淤泥中的朱漆筷子和头发，药力不能化解。以后就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卢山人 薛玄真 于 涛

尹真人

犍为郡东十余里，有道观在深岩中，石壁四壅，有颜道士居之。观殿有石函，长三尺余，其上鑿出鸟兽花卉，文理纤妙，邻于鬼工，而緘鑰极固，泯然无毫缕之隙。里人相传，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迹，显于纪传详矣。真人将上升，以石函付门弟子，约之曰：“此函中有符篆，慎不得启之，必有大祸。”于是郡人尽敬之。大历中，有清河崔君，为犍为守。崔君素以刚果自恃，既至郡，闻有尹真人函，笑谓属官曰：“新垣平之诈见矣。”即诣之，且命破鑰。颜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遗教曰：‘启吾函者有大祸。’幸君侯无犯仙官之约。”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岁，安得独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颜道士确其词，而崔君固不从，于是命破其鑰，久之而坚然不可动。崔君怒，又以巨纆系函鼻，用数十牛拽其纆，鞭而驱之。仅半日，石函遂开。

尹真人

犍为郡东十多里，有一座道观座落在深山岩穴中，石壁四面堵塞，有位颜道士居住在那里。道观的大殿内有个石匣子，长三尺多，上面雕刻出鸟兽花卉，花纹纤细巧妙，近似于鬼斧神工，并且封锁得非常牢固，没有丝毫的缝隙。当地人相传，说这是尹喜的石匣子。关于尹真人的事迹，在史书传记里记录得很详尽。尹真人将要升仙的时候，把石匣子交给本门弟子，并约束他们说：“这个匣子中有符篆，要慎重小心，不能打开它，否则必有大祸。”于是郡里的人都很尊敬它。大历年间，清河有一位崔君，做犍为郡太守。崔君向来凭着刚强果敢而十分自负，他到犍为郡上任后，听说了有关尹真人石匣子的事，就笑着对属下官员说：“新垣平式的骗局又出现了。”于是他到道

观去，并且命令打破那锁。颜道士对崔君说：“这是尹真人的石匣子，尹真人曾有遗教说：‘开我匣子的人必有大祸。’希望君侯不要违犯仙官的规定。”崔君发怒说：“尹真人已经死了上千年了，怎么能单独有石匣子存在呢？我不相信。”颜道士说确实有那些话，但是崔君坚决不听从，于是命令打破石匣子的锁，弄了好长时间，锁很坚固，不可开启。崔君大怒，又用粗绳索拴住石匣子的孔隙，用几十头牛拽那绳索，并用鞭子赶牛。将近半天的时间，石匣子终于开了。

中有符箓数十轴，以黄缣为幅，丹书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观毕，顾谓颜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宝，故开而阅之。今徒有符箓而已。”于是令緘鑰如旧。既归郡，是夕，令忽暴卒，后三日而悟。其官属将吏辈，悉诣崔君问之，且讯焉。崔君曰：“吾甚慧，未尝闻神仙事，前者偶开尹真人石函，果为冥官追摄。初见一人，衣紫衣，至寝，谓吾曰：‘我吏于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则祸益大矣，宜疾去。’吾始闻忧，欲以辞免，然不觉与使者俱出郡城，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吕公也。谓吾曰：‘子何为开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禄寿，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禄寿之籍。掾吏白吕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寿十七年。今奉上帝符，尽夺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寿。今独有二年任矣。’”于是听崔君还。后二年果卒。出《宣室志》。

卢山人

唐宝历中，荆州卢山人，常贩烧朴石灰，往来于白湫南草市。时微露奇迹，人不之测。贾人赵元卿好事，将从之游。乃频市其所货，设果茗，访其息利之术。卢觉，谓曰：“观子意似不在所市，意何也？”赵乃言：“窃知长者埋形隐德，洞过蓍龟，愿垂一言。”卢笑曰：“今日且验。君主人午时有非常之祸，若信吾言，当免。子可告之：将午，当有匠者负囊而至，囊中有银二两余，必非意相干也。可闭关，

石匣子中有符箓几十轴，用黄色的细绢装裱，用丹砂书写的文字，都光鲜明显，像新的一样。崔君看完后，回过头来对颜道士说：“我先

前猜想石匣子里有奇宝，所以要打开看。现在只是有符箓罢了。”于是命令封锁如旧。回郡后，这天晚上，郡守突然死了，三天后又醒过来。他手下的官属将吏等，全到他家问候他，并且打听是怎么回事。崔君说：“我很愚蠢，未曾听过神仙的事，之前偶然打开了尹真人的石匣子，果然被阴间的官吏追捕。起初我看见一个人，穿着紫色的衣服，到我的寝室，对我说：‘我在阴间为吏，现在奉命来招唤你。你一定不要抗拒，如果抗拒，祸就更大了，应当快去。’我刚听说时很发愁，想要找借口推辞掉，然而却不知不觉地和使者一起出了郡城，走了才五十里，就到了阴间。那里的官就是原来的相国吕公。吕公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开尹真人的石匣子呢？奉上帝命令，将要削减你的官职和寿数。你看怎么办？’然后吕公呼唤他的属吏来，让属吏查看记载我官职和寿数的簿册。属吏告诉吕公说：‘崔君还有官五任，寿命十七年。现在奉上帝的命令，夺去全部五任官，再削去十五年寿命。现在他只能活两年了。’”于是判崔君还阳。两年后崔君果然死了。出自《宣室志》。

卢山人

唐宝历年间，荆州卢山人，经常贩卖烧制石灰，往来于白湫南边的集市。他时常微微露出奇异的行迹，人们无从猜测。商人赵元卿喜欢多事，想跟他交游。于是就多次买他所卖的货物，请他喝茶吃点心，问他获利的方法。卢山人发觉了赵元卿的意图，对他说：“我看你的意图好像不在我的货物上，那你的意图是什么呢？”赵元卿这才说：“我了解到先生隐藏身份和品行，您的明察超过占卜，愿聆听长者垂训。”卢山人笑着说：“今天将可验证。你的房东中午时将有不寻常的灾祸，假如相信我的话，必定能免灾。你可以告诉他：将近中午时，会有一个工匠背着口袋到来，口袋里有银子二两多，他必然会来无故挑衅。可以闭门，

妻孥勿轻应对。及午，必极骂，须尽家临水避之。若尔，徒费钱三千四百。”时赵停于百姓张家，即遽归告之。张亦素神卢生，乃闭门伺之。欲午，果有人状如卢所言，叩门求余，怒其不应，因蹴其门，张重箠捍之。少顷聚人数百。张乃由后门，与妻子回避。才差午，其人

乃去，行数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众人具告其所为，妻痛哭，乃适张家，诬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评。众具言张闭户逃避之状。理者谓张曰：“汝固无罪，可为办其送死。”张欣然从断，其妻亦喜。及市槥^擧，正当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

卢意以为烦，潜逝至复州界，维舟于陆奇秀才庄门。或语陆：“卢山人非常人也。”陆乃请之。陆时将入京投相知，因请决疑。卢曰：“君今年不动，忧旦夕祸作。君所居堂后，有钱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钱主今始三岁。君其勿用一钱，用必成祸。能从吾戒乎？”陆矍然谢之。及卢生去，水波未定，陆笑谓妻曰：“卢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未数尺，果遇板，彻之，有巨瓮，散钱满焉。陆喜甚，妻亦搬运。纫草贯之，将及一万。儿女忽暴头痛不可忍。陆曰：“岂卢生言将征乎？”因奔马追及，谢违戒。卢生怒曰：“君用之，必祸骨肉。骨肉与利轻重，君自度也！”

让他的妻子儿女不要轻意应付答对。到中午，那个人必然使劲大骂，需要全家到水边去避开他。如果这样，仅仅花费三千四百钱就行了。”当时赵元卿寄住在平民张家，他立即回去告诉他。张氏也一向觉得卢山人很神奇，就闭门等候。将要到中午的时候，果然有一个样子如卢山人所说的人，叩门要买米，生气张家不应门，就踢他家的门，张氏加上两层竹席封住门。不一会儿，聚集了几百人。张氏就和妻子由后门出去躲避。马上到中午了，那个人就离去了，走了几百步，忽然跌倒死了。死者的妻子来到这里，众人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他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他的妻子痛哭，就到张家去，诬赖她丈夫的死与张家有关。官府不能评判。众人详细地向官府述说了张家闭门逃避的情形。审理此案的官吏对张氏说：“你确实没有什么罪，但可以给他办一办丧事。”张氏欣然服从判决，那人的妻子也满意。等到买了棺材、雇车运送、抬埋完毕，刚好花费了三千四百文。因为这件事，人们竞相去卢山人那儿，弄得他家如同市场一样。

卢山人觉得这样很烦，就偷偷地离去，到了复州地界，在陆奇秀才的庄门外停船。有人告诉陆秀才说：“卢山人不是一个平常人。”陆秀才就去邀请他。陆秀才当时将要入京去投奔朋友，于是请求他帮助决断。卢山人说：“你今年不要行动，恐怕不久就会有灾祸发生。你

所居住的正屋后面，有一大缸钱，上面用板盖着，这钱不是你的，钱主现在才三岁。你不要用他的一文钱，用了必然有祸。能听从我的告诫吗？”陆秀才左右惊顾着，并向卢山人道谢。等到卢山人走了，船桨打击的水波还未平静，陆秀才就笑着对妻子说：“假如真像卢山人说的这样，我还求什么呢？”说完就命令家童掘地，没有几尺，果然遇到一块板，撤去板，有一个大缸，装满了零散的钱币。陆秀才很高兴，他的妻子也来搬运。搓草绳穿起来，将近一万。结果他们的孩子突然头痛难忍。陆秀才说：“难道卢山人的话要应验了吗？”于是骑快马追赶上卢山人，为自己违返约定而道歉。卢山人生气地说：“你用它，必然祸害你的儿女。儿女与钱财哪个轻哪个重，你自己揣度吧！”

棹舟去之不顾。陆驰归，醺而瘞焉，儿女乃愈。卢生到复州，又常与数人闲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带酒气逆鼻。卢生忽叱之曰：“汝等所为不俊，性命无几！”其人悉罗拜尘中曰：“不敢，不敢。”其侣诘之。卢曰：“此辈尽劫贼也。”其异如此。元卿言：“卢卿状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见其饮食。常语赵生曰：‘世间刺客隐形者不少，道者得隐形术，能不试，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脱离。后二十年，名籍于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尸亦不见。’所论多奇怪，盖神仙之流也。”出《酉阳杂俎》。

薛玄真

薛玄真者，唐给事中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嗜名宦，遨游云泉，得长生之道。常于五岭间栖憩，每遇人曰：“九疑五岭，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胜异。如阳朔之峰峦挺拔，博罗之洞府清虚，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栖神于衡阜，虞舜登仙于苍梧，赫胥耀迹于潜峰，黄帝飞轮于鼎湖。其余高真列仙，人臣辅相，腾翥逍遥者，无山无之。其故何哉？山幽而灵，水深而清，松竹交映，云萝杳冥，固非凡骨尘心之所爱也；况邃洞之中，别开天地，琼膏滴乳，灵草秀芝，岂尘目能窥，凡履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优游其地，信为乐哉！”贞元末，郑余庆谪郴州长史，门吏有自远省余庆者，未至郴十余里，店中驻歇，与玄真相遇。状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迈，词多稽古，时语

及开元、麟德间事，

卢山人说完就划船走了，连头都没回。陆秀才飞快地跑回来，设坛祭祀并把钱重新埋起，小孩的病才好了。卢山人到了复州，又曾经和几个人在一起闲走，路上遇到六七个人，穿戴奢华，全都带着扑鼻的酒气。卢山人忽然叱责他们说：“你们几个作恶不肯悔改，生命没有几天了！”那些人都围着卢山人不停地下拜，并说：“不敢，不敢。”他的同行入对此很惊讶。卢山人说：“这些人都是盗贼。”他的神奇就是如此。赵元卿曾说：“卢山人的身形相貌，或老或少不是固定的，也不见他经常吃东西。他经常对我说：‘人世中刺客和隐蔽真形的人是不少的，修道者获得隐形术，如果能够不试用此术，二十年后就可以变化形态，名叫脱离。再过二十年，名字就列入地仙了。’又说：‘刺客死了，也不见尸体。’他所谈论的大都是神奇怪异的事，他大概是神仙一类的人物吧。”出自《酉阳杂俎》。

薛玄真

薛玄真是唐朝给事中薛伯高的高祖。他年少时爱好道术，不追求名声官位，遨游在云泉间，获得了长生的道术。他常在五岭间居住休息，每次遇到人就说：“九疑山和五岭是神仙的汇聚地，那里山水幽雅奇特，云霞优美奇异。像阳朔的峰峦那样挺拔高耸，像博罗的洞府那样清虚幽静，让人难以忘怀。所以，祝融在衡山栖神，虞舜在苍梧登仙，赫胥在潜峰显灵，黄帝在鼎湖飞升。其余的得道诸仙，人臣辅相，飞腾逍遥的，每座名山都有。原因是什么呢？山幽而灵气现，水深而清静生，松树竹林交相辉映，藤萝缠绕深邃杳渺，这本来不是凡骨尘心之人所喜爱的；何况深洞中，又是另一种天地，琼膏滴乳，灵芝秀草，怎么能是凡夫的眼睛可能窥视，凡夫的鞋可以践踏的呢？获得延寿的道术，悠闲地游览那些地方，实在是个乐趣啊！”贞元末年，郑余庆被贬为郴州长史，他有个下属从远方来探望他，在离郴州十多里的店中住下歇息，与薛玄真相遇。薛玄真的样貌像二十三四岁，神采奕奕，豪迈俊秀，言谈多考古之辞，经常说到开元、麟德年间的事，

有如目睹。又言明年二月，余庆当复归朝。余言皆神异。问其姓氏，再三不答。恳诘之，云：“某有志林泉，久弃乡国，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门吏话于余庆。令人访寻，无复踪迹。明年二月，余庆征还，及到长安，语及异事，给事中薛伯高流涕对曰：“某高祖，自左常侍，弃官入道，隐终南，不知所终，是矣。”出《仙传拾遗》。

于 涛

于涛者，唐宰相琮之侄也。琮南迁，途经平望驿，维舟方食，有一叟自门而进，直抵厅侧小阁子，以诣涛焉。叟之来也，驿吏疑从相国而行，不之问；相国疑是驿中人，又不之诘。既及涛所憩，涛问叟何人也，对曰：“曹老儿。”问其所来，对曰：“郎君极有好官职，此行不用忧。”涛方将远涉，深抱忧虑，闻其言，欣然接待，揖之即席。涛与表弟前秘书省薛校书，俱与之语，问其所能。云：“老叟无解，但见郎君此后官职高显，不可一一叙之。请濡毫执笔，随语记录之也。”如是涛随叟所授数章，词多隐密，迨若谣讖，亦叙相国牵复之事。因问薛校书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则止。其有官职，虽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涛又问：“某京中宅内事，可以知否？”叟俯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宾客名字，一一审识。“某廊下有小童某，牵一铜龟子驰戏。”涛亦审其谛实，皆书于编上。荏苒所载，已是数幅。相顾笑语，即将昏暝。涛因指薛芸香姬者，

有如亲眼所见一样。又说明年二月，郑余庆会回朝做官。其余的话也都十分神奇。那个下属问他的姓氏，他三番五次都不予回答。后来恳切地追问他，他才说：“我有志于山林，抛弃家国都已经很久了，不想让子孙知道我的行踪。我姓薛，名玄真。”下属把所见告诉给郑余庆。郑余庆派人寻访，却不再有他的踪迹了。明年二月，郑余庆应召还朝，到达长安，说到这奇异的事，给事中薛伯高流着泪对郑余庆说：“薛玄真是我的高祖，从左常侍弃官皈依道门，隐居终南山，此后就不知道他的下落，看来你说的就是他了。”出自《仙传拾遗》。

于 涛

于涛是唐宰相于琮的侄儿。于琮被贬到南方，中途经过平望驿，拴上船将要吃饭，有一个老头儿进门来，直接来到厅侧小阁子，去找于涛。老头儿的到来，驿站的官吏以为他是跟随于相国来的，没有问他；相国以为他是驿站中的人，也没有问他。到了于涛休息的地方，于涛问老头儿是什么人，老头儿回答说：“曹老儿。”问他来干什么，他回答说：“公子会得到好官职，此行不用忧虑。”于涛当时正要远行，十分忧虑，听了老头儿的话，欣然迎接招待他，拱手请他入席。于涛和表弟前秘书省薛校书，都和他在一起谈话，问他擅长什么。他说：“老头子我不懂得什么，只知道公子以后官职高贵显荣，不可一一叙说。请持笔蘸墨，随着我的话记录一下吧。”就这样，于涛随着老头儿所说的记录了几篇，言词大都很隐密，好像歌谣讖语，也说了些相国回朝当官的事。顺便询问薛校书怎么样，老头儿说：“千里之外，遇到西就停止。那里有你的官职，即使不是真刺史，也是假郡守。”于涛又问：“我京城家里的事情，是否可知？”老头儿低头很久说：“京城家里很平安。今天正屋前有某夫人、某尼姑。”宾客的名字，一一详细知道。“某廊下有一个小孩某某，牵一个铜龟子跑着玩。”于涛也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就都记录下来。渐渐记载，已经有几幅了。他们相视说笑，马上就要天黑了。于涛指着薛校书的歌妓芸香，

谓叟曰：“此人如何？”对曰：“极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涛初随语书事，心志锐信。及闻此姬亦有好官，讶其疏诞，意亦中怠矣。

时涛表弟杜孺休给事，刺湖州。寄箸下酒一壶，可五斗。因问叟颇好酒否，叟忻然为请。即以银盂授之，令自酌饮。顷之酒尽，已昏晦矣，遂以银盂枕首而睡。时蚊蚋盛，无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银盂在焉。方惊问访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晋为史官，齐梁间或处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间，往来贾贩，常拯救人，以阴功及物。人多有见之，受其遗者。涛自后授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吴王杨公行密为副使。相国寻亦北归。薛校书佐江西宾幕，知袁州军务。值用军之际，挈家之

闽，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终。山中无求^閤器之所，托一村翁，辍其寿棺而瘞。斯棺装漆金彩，颇甚珍华。既瘞之后，方验“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宾客、小童牵铜龟游戏之事，无不验者。出《神仙感应传》。

对老头儿说：“这个人怎么样？”老头儿回答说：“很好，三千里外也能得到好官。”于涛最初随着老头的话记录这些事，心里很相信。等到听说这个女人也会得到好官，惊讶他的迂阔荒诞，心中也就懈怠了。

当时于涛的表弟给事中杜孺休，任湖州刺史。寄来箬下酒一壶，约有五斗。于是于涛问老头儿是不是喜欢喝酒，老头儿欣然同意。于涛就用银盃装酒给他，让他自酌自饮。不一会儿酒喝尽了，这时天已经黑了，老头儿就用银盃当枕头倒头便睡。当时蚊子很多，却没有靠近老头儿的。到第二天早晨老头儿失踪了，只有银盃在那里。于涛这才惊讶地四处寻找，却不知道老头儿究竟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这个老头儿就是曹休博士。”曹休是魏国的宗室，仕晋后做史官，齐梁时期可能还在朝为官，获得神仙的道术之后，常游荡江湖，做商贾往来贩卖，经常援助他人，靠积阴德恩及万物。有很多人都见过他，受他的馈赠。于涛后来任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又当过淮南吴王杨行密的副使。于相国不久也北归。薛校书当过江西道的幕宾，主持袁州军务。遇到用军之际，他带领家属到福建，在一个小镇上，歌妓得病死了。山中找不到做棺材的店铺，得求一个村翁的寿棺才埋葬了她。这棺材金漆彩绘，很是珍贵华丽。埋完之后，才验证了曹老儿所说的“得一好棺”之言。说到京城家中这天宾客以及小孩牵铜龟游戏之事，没有不应验的。出自《神仙感应传》。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将符 房建 萧洞玄

田先生

田先生者，九华洞中大仙也。元和中，隐于饶州鄱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人不知其神仙矣。饶州牧齐推，嫁女与进士李生，数月而孕。李生赴举长安，其孕妇将产于州之后堂，梦鬼神责其腥秽，斥逐之。推常不信鬼神，不敢言，未暇移居，既产为鬼所恶害，耳鼻流血而卒。殯于官道侧，以俟罢郡，迁之北归。

明年，李生下第归饶，日晚，于野中见其妻，诉以鬼神所害之事，乃曰：“可诣鄱亭村学中，告田先生，求其神力，或可再生耳。”李如其言，诣村学见先生，膝行而前，首体投地，哀告其事，愿大仙哀而救之。先生初亦坚拒，李叩告不已，涕泗滂沱，自早及夜，终不就坐。学徒既散，先生曰：“诚恳如此，吾亦何所隐耶？但不早相告，屋舍已坏矣，诚为作一处置。”即从舍出百余步桑林中。夜已昏瞑，忽光明如昼，化为大府崇门，仪卫森列。先生宝冠紫帔，

田先生

田先生是九华洞中的大仙。元和年间，他隐居在饶州鄱亭村，办乡塾教十几个村中的小孩，人们都不知道他是神仙。饶州刺史齐推，把女儿嫁给了进士李生，几个月后就怀孕了。李生去长安参加科举，他怀孕的妻子将要在州衙的后堂生产，夜里梦见鬼神责备她有腥臭气，赶她走。因为齐推平常不信鬼神，孕妇不敢说，还没来得及搬走，就在生产后被鬼所害，耳鼻流血死去。灵柩停在官道旁边，以待齐推任职期满，迁葬回北方去。

第二年，李生科举考试失利返回饶州，天晚了，在荒野中看见他的妻子，妻子诉说了被鬼神害死的事情，于是说：“可到鄱亭村的村

塾中去，告诉田先生，请求他神力的帮助，或许可以再生。”李生按照她的话做了，到村塾中去见田先生，跪在地上爬到田先生跟前，五体投地，哀告他妻子被害的事，希望大仙哀怜并救救他妻子。田先生最初坚决拒绝，但李生叩拜请求不止，眼泪鼻涕如同雨下，从早到晚始终就不就坐。学生已经散了，田先生说：“你这么诚恳，我又有什么隐瞒的呢？只是没早点告诉我，你妻子的躯体已经腐烂，确实得给她处置一下。”于是从屋里出来，到一百多步外的桑林中。天色已经昏暗，忽然光明得像白天一样，出现一座大府高门，仪仗侍卫森严排列。田先生戴宝冠披紫帔，

据案而坐，拟于王者。乃传声呼地界，俄有十余队，各拥百余骑，奔走而至，皆长丈余。谒者呼名通入曰：“庐山江滨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事，闻之何不申理？”对曰：“狱讼无主，未果发谪。今贼是鄱阳王吴芮，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生产腥秽，遂肆凶暴；寻又擒吴芮，牒天曹而诛戮之。勘云：‘李氏妻算命尚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先生曰：“屋舍已坏，如何？”有一老吏曰：“昔东晋邺下，有一人误死，屋宅已坏，又合还生，与此事同。其时葛仙君断令具魂为身，与本无异，但寿尽之日无形尔。”先生许之，即时追李妻魂魄，合为一体，以神胶涂之，大王发遣却生，即便生矣。见有七八女人，与李妻相似，吏引而至，推而合之，有药如稀饧，以涂其身。

顷刻官吏皆散，李生及妻、田先生在桑林间。李生夫妻感谢之。先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遂失先生所在。李与妻还家，其后年寿所生男女，皆如所言。出《仙传拾遗》。

穆将符

穆将符者，唐给事中仁裕之侄也。幼而好学，不慕声利，不规世禄，而深入玄关，纵逸自放，不知师匠何人，已得吐纳内修之道。好饮酒，高闲傲睨，人莫能测之。长安东市酒肆姚生与其友善，时往来其家，则饮酒话道，弥日累夕。姚忽暴卒，举家惶骇，使人奔访将符。际夜方至，姚已

坐在桌案后，类似于帝王。于是传声招唤土地神，一会儿有十多队人马，各簇拥着一百多骑士，奔跑而来，他们的身高都有一丈多。报告的人叫着名字进去通报说：“庐山、江滨、彭蠡等神到。”田先生问诸位神说：“刺史的女儿因为生产被暴鬼所杀的事，各位听说了为什么不替受屈的人申辩？”回答说：“诉讼案件没有主人，还没有发落。现在已知贼是鄱阳王吴芮，刺史的住宅是他的居所，气不过那个妇人生产时的腥臭气，就肆行凶暴；不久又擒住吴芮，上报天庭后就杀了他。判词说：‘李生妻子寿命还有三十二年，应当生二男三女。’”田先生说：“她的躯体已腐烂，怎么办？”有一个老吏说：“过去东晋邺城，有一个人被误杀而死，躯体已经腐坏，又应当还生，与这件事相同。当时葛仙君裁断让其还魂再生，和原来没有区别，只是寿尽再死去时尸体也同时消失。”田先生允许这样做，于是马上追索李妻魂魄，合成一体，用神胶涂抹，大王发送她还生，于是就活了。又看见有七八个女人，和李生妻子相似，由官吏领来，把她们推在一起合为一人，有药像糖稀一样，用它涂抹那个合成的躯体。

不一会儿官吏都不见了，只有李生夫妇和田先生在桑林间。李生夫妇诚恳地拜谢田先生。田先生说：“你们只说是自己活过来的，不要多说别的。”随后田先生就消失了。李生和妻子回到家，从那以后李生妻子的年寿和所生男女，都像所说的那样。出自《仙传拾遗》。

穆将符

穆将符是唐给事中穆仁裕的侄儿。幼年的时候非常好学，不追慕名声和金钱，不谋求世代享受官爵俸禄，却深入道门，放荡不羁，不知道他的师父是什么人，却已经获得了吐纳内修的道术。他喜好饮酒，性格清高孤傲，谁也无法猜度他。长安东市酒铺的姚生和他友善，时常到他家里来，一起饮酒谈论道术，昼夜不息。有一天姚生突然死了，全家惶恐惊骇，派人飞奔到穆家去找穆将符。接近夜晚的时候穆将符才来到他家，姚生已经

奄然，无复喘息。将符方醉，其家人哀号告之。笑曰：“可救也，无遽忧怖。”遂解衣与姚同衾而卧。戒其家，令作人参汤稀粥以候之，

勿得悲泣惊呼，待唤即应。灭烛而寝。悄然中夜，方命烛视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参汤注之，良久，乃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适为黄衣使者三四人以马载去，西行甚速，道途蒙昧，如微月之中。逡巡，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状，照其行路。黄衣者促辔尤急，即闻传呼云：‘太乙有敕，使天兵遣回。’乃顾见骑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马及黄衣者，奔迸不知所之。别有朱衣一人，引而归之。”自是姚生平复如初。将符遁去，不知所适。罗浮轩辕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征入关，至京，即使人访之。将符以遁去。先生曰：“穆处士隐仙者也，名位列于九清之上矣。勿以其嗜酒昏醉为短，真和光混俗尔。”淮浙间颇显其异迹，接于闻见，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出《神仙拾遗》。

房 建

清河公房建，居于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从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箓》，积二十年。后南游衡山，遇一道士，风骨明秀。与建语，述上清仙都及蓬莱方丈灵异之事，一一皆若涉历。建奇之。后旬余，建自衡山适南海。道士谓建曰：“吾尝客于南海，迨今十年矣，将有寺官李侯者护其军。李侯以玉簪遗我，我以簪赐君，君宜宝之。”

奄奄一息，不再喘气。穆将符当时正喝得大醉，姚生家人哀号着告诉他姚生的死讯。穆将符笑着说：“可以救活，你们不要恐惧忧虑。”于是解开衣服和姚生合盖一条被子躺在床上。又告诉他的家人，让他们做人参汤和稀粥等候，不得悲泣惊呼，等呼唤他们了就立即答应。说完吹灭蜡烛就睡觉了。悄悄地一直到半夜，穆将符才让他们点着蜡烛看姚生，姚生已经起来坐着了。先给他灌了少量的人参汤，过了好久，才给他喝稀粥。姚生这才说话，他说：“刚才被三四个黄衣使者用马载去，往西走得很快，道路生疏昏暗，好像是在微弱的月光之中行走。不一会儿，有红色的光出现，像日出的样子，照着走的路。黄衣使者急促地赶着马，这时听见传呼声说：‘太乙有命令，让天兵遣送回去。’就看见车马旌旗，威武森严，排列成行。我所乘坐的马和黄衣使者，也不知道逃散到什么地方去了。另有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

引导我回来。”从这以后姚生恢复如初。穆将符于是隐去，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罗浮山的轩辕先生，是个有道之士。大中年间，他被征召入关，到了京城，就派人寻访穆将符。穆将符早已隐遁了。轩辕先生说：“穆处士是一位隐仙，名位列在九天之上。不要认为他好酒昏醉是短处，他是真的不露锋芒、与世无争啊。”淮浙一带颇为流传他的奇异事迹，从人们耳闻目见来看，他是像左元放、葛孝先一类的人。出自《神仙拾遗》。

房建

清河公房建，居住在含山郡，生性崇尚奇异，信奉道教。他曾经跟随道士学习六甲符和《九章真箓》，累计有二十年。后来他往南去游衡山，在那里遇见一个道士，风骨清秀。他和房建谈话，述说上清仙都和蓬莱方丈灵验奇异的事情，每一件都像他亲身经历过一样。房建感到这个道士很奇异。过了十多天，房建要从衡山到南海去。那个道士对房建说：“我曾经客居在南海，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有个寺官叫李侯，在南海领兵。李侯把一支玉簪赠送给我，我把这玉簪转送给你，你要把它当作宝物。”

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别去。是岁秋，建至南海。尝一日独游开元观，观之北轩，有砖涂为真人状者二焉。其位于东者左玄真人，及视左玄之状，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叹者且久。及睹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时有观居道士数辈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惊曰：“往岁有寺官李侯，护兵于南海。尝以二玉簪饰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获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归道士。出《宣室志》。

萧洞玄

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志心学炼神丹。积数年，卒无所就。无何，遇神人授以大还秘诀曰：“法尽此耳。然更须得一同心者，相为表里，然后可成。盍求诸乎？”洞玄遂周游天下，历五岳四渎，名山异境，都城聚落，人迹所臻，罔不毕至。经十余年，不得其人。

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虔亭墟，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舟人尽力挤之。见一人船顿，蹙其右臂且折。观者为之寒栗，其人颜色不变，亦无呻吟之声，徐归船中，饮食自若。洞玄深嗟异之，私喜曰：“此岂非天佑我乎？”问其姓名，则曰：“终无为。”因与交结，话道欣然，遂不相舍，即俱之王屋。洞玄出还丹秘诀示之，无为相与揣摩。

房建得到那个玉簪，非常高兴，于是就和道士告别去往南海。这年的秋天，房建到了南海。曾有一天独自游览开元观，观的北边长廊，有涂饰着真人形象的两块砖。那位于东侧的是左玄真人，他一看左玄的样貌，果真就是在衡山遇到的那个道士。房建惊奇赞叹了许久。等到他看左玄的帽子时，发现簪子已经没有了。当时有在观里居住的几个道士，房建把衡山的事详细地对他们说了，并把玉簪拿出来给他们看。道士们惊奇地说：“往年有个寺官叫李侯，在南海领兵。曾拿两支玉簪装饰左右真人，到现在快要十年了。那左玄真人的玉簪，丢失了也快十年了。现在你获得的这支玉簪果然就是丢失的那个。”房建对此感到惊奇，于是把玉簪归还给道士了。出自《宣室志》。

萧洞玄

王屋山灵都观道士萧洞玄，立志学习烧炼神丹。过了几年，始终没有什么成就。不久，遇到一个神人授给他大还丹秘诀说：“法术全部在这里了。然而还需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互为表里，然后才可以成功。何不去寻求呢？”萧洞玄于是周游天下，游历五岳四渎，名山异境，都市村落，凡是人迹所聚集的地方，没有不到的。经过十多年，仍然没有找到那个志同道合的人。

到贞元年间，萧洞玄从浙东到扬州去，走到虔亭墟，在一家旅馆停船休息。当时有大船万艘，阻塞在狭窄的河道中。拦河坝开放，船都争路前行，上行和下行的船只相互挤轧碰撞历时不休，船家都尽力拥挤前行。萧洞玄看见一个人的船被冲撞，船挤了他的右臂，几乎骨折。观看的人都为他不寒而栗，但那个人脸不变色，也没有呻吟的声

音，慢慢地回到船中，饮食自若。萧洞玄觉得这个人很奇异，赞叹不已，暗自高兴地说：“这难道不是上天在佑助我吗？”萧洞玄问他姓名，他就说：“终无为。”二人由此结识交往，谈论道术投机，都很高兴，于是谁也离不开谁了，就都到王屋山去。萧洞玄取出大还丹秘诀给终无为看，终无为与他一起研究。

更终二三年，修行备至。洞玄谒无为曰：“将行道之夕，我当作法护持，君当谨守丹灶，但至五更无言，则携手上升矣。”无为曰：“我虽无他术，至于忍断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设坛场，焚金炉，饰丹灶。洞玄绕坛行道步虚，无为于药灶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后，忽见两道士自天而降，谓无为曰：“上帝使问尔，要成道否？”无为不应。须臾，又见群仙，自称王乔、安期等，谓曰：“适来上帝使左右问尔所谓，何得不对？”无为亦不言。有顷，见一女人，年可二八，容华端丽，音韵幽闲，绮罗缤纷，薰灼动地。盘旋良久，调戏无为，无为亦不顾。俄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类，哮叫腾掷，张口向无为，无为亦不动。有顷，见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属等，并在其前，谓曰：“汝见我，何得无言？”无为涕泪交下，而终不言。俄见一夜叉，身長三丈，目如电掣，口赤如血，朱发植竿，锯牙钩爪，直冲无为，无为不动。既有黄衫人，领二手力至，谓无为曰：“大王追，不愿行，但言其故即免。”无为不言。黄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无为不得已而随之。须臾至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威仪甚严，厉声谓无为曰：“尔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即放尔回。”无为不对。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看诸受罪者，惨毒痛楚，万状千名。既回，仍谓之曰：“尔若不言，便入此中矣。”无为心虽恐惧，终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别受生，不得放归本处。”

又经过两三年，二人已经修行得很完备。萧洞玄告诉终无为说：“将要修道的那天晚上，我来负责做法护持，你就谨慎地守丹灶，只要到五更一直不说话，我们就一起得道升天了。”终无为说：“我虽然没有别的道术，但至于抑制自己绝对不说话，这你是知道的，我能够做到。”于是花十天时间准备坛场，点燃金炉，修整丹灶。到那天晚上，萧洞玄绕坛做法诵经，终无为在药灶前面，端正拱手而坐，心里发誓死也不说话。一更以后，忽然看见两个道士从天而

降，对终无为说：“上帝派我们来问你，要不要得道成仙？”终无为不回答。过了一会儿，又看见一群神仙来了，自称是王乔、安期等，对终无为说：“刚才上帝派他亲近的人来，问你的意思，你为什么不回答？”终无为还是不说话。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女人，年龄十六岁左右，容貌端正美丽，说话声音幽雅娴静，衣服五彩缤纷，浓郁的香气感染着周围处所。她留连了很久，然后去调戏终无为，终无为也不看她。忽然又有虎狼猛兽十余种，奔腾咆哮，张着大口扑向终无为，终无为也不动。过了一会儿，看见他的祖先、父母等早已死去的亲人，都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说：“你看见我们，为什么不说话？”终无为涕泪交流，但始终不说话。不久见一个夜叉，身長三丈，目如闪电，口似血盆，红发直立，牙如锯齿，手爪如钩，直冲向终无为，终无为还是不动。不久有一个身穿黄衫的人，领两个差役来到，对终无为说：“大王召你，你如果不愿意去，只要说明其中的原因就可以。”终无为不说话。穿黄衫的人就呼喝两个差役将他拽去，终无为不得已，只得跟随他们走。不一会儿到了一所官府衙门，说是平等王的府衙。平等王面南凭靠着桌案坐着，仪仗护卫森严，他厉声对终无为说：“你不应该到这里，如果能够说句话为自己辩解，就放你回去。”终无为不回答。平等王又命令人把终无为领进狱中，看众多受罪的人，荼毒凄惨，苦不堪言，受罪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看完了回来，仍旧对终无为说：“你如果不说，便进入这些人当中去。”终无为心里虽然很恐惧，但始终不说话。平等王说：“让他到别处托生，不能放归本处。”

无为自此心迷，寂无所知。俄然复觉，其身托生于长安贵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犹记宿誓不言；既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满月，其家大会亲宾，广张声乐。乳母抱儿出，众中递相怜抚。父母相谓曰：“我儿他日必是贵人。”因名曰贵郎。聪慧日甚，只不解啼。才及三岁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岁，虽不能言，所为雅有高致。十岁操笔，即成文章，动静嬉游，必盈纸墨。既及弱冠，仪形甚都，举止雍雍，可为人表。然自以暗症，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满堂，婢妾歌钟，极于奢侈。年二十六，父母为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绝代姿容，工巧伎乐，无不妙绝。贵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乐，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略无与伦比。慎微爱念，复过常情。一旦

妻及慎微，俱在春庭游戏，庭中有盘石，可为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谓慎微曰：“观君于我，恩爱甚深，今日若不为我发言，便当扑杀君儿。”慎微争其子不胜，妻举手向石扑之，脑髓迸出。慎微痛惜抚膺，不觉失声惊骇，恍然而寤，则在丹灶之前。而向之盘石，乃丹灶也。时洞玄坛上法事方毕，天欲晓矣，俄闻无为叹息之声，忽失丹灶所在。二人相与恸哭，即更炼心修行。后亦不知所终。出《河东记》。

终无为从此心中迷惑，头脑空廓一无所知。突然又醒悟了，他的身子已经托生在长安一个姓王的富贵人家中。初在母胎的时候，还记得以前发誓不说话；出生后，他的五官相貌都很好，只是不会啼哭。出生后第三天以及满月时，他家大会亲友宾朋，大张鼓乐。乳母抱着小儿出来，在众人中相互传递，爱怜抚摸。父母互相说：“我儿他日一定是贵人。”于是起名叫贵郎。贵郎一天比一天聪明，只是不会啼哭。才三岁就会走，但身体柔弱不愿意玩耍。到五六岁，虽然不能说话，但爱好文雅高尚。十岁时拿笔就能写成文章，动静嬉戏，都用笔墨来表达。等到了二十岁，仪表形体非常漂亮，举止雍容典雅，可做人的表率。然而自己因为口不能言，不肯去做官。他家的富有可以和王室相比，金银财宝极多，婢妾成群，编钟歌舞，极其奢华。贵郎二十六岁时，父母给他娶妻。妻子也是豪富之家的女儿，又有绝代姿容，女工技巧，音乐舞蹈，没有一样不精通。贵郎的大名叫慎微，一生自得其乐，娶妻一年，生一男孩，端正聪慧，大概没有能和他匹敌的。慎微对孩子的疼爱，超过常情。一天妻子及慎微，一起在春庭游玩，庭院中有一块大石，可以坐十个人，妻子抱着儿子坐在上面，忽然对慎微说：“看你对我，恩爱非常深，今天你如果不给我开口说话，我就摔死你的儿子。”慎微争夺他的儿子没有争夺过来，妻子举起儿子向大石摔去，脑浆迸裂。慎微悲痛惋惜，顿足拍胸，不觉失声惊叫，恍然醒悟，却是在丹灶的前面。而之前那块大石，就是丹灶。当时萧洞玄坛上的法事刚刚完毕，天要亮了，不一会儿他听到终无为的叹息声，忽然丹灶就不见了。二人一起痛哭，马上重新炼心修道。后来也不知究竟修成没有。出自《河东记》。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贾 耽 丁 约 瞿道士 王 卿 衡山隐者

梅真君

贾 耽

唐相国贾耽，滑州节度使，常令造鹿皮衣一副。既成，选一趯捷官健，操书缄付之曰：“汝往某山中，但荆棘深处即行，觅张尊师送此书，任汝远近。”使者受命，挈粮而去，甚惶惑。入山约行百余里，荆棘深险，无不备历。至一峰，半腰中石壁耸拔，见二道流棋次。使者遂拜道流曰：“贾相公使来。”开书大笑，遂作报书一曰：“传语相公早归，何故如此贪着富贵！”使者赍书而返。贾公极喜，厚赏之。亦不知其故也。又尝令一健卒，入枯井中取文书，果得数轴，皆道书也。遂遣十余人写，才毕，有道士突入，呼贾公姓名叫骂曰：“争敢偷书！”贾公逊谢。道士曰：“复持去。”郑州仆射陂东有一浮图，乃遣使赍牒牒州，于此浮图内取一白鸦，遂令掩之。果得，以笼送，亦不知何故。贾公谪仙，事甚众，此三篇尤明显者也。出《逸史》。

贾 耽

唐朝的相国贾耽，在任滑州节度使的时候，曾经让人做了鹿皮衣服一套。做成之后，挑选一名矫健敏捷的士兵，拿出一封书信交给他说：“你去某山中，专挑荆棘密布的地方走，寻找张尊师送这封信，不管你走多远。”使者接受了命令，提着干粮走了，心里很疑惑害怕。进山后大约走了一百多里，荆棘深险的地方，都经历过了。最后来到一座山峰，半山腰石壁高耸挺拔，看见两个道士正在那里下棋。使者就拜见道士说：“贾相公派我来送信。”道士打开信，看后大笑，于是写了一封回信，并说：“传话给贾相公，让他早归，为什么还这样贪恋富贵？”使者带着书信返回。贾公非常高兴，厚赏了使者。使

者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贾公又曾经派一个军卒，下到枯井中取文书，果然找到了几轴，都是道家典籍。于是派十多个人抄写，刚刚完毕，有一个道士突然闯入，喊着贾公姓名叫骂说：“你怎么敢偷书？”贾公谦逊地道歉。道士说：“再放回去。”郑州仆射陂的东边有一座佛塔，贾公就派遣使者带着公文通牒郑州，在这座佛塔内取一只白鸦，取后把佛塔封闭。果然找到了，用笼子送给贾公，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贾公是被贬谪的仙人，他的事迹很多，这三件事是尤其明显的。出自《逸史》。

丁 约

唐大历中，有韦行式为西州采访使。有侄曰子威，年及弱冠，聪敏温克，耽玩道书，溺惑神仙修炼之术。有步卒丁约者，执厮役于部下。周旋恪勤，未尝少怠，子威颇私之。一日辞气惨栗，云欲他适。子威怒曰：“籍在军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计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肃勤左右，二载于兹，未能忘情，思有以报。某非碌碌求食者，尚萦俗间耳。有药一粒，愿以赠别。此非能长生，限内无他恙矣。”因褫衣带内，得药类粟，以奉子威。又谓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终当弃俗，尚隔两尘。”子威曰：“何谓两尘？”对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善坚此心，亦复遐寿。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际无相讶也。”言讫而出。子威惊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将以逃亡上状，请落兵籍。尔后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寻访，竟亡其踪。后擢明经第，调数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时元和十三年也。

将还京辇，夕于骊山旅舍，闻通衢甚喧，询其由。曰：“刘悟执逆贼李师道下将校至阙下。”步出视之，则兵仗严卫，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约也。反接双臂，长驱而西，齿发强壮，无异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惊认之际，

丁 约

唐大历年间，有个叫韦行式的人做西州采访使。他有一个侄儿叫子威，年纪二十岁左右，聪明机敏，温和谦敬，专心研习道教典籍，

沉迷于神仙修炼之术。有一个叫丁约的士兵，在他的手下当仆役。丁约在子威周围侍奉，谨慎勤劳，不曾有一点懈怠，所以子威很偏爱他。一天，丁约语气凄惨悲伤地对子威说要到别的地方去。子威怒道：“你是有军籍的，怎么能容你自己随便？”丁约说：“我要离开这里已经定了，不可能留下我的。然而我恭敬勤劳地在你左右侍候，至今已经两年了，不能忘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想有所报答。我可不是庸庸碌碌地乞求吃喝的人，但目前还有些世俗中的牵绊。我有药一粒，愿意用它赠别。这药不能长生，但吃了它，在寿命期限之内不会有别的病。”于是解开衣带，从里面拿出一粒药，类似谷粒，把它献给子威。又对子威说：“公子和道的情缘深厚，心地光明，暗中不做坏事，最终应当抛弃尘俗，但还相隔两尘。”子威说：“什么叫两尘？”丁约回答说：“儒家说它是世，佛教说它是劫，道教说它是尘。好好坚持向道之心，也是可以长寿的。五十年后我们在京城附近相遇，到那时候再见了可不要惊讶。”说完就走了。子威十分惊愕，急忙命人去追赶他，已经追不上了。主将以逃亡之名向上级报告，请求削去他的军籍。从此以后，子威对丁约是走路思考，坐下想念，留意寻访，终究还是没有他的踪迹。后来子威考上明经，几次调迁，做过几个县的县令。等到了七十岁，眉毛头发都白了。当时是元和十三年。

子威将要回京城，一天晚上住在骊山的旅馆中，听到大街上非常喧哗，就询问店家是什么原因。店家说：“刘悟捉拿逆贼李师道部下的将校送到朝廷去。”子威走出店门到街上去看，就见士兵拿着武器防护森严，用镣铐锁着的罪犯连续不断。其中有一个人，竟然是丁约。他双臂被反绑在背后，一直往西走去，他头发不白，牙齿不掉，和过去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子威对此感到十分奇怪。就在子威于千百人中，惊奇地认出丁约的时候，

丁已见矣。微笑遥谓曰：“尚记临邛别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今相见，请送至前驿。”须臾到滋水驿，则散紵于廊舍，开一窍以给食物。子威窥之，俄见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跃自窦出，与子威携手上旗亭。话阔别之恨，且叹子威之衰耄。子威谓曰：“仙兄既有先见之明，圣朝奄宅天下，何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国睽辞，岂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讶乎？”又问曰：“果就刑否？”对

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寔繁有徒。稽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蜕耳，异韩彭与龚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问不对，唯云须笔。子威搜书囊而进，亦愧领之。威曰：“明晨法场寓目，岂蜕于此乎？”丁曰：“未也。夕当甚雨，不克行刑，两昼雨止，国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于此时，幸一访别。”言讫还馆，复自穴入，荷校以坐。

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风埃忽起，夜中果大雨澍。迟明，泥及骭。诏改日行刑。雨宿方霁，则王姬有薨于外馆者，复三日不视朝。果至十九日，方献庙巡酈，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饭仆饱马，诘旦往棘园候焉。亭午间，方号令，回观者不啻亿兆众矣，面语不辨，寸步相失。俘囚才至，丁已志焉，遥目子威，笑颌三四。及挥刃之际，子威独见断笔，霜锋倏忽之次，丁因跃出，而广众之中，蹶足以进。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脱衣换觞，与威对饮。云：“某自此

丁约已经看见子威了。他远远地微笑着对子威说：“还记得临邛相别吗？转眼之间五十年了，很幸运我们今天能够相见，请你送我到前面的驿站。”不一会儿，到了滋水驿，就把丁约等分散拘禁在厅堂周围的屋子里，只开一个小洞来送食物。子威窥视丁约，只见他脱去脚镣手铐放在一边，用席子盖上。从小洞跳出，和子威手拉手上了一座酒楼。叙说久别思念之情，并且叹息子威的衰老。子威对丁约说：“仙兄既然有先见之明，圣朝统治天下，为什么偏要投靠叛臣呢？”丁约说：“我早就说过了，有什么可逃的呢？在蜀地告别时，不是说了在靠近京师的地方相遇，千万不要惊讶吗？”子威又问他说：“你果真打算服刑吗？”丁约回答说：“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通过这些方法解脱得道的人很多。稽康、郭璞都被杀害，我用这个方法解脱得道罢了，不同于韩信、彭越死后有如龚土。我若想躲开，从这里逃走，谁能追上我呀？”子威再问别的，他都不回答，只说需要笔。子威从书袋中找出笔给他，他愧谢着接受了。子威说：“明天早晨去法场看你，你就在那儿脱掉肉体吗？”丁约说：“不是。今天晚上必定下大雨，明天不能行刑，过了两天大雨停止，朝廷又会有小的变故。十九日那天上天规定的限期才到。到那个时候，希望你去看望告别。”说完回到馆舍，又从小洞进去，戴上刑具而坐。

子威回到温泉，太阳已经西下，忽然刮起大风，夜里果然大雨如注。天快亮时，泥水淹到小腿。下诏改日行刑。两天后雨过天晴，但又有一位公主死在了宫外，皇帝又三天不上朝。果然到十九日，才将犯人献于祖庙、游行街市，准备执行死刑。子威这天让仆人吃饱了饭，喂饱了马，一大早就去法场外等候。正午时，将要行刑，围观的人何止成千上万，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离得很近也会失散。囚犯刚到，丁约就认出了子威，他遥望子威，笑着点了三四次头。等到刽子手挥刀砍杀时，子威只见一支断笔，在刀锋闪烁之际，丁约就跳出来了，在大庭广众之下，抬脚往前走。他们又登上酒楼，说的话还像在蜀地时说的那样。丁约脱掉衣服换来大杯，与子威相对畅饮。丁约说：“我从此

游适矣，勉于奉道，犹隔两尘，当奉候于昆仑石室矣。”言讫，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出《广异记》。

瞿道士

黄尊师修道于茅山，法箬绝高，灵应非一。弟子瞿道士，年少，不甚精恳，屡为黄师所笞。草堂东有一小洞，高八尺，荒蔓蒙蔽，似蛇虺所伏。一日瞿生又怠惰，为师所捶，逡巡避杖，遂入此洞。黄公惊异，遣去草搜索，一无所见。食顷方出，持一棋子，曰：“适观棋时人留餐见遗，此秦人棋子也。”黄公方怪之，尚意其狐狸所魅，亦不甚信。茅山世传仙府，学道者数百千，皆宗黄公，悉以为德业阶品，寻合上升。每至良辰，无不瞻望云鹤。明年八月望夜，天气晴肃，月光如昼。中宵云雾大起，其云五色，集于窗牖间，仙乐满庭，复有步虚之声。弟子皆以为黄公上仙之期至矣，遽备香火。黄公沐浴朝服，以候真侣。将晓，氛烟渐散，见瞿生乘五色云，自东方出在庭中，灵乐鸾鹤，弥漫空际，于云间再拜黄公曰：“尊师即当来，更务修造，亦不久矣。”复与诸徒诀别，乘风遂去，渐远不见，隐隐犹闻众乐之音。金陵父老，每传此事。出《逸史》。

王 卿

唐贞元年中，郢中有酒肆王卿者，店近南郭。每至节日，常有一道士过之，饮讫出郭而去。如是数年。后因道士

就要痛快地游荡了，望你勤勉奉道，再过两世，我在昆仑山的石室恭候你。”说完，丁约下了酒楼，渐渐向西走去，走了不几步就消逝不见了。出自《广异记》。

瞿道士

黄尊师在茅山修道，法术符咒非常高超，灵验的事不止一桩。他的徒弟瞿道士，年纪轻，不太精心诚恳，多次被黄尊师责打。草堂东面有一个小洞，洞高八尺，被荒草藤蔓遮蔽，好像是蛇隐藏的地方。一天瞿生又懒惰，被黄师用鞭子打了，为了躲避挨打，就东躲西藏进了这个洞。黄师惊奇诧异，派人清除草蔓进去搜索，什么也没有看见。大约过了吃顿饭的工夫瞿道士从里面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棋子，并说：“刚才看下棋的时候人家留我吃饭赠送给我的，这是秦人的棋子。”黄公十分奇怪这件事，还怀疑他是被狐狸精迷惑了，也不太信。世人传说茅山是仙府，学道的人成百上千，都尊奉黄尊师，全都认为黄尊师的德业境界很高，不久应当上天成仙。所以每到良辰吉日，没有不抬头远望云鹤的。第二年的八月十五日夜，天气晴朗，月光照耀如同白天。半夜云雾大起，那云是五色的，聚集在窗户之间，仙乐充满庭院，又有诵经之声。弟子都认为黄尊师升仙的期限到了，急忙准备香火。黄尊师沐浴，穿上礼服，来等候仙侣。将要天亮时，云雾渐渐散去，只见瞿道士乘五色云，从东方出现在庭院中，仙乐鸾鹤，弥漫天空，他在云间连连参拜黄公说：“尊师即将成仙，望继续努力修炼，也用不了太久了。”又和诸弟子告别，就乘风离去了，渐渐走远以至不见，但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各种音乐的声音。金陵的父老乡亲，常常传说这件事。出自《逸史》。

王卿

唐朝贞元年间，楚地有一个酒店的主人叫王卿，他的酒店靠近南边的城墙。每到过节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道士到他酒店里来，喝完酒

就出城离开。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后来有一次道士

复来，卿遂结束潜行。寻之数里，道士顾见，大惊曰：“何来？”卿乃礼拜，愿神人许为仆使。道士固辞，卿固随之。每过涧壑，或高阔丈余，道士逾越，轻举而过。卿轻踵之，亦能渡也。行数十里，一岩高百余丈。道士腾身而起。卿不能登，遂哀求礼拜。道士自上谓曰：“汝何苦从我？自速归，不尔，坐受困蹶也。”卿曰：“前所渡险阻，皆赖尊师命；今却归无路，必死矣。愿见救护。”道士垂手岩下，令卿举手闭目，跃身翕飞，已至岩上。上则平旷烟景，不类人间。又从行十余里，至道士舍，门庭整肃。止卿于舍外草间，谓曰：“汝且止此，吾为汝送饭食，候便令汝得见天师。”卿潜草间。道士三日每送饭食，亦皆充足。

后一日，忽见天师出门，杖策，道士四五人侍从。天师形状瑰伟，眉目疏朗。道士私招卿，令于道左礼谒。天师惊曰：“汝何因得至此？”卿方谓说，诸道士曰：“此人谨厚，恐堪役使，可且令守灶。”天师令且收之，遂延卿入院。至厨下，见一大灶，下燃火，上有铁筒，闭盖数重。道士令卿守灶，专看之，不得妄视，令失坠。余道士四人，或汲水采药，蒸曝造食，以供天师。夜亦令卿卧厨下守火。经六七日，都不见人来视釜中物者。后一日，卿无何窃开窥药。忽见一白兔，从铁筒中走出，^驽然有声。道士曰：“药已失矣！”竟来窥看，惶惧失色。须臾，天师大怒曰：“何忽引

又来了，王卿就装束打扮了一下，偷偷地跟在道士后边。走了几里，道士回头看见了王卿，很震惊地说：“你为什么跟来？”王卿于是行礼参拜，并希望道士能允许他当仆人。道士坚决推辞，王卿坚持跟随他。每逢过山涧沟壑，有的高和宽都一丈多，道士越过时，轻轻一跳就过去了。王卿也轻轻地随着他跳，也能渡过去。走了几十里，遇到一个山崖，高有一百多丈。道士腾身而起上去了。王卿登不上去，于是行礼参拜，苦苦哀求。道士从上面对王卿说：“你何必这样辛苦地跟随我？你快回去，不然，就会白白遭受困厄。”王卿说：“前面所渡过的艰难险阻，都依靠尊师的命令；现在退回去没有路可走，我必定得死了。希望尊师救我。”道士把手伸到岩下，让王卿举起手，闭上眼睛，王卿只觉得纵身一跃，就飞到石崖上了。石崖上面平坦空旷，

一派云雾苍茫的景色，不像是人世间。又跟道士走了十多里，来到道士的居处，门庭整洁肃穆。道士让王卿待在房舍外的草丛间，并且对他说：“你暂且住在这儿，我给你送饭，等方便的时候，让你见天师。”王卿藏在草丛里，道士每逢三天送一次饭食，也都很充足。

后来有一天，王卿忽然看见天师出门，手持拐杖，有四五个道士跟从侍候。天师身材魁梧雄壮，眉毛疏展双目明朗。道士偷偷地招呼王卿出来，让他在道路旁边以礼拜见天师。天师吃惊地说：“你为什么能到这里来呢？”王卿正要解释，诸位道士说：“这个人谨慎厚道，应该能够役使，可以暂且让他看守药灶。”天师命令暂且收下他，于是领着王卿进入院内。来到厨房，王卿看见一个大灶，灶下正烧着火，灶上面有一个铁筒，盖了好几层。道士让王卿守灶，专门看着它，但不能胡乱打开看，使锅里的东西丢掉。其余四个道士，有的打水采药，有的蒸晒做饭，来供应天师。夜里也让王卿躺在厨房看守火。过了六七天之后，都不见有人来看视锅中的东西。后来有一天，王卿没有什么事，就偷偷地开筒看药。忽然看见一只白兔，从铁筒中跑出来，有像刀劈开东西的声音。道士说：“药已经丢失了！”其他的道士都争相来看，个个惶惧失色。不一会儿，天师大怒说：“为什么忽然领

俗人来，令失药。”俄召前道士责辱，欲鞭之。道士叩头，请却擒觅。道士数人，于庭施香禹步。道士二人，变成白鹤，冲天而飞。食顷，鹤已擒得白兔来，令投釜中，固济炼之。天师令速逐俗人遣归。道士遂领出曰：“卿几误我，卿心未坚，可且归去。”遂引送至高岩下，执手而别：“后二十年，于汾州市中相见耳。”卿复寻路归，数日方至郭，已经年。遂为道士。十余年后，游太原，竟不知当有所遇否。出《原化记》。

衡山隐者

衡山隐者，不知姓名。数因卖药，往来岳寺寄宿。或时四五日无所食，僧徒怪之。复卖药至僧所，寺众见不食，知是异人，敬接甚厚。会乐人将女诣寺，其女有色，众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

退。隐者闻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将黄金两挺，正二百两，谓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贯，今亦不论。”付金毕将去，乐师时充官，便仓卒使别。隐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余里，但至山当知也。”女父母事毕忆女，乃往访之。正见朱门崇丽，扣门，隐者与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复饥。留连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将还，隐者以五色箱，盛黄金五挺赠送，谓父母曰：“此间深邃，不复人居，此后无烦更求也。”其后父母重往，但见山草，无复人居，方知神仙之窟。出《广异记》。

俗人来，让他弄丢了药。”于是找来以前那个道士，责备辱骂，要用鞭子打他。道士叩头，请求把药找回来。几个道士，在庭院中焚香禹步做法事。两个道士变成白鹤，冲天飞去。过了大约一顿饭的工夫，鹤已经擒获白兔归来，让人把它投进锅中，好好密封后继续炼。天师命令快赶走王卿，派人送他回去。道士于是领着王卿出来说：“你几乎误了我，你的心并不坚定，可以暂且回去。”就领王卿到山崖下，拉着手告别：“二十年后，在汾州街市上相见。”王卿又寻路回来，几天后才到城下，却发现已经过了一年了。于是王卿就当道士。十多年以后，他游太原，最终也不知到底遇到了什么没有。出自《原化记》。

衡山隐者

衡山有位隐士，不知道姓名。因为他多次卖药，往来都在山寺住宿。有时他四五天也不吃什么，寺里的僧人都觉得他很奇怪。后来他又卖药到僧人们那里，寺里众人见他仍不吃饭，知道他并非常人，就十分恭敬周到地招待他。恰巧有个乐师带着女儿也到寺里来，他女儿很有姿色，不少人都想娶她。他的父母要求得钱五百千，众人听了，没有不知难而退的。衡山隐士听说乐师的女儿要嫁人，便邀请僧人一同去看。衡山隐士看了很喜欢，要娶她，于是送了黄金两根，正好是二百两，并对女儿的父亲说：“这些金子值七百贯，现在也不论多少了。”衡山隐士付完金子就要领着她女儿离去，乐师当时正在做官，不能停留，便仓促分别了。临别前衡山隐士告诉乐师他的住处说：“离这儿四十多里，只要遇到山就知道了。”女儿的父母办完事，

想念女儿，就前去看望她。看见红漆大门高耸华丽，上前扣门，衡山隐士和女儿都出来迎接。开始到这里吃了一顿饭，就不再饿了。待了五六天，也不想吃饭。女儿的父母将要回去，衡山隐士用五色箱，盛黄金五根赠送，并对岳父母说：“这里遥远幽深，不适合人居住，以后就不要再来了。”那以后女儿的父母又去了，只见山和草，不再有人居住，才知道这里是神仙居住的洞穴。出自《广异记》。

梅真君

汝阴人崔景唐，家甚富。尝有道士，自言姓梅，来访崔。崔客之数月。景唐市得玉鞍，将之寿春，以献节度使高审思。谓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将诣寿春，旬月而还，使儿侄辈奉事，无所忧也。”梅曰：“吾乃寿春人也，将此访一亲知，比将还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报。君家有水银乎？”曰：“有。”即以十两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银炼之，少久即成白银矣。因以与景唐曰：“以此为路粮。君至寿春，可于城东访吾家也。”即与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寿春，即诣城东，访梅氏，数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无梅家，亦无为道士者，唯淮南岳庙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访之，果梅真君矣。自后竟不复遇。出《稽神录》。

梅真君

汝阴人崔景唐，家里非常富有。曾经有一个道士，自称姓梅，来拜访崔景唐。崔景唐像客人一样招待他长达几个月。一天崔景唐买得一个玉马鞍，将要到寿春去，把它献给节度使高审思。他对梅君说：“先生只管在这儿住下去，我要到寿春去，十天半月就回来，让儿侄辈来侍奉你，不要有什么忧虑。”梅君说：“我就是寿春人，到这里来拜访一个朋友，也就要回去了。你先去吧。我长期居住在这儿，总想有所报答。你家有水银吗？”崔景唐回答说：“有。”于是拿了十两给梅君。梅君就放在鼎中，来炼这水银，不久就成白银了。于是把它送与崔景唐说：“用这些做路费。你到寿春，可在城东寻访我家。”说完后就与崔景唐分路而行。崔景唐到寿春，就到城东寻访梅家，寻访

了几天也没找到。村人都说：“这里没有梅家，也没有当道士的，只有淮南岳庙中，有梅真君像，会不会是这个呢？”崔景唐按照村人的话去寻找，果然是梅真君。从这以后竟没有再相遇。出自《稽神录》。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虚 王子芝 刘 商

白幽求

唐贞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频年下第。其年矢志，后乃从新罗王子过海，于大谢公岛，夜遭风，与徒侣数十人为风所飘，南驰两日两夜，不知几千万里。风稍定，徐行，见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万仞，南面半腹，有城壁，台阁门宇甚壮丽。维舟而升，至城一二里，皆龙虎列坐于道两边。见幽求，乃耿耿而视幽求。幽求进路甚恐惧，欲求从者，失声彷徨，次于大树。枝为风相磨，如人言诵诗声。幽求谛听之，乃曰：“玉幢亘碧虚，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进，邪省犹难除。”幽求犹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门而出，传敕曰：“西岳真君来游。”诸龙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趋走前，见朱衣人不顾而入。幽求进退不得，左右诸龙虎时时目幽求。盘旋次，门中数十人出，龙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

白幽求

唐贞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多年赴试都没有考中。这年考试又落了榜，后来就跟着新罗王子过海游览，在大谢公岛，夜里遇上大风，他和几十个同伴一起被风吹走，他们所乘的船在海里向南疾行了两天两夜，也不知走了几千几万里。风稍稳定，船走得慢了，他们看见有山林，就调整船的航向向那里驶去。等船到它的跟前一看，山高万仞，南面半山腰有城墙，台阁楼宇都很壮观华丽。白幽求拴好船往上攀登，到了离城还有一二里的地方，看见有龙虎列队坐在道路两边。它们见了白幽求，就凶狠严肃地注视着他。白幽求前进的道路令人恐惧，想请求跟随的人帮助，于是不自主地叫出声来，盘桓不敢上前，就停在一棵大树下。树枝被风吹动，相互磨擦发出的声音，像人说话朗诵诗歌的声音。白幽求仔细听它说的是什么，是说：“玉幢亘碧

虚，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进，邪省犹难除。”白幽求听了之后，还是犹疑不敢向前。一会儿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从城门出来，传达命令说：“西岳真君来游。”众龙虎都俯身伏在地上说：“还没到。”白幽求趁机小步走上前去，只见穿红色衣服的人头也不回就进去了。白幽求进退不得，左右众龙虎又一刻不停地盯着他。正在徘徊之际，门里出来几十个人，龙虎都跑过来，那些人就都骑上它们下山去了。

幽求亦随之。至维舟处，诸骑龙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须臾没于远碧中。

幽求未知所适。舟中具饌次，忽见从西旗节队伍，仅千人；鸾鹤青鸟，飞引于路；骑龙控虎，乘龟乘鱼。有乘朱鬣马人，衣紫云日月衣，上张翠盖，如风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门，幽求又随覩之。诸龙虎等依前列位，与树木花药鸟雀等，皆应节盘回如舞。幽求身亦不觉足之蹈之。食顷，朱衣人持一牒出，谓龙虎曰：“使水府真君。”龙虎未前。朱衣人乃顾幽求授牒。幽求未知所适，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随指，而身如乘风，下山入海底。虽入水而不知为水，朦胧如日中行，亦有树木花卉，触之珊珊然有声。须臾至一城，宫室甚伟。门人惊顾，俯伏于路。俄而有数十人，皆龙头鳞身，执旗杖，引幽求入水府。真君于殿下北面授符牒，拜起，乃出门。已有龙虎骑从，俨然遂行，瞬息到旧所。幽求至门，又不敢入。虽未食，亦不觉馁。少顷，有觅水府使者，幽求应唯而入。殿前拜，引于西廊下，接诸使下坐，饭食非人间之味。徐问诸使中：“此何处也？”对曰：“诸真君游春台也，主人是东岳真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诸方，主人亦各随地分也。”其殿东廊下，列玉女数百人，奏乐。白鹤孔雀，皆举翅动足，更应玄歌，日晚乃出殿。于山东面为迎月殿，又有一宫观望日。

白幽求也跟着他们。到白幽求拴船的地方，那些骑龙虎的人都踩着海面往前走，不一会儿消失在远方碧绿的海面上。

白幽求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好。正在船中吃饭时，忽然看见从西面来了一队打着旌旗仪仗的队伍，将近有一千人；有鸾鹤青鸟飞行引路；这些人有的骑龙骑虎，有的驾龟驾鱼。其中有一个人驾着红鬃马，穿紫云日月衣，头上张开一顶翠羽华盖，像风一样快地来到。白

幽求只得俯身伏在地上而已。来的大队人马进入城门，白幽求又跟在后面偷看他们。众龙虎按照以前的位置列队，和树木、花草、鸟雀等一起，都和着节拍盘旋进退，像跳舞一样。白幽求也身不由己地跟着手舞足蹈起来。过了吃顿饭的工夫，红衣人手拿一份公文出来，对龙虎说：“出使到水府真君那里去。”龙虎没有上前。红衣人于是看着白幽求，示意他接过公文。白幽求不知所措，红衣人说：“出使水府。”于是用手指着前方。白幽求随着红衣人所指，身子像乘风一样，就下山进入海底。虽然进入水中却感觉不到有水，朦胧之中好像是在空中行走，也有树木花卉，碰它们就发出玉佩碰撞之声。一会儿到了一座城，宫室很雄伟。守城门的人吃惊地看着，然后俯身伏在路旁。不一会儿有几十个人，都是龙头，身上长满了鳞，手里握着旌旗仪仗，引导白幽求进入水府。真君在大殿下面朝北接受符牒，参拜完，白幽求就出了门。这时已有龙虎随从，庄重整齐地前进，眨眼之间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白幽求到了门口，还不敢进去。他虽然没吃什么，但也不觉得饥饿。一会儿，有人寻找水府使者，白幽求一边答应一边走了进去。先到殿前参拜，后被领到西廊下，挨着众使者坐下，所用饭食都不是世间俗人能吃到的。白幽求问众使者中的人：“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这是各位真君的游春台，主人是东岳真君。春夏秋冬有彼此不同的位置，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主人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那大殿的东廊下，排列仙女几百人，奏着乐。白鹤孔雀都抬起翅膀，挪动足爪，应和着玄妙的歌曲翩翩起舞，天晚了才出殿。在山的东面是迎月殿，还有一个宫观是望日用的。

至申时，明月出矣。诸真君各为迎月诗。其一真君诗曰：“日落烟水黯，骊珠色岂昏。寒光射万里，霜缟遍千门。”又一真君诗曰：“玉魄东方开，嫦娥逐影来。洗心兼涤目，光影游春台。”又一真君诗曰：“清波滔碧鸟，天藏黯黩连。二仪不辨处，忽吐清光圆。”又一真君诗曰：“乌沉海西岸，蟾吐天东头。”忘下句，其余诗并忘之矣。赋诗罢，一真君乃命夜戏。须臾，童儿玉女三十余人，或坐空虚，或行海面，笙箫众乐，更唱迭和。有唱《步虚歌》者，数十百辈。幽求记其一焉，词曰：“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蹑云语，冷风飒飒吹鹅笙。”至四更，有绯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唯而趋出。诸君命驾各辞。

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劳绩。”诸真君议曰：“便与游春台洒扫。”幽求恟惶，拜乞却归故乡。一真君曰：“卿在何处？”对曰：“在秦中。”又曰：“汝归乡何恋恋也？”幽求未答。又曰：“使随吾来。”朱衣人指随西岳真君。诸真君亦各下山，并自有龙、虎、鸾、凤、朱鬃马、龟、鱼、幡节、羽旄等。每真君有千余人，履海面而行。幽求亦操舟随西岳真君后，自有便风，迅速如电。平明至一岛，见真君上飞而去。幽求舟为所限，乃离舟上岛，目送真君，犹见旗节隐隐而渐没。幽求方悔恨恟哭，而迢迢上岛行，乃望有人烟，渐前就问，云是明州，又却喜归旧国。幽求自是休粮，常服茯苓，好游山水，多在五岳，永绝宦情矣。出《博异志》。

到了申时，月亮出来了。各位真君各作迎月诗。其中一个真君的诗说：“日落烟水黯，骊珠色岂昏。寒光射万里，霜缟遍千门。”又一个真君的诗说：“玉魄东方开，嫦娥逐影来。洗心兼涤目，光影游春台。”又一个真君的诗说：“清波滔碧乌，天藏黯黩连。二仪不辨处，忽吐清光圆。”又一个真君的诗说：“乌沉海西岸，蟾吐天东头。”忘掉了诗的下一句，其余的诗也都忘掉了。赋诗结束，一个真君就命令表演夜戏。一会儿，童男玉女三十多人，有的坐在半空中，有的走在海面上，笙箫管弦鸣，互相唱和。唱《步虚歌》的，有几十到上百人。白幽求记得其中有一首歌，歌词说：“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云语，冷风飒飒吹鹅笙。”到了四更天，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走进来，鞠躬下跪说：“天要亮了。”白幽求一边答应一边小步退出。众真君命令起驾，各自告别离去。

第二天，昨日那个穿红衣服的人下跪对众真君说：“白幽求已经充当了水府使，有功劳。”众真君商议说：“就授予他游春台洒扫一职。”白幽求烦恼不安，叩拜乞求回归故乡。一个真君说：“你家在什么地方？”白幽求回答说：“在关中。”真君又说：“你为什么恋恋不舍地要回故乡呢？”白幽求没有回答。真君又说：“让他跟我来。”穿红衣服的人指着西岳真君，让白幽求跟着他走。众真君也各自下山，都有自己的龙、虎、鸾、凤、红鬃马、龟、鱼和各种旌旗仪仗等。每个真君都有一千多人跟随，踩着海面行走。白幽求也驾着船跟随在西岳真君后面，自有风相助，速度快如闪电。天大亮的时候到了一个岛屿，只

见西岳真君忽然飞上天走了。白幽求因为受船限制不能飞升，于是离开船上了岛，目送西岳真君，还可以隐隐约约看见旌旗仪仗，直至渐渐消失。白幽求这才悔恨大哭，因而只得沿着遥远曲折的路往岛上走，竟看见有人烟，慢慢地走上去询问这是什么地方，人家说是明州，白幽求又高兴起来，因为毕竟回到了故国。白幽求从这以后停止吃粮食，经常吃茯苓，好游山玩水，常在五岳活动，根本不再想做官了。出自《博异志》。

王太虚

东极真人王太虚，隐居王屋山中。咸通壬辰岁，王屋令王□，夙志崇道，常念《黄庭经》。每欲自为注解，而未了深玄之理，但日诵五六千遍。闻王屋小有洞天，神仙之府，求为王屋令，欲结庐于其中，冀时得游礼耳。罢官，乃绝粒咽气数月，稍觉神旺身轻。入洞屋，誓不复返。初行三二十里，或宽广明朗，或幽暗泥黑。扞壁俯行，经三五日，忽坦然平阔，峭崖倚空，直拔万仞。下有嵌室，可坐数百人，石床案几，俨若有人居之。案上古经一轴，未敢遂取，稽首载拜言曰：“下土贱臣，形浊气秽，辄慕长生之道，幸入洞天，仰窥灵府，是万劫良会。今睹上天遗迹，玉案玄经，不敢辄取。愿真仙鉴祐，许尘目一披篇卷，则受罔极之恩。”良久叩头，乞报应之兆。忽有一人坐于案侧曰：“子其忘乎？缙氏仙裔，聿能好道，可以名列青简矣。吾东极真人，子之同姓也。此《黄庭》宝经，吾之所注，使授于子。”复赠以桃，得数斗。曰：“此食之者白日飞行；此核磨而服之，不唯愈疾，亦可延算。子虽有志，未可居此，二十年期于兹山矣。勉而勤之，得道也。”言讫，不复见。□亦不敢久住，携桃核与经而归。磨服桃核，身康无疾，颜状益少。人间因有传写东极真人所注《黄庭经》本矣。出《仙传拾遗》。

王太虚

东极真人王太虚，隐居在王屋山中。咸通壬辰年，王屋县令王□，平时就一心崇尚道术，经常念《黄庭经》。常常想自己给《黄庭

经》作注解，然而他并没有了解《黄庭经》深奥玄妙的道理，只是每天念诵五六千遍而已。他听说王屋山中有一些洞天福地，是神仙居住的洞府，就请求去做王屋县令，想要盖间房子住在那里，希望经常能够游览参拜。王□辞了官，不吃粮食，吐纳养生，一连几个月，渐渐觉得精力旺盛，身体轻健。他就进入洞中，并发誓不再返回。最初走了二三十里，其中有的地方宽广明朗，有的地方幽暗漆黑。摸着洞壁弯着腰走，经过三五天，忽然眼前宽阔平坦，悬崖峭壁直入天空，高高拔起可达万仞。下面有一个石室，可以坐几百人，还有石床几案，好像有人居住似的。几案上有古经一轴，王□没敢去拿，而是跪下连连叩拜说：“下土的贱臣，形貌混浊，气质污秽，但总是羡慕长生之道，非常幸运进入神仙的洞府，瞻仰神灵的府第，这是万劫之中的良好机会。现在看见上天的遗迹，玉石几案上深奥玄妙的经书，不敢擅取。希望真仙明察庇佑，允许俗眼翻阅经卷，那么我就受到了无穷的恩惠。”他长时间地叩头，乞求神仙的回应。忽然有一个人坐在书案的旁边说：“你难道忘了吗？你是仙人王子乔的后裔，能够爱好道术，就可以名列青史了。我是东极真人，和你同姓。这《黄庭》宝经，是我作的注解，现在就传授给你。”又赠给他桃子，有好几斗。东极真人说：“这桃子，吃了它白日可以飞行；这桃核，碾成粉末服用，不仅能够治好病，还可以延寿。你虽然有志向，但不可以居住在这儿，二十年后在这个山上相会吧。只要勤勉努力，会得道的。”说完，他就不见了。王□也不敢久留，携带着东极真人赠送的桃核和《黄庭经》回来。把桃核碾成粉末服用，身体健康没有疾病，容貌也越来越年轻。人世间于是就有了东极真人所注的《黄庭经》传抄本了。出自《仙传拾遗》。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缙氏人。常游京洛间。耆老云：五十年来见之，状貌恒如四十许人，莫知其甲子也。好养气而嗜酒。故蒲帅琅琊公重盈作镇之初年，仙苗居于紫极宫，王令待之甚厚。又闻其嗜酒，日以三榼饷之。间日仙苗出，遇一樵者，荷担于宫门，貌非常，意甚异焉。因市其薪，厚偿厥直。樵者得金，亦不让而去。子芝潜令

人蹊其后，以伺之。樵者径趋酒肆，尽饮以归。他日复来。子芝谓曰：“知子好酒，吾有中令所饷醇醪，偿子薪价，可乎？”曰：“可。”乃饮之数盃，因谓子芝：“是酒佳矣！然殊不及解县石氏之醞也。余适自彼来，恨向者无侣，不果尽于斯酌。”子芝因降阶执手，与之拥炉。祈于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否？”樵者颌之。因命丹笔，书一符，置于火上，烟未绝，有一小竖立于前。樵者敕之：“尔领尊师之仆，挈此二榼，但往石家取酒。吾待与尊师一醉。”时既昏夜，门已扃禁。小竖谓芝仆曰：“可闭其目。”因搭其头，人与酒壶偕出自门隙，已及解县，携酒而还，因与子芝共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侔。中宵，樵者谓子芝曰：“已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饮，可乎？”子芝曰：“诺。”复书一朱符，置火上，瞬息闻异香满室。有一人来，堂堂美须眉，拖紫秉笏，揖樵者而坐。引满两巡，二壶且竭。樵者烧一铁箸，以煨紫衣者，云：“可去。”时东方明矣，遂各执别。樵者因谓子芝曰：“识向来人否？”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称是河南缙氏人。经常游览于洛阳一带。上年纪的人说：五十多年来，看他总不见老，身形相貌总像四十岁左右的人，不知道他究竟多大年纪。他喜好炼气养生并且喜欢喝酒。原来的蒲帅琅琊公王重盈到任初年，王仙苗居住在紫极宫，王重盈对他很好。又听说他喜欢喝酒，每天送给他三瓮酒。有一天王仙苗外出，遇见一个樵夫，在紫极宫门前挑着担子，相貌异常，王仙苗觉得很奇怪。于是买了他的柴，厚偿了木柴的价值。樵夫得到钱，也不推让就走了。王子芝派人暗中跟随在他的后面窥伺他。樵夫直接来到酒店，开怀畅饮，尽兴而归。过了几天又来了。王子芝对他说：“我知道你好喝酒，我有王大人送给我的味道醇厚的酒，用酒抵柴价，可以吗？”樵夫说：“可以。”于是樵夫饮了几盃，就对王子芝说：“这酒好啊！不过，还远远赶不上解县石氏酿的酒。我刚从那里来，遗憾的是刚才没有饮酒的伴侣，不能尽兴地品尝。”王子芝于是走下台阶握着樵夫的手，和他一起围着火炉饮酒。王子芝向樵夫乞求说：“石氏的美酒可以弄得来吗？”樵夫点头。就让取来朱笔，书写一符，放在火

上，烟还没有散，有一个小童站在面前。樵夫嘱咐他：“你领着王尊师的仆人，提着这两个酒瓮，只管往石家去取酒。我要和王尊师尽兴一醉。”当时已经天黑了，门已经上了门。小童对王子芝的仆人说：“你可以闭上眼睛。”于是手搭他的头，人和酒壶都从门缝出去了，眨眼间已经到了解县，带着酒返回，于是就和王子芝一起把酒倒出来。这酒醇香浓郁，不是世间的酒能比的。半夜，樵夫对王子芝说：“我已经醉了。我招呼一个客人陪伴你喝酒，可以吗？”王子芝说：“行。”樵夫又用朱笔写了一道符，放在火上，眨眼之间满屋异香。随后有一个人进来，仪表堂堂，眉清目秀，腰间戴着紫色绶带，手里拿着书简，向樵夫揖拜后就坐下了。酒过两巡之后，两个酒壶的酒快要没了。樵夫烧了一副铁筷子，烙了穿紫衣服的人一下说：“可以走了。”当时东方已经天亮了，于是拱手告别。樵夫对王子芝说：“认识刚才来的人吗？”

少顷，可造河渎庙视之。”子芝送樵者讫，因过庙所，睹夜来共饮者，乃神耳，铁箸之验宛然。

赵均郎中时在幕府，目验此事。弘文馆校书郎苏悦亦寓于中条，甚熟踪迹。其后子芝再遇樵仙，别传修炼之诀，且为地仙矣。出《神仙感遇录》。

刘 商

刘商，彭城人也，家于长安。少好学强记，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于世，儿童妇女，咸悉诵之。进士擢第，历台省为郎。性耽道术，逢道士即师资之，炼丹服气，靡不勤切。每叹光阴甚促，筋骸渐衰，朝驰暮止，但自劳苦，浮荣世官，何益于己？古贤皆隳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毕婚嫁，不为俗累，岂劣于许远游哉！由是以病免官，道服东游。入广陵，于城街逢一道士，方卖药，聚众极多。所卖药，人言颇有灵效。众中见商，目之相异，乃罢药，携手登楼，以酒为劝。道士所谈，自秦汉历代事，皆如目睹。商惊异，师敬之。复言神仙道术不可得也。及暮，商归侨止。道士下楼，闪然不见，商益讶之。商翌日又于城街访之。道士仍卖药，见商愈喜，复挈上酒楼，剧谈劝醉，出一小药囊赠商，并戏吟曰：“无事到扬州，相携上

酒楼。药囊为赠别，千载更何求。”商记其吟，暮乃别去。后商累寻之，

一会儿，可以到河神庙去看一看。”王子芝送走樵夫，就到庙中，看见了夜里来一起喝酒的人，竟然是庙中的神，铁筷子的烙印还清晰可见。

赵均郎中当时在帅府，亲眼看见了此事。弘文馆校书郎苏悦当时也寄居在中条山，非常熟悉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以后，王子芝又遇到樵仙，另外向王子芝传授了修炼的秘诀，王子芝就成为地仙了。出自《神仙感遇录》。

刘 商

刘商是彭城人，家在长安。年轻时很好学，善于记忆，又精于思考，深入钻研诗文，有《胡笳十八拍》在世上流传，儿童妇女，全都能背诵它。刘商进士考试登第，选到台省机构做郎官。但他十分喜好道术，每遇见道士，就拜他做老师，自己炼丹、吐纳修行，没有不努力勤勉的地方。常常叹息光阴太短促，身体渐渐衰老，早晨开始就如车马疾行，晚上方能停止，只是让自己劳累辛苦，虚浮的荣耀和世间的官位，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古代的贤人都弃官而去寻求道术，大多都能出世成仙。有幸已经完成了儿女的婚姻嫁娶，不再被世俗所累，难道会比许远游差吗？由于这样想，刘商就借口有病请求辞官，穿上道服东游。他来到广陵，在城内街市上遇到一个道士，正在卖药，聚集的人非常多。道士卖的药，人们都说很有效。道士在众人当中看见刘商，觉得他和常人不同，就停止卖药，拉着刘商的手登上酒楼，对刘商殷勤劝酒。道士谈论的内容，从秦汉以来历代的事，都像亲眼所见一样。刘商很惊讶，像对待老师那样尊敬他。道士又说神仙道术很难学得。等到晚上，刘商到客店休息。道士下楼，一闪就不见了，刘商更加惊奇。第二天，刘商又在城内街市上寻访他。道士仍然在卖药，看见刘商越发高兴，又领着他上了酒楼，一起畅谈酣饮，拿出一个小药囊赠给刘商，并开着玩笑吟诵道：“无事到扬州，相携上酒楼。药囊为赠别，千载更何求。”刘商记住了他吟诵的诗句，天黑了才告别离去。后来刘商屡次寻找道士，

不复见也。乃开囊视，重纸裹一葫芦子，得九粒药，如麻粟。依道士口诀吞之，顿觉神爽不饥，身轻醒然。过江游茅山，久之，复往宜兴张公洞。当游之时，爱罨画溪之景，遂于胡父渚葺居，隐于山中，近樵者犹见之。曰：“我刘郎中也。”而莫知所止。已为地仙矣。出《续仙传》。

却再也没有见到。刘商就打开药囊看，里面用几层纸包了一个小葫芦，葫芦里有九粒药，像芝麻粒。刘商按照道士的口诀吞下了药，立刻觉得精神清爽，也不饥饿，身体轻健，头脑清醒。他过江游茅山，过了好久，又去宜兴张公洞。刘商游张公洞的时候，喜爱罨画溪的景色，就在胡父渚用茅草盖屋居住，隐居在山中，附近的樵夫还看见过他。他说：“我是刘郎中。”然而，谁也不知道他居住的地方。他已经成为地仙了。出自《续仙传》。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宪宗皇帝 李 球 宋玄白 许栖岩 韦善俊

唐宪宗皇帝

唐宪宗好神仙不死之术。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国回，云：于海中泊山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花木楼台殿阁，金户银关。其中有数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啸自若。惟则知其异，遂请谒。公子曰：“汝何所从来？”惟则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当汝旋去，愿为传语。”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龟印，以授惟则，乃置之于宝匣。复谓惟则曰：“致意皇帝。”惟则遂持之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金龟印长五寸，上负黄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凤芝龙木，受命无疆。”惟则至京师，即具以事上进。宪宗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乃览金龟印，叹异良久，但不能谕其文耳。因緘以紫泥玉鐍，置于帐内。其后往往见五色光，可长丈余。是月，寝殿前连理树上生灵芝二株，宛如龙凤。宪宗因叹曰：“凤芝龙木，宁非此兆乎？”

唐宪宗皇帝

唐宪宗喜好神仙的长生不死之术。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从新罗国回来，说：在大海中，船停泊在一个海岛，忽然听见鸡鸣狗吠的声音，好像岛上住有人家。他就乘着月光到岛上去散步，大约走了一二里，就见花草树木、楼台殿阁，银门金户。里面有几个公子，戴着礼帽，穿着紫霞衣，吟咏歌啸，神态自然。张惟则知道他们是神异的人，就去拜见。公子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张惟则便说了他出使新罗国的事。公子说：“唐朝皇帝是我的朋友，你回去以后，请替我传话给皇帝。”一会儿，命令一个青衣童子捧出金龟印，把它放在宝匣里，交给张惟则。又对张惟则说：“请替我向皇帝致意。”张惟则于是捧着宝匣返回船中，回头再看自己走过的路，没有一点踪迹。金龟印

长五寸，上有黄金玉印，印面有一寸八分，它上面的篆文是：“凤芝龙木，受命无疆。”张惟则到了京师，就把全部事情上奏了。宪宗皇帝说：“我前生难道就是仙人吗？”等看到金龟印，惊奇赞叹了很长时间，然而不能明白它文字的含意。于是就用紫泥玉锁把它封闭起来，放置在帐内。那以后常常出现五色光，约有一丈多长。这个月，寝殿前面的连理树上生出灵芝二株，仿佛龙凤一样。宪宗皇帝因此赞叹说：“凤芝龙木，不就是这个征兆吗？”

时又有处士伊祁玄解，缟发童颜，气息香洁。常乘一黄牝马，才三尺高，不啖刍粟，但饮醇酎，不施缰辔，惟以青毡籍其背。常游历青兗间。若与人款曲，话千百年事，皆如目击。帝知其异人，遂令密诏入宫内，馆于九华之室，设紫茭之席，饮龙膏之酒。紫茭席类茭叶，光软香静，夏凉冬温。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也。乌弋山离国，已见班固《西京传》也。帝每日亲自访问，颇加敬仰，而玄解鲁朴，未尝闲人臣礼。帝因问之曰：“先生春秋高而颜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种灵草食之，故得然也。”即于衣间出三等药实，为帝种于殿前。一曰双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万根藤。双麟芝色褐，一茎两穗，穗形如麟，头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红，而叶类于茭葵，始生六茎，其上合为一株，共生十二叶，内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叶，一叶六影，其成实如相思子。万根藤子，一子而生万根，枝叶皆碧，钩连盘屈，荫一亩。其状类芍药，而蕊色殷红，细如丝发，可长五六寸。一朵之内，不啻千茎，亦谓之绛心藤。灵草既成，人乃莫见。而玄解请帝自采饵之，颇觉神验，由是益加礼重焉。

遇西域有进美玉者，一圆一方，径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鉴毛发。时玄解方座于帝前，熟视之曰：“此一龙玉也，一虎玉也。”惊而问曰：“何谓龙玉、虎玉也？”玄解曰：“圆者龙也，生于水中，为龙所宝，若投之于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于岩谷，为虎所宝，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

当时又有一个隐士叫伊祁玄解，头发乌黑浓密，面如童颜，呼吸时气息清香洁净。经常骑着一匹黄色的母马，才有三尺高，不吃草料，只喝醇酒，不用缰绳和辔头，只用青色毡毯垫在它的背上。他经

常在青州和兖州一带游览。如果和别人交往，说起千百年来的事，都像亲眼看见一样。宪宗皇帝知道他是一个神异的人，于是就让人秘密地把他召入宫内，让他住在九华室，铺设紫茭席，喝龙膏酒。紫茭席类似茭叶，光滑柔软，清新洁净，夏天凉爽，冬天温暖。龙膏酒颜色如黑漆，喝了它使人精神清爽。这酒本来是乌弋山离国进献的。乌弋山离国，早已在班固的《西京传》里叙述过。宪宗皇帝每天都亲自来自访问，对他十分敬重仰慕，但是玄解却愚钝淳朴，不熟悉人臣的礼节。宪宗皇帝问玄解说：“先生的年岁很高，但是容颜却不老，这是为什么？”玄解说：“我的家在海上，种有灵草来吃，所以能够这样。”说完就在衣袋里取出三样药的种子，给宪宗皇帝种在殿前。第一种叫双麟芝，第二种叫六合葵，第三种叫万根藤。双麟芝是褐色的，一根茎两个穗，穗的形状像麒麟，头尾都齐全，它的中间有子，像碧绿色的宝石一样。六合葵是红色的，叶子类似茭葵，开始生六个茎，到上面合成一株，共生十二个叶子，里面长出二十四朵花，花如桃花，一朵花一千个花瓣，一个瓣有六个影，它成熟的果实像相思子。万根藤子，一子生万根，枝叶都是碧绿色，相互连接缠绕，能遮盖一亩地。它的形状类似芍药，花蕊的颜色深红，细如发丝，约长五六寸。一朵之内，不止千根，也叫它绛心藤。灵草已经成熟，人却看不见。玄解请宪宗皇帝自己采它吃，宪宗皇帝吃后觉得很灵验，因此对玄解更加礼敬尊重了。

正好西域有人进献美玉，一圆一方，直径各为五寸，光芒冷森森的，可以照出毛发的影。当时玄解正坐在宪宗皇帝身旁，仔细看那美玉后说：“它们一块是龙玉，一块是虎玉。”宪宗皇帝惊讶地问道：“什么叫龙玉、虎玉？”玄解说：“圆的是龙玉，生在水中，是龙的宝物，如果把它投在水中，必然有彩虹出现；方的是虎玉，生在岩谷中，是虎的宝物，如果用虎毛拂拭它，就会放射紫光，

而百兽慑服。”帝异其言，遂令尝之，各如所说。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渔者得，一自猎者获。”帝因命取龙虎二玉，以锦囊盛之于内府。玄解将还东海，亟请于帝，未许之。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丝绘华丽，间以珠玉。帝元日与玄解观之，帝指蓬莱曰：“若非上仙，朕无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岛咫尺，谁曰难及？臣虽无

能，试为陛下一游，以探物象妍丑。”即踊体于空中，渐觉微小，俄而入于金银阙内左侧。连声呼之，竟不复有所见。帝追思叹恨，近成羸疹。因号其山为藏真岛。每诘旦，于岛前焚凤脑香，以崇礼敬。后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

李 球

李球者，燕人也。宝历二年，与其友刘生游五台山。山有风穴，游人稍或喧呼，及投物击触，即大风震发，揭屋拔木，必为物害。故登山之时，互相戒敕不敢触。球至穴口，戏投巨石于穴中。良久，石声方绝。果有奔风迅发，有一木如柱，随风飞出。球性轩悍，无所顾忌，遂力扳其木，却坠入穴中。球为木所载，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见一人形如狮子而人语，引球入洞中斋内，见二道士弈棋。道士见球喜，问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无以为对。二仙责引者曰：“吾至道之要，当授有骨相之士、

百兽看见都会畏惧屈服。”宪宗皇帝觉得他的话很神奇，于是就让人试一试，果然都如玄解所说。询问玉是怎么得到的，使者说：“一块从渔夫那里获得，一块从猎人那里获得。”宪宗皇帝于是命令把龙虎二玉用锦囊装起来，放在内府收藏。玄解要回东海，屡次向宪宗皇帝请求，宪宗皇帝没有答应他。又恰逢宫中用木头雕刻海上三山，绣画并作，十分华丽，还镶嵌珠玉。宪宗皇帝正月初一那天和玄解一起观看木雕，皇帝指着蓬莱岛说：“如果不是上仙，我无从到达这样的仙境。”玄解笑着说：“三岛很近，谁说难到？我虽然没什么能力，但愿试着替陛下一游，来探寻物象的美丑。”说完就跳到空中，逐渐变小，一会儿，便从木雕金银阙内左侧钻了进去。宪宗皇帝连声呼叫他，但再也看不见了。皇帝追思感叹，竟然积累成病，就给那山取名藏真岛。每天早晨，他都在岛前焚凤脑香，来表示崇拜礼敬。过了十天，青州奏报说：“玄解骑着黄色母马过海了。”

李 球

李球是燕地人。宝历二年，他和朋友刘生一起游览五台山。五台

山有一个风穴，游人稍微有些喧哗呼叫或投掷触碰，就会大风骤起，掀走屋盖，拔出大树，必然造成破坏。所以人们登山的时候，总是互相嘱咐告诫，都不敢去触动它。李球到了风穴口，持一种嬉戏的态度，把一块大石头扔进洞穴中。过了好长时间，石头撞击洞壁的声音才消失。果然有像骏马奔驰似的大风非常迅速地乱起来，有一根木头像大柱子一样，随着风飞出来。李球性情轩昂勇猛，什么也不顾忌，于是用力扳住那根木头，但却坠入了洞穴中。李球被木头载着，也不能出来。过了好长时间，他才落到地上，看见一个人样子像狮子，却说人话，他领着李球进入洞中的书房里，看见两个道士正在下棋。道士看见李球很高兴，问李球修行的道术。李球平时不知道，也不懂得有关修行的事，所以默然无言，不知道怎样回答。二位仙人责备那个引导李球进来的人说：“我们道术的精要，应当授予骨相出众的人、习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遗令饮，谓之曰：“汝虽凡流，得睹吾洞府，践吾真境，将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习道，不可语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复来也。饮此神浆，亦延年寿矣。”

球饮水拜谢讫，引者将球至向来洞侧，示以别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峰之上，皆籍四海奇宝以镇峰顶。亦如茅山洞，镇以安息金墉城之宝。春山杂玉，环水香琤，以固上真之宅。此山东峰有离岳火球，西峰有丽农瑶室，南峰有洞光珠树，北峰有玉琼琅玕，中峰有自明之金、环光之璧。每积阴将散，久暑将雨，即众宝交光，照灼岩岭。春晓秋旦，则九色之气属天，光辉烁乎云表。太帝命韩司少卿、东方君与紫府先生，统六年仙寮、神王、力士以镇于此，故谓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门：一径西通昆仑，一径出此岩之下，一向来风穴，是洞之端门也。皆有龙蛇守之。先生有敕曰：‘有巨石投于洞门，中吾柱者，是世间将有得道之人，受事于此。’即使我引进。我亦久远学道，当证仙品，而积功之外，口业不除，以宿功所荫，得守此洞穴之口。后三百年，亦当超升矣。以口业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适门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诚不知子戏投石耳。然数百年来，投石者少，亦未尝中柱。神仙之宫，不易一至，子亦将有所得于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岩之径，可使子得速还人间。”因衣带解药三丸，贯一

槁枝之末，谓球曰：“路侧如见异物，以药指之不为害。此药食之，可以无病。”

学习道术的人。你为什么胡乱领来凡俗之人，进入我仙府啊！快领他出去。”顺便把一杯水给李球让他喝，并对他说：“你虽然是凡俗之流，但能看我洞府，脚踩我仙境，也就有一点修道的缘分了。所遗憾的是你平素不习道术，不可以告诉你修行的要领。你暂且离开这里，如果确有希望长生之心，出世成仙之志，以后可以再来。喝了这神浆，也可以延年益寿。”

李球喝完水，拜谢完毕，引路的人领李球到来时的洞旁边，指给他另外的路说：“这山是道家的紫府洞。在五峰的上，搜集来天下的各种奇宝，用来镇住峰顶。就像茅山洞，用安息国全壙城的宝物镇住它。山间水旁，杂放着各种珠宝玉石，来坚固上仙的住所。这山的东峰有离岳火球，西峰有丽农瑶室，南峰有洞光珠树，北峰有玉润琼芝，中峰有自明之金、环光之璧。每到久阴将散，久热将雨，众宝就会交相发光，照耀山岭。春秋的早晨，有九色的气连接上天，光辉闪烁云霞之上。太帝命令韩司少卿、东方君和紫府先生，率领六年仙寮、神王、力士在这里镇守，所以叫神仙之府。这洞有三个门：一条路西通昆仑山，一条路在这岩石下面，一条路通向来时的风穴，这是洞的正门。各门都有龙蛇把守。先生有命令说：‘有大石头投入洞门，击中我柱的，是人间将要有获得道术的人，在这里接受道术。’如果碰到了就让我领进来。我也是学习了很长时间的道术，应当获得仙品，虽然积蓄很多功力，但口业还没消除，由于此前积累的功业的庇荫，才能够把守这洞穴的口。过了三百年，也应当上升天界了。由于口业的缘故，借用这狮子的外形罢了。我遵守先生的命令，恰好有人投石击中柱子，依照先生教导领你进来，确实不知道你是嬉戏投石。然而几百年来，投石头的人很少，就是有，也没有击中柱子的。神仙的住宅，不容易来一次，你将来也会有获得玄妙之道的机会了。这里有北岩的小路，可以让你很快地回到人间。”说完就解开衣带取出三丸药，穿到一根枯枝的梢上，对李球说：“路旁如果看见有奇怪的东西，用药指它就不会被伤害。这药吃了它，可以不得病。”

球持此药，行于洞中黑处，药有光如火。数有巨蛇，张口向球，

以药指之，伏不敢动。因出洞门，门外古树半朽，洞欲堙塞。球摧壤土朽树，久方得出，已在寺门之外矣。先是，刘生既失球，子方执诬刘生，疑害其父，欲讼于官。寺有大斋，未得便去。既见球还，众皆忻喜。具话所见之异。因以三丸药，与刘及子各饵一丸。乾符中，进士司徒铁与球相别三十年，别时球年六十，须已垂白，于河东见球，年九十余，容状如三十许人。话所遇之事，云：“服药至今，老而复壮，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岁许，锐志修道。与其子入王屋山去。出《仙传拾遗》。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许人也，为道士。身長七尺余，眉目如画，端美肥白，且秀丽，人见皆爱之。有道术，多游名山，自茅山出润州希玄观，复游括苍仙都。辟谷服气，然嗜酒，或食彘肉五斤。以蒜齏一盆，手撮肉吃毕，即饮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气，味有加异，有终日在齿舌间香不歇。人间得蒜食者颇多，而毕身无病，寿皆八九十。玄白到处，住则以金帛求置三二美妾，行则舍之。人皆以为有老彭补脑还元之术。

又游越州，适大旱，方暴尅禱龙以祈雨，涉旬，亢阳愈甚。玄白见之，以为凡所降雨，须俟天命，非上奏无以致之。

李球拿着这药，走到洞中黑暗处，药有光，像火一样。路上有许多大蛇，张大口向着李球，李球用药指它们，大蛇就伏在地上不敢动。李球于是出了洞门，门外的古树已经半朽，洞口都要被塞住了。李球推开填塞在洞口的土和枯树，很久才出来，已在寺门的外面了。在此之前，刘生找不到李球，李球的儿子正准备诬告刘生，怀疑刘生害了他的父亲，想要向官府诉讼。因为寺里正大设斋会，没有能够马上去。看见李球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李球说了他所看见的奇怪的事。他于是便把三丸药，分给刘生和自己的儿子各吃一丸。乾符年间，进士司徒铁与李球相别已三十年，相别时李球六十岁，胡须已经白了，垂在胸前，在河东看见李球时，李球已经九十多岁了，可是容貌身形却像三十几岁的人。他说起所遇到的奇事，说：“从服药到现在，身体越老越强健了，不喜欢吃东西。”他的儿子也像三十岁左右

右，决心修道。李球便和他的儿子一起进入王屋山去了。出自《仙传拾遗》。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是个道士。他身高七尺多，眉目像画的一样，相貌端正美丽，又胖又白，并且十分秀丽，人们见了他都很喜爱。宋玄白有道术，常游名山，从茅山出来到润州希玄观，又游括苍仙都。他不吃五谷杂粮，吐纳养生，然而好喝酒，有时能吃五斤猪肉。用蒜泥一盆，用手抓肉沾蒜泥吃，吃完，马上喝酒二斗，再吃一颗腌梅子。有人求得他一片蒜吃，吃完说没有大蒜的味道，这味道有些奇怪，整日在嘴里香味不断。人世间得到他蒜吃的人有很多，他们终身没有病，寿命都是八九十岁。宋玄白所到的地方，如果住下就用金帛寻找购置三两个美妾，走了就抛弃她们。人们都认为他有老聃、彭祖补脑还元的法术。

宋玄白又游越州，恰逢大旱，当地正在暴晒骨骼畸形的人，并祭祀龙王来祈雨，过了十天，旱灾却越发厉害。宋玄白见了，认为凡是降雨，必须等待天帝的命令，不上奏天帝就无法下雨。

遂于所止玄真观，焚香上祝。经夕大澍，雨告足，越人极神异之。复南游到抚州，又逢天旱祈祷。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请之。遽作术飞钉城隍神双目。刺史韦德邻，怪其贮妇女复钉城神，此类狂也，将加责辱。健步辈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动，悉自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谓德邻曰：“使君干忤刘根，欲见诛罚祖祢耶？”德邻方惧祈谢。须臾致雨，礼而遣之。其灵术屡施，不可备录。后之南城县，白日上升而去。出《续神仙传》。

许栖岩

许栖岩，岐阳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灵仙，以希长生之福。时南康韦皋太尉镇蜀，延接宾客，远近慕义，游蜀者甚多。岩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以其将远涉

道途，日加乌秣，而肌肤益削。疑其不达前所，试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龙马也，宜善宝之。”洎登蜀道危栈，栖岩与马俱坠崖下，积叶承之，幸无所损。仰不见顶，四面路绝。计无所出，乃解鞍去御，任马所往。于槁叶中得栗如拳，栖岩食之，亦不饥矣。寻其崖下，见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

于是在他所住的玄真观，焚香向天帝祈祷。过了一个晚上就下了大雨，雨水已告充足，越州人认为他非常神异。宋玄白又南游到抚州，又遇上天旱，人们祈祷下雨。有一个道士知道宋玄白能祈求到雨，州里的人于是请他。宋玄白急速施法术用飞钉射了城隍神的双目。抚州刺史韦德邻，责怪他收置妇女，又钉了城隍神，简直是疯了，于是准备对宋玄白责罚羞辱。军健们正要奔向宋玄白，手脚却不能动，全都自己仆倒在地，枷锁棍棒也自己折断。宋玄白笑着对韦德邻说：“使君冒犯了仙士刘根，想要看我诛杀你的祖先吗？”韦德邻这才害怕，向宋玄白乞求谢罪。不一会儿，雨来了，韦德邻对宋玄白以礼相待送走了他。宋玄白的神灵法术多次施行，无法详细记载。后来，他到了南城县，大白天升仙而去。出自《续神仙传》。

许栖岩

许栖岩是岐阳人。进士及第，在昊天观读书学习。每天早晨和晚上，他必定恭敬地看着观内的神像，祭拜神灵，希望求得长生的福分。当时南康郡王韦皋太尉正镇守蜀地，接待宾客，远近各方人士都很敬慕他的义气，所以到蜀地游览的人很多。许栖岩也打算入蜀，他想买一匹马，然而财力不怎么充足，就自己到西市去寻找。看见有一个外国人牵着一匹马，长得瘦小单薄，价钱不高，许栖岩就把它买了回来。因为将要长途跋涉，所以许栖岩每天都给它增加草料，但是这匹马却更瘦了。许栖岩怀疑它到达不了要去的地方，就试着到算卦的地方给它占卜了一卦，得到乾卦九五。算卦的道士说：“这匹马是龙马，应该像对待宝物那样爱惜。”等到登上入蜀栈道的时候，一不小心，许栖岩和马都摔到悬崖下面去了，由于有积累的落叶接住他们，很幸运没有受伤。但是，这里仰视看不到顶，四面又没有路。许栖岩想不出一办法，就解下了马鞍，去掉辔头，让马随便走。他在枯干

的落叶中拾到一个栗子，像拳头那样大，吃了它，也不觉得饿了。许栖岩在那崖下寻找，发现一个洞穴，往前走进了洞，有时下坡

或高，约十余里，忽尔及平川。花木秀异，池沼澄澈。有一道士卧于石上，二女侍之。岩进而求见，问二玉女，云是太乙真君。岩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悯之，白于真君。曰：“尔于人世，亦好道乎？”曰：“读《庄》《老》《黄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庄子》云：‘息之以踵。’《黄庭》云：‘但思一部寿无穷。’”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以饮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尔得之矣。”乃邀入别室。

有道士，云是颖阳尊师，为真君布算，言今夕当东游十万里。岩熟视之，乃卜马道士也。是夕，岩与颖阳从太乙君，登东海西龙山河桥之上，以赴群真之会。座内仙客有东黄君，见栖岩喜曰：“许长史孙也，有仙相矣！”及明，复从太乙君归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还。太乙曰：“汝饮石髓，已寿千岁，无输泄，无荒淫，复此来再相见也。”以所乘马送之。将行，谓曰：“此马吾洞中龙也，以作怒伤稼，谪其负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瑶华上宫，何由而至也？到人间，放之渭曲，任其所适，勿复留之。”既别，逡巡已达虢县，则无复故居矣。问乡人，年代已六十年。出洞时，二玉女托买虢县田婆针。乃市之，拄系马鞍上，解鞍放之，化龙而去。栖岩幼在乡里，已见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状如旧，盖亦仙人也。栖岩大中末年，复入太白山去。出《传奇》。

有时登高，大约走了十多里，忽然到了平地。这里花草树木秀美奇异，池沼水清如镜。有一个道士卧在石上，两个玉女随侍。许栖岩上前求见，询问两个玉女道士是谁，玉女说是太乙真君。许栖岩就把自己所遭遇的事告诉了玉女，玉女怜悯他，把他的情况告诉给太乙真君。太乙真君问他说：“你在人世间，也很喜好道术吗？”许栖岩回答说：“我只是读一读《庄子》《老子》和《黄庭经》罢了。”太乙真君发问说：“道界三景中，你对哪几句有心得呢？”许栖岩回答说：“《老子》说：‘那精气很真实。’《庄子》说：‘呼吸用脚跟。’《黄庭经》说：‘专心研习这一部就能够延年益寿。’”太乙真君笑着说：“你离道

术很近了，可以教。”太乙真君让许栖岩坐下，用小杯斟酒给他喝，并说：“这是石髓，嵇康都没有机会得到，你却得到了。”于是邀请许栖岩进了另一间屋子。

里面有一个道士，说是颖阳尊师，给太乙真君排列算筹，进行推算，说今晚将要东游十万里。许栖岩仔细地看颖阳尊师，竟是给马算卦的道士。这天晚上，许栖岩和颖阳尊师跟随太乙真君，登上了东海西龙山的石桥，去参加众真君的宴会。在座的仙客中有东黄君，看见许栖岩高兴地说：“是许长史的孙子，有仙相啊！”到天亮，又跟随太乙真君回到太白洞中。住了半个月，许栖岩想家，请求回去。太乙真君说：“你喝了石髓，已经可以长寿千年，不要泄漏元气，不要沉迷女色，再来到这里，再相见吧。”又把他骑的那匹马送他。他要走了，太乙真君说：“这匹马是我洞中的龙，因为发怒损坏了庄稼，罚他负重。你有仙骨，所以能遇到它。不然，这太白洞府，瑶华上宫，你怎么能来呢？回到人间以后，把它放到渭河转弯的地方，任凭它到什么地方去，不要再留它。”分别后，不一会儿他已经到达虢县，却找不到原来的住处。问乡人，说已经过了六十年了。出太白洞的时候，二玉女托他买虢县田婆的针。于是他买了针，把它拴在马鞍上，解下鞍放了马，马变成龙自己走了。许栖岩幼年在乡里的时候，已经见过田婆，到现在乡里只有田婆容貌身形像原来一样，大概也是仙人。许栖岩在大中末年，又进太白山去了。出自《传奇》。

韦善俊

韦善俊者，京兆杜陵人也。访道周游，遍寻名岳。遇神仙，授三皇檄召之文，得神化之道。或静栖林野，或醉卧道途。常携一犬，号之曰“乌龙”。所至之处，必分己食以饲之。犬复病疥，毛尽秃落，无不嫌恶之。其兄为僧，久居嵩寺，最为长老。善俊将欲升天，忽谓人曰：“我有少债未偿耳。”遂入山见兄。众僧以师长之弟，多年忽归，弥加敬奉。每升堂斋食，即牵犬于其侧，分食与之。众既恶之，白于长老。长老怒，召而责之，笞击十数，遣出寺。善俊礼谢曰：“某宿债已还，此去不复来矣。”更乞一浴，然后乃去。许之。及浴移时，牵犬而去。犬已长六七尺，行至殿前，犬化为龙，长数十丈。善俊乘

龙升天，擎其殿角，踪迹犹在。出《仙传拾遗》。

韦善俊

韦善俊是京兆杜陵人。他周游各地寻访道士，寻遍了名山。遇到神仙，授予他三皇声讨征召的文书，获得了神仙变化的道术。韦善俊有时静静地栖息在山林荒野，有时喝醉了睡在道路上。他经常带着一条狗，称它“乌龙”。不管到什么地方，必定要把自己的食物分出来一部分喂狗。狗得了疥疮，毛都脱落了，人们见了没有不厌恶的。韦善俊的哥哥做了和尚，久居在嵩山寺庙，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老。韦善俊将要成仙升天，忽然对别人说：“我有一点债没有偿还。”于是进入嵩山去见他的哥哥。众和尚都因为他是长老的弟弟，多年外出，忽然回来，所以对他十分尊敬，小心侍奉。每次来到斋堂吃饭，韦善俊都牵着狗在他旁边，分一部分食物给狗吃。众和尚都厌恶这狗，告诉给长老。长老大怒，找来韦善俊，叱责他，用鞭子打了他十几下，赶出寺庙。韦善俊行礼致谢说：“我过去的债已经还了，这回离去就不再来了。”又乞求洗一次澡，然后就离去。长老答应了他。洗了一会儿之后，韦善俊牵着狗出来。狗已经有六七尺长，走到大殿前面，变成了龙，长几十丈。韦善俊就骑上龙升天了，龙往天上飞的时候，撞坏了大殿的一角，痕迹至今还在。出自《仙传拾遗》。

太平广记

(第二册)

中華書局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 绅 白乐天 轩辕先生 李 元

韦卿材

李吉甫

李太师吉甫在淮南，州境广疫。李公不饮酒，不听乐。会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张筵，忧惨见色。宴合，谓诸客曰：“弊境疾厉，亡殁相踵，诸贤杰有何术可以见救？”下坐有一秀才起应曰：“某近离楚州，有王炼师，自云从太白山来，济拔江淮疾病。休粮服气，神骨甚清。得力者已众。”李公大喜，延于上坐，复问之。便令作书，并手札，遣人马往迎。旬日至，馆于州宅。称弟子以祈之。王生曰：“相公但令于市内多聚龟壳、大镬、巨瓿，病者悉集，无虑不瘥。”李公遽遣备之。既得，王生往，令浓煎。重者恣饮之，轻者稍减，既汗皆愈。李公喜，既与之金帛，不受。不食，寡言。唯从事故山南节帅相国王公起，王坐见，

李吉甫

李吉甫太师在淮南的时候，州府境内瘟疫流行。李太师不喝酒，不听音乐。恰巧有皇帝派的使者到来，迫不得已摆设酒宴，但他脸色忧虑凄惨。宴会开始后，李太师对各位客人说：“我们这个地方疫病流行得很厉害，死的人一个接一个，各位贤人能士有什么法术可以相救？”坐在下首有个秀才起身回答说：“我最近刚离开楚州，那里有一个王炼师，他自称是从太白山来的，帮助江淮地区的百姓扫除疾病。他不吃粮食，吐纳养生，神仙气质清新脱俗。现在得益的人已经很多了。”李太师听了很高兴，把秀才请到上座，又仔细地向他询问情况。之后就让秀才写封书信，加上自己的亲笔信，派遣人马前去迎接。过了十天，王炼师就请到了，住在州城驿馆里。李太师自称弟子，向他祈求。王炼师说：“相公只要让人在街市中多聚集龟壳、大

锅、大盆，把病人都集中来，就不用忧虑病治不好。”李太师急忙派人准备。准备完了，王炼师前去，让煎浓汤药。病重的人尽量喝，病轻的人稍减少一些，出了汗，都痊愈了。李太师很高兴，就给王炼师金帛财物，但是他不接受。王炼师不吃东西，也很少说话。只有李太师的下属，原来的山南节帅相国王起，王炼师在座席间看见他时，必坐笑以语，若旧相识。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宿，问其所欲，一言便行。深夜从容曰：“判官有仙骨，学道必白日上升，如何？”王公无言。良久曰：“此是尘俗态縈缚耳，若住人世，官职无不得者。”王公请以兄事之。又曰：“本师为在白鹿，与判官亦当家。能与某同往一候谒否？”意复持疑，曰：“仙公何名？”曰：“师不敢言。”索笔书“鹤”字。王生从此不知所诣，王公果富贵。出《逸史》。

李 绅

故淮海节度使李绅，少时与二友同止华阴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赛神者来邀，适有头眩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绅入止深室。忽闻堂前有人祈恳之声，徐起窥帘，乃见一老叟，眉须皓然，坐东床上，青童一人，执香炉，拱立于后。绅讶之，心知其异人也，具衫履出拜之。父曰：“年小识我乎？”曰：“小子未尝拜睹。”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闻吾名乎？”曰：“尝于仙籍见之。”老父曰：“吾处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群仙会罗浮山，将往焉。及此，遇华山龙斗，散雨满空。吾服药者，不欲令沾服，故憩此耳。子非李绅乎？”对曰：“某姓李，不名绅。”叟曰：“子合名绅字公垂，在籍矣。能随我一游罗浮乎？”绅曰：“平生之愿也。”老父喜。

有顷，风雨霁，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简，若笏形。纵拽之，长丈余；横拽之，阔数尺；缘卷底坳，宛若舟形。

一定会跟他笑语相对，像旧相识一样。李太师就让王起邀请王炼师到家里住，问他想要什么，一句就行。深夜王炼师从容地说：“你有仙骨，学习道术必定会白日升仙，怎么样？”王起不说话。过了好久王炼师说：“这是受尘世俗态缠绕束缚罢了，如果留在人世，官职没有不能得到的。”王起请求以兄长的礼节事奉他。王炼师又说：“我的师

父现在白鹿山，和你也是本家。能和我同去拜见吗？王起还是很犹豫，说：“仙公叫什么名字？”王炼师说：“不敢说师父的名字。”取笔写了一个“鹤”字。从此就不知王炼师到什么地方去了，王起果然富贵了。出自《逸史》。

李 绅

原淮海节度使李绅，年轻时和两个朋友同住在华阴西山的客舍里。一天晚上，山林中有个祭祀神灵的老人来邀请他们，李绅正犯头晕病，就没有去。两个朋友去了。半夜雷鸣电闪，雨下得非常大，李绅就搬进里面的屋子住。忽然听见堂前有祈祷恳求的声音，李绅慢慢起来，掀开帘子偷看，却看见一个老头儿，眉毛胡须雪白，坐在东面的床上，一个道童，手里拿着香炉，恭敬地站在老头儿后面。李绅很惊奇，心里明白他不是一般人，就穿好衣服和鞋，出来拜见他。那个老人说：“年轻人，认识我吗？”李绅说：“晚辈未曾拜见过您。”老人说：“我是唐若山。你听说过我的名字吗？”李绅说：“曾在神仙名籍中见过您的名字。”老人说：“我在北海居住很长时间了，今天晚上南海群仙在罗浮山集会，我要去。走到这里，遇到华山的龙争斗，散了满天的雨。我是个服食丹药的人，不想让雨水浸湿了衣服，所以在这儿休息休息。你不是李绅吗？”李绅说：“我姓李，但不叫李绅。”老人说：“你应当叫李绅，字公垂，已经在仙籍名册上了。能跟随我到罗浮山一游吗？”李绅说：“这是我平生的愿望。”老人很高兴。

过了一会儿，风雨停止天气放晴，道童告诉老人可以走了。老人就从袖中拿出一个竹筒，形状像笏板。往长拽它，长了一丈多；往宽拽它，宽了几尺；边缘卷起，底部下洼，好像船的形状。

父登居其前，令绅居其中，青童坐其后。叟戒绅曰：“速闭目，慎勿偷视。”绅则闭目，但觉风涛汹涌，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叟曰：“开视可也。”已在一山前，楼殿参差，蔼若天外，箫管之声，寥亮云中。端雅士十余人喜迎叟，指绅曰：“何人也？”叟曰：“李绅耳。”群士曰：“异哉！公垂果能来。人世凡浊，苦海非浅，自非名系仙录，何路得来？”叟令绅遍拜之。群士曰：“子能我从乎？”绅曰：“绅未立

家，不获辞，恐若黄初平贻忧于兄弟。”未言间，群士已知：“子念归，不当入此居也。子虽仙录有名，而俗尘尚重，此生犹沉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静，来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绅复遍拜叟归。辞讫，遂合目。有一物若驴状，近身乘之，又觉走于风涛之上。顷之，闷甚思见，其才开目，以堕地而失所乘者。仰视星汉，近五更矣，似在华山北。徐行数里，逢旅舍，乃罗浮店也。去所止二十余里，缓步而归。明日，二友与仆夫方奔访觅之，相逢大喜。问所往，诈云：“夜独居，偶为妖狐所惑，随造其居。将曙，悟而归耳。”自是改名绅，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历任郡守，兼将相之重。出《续玄怪录》。

白乐天

唐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有商客遭

老人上去坐在它的前面，让李绅坐在中间，道童坐在后面。老人告诫李绅说：“快闭上眼睛，千万不要偷看。”李绅就闭上眼睛，只觉得风声呼啸，波涛汹涌，好像在海上走似的，不一会儿船停了。老人说：“可以睁开眼睛看了。”李绅一看，已经在一座山前了，这里楼台宫殿错落有致，云气缭绕，好像天外，箫管乐曲的声音，响彻云间。有十几个端庄文雅的士人高兴地迎接老人，指着李绅说：“这位是什么人？”老人说：“是李绅。”众位士人说：“神奇啊！公垂果然能来。人世上凡俗污浊，苦海不浅，如果不是名列仙籍，怎么能到这里来？”老人让李绅逐个拜见他们。他们说：“你能跟随我们去吗？”李绅说：“我没有家室，不用告别，但恐怕像黄初平那样让兄弟们担忧。”说话间，众位士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心意，对他说：“你想回去，就不应当到这里居住。你虽然在仙籍上有名字，但凡俗尘心还重，这一生还要沉浮于幻界。美名高官，这些身外的东西都能得到，要恪守正道，内心安静，来生到二十岁，就居住在这儿了。努力，努力！”李绅又逐个拜谢诸位士人和老人，准备回去。告辞完，就合上眼睛。有一物样子像驴，李绅靠近它的身边，骑上它，又觉得像走在风浪中。一会儿，感到很闷，想看一看，他的眼睛才睁开，就已经掉到了地上而丢掉了所骑的东西。李绅仰视星辰，接近五更天了，好像

是在华山北面。慢慢地走了几里，遇到一个旅馆，是罗浮店。离他居住的地方还有二十多里，他就迈着缓慢的步子往回走。第二天，他的两个朋友和仆人正在四处寻找他，相逢之后很高兴。朋友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欺骗他们说：“夜里独居，忽然被妖狐迷惑，跟着到它的居所去了。快要天亮了，醒悟过来，就回来了。”他从这以后改名李绅，字公垂。果然荣登进士甲科，任职于翰林院，历任郡守，兼有将帅、宰相的重任。出自《续玄怪录》。

白乐天

唐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任浙东观察使。有个商客遭遇

风飘荡，不知所止。月余，至一大山，瑞云奇花，白鹤异树，尽非人间所睹。山侧有人迎问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维舟上岸，云：“须谒天师。”遂引至一处，若大寺观，通一道入。道士须眉悉白，侍卫数十。坐大殿上，与语曰：“汝中国人，兹地有缘方得到，此蓬莱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玉台翠树，光彩夺目。院宇数十，皆有名号。至一院，扃锁甚严，因窥之，众花满庭，堂有衲褥，焚香阶下。客问之，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乃潜记之，遂别之归。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尽录以报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业，及览李公所报，乃自为诗二首，以记其事，及答李浙东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笼开一室，皆言此待乐天来。”又曰：“吾学空门不学仙，恐君此语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然白公脱屣烟埃，投弃轩冕，与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谪仙哉！出《逸史》。

轩辕先生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颜色不衰。立于床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尺。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有毒龙猛虎护卫。或民家具斋饭邀之，虽一日百处，无不分体而至。若与人饮，即袖出一壶，才容三二升，纵宾客满座，而倾之弥日不竭。或人命

饮，则百斗不醉。

暴风，船随风飘荡，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一个多月后，到了一座大山，那里有奇花异树，祥云白鹤，都不是在人间所能看到的。山旁边有人迎着问他说：“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商客就把经过全说了。山里人让商客拴好船上岸，还说：“需要谒见天师。”于是他领着商客到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大寺观，通过一条道进去。里面有一个道士，胡须眉毛全白了，侍卫有几十人。道士坐在大殿上，对商客说：“你是中土人，这地方和你有缘才能够到此一游，这里是蓬莱山。既然来到这里，要不要看一看？”道士派身边的人领着商客在宫内游览参观。这里有玉宫翠树，光彩夺目。里面院落几十处，每处都有名字。来到一座院子，门户锁得很严，就从缝隙往里看，庭院里长满各种花草，正屋里有垫子和褥子，台阶下焚着香。商客问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这是白乐天院。白乐天在中土还没有来。”于是商客秘密记下，便告别回去。过了十天到越州，商客把所见所闻都告诉给观察使，李公全都记录下来，报告给白公。先前，白公平生只修行佛教中的上座部，等到看了李公所报的事，就自己作诗二首，来记录这件事，并答复李观察使，诗的意思是：“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笼开一室，皆言此待乐天来。”又一诗云：“吾学空门不学仙，恐君此语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然而白公对尘世无所顾恋，抛弃官位爵禄在所不惜，和那些愚昧的人根本不同，怎么知道他不是贬谪的神仙呢？出自《逸史》。

轩辕先生

罗浮先生轩辕集，已经几百岁了，但容貌并不衰老。他立在床前，头发就下垂到地；坐在暗室里，目光就能射出几尺。他经常在深山峻岭中采药，总有毒龙猛虎护卫他。有时百姓家准备斋饭邀请他，虽然一天有百处之多，但他都能分身前往。如果和别人喝酒，他就从袖子中取出一个小壶，才能装二三升酒，即使宾客满座，用它来倒酒也整天倒不完。有人让他喝酒，喝一百斗也不醉。

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曲蘖之香，辄无减耗。与猎人同

群，有非朋游者，俄而见十数，仪貌无所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屈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

唐宣宗召入内廷，遇之甚厚。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辍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鹄以尝之。而集方休于所舍，忽谓其中贵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贵皆不谕其言。于时宣宗召令速至，而才及玉阶，谓曰：“盆下白鹄，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座于御榻前，宣宗命宫中人传汤茶。

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朱唇；年始二八，须臾变成老姬，鸡皮鲐背，鬓发如丝，于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宫人之过，遂令谢先生，而貌复故。宣宗因话京师无豆寇、荔枝花。俄顷二花皆连叶，各近百数，鲜明芳洁，如才折下。更尝赐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于此。”宣宗曰：“朕无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瓿，以宝盘覆之。俄而彻盘，即柑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宣宗食之，叹其甘美无匹。更问曰：“朕得几年作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

夜里就把头发下垂到盆中，那些酒就顺着头发滴进盆里，酒曲的香味，丝毫不减。有时他和猎人聚集在一起，同游的人中有的不是朋友，一会儿看见十几个轩辕先生，仪表容貌没有什么区别。有时他向空中扔出一道用朱笔写的篆符，就可以飞到千里之外。用布巾擦拭病人，没有不应手就好的。

唐宣宗把轩辕先生请进宫内，礼遇很优厚。唐宣宗问他说：“长生之道可以实现吗？”轩辕集说：“废止歌舞和女色，去掉食物的滋味，对待哀和乐像一件事，施舍恩惠不偏不倚，自然能和天地同德，和日月齐明，实现尧、舜、禹、汤的治道；而长生不老之术，还有什么难的呢？”唐宣宗又问轩辕先生的道术与张果老相比，谁能胜过谁。轩辕先生说：“我不知道其他人，只知道我不如张果老。”等轩辕先生退下之后，皇上又派宫女拿来金盆遮盖住白鹄来试验轩辕先生。当时轩辕集正在他住的地方休息，忽然对那里的太监说：“皇帝怎么能再让老夫猜物呢？”那些太监都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唐

宣宗下诏让轩辕集快去，轩辕集才到玉阶前就对宣宗说：“盆下是白鹄，应该早点放了它。”唐宣宗笑着说：“先生早已知道了！”轩辕集坐在皇帝榻前，唐宣宗命令宫女进茶。

有宫女笑话轩辕集容貌衰老，衣着朴素，转眼之间他就头发乌黑，嘴唇红润；而那个年方二八的宫女一下子就变成了老太婆，皮肤粗糙，像鸡皮和鲐鱼背那样满是皱纹，鬓发稀疏，在唐宣宗面前涕泪交流。唐宣宗知道这是宫女的错，于是让她向轩辕先生道歉，她的面貌就又恢复原样了。唐宣宗又说京师没有豆蔻和荔枝花。一会儿，这两种花都带着叶子，花各近百朵，新鲜芬芳像才折下来的一样，出现在宣宗面前。又曾赏赐柑子，轩辕先生对唐宣宗说：“我山下的柑子味道超过这个。”唐宣宗说：“我没有吃到呀！”轩辕集于是取来皇帝面前的碧玉瓯，用宝盘盖上它。一会儿撤去宝盘，柑子就有了，香气芬芳充满大殿，个头儿很大。唐宣宗吃了，赞叹它甘甜味美，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唐宣宗又问道：“我能当几年天子？”轩辕先生拿过笔写道：“四十年。”

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初辞归山，自长安至江陵，于布囊中探金钱以施贫者，约数十万。中使从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后数日，南海奏先生归罗浮山矣。出《杜阳篇》。

李 元

李元谏议，尝隐于嵩山茅舍。冬寒，当户炽火。有老人戴大帽子，直入炙脚。良久问李公曰：“颇能同去否？知君有志。”因自言：“某秦时阉人，避祸得道。”乃去帽，须髯伟甚。曰：“此皆山中所长也。”李公思之良久，乃答曰：“家事未了，更数日得否？”老人揭然而起曰：“公意如此！”遂出门径去。李公牵衣愧谢，不可暂止。明日寻访，悉无其迹。出《逸史》。

韦卿材

卢元公奉道，暇日与宾友话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韦

卿材。大和中，选授江淮县宰，赴任出京日，亲朋相送。离灞浐时，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觉道路渐异，非常日经过之处。既望其中，有灯烛荧煌之状，林木葱蒨，似非人间。顷之，有谒于马前者，如州县候吏，问韦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顷，复有一人至，谓前谒者曰：“既至矣，则须速报上公。”韦问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对，

但“十”字最后往上挑了一下。唐宣宗笑着说：“我怎么敢奢望四十年呢？”等到唐宣宗驾崩，是十四年。轩辕先生最初告辞归山，从长安到江陵，从布囊中拿出金钱施舍给贫困的人，约有几十万钱。护送他的使者跟着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忽然就找不到他了，使者惶恐不安。过了几天，南海奏报轩辕先生已经返回罗浮山了。出自《杜阳篇》。

李 元

谏议大夫李元，曾经隐居在嵩山的茅屋里。因为冬天寒冷，他对着门生起旺火。有一个老人戴着大帽子，直接走进来烤脚。过了好长时间，老人问李元说：“能和我一起离开这里吗？知道你有志向。”于是老人自己介绍说：“我是秦时的宦官，因为避祸获得了道术。”于是他摘去帽子，须发十分奇伟漂亮。老人又说：“这些须发都是在山中长出来的。”李元想了很久，这才回答说：“我的家事还没了，再过几天可以吗？”老人奋然而起说：“原来你的意思是这样！”于是出门径直走了。李元拉着老人的衣服羞愧地道歉，但也不能让老人停下来。第二天，李元去寻找老人，已经没有一点他的踪迹了。出自《逸史》。

韦卿材

卢元公信奉道教，空闲之日和朋友谈论，必定涉及有关神仙的事情。他说：我有一个表弟叫韦卿材。太和年间，他通过选官，到江淮一带当县令，赴任出京那天，亲戚朋友都来相送。离开灞河、浐河一带时，已经是黄昏了。走了一二十里，觉得道路逐渐有些异常，不是往日经过的地方。再向前望，有灯光闪耀的样子，林木青翠茂

盛，好像不是人间。不久，有一个人在马前拜见，像州县里负责迎送宾客的官吏，他问韦卿材说：“从什么地方来？这儿不是人世间。”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到，对先前那个拜见的人说：“既然来到这儿了，就需要赶快报告给上公。”韦卿材问他们说：“上公是什么品级呀？”官吏也不回答，

却走而去。逡巡，遽声连呼曰：“上公屈。”韦下马，趋走入门。则峻宇雕墙，重廊复阁，侍卫严肃，拟于王侯。见一人年可四十岁，平上帻，衣素服，遥谓韦曰：“上阶。”韦拜而上。命坐，慰劳久之，亦无肴酒汤果之设。徐谓韦曰：“某因世乱，百家相纠，窜避于此，众推为长，强谓之上公。尔来数百年，亦无号令约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尘俗之幸也。不可久留，当宜速去。”命取绢十匹赠之。韦出门上马，却寻旧路，回望亦无所见矣。半夜胧月，信足而行。至明，则已在官路。逆旅暂歇，询之于人，且无能知者。取绢视之，光白可鉴。韦遂裹却入京，诣亲友，具述其事，因以绢分遗亲爱。韦云：“约其处，乃在骊山蓝田之间，盖地仙也。”出《尚书故实》。

就转身离去了。不一会儿，官吏大声连续呼喊说：“上公有请。”韦卿材下了马，小步快走进了门。只见高大的房屋，雕有花纹的墙壁，一层一层的楼阁，曲径回廊，侍卫森严肃穆，极似王侯。看见一个人，年龄约有四十岁，戴着平顶头巾，穿着素衣，在远处对韦卿材说：“上到台阶上来。”韦卿材叩拜而上。上公请他坐下，慰劳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佳肴美酒、茶水果品之类的摆设。上公慢慢地对韦卿材说：“我因为世道混乱，和许多人家聚在一起，逃避到这里，众人推举我为首领，硬叫我上公。这几百年来，也没有号令约束，仅仅是任其自然罢了。您能够到这儿，是凡尘俗子的荣幸。这里不可以久留，应当快一点离开。”上公命人拿来十匹绢赠送给韦卿材。韦卿材出门上马，去寻找旧路，回过头来看，再也看不到所见的一切了。半夜，月光明亮，韦卿材就让马随便走。到天明，就已经在大路上了。他在旅馆中暂时休息，向别人询问昨天所见的事，没有人知道。取出绢来看，光亮洁白，可以照影。韦卿材于是包裹着绢回到京城，到亲友家去，详细述说了他遇到的事，顺便把绢赠给自己亲近的人。韦卿材说：“估计那个地方，是在骊山和蓝田之间，大概是地仙吧。”出自《尚

书故实》。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师 李 贺 张及甫 郑 册 陈惠虚

温京兆

潘尊师

嵩山道士潘尊师名法正，盖高道者也。唐开元中，谓弟子司马炼师曰：“陶弘景为嵩山伯，于今百年矣。顷自上帝求替，帝令举所知以代。弘景举余，文籍已定，吾行不得久住人间矣。”不数日，乃尸解而去。其后登封县嵩阳观西，有龙湫，居人张迥者，以阴器于湫上洗濯，俄为人所摄。行可数里，至一甲第，门前悉是群龙。入门十余步，有大厅事，见法正当厅而坐，手持朱笔理书，问迥曰：“汝是观侧人，亦识我否？”曰：“识，是潘尊师。”法正问迥：“何以污群龙室？”迥载拜谢罪。又问：“汝识司马道士否？”迥曰：“识之。”法正云：“今放汝还。”遂持几上白羽扇，谓迥曰：“为我寄司马道士，何不来而恋世间乐耶？”使人送迥出水上，迥见其尸卧在岸上，心恶之，奄然如梦，遂活。司马道士见羽扇，悲涕曰：“此吾师平素所执，亡时以置棺中。今君持来，

潘尊师

嵩山道士潘尊师，名叫法正，是个道术高超的人。唐开元年间，潘尊师对弟子司马炼师说：“陶弘景是嵩山的神，到现在一百年了。不久前自己向上帝请求派别人替换他，上帝让他推荐他知道的合适的人来代替。陶弘景推荐了我，文书已经定下来了，我将不能久住人间了。”不几天，他就脱离形骸仙去了。后来在登封县嵩阳观西边，瀑布之下有座深潭，附近有个居民张迥，因为在潭中洗生殖器，一下子被人捉去。走了约几里，到一处豪门大宅，门前有一群龙。进门十多步，有一个大厅堂，看见法正在厅上坐着，手拿红笔整理文书，问张迥说：“你是嵩阳观附近的人，认识我吗？”张迥说：“认识，是潘尊

师。”法正问张迪说：“你为什么玷污群龙的府宅？”张迪再三揖拜表示谢罪。法正又问张迪：“你认识司马道士吗？”张迪说：“认识他。”法正说：“现在放你回去。”于是拿起几上的白羽扇，对张迪说：“替我送给司马道士，问他为什么不来，却留恋人间的欢乐？”法正派人把张迪送出水面，张迪看见自己的尸体卧在岸上，心里很厌恶，迷迷糊糊像做梦一样，于是就活了。司马道士看见羽扇，悲痛流泪说：“这是师父平常拿的，死的时候把它放在棺材里了。现在你把它拿来，明吾师见在不虚也。”乃深入山，数年而卒。出《广异记》。

李 贺

陇西李贺字长吉，唐郑王之孙。稚而能文，尤善乐府词句，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以父名晋肃，子故不得举进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天哉！然某虽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出《宣室志》。

张及甫

唐元和中，青州属县有张及甫、陈幼霞同居为学。一夜俱梦至一处，见道士数人，令及甫等书碑，题云：“苍龙溪主欧阳某撰《太皇真诀》。”字作篆文，稍异于常。及甫等记得四句云云：“昔乘鱼车，今履瑞云。躅空仰途，绮错轮囷。”后题云：“五云书阁吏陈幼霞、张及甫。”至晓，二人共言，悉同。出《逸史》。

证明师父现在还在，不是虚假的。”于是司马道士进入深山，几年后

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李 贺

陇西李贺字长吉，是唐朝郑王的孙子。李贺小时候就能写文章，尤其擅长作乐府诗词，内容新颖，语言华丽。当时善于写诗词的人，没有敢和李贺相比的，因此李贺闻名天下。因为他父亲名叫晋肃，因此儿子不能考举进士。他死于太常寺的官位上，年仅二十四岁。他的母亲郑氏，非常惦念儿子，等到李贺死了，母亲非常悲伤，自己不能排解。一天晚上，她梦见李贺来了，像活着的时候一样，他告诉母亲说：“我很幸运能成为您的儿子，您十分疼爱我，所以我从小遵从父母之命，读诗书，作文章。我之所以这样，不只是为求得一个官位来自我修饰，还是为了光耀门庭，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怎料忽然有一天死去，不能再侍奉双亲，晨夕供养，岂不是天命吗？但是我虽然死了，其实不是死，而是上帝的命令。”母亲问是怎么回事。李贺说：“上帝神仙的住处，最近迁都到月圃，建造新的宫殿，命名‘白瑶’。因为我诗词写得好，所以上帝召见我和几位文士，共同作《新宫记》。上帝又造凝虚殿，派我们编纂大型乐曲。现在我是神仙中人，很快乐，希望母亲不要惦念我。”说完就告辞离开了。母亲醒过来，很奇怪她做的梦。从这以后，悲伤渐渐排解。出自《宣室志》。

张及甫

唐朝元和年间，青州某属县有张及甫和陈幼霞二人住在一起学习。一天夜里他们都梦见到了一个地方，看见有道士几人，让他们两个写碑文，题道：“苍龙溪主欧阳某撰《太皇真诀》。”字是篆文，稍微有些不同于平常。他们两个人记得有这样四句：“过去乘坐鱼车，现在脚踩祥云。走在空中抬头看路，罗绮交错屈曲盘绕。”后边题道：“五云书阁吏陈幼霞、张及甫。”到早晨，二人共同说起此事，全都相同。出自《逸史》。

郑 册

温州刺史郑册，好黄老之术，常密为之。因疾，自见女仙三百余人，云：“迎公。”乃命设馔，焚香礼拜。又邀兄冉，同于空中礼拜。少顷，命烛五炬引。兄冉与左右人皆无所见。明日天明，又阳官来催曰：“员外禄运见终，今请速登驾。”又命酒果祭之。云：“员外受职，六月朔视事，至午时当奉迎。”先是，公与天台道士金柔为方外之友。至其日食时，造省公。公说前事，即与柔共入净堂中礼拜。又云：“受牒身一道。”公空中引手接之，又自开封，以右手点笔空押之，自书六字，谓使者曰：“以有前约，的不逾时。”便言时至，揖金柔向按，不令闭却四门。又催家人阿鹿下饭。先令作蒸饼，犹热，唯六七牒脯及酒而已。遣兄冉出外，家人排床七只，云：“六押衙来迎矣。”公命坐，如再三辞让之状。公跪拜再三，便低头不起。家人走报兄冉及室人。少时而逝，形体柔软，颜色不改。按《真诰》云，其有阴德及好道信仙者，此例品格盖多。睹郑公潜化之迹，虚无之位，其昭昭乎！出《原化记》。

陈惠虚

陈惠虚者，江东人也。为僧，居天台国清寺。曾与同侣游山，越过石桥。水峻苔滑，悬流万仞，下不见底。众皆股栗不行，惠虚独超然而过。径上石壁，至夕不回，群侣皆舍去。

郑册

温州刺史郑册，喜好黄老之术，经常秘密地研习。一次他得病了，自己看见有三百多位女仙，都说：“迎接郑公。”郑册就命令摆设食物，焚香大礼参拜。又邀请他的兄长郑冉，一同向空中大礼参拜。过了一会儿，又令人点燃五个火把引路。兄长郑冉和其他人都什么也没看见。第二天天亮了，郑册又看见阳间的使者来催促说：“员外的禄命已经没有了，现在请快启程。”郑册又命令用酒和果品祭祀。使者又说：“员外受职，六月初一就任职理事，到那天午时会来恭迎。”在这之前，郑册和天台山道士金柔是世外的朋友。到那天吃饭的时候，金柔到郑册那儿去看他。郑册说了这件事，之后就和金柔一起进入净

堂中大礼参拜。又听见空中有声音说：“授予凭证公文一道。”郑册伸出手去向空中接，又自己打开公文，用右手拿笔蘸墨在空中签字画押，自己写了六个字，对使者说：“因为有前约，我保准不会超过时辰。”说完就称时辰到了，他请金柔向着几案而坐，不让关闭四门。又催家人阿鹿做饭。先前让做的蒸饼还是热的，阿鹿就只准备了六七碟干肉和酒而已。他让兄长郑冉到外面去，让家人摆七张床，并说：“六押衙来迎接了。”郑册让他们坐下，他们好像再三推让的样子。郑册再三跪拜，之后就低下头去再不抬起来了。家人跑去报告他兄长郑冉和他妻子。郑册不长时间就死了，但身体柔软，脸色不改。按照《真诰》上说，那些积了阴德和好道信仙的人，这类情况很多。看郑册飞升成仙的形迹，臻于虚无之道的境界，那不是非常明显吗？出自《原化记》。

陈惠虚

陈惠虚是江东人。他出家做僧人，居住在天台山国清寺。曾经和同伴游山，嬉闹着过石桥。水流湍急，苔藓湿滑，水从万仞高向下流，深不见底。众人看见都吓得大腿打颤，没人敢走，只有惠虚很轻松地就过去了。他径直上了石壁，到晚上也没有回来，那些同伴只好舍弃他离去了。

惠虚至石壁外，微有小径，稍稍平阔，遂及宫阙。花卉万丛，不可目识。台阁连云十里许。见其门题额曰“会真府”，左门额曰“金庭宫”，右额曰“桐柏”，三门相向鼎峙，皆有金楼玉窗，高百丈。入其右内之西，又一高楼，黄门，题曰“右弼宫”。周顾数千间，屈曲相通，瑶阶玉陛，流渠激水，处处华丽，殆欲忘归，而了无人迹。又入一院，见青童五六人，相顾笑语而去。再三问之，应曰：“汝问张老。”须臾回顾，见一叟挟杖持花而来。讶曰：“汝凡俗人，何忽至此？”惠虚曰：“常闻过石桥即有罗汉寺，人世时闻钟声，故来寻访。千僧幸会，得至此境。不知罗汉何在？”张老曰：“此真仙之福庭，天帝之下府，号曰‘金庭不死之乡’，养真之灵境，周回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柏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千人，仙王力士，天童玉女，各万人，为小都会之所。太上一百年三降此宫，校定天下学道之人功行品

第。神仙所都，非罗汉之所也。王君者，周灵王之子，瑶丘先生之弟子，位为上真矣。”惠虚曰：“神仙可学之否？”张老曰：“积功累德，肉身升天，在于立志坚久耳。汝得见此福庭，亦是可有学之望也。”又问曰：“学仙以何门而入？”张老曰：“内以保神炼气，外以服饵丹华，变化为仙，神丹之力也。汝不可久住。上真适游东海，骑卫若还，恐有咨责。”因引之使出门，行十余步，已在国清矣。

惠虚自此慕道，好丹石，虽衣弊履穿，不以为陋。闻有炉火方术之士，不远而诣之。丹石所费，固亦多矣。晚居

陈惠虚到石壁外，发现有条不太明显的小路，稍微平坦宽阔，于是顺着这条路来到宫阙前。那里花卉众多，看得眼花缭乱。楼台殿阁连绵不断，约有十多里。陈惠虚看见那门上题写的牌匾叫“会真府”，左门的牌匾叫“金庭宫”，右门的牌匾叫“桐柏”，三门相向如鼎足并峙，都有金楼玉窗，高百丈。进入右门，门内西边，又有一座高楼，黄色的门，题写的牌匾叫“右弼宫”。向周围看了看，有房子几千间，全都盘曲相连，台阶都是由玉石砌成的，水道里清流激湍，处处都很华丽，几乎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没有一点人的踪迹。又进了一座院子，看见五六个仙童，仙童见了他，边笑边说就离开了。陈惠虚再三问他们，他们回答说：“你去问张老。”一会儿陈惠虚回头来看，看见一个老头儿拄着拐杖拿着花走过来。老人惊讶地说：“你是凡间俗人，怎么忽然到这里来了？”陈惠虚说：“常听说过了石桥就有罗汉寺，在人世时能听到这里的钟声，所以来寻访。我有幸与众多僧侣相聚游山，才能够到这儿来。不知罗汉在什么地方？”张老说：“这地方是真仙的住所，天帝的下方府第，号称‘金庭不死之乡’，是修性养真的好地方，回环一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柏上真王君主宰这地方。这里有诸仙三千人，仙王力士、童男玉女，各有万人，是仙界的一个小都会。太上一年中三次降临此宫，考核确定全天下学道的人功德品行的等级。这里是神仙的住所，不是罗汉的住所。王君，是周灵王的儿子，瑶丘先生的弟子，仙位是上真。”陈惠虚说：“神仙可以学吗？”张老说：“积累功德，肉身升天，在于志向坚定持久罢了。你能够见到这福地，也是有可以学的希望的。”陈惠虚又问：“学仙从什么地方入门？”张老说：“内靠保神炼气，外靠服食丹药，变化成仙，是神丹的

力量。你不可以在此久留。上真恰好游东海，如果他的车骑卫队回来，恐怕要询问责备的。”说完就领着他让他出门，走了十多步，已经在国清寺了。

陈惠虚从此开始敬慕道术，喜好丹药，即使衣服损坏，鞋也破漏，也不把这看做丑。只要听说有擅长采药炼丹的道士，就不怕路远，到他那儿去。丹药的费用，那也就多了。他晚年居住在

终南山捧日寺。年渐衰老，其心愈切，寝疾月余，羸惫且甚。一旦暴雨后，有老叟负药囊入寺，大呼曰：“卖大还丹！”绕廊数回。众僧皆笑之，乃指病僧惠虚之门，谓老叟曰：“此叟颇好还丹，售之可也。”老叟欣然诣之。惠虚曰：“还丹知是灵药，一剂几钱？”叟曰：“随力可致耳。”惠虚曰：“老病，沉困床枕余月。昨僧次到，自行不得，托邻僧代斋，得^睐钱少许，可致药否？”叟取其钱，而留药数丸，教其所服之法。惠虚便吞之。老叟乃去。众僧相率来问，言已买得还丹，吞服之矣。顷间，久疾都愈，遥止众僧曰：“勿前，觉有臭，吾疾愈矣，但要新衣一两事耳。”跳身起床，势若飞跃，众惊叹之。有新衣与之者，取而着焉。忽飞殿上，从容久之，挥手相别，冉冉升天而去。时大中十二年戊寅岁。是年归桐柏观，与道流话得道之由。云：“今在桐柏宫中卖药老叟，将是张老耳。”言讫隐去。出《仙传拾遗》。

温京兆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黠货，敢杀。人亦畏其严残，不犯，由是治有能名。旧制，京兆尹之出，静通衢，闭里门，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杀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将南抵五门，呵喝风生。有黄冠老而且伛，弊衣曳杖，将横绝其间。驺人呵不能止。温公命猝来，笞背二十，振袖而去，

终南山捧日寺。年龄渐大身体也衰老了，他的心情更迫切了，得病卧床一个多月，瘦弱疲惫得更厉害了。一天暴雨之后，有一个老头儿背着药囊到寺里来，大声呼叫说：“卖大还丹！”绕着廊屋转了几圈。众和尚都笑他，就指着有病的和尚陈惠虚的门，对老头儿说：“这个老

头儿很喜欢还丹，可以卖给他。”卖药老头儿高兴地到陈惠虚那里去。陈惠虚说：“我知道还丹是好药，一剂多少钱？”老头儿说：“随你的能力办就可以得到。”陈惠虚说：“我年老多病，在床上困了一个多月。昨天有和尚到这里来，我自己行动不得，托邻近的和尚代行法事，得到一点施舍钱，可以买到药吗？”老头儿拿了他的钱，就留下了几丸药，教给他服用的方法。陈惠虚就把药吞服了。老头儿这才离开。众和尚相继来问，陈惠虚说已经买了还丹，把它吞服下去了。一会儿，很长时间的病都好了，陈惠虚远远地阻止众和尚说：“不要往前来，我觉得有臭味，我的病好了，只要一两件新衣服。”说完跳身起床，架势好像飞跃，众和尚都惊讶赞叹。有给他新衣服的，他拿过来穿上。忽然飞到大殿上，徘徊了很久，挥手向众和尚告别，冉冉升天离开。当时是大中十二年戊寅年。这年他回桐柏观，和道士述说得道的缘由。还说：“现在桐柏宫中卖药的老头儿，就是张老。”说完就隐去了。出自《仙传拾遗》。

温京兆

温璋，唐朝咸通壬辰年任正天府府尹。他贪污财物，敢于杀人。人们也畏惧他的严厉残酷，不敢犯罪，因此他获得了治理有才能的名声。旧的制度规定，京兆尹外出时，街道上要戒严，要关闭里巷的门，如果有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喧哗大笑的人，立即用棍棒打死。这年秋天，温公从京城街道上走出来，要到南面的城门去，一路上衙役大声呵斥着开道，威风凛凛。有一个道士，年老驼背，穿着破衣服，拖拉着拐杖，要从他们中间横穿过去。驾马车的侍从大声喝斥他，也不能阻止。温公命令手下人把这老道士揪来，往背上打了二十竹板，老道士却挥挥衣袖走了，

若无苦者。温异之，呼老街吏，令潜而觐之，有何言。复命黄冠扣之，既而迹之。迨暮过兰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门，止处也。吏随入关，有黄冠数人出谒甚谨，且曰：“真君何迟也？”答曰：“为凶人所辱。可具汤水。”黄冠前引，双鬟青童从而入，吏亦随之。过数门，堂宇华丽，修竹夹道，拟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顾曰：“何得有俗物气？”黄冠争出索之。吏无所隐，乃为所录。见真君，吏叩头拜

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祸将覆族，死且将至，犹敢肆毒于人，罪在无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谢了，趋出，遂走诣府，请见温。时则深夜矣，温闻吏至，惊起，于便室召之，吏悉陈所见。温大嗟惋。

明日将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绝，温微服，与吏同诣黄冠所居。至明，吏款扉。应门者问谁，曰：“京兆温尚书来谒真君。”既辟重闺，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尹温璋。”温趋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远游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温伏而叙曰：“某任愆浩穰，权唯震肃，若稍畏懦，则损威声。昨日不谓凌迫大仙，自贻罪戾，故来首服，幸赐矜哀。”真君责曰：“君忍杀立名，专利不厌，祸将行及，犹逞凶威。”温拜首求哀者数四，而真君终蓄怒不许。少顷，

好像没有一点痛苦。温公感到很奇怪，就呼唤来一位老巡街吏，让他偷偷地侦察，看老道士说什么。又命巡街吏头上戴道士的黄帝冠，然后跟着他。到日落时，走过兰陵里，向南入小巷，中间有一道门，这是老道士居住的地方。巡街吏跟着进了门，有几个道士出来，很恭敬地拜见老道士，并且说：“真君怎么来晚了呢？”真君回答说：“被凶恶的人侮辱了。可以准备一些热水。”道士在前引路，梳着两个环形发髻的道童也跟在老道士后面进去，巡街吏也跟了进去。过了几道门，里面屋宇十分华丽，修长的青竹种在路两旁，仿佛王公大臣的住宅。还没走到庭院，真君回过头来说：“怎么会有俗物的气味？”道士们竞相出来搜寻。巡街吏没有地方隐藏，就被他们逮住了。见到真君，巡街吏叩头跪拜，一五一十地说了温璋的意思。真君大怒说：“这个残暴的官吏，不知道祸患将要使他的家族覆灭，他的死期马上就要到了，还敢放肆地毒害人，罪在不赦！”真君大声呵斥巡街吏，让他离开。巡街吏拜谢完了，小步快走退出了门，就跑到正天府去，请求见温公。当时已经是深夜了，温公听说巡街吏回来了，急忙起了床，在便室召见了，巡街吏详尽地叙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温公嗟叹惋惜不已。

第二天将要天黑时，温公找来巡街吏引路。街上的更鼓声已经没有了，温公穿着平民的衣服，和巡街吏一起到老道士居住的地方去。天亮时，巡街吏叩门。应门的人问是谁，巡街吏回答说：“京兆尹温

尚书来拜见真君。”打开层层小门后，巡街吏先进去拜见，又禀报真君说：“京兆尹温璋求见。”温公小步快走进去拜见。真君倨傲地坐在大堂上，戴着远游冠，穿着九霞衣，脸上的表情很严峻。温公伏在地上陈述道：“我的责任十分重大，行使权力时要用威猛之政使风气肃然，如果稍有恐惧怯懦，就会损害声威。昨天没想到凌辱得罪了大仙，给自己留下罪过，所以来此自首承当罪责，希望能得到怜悯，给予同情。”真君斥责说：“你凭残忍杀戮树立名声，专谋私利从不满足，大祸将要临头，还逞凶威。”温公再三叩头哀求，然而真君始终是满含怒气不答应。不一会儿，

有黄冠自东序来，拱立于真君侧，乃跪启曰：“尹虽得罪，亦天子亚卿。况真君洞其职所统，宜少降礼。”言讫，真君令黄冠揖温升堂，别设小榻，令坐。命酒数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黄冠复答曰：“尹之忤犯，弘宥诚难；然则真君变服尘游，俗士焉识？白龙鱼服，见困豫且。审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怒尔家族。此间亦非淹久之所。”温遂起，于庭中拜谢而去，与街吏疾行至府，动晓钟矣。虽语亲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伤念不已，忿药石之不征也。医韩宗绍等四家诏府穷竟，将诛之。而温鬻狱缓刑，纳宗绍等金带及余货，凡数千万。事觉，饮鸩而死。出《三水小牋》。

有一个道士从东屋来，拱手站在真君的旁边，又跪下启奏说：“正天府尹尹虽然获罪，也是天子身边的高官。何况真君洞府还是在他的管辖之内，应当稍微降低身份，给予礼遇。”说完，真君让道士揖请温公上大堂，另外设置一个小坐榻，让他坐。命令斟酒几巡，但真君的怒气仍未缓解。道士又对真君说：“正天府尹尹的忤逆冒犯之罪，想宽恕实在很难；然而真君变换服装在尘世中游览，凡俗之人怎么能认识？从前白龙下清泠之渊而化为鱼，尚且被渔人豫且射中眼睛，遭受困苦。请您慎重思考。”真君悄然思索，过了好久说：“饶恕你的家族。这里也不是你长久停留的地方。”温公于是起身，在庭院中拜谢真君后就离开了，和巡街吏急速回到府衙，这时天亮的钟声已经响了。温公虽然告诉了亲近之人，但也让他们保守秘密不许说。第二年同昌公主去世，懿宗皇帝感伤怀念不已，怨恨给公主吃的药不起作用。御医韩宗绍等四家，诏令正天府追究到底，将要杀他们。但是温

璋收受贿赂断案不公放宽了刑罚，他接受韩宗绍等人的金带和其它贿赂，总共有几千万。此事被发觉，温璋喝毒酒死了。出自《三水小牍》。

卷第五十 神仙五十

嵩岳嫁女 裴 航

嵩岳嫁女

三礼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书，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阳。元和癸巳岁，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期望月于韶别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觞自东来。驻马道周，未决所适。有二书生乘骢，复出建春门。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弊庄，水竹台榭，名闻洛下，东南去此三二里，倘能迂辔，冀展倾盖之分耳。”璆、韶甚惬所望，乃从而往。问其姓氏，多他语对。

行数里，桂轮已升。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风和月莹。璆、韶请疾马飞觞。书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醖，虽上清醒酬，计不加此味也。”书生曰：“某有

嵩岳嫁女

考中过三礼科的田璆很有文采，他通晓熟悉各种典籍，与他的朋友邓韶一样学识渊博。但都因为人不张扬，不能把优点显示出来。他们都住在洛阳。元和癸巳年中秋节的晚上，田璆携带酒具，从建春门出来，准备到邓韶的别墅赏月。走了二三里，遇到了邓韶，邓韶也带着酒具从东边走来。两个人在道边停下马，还没有决定往哪里去。这时有两个书生骑着青白杂色的马，也从建春门出来。他们与田璆、邓韶行礼，说：“二位带着酒具，莫非是要寻找今晚赏月的地方吗？我有个庄园，水竹楼阁在洛阳一带是出名的，往东南走离这儿二三里，倘能调转马头，很希望能一叙初次相逢的情分。”田璆、邓韶对二位书生的邀请很满意，就跟着他们前往。问他们的姓名，总被他们用别

的话叉开。

走了几里地，月亮已经升起来。他们来到一座供车马出入的门，刚进去时觉得很荒凉，又走了几百步，就有一阵异香迎面而来，真是一下子到了仙境了。这里泉水瀑布交汇，松树桂树夹道；奇花异草，照耀如同白昼；俊鸟腾飞，风和月明。田璆、邓韶请求打马快走以便传杯痛饮。书生问道：“您的酒器中，酒的味道怎么样？”田璆、邓韶回答说：“我们带的是乾和五醖酒，即便是上清界的醍醐，估计也不比这种酒的味道好。”书生说：“我有

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不知与足下五醖熟愈耳。”谓小童曰：“折烛夜一花，倾与二君子尝。”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余，绿叶形类杯，触之有余韵。小童折花至，于竹叶中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饮讫，又东南行。数里至一门，书生揖二客下马，觞以烛夜花中之余，赍诸从者，饮一杯，皆大醉，各止于户外。乃引客入，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压枝于路傍。凡历池馆堂榭，率皆陈设盘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饮多，行又甚倦，请暂憩盘筵。书生曰：“坐以何难？但不利于君耳。”璆、韶诘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会于兹岳，籍君神魄，不杂腥膻。请以知礼导升降。此皆诸仙位坐，不宜尘触耳。”

言讫，见直北花烛亘天，箫韶沸空，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设水晶方盘于瑶幄之内。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书生前进，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礼，然服食之气，犹然射人，不可近他贵婿。可各赐薰髓酒一杯。”璆、韶饮讫，觉肌肤温润，稍异常人，呼吸皆异香气。夫人问左右：“谁人召来？”曰：“卫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于是二童引璆、韶于神仙之后纵目。璆问曰：“相者谁？”曰：“刘纲。”“侍者谁？”曰：“茅盈。”“东邻女弹箏击筑者谁？”曰：“麻姑、谢自然。”“幄中坐者谁？”曰：“西王母。”

瑞露酒，在百花之中酿成，不知与您的五醖酒哪个更好。”书生于是对小童说：“折一支烛夜花，倒给二位公子尝尝。”烛夜花每枝四朵，深红色，花形圆如小瓶，直径三寸多，绿叶形似酒杯，触碰它还能发

出动听的声响。小童把花折来，在竹叶中传饮了数巡。它的味道又甜又香，不可比拟形容。喝完了，又往东南走。过了几里来到一个门前，书生揖请二位客人下马，又用酒杯装上了烛夜花中剩下的瑞露酒，赏给随从每人一杯，都喝得大醉，各自停步于门外。于是领着二位客人入内，只见几十只鸾鸟仙鹤，腾舞着来迎接。迈步向前走，花更多了，酒味更美了。那里的百花都散发着芳香，把花枝压得低垂于路旁。凡是经过的池苑馆舍、亭台楼阁，全都摆设着宴席，好像在等待什么人，只是不留田璆、邓韶去坐。田璆、邓韶喝多了，走得又很疲倦，请求坐在宴席间暂时小憩。书生说：“坐一坐又有何难？只不过对二位不利罢了。”田璆、邓韶询问其中缘故。书生说：“今天晚上，天上群仙要在这座山上聚会，想借二位的神魂，但群仙不能与凡夫俗体同坐。因为二位熟知礼仪，请二位来引导升降。这都是群仙的座位，尘世中人不宜触碰啊。”

说完，就看见正北方向花烛漫天，仙乐喧天，在金堤之上停驻着云母双车，在玉帐之内摆设着水晶方盘。群仙正演奏着《霓裳羽衣曲》。书生向前走，命田璆、邓韶给夫人行礼。夫人掀开帷帐笑着说：“下界的人，却能懂得礼仪，然而衣服食物的气味，还是这样熏人，不可让他们靠近其他宾客。可以各赏他们薰髓酒一杯。”田璆、邓韶喝完薰髓酒，觉得肌肤温润，与平常人大有不同，呼吸都有异香。夫人问身边侍者：“是谁把他们召来的？”回答说：“是卫符卿和李八百。”夫人说：“那就令这两个童子接待他们。”于是二童把田璆、邓韶领到群仙身后纵目观望。田璆问童子说：“主持仪式的人是谁？”童子回答说：“刘纲。”田璆又问：“充当侍者的是谁？”回答说：“茅盈。”又问：“东边弹箏击筑的女子是谁？”回答说：“麻姑、谢自然。”又问：“帷帐之中坐着的人是谁？”回答说：“西王母。”

俄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曰：“久望。”有玉女问曰：“礼生来未？”于是引璆、韶进，立于碧玉堂下左。刘君笑曰：“适缘莲花峰士奏章，事须决遣。尚多未来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为？”曰：“浮梁县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贿赂履官，以苛虐为政，生情于案牍，忠恕之道蔑闻，唯锥于货财，巧为之计更作，自贻覆^餗，以促余龄。但以莲花峰叟，狗从于人，奏章甚恳，特紆死限，

量延五年。”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旗，道以笙歌，从以嫔嫡，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曰：“为敕龙神设水旱之计，作弥淮蔡，以歼妖逆。”汉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问，予一表断其惑矣。”曰：“可得闻乎？”曰：“不能悉记，略举大纲耳。其表云：‘某县某，克构丕华，德洽兆庶，临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劳师车，平中夏巴蜀之孽；不费天府，扫东吴上党之妖。九有已见其廓清，一方尚屯其氛祲。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猜其口喙，蝼蚁犹固其封疆。若遭时丰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饥厉作，必摇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氓，其利则厚。伏请神龙施水，厉鬼行灾，由此天诛，以资战力。’”汉主曰：“表至嘉，弟既允许，可矣前贺诛锄矣。”书生谓璆、韶：“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

未顷，闻箫韶自空而来，执绂节者前唱言：“穆天子来，奏乐！”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阶，入幄环坐而饮。

不一会儿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说：“盼很久了。”有玉女问道：“司礼官来没来？”于是领田璆、邓韶进去，站在碧玉堂下的左边。刘君笑着说：“刚才因莲花峰士奏章的缘故，事情必须决断处置。还有许多客人没来，怎么说等很久呢？”王母说：“奏章言事的人想要干什么？”刘君说：“浮梁县令祈求延长寿命。因为他靠贿赂当官，施政苛暴，审理案件徇私情，没有忠恕之道，唯独在财产上拼命钻营，巧取豪夺的办法层出不穷，自己给自己留下覆灭的结果，因而折损他的余寿。但因莲花峰叟偏私此人，奏章写得很恳切，特请宽限其死期，酌情延长五年。”田璆问：“刘君是谁？”童子说：“是汉朝天子。”又有一个人，驾着黄龙，带着黄旗，以笙歌为前导，以嫔妃为后队，到玉帐而下。王母又问道：“李君怎么来迟了？”李君说：“因为下令让龙神安排水旱的计划，兴雨漫灌淮蔡地区，以歼灭妖逆。”汉帝说：“百姓怎么办？”李君说：“上帝也有这个疑问，我用一道表章就解决他的疑惑了。”汉帝说：“可以说给我听听吗？”李君说：“不能全部记住，只略举大纲吧。表章大意是：‘某县某呈：陛下能够完成辉煌伟大的事业，德政通及千万百姓，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怠慢荒废。不必劳动雨师之车，平定中原、巴蜀的妖孽；不用耗费国库钱

财，扫荡东吴、上党的妖寇。海内已被廓清，只有一方还处在不祥的氛围中。我认为是蜥蜴肆意放毒，让淮蔡地区百姓受苦，豺狼在吃东西时尚且有所顾忌，蝼蚁尚且巩固其巢穴。如果让岁时丰收人心安定，这就养肥了群丑；只要庄稼欠收灾害发生，一定使人心摇动。如此必生内乱，顺势而攻，就可以席卷消灭他们。祸及三州的逆党，所受的伤害很小；安定天下疾苦的百姓，所得的利益很大。请龙神施水，厉鬼降灾，通过这上天的惩罚，来增加战力。”汉帝说：“表章很好，既已允许，可以提前祝贺诛除妖孽了。”书生告诉田璆、邓韶：“这个人就是开元、天宝时的太平天子。”

不久，听到仙乐从空中传来，手持红色符节的人上前大声说：“穆天子来了，奏乐！”群仙都站起来了，王母也离开座位拜迎，两个皇帝也走下台阶出迎，然后一起入帐中环坐而饮。

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轩辕来？”曰：“他今夕主张月宫之宴，非不勤请耳。”王母又曰：“瑶池一别后，陵谷几迁移，向来观洛阳东城，已丘墟矣。定鼎门西路，忽焉复新市朝云。名利如旧，可以悲叹耳！”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劝君酒，为君悲。”且吟曰：“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晏乐心。”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歌竟，与王母话瑶池旧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晏移南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悄知碧海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

酒至汉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脩脩。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汉主上王母酒曰：“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闻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来。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帝持杯久之。王母曰：“应须召叶静能来，唱一曲当时事。”静能续至，跪献帝酒，复歌曰：“幽蓟烟尘别九

重，贵妃汤殿罢歌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歌竟，帝凄惨良久，诸仙亦惨然。于是黄龙持杯，亦于车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即以鲛绡五千匹，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

王母说：“为何不把老轩辕拉来？”穆天子说：“他今天晚上主持月宫的宴会，不是不勤请他啊。”王母又说：“瑶池一别之后，丘陵山谷几经变迁，刚才来时观看洛阳东城，已变成土丘废墟了。定鼎门西边的街道，转眼间又变为新的街市与朝堂了。而人们追逐名利的思想还像旧时一样，真是可悲可叹啊！”穆王把酒，请王母唱歌。王母就用珊瑚钩敲击玉盘而唱道：“劝君酒，为君悲。”又吟唱道：“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晏乐心。”王母拿着酒杯，穆天子唱道：“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唱完以后，穆天子与王母谈论起瑶池会时的旧事。于是又重新歌唱一段：“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晏移南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王母酬答穆天子唱道：“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悄知碧海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

轮到给汉武帝敬酒，王母又唱道：“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飕飕。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汉武帝给西王母敬酒说：“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汉武帝拿着酒又说：“我听说丁令威能唱歌。”于是命左右之人去把他召来。丁令威来到，汉武帝又让子晋吹笙来伴奏。丁令威唱道：“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汉武帝持杯良久。西王母说：“应该把叶静能召来，让他唱一曲时下的事。”随后叶静能来到，跪着给唐玄宗敬酒，又唱道：“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歌唱完了，唐玄宗悲伤凄凉良久，诸仙也觉得悲

伤。于是黄龙持杯，也在车前拜了又拜致祝词说：“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就把鲛人所织薄绢五千匹，海人所献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

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奏乐仙女。乃有四鹤立于车前，载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宝花台。

俄进法膳，凡数十味，亦霏及璆、韶，璆、韶饮。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笺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于是茅盈诗云：“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珮连云清。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巢父诗曰：“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诗既入，内有环珮声。即有玉女数十，引仙郎入帐，召璆、韶行礼。

礼毕，二书生复引璆、韶辞夫人。夫人曰：“非无至宝可以相赠，但尔力不任挈耳。”各赐延寿酒一杯，曰：“可增人间半甲子。”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无使归途寂寞。于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倾酒，步步惜别。卫君谓璆、韶曰：“夫人白日上升，骖鸾驾鹤，在积习而已。未有积德累仁，抱才蕴学，卒不享爵禄者。吾未之信。倘吾子坐牢可逾，俗桎可脱，自今十五年后，待子于三十六峰，愿珍重自爱。”复出来时车门，握手告别。

别讫，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径而归。及还家，已岁余。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坟草宿矣。于是璆、韶捐弃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出《纂异记》。

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送给奏乐的仙女。于是就有四只仙鹤立于车前，载着仙郎和司礼官、侍者，还有宝花台。

一会儿，进献御膳，共有几十道美味佳肴，连田璆、邓韶也沾了光，他们二人也和众仙人一同饮了酒。这时有仙女捧着玉箱，托着红纸笺和笔砚而来，请众仙人写催妆诗。于是刘纲作诗道：“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茅盈又作诗道：“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珮连云清。休匀红粉

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巢父又作诗道：“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这些诗送进帷帐以后，就听里面有佩玉响动的声音。于是就有几十位玉女引领仙郎进入帷帐中，并召田璆、邓韶去执行礼仪。

礼仪完毕，两个书生又领着田璆、邓韶向西王母辞行。西王母说：“不是没有好的宝物可以赠送给你们，只不过你们没有力气带走罢了。”于是各赏他们延寿酒一杯，说：“可以增加人间三十年的寿命。”又命卫符卿等领着他俩回人间，不让他们归途寂寞。于是两个童子领着田璆、邓韶离去，一路上二童又折烛夜花给他俩倒瑞露酒，每走一步都恋恋不舍。卫符卿对田璆、邓韶说：“夫人白昼升仙，乘鸾驾鹤，在于长期养性积德罢了。没有积累仁德而又胸有才学，却始终不能享受爵禄的人。我不相信这样的事。倘若你们能够跳出尘缘的牢笼，能够解脱世俗的桎梏，从现在开始十五年后，我在三十六峰等你们，希望你们珍重自爱。”又从来时走车马的门出来，双方握手告别。

分别以后，才走了四五步，仙童就踪迹皆无，唯有嵩山高耸倚天。他们找到一条砍柴人走出的小路，沿路回来。等回到家里，已过去一年多了。家里人以为他们死了，为他们招魂下葬在北邙山的原野中，坟上的草已经长出新的了。于是田璆、邓韶就抛弃家室，一同进入少室山，如今不知在哪里。出自《纂异记》。

裴航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友人崔相国。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挈归于京，因佣巨舟，载于湘汉。

同载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问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道达而会面焉。因赂侍妾袅烟，而求达诗一章曰：“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袅烟，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及褰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肯与尘俗为

偶？航再拜揖，^聘 眙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深哀草创，虑不及期，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

遂抵襄汉，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竟无踪兆，遂饰妆归辇下。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姬缉麻苳。航揖之求浆，姬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

裴 航

唐朝长庆年间，有个秀才叫裴航，因科举考试不中到鄂渚去闲游，拜访老朋友崔相国。恰逢崔相国赠送他二十万钱，需要长途携带回到京城，他就雇了一条大船在湘汉间运输。

同船有一个樊夫人，是国色天香的美人。言词问答，隔着帷帐都觉亲近融洽。裴航虽感亲切，但没有办法表达心意与她会面。于是他就贿赂樊夫人的侍女袅烟，求她送达一首诗：“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诗送去之后，很久没有得到答复。裴航多次询问袅烟，袅烟说：“娘子看了诗如同没看，怎么办？”裴航没有办法，于是在道途中搜求名酒珍果去送给她。樊夫人这才让袅烟去召裴航相见。掀开帷帐之后，眼前的樊夫人好似晶莹的美玉光彩照人，又像一朵鲜艳的花让周围的景色一下子靓丽起来，她乌云似的鬟髻低垂，修眉如新月淡扫，举止就像尘世之外的仙人，怎肯与尘俗之人为偶？裴航拜了又拜，惊呆着看了很久。樊夫人说：“我有丈夫在汉南，将要弃官幽居深山，召我去诀别。深以此纷乱为哀，担心不能按期赶到，哪里还有心情留意顾盼他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只是很高兴与郎君同舟而行，请不要有轻慢戏谑之

心。”裴航说：“不敢。”在那里喝了杯酒就回来了。他知道樊夫人操守如冰霜，不可冒昧相求。后来，樊夫人让裊烟把一首诗送给裴航，诗中说：“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裴航看了这首诗，空怀感愧而已，然而也不能把诗的意思全部理解透彻。后来也没有再见面，只是让裊烟表达问候而已。

船抵达襄汉后，樊夫人与婢女带着梳妆盒，没和裴航告辞就走了，没人知道她的去向。裴航到处寻访，可樊夫人隐迹匿形，毫无踪影，裴航只得整治行装回京。经过蓝桥驿附近，因为很渴，就下道找水喝。见三四间茅屋，低而狭窄，有个老妇人在搓麻绳。裴航向她行礼讨浆水，老妇人大声喊道：“云英，拿一碗浆水来，郎君要喝。”裴航很惊讶，回想起樊夫人诗中有“云英”的句子，

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瓿，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裊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姬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无见阻。”姬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姬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踌蹰而不能适，愿纳厚礼而娶之，可乎？”姬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姬曰：“然。”航恨恨而去。

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数月余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卞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此君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货仆马，方及其数。

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昔日姬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姬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

但心中还是不能领会。不一会儿，从苇帘的下面伸出一双白玉般的手，捧着一个瓷碗。裴航接过碗来喝，那是真正的琼浆玉液，只觉得异香浓郁，透到门外。裴航借还瓷碗的机会，突然揭开苇帘，看见一个女子，像露珠裹着的美玉，像春风融化了的雪花，脸胜润玉，鬓如浓云。娇滴滴地掩面遮身，即使兰草隐于幽谷，也不能和她的美丽芳容相比。裴航惊呆了，脚像扎了根似的不能走开。于是他对老妇人说：“我的仆人和马都饿了，希望在此休息，定当重重答谢，望您不要拒绝我们。”老妇人说：“任从郎君自便。”就给他的仆人吃饭，并喂了马。过了很久，裴航对老妇人说：“刚才看见的小娘子，艳丽得使人吃惊，姿容超过当世之人，我所以徘徊不能离去，就是希望纳厚礼而娶她，可以吗？”老妇人说：“她已应许嫁给一个人，只是时候没到罢了。我现在年老多病，只有这个孙女，昨天有个神仙，送给我一刀圭灵丹，但需用玉杵臼捣一百天，方能吞服，然后就能长生不老。你要娶这个女孩的条件，就是找到那玉杵臼，我一定把她嫁给你。其余金帛财物，我没有用处。”裴航拜谢说：“我愿意以百日为期限，一定带着杵臼到来，再不要应许别人。”老妇人说：“好的。”裴航非常遗憾地离去了。

等到了京城，裴航一点也不把科举的事放在心上，只是到坊间巷里、喧闹的街市去，高声打听那玉杵臼，竟没有一点消息。有时遇到朋友，好像不认识似的，大家都说他疯了。几个月后的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个卖玉的老头，老头说：“最近我接到了虢州药铺卞老的信，说有玉杵臼要卖掉，郎君恳切寻求到这种程度，我当写信给他传达你的意思。”裴航感愧不已，最终找到了杵臼。卞老说：“没有二百缗钱就不能得到杵臼。”裴航倾囊而出，加上卖仆人卖马的钱，才凑足那个数目。

于是他独自步行带着杵臼回到蓝桥驿。昔日那个老妇人大笑着说：“有如此讲信用的人吗？我怎能爱惜孙女而不酬谢他的功劳呢？”女子也微笑说：“虽然这样，还要为我捣药百日，才能商议婚事。”老妇人把药从衣带间解下来，裴航就开始捣药，

昼为而夜息，夜则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于是航之意愈坚。如此日足，姬持

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帐帟。”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别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帟，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姬，悲泣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孙，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姬也！”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汉乎？”航深惊怛，恳恫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姬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殊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

至太和中，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语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颡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卢子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人莫有遇者。出《传奇》。

白天干活晚上休息，到晚上老妇人就把药和杵臼收归内室。裴航又听到捣药的声音，就去偷看，看到有只玉兔拿着杵臼，雪白的光芒照耀满室，可以照见毫毛，于是裴航的意志更加坚定。就这样日子够了，老妇人拿药吞了，说：“我要进洞去告诉亲戚，为裴郎准备帷帐。”就带着女子进了山，又对裴航说：“你先待在这儿。”过了一会儿，有车马仆从到来，迎接裴航前往。又看到一个很大的府第连接云端，镶珠的门扉在日光下闪动，里面有帷帐屏风，珠翠珍玩，没有一件不尽善尽美，超过贵戚之家。仙童侍女领着裴航入帐行礼之后，裴航向老妇人下拜，感激涕零。老妇人说：“裴郎本来是清冷裴真人的子孙，本应当超脱人世，不当对老妇深谢啊！”又带他拜见诸位宾客，多半是神仙中人。后有一个仙女，梳着环髻穿着霓裳，说是他妻子的姐姐。裴航拜完，仙女说：“裴郎不认识我了吗？”裴航说：“从前不是姻亲，想不起来在哪儿拜识过。”仙女说：“不记得从鄂渚同船回到襄汉了

吗？”裴航十分惊讶，诚恳地表示了敬意。后来问左右的人，回答说：“这是小娘子的姐姐云翘夫人，仙君刘纲的妻子。现在已经是真仙，担任玉皇大帝的女官。”老妇人就让裴航领妻子进入玉峰洞中，到琼楼殊室去居住。以绛雪琼英之丹为食，身体洁净清爽，毛发深青透红，从此神化自在，超升为上仙。

到了太和年间，裴航的友人卢颢在蓝桥驿的西边遇到他，说起得道之事。裴航就赠给卢颢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话一整天，让卢颢到他亲友那里去送信。卢颢磕着头说：“老兄已经得道，可否求您说一句话教我？”裴航说：“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现在的人，心越来越实，怎能得道呢？”卢颢不明白，裴航就告诉他说：“心多妄想，腹中精气外溢，就可以了解虚实之道了。人各自都有不死之术，灵药之方，只是还不能教您。将来再说吧。”卢颢知道不可能请求到，一起宴饮过后就离去了。后世的人没有再遇见裴航的。出自《传奇》。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华 宜君王老 陈 师 陈 金

侯道华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数。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药成，疑功未究，留贮院内，人共掌之。太玄死，门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华，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何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枣，天下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一旦，道华执斧，科古松枝垂且尽，如削，院中人无喻其意。明日昧爽，众晨起，道华房中亡所见。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仍脱双履案前，道华衣挂松上。院中视之，中留一首诗云：“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列细字，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次十数言。

侯道华

河中府永乐县道净院，是蒲州一带景色优美的地方，有十几个道士住在那里。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在药院中炼丹。丹药炼成，疑心功力还不够，就把药留在院内贮存起来，由道士共同掌管。邓太玄死后，他的弟子周悟仙主持院中事务。当时有个蒲州人侯道华侍奉周悟仙而供差使。众道士都像役使奴仆似的役使他，洒水扫地等各种杂役，没有什么不让他干，而道华却更加高兴。道华平常又喜好子、史诸书，手不释卷，看过一遍定能背诵出来。道士中有人问他看这些书干什么，他回答说：“天上没有愚昧糊涂的仙人。”众人都嘲笑他。蒲州一带大枣多，天下人传说，每年不过有一两颗无核的，道华连续三

年回回吃到。一天早晨，道华拿着斧子，把古松树枝砍落将尽，如刀削，院中人不明白他的意图。第二天黎明，众道士起来，道华房中没有见到人。发现古松树下放着一张桌子，还有一杯水，还有一双鞋脱在桌子前面，道华的衣服挂在松树上。在院中查看，还留有一首诗：“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面还写着小字，称：“去年七月一日，承蒙韩君赐姓李，起名内芝，派住在上清善进院。”以下还有十几个字。

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按视踪迹不诬，即以其事闻奏。诏赉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廊殿，赐名升仙院。出《宣室志》。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县人也。居于村墅，颇好道爱客，务行阴德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蓝缕道士造其门，王老与其妻俱延礼之。居月余，间日与王老言谈杯酌，甚相欢狎。俄患遍身恶疮，王老乃求医药看疗，益加勤切，而疮日甚。逮将逾年，道士谓王老曰：“此疮不烦以凡药相疗，但得数斛酒浸之，自愈。”于是王老为之精洁酿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药浸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须发俱黑，面颜复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阖家视之惊异。道士谓王老曰：“此酒可饮，能令人飞上天。”王老信之。

初，瓮酒五斛余，及窥，二三斗存耳，清冷香美异常。时方打麦，王老与妻子并打麦人共饮，皆大醉。道士亦饮，云：“可上天去否？”王老愿随师所适。于是祥风忽起，彩云如蒸，屋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空中犹闻打麦声，数村人共观望惊叹。唯猫弃而不去。

风定，其佣打麦二人，乃遗在别村树下。后亦不食，皆得长年。宜君县西三十里，有升仙村存焉。出《续仙传》。

当时是唐朝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这才检查出侯道华偷

吃了邓太玄的丹药而仙去，于是一起向节度使、尚书郑光稟报。郑光派人查看现场，发现踪迹不假，就把这件事奏报皇帝。皇帝下诏赏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整装饰道院的廊殿，赐名升仙院。出自《宣室志》。

宜君王老

王老是坊州宜君县人。住在乡村，很敬慕道术，也很好客，把积累阴德作为宗旨，他的妻子也与他心意相同而坚持不懈。一天，有个穿着破烂衣衫的道士登门拜访，王老和他的妻子都很礼貌地招待这个道士。道士住了一个多月，闲暇的日子就和王老谈天饮酒，十分亲近。不久，道士遍体长了恶疮。王老就求医买药给他治疗，更加殷勤恳切，然而道士的恶疮却一天比一天严重。等到将近一年，道士对王老说：“这种疮不能用普通的药治疗，只要弄到几斛酒浸泡它，自然会好。”于是王老为他精心酿酒，到酒酿好时，道士说：“用大瓮盛酒，我自己加药浸疮。”道士就进了大瓮，三天才出来，胡子和头发全都变黑，容颜又变为少年，肌肤像凝固的油脂一般细嫩。王老全家看到道士后都感到惊讶。道士对王老说：“这酒可以喝，能让人飞上天。”王老相信了他的话。

当初，瓮中酒有五斛多，等到再去看，只剩二三斗了，酒味清香甘美异常。当时正打麦子，王老与妻子，连同打麦子的人一起喝，都喝得大醉。道士也喝了，又问：“愿意上天去吗？”王老表示愿意随道士而去。于是忽起祥风，彩云蒸腾，房屋、草木、全家人、器物、鸡犬，同时飞去。空中还能听到打麦声，几个村的人都观望惊叹。只有猫被遗弃没有飞去。

风停了，那雇来打麦子的两个人，被遗留在别的村子的树下。这两人后来也不再进食，都得到长生。宜君县西三十里，至今还有升仙村。出自《续仙传》。

陈 师

豫章逆旅梅氏，颇济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

士，衣服蓝缕，来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谓梅曰：“吾明日当设斋，从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箸。君亦宜来会，可于天宝洞前访陈师也。”梅许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诣洞前，问其村人，莫知其处。久之将回，偶得一小径，甚明净。试寻之，果见一院。有青童应门，问之，乃陈之居也。入见道士，衣冠华楚，延与之坐。命具食，顷之，食至，乃熟蒸一婴儿，梅惧不食。良久又进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叹息，命取昨所得碗赠客。视之，乃金碗也。谓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岁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谢而遣之。比不复见矣。出《稽神录》。

陈 金

陈金者，少为军士，隶江西节度使刘信。围虔州，金私与其徒五人发一大冢。开棺，见一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罗衣，衣皆如新。开棺即有白气冲天，墓中有非常香气。金独视棺盖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黄气。金素闻棺中硫黄为药，即以衣襟掬取怀归。墓中无他珍宝，即共掩塞之而出。既至营中，营中人皆惊云：“今日那得有香气？”金知硫黄之异，旦辄汲水服之，至尽。城平，入舍僧寺，偶与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远祖也，子孙相传，

陈 师

豫章有家旅舍的主人姓梅，特别周济照顾过往旅客。和尚道士投宿，都不要钱。经常有一个道士，穿着破旧衣服，来他家投宿，梅老板总是丰厚地招待他。有一天这个道士对梅老板说：“我明天要设斋会，向您借二十只新瓷碗和七双筷子。您也该来参加聚会，可在天宝洞前打听陈师。”梅老板答应了，道士拿着碗渡江而去。梅老板第二天到了洞前，问当地村里人，没有人知道陈师在哪儿。他很久没找到，打算回去，偶然发现一条小路，很亮堂洁净。试着寻访陈师，果然见到一座院落。有个青衣童子应门，梅老板问他，原来这就是陈师的居所。进去见一道士，衣帽华贵整洁，他请梅老板进来坐下。道士命人准备吃的，一会儿，吃的东西拿来了，竟是一个蒸熟了的婴儿，

梅老板恐惧不敢吃。过了很久又端进食物，竟是一个蒸熟的狗崽子，梅老板也不吃。道士叹息，命人拿来昨天所得的碗送给梅老板。一看，竟是金碗。道士对梅老板说：“您是善人啊，然而不能成仙。千年的人参枸杞都不肯吃，是命中注定啊。”道士向梅老板致谢后就让他走了。从此，再没有见过面。出自《稽神录》。

陈 金

陈金年轻时当过军士，隶属于江西节度使刘信。围困虔州时，陈金私自与五个同伴掘开一座大坟。打开棺材，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如生，全身穿着白色丝绸衣服，衣服都像新的似的。他们打开棺材时就有白气冲天，墓中还有不同寻常的香气。陈金独自看见棺材盖上有粉状物，微微发出硫黄的气味。陈金过去就听说棺材中的硫黄是药，就捧着把它放在衣襟中揣了回来。墓中没有别的珍宝，他们就把棺材盖上，把掘开处堵塞好后离去。回到军营后，营中的人都惊讶地说：“今天哪里来的香气？”陈金知道是硫黄所致，天亮时就打水把硫黄粉喝了，喝尽为止。虔州城攻下后，陈金入城住在佛寺，偶然与寺僧说起这事，寺僧说：“这墓中人是城中一个富人的前代祖先，子孙相传，

其祖好道，有异人教饵硫黄。云数尽当死，死后三百年，墓当开，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与复视之，棺中空，唯衣尚存，如蝉蜕之状。金自是无病，今为清海军小将，年七十余矣，形体枯瘦，轻健如故。出《稽神录》。

他们的祖先喜好道术，有异人传授他吃硫黄。他说寿数已尽就会死去，死后三百年，墓会被打开，那时就是他解脱升仙之时，现在正好三百年了。”他们就一起再去看那座坟，发现棺中已空，只有衣服还在，好像蝉脱皮的样子。陈金从此无病，现在是清海军的低级军官，七十多岁了，虽形体枯瘦，但轻捷健朗如故。出自《稽神录》。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陈复休 殷天祥 阎丘子 张 卓

陈复休

陈复休者，号陈七子。贞元中，来居褒城，耕农樵采，与常无异。如五十许人，多变化之术。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为设酒食，以求学其术，勤勤不已。复休约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术。”复休徐行，群少年奔走追之，终不能及，遂止，无得其术者。后入市，众复奉之不已。复休与出郊外，坐大树下，语道未竟，忽然暴卒，须臾臭败。众皆惊走，莫敢回视。自此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帅李说怒而系于狱中，欲加其罪。桎梏甚严，忽不食而死，寻即臭烂，虫蛆流出。弃之郊外，旋亦还家，复在市中。说时加礼异，为筑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遗与甚多，略无受者。

河东柳公仲郢、相国周墀、燕国公高骈拥旄三州，皆威望严重，而深加礼敬，书币相属，复休亦无所受。唯鹤氅布裘，受而贮之，亦未尝衣着也。昌明令胡仿，常师事之，

陈复休

陈复休，号陈七子。贞元年间，他来到褒城居住，耕地打柴，与平常人没什么不同。他像五十多岁的人，有很多变化的法术。褒城有喜欢多事的少年，奉承讨好陈复休的有五六人，他们常常为陈复休安排酒食，以求学到他的法术，总是很殷勤。陈复休与他们约定说：“我出西郊，走路能赶上我的人，我就把法术教给他。”陈复休慢慢走，这群少年奔跑着追赶他，始终没能赶上，就停止了，所以没有学到他法术的人。后来陈复休来到街市，众人又不停地讨好他。陈复休与他们一起走到郊外，坐在大树下，谈论道术还没完，突然死去，一会儿就发臭腐坏了。大家都吓跑了，没有人敢回去看他。从此众位少年都不敢求他。他曾在街市中喝得大醉，褒帅李说生气地把他关押

在狱中，想要治他的罪。他被刑具锁得很严密，忽然不吃东西而死去，不久就臭烂了，虫蛆直往外爬。他被弃于郊外，但不久又回到家里，又在街市中。于是李说时时以特殊礼节相待，为他在褒城江南岸修筑房屋，送给他很多东西，但他一点也不收受。

河东柳仲郢、相国周墀、燕国公高骈统领三州，都有很高威望，对他十分礼敬，不断写信送礼，他也是什么都不接受。只留下道袍和布袍，却存放起来，不曾穿着。昌明县令胡仿常以师礼事奉他，将赴任，留钱五千，为复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锄授仿，使之□地，不二三寸，金玉钱货，随□而出。曰：“人间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赋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岂有限约乎？”仿之昌明，复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仿取酒器。仿攫砂数寸，得器皿五六事。饮酒毕，复埋砂中。又戏曰：“吾于砂中尝藏果子，今亦应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书至褒城所居延召，复休同日离褒城，使人经旬方达，复休当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复休与使者偕行，未尝相舍。燕公诘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为酒妓所侮，复休笑视其面，须臾妓者髯长数尺。泣诉于守，为祈谢，复休咒酒一杯，使饮之，良久如旧。又有药丸，投水中，沉浮旋转，任人指呼，变化隐显。其类极多，不可备载。

中和五年，大驾还京，复休亦至阙下。田晋公军容问其京国几年安宁，曰：“二十。”果自问后二十日，再幸陈仓。后于道中寄诗与田晋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树寒梅发两枝。”及驾至梁洋，邠帅朱玫立襄王监国，“寒梅两枝”验矣。自是卫驾诣都，多在西县、三泉、褒斜以来屯驻。

复休之术，素为人所传。俄为人钉其手于柱上，寻有人救而拔之，竟亦无患。岁余，卒于家，葬于江南山下。数月，好事者掘其墓，无复所有。见复休在长安。驾驻华州，复休亦至兴德府矣。出《仙传拾遗》。

将要上任时，留下五千钱，为陈复休买酒。陈复休笑而不取，他说：“我的金玉钱财很多，遗憾的是不能用罢了。”他把锄头交给胡仿

让他刨地，不到二三寸，金玉钱财就随着锄头刨出。他说：“人间的东西，本来就像这样遍地都有，只是世人天赋资质有定数，不该多取。如果我想用这些钱财，难道还有限度吗？”胡仿去昌明，陈复休在仙流江上为他饯行。陈复休手指沙中，让胡仿去取酒器。胡仿抓沙有几寸深，找到五六件器皿。喝完酒，又把器皿埋在沙中。陈复休又戏谑地说：“我曾经在沙中藏着果子，现在应当还在。”又让胡仿取果子，都找到了。蜀相燕公派人送书信到褒城住所召请陈复休，陈复休和使者同一天离开褒城，使者十多天以后才到，陈复休当天就到了成都，而又有一个陈复休与使者一起走，不曾离去。燕公盘问使者，更加以奇人对待陈复休。陈复休曾在巴南太守宴席中被酒妓所侮辱，他笑着看酒妓的脸，不一会儿，酒妓的脸上就长出数尺长的胡子。酒妓向太守哭诉，太守替酒妓道歉求情，陈复休拿来一杯酒念了咒语，让酒妓喝下去，一会儿酒妓就颜面如旧了。他还有一丸药，投到水中，沉浮旋转，任凭人们指挥呼叫，或隐或显随意变化。类似的法术极多，不能全记载下来。

中和五年，皇帝回京，陈复休也来到京城。晋公田军容使问他京城有几年安宁，他说：“二十。”果然问话后的二十天，皇帝再次出逃陈仓。后来在半路上，陈复休给田晋公寄诗说：“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树寒梅发两枝。”等皇帝到梁州、洋州一带，邠帅朱玫拥立襄王监军国事，“寒梅两枝”应验了。此后田晋公护卫皇帝回京城，多在西县、三泉、褒斜一带驻扎。

陈复休的法术，一向为人所传说。后来他被人把手钉在柱子上，马上就有人把钉子拔掉救他，竟没有伤痕。一年以后，他死在家里，葬于江南岸的山下。过了几个月，好事的人掘开他的墓，发现什么也没有。有人看见陈复休在长安。皇帝在华州时，陈复休也到兴德府了。出自《仙传拾遗》。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笏，尝自称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游行天下，人言久见之，不测其年寿。面光白，若四十许人，

到处或易其姓名不定。

曾于泾州卖药，时灵台蕃汉，疫疠俱甚，得药者入口即愈，皆谓之神圣，得钱却施于人。又尝醉于城市间。周宝旧于长安识之，寻为泾原节度，延之礼重，慕其道术房中之事。及宝移镇浙西，数年后，七七忽到，复卖药。宝闻之惊喜，召之，师敬益甚。每日醉歌曰：“弹琴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酲顷刻酒，能开非时花。”宝常试之，悉有验。复求种瓜钓鱼，若葛仙翁也。

鹤林寺杜鹃，高丈余，每春末花烂漫。寺僧相传言：贞元中，有外国僧自天台来，盂中以药养其根来种之，自后构饰，花院讎闭。时或窥见三女子，红裳艳丽，共游树下。人有辄采花折枝者，必为所祟，俗传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宝惜，故繁盛异于常花。其花欲开，探报分数，节使宾僚官属，继日赏玩。其后一城士女，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乐游纵。连春入夏，自旦及昏，闾里之间，殆于废业。宝一日谓七七曰：“鹤林之花，天下奇绝。常闻能开非时花，此花可开否？”七七曰：“可也。”宝曰：“今重九将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鹤林宿焉。中夜，女子来谓七七曰：“道者欲开此花耶？”七七乃问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间已逾百年，

殷天祥

殷七七，名叫天祥，又名道笏，曾自称七七，当时人多叫他七七，不知他是哪里人。他漫游天下，有人说很久前见过他，估计不出他的年龄。他面色光鲜白皙，好像四十多岁的人，每到一处常更换姓名而不固定。

他曾经在泾州卖药，当时灵台县外族人与汉人间瘟疫盛行，得到他药的人，药入口病就好，因此人们都认为他很神圣，他得到钱却又施舍给别人。他又曾经在街市间喝醉酒。周宝过去在长安就认识他，不久周宝当了泾原节度使，以重礼邀请他，想学到他的节欲养生之术。等到周宝奉调镇守浙西，几年后，殷七七忽然来到，还是卖药。周宝听说殷七七来到又惊又喜，召他前去，以师礼尊敬得更加隆重。

殷七七每天醉了就唱道：“弹琴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酲顷刻酒，能开非时花。”周宝常试验他的法术，都很灵验。周宝又求他传授种瓜钓鱼之术，像葛仙翁那样。

鹤林寺的杜鹃树，高一丈多，每到春末，花开得很多很灿烂。寺里和尚相互传说：贞元年间，有个外国和尚从天台山来，钵盂中用药养着杜鹃花根来种，此后和尚们对花设计修饰，并将花院上锁紧闭。当时有人窥见三个女子，身穿红色衣裙十分艳丽，一起在树下漫步。有擅自采花折枝的人，一定会被作祟致祸，人们传说那三个红衣女子是花神。所以人们都像爱惜宝贝一样爱惜这杜鹃花，因此其繁盛超过普通花卉。杜鹃花要开时，周宝派人报告花开的数量，节度使衙门中的宾客、幕僚和官属，就连日观赏。其后全城男女以及四方之人，无不携带酒乐纵情游览。从春至夏，从早到晚，里巷之间，几乎荒废正业。有一天，周宝对殷七七说：“鹤林寺的杜鹃花，天下奇绝。常听说您能使不到时令的花开，这花能开吗？”殷七七说：“可以。”周宝说：“现在九月初九将近，能在这一天开吗？”殷七七就提前两天前往鹤林寺，住在那里。半夜，红衣女子来对殷七七说：“道长要让这杜鹃花开吗？”殷七七就问女子是什么人，为什么深夜到这里来，女子说：“我奉上天之命，下界管理此花。然而此花在人间已超过百年，非久即归阆苑去。今与道者共开之，非道者无以感妾。”于是女子瞥然不见。来日晨起，寺僧忽讶花渐折蕊。及九日，烂漫如春。乃以闻，宝与一城士庶惊异之，游赏复如春间。数日，花俄不见，亦无落花在地。

后七七偶到官僚家，适值宾会次，主与宾趋而迎奉之。有佐酒倡优，甚轻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为令，可乎？”咸喜，谓必有戏术，资于欢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闻异香惊叹，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缀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秽气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优伶辈一时乱舞，鼓乐皆自作声，颇合节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绝倒。久之，主人祈谢于七七。有顷，石自鼻落，复为栗，嗅之异香，及花钿粉黛悉如旧，略无所损，咸敬事之。

又七七酌水为酒，削木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驻，呼鸟自坠，

唾鱼即活。撮土画地，状山川形势；折茅聚蚁，变成城市。人有曾经行处，见之历历皆似，但少狭耳。凡诸术不可胜纪。

后二十年，薛朗、刘浩乱。宝南奔杭州，而宝总戎为政，刑杀无辜。前上饶牧陈全裕经其境，构之以祸，尽赤其族。宝八十三，筋力尤壮，女妓百数，尽得七七之术。后为无辜及全裕作厉，一旦忽殂。七七，刘浩军变之时，甘露寺

不久就要回阆苑去。今天和道长一起使它开花，若不是道长，没有谁能让我这样做。”于是女子一瞬间就不见了。来日早晨起来，寺里的和尚们一下子被花蕊初绽惊呆了。到初九那天，花开得灿烂如春。于是把这件事报告了周宝，周宝与全城官民都感到惊异，游赏又如春天时。几天以后，花一下子都不见了，也没有花落在地上。

后来殷七七偶然到一官员家，正赶上会聚宾客，主人和客人都跑出来迎接他。有劝酒的歌妓，对殷七七很轻视侮慢。殷七七就对主人说：“想要用两个栗子作为酒令，可以吗？”大家都很高兴，认为一定有好玩的法术，来增添欢乐。于是大家用栗子传巡，接到栗子的人都闻到异香而惊叹，唯有讥笑殷七七的两个劝酒歌妓，接到栗子后，栗子变作石子粘在鼻子上，拉扯不掉，只说有臭气味不可忍受。两个人一同起来狂舞，花钿首饰掉落一地，相继哀伤啼哭，脸上的脂粉纷纷淌下来。正当歌妓们一时乱舞，鼓乐都自动发声，还很合乎节奏，曲子终了而舞仍旧不停。整个席间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过了一会儿，主人向殷七七道歉祈求。又过一会儿，石子从歌妓鼻子上掉落，又变为栗子，闻起来有奇异的香味，至于花钿首饰和脂粉又全都恢复原样，毫无缺损，大家全都恭恭敬敬地对待他。

殷七七又倒水为酒，削木为肉，让人退着走，指船船就停，呼鸟鸟自坠，唾鱼鱼就活。聚起一堆土在地上画，描绘出山川形势；折一根茅草聚集蚂蚁，就变为城市。人们有曾经去过的地方，见到殷七七的画，觉得历历在目全都很像，只不过稍微狭小一点罢了。他的各种法术不可胜记。

此后二十年，薛朗、刘浩作乱。周宝向南逃到杭州，而周宝用管军队的办法处理政务，杀死很多无罪的人。前上饶县令陈全裕经过周

宝辖区，周宝就罗织罪名陷害他，把他整个家族全部杀光。周宝八十三岁时，筋骨还很健壮，有歌妓上百，他把殷七七的法术全学到了。后来因为无辜而死的人以及陈全裕的作祟，有一天周宝突然死了。殷七七在刘浩军变的时候，在甘露寺

为众推落北崖，谓坠江死矣。其后人见在江西十余年卖药，入蜀，莫知所之。鹤林，犯兵火焚寺，树失根株，信归阆苑矣。出《续仙传》。

阎丘子

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小与邻舍阎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阎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阎丘氏非吾类也，而我偕学于师氏，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阎丘子嘿然有惭色。后数岁，阎丘子病死。

及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宴，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怒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俯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经数月病卒。

明年，郑罢官，侨居濠阳郡佛寺。郑常好黄老之道。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于尘俗间。”又玄喜谢曰：“先生真有道者，某愿为隶于左右，其可乎？”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

被众人推落北崖，以为他掉到江中死了。后来有人看见他在江西卖药十余年，入蜀后，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鹤林寺遭遇战火被烧掉，杜鹃树也失去了根株，真回阆苑了。出自《续仙传》。

閻丘子

有个荥阳人叫郑又玄，是名门子弟。他住在长安城中，从小和邻居閻丘氏的儿子一起跟随老师读书。又玄性情骄纵，大概因为自己门第高贵，而閻丘氏贫寒低贱的缘故，常常戏弄辱骂閻丘子说：“閻丘氏不是我的同类，而我和你一起跟老师学习，我即便不说，你难道心里不惭愧吗？”閻丘子默不作声，面有愧色。几年后，閻丘子病死。

过了十年，郑又玄明经科及第，之后调到唐安郡补为参军。到任以后，郡守命他代理唐兴县尉。有个仇生与他同屋而住，是大商人的儿子，年纪刚够二十，他家的资产数以万计。他每天与又玄见面，又玄多次接受他赠送的金钱财物，常与他聚饮出游。然而仇生不是士族子弟，所以又玄也不曾对他以礼相待。曾有一天，又玄设酒席聚会宾朋，而仇生没得到邀请。等酒喝尽兴，有人对又玄说：“仇生和您一起住一起宴会，而仇生没能参与这次聚会，难道你没有过失吗？”又玄觉得惭愧，就去召仇生。仇生来了，又玄用大杯斟酒给仇生喝，仇生推辞说不能全饮，再三辞谢。又玄发怒骂道：“你是个市井之民，只知追逐小利罢了，为什么超越本分担任官职呢？况且，我和你为伍，实在是你的幸运，又怎么敢辞酒呢？”于是甩衣而起，仇生十分羞愧，低着头退出去，就辞去官职关起门来，不与人往来，过几个月就病死了。

第二年，郑又玄罢了官，在濠阳郡的佛寺寄居。又玄平素喜好黄老之道。当时有个吴道士，凭道术出名，住在蜀门山。又玄认为吴道士风格高尚，就跑去拜见，希望做吴道士的弟子。吴道士说：“你既然敬慕神仙，应当居住在山林里，不要在尘世之中追名逐利了。”又玄高兴地拜谢说：“先生真是有道之人，我愿意在您左右侍奉，可以吗？”道士答应了，就把他留下来。过了十五年，

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为居山林中，无补矣。”又玄即辞去，宴游濠阳郡久之。

其后东入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儿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之语，其辨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儿曰：“吾

尝生闾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于师氏，子以我寒贱，且曰‘非吾类也’。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骂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骄傲之甚邪！”又玄惊，因再拜谢曰：“诚吾之罪也。然子非圣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儿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故生我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亡所见。又玄既寤其事，甚惭恚，竟以忧卒。出《宣室志》。

张 卓

张卓者，蜀人，唐开元中明经及第，归蜀觐省。唯有一驴，衣与书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驱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数日，将至洋州，驴忽然奔掷入深箐中，寻之不得。天将暮，又无人家，欲宿林下，且惧狼虎。是夜月明，约行数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见大宅，朱门西开。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问求水。童归，逡巡见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趋而拜之，大仙曰：“观子尘中之人，何为至此？”卓具陈之。仙曰：“有缘耳！”乃命坐，赐杯水，又玄学道的志向渐渐松懈下来。吴道士说：“你不能坚定学道之心，白白地住在山林之中，没有什么帮助了。”又玄就告辞离去，在濠阳郡宴饮游乐了很久。

后来他向东去往长安，途经褒城，住在旅馆里，遇到一个十多岁的小孩，相貌很清秀。又玄跟小孩说话，那个小孩言辞机敏，脑筋千变万化，又玄认为自己不能赶上他。不久，小孩对又玄说：“我和您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您记得我吗？”又玄说：“忘了。”小孩说：“我曾经生于闾丘氏门中，住在长安，与您一起跟老师学习，您因为我贫寒低贱，还说‘不是我的同类’。后来，我又做了仇氏的儿子，您在唐兴县当县尉，我与您同屋而住。您接受我金钱财物很多，然而不曾以礼貌待我，骂我是市井之民。为什么您骄傲得如此过分呢？”又玄很惊讶，于是拜了两拜道歉说：“这实在是我的罪过啊。然而您不是圣人，哪能知道三辈子的事情呢？”小孩说：“我是太清真人。上帝因为你有道气，因此派我降生到人间，与你做朋友，将要传授你真仙的诀

窍，但是你因为性情骄傲，最终也不能学得其道。唉，可悲呀！”说完，小孩忽然不见了。又玄明白了那些事以后，十分惭愧悔恨，最终忧郁而死。出自《宣室志》。

张 卓

张卓是蜀地人，唐开元年间以明经科及第，回蜀探亲。他只有一头驴，衣服和书籍都放在驴背上，没有办法骑驴，只得赶着走。他取近道，从斜谷中走。走了几天，将要到洋州，驴忽然狂奔进入竹林深处，找不到了。天色将晚，又没有人家，张卓想睡在林子里，又怕虎狼。这天夜晚月光明亮，大约走了几十里，找到了大路。再走三二里，看见一个大宅院，朱漆大门朝西开。天亮后，有个童子从大宅出来，张卓就去讨水喝。童子回去，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戴着红色帽子，穿着高靴，拄着拐杖出来。张卓快步上前向他行礼，大仙说：“我看你是尘世中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张卓就都向他说了。大仙说：“有缘啊！”就让他坐下，给他一杯水，

香滑清冷，身觉轻健。又设美饌讌，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当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谢，是夕成礼。

数日，卓忽思家。仙人与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于头，入人家能隐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内，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却者，开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蹙地脉及拒非常。然勿恃灵符，自颠狂耳！”

卓至京师，见一大宅，人马骈阗，穷极华盛。卓入之，经数门，至厅事，见铺陈罗列，宾客满堂。又于帐内妆饰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领之，潜于中门。闻一宅切切之声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闻奏，敕罗叶二师就宅寻之。叶公踏步叩齿，喷水化成一条黑气，直至卓前，见一少年执女衣襟。右座一见怒极，令前擒之。卓因举臂，如抵墙壁，终不能近。遽以狗马血泼之，又以刀剑击刺之。卓乃开口，锋刃断折。续又敕使宣云，断颈进上。卓闻而惧，因脱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罗叶二师暨敕使皆仰仆焉。叶公曰：“向来入门，见非常

之气，及其开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获爱女，何苦相害？”卓因纵女。上使卫兵送归旧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张郎不听吾语，遽遭罗网也。”侍卫兵士尚随之，仙人以拄杖画地，化为大江，波涛浩淼，阔三二里。妻以霞帔搭于水上，须臾化一飞桥，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

这水香滑清凉，张卓喝了，觉得身体轻健。又摆设美食让他吃，吃完后，到西院去沐浴，拿一箱衣服让他穿。大仙说：“你的仙骨没有成，应当留在这里。我有个女儿，打算把她许给你。”张卓起身拜谢，这天晚上就完婚了。

过了几天，张卓忽然想家了。仙人给张卓两道朱符、两道黑符：“一道黑符可以贴到头上，进入人家能够隐形；另一道黑符可以贴在左臂上，千里以内的东西，可以伸手把它取来；一道朱符可以放在舌头上，如果有不能打退的人，就张开口给他看；另一道朱符可贴在左脚上，就能缩地脉并抵御不同寻常的东西。但是不要依仗灵符，自己就胡作非为呀！”

张卓来到京城，看见一个大宅院，门前人马聚集，十分热闹繁华。张卓进入大宅，经过好几道门，到了厅堂，看见堂上铺陈摆设十分华丽，还有满堂宾客。又在帐子里看到一个盛装打扮的女子，年纪十五六岁。张卓就领着她，藏在中门内。这时，听见整个宅子都在紧张地小声说：“相公丢失了小娘子。”相公把这件事奏报皇帝，皇帝下令让罗公远、叶法善二位天师到宅中寻找。叶天师踏着罡步斗、叩齿祝告，喷水化成一道黑气，直至张卓面前，看见一个年轻人拉着女子的衣襟。相公一见十分愤怒，命人上前捉拿他。张卓就举起手臂，捉他的人好像被墙壁阻挡，始终不能靠近他。人们急忙用狗马的血去泼他，又用刀剑去击刺他。张卓就张开口，刀锋剑刃被折断。接着皇帝又命使者传宣旨意，说要将人头进献皇上。张卓听到就害怕了，于是脱下左脚上的鞋，伸出脚去踹他们。相公以及罗、叶二位天师，连同宣诏的使者，都仰面倒在地上。叶天师说：“刚才来时我一进门，就见到一股不同寻常之气，等到你张开口，果然有太乙真人的使者。相公只要找到爱女，何必苦苦相害？”张卓就放开女子。皇上派卫兵把他送回家乡。仙人拖着拐杖在途中说：“张郎不听我的话，马上就身

陷罗网了。”侍卫们还跟着张卓，仙人就用拐杖在地上一画，变成一条大江，波涛浩淼，有二三里地宽。张卓的妻子把霞帔搭在水上，片刻之间，就变成一座飞桥，悬在半空。仙人在前边走，

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桥而过。随步旋收，但见苍山四合，削壁万重，人皆遥礼。归奏玄宗，俄发使就山祭醮之。因呼为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出《会昌解颐录》。

张卓在中间，他的妻子在后面，三个人登桥而过。空中的飞桥随着他们脚步走过之处马上就收回，只见苍莽群山从四处围合，万重峭壁如刀削一般，人们都远远地给他们行礼。侍卫回去奏报唐玄宗，唐玄宗便派遣使者到山里祭祀他们。于是人们把这座山叫作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现在还在那里。出自《会昌解颐录》。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进 维杨十友 金可记 杨真伯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阳张茂实客佣仆也。茂实家于华山下，唐大中初，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夔，年可四十余，佣作之直月五百。勤干无私，出于深诚，苟有可为，不待指使。茂实器之，易其名曰大历，将倍其直，固辞，其家益怜之。居五年，计酬直尽，一旦辞茂实曰：“夔本居山，家业不薄。适与厄会，须佣作以禳之，固非无资而卖力者。今厄尽矣，请从此辞。”茂实不测其言，不敢留，听之去。日暮，入白茂实曰：“感君恩宥，深欲奉报。夔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观，能相逐一游乎？”茂实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潜一游可乎？”夔曰：“甚易。”于是截竹杖长数尺，其上书符，授茂实曰：“君杖此入室，称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药。去后，潜置竹于衾中，抽身出来可也。”茂实从之。夔喜曰：“君真可游吾居者也！”

麒麟客

麒麟客，是南阳张茂实雇来的仆人。茂实家住在华山脚下，唐朝大中初年，一次他出游到洛阳，在南市雇仆人，找到一个人。他名叫王夔，年纪四十多岁，受雇干活的工钱是每月五百钱。这个人勤劳干练没有私心，异常忠诚，如果有可做的事，不等主人指使就干了。茂实很器重他，给他改名叫大历，打算加倍给他工钱，而王夔却坚决推辞，因此茂实全家更加怜爱他。过了五年，估算酬劳相抵已尽，有一天王夔向茂实告辞说：“我本来住在山里，有不少家产。正赶上碰到厄运，必须受雇干活来消灾，本不是无钱出卖力气的人。现在厄运已尽，请允许我就此告辞。”茂实猜不透他的话，不敢留他，就听凭他离去。天晚了，王夔又进去告诉茂实说：“感谢你对我的恩德，很想

报答你。我家离这里很近，其中景色也很可一观，能跟我去游玩一次吗？”茂实高兴地说：“多么幸运啊，可是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悄悄地游一趟，可以吗？”王夔说：“这很容易。”于是截了一支几尺长的竹杖，竹杖上画了符，交给茂实，说：“你拄着它进到屋里，假称肚子疼，让身边的人全去取药。他们走后，悄悄地把竹杖放在被子中，脱身出来就行了。”茂实听从他的指教。王夔高兴地说：“你真是可以到我的住处一游的人啊！”

相与南行一里余，有黄头执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于道左。茂实惊欲回避，夔曰：“无苦，但前行。”既到前，夔乘麒麟，茂实与黄头各乘一虎。茂实惧不敢近，曰：“夔相随，请不须畏。且此物人间之极俊者，但试乘之。”遂凭而上，稳不可言。于是从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举意而过，殊不觉峻险。如到三更，计数百里矣。下一山，物众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间所有。将及门，引者揖曰：“阿郎来！”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既入，青衣数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鲜华，不可名状，各执乐器引拜。遂于中堂宴食毕，且命茂实坐。夔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仪貌堂堂然，实真仙之风度也。其窗户阶闼，屏帟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鸾舞凤，及诸声乐，皆所未闻。情意高逸，不复思人寰之事，欢极。

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缘，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尘静难杂，君宜归修其心，三五劫后，当复相见。夔比者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乐，复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乐虽难求，苦亦易遣。如为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则止，穿则陷。夫升高者，不上难而下易乎？’自是修习，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虽远，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远。亦时有心远气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遗金百镒，为营身之助。复乘麒麟，

二人一起向南走了一里多路，有个仙童牵着一只青麒麟、两只红色花纹的老虎，在道旁等候。茂实害怕想要躲开，王夔说：“不要害怕，只管前行。”到跟前以后，王夔骑上麒麟，茂实与仙童各骑一只老虎。茂实害怕不敢靠近，王夔说：“我跟着你，请不必害怕。而且

这东西在人间是极出众的，只管试着骑它。”茂实就靠着老虎跨上去，说不出的稳当。于是跟随王夔上了仙掌峰。越沟壑登高山，很随意就过去了，一点也不觉得险峻。大约到了三更天，估计走了几百里了。走下一座山，周围景物鲜明妩媚，松树石头令人喜爱，楼台宫观，不是人世间所能有的。将到门前，引导的人拱手行礼说：“主人回来啦！”几百个穿紫衣的小吏在道边环绕下拜。进去以后，又有侍女几十人，姿色都不一般，衣服鲜艳华贵，无法形容，各拿着乐器拜见。就在中堂设宴，吃完饭，又让茂实坐着。王夔进内室更衣，回来后，他衣裳冠冕整齐，仪表堂堂，实在是仙人的风度。那里门窗台阶、屏帷垫褥的华美，不是人世所能有的，歌鸾舞凤及各种音乐，都闻所未闻。茂实内心高雅脱俗，不再去想人间的事，欢乐至极。

主人说：“这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不是凡人所能到的。凭您前世因缘，应当到这里一次，所以才有我逃避厄运与您相遇的事。但仙界与俗世道路不同，尘世中人和静修之人难以混杂，您应当回去修养慕道之心，三五劫之后，当再相见。我近来尘缘将尽，天界有我的名字，得遇太清真人，召我进入小有洞中，以九天之乐指示我，又令我到人间指定生死波澜，并告诉我说：‘欢乐虽然难以寻求，痛苦也容易打发。像堆山似的，捧土山就增高，不捧山就停止增高，挖它就会深陷。登高的人，不是向上难向下容易吗？’从此我开始修行，经过六七劫，于是参悟此身，回头去看看遗留的形骸，堆积如山。四大海水，有一半是我前世父母、妻子、儿女离别悲泣的眼泪。然而我一心一意修道，转眼已经一世。虽已脱去形骸，依然不忘专心修道，这样离成功就不会远。也时而有心远气清，一句话而悟道的感受。你努力吧！”王夔送给茂实黄金百镒，作为修身的资助。又让茂实乘着麒麟，

令黄头执之，夔步送到家。家人方环泣。茂实投金于井中，夔抽去竹杖，令茂实潜卧衾中。夔曰：“我当至蓬莱谒大仙伯。明旦莲花峰上，有彩云东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

茂实忽呻吟，众惊而问之，茂实给之曰：“初腹痛时，忽若有人见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时也。”家人曰：“取药既回，呼之不应，已七日矣，唯心头尚暖，故未敛也。”明日望之，莲花峰上果有

彩云。遂弃官游名山。后归，出井中金与眷属，再出游山，后不知所在也。出《续玄怪录》。

王法进

王法进者，剑州临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观，虽无道士居之，其嬉戏未尝轻侮于像设也。十余岁，有女冠自剑州历外邑，过其家，父母以其慕道，托女冠以保护之。与授《正一延生小篆》，名曰法进。而专勤香火，斋戒护持，亦茹柏绝粒，时有感降。时三川饥俭，斛斗翔贵，死者十五六，多采野葛山芋以充饥。忽三青童降于其庭，谓法进曰：“上帝以汝夙稟仙骨，归心精诚，不忘于道，敕我迎汝受事于上京也。”不觉腾空，径达大帝之所。命以玉杯霞浆赐之。徐谓曰：“人处三才之大，体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运四时之气，地稟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于人。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轻弃五谷，厌舍丝麻，使耕农之夫，纺绩之妇，身勤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御寒，徒施甚劳，曾无爱惜者，斯固神明所责，天地不佑矣。近者地司岳渎所奏，以世人厌擲五谷，不贵衣食之本。我已敕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所种不成，下民饥饿，因示罚责，

令仙童牵引，王夔步行送他回家。家人正围着他哭泣。茂实把金子投到井中，王夔抽去竹杖，让茂实悄悄躺进被子中。王夔说：“我要去蓬莱拜见大仙伯。明天早晨莲花峰上有彩云东去，就是我乘的。”于是行礼而去。

茂实忽然呻吟，大家惊异地问他，茂实骗他们说：“我刚肚子疼时，忽然好像有人召我，就奄奄一息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家人说：“我取药回来以后，叫你你不答应，已经七天了，只是心头还温暖，所以没有装殓。”第二天，张茂实去观望，莲花峰上果然有彩云。他于是弃官游历名山。后来回家，把井中的金子取出给了亲属，再出去游山，后来就不知道他在哪里了。出自《续玄怪录》。

王法进

王法进是剑州临津人。幼年就慕道，他家靠近古观，虽没有道士住在那里，他玩耍时也不曾对神像轻视侮慢。十多岁时，有个女道士从剑州游历外县，经过他家，父母因他慕道，托女道士保护他。女道士授给他《正一延生小篆》，给他起名叫法进。他专心供奉香火，斋戒护持此经，也只吃柏树叶不吃饭，不时有感应降临。当时三川地区闹饥荒，粮价飞涨，死的人占十分之五六，许多人采集野葛和山芋来充饥。忽然有三个仙童降临到他家院子里，对法进说：“上帝因为你早有仙骨，皈依之心精诚，不忘修道，命我们接你到上京任职。”法进不知不觉飞腾到空中，直达大帝面前。大帝命人把玉杯霞浆赏给他喝。慢慢对他说：“人处于天地人三才中最大的一方，体现天地之和，获得人形，生于中土，是很不容易的。天催动四时的气候，地承受五行的灵秀，生长五谷百果，来养育人。然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轻易抛弃五谷和丝麻，使种地的农夫，纺织的妇女，身体勤劳而不能吃饱，力量用尽而不能御寒，白白地劳作，竟无人爱惜，这本来是神明要责罚的，天地也不保佑了。近来地神、山神、河神奏报，认为世人厌弃五谷，不重视衣食之本。我已令太华之府，收回五谷之神，让所种不收，下民挨饿，以示责罚，

以惩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务先救物。虽天地神明责之，愚民不知其过所自，固无忤请首原之路。汝当为上宫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归于世，告喻下民，使其悔罪，宝爱农桑，此亦汝之阴功也。”命侍女以《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仪》一轴付之，使传行于世。曰：“令世人相率于幽山高静之所，致斋悔谢，一年再为之，则宿罪可除，谷父蚕母之神，为致丰衍矣。龙虎之年，复当召汝。”即今清斋天公告谢之法是也。法进以天宝十一年壬辰，遂复升天。出《仙传拾遗》。

维杨十友

维杨十友者，皆家产粗丰，守分知足，不干禄位，不贪货财，慕玄知道者也。相约为友，若兄弟焉。时海内大安，民人胥悦，遽以酒食为娱，自乐其志。始于一家，周于十室，率以为常。

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气貌羸弱，似贫窶不足之士也。亦着麻

衣，预十人末，以造其会。众既适情，亦皆悯之，不加斥逐。醉饱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于众曰：“余力困之士也，幸众人许陪坐末，不以为责。今十人置宴，皆得预之。席既周毕，亦愿力为一会，以答厚恩。约以他日，愿得同往。”

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贫叟果至，相引徐步，诣东塘郊外，不觉为远。草莽中茆屋两三间，倾侧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数辈在焉，皆是蓬发鹑衣，形状秽陋。叟至，丐者相顾而起，墙立以俟其命。叟令扫除舍下，陈列蓬蔴，布以菅席，相邀环坐。

来惩戒人们的思想。然而不久奉太上慈旨，认为大道爱惜生灵，务必先救人。虽然天地神明责罚他们，但愚民不知他们的过错从何而来，当然没有忏悔请罪以求免于惩罚的可能。你当入上宫作侍童，入天府侍奉，现在暂且命你下界回到人世，告诉下民，使他们悔罪，保护爱惜农桑，这也是你积的阴德。”又命侍女把《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仪》一轴交给他，使他传行于世。又说：“令世人都到深山高远清静之处，设斋悔过谢罪，一年做两次，那么旧罪可除，谷父蚕母这些神，就会为他们带来丰收了。龙年或虎年，我当再召你。”如今清心斋戒以向天公告谢的做法就是这样来的。法进于天宝十一年壬辰年终于再次升天。出自《仙传拾遗》。

维杨十友

维杨十友，都是家产比较丰厚，安分知足，不求官禄，不贪钱财，仰慕清静知道道义的人。他们互为朋友，像兄弟一样。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他们就以酒食为乐，自己为自己的志趣而高兴。从一家开始，遍及十家，已成习惯。

一天忽然有一个老头，衣服又脏又破，看上去很瘦弱，好像是个贫寒不丰足的人。他也穿着麻布衣，跟在十人后面，来到他们聚会的地方。大家既然心情舒畅，也都怜悯这个老头，就没有赶他走。老头吃饱喝足就自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一天，他向大家说：“我是个穷困潦倒的人，幸而大家允许我在末座相陪，不责怪我。如今你们十人设宴，我都参与了。宴席已经轮流完毕，我也想尽

力准备一次宴会，用来答谢你们的厚恩。改日相约，希望大家能一同前去。”

到约定那天，十友依老头所说，一起等待。凌晨，穷老头果然来了，领着他们慢慢走，来到东塘郊外，不觉得很远。荒野中有两三间茅屋，歪斜得要倒，老头就把他们领进茅屋。有几个乞丐在屋里，都披头散发穿着破衣服，样子肮脏丑陋。老头到了，乞丐们互相看了看就起来了，像墙似地站成一排等候吩咐。老头令他们打扫屋子，铺上柴草，展开草席，请大家围坐下来。

日既旰矣，咸有饥色。久之，各以醯盐竹箸，置于客前。逡巡，数辈共举一巨板如案，长四五尺，设于席中，以油帕幕之。十友相顾，谓必济饥，甚以为喜。既撤油帕，气燄燄然尚未可辨，久而视之，乃是蒸一童儿，可十数岁，已糜烂矣，耳目手足，半已堕落。叟揖让劝勉，使众就食，众深嫌之，多托以饫饱，亦有忿恚逃去，都无肯食者。叟纵意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尽，即命诸丐擎去，令尽食之。因谓诸人曰：“此所食者，千岁人参也，颇甚难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报。且食之者，白日升天，身为上仙。众既不食，其命也夫！”众惊异，悔谢未及。叟促问诸丐，令食讫即来。俄而丐者化为青童玉女，幡盖导从，与叟一时升天。十友刳心追求，更莫能见。出《神仙感遇传》。

金可记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擢第，于终南山子午谷葺居，怀隐逸之趣。手植奇花异果极多，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又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却入终南。务行阴德，人有所求，初无拒绝，精勤为事，人不可偕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上升。”时宣宗极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

天已经晚了，大家都有饥饿之色。过了很久，分别拿来醋、盐、

竹筷，放到客人面前。一会儿，几个乞丐共同抬着一块像案子似的大木板，木板长四五尺，摆在草席中央，用一块油布盖着。十友互相看了看，以为里边的食物一定能解饿了，都非常高兴。油布拿掉以后，热气腾腾地还不能看清，定神良久一看，竟是一个蒸熟了的小孩，大约十多岁，已经稀烂了，耳目手足，一半已经脱落。老头揖让着请大家去吃，大家都很嫌弃，大都假装说已经饱了，也有人生气逃去，都不肯吃。老头就放开量大吃起来，好像还很回味的样子。老头没有全吃光，就让众乞丐拿走，让他们吃完。这时老头才对众人说：“这次所吃的东西，是千年的人参啊，很难找到，遇到一次很不容易。我得到这个东西，感激众位的邀请相待之恩，姑且想用它作为报答。而且吃到它的人，能白日升天，成为上仙。大家既然不吃，大概是命运吧！”大家都很惊异，后悔道歉不及。老头催问乞丐们，让他们吃完就过来。不一会儿，乞丐们都变成了金童玉女，旗幡伞盖前导后从，与老头一起升天去了。十友挖空心思去追寻，再也未能见到老头。出自《神仙感遇传》。

金可记

金可记是新罗人，宾贡科进士。他性情沉静喜好道术，不慕奢华，有时呼吸吐纳、炼形养生，自己以此为乐。学问广博记忆力强，写文章风格清丽。他相貌也很美，举动言谈，很有中华之风。不久考中进士，到终南山子午谷盖茅屋居住，怀有隐退之志。他亲手栽植的奇花异果很多，常焚香静坐，若有所思。又诵读《道德经》及各种道教经典不停。三年后，他想回本国，就渡海而去。再回来后，穿着道士服，进入终南山。他致力于积累阴德，人们有求他之处，他向来不拒绝推阻，精心勤恳办事，别人不可同他相比。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他忽然上表章说：“我奉玉皇诏旨，担任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升天。”当时唐宣宗觉得这事很奇异，派太监召他入宫，他坚决推辞不来。

又求玉皇诏辞，以为别仙所掌，不留人间。遂赐宫女四人，香药金彩，又遣中使二人，专伏侍者。可记独居静室，宫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闻室内常有客谈笑声，中使窥窃之，但见仙官仙女，各坐

龙凤之上，俨然相对，复有侍卫非少。而宫女中使，不敢辄惊。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烂漫，果有五云唳鹤，翔鸾白鹄，笙箫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仙杖极众，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礼叹异。出《续仙传》。

杨真伯

弘农杨真伯，幼有文，性耽玩书史，以至忘寝食。父母不能禁止，时或夺其脂烛，匿其诗书，真伯颇以为患，遂逃过洪饶间，于精舍空院肄习半年余。中秋夜，习读次，可二更已来，忽有人扣学窗牖间，真伯淫于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启扉而入，乃一双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栖幽隐，服气茹芝，多往来洞庭云水间。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气清静，志操坚白，愿尽款曲。”真伯殊不应，青衣自反。三更后，闻户外珎璜环珮之声，异香芳馥，俄而青衣报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云凤翼冠，衣紫云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顾问一言。久之，于真伯案取砚，青衣荐笈，女郎书札数行，□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视其所留诗曰：“君子竟执逆，无由达诚素。明月海上山，秋风独归去。”其后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岂非洞庭诸仙乎？观其诗思，岂人间之言欤？出《博异志》。

唐宣宗又向他要玉皇诏书，他说诏书被别的仙人所掌管，没留在人间。唐宣宗就赏给他四名宫女，以及香料彩缎，又派太监二人，专门服侍他。金可记独自住在静室里，宫女和太监，他多不接近。每天夜里，都听到室内有客人的谈笑声，太监就偷偷地去看，只见仙官仙女，各自坐在龙凤之上，整齐地相对而坐，还有不少侍卫。而宫女太监都不敢擅自惊动他们。二月二十五日，春光明媚景色艳丽，花卉灿烂盛开，果然有五彩祥云仙鹤啼鸣，鸾凤白鹄在飞翔，管箫钟磬在演奏，鸟羽华盖玉车轮，旗幡招展遮蔽天空。神仙的仪仗极多，迎接金可记升天而去。朝中大臣以及士民百姓，观看的人填满了山谷，没有人不瞻仰礼拜叹服惊异。出自《续仙传》。

杨真伯

弘农杨真伯，小时候就有文才，喜欢沉溺在经史典籍中，以致忘记睡觉和吃饭。父母也不能禁止他，有时把灯油蜡烛拿走，把书籍藏起来，真伯以此为忧，就跑到洪州、饶州一带，在没有人的学舍里学习了半年多。中秋之夜，真伯正在读书，大约二更已过，忽然有人敲他的窗户，但真伯沉迷书籍之中没有听到。一会儿有人推门而入，是一个梳着双环髻的婢女，她说：“我家女主人长期住在幽深隐秘之地，吐纳养生，服食灵芝，常往来于洞庭云水之间。知道先生最近来到这里，风骨清洁，志节坚贞，愿尽一片殷勤的心意。”真伯丝毫不应，婢女就自己回去了。三更后，听到门外有各种玉佩碰撞的声音，闻到浓郁的异香。一会儿，婢女禀报说女主人将到。那女子年方二八，戴着碧云凤翼冠，穿着紫云霞日月衣，光彩照人。女子迟疑地坐下，真伯根本一句话也不问。过了很久，女子在真伯书案上取过砚台，婢女献上纸笺，女子写了几行诗，羞愧地离去。真伯站起来，才看到她所留下的诗：“君子竟执逆，无由达诚素。明月海上山，秋风独归去。”后来一直也不知女子是什么人。她会是洞庭神仙吗？观看她诗句的意思，说的会是人间之事吗？出自《博异志》。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韩愈外甥 刘 □ 卢 钧 薛 逢 费冠卿

沈 彬

韩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韩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读书，好饮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云水不归。仅二十年，杳绝音信。

元和中，忽归长安，知识阘茸，衣服褴褛，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见，容而恕之。一见之后，令于学院中与诸表话论，不近诗书，殊若土偶，唯与小臧赌博。或厩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惧其犯禁陷法，时或勸之。暇日偶见，问其所长，云：“善卓钱锅子。”试令为之，植一铁条尺余，百步内，卓三百六十钱，一一穿之，无差失者。书亦旋有词句，以资笑乐。又于五十步内，双钩草“天下太平”字，点画极工。又能于炉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势常炽，日满乃消。吏部甚奇之，问其修道，则玄机清话，该博真理，神仙中事，无不详究。因说小伎，云能染花，红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

韩愈外甥

唐代吏部侍郎韩愈的外甥，忘了他的姓名。他小时候就放纵不羁，不读书，好饮酒。二十岁左右，去洛阳探望亲人，竟然羡慕修道生活而不回来。将近二十年，音信断绝一点消息也没有。

元和年间，他忽然回到长安，知识芜杂，衣服脏破，行为怪僻。韩愈因为很久没有见到他，就容忍宽恕他。见一面之后，让他在韩愈家里的学馆中和表兄弟们学习谈论。他不接触诗书，很像个泥塑人，只和小奴赌博。有时在马厩中醉卧三天五天，有时出去到外面住宿。韩愈怕他违犯禁令陷入法网，就时常勉励他。闲暇的日子偶然见到，

问他擅长什么，他说善于穿铜钱串子。试着让他做这个游戏，他就把一根铁条插在地上，露出一尺多长，在百步以内，穿三百六十个铜钱，一个一个都穿过铁条，没有偏差失误的。写的文章也很快有了词句，以供笑谈取乐。还在五十步内，用双钩草书“天下太平”几个字，一点一画极有功力。又能在炉子中积累三十斤炭，持续烧三天，火势一直炽烈，日期满了才消失。韩愈认为他很出众，问他修道之事，他就明晰地讲解玄机，包罗广泛的真理。有关神仙的事情，他无不详究。谈到小的技巧，他说能染花，红的可以使它变绿，或一朵花具备五种颜色，

皆可致之。是年秋，与吏部后堂前染白牡丹一丛，云：“来春必作含棱碧色，内含有金含棱红间晕者，四面各含有一朵五色者。”自□其根下置药，而后栽培之，俟春为验。无何潜去，不知所之。

是岁，上迎佛骨于凤翔，御楼观之，一城之人，忘业废食。吏部上表直谏，忤旨，出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颇怀郁郁。忽见是甥迎马首而立。拜起劳问，扶镫接辔，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霁，送至邓州，乃白吏部曰：“某师在此，不得远去，将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惊异其言，问其师，即洪崖先生也。东园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于暂舍。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铨善，黜陟之严，仿王禁也。某他日复当起居，请从此逝。”吏部为五十六字诗以别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与诗讫，挥涕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飞。

明年春，牡丹花开，数朵花色，一如其说。但每一叶花中，有楷书十四字曰：“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书势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见先知，何以及于此也？或云：其后吏部复见之，亦得其月华度世之道，而迹未显尔。出《仙传拾遗》。

刘 □

刘□，音潜。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家

都能办到。这一年秋天，他在韩愈后堂前染了一丛白牡丹，说：“来年春天一定变作绿色，花瓣翻卷着。里面会有金黄和红色间杂的，四面应该各有一朵五色的。”他自己把白牡丹根下掘开，放上药，而后栽培它，等到春天作验证。不久，他悄悄地走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这一年，皇上到凤翔迎佛骨，御楼观看，全城的人都忘了正业，顾不得吃饭。韩愈上表章直言劝谏，触犯皇帝意见，被降职出京做潮州刺史。到了商山，道上泥滑雪深，他心情特别郁闷。忽然看见这个外甥迎着马头站着。他跪拜后起身慰问，扶着马镫，接过马缰，意态特别殷勤。到了第二天雪后天晴，送到邓州，他才告诉韩愈说：“我的师父在这里，不能远去，将入玄境扈倚帝峰了。”韩愈听了他的话感到惊异，问起他的师父，原来就是洪崖先生。东园公正让他熔化金玉，炼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以暂时离开。韩愈更加敬佩地问：“成为神仙可能吗？大道能够寻求吗？”他说：“得到它在于心，失去它也在于心。积点功德称量善举，降职与提升，其严格的程度和皇法是相仿的。我将来再去问候起居，请允许我从此离去吧！”韩愈写了五十个字的诗来与他告别，诗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把诗给他以后，他们挥泪而别。他走进森林峡谷，速度快得像飞一样。

第二年春天，牡丹花开，数一数花的朵数以及花的颜色，完全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是每一叶花中，还有十四个楷书字：“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字的笔势精能，为人工所不及。如果不是凭借仙术，立刻能察知未来，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有人说，那以后韩愈又见到了他的外甥，也得到了他的道家修炼之法，只是仙迹不够明显罢了。出自《仙传拾遗》。

刘 □

刘□，音潜。小名叫宜哥，是唐朝宰相刘瞻的哥哥。刘□家里贫好道，尝有道士经其家，见□异之，乃问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饶俗气，业应未净，遽可强学邪？”道士曰：“能相师乎？”□曰：“何

敢。”于是师事之。道士命□曰：“山栖求道，无必裹巾。”□遂丫髻布衣，随道士入罗浮山。

初，□与瞻俱读书为文，而□性唯高尚，瞻情慕荣达。□尝谓瞻曰：“鄙必不第，则逸于山野。尔得第，则劳于尘俗，竟不及于鄙也。然慎于富贵，四十年后，当验矣。”瞻曰：“神仙遐远难求，秦皇汉武，非不区区也。廊庙咫尺易致，马周、张嘉贞，可以继踵矣。”

自后□愈精思于道，乃隐于罗浮。瞻进士登科，屡历清显，及升辅相，颇著夔调之称。俄谪日南，行次广州朝台，泊舟江滨。忽有丫角布衣少年，冲暴雨而来，衣履不湿。云欲见瞻，左右皆讶，乃诘之。“但言宜哥来也。”以白，瞻问形状，具以对。瞻惊叹，乃迎入见之。□颜貌可二十来，瞻以皤然衰朽，方为逐臣，悲喜不胜，□复勉之曰：“与余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叹，谓□曰：“可复修之否？”□曰：“身邀荣宠，职和阴阳，用心动静，能无损乎？自非茅家阿兄，已升天仙，讵能救尔？今唯来相别，非来相救也。”于是同舟行，别话平生隔阔之事。一夕，失□所在。今罗浮山中，时有见者。瞻遂南适，歿于贬所矣。出《续仙传》。

贫寒，而他喜欢道术。曾经有个道士经过他家，见到刘□认为他与众不同，就问他知晓道家之术不。他说：“知道。我的本性多俗气，罪孽可能未净，可以勉强学道吗？”道士说：“能互相学习吗？”刘□说：“怎么敢。”于是像侍奉老师那样侍奉道士。道士命令刘□说：“到山上住着寻求道术，不必裹着头巾。”刘□就将头发梳成丫髻，穿着粗布衣服，跟着道士进了罗浮山。

当初，刘□与刘瞻都读书做文章，而刘□性情只喜高尚，刘瞻性情却是羡慕荣华发达。刘□曾经对刘瞻说：“我一定不能考中，会到山野隐逸。你科举考中，却在尘俗中劳碌，终究赶不上我。然而你在富贵时要谨慎，四十年以后，就能验证了。”刘瞻说：“神仙遥远难以寻求，秦始皇和汉武帝不是也不得志？位列朝廷去做官如近在咫尺容易办到，像马周、张嘉贞，我可以跟上他们的脚步了。”

从那以后，刘□在道术上更加精心思考，就到罗浮山隐居。刘瞻进士及第，屡次担任清高显赫的官职，直到升为宰相，很有为政的名

气。后来他被贬到日南，途中停留在广州朝台，把船泊在江边。这时，忽然有个头梳丫角身穿布衣的年轻人冒着暴雨到来，而衣服和鞋子都没有湿。他说要见刘瞻，刘瞻手下的人都很惊讶，就盘问他。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说宜哥来了。”手下人把这话报告了刘瞻。刘瞻问那个人的形像状态，手下人详细地回答了。刘瞻又惊讶又感叹，就把刘□迎接进去拜见他。刘□从面貌看大约二十来岁，刘瞻却已是白发衰朽之年，正做被流放之臣。刘瞻悲喜不自胜，刘□又劝勉他说：“我和你是兄弟，手足所痛，往昔说的话，如今四十年了。”刘瞻也很感叹，就问刘□说：“我可以重新去修道吗？”刘□说：“你身邀荣宠，职掌调和阴阳，无论动和静都用心，怎么能够无所损呢？自然不会因为你家哥哥已升天仙就能救你。今天只来向你告别，不是来救你。”于是他们同船而行，另外谈一些平生相隔阔别的事情。一天晚上，刘□突然不见了。现在罗浮山中，时而有人见到他。刘瞻向南而去，死在被贬的地方。出自《续仙传》。

卢 钧

唐相国卢公钧，进士射策为尚书郎，以疾出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见人，常于郡后山斋养性独处。左右接待，亦皆远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

忽一人衣饰弊故，逾垣而入，云“姓王”。问其所自，云“山中来”。公笑而谓之曰：“即王山人也，此来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贵，位极人臣，而寿不永，灾运方深，由是有沉绵之疾，故相救耳。”山斋无水，公欲召人取汤茶之属，王止之，以腰巾蘸于井中，鲜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与之约曰：“此后五日，疾当愈矣，康愈倍常。后二年，当有大厄。勤立阴功，救人悯物为意，此时当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卢公疾愈，旬日平复。

明年解印还京，署盐铁判官。夏四月，于务本东门道左，忽见山人。寻至卢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终，为灾极重也，以君为郡，去年雪冤狱，活三人之命，灾已息矣。今此月内，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无忧也。”翌日，山人使二仆持钱十千，于狗脊坡分施贫病

而已。自此复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时，可令一道士于万山顶相候。此时君节制汉土，当有月华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扬历清切，便蕃贵盛。

后出镇汉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中午时登万山之顶。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谓曰：“子有道气而寡阴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

卢 钧

唐朝丞相卢钧，由射策（主考者写出试题，写在简册上，分甲乙科，列置案上，应试者随意取答，主考者按题目难易和所答内容定优劣，上者为甲，次者为乙。）中进士而被授为尚书郎，带病出任均州刺史。他到郡以后病情加重，瘦得很厉害，不耐烦见人，常常在郡后山斋养性独居。他手下侍奉的人员也都离得远远的，不是卢公招呼，没有人敢到他面前。

忽然有一个人，穿着打扮又破又旧，从墙外跳进来，自己说姓王。卢钧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山中来。卢钧笑着对他说：“你就是王山人了，这次来用什么指教我呢？”王山人说：“您的禄位高，地位居于人臣的顶点，然而寿命不长，灾运正深，因此有久治不愈的疾病，所以来救你。”山斋没有水，卢钧想要唤人送汤茶之类，王山人阻止了他，用腰带到井中蘸水，拿出仙丹一粒，拧出腰带中的水，让卢钧把药咽下去，与卢钧约定说：“此后五天，病该好了，康健超过平常一倍。两年后，当有大厄运。你应勤立阴功，以救人悯物为念。那时当再相遇，时间在初夏。”从此卢钧病好了，十来天就康复了。

卢钧第二年解职回京，暂任盐铁判官。夏季四月，在务本东门道旁，忽然见到王山人。随即他到卢家，高兴地说：“您今年第二次寿限过去了。本来为灾很重，因为你治理均州，去年昭雪冤狱，救活三个人的性命，所以灾已平息了。现在这个月内，有三五天小病而已，当然不必忧虑了。”第二天，王山人让两个仆人拿着十千钱，到狗脊坡分发施舍给贫穷有病的人。从此又离去，说：“二十三年后五月五日午时，可令一个道士到万山顶上等我。这时你镇守汉中，当有月华

交给你，不要误期呀！”从此卢钧步步高升，职近帝居，富贵极盛。

后来卢钧出镇汉南的第二年，已经是第二十三年了。到了约定的日期，卢钧就令道士牛知微在五时午时登上万山之顶。王山人已在那里，他拿二粒金丹叫牛知微吞服下去，对他说：“你有道气而缺少阴功，不合道品，应该勤修。”又拿十粒金丹让牛知微

授于公，曰：“当享上寿，无忘修炼。世限既毕，伫还蓬宫耳！”与知微揖别，忽不复见。

其后知微年八十余，状貌常如三十许。卢公年九十，耳目聪明，气力不衰。既终之后，异香盈室矣。出《神仙感遇传》。

薛 逢

河东薛逢，咸通中为绵州刺史。岁余，梦入洞府，馥饌甚多而不睹人物，亦不敢飡之，乃出门。有人谓曰：“此天仓也。”及明，话于宾友，或曰：“州界有昌明县，有天仓洞，中自然饮食，往往游云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孙灵讽与亲吏访焉。入洞可十许里，犹须执炬，十里外渐明朗。又三五里，豁然与世无异。崖室极广，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罗列，上饮食名品极多，皆若新熟，软美甘香，灵讽拜而食之。又别开三五所，请以奉薛公为信。及赍出洞门，形状宛然，皆化为石矣。洞中左右，散面漉面，堆盐积鼓，不知纪极。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阔且深。隔溪见山川居第历历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迹往来，皆二三尺，才知有人行处。薛公闻之，叹异灵胜，而莫穷其所以也。

余按《舆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谷甘果，神芝仙药。周太子晋学道上仙，有九十年资粮，留于山中。少室在嵩山西十七里，从东南上四十里，为下定思，又上十里为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门，为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头，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内有自然

给卢钧，说：“能享长寿，不要忘记修炼。尘世期限完毕以后，等他回蓬莱仙宫吧！”王山人与牛知微作揖告别，忽然再也看不到他了。

这之后牛知微八十多岁，样子常像三十多岁。卢钧年纪九十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气力没有衰退。他死了以后，奇异的香气充满了屋子。出自《神仙感遇传》。

薛 逢

河东人薛逢在咸通年间担任绵州刺史。一年以后，他梦见自己进入一个洞府，美味菜肴很多却看不到人。他也不敢吃，就走出洞门。有人对他说：“这是天仓。”到天亮他向宾朋叙述梦境，有人说：“绵州界内有个昌明县，昌明县有个天仓洞，洞中有自来就有的饮食，云游的人往往能够吃到它。”薛逢就派道士孙灵讽与他自己的心腹到那里去访察。进洞约有十余里，还必须拿着蜡烛，十里外渐渐明朗。又走了三五里，就亮亮堂堂与人世没有差异了。那里的崖室极其宽广，可以容纳上千人。崖室下面平整，罗列着石床，石床上饮食名品极多，都像刚刚做熟一般，软美甜香。孙灵讽行过礼就吃。又另外打开三五个地方，把洞中食物奉送给薛逢作为凭证。到拿出洞门时，那些食物的形状还像原来一样，但都变成石头了。洞中两旁，散放着面粉和泡过面粉，堆积着食盐和豆子，不知道有多少。又走了一二里，溪水湍急，又宽又深。隔溪看见山川住宅都清清楚楚的。他们不敢渡溪，就停下来。靠近溪岸的沙子中，有来来往往鞋印的痕迹，鞋印都长二三尺，才知道这里也有人行走的地方。薛逢闻听这些情况，以为是灵胜而叹异，却没有办法穷究它为什么会是那样。

我查考《舆地志》记载：少室山有天然的五谷、甜果以及灵芝仙药。周太子晋向上仙学道，把九十年资粮留在山中。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从东南上四十里，是下定思，又上十里是上定思，十里当中有个大石门，是中定思。从中定思往西走，到崖头，下面有个石室，石室中有水，还有很多白石英。室内有原来就有

经书，自然饮食，与此无异。又天台山东有洞，入十余里，有居人市肆，多卖饮食。乾符中，有游僧入洞，经历市中，饥甚，闻食香，买蒸啖之。同行一僧，服气不食饭。行十余里，出洞门，已在青州牟平县，而食僧俄变为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张华龙膏，得食之者，

亦须累积阴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啖之，必化而为石矣。出《神仙感遇传》。

费冠卿

费冠卿，池州人也。进士擢第，将归故乡，别相国郑公余庆。公素与秋浦刘令友善，喜费之行，托以寓书焉。手札盈幅，缄以授费，戒之曰：“刘令久在名场，所以不登甲乙之选者，以其徧率，不拘于时。舍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费因请公略批行止书末，贵其因所慰荐，稍垂青眼。公然之，发函批数行，复缄如初。

费至秋浦，先投刺于刘。刘阅刺，委诸案上，略不顾盼。费悚立俟命，久而无报，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国书授閤者。刘发缄览毕，慢骂曰：“郑某老汉，用此书何为？”劈而弃之。费愈惧，排闥而入，趋拜于前，刘忽闵然顾之，揖坐与语。日暮矣，刘促令排店，费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于厅庑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诣店所。”即自解囊装，舒毡席于地。刘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宾之所，有阁子中。”既而闭门，锁系甚严。费莫知所以，据榻而息。是夕月明，于门窍中窥其外，悄然无声，

的经书和饮食之物，与天仓洞无异。还有天台山的东侧也有洞，进去十多里，有居民、集市和店铺，店铺大多卖饮食。乾符年间，有云游和尚进入洞中，经过市中，饿得很，又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买来吃了。同行的一个和尚，只是服气而不吃饭。他们又走了十几里，出了洞门，已在青州牟平县，而吃了东西的和尚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石头。根据这种情况来说，王烈的石髓、张华的龙膏，能够吃它的人，也必须是积累阴功，天挺仙骨，这样才能上登仙品。如果普通人吃了它，一定会变化成石头了。出自《神仙感遇传》。

费冠卿

费冠卿是池州人。他进士及第后要回故乡，临行向相国郑余庆告别。郑相国一向与秋浦县刘县令友好，费冠卿此行他很高兴，托费冠卿捎封信。他亲手写了满满一张纸，封上以后交给费冠卿，告诉费

说：“刘县令久在名场，之所以没有考中进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偏激直率，不被时俗所容。他舍弃科甲而就任卑微的官职，你应该好好对待他。”费冠卿趁机请相国在信的末尾略批几句关于他的品行的话，以相国所荐这个因由为贵，对他能稍加照顾。相国认为可以，就打开信函批了几行，又加封如初。

费冠卿到了秋浦，先向刘县令投进名片，刘县令阅过名片就丢到桌子上，根本不回话。费冠卿在外悚立等候消息，很久也没有回复，他怀疑刘县令不许可，就把郑相国的书信交给守门人。刘县令打开信函看完，谩骂说：“郑某老汉，用这封信干什么？”就把信扯碎扔掉了。费冠卿更加疑惧，就推开大门进去，快步向前施礼。刘县令忽然怜悯地看看他，作揖让他坐下说话。天色晚了，刘县令催他去找店房，费冠卿说：“天已昏黑，或许来不及找到旅舍了。我请求在厅庑之下，在地上睡一夜，明天慢慢找旅店。”就自己解开行囊，把毡席打开铺在地上。刘县令当即拂衣而入，过了很久出来说：“这里不是待客的地方，有个阁子可住。”然后关了门，锁闭很严。费冠卿不知这样做的原因，就靠在床上歇息。这天晚上月光明亮，费冠卿从门缝中往外探看，外面静悄悄地没有声息，

见刘令自执慧盃，扫除堂之内。庭庑陛壁，靡不周悉。费异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

将及一更，忽有异香之气，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刘执版恭立于庭，似有所候。香气弥甚，即见云冠紫衣仙人，长八九尺，数十人拥从而至。刘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诣堂中，刘立侍其侧。俄有筵席罗列，肴饌奇果，香闻阁下。费闻之，已觉气清神爽。须臾，奏乐饮酒，命刘令布席于地，亦侍饮焉。乐之音调，亦非人间之曲。仙人忽问刘曰：“得郑某信否？”对曰：“得信甚安。”顷之又问：“得郑某书否？”对曰：“费冠卿先辈自长安来，得书。”笑曰：“费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对曰：“在。”仙人曰：“吾未合与之相见，且与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见矣。”即命刘酌酒一杯，送阁子中。费窥见刘自呷酒半杯，即以阶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饮。仙人忽下阶，与徒从乘云而去。刘拜辞呜咽，仙人戒曰：“尔见郑某，但令修行，即当相见也。”

既去，刘即诣阁中，见酒犹在，惊曰：“此酒万劫不可一遇，何不饮也？”引而饮之，费力争，得一两呷，刘即与冠卿为修道之友，卜居九华山。以左拾遗征，竟不起。郑相国寻亦去世，刘、费颇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仙也。出《神仙感遇传》。

只见刘县令亲自拿着扫帚簸箕，扫除大堂内外。庭院走廊台阶墙壁，他全都扫遍。费冠卿觉得这事奇异，就端坐着屏住呼吸，不睡觉等着。

快到一更天，忽然有奇异的香气，浓烈得不同平常，不是人世所有的。很久，看到刘县令拿着手板恭恭敬敬地站在院子里，好像在等待什么人。这时香气更浓烈了，就看见戴着云冠穿着紫衣的仙人，有八九尺高，由几十人簇拥跟随而来。刘县令拜了两拜又行稽首礼。这个仙人直到堂中，刘县令站在他身旁站着陪着。不一会儿，有筵席摆设出来，美味佳肴和奇异水果的香气一直传到阁下。费冠卿闻到香气，已经觉得神清气爽。一会儿，堂中又奏乐饮酒。仙人让刘县令在地上铺上席子，也陪着饮酒。乐曲的音调，也不是人间之曲。仙人忽然问刘县令说：“接到郑某的信了吗？”刘县令回答说：“接到信很安心。”过一会儿，仙人又问：“接到郑某的信了吗？”刘县令回答说：“费冠卿先辈从长安来，接到信了。”仙人笑着说：“费冠卿且喜及第了，现在在这里吗？”刘县令回答说：“在。”仙人说：“我不该和他相见，且给他一杯酒。只要向往道术及早修行，就能相见了。”就让刘县令斟酒一杯，送到阁子中。费冠卿窥见刘县令自己把酒喝了半杯，立即拿台阶上盆子里的水倒进杯中，他就起疑心而没喝。仙人忽然下了台阶，与随从乘云而去。刘县令呜呜咽咽下拜辞别，仙人告诫他说：“你见到郑某，只让他修行，就能相见了。”

仙人走后，刘县令就到阁子中，看到酒还在，吃惊地说：“这种酒万劫（佛家称天地形成至毁灭为一劫）都不能遇到一次，为什么不喝呢？”就把酒拿过来喝。费冠卿尽力去争，喝到了一两口。刘县令就与费冠卿作了修道之友，居住在九华山。朝廷以左拾遗征召，他终究没有赴任。郑相国不久也去世了。刘、费二人对那些事很保密，人们不知道那次降临的是什么真仙。出自《神仙感遇传》。

沈 彬

吴兴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归高安，恒以朝修服饵为事。尝游郁木洞观，忽闻空中乐声，仰视云际，见女仙数十，冉冉而下，径之观中，遍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祝之，几案上皆有遗香。彬悉取置炉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见神仙而不能礼谒，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无分欤？”

初，彬恒诫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砖圻，制作甚精，砖上皆作吴兴字。彬年八十余卒。

后豫章有渔人投生米于潭中捕鱼，不觉行远。忽入一石门，焕然一新，行数百步，见一白髯翁，谛视之，颇类于彬。谓渔人曰：“此非尔所宜来，速出犹可。”渔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仙天宝洞之南门也。”出《稽神录》。

沈 彬

吴兴人沈彬，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道术。等到告老还乡回到高安，他总把朝修服食药饵当作大事。他曾经游历郁木洞观，忽然听到空中有乐曲声，仰视云端，看见几十位女仙冉冉而下，径直到观中，逐个到神像前焚香，很久才离去。沈彬藏在室内不敢出来。女仙走后，他进殿祷告，看到几案之上都有仙人遗留的香料制品。沈彬把它全部拿来放到香炉中。不久他自己后悔地说：“我平生好道，今天见到了神仙却不能尽礼拜见，得到仙香却未能吃它，这是我没有缘分吗？”

当初，沈彬经常告诫他的儿子说：“我所居住的堂中，正是吉地，我死之后就葬在这里。”等到他死后，他的儿子就按他说的去办。把地掘开发现一个原来就有的砖圻，制作很精美，砖上都刻有吴兴字。沈彬八十多岁逝世。

后来豫章有个打鱼的人，他把生米投到潭中捕鱼，不知不觉地走远了。忽然进入一个石门，光线明朗，走了几百步，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仔细看这个老头，很像沈彬。老头对打鱼的人说：“这里不是

你所应该来的地方，赶快出去还可以。”打鱼的人急忙奔出登上岸，别人说他入水已经三天了。过去有知道情况的老辈人说：“这就是西仙天宝洞的南门啊。”出自《稽神录》。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轩辕弥明 蔡少霞 郑居中 伊用昌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

咸通十二年，毗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贫士诣褐乞食，褐不之与，加以叱责。贫者唯唯而去。数日，有白马从白衣者六七人诣褐，褐礼接之。因问褐曰：“颇相记乎？”褐视其状貌，乃前之贫士也。逡巡欲谢之，惭未发言。忽语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门，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颇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谓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啬神抱和，所以无累也；内抑其心，外检其身，所以无过也；先人后

寒山子

寒山子这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姓。大历年间他隐居在天台县翠屏山。那里山很深邃，正当暑天还有雪，因此也叫寒岩，隐居者于是自己起名叫寒山子。寒山子喜好作诗，每得一篇一句，就题写在树间石头上。有好事的人随即把它记录下来，共三百多首。诗歌多数是叙述他山林幽隐的雅兴，有的是讥讽世态，能警醒劝戒世俗之人。桐柏征君徐灵府把这些诗搜集起来并且作了序，分为三卷，流传于人间。十余年后，寒山子忽然不再出现。

咸通十二年，有个毗陵道士李褐，性情偏激急躁，喜好凌辱别

人。忽然有个贫士拜见李褐讨吃的，李褐不给他，还加以叱责。贫士唯唯而去。几天以后，有人骑着白马、带着六七个白衣人来拜访李褐，李褐以礼接待他们。来客就问李褐：“还记得我吗？”李褐看看他的形体相貌，乃是前些天来过的贫士。他迟迟疑疑地想要向客人道歉，但心里惭愧没说出来。来客忽然对李褐说：“你修道还不知道它的门路，而又喜欢凌辱俗人，什么道能有指望？你知道有寒山子吗？”李褐说：“知道。”来客说：“就是我呀。我当初认为你可以传授，现在知道不可以了。修生之道，要除去嗜好和欲念，爱惜精神，持守中和，所以没有牵累之事；对内抑制自己的私心，在外检点自己本身，所以没有过错；先人后

己，知柔守谦，所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归诸身，所以积德也；功不在大，立之无怠，过不在大，去而不贰，所以积功也。然后内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于仿佛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为饰，可谓虎豹之鞶而犬豕之质也。”出门乘马而去，竟不复见。出《仙传拾遗》。

轩辕弥明

轩辕弥明者，不知何许人。在衡湘间来往九十余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寿。进士刘师服，常于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将自衡山游太白，还京师，与师服相值，师服招其止宿。

有校书郎侯喜，新有诗名，拥炉夜坐，与刘说诗。弥明在其侧，貌极丑，白鬓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喜视之若无人。弥明忽掀衣张眉，指炉中古鼎谓喜曰：“子云能诗，与我赋此乎？”师服以衡湘旧识，见其老貌，颇敬之，不知其有文也，闻此说大喜，即援笔而题其首两句曰：“巧匠琢山骨，刳中事煎烹。”次传与喜。喜踊跃而缀其下曰：“外苞干藓文，中有暗浪惊。”题讫吟之。弥明哑然笑曰：“子诗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墙坐，谓刘曰：“吾不解世俗书，子为吾书之。”因高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初不似经意，诗旨有似讥喜。二子相顾惭骇，然欲以多穷之，即赋两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胆，圆如戴马纓。”喜又成两句曰：“在冷足自安，遭

焚意弥贞。”弥明又令师服书曰：“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师服又吟曰：“磨砢去圭角，浮润著光精。”

己，懂得柔和安守谦让，是用来安身的办法；好事推给别人，不好的事归于自身，是用来积德的办法；功不在大，立之不懈，过不在小，改掉它不迟疑，是用来积功的办法。这样做了以后，内心修行充实而外有丹药到来，很快就会得道。你的三毒没有剪除，虽然用冠簪作为装饰，可以说是虎狼之皮而猪狗之质。”来客出门乘马而去，从此没再见到他。出自《仙传拾遗》。

轩辕弥明

轩辕弥明，不知是哪里人。他在衡湘一带来来往往九十多年，善于捕捉驱逐鬼物，能够捉到囚禁蛟螭虎豹，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进士刘师服，常在湘南遇到他。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他要从衡山去游太白，回京城时，与刘师服相遇，师服招他一起歇宿。

有个校书郎叫侯喜，刚有诗名。他夜里围着炉子坐着，与刘师服谈论诗。弥明在刘师服的身边，相貌极丑，白鬓角黑脸孔，脖子长而喉结又突出。当中弥明又说楚方言，侯喜把他看作没有这个人一样。弥明忽然掀起衣襟扬起眉毛，指着炉子中的古鼎对侯喜说：“你说能作诗，能和我一起吟咏这个吗？”刘师服因为他是衡湘旧相识，看他年老的样子，很尊重他，却不知道他有文学才能，听到这句话很高兴，就拿起笔来题写了诗的头两句：“巧匠琢山骨，剗中事煎烹。”按次序把笔传给侯喜。侯喜踊跃地在刘师服诗句下接着写道：“外苞干藓文，中有暗浪惊。”题写完了又把它吟诵一遍。弥明哑然失笑说：“你的诗如此而已吗？”就袖着手耸耸肩，倚着北墙坐着，对刘师服说：“我不明白世俗上的字，你替我写。”于是高声吟诵道：“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开始不像有意的，诗的意思有点像讥讽侯喜。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惭愧而又惊骇，然而又想靠多写来难倒他，就赋写两句又交给侯喜，写的是“大若烈士胆，圆如戴马缨”。侯喜又写成两句是“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弥明又让师服替他写道：“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师服又吟咏说：“磨砢去圭角，浮润著光精。”

乞，又授喜。喜思益苦，务欲压弥明，每营度欲出口吻，吟声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吟竟，弥明曰：“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声。”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说，语皆侵二子。

夜将阑，二子起谢曰：“尊师非常人也，某等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诗。”弥明奋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谓刘曰：“把笔把笔，吾与汝就之。”即又连唱曰：“何当出灰炆，无计离瓶罌。谬居鼎鼐间，长使水火争。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徒尔坚贞性，不过升合盛。宁依暖热敝，不与寒凉并。忽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岂能煮仙药，但未污羊羹。区区徒自效，琐琐安足呈。难比俎豆用，不为手所撻。愿君勿嘲诮，此物方施行。”师服书乞，即使读之。毕，谓二子曰：“此皆不足与语，此宁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学于师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闻也，岂独文乎哉？吾闭口矣。”二子大惧，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有问也，愿一言而已，先生称‘吾不解人间书’，敢问解何书，请闻此而已。”累问不应，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

弥明倚墙睡，鼻息如雷鸣，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须，曙鼓冬冬。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觉惊顾，已失弥明所在。问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门，若将便旋然，久不返，觅之已不见矣。”二子惊惋自责，因携诗诣昌黎韩愈，问此何人也。愈曰：“余闻有隐君子弥明，岂其人耶？”遂为石鼎联句序，行于代焉。出《仙传拾遗》。

写完，又交给侯喜。侯喜思索得更苦，一心要压倒弥明，每当思考着要说出，吟声就更悲，拿起笔来想写，将下笔又停下来，也到底没能写出奇句。写的是“旁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吟诵完毕，弥明吟道：“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声。”他像开头那样不用意，但说出的诗更奇，不能曲解，语句都是讥讽两个文人的。

夜将深了，两个人起身辞谢说：“大师不是平常人，我们都服了，愿作您的弟子，不敢再写诗了。”弥明大声说：“不能这样。这首诗不能不写成。”对刘师服说：“拿笔拿笔，我给你完成它。”就又连声吟唱道：“何当出灰炆，无计离瓶罌。谬居鼎鼐间，长使水火争。形

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徒尔坚贞性，不过升合盛。宁依暖热敝，不与寒凉并。忽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岂能煮仙药，但未污羊羹。区区徒自效，琐琐安足呈。难比俎豆用，不为手所撻。愿君勿嘲诮，此物方施行。”师服写完，弥明就让他把诗读一遍。读完，弥明对二人说：“这都不值得跟你们说，这难道算做文章吗？我是就你们所能而作罢了，不是我向师父学到而能做的。我能做到的，你们都不能听到，难道唯独写文章吗？我不说了。”二人自觉没趣，都起来到床下站着，下拜说：“我们不敢问别的，希望问一句就行了，先生声称‘我不明白人间的书’，冒昧相问您明白什么书，我们只想听听这个而已。”他们问了几次也没见弥明答应，二人不自在，就退回去坐下。

弥明倚着墙睡着了，鼾声如雷鸣。二人只是恐惧失色，不敢喘息。过了一会儿，听到更鼓咚咚报晓，两个人也困了，就坐着睡着了。等到醒来吃惊四顾，已不见弥明的踪影。问童奴，童奴说：“天快亮的时候，道士起来出了门，好像打算马上回来的样子，很久没回来，寻找他已经不见了。”两个人惊疑惋惜而又自责，就带着诗去拜见韩愈韩昌黎。他们问韩愈这是什么人，韩愈说：“我听说有个隐居的君子叫弥明，难道是那个人吗？”于是给石鼎写了联句序，在代州流传。出自《仙传拾遗》。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陈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岁明经得第，选蕲州参军。秩满，漂寓江浙间。久之，再授兖州泗水丞。遂于县东二十里买山筑室，为终焉之计。居处深僻，俯瞰龟蒙，水石云霞，境象殊胜。少霞世累早绝，尤谐凤尚。

偶一日沿溪独行，忽得美荫，因憩焉，神思昏然，不觉成寐。因为褐衣鹿帻之人梦中召去，随之远游，乃至城廓一所。碧天虚旷，瑞日瞳眈，人俗洁净，卉木鲜茂。少霞举目移足，惶惑不宁，即被导之令前。经历门堂，深邃莫测，遥见玉人当轩独立，少霞遽修敬谒。玉人谓曰：“愍子虔心，今宜领事。”少霞靡知所谓，复为鹿帻人引至东

廊，止于石碑之侧。谓少霞曰：“召君书此，贺遇良因。”少霞素不工书，即极辞让。鹿幘人曰：“但按文而录，胡乃拒违。”

俄有二童，自北而来，一捧牙箱，内有两幅紫绢文书，一赍笔砚，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顷刻而毕，因览读之，已记于心矣。题云：“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轳轳。雕珉盘础，镂檀栋臬。碧瓦鳞差，瑶瑳昉截。阁凝瑞霞，楼横祥霓。鸾虞巡徼，昌明捧闾。珠树规连，玉泉矩泄。灵飏遐集，圣日俯晰。太上游诣，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鹄立，道师水洁。饮玉成浆，饌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互设。妙乐兢奏，流铃间发。天籁虚徐，风箫冷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徙语，童初诂说。”方更周视，

蔡少霞

蔡少霞是陈留县人。他性情恬静温和，幼年时候就信奉道教。他早年明经及第，选为蕲州参军。任职期满，就漂泊在江苏浙江一带。过了很久，再次授职为兖州泗水县丞。他就在县城东二十里买山盖房，做养老的打算。住处幽深偏僻，俯瞰龟蒙，水石云霞，环境景象很美。少霞在世上的牵累早就没有了，这种生活尤其符合他早年的心愿。

偶然有一天，他沿着溪水独自行走，忽然找到一处幽美的林荫，就在那里休息，神思昏然，不知不觉睡着了。于是被一个身穿褐衣头戴鹿皮头巾的人从梦中召去，随着他远游，来到一座城廓。那里碧天虚旷，瑞日瞳眈，人俗洁净，花木鲜茂。少霞抬头迈步，惶恐迷惑心绪不宁，就被人领着让他往前走。经过大门殿堂，那里深邃莫测，远远地看见一个美人对着门独自站在那里，少霞马上恭恭敬敬地拜见。美人对他说：“我哀怜你虔诚的心，今天应该让你知道点事。”少霞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又被戴鹿皮头巾的人带到东边廊下，在一块石碑的旁边停下来。戴鹿皮巾的人对他说：“召你来写这个碑文，庆贺遇到好缘分。”少霞一向不善于写字，就极力推辞谦让。戴鹿皮巾的人说：“只是按照文章抄录，为什么竟然拒绝躲避？”

不一会儿，有两个小童从北而来，一个捧着牙箱，里边有两幅紫绢文书，一个捧着笔砚。两童把文书和笔砚交给少霞，少霞聚精会神握着笔管，顷刻就写完了，就此看看读读，已经记在心里了。题写的内容是：“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轍轍。雕珉盘础，镂檀栋臬。碧瓦鳞差，瑶瑯防截。阁凝瑞霞，楼横祥霓。骑虞巡徼，昌明捧闕。朱树规连，玉泉矩泄。灵飈遐集，圣日俯晰。太上游诣，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鹄立，道师水洁。饮玉成浆，饌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互设。妙乐兢奏，流铃间发。天籁虚徐，风箫冷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徙语，童初诂说。”少霞正要再从头到尾看一遍，

遂为鹿帻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纸笔，登即纪录。

自是充豫好奇之人，多诣少霞，谒访其事。有郑还古者，为立传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出《集异记》。

郑居中

郑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术。常遇张山人者，多同游处，人但呼为小张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汉间，除中书舍人，不就。开成二年春，往东洛嵩岳，携家僮三四人，与僧登历，无所不到，数月淹止。日晚至一处，林泉秀洁，爱甚忘返。会院僧不在，张烛爇火将宿，遣仆者求之，兼取笔，似欲为诗者。操笔之次，灯灭火尽。一僮在侧，闻郑公仆地之声。喉中气粗，有光如鸡子，绕颈而出。遽吹薪照之，已不救矣。纸上有四字云：“香火愿毕。”毕字仅不成。后居山者及猎人时见之，衣服如游涉之状。当应是张生潜出言其终竟之日，郑公舍家以避耳，若此岂非达命者欤？出《逸史》。

伊用昌

熊皦补阙说：顷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许人也。其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尽其妙。夫虽饥寒丐食，终无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戏调，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饮，多狂逸，时人

皆呼为“伊风子”。

就被戴鹿皮头巾的人催促。于是他忽然一下子回来了，清清楚楚地就醒了。他急忙拿出纸笔，立刻记录下来。

从此，兖豫二州好奇的人，都来拜访少霞，询问此事。有个郑还古，为此立了传。况且蔡少霞乃是孝悌清廉的一个老年人，固然知道这件事不虚妄了。出自《集异记》。

郑居中

舍人郑居中是个高雅之士。他喜欢道术，平常遇到张山人，经常同他交游相处，人们只叫他为小张山人，也不知道他能做什么。他住在襄汉一带，授与他中书舍人的官职，他也不去就任。开成二年春，他前往东洛嵩山，带着三四个家僮，与和尚一起登山游历，没有不到的地方。几个月后才停下来，滞留在那里。有一天晚上，他来到一个地方，那里山林秀美泉水洁净，他很喜爱那里，因而忘了返回。正赶上院里的和尚不在，掌烛点火将要歇宿的时候，他派仆人去寻找和尚并去取笔，好像打算写诗似的。郑居中拿笔之时，灯灭了，火也灭了。一个僮仆在他旁边，听到郑公倒地的声音。他咽喉中气息很粗，有鸡子大的一束光亮，从他的脖子里环绕而出。僮仆急忙点燃薪柴去照看他，已经没法救了。纸上有四个字，写着：“香火愿毕。”“毕”字几乎没写成。后来在山里住的人及猎人有时见到他，身上的衣服像是出游跋涉的样子。应当是张生悄悄说出他性命终止的日期，郑公为此舍弃家业而躲避。如果是这样，郑居中岂不是达命的人吗？出自《逸史》。

伊用昌

补阙熊皞说，前几年，有个伊用昌，不知是哪里人。他的妻子很年轻，也很漂亮，音律和针线活这类事情，都能工尽其妙。她的丈夫虽然又饥又饿去讨饭，却始终没有愧意。有时候，有些富家子弟用言谈笑语调戏她，她常表现出不可侵犯的神色。她的丈夫能喝酒，经常发狂奔跑，当时的人都叫他“伊风子”。

多游江左庐陵、宜春等诸郡，出语轻忽，多为众所殴击。爱作《望江南》词，夫妻唱和。或宿于古寺废庙间，遇物即有所咏，其词皆有旨。熊只记得咏鼓词云：“江南鼓，梭肚两头桵。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余多不记。

江南有芒草，贫民采之织屨。缘地土卑湿，此草耐水，而贫民多着之。伊风子至茶陵县门，大题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时县官及胥吏大为不可，遭众人乱殴，逐出界。江南人呼轻薄之词为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处不要覆窠，而君须要覆窠之。譬如骑恶马，落马足穿蹬，非理伤堕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轻薄之态。

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抚州南城县所，有村民毙一犊。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斤，于乡校内烹炙，一夕俱食尽。至明，夫妻为肉所胀，俱死于乡校内。县镇吏民，以芦席裹尸，于县南路左百余步而瘞之。其镇将姓丁，是江西廉使刘公亲随。一年后得替归府，刘公已薨。忽一旦于北市棚下，见伊风子夫妻，唱《望江南》词乞钱。既相见甚喜，便叙旧事。执丁手上酒楼，三人共饮数斗。丁大醉而睡，伊风子遂索笔题酒楼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从玄不复玄。已在淮南鸡犬后，而今便到玉皇前。”题毕，夫妻连臂高唱而出城，遂渡江至游帷观，题真君殿后，其衔云：“定亿万兆恒沙军国主南方赤龙神王伊用昌。”词云：“日日祥云瑞气连，应侬家作大神仙。笔头洒起风雷力，剑下驱驰造化权。更与戎夷添礼乐，永教胡虏绝烽烟。列仙功业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题罢，连臂入西山。时人皆见蹑虚而行，自此更不复出。

这个伊风子经常游历江东庐陵、宜春等郡，说出话来轻薄不注意，经常被众人殴打。他爱作《望江南》词，夫妻唱和。有时在古寺废庙里住宿，遇到东西就有所吟咏，那些词都有些意思。熊皦只记得咏鼓词是这样写的：“江南鼓，梭肚两头桵。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其余的词大多不记得。

江南有一种芒草，贫民把它采来织草鞋。由于土地低湿，这种草耐水，因而贫民大多穿它。伊风子来到茶陵县大门，大笔一挥写道：“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

芒织草鞋。”当时县官及胥吏大为不满，伊风子遭到众人乱打，被逐出县界。江南人把轻薄之词叫做覆窠，他的妻子就告诉他说：“常说小地方不要覆窠（词），而你却一定要覆窠（词）之。譬如骑劣马，人落下马来，脚还穿在马镫里。与非理伤堕相等。您不必为此苦恼。”如此夫妻都表现出不屑之态。

天祐年间岁当癸酉，夫妻来到抚州南城县地界。有个村民杀死一头小牛，他们夫妻讨来牛肉一二十斤，在乡校内又煮又烤，一个晚上就吃光了。到天亮的时候，夫妻被牛肉所胀，都死在乡校内。县镇的官吏和百姓用芦席把他们的尸体裹上，埋在县城南边路旁一百多步的地方。那里镇守的将领姓丁，是江西廉使刘公的亲信随从。一年后得到替换回到廉使衙门时，刘公已死了。忽然有一天，姓丁的在北市棚子下看到了伊风子夫妻，正在唱《望江南》词讨钱。他们相见以后很高兴，便说起过去的事。伊风子拉着丁镇将的手上了酒楼，三个人一块饮了几斗酒。丁大醉而睡，伊风子就要来笔在酒楼墙壁上题诗：“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从玄不复玄。已在淮南鸡犬后，而今便到玉皇前。”题写完毕，夫妻二人拉着手高唱着出了城，于是渡江到了游帷观，在真君殿后题字，头衔如下：“定亿万兆恒沙军国主南方赤龙神王伊用昌。”其词是：“日日祥云瑞气连，应依家作大神仙。笔头洒起风雷力，剑下驱驰造化权。更与戎夷添礼乐，永教胡虏绝烽烟。列仙功业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题写完毕，夫妻俩又拉着手进入西山。当时人们都看见他们踏空而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其丁将于酒楼上醉醒，怀内得紫金一十两。其金并送在淮海南城县。后人开其墓，只见芦席两领，裹烂牛肉十余觔，臭不可近，余更无别物。

熊言六七岁时，犹记识伊风子。或着道服，称伊尊师。熊尝于顶上患一痛疔，疼痛不可忍。伊尊师含三口水，嚙其痛便溃，并不为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亲睹其事，非谬说也。出《玉堂闲话》。

那个丁将在酒楼上从醉中醒来，在怀内摸到紫金一十两，他就把那些金子都送到淮海南城县。后人掘开他们夫妻的坟墓，只见到两领芦席包裹着十多斤烂牛肉，已发臭不可靠近，其余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熊皦说他六七岁的时候，还记得伊风子。他有时穿着道家服装，称作伊尊师。熊皦头顶上曾生了一块痈疔，疼痛得不能忍受。伊尊师含了三口水喷在患处，那个痈疔就溃落了，并不觉得痛苦。至今头上还有疤痕存在。熊皦说他亲眼见到了那些事，不是荒谬的传说。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云华夫人 玄天二女

西王母

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芬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以主元，毓神玄奥。于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隶焉。

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阊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飚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暨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戴华胜，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沓映，羽掺荫庭。轩砌之下，

西王母

西王母，就是九灵太妙龟山金母，还有一个号是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她是西华的至妙，洞阴的极尊。从前她道气沉寂，湛体无为。她将要启迪玄功，使万物滋生，就先用东华至真之气，变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芳灵的土山，以主管阳和之气。管理东方，也称为东王公。又用西华至妙之气，变化而生金母。金母在神州伊川诞生，她姓侯，生来就能飞翔，而主宰本源，养育玄奥神灵。在浩渺之中分出大道醇精之气，使气聚结成形。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调和二

气，而育养天地造就万物。柔顺的根本也就是极阴的初始，位配西方，生养众类。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凡女子登仙得道的人，都隶属西王母管辖。

她所居住的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阊风之苑。有绵延千里之城、十二座玉楼，以及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和紫翠丹房。宫阙周围瑶池如带，翠水环绕。那座山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如果不乘飚车羽轮，就不可能到达。这就是所说的玉阙直至上天，绿台承接霄汉。那青碧色的屋檐，朱紫色的房屋，连着青碧色的彩帐，明月照耀四方。戴着华美的首饰，佩着虎形徽章。左边站着仙女，右边站着羽童。众多宝饰车盖互相映照，仙女拿的羽扇遮住了庭院。殿堂前的台阶之下，

植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琅然皆九奏八会之音也。神州在昆仑之东南，故《尔雅》云“西王母目下”是矣。

又云：王母蓬发，戴华胜。虎齿善啸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统龟山九光之策，使制召万灵，统括真圣，监盟证信，总诸天之羽仪。天尊上圣，朝晏之会，考校之所，王母皆临诀焉。《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有授度，咸所关预也。

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变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大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寝。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剪神农之后，诛榆罔于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数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图。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舜即位，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献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风。《尚书帝验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也。”

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泊九圣七真，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时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盖之车，控飞虬之轨，越积石之峰，济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顾盼倏忽，诣王母于阙下。子登清斋三月，王母授以《琼华宝曜七晨素经》。茅君从西城王君诣白玉龟台，

种着白环树，形成丹刚之林。空中青枝万条，美玉般的树干高达千寻，无风而如神箫自然成韵，响亮的声音都是九奏八会之音。神州在昆仑的东南，所以《尔雅》上说：“西王母眼皮底下就是。”

又说：王母蓬松着头发，戴着华美的首饰。长着虎牙善于长啸的，这是王母的使者，西方白虎神，不是王母的真形。元始天王给她“方天元统龟山九光”的道家秘文，让她控制召集各种生灵，统领真人圣人，监督盟誓验证凭证，总管天下羽仪。天尊上圣，朝宴之会，考校之所，王母都能来去那里。《上清宝经》，三洞的道书，凡授教度引之事，全是她所关涉参与的范围。

黄帝征讨残暴的蚩尤，威力不能禁锢他，而且蚩尤又会多方变幻，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因而黄帝的军队大受迷惑。黄帝回到太山休息，迷迷糊糊、忧虑地躺着。王母派使者披着黑色狐皮大衣，把一张符交给黄帝说：“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到它的人就能胜利，作战就能打败敌人。”符宽三寸，长一尺，青光晶莹像玉一样，用丹血写的字。黄帝把符佩带好以后，王母就命一个人首鸟身的妇人对黄帝说：“我是九天玄女。”她把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以及灵宝五符五胜之文全都传给黄帝。黄帝就在冀中战胜了蚩尤，剪除了神农之后，又在阪泉杀了榆罔。天下大定，在上谷的涿鹿建都。又过了几年，王母又派白虎神为使者，乘着白鹿，停留在黄帝的庭院中，授给他地图。其后虞舜代理国政，王母又派使者授给舜白玉环。舜即位，王母又给他增加地图，于是舜把黄帝时的九州扩大到十二州。王母又派使者献给舜白玉琯，吹它而和八风。《尚书帝验期》说：“王母之国在西方。”

从前有个叫茅盈的人，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及九圣七真，凡是得道授书的，都到昆仑山宫阙去朝拜王母。当时叔申、道陵侍奉太上道君，乘着九盖之车，驾驭着无角龙，越过积

石的山峰，渡过微微细流的河津，浮于白水，凌于黑波，转眼之间来到宫阙之下，拜见王母。王子登吃了三个月清斋，王母授给他《琼华宝曜七晨素经》。茅盈跟着西城王君来到白玉龟台，

朝谒王母，求长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躯，慕龙凤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积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珰二景缠炼之道，上行太极，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门，名曰《玄真之经》。今以授尔，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释以授焉。

又周穆王时，命八骏与七华之士，使造父为御，西登昆仑，而宾于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锦，以为王母寿，事具《周穆王传》。

至汉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内，此不复载焉。出《集仙录》。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已来得道，总统真籍，亚于龟台金母。所降之处，多使侍女相闻，己为宾侣焉。汉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祷醮名山，以求灵应。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后，西王母降于汉宫。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令坐，食以天厨，筵宴粗悉，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复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中。

其后汉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茅盈字叔申，受黄金九锡之命，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时五帝君授册既毕，各升天而去。茅君之师乃总真王君，西灵王母与夫人降于句曲之山金坛之陵华阳天宮，以宴茅君焉。时茅君中君名固，字季伟，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灵诀，亦受锡命紫素之册，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亦侍贞会。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统领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陈。”二君下席再拜，

朝拜西王母，求长生之道。他说：“我以不肖的躯体，渴求龙凤之寿，想要凭借朝菌般脆弱的身体，求得长生之道。”王母可怜他为志

向而努力，告诉他说：“我从前的老师元始天王以及皇天扶桑帝君，把“玉佩金珰二景缠炼之道”传授给我，上行太极，下到十方，喝月嚼日入天门，名叫《玄真之经》。现在我把它传授给你，你应当勤修它。”于是命令西城王君，一一解释而传授给茅盈。

还有周穆王时，命八骏与七华之士，让造父当车夫，向西登上昆仑，而到王母那里作客。周穆王拿出白珪和重锦，用它给王母作寿礼。这事在《周穆王传》中有叙述。

到了汉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王母又降于汉宫。此事记载在《汉武帝传》内，这里就不重复记载它了。出自《集仙录》。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是道君的弟子。她也是上古以来得道，总领真籍，仅次于龟台金母。她所降临之处，经常派使女去相告，自己到那里作客。汉孝武皇帝爱好神仙之道，到名山祭祀祈祷以求灵应。元封元年即辛未年七月七日夜，二更之后，西王母降临到汉宫。汉武帝迎接拜见行了稽首礼，在王母身旁站了很久。王母唤汉武帝让他坐下，把天厨食品赏给他吃。筵席将尽，王母让备车打算离开。汉武帝离席叩头，诚恳地请她留下，王母又坐了下来。于是王母就命侍女郭密香邀请上元夫人共同宴饮于汉宫。这事记载在《汉武帝传》中。

其后，汉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有个叫茅盈的人，字叔申，受皇帝黄金九锡之命，作了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这时五位帝君授给文书完毕，各自升天而去。茅盈之师就是总真王君。西灵王母与夫人降临于句曲山金坛陵上的华阳天宫，来与茅盈聚会。当时茅盈的中君名固，字季伟；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给灵诀，也授予赐命紫素之册。茅固为定录君，茅衷为保命君，也在宴会上作陪。王君告诉二人说：“夫人乃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的高尊。统领十方玉女的名籍，你们可以自己陈请。”二人离席拜了两拜，

求乞长生之要。夫人悯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锦之囊，开绿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隐地八术经》《太极缘景经》，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复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琼之函，披云珠

之笈，出《玉佩金珰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司命君。各授书毕，王母与夫人告去，千乘万骑，升还太空矣。出《汉武内传》。

云华夫人

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徊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之道。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崖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

禹尝诣之崇嶽之巔，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或化游龙，或为翔鹤，千态万状，不可亲也。禹疑其狡狴怪诞，非真仙也，问诸童律。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运道之用者圣也。圣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禀气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盖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光。云华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师三元道君，受《上清宝经》，受书于紫清阙下，为云华上官夫人。主领教童真之士，理在玉英之台，隐见变化，盖其常也。亦由凝气成真，与道合体，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也。且气之弥纶天地，

讨求长生不老的要诀。夫人被他们的殷勤之志所感动，就命侍女宋辟非拿出紫锦囊，打开绿金书箱，把《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

《隐地八术经》《太极缘景经》共四部书，给了二人。王母又命侍女李方明拿出丹琼匣子，打开云珠书箱，拿出《玉佩金珰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给司命君。各授书完毕，王母与夫人告辞离去，带着千车万马，升天返回太空。出自《汉武内传》。

云华夫人

云华夫人是王母第二十三个女儿，太真王夫人的妹妹，名叫瑶姬。她接受的是“徊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的道术。她曾经从东海云游

归来，经过长江之上，岸上有座巫山，那里峰岩挺拔，林壑幽美，巨石如坛，她在那里滞留了很久。当时大禹治水，驻扎在山下。狂风突然刮来，崖谷震动，山石滚落不可控制。因为与夫人相遇，大禹就跪拜向她求助。夫人就令侍女把用符策召鬼神的书交给他，同时命令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神，帮助大禹凿开山石，疏通江水；把堵塞之处挖开，以顺通江流。禹下拜向她道谢。

大禹曾到崇山峻岭之巅去拜访她，夫人在转眼之间就能变成石头。或突然飞腾在空中散为轻云，油然而止，凝聚成夕雨。有时变成游龙，有时化为翔鹤，状态万千，不可亲近。禹怀疑她狡猾奸诈离奇古怪不是真仙，就向童律询问。童律说：“天地的根本是道，运用道的人是圣。圣的品级，依次是真人、仙人。其中有承气成真不修行而得道的，木公、金母就是这样的人。原来是二气的祖宗、阴阳的原本、仙真的主宰、造化的元光。云华夫人是金母的女儿，她从前以三元道君为师，接受《上清宝经》，在紫清阙下接受宝书，封为云华上宫夫人。她主管教化童真之士，在玉英台理事。时隐时现而变化，原来是她的常态。她也是由气凝聚成的真人，与道合为一体，不是禀承凡胎肉体而化成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而且气弥漫天空淹没大地，经营动植，大包造化，细入毫发。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岂止于云雨龙鹤，飞鸿腾凤哉？”禹然之，后往诣焉，忽见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既灵官侍卫，不可名识。狮子抱关，天马启涂，毒龙电兽，八威备轩，夫人宴坐于瑶台之上。

禹稽首问道，召禹使前而言曰：“夫圣匠肇兴，剖大混之一朴，发为亿万之体。发大蕴之一苞，散为无穷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国，刻漏以分昼夜，寒暑以成岁纪，兑离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阴阳，城廓以聚民，器械以卫众，舆服以表贵贱，禾黍以备凶歉。凡此之制，上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以养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杀有寒暑，雷震有出入之期，风雨有动静之常。清气浮乎上，而浊众散于下。废兴之数，治乱之运，贤愚之质，善恶之性，刚柔之气，寿夭之命，贵贱之位，尊卑之叙，吉凶之感，穷达之期，此皆禀之于道，悬之于天，而圣人为纪也。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则有，道去则非。道无物不可存

也，非修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将自复，复谓归于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变化万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参玄，地参混黄，人参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长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养其气，所以全也。则我命在我，非天地杀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于物矣，勤逮于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闻至道之要也。吾昔于紫清之阙受书，宝而勤之，我师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经》，天真所宝，封之金台，佩入太微。则云轮上往，神武抱关，振衣瑶房，邀宴希林，左招仙公，谋划营造动物植物，广泛包罗自然，细到毫毛头发。与人一起她就变成人，与物一起她就变作物，哪止于云雨龙鹤飞雁腾风呢？”大禹认为他说得对，后来去拜见她，突然现出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又有灵官侍卫，不可指称记识。狮子守着关隘，天马在道路上启行，毒龙电兽、八方之神乘轩，夫人安坐于瑶台之上。

禹行了稽首礼请教道术，夫人召禹来到面前，说：“圣匠初兴，剖开广大混沌之一朴，发散为亿万之体。揭开蕴积广大之一苞，散布为无穷之物。又使日月星运行而确立时间，封九州之域而控制邦国，刻记漏壶而分昼夜，用寒暑来纪年，用兑离来正方位，用山川来分阴阳，用城廓来聚集百姓，用器械来保卫大众，用车马服饰来表示贵贱，用五谷来备荒年。所有这些制度，都是禀承于星辰，而取法于神仙其人，来养育有形之物啊。因此，日月有暗有明，生杀有寒有暑，雷震有开始和结束之期，风雨有动和静的规律。清气在上飘浮，而浊众散处于下。兴与废的气数，治与乱的命运，贤与愚的资质，善与恶的本性，刚与柔的气质，长寿与短命的命运，贵与贱的地位，尊与卑的次序，吉与凶的感应，不得志与得志的期限，这都禀承于道，掌握在天，而由圣人来管理它。本性出于上天，命运多在于人为。本性形成于天，而处世要合于道义。道义存在则可，违背道义则不可。道义无处不在，无物不存，但需要一定的修养之功，才能达到。玄天老人说过，致虚到极点，守静到至诚，万物将自行恢复。恢复指的是回归于道而常存。道的运用，变化万端而不够其一，所以天参悟玄玄，地参悟混黄，人参悟道德。除此之外，就不是道了。长久的要点是，天保护它的玄，地保护它的物，人保护他的气，这就是用来保全的办

法。那么，我的命运在于我，不是天地杀我，鬼神害我，失去道就失去了自己。立志了，勤修了，您的功德达到物了，勤达到百姓了，善达到天了，然而没有听到至道的要诀。我从前在紫清之阙得到书，以之为宝而加以勤修，我的老师三元道君说，《上真内经》，是天真当作宝贝的东西，把它封存在金台。带它进入太微，就有云轮往上升，神武把关，在瑶房整饰衣装，去遨游希世之林，左招仙公，

右栖白山。而下眇太空，泛乎天津，则乘云骋龙，游此名山，则真人诣房，万人奉卫，山精伺迎。动有八景玉轮，静则宴处金堂。亦谓之太上玉佩金珰之妙文也。’汝将欲越巨海而无飚轮，渡飞砂而无云轩，陟厄涂而无所攀，涉泥波而无所乘，陆则困于远绝，水则惧于漂沦，将欲以导百谷而浚万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亦将授以《灵宝真文》，陆策虎豹，水制蛟龙，断馘千邪，检驭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阳明之天也。吾所授宝书，亦可以出入水火，啸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隐沦八地，颠倒五星，久视存身，与天相倾也。”因命侍女陵容华出丹玉之笈，开上清宝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别九州，而天锡玄珪，以为紫庭真人。

其后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于襄王，王不能访道要以求长生，筑台于高唐之馆，作阳台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仙赋》以寓情，荒淫秽芜。高真上仙，岂可诬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谓之大仙，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复有石天尊神女坛，侧有竹，垂之若彗。有稿叶飞物着坛上者，竹则因风扫之，终莹洁不为所污。楚人世祀焉。出《集仙录》。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谟。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约而窈窕，绝古无伦。或行无影迹，或积年不饥。昭王处以单绡华幄，饮以琉璃之膏，

右卧白山，而向下斜视太空。在天河泛舟之后，就乘云跨龙游此名山，那么真人就登门拜访，万人都来侍奉护卫，山精也来伺候逢迎。

动的时候有八景玉轮之车，静的时候就安处于金堂。这也称之为“太上玉佩金珰”之妙文。你将要越过大海而没有飚轮，要渡过飞沙而没有云轩，登险途而没有舆车，涉泥波而没有船可乘，在陆上就会困于远方绝地，在水中就恐怕会漂泊沉沦，将要疏导百谷万川，危难久长啊！太上很怜惜你，也将把《灵宝真文》传给你，在陆地驱逐虎豹，在水中制服蛟龙，斩断千邪，约束驾馭群凶，用以成就你的功业。它在于阳明之天。我所传授的宝书，也可以出入水火，震摄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使八地隐沦，使五星颠倒，看久了即可存身，与天相倾。”于是令侍女陵容华拿出丹玉书箱，打开它拿出上清宝文交给他。禹拜谢受书而去，又得到庚辰、虞余的帮助，能够疏导波涛掘开河川，而成就治水之功。他祭奠五岳，告别九州，于是上天赐给他玄圭，封他为紫庭真人。

那以后楚大夫宋玉把这件事说给襄王听。襄王不能访求道家之要诀而求得长生，就于高唐之馆筑坛台，作阳台之宫来祭祀她。宋玉作《神仙赋》来寄托心情，荒淫秽芜。得道成仙之人，怎么可以靠捏造事实而使她们降临呢？有个祠庙在山下，世人称之为大仙，隔岸有块神女石，就是云华夫人所化。还有石天尊神女坛，旁边有竹子，叶子垂下像扫帚一样。有枯叶飞物落在坛上，竹子就凭风扫掉它，因此神女坛始终光净不被落物所污。楚人世代祭祀她。出自《集仙录》。

玄天二女

燕昭王登上王位的第二年，广延国来进献两个善于跳舞的人，一个名叫旋波，一个名叫提谟。这两个人都细皮嫩肉，体态轻盈，气息芳香，姿态柔美而又贤淑美貌，风华绝代无与伦比。她们有时走路既无身影也无足迹，有时常年不饥。昭王用单薄的丝绸制成华丽的篷帐给她们住，拿似玉的美石之膏给她们喝，

饴以丹泉之粟。

王登崇霞台，乃召二人来侧。时香风歔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缕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翔鸾，而歌声轻飏。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飘梁动尘，未足加焉。其舞一名

《萦尘》，言其体轻，与尘相乱；次曰《集羽》，言其婉转，若羽毛之从风也；末曰《旋怀》，言其支体缠绵，若入怀袖也。乃设麟文之席，散华芜之香。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则肌肉皆生。以屑铺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时有白鸾孤翔，衔千茎穗，穗于空中自生花实，落地即生根叶，一岁百获，一茎满车，故曰盈车嘉穗。麟文者，错杂众宝以为席也，皆为云霞麟凤之状。昭王复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为神异，处于崇霞之台，设枕席以寝宴，遣人以卫之。王好神仙之术，故玄天之女托形作二人。

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游于江汉，或在伊洛之滨，遍行天下，乍近乍远也。出《王子年拾遗》。

拿丹泉的粟米给她们吃。

昭王登上崇霞台，就召二人来陪伴。这时香风吹起，徘徊飞舞，她们几乎不能站稳。昭王用纓缕拂了一下，二女就都跳起舞来。她们容颜妖艳妩媚，华丽胜于飞鸾，而歌声轻飏。昭王就让女伶代唱，那个曲调清脆响亮，和谐的声音如潺潺流水，即使用绕梁惊尘来比拟，也不能算过分。她们的舞蹈，一个节目叫《萦尘》，指的是她们的体质轻，可与飞尘相混；其次叫作《集羽》，指的是她们的舞姿婉转，像羽毛随风飘动；最后一个舞蹈名叫《旋怀》，指的是她们的肢体细美，好像能揽入怀中装进袖内。昭王于是摆设麟文之席，散发华芜之香。这种香出自波弋国，滴落地上土石都会有香气；洒到朽木腐草之上，草木无不茂盛；用它来薰枯骨，肌肉就都生长出来。用碎末铺地，厚四五尺，让二人在上面跳舞，跳了一整天，地上也没有痕迹，这是因为她们体轻的缘故啊。这时有只白鸾孤飞，衔着千茎嘉禾。嘉禾在空中自动开花结果实，落到地上就生出根和叶子，一年收获百次，一根茎就装满一车，所以叫做“盈车嘉穗”。麟文，就是把众多宝贝错杂起来用它作成席，都形成云霞麟凤的形状。昭王又把衣袖挥动了一下，跳舞的人都停止下来。昭王知道两个女子是神异之人，就让她们住在崇霞台，安设枕席让她们睡觉宴乐，并派人守卫她们。昭王喜好神仙之术，所以玄天二女就化身为这二人。

昭王末年，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女子在哪里。她们有时在江汉一

帶，有时在伊洛之滨，走遍了天下。有时走得近，有时走得远。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绿华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罗敷，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为三天太上府司直，主总纠天曹之违错，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游逸，委官废事，有司奏劾，以不亲局察，降主事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师，五百年一代其职。夫人因来视之，励其使修守政事，以补其过。过临淄县，小吏和君贤，为贼所伤，殆死。夫人见愍，问之，君贤以实对。夫人曰：“汝所伤乃重刃关于肺腑，五脏泄漏，血凝绛府，气激伤外，此将死之厄也，不可复生，如何？”君贤知是神人，扣头求哀，夫人于肘后筒中，出药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时而愈，血绝创合，无复惨痛。君贤再拜跪曰：“家财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当自展弩力，以报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谢我，亦可随去否？”君贤乃易姓名，自号马明生，随夫人执役。

夫人还入东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悬绝，重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是王母的小女儿，年纪大约十六七岁，名叫婉，字罗敷，嫁给玄都太真王。她有个儿子，是三天太上府的司直，主管天曹违错的总纠察，类似地上的卿佐。司直年少喜好游乐，托付的官员荒废政事，有司上奏章弹劾他，因为不亲自视理政事，把他降职到东岳任主事，退出真王的编制，掌管鬼神之师，五百年替换一次职务。夫人因此来看他，鼓励他勤奋治理政事，来弥补他的过失。经过临淄县，有个小吏叫和君贤，被贼伤害，将要死了。夫人见到了可怜他，就问他，君贤按实回答。夫人说：“你受的伤是重刃刺到肺腑，五脏泄漏，心脏的血凝固了，气又激于伤外。这是将死的灾难啊，不可能

复生了，怎么办呢？”君贤知道她是神仙，就叩头哀求，夫人就从肘后竹筒中拿出一丸药，像小豆粒那么大，让他把药丸吞服下去。和君贤立刻就痊愈了，血不流了，伤口也合上了，也不再有什么疼痛的感觉了。君贤拜了两拜跪下说：“我的家财不够，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报答您所施给我的恩情，只有用自己的驽钝之力，来报答受到的好处了。”夫人说：“你一定要感谢我的话，可以随我去吗？”君贤就改名换姓，自称马明生，跟随夫人接受差遣。

夫人回到东岳岱宗山峭壁上的石室之中，上下隔绝，在重重岩深隐，去地千余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玮，人迹所不能至。明生初但欲学授金创方，既见神仙来往，及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给扫洒，不敢懈怠。夫人亦以鬼怪虎狼及眩惑众变试之，明生神情澄正，终不恐惧。又使明生他行别宿，因以好女戏调亲接之，明生心坚静固，无邪念。夫人他行去，十日五日一还，或一月二十日，辄见有仙人宾客，乘龙骖、驾虎豹往来，或有拜谒者，真仙弥日盈坐。客到，辄令明生出外别室中。或立致精细厨食，骰果香酒奇浆，不可名目。或呼坐，与之同饮食。又闻空中有琴瑟之音，歌声宛妙。夫人亦时自弹琴，有一弦而五音并奏，高朗响激，闻于数里，众鸟皆聚集于岫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殆天人之乐，自然之妙也。夫人栖止，常与明生同石室中而异榻，幽寂之所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但见常有一白龙来迎，夫人即着云光绣袍，乘龙而去。袍上专是明月珠缀衣领，带玉佩，戴金华太玄之冠，亦不见有从者。既还，龙即自去。所居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锦被褥，紫罗帐。帐中服玩，瑰金函玉，玄黄罗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两卷素书，题曰《九天太上道经》。明生亦不敢发视其文，唯供洒扫，守岩室而已。

如此五年，愈加勤肃。夫人叹而谓之曰：“汝真可教，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灵气，终莫之废。虽欲求死，焉可得乎？”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间，今奉天皇命，又按太上召，不复得停，

岩石深处隐居。这里离地面一千多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和奇瑰的珍宝，人迹不能到达这个地方。马明生最初只想学习金创药方。见到神仙来往之后，才知道有不死的道术，就起早贪黑劳作洒扫，不敢松懈

倦怠。夫人也用鬼神虎狼以及使人眩晕迷惑的众多变化试探他。明生神情清正，始终不害怕。夫人又让明生另找地方住宿，借此以美女调戏亲近他。明生心坚意固静默待之，没有邪念。夫人到别处去，十天或五天回来一次，有时一个月或二十天回来一次。明生往往看到有仙人宾客，乘着龙^骖、驾着虎豹来来往往，有时还有来拜见的人，真仙整日满坐。客人一到，夫人就让明生出去到外边别的屋子中。或者立刻弄来精细饮食、菜肴、鲜果、香酒、奇浆，都不能说出它们的名称来。有时也唤他坐下，跟他们一起同饮同食。又听到空中有琴瑟的声音，歌声婉转绝妙。夫人有时也自己弹琴，有一根弦而能同时奏出五个音，声音高朗音响激越，传出几里，众鸟都聚集到洞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大概夫人的乐趣，是自然之妙吧。夫人歇宿时，常与明生住在同一间石室中，而睡在不同的床上。幽暗寂静的地方，只有他们两个人。有时，夫人远行而去，也不告诉明生她去哪里，只见有一条白龙来迎接。夫人就穿上云光绣袍，乘龙而去。袍子上是明月珠点缀衣领，身上带着玉佩，头上戴着金华太玄冠，也不见有跟随的人。回来以后，龙就自己飞走。所住石室的玉床之上，有紫色锦缎的被褥、紫色的绫罗帐子。帐中服饰和观赏物，珍奇的金成匣的玉，五光十色地摆着，都不是人世所有，也不能一一知道它们的名称。还有两卷白绢写成的书，题名叫《九天太上道经》，明生也不敢打开看那经文，只任洒扫之职，看守石室而已。

如此五年，明生更加勤劳恭敬。夫人赞叹地对他说：“你真可教，是个一定能够得道的人。你以一个俗人而能没有淫欲不懈怠，恭敬景仰灵气始终不放弃。这样的话，即使想要求死，怎么能办得到呢？”于是她把自己的姓氏本末告诉明生，说：“我长久在人间，现在奉天皇的命令，又按照太上之召，不能再停留在此了，

念汝专谨，故以相语，欲教汝长生之方，延年之术。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龙胎之醴，适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学，固非汝所得闻，纵或闻之，亦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其方秘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升天者矣。明日安期当来，吾将以汝付嘱焉，汝相随稍久，其术必传。”

明日安期先生果至，乘驳^骖，着朱衣远游冠，带玉佩及虎头般革

囊，视之年可二十许，洁白严整，从可六七仙人，皆执节奉卫。见夫人拜揖甚敬，自称下官。须臾设酒果厨膳，饮宴半日许。安期自说：“昔与夫人游安息国西海际，食枣异美，此间枣殊不及也。忆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与君共食一枣，乃不尽。此间小枣，那可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见司阴与西汉夫人共游，见问以阳九百六之期，圣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未识运厄之纪，别当谘太真王夫人。今既赐坐，愿请此数。”夫人曰：“期运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阳九大百六，小阳九小百六。天厄谓之阳九，地亏谓之百六。此二灾是天地之否泰阴阳，九地之孳蚀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运所钟，圣人不能襁。今大厄犹未，然唐世是小阳九之始，计讫来甲申岁，百六将会矣。尔时道德方隆，凶恶顿肆。圣君受命，乃在壬辰，无复千年，亦寻至也。西汉夫人俱已经见，所以相问，当是相试耳。然复是司阴君所局。夫阳九者，天旱海消而陆自焦。百六者，海竭而陵自填。四海水减，沧溟成山，连城之鲸，万丈之蛟，不达期运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词讼纷纭，布于上府。三天烦于省察，司命亦疲于按对。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冲，

念你专心谨慎，所以把这话告诉你，想要教给你长生不老的方法、延长寿命的道术。而我接受的方术，是饮用太和自然龙胎醴，才可以授为三天真人。此法不可用来教初学的人，当然不是你所能听到的。即使听到，也不能用它来养身。有个安期先生有烧金液丹法，那个法术的要旨，可以立即拿来运用，这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升天的法术。明天安期该当来，我将把你托付给他。你跟随他稍久，他的法术一定会传给你。”

第二天，安期先生果然到来。他乘着驳^驂，穿着朱红衣服，戴着远游冠，腰挂玉佩以及虎头般革囊。看他的年龄大约二十多岁，洁白庄重，大约有六七个仙人随着他，都拿着符节奉卫着。安期先生看见夫人，下拜作揖很是恭敬，自称“下官”。不一会儿，摆上酒果饭菜，饮宴半日有余。安期自己说：“从前与夫人游安息国西海岸，吃的枣味道很美，这里的枣差太多。回想此事在不久前，但已经两千年了。”夫人说：“我从前与您共同吃一个枣，竟然吃不完。这里的小

枣，哪能比呢？”安期说：“下官前些天去九河，见到司阴与西汉夫人共游。他们拿阳九百六之期问我，又问我圣主受命的劫数。下官回复说因幼稚不知道运厄的年代，该另外向太真王夫人请教。今天夫人既然赐坐，愿请教这些运数。”夫人说：“期运广泛，不是您仓猝之间能够知道的。天地有大阳九大百六，小阳九小百六。天灾叫做阳九，地亏叫做百六。这两灾是天地使阴阳由顺变逆，九地受到损害。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运所当，圣人也不能消除灾殃。如今大灾还没有，然而唐代是小阳九的开始，计算将来甲申年，百六将逢了。这时道德正兴盛，凶恶停止放纵。圣君受命，就在壬辰，不用再到千年，也不久就到了。西汉夫人全部已经见到，所以问你，该当是试试你罢了。然而这是司阴君所管。阳九，天旱海消而陆地自行枯干。百六，海尽而山陵自增，四海之水减少，沧海变成高山。连城的鲸鱼、万丈的蛟龙、不通机运的限度，只有叩头请天而讨水。诉讼纷纭，遍布于天府。三天对省察感到心烦，司命也对按验核对感到疲倦。九河之口，是赤水所冲，

其深难测，今已渐枯。入气蒸于山泽，流沙尘于原口。于是四海俱会，群龙鼓舞，尔乃须甲申之年，将飞洪倒流。今水母上天门而告期，积石开万泉而通路，飞阴风以挠苍生，注玄流以布遐迩，洋溢在数年之中，漫衍终九载之暮。既得道之真，体灵合妙，至其时也，但当腾虚空而盼山陂，游浮岳而视广川，乘玄鸿以凑州城，御虬辇而迈景云耳。咄嗟之间，忽焉便适，可以翔身娱目，岂足经意乎？当日且论酒事，何用此为也？”

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训。昔遇因缘，遂来见随。虽质稊未灵，而淫欲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君可得尔，便宜将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单危，肠胃内薄，血津疲羸，肝膈不注其眼，唇口不辨其机。盖大慈而不合夫人欲，奔走而不及灵飞，适宜慰抚，以成其志。不可试以仙变八威也，切勿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诺。但恐道浅术薄，不足以训授耳。下官昔受此方于汉成丈人，此则先师之成法，实不敢仓卒而传，要当令在二千年之内，必使其窥天路矣。下官往与女郎俱会玄丘，观九陔之礪礪，望弱水而东流，赐酣玄碧之香酒，不觉高卑而咏，同当

开尊笈灵箓，偶见玉胎琼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云天，解形万变，上为真皇。此术径妙，盖约于金液之华，又速于霜雪九转之锋。今非敢有讥，舍近而从远，弃径而追烦，实思闻神方之品第，愿知真仙之高尊。苟卑降有时，非所宜论，琼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邪？”

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灵方，乃天真所宜用，非俗流下尸所能窥窬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龙胎之醴，二名玉胎琼液之膏，三名飞丹紫华流精，

它的深度难以测量，如今已经渐渐干枯。入气在山泽蒸腾，流沙在原口成尘。于是四海都会合起来，群龙鼓舞，这就要等甲申年到来，届时将飞洪倒流。现在水母上天门去告求期限，积石开万泉来通路，飞阴风而阻挠苍生，灌下玄流而遍布远近，洋溢在数年之中，长流到九载之后。得到道家真传之后，肉体与灵性合妙。到那时，只当在虚空腾云而望山坡，漫游五岳而视广宽山川，乘天鸿而趋州城，驾虬螭而追赶浮云。咄嗟之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可以展身娱目，哪里值得经心呢？当今之日姑且谈说酒事，说这些干什么？”

夫人于是指着马明生对安期说：“这个人有心向慕，大概可以教诲。从前遇到一个因由，就来跟随着我。虽然本质不洁没有灵性，但淫欲已经消除。现在不可传授玄和太真之道，我打算让他跟您学习金液丹方。您同意这样做，便宜把他带去。流俗之人，心肺单危，经胃内薄，血液疲弱，肝膈不入其眼，唇口不辨其机。大概是太慈悲不合乎人欲，奔走而不如灵飞，适宜抚慰，以完成他的志向。不可用仙变八威试他，切勿太苛刻令他失其正道。”安期说：“好吧。只恐怕我的道术浅薄，不够用来教诲传授。下官从前从汉成丈人那里接受此方，这就是先师的成法，实在不敢仓猝传授。应当让他在两千年之内，一定窥见天路。下官往日与女郎在玄丘相会，观九陔的大石头，望弱水向东流，赐给玄碧酣香之酒，不觉高低而吟咏。一起打开尊笈灵箓，偶然看到玉胎琼膏之方，用刀圭盛取服用，立刻登上云天，解脱形体而千变万化，上天做真皇。此术直达妙境，大概比金液之华简要，又比霜雪九转之锋快速。今天不是我有所讥讽，舍近而从远，弃简而追烦，实在想听听神方的品级次第，希望知道真仙的高尚尊贵。如果下降有时，不宜议论，那琼腴之方，一定是炼者不可能得到使用吗？”

夫人说：“您知道吗？这是天皇的灵方，乃是天神所适宜使用的，不是俗流下尸所能觊觎的。仙方共有九个品级，一品名叫太和自然龙胎之醴，二品名叫玉胎琼液之膏，三品名叫飞丹紫华流精，四名朱光云碧之腴，五名九种红华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华，七名九转霜雪之丹，八名九鼎云英，九名云光石流飞丹，此皆九转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号天九真王；第二次仙，号三天真王；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入；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学。彼知金液，已为过矣，至于玉皇之所饵，非浅学所宜闻。君虽得道，而久在世上，器沾染于正气，尘垢鼓于三一，犹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迈扶桑而谒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谕，何况下才，而令闻其篇目耶？”

安期有惭色，退席曰：“下官实不知灵药之妙，品殊乃尔，信骇听矣。”因自陈曰：“下官曾闻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经》，清虚镜无，鉴朗玄冥，诚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弥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训，不审其书可得见乎？如暂睹盼太真，则鱼目易质矣。”夫人哂尔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将非下才可得交关。君但当弘今之功，无代非分之劳矣。我正尔暂北到玄洲，东诣方丈，漱龙胎于玄都之宫，试玉女于众仙之堂。天事靡盬，将俟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经》也。君能勤正一于太清，役恒华而命四渎，然后寻我于三天之丘，见索于钟山王屋，则真书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无为屈逸骏而步沧津，损舟楫而济溟海矣。如向所论阳九百六，应期辄降，夫安危无专，否泰有对，超然远鉴，怅怀感慨。亢极之灾，可避而不可禳。明期运所钟，圣主不能知，是以伯阳弃周，关令悟其国弊。天人之事，彰于品物。君何为杳杳久为地仙乎？孰若先觉以高飞，

四品名叫朱光云碧之腴，五品名叫九种红华神丹，六品名叫太清金液之华，七品名叫九转霜雪之丹，八品名叫九鼎云英，九品名叫云光石流飞丹，这都是九转的次第。得仙之人也有九品，第一上仙，号称天九真王；第二次仙，号称三天真王；第三号称太上真人；第四号称飞天真入；第五号称灵仙；第六号称真人；第七号称灵人；第八号称飞

仙；第九号称仙人。这是九仙的品级次第。品级之间各有差降，不可越品来学。他知道金液，已经是过分了。至于玉皇吃的丹药，不是浅学之人所应该听到的。您虽然得道，但长久在人世上，喧闹的浊尘污染了正气，尘垢振动了三一，尚且不可登上三天而朝拜太上，越过扶桑而拜见太真。玉胎之方尚且不可知道，何况低下之才，却想让他听到那些篇目吗？”

安期有惭愧的神色，就离席说：“下官实在不了解灵药之妙，品级差别如此，的确骇人听闻。”趁便自己陈请说：“下官曾经听说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经》，清虚镜无，照亮天地，实在不是下愚之才可以得到瞻仰的。然而受您接待很久，交往很深，我不自量力，乞请教诲，不知道那书可以让我见到吗？如果暂看一下太真经，那么鱼目就变珍珠了。”夫人微微而笑，很久才说：“太上的道不同，真府遥远，将不是下品之才可以得到的。您只应当弘扬现在的功德，不要非分地代劳了。我正要暂时向北到玄洲去，向东拜访方丈山，到玄都宫漱龙胎，到众仙堂试玉女。天上的事不停，要等到事情办完有闲暇，再把《太上真经》拿给你看吧。您能够对太清勤正专一，使唤恒华山而使江、淮、河、济听命，然后到三天之丘寻我，到钟山王屋山找我，真书就可以得到传授了。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要枉屈逸骏而渡沧河，损失舟楫而过大海了。如刚才所谈阳九百六，到期就令降临，安与危不会专于其一，凶与吉也有对应，超然远鉴，怅怀感慨。极大的灾祸，可以躲避而不可以消除。明白了期运所当之时，圣主不能使人知，因此伯阳弃周，关令醒悟他的国家将败。天人的事情，在品物上显示出来。您为什么昏昏然长久做地仙呢？哪如先觉而高飞，超风尘而自洁，避甲申于玄涂，并真灵而齐列乎？言为尔尽，君将勸之。”安期长跪曰：“今日受教，辄奉修焉。”

夫人语明生曰：“吾不得复停，汝随此君去，勿忧念也，我亦时当往视汝。”因以五言诗二篇赠之，可以相勸。明生流涕而辞，乃随安期负笈入女几山，夫人乘龙而去。后明生随师周游青城庐潜，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炼而升天。出《神仙传》。

萼绿华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许，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晋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于羊权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辄六过其家。权字道学，即晋简文黄门郎羊欣祖也。权及欣，皆潜修道要，耽玄味真。绿华云：“我本姓杨。”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罗郁也，宿命时，曾为其师母毒杀乳妇玄洲。以先罪未灭，故暂谪降臭浊，以偿其过。赠权诗一篇，并火浣布手巾一，金玉条脱各一枚。条脱似指环而大，异常精好。谓权曰：“慎无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则彼此获罪。”因曰：“修道之士，视锦绣如弊帛，视爵位如过客，视金玉如砾石。无思无虑，无事无为。行人所不能行，学人所不能学，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独；世人行俗务，我学恬淡；世人勤声利，我勤内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长生。故我行之已九百岁矣。”授权尸解药，亦隐景化形而去，今在湘东山中。出《真诰》。

跳出风尘而自洁，到玄途避开甲申年，与真人并列呢？话为你说尽了，您勉力而为吧。”安期跪直身子说：“今天受到教诲，就遵奉修行。”

夫人告诉马明生说：“我不能再停留了，你随此君去，不要忧虑思念，我也会抽时间去看你。”就把两篇五言诗赠给他，使他可以以此相勉。明生流着泪告辞，他随着安期先生背着书箱进了女几山，夫人乘龙离开。后来马明生随着师父周游青城山、庐山、潜山，总共二十年，就得到了金液之方，修炼而升天。出自《神仙传》。

萼绿华

萼绿华是个女仙，年纪大约二十岁，穿着一套青衣，颜色很整齐。在晋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夜里，她降临到羊权的家中。她自己说是南山人，羊权不知她是什么仙。自从这次以后，她一个月内就到羊权家六次。羊权字道学，就是晋简文帝时黄门郎羊欣的祖先。羊权及羊欣都潜心修炼道家精要，沉溺于玄真修仙之学。绿华说：“我本来姓杨。”又说是九嶷山中得道的罗郁，前世的时候，曾经为她的师母毒死乳妇玄洲。因为前罪没有消除，所以暂时贬降到下

界，来补偿她的过错。她赠给羊权诗一篇，还有一条火浣布的手巾、金玉手镯各一枚。手镯似指环而比指环大，异常精美。她对羊权说：“千万不要泄露我下凡的事，泄露了彼此就都得获罪。”又趁便说：“修道的人，把锦绣看得像破布一样，把爵位看得和过客一样，把金玉看得与沙石一样。不思不想，没有事情也不干什么。做的是人所不能做的事，学的是人所不能学的东西，努力的是人所不能努力的方面，得到的是人所不能得到的好处。为什么呢？世上的人做嗜欲的事，我做孤独寡欲的事；世人忙于俗务，我学的是恬静淡泊；世人努力追求的是声名利禄，我努力的是内心修行；世人得到的是衰老死亡，我得到的是长生不老。所以我修行已经九百年了。”她传授给羊权尸解的药，羊权也隐藏身体幻化而去，如今在湘东的大山之中。出自《真诰》。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名华存，字贤安。幼而好道，静默恭谨。读庄老三传五经百氏，无不该览。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举。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亲戚往来，一无关见，常欲别居闲处，父母不许。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文，字幼彦。生二子，长曰璞，次曰瑕。幼彦后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粗立，乃离隔宇室，斋于别寝。

将逾三月，忽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来降。褒谓夫人曰：“闻子密纬真气，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虚天王即汝之师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来矣。”景林真人曰：“虚皇鉴尔勤感，太极已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子其勛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闻《上道内法晨景玉经》者，仙道无缘得成。后日当会暘涂山中，尔谨密之。”

魏夫人

魏夫人是任城人，是晋朝司徒剧阳文康公魏舒的女儿，名叫华存，字贤安。她幼年时就好道，性情沉静恭谨。读《老子》《庄子》以及三传五经百家著作，无不贯通。她内心向慕神仙，沉溺于玄真修仙之道，想要求得飞升。常常服食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保养身体平和安静。亲戚往来，她全都不见，时常想到一处僻静的场所另外居住，但父母不答应。她二十四岁那年，父母勉强把她嫁给太保掾南阳的刘文。刘文字幼彦。他们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叫刘璞，次子叫刘瑕。刘幼彦后来做了修武县令。夫人心期于幽灵，精诚更加深厚。

两个儿子刚立事，她就隔离开屋室，在另外的寝室里进行斋戒。

快过了三个月，忽然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降临。王褒对夫人说：“听说你密修真气，专心于三清，勤苦到极点了。扶桑大帝君令我传你神真之道。”青童君说：“清虚天王就是你的老师。”度明说：“你苦心求道，道今天来了。”景林真人说：“虚皇鉴于你辛苦勤奋，太极已经把你的仙名登记在玉札上了。你勉力做吧！”青童君又说：“你不再了解《上道内法晨景玉经》的话，仙道就无缘成功。后天当在旸淦山中相会，你谨守这个秘密。”

王君乃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便披云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于此学道，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宝经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为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极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台，乃清虚之别宫耳。”

于是王君起立北向，执书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虚微入道，上清玉晨，褒为太帝所敕，使教于魏华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谨按宝书《神金虎文》《大洞真经》《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于阳明西山，受真人太师紫元夫人书也。华存当谨按明法，以成至真，诵修虚道，长为飞仙。有泄我书，族及一门，身为下鬼，塞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华存。”祝毕，王君又曰：“我受秘诀于紫元君，言听教于师云，此篇当传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获之，太帝命焉。此书自我当七人得之，以白玉为简，青玉为字，至华存则为四矣。”

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令昼夜存念。读之万遍后，乃能洞观鬼神，安适六府，调和三魂五脏，主华色，反婴孩，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弹琴击钟吹箫，合节而发歌。歌毕，王君乃解摘经中所修之节度，及宝经之指归，行事之口诀诸要备讫，徐乃别去。是时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九气之璫，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击西盈之钟，旸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廷吹凤唳之箫，青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拊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发排空之歌，

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讽晨启文章，清虚咏驾飏之词。既散后，诸真元君，日夕来降，虽幼彦隔壁，寂然莫如。

王君就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拉开云蕴打开玉箱，拿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共三十一卷，亲手交给夫人。王君趁此告诉她说：“我从前在这里学道，遇见南极夫人、西城王君，交给我宝经三十一卷，按它修行而成为真人，职位是小有洞天仙王。令我所传授的经文就是南极元君、西城王君的原文。这座山的洞台，乃是清虚的别宫。”

于是王君起立面向北，拿着书祈祷说：“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虚微入道、上清玉晨，我被太帝所命，使我教授魏华存。这个月很好，吉日在戊申，谨按宝书《神金虎文》《大洞真经》《八素玉篇》共三十一卷，这是我从前在阳明西山精心思考、接受真人太师紫元夫人的书。华存应当谨按明法，以成为至真，诵修虚道，长做飞仙。如泄露我书，满门族灭，身为下鬼，把他堵塞到河的源头。九天有令，敢告华存。”祈祷完毕，王君又说：“我从紫元君那里接受秘诀，从老师那里听到教诲说，此篇该当把它传给真人，不只我得到而已。你今天获得它，是大帝的命令。此书从我开始应当七个人得到它。此书以白玉为简，青玉为字，到华存就是四个人了。”

于是景林又交给夫人《黄庭内景经》，令夫人昼夜诵念。把它读过万遍以后，就能洞察鬼神，使六腑安适，调和三魂五脏，主宰美丽的容色，返回婴孩那样，乃是不死的法术。于是四位真人吟唱，各命玉女弹琴击钟吹箫，合着节拍而歌唱。歌唱完毕，王君就解释指明经中所修的控制办法，以及宝经的内容、行事的口诀等诸要点，详细讲完以后，才慢慢地告别离去。这时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奏九气之璈，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敲击西盈之钟，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庭吹风唳之箫，青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拍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唱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诵晨启之章，清虚咏驾飏之词。散去以后，各位真人、元君白天晚上都降临她家。幼彦虽然住在隔壁，却静悄悄地什么也不知道。

其后幼彦物故，值天下荒乱，夫人抚养内外，旁救穷乏。亦为真

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将乱，携二子渡江。璞为庾亮司马，又为温太真司马，后至安成太守。瑕为陶太尉侃从事中郎将。夫人自洛邑达江南，盗寇之中，凡所过处，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斋静，累感真灵，修真之益，与日俱进。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王君复与青童、东华君来降，授夫人成药二剂，一曰迁神白骑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灵丸。使顿服之，称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飏车来迎，夫人乃托剑化形而去，径入阳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极四真人、清虚王君令夫人清斋五百日，读《大洞真经》，并分别真经要秘，道陵天师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策之诀》。众真各摽至训，三日而去。道陵所以遍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当为女官祭酒，领职理民故也。

夫人诵经万遍，积十六年，颜如少女，于是龟山九虚太真金母、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共迎夫人白日升天，北诣上清宫玉阙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阙后圣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主下训奉道，教授当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锡事毕，王母及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各去。使夫人于王屋小有天中，更斋戒二月毕，九微元君、龟山王母、三元夫人众诸真仙并降于小有清虚上。四奏，各命侍女陈钧成之曲，九灵合节，八音灵际，王母击节而歌，三元夫人弹云璈而答歌，余真各歌。须臾，司命神仙诸隶属及南岳迎官并至，虎旂龙辇，激耀百里中。王母诸真，乃共与夫人东南而行，

之后幼彦死了。正值天下荒乱，夫人除了抚养全家内外，还救助贫乏的穷人。又因为真仙暗示给她征兆，夫人知道中原将乱，就带领二子渡过长江。刘璞做庾亮的司马，又任温太真的司马，后来做到安成太守。刘瑕做太尉陶侃的从事中郎将。夫人从洛阳到江南，在盗贼之中，凡所经过之处，都有神明保佑，常常能大吉。两个儿子地位已经成就，夫人因而能专心斋戒静修，累次有真灵感应；修行真道的好处，也与日俱增。夫人在世八十三年，在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那年，王君又与青童、东华君降临，交给夫人两剂成药，一种叫迁神白骑神散，一种叫石精金光化形灵丸。让她一次都喝下去，称病不

走。七天后，太乙玄仙派飚车来迎接，夫人就以剑为假托化形而去，直入阳洛山中。第二天，青童君、太极四真人、清虚王君令夫人清斋五百天，读《大洞真经》，同时分辨真经的精义。道陵天师又传授给她《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篆之诀》。众真人各自标注至训，三天后才离去。道陵天师之所以遍教她事情的底细和原委，是因为夫人在世应当做女官祭酒，领职治理百姓的缘故。

夫人诵经万遍，累计十六年，容颜像少女一样，于是龟山九虚太真金母、金阙圣君、南极元君一同迎接夫人白日升天，向北到上清宫玉阙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阙后圣君各自令使者传达命令，授给夫人天人玉札金文，进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之职，品级比照仙公，使她以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为治所，主管下训奉道，教授应当成仙的人。男的叫做真人，女的叫做元君。夫人受敕封完毕，王母及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各自离去。让夫人在王屋小有天中再斋戒两个月完毕，九微元君、龟山王母、三元夫人众位真仙同时降临在小有天清虚之上。乐曲奏响四次，众真仙各命侍女展示钧成之曲，九灵合拍，八音灵际，王母打着拍子唱歌，三元夫人弹着云璈答歌，其余真仙也各自唱了歌。不一会儿，司命神仙的众隶属以及南岳迎接的官员同时来到。龙旗龙辇，光彩鲜明照耀百里之中。王母等众真人就与夫人一起向东南而行，

俱诣天台大霍山台，又便道过句由金坛茅叔申，宴会二日二夕，共适于霍山。夫人安驾玉宇，然后各别。

初，王君告夫人曰：“学者当去疾除病。”因授甘草谷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隶书小有王君并传，事甚详悉，又述《黄庭内景注》，叙青精^饴饭方。后屡降茅山。子璞后至侍中，夫人令璞传法于司徒瑯邪王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穆子玉斧，并皆升仙。陶贞白真诰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晋兴宁三年乙丑，降杨家，谓杨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见血肉，见虽避之，不如不见。”又云：“向过东海中，波声如雷。”又云：“裴清灵真人锦囊中有宝神经，昔从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宫定本，即是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天真珍文尽藏其中也。”因授书云：“若夫仰掷云轮，总轡太空，手携宵烟，足陟王庭。

身升帝阙，披宝喻青，论九玄之逸度，沉万椿之长生，真言玄朗，高谭玉清。今则回灵尘埃，训我弟子，周目五浊，劳神臭腥。子所营者道，研咏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虑斯荡散，念且慎之。”仍云：“河东桐柏山之西头，适崩二百余丈，吾昨与茅叔申诣清虚宫，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顿落四十七人，复上者三人耳。固当洗心虚迈，勤注理尽，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隐矣。但在庄敬丹到，而绝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宫所落，皆此辈也。岂止落名生籍，方将被考于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贵无邪，栖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顺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当困烦以领无耳。为道者精则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专，无益也。要在吝心消豁，秽念疾开，可以数看东山，勤

一起到天台霍山台，又顺便在途中拜访句由金坛茅叔申，举行了两天两夜宴会，共同前往霍山。夫人平安抵达玉室之后，众真人各自离去。

当初，王君告诉夫人说：“学道的人应当除去疾病。”于是传给她甘草谷仙方，夫人服食了。夫人能用隶书写小有王君及传，记事很详细全面，又记述了《黄庭内景经》的注释，叙述了青精健饭方。后来她屡次降临茅山。她的儿子刘璞后来官至侍中，夫人命刘璞把法术传给司徒琅琅王的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许穆的儿子许玉斧，也都同时升仙。陶贞白的真诰中所称的南真，就是魏夫人。在晋朝兴宁三年乙丑，夫人降临杨家，对杨君说：“修道的人不想见到血肉，见到了虽然避开它，也不如不见。”又说：“刚才经过东海中，听到波声如雷。”又说：“裴清灵真人的锦囊中有《宝神经》，是他从前从紫微夫人那里接受的，我也有这书的西宫定本，就在玄圃北坛西瑶的上台，天真珍文全部收藏在其中。”于是授给杨君书说：“至于那仰掷云轮，驰马于太空，手拿宵烟，足登王庭；身升帝宫，披宝衣吸青云，论九玄的逸变，沉万椿的长生，真言玄朗，高谭玉清，如今则回灵于尘世，训导我的弟子，环视五浊，劳神于腥臭。你所谋求的是道，所研咏的是妙。道和妙得到之后，你的道行就增加了，忧虑就荡散了，意念将慎重了。”又说：“河东桐柏山的西头，刚才崩塌二百多丈，我昨天与茅叔申去清虚宫，传真仙的名籍和得失的事情。一下子掉下去四

十七个人，上来的仅三个人。本来应当洗涤心胸，追求虚静，用心穷理，殚精竭虑，像履冰蹈火那样，长久如此，仙道就不隐晦了。只在庄敬丹到，就断绝色欲的念头。如果抱着淫欲的想法，去修行上真之道，清宫掉落下去的，都是这一类人。那只是从生籍中除名，将被三官考究。努力谨慎去做吧！以道为宗的人贵在没有邪念，成为真仙的人安于恬静愉快。静寂到极点并非引导和顺的主旨，淡然也不是教授的造诣，所以应当用困烦来引领虚无。学道的人心诚就可以了，有诚心而不努力，有能力而不专一，这也是无益的。要在吝心消除，杂念速散，可以数看东山，勤

望三秀，差复益耳。言者性命之全败，信者得失之关籥。张良三期，可谓笃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显或隐。托体遗迹者，道之隐也。昔有再酣琼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烂。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贾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黄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乔岭之墓；李玉服云散以潜升，犹头足异处；墨狄饮虹丹以没水；甯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胜纪。微乎得道，趣舍之迹，固无常矣。

“保命君曰：‘所谓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视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皱者，亦尸解也。目不落光，无异生人者，尸解也。发尽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经太阴，暂过三官者，肉脱脉散，血沉灰烂，而五脏自生，骨如玉，七魄营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当血肉再生，复质成形，必胜于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炼形。太阴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是也。若暂游太阴者，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侍肉，胎灵录气，皆数满再生而飞天。其用他药尸解，非是灵丸者，即不得返故乡，三官执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殓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无者，有衣结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发脱而形飞者，有头断已死，乃从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为上，夜半解者为下，向晚向暮去者，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灾逼祸生，形坏气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层巢颓枝而坠落，百胜失于一

败，惜乎！通仙之才，安可为二竖子而

望三秀，尚还有益。说的人性命的保全与死亡，是信的人得失的关键。张良三次约定日期，可以说是诚心于道而表明心意了。”又说：“得道离开人世，有的明显有的隐蔽。假托肉体留下痕迹的人，这是隐蔽得道。从前有人喝两次琼液就进了棺材，服一剂药就成了烂尸。鹿皮公吞服玉华就有蛆虫从体内流出；贾季子咽下金液而尸臭传到百里；黄帝在荆山火烧九鼎之躯，尚有乔岭之墓；李玉服食云散而悄悄成仙，还头足异处；墨狄喝了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薤跳进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腐烂三次。如此之类，多得记不下来。隐秘地得道，舍弃的迹象，本来没有固定。

“保命君说：‘所谓尸解，就是假作死的形象给人看，不是真死。’南真说：‘人死了一定要看看他的形体，像活人一样的，就是尸解。足不青、皮不皱的，也是尸解。目光不落，与生人无异的，是尸解。头发脱落而形体飞了的，是尸解。白天尸解，自然是成仙了。如果不是尸解之例，死后经过太阴暂过三官的，肉落脉散，血沉灰烂，而五脏自然地生长，骨头像玉，七魄守侍，三魂守墓的，有的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当血肉再生，恢复原来形体，一定胜过从前未死时的容颜，这就叫做炼形。经过太阴改换面貌，就是三官之仙。’天帝说‘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果是暂游太阴的，就由太一守尸，三魂造骨，七魄生肉，胎灵制气，都会数满重生而飞天。那些用其他药尸解，不是吃灵丸的，就不能返回故乡，三官会捉拿他。那些死了又活过来的，没有殓殓而失其尸体，有形皮存在而又没了的，有衣扣没解、衣在而形去了的，有头发脱落而形体飞了的，有头断已死、而人又从别处出现的，这都是尸解。白天尸解的为上；半夜尸解的为下；傍晚仙去的，为地下主宰者。这是得道的差异。人们修行道术，有的灾逼祸生、形体破坏气息没有了的，似乎由于多言而固执，多事而期望侥幸啊。因此，正如在秃枝上垒层巢而掉落下来，百胜毁于一败，可惜呀！通仙之才，怎么可以被两个童子就

致毙耶？智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岂若守根静中，栖研三神，弥贯万物，而洞玄镜寂，混然与泥丸为一，而内外均福也。真人归心

于一，任于永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利真之兆，自然之感，无假两际也。若外见察观之气，内有愠结之晒，有如此者，我见其败，未见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师，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进，武解倍之。世人勤心于嗜欲，兼味于清正，华目以随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

夫人与众真吟诗曰：“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风扇绿轺。上真宴琼台，邈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夫人既游江南，遂于抚州并山立静室，又于临汝水西置坛宇。岁久芜梗，踪迹殆平。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近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特加修饰，累有灵应。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亦升天。玄宗敕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纪其事焉。出《集仙录》及《本传》。

弄死了呢？智因为没有边际而伤性，心因为好恶而荡真，哪如保守根本静下心来，投身于研究三神，全部贯通万物，而洞察玄寂，与泥丸混然合为一体，而内外都获得好处。真人把心思归于一处，保持永久诚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这是利真的征兆，自然的感应。不要两边虚假。如果外现察观之气，而内心又有喜怒郁结，有这种情形的，我预见他一定失败，看不到他成功。地下的主宰者，乃是下品得道者中的文官。地下鬼师，乃是下品得道者中的武官。文解一百零四年一进，武解时间是文解的一倍。世人忙于嗜好欲望，又想清朗平正，于是眼花缭乱随世沉浮。怕死而希望成仙的人，多数都是武解，这是尸解中最下等的了。”

夫人与众真人吟诗说：“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风扇绿轺。上真宴琼台，邈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夫人游江南之后，就在抚州并山设立静室，又在临汝水西设置坛宇。后来年久荒芜，踪迹几乎消失了。有个女道士叫黄灵徽，年纪过八十，但貌似婴孩，道号叫做花姑。她特意把魏夫人的静室、坛宇加以修饰，累次都有灵验。魏夫人也借梦境指示她，后来她也升了天。唐玄宗命道士蔡伟把她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把魏夫人

修道处重新加以修缮，立碑来纪念其事。出自《集仙录》及《本传》。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园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宫人	钩翼夫人
南阳公主	程伟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几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远皆见。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减耗。祠内有玉石马一匹焉。出《集仙录》。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于常山，食蓬藂根二百余年，颜如二十许。能致紫草，鬻与染工，得钱以与贫病者，往来城市，世世见之。远近之人，奉事者千余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见其影。或云：“昌容能炼形者也。”忽冲天而去。出《女仙传》。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住在华山，她服食玉浆而白日升天。山顶上有个石龟，有几亩地那么大的范围，高二丈四。石龟的侧面有梯磴，从远处都能看见。玉女祠的前面有五个石臼，称作玉女洗头盆。石臼中水色碧绿，也很清澈，下雨时不增多溢出，天旱时也不减少。祠内有一匹玉石马。出自《集仙录》。

昌容

昌容是商王的女儿。她在常山修道，吃了二百多年蓬蒿根，容颜还像二十多岁似的。她能弄到紫草卖给染工，得到钱就送给贫穷有病的人，往来城市买东西，几代人都见到过她。远近的人敬奉她的有一千多家，人们竟然不知道她所修之道。她常在日光下行走，人们却看不见她有影子。有人说：“昌容是能炼形的神仙。”后来，她忽然冲天而去。出自《女仙传》。

园客妻

园客妻，神女也。园客者，济阴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华蚕焉。至蚕出时，有一女自来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饲之。蚕壮，得茧百三十枚。茧大如瓮，每一茧，缲六七日乃尽。缲讫，此女与园客俱去。济阴今有华蚕祠焉。出《女仙传》。

太玄女

太玄女，姓颀，名和，少丧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寿。惻然以为忧。常曰：“人之处世，一失不可复生。况闻寿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访明师，洗心求道，得王子之术。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时，单衣冰上，而颜色不变，身体温暖，可至积日。又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屋宅于他处，视之无异，指之即失其所在。门户棊柜有关钥者，指之即开，指山山摧，指树树拆，更指之，即复如故。将弟子行山间，日暮，以杖叩石，即开门户。入其中，屋宇床褥帷帐，廩供酒食如常。虽行万里，所在常尔。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张天，嘘之即灭。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须臾之间，或化老翁，或为小儿，或为车马，无所不为。行三十六术甚效，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不知其何所服食，亦无得其术者。颜色益少，鬓发如鸦，忽白日升天而去。出《女仙传》。

园客妻

园客的妻子是个神女。园客是济阴县人，相貌漂亮人又好，县里很多人想把女儿给他做妻子，园客始终不娶。他经常种五色香草，一直种了几十年，吃的是香草的果实。一天，忽然有五色蛾落在香草上。园客就把五色蛾收集起来，又用布给五色蛾垫上。五色蛾就在布垫上生出华蚕。到蚕出生后，有一个女子自己来帮助园客养蚕，也用香草饲养它。蚕长大后，收获了一百三十枚蚕茧。蚕茧像瓮那么大，每一个蚕茧缫丝六七天才抽完。缫丝完后，这个女子与园客一起走了。济阴县如今还有华蚕祠。出自《女仙传》。

太玄女

太玄女姓颀名和，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有人给她们母女相面，都说她不能长寿。她悲悲切切地因为这事而发愁。她常说：“人活在世上，一旦死去就不能复生。何况听说寿限短促，不修行不能长生啊。”于是她就走访明师，洗心求道，学到了王子之术。修行了几十年，就能进到水中而不沾湿。下大雪寒冷时，她穿着单衣站在冰上而脸色不变，身体温暖，可以坚持好几天。她还能把官府、宫殿、城市、屋宅移到别处，看起来与原来无异，用手一指就又都消失了。门户箱柜有锁头的，她用手一指就开。指山山崩，指树树倒，再指一指，就又恢复如旧。领着弟子在山里走，日落的时候，她用手杖敲一敲石头，石头就打开门户。进到里面，屋舍床褥帟帐、贮存的粮米酒食像平常的一样。即使行走万里，所到之处总是这样。她还能让小的东西忽然间变得像房子那么大，让大的东西忽然间变得像细毛和芒刺那么小。有时吐出火来弥漫天空，吹一口气它就灭了。她还能坐在烈火之中，而衣服不燃烧。能在一会儿工夫，或变成老翁，或变成小孩，或变成车马，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变。她施行三十六样法术都很灵，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但人们不知道她服食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她的法术的人。她的容颜越来越年轻，鬓发乌黑。有一天，她忽然白日升天而去。出自《女仙传》。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华山学道，精思服食，时还乡里省亲族。二百余年，容状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来善恶功过，有如目击。又知将来吉凶，言无不效。见其外甥女年少多病，与之药。女服药时，年已七十，稍稍还少，色如婴儿。汉遣使行经西河，于城东见一女子，笄一老翁。头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问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儿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隐居华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药授妾，渐复少壮。今此儿，妾令服药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问女及儿年各几许，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岁，儿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华山而去。出《女仙传》。

梁玉清

《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独异志》。

江 妃

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懼悔焉。”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是神仙伯山甫的外甥女。伯山甫是雍州人。他进入华山修道，精心思道服食仙药，有时回到家乡故里探望亲戚族人。二百多年了，伯山甫的容貌状态越来越年轻。他走进别人家里，就知道那家先代以来的善恶功过，就像亲眼见到一般。还知道将来的吉凶，他说的话无不灵验。看他的外甥女自年少时多病，就给她药吃。他的外甥女服药时，已经七十岁了，吃药后渐渐返回少年，脸色像婴儿的一

样。汉朝派使者行经西河，在城东看到一个女子正打一个老翁。这个老翁头白如雪，跪在地上接受杖打。使者觉得奇怪就问那女子，女子回答说：“这是我的儿子。从前，我的舅舅伯山甫得了神仙之道，隐居在华山中。他可怜我多病，就拿神药给我，我吃了药就渐渐恢复少壮。如今这个儿子，我让他服药他不肯，以致这般衰老，走路追不上我。我生他的气，所以就杖打他。”使者问女子和儿子年龄各是多少，女子回答说：“我一百三十岁，儿子七十一岁。”这个女子也入华山而去。出自《女仙传》。

梁玉清

《东方朔内传》记载，秦始皇吞并六国的时候，太白星把织女的侍女梁玉清和卫承庄拐走，逃进卫城的少仙洞，四十六天不出来。天帝大怒，命令五岳之神搜捕他们。太白星被抓回去，卫承庄逃跑了。梁玉清有个儿子名叫休。玉清被贬到北斗下，常年舂米。梁玉清的儿子就分配给河伯，驾车行雨。梁玉清的儿子休每次到少仙洞，就因为那里是他母亲淫奔的地方而觉得羞耻，就把雨车赶回，所以这个地方常年少雨。出自《独异志》。

江 妃

郑交甫曾经在汉江游玩时见到两个女子，她们都穿着华丽的服装，佩戴着两个像鸡蛋那么大的明珠。交甫看到了很喜欢，不知道她们是神仙，就对他的仆人说：“我想要下去讨求她们佩戴的珠子。”仆人说：“这里的人都善于辞令，得不到，恐怕还会沮丧后悔。”

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橙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佩。”二女曰：“橘是橙也，盛之以莛。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即趋而去，行数十步，视怀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诗》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礼自防，人莫敢犯，况神仙之变化乎？出《列仙传》。

毛 女

毛女，字玉姜，在华阴山中。山客猎师，世世见之。形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此。至西汉时，已百七十余年矣。出《列仙传》。

秦宫人

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中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猎人欲取之，而其人逾坑越谷，有如飞腾，不可追及。于是乃密伺其所在，合围而得之。问之，言：“我本秦之宫人，闻关东贼至，秦王出降，宫室烧燔，惊走入山。饥无所餐，当饿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叶松实。当时苦涩，后稍便之，遂不饥渴，冬不寒，夏不热。”计此女定是秦王子婴宫人，至成帝时，一百许岁。猎人将归，以谷食之。初时闻谷臭，呕吐，累日乃安。如是一年许，身毛稍脱落，转老而死。向使不为人所得，便成仙人也。出《抱朴子》。

交甫不听，就下去跟她们说：“两位女子辛苦了。”二女回答说：“旅居异地的人辛苦，我们有什么辛苦？”交甫说：“橘子就是橙子，我用方筐盛着它，令它浮在汉水上，将顺流而下。我沿着它的旁边提取它，知道我是不辞让的。想请求您佩戴的东西。”二女说：“橘子是橙子，用圆筐盛之，令它浮在汉水上，顺流而下。我在它的旁边，卷其芝而吃之。”亲手解下佩珠把它交给了交甫，交甫接过珠子就揣在怀中。交甫快步离开以后，走了几十步，看到怀中已空，明珠没有了，二女也忽然不见了。《诗经》上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说的是她们以礼自防，没有人敢冒犯，何况是神仙变化的呢？出自《列仙传》。

毛 女

毛女叫玉姜，住在华阴山中。进山之客和猎师，一代代人都见过她。她遍体生毛，自己说是秦始皇的宫女。秦朝灭亡时她逃亡进山，道士教给她吃松树叶，于是感觉不到饥寒，身体如此轻巧。到西汉时，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出自《列仙传》。

秦宫人

汉成帝时，打猎的人在终南山中见到一个人。这个人没有衣服，身上生着黑毛。猎人想要抓住她，而那个人跳过坑越过山谷，像飞腾一般，不能追到。于是猎人就在暗中窥伺她所在之处，合围抓到了她。问她，她说：“我本来是秦朝的宫女，听说函谷关以东的贼兵来到，秦王出城投降，宫室被烧，就逃跑进了山。饿了没有东西吃，要饿死了，有一个老翁教我吃松叶松果。当时吃后觉得苦涩，后来渐渐适应了，就不饥渴了。冬天不觉得冷，夏天不觉得热。”估计这个女子一定是秦王子婴的宫女，到汉成帝时她已经一百多岁了。猎人把她领回去，拿五谷给她吃。开始时她闻到谷子觉得臭而呕吐，过了些日子就适应了。如此一年多，女子身上的毛渐渐脱落，转眼她变老而死。先前假使不被人所获，她就成为仙人了。出自《抱朴子》。

钩翼夫人

钩翼夫人，齐人也，姓赵，少好清净。病卧六年，右手卷，饮食少。汉武帝时，望气者云东北有贵人气，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伟，武帝发其手而得玉钩，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寻害之，殓尸不冷而香。一月后，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丝履，故名其宫曰钩翼，后避讳改为弋。出《列仙传》。

南阳公主

汉南阳公主，出降王咸。属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虚，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为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谓咸曰：“国危世乱，非女子可以扶持。但当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远嚣竞，必可延生。若碌碌随时进退，恐不可免于支离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曰：黽俛世禄，未从其言。公主遂于华山结庐，栖止岁余。精思苦切，真灵感应，遂舍庐室而去。人或见之，徐徐绝壑，乘云气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升层巔，涕泗追望，漠然无迹。忽于岭上见遗朱履一双，前而取之，已化为石。因谓为公主峰，潘安仁为记，行于世。出《集仙录》。

程伟妻

汉期门郎程伟妻，得道者也。能通神变化，伟不甚异之。伟当从驾出行，而服饰不备，甚以为忧。妻曰：“止阙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两匹缣，忽然自至。伟亦好黄白之术，炼时即不成。

钩翼夫人

钩翼夫人是齐人，姓赵。她小时候就喜好清静。她有病卧床六年，右手卷曲，饮食也少。汉武帝时，望气的人说东北方有贵人气，经推算而找到她，召她进了宫。她的姿色很美，汉武帝扒开她的右手而得到一枚玉钩，手能伸开了。汉武帝宠幸了她，生下昭帝。武帝不久杀害了她，殓殓时，她的尸体不冷而香。一个月后，昭帝即位，为她改葬。棺中已空，只有一双丝鞋，所以给她的宫命名为“钩翼”，后来避讳改为“弋”。出自《列仙传》。

南阳公主

汉朝的南阳公主下嫁给王咸。王咸的族人王莽掌管政务。公主早就仰慕空虚，崇尚至道。她常常追念文帝、景帝治理的盛世，又知道武帝那一代屡有神仙降临，就对王咸说：“国家危机，时代混乱，不是女子可以扶持的。只应自保安然平和，退身修道，与喧闹纷争稍远，一定可以延年。如果平庸无能地随着时势进退，恐怕不能免除流离之苦和奔波之患。”王咸说他尽力为朝廷俸禄勤劳，没有听从她的话。公主就在华山盖了草房，住了一年多。由于她精思苦修，真灵感应，终于舍弃屋室而去。有的人看到她在绝壁上慢慢地乘着云气冉冉而去。王咸入山去追她。他越过大沟，登上一层层山巅，涕泪交流地追望，但四处寂静无声，也无公主的踪迹。他忽然在岭上见到公主遗留的一双红鞋，就上前去取它，红鞋已经变成石头了。于是称那里为公主峰。潘安仁为此事写了传记，流传在上。出自《集仙录》。

程伟妻

汉代期门郎程伟的妻子是个得道的人。她能通神变化，程伟也不觉得太稀奇。有一次，程伟要跟着皇帝出行，但服饰没有准备，他很为此事忧愁。他的妻子说：“只不过缺少衣服而已，为何如此犯愁呢？”就弄来两匹双丝细绢，这两匹绢是忽然自己来的。程伟也喜好烧炼丹药点化金银的法术，炼时没有成功。

妻乃出囊中药少许，以器盛水银，投药而煎之，须臾成银矣。伟欲从之受方，终不能得，云伟骨相不应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出《集仙录》。

梁 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寡居无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来投憩，咸若还家。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客住经月，亦无所厌。自家衣食之外，所得施诸贫寒。常有少年住经日，举动异常，临去曰：“我东海小童也。”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道士徐道盛暂至蒙阴，于蜂城西遇一青牛车，车自行。见一童呼为徐道士前，道盛行进，去车三步许止。又见二童子，年并十二三许，齐着黄衣，绛裹头上髻，容服端整，世所无也。车中人遣一童子传语曰：“我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还，应过蓬莱寻子乔。经太山考召，意欲相见，果得子来。灵辔飘飘，岗峻岷津驿有限，日程三千，侍对在近，我心忧劳，便当乘烟三清，此三子见送到玄都国。汝为我谢东方诸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余一，好相开度，过此忧危。”举手谢云：“太平相见。”驰车腾逝，极目乃没。道盛还逆旅访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见也。出《集仙录》。

董永妻

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主知其贤，与钱千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诣主，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

他的妻子就从囊中拿出一点点药，用容器盛装水银，把药投进去煎熬，不一会儿就变成银子了。程伟想要跟她学习这个法术，始终没能办到。他的妻子说，从程伟的骨相看，他不应该得到点金术。程伟不

停地逼迫她，她就忽然死了，尸解而去。出自《集仙录》。

梁 母

梁母是盱眙人，她寡居没有儿子，在平原亭开了个客店。客人来投宿休息，全像回到家里一样。客人给钱多少，她从不说什么。客人住几个月，她也没有什么厌烦的表示。挣到的钱，除了自家衣食之外，都施舍给贫寒的人。曾有个年轻人在这里住了几天。这个年轻人举动异常，临走时说：“我是东海小童。”梁母也不知道小童是什么人。宋元徽四年丙辰日，马耳山道士徐道盛临时到蒙阴去，在蜂城西遇见一辆青牛拉的车，牛车自己往前走。这时只见一个小童招呼徐道士上前，徐道盛就往前走，离车三步左右站住了。又看到两个童子，年龄都在十二三岁左右，都穿着黄色衣服，用大红色的布帛裹着头上发髻，容貌端庄，服饰整齐，是世上所没有的。车里的人派一个小童传话说：“我是平原客舍的梁母，如今被太上道君召回，应当经过蓬莱寻访子乔。经泰山考召，想要相见，果然你来了。灵辔飘飘，山脊上艰险崎岖，渡口和驿站有限，每日行程三千。陪同尊长回答应对就在近日，我的心里很忧伤。就应当乘烟霞上三清，这三个童子现在送我到玄都国。你替我向东方各位清信士女辞谢。太平就在近期，十一年后，好度引你，度过这个危难之忧。”梁母又举手告辞说：“太平时再相见。”就驱车腾飞而去，极力望去已不见了。徐道盛回到平原旅舍打听梁母，正是在梁母脱离尘世的那天见到她的。出自《集仙录》。

董永妻

董永的父亲死了，他没有钱安葬父亲，就自己卖身为奴。主人知道他品德好，给他一千万钱打发他走了。董永行三年丧礼守孝完毕，想回到主人那里奉行他的奴仆职责。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女子，

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谓永曰：“以钱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百匹具焉。出《搜神记》。

酒 母

酒母，阙下酒妇。遇师呼于老者，不知何许人也，年五十余，云已数百岁。酒妇异之，每加礼敬。忽来谓妇曰：“急装束，与汝共应中陵王去。”是夜果有异人来，持二茅狗，一与于老，一与酒妇，俱令骑之，乃龙也。相随上华阴山上，常大呼云：“于老、酒母在此。”出《女仙传》。

女 几

女几者，陈市上酒妇也，作酒常美。仙人过其家饮酒，即以《素书》五卷质酒钱。几开视之，乃仙方养性长生之术也。几私写其要诀，依而修之。三年，颜色更少，如二十许人。数岁，质酒仙人复来，笑谓之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几随仙人去，居山历年，人常见之。其后不知所适，今所居即女几山也。出《女仙传》。

这个女子对他说：“我愿意做您的妻子。”这个女子就与董永一起来到主人家。主人说：“我把钱给你了。”董永说：“我承蒙您的恩德，父亲死了使他的尸骨得到收藏，我董永即使是小人，也一定要承担劳役尽我之力，用来报答您的厚德。”主人问：“这个女子能做什么？”董永说：“能纺织。”主人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只要让你的妻子给我织一百匹双丝细绢就行了。”于是董永的妻子就给主人家织布，十天就把一百匹双丝细绢全部织成了。出自《搜神记》。

酒 母

酒母是都城卖酒的女子。她遇到一个叫于老的师父，不知是哪里人。这个于老五十多岁，他自己说已经几百岁了。卖酒的女子觉得他是个奇人，常常对他加礼恭敬。有一天，于老忽然来对女子说：“赶快妆扮一下，我和你一起接应中陵王去。”这天晚上果然有异人到来。那个人牵着两只茅狗，一只给了于老，一只给了卖酒的女子，让他们都骑上。这两只茅狗原来是龙。他们就随着那个异人上了华阴山。之后山上常常有人大声呼喊着说：“于老、酒母在此。”出自

《女仙传》。

女 几

女几是陈市上造酒的女子，她造的酒很是美味。有一次，仙人路过她家饮酒，就用《素书》五卷抵押酒钱。女几打开书一看，原来是仙方养性长生的法术。她就偷偷地把书中的要诀写下来，依照它修炼。三年时间，女几的容颜更年轻了，像二十岁左右的人。几年后，抵押酒钱的那个仙人又来了，他笑着对女几说：“偷来的道没有老师，有翅膀也不能飞。”女几就跟着仙人走了，在山上住了许多年。人们常常见到她。后来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如今她居住过的山就是女几山。出自《女仙传》。

卷第六十 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阳都女 孙夫人 樊夫人

东陵圣母 郝姑 张玉兰

麻姑

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将至一时顷，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及举家皆见，王方平戴远游冠，着朱衣，虎头鞶囊，五色之绶，带剑，少须，黄色，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麾节幡旗，前后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鼓吹皆乘麟，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行。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见方平，与经父母兄弟相见。独坐久之，即令人相访。经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姑，余久不在人间，今集在此，想姑能暂来语乎？”有顷，使者还。不见其使，但闻其语云：“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叙，修敬无阶，烦信来，承在彼。登山颠倒，而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来即去。”如此两时间，麻姑至矣。来时亦先闻人马箫鼓声。既至，从官半于方平。

麻姑

汉孝桓帝时，有位字方平的神仙王远，降临到蔡经家。还有一会儿快到的时候，听到金鼓、箫管、人马的声音，蔡经及全家人都看见王远戴着远游冠，穿着红色衣服，腰挂虎头鞶囊，佩着五色绶带，带着剑，胡须少而黄，是个中等身形的人。他乘着有羽毛的车，驾着五条龙，龙的颜色各异，旗幡招展，前导后从，威仪鲜明，像个大将军。吹鼓手都乘坐麒麟，他们从天而下，在蔡经家的院子上空悬空聚集。跟从的官员都一丈多高，不从道上走。到了以后，跟从的官员都隐去，不知在哪，只见到王远与蔡经的父母兄弟相见。王远独坐很久，就令人去拜访麻姑，蔡经家里的人也不知麻姑是什么人。王远教

使者说：“王方平敬告麻姑，我很久不在人间，今天在此停留，想必麻姑能暂来叙话吗？”过了一会儿，使者回来了。人们看不见使者，只听他报告说：“麻姑再拜。一晃已经五百多年没有见面了，但尊卑有序，敬奉没有机会，麻烦你派使者来我这里。我先已受命，要巡查蓬莱，现在就暂去。如此当回还，回来后就亲自去拜见。”如此两个时辰，麻姑来了。来时人们也是先听到人马箫鼓的声音。到达以后，看到她的随从官员比王远的少一半。

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绣，光彩耀目，不可名状。入拜方平，方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皆金盘玉杯，肴膳多是诸花果，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行之，如柏灵，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

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得米便撒之掷地，视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狴变化也。”方平语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搅之，赐经家饮一升许。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远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相闻，求其沽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信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

又麻姑鸟爪，蔡经见之，心中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方平已知经心中所念，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谓爪可以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是日，又以一符传授蔡经邻人陈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经亦得解蜕之道，如蛻蝉耳，经常从王君

麻姑到时，蔡经全家也都看到了。她是个美貌女子，年纪在十八九岁左右，在头顶当中梳了一个发髻，其余的头发都垂到腰际。她的衣服有花纹，却不是锦缎，光彩耀眼，不可用语言形容。麻姑进去拜

见王远，王远也为她起立。坐下以后，王远召人端进饮食。都是金盘玉杯，饭菜多半是各种花果，香气传到室内外。切开干肉传给大家吃，大家觉得这干肉像是炙烤过的豕脯，仙人说是麒麟脯。麻姑说道：“我从认识您以来，已经看到东海三次变为桑田了。刚才到蓬莱，海水又比往昔聚会时浅了几乎一半。难道将要再变作山陵陆地吗？”王远笑着说：“圣人都说海中又要尘土飞扬了。”

麻姑想要见一见蔡经的母亲和妻子、侄女。当时蔡经的弟妇刚生孩子几十天，麻姑望见就知道了，她说：“唉！暂且停步不必前来。”麻姑就要了一点点米，接到米就把它撒掷到地上，一看那些米，全变成珍珠了。王远笑着说：“麻姑依旧年轻，我老了，一点也不喜欢再做这种狡猾欺诈的变化了。”王远告诉蔡经的家人说：“我想要赏给你们这些人酒喝。这种酒乃是天厨酿出，它的味道醇醴，不宜世人饮用，喝了它或许烂肠。今天得用水调和它，你们不要责怪。”就拿一升酒兑入一斗水搅拌了以后，赐给蔡经家人每人喝了一升左右。过了很久，酒喝光了，王远告诉左右的人说：“不值得到远处去取。拿一千个大钱给余杭姥，告诉她求她打酒。”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买到一油囊酒，有五斗左右。信使转述余杭姥的答话说：“只恐怕地上的酒不适合您喝。”

另外，麻姑的鸟爪被蔡经看到了，他就在心里默念说：“脊背很痒时，能得此爪来抓痒，该很舒服。”王远已经知道蔡经心中想什么，就派人把蔡经拉走，用鞭子抽打他并对他说：“麻姑是神人，你怎么能想麻姑的爪可以抓痒呢？”只见鞭子落在蔡经的背上，也不见有拿鞭子的人。王远告诉蔡经说：“我的鞭打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

这一天，王远又把一张符传授给蔡经的邻人陈尉。这张符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病。蔡经也获得了解蜕之道，像蝉蜕般常跟随王君游山海。或暂归家，王君亦有书与陈尉，多是篆文，或真书字，廓落而大，陈尉世世宝之。宴毕，方平、麻姑命驾升天而去，箫鼓道如初焉。出《神仙传》。

玄俗妻

河间王女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间已数百年。乡人言常见之，日中无影。唯饵巴豆云母，亦卖之于都市，七丸一钱，可愈百病。河间王有病，买服之，下蛇十余头。问其药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余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尝放乳鹿，即麟母也。仁心感天，固当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尝见父母说，玄俗日中无影。”王召而视之，果验。王女幼绝荤血，洁净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数年，与女俱入常山，时有见者。出《女仙传》。

阳都女

阳都女，阳都市酒家女也。生有异相，眉连，耳细长。众以为异，疑其天人也。时有黑山仙人犊子者，邺人也。常居黑山，采松子茯苓饵之，已数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乘犊，时人号为犊子。时壮时老，时丑时美。来往阳都，酒家女悦之，遂相奉侍。一旦女随犊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连叶甘美，异于常桃。邑人俟其去时，既出门，二人共牵犊耳而走，其速如飞，人不能追。如是且还，复在市中数十年，夫妇俱去。后有见在潘山之下，冬卖桃枣焉。出《壙城集仙录》。

游山海。有时偶尔回家，王君也有信捎给陈尉。书信大多是篆文，有的是楷书字，字写得松散而且大。陈尉家里世代代把它当作宝贝。那次宴会完毕，王远、麻姑命车驾升天而去，箫鼓导从像当初来时一样。出自《神仙传》。

玄俗妻

河间王的女儿是玄俗的妻子。玄俗获得神仙之道，住在河间已经几百年了。乡人说常常见到他，在太阳底下没有影子。他只吃巴豆云母，也到都市去卖它，七丸药一钱，可以治愈百病。河间王有病，买他的药吃了，打下十多条蛇。河间王问他用药意图，他回答说：“大王有病的原因，乃是六世余殃造成的，不是大王招来的。大王曾经释放一头哺乳期的母鹿，这母鹿就是麒麟之母。你的仁慈之心感动了天，本来应当遇到我。”王家一个老舍人说：“我曾听父母说过，玄俗

在日光中没有影子。”河间王就把玄俗召来，一看果然如此。河间王的女儿小时候就断了荤腥，清净好道。河间王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了玄俗。住了几年后，玄俗与河间王的女儿一起进了常山，时而有人看到他们。出自《女仙传》。

阳都女

阳都女是阳都市中卖酒人家的女儿。她生得有异相：两眉相连，耳朵细长。众人觉得她的长相奇异，疑心她是神人。当时有个叫做犊子的黑山仙人，是邳地人。他常住在黑山，采松子、茯苓吃，已经几百年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因为他经常骑着牛犊，当时的人称他为犊子。这个犊子有时强壮有时衰老，有时丑陋有时漂亮。他来往阳都，酒家女喜欢他，就奉侍他。有一天，酒家女随着犊子外出去取桃，过了一夜回来，带来很多桃，连叶子都很甜美，与普通的桃不同。县里的人等着她出去的时候去看，看到出门以后两个人共同牵着牛的耳朵走，快得像飞似的，人们不能追上。如此之后又回来，又在市中住了几十年，后来夫妻一起走了。此后有人在潘山之下看到他们，冬天在那里卖桃卖枣。出自《壺城集仙录》。

孙夫人

孙夫人，三天法师张道陵之妻也。同隐龙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积年，累有感应。时天师得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师自鄱阳入嵩高山，得隐书制命之术，能策召鬼神。时海内纷扰，在位多危。又大道凋丧，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余年。既术用精妙，遂入蜀，游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栖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汉桓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阳平化，炼金液还丹。依太乙元君所授黄帝之法，积年丹成，变形飞化，无所不能。以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与天师于阆中云台化白日升天，位至上真东岳夫人。

子衡，字灵真，继志修炼，世号嗣师，以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孙鲁，字公期，世号嗣师，

当汉祚陵夷，中土纷乱，为梁益二州牧、镇南将军，理于汉中。魏祖行灵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刘璋失蜀，蜀先主举兵，公期托化归真，隐影而去。

初，夫人居化中，远近钦奉，礼谒如市。遂于山趾化一泉，使礼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后方诣道静，号曰解秽水，至今在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白阳池，即太上老君游宴之所，后有登真洞，与青城、峨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故为二十四化之首也。出《女仙传》。

樊夫人

樊夫人者，刘纲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

孙夫人

孙夫人是三天法师张道陵的妻子。他们夫妻共同隐居在龙虎山，修行三元默朝之道多年，屡有感应。当时张天师得到了黄帝的龙虎中丹之术，丹炼成后吃了，能够分形散影，坐在那立时无影。天师从鄱阳进入嵩高山，得到隐书《制命之术》，能用拐杖召来鬼神。当时国内纷扰，当官的危机很多。又加上大道沦丧，不能拯救危难帮助世人。张天师年已五十才去修行道术，等到丹炼成了，又过去二十多年。法术运用精妙以后，他就入蜀游历各名山，以身示法教授学徒。夫人住在江东修真养性，道化很是流行于世。她在汉桓帝永嘉元年乙酉来到蜀地，在阳平化居住，炼金液还丹。她依照太乙元君所传授黄帝的方法，过了几年丹炼成了，变形飞化无所不能。在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她与天师在阆中的云台成仙，白日升天，位至上真东岳夫人。

他们的儿子张衡，字灵真，继承他们的志向修炼，世人称他为嗣师。在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成仙，白日升天。他们的孙子张鲁，字公期，世人称他为嗣师。正当汉朝国运衰颓，中原纷乱，他担任梁州、益州两州长官、镇南将军，在汉中理

政。曹操发布灵帝的命令，又给他加爵进秩。不久，因为刘璋丢失了蜀，刘备起兵，张鲁托形死亡归真，隐影而去。

当初，夫人居于化中，远近之都恭敬信奉她，礼拜的人像赶集市一般。夫人就在山脚下点化一泉，使以礼敬奉她的人，用此泉水洗浴后才去入道静修。那处泉水称作解秽水，至今还在那里。山有三层，以象征三境。山前有白阳池，就是太上老君游宴之处。山后有登真洞，与青城山、峨眉山、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所以成为二十四化之首。出自《女仙传》。

樊夫人

樊夫人是刘纲的妻子。刘纲做官时任虞县令。他身有道术，能传檄召唤鬼神，也会禁制变化一类事。他也是悄悄地修行、秘密地学成的，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刘纲办理政事崇尚清静

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暇日，常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屋，从东起，夫人禁之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灭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

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称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乡人敬之，为结构华屋数间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媪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

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遇媪瞪视，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爱我，而同之所止否？”逍遥欣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媪归室。父母奔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坚，窃索自缢，亲党敦喻其父母，请纵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后月余，媪白乡人曰：“某暂

之罗浮，扃其户，慎勿开也。”乡人问道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户外窥见，小松进笋而丛生阶砌。及媪归，

简易，而政令发布施行，老百姓就受到他的恩惠，没有水旱、疫毒、猛兽伤害，年年大丰收。闲暇的日子，他常与夫人较量他们的法术效用。他们一起坐在堂上，刘纲作火烧磨房，火从东起，夫人禁咒火就灭了。院子中有两株桃树，夫妻各自念动咒语催动，使两棵树互相斗击。过了很久，刘纲驱动的树失败了，几步走出篱笆外。刘纲向盘子中唾一口唾沫，就变成了鲤鱼。夫人向盘子中唾一口唾沫，变成了水獭，去吃鱼。刘纲与夫人进入四明山，路被虎堵住。刘纲禁咒它，虎就趴着不敢动；刚要走，虎就要吃掉他。夫人径直往前走，虎就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用绳索把虎拴在床脚下。刘纲每次和夫人共同试法术，总是不能取胜。将要腾空乘云而行，县衙正厅旁边从前有棵大皂荚树，刘纲升上树几丈高，才能飞起来。夫人平静地坐着，冉冉如云气升起，同刘纲一起升天而去。

后来到了唐朝贞元年间，湘潭县有个老太太，不说姓名，只称湘媪。她平常在别人家的房舍居住，已十多年了。她常常用丹砂写篆字在闾里治病救人，没有不灵验的。乡人敬重她，给她盖了几间华美的房屋奉养她。老太太说：“不要这样，只要有个人土木房屋即可，这就是我的愿望。”老太太鬓发如云，身体肥洁如雪。她拄着拐杖趿着鞋，每天可走几百里。

忽然有一天，湘媪遇见一个乡下女子，名叫逍遥。她十六岁，长得很美艳，正拿着筐采菊花。她遇到这个老太太就瞪着眼睛看，双脚不动。老太太看着她说：“你要是喜欢我，愿意同我一起到我住的地方吗？”逍遥高兴得把筐扔了，给老太太行礼自称弟子，跟老太太回家了。她的父母奔跑着追上她，用棒子打她，吆喝着把她领回家。逍遥的志向更加坚定，她就偷了一根绳子上吊。亲戚乡邻诚恳地开导她的父母，请求他们让逍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逍遥的父母思量不能制止她，就放了她。逍遥又到老太太那里去了，只是扫地打水烧香读道经而已。一个多月后，老太太告诉乡人说：“我暂时到罗浮山去，把门锁上了，你们千万不要打开。”乡人问道遥将要到哪去，老太太说：“前去。”如此三年，人们只从门外看见老太太房舍阶下、墙边小

松竹笋丛生。等到老太太回来，

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为竹稍串于栋宇间。媼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媼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嚙之以水，乃如故。乡人大骇，敬之如神，相率数百里皆归之。

媼貌甚闲暇，不喜人之多相识。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请具舟楫，自驾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鼋，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拦之，挝杀，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渐窄狭束，岛上人忙怖号叫，囊橐皆为齑粉，束其人为簇。其广不三数丈，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媼舟已至岸，媼遂登岛，攘剑步罡，嚙水飞剑而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鼋，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剑立其胸。遂救百余人之性命，不然，顷刻即拘束为血肉矣。岛上之人，感号泣礼谢。

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媼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媼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后媼与逍遥一时返真。出《女仙传》。

她召集乡人一同开锁，就看见逍遥在室内迷迷糊糊地坐着，容貌像平时一样，只有草鞋被竹梢串到房梁上。老太太就用拐杖敲敲地，说：“我回来了，你可以醒了。”逍遥像睡觉醒来，刚起身要下拜，忽然她的左脚掉了，像被砍落在地上。老太太急忙令逍遥不要动，她捡起脚对正膝盖安上，用水喷喷它，就像之前一样。乡人大吃一惊，像敬神似的敬畏她，人们接连不断地从几百里外来拜服她。

老太太的神情很闲适，不喜欢认识很多人。有一天，老太太忽然告诉乡人说：“我要前往洞庭湖去救一百多人的性命，谁有心意为我准备一只船？一两天后可以共同去观看。”有个叫张拱的人家里很富裕，他请求准备船只，自己驾船去送她。要到洞庭湖的前一天，有大

风大浪拍击一只大船，船沉没在君山岛上碎裂了。船上载着的几十家、一百多人却没有损伤，但也没有船来救，他们各自散居在岛上。忽然有一条扬子鳄，有一丈多长，游到沙滩上。几十个人拦住它把它打死，把它的肉分着吃了。第二天，有像雪似的一座白城围绕在岛上，人们没有谁能辨识。那座城逐渐变窄把人夹住，岛上的人恐怖地哭叫，行装都碎为粉末，那些人也都被捆成一簇。那里面不到几丈宽，又不能攀援，形势已经危急了。岳阳城里的人也远远望见雪城，但没有人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时老太太的船已经到岸，老太太就登上君山岛，举起剑踏着罡步，喷一口法水飞快出剑去刺它。白城发出如霹雳般的一声，城就崩塌了。原来是一只大扬子鳄，长十多丈，蜿蜒而死，剑立在它的胸上。这样救了一百多人的性命。否则，顷刻之间这些人就被拘束成为血肉了。岛上的人都放声哭泣着向老太太行礼道谢。

老太太命张拱的船返回湘潭，张拱不忍马上离开。这时忽然有个道士与老太太相遇，这个道士说：“樊姑这些时何处来？”他们都很感慰喜悦。张拱讯问道士，道士说：“这位老太太就是刘纲真君的妻子樊夫人。”人们才知道湘媪就是樊夫人。张拱就回到了湘潭。后来老太太与逍遥同时返回仙境。出自《女仙传》。

东陵圣母

东陵圣母，广陵海陵人也，适杜氏，师刘纲学道，能易形变化，隐见无方。杜不信道，常怒之。圣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诣，杜恚之愈甚，讼之官，云：“圣母奸妖，不理家务。”官收圣母付狱。顷之，已从狱窗中飞去，众望见之，转高入云中，留所着履一双在窗下。于是远近立庙祠之，民所奉事，祷之立效。常有一青鸟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问所在，青鸟即飞集盗物人之上。路不拾遗，岁月稍久，亦不复尔。至今海陵县中不得为奸盗之事。大者即风波没溺，虎狼杀之，小者即复病也。出《女仙传》。

郝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县西北四十五里。俗传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后居此邑。魏青龙年中，与邻女十人，于沔洩水边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东海公娶女君为妇。”言讫，敷茵褥于水上，行坐往来，有若陆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侧，沿流而下。邻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遥语云：“幸得为水仙，愿勿忧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鱼为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内，多有刀鱼上来。乡人每到四月祈祷，州县长吏若谒此祠，先拜然后得入。于祠前忽生青石一所，纵横可三尺余，高二尺余，有旧题云：“此是姑夫上马石。”至今存焉。出《莫州图经》。

东陵圣母

东陵圣母是广陵府海陵县人。她嫁给一个姓杜的，拜刘纲为师学道。她能够易形变化，时隐时现没有定准。她的丈夫不信道，常常因此生她的气。圣母治病救人，有时前往有病的人家。她的丈夫更加气愤，把她告到官府，理由是：“圣母是邪恶伪诈的妖人，不理家务。”官府就把圣母抓起来投进监狱。过了没多久，圣母已经从监狱的天窗中飞出去。众人望见她越来越高直入云中，只留下所穿的一双鞋在窗下。于是远近的人盖庙宇祭祀她，老百姓求告的事，向她祷告立刻见效。经常有一只青色的鸟落在祭祀的地方，有人丢失了东西，向它乞问在哪里，青鸟就飞去落在偷东西那个人的头上。因此那里路不拾遗。时间久了，也就不再这样了。至今海陵县人不做奸盗之事。如果做了，罪过大的不是被风浪吞没淹死，就是被虎狼吃掉，罪过小的就一再生病。出自《女仙传》。

郝 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县西北四十五里处。民间传说，郝姑小字女君，本来是太原人，后来住在这个县。魏青龙年间，郝姑与邻女十人，在沔洩水边挑菜。忽然有三个青衣童子来到女君面前，说：“东海公娶女君为媳妇。”说完，就把垫子、褥子铺在水上，在上面或行或坐来来往往，就像在陆地上一一般。那青衣童子就在女君旁边陪着，沿流

而下。邻女跑回去告诉女君的家里，她家里人前去察看，没能找到她。女仙远远地告诉家人说：“我有幸能够成为水仙，希望你们不要担忧害怕。”还说每到四月，就送刀鱼作为凭证。从古到今，每年四月里多有刀鱼上来。乡人每到四月就去向她祈祷。州县官吏如果到她的祠里去，要先行拜见之礼然后才能进去。在郝姑祠前不知何时出现一块青石，长宽约三尺多，高二尺多，上面有旧题词“此是姑夫上马石”。石头至今还在那里。出自《莫州图经》。

张玉兰

张玉兰者，天师之孙，灵真之女也。幼而洁素，不茹荤血。年十七岁，梦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缭绕数十尺，随光入其口中，觉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责之，终不言所梦，唯侍婢知之。一旦谓侍婢曰：“吾不能忍耻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无疾而终。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违，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莲花，自臍其腹而出。开其中，得素金书本际经十卷。素长二丈许，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将非人功。玉兰死旬月，常有异香。乃传写其经而葬玉兰。百余日，大风雷雨，天地晦暝，失经，其玉兰所在坟圻自开，棺盖飞在巨木之上，视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是也。三月九日是玉兰飞升之日，至今乡里常设斋祭之。灵真即天师之子，名衡，号曰嗣师。自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经得道，当在灵真上升之后，三国纷競之时也。出《传仙录》。

张玉兰

张玉兰是天师的孙女、灵真的女儿。她小时候就喜欢洁素，不吃荤血。十七岁那年，她梦见红光从天而降，红光中有金字篆文，缭绕几十尺，随着红光进入她的口中。玉兰自己觉得不安，于是就有了身孕。母亲责问她，她始终没说梦中事，这事唯有她的丫环知道。有一天，她对丫环说：“我不能忍受耻辱而活着，死后就剖我腹来表明我的心。”那天晚上，玉兰无病而死。丫环把这事告诉了玉兰的母亲，母亲不想违背她的遗嘱，也希望洗雪心中之疑。这时，忽然有一个东

西像莲花似的，自己从玉兰腹中破腹而出。打开那件东西，得到白绢金字写的《本际经》十卷。白色生绢长二丈左右，幅宽六七寸，文字鲜明美妙，不是人工写成。玉兰死后不久，经常有异香。于是家人传写那些经书，又安葬了玉兰。一百多天过去了，有一天忽然刮起大风，响起炸雷，下起大雨，天昏地暗。《本际经》不见了，玉兰所在的坟冢自己打开，棺盖飞在大树之上。人们一看，只是一具空棺而已。如今墓在益州，就是温江县女郎观。三月九日是玉兰升天的日子，至今乡里的人还常常设斋祭祀她。灵真就是天师的儿子，名叫张衡，人称他为嗣师。他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在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出经书而得道，应当在灵真飞升之后、三国纷争之时。出自《传仙录》。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琼 庞 女 褒 女 李真多

班 孟 天台二女

王妙想

王妙想，苍梧女道士也。辟谷服气，住黄庭观边之水傍。朝谒精诚，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云物之异，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尝言之于人。如是岁余，朔旦忽有音乐，遥在半空，虚徐不下，稍久散去。又岁余，忽有灵香郁烈，祥云满庭，天乐之音，震动林壑，光烛坛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乱眼，不可相视。须臾，千乘万骑，悬空而下，皆乘麒麟凤凰、龙鹤天马。人物仪卫数千，人皆长丈余，持戈戟兵杖，旌幡幢盖。良久，乃鹤盖凤车，导九龙之辇，下降坛前。有一人羽衣宝冠，佩剑曳履，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群仙拥从亦数百人。

妙想即往视谒。大仙谓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劳厌万国，养道此山。每欲诱教后进，使世人知道无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经

王妙想

王妙想是苍梧女道士。她不吃五谷，驾驭气息，住在黄庭观旁的水边。她精诚朝拜，想念丹府，因此有所感通。每到月初一，常有奇异的光影云物和重嶂幽谷出现，人很少到那样的地方，妙想也不曾把她见到的情景告诉别人。如此一年多，有一个月初一的那天，忽然有音乐在遥远的半空中，虚幻轻漫而不消散，时间稍长才散去。又过了一年多，忽然有灵香浓郁而又强烈，祥云弥满庭院，天乐的声音震动山林深谷，光照坛殿，像十个太阳那么明亮，空中呈现金碧的颜色，令人眼花缭乱不敢看。不一会儿，千乘万骑从悬空下来，都骑着麒

麟、凤凰以及龙鹤、天马。仪仗队和护卫的有几千人，人都一丈多高，拿着戈戟兵杖，飘扬着旗幡伞盖。过了很久，才有鹤盖凤车引导着九龙辇车，下降到坛前。有一个人穿着羽衣，戴着宝冠，佩着剑，拖着鞋，升殿坐下。他的身上赫然有五色光芒，簇拥随从的群仙也有几百人。

妙想就前去拜见。大仙对妙想说：“我是舜帝。从前因理国劳倦，在这座山养生修道，总想诱导教化后进之人，使世人知道没有不可教化的人。而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自身不在他人。玄经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此盖修之自己，证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睹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余岁，始终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贞神，遵禀玄戒，汝亦至矣。若无所成证，此乃道之弃人也。玄经云：‘常善救物，而无弃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单微，道气浮浅，不能精专于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气未应，而已中怠，是人自弃道，非道之弃人也。汝精诚一至，将以百生千生。望于所诚，不怠不退，深可悲慰。

“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经》，理国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乾坤、通九天、贯万物，为行化之要、修证之本，不可譬论而言也。吾常铭之于心，布之于物，弘化济俗，不敢斯须辄有怠替。至今禀奉师匠，终劫之宝也。但世俗浮诈迷妄者多，嗤谦光之人，以为懦怯；轻退身之道，以为迂劣；笑绝圣弃智之旨，以为荒唐；鄙绝仁弃义之词，以为劲捷。此盖迷俗之不知也。玄圣之意，将欲还淳复朴，崇道黜邪。斜径既除，至道自显；淳朴已立，浇兢自祛。此则裁制之义无所施，兼爱之慈无所措，昭灼之圣无所用，机谲之智无所行。天下混然，归乎大顺，此玄圣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伪，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静理，则万绪交驰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则百家纷竞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洁己，独善其身，能以至道为师资，长生为归趣，亦难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学勤笃，暂来省视。尔天骨宿禀，复何疑乎？汝必得之也。

“吾昔于民间，年尚冲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于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国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

所说的修之于身，他的道德才具备，这指的是修道在于自己，证仙成真不是他人所能办到的。我看了地司的奏章，你在此山三十多年，始终如一，守道不邪，心思贞神，遵承道戒，你也心诚到极点了。如果不能证仙成真，这就是天道弃人了。《玄经》上说，常做善事，救助万物，便没有弃物。天道周全普遍地布下恩惠，是考虑到每个物都想使它成就，每个人都想把他度引。只是世人福果单微，道气浮浅，不能精专于道。既有修行，又不勤奋持久，道气没有灵应，而自己心中已倦怠，这是人自己弃道，不是道弃人啊。你精诚一到，将会生出百千的灵应。你寄希望于所忠诚之道，不倦怠不退缩，很值得同情。

“我从前遇到太上老君，他把《道德真经》拿给我看，此书治国治身，度引别人施行教化，也可以用来联结天地、堵塞窟窿、沟通九天、贯穿万物，作为施行教化的要旨、修仙证果的根本，不可以晓譬劝喻。我常常把它铭记在心，传布于物，弘扬道义，救助世俗，不敢片刻松懈倦怠；至今禀承师训，当作终劫之宝。但世俗中浮诈迷妄的人多，他们讥笑谦和的人，认为他怯懦；轻视退身之道，认为它迂劣；嘲笑绝圣弃智的宗旨，认为这荒唐；鄙视绝仁弃义的言词，把它当作劲捷。这是因为被俗念所迷却不知道啊。玄圣的心意，将要恢复淳朴，尊崇玄道，斥逐邪恶。邪恶除去以后，至道自然显现；淳朴确立以后，浮薄纷争的风气自然消退。这样就使约束的旨意没有地方施行，兼爱的慈心无处放矢，昭灼的圣明无处施用，诡诈的智谋无处行使。天下混然一体趋奔归于大顺，这就是玄圣的最大愿望。可惜世俗肤浅伪诈，人们趋奔于奢侈和奇巧，帝王不能安心治国，就会各种头绪纷至沓来；道化不能顺利施行，就会百家纷争。所以说人们自我迷惑，其时日本来很久了。像那种清除杂念、独善其身，能以至道作师表、以长生为最终志趣的人，很难找到了。我因为你修学道术，辛勤诚恳，姑且前来察看。你的仙骨早就具备了，还迟疑什么呢？你一定能得道。

“我从前在民间，年纪还小，忽然感应太上道君降临到我的小屋之中，教给我修身之道、治国的策略，让我闭目安坐，冉冉升空，至南方之国曰扬州。上直牛斗，下瞰淮泽，入十龙之门，泛昭回之河，瓠瓜之津，得水源号方山，四面各阔千里。中有玉城瑶阙，云九

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复始，溯上于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使我导九州、开八域，而归功此山。山有三宫，一名天帝宫，二名紫微宫，三名清源宫。吾以历数既往，归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镇于此。常以久视无为之道，分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诸天上圣，高真大仙，愍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迁。俄尔之间，人及阳九百六之会，孜孜下教，以救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系念存心，百万中无一人勤久者。天真悯俗，常在人间，隐景化形，随方开悟，而千万人中无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多是初勤中惰，前功并弃耳。道岂负于人哉？汝布宣我意，广令开晓也。

“此山九峰者，皆有宫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镇之药、太上所藏之经，或在石室洞台、云崖嵌谷。故亦有灵司主掌，巨虬猛兽，螭蛇毒龙，以为备卫。一曰长安峰，二曰万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宝峰，六曰广得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宣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宫阙，各为理所。九水者，一曰银花水，二曰复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许泉，五曰归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晋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无穷。山中异兽珍禽，无所不有，无毒螫鸷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养生，可以修道，可以

到了南方之国扬州。向上直达斗宿和牛宿，向下俯瞰淮泽。进入十龙门，渡过昭回河、瓠瓜津，找到水源叫作方山，四面各宽千里，当中有玉城瑶宫，这里叫九疑山。山有九座山峰，每峰有一条河，九江分别流于其下，而注入六合；周而复始，逆流而上到这里，用来浇灌天河。所以九水从此山发源流出，上下流淌灌注，遍及四海，使我导九州、开八域而归功此山。山里有三座宫，第一宫名叫天帝宫，第二宫名叫紫微宫，第三宫名叫清源宫。我根据历数前去以后，回来治理此山，在上住在紫微宫，向下镇守在这里。我常以久视无为之道，分别派遣仙官到下界去教化人。那诸天的上圣、高真、大仙，因为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移而产生怜悯之心。转眼之间，人就到了阳九百六的期限。勤勤恳恳地下世行教以救人，更加对世人求

道感到迫切。世人求道之心若有若无，系念存想在心的，百万人当中没有一人能长久勤修的。天上真仙怜悯俗人，常在人间隐影化形，随处使人开化觉悟，而千万人当中没有一个可教的人。古来有句话说：‘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多数人是起始勤恳，中途怠惰，前功尽弃了。难道是道对不起人吗？你传播宣扬我的意见，广泛地让人们明白。

“此山九峰都有宫室，命真官主管它们。下面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保护的仙药以及太上老君所收藏的经文。有的在石室洞台，有的在云崖峭谷。所以也有灵司主管，并让巨虬猛兽、螭蛇毒龙防备护卫。九座山峰，第一峰叫作长安峰，第二峰叫作万年峰，第三峰叫作宗正峰，第四峰叫作大理峰，第五峰叫作天宝峰，第六峰叫作广得峰，第七峰叫作宜春峰，第八峰叫作宜城峰，第九峰叫作行化峰。峰下有宫阙，各自作为治所。九道水，第一水叫作银花水，第二水叫作复淑水，第三水叫作巢水，第四水叫作许泉，第五水叫作归水，第六水叫作沙水，第七水叫作金花水，第八水叫作永安水，第九水叫作晋水。这九水支脉流向四海，周围灌溉无穷。山中珍禽异兽无所不有，没有毒螫鸷攫之物。可以在此度世，可以在此养生，可以在此修炼道术，可以

登真也。汝居山以来，未尝游览四表，拂衣尘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峦，固不可得而知也。吾为汝导之，得不勉之、修之！伫驾景策空，然后倒景而研其本末也。”

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经及驻景灵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黄庭观。十年后，妙想白日升天。兹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营道县。出《集仙录》。

成公智琼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夕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觉而钦想。如此三四夕。

一旦显然来，驾辎辂车，从八婢。服罗绮之衣，姿颜容色，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车上有壶榼，清白琉璃，饮啖奇异，饌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盖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常可得驾轻车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缁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曰：“飘摇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举。又著《易》七卷，

在此成仙。你住在山上以来，不曾游览山的四外，脱离于尘世之外，远眺碧空，俯视山峦，本来不可能知道这些。我为你指点它，你能不勉力修行吗？我等待你能在空中驾驭形体，然后反过来研究它的本末了。”

于是命侍臣把《道德》二经以及驻影灵丸传给妙想后离去。此后一年或三五年，舜帝就降临黄庭观一次。十年后，妙想白日升天。这座山因为是舜修道的地方，所以叫作道州营道县。出自《集仙录》。

成公智琼

魏时，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在嘉平年间有一天晚上独宿，梦见有个神女来侍从他。神女自称是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年失去父母。上帝因为她孤苦无依而哀怜她，令她下界嫁人。弦超在做这个梦的时候，精神爽快，有所感悟，觉得神女的姿容不是平常人所能有的那么美，醒来的时候就怀着敬意想念她。一连三四个晚上都是如此。

有一天，智琼真真切切地来了。她驾着上有帷盖四周有帷幕的车子，随从着八个婢女，穿着罗绮制作的衣服，容颜姿色像飞仙一样。她自己说七十岁了，可是看起来就像十五六岁。车上有盛放酒的用清白琉璃制成的壶或榼，有各种吃的喝的等奇异食品，还有餐具和美酒。来到以后，她就与弦超共饮共食。她对弦超说：“我是天上的玉女，被遣下嫁，所以来依从您。原因是前世时与您感运相通，应该做

夫妇。我对您虽然不能有益，也不会造成损害。但能使您经常能够驾轻车乘肥马，饮食经常可以得到远方的风味和奇异的食物，丝绸锦缎足够使用而不缺乏。然而我是神人，不能给您生孩子，也没有妒忌的性情，不妨害您的婚姻之事。”于是他们结为夫妇。智琼赠给弦超一首诗：“飘摇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这是那首诗的大意。全文二百多字，不能全部写出。智琼又著阐发《易经》的书七卷，

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杨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取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也。每超当有行来，智琼已严驾于门。百里不移两时，千里不过半日。

超后为济北王门下掾。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见移于邺宫，宫属亦随监国西徙。邺下狭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独卧，智琼常得往来。同室之人，颇疑非常。智琼止能隐其形，不能藏其声；且芬香之气，达于室宇，遂为伴吏所疑。后超尝使至京师，空手入市。智琼给其五匣弱緋、五端^细 贮，采色光泽，非邺市所有。同房吏问意状，超性疏辞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监国，委曲问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责也。后夕归，玉女已求去，曰：“我仙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啖，发簏，取织成裙衫两裆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零溜漓，肃然升车，去若飞流。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

去后积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智琼。驱驰前至，视之果是，遂披帷相见，悲喜交至，授绥同乘至洛，

有卦有象，以彖为从属。所以从其文意来看，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卜吉凶，如同杨雄的《太玄经》和薛氏的《中经》。弦超对它的意旨都能通晓，就运用它来占卜。经过七八年，弦超的父亲给弦超娶妻之后，他们就天天宴饮作乐，天天一起就寝。智琼夜间来早晨离开，迅

捷如飞，只有弦超能看见她，别人都看不见她。每当弦超要远行时，智琼就已经把车马行装安排得整整齐齐等在门前，走百里路不超过两个时辰，走千里路不超过半天。

弦超后来做了济北王的门下掾。那时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被迁移到邺宫，各王宫的属吏也随着监国的王爷西迁。邺下狭窄，四个吏员同居一间小屋。弦超独卧时，智琼经常能够往来，同室的人都怀疑弦超不正常。智琼只能把自己的身形隐匿起来，但是不能把声音也藏起来；而且芳香的气味，弥漫屋室，于是被同室相伴的吏员所怀疑。后来弦超曾经被派到京师去，他空手进入集市。智琼给他五匣弱红颜料、五块做褥子的麻布，这些东西的色彩光泽，都不是邺城集市所有的。同房吏盘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弦超性格粗疏，不善言辞，就详详细细地向他们说了。同室小吏把这些情况向监国王爷报告了，监国向他讯问了事情的底细和原委，也恐怕天下有这种妖幻，就没有责怪他。后来，弦超晚上回来，玉女自己请求离去，她说：“我是神仙，虽然与您结交，却不愿让别人知道。而您的性格粗而不细，我今天底细已经暴露，不能再与您通情接触了。多年交往，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哪能不悲伤遗憾？但情势不得不这样，我们各自努力吧！”智琼唤侍御的人摆下酒饭，又打开柳条箱子，拿出织成的两件裙衫留给弦超。又赠诗一首，握着弦超的手臂告辞。她眼泪流淌下来，然后表情严肃地登上车，像飞逝的流水一般离去了。弦超多少天来忧伤感念，几乎到了萎靡不振的地步。

智琼去后五年，弦超奉郡里的差使到洛阳去。他走到济北鱼山下，在小路上向西走，远远地望见曲折的小路旁有一辆马车，像是智琼的车。他就打马向前，到跟前一看果然是智琼，就掀起帷布相见。两个人悲喜交加，智琼让他上车拉住绳索，同车到洛阳。

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月往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来，来辄经宿而去。

张茂先为之赋《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验。如弦氏之归，则近信而有征者。甘露中，河济间往来京师者，颇说其事，闻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游东土，论者洋洋，异人同辞，犹以流俗小人好传浮伪之事，直谓讹谣，未遑考核。会见济北刘长

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亲见义起，受其所言，读其文章，见其衣服赠遗之物，自非义起凡下陋才所能构合也。又推问左右知识之者，云：‘当神女之来，咸闻香薰之气、言语之声。’此即非义起淫惑梦想明矣。又人见义起强甚，雨行大泽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损瘦。今义起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燕寝处，纵情兼欲，岂不异哉！”出《集仙录》。

庞 女

庞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虚，每云：“我当升天，不愿住世。”父母以为戏言耳。因行经东武山下，忽见神仙飞空而来，自南向北，将逾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进。仙人亦至山顶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楼、瑤宫珠殿，弥满山顶。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来至女前，召女升宫阙之内。众仙罗列，仪仗肃然。谓曰：“汝有骨箴，当为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按而行之，飞升有期矣。

他们又重修旧好，到太康年间还在。但是他们并不天天往来，只在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和每月初一、十五见面。智琼每次来，往往过一夜后离开。

张茂先为她写了《神女赋》，赋的序文说：“世上谈论神仙的人很多，然而没有得到验证。如弦超之妻的到来，就是近于事实而有验证的例子。甘露年间，河、济一带往来京城的人都传说这件事，听到的人常常认为智琼是鬼魅一类的妖孽。等到游历东方，谈论的人滔滔不绝，不同的人说的却都一样。还有人认为流俗小人好传虚浮伪诈之事，径直说是讹传的谣言，没经考核。等到会见济北刘长史，这个人是个明察清信之士，他亲眼见过弦超，听弦超亲口说过，读过智琼的文章，见过那些衣服等智琼赠送的物件。这些自然不是弦超这种平凡低下、才疏学浅的人所能编造的。又推究查问左右知道这件事的人，他们说当神女来时，全都闻到了薰香的气味，听到了言语之声。这就明显地证明不是弦超因为梦想而造成的淫惑了。又有人见到弦超很强壮，在雨中行经大泽而不沾湿，就更加觉得奇怪。鬼魅接近人，无不

使人身体羸弱、生病受损而消瘦。如今弦超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宴同寝相处，纵情恣欲，难道不奇异吗？”出自《集仙录》。

庞 女

庞女小时候就不吃东西。她总是仰慕清虚之道，经常说：“我应当升天，不愿意住在人世。”她的父母把这话当作戏言而已。有一次她出行经过东武山下，忽然看到神仙从空中飞腾而来，从南向北，超过千里。庞女就端端正正地站着，不敢再往前走。仙人也到了山顶，他们并不散去，随即变幻出金城玉阙、瑤宫珠殿，遍布山顶。有一个人从山上下来。这个人身上发出五色光芒，他来到庞女跟前，招呼她进入宫阙之内。宫阙里边众多仙人罗列着，仪仗整齐。仙人对庞女说：“你有仙骨，还登记在册，应当成为天上神仙。太上老君命我传授给你《灵宝赤书》五篇真文，你按照它修行，飞升仙境就指日可期了。

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于此，证位高真，可不勤耶？”既受真文，群仙亦隐。十年之后，白日升天。其所遇天真处东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后，道士张方亦居此山，于石室中栖止。常有赤虎来往室外，方不为惧，亦得道升天。庞女一本作逢字。出《集仙录》。

褒 女

褒女者，汉中人也。褒君之后，因以为姓。居汉、沔二水之间。幼而好道，冲静无营。既笄，浣纱于沔水上，云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责之，忧患而疾。临终谓其母曰：“死后见葬，愿以牛车载送西山之上。”言讫而终。父母置之车中，未及驾牛，其车自行，逾沔、汉二水，横流而渡，直上沔口平元山顶。平元即沔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见五云如盖，天乐骇空，幢节导从，见女升天而去。及视车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祷俱验。今沔口山顶有双辙迹犹存。其后，陈世安亦于此山得道，白日升天。出《集仙录》。

李真多

李真多，神仙李脱妹也。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时，居来广汉栖玄山，合九华丹成，云游五岳十洞。二百余年，于海上遇飞阳君，授水木之道，还归此山，炼药成。又去数百年，或隐或显，游于市朝，又登龙桥峰，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于此山学道，故世人号此

从前阿丘曾皇妃都是遵奉这些宝书符篆进行修行，得以证位高真。你既然想飞升成仙，能不勤修苦练吗？”庞女接受真文后，群仙也都隐去。十年之后，庞女白日升天。她遇到真人的地方东武山，就是现在的庚除化这个地方。后来有个道士张方也住在这座山中。他在石室中歇宿，常常有红毛老虎在室外来来往往。张方没有被老虎吓倒，也得道升天。在别的版本中，“庞”字写成“逢”字。出自《集仙录》。

褒女

褒女是汉中人，因为是褒君的后代，就以褒为姓。她住在汉水、沔水二水之间。她小时候就好道，淡泊清静，无所谋求。到了盘发插笄的年龄后，她常在沔水上浣纱。有一天，忽然天地昏暗，云集雨落，褒女似有所感而怀了孕。她的父母责怪她，她忧愁痛苦而生了病。临终时她对父母说：“我死后安葬的时候，希望你们用牛车把我送到西山上。”说完就死了。她的父母把她的尸体装到车上，还没有来得及套上牛，那辆车就自己走了，越过汉水和沔水，横流而渡，径直登上了沔口平元山顶。平元山就是沔口化。家里的人追车时，只见五彩祥云如车盖，天乐惊空，旌旗仪仗前导后从，眼见褒女升天而去。等到再看车中，只剩空棺而已。乡里人建立祠庙祭祀她，水灾旱灾时向她祈祷，都有灵验。现在沔口山顶上车辙的痕迹还存在。其后张世安也在这座山得道，白日升天。出自《集仙录》。

李真多

李真多是神仙李脱的妹妹。李脱在西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历代蜀人都见到过他。大约他往来八百多年了，因此称他为李八百。当

初在周穆王时，他来到广汉栖玄山上居住，炼制九华丹成功以后，云游五岳十洞两百多年。他在海上遇到飞阳君，教给他水木之道，又回归此山；药炼成以后，又离去几百年。他有时隐形，有时现行，游历于市朝之中。又登上龙桥峰，制作九鼎金丹。丹炼成已经过去八百年了。他三次在此山修道，所以世人称此

山为三学山，亦号为贤山，盖因八百为号。丹成试之，抹于崖石上，顽石化玉，光彩莹润。试药处于今犹在。人或凿崖取之，即风雷为变。

真多随兄修道，居绵竹中，今有真多古迹犹在。或来往浮山之侧，今号真多化，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水而浮，真多幼挺仙姿，耽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贞之要，行之数百年，状如二十许人耳，神气庄肃，风骨英伟，异于弱女之态。人或见之，不敢正视。其后，太上老君与玄古三师降而度之，授以飞升之道，先于八百白日升天。化侧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仙炼丹砂之泉。浮山亦名万安山，上有二师井，饮之愈疾。今以真多之名，故为真多化也。八百又于什邡仙居山，三月八日白日升天。出《集仙录》。

班 孟

班孟者，不知何许人也，或云女子也。能飞行经日，又能坐空虚中与入语，又能入地中，初去时没足至胸，渐入，但余冠帻，良久而尽没不见。以指刺地，即成井可吸。吹入屋上瓦，瓦飞入人家间。桑果数千株，孟皆拔聚之成一，积如山。如此十余日，吹之各还其故处如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纸着前，嚼墨喷之，皆成文字，竟纸，各有意义。服酒丹，年四百岁更少，入大治山中。出《神仙传》。

山为三学山，也称为贤山，大概是因为李八百而取的名。丹炼成了要试一试它，李八百就把丹药抹在崖石上。顽石变成了美玉，光彩晶莹润洁。试药处至今还存在。有的人凿崖取玉，则风雷为之变色。

李真多随着哥哥修炼道术，住在绵竹山中。现在真多的古迹还在。她有时往来于浮山之侧，现在称作真多化，就是古代的浮山化，有如地肺到了水面就上浮。李真多小时候就有仙姿，沉迷崇尚玄理。

李八百教给她朝元默贞的要诀，她修行了几百年，样子就像二十岁左右的人。她神情端庄，气概严肃，风骨英武雄伟，不同于弱女之态。人们有时见到她，都不敢正眼去看。其后太上老君与玄古三师降临度引她，教给她飞升之道，她就先于李八百而白日升天。真多化的旁边有个潭，那里的水总是红色的，是古代的神仙炼丹砂的泉源。浮山又名万安山，山上有二师井，饮井水可以治愈疾病。现在用真多的名字，所以称为真多化。李八百又到什邡仙居山修炼，三月八日白日升天。出自《集仙录》。

班 孟

班孟，不知是哪里人，有人说她是女子。她能在空中飞几天，又能坐在虚空之中与人说话，还能钻入地下。刚进去时，从脚开始埋没，一直到胸部埋没，都是渐渐地进入地下，只剩帽子头巾没有进去。过了很久就全部没入而不见了。她用手指刺地，就能变成井，可以汲水。吹人家屋子上的瓦，瓦就飞入人家家里。几千棵桑果树，班孟全部把它们抓出来聚拢成一堆，堆积得像山似的。这样放着十几天了，她吹一口气，这几千棵桑果树就各自回到原来的地方，像平时时一样。她又能在口中含一口墨，把纸放在面前舒展开，嚼墨一喷，都成为文字，写满了纸，文章各有其意义。她服食酒和丹药，年纪四百岁反而更年轻了。后来她进入大治山中。出自《神仙传》。

天台二女

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远不得返，经十三日饥。遥望山上有桃树子熟，遂跻险援葛至其下，啖数枚，饥止体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见芜菁叶流下，甚鲜妍。复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饭焉。乃相谓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色甚美，见二人持杯，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杯来。”刘、阮惊。二女遂忻然如旧相识，曰：“来何晚耶？”因邀还家。南东二壁各有绛罗帐，帐角悬铃，上有金银交错。各有数侍婢使令。其饌有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美。食毕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贺汝婿来。”酒酣作

乐。夜后各就一帐宿，婉态殊绝。至十日求还，苦留半年，气候草木，常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乡，归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还路。乡邑零落，已十世矣。出《神仙记》。

天台二女

刘晨和阮肇进入天台山去采药，因为路远不能回家，已经饿了十三天了。他们远远地望见山上有棵桃树上的桃子熟了，就涉险抓着葛藤到了桃树底下。他们吃了几个桃子，觉得不饿了，身体充实了，想要下山。用杯取水时，看见有芜菁叶流下来，很鲜艳。又有一个杯子流下来，里面还有胡麻饭。于是两人互相安慰说：“这里离人家近了。”就越过山。出现一条大溪，溪边有两个女子，姿色很美。她们看见二人拿着杯子，就笑着说：“刘、阮二位郎君拿回刚才的杯子来了。”刘晨、阮肇都很惊讶。两个女郎就高高兴兴地如旧相识一般，跟他们说：“怎么来晚了呢？”便邀请刘晨、阮肇跟她们回家。南边、东边两壁各有大红色的罗织床帐，帐角上悬着金铃，上面有用金银雕嵌的纵横交错的花纹图案。两个女郎各有几个侍奉的婢女使唤。吃的东西有胡麻饭、山羊脯、牛肉，味道很美。吃完饭又喝酒。忽然有一群女子拿着桃子，笑着说：“祝贺你们女婿到来！”酒喝到尽兴时就奏乐。晚上，刘晨与阮肇各到一个女郎的床帐里去睡觉，女郎娇婉的情态特别美妙。住了十天，两人请求回家，二女又苦苦留他们住了半年。从气候、草木情形看，当是春天的时节。百鸟啼鸣，使他们更怀乡思，思归更苦。女郎就送他们，指点回去的道路让他们看清。他们回乡以后，看到乡邑已经零落，才知道已经过了十代了。出自《神仙记》。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鲁妙典 谌母 盱母 杜兰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云观女道士 秦时妇人

何二娘

鲁妙典

鲁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洁，不食荤饮酒。十余岁，即谓其母曰：“旦夕闻食物臭浊，往往鼻脑疼痛，愿求不食。”举家怜之。复知服气饵药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乐。因谓母曰：“人之上寿，不过百二十年，哀乐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岂可复埋没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过之，授以《大洞黄庭经》，谓曰：“《黄庭经》，扶桑大帝君宫中金书，诵咏万遍者，得为神仙；但在劳心不倦耳。《经》云：‘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已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已却老年永延。’居山独处，咏之一遍，如与十人为侣，辄无怖畏。何者？此经召集身中诸神，澄正神气。神气正则外邪不能干，诸神集则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气正心清，则彻见千里之外，纤毫无隐矣。”

鲁妙典

鲁妙典是九嶷山的女仙官。她生来就聪明敏捷，气质高雅，喜欢洁净，不吃荤腥不喝酒。十多岁时，她就对母亲说：“我从早到晚闻到食物的气味就觉得臭浊，往往鼻子脑袋都疼痛，希望不要让我吃饭。”全家人对她都很怜惜。后来她又学会炼气服药的法术。就这样过了十年，她常常闷闷不乐，就对她母亲说：“人的最高寿命不过一百二十岁，喜怒哀乐每天都来伤害它。又何况是女子之身，哪能再埋没贞性，混同于凡夫俗子呢？”有个麓床道士拜访她，把《大洞黄庭外》传授给她，对她说：“《黄庭经》是扶桑大帝君宫中的金书，诵

读一万遍的人，能够成为神仙；只在于劳心不倦而已。经书上说，把它读上万遍，就可以升上三天，千灾已消百病痊愈，不怕虎狼凶狠残暴，又已经推迟衰老，寿命永延。住在山上独自修炼，把它读上一遍，如同与十个人为伴，就没有恐怖畏惧。什么原因呢？这是道经把你身中的众神召集起来，澄清端正了神气。神气端正了，外部的邪恶就不能干扰你；众神集中了，恐怖就不能到达你的身边。如果形全神集、气正心清，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千里之外的东西，连纤细的毫毛也不能隐匿了。

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丧，自弃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责，亦将流荡生死，苦报无穷也。”妙典奉戒受《经》，入九嶷山，岩栖静默。累有魔试，而贞介不挠。积十余年，有神人语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总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处麓床，可以栖庇风雨，宅形念贞。岁月即久，旋皆朽败。今为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灵药，白日升天。

初，妙典居山，峰上无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长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铁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并在上。仙坛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及古镜一面，大三尺；钟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来，并妙典升天所留之物，今在无为观。出《集仙录》。

谌 母

婴母者，姓谌氏，字曰婴，不知何许人也。西晋之时，丹阳郡黄堂观居焉，潜修至道。时人自童幼逮衰老见之，颜状无改，众号为婴母。

因入吴市，见一童子，年可十四五。前拜于母云：“合为母儿。”母曰：“年少自何而来？拜吾为母，既非其类，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余，又吴市逢有三岁孩子，悲啼呼叫。倏遇谌母，执母衣裾曰：“我母何来？”母哀而收育之，逾于所生。既长，明颖孝敬，异于常人。冠岁以来，风神挺迈，

所担心的是人不能够懂得，懂得了而不能修炼，修炼了而不能精通，精通了而不能长久。半途而废，自己抛弃前功，不仅将遭到玄法的责罚，也将使生命流荡，痛苦的报应无穷。”妙典遵奉玄戒接受了经书，就进入九嶷山，在山洞里居住，静修默炼。屡次有妖魔前来试探，而妙典道念坚贞，不为所挠。这样生活了十多年，有个神人告诉她说：“这座山系大舜管辖，是天地的总司、九州的宗主。古时候有个道高之人，制作了三处竹床，可以歇宿遮避风雨，保护形体，坚定道念。岁月长久竹床也都朽烂破碎了。现在我给你制作它，可以遂心歇息。”又过了十年，真仙降临下来，交给她灵药，她就白日升天了。

当初，妙典到山上去住，山峰顶上没有水。神仙就点化一个石头盆。这石盆大三尺，长四尺，盆中常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一个大铁臼，也是神仙送给她的，不知有什么用。如今这两件东西都在山峰上。仙坛的石头上，清清楚楚地有仙人的鞋印；还有一面古镜，大三尺；有一口钟，形状像仰卧的月牙。这些都是神仙送来的。上述神品与妙典升天所留之物，如今在无为观。出自《集仙录》。

谏 母

婴母姓谏，字婴，不知道是哪里人。西晋的时候，她在丹阳郡黄堂观居住。当时的人自从幼年、壮年一直到衰老都见到她，而她的容颜、状态却没有改变。众人称她为婴母。

有一次，她进吴市买东西，见到一个小孩，年龄大约十四五岁。这个小孩走到谏母面前下拜，说：“我应当作您的儿子。”谏母说：“少年从什么地方来？你拜我为母亲，我们不是同类，不合乎大道。”那个小孩就走了。一个多月以后，谏母又在吴市遇到了一个三岁孩子。这个小孩儿又呼又叫，哭得很悲伤。他突然遇到谏母，就拉住谏母的衣襟说：“我母亲从哪来？”谏母可怜他，就收养并抚育他，超过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个小孩长大以后，既聪明又孝敬，与平常人不同。他成年以后，风度神情极其豪迈。

所居常有异云气，光景仿佛，时说蓬莱阆苑之事。母异之，谓

曰：“吾与汝暂此相因，汝以何为号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灵章，锡以名品，约为孝道明王，今宜称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诀曰：“每须高处玄台，疏绝异党，修闲丘阜，饵顺阳和，静夷玄圃，委鉴前非。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太上隐玄之道可致。晏息以流霞之障，睠眄乎文昌之台，得此道者，九凤齐唱，天籍骇虚，竦身御节，入景浮空，龙车虎旗，游遍八方矣。母宜宝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隐去，母密修道法，积数十年，人莫知也。

其后吴猛、许逊自高阳南游，诣母，请传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闲日每告二子曰：“世云昔为逊师，今玉皇玄谱之中，猛为御史，而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五品已迁。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国之分野。逊领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猛统星纪之邦，于辰为丑。许当居吴之上，以从仙阶之等降也。”

又数年，有云龙之驾，千乘万骑，来迎谌母，白日升天。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黄堂坛静，即许君立祠朝拜圣母之所。其升天事迹，在丹阳郡中，后避唐宣宗庙讳，钟陵祠号为谌母。其孝道之法，与灵宝小异，豫章人世世行之。出《墟城集仙录》。

盱 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内修真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当归真于彼。”其子名烈，字道微。

他居住的地方常常有特殊的云气，只是光影不真切。他还常说些蓬莱阆苑的事情。谌母感到很奇异，就对他说：“我和你暂时在这里互相依靠，你用什么作为称号呢？”那个孩子说：“从前承蒙天真让我盟誓，传授给我灵章，赐给我名号品级，称我为孝道明王，如今应当用这个名号称呼我。”于是告诉谌母修真的诀窍说：“总须处于高高的玄台之上，与不同道的人疏远断绝关系，在山中静修，吸食灵气，追求玄圃的宁静，明辨以前的错误并引以为鉴。这样，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太上隐玄之道就可以得到。晚上睡觉用流霞作屏障，眷顾着文昌之台。获得这种道的人，能让九凤

齐唱，天籍骇虚，耸身主管季节，隐身浮于长空，驾龙车擎虎旗而通游八方了。您应该珍惜它。”有一天，孝道明王无声无息地隐身而去，谌母秘密地按道法修行，坚持了几十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其后吴猛、许逊从高阳向南云游，拜访了谌母，请谌母把所得之道传给他们。于是谌母在盟誓之后就传给了他们，孝道之行便在江东传播开来。谌母闲暇的时候经常告诉两个人说：“世云从前是许逊的老师，现在玉皇的玄谱中，吴猛为御史，而许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在五品以下的。又主管十二时辰，分配十二国的分野。许逊分领玄枵之野，以辰宿为子；吴猛统领星纪之邦，以辰宿为丑。许逊应当位居吴猛之上，以顺应仙阶的等级差别。”

又过了几年，有云龙车驾、千乘万骑来迎谌母，谌母遂白日升天。如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座黄堂坛静，就是许逊立祠朝拜圣母的地方。她升天的事迹，在丹阳郡中流传。后来为了避唐宣宗的庙讳，钟陵祠称为谌母祠。她的孝道之法与灵宝略有差异，豫章的人世世代代修行它。出自《壙城集仙录》。

盱 母

盱母是豫章人。她在外表上同世俗之人一样，而内心里却在修习玄真要诀。她常说：“我一千年前曾住在西山，世上的牵累逐渐消失，应该在那里回归真境。”她的儿子叫盱烈，字道微。

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家贫，而营侍甘旨，未尝有阙，乡里推之。

西晋武帝时，同郡吴猛、许逊，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筑坛立静。猛既去世，逊即以宝符真篆，拯俗救民，远近宗之。逊仕□州为记室，后每朔望还家朝拜。人或见其乘龙，往来径速，如咫尺耳。盱君淳笃忠厚，逊委用之，即与母结草于逊宅东北八十余步，旦夕侍奉，谨愿恭肃，未尝有怠。母常于山下采撷花果，以奉许君。君惜其诚志，常欲拯度之。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乡瑕丘仲，册命征拜许君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升天。许谓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后随仙辇，期于异日。”母子悲不自胜，再拜告请，愿侍云輶。君

许之，即赐灵药服之，躬禀真诀，于是午时从许君升天。今坛井存焉。乡人不敢华缮，盖盱君母子俭约故也。世号为盱母井焉。出《集仙录》。

杜兰香

杜兰香者，有渔父于湘江洞庭之岸，闻儿啼声，四顾无人，惟三岁女子在岸侧，渔父怜而举之。十余岁，天姿奇伟，灵颜姝莹，迥天人也。忽有青童灵人自空而下，来集其家，携女而去。临升天，谓其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后时亦还家。其后于洞

道微小时候失去了父亲，奉侍母亲以孝顺出名。他家里贫穷，然而他置办的侍奉母亲的香甜食品，从不曾有过短缺。乡里之人很推重他。

西晋武帝时，与她同郡的吴猛、许逊精诚修炼，感动上天，道化盛行。他们住在洪崖山，筑造玄坛，设立静室。吴猛去世之后，许逊就用宝符、真篆拯救世俗的百姓，远近的人都很尊崇他。许逊官任某州的记室。后来每当初一和十五，他便回家朝拜。有人看见他乘着龙，往来飞速，像近在咫尺一般。盱君淳朴忠厚，许逊雇用他，他就与母亲一起在许逊宅院东北八十余步的地方居住以报恩。从早到晚侍奉着许逊，谨慎诚实，谦恭肃穆，不曾有过倦怠。盱母还常在山下采摘花果，来供奉许逊。许逊怜惜她心志诚恳，常常想拯救度引她。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老君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乡瑕丘仲，凭册书征召许君，拜他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升天。许逊对道微及盱母说：“我奉太帝的命令，不能久留。你们可以随仙舆之后，期待将来成仙。”母子二人悲伤得不能自禁，他们拜了两拜哀告请求，愿侍奉于许逊的云辇左右。许逊答应了他们母子的请求，就赐给他们灵药让他们服下，亲自传授真诀，于是他们母子在午时跟着许逊升天而去。如今坛井还在，乡人不敢修缮得太华丽，大概是盱君母子俭朴的缘故。世人称坛井为盱母井。出自《集仙录》。

杜兰香

杜兰香的故事，是有个打鱼的人在湘江洞庭的岸边，听见小孩啼哭的声音，四下看没有发现其他人，只有个三岁小女孩在岸边。打鱼的人很可怜这个小孩，就把她抱走了。小女孩长到十多岁时，天姿奇伟，容颜艳丽，光彩照人，赶上仙女了。有一天，突然有个青童灵人从空中下来，降临到她的家里，带着小女孩离去。就要升天的时候，小女孩对她的养父说：“我是仙女杜兰香，因为犯了错误被贬到人间。天上的日期是有严格限制的，今天我就要回去了。”自从升天以后，有时她也回家。这之后，她又在洞

庭包山降张硕家，盖修道者也。兰香降之三年，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硕亦得仙。初降时，留玉简、玉唾盂、红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赍黄麟羽帔、绛履玄冠、鹤氅之服、丹玉珮挥剑以授于硕，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张硕仙官定何班品。渔父亦老，因益少，往往不食。亦学道江湖，不知所之。出《墉城集仙录》。

白水素女

谢端，晋安侯官人也。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乡人共愍念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是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端便往谢邻人。邻人皆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为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不止。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以自取妇，密着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人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方以鸡初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造瓮所视螺，但见壳。仍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

庭包山降临到张硕的家中，因为张硕也是个修道的人。杜兰香降临张硕家三年后，教给张硕举形飞化的道术，张硕也得以成仙。杜兰香刚降临张家的时候，留下玉简、玉唾盂、红火浣布，用这些仙器仙物作为她成仙的证据。又有一天晚上，杜兰香命侍女拿着黄麟羽毛的帔

肩、大红色的鞋、黑色的帽子、鹤羽的大氅和饰有丹玉珙佩的宝剑送给张硕，说：“这都是上仙穿戴的东西，不是人间洞天所有之物。”不知道张硕成仙后仙官定为什么班次、什么品级。打鱼的人也老了，因为杜兰香的缘故他越来越年轻了，往往不吃东西。他也学道于江湖，后来不知到哪儿去了。出自《墉城集仙录》。

白水素女

谢端是晋安侯官人。他小时候就父母双亡，又没有亲属，被邻人抚养。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恭顺谨慎持守节操，不涉足非法的事，开始自己出去谋生。他没有妻子，乡人们都可怜他谋划给他娶媳妇，却一直没有找到。谢端晚睡早起，种田十分卖力，不分昼夜地劳作。后来，他在城下发现一个大螺，像三升的壶那么大。他觉得是个稀奇的东西，就把它拿回家去，放到瓮中养着。一连十几天，谢端每天起来到野外种田，回来的时候，就看见自己家中有吃的有喝的有汤有水，好像是有人特意给他做的。谢端以为这是邻人帮他做的好事。几天都是这样，谢端就去向邻人道谢。邻人都说：“我们当初帮你不是为了这个，何必感谢我们呢？”谢端又觉得邻人不明白他的意思，然而有人总是这样做个不停。后来谢端就把实话告诉他们，问他们是谁帮他做的。邻人笑着说：“你自己已经娶了媳妇，藏在屋里给你做饭，怎么反而说我们给你做的饭？”谢端没话可说，心里怀疑，却不知其中缘故。后来他在鸡刚叫的时候出去，天亮时悄悄地回来，在篱笆外偷偷地窥视自己的家。他看见一个年轻女子从瓮中出来，到灶下去点火。谢端就进了门，直奔放瓮的地方去看那个大田螺，却只看见田螺的壳。他就又到灶下问那个女子说：“你从什么地方来？

而相为炊？”女人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相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同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端。端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是也。出《搜神记》。

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阳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绣，邻里称之。忽有老父诣其门，请绣凤，眼毕功之日，自当指点。既而绣成，五彩光焕。老父观之，指视安眠。俄而功毕，双凤腾跃飞舞。老父与仙女各乘一凤，升天而去。时降于襄阳南山林木之上，时人名为凤林山。后于其地置凤林关，南山侧有凤台。敕于其宅置静贞观，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晋时人也。出《仙传拾遗》。

蓬 球

贝丘西有玉女山。传云，晋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坚，入山伐木，忽觉异香，遂溯风寻至北山。廓然宫殿盘

为什么给我做饭呢？”那个女子很惶惑，想要回到瓮中去，却没能回去，只好回答说：“我是天河中的白水素女。天帝可怜你年少孤单，能以恭敬谨顺的态度洁身自好，坚持操守，所以派我暂且给你看守房舍，做饭做菜；十年之内，使你家中富裕。等你找到媳妇时，我自当回去。而你无故偷着看我，把我挡住，我的身形已经暴露，不宜再留下，你应当放我回去。虽然你今后自己做饭情况稍差一些，但你勤于耕田劳作，打渔采药，可以维持生活。我这个壳给你留下，用它贮存米谷，可以常年不缺粮食。”谢端请她留下，她始终不肯。这时，天上忽然刮起风，下起雨，白水素女忽然身形一收就离去了。谢端为她立了神位，逢年过节祭祀她。他家里常常丰足，只不过不致大富而已。于是乡人便把女儿嫁给谢端。谢端后来做了官，官至县令、郡守。现在道教中的素女就是白水素女。出自《搜神记》。

蔡女仙

蔡女仙是襄阳人。她小时候就心灵手巧，善长刺绣，邻里之人都夸奖她。有一天，忽然有个老头到她家拜访，请她绣凤，约定凤凰的眼睛完工的那天，老头自己来指点。不久，凤凰绣成了，五彩缤纷，光芒闪耀。老头前来观看她绣的凤凰，指点她给凤凰安上眼睛。不一

会儿，绣工完毕，一双凤凰腾跃飞舞。老头就与女仙各乘一只凤凰，升天而去。他们曾经降落到襄阳南山林里的树上，当时的人便将那座山命名为凤林山。后来在那个地方设置了凤林关，南山旁边还有凤台。朝廷诏令在女仙之宅建立了静贞观，有女仙画像保存在那里。有人说蔡女仙是晋朝时候的人。出自《仙传拾遗》。

蓬 球

贝丘的西边有个玉女山。人们传说，晋朝太始年间，北海有个姓蓬名球字伯坚的人，他进山去砍伐木材，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他就迎着风寻到了北山。一看那里广阔无边，宫殿曲折

郁，楼台博敞。球入门窥之，见五株玉树；复稍前，有四妇人，端妙绝世，共弹棋于堂上。见球俱惊起，谓球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寻香而至。”遂复还戏。一小者便上楼弹琴，留戏者呼之曰：“元晖何为独升楼？”球树下立，觉少饥，乃以舌舐叶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鹤而至，迎恚曰：“玉华，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诸仙室。”球惧而出门，回顾，忽然不见。至家乃是建平中，其旧居间舍皆为墟矣。出《酉阳杂俎》。

紫云观女道士

唐开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驾在东京，以李適之为河南尹。其日大风，有女冠乘风而至玉贞观，集于钟楼，人观者如堵。以闻于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众，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风者即不哀祈，亦无伤损，颜色不变。于是適之大骇，方礼请奏闻。敕召入内殿，访其故，乃蒲州紫云观女道士也，辟谷久，轻身，因风遂飞至此。玄宗大加敬畏，锡金帛，送还蒲州。数年后，又因大风，遂飞去不返。出《纪闻》。

秦时妇人

唐开元中，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恐妖伪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惧逐，多权窜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雁门山。

幽深，楼台又大又敞亮。蓬球就进门偷偷地去看。他先看到五棵玉树；再逐渐往前走，又看见了四个女子。这四个女子端庄秀美，都是世上所没有的美貌女子，她们正一起在堂上玩弹棋。看到蓬球，她们都惊讶地站起来，问蓬球说：“蓬君为什么来到这里？”蓬球回答说：“我是随着香气来到这里的。”四个女子就又回去玩。一会儿，一个小一点的女子上楼去弹琴，留下继续玩的女子喊她说：“元晖，你为什么独自上楼？”蓬球在树下站着，觉得有点饿了，就用舌头舐树叶上将要滴下的露珠。忽然有一个女子乘着鹤来了，冲着她们气愤地说：“玉华，你们为什么留下这个俗人？王母娘娘就要命令王方平到各仙室巡行了。”蓬球害怕了，就溜出大门。回头看时，宫殿、仙女忽然都不见了。他回到家已是建平年间，他过去居住的房屋和邻里房舍都已是废墟了。出自《酉阳杂俎》。

紫云观女道士

唐朝开元二十四年春二月，唐玄宗在东京洛阳，以李適之作河南府尹。李適之到任后，有一天刮起了大风，有个女道士乘着风来到玉贞观，落在钟楼上，引得观看的人像一堵墙似的。有人就把这事报告给府尹。府尹是个直率粗略的人，因为那个女道士使观众聚集起来而发怒，就把她的衣服扒下打板子。打到十下，乘风而来的那个女道士既不哀告，也没有伤损，面色不变。于是李適之大吃一惊，才对她以礼相待，并把这事上奏给皇帝。皇帝下诏书召女道士入内殿，询问她原故。原来她是蒲州紫云观的女道士，由于辟谷时间长久，身体很轻，凭借风力就飞到这里。玄宗对她大加敬畏，赐给她金帛，把她送回蒲州。几年以后，又因为刮大风，这个女道士飞去再没有回来。出自《纪闻》。

秦时妇人

唐朝开元年间，代州都督因为五台山客僧多，恐怕怪诞乖谬之事发生，就下令把没有度牒的和尚全部赶走。客僧害怕被驱逐，大多暂时逃避到山谷中。有个叫法朗的和尚，逃进雁门山深处。

幽涧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赍干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数百步渐阔，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妇人，并衣草叶，容色端丽。见僧惧愕，问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妇人笑云：“宁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须摈落形骸，故尔。”因问：“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顾笑曰：“语甚有理。”复问：“宗旨如何？”僧为讲《金刚经》，称善数四。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妇人云：“我自秦人，随蒙恬筑长城。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僧住此四十余日，暂辞，出人间求食。及至代州，备粮更去，则迷不知其所矣。出《广异记》。

何二娘

广州有何二娘者，以织鞋子为业，年二十，与母居。素不修仙术，忽谓母曰：“住此闷，意欲行游。”后一日便飞去，上罗浮山寺。山僧问其来由，答云：“愿事和尚。”自尔恒留居止。初不饮食，每为寺众采山果充斋，亦不知其所取。罗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杨梅树，大数十围。何氏每采其实，及斋而返。后循州山寺僧至罗浮山，说云：“某月日有仙女来采杨梅。”验之，果是何氏所采之日也。

雁门山的深涧当中有个石洞，能容纳人进出。法朗带了很多干粮，想要住在这座山里，于是他就寻找洞口进去了。走了几百步之后，那里渐渐开阔了。到了平地，涉过流水，渡到另一岸，那里太阳、月亮都很明亮。又走了二里，来到一个草屋中。草屋中有女人，都穿着草叶，但容颜端庄秀丽。她们看见和尚，害怕而又惊讶，就问和尚说：“你是什么人？”和尚说：“我是人啊！”女人笑着说：“难道有这样外貌的人吗？”和尚说：“我奉事佛，佛必须弃绝外貌，所以这样。”于是她又问：“佛是干什么的？”法朗就详细地说给她听。女人们互相看了看，笑着说：“他的话很有道理。”又问：“佛教的宗旨如何？”法朗就给她们讲解《金刚经》。她们听了再三再四称赞叫好。法朗就问她们：“这里是什么世界？”女人说：“我们本来是秦时人，随着蒙恬修筑

长城。蒙恬多使用妇女，我们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就逃到这里。当初吃草根得以不死。来到这里也不知道年岁，没有再到人世问。”于是她们就把法朗留下，拿草根给他吃。草根涩得没法吃。法朗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就暂时告辞，出去到人间去寻找粮食。等他到了代州准备好粮食再去时，却迷了路，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了。出自《广异记》。

何二娘

广州有个叫做何二娘的姑娘，她以做鞋子为业，年纪二十岁，与母亲一起居住。她一向不修仙术，有一天她忽然对母亲说：“住在这里心里闷得慌，我想出去云游。”后来有一天，她就飞走了，上了罗浮山的僧寺。山上的和尚问她来这里的缘由，她回答说：“我愿意侍奉和尚。”从这以后，她就长期留在这里居住。开始她不吃不喝，经常给寺里的众僧采摘山果充作斋饭，和尚们也不知她是从哪里弄来的。罗浮山的北面是循州，离南海四百里。循州的山寺中有杨梅树，有几十人合抱那么粗大，何氏经常采摘它的果实，到吃斋时就返回。后来，循州山寺里的和尚到了罗浮山，对这里的人说，某月某日有个仙女来寺里采摘杨梅。罗浮山寺里的和尚验证这件事，那天果然是何氏采摘杨梅的日子。

由此远近知其得仙。后乃不复居寺，或旬月则一来耳。

唐开元中，敕令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得之，与使俱入京。中途，黄门使悦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毕，踊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后绝迹不至人间矣。出《广异记》。

由于这个原因，远近的人都知道何氏得道成仙了。何氏后来就不再住在寺里，有时或十天或一月来一次而已。

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诏派黄门使前往广州寻找何氏，把她找到了。她与使者一起进京，半路上，黄门使喜欢她的姿色，心里想要挑逗她而没有说出来。何二娘忽然说：“中使有如此邪心，我不可逗留了。”说完，她就腾跃而去，不知到哪里去了。其后她再也没有来人

间。出自《广异记》。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边洞玄 崔书生 骊山姥 黄观福

玉女

唐开元中，华山云台观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遍身溃烂臭秽。观中人惧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涧幽僻之处。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过前，遥掷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谓之曰：“勉食此，不久当愈。”玉女即茹之。自是疾渐痊，不旬日复旧。初忘饮食，惟恣游览，但意中飘飘，不喜人间，及观之前后左右亦不愿过。此观中人谓其消散久矣，亦无复有访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实而已。后于岩下忽逢前道士谓曰：“汝疾即痊，不用更在人间。云台观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时，投以小石，当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当自有益。”玉女即依其教，自后筋骸轻健，翱翔自若，虽屡为观中人逢见，亦不知为玉女耳。如此数十年，发长六七尺，体生绿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过之，则叩头遥礼而已。

玉女

唐朝开元年间，华山云台观有个婢女叫玉女。她四十五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遍身溃烂，又臭又脏。观中的人害怕被她传染，就一块把她送到山涧旁幽深僻静的地方。玉女因痛楚而呻吟。忽然有个道士从她面前走过，远远地扔给她三四棵青草，那草像菜似的。道士对她说：“你尽量把这草吃下去，不久病就能痊愈。”玉女就把那几株青草吃了。从此玉女的疾病渐渐好转，不到十天就恢复了旧日的状态。开始她忘记吃饭喝水，只想随意游览，但心中飘忽不定，不喜欢人间，连云台观的前后左右也不愿经过。这个观中的人认为玉女消失很久了，也不再有人寻访她了。玉女就在山中往来周游，渴了喝泉水，饿了就吃树上的果子。后来她在山岩下忽然又遇到先前那个道士，道士对她说：“你的病已经好了，不用再留在人间。云台观往西走二里有

个石池，你可以每天到辰时把小石子投进去，会有一棵莲花自己长出来，你可把它摘来吃，时间久了自然会有好处。”玉女就依照道士的指教去做。从这以后，玉女筋骨轻健，翱翔自如，虽然屡被观中人碰见，但谁也认不出她就是玉女了。就这样过了几十年，玉女头发有六七尺长，身体上生出绿毛，面容却像一朵白色的花。山里的人遇见她，往往离着很远就叩头行礼。

大历中，有书生班行达者，性气粗疏，诽谤释道，为学于观西序。而玉女日日往来石池，因以为常。行达伺候窥觐，又熟见投石采芝，时节有准。于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达乃攀取。玉女远在山岩，或栖树杪，既在采去，则呼叹而还。明日，行达复如此。积旬之外，玉女稍稍与行达争先，步武相接。欻然遽捉其发，而玉女腾去不得，因以勇力挹其肤体，仍加逼迫。玉女号呼求救，誓死不从，而气力困惫，终为行达所辱，局之一室。翌日行达就观，乃见皤然一媼，尪瘠异常，起止殊艰，视听甚昧。行达惊异，遽召观中人，细话其事，即共诘问玉女，玉女备述始终。观中人固有闻知其故者，计其年盖百有余矣。众哀之，因共放去，不经月而歿。出《集异记》。

边洞玄

唐开元末，冀州枣强县女道士边洞玄，学道服饵四十年，年八十四岁。忽有老人，持一器汤饼，来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来相取。此汤饼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贵，顷来得道者多服之。尔但服无疑，后七日必当羽化。”洞玄食毕，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后来也。”言讫不见。后日，洞玄忽觉身轻，齿发尽换，谓弟子曰：“上清见召，不久当往。顾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无为乐人间事，

大历年间，有个叫作班行达的书生。此人性情粗俗，常常诽谤诋毁佛、道二教。他在云台观西厢房读书，而玉女每天都要往来石池，就把这事看作平常了。班行达则伺机等着偷看，又见惯了玉女投石采芝，都很准时。有一天，班行达稍稍赶在玉女先头到达石池之上，等

到那个玉女投出小石头的时候，莲花果然出来了，班行达就把莲花夺去。玉女远在山岩之上，有时停留在树梢上，既然莲花已被别人采去，玉女就只能叹息而还了。第二天，班行达还是这样干。差不多十天以后，玉女稍稍与班行达争先，两人离得很近。班行达突然就把玉女的头发抓住了，使玉女无法腾跃而去。班行达趁此机会凭勇力抓摸玉女的肤体，频加逼迫。玉女哭着喊着呼救，誓死不从，但是气力不足，终于被班行达所污辱。班行达把她捉回，锁在一间屋子里。第二天班行达到那屋里一看，竟然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瘦病异常，起坐都很艰难，视物不清，听话不明。班行达很惊讶，急忙把观中人召来，详细地告诉她们事情的经过。于是大家一起探问玉女，玉女就把她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地叙述了一遍。观中人本来就有听说过她的原委的，估计玉女的年龄大概有一百多岁了。大家可怜她，就一起放她离去，后来不到一个月玉女就死了。出自《集异记》。

边洞玄

唐代开元末年，冀州枣强县有个女道士边洞玄，学道及服仙药达四十年。她八十四岁那年，忽然有一个老人拿着一食器汤饼，来拜访洞玄。他说：“我是三山仙人，因为你有道，特意来接取你。这个汤饼是玉英之粉所制，为神仙所珍视，近来得道的人多数都吃它。你尽管服食，不要怀疑，此后七天一定能羽化成仙。”边洞玄吃完，老人说：“我现在先走了，你随后来吧！”说完就不见了。过了两天，洞玄忽然觉得身体轻了，牙齿和头发全换了，她就对弟子说：“上清召我去，不久就能前往。但我惦念你们这些弟子，能不遗憾吗？你们要好好修行我道，不要津津乐道人间之事，

为土棺散魂耳。”满七日，弟子等晨往问讯动止，已见紫云昏凝，遍满庭户；又闻空中有数人语，乃不敢入，悉止门外。须臾门开，洞玄乃乘紫云，竦身空中立，去地百余尺，与诸弟子及法侣等辞诀。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皆遥瞻礼。有顷日出，紫气化为五色云，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灭。出《广异记》。

崔书生

唐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于东州遒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马而来，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有殊色，所乘骏马极佳。崔生未及细视，则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乃于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颇堪流眄。女郎频日而过，计仆驭当疲。敢具单醪，以俟憩息。”女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

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曰：“马大疲，暂歇无爽。”因自控马，至当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未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载拜跪请。青衣曰：“事亦必定。后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肴。今小娘子阿姊在遒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后，

那样只能变为土棺中的散魂而已。”满了七天，弟子等凌晨前往问讯洞玄、探询行止时，已经看见紫云深浓凝聚，遍布庭院。他们又听到空中有几个人说话，就不敢进去，全都站在门外。不一会儿门开了，洞玄就乘着紫云，耸身在空中站立，离地一百多尺，与众弟子以及法侣等人诀别。当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都远远地瞻仰参拜她。隔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紫气变为五色祥云，洞玄冉冉上升，紫气很久才消失。出自《广异记》。

崔书生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有个姓崔的书生在东州遒谷口居住。他喜好种名花。每到暮春季节，花蕊芬郁，远在百步之外就可以闻到花香。书生每天清晨都是先洗漱，然后便去看花。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女子从西边乘马而来，穿青衣的老少几个婢女跟随在她的后边。这女子姿色极美，所乘的骏马也极佳。崔生还没来得及细看，女郎就已经过去了。第二天女郎又从这里经过，崔生在花下提前摆上酒、茶和酒杯、茶杯，铺上草席，就去迎着女郎的马首参拜说：“我生来喜好花木，

这个园子里的花没有不是我亲手栽植的。如今正赶上花香浓郁，颇值得您流连一顾。女郎这几天频繁从这里经过，估计仆人和马匹都会疲劳。我斗胆准备薄酒，来等您歇息。”女郎连看也没看就过去了。她身后的青衣婢女说：“只管准备酒菜宴席，何愁不来？”女郎回头呵叱婢女说：“为什么轻易与别人说话！”

崔生第二天又先到了，扬鞭策马跟随女郎，来到一座别墅前。崔生又下了马，下拜请求了很久。一个青衣老婢女对女郎说：“马太疲乏了，暂且歇一歇也无妨。”于是女郎自己控制着马，到对着寝室的门前下来。老婢女对崔生说：“您即然没有结婚，我给您做媒妁可以吗？”崔生很高兴，拜了两拜，跪地请求帮忙。老婢女说：“这件婚事必定成功。过后十五六日是个大吉之辰，您到这个时候只管置办婚礼所必需的东西，并在这里备办酒肴。如今小娘子的姐姐在逻谷中有点小病，所以天天去探看。你走之后，

便当咨启，期到皆至此矣。”于是俱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送留女归于崔生。

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纳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以婢媵。母见新妇之姿甚美。经月余，忽有人送食于女，甘香殊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悴，因伏问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纳新妇，妖媚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曾见此。必是狐魅之辈，伤害于汝，故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泪涕交下曰：“本侍箕帚，望以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辈，明晨即别。”崔生亦挥涕不能言。

明日，女车骑复至，女乘一马，崔生亦乘一马从送之。入逻谷三十里，山间有一川，川中有异花珍果，不可言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拜曰：“无行崔郎，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女传姊言曰：“崔郎遗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词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后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奏，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遗崔生，生

我就会去禀报，日期到了的时候，我们都到这里了。”于是他们一起走，崔生走在后面。崔生回去后，就依照老婢女所说的那样，置办准备吉日所必需的物品。到了约定的日子，女郎和她的姐姐都到了。女郎的姐姐仪表气质也极其俏丽，她把女郎送来嫁给崔生。

崔生的母亲还在故居居住，一点儿也不知道崔生娶媳妇的消息。崔生因为没有禀告母亲而私下娶妻，就向母亲假言，她是一位侍奉自己的婢妾。他母亲看到了新娘子也觉得她姿色很美。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忽然有人给女郎送来食品，那食品又甜又香，很是与众不同。后来崔生觉得母亲衰老憔悴，于是跪伏在几案之下给母亲问安。他的母亲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希望能够求得保全。如今你所娶的新媳妇，妖媚无双，我在土塑的图画当中，也不曾见到过这样的美貌女子。她一定是狐狸精一类的东西，我怕对你有伤害，所以造成我的忧虑。”崔生回到内室，见到女郎涕泪交流地说：“我给你作妻子，本指望终老天年；没想到老夫人把我当成了狐狸精。我明天早晨就告别。”崔生也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女郎的车马又来了。女郎乘一匹马，崔生也乘一匹马跟着去送她。进入逻谷三十里，山间有一片平地，田野之中有不能用语描绘的异花珍果，比王公的府第还奢华的馆宇屋室。上百个青衣仆人迎着女郎下拜，说：“这无行的崔郎何必领来！”于是他们奉迎着女郎进去，而把崔生留在门外。不一会儿，一个青衣婢女传达女郎姐姐的话说：“崔郎缺乏德行，太夫人疑心阻挠，婚事应该立即断绝，本不该见他；但小妹曾奉侍过他，也当受点委屈让他进来吧！”不久，有人召崔生进去。女郎姐姐又再三地责备崔生。她谈吐清晰婉转，很有口才。崔生只能拜伏在地接受谴责而已。后来他们就坐在正室中面对面吃饭。吃完饭女郎的姐姐命摆酒，召女乐演奏。乐曲铿锵万变。乐曲停下，女郎的姐姐对女郎说：“该让崔郎回去了，你有什么物品赠送给他？”女郎就从袖子中取出一个白玉盒子赠给崔生，崔生亦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门。至逻谷口回望，千岩万壑，无有远路。因恸哭归家，常持玉盒子，郁郁不乐。

忽有胡僧扣门求食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是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乎？贫道望气知之。”崔生

试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请以百万市之，遂往。崔生问僧曰：“女郎谁耶？”曰：“君所纳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负美名于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纳之不得久远，若住得一年，君举家不死矣！”出《玄怪录》。

骊山姥

骊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黄帝《阴符》本，绢素书，缄之甚密。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以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

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鬓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言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闻之惊，前问曰：“此黄帝《阴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计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计一千八十年矣，少年从何而知？”筌稽首载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请问玄义。使筌正立，向明视之曰：“受此符者，当须名列仙籍，骨相应仙，

也留下东西告别。于是他们各自呜咽着分手。崔生出了门。到了逻谷口回头一望，千山万壑，看不到自己刚才走过的路。于是崔生痛哭着回到家里。从此，他经常拿着玉盒子郁郁不乐。

忽然有一天，有个胡僧敲门讨饭吃，他说：“您有一件珍宝，请让我看看。”崔生说：“我是个贫士，你怎么会有这种请求？”胡僧说：“您难道没有异人赠送的东西吗？贫道通过望气而得知。”崔生抱着试探的心理拿出玉盒子给胡僧看。胡僧站起身来，请求用一百万两银子购买它，买到后就想走开。崔生问那个胡僧：“那位女郎是谁呀？”胡僧说：“您所娶的妻子，是西王母的第三个女儿玉卮娘子。她的姐姐在仙界也负有美名，何况在人间呢？可惜的是您娶她时间不长，如果能同住上一年，您的全家就都可以不死了！”出自《玄怪录》。

骊山姥

骊山姥，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人。李筌喜好神仙之道，经常游历名山，广泛采集方术。他在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到了黄帝《阴符》本绢素书。素书封固得很严密。上面有题字，内容是：“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把它藏在名山，用来传给爱好相同的人。”因书已糜烂，李筌将书抄下来并读了几千遍，但始终不明白《阴符》的义理。

李筌到陕西去，走到骊山脚下，遇到一个老妈妈。这个老妈妈发髻从鬓边梳到头顶，其余的头发半垂，穿着破衣服，拄着拐杖，形态很不一般。老妈妈看到路旁有遗落的火种在烧树，就自言自语地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李筌听到这话很惊讶，就上前问她：“这是黄帝《阴符》中的秘文，老妈妈怎么能说出它呢？”老妈妈说：“我接受这个符已经三元六周甲子了。三元一周，共计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计一千零八十年了。年轻人，你从哪里得知《阴符》的？”李筌行过稽首礼又拜了两拜，详细地告诉老妈妈得符的地方，趁便请问《阴符》的玄义。老妈妈让李筌站立，向着亮处端正地看着他说：“接受这个符的人，该当名列仙籍，骨相应当成仙，

而后可以语至道之幽妙，启玄关之锁钥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心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岁，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

于是命坐，为说《阴符》之义曰：“阴符者，上清所秘，玄台所尊，理国则太平，理身则得道。非独机权制胜之用，乃至道之要枢，岂人间常典耶！昔虽有暴横，黄帝举贤用能，诛强伐叛，以佐神农之理。三年百战，而功用未成。斋心告天，罪己请命。九灵金母命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后能通天达诚，感动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机，赐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书乃行于世。凡三百余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观其精妙，则《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则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较其巧智，则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一名《黄帝天机之书》，非奇人不可妄传，九窍四肢不具、慳贪愚痴、骄奢淫佚者，必不可使闻之。凡

传同好，当斋而传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之者夺纪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出三尸，下九虫，秘而重之，当传同好耳。此书至人学之得其道，贤人学之得其法，凡人学之得其殃，职分不同也。经言君子得之固躬，

然后可以告诉他至道的幽深奥妙，付与他开启玄关之锁的钥匙。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反而会受到责罚。你这个年轻人的颧骨通到生门，命轮与日角相齐，血脉未减，心影不偏，本性贤德而又喜好法术，精神旺盛而又喜欢动脑子，真是我的弟子啊！然而四十五岁时你会有场大难。”于是她拿出朱砂写了一道符，串在拐杖尖上，令李筌跪着把它吞下去。说：“天地保佑你。”

于是老妈妈命李筌坐下，给他解说《阴符》的意义说：“阴符是上清秘密保存而又为玄台所尊崇的道经，用它治国，国家就太平；用它治理自身，自身就能得道。不仅用于机变权谋以制胜，而且是至道的核心要诀，岂止是人间的一般典籍呢！从前，虽有横行不法的人，黄帝推举任用贤能的人，诛伐强暴叛逆之人，来帮助神农治国。三年作战一百次，而功用仍没有完成。他就诚心斋戒，禀告上天，归罪于自己，请求天命。九灵金母命蒙狐使者授给黄帝玉符，然后黄帝就通达上天，表达诚意，感动天帝。天帝又命玄女教给他兵机，赐给黄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这本书才在世上流行。《阴符》总共三百多字，一百字解说道，一百字解说法，一百字解说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这都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观看了它的精妙，《黄庭》《八景》就不足以称为玄；洞察它的至要，经传子史就不足以称为文章；考较它的巧智，孙子、吴起、韩信、白起等人都不足以称作奇人。这书还有一名，叫《黄帝天机之书》，不是奇人不可随便传授给他；九窍四肢不全或慳贫愚痴、骄奢淫逸的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它。大凡传给爱好相同的人，应当斋戒之后传给他。有本的人是师父，受书的人是弟子。不能把富贵看得很重，把贫贱看得很轻，违背它的人则被夺去二十年寿命。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在名山石岩中，就能增加寿命。本命日读七遍，可以有益于心机、增加寿命、跳出三尸、使九虫降服。应保守秘密而珍重

它，并且只能传给爱好相同的人。这本书至人学它可以得其道，贤人学它可以得其法，凡人学它则会受到惩罚。这是因为人的职分不同啊。经书说君子得到它可以固身，

小人得之轻命，盖泄天机也。泄天机者沉三劫，得不戒哉！”

言讫，谓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瓢，命筌于谷中取水。既满，瓢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树下，失姥所在，惟于石上留麦饭数升。怅望至夕，不复见姥。筌食麦饭，自此不食，因绝粒求道，注《阴符》，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述《中台志阍外春秋》，以行于世。仕为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出《集仙传》。

黄观福

黄观福者，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幼不茹荤血，好清静，家贫无香，以柏叶、柏子焚之。每凝然静坐，无所营为，经日不倦。或食柏叶，饮水自给，不嗜五谷。父母怜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谓父母曰：“门前水中极有异物。”女常时多与父母说奇事先兆，往往信验。闻之，因以为然，随往看之。水果来汹涌，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驳，状貌与女无异。水即澄静，便以木像置路上，号泣而归。其母时来视之，忆念不已。忽有彩云仙乐，引卫甚多，与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谓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过，谪在人间。年限既毕，复归天上，无至忧念也。同来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书。此去不复来矣。今来此地疾疫

小人得到它丧失性命，原因是小人泄露天机。泄露天机的人要沉沦三劫，能不警惕吗！”

说完，她又对李筌说：“已经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这有麦饭，一起吃饭吧！”她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瓢，令李筌到山谷中去取水。瓢里的水满了以后，瓢忽然有一百多斤重，李筌的力气不能控制，瓢就沉到泉水中了。李筌回到树下时，老妈妈已经不见了，只在石头上留下几升麦饭。李筌惆怅地等到晚上，也没有再见到老妈妈。李筌吃了

麦饭以后，从此不再吃饭。他就绝食求道，注解《阴符》，著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著述《中台志阍外春秋》，在世上流行。李筌后来官任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出自《集仙传》。

黄观福

黄观福是雅州百丈县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女儿。她小时候就不吃荤腥之物，喜好清静。她的家里贫穷没有香，她就用柏叶、柏子当香烧。她还经常凝神静坐，什么事情也不做，静坐一整天也不倦怠。她有时吃柏叶、饮水来养活自己，不吃五谷。她的父母怜爱她，就全任由她的性子。成年以后，父母想让她出嫁，她忽然对父母说：“门前水中有极灵异的东西。”因为她平时经常与父母说一些奇事的先兆，往往能得到验证，所以听了她这句话，她的父母就以为真是这样，就随着她前去看灵物。这时河水果然来势汹涌，黄观福就自己跳进河水中，很久也没出来。人们去打捞她，只打捞到一尊古木天尊像。像上的金彩已经掉落斑驳，像的模样与黄观福完全一样。这时河水也澄清平静了。她的父母就把木像放在道路上，哭泣着回家了。她的母亲时常来看她，思念不已。有一天，空中忽然出现彩云仙乐，黄观福引领很多护卫，与三个女子从空中下降到黄家院子里。黄观福对她的父母说：“女儿本来是上清的仙人，因为有小过错，被贬到人间。现在年限已满，又回到天上。你们不要太忧愁想念我了。同来的三个人，一位是玉皇的侍女，一位是天帝的侍辰女，一位是上清的侍书。我这次离去就不再回来了。近来这个地方因疾疫

死者甚多，以金遗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岁。”即留金数饼，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岁疫毒，黎雅尤甚，十丧三四，即唐麟德年也。今俗呼为黄冠佛，盖以不识天尊道像，仍是相传语讹，以黄冠福为黄冠佛也。出《集仙传》。

死人很多，我把金子留给父母，让你们把家迁到益州，来躲避凶年。”于是她就留下几块金子，升天而去。父母按照她的话，把家搬到蜀郡。那一年疫毒在黎、雅二州尤其严重，十个人中就死三四个，这是唐代麟德年间的事。如今世人习惯把她称作黄冠佛，原因是不认

识天尊的道像，乃是相传时言语讹误，把“黄冠福”称作“黄冠佛”了。
出自《集仙传》。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杨正见 董上仙 张连翘 张镐妻 太阴夫人

杨正见

杨正见者，眉州通义县民杨宠女也。幼而聪悟仁悯，雅尚清虚。既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巨富，好宾客。一旦，舅姑会亲故，市鱼，使正见为脍。宾客博戏于厅中，日昃而盘食未备。正见怜鱼之生，盆中戏弄之，竟不忍杀。既晡矣，舅姑促责食迟，正见惧，窜于邻里，但行野径中，已数十里，不觉疲倦。见夹道花木，异于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愍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

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侧，其居无水，常使正见汲涧泉。女冠素不食，为正见故，时出山外求粮以贍之，如此数年。正见恭慎勤恪，执弟子之礼，未尝亏怠。忽于汲泉之所有

杨正见

杨正见是眉州通义县百姓杨宠的女儿。她小时候就聪明颖悟，富有仁慈怜悯之心，崇尚清虚之道。成年以后，父母把她嫁给了同郡的王生。王生也是个巨富之人，喜好宾客。有一天早晨，正见的公婆聚会亲朋故友，买来了鱼，叫正见做成鱼脍。宾客在厅堂上玩博戏，太阳已经西斜了，菜还没有做好。因为正见爱惜活鱼，把它放在盆中拨弄着玩，一直不忍心杀它。已经到晡时了，公婆着急，就催促她快做，责备她做得太迟。正见害怕了，就逃到邻居家，又从邻居家逃到野外，只管在野外小道中一直走。她已经走了几十里了，也不觉得疲倦。这时她看到路两边花草树木与人世间的不同。她来到了山中一座房舍，有个女道士在里边，杨正见就把她逃出的根由告诉了女道士。女道士说：“你有怜悯他人、爱护生灵的善心，是可教之人。”就留下她让她住在那里。

那座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的附近。她们的住处没有水，女道士常常派正见到山涧中的泉眼去打水。女道士平时不吃饭，为了正见的缘故，有时出去到山外讨要粮食来供养正见。这样过了几年。正见恭顺谨慎，勤快又守规矩，按弟子的礼节去做，不曾有亏礼节，也不曾懈怠。有一天，正见忽然在打水的地方看见

一小儿，洁白可爱，才及年余，见人喜且笑。正见抱而抚怜之，以为常矣，由此汲水归迟者数四。女冠疑怪而问之，正见以事白。女冠曰：“若复见，必抱儿径来，吾欲一见耳。”自是月余，正见汲泉，此儿复出，因抱之而归。渐近家，儿已僵矣，视之尤如草树之根，重数斤。女冠见而识之，乃茯苓也，命洁甑以蒸之。会山中粮尽，女冠出山求粮，给正见一日食、柴三小束，谕之曰：“甑中之物，但尽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辄视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风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归。正见食尽饥甚，闻甑中物香，因窃食之，数日俱尽，女冠方归。闻之叹曰：“神仙固当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坏道，汝岂得尽食灵药乎？吾师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

自此正见容状益异，光彩射人，常有众仙降其室，与之论真宫天府之事。岁余，白日升天，即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谓其师曰：“得食灵药，即日便合登仙；所以迟回者，幼年之时，见父母拣税钱输官，有明净圆好者，窃藏二钱玩之。以此为隐藏官钱过，罚居人间更一年耳。”其升天处，即今邛州蒲江县主簿化也，有汲水之处存焉。昔广汉主簿王兴，上升于此。出《集仙录》。

一个小孩，这小孩洁白可爱，刚到一岁多点，见到人又是喜又是笑。正见抱起他抚弄爱惜，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由于这个原因，正见打水时回去晚了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女道士觉得可疑奇怪，就问正见，正见就把遇到小孩的事禀告了女道士。女道士说：“你如果再见到，一定要把那个小孩直接抱回来，我想要看一看。”从这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正见到泉中打水时，那个小孩又出现了， she就把小孩抱起来来回走。快到家的时候，小孩已经僵死了。看看他很像树的根，有几斤重。女道士见了就认出了它，原来是个茯苓。就让正见洗净饭锅去蒸它。这时正赶上山里的粮食吃光了，女道士出山去讨米，留给正

见一天的食品和三小捆柴，告诉她说：“饭锅里的那件东西，只要把三小捆柴烧尽，就可以停下火了，不要着急看它。”女道士出了山，约定过一个晚上就回来。没想到这天晚上刮大风下大雨，山水漫流，道路受阻，女道士十天也没回来。正见饭吃光了，饿得很，闻到饭锅中那个东西很香，就偷着吃它，几天全吃光了，女道士才回来。女道士听说这个情况，叹息着说：“谁能成仙，本来应该是命里注定的。假使不是遇到雨水把道路冲坏，你怎么能够把灵药全部吃净呢？我的师父常说，这山里有人形的茯苓，吃到它的人可以白日升天。我等它二十年了。你如今遇到了把它吃了，你真是得道的人啊！”

从此，正见的容貌越来越奇异，光彩射人。还常有众仙人降临她的住室，跟她谈论真宫天府的事情。过了一年多，正见白日升天。时间就是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她曾经对她的师父说：“我得到灵药吃了，本来当日就该登上仙位。我所以迟回的原因，是由于我幼年的时候，看见父母拣点税钱送往官府，其中有明亮干净又圆的好钱，我就偷着藏起两个铜钱留着玩。因为这个隐藏官钱的过错，罚我在人间多住一年。”她升天的地方，就是现在邛州蒲江县主簿化，那里还有汲水处存在。从前，广汉主簿王兴就是在这里升天的。出自《集仙录》。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义女也。年十七，神姿艳冶，寡于饮膳，好静守和，不离于世。乡里以其容德，皆谓之上仙之人，故号曰“上仙”。忽一旦紫云垂布，并天乐下于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升天。父母素愚，号哭呼之不已。去地数十丈，复下还家，紫云青童，旋不复见。居数月，又升天如初。父母又号泣，良久复下。唐开元中，天子好尚神仙，闻其事，诏使征入长安。月余，乞还乡里，许之。中使送还家。百余日复升天，父母又哭之。因蜕其皮于地，乃飞去。皮如其形，衣结不解，若蝉蜕耳。遂漆而留之，诏置上仙、唐兴两观于其居处。今在州北十余里，涪江之滨焉。出《集仙录》。

张连翘

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翘者，年八九岁。常持瓶汲水，忽见井中有莲花如小盘，渐渐出井口。往取便缩，不取又出，如是数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视，见连翘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问其故，云：“有人自后以手触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为鬼魅所加，中夜潜移之舅族，方不笑。顷之，又还其家，云饥，求食，日食数斗米饭，虽夜置菹肴于卧所，觉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闻食臭，自尔不复食，岁时或进三四颗枣，父母因命出家为道士。年十八，

董上仙

董上仙是遂州方义县的女子。她年方十七岁，神情姿态艳丽妖冶，很少吃饭饮水，喜好清静安守中和，不疏远世人。乡里的人们根据她的容貌和品德，都说她是上仙之人，所以称她“上仙”。有一天，忽然紫云密布，连同天上的仙乐一起降到她家院子里，两个青衣童子引领着她升上天。她的父母一向愚昧，她们不停地号哭呼唤女儿。这时上仙已离地几十丈了，又下来回到家里，紫云和青衣童子立刻就不见了。住了几个月，上仙又像当初那样升上天。父母又号哭，过了很久，上仙又下来了。唐朝开元年间，天子喜好崇尚神仙，闻听这件事，就下诏书派使者征召上仙去长安。过了一个多月，上仙请求回归乡里，皇帝答应了她，派宫中使者把她送回家。一百多天以后，上仙又升了天，父母又哭泣。上仙就把皮蜕到地上才飞去。皮跟她的形体一样，衣服的结没有解开，像蝉脱壳似的。她的父母就将她的衣服漆后保留起来。皇帝下令在上仙居住之处设置上仙、唐兴两座道观。这两座道观如今在州北十多里，涪江之滨。出自《集仙录》。

张连翘

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翘在八九岁的时候，经常拿着瓶子到井中去打水。有一天，她忽然看到井中有朵像小盘子那么大的莲花，渐渐伸出井口。伸手去拿它就缩回去，不去拿，它又伸出来。像这样伸伸缩缩多次，连翘就跳进井中。家里人因为连翘时间长了没回去，觉得奇怪，就到井台去看。他们看到连翘站在井水之上。等到出来，连翘忽

然得了笑疾。问她原因，她说有人从她身后用手挠她腋窝，痒得忍不住。父母以为是鬼魅附体，就在半夜悄悄地把连翘送到她舅舅家，连翘这才不笑了。过了些日子，连翘又回到自己家里，说是饿了，要吃的，每天能吃几斗米的饭；即使在夜里也要在睡觉的地方放上吃的，她醒来就吃。这样过了六七天后，她闻到食物的味道就觉得臭，从此不再吃饭，过年过节时偶尔吃三四颗枣。父母就让她出家当道士。十八岁那年，

昼日于观中独坐，见天上堕两钱，连翘起就拾之。邻家妇人乃推篱倒，亦争拾，连翘以身据钱上。又与黄药三丸，遽起取之。妇人擘手，夺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连翘顷之醒，便觉力强神清，倍于常日。其妇人吞一丸，经日方苏，饮食如故。天宝末，连翘在观，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适之意。百姓邑官，皆见五色云拥一宝舆，自天而下。人谓连翘已去，争来看视。连翘初无所觉，云亦消散。谕者云：“人众故不去。”连翘至今犹在，两胁相合，形体枯悴，而无所食矣。出《广异记》。

张镐妻

张镐，南阳人也。少为业勤苦，隐王房山，未尝释卷。山下有酒家，镐执卷诣之，饮二三杯而归。一日，见美妇人在酒家，揖之与语，命以同饮。欣然无拒色，词旨明辨，容状佳丽。既晚告去，镐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复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复召与饮，微词调之。妇人曰：“君非常人，愿有所托，能终身，即所愿也。”镐许诺，与之归，山居十年。而镐勤于坟典，意渐疏薄，时或忿恚。妇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鲤鱼脂一斗合药，即是矣。”镐未测所用，力求以授之。妇以鲤鱼脂投井中，身亦随下。须臾，乘一鲤自井跃出，凌空欲去，谓镐曰：“吾比待子立功立

连翘大白天在观中独坐，看见天上掉下来两个钱，就起身去拾。邻居的女人就把篱笆推倒，也来争着拾钱，连翘就把身体压在钱上。天上又掉下三丸黄药，连翘急忙起身取药。那个女人扒开连翘的手，夺去了一丸，连翘就把两丸药吞下。不一会儿，两个人都死了。连翘过一

阵就醒来了，醒来觉得力气强大，精神清爽，比平常强一倍。那个女人吞了一丸，经过一整天才苏醒，饮食还像过去一样。天宝末年，连翘在道观里忽然悲伤地想念父母，好像有要到哪儿去的意思。这天，百姓和县官都看见五色云拥着一辆宝车从天上下来。人们认为连翘已经走了，都争着来看。连翘始终没有觉察什么，云也消散了。明白的人说：“因为看的人多，所以她没去。”连翘至今还在。她两肋相合，形体枯干憔悴，什么东西也不吃。出自《广异记》。

张镐妻

张镐是南阳人。他年轻时从事学业很勤奋辛苦。他在王屋山隐居，从不曾放下手中的书。山中有个酒家，张镐常常拿着书到酒家去，喝两三杯就回来。有一天，他看见一个美妇人在酒家，就过去作揖见礼，与她交谈，邀请那美妇人一起饮酒。那女子欣然同意，没有拒绝，言谈意旨清晰，容貌美丽。天色已经很晚了，那女子告辞离去，张镐却深深想念她，整夜都没有睡着觉。天还没有亮，就再去酒家等她，而那女子已经在酒家了。张镐又叫她与自已同饮，用婉转巧妙的言词与她调情。女子说：“您不是一般人，我也愿意有所托付。能够和您终身相伴，就是我的愿望。”张镐答应了，就带她一起回家，在山中居住了十年。而张镐努力于研究三坟五典，感情逐渐疏远淡薄了，有时还生气发脾气。那个女子说：“您的感情如果这样，我不能长久住下去了。只要能得到一斗鲤鱼脂配药，我就满足了。”张镐猜不出要鲤鱼脂有什么用，于是尽力找来鲤鱼脂给了她。那女子把鲤鱼脂投到井中，自己也随着跳下去。不一会儿，女子乘着一从井中飞跃而出。凌空欲去时，她对张镐说：“我本打算等您立功、成就了

事，同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终，悔亦何及！”镐拜谢悔过。于是乘鱼升天而去。镐后出山，历官位至宰辅。为河南都统，常心念不终之言，每自咎责。后贬辰州司户，复征用薨，时年方六十。每话于宾友，终身为恨矣。出《神仙感遇传》。

太阴夫人

卢杞少时，穷居东都，于废宅内赁舍。邻有麻氏姬孤独。杞遇暴疾，卧月余，麻婆来作羹粥。疾愈后，晚从外归，见金犊车子在麻婆门外。卢公惊异，窥之，见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潜访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试与商量。”杞曰：“某贫贱，焉敢辄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谐矣。请斋三日，会于城东废观。”既至，见古木荒草，久无人居。逡巡，雷电风雨暴起，化出楼台，金殿玉帐，景物华丽。有輶辇降空，即前时女子也。与杞相见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间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传意。更七日清斋，当再奉见。”女子呼麻婆，付两丸药。须臾雷电黑云，女子已不见，古木荒草如旧。

麻婆与杞归，清斋七日，□地种药，才种已蔓生；未顷刻，二葫芦生于蔓上，渐大如两斛瓮。麻婆以刀剖其中，麻婆与杞各处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领。风雷忽起，

事业，一同升上太清成仙。如今既然如此，是您的福薄啊。将来你连自己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地位也保不住，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张镐下拜道歉，为自己的过失后悔。于是那女子乘鱼升天而去了。张镐后来出山，做官位至宰相。他在任河南都统时，常常在心中思考那女子关于守位不终的话，每每自咎自责。后来他被贬为辰州司户，重新征用时，他就死了。当时他年纪刚六十岁。生前，他经常与宾朋说起旧事，终身觉得遗憾。出自《神仙感遇传》。

太阴夫人

卢杞年轻时家里很穷。他住在东都洛阳，在一所废宅内租赁房舍。邻居有个姓麻的老太婆，孤身独住。有一次，卢杞得了暴病，躺了一个多月，麻婆来给他做汤做粥。病好以后，有一天晚上卢杞从外边回来，看见一辆金犊车子停在麻婆门外。卢杞很惊奇，就偷偷地去看。他见到一个女郎，年纪有十四五岁，像是神人。第二天，卢杞悄悄问麻婆，麻婆说：“莫非要作婚姻吗？我与她商量一下试试。”卢杞说：“我家里贫穷，又没有地位，哪敢就有这个想法？”麻婆说：“这又何妨！”到了晚上，麻婆说：“事情办成了。请你斋戒三天，在城东的

废弃道观里相会。”卢杞到废观以后，看到的是古树荒草。这里很久没有人住了，他就迟迟疑疑地不敢向前。这时，雷电风雨突然而起，变化出楼台。金殿玉帐，景物华丽。有一辆有帷盖帷幕的车子从空中降落下来，车上坐的就是前些日子的那个女郎。女郎与卢杞相见，她说：“我就是天人，奉上帝之命，打发我到人间自己找配偶。您有仙相，所以我派麻婆传递心意。请再斋戒七天，到时再见面。”女郎呼唤麻婆，给了她两丸药。不一会儿，雷电黑云又起，女郎已经不见了，古树荒草还和原来一样。

麻婆与卢杞回去，斋戒七天，刨地种药。才下种，已经生出蔓；不一会儿，两个葫芦从蔓上生出，逐渐变大，像装两斗酒的大瓮那么大。麻婆用刀把葫芦里面的东西刨出来，麻婆与卢杞各自进到一个葫芦里。又让卢杞准备三件油衣。这时忽然起了风雷，

腾上碧霄，满耳只闻波涛之声。久之觉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复令着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万里。”长久，葫芦止息，遂见宫阙楼台，皆以水晶为墙垣，被甲伏戈者数百人。

麻婆引杞入见。紫殿从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于诸卫下。女子谓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杞曰：“在此处实为上愿。”女子喜曰：“此水晶宫也。某为太阴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升天，然须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赍青纸为表，当庭拜奏，曰：“须启上帝。”

少顷，闻东北间声云：“上帝使至！”太阴夫人与诸仙趋降。俄有幢节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阶下。朱衣宣帝命曰：“卢杞，得太阴夫人状云，欲住水晶宫，如何？”杞无言。夫人但令疾应，又无言。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匹，以赂使者，欲其稽缓。食顷间又问：“卢杞，欲水晶宫住？作地仙？及人间宰相？此度须决！”杞大呼曰：“人间宰相！”朱衣趋去。太阴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过，速领回！”推入葫芦。又闻风水之声，却至故居，尘榻宛然。时已夜半，葫芦与麻婆并不见矣。出《逸史》。

两人乘坐葫芦腾空升到碧空云霄之中，满耳只听见波涛的声音。时间

长了卢杞觉得寒冷，麻婆就让他穿上油衫。卢杞感到如在冰雪之中，麻婆又让他穿到三层，这回觉得很暖和了。麻婆说：“离洛阳已经八万里了。”过了很长时间，葫芦停下来，就见到了宫阙楼台，都是用水晶造的墙垣，披着甲衣拿着戈矛的卫兵有几百人。

麻婆领着卢杞进见。紫色的宫殿之上，几百个女子随着那女郎出来。女郎命卢杞坐下，又命准备酒筵。麻婆身子笔直地站在众侍卫之下。女郎对卢杞说：“您可以从三件事中任意选取一件事：永远留在这座宫里，寿命与天同在；其次是作地仙，常住人间，有时也能到这里；最下是作人间宰相。”卢杞说：“能够留在此处，实在是我的最大愿望。”女郎高兴地说：“这是水晶宫啊！我是太阴夫人，仙格已经很高。您留在这里，便是白日升天了。然而必须确定，不能改变，以免连累我。”女郎就拿出青纸写表章，当庭拜奏，说：“必须呈报上帝。”

过了一会儿，听到东北一带有人大声说：“上帝使者到！”太阴夫人与众仙赶快降阶相迎。一会儿，出现了幢节香幡，引导着一个穿大红衣服的年轻人立于阶下。穿红衣那人传达上帝的命令说：“卢杞！看到了太阴夫人的奏折，说你愿意住在水晶宫。你打算如何？”卢杞不说话。太阴夫人令他快答应，可是卢杞还是不说话。夫人与左右仙官都很害怕，赶快跑进宫，取出五匹蛟绡，用它贿赂使者，想让他延缓一下。大约有吃顿饭的时间，天使又问：“卢杞！你想要住在水晶宫，还是作地仙，或者回到人间当宰相？此刻必须做决定！”卢杞大声说：“人间宰相！”红衣人快速离开了。太阴夫人失色说：“这是麻婆的过错。赶快把他领回去！”就把他们推入葫芦。卢杞又听到风和雨的声音，不一会儿，便回到过去住的地方，满是灰尘的床榻还是原样。这时已经半夜了，葫芦和麻婆同时不见了。出自《逸史》。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赵旭 虞卿女子 萧氏乳母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罢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壮，而顽駑不肖。姚之子稍长于二生。姚惜其不学，日以诲责，而怠游不悛。遂于条山之阳，结茅以居之，冀绝外事，得专艺学。林壑重深，嚣尘不到。将遣之日，姚诫之曰：“每季一试汝之所能，学有不进，必櫟楚及汝！汝其勉焉。”

及到山中，二子曾不开卷，但朴斫涂墍为务。居数月，其长谓二人曰：“试期至矣，汝曹都不省书，吾为汝惧。”二子曾不介意，其长攻书甚勤。忽一夕，子夜临烛，凭几披书之次，觉所衣之裘后裾为物所牵，襟领渐下。亦不之异，徐引而袭焉。俄而复尔，如是数四。遂回视之，见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洁白，光润如玉。因以压书界方击之，豚声骇

姚氏三子

唐朝有一位御史姚生，罢官以后住在蒲州东面的一座小城。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外甥。两个外甥各姓一个姓，成年后却顽劣不成才。姚生的儿子比其余二生年龄稍大。姚生痛惜他们不学习，天天教诲责备他们，而他们照旧懒散游荡，不肯改过。于是姚生就在条山之南，盖上几间茅屋让他们住在那里；指望他们禁绝外事，能专心钻研学问。林壑重叠幽深，喧闹尘俗之事无法打扰到。将要打发他们去时，姚生警告他们说：“我每个季度考核一次你们的才能，如果学业没有长进，一定打你们！你们勤勉努力吧！”

等到来到山中，两个小一点的连书本也不打开，只是把砍树皮涂涂屋顶当正经事干。住了几个月，那个大的对两个小的说：“考试的

期限到了，你们还不看书，我都替你们害怕。”那两个小一点的也没有在乎，那个年长一点的读书很勤奋。有一天晚上，他半夜在灯烛前伏在几案上翻阅书的时候，忽然觉得所穿的皮衣后襟被什么东西拉扯，衣襟和衣领渐渐往下脱落。他也不觉得这事奇怪，慢慢拉过来又穿上了。不一会儿又是这样，如此多次。他就回头去看，看到一只小猪，在他的皮衣上趴着。小猪颜色洁白，光泽滋润如玉一般。他就用压书的界方去打它，小猪惊叫一声

而走。遽呼二子秉烛，索于堂中。牖户甚密，周视无隙，而莫知豚所往。

明日，有苍头骑扣门，搢笏而入，谓三人曰：“夫人问讯，昨夜小儿无知，误入君衣裾，殊以为惭，然君击之过伤。今则平矣，君勿为虑。”三人俱逊词谢之，相视莫测其故。少顷，向来骑僮复至，兼抱持所伤之儿，并乳裸数人，衣襦皆绮紈，精丽非寻常所见。复传夫人语云：“小儿无恙，故以相示。”逼而观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缕焉，则界方棱所击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裸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顷夫人自来。”言讫而去。

三子悉欲潜去避之，惶惑未决。有苍头及紫衣宫监数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帟，茵席炳焕，香气殊异。旋见一油壁车，青牛丹毂，其疾如风，宝马数百，前后导从。及门下车，则夫人也。三子趋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儿至此，君昨所伤，亦不至甚，恐为君忧，故来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余，风姿闲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问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对。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谢。夫人因留不去，为三子各创一院，指顾之间，画堂延阁，造次而具。

翌日，有辘辘至焉，宾从粲丽，逾于戚里。车服炫晃，就跑了。他就急忙喊叫那两个年轻人，拿着灯烛在堂中搜寻。可是虽然门窗很严密，查看四周也没有缝隙，却不知道小猪哪儿去了。

第二天，有个仆人打扮骑马的人来敲门，把笏板插在腰带上进入室内，对三个人说：“夫人向三位公子问讯：昨天晚上小儿无知，误入您的衣裾，很觉得惭愧。然而您把他打得过分，使他受伤了。不过

现在已经平复了，您们不要为此事忧虑。”三个人都用谦逊的言词向他道歉，互相看了看，谁也猜不透其中缘故。隔了一会儿，刚才来的那个骑马的仆人又来了，同时还抱着受伤的小孩。连同奶妈子、保姆几个人，他们所穿的衣服都是绫罗绸缎，其精美华丽不是寻常能见到的。他们又传达夫人的话说：“小儿无恙，所以把他抱来给你们看看。”他们三人走近一看，那小孩自眉头到鼻尖，像红线似的有一道伤痕，是界方的棱打上去的痕迹。三个人更加恐慌了。使者及乳母保姆都用好言安慰他们，又说：“待一会儿夫人亲自来。”说完就走了。

三个人都想要偷偷逃走去躲避一下，惊慌迟疑之下，一时没有决定下来。这时，有奴仆和几十名紫衣宫监奔波而至，上前放下屏风帷帐，铺设芦席。这些东西都光彩鲜明，香气奇特。顷刻又看到一辆油壁车，青色的牛拉着朱红色的车，快得像风一样。几百匹宝马，有的在前面引导，有的在后面跟随。到门口下车，车上的人就是夫人。三个年轻人急忙快步走出参拜，夫人微笑着说：“没料到小儿到这里来玩，被您昨天打伤，也不太严重。恐怕为您增忧，所以来慰问你们。”夫人的年纪大约有三十多岁，风姿娴雅整肃，一举一动很像神仙，也不知是什么人。夫人问三个年轻人：“你们有家室了吗？”三个人都回答没有。夫人说：“我有三个女儿，姿容很美，德性贤淑，可以匹配三位君子。”三人下拜道谢。夫人就留下来没走，为三个年轻人各创设了一所院落，弹指之间，画堂长阁，先后都安排好了。

第二天，有用篷帐装饰的车子来到了。宾客随从都明艳美丽，是三个年轻人的亲戚邻里远所不及的。车马服饰光芒闪耀，

流光照地，香满山谷。三女自车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备，果实丰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识。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谢。复有送女数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谓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贵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三子复拜谢，但以愚昧扞格为忧。夫人曰：“君勿忧，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须臾，孔子具冠剑而至。夫人临阶，宣父拜谒甚恭。夫人端立，微劳问之，谓曰：“吾三婿欲学，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义悉通，咸若素习。

既而宣父谢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诀，三子又得之无遗。复坐与言，则皆文武全才，学究天人之际矣。三子相视，自觉风度夷旷，神用开爽，悉将相之具矣。

其后姚使家僮馈粮，至则大骇而走。姚问其故，具对以屋宇帷帐之盛、人物艳丽之多。姚惊谓所亲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将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纵加楚挞，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讶其神气秀发，占对闲雅。姚曰：“三子骤尔，皆有鬼物凭焉。”苦问其故，不言，

流动的光辉照亮大地，香气飘满山谷。三个女郎从车上走下来，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夫人领着三个女儿登上殿堂，又请三位年轻人就座。美酒佳肴珍奇之物齐备，果实丰足盛多，都不是平时世上所有，多数都认不出是什么。三位年轻人自己完全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夫人指着三个女郎说：“我把她们分别许配给你们。”三位年轻人赶忙离席下拜道谢。又有陪送的女子几十人，都神仙似的。当天晚上举行婚礼，夫人对三位年轻人说：“人们最重视的东西是生命，最想得到的东西是富贵。只要你们一百天之内不向外人泄露此事，我会让你们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三个年轻人又下拜道谢，只是因为自己愚昧，与人家相比格格不入而感到忧愁。夫人说：“你们不要忧愁，这事容易。”于是令主管人间之事的人前来，让他召孔宣父。一会儿，孔子戴冠佩剑到来。夫人走到台阶前，孔子很恭敬地参见。夫人端然站立，稍微慰问他几句，然后对他说：“我的三个女婿想读书学习，你好好引导他们。”孔子就命三位年轻人坐好，指点《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和《春秋》等六经篇目给他们看。这三个人全都清清楚楚地理解领悟了，大义也全都精通了，全都像是从前学习过似的。不久，孔子告辞离去。夫人又命周尚父把九天玄女的兵符、玉璜的秘诀指点给他们，三个人又毫无遗漏地全学会了。再坐下与他们谈话时，他们就都达到了文武全才，学问可以穷究天人之际了。三个人互相看了看，自己也觉得风度平和旷达，精神豁达爽朗，全都是将相的才能了。

其后姚生派家僮去给他们送粮。家僮到这一看，大吃一惊就走了。姚生讯问其中的缘故，家僮就把那里屋宇帷帐之盛、艳丽人物之

多这些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姚生惊异地对他亲近的人说：“这一定是山鬼迷惑了他们。”就赶快召回三个年轻人。三人将要走的时候，夫人告诫他们说：“千万不要泄露。纵使棍棒交加，也不要说出这里的秘密。”三位年轻人到家了，姚生也为他们神气秀发、占对娴雅而惊讶。姚生说：“你们三人突然这样，都是有鬼物附体。”他苦苦追问其中缘故，三个人都不说。

遂鞭之数十。不胜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别所。

姚素馆一硕儒，因召而与语。儒者惊曰：“大异大异！君何用责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则必为公相，贵极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问其故，而云：“吾见织女、婺女、须女星皆无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间，将福三子。今泄天机，三子免祸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视三星，星无光。姚乃释三子，遣之归山，至则三女邈然如不相识。夫人让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机，当于此诀。”因以汤饮三子。既饮，则昏顽如旧，一无所知。儒谓姚曰：“三女星犹在人间，亦不远此地分。”密谓所亲言其处，或云河东张嘉真家。其后将相三代矣。出《神仙感遇传》。

赵 旭

天水赵旭，少孤介好学，有姿貌，善清言，习黄老之道。家于广陵，尝独葺幽居，唯二奴侍侧。尝梦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间。及觉而异之，因祝曰：“是何灵异？愿觐仙姿，幸赐神契。”夜半，忽闻窗外切切笑声。旭知其神，复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闻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愿托清风。”旭惊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梦，洞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灵鉴忽临，忻欢交集。”乃回灯拂席以延之。

于是姚生就用鞭子抽打他们，打到几十下，他们忍不住疼痛，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姚生就把他们软禁在别的地方。

姚生曾延请过一位大学者教私塾，就把这个大学者召来跟他说了。大学者惊奇地说：“太不一般，太不一般了！您哪能责罚三位公子呢？刚才假使三位公子不泄露那些事情，就一定能成为公侯将相而

贵极人臣。如今泄露了，大概也是命里注定吧！”姚生问他其中的缘故，他说：“我看到织女、婺女、须女三星全都无光，是三女星下凡降到了人间，将给三个年轻人带来福份。如今泄露了天机，三位年轻人能免祸就很幸运了！”那天夜里，大学者导引姚生观看三星，三星无光。姚生就放出三个孩子，打发他们回到山里去。他们到了，三个女子却像不认识他们似地疏远他们。夫人责备他们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既然泄露了天机，就当从此诀别。”于是拿汤水给三位年轻人喝。喝完以后，他们就像过去一样糊涂顽劣，一无所知。大学者对姚生说：“三个女星还在人间，离此地也不远。”他还秘密地对亲近的人说三星所在之处，推测说大约在河东张嘉真家。后来，张家三代人都做了将相。出自《神仙感遇传》。

赵 旭

天水的赵旭，年轻时耿介方正，爱好学习，相貌出众，善于清谈，熟习黄老之道。他家住广陵，曾经单独修缮一处隐密的居室，只有两个仆人在身边服侍。他曾经在梦中见到一个女子，穿着青衣，在窗前与他调笑。待到醒来他觉得这个梦稀奇，于是就祷告说：“您究竟是什么灵异？愿一睹仙姿，希望恩赐神约。”半夜的时候，他忽然听到窗外有细声细气的笑声。赵旭知道她是神人，就又祷告。女子才说道：“我是上界的仙女啊。听说你道德清雅，有幸在梦寐中相识，愿将终身托付给品行如同清风一般高雅的您。”赵旭又惊又喜，就整理一下衣服站起身说：“襄王在巫山幽会神女之梦，秦女与弄玉洞箫之约，我今天才算懂得了。灵仙忽然光临，我欢欣交集。”于是他就把灯点亮，拂拭干净床席来延请仙女。

忽有清香满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范旷代，衣六铢雾绡之衣，蹑五色连文之履，开帘而入。旭载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旭曰：“蜉蝣之质，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济度，岂敢妄兴俗怀？”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应仙，然已名在金格，相当与吹洞箫于红楼之上，抚云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话玉皇内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寝具，

旭贫无可施。女笑曰：“无烦仙郎。”乃命备寝内。须臾雾暗，食顷方收。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携手于内，其瑰姿发越，希世罕传。

夜深，忽闻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骇以问之，答曰：“同宫女子相寻尔，勿应。”乃扣柱歌曰：“月雾飘飘星汉斜，独行窈窕浮云车。仙郎独邀青童君，结情罗帐连心花……”歌甚长，旭唯记两韵。谓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虑泄吾事于上界耳。”旭曰：“设琴瑟者，由人调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见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余许，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龙之盖，戴金精舞凤之冠，长裙曳风，璀璨心目。旭载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闻君与青君集会，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已知吾处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谁过耶？”相与笑乐。旭喜悦不知所裁，既同欢洽。将晓，侍女进曰：“鸡鸣矣，巡人案之。”

忽然清香布满屋室，有一个女郎，年约十四五岁，容颜风范世上无匹，身穿又轻又薄的六铢雾纱衣服，足踩五色连文的鞋子，掀开门帘进来。赵旭拜了两拜。女郎笑着说：“我是天上的青童，久居上清宫禁，幽情阻绝，位居最末品级，时常有世俗之念，于是天帝罚我到人间随我的心愿婚配。因为你气质清爽，体察熟知玄默之道，希望能托你的清音，愿与你神韵和谐。”赵旭说：“我只不过是蜉蝣之质，借刻漏之时而喘息，没料到仙人俯垂下界救度我，哪敢妄自兴起世俗的情怀？”女郎就笑着说：“你前世有道，骨法应当成仙，已经名在金格，适合与您吹洞箫于红楼之上，抚云璈于碧落之中。”于是赵旭请她坐下，叙说玉皇内景的一些事情。夜鼓已报更次，女郎就让赵旭铺设就寝用具。赵旭贫穷，没有什么可铺垫。女郎笑着说：“不必麻烦仙郎了。”就命仙仆备办寝室内的用具。不一会儿，室内暗下来了。一顿饭的时间，雾气渐收。其室内施設の珍奇之物，赵旭都不知是什么。于是两人携手入内。女郎瑰姿绰约，稀世罕见。

夜深了，忽然听到窗外一个女子叫：“青夫人！”赵旭惊骇地问身边的仙女，仙女回答说：“是我同宫的女子寻找我，不要答应。”于是外面仙女敲着柱子唱道：“月露飘飘星汉斜，独行窈窕浮云车。仙郎独邀青童君，结情罗帐连心花……”歌很长，赵旭只记住两韵。赵旭

对青童君说：“可以请她进来吗？”青童君回答说：“这个女子好讲闲话，我担心她把我们的事泄露到上界去。”赵旭说：“摆设琴瑟，需由人来调节。担忧什么呢？”就起身去迎接她。他见到一位神女在空中，离地一丈多，侍女六七个人，树着九明蟠龙的伞盖，戴着金精舞凤冠，长长的衣裙在风中摇曳，使人心中觉得光彩鲜明。赵旭拜了两拜邀请她，她才从空中下来，说：“我是嫦娥女。听说你和青童君聚会，我特意来捕捉逃犯的。”说着就进了屋。青童君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去处呢？”嫦娥女回答说：“佳期不告诉我，这是谁的过错呀？”她们就一起说笑快乐。赵旭高兴得忘乎所以，尽情地同她们欢乐亲近。天快亮的时候，侍女进来说：“鸡叫了，再不走的话，巡逻的人该盘察我们了。”

女曰：“命车。”答曰：“备矣。”约以后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弃也。”及出户，有五云车二乘浮于空中。遂各登车诀别，灵风飒然，凌虚而上，极目乃灭。旭不自意如此，喜悦交甚，但洒扫、焚名香、绝人事以待之。

隔数夕复来，来时皆先有清风肃然，异香从之，其所从仙女益多，欢娱日洽。为旭致行厨珍膳，皆不可识，甘美殊常。每一食，经旬不饥，但觉体气冲爽。旭因求长生久视之道，密受隐诀。其大抵如《抱朴子·内篇》修行，旭亦精诚感通。又为旭致天乐，有仙妓飞奏檐楹而不下，谓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乐唯笙箫琴瑟，略同人间，其余并不能识，声韵清铎。奏讫而云雾霏然，已不见矣。又为旭致珍宝奇丽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见，吾以卿宿世当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与世殊途，君若泄之，吾不得来也。”旭言誓重叠。

后岁余，旭奴盗琉璃珠鬻于市，适值胡人，捧而礼之，酬价百万。奴惊不伏，胡人逼之而相击。官勘之，奴悉陈状，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怆然无容曰：“奴泄吾事，当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胜。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长与君往来，运数然耳。自此诀别，努力修持，

女郎说：“备车！”回答说：“已经准备好了。”赵旭要和女郎约定后会之期，女郎回答说：“你千万不要向世上的人说起这件事，我不会抛

弃你。”等她们出了门，已有两辆五云车浮在空中。于是两个仙女各自登车告别。她们仙风飒爽，凌空向上。赵旭放眼望去，一直望到没有影子。赵旭自己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好事，他高兴得很，只管洒扫庭室、焚烧名香、断绝与别人往来而等待仙女的再次到来。

隔了几个夜晚仙女又来了，来的时候都先有清风肃然吹来，奇异的香气随着她们。她所带领的仙女更多了。他们在一起欢娱，一天比一天亲近融洽。女郎又为赵旭招来厨子做出珍奇的饭菜，赵旭都不能够认识。饭菜味道甘美异常，每吃一顿就几十天不饿，只觉得身体充实，精神清爽。赵旭又趁便请求长生不老之道，女郎就偷偷地教给他秘诀。其方法大体上如《抱朴子·内篇》那样修行，赵旭也精诚地感悟了。女郎又为赵旭招来天乐，有仙妓在房屋的檐柱飘飞演奏而不下来。她对赵旭说：“您还没有列入仙人的品级，不适合正式享用天乐，所以就不下去了。”她们的乐器，唯有笙箫琴瑟略微与人间的相同，其余的乐器赵旭都不认识。乐曲的声韵清晰而有节奏。演奏完毕就云雾飘扬，仙妓已经不见了。女郎又为赵旭弄来珍宝奇丽之物，她说：“这些东西不应该让世俗之人看见，我因为你前世该当成仙，所以我尽量满足你的欲望。然而仙道神秘绝妙，与世俗途径不同。你如果把它泄露了，我就不能来了。”赵旭再三再四地发了许多誓。

后来过了一年多，赵旭的奴仆盗去琉璃珠拿到集市去卖，恰好遇到一个胡人。这个胡人捧着琉璃珠向他行礼，愿以百万价钱购买它。那个奴仆很惊讶，知道琉璃珠是奇宝，就不同意这个价钱。胡人逼迫他，他们二人就互相打起来了。官府审问那个奴仆，奴仆就把详细情状全都供述了出来，而赵旭一点都不知道。那天夜里女郎来了，凄凄惨惨地失去了往日的笑容。她说：“你的奴仆把我们的事情泄露了，我该走了。”赵旭这才知道丢了一个奴仆。因为女郎要走，他悲痛得控制不了自己。女郎说：“我很了解您的心情，然而事理上也不适合跟您永远来往，这是运数如此而已。我们从此诀别，您努力修行持道，

当速相见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枢龙席隐诀》五篇，内多隐语，亦指谕于旭，旭洞晓之。将旦而去，旭悲哽执手。女曰：“悲自何来？”旭曰：“在心所牵耳。”女曰：“身为心

牵，鬼道至矣。”言讫，竦身而上，忽不见，室中帘帷器具悉无矣。旭恍然自失。其后寤寐，仿佛犹尚往来。

旭大历初犹在淮泗，或有人于益州见之，短小美容范，多在市肆商货，故时人莫得辨也。《仙枢》五篇，篇后有旭纪事，词甚详悉。出《通幽记》。

虞卿女子

唐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余岁，临井治鱼。鱼跳堕井，逐之，亦堕其内。有老父接抱，入旁空百十步，见堂宇，甚妍洁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极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连数日，珍食甘果，都不欲归。姥曰：“翁母意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赠金钱二枚。父母见，惊往接之。女乃瞑目拱手，疾呼索二盘。及至，嫌腥，令以灰洗，乃泻钱各于一盘，遂复旧。自此不食，唯饮汤茶。数日，嫌居处臭秽，请就观中修行。岁余，有过客避暑于院门，因而熟寐，忽梦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此，安敢冲突？”惊觉流汗而走。后不知所之。出《逸史》。

我们很快就可以相见了。修行的最大要领是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于是她留下《仙枢龙席隐诀》五篇。篇中隐语较多，女郎又对赵旭加以指点，赵旭很快就完全明白了。快到天亮的时候，女郎要走了，赵旭悲切哽咽着抓住女郎的手。女郎问他：“你悲从何来？”赵旭说：“在心所牵啊！”女郎说：“身被心牵，鬼道到了。”说完，她耸身而上，忽然间就不见了，赵旭屋里的帘帷器具也全都没有了。赵旭精神恍惚地自感失落。其后他在寤寐之间，仿佛还与女郎往来。

赵旭唐代大历初年还在淮泗一带。偶尔有人在益州见到过他，他身材矮小，相貌俊美，经常在集市店铺中卖货，所以当时人没有谁能认出他。《仙枢》五篇，篇后有关于赵旭的纪事，记叙得很详细全面。出自《通幽记》。

虞卿女子

唐代贞元初年，虞卿县有户百姓的女儿，年龄有十多岁，在井边

洗鱼。鱼跳出来掉落井中，女孩去追鱼，也落到井中。井中有个老头接着小女孩把她抱住，进到井壁旁边空处一百多步。她看见了堂屋，那里很是美丽洁净明亮宽敞。有个老太太在正中间坐着，左右侍候的人很多。老头告诉女孩说：“你可以参拜叫她阿姑。”女孩留连了几天，吃的是珍奇的饭菜、甘甜的果品，女孩都不想回家去了。老太太说：“你的父母想你，你不能再逗留了。”老头把她捧着送到井上，又赠给她两枚金钱。父母看见了女儿，惊喜地跑去接她。女孩就闭着眼睛把手握成拳头，大声喊着要两个盘子来。等到把盘子拿来了，她又嫌盘子腥，让用草灰洗，这才把钱各放到一个盘子中。于是女孩松了手睁开了眼睛，跟原来一样。但她从此不吃饭菜，只喝茶和汤水。过了几天，她又嫌住处污秽，请求到道观中去修行。一年后，有个过往的客人在道观的院门口乘凉，睡熟了，忽然梦见披着金甲拿着朱戈的人吆喝他说：“仙官在此，你怎么敢冲撞？”那个过客惊醒了，吓出一身汗，慌忙离开这里。后来不知女孩到哪里去了。出自《逸史》。

萧氏乳母

萧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乱，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将往南山，盛于被中，弃于石上，众迹罕及。俄有遇难者数人，见而怜之，相与将归土龕下，以泉水浸松叶点其口。数日，益康强。岁余能言，不复食余物，但食松柏耳。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岁，觉身轻腾空，可及丈余。有少异儿，或三或五，引与游戏，不知所从。肘腋间亦渐出绿毛，近尺余。身稍能飞，与异儿群游海上，至王母宫，听天乐，食灵果。然每月一到所养翁母家，或以名花杂药献之。后十年，贼平，本父母来山中，将求其余骨葬之，见其所养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伺之，期得一见。顷之遂至，坐檐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养者谓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来看也？”掉头不答，飞空而去。父母回及家，忆之不已。及买果栗，揭粮复往，以俟其来。数日又至，遣所养姥招之，遂自空际而下。父母走前抱之，号泣良久，喻以归还。曰：“某在此甚乐，不愿归也。”父母以所持果饲之。逡巡，异儿等十数至，息于檐树，呼曰：“同游去，天宫正作乐。”乃出，将奋身，复堕于地。诸儿齐声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

归，嫁为人妻，生子二人，又属饥俭，乃为乳母。出《逸史》。

萧氏乳母

萧氏乳母自己说她刚生下时遭遇荒乱，父母估计她的命一定不能保全，就把她带到南山，用被子包着弃在石头上。那里人迹很少到达。忽然有几个逃难的人，看到她觉得很可怜，就共同把她带回土龕下，用泉水浸泡松叶点到她的口中。几天以后，她越来越健康强壮。一年多她就能说话了，从此不再吃其他东西，只吃松柏而已。口角鼻端不时有毛长出来。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她觉得身体轻健，能腾空而起，可以达到一丈多高。有一些年少奇异的小孩，有时三人有时五人，领着她跟她做游戏，不知从哪里来的。她的肘腋间又渐渐生出绿毛，有一尺多长，身子稍稍能飞起来。她与那些奇异的孩子成群地到海上去游玩，来到了王母娘娘的宫殿，听天上的音乐，吃仙人食用的果子。然而每个月她都要到她的养父母家里去一次，有时把名花和杂药献给他们。十年以后，叛乱被平定，她的亲生父母来到山中，打算寻找她的骨骸为她安葬。他们见到了女儿的养父母，养父母详细地叙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都哭了。他的亲生父母一连几个夜晚等着她，指望见她一面。不久她就来了，坐在屋檐上不肯下来。她的父亲望着她流下悲伤的眼泪。她的养父母说：“这是你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下来看一看呢？”她转过头去不回答，飞到空中离去了。她的父母回到家里，不断地思念她，就买了水果栗子，挑着粮食又去了，等待她到来。几天以后，她又来了，父母让她的养母招呼她，她就从空中下来了。她的父母走上前去抱住她，哭泣了很久，告诉她要把她领回去。她说：“我在这里很快乐，不愿意回去。”父母把从家里带来的水果给她吃。不一会儿，十几个奇儿来了，停留在檐前树上，招呼她说：“一同玩去，天宫正在奏乐。”她就出去，刚要腾起身来，又掉落到地上。众奇儿齐声说：“你吃俗物了！苦啊！”说完就散去了。父母把她领回家去，把她嫁了出去。她成为人妻，生下两个孩子；又接连遇到饥荒年月，因为家里穷，就给人做了奶妈了。出自《逸史》。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

谢自然 卢眉娘

谢自然

谢自然者，其先兖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举孝廉，乡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试秘书省校书表为从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颖异，不食荤血。年七岁，母令随尼越惠，经年以疾归。又令随尼日朗，十月求还。常所言多道家事，词气高异。其家在大方山下，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礼，不愿却下。母从之，乃徙居山顶，自此常诵《道德经》《黄庭内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饭，云：“尽是蛆虫。”自此绝粒。数取皂荚煎汤服之，即吐痢困剧，腹中诸虫悉出，体轻目明。其虫大小赤白，状类颇多。自此犹食柏叶，日进一枝，七年之后，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饮水。

贞元三年三月，于开元观诣绝粒道士程太虚，受《五千文紫灵宝箓》。六年四月，刺史韩侂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东阁，闭之累月，方率长幼，开锁出之，肤体宛然，

谢自然

谢自然这个人，她的先辈是兖州人。她父亲谢寰住在果州南充，被举为孝廉，为乡里所器重。建中初年，刺史李端以试秘书省校书表奏他为从事。他的母亲胥氏也是邑中豪门望族之女。谢自然生来聪明异常，不吃荤血之物。七岁时，母亲令她跟随尼姑越惠。过了一年，她因病回到家里。又让她跟随尼姑日朗，十个月后她要求回家。她平常所谈论的多是道家之事，言词气质高雅。她家在大方山下，山顶有老君古像，自然就去拜见行礼，不愿回家下山。母亲听从她，她就迁居山顶，自此经常诵读《道德经》《黄庭内篇》。十四岁那年九月，吃新稻米饭时，她说“尽是蛆虫”，自此一粒粮食也不吃。她多次拿皂荚煎汤喝，喝完就连吐带泻劳倦得很，腹中各种虫子全被打下，觉得

身轻眼亮了。那些虫子，大的小的红的白的，形状种类很多。从此她只吃柏叶，每天吃一枝柏树枝；七年之后，柏叶也不吃了；九年之后，又不喝水了。

贞元三年三月，她到开元观拜访绝粒道士程太虚，接受了《五千文紫灵宝箓》。贞元六年四月，刺史韩侂来此上任，怀疑她不吃人间烟火是假的，就延请她进入州北堂的东阁，把她关闭在里面几个月，才率领老少家人开锁把她放出来。她的体肤还和过去一样，

声气朗畅，侂即使女自明师事焉。先是，父襄旅游多年，及归，见自然修道不食，以为妖妄，曰：“我家世儒风，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锁闭堂中四十余日，益加爽秀，襄方惊骇焉。七年九月，韩侂^擢于大方山，置坛，请程太虚具《三洞箓》。十一月，徙自然居于州郭。

贞元九年，刺史李坚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愿依泉石。”坚即筑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窦，水灌其口中，可澡饰形神，挥斥氛泽。自然初驻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称头陀，衣服形貌，不类缁流，云：“速访真人。”合门皆拒之，云：“此无真人。”头陀但笑耳。举家拜之，独不受自然拜。施钱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条，受之，云：“后会日当以此相示。”须臾出门，不知何在。久之，当午有一大蛇，围三尺，长丈余，有两小白角，以头枕房门，吐气满室。斯须云雾四合，及雾散，蛇亦不见。自然所居室，唯容一床，四边才通人行。白蛇去后，常有十余小蛇，或大如臂，或大如股，旦夕在床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气，或有声，各各盘结，不相毒螫。又有两虎，出入必从，人至则隐伏不见。家犬吠虎凡八年，自迁居郭中，犬留方山，上升之后，犬不知所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床，或辄诣其中，必有变异，自是呼为仙女之室。常昼夜独居，深山穷谷，无所畏惧。亦云：“误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后，异常腥臭。”兼言常有天使八人侍侧。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

说话时声朗气畅。韩侂就让女儿自明拜谢自然为师。在这之前，她的父亲谢襄旅游多年。等到他回家时，看到自然修行道术不吃不喝，认为是妖妄。他说：“我家世代儒风，除三纲五常之外，都不是先王之

法，怎么能有这种妖孽迷人？”于是把谢自然锁闭在堂中四十多天。而谢自然却更加清爽秀气了，谢襄这才感到惊骇。贞元七年九月，韩侂乘车到大方山，设置坛台，请程太虚准备《三洞策》。十一月，把谢自然移居到州郡的外城。

贞元九年，刺史李坚到任，谢自然向他禀告说：“我住在城里不方便，愿依傍山石林泉。”李坚就在金泉山修建屋舍，让谢自然迁移过去居住。金泉山有个石嵌窦，水灌到洞口中，可以洗形饰神，使气质光泽奔放。谢自然刚住进山里时，有一个人，年约四十岁，自称头陀，但从衣服形貌上看不像僧人。他说：“我请求拜访真人。”谢自然全家都拒绝他，说：“这里没有真人。”头陀只是笑。全家给他下拜，他唯独不接受谢自然的拜礼。施舍给他二百个钱，他也不接受。于是施舍他一条手巾，他接受了，说：“以后会面时当用这条毛巾作标志。”不一会儿，头陀出了门，不知哪里去了。过了很久，正当中午，有一条大蛇，有三尺粗，一丈多长，长着两只小白角，用头枕着谢自然家的房门。大蛇吐出的气充满了室内，刹时云雾四合。等到雾散，蛇也不见了。谢自然所住的屋子，只能容纳一张床，四边只能让人走过去。白蛇离去以后，经常有十几条小蛇，有的如胳膊粗，有的如大腿那么粗，从早到晚在床的左右。这些小蛇有的黑，有的白，有的吐气，有的作声，各自盘成一团，也不毒害人。又有两只虎，谢自然出入时一定相随；别人到来，它们就隐伏不出现。她家养的犬敢朝着虎吠共计八年。自从迁居城郭之中，犬留在方山；谢自然成仙上天以后，犬不知哪里去了。在谢自然的住室里，父母也不敢共坐她的床。有时突然到她室内，必有变异之事。从此人称谢自然的居室为仙女之室。谢自然总是昼夜独居，在深山穷谷之中，她什么也不害怕。她又说：“误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后，异常腥臭。”还说常有八个天使在她身边陪着，两个童子青衣戴冠，八个天使

衣黄，又二天神卫其门屏。如今壁画诸神，手持枪钺，每行止，则诸使及神驱斥侍卫。又云：“某山神姓陈名寿，魏晋时人。”并说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己将授东极真人之任。

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场。其日云物明媚，异于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真群仙皆会。”金泉林中长有鹿，未尝避人。士女虽

众，亦驯扰。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缕以宝钿。上仙曰：“以此遗之，其地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卢使降之，从午止亥；六月二十日闻使，从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张二使，从寅至午。多说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弈棋，多音乐，语笑率论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虫，悉驱向西矣，尽以龙镇其山。”道场中常有二虎五麒麟两青鸾，或前或后，或飞或鸣。麟如马形，五色有角，紫麟，鬃尾白者常在前，举尾苕帚。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坛上，以符一道，丸如药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炉于坛上，五炉于室中，至时真人每来。”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内一人称中华，云：“食时上真至。”良久卢使至，云：“金母来。”须臾，金母降于庭，自然拜礼。母曰：“别汝两劫矣！”自将几案陈设，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卢使侍立久，亦令坐。卢云：“暂诣紫极宫。看中元道场，官吏士庶咸在。”逡巡，卢使来云：“此一时全胜以前斋。”问其故，云：“此度不烧乳头香，乳头香天真恶之，唯可烧和香耳。”

七日，崔、张二使至，问自然：“能就长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悦。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复降云：“为

都身穿黄衣，又有两个天神在她门口把守。像今日壁画上的诸神，手拿枪和钺，每当她行走或停歇，那些天使和天神就承担驱斥妖邪护卫侍奉之职。她又说某山神姓陈名寿，是魏晋时人；并说真人的地位高，仙人的地位低，说自己将被授任为东极真人。

贞元十年三月三日，谢自然移入金泉道场。那天云物明媚，与平常景物不同。谢自然说这日天上的真人和群仙都聚会。金泉林子中经常有鹿，不曾躲避人。士女虽然多，它们也温顺地与人相处。第二天，上仙送来一副白鞍，用宝钿穿结装饰。上仙说：“把这个东西送给你，那个地方可以安居了。”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卢使降临，从午时起到亥时止；六月二十日听闻使者降临，从午时起到戌时止；七月一日崔、张二使降临，从寅时起到午时止。他们多半叙说神仙官府之事，说上界喜欢下棋，好音乐。言谈话语，大都谈论至道玄妙之理。又说：“这座山千百蛇虫，全部被驱逐向西去了，完全用龙来镇守此山。”道场中经常有两只虎、五只麒麟和两只青鸾，或前或后，

或飞或鸣。麟像马形，五色有角。白鬃白尾的紫麒麟常在前面，举着尾巴当笏。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临石坛上，把一道符丸成像药丸似的，让谢自然把它吞服下去。十五日，可以烧五炉香放在坛上，五炉香置于室内，到时候真人们会到来。十五日五更，有七名青衣，其中一人叫作中华，说：“吃饭的时间上真到来。”过了很长时间，卢使来了，他说：“金母来了！”不一会儿，金母降临到庭院中，谢自然跪拜行礼。金母说：“跟你分别两劫了。”她自己带来几案，摆设珍奇之物，让人目不暇接。金母命谢自然坐下。先前那个卢使站立时间很久了，金母也让他坐下。卢使说：“我暂时到禁极宫去一下。看看中元道场，官吏士庶都在。”不一会儿，卢使回来说：“这一次的供品全胜过以前的斋供。”问他缘故，他说：“这回没有烧乳头香，乳头香天上真人讨厌它，只可以烧和香。”

七日，崔、张两位使者到来。他们问谢自然：“你能到长林去居住吗？”谢自然回答说：“不能。”两个使者脸色好像不太高兴。二十二日中午前，金母又一次降临谢自然家。她说：“因为

不肯居长林，被贬一阶。”长林，仙宫也。戌时，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赐药一器，色黄白，味甘。自然饥不尽，却将去。又将衣一副，朱碧绿色相间，外素，内有文，其衣缥缈，执之不着手。“且却将去，已后即取汝来。”又将桃一枝，大于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碗。云：“此犹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鸾，侍者悉乘龙及鹤，五色云雾，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过群仙。”后去，望之皆在云中。其日州中马坊厨戟门皆报云：“长虹入州。”翌日李坚问于自然，方验之。紫极宫亦报虹入，远近共见。

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日来，传金母敕，速令披发四十日，金母当自来。所降使或言姓崔名某，将一板，阔二尺，长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群仙欲至，墙壁间悉荧煌似镜，群仙亦各自有几案随从。自然每被发，则黄云缭绕其身。又有七人，黄衣戴冠，侍于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后，日诵《黄庭经》十遍。诵时有二童子侍立，丹一遍即抄录，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将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至，将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黄半红，云：“乡里甚足此果。”割一啻食，余则侍者却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吞之，不

令着水，服之觉身心殊胜。金母云：“更一来则不来矣。”又指旁侧一仙云：“此即汝同类也。”十五日平明，一仙使至，不言姓名，将三道符，传金母敕，尽令服之。又将桃六离令食；食三离，又将去。其使至暮方还。

十月十一日，入静室之际，有仙人来召，即乘麒麟升天。将天衣来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绳床上，却回，着旧衣，

你不肯到长林去住，被贬降一级。”长林是仙宫。戌时金母离去，崔使者才说：“上界最尊重金母。”他赐给谢自然一器皿药，黄白颜色，味甜。谢自然没有吃尽，剩下的便拿回去了。又取出一套衣服，朱色、碧绿色相杂，外层白色，内有花纹。那衣服似有若无，拿着好像沾不到手上。金母说：“暂且把这拿去，以后就接你来。”又拿来一枝桃枝，比胳膊还粗，上面有三十个桃子，绿色，像碗那么大。她说：“这还是小的。”这天金母乘坐鸾鸟，侍从的仙人全乘坐龙和鹤，五色的雾在他们下边浮动。金母说：“顺便向州中去拜访群仙。”后来离去，看见他们全在云中。那天州中马坊厨和戟门都报告说：“长虹进入州城。”第二天，李坚向谢自然讯问，才验证了这事。紫极宫也报告说长虹进入，远近的人都见到了。

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每天都来，传金母的命令：“赶快让谢自然披发四十天，金母当亲自到来。”所降临的使者中有人说自己姓崔名某。他手拿一块板，二尺宽，五尺长，上面有九种颜色。每当群仙要来的时候，谢自然住室的墙壁间就荧光闪耀，像镜子似的。群仙也各自带有几案和随从。谢自然每次披发时都有黄云在她身边缭绕。又有七个人，穿着黄衣、戴着道冠在左右陪侍。从八月十九日以后，她每天诵读《黄庭经》十遍，诵读时有两个童子侍立着，用朱红颜色涂饰一遍就抄录；到了十遍，一个童子便把它拿到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来了，带着一个桃枝，像斗那么大，半红半黄半粉红，说：“乡里之人对此果很满足。”割一小块吃了，其余的就由侍者收回了。九月五日，金母又来了，拿着三道符令谢自然吞下，不让用水。谢自然服下以后觉得身心很舒服。金母说：“我再来一次就不来了。”又指着旁边一个仙人说：“这个人就是你的同类。”十五日天亮时，一位仙使来了。他不说姓名，拿着三道符传达金母的命令，让谢

自然全服下。又拿六小块桃令她吃。谢自然吃了三小块，余下的又拿走了。那个使者日落时才回去。

十月十一日，谢自然进入静室之时，有仙人来召唤她，她就乘坐麒麟上了天。仙人带天衣来迎接她，谢自然换上天衣，把自己所穿的衣服留在绳床上。她回来以后，又穿上旧衣，

置天衣于鹤背将去。云：“去时乘麟，回时乘鹤也。”十九日，卢仙使来，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时，鸾鹤千万，众仙毕集。位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鸾鹤每翅各大丈余。近有大鸟下长安，鸾之大小，几欲相类，但毛彩异耳。言下长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则国家当有大福。二十五日，满身毛发孔中出血，沾渍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横纹。就溪洗浊，转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触之如金声。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东岳夫人并来，劝令沐浴，兼用香汤，不得令有乳头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无削发之人，若得道后，悉皆戴冠，功德则一。凡斋食，切忌尝之，尤宜洁净，器皿亦尔。上天诸神，每斋即降而视之，深恶不精洁，不唯无福，亦当获罪。”

李坚常与夫人于几上诵经，先读外篇，次读内篇，内即《魏夫人传》中本也。大都精思讲读者得福，粗行者招罪立验。自然绝粒，凡一十三年。昼夜寐，两膝上忽有印形，小于人间官印，四埂若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两膝内，并膝则两印相合，分毫无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纤微无不洞鉴。又不衣绵纩，寒不近火，暑不摇扇。人问吉凶善恶，无不知者。性严重深密，事不出口，虽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坚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间奉道人知之，

把天衣放到鹤背上带回去。仙人说：“去的时候乘麒麟，回来的时候乘的是鹤啊。”十九日，卢仙使到来，从辰时到未时才离去。每当天上使者降临时，就有千万鸾鹤飞来，群仙全部聚会。地位高的仙人乘鸾鸟，其次的乘麒麟，再次的乘龙。鸾和鹤的翅膀各有一丈多长。近来有个大鸟落到长安，鸾鸟的大小几乎与它相似，只是毛的色彩不同而已。据说落到长安的大鸟名叫天雀，也叫神雀，它每次降临国家就会有福。二十五日，谢自然满身的毛孔中都流出了血，沾染了衣

服，都形成通帔山水横纹。把它拿到溪水中洗去污浊之处，横纹反而更加分明，对着阳光看像是金色，用手去触摸它发出像金属的声音。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东岳夫人也一起来了，她劝谢自然洗浴，并须用香汤，汤里不能有乳头香。又说：“天上自然有神，但不是鬼神的神。上界没有把头发剃掉的人，如果得道后全都戴道冠，功德就会一样。凡是斋供的食物，切忌去尝它，尤其应洁净，器皿也是这样。上天的众神，每当斋供时就降临凡世来察看，最讨厌不精不洁。如果不精不洁，不但得不到保佑，反而会受到处罚。”

李坚常与夫人在几案上诵经。他们先读外篇，次读内篇。内篇就是《魏夫人传》的本子。大都是精思讲读的人得到保佑，粗疏修行的人招来处罚并立刻得到验证。谢自然一粒粮食也不吃，已经坚持十三年了。她昼夜都睡觉，两个膝盖上忽然出现了印的形痕，比人间的官印小，四框内空隙中好像有六个古篆字，像白玉那样明亮。今年正月，那个印痕移到两膝内。把两膝并上，两印就合到一起，分毫无差。谢自然又有了神力，一天能走二千里，有时能走一千里，却没有谁知道她走了。在漆黑的夜晚幽暗的室内，细微的小事她也无不洞察如镜。她不穿丝棉，冷了不靠近火，暑天不摇扇。人们问她吉凶善恶之事，没有她不知道的。她性情严肃，以深守秘密为重，事情不说出口，即使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因为李坚崇尚至道，才稍稍对他说一点。她说：“天上的仙人也想要使人世间信奉道教的人知道，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礼尊像，四拜为重，三拜为轻。”又居金泉道场，每静坐则群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静一室，焚香诵《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布施修斋。凡诵经在精心，不在遍数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损尤多，不如元不会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杀人则损年天寿，来往之报，永无休止矣。”又每行常闻天乐，皆先唱《步虚词》，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虚》讫，即奏乐，先抚云璈。云璈形圆似镜，有弦。

凡传道法，必须至信之人。《魏夫人传》中，切约不许传教，但令秘密，亦恐乖于折中。夫药力只可益寿，若升天驾景，全在修道服药。修道事颇不同，服柏便可绝粒。若山谷难求侧柏，只寻常柏叶，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干者难将息，旋采旋食，尚

有津润，易清益人。大都柏叶、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视，可试验。修道要山林静居，不宜俯近村栅。若城郭不可，以其荤腥，灵仙不降，与道背矣。炼药饮水，宜用泉水，尤恶井水，仍须远家及血属，虑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体重，食麦体轻。辟谷入山，须依众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气，先调气，次闭气，出入不由口鼻，令满身自由，则生死不能侵矣。

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湿。诘之，云：“旦离金泉耳。”程君甚异之。十一月九日，诣州与李坚别，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静室。二十日辰时，于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

使他们尊崇道教并使道教更加彰明。”又说凡是给尊像行礼，以四拜为重，以三拜为轻。她又居住在金泉道场，每当她静坐的时候，群鹿就一定到来。她又说：“人们只要能在一间清静的屋子里，烧香诵读《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过布施修斋。凡是诵经，全在精心，不在遍数多。奉道之人，中途而退，受到的损失更多，不如原来就不会的人。千万谨慎啊！人的生命最重要，多杀人就会折损年寿。一来一往的报复，就永远没有休止了。”谢自然每次出行，经常听到天上的音乐，都是先唱《步虚词》，最多只唱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唱完了《步虚词》，就奏乐，先抚云璈。云璈的形状是圆的，像镜子似的，有弦。

凡是传授道法，必须是最诚实的人。《魏夫人传》中严格约束不许传教，只能秘密进行，也是害怕有背于折中。仙药的力量只能增加寿命，至于升天驾影，全在于修道服药。修道的情形很不同，服食柏叶就能不吃一粒粮食，如果山谷中难以找到侧柏，只有寻常的柏叶，只要不靠近坟墓就可以服食，生长在岩石上的更好。晒干了的难将息，一边采一边吃，柏叶还有汁液，能使人清爽获益。大体上说，柏叶、茯苓、枸杞、胡麻，都能常年见到，可以试验。修道要在山林中静静地居住，不宜下邻村寨，至于城郭就更不可以了。因为那种地方有荤腥，灵仙不降临，与道相背了。炼药用水，应当用山泉之水，最讨厌井水，还必须离家和血缘之亲远一些，否则，思想中忽然产生恩情之念，就不符合修行持道的行为。凡是吃米的人身体就重，吃麦的

人身体就轻。不吃粮米进入深山的，必须依照众方，除去三虫伏尸。凡是炼气，首先是调气，其次是闭气。气的进出不通过口鼻，令全身自由行气，生死就不能侵害了。

这年九月，阴雨连绵，谢自然从金泉前往南山探望程君。她凌晨到达南山，而衣服和鞋子却没有沾湿。程君问她，她说：“我是早晨离开金泉的。”程君觉得这事很奇怪。十一月九日，谢自然到州里去，向李坚告别，说：“我中旬一定要走了。”也不再进入静室。二十日辰时，谢自然在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几千士女都

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闻其诀别之语曰：“勤修至道。”须臾五色云遮亘一川，天乐异香，散漫弥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脱留小绳床上，结系如旧。刺史李坚表闻，诏褒美之。李坚述《金泉道场碑》，立本末为传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间壁记。时有朱书注其下云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者。”又自然当升天时，有堂内东壁上书记五十二字，云：“寄语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原之乡，即与相见。”其书迹存焉。出《集仙录》。

卢眉娘

唐永真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岁。眉娘生，眉如线且长，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岭表。后汉卢景裕、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为皇王之师，因号帝师。眉娘幼而惠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具矣。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段，染成五色，结为金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持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无三两，煎灵香膏传之，则坚硬不断。唐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因令止于宫中。每日止饮酒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嘉其聪慧而又奇巧，遂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眉娘不愿在禁中，遂度为道士，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及后神迁，香气满堂，弟子将

葬，举棺觉轻，

一起来瞻仰。她的祖母周氏、母亲胥氏、妹妹自柔、弟子李生，听到了她诀别的话语：“你们要勤恳地修行至道。”不一会儿，五色云绵延遮蔽了整个山川，天上的仙乐和奇异的香气散布弥漫了很久。谢自然平时所穿戴的衣冠簪帔十件，都脱下留在小绳床上，系的结扣像原来一样。刺史李坚上表把这事奏闻皇帝，皇帝下诏书褒扬赞美了她。李坚在金泉道场立了碑，并叙说谢自然得道升天的原委：“天上有座白玉殿堂，老君住在那里。殿堂的墙壁上高高地排列着真人仙人的名字，像人间的壁记一样，不时有朱笔在仙人名字下注上‘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一类的话。”还有，谢自然升天的时候，堂内东墙上书写有五十三个字：“寄语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原之乡，即与相见。”那些字迹还保存在那里。出自《集仙录》。

卢眉娘

唐代永真年间，南海进贡了一位奇女卢眉娘，十四岁。眉娘生下时眉如线而且长，所以有这个名字。她本来是北祖帝师的后代，自大定年间流落到岭南。后汉卢景裕、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都是帝王的老师，因此被称为帝师。眉娘小时候就很聪明，灵巧无比，能在一尺长的绢上绣出七卷《法华经》。字的大小不超过小米粒，而一点一画都很分明，细得像毛发，其中品评之词和句读符号无不齐备。她更善于制作飞仙盖。用一钩丝线，分成三段，染成五种颜色，绣成五层金盖，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的绣像；而擎旗捧着旌节的童子，也不下千人。那飞仙盖宽有一丈，重量不到三两；把灵药煎成膏涂上去，就坚硬不折。唐顺宗赞许她手艺精巧，称她为神姑，让她留在宫中。她每天只饮二三合的酒。到元和年间，唐宪宗赞许她聪慧而又奇巧，就赐给她金凤环戴在手腕上。眉娘不愿意住在宫禁之中，就度她为道士，放她回南海，又赐给她名号叫逍遥。等后来她成仙走后，香气满室。弟子要安葬她时，抬起棺材觉得很轻；

即彻其盖，惟见之旧履而已。后人见往往乘紫云游于海上。罗浮处士

李象先作《罗逍遥传》，而象先之名无闻，故不为时人传焉。出《杜阳杂编》。

打开棺盖，只见到一双旧鞋而已。后来有人看见她经常乘着紫云游于海上。罗浮山处士李象先写了《罗逍遥传》，然而李象先的名字没人听说过，所以这篇传记也就没有被当时的人流传。出自《杜阳杂编》。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

崔少玄 妙女 吴清妻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梦神人，衣绀衣，驾红龙，持紫函，受于碧云之际，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异香袭人，端丽殊绝，绀发覆目，耳珥及颐，右手有文曰“卢自列妻”，后十八年归于卢陲，陲小字自列。

岁余，陲从事闽中，道过建溪，远望武夷山，忽见碧云自东峰来，中有神人，翠冠绯裳，告陲曰：“玉华君来乎？”陲怪其言曰：“谁为玉华君？”曰：“君妻即玉华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来迎我！事已明矣，难复隐讳。”遂整衣出见神人。对语久之，然天人之音，陲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陲拜而问之，曰：“少玄虽胎育之人，非阴鹭所积。昔居无欲天，为玉皇左侍书，谥曰玉华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书来访志道之士。

崔少玄

崔少玄是唐代汾州刺史崔恭的小女儿。她的母亲梦见一个神人，穿着丝绸衣服，驾着红色的龙，拿着紫色的匣子，在碧云边际把匣子交给了她。其母就怀了孕，十四个月生下少玄。少玄出生后异香袭人，容颜端庄秀丽，为世上所少有。她天青色的头发盖住了眼睛，耳垂上的玉坠拂到双颊，右手有字，写的是“卢自列妻”。十八年后，少玄嫁给了卢陲，卢陲小字叫自列。

结婚一年多，卢陲到闽中任从事，途中经过建溪，远望武夷山时，忽然看到一片碧云从东边山峰飘过来。云中有位神人，戴着翠绿色的帽子，穿着大红色的衣服。他问卢陲：“玉华君来了吗？”卢陲觉

得这话问得奇怪，就反问道：“谁是玉华君？”神人说：“您的妻子就是玉华君。”后来卢陲回去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说：“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然来迎接我了！事情已经公开了，难再隐瞒。”于是整衣出去会见神人。他们互相谈了很久，但都是天人的语音，卢陲没法辨清她们说些什么。待了一会儿，少玄就作个揖退回了。卢陲给他妻子下拜，询问她，她说：“少玄虽然是通过娘胎养育的人，但并非父母阴德所积。从前，我居于无欲天，为玉皇左侍书，称号是玉华君，掌管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到秋分那天，就拿着簿书来寻访有志学道的人。”

尝贬落，所犯为与同宫四人，退居静室，嗟叹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责之，谪居人世，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复近附于君矣。”

至闺中，日独居静室。陲既骇异，不敢辄践其间。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长绡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烛耀如昼，来诣其室，升堂连榻，笑语通夕。陲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语言，不可明辨。试问之，曰：“神仙秘密，难复漏泄，沉累至重，不可不隐。”陲守其言诫，亦常隐讳。洎陲罢府，恭又解印组，得家于洛阳。陲以妻之誓，不敢陈泄于恭。

后二年，谓陲曰：“少玄之父，寿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虽神仙中人，生于人世，为有抚养之恩，若不救之，枉其报矣。”乃请其父曰：“大人之命，将极于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劳之恩，不可不护。”遂发绛箱，取扶桑大帝金书《黄庭内景》之书，致于其父曰：“大人之寿，常数极矣，若非此书，不可救免。今将授父，可读万遍，以延一纪。”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当几，授以功章，写于青纸，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须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来，跪少玄前，进脯羞，喻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异之，私讯于陲，陲讳之。

经月余，遂命陲语曰：“玉清真侣，将雪予于太上，今复召为玉皇左侍书玉华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将欲反神，还于无形，复侍玉皇，归彼玉清。君莫泄是言，

我曾经被贬降，犯的过失是与同宫的四个人在退居静室时，对寻访学道之人发感慨，恍惚间像是有什么欲念。太上老君责罚我，把我贬居人间作您的妻子。二十三年过去了，又遇到紫霄元君已前来这里，现在不能再对您亲近依附了。”

到了闽中时，少玄每天独自在静室居住。卢陲感到惊奇，也不敢轻易地跨入她的房间。常常有女真人到来，有时两位，有时四位，穿着长长的生丝细绸衣服，梳着古式鬋髻，全身闪着光芒，照耀如同白昼，到少玄静室拜访。她们登堂入室，床榻相连，通宵说说笑笑。卢陲去看，她们都说些天人的语言，他听不明白。试着问少玄，少玄说：“神仙的秘密，难再泄露；沉累太重，不可不隐瞒。”卢陲谨守妻子的告诫，也常常隐讳其事。等到卢陲罢官，其父崔恭又解下官绶，他们得以在洛阳安家。卢陲因为妻子的誓言，也不敢向崔恭陈说泄露此事。

两年后，少玄对卢陲说：“少玄的父亲，寿数在二月十七日终止。我虽然是神仙中人，但生在人世，因为有抚养之恩，如果不救他，就冤枉了我的报答之心了。”于是对她的父亲说：“大人的生命将在二月十七日终止，少玄受到您辛劳养育的恩惠，不能不保护您。”就打开深红色的箱子，拿出扶桑大帝金书《黄庭内景》之书，送给她的父亲，说：“大人的寿命，正常的寿数已到终极了，如果没有这本书，不能救您免死。今天我将它交给您，可以读一万遍，用来延长十二年的寿命。”于是让崔恭沐浴之后面朝南跪着，少玄对着几案，授给他功章，写在青纸上，用素函封固，向上帝奏报。又召来南斗注生真君，让他附奏上帝。不一会儿，有三个穿大红衣服的人从空中降下来，跪在少玄面前，进献精美的食品，喝了三杯酒，手拿功章而去。崔恭觉得这事太奇异了，就偷偷地向卢陲询问，卢陲不告诉他。

经过一个多月，少玄把卢陲叫来告诉他说：“玉清宫中我的那些真人伙伴，将在太上老君处替我洗雪。现在再召我去作玉皇左侍书玉华君，主管化元精气，并施布仙品。我将要返回为神，还于无形，再去侍奉玉皇，回到玉清。您不要泄露我这些话，遗予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术，不可久留。人世之

情，毕于此矣。”陲跪其前，呜呼流涕曰：“下界蚁虱，黷污仙上，永沦秽浊，不得升举。乞赐指喻，以救沉痾，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诗一首以遗子。予上界天人之书，皆云龙之篆，下界见之，或损或益，亦无会者，予当执管记之。”其词曰：“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无上之仙。光含影藏，形于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体性刚柔。丹青碧虚，上圣之俦。百岁之后，空余坟丘。”陲载拜受其辞，晦其义理，跪请讲贯，以为指明。少玄曰：“君之于道，犹未熟习。上仙之韵，昭明有时。至景申年中，遇琅琊先生能达。其时与君开释，方见天路。未间但当保之。”言毕而卒。九日葬，举棺如空。发椁视之，留衣而蜕。处室十八，居闽三，归洛二，在人间二十三年。

后陲与恭皆保其诗，遇儒道适达者示之，竟不能会。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游华岳回，道次于陕郊，时陲亦客于其郡，因诗酒夜话，论及神仙之事。时会中皆贵道尚德，各征其异。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皆与崔恭有旧，因审少玄之事于陲。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诗，绝无会者。方古请其辞，吟咏须臾，即得其旨，叹曰：“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亦有传于后学哉！”时坐客耸听其辞，句句解释，流如贯珠，凡数千言，方尽其意。因命陲执笔，尽书先生之辞，

给我父母留下遗念。又因为救父之事，泄露了神仙之术，所以不能久留了。人世的情谊，从此结束了。”卢陲跪在她的面前，感愧地流着眼泪说：“我只不过是下界的蚁虱一类小人物，亵渎玷污了上仙，将永远沉沦于浊秽之世，不能飞举升天。我请您明白地赐教，来救我经久难愈之病，我永久不忘您的大恩。”少玄说：“我留诗一首，把它留赠给您。我们上界天人的文字，都是云龙篆字。下界的人见到它，或损或增，也没有领会它的。我当拿笔把它记录下来。”她留下的词句是：“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上之真，无上之仙。光含影藏，形于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体性刚柔。丹青碧虚，上圣之俦。百岁之后，空余坟丘。”卢陲拜了又拜，接过了她的题辞，但不明白词句的意思，就跪下请求她讲解贯通，来为他指明。少玄说：“您对于道还没有熟习，上仙的诗句，昭明须有一定时间。到了

景申年间，遇到琅琊先生，他能通晓其意，那时给您解开疑团，才能见到天路。没明白之前这段时间，您只应保藏它。”话说完，少玄就死了。过了九日安葬时，抬起棺材好像是空棺，就打开棺材察看，才发现少玄只留下衣服，像蝉蜕皮那样走了。少玄在娘家住了十八年，在闽中住了三年，回到洛阳二年，在人间共二十三年。

后来，卢陲和崔恭都保藏她留下的诗，遇到碰巧通晓儒道的人就拿给他们看，但一直没人明白。到了景申年间，有个九疑道士叫王方古，他的祖先是琅琊人。他游华山回来，途中在陕郡停留。当时卢陲也在陕郡客居，他们谈诗饮酒晚上聊天，谈论到神仙的事。当时聚会中的人都重道崇德，各自搜求那些奇异的事。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都与崔恭有旧交，就向卢陲细问少玄的事情。卢陲掉下了眼泪，为他的妻子所留的诗根本没人明白而感到憾恨。王方古请他把那诗句拿出来，吟咏了一会儿，就懂得了那首诗的意思。他叹息说：“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也有传给后学的吗？”这时座中之客都敬听其辞，王方古一句一句地解释，流畅得像穿珠一般。一共说了几千字，才尽解其意。于是命卢陲执笔，把王先生解释的话全部写下来，

目曰《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士，家多藏之。出《少玄本传》。

妙 女

唐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见一僧，以锡杖连击三下，惊怖而倒，便言心痛。须臾迷乱，针灸莫能知。数日稍间，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复食，食辄呕吐，唯饵蜀葵花及盐茶。既而清瘦爽彻，颜色鲜华，方说初昏迷之际，见一人引乘白雾，至一处，宫殿甚严，悉如释门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头赖吒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间，已两生矣。赖吒王姓韦名宽，弟大，号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称小娘，言父与姻族同游世间寻索，今于此方得见。前所见僧打腰上，欲女吐泻藏中秽恶俗气，然后得升天。天上居处华盛，各有姻戚及奴婢，与人间不殊。所

使奴名群角，婢名金霄、偏条、凤楼。其前生有一子，名遥，见并依然相识。昨来之日，于金桥上与儿别，赋诗，惟记两句曰：“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时自吟咏，悲不自胜。如此五六日病卧，叙先世事。

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诸天仙及仆隶等悉来参谢，即托灵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间，久蒙存恤，相愧无极。”其家初甚惊惶，良久乃相与问答，仙者悉凭之叙言。又曰：“暂借小女子之宅，与世人言语。”其上尊语，即是丈夫声气；善伦阿母语，即是妇人声，各变其语。如此或来或

题目叫作《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人，家里大都收藏它。出自《少玄本传》。

妙 女

唐代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有名婢女名叫妙女，年约十三四岁。妙女晚上在院子里打水，忽然看到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用锡杖一连打了她三下。妙女惊恐而倒，她说心痛，不一会儿就昏迷过去了，针灸也没有办法使她产生知觉。过了几天略强些，又上吐下泻不止。等到病愈以后，妙女就不再吃饭了，吃了就呕吐，只吃蜀葵花和盐茶。不久她清瘦开朗，脸色鲜艳美丽，才说起刚昏迷的时候，看见一个人领着她乘着白雾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宫殿很整齐，完全像释门西方部。其中的天仙，大多是妙女的族人。妙女说自己本来是提头赖吒天王的小女儿，因为泄露了天门里的事，所以把她贬降到人间，已经两次投生了。赖吒王姓韦名宽，级别高，号称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他的叔叔，名叫括，是老八。妙女自称小娘，说她的父亲与亲族一同到人世周游来寻找她，如今在这里才把她找到。先前看到的那个和尚，打她的腰上是想让妙女吐泻腹中污秽的俗气，然后能够升天。天上的住处华丽繁盛，各有姻亲和奴婢，与人间没有什么不同。她所使用的奴仆名叫群角，婢女名叫金霄、偏条和凤楼。她前世生有一个儿子，名叫遥，见到了他们依然认识。昨天来的时候，她在金桥上与儿子告别，赋了诗，只记得两句：“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有时她自己吟咏，悲伤得控制不住自己。这样五六天她就病

倒了，叙说了前世的事。

有一天，妙女忽然说上尊与她母亲同诸天仙以及仆隶等人，全来参见感谢妙女的主人。他们附妙女之体说：“小女愚昧，落在人间，蒙你们照顾，无限惭愧。”崔家之人开始很惊慌，很久才跟他们说话。仙人们都依凭妙女之口叙说，又说：“暂借小女子之宅，与世人言语。”那位上尊的话语，就是男人的声音气概；善伦阿母说话，就是女人的声音，他们的语音各有变化。如此或来或

往，日月渐久，谈谐戏谑，一如平人。每来即香气满室，有时酒气，有时莲花香气。后妙女本状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时晴朗，空中忽有片云如席，徘徊其上。俄而云中有笙声，声调清锵。举家仰听，感动精神。妙女呼大郎复唱，其声转厉。妙女讴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清畅不可言，又曲名《桑柳条》。又言：“阿母适在云中。”如此竟日方散。

旬时，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肿疾，吾代其患之。”数日后，妙女果背上胁下，各染一肿，并大如杯，楚痛异常。经日，其主母见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语令添香，于钟楼上呼天仙忏悔，其声清亮，悉与西方相应。如此移时，醒悟肿消，须臾平复。后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为尔白大郎请兵救。”女即如睡状。须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洒扫，添香静室，遂起支分兵马，匹配几人于某处检校，几人于病人身上束缚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见兵马形像，如壁画神王，头上着胡帽子，悉金钿也。其家小女子见，良久乃灭。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曰陈万。每呼之驱使，部位甚多，来往如风雨声。更旬时，忽言织女欲嫁，须往看之。又睡醒而说：“婚嫁礼一如人间。”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备纪。

其家常令妙女绣，忽言今要暂去，请婢凤楼代绣，如此竟日便作凤楼姿容。精神时异，绣作巧妙，疾倍常时，而不与人言语，时时俯首笑。久之言却回，即复本态，无凤楼

往，渐渐时间长了，仙人们和崔家的人融洽地交谈、开玩笑，全像平常人一样。仙人每次到来就香气满室，有时有酒气，有时有莲花香气。后来妙女恢复本来的状态，和过去一样。忽然有一天，妙女吟唱

起来。这时天气晴朗，空中忽然有像席子那么大的—片云彩，徘徊在她家上空。不一会儿，云中传来了吹笙的声音，声调清晰而有节奏。崔家全家人都仰面倾听，精神很感慨。妙女呼唤大郎再唱，那歌声变得更响亮了。妙女也唱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清晰，流畅得无法说出。曲名《桑柳条》。又说她母亲刚才在云中。如此一整天才散去。

过了十来天，妙女忽然说：“崔氏家中两个人将要有肿疾，我替他们患病。”几天后，妙女果然在背上和肋下各长了一肿块，都像杯口那么大，异常痛楚。几天过去了，她的女主人看她这般痛苦，让她请求免除此疫。妙女就迷迷糊糊地躺着。她忽然告诉让人添香，在钟楼上招呼天仙怀念。其声音清晰响亮，完全与西方相应。这样过了一阵子，妙女清醒了，肿块也消除了，不一会儿恢复到平时那样。后来，有一个婢女突然病得很严重，妙女说：“我为你告大郎请求救兵。”妙女就像睡着了的样子，不一会儿醒过来，说救兵已经到了，赶快令人洒扫，添香静室。她起身支派分配兵马，分配几个人到某处检查，几个人在病人身上捆绑邪鬼。那个婢女就病愈如故了。她说看到兵马的形像，像壁画上的神王，头上戴着胡人的帽子，上面都是金玉制成的花首饰。崔家的小女孩也见到了这些，他们很久才消失。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叫陈万。妙女常喊他们供驱使。她的部属很多，来往如风雨的声音。又过了十多天，妙女忽然说织女要出嫁了，必须去看看她。她又睡下，醒后说：“天上的婚嫁礼仪全如人间—般。”妙女说女子名叫垂陵子，嫁给了薛家，事情很多不能全部记下。

崔家曾让妙女绣花，她忽然说要暂时离去，请她的婢女凤楼代替她刺绣。如此不过—日，她就现出凤楼的姿容。精神有时异常，而绣工巧妙，速度超过平时—倍。她不跟人言语，时时低着头微笑。过了很久，妙女说她回来了，就恢复了本来的样子，没有凤楼

状也。言大郎欲与僧伽和尚来看娘子，即扫室添香，煎茶待之。须臾遂至，传语问讯，妙女忽笑曰：“大郎何为与上人相扑？”此时举家俱闻床上踏蹴声甚厉，良久乃去。有时言向西方饮去，回遂吐酒，竟日醉卧。—夕，言将娘子—魂、小娘子—魂游看去，使与善伦友言笑。是夕，娘子等并梦向—处，与众人游乐。妙女至天明，便问娘子梦中事，—一皆同。如此月余绝食。忽—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唤某

归。”甚凄怆。苦言：“久在世间，恋慕娘子，不忍舍去。”如此数日涕泣。又言：“不合与世人往来，汝意须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辞别，词颇郑重，从此渐无言。告娘子曰：“某相恋不去，既在人间，还须饮食，但与某一红衫子着，及泻药。”如言与之，逐渐饮食。虽时说未来事，皆无应。

其有繁细，不能具录。其家纪事状尽如此，不知其婢后复如何。出《通幽记》。

吴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妻杨氏，号监真，居天仙乡车谷村。因头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静坐入定，皆数日。村邻等就看，三度见，得药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浆两碗，令煎茶饮。四月十五日夜，更焚香端坐，忽不见。十七日，县令自焚香祝请。其夜四更，牛驴惊，见墙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见杨氏裸坐，衣服在前，肌肉极冷。扶至院，与村舍焚香声磬，至辰时方醒。称十四日午时，见仙鹤语云：“洗头。”十五日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

的姿态了。她说大郎要和僧伽和尚来看望娘子，就打扫屋子添上香，煎茶等着他们。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向主人传语问讯。妙女忽然笑着说：“大郎为什么跟上人摔跤？”这时全家人都听到床上踢踏的声音很大，很久才离去。妙女有时说到西方饮酒去，回来就吐酒，一整天醉卧。有一天晚上，妙女说要领着娘子的一个魂和小娘子的一个魂游乐去，让她们与善伦友好谈笑。这天晚上，娘子等人都做梦到了一个地方，与众人游乐。妙女到天亮时就问娘子梦中之事，结果一件一件全相同。这样一个多月后，妙女绝食了。有一天，她忽然悲伤呜咽着说：“大郎、阿母唤我回去。”她很悲戚，忧伤地说在人间久了，留恋仰慕娘子，不忍离去。如此数日，她一直流泪哭泣。她又说：“不该与世人来往，你的意思要我一定住下去，这事该怎么办呢？”她就向空中辞别，言词很郑重。从此以后，妙女渐渐没有言语了。她告诉娘子说：“我留恋你不离去，既然在人间，还得饮食，只请给我一件红衫子穿，再给我泻药。”娘子按照她所说的给了她。妙女就逐渐能够吃饭饮水，虽然有时说起未来的事，也都不灵验了。

其中有很多细节，不能全部记录了。崔家所记此事的情形全都如此，不知那个婢女后来又怎样了。出自《通幽记》。

吴清妻

唐代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的妻子杨氏，号监真，住在天仙乡车谷村。她因为头疼，就不吃饭了。从春到夏，每次静坐入定都是几天。村里邻人等到她家去看，去了三次才见到她。村人共得到二十一丸药，要用水服；两碗玉液浆，让他们煎茶喝。四月十五日夜，吴清妻又焚香端坐，忽然不见了。十七日，县令亲自焚香祷告请求。那天晚上四更时，牛驴受惊，只见墙上荆棘中有衫子。不一会儿，大家在牛屋上发现杨氏光着身子坐着，衣服放在前面，肌肉很冷。把她扶到院子里，在村舍烧香敲磬，到辰时她才醒过来。她说十四日午时看见仙鹤告诉她说：“洗头。”十五日她就进行沐浴，五更的时候，有两个女道士

并鹤驾五色云来，乃乘鹤去。到仙方台，见道士云：“华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汤相待。”汴州姓吕，名德真；同州姓张，名仙真；益州姓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东山头树木多处，及吐蕃界山上，五人皆相随。却至仙方台，见仙骨，有尊师云：“此杨家三代仙骨。”令礼拜。却请归，云：“有父在，年老。”遂还。

有一女冠乘鹤送来，云：“得受仙诗一首又诗四。”并书于后云：“道启真心觉渐清，天教绝粒应精诚。云外仙歌笙管合，花间风引步虚声。”其二曰：“心清境静闻妙香，忆昔期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山头饭，黄精仙人掌上经。”其三曰：“飞鸟莫到人莫攀，一隐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山道士卖药还。”其四曰：“日落焚香坐醮坛，庭花露湿渐更阑。净水仙童调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摄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虚室对烟花。道合云霄游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出《逸史》。

乘鹤驾着五彩云来到，她就乘鹤一起去了。到了仙方台，她看见一个道士，道士说：“华山有五个同行的伙伴，在煎茶水等待你。”汴州的姓吕名德真，同州的姓张名仙真，益州的姓马名辨真，宋州的姓王名

仙真。她又到了海东多处山头树木以及吐番界山上，五个人都跟着。回到仙方台，见到仙骨，有个尊师说：“这是杨家三代仙骨。”让他们行礼下拜。退下之后，杨氏就请求回家，她说：“有父健在，已年老。”就回来了。

有一个女道士送她回来，说：“我得到一首受仙诗，还有另外四首诗。”并把这五首诗都写在后边：“道启真心觉渐清，天教绝粒应精诚。云外仙歌笙管合，花间风引步虚声。”第二首诗是：“心清境静闻妙香，忆昔期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山头饭，黄精仙人掌上经。”第三首诗是：“飞鸟莫到人莫攀，一隐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山道士卖药还。”第四首诗是：“日落焚香坐醮坛，庭花露湿渐更阑。净水仙童调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第五首是：“摄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虚室对烟花。道合云霄游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出自《逸史》。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

郭 翰 杨敬真 封 陟

郭 翰

太原郭翰，少简贵，有清标。姿度美秀，善谈论，工草隶。早孤独处，当盛暑，乘月卧庭中。时有清风，稍闻香气渐浓。翰甚怪之，仰视空中，见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蹀琼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荡心神。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不意尊灵迴降，愿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张霜雾丹縠之帟，施水晶玉华之簾，转会风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升堂，解衣共卧。其衬体轻红绡衣，似小香囊，气盈一室。有同心龙脑之枕，覆双缕鸳鸯之衾。柔肌腻体，深情密态，

郭 翰

太原郭翰年轻时简傲高贵，有清正的名声。他仪表气度秀美，极善言谈，擅长草书隶书。他早年失去双亲，自己独自居住。时当盛暑，他乘着月色在庭院中高卧。这时，有一股清风袭来，渐渐闻到香气越来越浓郁。郭翰觉得这事很奇怪，就仰视空中。他看见有人冉冉而下，一直来到郭翰面前。原来是一个年轻女子。这女子生得明艳绝代，光彩溢目。她穿着黑色薄绸衣服，拖着白色的罗纱帔肩，戴着上饰翠翘凤凰的帽子，足蹬上绣琼文九章之鞋。随行的两名侍女，都有超凡的姿色。郭翰心神激荡，整理衣巾，下床跪拜参见，说：“没料到尊贵的灵仙突然降临，愿您赐下恩德之音。”女子微微一笑，说：“我是天上的织女。很久没有夫主相对，佳期阻绝，幽幽闺愁充满了胸怀。上帝恩赐，命我到人间一游。我仰慕你高洁的品格，愿托

身于你。”郭翰说：“我不敢指望这样，这使我感怀更深了。”织女命令侍婢净扫房间，展开霜雾丹靥的帏帐，放下水晶玉华的垫席，转动会生风的扇子。立时宛如清爽的秋天。他们就携手走进了内室，解衣共卧。织女贴身的轻红薄绸内衣像个小香囊，香气散满整个卧室。床上有画着同心图案、盛以龙脑的枕头，盖着双缕线织成的带有鸳鸯图案的被子。女郎肌肤柔嫩，身体滑腻，情意深切，娇态亲切，妍艳无匹。欲晓辞去，面粉如故。为试拭之，乃本质也。翰送出户，凌云而去。

自后夜夜皆来，情好转切。翰戏之曰：“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因抚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瞩耳。”翰又曰：“卿已托灵辰象，辰象之门，可得闻乎？”对曰：“人间观之，只见是星，其中自有宫室居处，群仙皆游观焉。万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变，必形于上也。吾今观之，皆了了自识。”因为翰指列宿分位，尽详纪度。时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后将至七夕，忽不复来，经数夕方至。翰问曰：“相见乐乎？”笑而对曰：“天上那比人间？正以感运当尔，非有他故也，君无相忌。”问曰：“卿来何迟？”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谓翰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每去，辄以衣服自随。

经一年，忽于一夕，颜色凄恻，涕流交下，执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诀。”遂呜咽不自胜。翰惊惋曰：“尚余几日在？”对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彻晓不眠。及旦，抚抱为别，以七宝碗一留赠，言明年某日，当有书相问。翰答以玉环一双，便履空而去，回顾招手，良久方灭。翰思之成疾，

容貌俏丽无人能够匹敌。天快亮了，女郎告辞离去时，脸上的脂粉如故。郭翰给她试着擦拭一下，原来就是她的本色。郭翰把她送出门，女郎凌云而去。

自此以后，女郎夜夜都来，二人感情更加密切。郭翰与她开玩笑说：“牵牛郎在哪里？你怎么敢独自出门。”女郎回答说：“阴阳变化，

关他什么事？而且银河隔绝，不可能知道。纵然他知道了这件事，也不值得为此忧虑。”她抚摸着郭翰的胸前，说：“世人看得不明白而已。”郭翰又说：“您已经托灵于星象，星象的门路，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女郎回答说：“人间观看星象，只见到它们是星。其中自有宫室住处，群仙也都在那里游览观看。万物之精，各有星象在天上，而成形在地上。下界人的变化，必然在天上表现出来。我现在观看星象，都清清楚楚地认识。”于是就给郭翰指点众星宿的分布方位，把天上的法纪制度详尽地介绍给郭翰。因此，当时人们不明白的事情，郭翰竟然透彻地了解它们。后来将要到七月七日的晚上了，女郎忽然不再来了，经过几个晚上才来。郭翰问她说：“相见欢乐吗？”女郎笑着回答说：“天上哪能比得上人间？只因为感应应当这样，没有别的缘故，您不要忌妒。”郭翰问她说：“您来得怎么这么晚呢？”女郎回答说：“人世中的五天，是那里的一夜呀。”女郎又为郭翰招来了天厨，做的全不是人世上的东西。郭翰慢慢地看出她的衣服全都没有缝。问她这件事的原因，女郎就对郭翰说：“天上的衣服本来就不是用针线做的呀。”女郎每次离开，都随身带着自己的衣服。

过了一年，忽然在一天夜里，女郎脸色凄惨悲痛。她涕泪交下，握住郭翰的手说：“上帝的命令有定限，现在就该永别了！”说完就呜呜咽咽，控制不住自己。郭翰惊讶而又惋惜地说：“还剩几天？”女郎回答说：“只剩今天晚上了。”他们就悲伤得落泪，一直到天亮也没有睡觉。等到天亮时，女郎爱抚拥抱着郭翰告别，把一只七宝碗留下赠给他，说是明年的某日，当有书信来相问候。郭翰用一双玉环作为赠答。女郎于是踏空而去。她不停地回头招手，很久才消失。郭翰想她想成了病，

未尝暂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将书函致。翰遂开封，以青缣为纸，铅丹为字，言词清丽，情念重叠。书末有诗二首，诗曰：“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又曰：“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翰以香笺答书，意甚谦切。并有酬赠诗二首，诗曰：“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回顾，交作两相思。”又曰：“赠枕犹香泽，啼衣尚泪痕。玉颜霄汉里，空有往来魂。”自此而绝。是年，太史奏织女星无光。翰思不

已，凡人间丽色，不复措意。复以继嗣，大义须婚，强娶程氏女，所不称意，复以无嗣，遂成反目。翰后官至侍御史而卒。出《灵怪集》。

杨敬真

杨敬真，虢州阆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贫力田，杨氏妇道甚谨，夫族目之勤力新妇。性沉静，不好戏笑，有暇必洒扫静室，闭门闲居，虽邻妇狎之，终不相往来。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岁。

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识颇不安，恶闻人言，当于静室宁之，君宜与儿女暂居异室。”夫许之。杨氏遂沐浴，著新衣，焚香闭户而坐。及明，讶其起迟，开门视之，衣服委地床上，若蝉蜕然，身已去矣，但觉异香满室。其夫惊以告其父母，共叹之。数人来曰：“昨夜方半，有天乐从西而来，似若云中。下于君家，奏乐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听之，君家闻否？”而异香酷烈，遍数十里。

一刻也不曾忘记。第二年到了约定的日期，女郎果然派以前来过的侍女带着书函而来。郭翰打开函封。信用青色双线生绢作纸，用铅丹写的字，言词清丽，情意缠绵。信的末尾有两首诗，一首是：“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又一首是：“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郭翰用香笺回信，词意很谦切。还有酬赠诗二首，诗中写道：“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回顾，交作两相思。”另一首写道：“赠枕犹香泽，啼衣尚泪痕。玉颜霄汉里，空有往来魂。”从此就断绝了音讯。这一年，太史奏报皇上说织女星无光。郭翰思念不已，人间丽色他全都不再留意。后来因为必须继承宗嗣，大义上必须成婚，他勉强娶了程家的女儿。但是很不称心，又因为没有儿子，夫妻反目。郭翰后来做官做到侍御史才死。出自《灵怪集》。

杨敬真

杨敬真是虢州阆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的女儿。她十八岁那年嫁

给了同村的王清。她的丈夫家里贫穷，致力于种田。杨氏也严守妇道，丈夫家族的人都把她看作勤劳尽力的新媳妇。她性格沉静，不喜欢与人说笑戏耍，有闲暇一定洒扫，把住宅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在静室中闭门闲居。虽然邻妇亲近她，她始终不与她们往来。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时年二十四岁。

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晚上，杨敬真告诉她的丈夫说：“我的神智很不安，讨厌听到别人说话，应当在静室中使自己平静一下。您最好和儿女暂时到别的屋里去住。”丈夫答应了她。杨敬真就洗了澡，穿上新衣服，烧上香关上门坐着。等到天亮的时候，家人因她起得晚而惊讶，就打开门去看她。只见衣服掉在地上，像蝉蜕皮似的，人已经离去了。她的家人只觉得满室异香。她的丈夫惊慌地把这事告诉了杨敬真的父母，大家都为这事叹息。这时有几个人来说：“昨天晚上刚到半夜，有天上的音乐从西边过来，好像是在云中。下到您家，奏乐很久，才渐渐上去了。全村人都听到了天乐，您家听到没有？”又因为异香太浓烈，遍布几十里，

村吏以告县令李邕，遣吏民远近寻逐，皆无踪迹。因令不动其衣，闭其户，以棘环之，冀其或来也。

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复闻云中仙乐异香从东来，复下王氏宅，作乐久之而去。王氏亦无闻者。及明来视，其门棘封如故，房中仿佛若有人声。遽走告县令李邕，亲率僧道官吏共开其门，则妇宛在床矣。但觉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

邕问曰：“向何所去？今何所来？”对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骑来曰：‘夫人当上仙，云鹤即到，宜静室以伺之。’至三更，有仙乐彩仗，霓旌绛节，鸾鹤纷纭，五云来降，入于房中。报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师使使者来迎，将会于西岳。’于是彩童二人捧玉箱，箱中有奇服，非绮非罗，制若道人之衣，珍华香洁，不可名状。遂衣之毕，乐作三阙。青衣引白鹤曰：‘宜乘此。’初尚惧其危，试乘之，稳不可言。飞起而五云捧出，彩仗前引，至于华山云台峰。峰上有磐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会于此。旁一小仙曰：‘并舍虚幻，得证真仙，今当定名，宜有真字。’于是马曰

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时五云参差，遍覆崖谷，妙乐罗列，间作于前。五人相庆曰：‘同生浊界，并是凡身，一旦翛然，遂与尘隔。今夕何夕，欢会于斯，宜各赋诗，以道其意。’信真诗曰：‘几劫澄烦虑，思今身仅成。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存。’湛真村中小吏就把这事报告给县令李邕。李邕派官吏、百姓远近各处去追寻，却没有发现踪迹。县令就下令不准动她的衣裳，把她的房门紧闭，用荆棘围上，希望她有一日回来。

到十八日夜里五更天，村子里的人又听到云中仙乐、闻到异香从东边过来，又下到王家宅院里，奏乐很久而去。王家也没有人听到。等到天亮来看，那房门用荆棘封闭如故，而房中好像有人声。村民立刻跑去报告县令李邕。县令亲自率领和尚道士和官吏一起打开她的房门，发现杨氏果然在床上，只是觉得她面目光芒，有不同寻常的脸色。

李邕问她说：“先前到哪里去了？今天又从哪里来？”杨氏回答说：“昨天十五日夜初，有仙人骑马来说：‘夫人该成上仙，云鹤立刻就到，应该在静室等候。’到了三更，有仙乐和色彩鲜明的仪仗、五色缤纷的旗子、大红色的符节，鸾鹤纷纭，乘着五色祥云降下，进到房中。报信的那个人上前说：‘夫人准籍应当成仙，仙师派使者来迎接，将到西岳聚会。’于是两个彩衣童子捧着玉箱，箱子中有奇异的服装，不是绮也不是罗，制作得像道人的衣服，珍贵华丽而又香又洁净，说不出什么样子。等把衣服穿完了，仙乐奏了三曲，青衣人牵来白鹤说：‘你应该骑这只鹤。’刚开始害怕骑它危险，试着骑它，稳当得没法说。飞起来就有五色云涌出去，彩仗在前面引路，到了华山云台峰。峰上有磐石，已经有四个女子先在那里了。一个人说姓马，是宋州人；一个人姓徐，是幽州人；一个人姓郭，是荆州人；一个姓夏，是青州人。她们都在那天夜里成仙，一同在这里聚会。旁有一位小仙说：‘一同舍弃虚幻，得证真仙，如今应当定名，名中应有个“真”字。’于是姓马的叫信真，姓徐的叫湛真，姓郭的叫修真，姓夏的叫守真。那时五云参差，遮蔽了整个山崖和沟谷，奇妙的乐器排列出来，一一在面前演奏。五个人互相祝贺说：‘我们同生在污浊的下界，都是凡身，一旦自由自在地成了仙，就与尘世隔绝了。今夕何

夕，欢会在此，应该各自赋诗，用以表达此刻的心意。’信真的诗是：‘几劫澄烦虑，思今身仅成。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存。’湛真

诗曰：‘绰约离尘世，从容上太清。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修真诗曰：‘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入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守真诗曰：‘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敬真亦诗曰：‘人世徒纷扰，其生似梦华。谁言今夕里，俯首视云霞。’既而雕盘珍果，名不可知。妙乐铿锵，响动崖谷。俄而执节者曰：‘宜往蓬莱，谒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为谁？’曰：‘茅君也。’妓乐鸾鹤，复前引东去。倏然间已到蓬莱，其宫皆金银，花木楼殿，皆非人间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阙玉堂中，侍卫甚严。见五真喜曰：‘来何晚耶？’饮以玉杯，赐以金简、凤文之衣、玉华之冠，配居蓬莱华院。四人者出，敬真独前曰：‘王父年高，无人侍养，请回侍其残年。王父去世，然后从命，诚不忍得乐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当其会，无自坠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还也。”

邯问：“昔何修习？”曰：“村妇何以知？但性本虚静，闲即凝神而坐，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学也。”又问：“要去可否？”曰：“本无道术，何以能去？云鹤乘迎即去，不来亦无术可召。”

于是遂谢绝其夫，服黄冠。邯以状闻州，州闻廉使。时崔从按察陕辅，延之，舍于陕州紫极宫，请王父于别室，人不得升其阶，惟廉使从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及阶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闻，唐宪宗召见，舍于内殿。试道而

的诗是：‘绰约离尘世，从容上太清。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修真的诗是：‘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入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守真的诗是：‘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敬真也作诗说：‘人世徒纷扰，其生似梦华。谁言今夕里，俯首视云霞。’接着就端来了雕盘珍果，名都叫不上来。美妙的音乐悠扬，钟鼓铿锵，响亮的声音震动了山崖幽谷。不一会儿，持符节的人说：‘应该前往蓬莱，参拜大仙伯。’五真问他：‘大仙伯是谁？’他说：‘是茅君。’于是妓乐鸾鹤又在前引路向东而去。转眼间已经到了蓬莱。那里的宫殿全是金银造的，花木楼台都不是人间所能制作。大

仙伯住在金阙玉堂中，侍卫很严。见到五真，大仙伯高兴地说：‘来得怎么这么晚啊？’让她们用玉杯饮酒，赏赐她们金简、凤纹衣服、玉华冠，分配她们住在蓬莱华院。那四个女子出去了，敬真独自上前说：‘我祖父年龄已高，没有人侍奉赡养，请让我回去侍奉他的残年，祖父去世以后，然后从命。我实在不忍心得到欢乐而忘记祖父啊。希望仙伯可怜他。’仙伯说：‘你们村子一千年才出一个仙人，你正赶上这个机会，不要自己舍弃大道。’就下令四真把我送到家，所以我能回来。”

李邕问她：“你从前修习什么？杨敬真说：“村妇哪里知道？只是性格本来喜欢虚静，闲着的时候就是凝神而坐，不再有俗念能进入胸中而已。这是天生的性情，不是学来的。”李邕又问她：“你如果再要离去，能办到吗？”杨敬真说：“我本来就没有道术，靠什么能离去？云鹤来迎接我就能去，不来我也没有法术把它招来。”

从此，她就和她的丈夫分居，戴上了道冠。李邕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州里，州里又报告给廉使。当时崔从按察陕辅，把杨敬真请了去，安排她到陕州紫极宫住。请祖父到别的住室，别人不得登上她住处的台阶，只有廉使从事和夫人能够进入。瞻仰拜见的人只能到台阶而已，也不能登堂入室。廉使把这件事奏闻皇上，唐宪宗就召见了杨敬真，让她住在内殿。唐宪宗试与她论道，而

无以对，罢之。今在陕州，终岁不食，食时啖果实，或饮酒二三杯，绝无所食，但容色转芳嫩耳。出《续玄怪录》。

封 陟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僻于林藪，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揭时日也。书堂之畔，景像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猱每窃其庭果，唳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闕。烟锁笏簞之翠节，露滋踟躅之红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辘辘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佩敲磬，罗裙曳云，

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鸳鸯。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嚙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爰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唯孤介。贪古人之糟粕，究前圣之指归，编柳苦辛，燃粕幽暗，布被粝食，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妹曰：

杨敬真没有话回答，就放她回去了。如今杨敬真还在陕州，常年不吃饭，吃东西时也就吃点果实或饮两三杯酒，一点粮食不吃。但她的容颜反而变得芳嫩了。出自《续玄怪录》。

封 陟

宝历年间，有个叫封陟的孝廉住在少室山。他生得仪表堂堂，性格操守很坚定端方。他立志研究古籍，在林泉之处寻找僻幽之所，探究文义，直到星落于腐草；阅读经书，不顾月坠于幽窗。孜孜不倦，夜以继日，无不搜求隐奥，不曾放松片刻时间。书堂附近，景象可观，泉清石寒，桂淡兰雅，淘气的猴子常窃其庭院之果，鸣叫的野鹤频频栖息于山涧松间。风儿不时发出低吟，尘埃白昼寂然不动。烟雾锁住丛竹的翠节，露珠滋润缓缓开放的红花。薜荔的枝蔓遮蔽了墙垣，苔藓柔密丛生，像毯子似的铺在地上。这时将到午夜，忽然飘来极其浓烈的异香，渐渐布满了庭院。不久有一辆带帷的车子从空中降落下来，画轮轧轧作响，一直接近檐柱。只见一位仙女带着华丽的侍从，玉佩撞击有声，罗裙飘飘从云中走出。她的肌体胜过皓雪的洁白，容颜胜过荷花的娇艳。仙女正容敛衽给封陟作了一揖，对封陟说：“我的名籍本来是上仙，贬居到下界，有时到人间五岳云游，有时到海面三峰歇息。月光照到瑶宫的台阶，愁得没有心思听那凤箫之管；听虫吟于粉墙，恨不能在鸳鸯被中成眠。闻燕子的浪语而徘徊，听鸾鸟的歌声而缥缈，使我宝瑟停奏，美酒懒斟。红杏在枝头艳丽地

开放，激起我绮殿含颦；碧桃绽出芳香的花蕾，引起我琼楼凝眸。已经厌倦了晓妆，又渐渐萌动了春情。再看看郎君您仪容俊秀，气度不凡，刻苦治学，才华四溢，所以仰慕您的纯真朴实，爱您的不随流俗的风格。特来拜见您，愿托身侍奉，不知郎君雅意如何？”封陟整理一下衣服把灯烛弄亮，正色而坐，说：“我家本来清正廉洁，我的性情耿直方正。贪恋古人的糟粕，探究前辈圣人的旨意，苦读经书，燃粕幽间。盖布被吃粗粮，烧野蒿吃野菜，只是自己守贫，终不为滥，实在不敢当神仙的眷顾。决意如此，希望您及早回车。”仙女说：

“某乍造门墙，未申愚迫，辄有一诗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陟览之若无闻。云辇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

后七日夜，姝又至，骑从如前时，丽容洁服，艳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业缘遽索，魔障刻起。蓬山瀛岛，绣帐锦宫，恨起红茵，愁生翠被。难窥舞蝶于芳草，每妒流莺于绮丛，靡无双飞，俱能对峙，自矜孤寝，转憎空闺。秋却银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所以激切前时，布露丹恳，幸垂采纳，无阻精诚，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颛蒙，不识铅华，岂知女色？幸垂速去，无相见尤。”姝曰：“愿不贻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质，辄更有诗一章，后七日复来。”诗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刘刚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陟览又不回意。

后七日夜，姝又至，态柔容冶，靓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难驻，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轻沕泛水，只得逡巡；微烛当风，莫过瞬息。虚争意气，能得几时？恃顽韶颜，须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鬓，尚未凋零，固止绮罗，贪穷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还丹，颇能驻命，许其依托，必写襟怀。能遣君寿例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莫种槿花，使朝晨而骋艳；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书斋，不欺暗室。下惠为证，‘我初到您家，未能申明恳切之意，这里有诗一首奉留，七日后我再来。’诗中写道：‘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封陟看完之后像没看一样。云车去后，门窗

留下芳香，然而封陟心意不可转变。

七天后的夜里，仙女又来了，车骑随从同上次来时一样。仙女容颜艳丽，服饰整洁，姿态艳媚，言语巧妙。她进入房中告诉封陟说：“我因为孽缘突然缠绕，魔障锐起。蓬山瀛岛，绣帐锦宫，红茵生恨，翠被生愁。见双蝶在芳草之中飞舞而难过，看流莺在树丛啼叫而每生妒意。鸟虫无不双飞，全能成对，自怜孤寝，在空闺中茫然辗转。秋回银缸，只对明月而凝眸；春到琼圃，空对残花而抒怀。所以前次来时心情激切，流露至诚之意，希望您能接纳，不拒绝我的精诚之心。又不知郎君的心意终究如何？”封陟又现出严肃的面孔，说：“我身居山林，心志已经愚昧，不识铅粉银华，哪里懂得女色？希望您赶快回去，不要责怪我。”仙女说：“愿您不要心存疑虑，希望容留我丑陋之质。这里还有诗一章，七天后我再来。”诗中写的是：“弄玉有夫皆得道，刘刚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封陟看完后仍没回心转意。

七天后的夜里，仙女又来了。她态度温柔，姿容俏丽，穿着漂亮的衣服，明眸蕴含深情。她又对封陟说：“逝去的流水难以停驻，偏西的太阳容易坠落；花草树木不会停止生长，草薤上的露水也不会留得很久。漂浮的水泡，只能停留片刻；微弱的灯烛迎风，不过瞬息即灭。无聊争抢，意气用事，能维持多久？依仗完美的容颜，不久就变得如同槁木一般。所以您夸耀容鬓尚未凋零，坚决拒绝少女之爱，迷恋研究典籍。等到您衰老的时候，靠什么坚持下去呢？我这里有还春丹，能使人青春常驻。如您答应让我依托，必能使您满足心愿。我能让您寿列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不要去种槿花，它只在早晨才呈现自己的艳丽；不要去敲石火，它不过是昏黑中的一线流光。”封陟于是怒目而说：“我住在书斋，又没做亏心事，柳下惠可以作证，

叔子为师。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铁石，无更多言。倘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谏曰：“小娘子回车，此木偶人，不足与语。况穷薄当为下鬼，岂神仙配偶耶？”姝长吁曰：“我所以恳恳者，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於戏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诗曰：“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愁想蓬瀛

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辘辘 出户，珠翠响空，泠泠箫笙，杳杳云露。然陟意不易。

后三年，陟染疾而终，为太山所追，束以大锁，使者驱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骑从，清道甚严。使者躬身于路左曰：“上元夫人游太山耳。”俄有仙骑，召使者与囚俱来。陟至彼仰窥，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状曰：“不能于此人无情。”遂索大笔判曰：“封陟往虽执迷，操惟坚洁，实由朴戆，难责风情。宜更延一纪。”左右令陟跪谢，使者遂解去铁锁 曰：“仙官已释，则幽府无敢追摄。”使者却引归，良久苏息。后追悔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出《传奇》。

羊叔子可以为师。你是什么妖精，苦苦欺凌逼迫我？我心如铁石，你不用再多说。倘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劝仙女说：“小娘子坐车回去吧，这是个木偶人，不值得跟他说。何况他穷困刻薄，只能当作下等鬼了，哪里是神仙的配偶呢？”仙女长叹说：“我所以诚恳待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青牛道士的后裔；况且这个时机一旦失去，又须单身独居六百年，不是小事。呜呼！这个人是个心太狠的人。”又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带帷幕的车子出了门，珠翠在空中作响，箫笙轻妙，云露杳杳。然而封陟的心意还是不改。

三年后，封陟得病而死。死后他被太山之神所追，用大锁束缚住，使者驱赶着他，欲到地府中去。忽然遇到神仙的骑马随从，清道开路很严格。使者躬身到路旁说：“上元夫人游太山了。”不一会儿，有个仙人的骑从，来招使者与囚犯一起过来。封陟到那里仰面偷看，原来上元夫人就是昔日求婚的仙女，于是不禁左右弹指悲叹。仙女就把追状要来，说：“不能对这个人无情。”又要来大笔判道：“封陟往昔虽然执迷不悟，但操守坚定高洁，实在由于朴实厚道，难用风情责备他。应该再延长寿命十二年。”仙女左右的人令封陟跪下道谢，使者就解开大锁说：“仙官既然已经放了他，地府也就不敢再来追捕。”使者又把他送回家。过了很久，封陟苏醒过来。后来他追悔从前的事情，只有痛哭自责而已。出自《传奇》。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

玉蕊院女仙 马士良 张云容 韦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玉蕊院女仙

长安安业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每发，若琼林瑶树。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绿绣衣，垂双髻，无簪珥之饰，容色婉婉，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小仆，皆髻髻黄衫，端丽无比。既而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外。观者疑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女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顾谓黄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飞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余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时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真人降诗。严休复诗曰：“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曰：“香车潜下玉龟山，尘世何由睹舜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云鬟。”元稹诗云：

玉蕊院女仙

长安安业唐昌观，旧时有玉蕊花。那花每当开放的时候，就好像琼林瑶树一般。唐代元和年间，春天万花正盛，乘车骑马踏青游玩的人接连不断。忽然有一天，来了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女子，穿着绿色绣花衣裳，垂着双髻，没戴簪珥一类的首饰，容貌美好，特别出众。跟随她的两个女道士和三个小仆人，都留着草髻穿着黄衫，无比端庄秀丽。不久，女郎下了马，用白角扇遮住面容，直接来到养花的地方。这里异香浓郁，传到几十步外。观看的人疑心她们出自宫廷，所以没有人敢就近去看她们。女郎伫立了很久，令女仆摘取几枝花就出来了。将要乘马的时候，女郎回头对穿黄衫的人说：“从前有玉峰之约，从这里前往吧。”当时观看的人像一堵墙一样，全都觉得烟飞鹤

喉，景物焕发光彩。女郎骑上马刚走一百多步，有股轻风吹起尘土随之而去。不一会儿尘土消失，望见她们已经在半空中了，人们才醒悟这是神仙出游。仙女所留下的余香经久不散，一直经过一个多月才消失。当时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都作了玉蕊院真人降临的诗。严休复的诗是：“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有一首是：“香车潜下玉龟山，尘世何由睹舜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玉鬟。”元稹的诗是：

“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自得知。”刘禹锡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曰：“雪蕊琼葩满院春，羽林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居易诗云：“瀛女偷乘风下时，洞中暂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出《剧谈录》。

马士良

唐元和初，万年县有马士良者，犯事。时进士王爽为京尹，执法严酷，欲杀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潜于大柳树下。才晓，见五色云下一仙女于水滨，有金槌玉板，连扣数下，青莲涌出，每蕊旋开。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云去。士良见金槌玉板尚在，跃下扣之。少顷复出，士良尽食之十数枚，顿觉身轻，即能飞举。遂扪萝寻向者五色云所。俄见大殿崇宫，食莲女子与群仙处于中。睹之大惊，趋下，以其竹杖连击，坠于洪崖涧边。涧水清洁，因惫熟睡。及觉，见双鬟小女磨刀，谓曰：“君盗灵药，奉命来取君命。”士良大惧，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应难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当以我为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瓿，内有饭白色，士良尽食，复寝。须臾起，双鬟曰：“药已成矣。”以示之，七颗光莹，如空青色。士良喜叹，看其腹有似红线处，乃刀痕也。女以药摩之，随手不见。

“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自得知。”刘禹锡的诗是：“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一首是：“雪蕊琼葩满院春，羽林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居易的诗是：“瀛

女偷乘风下时，洞中暂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出自《剧谈录》。

马士良

唐代元和初年，万年县人马士良犯了法。当时进士王爽担任京兆尹，他执法严酷，打算杀掉马士良。马士良就逃命进了南山，到了炭谷湫岸，藏在一棵大柳树下。天刚亮的时候，他看见从五色云中下来一个仙女落到水边，拿出金槌和玉板，连敲了几下，水里就有青莲冒出来，每朵花蕾都随即开了。仙女摘下来三四枚莲花吃了，然后乘着云彩走了。马士良看到金槌玉板还在那里，就跳下去也敲了几下。不一会儿，青莲又从水下冒出来，马士良就把十几枚莲花全吃了。吃过以后，马士良立刻觉得身体轻了，能飞腾起来。于是他就抓着藤萝寻找刚才出现五色云的地方。不一会儿，他看见一座高大的宫殿，吃莲花的那个女子和群仙都在里边。仙人看见上来一个凡人，大吃一惊，赶快走下殿来，用竹杖连连来打马士良。马士良掉下去，摔在洪崖涧边。涧水很清洁，马士良因为太疲乏而熟睡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看到一个梳着双鬟的小姑娘，她一边磨刀一边对他说：“您偷盗灵药，我奉命来取您的性命。”马士良吓坏了，趴伏在地请求解救他。小姑娘回答说：“要您的命这事理应难免，只有神液可以救您。但是您得让我作您的妻子。”马士良同意了，小姑娘就走了。不一会儿，小姑娘拿来一个小绿盆，里面有白色的饭。马士良把饭全吃光，又睡下了。不久，马士良起来了，双鬟小姑娘说：“药已经做成了。”就把药拿给他看。共有七丸药，闪着天青色的光泽。马士良高兴地赞叹。马士良看到自己肚子上有像红线似的的地方，原来是刀痕。小姑娘用药摩擦那刀痕，刀痕随手就不见了。

戒曰：“但自修学，慎勿语人。倘漏泄，腹疮必裂。”遂同住于湫侧。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护上仙灵药，故得救君耳。”至会昌初，往往人见。渔者于炭谷湫捕鱼不获，投一帖子，必随斤两数而得。出《逸史》。

张云容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为人。因夜直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故县闻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谪为民于海东。敕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银铛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赍酒拦道而饮饯之。谓昭曰：“君义士也，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荆、聂之俦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三乡夜，山叟脱衣赏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昭辞行，过兰昌宫，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

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三美女，笑语而至，揖让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进之。居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

小姑娘告诫马士良说：“你自己只管修行学道，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倘若泄露了，肚子上的刀痕一定会裂开。”于是他们一起住在水池旁边。小姑娘又说：“我是谷神的女儿，给上仙守护灵药，所以能救您。”到会昌初年的时候，人们还常常看见他们。打渔的人在炭谷湫捕鱼，如果没有捕到，投进一张帖子，渔人一定会得到按照帖子上要求的斤两数量的鱼。出自《逸史》。

张云容

薛昭在唐朝元和末年当平陆县尉。他以义气自负，平时景仰郭代公、李北海的为人。因为夜里值宿，囚犯中有个为母亲报仇而杀了人的，薛昭就给他银钱把他放跑了。因此县里向廉使报告，廉使又向皇上奏本，薛昭被治罪贬到海东为民。圣旨降下的那天，薛昭不顾家产，只扛着一只银锅就走了。有个叫作田山叟的客人，有人说他已几百岁了。他一向与薛昭关系很好，就带着酒在道上拦住薛昭，请他喝酒，为他送行。田山叟对薛昭说：“您是个义士啊！为别人解脱祸患而自己承担罪名，真是荆轲、聂政一类的人物啊！请让我跟着您。”薛昭不同意，田山叟一再请求，薛昭才答应了。到了三乡那天

夜晚，田山叟脱下衣服作抵押赎来了酒，喝得大醉。他把左右的人支开，对薛昭说：“你可以逃跑了。”就与薛昭拉着手出了东郊，又赠给薛昭一粒药，说：“这药不仅能去病，吃了它还能不吃粮食。”又约定说：“从这里走只要遇到道北有树林、草木丛生繁茂能遮蔽住人的地方，就可以暂时隐藏在那里。不仅能逃避灾难，还能获得美人。”薛昭告辞走后，路过兰昌宫，那里有古老的大树、高高的竹子，从四面围住了那个地方。薛昭就跳墙进去。追捕他的人尽管东奔西走，也没能找到他的踪影。

薛昭藏在古殿的西间。到了夜晚，风清月明，他看见台阶前有三个美女，说说笑笑地来了。她们作揖谦让着上了花茵之上，用犀牛角杯子斟酒喝。居于首位的女子把酒洒在地上祷告说：“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挨着她的那个女子说：

“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适闻夫人云：‘好人岂易逢耶？’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之南。昭询其姓字，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三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卺矣！”昭拜谢之。遂问：“夫人何许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于绣岭宫。妃赠我诗曰：‘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成，明皇吟咏久之，亦有继和，但不记耳。遂赠双金扼臂，因此宠幸愈于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谈道，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闲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器，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

“美好的夜晚欢乐的聚会，即使有好人，哪里容易相逢啊？”薛昭从窗户缝里听到了这些话，又记住了田山叟关于得到美女的预言，就跳出来：“刚才听夫人说‘好人哪里容易相逢啊’，我薛昭虽然不成才，愿充好人之数。”三个美女惊讶了很久，才说：“您是什么人，而隐藏在这里？”薛昭就把实情全对她们说了。女子就在花茵的南边给薛昭摆设了座位。薛昭询问她们的名字，她们告诉他，大一点的叫张云容，其次叫萧凤台，再次叫刘兰翘。酒喝得将尽兴的时候，兰翘命人拿骰子，对另两个美女说：“今天晚上佳宾相会，必须有所匹配。请掷骰子，遇到彩头强的，才能侍寝。”于是三人都掷一遍，云容的彩头赢了。兰翘就命薛昭靠近云容姐坐着，又拿双杯给他们敬酒说：“这是所说的交杯酒啊！”薛昭向她们称谢，趁便问：“夫人是哪里人？因为什么到这里？”云容说：“我本是开元年间杨贵妃的侍儿。贵妃很爱惜我，常让我在绣岭宫独自跳《霓裳舞》。贵妃赠我一首诗，诗中说：‘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写成后，唐明皇吟咏了很久，也有继和的诗，只是我没记住罢了。还赐给我双金扼臂，因此宠幸超过那群同辈之人。那时经常遇到皇帝与申天师谈论学道的事，唯独我和贵妃有机会偷听；又多次侍奉天师吃茶吃药，很得天师怜惜。有一次，趁空闲之时，我向天师叩头讨药。天师说：‘我不是舍不得给你药，只是你没有缘分，不能久在人世，怎么办呢？’我说：‘早晨获知了道理，晚上就死也可以了。’天师就给我一粒绛雪丹，说：‘你只要吃了它，即使死了身体也不能坏。只要能把棺材做得大一些，墓穴宽一些，把真玉含在嘴里，坟土疏松而有风，就可以使魂不能飘到空中，魄也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一百年后，遇到活人，得到交配的精气，可能重新活过来，就成为地仙了。’我在兰昌将死的时候，把天师的这些话全告诉了贵妃。贵妃体恤我，命中贵人陈玄造办理安葬的事。送终的器具，全都像约定的那样办到了。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仙师所说的预兆，莫非就是今宵良会吗？这就是宿缘啊，不是偶然的呀！”

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

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媛所忌，

毒而死之，藏吾穴侧。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陇上更添愁。”兰翘和曰：“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和曰：“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静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闾，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但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幄绮绣，如贵戚家焉。遂同寝处，昭甚慰喜。

如此数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则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县易衣服。”昭惧不敢去，曰：“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绡去，有急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启櫳，当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宝器而出，遂与容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鬓不衰，岂非俱饵天师之灵药耳？申师名元也。出《传奇》。

薛昭就问她申天师的相貌，原来就是魁梧的田山叟。薛昭大惊说：“山叟就是天师，这是明摆着的了！不然，为什么设法让我符合昔日的事情呢？”

薛昭又讯问兰翘和凤台两个人的情况。云容说：“她们也是当时宫中有姿色的宫女，被九仙媛所忌恨，把她们毒死了，安葬在我的坟旁。我跟她们交游，不是一朝一夕了。”凤台要求击席唱歌，送给薛昭、云容酒歌，歌词是：“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陇上更添愁。”兰翘的和诗是：“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的和诗是：“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薛昭也和诗说：“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静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赋诗完毕，不一会儿听到鸡叫。三个女子说：“可以归室了。”薛昭就抓着云容的衣服，飘然而行。开

始觉得门户太小，等到经过门槛，却没有什么妨碍。兰翘、凤台也告辞到别的地方去了。只见灯烛发出微弱的光，侍婢凝神站着，帐帷都是绣花的丝绸，像贵戚家里一样。他们就一同就寝，薛昭觉得特别快慰喜悦。

如此过了几个夜晚，只是不知天黑天亮。云容说：“我的肉体已经复苏了，只是衣服破旧，再得到新衣服，就可以起来了。如今有金扼臂，您可以拿着到附近县里去换些衣服。”薛昭害怕不敢去，说：“我怕被州县抓去。”云容说：“不必害怕，只要拿着我的白绡去，有急难就用它蒙上头，就没有人能看见你了。”薛昭答应了这件事，就到三乡去卖金扼臂，买来云容需要的衣服。夜里回到墓穴，云容正迎着门笑。把他领进去，说：“只要打开棺材，我就能自己起来了。”薛昭按她所说的去做，果然看到云容的肉体已经活了。等到回头再看帷帐，只见到一个大坟墓，有许多冥器和服饰金玉。他们只取了宝器就出去了。薛昭就与云容一起回到金陵悄悄住下来。他们至今还在，从面容和头发看，都没有衰老。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都吃了天仙的灵药吗？申天师名叫申元。出自《传奇》。

韦蒙妻

韦蒙妻许氏，居东京翊善里。自云：“许氏世有神仙，皆上为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洁净，熟《诗》《礼》二经，事舅姑以孝闻。蒙为尚书郎，早夭。许舅姑亦亡，唯一女，年十二岁，甚聪慧，已能记《易》及《诗》。忽无疾而卒。许甚怜之，不忍远葬，殯于堂侧。居数月，闻女于殡宫中语。许与侍婢总笄，发棺视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状云：“忽见二青衣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红幡来庭中，呼某名曰：‘韦小真，天上召汝。’于是引之升天。可半日到天上，见宫阙崇丽，天人皆锦绣毛羽五色之衣，金冠玉笏。亦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宝玉之形，风动，有声如乐曲，铿锵和雅。既到宫中，见韩君司命曰：‘汝九世祖有功于国，有惠及人。近已擢为地下主者，即迁地仙之品。汝母心于至道，合陟仙阶，即令延汝于丹陵之阙。汝祖考三世，皆已生天矣。’遂使二童送归。母便可斋沐，太乙使者即当至矣。”许常持《妙真经》，往往感致异香。及殊常光色，

众共异之，已十余年矣。及小真归后三日，果有仙乐之声下其庭中。许与小真、总笄一时升天，有龙虎兵骑三十余人，导从而去。乃长庆元年辛丑岁也。出《仙传拾遗》。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曰：

韦蒙妻

韦蒙的妻子许氏，住在东京翊善里。她自己说：“老许家每代都有神仙，都成为上天高真，受到天帝重任。”她性喜洁净，熟习《诗》《礼》二经，服侍公婆以孝顺闻名。韦蒙任尚书郎，早年死去。许氏的公婆也死了。她只有一个女儿，年龄十二岁，非常聪明有智慧，已经能诵记《易经》以及《诗经》。她女儿忽然没有病就死了。许氏很爱她，不忍心把她葬到远处去，就殓殓在住室旁边。过了几个月了，忽然听到女儿在棺材中说话。许氏就和侍婢总笄打开棺材，看到女儿已经活了。她叙说刚死的情况说：“忽然看到两个青衣童子，年纪大约有十二三岁，拿着一个红幡来到院子中，喊着我的名说：‘韦小真，天上召你。’于是他们领着我上天。大约半天功夫到了天上，就看见宫阙又高大又壮丽，天上的人都穿着用大彩线绣的羽毛五色衣服，戴着金冠，拿着玉笏板。还有很多玉童玉女，也都穿着珠玉五色的衣服。花木像琉璃宝玉的形状，风一吹动，就发出像乐曲一样的声音，铿锵和谐雅致。到宫中以后，见到韩君司命，他说：‘你的九世祖先对国家有功，对人民有恩惠，最近已经提拔为地下的主宰者，也即升迁为地仙的品级。你母亲心在至道，应当登上仙阶，就请送你到丹陵之阙。你祖上三代，都已经升天了。’就派两个童子把我送回来了。母亲现在斋戒沐浴，太乙使者就该到了。”许氏平时修行《妙真经》，往往感应招来异香以及不同寻常的光色。大家都觉得这事奇异，已经十多年了。等到小真回来后三天，果然有仙乐的声音降到她家的庭院中。许氏与小真、总笄同时升天，有龙虎骑兵三十多人

在前面开路引导他们离去。这事发生在长庆元年辛丑岁。出自《仙传拾遗》。

慈恩塔院女仙

唐朝太和二年，在长安城南韦曲的慈恩寺塔院，一天晚上，皓月当空。忽然出现了一位美貌妇人，她领着三四个青衣婢女，绕着佛塔说说笑笑，很有风趣。美妇人回头对侍婢说：

“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讫，院主执烛将视之，悉变为白鹤，冲天而去。书迹至今尚存。出《河东记》。

“告诉院主，借笔砚来。”借来笔砚后，美妇人就在北边走廊的柱子上题了一首诗，诗中写道：“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写完毕，院主拿着灯烛打算看看那诗句，这时，美妇人与侍婢全都变成了白鹤，冲天而去。廊柱上的字迹至今还在。出自《河东记》。

卷第七十 女仙十五

许飞琼 裴玄静 戚玄符 徐仙姑 缙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遥 茶 姥 张建章
周 宝

许飞琼

唐开成初，进士许瀍游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亲友数人，环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笔大书于壁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书毕复寐。及明日，又惊起，取笔改其第二句曰“天风飞下步虚声”。书讫，兀然如醉，不复寐矣。良久，渐言曰：“昨梦到瑶台，有仙女三百余人，皆处大屋。内一人云是许飞琼，遣赋诗。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间人知有我也。’既毕，甚被赏叹，令诸仙皆和，曰：‘君终至此，且归。’若有人导引者，遂得回耳。”出《逸史》。

裴玄静

裴玄静，缙氏县令升之女，鄆县尉李言妻也。幼而聪慧，母教以诗书，皆诵之不忘。及笄，以妇功容自饰。而好

许飞琼

唐朝开成初年，有个叫许瀍的进士在河中游玩时忽然得了一场大病，不省人事。他的几位亲友围坐守护着他。到了第三天，许瀍突然站起身来，取笔在墙壁上飞快地写道：“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写完，许瀍又倒下睡着了。到了第二天，他又慌忙起来，取笔把墙上诗的第二句改为“天风飞下步虚声”。写完，他浑然无知地像醉了似的，不再睡觉了。过了很久，他才渐渐能说话了，说：“我昨天在梦中到了瑶台，那里有

仙女三百多人，都住在大屋子里。其中有个人自己说是许飞琼，让我赋诗。等诗写成了，她又叫我改，她说：‘不想让世上的人知道有我。’诗改完，很受赞赏，她令众仙依韵和诗，说：‘您就到此结束，暂且回去吧！’就好像有人引导似的，于是得以回来。”出自《逸史》。

裴玄静

裴玄静是缙氏县令裴升的女儿，鄆县县尉李言的妻子。玄静小时候就很聪明伶俐，母亲教她诗书，她都能背诵下来不忘记。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就以妇功、妇容的标准要求自己。她又好

道，请于父母，置一静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许之。日以香火瞻礼道像，女使侍之，必逐于外。独居，别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复不见人，诘之不言。洁思闲淡，虽骨肉常见，亦执礼，曾无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归于李言。闻之，固不可，唯愿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归是礼，妇时不可失，礼不可亏。傥入道不果，是无所归也。南岳魏夫人亦从人育嗣，后为上仙。”遂适李言，妇礼臻备。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许为君妻，请绝之。”李言亦慕道，从而许焉。乃独居静室焚修。夜中闻言笑声，李言稍疑，未之敢惊，潜壁隙窥之。见光明满室，异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凤髻霓衣，姿态婉丽。侍女数人，皆云髻绡服，绰约在侧。玄静与二女子言谈，李言异之而退。及旦问于玄静，答曰：“有之，此昆仑仙侣相省。上仙已知君窥，以术止之，而君未觉。更来慎勿窥也，恐君为仙官所责。然玄静与君宿缘甚薄，非久在人间之道。念君后嗣未立，候上仙来，当为言之。”后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经年，复降，送一儿与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静即当去矣。”后三日，有五云盘旋，仙女奏乐，白凤载玄静升天，向西北而去。时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温县供道村李氏别业。出《续仙传》。

道，就向父母请求，设置一间静室让她修道。她的父母也好修道，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就每天烧香瞻仰礼拜道像，婢女服侍她，她定把婢女赶出去。她独居一室，另有女伴和她一起说说笑笑。父母去看她的女伴，又看不到人，问她她也不说。她思虑纯静，闲适淡泊，虽然

骨肉之亲常见，也还是恭守礼节，一点也没有轻慢的表示。到了二十岁那年，父母要把她嫁给李言。她听说了这件事，坚决不同意，只愿意入道，以求度世。父母劝解她说：“女孩子生来就是要嫁人的，这是礼的要求。出嫁的时机不可错过，礼节不可亏缺。倘若你入道没有得到正果，这就没有归宿了。南岳魏夫人也嫁过人生过孩子，后来成为上仙。”玄静听了父母的劝告，就嫁给了李言，执守妇礼很周到。可是没到一个月，她就告诉李言：“因为我一向修道，神人不允许我做您的妻子，请终止这种关系。”李言也向慕道，就听从她的话答应了。玄静就在静室独自居住，烧香修行。夜间听到玄静屋里有说笑的声音，李言渐渐产生了疑心，没敢惊动玄静她们，就悄悄地从墙缝偷看。他看到玄静屋子里满屋光明，闻到浓郁的异香。又看到有两个女子，年龄有十七八岁，梳着凤髻，穿着霓裳，姿态妩媚俏丽。还有几个侍女，都留着云髻，穿着绡衣，姿态柔美地站在旁边。玄静与两个女子谈论着。李言觉得这事奇怪，就退回去了。等到天亮向玄静询问，玄静回答说：“有这回事，这是昆仑山的仙侣来看望我。上仙已经知道您偷看了，用法术禁止您，而您没觉察出来。再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偷看了，恐怕您被仙官责罚。但我与您宿缘很薄，不是久在人间之道。念您还没有后代，等上仙到来时，我会替您说说。”后来的一天晚上，有个仙女降临到李言的卧室。过了一年多，那个仙女又降临了，把一个小女孩送给了李言，说：“这是您的儿子，玄静该走了。”三天后，有五彩祥云在李家上空盘旋；仙女奏着天乐，凤凰驮着玄静升了天，向西北方向而去。这时是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地点在温县供道村李家置买的田庄。出自《续仙传》。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岁得疾而卒，父母号恸方甚，有道士过其门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为神仙，适是气蹶耳。”衣带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谢，道士曰：“我北岳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后得升天之道。”言讫不见。遂以为名。及为民妻，而舅姑严酷，侍奉益谨。常谓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国，尚为女子，此亦所阙也。父母早丧，唯舅姑为尊耳，虽被捶楚，

亦无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灵药。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天。出《墉城集仙录》。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齐仆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师。已数百岁，状貌常如二十四五岁耳。善禁咒之术，独游海内，名山胜境，无不周遍。多宿岩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为豪僧十辈微词所嘲，姑骂之。群僧激怒，欲以力制，词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弃家云水，不避蛟龙虎狼，岂惧汝鼠辈乎？”即解衣而卧，遽彻其烛。僧喜，以为得志。迟明，姑理策出山，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缚，口噤不能言。姑去数里，僧乃如故。来往江表，吴人见之四十余年，颜色如旧。其行若飞，所至之处，人畏敬若神明矣，无敢戏侮者。咸通初，谓剡县白鹤观道士陶萇云曰：“我先君仕北齐，

戚玄符

戚玄符是冀州一个平民的妻子。她三岁的时候得病而死。正当她的父母痛哭喊叫得最伤心的时候，有个道士经过她家门前，说：“这个小孩可以救活。”她的父母就把她抱出来给道士看。道士说：“这个小孩将来一定会做神仙。刚才呼吸没有舒展罢了。”就从衣带中解下一张黑符来救她。过了一阵子，小女孩就活了。她的父母向道士致谢，道士说：“我是北岳真君。这个小女孩可以起名叫玄符，她以后会得升天之道。”说完就不见了。父母就用“玄符”给小女孩作名字。等到玄符作了平民的妻子后，公婆对她很严酷，她侍奉得更加谨慎。她经常对诸女说：“我得为人身，生在中国，尚且当了女子，这是我的缺憾啊。我的父母早亡，只有公婆作为尊长了。虽然我被殴打，也没有什么怨恨。”有一天夜里，有个神仙降临她家，给了她灵药。不知道她修的是什么道，在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了天。出自《墉城集仙录》。

徐仙姑

徐仙姑是北齐仆射徐之才的女儿，不知道她的老师是谁。她已经几百岁了，容貌却总像二十四五岁似的。她擅长禁咒的方术，常单独一人云游四方，名山胜境无不普遍周游。她经常睡在岩洞或山林之中，也在寺院住宿。有一次，她忽然被十来个强横粗野的和尚隐晦地嘲讽，仙姑就骂了他们。这群和尚被激怒了，想要用武力制服她，言词表情更下流了。仙姑笑着说：“我是个女子，却能弃家云游天下，不避蛟龙虎狼，难道还怕你们这些鼠辈吗？”就脱了衣服躺下，立刻把灯吹灭了。和尚很高兴，以为能满足心愿了。黎明的时候，仙姑扶杖出山了。那些和尚整整一夜都浑身僵硬地站着或坐着，好像被拘绑了一样，嘴里也说不出话来。仙姑走出几里了，这些和尚才恢复原状。仙姑来往江东，吴人看到她四十多年容颜依旧。她走路像飞一般，所到之处，人们敬畏她如同敬畏神明一样，没有人敢戏弄侮辱她。咸通初年，她对剡县白鹤观道士陶萇云说：“我的先父在北齐做官，

以方术闻名，阴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为福所及，亦延年长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出《壙城集仙录》。

缙仙姑

缙仙姑，长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余，容色甚少。于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余年，孑然无侣。坛侧多虎，游者须结队执兵而入，姑隐其间，曾无怖畏。数年后，有一青鸟，形如鸪鹑，红顶长尾，飞来所居，自语云：“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独栖穷林，命我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缙，乃姑之祖也。闻姑修道勤至，将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时未至耳，宜勉于修励也。”每有人游山，必青鸟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缙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鸟飞来曰：“今夕有暴客，无害，勿以为怖也。”其夕，果有十余僧来毁魏夫人仙坛，乃一大石，方可丈余，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则摇动，人多则屹然而震。是夕，群僧持火挺刃，将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僧不见。僧既出门，即摧坏仙坛，轰然有声，山震谷裂。谓已颠坠矣，而终不能动，僧相率奔走。及明，有远村至者云：“十僧中有九僧为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

免。”岁余，青鸟语姑迁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鸟亦随之而往。人未尝会其语。郑畋自承旨学士左迁梧州，师事于姑。姑谓畋曰：“此后四海多难，人间不可久居，吾将隐九疑矣。”一旦遂去。出《壙城集仙录》。

以方术出名，阴功施及万物，现在也得道了。所以我被福分所连带，也延年长生了。”根据这话推测，她就是徐之才的女儿。出自《壙城集仙录》。

缙仙姑

缙仙姑是长沙人。她入道以后住在衡山，八十多岁了，容颜还很年轻。她在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多年，一直孤孤单单地没有伴侣。仙坛附近有很多虎，游山的人必须成群结队、拿着武器才敢进入，而仙姑在那里隐居，却一点儿都不害怕。几年以后，有一只青鸟，形状像斑鸠和鸽子似的，红头顶长尾巴，飞到仙姑的住处来，自言自语说：“我是南岳夫人的使者。因为仙姑修道精诚辛苦，独自住在穷林，夫人命我给你作伴。”过了几天，青鸟又说：“西王母姓缙，乃是你的祖先。她听说你修道努力极了，将派真官降临向你传道。只是时候未到，你应当更加努力修行啊。”每当有人游山时，青鸟一定先说出游山人的姓名。它又说：“河南缙氏，乃是王母修道时住过的山。”又有一天，青鸟飞来说：“今天晚上有强暴之客，不要紧，不要因为这事害怕。”那天夜里，果然有十多个和尚来毁坏魏夫人的仙坛。仙坛本是一块大石头，方圆大约一丈开外，它下面空浮，架放在别的石头上。每当一个人推它，它就摇动；许多人推它，它就屹然震动。这天晚上，一群和尚拿着火把举着刀，打算杀害仙姑。他们进入仙姑室内时，仙姑躺在床上而和尚们却看不见。和尚们出门以后，就去摧毁仙坛，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山谷震裂。和尚们认为仙坛已经掉下山崖了，细看却没能使它移动，和尚们慌忙一起逃走了。到天亮以后，有从远处村子里来的人说：“十个和尚中有九个和尚被虎吃了，其中一个和尚没和大家一起去推仙坛，所以得以幸免。”又过了一年多，青鸟告诉仙姑迁移到别处去居住。于是仙姑就移居湖南，鸟也随着她前去。人们都没有能听懂鸟语的。郑畋从承旨学士降职到梧

州，拜仙姑为师。仙姑对郑畋说：“此后国家多难，人间不可久住，我将到九嶷山去隐居了。”一天早晨，仙姑就离去了。出自《壙城集仙录》。

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侄也。父随兄入关，徽之时在翰林，王氏与所生母刘及嫡母裴寓居常州义兴县湖湫渚桂岩山，与洞灵观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词翰，善琴，好无为清静之道。及长，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户室之中，时有异香气。父母敬异之。

一旦小疾，裴与刘于洞灵观修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诣洞灵佛像前，焚香祈祝。及晓归，坐于门右片石之上，题绝句曰：“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此夕奄然而终。及明，有二鹤栖于庭树，有仙乐盈室，觉有异香。远近惊异，共奔看之。邻人以是白于湖湫镇吏详验，鹤已飞去，因囚所报者。裴及刘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为降鹤，以雪邻人，勿使其滥获罪也。”良久，双鹤降于庭，旬日又降。葬于桂岩之下，棺轻，但闻香气异常。发棺视之，止衣舄而已。今以桂岩所居为道室，即乾符元年也。出《壙城集仙录》。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冯徽妻也，自号玄同。适冯徽，二十年乃言素志，称疾独处，焚香诵《黄庭经》，日二三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将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庑，香风飒然。时秋初，残暑方甚，而清凉虚爽，飘若洞中。

王氏女

王氏女是王徽之的侄女。她的父亲随兄入关，徽之当时为翰林。王氏与她的生母刘氏以及嫡母裴氏，寄居在常州义兴县湖湫渚桂岩山，与洞灵观离得很近。王氏从小不吃酒肉，钻研词章，擅长弹琴，

喜好清静无为之道。等到长大时，她矢志不嫁，经常诵读《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其室内时常有异香气味。她的父母认为她不同一般而敬重她。

有一天，她得了小病，裴氏和刘氏到洞灵观设斋祈福。这天她的病稍见好转，也一同到洞灵观佛像前烧香祷告。到天亮回来后，她坐在门右边一块石头上题写了一首绝句：“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这天晚上，王氏女忽然死了。到天亮的时候，有两只鹤在她家院子里的树上停歇，有仙乐充满了她的住室，还觉得有奇异的香气。远近的人都感到惊异，就一起跑去看。她的邻人把这件事情禀报给湖沭镇吏，请他详细查验。镇吏到时，鹤已经飞走，镇吏就把报事的那个邻人囚禁起来。裴氏和刘氏烧香向她祷告说：“你如果得道成仙，再为我们降下仙鹤，来洗刷邻人的冤枉，不要使他因举报不实而获罪。”过了很久，有双鹤落到院子里，十来天后双鹤又飞落到她家院子中。家里把她葬在桂岩之下。她的棺材很轻，只闻到香气不同寻常。打开棺材看时，发现棺材中只有衣服和鞋子而已。现已把她在桂岩所住的屋子改作道室。王氏女得道的时间为乾符元年。出自《塘城集仙录》。

薛玄同

薛氏是河中府少尹冯徽的妻子，她自己取号叫玄同。她嫁给冯徽二十年后才说出平素的志向，假托有病自己独居，烧香诵读《黄庭经》，每天诵读两三遍。又过了十三年，一天夜里，有两位穿青衣的玉女降临她的室内。她们将要到达时，有像月光似的光亮照耀她家的庭院和房屋，香风习习。当时是初秋，残暑正热得厉害，而玄同的住室却清凉虚爽，令人觉得飘然好像在洞府之中。

二女告曰：“紫虚元君主领南方，下校文籍，命诸真大仙，于六合之内，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简在紫虚之府；况闻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即日将亲降于此。”如此凡五夕，皆焚香严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于其室，玄同拜迎于门。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黄

庭》澄神存修之旨，赐九华丹一粒，使八年后吞之，“当遣玉女飚车，迎汝于嵩岳矣”。言讫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静神，往往不食。虽真仙降眄，光景烛空，灵风异香，云璈钧乐，奏于其室，冯徽亦不知也，常复毁笑。

及黄巢犯关，冯与玄同寓晋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渚口，欲抵别墅，忽见河滨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状。所在寇盗舟人见之，惊愕不进。玄同曰：“无惧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犹在春中，但去，无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测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饵紫灵所赐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称疾而卒，有仙鹤三十六只，翔集庭宇。形质柔缓，状若生人，额中有白光一点，良久化为紫气。沐浴之际，玄发重生，立长数寸。十五日夜，云彩满空，忽尔雷电，棺盖飞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异香群鹤，浹旬不休。时僖宗在蜀，浙西节度使周宝表其事，诏付史官。出《墉城集仙录》。

两位玉女告诉玄同说：“紫虚元君主管南方，到下界考核文籍，下令诸位真人和大仙，在天地四方之内、名山大川之中，凡发现有立志学道的人，一定要降临去教他。玄同积善的功德，地司已屡次陈奏，文书现存紫虚之府；况且听说女子立志为道，紫虚元君更加嘉许你，最近几天内将要亲自降临这里。”如此一共五个晚上，玄同都恭敬隆重地焚香等候紫虚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紫虚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临玄同的静室，玄同在门前叩拜迎接。紫虚元君坐下休息了很久，把《黄庭》澄神存修的旨要指点给玄同，赐给她一粒九华丹，让她八年后吞服，说“到时候就会派玉女飚车，接你到嵩岳去了”。说完众仙散去。玄同从此潜心苦思，安定精神，常常不吃饭。虽然仙人降临眷顾，光影照亮天空，灵风送来异香，云璈天乐在玄同的静室演奏，冯徽也不知道，他平常还是讥笑玄同。

等到黄巢进犯关中，冯徽与玄同寄居在晋陵。中和元年十月，她们乘船走到渚口，将要抵达别墅时，忽然看到河边有些穿着朱紫衣的官吏以及持戈披甲的武士，站在岸边有秩序地排列着，好像在迎候什么人的样子。所在之处的寇盗和船夫见到这个情景，都很惊讶愕然，不敢往前走。玄同说：“不要害怕。”就将船划过去到达迎候处。官吏

都拜见玄同。玄同说：“没到时间，还在春天里，你们尽管去吧，不要太匆忙。”那些迎候的官吏就各自散去了。同船的人没有人能猜测出玄同说的是什么。第二年的二月，玄同洗了澡，吃了紫虚元君所赐给的丹药，两位仙女又秘密地降临她的静室。十四日，玄同假称得病而死。这时，有三十六只仙鹤飞翔而来，落在她家的院子里。玄同身体柔软，状态像活人一样，只是她的额中有白光一点。过了一会儿，白色光点变成了紫气。她洗澡的时候，黑发重新长出来，立时就长了几寸长。十五日夜，云彩满空。忽然间电闪雷鸣，玄同的棺盖飞在空中，尸体不知哪里去了，棺材中只剩下空衣而已。那奇异的香气以及一群仙鹤，整整十天还没散去。当时唐僖宗在蜀州，浙西节度使周宝表奏其事，唐僖宗下诏把这件事交付史官记载。出自《墉城集仙录》。

戚逍遥

戚逍遥，冀州南宫人也。父以教授自资。逍遥十余岁，好道清淡，不为儿戏。父母亦好道，常行阴德。父以《女诫》授逍遥，逍遥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经诵之。年二十余，适同邑蒯浚。舅姑酷，责之以蚕农怠惰。而逍遥旦夕以斋洁修行为事，殊不以生计在心，蒯浚亦屡责之。逍遥白舅姑，请返于父母。及父母家亦逼迫，终以不能为尘俗事，愿独居小室修道，以资舅姑。蒯浚及舅姑俱疑，乃弃之于室。而逍遥但以香水为资，绝食静想，自歌曰：“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岁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间人。”蒯氏及邻里悉以为妖。夜闻室内有人语声，及晓，见逍遥独坐，亦不惊。又三日晨起，举家闻屋裂声如雷，但见所服衣履在室内，仰视半天，有云雾鸾鹤，复有仙乐香辇，彩仗罗列，逍遥与仙众俱在云中，历历闻分别言语。蒯浚驰报逍遥父母，到犹见之。郭邑之人，咸奔观望，无不惊叹。出《续仙传》。

茶姥

广陵茶姥者，不知姓氏乡里。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发鬓滋黑。耆旧相传云：晋元南渡后，见之数百年，颜状不

改。每旦，将一器茶卖于市，市人争买。

戚逍遥

戚逍遥是冀州南宫县人。她的父亲靠教书来养活一家人。逍遥十多岁时就好道，喜欢清静淡泊，不做儿戏。她的父母也好道，经常做些积阴德的事。父亲把《女诫》这本书交给逍遥，逍遥说：“这只是平常人读的。”就拿来老子《道德经》读。二十岁那年，逍遥嫁给同县的蒯浍。她的公公、婆婆很残暴，常常用养蚕种田松懈懒惰作为理由责罚她。而逍遥从早到晚把斋戒洁身修行当事做，一点儿也不把日常生计放在心上。蒯浍也屡次责备她。逍遥禀告公婆，请求把她送回父母家。回到父母家，她的父母也逼迫她。她终究认为自己不能做尘世的俗事，愿意独自住在小屋子里修道，来帮助公婆。蒯浍和公婆都怀疑她，就把她遗弃在空室之中。而逍遥只凭香火清水作为生活的物质，绝食静想。她自己作了一首歌：“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岁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间人。”蒯家 and 他们的邻里之人都把逍遥看作妖孽。他们在晚上听到逍遥室内有人说话的声音，到天亮后却只见逍遥独自坐着，他们也不惊讶。又过了三天，早晨起来时，全家人听到房屋破裂的声音，像打雷一样，等去看时只见到逍遥所穿的衣服和鞋子在室内。他们仰视天空，看见半空中有云雾鸾鸟和仙鹤，还有仙乐和女子乘坐的带帷幕的香车，彩色的仪仗罗列着，逍遥和众仙都在云雾中，能清清楚楚地听到她告别的话。蒯浍骑马飞报逍遥的父母，逍遥的父母来到后还能见到逍遥升天的情景。城里城外的人都跑来观望，没有不惊异感叹的。出自《续仙传》。

茶 姥

广陵有个卖茶的老太太，不知道她姓什么，也不知道她是哪里的人。她永远像七十岁的人，但身体轻捷，健壮有力，耳不聋眼不花，鬓发浓黑。年高望重的人互相传说，从晋元帝南渡以后就看见她，已经几百年了，而她的容颜状态没有改变过。她每天早晨都拿着一器皿茶到集市上去卖，集市上的人都争着来买。

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尝减少。吏系之于狱，姥持所卖茶器，自牖中飞去。出《墉城集仙录》。

张建章

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尤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曾赉府帅命往渤海，遇风波泊舟，忽有青衣泛一叶舟而至，谓建章曰：“奉大仙命请大夫。”建章应之。至一大岛，见楼台岿然，中有女仙处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乡之常味也。

食毕告退，女仙谓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谓君子也。勿患风涛之苦，吾令此青衣往来导之。”及还，风波寂然，往来皆无所惧。及回至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没水中。建章以帛裹面，摸而读之，不失一字。其笃学如此，蓟门之人，皆能说之。出《北梦琐言》。

周 宝

周宝为浙西节度使，治城隍，至鹤林门得古冢，棺槨将腐。发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铅粉衣服皆不败。掌役者以告，宝亲视之，或曰：“此当时是尝饵灵药，待时而发，发则解化之期矣。”宝即命改葬之，具车^輴声乐以送。宝与僚属登城望之。行数里，有紫云覆^輴车之上。众咸见一女子，出自车中，坐于紫云，冉冉而上，久之乃没。开棺则空矣。出《稽神录》。

从日出到日落卖了一整天，而她器皿中的茶总是像刚做好的一样，不曾减少。胥吏把她抓去关押在监狱中，老太太拿着她卖茶的器具，从窗户中飞走了。出自《墉城集仙录》。

张建章

张建章担任幽州行军司马。他尤其喜好经史，积聚的书籍达到一万卷。他的住处有座藏书楼，他就只管把翻阅书籍、清净心性当大事。曾经有一次，他带着府帅的命令前往渤海，途中遇到风浪，把船停泊下来。这时，忽然有一个穿青衣的人划着一叶小舟来到他的面

前，对建章说：“我奉大仙的命令来请大夫。”建章答应前往。来到一个大岛上，看到那里楼台高大，当中有女仙居住，侍卫辅佐的人很多。他们招待建章吃饭，器物中的食品都是建章故乡常见的风味。

吃完饭告退，女仙对建章说：“您不做亏心之事，真是一位君子。你不必担忧风涛之苦，我命令这个青衣仆人往返引导你。”等到回船时，风平浪静，往来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等到他回到西岸，经过太宗征辽碑，看到碑已没到水中一半了。建章就用丝绸蒙面，摸着碑文把它读下来，没漏掉一个字。他是如此好学，蓟门的人都能说出他的事迹。出自《北梦琐言》。

周 宝

周宝做浙西节度使时，有一次修城隍庙，在鹤林门发掘到一座古墓，棺材都快要腐烂了。把它打开，看到里面有一个女子，面色如生，铅粉和衣服都没有坏。管事的人把这情况报告了周宝，周宝亲自来察看。有人说：“这个女子当时曾经吃过灵药，等待时机发掘，发掘之日就是她尸解仙化的日期了。”周宝就下令为那个女子改葬，安排车辆声乐去送她。周宝与他的同僚和下属官员登上城楼观望送葬的队伍，只见那些人走出几里地时，有一片紫色云气覆盖在灵车上。众人都见到一个女子从车中出来，坐在紫色云气之上冉冉上升，很久才消失。打开棺材一看已经空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七十一 道术一

赵 高 董仲君 葛 玄 奚玄德

赵 高

秦王子婴常寝于望夷宫，夜梦有人，身長十丈，鬢发绝伟，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婴。”阍者许进焉。子婴乃与之言。谓婴曰：“予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欲诛暴者，翌日乃起。”子婴既疑赵高，因囚高于咸阳狱。纳高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众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于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也。’”及高戮，子婴弃尸于九逵之路，泣送者千家，咸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飞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出《王子年拾遗记》。

董仲君

汉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后，帝欲见之，乃诏董仲君，与之语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见乎？”仲君曰：

赵 高

秦王子婴有一次在望夷宫睡觉，夜里他梦见有个人，身高十丈，鬢发极长，穿着玉制的鞋，乘着朱红色的车子，驾着大红色的马，到宫门前说：“我想要见见秦王子婴。”守门人同意他进了宫。子婴与那个人谈话，那个人对子婴说：“我是天使，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打算诛杀暴君的人，明日就起事了。”子婴已经怀疑赵高，就把赵高囚禁在咸阳监狱。把赵高放进井里，七天没有死；又用铁锅煮他，七天锅里的水也不开。于是就把他杀了。子婴问狱吏说：“赵高难道是神吗？”狱吏说：“刚囚禁赵高的时候，看见他怀里有一个青色的药

丸，像雀卵那么大。当时方士说：‘赵高前世学过韩众的丹法。接受这种丹药的人，冬天坐在冰上、夏天躺在炉子上，都不觉得寒冷或炎热。’”等到赵高被杀，子婴把赵高的尸体抛到九逵之路，哭着为赵高送终的人有上千家。人们忽然看见一只青雀从赵高的尸体中飞出，一直飞入云中。九转仙丹的灵验，果真到了这种地步吗？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董仲君

汉武帝宠幸李夫人。等到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想要见到她，就下诏召董仲君，对他说：“我想念李氏，能见到她吗？”仲君说：

“可远见而不可同于帷席。”帝曰：“一见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对野之都也。出潜英之石，其色青，质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夏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语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赍不死之药，乃至閼海。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图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于轻纱幕中，宛若生时。帝大悦，问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亲近乎？此石毒，特宜近望，不可迫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仲君使人舂此石人为九段，不复思梦，乃筑梦灵台，时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葛玄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未及合作，常服饵术。尤长于治病，鬼魅皆见形，或遣或杀。能绝谷，连年不饥。能积薪烈火而坐其上，薪尽而衣冠不灼。饮酒一斛，便入深泉涧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湿。玄备览五经，又好谈论。好事少年数十人，从玄游学。尝船行，见器中藏书札符数十枚，因问：“此符之验，能为何事？可得

“可以远远地看而不可在同一帷席上。”汉武帝说：“见一面就满足了。请你把她召来。”仲君说：“黑河的北面，有个对野之都，那里出产一种隐含花纹的石头。那种石头颜色是青的，质地轻得像羽毛。严寒时石头就温热，酷暑时石头就寒冷。用它雕刻成人像，神态和言语跟真人没有差别。让这石像前去，夫人就来了。这种石头能够传递翻译人的语言，有声音没有气息，所以知道它神奇。”汉武帝说：“这种石头能得到吗？”仲君说：“希望您给我一百艘楼船，一千个大力士。”汉武帝便选派能浮水能上树的人，董仲君都让他们掌握道术，带着不死之药，这才到达了昏暗的海上。十年后回来时，从前去的那些人，有的升天不归，有的托形假死，能够返还的仅有四五人，得到了这种石头。董仲君就令工匠依照先前画的图样，刻成李夫人的形像。不久，石像刻成了。把它放到轻纱帷幕之中，容貌像李夫人活着的时候一样。汉武帝非常高兴，问仲君说：“我能离她近点吗？”仲君说：“譬如在半夜时忽然做个梦，而在白天能与梦中人亲近吗？这种石头有毒，只适宜在近处望，但不可靠近。您不要轻视自己的万乘之尊，被这个精魅所迷惑。”汉武帝就听从了他的劝谏。见夫人完毕，董仲君就派人把这个石人捣为九段，使汉武帝不再思念梦境。于是修筑了梦灵台，按时祭祀她。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葛 玄

葛玄字孝先。他从左元放那里得到《九丹金液仙经》，还没来得及合成制作丹药。他经常服食苍术，尤其擅长治邪病。他能使鬼魅都现形，把它们或者放走，或者杀掉。他能够一粒粮食不吃，而连续几年不饿。他能把薪柴堆积起来点着火坐在火焰上面，薪柴烧光了而他的衣帽却没烧着。他有时喝完一斛酒就进入深泉涧中去躺着，酒劲过去才出来，而身上竟没有沾湿。葛玄通览《五经》，又喜好谈论，有几十个好道的年轻人跟随他游学。有一次乘船，那些年轻人看到他的器具中藏着几十枚书写的札符，就问他：“这些符灵验吗？能做什么事？可以让我们

见否？”玄曰：“符亦何所为乎？”即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下。玄曰：“何如？”客曰：“吾投之亦能尔。”玄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

上。曰：“何如？”客曰：“异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动。须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处，玄乃取之。又江边有一洗衣女，玄谓诸少年曰：“吾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惊走，数里许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复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还。人问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

玄常过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精人使玄饮酒，精人言语不逊。玄大怒曰：“奸鬼敢尔！”敕五伯曳精人，缚柱鞭脊。即见如有人牵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闻鞭声，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语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与汝三日期，病者不愈，当治汝。”精人乃见放。

玄尝行过庙，此神常使往来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骑乘。中有大树数十株，上有众鸟，莫敢犯之。玄乘车过，不下，须臾有大风回逐玄车，尘埃漫天，从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尔！”即举手止风，风便止。玄还，以符投庙中，树上鸟皆堕地而死。后数日，庙树盛夏皆枯，寻庙屋火起，焚烧悉尽。

见识见识吗？”葛玄说：“符又能干什么呢？”就取出一道符投到江中。符顺着江水就流下去了。葛玄问：“怎么样？”从学少年说：“我把它投下去也能这样。”葛玄又取出一道符投进江中，这道符逆着水流往上走。葛玄说：“怎么样？”从学少年说：“奇怪了。”葛玄又取出一道符投进江中，这道符在江中停住不动。不一会儿，往下流去的那道符往上游漂来，逆流而上的那道符又往下游漂去，三道符汇合在一处。葛玄就把这些符取回来。还有一次，江边有个洗衣服的女子，葛玄对那些年轻人说：“我让你们看这个女子跑，怎么样？”从学少年们说：“好！”葛玄于是把一道符投进水中。那个女子就惊慌地跑了，跑了好几里还没有停下来。葛玄说：“可以让她停下了。”又拿一道符投到水中。那个女子就停下，又回来了。人们问那女子为什么吓跑了，她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葛玄曾经以客人的身份去拜访主人。那个主人病了，在祭祀道精。巫师让葛玄饮酒，还出言不逊。葛玄大怒说：“奸鬼怎敢这样！”就敕令五伯把巫师拖出去，绑在柱子上鞭打脊背。人们就看到好像有人牵着巫师出去似的。那个巫师到了院子里抱住柱子，把衣服

脱下扔到地上。人们只听见鞭子声，看到巫师血流淋漓。巫师故意用鬼的语气乞求饶命，葛玄说：“可以赦免你的死罪，你能让主人的病好吗？”巫师说：“能。”葛玄说：“给你三天期限，病人没好，定当惩治你。”巫师才被释放。

葛玄曾经从一座庙前走过。这个庙里的神常常使过往行人走不到百步，就下马下车。庙中有几十棵大树，大树上边有一群鸟，没有人敢触犯它们。葛玄坐着车过去，没有下车。不一会儿，有大风刮来，往回驱逐葛玄的车。大风刮起的尘埃弥漫了天空，跟随葛玄的人都被吓得往后退去。葛玄于是大怒，说：“小小妖邪怎敢如此！”他举起手制止风，风就停息了。葛玄回来后，把符投进庙中，大树上的那些鸟全都掉到地上死了。过后几天，这座庙里的树在盛夏时却全部干枯了。不久庙屋起了火，把庙全都烧光了。

玄见买鱼者在水边，玄谓鱼主曰：“欲烦此鱼至河伯处，可乎？”鱼人曰：“鱼已死矣，何能为？”玄曰：“无苦也。”乃以鱼与玄。玄以丹书纸纳鱼腹，掷鱼水中。俄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色，如大叶而飞去。

玄常有宾后来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与客语，迎送亦然。时天寒，玄谓客曰：“贫居，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火，共使得暖。”玄因张口吐气，赫然火出，须臾满屋，客尽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热。

诸书生请玄作可以戏者。玄时患热，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结衣。答曰：“热甚，不能起作戏。”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栋数十过，还复床上，及下，冉冉如云气。腹粉着屋栋，连日犹在。玄方与客对食，食毕漱口，口中饭尽成大蜂数百头，飞行作声。良久张口，群蜂还飞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饭也。玄手拍床，虾蟆及诸虫、飞鸟、燕、雀、鱼、鳖之属，使之舞，皆应弦节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客设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于上呼钱出，于是一一飞从井中出，悉入器中。玄为客致酒，无人传杯，杯自至人前，或饮不尽，杯亦不去。画流水，即为逆流十丈许。

于时有一道士，颇能治病，从中国来，欺人，言我数百岁。玄知

其诳，后会众坐。玄谓所亲曰：“欲知此公年否？”

葛玄看见一个买鱼的人在水边，就对鱼的主人说：“我想要麻烦这条鱼到河伯那里去一趟，可以吗？”鱼的主人说：“鱼已经死了，怎么能去得了？”葛玄说：“没有关系。”鱼的主人就把鱼给了葛玄。葛玄把写着红色字的纸放到鱼肚子里，把鱼扔到水中。不一会儿，鱼回来跳上岸，吐出青色墨书，像大树叶子似地飞走了。

葛玄经常在有宾客后来时，出去迎接他，而座位上又有一个葛玄与客人说话，迎送都这样。当时天气寒冷，葛玄对客人说：“我住在这里很穷，不能让你们人人都烤上炉火，请允许我燃起火来，让你们都得到温暖。”葛玄就张口吐气，火苗忽忽地从他口中喷出来了，一会儿就充满了屋子。客人全像在正午时分一样，但也不太热。

众书生请求葛玄做可以游戏的法术。葛玄这时嫌热正仰卧着，让人用粉擦身子，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回答说：“热得很，不能起来做游戏。”葛玄于是徐徐地用肚子把屋梁擦了几十遍，又回到床上。等他下来后，冉冉如云气似的。他肚子上的粉贴在屋梁上，一连几天还在。葛玄正与客人对面坐着吃饭，吃完了漱口的时候，他口中的饭全变成了大蜂，有几百只，飞行时发出声音来。过了很久，葛玄张开口，群蜂又飞回他的口中。葛玄咀嚼它，仍然是饭。葛玄用手拍床，虾蟆及各种虫子、飞鸟、燕子、麻雀、鱼、鳖之类就都出现了。葛玄就让它们跳舞。它们都能像人那样随着节拍跳，葛玄让它们停下就停下来。葛玄在冬天的时候能给客人摆设刚摘下的瓜，夏天能弄来冰雪。又能拿出几十个铜钱，让人散乱地投到井中，葛玄慢慢地把器具放在井上呼唤那些铜钱出来。于是那些铜钱就一个一个地从井中飞出来，全落进器具中。葛玄为客人弄来了酒，没有人传送酒杯，杯子就自己来到客人面前；有人喝不尽，杯子也不离去。他在流水上画一下，就成了十丈左右的逆流。

当时有一个道士，很会治病。他从中原来，骗人说自己有几百岁了。葛玄知道这个道士在说谎。后来赶上一次众人都在座的场合，葛玄对他亲近的人说：“你们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年龄吗？”

所亲曰：“善。”忽有人从天上下，举座瞩目。良久集地，着朱衣进贤

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诏问公之定年几许，而欺诳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长跪，答曰：“无状，实年七十三。”玄因抚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惭，遂不知所之。

吴大帝请玄相见，欲加荣位，玄不听，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坐上见道间人民请雨，帝曰：“百姓请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余。帝曰：“水宁可使有鱼乎？”玄曰：“可。”复书符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亦各长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鱼也。常从帝行舟，遇大风，百官船无大小多濡没，玄船亦沦失所在。帝叹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钩，船没已经宿，忽见玄从水上来。既至，尚有酒色。谢帝曰：“昨因侍从，而伍子胥见强牵过，卒不得舍去。烦劳至尊，暴露水次。”

玄每行，卒逢所亲，要于道间树下，折草刺树，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满即止。饮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树，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满即止。他人取之，终不为出也。

亲近的人说：“好。”忽然有人从天上下来，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注视他。过了好一会儿，这个人落到地上。他穿的是大红色衣服，戴的是进贤冠。进入室内就到了这个道士的面前，说：“天帝下诏问你的准确年龄是多少，你竟然欺骗百姓！”道士非常惶恐，下床跪得直挺挺地，回答说：“我太不像话了，实际年龄七十三岁。”葛玄于是拍手大笑。穿红衣服的人忽然不见了。那个道士非常羞愧，不知去哪了。

吴大帝请葛玄相见，打算加封他荣耀的官位。葛玄没有听从，请求离去又不成。吴大帝用客礼招待他，经常同他一起游宴。有一次，吴大帝因见路上有人求雨，便对葛玄说：“百姓求雨，怎么能办到呢？”葛玄说：“容易办到。”他立即画了一张符放到社庙中。一时之间，天昏地暗，大雨倾注，院子中平地水深一尺多。吴大帝问他：“能够使这些水里有鱼吗？”葛玄说：“可以。”他又画了一张符投进水中。不一会儿，有一百多条大鱼，各长一二尺，游入水中。吴大帝又问：“这些鱼可以吃吗？”葛玄说：“可以。”就派人把鱼抓来宰杀

烹炙。竟是真鱼。有一次，葛玄曾随吴大帝乘船，遇到了大风，百官的船无论大小都沉没了，葛玄的船也不知哪里去了。吴大帝叹息说：“葛公是有法术的人，也不能避免这场灾难啊！”就登上四望山，派人驾船去捞。船沉没了已经有一夜，忽然看到葛玄从水上而来。他来到吴大帝面前时，脸上还带着酒气。他向吴大帝道歉说：“昨天因为陪同跟随您，被伍子胥看见，强行把我拉过去，最终不能离开。使您烦劳，在水边耽搁了一夜。”

葛玄每次出门，突然遇到亲近的人，就邀请他们到道边树下，拿折断的草去刺树，用杯子接着。汁水就像泉水一样流下来，杯子盛满了就停止。汁水喝起来味道极好，都像好酒一样。他又取来土石草木用来下酒，吃到口中却都是鹿脯。他所刺过的树，用杯子去接汁水，杯子一到跟前汁水就流出来，杯子满了汁水就不再流出；如果别人去接它，却始终流不出汁水来。

或有请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强之，不得已随去。行数百步，玄腹痛，止而卧地，须臾死，举头头断，举四肢四肢断；更臭烂虫生，不可复近。请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见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还向玄死处，已失玄尸所在。与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并而步。

又玄游会稽，有贾人从中国过神庙，庙神使主簿教语贾人曰：“欲附一封书与葛公，可为致之。”主簿因以函书掷贾人船头，如钉着，不可取。及达会稽，即以报玄。玄自取之，即得。语弟子张大言曰：“吾为天子所逗留，不遑作大药，今当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午当发。”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气绝，其色不变。弟子烧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风起，发屋折木，声如雷，炬灭。良久风止，忽失玄所在，但见委衣床上，带无解者。旦问邻家，邻家人言了无大风。风止，止一宅，篱落树木，皆败拆也。出《神仙传》。

窦玄德

窦玄德，河南人也。贞观中，任都水使者，时年五十七，奉使江西。发路上船，有一人附载。窦公每食余，恒啖附载者，如是数日，

欲至扬州，附载辞去。公问曰：“何速？”答曰：“某是司命使者，因窦都水往扬州，司命遣某追之。”

有一次有人请葛玄，葛玄不想去。主人勉强他，他不得已跟着去了。走了几百步时，葛玄肚子痛，停下来就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就死了。抬一抬他的头，头就断了；举一举他的四肢，四肢就断了。还腐烂生了虫子，不可再靠近。请他的人急忙跑到葛玄家里去报信，却见到葛玄仍旧在堂上。这个人也不敢说葛玄死了这件事，他跑回刚才葛玄死去的地方，已经不见葛玄的尸体了。葛玄与别人一起走时，能令这个人和自己离开地面三四尺，仍然一起往前走。

又有一次，葛玄去会稽游玩。有个商人从中原来时路过一座神庙，庙神让主簿告诉商人说：“想顺便捎一封信给葛公，你可以替我送给他。”主簿就把书函抛掷到商人的船头上。书函好像用钉子钉着似的，拿不下来。等那商人到了会稽，就把这事报告了葛玄。葛玄自己去取，就把信函取下来了。葛玄告诉弟子张大言说：“我被天子逼迫留在这里，来不及制作灵药了。如今应当尸解，八月十三日中午时该当出发。”到了日期，葛玄把衣服帽子都穿戴好就进了室内，倒下就断了气，而他的脸色没有变化。弟子烧香守了他三天。一天夜半时分，忽然刮起大风。大风掀开了屋顶折断了树，声音如雷。火烛熄灭。过了好一会儿，大风方才止住。忽然葛玄的尸体不见了，只看到他的衣服扔在床上，带子都没有解开。早晨去问邻近人家，邻家人都说根本没有大风。起风和风止都只在一个院子里，篱笆刮落到树木上，都折坏了。出自《神仙传》。

窦玄德

窦玄德是河南人，他在贞观年间任都水使者。当时他五十七岁，奉命出使江西。启程上船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搭乘他们的船。窦玄德每当吃完饭之后，就总是让搭乘的那个人吃，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快到扬州时，搭乘的那个人向他告辞要离去。窦玄德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走呢？”那个人回答说：“我是司命使者。因为窦都水前往扬州，司命派我来追他性命。”

公曰：“都水即是某也，何不早言？”答曰：“某虽追公，公命合终于此地，此行未至，不可漏泄，可以随公至此。在路蒙公余食，常愧于怀，意望免公此难，以报长者深惠。”公曰：“可禳否？”答曰：“彼闻道士王知远乎？”公曰：“闻之。”使者曰：“今见居扬州府，幽冥间事甚机密，幸勿泄之。但某在船日，恒赖公赐食，怀愧甚深。今不拯公，遂成负德。王尊师行业幽显，众共尊敬。其所施为，人天钦尚。与人章醮，有厄难者，天曹皆救。公可屈节咨请，得度斯难。明晚当奉报灭否。”

公既奉敕，初到扬州，长史已下诸官皆来迎。公未论事，但问官僚：“见王尊师乎？”于时诸官莫测其意，催遣迎之。须臾，王尊师至，屏左右具陈情事。师曰：“比内修行正法，至于祭醮之业，皆所不为。公衔命既重，勉励为作，法之效验，未敢悬知。”于是命侍童写章，登坛拜奏。明晚，使者来报公曰：“不免矣。”公又求哀甚切。使者曰：“事已如此，更令奏之，明晚当报。仍买好白纸作钱，于净处咨白天曹吏，使即烧却；若不烧，还不得用。不尔，曹司稽留，行更得罪。”公然之，又白师，师甚不悦。公曰：“惟命是遵，愿垂拯济。”师哀之，又奏。明晚使者来，还报云：“不免。”公苦问其故，初不肯言，后俯首答曰：“道家章奏，犹人间上章表耳。前上之章，有字失体；次上之章，复草书‘仍乞’二字。”

窦玄德说：“都水就是我呀，你为什么不早说？”那个人回答说：“我虽然追您，您的生命应当在此地终结。但还没到地方，不可泄露，所以我随您到此地。在路上承蒙您一路赏赐给我饭吃，常怀惭愧之意，心中希望免除您的这个灾难，来报答长者深厚的恩惠。”窦玄德说：“可以消灾吗？”那人回答说：“您听说过道士王知远吗？”窦玄德说：“听说过这个人。”使者说：“他现在住在扬州府。阴间的事情很机密，希望您不要泄露。只是我在船上的日子，总是仰赖您赐给食品，怀愧很深，如果不救您，就成了忘恩之人。王尊师道行极深，大家都尊敬他。他所做的事情，人天都很钦佩。他给人上表祈祷，有灾难的人，天曹都会援救。您可以降低身份向他请求，方能度过这场灾难。明天晚上我会奉报此难消除没有。”

窦玄德系尊奉皇命而来。他初次到扬州，长史以下各级官吏都来

迎接他。他没有谈论政事，只问官员僚属见到王尊师没有。当时各级官员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意，便催促派人去迎接王尊师。不一会儿，王尊师来到了，窦玄德就屏退左右的人，把请求解救的事情详细陈述一遍。王尊师说：“近年内我修行正法，至于祭祀祈祷一类事，我都不做。您既然担负重大的使命，我就勉强为您施为。但是效验如何，我还不能预先知道。”于是王尊师就令侍童写陈奏文书，登坛跪拜上奏。第二天晚上，那个司命使者来报告窦玄德说：“不能免除灾难。”窦玄德又非常恳切地哀求他，使者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再求王尊师向天曹奏报一次，我明晚会报告您结果的。依旧买好白纸作纸钱，在洁净的地方向天曹官吏禀报求请，让人立即把纸钱烧掉。如果不烧掉，还不管用。不这样的话，天曹官署拖延不办，您更要获罪了。”窦玄德觉得这话很对，又禀告王尊师，王尊师很不高兴。窦玄德说：“我完全遵从您的吩咐了，望您施恩拯救我吧。”王尊师觉得他很可怜，又奏报天曹。第二天晚上使者到来，回报说：“还是没有免除。”窦玄德苦苦追问其中的缘故，使者最初不肯说，后来低头回答说：“道家表章上奏，如同人间上奏表章一样。前一次上奏的表章，有的字写错了；第二次上奏的表章，又把‘仍乞’二字写得潦草。

表奏人主，犹须整肃，况天尊大道，其可忽诸？所上之章，咸被弃掷，既不闻彻，有何济乎？”公又重使令其请托，兼具以事白师。师甚悦，云：“审尔乎！比窃疑章表符奏，缪妄而已。如公所言，验若是乎？”乃于坛上取所奏之章，见字误书草，一如公言。师云：“今奏之章，贫道自写。”再三合格，如法奏之。明旦使者报公云：“事已谐矣。”师曰：“此更延十二年。”

公谓亲表曰：“比见道家法，未尝信之。今蒙济拔，其验如兹。从今以往，请终身事之。”便就清都观尹尊师受法箓，举家奉道。春秋六十九而卒。出《玄门灵妙记》。

上表向人间之主陈奏，尚且须工整严肃，何况向天尊大道陈奏，哪里可以疏忽呢？前两次上奏的表章，全都被扔到一边去了。既然不能使天尊听到，有什么作用呢？”窦玄德又重新求请王尊师请托天曹，同时把前前后后的事情都向他说明了。王尊师很高兴地说：“确实如此吗？近来我心里怀疑章表符奏只不过是虚妄的而已。如您所说的，真

的如此灵验吗？”王尊师就到坛上取过前两次上奏的表章，看到文字错误、书写潦草，全像窦玄德说的那样。王尊师说：“这次上奏的表章，贫道自己来写。”写完后他再三检查确实合格了，按道家之法把表章奏报上去。第二天早晨，那个使者就来向窦玄德报信说：“事情已经成功了。”王尊师说：“这次又延长了十二年寿命。”

窦玄德对亲戚说：“我每次看到道家法术，都不曾相信它。如今承蒙道术救拔，方知如此灵验。从今以后，请让我终身奉道。”他就到清都观尹尊师那里接受了法箓，全家奉道。窦玄德活到六十九岁才死。出自《玄门灵妙记》。

卷第七十二 道术二

张山人 王 旻 陆 生 辅神通 孙甄生
叶静能 袁隐居 骡鞭客 许 君 杜 巫

张山人

唐曹王贬衡州。时有张山人，技术之士。王常出猎，因得群鹿十余头，围已合，计必擒获，无何失之，不知其处。召山人问之，山人曰：“此是术者所隐。”遂索水，以刀汤禁之。少顷，于水中见一道士，长才及寸，负囊拄杖，敝敝而行。众人视之，无不见者。山人乃取布针，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见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余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余里，果见道士跛足而行，与水中见者状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来。山人曰：“不可责怒，但以礼求请之。”道士至，王问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见诸鹿无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隐；亦不敢放，今在山侧耳。”王遣左右视之，诸鹿隐于小坡而不动。

张山人

唐朝时曹王被贬到衡州。当时有个张山人，是个会法术的人。曹王有一次出去打猎，找到了一个有十几头鹿的鹿群，已经合围了，估计一定能擒获。但没过多久鹿不见了，不知它们隐藏的地方。于是就把张山人找来问他。张山人说：“这是会法术的人把它们隐藏起来了。”于是张山人要来了水，以刀汤为禁咒。过了一会儿，在水中出现了一个道士，身高才一寸，背着个口袋，拄着个棍子，穿着破烂衣服，正在行走。众人往水中一看，全都看到了那个道士。张山人就取出一根做衣服用的针，伸进水中刺那个道士的左脚。于是人们就看到那个道士一瘸一拐地走。张山人就告诉曹王说：“这个人容易追上，只有十多里地。”曹王就命人向北跑着去追赶道士。追了十几里地，果然看见一个道士正一瘸一拐地走，与水中看见的那个道士的姿态相

貌相同。去追的人就以曹王的命令邀请他。道士笑着跟来。张山人对曹王说：“不可发怒责备他，只可按礼节向他请求。”道士来到了，曹王问他鹿在哪里。道士说：“鹿还在。刚才我看到那些鹿将无故而死，所以可怜它们，用咒语把它们隐藏起来；也没敢放掉，它们在山的侧面呢。”曹王派左右的人去看那些鹿，那些鹿都隐藏在一个小坡上不动。

王问其患足之由，曰：“行数里，忽患之。”王召山人与之相视，乃旧识焉，其足寻亦平复。乃是郴州连山观侯生，即从容遣之。

末期，有一客过郴州，寄宿此观，缚马于观门，粪污颇甚，观主见而责之。客大怒，诟骂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张山人。山人谓曰：“君方有大厄，盖有所犯触。”客即说前日与道士争骂之由。山人曰：“此异人也，为君致祸，却速往辞谢之，不然，不可脱也。此为震厄，君今夕所至，当截一柏木，长与身齐，致所卧处，以衣衾盖之；身别处一屋，以枣木作钉子七枝，钉地依北斗状，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当免矣。”客大惊，登时却回，求得柏木，来郴州，宿于山馆，如言设法。半夜，忽大风雨，雷电震于前屋。须臾，电光直入所止。客伏于星下，不敢动。电入屋数四，如有搜获之状，不得而止。比明前视，柏木已为粉矣。客益惧，奔谢观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谓客曰：“人不可轻也。毒蛇之辈，尚能害人，岂合无状相忤乎！今已舍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张山人厚报之也。出《原化记》。

王 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游名山五岳，貌如三十余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于父。旻常言：“姑年七百岁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来天台罗浮，

曹王问那个道士腿脚不好的原因，道士说：“我走了几里地，忽然间脚就出毛病了。”曹王把张山人叫来，让他与道士相见。原来他们是旧相识，道士的脚不久也就好了。原来他是郴州连山观的侯生，曹王也就心平气和地让他走了。

没过多久，有一个客人经过郴州，到连山观借宿。他把马拴在观门前，马粪把门前弄得很脏。观主看见了就责备那个客人。客人大怒，把道士大骂一通就走了。不到十天，那个客人遇到了张山人。张山人对他说：“您正有大难，原因是您触犯了什么人。”那个客人就说出前些日子与道士争执辱骂的情由。张山人说：“这个人是个异人，为您带来了祸患。回去赶快向他道歉，不然的话，您的灾难就不能解脱了。这是雷灾。您今天晚上所到之处，应当截取一段柏木，与您的身高一样长，放到您睡觉的地方，用衣被把它盖上；您自身住在另外的屋内，用枣木制作七根钉子，依照北斗七星的形状钉到地上，设立辰星的位置，您的身子在第二星的下面趴伏着，就能避免灾祸了。”那个客人大吃一惊，立刻往回走。他找到柏木，来到郴州，住在山上的旅馆里。半夜时，忽然刮起大风下了大雨，雷电在前屋震响。不一会儿，电光直入客人所伏之处。客人趴在星下，一动也不敢动。雷电再三再四地进入屋内，好像在搜捕的样子，没有击到也就停止了。等天亮到前屋一看，柏木已经变成粉末了。客人更加害怕，赶快跑去向观主道歉，哀求饶他活命。哀求了很久才得免。观主对那个客人说：“人不可以轻薄呀。毒蛇之辈尚且能够害人，难道应该无礼触犯我吗？现在我已经饶了你了。”那个客人叩头谢罪之后才离去，然后去找张山人，重重地报答了他。出自《原化记》。

王 旻

太和先生王旻是个得道之人。他经常到名山五岳去云游，面貌像是三十多岁的人。他的父亲修道也成功了，有个姑姑也得道成仙了，道行比他父亲还高。王旻常说：“我姑姑已经七百岁了。”有人知道他的姑姑，她经常在南岳衡山，有时往来于天台山和罗浮山，

貌如童婴。其行比陈夏姬，唯以房中术致不死，所在夫婿甚众。天宝初，有荐旻者，诏征之，至则于内道场安置。学通内外，长于佛教。帝与贵妃杨氏，旦夕礼谒，拜于床下，访以道术，旻随事教之。然大约在于修身俭约，慈心为本，以帝不好释典，旻每以释教引之，广陈报应，以开其志。帝亦雅信之。旻虽长于服饵，而常饮酒不止，其饮必小爵，移晷乃尽一杯。而与人言谈，随机应对，亦神者也，人退皆

得所未得。其服饰随四时变改。或食鲫鱼，每饭稻米，然不过多，至葱韭荤辛之物，咸酢非养生者，未尝食也。好劝人食芦菔根叶，云：“久食功多力甚，养生之物也。”人有传世世见之，而貌皆如故，盖及千岁矣。在京多年。

天宝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恋京不出，乃宣言曰：“吾将为帝师，授以秘篆。”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与旻相见，请曰：“王生恋世乐，不能出耶？可以行矣。”于是劝旻令出。旻乃请于高密牢山合炼，玄宗许之，因改牢山为辅唐山，许旻居之。旻尝言：“张果天仙也，在人间三千年矣；姜抚地仙也，寿九十三矣。抚好杀生命，以折己寿，是仙家所忌，此人终不能白日升天矣。”出《纪闻》。

陆 生

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贫无仆从，常早面貌像儿童似的。她的品行与陈国夏姬相近，全凭房中术以致不死，所到之处夫婿很多。天宝初年，有人举荐王旻，唐玄宗下令征召他，到京之后就把他安置在内道场。他的学问精通儒佛，对佛教有专长。唐玄宗与杨贵妃早晚以礼见他，拜倒在他的床下，咨询他道术。王旻按所遇之事指点他们。然而大致在修身俭朴，以发善心为根本。因为唐玄宗不喜欢佛家经典，王旻常常拿佛教引导他，广泛陈述轮回报应之效，以开启玄宗的心志。玄宗也素来相信他的话。王旻虽然擅长服食药饵，却常常喝酒喝个不停。他喝酒时必用小杯，日影移动了才把一杯酒喝尽。而他与人谈论，能随机应变地回答问题，也够神的了。人们退去时都得到了从未得到的收获。他的服饰随着四时的变化而改变。他有时吃鲫鱼，经常吃稻米饭，但吃得不多。至于大葱、韭菜、荤腥辛辣的东西，咸的、酸的不能保养身体的东西，他从来不吃。他喜欢劝别人吃萝卜的根和叶，说：“常吃功效多，体力强壮，是养生之物。”有人传说世世代代见到过他，而他的面貌一直没有变化，大概快到一千岁了。他多年在京城。

天宝六年，南岳有个道士叫李遐周，恐怕他留恋京城不出来，就

扬言说：“我将要当皇帝的老师，把秘笈授给他。”玄宗就令他所在之处的官员寻找他。天宝七年的冬天，李遐周到了京城，与王旻相见，请求说：“王生留恋世俗之乐不能出京吗？可以走了。”于是劝说王旻让他出京。王旻这才请求到高密的牢山去合药炼丹。玄宗答应了他，就把牢山改名为辅唐山，特许王旻住在那里。王旻曾经说过：“张果是天仙，在人间三千年了；姜抚是地仙，寿数九十三岁了。姜抚好杀生命，这样就折损了自己的寿命。这是仙家忌讳的事，因此这个人最终不能白日升天啊。”出自《纪闻》。

陆 生

唐朝开元年间，有个吴郡人陆生，被举荐为贡生参加明经科考试，住在京城。他因为家贫没有仆人随从，曾经在一个早晨就识，自驾其驴。驴忽惊跃，断缰而走。生追之，出启夏门，直至终南山下，见一径，登山，甚熟。此驴直上，生随之上，五六里至一处，甚平旷，有人家，门庭整肃。生窥之，见茅斋前有蒲萄架，其驴系在树下。生遂叩门。良久，见一老人开门，延生入，颜色甚异，颇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驴而归。主人曰：“郎君止为驴乎？得至此，幸会也。某故取驴以召君，君且少留，当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见华堂邃宇，林亭池沼，盖仙境也。留一宿，馈以珍味，饮酒欢乐，声技皆仙者。生心自惊骇，未测其故。

明日将辞，主人曰：“此实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隶数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兴云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间，人不能识。君当处此，而寿与天地长久，岂若人间浮荣蛊菌之辈！子愿之乎？”生拜谢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学师资之礼，合献一女。度君无因而得，今授君一术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长，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已上、三品以下家人，见之，投竹于彼，而取其女来。但心存吾约，无虑也；然慎勿入权贵家，力或能相制伏。”

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数家，皆无女，而人亦未见其形者。误入户部王侍郎宅，复入阁，正见一女

去找熟识的人，自己骑着毛驴走。那头驴突然受惊跳起来，挣断缰绳就跑了。陆生追赶毛驴出了启夏门，一直追到终南山下。他看到一条小道，登上山后觉得这里很熟悉。这头驴径直上去，陆生也跟着驴上去。走了五六里来到了一个地方，很平坦开阔。有户人家，门庭整齐严肃。陆生偷偷往院里看，看到茅草房前面有个葡萄架，他的驴就拴在树下。陆生就敲门。过了很久，看到一个老人来开门。老人请陆生进去，脸色很不一般。陆生对他很恭敬。老人命令陆生坐下。陆生请求把驴还给他，主人说：“郎君仅仅为驴才来的吗？能到这里，是幸会呀！我是故意取驴而把你召来，你姑且稍留一会儿，自己就会醒悟了。”老人又把陆生请入宅院。只见厅堂华丽，屋宇深邃，园林亭台池沼俱全。原来这里是仙境。老人留陆生住了一夜，给他珍奇美味吃。饮酒取乐、唱歌表演的都是仙人。陆生心里自然惊骇，却猜不出其中缘故。

第二天要告辞时，主人说：“这里实际是洞府。因为你有道，我因此把你召来。”又指着左右几个仆隶说：“这些人本来都是城里集中卖肉卖酒的人，都是我教出来的。道修成了的人能兴云布雨，坐时还在，站起来就没影了。在人间漫游，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你应当住在这里，寿命会与天地一样长久，哪里像人间那些只知道追求瞬间的荣华富贵、生命却短暂得如同菌虫之辈呢！你愿意住在这里吗？”陆生下拜道谢说：“我恭听您的指教。”老人说：“按照尊重老师的礼节，你应该献给我一个女子。估计你没有机会得到，现在我教你一个法术去找她。”就让人拿来一根青竹子，量一量和人一般长，把它交给陆生，说：“您拿这根青竹进城去，城中朝廷官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的，见到他们家的姑娘，把竹杖放在那里，便可把那个姑娘领来。只要心里记住我约定的话，就不必顾虑。但是千万不要进入权贵人家，他们或许有能力制服你。”

陆生就拿着竹杖进了城。陆生也不知道哪个是公卿的府第宅院。他进了几家，都没有姑娘，而人们也没有见到他的形影。后来陆生误入户部王侍郎家，又进入闺阁，正看到一个女郎

临镜晨妆。生投杖于床，携女而去。比下阶，顾见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床。一家惊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将女去，会侍郎下朝，时权

要谒请盈街，宅门重邃，不得出，隐于中门侧。王闻女亡，入宅省视，左右奔走不绝。须臾，公卿以下，皆至门矣。时叶天师在朝，奔遣邀屈。生隐于户下半日矣。少顷，叶天师至，诊视之曰：“此非鬼魅，乃道术者为之尔。”遂取水喷咒死女，立变为竹。又曰：“此亦不远，搜尚在。”遂持刀禁咒，绕宅寻索，果于门侧得生。

生既被擒，遂被枷锁捶拷，讯其妖状，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锢项。领从人至山下，往时小径，都已无矣。所司益以为幻妄，将领生归。生向山恸哭曰：“老人岂杀我耶！”举头望见一径，见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画地，遂成一水，阔丈余。生叩头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语汝，勿入权贵家。故违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尔。”从人惊视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喂之，黑雾数里，白昼如暝，人不相见。食顷而散，已失陆生所在，而枷锁委地，山上小径与水，皆不见矣。出《原化记》。

在对着镜子梳妆。陆生就把竹杖扔到床上，拉着女郎就走。待到下台阶时回头一看，只见那竹杖已经变成了女郎的形体，僵卧在床上。全家人惊呼：“小娘子突然死了！”陆生领着女郎走，正赶上王侍郎下朝，这时权贵要人等拜请的人挤满了大街。王侍郎宅门幽深，陆生没能出去，就隐藏在中门附近。王侍郎听说女儿死了，就进宅去看，左右的人奔走不绝。不一会儿，公卿以下的官员都到了王家大门口了。当时叶天师在朝中，王侍郎火速派人邀他屈驾光临。陆生隐藏在门楼下已经半天了。不久，叶天师来了，他为王侍郎女儿诊视之后，说：“这不是鬼魅干的，乃是有道术的人做的把戏。”于是他取水喷咒死去的女郎，女郎立刻变成竹杖。叶天师又说：“此人还未走远，搜一下还在附近。”于是他拿着刀念起禁咒，绕着宅院搜索，果然在门旁找到了陆生。

陆生被擒以后，披枷带锁遭到拷打。审问他妖术情况，陆生就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叶天师让他带路，一起到南山去捉拿老人。他令人锁住陆生的脖子，领着从人到了山下。这时，之前的小路，都已经没有了。主管此事的官吏更加认为陆生不老实，打算把陆生领回去。陆生对着南山痛哭着说：“老人岂不是要杀我吗？”说完这话，抬头就望见了一条小路，看到老人拄着拐杖走下山来。到了山

脚下，官吏想要往前逼近。老人用拐杖往地上一画，就变成了一条河，有一丈多宽。陆生磕着头哀求老人。老人说：“我在你去的时候就告诉你，不要进入权贵人家。你故意违背我的命令，祸患是你自取的；但是也不能不救你。”正当跟来的那些人惊异地看着的时候，老人取来水，喝了一口喷过去。于是出现了几里地大的一片黑雾，白天像夜晚一样，人们看不见彼此。一顿饭的工夫雾散了，众人已经找不到陆生，而枷锁扔在地上，山上的小路和面前的河也都不见了。出自《原化记》。

辅神通

道士辅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贫，恒为人牧牛以自给。神通牧所，恒见一道士往来，因尔致敬相识。数载，道士谓神通曰：“能为弟子否？”答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谓通曰：“我入之时，汝宜随之，无惮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严洁，有药囊丹灶，床下悉大还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黄白之术。经三年，神通已年二十余，思忆人间，会道士不在，乃盗还丹，别贮一处。道士归，问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见。道士叹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虽备解诸法，然无益长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悦，崎岖洞穴，以药自资，七十余日，方至人间。其后厌世事，追思道士，闻其往来在蜀州开元观，遂请配度，隶名于是。其后闻道士至，往候后，辄云已出。如是数十度，终不得见。神通私以金百斤与房中奴，令道士来可驰报。奴得金后，频来报，更不得见。蜀州刺史奏神通晓黄白，玄宗试之皆验。每先以土锅煮水银，随帝所请，以少药投之，应手而变。帝求得其术，会禄山之乱，乃止。出《广异记》。

孙甌生

唐天宝中，有孙甌生者，深于道术。玄宗召至京师。甌生善铸石累卵，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太真妃特

辅神通

道士辅神通家住蜀州。他小时候失去父母，生活很贫穷，经常给人放牛来养活自己。神通放牛的地方，常看到一个道士往来。他向道士表示敬意，于是认识了那个道士。几年以后，道士对神通说：“你愿作我的弟子吗？”神通回答说：“很乐意。”道士就领着神通进入水中，对神通说：“我进去的时候，你要跟随我，不要害怕。”进去之后，道士让神通到他居住的地方。那里屋宇严整洁净，有药囊和炼丹的炉灶，床下全是大还丹。道士让神通看守烧火，并教给他点石成金之术。过了三年，神通已经二十多岁了，他有些想念人间。有一次，恰逢道士不在，神通就偷了大还丹，把它隐藏在另外一个地方。道士回来以后问他丹药在哪里，神通推脱说没看见。道士叹息说：“我本打算教给你道家要诀，你今天这样，怎么能教你？我虽然全面了解各种法术，然而对长生却没有益处啊。”说完就把神通领到别的路上把他赶走了。神通出了洞府，很高兴。洞穴崎岖难走，神通就凭药来补给体力。他走了七十多天才来到人间。其后，神通厌倦世俗之事，追念道士。听说他往来于蜀州开元观，就请求出家修行，名籍隶属于开元观。从那以后，他听说那个道士来了，就去等候。他一去人家就说那道士已经出去了。这样去了几十次，总也没能见到。神通私下用一百斤金子买通道观中的奴仆，让他们在道士来时赶快报告他。那个奴仆得到金子后，频繁来报告，但神通再也没能见到那道士。蜀州刺史向皇帝陈奏说神通懂得点金术，唐玄宗让他试验，都很灵。每次试验他都先用土锅煮上水银，按唐玄宗要求的数量，把少量的药投进锅里，银子就应手变成了。唐玄宗想求得这个点金术，赶上安禄山叛乱，就放弃了。出自《广异记》。

孙甌生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叫孙甌生的人擅长道术。唐玄宗把他征召到了京城。孙甌生擅长把石头和鸡蛋一层层累起来，把草折断变成人马。人可以骑乘草变化而成的马东奔西跑。杨贵妃非常乐其术，数召入宫试之。及禄山之乱，不知所之。出《明皇杂录》。

叶静能

唐汝阳王好饮，终日不乱，客有至者，莫不留连旦夕。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王强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为王饮客矣。然虽侏儒，亦有过人者。明日使谒王，王试与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长二尺。既坐，谈胚浑至道，次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历历如指诸掌焉。王喏口不能对。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王则欢然。谓曰：“观师风度，亦常饮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数巡，持蒲曰：“此不足为饮也，请移大器中，与王自挹而饮之，量止则已，不亦乐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醪数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饮之。王饮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扰，风韵转高。良久，忽谓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观师量殊未可足，请更进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见强。”乃复尽一杯，忽倒，视之，则一大酒榼，受五斗焉。出《河东记》。

袁隐居

贞元中，有袁隐居者，家于湘楚间，善《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时故相国李公吉甫，自尚书郎谪官东南。

喜欢他的法术，屡次把他召进宫中试验法术。到安禄山叛乱的时候，这个孙甌生不知去哪儿了。出自《明皇杂录》。

叶静能

唐朝汝阳王喜好饮酒，能喝一整天也不醉。有到王府来的客人，无不从早留到晚。当时有个术士叫叶静能，常常到王府拜访。汝阳王逼他喝酒，他不喝，说：“我有一个门徒，酒量极大，可以做大王的饮客。虽说他是个侏儒，但也有过人之处。明天让他来拜见大王，大王试着与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有人投进名片，上写“道士常持蒲”。汝阳王让他进来，一看这道士才二尺高。坐下以后，道士谈论混沌世界、世间至道，接着又谈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都清清楚楚了如指掌，汝阳王张口结舌不能应付。过了一会儿，小道士因为和王爷谈不拢，就更换话题，谈论一些浅近的幽默有趣的

事，汝阳王就高兴起来了。汝阳王对道士说：“我看法师的风度，也常饮酒吗？”常持蒲说：“敬听吩咐。”汝阳王就令左右的人行酒。酒过数巡后，持蒲说：“这样喝不够劲，请把酒换到大器皿中，我和大王自己舀着喝，喝够为止，不也很快乐吗！”汝阳王便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命人搬出几石醇厚的美酒，倒进大斛中，用巨杯取酒来喝。汝阳王喝到一半就醉醺醺了，而常持蒲安然不乱，姿态更加高昂。又喝了很久，常持蒲忽然对汝阳王说：“我只喝这一杯了，我醉了。”汝阳王说：“我看你的酒量根本还没有喝足，请你再喝几杯。”常持蒲说：“大王不知道度量有限吗？何必勉强我。”于是他又喝完一杯，忽然倒下了。一看，原来是一个大酒榼，里面装了五斗酒了。出自《河东记》。

袁隐居

贞元年间，有个叫袁隐居的人住在湘楚间，他擅长一百二十章的《阴阳占诀歌》。当时故相国李吉甫从尚书郎贬到东南做官。

一日，隐居来谒公。公久闻其名，即延与语。公命算己之禄仕，隐居曰：“公之禄真将相也！公之寿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尝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隐居曰：“运算举数，乃九十三耳。”其后李公果相宪宗皇帝，节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数，岂非悬解之妙乎？隐居著《阴阳占诀歌》，李公序其首。出《宣室志》。

骡鞭客

茅山黄尊师，法箓甚高。于茅山侧，修起天尊殿，讲说教化，日有数千人。时讲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相貌粗黑，言辞鄙陋，腰插骡鞭，如随商客骡驮者。骂曰：“道士，汝正熟睡邪！聚众作何物？不向深山学修道，还敢谩语邪！”黄尊师不测，下讲筵逊词。众人悉惧，不敢抵牾。良久，词色稍和，曰：“岂不是修一殿，却用几钱？”曰：“要五千贯。”曰：“尽搬破甑釜及杂铁来。”约八九百斤，掘地为炉，以火销之。探怀中取葫芦，泻出两丸药，以物搅之。少顷去火，已成上银。曰：“此合得万余贯，修观计用有余，讲则所获无

多，但罢之。”黄生与徒弟皆相谢。问其所欲，笑出门去，不知所之。后十余年，黄生奉诏赴京，忽于长街西见插驢鞭者，肩一幞子，随骑驴老人行，全无茅山气色。

有一天，袁隐居来拜见李吉甫。李吉甫久闻袁隐居的名声，就请他进来与他谈话。李吉甫叫他给自己算算官位运数，袁隐居说：“您的官运真是可以做到将相啊，您的寿数是九十三。”李吉甫说：“我的先辈不曾有活到七十岁的，我怎么敢指望活到九十三呢？”袁隐居说：“我按运数占算出的命数，就是九十三岁。”后来李吉甫果然做了唐宪宗的相国，镇守淮南，再次入朝拜相而死，死时年龄五十六，时间是元和九年十月三日。把它的年、月、日数字连在一起，也符合九十三这个数字。难道不是悬解的巧妙吗？袁隐居著《阴阳占诀歌》，李吉甫曾在卷首为它作序。出自《宣室志》。

驢鞭客

茅山黄尊师道术很高。他在茅山旁边修建天尊殿，讲说道义，教化百姓，每天都有几千人听讲。有一天，讲席刚刚开始，忽然有一个人推开门大喊大叫。这个人相貌粗黑，说话粗野，腰上插着赶驢的鞭子，好像是跟随经商的老客赶驢子驮货物的人。他骂骂咧咧地说：“道士，你睡糊涂了吗？把众人聚集起来想干什么？你不去深山学道，还敢用谎话骗人吗？”黄尊师猜不出他的来头，就从讲席上下来向他他说些恭顺的话。众人也都害怕他，不敢顶撞他。过了一会儿，那个人脸色言辞稍稍缓和，问黄尊师：“你不是想修一座殿吗，要用多少钱？”黄尊师说：“需要五千贯。”那个人说：“你们把破锅和杂铁全都搬来！”黄尊师照办了，搬来大约八九百斤铁，就在地上掘坑当炉子，用火把铁熔化了。那个人从怀中拿出一个葫芦，倒出两丸药，放到铁水中，用棍子搅拌。过了一阵儿，把炉火撤去，铁已经变成上好的银子。那个人说：“这些银子能折合一万多贯钱，修个道观估计用不完。讲道所获不多，就免了吧！”黄生与徒弟都向他道谢。问他想要什么，驢鞭客笑着出门而去，不知到哪里去了。十几年后，黄生奉圣旨进京，忽然在长街西面见到了腰插驢鞭的那个人。他肩上搭着一条幞头，跟着一个骑驴的老人走，完全没有在茅山时的那种气色。

黄生欲趋揖，乃摇手，指乘驴者，复连叩头。黄生但遥稽礼而已。老人发白如丝，颜若十四五女子也。出《逸史》。

许 君

仙人许君，君世之时，尝因修观，动用既毕，欲刻石记之。因得古碑，文字刳缺，不可复识，因划去旧文，刊勒新记。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闻空中言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测之衅。”许愕然异之，又闻其事，杳不复答。乃焚香虔祀，愿示求救之由。良久，复语曰：“所刻碑旧文虽已磨没，而此时为文之人，见诣水官相讼，云：‘夺我之名，显己之名。’由此水官将有执对之命，速宜求之。”许君乃诿得旧文，立石刊纪。一夕，梦神人相谢：“再显名氏，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醮，普告山水万灵，得三官举名，可以证道。”许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陆醮法，传于人间。出《录异记》。

杜 巫

杜巫尚书年少未达时，曾于长白山遇道士，贻丹一丸，即令服讫，不欲食，容色悦怿，轻健无疾。后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惊于众，于是欲去其丹，遇客无不问其法。岁余，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询之。

黄生想要过去给他作揖，他就摆摆手，指一指骑驴的老人，又连连叩头。黄生只能在远处行礼而已。那个骑驴老人头发白得像蚕丝一样，容颜却像十四五岁的少女似的。出自《逸史》。

许 君

仙人许君在人世的时候，曾经因为修建一座台观，竣工以后，想要刻石碑来记这件事。他得到一块古碑，那上面的文字磨损缺漏，没法再识别出。他就把碑上的旧文削去，在上面刻上新的文字。自从做完这件事之后，许君就觉得心里恍惚不安。有一天他闲暇的时候在院

子里漫步，听到空中有人说：“许君许君！赶快到水官那里去求救，不然的话，就有估计不到的事端。”许君愕然，他觉得这事很奇异，又问怎么回事，空中静悄悄地没人再回答。他就焚香虔诚地祭祀，希望天上的人指点他求救的缘由。过了很久，天上的人又告诉他说：“你刊刻的那块石碑虽然原来的文字已经磨灭了，但先前写碑文的人现在到水官那里控告你，说你换去他的名字，显示自己的名字。由于这个原因，水官将有让你们对质的命令。你应当赶快去求他。”许君就请人找到旧文，立碑刊刻纪念。一天夜里，他梦见神人来感谢他，说：“你使我的姓名再次显扬，我没有什么用来报答的。请你作水陆大祭，普告山水万灵，得到三官举荐姓名，可以成仙得道。”许君依照神的教导修行，终于成就了道果。从此修水陆道场来祭祀的方法传到了人间。出自《录异记》。

杜 巫

尚书杜巫在年轻没做官的时候，曾经在长白山遇到一个道士。道士送给他一丸丹药，让他吃下去。吃下后杜巫不再想吃饭，脸色和悦，身体轻灵矫健，不再有疾病。后来他担任商州刺史，自认为已经当上太守，品级已高，不吃饭的话怕大家惊怪，于是想要把丹药除去。因此他遇到客人时，总是询问除丹之法。一年多以后，有个很年轻的道士来了，杜巫向他询问除丹之法。

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从之食吃，道士命掌罗。须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块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坚固。道士剖之，若新胶之未干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于手中，其色绿莹。巫曰：“将来，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与，曰：“长白吾师曰：‘杜巫悔服吾丹，今愿出之。汝可教之，收药归也。’今我奉师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拟留至耄年，纵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后五十余年，罄产烧药，竟不成。出《玄怪录》。

那个道士教他吃猪肉喝猪血，杜巫就听从了他的指教。吃完后道士命他按摩腹部。不一会儿，杜巫吐出很多痰涎，当中有一块东西像栗子似的。道士把那个东西拿出来，那个东西很坚固。道士把它剖开，那

东西好像没干的新胶一样，丹药就在其中。道士把丹药拿出来洗净，放在手中。丹药的颜色绿莹莹的。杜巫说：“拿来吧，我自己收着它，等晚年时服用。”道士不给他，说：“长白山我的师父说：‘杜巫后悔吃了我的丹药，现在想把它取出来。你可以去指点他，把药收回来。’今天我是奉师父的命令。你想要除去那个神物，现在已经去掉了，却又打算留到晚年；即使你收得此药，也不能用了。你应打消这个念头。”于是把丹药吞下去就走了。后来五十多年，杜巫卖尽家产烧炼丹药，终究没有炼成。出自《玄怪录》。

卷第七十三 道术三

周贤者 王 常 叶虚中 郑 君 程逸人

李处士 骆玄素 赵 操 崔玄亮

周贤者

唐则天朝，相国裴炎第四弟为虢州司户。虢州有周贤者，居深山，不详其所自。与司户善，谓曰：“公兄为相甚善，然不出三年，当身戮家破，宗族皆诛，可不惧乎！”司户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请救。周生曰：“事犹未萌，有得脱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黄金五十鎰将来，吾于弘农山中，为作章醮，可以移祸殃矣。”司户于是取急还都，谒兄河东侯炎。炎为人睦亲，于友悌甚至，每兄弟自远来，则同卧谈笑，虽弥历旬日，不归内寝焉。司户夜中以周贤语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于邪俗镇厌，常呵怒之。闻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随俗幻惑！此愚辈何解，而欲以金与之？且世间巫覡，好托鬼神，取人财物，吾见之常切齿。今汝何故忽有此言？”

周贤者

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相国裴炎的第四个弟弟任虢州司户。虢州有个周贤者，住在深山中，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与裴司户关系很好，他对司户说：“您的兄长做宰相很好，但是不出三年，一定家破人亡，宗族之人全都被杀，你不畏惧吗？”司户完全了解他的行事，知道他不是平常的人，就流着眼泪向他请求救助。周生说：“事情还没有萌发，有能够解脱的道理。您赶快到都城去，把我的话告诉您的哥哥，要他拿出黄金五十鎰，你把它带回来。我在弘农山中，为他作奏报天帝的表章替他祭祀，就可以把灾祸避开了。”司户于是找件急事回到都城，拜见兄长河东侯裴炎。裴炎为人很好，对亲人和睦，对朋友和兄弟很周到。每当兄弟从远方来，他就与兄弟同床谈笑，即使

过了十天，他也不回内室去睡。司户在半夜时把周贤者的话告诉了裴炎，又向他要金子。裴炎不相信鬼神，至于世俗驱邪镇魔一类事，他听到就呵叱生气。听到弟弟的话，裴炎大怒，说：“你为什么不懂得大学问，却随着世俗被虚幻之事所迷惑？这些愚昧之辈明白什么，却想要拿金子给他？况且世上的巫覡，喜好假托鬼神，骗取人家钱财，我见到这种事总是切齿痛恨，你今天为什么忽然说出这种话？

静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户泣曰：“周贤者，识非俗幻，每见发言，未尝不中。兄为宰相，家计温足，何惜少金？不令转灾为祥也？”炎滋怒不应。司户知兄志不可夺，惆怅辞归弘农。

时河东侯初立则天为皇后，专朝擅权，自谓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怨恨。及岁余，天皇崩，天后渐亲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屡构。乃思周贤者语，即令人至弘农，召司户至都。炎馈具黄金，令求贤者于弘农诸山中，尽不得。寻至南阳、襄阳、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贤者因与还弘农，谓司户曰：“往年祸害未成，故可坛场致请。今灾祥已构，不久灭门，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见裴令被戮，系其首于右足下。事已如此，且无免势，君勿更言。且吾与司户相知日久，不可令君与兄同祸，可求百两金，与君一房章醮请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终无益也。”司户即市金与贤者，入弘农山中设坛场，奏章请命。法事毕，仍藏金于山中，谓司户曰：“君一房免祸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阳。”

司户即迁家襄阳。月余而染风疾，十月而裴令下狱极刑，兄弟子侄皆从。而司户风疾，在襄州，有司奏请诛之。天后曰：“既染风疾，死在旦夕，不须问，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

冷静地想一想，很令人憎恨。”司户哭泣着说：“周贤者的见识不是世俗虚幻的那种人可比，我每每看到他说出的话不没有不应验的。兄长当宰相，家计丰足，为什么吝惜少量金子而不让他把灾祸转为吉祥呢？”裴炎更加发怒，不答应。司户知道哥哥的意志不可改变，就忧愁地回到弘农。

当时河东侯裴炎刚奏请立武则天为皇后。他专权把持朝政，自己认为地位有如泰山一般安稳，所以不相信周贤者的话，反而发怒痛

恨。一年多以后，唐高宗死了，则天皇后渐渐亲自处理朝政。她忌恨杀害大臣，与裴炎已屡次构成嫌隙。这时，裴炎才想起周贤者的话。他派人到弘农去，把司户召到京城。裴炎准备好黄金赠给他，让他求周贤者。司户到弘农诸山中去寻找周贤者，全找遍了也没找到。他又寻到南阳、襄阳、江陵山中，才把周贤者找到，把哥哥的话告诉他。周贤者就与司户一起回到弘农，对司户说：“往年祸害还没有酿成，所以可以设坛场送达请求。现在灾难的征兆已经构成，不久将要族灭满门，还有什么请求的必要呢？而且我上个月到洛阳，看到裴相国被杀戮，把他的脑袋拴在右足下。事已经如此，没有免除的情势。您不必再说了。我和司户互相了解已经很久了，我不能让您和您的哥哥一同遭到祸患。您可以拿出一百两黄金，我给您这一房人上表章祭祀，向上帝请求。可以靠这个办法得到赦免。若说裴相国，到底没有办法了。”司户就拿来黄金给了周贤者，周贤者进入弘农山中设了坛场，上表章为司户请命。法事完毕，又把金子藏在山中，对司户说：“您这一房人免祸了。然而您必须赶快放弃官职，把家搬到襄阳。”

司户就把家迁移到襄阳。一个多月以后，司户染上了风疾。十个月后，裴相国就被投进监狱处了极刑，兄弟子侄都与他一起被杀。司户因为患了风疾，住在襄阳，主管官员奏本请求杀掉他。武则天说：“既然他染了风疾，死在旦夕，就不必追究了，这一房人特准免死。”这样，司户一房得到免祸。

初河东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发系其首于右足下，竟如初言。出《记闻》。

王 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尚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

至德二年，常于终南山游，遇风雨，宿于中山。夜将半，雨晴云飞，月朗风恬。常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之饥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故不足信。”言讫，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谓常曰：“尔

何此言？”常按剑沉吟良久，乃对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圣，降临此间？”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死。虽不足平祸乱，亦可少济人之饥寒。尔能授术于我，以救世人饥寒乎？”常曰：“我闻此术是神仙之术，空有其名，未之见也。况载籍之内，备叙秦皇、汉武好此道，终无成，但为千载之讥诮。”神人曰：“秦皇、汉武，帝王也。帝王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尔无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死，真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遇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今若以水银欲化成黄金，必须入山即化，不入山即不化。”

当初，河东侯裴炎遇害那天的晚上，一只狗把他的脑袋拖走了。天亮后，守护的人把他的脑袋找到了，就用头发把他的头拴在他的右足下。完全像周贤者当初说的那样。出自《记闻》。

王 常

王常是洛阳人。他凭借意气崇尚正义，看到别人有不平之事，一定要亲手杀掉坏人；看到别人饥饿寒冷，甚至于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把自己的粮食拿去送给他们，一点也没有为难的神色。

至德二载，他曾经到终南山去旅游，遇到风雨，就住在山中。快到半夜的时候，雨过天晴，云彩飘移，月色明亮，风已平静。王常感慨地四处望望，叹息着说：“我想要平定天下的祸乱，却没有一个人来辅佐我，没有一尺一寸的土地来资助我；我想要拯救天下挨饿受冻的人，而自己的衣食又不充足。天地神灵保佑行善事的人，还是不能相信啊。”他刚说完，有一个神人从空中下来，对王常说：“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王常按着剑柄沉思了很久，才回答说：“我说的话，是我平生的志向啊！你是什么神圣，降临到这里？”神人说：“我有方术，可以把水银变成黄金。虽然不能平定祸乱，也可以稍微救济人们的饥寒。你能向我学习仙术，去救济世人的饥寒吗？”王常说：“我听说这个方术是神仙之术，空闻其名，没有见到这样的方术啊。何况书

籍记载的内容之中，详细叙述了秦始皇、汉武帝喜好这种方术，但始终也没有成功，只为人们留下千载讥笑的话柄。”神人说：“秦始皇、汉武帝是帝王。帝王处在救人的地位上，自己有救人的办法而不施行，反而去寻找神仙的方术，这就不对了。你没有救人的地位，却想要救助天下的人，当然可以使用这种方术了。”王常说：“黄金成，水银死，真有这样的事吗？”神人说：“你不要怀疑，有这回事。黄金从山石中生成，它当初是山石的精华，经过一千年变成水银；水银接受了太阴之气，本来流动而不凝固，如果遇到纯阳之气与它汇合，那么在转眼之间它就变成黄金了。现在如果想把水银变成黄金，必须在山上炼化。在山就能炼化，不在山就不能炼化。

但遇纯阳之石，气合即化也。我有书，君受之勿疑。”

常乃再拜神人。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讫。神人戒之曰：“读此书，尽了黄白之道，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之辈，彼必不以饥寒为念。黄金成，济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术，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今授我圣术，固终身无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圣，使我知大惠之处。”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偶尔义烈之人，是以付尔。”言讫而灭。

常得此书读之，遂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乏绝。出《奇事记》。

叶虚中

唐贞元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皆黜落，甚惋惜。乃斋宿于茅山道士叶虚中，求奏章以问吉凶。虚中年九十余，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飞上，缥缈不见。食顷复堕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分。”后一年，琼果得暴疾终。出《独异志》。

郑君

唐贞元末，郑君知盐铁信州院，常有顽夫，不察所从来，每于人吏处恐胁茶酒。郑君擒至笞脊，方庭炼矿次，

只要遇到纯阳的石头，阴阳二气汇合，就炼化了。我有书，你把它拿去，不要怀疑。”

王常就向神人拜了两拜。神人从袖子中拿出一卷书交给了王常。王常跪着接过来后，神人又告诫他说：“读了这卷书，就完全明白了点石成金之术。将来应当把他再交给另一个人，但不要轻易传授，不要一直保密，不要把它传授给地位高的人，也不要把它传授给道流僧徒，因为他们都略有救人的办法；更不要把它传授给不义之徒，他们必然不把别人的饥寒放在心上。黄金炼成以后，除去救济穷人之外，不要贪图奢侈淫逸。珍重我的方术，珍重我的话。如果不这样做，天将夺去你的寿命。”王常又拜了两拜说：“神人今天传给我神圣的方术，我当然终身不能忘记。只请您告诉我您是什么神圣，使我知道这个大恩的来处。”神仙说：“我是山神。从前有个道人把这卷书藏在我的山中，今天遇到你这个义烈的人，所以给了你。”说完，神人就不见了。

王常得到这卷书，把它读通了，终于学成了那种方术。从此以后他经常游历天下，拿黄金去赈济贫困的人。出自《奇事记》。

叶虚中

唐朝贞元初年，丹阳县令王琼三年谋取调升，年年都被驳回，因此他很遗憾也很气愤。于是他到茅山道士叶虚中那里斋戒住宿，求叶虚中写表章奏报天帝来询问吉凶。叶虚中已九十多岁了，勉强替他奏报。那表章随着香烟飞上天，若有若无地就不见了。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那表章又掉到地上，有红笔在表章末尾批示：“接受百两黄金，折损俸禄三年；冤枉杀死两人，死后再加处分。”一年后，王琼果然得了暴病而死。出自《独异志》。

郑 君

唐朝贞元末年，郑君主持盐铁信州院时，经常有一个蛮横的、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人，到官吏的住处威胁他们要茶要酒。郑君下令把他擒来，用板子打他的脊背。当时院子里正在炼矿，

计银数万两。杖讫曳去，色返扬扬，呼曰：“且看此物得成否！”果竟不变。郑君怒，枷送盐铁使江西李公，公即棒杀之。旬日又至，复于炉处言曰：“看更得成就否！”亦如前。郑公令捉倒，先折脚答死，沃以豕血，埋狱中。明旦，摆拨复自门来至。使等惊异，皆迎接。

曰：“我本与汝作戏，矿但重炼，无虑也。”乃去。郑君视于瘞所，悉已无矣。银并成就，从不复见矣。出《逸史》。

程逸人

上党有程逸人者，有符术。刘悟为泽潞节度，临沼县民萧季平，家甚富，忽一日无疾暴卒。逸人尝受平厚惠，闻其死，即驰往视之，语其子云：“尔父未当死，盖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于是朱书一符，向空掷之。仅食顷，季平果苏。其子问父：“向安适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见一绿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与使者俱行。约五十余里，适遇丈夫朱衣，仗剑怒目，从空而至。谓我曰：‘程斩邪召汝，汝可即去。’于是绿衣者驰走，若有惧。朱衣人牵我复偕来，有顷，忽觉醒然。”其家惊异，因质问逸人曰：“所谓程斩邪者谁邪？”逸人曰：“吾学于师氏归氏龙虎斩邪符箓。”因解所佩箓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诬。逸人后游闽越，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估计有几万两银子。打完把那个人拖走，可是他脸色反而扬扬得意，喊着说：“且看这东西能炼成吗？”那些矿石炼完果然全无变化。郑君大怒，又把那个人套上枷索送到盐铁使江西李公那里去。李公就下令用棒子把他打死。可是过了十来天那个人又来了，又到炉旁去说：“看看还能炼成不能？”结果又像前一次那样没炼成。郑公又下令把他捉住按倒，先把脚折断，再用板子把他打死，并且又用猪血浇他，把他埋在狱中。第二天早晨，那个人又大摇大摆地从大门走来。官吏人等很惊奇，都去迎接他。那个人说：“我本来是与你们开玩笑，矿只管重炼，不用担心了。”说完就走了。郑君到埋他的地方去

看，什么也没有了。同时银子也炼成了，那个人从此没有再出现。出自《逸史》。

程逸人

上党有个叫程逸人的人，有符术。刘悟任泽潞节度时，临沼县有个平民叫萧季平，家里很富有，忽然有一天无病暴死。逸人曾受过萧季平厚恩，听说他死了，就跑去看他，对他的儿子说：“你的父亲不应当死，大概是被山神召去了，给他治一治还可以活过来。”于是他就用朱笔画了一道符，向空中扔出去。仅仅过了一顿饭时间，萧季平果然苏醒了。他的儿子问父亲刚才到哪去了，萧季平说：“我今天刚起来，忽然看见一个穿绿衣的人，他说霍山神召我，我就跟使者一起走了。大约走了五十多里，刚好遇到一位穿朱红衣服的男子，仗剑怒目从空中来到。他对我说：‘程斩邪召你，你可以立即去。’于是穿绿衣的人急忙走了，好像有所畏惧似的。那个穿朱红衣服的人拉着我又一起回来。隔了一会儿，忽然惊觉，就苏醒了。”他家里的人觉得惊异，就询问程逸人说：“所说的程斩邪这个人是谁呀？”程逸人说：“我从师氏归氏那里学到了龙虎斩邪符篆。”说着就解下所佩带的符囊给他们看，人们才相信他的话不假。程逸人后来游历闽越一带，不知到哪里去了。出自《宣室志》。

李处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宫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尝信巫覡之事。郡客李处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颇中，合郡肃敬，如事神明。公下车旬月，乃投刺候谒，礼容甚倨。公谓曰：“仲尼大圣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贤于宣文邪？”生曰：“不然，独不见阮生著《无鬼论》，精辨宏赡，人不能屈，果至见鬼乎？且公骨肉间，旦夕当有遘疾沉困者，苟晏安鸩毒则已，或五常粗备，渍以七情，孰忍视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系之。夫人背疽，明日内溃，果不食昏瞑，百刻不糝。遍召医药，曾无少瘳。爱女十人，既笄未嫁，环床呱呱而泣，自归咎于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死义重，息裔情牵，不得已，解縲继而祈叩之。则曰：“若手翰一文，俟夜当

祈之，宜留墨篆同焚，当可脱免。”仍诫曰：“慎勿笺易铅槧，他无所须矣。”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语，洁手书之。公性褊且疑，数纸皆误，不能爽约，则又再书。炬炮更深，疲于毫砚。克意一幅，缮札稍严，而官位之中，竟笺一字。既逾时刻，遂并符以焚。焚毕，呻吟顿减，合室相庆。黎明，李生候谒，公深德之。生曰：“祸则见免，犹谓迟迟。诚公无得漏略，何为复注一字？”公曰：“无之。”生曰：“祝词在斯。”因探怀以出示，则昨夕所烬之文也。

李处士

文公李翱从文昌宫出任合肥刺史。他性情狭隘，耿直方正，从来不相信女巫男巫所做的事。合肥郡有个外乡人李处士，自己说能懂神人的言语。他说的事很准，全郡的人都对他肃然起敬，像信奉神明一样信奉他。李翱上任快到一个月了，这个李处士才投进名刺等候进见。李翱待他的表情很傲慢，对他说：“孔仲尼是大圣人，却说不知生死，你能比孔子强吗？”李处士说：“不是这样，你难道没见到阮生写的《无鬼论》，言辞精辟，气势宏大，内容丰富，人们驳不倒他，但最终却见到鬼这件事吗？而且你的亲人中间，最近当有得病沉重的人，如果你安于亲人被毒害就罢了，如果稍微具备五常之念，沾着七情，谁能忍心看着亲人淹死而不伸手援救呢？”李翱更加愤怒，立即下令用刑具把李处士锁住关押起来。当时李翱的夫人背上生个毒疮，第二天里面就溃烂了。她果然不吃东西，昏昏沉沉地闭着眼睛，一连几天连米汤都没喝。到处问医买药，一点也没见好转。爱女十个人，已经到结婚的年龄却还没有出嫁，绕着床大声哭泣，埋怨李翱关押李生。李翱因为夫妻情义深重，子女感情牵动，不得已给李处士解开绳索，向他磕头祈请。李处士说：“如果你亲手写一篇文章，等到夜间我会为你祈祷。要把我留下的符一同烧掉，就能够解脱免灾。”又告诫他说：“千万不要在书札上添字改字，其他就不必准备什么了。”李翱完全按他指点的去作。他自己起草祷告的话，洗净了手去写。李翱性情狭隘又多疑，写了几张纸都有错误，因为不能失约，就又重新写。他点着蜡烛写到更深，被累得疲倦不堪。精心写成的一幅，书札缮写得比较严整，但写自己官位几个字中竟漏掉一字，就在旁边补

上。约定的时刻已经过了，于是连信札和符篆一起烧了。烧完以后，夫人呻吟的声音顿时减轻了，全家人互相庆贺。黎明时，李生等候拜见，李翱非常感激他。李生说：“祸患算是被免除了，不过还是迟缓了。我告诫您不能漏字，为什么又补注一个字？”李翱说：“没有这回事。”李生说：“祈祷的词句在这里。”就从怀中掏出给他看，正是昨天烧成灰的文字。

公惊愕惭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币。竟无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往。疾亦渐间。出《唐阙史》。

骆玄素

赵州昭庆民骆玄素者，为小吏，得罪于县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质状凡陋，策杖立于长松之下。召玄素讯之曰：“尔安得至此耶？”玄素对：“得罪于县令，遁逃至此，幸翁见容。”翁引玄素入深山，仅行十余里，至一岩穴，见二茅斋东西相向，前临积水，珍木奇花，罗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总角衣短褐，白衣纬带革舄，居于西斋。其东斋有药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称东真君，命玄素以东真呼之。东真以药十余粒，令玄素饵之，且曰：“可以治饥矣。”自是玄素绝粒。仅岁余，授符术及吸气之法，尽得其妙。一日，又谓玄素曰：“子可归矣。”既而送玄素至县南数十里，执手而别。自此以符术行里中。常有孕妇，过期不产。玄素以符一道，令饵之，其夕即产，于儿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后玄素犯法，刺史杖杀之。凡月余，其尸如生，曾无委坏之色，盖饵灵药所致。于是里人收瘞之。时宝历元年夏月也。出《宣室志》。

赵 操

赵操者，唐相国憬之孽子也，性疏狂不慎。相国屡

李翱又惊愕又羞惭，就离开座席向李生下拜，用厚礼报答他。李生什么也不要。过了十来天，李生告别，不知到哪里去了。夫人的病也渐渐痊愈了。出自《唐阙史》。

骆玄素

赵州昭庆县民骆玄素，在担当小吏时得罪了县令，就逃遁而去。县令发怒，紧急派人分头抓捕他。骆玄素就藏身于山谷之中。有一天，他忽然遇到一个老翁，穿着粗麻衣服，外形平凡陋劣，拄着拐杖站在高高的松树下。他把玄素叫过来问他说：“你怎么能到这里来呢？”玄素回答说：“我得罪了县令，逃遁到这里，希望老人家容留我。”老头就把玄素领进深山。大约走了十多里，到了一个岩洞，看到两间茅屋东西相对，前临池水，珍奇的花木排列在左右。有一个侍童，年龄很小，头发束成两髻，穿着麻布短衣，白色的衣服束着腰带，穿着兽皮制做的鞋，住在西边的房屋。那东边的房屋有炼药的炉灶，老头就让玄素在那里守火。老头自称东真君，让玄素称呼他“东真”。东真把十几粒药拿出来让玄素服下，并且说：“这药可以治疗饥饿。”从此玄素不吃一粒粮食。过了一年多，老头又传授给玄素符术和呼气之法，玄素完全掌握了其中奥妙。有一天，老头又对玄素说：“你可以回去了。”然后就把玄素送到县南几十里的地方，两人握手告别。从此玄素就在乡里施行符术。曾经有一个孕妇，过了产期而没有生下孩子。玄素拿了一道符让她吞服下去，她当天夜里就生了。在孩子手中找到了产妇吞下的那道符。其他神效的事情，不能一一记述。后来玄素犯了法，刺史用杖把他打死。过了一个多月，他的尸体还像活着时一样，一点也没有朽坏的样子。这是服食灵药的原因。于是乡里的人替他收了尸，把他埋葬了。当时是宝历元年夏天。出自《宣室志》。

赵 操

赵操是唐朝相国赵憬的孽子，性情粗野，放荡不羁。相国屡次加教戒，终莫改悔。有过惧罪，因盗小吏之驴，携私钱二缗，窜于旗亭下。不日钱尽，遂南出启夏门，恣意纵驴，从其所往。俄届南山，渐入深远，猿鸟一径，非畜乘所历。操即系驴山木，跻攀独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门。既入，有二白发叟谓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顾其室内，妻妾孤幼，不异俗世。操端无所执，

但恣游山水，而甚安焉。

月余，二叟谓操曰：“劳汝入都，为吾市山中所要。”操则应命。二叟曰：“汝所乘驴，货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约买之而还。”操因曰：“操大人方为国相，今者入京，惧其收维。且驴非己畜，何容便货？况紮之山门，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过忧苦。”操即出山，宛见其驴尚在。还乘之而驰，足力甚壮。货之，果得五千。因探怀中二叟所示之书，惟买水银耳。操即为交易，薄晚而归，终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杂药烧炼，俄而化为黄金。因以此术示之于操。自尔半年，二叟徐谓操曰：“汝可归宁，三年之后，当与汝会于茅庐。”操愿留不获，于是辞诀。及家，相国薨再宿矣。操过小祥，则又入山，歧路木石，峰峦树木，皆非向之所经也。操亟返，服阕，因告别昆仲，游于江湖，至今无羁于世。从学道者甚众，操终无传焉。出《集异记》。

对他加以教训，但他始终没有悔改的表现。有一次，他犯了过失，害怕被治罪，就偷了小吏的一头驴，携带两千文私房钱，逃到旗亭之下。不几天钱花光了，就向南走出了启夏门，随便驱赶着毛驴，听任毛驴前行。不久到了南山，越走越深，越走越远，眼前只剩下一条只有猴子和飞鸟才能过去的小路，不能乘驴过去。赵操就把驴拴在山下的树上，独自往上攀登。大约走了二十里，忽然遇到有人居住的房舍，赵操就去敲门。进屋以后，有两位白发老头对他说：“你既然来了，可以稍作停留。”赵操向那屋里一看，妻妾儿女都有，跟俗世没有什么不同。赵操由于没事可做，就只管游山玩水，因而很安闲。

一个多月后，两个老头对他说：“劳驾你进一趟都城，为我们买些山里需要的东西。”赵操答应了。两个老头又说：“你所骑来的那头驴，把它卖掉可以得到五千金。你用这些钱，依照我们约定的把东西买回来。”赵操就向他们说：“我父亲正担当相国，现在我进京去，担心他把我抓回去。而且那头毛驴也不是我自己的牲畜，怎能容我随便卖掉？何况把它系在山下，如今已一个月了，那头驴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两个老头说：“你尽管按我们说的话去做，不必过于忧愁苦恼。”赵操出了山，看见那头驴还在，就又骑上它跑起来。那头驴的脚力很强壮。赵操把它卖掉，果然得到了五千金。他就从怀中掏出老

头交给他的购货单，原来只买水银而已。赵操替他们买了水银，傍晚时往回走，天完全黑下来时就回到了两个老头的住处。两个老头就用杂药烧炼水银。不一会儿，水银变成了黄金。两个老头把这个方术传授给了赵操。从这以后半年过去了，两个老头从容地对赵操说：“你可以回家了。三年之后，我们会与你在茅庐相会。”赵操愿意留下来，老头没有同意，于是他告别而去。赵操到家时，相国已经死去两天两夜了。赵操等小祥祭过后，就又进了山。可是遇到的歧路木石、峰峦树木，都不是以前经过的那样了。赵操急忙返回家，守丧完毕，就告别兄弟，游历江湖，到现在也没有在世上定居。跟他学道的人很多，赵操始终没传授给他们。出自《集异记》。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为湖州牧。尝有僧道闲，善药术。崔曾求之，僧曰：“此术不难求，但利于此者，必及阴谴。可令君侯一见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盖以方瓦，叠灰埋锅，鞴而焰起。谓崔曰：“只成银，无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则自成矣。”食顷，僧夹锅于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巾笏，悉具之矣。此则神仙之术，不可厚诬，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出《唐年补录》。

崔玄亮

唐代太和年间，崔玄亮担任湖州刺史时，曾经有个叫道闲的和尚，善长炼药方术。崔玄亮曾经向他请教。和尚说：“这个方术不难学到，只不过靠这个方术获取好处的人，一定会遭到惩罚。不过可以让您看一看。”他就让崔玄亮买来一斤水银，把它倒入瓦锅内，放进一颗紫色药丸，用方瓦把锅盖住，又堆聚木炭把锅埋起来鼓鞴吹火。火就燃起来了。和尚对崔玄亮说：“如果只炼成银子，还不足以取信。你可以诚心诚意地想一件东西，就自然形成了。”吃顿饭的时间，和尚把锅夹起来放在水盆中，笑着说：“您想的是什么东西？”崔玄亮说：“想我自己的形像。”和尚就从锅中取出一件东西给他看。这

件东西好像用金子做的模型似的，眉毛、眼睛、头巾、笏板这些崔玄亮的特征都具备了。这就是神仙的方术，不可深加诬蔑。只是很少遇到神仙一类的人，有自我标榜是神仙的人，大都是假的。出自《唐年补录》。

卷第七十四 道术四

俞 叟 陈季卿 陈 生 张 定 石 旻

唐武宗朝术士

俞 叟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子，衣敝举策，有饥寒之色，投刺来谒。公不为礼。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且问其所由。吕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贫亲老，无以给旨甘之养。府帅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远而来，冀哀吾贫而周之。入谒而公不一顾，岂非命也？”叟曰：“某虽贫，无资食以贖吾子之急。然向者见吾子有饥寒色，甚不平。今夕为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无以辞焉。吕生许诺。

于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檐坏垣，无床榻茵褥。致敝席于地，与吕生坐，语久命食，以陶器进脱粟饭而已。食讫，夜既深，谓吕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隐居四明山，从道士

俞 叟

尚书王潜在任荆南节度使时，有个姓吕的小伙子，穿着破衣，骑着毛驴，面带饥寒之色，递进名刺来拜见王潜。王潜很不礼貌地接待他。吕生心里不痛快，就住在旅馆里。过了一个多月，吕生更加穷困，就到荆州集市去卖他所骑的那头驴。有个市门监俞叟把吕生叫过来跟他说话，又问他来这里有什么事。吕生说：“我家住在渭北，家里贫穷，父母年老，我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供养老人。府帅公是我的重表伯父，我不怕路远来拜访他，指望他可怜我家贫寒能周济我。可是我进去拜见他时，他不理睬我，这难道不是命运吗？”俞叟说：“我虽然贫穷，没有钱粮来周济你的急难，然而刚才看到你面带饥寒之

色，觉得很不公平。今天晚上我为你准备一顿饭，希望你住在我的家里。”吕生没话推辞，就答应了。

于是俞叟把吕生领进一个屋子。那个屋子低矮简陋，房檐和墙壁都坍塌圯坏了，没有床榻和褥子。俞叟把破席铺在地上，与吕生相对而坐。说了很长时间后俞叟才让吕生吃饭，也就是用陶器盛来脱了皮的粟米饭而已。吃完饭以后，夜已经很深了，俞叟对吕生说：“我早年喜好道术，曾经隐居在四明山，跟着道士

学却老之术，有志未就，自晦迹于此，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羁旅，得无动于心耶？今夕为吾子设一小术，以致归路裹粮之费，不亦可乎？”吕生虽疑诞妄，然甚觉其异。叟因取一缶合于地，仅食顷，举而视之，见一人长五寸许，紫绶金腰带，俯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书王公之魂也。”吕生熟视其状貌，果类王公，心默而异之。因戒曰：“吕乃汝之表侄也，家苦贫，无以给旦夕之贍，故自渭北不远而来。汝宜厚给馆谷，尽亲亲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顾，岂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赏之，无使为留滞之客。”紫衣倮而揖，若受教之状。叟又曰：“吕生无仆马，可致一匹一仆、缣二百匹以遗之。”紫衣又倮而揖。于是却以缶合于上，有顷再启之，已无见矣。

明旦，天将晓，叟谓吕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归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见且谢曰：“吾子不远见访，属军府务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为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馆吕生驿亭，与宴游累日。吕生告去，王公赠仆马及缣二百。吕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归渭北，后数年，因与友人数辈会宿，语及灵怪，始以其事说于人也。出《宣室志》。

陈季卿

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

学习不老之术，有志向却没成功，自己就隐匿形迹来到这里，将近十年了，而荆州没有知道我底细的人。因为你被困在旅馆里，我能无动于心吗？今天夜里替你安排一个小法术，用它帮你弄到回去的路费，

不也可以吗？”吕生虽然怀疑这可能是荒诞虚妄的事情，然而也觉得这事很奇异。俞叟就拿出一个瓦器放在地上。将近一顿饭的时间，把那个瓦器拿起来一看，看到里面有一个身高五寸左右的小人，系着紫色的绶带金色的腰带，低着头拱着手。俞叟指着那个小人对吕生说：“这就是尚书王公的魂灵。”吕生仔细地观看那个小人的相貌，果然很像王潜，心里默默地觉得奇怪。俞叟就告诫那个小人说：“吕生本来是你的表侄，家里为贫所苦，没有能力供养父母，特意从渭北不怕遥远来找你。你应当优厚待他，安排住处，供给粮米，尽到关心亲戚的责任。你为什么这么倨傲，竟不看一下？难道没有人心吗？今天我不责罚你，你应当多多资助他，不要使他再作滞留之客了。”那个穿紫衣的人躬身作揖，好像接受教训的样子。俞叟又说：“吕生没有仆人和马匹，可以送给他一匹马一个仆人，再拿二百匹双丝细绢赠送给他。”穿紫衣的人又躬身作揖。于是俞叟又把瓦器放回地上。过了一会儿再掀起那个瓦器，小人已不见了。

第二天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俞叟对吕生说：“你可以赶快回去，王公很快就会召你去了。”等到吕生回到旅馆后，王公果然派人召他。刚一见面，王公就道歉说：“你不怕路途遥远来拜访我，我管理的军府事务太多，没能抽出时间接待你，和你交谈，因此很惭愧，希望你能体谅。”当天王公就安排吕生到驿亭去住，又与他游乐了几天。吕生告辞要走，王公赠给他仆人马匹和二百匹双丝细绢。吕生更加觉得这事奇异，但不敢说。等回到渭北几年后，因为与几位友人聚宿，谈到灵怪之事，他才把这件事说给别人听。出自《宣室志》。

陈季卿

陈季卿家住江南。他为了考进士已离家十年，立志考不中不归，羁栖羣下，鬻书判给衣食。

常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因息于暖阁中，以待僧还。有终南山翁，亦同僧归，方拥炉而坐，揖季卿就炉。坐久，谓季卿曰：“日已晡矣，得无馁乎？”季卿曰：“实饥矣，僧且不在，为之奈何？”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与季卿曰：“粗可疗饥

矣。”季卿啜讫，充然畅适，饥寒之苦，洗然而愈。

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渭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则如公向来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明日，次潼关，登岸，题句于关门东普通院门云：“度关悲矢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

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夕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云：“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乃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

回家。因为一直没考中，他就滞留在京城，靠卖字维持衣食。

有一次他到青龙寺去拜访和尚。因为和尚外出，他就在暖阁中休息，等着和尚回来。有个终南山的老头，也在等候和尚回来，此时正在炉旁坐着。他就揖让陈季卿到炉旁来。坐了很长时间，那个老头对陈季卿说：“太阳已经偏西了，你大概饿了吧？”陈季卿说：“真的有些饿了，可是和尚又不在，怎么办呢？”老头就从肘后解下一个小口袋，拿出一寸见方的一块药，只煎了一杯，递给陈季卿说：“用它可以解除饥饿。”陈季卿喝完以后，觉得肚里饱饱的，心情也舒畅了，饥寒的痛苦全消失了。

暖阁东边墙上有一幅《寰瀛图》，季卿就去寻找江南之路，不觉长叹说：“能够从渭水泛舟到黄河，到洛阳一游，到淮河游泳，渡过长江，回到家里，也就不为没有成就功名而还家感到后悔了。”老头笑着说：“这不难办到。”他命僧童到阶前去折下一片竹叶，做成叶

舟，把舟放到图中渭水之上，说：“您只要把目光集中在这只小船上，就能使你刚才所说的话如愿了。不过到了家里，千万不要久留。”陈季卿盯着那叶小舟很久，渐渐觉得渭水起了波浪，一片竹叶也渐渐变大，像席子似的船帆已经张开。他恍恍惚惚好像登上了船。开始从渭水到了黄河，把船系在禅窟寺庙下，在南边柱子上题诗，写的是：“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第二天，他到潼关停留，上了岸，在关门东普通院门题句，写的是：“度关悲矢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从陕西向东行，凡所经历之外，完全像他以前希望的那样。

十几天后回到了家，他的妻子兄弟在门前拜迎。晚上他在书斋写了《江亭晚望》诗：“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无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这天晚上他对妻子说：“我试期临近，不能久留，要登舟走了。”于是吟诗一章赠别他的妻子：“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

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

一叶漾漾，遵旧途至于渭滨，乃赁乘，复游青龙寺，宛然见山翁拥褐而坐。季卿谢曰：“归则归矣，得非梦乎？”翁笑曰：“后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将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还主人。后二月，季卿之妻子赍金帛自江南来，谓季卿厌世矣，故来访之。妻曰：“某月某日归，是夕作诗于西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梦。明年春，季卿下第东归，至禅窟及关门兰若，见所题两篇，翰墨尚新。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入终南山去。出《纂异记》。

陈 生

茅山陈生者，休粮服气，所居草堂数间，偶至延陵，到佣作坊，

求人负担药物，却归山居。以价贱，多不肯。有一夫壮力，然神少，颇若痴者，疥疮满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从行，其直多少，亦不问也。既至，因愿留采薪，都不计其价。与陈生约：日五束。陈曰：“吾辟谷，无饭与餐。”答曰：“某是贫穷人，何处得食？但□草根餐，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于房内自烧，五束供陈生。

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要登舟时，又留下一首诗赠别众兄弟：“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以后，陈季卿又登上了竹叶舟，在长江之上泛舟消失了。他的兄弟妻子等人在江边痛哭，认为他变成鬼了。

他乘一叶小舟飘飘荡荡，循着旧路又回到渭水之滨。上岸以后，他租了一匹马，又来游青龙寺，清清楚楚地看到终南山那个老头依然围着粗麻衣坐着。陈季卿就向老头道谢说：“我回是回去了，但这莫非是梦吗？”老头笑着说：“六十天后你自己就知道了。”这时天色将晚，和尚还没有回来，老头就走了，陈季卿也回到了旅馆。两个月后，陈季卿的妻子带着金银和布帛从江南到来，说是季卿已经厌世了，特意来寻访他。他的妻子说：“某月某日回家，那天晚上在西斋作了诗，同时还有两首留别诗。”陈季卿这才知道他回家之事不是梦。第二年春天，陈季卿落榜向东回家去，来到禅窟和潼关东门寺庙，看到自己所题写的两首诗墨迹还是新的。后来陈季卿功成名就，便不再吃一粒粮食，入终南山而去。出自《纂异记》。

陈 生

茅山有个陈生，他不吃粮练气。他居住的地方有几间草堂。有一次，他偶然到延陵去，到出卖劳力的作坊找人帮他背药物，背回山中住处。因为工钱低，多数人不肯干。有一个力气大然而智力不足、很像痴呆的人，全身生满了疥疮，上前向陈生行礼说：“我可以去。”陈生就叫他拿着口袋跟着自己走。做活的工钱多少，那个人也不问。到了茅山陈生的居处以后，那个人就想要留下来砍柴，完全不

计较价钱。他与陈生约定，每天砍五捆柴。陈生说：“我不吃粮食，没有饭给你吃。”那个人回答说：“我是个贫穷的人，在什么地方能吃到饭？只要挖草根吃，也就可以了。”于是他每天砍十捆柴，五捆留在房内供自己烧，五捆供陈生用。

会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齿，诣陈生觅药，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果饼子之类。陈生休粮，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则被佣者接而食之。仍笑谓曰：“明日更送来，我当有药。”如此者数四。一日，佣者并送柴十束，纳陈生处，为两日用。夜后遂扃门爇火，携一小锅入。陈生密窥之，见于葫芦中泻水银数合，煎之。搅如稀饧，投一丸药，乃为金矣。佣者燃两丸，以纸裹置怀中，余作一金饼，密赍出门去。明日日高起，求药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齿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复矣，痛止，第出虫数十。陈生伺佣者出，于房内搜而观之，得书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佣者至，大怒，骂陈生。生不敢隐，却还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门，入水沐浴，乃变为美少年，无复疮疥也。拜讫，跳入深涧中，遂不知所之。出《逸史》。

张 定

张定者，广陵人也，童幼入学。天寒月晓，起早，街中无人。独行百余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顾见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问：“汝何所好？”答曰：“好长命耳。”道流曰：“不难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变化之术，勿泄于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诀教之。

定谨纳小心，于家甚孝。亦曾私为此术，召鬼神，化人物，无不能者。与父母往连水省亲，至县，有音乐戏剧，众

恰逢山下有个士宦人家的妻子患了牙痛，来拜访陈生寻觅药物。那家人天天来请求，又派小丫环送梨果饼子之类的食品。陈生不吃粮食，果食也不吃，每次东西送来，就被雇来的那个人接过去吃了。那个人还笑着对人家说：“明天再送来，我一定有药。”如此情形已有多次了。有一天，雇来的那个人一块送来十捆柴，放到陈生的住处，作为两天的用柴。天黑以后，那个人把门锁上，在里面点上火，拿出一个

小锅来。陈生偷偷地看他在干什么，就看到他从葫芦中倒出几盒水银，煎熬起来，搅拌得像稀饭；又投进一丸药，水银就变成金子了。那个人把它搓成两个丸，用纸包上放到怀里；剩下的做成金饼，悄悄地带着出了门。第二天太阳升起很高了，求药的人来到后，那个人就把搓成的丸交给来人，让患牙痛的人含着它。那个牙痛患者含了一丸，还没用到一半时就康复了。他不再疼痛，只是打出几十条小虫。陈生等那个雇来的人外出的时候，在他的房间里搜寻察看，找到了两卷书，却看不明白书上的意思，就把它藏起来。雇来的人回来后发现书不见了，很生气，就骂陈生。陈生不敢隐瞒，把书还给了他。那个人说：“我今天走了。”就出了门，跳入水里洗澡。他竟然变成了美少年，再没有疥疮了。拜别之后，他跳进深涧中，不知道去哪里了。出自《逸史》。

张 定

张定是广陵人，少年入学。有一天他起得很早。天气很冷，一轮晓月挂在天边，街上没有人。张定独自走了一百多步。前面有一个道士走得很急，那个道士回头看见了他，就站住对他说：“你这个人可以教啊。”就问他：“你喜欢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喜欢长生不老。”道士说：“这不难办到。你有仙骨，求道一定能成功。我暂且教给你变化的法术，不要泄露给别人。十年后，我亲自接你。”于是把口诀教给了他。

张定谨慎小心，不喜欢说话，在家里很孝顺。他也曾偷偷地练习这个法术，召鬼神、变人物，没有不能做到的。有一次，他与父母一起去连水县探亲。到连水县以后，有音乐戏剧演出，大家

皆观之，定独不往。父母曰：“此戏甚盛，亲表皆去，汝何独不看邪？”对曰：“恐尊长要看，儿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有青州大设，可亦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来，空中无物，置于庭中，禹步绕三二匝，乃倾于庭院内，见人无数，皆长六七寸。官僚将吏、士女、看人，喧阗满庭。即见无比设厅戏场，局筵队仗，音乐百戏，楼阁车棚，无不精审。如此宴设一日，父母与看之。至夕，复侧瓶于庭，人物车马，千群万队，迥迥俱入瓶内。父母取瓶视之，亦复

无一物。又能自以刀剑剪割手足，剝剔五藏，分挂四壁。良久，自复其身，晏然无苦。每见图障屏风，有人物音乐者，以手指之，皆能飞走歌舞，言笑趋动，与真无异。

父母问其从何学之，曰：“我师姓药，海陵山神仙也。已锡升天之道，约在十年，今七年矣。”辞家入天柱潜山，临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儿自归来，无深虑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还家，寻复飞去。一日谓父母曰：“十六年后，广陵为瓦砾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与父母，曰：“服之百余年无疾。”自此不复归。父母服丹，神气轻爽，饮食嗜好，倍于少壮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犹在。出《仙传拾遗》。

石 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许人也。浪迹江湖之间，有年数矣。道术玄妙，殆不可测。长庆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为宣城部将。一日，与友人数辈会饮于郡南别墅，旻亦在座。

都去观看，唯独张定不去。父母对他说：“这个戏很热闹，亲戚们都去，为什么唯独你不去看呢？”张定回答说：“恐怕尊长要去，儿不能去。”父母要去，张定说：“这里有青州大戏，也可以看看。”就提着一个水瓶，水瓶能装二斗米以上，中间空空的没有东西。他把水瓶放在院子里，以禹步绕着它走了两圈，就把水瓶放倒在院子里。这时，出现了无数的人，有官僚、将吏、士女和观看的人，都六七寸高。满院一片喧闹。马上又出现了无法比拟的设厅戏场：局筵队仗、楼阁车棚、音乐百戏，无不精密周详。这样摆了一天宴席，父母与他一起观看。到天黑时，又把水瓶侧放在院子里，人物车马、千群万队曲折连绵地都进到瓶内。父母拿起瓶来看，瓶中又是空无一物。张定还能用刀剑剪割自己的手脚，剝出五脏，分挂在四面墙壁上；过了很久，自己又恢复身体原状，安适地没有痛苦。每当他看到上面画有人物音乐的图障屏风，就用手去指点。它们都能飞走歌舞、说笑跑动，跟真的没有不同。

父母问他从哪里学来这套法术，他说：“我的师父姓药，是海陵

山的神仙。他已经赐给我升天之道，约定在十年后，现在已经七年了。”于是他辞别家人进入天柱山隐居，临走时他告诉父母说：“如果你们心里想念我，儿自会回来，不要太忧虑了。”这样，每当父母想念他的时候，他就回到家里来，不久又飞走。有一天他对父母说：“十六年后，广陵将变成废墟了。可以把家搬到海州，到福地去。”他留下两粒丹药给父母，说：“把这丹药服下，可以一百多年没有疾病。”从这次走后，他再也没有回家。他的父母吃了丹药，神清气爽，饮食嗜好比年轻力壮的人强一倍。他们把家搬到了海州。乾符年间，他的父母还活着。出自《仙传拾遗》。

石 旻

有个叫石旻的人，不知道是哪里人。他在江湖之中漂泊已有很多年了。他的道术玄妙，几乎没人能想象得出来。长庆年间，石旻到宛陵郡作客。有个姓雷的男子，曾经做过宣城部将。有一天，他与几位朋友在郡南的别墅中聚会饮酒，石旻也在座。

其家童网得一鱼，长数尺，致于舍。是日，雷生与客俱深醉。诸客尽去，独旻宿雷氏别墅。时夏暑方甚，及明日视其鱼，已败烂不可食矣。家僮将弃之，旻谓之曰：“此鱼虽败，吾有良药，尚可活之，安可弃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诚有良剂，安能活此鱼耶？”曰：“吾子幸观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药数粒，投于败鱼之上。仅食顷，其鱼鲜润如初，俄摇鬣振鳞，若在洪流中。雷生惊异，再拜谢曰：“先生之术，可谓神矣！某辈尘俗聋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鲋之与云禽，焉得而为伍乎？”先是雷生有症疾积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饵，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尔曹俗人，嗜好无节。脏腑之内，腥膻委集。设使以吾丹饵求置其中，则脏腑之气与药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战，宁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难得，但尘俗多累，若槛猿笼鸟，徒有蹻翔超腾之心，安可致乎？”会昌中，卒于吴郡也。出《宣室志》。

唐武宗朝术士

唐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

赵归真探赜玄机，以制铅汞，见之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骖鸾驭鹤，可刻期而往。常云飞炼须得生银。诏使于乐平山收采，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顽石矿，无从而得。归真乃斋醮数朝，以御札致于岩穴。

雷家的仆人网到了一条有几尺长的鱼，送到别墅来。这一天，雷生与客人都大醉。客人们都走了，唯有石旻住在雷家的别墅中。时当盛夏，热得很，到第二天看那条鱼，已经腐烂不能吃了。雷家仆人要把这条鱼扔掉，石旻对他说：“这条鱼虽然坏了，但我有好药，还可以让它活过来，怎能扔掉呢？”雷生笑着说：“先生错了！纵然有好药，怎么能把这条腐烂的鱼救活呢？”石旻说：“您看看怎么救吧！”于是从衣服中拿出一个小口袋，口袋中有几粒药，他把药倒在那烂鱼身上。不过吃顿饭的时间，那条鱼就像当初一样新鲜湿润；不一会儿就摇鳍振鳞，好像在洪流中游动一样。雷生很惊奇，对石旻拜了两拜逊谢说：“先生的法术，可以说是神了！我们这些尘俗中的聋子瞎子，仰望先生高大的形象，如同井里的虾蟆与云中飞禽相比一样，哪里能与我们为伍呢？”在这之前，雷生有多年的疾病，于是雷生就向石旻讨求他衣袋中的丹药，指望治愈自己长久的痛苦。石旻不同意，并且说：“我的丹药最清最廉，你们这些世俗之人，嗜好没有节制，脏腑之内鱼、肉堆集。假使把我的丹药要去吃到肚子中，那么脏腑中的污气与药力相攻，如同水火交战，难道还有完整的人吗？千万不能吃。”石旻又说：“神仙不难修成，只是尘俗牵累太多，像槛中猿、笼中鸟一样，空有飞翔跳跃的想法，哪能办到呢？”会昌年间，石旻死于吴郡。出自《宣室志》。

唐武宗朝术士

唐朝的武宗皇帝喜好神仙奇异的法术，因此全国很多道士和方士来到京城。

赵归真致力于探究道家玄机来制取铅汞，见到他的人无不对他心生敬畏之意。他请求皇帝在宫禁之中修筑百尺高的望仙台，认为这样

可以驾鸾驭鹤，约定日期而前往上清。他常说飞炼必须得到生银，皇帝就下令派人到乐平山开采收集，不久又大规模地役使劳工。但开采出来的都是质地粗劣的石矿，没有得到生银。赵归真就斋戒祭祀了几天，把皇帝的书札送到岩洞。

俄有老人杖策向至曰：“山川宝物，盖为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为念，是何感应不臻？尊师无复怀忧，明日当从请。”语罢而出，莫知所之。是夕有声如雷，山矿豁开数十丈，银液盆然而涌，与入用之数相符。禁中修炼至多，外人少知其术。

复有金陵人许元长、王琼者，善书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会昌中，召至京国，出入宫闱。武皇谓之曰：“吾闻先朝有明崇俨，善于符策，常取罗浮柑子，以资御果，万里往来，止于旬日。我师得不建先朝之术，比美崇俨乎！”元长起谢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诬圣德；但千里之间，可不日而至。”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是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而出。及旦，寝殿始开，以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俄有中使进奏，亦以所失之数上闻。灵验变通，皆此类也。王琼妙于祝物，无所不能。方冬，以药封桃杏数株，一夕繁英尽发，芳芬秾艳，月余方谢。

及武皇厌代，归真与琼俱窜逐岭表，唯元长逸去，莫知所在。出《列仙谭录》。

忽然有个老人拄着拐杖来到说：“山川宝物为有道之人而出现，何况圣明的君主一心修道，这怎么能感应不到呢？尊师不要再担忧了，明天一定遵从你们的请求。”说完就出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这天晚上，有像打雷一样的声音传来，山上的矿敞开几十丈，银液喷涌出来，与进献给皇帝的数量相符合。宫中修炼的人很多，外边的人很少知道那些法术。

还有金陵人许元长、王琼善于画符变化，近于役使鬼神。会昌年间，皇帝把他们召到京城，让他们出入宫廷。唐武宗对他们说：“我听说前朝有个明崇俨，善于使用符策。他常取罗浮山的柑子，来贡奉皇帝吃的水果。万里路程，一去一回，仅仅用了十来天。我师的法术难道比不上先朝的法术，你们不能与明崇俨比美吗？”许元长起身辞

谢说：“臣接受法术，还没有达到玄妙的境界。如跋山涉海，恐怕欺骗圣德；但千里之间，我可以不到一天就到达。”武宗说：“东都洛阳曾进贡石榴，现在已经熟了。你今天晚上一定弄来十颗。”许元长奉圣旨出去。到天亮的时候，皇帝的寝殿刚开门，他就用金盘盛着石榴，放到御榻之上。不一会儿，宫中使者进殿向皇帝奏报，又把丢失的石榴数量报告皇帝。他们法术的灵验变通，都是这样。王琼善于禁咒东西，无所不能。当时正在冬季，他把药埋在几株桃树、杏树之下，一个晚上许许多多的花都开放了，芬香浓烈而又鲜艳，一个多月后花才凋谢。

到唐武宗驾崩后，赵归真与王琼全被放逐到岭南，只有许元长逃跑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出自《列仙谭录》。

卷第七十五 道术五

杨居士 张士平 冯 渐 潘老人 王先生

周 生 韩志和 张 辞 崔 言

杨居士

南海郡有杨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游南海枝郡，常寄食于人，亦不知其所止。谓人曰：“我有奇术，汝辈庸人，固不得而识矣。”后常至郡，会太守好奇者，闻居士来，甚喜，且厚其礼，命饮之。每宴游，未尝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负。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后又会宴于郡室，阅妓乐，而居士不得预。时有数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谓居士曰：“先生尝自负有奇术，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于此，诚幸矣。虽然，今闻太守大宴客于郡斋，而先生不得预其间，即不能设一奇术以动之乎？必先生果无奇术耶？”居士笑曰：“此末术耳，君试观我。我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愿为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诸客环席而坐，

杨居士

海南郡有个杨居士，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自称居士，经常到南海郡各地游历，而且经常在别人家食宿，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对别人说：“我有出奇的法术，你们这些平庸的人当然不能知道了。”后来他常常到郡里去。恰好太守喜欢奇人，他听说居士来了很高兴，以厚礼待居士，请他喝酒。每次宴饮游乐，太守总是第一个就把居士召来。杨居士也因为这种待遇而感到自己了不起。有一天，杨居士借着酒劲冲撞了太守，太守无法容忍。后来太守又在郡衙室内举行宴会，看歌妓表演音乐，而杨居士没能参加。这时有几个人也是太守的常客，这次也不在太守邀请的客人之内，他们就对杨居士说：“先生曾经自负有奇术，我们一直很敬佩先生，只是没有机会与您相会。今日在这里遇到你，实在幸运啊。虽然这样，然而今天听说太守在郡斋大

宴宾客，而先生没能参与其中，你就不能施一奇术来扰乱他们吗？还是先生果真没有奇术吗？”杨居士笑着说：“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法术而已，你们试看我作法。我为你们把他的歌妓召来，可以让她们助酒兴。”大家都说：“希望你施展法术。”杨居士就命人摆设酒席，让众客围着筵席坐下，

又命小童闭西庑空室，久之乃启之。有三四美人自庑下来，装饰华焕，携乐而至。居士曰：“某之术何如？”诸客人大异之，殆不可测。乃命列坐，奏乐且歌。客或讯其术，居士但笑而不答，时昏晦。至夜分，居士谓诸妓曰：“可归矣。”于是皆起，入西庑下空室中。客相目骇叹，然尚疑其鬼物妖惑。

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阁，妓乐列坐，无何皆仆地，瞬息暴风起，飘其乐器而去。迨至夜分，诸妓方寤，乐器亦归于旧所。太守质问众妓，皆云黑无所见，竟不穷其由。”诸客皆大惊，因尽以事对，或告于太守。太守叹异，即谢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时开成初也。出《宣室志》。

张士平

唐寿州刺史张士平，中年以来，夫妇俱患瞽疾，历求方术，不能致。遂退居别墅，杜门自责。唯祷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业渐虚，精诚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书生诣门请谒，家人曰：“主公夫妇抱疾，不接宾客久矣。”书生曰：“吾虽书生，亦攻医术。闻使君有疾，故来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宾客，脱有方药，愿垂相救。”书生曰：“但一见使君，自有良药。”士平闻之，扶疾相见，谓使君曰：“此疾不假药饵，明日倩丁夫十人，锹锸之属，为开一井，眼当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备焉，

又让小童把西厢房的空屋子关闭起来，过了很久才把门打开。他们就看见有三四个美貌女子从西厢下走来。她们打扮华丽光彩照人，带着乐器来到了。杨居士说：“我的法术怎么样？”众客人都觉得这事非常奇异，疑惑不解。杨居士就命美人排好坐下，一边奏乐一边唱歌。有的客人讯问他的法术，杨居士只是笑而不回答。这时天已昏黑。到了

半夜，杨居士对那些歌妓说：“你们可以回去了。”于是那些歌妓都站起身来，走进西厢空屋子里。众客人面面相觑，惊叹不已，可是仍然怀疑她们是鬼或妖。

第二天，郡衙中有个吏员说：“太守昨晚在郡阁设宴，歌妓拿着乐器都坐好了，一会儿却都倒在地上。转眼之间暴风就刮起来，那些乐器被刮得飘走了。将近半夜时候，众歌妓才醒过来，乐器也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太守质问那些歌妓，她们都说因为漆黑什么也没看见，终究没弄清什么原因。”众客人都大吃一惊，就把事情经过全都告诉了那个郡吏。有人向太守报告了此事，太守惊叹居士法术奇异，就向居士道歉打发他走了，不敢把他留在郡中。当时是开成初年。出自《宣室志》。

张士平

唐朝寿州刺史张士平，中年以后夫妻俩都患眼病双目失明。他到处寻求方术也没能找到。他就辞职到别墅居住，谢绝一切宾客，来检查自己的过失；只设祭坛向星辰祷告，来祈请神仙保佑。时间久了，家业渐渐空虚，但他的精诚之心仍然不减。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个书生登门请求拜见，家人说：“我家主人夫妇患病，很久不接待宾客了。”那个书生说：“我虽然是个书生，但也研究医术。听说使君有病，特意来到这里。”家人进去禀报士平，士平高兴地说：“我久病不接待宾客，如果他有方术和丹药，希望他垂怜相救。”家人告诉了书生，书生说：“只要我见一见使君，自然有好药。”士平闻听这话，就带病去见书生。书生对使君说：“这个病不必用药物，明天请派十名劳工，准备锹一类的工具，为你开一口井，眼睛自然会立刻痊愈。”张士平就按书生说的准备好了。

书生即选胜地，自晨穿井，至夕见水，士平眼疾顿轻，及得新水洗目，即时明净，平复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谢之，厚遗金帛。书生曰：“吾非世间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数年，不忘于道，精心祷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术，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遗，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转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阴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

之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己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讫，升天而去。出《神仙感遇传》。

冯 渐

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汝颖，适遇渐于伊洛间，知渐有奇术，甚重之。大历中，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出《宣室志》。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风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门求宿。寺人以关门讫，更不可开，乃指寺外空室二间，请自止宿。

书生选择好地方，从早晨开始打井，到晚上见到了水，士平的眼病顿时减轻了。等到取来井中新水洗眼睛，士平的眼睛当时就看清了，康复得像当初一样。十年的疾病一下子好了。夫妻二人感动得向书生道谢，并厚赠他金银布帛。书生说：“我不是世上的人，是太白星官。因你患病几年不忘修道，精心诚意设坛祭祀祈祷，感动了上天的星辰。五帝星君让我下界传你这个方术，来祛除你的重病，酬答你修道奉道的心。你赠送的金帛不是我需要的东西。就把这个方术留下，让你转教给世人以救助疾苦，来增添你的阴德。它的要旨是在子午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末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为吉，寅申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为吉，卯酉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为吉，辰戌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为吉，己亥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为吉，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就是福地，掘井挖到泉水，一定有好的效果。”士平拜了两拜接受了这个方术。太白星官说完之后就升空而去。出自《神仙感遇传》。

冯 渐

河东冯渐是名门子弟。他凭明经及第进入仕途，因为性格与世俗格格不入，后来放弃官职到伊水旁隐居。有个叫李君的道士以道术闻名，尤其善于看鬼，朝中士大夫都敬慕他的才能。李君后来从京城回到汝颖，恰好在伊洛之间遇到了冯渐。他知道冯渐有奇术，很敬重他。大历年间，博陵有个崔公与李君是同僚，他们关系很好。李君寄信给崔公说：“当今能制服鬼的人，没有超过冯渐的。”这时朝中士大夫全都知冯渐有神奇的法术，常常称道他的名字。冯渐离别京城后，长安城中的人都把“渐”字写在自家的门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出自《宣室志》。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在元和年间，有一次大风刚停，有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来敲门请求寄宿。寺里的僧人因为大门已经关上，不想再打开，就指着寺外的两间空屋子，请老人自己去那里歇宿。

亦无床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后，僧人因起，忽见寺门外大明，怪而视之，见老人所宿屋内，设茵褥翠幕，异常华盛。又见陈列馐饌，老人饮啖自若，左右亦无仆从。讶其所以，又不敢开门省问，俱众伺之。至五更后，老人睡起，自盥洗讫，怀中取一葫芦子，大如拳，遂取床席帐幕，凡是用度，悉纳其中，无所不受。收讫，以葫芦子内怀中，空屋如故。寺僧骇异，开门相与谒问，老人辞谢而已。僧固留之住，问其姓名，云姓潘氏，从南岳北游太原。其后时有见者。出《原化记》。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乌江上，隐其迹，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烧庐舍，生即往视之，厉声呼曰：“火且止！火且止！”于是火灭，里人始奇之。

长庆中，有弘农杨晦之，自长安东游吴楚，行至乌江，闻先生高

躅，就门往谒。先生戴玄绀巾，衣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晦之再拜备礼，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侧。其议论玄畅，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余，发尽白，扶杖而来。先生谓晦之曰：“此我女也，情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谓七娘曰：“汝为吾刻纸状今夕之月，置于室东垣上。”有顷，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

空室中也没有床和席子，老人就进了那个空屋。二更以后，僧人因为起夜，忽然发现寺门外非常亮，他们觉得奇怪，就去看。看见老人所住的那个屋子里，铺设着垫褥和翠绿色的帐幕，异常豪华；又看到陈列着菜肴食品，老人安然地在那里又吃又喝，左右也没有仆人随从。僧人感到惊讶，又不敢开门去探讯，大家就一起等着看。到了五更以后，老人睡醒起来，自己洗漱完毕，从怀中取出一个像拳头那么大的小葫芦，把所有东西都装在小葫芦里，没有装不下的。装完东西，老头又把葫芦放到怀里。空屋子还像原来一样。寺里的僧人觉得惊异，打开门一起去拜见老人询问他，老人只是客气地推辞而已。僧人坚决留老人住下，问他的姓名。他说姓潘，从南岳来，往北去游太原。那以后时而有人看到这个老人。出自《原化记》。

王先生

有个王先生，家住在乌江上游。他平常隐藏自己的形踪，因此村里人不能分辨，有人把他看作妖妄之人。有一天，村子里起了大火，蔓延烧到了房舍。王先生就去看火，他厉声喊着说：“大火快停下来！大火快停下来！”于是火熄灭了，村民们这才知道他是奇人。

长庆年间，有个弘农人杨晦之，从长安向东去游吴楚。他走到乌江，听说王先生品行崇高，就去登门拜访。王先生戴着黑色生丝头巾，穿着褐色的衣服，在几案后面坐着，仙风道骨清秀俊美。杨晦之对他拜了两拜礼节周到，而王先生仅拱手一揖而已，就叫晦之坐在他身旁。他的议论深奥晓畅，远超出意料之中。晦之更加强烈地敬慕他，于是留住在那里。这天是八月十二日。王先生把他的女儿叫作七娘的叫来。这是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扶着拐杖来

到。王先生对杨晦之说：“这是我的女儿，她懒惰而不好道，现在将要老了。”接着他对七娘说：“你替我用纸剪一个月亮，像今晚月亮的样子，把它贴到屋里东墙之上。”过了一会儿，七娘把纸贴到墙上。晚上纸月亮上就有奇异的光自行

发，洞照一室，纤毫尽辨，晦之惊叹不测。及晓将去，先生以杖击之毕，俄有尘起，天地尽晦。久之尘敛，视其庭，则悬崖峻险，山谷重叠，前有积石尽目，晦之悸然背汗，毛发竖立。先生曰：“陵谷速迁，吾子安所归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诚不知一旦有桑田之变，岂仙都瞬息，而尘世已千岁乎？”先生笑曰：“子无惧也，所以为娱耳。”于是持帚扫其庭，又有尘起，有顷尘敛，门庭如旧。晦之喜，即驰马而去。出《宣室志》。

一说：唐长庆初，山人杨隐之在郴州，常寻访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谓百岁人，杨谒之，因留杨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将一个弦月子来。”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室朗若张烛。出《酉阳杂俎》。

周 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时以道术济吴楚，人多敬之。后将抵洛谷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会有三四客皆来。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因相与叹曰：“吾辈尘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学于师，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怀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为明，则妄矣。”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

发出，清清楚楚地照亮全室，连细小的毫毛都能分辨出来。晦之惊叹不已，猜测不出怎么回事。等天亮要离去时，王先生用杖敲击完毕，忽然有尘土飞起，天地全都暗下来。过了很久，尘土消失了，再看那院子，就变成了险峻的悬崖，山谷重叠，前面积石满眼可见。晦之心惊胆颤，背上出了汗，头发都竖了起来。王先生说：“高山深岩迅速变迁，你回到哪里去呢？”晦之更加恐慌，掉下眼泪说：“实在不知道

一旦发生沧海桑田这种变化。难道仙都的一瞬间，世尘就已过了千年吗？”先生笑着说：“你不必担心，这是我用来娱乐的魔术而已。”于是拿扫把把院子扫了一下，又有尘土飞起。过了一会儿，灰尘消失了，门庭如故。杨晦之很高兴，就扬鞭打马而去。出自《宣室志》。

另外有种说法：唐朝长庆初年，隐居修行者杨隐之在彬州，曾去寻访有道之人。有个唐居士，当地人说他有一百岁了。杨隐之去拜访他，他就留杨隐之过夜。到了夜晚，唐居士把女儿叫出来，对她说：“你去拿一弦月亮来。”他的女儿就把月亮贴在墙上，好像一片纸似的。唐居士起身向月亮祷告说：“今天晚上有客人，请赐予光明。”他说完后，室内就明亮得像点了蜡烛一样。出自《酉阳杂俎》。

周 生

唐朝太和年间，有个周生在洞庭山盖房居住。他时常用道术救济吴楚贫民，人们普遍敬重他。后来他要去洛谷一带，途中在广陵临时停留，住在佛寺中。恰逢还有三四个游客来了。这时正当中秋，那天晚上天气晴朗月色明亮，他们一边吟诗一边望月。有人说起开元年间唐玄宗游月宫的故事，他们就一起叹息说：“我们这些尘俗之人，本来不能到那个地方，怎么办呢？”周生笑着说：“我曾向老师学习过，也学到了那个方术，而且能把月亮拿下来放到怀中或袖子里，你们相信吗？”有人担心他说谎，有人喜欢他离奇。周生说：“我如不为你弄明白，就成了说谎了。”于是命人空出一个屋子，把四面墙遮住，不让它有一点小缝。又命

以箬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将梯此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曛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昏晦，食顷方如初。出《宣室志》。

韩志和

韩志和者，本倭国人也，中国为飞龙卫士。善雕木为鸾鹤鸟鹄之形，置机捩于腹中，发之则飞高三二百尺，数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龙床为御榻，足一履之，则鳞鬣爪角皆动，夭矫如生。又于唐宪皇前，出蝇虎子五六十头，分立队，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词时，殷殷有声，曲毕则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焉。帝大悦，赐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宫门，尽施散他人。后忽失之。出《仙传拾遗》。

张 辞

咸通初，有进士张辞，下第后，多游淮海间，颇有道术。常养气绝粒，好酒耽棋。鄙人以炉火药术为事，一旦睹之，乃大哂，命笔题其壁云：“争那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朝暮复朝暮。”人咸异之。性不喜装饰，多历旗亭，好

人拿来几百双筷子，叫他的仆人用绳子把它们架起来。周生告诉那几个游客说：“我要登上这个筷子做的梯子取月亮去，你们听到我呼唤可以来看。”就关上门很久。几个游客在庭中散步，一边等着周生。忽然觉得天昏地暗，仰脸一看，却又没有丝毫云彩。不一会儿，他们听到周生呼喊说：“我回来了。”于是把空室的门打开，周生说：“月亮在我的衣服中，请客人们观看。”就把衣服掀起来。那衣服中露出一寸多月亮，忽然满室全亮了，寒光侵人肌骨。周生说：“你们不相信我，现在相信了吧？”那几个游客拜了两拜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把月光收回去。他就又关上门。室外还昏黑一片，过了一会儿月光才和当初一样。出自《宣室志》。

韩志和

韩志和本来是日本人，在中国当飞龙卫士。他善于把木头雕刻成鸾鹤鸟鹄的形状，把机关放到它们的肚子里；发动机关，它们就飞到二三百尺的高空，飞到几百步外才下来。他又制作龙床御榻，脚一踩上去，龙的鳞须爪角全都摇动，伸展屈曲像活的一样。他又在唐宪宗面前放出五六十头蝇虎子，让它们分开站成队，按《梁州曲》跳舞，

完全符合曲子的节拍；唱到词的时候，它们殷殷有声，曲子唱完就挨个退下去，好像有尊卑等级似的。唐宪宗很高兴，重赏他金钱和丝绸。志和一出宫门，就把财物全施舍给别人。后来忽然不知他到哪里了。出自《仙传拾遗》。

张 辞

咸通初年，有个进士张辞，在考试落第后，经常到淮海一带去游历，很有道术。他平时养气，不吃五谷，喜欢饮酒，迷恋下棋。有个住在郊野的人把修炼丹药当作大事，有一天被张辞看到了，就把那人大大讥笑了一番。他提笔在那人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说：“争那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朝暮复朝暮。”人们都觉得这事奇异。张辞本性不喜欢打扮自己，常光顾酒楼，这是因为他好

酒故也。或人召饮，若合意，则索纸剪蛱蝶二三十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见者求之，即以他事为阻。尝游监城，多为酒困，非类辈欲乘其酒而试之，相竞较力。邑令偶见，系之。既醒，乃课《述德陈情诗》二律以献令，令乃立释之。所记一篇云：“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铉，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音尖。桥下水，一条从此镇常清。”自后邑宰多张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传其术。张以明府勋贵家流，年少而宰剧邑，多声色狗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赠诗以开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合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他日将欲离去，乃书琴堂而别。后人多云江南上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鹤于厅前，以水喂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吾即后来。”时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张遂得去。其所题云：“张辞张辞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至今为江淮好事者所说。出《桂苑丛谈》。

崔 言

崔言者，隶职于左亲骑军。一旦得疾而目昏暗，咫尺不辨人物，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生疮如疥。皆目为恶疾，势不可救。因为骆谷子午归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受其方曰：“皂荚刺采一二升，烧之为灰。

酒的缘故。有人请他饮酒，如果他满意，就用纸剪二三十枚蝴蝶，用气一吹，这些蝴蝶就成排地飞。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他又用手指去把它们收回来，不一会儿都收在手上。见到这个法术的人向他请求学习，他就用别的事推辞。他曾经经历监城，多次被酒醉倒。一伙行为不端的人想趁他酒醉去试他，互相争着与他较量力气。县令偶然看见了，就把张辞等都抓起来。张辞酒醒以后，就写了《述德陈情诗》二首献给县令，县令就立刻把他释放了。所写的一篇是：“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轸，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音尖。桥下水，一条从此镇常清。”从此以后，县令很赞赏张辞的才华，接着又请求向他学道，早晨晚上还筵请招待他，想要让他传法术。张辞认为县令是贵家子弟，年纪轻轻就做大县县令，经常追求声色狗马，顾不上刻苦钻研道家奥妙，于是赠诗来开启他的志趣。诗中写道：“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合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后来他要离去，就在琴堂书写一首诗来告别。后人普遍传说张辞在江南飞升成仙。张辞当初离去那天，乘着酒醉要了一片纸，在厅前剪了两只鹤。用水喷它们，不一会儿鹤就飞起来。张辞就对鹤说：“你们可以先走，我随后就来。”当时县令也喝醉了，来不及约束留下他，张辞于是得以离去。他所题写的诗是：“张辞张辞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这事至今还被江淮一带好事的人所传说。出自《桂苑丛谈》。

崔 言

崔言在左亲骑军中任职。有一天他得了病，眼前发黑，咫尺之间的人物都看不清，眉毛和头发自行脱落，鼻梁塌陷，皮肤上生出像疥似的疮。人们都把这病看作不治之症，看情势没法治了。崔言担任骆谷子午的归寨使的时候，遇见一个道士从谷中出来，不说姓名，传给

他一个药方，说：“采一二升皂荚刺，把它烧成灰。

大黄九蒸九曝，杵之为末。食上，浓煎大黄汤，以末七调而服之。”旬日，须发再生，肌肤充润，所疾顿愈，眼明倍于寻常。道流传此方讫，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把大黄蒸九次再晒干九次，然后捣成细末。饭前把大黄煎成浓汤，用七匙大黄末、皂荚刺灰调入大黄汤中，一齐服下。”十天左右，崔言的胡子头发又重新长出来，肌肤充实有了光泽，所患疾病顿时痊愈了，眼睛比平时加倍明亮。那个道士传完这个药方以后就回到山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神仙感遇传》。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 韦	赵 廓	樊 英	杨 由	介 象
郭 璞	庾 诜	张子信	管 辂	筹禅师
李淳风	袁天纲	安禄山术士		桑道茂
乡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	蒋含弘	

子 韦

子韦，宋景公之史。当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许以上大夫位，处于层楼延阁之上，以望气象，设以珍食，施以珍衣。食则有渠餐之鳧，煎以桂醴；丛庭之鸚，承以蜜渠；淇漳之醴，脯以青茄；九江之珠璣，爨以兰苏；华清夏结，鹿以纤维。华清，井水之澄华也。饔人视时而扣钟，伺食而击磬。悬四时之衣，春夏以金玉为饰，秋冬以翡翠为温。烧异香于坛台之上。忽有野人被草笈，扣关而进曰：“闻君爱阴阳五行玄象经纬之秘，请见。”景公延之崇堂。语则及未来之兆，次及已往之事，万不失一。夜则观星望气，昼则执算披图，不服宝衣，不甘奇食。景公谢曰：“今宋国丧乱，

子 韦

子韦是宋景公的史官。景公在位的时候，凡有擅长天文星相之道的方士，就封他上大夫的官位，让他住在楼阁上观察天文气象，供给他美食佳肴和珍贵服装。吃的有桂花美酒烹制的水鸟，用淇漳名酒和蜜汁甘露泡制的山禽，荷梗制作的果脯，九江出产的糯米。制作这些东西时，烧的是香草，用的水则是用精致的丝带从清华井中汲取的精华。华清，是井水的精华。进餐时，有人在一旁敲打着钟磬等乐器，演奏出美妙动听的乐曲。旁边挂着可供四季穿着的华贵衣服，春装与夏装上镶嵌金玉，秋装与冬装上则点缀着珍奇的翡翠羽毛。在观察天象的坛台上还点燃起奇异的香烛。有一天，忽见一个身披蓑衣的山野之

人，敲开大门走了进来。他对宋景公说：“听说您对阴阳五行天文地理的奥秘很感兴趣，今日特来拜见。”景公将他请到高堂之上。此人在谈话中既能预见未来，又能推知往事，所言极为准确。他在夜晚观察星相天气的变化，白天则拿着历书分析、推算，既不穿戴华贵的衣服，也不食用珍奇的食物。景公十分感激，说：“当今宋国面临祸乱之苦，

微君何以辅之？”野人曰：“德之不均，乱将及矣，修德以乘仁，则天应之祥，人仰其化。”景公服其言，赐姓曰子韦，名之曰韦也。录曰：“宋子韦世司天部，妙观星律。抑亦梓慎、裨灶之徒也。景公待之若神，礼以上列，服以绝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虽复三清天厨之旨，华蕤龙袞之服，斯固为陋矣。春秋生以赐姓，亦缘事显族，乃号为司星氏。”至国之末，著阴阳之书，其事出班固《艺文志》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赵 廓

武昌赵廓，齐人也。学道于吴永石公，三年，廓求归，公曰：“子道未备，安可归哉？”乃遣之。及齐行极，方止息，同息吏以为法犯者，将收之。廓走百余步，变为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憩之。吏见而又逐之，复变为白虎，急奔，见聚粪，入其中，变为鼠。吏悟曰：“此人能变，斯必是也。”遂取鼠缚之，则廓形复焉，遂以付狱。法应弃市，永石公闻之，叹曰：“吾之咎也。”乃往见齐王曰：“吾闻大国有囚，能变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围之。廓按前化为鼠，公从坐翻然为老鸱，攫鼠而去，遂飞入云中。出《列仙传》。

请问您将如何辅佐我？”此人说：“德政推行得不普遍、不均衡，祸乱就会降临。如能遍行德政，实行仁义之举，就能天下祥和，黎民受到教化。”景公佩服他的言论，便赐给他姓氏“子”，起了个名字叫“韦”。据史料记载，子韦在宋国世代掌管天文星相方面的工作，能出色地观察到星相变化的规律。他大概也是梓慎与裨灶的徒弟。景公奉他如神明，以上礼相待，供给他世上稀有的衣服和饮食。这衣服与饮食之珍贵，就连天上的神仙所吃的东西与公卿帝王的礼服也显得逊色。春秋

想存活氏族就赐予他姓氏，也因为他善观天象而使其家族显赫，就称他为司星氏。宋国末年，他撰写了有关阴阳五行的著作。上述关于子韦的事情，出自班固的《艺文志》。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赵 廓

现住武昌的赵廓是齐国人。他跟吴国人永石公学习道术，学满三年时，赵廓要求回齐，永石公不满地说：“你的道术还没有全部学到手，怎么可以回去呢？”便将他打发走了。赵廓来到齐地，走累了便停下休息。一位同他在一起休息的官吏以为他是个罪犯，要捉拿他。赵廓跑出百余步远，摇身一变成为一只青鹿。官吏紧紧追逐。赵廓跑进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因为太疲倦就蹲下来休息。官吏见状又追了上来。赵廓摇身一变又成为一只白虎，急忙奔逃。前面有一个粪堆，他便钻了进去，变成一只老鼠。官吏顿然明白过来，自语道：“这个人是会变的，这只老鼠一定就是他！”就把老鼠捉住，用绳子缚了。赵廓此时也恢复了原形，官吏就将他捉进了监牢。按照律令，赵廓当判为暴尸街头。永石公听到消息后叹道：“这是我的过错呀！”他便去见齐王，见到齐王后说：“听说贵国有一个囚徒，就是能变形的那个，我要见见他。”齐王派人将赵廓带出牢房，并令兵士将他团团围住。赵廓按照前面的方法变化为一只老鼠，永石公从自己的座位上翻然变为一只老鹰，捉住老鼠就飞入云中。出自《列仙传》。

樊 英

汉樊英，善图纬，洞达幽微。永太中，见帝。因向西南嚶之，诏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火。”后蜀郡言火灾，正符其日。又云，时有雨从东北来，故火不大为害。英尝忽被发拔刀，斫击舍中，妻怪问其故，英曰：“郗生遇贼。”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时远行。后还说，于道中逢贼，赖一被发老人相救，故得全免。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甚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鸣。非圣朝灾也。”寻奏蜀山崩。出《英别传》。

杨 由

后汉杨由，善占候，郡文学掾。曾从人饮，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严驾。”既而趋去。后主人舍忽有斗相杀者。或问：“何以先知之？”由曰：“向者社木上鸩斗，此斗兵之象也。”其言多类此。出《后汉书》。

介 象

吴介象，字元则。与吴王论脍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鲙鱼为上。请于殿前作方坎，汲水满之。”象垂纶於坎中，食顷，得鲙鱼，作脍。出《建康实录》。

樊 英

汉代人樊英通晓阴阳地理，熟知其中的奥妙。永太年间他去拜见皇帝。樊英喝口水冲西南方向喷去，皇帝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因为成都今天有火灾。”后来蜀郡太守报告那里发生了火灾，他所说的日期与樊英喷水的日期正好符合。他还说，当时有雨水从东北方向袭来，所以火灾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害。樊英曾经突然披散着头发，拿起刀在家里乱砍。他的妻子莫名其妙，问他为何这样，樊英说：“郗生在道上遇着贼了！”郗生的名字叫巡，是樊英的弟子，当时他正外出远行。他回来后跟人们说，他在途中遇上了贼，幸亏有一位披散着头发的老人相救，所以没发生任何危险。永建年间，宫殿上有一架钟没人敲击就自己响，皇帝对此甚为疑虑。公卿大臣们谁也不能解释，于是便询问樊英，樊英说：“蜀岷一带发生山崩了，母亲崩所以儿子鸣。这不是当今圣朝要有什么灾祸。”时隔不久，果然有人向朝廷报告了蜀地山崩的消息。出自《英别传》。

杨 由

后汉时的杨由，能根据自然现象占卜吉凶、预测未来。他担任郡文学掾职务，有一次跟着别人出去喝酒，他命令赶车人道：“酒过三巡时，一定把车马准备停当。”等到酒过三巡时他乘车跑了。他走了之后，主人家里忽然有人互相砍杀起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预先知

道这件事，杨由说：“事前有鸠鸟在社祠前的树上打架，这是要发生械斗的预兆。”他的话大都与此类似。出自《后汉书》。

介 象

吴国人介象，字元则。一日，他与国王讨论切碎的鱼肉中哪一种味道最好，介象说：“海里的鲙鱼最好。请您在宫殿前面挖一个方形的坑，再灌满水。”国王便令人挖坑灌水。介象拿一根丝线垂钓于坑中，约一顿饭的时间，便钓得一条大鲙鱼，将鱼切碎做成了脍。出自《建康实录》。

郭 璞

晋陈述字嗣祖，有美名，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言。出《世说新语》。

庾 诜

齐新野庾诜，少孤，以读书自业，玄象算数，皆所妙绝。武献公萧颖胄疾笃，谓诜曰：“推其历数，当无幸否？”答曰：“镇星在襄阳，荆州自少福，明府归终于乱代，齐名伊霍，足贵子孙，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狂虐，人思尧舜。恨不见清廉天下，息马华山也。”歔歔而终。果如其言。颖胄，赤斧之子。出《谈薮》。

张子信

齐琅琊王俨杀和士开也，卫奚永洛与河内人张子信对坐，忽有鹊鸣，斗于庭而堕焉。子信曰：“鹊声不善，向夕若有风从西南来，历树间，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相召，慎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风至，俨使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赴，其妻劝令勿出。因称马坠折腰，遂免于难。出《三国典略》。

郭 璞

晋代有个人叫陈述，字嗣祖，很有名气。他在大将军王敦属下任职，颇受喜爱和器重。他死后，郭璞前去哭丧，哭得十分哀伤，并呼叫说：“嗣祖啊，你这一死，怎知不是福份呢！”不久，大将军果然起兵作乱，正如郭璞所说的那样。出自《世说新语》。

庾 诜

北齐新野人庾诜自幼父母双亡。他以勤奋读书为业，对于玄学、天文、数算等都有很深的造诣。武献公萧颖胄病危之际，对庾诜说：“按照历法推算，我该没有什么罪过吧？”庾诜答道：“因为有镇星出现在襄阳，荆州的福祥之气自然较少，您将在祸乱年代归终。但您可与伊霍齐名，富贵足以衍及子孙。还有什么遗憾的呢！”武献公说：“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当今昏暴的君主狂妄暴虐，黎民思念尧舜之治。我所遗憾的是不能亲眼看到天下太平、黎民安息的局面啊！”说完，哽咽哀叹而逝。事实果然跟庾诜说的一样。萧颖胄，是赤斧的儿子。出自《谈薮》。

张子信

齐国的琅琊王高俨，他杀和士开的时候，这天武卫奚永洛正与河内人张子信对坐面谈。庭院里树上忽有乌鹊叫唤，而且边叫边斗，因而掉在地上。子信说：“乌鹊的叫声不是吉祥之兆。傍晚如果有风从西南刮来，掠过树梢，吹拂房檐，那就必定会有关于口舌的是非。今晚如果有人来召唤你，千万当心不要跟他去。”子信离开永洛家后，果然刮起了风。高俨派人来召唤永洛，来人还说是皇帝有令叫他去。永洛打算跟人去，他的妻子劝说他千万不可出门。永洛于是谎称从马上跌落下来腰部受了伤，不能前去赴命，结果避免了这场灾难。出自《三国典略》。

管 辂

魏管辂曾至郭恩家，忽有飞鸢来止梁上，鸣甚悲切。辂云：“当有客从东来相探候，携豕及酒，因有小故耳。”至晚，一如其言。恩令节酒慎燔。既而射鸡作食，箭发从篱间，误中数岁女子，流血惊怖。出《魏志》。

筹禅师

隋炀帝宴秘书少监诸葛颖于观文殿，帝分御杯以赐颖。乃曰：“朕昔有筹禅师，为之合诸药，总纳一竹筒内，取以帽簪插筒药中，七日乃拔取。以对宾客饮酒，杯至，取簪以画酒，中断。饮一边尽，一边尚满，以劝宾客，观者皆以为大圣稀有之事。”出《大业拾遗》。

李淳风

唐太史李淳风，校新历，太阳合朔，当蚀既，于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食，卿将何以自处？”曰：“如有不蚀，臣请死之。”及期，帝候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之。”对曰：“尚早。”刻日指影于壁：“至此则蚀。”如言而蚀，不差毫发。太史与张率同侍帝，更有暴风自南至。李以为南五里当有哭者，张以为有音乐。左右驰马观之，则遇

管辂

魏人管辂有一天来到郭恩家，忽见一只鸢鸟飞来停留在房梁上，发出悲悲切切的叫声。管辂便说：“今天定会有客人从东方前来探望您，并且带着猪肉与酒，因为您家里要发生点事故。”到了晚上，真像管辂说的那样，郭恩家里来了一位住在东面的客人。郭恩便令人斟酒炒菜，以礼相待。然后，他弯弓搭箭要射几只雀鹰下饭。箭从篱墙中射出去，误中了一个几岁的女孩。女孩流血不止，神情惊慌恐惧。出自《魏志》。

筹禅师

有一天，隋炀帝在观文殿宴请秘书少监诸葛颖。他将御用的酒杯分出一只送给诸葛颖，然后讲了一个关于筹禅师的故事。隋炀帝说：“过去我有个筹禅师，他为我把几种药材混合在一起，一块儿装进一支竹筒里。将帽上的簪子拿来插在竹筒中，过了七天便拔出来。我拿这支簪子跟宾客一起喝酒，一杯酒端上来，我使用簪子在酒中一划，杯里的酒便从中间分开。我将一边的酒喝干，另一边的酒仍然满满的，便把它拿来劝宾客喝。看到这种场面的人，都说这是大圣皇朝稀有的奇事。”出自《大业拾遗》。

李淳风

唐朝的太史令李淳风，有一次，他在校对新岁历书时，发现朔日将出现日蚀，这是不吉祥的预兆。太宗很不高兴，说：“日蚀如不出现，你如何处置自己？”李淳风说：“如果没有日蚀，我甘愿受死。”到了那天，太宗便来到庭院等候看结果，并对李淳风说：“我暂且放你回家与老婆孩子告别。”李淳风说：“现在还不到时候。”说着便在墙上划了一条标记：“等到日光照到这里时，日蚀就会出现。”日蚀果然出现了，跟他说的时间丝毫不差。李淳风与张率都在太宗身边服侍。又有一次，一阵暴风从南面刮来，李淳风认为在南面五里远的地方一定有人在哭，张率则认为那里一定有音乐声。太宗身边的人便骑马跑去查看，结果碰上一支

送葬者，有鼓吹。又尝奏曰：“北斗七星当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宜令候取。”太宗从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碗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使者登楼，宣敕曰：“今请师等至宫。”胡僧相顾而笑曰：“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因谓曰：“待穷此酒，与子偕行。”饮毕下楼，使者先下，回顾已失胡僧。因奏闻，太宗异焉。初僧饮酒，未入其直，及收具，于座下得钱二千。出《国史异纂》及《纪闻》。

袁天纲

唐则天之在襁褓也，益州人袁天纲能相。士彧令相妻杨氏，天纲

曰：“夫人当生贵子。”乃尽召其子相之。谓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不利其夫。”则天时在怀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纲举目一视，大惊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若是女，当为天下主。”出《感定录》。

安禄山术士

唐安禄山多置道术人，谓术士曰：“我对天子亦无恐惧，唯见李相则神机悚战。”即李林甫。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人，皆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谓禄山曰：“吾安得见之？”禄山因表请宴宰相，令术士于帘下窥之。

送葬的队伍，队伍里面有吹鼓手奏着哀乐。又有一次，李淳风奏禀皇帝：“北斗七星要变成人，明天去西市喝酒。可以派人守候在那里，将他们抓获。”太宗相信了他的话，派人前去守候。只见七个婆罗门僧人从金光门进城到了西市酒楼，上了楼，向店主要了一石酒。他们端起碗来就喝，不多时便把一石酒喝光了，就又添了一石。太宗派来的使者走上楼来宣读诏书，说：“现在请各位大师到皇宫去一趟。”僧人互相看了看，笑着说：“一定是李淳风这小子说我们什么了。”就对使者说：“等我们把酒喝完了，跟你一块儿走。”喝完酒后他们便下楼。使者先下去，当他回头看时僧人已踪影全无。使者回去奏禀太宗，太宗听后很惊异。当初僧人喝酒时并没交酒钱，但店主收拾器具时却在僧人的座位下面发现有两千钱。出自《国史异纂》及《纪闻》。

袁天纲

武则天还是个婴儿时，有一个益州人叫袁天纲，会相面。则天的父亲武士彠让袁天纲给妻子杨氏相面，天纲说：“夫人一定生贵子。”于是便将他的儿子都叫到跟前让袁天纲相。袁天纲对元庆、元爽说：“二位公子的官职能升到刺史，后来的结局将会艰难。”袁天纲看见韩国夫人便说：“这位女孩将来一定大为显贵，但对她丈夫不利。”则天当时正抱在怀里，穿着男孩子的衣服，奶妈把她也抱来了。袁天纲抬眼一看，大为吃惊，说：“这个孩子长了龙的眼睛和凤

的脖子，富贵至极。如果是个女孩，将来一定能成为天下之君主。”出自《感定录》。

安禄山术士

唐代安禄山收罗了很多通晓道术的人。他对术士们说：“我连皇帝都不惧怕，唯独见到李林甫丞相却心惊胆战。”一名术士说：“您私下养了五百名阴兵，它们个个铜头铁臂，经常守卫在您的左右，您怎么能怕他李相公呢！”他又对禄山说：“我怎样才能见到他？”禄山于是上表请求宴请宰相，让术士在帘子外面偷偷观看。

惊曰：“吾初见报相公来，有双鬟二青衣，捧香炉先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垣而走。某亦不知其故，当是仙官暂谪居人间也。”出《逸史》。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鹏遇桑道茂，曰：“长官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世。”后如其言。长子石，出入将相，子孙二世及第。至次子福，历七镇，终于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诸孙皆朱紫。

建中元年，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居。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时属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迁都彼，乃验。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时沿边藩镇皆已举兵扈跸。泚自率凶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造攻城云梯，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瑊、李晟奏曰：“贼锋既盛，云梯甚壮，若纵近城，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率王师五千，列阵而出，于时束蕴居后，约战酣而燎。风势不便，火莫能举。二公酹酒祝词曰：“贼泚包藏祸心，窃弄凶德，敢以狂孽，来犯乘舆。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垒。某等誓输忠节，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灵未泯，当使云梯就焚，逆党冰销。”于是词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风势遽回，鼓噪而进，火烈风猛，

术士看后十分惊讶，对禄山说：“我刚听见传报相公到来，便有两名梳着双鬟的婢女手捧香炉先走进门来；接着是仆射侍卫，个个铜头铁臂，都能穿屋越墙而行。我也不知其缘故，李相应是暂时被贬到人间的仙官吧。”出自《逸史》。

桑道茂

唐代盛唐县令李鹏，一天遇着桑道茂。桑道茂说：“您只掌管一个县而已。您的两个儿子，长者将来位极人臣，次者将来也掌管数镇。子孙相衍，富贵百年。”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李鹏的长子李石，入朝为相出朝作将，子孙两代科举及第；次子李福，共历七镇，最终当了使相；八个儿子有三个考试中选，官至尚书、给谏、郡牧；孙子们也都是五品三品以上的大官。

建中元年，桑道茂请求在奉天修城供君王居住。新城要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一向把桑道茂的话奉为神明，便命令京尹严郢发派劳工数千，跟六军士卒一起去筑城。当时正值盛夏，却大兴土木，人们都不知道其中的原故。等到迁都到那里时，才知晓修筑奉天城的用处。朱泚作乱时，德宗幸驾奉天，当时沿边各个藩镇都已派兵来保护皇帝的车驾。朱泚率领凶贼，直到城下。有个西明寺的和尚陷入了贼阵之中。他心性机巧，教人制造攻城的云梯。云梯高九十多尺，上搭板屋楼橹，可以向下鸟瞰城中的情况。浑瑊、李晟奏禀皇上说：“贼兵来势凶猛，攻城云梯十分坚固，如果放纵他们靠近城边，恐怕无法抵御。在他们离得还远的时候，请派精锐部队挫败他们。”于是，他们率领王师五千人马，列阵出城，同时捆好乱麻放在后面，当战斗激烈时点火燃烧。因风势不利，没能点起火来。浑瑊、李晟二公洒酒祭奠，口念祷词道：“逆贼朱泚包藏祸心，窃国弄权行凶伤德，致以狂孽之徒，来犯皇帝的车驾。如今拥众胁迫君主，即将逼近城垒。我等宣誓尽忠尽节，立志扫除妖氛。如果社稷再安，威灵未泯，当使云梯着火，逆党冰消。”祷词如此激情慷慨，将士增加了百倍的勇气。不久风势立即回转，王师鼓噪而进，火烈风猛，烟埃涨天，梯烬贼奔。德宗御城楼以观，中外咸称万岁。及克京国，

二公勋绩为首，宠锡茅土。匡扶社稷，终始一致。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节制，忠崇荣显。

初，晟于左贲效职，久未迁超。闻桑道茂善相，赍绢一匹，凌晨而往。时倾信者甚众，造詣多不即见之。闻李在门，亲自迎接，施設醑醴，情意甚专。既而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甚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托。”李莫测其言，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贲绢，换李公身上汗衫，仍请于衿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叛，道茂陷贼庭。既克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时李受命斩决，道茂将欲就刑，请致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

司徒杜佑曾为杨炎判官，故卢杞见忌，欲出之，杜见道茂曰：“年内出官，则福寿无疆。”既而自某官，九十余日出为某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出《剧谈录》。

乡校叟

唐宰相窦易直，初名秘，家贫，就乡校授业。而叟有道术，人不之知。一日向暮，风雪暴至。学徒归不得，宿于漏屋下。寒争附火，惟窦寝于侧。夜分，叟自扶窦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

烟尘冲天。云梯化为灰烬，贼兵纷纷溃逃。德宗登上城楼观看，城内城外山呼万岁。等到收复京城后，浑、李二公勋绩卓著，居于首位。皇帝恩宠，封赐他们为王侯。他们为了匡扶社稷，效忠尽职，始终如一。李西平有四个儿子，也都分别指挥管辖一部分军队，忠勇崇高，荣耀显赫。

当初，李晟任职于左贲，很长时间未能升迁。他听说桑道茂会相面，就携带一匹丝绢，凌晨去求见道茂。当时相信桑道茂的人特别多，去拜见的人多数不能当即见到他。桑道茂听说李晟在门口求见，便亲自出门迎接，并在家里摆上酒菜，殷勤接待。过了一会儿他对李晟说：“他日您将建树功勋，富贵无与伦比。有件事情的大权掌握在您手里，我当以自己的性命相托。”李晟猜不透他话里的意思，只好惭愧地点头称是。桑道茂请他收回所送的丝绢，要换取李公身上的汗

衫，并请他在汗衫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并说他日见到这件汗衫就可以互相回忆起今天的事来。等到朱泚叛乱，道茂陷落在逆贼的院子里。后来收复了京师，跟从作乱的人一律就地杀戮。当时李晟受命掌管斩决一事，道茂将要赴刑，请求跟李晟说几句话，于是提起了李晟汗衫的事。李公奏明皇上道茂无罪，皇上特地宽赦了道茂。

司徒杜佑曾经是杨炎的判官，所以卢杞忌恨他，他就想出走。杜佑见到道茂后，道茂对他说：“年内出官的话，则福寿无疆。”后来，杜佑开始做某官，九十余日出为某官。官名遗忘了，他的福与寿果然如道茂所言。出自《剧谈录》。

乡校叟

唐朝宰相窦易直原名叫秘。他家境贫寒，在乡校读书。乡校里有个打更的老头有道术，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一天傍晚，风雪突然来临，学生们不能回家，只好住宿在破漏的屋子里。因为天冷，大家都争着往火堆旁边挤，唯独窦秘睡在一边。夜深时，老头亲自将窦易直扶起来，对他说：“窦秘，你以后定为大官，富贵长寿至极。你要勤奋刻苦，自重自爱。”等到德宗幸驾奉天时，

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蹇驴至开远，人稠路隘。城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忽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二黑衣卒，呼曰：“秀才已后莫忘闾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于吏中甚达。出《因话录》。

相骨人

唐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房次卿方勇于趋进，率先访之。及出户时，后谒者盈巷。睹次卿已出，迎问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个瘦长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后杜循果带相印镇西蜀也。出《嘉语录》。

田良逸 蒋含弘

唐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君。以虚无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而天格清峻，人见者褊吝尽去。

侍郎吕渭、杨凭，相继廉问湖南，皆北面师事。潭州大旱，祈雨不获，或请邀致。杨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车，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观，建黄箬坛场。法具已陈列而天阴晦，弟子请祈晴，田亦无言，岸帻垂发而坐。及行斋，左右代整冠履，扶升坛，天即开霁。

窦易直刚举为进士，也随驾西迁。他骑一头跛驴来到开远，因为人多路窄，城门又要关闭，他担心这种情况下进不了城。忽然有人大声呵叱他的驴，同时捶打驴的屁股，驴便飞奔出了人群。他回头看见两个穿黑衣服的士卒向他呼喊道：“请秀才往后不要忘记乡下的情分。”等他升为朝廷宰相后，打听到了这两个士卒，对他俩大力提拔。出自《因话录》。

相骨人

唐朝贞元末年，有个会看骨相的人，双目失明。有人求他相骨时，他用手摸摸，必知此人或贵或贱。有个叫房次卿的正努力上进以求显达，他第一个去拜访相骨人。等他相完走出门时，后到的人已经排满了整条胡同。人们看见次卿已经出来了，就迎上去问他：“怎么样？”房次卿答道：“不值得说，不值得说。他说有个瘦长的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再说别人？”有人听后就回去不再让这个相骨人看相了。后来，杜循果然带着相印镇守西蜀去了。出自《嘉语录》。

田良逸 蒋含弘

唐朝元和初年，南岳道士田良逸和蒋含弘都道业绝高。远近的人都敬佩他们，时人合称他们为田蒋君。他们以清静虚无为心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而天性高洁峻朗。见到他们的人自己的褊狭吝啬之心即被荡涤净尽。

侍郎吕渭、杨凭相继到湖南查访，都把他们当老师对待。潭州大

旱，祈雨又不得，有人便请求邀请田蒋君。杨凭说：“田先生难道是给人家祈雨的人么？”出于不得已，只好去迎田先生。田先生蓬头旧衣，欣然上车。他到了潭州郡后也一直不说话，当天雨就降下来了。他所居住的岳观，建造了黄箓坛场。法具已陈列好了，正要作法场，天空却阴暗起来。弟子请他祈求天晴，田先生也是不说话，头巾掀在一边，披散着头发坐在那里。等到斋戒时，身边的人替他整理好鞋帽，扶他登坛，天空即刻变晴了。

常有村姥，持碧绡襦以奉，对众便服之，坐者窃笑，不以介意。杨常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衙门，即坐阶砌着袜，傍若无人。杨再拜，亦不止之。

时喜饮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杨自京尹谪临贺尉，使候田，遗银器，受之，便悉付门人作法会。使还曰：“报汝阿郎，勿深忧也。”未几量移杭州长史。

未尝干人，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记人官位姓第。与吕渭分最深，后郎中吕温刺衡州，因来谒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床拊其背曰：“你是吕渭儿子耶？”温泫然降阶，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

母为喜王寺尼，尼众皆呼先生为师。常日负薪两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尼早起见一虎在田媪门外走，因以告媪。曰：“止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

蒋君混元之器，虽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类。兄事于田，号为莫逆。蒋始善符术，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后居九真观，曾命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诘其故，云于山口见一巨兽当路，良久不去，以故迟滞。蒋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时，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见处。明日，兽踣符下。蒋闻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来，岂知不能自脱。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本焚之，自此绝不复留意。

时常有农村老妇拿来绿色丝织短衣送给他，他便当着众人的面穿上，在坐的人见状都忍不住偷偷地笑，他也不介意。杨凭常常派人迎接他到潭州去。田先生正光着脚，使者一到，他登上小船就走。侍童

提着鞋袜追到衙门，田先生就坐在台阶上穿袜子，旁若无人。杨凭拜了两拜，他也不制止。

田先生喜欢喝酒，却根本不提吉凶是非的事。等到杨凭自京尹贬谪临贺尉，派使者看望田良逸，赠他以银器，他毫不推让就收下，然后全部送给门人做法会时用。使者要往回走，他说：“告诉你家少爷，不要太忧伤了。”不久杨凭升迁为杭州长史。

田方逸从不干涉别人，别人到了他也不反对，生性不大在意别人的官位姓氏和门第。他与吕渭的情分最深。后来郎中吕温为衡州刺史，因故特来拜访他，身边的人事先告诉他来访者是侍郎吕渭的儿子。等吕温进门后，他下床拍着吕温的后背说：“你是吕渭的儿子呀。”吕温含着眼泪走下台阶向他告辞，田先生也不挽留他。田方逸就是这样纯真朴实。

田方逸的母亲是喜王寺的尼姑，众尼姑都称呼田先生为师傅。田先生常常是每天背两捆柴禾送给母亲，有时因故来不及去，就让弟子代为送去。传说寺尼早上起来看见一只老虎在田先生母亲的门前走，便去告诉她老人家。田老太太说：“那只能是小师傅的使者给我送柴来，用不着害怕。”

蒋含弘的混元之器虽然赶不上田方逸，但是他修持的风格也与田先生相似。他把田先生当兄长对待，称为莫逆之交。蒋原来善长符箓之术，因为他隐藏自己的道术，所以别人都不知道。后来他居住在九真观，曾命弟子到县城买斋物。弟子没有及时返回，蒋盘问原因，弟子说在山口见一只巨兽挡道，很久没有离去，所以回来晚了。蒋说：“我在这里庇护它已经多时，它怎么敢这样做？”便把一张符放在弟子所见有巨兽的那个地方。第二天，那个巨兽竟倒毙在符下。蒋听说之后说：“我本想用符把它赶跑，使它不要再来，哪里知道它竟不能逃脱。既然符术可以伤害生物，这法术还有何用？”他取出符本来点火烧了，从此之后完全不再留心于此道。

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又兄事蒋，于田君即邻入室。平一夕梦三金炉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蜕去，蒋次之，平亦逝。

桐柏山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人，皆田之弟子，衡山周混沌，蒋之门人。陈、徐在东南，品第比田蒋，而冯在欧阳之列。周自幼入道，利法清严，今为南岳首冠。出《因话录》。

有个叫欧阳平的，道业也很高。他又把蒋当兄长，对于田君来说就算是刚刚接近入室。一天晚上，欧阳平梦见三只金炉从天而降，好像在召唤什么。醒来后，他偷偷地告诉别人说：“两位先生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也要接着离去。”不久田先生死去，蒋先生接着去世，欧阳平也逝去了。

桐柏山的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个人都是田良逸的弟子，衡山的周混沌是蒋含弘的门人。陈与徐在东南一带，地位可与田、蒋比，而冯云翼应在欧阳平之列。周混沌自幼入道，利法清正严肃，如今是南岳的魁首。出自《因话录》。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 生 泓 师 罗思远 张景藏 叶法善

钱知微 胡芦生

杜 生

唐先天中，许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禄，皆验如神。有亡奴者，造杜问之，生曰：“汝但寻驿路归，道逢驿使有好鞭者，叩头乞之，彼若不与，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驿使，以杜生语告乞鞭。其使异之曰：“鞭吾不惜，然无以挝马，汝可道左折一枝见代，予与汝鞭。”遂往折之，乃见亡奴伏于树下，擒之。问其故，奴曰：“适循道走，遥见郎，故潜于斯。”复有亡奴者见杜生，生曰：“归取五百钱，于官道候之，见进鹞子使过，求买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鹞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异之，以副鹞子与焉。将至手，鹞忽飞集于灌莽，乃往取，

杜 生

唐玄宗先天年间，许州有个杜生长于算卦，凡有求他找人找东西或预测官位利禄的，他的话无不句句应验。有一个跑了家奴的人去求杜生，杜生说：“你只捡大道往回走，碰见爱好马鞭的信差就求他把马鞭给你。他若不肯给，你就把详情告诉他，说是杜生让你向他要的。照这样说的去办，定能找到你的仆人。”按他的话，这个人果然碰到一位信差，并按杜生的话向他乞求鞭子。那位信差惊异地说：“鞭子可以不要，但没有东西打马不行，你可去路边折根树枝拿来给我，我就把马鞭给你。”此人便去路边折树枝，就看到逃跑的仆人正躲在树下，便将其抓获。问他为什么躲在此处，仆人说：“刚才我沿着大道走，远远地看见了你，所以藏到这里。”又有一个跑了家奴的人去求杜生，杜生说：“你回去取五百个钱，在官道上等候，看见向朝廷进献鹞子的差役路过，就求他卖给你一只。这样就能得到你

的家奴。”此人照杜生的话守候在道旁，转眼之间便有个送鸛子的差役走过来。此人告诉他事情的原委，恳求卖给他一只鸛子。差役十分惊异，挑了一只不太好的给他。刚要拿到手时，鸛子忽然飞走，落在一丛灌木之中。此人便赶过去捉拿，

奴果伏在其下，遂执之。言人禄位中者至多，兹不缕述。出《纪闻》。

泓 师

唐张敬之在则天朝，每思唐德，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当入三品，其子将道由历于天官。有僧泓师善阴阳算术，与敬之有旧，谓敬之曰：“侍郎无烦求三品。”敬之曰：“弟子无所求，此儿子意耳。”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时有疾，甚危殆。指讷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忧其疾亟，岂望三品也。”曰：“八朗今日如临万仞渊，必不坠矣。”皆如其言。

泓复与张燕公说置买永乐东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谓燕公：“此宅气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与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处三数坑，皆深丈余。泓大惊曰：“祸事，令公富贵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请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骇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今总填之，亦犹人有疮痍，纵以他肉补之，终无益。”

燕公子均、垧皆为禄山委任，授贼大官，克复后，三司定罪。肃宗时以减死论，太上皇召肃宗谓曰：“张均弟兄皆与逆贼作权要官，就中张垧更与贼毁阿奴家事，犬彘之不若也，其罪无赦！”肃宗下殿叩头再拜曰：“臣比在东宫，被人诬谮，三度合死，皆张说保护，得全首领，以至今日。

逃跑的家奴正藏在灌木下边，于是将他捉住。杜生关于别人名利地位的话，应验的也特别多，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出自《纪闻》。

泓 师

唐朝张敬之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每当思念李唐的德政，就跟儿子冠宗说：“我现在穿戴的，是王莽执政时的衣服。”他多年为官，直到春官侍郎职位，理当列入三品，儿子便向吏部天官陈述他列入三品的理由。有个僧人泓师，长于阴阳历算之术，他与张敬之有旧交情，就对张敬之说：“侍郎您用不着再去要求列入三品。”敬之说：“这不是我的要求，是我儿子的意思。”敬之的弟弟讷之是司礼博士，当时有重病，十分危险。泓师指着讷之说：“八郎能得到三品的职衔。”敬之说：“正为他的病担忧呢，哪敢盼望进入三品啊！”泓师说：“八郎今天如临万丈深渊，肯定落不下去！”后来事实都如泓师所说的那样。

还有一次，泓师帮燕国公张说购置了永乐宫东南的一座住宅。有人来挖土，泓师劝诫道：“这座住宅西北角是王者之地，千万别在这里挖土。”过了一个月，泓师又来到这里，对张说说：“这座住宅的气象忽然寂寥得很，恐怕一定有人在西北角处挖土了。”张说与泓师一起走到西北角，果然发现被挖了几个坑，个个一丈多深。泓师大惊道：“这是灾祸，它使得您的富贵止于您一人而已。二十年后，您的儿女都不得善终。”张说十分惊恐，说：“把坑填平可以吗？”泓师道：“别处的土没有元气，填上与地脉也不能连通。现在把他们都填平了，也如人的身上生了疮疖一样，纵使用他人的肉补上去，终究也无补益。”

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张垍都被逆贼安禄山委任为大官。安禄山叛乱被平息后，两人都被三司定了罪。肃宗时，以废除死刑论处。太上皇召见肃宗，对他说：“张均兄弟都给逆贼作显要之官，其中张垍更是伙同安禄山破坏你的家事，他猪狗不如，其罪断不能赦免！”肃宗走下殿来叩头拜了两拜，说：“我在东宫时，曾被人诬陷，三次当死，都受张说保护才得以保住了性命，才有了今日。

张说两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脱死者有知，臣将何面目见张说于地下。”呜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与阿奴处置。张垍宜长流远恶处。竟终于岭表。张均宜弃市，更不要苦救这个也。”肃宗掩泣奉诏，故均遇害。皆如其言。出《大唐新语》及《戎幕闲谈》。

罗思远

唐罗思远多秘异术，最善隐形。明皇乐隐形之法，就思远勤求而学之。思远虽传授，不尽其要。帝每与思远同为之，则隐没人不能知。若自试，则或余衣带，或露幞头脚，宫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赐赆，或惧以死，而求之，终不尽传。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襪，置于油榨下，压杀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远于路。乘驴而笑谓使者曰：“上之为戏，一何虐也。”出《开天传记》。

张景藏

中书令河东公裴光庭，开元中居相位。张景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司，此何意也？”数日，贬台州刺史。出《尚书故实》。

叶法善

唐玄宗于正月望夜，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门望殿门，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洞照宫室，荧煌如昼。

如今张说的两个儿子只有一次当死的罪名，我却不能为他们力争。假如死者有知觉，我还有何脸面在黄泉之下见张说！”说完，匍匐在地呜咽哭泣。太上皇命左右将肃宗扶起来，说：“这两个人交给你处置。张垞应当长期流放到边远险恶的地方，叫他老死在岭南；张均应当暴尸街头，再不要苦苦求救这个人了。”肃宗只好掩面哭泣着接受了太上皇的诏命，所以张均被杀了。这些情况都如当年泓师所说的样子。出自《大唐新语》及《戎幕闲谈》。

罗思远

唐代罗思远精通多种神秘法术，最擅长隐形术。唐明皇对隐形术很感兴趣，便跟思远勤奋学习。思远虽然向唐明皇传授，却不把要领都教给他。玄宗每次跟思远一起作法时，隐形之后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如果单独练习，则不是把衣带留在原处，就是露出头巾的边角，

宫里人每次都知道皇帝所在的地方。皇帝多次变换方式赏赉他，或者以死恫吓，百般相求，思远最终也没有将法术全部传给他。皇帝发怒了，命令力士用油包把他包起来，放在榨油机下面，将他压死后埋了。不到十天，有一位宫中的官差从四川回来，在路上遇见了思远。思远坐在驴上笑着向这位使者说：“皇上跟我开玩笑，未免开得太残酷了。”出自《开天传记》。

张景藏

河东人中书令裴光庭，开元年间官居宰相职位。有个叫张景藏的人能够预卜吉凶祸福。有一天，张景藏突然来到裴公面前，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很大的“台”字送给裴公。裴公说：“我现在居于台司之位，你这是什么意思？”过了几天，裴宰相便被贬为台州刺使。出自《尚书故实》。

叶法善

唐玄宗正月十五日夜晚上于上阳宫内大摆彩灯，庭院里点火，自禁门到殿门都点蜡烛，连绵不断，照亮宫室，灯火辉煌如同白天。

时尚方都匠毛顺心多巧思，结构缁采，为灯楼二十间，高百五十尺，悬以珠玉金银，每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仍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有道士叶法善在圣真观，上促命召来。既至，潜引法善观于楼下，人莫知者。法善谓上曰：“影灯之盛，天下固无与比，惟凉州信为亚匹。”上曰：“师顷尝游乎？”法善曰：“适自彼来，便蒙召。”上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于是令上闭目，约曰：“必不得妄视，若有所视，必当惊骇。”上依其言，闭目距跃，身在霄汉，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观览。”既视，灯烛连亘十数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上称其善。久之，法善曰：“观览毕，可回矣。”复闭目，与法善腾虚而上，俄顷还故处，而楼下歌吹犹未终。法善至西凉州，将铁如意质酒肆。异日，上命中官托以他事使凉州，因求如意以还。法善又尝引上游于月宫，因聆其天乐，上自晓音律，默记其曲，而归传之，遂为《霓裳羽衣曲》。法善生隋大

业丙子，终于开元壬申，凡一百七十年矣。

宁州有人，卧疾连年，求法善飞符以制之。令于居宅井南七步掘约五尺许，得一古曲几，几上有十八字歌曰：“岁年永悲，羽翼殆归。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飞。”疾者遂愈。案孔恠《会稽记》云：“葛玄得仙后，几遂化为三足兽。”至今上虞人往往于山中见此案几，盖欲飞腾之兆也。《金陵六朝记》曰：“吴帝赤乌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于方山上得道，白日升天。”至今有煮药铛，山有洗药池，见在。又白仲都，

当时尚方都匠毛顺心有很多巧妙的构思：利用彩绸打结，做成灯楼二十间，楼高一百五十尺，上面悬挂金银珠玉等物。微风一吹来，铿锵悦耳；又以灯光照射，呈现出龙凤虎豹飞腾跳跃的样子。这些奇幻的景观好像并非人力所为。有名叫叶法善的道士正在圣真观中，皇上催促命人将他召来。法善来到后，玄宗便悄悄带领他到楼下观看，周围的人谁也不知道。法善对皇上说：“彩灯之盛，天下无比，只有凉州可以排在第二位。”皇上说：“法师刚才曾去游览过吗？”法善说：“我刚刚从那里来，便蒙皇上召见。”皇上听了他的话很是惊异，说：“我现在想去看一看，办得到么？”法善说：“这很容易。”于是让皇上闭上眼睛，约法道：“一定不要擅自偷看，如果偷看，肯定会惊怕。”皇上依照他的话，闭上两眼一跳，身体便飞入云霄；过了一会儿又两脚踏地。法善说：“可以睁眼观看了。”放眼看去，只见灯烛连绵十几里，车马拥挤，男女纷杂。皇上连连称赞。看了很久，法善便说：“观看完毕，可以回去了。”于是皇上又闭上眼睛，与法善一起腾空而飞。不一会儿就返回原处，此时楼下的歌唱声和乐器声还没有结束。法善来到西凉州，将自己的铁如意抵押在酒店之中。又一天，皇上命中官借办理别的事情为由出使凉州，顺便取回如意还给法善。法善还曾领着皇上去月宫游览，因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皇上本来通晓音律，他默记天乐曲谱，回来后予以传播，就成了《霓裳羽衣曲》。法善生于隋大业丙子年，死于唐开元壬申年，寿高一百七十岁。

宁州有个人连年卧病不起，请法善利用飞符给他治疗。法善让他在住宅中水井的南面七步处向地下挖约五尺深。此人照法善说的去做了，得到一个古曲几，几上有一首十八字歌：“岁年永悲，羽翼殆

归。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飞。”那个卧病不起的人便痊愈了。据孔恠《会稽记》说，葛玄成仙后，这只小几便化为三脚兽。直至今日，上虞这个地方的人，往往在山中见到这一案几，这是要飞黄腾达的预兆。《金陵六朝记》记载：吴帝赤乌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在方山上得道，白天升天。时至今日，仍有葛玄炼丹修道时煮药用的锅，山上还有洗药的水池子。又有白仲都，

葛玄弟子，亦白日升天。至今祠坛见在白都山下。又姚光亦葛玄弟子，自言得为火仙，吴大帝积薪焚之，光安坐火中，手阅素书一卷。

法善尽传符篆，尤能厌鬼神。先是高宗曾检校诸术士黄白之法，遂出九十余人，曾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士女往观之，俄有数十人自投火中，人大惊，师曰：“皆鬼魅，吾法摄之也。”卒谥越国公。出《广德神异录》。

钱知微

唐天宝末，术士钱知微尝至洛，居天津桥卖卜，云：“一卦帛十匹。”历旬，人皆不诣之。一日，有贵公子意其必异，命取帛如数卜焉，钱命蓍而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戏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岂误乎？”钱请为韵语曰：“两头点土，中心虚悬，人足踏跋，不肯下钱。”其人本意卖天津桥给之。其精如此。出《酉阳杂俎》。

胡芦生

唐刘闢初登第，诣卜者胡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双瞽，卦成，谓闢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闢留束素与之。释褐，从韦皋于西川，至御史大夫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命闢入奏，请益东川，如开元初之制。诏未允，闢乃微服单骑复诣胡芦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谓闢曰：“吾二十年前，尝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随》。”

是葛玄的弟子，也是白日升天。至今尚有当年仲都修道时的祠坛在白都山下面。另外姚光也是葛玄的弟子，他自己说当是火仙。吴大帝堆积柴草烧他，姚光安然坐在火中，手捧一卷无字书阅读。

法善善用符箓，尤其能够降伏鬼神。在这之前，唐高宗曾检验各位术士的炼丹之法。于是来了九十余人，他们在东都凌空观设坛打醮，许多男女前往观看。突然有数十人自动投入火中，人们大为吃惊。法善法师说：“这些都是鬼魅，是我施法抓来的。”法善死后，谥号越国公。出自《广德神异录》。

钱知微

唐朝天宝末年，术士钱知微曾到洛阳，在天津桥头算卦挣钱，标价为 一卦十匹帛。过了十天也没有人到他那里求卦。这一天，有位贵公子心想此人必有特异之处，便叫人拿来十匹帛去找他算卦。钱知微摇动卦签，卦象立即呈现出来。他说：“我的卦可以预测一辈子的吉凶，您为什么当儿戏呢？”这位公子说：“我问卜的事情非常紧要，先生难道有怀疑吗？”钱知微同意给他算卦，便念了几句韵语：“两头点土，中心虚悬，人足踏跋，不肯下钱。”这位公子来问卦的本意，就是想以卖天津桥来骗骗他，试试他。钱知微的卜术就是如此精确。出自《酉阳杂俎》。

胡芦生

唐代刘闢刚刚考试及第，就到算命先生胡芦生那里占卜官禄。胡芦生双目失明，卦成后，对刘闢说：“自今以后二十年，你的官禄在西南方，但是结局不好。”刘闢留下一捆丝布给他。刘闢脱去布衣穿上官服，跟随韦皋到了西川，官至御史大夫军司马。过了二十年，韦皋患病，派刘闢入朝奏禀，请求将东川纳入西川管辖，就像开元初年的体制那样。皇帝没有批准，刘闢身穿便衣一个人骑马又到胡芦生那里算卦。胡芦生摇蓍成卦，对刘闢说：“我二十年前曾给一个人算过一卦，得《无妄》变为《随》卦。

今复前卦，得非曩贤乎？”闢闻之，即依阿唯诺。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闢甚不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戮之。

宰相李蕃尝漂寓东洛，妻即庶子崔谦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亦不甚尽礼。时胡芦生在中桥，李患足疮，欲挈家

居扬州，甚闷，与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饮酒，诣者必携一壶。李与崔各携酒，赍钱三锺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团，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而已，曰：“须臾当有贵人来。”顾小童曰：“扫地。”方毕，李生至级下，芦生笑迎，执手而入曰：“郎君贵人也，何问？”李公曰：“某且老矣，复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如此贵人也？”曰：“更远亦可，公在两纱笼中，岂畏此厄？”李公询纱笼之由，终不复言。遂往扬州，居参佐桥，而李公闲谈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员外，素相善。时李疾不出，高已来谒。至晚，又报高至，李甚怪。及见云：“朝来看公归，到家困甚就寝，梦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客，亡已十数年矣。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且须臾急返，某送员外去。’遂即引至城门。某谓曰：‘汝安得在此？’曰：‘为阴吏，蒙差当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参佐桥。知员外与三郎往还，故此祇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云：‘饥甚，员外能赐少酒饭钱银否，此城不敢入，请于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惊曰：‘若

今天又出现了以前那一卦，莫非您就是过去那个人么？”刘闾听了，只好支支吾吾称是。胡芦生说：“如果真是那个人，大祸就要临头了！”刘闾一点儿也不相信，就又返回四川。后来他果然叛乱，宪宗皇帝将他擒获杀了。

宰相李蕃曾经漂泊流浪住在东洛，他的妻子是庶子崔谦的女儿。李蕃年近三十仍未得到官位，他主要靠崔家养活，崔家对他也不大礼待。当时，胡芦生住在中桥。李蕃脚上生疮，要携带家眷去扬州居住，心情十分沉重，便与崔家兄弟同去访问芦生。芦生爱喝酒，找他算卦的人必须带上一壶。李蕃与崔氏兄弟各自带着酒还有三锺钱去见他。胡芦生正叉着双腿坐在幕屋里，倚着蒲团，已经半醉了。崔氏兄弟先到，胡芦生并不起来行礼，只是伸伸手让他们坐下而已，说：“马上就有贵人到来。”便招呼小童扫地。刚打扫完毕，李生到了阶下，芦生笑着下阶迎接，拉着他的手进屋，说：“您是贵人啊，有什么要问我的？”李蕃说：“我已经老了，又有病，还要带着家眷往数千里以外的地方去，哪里有这样的贵人呀！”芦生说：“再远也可以。

您在两个纱笼之中，难道还怕这点儿厄运？”李生询问“纱笼”是怎么回事，芦生一直不再开口。李生便去了扬州，居在参佐桥。他寡言少语，很少与人交往。住处附近有个高员外，一向跟他不错。当时李生有病在家，高员外已来看望过他。到了晚上，家人又报高员外到了，李公很奇怪。见面后高说：“早上来过我就回去了，到家感到困倦便睡了一觉，梦见有人召我出城，走在荆棘丛中，看见过去使唤的庄客。他已死了十几年了，跟我说：‘员外不该到此，可能是被什么引诱来的，要马上返回去，我送你走。’他便领我到了城门。我问他：‘你怎么在这里呢？’他说：‘我在阴间当差，领命照顾李三郎。’我问：‘哪个李三郎？’回答：‘住在参佐桥。我知道员外跟三郎有交往，因此前来恭候。’我问：‘李三郎怎么能够这样？’他答：‘他是纱笼里的人。’我继续追问，他不告诉我，便说：‘实在饿得慌，员外能不能赏给我点儿酒饭钱？这座城我不敢进，请在城外给我。’我说：‘去李三郎家行不行？’他十分惊慌，说：‘要是

如此，是杀某也。’遂觉。特奉报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谢之，心异纱笼之说。

后数年，张建封镇徐州，奏李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诸判官有得为宰相否。及至曰：“并无。”张尤不快，曰：“某妙择宾僚，岂无一人至相座者？”因更问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报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判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不及。”张大喜，因问纱笼事，曰：“宰相冥司必潜以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不得也。”方悟芦生及高公所说，李公竟为相。

荥阳郑子，少贫窶，有才学不遇，时年近四十，将献书策求禄仕。郑遂造之，请占后事。谓郑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禄皆达。”郑既欲干禄求婚，皆被摈斥，以卜者谬己，即告云：“吾将死矣，请审之。”胡芦生曰：“岂欺诳言哉，必无致疑也。”郑自度无因而致，请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驴出永通门，信驴而行，不用将从者随，二十里内，的见其验。”郑依言，明日，信驴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驴。驴忽惊走，南去至疾，郑逐一里余，驴入一庄中，顷闻庄内叫呼云：“驴踏破酱瓮。”牵驴索主，忽见郑求驴，其家奴仆诉

置，郑子巽谢之。良久，日向暮，闻门内语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问姓名，郑具对，因叙家族，乃郑之五从姑也，

这样，等于杀了我。’这时，我便醒了。现在特来向您报告这个好消息。”李生笑着向他道谢，心想纱笼之说实在奇异。

几年后，张建被封锁守徐州，奏报李蕃为巡官校书郎。刚好有个新罗僧人会相面，说张公不能当宰相。张公听了很不愉快，便叫 he 到官署里看看众判官之中有能当宰相的没有。他到了后说：“并没有。”张公更加不愉快，说：“我很会选拔官吏，难道他们中没有一个将来能升为宰相的？”于是又问：“莫不是还有没进院的判官？”下人报告说李巡官未入院，张公便令人快把他召来。李巡官到来时，僧人下阶迎接，对张公说：“这位判官是纱笼里面的人，仆射也赶不上他。”张公大喜，便问他关于纱笼的事。僧人说：“宰相之官在阴司中定有纱笼暗中保护着，以防异物侵扰；其他官员都没有这种待遇。”李生这才明白以前芦生和高员外所说的“纱笼”是怎么回事。李蕃后来果然当了宰相。

荥阳有个姓郑的，自幼贫寒，怀才不遇。他快到四十岁了，要向朝廷献策问求取官位。听说芦生神算，便登门拜访，请 he 预卜后事。芦生对郑生说：“你卜的卦大吉大利，七天之内，你的婚姻和官禄问题都能如愿以偿。”郑生因过去求官求婚都被拒斥，便认为算卦人在骗他。他把这些经历和想法告诉芦生后说：“我眼看就要死了，请您仔细想想，跟我说实话吧！”胡芦生说：“我说的绝不是欺诳之谈，你千万不要怀疑。”郑生觉得没有因由能得到这样的机遇，便问他自己该怎么办。芦生说：“明天晚上，你一个人骑驴出永通门，不要侍从等人跟着。出门之后让驴子随便走，二十里以内，我前面的话就会得到验证。”郑生照芦生的话，第二天骑驴出城门，任凭驴子走了十七八里，因为疲倦便下了驴。驴突然惊跑，飞快往南而去。郑生追赶了一里多，驴进了一个村庄，一会儿听到庄主叫喊：“驴踏破酱缸了！”有人牵驴寻找主人，忽然看见郑生正在找驴。那家的奴仆把他好一顿训斥，郑生恭敬地表示道歉。过了很长时间，太阳快要落山了，听到大门里面有人说：“不要污辱读书人。”说话的就是这家主人的母亲。她问郑生姓氏名字，郑生一一回答，接着叙述了家族。她竟

是郑生的五堂姑，

遂留宿。传语更无大子弟，姑即自出见郎君。延郑厅内，须臾，列灯火，备酒馔。夫人年五十余，郑拜谒，叙寒暄，兼言驴事，惭谢姑曰：“小子隔阔，都不知闻，不因今日，何由相见！”遂与款洽，询问中外，无不识者，遂问婚姻，郑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顷惨容曰：“姑事韦家，不幸，儿女幼小，偏露，一子才十余岁，一女去年事郑郎。选授江阴尉，将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无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亲，便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郑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谢诺之。姑曰：“赴官须及程限，五日内须成亲，郎君行李，一切我备。”果不出七日，婚宦两全。郑厚谢芦生，携妻赴任。出《原化记》。

于是就留郑生住下。仆人传话告诉郑生，因为家里没有成年的男子，堂姑就亲自出面见他。郑生被请到客厅内，不一会儿，点上灯烛，摆上酒菜。夫人五十多岁，郑生上前施礼拜见。寒暄之后，又谈到驴的事，郑生惭愧地向姑母道歉说：“小侄儿与姑母长期分离，音信全无，若不是今天这件事，不知有何机会能见到您。”姑母听了跟他很亲近。询问家里家外的事，他没有不知道的；又问及他的婚姻情况，郑生说尚未婚娶。开始姑母好像很高兴，不一会儿便面带愁容说：“姑母嫁给韦家，命运不好。儿女年幼，孩子的父亲死了，一个儿子才十几岁。一个女儿去年嫁给郑郎，选授江阴尉之职，正要赴任，走到这里就死了。女儿孤单柔弱，又没有依托。你正好没有官位，若能成就这件亲事，便可前去赴任。这也是姑姑值得庆幸的事。”郑生听了暗暗欢喜，又想起那个算卦人的神奇，于是向姑母道谢，接受了她的要求。姑母说：“上任必须要遵守期限，五天之内必须完婚。你的行李用品，全部由我准备。”果然不出七天，他的婚姻与官禄都有了圆满的结果。郑生以厚礼谢过芦生，然后带上妻子上任去了。出自《原化记》。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 琼 王 固 符契元

白 皎 贾 耽 茅安道 骆山人 石 旻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谒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僧具蜜饵时果，邻院僧亦陆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与李秀才偕至，环坐笑语颇剧。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粗行阿师，争敢辄无礼，拄杖何在，可击之。”僧房门后有筇杖子，忽跳出，连击其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手，色青短气，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

李秀才

唐朝虞部郎中陆绍，元和年间，曾去定水寺看望他的表兄。因为常常给院内僧人带去甜食与新鲜水果，邻院的僧人也跟陆绍熟识，他便叫手下的人邀请僧人们过来。过了好一会儿，邻院的僧人与李秀才一起来到。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十分热闹。院僧吩咐弟子煮新茶，茶水斟了快到一圈，却独独没轮到李秀才。陆绍不满地说：“茶水头一遍没轮到李秀才，这是为什么？”僧人笑着说：“这样一个秀才，也要品尝茶的味道！等着把喝剩的茶给他喝吧。”邻院僧人说：“秀才是一个术士，主人不可轻慢。”那个僧人又说：“不逞之徒，有什么可怕的！”秀才忽然愤怒地说：“我与上人素不相识，怎么知道

我是不逞之徒？”僧人仍出狂言道：“在酒肆变场中的人，哪里会有好东西？”秀才便对同座客人说：“我不免要对贵宾失礼了。”说完，他袖起两手，放在膝上，呵斥那个僧人道：“好个粗野的师傅，竟敢如此无礼。拐杖在哪里？给我狠狠地揍他！”僧房门后有根竹棍，此时忽然跳出来，连连打那个僧人。当时大家都上去掩护他，竹杖便寻找人缝过去打他，好像有什么东西操纵一样。李秀才又呵斥道：“捉住此僧推到墙那边！”僧人便背着墙拱起手，脸色青黑，呼吸短促，只是乞求饶命。李秀才又说道：“那个师傅可以下阶去。”

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衄鼻败颡不已。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杀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矣。出《酉阳杂俎》。

王山人

唐太尉卫公李德裕为并州从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诣门请谒。与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冥数。”初未之奇。因请虚正寝，备几案纸笔香水而已，令垂帘静伺之。生与之偕坐于西庑下。顷之，王生曰：“可验之矣。”纸上书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生遽请归，竟亦不知所去。及会昌朝，三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出《松窗录》。

王 琮

唐元和中，江淮术士王琮尝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画作龟甲，怀之一食顷，取出乃一龟。放于庭中，循垣而行，经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于密器中，一夕开花。出《酉阳杂俎》。

王 固

唐于頔 在襄州，尝有山人王固谒见。頔 性快，见其拜伏迟钝，不甚礼之。别日游宴，复不得预。王殊快快，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颇礼接之，王谓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远而来，今实乖

望。予有一艺，自古无者，今将归，

僧人便又跌跌撞撞下了台阶，上上下下跌了无数遍，鼻脸破伤出血不止。众人为他求情，李秀才慢慢说道：“看在各位面上，我不杀他，以免连累大家。”他向客人施礼后扬长而去。那位僧人半天才说出话来，好像中了邪一样。不知后来结局怎么样。出自《酉阳杂俎》。

王山人

唐代太尉卫公李德裕任并州从事时，任职不到一个月，有个王山人登门求见他。跟他一起落座后，王山人便说：“我能预见未来的事。”李德裕开始并不以为奇。王山人便请他假装睡好了，准备好桌案纸笔香水之类，叫人放下帘子静静地等候。王山人与他一起坐在正房对面西侧的小房子里，不一会儿，王山人说：“可以验证一下了。”只见纸上写着八个大字，而且有正规的注释。八个字是：“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王山人立即要求回去，不知到哪里去了。到了会昌年间，李公三次受封，官至一品，最后死于海南。果然符合王生所算的岁数。出直《松窗录》。

王 琮

唐朝元和年间，江淮术士王琮曾住在段君秀家。一次，他令坐在身边的一位客人取一瓦片画成乌龟甲壳，放在怀里约一顿饭的时间，取出来却是一只活乌龟。把乌龟放在庭院里，它便顺着墙脚爬行，过一宿又变成瓦片。他又拿一枝花蕾密封在容器之中，一天时间便开了花。出自《酉阳杂俎》。

王 固

唐代于颀住在襄州，曾有山人王固求见他。于颀性格爽快，见王固跪拜时动作迟滞呆笨，便不怎么礼待他。改日要游玩欢宴，又没有预先邀请王固。王固很是生气，便到官署去见判官曾叔政，曾叔政接待他十分讲究礼节。王固对曾叔政说：“我因相公爱好奇异之物，

所以远道而来，如今实在有违于您的重望。我有一种技艺，自古以来没有人会。现在我就要回去了，

且荷公之厚，聊为一设。”遂诣曾所居，怀中出竹一节及小鼓，规才运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击鼓。筒中有蝇虎子数十枚，列行而出，分为二队，如对阵势。击鼓或三或五，随鼓音变阵，天衡地轴，鱼丽鹤列，无不备也，进退离附，人所不及。凡变阵数十，复作队入筒中。曾睹之大骇，乃言于于公。王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出《酉阳杂俎》。

符契元

唐上都昊天观道士符契元，闽人也，德行法术，为时所重。长庆初，中夏，晨告门人曰：“吾习静片时，慎无喧动。”乃扃户昼寝。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门，心欲有诣，身即辄至。离乡三十余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摧落，园圃荒芜，旧识故人，子遗殆尽。时果未熟，乃有邻里小儿，攀缘采摘，契元护惜咄叱，曾无应者，契元愈怒。傍道流止之曰：“熟与未熟，同归摘拾，何苦挂意也？”又曾居条山炼药，乃亦思一游。忽已至矣，恣意历览，遍穷岩谷。道流曰：“日色晚，可归矣。”因同行入京。道上忽逢鸣驺，导引甚盛。契元遽即避路，道流曰：“阳官不宜避阴官，但遵路而行。”须臾，前导数辈，望契元即狼狈奔进。及官至，谛视之，乃仆射马骠，时方为刑部尚书。素善契元，马亦无恙。与契元晤，心独异之。日已夕矣，迟明，即诣开化坊访马，

承蒙您对我的厚爱，特意为您表演一番。”于是他来到曾叔政的住处，从怀里掏出一节竹子和一面鼓，鼓的直径才一寸。过了好长时间，王固取出竹管的塞子，折根木棒敲起了鼓。只见几十个蝇虎从竹筒里列队而出，排成两行，宛如两军相对的阵势。击鼓三下或五下，蝇虎随着鼓声变化队列，天衡地轴、鱼丽鹤列，各种阵势无不具备；而且或进或退，或离或拢，变化多端又井然有序，实在是人所不及。蝇虎一共变了几十个阵势，又排队进入竹筒里面。曾叔政看了十分惊讶，便将见到的情形说给于颀听。王固已经悄悄离去，于颀很是悔

恨，派人各处寻找，没有找到王固。出自《酉阳杂俎》。

符契元

唐朝上都昊天观里有个道士叫符契元，是闽地人，他的德行和法术都为当时人所看重。长庆初年，五月的一天，他早晨告诉守门人说：“我习惯静养一会儿，小心不要喧哗。”于是关上门窗白天睡觉。一会儿，有四个道士邀请他出了门。他心里想去什么地方，身体就立即到什么地方。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他想回去一趟。不一会儿就到了他家。只见房屋残破，园田荒芜，熟人一个也没有了。树上的果子还没成熟，邻里小孩就爬上去采摘。契元护惜果子，大声驱赶小孩，但是谁也不听。契元更为恼火。旁边有个道士制止他说：“熟的也好，不熟的也好，早晚都要摘的，何苦放在心上呢！”契元曾在条山上炼过药，便也想前去一游。忽的一下便到了。他尽情游历观览，遍及高山深谷。道士说：“天色已晚，应该回去了。”便跟他同行入京。路上忽然听到赶马人的吆喝声，好像有许多人马。契元迅即闪开路，道士说：“阳间的官不应躲避阴间的官，只管沿着路走就行。”不一会儿，赶马的前导数人，看到契元便狼狈逃散。等后面的官人到跟前时，仔细一看，原来是仆射马骢，他这时刚刚担任刑部尚书。马骢一向跟契元友善，他也没有病。马骢看到契元时便上前相见，契元在心里觉得很奇怪。这时天已傍晚了。第二天没等天亮，契元就去开化坊看望马骢。

而与兵部韩侍郎对奕，因留连竟日。而旁察辞气神色，曾无少异，私怪其故。有顷，闻中疾，不旬日而歿。又给事李忠敏云，此是陶天活，有道术者，中朝奉道者多归之。天活本安南人，非闽人也，能于入静日，多神游诸岳。马公事人皆知之。出《集异》。

白 皎

河阳从事樊宗仁，长庆中，客游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颇为驾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举进士，力不能制，每优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诉于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峡，发荆不旬日，而所乘之

舟，泛然失缆，篙橹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为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岂常有所忤哉？今无术以进，不五百里，当历石滩，险阻艰难，一江之最。计其奸心，度我船适至，则必触碎沉溺，不如先备焉。”宗仁方与仆登岸，以巨索繫舟，循岸随之而行。翌日至滩所，船果奔骇狂触，恣纵升沉，须臾瓦解。赖其有索，人虽无伤，物则荡尽。峡路深僻，上下数百里，皆无居人，宗仁即与仆辈荫于林下，粮饩什具，绝无所有，羈危辛苦，忧闷备至。虽发人告于土官，去二日不见返，饥馁逮绝。

其夜，因积薪起火，宗仁泊僮仆皆环火假寝。夜深忽寤，见山獠五人列坐，态貌殊异，皆挟利兵，瞻顾睚眦，言语凶谩。假令挥刃，则宗仁辈束手延颈矣。睹其势逼，因大语曰：“尔辈家业，应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万物俱没，涸然古岸，俟为豺狼之饵。尔辈圆首横目，

马骢正与兵部韩侍郎下棋，契元便在那里逗留了一天。他在一旁观察马骢的语气神色，并无少许特异之处，心里很觉奇怪。过了一段时间，听说马骢得了病，不到十天就死了。又据给事李忠敏说，此人是陶天活，是个有道术的人，朝中奉道之人大多归附他。天活本是安南人，不是闽地人，他能在入静的时候神游各处山岳。马公的事情，人们都知道。出自《集异》。

白 蛟

河阳从事樊宗仁长庆年间在鄂渚游览，因为要去江陵，途中大受船夫王升的侮辱。宗仁刚刚举为进士，没有能力制服他，只好总是宽容他。到江陵后，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在任的官员，王升于是受到重重的鞭笞。宗仁用别的船上三峡，从荆州出发不到十天，所乘的船就丢失了缆绳，篙杆和桨橹都控制不了。船夫说：“这只船已被仇人施了法术了，要不昨天在水上哪能总出故障呢？现在无法往前走了，不到五百米处要经过石滩，其艰难险阻为一江之最。估计仇人的险恶用心在此，揣度我们的船到那里时，必然触礁，船碎沉水。我们还是预先有所准备为好。”宗仁便跟仆人下船上岸，用一条大绳子牵着船，

沿岸顺流而行。第二天到了石滩的地方，船只果然颠簸冲撞，恣意升沉，很快就破碎了。因为有那条大绳子，人员幸无伤亡，但是船上的物品却荡然无存。峡岸上的道路幽深偏僻，上下数百里都没有人烟，宗仁只好与仆从们暂蔽于林荫之下。他们吃的用的一无所有，又经历险恶劳累，忧闷备至。虽然派人报告了当地官员，但去了两天也未见返回来。他们饥饿困顿，已临绝境。

那天夜里，他们堆柴升火，宗仁与僮仆都围着火堆和衣而睡。夜深时他猛然醒来，看见五个山里的猎人坐在那里。猎人们相貌奇特，都拿着利器、瞪着眼睛张望，言语鲁莽。假如他们挥刀上来，宗仁他们只有束手等死而已。宗仁见他们要到跟前来，便高声说道：“你们的家业应该就在这山里。我不幸船只破碎，全部物品都沉没了，困在岸上，等着豺狼来收拾我们。你们圆头横目，

曾不伤急，而乃啗然笑侮，幸人危祸，一至此哉！吾今绝粮已逾日矣，尔家近者，可遽归营饮食，以济吾之将死也。”山獠相视，遂令二人起，未晓，负米肉盐酪而至。宗仁赖之以候回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峡中行此术者甚众，而遇此难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没溺不已，则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蛟者，法术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蛟处，试为一请。”宗仁因恳祈之，山獠一人遂行。

明日，蛟果至，黄冠野服，杖策蹑履，姿状山野，禽兽为祖。宗仁则又示以穷寓之端。蛟笑曰：“琐事耳，为君召而斩之。”因薙草剪木，规地为坛，仍列刀水，而蛟立中央。夜阑月晓，水碧山青，杉桂朦胧，溪声悄然，时闻蛟引气呼叫召王升，发声清长，激响辽绝，达曙无至者。宗仁私语仆使曰：“岂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蛟又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为风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实告。蛟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谓宗仁所使曰：“然请郎君三代名讳，方审其术耳。”仆人告之。蛟遂入深远，别建坛^埧，暮夜而再召之，长呼之声，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应蛟者，咽绝，因风始闻。久乃至蛟处，则王升之魄也。蛟于是责其奸蠹，数以罪状。升求哀俯伏，稽顙流血。蛟谓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凶尤甚，实为难恕，便行诛斩，则又不可，宜

加以他苦焉。”皎乃叱王升曰：“全尔腰领，当百日血痢而死。”

也不为我们难受着急，却公然笑侮，幸灾乐祸以至如此。我现在断粮已经一天多了，你们家住附近的可赶快回去做饭，拿来救救我们这些快死的人。”猎人们互相看了看，便叫二人起来回去做饭。不到天亮他俩就带着米肉盐酪之类回来了。宗仁借这些东西维持生命，以等待回信。他向他们说明船撞碎的原由，猎人说：“在峡里施行此术的人很多，所以遭遇此难的也多。但是，别人施行此术或者还能解除，唯独王升施行此术时，非沉船不可。不知究竟是不是这小子干的。南山上有名叫白皎的人，法术通神，可以请他来，传呼施行禁咒术。我知道白皎的住处，试着替你们去请一下。”宗仁诚恳地相求于他，那个猎人就去了。

第二天，白皎果然来到。他头戴黄冠身穿野服，手拄拐杖脚穿草鞋，一副山野之人的样子，如同禽兽是他的祖宗。宗仁又将这次历险遭困的缘由跟他说了一遍。白皎笑道：“小事一件。我替你把他召来杀了。”他清除草木，划地为坛，摆上刀和水，自己站在中间。夜深月明，水碧山青，树影朦胧，溪水潺潺，不断听到白皎在引气呼叫召唤王升的声音。发声清晰悠长，回音辽远飘渺，远达曙光到不了的地方。宗仁悄悄对仆使说：“难道七百里远的王升这一声叫唤就能召来吗？”白皎又询问宗仁：“物沉船破，真如你说的那样？莫不是因为风大浪急才出了事么？”宗仁与船夫又把真实经过告诉了他。白皎说：“果真如此，王升怎么能跑没影了呢？”又对宗仁的手下人说：“既然如此，请把郎君三代的名字告诉我，我才能推断王升用的是什么法术。”仆人便如实告诉了他。白皎就到山林深远处另建了一个坛台，晚上再召王升，长呼的声音跟昨天一样。过了很长时间，山里面忽然有人应答白皎，呜咽之声低微，借着风才能听到。很久，这个人才来到白皎面前，原来是王升的魂魄。白皎斥责他奸凶狠毒，历数他的罪状。王升跪在地上叩头求饶，额头都叩破了流出血来。白皎对宗仁说：“他已甘愿服罪，可以把他杀了。”宗仁说：“论他的奸诈凶残之严重，实在难以宽恕。要是就把他斩杀了，则又不可以，应该给他增加别的痛苦。”白皎便呵叱王升道：“保全你的躯体，要你身染血痢，百日而死。”

升号泣而去。皎告辞，宗仁解衣以赠皎，皎笑而不受。有顷，舟船至，宗仁得进发江陵。询访王升，是其日皎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异闻集》。

贾 耽

唐宰相贾耽秉政，直道事君，有未萌之祸，必能制除。至于阴阳象纬，无不洞晓。有村人失牛，诣桑国师卜之，卦成，国师谓曰：“尔之牛，是贾相国偷将置于巾帽笥中。尔但候朝时突前告之。”叟乃如其言所请。公诘之，具以卜者语告公。公于马上笑，为发巾笥，取式盘，据鞍运转以视之。良久，谓失牛者曰：“相公不偷尔牛，要相公知牛去处，但可于安国观三门后大槐树之梢鹊巢探取之。”村叟径诣三门上，见槐树杪果有鹊巢，都无所获，乃下树。低头见失牛在树根，系之食草，草次是盗牛者家。出《芝田录》。

茅安道

唐茅安道，庐山道士，能书符役鬼，幻化无端，从学者常数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隐形洞视之术，有顷，二子皆以归养为请。安道遣之，仍谓曰：“吾术传示，尽资尔学道之用，即不得盗情而炫其术也。苟违吾教，吾能令尔之术临事不验耳。”二子授命而去。时韩晋公滉在润州，深嫉此辈。二子径往修谒，意者脱为晋公不礼，则当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纵诞，摄衣登阶。韩大怒，王升哭泣着去了。白皎告辞，宗仁脱下自己的衣服赠送给他，白皎笑而不接受。过了一会儿，船只到了，宗仁得以乘船向江陵进发。打听王升的下场，王升就在被白皎召去的那天晚上，在家里染上了血痢，一百天后就死了。出自《异闻集》。

贾 耽

唐朝宰相贾耽在执政期间以忠直磊落的态度辅佐皇上，凡有尚未萌发的灾福，他定能想法消除。至于阴阳星相占卜之类，他也无不通

晓。有个农民丢失了一头牛，到桑国师那里占卜。卦成之后，桑国师对他说：“你的牛是贾相国偷了去放在巾帽盒里了。你只要在等候上朝时突然到他面前将此事告诉他就行。”这个老农就按国师的话去见相国。相国盘问他，他便将算卦人的话告诉了相国。相国在马上大笑，为他打开巾盒，取出式盘，在马鞍上运转给他看。过了一段时间，对丢牛的说：“我没偷你的牛，要想知道牛的去处，只要在安国观三门后面大槐树梢上的鹊窝去取就行。”老农径直来到三门，见槐树梢上果然有个鹊巢。他爬上去毫无所获，便从树上下来。低头看时，丢失的那头牛正在树根下，用绳拴着吃草，草的旁边就是偷牛人的家。出自《芝田录》。

茅安道

唐朝有个茅安道，是庐山的道士。他能写符降鬼，又能变化成各种形态，跟他学习的有几百个人。他曾经教两个弟子隐形和透视的法术。教了一段时间，两个弟子都以回去抚养老人为由请求回家。安道打发他们上路，但仍对他们说：“我教给你们的法术，只供你们学道之用，不要为了取得名声而炫耀你们的法术。如果违背我的教诲，我能叫你们的法术遇事不灵验。”两人领命而去。那时，晋国公韩滉住在润州，他深深痛恨懂得法术的这些人。这两个人直接去拜见韩晋公，心里想如果韩晋公不以礼相待，那就遁形而去。等把两人召进去时，韩晋公毫不客气。两人就傲慢随便，提着衣服走上台阶，并不下跪行礼。韩晋公大怒，

即命吏卒缚之，于是二子乃行其术，而法果无验，皆被擒缚。将加诛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盖师之见误也。”韩将并绝其源，即谓曰：“尔但致尔师之姓名居处，吾或释汝之死。”二子方欲陈述，而安道已在门矣。卒报公，公大喜，谓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庞眉美髯，姿状高古。公望见，不觉离席，延之对坐。安道曰：“闻弟子二人愚^驽，干冒尊严。今者命之短长，悬于指顾，然我请诘而愧之，然后俟公之行刑也。”公即临以兵刀，械系甚坚，召致阶下，二子叩头求哀。安道语公之左右曰：“请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术，因不与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砚水饮之，而噉二子。当时化为双黑鼠，乱

走于庭前。安道奋迅，忽变为巨鸢，每足攫一鼠，冲飞而去。晋公惊骇良久，终无奈何。出《集异记》。

骆山人

唐田弘正之领镇州，三军杀之而立王廷凑，即王武俊之支属也。廷凑生于别墅，尝有鸠数十，朝集庭树，暮集檐下，有里人骆德播异之。及长，挟《阴符》《鬼谷》之书，历军职，得士心。曾使河阳，回在中路，以酒困寝于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也。”仆者寤，以告廷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也，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就命令吏卒把他俩捆绑起来。两人见状便要施行法术逃脱，但法术果然不灵验，两人都被捉住绑起来了。韩晋公要把他俩杀死，两人说：“我们本来不敢这样，这都是我们师父的错误啊！”韩晋公要把传授法术的人也杀绝，便对他俩说：“你们只要将你们师父的姓名和住处告诉我，我就可能免除你们的死刑。”两人刚要说，安道已来到门前。吏卒向韩晋公传报，晋公大喜，认为可以把他们统统杀掉了。他立即令人把安道召进来。只见安道有两道宽宽的眉毛和漂亮的胡须，形貌高远古奥。晋公看后，不由自主地离开座席，请他与自己对面而坐。安道说：“听说我的两个弟子愚昧无知，冒犯了您的尊严。现在他俩的死活，掌握在您的手中。但我想责难他们令他们羞愧，然后等您施行刑罚。”晋公便令兵士举着兵器围了上来。那两个人被捆绑得很紧，他们被召到阶下时，叩头哀求。安道对晋公身边的人说：“请给我一杯水。”晋公害怕他施行水遁之术，就没给他。安道并不在乎，当即把晋公砚石的水喝了一口，然后喷向那两个弟子。两个弟子当时就化为两只黑老鼠，在庭前乱跑。安道动作迅速，忽然变成一只大鹰，一脚抓一只老鼠，冲天飞去。晋公吃惊地看了好长时间，终究无可奈何。出自《集异记》。

骆山人

唐代田弘正统领镇州时，被三军杀死而拥立王廷凑。王廷凑是王

武俊的后代，他生于别墅之中。当时曾有几十个斑鸠早晨停留在院里树上，傍晚则栖息在房檐下面。村人骆德便把这当作异闻到处传布他。他长大之后，肋骨紧紧地联在一起，喜爱《阴符》《鬼谷》之类的书籍；在军队里任职，深得士卒之心。一次他出使河阳，返回途中因为酒喝多了睡倒在路旁。忽有一个手拿马鞭的人从他身边走过，仔细看了看他说道：“此人大富大贵，当被封疆列土，绝非寻常之人。”仆人是醒着的，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廷凑。廷凑策马跑了几里路追上这个人，向他表示敬意之后便询问刚才的事情。此人自称济源骆山人，说：“刚才见您鼻孔里的气息，左面如龙右面如虎，

二气交王，应在今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为三军扶立。后归别墅，而庭树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飞龙山神，廷凑往祭之。将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于中路，廷凑及入庙，神像已侧坐，因而面东。庙宇至今尚存。廷凑清俭公正，勤于朝廷，惠于军民，子孙世嗣为镇帅。至朱梁时，王镒封赵王，为部将张文礼灭之。出《北梦琐言》。

石 旻

唐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段成式数年不隔旬必与之相见。至开成初，在城亲故间往往说石旻术不可测。盛传宝历中，石随尚书钱徽至湖州学院，子弟皆在，时暑月，猎者进一兔，钱命作汤。方共食，旻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钉皮于地，垒壑涂之，上朱书一符，独言曰：“恨校迟，恨校迟。”钱氏兄弟诘之，石曰：“欲共请君共记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钱可复凤翔遇害，岁在乙卯也。出《集异记》。

二气相交为王，应验的日子就在今秋。以后将由子孙代代相继，一直延续一百年。”又说：“您家的院里当有大树，树冠笼罩到正面的房子，这就是你家富贵的兆头。”这一年王廷凑果然被三军扶立。后来他回到别墅，见庭院里树木枝叶扶疏，树荫笼罩着房舍。别墅中有飞龙山神，廷凑前去祭祀。走到离祠庙百步远时，有人冠冕整齐地恭候在路上迎接。等廷凑进入庙时，神像已经面东侧坐。这座庙宇至今尚存。廷凑为官清廉俭朴公正，勤政于朝廷，施惠于军民，他的子孙世

代相继为镇州统帅。到朱氏建立的后梁时，王镕被封为赵王，后来被部将张文礼灭掉。出自《北梦琐言》。

石 旻

唐代石旻有奇异之术。他家住扬州。段成式一连数年隔不上十天必定与他相见。到了开成初年，在城里的亲友故旧之间，都说石旻的法术妙不可测。盛传宝历年间，石旻随同尚书钱徽到湖州学院。当时是暑季，后辈们都在。猎人进献了一只兔子，钱徽令人把它做成汤。大家刚要坐下来一块儿吃，石旻笑着说：“可把兔子皮留下来，用它标记一件事。”他便把兔子皮钉在地上，垒起土堆涂抹好了，在上面用朱砂写了一道符。咒语只有一句话：“恨校迟，恨校迟。”钱氏兄弟问他是什么意思，石旻说：“想与各位共同记着卯年。”到了太和九年，钱徽的儿子钱可复在凤翔遇害，这一年正是乙卯年。出自《集异记》。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 悦 王 生 贾 笼 轩辕集

杜可筠 许建宗 向 隐 赵尊师 权 师

慈恩僧

唐王蒙与赵憬布衣之旧，知其吏才。及赵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大喜，给恤甚厚。时宪府官颇阙，德宗每难其授，而赵将授之。一日偶诣慈恩，气色僧占之曰：“观君色，殊无喜兆。他年当得一年边上御史矣。”蒙大笑而归。翌日，赵乘间奏御史府殊阙人，就中监察尤为急要，欲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此官，须得孤直茂实者充，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赵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即是朕意，卿有人未？”遂举二人。既出，逢裴延龄。时以度支次对，曰：“相公奏何事称意，喜色充溢？”赵不之对，延龄愠而去云：“看此老兵所为得行否！”奏事毕，因问赵憬向

慈恩僧

唐朝王蒙与赵憬为布衣之交，赵憬知道王蒙有做官的才能。等到赵憬入朝当了宰相，王蒙以前吉州新淦县令的身份来拜见赵憬，赵憬大喜，赠给他丰厚的礼物。当时，宪府的官员有不少空额，德宗皇帝常为难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加以委任，赵憬想要委任几个。有一天，王蒙偶然来到慈恩寺，善观气色的僧人为他占卜道：“察看您的气色，一点也没有可喜的兆头。以后您能得到一个任期一年的边镇御史职位而已。”王蒙大笑着回去了。第二天，赵憬找机会奏禀皇上御史府非常缺人，其中监察官尤为急需，自己想挑选几个人。德宗说：“不是我不想补任这些官位，应当挑选耿直诚实的人来担任才是。估计你只会挑选轻薄的年轻人和朝廷子弟，这样还不如空着。”赵憬说：“我的想法，正像皇上所顾虑的一样，我打算在录事参军和县令当中挑

选。”皇上大喜道：“这么办正合我的心意，不知你物色好人选没有？”赵憬便举出两个人来。赵憬出来后，遇见裴延龄。当时裴延龄要向皇上汇报财政收支，说：“相公奏报了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情，这么满脸喜色？”赵憬没有回答他，延龄生气地骂着走了，说：“看这个老兵的事情能不能办成！”延龄向皇上奏事之后，便问赵憬刚才论请何事。上曰：“赵憬极公心。”因说御史事。延龄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赵憬身为宰相，岂谄州县官绩效？向二人又不为人所称说，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诘其所自，即知矣。”他日果问云：“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与臣微亲，知之。”上无言。他日延龄入，上曰：“赵憬所请，果如卿料。”遂寝行。蒙却归故林，而赵薨于相位。后数年，边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出《因话录》。

朱 悦

唐鄂州十将陈士明，幼而俊健，常斗鸡为事。多畜于家，始雏，知其后之勇怯，闻其鸣必辨其毛色。时里有道者朱翁悦，得缩地术，居于鄂，筑室穿池，环布果药，手种松桂，皆成十围，而未尝游于城市。与士明近邻为佑，因与之游。而士明褻狎于翁，多失敬。翁曰：“尔孺子无赖，以吾为东家丘，吾戏试尔可否？”士明之居相去三百步，翁以酒饮之，使其归取鸡斗。自辰而还，至酉不达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顾视，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于我乎？”士明云：“适于中途已疲，讵敢复尔？”因垂涕，翁乃释之。后敬事翁之礼与童孙齿焉。士明至元和中，戍于巴丘，遂别朱翁。出《广德神异记》。

谈论请示的什么事。皇上说：“赵憬完全是出以公心。”便说了关于补任御史的事。延龄说：“这件事万万不可，陛下凭什么相信他？况且赵憬身为朝廷宰相，怎么能了解州县官员的政绩如何？这两个人过去又不被人们所称赞，赵憬凭什么说自己了解他们？这一定是他自己的人，陛下只要问一下他是怎么了解这两个人的，就知道了。”又一天，皇上果然问道：“你怎么了解这两个人的情况呢？”赵憬说：“一个是过去的朋友，一个与我稍微有点亲戚，所以了解他们。”皇上没说

什么。又有一天延龄入见，皇上说：“赵憬请示的那件事，果然像你预料的那样。”于是，这件事便没能办成。王蒙告别赵憬返回原地，赵憬死在宰相位上。过了几年，边防统帅奏请王蒙任为从事，王蒙才得到一个代理御史职衔。出自《因话录》。

朱 悦

唐朝鄂州十将陈士明，年轻而英俊健壮，常常斗鸡玩。他在家养了许多鸡，还是鸡雏的时候，他就知道以后哪只勇敢哪只怯弱，听到鸡叫声就能判断那只鸡的毛是什么颜色。当时，村里有个会道术的老翁叫朱悦，会缩地术，也住在鄂州，他建了房屋修了池塘，四周种满果树和药用植物，亲手栽植的松树和桂树，都有十抱粗了，他却未曾到城里游玩过。他与陈士明是近邻，便与士明一起交游。可是士明对朱翁轻慢放肆，很不尊重。朱翁说：“你小子真无赖，把我当作没本事的老头，我和你开个玩笑可以吗？”士明住的地方离这里二三百步远，朱翁给他喝了酒，让他回去拿鸡斗。从早上七八点士明就回去了，到下午六七点还没到家，估计他走的路，超过五十里了，但等他回头一看，却不过一百步远。士明急忙返回来，拜倒在朱翁面前求饶，朱翁笑着说：“小子还戏弄我不？”士明说：“刚才在路上我已经很累了，哪敢再那样？”说着便流下泪来，朱翁就放了他。后来，士明恭敬侍奉朱翁的礼节，就像小孙子一样。到了元和年间，士明应征戍守巴丘，于是跟朱翁告别。出自《广德神异记》。

王 生

唐韩晋公滉镇润州，以京师米贵，进一百万石，且请敕陆路观察节度使发遣。时宰相以为盐铁使进奉，不合更烦累沿路州县，帝又难违滉请，遂下两省议。左补阙穆质曰：“盐铁使自有官使勾当进奉，不合更烦累沿路州县。为节度使乱打杀二十万人犹得，何惜差一进奉官？”坐中人密闻，滉遂令军吏李栖华就谏院诘穆公。滉云：“不曾相负，何得如此？”即到京与公廷辩。遂离镇，过汴州，挟刘玄佐俱行，势倾中外。

穆惧不自得，潜衣白衫诣兴赵王生卜，与之束素。王谢曰：“劳致重币，为公夜蓍占之。”穆乃留韩年命并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请卦。王谓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间威势盛于王者，是谁？其次一命，与前相刻太甚，颇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见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纵相害，事亦不成。”韩十一月入京，穆曰：“韩爪距如此，犯著即碎，如何过得数月？”又质王生，终云不畏。

韩至京，威势愈盛，日以橘木棒杀人，判案郎官每候见皆奔走，公卿欲谒，逡巡莫敢进。穆愈惧，乃历谒韩诸子皋、群等求解，皆莫敢为出言者。时湜命三省官集中书视事，人皆谓与廷辩，或劝穆称疾，穆怀惧不决。及众官毕至，乃曰：“前日除张严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缘张严曾犯赃，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谕，告公等知。”诸人皆贺穆，非是廷辩。

王 生

唐代晋公韩滉镇守润州时，因为京都米价昂贵，进奉一百万石米，并且请皇上敕令陆路观察节度使押运。当时宰相认为盐铁使进奉物品，不宜再烦累沿路各个州县，皇帝又难以违背韩滉的请求，便将此事交给两省议决。左补阙穆质说：“盐铁使自己有官吏办理进奉的事，不应再烦累沿途各个州县。身为节度使随意打杀二十万人都办得到，为何舍不得派一名进奉官？”座中有人将穆质的话秘密告诉了韩滉，韩滉便令军吏李栖华到谏院责问穆公。韩滉说：“过去不曾有负于你穆质，为什么这样做？”要马上进京与穆公进行廷辩。于是离开镇守的地方，经过汴州时，挟持着刘玄佐一起去，势倾朝廷内外。

穆质害怕得不得了，偷偷穿上百姓衣服到兴赵王生那里占卜，送给王生一捆丝布。王生称谢道：“劳您送我这么重的报酬，我今夜就用蓍草给您占卦。”穆质便留下韩滉和自己的生辰年岁。第二天，让妹夫裴某前去请卦。王生对裴某说：“这里面有一个人，命相特别旺盛，一生的威势胜过为王的，这个人是谁？另外一个人的命相，与前面那个人相克得太厉害，大有互相危害的意思。但前面那个人一定到

不了明年三月。如今卜卦已经是十一月了，纵然相害，事情也办不成。”韩滉于十一月入京，穆质说：“韩的势力如此之大，冒犯他就立即粉身碎骨，怎么能拖过好几个月？”他又去问王生，王生一直告诉他不要畏惧。

韩滉到京城后，威势更盛，天天用橘木棒杀人，判案郎官一见到他都逃跑了，公卿大臣本想去拜见他，也犹豫迟疑不敢登门。穆质更加恐惧，便多次拜见韩滉的儿子韩皋、韩群等请求和解，但他们谁都不敢为此事出面讲情。当时韩滉命令三省官员集中到中书省办公，人们都说韩滉要与穆质进行廷辩，有人劝说穆质称病不要出面，穆质心存恐惧拿不定主意。等官员们都到了，韩滉便说：“前天我任命张严为常州刺史，昨天又解除了他常州刺史的职务。因为张严曾经犯过贪赃的罪，所以撤换他。恐怕你们不理解，今天特意告诉你们。”大家都祝贺穆质，并不是与他廷辩。

无何，穆有事见滉，未及通，闻阁中有大声曰：“穆质争敢如此！”赞者不觉走出，以告质，质惧。明日，度支员外齐抗五更走马谓质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阳尉，公好去。”无言握手留赠，促骑而去。质又令裴问王生，生曰：“韩命禄已绝，不过后日。明日且有国故，可万全无失矣。”至日晚，内宣出，王薨辍朝，明日制书不下。后日韩入班倒，床舁出，遂卒。时朝廷中有恶韩而好穆者，遂不放穆赦下，并以邵阳书与穆。出《异闻集》。

贾 笼

穆质初应举，试毕，与杨凭数人会。穆策云：“防贤甚于防奸。”杨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礼贤，岂有防贤甚于防奸？”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谒鲜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仆报云：“尊师来。”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彻食。及至，一眇道士尔。质怒弁相待之薄，且来者是眇道士，不为礼，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谓质曰：“岂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问：“莫曾上封事进书策求名否？”质曰：“见应制，已过试。”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后，当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补阙。故先奉

白。”质辞去。

至十五日，方过午，闻扣门声即甚厉，遣人应问。曰：“五郎拜左补阙。”当时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时拜耳，故有此报。后鲜于弁诣质，质怒前不为毕饌，不与见。

没过多久，穆质有事必须去见韩滉，没等到通报，便听阁中有人大声说：“穆质胆敢如此！”一位赞官不觉走了出来，把刚才的事告诉了穆质，穆质听了十分害怕。第二天，度支员外齐抗一大早骑马疾驰来对穆质说：“您已降职为邵州邵阳尉，只管好好地去吧。”两人没说什么便握手告别，齐抗匆忙骑马离开了。穆质又叫裴某去问王生，王生说：“韩滉的寿命和官运已经完了，不超过后天。明天国家将有大变故，您就可以万全无失了。”到了这天晚上，宫内宣布出来：帝王逝世，停止朝拜。第二天，穆质降职的文书没有下达。又过了一天，韩滉入朝倒在班内，用床抬了出去，于是就死了。当时朝廷中有厌恶韩滉而喜欢穆质的人，便没把穆质贬官的敕令发下来，并把被贬邵阳的文书给了穆质。出自《异闻集》。

贾 笼

穆质起初参加科举时，考试结束，与杨凭等几人聚会。穆质在策论中说：“防贤甚于防奸。”杨凭说：“你说得不对，当今天子正在礼待贤士，怎么能说防贤甚于防奸呢。”穆质说：“果然这样就对了。”于是出门去拜见鲜于弁，鲜于弁对穆质十分礼遇。饭还没吃完，仆人报告说：“尊师来了。”鲜于弁急忙跑去穿上朝靴带好笏板，命人撤掉饭菜。等来人到了，原来是一个瞎眼道士。穆质很生气鲜于弁待他轻慢，而且来的又是个瞎道士，所以不向来人行礼，像之前那样安坐不动。过了很久，道士对穆质说：“您难道不是供奉官吗？”答道：“不是。”又问：“莫非是上奏书进策论而求官禄吗？”穆质说：“正在应制，已通过考试。”道士说：“你的脸色上有大喜。及第的同时，还要在天子身边为官。本月十五日午后，你就知道了，策论是第三等，官位是左补阙。所以我先告诉你。”穆质告辞离开了。

到了十五日，刚过中午，穆质听见敲门声很响很急，打发人应

问。报说：“五郎官拜左补缺。”当时，不先唱报“第三等”就是同时任了官职，要一块儿拜接喜报，所以才有刚才那样的报法。后来鲜于弁来见穆质，穆质生气先前没让他吃完饭，不与他见面。

弁复来，质见之，乃曰：“前者贾笼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谒之。”质遂与弁俱往。笼谓质曰：“后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当得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德宗尝赏质曰：“每爱卿对扬，言事多有行者。”质已贮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诰，仍私谓人曰：“人生自有，岂有不吃羊肉便得知制诰，此诚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

至四月，给事赵憬忽召质云：“同寻一异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赵致敬如弟子礼，致谢而坐。道士谓质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诰，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莫更有灾否？”曰：“有厄。”质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过于不全，缘识圣上，得免死矣。”质曰：“何计可免？”曰：“今无计矣。”质又问：“若迁贬，几时得归？”曰：“少是十五年。补阙却回，贫道不见。”执手而别，遂不复言。

无何，宰相李泌奏，穆质、卢景亮于大会中，皆自言频有章奏谏。曰：“国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恶事，即言苦谏，上不纳；此足以惑众，合以大不敬论，请付京兆府决杀。”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质曾识，不用如此。”又进决六十，流崖州，上御笔书令与一官，遂远贬。后至十五年，宪宗方征入。贾笼即贾直言之父也。出《异闻集》。

轩辕集

唐宣宗晚岁，酷好长年术。广州监军吴德胤离京日，病足颇甚。及罢，已三载矣，而疾已平。宣宗诘之，且言

鲜于弁再来，穆质接见了，鲜于弁才说：“前几天那个道士就是贾笼，他料事如神，你不能不去拜见他。”穆质于是与鲜于弁一起前往。贾笼对穆质说：“后三月至九月，不要吃羊肉，你能得到兵部员外郎职位，又有知制诰的官衔。”德宗皇帝曾经很赏识穆质，说：“我喜欢你的奏对，所说的事情多有可行的。”穆质已抱有被破格提拔的

期待，内心很看重知制诰的头衔，私下对人说：“一个人该做什么官自有定数，哪有不吃羊肉便得知制诰的道理。这纯粹是道士的妖言呀！”于是他还像过去一样吃羊肉。

到了四月，给事赵憬忽然召见穆质说：“咱俩一起去找一个异人。”到那里一看，就是以前的那个瞎道士。赵憬像弟子一样致敬行礼，致谢之后方才落座。道士对穆质说：“以前不让你吃羊肉，到九月能得制诰。为什么不讲信用？如今不同了。”“莫不是还有灾祸吗？”“对，你将有厄运！”穆质说：“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吧？”道士说：“本来比丢失生命还严重，因为你认识皇上，才能免除一死！”穆质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道士答：“如今无计可施了。”穆质又问：“若遭贬迁，多长时间能够回来？”道士说：“最少是十五年。补阙要回去，贫道就看不见了。”于是与他握手告别，不再说什么。

没过多久，宰相李泌奏称，穆质和卢景亮在众人聚会时，都自己说频频有奏章进谏，还说：“国家有善政，就说是他们自己出的主意；有坏事，就说是他们苦谏皇上不采纳；这种做法足以迷惑众人，应当以大不敬论处，请交给京兆府裁决斩杀。”德宗说：“卢景亮我不了解，穆质我曾经认识，不要这样对待他。”又重判责打六十，流放崖州。皇上御笔亲书命令给他一个官衔，于是把穆质往边远地方贬迁了。后来，到了十五年，宪宗皇帝才把他征召入宫。贾笼就是贾直言的父亲。出自《异闻集》。

轩辕集

唐宣宗晚年，酷爱长寿之术。广州监军吴德胤离京赴任时，脚病很严重。等到卸职时，已过了三年，脚病好了。宣宗盘问他，他说罗浮山人轩辕集医之。遂驿诏赴京，既至，馆山亭院。后放归，拜朝散大夫广州司马，坚不受。临别，宣宗问：“理天下当得几年？”集曰：“五十年。”宣宗大悦，及至晏驾，春秋五十。出《感定录》。

杜可筠

唐僖宗末，广陵贫人杜可筠年四十余，好饮不食，多云绝粒。每酒肆巡座求饮，亦不见醉。人有怜与之酒，又终不多饮，三两杯即止。有乐生旗亭在街西，常许或阴雨往他所不及，即约诣此，率以为常。一旦大雪，诣乐求饮，值典事者白乐云：“既已啮损，即须据物赔前人。”乐不喜其说，杜问曰：“何故？”乐曰：“有人将衣服换酒，收藏不谨，致为鼠啮。”杜曰：“此间屋院几何？”曰：“若干。”杜曰：“弱年曾记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今有验否，请以试之，或有征，当可尽此室宇，永无鼠矣。”乐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绝鼠迹。杜属秦彦、毕师铎重围际，容貌不改，皆为绝粮故也。后孙儒渡江，乃寓毗陵。犯夜禁，为刃死，传其剑解矣。出《桂苑丛谈》。

许建宗

唐济阴郡东北六里左山龙兴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水至深，人不可食，腥秽甚，色如血。郑还古曰：“可以同诣之。”及窥其井，曰：“某与回此水味何如？”还古及院僧曰：“幸甚。”遂命朱瓯纸笔，书符置井中，更无他法。

是罗浮山人轩辕集医治的。于是皇上通过驿使传诏轩辕集进京，到京后，轩辕集住在山亭院。后来皇上放他回去，授职朝散大夫广州司马，轩辕集坚决不接受。临别时，宣宗问：“我管理天下能有多少年？”轩辕集说：“五十年。”宣宗十分高兴。到他驾崩时，正好是五十个春秋。出自《感定录》。

杜可筠

唐僖宗末年，广陵穷人杜可筠四十多岁了，爱喝酒不吃东西，许多人都说他会辟谷术。他常常到酒肆挨个座位要酒喝，也不见他醉。有人同情他送给他酒，最后又不多喝，每次三两杯就停止。有位乐生在街西开了个酒亭，常允许他阴雨天没别处可去时，就到他那里去，这已经是常事了。有一天下大雪，杜可筠又到乐生那里要酒喝，赶上一个官事的人对乐生说：“既然已经咬坏了，就应根据物的价钱赔偿那个人。”乐生不高兴他这么说，杜可筠问道：“什么情况？”乐生

说：“有人拿衣服换酒，因为收藏不谨慎，导致被老鼠咬破了。”杜可筠说：“这里有几间房子多大的院落？”乐生说：“有许多。”杜可筠说：“小时候曾记得一个符咒，特别能驱除老鼠，不知道现在是否灵验，请试试看，或许有效果，那就可以彻底使这座宅院永无老鼠。”乐生拿到符咒后，照法焚烧了，从此绝了鼠迹。杜可筠在被秦彦、毕师铎层层包围之时，容貌不改变，都是因为他会辟谷的缘故。后来孙儒过了江，他便客居在毗陵，因为违犯了宵禁的规定，被刀杀死了，人们传说他的那把剑也分解了。出自《桂苑丛谈》。

许建宗

唐代济阴郡东北方向六里左山龙兴古寺前面，路西边第一个院有口井，里面的水特别深，人不能饮用，又腥又臭，颜色如血一样。郑还古对许建宗说：“我们一同去看看。”等看过井后，许建宗说：“我给你们恢复这井水的味道怎么样？”郑还古和院里僧人说：“太好了。”便叫人拿来红盆和纸笔，写了一道符放进井里，再没有用别的方法。

遂宿此院，二更后，院风雨黯黑。还古于牖中窥之，电光间，有一力夫，自以钓索于井中，如有所钓，凡电三发光，泊四电光则失之矣。及旦，建宗封其井。三日后，甘美异于诸水，至今不变。还古意建宗得道者，遂求之，云：“某非道者，偶得符术。”求终不获。后去太山，不知所在。出《传异记》。

向 隐

唐天复中，成汭镇江陵，监军使张特进元随温克脩司药库，在坊郭税舍止焉。张之门人向隐北邻，隐攻历算，仍精射覆，无不中也。一日，白张曰：“特进副监小判官已下，皆带灾色，何也？”张曰：“人之年运不同，岂有一时受灾，吾不信矣。”于时城中多犬吠，隐谓克脩曰：“司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为丘墟，子其志之。”他日复谓克脩曰：“此地更变，且无定主。五年后，东北上有人，依稀国亲，一镇此邦，二十年不动，子志之。”他日又曰：“东北来者二十年后，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远，但请记之。”温以为凭虚，殊不介

意。复谓温曰：“子他时婚娶无男，但生一队女也。到老却作医人。”后果密敕诛北司，张特进与副监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验其事。

成汭鄂渚失律不还，江陵为朗人雷满所据，襄州举军夺之，以赵匡明为留后。大梁伐襄州匡明弃城自固，为梁将贺环所据。而威望不著，朗蛮侵袭，不敢出城，

他们就在这个院里住下了，二更天后，院里风雨交加漆黑一团。郑还古从窗缝里往外瞧，电光之间，看到有一健壮男子，自己把钓鱼绳放进井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钓，一连发了三道电光，到第四道电光时这个人就不见了。等到天亮，建宗把这口井封严了。三天后，井水甘美异常，其他水都比不上，至今仍未改变。郑还古认为许建宗是得道之人，于是求他传授法术，建宗说：“我不是得道之人，偶然学会了写符的法术而已。”还古的请求最终没有得到满足。建宗后来到太山去了，不知具体住在什么地方。出自《传异记》。

向 隐

唐朝天复年间，成汭镇守江陵，监军使张特进亲随温克脩看管药库，在坊边租房居住。张特进的门人向隐住在他们的北边，向隐钻研历算，还精通射覆游戏，没有猜不中的时候。一天，向隐对张特进说：“你和副监以及小判官以下，都面带灾难的神色，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特进说：“每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哪有同一时间受灾的，我不相信。”这时，城里有许多狗叫的声音，向隐对温克脩说：“司马元戎，某年失守，这个地方就化为废墟。你可要记着这件事。”另一天又对温克脩说：“此地要发生变化，又没有固定的主人。五年后，东北方向来一个人，好像是位国亲，一度镇守这块地方，二十年内不变。你记着这件事。”过了几天又说：“东北来的那个人镇守二十年后，接替他的一个人不相信阴阳五行。这段时间更长。请把这些记着。”温克脩以为这些话全无实际凭据，根本不放在心上。向隐又对温克脩说：“你以后结婚娶妻不生男孩，只生一群女孩子。到年老时你却从医。”后来，朝廷果然密令诛杀北司，张特进与副监小判官同一天被杀，这才应验了那件事。

成汭在鄂渚失利没回来，江陵被朗州人雷满占据，襄州又发兵夺了回来，用赵匡明为留后。大梁攻打襄州，赵匡明弃城自保，襄州被梁将贺环据守。但他威望不高，朗州蛮人侵袭时，他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颍州刺史为荆南兵马留后。下车日，拥数骑至沙头，朗军畏惧，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赐姓朱，后复本姓，果符国亲之说。

克脩失主，流落渚宫，收得名方，仍善修合，卖药自给，亦便行医。娶妇后，唯生数女。尽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军围江陵，军府怀忧，温克脩上城白文献王，具道此，文献未之全信。温以前事累验，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军。来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献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远，果在兹乎！出《北梦琐言》。

赵尊师

赵尊师者，本遂州人，飞符救人疾病，于乡里间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魃，令挈书囊席帽，故所居前后百里内，绝有妖怪鬼物为人患者。有民阮琼女，为精怪所惑，每临夜别梳妆，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医疗，即先知姓名。琼乃奔请尊师救解，赵曰：“不劳亲去，但将吾符贴于户牖间，自有所验。”乃白绢朱书大符与之。琼贴于户，至一更，闻有巨物中击之声，如冰坠地，遂攒烛照之，乃一巨鼉，宛转在地，逡巡而死，符即不见。女乃醒然自悟，惊骇涕泣。琼遂碎鼉之首，弃于壑间，却诣尊师，备陈其事。赵慰劳之，又与小符，令女吞之，自后无恙。大符即却归于案上。出《野人闲话》。

只能固守。大梁君主派武信王高季昌从颍州刺史改为荆南兵马留后。高季昌下车那天，带领数人骑马来到沙头，朗州军害怕了，稍稍撤退。在这之前武信王被梁主赐姓朱，后来又恢复了本姓，果然符合向隐所谓“国亲”的说法。

温克脩失去主人后，流落在渚宫，收集到许多有名的药方，精心整理修补，靠卖药维持生活，顺便行医看病。娶了老婆后，只生了几

个女孩。上述情况都跟向隐当初所说的一样。唐明宗天成二年，天子的军队围攻江陵，军府担忧，温克脩上城把前面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文献王，文献王并未完全相信这些。温克脩认为前面的事屡屡应验，必定不是欺人之谈。不久，朝廷抽调军队，放弃了对江陵的围攻。第二年，武信王高季昌去世，在位共二十一年。文献继承其位，也统治了二十一年，直到南平王，就是向隐所说的“这段时间更长”，果然如此。出自《北梦琐言》。

赵尊师

赵尊师，本是遂州人，能用符篆给人治病，在乡里住了多年。又善于驱使山鬼，令其给自己提着书袋席帽，所以在他的住处周围一百里之内，几乎没有妖怪鬼魅伤害人的事。乡民阮琼有个女儿，被精怪所迷惑，每到夜晚就特别梳妆打扮一番，好像等待什么人，必定高兴地迎接，又说又笑坦然自若。请人到家给她治疗，她预先就知道人家的姓名。阮琼便赶来请赵尊师解救，赵说：“用不着我亲自去，只要把我的符贴在门窗之间，自会灵验。”他便在白绢上用红笔写了一道大符给阮琼。阮琼回去后将符贴在门上，到一更天，听到有巨大的物体被击中之声，像大冰块落地一样，他便举着烛火去照，原来是一只大鳄鱼在地上辗转蠕动，折腾一会儿就死了，贴在门上的符也不见了。女儿也像睡醒一样明白过来，吓得直哭。阮琼便把鳄鱼的脑袋砸碎，将它扔进沟壑，然后去见赵尊师，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赵安慰他，又给他一道小符，让他叫女儿吞下去，此后就不会有病灾了。这时，大符飞回来落在桌子上了。出自《野人闲话》。

权 师

唐长道县山野间，有巫曰权师，善死卜。至于邪魅鬼怪，隐伏逃亡，地秘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预知之。或人请命，则焚香呼请神，僵仆于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时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奏师之亲曰郭九舅，豪侠强梁，积金甚广，妻卧病数年，将不济。召令卜之，闭目而言曰：“君堂屋后有伏尸，其数九。”遂令□之，依其尺寸，获之

不差其一，旋遣去除之。妻立愈，赠钱百万，却而不受，强之，方受一二万，云神不令多取。又一日，卧于民家，瞑目轮十指云：“算天下死簿，数其遐迩州县死数甚多，次及本州村乡，亦十余人合死者，内有豪士张夫子名行儒与焉。”人有急告行儒者，闻而惧，遂命之至。谓张曰：“可以奉为，牒阎罪出免之。”于是闭目，于纸上书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讫，张以含胎马奔奉之，巫曰：“神只许其母，子即奉还。”以俟异日，所言本州十余人算尽者，应期而歿，惟张行儒免之。及牝诞驹，遂还其主。其牝呼为和尚，云：“此马曾为僧不了，有是报。”自尔为人廷算者不少，为人掘取地下隐伏者亦多，言人算尽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取民家牛马资财，遍山盈室。出《玉堂闲话》。

权 师

唐朝长道县山野之间，有个巫师叫权师，能预卜生死。至于邪魅鬼怪，隐藏的逃亡的，地下的秘宝山里的宝藏，以及人的生死期限等，没有他不能预先知道的。有人请他占命，他焚香请神，直挺挺地倒在床垫上，忽然像死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才又喘气，闭着眼睛便告诉你要问的事。奏师的亲戚叫郭九舅，豪侠强壮，积累了许多钱，妻子卧病多年，眼看没救了。招来权师请他占卜，权师闭着眼说：“你家堂屋后面埋有死尸，共有九具。”于是郭家令人去掘，按他说的尺寸方位，一点儿不差地都找到了，紧接着又派人将尸体除掉了。他的妻子便立即痊愈了，主人赠钱百万，权师推却不受，硬要给他，他才只收了一二万，并说神灵不让多拿。又一天，权师躺在一个村民家里，闭着眼睛转动十个手指说：“推算天下死人的账簿，数着附近州县死人的数目最多，其次是本州的村乡，也有十多个该死的人，其中有豪士张夫子名叫行儒的。”有人急忙告诉了张行儒，张行儒听了非常害怕，便把权师叫来了。权师对张说：“我可以为您效劳，写个通牒请阎王爷把您免了。”于是闭上眼睛，在纸上写，写的字一半像篆文一半像籀文。写完后，祷告着烧了。事情结束后，张行儒将一匹怀胎的马奉送给他，权师说：“神只许我要母马，小马很快就奉还给您。”过了几天，权师所说本州十多个命数已尽的人，到时间就都死

了，唯独张行儒幸免。等到母马生下小马，便送还给了主人。那匹母马被称为“和尚”，权师说：“这匹马前世曾经做过和尚，中途还俗，所以有此报应。”从那时起，权师在家里给人算卦的时候不少，替人家挖取地下隐藏物的时候也很多，预言谁寿命已尽的，保证不差一时半刻。因而家里富裕了起来，从村民家里挣来的牛马资财，放了满山堆了满屋。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隐克	张士政	陈休复	费鸡师	岳麓僧
强 绅	彭钉筋	崔无斲	蜀 士	陈 岷
郑山古	马处谦	赵圣人	黄万户	何 奎
孙 雄	李汉雄			

周隐克

唐道士周隐克，有术数，将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闵修弟子礼，手状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镇淮南，染疾，曰：“尊师去年云我有疾，须卧六日。”段公与宾客博戏饮茶，周生连吃数碗，段起旋溺不已。良久，惊语尊师曰：“乞且放，虚惫交下不自持。”笑曰：“与相公为戏也，盖饮茶慵起，遣段公代之。”出《逸史》。

张士政

唐王潜在荆州，百姓张士政善治伤折。有军人损胫，求张治之。张饮以一药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两指，涂膏封之，数日如旧。经二年余，胫忽痛，复问于张。张曰：

周隐克

唐代道士周隐克，会阴阳五行之术，将相大臣都对他敬若神明，宰相李宗闵对他行弟子之礼，手势都要规矩。前宰相段文昌镇守淮南，得了病，说：“尊师去年就说我要得病，必须卧床休息六天。”段公跟宾客们一边博戏一边喝茶，周隐克一口气喝了好多碗，段公便起床没完没了去撒尿。过了很久，段公才明白过来，吃惊地对尊师说：“求您暂且放了我吧，我现在已经是虚弱疲惫交加，不能支持了。”周隐克笑着说：“跟相公开开玩笑，因为喝多了茶又懒得起来，

便让段公替代我。”出自《逸史》。

张士政

唐代王潜在荆州时，有个老百姓叫张士政，善治外伤和骨折。有个士兵小腿受伤，求张士政医治。张士政给他一种药酒喝了，剖开肉，取出碎骨头一片，像两个手指那么大，便涂上药膏将伤口封好。几天后伤口就长得跟原来一样了。过了两年多，这条小腿忽然痛起来，又去问张士政。张士政说：

“前君所出骨寒则痛，可遽觅也。”果获于床下，令以汤洗，贮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子弟与之狎，尝祈其戏术。张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灯蛾飞去。又画一妇女于壁，酌满杯饮之，酒无遗滴。逡巡，画妇人面赤半日许。其术终不传人。出《逸史》。

陈休复

唐李当镇兴元，褒城县处士陈休复号陈七子，狎于博徒，行止非常。李以其妖诞械之，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复。无何，殁于狴牢，遽都腐败，所司收而瘞之。尔后宛在褒城，李惊异不敢复问。一旦爱女暴亡，妻追悼成疾，无能疗者。幕客白曰：“陈处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术，能祈之乎？”李然之，因敬而延召，陈曰：“此小事尔。”于初夜，帷裳设灯炬，画作一门，请夫人下帘屏气。至夜分，亡者自画门入堂中，行数遭，夫人愾忆，失声而哭，亡魂倏然灭矣。然后戒勉，令其抑割。李由是敬之。出《北梦琐言》。

费鸡师

唐蜀有费鸡师，目赤无黑睛，本濮人。段成式长庆初见之，已年七十余。或为人解疾，必用一鸡设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鸡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气嘘叱，鸡旋转而死，

“这是因为从前给你取出来的那块骨头遇到寒冷所以疼痛，可立即找到它。”果然在床下找到了那块骨头，叫他用热水洗了洗，藏在棉絮

里面，这个人的腿痛便立即痊愈了。王潜的子弟们与张士政很亲近，曾请求看他的戏术。张士政拿来一把草，用手反复揉搓，都变成小灯蛾飞走了。又在墙上画一个女人，倒一杯满酒给她喝，酒喝得一滴也不剩。过了一会儿，画上女人的脸红了半天。张士政的法术始终不传授给别人。出自《逸史》。

陈休复

唐朝李当镇守兴元时，褒城县有个处士叫陈休复，又称陈七子，整日跟赌徒们狎玩，行为举止异常。李当因为他怪异荒诞给他带上枷锁关了起来，大街上却又出现一个陈休复。没过多久，关起来的陈休复就死在监牢里，很快都腐烂了，主管的人收拾他的尸首埋掉了。以后，陈休复好像仍然活动在褒城，李当十分惊异，不敢再问这件事。一日，李当的爱女突然死了，妻子也因思念伤心过度得了病，没有人能治。有个幕客跟李当说：“陈处士是个真有道术的人，一定有汉代方士李少君摄人魂魄的法术，能去请他吗？”李当同意去请，便把陈休复恭恭敬敬地请来，陈说：“此乃小事一件而已。”入夜，在帷幙里陈设灯烛，画了一个门，让夫人放下帘子屏住呼吸。到了半夜，死去的女儿便从画的那个门进入堂屋，走了几圈，夫人忧伤郁结，放声大哭，亡魂一下子就不见了。然后，好一番劝诫安慰，让她节制割舍思念之情。李当因此很敬重陈休复。出自《北梦琐言》。

费鸡师

唐代蜀地有个费鸡师，两眼通红没有黑眼珠，本来是濮地人。段成式在长庆初年见到他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有时给别人治病，一定要用一只鸡放在院里设祭，又取一枚鸡蛋大小的江石，让病人握在手里，他就踏步运气作声，那只鸡旋转挣扎而死，

石亦四破。成式旧家人永安初不信。尝谓曰：“尔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复去其左足鞋及袜，符展在足心矣。又谓奴沧海：“尔将病。”令袒而负户，以笔再三画于外，大言曰：“过过。”墨迹遂透著背焉。出《酉阳杂俎》。

岳麓僧

唐广南节度下元随军将锺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寿县主簿欧阳衍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间患腹疾，卧于欧阳舍，逾月不食。虑其旦夕溘然，欲陈牒州衙，希取锺公一状，以明行止。锺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烦，何妨申报。”于是闻官，尔后疾愈。孙光宪时为郡倅，锺惠然来访，因问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进，与同行商人数辈就岳麓寺设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药后，要退，即饮海藻汤，或大期将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须指挥家事，以俟终焉。’遂各与一缗，吞一丸。他日入蜀，至乐温县，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乐温，得与话旧，且说所服之效。无何，此公来报肋下痛，不日其药果下。急区分家事，后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药，用海藻汤下之，香水洗沐，却吞之。昨来所苦，药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药相示。然锺公面色红润，强饮啖，似得药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终，以其知命有验，故记之焉。出《北梦琐言》。

那块石头也四分五裂。段成式先前的家人永安开始并不相信。费鸡师曾对他说：“你将有难。”于是将一道符咒做成丸状逼迫他吞下去，又脱掉他左脚上的鞋和袜子，便见那道符咒已张贴在他脚心上了。费鸡师又对家奴沧海说：“你要生病。”便让他光着膀子背靠门站立，费鸡师用笔在门外反复画咒，大声说道：“过！过！”墨迹便透过门板印在沧海的背上了。出自《酉阳杂俎》。

岳麓僧

唐朝广南节度使帐下元随军将锺大夫，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晚年到处流浪，旅居在陵州，大多时候住在佛寺里。仁寿县主簿欧阳衍可怜他年老体弱，经常把他请到家中招待，有一年三伏天锺大夫坏肚子，躺在欧阳衍家里，一个多月不吃东西。欧阳衍担心他马上就会咽气，想向州衙呈具公文，希望得到锺公的一份自述状，以表明他的经历。锺公说：“病是病了，却还没有死。这件事既然要麻烦你，不妨申报一下。”于是，欧阳衍就把锺公病重的事报告了官府。后来锺公

的病痊愈了。当时孙光宪任郡守的副职，锺公感谢他的来访，孙便问他为何如此苦恼，他说：“我过去在湘潭，遇上战乱不能行进，与同行的几个商人到岳麓寺设斋，寺僧有新制的知命丹，并说：‘吃下这知命丹之后，要想把它打掉，就服用海藻汤，或者到寿命将完结时，感觉肋下微微作痛，此丹就会自行排泄下来，那就必须赶紧安排家事，等着临终时刻到来。’于是每人给了寺僧一千文钱，吃了一丸。后来进入蜀地，到了乐温县，遇到一起服丹的商人，暂住乐温，有机会与他叙谈往事，并且谈到服丹的功效。没过多久，这个商人来报告说肋下痛，不几天那吞下去的知命丹果然排泄下来了。他急忙安排家事，二十天后死了。我才感到此药神奇，用海藻汤把它打下来，用香水洗涤干净，再吞下去。前几天病得很苦，药还没有下来，所以知道没到死的日子。”他同时拿出药来给孙光宪看。但锺公面色红润，饮食很好，好像得到药力相助，后来不知道他的结局如何，因为这知命丹的功效很灵验，所以记在这里。出自《北梦琐言》。

强 绅

唐凤州东谷有山人强绅，妙于三戒，尤精云气。属王氏初并秦凤，张黄于通衢，强公指而谓孙光宪曰：“更十年，天子数员。”又曰：“并汾而来悠悠，梁蜀后何为哉。”于时蜀兵初攻岐山，谓其旦夕屠之。强曰：“秦王久思妄动，非四海之主，虽然，死于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终不能克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尔后大鹵与王凤翔不羁，秦王令终，王氏绝祚，果叶强生言。有鹿卢^駢术，自云老夫耄矣，无人可传，其书藏在深隐处古杉树中。因与孙光宪偕诣，开树皮，发蜡緘，取出一通绢书，选吉辰以授，为强姬止之。谓孙少年矣，虑致发狂，俾服膺三年，方议可否。出《北梦琐言》。

彭钉筋

唐彭濮间，有相者彭克明，号彭钉筋。言事多验，人以其必中，是有钉筋之名。九陇村民唐氏子，家富谷食。彭谓曰：“唐郎即世，不挂一缕。”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陇，衣食且丰，可能裸露而终

哉？”后一日，江水泛涨。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谓必致之。乃脱衣泅水，无何，为泛波漂没而卒。所谓一缕不挂也。其他皆此类，繁而不载。出《北梦琐言》。

崔无敦

伪王蜀先主时，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于徐州，

强 绅

唐代凤州东谷有个山人叫强绅，妙于三戒之道，尤精云气之术。时值王氏刚刚兼并秦凤之地，大街上的人都很慌张，强绅指着他们对孙光宪说：“再过十年，就会出现好几个天子。”又说：“并汾地位悠久绵长，梁蜀以后还有什么作为呢？”当时蜀兵开始攻打岐山，自称早晚就会荡平秦地。强绅说：“秦王早就想妄动，不是能统一天下的霸主，即便如此，但他却寿终正寝，这是他命中注定的。蜀人最后攻不下秦地，而秦川也要变成荒丘的。”后来，大卤与王凤翔不受约束，秦王善终，王氏也地位断绝，果然应了强绅的话。有一种鹿卢躄术，强绅自称年纪已老无人可传，把那书藏在了深山隐蔽处的古杉树里。便与孙光宪一起到了那里，剥开树皮，打开蜡封，取出一册绢子书，选择吉日良辰要向他传授，被强绅的老伴制止了。她说孙光宪太年轻了，担心他会因为掌握此术而发狂，等他衷心奉持三年之后，才能考虑是否可以向他传授。出自《北梦琐言》。

彭钉筋

唐朝彭城濮阳一带，有个相命人叫彭克明，绰号彭钉筋。他说的事情多数能应验，人们由于他说的话差不多句句言中，所以才有“钉筋”的绰号。九陇村民有个唐家子弟，家里富足有的是粮食。彭钉筋对唐氏说：“唐公子死的时候，一丝不挂。”唐氏说：“我家有许多良田，衣食也很丰裕，他怎么可能赤裸着离开人世呢？”后来有一天，江水涨潮。水潭上漂着一只兔子，在水的中央，唐氏的儿子说一定要捉到它，便脱掉衣服泅水游过去，不一会儿，便被泛滥的江水冲走淹

死了。正是所说的一丝不挂。关于彭钉筋的其他事都与这件事类似，就不一件件记载了。出自《北梦琐言》。

崔无教

前蜀先主时，有个道士李嵩，也是唐朝皇帝的宗室，生于徐州，而游三蜀，词辩敏捷，粗有文章。因栖阳平化，为妖人扶持，上有紫气，乃聚众举事而败，妖辈星散，而嵩独罹其祸。先是李嵩有书，召玉局仙杨德辉赴斋。有老道士崔无教自言患聋，有道而托算术，往往预知吉凶。杨德辉问曰：“将欲北行，如何？”令崔书地作字，乃书“北、千”两割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觉。”杨坐不果去，而嵩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祸。杨之幸免，由崔之力也。出《北梦琐言》。

蜀 士

伪王蜀有王氏子承协，幼承荫，有文武才，性聪明，通于音律。门下常养一术士，潜授战阵之法，人莫知之。术士缙缕弊衣，亦不受承协之资镪。承协后因蜀主讲武于星宿山下，忽于主前呈一铁枪，重三十余斤，请试之。由是介马盘枪，星飞电转，万人观之，咸服其神异。及入城，又请盘城门下铁关，五十余斤，两人舁致马上，当街驰之，亦如电闪。大赏之，擢为龙捷指挥使。其诸家兵法，三令五甲，悬之口吻。以其年幼，终不付大兵柄。奇异之术，信而有之。出《王氏见闻录》。

陈 岷

后唐庄宗世子魏王继岌伐蜀，回军在道，而有邺都之变。庄宗与刘后命内臣张汉宾赍急诏，所在催魏王归阙。张汉宾乘驿，倍道急行，至兴元西县逢魏王，宣传诏旨。王以本军方讨汉州，康延孝相次继来，欲候之出山，以陈凯歌，汉宾督之。

到蜀地游历。他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精通文章。因栖居在阳平化，

被妖人扶持，说上有紫气，他便聚众起兵，结果失败了，妖人们纷纷逃散，唯独李嵩罹祸被杀。事先，李嵩曾经写信，召集玉局仙杨德辉前去参加斋会。有位老道士崔无^教自称耳聋，他道业很深却假托是算命的，往往能预知吉凶。杨德辉问道：“我要到北面去，吉凶如何？”他让崔无^教在地上写字，崔便写了“北”和“千”两个分割开的字，崔公把“千”字插入“北”字中变成了“乖”字，说：“去了一定要灵敏机警，要见机行事。”杨德辉果然没有去。李嵩在斋会那一天被擒，许多道士也同时遇难。杨德辉能够幸免于难，是由于崔无^教的帮助。出自《北梦琐言》。

蜀 士

前蜀有个姓王的子弟承协，自幼承袭荫封，兼有文武之才，天资聪明，通晓音律。他在门下经常供养着一个术士，暗中传授他战阵之法，人们都不知道。这位术士衣衫褴褛，也不接受承协送给他的物品钱财。承协后来因为蜀主在星宿山下讲武，突然有人向蜀主呈上一杆铁枪，重三十余斤，请承协试练一下。因此，承协便勒马舞枪，星飞电转神出鬼没。万人看了他的表演，都佩服他武艺神异。等到进了城门，又让他舞动城门下的铁门闩，重五十多斤，两个人抬到马上下后，承协就在大街上勒马飞舞起来，依然快如闪电。蜀主大为赞赏，提拔他为龙捷指挥使。至于诸家兵法，三令五甲，他都能口若悬河地熟练背诵。因为他年幼，最终没有交给军事大权。奇异法术，相信他是有的。出自《王氏见闻录》。

陈 岷

后唐庄宗的嫡长子魏王继岌讨伐蜀地，回军途中，邺都发生兵变。庄宗与刘后命令内臣张汉宾带着急诏，到魏王驻军之地催他回朝。张汉宾乘着驿马，加速急行，到兴元西县碰到魏王，宣读诏书旨意。魏王说自己正率军讨伐汉州，康延孝接着也要到来，要等他出山之后，再回朝报告胜利的消息，张汉宾督促他赶快回朝。

有军谋陈岷，比事梁，与汉宾熟，密问张曰：“天子改换，且是何

人？”张色庄曰：“我当面奉宣诏魏王，况大军在行，谈何容易。”陈岷曰：“久忝知闻，故敢谘问。两日来有一信风，新人已即位矣，复何形迹？”张乃说：“来时闻李嗣元过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请盘桓，以观其势，未可前迈。”张以庄宗命严，不敢迁延，督令进发。魏王至渭南遇害。出《王氏见闻录》。

郑山古

伪蜀王先主时，有军校黄承真就粮于广汉绵竹县，遇一叟曰郑山古，谓黄曰：“此国于五行中少金气，有剥金之号，曰金炀鬼。此年蜀宫大火，至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诣朝堂陈之。俟行吾教以禳镇，庶几减于杀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试于我而取之。然三陈此术，如不允行，则止亦不免。盖泄于阴机也，子能从我乎？”黄亦好奇，乃曰：“苟稟至言，死生以之。”乃赍秘文诣蜀。三上不达，乃呕血而死。其大火与乙酉亡国杀戮之事果验。孙光宪与承真相识，窃得窥其秘纬，题云《黄帝阴符》，与今《阴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黄云受于郑叟，一画一点，皆以五行属配，通畅亹亹，实奇书也。然汉代数贤生于绵竹，妙于讖记之学，所云郑叟，岂黄扶之流乎？出《北梦琐言》。

有个军中参谋陈岷，不久前曾在大梁做官，与汉宾熟识，所以悄悄地问张汉宾道：“天子已经改换，新登基的是什么人呢？”张汉宾神色庄重地说：“我当面奉皇命宣诏魏王回京，况且大军正在行进之中，谈何容易！”陈岷说：“因为过去与您熟识，所以才敢向您打听情况。这两天传来风声，说新人已经即位了。另外还有什么情况？”张汉宾便说：“来的时候听说李嗣元已经过了河，不知道近况如何？”陈岷说：“应当请魏王暂时原地不动，以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可再前进了。”张汉宾因为庄宗皇帝的命令紧急，不敢拖延，所以督令魏王立即进发。魏王到渭南时便被杀害了。出自《王氏见闻录》。

郑山古

前蜀王先主时，有个军校黄承真到广汉绵竹县筹集军粮，遇见一

个老头叫郑山古，对黄承真说：“这个国家在五行之中缺少金气，有剥金之称，叫金炆鬼。今年蜀国王宫要起大火，到甲申年、乙酉年，则有无数人被杀害，我教给你秘密的法术，到朝廷上去陈述。倘若施行我教的法术除祸去灾，可能会免除杀伐的灾难。救人活命的功劳，本是道家所看重的，请您从我这里试行。但是三次陈述我教您的法术，如果他们仍然不允许施行，那么你不能免死，因为你泄露了天机呀！您能按我说的去办吗？”黄承真也好奇，便说：“如果能秉承至言，生死不惧。”他便带着秘密文书到了蜀宫。三次呈报都没有达到目的，黄承真便吐血而死。那些宫中起火与乙酉亡国杀戮的事情果然都应验了。孙光宪跟黄承真认识，曾私下偷看到那件秘术的大概，题为《黄帝阴符》，与现在的《阴符》不同，共有五六千字。黄承真说是从郑翁那里得到的，上面的一画一点，全用阴阳五行对应搭配，通畅流利，实在是一部奇书啊！但是汉代许多贤能之人生于绵竹，精通谶纬这门学问，所说的郑老翁，难道不是黄扶之流吗？出自《北梦琐言》。

马处谦

伪王蜀叶逢，少明悟，以词笔求知，常与孙光宪偕诣术士马处谦，问命通塞。马曰：“四十已后，方可图之；未间，苟或先得，于寿不永。”于时州府交辟，以多故参差，不成其事。后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梦见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觉后，话于广成先生杜光庭次。忽报敕下，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广成曰：“昨宵之梦，岂小川之谓乎？”自是解维，覆舟于犍为郡青衣滩而死，即处谦之生知。叶逢之凶梦，何其效哉！光宪自蜀沿流，一夕梦叶生云：“子于青衣亦不得免。”觉而异之，泊发嘉州，取阳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险。无何篙折，为泛流吸入青衣，幸而获济。岂鬼神尚能相戏哉！出《北梦琐言》。

赵圣人

伪蜀有赵温圭，善袁许术，占人灾祥，无不神中，蜀谓之赵圣人。武将王晖事蜀先主，累有军功。为性凶悍，至后主时，为一二贵

人挤抑，久沉下位，王深衔之。尝一日，于朝门逢赵公，见之惊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见君面有杀气，怀兵刃，欲行阴谋。但君将来当为三任郡守，一任节制，自是晚达，不宜害人以取殃祸。”王大骇，乃于怀中探一匕首掷于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杀此子，便自引决，不期逢君为开释，请从此而止。”勤勤拜谢而退。王寻为郡，迁秦州节度。蜀亡，老于咸阳。宰相范质亲见王，话其事。出《玉堂闲话》。

马处谦

前蜀时有个叶逢，年少时聪明颖悟，想凭诗词文章求得知己，曾与孙光宪一起拜见术士马处谦，卜问命运通达与否。马处谦说：“四十岁以后，你才能有官运；不到那个时候，如果提前得到官位，你的寿命就不长。”当时州府先后征召，叶逢因为种种原因耽误了，升官的事情没有办成。后来担任湖南通判官。未任命之前，他梦见乘船赴任，江上有迎候差吏，快中午时便到了，把他迎到一个石洞里。睡醒以后，他在广成先生杜光庭处说起此事。忽然敕命传下来，封他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广成说：“昨天晚上的梦，难道不是说山川吗？”叶逢于是解维发船，走到犍为郡青衣滩时，船翻身亡，这就是马处谦的预见。叶逢做的凶梦，如此有效验！孙光宪从四川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一天夜间梦见叶逢说：“你在青衣滩也不能幸免。”睡醒之后非常惊异，他停下船来不再沿江直奔嘉州，而取道阳山旱路，然后换乘小船避开青衣滩之险阻。不久船篙断了，被激荡的水流吸进青衣滩，幸而又被救了出来。难道鬼神也能开玩笑吗？出自《北梦琐言》。

赵圣人

前蜀有个赵温圭，擅长袁天纲许迈之流的法术，给别人占卜吉凶，没有不灵验的，蜀人称他为赵圣人。武将王晖在蜀国先主手下效力时，战功累累。他为人凶悍，到了后主执政时，被一两个权贵大臣排挤，长时间沉没在低下的职位上，王晖怀恨在心。有一天，王晖在朝门遇见赵公，赵公看见他十分惊愕，便屏退左右告诉他说：“今天看见你面带杀气，怀里藏着刀，想施行阴谋。但是，你将来会成为三

任郡守，一任节制，只是晚一些显达罢了，不应害人而招致灾祸。”王晖十分吃惊，便从怀里掏出一柄匕首扔在地上，哭泣说道：“今天本想刺杀这小子，然后引颈自杀，不料遇到您为我开导解脱，我从此以后再不这么蛮干了。”频频拜谢，向赵公告退。王晖很快就当了郡守，又迁升为秦州节度使。前蜀灭亡后，他老死于咸阳。宰相范质亲眼看见过王晖，王晖跟他说了自己的这些事。出自《玉堂闲话》。

黄万户

伪王蜀时，巫山高唐观道士黄万户本巴东万户村民，学白虎七变术，又云学六丁法于道士张君。常持一铁鞭疗疾，不以财物介怀。然好与乡人争讼，州县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谔亦有戏术，曾剪纸鱼投于盆内而活，万户投符化獭而食之。其铁鞭为文思谔收之，归至涪州亡其鞭，而却归黄矣。有杨希古，欲传其术，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丧秽。”不果传，俄得家讣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宫，列示诸子，俾认储后，万户乃指后主。其术他皆仿此。唯一女，为巫山民妻，有男传授秘诀。将卒，戒家人勿殓，经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殒也。青城县旧有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万户将卒，谓家人曰：“青城马和尚来，我遂长逝也。”是年，马师亦迁化。出《北梦琐言》。

何 奎

伪王蜀时，阆州人何奎，不知何术，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号何见鬼，蜀之近贵咸神之。鬻银肆有患白癞者，传于两世矣，何见之谓曰：“尔所苦，我知之矣，我为嫁聘，少钗钏钗篦之属，尔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癞者欣然许之，因谓曰：“尔家必有他人旧功德，或供养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归视功德堂内，本无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纱窗，乃重围时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

黄万户

前蜀时，巫山高唐观道士黄万户，本是巴东万户村民，学过白虎七变术，又说跟道士张君学过六丁法。他常拿着一条铁鞭给别人治病，从不把财物放在心上，然而好与乡邻们打官司，所以州衙县府并不看重他。戎州刺史文思谔也有戏术，他曾剪了纸鱼放到盆里就变成活鱼，黄万户则把一道符投进去化成一只水獭把鱼吃了。黄万户的铁鞭被文思谔收了去，文思谔往回走到涪州时铁鞭不见了，结果却到了黄万户手里。有个叫杨希古的，想请黄万户向他传授法术，还没坐好，黄万户忽然说：“你家里出丧事了。”还没向他传授，很快他就得到母亲死亡的讣告。还有一次蜀国先主召黄万户入宫，让几个儿子站在一起，让他认认谁是将来王位继承人，万户便指定是后主。有关其他的法术都与这相仿佛。他只有一个女儿，嫁给巫山平民为妻。有个儿子，学到秘诀。黄万户快死时，劝诫家人不要入殓，过七八天复活了，不久又死了。青城县过去有个马和尚，打坐了三十五年，道行非常高。黄万户快死时，对家人说：“青城马和尚要来，我要与世长辞了。”这一年，马和尚也去世了。出自《玉堂闲话》。

何 奎

前蜀时，阆州人何奎，不知道会什么法术，但预言事情却非常灵验，又不是占卜相面之类，人们都叫他“何见鬼”，蜀地近臣贵戚都把他奉为神明。一家卖银饰铺子有患白癩的，已经流传两代了，何奎见到他时说：“你的苦处我知道，我因为嫁女儿的事，正缺少耳环钏钗篦梳之类的用品，你能送给我这些东西吗？如果能办到，你的苦处就立即痊愈。”那个患白癩的人欣然答应了，何奎便跟他说：“你家里肯定有别人念佛布施的东西，或者有供奉用具留在那里，死人的魂灵依附在上面，所以用这种病来作祟，只要把它除去必定消除病患。”患者回家仔细察看供佛的殿堂，没发现什么别人的东西，想了很久，他老母亲便说：“佛像前面的纱窗，原来是重围时别人的东西，我曾拿来放在那里的，莫非就是这件东西？”

遽彻去，仍修斋忏，疾遂痊。竟受其钏钗之赠。何生未遇，不汲汲于官宦，末年祈于大官，自布衣除兴元小尹，金紫，兼妻邑号，子亦赐绯，不之任，便归阆州而卒，显知死期也。虽术数通神，而名器逾

分，识者知后主政悉此类也。出《北梦琐言》。

孙 雄

嘉州夹江县人孙雄，号孙卯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伪蜀主归命时，内官宋愈昭将军数员，旧与孙相善，亦神其术。将赴洛都，咸问将来升沉。孙俯首曰：“诸官记之，此去无灾无福，但行及野狐泉已来税驾处，曰：‘孙雄非圣人耶，此际新旧使头皆不见矣。’”诸官咸疑之。尔后量其行迈，合在咸京左右。后主罹伪诏之祸，庄宗遇邺都之变，所谓新旧使头皆不得见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李汉雄

李汉雄者，尝为钦州刺史，罢郡，居池州。善风角推步之奇术，自言当以兵死。天祐丙子岁，游浙西，始入府而叹曰：“府中气候甚恶，当有兵乱，期不远矣。吾必速回。”既见，府公厚待之，留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顾而叹曰：“祸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辞，坐客位中，良久曰：“祸即今至，速出犹或可。”遂出，至府门遇军将周交作乱，遂遇杀害于门下。出《稽神录》。

急忙把它撤掉，还斋戒忏悔，患者的病于是痊愈了。何奎也最终接受了耳环手镯之类的赠品。何奎年轻时没有做官的机遇，他也不追求官宦之途，晚年才祈求于大官，从平民百姓封为兴元县府尹，佩戴金印紫绶，他的妻子也得到封号，儿子也赐穿红色品服，他并没去上任，回到阆州便死了，显然他是预先就知道死期的。何奎虽然法术通神，但晚年的名位超过了本分。有见识的人知道蜀后主为政就与这事类似。出自《玉堂闲话》。

孙 雄

嘉州夹江县人孙雄，号孙卯斋，他料事如神也属于何奎之流。前蜀主归顺后唐时，内官宋愈昭将军等几人，过去都跟孙雄很友好，也佩服他的法术。他们要去洛阳，便都去询问将来命运升沉如何。孙雄

俯首道：“各位官人记着我说的话，这次你们去洛阳，无灾祸也无福气，但是走到野狐泉歇驾住宿之处，你们会说：‘孙雄并非圣人呀，这时新旧使头都见不到了。’”各位官员都对此疑惑不解。后来他们估量了自己的行程，当时应该在咸京前后。那时正好是前蜀后主因为伪诏而遭祸，后唐庄宗又遇上邺都兵变，所说的“新旧使头皆不得见”正好应验了。出自《玉堂闲话》。

李汉雄

李汉雄，曾经担任过钦州刺史，免除郡守官职后，住在池州。他擅长风角推步的奇异法术，自称将来一定死于兵祸下。天祐丙子年，李汉雄游历浙西，他刚走进府衙就叹息道：“府内气氛太恶劣，肯定要出现兵乱，为期不远了。我必须迅速回去。”见到府公后，府公以厚礼招待他，留他住了十天，所以没能立即离开这里。一天晚上，他走出客店，向周围看了看叹道：“灾祸就在明天，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第二天早上，他到府内辞行，坐在客位上过了很久说：“灾祸今天马上就到了，赶快出去或许还可避过。”于是往外走，到府门时遇到军将周交作乱，便被杀害于府衙门前。出自《稽神录》。

卷第八十一 异人一

韩 稚 幸 灵 赵 逸 梁四公

韩 稚

汉惠帝时，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重译来贡。时有道士韩稚者，终之裔也，越海而来，云是东海神君之使，闻圣德洽于区宇，故悦服而来庭。时东极扶桑之外，有泥离国，亦来朝于汉。其人长四尺，两角如茧，牙出于唇，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寿不可测也。帝云：“方士韩稚解绝国言，问人寿几何，经见几代之事。”答云：“五运相因，递生递死，如飞尘细雨，存殁不可论算。”问：“女娲已前可问乎？”对曰：“蛇身已上，八风均，四时序。不以威悦，搅乎精运。”又问燧人以前，答曰：“自钻火变腥以来，父老而慈，子寿而孝。牺轩以往，屑屑焉以相诛灭，浮靡器薄，淫于礼，乱于乐，世欲浇伪，淳风坠矣。”稚具以闻，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达理者难可语乎斯道矣。”稚亦以斯而退，莫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韩 稚

汉惠帝在位时，天下太平，战争平息，远国异乡的使者，通过辗转翻译前来朝贡。当时有个叫韩稚的道士，是方士韩终的后代，越过大海来到汉朝，自称是东海神君的使者，听说汉皇帝的圣明德政遍施天下，所以心悦诚服来到汉庭。当时，在东极扶桑以外的地方，有个泥离国，也派人来向汉帝朝拜。泥离国的人身高四尺，头上有两个角像蚕茧形状，长牙齿露在嘴唇外面，从腰部往下生着长长的毛遮蔽着，住在深洞里，他的寿命没法推算。惠帝说：“方士韩稚懂得远方国家的语言，问问这个人有多大岁数，经历过几代的事情。”此人答道：“五行运行相生相克，人类不断生不断死，就像飞尘细雨一样，生存和死亡是无法计算的。”问：“女娲以前的事知道吗？”他回答

说：“女娲以前，八方风调雨顺，四季变化有序。他们从不用武力或讨好的手段，把持世间万物的运转。”又问他燧人氏以前的事情，答道：“自从钻木取火改变腥膻以来，父老慈祥 and 和善，子辈年壮孝敬。自从伏羲氏、轩辕氏以后，就因各种琐屑之事互相杀伐，侈靡浮薄，礼乐淫乱无序，世俗浮薄虚伪，淳朴自然之风丧失了。”韩稚把听到的话全告诉了皇帝，皇帝说：“这些事情过去太久太远了，不是与神灵相通又通情达理的人，很难讲清这些道理的。”韩稚在这件事过去之后也隐退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幸 灵

晋幸灵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与人群居，被人侵辱而无愠色，邑里皆号为痴，父兄亦以为痴。常使守稻，有牛食稻，灵见而不驱，待牛去，乃整理其残乱者。父见而怒之，灵曰：“夫万物生天地之间，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驱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复用理坏者何为？”灵曰：“此稻又得终其性矣。”时顺阳樊长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令人作楫一双。灵作讠而未输，俄而被人窃。窃者心痛欲死，灵曰：“尔无窃吾楫子乎？”窃者不应，须臾痛甚。灵曰：“尔不以情告我者死。”窃者急，乃首应。灵于是以水饮之，病乃愈。船成，以数十人引一艘，不动。灵助之，船乃行。从此人皆畏之，或称其神。有龚仲儒女，病积年，气息才属，灵以水喂之，应时大愈。又吕猗母黄氏，痿痹一十余年。灵去黄氏数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顷，谓猗曰：“扶夫人起。”猗曰：“得疾累年，不可卒起。”灵曰：“试扶起。”于是两人扶以立，又令去扶人，即能自行，乃留水一器令饮之。高悝家内有鬼怪言语，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厌之，而不能绝。灵至门，见符甚多，曰：“以邪救邪，岂得已乎？”并使焚之，其鬼怪遂绝。从尔已后，百姓奔赴如云。灵救愈者，多不敢报谢。立性至柔，见人即先拜，辄自称名。凡草木之夭伤于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倾覆于途路者必举正之。出《豫章记》。

幸 灵

晋代有个叫幸灵的，是豫章建昌人，生性寡言少语。与人们在一起时，被别人侮辱了也不生气，乡里人都称他痴人，父亲和哥哥也认为他痴呆。家里人常让他看守稻田，有牛吃稻子，幸灵看见了也不驱赶，等牛走了之后，才去整理剩下的乱了的稻子。父亲见了很生气，幸灵却说：“万物生长于天地之间，应各自得到满足，牛刚才吃庄稼，凭什么去赶它？”父亲更加愤怒道：“如果像你这么说，还去整理被踏坏的稻子干啥？”幸灵说：“这踏坏的稻子也应该终其性命呀！”当时，顺阳人樊长宾是建昌县令，他征发百姓制造官船，命令每人做一对船桨。幸灵做完后还没交上去，很快就被偷走了。偷的人心痛得要死，幸灵说：“你没偷我的桨吗？”偷的人没回答，顿时痛得更厉害了。幸灵说：“你不把实情告诉我，就会死的。”偷的人着急了，便点头承认。幸灵于是拿水来给他喝，他的病便好了。船造成后，用十多人拉一艘船都拉不动，幸灵伸手相助，船才往前走。从此，别人都对他表示敬畏，有人称他是神仙。龚仲儒有个女儿病了很多年，奄奄一息。幸灵拿水来喷她，结果立时大愈。吕猗的母亲黄氏，瘫痪十多年了。幸灵在离黄氏几尺远处坐着，闭目运气，过了一会儿，对吕猗说：“把夫人扶起来。”吕猗说：“得病多年了，不能马上起来。”幸灵说：“试着扶起来看看。”于是两人扶她站起来了，幸灵又让扶她的人离开，黄氏便能自己走路了。幸灵又留下一杯水让病人喝了。高悝家里有鬼怪说话，屋里的器物能自己移动，老人用巫术大加镇压，也不能断绝。幸灵来到他门前，看见门上贴了许多符，说：“以邪救邪，哪能根绝呢。”叫他把符统统烧了，家里的鬼怪便绝迹了。从那以后，来见他的百姓如云涌般源源不断。幸灵救治了的人，大都不许他们报答酬谢。幸灵生性特别柔顺和气，见到人就先行礼，往往自报姓名。凡山林中有被摧残的草木，他一定扶起整理好；凡有器物翻倒在路上的，他见了一定去扶正它们。出自《豫章记》。

赵 逸

后魏崇义里有杜子休宅，地形显敞，门临御路。时有隐士赵逸者，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是晋朝太康寺也。”时人未之信，问其由，答

曰：“龙骧将军王濬平吴后，立此寺，本有三层浮图，用砖为之。”指子休园曰：“此是故处。”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万，并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濬敬造。”时园中果菜丰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号为圣人。子休遂拾宅为灵应寺，所得之砖，造三层浮图。

好事者问晋朝京师何如今日，逸曰：“晋朝民少于今日，王侯第宅与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鄙，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此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尹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

赵 逸

北魏时，崇义里有一座杜子休的宅院，地形开阔宽敞，门临官道。当时有个叫赵逸的隐士，说是晋武帝时代的人，有关晋朝的旧事，他大部分都做了记录。正光初年，他来到京都，看见杜子休的宅院，叹息道：“这是晋朝的太康寺呀！”当时人们都不相信，问他来由，他回答道：“当年龙骧将军王濬平定吴国后，建立了这座寺，本来有三层佛塔，用砖砌的。”他指着子休的园子说：“这就是原来的地址。”子休掘土检验他说的话，果然挖到几万块砖，并有块石头上刻着铭文道：“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月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濬敬造。”当时园中果蔬丰茂，更有林木枝叶扶疏，人们便信服了赵逸的话，称他为圣人。杜子休便施舍出自己的这所宅院建立灵应寺，并用挖到的砖头，建造了三层佛塔。

有好事的人问赵逸晋朝时的京都与现在比怎么样，赵逸说：“晋朝时居民比现在少，王侯们的宅第与现在相似。”又说：“自从西晋永

嘉年以來，二百餘年間，建國稱王者，共有十六個君主，我都游歷過他們的京都，親眼看見各朝代的事情。每個國家滅亡之後，翻看他們的史書，都不是據實記錄，沒有一部不是將過失推卸給別人，把好事引到自己身上。前秦國君苻生雖然好勇嗜酒，但也懂得仁政而不輕易殺人，觀察他治理國家的政策法律，不可以算作凶暴。等到詳看記載他的史書，天下所有的坏事都歸在他身上。苻堅自稱是賢明的君主，但他卻殺害苻生，竊取君位，隨意杜撰苻生的惡名。歷史上許多史官，都是這樣的。人們都貴遠賤近，真是這樣。現在的人們，也認為活着的就愚蠢，死了才聰明，實在是被迷惑得太厲害了。”有人問他為什麼會是这样，趙逸說：“一個人活着時不過是平庸之輩而已，等他死後，碑文墓志里，無不窮盡天地間的大德和活着的人能辦到的好事。如果是君主，則說他能與堯、舜抗衡；如果是大臣，就說他与伊尹有同等的政績。凡是管理臣民的官，就說連浮虎都會仰慕其清塵；凡是執法的官吏，就用張綱埋輪的典故來稱謝他的耿直。所謂活着時是盜跖，

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慚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問曰：“太尉府前磚浮圖，形制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

汝南王聞而異之，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余半。”帝給步挽車一乘，游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說旧迹，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出《洛陽伽藍記》。

梁四公

梁天監中，有^晉閻、^{上音携，下琛去。}□杰、^{上萬，下杰。}越□、^{上蜀，下端。}仇^晉上掌，下睹。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僚共射之。時太史适获一鼠，约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 艮下，坎上。之《噬嗑》䷔。震下，離上。帝占成，群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決，置諸青蒲，申命閻公揲蓍，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辯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

卦。”时八月庚子日巳时，闾公奏请沈约举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撰占成，置于青蒲而退。读帝占曰：“先蹇后噬嗑是其时，内艮外坎是其象。坎为盗，其鼠也。居蹇之时，动其见噬，其拘系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艰贞，非盗之事，上九荷校灭耳，凶是因盗获戾，必死鼠也。”群臣蹈舞呼万岁。

死后也夸称为伯夷、叔齐。虚妄之言中伤正气，华丽辞令损害真实。”当时写文章的文士，听闻赵逸的这番言论都很惭愧。步兵校尉李登问道：“太尉府前砖砌的佛塔，形制很古老，不知是何年建造的。”赵逸说：“那是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讨伐后秦君主姚泓时，由军人建造的。”

汝南王听说了赵逸的事非常惊异，便问他服用了什么药品才使他如此长寿。赵逸说：“我不熟悉什么养生之道，而是自然长寿的。郭璞曾经为我占卦说：‘我可以活五百岁。’现在还剩下一半。”皇帝给了赵逸一辆步挽车，让他在市里游历，所经过的地方，大都能说出旧迹，三年之后，他隐遁而去，没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出自《洛阳伽蓝记》。

梁四公

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有蜀 闾、上音携，下音琛去声。 杰、上音万，下音杰。 杰、上音蜀，下音湍。 与仇 督 上音掌，下音睹。 四公前来拜见武帝，武帝见到他们四人十分高兴，便令沈约侯沈约作覆，要与群臣一起射覆。当时太史正好抓获一只老鼠，沈约便将老鼠装在匣子里封好呈给武帝。武帝用蓍草占卦，占到了《蹇》䷦ 下卦为艮，上卦为坎。变为《噬嗑》䷔。下卦为震，上卦为离。武帝占卜完后，群臣受命献卦的还有八个人，让他们占卜完一起拿出来。武帝写出说明占卜结果的占词后，放在青蒲垫上，又命闾公用蓍草占卦，闾公说：“圣人设卦，卦象本是吉卦，依照卦象辨别事物，何必选取不同的卦象呢？请允许我按皇上的卦占卜。”这时正是八月庚子日巳时，闾公奏请沈约将武帝卦上的一支蓍草交给自己，写完占词后，将占词放在青蒲垫上后退回原处。于是开读武帝的占词说：“先《蹇》后《噬嗑》说的是时机，内艮外坎说的是卦象。坎为盗，盗应该是老鼠。处于困蹇之

时，动辄被咬，是说老鼠被抓住了。《噬嗑》六爻之中，四爻的爻辞是‘无咎’，另一爻是‘利艰贞’，都与盗无关；上九是‘荷校灭耳’，意为肩上戴的刑具伤了耳朵，这种凶事是因为老鼠盗窃而遭了罪，一定是只死老鼠。”群臣手舞足蹈高呼万岁。

帝自矜其中，颇有喜色。次读八臣占词，或辩于色，或推于气，或取于象，或演于爻，或依鸟兽龟龙，阴阳飞伏，其文虽玄远，然皆无中者。未启闾公占曰：“时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阴阳晦而入文明，从静止而之震动，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为鼠，辰与艮合体，坎为盗，又为隐伏，隐伏为盗，是必生鼠也。金数于四，其鼠必四。离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则昃，况阴类乎？《晋》之繇曰，死如弃如，实其事也，日敛必死。”既见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闾公曰：“占辞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请剖之。”帝性不好杀，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妊三子。是日，帝移四公于五明殿西阁，示更亲近，其实囚之，唯朔望伏腊，得于义贤堂见诸学士。然有军国疑议，莫不参预焉。

大同中，盘盘国、丹丹国、扶昌国、高昌国遣使献方物，帝令有司设充庭法驾，雅乐九阍，百僚具朝服如元正之仪。帝问四公：“异国来廷，爵命高下，欲以上公秩加之。”□公曰：“成王太平，周公辅政，越裳氏重译来贡，不闻爵命及之。《春秋》邾楚之君，爵不加子。设使其君躬聘，依《礼经》，位止子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谓□公更详定之。俄属暴风如旋轮，曳帝裙带。帝又问其事，

武帝因自己猜中了而得意，面露喜悦之色。接着又看那八位大臣的占辞，有的从颜色分辨，有的从气数推求，有的从形象判断，有的从爻辞推演，有的依据鸟兽龟龙，卦象的飞伏（易学术语）关系，文辞虽玄妙幽远，但都没有猜对。最后打开闾公的占辞说：“庚子日对老鼠是吉日，一定是只活老鼠。从暗处走到明处（指上卦由坎变为离），从静伏变为骚动（指下卦由艮变为震），老鼠迷失本性必然被擒。八月是金盛的月份，克制它的必定是金。子为鼠，时辰与艮卦正好合体，坎为盗，又是隐藏，隐藏也是盗，这一定是活老鼠。金在五行之中位于第四，老鼠必有四只。离为光明，是南方的卦，太阳过了中午

就会偏西，何况是阴类老鼠呢？晋卦的爻辞说‘死如弃如’（实为离卦九四爻辞），就是死了没有了，确实如此，太阳偏西老鼠就一定会死。”发现是活老鼠后，文武百官大惊失色，于是责怪闾公道：“你占词中说有四只老鼠，现在只有一只，这是怎么回事？”闾公说：“请把这只老鼠剖开。”武帝禀性不好杀生，又恼恨自己没猜中。等到太阳偏西时，那只老鼠快要死了，便令人将它剖开，果然发现大老鼠还怀着三只小老鼠。这一天，武帝令四公搬到五明殿西阁，表示与他们更为亲近，其实是将他们拘禁了，只有每月的初一、十五以及伏腊等祭祀之日，他们才能到义贤堂与学士们见面。当然，有军国大事疑难问题进行议决，他们也都参与。

大同年间，盘盘国、丹丹国、扶昌国、高昌国派遣使者献来地方特产，武帝令主管部门设充庭法驾，排演雅乐九阙，文武百官都穿上朝服就像元旦朝会仪式一样。武帝问四公道：“异国使臣前来朝拜，赐予的爵位应该高还是低，我想以上公之爵位加给他们。”□公说：“周成王时代天下太平，周公辅佐朝政，越裳氏通过辗转翻译前来周朝献贡，没听说加给他们爵位。《春秋》中邾楚的国君，连子爵都没有加给。假使这些国家的国君亲自来受聘，依照《礼经》，爵位也只能是子爵或男爵。如果加给上公爵位，恐怕不符合先例。”武帝坚持让□公重新仔细考虑一下再定。不一会儿暴风如旋转的轮子，拖住武帝的裙带。武帝又问这是怎么回事，

公曰：“明日亦未果，请他日议之。”帝不怪，学士群诽之。向夕，帝女坠阁而死，礼竟不行。后诘之，对曰：“旋风袭衣，爱子暴殒，更何疑焉？”

高昌国遣使贡盐二颗，颗如大斗，状白似玉。干蒲桃、刺蜜、冻酒、白麦面，王公士庶皆不之识。帝以其自万里绝域而来献，数年方达。文字言语，与梁国略同。经三日，朝廷无祇对者，帝命杰公逐之。谓其使曰：“盐一颗是南烧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烧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湾林，三是无半。冻酒非八风谷所冻者，又以高宁酒和之。刺蜜是盐城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麦面是宕昌者，非昌垒真物。”使者具陈实情：“面为经年色败，至宕昌贸易填之；其年风灾，蒲桃、刺蜜不熟，故驳杂；盐及冻酒，奉王急命，故非时

尔。”因又问紫盐医珀，云自中路遭北凉所夺，不敢言之。帝问杰公群物之异，对曰：“南烧羊山盐文理粗，北烧羊山盐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彻如冰，以毡囊煮之可验。蒲桃湾林者皮薄味美，无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风谷冻成者，终年不坏，今臭其气酸，湾林酒滑而色浅，故云然。南平城羊刺无叶，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盐城羊刺叶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昌垒白麦面烹之将熟，洁白如新，今面如泥且烂。由是知蜜麦之伪耳。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深数尺，有末盐，如红如紫，色鲜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珀，黑逾纯漆，或大如车轮，末而服之，攻妇人小肠症瘕诸疾。

□公说：“明天也不会有结果，请改日议论。”武帝不高兴，学士们也非难他。快到傍晚时，武帝的女儿坠楼身亡，接待外国使者的礼仪终究没举行。事后武帝追问他，他回答说：“旋风吹你的衣服，就证明你的爱女要暴亡，还有什么疑虑呢？”

高昌国派来使臣献给朝廷两大颗咸盐，每颗如斗一般大，形状洁白如玉。还有干葡萄、刺蜜、冻酒、白麦面粉等，王公士庶都不认识这些东西。武帝认为使臣是从万里之外极遥远处前来献这些东西的，经过好几年才到达这里。他们的文字和言语，与梁国大致相同。过了三天，朝廷无人能够与他交谈，武帝便令杰公去接待他。杰公对使者说：“这两颗咸盐，一颗是在南烧羊山于月中十五日收取的，一颗是在北烧羊山月中十五日以外的日子收取的。葡萄七分产于湾林，三分产于无半。冻酒不是八风谷冻制的，掺进了一些高宁酒。刺蜜是盐城产的，不是南平城的。白面粉是宕昌的，不是昌垒真货。”使者把真实情况详细讲了出来：“白麦面经过一年颜色坏了，所以到宕昌换了面粉来充抵。这年闹风灾，葡萄与刺蜜成熟得不好，所以混杂不纯。盐与冻酒，因为接到了国王的紧急命令，所以都不是新鲜的。”杰公又问他怎么没有带来紫盐与医珀，使者说途中被北凉人掠夺去了，没敢告诉你们。武帝问杰公这些东西有什么差异，杰公答道：“南烧羊山盐纹理粗，北烧羊山盐文理细密。十五日那天收的盐，明彻如冰，用毡袋子加水一煮就可检验出来。湾林的葡萄皮薄味美，无半产的葡萄皮厚味苦。酒如果是八风谷冻制的，就会终年不变质，如今送来的酒闻起来有酸味，湾林产的酒滑腻而颜色清浅。所以我才这么说。南

平城的羊刺树没有叶子，结的刺蜜果颜色透明而味道甘甜；盐城的羊刺树有大叶子，结的刺蜜果颜色发青而味道淡薄。昌垒产的白面粉，烹煮快熟时，洁白如新，而现在的白面粉，则像泥一样烂。由此可知刺蜜和白麦面是假冒的。交河之间的沙石浅滩里，往下挖几尺深，有未盐，如红如紫，色彩鲜艳，味道甘美，吃了能够止痛。再往下挖一丈深，就有□珀，颜色比纯漆还黑，有的像车轮那样大，研成粉末服下去，能治妇人小肠症瘕等疾病。

彼国珍异，必当致贡，是以知之。”

杰公尝与诸儒语及方域云：“东至扶桑，扶桑之蚕长七尺，围七寸，色如金，四时不死。五月八日呕黄丝，布于条枝，而不为茧。脆如缊，烧扶桑木灰汁煮之，其丝坚韧，四丝为系，足胜一钧。蚕卵大如燕雀卵，产于扶桑下。贵卵至句丽国，蚕变小，如中国蚕耳。其王宫内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晓而明如昼，城忽不见，其月便蚀。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余家，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四海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咒诅，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昆山之上，其土人食蝮蟹鬣蛇以辟热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为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为褐，皆焚之不灼，污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极峻造天，四时冰雪，意烛龙所居。昼无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观北极。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饮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间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鸭生骏马，大鸟生人，男死女活，鸟自衔其女，

这是那个国家最珍奇的产物，是一定会送的贡品，因此知道他们肯定带了这两样东西。”

杰公曾经跟儒生们谈到四方的地理情况道：“东到扶桑，扶桑的蚕有七尺长，七寸粗，颜色像金子，一年四季都不死。五月八日吐黄色丝，分布在枝条上，而不结茧。蚕丝像线一样脆弱易断，用扶桑木燃烧后的灰汁煮过后，蚕丝就变得坚韧了，把四根细丝系在一起，足

能吊起一钧重的东西。蚕的卵像燕雀卵那样大，产在扶桑树下面。把蚕卵带到句丽国去，生出的蚕就变小了，就像中国的蚕那么大。扶桑国的王宫里有座水精城，大概方圆一里，天还没亮时水精城就像白天一样明亮，如果水精城忽然不见了，当月就会出现月食。向西而至西海，海中有岛，方圆二百里，上面有大片的树林，树林里全是宝贵的树木。岛上住着万余户人家，那里的人都很手巧，能够制造宝器，这就是所说的拂林国。海岛的西北部有个大坑，弯弯曲曲到底有一千多尺深，用一块肉扔下去，就有鸟衔着宝物飞出来，大的宝物有五斤重，他们说是色界天王的宝藏。四（疑为西）海的西北方，大约离海一万里的地方，有个女儿国，把蛇当做丈夫，男人则是蛇，不咬人，住在洞穴里。女人当臣妾官长，住在房屋里。当时的习俗是没有文字契约，而是相信诅咒，坦率正直的人没有什么，不忠诚不公正的人立即就死。利用鬼神来教化，谁也不敢违犯。南方至火洲之南，在炎昆山之上，当地人吃蛭蟹与鬣蛇来消除热毒。在火洲之中有火树，树皮可以做布；炎丘有种火鼠，鼠毛可以做衣服，这样的布与衣服都用火烧不坏，脏了之后用火来清洗。北方至黑谷以北，那里的山特别高大，直顶云天，一年四季都是冰雪覆盖，猜想是烛龙居住的地方。白天没有太阳，往北去更明亮。夜间在正上方能看到北极星。西边有酒泉，泉水的味道像酒一样，喝了能使人醉；北边有漆海，毛发与羽毛染过都会成为黑色；西（应为南）边有乳海，海水白色滑腻就像乳汁一样。在这三个海之间方圆有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鸭子生骏马，大鸟生人；男的都死女的能活，鸟自己衔着它的女儿，

飞行哺之，衔不胜则负之，女能跬步，则为酋豪所养。女皆殊丽，美而少寿，为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马，毛洁白，长尺余。有貂大如狼，毛纯黑，亦长尺余，服之御寒。”

朝廷闻其言，拊掌笑谑，以为诞妄，曰：“邹衍《九州》、王嘉《拾遗》之谈耳。”司徒左长史王筠难之曰：“书传所载，女国之东，蚕崖之西，狗国之南，羌夷之别种，一女为君，无夫蛇之理，与公说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国有六，何者？北海之东，方夷之北，有女国，天女下降为其君，国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国，其女悍而男恭，女为人君，以贵男为夫，置男为妾

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东南，绝徼之外，有女国，以猿为夫，生男类父，而入山谷，昼伏夜游，生女则巢居穴处。南海东南有女国，举国惟以鬼为夫，夫致饮食禽兽以养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国，方百里，山出石髓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举国无夫，并蛇六矣。昔狗国之南有女国，当汉章帝时，其国王死，妻代知国，近百年，时称女国，后子孙还为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国，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论。”

俄而扶桑国使使贡方物，有黄丝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丝也。帝有金炉，重五十斤，系六丝以悬炉，丝有余力。又贡观日玉，大如镜，方圆尺余，明彻如琉璃，映日以观，见日中宫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与使者论其

在飞翔时喂养它，衔不动了就用背驮着，到女人能走路了，则被酋豪养育着。女人都相貌美丽而寿命短，给人做妻妾，不到三十岁就死了。有兔大如马，兔毛洁白，毛长一尺多。有貂大如狼，毛色纯黑，也是一尺多长。穿上它的皮能御寒。”

满朝文武听了他这番议论，都拍着巴掌直笑，认为他这是信口雌黄，都说：“这纯属邹衍《九州》与王嘉《拾遗》里的谈论而已。”司徒左长史王筠质疑道：“书传中记载，女儿国东面，蚕崖以西，狗国以南，有羌夷族的分支，由一个女人做君主，但没有把蛇当丈夫的道理，与您说的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杰公说：“根据现在所了解的情况，女儿国有六个。哪六个呢？北海东面与方夷北面有一个女儿国，天女下凡做她们的君主，国内有男有女，生活习俗与其他国家一样。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板楯以西，有个女儿国，那里女人悍勇而男人恭顺，女人做国君，把尊贵的男人作为丈夫，宫中蓄养男人当做侍妾嫔妃，多的时候有上百人，少的时候也有一个丈夫。昆明东南，极边之外，有个女儿国，女人以猿为丈夫，生下男孩像父亲，就进入山谷，昼伏夜出，生下的女孩则住在洞穴里。南海东南有个女儿国，全国的女人都以鬼为丈夫，丈夫抓捕禽兽准备饮食供养她们。勃律山的西面，有个女儿国，方圆一百里，山里流出石髓之水，女人在河水里洗浴之后就怀孕，这个国家的女人都没有丈夫，加上以蛇为丈夫的女儿国，总共是六个。从前狗国以南还有个女儿国，在汉章帝时，国王

死了，国王的妻子代替丈夫管理国家，执政近百年，当时称为女儿国，后来国王的子孙又重新做了君主。诸如以狗为丈夫、以猿为丈夫、以鬼为丈夫以及在河里洗澡怀孕的几个女儿国，知识丰富的人都已经熟知，所以我便略而不论。”

不久，扶桑国也派遣使臣来梁国进贡地方物产，有黄丝三百斤，就是扶桑蚕所吐、又用扶桑木灰汁煮过的那种蚕丝。武帝有一只金香炉，重五十斤，将六根扶桑蚕吐的黄丝系在一起挂这只香炉，丝的承受能力绰绰有余。扶桑使臣还进贡了观日玉，玉大如镜，方圆一尺多，明彻如琉璃，用它照着太阳观看，能把太阳里的宫殿看得清清楚楚。武帝令杰公与扶桑使臣谈论他们的

风俗土地物产，城邑山川，并访往昔存亡。又识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首，具言情实。

间岁，南海商人赍火浣布三端，帝以杂布积之。令杰公以他事召，至于市所，杰公遥识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缉木皮所作，一是续鼠毛所作。”以诘商人，具如杰公所说。因问木鼠之异，公曰：“木坚毛柔，是何别也？以阳燧火山阴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试之果验。

明年冬，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偿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黏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以示杰公，公曰：“上界之宝信矣。昔波罗尼斯国王有大福，得获二宝镜，镜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孙福尽，天火烧宫，大镜光明，能御灾火，不至焚爇；小镜光微，为火所害。虽光彩昧暗，尚能辟诸毒物，方圆百步，盖此镜也。时王卖得金二千余斤，遂入商人之手。后王福薄，失其大宝，收夺此镜，却入王宫。此王十世孙失道，国人将谋害之，此镜又出，当是大臣所得，其应入于商贾。其价千金，

风俗土地物产，城邑山川，并且问及他们过去的兴亡变迁。杰公还认

识扶桑国使者的祖父伯叔兄弟等，使者感动得流着眼泪叩头跪拜，详细介绍了本国的真实情况。

隔了一年，南海商人带来三端（六丈为一端）火浣布，武帝用别的杂布和它掺杂一起。武帝命人用别的理由把杰公招来，到了市场上，杰公远远就认出来：“这是火浣布，其中两端是缉木皮造的，一端是续鼠毛织造的。”走到跟前向商人一打听，果然与杰公说的一样。便问他缉木皮布与续鼠毛布有什么不同，杰公说：“缉木皮织的坚硬，续鼠毛织的柔软，怎么区分呢？如果用阳燧火山阴柘木一烧，缉木皮织的就会变形。”试验了一下，果然如他所说。

第二年冬天，扶南国的一艘大船从西天竺国驶来，卖碧玻黎镜，镜面宽一尺五寸，重四十斤，正反都皎洁透亮，把五色物放在镜子上面，向明处一看，所照的东西就看不见了。问这面镜子要多少价钱，那人说要一百万贯钱左右。武帝令主管人员核算了一下，倾尽府库里所有钱也不够这面镜子的价钱。那位商人说，这是色界天王有福乐，天降大雨，众宝如山，把它们都收藏在山上库府里，别人很难得到，用大块的兽肉扔到山中，肉腐烂后粘住宝物，一只大鸟衔着飞了出来，就是这面宝镜，全国上下都不认识，无人能够出得起这个价钱。把这面镜子拿给杰公看，杰公说：“这确实是天上的宝物。从前波罗尼斯国王有大功德，能够得到两只宝镜，镜的亮光照到的距离，大镜是三十里，小镜是十里。到他的玄孙功德没了，天火焚烧宫殿，大宝镜的光很明亮，能够抵御灾火，没有被焚烧；小宝镜的光明微弱，被火烧坏。小宝镜虽然光彩黯淡了，仍能抵御各种毒物的侵害，能照亮方圆百步的地方，这可能就是那面被烧坏的小镜。当时国王卖了得金两千余斤，宝镜便到了商人手里。后来国王功德极少，大宝镜丢失了，便把这面小镜夺了回去，藏进王宫。这位国王的第十世孙子无道，国人要杀害他，这面宝镜又出来了，应该是被大臣得到了，这镜子应该是到了商人手里。它价值千金，

倾竭府库不足也。”因命杰公与之论镜，由是信伏。更问：“此是瑞宝，王令货卖，即应大秦波罗奈国、失罗国诸大国王大臣所取，汝辈胡客，何由得之，必是盗窃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对，俄而其国遣使追访至梁，云其镜为盗所窃，果如其言。

后有魏使频至，亦言黑貂白兔鸭马女国，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周游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虚说，皆为美谈。故其多闻强识，博物辩惑，虽仲尼之详大骨，子产之说臺骀，亦不是过矣。

后魏天平之岁，当大同之际，彼此俗阜时康，贤才鼎盛。其朝廷专对，称人物士流。及应对礼宾，则^胥公独预之为问答，皆得先鸣。所以出使外郊，宴会宾客，使彼落其术内，动挫词锋，机不虚发，举无遗策，^胥公之力也。魏兴和二年，遣崔敏、阳休之来聘。敏字长谦，清河东武城人，博学赡文，当朝第一，与太原王延业齐名，加以天文、律历、医方、药品、卜筮。既至，帝选硕学沙门十人于御对百僚与之谈论，多屈于敏，帝赐敏书五百余卷，他物倍之。四公进曰：“崔敏学问疏浅，不足上轡冲襟，命臣^胥敌之，必死。”帝从之。初，江东论学，有《十二沙门论》以条疏征核，有《中观论》以乘寄萧然，言名理者，宗仰其术。北朝有《如实论》质定宗礼，有《回诤论》借机破义。敏总南北二业皆精。又桑门所专，唯在释氏，若儒之与道，蔽于未闻。

倾尽府库的全部积蓄也不够。”武帝便命杰公与这位商人谈论这面镜子的来历，商人由此非常信服。杰公又问商人：“此乃稀世国宝，国王如果同意出卖，就应该大秦波罗奈国、失罗国诸大国王大臣所有，你一位别国的客人，怎么能有这面宝镜呢？一定是盗窃来的吧。”胡客含糊半天也回答不上来，不久那个国家便派使者追查到梁国，说他们那面宝镜被盗贼偷走了，果然像杰公说的一样。

后来有北魏使者屡次来到梁朝，也说到黑貂白兔鸭马女国等，常常到京都去。梁朝的公卿士人才相信杰公周游天地四方，历经百代，不说谎话，全是美谈。所以杰公能如此多闻强识，博物辩惑，即使孔子知道大骨的详情，子产能够谈论臺骀的来历，也不能超过异人杰公。

东魏天平年间，正当梁朝大同年间，南北二朝，彼此民俗淳厚时世康平，贤才济济。他们在朝廷上议论时世，评说人物士流。等到应对礼宾时，则由^胥公单独提前预备好问答之词，每次都能获胜。让他出使外郊，宴会宾客，能使对方落入自己的计谋之内，动不动就挫伤对方的词锋，战机绝不虚发，从无漏洞和失策，这些全是^胥公之力。

东魏兴和二年，东魏派遣崔敏与阳休之来访问梁朝。崔敏字长谦，清河东武城人，学识渊博又极富文才，是当世第一，与太原王延业齐名，加以天文、律历、医方、药品、卜筮等学问，他样样精通。他们到达梁朝后，梁武帝选拔了十名学识丰富的高僧，在朝廷上对着文武百官与崔敏谈论，多数都说不过崔敏，武帝赏赐崔敏五百多卷书，其他礼物加倍。四公对武帝进言道：“崔敏学识疏浅，不值得让您挂怀，命臣仇^胥与他较量，他肯定败下阵来。”武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起初，江东论辩学，有《十二沙门论》以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著称，有《中观论》以长于表达寄托与描述著称，谈论名理者，师法他们的论辩技巧。北朝有《如实论》长于质定宗礼，有《回诤论》擅长借机破义。崔敏综合南北两方的论辩之学，都能精通。又僧侣所长，只在佛学，对于儒家与道家的学说，往往缺乏了解。

敏兼三教而擅之，颇有德色。^胥公尝于五天竺国以梵语精理《问论》《中分别论》《大无畏论》《因明论》，皆穷理尽妙。^胥公貌寝形陋，而声气清畅。敏既频胜群僧，而乃傲形于物。其日，帝于净居殿命^胥公与敏谈论至苦，三光四气，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风云气候，金丹玉液，药性针道，六性五蕴，阴阳历数，韬略机权，飞伏孤虚，鬼神情状。始自经史，终于老释，凡十余日，辩扬六艺百氏，与敏互为主客，立谈绝倒，观者莫不盈量忘归。然敏词气既沮于^胥，不自得，因而成病，舆疾北归，未达中路而卒。出《梁四公记》。

崔敏同时对于儒、释、道三教都很擅长，颇有得意之色。^胥公曾于五天竺国通过梵语精心研究《问论》《中分别论》《大无畏论》《因明论》，都能穷尽这些学问的理论与奥妙。^胥公形貌丑陋，而说话的声音气息却清亮流畅。崔敏因为已屡次战胜各位高僧，于是恃才傲物。那天，武帝在净居殿命^胥公与崔敏论战，两人论得口干舌燥，十分疲劳。谈论范围极其广泛，三光四气、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风云气候、金丹玉液、药性针道、六性五蕴、阴阳历算、韬略机权、飞伏孤虚、鬼神情状等无所不及。起自经史，终于老释，连续十余天，辩论阐扬六艺百家之学，^胥公与崔敏互相驳难，立论绝妙令人倾倒，观者无不感到充分满足，以致忘记了回家。然而崔敏的词气既已不及^胥公，所以不能顺心自得，因而酿成疾病，抱病乘车匆忙北归魏国，没

有走到中途就死了。出自《梁四公记》。

卷第八十二 异人二

陆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吕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郑相如

陆法和

陆法和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与沙门同，自号居士，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测也。

侯景始降于梁，法和谓南郡朱元英曰：“贫道应共檀越击侯景，为国立效。”元英问：“击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时在清溪山，元英往问之曰：“侯景今图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劳问也。”因问：“克不？”乃曰：“亦克，亦不克。”

景遣将任约，众号五万，伐湘东王于江陵。兵将逼，法和乃出诣湘东云：“自有兵马，乞征任约。”召诸蛮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发，王遣胡僧祐，领千余人与之同行。法和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祷，

陆法和

陆法和隐居在江陵百里洲。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都与僧侣相同，自称居士，不到城市里去，面容神色总是很平静，谁也猜不透他的心理活动和感情变化。

侯景刚投降梁国时，法和对南郡朱元英说：“贫道我应当与施主一起打击侯景，为国效力。”元英问：“打击侯景干什么？”法和说：“正该这样。”等到侯景过江，法和当时正住在清溪山，元英前去问他道：“侯景现在要攻城，这件事怎么办？”法和说：“应当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会不打自败。施主只管等待侯景给予一个好机会，何必费心问我呢？”元英又问：“能不能攻下来？”他说：“也可能攻下

来，也可能攻不下来。”

侯景派遣部将任约，率领五万人马，进军江陵讨伐湘东王。当任约的军队逼近江陵时，法和才出见湘东王说：“我自有兵马，向您请命征讨任约。”他召集诸蛮夷弟子八百人，驻扎在江津，两天之后便出发了，湘东王又派遣胡僧祐，带领一千余人与法和同行。法和登上兵船大笑说：“我们有无法估量的兵马。”江陵一带有很多神殿寺庙，当地人的风俗是经常去这些地方祈祷，

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诸神皆从行故也。至赤洲湖，与任约相对。法和乘轻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约军一里，乃远谓将士曰：“观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即攻之。”纵火舫于前，而逆风不便，法和执白羽扇以麾风。风势即反，约众皆见梁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溃，皆投水。约逃窜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时当得。”及期未得。人问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干时，建一刹，语檀越等，此虽为刹，实是贼漂，今何不白漂下求贼也。”如其言，果见任约在水中，抱刹柱头，才出鼻，遂擒之。约言求就师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于王有缘，决无他虑，王于后微得檀越力。”果释，用为郡守。及西军围江陵，约以兵赴救，力战焉。

法和既平任约，乃还谓湘东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无可虑。”蜀贼将至，法和乃请守巫峡待之，乃总诸军而往。先运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横之以铁锁。萧纪果遣蜀将渡峡口，势蹙，进退不可。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歼之。

山中多毒虫猛兽，法和授其禁戒，不复噬螫。所近江湖，必于岸侧结草，云此处放生，渔者皆无得。时将兵，犹禁诸军渔捕，有窃为者，中夜猛兽必来欲噬之，有弟子戏截蛇头，来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杀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见蛇头齧裤裆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试刀，一下而头断，

自从法和的军队出发之后，祈祷不再灵验了，人们认为诸神灵都跟从法和出兵打仗去了。到了赤洲湖，法和与任约的军队形成对峙。法和乘坐轻便小船，不披戴盔甲，顺流而下，到离任约军队一里远的地方，便远远地对将士们说：“看到对方的龙旗像睡了一样并不飘动，

而我军的龙旗挥舞特别踊跃时，要立即发起进攻。”法和的军队放火烧了前面的大船，因为逆风不便于行动，法和便手持白羽扇指挥风向。风向顿时反移过来，任约的部下都看见梁国的士兵行走在水上，立即溃败，纷纷跳进水里。任约不知逃窜到了什么地方。法和说：“明日中午就能抓到他。”到了第二天中午并没有抓到任约。人们便问法和，他说：“我以前在这个洲水干时，修建了一座佛塔，我对施主们说，这虽是一座佛塔，实际上是贼人的标志。现在何不现从佛塔下抓贼呢。”像他说的一样，果然看见任约正在水里，抱住佛塔的柱头，刚刚露出鼻孔，便捉住了他。任约请求让他死在法和大师面前，法和说：“施主面有吉相，肯定不会死的，而且与湘东王有缘分，请不要有任何顾虑，湘东王以后还要稍稍借助施主的力量呢。”任约果然被释放了，被任用为郡守。待西军围江陵时，任约出兵援救，与敌军奋力作战。

法和平息了任约的军队后，才回来对湘东王说：“侯景自然而然就会平息的，用不着有什么忧虑。”蜀贼快要攻上来了，法和就请命镇守巫峡等待贼军。他统领各路军队前往巫峡，先运石头填到江里，三天后，江水终于分流，他们又在江上拉上了铁锁链。萧纪果然派蜀将渡峡口，形势险急，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王琳与法和运筹谋略，一战歼灭了他们。

巫峡山中多有毒虫猛兽，法和教给兵士如何防范，他们便不再遭受咬伤中螫的痛苦。在靠近江湖的地方，他让兵士一定在岸边结草，说此处放生，捕鱼的人都得不到它们。那时快要打仗了，仍然禁止士兵们随意捕杀，有偷着捕杀的，半夜猛兽必来咬他。有个弟子砍掉蛇的脑袋玩耍，来见法和时，法和说：“你为什么杀蛇？”便指给这个人看，弟子才看见蛇的脑袋咬住自己的裤裆不掉下来。又有个人拿牛试刀锋利与否，一刀下去牛头被砍断了，

来诣法和，法和曰：“有一断头牛，就卿征命殊急，若不为作功德，一月内报至。”其人不信，数日果死。其言多验。

元帝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不称臣，其启文印名上自称居士。后乃自称司徒，帝谓仆射王褒曰：“我来未尝有意用陆为三公，而自称何也？”褒曰：“彼即以道术自命，容是先知。”帝曰：“法和功业稍

重。”遂就拜为司徒。后大聚兵舰，欲袭襄阳而入武关，帝使止之，法和乃尽致其兵，谓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释梵天王，岂窥人主之位，但与主有香火因缘救援耳。今既被疑，是业定不可改也。”于是设供养，具大^馐薄饼。

及西魏举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贼，但镇郢州，不须动也。”法和乃还州，垆其城门，着粗白布衫布裤，邪巾，大绳束腰，坐苇席，终日乃脱之。及闻梁灭，复取前凶服着之，受吊。梁人西入魏，果见^馐饼焉。出《渚宫旧事》。

王梵志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当隋文帝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朽烂，德祖见之，乃剖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德祖收养之。至七岁，能语，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语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后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诗示人，甚有义旨。出《史遗》。

来见法和时，法和说：“有一头断了脑袋的牛，十分着急向你索命。你如果不为它做功德，一月之内必有报应降临。”那个人不相信，几天之后果然死了。法和的话大多都很灵验。

元帝任命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不在皇帝面前称臣，他在启文印名上自称居士。后来又自称司徒，元帝对仆射王褒说：“我从未有意任用陆法和为三公，他却以司徒自称，这是怎么回事？”王褒说：“他既然以道术自命，可能这是他的先见。”元帝说：“法和的功业确实比较大。”于是就拜他为司徒。之后，他大量聚集兵船，准备袭击襄阳而挺进武关。元帝派人制止他，法和便把兵船撤回来，对使者说：“法和是求道的人，对佛道天王尚不希求，岂能把人主的位子放在眼里，我只因与君主有香火的缘分才来援救他罢了。现在既然被怀疑，这番功业是肯定成就不了了。”于是，他就设了供养，准备了大^馐薄饼。

等到西魏举兵讨伐梁国时，法和赶赴江陵，元帝派人迎接他

说：“我自然能打破贼人，你只要镇守郢州就行，不必出动了。”法和便返回郢州，用白色垩粉涂刷城门，身穿白色粗布大衫和裤子，扎着孝巾，腰上束着大麻绳，坐在苇席上，整整一天才脱掉这身守丧孝衣。后来听说梁国灭亡了，他又取出前面的凶服穿上，去吊丧。梁人进入西魏时，果然看到当初法和所摆放的饊饼。出自《渚宫旧事》。

王梵志

王梵志，是卫州黎阳人。黎阳城东十五里处，有个人叫王德祖，隋文帝时，家有林檎树，树上生了个斗大的瘤子，过了三年腐烂了，德祖看见了，便剖开这个瘤子的外皮，看到里面有个胎儿，德祖便把他收养了起来。长到七岁时，这个小孩会说话了，说：“谁生养了我？我又叫什么名字？”德祖便将实情跟他说了，便起名叫“林木梵天”，后来改叫“梵志”。小孩说：“王家养育了我，我就姓王吧。”梵志于是作诗给人看，诗写得很有义理和旨趣。出自《史遗》。

王守一

唐贞观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称终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负一大壶卖药。人有求买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无疾人授与之者，其人旬日后必染沉痾也。柳信者，世居洛阳，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后，忽于眉头上生一肉块。历使疗之，不能除去。及闻此布衣，遂躬自祷请。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犹若祭祀，后方于壶中探一丸药，嚼傅肉块，复请具樽俎。须臾间，肉块破，有小蛇一条突出在地，约长五寸，五色烂然，渐渐长及一丈已来。其布衣乃尽饮其酒，叱蛇一声，其蛇腾起，云雾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出《大唐奇事》。

李子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风仪爽秀，才调高雅，性闲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旧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灯。其时士女缘江，辘轳纵观。子牟客游荆门，适逢其会，因谓朋从曰：“吾吹

笛一曲，能令万众寂尔无哗。”于是同游赞成其事。子牟即登楼，临轩独奏，清声一发，百戏皆停，行人驻愁，坐者起听。曲罢良久，众声复喧。而子牟恃能，意气自若。忽有白叟，自楼下小舟行吟而至，状貌古峭，辞韵清越。子牟泊坐客，争先致敬。叟谓子牟曰：“向者吹笛，岂非王孙乎？天格绝高，惜者乐器常常耳。”子牟则曰：“仆之此笛，乃先帝所赐也，神鬼异物，则仆不知，

王守一

唐朝贞观初年，洛阳城有个平民百姓，自称终南山人，叫王守一，经常背着一个大壶卖药。有人求他买药买不到的，一定病重而死；如果他急忙赶着没病的人送给他药，这人十天后必定染上重病。有个叫柳信的，祖祖辈辈住在洛阳，家有万贯财产，却只有一个儿子。儿子成年后，忽然在眉头生出一个肉块。多次让人治疗，肉块也不能除掉。等到听说有这么个王守一，便亲自登门祈求。把他请到家里后，便叫出儿子让他看。王守一先焚香，叫人摆上酒肴果脯，就像祭奠什么一样，然后才从药壶里取出一丸药。用嘴嚼一嚼傅在肉块上，又请准备酒肉器具。片刻间，肉块破了，有一条小蛇出来掉在地上，长约五寸，五彩斑斓，渐渐长到一丈左右。王守一把筵席上摆的酒喝光了，对着蛇呵斥一声，那条蛇便腾空跃起，云雾缭绕天色昏暗。王守一怡然自得地骑着蛇飞走了，不知飞到了什么地方。出自《大唐奇事》。

李子牟

李子牟，是唐朝蔡王的第七个儿子，风度仪表清爽俊秀，才学格调高雅，爱好音乐精通音律，尤其善于吹笛子，天下没有能比上他的。江陵一带的旧俗，每逢正月十五日夜晚，江边挂起一排排的彩灯。那时两岸挤满了前来观灯的男男女女和他们乘坐的彩车。子牟客游于荆门，正赶上这个热闹的场面，便对同游的朋友说：“我吹笛一曲，能叫万人寂静无声。”于是同游者赞成他这么做。子牟就登上楼，临窗独奏，清脆悦耳的笛声一响，各种戏曲活动都停止了，行人不再发愁，坐者站立起来洗耳恭听。一曲吹罢很久，各种声音才又恢

复了喧哗。而子牟也依仗自己的才能，意态和气概仍和平常一样。忽然有个白发老头儿，从楼下小船边行边吟来到面前，他相貌古朴严峻，辞韵清亮激越。子牟及在座的客人，争着上前致敬。老翁对子牟说：“刚才吹笛子的莫不是王孙么？天资实在高绝，可惜的是乐器太平常了。”子牟则说：“我这支笛子乃是先帝所赐的，要说神鬼异物，我不了解是什么样子，

音乐之中，此为至宝，平生视仅过万数，方仆所有，皆莫之比，而叟以为常常，岂有说乎？”叟曰：“吾少而习焉，老犹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孙以为不然，当为一试。”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气发声，声成而笛裂。四座骇愕，莫测其人，子牟因叩颡求哀，希逢珍异。叟对曰：“吾之所贮，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赍至。子牟就视，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其发调，气力殆尽，纤响无闻。子牟弥不自宁，虔恭备极。叟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愍子志尚，试为一奏。”清音激越，遐韵泛滥，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终，风涛喷腾，云雨昏晦，少顷开霁，则不知叟之所在矣。出《集异记》。

吕 翁

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席，担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卢生，衣短裘，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邸中。与翁接席，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弊褻，乃叹曰：“大丈夫生世不谐，而困如是乎？”翁曰：“观子肤极腴，体胖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为？”翁曰：“此而不适，而何为适？”生曰：“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后可以言其适。吾志于学而游于艺，自惟当年，朱紫可拾。今已过壮室，犹勤田亩，

但乐器之中，这支笛子算是至宝，有生以来我见到的乐器超过一万种，像我现在拥有的这支笛子，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的。而您却认为这很平常，莫非有什么说法呢？”老翁说：“我从小就学习吹笛子，老了仍不觉得倦怠。像您所用的这支笛子，不是我敢知道的，王孙如不这样认为，应让我为您试一试。”子牟把笛子递给他，老翁吸气发声，

声音刚刚发出来笛子便破裂了。周围的人见了十分惊讶，猜不透他是什么人，子牟也急忙叩头请求，希望能见到珍贵奇异的笛子。老翁回答说：“我保存的笛子，您都不能吹。”当即令小僮，从船里拿了来。子牟上去一看，乃是一支白玉笛子。老翁交给子牟，叫他吹出声调，他用尽气力，却一丝声响听不到。子牟更加心情不宁，虔诚恭敬到了极点。老翁便教给他一点小技巧，在座的人感到透心彻骨的寒冷。老翁说：“我怜惜您的志趣和爱好，为您试奏一下。”只听到清亮的笛音激昂腾越，余韵飞扬充溢，五音六律，不能比拟。一曲未终，只见风涛喷腾，云雨迅至，天空昏暗，一会儿云散天晴，却不知老翁去了哪里。出自《集异记》。

吕 翁

开元十九年，道士吕翁，经过邯郸道上的一个客店，设床铺席，背着口袋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有个县邑少年卢生，身穿短袄，骑一匹青马，要到乡下田庄去，也住在客店里。与吕翁的铺位紧挨着。两人谈笑自如特别畅快。过了很久，卢生看看自己的衣着打扮破旧寒酸，便叹道：“大丈夫生在世上不合时宜，而困顿潦倒到如此地步！”吕翁说：“看你容貌极好，体魄强健无病，言谈畅快；却慨叹自己困顿，这是为什么？”卢生说：“我这不过是苟且活着罢了，有什么舒适可言呢！”吕翁说：“像你这样都不感到舒适，怎样才叫舒适呢？”卢生道：“应当建功立业名声四扬，出将入相，吃丰盛食物，选好听的音乐，使亲族更加兴旺发达而家用富裕，然后才可以谈舒适。我本有志于经学而遍习六艺，自认为在年富力强时就可得到高官厚禄，无奈如今已经过了壮年，却仍然奔波于田亩之间，非困而何？”言讫，目昏思寐。是时主人蒸黄粱为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当令子荣适如志。”其枕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

寐中，见其窍大而明朗可处，举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而产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华侈。明年，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县尉，迁监察御史起居舍

人，为制造。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寻转陕州。生好土功，自陕西开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赖之，立碑颂德。迁汴洲岭南道采访使，入京为京兆尹。是时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诺罗、龙莽布攻陷爪沙，节度使王君□新被叙投河隍战恐，帝思将帅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大破戎虏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防要害，北边赖之，以石纪功焉。归朝策勋，恩礼极崇，转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征还，除户部尚书。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泣其妻子曰：“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

这不是困顿又是什么？”说完，两眼朦胧，昏昏欲睡。这时店主人已蒸上黄粱要做饭，吕翁便从自己包裹里拿出一个枕头递给他，说：“你枕上它，就可以叫你得到荣华舒适。”那个枕头是瓷的，两端有孔洞，卢生接过来倒头便睡。

睡梦中，他见枕头两端的孔洞大了起来，里面明朗可以进入，便抬起身来走了进去，于是到了自己的家。他娶了清河崔家女儿为妻，其妻姿容美丽而且家产殷实。从此，他穿裘衣驾车马，日益奢华，第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脱掉布衣换上官服授职校书郎。又参加皇帝特召的制举考试，授渭南县尉，迁任监察御史起居舍人，为皇帝起草诏令。三年后即为实职。出典同州，又转陕州。卢生喜好治理水土的工事，自陕西开运河八十里用来接济水利不通的地方。当地居民由此获益不浅，便为他立碑颂德。之后迁任汴州岭南道采访使，又入京为京兆尹。这时玄宗神武皇帝正同夷狄交战，吐蕃的新诺罗与龙莽布发兵攻陷爪洲和沙洲，节度使王君□跟他们在河隍交战失败。皇帝正想任命新的将帅，便封卢生为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他统兵大破戎虏七千多人，开拓疆土九百里，筑起三座大城镇守边关要塞，北部边境的居民得以休养生息，便为他刻石记功。回到朝廷后记功行赏，皇帝以恩礼相待，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吏部侍郎。他在朝廷中

位显权重名望渐高，文武群臣追随拥护他，大为当时宰相所忌恨，便以流言蜚语中伤他，结果被贬为端州刺史。三年后又被召回朝廷，任户部尚书。没过多久，又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中书令萧嵩、侍中裴光庭共同执掌国家大政。十年间，他参与了大政方针及机密要令的策划制定工作，一日之中，屡次接旨，进退人才，辅佐君王，号称贤相。同朝官员嫉恨他，就诬告他与边镇守将互相勾结图谋不轨，结果他被关进监狱。衙役领着随从到他门前，追究盘问逼得很紧，他惧怕有不测之祸就要临头，哭着对妻子说：“我家本住山东，有良田数顷，足够抵御寒饿，何苦去追求高官厚禄，如今落到这个地步，再想过那种穿短袄、骑青马、走在邯郸道上的自在日子，已经不可能了。”

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独有中人保护，得减死论，出授驩牧。数岁，帝知其冤，复起为中书令，封赵国公，恩旨殊渥，备极一时。

生有五子，僔、倬、俭、位、倚。僔为考功员外，俭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季子倚最贤，年二十四，为右补阙。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孙十余人。凡两崑岭表，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回翔台阁，三十余年，崇盛赫奕，一时无比。

末节颇奢荡，好逸乐，后庭声色皆第一。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老，屡乞骸骨，不许。及病，中人候望，接踵于路，名医上药毕至焉。将终，上疏曰：“臣本山东书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到官序。过蒙荣奖，特受鸿私，出拥旄钺，入升鼎辅，周旋中外，绵历岁年，有忝恩造，无裨圣化。负乘致寇，履薄战兢，日极一日，不知老之将至。今年逾八十，位历三公，钟漏并歇，筋骸俱弊，弥留沉困，殆将溘尽。顾无诚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诏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辅，出雄藩垣，入赞缉熙，升平二纪，实卿是赖。比因疾累，日谓痊除，岂遽沉顿，良深悯默。今遣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灸，为余自爱，燕翼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

卢生欠伸而寤。见方偃于邸中，顾吕翁在傍，主人蒸黄粱尚未熟，触类如故，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耶！”

说完，抽刀要自杀，他的妻子救了他才得以免死。与他一起受牵连的人都被处死了，唯独卢生有宦官保护，得以免除死刑，出授驩牧，逐出朝廷。数年之后，皇帝了解到他冤枉，又起任他为中书令，封为赵国公，皇恩极重，为一时之最。

他有五个儿子：傳、倜、俭、位、倚。傳任考功员外，俭任侍御史，位任太常丞。小儿子倚最为贤能，年仅二十四，为右补阙。他们的姻亲都是天下望族。卢生有孙子十余人。卢生共两次远放岭南，又重登宰相职位，出入于朝廷内外，回翔于台阁之间，三十多年以来，高官厚禄，恩崇显赫，一时荣耀无比。

卢生的生活细节颇为奢侈放荡，喜欢玩乐，家里歌伎女色都是第一流的。皇帝先后赐给他的良田甲第、美人名马等，不计其数。后来年纪渐渐老了，他屡次请求告老还乡，均未得到应允。到有病的时候，前来看望问候的宦官络绎不绝，站满了门前的道路，名医纷纷登门诊治，名贵药品应有尽有。临终之前，卢生给皇帝上书道：“臣本是山东一介书生，以种田为乐，偶逢圣朝时运，得列官宦之序。过分蒙受圣上荣宠奖掖，特受吾皇鸿恩偏爱，出为将帅得拥重兵，入登相位荣升首辅，周旋于朝廷内外，延续了很多年。深感有愧于圣人的栽培，无益于圣化。唯恐因才不称职而招致祸患，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如此日甚一日，不觉老之将至。今已年过八十，官位高到三公，年老衰残，筋骨疲惫，病重乏力，几乎是要死的人了。考虑到没有诚效，以报答明君，白白辜负了皇帝的恩宠。永远告别这个时代，不胜感念留恋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皇帝传下诏书说：“卿以俊才贤德，为我的重要辅佐，出师称雄于藩国，入朝相赞于缉熙，我朝二世升平，实赖爱卿之力。近来疾病绕身，每日听说即将痊愈，不料突然如此严重，我深感同情怜悯。现特派遣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前往府上慰问，你要勉加针灸，为我自爱，希望没有无妄之灾，盼望你的病情有转机！”那天晚上卢生就死了。

这时卢生打个呵欠伸个腰就醒过来了，发现自己正躺在客店里，又看到吕翁也在自己身边，店主人蒸着的黄粱米饭尚未做熟，周围的东西也都依然如故，这才顿然醒悟道：“这不是做了一场梦么！”

翁笑谓曰：“人世之事，亦犹是矣。”生然之。良久谢曰：“夫宠辱之

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出《异闻集》。

管子文

李林甫为相初年，有一布衣诣谒之，阍吏谓曰：“朝廷新命相国，大僚尚未敢及门，何布衣容易谒之耶？”布衣执刺，待于路傍，高声自称曰：“业八体书生管子文，欲见相国伸一言。”林甫召之于宾馆，至夜静，月下揖之。生曰：“仆实老于书艺，亦自少游图籍之圃，尝窃见古昔兴亡，明主贤臣之事，故愿谒公，以伸一言。”林甫曰：“仆偶备位于辅弼，实非才器，已恐不胜大任，福过祸随也。君幸辱玉趾，敢授教于君，君其无惜药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谈者，盖知谈之易听之难也。必能少览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听，则涓尘皆可以裨海岳也。况圣哲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公若闻一言即欲奉而行之，临一事即恣心徇意，如此，则虽日纳献言之士，亦无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谨而言曰：“君但一言教仆，仆当书绅而永为箴诫。”生曰：“君闻美言必喜，闻恶言必怒。仆以美言誉君，则无裨君之事；以恶言讽君，必犯君之颜色。既犯君之颜色，君复怒我，即不得尽伸恶言矣。美言徇而损，恶言直而益，吕翁笑着说：‘人世间的事，也跟你梦里的情况一个样呀！’卢生点头称是。沉思良久向吕翁致谢道：“人生在世，宠辱之际遇，得失之道理，生死之情感，通过这场梦，我全知道了。这就是先生用来克制我欲望的办法吧，晚生岂敢不接受您的教诲！”说罢，拜了几拜离开了。出自《异闻集》。

管子文

李林甫刚当宰相时，有一个布衣登门拜见他，守门人对他说：“朝廷新任命的相国公，连文武大臣都还没敢登门，你一个平民百姓要见他谈何容易啊？”书生拿着名帖，站在路旁等待，高声自报来意说：“专修八体书法的书生管子文，想见相国公说一句话。”林甫把他召到宾馆里，到夜深人静时，在月色之下作揖召见。书生

说：“我其实熟悉的是书法艺术，也从小漫游在图书堆里，曾看过涉及历代兴亡和明君贤臣的事情，所以很想拜见相国公，向您申述一句话。”林甫说：“老臣偶然列入宰相之位，实在不是我的才器够当宰相的资格，我曾深恐不能胜此大任，担心福过头了灾祸就会跟随而来。有幸见到您不辞劳苦前来赐教，我才敢向您请教，请您不惜以药石之言，赐恩于我这鄙薄之人。”管生说：“古人之所以认为不容易与别人谈话，是因为他们知道谈话容易而听话难。一定要能少看容易的话，而多听不容易的话，才能使轻如灰尘的话也可以对重如海岳的事都有所裨益。况且圣哲早已说过：‘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相国公如果每听到一句话就想去奉行，每面临一件事情就全心全意地去对待；那么，即使天天接纳向您进献意见的人士，也是无补于事的。”听到这里，林甫变得神情恭顺态度庄重起来，说：“请您只将一句话赐教于我，我当写在衣带上永远作为警诫之言。”管生说：“您听到美言必然欢喜，听到恶语必定生气。我用美言赞誉您，对您的事情毫无裨益；用恶语讽劝您，必然冒犯您的神色。既然冒犯您的神色，您更生我的气，就不能尽说不好听的话了。美言曲折而有损害，恶言直率而有裨益，

君当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复加怒。”林甫不觉膝席而听。

生曰：“君为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国也。宗社安，万国宁，则天子无事。天子无事，则君之无事。设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为相之道，不必独任天下事，当举文治天下之民，举武定天下之乱，则仁人抚疲瘵，用义士和斗战。自修节俭，以讽上，以化下，自守忠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虽才如伊吕，亦不治。噫，相国慎之。”林甫听之骇然，遽起拜谢之。生又曰：“公知斯运之通塞耶？”林甫曰：“君当尽教我，我当终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乱，乱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国家自革隋乱而治，至于今日，乱将生矣。君其记之。”林甫又拜谢。

至曙，欲闻于上，縻以一爵禄，令左右潜守之。坚求退曰：“我本只欲达一言于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见纳，又何用阻野人之归也。”林甫坚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

洞，其人寻亦入石洞，遽不见生，唯有故旧大笔一。其人携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笔置于书阁，焚香拜祝。其夕，笔忽化为一五色禽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您要详尽观察分析之。既然让我说话，就请不要生我的气。”林甫不知不觉地双膝跪席洗耳恭听。

管生说：“您为宰相，相的是天子，相天子就是安定宗社保护国家。宗社安，万国宁，则天子无事。天子无事，您就无事。假设天下有一个人不能得其所，其罪过就在于天子；罪过在天子，还用您去辅佐他干什么？为相之道，不一定独自承担天下之事，应当推举通晓文治的人去管理天下之民，推举通晓武略的人去平定天下之乱，仁德之人能够体恤和解除天下的痛苦，义勇之士能够和解与平息天下的争斗。您只管自修节俭，以此讽劝皇上，教化百姓；只要自守忠贞，用以侍奉君主，用以管理别人，这样您就没有时间去亲自管理政务了。政务只要选好恰当的人就能管理好，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即使才如伊吕，也管理不好。好了，相国您要好好想想我说的这些。”林甫听了这些话，很是惊讶，立即起来拜谢管生。管生又说：“您知道当今时运通达与闭塞的变化规律吧。”林甫说：“您应当全都教给我，我一定终生不忘。”管生说：“治久生乱，乱久生治，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规律。我大唐国家通过革除隋朝的动乱走上了安定的局面，到了今天，动乱将要发生了。您可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啊！”林甫又一次拜谢他。

到天亮时，李林甫想把情况奏禀皇上，给管生一个爵位以挽留他，便让左右的人暗中守着他。管生坚决要求回去，说：“我本来只是想送一句话给您，现在已将愚思竭诚奉告，而又承蒙您屈尊采纳，怎么还不让我回去呀。”林甫强留不得，管生便走了。林甫派人暗中跟着他，管生走进南山中的一个石洞里，跟他的人马上也进入石洞，突然就看不到管生了，只有过去用过的一支大毛笔。这个人便带着笔回去把情况报告给李林甫，林甫把这支毛笔放在书房里，焚香叩拜祷告。当天夜晚，那支毛笔忽然化为一只五彩斑斓的禽鸟飞走了，不知飞到了什么地方。出自《大唐奇事》。

袁嘉祚

唐宁王傅袁嘉祚，为人正直不阿，能行大节，犯颜悟主，虽死不避。后为盐州刺史，以清白尤异升闻。时岑羲、萧至忠为相，授嘉祚开州刺史，嘉祚恨之，频言其屈。二相大怒，诟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怅，饮马于义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溅水，数惊嘉祚马，嘉祚忿之，骂曰：“臭卒伍，何事惊马！”其人顾嘉祚曰：“眼看使于蠕蠕国，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异之。明复至朝，果为二相所召，迎谓曰：“知公迹素高，要公衔朝命充使。今以公为卫尉少卿，往蠕蠕国报聘，可乎？”嘉祚以不才，二相曰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义井，复遇昨惊马人，谓嘉祚曰：“昨宰相欲令使远国，信乎？”嘉祚下马拜之，异人曰：“公无忧也，且止不行。其二相头已悬枪刃矣，焉能怒公。”言毕不知所之。间一日，二相皆诛，果如异人言矣。其蠕蠕国在大秦国西数千里，自古未尝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

郑相如

郑虔工诗嗜酒，性甚闲放。玄宗爱其旷达，欲致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名籍甚著。门庭车马，无非才俊。有郑相如者，沧州人，应进士举入京，闻虔重名，以宗姓因谒。虔因之叙叔侄，见其老倒，

袁嘉祚

唐宁王府内有位属官袁嘉祚，为人正直不阿，能够奉行大节，敢于直言犯上，虽死也不回避。后来成为盐州刺史，因异常清白而闻名。当时，岑羲与萧至忠当宰相，任命嘉祚为开州刺史，嘉祚心里很不高兴，一再声明自己委屈。二相大为恼怒，辱骂嘉祚说：“愚蠢的人，把他赶出朝廷！”嘉祚正惆怅失意，一天他去义井饮马。有个人背对井坐着，用水洗手，故意溅起水来，几次惊吓嘉祚的马。嘉祚气坏了，骂道：“臭当兵的，为什么惊吓我的马！”那人回头看了看嘉祚说：“眼看你就要出使去蠕蠕国，不知道将来死在何处，还对我发火呢！”嘉祚思来想去不能理解他的话，感到奇怪。第二天嘉祚上朝，

果然被两个宰相所召见，二相迎上前来：“我们知道您的行为功绩一向很高，所以让您带上朝廷的使命去充当使节。现在命您为卫尉少卿，前往蠕蠕国报到上任，可以吗？”嘉祚以自己没有才能为极力推辞，两位宰相便在当天下达了公文。嘉祚非常恐惧，走到义井，又遇见昨天惊吓他马的那个人，对嘉祚说：“昨天我就知道宰相要命令你出使遥远的国家，相信了吧？”嘉祚下马向他行礼，这个异人说：“您不用担忧，只停在这里不走就是了。那两个宰相的脑袋已经悬挂在枪刃上了，哪里还能对您发火呢？”说完便不知去向了。隔了一天，两个宰相都被杀死了，果然像那个异人所说的一样。那蠕蠕国远在大秦国以西数千里，自古以来未曾通问过。两个宰相死了，嘉祚终究没有去。

郑相如

郑虔工于诗而嗜于酒，性格非常闲散豪放。唐玄宗喜爱他的旷达，想把他召到郎署，又因他不善于管理事务，所以就专门设置广文馆，授给他博士头衔，名声很显著。门庭上来往出入的车马，都是当时才子学者的。有个叫郑相如的，是沧州人，参加进士考试来到京城，听说郑虔的赫赫大名，便以同宗同姓的名义去拜见他。郑虔便与他以叔侄相称，见他老气横秋，

未甚敬之。后数日谒，虔独与坐，问其艺业，相如笑谓虔曰：“叔未知相如，应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见问，敢不尽其词？相如若在孔门，当处四科，犹居游、夏之右，若叔在孔门，不得列为四科。今生不遇时而应此常调，但销声晦迹而已。”虔闻之甚惊，请穷其说。相如曰：“孔子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国家至开元三十年，当改年号，后十五年，当有难。天下至此，兵革兴焉，贼臣篡位。当此时，叔应授伪官，列在朝省，仍为其累。愿守臣节，可以免焉。此后苍生涂炭未已。相如今年进士及第，五选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于衢州。官禄如此，不可强致也。”其年果进士及第，辞虔归乡，及期而选，见虔京师，为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于是辞虔赴任。初一考，问衢州考吏曰：“郑相如何？”曰：“甚善。”问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无

恙。”三考又问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后，暴疾不起。”虔甚惊叹，方思其言。又天宝十五年，禄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诸官吏赴洛阳。虔时为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克复，贬衢州司户，至任而终。竟一如相如之言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广异记》。

并不怎么敬重他。过了几天相如又来拜见郑虔，郑虔一个人与他相对坐，问他技艺学业，相如笑着对他说：“叔叔并不了解相如，所以用平常眼光看待我，但一个人确实不容易被别人了解。既然问我，怎敢不把话说透彻呢？相如如果是孔门弟子，就该处在四科之列，居于子游、子夏之上；如果叔叔是孔门弟子，就不能列入四科。我现在因为生不逢时才应付这种流行的科举考试，只不过为了让自己销声匿迹而已。”郑虔听了非常惊讶，请他把话说完。相如说：“孔子称继承周朝大业的人，即使一百年后也会知道，如今相如也知道以后的事情。然而大唐国家到开元三十年，就会改变年号，再往后十五年，国家当有灾难。天下到这时，会有战争兴起，贼臣篡夺皇位。到那时，叔叔就会被任为叛贼政权的官员，列在朝廷省署之中，仍然为此事受到牵连。愿您恪守为臣的节操，以免除重罚。从今以后，黎民百姓将无休止地遭受涂炭践踏。相如今年能够考中进士，五选被授为衢州信安尉，到了三考，我将死于衢州。官禄命定如此，不能强求呀！”那年相如果然考中了进士，辞别郑虔返回故乡，到了考期参加选拔，在京师又见到郑虔，为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面带喜色，于是辞别郑虔前去赴任。初一考，郑虔询问衢州考官道：“郑相如怎么样？”答道：“非常好。”问其政绩，答道：“跟古人一样。”二考又考之，考官说：“身体没病。”三考时郑虔又打听他的情况，考官说：“相如考试之后，暴病不起。”郑虔很惊叹，才想起相如原先说的话。又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造反，派兵进入京城，收罗朝廷官吏送到了洛阳。郑虔当时是著作郎，被强行授予水部郎中职位。等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肃宗收复长安，郑虔被贬为衢州司户，到了任上就死了。这些情况竟然都像相如所说的一样。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广异记》。

卷第八十三 异人三

续生 张佐 陆鸿渐 贾耽 治针道士

贞元末布衣 柳城 苏州义师 吴堪

续生

濮阳郡有续生者，莫知其来，身長七八尺，肥黑剪发，留二三寸，不着裋裤，破衫齐膝而已。人遗财帛，转施贫穷。每四月八日，市场戏处，皆有续生。郡人张孝恭不信，自在戏场，对一续生，又遣奴子往诸处看验，奴子来报，场场悉有，以此异之。天旱，续生入泥涂，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谓之猪龙。市内有坑，水潦停注，常有群猪止息其间，续生向夕来卧。冬月飞霜着体，睡觉则汗气冲发。无何，夜中有人见北市灶火洞赤，径往视之，有一蟒蛇，身在灶里，首出在灶外，大于猪头，并有两耳。伺之平晓，乃是续生，拂灰而出，后不知所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续生

濮阳郡有个叫续生的，没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身高七八尺，又黑又胖，留着二三寸长的头发，连裋裤都不穿，一件破衣衫垂到膝盖而已。别人送给他财物衣服，他转而送给贫穷的人。每逢四月八日浴佛节，市场上有戏场之处，都有续生在那里。郡人张孝恭不相信这是真的，自己在一个戏场里面，对着一个续生，又派仆人往各处去察看，仆人回来向他报告，说场场都有个续生，由此人们认为续生确实是个奇异的人。天旱时，续生钻到泥土里，伸展一阵子，肯定就下雨，当地人称他为猪龙。市内有个大坑，雨水积聚，常有许多猪躺在里面休息，续生到了夜晚也来躺着。冬天时，寒霜落在他的身上，就被他睡觉时的汗气融化蒸发了。没过多久，夜间有人看见北市灶火洞发出红光，走到跟前一看，有一条大蟒蛇，身子在灶里，脑袋在灶外，脑袋大于猪头，并且长着两个耳朵。等到天亮一看，原来是续

生，只见他拂去身上的灰就出来了，后来，不知续生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张 佐

开元中，前进士张佐常为叔父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始自斜径合路，佐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小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椎埋者耶，何必知从来？”佐逊谢曰：“向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者，子当嗤吾潦倒耳。”遂复乘促走，佐亦扑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将饮，试就请曰：“箠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

饮讫，佐见翁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见，梁隋陈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异者语子。吾宇文周时居岐，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宗为观。十八，从燕公于谨征梁元帝于荆州，州陷，大将军旋，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不千。’吾乃诣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子住乃寿也。’时留兵屯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拓跋烈，许之。

“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可矣，寿有术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术蕊散。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

张 佐

开元年间，前科进士张佐曾跟叔父讲，他年少时南行到鄆县杜陵，一次在郊外走路，看到一个老头儿，骑着四蹄雪白的青驴，腰上背着鹿皮包，面带喜色，气质非凡。老头儿刚从小路走上大道，张佐对他很好奇，试探着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老头儿听了只是笑而不答。张佐再三询问，老头儿忽然愤怒地呵斥道：“好你个少年小子，竟敢如此相逼！我难道是盗贼和杀人犯不成，何必要知道我是从哪里

来的？”张佐道歉说：“只因一向仰慕先生行迹高超，甘愿在您身边服侍而已，为什么如此严厉地责备我呢？”老头儿说：“老朽并无什么法术可以教你，我只能说说长寿之术，恐怕你要嘲笑我年迈潦倒吧。”说完又骑上驴催促着奔去，张佐也跳上马去追赶他，两人都到客店里住下来。老头儿枕着鹿皮包，还没睡熟，张佐很疲劳，买了白酒要喝，试探着邀请老头儿说：“有一壶酒请先生与我共饮。”老头儿跳起来说：“这正是我的爱好。你怎么了解我的心意呢！”

酒喝完，张佐见老翁满脸喜悦，便慢慢请求道：“小生愚昧寡闻，愿听先生赐教，以增长我的见闻，不敢有什么别的非分之想。”老头儿说：“我所见到的，不外是梁、陈、隋、唐几代的事情罢了，每个朝代的贤愚和治乱，国史上已记载得很详尽，我只把与史书不同的亲身经历讲给你听听吧。我在宇文周时居住于岐山，是扶风人，姓申名宗，因仰慕齐代神武帝，改宗为观。十八岁时，跟从燕公于谨到荆州去征伐梁元帝，荆州攻陷后，大将军凯旋。有一天，梦见穿着青衣的两个人对我说：‘吕走天年，人向主，寿不干。’我便到江陵街上去找占梦的，占梦的对我说：“‘吕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不是说你住在这里便能长寿吗？’当时要留下的士兵驻扎在江陵，我便向校尉拓跋烈诉说想留下来的想法，被批准了。

“我又到占梦的那里说：‘住下就应验了，要想长寿还有什么方法呢？’占梦的说：‘你的前生是梓潼的薛君胄，喜好服用术蕊散，多方寻找奇异之书，每天诵读黄老道教之书一百卷，

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酣畅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岂无异人降止？”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颓然思寝。头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觉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帟青帔，亦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胄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胄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君胄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傥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请从吾游，或能便留，则君离生死苦矣。”一童因倾耳示君胄，君胄覩

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栋连接，清泉萦绕，岩岫杳冥。因扞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壮丽。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之二童，已在其侧，谓君胄曰：“此国大小于君国？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翠帘帷帐，中间独坐。真伯身衣云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与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视，有高冠长裾缘绿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太素，国既有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如此，

迁居于鹤鸣山下，有草堂三间，门外遍植奇花修竹，有泉水与山石萦绕。有一年的八月十五日，薛君胄长啸独饮，喝到酣畅时高声喊道：“薛君胄疏淡若此，难道没有异人降临到我的面前？”忽然觉得两只耳朵里有车马的声音，于是萎靡不振想睡觉。脑袋刚刚沾席，便见眼前出现了小车，红色车轮青色车盖，前面红色的牛犊驾着，这些都从自己的耳朵里出来，各高两三寸，也不觉得从耳朵里出来时怎么困难。车上有两个小童，绿头巾青帔衣，也是长两三寸，扶着车前横木呼唤车夫，踏着车轮扶下车后，对君胄说：“我们从兜玄国来，刚才听到您长啸于月下，声韵十分清澈激越，内心深表敬慕，愿意接受您的清高之论。”君胄大惊道：“你们刚才从我的耳朵里出来，怎么说是从兜玄国来呢？”两位童子说：“兜玄国是在我们的耳朵里面，您的耳朵里哪能住下我们？”君胄说：“你们的身长只有二三寸，难道耳朵里又有国土？就算有的话，国人也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虫罢了。”两位童子说：“怎么可能那个样？我们国家与你的国家并无不同。如果不信，就请跟着我们去看看，有可能就留在那里，那您就脱离生死之苦了。”一个小童便侧过耳朵来让君胄观看，君胄往里面一瞧，但见别有天地，花卉繁茂，屋栋连接，清泉萦绕，山崖高耸入云。于是按着自己的两个耳朵走了进去，很快便来到一座城市，只见城池楼阁，无比壮观华丽。君胄正彷徨，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回头看见原先那两个小童已经站在自己身边，小童对君胄说：“这个国家与你的国家相比，到底哪个大哪个小？既然到了这里，为何不跟我们去拜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住在一座大宫殿里，墙壁与台阶都装饰得金碧辉煌，室内挂着翠帘帷帐。蒙玄真伯端坐在正殿中央，身穿绣满云霞日月的锦绣衣服，头上戴着通天冠，冠上下垂的玉串可与身体等长。四

个玉童侍立在真伯左右，一对手执白拂尘，一对手执犀角如意。二童子走进大殿之后，拱手行礼不敢抬头仰视，一个头戴高帽身穿镶边长裾的绿衣人，高声宣读青纸文书道：“自有天地以来，国家出现了几百亿个。你们沦落到下流国家，非常卑贱，现在到了这里，

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策大夫。”君胄拜舞出门，即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因以诗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乡有何忆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去处。随视童子，亦不复见。因问诸邻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胄卒。生于君家，即今身也。’

“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国，然俗态未尽，不可长生，然汝自此寿千年矣。吾受汝符，即归。’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然吾所见异事甚多，并记在鹿革中。”

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佐不能读，请叟自宣，略述十余事，其半昭然可纪。其夕将曙，佐略寝，及觉已失叟。后数日，有人于灰谷湫见之，叟曰：“为我致意于张君。”佐遽寻之，已复不见。出《玄怪录》。

实因造化而成。况且你高洁诚实，和谐于上天，高官厚爵，你能够享受，可以做主策大夫。”君胄拜舞出门，就有三四个身着黄帔的人，把他引领到一处官署。这里有文牍簿册，上面的字他大都不认识，每月也没有请命受命之说，只要他心里有什么意念，身边的侍从必定预先知道，当即来满足他的需求。一日闲暇无事，他便登楼望远，忽然产生了回归故乡的念头，赋诗道：“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并送给两个童子看，不料童子愤怒地说：“原以为你性情冲淡平静，所以引渡到我们国家，没想到你的鄙俗余态，至今仍未除去。故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呢？”说完急忙驰逐君胄。君

胄觉得好似从什么地方落到了地上，抬头一看，原来是从童子的耳朵里掉落下来，依然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回头再看童子时，已经踪影全无。询问各位邻居，都说君胄已失踪七八年了，君胄在那边仅仅住了几个月，没过多久便去世了。后来又出生在你家，也就是现在的你。’

“占梦的又说：‘我的前身就是从耳朵里出来的那个童子，因为你的前身爱好道术，所以到了兜玄国，但因你俗态尚未脱尽，不可长生不老，然而自此以后你可长寿一千年。我交给你符篆，立即回去。’说完，从嘴里吐出一尺多长的红绢子，令我吞下，占梦的随即恢复童子之形，幻化而去。从此之后我不再生病，周游天下的名山，至今已经活了二百多岁。但我见到的奇异事情非常多，都记载在鹿皮包里呢。”

说着，老头儿就去打开鹿皮包，取出特别大的两轴书，字极细小，张佐不能认读，便请老头儿自己念，老头儿约略讲述了十余件事，其中一半还能清楚地记着。那天夜里即将天亮时，张佐略有睡意，等到醒来老头儿已失踪了。过了几天，有人在灰谷湫见过他，老头儿说：“替我向张佐致意。”张佐急忙去找他，但已再也看不到了。出自《玄怪录》。

陆鸿渐

竟陵僧有于水边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字鸿渐，名羽。羽有文学，多意思，状一物，莫不尽其妙，茶术最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十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公。贞元末卒。出《国史补》。

贾 耽

贾耽相公镇滑台日，有部民家富于财，而父偶得疾，身体渐瘦。糜粥不通，日饮鲜血半升而已。其家忧惧，乃多出金帛募善医者，自两京及山东诸道医人，无不至者，虽接待丰厚，率皆以无效而旋。后有人自剑南来，诊候旬日，亦不识其状，乃谓其子曰：“某之医，家

传三世矣，凡见人之疾，则必究其源。今观叟则惘然无知，岂某之艺未至，而叟天降之灾乎？然某闻府帅博学多能，盖异人也。至于卜筮医药，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将以遗御，候公之出，以车载叟于马前，使见之，倘有言，则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见之注视，将有言，为监军使白事，不觉马首已过。医人遂辞去。

其父后语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征，今颇烦躁，

陆鸿渐

竟陵有个和尚在河边拾到一个婴儿，把他养育起来作为自己的弟子。渐渐长大之后，自己占卜得蹇卦变为渐卦，卦辞是：“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姓陆，字鸿渐，名羽。陆羽颇具文学天赋，思想很活跃，每描述一事物，无不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它的微妙，尤其精通茶术。巩县的陶瓷匠人大都会制作瓷人玩偶，称为陆鸿渐，每买十件陶器，就可以得到一个。市人卖茶叶如不能获利，就用水浇一下瓷人。陆羽在江湖上号称竟陵子，在南越则称他为桑苎公。他于唐德宗贞元末年去世。出自《国史补》。

贾 耽

贾耽相公镇守滑台的时候，有所辖部民的家里财富很多，而老父亲偶然得了病，身体逐渐消瘦。粥米不进，只靠每天喝半升鲜血维持生命而已。家里人十分忧惧，多出钱财招募良医，从东西两京到山东各道的医生，没有不来的。尽管他给予医生的待遇丰厚，却大都因诊治无效而告退。后来有个从剑南来的人，诊断观察了十天，也不能识别是什么症状，便对患者的儿子说：“我的医术已经家传三代了，凡是给人看病，必定探究清楚患病的根源。现在观察老翁的病则什么也看不明白，难道是我的医术不成熟吧？还是老人的病属于天降的灾难呢？不过我听说府帅博学多能，他是个异人啊。他对于卜卦医药等学问，没有不精通的。你能捐钱五十千吗？”老头儿的儿子说：“干什么用？”这位医生说：“用来送给他的下属官，等到相公出门时，用车子

载着老人到他的马前面，使他能看见，如果他能对老人的病说点什么，我就可以施展我的能力了。”老头儿的儿子照他的话办了，相公果然出门烧香祭祀，看到老头儿时注视了一下，刚要说什么，恰好监军使报告事情，不知不觉间相公的马就走过去了。这位医生也只好告辞而去。

老人后来对儿子说：“我的病是必死的征兆，今天心里很烦躁，若厌人语，尔可载吾城外有山水处置之，三日一来省吾，如死则葬之于彼。”其子不获已，载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归。其父忽见一黄犬来池中，出没数四，状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饮，而气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饮，则觉四体稍轻，饮之不已，即能坐。子惊喜，乃复载归家，则能饮食，不旬日而愈。

他日，贾帅复出，至前所置车处，问曰：“前度病人在否？”吏报今已平复。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识者。此人是虱症，世间无药可疗，须得千年木梳烧灰服之，不然，即饮黄龙浴水，此外无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问之，叟具以对。公曰：“此人天与其疾，而自致其药，命矣夫。”时人闻之，咸服公之博识，则医工所谓异人者信矣。出《会昌解颐》。

治针道士

德宗时，有朝士坠马伤足，国医为针腿，去针，有气如烟出，夕渐困惫，将至不救，国医惶惧。有道士诣门云：“某合治得。”视针处，责国医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脉相通如江河，针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误中孔穴。”乃令舁床就前，于左腿气满处下针曰：“此针下，彼针跳出，当至于檐板。”言讫，遂针入寸余，旧穴之针拂然

好像讨厌听人说话，你可把我载到城外有山有水的地方，把我安置在那里，三天去看我一次。如果死了，就安葬在那个地方。”他儿子不得已，只好把他载了去。找到一块靠近水池的大石头，就把老头儿安置下来，悲痛哭泣着回了家。老头儿忽然看见一只黄毛狗来到水池中，几出几没，好像在洗澡的样子。黄毛狗走了之后，池水就有了香

味，老头儿口渴了想去喝水，但因气力微弱站不起来，只好用两肘支地爬行到池边。喝了几口水之后，便觉得四肢渐渐轻松起来，又喝了很多，不久就能够坐起来了。儿子看他时惊喜不已，于是又把他载回家里。回家之后就能正常饮食了，不到十天便痊愈了。

过了几天，贾帅又出来了，走到原来停车子的地方，便问道：“前几天那个病人还在不在？”随行官吏告诉他那个人现在已经康复了。贾公说：“人的疾病确实有不可识别的。这个人患的是虱症，世上没有药能治，必须用千年的木梳烧成灰服下去，不然，就得饮用黄龙洗澡的水，此外无法可治。不知他是怎么治愈的。”派人去询问，老头儿便将详细情况告诉了他。贾公说：“这个人是天降疾病给他，而他自己又找到了解药。这就是命运呀！”当时的人听了，都佩服贾公学识广博，原先那位医生说他是异人，果然如此呀。出自《会昌解颐》。

治针道士

唐德宗在位时，有位朝廷官员从马上跌下来伤了脚，国医为他针灸，针扎下去，见有气流像烟一样冒了出来，到晚上他渐渐困乏疲惫，眼看不可救药了，国医惊慌恐惧。有一位道士走进门来说：“我正好能治。”他看了看扎针的地方，责备国医道：“您这针下得多么轻率！死穴与活穴只差分毫，人的血脉就像江河一样互相联通，针灸时要仔细准确地辨认要害部位。您也是针灸好手，只是扎错了穴位。”便叫人把病床抬到跟前，在病人左腿气流饱满的地方下针，说：“这一针下去，那根针就能跳出来，能跳到天花板上。”说完，针扎下去一寸多，旧穴位的那根针振动着一下子

跃至檐板，气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当时平愈。朝士与国医拜谢，以金帛赠遗，道士不受，啜茶一瓯而去，竟不知所之矣。出《逸史》。

贞元末布衣

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咏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人或以为狂。寄寓半载，时当素秋，风肃气爽，万木凋

落，长空寥廓，塞雁连声。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泪下沾襟，一老叟怪而问之，布衣曰：“我来天地间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见春日煦，春风和，花卉芳菲，鹦歌蝶舞，则不觉喜且乐，及至此秋也，未尝不伤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阳春时节天地和，万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时节天地肃，荣秀丛林立衰促。有同人世当少年，壮心仪貌皆俨然。一旦形羸又发白，旧游空使泪连连。”老叟闻吟是诗，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与秋时。争如且醉长安酒，荣华零悴总奚为。”老叟乃欢笑，与布衣携手同醉于肆。后数日，不知所在，人有于西蜀江边见之者。出《潇湘录》。

柳 城

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甯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眇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胜，

跳到天花板，原来出气的那个地方，自然合上了，患者当时就恢复了健康。患者与国医向道士频频致谢，患者赠送他金银丝帛，道士不接受，喝了一杯茶就走了，终究不知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出自《逸史》。

贞元末布衣

贞元末年，有个布衣，在长安城里逛酒店，靠着吟咏诗歌跟人家要酒喝，到了夜晚，常常大醉而归，旅店里有人认为他是个疯子。他已在这里寄住半年了，时令正是深秋，风肃气爽，万木凋落，长空寥廓，塞雁连声。这位布衣忽发感慨，四顾周围一片秋色，不觉泪下沾襟。一个老头儿见他这副模样儿，觉得奇怪，问他何以如此。布衣说：“我来到天地间一百三十年了，每见春日 and 煦，春风柔和，花草芳香，鹦歌蝶舞，就不自觉欢喜快乐起来。等到这样的秋天，没有不感到伤怀与悲愁的。这不是悲秋，而是悲叹人生呀。青春年华就好像明媚的春天，到了八九十岁的暮年就如脱尽芳华的秋天。”说到这

里，他便朗声吟道：“阳春时节天地和，万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时节天地肃，荣秀丛林立衰促。有同人世当少年，壮心仪貌皆俨然。一旦形羸又发白，旧游空使泪连连。”老头儿听他吟完这首诗后，也不觉泪下沾襟。布衣又吟道：“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与秋时。争如且醉长安酒，荣华零悴总奚为。”老头儿听罢这一首才开怀大笑起来，与布衣携手同醉于酒肆。过了几天，这位布衣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人曾在西蜀的江边看见过他。出自《潇湘录》。

柳 城

贞元末年，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士，有许多儒生道士纷纷去投靠他。有位画师叫甯采，画了一幅《竹林会》，非常精致。坐客中有郭萱和柳城两个秀才，经常互不服气而互相贬损。柳城忽然斜眼看了看《竹林会》图，对主人说：“这幅画巧于布局，缺乏意趣，我现在为您略施小技，不用五色，就让画更为精彩异常，

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此艺。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叹曰：“我当出入画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给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表于壁，众摸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未？”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唇若方啸，甯采睹之，不复认。冉意其得道，与郭俱谢之。数日竟他去。宋存寿处士在冉家时，目击其事。出《酉阳杂俎》。

苏州义师

苏州贞元中，有义师状如风狂。有百姓起店十余间，义师忽运斤坏其檐，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礼曰：“弟子活计赖此。”顾曰：“尔惜乎？”乃掷斤于地而去。其夜市火，唯义师所坏檐屋数间存焉。常止于废寺殿中，无冬夏常积火，烧幡木像悉火之。好活烧鲤鱼，不具汤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辄雨，其中以为雨候。将死，饮灰汁数斛，乃念佛坐，不复饮食，百姓日观之，坐七日而死。时盛暑，

色不变，支不摧。出《酉阳杂俎》。

怎么样？”冉公惊奇地说：“从来不知道秀才有这种技艺。但不借助五色，哪有这种道理？”柳城叹道：“我要出入画中去修改。”郭萱拍掌说：“你想欺骗三岁小孩吗？”柳城便请他与自己赌胜负，郭萱表示自己输了可以五千钱相抵，冉公也愿为他们担保。柳城便腾空而起奔向图画，然后消失了，坐客大惊。图画仍然挂在墙上，大家去摸索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过了好长时间，柳城忽然发话道：“郭君，你到底相信不相信？”声音好像从画里出来的。又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忽然瞥见柳城从画上落了下来，指着画中阮籍的像说：“我刚才的功夫只涉及他。”众人一看，都感到阮籍的画像特别不一样，嘴角好像要张口长啸，甯采仔细看了看，也认不出是自己画的了。冉公认为柳城是得了道的人，便与郭萱都向他致谢。过了几天，柳城辞别冉公而去了别处。宋存寿处士住在冉公家里的时候，亲眼看到这件事。出自《酉阳杂俎》。

苏州义师

贞元年间，苏州有一位义师，模样儿就像个疯子。有百姓盖起十余间店铺，义师忽然抡起斧子砍坏店铺的房檐，阻拦也拦不住。主人一向知道他有神力，向他施礼道：“弟子的生计全靠这几间店铺呢。”义师看了看他，说：“你感到惋惜吗？”于是把斧子扔到地上走了。那天夜里街上起了火，只有被义师砍坏房檐的那几间屋子保存了下来。义师经常住在废弃的寺庙神殿里，无论冬夏殿堂里总点着火，供神用的纸幡和木像他都拿来当柴烧了。他喜欢活烧鲤鱼，一点汤也不备就吃。他脸脏了也不洗，一洗脸就下雨，他洗不洗脸就成为下雨与否的征兆。临死前，他喝了几斛灰汁，便坐下来念佛，再也不进饮食，当地百姓天天去看他，坐了七天就死了。当时正值盛夏，但他死后面色毫无变化，肢体也没有断折。出自《酉阳杂俎》。

吴 堪

常州义兴县，有鰥夫吴堪，少孤无兄弟，为县吏，性恭顺。其家

临荆溪，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曾秽污。每县归，则临水看玩，敬而爱之。积数年，忽于水滨得一白螺，遂拾归，以水养。自县归，见家中饮食已备，乃食之，如是十余日。然堪为邻母哀其寡独，故为之执爨，乃卑谢邻母。母曰：“何必辞，君近得佳丽修事，何谢老身？”堪曰：“无。”因问其母，母曰：“子每入县后，便见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颜端丽，衣服轻艳，具饌讫，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为，乃密言于母曰：“堪明日当称入县，请于母家自隙窥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诈出，乃见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门而入，其女遂归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护泉源，力勤小职，哀君鰥独，敕余以奉媼，幸君垂悉，无致疑阻。”堪敬而谢之。自此弥将敬洽。闾里传之，颇增骇异。

时县宰豪士闻堪美妻，因欲图之。堪为吏恭谨，不犯笞责。宰谓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虾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须纳，不应此物，罪责非轻。”堪唯而走出，度人间无此物，求不可得，颜色惨沮，归述于妻，乃曰：“吾今夕殒矣。”妻笑曰：“君忧余物，不敢闻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闻言，

吴 堪

常州义兴县，有个鰥夫吴堪，少年丧父又没有兄弟，在县衙当小官吏，为人性情恭顺。他家面临荆溪，常常在门前用障碍物遮护着溪水，使这里的溪水从不污染。每当他从县衙回来，就到溪水边观赏游玩儿，对待溪水敬而爱之。过了几年，他忽然在水边拾到一只白螺，便带回家里，用水养起来。他从县里回来，看到家里饭菜已经备好了，就吃了起来，这样过了十多天。但吴堪以为是邻居大妈可怜他是个单身汉，特意为他烧火做饭，便客客气气地感谢邻居大妈。大妈说：“用不着说这些客气话，你近日得到一个好女子为你收拾家务，为什么来谢我？”吴堪说：“没有的事。”便问大妈是怎么回事，大妈说：“你每天进了县衙后，便看到一个女子，有十七八岁，模样端庄秀丽，穿戴轻薄鲜艳，饭菜都准备好后，就退到卧房里去。”吴堪心里怀疑是那只白螺做的，便悄悄对大妈说：“我明天照常说要去县里，请让我在大妈家里从门缝中暗中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

吗？”大妈说：“可以。”第二天早上吴堪假称出门上班去了，便见一个女子从他卧房里出来，进入厨房料理做饭的事。吴堪突然从门口闯入，那个女子想回房去已来不及，吴堪对她行礼，女子说：“上天知道你敬重保护泉源，勤勤恳恳当个小差吏，可怜你鰥夫孤独，叫我来做你的伴侣侍奉你，望你能够理解，不要有什么怀疑，不要拒绝我。”吴堪恭敬地表示感谢。自此之后，两人相处得更为融洽，互敬互爱。这件事在乡里邻居中传开了，大家都颇感惊异。

这时，豪横霸道的县令听说吴堪有个漂亮妻子，便想图谋占有她。吴堪为官谦恭勤谨，从不会犯被打骂的罪责。县令对吴堪说：“你对于官吏职能早就很熟悉了，今天我向你要蛤蟆毛和鬼胳膊这两样东西，限你晚上回衙交纳。拿不出这些东西，罪责不轻。”吴堪答应着走出大门，心想人间并没有这些物件，根本求不到。他神情沮丧，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然后叹道：“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妻子笑着说：“你为别的东西而犯愁，我不敢听命。要求这两件东西，我能给你找到。”吴堪听了这话，

忧色稍解，妻曰：“辞出取之。”少顷而到。堪得以纳令，令视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终欲害之。

后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蜗斗一枚，君宜速觅此，若不至，祸在君矣。”堪承命奔归，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难也。”乃为取。良久，牵一兽至，大如犬，状亦类之，曰：“此蜗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奇兽也，君速送。”堪将此兽上宰，宰见之怒曰：“吾索蜗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粪火。”宰遂索炭烧之，遣食，食讫，粪之于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为？”令除火扫粪，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粪，应手洞然，火随暴起，焚蕪墙宇，烟焰四合，弥亘城门。宰身及一家皆为煨烬，乃失吴堪及妻。其县遂迁于西数步，今之城是也。出《原化记》。

忧郁的神情稍稍宽解。妻子说：“我现在就出去取这两件东西。”不大一会儿她就取回来了。吴堪拿到后就回去交给县令，县令看着这两件东西，微笑道：“你暂且出去吧。”但县令终归想着加害于他。

后来有一天，又召见吴堪说：“我要一枚蜗斗，你要速速找到此

物，如果找不到，当心灾祸落到你的头上！”吴堪秉承命令急忙跑回家，又把此事告诉了妻子。妻子说：“我家有这件东西，取来并不难。”说完就给他去取。过了好久，牵回来一只兽，大小像只狗，形状也与狗类似。妻子说：“这就是蜗斗。”吴堪说：“能做什么？”妻子答道：“能吃火。这是一只奇兽，你赶快送去。”吴堪把此兽奉送给县令，县令见到此兽愤怒地说：“我跟你要的是蜗斗，这乃是一只狗！”又说：“要它能干什么？”答道：“吃火。其粪便也是火。”县令便要来木炭点着，让那只兽去吃，吃完之后，大便拉在地上，都是火。县令恼怒道：“用这东西做什么？”并命令清除火堆打扫粪便，正要加害吴堪，差吏拿着扫除器具走近粪堆，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火与风暴起，烧着了墙壁和房子，浓烟与火焰从四面合拢过来，弥漫到了城门。县令本人及全家都化为灰烬，吴堪和他妻子也走失了。这个县城于是往西边迁移了许多步，如今的县城就是迁移之后新建的。出自《原化记》。

卷第八十四 异人四

苗晋卿 义宁坊狂人 张 俨 奚乐山 王居士
俞 叟 衡岳道人 李 业 石 旻 管涔山隐者
宋师儒 会昌狂士 唐 庆 卢 钧

苗晋卿

苗晋卿困于名场。一年似得，复落第。春景暄妍，策蹇卫出都门，貰酒一壶，籍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觉，有老父坐其傍。因揖叙，以余杯饮老父。愧谢曰：“郎君萦悒耶？宁要知前事耶？”晋卿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问。”苗曰：“某困于穷，然爱一郡，宁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问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将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德宗升遐，摄冢宰三日。出《幽闲鼓吹》。

苗晋卿

苗晋卿在科举考试方面很不顺利。这一年眼看要考中了，结果还是落了榜。时值阳光和煦春色明丽的好日子，他骑着瘦弱的毛驴出了都门，赊了一壶酒，坐在草地上喝起来，喝得大醉便睡在那里。过了好长时间醒来一看，有个老人正坐在自己身旁。他便拱手施礼邀他叙谈，把剩下的酒也送给老人喝了。老人致谢，说：“郎君心里很郁闷吧？是想知道以后前程的事吗？”晋卿说：“我参加科举考试已有好多年了，不知有没有考中一次的份儿？”老人说：“大有机会，您还想知道什么？”晋卿说：“我很穷，然而很想做一郡之首，能做得了吗？”老人说：“比这还要高。”“廉察使吗？”老人说：“比这还要高。”晋卿借着酒劲儿，猛然问道：“做将相吗？”老人仍然说：“比这还要高。”苗

晋卿气坏了，根本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便放肆地说：“你说我比将相还要高，难道能做天子不成？”老人说：“真天子你做不成，假的还是可以做几天的。”苗晋卿以为这些话全是无稽之谈，便向老人拱拱手就走了。后来他果然成为将相。德宗逝世后，曾经代理过三天众官之首的冢宰之职。出自《幽闲鼓吹》。

义宁坊狂人

元和初，上都义宁坊有妇人风狂，俗呼为五娘，常止宿于永穆墙下。时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金陵有狂者，众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验未来事。盛暑拥絮，未尝沾汗；沍寒袒露，体无胝圻。中使将返，信夫忽扣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今有少信，必为我达也。”中使素知其异，欣然许之。乃探怀中的一襖，纳中使靴中。仍曰：“谓五娘，无事速归也。”中使至长乐坡，五娘已至，拦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见还。”中使遽取信授之。五娘因发襖，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归，复至墙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钱葬之。经年，有人自江南来，言信夫与五娘同日死矣。出《酉阳杂俎》。

张 俨

元和末，盐城脚力张俨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踵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行八百。”张惧辞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出《酉阳杂俎》。

义宁坊狂人

唐宪宗元和初年，长安义宁坊有个妇人疯疯癫癫的，民间都叫她“五娘”，经常住宿在永穆墙下。当时中使茹大夫出使到金陵去。金陵有个疯子，大家叫他“信夫”。他有时唱歌有时哭泣，往往能预测未

来要发生的事情。盛夏酷暑围着棉絮，他也不出一点汗；严寒冰冻季节光着身子，他也不抽筋或者缩手脚。中使要返回京都时，信夫忽然拦住他的马说：“我有个妹妹叫五娘，住在京城，现在有件小小的信物，你一定要替我捎给她呀！”中使一向知道他有点怪异，欣然答应了他。他便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袱，塞进中使的靴筒里，又说：“替我转告五娘，没事就快回来吧。”中使刚到长乐坡，五娘已经先到那里了，拦住他的马笑着说：“我哥哥托你捎的信，大夫可以交给我了。”中使立刻取出信交给了她。五娘便打开包袱，有衣服三件，她就穿上衣服跳起舞来，大笑着又回到原来的墙下面。过了一宿五娘就死了，街坊们纷纷出钱把她安葬了。过了一年，有人从江南来到京都，说信夫与五娘是同一天死的。出自《酉阳杂俎》。

张 俨

唐宪宗元和末年，盐城脚夫张俨往京城传递文书。走到宋州，遇到一个人，便求他与自己做伴儿。那个人早晨还在郑州，便对张俨说：“你听我安排，一天可以多走几百里路。”于是挖了两个小坑，有五六寸深，叫张俨背向小坑站着，脚后跟悬在坑口，用针扎他的两只脚，张俨开始并不知道痛，那人又从他膝盖顺着小腿再三地捋，直到黑色的血液淌满了土坑。张俨一下觉得抬脚特别轻快，走起路来轻捷如飞，才中午他们便到了汴州。那个人又邀他到陕州去住，张俨推辞说自己体力不行。那个人又说：“你可以暂时卸下膝盖骨，并没有什么痛苦，这样就能日行八百里。”张俨害怕，便拒绝了。那人也不勉强他，便说：“我有事，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陕州。”说完便上路了，走得像飞一样快，顷刻之间就看不见了。出自《酉阳杂俎》。

奚乐山

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乐山也，携持斧凿，诣门自售。视操度绳墨颇精，徐谓主人：“幸分别辋材，某当并力。”主人讶其贪功，

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可任意施为。”乐山曰：“或欲通宵，请具灯烛。”主人谓其连夜，当倍常功，固不能多办矣，所请皆依。乐山乃闭户屏人，丁丁不辍。及晓，启主人曰：“并已毕矣，愿受六十缗而去也。”主人洎邻里大奇之，则视所为精妙，锱铢无失，众共惊骇。即付其钱，乐山谢辞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时严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贵。乐山遂以所得，遍散与寒乞贫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顷而尽。遂南出都城，不复得而见矣。出《集异记》。

王居士

有常乐王居士者，耄年鹤发，精彩不衰。常持珠诵佛，施药里巷。家属十余口，丰俭适中。一日游终南山之灵应台，台有观音殿基。询其僧，则曰：“梁栋栌，悉已具矣，属山路险峻，辇负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缗不可集事。”居士许诺，期旬日，赍镳而至。入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医药

奚乐山

长安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的住所。店主们准备了大量资金，招募工匠制作各种车上的零件，车轮车辕车辐车毂等，每样都有定价。每制作一片车辘，在上面凿通三个孔，悬赏工钱一百文。即使力气大手头快工具锋利的人，一天也只能做一两片。有个叫奚乐山的人，带着斧凿之类的工具，登门来卖手工。他见这里划线用的绳墨标尺之类的用具非常精良，便不慌不忙地对店主人说：“希望你把做辘的材料都挑出来，我要竭尽全力。”主人惊讶他如此贪功，笑着指着一间房子说：“这里面有六百片辘的材料，你可以随意施展你的本领。”乐山说：“可能要打通宵，请准备一下灯火蜡烛。”主人认为他连夜干活，应当会做出两倍的活，一定不能再多做了，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乐山就关上房门屏退他人，一个人在屋里叮叮当当不住手地干了起来。到天亮时，告诉主人说：“已经全部做完了，希望给我六十缗钱，我就走了。”主人及邻里们大为惊奇，检视他干的活，件件都那么精细，没有一点微小的差错，大家都惊呆了。主人立即付给了他钱，乐山辞

谢而去。主人偷偷观察他的去向。当时天气严寒连日下雪，京都内柴米价格飞涨。乐山便将自己刚刚得到的工钱，散发给那些在大冷天里沿街乞讨苦苦挣扎的穷苦人，钱很快就分光了他从南门走出京都，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出自《集异记》。

王居士

有个常乐王居士，八九十岁的高龄，满头白发，仍然神采奕奕。他经常手拿串珠口诵佛经，沿街串巷地施舍药物。家里有十余口人，不太富裕也不太贫穷，属于中等人家。一天，他到终南山灵应台游览，灵应台有一座观音殿的地基，他询问这里的僧人，僧人说：“造殿的梁栋栌栴之类的材料，都已备齐了，只是这里山路险峻，推车挑担上上下下，很费人力，没有三百缗钱是建不起来的。”居士答应支付费用，约定十天为期，就把钱串带来。居士来到京城，就委托别人说：“如果有富贵人家得了重病，医药

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则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女岁十五，遵病甚危，众医拱手不能措，愿以其价疗之。居士则设盟于笈，期之必效。且曰：“滞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虑，某先驰此镒付所主僧，冀获双济。”鬻金者亦奉释教，因许之。留丹于小壶中，赍缗而往。涉旬无耗，女则物化。其家始营哀具，居士杖策而回。乃诟骂，因拘将送于邑。居士曰：“某苟大妄，安敢复来？请入户视之。”则僵绝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润者，涌烟于其间，人不可迹。中平一榻，藉尸其上，褫药数粒，杂置于顶鼻中。又以铜器贮温水，置于心上，则谨户屏众伺之。及晓烟尽，薰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数粒，滴于唇吻，俄顷流入口中。喜曰：“无忧矣。”则以纡纁蒙其鼻，复以温水置于心。及夜，又执烛以俟，铜壶下漏数刻，鼻纁微噓。又数刻，心水微滂。则以前药复滴于鼻，须臾忽噓，黎明胎息续矣。一家惊异，愧谢王生。生乃更留药而去，或许再来，竟不复至。后移家他适，不知所从。女适人，育数子而卒。出《阙史》。

救治不了的，我能把他治好。他们必须给我三百千钱，我就可以成全

终南山的观音殿了。”果然有家在延寿坊卖金银珠宝的，有个女儿十五岁，得了一种十分危急的病，请来的医生都拱手告辞表示不能治，他愿意花三百千的价钱让居士给女儿治疗。居士则在纸笺上立下保证，说到期一定有效果。并且说：“观音殿工程已经停工多日了，我把神丹留在这里，你不要多虑，我先赶快把这些钱送给那里的僧人，这样可以两边都不耽误。”这位卖金银的人也信奉佛教，便同意了。居士把神丹留在小壶里，带上酬金就去了。过了十天也没有居士的消息，那个生病的女儿却死了。这家正在置办丧具，居士拄着拐杖回来了。主人见了厉声痛骂，要把他抓起来送到衙门。居士说：“我要是欺骗你们，哪里还敢再回来？请让我进门看看。”进屋一看，已经僵死好长时间了。他便叫人封闭一间屋子，焚烧鲜润的槐树和柳树枝条，在屋里放烟，任何人都不要靠近。屋子中间放一张床，让死尸躺在上面，将福药数粒，放在死人头顶和鼻孔里，又用铜器装上温水，放在心窝处，然后关紧门窗屏退众人，静静地守候着。到天亮时烟已没了，屋内被熏得黑黑的，居士把手指伸到水里说：“还可以救活。”急忙命人取来乳汁，把几粒神丹弄碎放在里面，然后滴在死者嘴唇上，乳汁很快流进死者的嘴里。居士高兴地说：“不用担心了。”又将细棉絮蒙在她的鼻子上，换了温水放在心窝处。到了晚上，王居士又拿着蜡烛守候着，钟漏滴过几刻后，就见鼻子上的细棉絮被嘘气微微吹动。又过了几刻，心窝上放的水也发生了轻微的波动。居士将前面用的那种药又滴在鼻孔中，没多久忽然见她打起喷嚏来，黎明时接连呼吸起来。全家人无比惊异，惭愧地向王居士表示衷心感谢。居士又给他们留了药物就走了，可能还答应过再来，但一直没有再来过。后来他搬家到别处去了，也不知到底去了什么地方。这个女子后来嫁了人，生了几个儿子之后去世了。出自《阙史》。

俞 叟

江陵尹王潜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于义。在江陵日，有京兆吕氏子，以饥寒远谒潜，潜不为礼。月余在逆旅，未果还。有市门监俞叟者，见吕生往来有不足色，召而问之。吕曰：“我居渭北，贫苦未达，无以奉亲。府帅王公，中表丈也。以亲旧自远而来，虽入谒，未

尝一问，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困者，无以贖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吕诺之。既延入，摧檐破牖，致席于地，坐语且久，所食陶器脱粟而已。叟曰：“吾尝学道于四明山，偶晦于此。适闻王公忘旧，甚讶之。”因覆一缶于地。俄顷，乃举以视之，有一紫衣人，长五寸许。叟指之谓吕曰：“此王公也。”吕熟视，酷类焉。叟因戒曰：“吕生，尔之中表侄也，以旨甘无朝夕之给，自辇下千里而至。尔宜厚其馆谷，当金帛为赠，何恃贵忘故之如是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状，遂不复见。及旦，叟促吕归其逆旅。潜召吕馆之，宴语累日。将戒途，助以仆马囊装甚厚。出《补录记传》。

衡岳道人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山峻绝，多大木猛兽。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进。长庆中，有头陀悟空，常裹粮持

俞 叟

江陵府尹王潜有当官的才能，所管辖的工作条条有理，但为人不重情义。他在江陵的时候，有个京兆远亲吕某的儿子，迫于饥寒远道来见王潜，王潜没有以礼相待。吕生在旅店里住了一个多月，没有经费回家。有个看守城门的俞老头儿，看见吕生出来进去脸色蜡黄肌瘦，招呼到跟前询问他。吕生说：“我家住在渭北，家里穷又没有出路，无以奉养双亲。本府元帅王相公，是我的中表叔伯。靠着这层旧关系我才远道而来，我虽然进府拜见他，但他从未关注过我。这也是我命运不好才落到这个地步呵！”老头儿说：“我也是个穷人，没什么东西来救济你的急难，今晚你就住在我家，让我提供食宿以表达对你的敬意。”吕生接受了他的请求。被请到他家后，看到的是残损的房檐和破旧的门窗，他们席地而坐，对谈良久，吃的是用陶碗盛的粗米饭。老头儿说：“我曾在四明山学过道，暂时在这里藏身。刚才听说王相公不念旧情义，叫我很惊讶。”说完，便把一只瓦盆扣在地上。不一会儿又把瓦盆拿了起来，只见瓦盆底下有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人，身長五寸左右。老头儿指着这个人对吕生说：“这就是王公。”吕

生仔细看了看，果然特别相像。老头儿便教训这个人说：“吕生是你的中表侄儿，因为无力奉养双亲，才从京都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你应该供给他优厚的食宿，并且送给他钱财，为什么仰仗着自己富贵就不念旧的情义呢？”紫衣人谦卑地作揖致礼，就像接受了教导的样子，然后就不见了。到第二天早上，老头儿催促吕生回到他的客店。王潜召见吕生把他安置在客馆里，设宴招待，说话一连好多天。吕生要登程回家，王潜送给马匹和仆人，行李包也装满了贵重的东西。出自《补录记传》。

衡岳道人

衡山西原，靠近朱陵洞一带，那里山势险峻奇绝，多有大树猛兽。人到了这里大概都会迷路，有时会遇上巨蛇挡住道路而不能前进。长庆年间，有个叫悟空的头陀，曾经带着干粮拿着

锡，夜入山林，越尸侵虎，初无所惧。至朱陵原，游览累日，扪萝垂踵，无幽不迹。因是趺拆，憩于岩下，长吁曰：“饥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见前岩有道士坐绳床，僧诣之，不动。遂责其无宾主意，复告以饥困。道士欬起，指石地曰：“此有米及□。”□石深数寸，令僧探之，得陈米斗余。即置于釜，承瀑水，敲火煮饭。观僧食一口未尽，辞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餐止此，可谓薄食，我当毕之。”遂吃硬饭。又曰：“我为客设戏。”乃处木褰枝，投盖危石，猿悬鸟跂，真捷闪目。有顷，又旋绕绳床，蓬转甚急，但睹衣色成规。倏忽失所。僧寻路归寺，数月不复饥渴。出《酉阳杂俎》。

李 业

李业举进士，因下第，过陕虢山路，值暴风雨，投村舍避之。邻里甚远，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业牵驴拴于檐下。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亦投舍中，李有一马，相与入止舍内。及稍霁，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归，不喜见宾客，可去矣。”业谓曰：“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须臾，老翁归，见客欣然，异礼延接，留止宿。既晓恳留，欲备馔，业愧谢再三，因言曰：“孙子云阿翁不

爱宾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

锡杖，在夜间进入山林，越过死尸侵扰老虎，毫不害怕。到了朱陵原，游览了好几天，他攀援藤萝飞越沟壑，幽深僻静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因此脚底生茧开裂，便在岩石下面休息，长叹道：“如此又饿又渴，却见不到此地的主人！”忽见前面山崖上有个道士坐在绳床上，僧人拜见他，他也一动不动。僧人责备他未尽宾主之礼，又告诉他自己又饿又累。道士忽然起身，指着地上的石头说：“这里有米和□。”用□头在石头上挖了几寸深，叫僧人伸手去拿，得到一斗多陈米，道士立即将米放在锅里，接了瀑布的水，敲石取火煮饭。道士见僧人一口饭没全咽下去，就说饭没熟不吃了，笑道：“你这顿饭就吃这么多，可谓福分太深；我把其余的全吃了。”说完便去吃那硬邦邦的饭。道士又说：“我为您玩几手把戏。”说完，便跃到柔软的树枝上荡来荡去，又张开双臂覆盖危石，像悬挂着的猿猴，又像跳来跳去的山鸟，灵巧轻捷，令人看了眼花缭乱。过了一会儿，又绕着那个绳床旋转，像飞蓬一样急速转动，只能看到衣服颜色和大体形状。突然之间道士就不见了。僧人寻找道路走出山林回到了寺庙，一连几个月都不觉得饥渴。出自《酉阳杂俎》。

李 业

李业参加进士考试，因为没有考中，往回走的时候路过陕虢一带的山路，正赶上暴风雷雨，便到附近的村舍去躲避。这里的邻居互相离得很远，这家只有一个小孩在家看门，李业牵驴把它拴在了房檐下。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也为避雨来到这一家，李生有一匹马。三人一块儿进屋休息。等到天气微微转晴时，已经天黑了。小孩说：“爷爷马上就要回家了，他不喜欢接待客人，你们还是走吧！”李业对他说：“这里离别的人家也很远，天色已晚，真不能往前走了。”过了一会儿，爷爷回来了，见到客人很高兴，以特殊的礼节接待他们，留他们在家住宿。第二天早上，又诚恳地挽留他们，还要准备饭。李业再三表示歉意和感谢，便说道：“您孙子说爷爷不喜欢客人，我又疑惑夜里不能再往前走了，

甚忧怪及。不意过礼周旋，何以当此？”翁曰：“某家贫，无以伧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业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过矣。”翁曰：“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节钺，勉自爱也。”既数年不第，业从戎幕矣。明年，杨镇为仇士良开府擢用，累职至军使，除泾州节度使。李与镇同时为军使，领邠州节度。业以党项功除振武邠泾，凡五镇旄钺。一如老翁之言。出《录异记》。

石 旻

会昌中，有石旻者，蕴至术。尝游宛陵，宿雷氏林亭。时雷之家僮网获一巨鱼，以雷宴客醉卧，未及启之。值天方蒸暑，及明日，其鱼已败，将弃去。旻曰：“吾有药，可令活，何弃之有？”雷则请焉。旻遂以药一粒，投鱼口中。俄而鳞尾皆动，鲜润如故。雷大奇之，因拜请延年之饵。旻曰：“吾之药，至清至洁。尔曹嗜欲无节，脏腑之内，诸秽委集。若遽食之，若水火相攻，安能全其人乎？但神仙可学，人自多累。如笼禽槛猿，徒有翬翔腾跃之志，安可致焉！”出《补录记传》。

管涔山隐者

李德裕尝云：三遇异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

很担心您怪罪。不料您竟以这么重的礼节招待我们，我们有什么资格担得起呢？”爷爷说：“我家贫穷，没有条件招待客人。我是不好意思接待客人，并非不喜欢客人。但是你们三位都是节度使，我哪敢不恭恭敬敬地侍奉呢？”李业说：“我们三人之中，只有一个人是个行官而已，您说过头了！”爷爷说：“行官管领节钺在兵马使之职以前，秀才你当节度使管领节钺则在兵马使之职以后，但秀才能统辖五个节钺，你要自勉自爱呀！”此后又好几年应举没有考中，李业便从戎作了幕僚。第二年，杨镇被仇士良开府提拔使用，逐级提拔到军使，授为泾州节度使。李业与杨镇同时为军使，管领邠州节度。李业因党项之功被任命为振武邠泾节度使，管辖五个重镇的军务。这些都跟当年那位

老翁所说的一致。出自《录异记》。

石 旻

唐代会昌年间，有个叫石旻的人，身怀绝技。他曾经到宛陵游历，住在雷氏别墅。当时雷的家僮用网捕获一条大鱼，因为雷氏宴请宾客喝醉睡着了，没有来得及收拾。正赶上炎热的暑季，到第二天，那条鱼已腐败了。要拿出去扔掉时，石旻说：“我有药，可以使它活过来，为什么要扔掉呢？”雷氏便请他处置。石旻便将一粒药丸，放进鱼嘴里。不一会儿就见鱼鳞和鱼尾都活动起来，新鲜滋润跟原来一样。雷氏大为惊奇，便向石旻请求延年益寿的药物。石旻说：“我的药，是极为清洁干净的，你们这些人嗜好欲望毫无节制，五脏六腑之内，什么污秽东西都有。如果骤然间吃下我的药，就像水与火互相攻克一样，哪能保全你这个人呢？求仙长寿虽然可以学，但是人自身有太多的幸累。正像樊笼中的鸟和栏杆里的猴子一样，空有飞翔腾跃的愿望，又怎么能实现呢！”出自《补录记传》。

管涔山隐者

李德裕曾说：三次遇到异人，不是卜祝之流，都是隐居的人。

初掌记北门，有管涔山隐者，谓德裕曰：“君明年当在人君左右为文翰之职，然须值少主。”德裕闻之愕眙，洒然变色。隐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德裕问曰：“何为而事少主？”对曰：“君与少主已有累世因缘，是以言之。”德裕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纂绪，召入禁苑。及为中丞，有闽中隐者叩门请见，德裕下榻，与语曰：“时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祸将至矣。若亟请居外，代公者受惠。公后十年，终当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镇吴门，经岁入觐，寻又杖钺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邕郡道士而至，才升宾阶，未及命席，谓德裕曰：“公当授西南节制，孟冬望舒前，符节至矣。”三者皆与言协，不差岁月。自宪闾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德裕执宪者，俄亦窜逐。唯再调南服，未尝有前知之士为德裕言之。岂祸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秘，莫得预闻乎？出《穷愁志》。

宋师儒

宋师儒者，累为盐铁小职，预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时淮南有僧常监者，言事亦有中。常监在从事院话道，师儒续入，常监甚轻之，微不为礼。师儒不乐曰：“和尚有重厄，厄在岁尽。”常监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吓，某还自辨东西。”师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记取去岁数日莫出城，莫骑骏马子。”常监勃然而去。后数月，从事郑侍御新买一骏马，甚豪骏，将迎常监。

他当初掌管北门时，有个管涔山的隐士，对他说：“你明年要在君主身边担任文秘职务，但是必须等到少主登基。”德裕听了这话惊得目瞪口呆，顿时改变了脸色。隐士好像后悔自己刚才失言，离开座位要走。德裕问道：“为什么要侍奉少主？”答道：“你与少主已有几代因缘，因此我这么说。”德裕在那年秋季被召入朝廷，到第二年正月，穆宗登上皇位，召他入皇宫。到他任中丞时，有一位闽中的隐士叩门求见，德裕以礼相见，隐士对他说：“眼前的局面不会长久。你如果不尽早离开这里，冬季必定做宰相，但同时灾祸也要降临了！如果赶紧请求去外地任职，代替你的人就会受害。十年之后，你终会上宰相的，而且是从西边进京入宫的。”这一年秋季德裕出镇吴门，过了一年入朝拜见皇上，接着又被派到南燕镇守。秋末，县邑里有个于生领着一位邛郡的道士来见德裕，才走上台阶，没等到让座，就对德裕说：“你要被任命为西南节制。十月十五日之前符节就能送到。”以上三个异人说的事情后来都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连时间都没有出入。李德裕在宪宗一朝，居相位十年之久，而且是由西蜀入京的。代替德裕执政的人，很快就被放逐了。只有后来德裕又调出朝廷到了南边，未曾有先知道的人预先告诉过德裕。这难道是祸患的事情不可提前告知，神道保持秘密，不能预先知闻吧？出自《穷愁志》。

宋师儒

宋师儒，多年担任管理盐铁的小官，能够预知吉凶之事。淮南太尉王璠非常器重他。当时淮南有个和尚叫常监，预言未来的事情有时也能说中。常监在从事院说法，师儒是后去的，常监很看不起他，对

他有点不大礼貌。师儒不高兴地说：“和尚有重大灾难，灾难就在年末。”常监怒目圆睁说：“有啥大难？不要恐吓我，我还能够自己辨认东西！”师儒说：“你的灾难快到了，只要记住临近春节的几天不要出城，不要骑骏马。”常监气冲冲地走了。过了几个月，从事郑侍御新买了一匹骏马，非常豪俊，要用这匹马迎接常监。

常监曰：“此非宋师儒之言骏马子，且要骑来。”未行数里，下桥，会有负巨竹束者，掷之于地，正当马前，惊走入隘巷中。常监身曳于地，足悬于镫，行数里，人方救得。脑破，血流被体，食顷不知人事，床舁归寺。太尉及从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须慎空隙之所。”常监饮药酒，服地黄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厕，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于厕中。叫呼良久，弟子方来。自颈已下，悉被沾污，时正寒，淋洗冻凜，又少顷不知人事。王太尉与从事疾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复得免否？”曰：“须得邻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专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毙。王公曰：“此免矣。”曰：“须得强壮无疾者，此不得免。”数日，有少僧剃头，伤刀中风，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则无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礼，常监因与宋君亲善。出《逸史》。

会昌狂士

会昌开成中，含元殿换一柱，敕右军采造，选其材合尺度者。军司下整屋山场，弥年未构，悬重赏。有工人贪赏，穷幽扞险，人迹不到，猛兽成群，遇一巨材，径将袤丈，其长百余尺，正中其选。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涧流，方及谷口，千百夫运曳，始及砥平之处。两军相贺奏闻矣。净材

常监说：“这不是宋师儒所说的骏马吧，我偏要骑。”他骑马走了没几里路，要下桥，恰巧有人背着一大捆竹子走过来，把竹子扔在地上，正好就扔在马的跟前，马受惊跑进一条狭窄的胡同。常监的身子倒在地上，一只脚还挂在马镫里，拖出几里远，人才被救下来。脑袋破了，血流了全身，不一会儿就不省人事了，人们把他抬回了寺庙。太尉与从事召见宋师儒，说：“这回他的灾难可以免除了吧？”师儒

说：“在他们寺院的竹林里，有个东西没有除去，他必须小心留神空隙的地方。”常监饮用药酒，服用的地黄太多了，所以坏了肚子。夜间起来上厕所，弟子不知道，他被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一推，掉进厕所坑里。呼叫了很久，弟子才来。常监从脖子往下，全被弄脏了，当时正是寒冷季节，淋洗的时候冻坏了，又有一阵子不省人事。王太尉与从事急忙召见宋师儒，又问道：“今天又出了这桩奇事，他的灾难能不能免除？”师儒说：“必须得有邻近的和尚突然死去了，他的灾难才能免除。”王太尉专门派人注意这件事。西屋一个老和尚病重而死，王太尉说：“这回常监的灾难可以免除了！”师儒说：“必须是身体强壮没有疾病的。这一个不算数。”过了几天，有一个年轻的和尚剃头，被刀割伤头皮中了风，一下子死去了。宋师儒说：“这一回就没有事了。”王太尉由此更加以厚礼相待宋师儒，常监也因此跟他亲近友好了。出自《逸史》。

会昌狂士

在唐朝开成与会昌年间，含元殿要更换一根柱子，皇上命令右军负责采伐和制作，要选择合乎原柱尺寸的木材。军司们下到整屋一带的山场，整整一年也没采伐到这样的树，便悬重赏广泛征求。有工人贪图重赏，不惜探幽历险，在人迹不到猛兽成群的地方，遇到一棵大树，直径有将近一丈粗，高一百余尺，正符合要求。先把它砍倒，等到三伏天雨季水大时，才被水流冲到山谷出口处，又由成百上千个人牵拉，才到河床平坦的地方。两军为找到这样的柱材欢呼庆贺，并且奏禀皇上。在刨净木材

以俟有司选日之际，歟有一狂士，状若术人，绕材太息惋咨，唧唧声甚厉。守卫者叱责，欲縻之。其人略无所惧。俄顷，主者执之，闻于君主，中外异之。听其所说：“须当中锯解，至二尺见验矣。”解一尺八寸，但讶霏色红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曳渭流听下。其人云：“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当出树杪而去，未闻长养于中。若为殿柱，十年后，必载此殿而之他国，吁可畏也。”言讫，失人所在。出《芝田录》。

唐 庆

寿州唐庆中丞栖泊京都，偶雇得月作人，颇极专谨，常不言钱，冬首暴处雪中。亲从外至，见卧雪中，呼起，雪厚数寸，都无寒色。与唐君话，深异之。唐后为榷盐使，过河中，乃别归。唐曰：“汝极勤劳，吾方请厚俸，得以报尔。”又恳请，唐固留不许。行至蒲津，酒醉，与人相殴，节帅令严，决脊二十。唐君救免不得，无绪便发，厚恤酒肉。才出城，乃至，唐曰：“汝争得来？”曰：“来别中丞。”唐令袒背视之，并无伤处，惊甚。因语雪卧之事。遂下马与语曰：“某所不欲经河中过者，为有此报。今已偿了，别中丞去。”与钱绢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出《逸史》。

以等主管人员验收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狂士，状貌好像是个懂得法术的人，他绕着木材叹息感慨，发出很大的唧唧声。守卫人员呵斥并想用绳子绑他，他却一点儿也不惧怕。过了一会儿，主管官员令人把他抓起来，报告皇上，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感到惊异。只听他说：“这棵树必须从中间锯开，锯到二尺深时就会看出端倪。”当锯到一尺八寸深时，人们惊讶地发现飞出来的木屑竟是深红色的，再往下锯二寸，便见流出来的全是血了。主管官员急忙命令千百人把它推到渭水里面，任它顺水漂去。那个狂人说：“深山大川，确实生长着龙和蛇。这棵树里生长着一条巨蟒，再过十年，它就会从树梢飞出去，没听说长久养活在这里面的。如果拿它来做殿堂的柱子，十年之后，它必定会载着这座殿堂飞到别的地方去。多么可怕呀！”说完，此人就不见了。出自《芝田录》。

唐 庆

寿州唐庆中丞住在京都，偶然雇佣到一个打短工的仆人，这个人十分勤劳用心，从来不提钱的事，冬天赤身躺在风雪之中。唐庆的亲随从外面回来，看见他躺在积雪之中，便招呼他起来，地下的雪有几寸厚，他却一点儿也看不出冷的样子。亲随告诉唐君，唐庆深感惊异。唐庆后来当了榷盐使，要经过河中，此人便要告辞回家。唐庆说：“你做事特别勤劳，我正要给你优厚的报酬，借以报答你。”此人

又向唐庆恳求离开，唐庆坚决挽留，没有允许。走到蒲津时，此人喝醉了酒，与别人打架，节帅律令极为严格，决定打他脊背二十大板。唐君救他而不得，不高兴地出发了，给了他很多酒肉表示安慰抚恤。刚出城门，他又来见唐君，唐君说：“你怎么还来？”他说：“我来跟您道别。”唐君让他露出后背仔细一看，并无任何伤痕，非常惊讶。于是又说起那次躺在雪里的事。此人便下马告诉唐君说：“我之所以不愿意经过河中，为的就是有此一报。如今已经偿还完毕，来告别中丞而去。”唐君送给他钱和丝绢他都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地上，拜了两拜便消失了。出自《逸史》。

卢 钧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服饰鲜洁，谨干不与常等。睹钧之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宴，钧未办醪率，挠形于色。于是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几郎可以处分，最先合勾当何事？”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覘之，给而命之曰：“尔若有技，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地。次即徐图。”其仆唯然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钧强为观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钧不觉忻然，又曰：“会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第请选日启闻，侍郎张陈，某请专掌。”钧始虑其为非，反覆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暨宴除之日，钧止于是，俄睹幕帘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钧之醪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夸诧。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反。始去旬日，钧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钧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也。出《摭言》。

卢 钧

相国卢钧刚刚及第时，对初仕应酬之费穷于应付。不久有一个仆人，愿意给他当按月雇佣的人，这个人服饰整洁，勤谨干练都与一般仆人不同。他见卢钧贫乏无资，常常给予帮助。当时下及关试后的宴

会，卢钧无法按规定的标准凑钱聚饮，急得抓耳挠腮。仆人见状便向他请罪，并问何事如此犯难，卢钧把实际情况都跟他说了。仆人说：“这是件很容易的小事情。你可以计划一下，最先应该做什么事？”卢钧起初怀疑他说大话，后来则想考验一下他，便骗他道：“你若办法，我就主宴。首先要有一处大的宅院，作为置备酒宴的场所。其他事情都在其次，可以慢慢想办法。”仆人答应之后就走了，过了不长时间他就回来了，对卢钧说：“宅院已经借到了，请郎官去检阅一下。”第二天，卢钧勉强去看房子，竟是一所朱漆大门的华贵宅第，可与皇宫比拟。卢钧非常高兴，又说：“宴会的处所这样符合标准，这就更加不容易布置。”仆人说：“请把选好的开宴日期告诉我，我可以帮助你布置，我也请求专管这件事。”卢钧开始担心他为非作歹，反复盘问，仆人只是微笑并不回答；卢钧猜测他一定是个不寻常的人，也就不再猜疑了。到了宴会那天，卢钧站在这座宅院，看见窗帘帷幕坐垫地毯之类一应俱全，华丽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等装点物品也都布置得各得其所。卢钧举办的宴会都达到了规定标准，因此公卿大臣们无不夸说这次宴会办得成功，并表示惊诧。宴会的第二天早晨，仆人向卢钧请假去退还所借的各种用具物品，借机一去不回。到了第十天，卢钧对此事感到奇怪，急忙到举办宴会的旧地方查访。但原先的花竹，已经一无所有，只有一堆残破的墙壁和断折的房梁而已。议论这件事的人认为是卢钧的仁厚感动了神明，是神明暗中帮助他成全了这次盛会，而这件事便成就了他的终生美名！出自《摭言》。

卷第八十五 异人五

赵知微 击竹子 张 濬 金州道人 李 生
徐明府 华阴店姬 李 客 蜀城卖药人 刘处士
张 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乐人子 蒋舜卿

赵知微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少有凌云之志，入兹山，结庐于凤皇岭前，讽诵道书，炼志幽寂，蕙兰以为服，松柏以为粮。赵数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玄真即申弟子礼，殷勤执敬，亦十五年。

至咸通辛卯岁，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乃使玄真来京师，寓于玉芝观之上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日与相从，因询赵君事业。玄真曰：“自吾师得道，人不见其情容。常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鲈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去岁中秋，自朔霖霖，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否？’诸生虽唯应，而窃议以为浓阴^映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

赵知微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是皇甫玄真的师傅，年轻时就怀有凌云之志，进了这座山，结庐于凤凰岭前面，整日诵读道书，锻炼心志使其幽远静寂，以蕙兰作衣服，以松柏作粮食。赵知微就这样苦修数十年，终于达到道家滋生万物的最高境界。于是天下好奇之士多跟他学道。玄真就行弟子之礼，在赵知微身边殷勤服侍，恭敬学习，也十五年了。

到唐懿宗咸通辛卯年，赵知微因为山里炼丹须用西方的药，便派玄真来到京师，住在玉芝观的上清院。皇甫枚当时住在兰陵里第，天天与玄真来往，便打听起赵知微的修道情况。玄真说：“自从我师傅

得了道，谁也看不见他脸上有困倦的神情。他常说：‘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鲮之方，我早就掌握了，只是不屑去干这些玩意儿罢了。’去年八月，从初一开始下大雨，直下到十五那天晚上。我对师兄弟们说：‘可惜中秋良宵偏赶上苦雨下个没完。’我说完不久，师傅忽然吩咐侍童说：“可以准备些酒果。”又把学生们都召到面前，问道：‘能登上天柱峰去赏月吗？’大家虽然都答应了，私下里却议论，认为如此浓荫^映雨，如果真的要^去，肯定有垫巾角折屐齿的事。

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扞萝援筱，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飞雨宛然，众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无敌，黄白术复得其要妙，壬辰岁春三月归九华，后亦不更至京洛。出《三水小牋》。

击竹子

击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许人，年可三十余。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节相击，铿然鸣响，有声可听，以唱歌应和，乞丐于人，宛然词旨皆合道意。得钱多饮酒，人莫识之。如此则十余年矣。一旦，自诣东市卖生药黄氏子家，从容谓曰：“余知长者好道，复多气义，有日矣。今欲将诚素奉讫，得否？”黄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击竹子谓曰：“我乞丐之人也，在北门外七里亭桥下盘泊。今病甚，多恐不济。若终焉之后，敢望特与烧爇。今自费钱两贯文，充买柴用。慎勿触我之心肝，是所托也。阴鹭自有相报。”因留其钱，黄氏自不取，则固留而去。

黄氏子翌日至桥下，果见击竹子卧于蒹葭之上。见黄氏子来，忻然感谢，徐曰：“余疾不起。”复与黄氏子金二斤，又曰：“昨言不用令人触我心肝则幸也，珍重且辞。”言讫而逝。黄氏子亦惘然出涕，太息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备棺敛，

不一会儿，赵君拄着拐杖出门了，众学生如影随形地紧跟在后面。打开院门，只见天空豁然晴朗，明月高照，亮如白昼。大家牵萝援竹，

登上天柱峰顶。赵君坐在玄色豹皮垫子上，各位弟子分列两旁坐在芳草地上。一会儿，大家举杯饮酒，吟咏郭景纯的几篇《游仙诗》。弟子中有的清音长啸，有的唱经礼赞，有的鼓琴奏乐，直至月亮隐没在远山后面，大家才返回山舍。等各自全都躺上床榻之后，外面风雨交加，像之前一模一样，大家这才敬服师傅的奇妙道术真已登峰造极。”玄真的棋艺没有敌手，炼丹术也深得师傅的精要奥妙。他于壬辰春季三月回到九华山，以后再也没有到京师和洛阳去。出自《三水小牋》。

击竹子

击竹子不说姓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年龄大约有三十多岁。在成都的酒肆中，他手拿两节竹子互相敲击，铿然鸣响，有声可听，唱着歌应和，向人家乞讨，好像歌词的含义都合乎道家的意思。讨到的钱多数买酒喝了，没人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这样已经有十多年了。有一天，他自己到东市卖药材的黄氏子家，从容地说：“我知道您喜爱道家的思想，又颇重义气。今天我想把自己的心愿告诉您，不知可以吗？”黄氏子说：“你若有事，只管说。”击竹子说：“我是个讨饭的人，在北门外七里亭桥下落脚。现在病得很厉害，大概治不好了。如果我死在那里，万望您费心把我的尸体烧了。现在我带来的两贯钱，留作买柴用。火化的时候，当心不要碰我的心肝，这就是我对您的拜托。到了阴间自有相报。”说完便留下他的钱，黄氏子自然不肯收，但他一定要留下，然后才走了。

黄氏子第二天来到桥下，果然看见击竹子躺在芦苇上。他见黄氏子来了，高兴地感谢，慢慢地说：“我已经病得起不来了。”又递给黄氏子二斤金子，又说：“昨天说不要叫人碰我的心肝就是我的幸运了，请你珍重所说的话。”说完就去世了。黄氏子也伤心地流了泪，叹息了好长时间：于是令人帮他换衣服、备棺材入殓，

将出于郊野，堆积柴炭，祭而焚之。即闻异香馥郁，林鸟鸣叫。至晚，只余其心，终不燃烬，复又其大如斗。黄氏子收以归城，速语令人以杖触之，或闻炮烈，其声如雷，人马皆骇。逡巡，有人长尺余，自烟焰中出，乃击竹子也。手击其竹，嘹然有声，杳杳而上。黄氏子

悔过作礼，众人皆叹奇异。於戏！得非不触其心，复在人间乎？触其心，便可上宾乎？复欲于黄氏子显其蜕化乎？始知成都乃神仙所聚之处，如击竹子者，亦以多矣。大凡不可以贫贱行乞之士而轻易者焉。出《野人闲话》。

张 濬

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张濬白身未有名第，时在河中永乐庄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亲狎。一日张在村路中行，后有唤：“张三十四郎，驾前待尔破贼。”回顾，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尔，何阶缘而能破贼乎？”道者勉其入蜀。时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遗两粒丹曰：“服此可十年无恙。”濬得药奉亲，所疾痊愈。后历登台辅，道者亦不复见。破贼之说，何其验哉！出《北梦琐言》。

金州道人

金统水在金州。巢寇犯阙之年，有崔某为安康守，大驾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户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荡，乘舆播迁，宗社陵夷，鞠为茂草，

将要抬到郊外，堆好柴炭，祭奠之后点火焚化。这时立即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招引得林中禽鸟叫个不停。烧到晚上，只剩下心脏，一直烧不化，又膨胀得像斗那样大。黄氏子把它收拾起来要回城，急忙叫人用棍子去碰那个心脏，有人忽然听到像炮火爆炸一样，发出雷鸣般的声响，人马皆惊。过了一会儿，有个身高一尺多的人，从烟火里走了出来，原来就是击竹子。他敲着手里的竹子，发出响亮的声音，飘飘然飞上天空。黄氏子后悔不已，忙叩头行礼；众人都惊叹奇异。呜呼！如果不去碰他的心脏，他还能在人间吗？碰了他的心脏，他就可以升天成仙吗？还是他要通过黄氏子来显示和实现自己蜕化升天的愿望呢？我们才知道成都乃是神仙汇集的地方。像击竹子一样的人，实在多得很。大概人们不应因为是贫贱乞讨的人而去轻视他们呵！出自《野人闲话》。

张 濬

黄巢起事攻占长安时，唐僖宗逃难到了蜀地。张濬当时是个没有及第没有官位的平民，当时住在河中永乐庄。村里有个道人，有时身穿麻衣，有时身着羽帔，都不敢接近他。一天，张濬在村路上行走，背后有人喊道：“张三十四郎，皇上那边等你去破贼寇呢！”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道人。张濬说：“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哪有什么机缘去破贼呢？”道人勉励他去蜀地，当时张濬的母亲正有病，所以没有去成。道士送给他两粒丹药，说：“吃了这两粒药，可以保证十年之内不生病。”张濬得了药送给母亲，吃了后立即痊愈了。后来张濬历登三公、宰相之位，这个道人再也没有见到了。当时道人的破贼之说，多么灵验啊！出自《北梦琐言》。

金州道人

金统河在金州境内。黄巢的军队进犯京城的那一年，有个崔某镇守安康，皇帝已避难到了四川岷山峨眉山一带。只有金州因地处偏僻，居民仍和以前一样。忽然有个道人到崔某那里说：“眼下中原动荡不定，皇上的车驾已经迁移，宗社遭受践踏，祖坟上长了荒草。

使君岂无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颓，一木搯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剑戟争锋，力战原野。”崔曰：“公将如何？”客曰：“使君境内有黄巢谷金统水，知之乎？”曰：“不知，请问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贼稟此而生，请使君差丁役，赍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数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号者。客遂令寻源而□之，仍使断其山冈，穷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黄腰人，既逼之，遂举身自扑，斃然而卒。穴中又获宝剑一。客又曰：“吾为天下破贼讫。”崔遂西向进剑及黄腰，未逾剑利，闻巢贼已平，大驾复国矣。出《王氏见闻录》。

李 生

中和末，有明经李生应举如长安，途遇道士同行宿，数日，言意

相得。入关相别，因言黄白之术。道士曰：“点化之事，神仙浅术也。但世人多贪，将以济其侈，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烦，仙方简易，今人或贵重其药，艰难其事，皆非也。吾观子性静而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趣以济乏绝而已。如遂能不仕，亦当不匮衣食。如得禄，则勿复为，为之则贪也，仙道所不许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别。方常药草数种而已。每遇乏绝，依方为之，无不成者。

使君难道无心去平灭贼寇吗？”崔某说：“泰山都倒了，一根柱子能顶起来吗？”道人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平灭贼寇，不一定就是持剑拿戟去争高低，与敌人征战在疆场上。”崔某说：“那你要我怎样呢？”道人说：“你管辖的地区内有一条黄巢谷金统河，知道吗？”崔某说：“不知道。请问问一下金州人。”金州人说：“有这么条金统河。”道人说：“黄巢逆贼依靠它才能生存。请你差遣壮丁和差役，带上畚箕和铁锹，一块儿去挖掘，肯定会有收获。”他们便带人到了离金州城几百里的地方，在深山中果然有一条叫金统河的。道人便让大家寻找源头把它断掉了，再让人挖断山冈，一直挖到泉源。在泉源中发现有一个洞，洞里有一个黄腰人，当人们靠近后，他就自己纵身扑倒在地，“呦”的叫了一声就死了。在洞穴里还找到一把宝剑。道人说：“我为天下破除贼寇的事情，现在已经完成了。”崔某于是向西进献宝剑及黄腰人，还没走到剑阁和利州，便听到黄巢贼寇已被平定，皇上已经恢复了天下。出自《王氏见闻录》。

李 生

唐僖宗中和末年，有个李生要到长安去参加明经科考试，途中遇见一个道士与他一同赶路住宿，相处多日，两人言语脾气很投机。入关相别时，顺便说起炼丹术。道士说：“炼丹点化金银一事，在神仙看来是小技术。但世上的人都很贪婪，用它来满足过分的欲望，所以成仙得道的人便对此严守秘密。事实上，最高的道术并不烦琐，神仙的妙方也很简易，当今人们或以为炼丹之药多么贵重，或认为炼丹技术如何艰难，都是不对的。我看你的性情恬淡寡欲，好像可以教授。现将秘方教给你，希望以此方解救你的困乏而已。如果不能及第享受官禄，靠了此方也不会缺少衣食。如能得到官位利禄，就不要再

使用此方，再用就是贪婪，这是仙道不允许的。”道士在手上将秘方一条条教授给他，然后分手告别。药方只有平平常常的几种药草而已。每当陷入困境时，李生按照此方配制，没有不成功的。

后及第，历州县官，时时为之，所得转少。及为南昌令，复为之，绝不成矣。从子智脩为沙门，李以数丸与之，智脩后游钟离，止卖药家。烧银得二十两，以易衣。时刘仁轨为刺史，方好其事，为人所告，遁而获免。出《稽神录》。

徐明府

金乡徐明府者，隐而有道术，人莫能测。河南刘崇远，崇龟从弟也，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劳，瘦甚且死。其姊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姊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刘氏举院皆病，病者辄死。刘氏既函崇远求于明府。徐曰：“尔有别业在金陵，可致金陵绢一匹，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翌日，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抚其身，身中白气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异于常日。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视其绢，乃画一持简道士，如所梦者。出《稽神录》。

华阴店姬

杨彦伯，庐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复辛酉岁，赴选，至华阴，舍于逆旅。时京国多难，朝无亲识，选事不能如期，意甚忧闷。会豫章邸吏姓杨，乡里旧知，同宿于是，因教己云：“凡行旅至此，未尝不祷金天，必获梦寐之报。

后来考试及第，历任州县官吏，李生还时常运用此方，但是所得变少了。等他做了南昌县令时，再运用此方，一次都没成功过。李生的侄儿智脩是出家修道的人，李生曾把几丸仙丹给他，智脩后来云游到钟离，住在卖药的家里。炼丹得到二十两银子，用来换了几件衣服。当时刘仁轨当刺史，正喜好炼丹这件事，智脩被人告发了，后因潜逃才未被捉到。出自《稽神录》。

徐明府

金乡徐明府，有道术但不显露，别人都捉摸不透他。河南的刘崇远，是崇龟的堂弟，有个妹妹出家为尼，住在楚州。曾有个外地的尼姑寄住在那里，忽然患了癆病，非常消瘦，快要死了。她的姐姐看望她，大家都看到病人体内有一缕气体像飞虫一样，钻进她姐姐的衣服里便不见了。病人死后，姐姐也病了。不久刘氏所在尼姑庵的人都病了，得了病就死了。刘氏写信给崇远让他去求徐明府，徐明府说：“你有座别墅在金陵，可以送给我金陵的绢一匹，我给你治疗。”照他说的送了丝绢。第二天，刘氏梦见一个道士拿着书简来到面前，道士用书简在她身上抚动，她的体内有一股白气往上升腾，好像炊烟。睡了一觉醒来后，便觉得轻松清爽，能吃饭了，与往日大为不同。没多久，徐明府拿着送来封好的丝绢来到刘氏身旁，说：“把丝绢放在床席下面，睡在上面病就会痊愈。”刘氏按他的话办，疾病果然好了。后来看看那块丝绢，上面画的是一个手持书简的道士，就像梦里看见的那个道士一样。出自《稽神录》。

华阴店姬

杨彦伯，庐陵新淦人，童子及第，唐昭宗天复辛酉年，赴京候选，到华阴后，住在客店里。当时京城多难，朝中没有亲朋熟人，选用的事不能按期举行，彦伯心里颇为忧闷。恰好有个豫章邸吏姓杨，是彦伯的同乡旧识，也在这家客店住宿，便教给彦伯说：“凡行旅之人到了这里，没有不祈祷金天的，之后必能得梦寐之报。

纵无梦，则此店之姬亦能知方来事，苟获一言，亦可矣。”彦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尔夕竟无梦。既曙，店姬方迎送他客，又无所言。彦伯愈怏怏，将行，复失其所着鞋，诘责童仆甚喧。既即路，姬乃从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彦伯因具道其事。姬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将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谐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国将有乱，当不可复振，君当百艰备历，然无忧也，子之爵禄皆在江淮，官当至门下侍郎。”彦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门下侍郎？遂行至长安。适会大驾西幸，随至岐陇。梁寇围城三年，彦伯辛苦备至。驾既

出城，彦伯逃还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摄县邑。伪吴平江西，复见选用，登朝至户部侍郎。会临轩策命齐王，彦伯摄门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姬之言，大不悦，数月遂卒。出《稽神录》。

李 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常披蓑戴笠，系一布囊，在城中卖杀鼠药，以一木鼠记。或有人买药，即曰：“此不惟杀鼠，兼能疗人众病。但将伴餐之，即愈。”人恶其鼠药，少有服饵者。有百姓张赞，卖书为业。父年七十余，久患风疾。一日因鼠啮其文字数卷，赞甚怒，买药将以饲鼠。赞未寝，灯下见大鼠数头出，争食之，赞言必中其毒，倏忽俄见皆有羽翼，望门飞出。赞深异之，因就李客语之。客曰：“应不是鼠，汝勿诞言。”

即使没有梦，这家客店的老板娘也能知道未来的事，如能从她那里得到一句话，也可以。”彦伯便在客店留了一天，诚心诚意地做了祈祷，但那天晚上竟然没有做梦。天亮后，老板娘正忙着迎送其他客人，又没对他说什么话。彦伯更加郁闷，正要起程，又丢失了穿的鞋，便大声吵着责问童仆。上路后，老板娘才跟在后面喊他道：“年轻人因什么事情这样吵闹？”彦伯便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了她。老板娘说：“噢，这是神灵在告诫你呀。要出门而丢失了自己的鞋，就是诸事都不顺利。不只是这样，京城里面将要发生祸乱，应该不能重新振兴；你会历经千难万险，然而不必担忧，你的官爵利禄都在江淮，官位会升到门下侍郎。”彦伯便想，江淮哪会有什么门下侍郎？于是登程到了长安。正赶上皇帝避乱西迁，他随着到了岐陇。梁军围城三年之久，彦伯备尝艰难困苦。皇帝出城之后，彦伯逃回了吉州。刺史彭珍给他优厚的待遇，屡次让他充任县令。伪吴国平定江西后，彦伯又被选用，进入朝廷当了户部侍郎。恰逢临轩策命齐王，彦伯又代理门下侍郎行事。受命之后，彦伯想起客店老板娘所说的话，极不愉快，几个月之后便死了。出自《稽神录》。

李 客

把刘处士招呼了去。刘让人掘了个小坑，提水把坑灌满，垂钓了很久，得到几条鱼。

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系于狱，翌日将杀之，其夕亡去。刘友人为登封令，其日至县，谓令曰：“吾有难，从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张 武

张武者，始为庐江道中一镇副将，颇以拯济行旅为事。尝有老僧过其所，武谓之曰：“师年老，前店尚远，今夕止吾庐中可乎？”僧忻然。其镇将闻之怒曰：“今南北交战，间谍如林，知此僧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业已留师，行又益晚，但宿无苦也。”武室中唯有一床，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寝。盥濯之备，皆自具焉。夜数起视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叹息，谓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药，赠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寿，善自爱。”珍重而去，出门忽不见。武今为常州团练副使，有识者计其年已百岁，常自称七十，轻健如故。出《稽神录》。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陈某，壬子岁游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单葛，欲与同寝，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过夜？”答曰：“君但卧，无以见忧。”既皆就寝。陈窃视之，见怀中出三角碎瓦数片，炼条贯之，烧于灯上。俄而火炽，一室皆暖，陈去衣被乃得寝。未明而行，

梁太祖大怒道：“你这种妖术太狂妄了！”当即在刘的背上打了二十棍子，又给他戴上枷锁关在牢狱里，第二天就要把他杀掉，他却在当天夜里逃走了。刘处士有个朋友是登封县令，那天他来到县里，对县令说，“我现在有灾难，从此要消失了。”说完便离开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出自《稽神录》。

张 武

张武，起初是庐江道中一个镇的副将，他把拯救和接济行旅之人看成事业。曾经有个老和尚路过他的住所，张武对他说：“师傅年纪大了，前面的客店离这里还很远，今晚上就住在我家里可以吗？”和尚很高兴。这个镇的镇将听说后气愤地说：“当今南北交战，到处都是间谍。你知道这个和尚是什么人，竟敢把他留下！”和尚听后便请求离去。张武说：“我已经留下了师傅，再说现在要走又太晚了。只管睡在这里，不要苦恼。”张武卧室里只有一张床，他便把这张床让给和尚，自己就睡在地上。洗漱用具，都亲自为他准备好。夜间几次起来照看他。到五更时，和尚便起来在那里叹息，他对张武说：“年轻人竟能这样子，实在难得。我有药，赠给你十丸，每年正月初一吞一丸，可以延长十年的寿命。你要好好地爱护自己。”道一声珍重便走了，出了房门忽然不见了。张武现在是常州团练副使，有认识他的人估计他的年龄已有百岁了，他常常自称七十岁，跟过去一样轻捷矫健。出自《稽神录》。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陈某，在壬子年云游海陵时，住在客店里。天正下大雪，有个与他同住的人，身上还穿着单衣，想与陈某在一块儿睡，陈某嫌他身上太脏太破，便说：“寒雪这么大，怎么熬过这一夜呢？”那个人回答道：“您只管躺下，用不着担忧。”两人都睡下之后，陈某偷偷地看那个人，见他从怀里掏出几片三角形碎瓦片，用链子串起来它们，拿到灯上烧烤。一会儿火便燃烧得很旺，整个屋里都暖和和的，陈某掀掉身上的衣被才能入睡。没到天亮这个人就走了，竟不复也。出《稽神录》。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从来。恒卖皂荚百茎于市，其荚丰大，有异于常。日获百钱，辄饮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与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窥之。方见锄治床前数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荚实数枚种之。少顷即生，时窥之，转复滋长，向曙则已垂实矣。即自采

掇，伐去其树，铎而焚之。及明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出《稽神录》。

教坊乐人子

教坊乐人有儿年十余岁，恒病，黄瘦尤甚。忽遇一道士于路，谓之曰：“汝病食症耳，吾能疗之。”因袖中出药数丸使吞之。既而复视袖中曰：“嘻，误矣。此辟谷药也。自此当不食，然病亦瘳矣。尔必欲食，尝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复以食症药遗尔也。”遂去。儿归一二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为忧，竟逼使饵木耳，遂饭啖如故。已而自悔曰：“我饵仙药而不自知。道士许我复送药来，会当再见乎？”因白父母，求遍历名山，寻访道士。母不许，其父许之曰：“向使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坚如此，或当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出《稽神录》。

一直没有再回来。出自《稽神录》。

逆旅客

大梁一家客店里住着一个客人，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经常在集市上卖皂荚百茎，他的皂荚特别丰满肥大，跟平常皂荚不一样。每天能卖一百个钱，买了酒喝完就走。有好事者知道他不是寻常人，便跟他到同一个客店里住宿。到了夜晚，在墙上掏了个小洞偷偷地观察他。只见他非常熟练地用锄头整治床前几尺见方的土地，然后拿出几颗皂荚种子种在土里。不大一会儿就生长出皂荚小苗，他不断地观察这幼苗，幼苗迅速生长，天亮时就已挂满了果实。他立即动手采摘，把皂荚树伐倒，劈碎烧了。到天亮便带上皂荚出了门。从此他就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出自《稽神录》。

教坊乐人子

教坊乐人有个儿子十多岁了，总生病，长得又黄又瘦。有一天，他忽然在路上碰见一个道士，对他说：“你的病属于食症，我能治疗它。”便从袖中拿出几丸药叫他吞了下去。然后又看了看袖筒里

说：“嗨！弄错了。给你吃的是辟谷药。从此你不应当再吃饭了，但你的病也好了。你如果一定要吃东西，就试着取少许木耳吃。我改日再来送给你治食症的药。”说完就走了。儿子回家后一两天，病就好了。但他的父母总是为他不吃飯担忧，竟逼着他吃木耳，于是又跟前一样地吃起飯来。过了一段时间，儿子自己悔悟道：“我吃了仙药自己还不知道。道士答应我还送药来，能够再见到他吗？”想到这里便告诉父母，自己要遍求名山，去寻访那位道士。母亲不允许，父亲同意他这样做，说：“原先如果病治不好，到现在也死了。既然志向如此坚定，或许应该是有缘分吧！”于是就让儿子出去寻找道士，现在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出自《稽神录》。

蒋舜卿

光州检田官蒋舜卿，行山中，见一人方采林檎一二枚，与之食，因尔不饥。家人以为得鬼食，不治将病。求医甚切，而不能愈。后闻寿春有叟善医，乃往访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旅店，有老父问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无烦远行也。”出药方寸匕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饮食如常。既归，他日复访之，店与老父俱不见矣。出《稽神录》。

蒋舜卿

光州检田官蒋舜卿，在山里行走，碰见一个人刚摘了一两枚林檎果，给他吃了。从此他就不饿了。家里人认为他是吃了鬼食，不治疗就会得病。他求医很迫切，但是一直治不好。后来听说寿春有个老头儿医道高明，蒋舜卿就去拜访他。刚走了一天，晚上住宿在一家旅店里，有个老翁问他患的是什么病，舜卿把病情告诉了他。老翁说：“我能救你，用不着走那么远。”他拿出一寸见方的药让舜卿用汤勺服了下去，这两个林檎果便吐了出来，就跟新的一样。老人将这两个林檎果收了起来，舜卿的饮食又恢复原状。舜卿回家后，过了几天又去看望老人，旅店与老翁都不见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八十六 异人六

黄万祐 任三郎 黄 齐 王处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龙道士 何昭翰 卢延贵 杜鲁宾
建州狂僧 刘 申 卢 婴 赵燕奴

黄万祐

黄万祐修道于黔南无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卖药，言人灾祸无不神验。蜀王建迎入宫，尽礼事之。问其服食，皆秘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饵之士。但虚心养气，仁其行，鲜其过而已。”问其齿，则曰：“吾只记夜郎侯王蜀之岁，蚕丛氏都郫之年，时被请出。尔后乌兔交驰，花开木落，竟不记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犍为之地，何其炎炎，请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为瓦砾矣。后坚辞归山，建泣留不住，问其后事，皆不言之。既去，于所居壁间见题处曰：“莫交牵动青猪足，动即炎炎不可扑。鸢兽不欲两头黄，黄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详之。至乙亥年，起师东取秦、凤诸州。报捷之际，

黄万祐

黄万祐在贵州南部没有人烟的地方修道，经过几代人了一直在那个地方。每隔二三十年出来到成都去卖药。他说起人的灾祸，没有不神奇地应验的。前蜀王建把他迎接进宫，尽一切礼节来侍奉他。问他服用的是什么药物，他都秘而不言，说：“我不是神仙，也不是服用药饵的道士。只是虚心寡欲地养气，行仁事，少做过错的事而已。”问他多大岁数了，他则说：“我只记得夜郎侯做蜀国国王的那年，蚕丛氏以郫为都城的那年，当时曾经被请去。从那以后，太阳与月亮交替出现，花开叶落，到底有多少年也记不得了。”忽然有一天，他朝南远望着嘉州说：“犍为那个地方，怎么那么热啊，请派人

赶去看看！”照他说的话，派人到了嘉州，城里店铺已被烧成一片瓦砾了。后来他坚持要告辞回山，王建哭着挽留也留不住，问他以后的事，他什么也不说。黄万祐走了之后，在他住处的墙上发现题着下面几句诗：“莫交牵动青猪足，动即炎炎不可扑。鸛兽不欲两头黄，黄即其年天下哭。”聪明的人也不能详细弄懂其中的含义。到了乙亥年，蜀国兴兵东伐，攻占了秦、凤各个州。正在报告胜利消息的时候，

宫内延火，应是珍宝帑藏并为煨烬矣。乃知太岁乙亥，是为青猪，为焚蕪之期也。后三年，岁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为鸛兽，干与纳音俱是土，土黄色，是以言鸛兽两头黄，此言不差毫发。出《录异记》。

任三郎

凤州宾祐王郢员外，时在相国满存幕中筹画，宾佐最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属咸与之相识，而独亲于王。居无何，忽谓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称疾百余日。主公致于度外，音问杳绝。任亦时来，一日谓王曰：“此地将受灾，官街大树自枯，事将逼矣。叶堕之时，事行也。速求寻医，以脱此祸。”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为不可。任曰：“但三贡启事，必有指挥。”如其言，数日内三贡启，乞于关陇已来寻医。

果使人传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钱匹段相遗，倍厚于常。王乃入谢，留宴，又遗彩缣锦绣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满相于郊外宴饯。临歧之际，仅二百余人。五六日至吴山县僦居，又十日至凤州。人言已军变矣，满公归囊中，同院皆死于难，王独免其祸。又其年至长安开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复见任公。问其所舍，再往谒之，失其所在矣。出《录异记》。

宫内连续起火，一应珍宝钱财等收藏的国宝，统统化为灰烬了。这才知道太岁纪年乙亥之年，正是青猪年，是起火焚烧的日期。过了三年，岁在戊寅土，王建逝世。这才知道寅（生肖为虎）为鸛兽，天干“戊”和纳音“戊寅”五行都属土，土是黄色的，因此说鸛兽两头黄。黄万祐的预言，分毫不差。出自《录异记》。

任三郎

凤州宾祐王郢员外，当时在相国满存的幕府中做事，幕僚们跟他处得很好。有个门客任三郎也在相国幕府，府中幕僚们都跟他相识，但他只亲近王郢。住了不多久，任三郎忽然对王郢说：“你可能要有小失意的事，这正是你的福分呀！”又过了一个月，王郢忽然失去主公的关照，便请了一百余天病假。满相国已把此事置之度外，也不追问他的消息。任三郎仍然常到他这里来，一天他对王郢说：“此地要遭受灾难，大街上的大树要自行干枯，祸事快要发生了。落叶的时候，就要出事。快去请求相国找人医治，以解除这场灾祸。”王郢以为相国的气还没消，认为这时跟他说此事太不合适。任三郎说：“这次是三贡起事，一定有人指挥。”果然像他说的，几天之内三贡请求救于关陇，已来寻救治之方。

果然派人传旨勉励他，又急忙拿出院例钱匹赠给他，比平常加倍厚待他。他到相府道谢，相国设宴招待他，又赠各种珍贵的丝织品给他家人。不到十天，就催他立即启程往北方去。满相国在郊外设宴为他饯行。分手的时候，送行的有二百人之多。走了五六天来到吴山县租房子住了下来，又走了十天到达凤州。人们都说已经发生军变了，满相国已经回到褒中老家。与王郢同院的人都死于战乱，只有王郢一人免祸。那一年他来到长安开化坊西北角的酒店里，又见到了任公。王郢打听了他的住处，再去拜访他时，已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出自《录异记》。

黄 齐

黄齐者，蜀之偏裨也。常好道，行阴功有岁年矣。于朝天岭遇一老人，髭发皎白，颜色^櫻孺，肌肤如玉。与之语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后，当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阴德，无退前志。”其后齐下峡，舟船覆溺，至滩上，如有人相拯，得及于岸。视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寻失所在。自是往往见之。忽于什邡县市中相见，召齐过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桤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胜。留止一宿，及明，相送出门，已在后城山内，去县七十余里。既

归，亦话于人。出《录异记》。

王处回

王侍中处回常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庞眉大鼻，布衣缁缕，山童从后，擎拄杖药囊而已，造诣王公。于竹叶上大书“道士王挑杖奉谒”。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见，因从容致酒。观其谈论，清风飒然。处回曰：“弟子有志清闲，愿于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适闲性。”道士曰：“未也。”因于山童处取剑，细点阶前土广尺余，囊中取花子二粒种子，令以盆覆于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渐渐长大，颇长五尺已来，层层有花，烂然可爱者两苗。尊师曰：“聊以寓目适性，此则仙家旌节花也。”命食不餐，唯饮数杯而退。曰：“珍重，善为保爱。”言讫而去，出门不知所之。

黄 齐

黄齐是蜀国的一员偏将，爱好道家学说，善积阴德已有很多年了。他在朝天岭遇见一个老人，此人须发雪白，脸色像小孩，肌肤如玉。他对黄齐说：“你既然爱好道学，五年之后，会有大难，我一定会救你。你要尽力积阴德，不要改变原来的志向。”后来，黄齐沿江路过巫峡，船翻了掉到水里，被水冲到石滩上，好像有人相救一样，很顺利地到了岸边。睁眼一看，救自己上岸的正是过去遇见的那个老人。转眼之间，老人就在原地不见了。从此之后，黄齐又常常见到他。有一天，两人偶然在什邡县城里相见，老人招呼黄齐到自己住的地方去。出北城外，穿过桤木林，走了约二三里，便到了老人的家。那里山川林木，环境幽静别致。老人留他在家住了一宿，到天亮后，送他走出家门，却已站在后城山里了，这里离县城有七十多里远。回去之后，黄齐也把自己的这次见闻告诉了别人。出自《录异记》。

王处回

侍中王处回常常在自己家里接待一些没有官禄的读书人。一天有

一位道士，浓眉毛大鼻子，穿着破旧的衣服，背后跟着个山童，举着柱杖药囊之类，来拜见王公。在竹叶上写道：“道士王挑杖前来拜见！”王处回一向看重读书人，便与道士相见，从容饮酒。看这个道士的言谈，清爽洒脱。王处回说：“弟子有志于清闲，想在青城山下修造一座小小的道院，以满足自己闲适的心性。”道士说：“不要这样做。”他便从山童处取过一把剑，仔细地翻动阶前一尺多见方的土地，从口袋里取出两粒花籽种下去，叫人用盆扣上。过了一会儿把盆拿走后，花已经长出来了，只见它渐渐长大，足有五尺来高，每层叶子都开出花朵，其中有两朵灿烂夺目，格外可爱。这位道士说：“聊以寓目适性，这是仙家的旌节花。”王处回命人给道士摆上饭，他也不吃，只喝了几杯酒就告退，说：“请你多多保重，好好保全爱护自己。”说完就走了，出了门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后王公果除二节镇，方致仕。自后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种。出《野人闲话》。

天自在

利州市廛中，有一人，被发跣足，衣短布襦。与人语，多说天上事。或遇纸笔，则欣然画楼台人物，执持乐器，或云龙鸾凤之像。夜则宿神庙中。人谓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阗咽。一夕火起，火焰亘天。天自在于庙中独语曰：“此方人为恶日久，天将杀之。”遂以手探阶前石盆中水，望空浇洒。逡巡有异气自庙门出，变为大雨，尽灭其火。掌庙者往往与人说之，天自在遂潜遁去。其后居人果为大火漂荡，始信前言有征。出《野人闲话》。

掩耳道士

利州南门外，乃商贾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纓纓，来于稠人中，卖葫芦子种。云：“一二年间，甚有用处。每一苗只生一颗，盘地而成。”兼以白土画样于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时竟无买者，皆云：“狂人不足可听。”道士又以两手掩耳急走，言：“风水之声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竞相随而笑侮之，时呼为掩耳道士。至来年秋，

嘉陵江水一夕泛涨，漂数百家。水方渺渺，众人遥见道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声风声何太甚耶？”泛泛而去，莫知所之。出《野人闲话》。

后来王处回果然被任为两个节镇的节度使，才辞官退休。自此之后，常常有人收到那“旌节花”的种子。出自《野人闲话》。

天自在

在利州市区内，有一个人，披头散发赤着脚，穿着短布衣。跟人说话时，说的多是天上的事。有时遇到纸和笔，他就高高兴兴地画上楼台宫阙，里面的人物都拿着乐器；或者画上云龙鸾凤之图像。夜晚他睡在神庙里。人们都称他为天自在。利州的南边有个集市，人声鼎沸。有一天晚上集市起了火，浓烟与火焰直冲天空。天自在在庙里自言自语道：“这个地方的人长期为非作歹，老天将要杀灭他们。”于是用手伸进阶前石盆的水里面，望着天空浇洒，一会儿有一股特殊的气体从庙门飞了出去，变成瓢泼大雨，把正在熊熊燃烧的大火全部浇灭了。掌管这座神庙的人，常常跟别人讲起这天晚上他在庙里看到的种种事情，天自在便悄悄地逃走了。后来这里的居民果然被一场大火烧得空荡荡的，这才相信天自在原先说的话是有根据的。出自《野人闲话》。

掩耳道士

利州南门外，是个商户交易市场。一天，有一个衣衫褴褛的道士，来到人多的地方卖葫芦种子。嘴里喊着：“一二年间，很有用处。每棵苗只结一只葫芦。藤蔓盘在地上就成，不用搭架子。”同时用白土在地上画样子给人看，样子特别大。过了好长时间，一直没人买，人们都说：“这是个疯子，他的话不能听。”道士又用两手捂着耳朵急急地跑，边跑边说：“风声和水声怎么响得这么厉害呀？”街巷里玩的孩子，都跟在他后面起哄嘲笑他，当时都称呼他为掩耳道士。到了第二年秋天，嘉陵江水在一夜之间泛涨起来，淹没了几百户人家。水刚上涨时，人们远远地看见道士正在水上，他坐着一只大瓢，伸出

两手捂住耳朵，大声喊着：“水声和风声怎么响得这么厉害呀！”只见他在水上漂漂荡荡地远去了，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出自《野人闲话》。

抱龙道士

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庙。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设斋，乃至诸州医卜之人，亦尝集会。时有一人，鹑衣百结，颜貌憔悴，亦往庙所，众人轻之。行次江际，众人憩于树阴，贫士亦坐石上。逡巡谓人曰：“此水中有一龙睡。”众不之应。旁有一叟曰：“何得见？”贫士曰：“我则见。”众曰：“我等要见如何？”贫士曰：“亦不难。”遂解衣入水，抱一睡龙出，腥秽颇甚，深闭两目，而爪牙鳞角悉备。云雾旋合，风起水涌。众皆惊走遥礼，谓之圣人。遂却沉龙于水底，自挂鹑衣而行。谓众人曰：“诸人皆以医卜为业，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于道也。切不得见贫素之士便轻侮之。”众人惭谢而已。复同行十里，瞥然不见。出《野人闲话》。

何昭翰

伪蜀度支员外郎何昭翰，尝从知于黔南。暇日，因闲步野径，于水际见钓者，谓翰曰：“子何判官乎？”曰：“然。”曰：“我则野人张涉也。余比与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谓翰曰：“子有数任官，然终于青城县令。我则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满，与君同归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辞而去。翰深志之。后累历官，及出为青城县令，有忧色。钓者亦常来往，何甚重之。一旦大军到城，劫贼四起，钓者与翰相携入山，何之骨肉尽在城内。

抱龙道士

灌口白沙有一座太山府君庙。每逢春天三月时，蜀人大都前去设斋祭奠，至于各州医卜之人，也曾到庙上去集会。当时有一个人，穿着打了许多补丁的破衣服，容貌憔悴，也往庙那边走，众人都没把他放在眼里。他走到江边时，众人正在树荫下休息，这位贫士也在石头

上坐下。坐了一会儿，他对别人说：“这条江里有条龙在睡觉。”大家都不理睬他。旁边有个老头儿说：“怎么见得？”贫士说：“我能看到。”大家说：“我们要见一见，怎么办？”贫士说：“也不难。”于是脱掉外衣跳进水里，抱着一条睡龙出来了，腥味特别大，那条龙深深地闭着两眼，龙爪龙牙龙鳞龙角全都完好。云雾顿时聚拢上来，风起水涌。众人都吃惊地跑出很远，远远地向这位贫士行礼，说他是圣人。贫士把龙沉入水底，披起衣服就走，对着众人说：“各位都以看病占卜为职业，专门解救别人的病痛，预知别人的吉凶祸福，差不多也是在行道。千万不要见到贫寒的人就轻视侮辱他们！”众人听了，只有惭愧称谢而已。大家又跟他一同走了十里路，一眨眼他就不见了。出自《野人闲话》。

何昭翰

前蜀度支员外郎何昭翰，曾经在黔南当过知县。闲暇日，他便到野外散步，在河边看见一个钓鱼的，这个人何昭翰说：“你是何判官吗？”答：“是。”这个人说：“我是山野之人张涉。我过去与你交往了很长时间呢，你现在忘记我了。”何昭翰懵懵懂懂没弄明白，便在草地上坐下来，这个人又对何昭翰说：“你有好几任官职，但最后止于青城县令。我则住在青城山里，等你的官期满了，我与你一起回山里，今天来不及到你官署里去了。”说完便告辞走了。何昭翰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后来他接连做了几任官员，等出任青城县令时，心里颇为忧虑。那个钓鱼的人也常来常往，何昭翰对他非常尊重。一天，大军压城，贼寇四起，钓鱼人与何昭翰结伴逃到青城山中，何的家属都留在城里。

贼众入县，言杀县令，离而食之。贼首之子自号小将军，其日寻觅不见。细视县宰之首，即小将军之首也。贼于是自相残害，莫知县令所之。后有人入山，见何与张同行。何因寄语妻子曰：“吾本不死，却归旧山。尔等善为生计，无相追忆也。”自此人不复见，莫知所之。出自《野人闲话》。

卢延贵

卢延贵者，为宣州安仁场官，赴职中涂阻风，泊大江次数日。因登岸闲步，不觉行远，遥望大树下若有屋室。稍近，见室中一物，若人若兽。见人即行起而来，延贵惧而却走。此物连呼：“无惧，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状貌奇伟，裸袒而通身有毛，长数寸。自言商贾也，顷岁泛舟，至此遇风，举家没溺。而身独得就岸，数日食草根，饮涧水，因得不死。岁余，身乃生毛。自尔乃不饮不食，自伤孤独，无复世念。结庐于此，已十余年矣。因问：“独居于此，得无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腾空上下，虎豹无奈何也。”延贵留久之，又问：“有所须乎？”对曰：“亦有之。每浴于溪中，恒患身不速干，得数尺布为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药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贵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与刀而去。罢任，复寻之，遂迷失路。后无有遇之者。出《稽神录》。

贼寇进入县城之后，扬言要杀死县令，剁成肉酱吃。贼寇首领的儿子自称小将军，有一天突然找不到了。细看县令的脑袋，就是小将军的脑袋。于是，贼寇便互相残杀起来，谁也不知道县令究竟在什么地方。后来有人进山，看见何昭翰与张涉在一起走路。何便托他捎信告诉家属，说：“我并没有死，已经逃回原来的山里，你们要好好过日子，不要想念我。”从此，人们再也没看见他，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出自《野人闲话》。

卢延贵

卢延贵，被任命为宣州安仁场官员，在上任的途中为大风所阻，船停泊在大江里已有几天了。闲暇无事便登岸散步，不知不觉间便走出去很远，遥望大树底下好像有一所房子，走近一看，见屋里有个东西，像人又像野兽，见了人便行动起来。卢延贵非常害怕，急急忙忙逃走。此物却连连呼叫：“不要害怕，我是个人！”延贵走到他跟前，见他状貌奇伟，裸露着身子，遍身有毛，毛长有好几寸。他自己说是个商人，近几年行船，走到这里遇上大风，全家都沉到水里淹死了，只剩下自己活着上了岸，天天吃草根，喝山沟里的水，所以才没死。过了一年多，身上就长出了毛。从那以后便不吃不喝，自伤孤独，再没有尘俗之念。就在这个地方盖了茅庐，已经十多年了。延贵便

问：“你一个人住在这里，难道没有虎豹等猛兽来侵害吗？”他答道：“我已经能够飞上飞下地腾空飞越，虎豹对我没有办法了。”延贵在那里呆了很久，又问：“有没有需要的东西？”他回答说：“也有。每次在水里洗澡，总为洗完后身上不能很快干燥而犯愁，如果能有几尺布做浴巾，那就好了。再有一把小刀，用来采掘药物，那更好。您能送给我这两样东西吗？”延贵请他到自己船上去，他坚决不肯去。延贵于是给他送去浴巾和小刀就离开了。卸任之后，卢延贵又去找那个人，结果迷了路，后来没人再碰见过那个人。出自《稽神录》。

杜鲁宾

建康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尝有客自称豫章人，恒来市药，未尝还直，鲁宾善待之。一日复至，市药甚多，曰：“吾欠君药钱多矣，今更从君求此。吾将还西，天市版木。比及再求，足以并酬君矣。”杜许之。既去，久之乃还，赠杜山桃木十条，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转移亲友，所存三条。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铁杵臼一具，高可五六寸，臼有八足，间作兽头，制作精巧，不类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为人取，今失所在。杜又常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亦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为别。”遂去不复来。其土坚致，有异于常。杜置药肆中，不以为贵。数年，杜之居为火所焚，屋坏土裂。视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萦绕一白石龟，大可三二寸。蛇去龟存，至今宝于杜氏。出《稽神录》。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动，多有征验。邵武县前临溪，有大磐石，去水犹百步。一日忽以墨画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为钓鱼之状。明日山水大发，适至其墨画而退。癸卯岁，尽斫去临路树枝之向南者。人问之，曰：“碍旗幡。”

杜鲁宾

建康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业。曾有个顾客自称是豫章人，常来买药，没给过钱，鲁宾对他很友善。一天，他又来了，要买很多药，说：“我欠你的药钱已经很多了，今天还要从你这里拿药。我要回到西边去，上天蒙许买卖版木。等我再回来买药时，我就有足够的钱一起还你了。”鲁宾答应了他。他走了以后，很长时间才回来，送给鲁宾十根山桃木，放在地上就走了，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杜鲁宾得到这十根山桃木，并没有放在心上，又转手给了亲友，自己还剩下三根。有一天，他偶然让工人把山桃木劈开。竟然在里面得到一具铁制的小杵臼，长约有五六寸。臼有八只脚，每隔一只做成兽头的形状，做工精巧，好像不是人工所能做的。杜鲁宾也是一个凡人，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途，后来被别人拿走了，现在已不知道下落了。杜鲁宾又经常修理房子，有个卖土料的，自己说是金坛县人，与杜来往很频繁，杜鲁宾以高价买地的土料。房子盖完了，卖土的要走，他留给杜鲁宾一尺见方的白土，说了声：“以此赠别。”便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这块白土质地坚硬细密，跟普通的不一样。杜把它放在药店里，不以为贵。过了几年，杜鲁宾家的房子被火烧了，房屋烧坏了，这块白土也被烧裂了。仔细一看，在土的裂缝里有一条红色小蛇，把土剖开后，发现小蛇缠绕着一只白石龟，有二三寸大。蛇去龟存，至今还当作珍宝珍藏在杜氏家里。出自《稽神录》。

建州狂僧

建州有个僧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经常跟疯子一样。他说的话和做的事，多数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邵武县城前面靠近一条河，有块大磐石，距离河水有一百步远。一天，这个僧人忽然用墨在磐石上画画，占了磐石一半的地方，接着则坐在石头上，拿着鱼竿做出钓鱼的样子。第二天山洪暴发，河水正好涨到他画的地方就退了。癸卯年，狂僧将路旁向南生长的树枝都砍掉了。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免得阻碍旌旗幡幢通过。”

又曰：“要归一边。”及吴师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处书之。及军至城下，分据僧寺，以为栅所，安置人数，一无所差。其僧竟为军士所杀。初王氏之季，闽建多难，民不聊

生。或问狂僧曰：“时世何时当安？”答曰：“依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闽岭克平，皆如其言。出《稽神录》。

刘 申

有人姓刘，在朱方。不得共语，若与之言，人必遭祸难，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谓无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刘闻之，忻然而往，自说被谤，君能见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须臾火发，资畜服玩荡尽。于是举世号为鸛鹑。脱遇诸涂，皆闲车走马，掩目奔避。刘亦杜门自守。岁时一出，则人惊散，过于见鬼。出《异苑》。

卢 婴

淮南有居客卢婴者，气质文学，俱为郡中绝，人悉以卢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群聚中，主人必有横祸，或小儿堕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验，人皆捐之。时元伯和为郡守，始至，爱其材气，特开中堂设宴，众客咸集。食毕，伯和戏问左右曰：“小儿堕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谓坐客曰：“众君不胜故也。”顷之合饮，群客

又说：“路过这里时，要靠一边走。”等到吴国军队进入建州时，果然都从被他砍掉树枝的树下走过。他还在城外寺庙的墙上，到处写下“某等若干人处”的字样。等军队来城下时，分据寺庙，以为营地；在这里安置的人数，与狂僧在墙上写的人数，一点儿也不差。后来这个狂僧竟然被兵士杀害了。起初，在王氏统治闽地的后期，闽州建州一带多有灾难，民不聊生。闽王问狂僧道：“什么时候局势能够安定呢？”他答道：“你走了局势就安定了。”等闽王死了之后，闽岭一带克复平定，都跟他说的一样。出自《稽神录》。

刘 申

有个人姓刘，住在朱方。别人不能跟他一起说话，如果谁跟他说话，这个人肯定要遭受灾祸，或者他本人得病死掉。只有一个人说断

无这种道理，只是碰巧赶上那个人有厄运堵滞就是了。刘申听说后，高高兴兴地去找他，说是自己被别人诽谤，只有您的见解高明。他答道：“世上的人都一个样，用不着忧虑。”须臾之间便起了火，他的全部积蓄衣物古玩等烧得荡然无存。从此，大家都称刘申为不吉祥的鸛鵒。人们如果在道上碰见他，都丢下车马捂起眼睛拼命逃避。刘申也只好关起门来守在家里。一年之中只要他一出来，人们就都惊慌逃散，比看见鬼还要害怕。出自《异苑》。

卢 婴

淮南郡住着一个叫卢婴的人，他的气质和文学才能，都是郡中绝无仅有的，人们都叫他卢三郎。但他的命运极不顺利。如果与众人相聚时，主人必有飞来之祸，不是小儿掉到井里，就是幼女困在火中。很久以来都应验了，所以人们就都嫌弃他。当时元伯和为郡守，他刚到这里时，喜爱卢婴的才气，特意在中堂之上设宴招待客人。各位客人都来了。吃完点心之后，伯和戏问侍奉的人说：“我的小儿子掉到井里了吗？”答：“没有。”“我的小女儿走进火坑里了吗？”答：“没有。”伯和对在座的客人说：“是你们的命运敌不过的缘故呵！”过了一会儿，大家一起饮酒，客人们

相目惴惴然。是日，军吏围宅，擒伯和弃市。时节度使陈少游，甚异之，复见其才貌。谓曰：“此人一举，非摩天不尽其才。”即厚以金帛宠荐之。行至潼关，西望烟尘，有东驰者曰：“朱泚作乱，上幸奉天县矣。”出《独异志》。

赵燕奴

赵燕奴者，合州石镜人也，居大云寺地中。初其母孕，数月产一虎，弃于江中。复孕，数月产一巨鳖，又弃之。又孕，数月产一夜叉，长尺余，弃之。复孕，数月而产燕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项已下，其身如断瓠。亦有肩脾，两手足各长数寸，无肘臂腕掌，于圆肉上各生六指，才寸余，爪甲亦具。其下布两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产，不忍弃之。及长，只长二尺余。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

慧，词喙辩给，颇好杀戮，以捕鱼宰豚为业。每斗船驱雉，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市肆交易，必为牙保。常发髻缁衣，民间呼为赵师。晚岁但秃头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跃，倒踣于地，形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驴远适，只使人持之，横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丰足。或击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仅六十，腰腹数围，面目如常人无异。其女右手无名指长七八寸，亦异于人。出《录异记》。

互相对望，个个心里惴惴不安。这一天，军吏包围了郡守的宅院，抓住伯和后将他处死。当时节度使陈少游听说后十分惊异，后又看到他的才貌，对别人说：“此人一旦被推举，不到最高位置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便给他许多钱财并极力举荐他。陈少游走到潼关时，遥望西方烟尘滚滚，有骑马往东跑的人说：“朱泚起兵叛乱了，皇上出奔奉天县了。”出自《独异志》。

赵燕奴

赵燕奴，合州石镜县人，居住在大云寺这个地方。当年，他母亲怀孕后，过了几个月生下一只老虎，扔在江里。第二次怀孕，几个月后生下了一只巨鳖，又扔了。第三次怀孕，几个月后生了一个夜叉，一寸来长，又扔掉了。第四次怀孕，几个月后生下燕奴。燕奴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和嘴样样都有，从脖下往下，身子就像切断的葫芦。也有肩脾，两只手臂各有几寸长，分不出肘臂腕掌来，在圆肉上各生出六个指头，才一寸多长，都有指甲。身子下边有两只脚，一二寸长，也都有六个脚趾。母亲觉得既然生下来了，就不忍心再把他扔了。等长大后，身高只有二尺多点儿，擅长游泳，能划船，生性刁滑聪明，能言善辩，喜好杀戮，以捕鱼和杀猪为业。每逢赛船驱雉以及唱《竹枝词》等较量胜负的活动，他肯定是冠军得主。在市场店铺的交易中，他总充当掮客和保人的角色。因为他常常剃光头发，穿着黑色衣服，当地都称呼他赵师。到了晚年，他仍然是秃头，只是黑衣服改换了白大衫。有时候跪拜跳跃，跌倒地上，形体裸露，人们见了就笑话他。有时候骑着毛驴走远路，他只让别人牵着驴，自己则横躺在鞍子上，好像一个衣服包搭在驴背上。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女儿，过着丰衣足食

的生活。他有时候打妻子，力气很大难以抵制。乾德初年，燕奴只有六十岁，腰粗有几围，面目与一般人没有不同之处。他女儿的右手无名指有七八寸长，也跟别人大为不同。出自《录异记》。

卷第八十七 异僧一

释摩腾 竺法兰 康僧会 支遁

释摩腾

释摩腾，本中天竺人也，美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任。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锋镝方始，曾是为益乎？”乃誓以罄身，躬往和劝，遂二国交欢，由是显誉。逮汉永平中，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事傅毅奏曰：“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但大法初传，人未皈依，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后少时，卒于雒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

释摩腾

释摩腾，本是中天竺人，仪表俊美，通晓大乘与小乘的经义，经常到各地游化弘法。他过去路过天竺的附属小国，在那里宣讲《金光明经》，时值敌国侵犯这个小国的边境，摩腾便说：“佛经说：‘能够宣讲此佛法的教义，就能受到此地神灵的护佑，使人们安居乐业。’如今战争正在兴起，做它是有益的吗？”便决心以自己的全部精力，亲自前往敌国劝和，终于使这两个国家成为友邻，摩腾由此得到很高的声誉。到汉朝永平年间，汉明帝夜里梦见有个金人从天上飞到他面前。第二天便召集群臣推测这个梦的含义，负责外交事务的通事傅毅启奏道：“我听说西域有一位神，名字叫佛。陛下梦到的那个金人，想必就是他了？”明帝认为他说得很对，立即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天竺，寻访佛法。蔡愔等人到天竺后，遇见了摩腾，

邀请他到汉邦。摩腾发誓立志弘扬佛法，不怕疲劳辛苦，经过流沙，长途跋涉来到洛阳。汉明帝非常赏识并盛情接待了他，在洛阳城西门外建筑精舍将他安顿在里面。这是中土有出家修道的人的开始。但是因为佛法刚刚传播，人们都不信奉，因此摩腾只好将自己对佛教的深刻理解蕴藏在心里，没有地方宣讲。过了不久，他便死在洛阳。有记载说：摩腾翻译了一卷《四十二章经》，

初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夷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出《高僧传》。

竺法兰

竺法兰，中天竺人也。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之。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会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作。既至雒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旧像今不复存焉。又昔汉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可问西域梵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朔言有征，信者甚众。兰后卒于雒阳，春秋六十余矣。出《高僧传》。

康僧会

康僧会，其先康居国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厉行甚峻。

最初藏在兰台石室的第十四间里面。摩腾住的地方，就是现在洛阳城西雍门外的白马寺。相传说，异族国王曾经要毁坏所有的寺庙，只有招提寺还没来得及被毁坏，夜间有一匹白马绕着寺塔转来转去，发出

悲惨的鸣叫声。有人立即把这件事禀报了国王，国王便停止了毁坏各个寺庙的行动，并把招提寺改名为白马寺。所以其他各寺取名时，大都效仿白马寺。出自《高僧传》。

竺法兰

竺法兰，是中天竺人。自称诵读经论几万章，是天竺许多学者的老师。当时汉朝使者蔡愔已经到了他们国家，法兰与摩腾一起游化，便一块儿跟随汉朝使者前往中国。因为他的学生阻止他来，法兰便秘密起程来到中国。到达洛阳后，与摩腾住在一起。过了不久，他就通晓汉语，蔡愔从西域带来许多经书，他就动手翻译。他翻译的经书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法华藏经》《佛本行经》《四十二章经》等五部。赶上迁都与贼寇作乱，有四部丢失，未在江东流传。唯有《四十二章经》至今仍在，约有两千余字。中国现存各经书中，只有它是最早的一部。蔡愔还从西域带回一幅释迦牟尼倚坐着的画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所作。画像带到洛阳后，汉明帝就让画师描画，收藏在清凉台中和显节陵上，原来的画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另外，过去汉武帝挖掘昆明池底，得到了黑灰，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可以询问西域佛教徒。”后来法兰来到洛阳后，人们都追问他。法兰说：“世界毁灭时，被劫火之灾烧穿了，这黑灰就是被烧穿的灰烬。”东方朔当年所说的话被验证了，相信的人特别多。法兰后来死在洛阳，享年六十余岁。出自《高僧传》。

康僧会

康僧会，他的祖先是康居国人，世代居住在天竺，父亲因为经商移居交趾。康僧会十余岁时，父母双亡，他以至孝之心侍奉父母。服孝期满后他就出了家，修道期间，严格遵守教规。

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辨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右，而佛教未行。先有优婆塞支谶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谶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绝明，亮学于谶。谶又受业于亮。博览

经籍，莫不谙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

汉末遇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之日，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方欲集众本，译为汉文。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仪，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先死经》等，皆行于世。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服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异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察检。”权曰：“昔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

为人儒雅有识度，笃志好学，通晓三藏，博览六经，对于天文图纬，他也有所涉猎，对佛法教义他能把握精神实质，还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当时孙权已经控制了江东，但佛教尚未流行。在这之前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是月支人，后来到了汉地游化。早在汉桓帝、汉灵帝时，有支谡翻译出许多佛经。有支亮，字绝明，就学于支谡。支谦又受业于支亮。支谦博览佛教经籍，无不有着精深的研究；对于世间的种种技艺，他也多有学习，大量阅读各种奇异的书籍，通晓六国语言。他长得细长黑瘦，眼白特别多，眼珠呈黄色。当时的人们为他编了一句话：“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

汉朝末年发生战乱时，支谦躲避动乱到了吴地。孙权听说他聪明有才，在召见的那天封他为博士，让他辅导太子。他与韦曜等许多人一起尽力匡扶东吴，但因他来自外国，所以《吴志》并未记载。支谦认为佛教虽然已经流传开来，但经书多是用梵文写的，尚未全部译成汉文，而自己又精通汉语，开始打算收集各种佛经著作，译成汉文。从吴国黄武元年到建兴年间，译出了《维摩诘经》《大般若经》《泥洹经》《法句经》《瑞应经》《本起经》等四十九种经书，这些译书

能够委婉圆满地传达原著的风采，文辞旨趣流畅典雅。他还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了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且注译《了本先死经》等，这些译著都流行在世上。当时吴地刚开始传播佛法，影响并不普遍。康僧会想使佛教振兴于江东，要在那里兴建寺庙，便拄着锡杖东游。在吴国赤乌十年，他第一次到达建业，营建茅屋，摆设佛像开始传道。当时吴国人因为初次看到沙门的服装打扮，来不及了解佛教的道理，都怀疑他是乔装的异类。有关官吏奏禀孙权道：“有奇特的人进入我们吴国境内，自称是沙门，容貌服饰都与常人不同，这件事应该认真调查。”孙权说：“过去汉明帝梦见一位神，号称成佛。那沙门所行之事，莫不是佛的遗风？”他立即召见康僧会盘问道：“你所行的道，有什么灵验？”康僧会说：“如来涅槃，忽然之间已过千年，但其遗骨舍利，永远光照无极。

昔阿育王起塔，及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苟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欺诳。”将欲加罪。会更请三七日，权又特听。会请法侣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云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宠？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铿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却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锤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锤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嗟伏，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阊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至孙皓即位，法令苛虐，废弃淫祠，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又何由而兴？若其义教贞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于神。康会感瑞，大皇创寺。今若轻毁，恐贻后悔。”

从前阿育王建立寺塔，多达八万四千。塔寺的兴旺，正表明佛祖留下的影响之大。”孙权以为这是夸大荒诞之辞，便对康僧会说：“如果能得到舍利，我就为你建塔，如果以谎言骗人，国家有刑法制裁。”康僧会要求给他七天期限。回去后便对从属们说：“佛法的兴废，在此一举，现在若不至诚祭佛，将来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就一起把斋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铜瓶供在香案上，然后烧香施礼，虔诚地祈祷佛祖显灵。七天的期限到了，仍然毫无响应。请求再延长七天，也如前七天一个样。孙权说：“这是诈骗。”将要加罪惩罚。康僧会又请求延长七天，孙权又特别应允了。康僧会请来法侣们说：“孔子说过：‘文王死了以后，文王的文化精神就不存在了吗？’佛法广大，普度众生，可是我们没有感应到，为什么依靠王法呢？我们誓死也要守住这个约定。”三七最后一天的傍晚，仍然是什么也没见到，大家无不震惊恐惧。到了五更天，忽然听到铜瓶里铿然有声，康僧会亲自走过去一看，果然得到了舍利。第二天一早，孙权亲拿着瓶子，往铜盘上倾倒。在舍利的冲击下，铜盘即刻破碎了。孙权肃然惊起，说道：“这是稀世之宝啊。”康僧会走到跟前说：“舍利的神威，哪里仅仅是光相而已？拿了去烧炼，烈火不能烧化它，金刚杵不能把它捣碎。”孙权命人去试验，康僧会又祝祷道：“佛法刚刚开始泽被天下，苍生仰仗恩泽，愿您再降神迹，更多地显示威灵。”便把舍利放在铁砧锤上，让有力气的人用力去砸，结果铁砧与铁锤都陷下去一个坑，舍利却丝毫无损。孙权大为叹服，就为他营建寺塔。东吴因此开始有了佛寺，所以称为建初寺，便把那个地方称为阊里。从此，佛教便在江东兴盛起来了。

到孙皓即位之后，法令苛刻暴虐，要废除滥建的祠庙，连佛寺都要一起毁坏。孙皓说：“佛法因什么缘由而兴起？如果他们的教义是教化人们忠贞正直，与儒家经典一致，那就应奉行其道；如果不是这样，都应该全部烧掉！”大臣们都说：“佛的威力，与神仙不一样。康僧会当年因感应而降下舍利瑞宝，大皇才创建了佛寺。现在如果轻易毁坏，恐怕日后会留有悔意。”

皓遣张昱诣寺诘会。昱雅有才辩，难问纵横。会应机骋辞，文理锋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会送于门。时寺侧有淫祠在，昱

曰：“玄化既敷，此辈何故近而不革？”会曰：“雷霆破山，聋者不闻，非音之细。苟在理通，则万里悬应，如其阻塞，则肝胆楚越。”昱还，叹会材明，非臣所测，愿天鉴察之。皓大集朝贤，以车马迎会。会既坐，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鸟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皓当时无以折其言。

皓虽闻正法，而昏暴之性，不胜其虐。后使宿卫兵入后宫治园，于地得一金像，高数尺，呈皓。皓使著不净处，以秽汁灌之，共诸群臣笑以为乐。俄尔之间，举身大肿，阴处尤痛，叫呼彻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为。”即祈祝诸庙求福，命彩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汤洗数十遍，烧香忏悔。皓叩头于地，

孙皓派遣张昱到寺庙去诘问康僧会。张昱文雅而有辩才，诘问辩驳纵横。康僧会机智应对，言语自如，文理纷出。从早晨一直争论到晚上，张昱未能使对方屈服。张昱告退，僧会送他出门。当时佛寺旁边仍有滥建的祠庙没有废除，张昱说：“佛法教化既已铺开，这些人为什么离得这么近而没受感染？”康僧会说：“炸雷能把山劈开，但是聋者却听不到，这不是因为雷的声音太细小。如果道理相通，就是远在万里之外也能遥相呼应，如果阻塞不通畅，虽然很近却相距遥远。”张昱回去后，赞叹康僧会才识聪敏，不是他能预估的，愿上天能够明鉴考察他。孙皓召集朝中的贤能之士，用车马把康僧会接来了。康僧会坐下后，孙皓问道：“佛教宣传的，是善恶报应，什么是善恶报应呢？”康僧会答道：“贤明的君主以孝慈训育天下，于是瑞鸟飞翔而老人健在；以仁德化育万物，则甘泉喷涌而嘉苗长出。善行既然有祥瑞呈现，恶行也是如此。所以作恶隐蔽的，鬼神知道后就把他杀了；作恶显露的，众人得知后就把他杀了。《易经》说‘积善余庆’，《诗经》咏唱‘求福不回’。这虽是儒学经典的格言，也是佛教的

明训。”孙皓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周公、孔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要佛教做什么？”康僧会说：“周公、孔子所说的话，大体向世人揭示了眼前的物象，至于佛教，则极为幽深微妙。所以佛教认为，行恶则下地狱忍受长久的痛苦，行善则升天宫享受永久的快乐。用这样的道理来劝世，不是更好吗？”孙皓当时没有什么更好的道理来反驳他的话。

孙皓虽然听闻了佛法，但他的昏暴性情节制不了他的暴虐。后来，康僧会让值宿守卫的士兵到后宫收拾花园，在地下挖到一尊高数尺的金身佛像，拿去献给孙皓。孙皓让人放到肮脏的厕所里去，用粪汤往上面浇灌，与大臣们一起嬉笑取乐。过了一会儿，孙皓全身肿痛，阴处尤为疼痛，痛得他叫呼声冲天。太史占卜道：“这是冒犯大神而招致的灾祸。”立即到各个寺庙去祈祷许愿以求福佑，并让彩女马上迎取金身佛像供在殿堂上，用香汤洗了几十遍，然后烧香忏悔。孙皓跪在地下连连叩头，

自陈罪状。有顷痛间，遣使至寺，请会说法。会即随入，皓具问罪福之由。会为敷析，辞甚精要。皓先有才解，忻然大悦，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禁秘，不可轻宣，乃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愿众生。皓见慈愿广普，益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会所住，更加修饰，宣示宗室，莫不毕奉。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

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经。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清摩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俊，义旨微密，并见行于世。

吴天纪四年四月，皓降晋。九月，会遘疾而终。是岁晋武太康元年也。至晋成帝咸和中，苏峻作乱，焚会所建塔，司空何充复更修造。平西将军赵诱世不奉法，傲蔑三宝，入此寺，谓诸道人曰：“久闻此塔屡放光明，虚诞不经。所谓能信，若必目睹，所不能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诱肃然毛竖，由此信敬，于寺东更立

小塔。远由大圣神感，近亦康会之力也，故图写厥像，传之于今尔。出《高僧传》。

自己陈述罪状。不一会儿，孙皓身上的疼痛便减轻了，他派人到寺庙，请求康僧会给他讲授佛法。康僧会跟着使者入宫后，孙皓详细询问获罪和赐福的缘由。僧会为他敷陈解说，言辞精要。孙皓因刚经历过所以听得很明白，十分高兴，便向康僧会请求看看沙门戒。康僧会因为戒文属于佛门秘籍，不能轻易给别人看，便选取本业一百三十五愿给他看，这一部分又分作二百五十事，包括行住坐卧各个方面，都愿众生福乐。孙皓看到佛法慈悲，普度众生，更增加了行善的想法，便到康僧会那里接受五戒，十天之后疾病就痊愈了。孙皓便将在康僧会住处的见闻经历，大加修饰，讲给宗室听，他们也都信奉了佛教。康僧会在东吴朝廷里，努力宣讲佛法，因为孙皓性情凶蛮粗鲁，不能领悟幽深微妙的佛法教义，只好跟他讲关于因果报应的眼前事例，借以开导他的心窍。

康僧会在建初寺里翻译出多部经书，诸如《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等，还有《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经。译文的体制颇具经文体式的妙处，文辞的意义也允当平正。又有泥洹呗声传世，音律清峻哀婉宏亮，成为当时的模式。他又注释《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种经书。他还为经书作序，言辞典雅隽永，义旨微妙严密，都流传于世。

东吴天纪四年四月，孙皓投降晋朝。九月，康僧会染病去世。这一年也是晋朝太康元年。到了东晋成帝咸和年间，苏峻作乱，烧毁了康僧会所建的佛塔，后来司空何充又重新修造。平西将军赵诱世代从不信奉佛教，蔑视佛、法、僧三宝。他闯入这座寺庙，对各位僧人说：“久闻此塔屡放光明，实属荒诞不经。所谓可信，就必须能让人亲眼看到，这是塔不能做到的。”说完，此塔顿时射出五色光芒，照耀着整个殿堂及佛寺。赵诱不觉肃然起敬，惊得毛发都竖立起来，从此开始虔诚信奉佛教，并在这座佛寺的东面又建立了小塔。这一切，从远处说是由于佛祖神威的感化；从近处说，也是康僧会长期传教布道的努力，所以有人画了他的画像，一直流传到今天。出自《高僧传》。

支 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晋时初至京师，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陈郡殷融尝与卫玠交，谓其神情隽彻，后进莫有继之者。及见遁叹息，以为重见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隐居余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经，卓焉独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喜之曰：“乃比古人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也。”时谢安、殷浩等，并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狎。

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为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伏。后还吴，住支硎山寺。晚欲入剡，谢安在吴，与遁书曰：“思君日积，计辰顷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水，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后遁既还剡，径游于郡，王故逐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警绝。

支 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陈留人。也有人说是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通达。晋时初到京都，太原王濛非常器重他，说：“精妙之功，不亚于王弼。”陈郡殷融曾与卫玠有交往，称卫玠神情隽永，后来者没有能超过他的。等他见到支遁就感叹，以为重新见到了卫玠本人。支遁的家族世代奉佛，他早早就领悟了不寻常的佛理。后来隐居余杭山，他沉思《道行般若》的深奥，探究《惠印三昧》的智慧，卓越超拔，得自天心。他二十五岁时出家，每到讲所讲经，善于阐发佛法大义，但章句上会有所遗漏，当时被固守文句的人所轻视。谢安听

说之后欣喜地说：“这好比古人相马，忽略其皮毛之玄黄而取其骏逸。”当时谢安、殷浩等人，都是一代名流，都是超脱尘俗的名士。

支遁曾经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人谈论庄子的《逍遥游》，大家说：“各适其性即为逍遥。”支遁说：“不对。夏桀与盗跖以残害为其本性，如果适应其残害之性就能逍遥，他们也能逍遥了。”为此，他退隐注释了《逍遥游》，群儒旧学，对他的见解无不叹服。后来他回到吴地，住在支硎山寺。晚年他想去剡地，当时谢安在吴地，给支遁写信说：“思君之情日积月累，时间过得太慢。知道你要回剡地自己独处，心情十分惆怅。人生如寄居天地间，当年相聚时的风流得意，几乎都已消逝了。如今终日忧愁，触事伤怀。只盼君能速速前来，当面谈以消解愁苦，一日可以抵得上千年！此处多山水，山区的县邑十分幽静，尚可养病。这里虽与剡地无异，但是两地的医药不同。希望你一定要顾及这缘分，以满足我的夙愿。”王羲之当时在会稽，久闻支遁的大名，但不相信外界的传颂。他对别人说：“一个狂僧而已，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后来支遁回到了剡地，径直去会稽游览，王羲之特意去迎接，借机看看他的风骨。到了之后，王羲之对支遁说：“《逍遥游》这篇文章你可听说过？”支遁当即发表了几千言的长篇大论，揭示了独到新颖的见解，才华横溢，辞藻惊绝。

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去，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

俄又投迹剡山，于沃州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时或有墮者，遁乃著座右铭以勸之。时论以遁才堪经赞，而洁己拔俗，有违兼济之道。遁乃作《释矇论》。晚过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餐涧饮，浪志无生。乃注《安般》《四禅》诸经及《即色游玄论》。遁淹留建业，涉将三载。乃还东山，上书告辞，优诏许之。资给发遣，事事丰厚。一时名流，并饯离于征虏亭。时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谢万石后至，值蔡暂起，谢便移就其处。蔡还，复欲据谢坐地，谢不以介意。其为时贤所慕如此。

既而收迹剡山，毕命林泽。人尝有遗遁马者，遁受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时，尝与师共论物类，谓鸡卵生用，未足为杀。师不能屈。师寻亡，忽见形，投卵于地，壳破

维行，顷之俱灭。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终身。

遁先经余姚坞山中住，至于晚年，犹还坞中。或问其意，答云：“谢安石昔数来见，辄移旬日。今触情举目，莫不兴想。”后病甚，移还坞中，以晋太和元年闰四月四日终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于坞中，厥冢存焉。

王羲之听后便披襟解带放下了骄矜的架势，流连不想离开，还请支遁住在灵嘉寺，很想与支遁亲近。

支遁很快又回到剡山，在沃州小岭上营建寺庙宣讲佛法。有僧众百余人，常常跟他学习佛法。当时有些僧侣修习有些懈怠，支遁便撰写座右铭勉励他们。当时的人议论说，支遁的才学足可以辅佐朝廷，他却洁身自好，超尘脱俗，这有违“兼济天下”之道。支遁于是撰写了《释矇论》加以解释。晚年路过石城山时，又建立了栖光寺。他平日里静坐山门，游心禅学，以草木为食山泉为饮，放怀于尘寰之外。他注释了《安般》《四禅》等各种经书和《即色游玄论》等著作。支遁曾应晋帝之请，在京都建业停留了将近三年。后来他要返回东山，上书向晋帝告辞，晋帝下诏特许，给了他优厚的馈赠。当时的许多名流，都到征虏亭为他饯行。蔡子叔来得早，靠近支遁坐着，谢万石后来，趁蔡子叔暂起之机，谢万石便移到蔡的座位上去。等到蔡子叔回来，又把谢万石赶出座位推到地上，而谢万石毫不介意。支遁为时贤名流仰慕，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后来，他便归隐于剡山，终老林泽。有人曾赠给支遁一匹好马，支遁接受并养了起来。当时有人讥笑他，支遁说：“我因爱其神骏，姑且就养养他。”后来，又有人送给他一只仙鹤，支遁说：“你是冲天翱翔之物，怎么能供人悦目赏玩呢？”于是把仙鹤放了。支遁年幼时，曾与师父在一起辩论事物，他说生吃鸡蛋算不上是杀生。师父一时说服不了他。师父不久之后圆寂了，转眼之间又现了形，只见他把一只鸡蛋扔在地上，蛋壳破碎走出来一只鸡雏，顷刻之间蛋壳与鸡雏又都消失了。支遁于是感悟，从此终生只吃素食。

支遁原先曾在余姚坞山中居住，到晚年时，还要回到坞中。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去，他回答说：“谢安石从前几次来这里相见，一住

就是十多天。如今见物生情，无不勾起对往事的怀念。”后来支遁病重，迁回了余姚坞，于晋太和元年闰四月四日死在他的住处，享年五十三岁。遗体埋葬在坞中，坟墓现在仍然保存在那里。

或云终剡，未详。郗超为之序传，袁宏为之铭赞，周昙宝为之作诔焉。出《高僧传》。

也有人说他死于剡地，不知有什么依据。支遁去世后，郗超为他撰写了序传，袁宏为他作了铭赞，周昙宝为他作了诔文。出自《高僧传》。

卷第八十八 异僧二

佛图澄

佛图澄

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幼学，诵经数百万言。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烟灰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潜身草野，以观世变。

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后从勒征伐，辄预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行军吉凶，何也？”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术智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已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赐也。”召澄问曰：

佛图澄

佛图澄，西域人，本姓帛氏。年轻时出家，俭朴纯真自幼好学，能背诵经书数百万言。于晋怀帝永嘉四年来到洛阳，立志弘扬佛法。擅长念诵神咒，能驱使鬼神。他把麻油混合烟灰涂在手掌上，千里之外发生的事，都能在掌心中看得清清楚楚，就像看见对面的事物一样，也能让净洁身心、诚敬斋戒的人看见。他还能根据佛塔上的铃声预言吉凶祸福，没有不应验的。他本想在洛阳建立寺院，正值刘曜攻打洛阳，京都扰乱，佛图澄建立寺院的志愿便未能实现，于是隐遁于草野之间，以观察时局的变化。

当时刘曜的大将军石勒屯兵葛陂，专靠杀戮的残暴手段维持威严，遇害的佛门弟子很多。佛图澄怜悯苍生，想以佛道感化石勒，于

是拄杖来到军门。石勒的大将郭黑略一向信奉佛法，佛图澄就投宿到他家里。郭黑略跟着他接受了五戒，拜他为师父行弟子之礼。郭黑略后来跟随石勒征战时，佛图澄就为他预卜胜负，石勒疑惑地问道：“我不觉得你有出众的智谋，可每次出兵你都能预知吉凶，这是怎么回事？”郭黑略说：“将军天赋神威，为神灵所助。有一个沙门，法术智慧非同寻常，说将军您能够一统华夏，他应该会成为国师。我先后告诉您的关于吉凶的预测，都是他说的。”石勒高兴地说：“真是上天恩赐我。”他召见佛图澄问道：

“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教，因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华，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伏。澄因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著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悦之。凡应被诛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之胡皆愿奉佛。时有痼疾，世莫能知者，澄为医疗，应时瘳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

勒自葛陂还河北，过坊头，人夜欲斫营，澄语黑略曰：“须臾贼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备故不败。勒欲试澄，夜冠青衣甲执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敬之。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语弟子曰：“若将军使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使人寻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圣人，圣人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耳。”

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勒字世龙，谓澄嘲己，答曰：

“佛道有什么灵验？”佛图澄知道石勒不懂深奥的佛理，正适合用道术教化他，便说道：“精深微妙的佛道虽然很精深，但也可以用眼前的事来证明。”他就拿来一个容器盛上水，烧香念咒。一会儿只见容器内生出一枝青莲花，光芒曜日。石勒由此表示信服。佛图澄便劝谏说：“王者以德化遍施天下，则四灵出现表示祥瑞；如果政治黑暗道

德衰败，则彗星当现天上以示警告。经常出现的预示吉凶的天象显著出现，吉凶福祸也随之而来。这是古往今来的常理，天人相通的明鉴。”石勒听了心悦诚服。此后，凡属应被杀害的人，十有八九因佛图澄的劝谏而免于被害，于是中原境内的胡人都愿意信奉佛教。当时有人患了疑难杂症，天下医生都不知道怎么办，佛图澄为他们治疗，很快就能痊愈。他暗中施恩使其受益的人，不可能全都记下来。

石勒从葛陂回河北时，路过坊头，有人想乘夜间偷袭军营，佛图澄对郭黑略说：“一会儿贼寇要来，你可去通知主公。”果然像他说的一样，因为有了防备所以没有吃败仗。石勒想试探一下佛图澄的本领，一天夜晚，他戴上头盔，披上铠甲，手持大刀坐在那里，派人去告诉佛图澄：“夜里不知大将军哪里去了？”派的人刚到，还没来得及开口，佛图澄反而冲他问道：“平日里无贼，大将军为什么夜里全身披挂？”石勒对他更为敬重了。后来石勒为一件事非常恼火，便想加害各位道士，并想叫佛图澄吃点苦头。佛图澄便躲到郭黑略家里，告诉弟子说：“如果大将军派人来，问我在什么地方，就说不知道我到哪里了。”派的人很快就来了，没找到佛图澄，回去报告了石勒。石勒惊讶地说：“我对圣人有恶意，圣人舍我而去了。”他一宿没睡觉，很想见到佛图澄。佛图澄知道石勒心里后悔，第二天早上去拜访石勒，石勒说：“昨天晚上去哪里了？”佛图澄说：“因为您有恼怒之心，昨晚上暂时躲起来了；现在您已经回心转意，所以敢来见您。”石勒大笑道：“您想错了！”

襄国城壕的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处。有一次水源突然枯竭了，石勒问佛图澄：“用什么方法弄到水？”佛图澄说：“现在当下令让龙取水。”石勒的字是“世龙”，以为佛图澄嘲弄自己，便回答说：

“正以龙不能致水，故相问耳。”澄曰：“此诚言，非戏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龙居之，往以敕语告之，水必可得。”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其源故处，久已干燥，坼如车辙。从者心疑致水难得。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诸道士竞往视之，澄曰：“龙有毒，勿临其上。”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

澄闲坐叹曰：“后二日，当有一小人惊动此下。”既而襄国人薛

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侮鲜卑奴。奴忿，抽刀刺杀其弟，执兄于室，以刀拟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谓薛合曰：“送我还国，我活汝儿。不然，共死于此！”内外惊愕，莫敢往观。勒乃自往视之，谓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诚为善事。此法一开，方为后害，卿且宽情，国有常宪。”命人取奴，奴遂杀儿而死。鲜卑段末波攻勒，其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日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末波。’”与勒登城望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岂可获？是公安我辞耳。”更遣夔安问澄，澄曰：“已获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波执之。澄劝勒宥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

时刘载已死，载从弟曜篡袭伪立，称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从弟中山王岳将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骑拒之，大战洛西，岳败，保石梁坞，虎坚栅守之。澄与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门，

“正因为我这条龙不能找来水，所以才问您呀。”佛图澄说：“我说的是实话，不是开玩笑。水泉的源头，一定有神龙住在那里，前去用咒语敕令它，水一定能得到。”便与弟子法首等数人，来到了原来的水源处。那水源处，干燥枯竭已久，裂开一条条像车辙般的口子。同去的人心里怀疑很难取到水。佛图澄坐在绳床上，点燃安息香，口发咒愿数百言。这样连续三天，出现了潺潺细流，还有一条小龙，长约五六寸，也随着水出来了。各位道士抢着去看，佛图澄说：“龙有毒，不要靠近它。”过了一会儿，水流变得特别大，城壕沟与护城河全都灌满了。

有一次，佛图澄闲坐叹息道：“过两天，会有一个小人在这里惹事。”不久，襄国有个叫薛合的，他有两个儿子，长得既矮小又骄横，哥俩侮辱一个鲜卑奴。鲜卑奴被激怒了，抽刀刺死弟弟，把哥哥抓进一间房子，用刀抵着他的胸口，如若有人进屋，就动手杀他，对薛合说：“送我回国，我就放你儿子。不然，我们俩一块儿死在这里！”众人都惊呆了，谁也不敢到跟前去看。石勒便亲自到跟前看他，对薛合说：“送回鲜卑奴以保全你的儿子，实在是件好事。但开了这个先例，就会造成后患，你且放宽心，国家有固定的法令。”他命人抓捕那个鲜卑奴，鲜卑奴便杀了薛合的儿子，自己也死了。鲜卑族段末波出兵攻打石勒，兵势很猛。石勒十分恐惧，去问佛图澄，图

澄说：“昨天寺庙上的铃鸣声说：‘明天早上吃饭的时候，就能擒获段末波。’”他与石勒登城遥望段末波的军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石勒大惊失色说：“怎么可能捉到他呢？这是您安慰我的话罢了。”他又让夔安去问佛图澄，佛图澄说：“已经捉到段末波了。”当时城北的伏兵出动后，正遇上段末波，就把他抓住了。佛图澄劝石勒宽宥段末波，遣送回国，石勒听从了他的建议，最终得以利用段末波。

当时刘载已死，他的堂弟刘曜篡袭帝位，年号称为“光初”。光初八年，刘曜派堂弟中山王刘岳带兵攻打石勒，石勒派石虎率领部队迎击，两军大战于洛西，刘岳兵败，退守石梁坞，石虎安营扎寨围守刘岳。佛图澄与弟子从官寺来到中寺，刚踏进寺门，

叹曰：“刘岳可悯！”弟子法祚问其故，澄曰：“昨亥时岳已被执。”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阳，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无不毕谏。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时徐光闻澄此言苦劝。勒乃留长子石弘，共澄以镇襄国，自率中军步骑直指洛城。两阵才交，曜军大溃，曜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时以物涂掌观之，见有大众，中缚一人，朱丝约其肘。因以告弘。当尔之时，正生擒曜也。时平之后，勒乃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岁晋成皇帝咸和五年也。

勒登位已后，事澄益笃。时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颁告境内，慎无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后勒以为子。勒爱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大和尚国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由是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观佛像而发愿。

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是岁七月勒死，

就感叹道：“刘岳可怜！”弟子法祚问他缘故，佛图澄说：“昨日亥时刘岳已被抓获。”果然像他说的一样。光初十一年，刘曜亲自率兵攻打

洛阳，石勒想亲自领兵前去拒敌，内外部属都劝他不要去。石勒因此问佛图澄，佛图澄说：“寺塔上相轮的铃声说：‘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这是一句羯族语。‘秀支替戾冈’是个‘出’字，‘仆谷’是刘曜的胡位，‘劬秃当’是个‘捉’字，这句话是说军队出击能捉到刘曜。”当时徐光听到佛图澄的这番话后也来苦劝。石勒就留下长子石弘，与佛图澄共同镇守襄国，亲自率领中军人马直指洛阳。两军刚刚交战，刘曜的军队就溃败了，刘曜的马掉入水中，石堪将他生擒了送到石勒面前。佛图澄当时把烟灰涂在手掌上观看洛阳的战况，见在大群人马中，捆绑着一个人，用红色绳索从背后捆绑着他的双肘。佛图澄便把看到的情景告诉了石弘。这个时候，正是生擒刘曜的时候。时局平定之后，石勒僭越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年号为建平，这一年是晋成帝咸和五年。

石勒登位之后，对佛图澄更加器重。当时石葱反叛，那一年，佛图澄告诫石勒说：“今年葱中有虫子，吃葱一定会对人有害，可以让百姓别吃葱。”石勒布告境内，千万不要吃葱。到了八月，石葱果然逃走了。石勒更加尊重佛图澄，有事必先征求他的意见后再行动，尊称他为“大和尚”。石虎有个儿子叫石斌，后来石勒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石勒非常喜爱石斌，可石斌突然暴病身亡，已死了两天了。石勒说：“我听说魏国太子死后，扁鹊能让他复生。大和尚是我们国家的神人，赶快去告诉他，他一定能招来福音。”佛图澄便拿来杨枝，口诵神咒，过了一会儿石斌能坐了起来，一段时间后便恢复健康了。从此，石勒的几个小儿子多在佛寺里寄养着。每到四月八日浴佛节，石勒亲自到佛寺浴佛，对着佛像祷告许愿。

到建平四年四月的一天，天气很平静，没有一点风，佛塔上的一只铜铃却独自响了起来。佛图澄对大家说：“铃的声音说：‘不出今年，国家要有大的丧事。’”果然这年七月石勒去世，

太子弘袭位。少时，虎废弘自立，迁都于邺，改元建武。倾心事澄，又重于勒。乃下书曰：“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颁，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助举舁，太子诸公，扶辇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座皆起，以彰其尊。”又敕伪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

日一朝，表朕敬焉。

澄时止邺城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觐澄。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独而不怠。’幽独者敬慎之本，而不识乎？”佐愕然愧忤。于是国人每共相语曰：“莫起恶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

时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疾。太医殷腾及外国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常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将图为逆，谓内竖曰：“和尚神通，悦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觐虎，谓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悦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将上南台，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

太子石弘继位。不久，石虎废除石弘自立为帝，迁都于邺，改元建武。石虎尽力敬奉佛图澄，比石勒程度更深。他发布文书说：“和尚乃国之大宝，荣爵他不要加，高禄他不接受，不给他荣爵和高禄，怎样表彰他的仁德呢？从此以后，应当让他穿绫锦，乘宝车。朝会之日，和尚升殿时，常侍以下，都要帮忙抬轿，太子诸公，要扶车上朝。主事者喊声‘大和尚到’，在座者都要起立，以彰显他的尊贵。”他又下令伪司空李农每天早晚要亲自登门问候，太子诸公五天一次前往朝谒，以表达皇上对他的敬意。

佛图澄当时住在邺城内的中寺，他派弟子法常北到襄国，而弟子法佐正从襄国回邺城，两人途中相遇，一起住在梁塞城下。两人车并列着夜谈，谈话中提到和尚佛图澄，等天亮后各自上路。法佐回到邺城后，首先入见佛图澄。佛图澄迎着他笑道：“昨夜你与法常并列着车一起谈你师父了吧？先人曾说过：‘不是说敬吗？幽居时而不放松；不是说慎吗？独处时而不懈怠。’幽居独处时，是做到敬慎最根本的时候，难道你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吗？”法佐听了十分惊讶，既惭愧又忏悔。从此，国人每每互相告诉对方说：“不要起什么坏心思，和尚会

知道你的。”佛图澄所在的地方，没有人敢朝那个方向吐唾沫、甩鼻涕和大小便。

当时，太子石邃有两个儿子住在襄国，一天，佛图澄对石邃说：“你的小儿子近来会生病，应该去接回来。”石邃立即派亲信骑马去看望，儿子果然得了病。太医殷腾与外国道士都说自己能治好病，佛图澄告诉弟子法常说：“纵使圣人复出，也不能治愈这种病，何况是这些人呢？”过了三天石邃的小儿子果然死了。石邃沉溺于酗酒，要图谋反叛，对宫内太监说：“和尚有神通，倘若发觉我的计划，明天来时，应当先除掉他。”这个月十五日佛图澄要入朝见石虎，对弟子僧慧说：“昨夜天神招呼我说：‘明日如果入朝，回来的时候不要探望别人。’如果我要去探望，你就要制止我。”佛图澄平常入朝时，一定要去探望石邃。石邃知道佛图澄今天要入朝，苦苦等了他很长时间。佛图澄要上南台看望石邃时，僧慧拉他的衣服制止，佛图澄说：“按常礼必须打个招呼，这件事你不能制止我。”

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谋遂止。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虎，虎终不解。俄而事发，方悟澄言。

后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羌，堕羌伏中。时澄在堂上座，弟子法常在侧，澄忽惨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众生咒愿，澄又自咒愿，须臾更白：“若东南出者活，余向则困。”复更咒愿，有顷曰：“脱矣！”后月余日，黑略还说，随羌围中东南走，马乏，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马，济与不济，任命也。”略得其马，故获免。推验日时，正是澄咒愿时也。

伪大司马燕公石斌，虎以为幽州牧，镇有群凶凑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马还。至秋，齐当瘫痪。’”虎不解此语，即敕诸处牧马送还。其秋，有人谮斌于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杀其所生齐氏。虎弯弓捻矢，自视行斌罚。罚轻，虎乃手杀五百人。澄谏曰：“心不可纵，死不可生。礼不亲杀，以伤恩也。何有天子亲行罚乎？”虎乃止。

后晋军出淮泗，陇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虎乃

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问澄，因让虎曰：“王过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

上南台后还没等坐稳，佛图澄就起身告辞了，石邃坚决挽留也没留住，原来的预谋只好作罢。佛图澄回到寺院后叹道：“太子将要作乱，其势已成。”他想告诉石虎又难于开口，想忍着不说又忍不住，便借着别的事情很委婉地提示石虎，石虎一直没有明白他的示意。不久石邃谋反的事情暴露了，石虎才明白佛图澄的意思。

后来，郭黑略领兵征伐长安北部山中的羌人，陷入羌兵的埋伏中。当时佛图澄正在佛堂上打坐，弟子法常在他身边，佛图澄忽然脸色凄惨地说：“郭公陷入狄兵的包围了！”他令弟子们念经祝祷，自己也唱诵愿文，过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从东南方向突围就能逃命，其他方向就危险了。”说完之后又念咒祷祝，过了一会儿他说：“逃脱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郭黑略回来说，陷入羌兵包围后，他跟着人群往东南方向跑，自己的马跑累了，正好遇到一个手下人推过一匹马给他，说：“您乘这匹马，我骑您的马，能不能逃脱，只能由命了。”郭黑略得到那匹马，所以才能逃脱。推算时间，正是佛图澄为他念咒祝祷的时候。

石虎任命伪大司马燕公石斌为幽州牧，那里有许多凶徒聚结在一起，肆意妄为骄横残暴。佛图澄告诫石虎说：“天神昨夜说：‘快把牧马收回来。到秋天，齐当瘫痪。’”石虎不理解这句话，就令各处将牧马送回来。那年秋天，有人向石虎告发石斌，石虎召回石斌，打了他三百鞭子，杀死其生母齐氏。石虎弯弓捻箭，亲自监督石斌受罚。罚得轻了，石虎便亲手杀死五百人。佛图澄劝石虎说：“祸心不可纵容，死者不可复生。以礼说不宜亲自惩罚亲人，以免伤了恩情。哪有天子亲手执行刑罚的呢？”石虎才罢手。

后来，晋军从淮泗出击，陇北瓦城都受到侵袭围困，三方告急，人心惶惶，石虎便生气地说：“我现在奉佛，反而又招致更多的外寇侵袭，佛实在没有神威呀！”第二天早上佛图澄入朝时，石虎以此事问佛图澄，佛图澄便责备石虎说：“你前世曾经是个大商人，到罽宾寺，曾给寺院设斋供养众僧，其中有六十个罗汉，我也参加了这个大

会。当时有个得道的人对我说：

‘此主人命尽，当更化身，后晋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谢焉。

虎常问澄：“佛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谁获福耶？”澄曰：“帝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扬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暴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当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轻刑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

虎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谓曰：“事佛在于清静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吝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玩世之罪，何福报之可希耶？”离等后并被戮灭。

时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诣临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并不言而化焉。

澄常遣弟子向西城中市香，既行，澄告余弟子，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垂死。因烧香咒愿，遥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

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淄城内有‘这位施主寿命完结后，会转化成另一个人，后来又投生晋身为王。’现在你已当了国王，难道不是福分吗？战场上打仗御寇，这是国家的常事，为什么要抱怨毁谤佛法三宝，夜里兴起恶毒的念头呢？”石虎听了他的话方才省悟，跪在地上谢罪。

石虎时常问佛图澄：“佛法不准杀生，我为天下之主，不用刑杀无法肃清天下，既然已经违戒杀生，即使又来信奉佛教，谁还能获得佛主的保佑呢？”佛图澄说：“帝王奉佛，应当是谦恭虔诚显扬佛法三

宝。不为暴虐之事，不杀无辜之人。至于凶徒无赖，并非教化所能改变的，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用刑，那么该杀就杀，该用刑就用刑。如若暴虐恣意，妄杀无罪者，即使再去减轻刑罚信奉佛法，也不能免除灾祸。愿陛下减少欲望兴发慈悲，广做善事，惠及一切，如此则佛教永远兴盛，福运才能久远。”石虎对这些意见虽然不能全部采纳，但也从中获益不少。

石虎的尚书张离、张良，家里富有但都供奉佛教，各自建立起大的佛塔。佛图澄对他们说：“供奉佛教在于清静无欲，以慈悲为怀。施主虽然表面上供奉佛法，却又贪得无厌，游猎无度，大肆敛聚财富，正受玩世不恭的罪过，又怎么能求得福报呢？”张离等人后来都被杀死了。

当时又久旱不雨，从正月一直到六月，石虎派遣太子到临漳西釜口求雨，很长时间也没有求下雨来。石虎就令佛图澄亲自去祈雨，当即有两条白龙降临他祈雨的祠堂，那天大雨普降，方圆几千里解除了旱情，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许多落后民族，原先不懂佛法，后来听说佛图澄如此神验，便都遥向礼拜，佛图澄并未对他们宣讲佛法而用行动感化了他们。

佛图澄曾派弟子到西城中买香，出发后，佛图澄对其余弟子说，他在手掌上看见这个买香的弟子在某处被抢劫，生命垂危。他便烧香诵咒祝祷，远远地救护他。这个弟子回来后，说某月某日于某处，被贼打劫，眼看就要被杀死，忽然闻到一股香气，盗贼无故自惊道：“救兵已经来了！”扔下他就跑了。

石虎在临漳修治佛塔，缺承露盘，佛图澄说：“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画图与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虎每欲伐燕，澄谏曰：“燕国运未终，卒难可克。”屡行败绩，方信澄戒。

澄道化既行，以人多奉佛，皆营造塔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问中书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卿可同议。”伪中书

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者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下服礼，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伪中书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礼，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礼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厉。黄河中旧不生鼋，忽得一以献虎，

古阿育王塔，地下埋有承露盘和佛像，上面生有茂盛的林木，可以去挖取它。”他就画了一张位置图给使者，使者按照他说的去挖取，果然挖到了承露盘和佛像。石虎经常想征伐燕国，佛图澄规劝道：“燕国的运数未尽，很难攻克。”石虎屡攻不克，连吃败仗，才相信佛图澄的劝诫。

佛图澄的道化既已普遍传扬，因此信佛的人越来越多，都建造寺塔，竞相出家，结果真伪混杂，多生弊端。石虎致书问中书令说：“佛称世尊，乃国家所信奉。至于没有爵位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应当能够奉佛吗？沙门都应该高洁纯正，才能精诚进取，然后可成为得道高士。如今佛徒太多，有的是犯法作乱或逃避刑役之徒，多非真心奉佛之人。此事你可同我一起商议。”伪中书著作郎王度上奏道：“为王者祭祀天地，供奉百神，都记载在祀典里，祭祀都有固定的礼仪。佛出自西域，是外国之神，于人民无益，不是天子与诸国应当供奉的。过去汉明帝因感应梦境，佛教才开始传布，当时只让西域人在都城建立佛寺，以供奉其神，汉人都不能出家。魏承汉制，也遵循旧规。如今大赵受命立国，一律应遵照旧章行事，华夏与胡戎制度不同，族类不同，信奉的神明不同，外不同于内，祭祀的对象差别更大。华夏之服饰礼教，不当错杂不一。国家可以明令百姓，一律不许到佛寺烧香礼拜，以维护旧有典礼的规定。上自公卿士人，下至平

民百姓，一律禁止奉佛。如果有违犯的，与不合礼制的祭祀同罪。汉人已经出家成为沙门的，要恢复士、农、工、商原来的身份。”伪中书令王波同意王度的奏议。石虎下诏书说：“王度议称：‘佛是外国之神，不是天子和华夏诸国人应当供奉的。’我生于边境西域，有幸遇上天运，得以统治诸夏，至于祭奉礼仪，应当兼顾我们原来的习俗。佛是西域之神，正好是应当信奉的。制度礼仪由上层颁行，成为永久的法则，只要于政治、教化无害，何必固守前代的规定。赵国各族百姓，有舍弃乱杂礼仪而愿意信奉佛教的，都听任他们自由选择。”于是，怠慢佛教戒规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随便。黄河里原来不生大鼋，一天突然抓到一只，献给了石虎，

澄见而叹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后果如言也。

时魏县有一流民，莫识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县市中乞丐，时人谓之麻襦。言语卓越，状如狂病，乞得米谷不食，辄散置大路，云饲天马。赵兴太守藉拔收送诣虎。先是澄谓虎曰：“国东二百里某月某日当送一非常人，勿杀之也。”如期果至。虎与共语，了无异言，唯道：“陛下当终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语，令送以诣澄。麻襦谓澄曰：“昔在元和中会，奄至今日。有戎受玄命，绝历终有期。金离销于壤，边荒不能尊。驱除灵期迹，莫已己之懿。裔苗叶繁，其来方积，休期如何斯？永以叹之！”澄曰：“天回运极，否将不支。九木水为难，无可以术宁。玄哲虽存世，莫能基必馥。久游阎浮利，扰扰多此患。行登凌云宇，会于虚游间。”澄与麻襦，讲语终日，人莫能解。有窃听者，唯得此数言，推计似如论数百年事。虎遣马驿送还本县，既出城外，辞能步行，云：“我当有所过，未便得发。至合口桥，可留见待。”使如言驰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桥上。考其行步，有若飞也。

澄有弟子道进，学通内外，为虎所重。尝言及隐士，虎谓进曰：“有杨轲者，朕之民也，征之十余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视，傲然而卧。虽不得君临万邦，乘輿所向，

佛图澄看见后叹息道：“桓温这个人不久就要进攻黄河流域了。”桓温的字为“元子”。后来果然像佛图澄所预测的一样。

当时魏县有一个流浪汉，不知他是何方人氏，总穿着麻布短衣，在魏县街头乞讨，时人称他为麻襦。他言语非凡，状如疯狂，讨得的干粮不吃，就撒在大道上，说是喂天马。赵兴太守藉拔将他收押后送给了石虎。在这之前佛图澄曾对石虎说过：“国都东面二百里处在某月某日会送给你一个不一般的人，不要杀他。”到了这天果然送来了这个“麻襦”。石虎与他谈话，他没有很特别的话，只是说：“陛下当死于一柱殿下。”石虎不懂这句话的意思，让人把他送到佛图澄那里。麻襦对佛图澄说：“从前我们在汉灵帝元和年间相会，忽然就到了今天。西戎接受天命称王中原，亡国的日子也快到了。西方金火将灭于中央之土，边疆蛮夷将不能继续称尊。驱除了西戎的统治痕迹后，也不要停止修行自己的美德。但其苗裔尚且根深叶茂，正积聚着未来的势力，吉祥之期究竟何时到来？令我们长久地叹息！”佛图澄说：“天道循环物极必反，否运已经不能支撑太久。东北方（指前燕）已呈现极阳之势，就要发难，没有办法加以平息。即使玄圣仍然在世，也无起死回生之力。我已久留人世，熙熙攘攘有很多忧患。所幸即将登入天堂，那时我们再相会于虚无世界。”佛图澄与麻襦，一整天都在谈话，别人不知道他们讲了些什么。有偷听的人，也只记得上面几句，推想起来他们似乎在谈论前后几百年的事。石虎派人通过驿道把麻襦送还本县，刚走出城外，他就下马说能步行，并说：“我要去拜访一个人，不能马上就走。到了合口桥时，你可以在那里等着我。”使者遵从他的话，上马飞驰而去，没等使者到达合口，麻襦已经站在桥上等他了。推测他走路的速度，就像飞一样。

佛图澄有个弟子叫道进，学问贯通中外，为石虎所看重。有一次曾经谈到隐士，石虎对道进说：“有个叫杨轲的，是我们的百姓，征调十多年了，他一直不听从王命，所以我亲自去探望，他竟然傲然而卧，连臣礼都不行。我虽不能君临万邦，但车马所到之处，

天沸地涌。虽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长傲耶？昔太公之齐，先诛华士。太公贤哲，岂其谬乎？”进对曰：“昔舜优蒲衣，禹造伯成，魏饰干木，汉美周党，管宁不应曹氏，皇甫不屈晋世，二圣四君，共嘉其节，将欲激励贪竞，以峻清风。愿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举必书，岂可令赵史遂无隐遁之传乎？”虎悦其言，即遣轲还

其所止，遣十家供给之。进还，具以白澄，澄晓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轲命有所县矣！”后秦州兵乱，轲弟子以牛负轲西奔，戍军追擒，并为所害。

虎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已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后果都之。澄尝与虎共处中堂，澄忽惊曰：“幽州当火灾！”仍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韬将图相杀。宣时到寺，与澄同坐。浮图一铃独鸣，澄谓宣曰：“解铃音乎？铃云：‘胡子落度。’”宣变色曰：“是何言与？”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落度乎？”石韬后至，澄熟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斋于别室，澄时暂入东阁。虎与后杜氏问讯，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佛图从西，北殿以东，

无不天沸地涌。我虽不能让木石屈膝，为何他一介匹夫却是这么傲慢呢？从前齐太公吕尚到齐国，先杀华而不实之士。太公是贤能之人，难道他这么做不对吗？”道进回答说：“从前舜帝礼待蒲衣，禹帝造访伯成，魏文侯敬重段干木，汉光武帝赞美周党，管宁不响应曹魏征召，皇甫谧不屈身仕晋，两位圣贤与四位君主，都嘉许他们的节操，以此激励贪竞之人，用以端正清明之风。愿陛下遵从舜、禹之仁德，不要效法太公滥用刑罚。您的举措行为将来一定记载于史册，难道能让赵国的史书上竟无隐遁之士的传记吗？”石虎听了他的话十分高兴，立即派人送杨轲回到原来的住处，并派十户人家供给他衣食。道进回去后，把此事详细告诉了佛图澄，佛图澄开朗地笑道：“你的话很好，但是杨轲的生命很危险呀！”后来秦州发生战乱，杨轲的弟子用牛驮着他往西逃奔，被守兵追上擒获，一起被杀害了。

石虎曾在白天睡觉时，梦见一群羊驮着鱼，从东北方向走来。醒后访问佛图澄，佛图澄说：“这个梦不吉祥。鲜卑有人要统治中原吗？”慕容氏后来果然建都于中原。佛图澄有一次曾与石虎共同坐在正厅中间，佛图澄忽然惊讶道：“幽州应该起火了！”他就拿酒来泼洒

出去，过了很久又笑道：“已经救下来了。”石虎派人去幽州查验，回来说：“那天大火从四门烧起来，西南方向有一股黑云飘来，骤然降雨把大火浇灭了，雨水也有一股很浓的酒气。”

到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韬图谋要互相残杀。一天，石宣来到佛寺，与佛图澄坐在一起。寺塔上有一铜铃单独响了起来，佛图澄对石宣说：“能听懂铃音吗？铃音说：‘胡子落度。’”石宣脸色大变说：“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佛图澄撒谎道：“我这个老胡人修道，不能像山居之人那样隐遁潜修，在都市锦衣玉食，难道这不是落度吗？”石韬后到，佛图澄仔细地盯着他看了好久，石韬感到恐惧，便问佛图澄为什么那样盯他，佛图澄说：“我奇怪你身上充满血腥味，所以一直盯着你。”到了八月，佛图澄让弟子十人移到另一间屋里去做斋事，自己暂时进了东阁。石虎与皇后杜氏一起看望佛图澄，佛图澄说：“你身边有贼，不出十天，自佛寺以西，北殿以东的范围，当有流血。慎勿东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愍。”遂便寓言，不复章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虎临丧，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获免。及宣事发被收，澄谏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为重祸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也。”虎不从，以铁钁穿宣领，牵上薪积而焚之，收其官属三百余人，皆车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罢别室斋也。

后月余日，有一妖马，髦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飨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澄还寺，视佛像曰：“怅恨不得庄严。”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无复言，还房，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既遣人与虎辞曰：“物理必迁，身命非保，贫道焰幻之躯，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闻。”虎怆然曰：“不闻和尚有疾，乃忽尔告终。”即自出至寺而慰谕焉。澄谓虎曰：“出入生死，

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言。夫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

会有流血事件。你千万不要往东面去。”杜皇后说：“和尚老糊涂了，哪里来的贼呢？”佛图澄立即改变话风说：“人的七情六欲，都是贼。我和尚老糊涂了，只要你们不糊涂就行。”他于是便借题暗示，不再直说。过了两天，石宣果然派人在佛寺里杀害了石韬，本想借石虎前去吊丧之机，把石虎也杀掉。石虎因为佛图澄预先有劝诫，所以得以避免此一劫。等到石宣事情败露被收监，佛图澄劝谏石虎道：“既然是陛下的儿子，为什么要加给他重刑呢？陛下如果忍住怒气而施以慈悲，还可活到六十余岁。如果一定要杀死他，石宣会成为扫帚星，下扫邺宫。”石虎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用铁锁链穿过石宣的脖子，牵到柴堆上烧死了，又将其官属三百多人抓起来，全部车裂分尸，扔到漳河里。佛图澄便令弟子停下在另一件屋里的斋事。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有一匹妖马，鬃毛与马尾都有被烧的痕迹，进中阳门，出显阳门，头冲着东宫，哪里也进不去，向东北方向跑了，眨眼之间就不见了。佛图澄听说这件事情后叹息道：“灾难到来了！”到了十一月，石虎在太武前殿大宴群臣，佛图澄吟唱道：“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石虎令人挖开殿前石头一看，见有棘子生在石下。佛图澄回到寺院，看着佛像说：“很遗憾没能够维护佛祖的庄严。”又自言自语道：“还能有三年吗？”自答道：“不能不能。”又说：“有二年、一年、一百天、一个月吗？”自答：“都不能。”于是不再说话，默默走向房间，对弟子法祚说：“戊申年祸乱兴起，己酉年石氏就会灭亡。我要在未乱之前，先坐化升仙了。”他即刻派人向石虎告辞道：“万物之理一定会变迁，身体生命不能永保，贫道是一幻化之躯，坐化之期已到。既往蒙恩深重，所以特来奉告让你知道。”石虎悲伤地说：“没听说和尚有病，却突然告终。”他立即出宫亲自到寺院慰问。佛图澄对石虎说：“出入生死，是正常的规律。寿长寿短皆由命定，不是谁能说了算的。道重在行为圆满，德贵在永无懈怠，如果事业操守无亏于大道，虽死犹存。违背这些而去延长寿命，非我所愿。如今意犹未尽的，是国家心存佛理，全力奉法，兴起

寺庙，

崇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刑酷罪滥，显违圣典，幽背法戒，以不自惩革，终无佛祐。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虎悲动呜咽，知其必逝，即为凿圻营坟。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邺宫寺，是岁晋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号赴倾国。春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仍窆于临漳西紫陌，即虎所创冢也。

俄而梁犊作乱，明年虎死，冉闵篡戮，石种都尽。闵小字棘奴，澄先所谓“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光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澄身長八尺，风姿甚美，妙解深经，旁通世论。讲说之日，正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复慈洽苍生，拯救危苦。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以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

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樊沔释道安、中山竺法雅，并跨越关河，听澄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澄自说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随，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

宏伟壮丽，堪称德政，应享福祉，然而施政苛刻，刑酷罪滥，显然有违于圣典，暗中有悖于法戒，如果自己不鉴于前失有所改变，终当没有佛的保佑。若能改变心思，施惠于民，国运就能得以延长，出家之人与世俗之人都会庆幸有了依靠。贫道命尽寿终，死无遗憾！”石虎悲恸呜咽，知道他一定会死，立即为他营造墓穴。十二月八日，佛图澄卒于邺宫寺，这一年是晋穆帝永和四年。士人百姓无不悲哀，举国哭丧。世寿一百一十七岁。遗体葬于临漳西紫陌间，就是石虎为他修造的墓地里。

不久梁犊作乱，第二年石虎死了，冉闵篡位杀戮，石氏一家全被杀尽。闵的乳名叫“棘奴”，佛图澄原先所说的“棘子成林”，指的就是

他。佛图澄左乳房旁边原先有个小孔，周长约有四五寸，直通胸腔，有时有光亮从里面透出来。他有时候用棉絮将小孔堵塞上，夜晚想读书时，就把棉絮掏出来，就满屋通明。又，每逢斋戒之日，他就到水边，将肠子从这个小孔里拉出来清洗，洗完后再放回去。佛图澄身高八尺，风姿很美，妙解深奥的经书，兼通治世之论。每逢讲经说法的时候，他能正确阐明教义的宗旨和细微的意思，使经典的古奥原文，变得清晰易懂。他能以慈悲大度的襟怀对待苍生，竭诚拯救世人的危难困苦。石勒、石虎凶暴强横，杀害无辜，残忍无道，若不是与佛图澄生活在同一时代，谁能劝说得了他们两个啊！只是百姓蒙恩受益，每天享用成果却不知道是佛图澄的功劳。

佛调、须菩提等数十位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里之路，足涉流沙，前来追随佛图澄受学。樊沔 释道安、中山竺法雅等本土名僧，也跋山涉水，来听他讲道。他们都能通经明理，研究教义幽微之处。佛图澄自己说他出生的地方离邺城九万余里，他弃家入道一百零九年，平生酒不入口，过了中午不再吃东西，不符合戒规的不做，无欲无求。跟他受业追随的弟子，常有数百名之多，前后门徒，几近一万。他到过的州郡，兴立的佛寺多达八百九十三所，他弘扬佛法的盛况，没有人比得上。

初，虎殓澄，以生时锡杖及钵内棺中。后冉闵篡位，开棺唯得钵杖，不得见尸。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见澄于流沙。虎疑其不死，因发墓开棺视之，唯见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师葬我而去矣。”未几虎死。后慕容隽都邺，处石虎宫中，每梦见虎啮其臂，意谓石虎为祟。乃募觅虎尸，于东明馆掘得之，尸僵不毁。隽踰之骂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宫殿成，而为汝儿所图，况复他耶！”鞭撻毁辱，投之漳河。尸倚桥柱不移，秦将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后苻坚征邺，隽子^暉为坚大将郭神虎所执，实先梦虎之验也。田融《赵记》云：“澄未亡数年，自营冢圻。”澄既知冢必开，又尸不在中，何容预作？恐融之谬矣。澄，或言佛图澄，或言佛屠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出《高僧传》。

当初，石虎装殓佛图澄，把生前的锡杖及钵盂收纳在棺材里面。后来冉闵篡位，开棺时只见有钵子和锡杖，没有见到尸体。有人说，

佛图澄死的那天，有人在流沙看见过他。石虎怀疑他没有死，便打开坟墓和棺材看一看，只见到一块石头，石虎说：“石头就是我呀，大师埋葬了我而他却走了。”没过多久石虎就死了。后来慕容隼建都于邺城，住在原先石虎的宫里，每每梦见老虎咬他的胳膊，心里想一定是石虎作祟。便寻找石虎的尸体，后来在东明馆挖到了，尸体僵硬没有腐坏。慕容隼踢着尸体骂道：“死胡人竟敢吓唬活天子！你把宫殿建成后，被你儿子算计，更何况其他人呢！”他把石虎的尸体鞭打侮辱够了，又让人扔进了漳河。尸体倚着桥柱不再移动，秦将王猛便将他收起来安葬了，这桥柱，就是那个“麻襦”所说的“一柱殿”。后来苻坚攻打邺城，慕容隼的儿子慕容暉，被苻坚的大将郭神虎抓获，这才是慕容隼之前梦见虎的真实验证。田融在《赵记》中说：“佛图澄在未死之前数年，自己营造墓圻。”佛图澄既然知道坟墓一定被掘开，他的尸体又不在里面，为什么还要预先营造呢？恐怕是田融搞错了。澄，有人写作佛图澄，有人写作佛屠澄，都是梵文音译时的不同而已。出自《高僧传》。

卷第八十九 异僧三

释道安 鸠摩罗什 法朗 李恒沙门

释道安

释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为儒，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赍经入田，因休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以暗诵。”师虽异之，而未言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不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覆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敬而异之。

后为受具戒，恣其游学。至邺，遇佛图澄，因事澄为师。及石氏将乱，与弟子惠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南游，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前行得人家，见门里有一马桩，桩之间悬一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谓是神人，

释道安

释道安本姓魏，常山扶柳人。家里世代都是读书人，早年父母双亡，由表兄孔氏抚养。七岁时，读书读两遍就能背诵，乡邻感叹他与众不同。到十二岁剃度出家，天性聪敏，但因形貌丑陋，不被师父重视。几年之后，才开始给老师要经书学习，师父给他一卷《辩意经》，约五千字。道安带上经书下地干活，休息的时候就看书。晚上收工回来，把经书还给师父，再借别的经书看。师父说：“昨天给你的经书还没读完，今天怎么又要别的呢？”道安回答道：“昨天那经书已能默诵了。”师父虽然对此感到惊异，但也没说什么，又给他一卷《成具光明经》，不少于一万字。他拿过来，还像当初一样，晚上收工回来又还给师父。师父把经书盖上让他背诵，结果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讶，敬重他的才华，认为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

后来为他受具足戒，允许他可以任意出外游学。道安到了邺都，遇见佛图澄，便拜佛图澄为师。等到石氏政权要发生内乱，道安与弟子惠远等四百多人渡过黄河南下，一天晚上赶路时遇到雷雨，他们借着闪电的光亮行进。往前走看到一户人家，只见大门里面有个拴马桩，两桩之间挂着个马兜，能盛一斛（一百升为一斛）东西。道安让人呼唤林百升，林百升认为道安是个神人，

厚相赏接。既而弟子问：“何以知其姓字？”安曰：“两木为林，兜容百升也。”

既达襄阳，复宣佛法。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其先藉安高名，及闻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称言：“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时苻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遣苻平南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既至，住长安五重寺。

初，坚承石氏之乱，至是户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业一隅，未能克伏。每与侍臣谈话，未尝不欲平一江左。坚弟平阳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绍等并切谏，终不能回。众以安为坚所信敬，乃共请曰：“主上将有事东南，公何能不为苍生致一言耶？”会坚出东苑，命安外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舆辇之荣，未称其德。”即敕仆射扶安登辇。俄尔顾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陟会稽以观沧海，不亦乐乎？”安对曰：“陛下应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栖神无为，与尧、舜比隆。今欲以百万之师，求厥田下之土，且东南一隅，地卑气厉，禹游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适而不归。

用厚礼接待了他们。不久弟子问：“怎么知道主人的姓名？”道安说：“二木为林，那个马兜可以盛下‘百升’的东西。”

到达襄阳后，道安又在那里宣讲佛法。当时襄阳有个习凿齿，辩锋天然超绝，名噪一时。他原先是借助道安使自己出了名，等听说道

安到了襄阳，便去拜访他。落座之后，习凿齿自己介绍说：“四海习凿齿。”意思是自己名扬四海之间。道安则说：“弥天释道安。”意思是普天之下无人不知释道安的名字。时人认为这是巧妙的对答。当时苻坚久闻释道安的大名，常跟人说：“襄阳有个释道安，是神才，正想把他招来，让他辅佐我。”后来他派苻平南下攻打襄阳，道安与朱序都被抓获送给了苻坚。苻坚对仆射权翼说：“我以十万大军攻取襄阳，只为得到一个半人。”权翼问道：“是谁？”苻坚说：“道安是一个，习凿齿是半个人。”道安到了后，住在长安五重寺。

起初，苻坚继承的是石氏遗留下来的混乱江山，到现在已经民众富足，四方平定。唯独建业一地，未能攻克。他每与大臣们谈论，未尝不想平定江东一带。苻坚的弟弟平阳公苻融与朝廷大臣石越、原绍等，一起竭力劝阻他，但一直不能改变他的主意。大家认为道安是苻坚所信服和敬重的人，便一起请求道：“主上要向东南出兵，您怎么能不为了天下苍生劝谏他一句呢？”恰好苻坚出游东苑，让道安和自己同坐一辆车。仆射权翼劝谏道：“我听说天子的车驾，只能由侍中陪乘。道安剃度毁形，哪能坐在您旁边？”苻坚勃然变色道：“道安公的道德令人尊重，我用天下都换不过他，让他与我同车的荣誉，也不能与他的道德相称。”就敕令仆射扶着道安上车。一会儿苻坚回头对道安说：“我将要与你南游吴越，统领六军南下巡视，登上会稽山以观沧海，不也是件很惬意的事吗？”道安回答说：“陛下顺应天命而管理天下，拥有八州之多的富庶疆土，居于中原而统治四方，应当凝神专一而休养生息，与尧、舜一样德垂千古。现在想以百万之师，争夺那块田地，况且那东南一带，地势低下气候恶劣，当年禹帝巡游到那里就停止不前，舜帝巡狩死在那里，秦王到了那里也没有回来。

以贫道观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阳公懿戚，石越重臣，谓并不可，犹尚见距。贫道轻浅，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尽丹诚耳。”坚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师言，则先帝王无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銮驾必动，可先幸洛阳，抗威蓄锐，传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坚不从，遣平阳公融等精锐二十五万为前锋，坚躬率步骑六十万，至须城。晋遣征虏将军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距之。坚前军大溃于八公山，晋军遂

北三十余里，坚单骑而遁，如所谏焉。

安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甚远理，愿见瑞相。”乃梦见道人，头白眉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通，可时时设食。”后《十诵律》至，远公乃知和尚所梦宾头卢也。

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窄，处之讲堂。时维那值殿，夜见此僧从窗而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特相为来。”安曰：“自惟罪深，讵可度脱？”答云：“甚可以度耳。”安请问来生所生之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是岁晋太元元年也。出《高僧传》。

以贫道之见，不同意出兵吴越。平阳公是至亲，石越是重臣，他们一致说不可以，尚且被拒绝。贫道如此轻浅，我的话一定不能应允。但既然承蒙陛下厚遇，所以理当竭尽赤诚而已。”苻坚说：“不是因为地盘不大，人口不多，不值得治理，为的是承受天意，彰明天运无处不在罢了。朕应天时而巡狩四方，也符合前人的法则。如果像大师所说的那样，那么先前的帝王岂不是没有视察四方的举动和文字记载了吗？”道安说：“如果銮驾一定要出巡，可以先到洛阳，在那里抗御强敌的威胁，积蓄自己的力量，向江南下一道征讨的文书，如果他们不顺服，兴兵讨伐也不算晚。”苻坚没有听从，便派遣平阳公苻融等精锐部队二十五万为前锋，苻坚亲自率步骑六十万，挥师南下到了须城。东晋派遣征虏将军谢石、徐州刺史谢玄统兵迎战。苻坚的前锋部队大败于八公山，晋军便向北推进了三十余里，苻坚单人独骑落荒而逃，正像道安劝谏他说的那样。

道安注解了许多佛经，唯恐自己的注解不合于教义，便发誓说：“如果我所说的与佛理相差不大，祈愿佛祖显现吉祥之相。”于是梦见一位道人，满头白发，眉毛很长，告诉道安：“你注解的经书，非常符合佛理。我不能入涅槃，住在西域，会帮助你通达佛经的，你可时时摆设供食。”后来《十诵律》传到中土，慧远法师才知道道安梦到的是宾头卢。

后来到了前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然有个异僧，形貌很平庸丑陋，来到寺庙寄宿。因为寺房狭窄，便把他安置在讲经堂上。当时维那值班守殿，夜里看见此僧从窗口出入，赶快报告了道安。道安慌忙起床，按照礼节去询问致意，问及他的来意时，答道：“特意为你而来。”道安说：“自觉罪孽深重，怎么可以度脱？”答道：“完全可以超度了。”道安请问来生会生在什么地方，他使用手在空中拨了拨天的西北方向，顿时看见那边云雾散开，完完整整地看见兜率妙胜之境。道安于这年二月八日突然告诉大家说：“我要离开了！”这一天用斋过后，他无疾而终，安葬在城内五级寺中，这一年是晋太元元年。出自《高僧传》。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善经律论，化行于西域。及东游龟兹，龟兹王为造金狮子座一处之。

时苻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坚引见，二王说坚云：“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坚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戎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上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坚遣骠将吕光、凌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临发，坚饯光于建章，谓光曰：“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远之人故也。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至，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尚有助敌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

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及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因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什常怀忍辱，曾无异色，光惭愧而已。光还

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上。”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意译为童寿，天竺人。通晓经、律、论三藏佛典，游化于西域。等东游龟兹时，龟兹王为他建造了一金狮子宝座安置他。

当时苻坚统治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和龟兹王弟一起来朝见苻坚。苻坚召见他们，二王劝说苻坚道：“西域多出产珍奇之物，请出兵征伐，让其归附。”到苻坚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上奏道：“有一个星座在外国边界出现，要有大德贤能的人物前来辅助中国。”苻坚说：“朕听说西域有个鸠摩罗什，襄阳有个沙门道安，莫不就是他们吗？”立即派使者去求。到了建元十七年二月，鄯善国原先那个前部王等人又来游说苻坚，请他出兵西伐。十八年九月，苻坚派遣猛将吕光、凌江将军姜飞，由前部王与车师王等陪同，领兵七万西征龟兹。出发前，苻坚在建章宫为吕光饯行，对吕光说：“帝王顺应天命而治，以慈爱苍生为根本，岂能为了贪占土地而攻伐他们？正是因为怀念远方得道高人的缘故。朕听说西域有个人叫鸠摩罗什，精通佛家教义，擅长娴熟于阴阳之学，是后学者的宗师，朕非常想见到他。贤哲之人，是国家的珍宝，如果攻克了龟兹，要立即把鸠摩罗什送回来。”吕光的军队还没到达龟兹时，鸠摩罗什就对龟兹国王白纯说：“国家的气运已经衰微了，又有强敌从东方打来，应当恭顺地服从他们，不要与他们正面交锋。”白纯不听他的劝告，出兵应战，吕光于是攻破龟兹，杀死白纯，立他的弟弟白震为龟兹国王。

吕光得到鸠摩罗什后，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才智，见他年纪尚轻，把他当成常人戏弄他，强迫他娶龟兹王的女儿为妻。鸠摩罗什拒不接受，向吕光苦苦哀求。吕光说：“道士的操行，不会超过你父亲，为什么要拒绝？”吕光给他喝了醇酒，把他与龟兹王之女关到一间密室。鸠摩罗什被逼着同房之后，便损失了操守。吕光有时让他骑牛或乘劣马，想让他摔下来出丑。鸠摩罗什常常忍受这些屈辱，竟然毫无怨怒之色，吕光只好惭愧作罢。吕光在返回关中的途中，把军队安置

在山下，将士们已经休息了。鸠摩罗什说：“不可在此，在这里一定会有狼狈的事，应该把军队转移到山坡上。”

光不纳。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迁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苻坚已为姚萇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年称太安。

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风。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尔梁谦、彭晃相系而反，寻亦殄灭。至光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男成及从弟蒙逊反，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众五万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什，什曰：“观察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纂败绩于合黎。俄有郭磨作乱，纂委大军轻还，为磨所败，仅以身免。光中书监张资，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疾，光喜，给赐甚重。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既叉治无效，少日资亡。顷之，光又卒，子绍袭位。数日，光庶子纂杀绍自立，称元咸宁。

咸宁二年，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箱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

吕光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到了夜间，果然下起了大雨，山洪暴发，水涨数丈，淹死了几千人。由此，吕光才暗中发现他是个不寻常的人。鸠摩罗什对吕光说：“这是个凶险的地方，不宜久留，推算时运和定数，应该赶紧往回走，去关中的路上一定有好地方可以住下。”吕光听从了他的话。到了凉州，听说苻坚已被姚萇杀害，吕光三军都穿上了孝服，兵临城南。吕光于是占领关外，自立为凉王，年号称太安。

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刮起了狂风。鸠摩罗什说：“这是不祥之风，会有奸贼叛乱，然而不用出兵叛敌就会自动平息的。”不久梁谦与彭晃接连谋反，很快就被扑灭了。到了吕光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的胡人沮渠男成及其堂弟蒙逊反叛，推举建康太守段业为国主。吕

光派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吕纂，率兵五万前去讨伐。当时的舆论认为段业的人马乃是乌合之众，吕纂又素有声威，按形势一定获全胜。吕光因此事去问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说：“我看这次行动，不会胜利。”不久吕纂败于合黎。很快又有郭磨作乱，吕纂轻率地让大军往回行进，又被郭磨打败，只有他一人逃了回来。吕光的中书监张资，文才很好，温文尔雅，吕光十分器重他。张资病了，吕光不惜代价多方治疗。有个外国道人罗叉，说能治好张资的病，吕光非常高兴，送给他很多东西。鸠摩罗什知道罗叉撒谎骗人，告诉张资说：“罗叉根本不能治你的病，白白浪费钱财而已。人的命运虽然幽隐难测，但可用一件事来试试你的病能不能治好。”他用五色丝线搓成绳，打成结，烧成灰末投到水里，说如果灰末从水里浮出来还原成绳子，病就不能治愈。不一会儿，只见灰末聚拢在一起浮出水面，又变成了绳的原形。后来，罗叉治疗果然无效，没过几天张资就死了。不久，吕光又死了，他的儿子吕绍承袭其位。过了几天，吕光的庶子吕纂杀死吕绍，自立为王，年号为咸宁。

咸宁二年，有口猪生了崽，一个身子上长了三个脑袋，一条龙从东箱井中飞出，飞到宫殿前面盘曲地卧在那里，第二天早上又不见了。吕纂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命名大殿为龙翔殿。没过多久，又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为龙兴门。什奏曰：“此日潜龙出游，豕妖来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与什博戏，杀棋曰：“斫胡奴头。”什曰：“不能斫胡奴头，胡奴将斫人头。”此言有旨，而纂终不悟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后果杀纂斩首，立其兄隆为主，时人方验什之言也。

什住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苻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萇僭有关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请。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萇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庙庭逍遥园，葱变为茝，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

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谄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纡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僧□、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更令出《小品》。

一条黑龙飞到当阳九宫门上，吕纂改名为龙兴门。鸠摩罗什上奏道：“这几天潜藏着的龙飞了出来，猪妖也生下来奇异之物。龙属于阴类，出入有一定的时间，如今却连续出现，说明要有灾祸降临。肯定有人谋划犯上作乱，应当克制自己，修养仁德，以回应上天的警戒。”吕纂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与鸠摩罗什下棋，拿棋开玩笑说：“我要砍掉胡奴的头。”鸠摩罗什说：“不能砍掉胡奴的头，胡奴反要砍掉别人的头。”这句话是有所指的，而吕纂始终不领悟。吕光的弟弟吕保，有个儿子叫吕超，小名叫胡奴。胡奴后来果然杀死吕纂砍下了他的头，立他的哥哥吕隆为凉王，这时人们才验证了鸠摩罗什所说的那句话。

鸠摩罗什在凉地住了很多年，因为吕光父子不弘扬佛教，他只能藏起自己对佛理的深刻见解，没有机会进行宣化。苻坚已经死了，一直没有见到他。等姚萇在关中称帝之后，也仰慕鸠摩罗什的高名，曾经虚心邀请。吕光父子因为鸠摩罗什足智多能，怕他为姚萇出谋划策，不放他东行。到了姚萇逝世，其子姚兴继位，又派人多次邀请。姚兴弘始三年三月，庙庭的逍遥园长了一棵连理树，葱变为茺，人们都认为这是吉祥之兆，要有才智之人应召入关。到了五月，姚兴派遣陇西公硕德西征讨伐吕隆，吕隆的军队被打败。到了九月，吕隆上表归降，姚兴才能够迎接鸠摩罗什入关，于当年十二月二十日来到长安。姚兴以国师之礼待他，罗什备受尊宠。

自从佛教东传以来，从汉明帝开始，历经魏晋，流传在中国的经论日渐增多，而支竺诸公所译出的佛经，大都艰涩难懂。姚兴年轻时就崇信佛法三宝，有志于收罗通晓经典的人进行讲解，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后，便请他到西明阁与逍遥园翻译各种经书。罗什过去熟读诸多经书，没有不精通的，后渐渐掌握了汉语，翻译起来流畅便利。他翻

阅旧译本时，发现文义有许多错误之处，都是由于当时译者理解上的偏差，与梵文原著不相符合。姚兴于是让佛教徒僧□、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都来请教接受罗什的见解，又让他们重新译出《大品经》。

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讎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偃伏，莫不欣赞。

什为人神情鉴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其匹。且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姚兴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已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譬如臭泥中生莲华，但采莲华，勿取臭泥也。

什初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问什曰：“汝于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什答云：“汉境经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

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心。方复后世，惻怆何言！自以暗昧，谬充传谭。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谭，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

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耳。出《高僧传》。

鸠摩罗什手持梵文原著，姚兴拿着旧译的经书，互相校订。新的译文与旧译不同之处，意义都更圆满通达，众人称心佩服，莫不赞赏。

鸠摩罗什为人神情开朗，傲岸出群，对于佛理能够应机领会，很少有人比得上。而且他宅心仁厚，心存博爱，虚怀若谷，循循善诱，终日不倦。姚兴曾跟鸠摩罗什说：“大师聪明颖悟，天下第一。一旦

百年之后，怎能使法种后继无人？”便给他妓女十人，强令他接受。从那之后，鸠摩罗什不再住僧舍，另外有了宅院，日常供给十分丰盈。每到讲说佛经教义的时候，常常拿自己做譬喻，譬如臭泥中生莲花，只是采莲花之高洁，不取臭泥之污浊。

鸠摩罗什当初在龟兹时，跟从卑摩罗叉律师学习音律。卑摩后来来到长安，鸠摩罗什听说后非常高兴，对他极尽师敬之礼。卑摩不知道罗什被逼接受妓女的事，便问罗什道：“你在汉地，极有缘分，跟你受法的弟子，能有多少人？”鸠摩罗什答道：“汉地经律尚未完备，新译的经书与许多论著，大多是我所传译。三千徒弟，都跟我学习佛法。但我积累了很深的业障，所以得不到他们对我师父般的敬重。”僧人杯渡住在彭城，听说鸠摩罗什在长安，便叹道：“我要跟这小子开开玩笑，我们已分别三百多年了，一直没再见面。看来只有等来世再见了。”

罗什在临终前几天，感到身体不舒服，便口念三遍神咒，让外国弟子念诵借此救治自己，没等咒语生效，又觉生命危殆，病情日渐加重。他与众僧告别道：“因缘佛法与诸位相遇，深感情念未尽。只好等到来世，悲痛伤感之怀何以表达！我本愚昧不明，错误地承担了传译之任。一共译出经论三百余卷，只有《十诵律》一部，没来得及删订。存其本来旨意，一定没有差错。愿我平生所宣讲的教义，流传后世，大家共同弘扬。现在在诸位面前，我发诚实誓：如果我译传的经义没有错误，应当让我身死火化后，舌头烧不烂。”

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鸠摩罗什死于长安，这年是东晋义熙五年。逝世后就在逍遥园依照外国法予以火化，柴火熄灭后形体粉碎，唯独舌头没有变成灰烬。出自《高僧传》。

法 朗

晋沙门康法朗学于中山。永嘉中，与一比丘西入天竺。行过流沙千有余里，见道边败坏佛图，无复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拜瞻礼，见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读经，一人患痢，秽污盈房。其读经者，了不营视。朗等惻然兴念，留为煮粥，扫除浣濯。至六日，病者

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并谓病者必不起，至明晨往视之，容色光悦，病状顿除。然屋中秽物，皆是华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试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惠，可往礼觐。”法朗等先嫌读经沙门无慈爱心，闻已，乃作礼悔过。读经者曰：“诸君诚契并至，同当入道。朗公宿学业浅，此世未得愿也。”谓朗伴云：“惠若植根深，当现世得愿。”因而留之。法朗后还山中，为大法师，道俗宗之。出《冥祥记》。

李恒沙门

晋李恒字元文，谯国人。少时，有一沙门造恒谓曰：“君福报对至，而复对来随之。君能守贫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对灭。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门，但问仕宦当何所至，了不寻究修道意也。沙门与一卷经，恒不肯取，固问荣途贵贱何如。沙门曰：“当带金紫，极于三郡。若能于一郡止者，亦为善道。”恒曰：“且当富贵，何顾后患！”因留宿。恒夜起，见沙门

法 朗

晋沙门康法朗，修学佛道于中山。永嘉年间，与一个比丘一起西游去天竺。走过一千余里大沙漠，看见道旁有一座破败的寺庙，殿堂已经没有了，杂草有一人高。法朗等人走下路来前去拜谒，看见有两个僧人，分别坐在一边。一人正在读经书，一人患了痢疾，满屋子都是粪便。那个读经的人，不闻不问。法朗等人出于怜悯之心，留下来为那个病人煮粥吃，并为他打扫洗涮。到第六天，病人有些困乏，痢泻不止，法朗等人一块儿收拾料理。这天夜里，法朗等人都说病人恐怕好不了了，到第二天早上去看他，见他容光焕发，病状全消失了。而屋里的粪便，都变成了香花。法朗等人才省悟，此人是个得道之士，原来那副样子是用来试验他们的。病人说：“隔壁房里那个僧人，是我师父，他已久得佛法的恩惠，你们可去拜见他。”法朗等人原先嫌恶那个读经的僧人毫无慈爱之心，听了这番话，便向他赔礼道歉。读经和尚说：“诸位真心相合一起来到这里，都应当得道。但法

朗平日学业尚浅，今生不能如愿了。”对法朗的那个同伴说：“你的佛心植根很深，现世即可如愿。”于是把他留了下来。法朗后来返回山中，成为一位大法师，出家人和世俗人都尊他为宗师。出自《冥祥记》。

李恒沙门

晋李恒，字元文，谯国人。年轻时，有一个和尚到李恒家里对他说：“你的福报和与福报相对的灾祸都会来临，而灾祸的来临是跟随在福报后的。你若能甘心贫寒而专心修学佛道，不走仕宦之路，祥福就会增加而灾祸可以消失。希望你勉力为之。”李恒生性急躁，又出身寒门，只询问仕宦之途会到什么程度，毫无研究修学佛道的兴趣。和尚送给他一卷经书，李恒不愿意接收，坚持询问他的官位高低到底怎么样。和尚说：“你将来能身披金紫，最高可到三郡之守。如能当了一郡之守就停止，也是善道。”李恒说：“只要眼前能够富贵，谁还顾虑以后的祸患。”这天晚上便留和尚住在家里。李恒夜间起来时，看见和尚

身满一床，入呼家人窥视。复变为大鸟踞屋梁上，天晓而形如旧。恒送出门，忽不复见。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后为西阳、江夏、庐江太守，加龙骧将军。太兴中，预钱凤之乱，被诛。出《法苑珠林》。

一个人躺了满满一床，进屋招呼家人来偷看。只见和尚又变成一只大鸟蹲在大房梁上，天亮时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李恒送他出门，眨眼之间就看不到他了。李恒知道他是个神人，因此便信奉佛教，但是也不能专心致志。后来他曾为西阳、江夏、庐江三郡的太守，又加封为龙骧将军。太兴年间，因为参与钱凤之乱，被杀掉了。出自《法苑珠林》。

卷第九十 异僧四

杯 渡 释宝志

杯 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为号。初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窃而将去。家主觉而追之，见渡徐行，走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于水，凭之渡河，不假风棹，轻疾如飞。俄而渡岸，达于京师。见时可年四十许，带索褴褛，殆不蔽身。言语出没，喜怒不均。或剖冰扣冻而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芦团子，更无余物。尝往延贤寺法意道人处，意以别房待之。后欲往瓜步，至于江侧，就航人告渡，不肯载之。复累足杯中，顾眄言咏，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广陵。

遇村舍李家八关斋，先不相识，乃直入斋堂而坐，置团于中庭。众以其形陋，无恭敬之心。李见芦团当道，

杯 渡

杯渡这个人，不知道他的姓名，常常乘一只木制杯子渡水，所以有了杯渡的称号。当初他住在冀州，行为举止不拘小节，神力超凡，世人都不知他是什么地方来的。他曾在北方，寄住在一户人家，这家有座金身佛像，杯渡偷走后要带着出走。主人发觉后便去追他，见他走得很慢，但是跑马也追不上他。到了孟津河，杯渡把木杯漂在河水上，凭着杯子过河，不用借着风力与船桨，行驶起来轻快如飞。一会儿就到了对岸，来到了京都。当他在京都建康出现时，大概有四十来岁，穿得破破烂烂，真可谓衣不蔽体。言谈举止，喜怒无常。有时凿开冰用冰水洗澡，有时穿着草鞋爬山，有时赤着两脚逛闹市。他只带着一个芦团子，身上别无他物。他曾到延贤寺法意道人那里居住过，法意把他安置在别房内。后来他要去瓜步，到了江边，跟船夫说自己

要渡江，船夫不愿意让他上船。他又将双脚叠起来放在木杯里，顾盼自如言谈吟咏，杯子自然地向前飘行，一直渡到北岸，登岸之后向广陵走去。

路上遇到一个村庄，李家正在进行八关斋戒，杯渡过去并不认识李家，他进院之后直奔斋堂里面坐下，把那个芦团子放在厅堂中间。大家因为他形貌丑陋，都无恭敬之心。李见芦团子挡道，

欲移置墙边，数人举不能动。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时有一竖子，窥其图中，有四小儿，并长数寸，面目端正，衣裳鲜洁，于是追觅，不知所在。后三日，乃见在西界蒙龙树下坐，李礼拜请还家，日日供养。渡不甚持斋，饮酒啖肉，至于辛脍，与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国刘兴伯为兖州刺史，遣使要之，负图而来。兴伯使人举视，十余人不胜。伯自看，唯见一败衲及一木杯。后李家复得二十余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时令办。”李即经营，至中未成。渡云暂出，至暝不返。合境闻有异香，疑之为怪。处处觅渡，乃见在北岩下，敷败袈裟于地，卧之而死。头前脚后，背生莲华，极鲜香，一夕而萎。邑共殡葬之。后日有人从北来云：“见渡负芦图，行向彭城。”乃共开棺，唯见败衣。

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见渡礼拜，请还家。至贫，但有麦饭而已，渡食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语欣云：“可觅芦图三十六枚，吾须用之。”答云：“此间止可有十枚，贫无以买，恐不尽办。”渡曰：“汝但检觅，宅中应有。”欣即穷检，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虽有其数，亦多破败。命欣次第孰视，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语欣令开，乃见钱帛皆满，可堪百许万。识者谓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赚施，回以施欣。

想移到墙边，好几个人举都举不动。杯渡吃完饭，提起来就走，笑着说：“四天王李家。”这时有个仆人，瞧见芦团里有四个小孩，都是几寸高，面目端正，衣服鲜洁，于是李家的人追了出去，但不知杯渡到哪里去了。三天后，见他坐在西边的蒙龙树下，李某便向他行礼请他到家里去，天天供养。杯渡不太讲究戒规，喝酒吃肉，以至于辛辣腥荤，都跟平常人没有什么区别。百姓送给他东西，他有时接受有时不接受。沛国人刘兴伯任兖州刺史，派人邀请杯渡，杯渡带着芦团子就

来了。刘兴伯叫人把芦团子举起来给他看，十多人也举不动。刘兴伯自己看时，只看到一件破僧衣与一只木杯。后来李家又请他回去住了二十多天，一天早上，他忽然说：“想要一件袈裟，中午时必须办到。”李某立即令人赶紧操办，到了中午也没办成。杯渡说要暂时出去一会儿，结果到了晚上也没回来。全村到处都闻到有一股奇异的香味，人们怀疑杯渡在作怪。大家四处寻找杯渡，才见在北岩下面，铺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袈裟在地上，他躺在上面死了。在他的头前脚后以及背上生出莲花，极为鲜艳芬芳，经过一个晚上又枯萎了。村里的人一起把他殡葬了。第三天有人从北边回来说：“看见杯渡背着芦团子，正往彭城走。”大家去打开棺材一看，只看到了那件破袈裟。

杯渡到了彭城后，遇到一个叫黄欣的平民百姓，黄欣深信佛教，见到杯渡后向他行礼拜见，把他请到自己家里。他家里极穷，只有糊口的米饭而已，但杯渡吃得很有滋味。住了半年后，杯渡忽然对黄欣说：“你去找三十六只芦团子，我必须要用。”黄欣答道：“我家里只能有十只，家穷没钱去买，恐怕弄不到这么多。”杯渡说：“你只管去找一找，家里应该有。”黄欣就去搜检，果然找到了三十六只，都摆在院子里。数量虽然够了，只是大都破败了。杯渡让黄欣挨个仔细看看，竟全都变成崭新完整的了。杯渡将团子一个个密封好，告诉黄欣去打开，便见里面都装满了金钱布帛，能值一百来万。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杯渡使用分身法，到别的地方化缘得来的馈赠，回来送给了黄欣。

欣受之，皆为功德。经一年许，渡辞出，欣为办粮食。明晨，见粮食皆存，不知渡所在。

经一月许，复至京师。时潮沟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来其家，文殊谓渡云：“弟子脱舍身没后，愿见救济，脱在好处，愿为法侣。”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默，已为许矣。后东游入吴郡，路见钓鱼师，因就乞鱼。鱼师施一饒者，渡手弄反覆，还投水，游活而去。又见网师，更从乞鱼。网师瞋骂不与，渡乃拾取两石子掷水中。俄而有两水牛斗其网中，网碎败，不复见牛，渡亦已隐。行至松江，乃仰盖于水中，乘而渡岸。经涉会稽剡县，登天台山。数月而反京师。少时，游止无定，请召或往不住。

时南州有陈家，颇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见迎奉。闻都下复有一杯渡，陈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于其家杯渡形相一种。陈设一合蜜姜及刀子陆香等伺渡，渡即食蜜姜都尽，余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视，余三人还家。见杯渡如旧，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啖蜜姜为异尔。乃语陈云：“刀子钝，可为磨之。”二弟还都，云：“杯渡已移灵鹫寺。”其家忽求黄纸两幅，作书不成字，合同其背。陈问上人作何券书，渡不答，竟莫测其然。

黄欣接受了这些东西，都捐给了寺庙。过了一年多，杯渡向黄欣辞行，黄欣便为他准备了粮食。第二天早晨，见粮食都放在那里，不知杯渡去了哪里。

过了一个多月，杯渡又到了京都。当时潮沟有个叫朱文殊的人，年轻时就信奉佛法。杯渡经常来到他家，文殊对杯渡说：“弟子离弃世间身死之后，望您能救度我，托生到一个好地方，但愿能成为僧侣。”杯渡没有应答。文殊很高兴，以为佛法沉默，就是已经应允了。后来杯渡东游到了吴郡，路上遇见一个钓鱼的人，便向他要鱼。钓鱼的给了他一条臭烂鱼，杯渡放在手上翻来覆去弄了几下，又把它放在水里，这条鱼便摇头摆尾地游走了。又看到一个用网打鱼的，又跟他要鱼。打鱼的骂了他一顿不给他鱼，杯渡便捡起两块石子扔到河里。一会儿就有两头水牛在那个人的渔网里打起架来，网碎了，水牛不见了，杯渡也已经不见了踪影。杯渡走到松江，便将一个盖子仰放在水上，乘着它到了对岸。路过会稽剡县，登上了天台山。几个月后又返回了京都。停留了一些时候，他又行踪不定，有人邀请他时，有时去有时不去。

当时南州有一家姓陈的，衣食丰足，杯渡到了他家，很受欢迎与优待。听说京都城里也有一个杯渡，陈家父子五人，都不相信，便到京都去看个究竟，果然看到与自己家里的杯渡形态相貌一模一样。陈家父子买了一盒蜜姜还有刀子与陆香之类，伺候杯渡，杯渡就把蜜姜全吃光了，其余的东西仍然放在膝前。父子五人怀疑他就是自己家里那个杯渡，便留下其中兄弟二人住在京都看着这个杯渡，其余三人赶回了家，看到家里的杯渡还与过去一样，膝前也有陆香与刀子等，不

同的地方只是他没吃蜜姜。他便对陈氏说：“刀子太钝了，给我磨一磨。”哥儿俩从京都回来，说：“城里那个杯渡已迁移到灵鹫寺去了。”家里这个杯渡忽然要了两幅黄纸，在上面写东西，但看不出字，把纸的背面做成合同的样式。陈氏问他写的是什么券书，杯渡没有回答，最终都不知他这是什么意思。

时吴郡民朱灵期使高丽还，值风，舶飘经九日，至一洲边。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采薪，见有人于路，灵期乃将数人随路告乞。行千余里，闻磬声香烟，于是共称佛礼拜。须臾，见一寺甚光丽，多是七宝庄严，又见十余石人，乃共礼拜。还反行少许，闻唱道声，还往更看，犹是石人。灵期等相谓：“此是圣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见。”因共竭诚忏悔。更往，乃见真人，为期等设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众食竟，共叩头礼拜，乞速还至乡。有一僧云：“此间去都乃二十余万里，但令至心，不忧不速也。”因问期云：“识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识。”因指北壁，有一壶，挂锡杖及钵，云：“此是杯渡住处，今因君以钵与之。”并作书著函中，别有一青竹杖，谓期言：“但掷此杖置舫前水中，闭目静坐，不假劳力，必令速至。”于是辞别，令一沙弥送至门上，语曰：“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须从先路去也。”如言西转，行七里许，至船。即具如所示，唯闻舫从山顶树木上过，都不见水，经三日，至石头淮而住，亦不复见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见杯渡骑大航兰，以捶捶之曰：“马何不行？”观者甚多。灵期等在舫，遥礼之。渡乃自下舫，取书并钵，开书视之，字无人识者。渡大笑曰：“使我还耶。”取钵掷云中，还接之曰：“我不见此钵，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贤寺法意处，

当时吴郡人朱灵期出使高丽后返回，途中遇上大风，航船漂荡了九天，到了一个洲边。洲上有山，山很高大，朱灵期等上山捡柴，见路上有人家，灵期便领着几个人沿路乞讨。走了一千多里远，听到敲钟磬的声音，又见香烟缭绕，于是一起念佛，礼拜。不一会儿，便见有座寺庙辉煌壮丽，多由金银玛瑙等七宝镶嵌而成，极为庄严，又见有十多个石人，便一起进行礼拜。又快步走了不多远，听到诵经的声音，回去一看，诵经的好像就是那几个石人。朱灵期等人互相说：“这一定是得道的僧人，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看不见他们。”于

是便一起竭诚忏悔了一番。再往前走，便见到了真的人，他们为朱灵期等准备好了饭，吃起来味道就是普通的菜，但比普通的菜味香美多了。大家吃完了，一起叩头礼拜，请求帮他们尽快返回故土。有一个僧人说：“这个地方距离京都有二十多万里，但是只要心诚，就不用担心不能快速回去。”他便问朱灵期说：“你认识杯渡道人吗？”答道：“非常熟识。”他便指着北墙，那里有一把壶，还挂着锡杖与钵子，说：“这是杯渡住的地方，现在托你把钵子带给他。”还写了封信装在信封里，另外还有一根青竹杖，一并交给朱灵期，对他说：“只要把这一根青竹杖扔到船前面的水里，闭眼静坐，不用费力，一定能叫你们很快到家。”朱灵期等人于是告辞离开，叫一个小和尚送他们到门口，告诉说：“沿着这条道走七里就能到你们停船的地方，不用从原先的路回去了。”他们照他的话往西转，走了七里左右，便到了船上。就按他的提示一一照办后，只听到船从山顶树上飞过的声音，根本听不到水的响声，过了三天，到了石头城下的淮水便停了下来，也看不到那根竹杖哪里去了。船入了淮水，行驶到朱雀门，便见杯渡骑在大船栏杆上，用马鞭敲着它说：“马儿呀，你为什么不走？”围在岸上看热闹的人非常多。朱灵期等人站在船上，远远地向他行礼。杯渡便自行下到船上，取走书信和钵子。他打开信来看，上面的字没有人认识。杯渡大笑道：“要我回去吗？”他拿起钵子抛向天空，又接住说：“我没看见这个钵子已有四千年了！”杯渡多半住在延贤寺法意那里，

时世以此钵异物，竞往观之。一说云：灵期舫漂至一穷山，遇见一僧来，云是渡弟子，昔持师钵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钵还师，但令一人擎钵舫前，自安隐至也。期如所教，果获全济。至南州杯渡，期当骑兰之日。尔日早出，至晚不还，陈氏明但见门扇上有青书六字云：“福径门，灵人降。”字劲可识，其家杯渡遂绝迹矣。

都下杯渡往来山邑，多行神咒。时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问渡，云：“已死，在城江边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时以黄门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请渡，咒竟云：“难差。见有四鬼，皆被伤截。”甯子泣曰：“昔孙恩作乱，家为军人所破，二亲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

又有齐谐妻胡母氏病，众治不愈，被请僧设斋。坐有僧，劝迎杯渡。渡既至，一咒，病者即愈。齐谐伏事为师，因为作传，记其从来神异，不可备纪。元嘉三年九月，辞谐入东，留一万钱物寄谐，请为营斋，于是别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谐即为营斋，并接尸还，葬建康覆舟山。

至四年，有吴兴邵信者，甚奉法，遇伤寒病，无人敢看，乃悲泣念观音。忽见一僧来，云是杯渡弟子，语云：“莫忧，家师寻来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复何难。”便衣带头出一合许散，与服之，病即差。又有

当时人们认为这只钵子是奇异之物，都争着去看。还有一种说法是，朱灵期的船漂到一座穷山下面，遇见一位僧人走来，自称是杯渡的弟子，从前拿着师父的钵子死在冶城寺里，现在托灵期把钵子送还师父，只要叫一个人拿着钵子坐在船的前面，就能安安稳稳到家。朱灵期照他教的办，果然全船人都安全地回来了。至于那个南州杯渡，在京师杯渡骑着大船栏杆的那天。早上从陈家出来，直到晚上也没回去，第二天天亮，陈氏只见门上写着六个黑体字：“福径门，灵人降。”笔体苍劲有力，可以辩识是杯渡写的，陈家那个杯渡于是绝迹了。

京都那个杯渡往来于深山与城邑之间，经常念诵神咒。当时庾常家的婢女偷了东西逃跑了，四处抓不到，便去询问杯渡，杯渡说：“此人已经死了，在城外江边的一座空坟里。”过去一看，果然像他说一样。孔甯子当时是黄门侍郎，因患痢疾呆在家里，他派人送信请杯渡治病，杯渡念完咒语后说：“很难治愈。我看见有四个鬼，都是被砍残了的。”孔甯子哭着说：“当初孙恩作乱，我家被军人攻破，父母及叔叔都被砍死了。”孔甯子果然死了。

又有齐谐的妻子胡母氏病了，许多人为她治疗都没治好，他便请僧人设斋祈祷。座中有个僧人，劝他去请杯渡。杯渡请来后，念了一遍神咒，病人立即痊愈了。齐谐把他当师父服侍，于是为他作传，传记中写他生平的神异，具体事例无法一件件全都记下来。元嘉三年九月，杯渡辞别齐谐要到东边去，留下一万钱物放在齐谐家，请他为自己营斋，于是告别离开了。走到赤山湖时，因患痢疾死了。齐谐立即

为他设斋食以供僧道，为他超度灵魂，并把他的尸体接回来，安葬在建康覆舟山上。

到了元嘉四年，有个吴兴人叫邵信，非常虔诚地信奉佛法，他染上了伤寒病，没有人敢给他看病，他便悲泣着念观音菩萨。忽然看见有个僧人走来，自称是杯渡的弟子，跟他说：“不要忧虑，我师父一会儿就来给你看。”邵信答道：“杯渡早已死了，怎么能够来呢！”僧人说：“他要来又有什么难的？”便从衣带头里取出一盒左右的药面，给他服了下去，他的病顿时就好了。又有

杜僧哀者，住在南冈下，昔经伏事杯渡。儿病甚笃，乃思念，恨不得渡与念神咒。明日，忽见渡来，言语如常，即为咒，病者便愈。

至五年三月，渡复来齐谐家。吕道惠、闻人恒之、杜天期、水丘熙等并见，皆大惊，即起礼拜。渡语众人，言年当大凶，可勤修福业。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灾祸也。须臾，门上有一僧唤，渡便辞去，云：“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齐谐等拜送殷勤，于是绝迹。顷世亦言时有见者。出《高僧传》。

释宝志

释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东道林寺，修习禅业。至宋大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苦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讖记。江东士庶皆共事之。

齐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既旦，人见其入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舉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齐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即迎入宫，居之后堂，一时屏除内宴，志亦随众出。既而景阳山上，犹有一志，与七僧具。帝怒，

叫杜僧哀的人，住在南冈下面，过去曾经服侍杯渡。他的儿子病得很厉害，思念起杯渡来，遗憾不能请杯渡来为他儿子念神咒。第二天，

忽然看见杯渡来了，说话像平常一个样儿，当即给他念起了神咒，病重的儿子便痊愈了。

到了元嘉五年三月，杯渡又来到齐谐家。吕道惠、闻人恒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一起见到了他，都很惊讶，立即站起来向他行礼。杯渡告诉众人，说年内会有大灾祸，要殷勤奉佛积累功德。法意道人很有德行，可以去找他。修缮原来的旧寺庙，以求免除灾祸。不一会儿，门口有个僧人召唤他，杯渡便告辞而去，临行时说：“贫道将要去交州、广州之间，不再来了。”齐谐等人频频致礼，依依送别，杯渡从此绝迹。近来，世间也有传说偶尔有人看见他的。出自《高僧传》。

释宝志

释宝志本姓朱，金城人。年轻时出家，住江东道林寺，修习禅学。到了南朝宋太始初年，忽然变得怪异起来，行止不定，饮食无时，头发长到几寸，经常赤着脚在大街小巷里走。拿着一根锡杖，杖头上挂着剪刀与镜子，有时还挂一两匹布帛。南齐建元年间，他稍稍显示出神异之处，一连几天不吃饭，也没饥饿的神色。与人说话，人们开始很难理解其含义，后来都能应验；有时作诗，语言像谶言咒语一样。江东的士人与百姓都对他非常尊敬，一起供奉他。

齐武帝认为他迷惑群众，将他收押在建康监狱里。第二天，有人见他在街市上游逛，回到监狱里察看，宝志却仍然在牢房里。宝志对狱卒说：“门外有两驾车子给我送饭来了，用金钵子装着饭，你可去给我拿来。”不久，齐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一块儿来给宝志送饭，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建康令吕文显将此事上奏武帝，武帝当即将宝志接到了宫里，让他住在皇宫的后堂，当时正驱除外人准备宫宴，宝志也随众人一起出去了。后来景阳山上还有个宝志，与七个僧人在一起。武帝十分生气，

遣推检其所。关吏启云：“志久出在省，方以墨涂其身。”时僧正法献欲以一衣遗志，遣使于龙光闕宾二寺求之，并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属侯伯家寻之，伯云：“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觉。”使还以告，

献方知其分身三处宿焉。志常盛冬袒行，沙门宝亮欲以衲衣遗之，未及发言，志忽来引衲而去。后假齐武帝神力，使见高帝于地下常受锥刀之苦，帝自是永废锥刀。武帝又常于华林园召志，志忽著三重布帽以见。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继而薨。永明中，常住东宫后堂。一旦平明，从门出入，忽云：“门上血污衣。”褰衣走过。及郁林见害，车载出此，帝颈血流于门限。

齐卫尉胡谐疾，请志，志注疏云明日，竟不往。是日谐亡，载尸还宅。志曰：“明日尸出也。”齐太尉司马殷齐之随陈显达镇江州，辞志，志画纸作树，树上有鸟，语云：“急时可登此。”后显达逆节，留齐之镇州。及败，齐之叛入庐山，追骑将及。齐之见林中有一树，树上有鸟，如志所画，悟而登之，鸟竟不飞。追者见鸟，谓无人而反，卒以见免。齐屯骑桑偃将欲谋反，往诣志。遥见而走，大呼云：“围台城，欲反逆，斫头破腹。”后有旬事发，偃叛往朱方，为人所得，果斫头破腹。梁鄱阳忠烈王尝屈志至第，忽令觅荆子甚急，

派人去搜查宝志的所在地。守门人报告说：“宝志早已出来在宫禁之中，正在用黑墨涂抹他的身体呢。”当时，僧正法献打算赠给宝志一件衣服，便派人到龙光和鬲宾二寺找他，两个寺庙的人都说他昨天晚上住在寺里，刚刚走了。又到他常去的侯伯家寻找，侯伯说：“宝志昨天在这里行道，早上才睡还没醒呢。”使者回去把打听到的情况告诉了法献，法献才知道宝志昨晚分身在三处睡觉。宝志常常在隆冬数九光着身子走路，僧人宝亮想要送给他一件衲衣，没等开口，宝志忽然到来，伸手拿过那件衣服就走了。后来，宝志赋予齐武帝以神力，让他见到父王齐高帝正在地下备受锥刺刀割之苦，齐武帝从此永远废除了锥刀之酷刑。武帝又常在华林园召见宝志，宝志忽然戴着三层布帽来相见。不久武帝死，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继死去。永明年间，宝志经常住在东宫的后堂。一天黎明，他从大门出入时，忽然说道：“门槛上的血会弄脏衣服。”于是提着衣服跨了过去。等到郁林王萧昭业被害时，车驾载着尸体从这里出去，皇帝脖子上的血流到门槛上。

南齐卫尉胡谐患了病，派人请宝志，宝志解释说明天，结果没有去。这一天胡谐死了，用车载着尸体回了家。宝志说：“我说的明天

是指尸体被载出去。”南齐太尉司马殷齐之将跟随陈显达去镇守江州，临行前向宝志辞别，宝志在纸上画了棵树，树上画了一只鸟，告诉他说：“急难之时可以登上这棵树。”后来显达背叛朝廷，留下齐之镇守江州。等叛乱失败后，齐之叛逃进了庐山，追杀他的骑兵眼看就要追到跟前了。齐之看到林中有一棵树，树上有鸟，跟宝志所画的一样，他顿时省悟过来爬到树上，树上的鸟竟然没有飞走。追的人看到树上有鸟，以为树上不会有人就返回了，结果齐之就这样逃脱了。南齐屯骑桑偃想要谋反，他前去拜见宝志。宝志远远看见他就跑了，边跑边喊道：“要围台城，想反叛，砍头破肚。”过了十来天，叛乱终于发生，桑偃叛逃到朱方那里，被人捉住，果然被砍头破肚。南梁的鄱阳忠烈王曾经把宝志请到自己的府第，宝志忽然让人急忙去寻找荆果，

既得，安于门上，莫测所以。少时王出为荆州刺史。其预鉴之明，此类非一。

志多往来兴皇、净名两寺。及梁武即位，下诏曰：“志公迹均尘垢，神游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无上；谈其隐沦，则道行高著。岂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志自是多出入禁中。长于台城，对梁武帝吃鲙，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谓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武帝深异之。如今秣陵尚有鲙残鱼也。天监五年冬旱，雩祭备至，而未降雨。忽上启云：“志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启白官，应得鞭杖。愿于华光殿讲《胜鬘经》请雨。”梁武即使沙门法云讲《胜鬘》竟，夜更大雨。志又云：“须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

梁武尝问志云：“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识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旨，答云：“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答云：“安乐禁。”识者以为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后法云于华林讲《法华经》，至假使黑风，志忽问之有无。答云：“世谛故有，第一义则无也。”志往复三四番，便笑云：“若体是假有，此亦不可解，

难可解。”其辞旨隐没，类皆如此。

找到之后，他放在了门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久，忠烈王出任为荆州刺史。宝志的先见之明，诸如此类的并非一次两次。

宝志大多往来于兴皇与净名这两座寺院里。等梁武帝即位后，下诏说：“宝志公虽然身处世俗凡尘之中，却能神游于幽远无极之境，水火不能使其焦湿，蛇虎不能使其惧怕。论其佛理造诣，则声誉无比；论其隐居韬晦之志，则道行高绝。怎么能用对待俗士凡情之举，将他拘束限制，怎能愚蠢浅陋到如此地步呢！从今以后，准其自由出入，不得再行限制。”宝志自此经常出入于皇宫。有一次在台城，他对着梁武帝吃鱼肉，昭明太子等各位王子都侍立在旁边。吃完之后，武帝说：“我有二十多年不知鱼味了，师父有何高见？”宝志便从嘴里吐出一条小鱼，鱼鳞鱼尾都完好清晰，武帝见了深感惊异。如今在秣陵仍有一条切剩的鱼。天监五年冬，天大旱，各种祭祀方式都用到了，也没求下雨来。宝志忽然启奏皇帝道：“我现在患病未愈，靠官府供养着，如果我不来禀告官府求雨的办法，就应受到惩罚。希望在华光殿宣讲《胜鬘经》求雨。”梁武帝立即让僧人法云宣讲完《胜鬘经》，夜间便下起了大雨。宝志又说：“须用一盆水，上面放一把刀。”一会儿大雨普降，高处与低洼处都得到充足的雨水。

梁武帝曾经问宝志说：“弟子的烦恼困惑尚未解除，用什么办法根治呢？”答道：“十二。”有识之士认为他是用“十二因缘”作为根治困惑的良药。皇上又问他“十二”的含义是什么，答道：“在写字时的刻漏中。”有识之士认为他说的是“写在十二个时辰之中”。又问他：“弟子什么时候能够静心修习？”他答道：“安乐禁。”有识之士认为“禁”者“止”也，到了“安乐”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后来，法云在华林寺讲说《法华经》，讲到“假使黑风”处，宝志忽然问他“有”与“无”的问题。法云答道：“按世谛自然是‘有’（即存在），按第一义谛则为‘无’（即一切皆空）。”宝志与他往复几次进行辩难，便笑道：“若说‘体’是假有，这也不可解，很难解。”宝志的辞意隐晦，都与此类似。

有陈征虏者，举家事志甚笃。志尝为其见真形，光相如菩萨像焉。志知名显奇四十余载，士女供事者不可胜数。然好用小便濯发，

俗僧暗有讥笑者。志亦知众僧多不断酒肉。讥之者饮酒食猪肚，志勃然谓曰：“汝笑我以溺洗头，汝何为食盛粪袋？”讥者惧而惭服。晋安王萧纲初生日，梁武遣使问志，志合掌云：“皇子诞育幸甚，然冤家亦生。”于后推寻历数，与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

会稽临海寺有大德，常闻扬州都下有志公，语言颠狂，放纵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愿向都下，觅猎犬以逐之。”于是轻船入海，趋浦口。欲西上，忽大风所飘，意谓东南，六七日始到一岛中。望见金装浮图，干云秀出，遂寻径而往。至一寺，院宇精丽，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并著员绯袈裟，倚仗于门树下言语。僧云：“欲向都下，为风飘荡，不知上人此处何州国？今四望环海，恐本乡不可复见。”答曰：“必欲向扬州，即时便到。今附书到钟山寺西行南头第二房，觅黄头付之。”僧因闭目坐船，风声定开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数十里，至都。径往钟山寺访问，都无有黄头者。僧具说委曲，报云：“西行南头第二房，乃风病道人志公。虽言配在此寺，在都下聚乐处，百日不一度来。房空无人也。”问答之间，不觉志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斋过日晚，未与间，便奋身恶骂。

有个叫陈征虓的人，全家人都很虔诚地事奉宝志。宝志曾为他显出真形，相貌像菩萨的塑像一样。宝志知名显奇四十多年，崇敬信奉他的男男女女不计其数。但他喜欢用小便洗濯头发，俗众与僧人暗中有讥笑他的。宝志也知道许多僧人大都没有断绝喝酒吃肉。讥笑他的人喝酒吃猪肚时，宝志愤怒地对他们道：“你们讥笑我用尿洗头，那你们为什么吃装猪粪的袋子呢？”讥笑他的人惧怕他，自感惭愧而更佩服他了。晋安王萧纲刚出生的时候，梁武帝派使者询问宝志，宝志合起两只手掌来说：“皇子诞生了，好得很！然而冤家也出世了。”后来推算年月日，萧纲与侯景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会稽临海寺有个高僧，曾听说扬州建康城里有个宝志，语言癫狂，放纵自在。这位高僧说：“一定是狐狸的鬼魅。我要到都城去，找一只猎狗把他赶跑。”他乘上快船下海，直奔浦口。正要往西行驶时，小船忽然被大风鼓荡起来，他心里知道是往东南方向漂荡，过了六七天才漂到一座海岛上。望见前面有一座用金箔装饰的寺塔，高耸

入云，他便寻路前往。走到寺庙前一看，只见庭院与庙宇精美壮丽，到处是芳香的鲜花，有五六个僧人，都有三十来岁，个个容貌秀美，都穿着圆领红色袈裟，正倚着法杖在门前大树下谈话。高僧说：“我想到都城去，被大风吹荡到此处，不知你们这里是什么州什么国？如今四面环海，恐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故乡了。”那几个僧人答道：“一定要去都城的话，即刻便能到。现在有封信托你捎到钟山寺西排南头第二间僧房，找到一个黄头交给他。”高僧便按照众僧吩咐，闭上两眼坐在船上，等风声休止时睁开眼一看，果如其言不知不觉间便到了西岸。往里行驶几十里，来到都城。他径直去钟山寺访问，都说没有一位叫黄头。高僧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有人报告说：“西排南头第二间房子，住的是疯病道人宝志。他虽说分配在这座寺院，但总在都城的热闹地方，一百天也不回来一趟。那间房子空无一人。”正在问答的时候，谁也没发觉宝志已经来到寺庙的厨房里，他乘着酒醉回来要饭吃。众僧因为已经开过饭时间太晚，没有理他，他就跳起来乱骂。

寺僧试遣沙弥绕厨侧，漫叫黄头。志公忽云：“阿谁唤我？”即逐沙弥来到僧处，谓曰：“汝许将猎狗捉我，何为空来？”僧知是非常人，顶礼忏悔，授书与之。志公看书云：“方丈道人唤我，不久亦当自还。”志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复共此僧语。众但记某月日。

至天监十三年冬，于台城后堂谓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尸体香软，形貌熙悦。临亡，燃一烛以付后阁舍人吴庆。庆即启闻，梁武叹曰：“大师不复留。以烛者，将以后事属我乎？”因厚加殡送，葬于钟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寺，敕陆倕制铭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初志显迹之始，年可无五六十许，而终亦不老，人诚莫测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师九日台北，自言是志外舅弟，小志四年。计志亡时，应年九十七矣。

又后魏有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寝陋，心识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似讖，不可得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胡太后问以世事，宝公把粟与鸡，唤“朱朱”，时人莫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时有洛阳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爵，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时人不晓其意。经月

余，法和父亡。“大竹箭”者，苴杖；“东厢屋”者，倚庐。初造《十二辰歌》，终其言也。此宝公与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两人也。出《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

寺僧听说后，打发小和尚绕到厨房旁边，乱喊着“黄头”。宝志忽然说：“谁在叫我？”立即追着小和尚来到高僧跟前，对他说：“你发誓要找猎狗捉我，为什么空手来了？”高僧知道他不是寻常人，对他行礼忏悔，把书信交给了他。宝志看完书信说：“方丈托人召唤我，不久我也该自行回去了。”宝志于是屈指一算说：“某月某日就去。”便不再与这位高僧说话。众人只记得他说的某月某日。

到天监十三年冬天，宝志在台城后堂对别人说：“菩萨要走了。”不到十天，他无病而终。尸体香软，容貌安详愉悦。临死时，他点上一支火烛，交给了后阁守门人吴庆。吴庆立即奏禀了皇帝，梁武帝叹道：“大师不再留在人间了。这支‘烛’的用意，是要把后事嘱咐给我吗？”于是厚加殡葬，遗体安葬在钟山独龙岗上，又在墓地建开善寺，敕令陆倕写了铭辞置于坟内，王筠在寺门外立碑刻文。还传其遗像，各处收存。宝志开始显露神迹时，年龄大约不过五六十岁，直到临终也不见他衰老，人们实在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年纪。有个叫徐捷道的人，住在京师九日台的北面，自称是宝志的表弟，比宝志小四岁。推算宝志死的年龄，应该有九十七岁了。

后魏也有个称作宝公的僧人，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形貌丑陋，心识通达，能通晓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代的事。说的话像谶语预言，无法理解。事过之后，才被验证句句属实。胡太后问他世事，宝公抓一把米给鸡，嘴里发出“朱朱”的唤鸡声，当时人们都不解其意。到了建义元年，胡太后被尔朱荣杀害，这才验证了宝公的预言。当时有个洛阳人赵法和，请宝公占卜什么时候能有爵位，宝公说：“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当时谁也不懂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个多月，赵法和的父亲死了。所谓“大竹箭”，是指服父丧所用的粗竹杖；“东厢屋”，是在中门东侧搭建的守丧的房子。当初宝公所作《十二辰歌》歌诀，是他最后的遗言。这个宝公与江南那个宝志公，尚未查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出自《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

卷第九十一 异僧五

永那跋摩 法 度 通 公 阿专师 阿秃师

稠禅师 释知苑 法 喜 法 琳 徐敬业

骆宾王

永那跋摩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东游渡江，居于金陵祇园寺。宋文帝常谓之曰：“弟子恒愿持斋，不杀生命，以身徇物，不获其志。法师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对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贱名微，德不及远，其教不出于门庭，其言不行于仆妾。若不苦身刻己，行善持诚，将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庶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清则不夭其命，役简则无劳其力。然后辨钟律，正时令。钟律辨则风雨调，号令时则寒暑节。如此则持斋亦已大矣，不杀亦已众矣。安在乎缺一时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后乃为弘济也。”

永那跋摩

永那跋摩，是个西域的僧人。宋文帝元嘉年间，东游渡过长江，住在金陵祇园寺中。宋文帝曾经对他说：“弟子常想持戒，不杀生命，以身殉物，然而一直不能实现这愿望。法师您不远万里，前来我国游化，将怎样教导我呢？”永那跋摩答道：“道贵在心地虔诚，不在具体做什么事情；法在于自己领会，不在别人如何劝导。况且帝王与平民百姓，修行的方式与要求也不一样。凡属平民百姓，由于身份卑贱名声微小，德不能达于远方，教化只限于门庭之内，他们的言论又不被仆婢与妻妾采纳。如果他们不严格要求自己，行善事而守戒规，信奉佛教的心愿还怎么实现呢？帝王则以四海为家，以万民为子，每

说一句有利于众生的话，天下百姓都感到高兴，每颁布一项有益于社会的政令，就会得到众人与神灵的拥护。刑罚清明了就能使百姓不会无辜丧生，徭役减轻了就能使百姓不会劳累无度。这样之后再分辨钟律，端正时令。钟律分清了就能风调雨顺，号令适时就能寒暑有节。如能做到这样，就是最大的遵守戒律了，不被杀害的生命也已经相当多了。哪里还在乎少吃一两顿斋饭，能否保全一只禽鸟的生命呢？这才是普济众生之举呀！”

文帝抚几嗟叹，称善者良久，乃曰：“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为虚说，滞近教者拘恋章句。如法师者，真所谓开悟明达，可以言天人之际矣。”出《剧谈录》。

法 度

释法度，黄龙人也。南齐初，游于金陵。高士齐郡名僧绍，隐居瑯琊之摄山，挹度清真，待以师友。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为观，住者辄死。后为寺，犹多恐惧。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经岁余，忽闻人马鼓角之声，俄见一人投刺于度曰：“靳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闲雅，羽卫亦众。致敬毕，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余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后栖托，或非真实。故死病继之，亦其命也。法师道德所归，谨舍以奉给，并愿受五戒，永结来缘。”度曰：“人神道殊，无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备门庭，辄先去杀。”于是辞去。明旦，一人送钱一万，并香烛等，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为设会，尚又来，同众礼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摄山庙巫梦神告曰：“吾已受戒于度法师矣，今后祠祭者勿得杀戮。”由是庙中荐献菜饭而已。出《歙州图经》。

文帝抚案赞叹，称善不已，就说：“俗人迷惑于佛教的深远道理，僧人们则滞碍于眼前的说教；迷惑于深远道理的人称佛教是虚妄之说，滞碍于眼前说教的人则拘泥于佛经的个别章句。像法师您这样的见解，真称得上是理解透彻、融会贯通，可以与您谈论天人之际的事情了。”出自《剧谈录》。

法 度

佛教僧侣法度，黄龙人。南齐初年，云游于金陵。有位叫僧绍的齐郡高士，隐居于琅琊的摄山，敬慕法度清明真纯，以师友相待。他死的时候，将自己居住的摄山上的宅院，施舍出来作栖霞寺。在这之前，有个道士想把寺院的地方作为道观，结果是谁住在这里谁就死。后来这个地方建成佛寺，仍有许多令人恐惧的现象发生。自从法度住在这里之后，各种妖魔现象都平息了。过了一年多，忽然听到人马鼓角之声，接着见一人跑过来投名片谒见法度，自称：“靳尚。”法度叫他靠近些。靳尚形貌闲雅，仪卫随从也很多。他向法度致敬完毕，便说道：“我们占有此山，七百多年了。神道有法规，他物不能侵犯。此前在此栖住的僧道，有的并非真心修道。所以死的病的相继出现，这也是他们命中注定的。法师您道德高尚，谨以此山奉送给您，并且我本人愿意接受佛教五戒，与佛教永结未来之缘。”法度说：“人与神仙所信奉的道理不一样，不能容忍互相屈从，况且施主您以血肉食品当作祭礼，这是佛门五戒之中最为禁忌的。”靳尚说：“如能皈依门下，我首先去掉杀生。”于是告辞而去。第二天，有个人送来一万钱，还有香烛之类，上面注明：“弟子靳尚奉供。”到了这个月十五日那天，法度为他举办法会，靳尚来到后，与众僧一起礼拜行道，受完戒就走了。后来摄山庙里的庙祝梦见山神告诉他说：“我已经在法度法师门下受戒了，今后祭祀时不要杀生了。”从此，庙中的祭品只有菜蔬饭食而已。出自《歙州图经》。

通 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处无常，所语狂譎，然必有应验。饮酒食肉，游行民间。侯景甚信之。扬州未陷之日，多拾无数死鱼头，积于西明门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东门，一城尽毙。置其首于西明门外，为京观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芜。通公言说得失，于景不便。景恶之，又惮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将于子悦将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谓子悦云：“若知杀，则勿害；不知则密捉之。”子悦立四人于门外，独入见。通脱衣燎火，逆谓子

悦曰：“汝来杀我，我是何人？汝敢辄杀！”子悦作礼拜云：“不敢。”于是驰往报景。景礼拜谢之，卒不敢害。景后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捏盐，以进于景，问曰：“好否？”景曰：“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及景死数日，众以盐五石置腹中，送尸于建康市。百姓争屠脍羹，食之皆尽。后竟不知所去。出《广古今五行记》。

阿专师

侯景为定州刺史之日，有僧不知氏族，名阿专师。多在州市，闻人有会社斋供嫁娶丧葬之席，或少年放鹰走狗追随宴集之处，未尝不在其间。斗争喧嚣，亦曲助朋党。如此多年。

后正月十五日夜，触他长幼坐席，恶口聚骂。主人欲打死之，市道之徒救解将去。其家兄弟明旦捕觅，正见阿专师骑一破墙上坐，嘻笑谓之曰：“汝等此间何厌贱我？”

通 公

梁末有个通公和尚，不知他姓什么。没有固定的居所，说话癫狂怪诞，然而一定能应验。他饮酒吃肉，整天在民间游荡。侯景非常信服他。扬州未被侯景攻陷时，他就拾了无数死鱼头，堆放在西门门外，还拔了许多青草与荆棘栽在市区内。等侯景渡过长江后，首先屠杀了东门，后来全城都被杀光了。并把砍下的头颅堆置在西明门外，当作炫耀武功的京观。城内破落，一片荒芜。通公诉说这件事的得失，对侯景不利。侯景憎恨他，又忌惮他不是平常人，不敢加害于他，于是暗中派了小将于子悦带领四名武士去监视他。侯景对于子悦说：“他若知道是去杀他，就不要杀害他；如果不知道，就偷偷捉住他。”于子悦让四名武士守候在门外，自己单独进去见通公。通公脱下衣服正在烤火，冲着于子悦说：“你是来杀我的，我是何许人？你竟敢杀我！”于子悦施礼拜道：“不敢。”于是跑回去报告了侯景。侯景只好向他赔礼道歉，直到最后也没敢害他。侯景后来在宴会上召见通公和尚，通公夹起一块肉捏上一把盐，送给侯景，问道：“好不好吃？”侯景说：“太咸了！”通公则说：“不咸就会腐烂。”等到侯景死后

几天，众人将五石盐放在他的肚子里，把尸体送到建康街上。百姓争着割肉片作汤吃，把他的尸体全吃光了。后来通公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阿专师

侯景任定州刺史的时候，有个僧人不知姓什么，名叫阿专师。经常在定州街市中，听到人家有什么会社、斋供、婚丧、嫁娶之类的宴席，或者有少年放鹰走狗在外野宴，没有他不在场的。争斗喧嚣，他也总是帮助同伙推波助澜。就这样过了许多年。

后来有一年正月十五日夜晚，因长幼座次冒犯了他，他立即破口聚骂。主人想打死他，那帮市井无赖之徒把他救走了。这家兄弟第二天仍不罢休，到处找他，见阿专师骑在一堵破墙上坐着，嬉皮笑脸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伙儿人为什么这么讨厌轻视我？

我舍汝去。”捕者奋杖欲掷，前人复遮约。阿专师复云：“定厌贱我，我去。”以杖击墙，口唱叱叱。所骑之墙一堵，忽然升上，可数十仞。举手谢乡里曰：“好住。”百姓见者，无不礼拜悔咎。须臾，映云而灭。可经一年，闻在长安，还如旧态。于后不知所终。出《广古今五行记》。

阿秃师

北齐初，并州阿秃师者，亦不知乡土姓名所出。尔朱未灭之前，已在晋阳，游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间，语讷必有征验。每行市里，人众围绕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怜你百姓无所知，不识并州阿秃师。”人遂以此名焉。齐神武迁邺之后，以晋阳兵马之地，王业所基，常镇守并州，时来邺下，所有军国大事，未出帷幄者，秃师先于人间泄露。末年，执置城内，遣人防守，不听辄出，若其越逸，罪及门司。当日并州时三门，各有一秃师荡出，遍执不能禁。未几，有人从北州来云：“秃师四月八日于雁门都市舍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于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语，谓之曰：“秃师四月八日从汾桥过，东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见之，

何云雁门死也？”此人复往北州，报语乡邑。众共开冢看之，唯有一只鞋耳。后还游并州，齐神武以制约不从，浪语不出，虑动民庶，遂以妖惑戮之。沙门无发，以绳钩首。

我就要离开你们了！”抓他的人举起木棍就要打他，之前救他的人又上去阻挡拉劝。阿专师又说：“既然真的这么厌烦轻视我，我走就是了。”他用木棍敲着破墙，口中啧啧有声，像在念诵什么。只见他骑的那堵墙忽然往上升了起来，升到几十仞高。阿专师举起手来向乡亲致谢道：“各位保重！”看见这事的百姓，无不向他礼拜谢罪。转瞬之间，他就消失在云彩间，不见踪影了。大约一年之后，听说阿专师在长安，还和原来一个样子。再往后就不知其结局如何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阿秃师

北齐初年，并州有个阿秃师，也不知道他籍贯何地姓甚名谁。尔朱氏未灭之前，他就已经在晋阳了，游历各郡县，不在寺庙里居住，总出入民间，说话怪诞但总能应验。每当他在街上走的时候，总有许多人围着他看热闹，他就大声呼叫，用手指着胸脯说道：“怜你百姓无所知，不识并州阿秃师。”人们便因此叫他“阿秃师”。北齐神武皇帝迁都邺城之后，因为晋阳是屯集兵马的军事重地，又是开创基业的地方，所以他常在并州镇守，有时来到邺都主持朝政，所有的军国大事，没等运筹决策者公布，秃师就先在民间传扬起来。在最后一年，秃师被拘进城内，派人管起来，不允许他任意出去，如果让他逃出去了，要向看守城门的人问罪。当时并州有三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有一个阿秃师闯出去，到处捉拿，也限制不住他。不久，有人从北州来说：“秃师四月八日在雁门郡的郭下去世了，大家用香花给他送殡，埋葬在城外。”并州人听了这话都感到可笑，便对这个人说：“秃师四月八日从汾水桥上走过，往东去了，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只是不知他进了哪个坊巷。很多人都看见了，怎么说他在雁门死了呢？”此人又前往北州，把这些话告诉了乡亲们。大家一起去挖开坟墓查看，只有一只鞋而已。后来，秃师又回到并州游逛，北齐神武皇帝因为制约不住他，流言不断出现，担心民情浮动，就以妖言惑众的

罪名杀害他。和尚没有头发，斩首时便用绳索套住脑袋。

伏法之日，举州民众诣寺观之。秃师含笑，更无言语。刑后六七日，有人从河西部落来云：“道逢秃师，形状如故，但背负一绳，笼秃师头，与语不应，急走西去。”出《广古今五行记》。

稠禅师

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初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趯为戏，而禅师以劣弱见凌。给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负，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两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耳。”神因操钵举匕，以筋视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以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会食，食毕，诸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因入殿中，横蹋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动骇物听。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

问斩那天，全州民众都到寺庙观看。只见阿秃师面带笑容，一句话也不说。刑后六七天，有人从河西部落来说：“在道上遇见了秃师，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后背上拖着一条绳索，套着秃师的光头，与他说话也不应答，急忙往西走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稠禅师

北齐年间有个稠禅师，是邺城人。当初落发为沙弥时，同辈的和尚非常多。每到闲暇时间，常在一起摔跤跳跃比赛玩，而禅师因为身弱无力常被欺侮。欺骗、侮辱与殴打他的人相继来袭，禅师恼羞至

极，便躲进殿堂关起门来，抱着金刚塑像的脚发誓道：“我因瘦弱，被同伴轻视欺负，受辱太过，不如死了的好。你以强壮有力闻名，应当保护我。我要连续七天捧着你的脚，如不给我力气，一定死在这里，决不反悔！”立誓完毕，便以至诚之心向金刚祈祷。头两天与平常一样毫无效应，但他的信念更加坚定。到第六天黎明前夕，金刚现形，手里端着大钵子，满满盛着肉筋，对稠禅师说：“小伙子想有力气吗？”答：“想！”“心诚吗？”答：“诚！”“能吃肉筋吗？”答：“不能。”金刚神说：“为什么？”禅师说：“因为出家人杜绝吃肉。”金刚神便一手端钵一手举着匕首，拿着肉筋让禅师看，禅师仍然没敢吃。金刚神又举起金刚杵威吓他，稠禅师害怕，就吃了。一会儿就都吃完了，金刚神便说：“你已经很有力气了，但要好好信奉佛法，你要善自为之。”金刚神离开时天也亮了，禅师便回到自己的住处。同伴们询问他道：“你小子这些天到哪里去了？”稠禅师没有回答。不一会儿，他们都去饭堂一起吃饭，吃完饭，同伴们又戏谑殴打他。禅师说：“我有力气了，恐怕不能再忍受你们。”同伴试着拉他的胳膊，发现他的筋骨强劲有力，根本不像人的胳膊。同伴们正自惊疑，禅师说：“我给你们试试看。”便来到大殿里面，只见他横踩在墙壁行走，自西往东，走几百步远。他又连续几次跳到房梁那么高，能提千钧重的东西。他的拳脚迅疾敏捷，雄武有力，令人见了心惊胆战。先前轻视欺侮他的人，都俯伏流汗，不敢抬眼看他。

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入山数千里，构精庐殿堂，穷极土木。诸僧从其禅者，常数千人。齐文宣帝怒其聚众，因领骁勇数万骑，躬自往讨，将加白刃焉。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文宣问曰：“师何遽此来？”稠曰：“陛下将杀贫道，恐山中血污伽蓝，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惊，降驾礼谒，请许其悔过。禅师亦无言。文宣命设饌，施毕请曰：“闻师金刚处祈得力，今欲见师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为陛下见神力，欲见之乎？”文宣曰：“请与同行寓目。”先是禅师造寺，诸方施木数千根，卧在谷口。禅师咒之，诸木起空中，自相搏击，声若雷霆，斗触摧拆，缤纷如雨。文宣大惧，从官散走。文宣叩头请止之，因敕禅师度人造寺，无得禁止。

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遽病，临终叹曰：“夫生死者，人之大

分，如来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为恨耳。死后愿为大力长者，继成此功。”言终而化。至后三十年，隋帝过并州，见此寺，心中涣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营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为大力长者云。出《纪闻》及《朝野金载》。

释知苑

唐幽州沙门知苑，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室一切经藏，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西山凿岩为石室，即摩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摩写，藏诸室内。每一

禅师后来修得证果，住在林虑山。他在入山几千里处，建造精舍殿堂，穷尽大量土石木材。跟他修习禅理的僧徒，多达几千人。北齐文宣帝恼怒他聚集僧众，便统领几万精锐人马，御驾亲征，想要杀掉他。这一天，禅师带领僧徒来到山口迎候，文宣帝问他：“法师为何突然来到这里？”禅师说：“陛下要杀贫道，我担心在山里流血会玷污僧院，所以来到山口听凭杀戮。”文宣帝大惊，下车施礼拜见，请求允许自己悔过。禅师也不说话。文宣帝命人安排饭菜，吃过饭后，向禅师请求道：“听说法师从金刚神那里祈求得到了大力气，今天想见识一下法师稍稍施展法力，可以吗？”禅师说：“往昔有的力气，只是人力而已。今天要为陛下显显神力，您乐意看吗？”文宣帝道：“愿意与同行的部下一饱眼福。”先前禅师建造佛寺，各处施舍了几千根木材，正堆放在山口。如今禅师口诵咒语，便见所有的木材腾空而起，互相撞击，声音宛如雷霆轰鸣，摧拆冲撞，木屑像雨点一样纷纷降落。文宣帝大为惊惶，随从的官员四散奔逃。文宣帝叩头请求停止，于是敕令禅师度人建造寺院，不许任何人阻止。

后来禅师在并州建造石刻的经幢，没等竣工就病倒了，临终前叹道：“生死本属命中有定，如来佛尚且不免一死。只是建造寺庙的功德尚未完成，以此为憾而已。死后愿成为大力长者，继续完成此项功业。”说完就圆寂了。过了三十年，隋文帝路过并州，见到这座寺庙，心中恍惚回忆起了什么，好像这是他过去修行的地方，于是顶礼膜拜，无所不至。他立即传旨并州府衙，令其全力营造修缮，这座寺

庙于是建成。当时人们称隋文帝就是大力长者。出自《纪闻》及《朝野金载》。

释知苑

唐代幽州有个僧人叫知苑，精练又有学识。隋炀帝大业年间，他就发愿修造石屋收藏所有的佛经，防备佛法灭绝。接着便在幽州西山上开凿岩壁为石室，凿成之后就磨平四壁用以刻写经文。又取方石，另外刻写经文，存放在石室中。每当一间

室满，即以石塞门，镕铁固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而念木瓦难办，恐繁经费，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雷震电，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木松柏数千万，为水所漂，积于道次。道俗惊骇，不知来处，于是远近叹服。苑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助造堂宇，顷之毕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继其功焉。出《冥报录》。

法喜

隋炀帝时，南海郡送一僧，名法喜，帝令宫内安置。于时内造一堂新成，师忽升堂观看，因惊走下阶，回顾云：“几压杀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压杀数十人。其后又于宫内环走，索羊头。帝闻而恶之，以为狂言，命鑊鑊著一室。数日，三卫于市见师，还奏云：“法喜在市内慢行。”敕责所司，检验所禁之处，门鑊如旧。守者亦云：“师在室内。”于是开户入室，见袈裟覆一丛白骨，鑊在项骨之上。以状奏闻。敕遣长史王恒验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惊动。

石室装满，就用石块塞门，再熔化铁水浇灌封闭起来。当时隋炀帝驾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是萧皇后的弟弟，生性笃诚，信奉佛教。他把知苑凿石室藏佛经的事禀报皇后，萧后施舍了一千匹丝绢，萧瑀也施舍丝绢五百匹。朝廷内外听说之后，争先恐后来施舍，所以成全了知

苑的功德。知苑常常因为工匠这么多，僧人与俗众混杂在一起不方便，就想在山岩前建造供僧人住的木佛堂与供俗众工匠用的食堂。晚上睡觉时想到所需大量木石难以办到，恐怕要耗费太多的经费，所以不能动工。一天夜里突然电闪雷鸣，第二天早上天晴之后，便见山下有成千上万根粗大的松柏树干，被山洪漂荡下来，堆积在道路两旁。僧人与俗众都惊呆了，不知道是从哪里漂来的，于是远近各处的人们纷纷叹服。知苑便叫工匠挑出合用的木材，其余的都分给附近的乡亲。乡里人十分欢喜，便来协助建造佛殿庙宇，不久就全部建成了，终于实现了知苑的心愿。知苑刻造的石头经文已经装满了七间石室，他于贞观十三年去世。弟子们继续完成他的功业。出自《冥报录》。

法 喜

隋炀帝时，南海郡守送来一名僧人，名字叫法喜，炀帝让人把他安置在皇宫内。这时宫内刚刚建好一座殿堂，法喜忽然要升堂观看，之后便惊慌地跑下台阶，回头看着说：“差一点压死我。”当天半夜，下起了大雨，殿堂崩塌了，压死几十个人。之后，他又在宫内四处走，跟人索求羊头。隋炀帝听说后非常厌恶他，以为他是在说疯话，命人把他锁在一间屋子里。几天之后，宫内三卫在街上见到了法喜，回来报告皇帝说：“法喜正在街市漫步。”皇帝责令主管人员检查关他的那间房子，门锁如故。看守人员也说：“法喜在屋里。”于是开门进屋，只看见一件袈裟盖着一堆骨头，锁头还在颈骨上。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皇帝。皇帝又派长史王恒前来查验，检查结果与报告的完全一样。皇帝这才相信法喜并非寻常人，下令不要惊动他。

至日暮，师还室内，或语或笑。守门者奏闻，敕所司脱锁，放师出外，随意所适。有时一日之中，凡数十处斋供，师皆赴会，在在见之，其间亦饮酒啖肉。俄而见身有疾，常卧床，去荐席，令人于床下铺炭火，甚热。数日而命终，火炙半身，皆焦烂，葬于香山寺。至大业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见还在郡。”敕开棺视之，则无所有。出《拾遗记》。

法 琳

唐武德中，终南山宣律师修持戒律，感天人韦将军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卫护。内有南天王子张珣，常侍于律师。时法琳道人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律师在城内，法琳过之，律师不礼焉。天王子谓律师曰：“自以为何如人？”律师曰：“吾颇圣也。”王子曰：“师未圣，四果人耳，法琳道人即是圣人。”律师曰：“彼破戒如此，安得为圣？”王子曰：“彼菩萨地位，非师所知。然彼更来，师其善待之。”律师乃改观。后法琳醉，猝造律师，直坐其床，吐于床下，臭秽虽甚，律师不敢嫌之。因以手攫造功德钱，纳之袖中径去，便将沽酒市肉。钱尽复取，律师见即与之。后唐高祖纳道士言，将灭佛法。法琳与诸道士竞论，道士惭服。又犯高祖龙颜，固争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经护法菩萨，其琳之谓乎？出《感通记》。

到了傍晚，法喜回到锁他的那间屋子里，又说又笑的。守门人把这事奏报了皇帝，皇帝命令主管人员去掉了锁头，把法喜放出来，让他随意到自己要去的地方。有时候一天之内，有几十处斋会，法喜都去赴会，处处能见到他，在那里也喝酒吃肉。不久，他身患疾病，经常躺在床上，去掉铺在床上的草席，让人在床下铺烧炭火，烧得很热。过了几天他就死了，炭火烘烤的那半边身子，都焦烂了，被安葬在香山寺。到了大业四年，南海郡守奏隋炀帝道：“法喜现已回到南海郡。”皇帝命人开棺检查，发现棺内空无所有。出自《拾遗记》。

法 琳

唐高祖武德年间，终南山宣律师修习佛法严守戒律，感动了天人韦将军等十二人自天而降，守护在他的身旁。其中有南天王子张珣，经常侍立在律师身边。当时法琳和尚既喝酒又吃肉，随意和人交往，甚至有老婆孩子。律师住在城里，法琳去看望他，律师并不以礼相待。南天王子对律师说：“你自认为是怎样的人？”律师说：“我是圣人。”王子说：“师父还未成圣，只是遵奉佛教四谛达到‘四果’境界的人而已，法琳道人才称得上是圣人。”律师说：“他这样破坏戒律，怎么能称得上圣人？”王子说：“他的菩萨地位，不是师父所能知道的。等他再来的时候，师父一定要善待他。”律师于是改变了对法琳的看法。后来法琳喝醉了酒，突然造访律师，径直坐到律师的床上，呕吐

在床下，气味非常难闻，但律师也不敢嫌恶他。他又伸手抓了一把施主捐赠的功德钱，放到袖子里径直离开了，出门就用这些钱买酒买肉。花完了再来拿，律师见了就给他。后来，唐高祖采纳一个道士的进言，要灭绝佛法。法琳与各位道士辩论，道士终于服输。法琳又冒犯唐高祖的龙颜，为维护佛法据理力争。佛法得以保全，都是法琳的功劳。佛经上说的护法菩萨，指的不就是法琳这样的人吗？出自《感通记》。

徐敬业

唐则天朝，徐敬业扬州作乱，则天讨之，军败而遁。敬业竟养一人，貌类于己，而宠遇之。及敬业败，擒得所养者，斩其元以为敬业。而敬业实隐大孤山，与同伴数十人结庐，不通人事。乃削发为僧，其侣亦多削发。天宝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余，与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访诸僧而居之。月余，忽集诸僧徒，忏悔杀人罪咎，僧徒异之，老僧曰：“汝颇闻有徐敬业乎？则吾身也。吾兵败，入于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将终，故来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证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于衡山。出《纪闻》。

骆宾王

唐考功员外郎宋之问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且为诗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第一联搜奇覃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命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遇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扃萝登塔远，剡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答曰：“当徐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

徐敬业

唐代武则天临朝执政时，徐敬业在扬州作乱，武则天派兵讨伐，徐敬业兵败潜逃。敬业平日收养了一个人，相貌酷似自己，待他极好。等到敬业兵败，官兵抓获了这个人的时候，把他当作敬业斩杀了脑袋。而敬业本人实际上已经隐藏到了大孤山。他与同伴数十人结庐住在山里，与世隔绝。敬业削发为僧，同伴也多数削发出了家。天宝初年，有一老僧法号叫住持，年已九十多岁，与弟子到南岳衡山寺庙访问各位僧人并住在那里。过了一个多月，他忽然召集各位僧徒，忏悔自己杀人的罪过，僧徒们非常惊异，这位老僧说：“你们都听说过徐敬业吗？我就是他！当年我兵败之后，逃进大孤山，精勤修道。如今生命将终，所以来到贵寺，让世人知道我已参证第四果（阿罗汉果）了。”于是他自己说出了死亡日期。果然到那天就死了，便安葬在衡山。出自《纪闻》。

骆宾王

唐代考功员外郎宋之问因事屡次被贬，后来释免还朝，经过江南。游览灵隐寺，这天夜晚明月当空，他在长廊漫步吟诗，作道：“鹫岭郁岩峤，龙宫^龕寂寥。”第一联挖空心思，总感不如意。有个老僧点着长命灯，坐在大禅床上，问道：“年轻人深夜不睡觉，却在这里苦苦吟诗，到底为什么？”宋之问答道：“弟子以作诗为业，正想赋诗以题此寺，无奈兴思不来，苦吟不得佳句。”老僧道：“请你吟一下上联。”宋之问就给他吟诵，老僧反复吟唱了几遍，便说：“为何不说‘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呢？”宋之问十分惊讶，惊叹其遒劲壮丽。他又接着把这首诗吟到终篇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扈萝登塔远，剡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老僧所赠的诗句，是全篇中最精辟的地方。到天明宋之问再去拜访他时，就见不到了。寺僧中有知道底细的人说：“这位老僧就是骆宾王。”宋之问盘问他，他回答道：“当年徐敬业兵败后，与骆宾王都潜逃了，没有抓到他们。将帅们担心漏掉大头目，会获无法预料的罪名，

时死者数万人，因求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兴复唐朝为名，故人多获脱之。”出《本事诗》。

当时死者数万人，便从中寻求到两个相似的，砍下他们的脑袋来装在盒里呈送朝廷。后来虽然知道他俩没有死，也不敢再抓捕送给朝廷。所以徐敬业能够成为衡山的僧人，九十多岁才死。骆宾王也落发为僧，遍游名山，到了灵隐寺，一年之后就死了。当年他们虽然失败了，但因以兴复唐朝为名，所以人们大多抓到也放了他们。”出自《本事诗》。

卷第九十二 异僧六

玄 奘 万 回 一 行 无 畏 明达师

惠 照

玄 奘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幼聪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多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

初，奘将往西域，于灵岩寺见有松一树。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至今众谓此松为摩顶松。出《独异志》及《唐新语》。

玄 奘

僧人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自幼聪慧，有操守。唐高祖武德初年，前往西域取经，走到罽宾国时，因为道路险峻，又有虎豹出没，无法通过。玄奘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便锁上房门在屋里静坐。到了晚上开门时，见有一个老僧，满脸疮痍、浑身是脓血，一个人坐在床上，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玄奘就施礼拜见恳求，老僧向他口授《多心经》一卷，又让玄奘自己吟诵一遍。于是顿见山川平坦，道路开阔，虎豹隐形，魔鬼匿迹。玄奘便到达了佛教圣地天竺国，取回经书六百多部。那《多心经》至今仍被吟诵。

当初，玄奘要去西域时，在灵岩寺看见一棵松树。玄奘站在庭院

里，用手抚摸松树的树枝说：“我去西方求取佛教，你可以朝着西面生长；如果我往回走，你就掉转方向往东生长。以便使我的弟子们知道我的行踪。”等玄奘离开西去，这棵松树的枝条年年向西方生长，长约几丈。有一年，忽然转向东方，玄奘的门徒弟子们说：“教主回来了！”便向着西方迎接他，玄奘果然返回了大唐。直到今天，人们都叫这棵松树为摩顶松。出自《独异志》及《唐新语》。

万 回

万回师，阆乡人也，俗姓张氏。初，母祈于观音像而因娠回。回生而愚，八九岁乃能语，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长，父令耕田，回耕田，直去不顾，口但连称“平等”。因耕一垄，耕数十里，遇沟坑乃止。其父怒而击之，回曰：“彼此总耕，何须异相。”乃止击而罢耕。

回兄戍役于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死矣，日夕涕泣而忧思焉。回顾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粮巾履之属，请悉备焉，某将往之。”忽一日，朝赍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回，故号曰“万回”也。

先是，玄奘法师向佛国取经，见佛龕题柱曰：“菩萨万回，谪向阆乡地教化。”奘师驰驿至阆乡县，问此有万回师无，令呼之。万回至，奘师礼之，施三衣瓶钵而去。后则天追入内，语事多验。时张易之大起第宅，万回常指曰：“将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诛，以其宅为将作监。常谓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曰：“三郎斫汝头。”韦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变，遂鸩之，不悟为玄宗所诛也。又睿宗在藩邸时，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睿宗必经过徘徊也。惠庄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则天曾以示万回，万回曰：

万 回

万回法师，阆乡人，俗姓张。当初，母亲向观音像祈祷才怀了

他。万回生下来就愚笨，八九岁时才会说话，父母也把他当作猪狗养活着。年龄大了，父亲叫他耕田，万回耕田时，一直往前走，不知道回头，嘴里只是连称“平等”。所以，耕一垄能耕出去几十里远，直到遇上沟坎坑穴才停止。父亲气得直打他，万回说：“不管哪里都得耕，何必还要分彼此。”父亲便停止打他，也不再让他耕田了。

万回的哥哥在安西当兵服役，一点音讯也没有。父母以为他死了，日夜涕泣，忧伤思念。万回看到父母感伤之极，忽然跪在地上说：“你们整天啼哭，莫不是为哥哥担忧吧？”父母半信半疑，说：“正是。”万回说：“细想我哥哥所需要的东西，不外是衣服干粮鞋帽之类，请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要给他送去。”忽然有一天，他早上带着准备好的东西出发，晚上就返回了家，告诉父母说：“哥哥平平安安的，各方面都很好！”看他捎来的信，正是他哥哥的笔迹，全家人都感到惊异。从他家弘农到安西，约有一万多里。因为他能日行万里而返回，所以称他为“万回”。

在这之前，玄奘法师去西域佛国取经时，见一佛龕的柱子题道：“菩萨万回，谪往阆乡地方教化。”玄奘法师乘驿马到阆乡县，打听此地有没有万回法师，叫人去招呼他。万回到后，玄奘法师给他施礼，送给他三件僧衣和瓶钵就走了。后来武则天把万回召入宫内，万回说的事情多数能应验。当时张易之大规模兴建宅院，万回曾指着说：“将作。”人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到张易之被杀，就用他新建的宅第当成将作监办公地。万回曾对韦庶人与安乐公主说：“三郎砍你们的头。”韦庶人因为唐中宗排行第三，害怕皇帝生变故，便用鸩酒毒死了中宗，没想到最后为玄宗所杀。又一次，睿宗还在藩王府第时，有时游行人间，万回在村落街道上高声喊道：“天子来了！”一会儿又说：“圣人来了！”万回住的地方过一两天，睿宗一定会经过万回喊叫的地方。惠庄太子，也就是睿宗的第二个儿子，当初武则天曾把他领给万回看，万回说：

“此儿是西域大树精，养之宜兄弟。”后生申王，仪形瑰伟，善于饮啖。景龙中，时时出入，士庶贵贱，竞来礼拜。万回披锦袍，或笑骂，或击鼓，然后随事为验。

太平公主为造宅于己宅之右。景云中，卒于此宅。临终大呼，遣

求本乡河水，弟子徒侣觅无，万回曰：“堂前是河水。”众于阶下掘井，忽河水涌出，饮竟而终。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出《谈宾录》及《西京记》。

一 行

僧一行姓张氏，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见，谓曰：“卿何能？”对曰：“唯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

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授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

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尝

“这个儿子是西域的大树精，抚养他有益于兄弟。”后来生下了申王，仪表魁伟，善于饮酒吃肉。中宗景龙年间，万回时常出入于宫廷，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争着向他礼拜。万回身披锦绣长袍，有时候笑骂，有时候击鼓，但这些举动与言论后来都能应验。

太平公主在自己的宅院右边专门为他建造了宅子。睿宗景云年间，万回就死在这座房子里。临终时他大声喊叫，让人去取家乡的河水，弟子门徒们无处可觅，万回说：“堂前就是河水。”众人在阶下掘井，忽然河水涌出来，他喝完水就死了。这街坊的井水，至今还是甜美的。出自《谈宾录》及《西京记》。

一 行

僧人一行俗姓张，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召见后，对他说：“你有什么本领？”答道：“只是善于记诵阅览。”玄宗便诏令掖庭，取出宫人的名册给他看。看完一遍后，合上簿册，背念得十分熟练，就像平日就熟记一样。背了几页之后，玄宗不禁走下御座，向他施礼，称他是圣人。

在这之前，一行信奉佛教，在嵩山跟随普寂师父修习。师父曾在寺内设斋，大会群僧。周围几百里内的僧人，都如期而至，聚集了有一千多人。当时有个叫卢鸿的，道业高学识广，隐居在嵩山。普寂便请他写文章，咏赞这次盛会。到了这天，卢鸿带着这篇文章来到寺院，普寂师父接过来，放到案子上。钟声敲响，卢鸿请求普寂道：“我写的这篇文章长达数千言，况且用字生僻语句险怪。何不在群僧之中挑选聪明颖悟的，我要亲自向他传授。”普寂便让人召唤一行。一行到后，打开文章微笑着，只看了一遍，又放到案子上。卢鸿看不惯他这种轻率态度，暗暗责怪他。不一会儿，群僧集会于佛堂，一行扬着衣袖走了进来，高声背了一遍这篇文章，一个字也没忘。卢鸿惊愕了很久，对普寂说：“这个人不是你能教导的，应当让他随意到各地游学。”

一行为了穷究《大衍》，从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他曾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耶？”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西流矣。

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閎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

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

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

到达天台国清寺，见有一个院落，长着古松数十棵，门前有流水。一行站在门内屏风墙外，听到院内有个僧人在庭前布筹计算，簌簌作响。接着僧人对他徒弟说：“今天应当有个弟子向我求教算法，已该到门口了，怎么没人领进来呢？”说完，便去掉了一个算码，又对徒弟说：“门前的流水，算起来该往西流了，这位弟子应当到了。”一行接着他的话就进入院内，跪拜叩头向他请教算法，此僧便将算法全部传授给了他。门前的流水原来是往东流的，忽然改为往西流了。

邢和璞曾经对尹愔说：“一行真是一位圣人吗？汉朝洛下閎制作历法说：‘再过八百年，历法当少一天，那时就会有位圣人来改定。’今年八百年的期限已经满了，而一行制定的《大衍历》，把原来历法的差谬纠正过来，可见洛下閎的预言应验了。”一行还曾到道士尹崇那里借过扬雄的《太玄经》，几天之后，又到尹崇那里还这本书。尹崇说：“此书意旨深远，我研讨多年，还不能明白。你应尝试做进一步的研究，怎么这么快就还我了呢？”一行说：“我已经弄明白其中的意义了。”他便拿出自己撰写的《大衍玄图》和《义诀》一卷来给尹崇看，尹崇大为叹服。他对别人说：“这个年轻人简直就是颜回呀！”

起初，一行年幼时家境贫寒，邻居有位王姥，前后接济他家约几十万钱，一行常常想着报答她。到了开元年间，一行受到玄宗的器重赏识，他说的话皇帝没有不满足的。没过多久，赶上王姥的儿子犯了杀人罪，关在狱中尚未判刑。王姥拜访一行求他救儿子，一行说：“您若跟我要金银布帛，我会十倍酬报给您。皇上执法严明，很难靠情面求免，怎么办呢？”王姥手指一行大骂道：“认识你这个和尚

有什么用！？”一行跟随在她身后向她谢罪，王姥最终没有回头。

一行在心里盘算，浑天寺里有几百名工人，便叫他们空出一间房子，把一只大瓮搬到中间。又暗中挑选了两名常住在这里的仆人，每人送给一个布口袋，叮嘱道：“某街坊某角落有个荒废的园子，你们到里面藏起来等着，从中午到黄昏，会有东西进去，数量是七个，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殒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瞋心坏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

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领云：“无不可者。”语讫礼，礼讫又语，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袈裟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出《开天传信记》及《明皇杂录》《酉阳杂俎》。

你们要全部抓住。漏掉一个就用棍子打你们。”两人照他说的去了。到了酉时后，果然有一群猪进了园子，两人全都抓回来了。一行十分高兴，让他们把猪放在瓮里，扣上木盖，用六一泥封好，又用红笔题上几十个梵字。门徒们不知他要干什么。第二天早晨，宫中使者叩门说皇上紧急宣召一行。到了便殿，玄宗迎着他问道：“太史奏称‘昨夜北斗星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征兆？法师有办法消除吗？”一行说：“后魏时荧惑星失踪，如今帝车星又不出现，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现象，上天要严厉地警示陛下呀！如果天下百姓不能得其所，就会发生霜冻与大旱。只有以盛德来感化，灾祸才能消退。最能感化上天的，

大概是埋葬枯骨而放出被拘囚的人吧？佛门以为嗔怒之心会毁坏一切好事，慈悲之心能降服一切邪魔。若依我的意见，不如大赦天下。”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到了晚上，太史上奏说北斗七星中有一星出现了。过了七天，七颗北斗星才全部重现了。

到了开元末年，裴宽担任河南府尹，笃信佛教，以师父之礼对待普寂禅师，白天晚上都去拜访他。有一天，裴宽又到了普寂处，普寂说：“我正有件小事，无暇与你漫谈，暂请留下来休息一下。”裴宽便屏住声息，住在一间空房子，见普寂清扫完正堂，焚香端坐。没坐多久，突然听到敲门声，连声说道：“天师一行和尚到了。”一行走了进来，到普寂跟前行礼，行完礼之后，贴近普寂的耳朵悄悄说话，样子极其恭敬。普寂只是点头说：“没有不可以的。”一行说完了又行礼，行礼完了又说，如此反复多次。普寂只说：“是是，没有不可以的。”一行说完，走下台阶进了南屋，自己把门关好。普寂才慢慢吩咐弟子道：“派人敲钟！一行和尚死了！”身边的人急忙跑过去查看，果然像普寂法师说的一样。一行灭度后，裴宽便披麻戴孝，徒步出城送葬。出自《开天传信记》及《明皇杂录》《酉阳杂俎》。

无 畏

唐无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谒于玄宗。玄宗见而敬信焉，因谓三藏曰：“师不远而来，故倦矣，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常时闻大唐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喧竞，秽污^纲席，宣律颇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扞虱，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异人也，整衣作礼而师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后行道，临阶坠堕，忽觉有人捧承其足，宣顾视之，乃一少年也。宣遽问：“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门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护法之故，拥护和尚，时已久矣。”宣律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愿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事虽久，然头目犹舍，敢不奉献。”宣律得之，即今崇圣寺佛牙是也。出《开天传信记》。

明达师

明达师者，不知其所自，于阆乡县住万回故寺。往来过客，皆谒明达，以问休咎。明达不答，但见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谒明达，问曰：“欲至京谒亲，亲安否？”明达授以竹杖，至京而亲亡。又有谒达者，达取寺家马，令乘之，使南北驰骤而去。其人至京，授采访判官，乘驿无所不至。又有谒达者，达以所持杖，画地为堆阜，以杖撞筑地为坑。

无 畏

唐玄宗时，无畏三藏刚刚从天竺来到大唐，主管人员把他引见给玄宗皇帝。玄宗见到后很尊重信任他，便对三藏说：“法师不远万里而来，应该很疲倦了，你打算在哪里休息呢？”三藏说：“我在天竺时，常常听说大唐西明寺的宣律师持戒最严，我想去跟他住在一起。”玄宗答应了他的要求。宣律师禁戒极严极苦，对焚香修业等佛事活动精诚专心。无畏三藏则饮酒吃肉，言行粗率。他常常喝醉了酒吵闹喧哗，呕吐物弄脏了床铺，宣律师很难忍受。有一天深夜，宣律师摸捉到虱子，正要往地下扔，三藏半醉半醒地连声叫道：“律师律师，你要扑死佛子吗？”宣律师由此才知道他不是平常人，于是整衣礼拜他为师。宣律师刻苦修炼，常常在深夜行路，有一次上台阶时失足，往下摔落，忽然感觉有人接住了他的双脚，宣律师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少年。宣律师急忙问：“你是什么人，为何深夜到此？”少年说：“我不是平常人，而是毗沙门天王的儿子那吒太子。为了保护佛法，特来拥护和尚您，已经来了好长时间了。”宣律师说：“贫道在此修行，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麻烦太子。太子既然如此有威神，西域有可以做佛事的法物，希望太子能帮我得到。”太子说：“我有佛牙，虽然珍藏很久了，但是我连头和眼都舍得，我怎敢不奉献给您呢！”宣律师得到了佛牙，就是如今崇圣寺里的那只佛牙。出自《开天传信记》。

明达师

明达法师，不知他来自什么地方，住在阆乡县万回过去住的那座

寺庙。路过这里的行人，都去拜访明达，向他卜问吉凶。明达并不明确答话，只略微表达旨趣罢了。曾经有个人拜访明达，问道：“我想要到京城看望父母，不知双亲平安与否？”明达递给他一根竹杖，他到京城时父母都死了。又有个拜访明达的人，明达牵来寺庙里的马，让他骑上，南北往来驱驰一番。这个人到京城后，被授为采访判官，整年骑着驿马到处奔波。还有个拜访明达的人，明达用手里拿的锡杖，在地上画了个土堆，又用锡杖在地上挖了个坑。

其人不晓，至京，背发肿，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为黄门侍郎，扈从西还，谒达，加秤于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门为湖城令，达忽请其小马，雍门不与。间一日，乘马将出，马忽庭中人立，雍门坠马死。如此颇众。达又常当寺门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马何多？”又长叹曰：“此中触处总是军队。”及后哥舒翰拥兵潼关，拒逆胡，关下阬乡，尽为战场矣。出《纪闻录》。

惠 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乞食于里人。里人有年八十余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于昔时，但不知其甲子。”

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图氏，一日因谒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未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耳。”广异之。

后一日，仍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于史氏。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

这个人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到京城后，背部肿起个大瘤子，割掉后，身上的血几乎流尽而死。李林甫为黄门侍郎时，扈从皇帝向西返回京城，途中拜访明达，明达将一杆秤放在他的肩上。回到京城后，李林

甫被拜为宰相。李雍门为湖城县令时，明达突然要他那匹小马，雍门不给他。隔了一天，雍门骑上马要出去，这匹马忽然在院子里像人一样直立起来，雍门从马上坠下，当场死亡。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多。明达又曾经站在寺庙门口向北张望，自言自语道：“这平川里怎么有这么多兵马？”又长叹道：“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军队。”等到后来哥舒翰屯兵潼关，以抗拒叛逆的胡兵，潼关附近的阆乡一带，到处都成战场了。出自《纪闻录》。

惠 照

唐宪宗元和年间，武陵郡开元寺有个僧人法号惠照，容颜衰老，身体瘦弱，喜好预言人的吉凶祸福而且都能说中。性格狷介孤独，从不跟众人在一起说笑，常常关着门独自一人呆着，身边也没有侍童陪伴。他总跟乡里人讨饭吃。有个八十多岁的乡里人说：“惠照法师住在这里虽然已经六十年了，他的容貌跟从前没有一点儿不同，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岁数了。”

后来，有个叫陈广的，从孝廉举为武陵官。陈广爱好佛教，有一天便来寺庙拜谒。他遍访了各位僧人，最后来到惠照的住处。惠照见到陈广后，又悲又喜地说：“陈君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陈广十分惊讶，自认为平生从不认识惠照，便对他说：“以前从未与法师交往过，法师为何惊讶我来晚了呢？”惠照说：“这件事不是马上就能说清楚的，应当与你安安静静地谈一宿才行。”陈广觉得很奇怪。

过了一天，他又来到惠照处求宿，向他请教这件事。惠照于是讲道：“我是刘氏的后代，彭城人，是刘宋孝文帝的玄孙。曾祖父是鄱阳王刘休业，祖父是刘士弘，他们的生平都详载于史册。先父因有文学才能而负有盛名，为南齐竟陵王子良所熟识。子良招纳优秀的文学人才，先父也都参与其内。后来又在齐梁之间做官，

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

及，因偕遁去，隐于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

“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废，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所观。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问后主及陈氏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纨，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

做过会稽县令。我出生于梁朝普通七年夏季五月，三十岁时，才开始在南陈做官。到陈宣帝时，我做过小官，不为人熟知。我跟吴兴沈彦文是诗酒之交。后来长沙王陈叔坚与始兴王陈叔陵都广泛召集宾客，大造声势，各自倚仗权贵的宠爱，互相之间不服气。我与沈彦文都在长沙王的门下。等到兴王陈叔陵被杀害后，我与沈彦文担心长沙王也不能幸免，那灾祸就会殃及我们，于是我们一起潜逃了，躲在山林里。我们用橡栗充饥，穿一件短上衣，无论隆冬盛夏也不更换其他衣服。有一天，一个老僧来到我们住的地方对我说：‘你的骨相很奇特，不会患病的。’沈彦文也向他施礼求药。老僧说：‘你没有刘君那样长的寿命，有什么法子呢！即使吃了我的药，对你也没有补益呀。’说完就告辞走了。临走时，又对我说：‘尘世间因名利争强好胜，到头来能得到什么呢？只有佛教徒可以舍弃这些。’我很敬佩他说的话，从此，一连十五年不问世事。

“后来又与沈彦文一起到了建业，当时陈王朝已经灭亡。宫阙尽废，台城冷落，荆棘丛生，景阳宫也挂满了蛛网，只有空荡荡的墙脚

还存在，至于衣冠文物之类，全都荡然无存。故老偶然相遇，扯起衣袖哭泣道：‘陈后主骄奢淫逸，终于为隋文帝所灭，实在可悲啊！’我更是止不住地悲泣。又询问陈后主与陈氏诸王的下落，得知他们都进了长安。我与沈彦文提着一个布口袋，沿路乞讨，终于到了关中。我是长沙王旧时的宾客，他对我恩遇十分深厚。听说他迁移到瓜州去了，就又径直前往拜见他。长沙王从小生于绮罗丛中，而且很早就封为王爷而显贵起来，所以虽在流放之中，仍然不能自我谋生。当时他正与沈妃畅饮，我与沈彦文再次拜倒在他面前时，长沙王悲痛了很久，然后洒泪而起，对我说：‘一日之内家国沦亡，骨肉离散，难道这不是天命吗？’我从此便留在瓜州住了几年。后来长沙王死了，几年后，沈彦文也死了。我便落发为僧，遁迹于会稽山佛寺中，共二十年了。我那时已经一百岁了，虽然容貌枯瘦，但筋骨强健体力不衰，尚能日行百里，便与一位僧人一起到了长安。当时唐高祖占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迄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

“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而谓吾曰：‘后十年，我之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师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晚也。”

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愿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

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出《宣室志》。

建年号为武德，已有六年了。我从此之后，有时住在京洛，有时云游江东地区，至于三蜀五岭，无所不往。到今天我已经二百九十岁了，虽然屡经严寒酷暑，却从未有过小疾病。

“德宗贞元末年，我在这座寺庙里曾梦见一个男子，他衣冠伟岸，仔细一看，原来是长沙王。我把他接进屋请他坐下，谈起往事来他非常伤感，就像他在世时那样。他对我说：‘十年后，我的六世孙陈广，会到此郡为官，法师好好记着这件事。’我便问道：‘王爷现在干什么？’答道：‘在阴间做官，官位很高。’接着他哭泣着说：‘法师仍然健在，而我已过了六代了，实在令人悲伤啊！’我梦醒之后，便记下你的名字，放在经书箱子里。到去年已经过了整整十年了，我便以你的姓名，向郡里的人打听，很惊讶你还没来到。昨天因为去乡里讨饭，遇见一位官吏，便向他打听，果然找到你了。等到你来了，又依稀是长沙王的相貌，然而从那次做梦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所以惊讶你来得晚。”

惠照讲完后，百感交集，老泪纵横，又拿出经书箱子里记下的姓名给陈广看。陈广便再三膜拜，立志奉佛，甘做惠照的门徒弟子。惠照说：“你暂且回去，明天再来。”陈广接受他的教诲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来到惠照的住处，而惠照已经逃走了，不知他去了哪里。当时是元和十一年。

到唐文宗大和初年，陈广担任巴州掾，在蜀道上突然碰见惠照，惊喜再拜道：“我愿放弃官职，跟从师父为物外之游。”惠照答应了他。那天晚上，他俩一起住在客店里，天还没亮，陈广起床时惠照已经离开了。从此终究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惠照自梁普通七年出生，按照南朝梁代史书，普通七年是丙午年，到唐宪宗元和十年乙未，共计二百九十年。这与惠照自己说的岁数果然相符。我曾用梁和陈两朝的史书核对惠照所说的事，发现颇有相同之处，由此更加相信他的话不是欺人之谈。出自《宣室志》。

太平广记

(第三册)

中華書局

卷第九十三 异僧七

宣律师

宣律师

大唐乾封二年春二月，西明寺道律师遂静在京师城南故净业寺修道。律师积德高远，抱素日久。忽有一人来至律师所，致敬申礼，具叙暄凉，律师问曰：“檀越何处？姓字谁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吴之兰台臣也。会师初至建业，孙主即未许之，令感希有之瑞，为立非常之庙。于时天地神祇，咸加灵被，于三七日，遂感舍利。吴王手执铜瓶，倾铜盘内，舍利所冲，盘即破裂。乃至火烧锤试，俱不能损。阚泽、张昱之徒，亦是天人护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对谐允。今业在天，弘护佛法为事。弟子是南方天王韦将军下之使者。将军事务极多，拥护三洲之佛法，有斗争凌危之事，无不躬往，和喻令解。今附和南天，欲即至前，事拥闹，不久当至，具令弟子等共师言。”不久复有人来，云姓罗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广说律相。初相见时，如俗礼仪，叙述缘由，多有次第，遂用忽忘。

宣律师

唐高宗乾封二年春季二月，西明寺道律师为了安静，在京城城南故净业寺修习佛道。律师积德高远，久持道心。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来到律师这里，施礼致敬，仔细问候寒暖，律师问道：“施主家住何处？尊姓大名是什么？”此人答道：“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吴国的兰台之臣。康僧会法师当初来到建业，国主孙权没有立即允许他传教，令其感应稀世祥瑞，为他建立非常之寺庙。当时天地诸神，都以威灵相助，经过三七二十一天，便感召得到了佛祖遗骨舍利。吴王手拿铜瓶，把舍利子倾倒在铜盘内，舍利冲击之下，盘子当即破碎。又用火烧锤击，都不能使舍利受损。阚泽、张昱等人，也因此得到天人的护助，天人进入他们的身体，才使其神清气爽，动作敏捷，能够对答得

流畅得体。现在僧会法师已升天，以弘扬保护佛法为职事。弟子是南天王韦将军属下的使者。将军事务极多，他要拥护三洲的佛法，有争斗、危机的事情出现，将军无不亲自前往，进行调解。如今韦将军辅助南天王，想立即到此，只因事情有所耽误，不久就会到来的，让弟子等人先与律师谈谈。”不久又有一人到来，自称姓罗，是蜀地人。说话是蜀地口音，大谈佛教的律相之法。开始见面时，礼仪如同俗众，讲述起佛法之缘由，则极有头绪，于是让人忘了他原先的俗态。

次又一人，云姓费氏，礼敬如前。云：“弟子迦叶佛时，生在初天，在韦将军下。诸天贪欲所醉，弟子以宿愿力，不交天欲，清静梵行，偏敬毗尼。韦将军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将军，四王、三十二将。周四天下，往还护助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余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东西天下，人少黠慧，烦恼难化。南方一洲，虽多犯罪，化令从善，心易调伏。佛临涅槃，亲受付嘱，并令守护，不使魔娆。若不守护，如是破戒，谁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诫，不敢不行。虽见毁禁，愍而护之。见行一善，万过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气，上薰空界四十万里，诸天清静，无不厌之。但以受佛付嘱，令护佛法，尚与人同止，诸天不敢不来。韦将军三十二将之中，最存弘护。多有魔子魔女，轻弄比丘，道力微者，并为惑乱。将军栖遑奔至，应机除剪。故有事至，须往四王所时，王见皆起，为韦将军修童真行护正法故。弟子性乐戒律，如来一代所制毗尼，并在座中听受戒法。”因问律中诸隐文义，无不决滞。然此东华三宝，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现，但谓其灵而敬之。顾访失由，莫知投诣。遂因此缘，随而谕请。且沉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观，不可以语也。

接着又来了一个人，说是姓费，礼敬也如罗氏一样。他说：“弟子在迦叶佛时，生于初天，在韦将军属下供职。众天神多为贪欲迷醉，弟子凭借自己的宿愿力，不惑于贪欲，清静奉法，敬重佛之戒律。韦将军作为受过戒的沙弥奉事佛法，不受贪欲之烦扰。一位天王之下有八将军，四天王有三十二将，共同管理四方天下，往返护助所有的出家人。四天下之中，北天一洲，佛法流布不广，影响较小；其余三方天下，佛法广泛弘扬。然而出家之人，大多违犯禁戒，很少有

守法的。东方一洲与西方一洲，人们不那么精明聪慧，烦恼难化。南方一洲的人，虽然多有犯罪行为，但是只要认真感化令其从善，他们的心性还比较容易驯服。释迦佛祖在临近涅槃之际，亲自嘱咐弟子门徒，令他们全要谨慎守护佛法，不让妖魔鬼怪侵扰。如不严加守护，如此违戒犯规，哪里还有人奉行我佛之法教呢？所以，佛祖的垂诫，我辈不敢不奉行。戒律虽然受到一些破坏，我们仍要以慈悲为怀，尽力去守护它。见到他们行一件善事，过去的各种过错都可以不追究，要忘记过去的污点，不必记取以往的过失。况且人世中的臭气，上薰空界四十万里，诸位天人心境清静，对此臭气无不厌恶。但因受到佛祖的嘱咐，令其尽心守护佛法，要与世人共同栖止，所以诸位天人不取不来到天下。韦将军在三十二名天将之中，最有弘扬守护佛法之诚意。世间有许多魔男魔女，轻侮戏弄出家人，道力微弱的，都受到迷惑扰乱。一有这类事情出现，韦将军便急忙奔波而到，适时将他们剪除掉。所以每当有事发生，需要到四位天王住处时，天王见了都起来迎接。这都是因为韦将军能以沙弥之心修行，又能精诚守护佛法的缘故。弟子禀性喜爱戒律，如来佛祖一代所创制的戒律，我都在讲堂上聆听接受过。”律师便向他询问律典中诸多文字隐晦处的含义，费天人无不给以明确的答复。道宣律师于是想到这东方华土的三宝圣迹，向来在山海水石中多有显现，只是因为其体现佛法的灵验就敬奉它，并没有机缘去探访，也不知如何寻访。就趁此机会，顺便向费天人咨询请教。而且深远微妙的事相，可以用教理总括解释，但没有精深的观照修持，无法用语言说清楚。

宣师又以《感通记》问天人云：“益州成都多宝石佛者，何代时像，从地涌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叶佛时，有人于西洱河造之，拟多宝佛全身相也，在西洱河鹫山寺。有成都人往彼兴易，请像将还，至今多宝寺处，为海神蹋船所没。初取像人见海神于岸上游，谓是山鬼，遂即杀之。因尔神瞋覆没，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其多宝旧在鹫头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郎州过，大小不算，三千余里，方达西洱河。河大阔，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经像尚存，而无僧住。经同此文，时闻钟声。百姓殷实，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塔如戒坛，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数极多。彼土诸人，但言神

冢。每发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嵩州二千余里。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自下云云。至晋时，有僧于此地，见土坟，随出随除，怪不可平。后见拆开，深怪其尔。乃深掘丈余，获像及人骨在船。其髌骨肘胫，悉皆粗大数倍，过于今人。即迦叶佛时，阎浮人寿二万岁时人也。今时劫减，命促人小，固其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时，牵曳难得。弟子化为老人，指□方便。须臾至周，灭法暂隐。到隋重兴，更复出之。蜀人但知其灵从地而出，亦不测其根源。

宣律师又将《感通记》中记载的内容询问费天人道：“益州成都有多宝佛石像，是什么时代的佛像？从地下涌出来的吗？”费天人答道：“蜀都的原址在青城山上，现在的成都，当时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从前迦叶佛（释迦牟尼十六弟子之一）时代，有人在西洱河造了这石像，是摹拟多宝佛全身相制成的，放在西洱河鹫山寺庙里。有个成都人到西洱河去经营求利，请了这座石佛像要带回来，走到现在多宝寺那个地方，被海神踩翻了船而沉没了。当初取像的那个成都人，看见海神在岸上行走，以为是山鬼，便把海神杀了。所以海神嗔怒把他的船掀翻了，结果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人与佛像都沉到了水底。那尊多宝佛石像原先在鹫头山寺庙，旧庙遗址仍然存在，仍有一座寺塔，经常放射出亮光。假如要到那个地方去，就须路过郎州，大道与小路都算在内，须走三千多里路，才能到达西洱河。西洱河特别宽阔，有的地方宽一百里，有的地方则宽达五百里。河中间有山和沙洲，也有古寺，经书与佛像还在，但没有僧人居住。经书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时常听到有钟声响。当地的百姓很富足，每年两次，他们都按时供奉祭奠古塔。寺塔好像受戒时的坛台，由石块砌成三层，塔顶覆盖着倒扣的锅，这种寺塔那个地方极多。当地人称为神冢。每当寺塔发射亮光时，人们就用蔬果等祭祀，祈求神灵赐福保佑。这个地方往西北走距离嵩州两千余里。距天竺国不太远，常常有人到那里去。再往后说就说到晋代了，晋时有个僧人在这个地方看见一座土坟，土坟随出随除，他很奇怪土坟平不掉。后来被挖开了，非常奇怪怎么会这样。于是继续深挖到一丈多深，掘出了佛像和人骨在船上。骨架上的肘骨与胫骨都特别粗大，相当于现在人的几倍。这是迦叶佛时代的人，人们寿命长达两万岁。如今经过劫减，人的寿命短了形体

也短小了，这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那石像刚挖出时，因为牵拉不动，弟子便化成一位老人，给他们适当的指挥。很快到了北周时期，佛法被灭，佛像隐没。到了隋朝佛教重新兴盛，石像又出现在世上。蜀地人只知道这座神像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但并不了解它的根源是怎么回事。

见其花趺有多宝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宝寺。”

又问：“‘多宝’字是其隶书，出于亡秦之代。如何迦叶佛时，已有神州书耶？”答曰：“亡秦李斯隶书，此乃近代远承。隶书之兴，兴于古佛之世。见今南洲四面千有余洲，庄严阎浮，一方百有余国，文字言音，同今唐国。但以海路辽远，动数十万里，重译莫传，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师不闻乎？梁顾野王，太学之大博也，周访字源，出没不定，故《玉篇》序云：‘有开春申君墓得其铭文，皆是隶字。’检春申是六国同时，隶文则非吞并之日也。此国篆隶诸书，尚有茫昧，宁知迦叶佛时之事？决非其耳目之所闻见也。”

又问：“今西京城西高四土台，俗谚云是苍颉造书台。如何云隶书字古时已有？”答曰：“苍颉于此台上，增土造台，观鸟迹者，非无其事。且苍颉之传，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黄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鸟迹之书时变，一途今所绝有。无益之言，不劳述也。”

又有天人，姓陆名玄畅，来谒律师云：“弟子是周穆王时，生在初天，本是迦叶佛时天，为通化故，周时暂现。所问高四土台者，其本迦叶佛于此第三会，说法度人。至穆王时，文殊、目连来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谓‘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台是迦叶佛说法处。’因造三会道场。至秦穆公时，扶风获一石佛，穆公不识，弃马坊中，秽污此像。护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梦游上帝，

他们见石像刻花底座上刻有‘多宝’二字，便当成它的名字，又称安置石像的庙为多宝寺。”

宣律师又问道：“石像上刻的‘多宝’二字属于隶书，隶书出于秦代。为什么在迦叶佛时代，就已有中国的隶书呢？”费天人答道：“秦代李斯的隶书，原是近代对远古时代的继承。隶书的兴起，出现于古佛时代。现今南洲四面有一千多个洲，庄严的阎浮世界就有

一百多个国家，文字语言，都与大唐朝相同。只因海路遥远，动辄几十万里，得不到转译传播，致使这个地方封闭自守，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律师没有听说过吗？梁朝的顾野王，是太学之中学识最渊博的人，他四处考察文字的起源，也没找到确切的答案，所以《玉篇》序说：‘有人打开春申君的坟墓得到铭文，全是隶书文字。’查春申君是六国时代的人，可见隶书非秦国吞并六国之后才出现的。这个国家篆书和隶书的起源，尚且茫昧不清，又怎么能知道迦叶佛时代的事呢？这绝不是单凭耳闻目睹就能断定的。”

宣律师又问道：“现在西京长安城西有个高四土台，俗称为苍颉造书台。为什么说隶书是在古佛时就已经有了呢？”费天人答道：“苍颉在这里堆土为台，以观察鸟的足迹，不是没有这件事。但关于苍颉的传说，这里的人很少知道他的来源。有人说他是黄帝的臣子，有人说他是古代帝王。鸟迹文字，时时都在衍变，一成不变的事现在绝对没有。无益之言，用不着多费口舌。”

又有个天人，姓陆名玄畅，前来拜见律师道：“弟子是周穆王时人，但我生在初天，本来是迦叶佛时代的天人，为了开导教化世人的缘故，周穆王时暂时现身。你所问的高四土台，本是迦叶佛在这里举行第三次法会，讲说法度脱人的地方。到了周穆王时，文殊与目连前来教化，穆王听从他们的教化，他们就是列子所说的‘化人’。化人告诉周穆王说：‘高四台是迦叶佛讲说法的地方。’穆王便在那里修造了三会道场。到秦穆公时，在扶风得到一尊石雕佛像，穆公不认识，便扔到了马棚里，弄脏了佛像。护像神生气了，便让穆公得了病。穆公又梦游见到天帝，

极被责疏。觉问侍臣由余，便答云：‘臣闻周穆王时，有化人来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于终南山造中天台，高千余尺，基址见在。又于苍颉台造神庙，名三会道场。公今所患，殆非佛为之耶？’公闻大怖，语由余曰：‘吾近获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弃之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闻，往视之，对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净处，像遂放光。公又怖，谓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诸善神等，擎弃远处。公又大怖，以问由余。答曰：‘臣闻佛清净，不进酒肉，爱重物命，如护一子。所有供养，烧香而已。所可祭祀，饼果之属。’公大

悦。欲造佛像，绝于工人。又问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侧，应有工匠。’遂于高四台南村内，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会道场见人造之，臣今年老，无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场内为诸匠执作，请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铜像。相好圆备，公悦，大赏赉之。彼人得财，并造功德，于土台上造重阁，高三百尺。时人号之高四台，或曰高四楼。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称也。”

又问：“目连舍利弗，佛在已终，如何重见？”答曰：“同名六人，此目连非大目连也。至宇文周时，文殊师利化为梵僧，来游此土，云欲礼拜迦叶佛说法处，并往文殊

受到严厉的责罚。梦醒后询问侍臣由余，由余答道：‘我听说周穆王时，有两个化人来到这片国土，说是佛神。周穆王非常信奉他们，在终南山上修造了中天台，高一千多尺，遗址现在仍然保留着。又在苍颉台上建造了神庙，叫做三会道场。您现在的灾祸，莫非是佛神降下的吗？’秦穆公听了十分恐惧，对由余说：‘我近来得到一尊石雕人像，穿戴不是现在人服饰的款式，我把它扔到马棚里了。莫非这就是佛神吗？’由余听了，前往马棚里一看，对穆公说：‘这尊石像真的是佛神。’穆公把石像拿回来沐浴，安放在清静的地方，佛像便发出光芒。穆公又很恐惧，以为佛神生气了，便宰杀三牲祭祀。不料诸善神们把这些牛羊等肉统统扔到远处了。穆公又十分恐惧，便问由余是怎么回事。由余答道：‘我听说佛家喜欢清静，不吃酒肉，爱惜生物的生命，如同护佑儿子。所有的供奉，只要烧香就行。用来祭祀的供品，只是素食果蔬之类。’穆公听了十分高兴。他想造佛像，苦于没有工匠。又询问由余，由余答道：‘在从前周穆王修造寺庙的附近，应当有工匠。’于是在高四台南的村庄里，找到一位老人，姓王名安，已经一百八十岁了。王安自称：‘我曾在三会道场看见过别人造佛像，但现在我已经老了，无力工作。在我所住的村北，有兄弟四人，曾在道场内为诸工匠劳作，可以找他们四人一起造。’秦穆公便照着王安的话办了，制成一尊铜佛像。铜像的形相端庄丰满，穆公十分满意，大加赏赐四位工匠。工匠们得到赏赐的钱财后，都用来修造功德，在土台上

修建了几层楼阁，楼阁高达三百尺。当时人们称它为高四台，有的叫它高四楼。这兄弟四人姓高，老大叫高四。有人说是因为楼台本为高氏兄弟四人一起建造的，有人说是取老大的名字称呼它，所以有高四之名，现在还在称呼着。”

宣律师又问：“目连与舍利弗，在佛涅槃之前已不在人世，怎么会重新出现了呢？”天人答道：“跟他们同名的有六个人，这个目连不是原先那个大目连。到了北朝宇文周时，文殊师利佛化为外国僧人，来到此地游化，说要到迦叶佛讲说佛法的地方去礼拜，还要到文殊

所住之处，名清凉山。遍问道俗，无有知者。时有智猛法师，年始十八，反问梵僧：‘何因知有二圣余迹？’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有苍颉造书台，即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即其处也。’又问‘沙河’‘青山’是何语，答曰：‘渭水终南山也。’此僧便从渭水直南而步，遂得高四台，便云此是古佛说法处也。于时智猛法师随往礼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长大，具为太常韦卿说之，请其台处，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会寺。至隋大业，废入大寺。因被废毁，配入菩提。今京城东市西平康坊南门东菩提寺西堂佛首，即是三会寺佛。释迦如来得度大迦叶后，十二年中，来至此台，其下见有迦叶佛舍利。周穆王游大夏，佛告彼土见有古塔，可返礼事。王问何方，佛答在鄙京之东南也。西天竺国具有别传云，岁长年，是师子国僧，年九十九夏，是三果阿那含人，闻斯胜迹，躬至礼拜。又奏请欲往北岱清凉山文殊师利菩萨坐处。皇帝闻喜，敕给驿马内使及弟子官佐二十余人，在处供给。诸官人弟子等并乘官马，唯长年一人，少小已来，精诚苦行，不乘杂畜。即到岱州清凉山，即便肘行膝步而上，至中台佛堂，即是文殊庙堂。从下至上，可行三十余里，山石劲利，入肉到骨，无血乳出。至于七日，五体投地，布面在土，不起不食。七日满已，忽起，踊跃指挥，四方上下空界，具见文殊师利菩萨圣僧罗汉。从者道俗数十人，有见不见。复有一

住过的地方去，名叫清凉山（即五台山）。他遍访僧人与俗众，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当时有个智猛法师，年仅十八岁，他反问这位佛僧：‘你根据什么知道有两位先圣的余迹？’佛僧答道：‘在秦国都城南面二十里处，有座苍颉造书台，就是其地。’他又说：‘在沙河以南五

十里，青山以北四十里，就是其处。’智猛法师又问他‘沙河’‘青山’指的是什么地方，佛僧答道：‘指的是渭水与终南山。’这位佛僧便从渭水出发一直往南走去，于是找到了高四台，便说这就是当年迦叶佛讲说佛法的地方。当时智猛法师也跟着他到那里去礼拜先圣余迹，不久这位佛僧便不见了。智猛长大后，把这件事跟太常韦卿详细说了，请他在高四台这个地方，依照原样建立了寺庙，寺庙建成后便奏报了北周皇帝，命名为三会寺。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废除三会寺合并入大寺。因为寺庙被废弃，里面的佛像等并入菩提寺内。如今京城东市西平康坊南门东边菩提寺西殿的佛首，就是当年三会寺内的佛像。释迦如来佛祖度化了大迦叶之后，十二年中，大迦叶来到这座高四台，台下现有迦叶佛的遗骨舍利。周穆王游于大夏时，佛告诉他国内现有古塔，可以回去礼拜供奉。周穆王问古塔在什么地方，佛说在都城鄯京的东南方。西天竺国还有别的传说，有个叫岁长年的，是师子国和尚，现年九十九岁，是三果阿那含人，听说有此胜迹，他便亲自到那里礼拜。他又奏请想到北岱清凉山文殊师利菩萨修行的地方去。皇帝听了非常高兴，敕令赐给他驿马以及内使、弟子、官佐二十多人，沿途供给物资。出发之后，各位官人弟子都骑着官马，唯独长年一人从小坚持精诚苦修，从来不骑牲畜。到了岱州清凉山后，就肘行膝步而上，直至中台佛堂，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庙堂。从下面到上面，约行了三十多里，沿途山石锋利，入肉到骨，没有流血却流出乳汁。到了第七天，他五体投地，面颊贴着泥土，不爬起来也不进饮食。这样整整七天期满之后，他忽然从地上站了起来，欢蹦跳跃指点着，只觉得四面八方上下空界，处处都能看见文殊师利菩萨圣僧罗汉。跟从他的几十名僧人俗众，有的能看见有的什么也看不到。又有一条

蟒蛇，身长数里，从北而来，直上长年，长年见喜。衔师脚过，变为僧形。诸人惧怕，皆悉四散，唯长年一人，心不惊动。种种灵应，不可具述。”

律师又问天人曰：“自昔相传，文殊在清凉山，领五百仙人说法。经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萨。娑婆则大千总号，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诸佛之元帅，随缘利见，应变不同。大士大功，非人境界，不劳评泊，但知仰信。多在清凉山五台之中，今属北岱州

西，见有五台县清凉府。皇唐已来，有僧名解脱，在岩窟亡来三十余年，身肉不坏，似如入灭尽定。复有一尼，亦入定不动，各经多年。圣迹迦蓝，菩萨圣僧，仙人仙花，屡屡人见。具在别篇，岂得不信？”

又问：“今五台中台之东南三十里，见有大孚灵鹫寺，两堂隔涧犹存。南有花园，可二顷许，四时发彩，色类不同，四周树围。人移花栽，别处种植，皆悉不生。唯在园内，方得久荣。人究年月，莫知来由，或云汉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传，互说不同，如何为实？”答曰：“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时，已有佛法，此山灵异，文殊所居，周穆于中造寺供养。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汉明之初，摩腾法师是阿罗汉天眼，亦见有塔，请帝立寺。其山形像似灵鹫山，名曰大孚。孚者，信也，帝深信佛法，立寺劝人。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来礼谒，见人马行迹，石上分明，

蟒蛇，身长几里，从北面爬来，直接扑向长年，长年见了非常喜欢。蟒蛇用嘴衔过法师的脚之后，变成僧人样子。众人见了十分惧怕，纷纷四散奔逃，唯独长年一人，心不惊动。种种灵验报应的事情，不能一一详细述说。”

宣律师又问天道：“自古以来代代相传，文殊曾在清凉山上统领五百名仙人讲说佛法。经书里明文记载着文殊是长住在娑婆世界的菩萨。娑婆世界则是大千世界的总称，为什么他偏偏只在这个地方呢？”天人答道：“文殊是诸佛的元帅，随缘显现，应变不同。此乃大士大功，并非常人的境界，不必在此评断，只管信仰就是了。文殊多在清凉山的五台之中，此地现属北岱州西部，设有五台县清凉府。唐朝以来，有位僧人名字解脱，他在岩窟死亡三十多年了，遗体一直没有腐坏，就像圆寂入定的一样。又有一位僧尼，也是入定不动。他们的遗体都经过了许多年没有败坏。圣迹寺院，菩萨圣僧，仙人仙花，屡次出现在人的面前。所有这些都在别处有所记载，怎能叫人不相信呢！”

律师又问天道：“现在五台中台的东南三十里处，有一座大孚灵鹫寺，两座殿堂隔河相望，至今犹在。寺院南面有花园，约两顷左右，一年四季都开花，颜色种类各不相同，花园四周有绿树环绕。

人们将里面的花草移到别处栽种时，都不能成活。只有在这个花园里，才能长久繁荣。人们追究这座寺庙建于何年何月，都没有考证出准确年代，有人说寺庙是汉明帝时建立的，有人说花草是魏孝文帝时栽种的。自古以来代代相传，各种说法互不相同，到底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呢？”天人答道：“确实是两位帝王建造的。从前周穆王时，就已有了佛法，这座山特别灵异，是文殊居住的地方，周穆王在这座山里建寺供养。到阿育王时，也为他建了寺塔。汉明帝初年，摩腾法师是阿罗汉天眼，也看见这里有寺塔，便请明帝在这里建寺。这座山的形状像灵鹫山，名字叫大孚。‘孚’就是‘信’的意思。明帝深信佛法，便建寺以劝导世人信奉。元魏孝文帝的都城，离五台山北台不远，他常来礼拜供奉，可以看到人马走过的痕迹，在石头上很清晰，

其事可验。岂唯五台独验？今终南、太白、太华、五岳名山，皆有圣人为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设供，感讎征应。事在别篇，不烦此术也。”

又问：“今凉州西番音盘。和县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云：“迦叶佛时，有利宾菩萨，见此山人，不信业报，以杀害为事，于时住处有数万家，无重佛法者。菩萨救之，为立迦蓝，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后，菩萨神力能令如真佛不异，游步说法，教化诸人。虽蒙此道，犹故不信。于时菩萨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于聚落，欲下压之。菩萨扬威劝化，诸人便欬回心，敬信于佛。所有杀具，变成莲花，随处街巷，华如种植。瑞像方摄神力，菩萨又劝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八十里，弥山亘谷，处处僧坊佛殿。营造经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时出家者，有二万人，在七寺住。经三百年，彼诸人等，现业力大，昔所造恶，当世轻受，不入地狱。前所害者，在恶趣中，又发恶愿：彼害我者，及未成圣，我当害之；若不加害，恶业便尽，我无以报。共吐大火，焚烧寺舍，及彼聚落，一时焚荡。纵盗得活，又以大水漂溺杀之，无一得存。时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远在空中；寺破已后，下内石室，安置供养。年月既久，石生室灭，至刘萨诃师礼山，逆示像出。其萨诃者，前身元是利宾菩萨。身首别处，更在别篇也。”

就是这件事情的验证。岂止五台山可以验证？如今终南、太白、太

华、五岳名山，都有圣人住持讲说法，以使佛法永存。这些地方也都有人设供祭祀，都能感应灵验。这些事情别处都有记载，在此不赘述了。”

律师又问：“现在凉州西番音盘。和县山断裂的佛像，是什么年代制造出来的？”天人答道：“迦叶佛时代，有个利宾菩萨，看到这座山里的人不相信因果报应，以杀害生灵为能事，当时住在这里的有几万户人家，没有一个重视佛法的。菩萨为了解救他们，便为他们建立了寺院，大梵天王亲手造了利宾佛像。佛像制成后，菩萨的神力能使它与真佛没有不同，可以行走说法，教化每个人。人们虽然蒙受佛道的教化，却仍然不肯信奉。这时，菩萨便施行了恐怖方法，让佛像手举着大石头，石头可以骤然落下来，要压住下边的人。由于菩萨显扬神威来劝化，人们立即回心转念，敬信佛法。所有的凶具，变成了莲花，开满了大街小巷，就像种植的一样。佛像正施放神力，菩萨又劝说那些虔诚的信徒，让他们建造七座寺庙。要在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八十里的范围之内，漫山遍谷，处处都有僧舍佛殿。营造了十三年之久，才得以全部建成。同时出家修道的，多达两万人，他们都住在这七座寺院里。经过三百年的长期修行，这些人的道业法力都大了，从前所做的恶行，当世减轻了罪过，死后不再被打入地狱。从前被他们杀害的，在地狱之中又发下恶愿：那些杀害我们的人，乘其未能成圣的时候，我们应当把他们害了；如不加害于他们，他们的恶业便会消除，我们就没办法报复了。于是，他们便一起口吐大火，焚烧了寺院僧舍，以及那些人聚居的地方，一时被大火焚烧一空。纵使有人苟活于火灾，又被大水淹没溺死，没有一人能够幸存。当时那个地方的山神，在寺庙尚未倒塌之前，收取了利宾菩萨的神像，运到很远的空中；寺庙破毁之后，山神又把菩萨的佛像放下安置在石室中供奉。后来年月太久，石像仍然存在，石室却不见了。等到刘萨诃法师礼敬此山时，才把此像迎出。那个萨诃法师，前身原是利宾菩萨。利宾菩萨的石像已经身首异处，这都记载在别处了。”

又问：“江表龙光瑞像，人传罗什将来，有言扶南所得，如何为定？”答曰：“此非罗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帝征扶南获之。昔佛灭后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罗汉优婆质那，以神力加工匠，后三百年中，凿

大石山，安置佛窟，从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余尺。请弥勒菩萨指挥，作檀室处之。《玄奘师传》云‘百余尺’，《圣迹记》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时，罗汉将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牛头旃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铜像。凡夫今见，止在下重，上四重闭。石窟映彻，见人脏腑。第六百年，有佛柰遮阿罗汉，生已母亡。复生扶南国，念母重恩，从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养。母终，生扬州，出家，住新兴寺，获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获此像来都，亦是罗汉神力。母今见在，时往罗浮、天台、西方诸处。昔法盛，昙无竭者，再往西方。有《传》五卷，略述此缘。何忽云罗什法师背负而来耶？”宣律师因问：“什师一代所翻之经，人多偏乐，受持转盛，何耶？”答曰：“其人聪明，善解大乘，已下诸人同时翻译者并俊。又一代之宝也，绝后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译，以悟达为先，得佛遗寄之意也。”

又问：“俗中常论被秦姚兴抑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此非悠悠凡所筹度，何须评论？什师德行在三贤，所在通化，那繁补阙，随机而作。故《大论》一部，十分

律师又问：“江南龙光寺的瑞像，人们传说是西域僧人罗什带来的，也有人说是从扶南国得来的，哪种说法是确定的？”天人答道：“这尊佛像不是罗什带来的，而是南朝宋孝武帝征讨扶南时获得的。昔日佛祖灭度后三百年间，北天竺的大阿罗汉优婆质那，将神灵之力施加给工匠，在以后的三百年间，开凿大石山，安置佛窟，从上到下，共有五层，高三百余尺。请弥勒菩萨指挥安排，造檀室放在那里。《玄奘法师传》说：‘高一百余尺’，《圣迹记》则说：‘高八丈’，脚背为八尺，在六斋日经常放射光芒。当初制作的时候，罗汉将工人送到天空，如此三次才制作成功。佛窟的第二层是牛头旃檀，第三层是金像，第四层是玉像，第五层是铜像。凡人现在看见的，只是最下边的第五层，上面四层都关闭着。整个石窟光亮透彻，能够照见人的肺腑。石窟建成后的第六百年，有位佛柰遮阿罗汉，他刚生下来母亲就死了。他又转生在扶南国，因为念及母亲的重恩，便从最上层拿了一个小檀像，让母亲供奉。母亲死后，转生到扬州，出家，在新兴寺，证得三果。宋孝武帝征讨扶南时，得到这尊小檀像带回了京都，

也是借了柰遮阿罗汉的神力。母亲如今仍然健在，时常去罗浮、天台、西方各个地方。以前有个法盛和尚，是高僧昙无讖的谒者，曾再往西方。有《传》五卷，简略叙述了这件事。怎么忽然说是罗什背到这里来的呢？”宣律师于是问道：“罗什法师一代翻译的佛经，人们大都偏爱，从那之后，持诵佛法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人答道：“鸠摩罗什这个人聪明智慧，善于理解大乘教义，在他主持下一起参与翻译的人也都是佛教界的俊才。罗什是那个时代的珍宝，空前绝后，使后人敬仰而望尘莫及。所以他翻译的佛经，以领悟和传达佛法教义为先，是最接近佛祖遗留的真意的。”

律师又问道：“世俗都说罗什法师被秦人姚兴逼迫，违反了佛教严格的戒律，怎么能说他是得最得佛祖之真意的呢？”天人答道：“这个问题不是芸芸凡众所能理解的，何须多加评论？罗什法师的德行在于佛事三贤，所在之处都被感通教化，删繁补缺，随机缘而作。所以他译释的《大智度论》这部经书，十分

略九。自余经论，例此可知。冥祥感应，历代弥新，深会圣旨，罕逢难遇，又蒙文殊指授，令其删定，特异恒伦。岂以别室见讥，顿亡玄致者也？”

又问：“邠州显际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处，是周穆王造寺处也。佛去世后，育王第四女，又造像塔，于此供养。于时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叶佛时，亦于此立寺，是彼沙弥显际造也。仍将本名，以显寺额。”

又问：“金玉华宫南檀台山上，有砖塔，面别四十步，下层极壮，四面石龕，傍有碎砖，又有三十余窑砖，古老莫知何代，然每闻钟声。”答曰：“此穆王寺也，名曰灵山。至育王时，敕山神于此造塔。西晋末乱，五胡控权。刘曜京都长安，数梦此山佛见，在砖塔中坐，语曜曰：‘汝少饮酒，莫耽色欲，黜去邪佞，进用忠良。’曜不能从，后于洛阳，酒醉落马，为石勒所擒。初，曜因梦所悟，令人寻山访之，遂见此像，坐小砖塔，与梦符同。便毁小塔，更造大者，高一十九级，并造寺宇，极存壮丽。寺名法灯，度三百僧住之。曜没赵后，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于今塔后又造一寺，供三果僧。

神往太白，采取芝草，供养圣僧，皆获延龄。寺今现在，凡人不见。所闻钟声，即是寺钟也。其塔本基，虽因刘曜，仍是穆王立寺之处也，又是迦叶如来之古寺也。

省略为九分。其余的经论如何，依此可以推知。对于佛法教义的沉思感悟，历久弥新，像他那样深刻领会先圣的旨意，实在很少见到，他又蒙受文殊的指点传授，让他删定经论，所以大大超过同辈人的翻译。怎能因为他被逼收纳妻室而遭受讥笑，从而一笔勾销他深刻的造诣呢？”

律师又问：“邠州显际寺山上挖出的石像，是什么时代建造的？”天人答道：“石像是秦穆公时制造的。石像原先出现的地方，是周穆王建造寺庙的地方。佛祖去世之后，阿育王的第四个女儿，又建造了佛像和寺塔，在这里供养。当时在这座寺庙里住着一两个修得三果的僧人，秦国国相由余常所供奉。从前迦叶佛时代，也在这里建寺庙，是那个沙弥显际所建造的。后来这座寺庙仍采用本来的名字，匾额上题的是‘显际寺’。”

律师又问：“金玉华宫南面的檀台山上，有座砖砌的古塔，四面各为四十步宽，下层极为雄壮，四面都有石龕，旁边有小块的砖，又有三十多块窑砖，老人们也不知是哪个时代建造的，然而常常听到有钟声。”天人答道：“这是周穆王时的寺庙，名叫灵山。到阿育王时，敕令山神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塔。西晋末年天下动乱，五胡乱华控制政权。刘曜建都于长安，几次梦到这座山上有佛出现，坐在砖塔里，对刘曜说：‘你要少喝酒，不要沉醉于色欲，要罢黜奸邪之徒，进用忠良之辈。’刘曜不听佛的劝告，后来在洛阳，醉酒落马，被石勒擒获了。当初，刘曜被梦境所提示，派人寻访这座山，于是见到这石像，坐在小砖塔里，与梦境一致。他便令人毁掉小塔，重新建造了大砖塔，塔高十九级，同时还建造了寺庙，极为壮丽。名字是法灯寺，引渡了三百名僧人住在寺内。刘曜灭亡于后赵之后，法灯寺内有四十三位僧人，修得三果。山神在现今的大塔后面又建造了一座寺庙，用以供养证得三果的高僧。山神前往太白山，采取灵芝草，供养圣僧，都得以延长寿命。这座寺庙现今仍在，但是凡人看不到。人们所听到的钟声，就是这座寺庙里的钟声。砖塔的本基，虽然经过刘曜的翻新改

建，但仍是周穆王建寺庙的原处，又是迦叶如来时代古寺的旧址。

至贞观年，于玉华北慈乌川山上，常见群鹿来集其所，逐去还来。有人异之，于鹿集处，掘深一丈，获一石像，长一丈许，见今供养。”

又问：“荆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云是优填王所造，依传从彼摸来，将至梁朝。今京师复有，何者是本？”答曰：“大明是本像。梁高祖崩，像来荆渚。至元帝承圣三年，周平梁后，收薄国宝，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师藏隐房内，多以财物赠遗使人，像遂得停。至隋开皇九年，文帝遣使人柳顾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镇荆楚。顾是乡人，从之。令别刻檀，将往恭旨。当时访匠，得一婆罗门僧，名真达，为造。即今西京大兴善寺像是也，亦甚灵异。本像在荆州，僧以漆布幔之。相好不及真者。大明本是古佛住处，灵像不肯北迁故也。近有长沙义法师，天人冥赞，遂悟开发，别除漆布，真容重显，大动信心。披觐灵仪，令檀所作，本无补接，光趺殊异，象牙雕刻，卒非人工所成。兴善像身，一一乖本。”

又问：“涪州相思寺侧，多有古迹，篆铭勒之，不识其缘。此事云何？”答曰：“此迦叶佛时，有山神姓罗，名子明，蜀人也。旧是持戒比丘，生憎破戒者，发诸恶愿：令我死后，作大恶鬼，啖破戒人。因愿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属，所主土地，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二千余里。年啖万人已上。此神本僧为迦叶佛兄，后为弟子，彼佛怜愍，

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在玉华北面慈乌川山上，经常见到一群鹿聚集在一处，把它们赶跑后又返回来。有人感到奇怪，在鹿群采集处往地下挖，掘到一丈深时，得到了一尊石像，高一丈左右。现今还供养在寺庙里。”

律师又问：“荆州前大明寺内的旃檀佛像，说是优填王制造的，据传说从那里来带到了梁朝。如今京城长安又有这样一尊檀木佛像，哪一个是本像？”天人答道：“大明寺里的那个是本像。梁武帝驾崩后，佛像迁移到了荆州。到梁元帝承圣三年，北周灭掉南梁朝后，把国宝都收集到北周。当时那尊檀像，被珍师和尚隐藏在房内，用很多财物赠给前来收集国宝的使者，檀像才保留了下来。到了隋文帝开皇

九年，文帝派遣使者柳顾言前往荆州迎请檀像，寺僧又恳求留下檀像让其镇守荆楚之地。柳顾言是荆州本乡人，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令人另外刻制一尊檀像，拿去向皇帝复命。当时访求工匠时，找到一位婆罗门僧人，名叫真达，为他刻造了檀像。就是如今西京长安大兴善寺的檀像，也很灵异。本像在荆州，由僧人用漆布幔帐遮盖着。相状不如本像。大明寺本是古佛的住处，所以灵像不愿迁移到北方。近来有一位长沙义法师，在天人的点化之下，开发觉悟了，便除去漆布幔帐，使檀像的真面目重新显示出来，大大感动了信徒的心怀。重新看到佛像风采，发现檀像的制作，本无衔接的痕迹，光着的脚背尤其特异，就像象牙雕刻的一样，绝对不是人工制成的。兴善寺的旃檀像，处处与本像不同。”

律师又问：“涪州相思寺旁边，有很多古迹，上面有用篆字刻写的铭文，不知其缘由。这件事怎么解释呢？”天人答道：“这是迦叶佛时代的事，当时有个山神姓罗，名叫子明，蜀地人。过去是个受戒的僧人，平生憎恨破戒的人，发下恶愿说：让我死后，化为大恶鬼，吃掉这些违反戒规的人。这一恶愿便兑现在他身上，他死后成了这里的山神。他有许多部属，所管辖的地方，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也有两千多里。他每年吃掉万人以上。这位山神转世前为僧人时本是迦叶佛的兄长，后来又作迦叶佛的弟子，迦叶佛怜悯他，

故来教化。种种神变，然使调伏，与受五戒，随识宿命，因不啖人。恐后心变，故佛留迹。育王于上起塔，在山顶。神便藏于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现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见付嘱仪中。”

又问：“南海循州北山兴宁县界灵龕寺，多有灵迹，何也？”答曰：“此乃文殊圣者弟子，为此山神，多造恶业。文殊愍之，便来教化。遂识宿命，请为留迹，我常礼事，得离诸恶。文殊为现，今者是也。于贞观三年，山神命终，生兜率天。别有一鬼，来居此地，即旧神亲家也。大造诸恶，生天旧神怜之，下请文殊，为现小迹，以化后神，又从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迹现，莫匪有由焉。见付嘱仪。”

又问：“沁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来久近耶？”答曰：“此窟迦叶佛、释迦佛二时备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叶佛像也。”

又问：“渭南终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涧者。”答曰：“此事同于前。南山库谷天藏，是迦叶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现有十三缘觉，在谷内住。”

又问：“此土常传有佛，是殷时、周昭、庄王等造，互说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时生天，具见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报二身，则非凡见，并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该三千，百亿释迦，随人所感，前后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鲁庄，俱在大千之中。前后咸传一化，

便来教化他。经过种种神变，终于使他顺服，给他受了五戒，接着他便认识了宿命，便不再吃人了。恐怕他以后变心，迦叶佛便留下了这些佛迹。阿育王在这些佛迹上建起了寺塔，寺塔坐落在山顶上。山神便藏在山顶上的石头里。塔是白玉石砌成的。那山神现在仍在，城下的那座寺庙宝塔，就是阿育王建立的。在嘱托的文字中可以见到。”

宣律师又问：“南海循州北山兴宁县界的灵龕寺，有很多灵迹，这是怎么回事？”天人答道：“这是文殊菩萨的弟子，在这里做山神，造了很多恶业。文殊怜悯他，便来对他施行教化。他便认识到宿命，请文殊先圣为他留下神迹，自己常常礼拜，得以脱离恶业。文殊就为他显灵，如今见到的神迹就是这样来的。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山神命终，托生于兜率天。另有一个山鬼，来到此地居住，就是原来那山神的亲家。他又大造恶业，生于兜率天的旧山神怜惜他，便下来请文殊，为他显现小的神迹，用以教化后来的山神，皈依正法。所以如今这座山上显现的大小神迹，无不有其来由。在嘱托的文字中可见。”

律师又问：“沁州北山石窟里的佛像，常常放出光芒。这佛像出现的时间有多久了？”天人答道：“这座石窟在迦叶佛与释迦牟尼佛两个时代都有，你说的佛像是从前周穆王时弟子所造的迦叶佛像。”

律师又问：“渭南与终南两座山上，有佛面山、七佛涧，是什么情况？”天人答道：“这件事与前面那件事相同。南山上的库谷天藏，是迦叶佛亲手所造的库藏。现有十三缘觉，住在谷内。”

律师又问：“此地常传说有佛像，有的说是殷朝所造，有的说是周昭王或鲁庄公等建造的，说法不一，如何确定？”天人答道：“这些

说法都有依据。弟子在夏桀时生于天上，详细见过佛的教化。况且佛有三身，其中法、报二身，平常人看不见，只能见于天人。独有化身，普现于三千大千世界，有百亿个释迦牟尼佛，随着人的感悟时时都可以见到，或先或后时间不确定，有时在殷末，有时在鲁庄公时见到，都在大千世界之中。前后传授的是同一教化，

感见随机，前后何定。若据法报，常自湛然，不足叹也。”

又问：“汉地所见诸瑞像，多传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争幽冥，难得其实，此事云何？”答曰：“此实不疑。为育王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丑，乃图佛形相，还如自身。成已发愿：‘佛之相好，挺异于人，如何同我之形仪也。’以此苦邀，弥经年月，后感佛现，忽异本形。父具问之，述其所愿。今北山玉华、荆州长沙、杨都高悝及京城崇敬寺像，并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书其光趺，依梵本书。汉人读者，罕识其文。育王因将此像，令诸鬼神，随缘所感，流传开悟。今睹像面，莫非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战场。西晋将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杀，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犹得。所杀无辜，残害酷滥，故诸神鬼，携以镇之，令诸冤魂，得生善念。周朝灭法，神亦徙之。隋祖载隆，佛还重起。”

又问：“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来，或经七日多日，如生不异？”答曰：“人禀七识，各有神。心识为主，主虽前去，余神守护，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戒破五神去，余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卫比丘。若毁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余者恒随。”

人们随着不同的机缘都可感悟见到，到底是先还是后怎么能够确定呢！假若依据法、报二身，这个问题就更为清楚了。这是不足惊叹的。”

律师又问天人道：“汉地见到的诸多佛像，常常传说是阿育王第四个女儿建造的，这些说法的依据都不明确，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呢？”天人答道：“这是事实，不用怀疑。因为阿育王的第四个女儿相貌不美，很长时间嫁不出去，她常常抱怨自己太

丑，便画佛的形相，希望自身也能变成那样。佛像画成后又发愿道：‘佛的相貌这么好，超出于常人，怎么能使我的相貌与佛相同呢！’从此之后她苦苦祈求，经过许多年月，终于感应到佛形显现，她自己的形貌骤然改变了。父亲问她是怎么回事，她便告诉了发愿祈求的经过。如今北山玉华寺、荆州长沙寺、杨都高悝寺以及京城长安崇敬寺内的佛像，都是阿育王第四个女儿所造的。有的在佛像的赤脚上写下文字，都是依照梵文文本。汉人读者，很少有认识梵文的。阿育王便将这幅画像，让鬼神们随缘感悟，到处流传以开悟他们。如今看到的佛像面貌，没有不是女性形象的。崇敬寺那个地方，本来是战场。西晋末年，有五胡乱华，互相以刀兵格杀，所以地下人的骨头特别多，现在还能挖到。所杀的都是无辜，生灵惨遭涂炭，所以诸鬼神携带佛像镇压冤魂，让冤魂们能够心生善念。北周朝灭绝佛法时，神灵也迁移了。隋祖杨坚时佛教兴盛，佛像又返回来了。”

律师又问：“人死之后仍有感应的事，在平常人中也常发生。神魂走了形体烂了，如何还能重来，有的过了七天甚至许多天，还与活着时一个样，这是什么原因？”天人答道：“人有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等），每一识都有守护神。其中以心识为主，心识虽然离开了，仍有其余各神在守护着，这是不足为怪的。比如五戒之中，每戒有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一戒破了五神便走了，其余的仍然还在。又如大僧受戒，一戒有二百五十神，在每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神，防卫着僧人。如果违反一重戒，那就只有二百五十神离去，其余诸神仍然跟随着僧人。”

律师又问天人曰：“其蜀地简州三学山寺，空灯常照，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萨寺，迦叶佛正法时初立，有欢喜王菩萨造之。寺名法灯。自彼至今，常明室表。有小菩萨三百人，断粒遐龄，常住此山。此灯又是山神李特，续后供养，故至正月，处处燃灯，以供佛寺云尔。”出《法苑珠林》。

律师又问天人道：“在蜀地简州三学山寺，有空灯常照，这空灯是从哪来的？”天人答道：“这山上有一座菩萨寺，迦叶佛正法时初建，后来有欢喜王菩萨继续建造。寺庙名叫法灯。从那时到现在，常放光明照到室外。有小菩萨三百人，绝食长寿，常住此山。这灯又是

后来山神李特继续供奉的，所以到了正月，处处燃起灯烛，说这是供奉佛寺的。”出自《法苑珠林》。

卷第九十四 异僧八

华严和尚 唐休璟门僧 仪光禅师 玄 览

法 将

华严和尚

华严和尚学于神秀。禅宗谓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宫寺，弟子三百余人。每日堂食，和尚严整，瓶钵必须齐集。有弟子，夏腊道业，高出流辈，而性颇褊躁。时因卧疾，不随众赴会。一沙弥瓶钵未足，来诣此僧，顶礼云：“欲上堂，无钵如何？暂借，明日当自置之。”僧不与曰：“吾钵已受持数十年，借汝必恐损之。”沙弥恳告曰：“上堂食顷而归，岂便毁损？”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爱钵如命，必若有损，同杀我也。”沙弥得钵，捧持兢惧。食毕将归，僧已催之。沙弥持钵下堂，不意砖破蹴倒，遂碎之。少顷，僧又催之。既惧，遂至僧所，作礼承过，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杀我也！”怒骂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

尔后经时，和尚于嵩山岳寺与弟子百余人，方讲《华

华严和尚

华严和尚求学于神秀。禅宗称神秀为北祖，他常住在洛阳天宫寺，有弟子三百余人。每天在食堂吃饭时，和尚们总是非常严整，瓶与钵必须齐备。有个弟子，出家年数和道业高于同辈，而性情褊狭急躁。当时他因为卧病在床，所以不能随大家到饭堂聚会。一个沙弥因瓶钵不全，来拜见此僧，施礼道：“我要上堂吃饭，没有钵如何是好？只好向您暂借，明天我就去置办。”此僧不借给他，说：“我的钵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借给你害怕打坏了。”沙弥恳求道：“上饭堂吃饭用不了多久就回来，怎么能毁坏了？”这样恳求了好几遍，此僧便借给他说：“我爱钵如命，如若真的有所损坏，就跟杀了我一样

啊。”沙弥借到了钵子，战战兢兢地捧在手里。吃完饭正要往回走，那个僧人已经在催促他了。沙弥拿着钵子走出饭堂，不料被砖绊倒，钵子便被摔碎了。不一会儿，僧人又催促他。他特别恐惧，便到僧人那里，向他行礼承认罪过，而且千拜百拜。僧人大叫道：“你杀死我了！”接着大发雷霆地叫骂，因为这件事，他的病情极度恶化，过了一宿就死了。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华严和尚在嵩山岳寺给百余弟子讲《华严经》，沙弥亦在听会。忽闻寺外山谷，若风雨声。和尚遂招此沙弥，令于己背后立。须臾，见一大蛇，长八九丈，大四五围，直入寺来，怒目张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动。蛇渐至讲堂，升阶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锡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遂俯首闭目。和尚诫之，以锡杖扣其首曰：“既明所业，今当回向三宝。”令诸僧为之齐声念佛，与受三归五戒，此蛇宛转而出。时亡僧弟子已有登会者，和尚召谓曰：“此蛇汝之师也。修行累年，合证果之位，为临终之时，惜一钵破，怒此沙弥，遂作一蟒蛇。适此来者，欲杀此沙弥。更若杀之，当堕大地狱，无出期也。赖吾止之，与受禁戒，今当舍此身矣，汝往寻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过，草木开靡，如车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间，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归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聪慧，年十八当亡。即却为男，然后出家修道。裴郎中即我门徒，汝可入城，为吾省问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艰难，汝可救之。”

时裴宽为兵部郎中，即和尚门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遥指裴家，遇裴请假在宅，遂令报云：“华严和尚传语。”郎中出见，神色甚忧。僧问其故，云妻欲产，已六七日，灯烛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于堂门之外，净设床席。僧入焚香击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产一女。后果年十八岁而卒。出《原化记》。

严经》，那个沙弥也在听讲。忽然听到寺外山谷中传来类似刮风下雨的声音。和尚便召唤这个沙弥，让他站到自己的背后。不一会儿，只见一条大蛇，八九丈长，四五围粗，径直进到寺里，怒目张口。周围的人都想逃奔，和尚告诫他们不许乱动。大蛇慢慢爬到讲堂，爬上台阶后左右环顾，好像要寻找什么。和尚用锡杖挡住它，说

道：“住！”蛇正要爬到座位上去，这时便低下头闭上眼睛。和尚训诫它，用锡杖敲着它的头说：“既然明白了自己的罪业，如今就该皈依三宝。”他让众僧为它齐声念佛，又给它受了三归五戒，这条蛇便辗转着出去了。当时那位亡僧的弟子也有前来听讲的，和尚招过来对他说：“这条蛇就是你师父。他修行多年，该当证果得道了，只因为临终时痛惜一只钵子坏了，就对这个沙弥大发怒气，于是化成一条蟒蛇。刚才到这里来，是想杀死这个沙弥。如果真把沙弥杀了，他就该堕入大地狱，永无出头之日。幸亏我制止了他，给他受了禁戒，如今他能舍弃蟒蛇的身形了，你去寻找吧。”弟子接受命令出去了。蛇所走过的地方，草木都倒在一边，趟开一条像车子走过的道路。行了四十五里，到了深谷间，这蛇自己用脑袋撞在石头上死了。弟子回来告诉了和尚，和尚说：“这蛇现在已经投生，在裴郎中家做女儿。这个女儿也十分聪慧，但十八岁就会死去。又转而投生为男子，然后出家修道。裴郎中是我的门徒，你可以进城去，替我探望他。他女儿现在就要出生了，但是难产，你可以救救她。”

当时裴宽为兵部郎中，是和尚的门生。弟子受命入城后，远远就看见了裴家，正赶上裴宽请假在家，弟子便让人报告说：“华严和尚捎话来了。”郎中出门相见，神色非常忧虑。弟子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妻子临产，已经六七天了，天天晚上点灯守着她，看样子非常危险。弟子说：“我能救她。”于是令人在堂门之外，摆设洁净的床席。弟子进去焚香击磬，连呼三声“和尚”，裴宽的夫人便安然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后来果然十八岁就死了。出自《原化记》。

唐休璟门僧

唐中宗时，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僧，发言多中，好为厌胜之术。休璟甚敬之。一日，僧来谓休璟曰：“相国将有大祸，且不远数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惧甚，即拜之。僧曰：“某无他术，但奉一计耳，愿听之。”休璟曰：“幸吾师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国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国当于卑冗官中，访一孤寒家贫有才干者，使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国恩，而可以指踪也。既得之，愿以报某。”休璟且喜且谢，遂访于亲友。张君者，家甚贫，为京卑官。

即日拜赞善大夫，又旬日，用为曹州刺史。

既而召僧谓曰：“已从师之计，得张某矣。然则可教乎？”僧曰：“张君赴郡之时，当令求二犬，高数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张君荷唐公特达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将赴郡，告辞于休璟，既而谢之曰：“某名迹幽昧，才识疏浅。相国拔此沉滞，牧守大郡，由担石之储，获二千石之禄。自涸辙而泛东溟，出穷谷而陟层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窃所忧惕者，未知相国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闻贵郡多善犬，愿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张君曰：“谨奉教。”

既至郡，数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于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育一犬，质状异常，愿献之。”张大喜，

唐休璟门僧

唐中宗在位时，唐休璟担任宰相。他曾有个门僧，预言大多都能言中，擅长降服鬼魔的厌胜方术。休璟对他非常敬重。一天，僧人来到休璟说：“相国将要遭受大灾祸，而且就在不远的数月之内，然而可以驱除。”休璟非常恐慌，于是拜求他相救。僧人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献你一条计策而已，希望你能听从。”休璟忙道：“请师父教诲。”僧人说：“如今天下的郡守，不都是相国任命的吗？”休璟说：“是的。”僧人说：“相国应当在那些小官里面，访求一个无依无靠、家境贫寒又有才干的人，让他做曹州刺史。他一定深深感念相国的恩德，于是就可以指挥他办事情。等你找到这个人后，请来告诉我。”休璟高兴地表示感谢，于是遍访各位亲友。有个张君，家境十分贫寒，在京城充任小官吏。休璟当天就拜他为赞善大夫，又过了十天，便任命他为曹州刺史。

然后休璟召见门僧对他说：“我已遵从师父之计，找到张某了。您有什么吩咐吗？”门僧说：“张君到曹州赴任的时候，应当叫他找两只狗，要几尺高而且矫健凶猛的。”休璟点头应允。事后，张君感谢唐相国破格提拔之恩，却又不明白他的用意，等到要去赴任的时候，

便向休璟辞行，同时致谢道：“我名声和身份低微，不为人知，才识又十分浅薄。相国把我从默默无闻中提拔起来，让我为大郡之守，由一担一石的微少之俸，到获得二千石之禄。这是让小鱼从干车沟游进了东海，走出深谷而登上云霄，相国的恩德实在太深厚了。然而感恩之外，我忧虑的是，不知相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休璟说：“为了发挥你的才干而已，别无他意。但常听说贵郡有许多良犬，我想要两只神俊不同于平常的。”张君说：“一定遵嘱照办。”

张君到曹州后，过了几天，便召集全郡的差吏，告诉他们：“我蒙受唐丞相深厚的恩德，从不知名的位置提拔了上来，做了大郡的太守。现在唐公想找两只良犬，能找到吗？”有个差吏上前道：“我家里养了一只狗，品貌异常，愿意献出来。”张君非常高兴，即献焉。既至，其犬高数尺而肥，其臆广尺余，神俊异常，而又驯扰。张君曰：“相国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内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极惜之，非君侯亲往，不可取之。”张君即命驾，赍厚直而访之，果得焉。其状与吏所献者无异，而神彩过之。张君甚喜，即召亲吏，以二犬献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状，以为未常见。遂召僧视之，僧曰：“善育之，脱相君之祸者，二犬耳。”

后旬日，其僧又至，谓休璟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之备。”休璟即留僧宿。是夜，休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余人，执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与休璟共处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祸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大喜，且谢之，遂彻左右，与僧寝焉。迨晓，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谓僧曰：“祸诚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观焉。”乃与休璟偕寻其迹，至后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矣，视其颈有血，盖为物所噬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见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惊且诘曰：“汝为谁？”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贼也。昨夕偕来，且将致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遂为噬而死。某惧，因匿身于此，伺其他去，将逃焉。迨晓终不去，今即甘死于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其心也，盖受制于人耳。愿释之。”休璟命解缚，其贼拜泣而去。休璟谢其僧曰：“赖吾师，不然，死于二人之手。”

他便把狗献出来了。狗被送到后，身高数尺而且肥壮，胸脯有一尺多宽，神俊非常，而且十分顺服。张君说：“相国要的是两只，怎么办呢？”差吏告诉他说：“郡城里面只有这一只，其他的都是普通狗。但在郡城南十里某村某户人家，也有这么一只。那家人特别爱惜那只狗，不是君侯亲自去，是要不来的。”张君立即命令备车，带着很多财物去拜访那户人家，果然弄到了这只狗。这只狗的状态与差吏所献的那只没有两样，而神采超过那只。张君非常高兴，立即召来亲近差吏，把两只狗献给了休璟。休璟高兴极了，并且惊奇于这两只狗的状态，认为不是常见的品种。于是召来门僧观看，门僧说：“要好好地养着它们，能够解救相国灾祸的，只有这两只狗。”

过了十天，门僧又来了，对休璟说：“事情就在今夜，请相国严加防范。”休璟便留下门僧住宿。这天夜里，休璟坐在厅堂的前轩，命令十余名手下，拿着弓箭，侍立在卧榻四角。门僧与休璟同处一榻。到了半夜，门僧笑着说：“相国的灾祸已经免除了，可以上床睡觉了。”休璟大喜，并向门僧致谢，于是撤走了手下人，与门僧上床就寝。到天亮时，门僧喊休璟道：“可以起床了！”休璟立即起了床，对门僧说：“灾祸确实免除了，但那两只狗有什么用处呢？”门僧说：“我们一起看看去。”便与休璟一起去察看踪迹。走到后园里，见一个人倒在地上死了，细看他的脖子上有血，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咬的。又见那两只狗在大树下，仰着头往上看，只见一人裸露着身体躲在树上。休璟惊奇地问道：“你是谁？”那人哭着指着地上的死人说：“我与他都是贼。昨天晚上一起到这里来，想要杀害相国。碰上这两只狗，围着我们直叫唤，结果他被咬死了。我害怕，所以躲到了这里，本想等它们走了就逃跑。直到天亮它们也没走，现在只好死在这里了。”休璟立即唤来手下，把他绑了。门僧说：“这个人的罪过本来应当处死，但这并非出自他的本心，大概是受别人指使而干的。希望放了他。”休璟命人解开了绳索，那个贼拜谢哭泣着走了。休璟向门僧道谢说：“幸亏师父相救，不然，我就死在这两个人的手里了。”僧曰：“此盖相国之福也，岂所能为哉？”

休璟有表弟卢轸，在荆门，有术士告之：“君将有灾戾，当求一善禳厌者为，庶可矣。”轸素知其僧，因致书于休璟，请求之。僧即

以书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荆州，而轸已卒。其家开视其书，徒见一幅之纸，并无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数年，其僧遁去，竟不知其所适。出《宣室记》。

仪光禅师

长安青龙寺仪光禅师，本唐室之族也。父琅琊王，与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诛其族无遗。惟禅师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后数岁，天后闻琅琊王有子在人间，购之愈急。乳母将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给。时禅师年已八岁矣，聪慧出类，状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败，大忧之。乃求钱为造衣服，又置钱二百于腰下，于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谓曰：“吾养汝已八年矣，亡命无所不至。今汝已长，而天后之敕访不止，恐事泄之后，汝与吾俱死。今汝聪颖过人，可以自立，吾亦从此逝矣。”乳母因与流涕而诀，禅师亦号恸不自胜，方知其所出。

乳母既去，师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与诸儿戏。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处，方息于逆旅，见禅师与诸儿戏，状貌异于人，因怜之。召而谓曰：“郎家何在？而独行在此耶？”师伪答曰：“庄临于此，有时而戏。”夫人食之，又赐钱五百。

门僧说：“这全是相国的福分呀，哪里是我能够救得了的呢？”

休璟有个表弟叫卢轸，住在荆门，有位术士告诉他：“你将有灾难，应当求一位擅长禳除灾祸之术的人给你驱除，可能会有救的。”卢轸早就知道表哥家里那个僧人，便给休璟写信，请僧人帮忙。门僧便把一封信交给休璟说：“你所求的事，就在这里面。”等这封信送到荆州时，卢轸已经死了。他家里的人打开这封信看时，只见一张白纸，纸上并没有文字。休璟更加觉得门僧是位奇人。过了几年，这位僧人隐遁而去，最终也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出自《宣室记》。

仪光禅师

长安青龙寺的仪光禅师，本是唐朝皇室的成员。其父琅琊王，与

越王起兵，讨伐武则天，未能成功而死。武则天诛灭其全族，没有遗漏一人。只有禅师当时正在襁褓之中，奶妈抱着他跑掉了。过了几年，武则天听说琅琊王有个儿子还活在人间，悬赏捉拿，十分紧急。奶妈把他带到岐州境内，靠纺织、刺绣等维持生活。当时禅师已经八岁了，聪慧出众，相貌非凡。奶妈深恐他因为相貌特出而败露，非常担忧。便弄钱给他做了套新衣服，又在他腰下放了二百文钱，带到桑野中，把事情的本末都告诉了他。奶妈抽泣着对他说：“我已养活你八年了，为了逃命无所不至。如今你已长大，而天后捉拿你的敕令一直不停，我怕事情泄露之后，你与我都得死。如今你聪明过人，可以自立了，我从此也要隐藏起来了。”奶妈便与他流着眼泪告别了，禅师也号啕大哭悲痛不已，这才知道自己的出身。

奶妈离开后，禅师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他就走到一家客店，与很多小孩玩起来。有位郡守夫人，要到丈夫任职的地方去，正在这家客店休息，看到禅师与小孩们一起玩，相貌不同于常人，很喜欢他。把他召来对他说：“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了？”禅师撒谎答道：“我们村庄离这里很近，有时来这里玩。”夫人给他东西吃，又送给他五百文钱。

师虽幼而有识，恐人取其钱，乃尽解衣，置之于腰下。时日已晚，乃寻小径，将投村野。遇一老僧独行，而呼师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灭，将何所适？”禅师惊愕伫立，老僧又曰：“出家闲旷，且无忧畏，小子汝欲之乎？”师曰：“是所愿也。”老僧因携其手，至桑阴下，令礼十方诸佛已，因削其发。又解衣装，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称其体，因教其披著之法。禅师既披法服，执持收掩，有如旧僧焉。老僧喜曰：“此习性使之然。”其僧将行，因指东北曰：“去此数里有伽蓝，汝直诣彼，谒寺主云，我使尔为其弟子也。”言毕，老僧已亡矣。方知是圣像也。师如言趣寺，寺主骇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禅师已洞晓经律，定于禅寂。

遇唐室中兴，求琅琊王后，师方谓寺僧言之，寺僧大骇。因出诣岐州李使君，师从父也，见之悲喜。因舍之于家，欲以状闻，师固请不可。使君有女，年与禅师侔，见禅师悦之，愿致款曲，师不许。月余，会使君夫人出，女盛服多将使者来逼之。师固拒万端，终不肯。

师给曰：“身不洁净，沐浴待命。”女许诺，方令沐浴。师候女出，因之噤门。女还排户，不果入。自牖窥之，师方持削发刀，顾而言曰：“以有此根，故为欲逼，今既除此，何逼之为？”女惧，止之不可。遂断其根，弃于地，而师亦气绝。户既闭，不可开，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户，

禅师虽然年幼却很有见识，害怕别人拿他的钱，便把衣服解开，都放在腰下了。当时天色已晚，他就沿着小路往前走，想找个村庄投宿。遇见一位老僧独自赶路，老僧招呼禅师道：“孩子，你现在只身一人，家已经破灭了，要到什么地方去？”禅师吃惊地站住了，老僧又说：“出家为僧悠闲自在，又无所畏惧，小子你想出家吗？”禅师说：“这正是我的心愿。”老僧便拉着他的手，到了桑树荫下面，令他向十方诸佛行完了礼，便剃光了他的头发。老僧又解开自己的包袱，取出一领袈裟，让他穿上。大小正好合体，于是又教给他披穿的方法。禅师披上法服后，执持收掩熟练自如，有如老僧人一般。老僧欢喜地说：“这是你的习性使你能够这样。”老僧要走，便指着东北方向说：“离此数里有座寺院，你可直接到那里去，谒见寺主，就说我让你给他当弟子的。”说完，老僧已经不见了。这才知道老僧原来是佛圣的化形。禅师照他说的到了寺院，寺主听了他的来历十分惊讶，就收留了他。将近十年，禅师已通晓佛教经律，能够静心禅定。

遇上唐皇室中兴，寻求琅琊王的后代，禅师这才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同寺的僧人，僧人们听了大为震惊。禅师便出寺见岐州李使君，李使君是禅师的叔父，见到他又悲又喜。便让他住自己家里，使君要把他的情况奏闻皇上，禅师坚决不同意。使君有个女儿，年龄与禅师相近，见到禅师后非常喜欢他，愿意表白心意，禅师没有答应。一个多月后，赶上使君夫人外出，女儿便盛装打扮，带着使者来逼迫禅师就范。禅师万般推辞，女子始终不同意。禅师谎称：“我身上不干净，沐浴完了再从命。”女子答应了，这才让他去沐浴。禅师等女儿出去之后，便在屋里把门闩上了。女子回来推门，进不去。从窗户上窥视他，禅师正拿着削发刀，回头对她说：“因为有此阳具，所以招来欲火相逼，如今除掉它，还有什么逼我的？”使君女儿十分害怕，又制止不了他。禅师于是砍断阳具，扔到地上，而禅师也昏厥过去

了。门关得紧紧的，打不开，使君女儿惶惑不知所措。一会儿，使君夫人回来了，女儿讲述了详情。使君命人破门而入，

师已复苏。命良医至，以火烧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师于燃地，傅以膏，数月疾愈。

使君奏禅师是瑯琊王子。有敕，命驿置至京，引见慰问，赏赐优给，复以为王。禅师曰：“父母非命，鄙身残毁，今还俗为王，不愿也。”中宗降敕，令禅师广领徒众，寻山置兰若，恣听之。禅师性好终南山，因居于兴法寺。又于诸谷口，造禅庵兰若凡数处，或入山数十里。从者僧俗常数千人，迎候瞻侍，甚于卿相。

禅师既证道果，常先言将来事，是以人益归之。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无疾而终。先告弟子以修身护戒之事，言甚切至。因卧，头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头，右胁在下，遂亡。遗命葬于少陵原之南面，凿原为室而封之。柩将发，异香芬馥，状貌一如生焉。车出城门，忽有白鹤数百，鸣舞于空中，五色彩云，徘徊覆车，而行数十里。所封之处，遂建天宝寺，弟子辈留而守之。出《纪闻》。

玄 览

唐大历末，禅师玄览住荆州陟岵寺。道高有风韵，人不可得而亲。张璪常画古松于斋壁，符载赞之，卫象诗之，亦一时三绝也，悉加巫焉。人问其故，曰：“无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为寺之患，发瓦探蝼，坏墙熏鼠，

禅师已经苏醒过来。使君命人请来良医，用火把地烧红了，浇上苦酒，让禅师坐在燃烧过的地上，然后给他敷上药膏，几个月之后痊愈了。

使君便奏禀皇上禅师是瑯琊王的儿子。皇上下令，将禅师通过驿站送到京都，引见慰问，赏赐优厚，又想让他当王。禅师说：“父母死于非命，自己的身体已经残毁，如今还俗为王，不合自己的心愿。”中宗皇帝于是降旨，让禅师广收门徒，选择山林建造寺庙，所有这些都听从禅师的意愿。禅师生性喜爱终南山，于是住进了兴法

寺。又在诸谷口，建造许多禅房佛寺，有的则建造在深山中数十里处。跟从禅师的僧人与俗众常常多达几千人，其迎候供养之盛况，超过公卿宰相。

禅师既已证果得道，常常预言未来的事情，因此人们更乐于归顺他。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禅师无疾而终。死前他告诫弟子们关于修身与持戒的事宜，言辞十分恳切。说完之后便躺倒了，头向北方，脚向南方，以手托着脑袋，右肋朝下，躺好之后就死了。他留下遗嘱，希望安葬在少陵原的南面，要在少陵原上挖墓穴，将遗体埋葬在里面。送葬的那天，灵柩要出发时，他的遗体散发出浓郁的异香，形貌与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灵车出城门后，忽然有几百只白鹤，在空中起舞悲鸣，五颜六色的彩云，飘来飘去遮盖着灵车，这样走了几十里。就在埋葬禅师遗体的墓地处，建造了一座天宝寺，弟子们住在那里守护着他。出自《纪闻》。

玄 览

唐朝大历末年，禅师玄览住在荆州陟岵寺。他道行高深又有风韵，人们很难跟他亲近。张璪曾经在寺中斋堂墙壁上画了一棵古松，符载撰写了赞文，卫象题诗，这三样东西也算是当时的三绝，玄览却用白灰统统涂掉了。别人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他们这是闲着没事使我墙上生疥疮。”僧那是他的外甥，是寺庙的一个祸患，不是揭开房瓦掏家雀，就是刨墙挖洞熏老鼠，

览未常责之。有弟子义诠，布衣一食，览亦不称之。或有怪之，乃题诗于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忽一夕，有一梵僧排户而进曰：“和尚速作道场。”览言：“有为之事，吾未常作。”僧熟视而出，反手阖户，门扃如旧。览笑谓左右曰：“吾将归矣。”遂遽浴讫，隐几而化。出《酉阳杂俎》。

法 将

长安有讲《涅槃经》僧曰法将，聪明多识，声名籍甚。所在日讲，僧徒归之如市。法将僧到襄阳。襄阳有客僧，不持僧法，饮酒食

肉，体貌至肥，所与交，不择人。僧徒鄙之。见法将至，众僧迎而重之，居处精华，尽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来造法将。法将方与道俗正开义理，共志心听之。客僧径持酒榼，谓法将曰：“讲说劳苦，且止说经，与我共此酒肉。”法将惊惧，但为推让。客僧因坐户下，以手擘□裹而餐之，举酒满引而饮之。斯须，酒肉皆尽，因登其床且寝。既夕，讲经僧方诵《涅槃经》，醉僧起曰：“善哉妙诵！然我亦尝诵之。”因取少草，布西墙下，露坐草中，因讲《涅槃经》，言词明白，落落可听。讲僧因辍诵听之，每至义理深微，常不能解处，闻醉僧诵过经，心自开解。比天方曙，遂终《涅槃经》四十卷。法将生平所疑，一朝散释都尽。法将方庆希有，布座礼之，比及举头，醉僧已灭。诸处寻访，不知所之。出《纪闻》。

玄览却从不责备他。有个弟子叫义诠，身穿布衣，一天只吃一顿饭，玄览也从不称赞他。有人对此感到奇怪，他便在竹竿上题诗道：“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忽然一天晚上，有个外国来的僧人推门进屋道：“和尚速速去做道场。”玄览说：“凡属刻意而为的事情，我是从来不做。”那僧人仔细打量他一番就出去了，反手关上了房门，门闩就跟原来插的一样。玄览笑着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回去了。”于是急忙洗浴完毕，倚靠着几案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法 将

长安有个讲《涅槃经》的僧人叫法将，聪明多识，名声很大。所到之处每天讲经，僧徒们纷纷前来听讲，就像赶集那样人多。法将到了襄阳。襄阳有个游方僧人，不守佛教戒规，喝酒吃肉，身体很肥胖，与人交往，也不选择对象。僧徒们都很鄙视他。法将到来时，众僧隆重欢迎，安排给他最好的住处，热诚地接待他。一天，游方僧人拿着一斗酒与一只蒸熟的小猪，突然来造访法将。法将正在给僧俗教徒讲解佛教义理，大家在专心致志地听讲。游方僧人径直举着酒肉，对法将说：“讲说太劳累了，暂且停止讲经，与我一起饮酒吃肉。”法将又惊又怕，一个劲儿地往外推。游方僧人便坐在门下，用手撕蒸猪肉卷着吃起来，举起斟满的酒杯就喝。一会儿，酒与肉都吃喝完了，

然后爬上他的床就睡着了。晚上，法将正在念诵《涅槃经》，喝醉的游方僧人起来说：“善哉善哉，实在是美妙的念诵！然而当年我也曾这么念诵过。”他便取过一些干草，铺在西面墙根下，露天坐在干草上，便讲说起《涅槃经》来，言词流畅明白，听得清清楚楚。法将便停止念诵用心听他讲说，每到义理深奥微妙处，自己过去不能理解的地方，听了醉僧的讲说后，心中顿然领悟。等到天刚亮时，已讲诵完了《涅槃经》四十卷。法将平时感到疑惑的地方，一下子都解释清楚了。法将正要赞叹他稀世少有的本领，让座行礼，等他抬起头时，醉僧已经无影无踪了。他四处寻访，不知到底去哪里了。出自《纪闻》。

卷第九十五 异僧九

洪昉禅师 相卫间僧 道 林 净 满 法 通

洪昉禅师

陕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证道果。志在禅寂，而亦以讲经为事，门人常数百。一日，昉夜初独坐，有四人来前曰：“鬼王今为小女疾止造斋，请师临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阎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从之。四人乘马，人持绳床一足，遂北行。可数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门。四人请昉闭目，未食顷，人曰：“开之。已到王庭矣。”其宫阙室屋，崇峻非常，侍卫严饰，颇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阶迎礼。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斋，是以请师临顾。斋毕，自令侍送无虑。”于是请入宫中。其斋场严饰华丽，僧且万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间事。昉仰视空中，不见白日，如人间重阴状。须臾，王夫人后宫数百人，皆出礼谒。王女年十四五，貌独病色。昉为赞礼愿毕，见诸人持千余牙盘食到，以次布于僧前。坐昉于大床，别置名馔，馔甚香洁。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

洪昉禅师

陕州洪昉，本是京兆人。自幼出家，后来证果得道。他平生志在静坐参禅，也以讲经为业，门徒常常多达几百人。一天晚上，洪昉正在独坐，有四个人来到他面前说：“鬼王如今为女儿久病初愈设斋，特请法师赴会。”洪昉说：“我是人你们是鬼，怎样才能到那里呢？”四个人说：“高僧只管走，弟子自能让你到达那里。”洪昉答应了。这四个人骑着马，每人扯着绳床的一角，便往北走。走了几百里，到了一座大山，山腰有个红漆小门。四人请洪昉闭上眼睛，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四人说：“睁开眼吧。已到了王庭了。”只见宫阙房舍，非常高大，侍从们排列严整，跟人间的君王很相近。鬼王冠服齐整，降阶施

礼迎接。鬼王说：“小女久病，如今幸好痊愈。我想积点福德，设了一个斋场，因此请法师前来光顾。斋事结束后，自会让侍从送你回去，请不要担心。”说完便请洪昉进入宫中。斋场布置得很华丽，有上万名僧人，佛像也很多，全跟人间一样。洪昉仰视空中，看不见明亮的太阳，就像人间云层密布的阴天一样。过了一会儿，鬼王夫人等后宫几百人，都出来施礼谒见。鬼王的女儿有十四五岁，面貌独带病色。洪昉为她礼赞祝愿完毕，见许多人端着一千多盘食物上来，依次排在僧人面前。洪昉坐在大床上，另外准备了美味佳饌，极为香洁。洪昉正要食用时，鬼王告诉他说：

“师若常住此，当餐鬼食；不敢留师，请不食。”昉惧而止。斋毕，余食犹数百盘。昉见侍卫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请王赐之余食。王曰：“促持去，赐之。”诸官拜谢，相顾喜笑，口开达于两耳。王因跪曰：“师既惠顾，无他供养，有绢五百匹奉师，请为受八关斋戒。”师曰：“鬼绢纸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绢奉师。”因为受八关斋戒。戒毕，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开目，已到所居。天犹未曙，门人但为入禅，不觉所适。昉忽开目，命火照床前，五百绢在焉。弟子问之，乃言其故。

昉既禅行素高，声价日盛，顷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动。未几晨坐，有一天人，其质殊丽，拜谒请曰：“南天王提头赖吒，请师至天供养。”昉许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执衣，举而腾空，斯须已到。南天王领侍从，曲躬礼拜曰：“师道行高远，诸天愿睹师讲诵，是以辄请师。”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场崇丽，殆非人间，过百千倍。天人皆长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树木，皆是七宝，尽有光彩，夺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质犹人也，见天王之后，身自长大，与天人等。设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毕，王因请入宫，更设供具，谈话款至，其侍卫天官兼鬼神甚众。后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议事，请师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师欲游观，所在听之，但莫使到后园。”再三言而去。

“法师如若常住在这里，就吃鬼的食物；不敢留下法师，所以请不要吃这些东西。”洪昉害怕，没有吃。斋场完毕，剩下的食物仍有几百盘。洪昉看到侍卫宦吏有近千人，都有想吃这些东西的神情，便请求

鬼王把这些吃剩的食物赐给他们。鬼王说道：“快拿过去，赐给他们。”官吏们礼拜致谢，相视大笑起来，嘴巴裂到了耳朵。鬼王跪在洪昉面前道：“法师既然光顾，别无他物奉送，有丝绢五百匹奉上，请法师为我受八关斋戒。”洪昉禅师说：“鬼的丝绢就是纸，我没有用处。”鬼王说：“自当有人间的丝绢奉送禅师。”洪昉便给他受了八关斋戒。斋戒结束，鬼王又让原先那四个人，依照原来的方式送回洪昉。洪昉忽然睁开眼睛时，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此时天还未亮，门人们以为他一直在参禅入定，没有发觉禅师去了哪里。洪昉忽然睁开眼睛，命人用火照着床前，有五百匹丝绢放在那里。弟子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便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洪昉既已禅行高超，名声日益高涨，之前到鬼的世界，只是精神去了那里，身体并未移动地方。不久，一天他早晨打坐，有一位天人，姿态特别美丽，拜见请求道：“南天王提头赖吒，请禅师到天上供养。”洪昉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铺下一件天衣让洪昉坐在上面，两人扯着天衣，抬着腾空而起，不一会儿就到了。南天王率领着侍从，弯腰行礼参拜道：“禅师道行高远，诸天人都想亲眼看到师父讲诵经文，因此就把师父请来了。”便设置高座请洪昉坐在上面。那道场高大壮丽，绝非人间的道场可比，好过千百倍。天人都又高又大，身上闪闪放光。殿堂的树木，也都镶嵌着金银玛瑙等七宝，全闪烁着光彩，耀眼夺目。洪昉初到天宫时，形体还与人一样，见过天王之后，身体便自行长大，与天人一样了。所设美味珍馐都是自然之味，甘美不同寻常。吃完饭后，天王请洪昉入宫，又准备了酒食，两人边吃边谈十分融洽，旁边有很多侍卫天官和鬼神。后来天王忽然说：“弟子要去三十三重天议事，请师父在此稍候。”又叮嘱左右人说：“禅师想出去游览的话，所有地方都可以去，只有后园别让他去。”再三叮咛之后便离开了。

去后，昉念曰：“后园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无人之际，窃至后园。其园甚大，泉流池沼，树林花药，处处皆有，非人间所见。渐渐深入，遥闻大声呻叫，不可忍听。遂到其旁，见大铜柱，径数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达。或有银铛锁其项，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数万头，皆夜叉也。锯牙钩爪，身倍于天人。见禅师至，叩

头言曰：“我以食人故，为天王所锁。今乞免我。我若得脱，但人间求他食，必不敢食人为害。”为饥渴所逼，发此言时，口中火出。问其锁 早晚，或云毗婆师尸佛出世时，动则数千万年。亦有三五辈老者，志诚恳。僧许解其缚而遽还。

斯须王至，先问：“师颇游后园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适到后园，见锁 众生数万，彼何过乎？”王曰：“师果游后园。然小慈是大慈之贼，师不须问。”昉又固问，王曰：“此诸恶鬼，常害于人，唯食人肉。非诸天防护，世人已为此鬼食尽。此皆大恶鬼，不可以礼待，故锁 之。”昉曰：“适见三五辈老者，发言颇诚，言但于人间求他食。请免之。若此曹不食人，余者亦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请。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来。俄而解至，叩头言曰：“蒙恩释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扰人。”王曰：“以禅师故，放汝到人间。若更食人，此度重来，当令若死！”皆曰：“不敢。”于是释去。未久，忽见王庭前有

天王走后，洪昉心里想道：“后园里有什么好东西，怎么不让我去呢？”他趁身边没人时，偷偷来到了后园。后园特别大，流泉池塘、花木药材，随处都有，是人间所见不到的。洪昉渐渐走进后园的深处，听见远处有很大的呻吟呼叫声，令人不忍卒听。于是他走到旁边，只见有一根巨大的铜柱，直径有几百尺，高有一千丈，柱上有许多穿孔，左右贯通。有用铁锁链锁着脖子的，有穿过胸骨的，多至几万头，都是夜叉。他们个个都长有钩爪锯牙，身高是天人的两倍。看见禅师到了这里，叩头乞求道：“我们因为吃人的缘故，被天王锁在这里。现在向您乞求赦免我们。我们若能被释放出去，只在人间寻求别的食物，绝不敢再去吃人为害。”因为受到饥渴的逼迫，说这些话时，夜叉嘴里直冒火焰。问他们什么时候被锁在这里，有的说是毗婆师尸佛出世的时候，差不多都有几千万年了。还有三五个老者，态度十分诚恳。洪昉禅师答应帮他们解脱束缚，然后就急忙回去了。

不一会儿天王就到了，先问左右道：“禅师是不是到后园游览了一番？”左右答道：“没有。”天王十分高兴，刚坐定，洪昉过来说：“刚才我到了后园，看见锁着几万条生命，他们有什么罪过呢？”天王说：“禅师果然游览了后园。然而，小慈悲是大慈悲的祸

患，师父不必多问了。”洪昉又非问不可，天王便说：“这是一群恶鬼，常常伤害人类，他们专门吃人肉。如果不是各位天神严加防护，世上的人早被这群恶鬼吃光了。这些都是大恶鬼，不能对他们讲礼貌仁慈，所以把他们锁了起来。”洪昉说：“刚才见到三五个老者，说话很诚恳，说只在人间寻求别的东西吃。请天王赦免他们几个吧。如果这几个不再吃人了，其余的也可以释放。”天王说：“这些鬼说的话根本不能相信。”洪昉一再请求。天王示意左右，命他们把那三五个老者松开绑带来。不一会儿就松开绑带到了，他们叩头发誓道：“蒙恩释放，年龄已经很老了。如今能够回到人间去，绝对不敢再伤害人类了。”天王说：“因为禅师相求的缘故，放你们回到人间。如若再吃人，下次被抓来，一定要处死你们！”他们都说：“不敢。”于是他们被放了出去。不久，忽见天王庭前有

神至，自称山岳川渎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处，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间，杀人食甚众。不可制，故白之。”王谓昉曰：“弟子言何如？适语师，小慈是大慈之贼。此等恶鬼，言宁可保！”王语诸神曰：“促擒之！”俄而诸神执夜叉到。王怒：“何违所请？”命斩其手足，以铁钁贯脑，曳去而钁之。昉乃请还，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犹如少顷。

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寺极崇丽，远近道俗，归者如云。则为释提柏国所请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头负五色毯而言曰：“帝释天王，请师讲《大涅槃经》。”昉默然还座，夜叉遂挈绳床，置于左膊曰：“请师合目。”因举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请师开目。”视之，已到善法堂。禅师既到天堂，天光眩目，开不能得。天帝曰：“师念弥勒佛。”昉遽念之，于是目开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视天形，不见其际。天帝又曰：“禅师又念弥勒佛，身形当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长，遂与天等。天帝与诸天礼敬言曰：“弟子闻师善讲《大涅槃经》，为日久矣。今诸天钦仰，敬设道场，故请大师讲经听受。”昉曰：“此事诚不为劳，然病坊之中，病者数百，待昉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流连讲经，人间动涉年月，恐病人饿死。今也固辞。”天帝曰：“道场已成，斯愿已久，固请大师勿为辞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

又数倍于释，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神仙人到了，自称是山岳河流之神。他身披盔甲，面色金黄，奔波前来说道：“不知是什么地方，忽然有四五个夜叉到了人间，杀死许多人吃了。没法制服他们，所以特来报告。”天王对洪昉说：“我说的那些话怎么样？刚才我对师父说，小慈悲是大慈悲的祸患。这些恶鬼的誓言，怎么能靠得住呢！”天王对诸位天神说：“快去捉住他们！”不一会儿，诸位天神抓着夜叉来到了。天王愤怒地吼道：“为何违背你们的誓言？”命人砍掉他们的手脚，用铁链子穿透他们的脑袋，拖下去锁了起来。洪昉便请求返回自己的住处，天王又命令先前那两位天人送他回到寺庙。洪昉从寺里消失已经十四天了，但在天上好像只有一会儿。

洪昉在陕州城内，选择空旷的地方建造龙光寺，又建了病坊，曾收养几百个病人。寺庙建造得高大壮丽，四处僧俗，像云涌一般聚集到这里。洪昉又受到释提柏国的邀请。有一天早晨，洪昉正在洗漱，有个夜叉来到他的面前，左肩上披着五色毛毯对他说：“帝释天王，请禅师去讲《大涅槃经》。”洪昉沉默地回到座位上，夜叉于是举起绳床，放在左胳膊上说：“请禅师闭上眼睛。”然后便举起了左手，又伸了伸右脚，说道：“请禅师睁开眼睛。”一看，已经到了善法堂。禅师到了天堂，天光耀眼夺目，睁不开眼。天帝说：“请禅师念诵弥勒佛。”洪昉急忙念诵起来，于是再睁开眼睛时就不觉得炫目了。但他身形矮小，仰视天帝形貌，看不到顶端。天帝又说：“禅师再念弥勒佛，体形就会变大。”洪昉照他的话念佛，念了三遍身体长了三下，便与天帝一样高了。天帝与诸位天人施礼致敬说：“弟子听说禅师擅长讲说《大涅槃经》，为时已久。今天诸天人钦敬仰慕，特设道场，所以请大师讲经给我们听。”洪昉说：“这件事确实不算辛苦，然而在病坊之中，有几百个病人，等着我去救命呢。我常常讨饭供他们吃，现在如果留在这里讲经，在人间动辄跨年过月，恐怕病人会饿死的。所以今天一定要推辞。”天帝说：“道场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愿望也很很久了，恳请大师千万不要推辞。”洪昉没有答应。忽然空中出现一个大天人，身高又数倍于释天王，天帝恭恭敬敬地起身迎接他。大天人说道：“大梵天王有敕令。”天帝

恍然曰：“本欲留师讲经，今梵天有敕不许。然师已至，岂不能暂开经卷，少讲经旨，令天人信受？”昉许之。于是置食，食器皆七宝，饮食香美，精妙倍常。禅师食已，身诸毛孔，皆出异光，毛孔之中，尽能观见诸物，方悟天身腾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诸天数百千万，兼四天王，各领徒众，同会听法。阶下左右，则有龙王夜叉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听。昉因开《涅槃经》首，讲一纸余。言辞典畅，备宣宗旨。天帝大称赞功德。开经毕，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二十七日矣。

按佛经，善法堂在欢喜园，天帝都会，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宝所作，四壁皆白银。阶下泉池交注，流渠映带。其果木皆与树行相直，宝树花果，亦皆奇异。所有物类，皆非世人所识。昉略言其梗概，阶下宝树，行必相直，每相表里，必有一泉。夤缘枝间，自叶流下，水如乳色，味佳于乳，下注树根，洒入渠中。诸天人饮树本中泉，其溜下者，众鸟同饮。以黄金为地，地生软草，其软如绵。天人足履之，没至足，举后其地自平。其鸟数百千，色名无定相，入七宝林，即同其树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时，七宝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时，宝衣亦至。无日月光，一天人身光，逾于日月。须至远处，飞空而行，如念即到。昉既睹其异，备言其见，

怅然失意地说：“本想留下禅师讲经，现在梵天王有令不许。然而禅师已经到了这里，难道就不能暂且打开经卷，少讲一会儿经义，让各位天人相信接受吗？”洪昉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摆上饮食，食器全是金银玛瑙等七宝制成，饭食香美，精妙异常。禅师吃完之后，身上的各个毛孔，都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从毛孔里面，都能看见各种物件，这才领悟天人的身体所以能够腾空的奥妙。登上高座后，在上面铺了件天衣，洪昉于是坐了上去。在善法堂中，成千上万的诸天神，还有四大天王，各自率领徒众，一起赴会聆听讲法。台阶下左右两侧，则有龙王、夜叉、诸鬼神及非人之辈，也都合掌静静地听讲。洪昉便打开《涅槃经》卷首，讲了一页多点儿。他言辞典雅流畅，详细宣讲了经文的义理宗旨。天帝极力称赞他的功德。讲经结束后，天王又令先前那个夜叉把他送回原来的寺院。寺院里的弟子，已经二十七天不见洪昉了。

按照佛教经书的记载，善法堂坐落在欢喜园里，是天帝都会，天王的正殿。殿堂为金银玛瑙等七宝所建成，四面墙壁都是白银。台阶下泉水与池塘交相灌注，流动的渠水相互映衬。果树与其他树木并列在一起，宝树花果，也都非常奇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世人所能辨识的。洪昉向人们简略讲述了大概，阶下宝树，一行行的都很整齐，相对的两棵树中间必定有一眼泉水。泉水沿着枝干流淌，从树叶上流下来，水呈乳白色，味道胜过乳汁，流到树根，注入水渠。诸天人喝的是树根下的泉水，滴到下面的水，许多鸟一起喝。这里以黄金铺地，地生软草，柔如丝绵。天人踏下去，能没到脚背，抬脚后地又自动恢复平坦。那里有成百上千种禽鸟，颜色和名称不固定，飞过七宝林时，就跟那里树木的颜色相同。天上各种事物都是自然化育生长的。如果想吃什么食物时，七宝器具盛着食物就来到面前。如果想穿什么衣服时，宝衣也会自动到来。这里没有日月之光，一个天人身上发出的光，比日月之光还亮。要到远处去时，腾空而行，想到哪里就立即来到。洪昉目睹了这些奇异现象后，便详细描述了见闻，

乃请画图为屏风，凡二十四扇，观者惊骇。昉初到寺，毛孔之中，尽能见物。既而弟子进食，食讫，毛孔皆闭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

昉即尽出天中之相，人以为妖。时则天在位，为人告之。则天命取其屏，兼征昉。昉既至，则天问之而不罪也，留昉宫中。则天手自造食，大申供养。留数月，则天谓昉曰：“禅师遂无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贫道唯愿陛下无多杀戮，大损果报。其言唯此。”则天信受之，因赐墨敕：“昉所行之处，修造功德，无得遏止。”昉年过下寿，如入禅定，遂卒于陕中焉。出《纪闻》。

相卫间僧

相卫间有僧，自少博习经论，善讲说。每有讲筵，自谓超绝，然而听者稀少，财利寡薄。如此积年，其僧不愤，遂将经论，遍历名山，以访知者。后至衡岳寺，憩泊月余，常于寺闲斋独坐，寻绎经论。又自咎曰：“所晓义理，无乃乖于圣意乎？”沉思之次，忽举头见

一老僧，杖锡而入曰：“师习读何经论？穷究何义理？”僧疑是异人，乃述其由，兼自咎曰：“傥遇知者，分别此事，即钳口结舌，不复开演耳。”老僧笑曰：“师识至广，岂不知此义？大圣犹不能度无缘之人，况其初心乎？师只是与众僧无缘耳。”僧曰：“若然者，岂终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试为尔结缘。”因问师今有几许资粮，

于是请人画成图画制成屏风，共二十四扇，看到的人都非常惊讶。洪昉刚回到寺院时，从毛孔里面都能看到东西。接着弟子端来饭菜，吃完之后，毛孔都关闭了，跟原先一样。他这才知道人间食物与天上的食物，精粗之分竟然如此之大。

洪昉把天上的景象都传扬出去后，人们以为是妖言。当时武则天在位，他被人告到她那里。武则天命人收取了他的屏风，同时征召洪昉。洪昉进宫后，武则天询问了事情的真相，没有怪罪他，还把他留在了宫里。武则天亲手给他做吃的，极力表明供养他的诚意。一连留了几个月，武则天对洪昉说：“禅师就没有一句话来教诲弟子吗？”洪昉不得已，便说道：“贫道只愿陛下不要多杀戮，否则必然损害因果报应。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武则天相信并接受了他说的话，于是赐给他一道墨敕，上面写道：“洪昉所到之处，修行诵经布施时，任何人不能阻止。”洪昉年过八十，就像入禅定一般，就死在陕中了。出自《纪闻》。

相卫间僧

相州、卫州一带有个僧人，从小广习经论，善于讲经说道。每次登堂讲说经论时，自以为超凡绝伦，然而听者寥寥无几，得到的财利十分微薄。这种状况有好多年了，此僧心中难平，于是带着经论，遍游名山，以访求知音。后来到了衡岳寺，住了一个多月，他常在寺内一间空斋里独坐，探究经论。他又自责道：“自己所掌握的义理，莫不是有悖于圣意吗？”沉思之际，忽然抬头看见一位老僧，拄着锡杖走了进来，问道：“师父所习读的是什么经论？探究的是什么义理？”他怀疑老僧并非常人，便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并自责道：“倘若遇上个明白人，把这件事情给我开解明白，我就闭口结舌，不再讲说了。”老僧笑着说：“师父的知识非常渊博，怎能不了解这经义呢？大

圣尚且不能超度无缘之人，何况那些刚开始参悟的人呢？师父只是与众僧没有缘分罢了。”相卫间僧人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我岂不是终生都这个样子了吗？”老僧说：“我试着为你结因缘看看。”便问他眼下还有多少钱粮，

僧曰：“自徂南县，历行万里，粮食所费，皆以竭矣。今惟大衣七条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可卖之，以所得直皆作糜饼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约数千人食。遂相与携至平野之中，散掇，梵香长跪，咒曰：“今日食我施者，愿当来之世，与我为弟子。我当教之，得至菩提。”言讫，鸟雀乱下啄食，地上蝼蚁，复不知数。老僧谓曰：“尔后二十年，方可归开法席。今且周游，未用讲说也。”言讫而此僧如言，后二十年，却归河北开讲。听徒动千万人，皆年二十已下，老壮者十无一二。出《原化记》。

道 林

唐调露年中，桂州人薛甲常供一僧。法号道林，道德甚高，瞻敬尤切。如是供给，十有余年。忽一旦辞去，云：“贫道在此挠读多年，更无所酬。今有旧经一函，且寄宅中。一周年不回，即可开展。”经岁余，开讫，见有金数千两。后卖一半，买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养至今，像仪见存。薛甲今见有孙禹宾，在桂林效职。出《桂林风土记》。

净 满

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而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笥，令其弟诣阙告之。则天大怒，命御史裴怀古推案，便行诛戮。怀古执之不屈，李昭德进曰：“怀古推事疏略，请令重推。”怀古厉声

相卫间僧人说：“我自从来到南方，历行万里路，粮食与费用，都消耗完了。现在只有七件大褂而已。”老僧说：“只要这些就可以了。你可以把它卖了，用得到的钱都做成米面饼子以及油食之类。”僧人照他说的办了，置办了约够几千人吃的食物。两人就一起把这些食物带

到旷野中去，撒在地上，焚香长跪，嘴里发咒愿道：“今日吃我施舍食物的，愿你们来世给我当弟子。我会好好教化你们，使你们个个得道，达到菩提彻悟境界。”说完，鸟雀纷纷飞下来啄食，地上的蝼蚁更不知其数。老僧对他说：“再过二十年，你才可以回去开席讲法。如今暂且到各处周游，不用讲说佛经。”说完后，这位僧人遵照老僧的话先去周游各地，二十年后，才又回到河北开讲。前来听讲的门徒，动辄成千上万，大都在二十岁以下，老年、壮年人不到十分之一二。出自《原化记》。

道 林

唐高宗调露年间，桂州人薛甲曾供养过一个僧人。僧人法号道林，道业与德行都很高，薛甲对他倍加奉敬。就这样供养了十多年。忽然有一天道林要告辞而去，说：“贫道在此叨扰多年，又无所酬谢。现有一函旧经书，暂且寄放在你家里。如果我一年不回来，就可以把它打开。”过了一年多，薛甲打开经函的锁，见有黄金数千两。后来卖掉了一半，买地建造了菩提寺，并且造了道林的真身塑像。供养至今，这塑像还在。薛甲现在有孙子薛禹宾，正在桂林供职。出自《桂林风土记》。

净 满

武则天临朝执政时，恒州鹿泉寺有个僧人叫净满，道行很高，其他僧人都嫉妒他。就偷偷画了张女人住在高楼、而净满弯弓射她的画，藏在他的经书箱里，然后又让他弟弟到皇宫里去告发。武则天得知后十分恼怒，命令御史裴怀古审办此案，要立即杀了净满。裴怀古坚持明断，没有屈从武则天的意旨，李昭德进言说：“怀古审理得太粗率，请让人重新审办此案。”怀古厉声

而言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画一，奈何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守平典，庶无冤滥，死不恨矣！”则天意乃解。怀古后副阎知微和亲于突厥，突厥立知微为南面可汗，而入寇赵、定，怀古因得逃归。素羸弱，不堪奔

驰，乃恳诚告天，愿投死南土。力倦而寝，梦一僧如净满者，引之曰：“可从此路出。”觉而从之，果获全。人以为忠恕之报。出《大唐新语》。

法 通

长安懿德禅院者，唐中宗为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饰焉。禅院内有大石臼，重五百斤。隋末，鄠县沙门法通自南庄致于此寺。法通自少出家，初极羸劣，同侣轻之，乃发愤乞愿壮健。昼寝树下，忽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惊遽呼觉。法通云：“忽梦有人遗三馱筋，使我啖之，适啖一馱筋，遽觉，便壮健。”试举大石臼，不以为困。有寺僧行戡，本称有力。通于是遂乃窃其所服之袈裟，举堂柱而压之。行戡见而惊异，尽力莫能取。通徐举柱而取，众大骇之。通力兼百人，时咸服之，以为神助焉。出《西京记》。

说道：“陛下执法不论亲疏，应当对天下人一视同仁，为什么让我诛杀无辜之人，以迎合圣上的旨意？倘使净满有犯上之罪状，我又有什麼颜面宽恕他呢？臣愿坚持公平判决，希望不要出现冤案，为此死而无憾！”武则天这才消解了一些怒意。裴怀古后来以副职陪同阎知微去突厥和亲，突厥封阎知微为南面可汗，让他带兵入侵赵州、定州一带，裴怀古便伺机逃了回来。由于他平日身体虚弱，受不了奔驰颠簸，便向苍天诚恳祷告，愿死在南方大唐国土上。在他筋疲力尽朦胧入睡的时候，梦见一个像净满的僧人，指引他说：“可以从这条路逃出去。”怀古睡醒之后，按照僧人指引的路走，果然安全逃了回来。人们认为这是他忠恕所得的德报。出自《大唐新语》。

法 通

长安的懿德禅院，是唐中宗为懿德太子追祀天福，改名重修的。禅院内有个大石臼，有五百斤重。隋末，鄠县僧人法通从南庄运到了这座寺庙。法通从年轻时就出了家，当初长得极瘦弱，同伴们都瞧不起他，于是他就发愿盼望自己健壮起来。他白天睡在树下，忽然从嘴里流出了三升口水，他母亲吃惊地慌忙把他喊醒。法通说：“我刚才

梦见有人给我三驮牛筋肉，让我吃，刚刚吃了一驮牛筋，忽然就醒了，便感到健壮了。”他试着举起大石臼，一点儿也不疲惫。有寺僧叫行戡，自称很有力气。法通这时便偷了他穿的袈裟，举起殿堂上的柱子把它压在了下面。行戡见了十分惊异，用尽全身力量也取不出来。法通慢慢举起柱子就取出来了，众人见了大为震惊。法通的力气抵得上一百个人，当时人都很佩服他，认为有神灵在帮助他。出自《西京记》。

卷第九十六 异僧十

僧伽大师 回向寺狂僧 懒 残 韦 皋 释道钦

辛七师 嘉州僧 金刚仙 鸱鸢和尚

僧伽大师

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而其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淮寺”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字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亲书其额以赐焉。

僧伽大师

僧伽大师，西域人，俗姓何。唐高宗龙朔初年来到北方云游，隶属于楚州龙兴寺。后来在泗州临淮县信义坊求得一方土地，埋设了界标，准备建造寺院。在界标下，掘得古代的香积寺铭记，还有金像一尊，上有“普照王佛”几个字，于是就建了一座佛寺。唐中宗景龙二年，中宗皇帝派遣使臣迎接大师，进入宫内的道场，尊他为国师。不久，他离开皇宫住在荐福寺，常常独处一室，他的头顶上有一个洞穴，平日用棉絮堵塞着，夜间则拿掉棉絮。香烟从顶穴中冒了出来，烟气弥漫全室，芳香异常。等到天亮时，香烟又回到顶穴里去，他便又用棉絮塞上。僧伽大师经常洗脚，人们取他的洗脚水喝下去，多么难治的疾病都能痊愈。一天，中宗皇帝在内殿对大师说：“京城附近

已经几个月没下雨了，愿大师发发慈悲，解除我的忧虑。”大师便将瓶里的水播洒在空中，顷刻间阴云骤然密集，下起甘霖大雨。中宗皇帝十分高兴，特颁诏令赐给他所修建的寺庙一块匾额，以“临淮寺”为名。大师请求用“普照王”几个字为该寺命名，是想依照金身佛像上的字。中宗皇帝因为“照”字是则天皇后的庙讳，便改为普光王寺，仍然御笔亲书其匾额赐给他。

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歔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问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是欲归彼处，故现此变也。”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顷刻之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即今塔是也。后中宗问万回师曰：“僧伽大师何人耶？”万回曰：“是观音化身也。如《法华经·普门品》云：‘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见之而为说法。’此即是也。”先是，师初至长安，万回礼谒甚恭。师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师迁化后，不数月，万回亦卒。师平生化现事迹甚多，具在本传，此聊记其始终矣。出《本传》及《纪闻录》。

回向寺狂僧

唐玄宗开元末梦人云：“将手巾五百条，袈裟五百领，于回向寺布施。”及觉，问左右，并云无。乃遣募缁徒道高者，令寻访。有一狂僧，本无住著，人亦不知其所来，自出应召曰：“某知回向寺处。”问要几人，曰：“但得赍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径入终南。行两日，至极深峻处，都无所见。忽遇一礮石，惊曰：“此地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携香，礼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雾起，咫尺不辨。近来渐散，当半崖，

到景龙四年三月二日，僧伽大师在长安荐福寺内端坐而终。中宗皇帝便令人在荐福寺修起一座佛塔，把僧伽大师尸身涂漆供养。不多时，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臭气弥漫了整个长安。中宗问道：“这是什么征兆？”身边大臣奏道：“僧伽大师在临淮化缘，恐怕他是想回到那里去，所以才出现这种天变。”中宗皇帝在心里默默同意了，那种

臭气便顿时消失了。顷刻之间，空气中散发出浓郁而奇异的香味。就在这年五月，将僧伽大师的遗骨送到临淮，修起寺塔供养，这就是现在那座塔。后来中宗皇帝问万回法师道：“僧伽大师是怎样的人？”万回法师说：“是观音的化身。像《法华经·普门品》所说：‘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见之而为说法。’他就是这样的人。”在这之前，僧伽大师初到长安时，万回非常恭敬地以礼谒见。大师拍着他的头说：“小子为何久留此地？可以去了。”等到大师去世后，没过几个月，万回法师也去世了。僧伽大师平生化现的事迹非常多，都记载在他的本传里，这里只是粗略记述一下始末罢了。出自《本传》及《纪闻录》。

回向寺狂僧

唐玄宗在开元末年梦见有人对他说：“请你拿着五百条手巾，五百领袈裟，到回向寺里去布施。”等睡醒后，问身边人回向寺在什么地方，都说没有这个回向寺。他就派人招募道行高深的僧人，让他们去寻访回向寺。有个狂僧，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住处，别人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自己出来应召道：“我知道回向寺在哪里。”问他需要几个人，他说：“只要能拿着该带的东西，以及名香一斤，马上就可以去。”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后，这位狂僧就径直进了终南山。走了两天，来到深山极为险峻的地方，什么也没见到。忽然遇到一个石碾，他吃惊地说：“此处人迹不到，怎么能有这种东西呢！”他便在石碾上焚烧带来的名香，从中午到晚上，不住地礼拜祷告苦苦哀求。过了很长时间，山谷中升起云雾，咫尺之间都看不清东西。后来渐渐散开，在山崖中间，

有朱柱粉壁，玲珑如画。少顷转分明，见一寺若在云间，三门巨额，谛视之，乃回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时已黄昏，闻钟磬及礼佛之声。守门者诘其所从来，遂引入。见一老僧曰：“唐皇帝万福。”令与人相随，历房散手巾等。唯余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无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顾侍者曰：“彼房取尺八来。”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见彼胡僧否？”曰：“见。”僧曰：“此是权代汝主也。国内当乱，人死无数。此名磨灭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爱吹

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满，即却归矣。”明日，遣就坐斋，斋讫曰：“汝当回，可将此玉尺八付与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才数步，又云雾四合，及散，则不复见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进于玄宗。及召见，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悦，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后二十余年，遂有安禄山之乱，其狂僧所见胡僧，即禄山也。出《逸史》。

懒 残

懒残者，唐天宝初衡岳寺执役僧也。退食，即收所余而食，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昼专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无倦色，已二十年矣。时邺侯李泌寺中读书，察懒残所为曰：“非凡物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李公情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凄惋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

有红柱粉墙，玲珑精致宛如图画。过了片刻又变得清晰起来，只见有一座寺庙宛若飘在云间，三个大门上都有巨大的匾额，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回向寺。狂僧非常高兴，向上攀登，不一会儿就到了。当时已是黄昏时分，听见寺内传来钟磬与念佛的声音。守门人盘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于是领他走了进去。见一个老僧对他说：“唐皇帝万福。”又让他跟在别人后面，依次到各个房间散发手巾等。后来只剩下一份，有间房子只有空床，没有人。狂僧把这些情况又详细说了一遍，老僧笑着让他坐下，对待者说：“到那间房里把尺八拿来。”原来是一支玉尺八。老僧问道：“你见过那个胡僧没有？”答道：“见过。”老僧说：“这尺八暂且代替你的君主。国内要有灾乱，有无数人要死掉。这个人叫做磨灭王。那间空闲房子是你君主的房间，你君主在寺里时，因为爱吹尺八，被贬到人间，这就是他平常吹的。如今期限已经满了，快回来了。”第二天，就让他在这里坐斋，斋饭结束之后对他说：“你该回去了，可以把这玉尺八交给你的君主，还有这份手巾与袈裟，也让他自己收着。”狂僧施礼告辞，童子把他送了出来。才走了几步，又见云雾从四面聚拢起来，等到云雾散开时，就看不见回向寺在什么地方了。狂僧带着手巾尺八等，进献给玄宗。等到玄宗召见时，他讲述了事情的全部过程。玄宗听了大为感慨，拿起尺八吹了起

来，好像先前吹过这支笛子一样。过了二十多年，便出现了安禄山之乱，狂僧所见的那个胡僧，就是安禄山。出自《逸史》。

懒 残

懒残，是唐代天宝初年衡岳寺的执役僧人。别人吃完饭，他就收拾剩饭残汤吃，因为生性懒惰又捡残饭吃，所以号称懒残。白天他负责全寺的杂活，夜晚在牛群里面休息，从无疲劳厌倦的神色，已经有二十年了。当时邕侯李泌在寺中读书，观察到懒残的所作所为说：“这不是一个平凡人物。”听到懒残半夜吟唱佛经，声音响彻山林。李泌颇懂音律，能从他的吟唱中分辨出吉凶，认为懒残诵经的声音先凄婉后喜悦，一定是被贬谪到人间的神人。

时将去矣，候中夜，李公潜往谒焉，望席门通名而拜。懒残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公愈加敬谨，惟拜而已。懒残正拨牛粪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尽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

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下，其缘山磴道，为大石所栏。乃以十牛縻绊以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无他途，可以修事。懒残曰：“不假人力，我试去之。”众皆大笑，以为狂人。懒残曰：“何必见嗤？试可乃已。”寺僧笑而许之。遂履石而动，忽转盘而下，声若雷震，山路既开。众僧皆罗拜，一郡皆呼至圣，刺史奉之如神。懒残悄然，乃怀去意。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懒残曰：“授我杵，为尔尽驱除。”众皆曰：“大石犹可推，虎豹当易制。”遂与之荆挺，皆蹶而观之。才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懒残既去之后，虎豹亦绝踪迹。后李公果十年为相也。出《甘泽谣》。

韦 皋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

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忽自升阶，谓婴儿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

当时李泌就要离开寺庙了，等到夜半的时候，悄悄去拜见他，李泌对着草席做的门通报姓名施礼参拜。懒残大肆辱骂，仰面对着空中吐口水说：“这是要害我。”李公更加恭敬，只是连连下拜行礼。懒残正在翻弄干牛粪烧着的火堆，从里面取出山芋来吃。过了很久才说：“可以坐在地上。”他拿自己吃剩的半块山芋递给李公，李公用双手捧着接过来，吃完后表示感谢。懒残对李公说：“千万不要多说话，你能当十年宰相。”李公拜谢告退。

过了一个月，刺史要到衡岳祭山，他修道十分认真。忽然半夜风雷大作，一座山峰塌了下来，那条沿山的石磴小路，被大石头拦住了。使用十头牛套上绳索拉，又让几百个人喊着号子推，用尽全部力气而这块巨石却更加牢固了。又没有其他道路，可以上山祭祀。懒残说：“不用人力，我去试试把这块石头弄走。”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认为他是个疯子。懒残说：“为什么要讥笑我呢？试试行了就好。”寺庙的僧人笑着同意了。懒残在石头上踩了一下，巨石便活动起来，突然滚动着落下去，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山路便打开了。众僧列队参拜，全郡人都称他为至圣，刺史也将懒残奉若神明。懒残悄然不语，心里盘算着要离开此地。寺庙外面突然虎豹成群，每天都有人被伤害，没有办法禁止。懒残说：“给我根木棍，我为你们把虎豹全部赶走。”众人都说：“大石头都能推走，虎豹一定更容易制服。”便给他一根荆木棍子，众人都蹑手蹑脚地躲在一旁观看。懒残刚出大门，就被一头老虎叼走了。懒残被叼走之后，虎豹也就没有踪迹了。后来，李泌果然当了十年宰相。出自《甘泽谣》。

韦 皋

唐朝原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出生后一个月，家里召集群僧会斋。有个胡僧，相貌特别丑陋，不召而到。韦家的仆人都很生他的气，让他坐在院里的破席上。吃完饭后，韦家让奶妈抱出婴儿来，请群僧为他祝寿。那位胡僧忽然自己走上台阶来，对婴儿说

道：“分别已久，你可好吗？”婴儿似乎有高兴的神情，

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师何故言别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且受蜀人之福。吾往岁在剑门，与此子友善。今闻降于韦氏，吾固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少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出《宣室志》。

释道钦

释道钦住陞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州晏常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

又《梁元帝杂传》云，晋惠末，洛中沙门耆域，盖得道者。长安人与域食于长安寺，流沙人与域食于石人前，数万里同日而见。沙门竺法行尝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语曰：“得道者当授所未听，今有八岁沙弥，亦以诵之。”域笑曰：“八岁而至百岁诵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出《酉阳杂俎》。

辛七师

辛七师，陕人，辛其姓也。始为儿时，甚谨肃，未尝以狎弄为事，其父母异而怜之。十岁好浮图氏法，日阅佛书，自能辨

众人见了都很惊异。韦皋父亲说：“这个小孩出生才一个月，师父为什么说分别很久了呢？”胡僧道：“这不是施主所能了解的。”韦家坚持追问他，胡僧便说：“这孩子是诸葛武侯的后身。武侯生于东汉末年，是西蜀的丞相，蜀人受到他的恩惠已经很久了。如今他又降生在世上，将来要为蜀门帅，而且受到蜀人的福报。我从前住在剑门，与这个人很友好。如今听说他降生在韦家，所以我才远道而来。”韦家

听了他的话感到很神奇，便以“武侯”做韦皋的字。后来韦皋年轻时就做了金吾将军统制剑南军，连续晋升为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地任职十八年，果然与胡僧的话相符。出自《宣室志》。

释道钦

释道钦住在陞山寺时，有人问他如何修道，他轻易回答，都能达到教旨的极致。忠州郡守刘晏曾向他乞请心偈，道钦让他手捧香炉悉心敬听，再三宣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刘晏说：“这是三尺童子都知道的话。”道钦说：“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这句话至今已成为至理名言。

又据《梁元帝杂传》记载，晋惠帝末年，洛阳有个和尚叫耆域，大概是个得道高僧。长安人与耆域在长安寺里吃饭时，流沙人却与耆域一起在石人面前吃饭，相隔数万里，他能同一天在两个地方出现。僧人竺法行曾向他稽首乞求赠言，耆域升高座说道：“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法行说：“得道的人应当教给别人没有听到过的话，你说的这话就连当今八岁的小沙弥，也能背诵出来。”耆域笑道：“八岁就能背诵，但到百岁也不能践行。”呜呼！世人都敬重得道的人，却不知只要身体力行就是得道。出自《酉阳杂俎》。

辛七师

辛七师，陕州人，辛是他的姓氏。起初他是小孩子时，就很谨慎严肃，从不淘气顽皮，父母都觉得他不同寻常，很怜爱他。十岁开始，他喜好佛法，天天阅读佛教经书，自己能辨识

梵音，不由师教。其后父为陕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窑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毁甚。一日，发狂遁去。其家僮迹其所往，至郡南，见辛七在一瓦窑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炼金色。家僮惊异，次至一窑，又见一辛七在焉，历七窑，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为辛七师。出《宣室志》。

嘉州僧

利州广福禅院，则故戎帅张处钊所创。因请长老灵贵主掌，以安僧众，经数年矣。灵贵好烧炼，忽一日，取众僧小便以大镬炼而成霜，秽恶之气，充满衢路。堂有一僧，元自嘉州来，似不得意，咄咄焉。灵贵觉之，遂请收买众僧食米，冀其少在院内。不旬日，其僧尽将簿历钱物，就方丈纳之，云：“缘有小事，暂出近地。”遂欲辞去。其夜，于堂内本位跏趺，奄然而逝。众僧皆讶其无疾，告行常仪。堂内有僧迁化，即例破柴五十束，必普请众僧，人擎一枝，送至郊外，垒而为棚。焚烧讫，即归院集众，以其所有衣钵，尽归众用，以为常例。其日，坐亡僧于柴棚之上。维那十念讫，将欲下火。其僧忽然惊起，谓维那曰：“有米钱二贯文，在监行者处。”又合掌谓众僧曰：“来去是常。谢诸人远来相送。”瞑目敛手，端然不动。右胁火燃，即成灰烬。众咸惊骇。是知圆明真往，死而不亡，或来或去，得火自在者，信有之矣。出《野人闲话》。

梵语，不用老师教他。后来父亲做了陕州郡守。在这之前，郡城南面有七口瓦窑。父亲死后，辛七极为悲哀感伤。有一天，他疯疯癫癫地逃跑了。他的家僮沿踪迹追寻，到了郡城南面，只见辛七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口瓦窑里，身上发出奇异的光芒，光辉灿烂就像冶炼金子时的颜色一样。这个家僮十分惊异，到相邻的瓦窑一看，又看见一个辛七端坐那里，一连看了七口瓦窑，都有一个辛七端坐其中，因此叫他“辛七师”。出自《宣室志》。

嘉州僧

利州广福禅院，是过去军队统帅张处钊创建的。于是请来长老灵贵做住持，以安僧众之心，已经好多年了。灵贵喜好烧炼之术，忽然有一天，他取众僧的小便放在大锅里熬成了霜，恶臭的气味，充满街道。殿堂上有一个僧人，原是从嘉州来的，好像不很如意，经常叹息。灵贵觉察到了，便打发他出去收购众僧吃的粮食，希望他少在院内呆着。不到十天，这位嘉州僧人便将全部账簿与钱物等，交给方丈，说：“因为有点小事，暂时离开这里。”于是就想辞去。这天夜里，他在堂内本位上盘足而坐，忽然长逝。众僧都为他无病而死感到惊讶，方丈通知按通常仪式处理。凡是禅堂里有僧人死了，都按例破

柴五十束，一定遍请众僧，每人手擎一枝，送到郊外，垒成柴棚。焚烧完毕后，就回院集合，把亡僧的所有衣钵，全归众僧使用，这是禅院的常例。这一天，他们把亡僧放在柴棚上，成端坐状。维那僧照例口诵咒文，十念结束后，刚要点火，亡僧突然惊起，对维那僧说：“有米钱二贯文，在监行者那里。”又合掌对众僧说：“生来死去本是常事。多谢诸位远来相送！”说完之后，闭上两眼收回双手，端坐不动。右肋下被火燃着了，一会儿即化为灰烬。众僧都惊骇不已。由此可知，所谓“圆明真往，死而不亡，或来或去，得火自在”的人，确实是有的。出自《野人闲话》。

金刚仙

唐开成中，有僧金刚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远峡山寺。能梵音，弹舌摇锡而咒物，物无不应。善囚拘鬼魅，束缚蛟螭，动锡杖一声，召雷立震。

是日峡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剝而为舟。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尺余，四驰啮卉窒其穴而去。俄闻林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双首之虺，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卉团而飞去，颖脱俱尽，后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焮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石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俱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朴讶之，返峡山寺，语金刚仙。仙乃祈朴验穴，振环杖而咒之，蛛即出于僧前，俨若神听。及引锡触之，蛛乃殒于穴侧。及夜，金刚仙梦见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复能织耳。”礼金刚仙曰：“愿为福田之衣。”语毕遂亡。僧及觉，布已在侧，其精妙奇巧，非世茧丝之所能制也。僧乃制而为衣，尘垢不触。

后数年，僧往番禺，泛舶归天竺。乃于峡山金鑊潭畔，摇锡大呼而咒水。俄而水辟见底矣。以澡瓶张之，有一泥鳅鱼，

金刚仙

唐文宗开成年间，有个叫金刚仙的僧人，是西域人，住在清远峡山寺里。他能发梵音，鼓动舌头摇动锡杖而诅咒什么物时，该物无不有所响应。他善于捉拿妖魔鬼怪，束缚蛟龙，摇动锡杖一响，就能招来雷电霹雳。

这一天，峡山寺有个叫李朴的，拿着斧头上山砍伐大树，剖开加工成木船。刚登上山顶，见有一块磐石，上面有个洞穴，看见一只大蜘蛛，脚有一尺多宽，四面咬碎花卉草木堵塞在洞里就离开了。一会儿又听到树林里传来吼叫声，狂暴猛烈。工人害怕了，急忙爬到树上窥察动静。果然看见有一条双头大毒蛇，长有几十丈，屈曲愤怒，团团围住蜘蛛洞，两只脑袋分列洞口东西两侧。一会儿翘起西侧的脑袋，把洞里的草团吸得干干净净，然后又掉转东侧的脑袋，瞪大眼睛，张开大口，去吸洞里的蜘蛛。蜘蛛飞快地跑了出来，用爪子按住洞口，翘起毒须，喷射出火苗一样的毒汁，烧坏了毒蛇的咽喉，挖去毒蛇的眼睛。毒蛇昏迷后又苏醒过来，举起脑袋又要吸，但是看不见蜘蛛在哪里。蜘蛛更为凶猛地向蛇喷射毒汁，毒蛇便倒在石头上死掉了。蜘蛛跳了出来，沿着蛇的腹部爬来爬去，伸出内藏的牙齿把两个蛇头咬下，都用吐出的丝线把蛇头裹了起来，便跳到洞里去了。李朴看了这场恶战，十分惊讶，返回峡山寺后，告诉了金刚仙。金刚仙请求李朴带他去察看蜘蛛洞，他环绕洞口振动锡杖，念着咒语，蜘蛛立即爬出洞到他的眼前，视若神明一样恭敬听着。等金刚仙用锡杖碰了碰蜘蛛，蜘蛛便死在了洞口旁边。这天夜里，金刚仙梦见一个老人，捧着一匹丝绢向前说：“我就是那只蜘蛛，还能织帛。”又向金刚仙行了个礼说：“希望这丝绢能做袈裟用。”说完就不见了。金刚仙醒来时，丝帛已在身边，织工精妙奇巧，不是世人用蚕丝所能制成的。金刚仙用来做成袈裟，一点灰尘也不沾。

过了几年，金刚仙前往番禺，从那里乘船返回天竺国。他便在峡山金鑊潭岸边，摇动锡杖大声呼喊咒水。一会儿，水面分开现出潭底。他用洗浴的瓶子一捞，只见有一条泥鳅鱼，

可长三寸许，跃入瓶中。语众僧曰：“此龙矣。吾将至海门，以药煮为膏，涂足，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转关榼，诣寺家人傅经曰：“知金刚仙好酒。此榼一边美醪，一边毒醪，其榼即晋帝

曾用鸩牛将军者也。今有黄金百两奉公，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无何取吾子，欲为膏，恨伊之深，痛贯骨髓，但无计而奈何。”傅经喜，受金与酒，得转关之法，诣金刚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数岁小儿跃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僧大骇，诘傅经，傅经遂不敢隐。僧乃问小儿曰：“尔何人而相救耶？”小儿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离其恶业，而托生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灵于常人，知师有难，故飞魂奉救。”言讫而没。众僧怜之，共礼金刚仙，求舍其龙子，僧不得已而纵之。后仙果泛舶归天竺矣。出《传奇》。

鸩鸩和尚

邓州有老僧日食鸩鸩，僧俗共非之，老僧终无所避。当饌之际，贫士求餐，分其二足而食。食讫，僧盥漱，双鸩从口而出。一则能行，一则匍匐在地。贫士惊怪，亦吐其饭，其鸩二脚亦生。僧后不食此味。睹验，众加敬之，号曰“南阳鸩鸩和尚”也。出《云溪友议》。

三寸左右长，跳进瓶子里。金刚仙对众僧说：“这是一条龙。我要到海门去，用药把它熬成膏，然后涂在脚上，渡海的时候就可以像走平道一样了。”这天夜里，有个白衣老头提着一只装有转动机关的酒壶，找到寺中家人傅经说：“我知道金刚仙喜欢喝酒。这只酒壶里一边装着美酿，一边装着毒药酒，这只酒壶就是当年晋武帝用来毒死牛将军的那一只。现有一百两黄金送给你，为的是要你拿着这壶酒，去毒死金刚仙。他无缘无故抓走了我儿子，要去熬成药膏，我对他恨入骨髓，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傅经很高兴，接过黄金与酒壶，学会了转换机关的操作方法，便去见金刚仙。金刚仙端起酒杯刚凑到嘴边，忽然有个几岁的小孩跳了出来，用手捂住酒杯说：“酒是龙拿来要毒死师父的。”金刚仙大为吃惊，质问傅经，傅经也不敢隐瞒，只好如实讲了出来。金刚仙便问小孩道：“你是谁？为什么么来救我呢？”小孩说：“我是当年的蜘蛛。现在已脱离恶业，托生成人，已经七年了。我的魂魄比普通人稍稍灵一些，知道师父有难，所以魂魄飞来相救。”说完就不见了。众僧怜惜那条龙，一起向金刚仙行礼，请求放了那只龙的儿子，金刚仙不得已放了小龙。后来，金刚仙果然乘船返回了天竺国。出自《传奇》。

鸚鵡和尚

邓州有个老和尚天天吃鸚鵡，无论出家人还是俗众都责怪他，老和尚却一直不改。有一天，他正吃饭的时候，一个穷汉向他讨饭，他便分给他两只鸚脚吃。吃完之后，和尚去漱口，两只鸚鵡从嘴里窜了出来。一只能走路，一只匍匐在地上。穷汉见了非常惊奇，也把吃的饭吐出来了，那只鸚鵡的两只爪子便也长了出来。老和尚后来不吃这种野味了。目睹了这种情况，众人更加敬重他，称他为“南阳鸚鵡和尚”。出自《云溪友议》。

卷第九十七 异僧十一

秀禅师 义福 神鼎 广陵大师 和 和

空如禅师 僧 些 阿足师 鉴 师 从 谏

秀禅师

洛都天宫寺有秀禅师者，俗姓李，汴州陈留人，习禅精苦。初至荆州，后移此寺。深为武太后所敬礼。玄鉴默识，中若符契。长安中入京，住资圣寺。忽戒禅院弟子灭灯烛，弟子留长明灯，亦令灭之。因说：“火灾难测，不可不备。尝有寺家不备火烛，佛殿被灾；又有一寺钟楼遭火，一寺经藏焚蕪，殊可痛惜。”寺众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钟楼，及经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时，常与诸王俱诣作礼，留施一笛。玄宗出后，秀召弟子曰：“谨掌此，后有要时，当献上也。”及玄宗登极，达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进。秀师年百岁，卒于此寺，瘞于龙门山，道俗奔赴数千人，燕国公张说为其碑文。出《西京记》。

秀禅师

洛阳天宫寺有个秀禅师，俗姓李，汴州陈留县人。他刻苦修习禅宗。开始到过荆州，后来移住此寺。他深受武则天太后的敬重和礼遇。洞察吉凶，常常与事实像符契一样吻合。长安年间他来到京都，住在资圣寺。一天，他忽然告诫禅院弟子熄灭所有灯烛，弟子留下长明灯，他也让熄掉。便说：“火灾难测，不可不防备。曾有家寺院因为不防备火烛，佛殿被烧；还有一座寺院钟楼遭了火灾，全寺院收藏的经籍都被焚烧了，实在令人痛惜。”全寺众僧都不知道他说这些的意图是什么。到了夜晚，院内失火，果然烧毁了佛殿钟楼，还有三所藏经楼也被烧了。唐玄宗为藩王时，曾与各位王爷一起到寺院作礼，留下了一支笛子放在寺院里。玄宗离开寺院后，秀禅师召集弟子说道：“好好保管这支笛子，以后有关键的时候，就献给他。”等到玄宗

登基，达摩等人才明白他的这番话，拿着这支笛子进献给玄宗皇帝。秀禅师一百岁，死于这座寺内，埋葬在龙门山，前来送葬的僧人与俗众多达几千人，燕国公张说为他撰写了碑文。出自《西京记》。

义 福

唐开元中，有僧义福者，上党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洁，缙绅士庶，翕然归依。尝从驾往东都，所历郡县，人皆倾向，擅施巨万，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学徒，告已将终。兵部侍郎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礼谒，是日亦同造焉。义福乃升座，为门徒演法。乃曰：“吾没于是日，当以诀别耳。”久之，张谓房曰：“某宿岁饵金丹，尔来未尝临丧。”言讫，张遂潜去。义福忽谓房曰：“某与张公游有数年矣，张有非常之咎，名节皆亏。向来若终法会，足以免难，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为中兴名臣，公其勉之。”言讫而终。及禄山之乱，张均陷贼庭，授伪署。房琯赞两朝，竟立大节。出《明皇杂录》。

神 鼎

唐神鼎师不肯剃头，食酱一斗。每巡门乞物，得粗布破衣亦著，得细锦罗绮亦著。于利真师座前听，问真师曰：“万物定否？”真曰：“定。”鼎曰：“阍梨言若定，何因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万物相纠，六道轮回；何得为定耶？”真曰：“万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唤天为地，唤地为天，唤月为星，唤星为月，何得为不定？”真无以应之。时张文成见之，谓曰：“观法师即是菩萨行人也。”鼎曰：“菩萨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骂之不嗔；此乃菩萨行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

义 福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个僧人叫义福，是上党人。他精心修习佛道，相好端洁，无论公卿大臣还是庶民百姓，都乐于跟他学道。他曾跟从皇帝去东都洛阳，沿途经过的郡县，人人都倾慕向往，施舍就多

达数万，他都舍弃掉离开了。忽然有一天早上，他召集门徒，告诉他们说自己即将逝世。兵部侍郎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等，平日常来拜访他，这天他们也都来了。义福便升上高座，给门徒们讲说法。他说：“我会在今天死去，要跟诸位诀别了。”过了好长时间，张均对房琯说：“我常年服用长生不老的金丹，从未参加过别人的丧礼。”说完，张均就偷偷溜走了。义福忽然对房琯说：“我与张公交游多年了，张均有非同寻常的灾难，名誉与节操都蒙受损害。刚才若他能一直坚持到法会的终了，就足以免除灾难。可惜呀！”便拉着房琯的手说：“您一定会成为唐朝的中兴名臣。好好努力吧！”说完就死了。等到安禄山之乱，张均为叛贼抓获，担任伪官，果然名节皆损。房琯辅佐两朝天子，最终保持了大节。出自《明皇杂录》。

神 鼎

唐代有个神鼎法师，不愿意剃头，能吃一斗酱。每次沿门乞讨，讨得粗布破衣他就穿在身上，讨得绫罗锦缎也穿在身上。在利真法师的讲座前听法时，他问利真师道：“世间万物是确定的吗？”利真说：“确定。”神鼎说：“如按禅师所说的万物有定，为什么高岸能变成深谷，深谷能变成山岭；有的死了又生了，有的生了又死了；万物相联系，六道相轮回；怎么能说是有定呢？”利真说：“万物不确定。”神鼎说：“如果是不确定，为什么不把天叫做地，把地叫做天，把月亮叫做星星，把星星叫做月亮呢？怎么能说是不确定呢？”利真无法应对。当时张文成看到神鼎，对他说：“我看法师就是修行佛道的菩萨。”神鼎说：“菩萨，得到了不欢喜，失去了不悲哀；打他不怒，骂他不恼；这才是修道的菩萨的品行呢。我现在求到东西就高兴，求不到时就悲伤；有人打我我就怒，骂之即嗔；以此论之，去菩萨远矣。”出《朝野僉载》。

广陵大师

唐贞元中，有一僧客于广陵，亡其名，自号大师，广陵人因以大

师呼之。大师质甚陋，好以酒肉为食，常以縗裘，盛暑不脱，由是蚤虻聚其上。侨居孝感寺，独止一室，每夕阖扉而寝，率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傍。广陵人俱以此恶之。有一少年，以力闻。常一日，少年与人对博。大师大怒，以手击其博局尽碎。少年曰：“驽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与少年斗击，而观者千数。少年卒不胜，竟遁去。自是广陵人谓大师有神力，大师亦自负其力，往往剽夺市中金钱衣物。市人皆惮其勇，莫敢拒。后有老僧召大师至曰：“僧当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杀犬彘，剽夺市人钱物，又与少年同殴击，岂僧人之道耶？一旦吏执以闻官，汝不羞天耶？”大师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知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齷齪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后一日，大师自外来归，既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视者，大师坐于席，有奇光，自眉端发，晃然照一室。观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于庭，候谒广陵大师。比及开户，而广陵大师已亡去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焉。出《宣室志》。

有人骂我我就恼；由此而论，我距离菩萨还远着呢！”出自《朝野金载》。

广陵大师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僧人客居于广陵，忘了叫什么名字，自号“大师”，广陵人因此就称他大师。大师形貌丑陋，喜欢喝酒吃肉，总穿着一件皮袄，盛夏季节也不脱掉，因此上面生满了跳蚤虱子。他客居在孝感寺，独住一室，每到傍晚就关门睡觉，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性格疯癫，喜欢杀狗宰猪，天天与广陵的年轻人打架斗殴，有时喝醉了就躺在道旁。广陵人都因此而厌恶他。有个少年，以力气大出名。这一天，少年与别人下棋。大师突然大怒，用手把棋局砸了个粉碎。少年说：“呆子！你怎么敢惹壮士呢？”大师边骂边吐他的脸，于是大师与少年打了起来，围观的人数以千计。那个少年最后没有打赢，结果逃跑了。从此，广陵人都说大师有神力，大师也以力大而自

负，常常到街上抢夺金钱衣物。街上的人都怕他凶猛，谁也不敢抗拒。后来有个老僧把大师叫到跟前说：“出家为僧应当死守戒规。你怎么喝酒吃肉，杀狗宰猪，抢夺市人钱物，又与年轻人打架斗殴呢？难道这些是僧人应有的行为吗？一旦被差吏抓去告官，你不感到羞耻吗？”大师愤怒地骂道：“苍蝇蚊子只喜欢腥膻的东西，哪能了解龙鹤的心呢！然而我信奉的道理也不是你能了解的。况且我是清于内而浊于外的人，哪能像你一样内心肮脏胸怀狭窄呢？”老僧最终没能说服他。过了一天，大师从外面回来，进屋之后，关上了房门。有人从门缝里看他，只见大师坐在席上，有奇异的光芒从眉端发出，明晃晃地照遍全屋。看见的人认为很神奇，遍告群僧。群僧都来了，看到大师眉端的光相后，指着说：“我听说佛的眉端有白毫相光，现在大师也有这样的光，果然成佛了。”于是大家纷纷礼拜。到了第二天清晨，群僧都聚集在院子里，等候拜见广陵大师。等到打开门，广陵大师已经去世了。群僧更觉此事奇异，便称大师为“大师佛”。出自《宣室志》。

和 和

唐代国公主适荥阳郑万钧，数年无子。时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众号为圣，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营殿阁。和和常至公主家，万钧请曰：“吾无嗣，愿得一子，惟师降恩，可得乎？”师曰：“遗我三千匹绢，主当诞两男。”钧如言施之。和和取绢付寺，云修功德。乃谓钧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为公主作儿。”又曰：“公主腹小，能并娠二男乎？吾当使同年而前后耳。”公主遂娠，年初岁终，各诞一子。长曰潜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识焉。出《纪闻录》。

空如禅师

空如禅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势，乃止。后成丁，征庸课，遂以麻蜡裹臂，以火熬之，成废疾。入陆浑山，坐兰若，虎不暴。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以藜杖挥之曰：“檀越不须相争。”即分散。人皆敬之，无敢媒者。出《朝野金载》。

僧 些

唐贞元初，荆州有狂僧些其名者，善歌《河满子》。常遇伍伯乘醉，于途中辱之，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陈伍伯从前隐慝也。伍伯惊而自悔。出《酉阳杂俎》。

和 和

唐朝代国公主嫁给了荥阳郑万钧，婚后多年没有孩子。当时有个叫和和的僧人，如狂如愚，大家称他为圣人，他预言事情多数能够说中，他住在大安寺中，修造殿阁。和和常到公主家，万钧请求道：“我没有后代，希望得到一个儿子，请求师父降恩于我，可以吗？”和和说：“给我三千匹丝绢，公主应该能生两个男孩。”万钧照他说的施舍了三千匹丝绢。和和将丝绢交给寺院，说是用来修功德的。他又对万钧说：“公主有孕了，我令两位天人下来，给公主做儿子。”又说：“公主肚子小，能同时怀下两个男孩吗？我要使这两个男孩虽然生在同一年，但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公主便怀了孕，在年初与岁末，各生了一个男孩。大的叫潜耀，小的叫晦明，都是美男子，而且学识渊博。出自《纪闻录》。

空如禅师

空如禅师，不知道是哪里的人。年轻时羡慕出家修道，父母逼他成婚时，他要用刀子割掉阳具，父母只好作罢。后来长成能担任赋役的壮丁，政府征他服劳役，他使用麻绳涂上蜡缠在胳膊上，用火烧成残废。进入陆浑山，坐在寺庙里，老虎在他面前也毫不凶暴。山中偶遇野猪与老虎搏斗时，他用藜杖挥赶道：“施主不必相争。”双方就各自散开。人们都很敬重他，没人敢对他有所轻慢。出自《朝野金载》。

僧 些

唐德宗贞元初年，荆州有个狂僧，他的名字叫些，善歌《河满子》。有一次僧些曾在路上遇见一个喝醉的衙役，衙役在路上侮辱僧

些，让他唱歌。僧些就唱了起来，歌词都是这位衙役从前的隐私与不为人知的邪恶念头。衙役听了又惊又怕，后悔不该侮辱他。出自《酉阳杂俎》。

阿足师

阿足师者，莫知其所来，形质痴浊，神情不慧，时有所言，靡不先觉。居虽无定，多寓闾乡。憧憧往来，争路礼谒。山岳檀施，曾不顾瞻。人或忧或疾，获其指南者，其验神速。

时陕州有富室张臻者，财积巨万，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牵手足，复懵语言，惟嗜饮食，口如溪壑。父母钟爱，尽力事之，迎医求药，不远千里。十数年后，家业殆尽。或有谓曰：“阿足贤圣，见世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愈。”臻与其妻，来抵闾乡，叩头泣泪，求其拯济。阿足久之谓臻曰：“汝冤未散，尚须十年。愍汝勤虔，为汝除去。”即令选日，于河上致斋，广召众多，同观度脱。仍令赍致其男，亦赴道场。时众谓神通，而观者如堵。跂竦之际，阿足则指壮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洎举会之人，莫测其为。阿足顾谓臻曰：“为汝除灾矣。”久之，其子忽于下流十数步外，立于水面，戟手于其父母曰：“与汝冤仇，宿世缘业。赖逢圣者，遽此解挥。倘或不然，未有毕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痴。须臾沉水，不知所适。出《集异记》。

鉴 师

唐元和初，有长乐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有老僧鉴其名者，一日来诣生，谓生：“汝吾姓也。”因相与往来，近岁余。及冯尉于东越，

阿足师

阿足师，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形貌痴傻，神情不慧，但偶尔说句话，无不应验。他虽然居无定所，但多半住在闾乡。门前人来人往，争先恐后地拜访他。施舍的东西像高山一样多，阿足师不屑一

顾。人们有了忧虑或疾病，只要得到他的指点，无不应验神速。

当时陕州有个富户叫张臻，家财万贯，只有一个男孩。年龄大约十七岁了，生下来就愚呆，不但手脚痉挛，而且不会说话，只知道吃，肚子永远填不满。父母十分疼爱他，尽力服侍，到处问医求药，不惜奔波千里。十几年后，家产耗费殆尽。有人对张臻说：“阿足师是圣贤，现世的菩萨，为什么不去求求他，他会给你们解除痛苦的。”张臻与妻子来到阆乡，磕头抹泪，求阿足师相救。阿足师想了半天才对张臻说：“你的冤业还没有散去，还得十年才能了结。可怜你如此殷勤虔诚，就为你除去吧。”阿足师让他们选定日子，在河上摆下道场，广召众人，一起观看度脱灾难的情景。并让他把儿子也带上，也赶到道场。当时众人都以为阿足要大显神通，所以观看的人围得像密不透风的墙。正当大家踮脚观看之际，阿足师就找出三四个壮汉，扶挟着张臻的儿子，把他投进了河流。张臻与所有赴会的人，都猜不透阿足要干什么。阿足回头看着张臻对他说：“我为你除去灾祸了！”过了好长时间，张臻的儿子忽然在下游十几步外，站在水面上，用手指着他父母说：“我与你们的冤仇，是前生结下的业报。幸遇圣人，给我们当即解脱。倘若不这样的话，永远没有到头的时候。”他挺身高呼的样子，一点也不呆痴。转眼之间他又沉入水中，不知到哪里去了。出自《集异记》。

鉴 师

唐宪宗元和初年，有一位长乐人冯生，家住吴郡，以明经科调选吏部供职，这年被有司免除了官职，便客居在长安。有位老僧名叫鉴，有一天来拜见冯生，对冯生说：“你与我是一个姓。”于是两人互相来往了一年多的时间。等冯生要到东越出任都尉，

既治装，鉴师负笈来，告去。冯问曰：“师去安所诣乎？”鉴师曰：“我庐于灵岩寺之西虎下且久，其后游长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与子相遇，今将归故居，故来告别。然吾子尉于东越，道出灵岩寺下，当宜一访我也。”生诺曰：“谨受教。”后数月，冯生自长安之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而诣焉。时有一僧在庭，

生问曰：“不知鉴师庐安在，吾将诣之。”僧曰：“吾曹数辈，独无鉴其名者。”生始疑异，默而计曰：“鉴师信士，岂欺我耶？”于是独游寺院，行至西庑下，忽见有群僧画像，其一人状同鉴师。生大惊曰：“鉴师果异人也！且能神降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视其题曰：“冯氏子，吴郡人也。年十岁，学浮图法，以道行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益异之。出《宣室志》。

从 谏

东都敬爱寺北禅院大德从谏，姓张氏，南阳人。徙居广陵，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壮室之年，忽顿悟真理，遂舍妻子从披削焉。于是研精禅观，心境明白，不逾十载，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来洛，遂止敬爱寺。年德并成，缁黄所宗。每赴供，皆与宾头卢尊者对食，其为人天钦奉若此。

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爱驭凤骊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塔庙，令沙门复初。谏公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枚之温泉别业。后冈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公夏日，常于中入寂，或补毳事。忽一日，颓云^映雨，霆击石傍大檀。

治好行装，鉴师背着书箱来向他辞行。冯生问道：“法师要去什么地方呢？”鉴师说：“我住在灵岩寺西廊下很久了，后来才游历到长安城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很庆幸能够与你相遇，如今我要返回故居，所以来告别。然而你要去东越作都尉，路过灵岩寺下，应该去见我一下的。”冯生答应道：“一定遵嘱前去拜访。”过了几个月，冯生自长安前往东越赴任，走到灵岩寺门前，勒马站定望了望说：“这不是鉴师住的寺院吗？”就进去拜访。当时有一个僧人在庭院里，冯生问道：“不知鉴师住在什么地方，我想去看他。”僧人说：“我们这里有好多法师，唯独没有名字叫鉴的。”冯生开始有些怀疑，默默思量道：“鉴法师乃是讲究信用的人，哪能骗我呢？”于是独自在寺院内游览起来，走到西廊下面时，忽然看见有许多僧人的画像，其中一人的形貌与鉴法师一样。冯生大惊道：“鉴法师果然是个异人！而且能神奇地降临到我的面前。”于是慨然泪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又看画

像的题字：“冯氏子，吴郡人。年十岁，学佛法，以道行高深闻名于世，终年七十八岁。”冯生看完题字，更觉鉴法师神奇。出自《宣室志》。

从 谏

唐朝东都洛阳敬爱寺北禅院的高僧从谏，俗姓张，南阳人。迁居广陵后，改为土著人的姓。他身高八尺，相貌出众。过了壮年以后，忽然顿悟真理，于是抛弃老婆孩子出家削发为僧。从此精心研习禅观，心境明白，不超过十年，许多资深德高的高僧大德，都对他深表推崇和佩服。等他来到洛阳后，便住在了敬爱寺。他的资历与德行都已达到成熟阶段，成为佛僧与道人的宗师。每次参加斋供，都与宾头卢尊者对食，他是如此受人神的钦敬与供奉。

唐武宗继位后，改元会昌，他喜爱驾凤骑鹤的神仙飞升之道，鄙薄佛教，便下令各郡国，毁坏寺庙，让僧人回乡返俗。谏公便头戴乌帽身穿麻衣，潜藏到皇甫枚的温泉别墅里。后冈上林木茂密，巨石平坦。谏公盛夏常在这里参禅入寂，有时缝补他的衣服。忽然有一天，浓云骤雨突然涌了上来，雷电击中了石头旁边的大檀树。

雨至，诸兄走往林中，谏公恬然趺坐，若无所闻者。诸兄致问，徐曰：“恶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复兴内教，谏公归东都故居。其子自广陵来观，适与遇于院门，威貌崇严，不复可识。乃拜而问从谏大德所居，谏公指曰：“近东头。”其子既去，遂阖门不出。其割裂爱网又如此。

咸通丙戌岁夏五月，忽遍诣所信向家，皆谓曰：“善建福业。贫道秋初当远行，故相别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来，遂右胁而卧，呼门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难得，恶道易沦，唯有归命释尊，励精梵行。龙花会上，当复相逢。生也有涯，与尔少别。”是日无疾奄化，年有八十余矣。玄章等奉遗旨，送尸于建春门外尸阡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无物敢近，遂覆以饼饵。经宿，有狼狐迹，唯啖饼饵，而丰肤宛然。乃依天竺法阇维讫，收余烬，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荐焉。出《三水小牍》。

暴雨来到，皇甫的兄弟们跑进树林，谏公静静地盘腿而坐，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一样。兄弟们问他，谏公慢慢答道：“恶畜生而已。”到大中初年，唐宣宗复兴佛教，谏公又回到东都洛阳故居。他的儿子从广陵来看望他，正巧在寺院门口与他相遇，形貌威严，不能辨识。便向他施礼，问他从谏高僧住在什么地方，谏公指着说：“就在那边的东头。”儿子离开之后，他回到屋里关上房门再也不出来了。他就是这样割裂情网断绝尘缘的。

唐懿宗咸通丙戌年夏季五月，谏公忽然遍访所有的信徒家，对他们说：“要好好供奉佛教，积善修德。贫道秋初要远行，所以前来告别。”到了秋季七月初一，清晨，从谏洗完手点上火，反复念诵我佛如来，然后右侧向下躺在床上，招呼门徒玄章等人告诫他们道：“人活一世不容易，恶道极易沉沦，唯有归依佛法，精诚守戒修行。来日龙花会上，还能与诸位相逢。人之生命有限，我与你们暂别了。”这一天，从谏无病而亡，年八十余岁。玄章等人遵照师父遗旨，把他的尸体送到建春门外尸陀林里，施舍给诸鸟兽。第三天再去看时，肌肤与样貌与活的时候一样，没有鸟兽敢靠近，于是在尸体上盖了饼类食物。过了一宿，见有豺狼狐狸的痕迹，但它们只吃掉了饼类食物，尸体的肌肤仍然完好无损。玄章等人便依照天竺法将遗体火化完了，收藏起骨灰，在道旁建起一座白塔，将骨灰存放在塔内，年年供奉香火祭拜。出自《三水小牍》。

卷第九十八 异僧十二

李德裕 齐州僧 抱玉师 束草师 惠 宽

素和尚 怀 信 佛陀萨 兴元上座 赵 蕃

怀 濬 智者禅师 法 本

李德裕

唐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

李德裕

唐朝相国李德裕在任太子少保分管东都洛阳时，曾经召见一位僧人，询问自己的前途吉凶。僧人说：“这不是马上就能知道的，请设立祭坛和佛像。”祭坛设好后，僧人整整三天都居于其中。他对李公说：“你的灾难还没有结束，还要南行万里。”李公大怒，呵斥了他一顿。第二天，李公又召见这位僧人问卜，说担心他昨天看得不仔细，今天请他重新观察一下。于是又设祭坛观察了三天，僧人告诉李公道：“你离南行的日期，不足一个月了，这是逃脱不了的。”李公更加不高兴，并且说道：“然而师父怎么能够证明你不是随便胡说的呢？”僧人说：“我可以说件眼前的事作为验证，略表我的话绝非欺人

之谈。”李公说：“你果然还有说法。”僧人就指着一个地方说：“这下面有只石匣子，请您挖开看看。”李公立即命人往下挖了几尺深，果然挖出一只石匣子，打开匣子什么也没看到。李公有些惊异，对他的话有点相信了，便问道：“到南方去看来是不可避免了，然而去了之后就回不来了吗？”僧人说：“能回来的。”李公询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僧人说：“相国这一生应当吃一万只羊，现在吃了九千五百只了。说你能够回来的理由，

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丞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阴鹭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出《宣室志》。

齐州僧

史论在齐州时，出猎至一县界。憩兰若中，觉桃香异常，访其僧。僧不及隐，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从经案下取出，献论，大如饭碗。论时饥，尽食之，核大如鸡卵。论因诘其所自，僧笑曰：“向实谬言之。此桃去此十余里，道路危险。贫道偶行脚见之，觉异，因掇数枚。”论曰：“愿去骑从，与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导论出荒榛中，经五里许，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论志决往，乃依僧解衣，载之而浮。登岸，又经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涧，数里至一处。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数百株，枝干扫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论与僧各食一蒂，腹饱矣。论解衣，将尽力包之。僧曰：“此域灵境，不可多取。贫道常听长老说：

就是因为你还有五百只羊没吃。”李公哀伤地叹道：“师父果然是圣人呀！我在元和十三年，在北都为张丞相从事时，曾梦到在晋山行走，看见山上满眼都是羊，有十几个牧羊人迎着我施礼。我就询问牧羊

人，牧羊人说：“这些就是侍御一生所吃的羊。”我一直记着这个梦，没有向别人透露过。今天果然像师父说的一样，由此便知冥冥中的事确实不是骗人的。”后来过了十天，振武节度使米暨派人给李公送信，并且赠给他五百只羊。李公大为吃惊，立即召见僧人告诉了他这件事。僧人叹道：“一万只羊要够数了，李公南行可要回不来了！”李公说：“我不吃这些羊，也是可以避免的吗？”僧人说：“羊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就已为相国所有了。”李公非常愁闷。第十天，李相国被贬为潮州司马，接着又贬为崖州司户，最终死在荒凉的边远地区。出自《宣室志》。

齐州僧

史论在齐州的时候，外出打猎走到一个县的边界。他在一座寺庙里歇息，闻到一股奇香的桃子味，便问这里的僧人。僧人来不及隐瞒，就说近来有个人施舍给他两枚桃子，便从经案下面拿出来，献给史论，桃子大如饭碗。史论当时饿了，把桃子全吃了，桃核像鸡蛋那样大。吃完之后，史论便详细盘问桃子的来历，僧人笑着说：“刚才我说的其实是假话。这桃长在离此地十多里远的地方，道路很危险。贫道偶然间行脚到那里看见了，觉得奇异，于是摘了几个。”史论说：“我愿扔下马与随从人员，跟和尚一起去。”僧人不得已，就带他穿过荒凉的灌木丛，走了五里左右，到了一条河边。僧人说：“史中丞恐怕不能渡过这条河。”史论坚决要去，便依照僧人的办法脱掉衣服，举着衣服游了过去。登上岸，又向西北方向走，蹚过两条河，爬山越涧，走了好几里才来到一个地方。只见到处是奇泉怪石，不像是人间之地。这里有几百棵桃树，枝条垂到地上，树高有二三尺，散发着扑鼻的香味。史论与僧人各吃了一个，肚子便饱了。史论脱下衣服，想尽量多包几个。僧人说：“这个地方是仙境，不可多拿。贫道曾听长老说：

‘昔有人亦尝至此，怀五六枚，迷不得出！’”论亦疑僧非常，取两颗而返。僧切戒论不言。论至州，使召僧，僧已逝矣。出《酉阳杂俎》。

抱玉师

抱玉师以道行闻，居长安中，师而事者千数。每夕独处一室，阖户撒烛。尝有僧于门隙视之，见有庆云自口中出。后年九十卒，时方大暑，而其尸无萎败。唐宰相第五琦与师善，及卒，来治丧。将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曰：“佛有庆祥光。今抱玉师有之，真佛矣。”出《宣室志》。

束草师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负束藁，坐卧于寺西廊下，不肯住院，经数年。寺纲维或劝其住房，曰：“尔厌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烬耳，无血□之臭。众方知为异人，遂塑灰为僧于佛殿上，世号为“束草师”。出《酉阳杂俎》。

惠 宽

绵州净慧寺僧惠宽，先时年六岁，随父设黄篆斋。众礼石天尊像，惠宽时在，不肯礼，曰：“礼则石像遂倒，不胜致也。”既礼而天尊像果倒，腰已折矣。后出家在寺。

“过去有人也曾到过这里，带了五六枚桃子，结果迷路出不去了。”史论也怀疑僧人不是寻常人，只摘了两颗就往回走。僧人极力告诫史论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此事。史论回到齐州后，派人去召请僧人，僧人已经消失了。出自《酉阳杂俎》。

抱玉师

抱玉禅师以道行高深闻名于世，住在长安城内，拜他为师的弟子数以千计。每天晚上他独处一室，关上门窗不点灯烛。曾有个僧人从门缝里看他，见有祥云从他的嘴里飘了出来。抱玉师后来九十岁时去世，当时正是酷暑，但他的尸体一点也不腐坏。唐朝宰相府中的第五琦与抱玉师关系友好，等抱玉师去世后，第五琦前来吊丧。将要用香乳汁往抱玉师的嘴里灌，不久就看到有祥光从嘴里射出来，明晃晃地照射着四方。第五琦非常惊奇。有人说：“佛有祥庆之光。如今抱玉

师也有这种光，他就是真佛了。”出自《宣室志》。

束草师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里，原先有个僧人，自己从来不说姓名，常常背着一捆干草，坐卧在寺庙西面的廊檐下，不愿住在寺院里，就这样一连过了好几年。寺院里的管事和尚劝他到僧房里去住，他说：“你这样厌恶我吗？”那天晚上，他使用那捆草把自己烧了。到天亮时，只剩下一堆灰烬，没有半点血腥味。众人才知道他是个异人，使用骨灰塑了他的像，供在佛殿上，世人称他为“束草师”。出自《酉阳杂俎》。

惠 宽

绵州净慧寺僧人惠宽，先前六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摆设道教斋场。众人礼拜石天尊像，惠宽当时在场，却不肯施礼，说：“我若施礼，石像就会倒了，它承受不了我的礼拜。”他施礼之后，天尊的石像果然倒下，腰已经摔折了。惠宽后来出家住进了寺院。

寺近池，人多捕鱼为业。惠宽与受戒，且曰：“尔辈不当以此为给，吾能令汝所得，不失于旧。”因指其池畔，尽生菌蕈。鱼人采之，省力得利。后人呼为“和尚蕈”也。出《成都记》。

素和尚

长安兴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数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鞣脂，不可浣。昭国郑相，尝与丞郎数人避暑，恶其汗，谓素曰：“弟子为和尚伐此桐，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戏祝树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为人所恶，来岁若复有汗，我必薪之。”自是无汗矣。素公不出院，转《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常有狼子听经。斋时，有乌鹊就案取食。长庆初，有僧玄幽题此院诗云：“三万华经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门尘。”当时以为佳句也。出《酉阳杂俎》。

怀 信

扬州西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出《独异志》。

寺院靠近池塘，人们大多在池塘捕鱼为业。惠宽给他们讲解佛教戒规，让他们不要杀生，并且说：“你们不要再以捕鱼维持生活了，我能让你们所得的收入，不低于捕鱼。”便用手指了指池畔，池畔顿时生满了菌菇。渔民都去采菌菇，既省力气又能多卖钱。后来，人们称这种菇为“和尚菇”。出自《成都记》。

素和尚

长安兴善寺素和尚的庭院里有几棵青桐树，都是素和尚亲手栽植的。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卿宰相们经常到这座院里游览。青桐树每到夏天就往外渗出油液像淌汗，弄脏人的衣服后就像车上的润滑油一样，没法洗掉。昭国郑相，曾与丞郎等几个人来这里避暑，因为厌恶青桐树上的汗，对素和尚说：“弟子给和尚伐掉这几棵青桐，各栽一棵松树吧。”到天黑时，素和尚对青桐树开玩笑说：“我种了你们二十多年了，你们因为流汗被别人厌恶，明年如果再出汗，我一定把你们砍掉当木柴烧。”从此之后，这几棵青桐树就不再淌汗了。素和尚从不出院门，转诵《法华经》三万七千遍。夜里经常有狼来听他读经。吃饭时，有乌鹊飞到桌子上啄取食物。唐穆宗长庆初年，有位僧人玄幽给这个庭院题诗道：“三万华经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门尘。”当时的人认为这两句诗是佳句。出自《酉阳杂俎》。

怀 信

扬州的西灵塔，在中国以高峻耸立闻名。唐武宗末年，在拆毁寺庙的前一年，有个淮南词客刘隐之游历明州。梦中自己好像漂洋在大海之上，看见西灵塔正在泛海东渡。当时看到守护寺塔的门僧怀信正在第三层塔上，靠着栏杆对刘隐之说道：“我现在暂时护送寺塔渡过

东海，十天后再返回来。”过了几天，刘隐之回到扬州，立即去拜访怀信。怀信说：“你还记得海上相见的情况吗？”刘隐之很清楚地记得。几天之后，天火把西灵塔全烧光了，塔上的白灰及瓦砾像大雨一样落下来，塔旁的草房，却一点也没有损坏。出自《独异志》。

佛陀萨

有佛陀萨者，其籍编于岐阳法门寺。自言姓佛氏，陀萨其名也。常独行岐陇间，衣黄持锡。年虽老，然其貌类童^騃。好扬言于衢中，或诟辱群僧，僧皆怒焉。其资膳裘纒，俱乞于里人。里人怜其愚，厚与衣食，以故资用独饶于群僧。陀萨亦转均于里中穷饿者焉，里人益怜其心。开成五年夏六月，陀萨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为吾塔瘞其尸。”果端坐而卒。于是里中之人，建塔于岐阳之西冈上，漆其尸而瘞焉。后月余，或视其首，发仅寸余，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异，遂扃其户，竟不开焉。出《宣室志》。

兴元上座

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群辈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饼，招群徒众，入尸陀林。以饼裹腐尸肉而食，数啖不已。众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诸肉。”自此缁徒因成精进也。出《云溪友议》。

赵 蕃

唐国子祭酒赵蕃，大和七年为南宫郎。忽一日，有僧乞食于门且谓其家僮曰：“吾愿见赵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即命延入与坐。僧乃曰：“君将有忧，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遗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脱君之

佛陀萨

有个叫佛陀萨的僧人，他的名籍编在岐阳法门寺。他自称姓佛，

陀萨是他的名字。他常常独自来往于岐陇间，穿黄衣拿锡杖。年纪虽然老了，然而相貌就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他喜欢在街道上高声说话，或者辱骂其他僧人，僧人都对他又气又恨。他的吃喝穿戴，都是跟乡里人乞讨来的。乡里人可怜他愚呆，给他的衣食十分丰厚，所以他的费用比其他僧人都富余。佛陀萨也把自己宽裕的东西匀给乡里穷苦挨饿的人，乡里人于是更怜悯他的善良心肠。唐文宗开成五年夏季六月，陀萨召集乡里人告诉他们说：“我今晚就要死了，你们要为我建一座塔，把我的尸体葬在里面。”到了晚上，他果然端坐着死去了。乡里人于是在岐阳西冈建起佛塔，把他的遗体涂漆后安葬在里面。一个多月之后，有人看到他的头上长出一寸多长头发，弟子们便去剃掉了，不久又长了出来，乡里人大为惊异，便把塔门锁住了，再也打不开了。出自《宣室志》。

兴元上座

兴元县西郊有座寺庙，上座僧人常常喝酒吃肉，许多僧人都跟着效仿。有一天早上寺庙里做了许多大饼，上座僧人招呼着一群门徒，走进尸陀林。他用大饼包着腐尸的肉吃，一块一块地吃起来没完。僧人们捂起鼻子就跑。上座僧说：“你们只有能吃这肉，才能吃其他的肉。”从此以后，佛教徒修行更加精进了。出自《云溪友议》。

赵 蕃

唐朝国子祭酒赵蕃，文宗大和七年时任南宫郎。忽然有一天，有个僧人到他门前讨饭，并且对僮仆说：“我要见见你家赵公，可以吗？”僮仆报告了赵蕃，赵蕃就让他把僧人请进屋入座。僧人便说：“您将要面临忧患，但这忧患也是可以消除的。”赵蕃立即施礼祈求消除之法。僧人说：“送给我一千五百把剪刀，差不多可以解除你的

祸。不然，未旬日，当为东南一郡耳。”蕃许之，约来日就送焉，且访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龙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办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访群僧，僧皆不类。且询法安师

所止，周遍院宇，无影响踪迹。后数日，蕃出为袁州刺史。出《宣室志》。

怀 濬

秭归郡草圣僧怀濬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皆有神验。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与之语，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众，系而诘之。乃以诗代通状曰：“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诘之，复有诗曰：“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郡牧异而释之。详其诗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经过，必维舟而礼谒，告其吉凶，唯书三五行，终不明言，事往果验。

荆南大校周崇宾谒之，书字遗之曰：“付皇都勘。”尔后入贡，因王师南讨，遂縶于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孙道能谒之，书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营葬乃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铉知州，乃画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后为娶民家女遭讼，锢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随其父谒之，乃画一道士乘云把葫芦，书云：“指挥使高牒衙推。”

祸患。不然的话，不到十天，你就要去东南一个郡任职。”赵蕃答应了他，约定明天把剪刀送去，并且询问僧人的名字与住所。僧人说：“我住在青龙寺，法安是我的名字。”说完就走了。第二天，赵蕃就置办了剪刀派人送去。使者到了青龙寺，根据相貌在群僧中寻访法安，一个个都不像。再问法安师父住的地方，全寺都找遍了，也没有法安的音讯和踪迹。过了几天，赵蕃离开京城出任袁州刺史。出自《宣室志》。

怀 濬

秭归郡草圣僧人怀濬，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唐昭宗乾宁初年到秭归，他能记藏往事预测未来，每次都像神一样灵验。他爱好草

书，对于儒经、佛经、老子道家等思想学说，乃至诗歌等等琐屑文字，无不集于他的笔端。别人跟他说话，他只是唯唯诺诺而已，乡里人都把他当做神圣之人看待。秭归刺史于公认为他迷惑众人，把他绑了去审问。他用诗歌代替状子写道：“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审问他，他又用诗回答道：“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不在红花处，花在旧时红处红。”郡守认为他是异人，就把他释放了。推究他那两首诗的含义，似乎说的是在海中的事，莫非是杯渡之流的人吗？过路的人在经过此地时，一定泊船前去拜见他，他告诉人家吉凶时，只写三五行字，始终不明确说出来，事过之后往往都能应验。

荆南大校尉周崇宾拜见他时，他写了几个字送给他，说：“付皇都勘。”之后入朝进贡，因为王师南下讨伐，周崇宾被拘囚在南府，终于被杀死了。押衙孙道能拜见他时，他写了几个字：“付竹林寺。”这年孙道能死了，安葬的地方就是过去一座竹林寺的旧址。皇甫铉知州拜访他时，他画了一个人带着木枷，有一女子在旁边。后来皇甫铉因为强娶民家女子吃了官司，被关押在官府里。波斯人穆昭嗣年幼时爱好制药之术，跟着父亲去拜访怀濬时，怀濬画了一个道士手拿葫芦坐在云端，并题字道：“指挥使高牒衙推。”

穆生后以医药有效，南平王高从诲与巾裹，摄府衙推。王师伐荆州，师寄南平王诗云：“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是岁输诚淮海，获解重围。其他不可殫记。或一日，题庭前芭蕉叶上云：“今日还债，幸州县无更勘穷。”来日为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为之荼毗之。出《北梦琐言》。

智者禅师

唐越州山阴县有智禅师。院内有池，恒赎生以放之。有一鼉，长三尺，恒食其鱼。禅师患之，取鼉送向禹王庙前池中。至夜还来。禅师咒之曰：“汝勿食我鱼，即从汝在此。”鼉于是出外放粪，皆是青泥。禅师每至池上，唤鼉即出，于师前伏地。经数十年，渐长七八尺。禅师亡后，鼉亦不复见。出《朝野僉载》。

法 本

晋天福中，考功员外赵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来，云：“贫道于襄州禅院内与一僧名法本同过夏，朝昏共处，心地相洽。法本常言曰：‘贫道于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请必相访。’”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寻访。泊至山下村中，投一兰若寄宿。问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远近？”僧乃遥指孤峰之侧曰：“彼处是也。古老相传，昔圣贤所居之地。今则但有名存焉，故无院舍。”僧疑之，诘朝而往。既至竹林丛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

穆昭嗣后来因为医药有疗效，南平王高从诲给他一套官服，让他统摄府中衙推。南平王出师讨伐荆州时，怀濬师寄给南平王两句诗：“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这一年，南平王投降于淮海，才得以解脱重围。其他类似的例子无法全部记下。有一天，怀濬在庭院前的芭蕉叶上题写道：“今日还债，请州县官府不要穷追不舍。”后来有一天被人害死了，尸首就像活着时一样，刺史高公将他的遗体火化了。出自《北梦琐言》。

智者禅师

唐代越州山阴县有个智禅师。寺院内有个池塘，他经常赎回被人捕捞的活物放到池塘里。有一只大鳄鱼，三尺长，总吃池塘里的鱼。禅师把它当作祸患，捉住鳄鱼把它送到禹王庙前面的池塘里去了。到了夜晚，这只大鳄鱼又自己回来了。禅师对它诅咒道：“你不吃我的鱼，就随你呆在这里。”从此，鳄鱼到池塘外面排粪时，全是黑泥。禅师每次到池边，一召唤它就爬上来，趴在禅师面前的地上。过了几十年，这只鳄鱼慢慢长到七八尺长。禅师去世后，鳄鱼也看不到了。出自《朝野僉载》。

法 本

五代晋高祖天福年间，考功员外赵洙说：近日有个僧人从相州过来，说：“贫道在襄州禅院里与一个叫法本的僧人一起过夏，朝夕共

处，心心相印。法本曾经说：‘贫道在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个石柱。改天有闲暇时，请你一定去见我。’”这位僧人一直惦记着这话，便到那里寻访法本。他到了相州西山下的村中，停在一座寺庙里寄宿。问村里的僧人说：“这里离竹林寺有多远？”村中僧人便远远指着远处孤峰的侧面说：“那个地方就是竹林寺。古老相传，那个地方是从前圣贤居住的地方。但现在只保留下竹林寺的名称，所以并没有寺院房舍。”这位僧人表示怀疑，第二天一早就向那里走去。走到竹林丛中，果然看到有石柱，但除此之外，茫茫然再也看不到边了。

当法本临别云：“但扣其柱，即见其人。”其僧乃以小杖扣柱数声。乃风雨四起，咫尺莫窥。俄然耳目豁开，楼台对峙，身在山门之下。逡巡，法本自内而出，见之甚喜，问南中之旧事。乃引其僧，度重门，升秘殿，参其尊宿。尊宿问其故，法本云：“早年相州同过夏，期此相访，故及山门也。”尊宿曰：“可饭后请出，在此无座位。”食毕，法本送至山门相别。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进。顷之，宛在竹丛中石柱之侧，余并莫睹。即知圣贤之在世，隐显难涯，岂金粟如来独能化见者乎？出《玉堂闲话》。

他想起当初法本临别时说：“只要敲敲石柱，就能见到他本人。”这位僧人就用手中小杖敲了几下石柱。顿时风雨四起，咫尺之内都看不见东西。转眼之间又豁然开朗，只见楼台耸立，自己就站在寺庙山门之下。不大一会儿，法本从寺内走了出来，见到他十分高兴，又问起当初在襄州的往事。然后就领着这位僧人，穿过重门，登上秘殿，参见寺中长老。长老询问法本为什么领这位僧人来，法本说：“早年在襄州一起过夏，约他来此见我，所以他才来到山门的。”老人家说：“可以吃过饭后就请他出去，在这里没有他的座位。”吃完饭后，法本送他到山门告别。接着又天昏地暗，不知该往哪里走。转眼之间，他已站在竹丛中石柱的旁边了，其余的什么也看不见了。由此可知古代圣贤在世间是存在的，只不过或隐或显很难辨清而已，哪里只有金粟如来才能够化身现世呢？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九十九 释证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 凝 灵隐寺
侯 庆 大业客僧 蛤 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韦知十 刘公信妻

僧惠祥

东晋义熙初，金陵长干寺僧惠祥与法向连堂而居。夜四更中，惠祥遥唤向暂来。向往视祥，祥仰眠，交手胸上，云：“可解我手足绳。”向曰：“并无绳也。”惠祥因得转动，云：“适有人众缚我手足，鞭捶交下，问何故啮虱，又语祥云：‘若更不止，当入于两山间磕之。’”祥自后戒于啮虱焉。出《三教珠英》。

阿育王像

长沙寺有阿育王像，相传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渔人见异光如昼，而诸寺以千人迎之，巍然不动。长沙寺翼法师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诚祈启，即时就辇。至齐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槩刺之，作铜声而

僧惠祥

东晋义熙初年，金陵长干寺的和尚惠祥与法向，住的房子紧挨着。一天夜里四更时分，惠祥隔着墙远远地呼唤法向过来一下。法向便过来看惠祥，见他仰卧而睡，两手交叉着放在胸上，说：“给我解开手脚上的绳子。”法向说：“并没有绳子。”惠祥于是能够转动身子了，他说：“刚才有许多人捆住我的手脚，用鞭子棍子一块打，问我为什么咬虱子，还对我说：‘如果不停止咬虱子，就把你放在两座山中间，让山撞击你。’”从那儿以后，惠祥戒绝了咬虱子的习惯。出自《三教珠英》。

阿育王像

长沙寺里有一尊阿育王的塑像，相传是阿育王的女儿雕塑的。东晋太元年间，此像夜晚漂游到江津，渔民看见奇异的光照耀如白日，各个寺院集合上千人前来迎接，但是塑像挺立不动。长沙寺的翼法师一向修行精苦，他率领十位僧人极为虔诚地祈请佛像启程，佛像当时就被抬到车上。到了南齐末年，阿育王的塑像常在夜间行走，不知道的人用槊刺它，它便发出铜器撞击的声音，

倒。每南朝大事及灾役，必先流汗数日。自像教以来，最为灵应也。出《渚宫遗事》。

王淮之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尚儒业，不信佛法，常谓身神俱灭，宁有三世耶？元嘉中，为丹阳令。十年，得病绝气，少时还复暂苏。时建康令贺道力省疾，适会下床，淮之语道力曰：“始知释教不虚，人死神存，信有征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论不尔，今何见而乃异之耶？”淮之敛眉答云：“神实不尽，佛教不得不信。”语讫而终。出《冥祥记》。

惠凝

元魏时，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还活。云：“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事，有比丘五人同阅。一比丘云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涅槃经》四十卷，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身立道已来，唯好讲经，实不谙诵。”阎罗王令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像十躯。

倒在地上。每当南朝有什么大事或灾患发生时，阿育王塑像必定先流

几天汗。自从供奉佛像以来，最为灵验。出自《渚宫遗事》。

王淮之

南朝宋有个叫王淮之的，字元曾，琅琊人。他向来崇尚儒学，不相信佛教，常说精神与肉体一样都会死灭，哪有灵魂能够不断托生再世的道理呢？元嘉年间，王淮之为丹阳县令。元嘉十年，他因患病而气绝身亡，过了一会儿又苏醒过来。当时，建康县令贺道力前来看望他的病情，正赶上王淮之苏醒过来在下床，王淮之告诉贺道力说：“我现在开始知道，佛教的道理不是虚假的，佛教认为人死了之后精神仍然存在，确实是有验证的。”贺道力说：“县令平生一直反驳这种观点，今天怎么见你大不一样了呢？”淮之皱眉回答说：“精神确实是不会死灭的，佛教不能不相信。”说完就死了。出自《冥祥记》。

惠凝

北魏时，洛阳城里崇真寺有个和尚惠凝，死了七天后又复活了。他说：“阎王爷查阅名册，因为弄错了名字又把我放回来了。”惠凝详细讲述了过去七天发生的事，有五个和尚和他一起被检阅。一个和尚是宝明寺的智圣，因为坐禅悟道，刻苦修行，升入了天堂。第二个是般若寺的道品，因能背诵《涅槃经》四十卷，也升入天堂。第三个是融觉寺的昙谟最，能讲《涅槃经》《华严经》，听众上千人。阎罗王说：“讲经的人心里总想着别人如何不及我，以傲气对待万物，这是和尚中最粗劣的行当。我现在只看坐禅诵经，不管你会不会讲经。”那个昙谟最说道：“贫僧行道以来，只喜欢讲经，实在不熟悉诵经。”阎罗王命人把他押解给看管人员，立即上来十个黑衣人，押送昙谟最向西北边的房门，只见那边的房子里黑漆漆的，似乎不是个好地方。第四个和尚是禅林寺的道弘，自称教化了四代施主，造全部佛经和十尊佛像。

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既起，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

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先，常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门。时魏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并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养之。诏不听持经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财物造经像者任意。惠凝亦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以后，京邑之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出《洛阳记》。

灵隐寺

高齐初，沙门宝公者，嵩山高栖士也。且从林虑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将禺中，忽闻钟声。寻向而进，岩岫重阻，登陟而趋，乃见一寺。独据深林，山门正南，赫奕辉焕。前至门所，看额灵隐寺。门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回眸眄宝。宝怖将返，须臾，见胡僧外来。宝唤不应，亦不回顾，直入门内，犬亦随之。良久，宝见人渐次入门，屋宇四周，门房并闭。进至讲堂，唯见床榻高座

阎罗王说：“出家之人必须专心守道，一心一意坐禅诵经，不管世人之事，不做有为之事。你虽然制造了佛像，但这正是想得到他人财物，既然得到了财物，就会产生贪心，有了贪心就是没有除去三毒，没除去三毒就仍有全部烦恼。”他也被送给了看管人员，与昙谟最进入同一个黑门。第五个和尚是灵觉寺的宝明，他自己说：“出家之前曾做过陇西郡太守，建造了灵觉寺，然后弃官出家修道。虽不坐禅诵经，却能按时礼拜。”阎罗王说：“你做太守的时候，违背情理，贪赃枉法，假借修造寺庙之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座寺庙的建成绝不是你的功劳，何必自我表功。”也把他交给黑衣人押进了黑门。魏太后听到惠凝讲述的这些情形之后，派遣黄门侍郎徐纥去查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和灵觉寺三寺。并问是否有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僧人，确有其人。魏太后于是便请了一百个坐禅诵经的和尚，长期供养在皇宫里。

同时颁布了命令，不许拿着佛像沿街乞讨，如果有人用自己的财物制造佛像可以自行其便。惠凝也进了白鹿山，隐居修道。从那儿之后，京城一带的和尚都专心于坐禅诵经，无意从事讲经布道的活动。出自《洛阳记》。

灵隐寺

北齐初年，隐居嵩山的高僧宝公，在由林虑去白鹿山时，迷了路。快到正午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钟声。他循着钟声前进，翻山越岭，看见一座寺庙。寺庙坐落在树林的深处，山门正对南方，金碧辉煌。他走到门前一看，匾额上写的是“灵隐寺”。门外有五六只狗，都像牛一样大，都是白毛黑嘴，有的蹿蹦跳跃，有的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但都转头盯着宝公。宝公吓得正要往回走，转眼之间，便见一位外来的僧人走来。宝公上前打招呼，他不应声，也不回头看一眼，直奔大门而入，那几只狗也都跟在他后边。过了很长时间，宝公看见有人陆陆续续地进了门，殿堂四周的门房都关闭了。宝公进了讲堂，只见床榻与高座摆放得

俨然，宝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闻东间有声，仰视，见开孔如井大，比丘前后从孔飞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乞，自相借问，今日斋时，何处食来。或言豫章、成都、长安、陇右、蓟北、岭南、五天竺等，无处不至，动即千万余里。末后一僧从空而下，诸人竞问：“来何太迟？”答曰：“今日相州城东彼岸寺鉴禅师讲会，各各居义。有一后生聪俊，难问词音锋起，殊为可观。不觉遂晚。”宝本事鉴为和尚，既闻此语，望得参话，因整衣而起，白诸僧曰：“鉴是宝和尚。”诸僧直视宝。顷之，已失灵隐寺所在矣。宝但独坐于柞木之上，一无所见，唯睹岩谷，禽鸟翔集喧乱。及出山，以问于尚统法师，法师曰：“此寺石赵时佛图澄法师所造者，年岁久远，贤圣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隐，迁徙无定。今山行者，犹闻钟声焉。”出侯君素《旌异记》。

侯 庆

宋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躯，可高尺余。庆有牛一头，拟货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与他用之。经二年，庆妻马氏忽梦此像谓之曰：“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充金色。”马氏寤觉而心不安。至晓，丑多得病而亡。庆年五十余，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于行路。丑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邻，邻里之内，咸闻香气。道俗长幼，皆来观瞻焉。出《法苑珠林》。

整整齐齐，他到西南角的床上坐了下来。过了好长时间，忽然听见东边有声音，抬头一看，只见房顶上开着一个井口大的洞，许多和尚一个接一个地从那里飞了下来，有五六十人。大家依次坐下来之后，便互相打听今天在什么地方吃的斋饭，有说在豫章的，有说在成都的，有说在长安的，有说在陇右的，还有说在蓟北、岭南乃至五天竺的，说什么地方的都有，每个地方都离这里成千上万里。最后一个和尚从空中下来时，其他人争着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他说：“今天在相州城东彼岸寺中鉴禅师的讲会上，一个个各抒己见。有个后生聪明英俊，接连不断地提问和辩难，那种场面实在可观。不知不觉就来晚了。”宝公本是鉴禅师的门徒，听了这些话后，就想过去搭话，于是整了整衣服站起来，告诉那些和尚：“鉴禅师是宝公的师父。”那些和尚直直地瞪着宝公。顷刻之间，整个灵隐寺就消失了。只剩下宝公一个人坐在柞木上，除了山谷与翻飞喧叫的禽鸟之外，他什么也看不到了。宝公出山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尚统法师，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法师说：“这座寺庙是石赵时佛图澄法师建造的，距离现在好多年了，古代圣贤们住在这里面，不是凡人可以住的地方，它有时沉没有时隐蔽，经常迁移变化。如今走进这座山的人，还能听到钟声。”出自侯君素《旌异记》。

侯 庆

刘宋南阳人侯庆有一尊铜佛像，有一尺多高。侯庆有一头牛，他打算把牛卖掉买回金粉给铜像涂上，因为遇上急事，就把牛充作其他用项了。过了两年，侯庆的妻子马氏忽然梦见家里这尊铜像对她说：“你们夫妇两个欠我金粉，很长时间了，还没偿还。如今我要带走你的儿子丑多，用他充作金粉。”马氏醒了后心里感到不安。天亮

时，儿子丑多得病死了。侯庆现年五十多岁，只有丑多一个儿子，夫妇两人哭得十分伤心，他们的哭声感动了过路行人。丑多死的那天，铜像忽然间自己有了金色，金光灿烂光照四邻，邻里之间还都闻到一股特别的香气。于是，僧人俗众、男女老幼，都来观看这尊铜像。出自《法苑珠林》。

大业客僧

隋大业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庙求寄宿。庙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庙庑下可宿，然而来此寄宿者辄死。”僧曰：“无苦也。”不得已从之，为设床于庑下。僧至夜，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佩声。须臾神出，为僧礼拜。僧曰：“闻此宿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愿见护之。”神曰：“遇死者将至，闻弟子声，因自惧死，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僧因延坐谈说。如食顷时，因问神曰：“闻世人传说云泰山治鬼，宁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者乎？”僧曰：“有两同学僧先死，愿见之。”神问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间，一人在狱罪重，不可唤来，师就见可也。”僧闻甚悦，因起出。不远而至一所，见狱火光焰甚盛。神将僧入一院，遥见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形变不复可识，而血肉焦臭，令人伤心。师不欲历观，悠然求出。

俄而至庙，又与神坐，因问：“欲救同学，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为写《法华经》者，便应得脱。”既而将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庙令视僧不死，怪异之。僧因为说，仍即时为写《法华经》一部。经既成，庄严毕，又将经就庙宿。其夜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以事告之。

大业客僧

隋炀帝大业年间，有位客僧走到泰山庙时，因为天色已晚，便请求留在庙里住宿。管庙的说：“此处没有别的屋子，只有神庙下面的廊房可以住宿，但是以前凡是来这里住宿的就都死了。”客僧说：“我不在乎这些。”管庙的没有办法，只好顺从他，便在廊房里为他放了

一张床。到了夜晚，客僧端坐诵经。一更左右，他听到屋里有女人走路时脚环手镯之类撞击的声音。不一会儿，神灵出现了，对着客僧施礼参拜。客僧说：“听说在这里住宿的大都死在这里，莫不是施主害死的吗？请你保护我。”神灵说：“遇上那些死了的到这里，他们听到我走路的响声，就自己害怕而死，并非弟子杀死了他们。请师父不要担心。”客僧便让神灵坐下相互交谈。谈了有一顿饭的工夫，僧人询问神灵道：“我听世人传说，泰山庙是看管鬼的，真有这回事吗？”神灵说：“弟子少有福分，我是管鬼的。难道你是想见见死去的亲友吗？”僧人说道：“有两个一起学习的僧人先死了，我想见见他们。”神灵问了这两个僧人的名字，然后说：“他们两个，一人已经转生到人间，另一人因为罪恶深重被关在地狱里，不能把他叫到这里来，师父可以到那里去见他。”僧人听了非常高兴，便站起身来往外走。没走多远就来到一个地方，只见地狱之火光焰旺盛。神灵把僧人领进一个院落，远远地看见一人正在烈火中呼号，他不能说话，形体也变得认不出来了，而且血肉被火烧焦了，散发出刺鼻的血腥味，令人伤心。僧人不想再继续看下去，他很难过，便要求出去。

不一会儿就回到庙里，僧人又与神灵坐了下来，便问道：“我想搭救他，有没有办法？”神灵说：“可以搭救，如果有人能为他抄写一部《法华经》，他就会得到解脱。”这时已经快天亮了，神灵向僧人告别并回到庙堂。天亮之后，管庙的看见客僧没有死，非常惊讶。僧人便把夜里看到的情况跟他讲了，回去之后僧人立即为自己的同学抄写了一部《法华经》。抄完经后，整理装裱完毕，他又带上经书到泰山庙投宿。这天夜里，神灵像上次一样出来了，欢欢喜喜地给僧人行礼，并问他这次的来意。僧人告诉神灵，自己带来了抄好的《法华经》。

神曰：“弟子知之。师为写经，始书题目，彼以脱免，令出生在人间也。然此处不洁，不可安经，愿师还为彼送向在寺中。”言语久之，将晓，辞诀而去。出《冥报记》。

蛤 像

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逾数千万矣。忽有一蛤，椎击如旧，帝异之，安置几上。乙夜有光，及明，肉自脱，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帝悲悔，誓不食蛤。出《酉阳杂俎》。

一说，唐文宗皇帝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盘而进，中有劈之不裂者。文宗疑其异，即焚香祝之。俄顷之间，其蛤自开，中有二人，形貌端秀，体质悉备，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谓之菩萨。文宗遂置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赐兴善寺，令致敬礼。至会昌中，毁佛像，遂不知所在。出《杜阳杂编》。

光明寺

洛阳宜寿里有苞信县令段晖宅，地下常闻钟声，时见五色光明，照于堂宇。晖甚异之，遂掘地，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趺上铭云：“晋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晖遂舍宅为光明寺。咸云，此是荀勖故宅。其后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即时殒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擒之。出《洛阳伽蓝记》。

神灵说：“这事我知道。师父为同学抄写经书，刚开始写题目时，他就得到了解脱，我已令他托生在人间了。然而这个地方不洁净，不能存放经书，请师父替他送到他原先所在的寺庙里去。”两人又说了好长时间，快天亮时，神灵才告辞而去。出自《冥报记》。

蛤 像

隋炀帝喜欢吃蛤蜊，每顿饭都得有蛤蜊肉，吃了超过几千万只了。突然遇上一只蛤蜊，无论怎么敲打都开不了，皇帝很奇怪，把它放到了桌子上。到了夜晚，蛤蜊便闪闪放光，到天亮时，肉就自行脱落，里面有一个佛像、两个菩萨像。皇帝很悲痛悔恨，立誓再也不吃蛤蜊。出自《酉阳杂俎》。

还有一种说法，说的是唐文宗皇帝爱吃蛤蜊。一天，身边人正端上满满的一盘，其中有一只劈不开的。文宗皇帝怀疑它是神奇之物，立即焚香祝祷。不一会儿，这只蛤蜊自行张开了，里面有两个小人，

相貌端正清秀，形体全有，发髻上戴着璎珞发夹，两脚踏在荷花上，人们说这是菩萨。文宗皇帝便把它们放在镶着金边的檀香盒里，又盖上一层玉石粉，赐给兴善寺，让他们礼拜供奉。到了唐武宗会昌年间，大肆毁坏佛像，这两个菩萨像便不知下落了。出自《杜阳杂编》。

光明寺

洛阳宜寿里有苞信县令段晖的宅第，常常听到地下有钟声，偶尔看见五色光线照射在殿堂上。段晖感到非常奇怪，便往地下挖掘，挖到一尊金身佛像，有三尺来高，还有两尊菩萨像，脚背上有一段铭文：“晋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段晖便把这座宅院施舍出来成为光明寺。大家都说这是荀勖原来的宅院。后来有个窃贼要盗窃这尊佛像，这尊佛像与菩萨像齐声呵斥，窃贼当时就被吓倒了。众僧听到佛像的叫声，便赶来把窃贼抓获了。出自《洛阳伽蓝记》。

十光佛

兴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画十光佛者，笔势甚妙，为天下之標冠。有识者云：“此国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画闻，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画者，得蔡生。既画，谓人曰：“吾平生所画多矣，独今日下笔，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长安中尽传其名。贞观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虑一旦有摧圯，遂召数工，及土木之费，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斋于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来，列于席。食毕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继其后。俄而十人忽亡所见，群僧相顾惊叹者久之。因视北壁十光佛，见其风度，与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易也。出《宣室志》。

李大安

唐陇西李大安，工部尚书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总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数人从兄归，至谷州鹿桥，宿于逆旅。其奴有谋杀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过半，奴以小剑刺大安

项，洞之，刃著于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惊觉，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纸笔作书。”书毕，县官亦至，因为拔刃，洗疮加药，大安遂绝。忽如梦者，见一物长尺余，阔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许，从户入。来至床前，

十光佛

兴福寺西北角有一座隋代建造的佛堂，墙壁上画着十光佛像，画工精妙，天下第一。内行人说：“这是国手蔡生的笔迹。”蔡生在隋代以擅长画画闻名，这座佛殿刚建成时，有个僧人以百两黄金的报酬招募擅长画画的人，结果挑中了蔡生。他画完十光佛画像后，对人们说：“我平生所画的画非常多，唯独今天下笔的时候就像有鬼差神使一样，很轻松就画成了。”从此之后，他的名声传遍了京都长安。唐太宗贞观初年，寺院的僧人因为这座佛堂建的时间比较长，担心有朝一日会倒塌，便招募了几个工匠，筹集土木材料，想把它修复一下。突然有一天，正当寺内僧众坐在院里要用斋时，有十个生得白皙清瘦、装扮古朴的僧人，依次走来，坐到饭桌前面。吃完之后又一块儿站起来，走进佛堂，僧众也跟在他们后面。转眼之间这十个僧人不见了，跟在后面的群僧互相看了看，个个都惊叹不已。又看了看北墙上的十光佛画像，发现画像的神采风度与刚才那十个人完全一样。从此，寺院的僧人不敢去毁坏这座佛堂，就用它来纪念十光佛能从画像变成活人这件神异的事。出自《宣室志》。

李大安

唐代陇西人李大安，是工部尚书李大亮的哥哥。唐高祖武德年间，大亮出任越州总管，大安从京城出发前去看望他。大亮派了几个奴婢跟随哥哥往回走。走到谷州鹿桥的时候，他们在一家旅舍住了下来。有个仆人想要谋杀大安，等到李大安睡熟，已经到了后半夜，他用一把小剑刺大安的脖子，剑尖穿透脖颈，扎到床上，这个奴仆没有拔剑就逃跑了。大安惊醒后呼唤奴婢，那几个没有叛变他的仆人急忙跑来想要去拔剑，大安说：“拔出来我就得死，先把纸笔拿来，我要

写信。”信写完后，县衙的长官也到了，这才给他拔去剑，清洗伤口，敷了药，大安便气绝身亡。他感到自己忽然间像在睡梦中，看见一个一尺多长、四五寸宽厚的东西，形状像一块猪肉，离地面二尺左右，从门口进来。来到床前，

其中有语曰：“急还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缘何负汝耶？”闻户外有言曰：“错也。”此物即还从户出。大安仍见庭前有池水，清浅可爱，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须臾渐大，俄化为僧，披袈裟甚新净，语大安曰：“被伤耶，我今为汝痛将去，汝当平复。还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颈疮而去。大安视其形状，见僧有红缯补袈裟，可方寸许，甚分明。

既而大安觉，遂苏，而疮亦不复痛，能起坐食。数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亲故来视，大安为说被伤由状及见像之事。有一婢在旁闻说，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请匠工为造一佛，初成，以彩画其衣，有一点朱污像之背上。当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状如郎君所说。大安因与妻及家人共起观相，乃同所见无异，其背点朱，宛然补处。于是叹异，信知圣教不虚，遂加崇信焉。出《冥报记》。

韦知十

唐右金吾卫曹京兆韦知十于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犹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于常，不知何意如此。”知十更命重煮，还复如故。乃命割之，其中遂得一铜像，长径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自此放生，不敢食酒肉。出《冥报记》。

里面发出说话的声音道：“赶快还我猪肉！”大安说：“我不吃猪肉，怎么会欠你猪肉呢？”听到门外有声音说：“错了。”这个东西便又从门口飞了出去。大安看到院子里有池水，清浅可爱，池塘西边岸上有一尊金身佛像，有五寸高。片刻间，佛像慢慢长大，顿时化作一位僧人，披的袈裟又崭新又洁净，他对大安说：“你受伤了吧，我现在把你的伤痛除去，你就会恢复健康。回家后要好好念佛修善呀！”于是使用手抚摸一下大安脖子上的伤口，然后就走了。大安看了看他的模样，只见僧人的袈裟上有一块一寸见方的红绸布补丁，十分鲜明显眼。

一会儿大安的梦醒了，人也苏醒过来，而且伤口也不再疼了，能够坐起来吃饭。过了几十天，京城家里来人把他接回家。家里人与亲朋好友都来看望，大安把自己受伤的情况以及梦中看到佛像的经过讲给大家听。有个女仆听了之后，便对大安说，在他刚出门之后，他的妻子便让婢女请工匠制作了一尊佛像，佛像做成后，用油彩画衣服时，有一点红色染污了佛像的后背。让工匠除掉，工匠不愿意，这点红色至今仍留在佛像背上，大小形状与大安说的一模一样。大安听了之后，便与家人一起去看佛像，只见佛像的相貌与自己所见的僧人毫无差别，背上的红点也极像那位僧人袈裟上的补丁。大安惊叹不已，确信佛教绝不欺人，便更加推崇与信奉了。出自《冥报记》。

韦知十

唐高宗永徽年间，右金吾卫曹京兆韦知十煮一只羊腿，煮了半天还是生的。韦知十很恼火，家里的仆人说：“烧的柴火是平时的十倍，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知十又让他重新煮，结果还是如此。知十便让仆人把羊腿割开，肉里边有一尊铜佛像，长一寸，闪闪发光，佛像制作得极好。从此之后，韦知十家里开始放生，再也不敢喝酒吃肉了。出自《冥报记》。

刘公信妻

唐龙朔三年，长安城内通轨坊三卫刘公信妻陈氏，母先亡，陈因患暴死。见人将入地狱，备见诸苦，不可具述。末后见一地狱，石门牢固，有两大鬼，形容伟壮，守门左右，怒目瞋陈曰：“汝是何人到此？”见石门忽开，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门相见。母语女言：“汝还努力为吾写经。”女云：“娘欲写何经？”母曰：“为吾写《法华经》。”言讫，石门便闭。

陈还得苏，具向夫说，即凭妹夫赵师子欲写《法华经》。其师子旧解写经，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经》未装潢者转向赵师子处质钱，且云经主姓范，师子许。乃与妇兄云：“今既待经，在家幸有此一部《法华》，兄赎取此经可否？”陈夫从之，装潢既讫，授与其

妻，在家为母供养。后梦见母从女索经，云：“吾先遣汝为吾写一部《法华》，何因迄今不得？”女报母言：“已为娘赎得一部《法华》，见装潢了，在家供养。”母语女言：“止为此经，吾转受苦，冥道中狱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疮，狱官语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经将为已经？汝有何福？大是罪过。’”女见母说如此，更为母别写《法华》。其经未了，女梦中复见母来催经，即见一僧，手捉一卷《法华》，语母云：“汝女已为汝写经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须急急。”后写经成，母来报女：“因汝为吾写经，今已得出冥途，好处受生。得汝恩力，故来报汝。”

刘公信妻

唐高宗龙朔三年，长安城内通轨坊三卫刘公信的妻子陈氏，母亲早死了，陈氏因患暴病也死了。陈氏死了之后，被人带到地狱，亲眼看到了那里的种种苦难，没法详细陈述。最后见到的一个地狱，石门非常牢固，有两个大鬼身材体高大健壮，守在左右两侧，瞪着眼睛怒视陈氏道：“你是什么人，到这里干什么？”陈氏看见石门忽然打开，亡母正在里面受苦，苦难的惨状实在没法描述。亡母在受苦稍稍间断时，急忙来到门前与陈氏相见。母亲对女儿说：“你回去之后要努力为我写经。”女儿说：“娘要写什么经？”母亲说：“为我写《法华经》。”说完之后，地狱的石门便关闭了。

陈氏回到家后便苏醒过来，全向丈夫说了，丈夫便去请托妹夫赵师子写《法华经》。那个赵师子从前懂得写经，有个写经的人带着一部新写的还没有装裱的《法华经》，转手给赵师子换钱用，而且说经书的主人姓范，赵师子同意了。然后，赵师子便对大舅哥说：“现在既然等经用，家里正好有这么一部《法华经》，大哥把这部经书赎出来行不行？”陈氏丈夫听从了他的意见，把经书赎出来装裱完毕后交给妻子，陈氏便在家为母亲供奉。后来陈氏又梦见母亲向她要经书，母亲说：“先前我叫你为我抄写一部《法华经》，为什么至今还没办到？”女儿告诉母亲说：“女儿已为娘赎得一部《法华经》，现在装裱了在家供养。”母亲告诉女儿说：“为了这部经，我反倒受了苦，阴间的狱卒把我的后背都打破了，你看看我身上的伤，狱官对我说：‘你为

什么拿人家范家的经当作自己的经？你有什么功德？这是大罪过！”女儿梦见母亲这么说，便为母亲另外抄写《法华经》。经还没有抄完，女儿又梦见母亲向她催要，这时便看见一个和尚手拿着一卷《法华经》，对母亲说：“你女儿已经为你写完第一卷《法华经》了，功德已经完成，为什么这么着急？”后来经书写成了，母亲前来告知女儿道：“因为你为我写经，现在我已经脱离阴间，托生到一个好地方。因为得到了你的恩德和帮助，所以特来告诉你。

汝当好住，善为妇礼，信心为本。”言讫，悲泪共别。后问前赎《法华经》主，果是姓范。出《法苑珠林》。

你要好好过日子，尽好妇道，要以心诚为本。”说完，母女两人悲痛哭泣，挥泪告别。后来打听之前赎回的那本《法华经》的主人，果然是姓范。出自《法苑珠林》。

卷第一百 释证二

长乐村圣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刚 菩提寺猪 李思元

僧齐之 张无是 张应道 严

长乐村圣僧

开元二十二年，京城东长乐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给僧食。忽于途中得一僧座具，既无所归，至家则宝之。后因设斋以为圣僧座。斋毕众散，忽有一僧扣门请餐。主人曰：“师何由知弟子造斋而来此也？”僧曰：“适到浣水，见一老师坐水滨，洗一座具，口仍怒曰：‘请我过斋，施钱半于众僧，污我座具，苦老身自浣之。’吾前礼谒，老僧不止。因问之曰：‘老阇梨何处斋来？何为自浣？’僧具言其由，兼示其家所在，故吾此来。”主人大惊，延僧进户。先是圣僧座，座上有羹汁翻污处。主人乃告僧曰：“吾家贫，卒办此斋，施钱少，故众僧皆三十，佛与圣僧各半之。不意圣僧亲临，而又污其座具。愚戆盲冥，心既差别，又不谨慎于进退，皆是吾之过也。”出《纪闻》。

长乐村圣僧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京城东边长乐村有一户人家，一向敬奉佛教，常常给僧人饭吃。他偶然间在道上捡到一件僧人的座具，既然找不到失主，便拿回家珍藏起来。后来因为请僧人吃饭，他便把座具拿出来让一位圣僧坐。吃完饭后，大家都散了，突然有个僧人敲门要吃斋。主人说：“师父怎么知道弟子今天准备了斋饭就来了呢？”僧人说：“刚才走到浣水，见一位老师父坐在水边洗一件座具，嘴里还气哼哼地说：‘请我去吃斋，施舍给我的钱是众僧的一半，又玷污了我的座具，害得我自己来洗。’我走上前去施礼拜见，老僧没有停下来。我便问他道：‘老禅师到什么地方去吃斋了？为什么自己洗呢？’老僧跟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说了你家的地址，所以我就来了。”主人听了很惊讶，把这位僧人请进了屋里。原先圣僧坐的座位上，果然洒上

菜汤弄脏了。主人便告诉僧人说：“我家贫穷，仓促之间办此斋会，施舍的钱少，所以众僧都是三十文，佛与圣僧各半串。想不到圣僧亲临我家，而又弄脏了他的座具。我愚钝盲冥，心里既有差别，行动又不谨慎，都是我的错啊！”出自《纪闻》。

屈突仲任

同官令虞咸颇知名。开元二十三年春往温县，道左有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写一切经。其人年且六十，色黄而羸瘠，而书经已数百卷。人有访者，必丐焉。或问其所从，亦有助焉。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即仲将、季将兄弟也。父亦典郡，庄在温，唯有仲任一子，怜念其少，恣其所为。性不好书，唯以樗蒲弋猎为事。父卒时，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而仲任纵赏好色，荒饮博戏，卖易且尽。数年后，唯温县庄存焉。即货易田畴，拆卖屋宇，又已尽矣，唯庄内一堂岿然。仆妾皆尽，家贫无计。乃于堂内掘地埋数瓮，贮牛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贺咄，亦力敌十夫。每昏后，与僮行盗牛马，盗处必五十里外。遇牛即执其两角，翻负于背，遇马驴皆绳蓄其颈，亦翻负之。至家投于地，皆死。乃皮剥之，皮骨纳之堂后大坑，或焚之，肉则贮于地瓮。昼日，令僮于城市货之，易米而食，如此者又十余年。以其盗处远，故无人疑者。仲任性好杀，所居弓箭罗网叉弹满屋焉，杀害飞走，不可胜数，目之所见，无得全者。乃至得刺猬，赤以泥裹而烧之，且熟，除去其泥，而猬皮与刺，皆随泥而脱矣，则取肉而食之。其所残酷，皆此类也。

后莫贺咄病死，月余，仲任暴卒，而心下暖。其乳母老矣，犹在，守之未瘞。而仲任复苏，言曰初见捕去，与奴

屈突仲任

同官县令虞咸颇有名气。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春天他去温县时，看到道旁有一座小草房，里面住着一个人，此人刺破胳膊取出血来与朱砂和在一起，用来抄写“一切经”。此人将近六十岁，脸色枯黄，身体瘦弱，已经抄写几百卷佛经了。凡有向他访求的人，都给他一卷。

有人求他帮忙，他也肯帮助。他说：“我姓屈突，名叫仲任。”他就是仲将、季将的兄弟。父亲也曾任过郡守，老家在温县，只有仲任一个儿子，怜念他年轻，任其所为，不加约束。仲任生性不喜欢读书，整天只知道赌博游乐打猎。父亲去世时，家里有僮仆几十人，资产几百万，田庄宅第许多处。而仲任生性放荡好色，整日吃喝玩乐，几年之后便把家产变卖完了，只剩下老家温县的那一处田庄。他便又卖田产、拆卖房子，结果这所田庄也被折腾光了，只有庄内的一座房子还没有拆掉。僮仆妻妾都已散尽，家里贫穷，没有谋生之计。他便在房子里挖开地面，埋下几只缸，用来贮存牛肉马肉等。仲任很有力气，有个仆名叫莫贺咄，力气也能抵得上十个人。每天黄昏之后，他就与这个僮仆到五十里外的地方去偷牛偷马。遇到牛时就抓住两只牛角翻手背到背上，遇到马或驴时，就用绳子套住它们的脖子，也翻手背着。到了家里往地上一扔，牛与马驴全都死了。于是就开始剥皮，皮与骨头都扔进房后的大坑里，或者直接烧掉，肉则储存在地下的缸里。到了白天，就让僮仆背到城里市场上卖掉，买回米来做饭吃，就这样又过了十几年。因为他们偷盗的地方离家很远，所以没有人怀疑他们。仲任生性好杀，他住的地方满屋子都是弓箭、罗网、叉子、弹弓之类，经他手杀害的飞禽走兽不计其数，凡是让他看见的，没有能逃脱的。就连抓到刺猬，他也用泥裹上放在火里烧，烧熟之后剥掉泥，刺猬的皮和刺也就随着泥而脱落，于是就撕开吃肉。他残害生灵的情形，都是这样。

后来莫贺咄病死了，一个多月之后，屈突仲任也暴亡，但他的胸口还热着。他的乳母已经老了，还健在，守着仲任的尸体，没有埋葬。后来仲任又苏醒过来了，说他刚被抓到阴间时，与僮仆

对事，至一大院，厅事十余间，有判官六人，每人据二间。仲任所对最西头，判官不在，立仲任于堂下。有顷判官至，乃其姑夫郢州司马张安也。见仲任惊，而引之登阶，谓曰：“郎在世为恶无比，其所杀害千万头。今忽此来，何方相拔？”仲任大惧，叩头哀祈。判官曰：“待与诸判官议之。”乃谓诸判官曰：“仆之妻侄屈突仲任造罪无数，今召入对事。其人年命亦未尽，欲放之去，恐被杀者不肯。欲开一路放生，可乎？”诸官曰：“召明法者问之？”则有明法者来，碧衣跣

踏。判官问曰：“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杀者肯。若不肯，亦无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诸物类，为仲任所杀，皆偿其身命，然后托生。合召出来，当诱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啖毕，即托生。羊更为羊，马亦为马，汝余业未尽，还受畜生身。使仲任为人，还依旧食汝。汝之业报，无穷已也。今令仲任略还，令为汝追福，使汝各舍畜生业，俱得人身，更不为人杀害，岂不佳哉？’诸畜闻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无余路。”

乃钁 仲任于厅事前房中，召仲任所杀生类到，判官庭中。地可百亩，仲任所杀生命，填塞皆满。牛马驴骡猪羊獐鹿雉兔，乃至刺猬飞鸟，凡数万头。皆曰：“召我何为？”判官曰：“仲任已到。”物类皆咆哮大怒，腾振蹴踏之而言

一块儿接受审讯，到了一个大院，有十几间公堂，六个判官，每个判官占据两间。仲任受审的那间公堂在最西头，刚进去时判官不在，他就站在公堂下面。过了一会儿判官来了，原来是他姑夫郢州司马张安。张安见是仲任，大为吃惊。把他领上台阶，对他说：“侄儿在世间作恶太多，没人比得过你，你所杀害的生命有千万条。如今突然来到这里，有什么办法救你出去呢？”仲任十分害怕，连忙跪下叩头哀求祈祷。张安说：“等我与各位判官商量商量。”张安便对各位判官说：“我的妻侄屈突仲任作恶无数，现被召进来审判。他的寿命还没有结束，我想放他出去，又怕被他杀害的冤魂不同意。我想开一条生路放他走，可以吗？”各位判官都说：“叫明法来问问他。”明法被找来了，他穿着窄小的绿色衣服，神态紧张不安。判官问道：“想放一个罪人出去，有路吗？”于是就把仲任的情况告诉了他。明法说：“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去，但是必须得让那些被杀害的生灵同意。如果它们不同意，那就没法放生。”判官说：“那怎么办呢？”明法说：“这些东西都是被仲任杀害的，都要偿还它们生命，让它们去托生。应当把它们召唤出来，劝诱它们说：‘屈突仲任现已来到这里，你们如果立即把他吃了，就可以马上去托生。羊还是羊，马也还是马，因为你们的余业尚未完了，所以还得托生为牲畜。倘若仲任托生为人，依旧要吃你们。你们之间的冤孽推来推去，永远没有尽头。现在暂且让仲任活着

回去，让他为你们赶修功德，使你们一个个舍去牲畜之业，都能托生为人，再也不被人杀害，岂不是好事吗？’这些畜类听说能够托生为人肯定会高兴，这样便可以放了仲任。如果它们还不同意，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于是判官便把屈突仲任锁在公堂前面的房子里，召唤那些被他杀害的生灵到院子里，判官站在院子的中央。院子极大，占地近百亩，被仲任杀害的冤魂挤得满满的，牛、马、驴、骡、猪、羊、獐、鹿、野雉、兔子，还有刺猬、飞鸟之类，应有尽有，总计有几万头。它们齐声喊道：“召唤我们来干什么？”判官说：“屈突仲任已经来到这裡。”诸生灵个个咆哮着，非常愤怒，蹦蹦跳跳地齐声

曰：“巨盗盍还吾债！”方忿怒时，诸猪羊身长大，与马牛比，牛马亦大倍于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晓谕。畜闻得人身，皆喜，形复如故。于是尽驱入诸畜，乃出仲任。有狱卒二人，手执皮袋兼秘木至，则纳仲任于袋中，以木秘之，仲任身血，皆于袋诸孔中流出洒地。卒秘木以仲任血，遂遍流厅前。须臾，血深至阶，可有三尺。然后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扃锁之。乃召诸畜等，皆怒曰：“逆贼杀我身，今饮汝血！”于是兼飞鸟等，尽食其血。血既尽，皆共舐之，庭中土见乃止。当饮血时，畜生盛怒，身皆长大数倍，仍骂不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已得债，今放屈突仲任归，令为汝追福，令汝为人身也。”诸畜皆喜，各复本形而去。判官然后令袋内出仲任，身则如故。判官谓曰：“既见报应，努力修福。若刺血写一切经，此罪当尽。不然更来，永无相出望。”仲任苏，乃坚行其志焉。出《纪闻》。

婺州金刚

婺州开元寺门有二金刚，世称其神，鸟雀不敢近。疾病祈祷者累有验，往来致敬。开元中，州判司于寺门楼上宴会，众人皆言金刚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能为？”

喊道：“大强盗为什么不偿还我们血债！”正在愤怒的时候，只见那些猪羊的身体顿时涨大起来，一个个都像牛马一般大，而那些牛马也涨到平常的两倍大。判官便让明法进来向它们陈述得失利害，极力劝

导。牲畜们听说能够托生为人，一个个欢喜雀跃，身体也恢复了原形。于是便把它们全都赶回了各自的地方，将仲任放出来。有两个狱卒，手里拿着皮袋与圆木棒走来，把仲任装在袋子里，用木棒打，仲任身上的血从袋子的孔隙中流了出来，洒在地上。直到木棒子沾满了血，这才不再打了，这时血已流遍公堂下面。不一会儿，血便涨到了台阶，足有三尺深。然后，连袋子一起把仲任扔进了房子里，又把房门锁上。狱卒又去召唤那些牲畜，牲畜们愤怒地说：“逆贼杀死了我们，如今我们要喝你的血！”于是走兽与飞禽们都去喝仲任的血，喝完之后又一块儿用舌头去舔，直到院子露出地面为止。当它们在喝血的时候，由于非常愤怒，身体都涨大了几倍，没有停止怒骂。血喝完了之后，明法又来告诉它们说：“你们已经得到血债了，现在放屈突仲任回去，让他为你们去修功德，让你们托生为人。”畜生们皆大欢喜，个个恢复了原形，就回去了。然后，判官张安叫人把仲任从袋子里放出来，只见仲任的身体还是原来的样子。张安对他说：“既然受到了报应，回去之后就要努力修造功德。如果能刺破身上的血，用来抄写‘一切经’，你的罪过就能赎完。不然，如果再被捉来，那就永远没有被救出去的希望了。”屈突仲任活过来之后，便坚定不移地履行着自己的誓愿，孜孜不倦地刺臂出血抄写“一切经”。出自《纪闻》。

婺州金刚

婺州开元寺的门楼内有两尊金刚像，世人称它们神灵，鸟雀不敢靠近。有病的人向金刚像祈祷，屡屡应验，前来敬奉与祈祷的人整天络绎不绝。唐玄宗开元年间，婺州判司在开元寺门楼上举行宴会，众人都说这个地方有金刚神像，不应该在这里举办宴会。有个人却说：“那不过是一堆泥而已，能干什么呢？”

乃以酒肉内口。须臾，楼上云昏电掣，既风且雷，酒肉飞扬。众人危惧，独污金刚者，曳出楼外数十丈而震死。出《广异记》。

菩提寺猪

唐开元十八年，京菩提寺有长生猪，体柔肥硕，在寺十余年。其

岁猪死，僧焚之，火既烬，灰中得舍利百余粒。出《纪闻》。

李思元

唐天宝五载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后心暖，家不敢殓。积二十一日，夜中而才苏。即言曰：“有人相送来，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万贯钱与送来人。”思元父为署令，其家颇富，因命具饌，且凿纸为钱。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饌单蔬，不足以辱大德。”须臾若食毕，因令焚五千张纸钱于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释放，但怀厚惠。”又令焚五千张纸钱毕。然后偃卧。

至天晓，渐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处，官不在，有两吏存焉，一曰冯江静，一曰李海朝。与思元同召者三人，两吏曰：“能遗我钱五百万，当舍汝。”二人不对，思元独许之，吏喜。俄官至，谓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内办之。”官因领思元等至王所。城门数重，防卫甚备，见王居有高楼

说完便将酒肉往金刚神像的嘴里塞。不一会儿，楼上乌云密布电光闪闪，狂风挟着雷鸣袭了上来，桌上的酒肉乱飞。众人见状十分恐惧，但是独有那个污辱金刚神像的人，被风扯到楼外数十丈处，遭受雷击而死。出自《广异记》。

菩提寺猪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京都菩提寺里有一只长生猪，体态柔软肥大，在寺里养了十多年了。这一年，这只猪死了，僧人用火把它烧了，火熄灭后，从灰里找到一百多粒舍利。出自《纪闻》。

李思元

唐玄宗天宝五年夏季五月间，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突然病故。死后胸口仍然热乎，家里人没敢殓葬。停放了二十一天，李思元半夜苏醒过来。刚刚苏醒就说：“有人把我送回来的，快准备三十个人的

斋供。”又说：“还要一万贯钱，给送我回来的人。”思元的父亲是署令，家里很富裕，便令人准备饭菜，而且把纸裁成钱。饭菜做好后，令人在房前摆上供给三十个僧人享用。思元口中念道：“承蒙各位相送，谨备简单的饭菜，不足以供奉各位高僧大德。”不一会儿，就像吃完饭了一样，于是令人在院里烧了五千张纸钱。然后又准备了两个人的饭菜，摆上酒肉，思元对着酒桌说：“承蒙释放之恩，永远记得大恩大德。”说完又让人烧了五千张纸钱。之后，思元便躺下休息。

到天亮时，身体已经逐渐平复。于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刚开始他被抓到一个地方，这里的官长没在，只有两个吏卒守在那里，一个叫冯江静，一个叫李海朝。与思元一起抓来的共有三个人，两个吏卒对他们说：“谁能赠给我们五百万钱，我们就放了谁。”那两人没有回答，只有思元答应了他们，吏卒非常高兴。不一会儿，官长便来了。对他们三人说：“需要两个人当使典，从你们三人里面挑。”官长便领着思元等人来到阎罗王住的地方。只见这里有好几道城门，防卫十分严密，阎罗王住的地方有高楼

十间，当王所居三间高大，尽垂帘。思元至，未进，见有一人，金章紫授，形状甚贵，令投刺谒王。王召见，思元随而进至楼下，王命却帘，召贵人登楼。贵人自阶陞方登，王见起，延至帘下。贵人拜，王答拜，谓贵人曰：“今既来此，即须置对，不审在生有何善事？”贵人曰：“无。”王曰：“在生数十年，既无善事，又不忠孝，今当奈何？”因嘶 蹙曰：“可取所司处分。”贵人辞下，未数级，忽有大黑风到帘前，直吹贵人将去。遥见贵人在黑风中，吹其身忽长数丈，而状隳坏，或大或小，渐渐远去，便失所在。王见伫立，谓阶下人曰：“此是业风，吹此人入地狱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捻筹定之。”因帘下投三匹绢下，令三人开之。二人开绢，皆有当使字，唯思元绢开无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

思元出殿门，门西墙有门东向，门外众僧数百，持幡花迎思元，云：“菩萨要见。”思元入院，院内地皆于清池，院内堂阁皆七宝，堂内有僧，衣金缕袈裟，坐宝床。思元之礼谒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萨也。”思元乃跪。诸僧皆为赞叹声，思元闻之泣下。菩萨告众曰：“汝见此人下泪乎？此人去亦不久，闻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谓

曰：“汝见此间事，到人间一一话之，当令世人闻之，改心修善。汝此生无杂行，常正念，可复来此。”因令诸僧送归。思元初苏，具三十人

十间，其中他本人住的三间最为高大，门窗都挂着帘子。思元等人来到这里后，还没有进去，便见一人佩戴着金章绶带，样子极高贵，也被传令去拜谒阎罗王。阎罗王召见，思元跟着到了楼下，阎罗王命人卷起门帘，召唤贵人上楼。贵人刚登上楼梯，阎罗王看见后就站了起来，把他请到帘子下面。贵人施礼参拜，阎罗王回礼致谢，然后对贵人说：“现在既然来到这里，就要接受审问。不知你生前做过什么善事？”贵人答道：“没有。”阎罗王说：“在世几十年，既没有做善事，又不忠不孝，如今应当怎么办呢？”于是紧皱着眉头道：“送给主管人员去处分！”贵人告辞退下，没等走下几级阶梯，突然一阵黑风刮到帘前，一下子就把贵人卷走了。远远望去，见贵人在黑风中，身体忽然长大到几丈长，好像被撕碎了，有的大的有的小，渐渐刮远，不一会儿什么也看不到了。阎罗王一直站在楼上观看，对阶下的人说：“这是妖风，把这个人刮进地狱去了。”官长告诉他，思元等人已在此等候多时，阎罗王说：“可以抓阄决定。”于是从帘子下面扔下三块绢布包，叫他们三人各捡一块打开。那两人打开自己捡到的布包一看，上面都有“当使”二字，唯独思元的布包上没有字。阎罗王说：“留下这两个人，放了思元。”

思元走出殿门，殿门西墙上有个向东开的门，门外有几百个僧人，持着幡花迎接思元，说：“菩萨要见你。”思元走到院内，只见院内的地面全是清清的池水，院内的楼阁房舍全是金银珍珠玛瑙等七宝镶嵌而成，殿堂里面有个僧人，穿的是金丝袈裟，坐在宝床上。思元上前施礼拜见，身边的人说：“这是地藏菩萨。”思元于是跪拜。众僧齐声颂赞，思元听了感动得流下泪来。菩萨告诉众僧道：“你们看见此人流泪了吗？这个人离开人间时间不长，听到原先熟悉的佛教颂赞之声，就流下了眼泪。”菩萨对思元说：“你看到这里的事，回到人间后要一一向人们讲述，要让世人知道之后，改邪归正，好好行善。你这一生没有淫乱杀生的行为，以后要经常端正自己的信念，你还可以来到这里。”说完便令僧人们把他送回了人间。思元当初苏醒过来

时，准备了三十人

食，别具二人肉食，皆有赠益，由此也。

思元活七日，又设大斋毕，思元又死。至晓苏云，向又为菩萨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报应事，何不言之？”将杖之，思元哀请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洁净长斋，而其家尽不过中食。而思元每人集处，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出《纪闻》。

僧齐之

胜业寺僧齐之好交游贵人，颇晓医术，而行多杂。天宝五载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苏。因移居东禅定寺，院中建一堂，极华饰，长座横列等身像七躯。自此绝交游，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见录至鬼王庭，见一段肉，臭烂在地。王因问曰：“汝出家人，何因杀人？”齐之不知所对。王曰：“汝何故杖杀寺家婢？”齐之方悟。

先是寺中小僧何马师与寺中青衣通，青衣后有异志，马师怨之，因构青衣于寺主。其青衣，不臧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因众僧堂食未散，召青衣对众，且捶杀之。齐之谏寺主曰：“出家之人，护身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可违，而况集众杀乎？”马师赞寺主。寺主大怒，不纳齐之，遂捶朴交至，死于堂下。故齐之悟王之问，乃言曰：“杀人者寺主，得罪者马师，今何为见问？”王前臭肉，忽有声曰：“齐之杀我。”

的素食，又单独准备了两个人的肉食，对三十个僧人与两个吏卒都有赠予，就是因为这段经历。

思元复活后的第七天，又准备了大型的斋戒，斋戒结束后他又死了。天亮时苏醒过来说，他又被地藏菩萨召了去，生气地对他：“我让你回去宣讲报应的事，为什么不说不？”菩萨要杖打他以示惩罚，思元苦苦哀求才又将他放回来。思元一向不吃酒肉，这次死而复生之后，干脆不沾腥荤，永远吃素，他全家人也都在中午后忌食。而思元每到有人聚集的地方，就必定向人讲述阴间的事，人们都被他感化了。出自《纪闻》。

僧齐之

胜业寺僧人齐之喜欢与显贵的人物交往，很懂医术，但行为举止随便，不太守戒规。唐玄宗天宝五年五月中旬病故，两天后又复活了。复活之后移居在东边的禅定寺，在寺院中修建了一间极为华丽的庙堂，堂内横排陈列着七座等身大的佛像。从此之后停止了一切交际活动，精诚恪守戒律。他自己说，当初死了之后，被送到阎王殿，见有一块臭烂肉在地上。阎王便问道：“你是出家人，为什么杀人？”齐之莫名其妙，无言以对。阎王说：“你为什么杖杀了寺庙上的女仆？”齐之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这之前，寺庙里的小和尚何马师与寺上的女仆私通，女仆后来变了心，何马师对她心怀怨恨，便向寺主诬陷她。这个女仆本不是清白之人。寺主平日也怨恨她，便乘众僧集体吃饭还没散的时候，把女仆找来，当着大家的面用棍子打她。齐之劝说寺主道：“出家之人，在身口意三业上要遵守戒律，切不可违背，况且是当着众僧大开杀戒呢？”何马师则极力称赞、怂恿寺主的打人行为。寺主十分恼火，根本不采纳齐之的劝告，连抽带打，女仆被活活打死在院子里。因为有这件事，齐之明白了阎王的问话，说道：“杀人的是寺主，得罪她的是何马师，现在为什么问罪于我？”阎王前面的那块臭肉忽然发出声音来：“是齐之杀了我。”

王怒曰：“婢何不起而卧言？”臭肉忽起为人，则所杀青衣。与齐之辩对数反，乃言曰：“当死时，楚痛闷乱，但闻旁有劝杀之声，疑是齐之，所以诉之。”王曰：“追寺主。”阶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马师。”吏曰：“马师命未尽。”王曰：“且收青衣，放齐之。”初齐之入，见王座有一僧一马。及门，僧亦出，齐之礼谒。僧曰：“吾地藏菩萨也。汝缘福少，命且尽，所以独追。今可坚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闲静寺，造等身像七躯。如不能得钱，彩画亦得。”齐之既苏，遂乃从其言焉。出《纪闻》。

张无是

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

门闭，遂趋桥下而跽。夜半，忽有数十骑至桥，驻马言：“使乙至布政坊，将马一乘往取十余人。”其二人，一则是妻，一则是同曲富叟王翁。无是闻之大惊。俄而取者至云：“诸人尽得，唯无是妻诵《金刚经》，善神护之，故不得。”因喝所得人名，皆应曰：“唯。”无是亦识王翁，应声答曰毕，俄而鼓动。无是归家，见其妻犹诵经坐待。无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诵经不眠相待。”天晓，闻南邻哭声，无是问之，则王翁死矣。无是大惧，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惧。因移出宅，谒名僧，发誓愿长斋，

阎王愤怒地喝道：“奴婢为什么不起来，而要躺在那里说话呢？”臭肉突然站了起来变成一个人，正是被打死的那个女仆。女仆与齐之反复对辩，后来便说：“当我快被打死的时候，神经迷乱，只听到旁边有怂恿寺主打死我的声音，怀疑是齐之，所以告了他。”阎王说：“追拿寺主！”阶下差吏说道：“寺主做的功德很多，不能捉拿。”阎王说：“追拿何马师！”差吏说道：“何马师的寿命未尽。”阎王说：“暂且收下女仆，释放齐之。”齐之刚进来时，看见阎王座旁有一个僧人一匹马。等走到门口时，僧人也出来了，齐之便上前施礼拜见。僧人说道：“我是地藏菩萨。你因为功德做得少，寿命又尽了，所以独独追拿你。如今回去之后，要坚守僧人戒律，丢掉你与尘俗之间的那些事，住在闲静的寺院里，另造等身佛像七尊。如果得不到钱，画七幅佛像也可以。”齐之复活之后，便按地藏菩萨说的做了。出自《纪闻》。

张无是

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冬天，有个司戈张无是住在布政坊。一天晚上，他走在大街上，最后一遍鼓声敲完之后，大门都关闭了，他便悄悄溜到桥下蜷缩起来。半夜时，突然听到有几十人骑马来到桥上，勒住马说道：“某某去布政坊，带上一匹马到那里把这十几个人带来。”其中两人，一个是张无是的妻子，一个是与同住一街的富翁王老头。张无是听了大吃一惊。不一会儿，那个去抓人的回来报告说：“几个人都抓到了，唯独张无是的妻子正在诵念《金刚经》，有神灵保护她，所以没抓到。”于是吆喝着抓来的人名，一个个都回答：“是。”张无是也认识王老头，点名与应答结束之后，不一会儿便

响起了解除夜禁的鼓声。张无是回到家里，见妻子仍在念诵佛经，坐着等他。无是已经回到家，妻子便说：“你平常不在外面住宿，我怕你违犯夜禁被治罪，所以不睡觉念经来等你。”天亮之后，听到南面邻居的哭声，无是一打听，原来是王老头死了。无是非常恐惧，便把夜里在桥下听到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妻子听了之后也非常害怕。他们就搬出宅子，求见名僧，发誓永远守斋，

日则诵经四十九遍。由是得免。出《纪闻》。

张 应

历阳张应本是魔家，娶佛家女为妇。妻病困，为魔事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为佛事。”应便往精舍中见竺昙铠，铠曰：“佛普济众生，但当一心受持耳。昙铠明当往其家。”其夜，应梦见一人，长一丈四五尺，于南面趋走入门，曰：“此家乃尔不净。”梦中见铠，随此人后而白曰：“此处如欲发意，未可以一二责之。”应眠觉，遂把火作高座。铠明日食时往应家，高座已成，夫妻受戒，病亦寻瘥。咸康二年，应病甚，遣人呼铠，连不在。应死得苏，说时有数人，以铁钩钩将北下一板岸，岸下见镬汤、刀山、剑树楚毒之具。应忘昙铠字，但唤“和尚救我”，语钩将去人曰：“我是佛子。”人曰：“汝和尚字何等？”应忘其字，但唤佛而已。俄转近镬汤，有一人长一丈四五尺，捉金杵欲撞。应去，人怖散走。长人将应归曰：“汝命尽，不得复生。与汝三日中，期诵三偈。取和尚字还，当令汝生。”遂推应著门内，便活。后三日复死。出《神鬼传》。

道 严

有严师者，居于成都宝历寺。唐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
每天诵经四十九遍。于是得以脱免。出自《纪闻》。

张 应

历阳的张应本是巫道之人，娶了佛教信徒人家的女儿为媳妇。妻

子患病时，张应用巫术为她治疗，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妻子说：“我本是佛教信徒人家的女儿，求你为我用佛教的办法治一治。”张应便到寺院里拜见竺昙铠，昙铠说：“佛家是普济众生的，但应当专心供奉才是。明天我会去你家的。”当天夜里，张应梦见一个人，身長一丈四五尺，从南边慢慢走进了门，说：“这个家里如此不干净！”梦中见昙铠，跟随在这个巨人身后，对张应说：“这个地方有向诚之心，不能用一两处小错责怪他。”张应睡醒之后，便点火照明赶紧制作高台。昙铠第二天吃早饭时来到张应家，高台已经做成，夫妻二人便由昙铠受了戒，妻子的病很快就好了。晋成帝咸康二年，张应病重，派人去请昙铠，去了几次他都不在。张应死而复生之后，说当时有几个人用铁钩子钩着他，往北走，从一陡岸上下去，岸下见有沸汤、刀山、剑树之类的残酷刑具。张应当时忘记了昙铠的字号，只是呼唤“和尚救我”，对钩他走的人说：“我是佛教弟子。”那人问道：“你师父的字号是什么？”张应忘记了师父的字号，只是一个劲儿地喊“佛”而已。不一会儿张应便被推到大锅的沸水跟前，有一个身長一丈四五尺的巨人走来，手持铁棍就要往大锅上撞去。张应离开了，抓他来的那些人都吓得四散逃跑了。巨人把张应带回来：“你的寿命已经结束，不能再复活。给你三天期限，你要念诵三段偈语，拿到你师父的字号再回来，就会让你托生。”说完便把张应推到了门内，张应于是得以复活。三天之后他又死了。出自《神鬼传》。

道 严

有个严法师，住在成都宝历寺。唐玄宗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严悸且甚，俯而不动。久之，忽闻空中语云：“无惧无惧，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师之一毫。何俯而不动耶？”道严既闻，惧少解，因问曰：“檀越为何人？匿其躯而见其手乎？”已而闻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渍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严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严乃请曰：“吾今愿见檀越之形，使画工写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

无得栗然耶？”道严曰：“檀越但见其身，勿我阻也。”见西轩下有一神，质甚异，丰首巨准，严目呀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严一见，背汗如沃。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画工，命图于西轩之壁。出《宣室志》。

一日，他在佛殿前面平台上点燃长明灯时，忽然看见一只巨大的手掌出现在西面平台上。道严惊吓得心直跳，趴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空中说道：“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是善良的神，绝对不敢伤害法师一丝一毫。为什么趴着不敢动弹呢？”道严听到这么说，没那么害怕了，便问道：“施主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隐藏着身体而只能看见你的手呢？”问完之后便听空中答道：“上天派我来保护佛寺之地。因为世人好往佛祠吐唾沫，我用背接受他们的唾弃。因此背上生了疮，严重地腐蚀着我的肌肤，请给我些膏油涂抹在上面，可以吗？”道严便把清油放在巨大的手掌上，那只巨手立即抽了回去。道严请求道：“我现在希望能够看施主的形貌，让画工把你的形象画在墙壁上，而且记上这件事，向世人称赞你，希望世人不敢再向佛庙吐唾沫。”神说：“我的形貌特别丑陋，法师见了之后，不会受惊吗？”道严说：“施主只管显现自己的身形，不要管我。”只见西轩下边有一个神灵，形体十分奇异，肥大的脑袋，又高又宽的鼻梁，双目圆睁，咧着大嘴，躯干高大魁梧，身长好几丈。道严一见，吓得汗流浹背。那位神灵很快就隐身而去。于是，道严便把神灵的形状详细地告诉了画匠，让他画在佛殿西轩的墙壁上。出自《宣室志》。

卷第一百一 释证三

邢曹进 韦氏子 僵 僧 鸡 卵 许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黄山瑞像 马子云 云花寺观音
李 舟 惠 原 延州妇人 镇州铁塔 渭滨钓者

邢曹进

唐故赠工部尚书邢曹进，至德已来，河朔之健将也。守职魏郡，因为田承嗣所縻。曾因讨叛，飞矢中肩，左右与之拔箭，而镞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铁钳，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镞坚然不可动。曹进痛楚，计无所施。妻孥辈但为广修佛事，用希慈荫。不数日，则以索缚身于床，复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进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昼寝，梦一胡僧立于庭中，曹进则以所苦诉之。胡僧久而谓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当自愈矣。”及寤，言于医工。医工曰：“米汁即泔，岂宜渍疮哉！”遂令广询于人，莫有谕者。明日，忽有胡僧诣门乞食，因遽召入。而曹进中堂遥见，乃昨之所梦者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

邢曹进

唐代追封为工部尚书的邢曹进，肃宗至德年间以来，就是黄河以北英勇善战的将领。那时他在魏郡任职，不知什么原因曾被田承嗣所管辖。他在一次讨伐叛贼的战争里被飞驰的箭射中肩膀，他身边的人急忙给他拔箭，可是箭头却留在了骨头里，稍微露出一尖。只好用铁钳子夹，让有力气的人用力拔，可是那个箭头坚牢不动。曹进疼痛难忍，又想不出什么办法。他的妻儿但愿多做佛事，希望佛来保佑他。没过几天，就用绳索把他绑在床上，再让人给拔箭头，可箭头还像当初一样牢固。曹进每天呻吟忍耐，只有等死了。忽然有一天白天睡觉，梦见一个胡僧站在院子当中，曹进就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全告诉

了他。过了好一会儿胡僧才对他说：“你可以用米汤往伤口上灌注，一定会自行痊愈的。”等他醒来，就对医生说了这个梦。医生说：“米汤就是淘米水，怎么能灌注疮伤啊？”于是派人四处打听，没有能明白的。第二天，忽然有一个胡僧来到家里乞讨饭食，曹进马上让他进来。曹进在中堂远远地看去，就是昨天在梦中所见到的那个胡僧，就请他到跟前来，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他。胡僧说：“为什么不

灌以寒食飴？当知其神验也。”曹进遂悟，飴为米汁。况所见复肖梦中，则取之，如法以点，应手清凉，顿减酸疼。其夜，其疮稍痒，即令如前镊之。钳才及脸，镊已突然而出。后傅药，不旬日而瘥矣。吁！西方圣人，恩祐显灼，乃若此之明征乎？出《集异记》。

韦氏子

韦氏子有服儒而任于唐元和朝者，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释氏为胡法，非中国宜兴。有二女，长适相里氏，幼适胡氏。长夫执外舅之论。次夫则反之，常敬佛奉教，攻习其文字。其有不译之字读宜梵音者，则屈舌效之，久而益笃。

及韦氏子寝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为俗态，铸释饭僧，祈祐于胡神，负吾平生之心。”其子从之。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凶问到相里氏，以其妇卧疾，未果讣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环之。且属纆焉，歎若鬼神扶持，骤能起坐，呼其妇曰：“妾季妹死已数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呜咽，其夫给之曰：“安得此事？贤妹微恙，近闻平复。荒惑之见，未可凭也，勿遽惆怅，今疾甚，且须将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十月死，

用冷米飴灌注伤处，这样照做之后才会知道它效果如神。”曹进这才恍然大悟，飴就是米汁所熬的啊。况且刚才所见到的又完全符合梦中的情景，因此就拿米汤来按照胡僧指点的办法去灌注到伤处。刚一洗过，果然就有清凉的感觉，米汤灌到伤口处，立刻感到酸疼减轻不少。这天夜里，他的伤口有些发痒，曹进就叫人像先前那样用钳子拔箭。钳子刚夹住箭头，箭头就突然被拔出来了。然后敷上药，不到十

天伤口就全好了。哎！西方的圣人啊！他的恩惠庇佑这样显著，这不就是最好的应验明证吗？出自《集异记》。

韦氏子

有个信奉儒家的姓韦的人，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任职。他从小尊奉儒家，不是儒家倡导的话不说。所以把佛教看作外夷的学说，认为在中国不应当提倡。他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相里氏，幼女嫁给胡氏。他的大女婿坚持岳父韦氏子的学说。二女婿就正好相反，敬重佛教，用心研究它的文字，如果遇到没有直译，而应当读梵语的字，就卷起舌头模仿着念。时间长了，就更加忠实地信奉佛教了。

等到韦氏子重病，对自己的儿子说：“我是儒家的人，凡不是古代圣王的教导我都不服从。我现在快死了，千万不能模仿世俗，修佛像、请和尚吃斋，在佛的面前请求保佑，辜负了我一生的心愿。”他的儿子听从了他的话。脱掉孝服不久，胡氏的妻子就死了。死讯通知到相里氏家，因他的妻子有病卧床，就没有把妹妹的死信告诉她。不久他妻子的病情越加危重，家里人都围着哭泣。临终前，忽然像被鬼神扶持着一样，突然坐了起来，呼喊着她丈夫说：“我的小妹已经死了几个月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于是哭个不停。她丈夫哄骗她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贤妹只是有点小病，最近听说已经好了。你这是恍惚时看见的，没有一点凭证，千万不要特别难过，现在你病很重，需要好好休息。”又哭着说：“我妹妹就在这里，她自己说是今年十月死的，

甚有所见，命吾弟兄来，将传示之。昨到地府西曹之中，闻高墉之内，冤楚叫悔之声，若先君声焉。观其上则火光迸出，焰若风雷。求入礼觐，不可，因遥哭呼之。先君随声叫曰：‘吾以平生谤佛，受苦弥切，无晓无夜，略无憩时，此中刑名，言说不及。惟有罄家回向，冥资撰福，可救万一。轮劫而受，难希降减。但百刻之中，一刻暂息，亦可略舒气耳。’妹虽宿罪不轻，以夫家积善，不堕地狱，即当上生天宫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当受数百年之责，然委形之后，且当神化为鸟。再七饭僧之时，可以来此。”其夫泣曰：“洪炉变化，物固有

之。雀为蛤，蛇为雉，雉为鸽，鸠为鹰，田鼠为鴽，腐草为萤，人为虎、为猿、为鱼、为鳖之类，史传不绝。为乌之说，岂敢深讶！然乌群之来，数皆数十，何以认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为妾谢世人，为不善者，明则有人诛，暗则有鬼诛，丝毫不差。因其所迷，随迷受化，不见天宝之人多而今人寡乎！盖为善者少，为恶者多。是以一厕之内，虫豸万计；一砖之下，蝼蚁千万。而昔之名城大邑，旷荡无人；美地平原，目断草莽。得非其验乎！多谢世人，勉植善业。”言讫复卧，其夕遂卒。

其为妇也，奉上敬，事夫顺，为长慈，处下谦，故合门怜之，悯其芳年而变异物。无幼无长，泣以俟乌。及期，乌来者数十，唯一止于庭树低枝，窥其姑之户，悲鸣屈曲，若有所诉者。少长观之，莫不呜咽。徐验其尾，果有二毛，白如

并且在阴间看见了很多事情。快叫我的弟兄们来，我要亲自说给他们听。妹妹对我说昨天到了阴曹地府的西曹，听见高墙里有冤屈痛楚叫悔的声音，很像先父的声音。看那上面有火光进出，火焰像风雷似的。请求进入里面拜见，不准进去，只好远远地哭着喊他。先父随着声音叫道：‘我因为一生诽谤佛教，在这里受罪很深，没日没夜，一点休息的工夫都没有，这里的刑罚名称说不完。唯有倾家荡产，用家中全部的钱财修福，可能有机会获救。轮回的劫难很难减免，只是一百刻当中，能有一刻暂时休息，也可略微喘口气了。’妹妹虽然前世的罪过不轻，因为丈夫积善，不会堕落到地狱去，就要上升于王宫了。我因为你的思想像我死去的父亲，不尊佛教，也应受几百年的罪，我死了之后会化为乌鸦。等二七祭祀斋僧时可以来这里。”她丈夫听后哭着说：“水火变化，事物本来就有。雀变为蛤、蛇变为雉、雉变为鸽、鸠变为鹰、田鼠变为鴽、腐草为萤，人变为虎、为猿、为鱼、为鳖之类，历史延传不绝。变为乌鸦的说法，怎么敢不信呢？可是乌鸦成群飞来，一群都有几十只，怎么能认识哪只是你的化身来加倍尊敬呢？”他妻子回答说：“尾巴下面长着白毛的就是我。替我告诉世人，做坏事的人，活着有人责罚，死了有鬼责罚，丝毫不会错。根据他的迷惑、迷惑多少来决定对他的惩罚，你没看到天宝年间的人多，而现在的人少吗？大概做善事的人少，做恶事的人多。因此一厕之内，虫

蛆上万；一砖之下，蝼蚁千万。而从前的名城大邑，都空旷无人；美地平原，看到的尽是草莽。难道这不是应验吗？多告诫世人吧，尽力做善事。”说完又躺在床上，那天晚上就死了。

她作为媳妇，对公婆敬奉，待丈夫顺从，做长辈慈祥，对下人谦和，所以全家人都哀怜她，为她这么年轻就变成异物而怜惜。无论长幼，都哭着等乌鸦来。到了二七那天，果然飞来几十只乌鸦，只有一只落在庭院当中大树最低的树枝上，看着婆婆的门，悲切地连声叫着，好像在诉说什么。老老小小的都看着，没有不哭的。过了一会儿想起验证它的尾巴，果然有两根白毛，白得像

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妇之将亡也，言当化为乌而尾白。若真吾妇也，飞止吾手。”言毕，其乌飞来，驯狎就食，若素养者，食毕而去。自是日来求食，人皆知之。数月之后，乌亦不来。出《续玄怪录》。

僵 僧

唐元和十三年，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公平、陈许节度使李公光颜并准诏各就统所部兵自卫入讨东平。抵濮阳南七里，驻军焉。居人尽散，而村内有窳堵波者，中有僵僧，瞪目而坐，佛衣在身。以物触之，登时尘散。众争集视，填咽累日。有许卒郝义曰：“焉有此事？”因以刀刺其心，如杵上壤。义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一声而绝。李公遂令褫其事，瘞于其下。明日，陈卒毛清曰：“岂有此乎？昨者郝义因偶会耳。”即以刀环筑去二齿。清下塔不三四步，捧颐大叫，一声而绝。李公又令褫其事，瘞于其下。自是无敢犯者。而军人祈福乞灵，香火大集，往环三四里，人稠不得入焉。军人以钱帛衣装檀施，环一二里而满焉。司空薛公因令军卒之战伤疮重者，许其落籍居。不旬日，则又从军东入，而所聚之财，为盗贼挈去，则无怪矣。至今刀疮齿缺，分明犹在。出《集异记》。

鸡 卵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

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

霜雪一样。婆婆伸出她的手来祝祷说：“我的媳妇临死时说她会变成乌鸦，尾巴上长着白毛。如果你真是我的媳妇，就快飞落到我手上吧。”说完，那只乌鸦就飞到她婆婆手上，很温驯地吃食，就像平时家养的一样，吃完就飞走了。从那天起天天来求食，附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几个月之后，乌鸦就不再来了。出自《续玄怪录》。

僵 僧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平、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一同接受诏命，各自统帅所领的军队去讨伐东平。到了濮阳南七里，驻扎在那里。居民全都走散，而村内有一座佛塔，塔中有一位僵死的和尚，瞪着眼睛坐着，佛衣穿在身上。用东西去碰他，立刻像尘土一样散落。大家争着围观，街道塞满了好多天。有一个许州士卒郝义说：“哪里有这等事？”于是用力去刺僵僧的心，就像触动上面的土壤。郝义走下塔不到三四步，就捧着心大叫一声而气绝。李公于是命人为这件事标记，埋在塔的下面。第二天，陈州士卒毛清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昨天郝义的死只是因为偶然罢了。”使用刀环敲掉和尚的两颗牙齿。毛清走下塔不到三四步远，也捂着脸大叫一声而气绝。李公又让人为这件事标记，埋在塔的下面。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去冒犯他。而驻扎在这里的人祈求神灵降福保佑，香火不断，周围三四里远的范围内，进香的人群拥挤不堪。驻扎在这里的军人把钱帛、衣装等送去，周围一二里也挤满了。司空薛公因此让军队作战伤重的士兵在那里居住下来。不到十日，他们就又跟从军队东进，而所聚的财物，被盗贼带走，也没有出现什么灵异的事。至今僵僧的刀伤缺齿，分明还在。出自《集异记》。

鸡 卵

唐敬宗皇帝临朝，因天下太平，处理政事之余，而推广佛教，因此长安城中僧侣很多。等到文宗继位，亲理政事，想清除害于人者。尝顾左右曰：“自吾为天子，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

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补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能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佛书义，又有请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燃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无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出《宣室志》。

许文度

高阳许文度，唐太和中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近月余。一日卧于榻若沉醉状，后数日始寤。初文度梦有衣黄袍数辈与俱行田野，四望间，迥然无鸡犬声。且不知几百里。其时天景曛晦，愁思如结。有黄袍者谓文度曰：“子无苦，夫寿之与夭，固有涯矣，虽圣人安能逃其数？”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余里，至一水，尽目无际，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浅。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独文度惧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来。黄衣者望见金人，沮色震栗，即辟易驰去，不敢偷视。二金人谓文度曰：“汝何为来地府中？我今挈汝归生途，慎无恐。”文度惧稍解，因再拜谢之。于是金人与文度偕行数十里，俄望见

害人的弊端。曾对左右的人说：“自从我做了天子，没有做出对百姓有利的事业，现在天下幸而没有战争，我将尽力除掉害人的东西，使亿万百姓，把今天看成是尧、舜的时代也就够了。有不利于教化而害人的东西的，只管说出来。”左右有的人回答说：“唯独佛教不能有利于圣朝的教化，而危害也更严重，可以除掉。”于是文宗很讨厌佛教。下命有司，诏内外取缔和尚们讲说佛法，又有人请求斥责那些不听从教化的人。诏命将下，赶上御厨给皇帝准备饭菜，用锅煮鸡蛋。刚在锅底下点燃了火，忽然听到锅里有很小的像人说话的声音。靠近细听，是那些煮在锅里的鸡蛋在呼唤观世音菩萨，声音非常凄惨哽咽，像是在哭诉什么。御厨们感到奇怪，就把这件事奏闻皇帝。文宗

命左右的人验证，真像御厨们所说的。文帝叹息道：“我不知佛教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啊！”第二天，下令让御厨不要用鸡蛋做饭。于是颁布诏书于郡国，各自在庙宇里造观世音菩萨像。出自《宣室志》。

许文度

高阳许文度，唐太和年间侨居岐阳郡，之后因生病发烧，将近一个多月。一天他躺在床上好像喝醉的样子，过了几天才醒过来。当初文度梦见有许多穿黄袍的人和他一起走在田野里，四顾一下，连鸡犬的声音也听不到。而且不知走了几百里。那时天色昏暗，文度忧愁不解。有一个穿黄袍的人对文度说：“你不要痛苦，不管是长寿还是短命，本来是有定数的，即使是圣人又怎么能逃离此数？”文度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很害怕。又走了十多里，到一条河边，一望无际，水色漆黑，杳然不知它的深浅。黄衣人都一起涉水而过，唯独文度恐惧不敢过去。过了一会儿有两个金人，都是五寸多高，闪着洁白奇异的光，从水上走来。穿黄袍的人们看见金人，面色惊恐，立即躲避而迅速离去，不敢偷看。两个金人对文度说：“你为什么来到阴曹地府？我现在领你回到阳间去，千万不要害怕。”文度稍微平静了些，于是一再行礼道谢。这时，金人领着文度走了几十里，忽然就看见

里门，喜不胜。忽闻有厉声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见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叹，而羸惫不能运支体，故未暇语其事。后旬日，疾少间，策而步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即昔时梦中所见者。视其仪状，无毫缕之异，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常闻释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盖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阅佛书，因尽穷其指归焉。出《宣室志》。

玄法寺

长安安邑坊玄法寺者，本里人张频宅也。频尝供养一僧，念《法

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合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惭悔不及，因舍宅为寺。出《酉阳杂俎》。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通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有佛书数百编，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百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支体，莹然若戛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镮**骨也，夫**镮**骨连络如蔓。故动摇之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镮**骨，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然荤俗之人，固不可辨也。”

家门，文度高兴得不得了。忽然听到有严厉的声音呼喊文度的名字，文度害怕惊醒，看见他的妻子正在面前哭泣，他又奇怪又感叹，并且疲惫不堪不能活动肢体，所以没有来得及说那件事。过了十几天，病稍好些，他想着在院子里走走。忽然看见两个金人皆是高五寸多，在佛龕下，就是先前梦中所看见的那两个人。看他们的仪容形状，跟梦中的没有丝毫不同，心里更加感到奇怪，他才把梦中的事告诉了妻子。妻子说：“前些日子因为您病情严重，我忧愁不解。然而常听说佛祖有救苦救难的神力，因此我就卖掉了家中的财物，铸造了两个金人佛像。每天清晨，我都准备饭菜供奉他们。从那以后您的病痛也就消除了，大概是他们显灵了。”文度感谢两个金人报恩这样快，所以不食荤腥，常常念佛经，因此也就深刻地理解了佛教的真义。出自《宣室志》。

玄法寺

长安城安邑坊有个玄法寺，原本是此地人张频的住宅。张频曾经供养一个僧人，以诵念《法华经》为业，累积十多年。张家的人诬陷这个僧人和姓张的婢女私通，张频因此借其他罪名杀了僧人。僧人死后，整个住宅常听到念经的声音不断。张频不久知道僧人是冤枉的，

惭愧悔恨已经来不及，因此把住宅施舍出去做了寺院。出自《酉阳杂俎》。

商居士

有位商居士，是三河县人。七岁就能通读佛经，乡里人很惊讶。后来住在三河县西田中，有佛经数百部，整天手不离卷地看，不曾荒废一天。拜他为师的有百余人。他常常独自在城里游逛。同他一起走的人，听到居士每活动肢体，就有敲打玉器的声音，很是奇怪。有人说：“居士的骨头真是锁链合一起的，那锁骨连接着好像藤蔓。所以动摇身体时，就有清脆的声音，就是这个缘故。从前听佛经上说，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是菩萨吗？然而一般的世俗之人，确实不能辨别啊。”

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煨吾尸，慎无逆吾旨。”门弟子泣曰：“谨听命。”是夕坐而卒。后三日，门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鑱**骨也，支体连贯，若纫缀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竞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鑱**骨瘞于塔中。出《宣室志》。

黄山瑞像

鲁郡任城野黄山瑞像，盖生于石，状如胚混焉。昔有采薪者，山中见像，因往祈祷，如愿必得。由是远近观者数千人。知盗官恐有奸起，因命石工破山石，辇瑞像，致之邑中大寺门楼下。于是邑人于寺建大斋，凡会数千人。斋毕众散，日方午，忽然大风，黑云覆寺，云中火起，电击门楼，飞雨河注。邑人惊曰：“门楼灾矣。”先是僧造门楼，高百余尺，未施丹雘，而楼势东倾，以大木撑之。及雨止，楼已正矣。盖鬼神以像故，而共扶持焉。出《纪闻》。

马子云

泾县尉马子云，为人数奇，以孝廉三任为泾县尉，皆数月丁忧而去。在官日，充本郡租纲赴京。途由淮水，遇风船溺，凡沉官米万

斛，由是大被拘系。子云在系，乃专心念佛，凡经五年。后遇赦得出，因逃于南陵山寺中，常一食斋。天宝十年，卒于泾县。先谓人曰：“吾为人坎轲，遂精

居士后来活到了九十多岁，一天，居士沐浴之后穿好衣服戴好帽子，把门下弟子全召来集会吃饭，于是告诉他们说：“我九十多岁了，如今旦夕之间就会死去，你们应当把我的尸体火化，千万不要违背我的意思。”门下弟子哭着说：“一定照办。”这天晚上居士坐着死了。三天后，门下弟子在荒野烧了居士的尸体。之后看他的骨头，果然是锁骨，肢体连贯，像用针缝纫连接的形状，风一吹就慢慢发出细小而和谐的声音。于是城里人都争着施舍金钱，建造了一个塔，把居士的锁骨埋葬在塔里。出自《宣室志》。

黄山瑞像

鲁郡任城野外的黄山瑞像，是在山石上自然形成的，形状像胚胎模糊不清。从前有个伐木人，在山上看见了瑞像，于是上前祈祷，结果心愿都达到了。从此远近观看瑞像的有几千。地方上掌管治安的官吏恐怕有作乱之事，因此命令石工砸碎山石，用车子把瑞像运到城中大寺门楼下。城里人在寺门下举行了大斋典礼，到会的有好几千人。大斋完毕，人们离去，当时正是中午，忽然刮起大风，黑云覆盖寺院上空，云中带着闪电，电击门楼，骤雨倾注到河里。城里人害怕说：“门楼遭灾了。”先前僧人建造门楼，高一百多尺，还没有等刷上红漆，门楼已经开始向东倾斜，只好用大木头支撑着。等雨停止，楼已经不倾斜了。大概鬼神是因为瑞像的缘故，而来扶持它的吧。出自《纪闻》。

马子云

泾县县尉马子云，一生的命数不好，他以孝廉的资格三次出任泾县县尉，头两次，都是在任才几个月就因为丧事而告假回家。在任时，被派押送租纲去京城。途经淮水，遇大风船沉，损失了上万斛官米，因为这件事判罪入狱。子云在狱中，专心念佛，过了五年。后来

遇赦出来，便躲到南陵山的庙里，吃斋修行。天宝十年，死在了泾县。死前对人说：“我一生非常坎坷，就用功

持内教。今西方业成，当往生安乐世界尔。”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异香满户，子云喜曰：“化佛来矣，且迎吾行。”言讫而歿。出《纪闻》。

云花寺观音

长安云花寺有观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岩患疮且死，梦一菩萨摩其疮曰：“我在云花寺。”岩惊觉汗流，数日而愈。因诣寺寻检，至圣画堂，见菩萨，一如其睹。倾城百姓瞻礼。岩遂立社，建堂移之。出《酉阳杂俎》。

李 舟

唐虔州刺史李舟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识者以为知言。出《国史补》。

惠 原

沙门惠原，本姓春氏，义阳人也，少以弓弩为业。至武陵山，射一孕鹿。将死能言曰：“吾先身只杀汝，汝今遂并杀害我母子，既是缘对，应为汝死。”复向言曰：“吾寻当成佛也，汝可行善，生生代代，勿复结冤。”惠原即悟前缘，遂落发于鹿死之处，而置迦蓝，名耆闾山寺。王融别传，言惠死后十年，有人于武当山下见之。出《朗州图经》。

钻研佛教。现在佛教修业已经完成，应当去西方极乐世界了。”第二天洗了澡，穿上新衣服，端坐着两手合掌，不一会儿屋里充满了奇异的香味，子云高兴地说：“化佛来了，要接我上路了。”说完就死了。出自《纪闻》。

云花寺观音

长安云花寺有个观音堂，在寺的西北角。唐宣宗大中末年，百姓屈岩得了疮快要死了，梦见一个菩萨用手抚摸他的疮说：“我在云花寺。”屈岩惊醒，出了一身汗，几天后疮就全好了。于是他到云花寺寻找查看，到了圣画堂，看见了一个菩萨，正如梦中所见。全城的百姓都来拜这菩萨。屈岩于是建造观音堂，把菩萨搬了过来。出自《酉阳杂俎》。

李 舟

唐代虔州刺史李舟在给妹妹的信中说：“如果释迦牟尼生于中国，就会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那样设教；如果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生在西方，也会像释迦牟尼那样设教。天堂没有就罢了，有就只能君子去登；地狱没有就罢了，有就有小人进入。”有见识的人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出自《国史补》。

惠 原

出家人惠原，本姓春，是义阳人，年少以射猎为业。一次到武陵山，射中了一只孕鹿。鹿快要死了，能开口讲话说：“我前生只杀了你一个，你今世一下子杀害了我母子，既然是前生的冤孽，应当死在你的手里。”又向他说：“我很快就要成佛了，你也应该多做善事，咱们世世代代，不要再结冤仇。”惠原立刻明白了前缘，于是就在鹿死的地方削发为僧，并且在那里修建寺庙，取名耆阇窟山寺。王融的别传中，记载惠原死后十年，有人在武当山下见过他。出自《朗州图经》。

延州妇人

昔延州有妇女，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瘞于道左。大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曰：“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瘞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

即鑱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鑱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出《续玄怪录》。

镇州铁塔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梦镇州南三十里废相国寺中埋铁塔，特往访之。至界上，为元戎王中令镕所知，延在衙署供养。衙将任友义虑是邻道谋人，或致不测，恳要诘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寻塔为对。遽差于府南三十里访之，果得相国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铁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见在常山将校亲军，唯任友义一人无名，乃知冥数前定。刻斯塔者，何神异哉！出《北梦琐言》。

渭滨钓者

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自壮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纪极。仍得任公子之术，多

延州妇人

以前延州有一个妇女，长得白净而又十分漂亮，年龄在二十四五岁左右，独自往来于城中。年轻的男子，都争着与她交游，跟她亲热，甚至要她陪着睡觉，她也不拒绝。几年后妇女死了，州里人没有不悲痛惋惜的，共同筹钱办丧具埋葬她。因为她没有家，就埋在道边。大历年间，忽然有个胡僧从西域来，看见坟墓，于是就跪下，摆设香案，焚香敬拜，围绕着赞叹。几日后，看见的人对他说：“这是一个淫荡女子，所有的男人都可以是她的丈夫，因她没有家，所以才埋在这里，和尚为什么要敬重她呢？”和尚说：“并不是施主所能知道的，这是一个大圣。慈悲施舍，世俗的愿望，她没有不曲意顺从的。这就是锁骨菩萨，佛事已经修尽，所以她是圣者。不信就打开棺材验证一下。”众人于是就掘墓开棺，看她全身的骨头，勾结像锁状，果真像和尚说的那样。州人感到奇怪，为此大设斋会，修造佛塔。出自《续玄怪录》。

镇州铁塔

唐昭宗天祐年间，太原和尚惠照因为梦见镇州南三十里废相国寺中埋着一个铁塔，特意前去探访。到了州界上，被元戎王中令镠知道了，请在衙署里供养。衙内的将领任友义担心是邻州派来的探子，可能会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恳切要求审问并驱逐他。元戎也开始怀疑，惠照详细说了寻找铁塔的事。元戎立刻派人到府南三十里去访查，果然找到了相国寺的旧地基。在墓殿台阶前面挖掘，找到了铁塔，上面刻了三千人的姓名，都是在常山将校亲军中的人，唯独没有任友义的名字，才知道是前世所定。刻这个塔的人，是何等神异啊！出自《北梦琐言》。

渭滨钓者

清澈的渭水边上，有一个平常百姓家的儿子，喜欢钓鱼。他不事农，也不从商，就以用香饵垂钓为职业，从壮年到中年，钓到的鱼不知道有多少了。他又精通任公子配制鱼饵的方法，多以油煎燕肉置于纤钩，其取鲜鳞如寄之于潭濞。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忽一日，垂钓于大涯碛，竟日无所得。将及日晏，忽引其独茧，颇讶沉重，迤邐挽之，获一铜佛像。既闷甚，掷之于潭心，遂移钓于别浦，亦无所得。移时，又牵出一铜佛。于是折其竿，断其纶，终身不复其业。出《玉堂闲话》。

用油把燕子肉煎了挂在钓钩上来钓鱼，这种钓法就像把鱼放在自家的池塘随用随取一样容易。他家几口人的生活，全依赖于这个钓鱼竿了。忽然有一天，他在大涯碛钓鱼，整日无所收获。将到黄昏，他拉起鱼竿，觉得非常沉重，慢慢地拉起，钓起一个铜佛像。他感到纳闷，把它扔回水潭心，于是又到别的河里去钓鱼，也没有收获。换地方后，又钓出一个铜佛像。于是他折断了他的鱼竿，扯断了钓丝，终身不再从事此业。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二 报应一金刚经

卢景裕 赵文若 赵文昌 新繁县书生 蒯武安
睦彦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 俭 萧 瑀
赵文信 刘 弼 袁志通 韦克勤 沈嘉会
陆怀素

卢景裕

后魏卢景裕字仲儒，节闵初，为国子博士。信释氏，注《周易》《论语》，从兄神礼。据乡人反叛，逼其同力以应西魏，系晋阳狱。至心念《金刚经》，枷锁自脱。齐神武作相，特见原宥。出《报应记》。

赵文若

隋赵文若，开皇初病亡。经七日，家人初欲敛，忽缩一脚，遂停。既苏云：被一人来追，即随行，入一宫城。见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云：“唯持《金刚经》。”王曰：“此最第一。卿算虽尽，以持经之故，更为申延。”又曰：“诸罪中，杀生甚重。卿以猪羊充饱，如何？”即遣使领文若至受苦之处。北行可三二里，至高墙下，有穴，才容身。从此穴

卢景裕

后魏卢景裕字仲儒，节闵帝初年任国子博士。他信奉佛教，注释过《周易》《论语》，跟着他的兄长拜神。因为乡人反叛，逼迫他一起去对付西魏，后被捕关押在晋阳牢狱。他诚心念《金刚经》，结果枷锁自己脱落。北齐神武帝做宰相时，特意宽恕了他。出自《报应记》。

赵文若

隋朝的赵文若，在文帝开皇初年病亡。停了七天，家人准备入殓时，见他忽然缩起一只脚，就停了下来。他苏醒之后说：他被一个人追捕，就跟着他走，进入一座宫城。看见一个君王问他：“你在人间有什么功德？”答道：“只奉持《金刚经》。”君王说：“这是最主要的。你的寿命虽然已耗尽了，因为你持诵《金刚经》的缘故，我再为你延长寿命。”又说：“许多罪中，数杀生罪最重。你生时食用猪羊，这怎么好？”于是就派使者领文若到受苦之处。向北走二三里，到高墙下，有一个洞穴，仅容纳一人。从这个洞

出，登一高阜，四望遥阔，见一城极高峻，烟火接天，黑气溢地。又闻楚痛哀叫之声不忍听，乃掩蔽耳目，叩头求出。仍觉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回见王曰：“卿既啖肉，不可空回。”即索长钉五枚，钉头及手足疼楚。从此专持经，更不食肉。后因公事至驿，忽梦一青衣女子求哀。试问驿吏曰：“有何物食？”报云：“见备一羊，甚肥嫩。”诘之，云：“青牯也。”文若曰：“我不吃肉。”遂赎放之。出《报应记》。

赵文昌

隋开皇十一年，太府寺丞赵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暖，家人不敢敛。后复活，说云：吾初死，有人引至阎罗王所，王问曰：“汝一生已来，作何福业？”昌答云：“家贫，无力可营功德，唯专心持诵《金刚般若经》。”王闻语，合掌低首，赞言：“善哉！汝既持《般若》，功德甚大。”王即使人引文昌，向经藏内取《金刚般若经》。文昌向西行五六里，见数十间屋，甚华丽，其中经典遍满，金轴宝帙，庄饰精好。文昌合掌闭目，信手抽取一卷开看，乃是《金刚般若》。文昌捧至王所，令一人执卷在西，文昌东立，面经读诵，一字不遗。王大欢喜，即放昌还家。令引文昌从南门出。至门首，见周武帝在门侧房内，著三重钳襪，唤昌云：“汝是我本国臣，暂来至此，要与汝语。”文昌即拜之，帝曰：“汝识我否？”文昌答云：“臣昔宿卫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旧臣，今还家，为吾向隋皇帝说，吾诸罪并欲辩了，唯灭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与吾营少功德。冀兹福祐，得

离地狱。”昌受辞

出去，又登上一个高坡，四面很是辽阔，看见一座极高峻的城，那里烟火与天空相连，黑气布满地面。又听到凄楚痛苦的哀叫声，不忍再听，于是捂着眼睛，堵着耳朵，叩头请求离开这里。他仍感到心痛像破了一样，口中吐出鲜血。使者领着他回去见君王，王说：“你既然杀生吃肉，不可以不受惩罚就回去。”于是就拿出五枚长钉，钉在头、手和脚上，疼痛难忍。文若复活后，从此专心念经，不再吃肉。后来因公事到驿站，忽然梦见一青衣女子向他哀求。他试探性地问驿吏：“你们给我准备了什么吃的？”回答说：“准备了一只羊，很是肥嫩。”文若追问，驿吏说：“是一只青色的母羊。”文若说：“我不吃肉。”于是赎回羊并放了它。出自《报应记》。

赵文昌

隋朝开皇十一年，太府寺丞赵文昌忽然暴死，唯独心上稍暖，家人不敢入殓。后来他又活了，说：我当初死时，有人领我到了阎罗王的住处。阎王问我：“你这一生，做过什么功德之事？”文昌答道：“家里贫穷，没有能力建立功德，只是专心致志地持诵《金刚般若经》。”阎王听了这些话，合掌低头，称赞说：“很好！你既然奉持《般若经》，功德很大。”阎王就派人领文昌，从存放佛经的地方取出《金刚般若经》。文昌向西走了五六里，看见几十间房子，非常华丽，房子里装满了经典，金轴宝套，装饰非常精美完好。文昌合掌闭眼，随手抽出一卷打开看，就是《金刚般若经》。文昌捧到阎王的住处，让一个人拿着经卷在西面，文昌站在东面，面向经书诵读，一字不漏。阎王非常高兴，就放文昌回家。让领着文昌从南门出去。到了门口，看见周武帝在门侧的房内，身上加着三重钳锁，叫文昌说：“你是我本国的人，暂时来到这里，我要和你说话。”文昌立即拜见，武帝说：“你认识我吗？”文昌答道：“我过去当过陛下的侍卫。”武帝说：“你既是我过去的臣子，现在回家，替我向隋皇帝说明，我许多罪过都能辩解明白，唯独消灭佛法的罪最重，不能够被赦免，望隋帝给我建立小小的功德。希望通过这些善事保佑，使我能够离开地狱。”文昌接受嘱托，

而行。及出南门，见一大粪坑中，有人头发上出。昌问之，引人答云：“此是秦将白起，寄禁于此，罪尤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钱为周武帝转《金刚般若经》，设大供三日，仍录事状，入于隋史。出《法苑珠林》。

新繁县书生

益州新繁县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时有书生，姓苟氏，善王书而不显迹，人莫能知之。尝于村东空中四面书《金刚般若经》，数日便了，云：“此经拟诸天读诵。”人初不之觉也。后值雷雨，牧牛小儿于书经处立，而不沾湿，其地干燥，可有丈余。及暗，村人怪之。尔后每雨，小儿常集其中，衣服不湿。唐武德中，有异僧语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刚般若经》，诸天于上设宝盖覆之，不可轻犯。”自尔于四周设栏楯，以阻人畜履践。每至斋日，村人四远就设佛供，常闻天乐，声震寥泬，繁会盈耳。出《三宝感通记》。

蒯武安

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虫。会嵩山南为暴甚，往射之。渐至深山，忽有异物如野人，手开大虫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涧下。及起，已为大虫矣。惶怖震骇，莫知所为。忽闻钟声，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见一僧念《金刚经》，即闭目俯伏。其僧以手摩头，忽爆作巨声，

与武帝告别就走了。等到走出南门，看见一个大粪坑中，有一个人的头发浮在上面。文昌问引路的人，答道：“这是秦国大将白起，被囚禁在这里，惩罚还没有结束。”文昌到家后得以复活，于是就把这些事上报给皇帝，皇帝命令天下所有人按人丁出钱为周武帝转《金刚般若经》，设立三日的大斋，并记录下这些事，写入隋史之中。出自《法苑珠林》。

新繁县书生

益州新繁县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朝时有个书生，姓苟，擅长王羲

之的书法而不去显露，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他曾在村东头野外的空间四面凌空虚写《金刚般若经》，几天就写完了，他说：“这是写给天上的神仙来念的。”人们开始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后来正赶上雷雨天，放牛的小孩在写着经书的地方站着，却不沾湿衣服，地上也是干的，大约有一丈方圆。等到黑天，村人感到奇怪。之后每当下雨，小孩们常常聚集在那里，衣服不湿。唐高祖武德年间，有一个外地来的和尚告诉村里人说：“这个地方空中有《金刚般若经》，诸天神在上面设宝盖覆盖着它，不可以轻易冒犯。”从此就在这地方周围设置栏杆，来阻止人畜的践踏。每当到了斋戒日，村里的人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设供祭佛，时常听到天空中有音乐声，声音震动苍天，空旷清朗，交响声充满耳内。出自《三宝感通记》。

蒯武安

隋朝时的蒯武安，是蔡州人，他力气非常大，擅长射箭，常常射杀老虎。正赶上老虎在嵩山以南行凶，武安便前去射虎。快到深山时，忽然有一个像野人一样的怪物，用手撕开老虎的皮，罩在武安的身上，又把他推下深涧。等他起来，自己已经变成老虎了。他非常惊慌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忽然听到钟声，知道是佛寺，就去求救。果真看见一个和尚在念《金刚经》，他就闭着眼睛趴在那里。那个和尚用手摸他的头，忽然听到一声巨响，

头已破矣，武安乃从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抚其背，随手而开，既出，全身衣服尽在，有少大虫毛，盖先灸疮之所粘也。从此遂出家，专持《金刚经》。出《报应记》。

睦彦通

睦彦通隋人，精持《金刚经》，日课十遍。李密盗起，彦通宰武牢，邑人欲杀之，以应义旗。彦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贼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涧，迫急跃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盘石上，都无伤处。空中有言曰：“汝为念经所致，因得还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气，累日不灭。后位至方伯，九十余终。出《报应记》。

杜之亮

隋杜之亮，仁寿中为汉王谅府参军。后谅于并州举兵反，败，亮与僚属皆系狱。亮惶惧，日夜涕泣。忽夜梦一僧曰：“汝但念诵《金刚经》，即此厄可度。”至晓，即取经，专诚习念。及主者并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无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罚，俄而会赦得免。显庆中，卒于黄州刺史。出《报应记》。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刚经》，不吃酒肉。大业七年暴卒，三日复活，云：初见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门，顾极

头已经破了，武安才从虎皮中出来，就把之前发生的事详细地告诉和尚。和尚又抚摸他的脊背，身上的虎皮随手而开，武安才完全露出来了，全身的衣服都在，只是有少许虎毛粘在身上，大概是先前长疮的地方粘的毛。从这以后他便出家为僧，专心持念《金刚经》。出自《报应记》。

睦彦通

睦彦通是隋朝人，虔诚地持诵《金刚经》，每天诵读十遍。当时李密造反，彦通守卫武牢关，城里的人想要杀他，来响应义军。彦通事先知道了这件事，急忙出城，贼众拔刀来追赶他。到了深涧前，被迫急忙跳入涧中，他感到好像有人接住他的右臂，把他放在磐石上，他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空中有人说：“你因为念经才能得救，得以回家去。”他被接住的那个右臂，有奇异的香气，很多天都没有消散。之后官至地方长官，活到九十多岁才死。出自《报应记》。

杜之亮

隋朝的杜之亮，在文帝仁寿年间做汉王杨谅的参军。后来杨谅举兵在并州谋反，失败，亮和他的同僚都被抓进牢狱里。亮惶恐害怕，整天哭泣流泪。忽然夜里梦见一个和尚说：“你只要念诵《金刚

经》，就可免除这种厄运。”到了天亮，杜之亮就拿来经书，专心致志诵读。等到和首犯一起准备受刑时，杜之亮也在当中。点到名的都处死，唯独没有念到杜之亮的姓名。主持典刑的人都被罚，后来赶上大赦就把杜之亮放了出来。到了唐高宗显庆年间，在黄州刺史的任上死去。出自《报应记》。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是隋朝时候人，常常持诵《金刚经》，不喝酒，也不吃肉。隋炀帝大业七年突然死去，三天后又活了过来，说：当初看见两个鬼卒，手拿文书，把他带到一个城门前，那座城看上去很是严峻。入行四五里，见有宫殿羽卫，王当殿坐，僧道四夷，不可胜数。使者入见，文策最在后。一一问在生作善作恶，东西令立。乃唱策名，问曰：“作何善？”对曰：“小来持《金刚经》。”王闻，合掌叹曰：“功德甚大，且放还。”忽见二僧，执火引策。即捉袈裟角问之，僧云：“缘公持经，故来相卫，可随烛行。”遂出城门。僧曰：“汝知地狱处否？”指一大城门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即领至道，有一横垣塞路，僧以锡扣之，即开。云：“可从此去。”遂活。出《报应记》。

柳 俭

唐邢州司马柳俭，隋大业十年任岐州岐阳宫监。义宁元年，坐诬枉系大理寺。俭至心诵《金刚般若经》，有两纸未通，不觉眠睡。梦一婆罗门僧报云：“檀越宜诵经令遍，即应得出。”俭忽寤，勤诵不懈。经二日，忽有敕唤，就朝堂放免。又俭别时，夜诵经至三更，忽闻有异香，散漫满宅，至晓不绝，盖感应所致也。俭至终，计诵经得五千余遍。出《法苑珠林》。

萧 瑀

萧瑀，梁武帝玄孙，梁王岿之子。梁灭入隋，仕至中书令，封宋国公。女炀帝皇后，笃信佛法，常持《金刚经》。议伐高丽，不合

旨，上大怒，与贺若弼、高颀同禁，欲置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刚经》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脱，守

严峻。入城走了四五里，看见有宫殿和侍卫仪仗，阎王正坐在大殿中，和尚道人、四方蛮夷，数不胜数。使者进入拜见，文策跟在最后。阎王一个一个问被抓来的人生前做的善恶等事，然后让他们站在东西两边。喊到文策的名字，问他说：“你做了哪些好事？”文策回答说：“我从小就奉持《金刚经》。”阎王听后，拍手称赞说：“功德很大，暂且放你回去。”忽然看见两个和尚，举着火把领着文策。文策抓住和尚的衣角问他，和尚说：“因你念经，因此来护卫你，可随着火把走。”这就出了城门。和尚说：“你知道地狱在哪里吗？”然后指着一个大城门说：“这就是。”文策不忍看，请求赶紧离开。两个和尚就领他到了路上，有一堵墙堵住了去路，和尚就用锡杖敲打，墙就打开了。和尚说：“可以从这里出去。”于是文策就复活了。出自《报应记》。

柳 俭

唐代邢州司马柳俭，隋炀帝大业十年时曾任岐州岐阳宫监。隋恭帝义宁元年，他被诬告而监禁在大理寺。柳俭虔心诵读《金刚般若经》，有两页没有读完，不知不觉睡着了。梦见一个印度僧人告诉他说：“施主诵读经书应当从头到尾读完，这样就能够得到释放。”柳俭醒来，勤奋不懈地诵经。又过了两天，忽然又有敕令召唤，在朝堂上放了他。柳俭在离别时，当天夜里诵读经书到三更时分，忽然闻到有奇异的香味，散漫整个宅院，一直到早晨也没有消散，大概是感动上天所致。柳俭一直到死，共诵读经书五千多遍。出自《法苑珠林》。

萧 瑀

萧瑀，梁武帝的玄孙，梁王萧岿的儿子。梁朝灭亡后归顺隋朝，官到中书令，封为宋国公。女儿是隋炀帝的皇后，他笃信佛法，常持诵《金刚经》。因商议讨伐高丽，不合皇帝的旨意，皇上大怒，把他与贺若弼、高颀一起囚禁，想要置于法。萧瑀在牢狱中，八天共念《金刚经》七百遍。第二天，枷锁忽然自己脱落，看守

者失色，复为著。至殿前，独宥瑀，二人即重罚。因著《般若经灵验》一十八条，乃造宝塔贮经。檀香为之，高三尺，感一瑜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获舍利百粒。贞观十一年，见普贤菩萨，冉冉向西而去。出《报应记》。

赵文信

唐遂州人赵文信，贞观元年暴死，三日后还苏。自说云：初死时，被人遮拥驱逐，同伴十人，相随至阎罗王所。其中有一僧，王先问云：“师在世修何功德？”师答云：“道徒自生以来，唯诵《金刚般若经》。”王闻此语，忽即惊起，合掌赞言：“善哉善哉！师审诵《般若》，当得升天，何因错来至此？”言未讫，忽有天衣来下，引师上天去。王复唤遂州人前曰：“汝在生有何功德？”其人报言：“臣一生以来，不读佛经，唯好庾信文章集。”王言：“庾信是大罪人，见此受苦，汝见庾信，颇识否？”答云：“虽读渠文章，然不识其人。”王即令引出庾信，乃见是龟身。王又令引去，少时复作人来，语云：“我为生时好作文章，妄引佛经，杂揉俗书，又诽谤佛法，谓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报龟身，苦也。”此人活已，具述其事。遂州人多好捕猎，及闻所说，共相鉴戒，永断杀业，各发诚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绝。出《法苑珠林》。

刘 弼

唐刘弼，贞观元年任江南县尉。忽一日，有乌于房前树上鸣。土人云：“是乌所止为不祥。”弼闻之恐惧，思欲修

的人大惊失色，又给他带上。等到了殿上，炀帝唯独宽恕了萧瑀，那两个人就受了重罚。于是萧瑀写《般若经灵验》十八条，还建造宝塔贮藏经书。宝塔用檀香木造成，高三尺。感召来一尊黄铜佛像，落在院子里，把这佛像也安放在塔中，获得一百粒舍利。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看见普贤菩萨从塔中出来，慢慢向西而去。出自《报应记》。

赵文信

唐朝遂州人赵文信，贞观元年忽然暴死，三天后复活。自己说：当初死的时候，被人簇拥驱赶，与同伴十人，相随来到阎罗王的地府。其中有一个和尚，阎王先问道：“师傅在世修行什么功德？”和尚答道：“贫僧出生以来，专一诵读《金刚般若经》。”阎王听到这些话，忽然惊起，拍手赞道：“太好了，太好了！师傅认真诵读《般若经》，应当升天，为什么错走到这里来？”话没说完，忽然有天衣使者下来，接引和尚上天去了。阎王又叫遂州人上前说：“你在世时有什么功德？”赵文信答道：“我一生不读佛经，只喜好庾信文章集。”阎王说：“庾信是个大罪人，现正在这里受苦，你看见庾信，能认识吗？”回答说：“虽然读他的文章，找却不认识这个人。”阎王就叫人领出庾信，才看见是个乌龟的身子。阎王又叫人领回去，一会儿又变作人形来了，说道：“我活着的时候喜好写文章，乱引佛经，杂糅世俗的书，又诽谤佛法，说佛教比不上儒教和道教，现在受罪报为龟身，很苦。”文信复活之后，把自己经历的事讲述出来。遂州人很喜欢打猎，听到他的话之后，互相为鉴，永远断绝杀生的事，各发诚心，持诵《般若经》，到现在也不停止。出自《法苑珠林》。

刘 弼

唐朝人刘弼，贞观元年的时候担任江南县尉。忽然有一天，有一只乌鸦在他房前的树上不停地鸣叫。当地人说：“这乌鸦停落的地方是很不吉利的。”刘弼听了之后很是害怕，便想要修

崇功德，不知何者为胜。夜梦一僧，偏赞《金刚般若经》，令诵百遍。及寤，依命即诵至百遍。忽有大风，从东北来，拔此树，隔舍遥掷巷外。其拔处土坎，纵广一丈五尺。察暴风来处，小枝纤叶，并随风回靡，风止还起如故。乃知经力不可思议。出《法苑珠林》。

袁志通

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刚经》。年二十，被驱为军士，败走岩岭，经日不得食。而觉二童子，持满盂饭来与之。志通拜，忽然不见。既食讫，累日不饥。后得还乡，贞观八年病死，两日即苏，

曰：“被人领见王，王问在生善业，答云：‘常持《金刚经》。’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出《报应记》。

韦克勤

唐韦克勤少持《金刚经》，为中郎将，从军伐辽，没高丽。贞观中，太宗征辽，克勤少持《金刚经》，望见官军，乃夜出投之。暗不知路，乃至心念经，俄见炬火前导，克勤随火而去，遂达汉军。出《报应记》。

沈嘉会

唐沈嘉会，贞观中任校书郎，以事配兰州。思归甚切，每旦夕，常东向拜太山，愿得生还，积二百余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见二童子，仪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愧公朝夕拜礼，故遣奉迎。嘉会云：“太山三千余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闭目，勿忧道远。”即依其言，瞬息

德行善，不知道做什么最好。一夜梦见一个和尚，唯独赞颂《金刚般若经》，让他诵读一百遍。刘弼醒了之后，按照和尚的话诵读到一百遍。忽然从东北方向刮来大风，拔掉了这棵树，隔着房舍远远扔到村外。拔掉树留下的土坑，长宽一丈五尺。在察看风暴所经之处，所有的树哪怕是小枝细叶，都一起随风倒下，风停止之后又恢复原样。这才知道经书力量的不可思议。出自《法苑珠林》。

袁志通

唐朝袁志通，是天水人，常常持诵《金刚经》。二十岁时，他被抓去做了士兵，打了败仗后，逃到山岩险峻处，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这时看见两位童子，端着满满的一碗饭给他。志通拜谢，两位童子转眼就不见了。吃完饭，连着几天也不饿。后来得以回到家乡，贞观八年病死，两天后就醒了，说：“被人领着拜见阎王，阎王问他在世时做的好事，我答道：‘常持诵《金刚经》。’阎王高兴地说：‘将他送回去。’于是我就活了。”出自《报应记》。

韦克勤

唐朝韦克勤从少年持诵《金刚经》，长大后做了中郎将，从军攻打辽国，在高丽迷失。贞观年间，唐太宗征伐辽国，克勤看见了官军，就连夜出城投奔唐军。天黑看不见去路，于是诚心念经，不一会儿看见火炬在前引导，克勤便跟着火炬走，终于找到了唐军。出自《报应记》。

沈嘉会

唐朝沈嘉会，贞观年间任校书郎，因犯罪被发配到兰州。他思归心切，每天早晚，常向东拜泰山，希望能活着回去，一直过了二百多天。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梦见两个童子，仪表服饰很美，说是泰山府君的儿子，府君感谢他早晚礼拜，所以派他们来迎接他。嘉会说：“泰山三千多里，怎么能去呢？”两个童子说：“先生闭眼，不要担心路远。”嘉会就按他俩说的那样，一会儿

之间便到。宫殿宏丽，童子引入谒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对坐谈笑，无所不知，谓嘉会曰：“人之为恶，若不为人诛，死后必为鬼得而治，无有微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刚经》一遍，即万罪皆灭，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过，天曹黜之。某姓刘。”嘉会亦不敢问其他也。尝与嘉会双陆，兼设酒肴。嘉会起，于小厅东见姑臧令慕容仁轨执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处分。”嘉会坐启府君，便令召仁轨入，谓曰：“公县下有妇人阿赵，被县尉无状拷杀，阿赵来诉，遂误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儿送归。嘉会亦辞，复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觉其精神昏昧，既还如旧。嘉会话仁轨于众，长史赵持满令人验之，无不同。自此常持《金刚经》，遇赦得归。出《报应记》。

陆怀素

唐吴郡陆怀素，贞观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烧，并从烟灭，惟《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独存。函及标轴亦尽，惟经字竟如故。闻者莫不惊

叹。怀素即高阳许仁则妻之兄也，仁则当时目睹，常与人言之。出《冥报记》。

的工夫就到了。宫殿宏伟华丽，童子领他进入拜见府君。府君便延请他进入内室，面对面坐着谈笑，府君学识渊博，没有不知道的事，对嘉会说：“人作恶，如果不被人杀，死后也一定会得到鬼的惩治，没有能侥幸赦免的。如果每天能持诵《金刚经》一遍，所有的罪过就都没有了，鬼官就不能拘捕你了。”他又说：“先前的府君有罪，天曹把他罢免了。我本人姓刘。”嘉会也不敢再问其他的事。有一次，府君和嘉会下棋，并且摆设酒宴。嘉会站起来，在小厅的东面看见姑臧县令慕容仁轨捧着笏板端坐在那里，说：“府君用帖子拘拿我到这里，已经六十天了，还未处理。”嘉会坐下后禀告府君，府君便命人召仁轨进来，对他说：“你的县里有个女人叫阿赵，被县尉毫无理由地拷打致死，阿赵到阴司告状，就错把你拘来了。”庭前有一盆水，府君让仁轨洗了脸，叫一个童子送仁轨回去。嘉会也告辞，又令两个童子送他。一共在泰山二十八天，家人们只觉得他的精神恍惚，回来之后恢复得和以前一样。嘉会把仁轨的事告诉大家，长史赵持满让人验证，果然是这样。从此嘉会每天持诵《金刚经》，后来遇到大赦，得以回到家乡。出自《报应记》。

陆怀素

唐朝吴郡的陆怀素家在贞观二十年失火，房屋被烧毁，化为灰烬，只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保留了下来。装经的匣子和装经的卷轴也都烧完了，唯独经文却像先前一样。听到的人没有不惊讶叹服的。怀素就是高阳县许仁则妻子的哥哥，许仁则当时亲眼看见，经常对别人说起这事。出自《冥报记》。

卷第一百三 报应二金刚经

司马乔卿 孙 寿 李 观 豆卢夫人 尼修行
陈文达 高 纸 白仁哲 窦德玄 宋义伦
李 冈 王 阼 王令望 陈惠妻 何 滢
张玄素 李丘一

司马乔卿

唐大理司直河内司马乔卿，天性纯谨，有志行。永徽中，为扬州司户曹。丁母忧，居丧毁瘠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未几，于庐侧生芝草二茎，九日长尺有八寸，绿茎朱盖，日沥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复生。乔卿同寮数人并目睹其事。出《法苑珠林》。

孙 寿

唐显庆中，平州人孙寿于海滨游猎，遇野火，草木荡尽。唯有一丛茂草，独不焚。疑草中有伏兽，遂烛之以火，竟不熟。寿甚怪之，入草中窥视，乃获一函《金刚般若经》，其傍又有一死僧，颜色不变。火不延燎，盖由此也。始知经像非凡所测，孙寿亲自说之。出《法苑珠林》。

司马乔卿

唐代大理寺直河内司马乔卿，本性纯朴谨慎，有志节操行。唐高宗永徽年间，他担任扬州司户曹。他的母亲死了，为母亲守孝，悲伤忧愁，骨瘦如柴。为了超度母亲，他刺血写了《金刚般若经》两卷。不久，他守墓的草庐旁边长出两棵灵芝草来，九天长到一尺八寸，绿茎红顶，每天流出汁液一升，喝下去，味道像蜜那样甜，取了之后还会生出来。乔卿的几个同僚都亲眼看到了这件事。出自《法苑珠林》。

孙 寿

唐高宗显庆年间，平州人孙寿在海边打猎，遇到野火，草树全被烧尽。只有一处草丛茂盛，唯独没有被烧毁。他便疑心草中藏有野兽，就用火去烧，竟然点不着。孙寿感到很奇怪，进入草丛中窥探，找到了一函《金刚般若经》，它的旁边还有一个死了的和尚，面色不变。火烧不到他，大概是这个原因。这才知道佛经的法力不是常理能猜度的，孙寿亲自说了这件事。出自《法苑珠林》。

李 观

唐陇西李观，显庆中寓止荥阳。丁父忧，乃刺血写《金刚般若心经》《随愿往生经》各一卷。自后院中恒有异香，非常馥烈，邻侧亦常闻之，无不称叹。中山郎徐令过郑州，见彼亲友，具陈其事。出《法苑珠林》。

豆卢夫人

唐陈国襄公夫人豆卢氏，芮公宽之姊也。夫人信罪福，常诵《金刚般若经》。未尽卷一纸许，忽头痛，至夜逾甚。夫人自念，僥死遂不得终经，欲起诵之。令婢然烛，而火悉已灭。婢空还，夫人深益叹恨。忽见厨中有烛炬，渐升堂陛，直入卧内，去地三尺许，而无人执，光明若昼。夫人惊喜，取经诵之。有顷，家人钻燧得火，烛光即灭。自此日诵五遍，以为常法。后芮公将死，夫人往视，公谓夫人曰：“吾姊以诵经之福，当寿百岁，生好处也。”夫人年至八十，无疾而终。出《法苑珠林》。

尼修行

唐龙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僮伍五娘。死后，修行为五娘立灵座。经月余日，其姊及弟于夜中，忽闻灵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惧，后乃问之，答曰：“我生时于寺中食肉，坐此大苦痛。我体上有疮，恐污床席，汝可多将灰置床上也。”弟依其言，

置灰后，看床上大有脓血。又语弟曰：“姊患不能缝衣，汝太蓝缕，宜将布来，我为汝

李 观

唐朝陇西的李观，高宗显庆年间住在荥阳。他的父亲死了，他在守孝期间刺血写《金刚般若心经》《随愿往生经》各一卷。从此庭院之中总是有一股奇异的香味，浓烈异常，连邻居也常常能闻到，没有不称叹的。中山郎徐令路过郑州，见到了李观亲友，他们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出自《法苑珠林》。

豆卢夫人

唐朝陈国公襄公夫人豆卢氏，是芮公豆卢宽的姐姐。夫人信奉罪福报应，常常诵读《金刚般若经》。有一次差一页没读完一卷，忽然头痛，到了夜里越发厉害了。夫人自己心想，倘若死了就不能念完经书了，于是便要起来接着诵读。让婢女点燃蜡烛，可是宅内的火全都熄灭了。婢女空手回来，夫人更加悔恨叹息。忽然看见厨房中有蜡烛，慢慢地升入堂阶，一直到了卧室内，离地有三尺左右，可是没有人拿着，亮得像白昼一样。夫人惊喜，又拿出经书念起来。过了一会儿，家里的人钻燧点着了火，于是烛光就灭了。从这开始，夫人每天吟诵《金刚般若经》五遍，以为常例。后来芮公快要死了，夫人去探望，芮公对夫人说：“我姐姐因为念经得来的福，应当活百岁，托生在好的地方。”夫人年龄到八十岁，没有什么疾病而去世。出自《法苑珠林》。

尼修行

唐高宗龙朔元年，洛州景福寺尼姑修行的房中，有一个侍女伍五娘。伍五娘死了之后，修行为她设立灵位。过了一个多月，她的姐姐及弟弟在夜里，忽然听到灵位上有呻吟的声音。她的弟弟起初很害怕，后来才问它，答道：“我活着的时候在寺中偷吃过肉，犯了这等大罪而遭受痛苦。我身上有疮，恐怕污染了床，你可以多放些灰在床

上。”弟弟于是按照她的话去做，放上灰后，再看床上，果然有很多的脓血。她又对弟弟说：“姐姐担心你不能缝衣服，你身上穿的衣服太破了，把布拿过来，我来为你

作衫及袜。”弟置布于灵床上，经宿即成。又语其姊曰：“儿小时染患，遂杀一螃蟹，取汁涂疮得差。今入刀林地狱，肉中见有折刀七枚，愿姊慈愍，为作功德救助之。姊煎迫，卒难济办，但随身衣服，无益死者，今并未坏，请以用之。”姊未报间，乃曰：“儿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以来，见在床上。”其姊试往观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净土寺宝献师处，凭写《金刚般若经》。每写一卷了，即报云：“已出一刀。”凡写七卷了，乃云：“七刀并得出讫，今蒙福业助，即往托生。”与姊及弟，哭别而去。吴兴沈玄法说，净土寺僧智整所说亦同。出《冥报记》。

陈文达

唐陈文达，梓州郪县人。常持《金刚经》，愿与亡父母念八万四千卷，多有祥瑞。为人转经，患难皆免。铜山县人陈约曾为冥司所追，见地下筑台，问之，云：“此是般若台，待陈文达。”其为冥司所敬如此。出《法苑珠林》。

高 纸

高纸，隋仆射颍之孙也。唐龙朔二年，出长安顺义门，忽逢二人乘马，曰：“王唤。”纸不肯从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马避之，又被驱拥。纸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内，至寺门，鬼遮不令入。纸乃殴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马，曰：“此汉大凶粗。”身遂在地，因便昏绝。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苏，云：初随二使见王，王曰：“汝未合来，汝曾毁谤佛

做件衣服和袜子。”弟弟把布放在灵床上，过了一宿就做成了。又对她的姐姐说：“我小的时候染上了病，就杀了一只螃蟹，取它的汁涂在疮上就病愈了。现在我已入刀林地狱，看见肉体中露出七把断刀，愿姐姐大发慈善怜悯之心，为我修行功德救助我。姐姐很困难，的确

很难办成，我的随身衣服，对于已经死去的人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现在也并没有破，用这些东西来做功德吧。”没等姐姐答话，又说：“我自己去拿。”过了很久又说：“衣服已经拿来了，在床上。”她的姐姐往床上看，的确是她入殓时穿的衣服。于是就把它送到净土寺宝献禅师那里，请他写《金刚般若经》。每写完一卷，就报告说：“已经拔出一把刀。”一共写了七卷，她才说：“七把刀都被拔出来了，现在承蒙所修功德的帮助，我就要去托生了。”于是她和姐弟洒泪而别。这件事是吴兴沈玄法说的，和净土寺僧人智整说的也一样。出自《冥报记》。

陈文达

唐朝陈文达，梓州郪县人。常常持诵《金刚经》，愿为死去的父母念八万四千卷，屡次有祥瑞出现。给别人念经，灾祸都能免除。铜山县人陈约曾被冥司所拘，看见地下筑起一个台子，一问，说：“这是般若台，等待陈文达来念经的。”他被冥司尊敬到如此程度。出自《法苑珠林》。

高 纸

高纸，是隋朝仆射高颀的孙子。唐高宗龙朔二年，从长安顺义门走出，忽然遇到两个骑马的人说：“大王叫你。”高纸不肯跟着去，也不知道他们是鬼使，用马鞭打马躲开他们，又被驱赶起来。高纸有个哥哥是化度寺的和尚。想躲进寺里，到了寺门，鬼挡住门不让他进去。高纸就打了鬼一拳，鬼发怒了，就把他拽下马说：“这个汉子野蛮粗鲁。”纸倒在地上，昏死过去。寺庙的和尚把他抬到他哥哥的院内。第二天早晨苏醒后，说：起初跟着两个使者见阎王，阎王说：“你本不该现在来，但你曾毁谤佛

法，旦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无所伤。王问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刚经》。”王称善，即令放还。因与客语，言次忽闷倒，如吞物状，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问之，曰：“少年盗食寺家果子，冥司罚令吞铁

丸。”后仕为翊卫，专以念经为事。出《报应记》。

白仁哲

唐白仁哲，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差运米辽东，过海遇风，四望昏黑，仁哲忧惧，急念《金刚经》，得三百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八十余人俱济。出《报应记》。

窦德玄

窦德玄，麟德中为卿，奉使扬州。渡淮，船已离岸数十步，见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襖坐于地。德玄曰：“日将暮，更无船渡。”即令载之。中流觉其有饥色，又与饭，乃济。及德玄上马去，其人即随行。已数里，德玄怪之，乃问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扬州，追窦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玄。”德玄惊惧，下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请计，鬼曰：“甚愧公容载，复又赐食，且放，公急念《金刚经》一千遍，当来相报。”至月余，经数足，其鬼果来，云：“经已足，保无他虑，然亦终须相随见王。”德玄于是就枕而绝，一宿乃苏。云：初随使者

法，暂且让你活着受罪。”于是就叫左右的人拔掉他的舌头，用犁耕他的身，都没有使他受到伤害。阎王问本吏说：“他有什么福德能够这样？”回答说：“曾经念过《金刚经》。”阎王称赞说好，就让放他还生。高纸后来和其他客人谈话，正说着话忽然昏倒，像吞咽东西的样子，咽喉下面一道白线，流进腹中，像这样一连反复了三次。客人问他，他说：“少年时曾盗窃寺庙里的果子吃，冥司惩罚他吞铁丸。”后来他官至翊卫将军，每天专心念经。出自《报应记》。

白仁哲

唐代白仁哲，龙朔年间做虢州朱阳尉。被派往辽东运粮，过海时遇到大风，环顾四周一片昏暗，仁哲忧虑害怕，急忙念《金刚经》，念了三百遍。忽然像梦中一样，看见一个梵僧，对他说：“你念真

经，所以前来救你。”不一会儿风就停了，八十多个人全都渡过了海。出自《报应记》。

窦德玄

窦德玄，唐高宗麟德年间做卿相，奉命出使扬州。渡过淮河，船已离岸几十步远，看见岸上有一个人，面容憔悴，捧着一个小包袱坐在地上。德玄说：“天色将晚，没有船过河了。”就让载上他。船行到江中，觉得他面带饥色，又给他饭吃，才渡过去。等到德玄上马离开，那个人就跟着他走。走了几里，德玄感到很奇怪，就问道：“现在你要去哪里？”他回答说：“我不是人，是鬼使。现在去扬州，追拿窦大使。”德玄又问：“大使叫什么名字？”说：“名德玄。”德玄惊恐，下马跪拜说：“我就是那个人。”流着眼泪请求他想办法，鬼使说：“你载我过河我很感谢，又赐给我饭吃，我暂且放了你，你赶快念《金刚经》一千遍，我会再来见你。”过了一个多月，经数也念够了，那个鬼果然来了，并说：“经已念够了，保证你没事了，但也还是要随我去见一见阎王。”德玄于是躺在枕头上气绝了，过了一晚上才苏醒过来。说：当初随着使者

入一宫城，使者曰：“公且住，我当先白王。”使者乃入。于屏障后，闻王遥语曰：“你与他作计，漏泄吾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袒以示公曰：“吃杖了也。”德玄再三愧谢。遂引入，见一著紫衣人，下阶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来，请公还。”出墮坑中，于是得活。其使者续至，云：“饥未食。”及乞钱财，并与之。问其将来官爵，曰：“熟记取，从此改殿中监，次大司宪，次太子中允，次司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讫辞去，曰：“更不复得来矣。”后皆如其言。出《报应记》。

宋义伦

唐宋义伦，麟德中为虢王府典签。暴卒，三日方苏，云：被追见王，王曰：“君曾杀狗兔鸽，今被论，君算合尽，然适见君师主云君持《金刚经》，不惟灭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吃酒肉，持

念尊经否？”义伦拜谢曰：“能。”又见殿内床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义伦即拜礼，僧曰：“吾是汝师，故相救，可依王语。”义伦曰：“诺。”王令随使者往看地狱。初入一处，见大镬行列，其下燃火，镬中煮人，痛苦之声，莫不酸恻。更入一处，铁床甚阔，人卧其上，烧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顾有三人，枯黑伫立，颇似妇人，向义伦叩头云：“不得食吃，已数百年。”伦答曰：“我亦自无，何可与汝？”更入一狱，向使者云：“时热，恐家人见斂。”遂去。西南行数十步，后呼云：“无文书，恐门司不放出。”遂得朱书三行，字并不识。门司果问，看了放出。乃苏。出《报应记》。

进入一座宫城，使者说：“你先待在这，我去禀告阎王。”使者就进去了。他立于屏障后面，远远听到阎王说：“你和他合谋定计，泄露了我的事，应打三十棍。”使者退出，解开上衣告诉德玄说：“已打了三十棍了。”德玄再三愧谢。于是引着他进去，看见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人，走下台阶，作揖说道：“你有很大的功德，还不应当来，请你回去。”德玄出去后掉进坑中，又复活了。那个使者又跟着到了，说：“我饿了，还未吃东西。”又要了一点钱财，德玄都满足了他。德玄问他将来的官爵，使者说：“牢记，从这以后改做殿中监，其次是大司宪，再次是太子中允，再次是司元太常伯，再次是左丞相，活到六十四岁。”说完告辞而去，说：“我以后不会再来了。”后来德玄官职升迁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出自《报应记》。

宋义伦

唐代宋义伦，麟德年间做虢王府的典签。突然去世了，三天后才苏醒，他说：被拘走见了阎王，阎王说：“你曾经杀狗、兔子、鸽子，现在被人控告，你的寿命已经到头了，然而恰好遇见你的师傅说你持诵《金刚经》，不但是免罪，更应该延长寿命。我现在放你还，你能不能做到不吃酒肉，每天念经？”义伦拜谢说：“能。”又看见殿内床上，有一个和尚年纪有五六十岁，披着僧衣。义伦就给他行礼，和尚说：“我是你的师傅，所以来救你，可以按照阎王的话去做。”义伦说：“是。”阎王命他随着使者去看地狱。刚到一处，看见一排排大锅，锅下点着火。锅中煮着人，痛苦的声音，听了没有不心酸

的。再到一处，铁床很宽，人躺在床上，烧烤得焦黑，形体面容已不能分辨。向西看有三个人，干枯黑瘦站在那，很像是妇人，向义伦磕头说：“已经几百年没有吃东西了。”义伦答道：“我自己也没有食物，拿什么给你？”再到一处地狱，义伦对使者说：“天气热，恐怕家人把我入殓。”于是鬼使就让他离开。向西南走了几十步，后面呼喊道：“没有文书，恐怕看门人不会放你出去。”于是得到红字三行，字全不认识。门司果然查问，看了文书才放他出去。义伦就活过来了。出自《报应记》。

李 冈

唐兵部尚书李冈得疾暴卒，唯心上暖。三日复苏，云：见一人引见大将军，蒙令坐，索案看，云：“错追公。”有顷，狱卒擎一盘来，中置铁丸数枚。复舁一铛放庭中，铛下自然火出，铛中铜汁涌沸，煮铁丸，赤如火。狱卒进盘，将军以让冈，冈惧云饱。将军吞之，既入口，举身洞然。又饮铜汁，身遂火起。俯仰之际，吞并尽，良久复如故。冈乃前问之，答云：“地下更无他馔，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餐，须臾即为猛火所焚，苦甚于此。唯与写佛经十部，转《金刚经》千卷，公亦不来，吾又离此。”冈既复生，一依所约，深加敬异。出《报应记》。

王 陲

唐王陲为鹰扬府果毅，因病遂断荤肉，发心诵《金刚经》，日五遍。后染瘴疾，见群鬼来，陲即急念经。鬼闻便退，遥曰：“王令追汝，且止诵经。”陲即为歇，鬼悉向前，陲乃昏迷欲绝。须臾又见一鬼来云：“念经人，王令权放六月。”既寤，遂一心持诵，昼夜不息。六月虽过，鬼亦不来，夜闻空中有声呼曰：“汝以持经功德，当寿九十矣。”竟如其言。出《报应记》。

王令望

唐王令望少持《金刚经》。还邛州临溪，路极险阻。忽遇猛兽，

振怖非常，急念真经。猛兽熟视，曳尾而去，流涎满地。曾任安州判司，过扬子江，夜风暴起，租船数百艘，

李 冈

唐朝兵部尚书李冈得病突然死去，只是心头还温热。三天后又复活了，他说看见一个人领着他见大将军，大将军让他坐下，并拿出案卷来看，说：“错拘了李公。”过了一会儿，狱卒拿出一盘子来，盘中放几粒铁丸。又抬出一个平锅放在院子里，锅下自然冒出火来，锅中的铜汁沸腾，煮着铁丸，红的像火一样。狱卒把盘子送到将军前，将军让李冈吃，李冈害怕地说吃饱了。将军就吞了铁丸，铁丸到嘴里，全身出现许多洞。又喝了铜汁，全身便起火。俯仰之际便一起吞进去了，过了好久又像先前一样。李冈上前问他，他答道：“地下没有别的吃的，只有这种东西，只好吃它了。如果不吃，不一会儿就会被猛火烧毁，将会比这还要痛苦。你只给写佛经十部，唱诵《金刚经》一千卷，你也不会到这里来，我又能离开这里。”李冈就复活了，完全按将军说的去办，更加敬重他了。出自《报应记》。

王 陀

唐代的王陀是鹰扬府武官，因生病就不再吃荤肉，发自内心诵读《金刚经》，每日五遍。之后又染上了瘴病，见群鬼来，王陀就急忙念经。鬼听见后就退了回去，远远地说：“阎王令我们拘你，暂且别念经。”王陀就停止了，鬼全都向前来，王陀于是便昏迷过去。不一会儿又见一个鬼来说：“念经人，阎王命令暂且放你六个月。”王陀醒来之后，就一心念经，昼夜不停。六个月虽然过去了，鬼也没有来，夜里听到空中有呼叫声说：“你因为念经有功德，应当活到九十岁。”后来竟然真像他说的那样。出自《报应记》。

王令望

唐朝的王令望从小就奉持《金刚经》。有一年回到邛州临溪，道路非常险阻。忽然遇到了猛兽，他非常害怕，便赶快念经，猛虎仔细

地看看他，便摆着尾巴走了，流出的口水满地都是。他曾经在安州做判司，过扬子江时，夜里风暴突起，租船几百艘，相接尽没，唯令望船独全。后终亳州谯令。出《报应记》。

陈惠妻

唐陈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许。敬诅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后归于惠。惠为陵州仁寿尉，敬阴恚之。卒后，王梦敬，旋觉有娠，经十七月不产。王氏忧惧，乃发心持《金刚经》，昼夜不歇。敬永绝交，鬼胎亦销。从此日持七遍。出《报应记》。

何 漂

唐何漂，天授初任怀州武德令，常持《金刚经》。至河阳，水涨桥倒，日已夕，人争上船，岸远未达，欲没。漂惧，且急念经。须臾近岸，遇悬芦，攀缘得出。余溺死八十余人。出《报应记》。

张玄素

唐张玄素，洛阳人，少持《金刚经》。天授初，任黄梅宰，家有厄难，应念而消。年七十遭疾，忽有花盖垂空。遂澡浴，与家人诀别，奄然而卒。出《报应记》。

李丘一

唐李丘一好鹰狗畋猎。万岁通天元年，任扬州高邮丞。忽一旦暴死，见两人来追，一人自云姓段。时同被追者百余人，男皆著枷，女即反缚。丘一被钁前驱。行可十相继沉没，只有令望的船只完好无损。后来官至亳州谯县县令。出自《报应记》。

陈惠妻

唐朝陈惠的妻子王氏未出嫁时，表兄褚敬想和王氏通婚，但王氏的父母不答应。褚敬诅咒说：“如果不嫁给我，我做了鬼，一定娶你。”后来王氏嫁给陈惠。陈惠做陵州仁寿尉时，褚敬暗暗忌恨他。褚敬死了之后，王氏梦见褚敬，不久就觉得有了身孕，过了十七个月还不生产。王氏忧愁害怕，于是决心持诵《金刚经》，昼夜不停。后来王氏再也没有梦见过褚敬，鬼胎也消失了。从此王氏每天念七遍经。出自《报应记》。

何 漂

唐朝何漂，天授初年任怀州武德县令，常常持诵《金刚经》。到了河阳，水涨桥倒，天色已晚，人们都争着上船，船离岸远，还没到达，就要沉没。何漂害怕，连忙念经。不一会儿快到岸边，遇到了一个悬着的芦草，抓住它移动才得救。其余的八十多人都淹死了。出自《报应记》。

张玄素

唐朝张玄素，是洛阳人，从小奉持《金刚经》。天授初年，任黄梅县令，家中有什么灾难，都会随念经而消失。活到七十岁得了病，忽然有一个花盖从空中垂下。于是沐浴全身，和家人诀别，就安安静静地死了。出自《报应记》。

李丘一

唐朝的李丘一喜欢用鹰狗打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他担任扬州高邮县丞。忽然在一天早上暴病而亡，他看见两个人来拘捕他，其中一个人自己说姓段。当时一齐被拘的有一百多人，男的都带枷锁，女的则被反绑着。丘一被锁着走在前面。走了十

余里，见大槐树数十，下有马槽，段云：“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间罪福，于此歇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门，段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头。”遂被领见。王曰：“汝安忍无亲，好杀他命，以为己乐。”须臾，即见所杀禽兽皆为人语云：“乞早处分。”焦策进云：“丘

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唯曾造《金刚经》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间号《金刚经》最上功德，君能书写，其福不小。”即令焦策领向经藏，令验。至一宝殿，众经充满，丘一试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经。既回见王，知造有实，乃召所杀生类，令恳陈谢，许造功德。丘一依王命，愿写《金刚经》一百卷。众欢喜尽散。王曰：“放去。”焦策领出城门，云：“尽力如此，岂不相报。”丘一许钱三百千，不受，云：“与造经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惟闻哭声，已三日矣，惊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写经二十卷了，焦策来谢，致辞而去。寻百卷亦毕。扬州刺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讨使。出《报应记》。

多里，看见几十棵大槐树，树下有马槽，段某说：“五道大神每次巡察人间的祸福，都在这里喂马。”丘一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到了阎王殿大门，段指着一个小官说：“这个人姓焦叫策，是掌管您官司的差头。”于是被领见。阎王说：“你怎么能六亲不认，喜好杀生，来作为自己的乐事？”不一会儿，就看见他所杀的飞禽走兽都像人那样说话：“请求早早处分他。”焦策上前说：“丘一不应当死。”阎王问：“他曾做过什么功德？”回答说：“曾写《金刚经》一卷。”阎王拍手说：“冥间称《金刚经》为最高的功德，你能书写，你的功德不小。”就令焦策领他到经藏处，去验证。于是就到了一座宝殿，里面装满了许多经书，丘一试着抽出一卷，果然是自己所写的经书。回去报告给阎王之后，知道确有此事，就叫出所杀的生灵，令他恳切地一一谢罪，答应为他们造功德。丘一听从了阎王的话，愿意写《金刚经》一百卷。众生灵都高兴地散去了。阎王说：“放他回去。”焦策领他走出城门，说：“我如此尽力，你难道不报答吗？”丘一答应给钱三百千，焦策不接受，说：“给我写经二十部。”到了一个土坑，焦策推他，便活过来了。丘一身在棺材中，只听到哭声，已经死了三天了，他大声叫着，人们都被喊来，打开棺材他就活过来了。十天后，他就写了二十卷经书，焦策来感谢他，表示谢意就告辞了。不久后一百卷也写完了。扬州刺史向皇帝奏报这件事，皇帝下令加封丘一五品官，充任嘉州招讨使。出自《报应记》。

卷第一百四 报应三金刚经

于 昶 裴宣礼 吴思玄 银山老人 崔文简
姚 待 吕文展 长安县系囚 李 虚 卢 氏
陈利宾 王 宏 田 氏

于 昶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录事参军。每至一更后，即喘息流汗，二更后愈。妻柳氏将召医工，昶密曰：“自无他苦，但昼决曹务，夜判冥司，事力不任耳。”每知有灾咎，即阴为之备，都不形言，凡六年。后丁母艰，持《金刚经》，更不复为冥吏，因极言此功德力，令子孙讽转。后为庆州司马，年八十四，将终，忽闻异香，非代所有，谓左右曰：“有圣人迎我往西方。”言讫而没。出《报应记》。

裴宣礼

唐裴宣礼，天后朝为地官侍郎，常持《金刚经》。坐事被系，宣礼忧迫，唯至心念经。枷锁一旦自脱。推官亲访之，遂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念经获免。出《报应记》。

于 昶

唐朝的于昶，天后朝时任并州录事参军。每当到了一更之后，就喘息流汗，二更后就好了。他的妻子柳氏要找个医生，于昶却悄悄对她说：“我没有别的苦痛，只是白天忙官府的事，晚上判决冥司的事，有些力不胜任罢了。”每当知道有灾害和过失，就暗中事先做准备，表面上都不说，一共过了六年。后来他给母亲办丧事，开始持诵《金刚经》，再不去做冥司的官吏了，极力说这是《金刚经》的功德力量，并让他的子孙诵读经书。之后做庆州司马，年八十四，快死的时候，忽然闻到奇异的香味，并不是平时有过的，便对身边的人

说：“有圣人迎接我去西方世界。”说完就死了。出自《报应记》。

裴宣礼

唐朝的裴宣礼，天后朝时做地官侍郎，常常持诵《金刚经》。犯了罪被抓入狱，宣礼忧愁急迫，只诚心念经。忽然有一天枷锁自己脱落。推官亲自来问他，于是得以免罪释放。御史任植和他一起被监禁，也因念《金刚经》而获免。出自《报应记》。

吴思玄

唐吴思玄，天后朝为太学博士。信释氏，持《金刚经》日两遍，多有灵应。后稍怠，日夜一遍。□□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细儿言事如神，星下祈祷。思玄往就见，细儿惊曰：“公有何术，鬼见皆走？”思玄私负，知是经力，倍加精励，日念五遍。兄疾，医无效。思玄至心念经，三日而愈。思玄曾于渭桥见一老人，年八十余，著粗纈服，问之，曰：“为所生母服。”思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时，有异僧教云：‘汝欲长寿否？但念《金刚经》。’母即发心，日念两遍。终一百七。姨及邻母诵之，并过百岁。今遵母业，已九十矣。”出《报应记》。

银山老人

饶州银山，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火发，万室皆尽，唯一家居中，火独不及。时本州杨休复自问老人，老人对曰：“家事佛，持《金刚经》。”出《报应记》。

崔文简

唐崔文简，先天中任坊州司马。属吐蕃奄至州城，同被驱掠，鎗械甚严。至心念经，三日，鎗忽自开。虏疑有奸，捶挞，具以实对。问曰：“汝有何术？”答云：“念《金刚经》。”复令鎗之，念未终又解。众皆叹异，遂送出境。出《报应记》。

吴思玄

唐朝吴思玄，天后朝中做太学博士。崇奉佛教，每天持诵两遍《金刚经》，多有灵验的事发生。后来他稍有松懈，每天只念一遍。□□□思玄在京城得了病，有一个叫褚细儿的巫婆料事如神，她正在星下祈祷。思玄去看她，细儿惊讶地说：“你有什么法术，鬼看见你都逃走了？”思玄私下猜度，知道这是《金刚经》的威力，便加倍努力，每天念五遍。他哥哥病了，治疗没有效果。思玄诚心念经，三天后哥哥的病就好了。思玄曾在渭桥上看见一个老人，年龄八十多岁，穿着粗麻布的丧服，就问他，他回答说：“是为我的生母服孝。”思玄感到很奇怪，他回答说：“母亲在四十三岁的时候，有一个怪和尚教导说：‘你想长寿吗？只要念《金刚经》就可以了。’母亲就下决心，每天念经两遍。死时已经一百零七岁了。姨母及邻家的老婆婆诵读真经，也都活到百岁，现在我仍继承母亲的遗业，已经九十岁了。”出自《报应记》。

银山老人

饶州银山，采矿的人家超过一万户，并且住的都是草房。唐睿宗延和年间起火，一万家都被烧毁，只有一家住在中间，大火唯独不烧他家。当时本州的杨体幾亲自去问老人，老人回答说：“家里信佛，奉持《金刚经》。”出自《报应记》。

崔文简

唐朝崔文简，唐玄宗先天年间任坊州司马。原附属于唐朝的吐蕃人袭击州城，一起被俘虏，用枷锁紧紧地锁上。崔文简诚心念经，三天后，枷锁忽然自己打开了。抓他的人疑心有诈，就用棍子拷打他，他便把情况如实说了。又问他：“你有什么法术？”回答说：“念《金刚经》。”于是又叫人给他锁上让他念经，结果经还没有念完，枷锁又自己打开了。大家都非常惊叹诧异，于是就释放他，送他出境。出自《报应记》。

姚 待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刚经》，并为母造一百部。忽有鹿驯戏，见人不惊，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死。使者引去，见一城门上有额，遂令入见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虽则食肉，比元持经。”王称善，曰：“既能持经，何不断肉？”遂得生，为母写经。有屠儿李回奴请一卷，焚香供养。回奴死后，有人见于冥间，枷锁自脱，亦生善道。出《报应记》。

吕文展

唐吕文展，开元三年任阆中县丞，雅好佛经，尤专心持诵《金刚经》，至三万余遍，灵应奇异。年既衰暮，三牙并落，念经恳请，牙生如旧。在阆中时，属亢旱，刺史刘浚令祈雨，仅得一遍，遂获沛然。又若霖潦，别驾使祈晴，应时便霁。前后证验非一，不能遍举。出《报应记》。

长安县系囚

唐长安县死囚，入狱后四十余日，诵《金刚经》不辍口。临决脱枷，枷头放光，长数十丈，照耀一县。县令奏闻，玄宗遂释其罪。出《广异记》。

李 虚

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闭封。天下不信之徒，并望风毁拆，虽大屋大像，亦残毁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虚嗜酒

姚 待

唐朝姚待，是梓州人，常常持诵《金刚经》，并为他的母亲抄写了一百部。忽然有一只鹿玩耍嬉戏，看见人也不惊慌，狗也不叫，徘徊而去。有一个人杀羊，叫姚待一起吃，吃了之后姚待就死了。有一

个使者把他领走了，看见一城门上有匾额，就让他进去拜见阎王。阎王大声吆喝为什么要吃肉，姚待说：“虽然吃肉，但我一直在念经。”阎王称好，说：“既然能念经，为什么不戒掉肉呢？”于是他又复活了，继续为母亲写经书。有一个叫李回奴的屠夫请去一卷，烧香供奉。回奴死后，有人在冥间看见他，枷锁自己脱落，也托生到好去处了。出自《报应记》。

吕文展

唐朝的吕文展，唐玄宗开元三年任阆中县丞，爱好佛经，尤其专心诵读《金刚经》，达三万多遍，灵验神异。到晚年时，三颗牙一齐脱落，就念真经恳切请求，结果牙又恢复原样。他在阆中时，连年大旱，刺史刘浚命令祈雨，他只念了一遍经，就下了大雨。又一次苦于雨大水涝，别驾让他祈求天晴，结果立刻便雨停天晴。前后验证了不止一次，不能一一列举。出自《报应记》。

长安县系囚

唐朝长安县犯死罪的囚犯，入狱后四十多天，诵读《金刚经》而不停口。临到处决时枷锁自己脱落，枷锁头放出光芒，长达几十丈，照耀着整个县城。县令上奏皇上，玄宗就下令赦免他的刑罚。出自《广异记》。

李 虚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皇帝下令天下的村坊佛堂：小的全部拆除，功德移记到附近的佛寺里；大的佛堂，则全部封闭。天下不信仰佛教的人，都闻风而动，纷纷拆毁佛堂，即使是大庙和大佛像，也都被拆毁了。圣旨到了豫州，新息县令李虚嗜好喝酒，

倔强，行事违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报。虚见大怒，便约胥正，界内毁拆者死，于是一界并全。虚为人，好杀愎戾，行必违道，当时非惜佛宇也，但以忿限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

岁余，虚病，数日死。时正暑月，隔宿即敛。明日将殓，母与子绕棺哭之。夜久哭止，闻棺中若指爪戛棺声。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须增甚，妻子惊走，母独不去，命开棺，左右曰：“暑月恐坏。”母怒，促开之，而虚生矣。身颇疮烂，于是浴而将养之，月余平复。

虚曰：初为两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见阶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经年矣。见虚拜问曰：“长官何得来？”虚曰：“适被录而至。”吏曰：“长官平生，唯以杀害为心，不知罪福，今当受报，将若之何？”虚闻惧，请救之，吏曰：“去岁拆佛堂，长官界内独全，此功德弥大。长官虽死，亦不合此间追摄。少间王问，更勿多言，但以此对。”虚方忆之，顷王坐。主者引虚见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恶簿来。”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随文案。王命启牒唱罪，阶吏读曰：“专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虚曰：“去岁有敕拆佛堂，毁佛像，虚界内独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惊曰：“审有此否？”吏曰：“无。”新息吏进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检之。”王曰：“促检。”殿前垣南有楼数间，吏登楼检之，未至。有二僧来至殿前，王问师何所有，一答曰：“常诵《金刚经》。”一曰：“常

性格倔强，做事暴戾。这天正喝醉酒而州符送到了，限三天执行上报。李虚大怒，就告诉手下官吏，界内有敢拆毁佛堂的人一律处死，因此一县之内的佛堂完好无损。李虚为人，好杀而刚愎暴戾，做事违背常理，当时并不是爱惜佛宇，只是因为限期太短而愤怒，所以才保全了它。保全了佛宇，也不把它放在心上。

过了一年多，李虚病了，几天后死了。当时正是酷暑之月，隔一晚上就入殓了。第二天将要出殓，母亲和儿子围着棺材哭。夜深哭声停止了，听到棺材里像指甲敲打棺材的声音。起初怀疑是老鼠，没有注意。不一会儿声音更大，妻子惊慌而跑，唯独母亲不走，命人打开棺材，左右的人说：“暑天恐怕尸体已经腐烂。”母亲发怒，催着打开棺材，而李虚复活了。身上好像长了很多烂疮，于是洗了澡并且好好调养，一个多月才恢复。

李虚说：当初被两个差役抓到阎王面前，阎王不在。去见阶前的典使，原来是新息县的官吏，死了已经一年了。看见李虚拜问

道：“你怎么来的？”李虚说：“刚被招来的。”官吏说：“长官平生，只是以杀人害人为快，不知道罪福，今天就要受到报应了，这可怎么办？”李虚听到后感到害怕，请他救自己，官吏说：“去年拆佛堂，唯独长官界内的佛堂保全了，这个功德最大。你虽然死了，也不应由这里来拘你。一会儿阎王审问时，不要多说别的，只是讲这件事。”李虚这才想起之前那件事，一会儿阎王入座。主管的人领李虚见阎王，阎王说：“拿李明府的善恶簿子来！”就有一个人拿一通卷案，有一大抱，又有两个青衣童子跟着。阎王命他们打开卷宗念罪，阶吏读到：“很喜欢割羊脚。”吏说：“应打一百棍，并割掉他身上的肉一百斤。”阎王说：“可以开始割他的肉。”李虚说：“去年有圣旨要拆佛堂，毁佛像，唯独我界内的佛堂独自保存下来，这个功德可以减轻罪过吗？”阎王惊道：“查一下有这事吗？”官吏说：“没有。”新息县的官吏上前说：“有福簿在天堂，可以验证一下。”阎王说：“赶快验证！”殿前墙南有几间楼房，官吏上楼去验证，还没有回来。这时有两个和尚来到殿前，王问两位师傅有什么功德，其中一个答道：“常持诵《金刚经》。”一个说：“常

读《金刚经》。”王起合掌曰：“请法师登阶。”王座之后，有二高座，右金左银。王请诵者坐金座，读者坐银座。坐讫开经，王合掌听之。诵读将毕，忽有五色云至金座前，紫云至银座前，二僧乘云飞去，空中遂灭。王谓阶下人曰：“见二僧乎？皆生天矣！”于是吏检善簿至，唯一纸，因读曰：“去岁敕拆佛堂，新息一县独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毕，罪簿轴中火出，焚烧之尽。王曰：“放李明府归。”仍敕两吏送出城南门，见夹道并高楼大屋，男女杂坐，乐饮笙歌。虚好丝竹，见而悦之。两吏谓曰：“急过此无顾，顾当有损。”虚见饮处，意不能忍行，伫立观之。店中人呼曰：“来。”吏曰：“此非善处，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虚未悟，至饮处，人皆起，就坐，奏丝竹。酒至，虚酬酢毕，将饮之，乃一杯粪汁也，臭秽特甚。虚不肯饮，即有牛头狱卒，出于床下，以叉刺之，洞胸。虚遽连饮数杯，乃出。吏引虚南，入荒田小径中，遥见一灯炯然，灯旁有大坑，昏黑不见底。二吏推堕之，遂苏。

李虚素性凶顽，不知罪福，而被酒违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

心也。然犹身得生天，火焚罪簿，获福若此，非为善之报乎！与夫日夜精勤，孜孜为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离生死，未之有也。出《纪闻》。

卢氏

唐开元中，有卢氏者，寄住滑州。昼日闲坐厅事，见二黄衫人入门，卢问为谁，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卢甚愕

读《金刚经》。”阎王站起拍着手说：“请法师上来！”阎王座后有两个高座，右边是金的，左边是银的。阎王请诵经的坐金座，读经的坐银座。坐下之后打开经书，阎王合掌而听。诵读快结束的时候，忽然有五色祥云到金座前，紫色祥云到银座前，二位和尚乘云飞走，消失在空气中。阎王对阶下的人说：“看见两个和尚了吗？都升天了。”这时官吏检验善事簿回来了，只有一张纸，于是读到：“去年下令拆毁佛堂，唯独新息一县保全了佛堂，应免去一生中的罪，延长寿命三十年，然后托生在好地方。”念完，罪簿轴中有火，把它烧尽。阎王说：“放李明府回去。”下令让两个官吏把他送出城南门，看见一个夹道及高楼大屋，男女围坐，欢饮歌舞。李虚喜爱丝竹乐，看见了很高兴。两个官吏对他说：“快走过去，不要看，看了就要受害。”李虚看见喝酒处，说什么也走不动了，站在那观看。店中的人招呼道：“请进来！”官吏说：“这可不是个好地方，既然你不相信，随你去吧。”李虚没有明白，到了饮酒处，人们都站起来，李虚便坐下，弹奏丝竹。酒拿来了，李虚回敬完毕，将要饮酒，却是一杯粪汁，特别臭。李虚不肯喝，就有牛头卒从床下钻出来，用叉子刺他，在他的胸上刺一个窟窿。李虚立刻连喝几杯，才出来。官吏领着李虚向南，进入荒野小道上，远远地看见有一盏灯亮着，灯旁有一个大坑，昏暗不见底。两个官吏推落他，于是李虚苏醒了。

李虚的性格一向凶狠顽固，不知罪福，而喝酒违反圣旨，得以保全了佛堂，本不是他自己的本意。然而还得到复生，火烧他的罪簿，得到这样的福，难道不是行善的报应吗？那么，日夜精心勤奋，孜孜不倦地做善事，既按和尚的戒律约束自己，又常常按佛祖的教导做事的人，就一定能脱离生死，是从来没有的。出自《纪闻》。

卢氏

唐朝开元年间，有卢氏，寄住在滑州。白天闲坐在厅堂中，见两个穿黄衫的人进来，卢问是谁，答：“里正，奉命拘你。”卢氏很惊然，问：“何故相追？”因求帖观，见封上作卫县字，遂开，文字错谬，不复似人书，怪而诘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见马已备在阶下，不得已上马去。顾见其尸，坐在床上，心甚恶之。仓卒之际，不知是死，又见马出不由门，皆行墙上，乃惊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与母妹等别。行可数十里，到一城，城甚壮丽。问此何城，吏言乃王国，即追君所司。入城后，吏欲将卢见王。经一院过，问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问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卢惊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须臾便出，相见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语。大夫谓曰：“弟之念诵，功德甚多，良由《金刚经》是圣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议功德者也。”卢初入院中，见数十人，皆是衣冠。其后大半系在网中，或无衣，或露顶。卢问：“此悉何人？”云是阳地衣冠，网中悉缘罪重，弟若能为一说法，见之者悉得升天。遂命取高座，令卢升座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人已出者，至半之后，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车御云。诵既终，往生都尽。及入谒见，王呼为法师，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可思议，算又不尽，叹念诵之功。”寻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见家人披头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恻然。俄有一婢从庭前入堂，吏令随上阶，及前，魂神忽已入体，因此遂活。出《广异记》。

陈利宾

陈利宾者，会稽人，弱冠明经擢第。善属文，诗入《金门集》，释褐长城尉。少诵《金刚经》，每至厄难，多获其

恐，问：“为什么来拘我？”向他要帖子看。看见封皮上写着卫县的字样，就打开，上面的错字很多，又不像是人写的，感到奇怪就问他。吏说：“奉命拘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一会儿看见马已经在台阶下了，卢氏不得已上了马。回头看见他的尸体，坐在床上，心里非常厌恶。急忙之际，不知道是死了，又看见马不从门走，都从墙上走，

于是害怕地哭起来，才知道一定是死了，悔恨没有和母亲、妹妹告别。走了几十里，到了一座城，城非常壮丽。问这是什么城，吏说是王国，就是主管拘他的。进入城后，吏想要让卢氏去见阎王。从一个院子经过，问这是什么院，吏说：“这是御史大夫院。”又问院大夫的姓名，说：“姓李名某。”卢氏惊喜，告诉官吏说：“这是我的表兄。”让官吏通报一下。不一会儿就出来了，两个人相见以后很高兴，说着生平的事，又请他进去坐下谈话。大夫对他说：“你诵念经书，功德很大，因为《金刚经》是佛教的精髓，是高深而不可思议的功德。”卢氏刚到院中，看见几十个人，都穿衣戴帽。他们后面的人多半被扣在网中，有的没有穿衣，有的露出头顶。卢氏问：“这些都是什么人？”说是阳世的官宦，网中的都是因为罪孽深重，如果能为他们念一遍经，听到的人都能升天。于是叫拿出一个高座，让卢氏升座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的人已经有露出来头的。念到一半之后，都从地上起来，有的肥衣大袖，有的乘车驾云。等诵经结束，投生的人都散尽了。于是进去拜见阎王，阎王称呼他为法师，很是礼敬。阎王说：“你太不可思议了，你的寿命又不尽，感叹念经的功劳。”下令让官吏送他回去。回到家里之后，看见家人披头哭泣，尸体躺在地上，心里非常悲伤。忽然有一个婢女从院子前进入厅堂，官吏让他随着上了台阶，到了跟前，魂魄忽然进入尸体中，因此卢氏便复活了。出自《广异记》。

陈利宾

陈利宾是会稽人，年轻时就考明经科。擅长写文章，诗入《金门集》，任长城尉。从小读《金刚经》，每遇到危难，多得到助。开元中，宾自会稽江，行之东阳，会天久雨，江水弥漫，宾与其徒二十余船同发，乘风挂帆。须臾，天色昧暗，风势益壮，至界石窠上，水拥阨众流而下，波涛冲击，势不得泊。其前辈二十余舟，皆至窠口而败。舟人惧，利宾忙遽诵《金刚经》。至众流所，忽有一物，状如赤龙，横出扶舟，因得上。议者为诵经之功。出《广异记》。

王 宏

王宏者，少以渔猎为事。唐天宝中，尝放鹰逐兔。走入穴，宏随探之，得《金刚般若经》一卷，自此遂不猎云。出《广异记》。

田 氏

易州参军田氏，性好畋猎，恒养鹰犬为事。唐天宝初，易州放鹰，于丛林棘上见一卷书，取视之，乃《金刚经》也。自尔发心持诵，数年，已诵二千余遍。然畋猎亦不辍。后遇疾，暴卒数日，被追至地府，见诸鸟兽，周回数亩，从己征命。顷之，随到见王，问罪何多也，田无以对。王令所由领往推问。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启口，以丸药掷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须臾灰灭，俄复成人，如是六七辈。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见火状，吏乃怪之，复引见王，具以实白。王问：“在生作何福业？”田氏云：“初以畋猎为事。”王重问，云：“在生之时，于易州棘上得《金刚经》，持诵已二千余遍。”王云：“正此灭一切罪。”命左右检田氏福簿，还白

它的帮助。开元年间，利宾从会稽江坐船，走到东阳，正赶上下了好几天的雨，江水弥漫。利宾和他的同伴共二十多只船，一齐出发，乘风挂帆。不一会儿，天色昏暗，风势更猛，行到界石窠，江水拥着这些船只顺流而下，波涛冲击，水势凶猛，船无法靠岸。在他前面的二十多条船，都冲到窠口而沉没了。船上的人很是恐惧，利宾急忙诵《金刚经》。等到船行至众流会合的地方，忽然有一个东西，形状像一条赤龙，横出水面托起船只，船得以顺利通过。大家议论说这是持诵《金刚经》的功劳。出自《广异记》。

王 宏

王宏，年少以捕鱼打猎为生。唐玄宗天宝年间，曾经放鹰去追兔。兔跑入一个洞穴，王宏进洞去找，得到了一卷《金刚般若经》，从此就不再打猎了。出自《广异记》。

田 氏

易州参军田氏，喜欢打猎，长期以饲养鹰狗为业。唐朝天宝初年，田氏在易州放鹰，在丛林的荆棘上看见一卷书，拿起来一看，是《金刚经》。从那儿之后便虔心诵读，几年后，已经诵读二千多遍了。然而打猎的事始终也没有停止。后来他得了病，突然死了几天，被拘捕到地府中，看见许多的鸟兽，几亩地大的一大片，向他讨命。不一会儿，跟着见到了阎王，阎王问他为何有这么多罪，田氏没有什么辩解的。阎王就命令鬼卒领他去受审。同行十人，到了官吏的地方。官吏命他们张口，把一丸药投到口中，顿时那人烈火烧遍全身。不一会儿成了一堆灰，一会儿又变成人，像这样六七个人。到了田氏，连给他吃三丸药都没有看见火烧起来，官吏感到奇怪，又领他去见阎王，把实情全部禀告。阎王问：“在世做了什么福事？”田氏说：“起初以打猎为生。”阎王又问，答道：“在世时，在易州荆棘上得到《金刚经》，已经持诵二千多遍。”阎王说：“正是这个才抵消了你的一切罪过。”于是命左右检查田氏的福簿，回报说

如言。王自令田氏诵经，才三纸，回视庭中禽兽，并不复见。诵毕，王称美之，云：“诵二千遍，延十五年寿。”遂得放还。出《广异记》。

和说的一样。阎王就命田氏诵读经书，才读了三页，回头看院子中的禽兽，都不见了。读完后，阎王称赞他，说：“诵二千遍，延长寿命十五年。”于是田氏被放回去得以复活。出自《广异记》。

卷第一百五 报应四金刚经

李惟燕 孙 明 三刀师 宋参军 刘鸿渐

张嘉猷 魏 恂 杜思讷 龙兴寺主 陈 哲

丰州烽子 张 镒 崔 宁

李惟燕

建德县令李惟燕，少持《金刚经》。唐天宝末，惟燕为余姚郡参军。秩满北归，过五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时中夜晦暝，四回无人。此路旧多劫盗。惟燕舟中有吴绫数百匹，惧为贼所取，因持一剑，至舡前诵经。三更后，见堤上两炬火，自远而至。惟燕疑是村人卫己，火去舡百步，便却复回。心颇异之，愈益厉声诵经，亦窃自思云：火之所为，得非《金刚经》力乎！时塘水竭而塘外水满，惟燕便心念：塘破当得水助。半夕之后，忽闻船头有流水声，惊云：“塘阔数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觉船浮。及明，河水已满。对船所一孔，大数尺，乃知诵《金刚经》之助云。惟燕弟惟玉见任虔州别驾，见其兄诵经有功，因效之。后泛舟出峡，水急槽折，船将欲败，乃力念经。忽见一槽随流而下，遂获济。其族人亦常诵《金刚经》。遇安禄山之乱，伏

李惟燕

建德县令李惟燕，年少奉持《金刚经》。唐朝天宝末年，惟燕做余姚郡参军。任满北归，路过五丈店，到了上虞江，坝塘损坏，水流干了。当时正是半夜，天色昏暗，四处无人。这条路过去多有盗贼。惟燕的船上有吴绫几百匹，害怕被贼抢走，于是就拿着一把短剑，到船的前面诵经。三更以后，看见堤坝上有两支火炬，从远处来。惟燕疑心是村里自卫的人，火炬离船有百步远，便退了回去。惟燕心里很疑惑，更加大声地诵经，也私下里暗想：火的出现，难道是《金刚

经》的威力吗？当时坝塘中的水已流尽而塘外的水满，惟燕心想：如果决堤，水流入塘，便可行船。半夜之后，忽然听到船头有流水声，他惊讶地说：“坝塘宽有几丈，从什么地方破的呢？”过了很久，觉得船稍微浮起来了。等到天亮，河水已经满了。正对着停船处有一个大孔，有几尺大，才知道是诵念《金刚经》的帮助。惟燕的弟弟惟玉任虔州别驾，看见他的哥哥诵经有功，于是也效法他。后来他乘船出峡，水急而橹断，船将要遇难，于是全力念经。忽然看见一根橹随水而来，于是得救。他的亲人也常常诵读《金刚经》。后来遇到安禄山叛乱，躲

于荒草，贼将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惊视，乃新鞋也。出《广异记》。

孙 明

唐孙明者，郑州阳武人也。世贫贱，为卢氏庄客。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后正念诵次，忽见二吏来追。明意将是县吏，便县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门，门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闭明于空室中，其室从广五六十间，盖若荫云。经七日，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问：“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刚经》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顾谓左右曰：“昨得祇洹家牒，论明念诵勤恳，请延二十载，乃知修道不可思议，所延二十载，以偿功也。”令吏送还舍。其家殡明已毕，神虽复体，家人不之知也。会猎者从殡宫过，闻号呼之声，投其家人，因尔得活矣。天宝末，明活已六七年，甚无恙也。出《广异记》。

三刀师

唐三刀师者，俗姓张，名伯英。乾元中，为寿州健儿。性至孝，以其父在颍州，乃盗官马往以迎省。至淮阴，为守遏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斩。时屠剑号“能行刀”，再斩，初不伤损；乃换利刀，罄力砍，不损如故。剑者惊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则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问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绝荤血，诵《金刚

经》十余年。自胡乱以来，身在军中，不复念诵。昨因被不测罪，唯志心念经尔。”

到荒草中，贼寇快到了，他想得到一双新鞋可以逃走。忽然就有一个东西落在了他的背上，他惊讶地一看，原来是一双新鞋。出自《广异记》。

孙 明

唐代孙明，是郑州阳武县人。家世贫贱，做卢氏的庄客。长期持诵《金刚经》，每天吟诵二十遍，过了二十年。从开始念经，就断绝荤肉。后来，正念诵经书时，忽然看见两个官吏来拘捕。孙明认为是县吏，便跟着去了。走了约五六里，到了一个府门，门人说：“王已经出巡去了。”于是官吏把孙明关在一间空屋子里，那间屋宽约有五六十间屋子大，屋顶好像阴云一样。又过了七天，王才回来，官吏领孙明入府见王。王问：“你有什么福事？”回答道：“奉持《金刚经》已经二十年了。”王说这是大福事，回头告诉左右的人说：“昨天得到祇洹家的帖子，说孙明念诵经书勤恳，请求延长寿命二十年，才知道修道是不可思议的，延长寿命二十年，以此来补偿你的功德。”就叫官吏把他送回家去。他的家人已把孙明出殡，神魂虽然归复他的身体，可家人不知道这件事。正赶上打猎的人从他的坟前过，听见哭喊的声音，报告给他的家人，这才得以复活。天宝末年，孙明已经活了六七年，一点病也没有。出自《广异记》。

三刀师

唐朝的三刀师，俗姓张，名叫伯英。乾元年间，在寿州当兵。本性非常孝顺，因他的父亲在颍州，于是他偷了官马去探望。到了淮阴，被守门人阻止并抓了，刺史崔昭下令将他推出城斩首。当时行刑的人称“能行刀”，连斩两刀三刀师没有损伤；又换一把利刀尽力砍下，还是像先前那样没有损伤。行刑的人惊讶地说：“我用刀砍，刀落到他的身上就感到手没有劲，不知道为何？”便急忙告诉崔昭，崔昭问他原因，三刀师回答：“过去十五岁时，我曾断绝荤肉，诵读

《金刚经》十多年。从胡人作乱以来，我在军中，不再诵读。昨天因遭不测之罪，只有一心念经罢了。”

昭叹息舍之。遂削发出家，着大铁铃乞食，修千人斋供，一日便办。时人呼为三刀师，谓是起敬菩萨。出《广异记》。

宋参军

唐坊州宋参军少持《金刚经》，及之官，权于司士宅住。旧知宅凶，每夕恒诵经。忽见妇人立于户外，良久，宋问：“汝非鬼耶？”曰：“然。”又问：“幽明理殊，当不宜见，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妇人便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妇，司士奉使，其弟见逼，拒而不从，因此被杀，以毡裹尸，投于堂西北角溷厕中，不胜秽积。人来多欲陈诉，俗人怯懦，见形必惧，所以幽愤不达，凶恶骤闻。执事以持念为功，当亦大庇含识，眷言枉秽，岂不悯之？”宋云：“己初官位卑，不能独救，翌日，必为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获其尸。宋诵经，妇人又至，问何以不获，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当求之，以终惠也。”依言及获之。毡内但余骨在，再为洗濯，移于别所。其夕又来拜谢，欢喜谓曰：“垂庇过深，难以上答，虽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难养，小者必能有后，且有荣位。”兼言宋后数改官禄，又云：“大愧使君，不知何以报答。”宋见府君，具叙所论。府君令问，己更何官。至夕，妇人又至，因传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称意，当迁桂州别驾。”宋具白，其事皆有验。初，宋问：“身既为人所杀，何以不报？”云：“前人今尚为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复云也。”出《广异记》。

崔昭叹息，放了他。于是三刀师就削发为僧，摇大铁铃化斋，筹备一千人的斋供，一日之内就办了。当时的人就称他为“三刀师”，说他是起敬菩萨。出自《广异记》。

宋参军

唐代坊州宋参军年少奉持《金刚经》，等到做了官，暂且住在司士的家中。先前就知道房子出凶事，每天晚上坚持诵读经书。忽然看

见一个妇人站在门外，过了很久，宋问她：“你不是鬼吗？”回答道：“是鬼。”又问：“阴间阳间的理是不同的，你不应当来看我，难道你有冤枉的事吗？”妇人便悲痛地哭着说：“是的。”说：“我前身是司士的妻子，司士奉命出差，他的弟弟想逼奸，我拒而不从，所以被杀，用毡子裹着尸体，投到堂西北角的粪坑里，说不尽的肮脏。我对世人诉说，大家都胆小软弱，见鬼就怕，所以一腔怨气不能上达，这宅子却以凶恶著称了。希望你为我念经立功，更应庇佑众生，眷属都说冤枉了，难道我不可怜吗？”宋说：“我刚做官，官位低下，不能独自救你，明天我一定为你上奏府君。”那个鬼才走了。等到宋把事情都上奏于府君后，就挖地到粪坑，不见那里的尸体。宋又诵经，妇人又到了，问她为什么找不到尸体，妇人答道：“往西北方向只进一尺，就能找到了，这是你对我的大恩惠。”宋按她的话做，于是找到了她的尸体。毡内只有余骨，又为她清洗，移葬在别的地方。那天晚上妇人又来拜谢，高兴地对他说：“你的护爱太深，难以报答，即使是在冥昧处，也有所相通。你有两个儿子，大的难以养活，小的一定能有后代，并且有地位。”又说到宋之后几年多次升官，又说：“实在对不起使君，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宋见府君，把她所说的都告诉了府君，府君让问，自己能换什么官职。到了晚上，妇人又到了，宋传达使君的意思，妇人说：“一月改官，然而不如意，应当迁做桂州别驾。”宋都告诉了府君，那些事也都有验证。当初，宋问：“被人所杀之后，为什么不报仇？”她说：“他现在还在做官，命不当死，所以没有报复。”出自《广异记》。

刘鸿渐

刘鸿渐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乱南徙。有僧令诵《金刚经》，鸿渐日诵经。至上元年，客于寿春。一日出门，忽见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鸿渐云：“初不识太尉，何以见命？”意欲抗拒。二吏忽尔直前拖曳，鸿渐请著衫，吏不肯放，牵行未久，倏过淮，至一村。须臾，持大麻衫及腰带令鸿渐著，笑云：“真醋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渐梗涩。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严丽。忽见向劝读经之僧从署中出，僧后童子识鸿渐，径至其所，问：“十六

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刘十六郎适为吏追，以诵经功德，岂不往彼救之？”鸿渐寻至僧所，虔礼求救，僧曰：“弟子行无苦。”须臾，吏引鸿渐入诣厅事。案后有五色浮图，高三四尺，回旋转动。未及考问，僧已入门，浮图变成美丈夫，年三十许，云是中丞，降阶接僧。问和尚何以复来，僧云：“刘鸿渐是己弟子，持《金刚经》，功力甚至，其算又未尽，宜见释也。”王曰：“若持《金刚经》，当愿闻耳。”因令跪诵。鸿渐诵两纸讫，忽然遗忘。厅西有人，手持金钩龙头幡，幡上碧字，书《金刚经》，布于鸿渐前，令分明诵经毕，都不见人，但余堂宇阒寂。因尔出门，唯见追吏。忽有物状如两日，来击鸿渐，鸿渐惶惧奔走。忽见道傍有水，鸿渐欲止而饮之。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余皮烂肉，饮之不得还矣。”须臾至舍，见骸形卧在床上，心颇惆怅。鬼自后推之，冥然如入房户，遂活。鬼得钱乃去也。出《广异记》。

刘鸿渐

刘鸿渐，是御史大夫刘展的族子。唐朝乾元初年，他遇战乱而南迁。有个和尚让他念《金刚经》，鸿渐从此每天诵经。到了上元年间，客居于寿春。一天出门，忽然看见两个官吏说：“奉太尉的命令缉拿你。”鸿渐说：“我不认识太尉，为什么有这样的命令？”想要抗拒。两个官吏忽然上前抓住他，鸿渐请求去穿衣衫，官吏不肯放他，拉着他走了不久，很快地过了淮河，到了一个村子。不一会儿，官吏拿了一件大麻布衫和腰带让鸿渐穿上，并笑着说：“真是贫寒的读书人。”于是就向北走，路渐渐堵塞。前面到了一座大城，进入城内有府衙，很是庄严美丽。忽然看见先前劝他诵经的和尚从官衙中走出来，和尚后面的童子认识鸿渐。一直到了刘的住处，问：“十六郎为什么到了这里。”于是跑去告诉和尚说：“刘十六郎正在被官吏追拿，他诵读经书有功德，难道你不救他吗？”鸿渐找到了和尚的住处，虔诚地求救，和尚说：“弟子走吧，没有什么痛苦。”不一会儿，官吏领着鸿渐进到厅事。几案后有五颜六色的浮图，高三四尺，回环转动。还没来得及拷问刘，和尚已经进门了，浮图就变成了美男子，年龄三十岁左右，说是中丞，走下台阶迎接和尚。问和尚为什么又回来

了，和尚说：“刘鸿渐是我的弟子，奉诵《金刚经》，功力很大。他的寿命又没尽，应当被释放。”阎王说：“如果诵《金刚经》，愿意听一听。”于是就叫他跪诵。鸿渐才诵读完两页，忽然遗忘了。厅西有个人，手拿金钩龙头幡，幡上写着碧绿色的字，写的正是《金刚经》，放在鸿渐前面，让他分别当众诵读完，再没有看见人，只留下寂静的堂宇。于是就出门去，只看见追拿的官吏，忽然有个东西形状像两个太阳，来打鸿渐，鸿渐惊慌奔走。忽然看见道旁有水，鸿渐想要停下来喝水。追拿的官吏说：“这是人膏，沉淀久了上面很清罢了，那下面都是沤烂的肉和皮，喝了就不能回去了。”不一会儿，刘鸿渐便回到了家，看见他的形体躺在床上，心里感到很惆怅。鬼从后面推他，忽然像进入房门一样，于是就复活了。鬼得到了钱就走了。出自《广异记》。

张嘉猷

广陵张嘉猷者，唐宝应初为明州司马，遇疾卒。载丧还家，葬于广陵南郭门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劳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图下，忽见猷乘白马自南来。见劳下马，相慰如平生，然不脱席帽，低头而语。劳问：“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随所为而得。但我素持《金刚经》，今得无累，亦当别有所适，在旬月间耳。卿还，为白家兄，令为转《金刚经》一千遍。何故将我香炉盛诸恶物？卿家亦有两卷经，幸为转诵，增己之福。”言讫，遂诀而去。劳昏昧，久之方寤云。出《广异记》。

魏 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刚经》。神功初，为监门卫大将军。时京有蔡策者，暴亡，数日方苏。自云：“初至冥司，怪以追人不得，将挾其使者。使者云：‘将军魏恂持《金刚经》，善神拥护，追之不得。’即别遣使覆追，须臾还报并同。冥官曰：‘且罢追。’”恂闻，尤加精进。出《广异记》。

杜思讷

唐潞州铜^提县人杜思讷，以持《金刚经》力，疾病得愈。每至持经之日，必覩神光。出《广异记》。

龙兴寺主

唐原州龙兴寺，因大斋会。寺主会僧，夏腊既高，是为宿德，坐丽宾头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后至，以无坐所，唯寺主下旷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辄叱之，如是数次。小僧

张嘉猷

广陵的张嘉猷，唐朝宝应初年做明州司马，得病死了。家人把灵柩拉回家乡，葬在广陵南城门外。永泰初年，他的老朋友中有一个叫劳氏的走到城南，坐在佛塔下边，忽然看见张嘉猷乘着白马从南边来。看见劳氏便下马，像平常那样互相慰问，然而不脱席帽，低着头说话。劳氏问：“在冥间有什么罪福。”嘉猷说：“罪福是很明显的，都随着人生前的所作所为而报应。只是我一向奉持《金刚经》，才没有被牵累，今天将另有去处，只是在十天到一月间罢了。你回去替我告诉哥哥，让他为我写《金刚经》一千遍。为什么在我的香炉里盛上那么多的脏物？你家也有两卷经书，希望能习诵，增加自己的福事。”说完，就诀别而去。劳氏昏迷，过了很久才醒过来。出自《广异记》。

魏 恂

唐代的魏恂，是左庶子尚德的儿子，奉持《金刚经》。神功初年，做监门卫大将军。当时京城有个蔡策，突然死了，几天才苏醒过来。自己说：“刚到冥司，因责怪追拿不到人，要打鬼使。使者说：‘将军魏恂念《金刚经》，善神保护着他，就抓不到他。’就又派另一个使者去追拿，不一会儿回来报告的和前一个相同。冥官说：‘暂且停止追拿。’”魏恂听说之后，更加精心念经。出自《广异记》。

杜思讷

唐朝潞州铜^蔄县人杜思讷，凭念《金刚经》的神力，病重也能痊愈。每当到了念经的日子，就一定看见神光。出自《广异记》。

龙兴寺主

唐朝原州的龙兴寺举行斋戒大会。寺中主持斋会的僧人，年高德劭，最有功德，坐在丽宾头之下。有一个小和尚，从外面来得晚了，没有坐的地方，只有寺主下面空了一个座位。小和尚想坐上去，寺主呵斥他不许他坐，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小和尚

恐斋失时，竟来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搥之。方欲举手，大袖为柱所压，不得下，合掌惊骇。小僧惭沮，不斋而还房。众议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与寺众同往礼敬。小僧惶惧，自言：“初无道行，不敢滥受大德礼数。”逡巡走去。因问：“平生作何行业？”云：“二十年唯持《金刚经》。”众皆赞叹，谓是金刚护持之力，便于柱所焚香顶礼，咒云：“若是金刚神力，当还此衣。”于是随手而出也。出《广异记》。

陈 哲

唐临安陈哲者，家住余杭，精一练行，持《金刚经》。广德初，武康草贼朱潭寇余杭，哲富于财，将搬移产避之。寻而贼至，哲谓是官军，问贼今近远。群贼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争以剑刺之。每下一剑，则有五色圆光径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贼惊叹，谓是圣人，莫不惭悔，舍之而去。出《广异记》。

丰州烽子

唐永泰初，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养马。蕃王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王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

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某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中。忽风吹物窸窣

怕误了斋戒的时辰，就走过来坐下。寺主很生气，倚着柱子而坐，用手掌去打他。刚要举手，大袖子却被柱子压住，拿不下来，合掌惊讶。小和尚惭愧沮丧，没有斋戒就回房去了。大家议论恐怕是小和尚的道德造成，寺主就和寺僧们一同去礼拜。小和尚惊慌害怕，自己说：“没有什么道行，不敢平白受这么多的大礼。”便走开了。于是就问他：“平生修了什么功德？”他说：“二十年来只念《金刚经》。”大家都赞叹，说这是《金刚经》护卫的力量，就在柱子上焚香礼拜。念咒说：“如果是《金刚经》的神力，应当送还这件衣服。”于是随手就扯出压在柱下的衣服。出自《广异记》。

陈 哲

唐代临安人陈哲，家住余杭，专心修炼戒行，奉持《金刚经》。广德初年，武康的草贼入侵余杭，陈哲财产很多，将要转移财产躲避草贼。不久贼寇就到了，哲以为是官军，就问贼现在离的远近。群贼大怒说：“你这老狗是什么东西，竟敢侮辱我！”争着用剑刺他。每刺下一剑，就有直径五六尺五色圆光来遮蔽陈哲的身体，不能刺中。群贼惊叹，说他是圣人，没有不惭愧后悔的，就放他走了。出自《广异记》。

丰州烽子

唐朝永泰初年，丰州烽子晚上出去，被党项人抓到西蕃养马。蕃王叫人在他的肩骨里穿上皮绳，并把几百匹马安排给他喂养。结果半年后，马繁殖了一倍，蕃王就赏给他几百匹羊皮。于是他又转到近边的牙帐来，赞普的儿子看他做事勤快，就命他在左右执旗，有剩肉余酪就给他吃。又过了半年，又给他剩肉和余酪，他哀伤地哭着不吃。赞普问他，他说家有老母，频频在夜里梦见她。赞普很仁义，听他说的之后也很惆怅，夜里把他叫到帐中说：“吐蕃王的法律严格，没有放回去的先例。我给你两匹有力的马，你从某某道走放你回去，不要

说是我给的。”烽子得了马就急速奔驰逃走，马都疲乏累死，于是白天躲藏夜晚赶路。几天后，烽子被刺伤了脚，倒在沙漠中。忽然风吹一个东西窸窣地

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宿方及丰州界，归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其誓。”因取经，缝断，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碛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裹疮乃数幅经也，其疮亦愈。出《酉阳杂俎》。

张 镒

唐丞相张镒，父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丘因衙退，于小厅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丘左右唯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宅，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至小厅前，见十余人，伫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喑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甲士长数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恶。”齐丘闻之，因断酒肉。出《酉阳杂俎》。

崔 宁

唐崔宁，大历初镇西蜀。时会杨林反，健儿张国英与战，射中腹，镞没不出。医曰：“一夕必死。”家人将备葬具，与同伍泣别。国英常持《金刚经》。至夜，梦胡僧与一丸药。至旦，泻箭镞出，疮便合瘥。出《报应记》。

掠过他的面前，他抓到后裹上了脚。过了一会儿，他不再感到疼痛，试着起来，走路又像以前一样。经过一晚上才到丰州界，回到家里，他的母亲还健在，悲喜交加地说：“自从失去你后，我只念《金刚经》。吃饭睡觉都不停止，祈求见到你，现在果然应验了。”于是拿出经书，书线断了，少了几幅经书，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儿子把在

沙漠中伤了脚的事说了之后，母亲让他解开脚看，原来包着脚的是数页经书，他的伤也好了。出自《酉阳杂俎》。

张 镒

唐代丞相张镒，父亲张齐丘，特别信奉佛教。每天早晨穿上新衣服，拿着经书在佛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坚持不懈几十年。永泰初年，做北方的节度使。衙门内有一个小将犯了罪，怕事情败露，于是就煽动几百个军人，商定要谋反。齐丘退出衙门，在小厅里闲走，忽然有几十个士兵，亮出兵刃走进去。齐丘的身边只有奴仆，急忙奔向房门，走出小厅几步，回头看，又没有人，疑心是鬼。等到了房里，他的妻子女儿、奴婢又叫喊着冲出门来，说：“有两个士兵，从厅屋上出来。”当时衙内的卫士听说有兵变，带兵器闯入，走到小厅前，看见十几个人，站在院子里，垂手而张口，兵器扔在地下，大家就把他们擒住了。有五六个人不能说话，其余的人都自首说：“想要上厅，忽然看见两个士兵几丈高，瞪着眼睛叱责，就像中邪一样。”齐丘听了之后，于是戒了酒肉。出自《酉阳杂俎》。

崔 宁

唐朝的崔宁，大历初年镇守西蜀。当时正赶上杨林谋反，英勇善战的张国英和他交战，被箭射中了腹部，箭头射进去拿不出来。医生说：“一晚之后必死。”家人就要准备棺材，张国英也流着泪和他同伍的人诀别。国英常常持诵《金刚经》。到了夜里，梦见胡僧给他一粒药丸。到了早晨，箭头就泻出来，伤口便愈合了。出自《报应记》。

卷第一百六 报应五金刚经

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陆康成 薛 严 任自信

段文昌 刘逸淮 孙 咸 僧智灯 王 氏

左营伍伯 宋 衍 陈 昭

太原孝廉

唐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极强服。推吏疑其冤，未具狱。其人唯念《金刚经》，其声哀切，昼夜不绝。一日，有竹两节坠狱中，转止其前，他囚争取之。狱卒意藏刃，破视，内有字两行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书迹甚工。贼首悲悔，具承以旧嫌之故诬之也。出《酉阳杂俎》。

李廷光

唐李廷光者，为德州司马，敬佛，不茹荤血，常持《金刚经》。每念经时，即有圆光在前。用心苦至，则光渐大；少怀懈惰，则光渐小暗。因此砥励，转加精进。出《报应记》。

太原孝廉

唐代大历年间，太原盗马贼诬蔑孝廉和他们是同伙，孝廉被拷打了十天，因熬不过刑讯的痛苦而屈打成招。但是审案的官员怀疑他是冤枉的，没有给他定罪。这个人只念《金刚经》，他的声音哀切，昼夜不停。一天，有两节竹子落在狱中，转动着停在这位孝廉前面，其他囚犯争着去拿。狱卒怕里边藏着兵刃，破开看，里面有两行字是：“犯法的尚且饶恕，何况他并没有犯法？”字写得很工整。贼首悲痛后悔，全都承认是因为跟他有旧仇才诬陷他。出自《酉阳杂俎》。

李廷光

唐代李廷光，做德州司马，敬信佛教，不吃荤，常常奉持《金刚经》。每当念经的时候，就有圆光在前面。专心致志，光就越来越大；稍有懈怠，光就渐渐变暗变小。因此更加勉励自己，越发努力修行念经。出自《报应记》。

陆康成

唐陆康成尝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强御。公退，忽见亡故吏抱案数百纸请押，问曰：“公已去世，何得来？”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视之，但有人姓名，略无他事。吏曰：“皆来年兵刃死者。”问曰：“得无我乎？有则检示。”吏曰：“有。”因大骇曰：“君既旧吏，得无情耶！”曰：“故我来启明公耳，唯《金刚经》可托。”即允之。乃遂读《金刚经》，日数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为御史，康成叱泚曰：“贼臣敢干国土！”泚震怒，命数百骑环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刚经》，矢无伤者。泚曰：“儒以忠信为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隐于终南山，竟不复仕。出《报应记》。

薛 严

唐薛严，忠州司马，蔬食长斋，日念《金刚经》三十遍。至七十二将终，见幢盖音乐来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俨之姑也。属纆次，见严随幢盖冉冉升天而去，呼之不顾，一家皆闻有异香之气。出《报应记》。

任自信

任自信，嘉州人，唐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刚经》，洁白无点。于洞庭湖中，有异物如云冒舟上，俄顷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云至龙宫，谒龙王，四五人命升殿念《金刚经》，与珠宝数十事。二僧相送出宫，一僧凭附少信，至衡岳观音台绍真师付之，云

陆康成

唐朝陆康成曾任京兆府的法曹掾，佐吏达官显贵犯了法他也秉公处置。有一天，陆公回家，忽然看见已故下属拿着几百张案卷请他签押，问道：“你已经去世了，为什么能到这里来？”说：“这是阴曹的文簿。”康成一看，只见有人的姓名，没有记载其他的事。官吏说：“都是在来年死于兵灾的。”陆公问：“难道有我吗？有的话就拿出来给我看。”官吏说：“有。”于是陆公大惊说：“你既然过去是我的老部下，难道不顾私情吗？”回答说：“所以我来禀告你了，只有《金刚经》可以救你。”就答应了他。于是陆公就诵读《金刚经》，每天读几十遍。第二年，朱泚果然谋反，命陆公做御史，康成叱责朱泚说：“贼臣竟敢污辱国土！”朱泚非常愤怒，命几百骑兵包围陆公，用箭射他。康成默念《金刚经》，没有一箭能伤着他。朱泚说：“儒者以忠信作为自己的甲冑，确实呀。”于是放他离开了。康成于是隐居于终南山，最终不再出来做官。出自《报应记》。

薛 严

唐朝的薛严，是忠州司马，长年吃素食，每天念《金刚经》三十遍。到七十二岁将要死时，看见有伞盖音乐来迎接他。他的妻子崔氏，就是御史安俨的姑母。薛严临死时，她看见薛严在伞盖的遮护下冉冉升天而去，喊他也不回头，一家人都闻到有奇异的香气。出自《报应记》。

任自信

任自信，是嘉州人，唐德宗贞元十五年，曾前往湖南，常常持诵《金刚经》，品行端正而没有污点。在洞庭湖上，有一个奇异的东西像云一样冒出到了船上，不一会儿就散了，舟上的自信也消失了，不知去了哪里。很久，才从水中出来。说他到了龙宫，拜见龙王，四五个人命他进殿念《金刚经》，给他几十件珠宝。两个和尚送他出宫，一个让他带信，到衡岳观音台绍真师那里，说

是汝和尚送来，令转《金刚经》。至南岳访僧，果见，云和尚灭度已五六年矣。出《报应记》。

段文昌

唐贞元十七年，段文昌自蕲入蜀，应南康王韦皋辟命。泊韦之暮年，为贼阡谗构，遂摄尉灵池县。韦寻卒。贼阡知留后，文昌旧与阡不合，闻之连夜离县。至城东门，阡寻有帖，不令诸县官离县。其夕阴风，及返，出郭二里，见火两炬夹道，百步为导。初意县吏迎候，怪其不前。高下远近不差，欲及县郭方灭。及问县吏，尚未知府帖也。时文昌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信乎志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道左右，乃经所著迹也。后阡逆节渐露，诏以袁滋为节度使。文昌从弟少从军，知左营事，惧及祸，与监军定计，以蜡丸帛书通谋于袁。事旋发，悉为鱼肉。贼谓文昌知其谋于一时。文昌念经夜久，不觉困寐，门户悉闭。忽闻开户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有声。惊起之际，音尤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俾烛桦四索，初无所见，向之门扃，已开辟矣。文昌受持此经十余万遍，征应孔著。出《酉阳杂俎》。

刘逸淮

唐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谓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召俱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叩首大言，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杖三十。时新造赤棒，头

是你和尚送来的，并让他念《金刚经》。到了南岳访问高僧，果然看到真师，并说那个和尚已经去世五六年了。出自《报应记》。

段文昌

唐朝贞元十七年，段文昌从蕲县到成都，接受南康王韦皋的命令去做官。等到韦皋晚年时，被贼人刘阡进谗言构陷，就派他管理灵池县。韦皋不久就死了。贼阡知道他留下后人，因文昌过去与阡不合，听到之后就连夜逃离县城。到了城东门，贼阡有公文命令，不准诸县官离开县城。那天晚上阴风四起，等到返回，走出外城二里，看

见两支火炬夹道，百步内为导引。起初以为是县吏迎候，奇怪他们为何不靠近。高低远近不齐，快到县城时才灭。等问县吏，还不知道有府帖。当时文昌念《金刚经》已经五六年了，从不间断，确信忠心守志一定感化，有感必有应。先前走过的道路左右，都是经书所保佑的结果。后来闾的叛逆行为逐渐败露，下诏以袁滋为节度使。文昌的堂弟年少从军，知道要发生不好的事，害怕被牵连，就和监军商量计划，用蜡丸在布帛上将此事密告于袁滋。事情接着就暴露了，结果都被抓获。贼闾认为文昌知道他们的计谋。文昌念经已经夜深了，不觉困乏而睡，门窗都关着。忽然听到开门进来再三说不怕，好像有东西投到桌案上，很是响亮。当他惊起之际，声音就在耳边，环顾四周，官吏、仆人都睡在睡觉。拿着火四下寻找，起初什么也没看见，走向门口，门已经开了。文昌持诵这部经书十多万遍，灵应真是昭著。出自《酉阳杂俎》。

刘逸淮

唐朝刘逸淮在汴京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和韩弘很要好。有人告诉刘说他们二人窃取军情，将对刘不利。刘便大怒，把他们召来诘问。弘是刘的外甥，于是跪在地上磕头说尽好话，刘的怒气才稍微缓解。王某年老大腿发抖，不能自己申辩。刘叱责并令拉他在地，打三十棒。当时新制的红棒，棒头

径数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不敢哭，访兵门卒，即云：“大使无恙。”弘素与熟，遂至卧内，问之，云：“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记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及贵，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有谏官因事见谒，韩方浹汗写经，谏官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出《因话录》。

孙 咸

唐梁崇义在襄州，未阻兵时，有小将孙咸暴卒，信宿却苏。言至

一处如王者所居，仪卫甚严。有吏引一僧对事，僧法号怀秀，亡已经年。在生极犯戒，及入冥，无善可录，乃给云：“我常嘱孙咸写《法华经》。”敕咸被追对。初咸不省，僧固执之，经时不决。忽见沙门曰：“地藏语云，若弟子招承，亦自获祐。”咸乃依言，因得无事。又说对勘时，见一戎王，卫者数百，自外来。冥王降阶，齐级升殿。坐未久，乃大风卷去。又见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刚经》，又好食肉，左边有经数千轴，右边积肉成山，以肉多，将入重论。俄经堆中有火一星，飞向肉山，顷刻销尽，此人遂履空而去。咸问地藏：“向来外国王风吹何处？”地藏王云：“彼王当入无间，向来风即业风也。”因引咸看地狱。及门，烟焰煽赫，声若风雷，惧不敢视。临视镬汤，跳沫滴落

直径几寸，是用筋漆固定的，立在地上不倒，打了五六棒就应当死了。韩弘认为他一定会死。等到他昏死过去，抬到他的家中，对他家没有哭声而感到奇怪，又认为他们不敢哭，询问门口的把守人员，都说：“大使安全无恙。”韩弘一向和他家熟悉，于是径入卧室，问他，王某说：“我诵读《金刚经》四十年了，现在才得到了帮助。记得当初被拉在地上时，看见巨大的手像簸箕一样张开遮住脊背。”并脱去上衣给韩弘看，都没有打伤的痕迹。韩弘过去不信佛教，从此才与和尚往来，每天自己写十页。等到他显贵时，已经写了几百轴了。之后做中书令，正赶上盛夏，有一个谏官因事来拜见韩弘，韩弘正大汗淋漓地写经。谏官奇怪地问他，韩弘就把王某的事全部告诉了他。出自《因话录》。

孙 咸

唐朝梁崇义在襄州，当时尚未因兵乱断绝交通，有个小将孙咸突然死了，过了一宿又苏醒过来。说他到了一个地方，像大王居住的地方，守卫森严。有一个官吏领一和尚对簿公堂，和尚法号怀秀，已经死了一年了。活着的时候严重违反戒律，等到了冥间，没有什么善事可记的，于是他欺骗说：“我常常嘱托孙咸写《法华经》。”有令追捕孙咸来对证。起初孙咸不知是何事，和尚坚持不放过他，过了一个时辰也不能结案。忽然看见沙门说：“地藏王说，如果弟子招认，也可

以获释。”孙咸就依照和尚说的承认了，因此太平无事。又说到对质的时候，看见一戎王，有守卫几百人，从外面进来。冥王下阶，一齐升殿。坐了不久，就被大风卷去。又看见一个人，被审查罪福之事。这个人常常诵念《金刚经》，又好吃肉，左边有经书几千卷，右边的肉堆积成山，因为肉多，将要被重罚。不一会儿经书中有一火星，飞到肉山上去，顷刻间肉山消失了，这个人便腾空而去。孙咸问地藏王：“刚才来的国王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地藏王说：“他应当进入阴间，刚才的风就是阴间的孽风。”于是领孙咸看地狱。到了门口，火焰四起，声如风雷，孙咸恐惧不敢看。靠近去看汤镬，飞沫滴落在左股，痛入骨髓。地藏令一吏送归，不许漏泄冥事。及回如梦，妻儿环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写经，因请出家。梦中所滴处成疮，终身不差。出《酉阳杂俎》。

僧智灯

唐贞元中，荆州天崇寺僧智灯，常持《金刚经》。遇疾死，弟子启手犹热，不即入木。经七日却活，云：初见冥中若王者，以念经故，合掌降阶。因问讯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问人间众僧中后食薏苡仁及药食，此大违本教。灯报云：“律中有开遮条如何？”云：“此后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荆州僧众中后无有饮药者。出《酉阳杂俎》。

王氏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从贵妹未嫁，常持《金刚经》。唐贞元中，忽暴病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闻冢中呻吟，遂发视之，果有气。异归，数日能言，云：“初至冥间，冥吏以持经功德放还。”王从贵能治木，尝于公安灵化寺起造，其寺僧曙中尝见从贵说云。出《酉阳杂俎》。

左营伍伯

唐南康王韦皋镇蜀时，有左营伍伯。于西山行营，与同火卒学念

《金刚经》。性顽，初一日才得题目。其夜堡外拾薪，为蕃骑缚去，行百余里乃止。天未明，遂跽之于地，以发系橛，覆以驰𦍋，寝其上。此人唯念经题，忽见金一

左大腿上，疼痛入心。地藏王令一官吏送他回去，不许泄露冥间的事。等到回家如梦初醒，妻子围着哭泣，已经死一天了。于是卖掉全部家产请人写经，请求出家。梦中溅上沸水的地方成了疮，终生不能痊愈。出自《酉阳杂俎》。

僧智灯

唐朝贞元年间，荆州天崇寺的和尚智灯，常常持诵《金刚经》。遇病而死，弟子摸他的手还温热，就没有殓入棺材。过了七天就活了，他说：起初见冥间像王的人，因为念《金刚经》的缘故，王合掌下阶。问候说：“再容上人在世十年，您要勉力超出生死之界。”又问到人间众僧中吃薏苡仁及药食，这些都大大地违背了本教的规矩。智灯说：“戒律中有‘开遮条’，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后人加的，并不是佛教的本意。”现在荆州众僧中再也没有吃药的了。出自《酉阳杂俎》。

王氏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从贵的妹妹没有出嫁，常常持诵《金刚经》。唐朝贞元年间，忽然暴病而死。入葬已经三天，他的家人去墓地察视，听到墓中有呻吟声，于是就掘开坟墓，果然还有气。抬回家后，几天就能说话，她说：“刚到冥间，冥吏因我念经的功德放我回来。”王从贵能够做木活儿，曾在公安灵化寺造寺庙，那里的和尚在天亮时曾听他说起此事。出自《酉阳杂俎》。

左营伍伯

唐朝南康王韦皋镇守蜀地时，有一个左营伍伯。在西山行营，和同营的士兵学念《金刚经》。他有些愚钝，第一天只学得题目。当天夜里，在营外捡柴草，被吐蕃的骑兵抓去，走了一百多里才停下来。

天还没亮，就倒在地上，把头发系在木桩上，又用驼毡盖在地上，睡在那上面。这个人只念经题，忽然看见黄金一

铤，放光止于前。试举首动身，所缚悉脱。遂潜起，逐金铤走。计行未得十余里，迟明，不觉已至家，家在府东市。妻儿初疑其鬼，具陈来由。到家五六日，行营将方申其逃。初韦不信，以逃日与至家日不差，始免之。出《酉阳杂俎》。

宋 衍

宋衍，江淮人，应明经举。元和初，至河阴县，因疾病废业，为盐铁院书手，月钱两千，娶妻安居，不议他业。年余，有为米纲过三门者，因不识字，请衍同去。通管簿书，月给钱八千文。衍谓妻曰：“今数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极为利也。”妻杨氏甚贤，劝不令往，曰：“三门舟路，颇为险恶，身或惊危，利亦何救？”衍不纳，遂去。

至其所，果遇暴风所击，彼群船尽没。唯衍入水，扞得粟藁一束，渐漂近岸。浮藁以出，乃活，余数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谢曰：“吾之微命，尔所赐也，誓存没不相舍。”遂抱藁疾行数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两间，遂诣宿焉，具以事白。姥悯之，乃为设粥。及明旦，于屋南曝衣，解其藁以晒，于藁中得一竹筒。开之，乃《金刚经》也。寻以讯姥，且不知其详，姥曰：“是汝妻自汝来后，蓬头礼念，写经诚切，故能救汝。”衍感泣请归，姥指东南一径曰：“但寻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后日到家也。”与米二升。拜谢遂发，果二日达河阴，见妻愧谢。杨媛惊问曰：“何以知之？”尽述根本，杨氏怪之。衍乃出经，杨媛涕泣，拜礼顶戴。衍曰：“用何以为记？”曰：“写时，执笔者误罗（羅）汉字，空维上无四，

铤，放光在前面停下来。他便试着抬头动身，结果所绑的绳索都脱落了。于是就偷偷起身，跟着金铤走。估计走了不到十多里，天还没亮，不知不觉已经到家了，家在府东市。妻儿起初怀疑他是鬼，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家人。到家五六天，行营的将官正要禀告他的逃跑。起初韦皋不相信，结果从他逃走之日和他到家的日子一点不

差，才免了他的罪。出自《酉阳杂俎》。

宋 衍

宋衍，是江淮人，中明经科举人。元和初年，到了河阳县，因病而荒废了学业，做盐铁院的书手，每月两千钱，娶妻安居乐业，不考虑其他的行业。一年多后，有运米进京路过三门的，因为不识字，就请宋衍同往。主管记账，每月给八千文。宋衍对妻子说：“而今几个月得不到八千，假如一个月可得这么多，是很有利可图的。”他的妻子杨氏很贤惠，劝他不要去，说：“三门水路险恶，可能会遇到危险，利大又有什么用呢？”宋衍不听，就去了。

船至三门，果然遇到风暴袭击，那些船都沉没了。只有宋衍进进水里，摸到一捆粟藁，渐渐漂到岸边。浮藁靠岸，于是得救，其余几十人没有得救。他抱着藁拜谢道：“我这小命，是你赐的，我一定保存这藁，决不抛弃。”于是抱着藁快走了几里，到了一个老妇人卖茶的地方，有两间茅草房，就到那里去住，并把遭遇全部告诉她。老妇人同情他，为他准备了粥饭。等到第二天早晨，在屋南面晒衣服，解开藁来晒，在藁中得到一个竹筒。打开，是《金刚经》。他找到老妇人问她是怎么回事，老妇人说：“这是你的妻子从你出来之后，蓬着头发虔心念经，写经的心恳切，所以能救你。”宋衍感动得流泪，请求回去，老妇人指着东南边的一条道说：“只从这走，走二百里，后天就可以到家了。”并给他二升米。衍便拜谢出发，果然两天到达河阴，看见妻子惭愧谢罪。杨媛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衍便从头说起，杨氏感到奇怪。衍就拿出经书，杨媛哭泣，顶礼膜拜。衍说：“用什么做记号呢？”说：“写的时候，执笔的人误用罗（羅）汉字，空维上没有四，

遂诣护国寺禅和尚处请添。和尚年老眼昏，笔点过浓，字皆昏黑。但十日来，不知其所在。”验之，果如其说。衍更呜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礼经于净室，乃谓杨媛曰：“河滨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绢与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见，诘于牧竖，曰：“比水涨无涯际，何有人鬻茶？”复云：“路亦并无，乃神化也。”

数岁，相国郑公^綰为东都留守，乃召衍及杨媛往，问其本末，并令将经来。与其男武职，食月给五千，因求其经，至今为郑氏所尊奉。故岳州刺史丞相弘农公因睹其事，遂叙之，名曰“杨媛征验”。出《报应记》。

陈 昭

唐元和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因患病，见一人著黄衣至床前云：“赵判官唤尔。”昭问所因，云：“至自冥间，刘^闾与窦悬对事，要召为证。”昭即留坐。逡巡又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迟，答曰：“只缘此，候屠行开。”因笑谓昭曰：“君勿惧，取生人气，须得猪胞，君可面东侧卧。”昭依其言，不觉已随二吏行，路甚平。

可十里余，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门。及入，见一人怒容可骇，即赵判官也，语云：“刘^闾败东川，窦悬捕牛四十七头，送梓州，称准刘^闾判杀。^闾又云：‘先无牒。’君为孔目典，合知事实。”未及对，隔壁闻窦悬呼：“陈昭何在？”及问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参见，冥吏云：“窦使君形容极恶，不欲相见。”昭乃具说杀牛实奉刘尚书委曲，非牒也，纸是麻，见在汉州某私房架上。即令吏领昭至汉州取之，门馆

就到护国寺禅和尚那里请他添上。和尚年老眼花，笔点很重，字迹都黑了。只是十天来，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拿出来验证，果然像她说的那样。衍更加呜咽拜谢他的妻子，于是每天焚香在静室里拜经，并对杨媛说：“河滨的老妇人，不可以忘了。”就派人拿茶和绢布送给她。使者到了之后，那个房子和人都不见了，向牧童打听，说：“已到了水涨无边的时候，哪里有人卖茶？”并且说：“并没有什么路，是神的点化。”

几年后，相国郑公^綰做东都留守，才召回宋衍和杨媛，问他们事情的细节，并让他把经书拿来。给他儿子武官职位，每月给他五千金，并向他索取那个经书，至今被郑氏所供奉。过去的岳州刺史丞相弘农公因目睹了这件事，所以就记录下来，取名为“杨媛征验”。出自《报应记》。

陈 昭

唐朝元和初年，汉州掌管文书的陈昭，因得病，看见一个穿黄衣的人到床前说：“赵判官叫你。”昭问他原因，答道：“到了冥间刘闾与窦悬对质，要召你为证。”昭便留他坐下。徘徊之际来一人手拿一个像猪胞的东西，前一个的官吏怪他来晚了。答道：“只因为这个，等屠户开膛。”于是笑着对陈昭说：“你不要害怕，取生人气，须用猪胞。你可面向东躺下。”陈昭按他的话做，不知不觉已经随着两个官吏走了，路很平。

走了十多里，到了一城，大得像府城，有甲士守门。等到进去，看见一个人神情愤怒令人害怕，就是所说的赵判官，说道：“刘闾在东川吃了败仗，窦悬捕牛四十七头，送往梓州，说是刘闾批准宰杀。刘闾又说：‘没有见到请示的公文。’你作为孔目典，应当知道事情经过。”还没有来得及对证，听到隔壁传来窦悬的呼叫：“陈昭在哪里？”并问他兄弟妻子存亡的事，昭想见他，冥吏说：“窦悬形体面容很丑，不想与你相见。”昭就详细说了杀牛的事，确实是奉刘尚书的命令，而不是正式的公文，是写在麻纸上的，在汉州一个私房的架上。于是就派官吏领昭至汉州去取，门馆

扃锁，乃于节窍中出入。委曲至，闾乃无言。赵语昭：“尔自有一过知否？窦悬所杀牛，尔取一牛头。”昭未及答，赵曰：“此不同人间，不可假也。”

须臾，见一卒挈牛头而至，昭即恐惧求救。赵令检格，合决一百，考五十日。因谓昭曰：“尔有何功德？”昭即自陈：“曾设若干斋，画佛像。”赵云：“此来生福耳。”昭又言：“曾于表兄家读《金刚经》。”赵曰：“可合掌请。”昭如言。有顷，见黄襖箱经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视之，即表兄所借本也，襖有烧处尚在。又合掌，其经即灭。赵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令昭往一司，曰生录，按检出修短。吏报云：“昭本名钊（釧），是金旁刀，至某年改为昭，更得十八年。”昭闻惆怅。赵笑曰：“十八年大得作乐事，何不悦乎？”乃令吏送昭。到半道，见一马当路，吏云：“此尔本属，可乘此。”即骑乃活。死半日矣。出《酉阳杂俎》。

上锁，就在孔穴中出入。取到批示后，刘^闾无言可对。赵判官对陈昭说：“你自己也有一个过失知道吗？窦悬所杀的是牛，你取走一只牛头。”昭没来得及回答，赵说：“这里不同于人间，不可作假。”

不一会儿，看见一个士兵带着牛头到来，昭立刻恐惧求救。赵判官命人翻阅律文，应判打一百杖，拷五十天。于是对昭说：“你有什么功德？”昭就自己陈述：“曾设了若干斋戒，画佛像。”赵说：“这是来生的福罢了。”昭又说：“曾在表兄家读《金刚经》。”赵说：“可合掌请经。”昭按他的话做。过了一会儿，见裹着黄包袱的经箱从天而降，在昭前停下。昭取出来看，就是表兄所借的那本，边上被烧的地方还在。又合掌，那个经书就没了。赵说：“这足以赦免你。”便放他回去。令昭去一所衙门，说他的福禄，拿出来看他寿命的长短。官吏说：“昭本名钊（釗），是金旁刀，到了某年改为昭，再得十八年的寿命。”昭听了以后很惆怅。赵笑着说：“十八年可做很多乐事，为什么不高兴呢？”于是让官吏送昭。到了半路，看见一匹马挡在路上，官吏说：“这本属于你，可乘上这匹马走。”于是骑上马就复活了。他已经死了半天。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一百七 报应六金刚经

王忠幹	王 偁	李元一	鱼万盈	于李回
强伯达	僧惟恭	王 沔	董进朝	康仲威
吴可久	开行立	僧法正	沙弥道荫	何 老
勾龙义	赵 安			

王忠幹

唐大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沧景，帝命李祐统齐德军讨之。初围德州城，城坚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伤十八九，竟不能拔。时有齐州衙内八将官健儿王忠幹，博野县人，长念《金刚经》，积二十余年，日数不缺。其日，忠幹上飞梯，将及堞，身中箭如猬，为櫺木击落。同火卒曳出羊马城外，置之水濠里岸。祐以暮夜，命抽军。其时城上矢下如雨，同火忙，忘取忠幹尸。忠幹即死，如梦，至荒野，遇大河，欲渡无因，仰天哭。忽闻人语声，忠幹见一人，长丈余，疑其神人，因求指营路。其人云：“尔莫怕，我令尔可得渡此河。”忠幹拜之，才头低未举，神人把腰，掷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梦觉，闻贼城上交二更。初不记过水，亦不

王忠幹

唐朝大和三年，横海节度使李同捷割据沧、景等州，皇帝命李祐统帅齐德军讨伐他。起初包围德州城，德州城门坚固，不能攻克。第二天继续攻打，从卯时到未时，共伤了十八九个人，还是不能攻下。当时在齐州衙内有个八将官王忠幹英勇善战，是博野县人，长期持诵《金刚经》，一共二十多年，一天也不缺。有一天，王忠幹登上飞梯，将要到城墙上，身上中箭，像刺猬一样，被雷木击落。同伙兵卒把他拉到羊马城外，放在护城河岸边。李祐见天黑了，于是命令撤军。当时城上箭如雨下，同伙忙乱之中，忘记带走忠幹的尸体了。忠

幹当时就死了，就像做梦一样，到了荒野之中，遇见一大河，想要过去又没有凭借的东西，就仰天大哭。忽然听到人的说话声，忠幹看见一个人，一丈多高，疑心他是神人，因此请求他指条通向军营的路。那个人说：“你不要害怕，我可以让你渡过这条河。”忠幹拜谢他，才低头还没抬起来，神人便搂住他的腰，把他扔到空中，很久才落地。忽然像梦醒了一样，听到贼城上正交二更。开始不记得自己过河，也不

知疮，抬手扞面，血涂眉睫，方知伤损。乃举身强行，百余步却倒，复见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惊惧，走一里余，坐歇，方闻本军喝号声，遂及本营。访同火卒，方知其身死水濠岸里，即是梦中所过河也。出《酉阳杂俎》。

王 偁

王偁家于晋州，性顽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亡者十八九，唯偁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知医药，唯祷鬼神，数年无报。忽有一异僧请饭，谓曰：“吾师之文，有《金刚经》，能排众苦，报应神速，居士能受之乎？”偁辞愚，又无目，固不可记。僧劝写之，偁从其言，得七卷，请僧诵之。数日，梦前僧持刀决其目，乃惊寤。觉有所见，久而遍明，数月如旧。偁终身转经不替。出《报应记》。

李元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饶州司马。有女居别院，中宵忽见神人，惊悸而卒，颜色不改。其夫严讷自秦来，至苍湖，恍惚见其妻行水上而至。讷惊问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讷骇异之。曰：“近此雁浦村，有严夫子，教众学，彼有奇术。公往恳请哀救，某庶得复生矣。”讷后果见严夫子，拜谒泣诉，尽启根本。严初甚怒：“郎君风疾，何乃见凌！”讷又拜悲泣，久乃方许，曰：“杀夫人者，王将军也。葬在此堂内西北柱下，可为写《金刚经》，令僧转读，于其知道受了伤，抬手摸脸，满脸是血，才知道受了伤。于是站起来勉强

往前走，走了一百多步就倒下了，又看见先前的那个人拿着刀呵斥道：“起来，起来！”忠幹惊慌害怕，走了一里多路，坐下来休息，才听到本军的号令声，这才返回兵营。问同伙兵卒，才知道自己死在护城河岸边，就是梦中所过的河。出自《酉阳杂俎》。

王 偁

王偁家住在晋州，为人固执粗俗。唐朝元和四年，他家人得了瘟疫，死了十之八九，唯独王偁得免。他得病时，吃了狗肉，眼睛就失明了。不知道求医用药，只是祈祷鬼神，几年也没有好转。忽然有一个奇怪的和尚前来化斋，对他说：“我师傅所著之文，有《金刚经》，能排除众人的苦难，报应很快，你能接受吗？”王偁称自己愚笨，眼睛又看不见，一定记不住。和尚劝他写下来，王偁听从了他的话，写了七卷，请和尚念诵。几天后，梦见和尚手拿刀子挖他的眼睛，才惊醒过来。觉得似乎能看见点东西，过了很久眼睛完全能看见，几个月之后就 and 原来一样。王偁便终身诵念经书不停。出自《报应记》。

李元一

李元一，唐朝元和五年任饶州司马。有一个女儿住在另一个院中，半夜中忽然看见神人，惊吓而死，她的面容脸色并没有改变。她的丈夫严讷从秦地来，到了苍湖，恍恍惚惚地看见他的妻子从水上走到自己面前。严讷惊讶地问她，他的妻子哭泣着说：“我已经死了，现在是鬼魂。”严讷惊骇讶异。妻子又说：“离这不远有个雁浦村，有一个严夫子，教了许多学生，他有奇术。你去恳请哀求，我差不多能够复活。”严讷之后果然见到了严夫子，拜见并哭着把事情的开始全部告诉了他。严夫子起初很生气：“郎君是病了吧，怎么来逼我？”严讷又哭泣拜请，过了很久，严夫子才答应了，说：“杀死你夫人的人，是王将军。他葬在这厅堂内西北的柱子下，你可以写《金刚经》，让和尚为她诵读，就在那

所祠焉，小娘子必当还也。”讷拜谢，疾往郡城。明日到，具白元

一，写经，速令读之。七遍，女乃开目，久之能言，愧谢其夫曰：“兹堂某柱下，有王将军枯骨，抱一短剑，为改葬之，剑请使留，以报公德。”发之果验。遂改瘞，留其剑。元一因写经数百卷，以施冥冥。出《报应记》。

鱼万盈

鱼万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唐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见者皆惊怖。万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击杀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脏腑痛楚，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后苏，云：初见冥使三四人追去，行暗中十余里，见一人独行，其光绕身，四照数尺，口念经。随走就其光，问姓字，云：“我姓赵名某，常念《金刚经》者，汝但莫离我。”使者不敢进，渐失所在。久之，至其家，万盈拜谢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刚经》，念得遂还。及再生，持本重念，更无遗缺，所疾亦失。因断酒肉，不复杀害，日念经五十遍。出《报应记》。

于李回

于李回举进士，唐元和八年，下第将归。有僧劝曰：“郎君欲速及第，何不读《金刚经》？”遂日念数十遍。至王桥宿，因步月，有一美女与言，遂被诱去。十余里至一村舍，戏笑甚喧，引入升堂，见五六人皆女郎。李回虑是精怪，乃阴念经。忽有异光自口出，群女震惊奔走。但闻腥秽之气，盖狐狸所宅，榛棘满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适。俄

被害处供奉，你的娘子一定能复活。”严讷拜谢，快速前往郡城。第二天就把这些事告诉了元一，抄写经书，并让和尚诵读。读了七遍之后，他的女儿才睁开眼睛，过了很久才能说话，她惭愧地感谢丈夫说：“在这厅堂某根柱子下，有王将军的尸骨，抱着一只短剑，换一个地方埋葬他，把他的剑留下，来报答您的恩德。”挖开后果然像说的那样。于是改葬王将军，留下他的剑。元一于是写经书几百卷，以报答冥间的恩德。出自《报应记》。

鱼万盈

鱼万盈，是京兆市井中的粗野之人。唐朝元和七年，他所住的宅子中有大毒蛇，家人看见都惊恐害怕。万盈发怒，一天拿着一根大棒，等蛇出来，就把它打死了，并且烹烤着吃了。于是得了病，五脏六腑疼痛难忍，不久就死了，但心还是暖热的。七天后才复苏，他说：开始被冥间的使者三四个人拘捕，在黑暗中走了十多里，看见一个人独自行走，光围绕在他身边，四下里照出去几尺，嘴里念着经。就借着光跟着他走，问他姓名，他说：“我姓赵名某，常念《金刚经》，你不要离开我。”使者就不敢靠近，渐渐地不见了。过了很久，到了他家，万盈拜谢说：“如果不是遇到你，一定回不来了。”那个人送给他《金刚经》，念完后就复活了。再生后，拿着经书念，不敢有一点遗漏，所得的病也痊愈。万盈于是断绝酒肉，不再杀生，每天念经五十遍。出自《报应记》。

于李回

于李回考进士，唐朝元和八年，落第而归。有个和尚劝他说：“如果你想很快中举，为何不读《金刚经》？”于是他每日念几十遍。一次去王桥住下，在月下散步，忽然有一个美女和他说话，他便被诱骗而去。走了十多里到了一个村舍，嬉笑声很大，美女领他进正堂，见五六个人都是女郎。李回怀疑是妖精，就暗中念经。忽然一道异光从口中射出，群怪惊骇逃散。只闻到腥秽的气味，原来是狐狸的住所，满是荆棘，李回茫然不知所措。一会儿

有白犬，色逾霜雪，似导李回前行，口中有光，复照路，逡巡达本所。后至数万遍。出《报应记》。

强伯达

唐强伯达，元和九年，家于房州，世传恶疾，子孙少小，便患风癞之病，二百年矣。伯达才冠便患，囑于父兄：“疾必不起，虑貽后患，请送山中。”父兄裹粮送之岩下，泣涕而去。绝食无几，忽有僧

过，伤之曰：“汝可念《金刚经》内一四句偈，或脱斯苦。”伯达既念，数日不绝。方昼，有虎来，伯达惧甚，但瞑目至诚念偈。虎乃遍舐其疮，唯觉凉冷，如傅上药，了无他苦。良久自看，其疮悉已干合。明旦，僧复至，伯达具说。僧即于山边，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疮，但归家，煎此以浴。”乃呜咽拜谢。僧抚背而别。及到家，父母大惊异，因启本末。浴讫，身体鲜白，都无疮疾。从此相传之疾遂止，念偈终身。出《报应记》。

僧惟恭

唐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余年念《金刚经》，日五十遍。不拘僧仪，好酒，多是非，为众僧所恶。遇病且死。同寺有僧灵岍，其迹类惟恭，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鲜洁，各执乐器，如龟兹部，问灵岍：“惟恭上人何在？”灵岍即语其处所，疑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闻钟声，惟恭已死。因说向来所见。其日，合寺闻丝竹声，竟无乐人入寺。当时名僧云：“惟恭盖

有一只白色的狗，颜色比霜雪还白，好像引着李回往前走，口中有光，又照着前面的路。不久就回到住处。后来他念经达到几万遍。出自《报应记》。

强伯达

唐朝元和九年，强伯达家住在房州，祖传的疾病，子孙后代年纪很小就患风癫病，已传有二百年了。伯达刚成年就患了这种病，对他的父兄说：“病一定治不好，担心留下后患，请把我送到山里去。”父兄带着粮食把他送到岩石下，洒泪而别。伯达绝食不久，就有一僧人路过，同情他说：“你可以念《金刚经》里一个四句的偈语，也许能摆脱苦痛。”伯达就念经，几天不停。一天白天，有老虎来，伯达非常恐惧，只是闭着眼一心念经。老虎就舐遍了他全身的疮，只觉冰凉，像敷上了药一样，一点儿也不痛苦。过了很久他自己一看，身上疮全都已经愈合。第二天早晨，和尚又到了，伯达都告诉了他。和尚

就在山边拾来一把青草给他，说：“这草可以洗疮，只管回家，把这草煮了之后洗澡。”伯达流泪拜谢。和尚摸着他的后背便走了。他到家后，父母非常惊异，于是他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用草液洗完，身体洁白，一点疮疤也没有。从此祖传的病就没有了，伯达便终身念经。出自《报应记》。

僧惟恭

唐朝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多年来一直诵念《金刚经》，每天念五十遍。不受和尚的规矩所拘泥，好喝酒，搬弄是非，被众僧厌恶。后来得病死了。同寺的和尚灵岍，他的行为很像惟恭，是一寺中的二害。灵岍因别的原因出去，在离寺庙一里的地方，遇到五六个人，都很年轻，衣服干净，各自拿着乐器，像龟兹国人一样。问灵岍：“惟恭上人在哪儿？”灵岍说了他的住处，怀疑是寺里有法事。到了晚上，进入寺中听到钟声，惟恭已经死了。于是诉说了他先前的所见所闻。那天，整个寺中都听到丝竹的声音，竟然没有奏乐的人进入寺内。当时的名僧说：“惟恭大概

承经之力，生不动国，亦以其迹勉灵岍也。”灵岍感悟，折节缙门。出《酉阳杂俎》。

王 沔

唐元和中，严司空绶在江陵时，岑阳镇将王沔，常持《金刚经》。因使归州勘事，回至咤滩，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随波出没，至下牢镇，著岸不死。视手中物，乃《金刚经》也。咤滩至于下牢镇三百余里。出《酉阳杂俎》。

董进朝

董进朝，唐元和中入军，时宿直城东楼上。一夕月明，忽见四人著黄从东来，聚立城下，说己姓名，状若追捕。因相语曰：“董进朝常持《金刚经》，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辈蒙惠，如何杀之？须枉命相待。”“若此人他去，我等无所赖矣。”其一人云：“董进朝对门有

一人，同年同姓，寿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见，进朝惊异之。及明，闻对门哭声，问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进朝感泣说之，因为殓葬，供养其母。后出家，法名慧通，住兴元寺。出《报应记》。

康仲戚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东，数岁不归。其母唯一子，日久忆念。有僧乞食，母具语之。僧曰：“但持《金刚经》，儿疾回矣。”母不识字，令写得经，乃凿屋柱以陷之，加

是得了诵经的报应之力，将转生到不动国，死后用他的表现来劝勉灵祐。”于是灵祐受感动终于明白了，诚心地皈依佛门。出自《酉阳杂俎》。

王 沔

唐朝元和年间，司空严绶在江陵做官，岑阳镇将王沔，常持诵《金刚经》。一次王沔回州办理公事，回到沔滩，船破了，五人一起落入水中。王沔刚落入水中，就好像有人给他一根竹竿，随着水波出没，漂到下牢镇，靠岸才免于一死。看手中的东西，原来是《金刚经》。从沔滩到下牢镇有三百多里。出自《酉阳杂俎》。

董进朝

董进朝，唐朝元和年间参军，当时住在城东门楼上值勤。一天晚上月明，忽然看见四个穿着黄衣的人从东面来，聚立在城下，说自己的姓名，好像要追捕他。他们商议说：“董进朝常常持诵《金刚经》，用一分功德庇祐冥司，我等蒙受他的恩惠，怎么能杀他呢？必须改变他的命数。”“如果这个人去其他地方，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抓的了。”其中一个人说：“董进朝对门有一个人，和他同年同姓，寿命相近，可以代替他。”于是这些人忽然就不见了，进朝感到很奇怪。到了天亮，听到对门的哭声，问原因，死者的父母说：“儿子昨天夜里突然死去了。”进朝痛哭着说了昨天晚上的事，并为他殓葬，供养他

的母亲。之后他便出家，法名叫慧通，住在兴元寺。出自《报应记》。

康仲戚

康仲戚，唐朝元和十一年去海东，一去好几年都没有回来。他的母亲只有他这一个儿子，时间长了非常想念。有一个和尚前来化斋，母亲便详细告诉了他家里的情况。和尚说：“只要奉持《金刚经》，你的儿子便很快就会回来了。”他的母亲不识字，僧人便让她请别人写了一份经书，把屋子的柱子凿开，嵌在里面，在

漆其上，晨暮敬礼。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余，儿果还。以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母问之，仲戚曰：“海中遇风，舟破坠水，忽有雷震，投此木于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与，敢不尊敬！”母惊曰：“必吾藏经之柱。”即破柱得经。母子常同诵念。出《报应记》。

吴可久

吴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长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从之。岁余，妻暴亡。经三载，见梦其夫曰：“某坐邪见为蛇，在皇子陂浮图下，明旦当死，愿为请僧，就彼转《金刚经》，冀免他苦。”梦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惊觉，面肿痛不可忍。妻复梦于夫之兄曰：“园中取龙舌草，捣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寻愈。诘旦，兄弟同往，请僧转《金刚经》。俄有大蛇从塔中出，举首遍视，经终而毙。可久归佛，常持此经。出《报应记》。

开行立

唐开行立，陕州人，不识字。长庆初，常持《金刚经》一卷随身，到处焚香拜礼。忽驼货出同州，遇十余贼，行立弃货而逃。不五六十斤，贼举之，竟不能动。相视惊异，追行立，问之。对曰：“中有《金刚经》，恐是神力。”贼发囊，果有经焉。却与百余千，请其去，誓不作贼，受持终身。出《报应记》。

柱子上涂上油漆，早晚虔心礼拜。一天晚上，雷霆大震，这个柱子就被拔走了。一个多月后，她的儿子果然回来了。用锦囊盛着巨大的木柱回到家里，进门跪拜母亲。母亲问他，仲威说：“大海上遇到狂风，船破落入水中，忽然有雷霆震动，把这块木扔到海面上，我就靠着它浮在水上，才能够到达岸边。我的命就是它给的，怎敢不尊敬它！”母亲惊讶地说：“这一定是我藏经的屋柱。”于是打开柱子找到经书。从此母子俩常常一起诵念。出自《报应记》。

吴可久

吴可久，越地人，唐朝元和十五年住在长安，信奉摩尼教。他的妻子王氏，也跟从他信教。一年多后，他的妻子突然去世。过了三年，托梦给她的丈夫说：“我犯了罪才被变成蛇，在皇子陂浮图下，明天将死，希望你能为我延请僧侣，就在那念《金刚经》，以求免除别的苦难。”可久在梦中不相信，叱责她。妻子发怒，唾他脸上。不久惊醒，脸肿痛不能忍。妻子又托梦给她丈夫的哥哥说：“园中取龙舌草，捣碎敷在上面就立刻好了。”他哥哥醒来急忙去园中取来，送给弟弟，不久弟弟的脸痊愈了。第二天一早，兄弟俩一起前往，请和尚念《金刚经》。忽然有条大蛇从塔中出来，抬头四处观看，经念完它就死了。可久皈依佛门，常常持诵《金刚经》。出自《报应记》。

开行立

唐朝开行立是陕州人，不识字。长庆初年，随身携带一卷《金刚经》，每到一处便焚香礼拜。一次驮着货物出同州，遇到十几个盗贼，行立便丢下货物逃走。货物不到五六十斤，贼拿它，竟然拿不动。互相看了看感到很惊异，追上行立，问他。回答说：“当中有《金刚经》，恐怕是它的神力。”贼便打开口袋，果然有经书。就给他几百上千钱，请去经书，发誓不再做贼，终身念经。出自《报应记》。

僧法正

唐江陵开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刚经》三七遍。长庆初，得病卒。至冥司，见若王者，问师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刚经》。”乃揖上殿，登绣座，念经七遍。侍卫悉合掌，阶下考掠论对，皆停息而听。念毕，遣一吏引还，王下阶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间，勿废读诵。”因随吏行数十里，至一大坑，吏因临坑，自后推之，若陨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冷。荆州僧常靖亲见其事。出《酉阳杂俎》。

沙弥道荫

唐石首县，有沙弥道荫，常念《金刚经》。长庆初，因他出夜归，中路忽遇虎，吼掷而前。沙弥知不免，乃闭目坐，默念《金刚经》，心期救护。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中人来往，虎乃去。视其蹲处，涎流于地。出《酉阳杂俎》。

何老

何老，鄂州人，常为商，专诵《金刚经》。唐长庆中，因佣人负货，夜憩于山路，忽困寐，为佣者刳其首，投于涧中。取货而趋市，方鬻，见何老来，惶骇甚。何曰：“我得诵经之力，誓不言于人。”遂相与为僧。出《报应记》。

勾龙义

勾龙义，简州人。唐长庆中，于郫县佣力自给。常以邑人有疾，往省之，见写《金刚经》，龙义无故毁弃而止绝之。归即喑哑，医不能愈。顽嚚无识，亦竟不悔。仅五六

僧法正

唐朝江陵开元寺般若院的和尚法正，每天念《金刚经》二十一遍。长庆初年，得病而死。到了冥司，看见一个像大王的人，问平生有什么功德。回答说：“常念《金刚经》。”于是请上殿，登上绣座，

念经七遍。侍卫都合掌，阶下审问鞭打对质的都停下来听。念完之后，就派一官吏领他回去，大王下台阶送他说：“你还能在人间活三十年，不要荒废诵经。”于是法正就跟着官吏走了几十里，到了一个大坑，于是官吏对着大坑，从背后推他，他好像落到空中一样。已经死了七天了，只是脸还未变冷。荆州的和尚常靖亲眼看见这件事。出自《酉阳杂俎》。

沙弥道荫

唐朝石首县，有一个沙弥道荫，常念《金刚经》。长庆初年，他有事外出夜里归来，半路上忽然遇见一只老虎，吼叫着奔来。沙弥自知难逃，就闭目静坐，默念《金刚经》，心里期望得到救护。老虎就趴在草边守着他。等到天亮，村中人来来往往，老虎才离开。看老虎蹲坐的地方，满地都是口水。出自《酉阳杂俎》。

何老

何老是鄂州人，常常行商，只诵读《金刚经》。唐朝长庆年间，雇用佣人背货，夜里在山路上休息，忽然困乏就睡着了，被佣人砍了头，投到深涧里。佣人拿了货很快就到了集市，正要卖掉，看见何老走来，非常害怕。何老说：“我得到诵读《金刚经》的帮助，发誓不和别人说。”于是就一起去做了和尚。出自《报应记》。

勾龙义

勾龙义，是简州的一个粗俗之人。唐朝长庆年间，在鄆县靠出卖劳力而自给。曾因乡人有病，前去探望，看见他写《金刚经》，龙义无缘无故地毁掉，不让他写。回家后就哑了，医治之后也不能痊愈。他固执傲慢没有见识，到头来也不悔改。仅仅五六

年，忽闻邻人有念是经者，惕然自责曰：“我前谤真经，得此哑病。今若悔谢，终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后每闻念经，即倚壁专心而听之。月余，疑如念得。数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礼之。僧问何事，遂指口中哑。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语。因与念经，正如邻人之

声。久而访僧，都不复见。壁画须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写经，画须菩提像，终身礼拜。出《报应记》。

赵 安

赵安，成都人。唐大和四年，常持《金刚经》，日十遍。会蛮寇退归，安于道中见军器，辄收置于家，为仇者所告。吏捕至门，涕泣礼经而去。为狱吏所掠，遂自诬服，罪将科断。到节帅厅，枷杻自解。乃诘之，安曰：“某不为盗，皆得之巷陌，每读《金刚经》，恐是其力。”节帅叱之不信。及过次，忽于安名下书一“放”字，后即云余并准法，竟不知何意也。及还，洗浴礼经，开匣视之，其经揉裂折轴，若壮夫之拉也。妻曰：“某忽闻匣中有声，如有斫扑。”乃安被考讯之时，无差失也。出《报应记》。

年，忽然听到邻居有人念《金刚经》，猛然省悟，自责道：“我以前毁谤真经，才得了这种哑病。今天如果悔改谢罪，终身信奉，能说话吗？”从此以后每当听到念经，就倚着墙壁专心听。一个多月后，觉得自己好像能念了。几天后，偶然进入寺庙，遇到一个老和尚，施礼。和尚问他什么事，他就指着口中告诉和尚他说不出话。和尚就用刀割他的舌头下面，就能说话了。于是他与和尚一起念经，正像邻居的声音。过了很久，想拜访和尚，再也找不到了。墙壁上画着须菩提，指着说：“这就是那个和尚。”于是他就写经，画须菩提的像，终身礼拜。出自《报应记》。

赵 安

赵安，是成都人。唐朝大和四年，常常持诵《金刚经》，每天十遍。正赶上蛮寇退回，在路上看见了军队的兵器，就收着放到家中，被仇人所诬告。官吏到他家去逮捕他，他洒泪礼拜经卷而别。被狱吏拷打，就被冤枉而认供，将判定他有罪。到了节帅大堂上，枷锁自然脱落。于是就责问他，赵安说：“我不是盗贼，这些都是在街巷上捡来的，常常读《金刚经》，恐怕是它的神力。”节帅斥责他，不肯相信。等到点到赵安的时候，忽然在赵安的名字下面写一个“放”字，之

后就都说其余的一并按法处理，竟然不知道是什么用意。等他被放回来，沐浴之后对着经书礼拜，打开匣子看，那个经书已经皱裂断轴，就像是被大力士拉扯过似的。他的妻子说：“我忽然听到匣子里有声音，就像有砍砸的声音。”核对时间，正是赵安被拷打审讯的时候，丝毫没有差错。出自《报应记》。

卷第一百八 报应七金刚经

何 轸 王 殷 王 翰 甯 勉 倪 勤

高 涉 张 政 李 琚 巴南宰 元 初

兖州军将 杨复恭弟 蔡州行者 贩海客

何 轸

何轸以鬻贩为业。妻刘氏，少断酒肉，常持《金刚经》。先焚香像前，愿年止四十五。临终心不乱，先知死日。至唐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舍资装供僧。欲入岁，遍别亲故。何轸以为病魅，不信。至岁除日，请僧授入关。沐浴更衣，独处一室，趺坐高声念经。及辨色悄然，儿女排室看之，已卒，顶热灼手。轸以僧礼塔葬，在荊州北部。出《酉阳杂俎》。

王 殷

蜀左营卒王殷，常读《金刚经》，不茹荤饮酒。为赏设库子，前后为人误累，合死者数四，皆非意得免。至唐大和四年，郭钊镇蜀。郭性严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锦纈，郭嫌其恶弱，令袒背，将毙之。郭有蕃狗，随郭卧起，非

何 轸

何轸以买卖为业。妻子刘氏，年少时断绝酒肉，常常持诵《金刚经》。之前在佛像前焚香礼拜，希望能活到四十五岁。临终时心不慌乱，事先知道自己的死日。到唐朝大和四年冬天，已四十五岁了。尽舍钱财来置供品供奉和尚。快过年的时候，就与所有亲友告别。何轸认为她得病见鬼，不相信。到了大年除夕，请和尚来。然后沐浴更衣，独自住在一个房子里，盘腿坐下高声念经。等到声音渐渐没有了，儿女打开屋子看她，已经死了，头顶热得烫手。何轸用和尚的礼

节把她葬在塔中，在荆州城北。出自《酉阳杂俎》。

王 殷

蜀左营卒王殷，常诵读《金刚经》，不吃荤不饮酒。他犒赏掌管官库的人，先后被人牵连，应死很多回，都意外得到释免。到了唐朝大和四年，郭钊镇守蜀地。郭钊性格急躁严厉，稍有不如意就都处死。王殷因为呈献锦缎，郭钊嫌质劣货差，让他露出后背，要打死他。郭钊养了一个番种狗，跟着郭钊，形影不离，不是使宅人，逢之辄噬。忽吠声，立抱王殷之背，驱逐不去。郭异之，怒遂解。出《酉阳杂俎》。

王 翰

唐大和五年，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经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处，翰独至一司。见一青衫少年，称是己侄，为冥官厅子，遂引见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类。其兄语云：“有冤牛一头，诉尔烧畲，枉烧杀之。又曾卖竹与杀狗人作筓篲，杀狗二头，狗亦诉尔。尔今名未注死籍，尤可以免，为作功德。”翰欲为设斋，及写《法华经》《金光明经》，皆曰：“不可。”乃请曰：“持《金刚经》七遍与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舍业出家。出《酉阳杂俎》。

甯 勉

甯勉者，云中人。年少有勇气，善骑射，能以力格猛兽，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为衙将。后以兵四千军于飞狐城。时蓟门帅骄悍，弃天子法。反书闻阙下，唐文宗皇帝，诏北都守攻其南。诏未至，而蓟门兵夜伐飞狐，钲鼓震地。飞狐人汹然不自安，谓甯勉曰：“蓟兵豪健不可敌，今且至矣，其势甚急，愿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尽血贼刃下，悔宁可及。虽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计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蓟师之锋，

将听邑人语，虑得罪于天子；欲坚壁自守，又虑一邑之人悉屠于贼手。忧既甚而策未决，忽有谍者告曰：“贼

这宅院里的人，碰到就咬。狗忽然大叫，立即抱住王殷的后背，怎么也赶不下来。郭钊感到奇怪，怒气也就随着消解了。出自《酉阳杂俎》。

王 翰

唐朝大和五年，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常在集市求取小利。忽然暴死，过了三天又活了，他说：当时和他一起被冥间拘捕的共十六人，十五个人被分散到其他地方，唯独自己到了一司。看见一个穿青衫的少年，声称是自己的侄子，做了冥官的差役，于是就领他去见推典。又说是自己的哥哥，容貌都不像他。他的哥哥告诉他说：“有一头冤枉的牛，控诉你烧荒，烧死了它。又曾把竹子卖给杀狗的人作筴篾，杀死了两只狗，狗也控诉你。现在你的名字还没有登记到死籍，罪可以赦免，替他们做些功德。”于是王翰想为他们设斋，以及写《法华经》《金光明经》，都说：“不可以。”就请求他：“诵念七遍《金刚经》给它们。”他的哥哥高兴地说：“够了。”等到他复活，就舍弃家产出家了。出自《酉阳杂俎》。

甯 勉

甯勉是云中人。年少有勇气，擅长骑射，能凭自己的力气与猛兽格斗。北都守赏识他的勇猛，让他做了衙将。后来他统兵四千多人驻扎在飞狐城。当时蓟门统帅骄悍，违背天子的法令。谋反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唐文宗皇帝下诏北都守从南边攻打他们。诏书还没到，蓟门的士兵夜间就开始进攻飞狐城，钲鼓震地。飞狐城中的人惊慌不安，对甯勉说：“蓟兵豪健，不可抵挡，现在已经到了，形势紧急，希望弃城逃走。不然的话，早晚要攻下这座城，我们不忍心看着父子兄弟都惨死在敌人的刀下，到时后悔也来不及。虽有皇上的神威，又怎么能雪我们的仇冤呢？请您认真考虑。”甯勉考虑自己兵少，打不过蓟兵，想听城里人的话，又怕皇帝降罪；又想靠着坚固的城墙自守，但又担心一城的人都被贼寇所杀。忧心忡忡不能决断，忽然有探子来

报：“贼寇

尽溃矣！有弃甲在城下，愿取之。”勉即登城垣望，时月明朗，见贼兵驰走，颠蹶者不可数，若有大兵击其后。勉大喜，开邑门，纵兵逐之，生擒数十人，得遗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图氏，常阅佛书《金刚经》。既败蓟师，擒其虏以讯焉，虏曰：“向夕望见城上有巨人数四，长二丈余，雄俊可惧，怒目呿吻，袒褐执剑。蓟人见之，惨然汗栗，即走避。又安有斗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刚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后为清塞副使。出《宣室志》。

倪 勤

倪勤，梓州人。唐大和五年，以武略称，因典涪州兴教仓，素持《金刚经》。仓有厅事面江，甚为胜概。乃设佛像，而读经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涨，惟不至此厅下，勤读诵益励。洎水退，周视数里，室屋尽溺，唯此厅略不沾渍，仓亦无伤。人皆礼敬。出《报应记》。

高 涉

唐大和七年冬，给事中李石为太原行军司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冬冬鼓起时，诣邻房，忽遇一人，长六尺余，呼曰：“行军唤尔。”涉遂行。行稍迟，其人自后拓之。不觉向北，约行数十里，至野外，渐入一谷底，后上一山，至顶四望，邑屋尽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朱绿，当按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对。”复至一处，数百人露坐，与猪羊杂处。领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则也，逆谓涉曰：“君初得书手时，作新人局，遣某买

完全溃败了！有丢弃的铠甲在城下，我们想取来。”甯勉立即登上城楼观看，当时明月当空，看见贼兵败退逃走，跌落摔倒的不可胜数。就像有大兵在他们的后面追击似的。甯勉很高兴，打开城门，放兵追他们，活捉了几十人，得到了很多丢掉的铠甲。以前甯勉信奉佛教，常常阅读佛书《金刚经》。打败了蓟军后，捉住了俘虏审问他，俘虏

说：“傍晚看见城上有四个巨人，两丈多高，雄俊可怕，怒目张嘴，袒胸拿剑。蓟兵看见后，惊恐害怕，就都逃跑了。哪有攻城的心思呢？”甯勉明白了巨人就是金刚，自己也更感到奇怪。甯勉官到御史中丞，后来做了清塞副使。出自《宣室志》。

倪 勤

倪勤是梓州人。唐朝大和五年，以雄才大略闻名，因此主管涪州兴教仓，一向持诵《金刚经》。教仓有厅堂临江，景色非常美丽。就在那里设了佛像，并且在里面诵读经书。六月九日，江水猛涨，唯独涨不到这个厅下，于是更加勤勉地读经。等到潮退以后，环视周围几里，房屋都被淹没，只有这个厅堂一点也没沾湿，教仓也没有损失。人们都来礼拜。出自《报应记》。

高 涉

唐朝大和七年冬，给事中李石担任太原行军司马，孔目官高涉在节度衙门值宿。听到咚咚的鼓击声时，就到邻房去，忽然遇见一人，高六尺多，喊道：“行军叫你！”高涉就跟着去。走得稍慢，那个人从后面击打他。不知不觉朝北走了大约几十里，到了野外，逐渐进入一个深谷，然后登上一座山，到山顶上四望，村舍都在眼下。被带到一座衙门，追他的人喊道：“高涉已抓到！”其中的人很多都是官员，当中坐着的人像崔行信郎中，评判说：“交付有司对质！”又到了一处，几百人露天而坐，和猪羊混杂在一起。把他领到一人面前，原来是高涉的妹夫杜则，不满地对高涉说：“你当初刚刚做书手时，庆贺新获职位举办宴会，派我买

羊四口，记得否？今被相责，意甚苦毒。”涉遽云：“尔时只使市肉，非羊也。”则遂无言。因见羊人立啗则。逡巡被领他去。倏忽又见一处，露架方梁，梁上钉大铁环，有数百人，皆持刀，以绳系人头，牵入环中，割剔之。涉惧走出，但念《金刚经》。倏忽，逢旧相识杨演云：“李说尚书时，杖杀贼李英道为劫贼事，已于诸处受生三十年，今却诉前事，君常记得否？”涉辞己年幼，不省。又遇旧典段怡，先

与涉为义兄弟，逢涉云：“弟先念《金刚经》，莫废忘否？向来所见，未是极苦处，勉树善业，今得还，亦经之力。”因送至家。如梦，死已经宿，向拓处数日青肿。出《酉阳杂俎》。

张 政

张政，邛州人。唐开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见四人来捉，行半日，至大江，甚阔，度深三尺许。细看尽是脓血，便小声念《金刚经》。使者色变。入城，见胡僧长八尺余，骂使者曰：“何不依帖，乱捉平人？”尽皆惊拜。及领见王，僧与对坐，曰：“张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领来。”王曰：“待略勘问。”僧色怒，王判放去。见使者四人，皆著大枷。僧自领政出城，不见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尚，汝识我否？我是须菩提。”乃知是持经之力，再三拜礼。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击，不觉失声，乃活。死已三日，唯心上暖。出《报应记》。

李 琚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

羊四只，还记得吗？现在我被责备，痛苦难耐。”高涉急忙说：“我当时只让你买肉，不是羊。”杜则无言以对。就看见羊站在那咬杜则。过了片刻，又被领到别处去。忽然又见一处，露天中架着方梁，梁上钉着大铁环，有几百个人，手里都拿着刀，用绳索绑着人头，牵人到铁环中，割别人头。高涉惊慌地走出去，只是念《金刚经》。忽然碰到老相识杨演说：“李说做尚书时，因李英做劫贼的事杖杀他，已经在这些地方受了三十年之罪，现在再和你谈谈以前的事，你记得吗？”高涉推辞自己年幼，不明白。又遇旧友段怡，之前和高涉结为义兄弟，对高涉说：“贤弟之前念《金刚经》，现在没有荒废吧？先前所看见的，不是最苦的地方，劝勉你多做好事，今天能够回去，也是经书的力量。”于是送他回家。他像做梦一样，已经死了一宿了，先前被打的地方过了几天都是青肿的。出自《酉阳杂俎》。

张 政

张政是邛州人，唐朝开成三年七月十五日，突然死去。开始时看见四个人来捉他，走了半天，到了一条大江边，江很宽，大约三尺深。仔细一看都是脓血，便小声念《金刚经》。使者变了脸色。入城后，看见胡僧高八尺多，骂使者说：“为什么不按帖抓人，乱抓平民？”使者都惊慌而拜。等到领他去见阎王，和尚和王对坐，说：“张政是我本宗的弟子，被乱抓来的。”阎王说：“等我稍加审问。”和尚发怒，阎王赶紧宣判放他回去。看见四个使者，都带上枷锁。和尚领着张政出城，看不到所渡的河水。和尚说：“我是你所习佛宗的和尚，你认识我吗？我是须菩提。”张政才知道是持诵经书的力量，再三拜谢和尚。和尚说：“弟子闭上眼睛。”和尚用杖打他一下，不自觉地叫出声来，于是活了过来。他已经死了三天了，只是心口还是温热的。出自《报应记》。

李 琚

唐朝李琚，是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然患疾病，恍惚之际，见一人自称“行病鬼王”，骂琚云：“抵犯我多，未领汝去。明日复共三女人同来，速设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闻呵叱啾唧，不睹人也。却四度来，至二十一日辞去。琚亦拜送，却回，便觉身轻。于佛堂作礼，将吃粥，却行次，忽被风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见江海无涯，人畜随琚立岸边，不知所向。良久，有黄衫人问曰：“公是何人？随我来。”才四五步，已见江山甚远。又问：“作何善事？若无，适已于水上作猪羊等也，细说恐王问。”琚云：“在成都府，曾率百余家于净众寺造西方功德一堵，为大圣慈寺写《大藏经》，已得五百余卷，兼庆赞了。”使者引去，约五十里，见一大城，入门数里，见殿上僧长六七尺，语王云：“此人志心造善，无有欺谄。”王诘黄衫人：“如何处得文帖，追平人来？”答云：“山下见领来，无帖追。”王云：“急送去。”便见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记分明，石壁造广利方在后。使者领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说：“缘汉州刺史韦某亡，欲令某作刺史。”琚都不谕，六七日已来

放归。凡过十二处，皆云王院，悉有侍卫，总云与写一卷《金刚经》。遂到家，使人临别执手，亦曰：“乞一卷《金刚经》。”便觉头痛，至一塔下，闻人云：“我是道安和尚，作病卓头两下，愿得尔道心坚固。”遂醒，见观音菩萨现头边立笑，自此顿寤。妻儿环哭云：“没已七日，唯心上暖。”写经与所许者，自诵不怠。出《报应记》。

巴南宰

巴南宰韦氏，常念《金刚经》。唐光化中，至泥溪，遇惚之际，看见一个人自称是“行病鬼王”，骂李琚道：“你触犯我太多，没领你去。明天和三个女人一起来，赶快摆上酒席，三个人都是我的妻子。”李琚也应酬问着道：“你怎么能有三个妻子？”只听到呵斥啾唧的声音，看不见人。又来了四次，到了二十一日鬼王才告辞。李琚也拜送，回来时，就觉得身体很轻。在佛堂作礼，将要吃粥，后退几步停下，忽然被风吹去，站不住脚。于是到了一座大山旁，看见一片江海，人畜随着李琚站在岸边，不知去哪里。过了好久，有一个穿黄衫的人问道：“你是什么人？跟我来。”李琚才走了四五步，就看见江山已离得很远了。又问他：“做了什么好事？如果没有做过，刚才在水上就变作猪羊了。你仔细说说，恐怕一会儿大王会问。”李琚说：“在成都府，曾率百余家在净众寺建造西方功德碑一座，为大圣慈寺写《大藏经》，已经得到五百多卷，又曾做过赞礼。”使者带他走了。大约走了五十里，见一座大城，进门几里，看见殿上有一个高六七尺的和尚，告诉王说：“这个人一心做善事，没有欺骗。”王责备穿黄衫的人：“在什么地方拿到的文帖，追捕平民来？”回答道：“从山下领来的，没有追帖。”王说：“赶快送回去！”于是就在殿上看见自己所做的功德，功德碑上记的十分明确，那堵刻有广利方的石壁在后面。使者便领着去了，又到一院，让他坐下，对李琚说：“因汉州刺史韦某死了，想叫你做刺史。”李琚都不答应，六七天才来放他回去。一共走过了十二个地方，都说是王院，都有侍卫，答应给他们写一卷《金刚经》。于是就到了家，使者临别时拉着李琚的手，又说：“求得一卷《金刚经》。”就觉得头痛，到了一塔下，听到有人说：“我是道安和

尚，发病时敲两下头，希望你的道心坚定。”于是李琚醒来，看见观音菩萨站在头边笑，这才立刻清醒了。妻儿围着他哭，说：“你已经死七天了，只是心口上还温热。”从此他写经给那些冥间的人，自己诵读也不懈怠。出自《报应记》。

巴南宰

巴南宰韦氏，常念《金刚经》。唐朝光化年间，到泥溪，遇到一女人，著绯衣，挈二子偕行。同登山岭，行人相驻叫噪，见是赤狸大虫三子母也。逡巡，与韦分路而去。韦终不觉，是持经之力也。出《述异记》。

元 初

唐元初，九江人，贩薪于市。年七十，常持《金刚经》。晚归江北，中流风浪大起，同涉者俱没，唯初浮于水上，即漂南岸。群舟泊者，悉是大商，见初背上光高数尺，意其贵人，既得活，争以衣服遗之，及更召以与饭。语渐熟，乃知村叟。因诘光所自，云：“某读《金刚经》五十年矣，在背者经也。”前后厄难，无不获免，知是经之力也。出《报应记》。

兖州军将

乾符中，兖州节度使崔尚书，法令严峻。尝有一军将衙参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门处斩。其军将就戮后，颜色不变，众咸惧之。是夜三更归家，妻子惊骇，谓是鬼物。军将曰：“初遭决斩时，一如醉睡，无诸痛苦。中夜，觉身倒街中，因尔还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谢，崔惊曰：“尔有何幻术能致？”军将云：“素无幻术，自少读《金刚经》，日三遍，昨日诵经，所以过期。”崔问：“记得斩时否？”云：“初领到戟门外，便如沉醉，都不记斩时。”崔又问：“所读经何在？”云：“在家鐫函子内。”及取到，鐫如故。毁鐫，见经已为两断。崔大惊自悔，慰安军将，仍赐衣一袭，命写《金刚经》一百卷供养。今兖州延寿寺门外，盖军将衙门就法并斩断经之像，至今尚

存。出《报应记》。

一个女人，穿着红衣，领着两个孩子一起走。他们同登一座山岭，走路的人都停下来喊叫，原来是看见了一大二小三只老虎。过了一会儿，就和韦氏分路而走。韦氏始终不知道，是持诵《金刚经》的神力。出自《述异记》。

元 初

唐朝的元初是九江人，在市上卖柴为生。他七十岁，常持诵《金刚经》。晚上回江北，在江中刮起大风，一同过江的人都淹死了，只有元初浮在水面上，漂到了南岸。那些停在岸边的船全是巨商，看见元初背上有几尺高的光，认为他是贵人，他既已得救，都争着送给他衣服，轮番请他吃饭。说话时间长了也都熟悉了，才知道他是村中一老头。于是问他光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诵读《金刚经》已经五十年了，背上的光是一卷经。”他前后的噩运，没有不获免的，知道都是经书的神力。出自《报应记》。

兖州军将

乾符年间，兖州节度使崔尚书，法令严峻。曾有一军将没按时到衙，崔便大怒，下令在衙门处斩首。那个军将被斩首之后，面容脸色不变，大家都感到害怕。这天夜里三更时，军将便回家了，妻儿惊慌害怕，说是鬼。军将说：“当初遭斩时，就像醉酒入睡一样，没有任何痛苦。半夜，觉得身子倒在街道上，因而就回家来了。”妻子不知道是什么缘由。第二天早晨入衙谢罪，崔惊讶地说：“你有什么幻术能这样？”军将说：“一向没有什么幻术，从小读《金刚经》，每天三遍，昨天诵经，才误了到衙的时间。”崔问：“还记得斩首的情景吗？”说：“刚领到戟门外，便像醉了一样，记不住斩首的情景了。”崔又问：“你读的经书在哪里？”他说：“锁在家中匣子里。”等到去取来，锁像原来一样。毁坏锁头，看见经书已经断为两截。崔惊异又后悔，安慰军将，并赏给他一身新衣，命他写《金刚经》一百卷供奉。现在兖州延寿寺门外，军将在衙门被杀以及斩断经书的像，至今还存

在。出自《报应记》。

杨复恭弟

唐内臣姓杨，忘其名，复恭之弟也。陷秦宗权、鹿晏洪、刘巨容贼内，二十余年，但读《金刚经》。虽在城中，未尝废。会宗权男为襄阳节度使，杨为监军使。杨因人心危惧，遂诱麾下将赵德言攻杀宗权男，发表举德言为节度使。由是军府稍定，民复旧业矣。杨于课诵之功，益加精励。尝就牙门外柳树下，焚香课诵之次，欻有金字《金刚经》一卷，自空中飞下。杨拜捧而立，震撼心目：“得非信受精虔，获此善报也！”故陷于贼党二十年间，终能梟巨盗，立殊勋，克保福祿者，盖佛之冥祐也。出《报应记》。

蔡州行者

唐宋汶牧黄州日，秦宗权阻命作乱，将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刚经》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权差为细作，令入黄州探事。行者至黄州，未逾旬，为人告败。宋汶大怒，令于军门集众决杀。忽报有加官使到，将校等上言，方闻喜庆，不欲遽行杀戮，由是但令禁锢。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报使入境，复且停止。使已发，引出就刑。值大将入衙，见之，遽白于宋曰：“黄州士马精强，城垒严峻，何惧奸贼窥觊？细作本非恶党，受制于人，将军曲贷性命，足示宽恕。”汶然之，命髡发负钳，缘化财物，造开元新寺。寺宇将就之一夜，梦八金刚告曰：“负钳僧苦行如此，绵构既终，盍释其钳，以旌善类？”汶觉大异之，遂令释钳，待以殊礼。自后一州悉呼为“金刚和尚”。出《报应记》。

杨复恭弟

唐朝的内臣姓杨，忘记了他的名字，是杨复恭的弟弟。陷落入贼人秦宗权、鹿晏洪、刘巨容之手，二十多年，只是念《金刚经》。即使在城中，也不曾荒废。正赶上宗权的儿子做襄阳节度使，杨做监军使。杨因为人心危惧，就诱使部下赵德言攻杀宗权的儿子，上表推举

德言为节度使。从这以后军府稍微平定，百姓们又重操旧业。杨在诵读经书上非常下功夫，也越来越精心勤勉。曾在牙门外柳树下焚香诵读经书，忽然有金字《金刚经》一卷，从空中落下来。杨礼拜捧着经站着，心里很激动：“莫非是信经受经的心虔诚，才得到这种善报吗！”因此陷入贼党二十年间，最终能斩杀巨盗首领，建立卓越的功勋，保住福祿，大概是佛在冥冥之中保佑吧。出自《报应记》。

蔡州行者

唐朝宋汶治理黄州的时候，秦宗权违命作乱，将要四处掠夺。蔡州有一个念《金刚经》的行者，郡中的人都很敬重他。宗权就派他为探子，令他到黄州刺探。行者到了黄州，不过十天，被人告发。宋汶大怒，令在军门前集众而杀他。忽然报告加官的使者到了，将校等上前庆祝，正在喜庆时，不想立即杀他，因此只命人把他关押起来。又过了一个月，使臣仍没到，又下令行刑。等把那个人押出监牢后，报告说使者已经入境，又暂且停止行刑。使者走了之后，又拉出去行刑。正赶上大将进入衙内，看见了，急忙对宋汶说：“黄州的兵马精强，城池营垒森严，为什么害怕奸贼的窥探？这个探子本不是恶人，是被别人牵制，将军暂饶他一命，以示宽恕。”宋汶认为这话有理，就命令剃了他的头发背着铁钳，叫他去化缘财物，建造开元新寺。寺庙建成的那一夜，宋汶梦见八位金刚告诉他说：“背钳的和尚如此痛苦，寺庙已经建成，为什么不放开他的铁钳，来发扬他的善行？”宋汶醒后非常惊讶，于是就下令放开铁钳，用重礼待他。从此以后，一州的人都叫他“金刚和尚”。出自《报应记》。

贩海客

唐有一富商，恒诵《金刚经》，每以经卷自随。尝贾贩外国，夕宿于海岛，众商利其财，共杀之，盛以大笼，加巨石，并经沉于海。平明，众商船发。而夜来所治之岛，乃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则闻人念《金刚经》声，深在海底。僧大异之，因命善泅者沉于水访之，见一老人在笼中读经，乃牵挽而上。僧问其故，云：“被杀，沉于海，

不知是笼中，忽觉身处宫殿，常有人送饮食，安乐自在也。”众僧闻之，悉普加赞叹，盖《金刚经》之灵验。遂投僧削发，出家于岛院。出《报应记》。

贩海客

唐朝有一个富商，坚持不懈地读《金刚经》，经书总是带在身边。曾在国外做买卖，晚上住在一个海岛上，众商人贪图他的财物，一齐杀了他，把他放在大笼子里，压上大石头，连同经书一起沉到海底。第二天天刚亮，众商的船开走了。而夜间所住的岛，有一座僧院，那个寺院中的和尚每天晚上都听到有念《金刚经》的声音，深在海底。和尚们非常吃惊，就派会潜水的人沉入海底查看，看见一个老人在笼中念经，就把笼子拉上来。和尚问他原因，他说：“被杀死了，沉在海底，不知道是笼子，忽然觉得身处宫殿，经常有人送饭，很是安乐自在。”众僧听到后，都非常赞叹，知道这是《金刚经》的灵验。于是他便削发为僧，在岛上的庙中出家了。出自《报应记》。

卷第一百九 报应八法华经

沙门静生 释昙邃 释慧庆 费氏 赵泰
释慧进 沙门法尚 释弘明 释志湛 五侯寺僧
释智聪 昙韵禅师 李山龙 苏长 尼法信
李氏 彻师 悟真寺僧 释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沙门静生

西晋蜀郡沙门静生，出家以苦行致称，为蜀三贤寺主，诵《法华经》。每诵经时，常感虎来蹲前听，诵讫乃去。又恒见左右有四人为侍。年虽衰老，而精勤弥励，遂终其业云。出《法苑珠林》。

释昙邃

晋有释昙邃，未详何许人。少出家，止河阴白马寺。蔬食布衣，诵《法华经》，又释达经旨，亦为人解说。常于夜中，忽闻扣户云：“欲请法师九旬说法。”邃不许。固请，乃赴之。而犹是睡中，觉己身已在白马岛神祠中，并一弟子，日日密往，余无知者。后寺僧经祠前过，见有两高座，邃在北，

沙门静生

西晋时蜀郡的沙门静生，出家后以刻苦修行著称，做了蜀地三贤寺寺主，诵读《法华经》。每当诵经时，常常感召老虎前来倾听，等诵读完之后才离去。又常常看见左右四个人侍候着他。年纪虽已衰老，但更加努力专心地诵读经书，终于成其功业。出自《法苑珠林》。

释昙邃

晋代有个释昙邃，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年少出家，住在河阴的白马寺。吃粗粮穿布衣，诵读《法华经》，又能解释领会经书的宗旨，也常为别人讲解。忽然在夜里听到敲门的声音说：“想要请法师去讲经九十天。”昙邃不答应。那人坚决请求，昙邃才答应，就跟他去了。而还像是在睡梦中，觉得自己已经身在白马岛神祠中，并且有一个弟子，每天都和他一起前往，其余没有人知道。后来寺里的和尚从祠前走过，见有两个高座，昙邃坐在北面，

弟子在南，如有讲说声。又闻有奇香之气，于是道俗共传神异。至夏竟，神送白马一匹，白羊五头，绢九十匹。咒愿毕，于是遂绝。出《法苑珠林》。

释慧庆

宋释慧庆，广陵人，出家止庐山寺。学通经律，清洁有戒行，诵《法华经》《十地》《思益》《维摩》。每夜吟诵，常闻空中有弹指赞叹之声。曾于大雷遇风涛，船将覆没，庆惟诵经不辍，觉船在浪中，如有人牵之，倏忽至岸。于是笃励，弥复精勤矣。出《法苑珠林》。

费 氏

宋罗玠妻费氏者，宁蜀人，父悦为宁州刺史。费少而敬信，诵《法华经》数年，勤至不倦。后得病，忽苦心痛，阖门惶惧，属纆待时。费心念：我诵经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死也。既而睡卧，食顷而寤，乃梦见佛于窗中援手，以摩其心，应时都愈。一堂男女婢仆，悉睹金光，亦闻香气。玠从妹于时省疾床前，亦具闻见。于是大兴信悟，虔戒至终，每以此端进化子侄焉。出《述异记》。

赵 泰

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进典籍，乡党称名，年三十五。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暖，身体屈伸。停尸十日，气从咽喉如雷鸣。眼开，索水饮，饮讫便起。

说初死时，有二人乘黄马，从兵二人，但言捉将去。二人扶两腋东行，不知几里，便见大城，如锡铁崔嵬。从城西

弟子坐在南面，好像有讲说声。又闻到奇异的香味，于是道俗之众都传说这件怪事。夏天结束后，神送给他白马一匹，白羊五头，绢九十匹。祝愿完毕，一切都消失了。出自《法苑珠林》。

释慧庆

宋朝的释慧庆，是广陵人，出家在庐山寺。精通经律，清正廉洁而严守戒律，诵读《法华经》《十地经》《思益梵天所问经》《维摩诘经》。每天晚上吟诵，常常听到空中有弹指赞叹的声音。曾在大雷雨天遇到风暴，船将要沉入水中，慧庆只是读经不止，就觉得船好像是在浪中，似乎有人拉着，很快便到了岸边。于是就更加精心勤勉地读经了。出自《法苑珠林》。

费氏

宋朝罗玘的妻子费氏，宁蜀人，父亲费悦为宁州刺史。费氏年少就敬信持诵《法华经》，勤奋不懈怠。后来得了病，忽然感到心痛，全家很是害怕，只等她咽气下葬。费氏心念：我诵经勤奋，应当有保佑，但愿不会马上就死。接着就入睡了，一顿饭的工夫她醒了，梦见佛在窗中过来拉她的手，抚摸她的心，马上就不疼了。一屋子里的男女婢仆，都看到金光，也闻到了香味。罗玘的堂妹在床前探望她，也都看见和闻到。于是就大兴信悟，虔诚地守戒到最后，也常用这事教诲子侄们。出自《述异记》。

赵泰

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官府征召不去就职，精心钻研典籍，在乡党中闻名，年龄三十五岁。晋朝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半夜，忽然心痛而死，心上稍温，身体能屈伸。停尸十天，突然气从咽喉中涌出，声如雷鸣。睁开眼，要水喝，喝完就起来了。

他说他刚死的时候，看见有两个乘黄马的人，有两个兵士跟着，只是说要抓他去。两个人就扶着赵泰的胳膊向东走，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便看见一座大城，城高大雄伟庄严。从城的西

门入，见官府舍，有二重黑门，数十梁瓦屋，男女当五六十。主吏著皂单衫，将泰名在第三十。须臾将入，府君西坐，断勘姓名。复将南入黑门，一人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问生时所行事，有何罪过；行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许汝等辞。恒遣六师督录使者，常在人间，疏记人所作善恶，以相检校。人死有三恶道，杀生祷告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布施，生在福舍，安稳无为。”泰答：“一无所为，上不犯恶。”断问都竟，使为水官监作吏，将千余人，接沙著岸上。昼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时不作善，今堕在此处。后转水官都督，总知诸狱事，给马，东到地狱按行。复到泥犁地狱，男子六千人，有火树，纵广五十余步，高千丈，四边皆有剑。树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堕火剑上，贯其身体。云：“此人咒诅骂詈，夺人财物，假伤良善。”泰见父母及一弟，在此狱中涕泣。见二人赍文书来，敕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为有寺中悬幡盖烧香，转《法华经》咒愿，救解生时罪过。

出就福舍，已见自然衣服，往诣一门，云开光大舍，有三重黑门，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门。见大殿，珍宝耀日，堂前有二狮子并伏，负一金玉床，云名狮子之座。见一大人，身可长丈余，姿颜金色，项有日光，坐此床上。沙门立侍甚众，四坐名真人菩萨。见泰山府君来作礼，泰问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师。”便闻佛言：“今欲度此恶道中及诸地狱人皆令出。”应时云有万九千人，一时得出，地狱即空。见呼十人，当上生天，有车马迎之，升虚空而去。

门进去，看见官府的房舍，有两重黑门，几十间瓦房，男女约有五六十人。主官穿着黑色的单衣，把赵泰的名字排在第三十。过了一會兒，把人带进公堂，府君面向西坐着，核对姓名。又从南面进入黑门，一人穿着深红色的衣服，坐在大堂下，按顺序喊名，问活着时干过什么，有什么罪过；建立哪些功德，做了哪些好事。回答的人各个说的都不同。主管说：“允许你们陈述。往常派六师督录使者，在人

间，记载各自所做的善行恶事，来检查验证。人死后有三条险恶的路，以杀生灵祭祷神祠最重。如信奉佛陀，应遵守五戒十善，广发善心，生在福中，安稳而无为。”赵泰答道：“没有做过什么善事，但没有做恶事。”讯问完之后，就让他做水官监作吏，统帅一千多人，往江岸上运沙筑堤。他们整天劳苦而悲伤，后悔自己在世时没做善事，现在落到这种地步。之后又转为水官都督，总管牢狱中的事，送给他一匹马，到东面地狱去巡视。又到泥犁地狱，有男子六千人，有火树，周围五十多步，高千丈，四边都有剑。树上着火，从顶上落下一十一五的人落到火剑上，穿透了他的身体。并说：“这些人咒骂犯罪，抢夺别人的财物，伤害良善。”赵泰看见父母和一个弟弟也在这狱中哭泣。又看见两个人拿来文书，下令给狱吏，说有三个人，他家供佛，因在寺中悬挂幡伞虔诚烧香，念《法华经》的咒语，免除他们生时的罪过。

走出福舍，已经看见穿着平常的衣服，又到了一门，据说是开光大舍，有三重黑门，都是白壁红柱，这三个人就进去了。看见一座大殿，珍宝映日，堂前并排伏着两个狮子，驼着金玉床，说是叫狮子之座。又看见一个大人身高一丈多，满面金色，脖子上有日光，坐在这个床上。站立侍候的和尚很多，周围的人叫他真人菩萨。看到泰山府君来拜礼，赵泰问官吏他是什么人，官吏说：“这是名佛，天上天下解救人的法师。”于是就听到佛说：“现在想要度这些恶道上的人和那些地狱的人都出去。”时辰一到，就有一万九千多人，一下子出去了，地狱便空了。又看见喊十个人，应当去天界，有车马迎接他们，于是他们升空而去。

复见一城，云：“纵广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云：“生来不闻道法，而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受更变报。”入北门，见数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广五十余步。下有五百余吏，对录人名，作善恶事状。受是变身形之路，从其所趋去。杀者云当作蜉蝣虫，朝生夕死；若为人，常短命。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偿人；淫逸者作鹄鹳蛇身；恶舌者作鸱鸺 鸱鸺，恶声，人闻皆咒令死。抵债者为驴马牛鱼鳖之属。大屋下有地房北向，一户南向，呼从北户，又出南户者，皆变身形作鸟兽。

又见一城，纵广百里，其瓦屋安居快乐，云：“生时不作恶，亦不为善，当在鬼趣千岁，得出为人。”

又见一城，广有五千余步，名为地中。罚谪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万，皆裸形无服，饥困相扶，见泰叩头啼哭。泰按行毕还，主者问：“地狱如法否？卿无罪，故相挽为水官都督。不尔，与狱中人无异。”泰问：“人生何以为乐？”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乐耳。”又问：“未奉佛时，罪过山积；今奉佛法，其过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录使者，问：“赵泰何故死来？”使开滕检年纪之籍，云：“有算三十年，横为恶鬼所取，今遣还家。”由是大小发意奉佛，为祖及弟，悬幡盖，诵《法华经》作福也。出《幽冥录》。

释慧进

前齐永明中，杨都高座寺释慧进者，少雄勇游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诵《法华》，用心劳苦，执卷便病。乃发愿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

又看见一城，吏说：“周围有二百多里，名叫受变形城。”又说：“有生以来不学道法，而地狱考查已经完毕的人，都要到此城，受变化之报。”进入北门，看见数千土屋，中间有个大瓦房，宽五十多步。下面有五百多个官吏，对录人名及生前所作善恶。摆在面前的是变身形的路，于是就跟着他去的地方走。杀人的说是变成蜉蝣虫，早上生晚上死；若变成人，也是短命的。偷盗的变作猪羊，杀了肉赔偿别人；淫逸的人变作鸱鸢蛇身；恶毒的人变作鸱鸢、鸱鸢，它们的声音难听，人听到都咒它该死；抵债的变作驴马牛鱼鳖之类。大屋子下面有地房朝向北面，一门朝南，招呼他们从北门进去，又从南门走出来的，都变身形为鸟兽。

又看见一城，纵横百里，那里居住的人安居乐业，说：“在世时不作恶，也不行善，就在这里做鬼千年，才能投生为人。”

又看见一城，宽有五千余步，名叫地中。惩罚被贬谪的人，不能忍受痛苦。男女有五六万，都是裸体没有穿衣服，饥饿困乏互相挽

扶，看见赵泰叩头啼哭。赵泰巡查完毕回来，主管的人问：“地狱的法律如何？你没罪，所以让你做水官都督。不然就和狱中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赵泰问：“人在世上以什么为乐事呢？”主管的人说：“唯独信奉佛教，做佛的弟子，精心念经不违反佛教的禁戒才是乐事。”又问：“没信奉佛教时，罪恶如山；现在信奉佛法，他的罪过能解除吗？”回答说：“都能解除。”主管的人又召都录使者，问：“赵泰是怎么死的？”使者打开箱子查阅生死簿，说：“算寿命还有三十年，意外地被恶鬼所缠，现在打发他回家。”从此家里大大小小都发誓信奉佛教，从祖辈到子弟，都悬挂幡伞，诵读《法华经》做福事。出自《幽冥录》。

释慧进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杨都高座寺的释慧进，年少英勇，有义侠精神。到了四十岁时，忽然间明白过来，于是就出家为僧了，食粗粮穿布衣，发誓持诵《法华经》，用心苦诵，但一拿起经卷就生病。起誓要造百部经书来赎先前的罪孽，开始攒了一千六百

文。贼来索物，进示经钱，贼惭而退。尔后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诵经既广，情愿又满，回此诵业，愿生安养。闻空中告曰：“法愿已足，必得往生。”无病而卒，八十余矣。出《冥祥记》。

沙门法尚

齐武帝时，东山人掘土见一物，状如两唇，其中舌，鲜红赤色。以事奏闻，帝问道俗。沙门法尚曰：“此持《法华》者亡相不坏也。诵满千遍，其验征矣。”乃集持《法华》者，围绕诵经，才发声，其唇舌一时鼓动。见者毛竖，以事奏闻。诏石函藏之。出《旌异记》。

释弘明

齐释弘明，会稽山阴人也。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精勤礼忏，六时不辍。每旦则水瓶自满实，感诸天童子，以为给使也。每明坐禅，虎常伏于室内。出《法苑珠

林》。

释志湛

后魏末，齐州释志湛者，住太山北邃谷中街草寺。省事少言，入鸟不乱，恒诵《法华》。将终时，神僧宝志谓梁武帝曰：“北方街草寺须陁洹圣僧，今日灭度。”湛之亡也，无恼而化，两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还葬山中。后发看之，唯舌如故。众为立塔表焉。出《法苑珠林》。

文。贼来抢财物，慧进向贼说这是买经书的钱，贼惭愧而退。后来，他终于造成了一百部经书，因此病也就好了。经书读得多，又满足了自己的心愿，从此一心诵经，愿安心养身，闻法修道。忽然听见空中告诉他说：“法愿已足，来世定会超生。”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无病而死。出自《冥祥记》。

沙门法尚

齐武帝时，东山人挖土看见一个东西，形状好像两片嘴唇，中间有舌头，颜色鲜红。他把这事上报朝廷，齐武帝便询问僧俗众臣。僧人法尚说：“这是念《法华经》的人死亡之后不腐坏。诵完一千遍后，它的灵验必显。”于是就召集奉持《法华经》的人，围绕着它诵读经书，刚一发出声音，该唇舌也随着动了起来。看到的人害怕得毛发竖立，又把此景上奏。于是下诏书用石匣子封上它。出自《旌异记》。

释弘明

南齐时的释弘明，是会稽郡山阴人。少年出家，坚贞刻苦守戒律，住在山阴云门寺。每天诵读《法华经》，修习禅定之功，精心勤恳礼拜佛菩萨，诵念经文，整日不停。每天早晨水瓮自然而满，感动了上天，派童子为他服役。每天天亮坐禅，老虎常常趴在室内。出自《法苑珠林》。

释志湛

后魏末年，齐州的释志湛，住在泰山北边深谷的衔草寺中。他通情达理，少言寡语，从容镇定，常年持诵《法华经》。将死的时候，神僧宝志对梁武帝说：“北方衔草寺须陀洹圣僧，今日灭度。”释志湛死时，没有烦恼而终，两手各伸着一指，有一个梵僧说：“这是修成正果的人。”便将其埋葬在山中。之后挖掘出来一看，只有舌头像以前一样。众人为他立了塔来赞颂他的功德。出自《法苑珠林》。

五侯寺僧

后魏范阳五侯寺僧，失其名，诵《法华》为常业。初死，权殓堤下，后改葬，骸骨并枯，唯舌不坏。雍州有僧诵《法华》，隐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给。及死，置尸岩下，余骸并枯，唯舌不朽。出《法苑珠林》。

释智聪

唐润州摄山栖霞寺释智聪，尝住扬州安乐寺。大业之乱，思归无计，隐江荻中，诵《法华经》，七日不食。恒有虎绕之，聪曰：“吾命须臾，卿须可食。”虎忽发言曰：“造天立地，无有此理。”忽有一老翁，榜舟而至，翁曰：“师欲渡江至栖霞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时泪流，聪曰：“尔与我有缘耶？”于是挟四虎利涉，既达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聪领四虎往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众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鸣号，以为恒式。聪至贞观中迁化，年九十九矣。出《唐高僧传》。

昙韵禅师

唐昙韵禅师，定州人。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山。常诵《法华》，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来诣之，仍以写经为请。禅师大欢喜，清旦食讫，澡浴，著净衣，入净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复如初，曾不告倦。及

缮写毕，乃至装褫，一如正法。书生告去，送至门，忽失所在。禅师持诵，曾无暂废。后遭胡贼，仓卒逃避，方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败，乃寻经，于岩下获之。巾箱糜烂，应手灰灭，拨朽见经，如旧鲜好。出《法苑珠林》。

五侯寺僧

后魏范阳五侯寺和尚，不知他的姓名，以持诵《法华经》为常业。当初死的时候，暂时埋在堤下，之后改葬，发现尸骨已经枯萎，唯独舌头不坏。雍州有个和尚诵读《法华经》，隐居于白鹿山中，感动上天，派来童子供他驱使。他死后，尸首被放在岩石下，尸骨都已经枯干，只有舌头不朽。出自《法苑珠林》。

释智聪

唐朝润州摄山栖霞寺释智聪，曾经住在扬州的安乐寺。大业之乱时，没有办法回老家，暂时隐藏在江边芦荻中，诵读《法华经》，七天不吃不喝。常有老虎围绕着他，智聪说：“我的命快完了，你不久就可以吃我的肉了。”老虎忽然说道：“天地间没有这个道理。”忽然有一个老翁，划着船过来，老翁说：“你想渡江到栖霞寺，可以立刻上船。”四只老虎一起流泪，智聪说：“你们和我有缘吧？”于是带上四只虎奋力涉渡，到达南岸，船和老人都不知去处。智聪领着四虎前往栖霞寺舍利塔西边，坐禅念经。弟子八十人，都不出院门，如果有事，一只虎就进寺内吼叫，形成规律。智聪到贞观年间去世，年龄九十九岁。出自《唐高僧传》。

昙韵禅师

唐朝昙韵神师是定州人。隋末时局动乱，隐居在离石北山。常诵《法华经》，想要写这部经，没有人和他志趣相投，如此多年。忽然有个书生来拜见他，竟然请求写经。禅师非常高兴，清晨吃完饭，洗了澡，穿上净衣，入净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烧香挂幡，静静地抄写，到了晚上才出来。第二天又是那样，不知疲倦。等到写完，才脱

去衣服，一切符合佛法。书生告辞而去，送到门口，忽然不见了。禅师诵读经书，丝毫没有荒废。之后禅师遭到胡贼的劫难，仓皇逃跑躲避，用方箱装上经书，放在高岩上。一年后贼寇败退，于是寻找经书，在岩石下找到了。巾箱已经腐烂，用手一碰就粉碎了，拨开朽木看见经书，还像之前一样完好。出自《法苑珠林》。

李山龙

唐李山龙，冯翊人，左监门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家人未忍殓殓，至七日而苏。

自说云：当死时，见被收录，至一官署，甚广大。庭前有数千囚人，枷锁杻械，皆北面立。吏将山龙至庭，厅上大官坐高床，侍卫如王者，寻呼山龙至阶。王问：“汝平生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斋，恒请施物助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日两卷。”王曰：“大善，可升阶来。”北间有高座，王曰：“可升座诵经。”王即起立，山龙坐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开经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下。”山龙复立阶下，顾庭前囚，已尽去矣。王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众因闻经，皆已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谓吏曰：“可将此人历观诸狱。”

吏即引东行百余步，见一铁城，甚广大。城旁多小窗，见诸男女，从地飞入窗中，即不复出。山龙怪问之，吏曰：“此是大地狱，中有分隔，罪计各随本业，赴狱受罪耳。”山龙闻之悲惧，称南无佛，请吏求出院。见有大镬，火猛汤沸，旁有二人坐卧。山龙问之，二人曰：“我罪报入此镬汤，蒙贤者称南无佛，故狱中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龙又称南无佛。吏谓山龙曰：“官府数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请抄。若不尔，恐他官不知，更复追录。”山龙即谒王请抄，王书一行字付吏，曰：“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将山龙更历两曹，各厅事侍卫亦如此。吏皆请其官署，各书一行讫，付山龙。

李山龙

唐代的李山龙是冯翊人，为左监门校尉。武德年间，突然死去而心还不凉，家里人不忍心入殓，到了第七天他苏醒过来。

自己说：他刚死的时候，看见被拘送到一个官署，官署很宽大。庭前有几千个囚犯，都戴着枷锁刑械，面向北站着。官吏将山龙带到庭中，厅上的高座上坐着一个大官，侍卫拥护，俨然王者，喊山龙到阶前。王问：“你平生做过什么福事？”山龙回答说：“乡人每当设斋时，我常常把东西送去资助他们。”王说：“你自己做了哪些好事？”山龙说：“诵读《法华经》，每天两卷。”大王说：“太好了，可以到阶上来。”北面有一个高座，王说：“可以登座诵经。”王立即站起来，山龙坐下，王就与他相向而坐。山龙打开经书念道：“《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说：“请法师下座。”山龙又站在阶下，看庭前的囚犯，早已不见了。王说：“你诵读经书的福气，并不是只对你自己有利，那些人因为听到念经，都已获免了，难道不是好事吗？今天放你回去。”王对官吏说：“可领这个人去看看各处地狱。”

官吏就领山龙向东走了一百多步，看见一座铁城，很是广大。城旁边有许多小窗，看见许多男女从地上飞进窗中，就不再出来了。山龙奇怪地问吏，官吏说：“这是大地狱，其中又分隔成小地狱，定的罪都根据各自不同的表现，鬼魂便分别赶赴受罪罢了。”山龙听说之后感到悲痛害怕，口诵“南无阿弥陀佛”，请求出去。又看见有一大锅，火势猛烈热水沸腾，旁边坐卧着两个人。山龙问他们，二人说：“我们的罪是受这汤镬之刑，承蒙你念佛，所以狱中所有的罪人，都能得到一天的休息，所以在此睡卧。”山龙又念佛。官吏对山龙说：“官府多次移改，今天放你回去，可请求大王给写‘符’字。如果不这样，恐怕其他的官吏不知道，再被追录。”山龙就去拜见大王请求写字，大王写了一行字交给官吏说：“让他去五道等署。”官吏领命，带山龙又去了两处曹衙，各个厅事侍卫也都与之前一样。官吏都请他们的官署，各写了一行字给山龙。

出门，有三人谓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见遗。”吏谓山龙曰：“彼三人者，是前收录使人，一人以赤绳缚君者，一人以棒击君头者，一人以袋吸君气者。今见君还，故来求乞。”山龙惶惧谢曰：“愚不识公，请至家备物，但不知何处送之。”三人曰：“于水边古

树下烧之。”山龙诺。

吏送归家，见亲眷哀哭，经营殡具。山龙至尸旁即苏，曰：“以纸钱束帛并酒食。”自于水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愧君不失信，重相赠遗。”言毕不见。出《冥报记》。

苏 长

苏长，武德中，为巴州刺史。赴任，至嘉陵江，风浪覆舟，溺其家六十余人。唯一妾常读《法华经》，水入船中，妾头戴经函，誓与俱溺。随波泛滥，顷之著岸。逐经函而出，开视其经，了无湿污。独存其命。出《法苑珠林》。

尼法信

唐武德时，河东有练行尼法信，常读《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然香更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殷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尝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人请之，尼固辞不许。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惭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绕佛行道，七日夜不暂休息。既而开视，

走出门去，见有三人对他说：“大王放你回去，我们都希望你多少给点礼物。”官吏对山龙说：“那三个人是先前拘捕你的使者，一个是用红绳绑你的；一个是用棒子打你头的；一个是用口袋装你气的。现在见你要回去，特意来请求你。”山龙惊慌拜谢说：“我不认识你们，请让我到家之后准备礼物，只是不知往何处送。”三人说：“送到水边古树下烧了。”山龙答应了。

官吏便送他回家，看见亲属恸哭，准备棺材。山龙到了尸体旁便苏醒了，说：“快准备纸钱、束帛和酒食。”他自己到水边烧了，忽然见三个人来道谢：“感谢你不失信，赠此厚礼。”说完就不见了。出自《冥报记》。

苏 长

苏长，武德年间做巴州刺史。赴任，到嘉陵江，风浪暴起全船覆灭，淹死他家六十多口人。唯独一妾，常读《法华经》，水涌进船中，妾头顶着经函，决心和它一起淹死。随水漂流，不一会儿就靠了岸。随着经匣子上岸，打开一看，经书一点没有湿。全家只有她一人存活下来。出自《法苑珠林》。

尼法信

唐朝武德年间，河东有位修行的尼法信，常读《法华经》。她求访了一个擅长写字的人，给他数倍的酬金，并特意为他准备一间净室，让他写这部经。每天起来沐浴烧香更衣。然后在写经的室内墙上凿开一孔，加上一个竹筒，让写经人每次出气，就对准竹筒，把气吐到墙外。一共写了七卷，八年才写完。法信供养起来，毕恭毕敬。龙门僧法端尝召集众僧讲《法华经》，以法信的经本为典范，就去请借，尼姑坚持不答应。法端责备她，尼法信不得已，才自己送去。法端等人打开经书，只看见黄纸，没有一个字。再打开其他经卷，全都一样。法端等感到惭愧害怕，立即送还给尼法信。她非常悲痛地哭着接受了，用香水洗匣子，沐浴更衣敬礼，围着经书行走，七天七夜都不休息。等打开一看，

文字如初。故知抄写深加洁净，比来无验，只为不勤敬也。出《冥报记》。

李 氏

唐冀州封丘县，有老母姓李，年七十，无子孤老，唯有奴婢两人。家镇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经纪。贞观年中，因病死。经两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及苏说云：初有两人，并著赤衣，门前召出，云有上符遣追，便即随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侧院，见一官人，衣冠大袖，凭案而坐，左右甚多。阶下大有著枷锁人，防守如生。官府者遣问老母：“何因行滥沽酒，多取他物？拟作《法华

经》，已向十年，何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经已付钱一千文与隐师。”即遣追婢，须臾婢至，即笞四十放还。遣问隐师，报云是实。乃语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经了当来，得生善处，遂尔得活。”勘校老母初死之时，婢得恶逆，久而始苏，腹皆青肿，盖是四十杖迹。隐禅师者，本是客僧，配寺顿丘，年向六七十，自从出家，即头陀乞食，常一食斋，未尝暂辍，远近大德，并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夜，隐师梦有赤衣人来问，梦中答云：“造经是实。”老母乃屈乡闾眷属及隐禅师行道，顾诸经生。众手写经了，正当七日。还见往者二人来前，母曰：“使人已来，并皆好住。”声绝即死。隐师见存，道俗钦敬。出《冥祥记》。

上面的文字又和先前一样。所以知道抄写经书要非常洁净，法端拿上面的去之后之所以看不到经文，只是不勤奋又不恭敬的缘故。出自《冥报记》。

李 氏

唐朝冀州的封丘县，有一个老妇姓李，年七十岁，没有子女，孤苦一人，只有两个奴婢。她在镇上卖酒为生，酒中掺假，给的酒量又少，分毫都不相让。贞观年间，因病而死。过了两天，埋葬她的棺木已准备好了，只因她的心口稍微温热，没有入殓。等到她苏醒过来后说：当初有两个人，都穿着红衣服，在门前叫她出去，说有上符派遣追拿，就跟着他们去了。到了一座城，很像州城外郭。引她到侧院，看见一个官人，穿着宽衣大袖，靠着几案坐着，他手下人很多。阶下有很多带枷锁的人，防守得很严。官府的人责问老妇：“为什么行骗卖酒，多取别人钱财？打算写《法华经》，已经十年了，为什么不写？”老妇就说：“酒让奴婢酿的，量也是让奴婢量。写经的钱已经付给隐师一千了。”就派人追拿奴婢，不一会儿奴婢被带到，就打了四十杖放回去。又派人问隐师，回答所说都是实情。于是对老妇说：“先放你回去七日，经写完了再来，因为你有善念，才能得活。”验证一下老妇刚死的时候，奴婢得了重病，很久才苏醒过来，腹部都青肿，大概是打了四十枚的痕迹。那个隐禅师，本来是客僧，住在顿丘寺，年近六七十，自从出家后，就定斋念佛，行脚乞食，不

曾停止，是远近闻名有功德的人，大家都很敬重他。老妇病死的那个夜晚，隐师梦见有个穿红衣的人来问，梦中他答道：“造经书是事实。”老妇就召集乡间亲属以及隐禅师行道，雇请众多经生写经书。众写手写完经书，正好是七天。又看见之前的那两个人来到面前，老妇便说：“使者来了，诸位保重。”便声绝而死。隐师现在还活着，道俗都很钦敬他。出自《冥祥记》。

彻 师

唐绛州南孤山隐泉寺沙门彻禅师，曾行，遇癡人在穴中。彻师引出山中，为凿穴给食，念诵《法华经》。素不识字，加又顽鄙，句句授之，终不辞倦。诵经向半，梦有教者，后稍聪悟。已得五六卷，疮渐觉愈。一部了，须眉平复，容色如故。经云：“病之良药。”斯言验矣。出《冥报拾遗》。

悟真寺僧

唐贞观中，有王顺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诵《法华经》者，其声纤远。时星月回临，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其僧惨然有惧，及至寺，且白其事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乃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置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有诵《法华经》声在石函中。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一日寺僧尽下山，独新罗僧在，遂窃石函而去。寺僧迹其往，已归海东矣。时开元末年也。出《宣室志》。

释道俗

唐释道俗者，不测所由，止醴泉山原，诵《法华经》为业，乃至遍数千。贞观中，因疾将终，告友人慧廓禅师曰：“此虽诵经，意望有验。吾死之后，当以十年为限，试发视之。若舌朽灭，知诵无功；若舌如初，为起一塔，庶生俗

彻 师

唐朝绛州南孤山隐泉寺和尚彻禅师，一次出行，遇见一个生癞疮的人在洞穴中。彻师把他领出山中，为他凿了个山洞，给他送吃的，常常念《法华经》。癞人一向不识字，又加上性格固执孤僻，彻师便一句一句地教他，始终坚持不懈。诵读经书将近一半时，做梦有人教他，以后渐渐地有所悟。已经学了五六卷了，癞疮也渐渐痊愈。一部经书读完后，须眉都恢复了，面容脸色都和原来一样。经中说：“经书是疾病的良药。”这话真灵验啊。出自《冥报拾遗》。

悟真寺僧

唐朝贞观年间，有个王顺山悟真寺和尚。夜间前往蓝溪，忽然听到有人诵读《法华经》，声音很细很远。当时星月洒辉，四下里望几十里，寂静而看不清。那个和尚心中忧虑而害怕，等到了寺内，就把这些事告诉众僧。第二天晚上，都在蓝溪听诵经声，才听到读经的声音从地中发出，就在那个地方做上标记。第二天挖开标记的地方，下面有一个颅骨，埋在土中，他的骨头已经枯干了，唯独唇与舌鲜红而滋润。于是就拿回寺中，用石匣子装上放在千佛殿的西殿下。从此之后每天晚上，总有诵读《法华经》的声音从石匣中发出。长安的男女，来看的人数以千计。后来新罗和尚客居于寺，仅一年多，一天寺里的和尚都下山去了，只有新罗和尚在寺，就偷走石匣子而去。寺里和尚们追查他的行踪，他已渡海东去。当时是开元末年。出自《宣室志》。

释道俗

唐朝释道俗，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住在醴泉山，以诵《法华经》为业，诵至几千遍。贞观年间，因病将死，告诉他的友人慧廓禅师说：“虽然如此诵读经书，也只希望能有灵验。我死之后，应当以十年为限，挖开坟墓看。如果舌已朽烂，那是我诵经无功；如果舌头和先前一样，为我建造一座塔，这也是我一生的

信。”言讫而终。至十一年，依言发之，身肉都尽，唯舌不朽。一县士女，咸共赞叹。乃函盛舌本，起塔于甘谷岸上。出《法苑珠林》。

史阿誓

唐郊南福水之阴有史村。史阿誓者，诵《法华经》，职充令史，往还步涉，未尝乘骑。以依经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终本邑，香气充村，道俗惊怪，而莫测其缘。终后十年，其妻死，乃发冢合葬。见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诚转诵《法华经》之灵验也。出《法苑珠林》。

石壁寺僧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禅诵为业，精进练行。贞观末，有鸽巢其房楹上，哺养二雏。法师每有余食，恒就巢哺之。鸽雏后虽渐长，羽翼未成，因学飞，俱坠地死。僧收瘞之。经旬后，僧夜梦二小儿曰：“某等为先有小罪，遂受鸽身。比来日闻法师诵《法华》，既闻妙法，得受人身，儿等今于此寺侧十余里某村姓名家，托生为男。十月之外，当即诞育。”僧乃依期往视之，见此家妇，果同时诞育二子。因为作“满月”，僧呼为“鸽儿”，并应之曰“唯”。出《冥报拾遗》。

信念。”说完就死了。到了第十一年，按照他的话挖开他的坟墓看，身上的肌肉都已经烂尽，只有舌头不烂。一县的男女，全都赞叹不已。于是就用匣子装上舌头，在甘谷岸上筑起一塔。出自《法苑珠林》。

史阿誓

唐朝郊南福水的南面有个史村。村中有个叫史阿誓的，诵读《法华经》，做了令史，来回步行，从不乘车骑马。都按经书说的那样，是怜悯一切的缘故。病死在家乡，香气充满了全村，道俗之人都很惊讶奇怪，而不知道什么原因。死后十年，他的妻子死了，人们挖开坟墓合葬。看见他的舌头像生前那样，这的确是诵读《法华经》的灵应啊。出自《法苑珠林》。

石壁寺僧

唐朝并州石壁寺，有一个老和尚，以坐禅诵经为业，精心修炼。贞观年间，有一个八哥在他的房檐下筑巢，哺养了两只小鸟。法师每当有剩余的饭，总是送到巢穴里喂它们。八哥的雏鸟虽然渐渐地长大，但羽翼还没长成，因此学习飞行时，都落地而死。和尚收埋了它们。十天后，和尚梦见两个小孩说：“我等因为先前犯了小罪，就受到变成八哥的惩罚。等来到这里听到法师诵读《法华经》，已听到了妙法，所以又能够变为人身，我们现在已投生在寺旁边十几里某村某姓家，托生为男儿。十个月之后，就会出生。”和尚便按期去看，这家的妇女，果然同时生下两个男孩。于是为他们做“满月”，和尚就叫他们为“鹄儿”，他们同时答应“是”。出自《冥报拾遗》。

卷第一百一十 报应九观音经

奚 傳	周 瑯	竺法义	王珉妻	竺长舒
潘道秀	栾 荀	张 崇	释开达	竺法纯
释道泰	郭 宣	吕 竦	徐 荣	刘 度
南宫子敖	徐 义	毕 览	释法智	孙道德
张 兴	昙无竭	车 母	释昙颖	邢怀明
王 球				

奚 傳

晋奚傳者，河内人。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权部曲，相与不和。傳为昌所用，作官长。护遣骑抄击，为所俘执，同伴六七人，共系一狱，锁械甚严，克日当杀之。沙门支遁山时在护营中，先与傳相识，闻其执厄，山至狱所候视之，隔户共语。傳谓山曰：“今困厄，命在漏刻，何方得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归请，必有感应。”傳先亦颇闻观世音，及得山语，遂专心属念，昼夜三日，至诚自归。观其锁械，如觉缓解，有异于常。聊试推荡，摧然离体。傳乃复致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无心独去，观世音神力普济，当令俱免。”言毕，复牵挽余人，

奚 傳

晋朝的奚傳，是河内人。永和年间，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自都掌握军队，彼此不和。奚傳被高昌任命为官长。吕护派骑兵袭击，奚傳被俘，同伴六七个人，一同被抓到监狱中，带上枷锁看管甚严，定下日子准备处死。僧人支遁山当时在吕护营中，先和奚傳相识，听说他被俘将死，到狱中去看望他，隔着门说话。奚傳对遁山说：“现在被囚禁，命在旦夕，什么办法能相救？”遁山说：“如果能虔

诚皈依佛法，就一定有感应。”窦傅先前也听说过观世音，等听到遁山的话，就专心诵念，三天三夜，诚心诚意自然向佛。再看他的枷锁，像感觉有缓解似的，和平常不同。就试着活动，刑具一下子离开身体。窦傅又诚心地说：“今天承蒙你可怜庇祐，已让枷锁自己解开。但同伴还多，我无心独自离去，观世音神力普度，应当让他们都免难。”说完，又拉其他的人，

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开户走出，于警徼之间，莫有觉者，便逾城径去。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复进，共逃隐一林中。须臾，护觉失囚，人马络绎，四出寻捕，焚草践林，无不遍至。唯傅所隐一亩许地，终无至者，遂得免还。乡里敬信异常，咸信奉佛法。遁山后过江，为谢居士敷具说其事焉。出《真传拾遗》。

周 瑯

晋周瑯，会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瑯年十六，便蔬食诵经。正月长斋竟，延僧设八关斋，及请其师竺佛密、支法阶。佛密令持小品，斋转读。三日僧赴斋，忘持小品。至中食毕，欲读经，方忆，甚惆怅。瑯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无人遣取。至人定烧香毕，本家恨不得经，密益踟躇。有顷，闻叩门者，言送小品经。瑯愕然心喜，开门，见一年少，著单衣夹，先所不识，又非时人，疑其神异。便长跪受经，要使前坐。年少不肯进，曰：“斯夜当来听经。”比出不复见，香气满宅，既而视之，乃是密经也，道俗惊喜。密经先在厨中，缄钥甚谨，还视其钥，俨然如故。于是村中十余家，咸皆奉佛。瑯遂出家，字昙疑，讽诵众经二十万言。出《冥祥记》。

竺法义

晋兴宁中，沙门竺法义，山居好善，住在始宁保山。后得病积时，攻治备至，而了不损，日就绵笃。遂不复自治，唯归诚观世音，如此数日。昼眠，梦见一道人来候其病，因为治之，剖出肠胃，湔洗脏腑，见有结聚不净物甚多。洗濯

枷锁都逐次脱落，就像有人切断似的。于是开门逃走，穿过巡逻的岗

哨，没有人察觉，就越城而去。走了四五里，天亮了，不敢再走了，就隐蔽在一个树林中。不一会儿，吕护发现囚犯逃走，便派大队人马去追捕，四处收捕，烧草毁林，没有不搜查的地方。唯独窦傅所藏的一亩左右的地方，始终无人搜索，于是脱险而回。乡里的人听了，敬重异常，都信奉佛法。遁山以后过江，为谢敷详细讲述了这件事。出自《真传拾遗》。

周 瑯

晋朝周瑯，会稽剡县人，家中世代信奉佛法。周瑯十六岁时，就吃素诵经。正月长斋结束，便请和尚设八关斋，又请他的师傅竺佛密、支法阶也来。佛密让他拿着小品经，斋戒时诵读。三天后和尚赴斋，忘记带小品经。到了中午吃完斋饭，想要读经，他才想起来，非常惆怅。周瑯家在坂怡村，距离寺庙三十里，无人去取。等到人们烧香完毕后，恨自家不能念经，佛密更加不安。过了片刻，听到有人敲门，说是送小品经的。周瑯惊讶心喜，开门，看见一个少年，穿着单衣服，是之前所不认识的，又不是当时人的打扮，疑心他是神灵。便长跪接受经书，邀请让他入座。少年不肯进来，说：“这一夜我还来听经书。”等他出来后就不见了，而香气满屋，接着一看，原来是密经，道俗又惊又喜。密经先前在橱中，锁得都很严，回去看那个锁，还是像之前那样。于是村中的十几家，都信奉佛教。周瑯于是出家为僧，字昙疑，背诵并熟记经书二十多万言。出自《冥祥记》。

竺法义

晋朝兴宁年间，僧人竺法义，住在山里常做好事，住在始宁保山。后来患病，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理，始终不愈，一天比一天严重。于是不再治病，只是诚心地拜求观世音，像这样过了好几天。一天白天睡着了，梦中看到一位道人来看望他，并给他治疗，先掏出他的肠胃，清洗五脏六腑，看见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洗

毕，还纳之，语义曰：“汝病已除。”梦觉，众患豁然，寻得复常业。故其经云：“或现沙门梵志之象。”意者义公梦其是乎！义以太原七年

亡。宋尚书令傅亮撰其事迹。亮白云：“其先君与义游，义每说其事，辄凜然增肃焉。”出《述异记》。

王珉妻

晋琅琊王珉，其妻无子，尝祈观世音云乞儿。珉后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悦之。僧曰：“我死，当为君作子。”少时道人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语，即解西域十六国梵音，大聪明，有器度，即晋尚书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练，叙前生时，事事有验。出《辨正论》。

竺长舒

晋有竺长舒者，本天竺人，专心诵《观音经》为业。后居吴中，于邑内遭火，屋宇连栋，薨檐相继，火至皆焚。长舒家正住下风，分意烧毁，一心念观世音。欲至舒家，风回火灭，合县惊异之。时有恶少年，讶其灵应，到后夜风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灭。少年嗟感，至明，乃叩头首过。舒云：“我无神力，常以诵观音为业，每有事，恒得脱免。”出《辨正论》。

潘道秀

潘道秀，吴郡人，年二十余，尝随军北征。既而军小失利，秀窜逸被掠，经数处作奴。俘虏异域，欲归无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观世音，每梦寐，辄见像，后既南奔，迷不知

完后，又放回原处，并告诉他说：“你的病已经根除。”梦醒后，所有的病一下子好了，不久又恢复了他的常业。所以经书说：“有时菩萨会以沙门僧的形象出现。”像竺法义的梦就可以证明吧！法义在太原七年死去。宋尚书令傅亮为他的事迹作传。亮自己说：“过世的父亲曾和法义交友，法义每当说到这件事，总是肃然起敬的样子。”出自《述异记》。

王珉妻

晋朝琅琊的王珉，他的妻子没有孩子，曾祈祷观世音菩萨让她有个儿子。后来王珉走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胡僧，心里很喜欢他。和尚说：“我死了，当做你的儿子。”不久，道人果然死了，而王珉的妻子也有了身孕，孩子生下来就会说话，又懂西域十六国的梵语，非常聪明，有气度，就是晋朝的尚书王洪明。所以小名又叫阿练，叙述他的前生事，事事都应验。出自《辨正论》。

竺长舒

晋朝有个竺长舒，原是天竺人，专心以持诵《观世音经》为业。之后住在吴中，城内遭火灾，房屋栋宇，一座接一座，火到之处全都烧毁。长舒家正住在下风口，估计要被烧毁，他一心念《观世音经》。火快到长舒家，忽然风转火灭，全县的人都非常奇怪。当时有个品质恶劣的少年，对他的灵验很惊讶，到后半夜风急，把火投向长舒的房子上，投四次都灭了。少年感叹不止，到了天亮，便磕头认罪。长舒说：“我没有什么神力，常常以持诵《观世音经》为业，每当有事，总能得到脱免。”出自《辨正论》。

潘道秀

潘道秀，是吴郡人，年二十多，曾经随军北征。不久，因军小失利，道秀逃跑而被俘，经过几个地方做奴仆，在域外做俘虏，想回去却又没有办法。年少时信守佛法，常年专心持诵《观世音经》。每当入梦，总是能看到佛像，之后就往南逃跑，迷路而不知道。于穷山中，忽睹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礼怡然。不觉安行，乃得还路，遂归本土。后精进弥笃。出《冥祥记》。

栾 荀

晋栾荀，不知何许人也。少奉法，尝作富平令。先从征卢循，值小失利，船舫遭火垂尽，贼亦交逼，正在中江，风浪骇目。荀恐怖分尽，尤念观世音。俄见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与水齐。荀心知念

经有感，便投水就之，体既浮涌，脚似履地。俄而天军遣船迎接败者，于是遂得济。出《冥祥记》。

张 崇

晋张崇者，京兆杜陵人也，年少奉法。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千有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戎所拘，谓为游寇。崇与同等五人，手足桎械置坑中，埋筑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驰马射之。崇虑望穷尽，唯洁心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脱走。路经一寺，乃复称观世音名，至心礼拜。以一石置前，发誓愿云：“今欲过江东，诉辞晋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心愿获果，此石当分为二。”崇拜，石即破焉。崇至京师，发白虎樽，具列冤状，帝乃加宥。已为人所略卖者，皆赎为编户。智生道人目所亲见其事者。出《法苑珠林》。

释开达

晋沙门释开达，隆安二年，登陇采甘草，为羌所执。时年大饥，羌胡相啖，乃置达栅中，将食之。先在栅中十有余人，羌日夕烹菹，唯达尚存。自达被执，便潜诵《观世音

往哪儿走。在深山中，忽然看到佛像真身，很像现在的佛像，于是他便高兴地施礼。不知不觉平安前行，就走上归路，返回家乡。后来他的信仰更加精进笃诚了。出自《冥祥记》。

栾 荀

晋朝的栾荀，不知是哪里人。少年信奉佛法，曾经做富平令。先前跟着卢循出征，军队失利，船遭火而沉没，贼人也逼近，船又正在江心，风浪惊人。栾荀非常害怕，赶快诵念《观世音经》。忽然看见江中有一人，挺身屹立，腰和水齐。栾荀知道是念经有效，就投水奔去。他的身体浮上来，脚就像踩着地一样。不一会儿天军派船接应溃散的官兵，于是栾荀便得救了。出自《冥祥记》。

张 崇

晋朝的张崇，是京兆杜陵人，年少信奉佛法。太元年间，苻坚已败，长安有一千多家的百姓，南逃归晋，被镇戎所扣，称他们是流寇。张崇和五个同行的人，都被戴上手铐、脚镣推到坑中，用土埋到腰部，各自相距二十步远，准备第二天骑马射死他们。张崇已经绝望，只净心念《观世音经》。夜里刑械忽然自己脱落，因此得以逃脱。路过一寺，又称诵观世音的名，并诚心礼拜。把一块石头放在面前，发誓愿说：“现在想要过江东去，向晋帝倾诉，洗脱冤屈，营救妻子儿女，如心愿有结果，这块石头就应当一分为二。”张崇拜谢，石头就破为两块。张崇到了京城，执虎樽，诉说全部冤情，皇帝就宽恕了他。那些已经被变卖的人，都赎回并编入户口。智生道人亲眼看见了这件事。出自《法苑珠林》。

释开达

晋朝有个释开达，隆安二年，开达登上陇山去采甘草，被羌族所抓。当时正是饥荒年，羌族和匈奴饿得互相吃人，于是就把开达关在栅栏中，将要吃掉他。栅栏中本来已经有十多个人，羌人每天烹煮，只有开达还留着。自从开达被俘，便暗中诵读《观世音经》，不懈于心。及明日，当见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遥逼群羌，奋怒号吼，羌各骇怖进走。虎乃前噬栅木，得成小缺，可容人过，已而徐去。达初见虎噬栅，谓必见害。栅既穿不入，心疑其异，谓是观世音力。计诸羌未及，便即穿栅逃走。夜行昼伏，遂得免脱。出《法苑珠林》。

竺法纯

晋沙门竺法纯，山阴显义寺主也。元兴中，起寺买材，路经湖道，材主是妇人，与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风，波浪如山，船小水入，又与妇人俱行，命在瞬息，乃一心诵《观世音经》。时既入夜，行旅已绝。俄有大船流至，纯即乘度之，而此小船应时沦没。大舟随波鼓荡，俄得达岸也。出《法苑珠林》。

释道泰

晋沙门释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义熙中，尝梦人云：“君命当终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笃疾，虑必不济，悉以衣钵之资，厚为福施。又归诚念诵观世音，昼夜四日，勤心不替。时所坐床前垂帷，忽于帷下见人跨户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视，奄然而灭。惊欣交萃，因大流汗，胸体即轻，所患平差。出《法苑珠林》。

郭 宣

晋义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处茂，先与梁州刺史经》，从不懈怠。等到第二天，就该吃开达了。那天早晨刚亮，忽然来了一只大虎，远远逼着一群羌人，愤怒吼叫，吓得羌人各自都惊恐而逃。老虎就上前咬啮栅木，等咬出小缺口，可以容下一人通过的时候，老虎就慢慢离去了。开达开始看见老虎咬的栅栏时，认为一定是要吃自己。但栅栏咬破了老虎又不进去，心里感到十分惊异，认为是观世音的神力。估计那些羌人还没回来，便穿过栅栏逃走。夜里赶路白天躲藏，于是脱险。出自《法苑珠林》。

竺法纯

晋朝和尚竺法纯，是山阴显义寺的寺主。元兴年间，买木材筑寺，路过湖道，木材的主人是妇女，和他坐同一只船走。已经入湖，天色渐晚暴风突起，波浪如山，船小又溅进了水，加上和妇人一起走，性命就在瞬息之间，于是法纯一心诵念《观世音经》。当时已经到了晚上，沿途已经没有行旅之人了。忽然有一条大船漂过来，法纯就乘上大船，而这个小船立刻就沉没了。大船随波逐浪任其漂荡，不一会儿就到了岸边。出自《法苑珠林》。

释道泰

晋朝有个释道泰，是常山衡唐精舍的和尚。义熙年间，曾梦见一个人说：“你能活到四十二岁。”道泰年到四十二岁时，得了重病，他

想到一定不会好了，所以就把衣钵等全部资财，作为很丰厚的福施舍给别人。又虔诚念诵《观世音经》，四天四夜，勤心不止。当时他所坐的床前挂着帷帐，忽然在帐下看见一个人跨门而进，脚背金色，光明照亮屋内。道泰便取掉帷帐惶恐地看，那人忽然不见了。道泰惊喜交加，于是满身流汗，身体便感到轻松，所得的病也痊愈了。出自《法苑珠林》。

郭 宣

晋朝义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处茂，之前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为友。收敬有罪下狱，宣与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十日后，夜梦一菩萨慰谕之，告以大命无忧。俄而锁械自脱，及晓还著，如是复解。二人遂发愿：若得免罪，各出钱十万上明西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愿送钱向寺，处茂违誓不送。及卢循举兵，茂于香浦为流矢所中，未死之间曰：“我有大罪。”语讫而死。出《辨正论》。

吕 竦

晋吕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丰县。其南溪，流急岸峭，回曲如萦，又多大石，白日行者，尤怀危惧。竦自说，其父尝行溪中，去家十余里。日向暮，大风雨，晦冥如漆，不复知东西，自分覆溺，唯归心观世音，且诵且念。须臾，有火光来岸，如人捉炬者，照见溪中了了，径得归家。火常在前后，去船十余步。竦后与郗嘉宾周旋，郗所传说。出《法苑珠林》。

徐 荣

晋有徐荣者，琅琊人也。尝至东阳还，经定山。舟人不惯，误堕洄湊中，垂欲沉没，荣无复计，唯至心呼观世音名。须臾间，如有数十人齐力引舡者，踊出洄湊中，沿江而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风雨甚驶，不知所向，而涌浪转盛。荣诵经不辍，忽望见山头有火焰赫奕，回舟趋之，径得达岸，既至，即不复见。明旦，问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众愕然曰：“风雨如此，岂有火耶？”乃知佛力冥祐。

矣。荣后为会稽府督护，谢敷尝闻荣说。时与荣同船者沙门支道杨收敬为朋友。杨收敬有罪被关进牢狱，郭宣和处茂同被戴上枷锁关押了起来，他们诵念《观世音经》。十天后，夜里梦见一个菩萨慰问他，并告诉他们生命无忧。不一会儿枷锁自己脱落，到天亮又给锁上，后来还是像之前那样脱落。于是二人发愿：如果能免除此罪，他们各出十万钱到明西寺做功德。没几天就被免了罪。郭宣就按照誓愿送钱给明西寺，处茂则违誓不送。等到卢循举兵，处茂在香浦被流箭射中，未死之时说：“我有大罪。”说完就死了。出自《辨正论》。

吕 竦

晋朝的吕竦字茂高，是兖州人，寓住在始丰县。那里的南溪，岸陡流急，回曲萦绕，又有许多大石头，白天走在这里，都恐惧万分。吕竦自己说，他的父亲曾在溪中行船，离家十多里。一天傍晚，风雨大作，漆黑一片，分不清东西南北，觉得要淹死，就只一心念《观世音经》，边诵边念。不一会儿，就有火光从岸上来，像人举着火炬一样，照得溪中很清楚，才得以回家。火光常在他的前后，离船十多步远。之后吕竦和郗嘉宾有往来，这事是郗嘉宾所传述的。出自《法苑珠林》。

徐 荣

晋朝有个叫徐荣的是琅琊人。曾经到东阳，回来时经过定山。船夫对水路不熟，误落入漩涡中，眼看就要沉没，徐荣再也没有什么计策，只是诚心呼唤观世音的名字。不一会儿，像有几十个人一齐用力拉船，涌出漩涡，顺江而下。到了傍晚，天色昏暗，风雨更急，不知去向，而波浪更加汹涌。徐荣诵经不停，忽然看见山头有火焰光明显盛，调回船头朝那个方向走，一直到达岸边，到岸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了。第二天早晨，问江浦中的人：“昨天夜里山上是什么火？”大家惊讶地说：“像这么大的风雨，怎么能有火呢？”这才知道是佛力在暗中庇祐。徐荣后来担任会稽府督护，谢敷曾听徐荣说起此事。当时和徐荣同船的僧人支道

蕴，谨笃士也，亦具其事，为傅亮言之，与荣所说同。出《法苑珠林》。

刘 度

刘度，平原聊城人也。乡里千余家，并奉大法，造立形像，供养僧尼。值虏主木末时，此县常有遁逃。木大怒，欲尽灭一城。众皆凶惧，分必殄尽。度乃洁诚率众，归命观世音。顷之，未见物从空下，绕其屋柱，惊视，乃《观世音经》。木大欢喜，因省刑戮，于是此城即得免害。出《冥祥记》。

南宫子敖

南宫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为獬獬虏儿长乐公所破，合城数千人皆被诛害。子敖虽分必死，而犹至心念观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随。尔时长乐公亲自临刑，惊问之。子敖聊尔答云：“能作马鞍。”乃令原释。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时。后遂得遁逸，乃造一观音小像，贮以香函，行则顶戴。出《冥祥记》。

徐 义

苻秦徐义，高陆人，为尚书，少奉佛法。时兵革蜂起，贼获义，将加害，乃埋其两足，编发于树。至夜，义专念观世音。有顷，忽梦人谓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义便惊起，见防守者，并疲而寝。乃试自奋动，手发既解，足亦得脱，而遁百余步，隐草中，便闻追者交驰，秉炬无见者。

蕴，是谨慎忠厚的人，也详知这些事，对傅亮说过，与徐荣所说的一样。出自《法苑珠林》。

刘 度

刘度，是平原聊城人。乡里一千多家，都信奉佛法，建造佛像，

供养僧尼。正当虜主木末统治时，这个县常有人逃亡。木末便大怒，想杀掉一城的人。大家都非常害怕，估计当被灭绝。刘度率领众人，持治秉诚，向观世音求救。不一会儿，木末看见一个东西从空中落下，围绕他的屋前柱子转，吃惊地一看，原来是《观世音经》。木末非常高兴，决定免去刑戮，于是这座城里的人也都得以幸免。出自《冥祥记》。

南宮子敖

南宮子敖是始平人。戍守新平城，被獬獬虜儿长乐公攻破，全城几千人都被杀害。子敖虽然想到必死无疑，但还是诚心念《观世音经》。不久轮到子敖，大刀一齐落下，有高的也有低的，拿刀的人忽然感到疲惫不堪，四肢不能动弹。当时长乐公亲临刑场，惊讶地问他。子敖便随便答道：“我能做马鞍。”于是释放了他。子敖也不知道为什么回答这句话。之后就逃跑了，于是他造了一尊观音小像，用香木匣子装着，出门就顶戴侍奉，终不舍离。出自《冥祥记》。

徐 义

苻秦时的徐义，是高陆人，官为尚书，从小信奉佛法。当时战乱蜂起，贼人抓住了徐义，将要加害于他，于是就埋住了他的两脚，把头发绑在树上。到了夜里，徐义便专心念《观世音经》。一会儿，忽然梦见一个人对他说：“现在事情紧急，你怎么还有闲心睡觉呢！”徐义便惊起，见防守的人都疲惫地睡着了。于是试着自己活动，把手和头发都解开了，脚也拔出来了，逃了一百多步，藏在草中，便听到追的人来来往往，拿着火把没有发现他。

迨明贼散，义归投邺寺，遂得免焉。出《冥祥记》。

毕 览

苻秦毕览，东平人，少奉法。随慕容垂北征，没虜，单马逃窜。虜骑追及，览至心诵念观世音，既得免脱。入山，迷惑失道，又专心持念。中夜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安然至家。出《冥祥

记》。

释法智

沙门释法智，为白衣时，尝独行至大泽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绝，便至心礼诵观世音。俄而火过，一泽之草，无有遗茎者，唯法智所容身处不烧，始乃敬奉大法。后为姚兴将，从征索虏，军退失马，落在围里。乃隐沟边丛棘中，得蔽头，复念观世音，心甚勤至。隔沟人遥唤后军，指令杀之，而军过搜觅，辄无见者，遂得免。后径出家。出《冥祥记》。

孙道德

宋孙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道德曰：“必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丹心投诚，归诵《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产男。出《冥祥记》。

张 兴

宋张兴，新兴人，颇信佛法，常从沙门僧融、昙翼时受八戒。元嘉初，兴尝为劫贼所引，逃避。妻系狱，掠笞积日。时县失火，出囚路侧，会融、翼同行，偶经囚边，妻惊等到天亮贼人走了，徐义才投奔邺寺，于是得以幸免。出自《冥祥记》。

毕 览

苻秦毕览是东平人，年少信奉佛法。跟着慕容垂北征，被俘，单枪匹马逃窜。敌人快要追上他，毕览诚心诵念《观世音经》，得以脱免。进入山中，迷了路，又专心念经。半夜看见一个僧人，穿着法衣拿着锡杖，给他指路，毕览便安全到家。出自《冥祥记》。

释法智

僧人释法智，未出家时，曾独自走在大泽中。忽然遇到猛火，四方烧起，走投无路，便诚心诵念《观世音经》。不一会儿，大火烧过，洼地的草没有一点保留的，只有法智所藏的地方没有烧着，于是开始敬奉大法。后来做了姚兴的将官，随军北征，退军时丢了马，落在敌人的包围中。于是他便隐藏在沟旁的荆棘里才遮住了头，又念《观世音经》，心更加虔诚。对岸的敌人隔着沟崖远远地呼喊后军，让他们杀死他，而后军过来搜索，都没有找到他，于是获救。后来便出家了。出自《冥祥记》。

孙道德

南朝宋的孙道德，是益州人，信奉道教的长者。年龄已过五十岁，还没有子女，居住在寺院附近。景平年间，僧人对道德说：“你一定希望有儿子，就应当诚心礼念《观世音经》，这样才会有希望。”道德便不再供奉道教，丹心投诚诵念《观世音经》。几天之后，有梦应验，妇人随即有孕，生下一个男孩。出自《冥祥记》。

张 兴

南朝宋时的张兴是新兴人，很信奉佛法，曾跟着僧人僧融、昙翼受八斋戒。元嘉初年，张兴曾经被劫贼所牵连，逃跑躲避。妻子被抓进监狱，几天来严刑拷打。当时县里失火，就把囚犯放在路边，正赶上僧融、昙翼路过，偶然经过囚徒处，张兴的妻子惊

呼：“阎梨何不赐救？”融曰：“贫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宜劝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日许，夜梦一沙门以足蹶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俱解，然闭户警防，无由得出，虑有觉者，乃却自械。又梦向者沙门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守备俱寝，安步而逸。暗行数里，卒值一人，妻惧蹙地。已而相讯，乃其夫也。相见悲喜，夜投僧翼。翼匿之，获免焉。出《冥祥记》。

昙无竭

宋元嘉初，有黄龙沙门昙无竭者，诵《观世音经》，净修苦行。与徒属二十五人，往寻佛国，备经艰险。既达天竺舍卫，路逢山象一群，竭赍经诵念，称名归命。有狮子从林中出，象惊奔走。后有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加害。竭又如初归命。有大鹫飞来，牛便惊散，遂得免。出《法苑珠林》。

车 母

车母者，遭宋庐陵王青泥之难，为虏所得，在贼营中。其母先来奉佛，即燃七灯于佛前，夜精心念观世音，愿子得脱。如是经年，其子忽叛还。七日七夜独行，自南走，常值天阴，不知东西。遥见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终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觉到家，见其母犹在佛前伏地，又见七灯，囚乃发悟。母子共谈，知是佛力，自后恳祷，专行慈悲。出《宣验记》。

呼：“高僧为何不救救我！”融说：“我力量薄弱，不能救你怎么办呢？只应勤念《观世音经》，大概能获免。”他的妻子便昼夜念经祈祷。过了十天左右，夜里梦见一个僧人用脚踢她说：“喂，喂！可以起来了。”妻子惊起，枷锁都已脱落，然而狱门关闭，又有防守，没有办法出去，怕有人觉察，于是自己戴上枷锁。又梦见先前的僧人说：“门已经打开了。”他的妻子醒来立刻跑出，守备的人都睡了，她便安然地逃出。暗中走了几里，偶然碰到一个人，她惊怕地仆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又互相问，才知道是她的丈夫。两人相见后悲喜交加，连夜投奔僧昙翼。僧昙翼把他们藏了起来，才得以脱身。出自《冥祥记》。

昙无竭

南朝宋元嘉初年，有个黄龙僧人昙无竭，诵读《观世音经》，静修苦行。他和他的徒弟们二十五人，去寻找佛国，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天竺国舍卫，在路上碰到一群山象，昙无竭抱着经诵

念，呼叫着观世音的名字乞求保佑。有一个狮子从树林中出来，大象惊慌逃走。后来有一群野牛，吼叫而来，将要加害于他们，无竭又像起初那样念经求救。有大鹫飞来，野牛便惊散，众人才得以脱免。出自《法苑珠林》。

车 母

有姓车的母子俩，儿子遭遇南朝宋时庐陵王青泥之难，被俘在贼营中。他的母亲原来供佛，就在佛前点燃了七盏灯，整夜精心诵念《观世音经》，愿儿子能脱险。像这样整整一年，她的儿子忽然逃走。独自走了七天七夜，向南走，常赶上天阴，就无法辨别方向。远远看见有七段火光，望见火而跟着走，好像是村子，想要去投宿，却始终不能到达。就这样过了七个晚上，不知不觉就到家了，看见他的母亲还在佛前跪着，又看见七盏灯，他才明白过来。母子俩共谈，知道是佛的力量，从此更加诚恳地祷告，一心一意地行善。出自《宣验记》。

释昙颖

宋长干寺有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谨于戒行，诵经十余万言，止长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独绝。颖常患癣疾，积治不除。房内恒供养一观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异时，忽见一蛇，缘壁上屋。须臾，有一鼠子，从屋坠地，涎液沐身，状如已死。颖候以活，即取竹刮除涎液，又闻蛇所吞鼠，能疗疮疾。即取涎以傅癣上。所傅既遍，鼠亦还活。信宿之间，疮疾顿尽。方悟蛇之与鼠，皆是祈请所致。于是君王所重，名播遐迩。后卒所在，年八十一。出《高僧传》。

邢怀明

宋邢怀明，河间人，为大将军参军。尝随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同见陷没，伺候间隙，俱遁南归。夜行昼伏，三日，犹惧追捕，乃遣人前覘虏候，数日不还。一夕，将雨阴暗。所遣人将晓忽至，乃惊曰：“向遥见火光甚明，故来投之，那得至而反暗？”循等惊愕。怀明

先奉法，自出征，恒顶戴《观世音经》，诵读不废。夕亦暗诵，咸疑是经神力，遂得脱免。居于京师，忽有沙门诣怀明云：“贫道见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气，宜移避。”语毕去。怀明追而目之，出门便不见，意甚恶之。经二旬，邻人张景秀，伤父及杀妻，怀明以为血气之征，庶得无事。时与刘斌、刘敬文同在一巷，其年并以刘湛之党，被诛夷。出《法苑珠林》。

释昙颖

南朝宋长干寺有个释昙颖，是会稽人。年少时便出家了，谨守戒行，诵读经书达十多万言，后到长干寺。善于诵唱，天下独一无二。昙颖常年患癣病，治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痊愈。他在房内一直供奉一尊观世音像，早晚礼拜，请求治好这个病。之后，忽然看见一条蛇，沿着墙壁爬上屋顶。不一会儿，又有一个老鼠，从屋顶落地，身上全是涎液，像是已经死了。昙颖等它活过来，就拿竹片刮掉它身上的涎液，又听说蛇所吞吃的老鼠，能治疗疮病，就取涎液敷到癣上。都敷遍了，老鼠也就活了。两夜之间，疮病都好了。这才明白蛇与鼠，都是自己祈祷请求的东西。因此被君王所器重，远近闻名。后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一岁。出自《高僧传》。

邢怀明

南朝宋时的邢怀明，是河间人，做了大将军的参军。他曾随同南郡太守朱循去北伐，一同陷入敌营，他们找了个时机，一起逃走南归。夜里行走白天躲藏，过了三天，还怕来追捕，于是就派人到前方侦察，看有没有敌人哨兵，几天不回。一天夜里，天气阴暗将要下雨。所派的人将要天亮时忽然回来了，惊讶地说：“先前远远地看见火光很明亮，所以就一直奔来，怎么到了跟前火光反而暗了？”朱循等人非常惊愕。怀明先前信佛，自从出征，总礼拜《观世音经》，诵读不停。那天晚上也暗中诵读，都疑心是诵经的神力，于是能够脱身。他住在京城，忽然有个僧人对怀明说：“我看见这个巷子中和你家有血气，应当迁避到别处去。”说完就走了。怀明追出去看他，他

出门便不见了，心里很讨厌。过了二十天，邻居张景秀，伤害了他的父亲并杀死了他的妻子，怀明认为这正是血气证明，希望自己相安无事。当时和刘斌、刘敬文同住在一个巷子里，那一年因为是刘湛的同党，一起被杀害。出自《法苑珠林》。

王 球

宋王球字叔达，太原人，为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于郡失守，系在刑狱，防锁坚固。球先精进，用心尤至。狱中百余人，并多饥饿。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斋，至心念《观世音》。夜梦升高座，见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题名《光明按行品》，并诸菩萨名。球得而披读，忘第一菩萨名，第二观音，第三大势至。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门也。”既觉，锁皆断脱。球心知神力，弥增专志。因自钉治其锁，经三日而被原宥。出《法苑珠林》。

王 球

南朝宋时的王球字叔达，是太原人，做涪陵太守。元嘉元年，由于郡城失守，被抓入狱，看守得很严。王球先前精心求进，用心非常精至。狱中有一百多人，很多人挨饿。王球每当吃饭，都分别施舍给他们，每天坚持斋戒，诚心念《观世音经》。夜里梦见升上一个高座，看见一位僧人，把一卷经书送给他，题名《光明按行品》，并且写着许多菩萨的名字。王球翻阅诵读，忘记了第一位菩萨的名字，第二是观音，第三是大势至。又看见一个车轮，僧人说：“这是五道门。”等醒了之后，身上的枷锁都断裂而脱落。王球知道这是神力，更加专心自己的志向。于是自己钉好枷锁，三天后就被赦免了。出自《法苑珠林》。

卷第一百一十一 报应十观音经

竺惠庆	卞悦之	张 畅	王玄谟	释道冏
伏万寿	彭子乔	释慧和	齐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 甲	张 达	孙敬德	高 荀
史 隼	东山沙弥	徐善才	杜智楷	张 氏
许 俨	僧道宪	成 珪	王 琦	

竺惠庆

宋沙门竺惠庆，广陵人也，经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扬大水，惠庆将入庐山。船至江而暴风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庆舫飘扬中江。风疾浪涌，唯待沦覆。惠庆正心端意，诵《观世音经》。洲际之人，望见其舫，迎飙截流，如有数十人牵挽之者，径到其岸，一舫全济。出《法苑珠林》。

卞悦之

宋居士卞悦之，济阴人也。作朝请，居在潮沟。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妇为取妾，复积载不孕。将祈求继嗣，发愿诵《观音经》千遍。其数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时即元嘉十四年也。出《冥祥记》。

竺惠庆

南朝宋时僧人竺惠庆是广陵人，通晓佛学，品行端正。元嘉十二年，荆、扬二州发大水，惠庆将要进庐山。船到江中暴风忽起，他的同旅已经靠岸了，只有惠庆的船漂在江中。风急浪涌，只等沉没。惠庆正心端意，诵念《观世音经》。岸边的人，看见他的船，迎着暴风堵住急流，像有几十个人拉着似的，一直到岸边，一船的人全都得

救。出自《法苑珠林》。

卞悦之

南朝宋时的居士卞悦之，是济阴人。做奉朝请，住在潮沟。已经五十岁了，还没有子女。妻子为他娶了妾，但妾也是多年不孕。为了祈求子嗣，卞悦之发愿诵念《观世音经》一千遍。一千遍将念完时，他的妾就有了身孕，不久就生下一个男孩。当时是元嘉十四年。出自《冥祥记》。

张 畅

宋张畅，常奉持《观音》。南谯之构逆也，畅不从，王欲害之。夜梦观世音曰：“汝不可杀畅！”遂不敢害。及王败，畅系狱，诵《观世音经》千遍，锁一寸寸断，狱司易之复断。吏白曰：“释之。”出《谈薮》。

王玄谟

宋太原王玄谟，爽迈不群。北征失律，军法当死。梦人谓之曰：“汝诵观世音千遍，可得免祸。”谟曰：“命悬旦夕，千遍何可得？”乃授云：“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情，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心。”既而诵满千遍。将就戮，将军沈庆之谏，遂免。历位尚书金紫豫州刺史。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谈薮》。

释道罔

姚秦沙门释道罔，弘始十八年，师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钟乳，与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深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横木而过。罔最先济，后辈坠水而死。时火又灭，冥然昏暗。罔生念已尽，恸哭而已，犹固一心呼观世音，誓愿若蒙出路，供百人会，表报威神。经一宿而见小光炯然，状若萤火，倏忽之间，穴中尽明。于是见路，得

出岩下。由此信悟弥深，屡睹灵异。元嘉十九年，临川王作镇广陵，请罔供养。其年九月，于西斋中作十日观世音斋。已得九日，夜四更尽，众僧皆眠，罔起礼拜谢，欲坐禅，忽见四壁有无数沙门，悉半身出见。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长人，著平上帻，布裤褶，手把长刀，貌极雄异，捻香授道罔。

张 畅

南朝宋的张畅，常年奉持《观世音》。南谯王图谋叛逆，张畅不从，王想害他。夜里梦见观世音说：“你不能杀张畅！”于是不敢害畅。等到王败了，畅被捕入狱，诵千遍《观世音经》，锁断成一寸一寸的，狱司给他换了又断。狱吏说：“放了他。”出自《谈薮》。

王玄谟

南朝宋太原的王玄谟，爽直豪迈不凡。北征失利，按军法当处死。梦中看见一个人对他说：“你诵一千遍《观世音经》，可以免祸。”玄谟说：“命在旦夕，怎能念上千遍呢？”于是梦中人教他诵念：“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情，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心。”不一会儿就念完了一千遍。将要被杀，将军沈庆之劝谏，才获免。历任尚书、金紫、豫州刺史。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谈薮》。

释道罔

后秦僧人释道罔，弘始十八年，师父道懿派他到河南霍山去采钟乳，和同道道朗等四个人一同前往。他们拿着火把进入深洞，入洞走了三里，遇到一条深水流，靠一横木渡水。道罔先渡过去了，后面的人都落水而死。当时火又熄灭了，漆黑一片。道罔已没有活着的念头，只是痛哭，但还是坚持呼唤观世音，许愿如果能承蒙给予出路，将供奉百人的斋会，来报达神的威力。过了一宿忽然看见一个小光闪烁，其形像萤火，顷刻之间，洞穴中都明亮起来。于是看见了路，才走出岩下。从此他信悟更深，多次目睹这样的灵异。元嘉十九年，临

川王镇守广陵，请道罔在府里供事。那年的九月，在西斋中作十日观世音斋。已经过了九天，夜里过四更天，众僧们都熟睡了，道罔起身施礼拜谢，刚要坐禅，忽然看见四面墙壁上有无数个僧人，都出现了半身。一个佛梳螺旋形的发髻，十分清晰。有一个高大的人，戴着头巾，穿着布裤子，手拿一把长刀，相貌非常雄伟而怪异，捻着香给道罔。

道罔时不肯受，壁中沙门语云：“罔公可为受香，以覆护主人。”俄而霍然，无所复见。当此之时，都不见众会诸僧，唯睹置释迦文行像而已。出《法苑珠林》。

伏万寿

伏万寿，平昌人。宋元嘉十九年在广陵为卫府参军，乞假返州。四更初，涉江，长波安流，至中而风起如箭，时又夜，莫知所向。万寿先奉法，唯一心归命观世音，念无间。倏尔与船中数人，同睹北岸有光，状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阳火也。”回船趋之，未旦而至。问彼人，皆云：“昨夜无燃火者。”于是方悟神力焉。出《法苑珠林》。

彭子乔

宋彭子乔者，益阳县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龙。建元元年，以罪被系。子乔少年尝出家，还俗后，常诵《观世音经》。时文龙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杀之。子乔忧惧，无复余计，唯至诚诵经，至百余遍，疲而昼寝。同系者有十许人，亦俱睡。有湘西县吏杜道荣，亦系在狱，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鹤集子乔屏风上。有顷，一鹤下至子乔边，时复觉如美丽人。道荣起，见子乔双械脱在脚外，而械痕犹在焉。道荣惊视，子乔亦寤，共视械咨嗟，问道荣曰：“有所梦不？”答曰：“不梦。”道荣以所见说之。子乔虽知必己，尚虑狱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经四五日而蒙释放。出《法苑珠林》。

道罔当时不肯接受，墙壁上的僧人说道：“道罔可以接受香，来保护主人。”突然不一会儿，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在这个时候，也看不见

聚会的众僧，只看见放着的释迦文行的佛像罢了。出自《法苑珠林》。

伏万寿

伏万寿，是平昌人。南朝宋元嘉十九年在广陵做卫府参军，请假回州里。四更初过江的时候，波平浪静，等到了江中风如箭起，当时又是深夜，无法辨清方向。万寿一直信奉佛法，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观世音经》，不停地念。很快地便和船上的几个人，都看见北岸上有光亮，形状像是村火，高兴地说：“这一定是阳火。”于是调回船头奔去，不到天亮就到了。问那地方的人，他们都说：“昨天夜里没有点火的人。”于是才明白是菩萨的神力。出自《法苑珠林》。

彭子乔

南朝刘宋的彭子乔是益阳县人。任本郡的主簿，给太守沈文龙办事。建元元年，因罪被抓。子乔年少时曾经出家，还俗后，常常诵念《观世音经》。当时文龙很生气，给他带的刑具也越来越紧，一定要杀死他。子乔忧惧，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诚心念经，念到一百多遍，因疲劳白天就睡着了。一同被抓的有十几个人，也都一起入睡。有一个湘西的县吏杜道荣，也被押在狱中。忽睡忽醒，睡得不是很熟。忽然有一对白鹤落在子乔的屏风上。过了一会儿，一只鹤飞到子乔旁边，当时又觉得它像是个很美丽的人。道荣起身，看见子乔的双镣脱落在脚下，而刑械的痕迹还在。道荣惊讶地看着，子乔也醒了，共同看着刑械惊叹，问道荣说：“是不是在做梦？”回答说：“不是在做梦。”道荣便把自己看见的告诉了他。子乔虽然知道得救了，但担心看守怀疑他想叛逃，就又取了刑械戴上。过了四五天，就被释放了。出自《法苑珠林》。

释慧和

宋慧和沙门者，京师众造寺僧也。义嘉之难，和犹为白衣，属刘胡部下。胡常遣将士数十人作谍东，和亦预行。行至鹄渚，而值台军西上，谍众离散，各逃草泽。和得窜，下至新林，见野老衣服缕弊，

和乃以貌整裤褶易其衣，提篮负担，若类田人。时诸游军捕此散谍，视和形色，疑而问之。和答对谬略，因被笞掠，登时见斩。和自散走，便恒诵念《观世音经》，至将斩时，祈恳弥至。既而军人挥刀屡跌，三举三折，并惊而释之。和于是出家，遂成精业。出《法苑珠林》。

齐建安王

齐建安王患疮，念观音不息。夜梦见观音，手为傅药，明旦疮愈也。出《感应传》。

毛德祖

荥阳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过。道逢虏骑所追，伏在路侧蓬蒿，半身犹露，分意受死。合家念观世音，俄然云起雨注，得免死也。出《辨正论》。

李儒俊

队主李儒俊镇虎牢，为魏虏所围，危急欲降。夜逾城出，见贼纵横并卧，儒俊乃一心念观世音，便过贼处，趋空泽。贼即随来，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贼掩至。儒俊惊恐，一心专念《观音经》，忽得马驰去，因此遂得脱。出《辨正论》。

释慧和

南朝宋时的慧和僧人，是京城众造寺的和尚。义嘉之难时，慧和还未出家，属刘胡的部下。刘胡常派将士几十人做间谍，慧和也准备去。走到鹊渚，正赶上台军西上，众间谍立刻分散，各自逃到草泽中。慧和得以逃窜，到了新林，看见一个田间老衣服褴褛，慧和就用自己的还算齐整的衣裤换了他的衣服，提着篮子挑着担子，好像种田的人一样。当时那些游军在这里追捕离散的间谍，看慧和的体型和面色，疑惑地查问他。慧和对答不上，于是就被拷打，立刻要被斩首。

慧和自从走散后，便坚持诵读《观世音经》，到了将要斩首的时候，祈祷更加诚挚。军人挥刀砍他时屡次跌倒，三次举刀三次刀折，非常惊讶地放了他。慧和于是出家，修行得很有造诣。出自《法苑珠林》。

齐建安王

南朝齐建安王身上生了疮，念《观世音经》不止。夜里梦见观世音，亲手为他敷药，第二天早晨疮就痊愈了。出自《感应传》。

毛德祖

荥阳人毛德祖，当初投奔江南，暗中取道。道上正遇上敌人的骑兵追赶，就趴伏在路边的蓬蒿中，半截身子还露在外面，只等受死。全家念《观世音经》，突然天阴下起大雨来，他才能得以逃脱。出自《辨正论》。

李儒俊

队主李儒俊镇守虎牢关，被魏兵所围，十分危急，打算投降。李儒俊便连夜从城墙逃出，看见贼兵横躺竖卧，就一心念《观世音经》，便穿过贼兵处，到达空泽地。贼兵就跟着来了，儒俊便躲入草中，还没等藏好，贼兵已经赶到了。李儒俊惊慌害怕，一心只念《观世音经》，忽然得到一匹马奔驰而去，因此得以脱身。出自《辨正论》。

沈 甲

吴郡人沈甲，被系处死。临刑市中日，诵观音名号，心口不息，刀刃自断，因而被放。一云，吴人陆暉系狱分死。乃令家人造观音像，冀得免死。临刑三刀，其刀皆折。官问之故，答云：“恐是观音慈力。”及看像项上，乃有三刀痕现。因奏获免。出《宣验记》。

张 达

张达有罪系狱，分当受死。乃专念观世音，锁 械自脱，因遂获免。终身斋戒。出《张氏传》。

孙敬德

东魏孙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释教，尝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忽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千遍。执缚临刑，诵念数满，刀自折为三段，肤颈不伤。三易其刀，终折如故。所司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及归，睹其家观音像，项有刃迹三。敕写其经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自晋、宋、梁、陈、秦、赵国，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得救者不可胜纪。出《冥祥记》。

高 荀

荥阳高荀，年已五十。为杀人被收，锁 顿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观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诬，何由可免？”同禁劝之，因始发心，誓当舍恶行善，专念观音，不离造次。若得免脱，愿起五层浮图，舍身作奴，供养

沈 甲

吴郡人沈甲，被抓将要处死。第二天临刑时，诵念观音名号，心口不停，刀刃便自己断了，因此被释放。又有人说，吴郡人陆晖被抓入监狱等死，就让家人造观音像，希望能够免死。临刑时用了三把刀，刀都断了。官吏问他原因，答道：“恐怕是观音的慈悲之力。”等到看观音像的脖子上，果然出现三处刀痕。于是上奏赦免了他。出自《宣验记》。

张 达

张达有罪被捕入狱，理当受死。于是他就专心念《观世音经》，而锁械自己脱落，因此得以获免。从此他便终身斋戒。出自《张氏

传》。

孙敬德

东魏的孙敬德，天平年间，是定州的募士。信奉佛教，曾经造观音像，自己供奉着。后来被劫贼所抓，受不住被拷打之苦，忽然梦见一个僧人，让他诵念一千遍《观世音经》。被押赴刑场，临刑前诵念完千遍，刑刀自己断为三截，而皮肤和脖子都没有受伤。三次换刀，始终像先前那样断为三截。主管的官吏就详细上奏，丞相高欢奏表请求免他一死。等到回家，看到他家观世音的像，脖子上有三处刀痕。皇上下令让他写经书传布于世，今天叫作《高王观世音经》。在晋、宋、梁、陈、秦、赵国，称观音、地藏、弥勒、弥陀之名念诵的，得救者不可胜数。出自《冥祥记》。

高 荀

荥阳的高荀，年纪五十岁。因为杀人被捕，锁押进地牢中，他自料必死无疑了。同牢的人说：“我们共同努力念《观世音经》吧。”高荀说：“我罪最重，甘心受刑，怎么可以免罪呢？”一同囚禁的人劝他，因此才立下誓愿，并发誓要去恶行善，专心诵念《观世音经》，不再鲁莽。如果能够免罪，愿造五层浮图，舍身作奴，供养

众僧。旬日用心，钳鑕自解。监司惊惧，语荀云：“若佛神怜汝，斩应不死。”临刑之日，举刀刃断，奏得原免。出《宣验记》。

史 隽

史隽有学识，奉道而慢佛，常语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见尊像，恒轻诮之。后因病脚挛，种种祈福，都无效验。其友人赵文谓曰：“经道福中第一，可试造观音像。”隽以病急，如言铸像。像成，梦观音，果得差。出《宣验记》。

东山沙弥

隋开皇初，有扬州僧，忘其本名，诵通《涅槃》，自矜为业。岐州东山下村中沙弥，诵《观世音经》。二俱暴死，同至阎罗王所。乃处沙弥金高座，甚敬之；处涅槃僧银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恨，问沙弥住处。既苏，从南来至岐州，访得沙弥，具问所由。沙弥云：“每诵观音，于别所衣净衣，烧名香咒愿，然后乃诵。斯法不怠，更无他术。”谢曰：“吾罪深矣。所诵《涅槃》，威仪不整，身口不净，于今验矣。”出《法苑珠林》。

徐善才

唐武德中，醴泉县人徐善才，常修斋戒，诵《观世音经》，逾千遍。曾往京城延兴寺，修营功德。及还家，道逢胡贼。贼所掠汉人千百，将向洪崖，次第杀之。善才知不

众僧。专心诵念了十几天，他身上的钳锁自然开解了。监守的人非常害怕，对高荀说：“如果神佛同情你，斩首时你就不死。”临刑的那一天，一举刀来砍，刀刃便折断了，监司启奏后他才得以赦免。出自《宣验记》。

史 隼

史隼有学识，信奉道教而轻视佛教，常对人说：“佛是小神，不足以供奉。”每当看见佛像，总是轻薄地讥诮。后来因为得了脚痠挛病，无论怎样祈求护佑，都毫无效果。他的朋友赵文对他说：“读经信教是得到护佑的第一位，你可以试着造一尊观世音像。”史隼由于病重，就像朋友说的那样铸了一尊观世音像。像铸成之后，他就梦见观世音菩萨，病果然就痊愈了。出自《宣验记》。

东山沙弥

隋朝开皇初年，扬州有个和尚，忘了他的本名，诵读精通《涅槃经》，引以为豪并以此为业。岐州东山下村中的沙弥，持诵《观世音经》。两个人都突然暴死，一同到阎罗王那里。对待沙弥是让他坐在金高座上，非常敬重他；对待涅槃僧则是让他坐在银高座，对他的敬

重就稍微差一些。涅槃僧非常愤恨，问沙弥的住处。苏醒之后，就从南边来到岐州，找到了沙弥，问他原因。沙弥说：“每次诵《观音经》，都在别屋穿着净衣，点上名香祝愿，然后再诵经。坚持不懈，再也没有别的本领。”涅槃僧谢罪说：“我的罪孽太深重了。诵念《涅槃经》，没有隆重的仪式，也不净口净身，如今才验证了。”出自《法苑珠林》。

徐善才

唐朝武德年间，醴泉县人徐善才，常修斋戒，诵《观世音经》，超千遍。曾去京城延兴寺，修建功德。回家时，道上遇到胡贼。贼人所抓汉人成百上千，带到悬崖边，逐个杀害。善才知道不能免，唯至心念《观音经》。当杀之时，了不自觉，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涧树枝上，去岸三百余尺。以手摩顶，觉微痛而无伤。渐下树，循涧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渐晓，去贼已远，得官路，遂还家。琬法师尝说此事。出《法苑珠林》。

杜智楷

杜智楷，曹州离狐人。少好释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隐居太山，以读诵为事。唐贞观二十一年，于山中还，忽患疾垂死，以袈裟覆体，昏然如梦。见老母及美女十数屡来相扰，智楷端然不动。渐相逼斥，并云：“與智楷掷置北涧里。”遂总近前，同执捉，有揽著袈裟者。忽齐声念佛，却后忏悔，请为造阿弥陀佛，诵观音菩萨三十余遍。少间，遂觉体上大汗，即愈。离狐今济阴也。出《法苑珠林》。

张氏

陈玄范妻张氏，精心奉佛，恒愿自作一金像，终身供养。有愿莫从，专心日久，忽有观世音金像，连光五尺，现高座上。众叹其精感所致。出《辩正论》。

许俨

唐龙朔麟德中，京师永兴坊许俨，取鱼为业。后患疾，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见火车来烧身，官府责取鱼多，遣生受罪。”已经数日，乍生乍死。亲戚劝作功德，遂造观音像两躯，仍令合家不食酒肉，病遂差。出《法苑珠林》。

脱免，只诚心念《观世音经》。当杀他时，突然失去知觉，一直到入夜时才醒，身子挂在深涧的树枝上，离崖岸三百多尺。用手去摸脖子，觉得稍有疼痛而没有损伤。慢慢地下树，沿着山涧往南走，走了五六十里，天渐渐亮了，距离贼已经很远，找到了大道，于是回到家里。琬法师曾经说过这件事。出自《法苑珠林》。

杜智楷

杜智楷是曹州离狐人。年少喜好佛经，不做官，不娶妻，穿着僧衣，隐居在泰山，以诵读经书为业。唐朝贞观二十一年，从山中回来，忽然患病将死，用袈裟盖着身体，昏然像做梦一样。看见老妇和十几个美女多次来打扰，智楷都端坐不动心。逐渐相逼呵斥，并说：“把智楷扔到北涧里去。”于是都走近前来，一起捉他，有的碰到他穿的袈裟。忽然齐声念佛，后退并忏悔，请求智楷给她们造阿弥陀佛，诵念《观世音经》三十多遍。不一会儿，智楷就感到身体出了一身大汗，就痊愈了。离狐就是现在的济阴。出自《法苑珠林》。

张 氏

陈玄范的妻子张氏，精心奉佛，一直想自造一尊金像，终身供养。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张氏仍久持这种心愿，忽然有一个观世音的金像，发出五尺多的光芒，出现在高座上。大家赞叹说是她的诚心感动的结果。出自《辨正论》。

许 俨

唐朝龙朔麟德年间，京城永兴坊的许俨，以打鱼为业。后来患病，迷迷糊糊像死了一样，身上红得像火，疼痛得像火烤的一样。他

自己说：“只看见火车来烧身，官府责怪他捕的鱼太多，让自己活着受罪。”过了几天了，都是忽生忽死。亲戚们劝他做功德，于是造了两尊观世音像，并让全家不吃酒肉，病就好了。出自《法苑珠林》。

僧道宪

唐圣善寺僧道宪，俗姓元氏。开元中，住持于江州大云寺，法侣称之。时刺史元某，欲画观世音七铺，以宪练行，委之勾当。宪令画工持斋洁己，诸彩色悉以乳头香代胶，备极清静。元深嘉之。事毕，往预宁斫排，造文殊堂。排成将还，忽然堕水，江流湍急，同侣求拯无由。宪堕水之际，便思念观世音。见水底有异光，久而视之，见所画七菩萨，立在左右，谓宪曰：“尔但念南无菩萨。”宪行李如昼。犹知在水底，惧未免死，乃思计云：念阿弥陀佛。又念阿弥佛，其七菩萨并来捧足，将至水上。衣服无所污染，与排相随，俱行四十余里。宪天宝初灭度。今江州大云寺七菩萨见在，兼画落水事云耳。出《广异记》。

成珪

成珪者，唐天宝初，为长沙尉，部送河南桥木。始至扬州，累遭风水，遗失差众。扬州所司谓珪盗卖其木，拷掠行夫，不胜楚痛，妄云破用。扬州转帖潭府。时班景倩为潭府，严察之吏也。长沙府别将钱堂杨觐利其使，与景倩左右构成。景倩使觐来收珪等。觐至扬州，以小枷枷珪，陆路递行。至宁江，方入船，乃以连鑊 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钉塞，唯开小孔，出入饭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发扬州，便心念救苦观世音菩萨。恒一日一食，或时不食，但饮水清斋。经十余日，至滁口，夕暮之际，念诵恳至。其枷及鑊，忽然开解，形体萧然，无所累著。伺夜深，舟人尽卧，珪乃拆所钉，拔除出船背。至觐房上，呼曰：“杨觐，汝如我

僧道宪

唐朝圣善寺僧道宪，俗姓元。开元年间，在江州大云寺任住持，

很受众僧称颂。当时的刺史元某，想要画七张观世音像，因道宪有道行，委托他办理此事。道宪便让画工们斋戒洁身，各种彩色都用乳香代胶，准备得非常洁净。元某很赞许他。画完后，去预宁砍木做木排，建造文殊堂。木排砍成将要运回，道宪忽然落入水中，江流湍急，同伴没有办法营救。道宪落水之时，便想着念《观世音经》。只见水底下有奇异的光，过了很久再看它，是他所画的七位菩萨，站在左右，对道宪说：“你只管念南无菩萨就行。”道宪往来就像白天一样。知道在水底，害怕不能免死，于是想出一计：念阿弥陀佛。于是又念弥陀佛，结果那七个菩萨一起来抬着他的脚，将他送到水上。衣服没有沾湿，和木排一起行了四十多里。道宪在天宝初年去世。现在江州大云寺的七菩萨画像还在，同时也画了道宪落水的事。出自《广异记》。

成 珪

唐朝天宝初年，成珪做长沙尉，负责送桥木到河南。刚到扬州，多次遭到风雨，丢失了许多的桥木。扬州主管的官吏认为成珪盗卖了桥木，就严刑拷打运夫，运夫受不了酷刑，就屈招了。扬州主管官吏上报潭府。当时班景倩掌管潭府，是个严苛的官吏。长沙府的别将钱堂、杨觐认为有利可图，就和景倩左右的人一起陷害成珪。景倩派杨觐来收捉成珪等人。杨觐到了扬州，用小枷锁成珪，从陆路走。到了宁江，才上船，又用链锁锁枷，把他锁在船梁上，四面都钉死，只打一个小孔，传送饭食。成珪认为如果到了潭府一定会死的，从扬州出发时，便诚心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常常一天吃一顿饭，有时一顿也不吃，只喝清水斋戒。过了十多天，到了滁口，正当傍晚之时，成珪念经更加恳切。身上的枷和锁，忽然自己解开了，身上利利落落，没有什么累赘。等到夜深了，船上的人都睡了，成珪就拆掉钉子，连根拔掉，从船上跳到船顶。到了杨觐的房上，喊道：“杨觐，你能把我

何！”觐初惊起，问：“何得至此？”珪曰：“当葬江鱼腹中，岂与汝辈成功耶？”因决意赴水。初至潭底，须臾遇一浮木，中有竖枝，珪骑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顾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复浮出。珪

意至心念观世音，乃漂然。忽尔翻转，随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芦中潜伏。又江边多猛兽，往来顾视，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中为珪装束，送至滁州。州官寮叹美，为市驴马粮食等。珪便入京，于御史台申理。初杨覲既失珪，一时溃散，覲因此亦出家焉。出《卓异记》。

王 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荥阳，自童孺不茹荤血。大历初，为衢州司户。性好常持诵《观音经》。自少及长，数患重病，其于念诵，无不差愈。念诵之时，必有异类谲诡之状，来相触恼，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岁时，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闻门外一人呼名云：“我来追汝！”因便随去。行五十里许，至一府舍，舍中官长大惊云：“何以误将此小儿来？即宜遣还。”旁人云：“凡召人来，不合放去，当合作使，方可去尔。”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诉幼小，不任独行。官令与使者同去。中路，使者授一丸与琦，状如毬子，令琦击狗家门。狗出，乃以掷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毕可还。”后又遇病，忽觉四支内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有臂脚内者，往来攻其血肉，每至腕节之间，必有相冲击，病闷不可忍。琦问：“汝辈欲杀我耶？”答云：“为君理病，何杀之有！”琦言：“若理病，当致盛饌哺

怎么样！”杨覲惊起，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的？”成珪说：“我要葬身江中鱼腹，岂能让你们成功？”因此决心跳水。成珪刚到潭底，不一会儿就遇到一块浮木，当中有个竖枝，珪就骑在木头上抱着木枝，浮到水面上。半夜黑暗，四周模糊不清，木已到了潭底，又浮上水面。成珪更诚心念观世音，于是就漂到水面。忽然翻转，随着水中漂木而行。知道已经到岸，便潜伏在芦苇中。江边多有猛兽，往来看他，也不伤害他。到了天亮，投奔附近的村子，村中人为成珪换了装束，送他到滁州。州官感叹他的美德，替他买驴马粮食等。成珪便到了京城，向御史台申诉。当初杨覲失了成珪，一时逃散，他也因此出家了。出自《卓异记》。

王 琦

唐朝的王琦是太原人，住在荥阳，从小就不吃荤腥。大历初年，他担任衢州司户。平生常常持诵《观音经》。从小到大，他多次患重病，由于诵读经书，没有不好的。念经的时候，一定会有个离奇古怪的东西，来相干扰，因为王琦的心念正直而不会被干扰。王琦九岁那年，患病五六天，因此不能说话。忽然听见门外有一个人喊他的名字说：“我来追你！”于是就跟着那人去了。走了五十里左右，到了一个官邸，府内的官长大惊说：“为什么错带这个小孩来！立刻把他送回去。”旁边的人说：“凡是召来的人，不应当放回去，应当让他与使者合作，才可放他回去。”官长说：“有只狗当死。”让王琦取狗。王琦恳求说还幼小，不能独自前往。官吏令王琦与使者一同前去。半路上，使者给王琦一个丸子，形状像球，让琦击狗家的门。狗出来了，就把丸扔给它，狗吞吃了丸立刻死了。官长说：“使命完成了，可以回去了。”王琦后来又得病，忽然觉得四肢内有八十二个人，自己的眉毛、眼睛、嘴巴、鼻子，都各有人占据。其中占据手臂腿脚的，来来往往攻击他的血肉，每当到腕节之间，就必相互冲击，气闷得不可忍耐。王琦问：“你们是想杀死我吗？”回答说：“给你治病，怎么能说是杀你呢？”王琦说：“如果是治病，我当准备丰盛的饮食招待尔。”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为设食，食毕皆去，所病亦愈。

琦先畜一净刀子，长尺余，每念诵即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床头，以自卫护。后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观世音菩萨。暗忽如昼，见刀刃向上，有僧来，与琦偶坐，问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杀魔刀。”僧遂奄减。俄有铁锤空中下，击刀，累击二百余下，锤悉破碎，而刀不损。又见大铁铍，水罐可受二百余石，覆向下，有二大人执杵旁，问琦：“君识此否？”琦答云：“不识。”人云：“此铁铍，狱也。”琦云：“正要此狱禁魔鬼。”言毕并灭。又见床舁珍饈，可百床。从门而出，又见数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见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无屋处汝！”其人一时溃散，顷之疾愈。

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笃，复至心念观音。遥见数百鬼，乘船而至，远来饥饿，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于庭中，群鬼列坐。琦

口中有二鬼跃出，就坐食讫，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尔。”乃令家人造纸衣数十对，又为绯绿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寻愈。

永泰中，又病笃，乃于灯下，澄心诵《多心经》。忽有一声如鸟飞，从坐处肉中浸淫向上，因尔口喏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恼，乃益澄定，须臾如故。复见床前死尸膀胱，有蛇大如瓮，兼诸鬼，多是先识死人，撩乱烁己。琦闭目，至心诵经二十四遍，寂然而灭。至三十九遍，懈而获寐。翌日复愈。

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疠。琦灯下至心为诵《多心

你们。”鬼等在肉中高兴地喜叫。第二天给他们做好了吃的东西，他们吃完后就都走了，王琦的病也就痊愈了。

王琦先前准备了一把干净的刀子，一尺多长，每次念诵经书就拿着它。等到患病时，常把刀放在床头，用来护卫自己。后来病重，于是暗中用力起身，念观世音菩萨。黑暗中忽然像白天一样，看见刀刃向上，有和尚来，和王琦对坐，问他：“这是什么刀？”王琦答：“是杀魔鬼的刀。”和尚就不见了。又见有铁锤从空中落下，击刀，连击二百多下，铁锤全都破碎，而刀却不损坏。又看见可承受二百多石的大铁罐，向下压来，又有两个大人拿着杵站在旁边，问王琦：“你认识这个吗？”王琦答道：“不认识。”那个人说：“这是铁片狱。”王琦说：“正要用这个狱来禁锢魔鬼。”说完两个人都不见了。又看见床上放着珍异的饌食，有一百来床。从门口出去，又看见几百人，全穿着耀眼的衣服，排列在宅子中。又看见了他死去的父亲，手拿着一把刀，发怒说：“没有你们住的地方。”那些人都一时溃散，不久王琦的病也好了。

乾元年间，在江陵，又病重，他又诚心念观世音经。远远地看见几百个鬼，乘着船到了，因路途遥远很饥饿，向王琦讨饭。于是王琦就让家人做饭，在院子中施舍给他们，群鬼并列坐着。王琦的口中有两个鬼跳出来，坐下吃完，还说不算完，王琦问：“莫非是要衣服吗？”鬼说：“正是。”于是又令家人造几十对纸衣，又做了红绿等色的衣衫，在院子中焚烧，鬼穿上就走了。他的病也很快好了。

永泰年间，又病重，就在灯下，清心诵读《多心经》。忽然有像鸟飞一样的声音，从他坐处的肉里慢慢向上，因他的嘴张开而不能合上，心想这一定是有魔鬼干扰，于是更加定心念经，不一会儿就恢复正常。又看见床前的死尸肿胀，有的蛇大如瓮，还有各种鬼，许多是先前认识的死人，缭乱地闪烁。王琦闭上眼睛，诚心诵经二十四遍，沉静无声就都消失了。诵到三十九遍，因疲劳而入睡。第二天就又痊愈了。

他的妻子李氏，曾感染瘟疫。王琦在灯下诚心为她诵《多心经》。得四五句，忽见灯下有三人头，中间一头，是李氏近死之婢。便闻李氏口中作噫声，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东西及上下，状如见物。琦令奴以长刀，随李所指斩之，久乃寤云：“王三郎耶？”盖以弟呼琦。琦问所指云何，李云：“见窗中一人，鼻长数尺；复见床前二物，状如骆驼；又见屋上悉张朱帘幕，皆被奴刀斫获断破，一时消散。”琦却诵经四十九遍，李氏寻愈也。出《广异记》。

经》。念了四五句，忽然看见灯下有三个人头，中间的一个头，是李氏最近死的婢女。就听见李氏口中发出叹息的声音，于是自己坐起。李氏瞪着眼睛不能说话，只是用手指着上下左右，就好像看见什么东西似的。王琦令奴仆用长刀，随着李氏指的地方斩杀，过了很久她才醒过来说：“是王三郎吗？”是以弟弟的称呼喊王琦。王琦问她所指的是什么，李氏说：“看见窗中有一人，鼻子长几尺；又看见床前两个东西，形状像骆驼；又看见屋子上都铺着红色的帘幕，都被奴仆用刀砍破，一时消散了。”王琦又诵经四十九遍，李氏不久就痊愈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一百一十二 报应十一 崇经像

史世光	董吉	宋吏国	张元	释智兴
董雄	孟知俭	崔善冲	唐晏	张御史
李昕	牛腾	李元平	长沙人	乾符僧

史世光

晋史世光，襄阳人。咸和八年，死于武昌，七日，沙门支法山转小品，疲而微卧，闻灵座上如有人声。史家有婢字张信，见世光在灵座，著衣具如平日，语信云：“我本应堕狱中，支和尚为我转经，昙护、昙坚迎我上第七梵天快乐处矣。”护、坚并是山之沙弥已亡者也。后支法山复往，为转大品，又来在座。世光生时，以二幡供养，时在寺中，乃呼：“张信持幡送我。”信曰：“诺。”便绝死。

将信持幡，俱西北飞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顶，望见天门，世光乃自持幡，遣信令还。与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还，便遥见世光直入天门。信复道而还，倏忽乃活，亦不复见手中香也，幡亦在故寺中。世光与信去时，其家有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曰：“阿爷飞上天，婆为见否？”世光后复与天人十余，俱还其家，徘徊而去。每来必见簪帽，去必露髻，信问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此

史世光

晋朝的史世光是襄阳人。咸和八年，在武昌死去，七天后，沙门支法山转诵《小品般若经》，疲劳而刚躺下，就听见灵座上像有人声。史家的婢女张信，看见世光在灵座上，穿的衣服都和平时一样，对张信说：“我本应当下地狱，支和尚为我转读佛经，昙护、昙坚接我到第七梵天快乐处了。”护、坚都是山上的已故僧人。后来支法山又去，为世光咏诵《大品般若经》，世光又来到灵座上。世光生前，

供奉两挂佛幡，当时在寺中，就呼唤：“张信拿幡送我。”张信说：“是。”说完就死了。

张信拿着幡，向西北飞上一座青山，像琉璃色。到了山顶，看见天门，世光便自己拿着幡，让张信回去。给她一青香，状如巴豆，说：“把它给支和尚。”张信还没回去，就远远看见世光直入天门。张信由原道返回，一会儿就复活了，也看不见手中的香，幡还在原来的寺中。世光与张信走时，他家有个六岁的儿童看见了，指着对祖母说：“阿爷走时飞上天去了，婆婆看见了吗？”世光又和天上的十几个人，一齐回到他家，徘徊而去。每次来一定插簪戴帽，去时必露出发髻。张信问他，答道：“天上有帽子，不戴这

也。”后乃著天冠与群天人鼓琴行歌，径上母堂。信问：“何用屢来？”曰：“我来，欲使汝辈知罪福也，亦兼娱乐阿母。”琴音清妙，不类凡声，家人悉闻之，然其声如隔壁障，不得亲察也，唯信闻之独分明焉。

有顷去，信自送，见世光入一黑门，寻即出来，谓信曰：“舅在此日见撈拏，楚痛难胜，省视还也。舅坐犯杀罪，故受此报。可告舅母，会僧转经，当稍免脱。”舅即轻车将军。出《冥祥记》。

董 吉

董吉，於潜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进，恒斋戒诵《首楞严经》。村中有病，辄请吉诵经，所救多愈。同县何晃亦奉法，卒得山毒之病困。晃兄惶遽，驰往请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复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时，水尚未至。吉与期设中食后，比往而山水暴涨不复可涉。吉不能泅，迟回叹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测然发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计躯命，冀如来大士，当照乃诚。”便脱衣，以囊经戴置头上，径入水中，量其深浅，乃应至吉颈，及渡，才至膝耳。

既得上岸，失囊经，甚悲恨。寻至晃家，三礼忏悔，流涕自责。俯仰之间，便见经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湿气，开囊视经，尚燥如故。于是村人一时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险，中多妖

魅，犯害居民。吉以经戒之力，欲降伏之。于山际四五亩地，手伐林木，构造小屋，安设高座，转《首楞严经》百余日，寂然无妖，民害稍止。

个。”然后就戴着天冠和一群天人弹琴作歌，径直进入他母亲住的屋子。张信问他：“为什么多次回来？”世光说：“我来，是想让你们知道罪福，也使我母亲快乐。”琴音清妙，不像凡间的声音，家人都能听到，然而那个琴声像隔着壁障，不能亲眼看到，只有张信听得十分清晰。

过了一会儿离去了，张信自己送他，看见世光进入一个黑门，不一会儿就出来了，对张信说：“舅舅在这里每天被拷打，痛苦难忍，我才省视回来。舅舅犯的是杀人的罪，所以受到这种报应。可以告诉舅母，请和尚为他诵经，能稍加免脱。”史世光的舅舅就是轻车将军。出自《冥祥记》。

董 吉

董吉是於潜人，三代信奉佛法，到了董吉则更加精心勤奋，一直斋戒诵读《首楞严经》。村中有人生病，总是请董吉诵经，所救的人大多能痊愈。同县的何晃也信奉佛法，因染上山毒，病得很重。何晃的哥哥惶恐，急忙去请董吉。董、何两家相距六七十里，又隔着大河。五月中下大雨，晃兄刚渡河时，大水还没有到。董吉答应他吃了午饭后再走，等到去时，山水暴涨无法过去。董吉不会游泳，迟疑叹息了好久。董吉守信正直，一定要按时到达，于是发慈悲之心，发誓说：“我救人很急迫，不考虑我的生命了，希望如来大士普照我的诚心。”于是脱掉衣服，用口袋装着经书顶在头上，径直入水中。估摸水的深浅，本来应当到董吉的脖子，等到渡水，才到膝盖罢了。

已经上了岸，丢了经书，他非常悲恨。不一会儿到了何晃家，施礼三次忏悔，流泪而自责。俯仰之间，就看见经袋在高座上。董吉悲喜交加取来看，湿漉漉的像有湿气，打开口袋看经书，还是干燥如故。于是村中人一时都信奉佛法。董吉家西北，有座高险的山，山中多有妖魅，侵害居民。董吉用经戒的力量，想要降服它们。在山边的

四五亩地上，亲手砍伐林木，建造小屋，安设高座，诵念《首楞严经》一百多天，寂静而无妖，百姓的祸害没了。

后有数人至，与吉言语良久。吉思惟非於潜人，穷山幽绝，何因而来，疑是鬼神，乃谓之曰：“诸君得无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闻君德行清肃，故来相观，并请一事，想必见听。吾世有此山，游居所托，君既来止，虑相犯冒，恒怀不安。今欲更作界分，当杀树为断。”吉曰：“仆贪此寂静，读诵经典，不相干犯，方喜为此，愿见祐助。”鬼答曰：“亦复凭君，不侵克也。”言毕而去。经宿，所芟地四际之外，树皆枯死，如焚焉。出《冥祥记》。

宋史国

宋有一国，与罗刹相近。罗刹数入境，食人无度。王与罗刹约言：“自今已后，国中人家，各专一日，当分送往，勿复枉杀。”有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岁，次当充行。舍别之际，父母哀号，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明日，见子尚在，欢喜同归。于兹遂绝，国人赖焉。出《幽明录》。

张元

后周张元字孝始，河北万城人也。年十六，其祖丧明三载，元惧忧泣，昼夜经行，以祈福祐。复读《药师经》云“盲者得视”之言遂请七僧，燃七层灯，七昼夜转读《药师经》。每日行道祝曰：“元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光，并施法界，乞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梦有一翁，以金篦疗其祖目，谓元曰：“勿忧悲也，三日后，祖目必瘥。”元于梦中喜踊，惊觉，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瘥。出《法苑珠林》。

后来有几个人到来，和董吉攀谈很久。董吉心想并不是於潜人，山穷而幽绝，是从哪里来的呢，疑心他们是鬼神，就对他们说：“你们莫非是这山里的鬼吗？”答道：“是的。听说您的德行清正严明，所以前来相见，并有一事相求，想必能听从。我们世代住在这山里，行止起居都依靠这座山，你来这里后，我们怕相互冒犯，总是怀着不安

的心理。现在想要重新划个界限，以砍树为标记。”董吉说：“我喜欢此处寂静，诵读经典，本无意干扰，正高兴这样做，愿你等庇祐帮助。”鬼答道：“听凭你的安排，我们再不侵扰了。”说完就离开了。过了一宿，所开辟的地四周之外，树木都枯死，像焚烧过一样。出自《冥祥记》。

宋吏国

南朝宋时有一国，和罗刹邻近。罗刹多次入境，吃人无数。国王与罗刹相约说：“从今以后，国中的人家，每天有一家按时给你送人，不要再来枉杀。”有一个奉佛的人家，只有一个儿子，才十岁，按次序应该送去。离别之时，父母哀哭，便诚心念佛。由于佛神力的缘故，大鬼不敢靠近。第二天，看见儿子还在，便高兴地和他一起回家。从此鬼吃人一事便灭绝，国人大获裨益。出自《幽明录》。

张元

后周张元字孝始，是河北万城人。十六岁时，他的祖父已经失明三年，张元忧愁哭泣，昼夜念经，来祈祐降福。又读《药师经》中说“失明者能复明”的经句，就请七个和尚，点燃七层灯，七天七夜诵读《药师经》。每天行道后祝愿说：“我为孙不孝，使祖父失明，现在用灯光，一齐献给法界，乞求让祖父复明，我愿代替祖父失明。”这样辛勤，到了第七天。那天夜里，梦见一个老翁，用金篦治疗祖父的眼睛，并对张元说：“不要悲伤，三天后，你祖父的眼睛一定能痊愈。”张元在梦中高兴得跳了起来，惊醒后，就都告诉了家人。三天后，祖父的眼睛果然好了。出自《法苑珠林》。

释智兴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智兴，洛州人也。励行坚明，依首律师，诵经持律，不辍昏晓。至大业五年仲冬，次当维那鸣钟。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从炀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无凶告，通梦于妻曰：“吾行达彭城，不幸病死。生无善行，今堕地狱，备经五苦。赖今月初十

日，禅定寺僧智兴鸣钟发响，声振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脱解。今生乐处，思报其恩，汝可具绢十匹奉之，并陈意殷勤。”及寤说之，人无信者。寻复梦如初，后十余日，凶问与梦符同。乃以绢奉兴，合寺大德至，咸问兴曰：“何缘鸣钟，乃感斯应？”兴曰：“余无他术，见佛法藏传云：‘鬲胝吒王受苦，由鸣钟得停。’及《增一阿含经》‘鸣钟作福’，敬遵此事，励力行之。严冬登楼，风切皮肉，露手鸣椎，掌中破裂，不以为苦。鸣钟之始，先发善愿：诸贤圣同入道场，同受法食。愿诸恶趣，闻此钟声，俱时离苦，速得解脱。如斯愿行，察志常奉修。故致兹通感焉。”出《异苑》。

董 雄

唐董雄，河南人。贞观中，为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非累与同列李敬玄、王忻俱维縶。雄专念《普门品》，日三十遍，縶忽夜解落，雄惊告忻、玄。忻视其縶，坚全在地，而钩连不开，相离数尺，即告守者。御史张守一宿直，命吏烛之而甚怪，重縶封记而去。雄但诵经不辍，至五更，又解落有声，雄复告忻、玄等。至明，守一视之，封题如故，而縶自相离。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读经，常谓曰：“何

释智兴

唐朝京城大庄严寺的释智兴，是洛州人。坚定不移，砥砺德行，尊崇师傅引导，诵经持律，早晚不停。到大业五年的仲冬，轮到智兴敲钟。同寺有一个叫三果的和尚，他有个哥哥跟随炀帝南下江都，中途死亡。当初没有人报信，托梦给他的妻子说：“我走到彭城，不幸病死。在世没做善事，已落入地狱，备受五苦。幸好这月的初十，禅定寺的和尚智兴敲钟发响，声振地狱，同时受苦的人，一起解脱了。今托生于乐地，我想要报答他的恩德，你可准备十匹绢送给他，并向他表示致谢之意。”他的妻子醒来说这件事，没有人相信。不久又做了这样的梦，后来十几天，凶信传来，和梦相同。于是就把绢送给了智兴，整个寺里的高僧都来问智兴说：“什么原因敲钟能有这样的感

应？”智兴说：“我没有什么本领，见佛法藏传中说：‘鬬膩吒王受苦，从鸣钟得到停止。’《增一阿含经》中也说‘鸣钟可以造福’，我敬遵这些事，努力实行它。严冬登上钟楼，寒风浸入皮肉，露出手来拿椎，掌中破裂，不认为是苦。每次敲钟之初，先发下善愿：祈求各位贤圣一齐入道场，一同受用法食，愿所有恶道，听到这个钟声，都能脱离痛苦，很快得到解脱。这样许愿奉行，当加意奉修佛法。所以才能得到这样的感应啊。”出自《异苑》。

董 雄

唐朝的董雄，是河南人。贞观年间，做大理丞。年幼奉佛法，吃素多年。因无罪受牵连，与同行的李敬玄、王忻一起被囚禁。董雄专心念《普门品》，每天三十遍，锁忽然在夜里解落，董雄惊告李敬玄、王忻。敬玄看他的锁完整在地上，而钩链却不开，相距几尺，于是就告诉守卫。御史张守一值夜班，命狱吏点蜡烛去看，甚感奇怪，又重新锁上并封记好而走了。董雄只是诵经不停，到了五更天，又有枷锁解落的声音，董雄又告诉玄、忻等人。到了天亮，张守一一看，封记如原来一样，而锁却自己脱离。敬玄一向不信佛法，他的妻子诵经时，常对她说：“为什么

为胡神所媚而读此书耶？”及见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圣也。时忻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昼锁解落，视之如雄无异，不久俱免。出《法苑珠林》。

孟知俭

唐孟知俭，并州人。少时病，忽亡，见衙府，如平时时，不知其死。逢故人为吏，谓曰：“因何得来？”具报之，乃知是冥途。吏为检寻曰：“君平生无修福处，何以得还？”俭曰：“一生诵《多心经》及《高王经》，虽不记数，亦三四万遍。”重检获之，遂还。吏问：“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俭合运出身，为曹州参军，转邓州司仓。”即掩却不许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运是何事。寻有敕募运粮，因放选，授曹州参军。乃悟曰：“此

州吾不见，小书耳。”满授邓州司仓，去任又选，唱晋州判司，未过而卒。出《朝野僉载》。

崔善冲

崔善冲，先初任梓州桐山丞，嵩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诸蛮叛，杀知古，善冲等二十余人奔走，拟投昆明，夜不知道，冲专念尊经。俄见炬火在前，众便随之，至晓火灭，乃达昆明。出《报应记》。

唐 晏

唐晏，梓州人，持经日七遍。唐开元初，避事晋州安岳县。与人有隙，谗于使君刘肱，肱令人捉晏。夜梦一胡僧云：“急去。”惊起便走，至遂州方义县。肱使奄至，奔走无

被胡神所迷惑而读这样的书呢？”等到看到董雄这件事，才深感不信神的错误，才知道佛是大圣人。当时王忻也诵读八个菩萨的名字，念满三万遍，白天锁便解脱，与董雄一样，不久就都得到赦免了。出自《法苑珠林》。

孟知俭

唐朝孟知俭，是并州人。年少有病时，忽然死去，看见衙府，和平时见到的一样，不知已死。遇到一个老友在此做官，问他说：“为什么来这里？”官吏都告诉了他，才知道是阴间。官吏查检说道：“你平生没有修福的事，怎么回去呢？”知俭说：“一生诵读《多心经》及《高王经》，虽然记不住遍数，也有三四万遍了。”又重新检验，果真如此，于是放他回去。官吏问他：“想知道官运吗？”他说：“很想知道。”于是就拿出簿子给他看，说：“孟知俭合运出身，做曹州参军，转为邓州司仓。”就合上不再让他看。于是送他到荒野，掉进黑坑，孟知俭就活了，他不知道“运”是怎么回事。不久有令召集运粮，因而选官，被授予曹州参军。他才明白过来说：“当时这个州写的是小字，没看清。”又授给他邓州司仓，他离任后又叫他做晋州判司，没去就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崔善冲

崔善冲，起初任梓州桐山县丞，雋州刺史李知古上奏充请判官。诸蛮叛乱，杀了知古，善冲等二十多人逃走，商量投奔昆明，夜里不知道路，善冲一心念经。忽然见前面有火光，大家便跟着火光走，到了早晨火光就灭了。于是到达了昆明。出自《报应记》。

唐 晏

唐晏是梓州人，坚持每天念经七遍。唐朝开元初年，在晋州安岳县躲避祸事。和别人有仇隙，那人就向使君刘肱进谗言，刘肱便派人捉拿唐晏。唐晏夜里梦见一个胡僧说：“快走！”于是惊起便逃，一直到了遂州方义县。刘肱派的人突然赶到，晏走投无路，遂一心念经。捕者交横，并无见者，由是获免。出《报应记》。

张御史

张某，唐天宝中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将渡淮，有黄衫人自后奔走来渡，谓有急事，特驻舟。泊至，乃云：“附载渡淮耳。”御船者欲殴击之，兼责让：“何以欲济而辄停留判官！”某云：“无击。”反责所由云：“载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亲以余食哺之，其人甚愧恧。

既济，与某分路。须臾，至前驿，已在门所。某意是嘱请，心甚嫌之，谓曰：“吾适渡汝，何为复至？可即遽去。”云：“已实非人，欲与判官议事，非左右所闻。”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适承一饌，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还至舍，有所遗嘱。鬼云：“一日之外，不敢违也。我虽为使，然在地下，职类人间里尹坊胥尔。”某欲前请救，鬼云：“人鬼异路，无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遥拜，鬼云：“能一日之内，转千卷《续命经》，当得延寿。”言讫出去，至门又回，谓云：“识《续命经》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间《金刚经》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转得千卷经？”鬼云：“但是人转则可。”某乃大呼传舍中及他百姓等数十人同

转。至明日晚，终千遍讫。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会须暂谒地府。”众人皆见黄衫吏与某相随出门。既见王，具言千遍《续命经》足，得延寿命。取检云：“与所诵实同。”因合掌云：“若尔，尤当更得十载寿。”便放重生。

路，只是一心念经。追捕的人来来往往，竟然都没有发现他，因此才获免。出自《报应记》。

张御史

张某，唐朝天宝年间做御史判官，奉使命去淮南审理案件。正要渡淮河，有一个穿黄衫的人从后面赶来渡淮，说是有急事，张御史便停住渡船。等到了船上，却说：“只不过是搭这船渡淮河罢了。”驾船的人想要打他，并且责怪他：“为什么你想渡河而耽搁了判官的时间。”张某说：“不要打他！”反而责怪船夫说：“带一个百姓过河，有什么麻烦呢？”并亲自给他送饭吃，那个人深感惭愧。

已经过了淮河，和那人分路而行。不一会儿，到了前面的驿站，他已在门前了。张某认为他又有请求，心里很讨厌他，对他说：“我刚才把你渡过河，为什么又回来了？赶快离开吧。”他回答说：“我其实不是人，想和判官商议一件事，不让左右的人听到。”于是张某屏退左右的人，那人说：“我奉命来捉你，要在淮河中淹死你，承蒙你给我饭吃，本不应忘。已蒙受了你的厚恩，只可宽限你多活一天罢了。”张某请求回到住处，准备遗嘱。鬼说：“一天之外，我不敢违命。我虽然是使者，然而在地下的职务就像人间的里尹坊胥罢了。”张某想上前求救，鬼说：“人鬼不同路，不应相逼，恐怕不能免了。”张某远远拜谢，鬼说：“你能在一天之内，咏诵一千卷《续命经》，就能延寿。”说完便出去。到了门口又回来。对他说：“知道《续命经》吗？”张某刚开始不知道，鬼说：“就是人间的《金刚经》。”张某说：“今天已晚，怎么能诵得千卷经？”鬼说：“凡是人诵读就可以。”张某于是呼喊舍中及其他百姓等数十人一同诵经。到第二天晚上，终于完成了一千遍。鬼又到了并说：“判官已免你一死，但还须和我暂且到地府走一趟。”大家都看见黄衫吏和张某相随出

门。等拜见了阎王，就把诵一千遍《续命经》的事告诉了阎王，理应延长寿命。左右取簿检验说：“他说的属实。”于是阎王合掌说：“像你这样，更应当延寿十年。”就放他生还。

至门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迟回，今已遇捶。”乃袒示之，愿乞少钱。某云：“我贫士，且在逆旅，多恐不办。”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纸钱，当奉五百贯。”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许钱，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还逆旅，未易办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还我，自当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领讫。”须臾复至，云：“夫人欲与，阿奶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奶，须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

求假还家，具说其事，妻云：“是夕梦君已死，求二百千纸钱，欲便市造。阿奶故云：‘梦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奶又梦。”因得十年后卒也。出《广异记》。

李 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郡，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苏，说云：“初被数人领入坟墓间，复有数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辈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还，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还之。’”乃相与送女至舍。女活后，昕亦到舍也。出《广异记》。

到了门前，所追他的鬼吏说：“我因为追捕您耽误了时间，现在已被捶打。”于是露出被打的地方给他看，希望向他要点钱。张某说：“我是贫穷的人，并且在旅途中，多了恐怕难以筹办。”鬼说：“只要二百千。”某说：“若是纸钱，可以给五百千。”鬼说：“感谢你的厚意，只是我的功德一向很少，怎么能接受你这么多的钱呢？二百千正好。”张某说：“今天我也是鬼了，夜里回旅馆，不易办到。”鬼说：“判官只要心里想，让妻子还给我，我自然会得到。”张某就非常诚心想让妻子还鬼债。鬼说：“已领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说：“夫人

想给，老太太不肯。”又让张某诚心让老太太还债。不一会儿鬼又说：“我已得到了。”张某便昏昏然如落深坑一样，因此得活。

他请假回家，把这些事都说了，他的妻子说：“那天晚上我梦见你已死，求二百千纸钱，想要造好送去，老太太说：‘梦中的事不足信！’这天晚上，她也做了这个梦。”张某又活了十年，之后才去世。出自《广异记》。

李 昕

唐朝的李昕，善于持诵《千手千眼咒》。有人为疟鬼所缠，李昕就为他念咒。那个鬼现形对那人说：“我本想困扰你，因为害怕李十四郎，不敢再去。”十四郎就是李昕。李昕家在东郡，客居于河南，他的妹妹染病而死。几天后复苏，她说：“当初被几个人领入坟墓之间，又有几十个人，想要凌辱我。其中一个人忽然说：‘这是李十四郎的妹妹，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她？现在李十四郎已经回来了，不久就要到家。那是个大善人，如果听说我们抢了他的妹妹，一定用神咒来困扰我们，不如早点把她送回去。’”于是他们就把她送回了家。李昕妹妹复活了以后，李昕也到了家。出自《广异记》。

牛 腾

唐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郾城令，弃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志者终身。常慕陶潜“五柳先生”之号，故自称“布衣公子”，即侍中中书令河东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经擢第，再选右卫骑曹参军。公子沉静寡言，少挺异操，河东侯器其贤，朝廷政事皆访之。公子清俭自守，德业过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门下。

年壮而河东侯遇害，公子谪为牂牁建安丞。将行，时中丞崔察用事，贬官皆辞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诛殛甚众。时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与河东侯不协，陷之。公子将见崔察，惧不知所为。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瑰伟，黄衣盛服，乃问公子：“欲过中丞，得无惧死乎？”公子惊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异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见中丞时，但俯伏掐诀，言带犀角

刀子，掐手诀，乃可以诵咒。其诀，左手中指第三节横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诵咒七遍，当有所见，可以无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阤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诵之，既得，仰视异人亡矣，大异之。即见察，同过三十余人，公子名当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过，素有郤，察则留处绞斩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诵咒，察久不言。仰视之，见一神人，长丈余，仪质非常，出自西阶，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当背。而诸人但见崔察低头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脱，比至屏回顾，见神人释察而亡矣。

公子至牂牁，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是夷獠渐渍

牛 腾

唐朝牛腾字思远，是唐朝的散大夫，为郾城县令，弃官从善，精心供奉佛教，终身不改此志。常常羡慕陶潜“五柳先生”的称号，所以自称“布衣公子”，是侍中、中书令、河东侯炎的外甥，河东侯姓裴，未满二十岁，考中明经科又被推选为右卫骑曹参军。公子沉默寡言，年少操行超群，河东侯裴炎很器重他的贤能，朝中政事都找他商量。公子清廉自守，德才过人，著名诗人王勃等四人，都出自他的门下。

壮年时，河东侯遇害，他也被贬为牂牁建安丞。将要去上任，当时中丞崔察当权，贬官都得向他告辞，一向有仇的，被留下，杀死的也很多。当时天后正信任酷吏，而崔察以前和河东侯不合，便陷害他。公子将要见崔察，又害怕而不知所措。忽然路上遇见一人，身形伟岸，穿着华丽的黄衣服，问公子：“想到中丞那去，难道不害怕死吗？”公子惊讶地说：“害怕。”又问他：“你有犀角刀吗？”公子答道：“有。”那个怪人说：“公子有刀子就很好。我授你神咒，见中丞时，只俯身掐手诀，说带犀角刀子，掐手诀，就可以念咒。诀是左手中指第三节横文，用大拇指掐。而秘密诵咒语七遍，应当有所见，就没有什么忧虑了。咒语是：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阤阿婆迦呵。”公子俯身而诵念，已经学会了，抬头看那怪人不见了，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就去见崔察，同去的三十多人，公子排在第二十名，前面十九个人名字

都喊过了，平素有嫌隙的，崔察留下绞斩的，将近一半。轮到公子，公子就像怪人说的那样诵咒语，崔察久不开口。抬头看，见一神人，一丈多高，仪表气质非凡，从西阶中出来，一直来到崔察前，右手抓住他的肩，左手扭着他的头，正对着他的后背。而许多人只看见崔察低头不语，手停着不动罢了。公子于是得以解脱，等到了屏风后回头，看见神人放下崔察不见了。

公子到了牂牁，一向坚守诚信，更加敬重佛道，虽然已婚为官，也像守戒规的僧人一样。不随意说话，不随便看不该看的，说的话没有虚假，行为也没有不合适的，因此夷獠各族也渐渐受到

其化，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常摄郡长吏，置道场数处。居三年而庄州獠反，转入牂牁，郡人背杀长吏以应之，建安大豪起兵相应。乃劫公子坐于树下，将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斩守者头，乃置公子于笼中，令力者负而走，于是兼以孥免。事解后，郡以状闻，诏书还公事，许其还归。后宰数邑，皆计日受俸，其清无以加，亦天性也。后弃官，精内教，甚有感焉。出《纪闻》。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诚之子。大历五年，客于东阳寺中。读书岁余，薄暮，见一女子，红裙绣襦，容色美丽，娥冶自若，领数青衣，来入僧院。元平悦之，而窥见青衣，问其所适及姓氏。青衣怒曰：“谁家儿郎，遽此相逼，俱为士类，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请见，不许。须臾，女自出院四顾，忽见元平，有如旧识。元平非意所望，延入，问其行李。女曰：“亦欲见君，以论宿昔之事，请君无疑嫌也。”既相悦。经七日，女曰：“我非人，顷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为门吏长直，君虽贫贱，而容色可悦。我是一小女子，独处幽房，时不自思量，与君戏调，盖因缘之故，有此私情。才过十旬，君随物故。余虽不哭，殆不胜情，便潜以朱笔涂君左股，将以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发愿，各生富贵之家，相慕愿为夫妇，请君验之。”元平乃自视，实如其言。及晓将别，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可久留，后身之父，见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为县令，此时

正当与君为夫妇未间，幸存思恋，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别娶，故不可

他的教化，于是在牂牁中大兴佛教。常常振摄郡中长吏，在多处设置道场。过了三年，庄州夷獠谋反，进入牂牁，郡中人暗杀长吏来响应，建安豪族大户也起兵呼应。于是抓了公子坐在树下，要杀害他。忽然有夷人，拿着刀斩了看守的头，骂道：“县丞如此仁惠，你怎么忍心杀这样的人！”于是把公子放在笼子中，让有力气的人背着走，并且赦免了他的妻子儿女。事情平息后，郡司把情况上报，诏书下达，允许他还归。后来掌管数城，都是按日受禄，他的清廉没有再能比过他的了，也是他的天性。之后弃官，精心向佛，也非常有感应。出自《纪闻》。

李元平

唐朝李元平，是先前睦州刺史李伯诚的儿子。大历五年，客居于东阳寺中。读书一年多，一天傍晚，看见一个女子，穿着红裙绣短袄，容色美丽，妖艳自若，带着几个丫环，来到僧院。元平很高兴，偷着去见一个丫环，问她的去处及姓名。丫环发怒说：“谁家男儿，到此相逼，都是读书人，不合你的身份。”元平拜请求见，不答应。不一会儿，那女子自己从院中出来环视四周，忽然看见元平，就像旧相识一样。元平也喜出望外，请她进来，问她从哪里来。女子说：“我也想见你，来谈谈以前的事，请你不要怀疑。”于是都很高兴。过了七天，女子说：“我不是凡人，以前的大人任江州刺史，你的前身是门吏长直，你虽贫贱，但容貌可亲。我是一个小女子，独自处在闺房，当时自己没想到和你戏耍，大概是因缘份的缘故，有这种私情。才过百日，你就死了。我虽然不哭，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就暗中用红笔涂在你的左大腿上，把它当作记号。常常持诵《千眼千手咒》，每次焚香发誓愿，各个都生在富贵之家，相爱愿为夫妇，请你验证。”元平于是自己一看，的确像她说的那样。等到天亮将要分别时，对元平说：“托生的时候到了，我不可以久留，托身后的父亲是现任刺史。我十六岁时，你是县令，这时正是我和你结为夫妇的时间，希望你能想念着我，切记不要婚配。然而天命已定，你既

然另娶，就不可

得。”悲泣而去，他年果为夫妇。出《异物志》。

长沙人

唐长沙人姓吴，征蛮卒夫也，平生以捕猎渔钓为业。常得白龟，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疮，悉皆溃烂，痛苦号叫，斯须不可忍，眉鬓手足指皆堕落，未即死。遂乞于安南市中，有僧见而哀之，谓曰：“尔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当口授，若能精进，必获善报。”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诵，后疮痍渐复，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发为僧，号智益，于伏波将军旧宅基建立精舍，住持泉州开元寺。通慧大德楚彤亲识智益，常语之。出《报应录》。

乾符僧

唐乾符中，有僧忘其名号，恒以课诵为事，未常暂废。因下峡，泊舟白帝城。夜深群动息，持念之际，忽觉有腥秽之气，见水面有一人，渐逼船来。僧问之，曰：“某非人也，姓许名道坤，唐初为蓼牧，以贪残暴虐，歿受业报，为滄预堆龙王三千年，于今二百四十年矣。适闻师持课，大有利益，故来逊谢耳。”僧问曰：“峡路险恶，多覆溺之患，盍敕诸龙而禁戢之，可乎？”曰：“此类实烦，皆业感所作，非常力而能制也。”僧甚异之，将复问，忽失所在。出《报应录》。

得。”说完悲泣而去。几年后他俩果真结为夫妇。出自《异物志》。

长沙人

唐朝长沙人姓吴，是征蛮的兵卒，平生以打猎捕鱼为业。曾捕得白龟，把它煮了吃了。于是全身得了疮病，都已经溃烂，痛苦嚎叫，一会儿也不能忍耐，眉毛、头发、手指、脚趾全都脱落，但没有立刻死去。于是就在安南集市中乞讨，有一个和尚看见之后很同情他，对他说：“你可以回去念《大悲真言》，我当口头教给你，如果能精心勤奋，一定能有善报。”他按僧人的话去学了，一心念诵，后来疮病

逐渐好了，手指、脚趾也长出来了，以至于痊愈。于是就削发为僧，号智益，在伏波将军的旧宅建精舍，在泉州开元寺当主持。通慧大德楚彤，与智益相识，常常听他说起这段经历。出自《报应录》。

乾符僧

唐朝乾符年间，有个和尚忘记了他的名号，常以念经为业，不曾间断荒废。因为下峡去，停船在白帝城。夜深了，大家都已入睡，他念经之时，忽然觉得有腥秽的气味，看见水面上有一个人，渐渐朝船逼近。和尚问他，他说：“我不是人，姓许名道坤，唐初为夔州州牧，因为贪婪暴虐，死后受到报应，为滟滪堆的龙王三千年，如今已经二百四十年了。刚才听到师傅念经，对我大有益处，所以前来道谢罢了。”和尚问道：“峡路险恶，多有翻船淹死人的祸患，为什么不下令诸龙而禁止它们，可以吗？”回答说：“这类事的确麻烦，都是业孽所感召的结果，并不是一般的力量所能制服的。”和尚感到很奇怪，将要接着问，忽然就不见了。出自《报应录》。

卷第一百一十三 报应十二崇经像

张 应 释道安 周 闵 王 懿 谢 敷
僧法洪 刘式之 刘 龄 陈安居 马处伯

张 应

晋张应，历阳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得病，应请祷备至，财产略尽。妻法家弟子也，谓曰：“今病日困，求鬼无益，乞作佛事。”应许之。往精舍中，见竺昙铠，谓曰：“佛如愈病之药，见药不服，虽事无益。”应许当事佛，昙谓期明日当往。应归，夜梦见人长丈余，从南来，入门曰：“此家何乃尔不净？”见昙铠随后曰：“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眠觉，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昙铠明往，应说其梦，遂受五戒，屏除神影，大设福供。妻病有间，寻即全愈。

咸康二年，应至马沟市盐，还泊芜湖。夜宿，梦见三人，以钩钓之，应曰：“我佛弟子。”牵终不置，曰：“奴判走多时。”应恐，谓曰：“放我，当与君一升酒。”钓人乃放之，谓应曰：“但畏后人复取汝耳。”眠竟，腹泄痢，达家大困。应曰：“昙铠阔绝已久。”病甚，遣请之，适值不在，应寻气绝。

张 应

晋朝的张应，是历阳人，原来信奉俗神，大肆鼓励不合礼制的祭祀。咸和八年，移居到芜湖。他的妻子得病，张应请求祈祷备至，财产都用尽了。妻子是佛教信徒，对他说：“今日病重，求鬼也没有效果，求作佛事。”张应答应了她。到寺院里，看见竺昙铠，对他说：“佛就像治病的药一样，看见药不吃，即使事佛也没有用。”张应答应事佛，昙铠相约明日前去。张应回去，夜里梦见一个人一丈多高，从南面来，进门说：“你家为什么如此不洁净？”只见昙铠跟在后

面说：“才开始有信念，不应责怪他。”张应睡醒了，便点燃蜡烛造高座及鬼子母座。第二天昙铠来，张应说起做的梦。于是受五戒，拆除神影，大设福供。他的妻子的病过了一段时间后，不久就痊愈了。

咸康二年，张应到马沟买盐，回来停泊在芜湖。夜里梦见三个人，用钩钓他，张应说：“我是佛家弟子。”他们始终不松手，并说：“仆人已离开多时。”张应害怕，对他们说：“放了我，当给你一升酒。”钓的人就放了他，并对张应说：“只怕后人还来抓你。”张应睡醒后腹痛泻痢，到家后更加严重。张应说：“昙铠已阔别很久。”病重，就派人去请他，正赶上他不在，张应不久便气绝。

数日而苏，说有数人，以钩钓之将北去，下一坂岸，盛有镬汤刀剑楚毒之具。应悟是地狱，欲呼师名，忘昙铠字，但唤“和尚救我”，亦时唤佛。有顷，一人从西方，长丈余，执金杵欲撞，钓人皆怖散。长人引应去，谓曰：“汝命尽，不复久生，可暂还家，颂呗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当复命过，即生天矣。”应即复苏。三日之中，持斋颂呗，遣人将疏取昙铠名。至日食毕，礼佛赞呗，与家人辞别，澡沐冠带，如睡而亡。出《法苑珠林》。

释道安

东晋恒山沙门释道安者，经石赵之乱，避地于襄阳。注《般若》《道行》《密迹》诸经、析疑《甄解》二十余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违理者，当见瑞相。”乃梦见一道人，头白眉长，语安曰：“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道，可时设食也。”后远公云：“昔和尚所梦，乃是宾头卢也。”于是立座享之，遂成永则。出《法苑珠林》。

周 闵

周闵，汝南人，晋护军，世奉佛法。苏峻之乱，邑人皆东西播迁。闵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复书之。又有他经数部，《大品》亦杂在其中。既当避难单行，不能得尽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部中。仓卒而去，徘徊叹惋。不觉《大品》忽自出

外，闵惊喜持去。周氏遂世宝之，至今尚在。一说云，周嵩妇胡母氏有素书《大品》，其素广五寸，而《大品》一部尽在焉。又并有舍利，银罍置之，并缄于深篋中。永嘉之乱，胡母氏时避兵南奔，经及舍利自出。

几日后复苏，说有几个人，用钩钩他向北去，走下一个山坡，设有镬汤刀剑等刑具。张应明白是地狱，就想喊师傅的名字，忘记了昙铠名字，只是喊“和尚救我”，也不时呼唤佛。不一会儿，一个人从西方来，一丈多高，拿着金杵想要撞来，钓人都害怕逃散。长人领着张应离去，对他说：“你的寿命已尽，活不了多久，你可暂且回家诵经，并取个和尚的名字，三天后命当尽，那是就升天了。”张应便复活了。三天之中，他持斋诵经，派人焚化祝告文并取昙铠的字。到了这一天吃完饭，张应礼佛拜经，又和家人辞别，沐浴更衣，像睡着一样死去了。出自《法苑珠林》。

释道安

东晋恒山沙门的释道安，经历石赵之乱，躲在襄阳。注释《般若》《道行》《密迹》各经，剖析解难《甄解》二十多卷，害怕不合情理，于是发誓说：“如果说的不违背情理，应当看到佛像。”于是就梦见一个道人，白头发长眉毛，对道安说：“你所注释的经书，非常合乎道理。我不能入涅槃，住在西域，当助你弘扬佛法，可时常设斋食。”后来远公说：“过去和尚梦见的，是宾头卢罗汉。”于是立高座供奉他，成为定规。出自《法苑珠林》。

周 闵

周闵是汝南人，晋朝时任护军，一生信奉佛法。苏峻之乱后，城邑人都到处迁移，奔波不定。周闵家有一部《大品般若经》，用半幅八丈素绢，正反面书写。还有其他经书几部，《大品经》也夹在其中。马上就要避难而独行，不能都带，尤其惋惜的是《大品经》，不知道在哪部经中。仓促之间，来回行走叹息。不知不觉《大品经》忽然自己出来，周闵惊喜地带走了。于是周家世代把它当作宝物，至今

还在。另一个说法是周嵩妇胡母氏有素绢写着《大品经》，那个素绢宽五寸，而一部《大品经》都写在上面。同时又兼有舍利，用银瓶放在那里，全都封闭在深箱子中。永嘉之乱时，胡母氏当时避兵乱南逃，经书及舍利自己跳出

筐外，因求怀之，以渡江东。又尝遇火，不暇取经，及屋尽火灭，得之于灰烬之下，俨然如故。会稽王道子就嵩曾孙云求以供养，后常暂在新渚寺。刘敬叔云：“曾亲见此经，字如麻子，点画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经盖得道僧慧则所写也。”或云：“尝在简靖，道尼转诵。”出《冥祥记》。

王 懿

晋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为车骑将军，世信佛法。父黄，为中山太守，为丁岑所害。懿与兄侍母南归，登涉饥疲，绝粮无计，唯归心三宝。忽见一童子牵青牛，见懿等各与一饭，因忽不见。时积雨大水，懿前望浩然，莫知揭厉。俄有一白狼驯绕其前，过水复返，似欲引导。如此者三。于是随狼行，水才至膝，得路归朝。后自五兵尚书为徐州刺史，尝欲设斋，宿昔洒扫，盛列香花经像。忽闻法堂有经呗声，清婉流畅。懿遽往视，见五沙门在佛座前，神仪伟异，懿心甚钦敬。沙门顾盼依然，瞻礼未竟，皆竦身飞空而去。亲宾见者，倍增信悟。出《法苑珠林》。

谢 敷

谢敷字庆绪，会稽山阴人，镇军将军^轡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隐于东山，笃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写《首楞严经》，尝置都下白马寺中，寺为邻火所延，什物余经，并成煨烬，而此经止烧纸头界画外而已，文字悉存，无所毁失。敷死时，友人疑其得道，及闻此经，弥加惊异。出《法苑珠林》。

箱子外面，胡母氏便揣在怀中，渡到江东。又曾经遇到火灾，来不及取经书，等屋里的火全灭之后，在灰烬下找到了经书，还和原来的一样。会稽王道子向周嵩的曾孙周云求来供奉，后来常常暂住在新渚

寺。刘敬叔说：“曾亲眼看见这经书，字如麻粒，点画分明。新渚寺就是现在的天安寺。这部经书大概是得道的僧慧则所写。”有的说：“曾经在简靖那，僧尼转诵。”出自《冥祥记》。

王 懿

晋朝王懿字仲德，是太原人，做车骑将军，一生信奉佛法。父亲王黄，做中山太守，被丁岑杀害。王懿和他的哥哥侍奉母亲南归，跋山涉水后饥饿疲劳，没有粮食，毫无办法，他只是归心于佛法。忽然看见一个童子牵着一头青牛，看见王懿等人，给每人一碗饭，又忽然不见了。当时暴雨发大水，王懿前望茫然，不知如何对待这场灾患。不一会儿有一只白狼温顺地绕着他走，过了水后又返回来，好像要引导似的。像这样三遍。于是就跟着狼走，水才到膝盖，找到路回朝。后来从五兵尚书转为徐州刺史，曾经想要设斋，夜里洒扫屋室，摆上香花经像。忽然听到法堂上有诵经声，清婉流畅。王懿急忙去看，看见五个僧人在佛座前，神态仪表伟异，王懿心里非常钦敬。僧人顾盼依旧，瞻仰礼拜还没有结束，都纵身飞上天去。亲戚、宾客看见的人，都倍增对佛法的信悟。出自《法苑珠林》。

谢 敷

谢敷字庆绪，会稽山阴人，是镇军将军谢^輶哥哥的儿子。年少就有高洁的情操，隐居于东山，非常信奉佛法，精勤不倦。亲手书写《首楞严经》，曾经放在京都白马寺中，寺院被邻居家的火所延烧，东西和其他的经书，都烧为灰烬，而只有这部经书只烧了纸头界画的外面而已，文字全都存在，没有什么毁坏。谢敷死时，朋友疑心他已得道，及至听说经书的事，就更惊异了。出自《法苑珠林》。

僧法洪

晋世沙门僧法洪在瓦官寺。义熙十二年，时官禁镕铸，洪元发心铸丈六金像，私铸竟，犹在模，所司知觉，收洪楚械。洪念观音，每日百遍。忽梦所铸金像往狱，手摩头曰：“无虑。”其像胸前方一尺

许，铜色焦沸。当洪禁日，国家牛马不肯入栏，时以为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现也。出《辨正论》。

刘式之

彭城刘式之，常供养一金像，无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愆自责，至念冥通。经百日后，其像忽然自现本座，神光照室。全家惊喜，倍加倾心。出《辨正论》。

刘 龄

宋刘龄，不知何许人，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佛法。于宅中立精舍，时设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时巫祝并云：“家当更有三人丧亡。”邻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为章符诳诱村里，语龄曰：“君家丧祸未已，由奉不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将灭其门。”龄遂敬延祭酒，罢不奉法。巨云：“宜焚经像，灾乃当除耳。”遂焚精舍，炎炽移日，唯屋而已，经像幡座，俨然如故。像于中夜，大放赤光，其时诸祭酒有二十许人，有惧灵验密委去者。巨等师徒意犹不止，被发禹步，执持刀索，云：“斥佛还故国，不得留中夏为民害也。”龄于其处，如有人殴打，顿

僧法洪

晋朝僧人法洪住在瓦官寺。义熙十二年，当时官府禁止熔铸佛像，法洪本想铸造六丈高的金像，私下里铸成了，还在模子中，被有司发觉，抓走法洪，带上刑械。法洪念《观音经》，每天念一百遍。忽然梦见所铸的佛像到了狱中，手摸着他的头说：“不要忧虑。”佛像的胸前一尺左右，铜色烧焦而滚沸。在法洪被关押的日子里，国家的牛马不肯入栏，当时的人都认为很奇怪。十天后有赦命，法洪才获免，佛像也就破模现身了。出自《辨正论》。

刘式之

彭城的刘式之，一直供养一尊金佛像，忽然无故失踪，不知在哪里。式之整夜思罪而自责，诚挚的念头上通幽冥。过了一百天后，那个佛像忽然自己出现在原来的座上，神光照满全屋。全家人都很惊喜，更加精心供奉。出自《辩证论》。

刘 龄

刘宋刘龄，不知是何许人，住在晋陵东路城村。他非常信奉佛法，在宅院里立了精舍，经常设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其父暴亡，当时的巫祝都说：“家里还会有三个人将死亡。”邻居家有一个信道教的祭酒魏巨，常常用章符在村里行骗，他告诉刘龄说：“你家的丧祸还没完，是因信奉了不明之神。如果改信道教，必蒙福佑。不改的话，将灭满门。”刘龄就敬请祭酒，停止信奉佛法。魏巨说：“应当焚烧经像，灾祸才能除去。”于是就点燃精舍，火焰旺盛烧了一天，只是烧毁了屋子而已，经像和幡座还是像原来一样。夜里，佛像大放红光，当时众祭酒有二十多人，有的害怕出现灵应而偷偷溜走了。但魏巨师徒执意不停，披发移步，执拿刀绳，说：“你这佛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吧！不能留在华夏成为人们的祸害！”刘龄在那个地方，就像有人殴打他，立刻

仆于地，家人扶起，方余气息，遂痿痹不能行。魏巨体内发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并患癰疾。邻人东安太守水立和，传于东阳，时多见者。出《法苑珠林》。

陈安居

宋陈安居，襄阳县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独敬信释法，恒自斋戒。世父无子，以安居绍焉。安居虽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废绝淫祀。忽得病发狂，则为歌神之曲，迷闷邪僻，如此弥岁。而执心愈固，常誓曰：“若我所执之志，偶当亏夺者，必先自齧截四体，乃就其事。”家人并见之，安居不听。

经三年，病发死，但心下微暖，家不敢殓。至七日夜，守者觉尸足间，如有风来，飘动衣衾，苏而有声。家人初惧尸蹶，皆走避之。

既而稍能转动，仍求水浆。家人喜，问从何来，安居具说所经。初见有人若使者，侍从数十人，呼去。从者欲缚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缚也。”行可百余里，至一城府，屋宇甚整。使者将至府所，如局司之处。俄有人授纸笔，令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如言疏名成数通。有一人从内出，扬声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称有教付刺奸。狱吏两人，一云：“与大械。”一云：“此人颇有福，只可三尺械。”议论不决，乃共视文书，久之，遂与三尺械。

少顷，见一贵人，翼从数十，形貌都雅，谓安居曰：“汝那得来？”安居具陈所由。贵人曰：“汝伯有罪，但宜录治，以先殖小福，故今得击散乃敢告诉。吾与汝父幼少有旧，

倒在地上，家人扶他，才出了一口气，于是就瘸腿不能行走。魏巨体内生了毒疮，每天出血三升，不到一个月便痛苦而死。其他的同伴，也都患了癩病。邻居东安太守水立和，在东阳传播这件事，当时有很多人亲眼看到。出自《法苑珠林》。

陈安居

宋朝陈安居，是襄阳县人。他的伯父年少信奉巫神，大肆鼓励祭祀，屋里装满了神像。他的父亲唯独敬信佛法，常常自己斋戒。伯父没有儿子，把安居当作继承人。安居虽然住在伯父家，而对佛的信仰很是精诚，废绝一切巫神祭祀。忽然得病发狂，就唱神之曲子，迷闷而不正常，像这样整整一年，而他仍然坚执信念，常常发誓说：“如果我坚持的志向被夺去，我一定先截断四肢，才能办到。”家人都劝他，安居不听。

过了三年，安居病发而死，但心口处还暖热，家人不敢入殓。到了第七天夜里，守候的人发觉尸体的脚间，像有风吹来，飘动衣被，便苏醒而有声。家人起初害怕是尸厥，都逃跑躲避。过了一会儿他稍能转动，并要水喝。家人高兴，问他从什么地方来，安居把事情经过都跟他们说了。起初看见有人像使者，侍从几十人，喊他去。跟从的人想绑他，使者说：“这个人有福，不可以绑他。”走了约一百多里

路，到了一个城府，房屋很整齐。使者将要到府所，那个地方像司局衙门。不一会儿有人拿来纸笔，对安居说：“可以写出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就像他说的供写出数通死名来。有一个人从里面出来，高声呼喊到：“安居可以进来。”安居就进去，称有令交付给刺奸。狱吏两人，一个说：“给他一个大的刑械。”一个说：“这个人很有福，只可给他三尺的刑械。”议论不决，就共同看文书，很久之后，才给他三尺刑械。

少顷，见一贵人，随从数十，形貌文雅，对安居说：“你从哪里来？”安居陈述了理由。贵人说：“你的伯父有罪，应当治罪，因为他有小福分，今天打散才敢告诉你。我和你的父亲幼时有交情，

见汝依然，可随我共游观也。”狱吏不肯释械，曰：“府君无教，不敢专辄。”贵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释之。贵人将安居遍至诸地狱，备见苦楚，略与经文相符。游历未竟，有传教来云：“府君唤安居。”安居惶惧，求救于贵人。贵人曰：“汝自无罪，但以实对，必无忧也。”

安居至门，见有桎梏者数百，一时俱进。安居在第三，至阶下，一人冠冕立于囚前，读罪簿。其第一措行，昔者娶妻之始，夫妇为誓，有子无子，终不相弃。而其人本是祭酒，尝亦奉道供化，徒众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奸之，遂弃本妻，妻尝诉冤。府君曰：“汝夫妇违誓，大义不终，罪一也；师资义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淫，无以异也，付法局详刑。”次读第二女人辞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阳冠军县黄水里，家安爨器于灶口，而此妇眠婴儿于灶上，匍匐走行，粪污爨器中。此妇还见，即请谢神祇，盥洗精洁。而其舅每骂此妇，言无有天道鬼神，致此恶妇，得行污秽。司命闻知，故录送之。”府君曰：“眠灶非过，小儿无知，又且已请谢神，是无罪矣。舅骂无道，诬谤幽灵，可录之来。”须臾而至。次到安居，阶下人具读明牒，为伯所诉。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杀害无辜，訾谤百姓，罪宜穷治，以其有小福，故未加之罪耳，今复谤诉无辜，敕催录取来。”

已而府君遣安居还：“若可去，善成胜业，可寿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复更来。”将离府，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于是安居以次抽

名既毕，而至向游贵人所。贵人亦至云：“知汝无他罪得还，甚善，力修功德，身福微，不辨生天，

看见你也是这样，可跟我共同参观。”狱吏不肯解掉刑械，说：“府君不让，不敢专行。”贵人说：“只管交给我，不会让他逃走。”于是就卸下刑械。贵人带安居走遍了所有的地狱，全都看见了他们的苦楚，大致和经文说的相符。游览未完，传来命令说：“府君叫安居。”安居恐慌害怕，向贵人求救。贵人说：“你本来没罪，只要以实相对，一定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安居进了门，看见戴刑具的几百人，一时都进来。安居在第三位，到了阶下，一个带着冠冕的人站在囚徒前，读罪簿。第一个人的罪错，过去刚娶妻的时候，夫妇发誓，不管有子无子，始终不离不弃。而他本是祭酒，也曾奉道供化，在众徒中得到了一个女弟子，因而奸污了她，就抛弃了原来的妻子，他的妻子曾经诉冤。府君说：“你们夫妇违背誓言，大义没有到最后，是一罪；师徒之义很重，却奸污了她。和犯了父女相淫罪，没有什么不同，交给法司详审量刑。”接着读第二个女人的辞状，忘了她的姓名，说：“家在南阳冠军县黄水里，家里在灶口安了个锅，而这个妇女让婴儿睡在灶上，婴儿匍匐爬行，粪便污染到锅里。这个妇人回来看见就向神祇请罪，并且浇水清洗干净。而她的公公常常骂这个妇人，说没有天地鬼神，才使这个有罪恶的女人，做出这样污秽的事。灶君司命听说后，就要把她送来了。”府君说：“睡在灶上没有过错，小孩无知，并且她又向神请了罪，也就没有罪了。公公骂无道，诬谤幽灵，可以把他抓来。”不一会儿把他抓来了。接下来轮到安居了，阶下的人读凭证，为他的伯父申诉。府君说：“这个人事佛，是个有功德的人。他的伯父杀害无辜，欺骗百姓，应当治罪，又因他有小的福事，所以没有给他加罪，现在又诽谤无辜，赶快抓他来。”

然后府君打发安居回去并说：“你可以回去了，善成胜业，可延寿到九十三岁，努力勤勉，不要再来了。”安居将要离府，局司说：“你可拿掉你的死名。”于是安居按顺序抽完自己的死名，而到了带他浏览的贵人处。贵人也到了，说：“知道你没有别的罪而得以你回去，很好。你力修功德，我自身福小，不能生在天上，

受报于此，辅佐府君，亦优游富贵，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还为吾致意，尊奉法戒，勿犯偏禁，可具以所见示语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门数百步，传教送符与安居，谓曰：“君可持此符，经关戍次，以示之，勿辄偷过，偷过有罪谪也。若有水碍，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过矣。”安居受符而归，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矇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闻家中号恸，所送三人，勒还就身，安居闻其身臭秽，曰：“吾不复能归。”此人乃强排之，仆于尸脚上。

安居既愈，欲验黄水妇人，特往冠军县寻问，果有此妇。相见依然，如有旧识，云：“已死得生，舅即以其日亡。”说所闻见，与安居悉同。安居果寿九十三也。出《法苑珠林》。

马处伯

宋马处伯，巴西阆中人也。少信佛法，尝作宣汉县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梦见天际有三人，长二丈余，姿容严厉，临云下观，诸天妓乐，盈于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处山泽，其祸克消；人中斋戒，亦可获免。若过此期，当悟道也。”时俯见相识杨暹等八人，并着锁械。又见道士胡辽，半身出空。天际人皆记八人命尽年月，唯语辽曰：“若能修立功德，犹可延长也。”暹等皆如期而亡。辽益惧，奉法山居，勤励弥至。处伯后为梁州西曹掾，州将萧思话也。萧转南蛮，复命为行参军。处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惧，求萧解职，将适衡山，萧苦不许。十三年即戊寅岁也，六月未得病，至八月危笃。其日黄昏后，

在这里受报应，辅佐府君，也悠闲富贵，是神道之美。我的家在宛县，姓某名某，你回去之后替我致意，让家人尊奉法戒，不要触犯禁律，可以把你所看到的说给他们听。”于是便派三个力士送安居，出了门几百步，府君传令送符给安居，对他说：“你可拿着这符，路过关卡，把符给他们看，不用总是偷偷过，偷过关戍是有罪的。如果有水挡路，可以把这符扔到水中，就能够过去了。”安居拿着符回去，走了很久，被大江所阻而不能过，安居就按照嘱咐把符投到江中，什

么也看不见，只觉一阵晕眩，睁开眼一看是到了他家的院子中。正听见家人号哭哀痛，送他的三个人，命他附身还生。安居闻到他的尸身上有臭秽味说：“我再也回不来了。”那人就强行推他，倒在尸体的脚上。

安居痊愈之后，他想验证一下黄水妇人的事，特意前往冠军县寻问，果然有这个妇女。相见后还是那样，像旧相识似的说：“已死而复生，公公在那一天就死了。”说起所见所闻，和安居的都一样。安居果然活到了九十三岁。出自《法苑珠林》。

马处伯

宋朝马处伯，是巴西阆中人。少年信奉佛法，曾做宣汉县县令。元嘉十二年，七月的一夜，梦见天上有三个人，两丈多高，姿容严厉，从云上往下看，天上的女伎，布满空中，巨人告诉马处伯说：“你的噩运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如果待在山水边，那个灾祸就可消失；人中斋戒，也可以获免。如果过了这个时期，就能悟大道。”当时低头看见相识的杨暹等八人，都被锁着刑械。又看见道士胡辽，半身出现在空中。天际人都记着八个人命尽的年月，只对胡辽说：“你如果能修建功德，还可以延长寿命。”暹等人都按期而死了。胡辽更加害怕，居住在山上奉法，更加勤奋诚至。处伯后来做梁州西曹掾，州将是萧思话。萧思话将他转到南蛮任职，被任命为行参军。处伯想到天人说的荆楚之祸，心里非常害怕，请求解除职务，将要到衡山去，萧苦苦不应。十三年即戊寅年，六月未得病，到了八月病更重。那天的黄昏后，

忽朗然彻视，遥见西方有三人行，长可二丈。前一人衣袂垂鬓，项有光。后二人姿质金耀，仪相端备，列于空中，去地数仞。处伯委悉详视，犹是前所梦者也。顷之不见，余芳移时方歇，同居小大，皆闻香气。因而流汗，病即小差。处伯所居颇卑陋，于时自觉处在殿堂，廊壁焕耀，皆是珍宝。俄即所患平复。出《冥祥记》。

忽然眼前豁然开朗，远远地看见西方有三个人，有二丈高。前面一个人穿着长衣、垂发，脖子上有光。后两个人姿态气质金光耀眼，仪表

容貌端正，站在空中，距地有几仞。处伯仔细地看，还是之前梦见的人。一会儿就不见了，留下的芳香很久才散，住在一起的大人孩子，都闻到了香气。处伯于是全身流汗，病也就稍好了些。处伯所住的地方很简陋，当时自己觉得像处在殿堂一样，廊壁生辉，都是珍宝。不久，他的病就彻底好了。出自《冥祥记》。

卷第一百一十四 报应十三崇经像

费崇先 魏世子 何昙远 陈秀远 葛济之
董青建 齐竟陵王 张 逸 释僧护 僧澄空
释慧侃 释道积 释法诚

费崇先

宋费崇先，吴兴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受菩萨戒，寄斋于谢慧远家，二十四日，昼夜不懈。每听经，常以鹄尾香炉置膝前。初斋三夕，见一人，容服不凡，径来举炉去。崇先视膝前，炉犹在，方悟神异。自惟衣裳新濯，了无不净，唯坐侧有唾壶，既撤去壶。即复见此人还炉于前，未至席，犹见二炉，既至即合为一。然则此神人所提者，盖炉影耳。崇先又尝闻人说，福远寺有钦尼者，精勤得道，欣然愿见。未及得往，属意甚至，常斋于他家。中夜，忽见一尼，容仪端俨，著赭布袈裟，正立斋席之前，食顷而灭。崇先及见此尼，状貌被服，即前夜所睹者也。出《法苑珠林》。

魏世子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进，儿女尊修，唯妇迷执不

费崇先

刘宋费崇先是吴兴人，少年信奉佛法，精心勤奋。泰始三年，接受菩萨戒，在谢慧远家寄斋，二十四天，每天坚持不懈。每次听经时，常把鹄尾香炉放在膝前。刚斋戒了三天，晚上，看见一个人，面容衣服不同寻常，径直来拿香炉而去。崇先看膝前，香炉还在，才明白是神。自己的衣裳是新洗的，没有什么不干净，只有坐侧有个唾壶，于是就撤去唾壶。又看见这个人送回香炉于面前，没到座位时，还看见是两个香炉，已到时就合为一个了。那么神人所提的，大概是

香炉的影子吧。崇先又曾听人说，福远寺有叫钦尼的，精心勤勉而得道，高兴地前去。还没来得及去，这种想法非常诚恳，就常常在他家设斋。半夜，忽然看见一个尼姑，容貌仪表端正庄严，穿着赭布袈裟，正站在斋席前，一顿饭的工夫就不见了。崇先此后见到这个尼姑，状貌打扮，就是前天夜里所见的人。出自《法苑珠林》。

魏世子

刘宋魏世子是梁郡人，奉佛精进，儿女信佛，只有妻子执意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苏，云：“可安施高座，并《无量寿经》。”世子即为具设经座。女虽持斋戒，未常看经，今即升座，诵声清利。下启父言：“儿死便往无量国，见父兄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后当化生其中。唯母独无。不胜此苦，故归启报。”语竟，复绝。母于是敬信法教。出《冥祥记》。

何昙远

何昙远，庐江人，父万寿，御史中丞。昙远奉法持菩萨戒。年十八，丁父艰。哀毁成疾，殆将灭性，号踊之外，归心净土，庶祈感应。时请僧数人，昙远向僧舍忏悔宿业，终无感征。僧舍每加奖励，不令懈怠。尔后因夜转经竟，众僧已眠，昙远忽自歌颂。僧舍惊而问之。昙远曰：“见佛身黄金色，光焰丈余，幡花翼从，充满虚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昙远素羸弱少力，此夕壮厉悦怿，便于合中取香著手中，并以园花散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昙远无所言而顿卧，宿信家中，闻此灵异，亦皆欣肃，不甚悲惧。昙远至五更，忽然而终，宅中芬馨数日。出《冥祥记》。

陈秀远

宋陈秀远，颍川人，尝为湘州西曹，客居临湘县。少信奉三宝，年过耳顺，笃业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寝，叹念万品死生，流转无定，惟已将从何来，一心祈念，冀通感梦。时夕结阴，室无灯

烛。有顷，见枕边如萤火者，明照流飞，俄而一室尽明，连空如昼。秀远遽兴，合掌喘息。

信。女儿十四岁时，得病死去。七天后醒过来，说：“可以安设一个高座，并供放《无量寿经》。”世子就为她准备了经书和高座。他的女儿虽然持斋，但不常看经，现在就升上高座，高声诵经，声音清晰利落。开导他的父亲说：“我死了后就去了无量国，看见父兄和自己三个人，池中已有大朵的芙蓉花，以后当化生在那当中。唯独母亲没有。受不了这般痛苦，所以回来禀报。”说完，她又断气了。她的母亲从此也敬信佛法。出自《冥祥记》。

何昙远

何昙远是庐江人，父亲何万寿是御史中丞。昙远信奉佛法，持菩萨戒。十八岁时，父亲去世，悲痛成病，将要死去，号哭顿足之外，归心于佛法，希冀祈求而有所感应。当时请了几个和尚，昙远向僧舍忏悔过去的错误，始终没有感动的灵应。僧舍每次加以勉励，让他不要懈怠。后来有一夜诵完经，众和尚已经睡了，昙远忽然自己吟诵。僧舍惊讶地问他，昙远说：“看见佛身是黄金色，火焰一丈多，幡花和随从们，充满了空中，佛从西面来，叫他快去。”昙远一向体弱无力，而这天晚上感到格外健壮而又愉悦，便在盒中拿出香放在手中，并把园中的花朵撒向空中。他的母亲说：“你如今如果走了，不想念我吗？”昙远没有说话而立刻卧倒，家人听到这种怪事，也都欣喜恭敬，不是十分悲伤害怕。到了五更天，何昙远忽然就死了，屋宅中的香气散漫了好几天。出自《冥祥记》。

陈秀远

宋朝的陈秀远是颍川人，曾经做湘州西曹，客居于临湘县。年少信奉佛法，年龄已过五十岁，忠守信奉而不减。元徽二年七月中，闲卧榻而未入睡，叹念万般死生，轮回不定，自己到底从何而来，一心祈念，希望能感动托梦。当晚天阴，室内没有灯烛。过了一会儿，看见枕边有像萤火虫一样的东西，发光飞旋，很快整个屋子都通明，

空中也如白昼一般。秀远急忙起身，合掌喘息。

见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桥阁，危栏彩槛，立于空中。秀远了不觉升之，坐于桥侧，见桥上士女往还，衣装不异世人。末有一姬，年可三十，青袄白裳，行至秀远而立。有顷，又一妇人纯衣白布，遍环髻，持香花前，语秀远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养佛故，得转身作汝。”复指青白姬曰：“此即复是我前身也。”言殚而去，后指者亦渐隐。秀远忽不觉还下之时，光亦寻灭。出《冥祥记》。

葛济之

葛济之，句容人，稚川之后。妻同郡纪氏，体貌闲雅，有妇德。济之世事神仙，纪亦慕而心乐佛法，常存诚不替。忽一旦方织，俄觉云日开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四表，见西方有如来真形及宝盖幢幡映天，心独喜曰：“经说无量寿者，即应此耶？”便头面作礼，乃引济之，亦登时见半身及诸幡盖，俄而隐没。于是云日鲜华，五色烛耀，乡里备睹，移时方歇焉。出《冥祥记》。

董青建

齐董青建者，不知何许人。父字贤明，建元初，为越骑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时，梦有人语云：“尔必生男，体上当有青志，可名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宽和，家人未尝睹其愠色，见者咸异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

建元初，皇储镇樊汉，为水曹参军。二年七月十六日寝疾，自云：“不振济。”至十八日，临尽起坐，谓母曰：“罪尽

只见在院子中四五丈之上，有一桥阁，高栏彩槛，立在空中。秀远不知不觉就升上去了，坐在桥侧，看见桥上的男女往来，衣装和世人的没有什么不一样。最后有一个妇人，年龄大概三十岁，青袄白衣，走到秀远前面站住。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妇人穿着白布衣服，扎着环形发髻，拿着香花走在前，告诉秀远说：“你的前身就是我，由于用这个花来供养佛，才能轮回转世变作你。”她又指着青袄白衣的妇人

说：“这就是我的前身。”说完就走了，后来指的那个人也逐渐消失了。秀远不知不觉又下了桥，这时光也暗淡了。出自《冥祥记》。

葛济之

葛济之是句容人，葛洪的后代。他的妻子是同郡的纪氏，体貌文雅，很有妇德。济之一世信奉神仙，纪氏也敬慕而更喜欢佛法，经常守诚而不废。有一天她正在织布，不一会儿就觉得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于是就放下梭子仰望四方，见西方有如来的真身以及宝盖幢幡满天，心里特别高兴地说：“经中提到无量寿佛，就是他吗？”便叩头行礼，叫来济之，这时他只看见半身佛像和各个幡盖，不一会儿就不见了。于是云日鲜艳，五色照耀，乡里的人都看见了，过了很久才消逝。出自《冥祥记》。

董青建

齐朝的董青建，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父亲字贤明，建元初年，做越骑校尉。起初青建的母亲宋氏怀着他时，梦见有人告诉她说：“你一定生男孩，身上有青痣，可以取名为青建。”等生下来果真像说的那样，就取了这个名字。举止言谈文雅，性情宽厚温和，家人从未看见他的怒色，凡是见到他的都感到奇怪。到了十四岁，州中征辟他做主簿。

建元初年，皇太子萧贲镇守樊汉，董青建担任水曹参军。建元二年七月十六日，青建得了病，他自己说：“不用救治。”但是到了十八日，将要咽气的时候忽然坐了起来，对他的母亲说：“罪尽了福至，缘累永绝，愿母自爱，不须忧念。”因失声大哭，声尽而绝。将殡葬丧斋前，其夜灵语云：“生死道乖，勿安斋前，自当有造像道人来迎丧者。”明日，果有道人来，名昙顺。即依灵语，向昙顺说之。昙顺曰：“贫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贤子乃有此感应，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边。三日，其母将亲表十许人，墓东见建如生，云：“愿母割哀还去，建今还在寺住。”母即止哭而还，举家菜食长斋。

至闰月十一日，贤明梦见建云：“愿父暂出东斋。”贤明便香汤自浴，斋戒出东斋。至十四夜，于明中闻建唤声，惊起，见建在斋前如生时。父问：“汝住在何处？”建云：“从亡来，住在练神宫中，满百日，当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见父母兄弟哭泣伤恻，三七日礼诸佛菩萨，请四天王，故得暂还。愿父母从今已后，勿复啼哭祭祠。阿母已发愿求见建，不久当命终，即共建同生一处。父寿可得七十三，命终后，当三年受罪报，勤苦行道，可得免脱。”问曰：“汝从夜中来，那得有光明？”建曰：“今与菩萨诸天同下，此其身光耳。”又问曰：“汝天上识谁？”建曰：“见王车骑、张吴兴、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门中生，从四十七年以来，至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发七愿，愿生人间，故历生死，从今永毕，得离七苦。建临尽时，见七处生死，所以大哭者，与七家分别也。”问云：“汝皆生谁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广州、张吴兴、王车骑、萧吴兴、梁给事、董越骑等家，唯此间生十七年，余处止三五年耳。自今已后，毒厉岁多，宜勤修功德。建见世人死，多堕三涂，生天者少。勤精进，可得

福就来了，我们的缘分永远断绝了，愿母亲自爱，不必忧愁思念。”于是失声痛哭，声断气绝。将要把他殡葬，在丧斋前，那天夜里他在灵柩里说：“生死是两条道，不要安葬在斋前，自当有个造像僧人来迎接我。”第二天，果然有个僧人来，名叫昙顺。家人就把青建在灵柩的话，对昙顺说了。昙顺说：“贫道住在南林寺，建了丈八佛像，即将完成，贤子却有这样的感应，寺西边有一点空地，可以安葬他。”于是就把青建葬在寺边。三天后，他的母亲带着亲属十多个人，在墓的东边看见青建像活着的时候一样，说：“愿母亲不要伤心，还是回去吧，青建现在还在寺中住。”母亲就止住了哭声回家了，全家吃素而长久斋戒。

到了闰月十一日，父亲董贤明又梦见青建说：“愿父亲暂且离开东斋。”贤明便香汤沐浴，斋戒而出东斋。到了十四日的夜里，在光明中听见青建的叫喊声，惊起，看见青建在斋前像生前一样。父亲问：“你住在什么地方？”建答：“自从死后，住在练神宫中，已满了百日，应当从忧愁中解脱而升天。我不忍心见父母兄弟哭泣悲伤，三七日礼拜各位佛菩萨，请四天王，所以能够暂时回来。愿父母从今以

后，不要再啼哭于祭祠了。阿母已发下誓愿要见我，不久当命绝，就和我同在一起了。父亲可以活到七十三岁，命终后，应当受三年的罪报，父亲要勤苦行道，就可以解脱。”父亲问：“你从黑夜中来，哪里来的光明？”青建说：“今天和菩萨诸天人同来，这是他们身上的光罢了。”父亲又问道：“你在天上认识谁？”青建说：“看见王车骑、张吴兴、外祖宋西河。”青建说：“不只是从这一家中生，从四十七年以来，到七处死七处生，已经得到四道的成果。先发七愿，愿生在人间，所以经历了生死，从今以后永远完结，得以离开七苦。我临死时，就看见七处生与死，所以大哭的原因，是和七家分别了。”问道：“你都出生在谁家？”青建说：“生在江吏部、羊广州、张吴兴、王车骑、萧吴兴、梁给事、董越骑等家，只在这里活了十七年，在别处只生活三五年罢了。从今以后，严酷的岁月很多，应当勤心修建功德。我看见世人死了，许多堕入三涂，生天的人少。勤勉精进，可以

免度，发愿生天，亦得相见，行脱差异，无相值期。”又问云：“汝母忧忆汝垂死，可令见汝否？”建曰：“不须相见，益怀煎苦耳，但依向言说之。诸天已去，不容久住。”惨有悲色，忽然不见。

去后竹林左右犹有香气，家人亦并闻余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概、羊希、张永、王玄谟、萧惠明、梁季文也。贤明遂以出家，名法藏。出《法苑珠林》。

齐竟陵王

齐竟陵王，崇信内典。得热病，夜中垂死。梦见金像，手灌神汤，因遂平复。出《辩正论》。

张 逸

张逸为事至死，预造金像，朝夕祈命。临刑，刀折而项不伤。官问故，答曰：“唯以礼像为业。”其像项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出《感应传》。

释僧护

高齐时，有释僧护，守道直心，不求慧业，愿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后于寺北谷中，见一卧石，可长丈八，乃顾匠营造。向经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举之，始初不动。经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营造，移置佛堂。晋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齐，烧诸佛寺，此像独不变色。又欲倒之，大牛六十头挽不动。忽有异僧，以瓦木土壅垒而围之，寻失僧所在。像后降梦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视焉，乃木伤其二指也，遂即补之。开皇十年，盗像幡盖者，梦丈八人入室责之，贼大怖悔而谢焉。其像见在。出《法苑珠林》。

免度。发誓愿生天，也能相见。如果行为与大道差异，就永远无相见之期了。”又问道：“你母亲忧愁想你而欲死，可以让她见见你吗？”建说：“不必相见，那样只会让她更加伤感痛苦罢了，只按先前说的那样。诸天人已去，不容我久留。”悲伤不已，忽然不见了。

去了之后竹林附近还有香气，家人也都闻到了余香。青建所生的七家是：江概、羊希、张永、王玄谟、萧惠明、梁季文家。贤明于是就出家为僧，名叫法藏。出自《法苑珠林》。

齐竟陵王

齐朝竟陵王，崇信内典。他得了热病，夜里将死。梦见了金色佛像，手端神汤喂他，于是他的病很快就好了。出自《辩正论》。

张逸

张逸犯罪将死，先造一尊金佛像，早晚祈求保佑。临刑时，刀砍而颈不伤。官吏问原因，回答说：“唯以礼拜神佛为业。”那神像颈上有两道刀痕像有血一样，因而得以免死。出自《感应传》。

释僧护

高齐时，有个释僧护，正心守道，不求功业，愿造八丈高的石像，大家都对他的话感到奇怪。后来在寺北深谷中，看见一个卧石，长约八丈，于是雇来工匠建造。过了一周，脸面和身体大概成型，而后背着地，用六支杠子撬它，起初撬不动。过了一夜到天亮，忽然自己翻了身，就接着建造，移到佛堂。晋州沦陷之日，石像汗流满地。周兵入齐，焚烧诸佛寺，唯独这个石像不变色。又想弄倒它，用六十头大牛拉不动。忽然有个异僧，用瓦木土坯垒起来围着它，不一会儿和尚不知去哪儿了。石像以后托梦给信佛的人说：“我的手指痛。”那个人醒之后去看，是木头击伤了他的两根手指，于是就立刻补上了。开皇十年，偷盗石像幡盖的人，梦见八丈高的人进入屋内责问他，贼非常害怕后悔而拜谢。那个石像到现在还在。出自《法苑珠林》。

僧澄空

隋开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愿于晋阳汾西铸铁像，高七尺焉。鸠集金炭，经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办。于是造报遐迩，大集贤愚，然后选日而写像焉。及烟焰灭息，启炉之后，其像无成。澄空即深自咎责，稽首忏悔，复坚前约，再谋铸造。精勤艰苦，又三十年，事费复备，则又复写像焉。及启铸，其像又复无成，澄空于是呼天求哀，叩头请罪，大加贬挫，深自勤励。又二十年，功力复集，然后选日，复写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炉巅，百尺悬绝，扬声谓观者曰：“吾少发誓愿，铸写大佛，今虚费积年，如或踵前，吾亦无面见大众也。吾今俟其启炉，欲于金液而舍命焉，一以谢^懃于诸佛，一以表诚于众善。傥大像圆满，后五十年，吾当为建重阁耳。”时观者万众，号泣谏止，而澄空殊不听览。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踊跃，澄空于是挥手辞谢，投身如飞鸟而入焉。及开炉，铁像庄严端妙，毫发皆备。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阁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极广，自非殊力，无由而致。

唐开元初，李嵩为太原军节度使，出游，因仰像叹曰：“如此好相，而为风日所侵，痛哉！”即施钱百万缗，周岁之内，而重阁成就，至今北都谓之平等阁者是也。计僧死像成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则嵩也得非澄空之后身欤？出《集异记》。

释慧侃

隋蒋州大归善寺释慧侃，曲阿人也，灵通幽显，世莫识之。而翘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见立像，不敢辄坐，劝人造

僧澄空

隋朝开皇年间，僧澄空，年龄才二十岁，誓愿在晋阳汾水西岸铸造铁像，高七十尺。筹集金炭，筹备费用，准备了二十年，物力才准备齐全。于是向远近布告要建造，大集贤人，然后选好日子造像。等到烟焰灭息，开炉之后，那个像没有铸成。澄空就深深地自责，磕头忏悔，又坚守前面的誓约，再商量铸造。他精心勤恳不畏艰苦，又过了三十年，用费又准备齐了，则又造像。等到打开炉，那个像还是没有铸造成功。澄空于是呼天求地，叩头请罪，更加受到贬挫，而自己更加勤勉。又过了二十年，准备齐备，然后又选日子，再造佛像。等到了日期，澄空就只身登上炉顶，百尺高绝之处，扬声对观看的人说：“我年少发誓愿，铸造大佛，今已荒废多年，如果今天和以前一样，我也没脸面见大众了。我今天等着开炉，想要舍命于金液之中，一是来谢罪于各个神佛，一是向大家的好心表示诚心的感谢。如果大像圆满铸成，之后五十年，我当为它修建高阁。”当时围观的人上万，都号哭劝止他，而澄空不听从。不一会儿金液喷流，强光闪烁，澄空于是挥手辞谢，像飞鸟一样跳进去了。等到开炉，铁像庄严端妙，眉发齐备。从此并州人准备为他筑起阁子，而佛身洪大，功用极广，如果不是有特殊功力，不能建造。

唐朝开元初年，李嵩为太原军节度使。一次出游，仰视铁像而叹息说：“像这样的好相貌，而被风日侵蚀，痛心啊！”于是就出百万贯钱，一年之内，而高阁建成，至今北都称它是平等阁。从僧死像成，一直到李嵩筑阁，正好五十年，用佛法推论，李嵩莫非就是澄空的后身吗？出自《集异记》。

释慧侃

隋朝蒋州大归善寺的释慧侃，是曲阿人，他可以通神灵而显鬼神，只是世上的人都不知道罢了。他非常仰敬佛像，敬事如同真佛一样，每次看见立像，就不敢轻易坐下，而且他劝别人建造

像，唯作坐者。后往岭南，修禅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时，尝往扬都谒偃法师，偃异礼接之。将还山，偃请现神力。侃即从窗中出臂，解齐熙寺佛殿上额，因语偃云：“世人无远识，见多惊异，故吾所不为耳。”大业元年，终于大归善寺。初侃终日，以三衣还众僧：“吾今死去，徒众好住。”便还房内。大众惊起追之，乃见房中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锵然不散。出《法苑珠林》。

释道积

唐蒲州普济寺释道积，河东安邑县人也。博通经教，洞明玄旨，河东英俊，莫与同风。先是沙门宝澄于普济寺创营大像百丈，功愿未终而卒。耆艾请积继之，积受众勤请，广行缘化，槐檀十迁，而大像成就，道俗庆赖，感彻人天。初积受请之夕，梦二狮子于大像侧，连吐明珠，相续不绝。既寤叹曰：“兽王自在，则表法流无滞，宝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穷。冥运潜符，征效斯在。”即命工匠，图所梦于弥勒大像前，今犹存焉。其寺在蒲坂之阳，高爽华敞，东临州里，南望河山。像设三层，岩廊四合，上方下院，赫奕相临，园磴田蔬，周环俯就。佛事隆盛，咸积之功焉。出《法苑珠林》。

释法诚

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雍州万年县人，事沙门僧和为师，和亦乡族之所推奉。尝有人欲害和，夜诣门，见房内猛火，腾焰升帐，遂即追悔。诚奉佩训勸，常诵《法华》，翘心

佛像，只要造坐像。后来去岭南，修行禅法，大有解悟。他住在栖霞寺时，曾经去扬都拜见偃法师，偃法师用特殊的礼仪接待了他。将要回山，偃法师请他显示一下神通。慧侃就从窗中伸出胳膊，解开齐熙寺佛殿匾额，于是告诉偃法师说：“世人没有远见卓识，看见了都惊异，所以我不做这种事。”大业元年，死在大归善寺。当初慧侃临终

那天，把三衣还给众僧说：“我将要死去，你们要好好活着。”便回房内。大家惊起而追赶他，就看见房中有一具白骨，盘坐在床上，上前摇动他，声音清脆而不散落。出自《法苑珠林》。

释道积

唐朝蒲州普济寺的释道积，是河东安邑县人。精通经教，领会玄旨，河东的才子，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在此之前僧人宝澄在普济寺创建百丈的大像，功愿没完成就去世了。老少们请求道积继续他的功业，道积接受大家恳切的请求，广泛化缘，收集了上千的槐木和檀木，而大像建成，僧俗众人共同庆贺，感动了众生。当初道积接受请求的那天晚上，梦见了两个狮子在大像侧，连吐明珠，相接不断。他惊醒后感叹说：“兽王自在，那么标志着法流没有停止，宝珠自涌，又象征着檀主们施舍不断。是冥间暗送征兆，验证成效就在这里。”于是便命工匠在弥勒大像前画上自己所梦见的，现在还保存着。普济寺在蒲坂的南面，高大宽敞，东临州城，南望河山。佛像有三层，四下岩廊，方丈僧院，交相辉映，善男信女送来的果品，环绕周围。佛事这般隆重，都是道积的功劳。出自《法苑珠林》。

释法诚

终南山悟真寺的释法诚，是雍州万年县人，侍奉沙门僧和为师，僧和也受到乡中大族的推奉。曾经有人想要害死僧和，夜里走到他的门外，看见房内一片烈火，火焰升入床帐之中，然后就后悔了。法诚专心敬奉佩训的勉励，常坚持诵读《法华经》，忠心

奉行，朝夕不懈。梦感普贤，劝书大教。既悟，即入净行道。重衬工匠，令书八部般若，香台宝轴，庄严成就。又于寺南横岭，造华严堂，凿山堙堑，列栋连甍，前对重峦，右临斜谷，吐纳云雾，下瞰烟虹，实奇观也。弘文馆学士张孝静者，善于书翰，诚乃请孝静写藏经，斋洁勤拳，大致感应，灵禽异兽，驯扰精庐。贞观十四年，忽谓侍者曰：“诸行无常，法缘有竭。九品往生，斯言验矣。吾今去世，汝无忧恼。”言毕，口光烛于楹，奄然而化。出《高僧传》。

奉行，早晚都不懈怠。感动了普贤菩萨，梦见劝他写大经。醒来后，就净身修道，重请工匠，让他们书写八部《般若经》，筑香台宝轴，庄严而成。又在寺南的横岭上，建造华严堂，凿山堵涧，列栋连宇，前对重峦，右临斜谷，云雾缭绕，下视烟虹，的确是奇景。弘文馆学士张孝静，擅长书法，法诚就请孝静写藏经，斋戒洁净，勤奋恳切，大受感应，灵禽异兽在精舍周围十分驯服。贞观十四年，法诚忽然对侍者说：“各种行为无定，法缘有尽。九品往生，这话灵验了。我今天就要去世了，你不必忧愁烦恼。”说完，口中吐光照在柱子上，忽然就死了。出自《高僧传》。

卷第一百一十五 报应十四崇经像

张法义 王弘之 崔义起妻 襄阳老姥 普贤社

李 洽 王 乙 钳耳含光 席 豫 裴 休

牙将子

张法义

唐张法义，华州郑县人。年少贫野，不修礼度。贞观十一年，入华山伐树，见一僧坐岩穴中。法义就与语，晦冥不归。僧因设松柏末，以供食之，谓法义曰：“贫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见。”因为说俗人多罪累，死皆恶道，志心忏悔，可以灭之。乃令净浴，被僧衣，为忏悔，旦而别去。

十九年，法义病卒，埋于野外，贫无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苏，自推木出归家。家人惊愕，法义自说：初有两人来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门，又巡巷南行十许里，左右皆有官曹，门闾相对，不可胜数。法义至一曹院，见官人遥责使者曰：“是华州张法义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义家狗恶，兼有祝师，祝师见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肿，官曰：“稽限过多，各与杖二十。”言讫，杖亦毕，血流洒地。官曰：“将法义过录事。”录事署发文书，令送付判官。

张法义

唐朝的张法义，是华州郑县人。年少贫穷粗野，不修礼教。贞观十一年，进华山伐树，看见一个和尚坐在岩边的洞穴中。法义向前和他说话，不知不觉天黑不能返回。和尚于是摆设松柏末，来让他吃，并对法义说：“贫道很久以来不愿让外人知道，你出去，不要和别人说和我相见。”于是讲给他俗人的事有很多受连累，死后都入恶道，诚心忏悔，还可以减轻。就让他沐浴净身，穿僧衣，做忏悔，第二天

早晨告别离去。

贞观十九年，法义病死，埋在野外，家贫没有棺槨，就用薪柴掩埋。之后他苏醒，自己推开薪柴回家。家人惊恐，法义自己说：当初有两个人来捉他，跟他们凌空而去，到了官府。进门，又向巷南走了十多里，左右都有官曹，门间相对，不可胜数。法义到了一个曹院，看见官人远远责备使者说：“这个华州的张法义，本限三日带到，为什么却拖延到七日？”使者说：“法义家的狗厉害，并有祝师，被祝师打得很苦。”脱下衣服后背全青肿了，官人说：“延限过长，各打二十杖。”说完，杖刑也完，血流满地。官人说：“把法义带去录事。”录事署发文书，让送到判官那去。

召主典，取法义前案，簿盈一床。主典对法义前披检云：“其簿多先朱勾毕，有未勾者则录之。”曰：“贞观十一年，法义父使刘禾，法义反顾张目，私骂父，不孝，合杖八十。”始录一条，即见昔岩穴中僧来。判官起迎，问何事，僧曰：“张法义是贫道弟子，其罪尽忏悔灭除讫，天曹案中已勾毕，今枉追来，不合死。”主典云：“经忏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张目骂父，虽蒙忏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当取案勘之，应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将法义过王宫，殿宇宏壮，侍卫数十人，僧亦随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师当直来耶？”答曰：“未当次直。有弟子张法义被录来，此人宿罪，并贫道勾讫，未合死。”主典又以张目视父事过王，王曰：“张目忏悔，此不合免。然师为来请，可放七日。”法义白僧曰：“日既不多，后来恐不见师，请即往随师。”师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义固请随，僧因请王笔，书法义掌中作一字，又请王印印之，曰：“可急去还家，凭作福报，后来不见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

法义乃辞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内至黑，义不敢入。使者去之，遂活。觉在土中，甚轻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义掌中所印处，文不可识，然皆为疮，终莫能愈，至今尚存焉。出《法苑珠林》。

王弘之

唐王弘之，贞观中为沁州和川令。有女适博陵崔轨，于和川病卒。经数十日，其家忽于夜中闻崔语，初时倾家惊恐，其后乃以为常。云：“轨是女婿，虽不合于妻家立灵，

判官召来主典，取出法义的案簿，案簿摆满了一床。主典当着法义的面检阅，说：“他的许多案簿先前用红笔勾掉。没有勾的就记录下来。”说：“贞观十一年，法义的父亲让他割谷禾，法义反而瞪着眼，私下骂他的父亲，不孝，应打八十杖。”才录完一条，就看见先前岩洞中的和尚来了。判官起来迎接，问有什么事，和尚说：“张法义是我的弟子，他的罪都已忏悔除尽，天曹案中已勾掉，今天错抓来，不当死。”主典说：“经过忏悔的人，这个案已经勾掉。至于像瞪眼骂父亲，虽然承蒙忏悔，事不能勾掉。”和尚说：“如果这样的话，当拿案簿来核对，应有福利，就依赖判官了。”就让主典带法义去王宫，殿堂宏大壮观，侍卫几十人，和尚也跟着到了王宫。王起来迎接和尚，王说：“师傅来值班吗？”回答说：“还未轮到我值班。有弟子张法义被抓来，这个人过去的罪，我已经给他勾掉了，不应死。”主典又将瞪眼看父的事禀告阎王，阎王说：“瞪眼已忏悔，而这个罪不应免。既然师傅来求情，可以放回七天。”法义对和尚说：“日子既然不多，以后恐怕也见不到师傅了，我请求跟着师傅去。”师傅说：“七日就是七年，可以早早回去。”法义坚持请求跟随，和尚于是借阎王的笔在法义的掌中写一字，又请阎王盖上印说：“可快回家去，凭着这个多作福业，如果见不到我，将掌中的印呈给阎王，阎王自然会放你。”

法义于是告辞离去，和尚将他送出去。到了他家，屋里很黑，法义不敢进去。使者走后，他便复活了。觉得像是在土中，并且很轻很薄，就用手推动才出来。因而入山，找僧修福。法义掌中所印的地方，认不出是什么字，但都变成疮。始终不能治愈，至今还存在。出自《法苑珠林》。

王弘之

唐朝王弘之，贞观年间做沁州和川令。有一个女儿嫁给博陵的崔轨，崔轨在和川病死。过了几十天，他家忽然在夜里听到崔轨的说话

声，开始时全家都很惊恐，后来就习以为常了。崔轨说：“我是你的女婿，虽然不应该在妻子家给我立灵位，

然而苦无所依，但为置立也。”妻从其请。朝夕置食，不许置肉，唯要素食。恒劝礼佛，又具说地狱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杀生及不孝，自余之罪，盖亦小耳。”又云：“轨虽无罪，然大资福助，为轨数设斋供，并写《法华》《金刚》《观音》等经，各三两部，自兹已后，即不复来。”王家一依其言，写经设供。轨忽更来愧谢，因云：“今即取别。”举家哭而送之。轨有遗腹之子，已年四五六岁，轨云：“此子必有名官，愿善养育。”自此不复来矣。出《法苑珠林》。

崔义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义起，妻萧氏，父文铿，少不食荤茹酒肉。萧氏以龙朔三年五月亡，其家为修初七斋。僧方食，其婢素玉忽云：“夫人来语某曰：‘生时闻佛经说地狱，今身当之，苦不可言。赖男女等与我追福，蒙放暂归，即向诸僧忏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更来，将素玉看受罪。’”即如期，素玉便昏绝，三日乃苏，云：“初随夫人到一大城中，有一别院，夫人所住，亦兼有汤镬铁床来至，夫人寻被烧煮，酷毒难说。其夫人父文铿忽乘云在空中呼曰：‘早放素玉回。’语素玉女曰：‘我女生时不受戒，故恣行贪嫉。汝归，令崔郎多造功德，为拔此厄。’又见一婆罗门僧从空中下，作梵语，教素玉念《金刚》《法华》《药师》经各一遍，令去。”既活，并不遗忘。有梵僧听之，云：“素玉所传，如同西国语，与中国异也。”出《报应记》。

襄阳老姥

唐神龙年中，襄阳将铸佛像，有一老姥至贫，营求助

然而苦于我无依无靠，还是给我立一个吧。”妻子听从了他的请求。早晚置放祭品，不准放肉食，只要放素食。并且常劝她礼佛，崔轨又说起在地狱中的事，说：“人的一生，难以赦免的是杀生或不孝，其余的罪，大概都是小罪罢了。”又说：“我虽然无罪，还是要帮助我多做福事。如果为我多次设斋供奉，并写《法华经》《金刚经》《观音

经》等经，各三两部，从这以后，就不再来了。”王家一一按他说的话，写经设供。崔轨忽然又来感谢，说：“现在就来告别。”全家哭着送他。崔轨有个遗腹子，已四五六岁了，轨道：“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做大官，愿好好养育他。”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回来了。出自《法苑珠林》。

崔义起妻

唐朝司元少常伯崔义起，妻子萧氏，父文铿，年少不喝酒吃肉。萧氏在龙朔三年五月死去，他家为她修了初七的斋日。僧人们正吃斋饭，她的婢女素玉忽然说：“夫人来告诉我说：‘活着的时候听佛经说地狱，现在亲身体验，痛苦不可说。仰赖子女们为我造福，承蒙暂且放我回来，就来向各位和尚忏悔。’想要去又说：‘我到二十日再来，带素玉去见所受的罪。’”到期，素玉便气绝而亡，三天后才苏醒说：“起初随着夫人到了一座大城中，有一别院，是夫人的住处，也有汤镬、铁床在，夫人一会儿被烧煮，残酷狠毒难以诉说。夫人的父亲文铿忽然乘着云在空中喊道：‘早点放素玉回去。’并告诉素玉说：‘我女儿活着的时候不受戒，所以恣行无忌，你回去叫崔郎多建造功德，可以把她从灾厄中救出。’又看见一婆罗门僧从空中下来，作梵语，教素玉念《金刚经》《法华经》《药师经》各一遍。让我离去。”于是素玉就复活了，经文并没有遗忘。有一个僧人听到了说：“素玉所传诵的，如同西域语，与中国的是不同的。出自《报应记》。

襄阳老姥

唐朝神龙年间，襄阳将要铸佛像，有位老妇很贫困，想要施，卒不能得。姥有一钱，则为女时母所赐也，宝之六十余年。及铸像时，姥持所有，因发重愿，投之炉中。及破炉出像，姥所施钱，著佛胸臆，因磨错去之。一夕，钱又如故，僧徒惊异，钱至今存焉。乃知至诚发心，必有诚应。姥心至诚，故诸佛感之，令后人生希有此事也。出《纪闻》。

普贤社

开元初，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东社邑家青衣，以斋日生子于其斋次，名之曰普贤。年至十八，任为愚竖，厮役之事，盖所备尝。后因设斋之日，此竖忽推普贤身像而坐其处。邑老观者，咸用怒焉，既加诟骂，又苦鞭撻。普贤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见真普贤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于是忽变其质为普贤菩萨身，身黄金色，乘六牙象，空中飞去，放大光明，天花采云，五色相映，于是遂灭。邑老方悟贤圣，大用惊惭。其西社为普贤邑斋者，僧徒方集，忽有妇人，怀妊垂产，云：“见欲生子。”因入菩萨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产一男子，于座之前，既初产生，甚为污秽，诸人不可提挈出，深用诟辱。忽失妇人所在，男变为普贤菩萨，光明照烛，相好端丽。其所污秽，皆成香花。于是乘象腾空，稍稍而灭。诸父老自恨愚暗，不识普贤，刺眇其目者十余人。由是言之，菩萨变现，岂凡人能识？出《纪闻》。

出钱，而始终办不到。老妇人有一钱，是当女儿时母亲赐给她的，六十多年来把它当作宝物。等到铸像的时候，老妇人拿着她仅有的一钱，就发了重愿之后投入到熔炉中。等到破炉出像时，老妇人所投的钱，正贴在佛像的胸前，于是就把它磨掉了。一天晚上，钱又像原来那样附着在胸前，僧徒们很是惊异，钱至今还存在。才知是诚心发愿，一定会有诚挚的报应。老妇人的心非常诚挚，所以诸佛很感动，让后人希冀有这样的事。出自《纪闻》。

普贤社

开元初年，同州界有几百户人家，分为东西普贤邑社，建造普贤菩萨像，而且每天设斋。东社邑家的婢女，将斋日生的儿子放在斋供之旁，给他取名叫普贤。到了十八岁时，任性而愚俗，受人驱使之事，都已尝遍。后来设斋的日子，这个小子忽然推倒普贤菩萨像而自己坐在那个地方。邑老看到了，都非常生气，咒骂他，又鞭打他。普贤笑着说：“我因你们的诚心，所以出生在这里，你们看见真普贤不能更加敬拜，而反而拜求这个土像有什么好处？”于是忽然变为普贤

菩萨身，身上黄金色，乘着六牙象，飞向空中去了，放出巨大的光明，天上的花像彩云，五色相映，于是就消失了。邑老才明白是贤圣，都非常惊讶惭愧。那个西社为普贤邑设斋的，僧徒们刚聚集，忽然有一个妇人，怀孕临产，说：“这就要生孩子了。”于是就进入菩萨堂内，人们呵怒她，不能阻止。于是在灵座的前面，生下一男孩。刚刚生出之时，非常污秽，人人都不许抱出来，更用诟语侮辱她。忽然妇人不见了，男孩变成普贤菩萨，光明照耀，相貌端正美丽。他的那些污秽之处，都变成香花。于是乘象腾空而去，渐渐消失。各位父老自恨愚昧，不识普贤菩萨，刺瞎自己眼睛的有十几个人。由此而言，菩萨的变化现身，岂是凡人能识别的？出自《纪闻》。

李 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视帖，文字错乱，不可复识，谓吏曰：“帖书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阎罗王帖。”洽闻之悲泣，请吏暂还，与家人别。吏与偕行过市，见诸肆中馈饌，吏视之久。洽问：“君欲食乎？”曰：“然。”乃将钱一千，随其所欲即买。止得一味，与吏食毕，甚悦，谓洽曰：“今可速写《金光明经》，或当得免。”洽至家写经毕，别家人，与吏去。行数十里，至城，壁宇峻严，因问：“此为何城？”吏云：“安禄山作乱，所司恐贼越逸，故作此城以遏之。”又问：“城主为谁？”曰：“是郭元昌。”洽素与城主有故，请为通之。元昌召入，相见悲喜。须臾，有兵马数十万，至城而过，元昌留洽坐，出门迎候，久之乃回。洽问：“此兵云何？”曰：“阎罗王往西京大安国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将簿阅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经》，遂得延算，故未合死。”元昌叹羨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出《广异记》。

王 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轮咒》。开元初，徒侣三人，将适北河。有船夫求载乙等，不甚论钱直，云：“正尔自行，故不计价。”乙初不欲去，谓其徒曰：“彼贱其价，是诱我也，得非苞藏祸心乎！”舡

人云：“所得资者，只以供酒肉之资，但因长者，得不滞行李尔。”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饮，频举酒属乙，乙屡闻空中言勿饮，心愈惊骇。因是有所疑，酒虽入口者，亦潜吐出，由是独得不醉。泊夜秉烛，其徒悉已

李 洽

山人李洽，从东都洛阳进京，来到灞上，正好遇一个官吏，手持公文，说：“追李洽。”李洽看见帖子，文字错乱，不能辨认，对官吏说：“帖子写得很乱。”官吏说：“这是阎罗王的帖子。”李洽听到后悲伤流泪，请求官吏暂且回去，和家人告别。官吏和他一起走过街市，看见许多酒肆中的食物，官吏紧紧盯了很久。李洽问：“你想吃吗？”回答说：“是的。”李洽就拿出一千钱，随他所喜欢吃的就买下。只买一样东西吃，吃完后他很高兴，对李洽说：“现在可以速去写《金光明经》，或许能够获免。”李洽到家后写完经书，与家人告别，和官吏一起走了。走了几十里，到一城内，城宇峻严，于是问：“这是什么城？”官吏说：“安禄山作乱，所主管的人害怕贼人逃跑，所以造了这座城来阻止他。”又问：“城主是谁？”回答说：“是郭元昌。”李洽一向与城主有老交情，请求为他通报一声。元昌召唤他进来，相见悲喜交加。不一会儿，有几十万兵马过城，元昌留李洽暂坐，出门去迎候，很久才回来。李洽问：“这些兵是干什么的？”回答说：“阎罗王往西京大安国寺去。”已经到了寺里，登上百尺的高座，阎王把生死簿阅完后说：“这个人新造《金光明经》，可以延长寿命，所以不当死。”元昌叹息羡慕了好久，令人送回。因此李洽得以复活。出自《广异记》。

王 乙

王乙，从小常常持念《如意轮咒》。开元初年，徒弟三人，将要到黄河以北去。有个船夫要载王乙等人，不计较价钱多少，说：“正是我自己要去，所以不计较价钱。”王乙起初不想过，对他的徒弟说：“他不讲价钱，是想引诱我，难道是包藏祸心吗？”船上的人

说：“所得到的钱只是用来供给酒肉的钱，因为是长者，不愿意耽误你们的行程。”他的徒弟相信了他，于是上船。买了酒和他共饮，船夫频频举酒敬王乙，王乙多次听到空中说不要饮酒，心里更加惊慌害怕。因此就有所怀疑，酒虽然进入嘴里，也暗中吐出来了，因此唯独他不醉。到了夜里，点上蜡烛，他的徒弟都已

大鼾。乙虑有非道，默坐念咒。忽见舡人，持一大斧，刀长五六寸，从水仓中入，断二奴头，又斩二伴。次当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烛忽尔遂灭。乙被斫三斧，背后有门，久已钉塞。忽有二人，从门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于岸，血虽被体，而不甚痛。行十余里，至一草舍，扬声云被贼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为拒闭，及报县。吏人引乙至劫所，见岸高数十丈，方知神咒之力。后五六日，汴州获贼，问所以，云：“烛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疮虽破，而不损骨，寻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轮咒》之功也。出《广异记》。

钳耳含光

竺山县丞钳耳含光者，其妻陆氏，死经半岁，含光秩满，从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于墩侧见陆氏，相见悲喜，问其死事，便尔北望，见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壮丽，与人间不殊。傍有一院，院内西行，有房数十间，陆氏处第三房。夫妇之情，不异平素，衣玩服具亦尔。久之日暮，谓含光曰：“地府严切，君宜且还，后日可领儿子等来，欲有所嘱，明日不烦来也。”

及翌日，含光又往，陆氏见之惊愕曰：“戒卿勿来，何得复至？”顷之，有绯衣吏，侍从数十人来入院。陆氏令含光入床下，垂毡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视，恐主客有犯。俄闻外呼陆四娘，陆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惧，后稍窃视，院中都有二十八妇人，绯衣各令解髻两两结，投釜中，冤楚之声，闻乎数里，火灭乃去。陆氏径走入房，含光见入，接手床上，

酣睡。王乙想到会有不测，就默坐念咒。忽见船上的人，拿着一把大斧子，刀长五六寸，从水仓中出来，砍断二个奴仆的头，又斩了两个

同伴。接着就轮到王乙，王乙趴在地上等死，那个蜡烛忽然就灭了。王乙被砍三斧，背后有门，早已钉死，忽然有两个人，从门外进来扶着王乙投入水中。岸下水深，又把他投到岸边，虽然全身是血，却不疼。走了十多里，到了一草屋，大声喊被贼劫了。屋中的人收王乙进屋，把他关了起来，就报告到县里。官人带王乙到被劫之处，看见岸高几十丈，才知道是神咒的力量。以后五六天，汴州抓到了贼，问缘由，贼说：“烛光忽然灭了，王乙就消失，不知去处。”王乙虽然被砍伤，却没有损伤骨头，不久就恢复如前。这是持念《如意轮咒》的功劳啊。出自《广异记》。

钳耳含光

竺山县县丞钳耳含光，他的妻子陆氏死了半年，他的任期也满了，从家迁居到竺山寺里。那里有一个大土墩，闲暇的日子就去登望。忽然在墩子旁边看见了陆氏，夫妻相见悲喜交加，问她死后的事，便让他向北看，看见一座大城说：“就住在这里。”并邀请含光一同前去。进了城，城中房屋壮丽，和人间没什么两样。旁边有一院，院内向西走，有几十间房子，陆氏住在第三间。夫妇之情，和平常一样，衣物也都和以前一样。过了很久天晚了，对含光说：“地府很严，你应当暂且回去了，后天可领着儿子来，想有所嘱咐，明天就不必来了。”

等到第二天，含光又来了，陆氏看见之后惊惧地说：“告诉你不要来了，为什么又来了？”过了一会儿，就有穿红衣的官吏，带着几十个侍从来到院内。陆氏叫含光藏到床下，把床毡垂到地上来挡住他，并告诉他不要张望，恐怕主人客人有所冒犯。不一会儿听到外面喊陆四娘，陆氏走了出去。含光起初很害怕，后来便试探着窥视，见院中有二十八个妇人，红衣吏各让她们解开发髻，两两相结，投到釜中，冤枉痛楚之声，几里外都能听到，火灭冥吏才离去。陆氏一直走进房内，含光见她进来，用手扶到床上，

良久闷绝。既寤，含光问：“平生斋菜诵经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终时，有僧见诣，令写《金光明经》。当时许之，病亟草

草，遂忘遗嘱，坐是受妄语报，罹此酷罚。所欲见儿子者，正为造《金光明经》。今君已见，无烦儿子也。”

含光还家，乃具向诸子说其事，悲泣终夕。及明往视，已不复见，但荒草耳。遂货家产，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资助，满二千贯文，乃令长子载往五台写经。至山中，遍历诸台，未有定居。寻而又上台，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谓之曰：“写经救母，何尔迟回？留钱于台，宜速还写《金刚经》也。”言讫不见，其子知是文殊菩萨，留钱而还。乃至舍写经毕，上墩，又见地狱，因尔直入。遇闭门，乃扣之，门内问是谁，钳耳赞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妇人出曰：“贵阁令相谢，写经之力，已得托生人间，千万珍重。”含光乃问：“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状颇同，故复在此尔。”出《广异记》。

席 豫

唐开元初，席豫以监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两驿，下食，求羊肝不得，挾主驿吏。外白“肝至”，见肝在盘中摇动不息，豫颦蹙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绢，为羊铸佛。半日许，豫暴卒，随吏见王，王曰：“杀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独能忍乎？”豫云：“初虽求肝，肝至见动，实不敢食。”言讫，见一小佛从云飞下，王起顶礼。佛言如豫所陈。王谓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寻放豫还也。出《广异记》。

她昏迷了很久。醒过来之后，含光问：“平生斋戒吃素，诵经念佛，为什么还要受这样的苦？”答道：“过去将去世时，有个僧人来访，令我写《金光明经》。当时答应了，但因为病急匆忙，就忘了他的嘱咐，因此受妄语之报，遭受这种酷刑。所以想见儿子，正是为了造《金光明经》。现在你已经都见了，就没有必要麻烦儿子了。”

含光回到家之后，就把这些事都向儿子们说了，悲伤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前往探视，已经再也看不见了，只看到荒草罢了。于是就卖家产，得到了五百千。从刺史以下，各有资助，总计有二千贯文，便令长子带着去五台山写经。到了山中，找遍各台没有定居的地方。不久又上台，在半山路上遇到一个老僧，对他说：“写经救母，

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把钱留在台上，应该赶快回去写《金刚经》。”说完就不见了，他的儿子知道是文殊菩萨现身，就留下钱回来了。到家写经，写完后，登上土墩，又看见地狱，便径直而入。见院门关着，就敲门，门内问是谁，钳耳赞府就说“是我”。过了很久，有妇人出来说：“贵阁让我来感谢你们，因为写经的功力，她已托生人间了，让你们千万珍重。”含光又问：“夫人为什么住在这里？”答道：“罪状相同，所以还在这里。”出自《广异记》。

席 豫

唐朝开元初年，席豫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去河西巡按。离河西还有两个驿站，准备吃饭，找不到羊肝，就鞭打驿吏。外面说“肝已到了”，席豫看见肝在盘子中摇动不停，皱眉好久，让拿下去，于是拿来一匹绢，为羊铸佛。半天左右，席豫忽然死去，随从官吏去见阎王，阎王问：“杀生自然有道，为什么要活取它的肝，怎么能忍心呢？”席豫说：“当初虽然要肝，肝到了，看见它摇动，实在不敢吃它。”说完，只见一小佛从云中飞下，阎王起身礼拜。佛说的和席豫所说的一样。阎王对羊说：“他不吃你的肝，现在想要怎么办？”于是就将席豫放回去了。出自《广异记》。

裴 休

唐开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师圭峰密禅师，得达摩顿间密师注《法界观》《禅诂》，皆相国撰文序。常被毳衲，于歌妓院中，持钵乞食，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自发愿，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闻于中朝，其子弟请迎之，彼国不允而止。出《北梦琐言》。

牙将子

唐东蜀大圣院有木像，制度瑰异，耆老相传云：顷自荆湘溯流而上，历归、峡等郡，郡人具舟揖取之，千夫牵挽，不至岸。至渝，州

人焚香祈请，应声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构大圣院安置之。东川有牙将者，其子常喑，忽一日画地，告其父曰：“某宿障深重，被兹业病，闻大圣院神通，欲舍身出家，依止供养，冀消除罪根耳。”父许之。由是虔洁焚修，夙夜无怠。经数载，倏尔能言，抗音清辩，超于群辈。复有跛童子者，睹兹奇异，发愿于大圣院终身苦行，忏悔求福。未逾期岁，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骤无碍。事悉具本院碑。殿有东庑，见有喑僧跛童子二画像并存焉。出《报应录》。

裴 休

唐朝开成元年，宰相裴休，信奉佛教，精通禅律。拜圭峰密禅师为师，得到了达摩顿间密师所注《法界观》《禅论》，都是相国撰写的文序。裴休曾经披着细毛的衲衣，到歌妓院中，拿着钵化斋，自己说：“不被世俗之情所污染，可以为人说法。”常常自己发愿，愿世世代代为国王，护佑佛法。后来于阗国国王生了一个儿子，手掌纹中有“裴休”二字。消息传到中朝，他的子弟想迎他回国，由于国王不同意而作罢。出自《北梦琐言》。

牙将子

唐朝东蜀大圣院内有木像，制作得瑰丽奇异，老辈人相传说：不久前从荆湘逆流而上，经过归、峡等郡，郡中人都准备船去迎取，纤夫牵拉也不到岸。一直到了渝州，州人焚香祈求，于是就应声而去。郡守及百姓们，就造了大圣院安置它。东川有个牙将，他的儿子一直不能说话，忽然一天画地，告诉他父亲说：“我积恶很深，得上了这种病，听说大圣院神通，想舍身出家，居寺供养，希望能消除这个罪根啊！”父亲答应了他。从此他便虔诚焚香修行，整夜不怠。过了几年，忽然能说话了，声音高亢清晰，超出常人。又有个跛脚的童子，亲眼见到这件奇异的事，发愿要在大圣院终身苦行，忏悔求福。结果未过一年，忽然能起立行走，筋骨自然伸屈，走路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妨碍。这些事都记在本院的碑上。殿有东廊，看见哑和尚和跛童子两个画像都还保存着。出自《报应录》。

卷第一百一十六 报应十五崇经像

谢 晦	尼智通	王袭之	周 宗	沈僧复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业	王镇恶	郭祖深
卫元宗	姜胜生	傅 奕	并州人	薛孤训
嵩州县令	丁 零	唐武宗	王义逸	赘 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义孚	开照寺盗	僧绍明

潼江军

谢 晦

宋尚书谢晦为荆州刺史。谓塔寺不宜在人间，当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门，遣队士八十，持刀斧，毁坏浮图，尊像纵横，瓦木倾坠。俄而云雾暗天，风尘勃起，晦冥即怖走，队人惊散，莫知所以。晦等夜梦，咸见沙门，飞腾空中，光明显赫。又见二人，形悉丈余，容姿甚伟，厉声嗔曰：“所行反道，寻当自知！”其后队人满身著癞疾，经时而死。余人并犯法就终。谢晦连年患瘡病，后因谋叛，合家被诛。皆非命而卒。出《辨正论》。

谢 晦

刘宋尚书谢晦任荆州刺史。他说塔寺不应该建在民居之间，应该移到城外去。于是就亲自率领部下来到新寺门，派了八十个士兵，拿着刀斧，毁坏佛像，佛神的塑像也都横躺竖卧，房倒屋塌瓦掉木倒。不一会儿，云雾遮天蔽日，大风吹起烟尘，天色昏暗，谢晦吓得逃走了，士兵也都惊惧四散逃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晦等人在夜晚做了梦，都看见和尚在空中飞腾，发出耀眼的光亮。又看见两个人，一丈多高，容颜姿态都很奇伟，瞪着眼睛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的所作所为背叛了仁道，不久自己就会知道后果！”后来那些士兵们都满

身生癰，没几天就死了。其余的人相继犯法被处死。谢晦一连几年脊背生疮，后来因为谋反，全家都被杀了。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的。出自《辨正论》。

尼智通

宋尼智通，京师简静尼也，年貌殊少，信道不笃。元嘉九年，师死罢道，嫁为魏郡梁甫妾，生一男，年七岁。家甚贫穷，无以为衣。智通为尼时，有数卷素《无量寿》《法华》等经，悉练捣之，以衣其儿。居一年而得病，恍惚惊悸，肌体坏烂，状若火疮，有细白虫，日去升余，惨痛烦毒，昼夜号叫。常闻空中语云：“坏经为衣，得此报也。”旬余而死。出《冥祥记》。

王袭之

宋吴兴太守琅琊王袭之，有学问，爱老庄而不信佛，唯事宰杀。初为晋西省郎中，性好宾客，于内省前养一双鹅，甚爱玩之。夜忽梦鹅口衔一卷经，可十纸许，取看皆说罪福之事。明旦果见，乃是佛经。因是不敢宰杀，笃信过人。出《辨正论》。

周宗

周宗者，广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随到彦之北伐。王师失利，与同邑六人逃窜。间行于彭城北，遇一空寺，无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为相。因共窃取之，乃出村贷食。其一人羸病，等辈皆轻之，独不得分与。既而各还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继病癰而死，不得分者独获免。出《冥祥记》。

沈僧复

宋吴兴沈僧复，大明末，本土饥荒，逐食至山阳。昼入

尼智通

刘宋时有个尼智通，是京城简静庵的尼姑，年少貌美，但信仰很不笃诚。元嘉九年，因为她师傅死了，她也就还俗了，嫁给魏郡的梁甫做妾，生了一个男孩，已经七岁了。她们家一贫如洗，连衣服都穿不上。智通当尼姑时，有几卷用白绢写的《无量寿经》《法华经》等经书，她就拿来拆散漂洗，给孩子做衣服。智通一年以后得了病，精神恍惚惊悸，肌肤溃烂，好像生了火疮，长了很多细白虫，每天都能拨除一升多，疼痛难忍烦躁不安，昼夜号叫。经常听到空中有人说：“毁了经书做衣服，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十多天后就死了。出自《冥祥记》。

王袭之

刘宋吴兴太守王袭之是琅琊人，博学多识，信奉道教而不信佛教，专好宰杀。当初任晋西省郎中，天生好客，在府内养了一对鹅，特别喜欢。有一天忽然梦到鹅口中衔着一卷经书，约有十多页纸，拿来看那里面说的都是罪福一类的事。第二天早晨果然看见此书，原来是佛经。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宰杀了，笃信佛法，超过别人。出自《辨正论》。

周宗

周宗是广陵郡人。刘宋元嘉七年，随从到彦之北伐。结果官军大败，周宗就和六个同乡逃跑了，从小路跑到彭城以北，碰到一个空寺院，没有僧徒，但寺里有个佛像，面部装饰了一块水晶。他们几个人就一起把水晶偷走了，出村后换了食物。其中一个人瘦弱有病，其他人都轻视他，没有把食物分给他。后来就各自回家了。三四年的时间内，周宗等五个人都相继生癰疮而死，只有那个没分到食物的人没死。出自《冥祥记》。

沈僧复

刘宋吴兴沈僧复，大明末年，当地闹饥荒，讨饭到山阳。白天到村野乞食，夜还寄寓寺舍左右。时山阳诸小形铜像甚众，僧复与其乡

里数人，积渐窃取，遂囊筐数四悉满。复因将还家，共铸为钱。事既发觉，执送出都，入舡便云：“见人以火烧之。”昼夜叫呼，自称楚毒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举体皆拆裂，状如火烧。吴郡朱亨，亲识僧复，具见其事。出《冥祥记》。

僧道志

宋沙门僧道志者，北多宝僧也。尝为众僧令知殿塔，自窃幡盖等宝饰，所取甚众。后遂偷像眉间珠相，既而开穿垣壁，若外盗者，故僧众不能觉也。积旬余而得病，便见异人，以戈矛刺之，时来时去，辄惊叫，应声流血。初犹日中一两如此，其后病甚，刺者稍数，疮痍变遍体，呻呼不能声。同寺僧众，颇疑其有罪，欲为忏悔。始问，犹讳而不言。将尽二三日，乃具自陈列，泣涕请救曰：“吾愚悖不通，谓无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婴刀镬，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无复余物，唯衣被毡履，或足充一会。”并频请愿，具为忏悔者。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属姬人，不可复得；一以质钱，在陈昭家，令赎回。道志既死，诸僧合集，赎得相珠，并设斋忏。初工人复相珠时，展转回趣，终不安合，众僧复为礼拜烧香，乃得著焉。年余，而同学

村子里去讨饭，天黑就回来寄住在寺院旁边。那时山阳寺院里有很多小的铜佛像。沈僧复就和同乡的几个人，一天天偷来很多，于是把几个箱子口袋都装满了。僧复就把这些铜像带回家，与同乡一起铸造铜钱。结果事情被官府发现了，被抓获解往京都，上了船就说：“有人用火烧我。”他整天大声喊叫，自己说痛苦得不能忍受，还没有受到刑罚就死了，死的时候全身都破裂，样子好像火烧死的一样。吴郡的朱亨，认识沈僧复，这些事他都亲眼看见了。出自《冥祥记》。

僧道志

刘宋有个僧道志，是北多宝寺的和尚。他曾担任寺中的众僧令，管理佛殿佛塔，自己偷盗幡帘帙盖等宝饰，偷了很多。后来就偷佛像眉中间镶的珠子，接着又把墙壁扒开，伪造成外人偷盗的现场，所以

众僧也没有发觉。过了十多天道志就得了病，看见一个奇怪的人，用枪矛刺他，有时来有时走，他惊骇大叫，随着叫声而流血。最初还是每天里有一两次这种情况，到后来病就加重了，刺他的人来的次数也稍有增加，疮伤满身都是，直到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同寺的僧人们都怀疑他犯了罪，想要让他忏悔。开始问他的时候，他还讳而不说。又过了两三天，才把他做的事全都说出来，哭着请求救命，说：“我愚蠢糊涂不通事理，以为没有冥间幽途，一念之差犯了罪，招来这样惨烈的殃祸。活着的时候遭受严厉地拷打，死了要受刀割或在锅里煮，现在全身都烂了，只求可怜我饶恕我。现在我也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衣服、被褥、帽子和鞋了，这些东西变卖了也许能够一次佛会的费用。”道志一再请愿，这些东西都拿出来当作忏悔。偷两枚佛像上的珠子，一枚已经换给了一个妇人，不可能再找回来了；另一枚换了钱，在陈昭家，可以让他们赎回。道志死后，僧人们集资，赎回那一枚佛像上的珠子，并摆了斋为道志忏悔。刚开始工匠往佛像上装珠子时，翻来覆去怎样也安不上去。僧人们又给佛像礼拜烧香，才算安上了。一年多之后，道志的师兄师弟们

等于昏夜间，闻空中有语，详听即道志声也。自说云：“自死已来，备婴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赖蒙众僧哀怜救护，赎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时有间息，感恩无已，故暂来称谢。”言此而已。闻其语时，腥腐臭气，苦痛难过。言终久之，乃稍歇。出《冥祥记》。

唐文伯

宋唐文伯，东海赣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资都尽。村中有寺，经过人或以钱上佛。弟屡窃取。后病癰，卜者云：“崇由盗佛钱。”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儿致此！吾当试更虏夺，若复能病，可也。”前县令何欣之妇，上织成宝盖带四枚，乃盗取为腰带。不百日，复得恶病。发疮之始，起腰带处。出《冥祥记》。

崔平业

梁人崔平业者，善弓马，为武士监军。一生以偷佛镕铜为业，卖

铜以供酒肉，心无惭惧。年五十，妻子兄弟并死，业一身忽病目障，饥寒并至，饿死。出《辨正论》。

王镇恶

梁人进士王镇恶，有学问而无善心，出言多所非毁，亦为时人所嫌。轻慢佛法，见僧必侮谑。后以教学为业，时有鹿溪寺僧法满寄铜钟一口于其学内，未取之间，镇恶盗以铸钱。后与僧法满对誓，经年重病，而舌弯缩，口不得

经常在昏暗的夜间，听到空中有说话的声音，仔细听就是道志的声音。道志自己说：“自从死后，各种苦都受遍了，将要有很长时间，没有摆脱的日期。全靠众僧可怜救助，赎回佛珠，所以在痛苦之中，也稍有停息的时候，感恩不尽，才特意来致谢。”说到这儿就不说了。听他说话的时候，闻到一种腥臭腐烂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话说完过了很久，才稍稍好一些。出自《冥祥记》。

唐文伯

刘宋的唐文伯是东海赣榆人。他的弟弟好赌博，把家产都输光了。他住的村子里有座寺院，经过这里的人有的就拿钱敬献给佛像。他的弟弟多次窃取这些钱。后来得了病生癰疮，给他算命的人说：“这个灾祸是由于他偷了佛的钱。”他父亲气愤地说：“这个佛是什么神，就让我的儿子得了这样的病！我再拿些别的东西试试，如果也能得病，我就信。”前任县令何欣的媳妇织成四条佛的宝盖带子敬献给佛，他就偷来当成自己的腰带。不到一百天，他又得了恶病，开始生疮，是从腰带那个地方生的。出自《冥祥记》。

崔平业

南朝梁人崔平业，善于骑马射箭，当了武士监军。他一辈子以偷佛像熔铜为职业，卖了铜买酒肉，心里不觉得惭愧也不害怕。五十岁那年，妻子和孩子兄弟们一起死了，他孤身一人忽然又得了病眼睛瞎

了，饥寒并至，最后饿死了。出自《辨正论》。

王镇恶

南朝梁人王镇恶是进士，有学问却无善心，经常毁谤他人，当时人们都讨厌他。他还轻慢佛法，看见僧人必加讥诮。后来他以教学为职业，当时鹿溪寺有个法满和尚在他的学堂里寄存了一口铜钟，还没取走的时候，镇恶就偷着铸成铜钱。后来他对僧法满发誓不承认。过了一年就得了重病，舌头弯曲萎缩，不能

言。既知负誓，乃舍资铸钟赎罪。至死，口不得言。出《王氏戒》。

郭祖深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条事，请废郭内小寺及无业僧尼，梁武不纳。后梦见神唾之，遂病癞，虽悔不差。出《辨正论》。

卫元宗

卫元宗毁法之后，身著热风，委顿而死。出《辨正论》。

姜胜生

冀州故观城人姜胜生，唐武德末年，忽遇恶疾，遂入蒙山医疗，积年不损。后始还家，身体疮烂，手足指落。夜眠，忽梦见一白石像，可长三尺许，谓之曰：“但为我续手，令尔即差。”至旦，忽忆于武德初年，在黍地里打雀，于故村佛室中，取《维摩经》裂破，用系杖头吓雀。有人见者云：“盗裂经大罪。”胜生反更恶骂。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落。梦中所见，宛然旧像。遂往佛前，头面作礼，尽心悔过。顾匠续其像手，造经四十卷，营一精舍。一年之内，病得痊。乡人号为圣像。出《冥报记》。

说话。他自己知道是因为违背誓言，得到了报应，于是便拿出钱财，铸钟来赎罪。直到死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出自《王氏戒》。

郭祖深

南朝梁人郭祖深，曾上奏梁武帝十八件事，其中有一条要废掉城郭内的小寺院和那些无业的僧尼，梁武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后来郭祖深梦见神唾斥他，于是得了癞疮病，虽然忏悔但也没有痊愈。出自《辨正论》。

卫元宗

卫元宗毁掉佛法以后，得了一种热风发烧的病，最后枯瘦困顿而死。出自《辨正论》。

姜胜生

冀州故观城人姜胜生，在唐朝武德末年忽然得了很重的病，于是就去蒙山找人治疗，治了几年也不见效。后来刚回家，身体生疮溃烂，手指甲和脚指甲都脱落了。晚上睡觉，忽然梦见一个白色石像，大约有三尺多高，对他说：“只要给我接上手臂，我就让你的病痊愈。”到天亮，忽然回忆起来在武德初年，有一次他在苞米地里打麻雀，直追到原来村子里的佛室里，将《维摩经》撕破，用来系在棍子头上吓唬麻雀。有看见他这样做的人说：“偷撕经书是很大的罪。”胜生不但不听反而恶语骂人。又进到佛堂里，把白色石佛像的右手打掉了。胜生梦中见到的佛像，很像当年那尊旧佛像。于是就到佛像前，面对佛像磕头作礼，一心一意悔过。又雇工匠给佛像接上手臂，造了经书四十卷，还另建了一座精舍。一年之内，他的病就全好了。乡里的人都称那石佛像为圣像。出自《冥报记》。

傅奕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风。少好博学，善天文历数。聪辩，能剧谈。自武德贞观中，尝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轻僧尼，至以石像为砖瓦之用。贞观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与同伴傅仁均、薛颐并为太史令。颐先负仁均钱五千，未偿而仁均死。后颐

梦见仁均，言语如平常。颀因问曰：“先所负钱，当付谁人？”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问是谁，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日夜，少府监冯长命又梦已在一处，多见先亡人，长命问：“经文说罪福之报，未知审定有否？”答曰：“皆悉有之。”又问：“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报？”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配越州为泥犁矣。”出《地狱苦记》。

并州人

并州有人解画，曾陷北虏，突厥可汗遣画佛像。此人时偷彩色，恐被搜获，纸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数升。此人后为僧。唐贞观中，于山东住寺，渐渐患鼻。二三年，后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脓血狼藉，酸疼不已。后请僧灵颀忏悔，病亦不愈，十年始亡。灵颀尝住慈恩寺，说其事。出《广古今五行记》。

薛孤训

唐贞观二十年，征龟兹。有薛孤训者，为行军仓曹。军及屠龟兹后，乃于精舍剥佛面金。旬日之间，眉毛尽落。还至伊州，乃于佛前悔过，以所得金皆为造功德。未几，眉

傅奕

唐朝的太史令傅奕，本是太原人，隋朝末年，迁到扶风。他少年时就爱好广泛，学识渊博，擅长天文历法和算数。聪慧有辩才，还能谈很难的问题。武德、贞观年间，曾任太史令，他生性不信佛法，经常轻视僧尼，以致把石佛像当砖瓦用。贞观十四年秋天，突然得急病死了。当初傅奕和同伴傅仁均、薛颀同为太史令。薛颀以前欠傅仁均五千钱，还没偿还仁均就死了。后来薛颀梦见了仁均，说话就像平时那样，薛颀就趁机问仁均：“以前我欠你的钱，应该还给谁呢？”仁均回答说：“可以给地狱里的人。”薛颀追问是谁，仁均答：“就是太史令傅奕。”然后就醒了。也就在那天晚上，少府监冯长命梦到自己在—一个地方，见到了很多先前死了的人，长命就问：“经文里说的罪福报

应，不知确实有没有？”回答说：“全都有。”又问：“像傅奕那样，一生不信佛法，死了受什么报应？”回答说：“罪福一定有报应，然而傅奕已经发配到越州成了地狱里的人了。”出自《地狱苦记》。

并州人

并州有个人会画画，曾经被突厥人抓去做了俘虏，突厥的可汗派他画佛像。这个人有时偷颜料，怕被搜查出来，就用纸裹着塞到鼻子里，结果鼻子里淌血，能有几升那么多。这个人后来做了和尚。唐朝贞观年间，在山东寺院里住持，慢慢得了鼻病。二三年后，鼻中生出肉，像桃一样大，流脓淌血，酸痛不已。后来他请灵颢和尚为他做忏悔，但病也不见好，十年以后才死。灵颢曾在慈恩寺住过，说了他的事。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薛孤训

唐朝贞观二十年，征讨龟兹。有个叫薛孤训的人，担任行军仓曹。军队占领了龟兹以后，他在一所佛堂里刮下了佛面上的金子。十多天的时间，他的眉毛全掉了。回到伊州后，他就在佛前悔过，把所刮下来的金子全都拿出来当作功德。没过多久，眉毛复生。出《冥祥记》。

嵩州县令

唐贞观中，有人任嵩州一县令。往高昌，于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师，诸大寺欲与千贯钱买之，不肯，遂毁破，卖得一千三百贯。后月余患肿，寤寐之间，见一僧云：“何因毁坏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长尺余，苦痛呻吟，数日而死。德安县令薛逵备知此事。出《冥祥记》。

丁零

相州邺城中，有丈六铜立像一躯。贼丁零者，志性凶悖，无有信心，乃弯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虽加莹饰，血痕犹在。又选

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铸为铜，拟充器用。乃口发大声，响烈雷震，力士亡魂丧胆，人皆仆地，迷闷宛转，怖不能起。由是贼侣惭惶，归信者众。丁零后时著疾，被诛乃死。出《宣验记》。

唐武宗

长安城北有古冢，高十数丈，传云周穆王陵也。唐会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闻人语于林间，意其盗也，因匿于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来，朱衣执版，宣曰：“冢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录西海君使者，何时当至？”吏曰：“计程十八日方来。”朱衣曰：“何稽？”对曰：“李某武宗名。坐毁圣教，减一纪算，当与西海君同目录其魂。”忽有贾客铃声自东来，朱衣与二吏俱不复见。后数

毛又长出来了。出自《冥祥记》。

嵩州县令

唐朝贞观年间，有一个人任嵩州县令。他去高昌的时候，在寺庙里得到一个纯珍珠的佛像。到了京城，各大寺院要给他一千贯钱买去，他不肯，于是毁坏了它，卖了一千三百贯。一个多月后他全身发肿，似睡似醒之间，看见一个和尚说：“为什么毁坏佛像？”于是就派人拔他的舌头，拔出一尺多长，他痛苦地呻吟，几天后就死了。德安县令薛逵详知此事。出自《冥祥记》。

丁 零

相州邺城的城里，有座一丈六尺多高铜铸的佛立像。贼人丁零，生性凶残悖逆，没有信佛的心，他拉弓搭箭射铜像，箭正中铜像的面部，立刻流出很多血，虽然加以掩盖修饰，血的痕迹还在。丁零又选派了五百个力士，让他们将铜像拉倒在地上，打算熔铸为铜，浇铸器皿。那铜像口中发出很大的声音，声音像雷震一样，力士们亡魂丧胆，都倒在地上，迷迷糊糊天旋地转，吓得不能起来。于是贼人们惭

愧惶恐，归信佛法的也越来越多。丁零后来得了病，被杀而死。出自《宣验记》。

唐武宗

长安城北有座古坟，高十几丈，传说是周穆王的陵墓。唐朝会昌六年，正月十五那天，有人晚上走到陵墓下边，听到树林里有人说话，想着是盗贼，就在草丛里藏起来窥视。不一会儿发现有人从天空中下来，穿着红衣服拿着笏板，大声说：“守冢的尉在哪里？”有两个官吏出来说：“在这里。”红衣人就说：“去捉西海君王的使者，什么时候到？”官吏说：“算一下路程十八日才到。”朱衣人说：“因为什么事？”回答说：“李某武宗名。在位毁骂圣教，按减十二年算，应该和西海君王同日被收魂魄。”这时忽然听到有商客的马铃声从东边传来，朱衣人和两个官吏都不见了。几个

月，帝果晏驾。帝英毅有断，勤于庶政，至如迎贵主以破羌族，复内地而歼狡穴，武功震耀，肃宪之次也。然金人之教，不可厚诬，则秦时焚书坑儒，后华山中有告祖龙之死者，事不谬矣。出《传神录》。

王义逸

唐会昌中，有王义逸者，护凤翔军。值武宗斥毁佛刹，义逸以家财易诸瓦木，取其精者，遂大营市邸，并治其第，为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适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户，则类将军之第也。见丝竹绮罗，宾客列坐满堂，独无将军。紫衣人指阶下一径曰：‘此路可见公主。’因北趋，见荆棘满地，其路才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户而入，见将军卧于床上，系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爇其发，因出涕言曰：‘吾不幸，生好贾贩僧寺材础，以贪其利，今系于此，后三日当死。君归为我告其家，速毁邸第，以归佛寺，不可辄留。’既而焰炽，不能尽言。”义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脑发痛，三日而卒。出《传记附录》。

赘 肉

释氏因果，时有报应。近岁有一男子，既贫且贱，于上吻忽生一片赘肉，如展两手许大，下覆其口，形状丑异，殆不可言。其人每饥渴，则揭赘肉以就饮啜，颇甚苦楚。或问其所因，则曰：“少年无赖，曾在军伍，常于佛寺安下，同

月后，武宗皇帝果然驾崩了。武宗英明决断，勤勉治国，能迎接公主而打败羌族，又恢复内地而歼灭了山贼强盗的巢穴，武功赫赫，仅次于肃宗、宪宗。然而佛的教义是不能诋毁诬蔑的，那样就好像秦朝时的焚书坑儒，后来华山中有人报告说祖龙死了，这事也并非荒唐无稽的。出自《传神录》。

王义逸

唐朝会昌年间，有个王义逸，做凤翔护军。正赶上武宗拆毁佛堂宝刹，义逸用家里的财物换回寺院的砖瓦木料，选用其中精美的，于是大量建造房屋，并修建了他的宅第，可以说是岐山下第一了。住了三年，一天有个小官吏进来报告，说有不便直说的事，然后小声哭着说：“我刚才在床上闭着眼躺着，看到有一个紫衣人招我进入一个大红门里，那院落很像将军你的府第。只见有奏乐跳舞的，宾客排坐满堂，唯独没有将军。紫衣人指着台阶下面的一个小道说：‘从这条路可以看见你的主人。’于是我就向北走，只见荆棘遍地，那小路只能通过一个人。走到一个低矮的房屋前，推门进去，见将军躺在床上，手脚被绑着。有人拿着火来了，正要烧头发，你就大哭说：‘我太不幸了，活着的时候好贩卖僧寺的瓦石木材，贪图钱财，现在被绑在这里，三天后就该死了。你回去替我告诉家里的人，赶快毁掉那些房屋宅第，把材料都还给佛寺，一点儿也不要留。’接着火烧得更旺了，将军未能把话说完。”义逸听后气愤地呵斥他。第二天，果然脑后生了毒疮，三天后就死了。出自《传记附录》。

赘 肉

佛家讲因果，时有报应之事。近年有一个男子，贫穷而且下贱，上唇突然长出一片赘肉，如展开两只手那么大，下面可以盖住他的

嘴，形状丑怪，实在说不出来。这个人每次饥渴时，就须揭开那片赘肉才能吃喝，非常痛苦。有人问他这是什么原因，他说：“我少年时很无赖，曾在军队中，一次安营佛寺之下，与同

火共刳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间可置之，不数日婴疾，遂生此赘肉焉。”出《玉堂闲话》。

西明寺

长安城西明寺钟，寇乱之后，缙徒流离，阒其寺者数年。有贫民利其铜，袖锤鋏往窃凿之，日获一二斤，鬻于闾阖。如是经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后其家忽失所在，市铜者亦讶其不来。后官欲徙其钟于别寺，见寺钟平堕在阁上，及仆之，见盗钟者抱锤鋏，俨然坐于其间，既已干枯矣。出《玉堂闲话》。

明相寺

凤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数尊，皆饰以金焉。乱罹之后，有贫民刮金，鬻而自给。迨至时宁，金彩已尽。于是遍身生癣，痒不可忍，常须以物自刮，皮尽至肉，肉尽至骨而死焉。毁佛之咎，昭报如此。出《冥祥记》。

僧义孚

僧义孚，青社人，解琴，寓于江陵龙兴寺。行止诡譎，府主优容之，俾赍钱帛，诣西川写藏经。或有人偷窃社户所造藏经出货，义孚以廉价赎之，其羡财遂为所有。一旦发觉，卖经者毙于枯木下。此僧虽免罪，未久得疾，两唇反引，有似驴口，其热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见，苦楚备极而死。

伙一起割一只羊，分到一些肉。旁边有一尊佛像，上唇之间可以放些肉，我就放在那上面了。没过几天就得了病，于是就长出这片赘肉。”出自《玉堂闲话》。

西明寺

长安城西明寺有口大钟，贼寇作乱之后，僧徒流离四散，西明寺空无一人，断香火有几年时间了。有个贫民看那口钟的铜有利可图，就在衣袖里藏着锤和鑿到西明寺偷偷地凿铜，一天可凿下一二斤，然后就到集市上去卖。像这样有一年多，人们都知道，官吏也不加禁止。后来他们家忽然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买铜的人也奇怪他怎么不来卖铜了。后来官府想把那口钟搬到别的寺院里，看那钟平堕在阁板上，等到把它放倒，只见盗铜的人抱着锤和鑿，庄重地坐在里面，尸首都已经干枯了。出自《玉堂闲话》。

明相寺

凤州城南边有座明相寺，寺里有几尊佛像，都用金子装饰。遭乱以后，有个贫民去刮金子，卖了来供给自己的生活。等到时局安定了，佛像的金子也都被刮光了。于是这个人遍身生皮癣，痒得不能忍受，常常要用东西自己往下刮，从皮都刮到肉，直到把肉也刮掉露出骨头而死。毁佛的罪过，遭到这样的报应。出自《冥祥记》。

僧义孚

僧义孚，青社人，会弹琴，居住在江陵龙兴寺。这个人行为诡异多变，寺主优待他而收容了他，让他带着钱财到西川抄写藏经。有人偷窃庙堂所造的藏经出卖，义孚使用很低的价钱买下，剩余的钱就自己留下了。终于被发现了，卖经的人死在枯树下。义孚虽然被免罪，不久就得了病，两个嘴唇翻长，好像驴的嘴，并且发热疼痛不能忍受，人们都害怕见他，最后受尽痛苦死了。

同寺有数辈，贩鬻经像，惧而舍财，修功德，以孚为鉴戒。出《冥报记》。

开照寺盗

伪蜀金堂县三学山开照寺，夜群寇入寺，劫掠缁徒罄尽。寺元有

释迦藕丝袈裟，为千载之异物也。贼曹分取，与其妻拆而易之。夫妻当时，手指节节堕落，须鬓俱坠。寻事败，戮于市。出《儆戒录》。

僧绍明

伪蜀大慈寺赐紫慈昭大师绍明，主持文殊阁，常教化钱物，称供养菩萨圣像。积有星岁，所获太半入己。后染病，恒见火烧顶至足，周而复始，不胜其苦。悔过忏悔，唱施衣，竟不获免。出《儆戒录》。

潼江军

伪蜀潼江，起军攻取阆州，兵火烧劫，闾里荡尽。佛寺有一大钟在地，有一卒运大石击钟，令碎而鬻之。钟破裂流迸，正中卒胫，双折而死。出《儆戒录》。

同寺的和尚中有些人曾贩卖过经书和佛像，也害怕了，立刻拿出钱物，建立功德，以义孚的事为教训。出自《冥报记》。

开照寺盗

前蜀金堂县三学山有个开照寺，夜间一群贼寇进入寺里，抢光了僧徒的财物。寺里原来有一件释迦佛的藕丝袈裟，是千年珍奇宝物。贼官分取到手后，与他的妻子拆开想卖掉。当时夫妻的手指一节一节地坠落，头发和胡须也全掉了。不久事情败露，在市井中被杀死。出自《儆戒录》。

僧绍明

前蜀大慈寺御赐紫慈昭大师绍明，主持文殊阁，他常常叫僧徒化斋收取钱物，自称是供养菩萨圣像。过了很多年，所获得的钱物大都装入了私囊。后来生了病，经常看见大火从头顶烧到脚底，烧完又烧，周而复始，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于是在菩萨像前拜谢忏悔，大量施舍衣物，但还是不能免除痛苦。出自《儆戒录》。

潼江军

前蜀的潼江，发兵攻打阆州，兵士们烧杀抢掠，街巷里都被扫荡一空。佛寺地上有一口大钟，有一个士兵搬来一块大石头砸钟，砸碎后要卖掉。钟被砸碎四散迸裂，其中的一块碎片正击中士兵的小腿，结果两条腿都折断而死。出自《徽戒录》。

卷第一百一十七 报应十六阴德

孙叔敖 崔敬嗣 裴 度 刘 轲 刘弘敬

萧 仿 孙 泰 李 质 范明府 程彦宾

孙叔敖

楚孙叔敖为儿，出游还，忧而不食。母问其故，泣曰：“见两头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敖闻见两头蛇者死，恐后人又见，杀而埋之矣。”母曰：“无忧矣！闻有阴德，天报之福。”出《贾子》。

崔敬嗣

唐崔敬嗣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无礼。敬嗣独申礼敬，供给丰赡，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名姓，每进拟官，皆御笔超拜之者数四，后引与语，知误。访敬嗣已卒，遣安石授其子注官。后官至显达，其孙即光远也。出《谭宾录》。

孙叔敖

楚国的孙叔敖还是小孩时，出门游玩回到家，忧愁郁闷不吃饭。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哭着说：“我看见了一条两头蛇，恐怕要死了。”母亲说：“现在蛇在哪儿？”孙叔敖说：“我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都要死，害怕以后别人也看见它，就杀死埋掉了。”母亲说：“不要忧愁了！我听说积有阴德的人，上天会用福报报答他的。”出自《贾子》。

崔敬嗣

唐朝崔敬嗣任房州刺史，当时中宗被贬谪到房州，官吏中很多人都对他没有礼数。唯独敬嗣表现得非常礼敬，并供给丰富的供养，中宗很感激他。等到中宗登上皇位，有个益州长史也叫崔敬嗣。同姓而

又同名，每次要提升官员，御笔都要跳过那些多次参拜的官员而批注崔敬嗣，后来引见谈话，才知道错了。等再寻访敬嗣时，他已经死了，派安石给敬嗣的儿子选授官职。后来做了高官，他的儿子就是崔光远。出自《谭宾录》。

裴 度

唐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质状眇小，相不入贵，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工在洛中，大为播绅所神。公特造之，问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若不至贵，即当饿死。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为君细看。”公然之。他日出游香山寺，徘徊于廊庑间，忽见一素衣妇人，致缙褶于僧伽栏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缙褶在旧处，知其遗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妇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归逆旅。诘旦，复携往，寺门始辟，睹昨日妇人，疾趋而至，忧声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问之，妇人曰：“阿父无罪被系，昨贵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赂津要，不幸失去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恍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寻诣昔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惊叹曰：“此必有阴德及物，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极人臣。出《摭言》。

刘 轲

唐侍御刘轲者，韶右人也。幼之罗浮九疑，读黄老书，欲学轻举之道。又于曹溪探释氏关戒，遂被僧服，故释名海纳。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庐岳东林寺，习《南山钞》

裴 度

唐朝中书令晋国公裴度，长得又瘦又小，无富贵之相，早年科举屡次受挫，他自己也很疑惑。正好有个相面的术士在洛中，很被士大夫官员们所推崇。裴度特意拜访了他，问起禄命，相士说：“郎君你的相貌神采和一般人稍有不同，不入相书。如果不做达官贵人，就会

饿死。现在还看不出来贵处，可再过些天来访，我给你仔细看看。”裴度答应了。有一天他出去游览香山寺，徘徊在廊庑之间，忽然看见一个穿素色衣服的妇女，把一件丹黄色贴身单衣放在寺庙的栏杆上，祈祷祝愿很长时间，瞻仰拜谢之后走了。过了一会儿，裴度才看见那件单衣仍在原处，知道是那个妇女遗忘了，又考虑追上送给她已经来不及，于是就收起来，等待那妇女返回来再还给她。太阳已经落山了还不见来，裴度就带着包袱回到旅馆。第二天早晨，又带着那件衣服去了。寺门刚开，看到昨天那个妇女急急忙忙跑来，茫然失措，又惋惜长叹的样子，好像有什么意外的灾祸。裴度就跟上去问她出了什么事，那妇女说：“我的父亲没有罪而被拘押起来，昨天有个贵人给我两条玉带、一条犀带，价值一千多串钱，打算用它来贿赂主管的人，不幸在这里丢失了。如今父亲将有不测之祸，无法逃脱了。”裴度很爱怜她，又仔细地追问那东西的颜色，都说对了，然后就还给她。那妇女哭着拜谢，请裴度留下一条，裴度笑着打发了她。不久后又到之前的术士那里，术士仔细审看之后，声音和脸色都变了，惊叹地说：“这种相一定是有阴德到了你的身上，前途不可限量，不是我所能预测的。”裴度就把前几天的事告诉了他。裴度后来果然做了高官。出自《摭言》。

刘 轲

唐朝的侍御刘轲，是韶州人。幼年时代游历罗浮山和九疑山，读黄老的书，想学习神仙飞升之道。又在曹溪慧能大师处探究佛家的奥妙，于是又穿了僧衣，所以给他起了个法号叫海纳。往北去过筠川方山等寺，又定居在庐山东林寺，学习《南山钞》

及《百法论》，咸得宗旨焉。独处一室，数梦一人衣短褐曰：“我书生也，顷因游学，逝于此室，以主寺僧不闻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尸骸局促，死者从真，何以安也？君能迁葬，必有酬谢。”乃访于缙属，果然。刘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梦书生来谢，将三鸡子，劝轲立食之，轲嚼一而吞其二焉。后乃精于儒学，而善属文章，因策名第，历任史馆。欲书梦中之事，不可自为传记，吏部侍郎韩愈素知焉，曰：“待余暇，当为一文赞焉。”愈左

迂，其文不就也。出《云溪友议》。

刘弘敬

唐彭城刘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间，资财数百万，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虽富，利人之财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报。长庆初，有善相人，于寿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馆而讯焉，曰：“君财甚丰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将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寿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虽不寿，而德且厚，至于度量尤宽，且告后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灾，犹享爵禄，而况于寿乎，勉而图之，吾三载当复此来。”言讫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为身后之计。

有女将适，抵维扬，求女奴资行，用钱八十万，得四人焉。内一人方兰荪者，有殊色，而风骨姿态，殊不类贱流。

以及《百法论》，把宗旨全都得到了。他独处一室，多次梦到一人身穿短褐，说：“我是个书生，以前因为游学，死在这间屋子里，因为主寺僧人不知道我家在哪里，就埋在窗下了，然而尸骸处局促，死去模样以真尸为准，怎么能安息呢？您如果能给我迁葬，我一定会有酬谢。”于是刘轲就访问僧人们，果然有这么回事。刘轲脱下自己穿的衣服，覆盖在那书生的骸骨上，又备了棺材改葬在虎溪山上。当天夜里梦到书生前来致谢，拿了三个鸡蛋，劝刘轲立刻吃下去，刘轲细嚼一个吞下两个。后来精于儒学，又很会写文章，因为应举考试而中第，历任史馆。他要把梦中的事写出来，又不好自己为自己写传，吏部侍郎韩愈本来知道这些事，说：“等我有空闲时间，当写一篇文章称赞他。”韩愈后来被贬职，这篇文章也没写成。出自《云溪友议》。

刘弘敬

唐朝彭城人刘弘敬，字元溥。世代居住在淮河、淝水之间，家有财产数百万，常积德而不炫耀，人们都不知道他。他家虽然很富，但不等别人愁怨就用钱财帮助他们，施给别人恩惠并不希望有所报答。

长庆初年，有个善于相面的人，在寿春路上碰到元溥说：“噫！先生先停一下，我有话告诉你。”元溥就请他进入一馆舍中问他有什么话，那相面人说：“您财产很丰厚啊！然而二三年以后，你的寿数就要没了，怎么办？”元溥大哭说：“夭折短命是天意，先生能帮我什么忙？”相面人说：“相貌好，不如品德高，德高不如度量大。你虽然寿命不长，但德行很高厚，至于度量就更宽大了，我暂且告诉你后事。在二三年之间，多积您的功德，或许有希望延长寿命。一德可以消百灾，还可以享受爵禄，何况寿命呢，希望你努力修善，我三年以后还会再来。”说完就走了。元溥流着眼泪送别了他，于是开始准备身后之计。

刘元溥有一个女儿将要出嫁，抵达维扬后，要找几个女奴作陪嫁，花了八十万钱，买到四个女子。其中有一个人叫方兰荪，美丽非凡，而且那风骨姿态，完全不像贫贱家庭出身的人。

元溥诘其情，久而乃对曰：“贱妾死罪，无复敢言。主君既深讶之，何敢潜隐？某代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吴寇跋扈，因缘姓与国同，疑为近属，身委锋刃，家仍没官，以此湮沉，无处告诉。其诸骨肉，寇平之后，悉被官军收斂为俘，不可复知矣。贱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虽新不加于首，冠虽旧不践于地。虽家族丧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犹能发愤，况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尔冤，是为神明之诛焉。”因问其亲戚，知其外氏刘也。遂焚其券，收为甥，以家财五十万，先其女而嫁之。

长庆二年，春三月辛卯，兰荪既归，元溥梦见一人，被青衣秉简，望尘而拜，迫之潸然曰：“余则兰荪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报之？某闻阴德所以动天地也，今君寿限将尽，余当为君请于上帝，故奉告。”言讫乃去。后三日，元溥复梦兰荪之父立于庭，紫衣象简，侍卫甚严，前谢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请君于帝，帝许我延君寿二十五载，而富及三代，子孙无复后祸。其所残害吾家者，悉获案理之。存者祸身，没者子孙受衅。帝又悯余之冤，署以重职，获主山川于淮海之间。”因呜咽再拜而去。诘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

后三年，果相者复至，迎而贺元溥曰：“君寿延矣！且君自眉至

发而视之。”元溥侧冠露额，曰：“噫，有阴德上动于天者。自今后二十五载，庆及三代。”元溥始以兰荪之父

元溥就追问她的情况，很久之后才回答说：“贱妾有死罪，不敢说。主人家既然深感惊讶，我怎么还敢隐瞒呢？我家世代为名家，家乡本在河洛，先父在淮西做小官，不幸遭受吴寇专横暴戾，因我们的姓与皇上的姓相同，怀疑是近亲戚属，身死贼寇刀下，家产也被没收，因此埋没，无处告状申诉。其他的亲属也在贼寇被平乱之后强收为俘，再也没有音讯了。我几次更换主人，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元溥听完叹息很久，才说：“鞋虽然是新的但不能放在头上，帽子即使是旧的也不能踩在脚下。你虽然家族丧亡，但你是名家的后代，又有这样的冤恨，三尺的儿童还知道发愤，况且丈夫呢！今天我如果不能救你并且昭雪你的冤恨，就是神明也会杀我呀！”又问她亲戚的情况，知道她的外祖父姓刘。马上就把卖身契烧了，并收她为外甥女，用五十万家财，在他自己的女儿以前让她出嫁了。

长庆二年春天三月辛卯，兰荪已经出嫁，元溥梦见一人，披着青衣，手里拿着象简，跪在地上参拜，急促而流着眼泪说：“我就是兰荪的父亲。感谢您的恩德，怎么才能报答呢？我曾听说阴德是能够感动天地的，现在您的寿限将要结束，我会到上帝那里为你请求，所以来奉告。”说完走了。过了三天，元溥又梦到兰荪的父亲站在庭堂前，穿着紫衣，拿着象简，又有很多侍卫跟着他，上前感谢元溥说：“我没有什么才智，有幸能够在上帝那里为你请求，上帝准许我延长你二十五年的寿命，而富达三代，子孙再也没有后祸。那些残害我们家的贼寇，全都抓获归案审理。现在活着的要有灾祸到身，已经死的要让子孙受连累。上帝又怜悯我的冤仇，批准我担任重要职务，将掌管淮海之间的山川。”然后就呜咽着一再拜谢离开了。第二天，元溥还很留恋，从来没有这么深信过。

三年后，以前那个相面人果然来了，迎上来就祝贺元溥说：“您的寿命延长了！再让我看看眼眉到头发之间。”元溥就把帽子向后斜露出额头。相面人一看，说：“噫！你有阴德感动了上天。从今以后二十五年，富贵达到三代。”元溥才把兰荪的父亲

为告，相者曰：“昔韩子阴存赵氏，太史公以韩氏十世而位至王侯

者，有阴德故也。况兰荪之家无后矣，兰荪之身贱隶矣，如是而能不顾多财之与殊色，而恤其孤，岂不谓阴德之厚哉！”出《阴德传》。

萧 仿

唐丞相兰陵公萧仿，清誉俭德，时所推伏。尝统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辐凑，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由此人情归美。僖宗诞生于壬午，龙飞于癸巳，皇算十有二载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为上相，时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数载，汲引才俊，导畅皇慈，俭德既彰，浇风少革。及薨于位，上甚追悼，而废常朝者三日，册赠之礼，有加等焉。议者曰：高位重禄，苟有其分，阴灵必助其寿考。不然，安有过悬车之岁，而命相之主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而遇文王，今逾钓渭之年一纪。则知荣辱之分，岂偶然哉！出《唐阙史》。

孙 泰

唐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守操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为托曰：“其长者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何适？”众皆伏泰之义。尝于都市，遇铁灯台市之，而命磨洗，即银也，泰亟往还之。中和中，将家于义兴，置

说的话告诉他，相面的说：“过去韩子积阴德保护了赵氏，太史公认为韩氏十代都能官位达到王侯，是有阴德的缘故。况且兰荪的家里已没有后代，兰荪身为卑贱的奴隶，像这样你都能不顾花费很多钱财，也不贪她的美丽姿色，反而能抚恤她这个孤儿，难道这不是很厚的阴德吗！”出自《阴德传》。

萧 仿

唐朝的丞相、兰陵公萧仿，有清世廉洁的美誉，被当时的人所推服。曾经统帅军队驻守于番禺，又有百事主动助人的美名，因为这

样，外地的商人全都聚集而来，以至于长安店肆中的外国货品和药材，比南方的物品还要丰盛。可见人情向往善美。唐僖宗在壬午年出生，于癸巳年即位，年龄十二岁。提倡广施德政教化，于萧仿从常卿起升为上相，当时已经八十三岁了。萧仿做丞相数年，招贤纳士，提拔贤明的人才，使皇帝的恩慈能够畅通无阻，节俭的品德得到发扬，轻薄的民风也有改革。等到他死在位上，皇上特别追悼，停止上朝三天，册封赠送的财物和礼节都有加等。有人议论说：高位厚禄，都有一定的名分，阴灵一定会助他长寿。不然的话，怎么能有已过七十，而任他当宰相的君主才刚刚出生呢？姜太公晚年七十多岁才遇到周文王，现在他的年纪超太公垂钓渭水时十二岁才遇明主，这就可以知道荣辱的本分，绝不是偶然的！出自《唐阙史》。

孙 泰

唐朝孙泰是山阳人，年少师从皇甫颖，操守很有古代贤人之风。孙泰的妻子就是他姨母的女儿。从前他姨母临死时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他说：“大女儿坏了一只眼睛，你可以娶她妹妹。”等姨母去世，孙泰就娶了姐姐。有人问他，他说：“她是个残疾人，除了我嫁给谁呢？”大家都很佩服孙泰的仁义。有一次到城里的集市，碰上有个卖铁灯台的，他就买了，回来让仆人擦洗，发现是银的，孙泰急忙送还。中和年间，打算把家搬到义兴，买了

一别墅，用缗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游吴兴郡，约回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回，倚舟墅前，复以余资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时睹一老姬，长恸数声，泰惊悸，召诘之，姬曰：“老妇尝迨事舅姑于此，子孙不肖，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怆然久之，因给曰：“吾适得京书，已别除官，固不可驻此也，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讫，解维而逝，不复返矣。子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出《摭言》。

李 质

唐咸通中，吉州牙将李质，得疾将死。忽梦入冥，见主吏曰：“尝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执簿书，以取上命。久之，出

谓质曰：“事毕矣。”遂命使者领送还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质潜志其事，自是疾渐平愈。后果十四年而终。出《报应录》。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颇晓术数。选授江南一县宰，自课其命云：“来年秋，禄寿俱尽。”将出京，又访于日者，日者曰：“子来年七月数尽，胡为远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资遣耳。”及之任，买得一婢子，因诘其姓氏，婢子曰：“姓张，父尝为某堰官，兵寇之乱，略卖至此。”范惊起，问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谓其妻曰：“某女不忧不嫁，悉以女妆奁，择邑客谨善者配之。”秩满归京，日者

一所别墅，用了二百千缗钱，先付了一半的钱。孙泰到吴兴郡游览，约定回来时再搬进去。两个月后，孙泰回来把船靠在别墅前，又把另一半钱也付给了卖房子的人，让他们搬到别处去。这时他看见一个老年妇人痛哭，孙泰又惊讶又害怕，叫她过来细问原因，老妇人说：“我在这里为侍奉公婆，但是子孙不争气，把房子卖给别人了，所以才这样悲伤。”孙泰怅然失意了好久，然后欺哄她说：“我刚接到京城来的信，已经安排到别的地方当官，所以不能住在这地方了，这所房子还是让你儿子掌管吧。”说完，解开船缆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孙泰的儿子孙展，进士及第，入梁时官任省郎。出自《摭言》。

李 质

唐朝咸通年间，吉州的牙将李质得了病快要死了，忽然做梦去了冥府，见那主管官吏说：“你曾经救过七人性命，应延寿十四年。”小吏拿文书去请命。过了很久，出来对李质说：“事情办完了。”就命使者送李质回家。走到一座高山上，使者把他推下山去，他就吓醒了。李质暗暗牢记这件事，从这以后病渐渐痊愈。后来果然又活了十四年才死。出自《报应录》。

范明府

唐朝范明府有个人，忘了他的名字，很懂算卦。被选授为江南某县县令，自己算了一卦说：“来年秋天，官禄和寿命就都到了尽头。”准备出京城，又去拜访了占卜的人，占卜的人说：“你来年七月寿数已尽，怎么还去远地做官呢？”他说：“我已知道，但有一个女儿还没有出嫁，我想赚点钱给她出嫁罢了。”然后就上任去了，到任后买了一个婢女，问她的姓氏，婢女说：“姓张，我父亲曾做堰官，因为兵寇作乱，被卖到这个地方。”范明府惊讶地站起来，又问她父亲的名字，原来是过去的老朋友。就对他的妻子说：“我的女儿不愁嫁，先把这个婢女的嫁妆拿出来，在城里找一个谨慎善良的人给她婚配。”任职期满回到京城，那个占卜的人

大骇曰：“子前何相给之甚！算子禄寿俱尽，今乃无恙，非甲子差缪，即当有阴德为报耳！”范曰：“俱无之。”日者诘问不已，范以嫁女仆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寿，未可量也。”后历官数任而终。出《报应录》。

程彦宾

伪蜀罗城使程彦宾，临淄人也。攻取遂宁，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获处女三人。蔚有姿容，彦宾以别室处之。浹旬间，父母持金请赎，公还金归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谢曰：“愿公早建旆节。”彦宾笑而答曰：“吾所愿寿终时无病耳。”后年逾耳顺，果无疾而终。出《徽戒录》。

吓了一跳说：“你以前怎么骗我骗得那么厉害，算你的官禄和寿命全都将完尽，现在一点儿事也没有，如果不是天干地支有了错误，那一定是有阴德报应。”范说：“都没有。”占卜的人追问不停，范明府才把嫁女仆的事告诉他。占卜的人说：“这就对了，你的福寿不可限量了。”后来他又做了几任官才去世。出自《报应录》。

程彦宾

前蜀罗城使程彦宾是临淄人。攻占遂宁时，他亲自率领一百多个士兵，冒着滚木流箭把城攻破了，俘获了三名处女。她们姿容都很美

丽，彦宾把她们安排在一间屋里住。十天之内，她们的父母带着钱请求赎回他们的女儿，彦宾没有接受金钱而归还了他们的女儿，并告诉他们这三个人都还是完人。父母们哭着拜谢说：“但愿你早日建功高升。”彦宾笑着回答说：“我的愿望只是死的时候没有什么病罢了。”后来年纪过了六十，果然无病而终。出自《傲戒录》。

卷第一百一十八 报应十七异类

汉武帝 东方朔 毛 宝 孔 愉 宗叔林
桓 邈 刘 枢 蔡喜夫 刘 沼 刘之亨
严 泰 程灵铄 韦 丹 熊 慎 王行思
陈弘泰

汉武帝

昆明池，汉武帝凿之，习水战。中有灵沼神池，云：尧时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钓鱼于原，纶绝而去。鱼梦于武帝，求去其钩。明日，帝游戏于池，见大鱼衔索，曰：“岂非昨所梦乎？”取鱼去钩而放之。帝后得明珠。出《三秦记》。

东方朔

汉武帝宴于未央，方啖黍^雕，忽闻人语云：“老臣冒死自诉。”不见其形。寻觅良久，梁上见一老翁，长八九寸，面目赭皱，须发皓白，拄杖僂步，笃老之极。帝问曰：“叟姓字何？居在何处？何所病苦，而来诉朕？”翁缘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头视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帝骇

汉武帝

昆明池是汉武帝开凿，用以演习水战的。其中有灵沼神池，据传说：尧帝时发洪水，尧帝曾在此停船，池水直通白鹿原。有人在白鹿原钓鱼，鱼弦断了鱼跑了。鱼托梦给汉武帝，请求他把鱼钩拿下来。第二天，汉武帝在灵沼池游玩，看见一条大鱼，含着绳索，心想：“难道是昨天梦到的那条鱼吗？”于是抓住鱼把鱼钩拿下来放了。汉武帝后来得到一颗夜明珠。出自《三秦记》。

东方朔

汉武帝在未央宫设宴，正要吃肉饭，忽然听到有人说：“老臣冒死前来自诉。”但武帝没见到人影。找了好半天，才在房梁上看见一个老翁，身子只有八九寸长，红色面庞皱纹很多，须发都是银白的，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走路，实在太老了。武帝问：“老人姓什么，怎么称呼，家在哪里？因为什么病苦来向朕投诉？”老翁顺着柱子下来，放下拐杖稽首而拜，只是叹气而不说话。然后仰起头看屋顶，又俯下身子指武帝的脚，忽然间就不见了。武帝惊

愕，不知何等，乃曰：“东方朔必识之。”于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潜深河，陛下顷日，频兴造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耳。仰头看屋，而复俯指陛下脚者，足也。愿陛下宫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

幸瓠子河，闻水底有弦歌声，前梁上翁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纓佩甚鲜，皆长八九寸。有一人长尺余，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挟乐器者。帝方食，为之辍膳，命列坐于食案前。帝问曰：“闻水底奏乐，为是君耶？”老翁对曰：“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胜欢喜，故私相庆乐耳。”帝曰：“可得奏乐否？”曰：“故贡乐来，安敢不奏？”其最长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愿天子兮寿万春。”歌声小大，无异于人，清彻绕越梁栋。又二人鸣管抚节，调契声谐。帝欢悦，举觞并劝曰：“不德不足当雅贶。”老翁等并起拜受爵，各饮数升不醉，献帝一紫螺壳，中有物，状如牛脂。帝问曰：“朕暗无以识此物。”曰：“东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异见贻？”老翁顾命取洞穴之宝。一人受命，下没渊底，倏忽还到，得一大珠，径数寸，明耀绝世，帝甚爱玩。翁等忽然而隐，帝问朔：“紫螺壳中何物？”朔曰：“是蛟龙髓，以傅面，令人好颜色。又女子在孕，产之必易。”会后宫产难者，试之，殊有神效。帝以脂涂面，便悦

讶，不知是何等人物，然后说：“东方朔一定知道。”于是召来东方朔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东方朔说：“他的名叫藻，是水木的精华，夏

天住在幽深的山林，冬天潜藏在深河里，陛下您连日频繁地兴造宫室，斩伐了他的居所，所以才来诉说。仰头看屋，又俯身指脚，足的意思。希望陛下兴建宫室到满足于此。”武帝很有感触，然后就停工了。

武帝到瓠子河，听到水底下有奏乐唱歌的声音，之前那个梁上老翁和几个少年，穿着绛色的衣服扎着素带，带子和佩环都很新鲜漂亮，身长也都八九寸。有一个一尺多长的人，冲击了波浪出来，衣服也没有沾湿，还有携带乐器的。武帝正要吃饭，看他们来了也就不吃了，让他们排列着坐在饭桌前。武帝问：“我听到水底奏乐，是你们吗？”老翁回答说：“老臣之前冒死去诉说，幸亏蒙受了陛下施给天地那么大的恩惠，立刻停止修建宫室，使得我们居住的地方保存下来，我们特别高兴，所以私下奏乐庆贺。”武帝说：“可以演奏给我听吗？”回答说：“我们带乐器来了，怎么敢不演奏呢？”那个最高的人便弹弦而唱，歌词是：“天地的德啊垂降了大仁，怜悯幽魂啊停了斧钺，保住了窟宅啊底佑了微身，祝愿天子啊寿命万年。”歌声的大小和人没有什么区别，清澈悦耳的歌声绕梁越栋。又有两个人吹着箫笛，声调和谐。武帝非常高兴，举起酒杯并劝说：“我没有什么仁德，不值得你们这样称赞。”老翁等人全都起来行礼接过酒杯，各饮几升酒也不醉，献给武帝一个紫色的海螺壳，里面有东西，形状像牛脂。武帝问：“朕愚昧无知，不认识这种东西。”他们说：“东方朔知道。”武帝说：“可以再拿来些奇珍异宝给我吗？”老翁回头命令去拿洞穴之宝。一个人接受命令，下去没于渊底，一转眼又回来了，拿来一颗大珍珠，直径有几寸，光明闪耀举世无双，武帝很爱惜拿过来赏玩。老翁等人忽然隐去，武帝问东方朔：“紫螺壳中是什么东西？”东方朔说：“是蛟龙的骨髓，用来涂脸，可以让人变得漂亮。还有如果女子怀孕，用了它生产会很容易。”后来宫中有难产的，试验一下，非常有神效。武帝用那油涂面，脸面就细腻滑润

泽。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数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叹此事，又服朔之奇识。出《幽明录》。

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于武昌市买得一白龟，长四五寸，置瓮中养之，渐大，放江中。后邾城遭石氏败，赴江者莫不沉溺。所养人被甲入水中，觉如堕一石上。须臾视之，乃是先放白龟，既得至岸，回顾而去。出《幽明录》。

孔 愉

孔愉尝至吴兴余不亭，见人笼龟于路，愉买而放之。至水，回顾视愉。及封此亭侯而铸印，龟首回屈，三铸不正，有似昔龟之顾，灵德感应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出《会稽先贤传》。

宗叔林

晋阳守宗叔林，得十头龟，付厨曰：“每日以二头作臠。”其夜梦十丈夫，皂衣裤褶，扣头求哀。明夜，复梦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后梦八人来谢。出《梦集》。

桓 邈

桓邈为汝南，郡人贡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而

又有光泽。武帝又说：“为什么这珍珠叫洞穴珠呢？”东方朔说：“河底下有一个洞穴，几百尺深，穴洞中有一个红色的蚌，蚌产珍珠，所以起这个名字。”武帝既深深感叹这件事，又佩服东方朔的博学多识。出自《幽明录》。

毛 宝

晋咸康年间，豫州刺史毛宝驻守邾城。有一个军人，在武昌集市上买回来一只白龟，长四五寸，放到大缸里养着，渐渐长大了，就把它放回江里去。后来邾城被后赵石氏攻陷，逃到江里去的人没有不淹死的。那个养龟的人披着铠甲也跳到江里，觉得好像落到一块石头上。过了一会儿一看，原来是以前放到江里的白龟，靠它到了对岸，

然后回顾着离开了。出自《幽明录》。

孔 愉

孔愉曾经到过吴兴余不亭，见有一个人在路上用笼子装着乌龟，孔愉就买下来放了它。到水里时，那龟回头看孔愉。后来孔愉被封为亭侯铸印的时候，龟头总是往回弯，铸了三次都不正，好像以前放那个龟回头的模样。孔愉终于明白了这是灵德感应到这地步，就取来那铸印佩上了。出自《会稽先贤传》。

宗叔林

晋阳太守宗叔林，得到十只龟，交给厨师说：“每天用两只做肉羹。”当天夜晚梦到十个男人，穿着黑衣裤褂，磕头哀求命。第二天晚上，又梦见八个人请求饶命，宗叔林这才明白，于是便把剩下的八只龟放了。后来又梦见八个人来拜谢。出自《梦集》。

桓 邈

桓邈担任汝南郡守，郡里有人送给他四只黑鸭子作礼物。桓邈的大儿子做梦梦见四个黑衣人哀求饶命，他醒后，忽然看见四只鸭将被杀死，马上救了它们，买肉代替。又梦到四人来拜谢去。出《梦集》。

刘 枢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刘枢，字正一，自江陵归鄂下，宿上明洲。时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来，要见正一。”枢引首望之，于岸下见二人，各长五尺余，容貌华饰皆白服，便出与语。乃语枢曰：“久欲奉谒，今会良时。”枢曰：“卿自鄂下来，有何相谓？”一人曰：“闻君儒者也，故修谒耳。”遂与同宴。夜阑，二人俱醉，于饮处便卧。枢甚异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寝，欲唤，因举被，见二鱼各长五六尺，眼

虽动而甚困矣。不敢杀，乃舁致江中。是夕，枢梦二人衣白衣，各执一珠，放枢卧前，不语而去。及晓，枕前二珠各径寸，乃是双白鱼也。出《三吴记》。

蔡喜夫

宋景平中，东阳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塋。夜有大鼠，浮水而来，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许珠，留置奴床前，啾啾状如欲语也。出《异苑》。

刘 沼

秣陵令中山刘沼，梁天监三年，为建康监。与门生作然后走了。出自《梦隼》。

刘 枢

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天，彭城的刘枢，字正一，从江陵回到鄂下，在上明洲留宿。那天夜晚的月亮刚刚升起来，他正在宴间吟诗，忽然听见有二人敲舟，高喊正一，说：“我们从鄂下来，要见正一。”刘枢抬头望去，见有两个人在岸下，各身長五尺多，容貌俊美，装饰华丽，都穿着白色衣服，刘枢便走出船舱和他们说话。那二人对刘枢说：“早就想来拜见你，今天正好是美景良时。”刘枢说：“你们从鄂下来，有什么事相告？”其中一个人说道：“听说你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要拜见你。”于是共同入宴。夜深了，那二人都醉了，就在喝酒的地方躺下。刘枢觉得很奇怪，看看左右的人，都互相使眼色不敢说话，就用被子给那二人盖上。到天亮了他们还在睡着，刘枢想叫醒他们，便把被子掀起来，见有两条大鱼，各長五六尺，眼睛虽然动弹但是身体还是困乏之极。刘枢不敢杀鱼，就命人抬起来放回江中。这天晚上，刘枢梦到二人穿着白衣服，每人拿一颗珍珠，放在刘枢的床前，没有说话就走了。等到天亮，刘枢发现枕前有两颗珍珠，

各有一寸直径大小，正是那对白鱼所赠报的呀。出自《三吴记》。

蔡喜夫

南朝宋景平年间，东阳发大水，永康人蔡喜夫在南垄避水。夜间有个大鼠浮水过来，趴伏在喜夫奴仆的床角处，仆奴怜悯它没有动它，每次吃饭都给它。水势退下去以后，喜夫得以返回故居。那老鼠用前脚捧着一个青色的袋子，袋子里有个直径三寸大小的珍珠，留放在奴仆的床前，发出啾啾的声音，好像人说话似的。出自《异苑》。

刘 沼

秣陵县令中山人刘沼，在梁天监三年，做建康监。同门生做食次，灶里得一龟，长尺许，在灰中，了不以燔炙为弊。刘为设斋会，放之于娄湖，刘俄迁秣陵令。出《续异记》。

刘之亨

梁刘之亨仕南郡，尝梦二人姓李，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遗生鲤两头，之亨曰：“必梦中所感。”乃放之。其夕梦二人谢恩云：“当令君延一算。”出《渚宫旧事》。

严 泰

陈宣帝时，扬州人严泰，江行逢渔舟。问之，云：“有龟五十头。”泰用钱五千赎放之，行数十步，渔舟乃覆。其夕，有乌衣五十人，扣泰门，谓其父母曰：“贤郎附钱五千，可领之。”缙皆濡湿。父母虽受钱，怪其无由。及泰归问，乃说赎龟之异。因以其居为寺，里人号曰“严法寺”。出《独异志》。

程灵铎

歙州歙县黄墩湖，其湖有蜃，蛟蜃之蜃也。常为吕湖蜃所斗。湖之

近村有程灵铄者，卓越不羁，好勇而善射。梦蜃化为道士，告之曰：“吾甚为吕湖蜃所厄，明日又来，君能助吾，必厚报。”灵铄遂问：“何以自别？”道人曰：“束白练者吾也。”既异之。明日与村人少年，鼓噪于湖边。须臾，波涛涌激，声若雷霆，见二牛相驰，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灵铄弯弓射之，正中后蜃，俄而水变为血，不知所之，

饭时，在锅灶里得到一只龟，长有一尺左右，趴在灰中，好像不把被烧烤放在心上。于是刘沼为龟摆设了斋会，把龟放进了娄湖。刘沼不久就升迁为秣陵县令。出自《续异记》。

刘之亨

南朝梁刘之亨在南郡做官，曾梦见两人，自称姓李，请求饶命，之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天亮后，有人赠送给之亨两头活鲤鱼，之亨说：“一定是梦中有所感应。”就放了它们。那天晚上梦到二人来谢恩，并说：“应当使君延寿一算。”出自《渚宫旧事》。

严泰

南朝陈宣帝时，扬州人严泰，乘船在江中航行，正碰上打鱼的船，就问打到什么了，船上的渔人回答说：“有五十头龟。”严泰就用五千钱买下龟然后放了，刚离开那渔船几十步远，渔船就翻了。当天晚上，有五十个穿黑衣服的人敲严泰家的门，对严泰的父母说：“您的儿子付出了五千钱，现在可以拿回去了。”穿钱的丝绳还是湿的。严泰的父母虽然接受了钱，但奇怪的是没有缘由。等到严泰回来问他，他就说了花钱赎龟的奇事。后来就把他的家改为寺院，邻里称为“严法寺”。出自《独异志》。

程灵铄

歙州歙县有个黄墩湖，这湖里有蜃，蛟蜃的蜃。常常被吕湖的蜃斗败。靠近黄墩湖边的村子有个叫程灵铄的人，卓越不受约束，勇敢又

善于射箭。他梦见蜃变成道士，告诉灵铄说：“我被吕湖的蜃害苦了，明天它又要来了，如果你能帮助我，我一定重重报答你。”灵铄就问：“怎么识别你们呢？”道人说：“扎着白带子的是我。”灵铄醒后很奇怪。第二天和村中的少年们在湖边玩，不一会儿，湖面波涛汹涌，声若雷霆，看见两头牛互相追赶搏斗，其中一个显然很困顿了，它的肚腹处是白色的。灵铄这时弯弓搭箭射去，正中后一个蜃，湖水立刻化成血水，两蜃瞬间都不见了，

其伤蜃遂归吕湖，未到而毙。后人名其死处为蜃滩。吕湖亦从此渐涨塞，今才余寻丈之广。居岁余，灵铄偶出，有一道人诣其母求食，食讫曰：“劳母设食，无以报之，今贫窶到此，当为求善墓地。”使母随行上山，以白石识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贵矣。”寻而灵铄还，母语之，灵铄驰求之，了无所见，遂迁葬于其所。后侯景作乱，率郡乡万余众，保据新安。遂随陈武帝平贼，累有奇功，军中谓之“程虎”。及陈武受梁禅，灵铄以佐命功臣，与周文昱、侯安都为三杰，如汉之萧张焉，后官止丹阳尹。按灵铄宅湖东二里，宅南有楮树，其大数十围，树有灵。今村人数有祈祷，其祝辞号为“千年树”。其墓在湖西北黄牢山下，故检校刑部郎中程皓，即其后也。出《歙州图经》。

韦 丹

唐江西观察史韦丹，年近四十，举五经未得。尝乘蹇驴，至洛阳中桥，见渔者得一鼃，长数尺，置于桥上，呼呻余喘，须臾将死。群萃观者，皆欲买而烹之，丹独悯然，问其直几何，渔曰：“得二千则鬻之。”是时天正寒，韦衫袄裤，无可当者，乃以所乘劣卫易之。既获，遂放于水中，徒行而去。时有胡芦先生，不知何所从来，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后数日，韦因问命，胡芦先生倒屣迎门，欣然谓韦曰：“翘望数日，何来晚也？”韦曰：“此来求谒。”先生曰：“我友人元那个受伤的蜃就回归吕湖，但是，还没走到就死了。后来人们给那蜃死的地方起名叫蜃滩。吕湖也从此被堵塞了，现在只剩下一丈多宽。住了一年多，灵铄有一次偶然外出，有一个道人到他母亲那里讨饭，吃完饭说：“麻烦你给我准备饭吃，没有什么作报答，现在贫穷到这

种地步，我只能给你们找个好墓地了。”让灵铄母亲随着他走上山，用白石在地上做了个记号。说：“墓葬在这个地方可以大贵呀！”没过多久，灵铄就回来了。母亲就告诉他刚才的事，灵铄就跑出去找，道人已经不见踪影。于是就把祖坟迁到做了记号的地方。后来侯景叛乱，灵铄率领郡中乡亲一万多人，保卫了新安。又随陈武帝扫平贼寇，多次建立奇功，军中的人都称他“程虎”。等到陈武帝做皇帝，灵铄凭辅佐皇帝成为有功之臣，同周文昱、侯安都并为三杰，像是汉朝的萧何、张良。以后官升到丹阳尹。灵铄建宅在湖东二里的地方，宅南边有楸树，很大，有几十围那么粗，这棵楸树很灵验。现在村里有很多人到那里祈祷，他们的祝词中都称这棵树叫“千年树”。程氏墓地在黄墩湖西北黄牢山下，已故的检校刑部郎中程皓，就是他的后人。出自《歙州图经》。

韦 丹

唐朝江西观察使韦丹，年近四十科举不中。曾骑着跛驴到洛阳中桥，正好看见打渔的人捉到一只大鼃，有几尺长，放在桥上，那只鼃微弱地喘息呼吸，眼看一会儿就会断气。很多人聚集围观，都要买了回去做菜吃，唯独韦丹怜悯它，问渔人鼃值多少钱，渔人说：“给我二千钱我就卖给你。”当时天气寒冷，韦丹只有随身的衣裤，没有什么可当的，就用他骑的驴换了那只龟。得到它以后，马上就把它放到水里去了，徒步离开。那时有个胡芦先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行动迟缓奇怪。但他会占卜，料事如神。过了几天，韦丹去算命，胡芦先生倒穿着鞋在门前迎接，很高兴地对韦丹说：“翘首而望好几天了，为什么来得这么晚？”韦丹说：“这就来请求谒见。”胡芦先生说：“我的朋友元

长史，谈君美不容口，诚托求识君子，便可偕行。”韦良久思量，知闻间无此官族，因曰：“先生误，但为某决穷途。”胡芦曰：“我焉知，君之福寿，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师也，往当自详之。”

相与策杖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胡芦先生即扣之。食顷，而有应门者开门延入。数十步，复入一板门，又十余步，乃见大

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复有丫鬟数人，皆及姝美，先出迎客，陈设鲜华，异香满室。俄而有一老人，须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韦带，从二青衣而出。自称曰：“元濬之。”向韦尽礼先拜。韦惊，急趋拜曰：“某贫贱小生，不意丈人过垂采录，韦未喻。”老人曰：“老夫将死之命，为君所生，恩德如此，岂容酬报。仁者固不以此为心，然受恩者思欲杀身报效耳。”韦乃矍然，知其竈也，然终不显言之。遂具珍羞，流连竟日。既暮，韦将辞归，老人即于怀中出一通文字，授韦曰：“知君要问命，故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为报。凡有无，皆君之命也，所贵先知耳。”又谓胡芦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韦君改一乘，早决西行，是所愿也。”韦再拜而去。

明日，胡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赖以救济。其文书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阳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历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后年迁江西观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后三年，厅前皂荚树花开，当有迁改北归矣，其后遂无所言。韦常宝持之。自

长史，提起你的美德来不容我插嘴，他诚恳地托我认识你，咱们一块儿去吧。”韦丹思虑了半天，在自己知道的人里面，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官。因此他就说：“先生错了，只给我算算命运就行了。”胡芦先生说：“我哪里知道，您的福寿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元公就是我的师傅，去了就能知道详情。”

韦丹就和胡芦先生拄着拐杖到通利坊去，道路曲折，街巷幽静，见到一个小门，胡芦先生就敲门。一顿饭的工夫，有人答应，开门请他们进去。走了几十步，又进了一个板门，再走十多步，才看见大门，建筑宏伟壮丽，可与公侯之家相比。又有几个丫鬟，都美丽非凡，她们先出来迎客，客厅陈设新鲜华丽，异香满室。不一会儿，有一个老人，须眉银白，身長七尺，粗布大衣，牛皮带。随两个青衣出来，自称是：“元濬之。”向韦丹大礼先拜。韦丹很惊慌，急忙向前拜礼说：“我是个贫贱的书生，没想到老人会如此错爱，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老人说：“老夫就要死去的命，被君所救，这么大的恩德，难道还不应该酬谢报答吗？讲仁义的人固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然而受

恩的人就想要用死来报效了。”韦丹一下子明白了，知道他就是鼋，然而始终没有挑明。于是老人准备了珍奇美味的饭菜，宾主流连了一整天。到了傍晚，韦丹要告辞回去，老人就从怀里拿出一卷文字，送给韦丹说：“我知道你要问命运如何，所以我到天曹去记录了你一生的官禄和行止的地方，就算是报答吧！这里的有和无，都是你的命运决定的，只是预先知道罢了。”又对胡芦先生说：“最好借给我五十贯钱，用来给韦君改换一个坐骑，早日决定西行是我的愿望啊。”韦丹再拜而去。

第二天，胡芦先生装了五十缗钱来到旅馆，韦丹赖此得以救济。那卷文书上写着：明年五月中举；又某年平判进入登科之列、授咸阳县尉；又过一年进朝廷，做某官。像这样历任官职十七次，都有具体的年月日，最后调任江西观察使，官至御史大夫。到最后三年，厅前的皂荚树开花，应当是调任改官北归了，以后再就没有写什么了。韦丹平常当成宝贝一样带着在身边。自从

五经及第后，至江西观察使。每授一官，日月无所差异。洪州使厅前，有皂荚树一株，岁月颇久，其俗相传：此树有花，地主大忧。元和八年，韦在位，一旦树忽生花，韦遂去官，至中路而卒。

初，韦遇元长史也，颇怪异之。后每过东路，即于旧居寻访不获。问于胡芦先生，先生曰：“彼神龙也，处化无常，安可寻也？”韦曰：“若然者，安有中桥之患？”胡芦曰：“逆难困厄，凡人之与圣人，神龙之于蝼蚁，皆一时不免也，又何得异焉？”出《河东记》。

熊 慎

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贩鱼为业。尝载鱼宿于江浒，闻船内千百念佛声，惊而察之，乃船中诸鱼也。遂叹异而悉取放之，不复以渔为业。后鬻薪于石头，穷苦至甚。尝暮宿于江上，忽见沙中光焰高尺余，就掘之，得黄金数斤。明日，赍诣都市货之。市人云：“此所谓紫磨金也。”酬缗数十万，熊氏由此殖产巨富，子孙于今存焉。出《报应录》。

王行思

伪蜀渠阳邻山，有富民王行思。尝养一马，甚爱之，刍粟喂饲，倍于他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涨，舟子先渡马，回舟以迎王氏。至中流，风起船覆，其马自岸奔入骇浪，接其主。苍茫之间，遽免沉溺。出《儆诫录》。

科举考中后，一直到江西任观察使。每次被授任一个官职，年月都没有一点差错。洪州刺史厅堂前面，有一株皂荚树，年深日久了，民间传说：此树开花，地主大忧。元和八年，韦丹在位，一天早晨皂荚树忽然开花，韦丹于是便辞去官职，在回家的途中就死了。

当初韦丹遇到元长史，觉得很怪异，以后每次经过东路，就到旧居去寻访，但总也寻访不到。到胡芦先生那儿去问，先生说：“那是神龙呀，变化无常，怎么能找到呢？”韦丹说：“如果是那样，怎么能有中桥之祸呢？”胡芦先生说：“遭遇困难险恶，无论凡人和圣人，神龙和最小的动物，都是不能避免的，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出自《河东记》。

熊 慎

唐朝豫章有个叫熊慎的平民，他的父亲以卖鱼为业。曾经用船载着鱼在江边住宿，听到船舱里有念佛经的声音，吃了一惊，到处察看，原来是船中的那些鱼。于是便感叹讶异此事并把它们放了，从此不再以贩鱼为业。后来在南京卖柴，生活非常穷苦。有一天晚上宿于江上，忽然看见岸上的沙滩里发出一尺多高的光焰，就挖掘发光的地方，挖出来几斤黄金。第二天，到都市上去卖。市上的人说：“这就是所说的紫磨金。”给了几十万缗的酬金，熊家从此财产充足，成为巨富，子孙至今还在。出自《报应录》。

王行思

前蜀渠阳邻山，有一个富家百姓王行思。他曾经养了一匹马，特别爱护它，马小的时候就用精饲料喂养，超过其它马一倍。一天，骑着那匹马到郡中去，正遇到江水突然上涨，撑船的人先把马渡过去，回来再渡王氏过江。到江中间时，大风掀起波浪把船掀翻了，那匹马

从岸上奔跑到大浪中接它的主人。在苍茫的大波浪中，竟然免于沉溺。出自《傲诫录》。

陈弘泰

伪蜀广都县百姓陈弘泰者，家富于财。尝有人假贷钱一万，弘泰征之甚急。人曰：“请无虑，吾先养虾□万余头，货之，足以奉偿。”泰闻之惻然，已其债，仍别与钱十千，令悉放虾□于江中。经月余，泰因夜归，马惊不进，前有物光明，视之，乃金虾□也。出《傲诫录》。

陈弘泰

前蜀广都县百姓陈弘泰，家里很有钱。曾有人向他借钱一万，弘泰追要得很急。那人说：“请不要担心，我以前养了一万多头虾□，我卖了以后完全可以偿还你。”陈弘泰听了以后很悲伤，免了债，另外给那人十千钱，让人把虾□全都放到江里去。过了一个多月，一次陈弘泰晚上回家，骑的马受惊不肯前进，原来是前面有发光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金虾□。出自《傲诫录》。

卷第一百一十九 报应十八冤报

杜 伯	公孙圣	燕臣庄子仪	游 敦	王 宏
宋皇后	徐 光	王 陵	夏侯玄	金 玄
经 旷	万 默	麴 俭	太乐伎	邓 琬
孔 基	昙摩忏	支法存	张 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辉儒	真子融		

杜 伯

杜伯名曰恒，入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鸠，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鸠诉之宣王曰：“窃与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与司空锜杀杜伯，其友左儒九谏而王不听。杜伯既死，为人见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语告，祝曰：“始杀杜伯，谁与王谋之？”王曰：“司空锜也。”祝曰：“何以不杀锜以谢之？”宣王乃杀锜，使祝以谢之。伯犹为人而至，言其无罪。司空锜又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为我谋而杀人，吾杀者又皆为人而见诉，奈何？”皇甫曰：“杀祝以谢，可也。”宣王乃杀祝以兼谢焉，又无益，皆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为罪而杀臣也？”后三年，宣王游圃田，从人满野。日中，

杜 伯

杜伯，名叫恒，入朝为周大夫。宣王的妾叫女鸠，想要同杜伯私通，杜伯没有答应。女鸠怀恨在心，便向宣王哭诉说：“杜伯偷偷地想和我私通。”宣王就相信了，把杜伯囚禁在焦地，派薛甫和司空锜杀杜伯，杜伯的朋友左儒九次劝谏宣王都不听。杜伯死后，现形对王说：“杜恒有什么罪？”王召见巫祝，把杜恒的话告诉他，巫祝说：“开始杀杜伯时，是谁给王出的主意？”宣王说：“是司空锜。”巫祝说：“为什么不杀掉司空锜表示道歉呢？”宣王就杀了司空锜，让巫祝

给杜伯道歉。可杜伯还是现形来，说他没有罪。司空錡也变成人来说：“臣有什么罪？”宣王把这事又告诉了皇甫，说：“巫祝给我出主意让我杀人，我杀的人又都现形来向我诉冤，怎么办呢？”皇甫说：“杀了巫祝来道歉，就可以了。”宣王就杀了巫祝向之前二人道歉，还是没有用，他们又都现形来找宣王，巫祝还说：“我怎么知道以前的事，为什么以这些罪名杀死我？”三年以后，宣王到野外游猎，仆从遍布山野。正午时分，

见杜伯乘白马素车，司空錡为左，祝为右，朱冠起于道左，执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出《还冤记》。

公孙圣

吴王夫差，杀其臣公孙圣而不以罪。后越伐吴，王败走，谓太宰嚭曰：“吾前杀公孙圣，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苍天，下惭于地，吾举足而不能进，心不忍往。子试唱于前，若圣犹在，当有应声。”嚭乃登余杭之山，呼之曰：“公孙圣！”圣即从上应曰：“在。”三呼而三应。吴王大惧，仰天叹曰：“苍天乎，寡人岂可复归乎！”吴王遂死不返。出《还冤记》。

燕臣庄子仪

燕臣庄子仪，无罪而简公杀之，子仪曰：“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当使君见之。”明年，简公将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祀也，男女观之。子仪起于道左，荷朱杖击公，公死于车上。出《还冤记》。

游 敦

游敦，字幼齐，汉世为羽林中郎将。先与司隶校尉胡轸有隙，遂诬敦杀之。敦死月余，轸病，目睛遂脱，但言伏罪，游幼齐将鬼来。于是遂死。出《还冤记》。

王 宏

汉王宏，字长文，为扶风太守，与司徒王允俱为李傕等

见杜伯乘着白马拉着白色的车，司空锜护左，巫祝护右，戴着红帽子从道边奔驰而来，他拿着红弓搭红箭，正好射中宣王的心口。脊梁都射断了，周宣王扑伏在箭囊上死了。出自《还冤记》。

公孙圣

吴王夫差无缘无故杀掉了他的大臣公孙圣。后来越国讨伐吴国，吴王败逃，他对太宰伯嚭说：“我以前杀了公孙圣，并把他扔到胥山下，现在我们必须经过那里。我对上害怕苍天，对下又有愧于土地，抬脚不能前进，实在是不忍心往前走。你试着在前面高呼，如果公孙圣还在，就会有应答之声。”伯嚭就登上余杭山，在山上大呼：“公孙圣！”公孙圣就在上面答应说：“在！”三呼三应。吴王非常害怕，仰天长叹说：“苍天啊！寡人怎能回国呀？”吴王后来死了也没有再返回。出自《还冤记》。

燕臣庄子仪

燕国大臣庄子仪，没有犯罪而被简公杀了。子仪临死时说：“死了若是没知觉也就罢了，若有知觉，不超过三年，就会让你看见我。”第二年，简公将要到祖泽去祭祀。燕国祖泽之祭，就像宋国桑林之祭一样，是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男男女女都来观看。这时子仪从道旁冲出来，手里拿着红木杖打简公，简公死在车上。出自《还冤记》。

游 敦

游敦，字幼齐，汉朝时为羽林中郎将。以前同司隶校尉胡轸有些矛盾，胡轸就诬陷游敦并把他杀了。游敦死后一个多月，胡轸就得了病，眼珠都掉了，只说他有罪，说是游幼齐领着鬼来了。于是便死了。出自《还冤记》。

王 宏

汉朝的王宏，字长文，任扶风太守，与司徒王允同被李傕等人所害。宏素与司隶校尉胡伸不相能，伸因就狱竟其事，宏临死叹曰：“胡伸小子，勿乐人之祸，祸必及汝。”伸后病，头不得举，眼若睡，见宏来，以大杖击之，数日死。出《还冤记》。

宋皇后

汉灵帝宋皇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众共譖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渤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怒，乃与大中大夫程何，共诬后执左道咒诅。灵帝信之，收后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父及兄弟俱被诛。诸常侍大小黄门在省署者，皆怜宋氏无罪。帝后梦见桓帝曰：“宋皇后何罪过？而听用邪嬖，使绝其命。昔渤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后及悝，皆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惧，以事问羽林左监许永：“此为何祥？其可禳乎？”永对以宋后及渤海无辜之状，并请改葬，以安冤魂，还宋家之徙，复渤海之封，以消灾咎。帝弗能用，寻亦崩焉。出《还冤记》。

徐 光

徐光在吴，常行术市里间。种梨橘枣栗，立得食，而市肆卖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验。常过大将军孙綝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闻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綝废幼帝，更立景帝，陷害。王宏平素与司隶校尉胡伸合不来，胡伸因此就进监狱陷害他，王宏临死时感叹说：“胡伸你这个小子，不要看到别人有祸你就高兴，灾祸早晚要降到你头上。”胡伸后来病了，头抬不起来，眼睛睁不开，像睡觉一样，他看见王宏进来，用大木棍打他，几天后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宋皇后

汉灵帝的宋皇后，不受宠幸却居正位，后宫的姬妾们都诽谤诬陷她。当初，中常侍王甫屈杀了渤海王悝和王妃，王妃就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恐怕皇后生气报复，就和大中大夫程何共同诬陷皇后，说她用旁门左道诅咒灵帝。灵帝相信了，收回皇后的玉玺和绶带。皇后自从到了冷宫，因为整天忧郁愁苦而死，父亲以及兄弟全部被杀。各个常侍、大小黄门在省署的人，都可怜宋皇后无罪而死。灵帝后来梦见桓帝，桓帝说：“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听信任用奸邪的大臣和嬖姬，使宋皇后绝命。以前渤海王悝，既然已经自贬了，但还是被杀死了。现在宋皇后和送悝都到天帝那儿告你，天帝非常气愤，你的罪过太大很难救你。”梦中情景历历在目，灵帝醒了之后很害怕，把这件事说给羽林左监许永，问他：“这是什么征兆，可以祭祀消灾吗？”许永就把宋皇后和渤海王无罪的情况说给他听，并且请求改葬，使冤魂安宁，召回宋家外逃的人，恢复渤海王的封号，来消除灾祸。灵帝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不久就驾崩了。出自《还冤记》。

徐 光

徐光在吴国，常常在集市和街巷里施展法术。种梨桔枣栗等树，马上就可以结果吃到，而市场上卖的果子，都有损耗。凡是他预言的洪水和干旱等事，都很灵验。他曾在大将军孙綝门前经过，撩起衣服往前走，还向左右两旁吐唾沫。有人问是为什么，他说：“到处流血腥臭，实在让人受不了。”孙綝听说后把他杀了，砍了他的头却不出血。等到孙綝废掉幼帝，改立景帝，将拜陵，上车，车为之倾。因顾见徐光在松柏树上，附手指指挥，嗤笑之。綝问侍从，无见者，綝恶之。俄而景帝诛綝。出《还冤记》。

王 陵

司马宣王功业日隆，又诛魏大将军曹爽，篡夺之迹稍彰。王陵时为扬州刺史，以魏帝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年长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董莘，以陵阴谋告宣王，宣王自将中军讨陵。卒至，陵自知势穷，乃单舸出迎。宣王遂送陵还京师。至项城，过贾逵庙

侧，陵呼曰：“贾梁道，吾固尽心于魏之社稷，唯尔有神知之。”陵遂饮药酒死，三族皆诛。其年，宣帝有病，白日见逵来，并陵为祟，因呼陵字曰：“彦云缓我！”宣王身亦有打处，少时遂卒。出《还冤记》。

夏侯玄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当时才望，为司马景王所忌而杀之。玄宗族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置其旁，悉敛果肉食物以纳头，既而还自安颈而言曰：“吾得诉于上帝矣，司马子元无嗣也。”既而景王薨，遂无子。文王封次子攸为齐王，继景王后，攸薨，攸子罔嗣立，又被杀。及永嘉之乱，有巫见宣王泣云：“我国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诉冤得申故也。”出《还冤记》。

将要去拜谒皇陵，刚一上车，车就翻了。孙^繇回头一看，只见徐光站在松柏树上附手指指挥，并且嘲笑他。孙^繇问侍从，都说没看见，孙^繇很讨厌这件事。不久，景帝就诛杀了孙^繇。出自《还冤记》。

王 陵

魏国司马宣王的功业日益隆盛，又杀了魏国的大将军曹爽，篡权夺位的迹象渐渐明显。王陵当时任扬州刺史，因魏帝被强臣所制，是扶不起来的天子，没有能力当魏主。楚王曹彪年纪大又有才能，王陵就想迎立他为魏主。兖州刺史董莘把王陵的计划告诉了宣王，宣王亲自率领军队讨伐王陵。很快就到了，王陵自己知道形势不可挽救了，就自己驾着小船迎接宣王。宣王就押送王陵回京师。到项城时，经过贾逵庙旁边，王陵大声呼叫说：“贾梁道，我本来是尽心尽力为国家着想的，你有神灵，应该知道。”王陵于是就喝药酒死了，王陵的三族都被诛杀。那一年，宣帝得了病，大白天就看见贾逵来，和王陵一起作怪。宣王就招呼王陵的字说：“彦云饶了我吧！”宣王的身上也有被打的伤痕，没过一会儿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夏侯玄

魏国的夏侯玄，字太初，凭当时的才能和名望，被司马景王所忌妒而杀了。夏侯玄的亲属同族们给他祭奠，见到夏侯玄来到灵墓前，把头摘下来放在一边，把果肉食物都收起来装到头里，又自己把头安在颈上，然后说：“我将到上帝那里去控诉，司马子元没有后代了。”接着景王就死了，没有儿子。文王封他的次子攸为齐王，继承景王。攸死后，攸的儿子罔立为王，又被杀了。等到永嘉之乱，有个巫师看见宣王哭着说：“我们国家灭亡，正是因为曹爽、夏侯玄二人，向上帝申冤得到伸张的缘故。”出自《还冤记》。

金 玄

晋明帝杀力士金玄，谓持刀者曰：“我头多筋，斫之必令即断，吾将报汝。”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数疮，然后绝。后见玄绛冠朱服，赤弓彤矢，射持刀者，呼云：“金玄缓我！”少时而死。出《还冤记》。

经 旷

河间国兵张粗、经旷，二人相与谐善。晋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钟岭，坐于山椒。粗酒酣失性，拔刀斩旷。旷托梦于母，自说：“为粗所杀，尸在涧间，脱裳覆腹，寻觅之时，必难可得，当令裳飞起此处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粗知事露，将谋叛逸，出门，见旷手执双刀，来拟其面，遂不得去。母遂报官，粗伏辜。出《还冤记》。

万 默

晋山阴县令石密，先经为御史，枉奏杀句容令万默。密寻白日见默来，杀密死。出《还冤记》。

麴 俭

前凉张天锡元年，西域校尉张颀杀麴俭。俭临死，具言取之。后颀后见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颀便倒地不起。左右见俭在旁，遂暴

卒。出《还冤记》。

太乐伎

宋元嘉中，李龙等夜行掠劫。于时丹阳陶继之为秣陵

金玄

晋明帝杀力士金玄，金玄对持刀杀他的人说：“我的脖子上筋多，你砍的时候一定要立刻让头断，我将报答你。”持刀的人并没有留心，结果连砍数刀，金玄才断气。后来持刀的人见到金玄戴着绛色帽子，穿着红色衣服，手持红弓红箭，射持刀人，持刀人大呼：“金玄饶我！”不一会儿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经旷

河间国兵士张粗、经旷，两个人很是友善。晋朝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那天，二人共登钟岭，坐在山巅。张粗酒喝多了失了本性，拔刀杀了经旷。经旷托梦给母亲，自己说：“被张粗所杀，尸首在山涧里，被脱掉了衣裳盖在肚子上，你们寻找的时候一定很困难，我就让衣裳在那地方飞起来。”第二天派人追捕，全都像经旷说的一样。张粗知道事情败露，想要逃避，他刚一出门，看见经旷手拿双刀，朝他脸上砍来，张粗就不敢动了。经旷母亲立刻报告了官府，张粗伏了罪。出自《还冤记》。

万默

东晋山阴县县令石密，以前曾做过御史，因歪曲事实使句容县县令万默被杀。石密不久就看见万默大白天来找他，最后把石密杀死了。出自《还冤记》。

麴俭

前凉张天锡元年，西域校尉张颀杀了麴俭。麴俭临死时，声言要取张颀的命。后来张颀发现他身后有只白狗跟着，就用刀砍那只狗，没有砍中，张颀却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随从看见麴俭在他身旁，于是张颀突然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太乐伎

宋元嘉年间，李龙等人乘夜劫掠。当时丹阳人陶继之任秣陵县令，令人密寻捕，遂擒龙等。引入是太乐伎，劫发之夜，此伎与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声。陶不详审，为作款引，随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宾客，并相明证。陶知枉滥，但以文书已行，不欲自为通塞。并诸劫十人，于郡门斩之。此伎声价艺态，又殊辨慧，将死之日曰：“我虽贱隶，少怀慕善，未尝为非，实不作劫，陶令已当具知，枉见杀害。若无鬼则已，有鬼必自陈诉。”因弹琵琶，歌数曲而就死。众知其枉，莫不陨泣。经月余，陶遂梦伎来至案前云：“昔枉见杀，实所不忿，诉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惊寤，俄而倒，状若风癫，良久苏醒。有时而发，发即夭矫，头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后家便贫瘁，二儿早死，余有一孙，穷寒路次。出《还冤记》。

邓 琬

宋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邓琬，立刺史晋安王子勋为帝，作乱。初南郡太守张悦得罪，^讎归扬都，及湓口，琬赦之，以为冠军将军，共纲纪军事。袁粲既败，张悦惧诛，乃称暴疾，伏甲而召邓琬。既至，谓之曰：“卿首唱此祸，今事急矣，计将安出？”琬曰：“斩晋安王以待王师，或可以免。”悦

县令，他命人秘密寻查追踪，不久就擒获了李龙等人。李龙诬陷劫掠的内线是太乐伎，劫案发生那天夜里，太乐伎和同伴们去别人家住宿，一起奏乐歌唱。陶继之没有认真审理，把他当成劫案的引线，随着李龙等人一起上报了。尽管太乐伎所住宿的房主和宾客们都证明太乐伎当时不在劫案现场，也没有起作用。后来陶县令也知道自己冤枉

了太乐伎，但是上报的文书已经发走了，他又不想自找麻烦，怕对自己不利，就将错就错，不再做更改。太乐伎和李龙等十名抢劫犯在郡门被斩首。太乐伎的声调姿态都很出众，又才华过人，他将要被处死那天说：“我虽是个贫贱的下等人，但是少年时心里就羡慕善良的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确实没有参与抢劫，陶县令已经全都知道了，却枉加杀害。如果没有鬼也就罢了，如果有鬼我一定要到天府去告状。”然后弹着琵琶，唱了几首歌被处死了。大家都知道他太冤枉，没有不掉眼泪的。一个多月后，陶县令就梦到太乐伎来到他的桌案前说：“过去被你屈杀，实在是愤恨不平，现在我告到天帝那已经得理，所以今天来杀你。”说完便跳到陶继之的嘴里，然后就落到肚子里。陶继之立刻吓醒了，不一会儿倒在地上，像得了疯癫病一样，很长时间才苏醒。这病不时发作，发病时身子不是后倒就是前倾，头可以挨着后背，过了四天就死了。他死之后家里变穷了，两个儿子也死得早，还剩下一个孙子，饥寒于路，无家可归。出自《还冤记》。

邓 琬

南朝宋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邓琬，立晋安王的儿子勋做皇帝，于是发动叛乱。当初南郡太守张悦犯了罪，被戴上枷锁押回扬都，到了湓口，邓琬就把他放了，任命他为冠军将军，共同管理军中大事。袁粲惨败以后，张悦害怕被杀，谎称自己得了急病，在府里埋伏军队召邓琬来。邓琬到了之后，张悦对他说：“你提出立勋做皇帝造成这样的灾祸，现在事情非常紧迫了，有什么计策呢？”邓琬说：“杀了晋安王来等官兵到来，也许可以免灾。”张悦

怒曰：“卿始此祸，而欲卖罪少帝乎？”命斩于床前，并杀其子，以琬头降。至五年，悦卧疾，见琬为厉，遂死。出《还冤记》。

孔 基

会稽孔基勤学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从基为师。而敞子并凶狠，趋向不轨。基屡言于敞，此儿常有忿志。敞寻丧亡，服制既除，基以宿旧，乃赍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犹怀宿怨，潜遣奴路侧杀基。奴

还未至，乃见基来，张目攘袂，厉声言曰：“奸丑小竖，人面兽心。吾蒙顾存昔，敦旧平生，有何怨恶，候道见害，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当断汝家种。”从此之后，数日见形孔氏。无几，大儿向厕，忽便绝倒，络绎往看，已毙于地。次者寻复病疽而死。卒致兄弟无后。出《还冤记》。

昙摩忏

沮渠蒙逊时，沙门昙摩忏者，博达多识，为蒙逊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顺拜蒙逊为凉王，乃求昙摩忏，蒙逊怯而不与。昙摩忏意欲入魏，屡从蒙逊请行，蒙逊怒杀之。既而左右当白日中，见昙摩忏以剑击蒙逊，因以疾而死。出《还冤记》。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九尺髡□，百种形象，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床，气愤地说：“你引来的灾祸，却要嫁祸给少帝吗？”命令左右的卫士把邓琬杀死在床前，并且杀了邓琬的儿子，然后把邓琬的头当作投降的献礼。到泰始五年，张悦卧病在床，看见邓琬变作厉鬼前来索命，随即张悦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孔 基

会稽的孔基勤学而且品行高洁，同族人孔敞就让两个儿子拜他为师，跟着他学习。但孔敞的两个儿子都很凶狠，行为不轨。孔基多次向孔敞提到这些事，这两个儿子便怨恨在心。孔敞不久就死了，等到孝服除去之后，孔基以老朋友的身份，带着羊肉好酒来看望孔敞的两个儿子。可这两个儿子还怀着旧怨，偷偷地派奴仆在路上杀了孔基。奴仆还未回来，就见孔基走过来，瞪着眼睛挽起袖子，厉声说：“奸丑的小子，人面兽心。我不忘同你父亲的老交情，平生厚道，有什么怨恨，派人等在路上害我，违背天理，忘掉了你父亲，人神不容，我

一定断了你家的后代。”从此以后，好多天都现形于孔家。不久，大儿子上厕所，忽然昏倒在地，人来人往地先后来看，早已经死在地上了。次子不久也得了恶疮病死了。终于弄得兄弟都没有子嗣。出自《还冤记》。

昙摩忏

沮渠蒙逊时，有个和尚昙摩忏，博学多识，被蒙逊所信重。魏国派李顺封蒙逊为凉王，趁机要求昙摩忏去魏国，蒙逊怕昙摩忏到魏国对自己不利而不放行。昙摩忏很想去魏国，多次请求前往，蒙逊很生气，就把他杀了。不久蒙逊的侍从们在大白天就看见昙摩忏用剑刺蒙逊，蒙逊因此得病而死。出自《还冤记》。

支法存

支法存，本来是胡人，生长在广州，很是精通医术，于是很快就成了豪富。他的家里有一幅八九尺长的毛毯，上面织有各种图形，光彩鲜艳夺目。他还有一张八尺长的沉香木板床，

居常芬馥。王谭为广州刺史，大儿劭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因状法存豪纵，杀而籍没家财焉。死后，形见于府内，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如此经月。王寻得病，恒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劭之比至扬都，又死焉。出《还冤记》。

张 超

高平金乡张超，先与同县翟愿不和。愿以宋元嘉中，为方舆令，忽为人所杀，咸疑是超。超后除金乡县令，解职还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铜乌，执弓持矢，并赍酒礼，就山馈之。斟酌已毕，铜乌曰：“明府昔害我叔，无缘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乃死。铜乌其夜见超云：“我不杀汝叔，横见残害。今已上诉，故来相报！”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还冤记》。

袁粲幼子

齐高祖欲禅，宋尚书令袁粲举兵不从，被害。其幼子，乳母潜将投粲门生狄灵庆，灵庆杀之。经年，忽见儿骑狗戏如常，后复有一狗，走入灵庆家。遇灵庆，便噬杀之，其妻子并死于狗。出《古今记》。

庾宏奴

庾宏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无患者，载米饷家，未达三里，遭劫被杀，尸流泊查口村。时岸傍有文欣

居室平时一直香气浓盛。王谭担任广州刺史，他的大儿子王劭之，多次向支法存索要这两件东西，法存不肯给他。王劭之因此就捏造罪状，说支法存豪横放纵，杀了法存并没收家财。法存死后，便经常在刺史府内现形，一出现就击打阁楼下的大鼓，好像要鸣冤，如此过了一个月。王谭不久就得了病，经常看见法存守着他，过了没多久就死了。王劭之紧接着回到扬都，也死了。出自《还冤记》。

张 超

高平金乡县的张超，以前和同县的翟愿不和。翟愿在南朝宋元嘉年间任方舆县令，忽然被人杀害，人们都怀疑是张超所杀。张超后来解除了金乡县令的职务回到家里，上山伐木。翟愿哥哥的儿子铜乌，带着弓和箭，并携着酒礼，在山上赠给张超。二人在山上吃喝完毕，铜乌说：“明府您过去杀害了我叔叔，现在我们无缘同戴天日。”说完就拉弓射死张超，张超就死了。铜乌在当天晚上看见张超说：“我没有杀你叔父，却被你凶狠地残杀。现在我已经上诉天帝，所以来报仇！”于是拔出刀刺铜乌，铜乌吐血而死。出自《还冤记》。

袁粲幼子

齐高祖想让宋帝禅让，尚书令袁粲起兵不从，结果被害。他的小儿子被乳母偷着带走，投奔袁粲的门生狄灵庆，灵庆却把孩子杀了。一年后，狄灵庆忽然看见袁粲的幼子像往常一样骑着狗玩，他的后面还有一条狗，走进灵庆的家。遇到灵庆，便咬死了他，他的妻子和儿

子也一起被狗咬死。出自《古今记》。

庾宏奴

庾宏是竟陵王府的府佐，家住在江陵。有一天，庾宏让奴仆无患装了一车米送回家去，还没走出三里路，遭到强盗抢劫被杀害，无患的尸首漂流到查口村。那时在岸边住户中有个叫文欣

者，母病。医云须得髑髅屑服之，即差。欣重赏募索。有邻妇杨氏见无患尸，因断头与欣。欣烧之，欲去皮肉，经三日夜不焦，眼角张转。欣虽异之，犹惜不弃，因刮耳颊骨，与母服之。即觉骨停喉中，经七日而卒。寻而杨氏得疾，通身洪肿，形如牛马，见无患头来骂云：“善恶之报，其能免乎？”杨氏以语儿，言终而卒。出《幽明录》。

魏辉雋

北齐阳翟太守张善，苛酷贪叨，恶声流布。兰台遣御史魏辉雋，就郡治之，赃贿狼籍，罪当合死。善于狱中，使人通诉，反诬辉雋为纳民财，枉见推缚。文宣帝大怒，以为法司阿曲，必须穷正，令尚书令左丞卢斐复验之。斐遂希旨，成辉雋罪状，奏报，于州斩决。辉雋遗语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见，今日之事，可复如之。当办纸百番，笔二管，墨一锭，以随吾尸，若有灵祇，必望报卢。”令史哀悼，为之殡敛，并备纸笔。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头，未旬日而死。才两月，卢斐坐讞^驳魏史，为魏收奏，文宣帝鸩杀之。出《还冤记》。

真子融

真子融，北齐世尝为并陘关收租使，脏货甚，为人所纠。齐主欲以行法，意在穷治，乃付并州城局参军崔法瑗，与中书舍人蔡晖，共拷其狱。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

的人，他母亲生病。医生说必须用髑髅的骨屑作药吃，吃后立刻就能好。文欣于是悬赏重金求索。这时邻居有个姓杨的妇女，看见了无患

的尸体，就砍断了头送给文欣。文欣得到头后就用火烧，想去掉皮肉，烧了三天三夜也不枯焦，眼睛还能睁开转动。文欣虽然奇怪，但还是不舍得扔掉。后来刮下耳颊骨，给母亲服下。他母亲立刻觉得有骨头卡在喉咙里，七天后就死了。不久杨氏也得了病，通身肿胀，形状像牛马一样，看见无患的头来骂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能逃免吗？”杨氏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儿子，话刚说完就死了。出自《幽明录》。

魏辉雋

北齐的阳翟太守张善，苛刻残酷而又贪婪，他的坏名声流传很广。兰台遣御史魏辉雋到郡上治理，发现张善贪赃枉法的事情很多，论罪该死。于是就把张善押到狱中，但张善买通了上下，反过来诬陷辉雋为了搜刮民财，才把张善押进狱中。文宣帝很愤怒，认为司法部门不公正，必须拨乱反正，派尚书令左丞卢斐复查这个案子。卢斐就曲顺旨意，做好了辉雋的罪状后上奏，然后文宣帝下旨在州府处斩。辉雋对令史留下遗言说：“我的情况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这件事，也是这样。你给我准备一百番纸，二管笔，一锭墨，让我带在身上，如果天地真有神灵，我一定要向卢斐报仇。”令使哀悼他，给他收尸安葬并备了纸笔等。十五天以后，张善得了病，只说磕头，没出十天就死了。才过了两个月，卢斐出使魏国犯了讥驳犯上的罪，被魏国收押并奏明齐国，文宣帝用毒酒杀了他。出自《还冤记》。

真子融

真子融在北齐时曾任并陘关收租使，赃款赃物很多，被人控告追究。齐王想要严肃法纪，予以根治，就交给并州城局参军法瑗和中书舍人蔡暉共同审理此案，追查真子融的罪状。然而审理之后发现真子融犯的罪都是在齐王发整顿纲纪的敕令以前，法瑗

等观望上意，抑为赦后。子融临刑之际，怨诉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使此等平直，是无天道。”后十五日，法瑗无病死。经一年许，蔡暉患病，肌肉烂堕都尽，苦楚日加，方死。出《还冤记》。

等人看齐王的用意很明显，就决定改为大赦以后。子融临刑的时候百般诉冤，还是没有人理会。真子融就说：“如果让这些人这样下去，怎能有是非曲直，真是没有公道。”过了十五天，法瑗没有得病就死了。过了一年左右，蔡晖得了病，皮肤和肉都烂掉了，一天比一天痛苦，遭了很长时间的罪才死。出自《还冤记》。

卷第一百二十 报应十九冤报

梁武帝 张 裨 羊道生 释僧越 江陵士大夫
徐铁臼 萧 续 乐盖卿 康季孙 张 绚
杨思达 弘 氏 朱 贞 北齐文宣帝
梁武帝 韦 戴 隋庶人勇 京兆狱卒 邛 人

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杀南齐主东昏侯，以取其位，诛杀甚众。东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后景乱梁，破建业，武帝禁而饿终，简文幽而压死，诛梁子弟，略无子遗。时人谓景是东昏侯之后身也。出《朝野僉载》。

张 裨

下邳张裨者，家世冠族，末叶衰微。有孙女，殊有姿貌，邻人欲聘为妾，裨以旧门之后而不许。邻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烧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后还，亦知情状，而畏邻人之势，又贪其财而不言，嫁女与之。后经一年，邦梦见裨曰：“汝为儿子，逆天不孝，弃亲就怨，潜同凶党。”便捉邦头，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两宿，呕血而死。邦死日，

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杀了南齐主东昏侯，篡取帝位，被杀死的人非常多。东昏侯死的那天，侯景出生了。后来侯景在梁作乱，攻占建业，武帝被囚禁饿死，简文帝幽禁被压死，萧梁宗室，所剩无几。当时人都说侯景是东昏侯的后身。出自《朝野僉载》。

张 裨

下邳的张裨，出身豪门士族，到晚近才衰微。他有个孙女，姿容美丽出众，邻居想聘她为妾，但张裨认为自己是士族之后，没有同意。邻居很怨忿，就放火烧了张裨的房子，张裨被烧死了。他的儿子张邦外出不在家，回来以后也了解了内情，但他惧怕邻居的势力，又贪图他的钱财，而没有说什么，就把女儿嫁过去了。一年之后，张邦梦见张裨说：“你是我的儿子，大逆不孝，弃亲属投仇敌，与凶徒为党。”说着便抓住张邦的头，用手中的桃木棍刺他。张邦因此病了两夜，呕血而死。张邦死的那天，

邻人又见裨排门户直入，张目攘袂曰：“君恃势纵恶，酷暴之甚，枉见杀害。我已上诉，事获申雪，却后数日，令君知之。”邻人得病，寻亦陨歿。出《还冤记》。

羊道生

梁太山羊道生，为邵陵王中兵参军。其兄海珍，任涿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临别，兄于近路设顿，祖送道生。道生见缚一人于树，就视，乃故旧部曲也。见道生涕泣哀诉云：“涿州欲赐杀，乞求救济。”道生问：“汝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即下马，以佩刀割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须臾海珍来，又嘱兄决斩。道生良久，方觉眼睛在喉内，噎不下。索酒咽之，顿尽数杯，终不能去。转觉胀塞，遂不成咽而别。在路数日死，当时莫不以为有天道焉。出《还冤记》。

释僧越

梁东徐州刺史张皋，仆射永之孙也。尝因败入北，有一土民，与皋盟誓，将送还南。土民遂即出家，法名僧越，皋供养之。及在东徐，且随至任，恃其勋旧，颇以言语忤皋。皋怒，遣两门生，夜往杀之。尔后忽梦见僧越，云：“来报怨。”少时出射，而箭栝伤指，才可见血，不以为事。后因破梨，梨汁浸渍，乃加脓烂。停十许日，膊上无故复生一疮，脓血与指相通，月余而死。出《还冤记》。

邻居又看见张裨推门直入他家，瞪着眼睛挽起袖子说：“你凭借着财

势放纵作恶，残酷凶暴到了极点，我冤枉地被你杀害。现在我已经上诉了，事情获得伸张昭雪，过几天以后就会让你知道。”邻居于是得病，不久也死了。出自《还冤记》。

羊道生

梁太山人羊道生，任邵陵王中兵参军。他的兄长海珍，任涪州刺史。道生请假前往探亲，当羊道生要返回临别那天，他的哥哥在近路设下止宿之所，祭奠路神给他饯行。这时道生看见树上绑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他家过去的家仆。家仆见是道生就哭着告诉他：“涪州刺史想要杀我，请求你救我。”道生问：“你是什么罪？”回答说：“不得志想逃跑。”道生便说：“这种事最可恨！”然后就下了马，用带的佩刀刺下他的眼睛吞了下去，家仆疼得呼天唤地大哭。不一会儿海珍来了，道生又叫海珍杀了他。过了很久，道生才觉得眼睛还在喉咙里，噎住咽不下去。他要酒喝往下咽，一气喝了几杯酒，最终还是没咽下去。马上又觉得堵胀，于是就这样与兄长分别了。没过几天，道生就死在了路上，当时没有人不认为这是天道报应。出自《还冤记》。

释僧越

梁朝东徐州刺史张皋是仆射张永的孙子。曾因打了败仗跑到北方，有一个当地的百姓，同张皋结盟发誓，一定想办法把张皋送回南方。这个人以后当了和尚，法号叫僧越，张皋就供养他。等后来到了东徐，他也就跟张皋去了任所，僧越依仗他是故旧有功劳，竟以言语冲撞张皋。张皋很生气，就派了两个门生在夜间杀了僧越。之后张皋忽然梦见僧越，僧越说：“我来报仇。”不久张皋出外射猎，被箭括伤了手指，刚刚能看出有血，便没有当回事。后来因为切梨，梨汁浸入伤口，使手指出脓溃烂。过了十多天，胳膊上无故又长出一个疮，流脓出血和手指相通，过了一个多月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江陵士大夫

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晖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强夺取，掷之雪中，杖捶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毙，加以悲伤，数日而死。死后，元晖日见刘伸手索儿，因此得病。虽复悔谢，来殊不已。元晖载病到家而卒。出《还冤记》。

徐铁臼

东海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氏亡，甲改娶陈氏。凶虐之甚，欲杀前妻之子。陈氏产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名之为铁杵，欲以捣臼也。于是捶打铁臼，备诸毒苦，饥不给食，寒不加絮。甲性暗弱，又多不在舍，后妻得意行其酷暴。铁臼竟以冻饿甚，被杖死，时年十六。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氏床曰：“我铁臼也，实无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得天曹符，来雪我冤，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将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声如生时，家人不见其形，皆闻其语。恒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频为设奠，鬼云：“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是一餐所能酬谢？”陈氏夜中窃语道之，鬼应声

江陵士大夫

江陵沦陷的时候，有一个关内人叫梁元晖，他俘获了一个士大夫，姓刘。这个人先遭到侯景丧乱，失去了家人，身边只剩下一个小儿子，才几岁。他亲自用担子挑着孩子，当时赶上泥雪满路，很难往前走。梁元晖负责押着他们入关，就逼迫他把孩子扔下。可是刘某又非常疼爱舍不得丢下，就非常恳切地请求梁元晖。梁元晖于是强夺下孩子扔到雪地里，然后棍棒交加，驱赶刘某快点走。刘某就一步一回头，又哭又号差点断了气，一路上辛苦困顿再加上悲伤，几天后就死了。刘某死后，元晖天天都看见刘某的鬼魂伸手向他要儿子，因此得了病。虽然他多次表示后悔道歉，但刘某还是总来不停。于是梁元晖带着病回到家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徐铁臼

东海人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孩，取名铁臼。然而不久许氏就死了，甲又娶了陈氏。陈氏凶狠残暴，想杀前妻的孩子。陈氏后来生了个男孩，生下来就祷告：“你若不除掉铁臼，就不是我的儿子。”因此便取名铁杵，想要用铁杵捣铁臼。于是她常常捶打铁臼，用尽了各种办法让铁臼受苦，饿了不给吃的，冷了不加衣服。徐甲生性糊涂软弱，又经常不在家，后妻实行残酷凶暴的行动更加肆意。铁臼最后因为饥寒交迫，被木棍打死。那年才十六岁。死后十多天，铁臼变成鬼忽然回家，登上陈氏的床说：“我是铁臼，我实在没有什么过错，无故被你残害。我的母亲上天诉冤，得到天官的命令，来洗刷我的冤仇。应当让铁杵得病，和我遭受的痛苦一样，我自要有要走的时候，但我现在要住在这儿等待。”说话的声音和生前一样，家里的人看不见铁臼的形体，但都能听到他说话。他总在屋梁上住。陈氏跪着道歉，一次又一次地摆设祭奠，鬼说：“不用这样，把我饿死，怎么是一顿饭就能酬谢得了的呢？”陈氏在半夜时私语提起这些事，鬼就应声云：“何故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声响，如栋实崩。举家走出，炳烛照之，亦无异。又骂铁杵曰：“杀我，安坐宅上为快耶？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烂火盛，内外狼籍。俄而自灭，茅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复讴歌，歌云：“桃李花，严霜落奈何。桃李子，严霜落早已。”声甚伤凄，似是自悼不得成长也。于是铁杵六岁，鬼至，病体痛腹大，上气妨食。鬼屡打之，打处青廕，月余而死，鬼便寂然。出《还冤记》。

萧续

梁庐陵王萧续，为荆州刺史。时有武宁太守张延康，甚便弓马，颇为入伏。代下将还，王要伏事，延康意贪进上，辞不肯留。王遂寻延康为郡时罪，锁系在狱，发使启申，意望朝廷委州行决。梁主素识延康，兼疑王启不实，乃敕送都。王既怀恨，又惧延康申雪，翻复获罪，乃未宣敕，使狱卒说延康曰：“如闻王欲见杀，君何不拔身还都自理？若能去，当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游军设伏，刺

延康于城下，乃表叛狱格战而死。又有枝江令吴某，将还扬州，被王要结，亦不肯住。遂使人于道击杀之，举家数十口，并从沉溺。后数年得疾，王日夜常见张吴二人，王但曰：“宽我宽我。”少时而薨。出《还冤记》。

说：“为什么说我？我现在要锯断你的屋栋。”接着就听到锯声，木屑也随着落下来，哗啦一声响，就好像屋栋真的崩塌了一样。全家吓得都跑出来，拿来蜡烛照着一看，没有一点异样。鬼又骂铁杵说：“杀了我，你安安稳稳地坐在屋子里高兴了吗？我该烧你的屋子。”接着就见火燃起来，火越烧越大，内外一片混乱。不一会儿又自己灭了，茅草还同以前一样，不见一点减少损坏。鬼每天都责骂，有时又唱歌，歌词是：“桃李花，严霜落下来怎么办。桃李子，严霜落下来早死。”声音非常悲伤凄凉，好像是自己哀悼自己没法儿长大成人。那时铁杵六岁，鬼来时，得了全身疼痛、肚腹胀大的病，喘不上气来吃不下饭。鬼还经常打他，被打的地方就有一片青印，一个多月后铁杵就死了，鬼也从此再无声息。出自《还冤记》。

萧 续

南朝梁庐陵王萧续任荆州刺史。那时有武宁太守张延康，很擅长骑马射箭，别人都很佩服。调令下达将要还京，庐陵王要他为自己办事，但延康心里想要进京升职，推辞萧续不肯留下。庐陵王就收集延康在任郡太守期间的罪过，押进监狱，派使者启奏申报，想让朝廷下令在州郡处决延康。梁主平素很了解延康，再加上怀疑庐陵王诉奏不真实，就下敕令让把延康送到京都来。庐陵王既怀恨延康，又害怕延康申诉之后得到昭雪，翻案后自己获罪，于是没有宣读敕令，派狱卒劝说延康：“如果知道王爷要杀害你，为什么不脱身到京申理？如果能去的话，我该为你找方便。”延康认为狱卒说得有理，于是在夜间逃跑了。庐陵王派了游军在路上设下埋伏，在城下把延康刺死。然后上表朝廷，延康从狱中逃跑后格斗而死。还有个枝江县令吴某，将要回到扬州，也被庐陵王要求留下，但吴某也不肯留。庐陵王就派人在道上袭杀死了他，全家几十口都被沉到江里淹死。几年以后庐陵王得了病，他日夜常常见到张、吴二人，他口中只喊着：“饶了我，饶

了我。”不久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乐盖卿

庐陵王在荆州时，尝遣从事量括民田。南阳乐盖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韦破虏，发遣诫敕，失王本意。及盖卿还，以数误得罪，破虏惶惧，不敢引愆，但诳盖云：“自为分雪，无劳诉也。”数日之间，遂斩于市。盖卿号叫，无由自陈，唯语人以纸笔随殓。死后少日，破虏在槽上看牛，忽见盖卿挈头而入，持一碗蒜齏与之。破虏惊呼奔走，不获已而服之。因得病，未几卒。出《还冤记》。

康季孙

康季孙性好杀，滋味渔猎故恒事。奴婢愆罪，亦或死之。常病笃，梦人谓曰：“若能断杀，此病当差，不尔必死。”即于梦中，誓不复杀。惊悟战悸，汗流浹体，病亦渐瘳。后数年，三门生窃其两妾以叛，追获之，即并殴杀。其夕，复梦见前人来曰：“何故负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杀，今改亦无济理。”迨明呕血，数日而卒。出《还冤记》。

张 绲

梁武昌太守张绲，尝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绲便躬捶之，杖下臂折，无复活状，绲遂推江中。须臾，见此人从水而出，对绲抚手曰：“罪不当死，官枉见杀，今来相报。”即跳入绲口。因得病，少日而殂。出《还冤记》。

乐盖卿

庐陵王在荆州时，曾派手下的人丈量搜刮民田。南阳人乐盖卿，也参与了这件事。公府的舍人韦破虏曾发出告诫敕令，违背了庐陵王的本来用意。等到盖卿回到荆州，因为数目不对犯了罪，破虏这时也很惶恐惧怕，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过，但是却欺骗盖卿说：“我自然要

想办法帮助你洗清罪名，你不用上诉了。”几天以后，乐盖卿就在街市上被斩首。盖卿号叫，但没有什么办法再陈述，只让别人将纸和笔随身收殓。死后没几天，破虏在牛槽边看牛，忽然看见盖卿提着自己的脑袋走进来，拿着一碗捣碎的蒜给他。破虏惊叫奔逃，不得已向鬼魂服罪。因此得了病，没多久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康季孙

康季孙生性好杀，为了吃得有滋味，打鱼狩猎是常事。奴婢们有了过错，有时也要处死。他有一次病得很重，梦见有人对他说：“你如果不再杀生，这病就能好，不然的话一定会死。”就在梦中，康季孙发誓再也不杀生了。惊醒后还浑身颤抖，心跳不止，汗流遍体，病也就渐渐痊愈了。几年以后，三个门生和他的两个妾私奔了，他把他们追了回来，一块儿打死了。当天夜间，又梦见之前梦中的人来到说：“你为什么失信？这些人罪不该死，再说你私设公堂杀人也不合法，现在你悔改也无济于事了。”到天亮就开始吐血，几天后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张 绲

梁武昌太守张绲，有一天乘船外出。有一个仆人，力气太小不让他满意，张绲就亲自打他，一棍子下去把仆人的胳膊打折了，看情形也不能好了，张绲就把他推入江里。不一会儿，看到这个人从水里出来，对张绲拍着手说：“我的过错是不该死的，你残酷地把我杀了，现在我来报仇。”便跳到张绲的嘴里。张绲因此得了病，没过几天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杨思达

梁杨思达为西阳郡守，值侯景乱，时复旱歉，饥民盗田中麦。思达遣一部曲守视，所得盗者，辄截手腕，凡戮十余人。部曲后生一男，自然无手。出《还冤记》。

弘 氏

梁武帝欲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访。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亲族，多赍财货，往湘州治生。经年营得一筏，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稀有。还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绳墨。弘氏所卖衣裳缯彩，犹有残余，诬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过制，非商贾所宜。结正处死，没入其财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临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黄纸笔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当陈诉，又书少卿姓名数十吞之。经月，少卿端坐，便见弘来，初犹避捍，后乃款服，但言乞恩，呕血而死。凡诸狱官及主书舍人，预此狱事署奏者，以次殂殁。未及一年，零落皆尽。其寺营构始讫，天火烧之，略无纤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出《还冤记》。

朱 贞

梁秣陵令朱贞，以罪下狱，廷尉虞献者覆其事，结正入重。贞遭相知谓献曰：“我罪当死，不敢祈恩，但犹冀主上万一弘宥我。明日既是国家忌日，乞得过此奏闻，可乎？”

杨思达

南朝梁杨思达任西阳郡太守，正赶上侯景之乱，又加上旱灾歉收，饥民就偷盗田里的麦子。杨思达派部下去看守。他抓到偷麦子的人就砍断人家的手腕，一共杀了十几个人。这个部下后来生一个男孩，天生没有手。出自《还冤记》。

弘 氏

梁武帝想在文皇帝的陵墓上修建寺庙，没找到好的木材，他就宣诏有司，让他们加紧探采寻访。之前有个曲阿人姓弘，家中很富有，就和他的亲族人带了很多财货到湘州做买卖。过了一年多，他们营造了一排木筏，长有一千多步，材木壮丽，是世上少有的。做生意回到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看他的木筏很好，就对照皇上的旨意加以丈

量。当时弘氏卖的衣服布帛等还剩了一些，孟少卿就诬陷他这些财物是拦路抢劫所得到的，并说他的木筏太大，不是商人所应该有的。断定案情应该处死，没收他的财物充公修寺庙用，上奏以后立即施行。弘氏临刑那天，告诉他的妻子和儿子，可以把黄纸和笔墨放到棺材里，死后如果有知，一定上天陈诉，又写了数十张少卿姓名吞下去。一个月后，少卿在室内端坐，就看见弘氏来到，开始时少卿还很强硬地躲避他，后来就恳切服从了，只是说饶命请求恩典，吐血而死。那些狱官以及主书舍人，还有对这个案子签名上奏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没到一年，这些人都死光了。那座寺庙刚刚建造完工，就被天火焚烧，连一点儿残余都没有，埋在地下的木柱子，也入地成灰了。出自《还冤记》。

朱 贞

南朝梁秣陵县县令朱贞因为犯罪被押在狱中，廷尉虞献复察此案，结案改判重刑。朱贞就让他的好朋友对虞献说：“我的罪过应该判死罪，不敢祈求恩典，但还是希望皇上万一宽大原谅我。明天是国家的忌日，请你不要奏闻我的事，可以吗？”

献答曰：“此于理无爽，何谓不然，谨闻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来，献便遇客共饮，颇醉，遂忘抽文书。旦日，家人合束，内衣箱中，献复不记。比至帝前，顿束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见此事。势不可隐，便尔上闻，武帝以为合死，付外详决。贞闻之，大恨曰：“虞小子，欺罔将死之人，鬼若无知，固同灰土；倘有识，誓必报之！”贞于市始当命绝，而献已见其来。自尔之后，时时恒见，献甚恶之。又梦乘车在山下行，贞于山上推石压之。居月余，献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诣谢张门下，其妇平常，于宅暴卒，献狼狈而还，入室哭妇。举头见贞在梁上，献曰：“朱秣陵在此，我妇岂得不死？”于时屋无故忽崩，献及男女婢使十余人，一时并命。虞鹭是其宗室，助丧事，见献如是，走下堂避之，仅乃得免。出《还冤记》。

北齐文宣帝

北齐文宣高洋既死，太子嗣位，年号乾明。文宣母弟常山王演，在并州，权势甚重。因文宣山陵，留为录尚书事。王遂怒，潜生异计。上省之日，内外官僚，皆来奔集，即收缚乾明腹心，尚书令杨遵彦等五人，皆为事状，奏斩之。寻废乾明而自立，是为孝昭帝。后在并州，望气者奏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高归彦，劝杀乾明。遂录向并州，尽杀之。其年，孝昭数见文宣作诸妖怪，就其索儿。备为厌襪，虞献回答说：“这件事从道理上说没什么问题，怎么能说不行呢？我一定遵命。”而朱贞一案的奏章还未到次日就已送来了，虞献正同客人喝酒，喝醉了，就忘了把文书抽出来。第二天，家人收拾文书，都放在衣箱里了，虞献也没想起来。等他来到皇帝面前，把那些文书都放到皇帝的书案上，皇帝挨着翻阅，才见到朱贞的案卷也在里面。但他看形势是不能隐瞒了，只好向皇上说了，武帝认为应该判死罪，就交付外廷处决。朱贞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愤恨地说：“姓虞的小子，你欺骗我这个要死的人，鬼若是无知，固应化为灰土；如果有知，我发誓一定报仇！”朱贞在街市上刚刚命绝，而虞献就见到他的鬼魂来了。从这以后，时时常见朱贞来，虞献很讨厌他。又梦见自己乘车在山下走，朱贞在山上推石头压他。过了一个多月，虞献被解除廷尉之职改任曲阿县令。第二天去到谢张门下拜别，虞献的妇人在家好好的，突然暴死，虞献狼狈而还，一进屋子就哭他的妇人。抬头看见朱贞在房梁上，虞献就说：“朱秣陵在这里，我的妇人哪能不死？”正在这时房屋忽然无故崩塌，虞献以及男仆女婢十多个人，同时丧命。虞鸞是虞献的亲戚，来帮助料理丧事，看到虞献的模样，跑到堂下躲起来了，只有他得免于死。出自《还冤记》。

北齐文宣帝

北齐文宣帝高洋死了，太子继位，年号改为乾明。文宣帝的同母弟常山王高演，在并州，权势很大。因为文宣帝的缘故，被留下并任命为录尚书事。常山王见失去权势，很气愤，暗暗心生一个计策。进京省亲那天，宫内外的大臣官僚们都进京集聚，常山王趁机收绑了太子的亲信，其中有尚书令杨遵彦等五人，都给他们编造了罪名，奏明皇帝斩首。不久又废掉了乾明帝自立为皇帝，这就是孝昭帝。后来他

在并州，望天象的人说在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高归彦劝孝昭帝杀死乾明。于是就让高归彦前往并州，把乾明一家都杀了。就在那一年，孝昭帝多次看见文宣帝变成各种妖怪，到他面前索要儿子。他用尽各种祈祷祭祀的方法，终不能遣而死。出《还冤记》。

梁武帝

陈霸先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为主，而辅戴之。会稽虞涉本梁武世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于时梦见梁武帝谓涉曰：“卿是我旧左右，可语陈公，篡杀于公不利，事甚分明。”涉即未见篡杀形迹，不敢言之。数日，复梦如此，并语涉曰：“卿若不传意，卿亦不佳。”涉虽嗟惋，决无言理。少时之间，太史启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仓卒遣乱兵害少主而自立。尔后涉便得病，又梦梁武曰：“卿不为我语，致令祸及，卿与陈主，寻当知也。”涉方封启报梦之由。陈主为人，甚信鬼物，闻此大惊，遣舆迎涉，面相询问，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寻有韦戴之事。出《还冤记》。

韦 戴

陈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空王僧辩，次讨诸将。义兴太守韦戴，黄门郎放之第四子也，为王公固守。陈主频遣攻围，不克。后重征之，诱说戴曰：“王公亲党，皆已殄灭，此一孤城，何所希冀？过尔相拒耶？若能见降，不失富贵。”戴曰：“士感知己，本为王公抗御大军，致成仇敌。今亦承明公尽定江左，穷城自守，必无路活。但锋刃屡交，杀伤过甚，军人忿怨，恐不见全。老母在堂，弥惧祸及，所以苟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驱走文宣帝的鬼魂，自己终于死了。出自《还冤记》。

梁武帝

陈霸先最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为帝，辅佐并拥戴他。会稽的

虞涉原来是梁武帝那时的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当时梦见梁武帝对虞涉说：“你是我的老大臣，可以告诉陈公，篡权杀帝对他不利，这件事是很明白的。”但虞涉没有看出陈霸先篡权杀帝的迹象，不敢对他说。几天以后，又做了这样的梦，梁武帝又对虞涉说：“你如果不传达我的意见，对你也不好。”虞涉虽然叹息不止，但考虑还是没有理由讲给陈霸先。没过多久，太史来报告说：“殿外有支军队急速开来。”霸先说：“那支军队是我派来的。”仓促之间霸先派乱兵杀了少帝自立为帝。从这以后虞涉就得了病，又梦到梁武帝说：“你不给我传话，导致灾祸的到来，你和陈主，不久就会明白的。”虞涉这时才肯报告梦中的事。陈主这个人，平生非常相信鬼神，听到这件事以后很吃惊，派了车把虞涉接来，当面询问，然后埋怨虞涉说：“你怎么不把这件怪事告诉我？”六七天后虞涉就死了。不久又出现了韦戴的事。出自《还冤记》。

韦 戴

陈武帝霸先杀害了梁大司空王僧辩以后，接着就征讨他的部下将领。义兴太守韦戴是黄门郎韦放的第四个儿子，他为王僧辩固守。陈霸先屡次派兵围攻，打不下来。后来又重兵征讨，并诱说韦戴：“王公的亲信党羽，都被已经歼灭，只剩你这一座孤城，还有什么希望？为什么要过分抗拒呢？如果你能投降，我不让你失去富贵。”韦戴说：“士感恩知己，本来我是为王公抗御大军，致使我们成了仇敌。现在承明公您已经平定了长江下游一带，我们这座孤城自己防守，一定是没有活路了。但多次刀枪相交，杀伤人数太多，军中的人也都有怨忿情绪，害怕不能保全自身。我的老母亲在家里更是害怕大祸降临，所以我们才暂时

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约，不敢久劳神武。”乃遣刑白马为盟，戴遂开门，陈主亦宽信还扬都。后陈主即位，遣戴从征，以小迟晚，因宿憾斩之。寻于大殿视事，便见戴来，惊走入内。移坐光严殿，戴又逐入，顾访左右，皆无所见。因此得病死。出《还冤记》。

隋庶人勇

隋炀帝元德太子寝疾，帝遣见鬼人崔善影看祟。善影幼来无目，而言见庶人勇，瞋目攘袂，大呼云：“我不放你！”善影具述勇状貌，如旧相识。出《法苑珠林》。

京兆狱卒

隋炀帝大业中，京兆狱卒失其名，酷暴诸囚。囚不堪其苦，而狱卒以为戏乐。后生一子，颐下肩上，有若肉枷，无颈，数岁不能行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邛人

唐武德中，邛人姓韦。与一妇人言，誓期不相负。累年宠衰，妇人怨恨。韦惧其反己，自缢杀之。后数日，韦遍身痒，因发癩疮而死。出《法苑珠林》。

延长时间，不能束手就擒罢了。只要您肯立下誓约，我们就不会劳烦你的军队了。”于是陈主派人杀了一匹白马盟誓，韦戴也就开了城门，陈主也很宽容信任韦戴回到扬都。后来陈主当了皇帝，派韦戴随他出征，因为一点小过错，再加上旧恨就把韦戴斩了。不久陈主在大殿中处理国事时，便看见韦戴来了，就心惊胆战地跑到内宫。到光严殿坐下来，韦戴又紧跟着进去，陈主四下看看然后问侍从们，大家都说没看见。因此他就得病死了。出自《还冤记》。

隋庶人勇

隋炀帝的儿子元德太子卧病，炀帝就让能看见鬼的人崔善影来看是什么作祟。善影小时候就双目失明，但他说他看见了庶人杨勇，他瞪着眼睛挽起袖子大叫说：“我不放你！”善影详细地述说杨勇的形态相貌，好像老相识一般。出自《法苑珠林》。

京兆狱卒

隋炀帝大业年间，京兆有个狱卒，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对待囚

犯残酷凶暴。囚犯们不能忍受这种痛苦，而狱卒却以此为乐。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腮下肩上好像有肉枷，没有脖子，几岁了都不能行走，后来就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邛 人

唐朝武德年间，有个临邛人姓韦。他对一个妇人说，发誓永远也不背弃她。多年以后，妇人逐渐失宠，便从此心生怨恨。韦氏害怕她背叛自己，就亲自勒死了妇人。几天以后，韦氏浑身发痒，后来生癞疮而死。出自《法苑珠林》。

卷第一百二十一 报应二十冤报

杜通达	邢文宗	长孙无忌	娄师德	王 瑱
江 融	李昭德	弓嗣业	周 兴	鱼思嘏
索元礼	张楚金	崔日知	苏 頲	李 之
唐王皇后	杨慎矜	师夜光	崔尉子	

杜通达

唐齐州高苑人杜通达，贞观年中，县丞命令送一僧向北。通达见僧经箱，谓意其中是丝绢，乃与妻共计，击僧杀之。僧未死，闻诵咒三两句，遂有一蝇飞入其鼻，久闷不出。通达眼鼻遽^喝，眉发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丧。未几之间，便遇恶疾，不经一年而死。临终之际，蝇遂飞出，还入妻鼻，其妻得病，岁余复卒。出《法苑珠林》。

邢文宗

唐河间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粗险。贞观年中，忽遇恶风疾，旬日之间，眉发落尽，于后就寺归忏。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将绢十余匹，迥泽无人，因即劫杀。此

杜通达

唐朝时齐州高苑人杜通达，贞观年间，县里接到命令送一个僧人到北方去。通达见这个僧人的经箱，他心里想一定是丝绢，就同妻子商量计策，把僧人打死。僧人临死前，只听他念两三句咒语，然后就有只苍蝇飞到通达的鼻子里，闷在里面很长时间也不出来。通达的眼睛、鼻子立刻就歪斜了，眉毛和头发也随着掉落，迷迷糊糊不知道怎么走，精神不振灰心失望。没过多长时间，便得了恶病，不到一年就死了。临死的时候，那苍蝇就飞出来，又飞到他妻子的鼻子里，他

妻子便得了病，一年多后也死了。出自《法苑珠林》。

邢文宗

唐朝河间人邢文宗，家靠近幽燕，性格粗暴阴险。贞观年间，忽然得了恶风病，十多天间，眉毛和头发都掉光了，之后就到寺庙里忏悔。他自己说：近来去幽州，在路上遇到一个过客，带着十匹绢，见大泽中空旷无人，就抢劫并杀死了那人。据那

人云：“将向房州，欲买经纸。”终不得免。少间，属一老僧复欲南去，遇文宗，惧事发觉，挥刀拟僧，僧叩头曰：“乞存性命，誓愿终身不言。”文宗杀之，弃之草间。经二十余日，行还，过僧死处，时当暑月，疑皆烂坏，试往视之，俨若生日。文宗因以马下策筑僧之口，口出一蝇，飞鸣清彻，直入宗鼻，久闷不出。因得大病，岁余而死。出《冥报拾遗》。

长孙无忌

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之弊。出《朝野僉载》。

娄师德

娄师德以殿中充河源军使。唐永和中，破吐蕃于白羊涧，八纵七捷，优制褒美，授左骁骑郎将。高宗手诏曰：“卿有文武才干，故授卿武职，勿辞也。”累迁纳言。临终数日，寝兴不安，无故惊曰：“抚我背者谁？”侍者曰：“无所见。”乃独言，似有所争者，曰：“我当寿八十，今追我何也？”复自言为官误杀二人，减十年，词气若有屈伏，俄而气绝。以娄公之明恕，尚不免滥，为政得不慎之欤！出《大唐新语》。

人说：“要到房州去，想买经纸。”但终于没有免死。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僧要到南边去，遇到了文宗，文宗害怕事情被人发现，拿起刀比划着要杀老僧，僧人磕头说：“只求保我性命，发誓终身不对别

人说。”文宗杀了他，把尸体扔到荒草里。过了二十多天，文宗出门归来，经过老僧死的那个地方，当时正是暑天，他怀疑尸体早就已腐烂，试着去看一下，那尸体庄重的样子像活着的时候一样。文宗就用马鞭子杵捅那僧人的口，口里飞出一只苍蝇，飞鸣的声音很清厉，直接就飞到文宗的鼻子里，闷在里面很长时间也不出来。因此文宗得了大病，一年多后就死了。出自《冥报拾遗》。

长孙无忌

唐朝时赵公长孙无忌奏请皇上，制定长期流放的法令，并敕令以此为永久的法例。后来长孙无忌犯了法，便被下敕长期流放岭南，到死也没有回来。由此看来，这也是制定法令的弊端。出自《朝野僉载》。

娄师德

娄师德以殿中的身份任河源军使。唐朝永和年间，在白羊涧打败吐蕃的军队，放敌八次又七次胜利，出类拔萃被众人赞美，授官左骁骑郎将。高宗亲自写诏说：“卿有文武才干，所以授卿武职，不要推辞呀。”娄师德很受重用，多次升迁并采纳他的意见。临死那几天，起居不安，无缘无故就吃惊地说：“拍我背的是谁？”侍奉他的人说：“什么也没看见。”于是他就自言自语，好像和谁争论什么，又说：“我的寿命应该到八十岁，现在就追捕我是什么原因？”后来又自己说以前做官的时候误杀了二人，减寿十年，从说话的语气上看好像是屈服了，不一会儿就断气了。凭娄公的明达宽恕，尚且难免犯错误，当政的人不应该更加谨慎吗？出自《大唐新语》。

王 瑱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时有敕使至州，瑱与使语，武强县尉蔺奖曰：“日过，移就阴处。”瑱怒，令典狱扑之，项骨折而死。至明日，狱典当州门限垂脚坐，门扇无故自发，打双脚胫俱折。瑱病，见奖来，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许。瑱恶之，回面向梁，奖在屋梁。旬日而死。出《朝野僉载》。

江 融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扬州徐敬业反，被罗织。酷吏周兴等枉奏杀之，斩于东都都亭驿前。融将被诛，请奏事引见，兴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无罪枉戮，死不舍汝。”遂斩之，尸乃激扬而起，蹭蹬十余步。行刑者踏倒，还起坐，如此者三，乃绝。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死。出《朝野金载》。

李昭德

唐凤阁侍郎李昭德，威权在己。宣出一敕云：“自今已后，公坐徒，私坐流，经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孙万荣贿赂，奏与三品。后万荣据营州反，货求事败。频经恩赦，以百日不首，准赃断绞。出《朝野金载》。

王 瑱

唐朝的冀州刺史王瑱，性格酷毒暴烈。当时有一个敕使到了冀州，王瑱就和敕使谈话，武强县尉蔺奖对他们说：“太阳晒过来了，到阴凉的地方去说吧。”王瑱就生气了，命令典狱打他，蔺奖的脖子被打骨折而死。第二天，典狱在衙府门口把脚垂在门槛上坐着，门扇无故自己就突然关上了，把他的双脚和小腿全压断了。王瑱也得了病，病中看见蔺奖来了，王瑱立刻起来，亲自拿来酒菜求他宽恕，但蔺奖不答应。王瑱很讨厌，就把脸转过来面向房梁，蔺奖又在房梁上。过了十几天王瑱就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江 融

唐朝的左使江融，性情正直不阿，光明磊落。扬州徐敬业叛乱时，江融也被罗织罪名押进监狱。酷毒的官吏周兴在皇帝面前歪曲事实，胡乱奏报，致使江融被判死刑，在东都都亭驿馆前斩首。江融将被杀的时候，请求上奏皇帝，周兴说：“你是囚犯，怎么能上奏？”江融愤怒地呵斥周兴说：“我无罪被冤屈杀害，死了也不放过你！”于是

把江融斩了，但江融的尸首却激昂地站起来，蹒跚地走了十多步。行刑的人用脚踹倒，他还是坐起来，像这样起来三次，最后才断气。虽然头被砍下，还好像气愤不停的样子。不久周兴就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李昭德

唐朝凤阁侍郎李昭德大权在握。有一次他公布一条敕令说：“从今以后，公开犯罪判服劳役，偷偷犯罪判流放，经过一百天不自首的按法律治罪。”这以前昭德就接受了孙万荣的贿赂，奏报授予三品官。后来孙万荣在营州反叛朝廷，贿赂的事被揭露。多次经恩赦，依照一百天不自首的规定，按律办理没收赃物并判了绞刑。出自《朝野金载》。

弓嗣业

唐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造大枷，长六尺，阔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后嗣明及嗣业，资遣逆贼徐真北投突厥，事败，业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也。出《朝野金载》。

周 兴

唐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俊臣别奉进止鞠兴，兴不知也。及同食，谓兴曰：“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兴曰：“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围之，起谓兴曰：“有内状勘老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咸即款伏。断死，放流岭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为仇家所杀。《传》曰：“多行无礼必自及。”信哉！出《朝野金载》。

鱼思嘏

唐鱼思嘏有沉思，极巧。上欲造匱，召工匠，无人作得者。嘏应制为之，甚合规矩，遂用之。无何，有人投匱言嘏，云：“徐敬业在

扬州反，咼为敬业作刀轮以冲阵，杀伤官军甚众。”推问具承，诛之。为法自毙，乃至于此。出《朝野金载》。

索元礼

唐索元礼，为铁笼头以讯囚。后坐赃贿，不承，使人曰：“取公铁笼头。”礼即承伏。出《朝野金载》。

弓嗣业

唐朝洛州司马弓嗣业和洛阳县令张嗣明，造了一种长六尺，宽四尺，厚五寸的大枷。倚于衙前，没有人敢犯罪。后来嗣明和嗣业二人资助钱财让逆贼徐真向北投奔突厥，事情暴露了，嗣业等人自己带上了这种大枷，百姓都拍手称快。出自《朝野金载》。

周 兴

唐朝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共同审理案件。来俊臣另外奉旨随时可以审判周兴，周兴不知道这件事。等到他们两个人一同吃饭时，俊臣对周兴说：“现在囚犯大多不承认罪行，你看怎么办呢？”周兴说：“这好办，拿来一口大瓮，在四面烧上炭火烤，让犯人进入瓮里，什么事敢不说？”然后就找了一口大瓮，用火围上瓮，俊臣起来对周兴说：“宫内有人状告老兄，我奉命调查，请老兄进到这个瓮里吧！”周兴又惊惶又害怕连忙磕头，把罪行全都招认了。后来判死刑，流放到岭南。被他所破败的人家，流放岭南的很多，最终被仇家所杀。《左传》说：“多行无礼之事必然要牵连到自己。”确实如此啊！出自《朝野金载》。

鱼思叅

唐朝有个人叫鱼思叅，这个人凡事能深入思考，心灵手巧。皇上想要做个收进书言事的小匣子，召工匠制作，但没有人做得好。鱼思叅应召制作一个，很合规格，于是就采用了。不久有人投书于小匣

子，是告鱼思嘭的，说：“徐敬业在扬州造反，鱼思嘭给他制造了刀轮以冲阵，杀伤了很多官军。”后来审问鱼思嘭，他都承认了，把他杀了。自作自受，到了这种地步。出自《朝野金载》。

索元礼

唐朝的索元礼，造铁笼头来审问囚犯。后来他犯了贿赂罪，不承认，一个使臣说：“拿他的铁笼头来。”索元礼立刻就认罪伏法了。出自《朝野金载》。

张楚金

唐张楚金为秋官侍郎，奏反逆人持敕免死，家口即绞斩及配没入官为奴婢等，并入律。后楚金被罗织反，持敕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斩，妻子配没。识者曰：“为法自毙，所谓交报也。”出《朝野金载》。

崔日知

唐京兆尹崔日知处分长安万年及诸县左降流移人，不许暂停，有违晷刻，所由决杖。无何，日知贬歙县丞，被县家催，求与妻子别不得。出《朝野金载》。

苏 颙

唐尚书苏颙，少时有人相之云：“当至尚书，位终二品。”后至尚书三品，病亟，呼巫覡视之，巫云：“公命尽，不可复起。”颙因复论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实然，由作桂府时杀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诉公，所司减二年寿，以此不至二品。”颙夙莅桂州，有二吏诉县令，颙为令杀吏。乃嗟叹久之而死。出《广异记》。

李 之

唐王悦为唐昌令，杀录事李之而不辜。之既死，长子作灵语

曰：“王悦不道，枉杀予，予必报。”其声甚厉。经数日，悦昼坐厅事，忽拳殴其腰，闻者殷然，惊顾无人。既暮，击处微肿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击王悦，

张楚金

唐朝张楚金任秋官侍郎，他上奏说反叛的人如果有敕令可以免死，但其家属就要被处以绞刑或斩刑，或者发配没收入官当奴婢，并把这话写入法律条文。后来张楚金被人诬陷造反，拿着敕令免于死罪，但他家男子十五岁以上的都被斩首，妻子都被没入官府。有见识的人说：“制定了法令却使自己致死，真是所说的互相报应啊。”出自《朝野金载》。

崔日知

唐朝的京兆尹崔日知在处理长安万年县及其他各县被降职发配流放的人时，不许有片刻停留，如果违反期限都要施以杖刑。不久，日知被贬到歙县任县丞，县府的人催他快走，他要求和妻子等告别一下都不被允许。出自《朝野金载》。

苏 颙

唐朝的尚书苏颙，年轻时有人给他相面说：“你做官能到尚书，位终二品官。”后来做到尚书三品官，病得很重，找一个巫师给他看，巫师说：“公的命已经尽了，不可能再好转。”苏颙就谈起相面人的话，巫师说：“公当初确实是这样，由于你在桂州做官时杀了两个人，现在这两个人在地府里告你，冥府减了你两年的寿命，因此你不能做到二品官。”苏颙原来在桂州做官，有两个小官吏告县令，苏颙为了保护县令杀了两个小吏。于是苏颙叹息了很久而死。出自《广异记》。

李 之

唐朝王悦任唐昌县令，他枉杀了录事李之。李之死后，长子作灵语说：“王悦不讲仁义道德，屈杀我，一定要报仇。”他的声音很严厉。几天后，王悦白天坐在厅堂里，忽然有拳头打他的腰，声音很重，他惊顾左右而并没有人。到了晚上，被打的地方有些微肿，而且非常痛。当天，李之的长子又说：“我已经打了王悦，正中要害处，即当杀之。”悦疾甚，则至蜀郡谒医，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数人饌，仍言曰：“吾与客三人至蜀郡，录王悦，食毕当行。”明日而悦死。悦肿溃处，正当右肾，即李之所为也。出《纪闻》。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专房之宠，将谋夺嫡。王皇后性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废后为庶人。肤受日闻，及太子之废也，玄宗访于张九龄。对曰：“太子天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太子自居东宫，未闻大恶。臣闻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过，父恕而掩之，无宜废绝。且其恶状未著，恐外人窥之，伤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隐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阴中计于武妃，将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结之。乃先黜九龄而废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瑶、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内痛之，号为三庶。太子既冤，武氏及左右屡见为祟，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声叫笑。召覛巫视之，皆曰三庶为厉。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厉乃息。玄宗乃立肃宗为太子，林甫之计不行，惕然惧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识者知有神通焉。出《大唐新语》。

杨慎矜

唐监察御史王抡为朔方节度判官。乘驿，在途暴卒，正打中要害，不久就会杀了他。”王悦病得很厉害，到蜀郡去找医生看，没治好。王悦临死的前一天，李之让他们的家人做几个人的饭，还说：“我与三个客人到蜀郡去收录王悦，吃完饭就动身。”第二天王悦就死了。王悦身上发肿溃烂的地方，正是右肾，就是李之殴打的地

方。出自《纪闻》。

唐王皇后

唐朝惠妃武氏，独占宠幸，将要密谋夺取嫡亲的地位。王皇后嫉妒，稍微表现出愤愤不平的样子，玄宗就废掉了她，将她贬为平民。这谗言逐渐传开，牵扯到太子也将被废，玄宗就询问张九龄。九龄回答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如果一动必然会使人心不稳。太子自己住在东宫，没听说有什么大的过错。我听说父子关系是天性，子有过错，父亲就要宽恕掩盖一下，不应该废掉太子而断绝父子之情。再说太子的过错还没有暴露出来，恐怕外人窥探他的太子之位，又挫伤了陛下作为慈父的常情。”玄宗听后不高兴，克制忍耐了好长时间。这时朝廷中李林甫等人掌握大权，暗中给武妃出主意，要她立自己的儿子以巩固地位，武妃也就同他们联合起来。于是先罢了张九龄，然后废了太子，太子的亲弟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同一天被害，全国上下都为他们感到悲痛，称为三庶。太子已经被冤杀，武氏王妃及侍从们多次见他变作鬼，宫中整夜处于恐惧之中，有时听到鬼的叫声和笑声。召来巫师看视，都说“三庶”为祟。之前收押了鄂王、光王，行刑的人把他们射死然后埋起来，现在命令改葬，设祭坛祝愿酹酒。直到武妃死，祸患才停息。玄宗就又立肃宗为太子，李林甫的计策没有实行，时刻处于警惕和恐惧之中。三庶人死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武妃到十二月就死了。有识者都知道这是有神灵感应啊！出自《大唐新语》。

杨慎矜

唐朝监察御史王抆任朔方节度判官。乘驿车，途中暴死，而颜色不变，犹有暖气，惧不敢殓。凡十五日复生，云至冥司，与冥吏语，冥吏悦之，立于房内。吏出，抆试开其案牒，乃杨慎矜于帝所讼李林甫、王铁也，已断王铁族灭矣。于是不敢开，置于旧处而谒王。王庭前东西廊下皆垂帘，坐抆帘下，慎矜兄弟入，见王称冤。王曰：“已族王铁，即当到矣。”须臾，铁至，兼其子弟数人，皆械

系面缚，七窍流血，王令送讯所。于是与慎矜同出，乃引抡即苏。月余，有邢绛之事，王锜死之。出《纪闻》。

师夜光

唐师夜光者，蓟门人。少聪敏好学，雅尚浮屠氏，遂为僧，居于本郡。仅十年，尽通内典之奥。又有沙门惠达者，家甚富，有金钱巨万，贪夜光之学，因与为友。是时玄宗皇帝好神仙释氏，穷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于贫，不得西去，心常快快。惠达知之，因以钱七十万资其行，且谓夜光曰：“师之学艺材用，愚窃以为无出于右者。圣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将首出群辈，沐浴恩渥。自此托迹缁徒，为明天子臣，可翘足而待也。然当是时，必有拥彗子门，幸无忘半面之旧。”夜光谢曰：“幸师厚贶我，得遂西上，傥为君之五品，则以报师之惠矣。”

夜光至长安，因赂九仙公主左右，得召见温泉。命内臣选硕学僧十辈，与方士议论。夜光在选，演畅玄奥，发挥疑义，群僧无敢比者。上奇其辩，诏赐银印朱绶，拜四门博士。

死后脸色一点儿也没变，身上还有暖气，人们都害怕不敢殓葬。十五天后，又活了，他说到了冥司，和冥吏谈话，冥吏很喜欢他，他就站在房内。冥吏出去了，王抡就试着打开他的案卷，原来是杨慎矜向皇帝诉讼李林甫、王锜的案卷，已经判王锜灭族了。于是不敢再往下翻，放到原处等着进见冥王。冥王庭前东西游廊下都垂着帘子，冥王来了坐在帘下，这时慎矜兄弟进来了，见冥王都齐声喊冤。冥王说：“已经判灭王锜全家，马上就要到了。”不一会儿，用枷锁锁着王锜来到，还有他的子弟几人，都戴着脚镣手铐，七窍流血，冥王命令把他们带到审讯的地方。于是与慎矜一同出来，这才拉了王抡一把，王抡立刻就苏醒了。一个多月之后，发生了邢绛之事，王锜才被诛杀。出自《纪闻》。

师夜光

唐朝僧人师夜光，是蓟门人。少年时就聪慧敏捷喜欢学习，崇敬

佛家，于是就出家为僧，住在本郡。仅十年的时间，师夜光完全理解了佛经的奥妙。还有一个僧人叫惠达，他家很富有，有金钱巨万，因为佩服夜光有学问，所以和他交上了朋友。当时玄宗皇帝崇尚神仙佛家，想在全国找名僧道士。然而夜光由于贫穷不能西去长安，心中快快不乐。惠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拿出七十万钱资助他去长安，并且对夜光说：“你的学艺和才能，我认为没有人能超过。圣上选拔全国的英俊俊杰，你一定会在众人里出类拔萃，受到圣上的宠幸。从此就会寄托在僧人途上了，并能做皇帝的大臣，这是蹑足可待的事。然而那个时候必然是富贵荣华，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半面之交。”夜光拜谢说：“多亏您的厚赠，使我能够西去长安。如果我能当上五品官，我一定报答师傅对我的恩惠。”

夜光到了长安，贿赂了九仙公主的亲信，得以在温泉被召见。玄宗命内臣选拔十名博学的僧人，同方士辩论。夜光被选入其中，敷演玄奥，发挥疑义，其他的僧人都不敢与他较量。皇上对他的辩才很惊奇，就下诏赏他银印和红绶带，拜为四门博

士，日侍左右。赐甲第，泊金钱缗彩以千数，时号“幸臣”。惠达遂自蓊门入长安访之，夜光闻惠达至，以为收债于己，甚不悻。惠达悟其旨，因告去。

既以北归月余，夜光虑其再来，即密书与蓊门帅张廷珪：“近者惠达师至辇下，诬毁公缮完兵革，将为逆谋，人亦颇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闻之，积毁销金，不可不戒。”廷珪惊怒，即召惠达鞭杀之。后数日，夜光忽见惠达来庭中，骂夜光曰：“我以七十万钱资汝西上，奈何遽相诬谤，使我冤死，何负我之深也！”言讫，遂跃而上，珪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见，师氏家僮咸见之。其后数日，夜光卒。出《宣室志》。

崔尉子

唐天宝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荥阳。母卢氏，干于治生，家颇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县尉。其母恋故产，不之官。为子娶太原王氏女，与财数十万，奴婢数人。赴任，乃谋赁舟而去，仆人

曰：“今有吉州人姓孙，云空舟欲返，佣价极廉，傥与商量，亦恐稳便。”遂择发日，崔与王氏及婢仆列拜堂下，泣别而登舟。不数程，晚临野岸，舟人素窥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佯为拯溺之势。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恸，孙以刃示之，皆惶惧，无复喘息。是夜，抑纳王氏。王方娠，遂以财物居于江夏。

士，每天侍奉在皇帝身边。又赐甲第，赏金钱彩帛数以千计，当时号称“幸臣”。惠达听到这些情况就从蓟门到长安去探访他，夜光听说惠达来了，以为是来找自己要债，很不高兴。惠达明白了他的心意，就告别他回蓟门去了。

惠达已经回到蓟门一个多月了，夜光担心他再来，就写了一封密信送给蓟门帅张廷珪，信中说：“近来惠达到皇帝这里，诬陷诽谤你现在训练军队，准备军用物资，将要谋反，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了。凭您这样忠心为国，天下的人都知道，积聚烈火可以熔化金子，不能不防备。”廷珪看完信又吃惊又愤怒，立刻就把惠达捉来用鞭子打死了。过了几天，夜光忽然看见惠达来到庭中，骂夜光说：“我拿七十万钱资助你西上，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诬陷诽谤我，使我含冤而死，为什么要如此负我！”说完就跳上来，扯拽夜光，过了很长时间才消逝，师夜光的家僮都看见了。这之后仅几天的时间，夜光就死了。出自《宣室志》。

崔尉子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姓崔的清河人，家住在荥阳。老母卢氏，经营买卖，家中很富有。她有个儿子在京都榜上有名，任命为吉州大和县县尉。他的母亲留恋故乡的家产，不想到儿子做官的地方去。给儿子娶了太原王家的女儿，并给钱财几十万，奴婢好几个人。前往大和县赴任，于是就计划租船去，仆人说：“现在有个吉州人姓孙，他说想要空着船返回，租价很便宜，如果和他商量，恐怕很稳妥。”于是就选择出发的日子，崔县尉就和王氏以及随行的奴婢们排着在堂下跪拜，流着眼泪告别母亲上了船。不知走了多远，到晚间靠在荒野的岸边，船夫早就偷看了他们的行李，认为财货很多而起了坏心，趁崔县

尉不注意，突然把他推到深潭里，假装要救人的样子。回来说：“可惜我尽力救也来不及了！”王氏及跟随的奴婢们都悲痛大哭，姓孙的就拿出刀来逼迫他们，大家都很惊慌害怕，连气也不敢喘。这天夜里，姓孙的强娶王氏。王氏正怀孕，于是就凭着那些财物在江夏定居了。

后王氏生男，舟人养为己子，极爱焉。其母亦窃诲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亲老在郑州，诃久不得消息，积望数年。天下离乱，人多飘流，崔母分与子永隔矣。

尔后二十年，孙氏因崔财致产极厚，养子年十八九，学艺已成，遂遣入京赴举。此子西上，途过郑州，去州约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见人。随火而行，二十余里，至庄门，扣开以寄宿。主人容之，舍于厅中，乃崔庄也。其家人窃窥，报其母曰：“门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语行步，辄无少异，又白其母。母欲自审之，遂召入升堂，与之语话，一如其子，问乃孙氏矣。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远来，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违长者之意，遂诺之。明日，母见此子告去，遂发声恸哭，谓此子曰：“郎君勿惊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顷因赴官，遂绝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见郎君状貌，酷似吾子，不觉悲恸耳。郎君西去，回日必须相过，老身心孤，见郎君如己儿也。亦有奉赠，努力早回。”

此子至春，应举不捷，却归至郑州，还过母庄。母见欣然，遂留停歇数日，临行赠赀粮，兼与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赠。”号哭而别，“他时过此，亦须相访”。此子却归，亦不为

后来王氏生了一个男孩，姓孙的撑船人便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养着，特别喜爱他。他的母亲也偷偷地教他识字，但并不告诉他以前的事。崔县尉的母亲在郑州，很惊讶这么长时间没有崔尉一家的消息，盼望了很多年。此时天下大乱，很多人都四散漂泊流浪。她也认为与儿子是永远分隔了。

这以后二十年，姓孙的凭崔县尉的钱财发了家，以致家财很富足。养子到十八九岁了，学问技艺已成，就让他进京去考举人。这孩

子西上京城，路上经过郑州，离郑州还大约有五十多里路的时候，正赶在晚上迷了路。常有一火光在前面引路，却看不见人。崔子就跟着火光走，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一庄园门前，他敲开门要求寄宿一晚。主人收容了他，让他在厅中住，这个庄园原来是崔庄。家人暗中看看崔子，就报告崔老太太说：“门前边那个寄宿的客人，面貌很像我们家的郎君。”家人又看他的言语行动，则没有多少不一样，又去告诉老夫人。老夫人想自己看看，就招呼崔子进内升堂，和他谈话，觉得同自己的儿子一模一样，一问才知他姓孙。老夫人又掉下眼泪，崔子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老夫人说：“郎君远道而来，在此住下，明天吃一顿饭再走吧！”崔子不敢违背这个老人的好意，就答应了。第二天，老夫人见崔子要告别离去，就出声大哭，对崔子说：“郎君不要对我这么哭感到吃惊。当年我只有一个儿子，因为要赴任，从那以后就断绝了消息，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今天看见你的相貌举止太像我的儿子，不知不觉就悲痛罢了。郎君往西去，回来的那天一定要经过，老身心里孤独，见郎君就像见自己的儿子一样。也有一些赠送的东西，希望你可以早回。”

崔子到那年春天，应考不中，回家途中路过郑州，又来到崔家庄园。老夫人看见他很高兴，就留他多住了几天，临走时赠送给他钱财口粮，还送给他一件衣服，然后说：“这是我那死了的儿子的衣服，以前是用来留作纪念的，现在既然永远也见不着了，因郎君相貌像我的儿子，就把它赠送给你。”她号哭着告别，说：“以后再经过这里，一定要来探访。”崔子回到家里，也没有向

父母言之。后忽著老母所遗衣衫，下襟有火烧孔。其母惊问：“何处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与子言其事：“此衣是吾与汝父所制，初熨之时，误遗火所熬。汝父临发之日，阿婆留此以为念。比为汝幼小，恐申理不了，岂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闻言恸哭，诣府论冤，推问果伏。诛孙氏，而妻以不早自陈，断合从坐，其子哀请而免。出《原化记》。

父母说这些事。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穿上老夫人所赠的那件衣服，下襟有一个火烧的小孔。崔母吃惊地问：“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件衣服？”崔子才叙述了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崔母就屏退了外人，哭着

对崔子说了以前的事：“这件衣服是我给你的父亲做的，在熨烫的时候不小心掉下火星烧了。你父亲临出发那天，婆婆留下这件衣服作纪念。我看你太小，害怕你申诉论理不成，哪想到现在是神使我们的事得到昭雪。”崔子听完母亲的话后大声痛哭，到官府申诉了冤情。经过审问果然是事实，姓孙的伏法招供了。于是杀了姓孙的，但因为崔县尉的妻子没有早日到官府陈述，因婚姻关系被牵连得罪，后来崔子悲哀地请求而得以获免。出自《原化记》。

卷第一百二十二 报应二十一冤报

陈义郎 达奚珣 华阳李尉 段秀实 马奉忠

郗 卒 乐 生 宋申锡 蜀营典

陈义郎

陈义郎，父彝爽，与周茂方皆东洛福昌人。同于三乡习业，彝爽擢第，归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与彝爽交结相誓。唐天宝中，彝爽调集，受蓬州仪陇令。其母恋旧居，不从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织染缣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误为交刀伤指，血沾衣上。启姑曰：“新妇七八年温清晨昏，今将随夫之官，远违左右，不胜咽恋。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误伤血痕，不能浣去，大家见之，即不忘息妇。”其姑亦哭。

彝爽固请茂方同行。其子义郎，才二岁，茂方见之，甚于骨肉。及去仪陇五百余里，磴石临险，巴江浩渺，攀萝游览。茂方忽生异志，命仆夫等先行，为吾邮亭具馔。二人徐步，自牵马行，忽于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锤击彝爽，碎颞，挤之于浚湍之中。佯号哭云：“某内逼，北回，见马惊践长官殂矣，

陈义郎

陈义郎的父亲彝爽与周茂方都是东洛福昌人。一同在三乡读书，后来彝爽科举及第，回家娶了郭愔的女儿，茂方最终名落孙山，只与彝爽盟誓结为兄弟。唐朝天宝年间，彝爽被调用，授官蓬州仪陇县令。他的母亲留恋故乡旧居，不愿随儿子到官府去。收拾了几天行李，郭氏用自己织染的一匹细绢，裁了一件衣服敬送给婆婆，不小心被剪刀弄伤了手指，血沾到衣服上了。郭氏告诉婆婆说：“新媳妇侍奉敬养您七八年，现在就要随丈夫到官所去了，远离您的身边，有不尽的哽咽思恋。我亲手做了这件衣衫，上面有不小心被剪刀伤了手指

留下的血痕，无法洗掉，您看见它，也就不会忘记媳妇。”婆婆听后也哭了。

彝爽坚持请茂方与他同去。彝爽的儿子义郎才两岁，茂方见了比自己的孩子还亲。等到距仪陇五百多里，石级险峻，巴江广阔无边，他们抓住松萝一路游览。茂方忽然心生邪念，他命家仆和马夫等在前面先走，让他们先去邮亭备好饭菜。他和彝爽二人在后面牵着马慢慢走，走到陡峭的山崖边时，茂方忽然抽出金锤击打彝爽，碎其额头，又把他推到急湍里。他假哭着对众人说：“我内急滞后，北回头看到马受惊，长官被踢到崖下死了，

今将何之？”一夜会丧，爽妻及仆御致酒感恻。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一无知者，吾便权与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禄，逮可归北。”即与发哀，仆御等皆悬厚利，妻不知本末，乃从其计。

到任，安帖其仆。一年已后，谓郭曰：“吾志已成，誓无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满，移官，家于遂州长江，又一选，授遂州曹掾。居无何，已十七年，子长十九岁矣，茂方谓必无人知，教子经业，既而欲成，遂州秩满，挈其子应举。是年东都举选，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觐故园之存没。涂次三乡，有鬻饭媪留食，再三瞻瞩。食讫，将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怜子似吾孙姿状。”因启衣筐，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遗，泣而送之。其子秘于囊，亦不知其由，与父之本末。

明年下第，归长江，其母忽见血迹衫子，惊问其故，子具以三乡媪所对。及问年状，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于静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虑汝之幼，吾妇人，谋有不臧，则汝亡父之冤，无复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还，乃天意乎？”其子密砺霜刃，候茂方寝，乃断吭，仍挈其首诣官。连帅义之，免罪，即侍母东归。

现在可怎么办啊？”一夜办完丧葬仪式，爽妻和仆人向其致酒，为其感伤哀痛。茂方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怎么办？人死不能复活，况且天下四方再也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我就权且和夫人冒

名去上任，先赚他几年俸禄，之后北归。”说到这儿，他又哀痛了一阵，仆人都挂念着重赏，爽妻又不知这件事的真相，就听了茂方的话上任去了。

到任以后，茂方将仆人安排妥帖。一年以后，他对郭氏说：“我的志向已经实现，但我发誓，今后决不背叛你。”郭氏把这深仇大恨埋在心里，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茂方还是小心谨慎严加防备的。任期满后，茂方调到别处做官，定居在遂州长江，又一次选官，其被授予遂州曹掾。这样匆匆过了十七年，义郎也长到十九岁了，茂方心想一定没有人知道，教义郎读书学习，不久即学成，恰在遂州又届满，就趁机带着义郎进京应举。这一年在东都科举，茂方走北路，让义郎走南路，茂方想让义郎看看过去的庄园是否还在。义郎经过三乡，有一个卖饭的老太太留他吃饭，再三地上下打量他。吃完饭正要付钱，老太太说：“不用给钱了，我怜爱你的相貌与我的孙子相似。”说着就打开衣箱，拿出郭氏留下来的那件有血痕的衣衫给他，一边哭一边送他走。义郎秘密地收到行囊里，也不知这其中的缘由和他父亲事情的原委。

义郎第二年没有考中，回到长江，他的母亲忽然发现了那件有血迹的衣衫，吃惊地问其原委，义郎就把在三乡遇到老太太的事告诉了母亲。郭氏再问那老太太的年龄相貌，知道此人就是她的婆婆，因而大哭起来。郭氏将义郎拉到一个静僻的屋子里，她把前前后后一切事情都告诉了儿子：“现在的父亲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父亲就是被他害死的，我早就想对你说，考虑你太小，我又是一个妇道人家，如果谋划不周，那么你死去的父亲，就没办法沉冤昭雪了，并不是我怕死呀。现在留有我手血迹的衣服又回来了，这不是天意吗？”义郎暗中磨了一把快刀，等到茂方睡着了，就切断了他的喉咙，之后又提着他的头到官府里自首。连帅佩服义郎有节义，免除了他的罪过，并让他侍奉母亲东归三乡。

其姑尚存，且叙契阔，取衫子验之，歔歔对泣，郭氏养姑三年而终。出《乾 臞子》。

达奚珣

唐肃宗收复两都，崔器为三司使。性刻乐祸，阴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贼官据合处死。李岷执之曰：“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含弘之义。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协从罔理。况河北残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识大体，累日方从岷奏，陈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吕諲骤荐器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脚肿，月余渐亟。瞋目即见达奚珣，但口称：“叩头大尹，不自由。”左右问之，良久答曰：“达奚尹诉冤，我求之如此。”经三月，不止而死。出《谭宾录》。

华阳李尉

唐天宝后，有张某为剑南节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诸寺，盛其陈列，以纵士女游观。有华阳李尉者，妻貌甚美，闻于蜀人，张亦知之。及诸寺严设，倾城皆至，其从事及州县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于张。唯李尉之妻不至，异之，令人潜问其邻，果以貌美不出。张乃令于开元寺选一大院，遣蜀之众工绝巧者，极其妙思，作一铺木人音声，关戾在内，

她的婆婆还活着，他们说起过去的事，拿出衫子来对证，感叹着对哭起来，郭氏敬养婆婆，三年后婆婆死了。出自《乾闥子》。

达奚珣

唐肃宗收复长安、洛阳后，崔器任三司使。他性情苛毒，幸灾乐祸，阴险残忍很少施恩于人。他还迎合上意用法严刻，上奏皇帝建议凡是沦陷在贼寇中的官员都应该处死。李岷和他争执说：“事有首犯从犯，情节也要看轻重，如果一概处死，恐怕没有一点儿宽宏大量的仁义可讲。过去圣明的皇帝用刑罚就是除掉罪魁祸首，协从的不加审办。况且现在河北一带的残寇还没有平息，如果允许他们免于法律制裁，正好给他们开一条悔过自新的出路。如果全部诛杀，是坚定了叛贼的反叛心理。”舞文弄墨的文官，不能认识大局，过了很长时间才采纳了李岷的主张，陈希烈之下的人都定为六等罪犯。吕諲马上推荐崔器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后来崔器得了病，脚肿，一个多月以后渐

渐加重。他闭上眼睛就看见达奚珣，口中大喊：“给大尹磕头，不是我自己做主的。”身边的人问他缘由，很久才回答说：“达奚府尹来诉冤，我这样哀求他。”经过三个月，这种事也没停止，崔器因此而死。出自《谭宾录》。

华阳李尉

唐朝天宝后期，有一个姓张的人任剑南节度使。中元节那天，他命令城内各个寺院，盛大隆重地装扮一番，任凭百姓游览观赏。有个华阳人李尉，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其美貌在蜀人中传扬甚广，张节度使也知道这些传闻。寺院布置好后，倾城出动，有哪些从事及州县官员的家属前来观看，手下人都告诉给了张某。但只有李尉的妻子没来，张很奇怪，派人暗中向他的邻居打听，结果是因为太漂亮而不出门。张某下令在开元寺选择一个大院，派蜀地非常灵巧的工匠，极尽巧思，做了一个巨大的音乐木制人偶，人偶内部配备了能转动的机械装置，

丝竹皆备，令百姓士庶，恣观三日，云：“三日满，即将进内殿。”百里车舆阗噎。两日，李君之妻亦不来。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从婢一人而至，将出宅，人已奔走启于张矣。张乃易其衣服先往，于院内一脱空佛中坐，觐觑之。须臾至，先令探屋内都无人，乃下。张见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

及归，潜求李尉之家来往者浮图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惊而拒之。会李尉以推事受赃，为其仆所发，张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于岭徼，死于道。张乃厚赂李尉之母，强取之，适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于州，张宠敬无与伦比。然自此以后，亦常仿佛见李尉在于其侧，令术士禳谢，竟不能止。岁余，李之妻亦卒。

数年，张疾病，见李尉之状，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张惊前问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报。李某已上诉于帝，期在此岁，然公亦有人救拔。但过得兹年，必无虞矣。彼已来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毕而去。其时

华山道士符箓极高，与张结坛场于宅内，言亦略同。张数月不敢降阶，李妻亦同来，皆教以谨慎之道。又一日黄昏时，堂下东厢有丛竹，张见一红衫子袖，于竹侧招己者，以其李妻之来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阶，奔往赴之。左右随后叫呼，止之不得。至则见李尉衣妇人衣，拽张于林下，殴击良久，云：“此贼若不著

各种乐器也都齐备，张让全城人恣意观看三天，并宣称：“三天期满后，就将人偶放进内殿。”这样一来，车马堵塞了百里。已经两天了，李尉的妻子也没来。第三天天将入夜人都散去时，李尉妻乘一便轿带一个婢女前来，她刚要出家门，就有人跑到张某那儿报信了。张马上换了衣服先到寺院，躲到寺院一座空佛像中偷偷察看。不一会儿李尉妻就到了，她先让婢女看看屋内有没有人，然后才下了轿。张见其面貌，果真是神仙下凡，非世上所有。

张回来后，暗中请求那些经常到李尉家的比丘尼和女巫，向李尉妻传达心意。李尉的妻子每次都惊恐地拒绝。正赶上李尉因审理案子收受贿赂，被他的仆人揭发，张就令手下的官使用法严苛地处置其罪，李尉被责杖六十，流放到五岭以南地区，最终死在了流放的路上。此时张就趁机贿赂李尉的母亲，想要强行迎娶李尉的妻子，恰巧因为李尉愚笨又孤陋，他的妻子常常鄙夷他见识浅陋，于是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张某把她接到州府，对其宠爱无与伦比。然而从这以后，张也经常仿佛看见李尉在他的身边，尽管找来术士设坛祈祷，还是不能禁止。一年多后，李尉的妻子也死了。

几年以后，张也得了病，看见李尉的形体容貌也更加清楚。忽然有一天，他见到了李尉的妻子，李妻栩栩如生宛如活着的时候，张吃惊地上前询问她，李妻说：“我感谢您的深恩，想要报答您。李尉已经向天帝告了您，您的死期就在这一年，然而会有人拯救您。只要过了今年，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他已经来找您了，您若是不出来，他也一定不敢进屋里，千万不要走出屋子。”说完就走了。那时华山有个道士画的符很灵验，为张在宅内设了坛场，说法和李尉妻相同。张几个月不敢下台阶一步，李妻也常来教给他一些谨慎小心的办法。有一天黄昏，在堂下东厢房旁竹丛边，张看到一条红衫子的衣袖在招呼自己，以为是李尉妻来了。他忘记之前的告诫，下了台阶，奔跑过去。

身边的人跟在后面喊也阻止不住。到了地方只见李尉穿着女人的衣服等在那里，他把张拽到竹林里，殴打了很长时间，说：“这个贼人如果不穿

红衫子招，肯下阶耶？”乃执之出门去。左右如醉，及醒，见张仆于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出《逸史》。

段秀实

唐朱泚败，奔泾州，京师副元帅李晟，收复宫阙。朱泚既败走，收残兵士，才余一二百人。忽昏迷，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父。田父曰：“岂非朱太尉耶？”伪宰相源休止之曰：“汉皇帝。”田父曰：“天地不长凶恶，蛇鼠不为龙虎，天网恢恢，去将何适？”泚怒，欲杀之，俄而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里，泚于马上，忽叩头连称“乞命”，手足纷纭，若有拒捍，因之坠马，良久却苏。左右问其故，曰：“见段司农。”寻被韩旻梟斩。出《广德神异录》。

马奉忠

唐元和四年，宪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获恒阳生口马奉忠等三十人，驰诣阙。宪宗令斩之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斩毕。胜业坊王忠宪者，属羽林军，弟忠弁，行营为恒阳所杀。忠宪含弟之仇，闻恒阳生口至，乃佩刃往视之。敕斩毕，忠宪乃剖其心，兼两□肉，归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门，忠宪出见。自云“马奉忠”，忠宪与坐。问所须，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肉？”忠宪曰：“汝非鬼耶？”对曰：“是。”忠宪云：“我弟为汝逆贼所杀，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报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阳寇是国贼，我以死谢国矣。”

红衫子招呼，怎么肯下台阶呢？”一边说着一边把张带出门去。张身边的仆役都好像醉了一样，等到他们醒了，只见张倒在竹林里，眼睛和鼻子都淌着血，只有心口还是暖的，扶到屋里就死了。出自《逸史》。

段秀实

唐朝时朱泚兵变失败，逃往泾州，京师副元帅李晟收复了京城。朱泚败逃后，收罗残兵，总共才一二百人。逃跑路上，朱泚忽然神志不清，分不清方向了，因此向一位老农问路。老农说：“你不是朱太尉吗？”伪宰相源休连忙制止说：“这是汉皇帝。”老农说：“天地不助长凶恶，蛇鼠不会成为龙虎，天网恢恢，你将到什么地方去？”朱泚很生气，想要杀了他，那老农忽然就消失了。距离泾州百余里时，朱泚在马上忽然叩头，口中连喊“饶命”，手和脚也乱踢乱舞，好像在抵抗什么，因此而坠落马下，很久才苏醒过来。身边的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看见段司农了。”不久，朱泚被韩旻斩首。出自《广德神异录》。

马奉忠

唐元和四年，宪宗讨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抓获了恒阳俘虏马奉忠等三十人，日夜兼程押到京城。宪宗命令在东市西坡资圣寺旁处斩，这些俘虏都被斩杀。胜业坊有个叫王忠宪的人，隶属羽林军，他的弟弟忠弁在军队里被恒阳军杀了。忠宪身负弟弟的被杀之仇，听说恒阳的俘虏到了，就带着刀去查看。等到处斩结束，忠宪挖掉俘虏的心，割掉其两块大腿肉，回家吃掉了。到了晚上，有一个穿紫衣的人敲门，忠宪出来见了面。那人自己介绍说叫“马奉忠”，忠宪就和他坐下来。忠宪问他来干什么，回答说：“你为什么那么狠挖我的心，割我的肉？”忠宪说：“你是鬼吗？”回答说：“是。”忠宪说：“我的弟弟被你们这些逆贼杀了，我这是复仇，以直报怨，你有什么奇怪的？”马奉忠说：“我们恒阳贼寇是国家的敌人，已经用死来向国家道歉了。”

汝弟为恒阳所杀，则罪在恒阳帅。我不杀汝弟，汝何妄报吾？子不闻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报众仇，则汝仇极多矣。须还吾心，还吾□，则怨可释矣。”忠宪如失，理云：“与汝万钱可乎？”答曰：“还我无冤，然亦贵公岁月可矣。”言毕遂灭，忠宪乃设酒饌纸钱万贯于资圣寺前送之。经年，忠宪两□渐瘦，又言语倒错惑乱，如失心人，更三岁而卒。则知志于报仇者，亦须详而后报之。出《博异志》。

郢 卒

唐元和末，王师讨平郢。汴卒有食郢士之肉者，数岁暴疾，梦其所食卒曰：“我无宿憾，既已杀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诉于上帝矣，当还我肉，我亦食之，征债足矣。”汴卒惊觉流汗。及晓，疼楚宛转，视其身唯皮与骨，如人腊，一夕毙矣。出《逸史》。

乐 生

唐中丞杜式方，为桂州观察使，会西原山贼反叛，奉诏讨捕。续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抚，及过桂州，式方遣押衙乐某，并副将二人当直。至宾州，裴命乐生与副将二人，至贼中传诏命，并以书遗其贼帅，招令归复。乐生素儒士也，有心义。既至，贼帅黄少卿大喜，留宴数日。悦乐生之佩刀，恳请与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

你的弟弟被恒阳军所杀，罪在恒阳主帅。我并没有杀你的弟弟，你为何随意找我报仇？你难道没听说过父与子的罪过尚且不相牵连，而你胡乱地找大家报仇，你报的仇就太多了。你必须还我的心，还我的大腿肉，只有这样，我们之间的怨恨就可以解开了。”忠宪知道自己错了，辩白说：“给你一万钱可以吗？”马奉忠回答说：“还我的心肉就没什么冤仇，然而可以宽限你几个月。”说完就不见了，忠宪于是在资圣寺准备了酒菜和上万贯纸钱相送。过了一年，忠宪的两腿渐渐瘦下去，说话颠三倒四，神志混乱，好像没有心的人，又过了三年，忠宪死去。从这件事上可知，想报仇的人，一定要详细了解情况然后再报仇。出自《博异志》。

郢 卒

唐朝元和末年，国家派兵平定了郢地的叛乱。有汴地的士兵吃了郢地士兵的肉，几年以后突然得病，梦到被他吃了肉的那个士兵说：“我们没有什么旧冤仇，你已经把我杀了，却还吃我的肉，多么不仁义啊！我已经将此事告诉了天帝，你应该还我肉，我也吃它，这样就足够我收债了。”汴地士兵惊醒后浑身大汗。等到天亮，他翻来

覆去的疼痛难忍，再看他的身体，只剩下皮和骨头了，好像是个腊人，一天就死了。出自《逸史》。

乐 生

唐朝的中丞杜式方任桂州观察使，正遇上西原一带有贼寇占山造反，杜式方奉诏讨伐捕捉。后来朝廷又派了一个姓裴的郎中，带着命令前来招抚贼寇，在他们经过桂州的时候，式方派了一个姓乐的押衙，和两个副将相随。到了宾州，裴郎中命令乐某和副将二人到贼营中传达皇上的诏令，并将一封书信送给贼帅，招抚他们归顺朝廷。乐生是个读书人，讲仁义。他们到了贼营以后，贼帅黄少卿很高兴，留他们设宴款待了几天。少卿很喜欢乐生的佩刀，恳切地请求乐生送给他，并用两名年轻婢女酬谢，就算抵佩刀的价值。

既复命，副将与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乐某以官军虚实露于贼帅，昵之，故赠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检，果得。乐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价直数万，意颇宝惜，以方奉使，贼帅求之，不得不与，彼归其直，二口之价，尚未及半，某有何过！”生使气者，辞色颇厉，裴君愈怒，乃禁于宾州狱。以书与式方，并牒诬为大过，请必杀之。

式方以远镇，制使言其下受贿于贼，方将诛剪，不得不置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乐生亦有状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约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语之。”使者至，传式方意，乐生曰：“我无罪，宁死；若逃亡，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问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此制使书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无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讯。乐生问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诉！”遂索笔通款，言受贼帅赃物之状。式方颇甚怜悯，将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托？”生曰：“无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职？”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赠钱百千文，用为葬具。又问所欲，曰：“某自诬死，必无逃逸，请去桎梏，沐浴，见妻子，嘱付家事。”公皆许。

至时，式方乃登州南门，令引出，与之诀别。乐生

回来复命后，副将和乐生合不来，就对裴郎中报告说：“姓乐的把军事秘密都泄露给贼帅了，贼帅很亲近他，所以赠给他两个女奴。”裴听后很生气，派人去搜查，果然搜到二女。乐生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了，并说：“我的刀价值数万，我心里把它当成宝物那样爱惜，因为我正奉命出使，贼帅求我送给他，我不得不给，他给我的两位女奴的价值还不到那刀的价值的一半，我有什么过错！”乐生因为生气，言辞脸色都很严厉，裴郎中更是气愤，就把他囚禁在宾州监狱。还给式方写了一封信，并在公文中诬陷乐生犯了大罪，请式方一定要杀他。

式方因为是远镇，皇上的特使说他的部下受了贼寇的贿赂，并要求诛杀，他也不得不按法律办，但是式方心里明白乐生冤枉。乐生也写了状子详细讲述此事，式方于是就令人持公文追上使者，并当面与他约定说：“乐生如果想逃跑，你千万不要禁止他，也把我的心意告诉他。”使者到乐生被囚禁的地方对乐生说了式方的意思，乐生听后说：“我没有罪，宁肯死；如果逃跑，就证明我有罪。”乐生被押送到式方处，式方就召乐生来，询问他，乐生就把前后经过详细地陈述一遍，式方就把特使的公文给他看，然后说：“现在的这件事，我并不是不知道你的冤枉，然而没有办法救你呀，怎么办？”于是下令审讯。乐生问审讯的人：“中丞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中丞按照特使的意见办事，你的死罪是免不了了。”乐生说：“中丞的意见是这样，我还申诉什么！”就让审讯的人拿笔来记录他表述的心意，说自己怎样接受了贼帅的赃物等情况。式方很怜悯他，临近刑期，式方让人把他领来说：“我知道你太冤屈了，还有什么事托付给我吗？”乐生说：“没有。”式方说：“你有男孩没有？”乐生说：“有一个。”“谋什么职务？”说：“能当个衙前虞候就满足了。”式方就写了授官公文，并赠送百千文钱，用以丧葬。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乐生说：“我是自诬而死的，一定不会逃跑，请求去掉刑具，让我洗个澡，再见一见妻子和儿子，嘱咐一些家事。”式方都同意了。

行刑时，式方登上州南门，令人领乐生出来，和他作别。乐生沐浴巾带，楼前拜启曰：“某今死矣，虽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

乎？”曰：“无，中丞为制使所迫耳。”式方洒泣，遂令领至毬场内，厚致酒馔。餐讫，召妻子别，问曰：“买得棺未？可速买，兼取纸一千张，笔十管，置棺中。吾死，当上诉于帝前。”问监刑者曰：“今何时？”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黄昏时，便往宾州，取副将某乙。及明年四月，杀制使裴郎中。”举头见执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由，乐曾摄都虞候，语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尔慎无折吾颈，若如此，我亦死即当杀汝。”所由至此时，亦不暇听信，遂以常法，拉其头杀之，然后笞。笞毕，拽之于外。拉者忽惊蹶，面仆于地死矣。

数日，宾州报，副将以其日黄昏，暴心痛终。制者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于毬场宴敕使次，饮酒正洽，忽举首瞪目曰：“乐某，汝今何来也？我亦无过。”索酒沥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杀汝，亦我之罪。”遂喑不语，异到州，及夜而殒。至今桂州城南门，乐生死所，方圆丈余，竟无草生。后有从事于桂者，视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乐生一何神异也。出《逸史》。

宋申锡

唐丞相宋申锡，初为宰相，恩渥甚重，申锡亦颇以致升平为己任。时郑注交通纵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为京兆尹，密与之约，令察注不法，将献其状，擒于京兆府，杖杀之。既约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为中贵

洗了澡，梳好了头，在城楼前拜告说：“我今天死了，虽然死了也不能算完。”式方说：“你埋怨我吗？”乐生说：“不，中丞你是被特使逼迫罢了。”式方流出了眼泪，让人把他领到一个圆场里，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吃完了，乐生招来妻子和儿子，与他们分别，并问：“买棺材了吗？赶快买，再把一千张纸和十支笔放到棺材里。我死以后，要到天帝面前去诉冤。”又问监刑的人：“现在什么时辰？”回答说：“中午。”乐生说：“我中午死，黄昏时，就去宾州，要副将的命。到明年四月，我要杀制使裴郎中。”抬头看见行刑的一人，原来是虞候手下的小吏，乐生曾当过都虞候，就对他说：“你是我的老部下，我今天

死了，你要小心，不要把我的脖颈弄折了，假如弄折了，我死了也要把你杀死。”那个小吏在这时候也没工夫听他的话，就用平常的办法，拉着他的头杀了他，之后又是鞭打。鞭打后，把他拽到门外。那小吏忽然晕过去，面朝下扑倒在地上死了。

几天以后，宾州来报，副将在那天黄昏，突然心痛死去，姓裴的特使在第二年四月死了。那年十月，式方在圆场中宴请敕使，酒正喝到高兴的时候，忽然抬头瞪着眼睛说：“乐生，你今天怎么来了？我并没有罪过。”要些酒洒在地上给乐生祷祝，过了会儿又说：“我知道你冤屈，然而最终还是杀了你，这也是我的罪过。”然后就哑口不能说话了，抬到州府，到了晚上就死了。到现在桂州的南城门，乐生死的地方，有个方圆一丈多的地方，寸草不生。后来有到桂办事的人，看了以后都相信了。自古冤死的人很多，这个乐生多么神奇。出自《逸史》。

宋申锡

唐朝宰相宋申锡，刚做宰相时，受皇恩厚重，他也有把国家治理成太平盛世的抱负。那时郑注上下勾结放纵，独断专权，申锡想要除掉他。申锡让朋友王璠任职京兆尹，与他密约，监察郑注的不法行为，一旦出现不法的行为，就抓到京兆府，杖刑杀死他。虽然约定了，但王璠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因为郑注为内臣

所爱，因欲亲厚之，乃尽以申锡之谋语焉。注因报知右军，不旬日，乃伪作申锡之罪状，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结于诸王，图谋不轨，以衣物金宝奇玉为质。”且令人效其手疏，皆至逼似。狱成于内，公卿众庶无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迭入论之，方得谪为开州司马。至任数月，不胜其愤而卒。明年，有恩诏，令归葬京城。至大和元年春，其夫人亭午于堂前假寐次，见申锡从中门入，不觉惊起。申锡以手招之，乃下阶，曰：“且来，有少事，要令君见。”便引出城，似至浚水北去数里，到一墟开，见一大坑，坑边有小竹笼及小板匣者数枚，皆有封记。申锡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贼。”因愤怒叱吒，问曰：“是谁？”曰：“王璠也，我得请于上帝矣。”复诘其余，曰：“即自知。”言讫，拂然而醒，遍身流汗，当时言于家人及亲属，且以笔记于衣箱

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斩于市，同受戮者数人，皆同坎埋于城外。乃知宋公之神灵为不诬矣。出《逸史》。

蜀营典

唐蜀将尹偃，营有卒，晚点后数刻不至，偃将责之。卒被酒，自理声高，偃怒，杖数十，几至死。卒弟为营典，性友爱，不平偃。乃以刀斫肌，作“杀尹”两字，以墨涅之。偃阴知，乃以他事杖杀典。及大和中，南蛮入寇，偃领众数万，保邛偃关。偃膂力绝人，常戏左右，以棘节杖击其胫，随击

所信任，所以想要亲近他，便把申锡的计划全都告诉了郑注。郑注将此事报告给了右神策军，不到十天的时间，就伪造了申锡的罪状，让人上告说：“他用文字交通各位王侯，图谋不轨，并用衣物及奇珍异宝作抵押。”还让人模仿申锡的笔迹写了上疏，模仿得不差分毫。诉讼成立后，无论公卿百姓，没有不知道申锡是冤枉的。审理的公文已下，朝臣们都相继去理论说情，最终才得贬为开州司马。到任仅几个月后，申锡悲愤而死。第二年，有恩诏下达，允许申锡归葬京城。大和元年春天，申锡的夫人中午在正堂刚刚睡着，就看到申锡从中门进来，不觉惊坐起来。见申锡用手招她，她就走下台阶，申锡说：“快来，我有点事，要让你看点东西。”说着就领她出城，好像到了浐水以北几里的一个土丘，只见有一个大坑，坑边有好多个小竹笼和小板匣，上面都有名签标记。申锡就提起一个给夫人看，并说：“这就是那个贼。”接着就愤恨地大骂，夫人问：“是谁？”申锡说：“王璠，我已经请求天帝了。”夫人又问其余的人是谁，申锡说：“很快就会知道了。”说完后夫人一下子就醒了，遍身流汗，当时就告诉了家人和亲属，并且用笔记下来放到了衣箱里。到了那年十一月，王璠果然犯了事被腰斩在刑场，同时被杀的还有几个人，都被埋在城外的同一个墓穴里。到这时这才知道宋公的神灵不假啊。出自《逸史》。

蜀营典

唐朝蜀将尹偃，他的营中有个兵士，晚上点名后过了许久也没

到，尹偃准备责罚他。但他喝了酒，自以为有理说话声音很大，尹偃很生气，打了他几十杖，差点儿将他打死。这个士兵的弟弟在军营里当营典，与哥哥友好亲爱，对尹偃的做法十分不满。他就用刀划破肌肤，划了“杀尹”两个字，并用墨染黑。尹偃暗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借口别的事杀了营典。到了大和年间，南蛮入侵，尹偃率领几万军队保卫邛僇关。尹偃体力超过常人，常常戏弄身边的人，用棘刺做手杖打他们的小腿，伴随着击打

筋胀拥肿。恃其力，悉众出关，逐蛮数里。蛮伏发，夹攻之，大败马倒，中数十枪而死。初出关时，忽见所杀典，拥黄案，大如毂，在前引。心甚恶之，问左右，咸未见者，竟死于阵。出《酉阳杂俎》。

小腿立刻就筋胀肉肿。尹偃凭借他的力气，率领全军出邛僇关追逐蛮兵数里。蛮兵的埋伏突然出现，两边夹攻，尹偃军马匹翻倒，一败涂地，尹偃中了几十枪后就死了。他刚出关时忽然看见了被他杀死的营典，抱着一个车轮那么大的黄色盘案，在他前边引路。尹偃感到非常厌恶，问身边的人看见没有，都说没看见，尹偃最终还是死在阵地上。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一百二十三 报应二十二冤报

胡 激 秦匡谋 韦判官 杨 收 宋 柔

王 表 乾宁宰相

胡 激

唐胡激者，前岭南节度使诞之子也。宰相贾^餗知举，登进士第。大和中，甘露之变，北军方捕^餗，有禁军牙校，利激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激所。”因遣士卒理其家，既不获^餗，擒激以诣士良，士良命戮于辕门外，尽没其财。时激弟湘，在河东郡。忽一日，家僮见一人无头，著绿衣，上皆流血，甚异之。及凶问至，询其由，则激死之日也。后士良死，亦破其家，盖其报也。出《补录记传》。

秦匡谋

唐太傅汾国公杜惊，节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谋以蛮寇大举，兵力不敌来奔。既谒见公，公怒其不趋庭，退而使吏让之曰：“汝凤翔一民也，惊两为凤翔节度使，汝今靡^靡认桑梓也。”匡谋报曰：“某虽家世岐下，然少

胡 激

唐朝的胡激是前岭南节度使胡诞的儿子。宰相贾^餗主持进士考试那年，胡激考中了进士。大和年间，发生了甘露事变，北军要抓捕贾^餗，有一个禁军牙校，贪图胡激家财产富足，就告诉仇士良说：“恐怕贾^餗在胡激家里。”因此仇士良就派了士兵去搜查胡家，虽没有抓到贾^餗，却把胡激抓到仇士良那里，仇士良命令在辕门外将胡激斩首，并把他的家产全部没收。当时胡激的弟弟胡湘在河东郡。忽然有一天，家童见到一人没有头，穿着绿衣服，身上还流满血，非常奇怪。等到凶信传来，询问事情的根由，才知道那天正好是胡激死的日子。

子。后来仇士良死了，也是家产全部破败，大概是对他的报应吧。出自《补录记传》。

秦匡谋

唐朝的太傅汾国公杜惊兼任江陵节度使。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谋因为蛮寇大举进犯，自己的兵力不敌前来投奔杜惊。见到杜公，杜公因他不来拜见奉承而生气，回到内室派遣小吏责备他说：“你是凤翔的百姓，杜惊两次任凤翔节度使，你现在不认故乡了。”匡谋回答说：“我虽家世代居于岐下，然而年少时

离中土，太傅拥节之日，已忝分符，实不曾趋走台阶。比日况在荆南，若论桑梓，恐非仪也。”惊怒，遣絷之，发函与韦相保衡云：“秦匡谋擅弃城池，不能死王事，请诛之。”韦以惊国之元臣，兼素有旧恩，遂奏请以惊处置。

敕既降，惊乃亲临都市监戮。匡谋将就法，谓其子曰：“今日之死，实冤枉无状，奈申诉非及，但多烧纸墨，当于泉下理之耳。”行刑，观者驾肩接踵，挥刃之际，惊大惊，骤得疾，遂舆而返。俄有旋风暴作，飞卷尘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狱吏发狂，自呼姓名叱责曰：“吾已惠若钱帛非少，奚复隐吾受用诸物？”举体自扑而殒。

其年六月十三日杀秦匡谋，七月十三日，惊乃薨。将归葬洛阳，为束身楸函而即路。欲敛之夕，主吏觉函短，忧惧甚，又难于改易。遂厚赂阴阳者，给杜氏诸子曰：“太傅薨时甚凶，就木之际，若临近，必有大祸。”诸子信然，于是尽率家人，待于别室。及举尸就敛，楸函果短，遂陷胸折项骨而入焉，无有知者。及抵东洛，长子无逸，相次而逝。岁月既久，其事稍闻于世，议者以惊恃权贵，枉刑戮，获兹报焉。出《南楚新闻》。

韦判官

唐博陵崔应任扶沟令，亭午独坐，有老人请见应。应问之，老人对曰：“某通于灵祇也。今者冥司韦判官来拜谒，幸望厚礼以待之。请备香案，屏去侍从，当为延入。”应

离开中土，太傅作节度使的时候，我也已封官授爵，实在不曾奔走侍奉。况且那时你还在荆南，和我说故乡的事，恐怕不合礼仪。”杜惊听后很气愤，派人把他抓起来，发了一封信函给宰相韦保衡说：“秦匡谋擅自放弃城池，不能以死效忠国家，请杀了他。”韦宰相认为杜惊是元老大臣，再者杜惊以前对他有恩，于是上奏请求按杜惊的意见处置秦匡谋。

文书下来后，杜惊亲自到刑场监斩。匡谋临刑前对他的儿子说：“今天我的死，实在是冤枉得没办法说，但是现在申诉也来不及了，你只要多烧点纸和墨，我会在九泉之下申诉这件事。”行刑时，来观看的人摩肩接踵，刽子手挥刀的时候，杜惊吓了一跳，突然就得了病，于是坐车返回。不一会儿又突然刮起了大旋风，卷起尘土直飞天空，一直飞到汾国公王府才散。当晚，狱吏也发疯了，自己叫着自己的姓名叱责说：“我给你的钱物已经不少了，为什么还要隐藏我应该享用的财物？”说完扑倒在地而死去。

那年六月十三日杀了秦匡谋，七月十三日杜惊就死了。要将杜惊归葬洛阳，做好了棺材就上路。想要装殓的那天晚上，主管的官吏觉得棺材太短了，非常担忧害怕，但又很难改换了。就贿赂了阴阳先生很多钱，欺骗杜家的几个儿子说：“太傅死亡的时辰太不吉利，装棺的时候如果在近旁，一定会有大祸。”他的儿子们都信了，于是带着所有的家人到另一间屋子里等待。等到抬起尸体装殓，棺材果然短了，只好压着胸折断颈项装进去了，没有人知道这些事。等到了东都洛阳，长子无逸相继去世。时间很久了，这些事慢慢流传到世间，议论的人都说杜惊依杖权贵，胡乱冤屈杀人才得到这种报应。出自《南楚新闻》。

韦判官

唐朝博陵人崔应任扶沟县令，有一天中午在家里独坐，有一个老人请求拜见。崔应问他有什么事，老人回答说：“我和神灵相通。现在冥府的韦判官前来拜见你，希望你用大礼接待他。还请你准备香案，让侍从们都退去，我才能给你引见。”崔应

依命，老人即出迎之。

及庭，隐隐然不见其形，自通名衔，称思穆，叙拜俟候，应亦答拜，揖让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职也，侧闻长官宏才令器，冠于当时，辄将心事，且愿相托，故俟亭午务隙拜谒，幸无惊异。”应曰：“某闻神明不昧，今乃不虚，孱劣幽薄，触事蒙鄙，何幸明灵俯降，但揣微贱，力不副心。苟可施于区区，敢不从命？幸示指南，愿效勤劳。”冥使曰：“某谢去人世数载，得居冥职。自弃掷妻孥，家事零替。爱子文卿，少遭悯凶，鄙野无文，职居郑滑院，近经十载，交替院务之日，不明簿书，欠折数万贯匹，实非己用。欲冒严明，俯为存庇。”应俯然曰：“噫！某扶沟令也，焉知郑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阁下材器禄位，岂一院哉！自今已后，历官清显，雄居方镇，位极人臣。然数月后，当与郑滑院交职，愧不负今日之言，某于冥司，当竭微分，仰护荣贵，非止一身，抑亦庆及后嗣。”应曰：“某虽鄙陋，敢不惟命是听。”冥使感泣，于是叙别而去。

应闻淮南杜相惊方求政理，偶具书启，兼录为县课绩。驰使扬州，意者以思穆之言，且于验试其事。时相国都督维扬，兼判盐铁，奏应知郑滑院事。及交割帐籍钱帛，欠折数万贯匹，收录家资填偿外，尚欠三四万无所出。初应在扶沟，受思穆寄托，事实丁宁。比及郑滑，遂违前约，且曰：“欠折数广，何由辨明？文卿虽云赃非己用，积年不申论，

就按他的话办，老人立刻出去迎接判官。

到了庭院，根本见不到人影，自己报上名衔，说叫思穆，叙拜俟候，崔应也回拜他，谦让再三，才说：“我在冥司担任要职，听说长官您宏才大器，是当今众人之冠，就想将我的心事托付给您，所以我才等到您中午有空才来拜见你，希望您不要感到惊异。”崔应说：“我听说神灵不糊涂，现在看真是不假，我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小官，自己的事也办不明白，有什么资格让圣明的神灵降临，只是我的能力太小，恐怕力不从心。如果能为您办点事的话，我怎么敢不听从命令呢？请您指示，我愿意为您效劳。”判官说：“我离开人世已经多年了，在冥府得到官职。自从离开了妻子孩子，家庭就衰落下来。我的爱子叫文卿，年少失怙，他粗鄙浅薄，在郑滑院当官快到十年了，在

交接院务的那天，不明白文书账簿，欠下的财物折合几万贯钱和布匹，确实不是他私自占用了。想要冒犯您的严明，给他掩盖一下。”崔应低着头说：“噫！我仅仅是一个扶沟县令，怎么能管得了郑滑院的事情？”判官说“不是这样，凭您的才能和官运，岂止管理一个郑滑院！从今以后，您将升任清要显达的官位，雄居方镇，位极人臣。但是几个月以后，您应该和郑滑院交接职务，如果您不辜负今天说的话，我在冥府里也会尽我的能力，保您荣华富贵，并且不仅仅是您一人，还会延续到您的后代。”崔应说：“我虽然愚蠢浅薄，怎么敢不唯命是听。”判官感动得哭了，又谈了些别的话告辞去了。

崔应听说淮南相杜惊正在寻找政绩卓越的人，就迎合他写了一封信，并将作县令时的政绩也都写上了。崔应派人送到扬州，他心里想着思穆的话，打算试验一下灵不灵。当时杜宰相的都督维扬，兼管盐铁，就上奏让崔应管理郑滑院。等到交接账目钱物，前任欠钱物几万贯匹，即使把他的家资全都拿来充填偿还，依然还有三四万没有着落。当初崔应在扶沟，接受思穆的嘱托时，表现得十分恳切。等他到了郑滑院，就违背了以前的约定，并且说：“亏欠的数目太大了，有什么理由可以为自己申明呢？文卿虽然说赃款并不是自己私用，但他积压了这么多年也不申报，

须抵严刑，以惩慢易。穷达既定，鬼何能移？若弃法徇神，是谄而求福。”乃拘繫文卿而白于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预怀毒于衣带之间，比及囚繫，数欲服之，辄失其药，搜求不获。

及文卿以死论，是日，思穆见于文卿前而告曰：“呜呼，无信之人，陷汝家族，吾为汝上告于帝，帝许我夺崔应之录，吾之族亦灭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怀之药，仰而死焉。于是应与巡官李擅、滑州朱程、戎曹贾均就非所将刑之。文卿既已死，应方悔悟，乃礼葬文卿，身衣缟素而躬送之。应后加殿中，时有人自邯郸将美人曰金闰来献于应，应纳而嬖之。崔君始惑于声色，为政之心怠矣。

后二年，加侍御史，知杨子院，与妻卢氏及金闰偕行。寻除浙西院，应自至职，金闰宠爱日盛，中门之外，置别馆焉，华丽逾于正寝。视事之罢，经日不履内，前后历任宝货，悉置金闰之所。无何，

复有人献吴姝，艳于金闺，应纳之，宠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夺金闺宝货而赐新姝。因是金闺忿逆，与亲弟陈行宗置毒药于酒中，夜以献应。饮之，俄顷而卒，潜迁应于大厅。诘旦，家人乃觉，莫知事实，卢氏慈善，不能穷究。金闺乃持宝货，尽室而去。诸姬分散，崔氏门馆日微。

后陇西李君知浙西院，闻金闺艳丽，求而纳之。李君与金闺白昼开筵，应乃见形于庭，叱金闺曰：“汝已鸩我，又纳于李君，后不得意，复欲祸李君耶？”金闺惧而辞归。后李君方欲捕金闺，案理旧事，雪崔生之冤，金闺忽而逃去，不知所在。出《阴德传》。

必须用严刑，以此来惩罚他的轻慢。我的穷达已定，鬼怎么能改变？如果抛弃法律屈从神灵，就是谄媚而求福。”于是拘押了文卿报告给了官使。文卿自以为是死罪，预先在衣服里藏好了毒药，等到被拘押起来，多次想吃，但药却丢了，翻遍了也找不到。

等文卿判了死罪，当天，思穆出现在文卿面前告诉他：“唉，不讲信义的人，陷害了你的家族，我已经为你到天帝那里告了他，天帝答应我夺去崔应的官禄，然而我们家也灭族了。”文卿趴在地上叩拜大哭，忽然间父亲就不见了，却找到了他藏在怀里的药，吃了后仰面而死。就在那时崔应和巡官李擅、滑纠朱程、戎曹贾均来到监狱行刑。见到文卿已经死了，这时崔应才明白过来，非常悔恨，于是行大礼葬掉了文卿，身穿白色丧服恭敬地给他送葬。崔应后来升入殿中，有人从邯郸带来一个叫金闺的美人献给他，崔应纳其为妾，十分宠爱她。崔应从此被声色所迷惑，办理政事就懈怠了。

过了二年，升为侍御史，知杨子院，他与妻卢氏以及金闺同行。不久又任命到浙西院，崔应自从去任职，金闺一天比一天受宠爱，中门之外又置备了别馆，豪华壮丽都超过了正妻的房所。崔应办公回来，整天也不到内室，前后做官所得到的宝物全部放在金闺的住处。不久，又有人献了一个吴地的美女，其美丽娇艳超过了金闺，崔应又纳为妾，宠爱得更厉害，每次歌唱舞蹈到高兴时他就夺取金闺的宝物赏给吴姝。因此金闺异常愤恨，和弟弟陈行宗把毒药放到酒里，夜间献给崔应。崔应喝了后，不一会儿就死去了，他们又偷着把崔应送到大厅去。到天亮时，家人才发觉，都不知道事实真相，卢氏面慈心

善，没去追究。金闰带着宝物空室逃跑。姬妾都分散了，崔家的门庭日益衰落。

后来有个陇西的李君来管浙西院，听说金闰艳丽，追求金闰并纳其为妾。李君和金闰白天摆下筵席，崔应就在庭堂现了形，呵斥金闰说：“你已经药死了我，又做了李君的妾，以后再不如意还想害死李君吗？”金闰害怕就告辞回家了。后来李君想要捉拿金闰，审理以前的事，给崔应昭雪冤仇，金闰忽然间逃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出自《阴德传》。

杨 收

唐丞相杨收，贬死岭外。于时郑愚尚书镇南海，忽一日，宾司报云：“杨相公在客次，欲见尚书。”愚惊骇，以收近有后命，安得来此，乃延接之。杨曰：“某为军容使杨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请于上帝，赐阴兵以复仇，欲托尚书宴犒，兼借钱十万缗。”郑诺之，唯钱辞以军府事多，许其半。杨相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著地。”愚曰：“若此则固得遵副。”从容长揖而灭。愚令于北郊具酒饌素钱以祭之。杨犹子有典寿阳者，见收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今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杨中尉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锡，其先为潮州牧，曾事郑愚，熟详其事。出《北梦琐言》。

宋 柔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黄巾尚游魂于三辅。中和辛丑岁，诏丞相晋国公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执操旗鼓，乘三峡而下，作镇南燕，为东诸侯节度。又诏军容使西门季玄为都监。

秋七月，铎至滑，都监次于临汝，郡当兵道，邮传皆焚，乃舍于龙兴北禅院。其西廊小院，即都监下都押衙何群处之。群滑人也，世为本军剧职，群少凶险，亲姻颇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贵人，而西门纳焉。至是擢为元从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群志气骄佚，肉视其从。尝一日，汝州监军使董弘贇，令孔目官宋柔，奉启于都监。致

命将出，值群方据胡床于门下，怒其不先礼谒也，叱数卒捽以入，击以马挝

杨 收

唐朝的丞相杨收被贬官死在岭外。当时尚书郑愚镇守南海，忽然有一天，宾司来报告说：“杨相公在客厅，他想要见尚书。”郑愚又惊又怕，以为杨收有新的命令，要不然怎么会来到这里，就迎接了他。杨收说：“我被军容使杨玄价诬陷，不幸被害，现在我已经请求天帝，赏赐阴间兵来报仇，想要托尚书犒赏他们，另外再借钱十万缗。”郑愚答应了，只有钱的事情郑愚推辞说军府的事情太多，只能借给一半。杨收说：“不是铜钱，要纸钱，烧的时候千万不要着地。”郑愚说：“如果是这样我一定遵从你的吩咐。”杨收从容作了长揖就消失了。郑愚命人在北郊准备了酒菜和纸钱祭奠。杨收有个主管寿阳的侄子，看到杨收骑着白马，手臂上挎着红弓红箭，还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天吏为其牵着马，杨收对他说：“现在天帝允许我杀杨玄价报仇，我射中他，他一定会死。”不一会儿杨中尉突然得急病死了。蜀地的毛文锡，以前为潮州牧，曾在郑愚手下办事，十分详细这件事。出自《北梦琐言》。

宋 柔

唐僖宗避乱四川，黄巾军在三辅还有残余势力。中和辛丑年，下诏令丞相晋国公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带领大军乘船沿三峡而下，坐镇南燕，为东诸侯节度使。又下诏命军容使西门季玄为都监。

秋七月，王铎到了滑地，都监停在临汝，当地正处在交战区，驿站全部烧毁，于是就住在龙兴北边的禅院。那里的西廊小院由都监的部下都押衙何群住着。何群是滑地人，世代都为本军的要职，何群少年时就狠毒奸险，亲戚们颇瞧不起他。于是何群就西走进京，请求宦官，最终西门季玄接纳了他。从此提升为元从都押衙，军中的事全委托给他。何群志气骄纵放肆，不把部下当人看。有一天，汝州监军使董弘贇令孔目官宋柔给都监送信。送完信刚要出来，正碰上何群坐在

门下的凳子上，他对宋柔不先参拜他而生气，呵斥着几个士卒揪着他进门，用马鞭子打他

而遣之。弘贇闻之大恐，笞宋柔数十，仍斥去，不复任使，驰书使谢群，群亦无忤。

复数旬，日将夕，宋柔徒行，经寺门，又值群自外将入。瞥见发怒，连叱骆皂，录之入院，候曛黑，杀而支解，纳诸溷中。既张灯，宛见宋柔被发徒跣，浴血而立于灯后。群矚起，奋剑击刺。欸然而灭，厥后夜夜见之。

暮秋月，都监迁于荥阳郡，舍于开元寺，子城东南隅之地。至是群神情恹恹，渐不自安，乃与其裨将窦思礼等谋叛，将大掠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监部曲三百许人，皆畏群而唯诺。会太守杜真府符请都监夜宴，启至，群谓思礼等曰：“机不旋踵，时不再来，必发今宵，无贻后悔。”思礼等遂潜勒部分。至晡时，都监赴宴。群令亲信十数人从，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门，寺中必举火相应。”其夕一鼓，群假寝帐中，乃梦宋柔向群大叱曰：“吾仇雪矣。”遂惊觉，召思礼语之，对曰：“此乃思也，是何能为？”二鼓将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树，响子城内。无何，郡都虞候游巡到僧纲，启门入，至殿隅，仰视木杪，心动，命爇炬于下，乃见介者蹲于枝间。方诘所从，群连声谓曰：“走卒拈作，遂逃于上，无他也。”都虞候色变，驰出戒严。群呼思礼等谓曰：“事亟矣，不速行，将为竖子所殄。”乃拥其徒，斩东门关而出奔。若走两舍，而群心荡，无所从其适，下稍稍亡去。倦憩水侧，遥闻严鼓声，乃仆射陂东北隅墻也。思礼觉乃

然后撵走。弘贇知道后很害怕，打了宋柔几十大板将其斥去，不再任用他，并很快派人送了一封信向何群道歉。何群也不感到惭愧。

又过了几十天，太阳快落了，宋柔步行经过寺门又碰上何群从外面回来要进门，何群瞥见宋柔就来了气，连连呵斥马夫把他抓到院内，等到日落天黑，把宋柔杀死并肢解了，扔到几个粪坑里。等到点上灯，宛然见到宋柔披散着头发光着脚全身流血站在灯后。何群立刻精神起来，奋力用剑击刺。宋柔一闪就没有影子了，群以后夜夜都能见

到宋柔。

到了晚秋，都监迁到荥阳郡，住在开元寺，子城东南角的地方。到了这里，何群的精神恍惚，渐渐心神不定，和他的裨将窦思礼等人阴谋叛乱，准备大肆掠夺荥阳郡，然后投奔到江左。都监有部曲三百多人，他们都害怕何群而同意他的要求。正巧太守杜真送府帖请都监夜晚赴宴，请柬到了，何群对思礼等说：“机会总是转身即逝，时机失去了也不再来，一定要在今晚发动兵变，不要贻误时机而后悔。”思礼等于是就暗中布置。晡时，都监赴宴。何群派十多个亲信随从，并告诫他们说：“到三更时你们就放火烧六司院门，我们寺中一定点火相呼应。”那天晚上一更，何群在帐里装睡，梦见宋柔对何群大声呵斥说：“我的仇要报了。”何群立刻惊醒，招呼思礼来告诉他，思礼回答说：“这是意念，有什么作用呢？”二更将要过半，何群命令部下穿上盔甲，派一个士兵登上佛殿西边的大梓树，窥视子城内。不多久，郡都虞候游巡到了僧纲这里，开门进入，到了大殿一角，仰起头看树梢，心里一惊，命人在下面点上火炬，就看见了蹲在树枝间的士兵。刚要追问他从哪里来，何群连声对他说：“小兵热症发作，就逃到树上了，没有什么事。”都虞候脸色都变了，立刻跑出去戒严。何群招呼思礼对他说：“事情很紧迫了，不赶快行动，就将被这小子所灭。”于是就带领他的部下斩断东门关出逃。大约跑了六十多里，何群的心就动摇了，不知道往哪里跑才好，部下也都慢慢地逃走。他疲倦地躺在水边休息，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急促的鼓声，原来是从仆射陂东北角的空地上传来的。思礼这时也觉悟了就

前，请启密语，群将耳附之。思礼拔佩刀，疾斫群首坠于地，余众大器而散。思礼携群首，迟明，归命于都监。赏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出《三水小牋》。

王 表

河东裴光远，唐龙纪己酉岁，调授滑州卫南县尉。性贪婪，冒于货贿，严刑峻法，吏民畏而恶之。尤好击鞠，虽九夏蒸郁，亦不暂休息。畜一白马，骏健能驰骋，竟以暑月不胜其役，而致毙于广场之内。有里长王表者，家虽富赡，早丧其妻。唯一子，可七八岁。白皙

端丽，常随父来县曹。光远见而怜之，呼令入宅，遗以服玩，自是率以为常。光远令所亲谓表曰：“我无子，若能以此儿相饷，当善待汝，纵有大过，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诚贱微，受制于上，骨肉之间，则无以奉命。况此儿襁褓丧母，岂可复离其父乎？设使以此获罪于明公，亦甘心矣。”光远闻而衔之。后数日，乃遣表使于曹南，使盗待诸境上，杀之而取其子。

大顺辛亥岁春，光远遘疾，逾月委顿，或时若鬼物所中，独言曰：“王表来也，当还尔儿。”又为表言曰：“某虽小吏，慎密未尝有过，反招贱贼，规夺赤子，已诉于天，今来请命。”又为己语：“今还尔儿，与尔重作功德，厚赂尔阴钱，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顷曰：“白马来也。”则代马语曰：“为人乘骑，自有年限。至于负载驰骤，亦有常程。筋力之劳，所不敢惮。岂有盛夏之月，击鞠不止？毙此微命，实由于君，

上前，请求报告一件秘密的事，何群附过耳朵。思礼拔出佩刀，迅速地把何群的头砍掉到地上，其余的人大叫着四散奔逃。思礼提着何群的头，在第二天早晨到都监那里自首。都监赦免了他的罪，并让他招纳失散的士卒。出自《三水小牋》。

王 表

河东人裴光远，在唐朝龙纪己酉年调官授予滑州卫南县尉。裴光远生性贪婪，受贿索贿，刑罚严酷，执法刻薄，官吏百姓都畏惧且厌恶他。他尤其喜欢踢球，即使是三伏盛暑，也不休息。他养了一匹白马，膘肥体健擅驰骋，最终因为在暑天受不了其役使，而死在场内。有个叫王表的里长，家中虽然很富足，但早年丧妻。只有一子，有七八岁了。其子皮肤白皙，端庄美丽，经常跟着父亲来县府。光远见到后很怜爱他，招呼他进屋，送给他衣服和玩具，从这以后就习以为常了。光远让他的亲信对王表说：“我没有儿子，如果能把这个孩子相送，我会好好待你，即便是有大的过错，也不让你承担。”王表回答说：“我确实低贱卑微，受上面管辖，但亲生骨肉的事，恕无法奉命。况且这个儿子很小就失去了母亲，怎么能再离开父亲呢？假如因

为这件事得罪了明公，我也认了。”光远听说后怀恨在心。过了几天，就派王表去曹南出使，并派强盗等在其地，杀了王表夺了他的儿子。

大顺辛亥年春天，光远得了病，一个月后更加严重，有时好像鬼附在身上，他自言自语说：“王表来了，我应该还给你儿子。”又扮作王表说话：“我虽然是个小吏，但办事谨慎细致，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错，反倒遭残害，原来是为了夺我的儿子，我已告于上天，现在来要你的命。”又变回自己说话：“现在还你儿子，给你重做功德祭奠，多送给你阴间的钱，能饶我吗？”然后说：“不可。”不一会儿又说：“白马来了。”则又代替马说：“我给人乘骑，自然是有年限的。至于负载奔跑，也是有一定的里程。筋力的劳苦，我也不敢畏惧。哪有在盛夏时节击球不止的？我这微命的死去，确实是由你造成的，

已诉上天，今来奉取。”又为己语，祈之如王表，终不听。数日，光远遂卒。出《三水小牋》。

乾宁宰相

唐乾宁二年，邠州王行瑜会李茂贞、韩建入觐，决谋废立。帝既睹三帅齐至，必有异谋，乃御楼见之。谓曰：“卿等不召而来，欲有何意？”茂贞等诘背不能对，但云：“南北司紊乱朝政，因疏韦昭度讨西川失谋，李磎麻下，为刘崇鲁所哭，陛下不合违众用之。”乃令宦官诏害昭度已下，三帅乃还镇。内外冤之。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书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总政而登大位，后郭子仪以六朝立功，虽有其名，终身退让。今行瑜安可轻授焉？”因请加尚父，至是为行瑜所憾而被害焉，后追赠太师。李磎字民望，拜相麻出，刘崇鲁抱之而哭，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讷谏五篇，以求自雪，后竟登庸，且讪崇鲁之恶。时同列崔昭纬与韦昭度及磎素不相协，王行瑜专制朝廷，以判官崔铤入阙奏事，与昭纬关通，因托铤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镇胁君，磎亦遇祸。其子澆，有高才，亦同日害之。磎著书百卷，号李书楼，后追赠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后，崔昭纬贬而赐死，昭皇切齿下诏捕崔铤，亦冤报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我已上诉天帝，现来取你的命。”又变回自己说话，像祈求王表那样祈求白马，白马始终不同意。几天后光远就死了。出自《三水小牋》。

乾宁宰相

唐朝乾宁二年，邠州的王行瑜会同李茂贞、韩建入宫朝见皇帝，谋划废立皇帝的事。皇帝看到三镇统帅一齐来觐见，料到定有阴谋，就登楼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说：“卿等没有召见就来了，想做什么？”茂贞等人汗流浹背无法回复，只好说：“南北司祸乱朝政，因此有人上疏指责韦昭度讨伐西川失策，李磎出任宰相，刘崇鲁因此痛哭，陛下不应该违背众人的意愿而任用这些人。”皇帝就让宦官下诏杀害了韦昭度等，三帅才回到本镇。宫廷内外都认为韦昭度等太冤枉了。当初王行瑜飞扬跋扈，朝廷想给他加上尚书令的头衔，韦昭度竭力阻止说：“太宗皇帝在这个职位上总领朝政，并登上皇位，郭子仪为六朝元老立了大功，虽然授予此官，但他只有此名而终身退让。现在怎么能轻率地授予行瑜此官衔呢？”因此请求给他加尚父衔，从这以后被行瑜所怀恨而导致被杀害，后来追赠为太师。李磎字民望，拜相的诏书出来后，刘崇鲁抱着诏书哭，改授为太子少傅。李磎于是上了十表，还有讷谏五篇，用来洗清自己，最终被任用，并且揭发了刘崇鲁的恶行。那时同级官员崔昭纬与韦昭度和李磎平常关系就不好，王行瑜专制朝廷，让判官崔铤入宫奏事，并和崔昭纬沟通，因而他委托崔铤向王行瑜表达心意。所以王行瑜率领三镇统帅胁迫皇帝，李磎也遭到灾祸。李磎的儿子叫李浣，有过人的才能，也在同一天被杀害。李磎著书百卷，号称李书楼，后来追赠为司徒。太原的李克用打败王行瑜以后，崔昭纬被贬官赐死，唐昭宗愤恨地下诏捕捉崔铤，这也是冤仇得报啊。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二十四 报应二十三冤报

王简易	樊光	李彦光	侯温	沈申
法曹吏	刘存	袁州录事	刘璠	吴景
高安村小儿	陈勋	锺遵	韦处士	张进
郝溥	裴垣	苏铎	赵安	

王简易

唐洪州司马王简易者，常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块大，随气上下，攻击脏腑，伏枕余月。一夕，其块逆上筑心，沉然长往，数刻方寤，谓所亲曰：“初梦见一鬼使，自称丁郢，手执符牒云：‘奉城隍神命，来追王简易。’某即随使者行，可十余里，方到城隍庙。门前人相谓曰：‘王君在世，颇闻修善，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寻得见城隍神，告之曰：‘某未合殂落，且乞放归。’城隍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曰：‘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内物又上筑心，逡巡复醒云：“适到冥司，被小奴所讼，辞气不可解。”其妻问：“小奴何人也？”简易曰：“某旧使僮仆，年在妙龄，偶因约束，遂致毙。今腹中块物，乃小奴为祟也。适见前任吉州牧锺初，荷大铁枷，着黄布衫，手足械系。冥司勘非理

王简易

唐朝洪州司马王简易，得了急病，肚子里长了一个大疙瘩，这个东西随着呼吸上下，敲击着脏腑，他因此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那个疙瘩由下向上直捣其心，他一下子昏迷过去，数刻后才醒过来，王简易对亲人说：“我梦见一个鬼使，自称丁郢，他手里拿着公文说：‘奉城隍神的命令来追王简易。’我就随着使者走，大约走了十多里，才到城隍庙。门前边的人看到我说：‘王君在人世做了很多好事，不应该身亡，为什么突然到这地方来？’不一会儿见到城隍神，我

告诉他说：‘我还不应该死，请您将我放回。’城隍神命左右的人拿生死簿书来，检看完毕，对简易说：‘还应再活五年，暂且放回。’五年以后，肚子里的疙瘩又直上捣心，顷刻王简易醒了说：“刚才到冥府，被小奴告了，看言词和脸色是不能解开仇冤了。”妻子问：“小奴是何人？”简易说：“我过去用的僮仆，正青春年少，偶然因为管教，导致死亡。现在我肚子里的疙瘩，就是小奴作祟。刚才也看到前任吉州牧锺初，戴着大铁枷，穿着黄布衫，手脚也戴着刑具。冥司正在审问他非法

杀人事，款问甚急。”妻遂诘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简易曰：“世间即有贵贱，冥司一般也。”妻又问：“阴间何罪最重？”简易曰：“莫若杀人。”言讫而卒。出《报应录》。

樊 光

交趾郡厢虞候樊光者，在廨宇视事，亭午间，风雷忽作，光及男并所养一黄犬并震死。其妻于霆击之际，欻见一道士，撮置其身于别所，遂得免。人问其故，妻云：“尝有二百百姓相论讼，同系牢狱，无理者纳赂于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抑令款伏。所送饮食，光悉夺与男并犬食之。其囚饥饿将死间，于狱内被发诉天，不数日，光等有此报。”出《报应录》。

李彦光

李彦光为秦内外都指挥使，主帅中书令李崇委任之，专其生杀，虐酷黥货，遭枉害者甚众。部将樊某者，有骡一头，甚骏。彦光使人达意求之，樊吝之不与，因而蓄憾，以他事构而囚之。伪通辞款，承主帅醉而呈之，帅不复详察，光即矫命斩之。樊临刑曰：“死若无知则已，死若有知，当刻日而报。”及死未浹旬，而彦光染疾，樊则形见，昼夜不去。或来自屋上，或出自墙壁间，持杖而前，亲行鞭捶，左右长幼皆散走。于是便闻决罪之声，不可胜忍，唯称死罪，如是月余方卒。自尔持权者颇为戒。出《玉堂闲话》。

杀人的事，审问甚为急迫。”妻子又追问；“小奴资质平庸，地位低

下，怎么敢这样？”简易说：“人世间是分贵贱的，但冥府里全都一样。”妻子又问：“阴间什么罪最重？”简易说：“没有比杀人罪更重的了。”说完就死了。出自《报应录》。

樊 光

交趾郡庾候樊光正在官署办公，中午时分，忽然间风雷大作，樊光和他的儿子还有他们豢养的一只黄狗都被震死了。樊妻在雷击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道士，那道士拎起她，把她放到别的屋里，由是免去一死。有人问她原因，樊光的妻子说：“曾经有两个百姓来打官司，一同被关进牢里，无理的人贿赂了樊光，樊光就让他出了狱，有理的人被严刑拷打，最终强令屈服。所送的饮食都被樊光拿去给他儿子和狗吃了。那个被囚禁的百姓饥饿将死的时候，在狱内披头散发向天帝上诉，不几天，樊光等就有这种报应了。”出自《报应录》。

李彦光

李彦光当了秦内外都指挥使，是主帅中书令李崇委任的，专事生杀，酷毒暴虐，贪污纳贿，遭到他屈害的人很多。他有个姓樊的部将，有一匹很神骏的骡子。彦光就派人传达他想要那匹骡子的意思，樊很爱惜，不想送给他，因此积蓄了怨恨，李彦光用别的事陷害樊某并囚禁了他。他伪造了供词，趁主帅酒醉时呈上，主帅也没再详细调查，李彦光就假托主帅的命令斩杀了樊。樊临刑时说：“死后没有知觉就罢了，死后如果还有知觉，我就马上报复。”樊某死去不到十天，李彦光就得病了，樊现了形，昼夜都不离去。或者从屋上来，或者从墙壁里来，拿着棍子上前，亲自鞭打，左右的人不管长幼都四散奔逃。这时就能听到判决罪行的声音，因为不能忍受，李彦光只是称死罪。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才死。从这以后掌权的人都以这件事为警戒。出自《玉堂闲话》。

侯 温

梁朝与河北相持之时，有偏将侯温者，军中号为骁勇。贺瓌为统

率，专制忌前，以事害之。其后瓌寝疾，弥留之际，左右只闻公呼侯九者数日，颇有祈请之词，深自克责。有侍者见一丈夫自壁间出，曳瓌于地，侍者惊呼，左右俱至，瓌已死矣。昔汉窦婴、灌夫为武安侯田蚡所构而死，及蚡疾，巫者视鬼，见窦、灌夹而笞之，蚡竟卒，事相类耳。出《玉堂闲话》。

沈 申

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纵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求宝带，申于洛汭间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回由湘潭，希声窃知之，召申诣衙，赐以酒食，抵夜送还店。预戒军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闻，莫不嗟悯。尔后常见此客为祟，或在屋脊，或据栏槛，不常厥处。未久，希声暴卒。其弟希范嗣立，以玉带还广人。出《北梦琐言》。

法曹吏

庐陵有法曹吏，尝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狱上州。尔日，其妻女在家，方纫缝于西窗下，忽有二青衣卒，手执文书，自厨中出，厉声谓其妻曰：“语尔夫，无枉杀僧。”遂出门去。妻女皆惊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视其门，扃闭如故。吏归，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将窃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杀其僧。

侯 温

后梁与河北互相对峙的时候，有一个偏将叫侯温，军中称其骁勇。当时贺瓌是统帅，他专断独行而又嫉妒贤能，找事害了侯温。后贺瓌得病卧床，将死之际，他的侍从们听到他一连几天呼叫侯九，还有很多祈祷请求的话，并狠狠地克责自己。有侍者见到一个男人从墙里出来，把贺瓌拽到地上，侍者惊恐地大叫，左右的侍从们都赶来，但贺瓌已死。当年汉朝的窦婴、灌夫都被武安侯田蚡陷害而死，蚡得病后，巫师能看到鬼，看到窦、灌二人夹着打他，蚡最终死去，事情与此相类似。出自《玉堂闲话》。

沈 申

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放纵轻率。有个商人叫沈申，经常来往于番禺之间，广州的主顾都优待他。让他到北方买玉带，沈申在洛汭之间买到一条玉带，是天下珍奇的宝货。回来经由湘潭，希声暗中知道了这个消息，召沈申到衙门来，备下酒食招待他，到了夜晚送他回旅店。希声预先吩咐巡军以违反宵禁的名义将其杀死，湘潭的人都听说了这件事，没有不嗟叹怜悯的。以后常见沈申为鬼作祟，有时在屋脊，有时站在栏槛之间，不常在一个地方。不久，希声突然病死。他的弟弟希范继位后，把玉带还给了广东人。出自《北梦琐言》。

法曹吏

庐陵有个法曹吏，曾判决一个僧人，歪曲事实最终导致僧人判了死罪，之后他备齐了案卷要去州府上报。那天，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家，正在西窗下做缝纫活儿，忽有两个身穿青衣的小吏拿着文书从橱子里走出来，大声对他的妻子说：“告诉你的丈夫，不要乱加杀害无辜的僧人。”然后走出门去。他的妻子和女儿吓出一身冷汗，过了半天才走出来，看看大门，门锁着同原来一样。法曹吏回来后，妻子把当天的事都告诉了他，吏听后感到非常害怕。第二天想要偷回案卷，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最终杀了僧人。

死之日，即遇诸涂。百计禳谢，旬月竟死。出《稽神录》。

刘 存

刘存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为团练判官，甚见信任。后为左右所譖，因构其罪，下狱，白使府请杀之。吴帅知其冤，使执送杨都，存遂缢之于狱。既而存迁鄂州节度使，霍友人在舒州，梦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抚掌大笑曰：“吾已获雪矣。”俄而存帅师征湖南。霍表兄马邺，为黄州刺史。有夜扣齐安城门者曰：“舒州霍判官将往军前，马病，白使君借马。”守陴者以告，邺叹曰：“刘公枉杀霍生，今此人往矣，得无祸乎？”因画马数匹，焚之水际。数日存败绩，死之。出

《稽神录》。

袁州录事

袁州录事参军王某尝劾一盗，狱具而遇赦，王以盗罪不可恕，乃先杀之而后宣赦。罢归至新喻，邑客冯氏，具酒请王。明日当往，晚止僧院，乃见盗者曰：“我罪诚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杀我？我今得请于所司矣，君明日往冯家耶？不往亦可。”言讫乃殁，院僧但见其与人言而不见也。明日方饮，暴卒。出《稽神录》。

刘璠

军将刘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规嫌之，诬其谋叛，诏杀于海市。璠将死，谓监刑者曰：“为我白诸儿，多置纸笔于棺中，吾必讼之。”后数年，仁规入朝，泊舟僧死那天，吏路上遇到。吏百方谢罪，一月后死了。出自《稽神录》。

刘存

刘存为舒州刺史，任用儒生霍某任团练判官，很信任他。后来霍某被部下中伤，诬陷受罪，被关进监狱，并报告给使府，请求杀了他。吴帅知道霍某冤枉，派人押送杨都，刘存就把霍某勒死在监狱中。不久刘存升为鄂州节度使，霍某的朋友在舒州，梦到霍某穿着白衣从司命祠中出来，拍手大笑说：“我已经获得昭雪了。”不久刘存挂帅带兵征讨湖南。霍某有个表兄叫马邺，任黄州刺史。有一个人夜叩齐安城门说：“舒州霍判官要到军前去，马病了，请告诉刺史大人需要借一匹马。”守城的人报告给了马邺，马邺长叹说：“刘存无辜杀死霍生，现在这个人过去，能没有灾祸吗？”因此画了几匹马在水边烧了。几天以后刘存大败，死在了战场上。出自《稽神录》。

袁州录事

袁州录事参军王某曾审判一个盗贼，案件审判完毕却遇到大赦，

王某认为这个盗贼的罪行不能宽恕，就先杀了他然后再宣读赦令。王某辞官后到新喻去，镇里有个姓冯的人请他去喝酒。第二天去赴宴，晚上他住在僧院里，见到了那个盗贼，盗贼说：“我的罪行确实该死，但是已经赦免了，你怎么能隐瞒赦令而杀我？我已经向相关部门申请了，你明天要去冯家吗？不去也行。”说完就不见了，院里的僧人只听见他和人说话而看不到那人的形体。第二天王某到冯家刚要喝酒，突然死了。出自《稽神录》。

刘 璠

军将刘璠性情倔强耿直勇敢，因犯法被调到海陵。郡太守褚仁规嫌恶他，诬陷他阴谋反叛，诏令在海陵杀了他。刘璠将死时对监刑官说：“你替我告诉我的儿子，多准备些纸笔放到我的棺木里，我一定要控告他。”过了几年，褚仁规进京面圣，船停在

济滩江口，夜半，闻岸上连呼：“褚仁规，尔知当死否？”舟人尽惊起，视岸上无人，仁规谓左右曰：“尔识此声否？刘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谢之。仁规至都，以残虐下狱，狱吏夜梦一人，长大黯面，从二十余人，至狱，执仁规而去。既寤，为仁规所亲说之，其人抚膺叹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刘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缢于狱矣。出《稽神录》。

吴 景

浙西军校吴景者，丁酉岁，设斋于石头城僧院。其夕既陈设，忽闻妇女哭声甚哀，初远渐近，俄在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顷岁从军克豫章，获一妇人，殊有姿色。未几，其夫求赎，将军令严肃，不可相容，景即杀之，后甚以为恨。今之设斋，正为是也。”即与僧俱往，乃见妇人在焉，僧为之祈告。妇人曰：“我从吴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还尔命。”于是颠仆而卒。出《稽神录》。

高安村小儿

高安村人有小儿作田中，为人所杀，不获其贼。至明年死日，家人为设斋。尔日，有里中儿方见其一小儿谓之曰：“我某家死儿也，今日家人设斋，吾与尔同往食乎？”里中儿即随之，至其家，共坐灵床，食至辄餐，家人不见也。久之，其舅后至，望灵床而哭，儿即径指之曰：“此人杀我者也，吾恶见之。”遂去。儿既去，而家人见里中儿坐灵床上，皆大惊。问其故，儿具言之，且言其舅杀之。因执以送官，

济滩江口，半夜时分，听到岸上有人连声呼叫：“褚仁规，你知道你该死吗？”船上的人都被惊吓起来了，看岸上并没有人，仁规对左右说：“你们熟悉这个声音吗？这是刘璠。”立刻命人准备酒饭祭奠他并向其道歉。仁规到了京城，因为残暴狠毒被投入监狱，狱吏在晚上梦到一个人，此人人高马大面色黧黑，身后跟了二十多个人，到监狱就把仁规抓走了。醒了以后，就告诉了仁规的亲信，这人拍着胸口长叹说：“仁规一定要死了，这人就是刘璠。”当天中午使臣来了，把仁规缢死在监狱。出自《稽神录》。

吴 景

浙西军校吴景，在丁酉年于石头城僧院备办素食。当天晚上陈设完毕，忽然听到一妇女的哭声甚是哀切，声音由远及近，不一会儿到了斋席中。吴景告诉寺院的僧人说：“我几年前从军攻克豫章，俘获了一名妇女，颇有姿色。不久，她的丈夫来请求赎回，但军法严肃，不能宽容，我就把她杀了，后来我也感到很遗憾。今天设斋正是为了这件事。”然后就和僧人一同赴筵，只见妇人已经在那里了，僧人就为她祈祷祝告。妇人说：“我向吴景要命，其他的事我不知道。”于是上前追吴景，吴景跑上佛殿，大喊：“还你命。”然后就倒下死了。出自《稽神录》。

高安村小儿

高安村有个小孩在田里干活时被人杀了，没有抓到贼人。到第二年小孩死的那天，家人为小孩设斋。那天，有同村的小孩见到一个小

孩，对他说：“我是某家死掉的小孩，今天家里人给我设斋，我和你一同去吃好吗？”同村小孩就跟他去了，到了他家，他们一起坐在灵案上，食物摆上来就吃，家人也看不见。过了会儿，他的舅舅来了，看着灵案就哭，小孩就直指他舅说：“这个就是杀我的人，我讨厌见他。”于是走了。小孩走了，家人见到同村的小孩坐在灵案上，都大吃一惊。问他是怎么回事，小孩就把经过说了，并说小孩是被舅舅杀死的。因此把他舅舅抓送到官府，

遂伏罪。出《稽神录》。

陈 勋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刚狷不容物，为县吏十人共诬其罪，竟坐弃市。至明年死日，家为设斋，妻哭毕，独叹于灵前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枉死逾年，精魄何寂然耶？”是夕，即梦勋曰：“吾都不知死，向闻卿言，方大悟尔。若尔，吾当报仇，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为我入县诉枉，吾当随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门，即见勋仗剑从之。至县，遇一仇吏于桥上，勋以剑击其首，吏即颠仆而死。既入门，勋径之曹署，以次击之，中者皆死，十杀其八，二吏奔至临川，乃得免。勋家在盖竹，乡人恒见之，因为立祠，号陈府君庙，至今传其灵。出《稽神录》。

锺 遵

江南大理评事锺遵，南平王傅之孙也，历任贪浊。水部员外郎孙岳，素知其事，密纵于权要，竟坐下狱。会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尝赐铁券，恕子孙二死，因复诣阙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赃状明白，遂弃市。临刑，或与之酒，遵不饮，曰：“我当讼于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余，岳方与客坐，有小青蛇出于栋间。岳视之，惊起曰：“锺评事！锺评事！”变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出《稽神录》。

马上就招认了罪行。出自《稽神录》。

陈 勋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情正直，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被十个县吏共同诬陷，最终判了死罪。到第二年他死的日子，家人设斋，他的妻子停止哭泣后，独自在他的灵位前叹息说：“君平生以刚直著称，今天已经冤死一年了，你的灵魂为什么默无声息呢？”这天晚上就梦到陈勋说：“我都不知道我死了，白天听到你的话才明白过来。若是这样，我应该报仇，然而公署并不是我这样的人能进去的，你明天替我到县府里去诉冤，我随你去。”第二天，陈勋的妻子按他的话前往县府，出了门就看见陈勋提着剑跟着她。到了县城，在桥上遇到一个仇吏，陈勋就用剑打他的头，府吏立刻倒地而死。等进了衙门，陈勋直接到府署，挨个刺杀，击中的都死了，十个被他杀了八个，有两个府吏逃奔到临川才得幸免。陈勋家在盖竹，乡里的人经常看见他，因此给他立了一个祠堂，起名叫陈府君庙，到现在还传说它很灵验。出自《稽神录》。

锤 遵

江南大理评事锤遵是南平王锤傅的孙子，历次任职都有贪污事。水部员外郎孙岳向来知道他的事，秘密地向权要告发，最终锤遵被投入监狱。正赶上大赦免除罪名，锤遵以事发在大赦之前，又他的祖父曾经得到恩赐的铁券，可以免除子孙死罪，到阙下为自己申诉。案件发到主管部门，大理寺上奏贪污事实明白无误，于是判了死刑。临刑时，有人给他酒喝，锤遵不喝，说：“我要去地下上诉，不能喝醉。”锤遵死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孙岳正在与客人坐着，有一条小青蛇从柱子间出来。孙岳看到后，吓得站起来说：“锤评事！锤评事！”脸色都变了，赶紧跑进屋内，接着就病了，第二天死了。出自《稽神录》。

韦处士

韦承皋者，伪蜀时将校也。有待诏僧名行真，居蜀州长平山，尝于本州龙兴寺构木塔，凡十三级，费钱银万计，寻为天火所焚。第三

次营构，方能就，人谓其有黄白之术也。及承皋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卢敬芝司马者，以殖货为业，承皋尝谓之曰：“某顷军中，与行真同火幕，遇一韦处士，授以作金术。适来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旧药，药成，当得分惠，谓吾子罢商贾之业可乎？”卢敬诺。药垂成，韦牧坐罪贬茂州参军。临行，卢送至蟆颐津，韦牧沉药鼎于江中，谓卢生曰：“吾罪矣！先是授术韦处士者，吾害之而灭口。今日之事，药成而祸及，其有神理乎！”蜀国更变，以拒魏王之师，诛死。出《北梦琐言》。

张 进

伪蜀给事中王允光性严刻，吏民有犯，无贷者。及判刑院，本院杖直官张进，因与宅内小奴子诵火井县令蒋贻恭《咏王给事绝句》云：“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与个皮褙著，擎得天王左脚无。”奴子记得两句，时念诵之。允光问：“谁人教汝？”对云：“杖直官张进。”允光大怒，寻奏进受罪人钱物，遂置极法。后允光病寒热，但见张进执火炬烧四体，高声唱“索命”。允光连叱不去，痛楚备极，数日而终。出《徽诚录》。

郝 溥

伪蜀华阳县吏郝溥日追欠税户，街判司勾礼遣婢子阿宜赴县，且嘱溥云：“不用留禁，残税请延期输纳。”郝溥不允，

韦处士

韦承皋是伪蜀的将校。有一个待诏僧叫行真，住在蜀州长平山，他曾经在本州龙兴寺修建木塔，共十三级，费钱数以万计，不久就被天火烧了。第三次营造才落成，人们都说他有烧炼丹药点化金银的法术。等到承皋主管眉州，就召行真到眉州来。郡里有个司马叫卢敬芝，以经商为业，承皋曾对他说：“我之前在军中与行真同属一个火幕，遇到一个韦处士，传授给我做金的法术。但近来我老了，所以喊行真一同来修炼旧药，药成之后，会分与你一些实惠，你之后不要再

经商了可以吗？”卢恭敬地答应了。药将要成的时候，韦承皋却犯了罪被贬为茂州参军。临走时，卢敬芝送他到蟆颐津，韦承皋把药鼎沉到江中，对卢敬芝说：“我有罪！我之前为了防止事泄把传授法术的韦处士杀害了。现在是药成而祸来了，一定有神道啊！”蜀国变更后，因抵抗魏王李继岌的军队，韦承皋被杀死。出自《北梦琐言》。

张 进

伪蜀给事中王允光性情严厉苛刻，吏民犯法，没有被宽恕的。等到了判刑院，本院的杖直官张进和宅内奴仆的儿子诵读火井县令蒋贻恭《咏王给事绝句》说：“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与个皮褙著，擎得天王左脚无。”奴仆的儿子只记得两句，时常念诵。允光问：“是谁教你的？”回答说：“是杖直官张进。”允光很生气，不久就上奏说张进接受了罪人的钱物，于是张进被处极刑。后来允光得病忽冷忽热，只见张进拿着火把烧他的四肢，高声喊着“索命”。允光接连呵斥也不走，受尽了痛苦，几天后就死了。出自《徽诚录》。

郝 溥

伪蜀华阳县吏郝溥每日追缴欠税户十分急迫，街判司勾礼派遣其婢女的儿子阿宜到县府去，并且叮嘱他告诉郝溥说：“不要留禁阿宜，剩下的税钱请求延期交纳。”郝溥不答应他的请求，决阿宜五下，仍纳税了放出。明年，县司分擘百姓张琼家物业，郝溥取钱二万。张琼具状论诉，街司追勘，勾礼见溥，大笑曰：“你今日来也，莫望活，千万一死。”令司吏汝勋构成罪，遂杀之。不数日，汝勋见郝溥来索命，翌日暴卒。勾礼晨兴，忽见郝溥升堂，罗拽殴打，因患背疮而死。出《徽诚录》。

裴 垣

伪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属县，皆率献财货，以为贺礼。巫山令裴垣以编户羸贫，独无庆献。宗黯大怒，召裴至，诬以他

事，生沉滯湮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经宿逆水复上，卓立波面，正视衙门。宗黯颇不自安，神识烦挠，竟得疾暴卒。出《北梦琐言》。

苏 铎

伪蜀王宗信，镇凤州。有角觝人苏铎者，委之巡警，尝与宗信左右孙延膺不协。宗信因暇日登楼，望见苏铎，锦袍束带，似远行人之状，宗信讶之。铎本岐人也，延膺因谮曰：“苏铎虽受公蓄养，其如苞藏祸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断舌脔肉，然后斩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状，一如铎焉。出《徽诚录》。

赵 安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贫民赵安，注子觜入脑而死。安有男，景章厚与金帛，随隐其事，人莫知之。后景章脑上忽生疮，可深三四分，见骨，脓血不绝。或时睹赵安，疮透喉，遂死。出《徽诚录》。

打了阿宜五下，纳完税才将其放出。第二年，县司分划百姓张琼的财产，郝溥拿了二万钱。张琼写了状子上去，街司追查，勾礼见到郝溥，大笑说：“你今天来了，别想活着回去，必定一死。”命令司吏汝勋捏造罪名陷害他，之后就把郝溥杀了。不多日，汝勋看见郝溥前来索命，第二天得急病死了。勾礼早晨起来，忽然看见郝溥登上厅堂，拽过勾礼一顿殴打，之后勾礼因背生恶疮而死。出自《徽诚录》。

裴 垣

伪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过生日，部下所属各县都率先凑钱收物，给宗黯送贺礼。巫山县令裴垣因县内贫穷，独独没献贺礼。宗黯十分生气，召裴垣来，以别的事情诬陷他，将他活沉到滯湮堆水里淹死，但尸首三日也不漂走。宗黯就派人把尸体牵引到下游，经一夜尸体又逆水而上，高高地站在水面上，正视衙门。宗黯心里颇不平静，神志烦躁，最终得病突然死去。出自《北梦琐言》。

苏 铎

伪蜀的王宗信镇守凤州。有个名叫苏铎的角觥艺人被委任为巡警，曾与宗信的亲信部下孙延膺不合。宗信休息日登上城楼，远远望见苏铎，他穿着锦袍紧束着腰带，好像要远行的样子，宗信很奇怪。苏铎本是岐人，延膺趁机诬陷说：“苏铎虽然受到您的蓄养，但他包藏祸心，很早就想逃走。”宗信听后很气愤，立刻下令将其擒拿过来，先断舌割肉，然后斩杀。等到后来延膺造反，其被杀的情状和苏铎相同。出自《倣诚录》。

赵 安

蜀郭景章有财有势。喝醉后用酒壶打贫民赵安，壶嘴插入脑袋后赵安死去。赵安有儿子，景章送其很多钱，隐瞒了这件事，没有人知道。后来景章脑袋上忽然生了疮，深有三四分，能看见骨头，流脓流血不断。有的时候还会看见赵安，疮透过喉咙后，景章就死了。出自《倣诚录》。

卷第一百二十五 报应二十四冤报

榼头师 唐 绍 李 生 卢叔伦女 崔无隐

榼头师

梁有榼头师者，极精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榼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咨曰：“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所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划地，误断一曲蟻。帝时为蟻，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及焉。出《朝野金载》。

唐 绍

唐绍幼而通悟，知生前事，历历备记，而未尝言于人，虽妻子亦不知之也。后为给事中，同里对门，有一郎中李邕者，绍休沐日，多召邕与之言笑，情好甚笃。或时为具饌，中堂偶食，中郎亦不知其所谓。其妻诘绍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邕非类，君亟与之狎，窃为君

榼头师

梁朝时有个榼头师，念经极其精心勤奋，梁武帝非常敬佩信任他。后来就下诏派使臣叫榼头师进见，当时武帝正和别人下棋，想要杀死对方一段棋，就信口说道：“杀却。”使臣马上就出去把榼头师杀了。武帝下完棋就说：“叫榼头师进来。”使臣回答说：“刚才陛下下令把他杀了，我已经把他杀死了。”武帝叹息地说：“榼头师临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使臣说：“他说：‘贫道没有罪，还是沙弥的时候，用铁锹铲地，不小心断送了一条蚯蚓的小命。武帝当是那个蚯蚓，现在就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啊。’”武帝听后流泪悔恨，但是也已经

来不及了。出自《朝野金载》。

唐 绍

唐绍小时候就通达聪慧，知道前生的事情，而且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他却不曾对人说过，即使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知道的。后来做了给事中，同乡对门，有一个郎中叫李邕，唐绍休闲的时候，经常召唤李邕一起谈论说笑，两个人的感情很好。有时还会备好饭食，两人一起在中堂吃，李邕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唐绍的妻子责备他说：“你的名声很大，居官清贵，应当谨慎的交往。况且李邕非我族类，却经常和他亲近，我认为你这样做

不取。”绍默然，久之曰：“非子所知，吾与李邕情好逾厚。”

唐开元初，骊山讲武，绍时摄礼部尚书，玄宗援桴击鼓，时未三合，兵部尚书郭元振遽令诏奏毕。神武赫怒，拽元振坐于纛下。张说跪奏于马前，称元振于社稷有保获大功，合赦殊死。遂释，尤恨而斩绍。先是一日，绍谓妻子曰：“吾善李邕，须死而言，今时至矣。”遂为略言之：“吾自幼即具前生事，明日讲武，吾其不免。吾前世为某氏女，即笄，适灞陵王氏子为妻，姑待吾甚严。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馔。比毕，吾_囧怠亦甚，姑又令吾缝罗裙，迟明，服以待客。吾临灯运针，虑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冲扉入房，触灯，灯僵，油仆裙上，吾且惧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阖。犬周章却伏床下，吾复照烛，将理裙污，而狼籍殆遍。吾惧姑深责，且恨犬之触灯，遂举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颈，而剪一股亦折，吾复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毙。诘朝持裙白姑，姑方责骂，而吾夫适自外至。询其故，遂于床下引毙犬，陈于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于此身。往者毙犬，乃今之李邕也。吾明日之死，盖缘报也，行戮者必是李邕乎？报应盖理之常，尔无骇焉。”

及翌日讲武，坐误就戮，果李邕执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举，乃绝焉。死生之报，固犹影响，至于刀折

不可取。”唐绍不说什么，过了很长时间才说：“你有所不知，我和李邕的感情超过了一般的深度。”

唐朝开元初年，玄宗骊山举行阅兵，唐绍当时为礼部尚书，玄宗拿起鼓槌击鼓，当时还不到三个回合，兵部尚书郭元振骤然下令诏奏已完毕。神武大怒，拉郭元振到大旗下面问斩。张说跪在马前上奏，说元振对国家有保护的大功，应当免除他斩首的死刑。于是就把元振给放了，玄宗气愤未消就把唐绍斩了。这事的前一天，唐绍对妻子说：“我善待李邕的原因，必须临死时才能说，现在时候到了。”于是就给妻子大略地说：“我从小就知道前生的事，明天讲习武事，我将不能免除一死。我前世是某一家的女子，成年后嫁给了灞陵一个王姓家族的儿子为妻，婆婆对我非常的严厉。我十七岁那年，冬至的前一天，婆婆叫我亲手准备饭食。准备好后，我苦闷疲倦得很，婆婆又叫我缝制罗裙，等到天亮，穿它来招待客人。我在灯光下缝制，担心不能完成，半夜了也没休息。忽然有一条狗冲开门进入了房间，碰倒了灯，灯灭，油泼到裙子上面，我又害怕又气愤，因此就呵斥狗，那狗想从门口逃走，可是门却反关着。狗惊恐惶惧趴在床下面，我又点上蜡烛，处理裙子上的污垢，而裙子上几乎全是油污。我害怕婆婆严厉地责备，又憎恨那狗碰倒了灯，于是就抬床，用剪刀刺狗。偶然刺中了狗的脖子，而剪刀的一股也断了，我又用另一股狠狠地刺狗，不一会儿狗就死了。早晨我拿着裙子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婆婆，婆婆正要责骂我，这时我的丈夫正好从外面回来了。打听了原因后，就从床底下把刺死的狗拖了出来，放在婆婆面前，因此婆婆才稍微地宽解。我十九岁那年就死了，死后就转生到现在这个身体上。过去杀死的狗，就是现在的李邕。我明天就要死了，这大概是因缘报应，杀我的人一定该是李邕吧？报应是正常的道理，你不要害怕。”

等到第二天阅兵，唐绍因犯了错被杀头，果然是李邕执刀。第一刀时身首尚未分离就折掉了，于是换了一把刀再杀，这才砍断了头。死生的报应，经常传闻不实，空泛无据，至于刀被折断，

杀亦不异，谅明神不欺矣。《唐书》说明皇寻悔恨杀绍，以李邕行戮太疾，终身不更录用。出《异杂篇》。

李 生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与轻薄少年游。年二十余，方折节读书，为歌诗，人颇称之。累为河朔官，后至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皆号为能，雅为太守所知。

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支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子士真巡属郡，到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备声乐，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宾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能及。饮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欢于今夕，岂无嘉宾？愿得召之。”太守曰：“偏郡无名人，惧副大使士真时为武俊节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录事参军李某，足以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

于是召李生入，趋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悦，瞪顾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莫知所谓，顾视生，□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顷，士真叱左右，缚李某系狱。左右即牵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

杀法也一样的事，料想神明不会欺骗。《唐书》上说，明皇不久就悔恨杀了唐绍，怨李邕行刑太快，终身不再录用他。出自《异杂篇》。

李 生

唐朝贞元年间，有个叫李生的人，家住在河朔一带。李生从小体力惊人，依仗着自己有气力喜欢侠义，不拘谨细小的行为，常与轻佻浮薄的少年一起游玩。二十多岁才改变了平日的行为开始读书，他所写的诗歌，人们都很称赞。连续做河朔地区的官员，后迁为深州录事参军。李生长得风度翩翩，善于谈论，懂得一些吏事，为人廉洁谨慎精明能干。至于击球喝酒方面，也很有才能，高雅不俗为太守所知。

当时王武俊统领成德军，凭借着功劳凌压众人，不顾忌法令制度，支郡守都害怕而不敢正眼看他。武俊曾经派他的儿子士真去属部巡视，士真到了深州，太守准备了丰盛的酒食，而且还在他住的地方安排了乐舞，大摆宴席招待士真。因为太守害怕武俊，所以侍奉士真的礼节也就非常谨慎，太守又担心喝酒时有触犯士真的人，所以官吏

和宾客一个都没敢招来。士真非常高兴，认为别的郡不能与此相比。酒喝到了晚上，士真就说：“非常荣幸能得到使君的优厚待遇，今天想要尽情欢乐，怎能没有嘉宾？希望能把他们召唤来。”太守说：“偏僻的小郡没有名人，又害怕副大使当时士真为武俊的节度副大使。您的威风，所以不敢让其他的宾客奉陪出席酒宴。只有一个录事参军李某，可以让他陪伴侍奉您，与您一起谈论说笑。”士真说：“吩咐他来。”

于是太守召唤李生进来，李生上前叩拜。士真看见他，非常的愤怒，随后命李生坐下。这时李生的态度更加恭敬了，可是士真却越来越不高兴，他不住地瞪着李生看，捋起袖子，伸出手腕，不像之前那样愉悦了。太守很害怕，不知道原因，看看李生，一脸愧色，满头大汗，连酒杯都不能端了，满座的人都十分惊慌害怕。过了一会儿，士真呵斥身边的人，把李生捆绑起来投入牢狱。身边的人立刻拉着李生的袖子快速离开，押到牢狱里，不一会儿

士真欢饮如初。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于狱中讯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尝言，固非忤于王君，君宁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常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士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常驰马腰弓，往还大行道，日百余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骏骡，负二巨囊，吾利其资，顾左右皆岩崖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逆旅氏，解其囊，得缁绮百余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与王公之宴，既入而视王公之貌，乃吾曩时所杀少年也。一拜之后，中心惭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则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后为托。”

有顷，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进，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醉，太守因欢，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客，不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酒，故请召之，而李某愚戆，不习礼法，大忤于明公，实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诛之，宜矣。窃有所未晓，敢以上问李某之罪为何，愿得明数之，且用诫于将来也。”士真笑曰：“李生亦无

罪，

士真又像当初那样高兴地喝酒了。等到天亮酒宴结束，太守又惊讶又害怕，就偷偷派人到狱中讯问李生说：“你的态度非常恭敬，并且不曾说什么，一定不是触犯了王君，你自己知道怎么得罪他了吗？”李生悲痛哭泣了很久才说：“常听释家说有现世之报，我今天知道了。我小时很贫穷，没有用来生活的资财，因此喜欢结交侠士，掠夺同乡人的财物。还常常骑着马带着弓奔驰，来回在大路上奔走，每天要走一百多里。一天遇见了一个年轻人，赶着一匹好骡子，骡背上驮着两个大口袋，我想夺取他的财物，看看左右都是万丈山崖，而且这时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于是我就用尽全力把他推到了山崖的下边。我把他的骡子快速赶到了一家旅馆里，打开口袋，得到了一百多段美丽漂亮的丝织品。从此家里就渐渐地富裕了，我因此就把弓箭折断，关起门来读书，最后就做了官，到了现在这样，这事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七年了。昨天晚上君侯叫我陪王公饮宴，进去以后看到王公的相貌，就是我从前杀死的那个年轻人。叩拜以后，我心里羞愧惶恐，自知死亡就在朝夕之间，现在我就伸着脖子等待斩首，又有什么好说的呢！替我感谢君侯，很幸运能得到君侯的知遇之恩，我敢把以后的事委托给他了。”

过了一些时候，士真酒醒了，急忙召唤身边的人，把李生的头取来，身边的人就到牢狱里斩下李生的头，把头献上，士真仔细地看李真的头开心地笑了。接着士真又在太守起居处饮酒，酒醉，太守看他很高兴，就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才能，幸运地做了一郡的太守。而副大使到下边审察政事，又宽大我们而不给以惩罚，对我们恩情深厚。昨天副大使命我召唤其他的宾客，而我们属于偏僻的小郡，没有什么宾客，这些人都不足以侍奉您尽情欢宴。我以为李生喜欢喝酒，所以就叫人把他召唤来了，可是李生这个人愚笨刚愎，不懂得礼节规矩，冒犯了您，这实在是我的罪过啊。现在您已经命人把他杀了，这是应该的。可是我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想问一问李生犯的是什么罪，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好在将来作为警诫。”士真笑着说：“李生也没有罪，

但吾一见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杀之，吾亦不知其

所以然也。君无复言。”及宴罢，太守密讯其年，则二十有七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出《宣室志》。

卢叔伦女

长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见一女子采桑树上，问曰：“此侧近何处有信心，可乞饭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见设斋次，见和尚来必喜，可速去也。”僧随所指往，果有一群僧，方就坐，甚慰。延入，斋讫，主姥异其及时至也。问之，僧具以实告，主人夫妻皆惊曰：“且与某同往，访此女子。”遂俱去，尚在桑树上，乃村人卢叔伦女也。见翁姥，遂趋下，弃叶笼奔走归家，二人随后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识之。女子入室，以床扃户，牢不可启。其母惊问之，曰：“某今日家内设斋，有僧云小娘子遣来，某作此功德，不曾语人，怪小娘子知，故来视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户遣出，女坚不肯出。又随而骂之，女曰：“某不欲见此老兵老嫗，亦岂有罪过？”母曰：“邻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异，祈请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趋出，不敢回顾。及去，母问之，答曰：“某前生曾贩羊，从夏州来，至此翁庄宿，父子

只是我一看见他，就气愤的心里激怒，已经产生了要杀他的想法。现在虽然把他杀了，我也不知道原因。你不要再说了。”饮宴结束后，太守秘密地询问了士真的年龄，是二十七岁，大概是李生杀死的那年轻人的年数，最终士真在王氏家里出生。太守惊叹诧异了很久，用自己的钱将李生厚葬了。出自《宣室志》。

卢叔伦女

长安城的南面，曾有个和尚一到中午就出来乞饭，偶然看见了一个女子正在树上摘桑叶，和尚上前问道：“这附近哪里有虔诚信仰的人家可以去乞饭？”女子回答说：“离这三四里，有户姓王的人家，他们家正办斋宴，看见有和尚来一定很高兴，你可以赶快过去。”和尚

按照女子所指的方向去了，果然有一群和尚正入座就斋，非常高兴。和尚被请进去，吃完了斋饭，夫妻二人对和尚能及时赶到这里感到很奇怪。问和尚，和尚把实情全都告诉了他们，夫妻二人都很吃惊，说道：“你和我们一同前往，去找这个女子。”于是他们就一同去了，而那女子还在桑树上面，原来是同村人卢叔伦的女儿。女子看见了那老夫妇，就从树上下来，扔下了装桑叶的笼子跑回家了，老夫妇跟在后面追赶她。到了那女子所住的地方，她的父母与这对老夫妇先前就认识。女子进到了屋里，用凳子把门顶上，牢固的不可打开。女子的母亲惊讶地问二人，他们说：“我们今天家里设置斋宴，有个和尚说小娘子打发他来，我们做这种功德的事，没有对人说过，奇怪小娘子知道此事，所以特意来看看，再没有什么事。”女子的母亲推门叫女儿出来，女儿坚决不肯出来。母亲又随声骂她，女子说：“我不想看见这老头老太太，难道也有罪过？”母亲说：“邻居家的翁婆来看你，为什么不出来？”那夫妻二人更加奇怪诧异了，请求她出来。女子忽然大声地呼喊说：“某年某月某日，贩卖胡羊的父子三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夫妻二人听了女子的话赶紧走了，连头也不敢回。等人离开以后，那女子的母亲问她，女子回答说：“我前生是个卖羊的，从夏州来，到这个老头的庄上住宿，父子

三人并为其害，劫其资货。某前生乃与之作儿，聪黠胜人，渠甚爱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后用医药，已过所劫数倍。渠又为某每岁亡日作斋，夫妻涕泣，计其泪过三两石矣。偶因僧问乞饭处，某遂指遵之耳，亦是偿债了矣。”翁姥从此更不复作斋也。出《逸史》。

崔无隐

唐元和中，博陵崔无隐言其亲友曰：城南杜某者，尝于汴州招提院，与主客僧坐语。忽有一客僧，当面鼻额间，有故刀瘢，横断其面。乃讯其来由，僧良久嗟惨而言曰：某家于梁，父母兄嫂存焉，兄每以贾贩江湖之货为业。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梁，获利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行者云兄溺于风波矣。父母嫂俱服未阕，忽有自汉南贾者至于梁，乃访召某父姓名者。某于相国精舍，应曰唯。贾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忻骇未言，且邀至所居，告父母，而言

曰：“师之兄以江西贸折，遂浪迹于汉南，裨将怜之，白于元戎。今于汉南，虽缙缡且尽，而衣衾似给。以卑贫所系，是未获省拜，故凭某以达信耳。”父母嫂悲忻泣不胜。翌日，父母遣师之汉南，以省兄。

师行可七八日，入南阳界，日晚，过一大泽中，东西路绝，目无人烟，四面阴云且合。渐暮，遇寥落三两家，乃欲寄宿耳。其家曰：“师胡为至此？今为信宿前有杀人者，追逐未获，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

三人一齐被他害死，掠走了财物。我前生又给他家做儿子，聪明狡黠超出一般的人，他们很疼爱我。我十五岁得了重病，二十岁就死了，他们为我前前后后请医卖药，已经超过了他们所抢劫的财物的好几倍。他们又为我在每年死的这天作斋，夫妻二人痛哭流涕，计算他们的眼泪也能超过三两石了。偶然间因为有和尚向我打听乞饭的地方，我就告诉了他，他遵从过去，这也是偿还欠债啊。”那对老夫妇从此就不再作斋了。出自《逸史》。

崔无隐

唐朝元和年间，博陵有个叫崔无隐的说他亲友说过：城南有个姓杜的人，曾经在汴州招提院，和住持、游方僧坐着谈论。忽然发现一个游方僧，鼻子与额头间有一条旧刀伤，横断在他整张脸上。杜某就问伤痕是怎么来的，游方僧沉吟良久痛苦凄惨地说：我家住在大梁，有父母兄嫂，兄长以贩卖四方各地的货物为业。第一年，从江南返回大梁，获得了几倍的利益。第二年去了却没有回来，第三年有个和他一同去的人回来说兄长溺水而亡。父母和嫂嫂的服丧期还未满，忽然有个从汉南做买卖的商人来到了梁，探访打听知道我父亲姓名的人。我在相国学舍里应声回答。商客说：“我得到了你哥哥的消息。”我又欣喜又惊恐以致说不出话，就邀请他到住所，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父母，他说：“您的哥哥因为在江西赔了钱，就去了汉南流浪，副将可可怜他，对主帅说了这事。现在在汉南，虽然钱花完了，可是衣被还很充裕。因为衰微没有钱，才没有回来，所以让我来传达这个消

息。”父母和嫂嫂悲喜交加流泪不止。第二天，父母就派我去汉南看望哥哥。

我走了有七八天，进入了南阳界，天色已晚，经过一个大湖沼，东西的路都断了，也看不到人烟，四面阴云聚拢。天渐渐黑了，只遇到稀稀落落的三两户人家，想要在那住上一宿。那人家说：“你为什么到这里？前两夜有个杀人犯，至今未追获，现在搜寻的很急迫，你不能住在这里，从这往南三五里，有一招提院，

师可宿也。”某因言而往，阴风渐急，飒飒雨来。可四五里，转入荒泽，莫知为计，信足而步。少顷，前有烛光，初将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风雨转甚，不及扣户而入，造于堂隍，寂无生人，满室死者。瞻视次，雷声一发，师为一女人尸所逐，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门外有小厅，厅中有床榻。卧未定，忽有一夫，长七尺余，提白刃，自门而入。师恐，立于壁角中。白刃夫坐榻良久，如有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厅东，先是有粪积，可乘而覘宅中。俄又闻宅中有三四女人，于墙端切切而言。须臾，白刃夫携一衣襟入厅，续有女人从之，乃计会逃逝者也。白刃夫遂云：“此室莫有人否？”以刃绕壁画之，师帖壁定立，刃画其面过，而白刃夫不之觉，遂携襟领奔者而往。师自料不可住，乃舍此又前走，可一二里，扑一古井中。古井中已有死人矣，其体暖，师之回遑可五更。主觉失女，寻趁至古井，以火照，乃尸与师存焉，执师以闻于县。县尹明辩，师以画壁及墙上语者具狱，于宅中姨姑之类而获盗者，师之得雪。南征垂至汉南界，路逢大桧树，一老父坐其下，问其从来，师具告。父曰：“吾善易，试为子推之。”师呵蓍，父布卦嘘唏而言曰：“子前生两妻，汝俱辜焉，前为走尸逐汝者，长室也。为人杀于井中同处者，汝侧室也。县尹明

你可以去那里住宿。”我根据他们所说的而前往，阴冷的风渐渐大起来，不一会儿就下起了雨。可能走了四五里地，转到了一个荒凉的大泽里，不知道怎么办好，随意走了几步。不一会儿，发现前面有烛光，看着很近，但是走了十里地才到达。这时风雨更大了，来不及敲门就进去了，房屋修建的富丽堂皇，但却寂静的没有活着的人，满屋都是死人。正挨个儿看，这时雷声震响，忽被一个女尸追赶，就从那

里跑了出来。跑了七八里地，到了一户人家，这时雨也停了，月亮也渐渐露了出来，便进到那户人家去。这户人家的中门外边有个小厅，厅里有张床。我还没有完全躺下，忽见有一个男子，七尺多高，手里提着一把刀，从门外进来。我非常害怕，就躲在墙角里。那个提刀的男子在床上坐了很长时间，好像在等什么人。不一会儿，那提刀的男儿走到了厅的东面，先前这里有个粪堆，可以站在上面看到宅院里。不一会儿又听到宅里有三四个女人，在墙的一端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那个提刀的男人带着一个衣服包进到了厅中，后面有女人跟从，估计是刚才逃跑的人。提刀的男子说：“这屋里有人吗？”就用刀绕着墙壁画，我紧贴着墙壁站立，刀就从我的脸上画过去，但那提刀的男子却一点也没有发觉，于是他就带着包袱领着那逃跑的女子去了。我料想这里不可以住，就舍弃了这里，又继续往前走，可能走了一二里地，掉进了一个古井里。这古井里已经有个死人了，那尸体还没凉，我徘徊惶恐了一夜。主人发觉女儿失踪，寻找的古井，用火去照，竟然发现尸体和我都在那里，于是抓我到县里去告状。县官辨别是非，我就把画壁以及在墙边窃窃私语的那几个女子的事都讲了，在这女子的姨母之类的亲戚处捕获了盗贼，这才得以昭雪。我又往南出发，将到汉南边界时，在路上遇一棵桧树，一个老头坐在那下面，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我全告诉了他。老头说：“我喜欢周易，试着给你推上一卦。”我对着蓍草吹了口气，老头摆上了卦，叹息了一声说：“你前生有两个妻子，你全都辜负了她们，之前追你的尸体，是你的大媳妇。被杀死在古井里，和你在一起的，是你的侧室。县令明断

汝之无辜，乃汝前生母也。我乃汝前生之父，汉南之兄已无也。”言毕，师泪下，收泪之次，失老父所在。及至汉南，寻访其兄，杳无所见，其刀瘢乃白刃夫之所致也。

噫！乃宿冤之动作，征应委曲如是，无隐云。杜生自有传，此略而记之。出《博异记》。

你是无辜的，他是你前生的母亲。我是你前生的父亲，你那汉南的哥哥已经没有了。”老头说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擦干眼泪后，才发现老头找不到了。等到了汉南，寻找探访哥哥，也没有找到，这脸

上的刀疤，就是那提刀的男子划的。

唉！这前世的冤仇，应验如此曲折，这些都是崔无隐说的。杜生也有记载，这里大略地记了一下。出自《博异记》。

卷第一百二十六 报应二十五

程 普 羊 聃 刘 毅 张和思 梁元帝

竇 軌 武攸宁 崔进思 祁万寿 郭 霸

曹惟思 邢琇 万国俊 王 瑶 陈 岷

萧怀武 李龟祯 陈 洁

程 普

程普，字嘉谋，吴孙权将也，领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尝杀叛者数百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热，百余日便死。原缺出处，今见《三国志·吴志·普传》裴注引《吴书》。

羊 聃

羊聃，字彭祖，晋庐江太守，为人刚克粗暴。恃国姻亲，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戮。征西大将军庾亮槛送，具以状闻。右司马奏聃杀郡将吏及民简良等二百九十人，徙谪一百余人，应弃市，依八议请宥。显宗诏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议之有？下狱所赐命。”聃兄子贲，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诏不许。琅琊

程 普

程普，字嘉谋，是吴国孙权的大将，封为江夏太守、荡寇将军。曾经杀死叛军几百人，把他们都投入火里烧了。当天程普就生病发热，一百多天后就死了。原缺出处，今见《三国志·吴志·普传》裴注引《吴书》。

羊 聃

羊聃，字彭祖，是晋朝庐江太守，为人性情刚硬且粗暴。依仗皇亲国戚的身份，很放纵，极小的怨恨，也会施加刑罚。征西大将军庾亮用囚车押送羊聃进京，把全部的罪状禀报给朝廷。右司马上书羊聃杀了郡里的大将官吏，以及老百姓简良等二百九十人，降职流放了一百多人，应处以死刑，但依照八议制度请求给其宽宥。显宗下诏说：“此事是从古到今所没有的。这都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可以忍受！有什么八议？应该下狱叫他自尽。”羊聃哥哥的儿子羊贲先是娶了南郡公主，因为羊聃的事情自己上表请求解除婚姻，皇帝下诏没有答应他的请求。琅琊

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为请。于是司徒王导启聃罪不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感动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诏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发言摧鯁，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致顿毙，朕亦何颜自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恩。”于是除名为民。少时，聃病疾，恒见简良等曰：“枉岂可受，今来相取，自由黄泉。”经宿死。出《还冤记》。

刘 毅

宋高祖平桓玄后，以刘毅为抚军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儿庆为沙弥，并杀四道人。后梦见此僧来云：“君何以枉杀贫道？贫道已白于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日弥羸瘦。当毅发扬都时，多有争竞，欺凌宰辅，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败后，夜单骑突投牧牛寺僧，僧曰：“抚军昔枉杀我师，我道人，自无报仇之理，然何宜来此！主师屡有灵验，云天帝当收抚军于寺杀之。”毅便叹吒出寺，因上大树，自缢而死。出《还冤记》。

张和思

北齐张和思，断狱囚，无问善恶贵贱，必被枷锁杻械，困苦备极。囚徒见者，破胆丧魂，号生罗刹。其妻前后孕男女四人，临产即闷绝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鑱，手脚并有肉杻束缚，连绊堕地。后

和思为县令，坐法杖死。

孝王的妃子山氏，是羊聃的外甥女，苦苦替聃求情。于是司徒王导上奏说羊聃罪过不容宽恕，应当处以重法。但山太妃担忧伤感得了重病，陛下有无尽的恩德，应当有保全生命的宽恕。于是皇帝下诏书说：“山太妃只有这一个舅舅，说话就会悲痛到哽咽哭泣，到了口吐鲜血的地步，忧虑的心情十分深重。我的父母去世后，受太妃抚育之恩，就像亲生的母亲。假如太妃不能承受难忍的痛苦，以致出了意外，我有何脸面自处。现在就赦羊聃死罪，以慰藉太妃的甥舅之情。”于是将羊聃除名为百姓。过不久，羊聃重病，眼前常看见简良等说：“冤枉哪里可以忍受，现在来取你的命，自此至黄泉。”一夜后羊聃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刘 毅

南朝宋高祖平定了桓玄后，用刘毅做抚军荆州刺史。刘毅到荆州，杀了牧牛寺的寺主，说其藏匿桓家的儿子庆做和尚，并杀死四个僧人。后来梦见这里的和尚来说：“你为什么冤枉地杀死我们？我们已经禀告了天帝，恐怕你也活不久了。”刘毅因此就得了重病不能吃东西，一天天瘦弱下去。刘毅发兵扬都时，有许多争执，侵犯凌辱了宰相，宋高祖因此派人讨伐他。刘毅被打败后，夜里独自骑马突围投奔牧牛寺僧人，僧人说：“抚军从前冤枉地杀死了我们的师傅，我们修道人从无报仇的道理，可是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们主师多次显灵，说天帝要处死抚军，在寺院杀掉你。”刘毅便慨叹地走出寺院，在大树上自缢而死。出自《还冤记》。

张和思

北齐张和思，审判狱中的囚犯，不问善恶贵贱，一定要使囚犯遭受枷锁刑具的惩罚，囚犯痛苦到了极点。囚徒看到他，就吓得胆破魂飞，给他起外号叫生罗刹。张和思的妻子前后孕有男女四人，临产前就闷绝得只想死去。所生下的男女，都戴着肉锁，手脚都有肉手铐束缚着，被捆着绳子落地。后来张和思做县令，因为犯法被用杖刑打

死。

梁元帝

后周文帝宇文泰，初为魏丞相。值梁朝丧乱，梁孝元帝为湘东王，时在荆州。遣使通和，礼好甚至，与泰断金立盟，结为兄弟。后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犹人臣，颇行凌侮。又求索无厌，乃不惬意，遂遣兵袭江汉，虏系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万口，而害孝元。又魏文帝先纳茹茹主郁久闾阿那瓌女为后，亲爱殊笃。害梁主之明年，瓌为齐国所败，因率余众数千奔魏。而突厥旧与茹茹怨仇，即遣饷泰马三千匹，求诛瓌等。泰许诺，伏突厥兵马，与瓌宴会，醉便缚之，即日灭郁久闾姓五百余人。茹茹临死，仰天而诉。明年冬，泰猎于陇右，得病，见孝元及瓌为祟。泰发怒肆骂，命索酒食与之，两月泰卒。

窦 轨

唐洛州都督鄴国公窦轨，太穆皇后三从兄。性刚严好杀。为益州行台仆射，多杀将士，又害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饷我瓜来。左右报之：“冬月无瓜。”轨曰：“一盘好瓜，何谓无耶？”即而惊视曰：“非瓜，并是人头。”轨曰：“从我偿命。”又曰：“扶我起见韦尚书。”言毕而薨。

武攸宁

唐建昌王武攸宁，任置勾任，法外枉征财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于天，吁嗟满路。为大库，长百步，二百余间。所征获者，贮在其中，天火烧之，一时荡尽，众口所咒。

梁元帝

北周文帝宇文泰，当初担任西魏丞相。正值梁国丧乱之际，梁孝元帝时为湘东王，当时在荆州。元帝派使者与魏讲和，双方表示友好

以礼相待，并和宇文泰断金立盟，结成兄弟。后来平定了侯景，孝元帝即位，宇文泰依然处在臣子的地位，但行事常常欺凌侮辱他人。他索取没有止境，且仍不满意，于是派兵袭击江汉，俘获了朝官和百姓一百四十万口，并且杀害了孝元帝。另一件事是魏文帝先娶了茹茹王郁久闾阿那瓌的女儿做妻子，他们十分亲爱。宇文泰杀害梁孝元帝的第二年，瓌被齐国打败，于是率领剩下的数千人逃奔魏。而突厥过去和茹茹有仇怨，就派人给宇文泰三千匹马，求请宇文泰杀了瓌等人。宇文泰答应了，他埋伏下突厥兵马，与瓌宴会，等瓌酒醉后就将他捆绑了，当天杀了五百多郁久闾姓的人。茹茹临死时仰天控诉。第二年冬天，宇文泰在陇右打猎，得了重病，看见孝元帝和瓌在作祟。宇文泰发怒肆意谩骂，命人拿酒食给他们，仅两个月宇文泰就死了。

窦 轨

唐洛州都督鄴国公窦轨，是太穆皇后的三堂兄。他性情刚烈严苛，喜好杀人。做益州行台仆射时，杀死了许多将士，还杀害了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他在洛阳病得厉害，忽然说有人给我送瓜来。左右的人告诉他说：“冬月没有瓜。”窦轨说：“确实是一盘好瓜，为什么说没有呢？”不一会又惊恐地看着说：“不是瓜，都是人头。”窦轨说：“是跟我索命来了。”又说：“快扶我起来见韦尚书。”说完就死了。

武攸宁

唐建昌王武攸宁，另外设置勾任，违法征收财物，百姓因此倾家荡产的十其有九。百姓向苍天诉苦，哀怨满路。武攸宁建筑了一百多步长的大库二百多间，将征收来的东西贮存在那里面，后来天火烧了大库，东西全被烧尽，百姓无不痛恨咒骂。

攸宁寻患足肿，粗于瓮，其酸楚不可忍，数月而终。

崔进思

唐虔州参军崔进思，恃郎中孙尚容之力，充纲入都，送五千贯，每贯取三百文裹头，百姓怨叹，号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风船没，无有子遗。家资田园，货卖并尽，解官落职，求活无处。此所谓聚敛之怨。

祁万寿

唐乾封县录事祁万寿，性好杀人。县官每决罚人，皆从索钱，时未得与问，即取粗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胜数，囚徒见之，皆失魂魄。有少不称心，即就狱打之，困苦至垂死。其妻生子，或著肉枷，或有肉杻，或无口鼻，或无手足，生而皆死。

郭 霸

唐侍御史郭霸，奏杀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经月患重，台官问疾，见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数百鬼，遍体流血，攘袂缺齿，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绯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许时？’”答曰：“比缘未得五品，未合放。”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搅之，曰：“大快。”家人走问之，曰：“御史孙容师刺我。”其子经御史顾琮讼容师，琮以荒乱言不理。其夜而卒，容师以明年六月霸死日而终，皆不知其所以。司勋郎中张元一云：“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武攸宁不久就得了脚肿病，他的脚肿得像瓮粗，酸楚疼痛的让人不能忍受，几个月后武攸宁就死了。

崔进思

唐虔州参军崔进思，依仗郎中孙尚容的力量，押送进贡的钱物去京都，送去五千贯，每贯里另收三百文作路费，百姓怨恨叹息，哭天号地。到了瓜步江，遇到大风，沉了船，一点儿东西都没有留下。为了赔偿，家里的财产田园全部卖光，还被解除了官职，落到无处求生的下场。这就是所说的横征暴敛的报应。

祁万寿

唐乾封县录事祁万寿，天生喜欢杀人。每当县官判决处罚人的时候，他都跟着要钱，没得到钱时，就拿粗木仗打犯人。像这样死的人，数也数不清，囚徒们看见他，都丧魂落魄。对哪个犯人稍微不称心，就立刻到狱中打他，让他痛苦到就要死的程度。祁万寿的妻子生的孩子，有的脖子上戴着肉枷，有的手脚带着肉的镣铐，有的没有口鼻，有的没有手脚，并且孩子生下来都死了。

郭 霸

唐侍御史郭霸，上奏杀死了宋州三百多人，因此突然得五品官。整月患重病，台官去探视病情，看见一个老巫婆说：“郭公的病不能救了，有几百个鬼，遍体流血，扬起袖子，龇牙咧嘴，都说不能放他。有个穿青绿色衣服的人吆喝穿红色衣服的人说：‘早应当死去，为什么要这么久？’回答说：‘他遭的罪还不够他得到五品官时所做的恶，不应让他马上死。’”不一会儿郭霸用刀子刺自己乳下，在里边乱搅，说：“非常痛快。”家里人跑去问他，他说：“御史孙容师刺我。”他的儿子通过御史顾琮诉讼容师杀人，顾琮因他说的话荒谬没有受理。那天夜里，郭霸死了，孙容师也在第二年六月郭霸死的那天死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勋郎中张元一说：“春天开始干旱，等到郭霸死时雨水就充足了。”天后

问：“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庆。旱降雨，一庆；中桥新成，万代之利，二庆；郭霸身死，百姓皆欢，三庆也。”天后笑曰：“霸见憎如此耶！”

曹惟思

唐蜀郡法曹参军曹惟思，当章仇兼琼之时，为西山运粮使，甚见委任。惟思白事于兼琼，琼与语毕，令还运。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琼，请留数日。兼琼大怒，叱之令出，集众斩之。其妻闻之，乘车携两子与之诀，惟思已辮发束缚，兼琼出监斩之。惟思二男叩头乞命，来抱马足，马为不行，兼琼为之下泣云：“业已斩矣。”犹未释。郡有禅僧，道行至高，兼琼母师之。禅僧乃见兼琼曰：“曹法曹

命且尽，请不须杀，免之。”兼琼乃赦惟思。

明日，使惟思行卢府长史事，赐绯鱼袋，专知西山转运使，仍许与其妻行。惟思至泸州，因疾，梦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负心杀人甚多，无分毫善事，今冤家债主将至，为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两子为僧，家中钱物衣服，尽用施寺，仍合家素食，堂前设道场，请名僧，昼夜诵经礼忏，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当死矣。”惟思曰：“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酱食之，即能餐矣。”既觉，具言其妻，妻赞之。即僧二子，又如言置道场转经，且食羊肝，即饭矣，如是月余。

晨坐，其亡母亡姊皆来视之，惟思大惊，趋走迎候。有一鬼子，手执绛幡前引，升自西阶，植绛幡焉。其亡姊不言，

问：“外面有什么事？”元一说：“外面有三庆。天旱降雨，是一庆；中桥建成为子孙万代造福，是二庆；郭霸死了百姓都高兴，是三庆。”天后笑着说：“郭霸被憎恨到这种地步了！”

曹惟思

唐蜀郡法曹参军曹惟思，在章仇兼琼为节度使时，做西山运粮使，兼琼对他很信任。惟思向兼琼禀告事情，兼琼和他说完，命令立刻运输。惟思妻子生孩子有病，于是把情况告诉兼琼，请求留几天。兼琼大怒呵斥他，让他出去，集合众人宣布杀他。惟思的妻子听说了这件事，坐车带着两个孩子和他诀别，惟思已绑好头发被捆绑着，兼琼出来监斩。惟思两个儿子跪地磕头乞求饶命，上前抱住马脚，马不能走，兼琼为此哭着说：“就要杀了。”还是不想释放。郡里有个和尚，道行非常高，是兼琼母亲的师傅。和尚于是去见兼琼说：“曹惟思没有几天活了，不必你来杀他，请免他一死。”兼琼于是放了惟思。

第二天，派惟思去卢府做长史的差事，赐给他绯红色的鱼袋，专任西山转运使，并且允许与他妻子同去。惟思到了泸州就得了病，梦见一个和尚告诉他说：“曹惟思一生当中违背良心，杀人很多，没有做一点好事，今天冤家债主将到了，做什么都没用了。”惟思百般哀

求祈祷，和尚说：“你能让两个儿子做和尚，将家中所有的钱财衣物都施舍给寺院，全家吃素，在堂前设置道场，请名僧昼夜不停地念经，恭敬地忏悔，可以延长一百天的寿命。如做不到，立刻就要死了。”惟思说：“这些事情都很容易。只是苦于不能吃素怎么办？”和尚说：“把羊肝用水浸泡，加上椒酱食用，就能吃了。”醒了以后，他把梦中的事情都告诉了妻子，妻子赞同这些做法。立即让两个儿子做了和尚，又像说的那样设置了道场不停地念经，并且吃羊肝当饭，像这样做了一个多月。

一天早晨，他的死去的母亲和姐姐都来看他，惟思非常惊讶，走上前去迎候。有一小鬼，手里拿着红色的旗子在前面引导，从西面台阶升起，树起了红色的旗子。他死去的姐姐不说话，

但于幡前下舞，傲傲不辍。其母泣曰：“惟思在生不知罪，杀人无数，今冤家欲来，吾不忍见汝受苦辛，故来视汝。”惟思命设祭母，母食之。其姊舞更不已，不交一言。母食毕，与姊皆去。

惟思疾转甚，于是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场中，昼日眠觉。有二青衣童子，其长等傴僂也，一坐其头，一坐其足。惟思问之，童子不与语。而童子貌甚闲暇，口有四牙，出于唇外。明日食时，惟思见所杀人，或披头溃肠，断截手足，或斩首流血，盛怒来诟惟思曰：“逆贼与我同事，急反杀我灭口，我今诉于帝，故来取汝。”言毕升阶，而二童子推之，不得进，但谩骂曰：“终须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来，皆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余，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惧，与妻子别。于是死者大至，众见惟思如被曳状。坠于堂下，遂卒。惟思不臧人也，自千牛备升为泽州相州判司，常养贼徒数十人，令其所在为盗而馆之。及事发，则杀之以灭口，前后杀百余人，故祸及也。

邢 琇

唐邢琇之使新罗也，还归，泊于炭山。遇贾客百余人，载数船舶，皆珍翠沉香象犀之属，直数千万。琇因其无备，尽杀之，投于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惧人知也，则表进之，敕还赐琇，琇恣用之。

后子绛与王铨谋反，邢氏遂亡，亦其报也。

只是在旗帜下面跳舞，像喝醉酒那样跳个不停。他的亡母哭着说：“惟思生前不知罪，杀人无数，现在冤家都要来了，我不忍心看你受苦，所以来看你。”惟思让人为母亲陈设祭品，母亲吃了。他的姐姐跳舞一刻不停，不说一句话。母亲吃完了和姐姐一起离开了。

惟思病得更严重了，于是羊肝也不吃了，经常趴在道场中，整天睡觉。有两个穿青色衣服的童子长得非常矮小，一个坐在他头上，一个坐在他脚上。惟思问他们，童子不和他说话。童子的表情很悠闲，口里有四颗牙，都露在嘴唇的外面。第二天吃饭时，惟思看见了他所杀的人，有的披散着头发烂了肠子截断了手脚，有的被砍去了头流着血，都充满愤怒来见惟思，说：“逆贼与我们一起做事，情况危急反倒杀我们灭口，我们现在已对上帝控告了，所以来拿你。”说完就升上台阶，两童子推开他们，不让进去，但他们依然谩骂说：“你是死定了。”惟思知道不能免，把做的恶事全承认了。像这样被惟思杀的人每天都来，都被童子推出去，不能到惟思跟前。一个多月后，忽然两个童子失踪了，惟思非常恐惧，和妻子儿子告别。于是死的人都来了，大家看见惟思像被拽着的样子。坠落到堂下就死了。惟思不是好人，从千牛备升做泽州相州判司以来，豢养了几十个贼徒，让他们到处偷窃并给他们住处。等事情要暴露了，就杀了他们灭口，前后共杀了一百多人，因此报应就来了。

邢 琇

唐邢琇出使新罗回来时，船停在炭山，遇到了一百多个商人。他们装载几船货物，都是珍珠翡翠沉香象牙犀牛角之类的东西，价值几千万。邢琇趁他们没有防备，把他们全杀了，并将尸体投到了海里，把这些货物全都据为己有。回到京城，怕人知道，就上表送给皇帝，皇帝又下诏赐给邢琇，邢琇任意地使用这些珍宝。后来他儿子邢绛和王铨共同谋反，邢氏一族全部灭亡，这也是他的报应啊。

万国俊

唐侍御史万国俊，令史出身，残忍为怀，楚毒是务。奏六道使，诛斩流人，杀害无数。后从台出，至天津桥南，有鬼满路，遮截马足，不得前进。口云：“叩头缓我。”连声忍痛，俄而据鞍，舌长数尺，遍身青肿。舆至宅，夜半而卒。

王 瑶

会昌中，有王瑶者，白云：远祖本青州人，事平卢节使。时主公姓李，不记其名，常患背疽，众医莫能愈。瑶祖请以牲币祷于岱宗，遂感现形，留连顾问，瑶祖因叩头泣血，愿垂矜悯。岳神言曰：“尔之主师，位居方伯，职在养民，而虐害生灵，广为不道，淫刑滥罚，致冤魂上诉。所患背疮，盖鞭笞之验，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无能宥之。”瑶祖因拜乞一见主公，洎归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瑶祖具以泰山所睹之事，白于主公夫人，云：“何以为验？”瑶祖曰：“某当在冥府之中，亦虑归之不信，请谒主公，备窥縲绁。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圆寸余，以授某曰：‘尔归，将此示吾家。’具衣袂见在。”夫人得之，遂验临终服之衣，果有裁裂之处，疮血犹在，知其言不谬矣。出《耳目记》。

陈 岷

闽王审知初入晋安，开府多事，经费不给。孔目吏陈岷献计，请以富人补和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

万国俊

唐朝侍御史万国俊，早期为令史，为人残忍，处事阴险狠毒。曾上奏六道使，诬陷被流放的人，杀人无数。有一次他从御史台出来，到天津桥南时，发现满道都是鬼，这些鬼拦挡马腿，使他不能前进。他口中还说：“给你磕头，饶了我。”喊声悲惨痛苦，一会儿又跨上马鞍，把舌头伸出几寸长，全身都青肿了。把他用车运回住所，半夜就死了。

王 瑶

唐武宗会昌年间，有个名叫王瑶的人，自己说：祖上本是青州人，曾在平卢节度使麾下做事。当时他的主公姓李，记不得姓名了，背上经常长疮，很多医生都不能治好。王瑶的祖辈请求拿着供品到泰山去祈祷，感动了泰山神，现出原身来查问，王瑶的祖辈叩头并哭出了血，请求泰山神能发发善心。泰山神说：“你的主公位居高官，本应使百姓安居乐业，然而他残害生灵，做了很多坏事，乱施刑罚，致使冤魂告状。所患的背疮病就是在阴曹地府被鞭打的结果，一定不会好。这是上天的责罚，没有办法宽恕他。”王瑶的祖辈要求拜见一下主公，等他回到了青丘，主公已经死了。王瑶的祖辈就把在泰山所看见的事，都告诉了主公夫人，夫人说：“用什么来证明你说的是真事呢？”王瑶的祖辈说：“我在冥府里，也怕回来你们不信，就请求拜见了主公，还看见他全身绑着绳索。主公撕下一块贴身的衣袖，大约有一寸见方，交给我说：‘你回去后，把这块衣袖给我家人看。’现在衣服袖子还在。”夫人得到衣袖后，就检验主公临终所穿的衣服，果然有撕裂的地方，背疮流的血还在，知道他说的不是假话。出自《耳目记》。

陈 岷

闽王王审知刚刚占领晋安，开府以来，要办的事很多，但经费不足。孔目吏陈岷献计，请求让有钱的富人充当和市官，任意向他们征收索取，却给他们很少酬金。有钱的富人都以此为苦，

岷由是宠，迁为支计官。数年，有二吏执文书诣岷里中，问陈支计家所在。人问其故，对曰：“渠献计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众，凡破家者祖考，皆诉于水西大王，王使来追尔。”岷方有势，人惧不敢言。翌日，岷自府驰归，急召家人，设斋置祭，意色惶惶。是日，里中复见二吏入岷家，遂暴卒。初审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于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云。

萧怀武

伪蜀有寻事团，亦曰中团，小院使萧怀武主之，盖军巡之职也。怀武自所团捕捉贼盗多年，官位甚隆，积金巨万，第宅亚于王侯，声色妓乐，为一时之冠。所管中团百余人，每人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童儿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庖看厩，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公私动静，无不立达于怀武，是以人怀恐惧，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怀武杀人不知其数，蜀破之初，有与己不相协，及积金藏镪之夫，日夜捕逐入院，尽杀之。冤枉之声，闻于街巷。后郭崇韬入蜀，人有告怀武欲谋变者，一家百余口，无少长戮于市。出《王氏见闻》。

李龟祯

乾德中，伪蜀御史李龟祯久居宪职。尝一日出至三井桥，忽睹十余人，摧头及被发者，叫屈称冤，渐来相逼。

陈岷却由于这件事很受宠爱，被提升为支计官。过了几年，有两个官吏拿着文书到陈岷住的地方，问陈岷家是哪一户。人们问原因，回答说：“他献计设立和市官，由于这个原因倾家荡产的人很多，倾家荡产的人的祖先，都向水西大王告状，大王派我们来追究。”陈岷正有势力，人们都害怕他不敢说。第二天陈岷从府里紧急赶回来，急忙召集家里人，准备斋饭摆上祭典，神色彷徨疑惧。这天，同里的人又看见两个官吏去陈岷家，陈岷突然死了。当初王审知起事，是他的哥哥王潮首倡的，等到王审知占据闽中，就给潮立了个庙在水西，因此世人叫他水西大王。

萧怀武

伪蜀有个寻事团，也叫中团，由小院使萧怀武主持，相当于军巡的职务。怀武指挥这个团捕捉贼盗很多年，因此官位很高，搜刮了巨万的钱财，住宅宏伟仅次于王侯，歌妓美女是当时第一流的。所管辖的中团有一百多人，每人又都豢养了十多个属于自己的部下，时而聚时而分，人们不能辨别，就管他们叫“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

保，乞丐佣人，以及卖小孩儿的这些人，都是中团的“狗”。百姓互相偶尔说的牢骚话，官中没有不知道的。另外分散在州郡以及达官贵人家当厨师、当马夫、驾马车、拉乐器的，也都是中团的“狗”。无论是公家的还是个人的事情，没有不立刻传达到怀武那里的，因此人们都心里怀有恐惧，常常怀疑自己身边知心的人都是“狗”。怀武杀人不知道有多少，刚刚灭蜀时，与其相处不和谐的，以及积金藏钱多的人，日夜不停地被逮捕审问，并全被杀掉。喊冤叫屈的声音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后郭崇韬进入蜀地，有人告发怀武想要谋反叛变，怀武一家一百多口，不分老少全部被杀。出自《王氏见闻》。

李龟祯

乾德时，伪蜀御史李龟祯长久担任宪职。一日他走到三井桥，忽见十多个破了头和披着发的人，喊冤叫屈，向他逼来。

龟祯畏惧，回马径归，说与妻子。仍诫其子曰：“尔等成长筮仕，慎勿为刑狱官，以吾清慎畏惧，犹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陈 洁

伪蜀御史陈洁，性惨毒，谳刑定狱，尝以深刻为务。十年内，断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见蟪蛄悬丝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衔中指，拂落阶下，化为厉鬼，云来索命。惊讶不已，指渐成疮，痛苦十日而死。

龟祯十分震惊害怕，调回马头直奔家中向妻子孩子讲了这件事。并告诫自己的孩子说：“你们长大出外做官，千万不要做刑狱官，我向来清廉谨慎敬畏王法，还有被冤枉的，现在后悔哪还来得及。”从这以后得病而死。

陈 洁

伪蜀御史陈洁，天生凶恶狠毒，判案定刑，严峻苛刻。十年里，

经他手判处死刑的有上千人。到亭子里避暑，看见一个小蜘蛛挂着丝在面前，他伸手去接，小蜘蛛突然变成了大蜘蛛，咬住他的中指，甩落到台阶下面，就变成厉鬼，口中说着来要你的命。陈洁惊讶害怕得不得了，手指渐渐变成了疮，疼痛十天后就死了。

卷第一百二十七 报应二十六

苏 娥 涪令妻 诸葛元崇 吕庆祖 元 徽

李义琰 岐州寺主 馆陶主簿 僧昙畅 午桥民

卢叔敏 郑 生

苏 娥

汉何敞为交趾刺史，行部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鹄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已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傍，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之曰：‘何劳问之。’寿因捉臂欲污妾，不从，寿即以刀刺胁，妾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烧车，杠及牛骨，投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

苏 娥

汉朝时何敞任交趾刺史，巡行视察苍梧郡高要县，晚上住在鹄奔亭。还没有到半夜，有一女子从楼下走出来，自己说：“我姓苏名娥，字始珠，原来是广信县修里人。很早就失去了父母，又没有兄弟，丈夫也早死了。家中有各种丝绸一百二十匹，以及奴婢一人，名叫致富，因我们孤苦穷困无所依靠，不能自给，想要到临县去卖绸布。就向同县人王大伯租了一辆牛车，价值约一万二千钱，用车装着我和绸布，让致富赶着牛车。在前年的四月十日，来到这座亭外，当时天色已晚，行人已经断绝，我们不敢前行，因此就停留在这里。致

富突然肚子痛，我就去亭长家乞讨浆水和火，亭长龚寿听说后就拿着刀和戟，来到车旁，问我说：‘夫人从什么地方来？车上装的什么？你丈夫在哪里？为什么独自行走？’我回答他说：‘这些不必劳累你来过问了。’龚寿就趁机抓住我的手臂想要污辱我，我不顺从，他就用刀直刺我的肋下，我当时就死了，他又杀了致富。龚寿在这个楼下挖了个坑，把我和致富一块儿埋了，还取走了财物，并杀了牛、烧了车，把车杠和牛骨扔到了这个亭东面的空井里。我死得好惨，无处投诉，故来告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汝尸骸，以何为验？”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寿，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同，收寿父母兄弟皆系狱。敞表寿杀人，于常律不至族诛，但寿为恶，隐密经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诉，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助阴诛。上报听之。出《还冤记》。

涪令妻

汉王恽，字少琳，为郿县令。之郿亭，亭素有鬼。恽宿楼上，夜有女子，称欲诉冤，无衣自进。恽以衣与之，进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过此亭宿。亭长杀妾大小十口，埋在楼下，取衣裳财物。亭长今为县门下游徼。”恽曰：“当为汝报之，无复妄杀良善也。”鬼投衣而去。恽且召游徼问，即服，收同时十余人，并杀之。掘取诸丧，归其家葬之，亭永清宁。原缺出处，今见《还冤记》。

诸葛元崇

琅琊诸葛覆，宋永嘉年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扬都，唯将长子元崇赴职。覆于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丧欲还。覆门生何法僧贪其资，与伴共推元崇堕水而死，因分其财。元崇母陈氏梦元崇还，具叙父亡及身被杀委曲，尸骸流漂，怨酷无双。奉迷累载，一旦长辞，衔悲茹恨，如何可说，

所以才来告诉您。”何敞说：“现在要挖掘你的尸骸，凭什么作为验证呢？”女子说：“我全身穿的都是白色衣服，脚上是青丝鞋，还没有腐烂。”挖掘出来后，果然像她说的那样。何敞就派人去捉拿龚寿，拷

问之后他全部供认，又到广信县核对，同苏娥说的完全相同，又收监了龚寿的父母和兄弟等。何敞上表说龚寿杀人，按通行的刑律不至于诛连同族，但龚寿作恶，隐瞒多年，王法不能容。而鬼神自己出来控诉，这是千百年来没有的事，请求全部斩首，以响应冥冥之中受到的诛罚。上报后朝廷同意何敞的处理意见。出自《还冤记》。

涪令妻

汉朝人王恠，字少琳，作郃县县令。到郃亭，郃亭经常闹鬼。王恠住在楼上，到了夜间，有一个女子，自称要诉冤，没穿衣服就自己进来了。王恠拿衣服给她穿，她上前说：“我原本是涪县令的妻子，随丈夫赴任途中，在此亭歇宿。亭长带人杀了我家大小十口，掩埋在这座楼下，还抢走了衣服和财物。亭长现在是你县巡查盗贼的游徼。”王恠说：“我一定为你报仇，不能让他妄杀了好人。”鬼放下衣服走了。王恠立即招来游徼审问，他全部招供了，又抓了同时作案的十多人，一起杀了。后来又挖出被杀的人，把他们的尸骨送回家乡埋葬了，郃亭从此就清宁了。原缺出处，今见《还冤记》。

诸葛元崇

琅琊人诸葛覆，南朝宋文帝永嘉年间作九真太守，其家眷全留在扬都居住，只带着长子元崇去赴任。诸葛覆于任内病故，元崇那年才十九岁，护送父亲灵柩回乡。诸葛覆的门生何法僧贪图诸葛家的财产，与同谋把元崇推到水里淹死，瓜分掉诸葛元崇的钱财。元崇的母亲陈氏梦到元崇回来了，并叙述了父亲的死以及自己被害的全部经过，尸骸顺水漂流，怨恨无比。和母亲分别已经多年，现又被害死在外地，含悲饮恨，哪里能说得明白，

歔歔不能自胜。又云：“行速疲极，因卧窗下床上，以头枕窗，明日视儿眠处，足知非虚矣。”陈氏悲怛惊起，把火照儿眠处，沾湿犹如人形。于是举家号泣，便如发闻。于时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立即陈氏从姑儿也。具疏梦，托二徐验之。徐道立遇诸葛丧船，验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语。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杀

之，差人送丧还扬都。出《还冤记》。

吕庆祖

宋永康人吕庆祖，家甚殷富，常使一奴名教子守视墅舍。庆祖自往案行，忽为人所杀。族弟无期，先贷举庆祖钱，咸谓为害。无期便赍酒脯至枢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谓是我，魂而有灵，使知其主。”既还，至三更，见庆祖来云：“近履行，见奴教子畦畴不理，许当痛治，奴遂以斧砍我背，将帽塞口，因得啮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颈，曳著后门。初见杀时，从行人亦在其中，而不同，执罪之失也。奴今欲叛，我已钉其头著壁。”言卒而遂灭。无期具以告其父母，潜视奴所住壁，果有一把发，以竹钉之。又看其指，并见伤破，录奴诘验，承伏。又问：“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头如被系，欲逃不得。”诸同见者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出《还冤记》。

悲泣叹息不能自禁。又说：“因走得匆忙急迫所以疲劳极了，就躺在窗下的床上，头枕在窗台上，您明天看一下我睡觉的地方，就知道我说的是事实了。”陈氏悲痛惊醒，点着火照着儿子睡过的地方，被水浸湿的地方好像人的形状。于是全家号哭，就像发丧一样。当时徐森之刚刚任职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立是陈氏从姑的儿子。陈氏向他详细说了所做的梦，托付二徐察验此事。徐道立遇到了诸葛覆的丧船，对照其父子死亡的时间，与鬼说的完全相同。最终逮捕了行凶的两个人，二人都认了罪，依照法律把他们杀了，又差人护送诸葛的灵柩回扬都。出自《还冤记》。

吕庆祖

南朝宋永康人吕庆祖，家产很富，平时派一名叫教子的奴仆看守家园。庆祖自顾办自己的事，有一天忽然被人杀害。同族中有个弟弟名叫无期，以前曾向庆祖借过钱，大家都说庆祖是被无期杀害的。无期便拿着酒菜到庆祖的灵柩前祷告说：“你遭到这样的荼毒，都说是我干的，请你魂魄显灵，让别人知道谁是凶手。”回来后，到了三更

天，看见庆祖来说：“近日察看家园，见我的仆人教子不整理田舍，我就说要狠狠地惩罚他，他就用斧子砍我的后背，并用帽子堵我的嘴，我趁机咬住他的三个手指，三指都被我咬碎了。他又拿刀刺我的脖颈，拉扯着到了后门。当初我被杀时，也有其他仆人在场，只是和他不一样，他是杀我的主犯。教子现在想要逃跑，我已经把他的头钉在墙上了。”说完就不见了。无期把这件事全都告诉了庆祖的父母，他们暗中到教子的房里察看，看到墙上果有一把头发，是用竹签钉上的。又看教子的手指头，也真的受伤了，他们抓住这个奴仆审问，他全部认罪了。又问他：“你既然反叛了主人，为什么不逃走呢？”教子说：“我的头好像被人拽住了似的，想要逃却逃不掉。”大家见人事相符，就杀了教子连同他的两个孩子。出自《还冤记》。

元 徽

后魏庄帝永安中，北海王颢入洛。庄帝北巡，城阳王徽舍宅为宣中寺，尔朱兆擒庄帝，徽投前洛阳令寇祖仁。祖仁闻尔朱兆购徽，乃斩徽首送兆。兆梦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于是悬祖仁首于高树，以大石坠其足，鞭捶之，问得金及马。而祖仁死，时以为祸报。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义琰

唐陇西李义琰，贞观年中，为华州县尉。此县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仇家所害，诣县陈情。义琰案之，不能得决，夜中执烛，委细穷问。至夜，义琰据案俯首，不觉死人即至，犹带被伤之状，云：“某乙打杀，置于某所井中，公可早验，不然，恐被移向他处，不可寻觅。”义琰即亲往，果如所陈，而仇家始具款伏。当闻见者，莫不惊叹。出《法苑珠林》。

岐州寺主

唐贞观十三年，岐州城内有寺主，共都维那为隙，遂杀都维那，解为十二段，置于厕中。寺僧不见都维那久，遂告别驾杨安共来验

检，都无踪迹。别驾欲出，诸僧送别驾，见寺主左臂上袈裟，忽有些鲜血。别驾勘问，云：“当杀之夜，不著袈裟，有其鲜血，是诸佛菩萨所为。”竟伏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元 徽

后魏庄帝永安年间，北海王元颢攻入洛阳。魏庄帝向北逃走，城阳王元徽献出自己的宅院作宣中寺，随着皇帝出逃，后来尔朱兆活捉了庄帝，元徽只好投奔前洛阳县令寇祖仁。寇祖仁听说尔朱兆悬赏捉拿元徽，就杀了元徽把首级送给尔朱兆。尔朱兆梦到元徽说：“我有黄金二百斤，马一百匹，现在寇祖仁家，你可以去取来。”尔朱兆就把寇祖仁的头吊在大树上，用大石头坠着他的脚，用鞭子打他，问他黄金和马放在哪里。就这样寇祖仁被活活打死，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报应。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李义琰

唐朝陇西有个叫李义琰的人，在太宗贞观年间，任华州县尉。华州县忽然失掉一个人，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这家的父亲和兄长都怀疑是被仇家杀害了，就把情况向县衙报告了。义琰接受了这个案子，但不能做出决断，夜间点上灯烛，细细地追问。到了深夜义琰埋头深思，不知不觉中死去的人向他靠近，还带着被打伤的样子，那人说：“我是被某人打死的，他又把我扔到一个井里，您应该早去验证，不这样的话，恐怕会被移到别的地方，以后就不好找了。”义琰听了他的话后立刻亲自前往巡视，真的像鬼所说的那样，这时，那仇家才认罪伏法。当时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惊叹的。出自《法苑珠林》。

岐州寺主

唐朝贞观十三年，岐州城里有个寺主，同都维那不和，于是就杀了都维那，尸体肢解为十二块，扔到厕所里。寺内的众僧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都维那了，就告诉别驾杨安共来验查，但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

迹。杨安共要走，众僧都来送他，这时他看到寺主左臂的袈裟上，忽然有些血迹。杨安共就追问他，寺主说：“都维那被杀那天晚上，我没有穿袈裟，有他的鲜血，恐怕是诸位神佛和菩萨显灵的结果。”最后寺主伏法被杀。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馆陶主簿

唐冀州馆陶县主簿姓周，忘其名字。显庆中，奉使于临渝关牙市。当去之时，佐使等二人从往，周将钱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压而杀之。所有钱帛，咸盗将去，唯有随身衣服充敛。至岁暮，妻梦，具说被杀之状，兼言所盗财物藏之处。妻乃依此诉官。官司案辨，具得实状，钱帛并获，二人皆坐处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尝亲见明庭观道士刘仁宽说之。出《法苑珠林》。

僧昙畅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向岐州稜法师处听讲。道逢一人，著衲帽弊衣，掐数珠，自云贤者五戒讲。夜至马嵬店宿，五戒礼佛诵经，半夜不歇，畅以为精进一练。至四更，即共同发，去店十余里，忽袖中出两刃刀子，刺杀畅，其奴下马入草走，其五戒骑骡驱驮即去。主人未晓，梦畅告云：“昨夜五戒杀贫道。”须臾奴走到，告之如梦。时同宿三卫子，披持弓箭，乘马趁四十余里，以弓箭拟之，即下骡乞死。缚送县，决杀之。出《朝野僉载》。

午桥民

唐卫州司马杜某尝为洛阳尉，知捕寇。时洛阳城南午桥，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厅事，忽有一人为门者所执，狼狈至前。问其故，门者曰：“此人适来，若大惊恐状，

馆陶主簿

唐朝冀州馆陶县的主簿姓周，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高宗显庆年

间，他奉命到临渝关互市办事。他去的时候，有两个助手跟从他去，周主簿带的钱财稍多些，两个人见钱生恶心，就用土袋子把主簿压死。周主簿所带的钱财全部被盗走，只剩下了随身穿的衣服被埋葬。到了年底，主簿的妻子做了个梦，主簿向她说了被害的全部经过，又提到被盗去的财物现在藏的地方。周主簿的妻子将这梦中的情景报告给官府。官府立案分析审理，得到了全部实情，并找到了被盗去的钱财，那两个人都因犯法而被处死。相州智力寺的和尚慧永说，他曾亲眼见到明庭观道士刘仁宽说这件事。出自《法苑珠林》。

僧昙畅

唐高宗乾封年间，京城西明寺的和尚昙畅，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骡子去岐州稜法师处听讲。途中遇到一个人，穿戴着破旧的衣帽，手中掐着念珠，自己说是贤者五戒。晚上到马嵬店住宿，五戒拜佛念经至半夜不停，昙畅以为五戒每日如此进取。四更天，就一齐出发，离开旅店十多里，五戒忽然从袖子里拔出一把两刃刀刺杀昙畅，昙畅的奴仆跳下马钻进草地跑了，五戒骑着骡驮着东西也立刻离开了。店主人还没有醒，梦见昙畅告诉他说：“昨夜五戒杀我。”不一会儿，奴仆跑到，告诉店主，就像梦中的情形。当时同时住宿的三卫子，带着弓箭，骑着马追赶了四十多里，用弓箭逼住了五戒，五戒立刻下骡乞求饶命。他被捆绑着送到县里，最终被杀。出自《朝野僉载》。

午桥民

唐朝卫州司马杜某曾任洛阳县尉，主管捕盗。当时洛阳城南的午桥，有一家失了火，一家七口都烧死了。杜县尉正在办公，忽有一人被门卫抓住，样子非常狼狈地来到面前。杜县尉问是什么缘故，门卫报告说：“这个人刚来的时候，一脸惊恐的样子，

再驰入县门，复驰出，故执之。”其人曰：“某即杀午桥人家之贼也，故来归命。尝为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财物数百千，恐事泄，则杀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故得人不疑。将财至城，舍于道德里，与其伴欲出外，辄坎轲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见空中有火六七

团，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熬其心腑，痛热发狂。因为诸火遮绕，驱之令入县门，及入则不见火，心中火亦尽。于是出门，火又尽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备言之。”由是命尽取其党及财物，于府杀之。出《纪闻》。

卢叔敏

唐卢叔敏，居缙氏县，即故太傅文贞公崔祐甫之表侄。时祐甫初拜相，有书与卢生，令应明经举。生遂自缙氏赴京，行李贫困，有驴，两头叉袋，一奴才十余岁而已。初发县，有一紫衣人，擎小幘，与生同行，云：“送书状至城。”辞气甚谨。生以僮仆小，甚利其作伴，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岭，早发十余里，天才明，紫衣人与小奴驱驴在后。忽闻奴叫呼声，云：“被紫衣殴击。”生曰：“奴有过但言，必为科决，何得便自打也。”言讫，见紫衣人怀中抽刀，刺奴洞肠流血。生乃惊走，初尚乘驴，行数十步，已见紫衣人趁在后，弃驴并靴，驰十数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与奴同死于岭上。

两次跑进县衙门，又很快地跑出去，所以我就把他捉住了。”那个人说：“我就是杀牛桥人家的盗贼，所以来自首。原来同伙的有五个人，一同抢劫了那户人家，抢得财物有几百千钱，恐怕事情泄露，就杀了他们全家人，放火烧了房子，伪装成自焚而死的样子，好叫别人不生疑。我们把钱财送到城内的道德里藏起来了，想要和同伙逃到外地，但道路坎坷不平不能走。今天从道德坊往南逃，忽然看见天上有六七团火，大的像葫芦，小的像酒杯，遮挡在前面，不能南逃。因此又往北跑，又有小火团直进入心中，烧到心腹，又痛又热发了狂。又因好些火团遮绕着我，驱赶着我让我进入县衙门，等到进了县衙门就看不见火了，心中的火也没有了。于是又跑出衙门，那些火团又全在空中，遮拦着不让跑出，自知不能幸免，所以才全部招认供出了。”因此杜县尉命人全部抓获其同伙并缴获全部财物，最后在县衙把他们杀了。出自《纪闻》。

卢叔敏

唐朝的卢叔敏，住在缙氏县，就是已故的太傅文贞公崔祐甫的表侄。当时祐甫刚当上宰相，有信给卢生，让他进京考举人。卢生就从缙氏县奔赴京城，他的行李很少，有一头驴，驮着两个布袋，有一个才十多岁的小书僮。刚从县城出发，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拿着个小包袱，与卢生同行，紫衣人自己说：“送状子进京城。”言谈举止很谨慎。卢生因为奴仆太小，很愿意和他做伴，那人也帮卢生扶鞍解蹬，一路上帮了不少忙。每到旅店，卢生一定要分些茶酒给他吃，那紫衣人也很领情。到鄂岭，起早走出十多里，天才亮，紫衣人和小童仆赶着驴在后面走。急然听到后面奴仆的呼叫声，说：“被紫衣人打了。”卢生说：“小奴有什么过错只管说，我一定会教训他，你何必随便亲自打他。”说完，只见紫衣人从怀里抽出刀，刺破了小童的肚子，肠子和血都流出来。卢生害怕地逃跑，开始还骑着驴，跑了几十步，发现紫衣人在后面紧追，慌忙丢掉了驴和鞋，又跑了十多步，紫衣人追上来，用刀把他刺倒，卢生和小童仆一块儿死在岭上。

时缙氏尉郑楚相，与生中外兄弟。晨起，于厅中忽困睡，梦生被发，血污面目，谓尉曰：“某已被贼杀矣。”因问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贼今捉未得。”乃牵白牛一头来，跛左脚，曰：“兄但记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贼从河中府，与同党买牛来，于此过，入西郭门，最后驱此者即是。”郑君惊觉，遂言于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贼，方知卢生已为贼所杀。于书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无踪迹。

至明年七月末，郑君与县宰计议，至其日五更，潜布弓矢手力于西郭门外，郑君领徒自往，伏于路侧。至日初出，果有人驱牛自西来者。后白牛跛脚，行迟，不及其队，有一人驱之，其牛乃郑君梦中所见卢生牵者，遂擒掩之，并同党六七尽得。驱跛牛者，乃杀卢生贼也，问之悉伏，云：“此郎君于某有恩，某见其囊中书，谓是绫绢，遂劫杀之。及开之，知非也，唯得绢两匹耳。自此以来，常仿佛见此郎君在侧，如未露，尚欲归死，已就执，岂敢隐讳乎！”因具言其始末，与其徒皆死于市。出《逸史》。

郑 生

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超捷闻，家于巩雒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捷马，独驱田野间，去其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霁，已夕矣，迷失道，纵马行，见道傍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

那时缙氏县的县尉郑楚相，和卢生是中表兄弟。这天早晨起来，在厅堂中忽然困倦睡着了，梦到卢生披散着头发，满脸是血，对县尉说：“我已经被贼人杀了。”县尉因此询问原因，卢生说：“我死得太冤枉了，但是这个贼人现在还没有抓到。”说着就牵来一头白牛，这牛跛着左腿，卢生说：“兄长要记住这头牛，明年八月一日天亮时，贼人要从河中府与他的同伙买牛回来，从这里经过，进西城门，最后面那个赶着这头牛的人就是杀我的人。”郑县尉惊醒，于是说给同僚们听。第二天，州府通牒下令捉拿贼人，才知道卢生真的被贼人杀害了。在书袋里找到了崔宰相的一封信，河南府尹下令捕捉凶犯很是急迫，但是一点踪影也没有。

到了第二年七月末，郑县尉同县宰商量，到那天五更，在西城城门外埋伏下弓箭手，郑县尉亲自领了些人，埋伏在路边。直到太阳刚刚出来，果然有人从西边赶着牛来。后面有一头白牛跛着腿，走得慢，赶不上大队，有一个人赶着它，这头牛就是郑楚相在梦中见到的卢生牵着的那头，于是就抓获了那人，还有同伙的六七人也全都抓住了。赶着跛牛的人，就是杀卢生的贼人，审问后他全部供认，又说：“这位先生对我有恩，我看到他口袋里的书，以为是绸缎，于是劫杀了他。等我打开那些布袋，才知不是绸缎，只得到两匹绢罢了。从那时起到现在，经常仿佛看见这个年轻人在我的身旁，这件事如果不泄露，我都要去死，现在已经被捉到了，哪里还敢隐瞒！”他说出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最后和同伙一同被处死在闹市。出自《逸史》。

郑 生

唐朝荥阳人郑生，擅长骑马射箭，凭勇敢强悍矫健敏捷而为人所知，他家在巩洛一带的郊区。有一天乘着酒醉，他手拿着弓，腰上挂着箭囊，骑一匹快马，独自在田野间奔驰，离家约几十里了。天色将

晚，又赶上大风雨，郑生躲到大树下避雨。过了很长时间雨才停，但是天已黑了，郑生迷失了道路，只好骑着马随意走，忽然看见路旁有座门楼，走近才知是一座神庙。郑生把马

系门外，将止屋中，忽栗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左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

俄见一丈夫，身長衣短，后卓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岂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巩雒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下以避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

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盗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尸。即驰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出《宣室志》。

拴在庙门外，刚进到屋里，忽然害怕心跳，立刻藏在东厢房下，听到庙左边的空屋子里有悉悉窣窣的声音，郑生心里怀疑是鬼，就拉起弓搭上箭等待着。

不一会儿看见一个男人，身体高大但衣服很短，身后背个包袱拿着剑从空屋子里出来，他提着剑大声说：“我是强盗，你难道也是强盗？”郑生说：“我家住在巩洛郊外，之前因独自在田野里骑马，恰遇大风骤雨，又迷了路，所以才到这里藏身。”拿着剑的人说：“你既然不是强盗，应该没有伤害我的心吧？我一会儿逃走，一定会经过东屋，希望你解下弓弦交给我，我才敢放心走，不这样，我就会死在你这小子手里。”原来郑生经常另备一个弓弦在衣袖里，就解了弓弦，

扔到剑客前面，偷偷地把另一个弓弦系到弓上。贼人已经得到弓弦，就到了东屋，要杀掉郑生灭口。郑生急忙拉弓搭箭，贼人就逃跑了，并说：“你这小子果然聪明，我犯了罪本来该死啊。”郑生说：“我不害你，你为什么怀疑我？”贼人两次拜谢。郑生就到西屋来躲避贼人。看见贼人跑了，他又害怕贼人率领同伙再回来，就上到高处藏起来。

过了很长时间，月亮出来了，忽然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漂亮，从空房子里出来，在院子里哭。郑生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家住在这个村子里，被强盗引诱到这里来，他贪图我的衣服好，就在空屋子里把我杀了，扔掉尸体跑了，今有幸遇到公子，希望你为我昭雪申冤。”又说：“那贼人今天晚上应该藏在田横的坟墓里，希望你快点追他，不要失掉机会。”郑生答应了，妇人拜谢后就走了。等到天亮，郑生查看，果然看见一具女尸。郑生立即骑马到洛阳，把遇到的事情全部告诉了河南尹郑叔则。府尹命令府吏去捕捉，果然在田横墓里抓到了贼人。出自《宣室志》。

卷第一百二十八 报应二十七

公孙绰 王安国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谅

荥阳氏

公孙绰

唐王屋主簿公孙绰，到官数月，暴疾而殁，未及葬。县令独在厅中，见公孙具公服，从门而入。惊起曰：“与公幽显异路，何故相干？”公孙曰：“某有冤，要见长官请雪，尝忝僚佐，岂遽无情！某命未合尽，为奴婢所厌，以利盗窃。某宅在河阴县，长官有心，傥为密选健吏，赍牒往捉，必不漏网。宅堂檐从东第七瓦垄下，有某形状，以桐为之，钉布其上，已变易矣。”言讫而没。令异甚，乃择强卒素为绰所厚者，持牒并书与河阴宰，其奴婢尽捕得，遂于堂檐上搜之，果获人形，长尺余，钉绕其身，木渐为肉，击之哑然有声。绰所贮粟麦，以俟闲居之费者，悉为所盗矣。县遂申府，奴婢数人，皆殪枯木。出《逸史》。

公孙绰

唐朝王屋县主簿名叫公孙绰，到任没几个月，突然得急病死了，还没来得及埋葬。这一天，县令独自一人在厅堂里，忽见公孙绰穿着官服，从门外进来。县令吃惊地站起来说：“我和你现在是阴阳两界，什么原因来找我？”公孙说：“我有冤屈，现在见你请你为我昭雪，不才曾愧在你的部下，这么快就没有情分了吗！我的寿数本来没尽，但因奴婢们讨厌我，我死了才利于他们盗窃。我的家在河阴县，长官果有心为我昭雪，请秘密地选派得力的衙役，带着你的命令去抓捕，一定不会让他们漏网。房檐从东数第七条瓦垄下面，有我的人形，用桐木刻制的，上面钉着钉子，已经有所变化了。”说完就没有影了。县令很惊异，就挑选了几个强健的吏卒，都是平时公孙绰厚待的，带着送给河阴县县宰的密令书信，把公孙家的奴婢都抓起来了，

又到堂屋的房檐上去搜查，真的找到了人形，大约有一尺多长，周身都钉着钉子，有的木质渐渐变成了肉质，敲击它还能发出声音。公孙绰家贮藏的以备将来退居时用的粮食等物，全都被他们盗走了。县令于是申报到州府，那几个作恶的奴婢都被用刑具杀死了。出自《逸史》。

王安国

泾之北鄙农人有王安国者，力穡，衣食自给。唐宝历三年冬，夜有二盗逾墙而入，皆执利刃。安国不敢支梧，而室内衣裘，摯之无子遗。安国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岁，方眠惊起，因叫有贼，登时为贼射，应弦而毙。安国阄外有二驴紫色者，亦为攘去。迟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门而号：“我死自是命，那复多痛，所痛者，永诀父娘耳。”遂冤泣久之。邻人会者五六十人，皆为雪涕。因曰：“勿谋追逐。明年五月，当自送死。”乃召安国，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

洎麦秋，安国有麦半顷，方收拾，晨有二牛来，蹊践狼籍，安国牵归，遍谓里中曰：“谁牛伤暴我苗？我已系之，牛主当赍偿以购；不尔，吾将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侧人之素畜者。”聚视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惊逃，不虞至此，所损之田，请酬倍资而归我畜焉。”共里人诘所从，因验契书，其一乃以紫驴交致也。安国即醒何七所谓，及询名姓皆同，遂缚之，曰：“尔即去冬射我子尽我财者。”二盗相顾，不复隐，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遁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杀，遂北窜宁庆之郊，谓事已积久，因买牛将归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进，俟夜黑，方将过此。既寐，梦一小儿五岁许，裸形乱舞，纷纭相迷，

王安国

泾河北边农村有个叫王安国的庄稼人，他勤劳耕种，衣食都能自给。唐敬宗宝历三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有两个强盗跳墙进了王安国家，都拿着利刀。安国不敢出声，室内的衣物，被贼人抢劫一空。安

国有一个儿子，名叫何七，刚六七岁，正睡觉被惊醒，就大叫有贼，立刻被贼人射了一箭，应弦而死。安国的屋外有两头紫色的驴，也被贼人牵去。黎明，村里人都集聚在他家，共同商量抓贼的办法。不一会儿，何七的魂灵进入房门大声哭泣说：“我死是命里该着，不必过多悲伤，我悲伤的是我再也见不到父亲和母亲了。”哭泣了很长时间。邻居来聚集的有五六十人，都被感动哭了。何七说：“不要想抓贼的办法了。明年五月，他们自己就会来送死。”于是就招呼安国，贴着耳朵告诉他贼人的名字，希望他不要泄露出去。

到了麦熟时，安国有半顷麦子，正要收割，早晨有两头牛来到麦地，践踏了麦田，安国把牛牵回家，问遍了村里人，说：“谁家的牛把我的麦子踩坏了？我已经拴住了，牛的主人应该拿东西作赔偿换回牛；不然的话，我就报告官府了。”村里人都来了，都说：“这两头牛不是咱们左邻右舍所养的。”大家聚在一起看了很长时间，忽然有两个外村的人来到了，说：“是我们的牛。昨天晚上受惊逃跑，没想到跑到这里来，所损坏的麦子，请让我加倍赔偿，但请归还我的牛。”村里人就问他们从哪里来，又检查他们买牛的文契，其中一头牛是用紫色的驴换来的。安国想起了何七的话，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和何七说的一样，于是就把他们绑起来，说：“你们就是去年冬天射死我儿子抢去我财物的人。”两个强盗互相看了看，就不再隐瞒了，说：“真是命里注定啊，死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就讲了到这里来的原因，说：“我们杀人抢劫之后，立刻北逃到宁庆的郊区，考虑到事情已经很久了，因此才出来买牛要回岐上，但昨天到了这村子北边二十里的地方，牛就徘徊不往前走了，等到天黑，才到了这个地方。晚上睡觉时梦到一个小孩大约有五岁，光着身子乱跳，把我们弄得迷迷糊糊，

经宿方寤。及觉，二牛之縻纠缠不断，如被解脱，则已窜矣。因踪迹之，由径来至此。去冬之寇，讵敢逃焉？”里人送邑，皆准于法。出《集异记》。

尼妙寂

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人也。初嫁任华，浔阳之贾也。父

昇，与华往复长沙广陵间。唐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复。过期数月，妙寂忽梦父，被发裸形，流血满身，泣曰：“吾与汝夫，湖中遇盗，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许复仇，但幽冥之意，不欲显言，故吾隐语报汝，诚能思而复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隐语云何？”昇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俄而见其夫，形状若父，泣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膺而哭，遂为女弟所呼觉。泣告其母，阖门大骇，念其隐语，杳不可知。访于邻叟及乡间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诣上元县，舟楫之所交处，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官寺，寺上有阁，倚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极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将缙服其间，伺可问者，必有醒吾惑者。于是褐衣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扫阁下，闲则徙倚栏槛，以伺识者。见高冠博带，吟啸而来者，必拜而问。居数年，无能辩者。

十七年，岁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罢岭南从事而来，揽衣登阁，神彩隽逸，颇异常伦。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问之。

过了一宿才醒。醒后去看牛，只见系着两头牛的绳子没有断，好像被解开似的，牛已经跑得不见影了。我们顺着牛蹄印找到这里来。去年冬天的贼寇，哪里敢逃跑？”村里人把盗贼送到城里，这两个盗贼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出自《集异记》。

尼妙寂

尼姑妙寂，姓叶，江州浔阳人。当初嫁给任华，任是浔阳的商人。她的父亲叶昇，和任华经常往返在长沙和广陵之间做生意。唐朝贞元十一年春天，两人去潭州却没有返回。过了归期已经几个月了，有一天，妙寂忽然梦到了父亲，他披散着头发光着身子，满身是血，哭着说：“我和你丈夫，在湖中遇上强盗，都已经死了。我平时看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上天允许由你替我们报仇，但神灵的意思，不想明白地说出来，所以我用隐语告诉你，如果真能明白而报了仇，我还有什么遗憾！”妙寂问：“隐语怎么说？”叶昇说：“杀我的人，车中猴，东门草。”不一会又见她的丈夫，形貌和父亲一样，哭着说：“杀我的人，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拍着胸口大哭，被她的妹妹叫醒

了。她哭着告诉母亲，全家都很惊慌，念那隐语，一点儿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遍访了邻居中的老人及乡里聪明智慧的人，都解不出来。秋天她就到上元县去了，这里是各地舟船交汇的地方，四方的官员名士多在这里休息。再加上城内有瓦官寺，寺上有阁楼，靠山俯瞰大江，万里远的景色尽收眼底，这也是江湖中最秀美的地方，游人行船到这里，没有不登楼远眺的。妙寂想我穿上僧尼的衣服到那里，寻找可问的人，一定会有解开我疑惑的人。于是穿上粗布衣服到上元去，在瓦官寺干活，整天拿着扫帚，洒扫楼阁，有空就倚着栏杆，等待能解谜的人。看见戴高帽系宽带一边走一边吟唱的人，一定拜见寻问。过了几年，依然没有遇到能解开谜团的人。

贞元十七年，是辛巳年，有个叫李公佐的人，辞掉了岭南从事的职位来到上元，揽衣登上阁楼，神采隽秀飘逸，和平常人很不一样。妙寂上前哭着拜见，并且把梦中的事说出来问他。

公佐曰：“吾平生好为人解疑，况子之冤屈，而神告如此，当为子思之。”默行数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呜咽，拜问其说。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车（車）去两头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门，门而东，非兰（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过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盖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错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胜，久而掩涕拜谢曰：“贼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释惑，誓报深恩，妇人无他，唯洁诚奉佛，祈增福海。”

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坛，人之为僧者必由之，四方辐辏，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维舟而往观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旧识者，每过必凝视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贞元中不为南海从事乎？”公佐曰：“然。”“然则记小师乎？”公佐曰：“不记也。”妙寂曰：“昔瓦官寺阁求解车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获贼否？”对曰：“自悟梦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佣于江湖之间。数年，闻蕲黄之间有申村，因往焉。流转周星，乃闻其村北隅有名兰者。默往求佣，辄贱其价，兰喜召之。俄又闻其从父弟有名春者，于是勤恭执事，昼夜不离，见其可为者，不顾轻重而为之，未尝待命，兰家器之。昼与群佣苦作，夜寝

他席，无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干，兰逾敬念，视士寂，即目视其子不若也。兰或农或商，或畜货于武昌，关锁启闭悉委焉。因验其柜中，半是己物，

公佐说：“我平生就喜欢给人解疑，况且你的冤恨太大，再说神灵告诉了这些，我应该为你想一下。”说罢低头默默地走了几步，高兴地告诉妙寂说：“我想出来了。杀你父亲的叫申兰，杀你丈夫的叫申春。”妙寂悲喜交加喜极而泣，请他说明。公佐说：“猴是申年的生肖，车（車）字去两头又说猴，所以是个申字。草而门，门而东，不是兰（蘭）字吗？禾中走，就是穿田过，这也是个申字。一日又加夫，大概是春字啊。鬼神想要迷惑人，所以拆开来说。”妙寂听后又悲又喜，情不自禁，过了很长时间才擦干眼泪拜谢说：“贼人的名字已经知道了，昭雪冤恨有了门路，你为我解除了疑惑，我发誓要报你的大恩，但我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诚心诚意信奉佛祖，为你祈祷增福如东海。”

当初，泗州的普光王寺有个佛教戒坛，当僧尼的人一定要到那里去，四面八方的人聚集于此，僧尼繁盛，观看的人很多。公佐从楚地到秦地去，坐了一条船去那里参观。有一个尼姑，眉清目秀，好像以前见过，每次经过她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公佐，好像有话要说的样子。时间长了，公佐要离开了，那尼姑急忙招呼他说：“您贞元年间做过南海从事吗？”公佐说：“是呀。”“你还记得我吗？”公佐说：“不记得了。”妙寂说：“我就是当年在瓦官寺阁楼上求你解车中猴的人。”公佐想起来说：“你最终抓获贼人没有？”回答说：“自从明白了梦中的话后，我就女扮男装，改名士寂，到处给别人作工。几年后，听说蕲黄之间有个申村，因此就去了那里。过了一年，才听说这个村北角有个叫申兰的。我就前去请求给他家做佣人，收价很低，申兰高兴地收留了我。不久又听说他的堂弟有个名叫申春的，于是我就非常勤奋地给他干活，不分昼夜地干，只要看到可以干的活，也不管轻重，不等主人发话，申兰家很器重我。白天我和那些佣人勤苦地劳作，夜晚不同他们睡在一起，没有人知道我不是男人。过了一年，我更加勤劳肯干，申兰越加对我好，看待我比他的儿子都好。申兰有时务农，有时经商，有时也到武昌去贩牲畜，全家的钥匙都交给我。因此我就能查

看他的柜子，那柜子里有一半是我们家的东西，

亦见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记之。而兰春叔出季处，未尝偕出，虑其擒一而惊逸也，衔之数年。永贞年重阳，二盗饮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获。一问而辞伏就法，得其所丧以归，尽奉母而请从释教，师洪州天宫寺尼洞微，即昔时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躯，岂酬明哲？梵宇无他，唯虔诚法象，以报效耳。”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

大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事，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逐纂于此焉。出《续幽怪录》。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选授广州录事参军。将至州，遇寇杀之，沉于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岁，随母而去。贼即广州都虞候也。其子渐大，令习明经，甚聪俊，诣京赴举下第，乃如华州。及渭南县东，马惊走不可制。及夜，入一庄中，遂投庄宿，有所衣天净纱汗衫半臂者，主姬见之曰：“此衣似顷年夫人与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复似小娘子。”取其衣视之，乃顷岁制时，为灯烬烧破，半臂带犹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说之。此子罢举，径归问母，具以其事对，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縶而诘之，所占一词不谬，乃诛之。

还看见了我父亲和我丈夫平常穿的衣服，我流着眼泪记下了。然而申兰和申春一个在家一个在外，不一同出入，我怕抓到一个惊跑了另一个，这事压了几年。到了永贞年重阳节，二贼喝醉了酒，我跑到州府告发了他们，乘着两人醉酒未醒，抓获了他们。一经审问就招供伏法，我收回了被他们抢去的财物，全部交给了母亲，并请求让我出家，我的师傅是洪州天宫寺的尼姑洞微，也就是过去教诲过我的人。妙寂不过是一个女子，赤诚复仇，老天也成全了我的志向。梦中的话，在您的帮助下弄明白了，才能够和仇人不共戴天，粉身碎骨难道就能报答您对我的恩情？出家人在寺庙里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虔诚地

供奉佛祖来报答您了。”公佐听说后非常惊异，就给她作了传记。

大和庚戌年，陇西李复言游巴南，和进士沈田在蓬州相会。沈田谈到奇闻怪事，就把传记给他看，他看一遍就能复述。在写志怪的时候，就把它编在这本书里。出自《续幽怪录》。

李文敏

唐朝的李文敏，被选派为广州录事参军。上任时刚要到达州府，就遇到强盗被杀害了，尸体被沉到江里，他的妻子崔氏也被强盗抓去。李文敏有个儿子才五岁，随着母亲一起被掳去。贼寇就是广州的都虞候。李文敏的儿子渐渐长大了，就让他习诵明经，他非常的聪明卓异，到京城赶考，没有考中，就去了华州。走到渭南县以东的时候，他骑的马受惊狂奔控制不住。到了晚上，进了一个小村庄，就住在了这个庄里，他穿着一件半袖的天净纱汗衫，房东老太太看见就说：“这件衣服好像当年夫人送李郎在路上穿的衣服，你长得像李郎，又像他的小娘子。”她拿起衣服看了看，就说当年做衣服时被灯火烧破了，半片臂带还在她家里，于是就把李文敏遭贼寇的事说给他听。文敏的儿子听后，决定不参加考试了，直接回去问自己的母亲，母亲说的和那老太太说的完全相符，他就报告给了官府。官府派人擒拿都虞候，捆绑后审问他，所说的供词与事实一点儿也不差，就杀了他。

而给其物力，令归渭南焉。出《闻奇录》。

樊宗谅

唐樊宗谅为密州刺史。时属邑有群盗，提兵入邑氓殷氏家，掠夺金帛，杀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获。有钜鹿魏南华者，寓居齐鲁之间，家甚贫，宗谅命摄司法掾。一夕，南华梦数人皆被发，列诉于南华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无罪而死，愿明公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数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氓，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尔为司法官，第往验

之。”南华驰往，未至，忽见一狐起于路旁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钬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目动词讷，即收劾之，果盗之魁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欤！时大和中也。出《宣室志》。

荥阳氏

唐盈州令将之任，夜止属邑古寺。方寝，见老姬，以桐叶蒙其首，偃偻而前。令以拄杖拂其叶，姬俯拾而去，俄亦复来。如是者三，久之不复来矣。

又判给文敏儿子一些财物，让他回渭南去了。出自《闻奇录》。

樊宗谅

唐朝时有个叫樊宗谅的人任密州刺史。当时他属辖的城镇内有一群盗贼，拿着兵器进入城中百姓殷家，掠夺去了金银布匹等财物，并杀了殷家父子，共三口。刺史命令紧急追捕，但一月有余仍然没有查获。有个叫魏南华的钜鹿人，居住在齐鲁两地之间，家中很贫穷，宗谅命他作司法掾带领部下捉拿。一天晚上，南华梦到几个人披散着头发，并排站在面前告诉他说：“我们姓殷，父子三人都是无罪而死，希望明公为我们洗刷冤屈。”南华说：“杀你们的人是谁呢？”回答说：“在我们家东面大约十里的地方有个姓姚的，他就是盗贼的魁首。”南华答应了他们，然后就惊醒了。又过了几天，宗谅对南华说：“盗贼杀害我的百姓，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一点踪迹，难道不是你们不尽职尽责吗！你作为司法官，应该亲自前去探察。”南华骑一匹快马前去，还没到现场，忽然看见一只狐狸从路边的深草中跳起来，飞快跑到姚氏住的地方。后面叫喊着追赶的有上百人，那只狐狸钻入一个洞里，南华命人用锹掘洞，挖出来很多的金银布匹，原来这些都是那群盗贼抢劫的殷家的财物。南华立即招来姚家的人，审讯他这些财物是哪里来的，姚家人眼睛乱转，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南华立刻将其下狱审问，一经拷问那人果然是盗贼的魁首。自此全部抓获了

他的同伙，有十个人。那只狐狸虽然藏在洞里，努力搜查也没有看见，难道不是冤魂借它来引导的！那时正是唐文宗大和年间。出自《宣室志》。

荥阳氏

唐朝盈州县令将赴任，夜晚住在辖区内的古庙里。刚刚躺下睡觉，见一老妇人，用桐树叶蒙着脸，伛偻着走到县令面前。县令用拄杖拂掉她遮脸的叶子，老妇人俯身拾起来就走了，不一会儿，又返回来。像这样反复了三次，过了很久不再来了。

顷有褰裳者，自北户升阶，褰帘而前曰：“将有告于公，公无惧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实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谒。向者窃令张奶少达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老奶固辞，耻其复进，是以自往哀诉，冀不逢怒焉。某荥阳氏子，严君牧此州，未逾年，钟家祸，乃护丧归洛，夜止此寺。继母赐冶葛花汤，并室妹同夕而毙。张奶将哭，首碎铁锤，同瘞于北墙之竹阴。某陇西先夫人即日诉于上帝，帝敕云：‘为人之妻，已残戮仆妾；为人之母，又毒杀孤婴。居暗室，事难彰明，在天鉴，理宜诛殛。以死酬死，用谢诸孤。’付司命处置讫报。是日，先君复诉于上帝云：‘某游魂不灵，乖于守慎，致令囹圄，害及孤孩，彰此家风，黜于天听，岂止一死，能谢罪名。某三任县令，再剖符竹，实有能绩，以安黎氓。岂图余庆不流，见此狼狽，悠扬丹旌，未越属城。长男既已无辜，孀妇又俾酬死，念某旅榘，难为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某得归葬洛阳，获祔先人之莹阼，某无恨矣。’明年，继母到洛阳，发背疽而卒。上帝谴怒，已至如此，今某即无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筑溷于骸骨之上，糞秽之弊，所不堪忍。况妹为厕神姬仆，身为厕神役夫，积世簪纓，一日凌坠，天门阻越，上诉无阶，籍公仁德，故来奉告。”令曰：“吾将奈何？”答曰：“公能发某朽骨，沐以兰汤，覆以衣衾，迁于高原之上，脱能赐木皮之棺，藟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诺，乃吾反掌之易尔。”鬼呜咽再拜，令张奶

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穿麻布丧服的人，从北门上台阶，掀起帘子走到县令面前说：“我有话要对你说，请你不要害怕。”县令说：“你是哪

来的妖怪？”回答说：“我确实是鬼，并不是妖怪，因为我形貌衰病，不敢贸然拜见。这以前我私下让张奶传达我的意思，然而她三次遭到你的拄杖污辱，老奶坚决不再来了，她感到没脸再来，所以我只好亲自前来苦诉，希望你不要生气。我是荥阳人，先父曾在此州作州牧，但未满一年遭到家祸，父亲去世，我们就护丧去洛阳，夜晚在此寺停留。继母给我们喝了冶葛花汤，我和妹妹都在当晚被毒死。张奶要哭，也被她用铁锤打碎了脑袋，同我们一起埋在北墙边的竹阴下。我的亲生母亲当天就把这事报告给天帝，天帝说：‘她作为妻子，却残酷地杀害了奴婢；作为母亲，又毒杀孤苦的孩子。住在暗室里，事情很难明白，在天上都看得很清楚，按理应该处死她。用死报死来向诸位死去的人道歉。’于是命令司命官处置然后回报。当天，我的父亲又报告天帝说：‘我的游魂不灵，生性老实谨慎，以致后妻张狂，害了我的孩子，暴露了不好的家风，也有负于天教，仅仅一死哪能免除罪名。我三任县令，两任州牧，断案办公有些政绩，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哪曾想我做好事不得好报，遭到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天魂游荡，未能回家。长男已无辜而死，孀妇又被赐死，请考虑我的棺木正在途中，很难掩埋，请天帝延长她的寿命，能让我归葬在洛阳，与先人葬在一起，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第二年，我的继母回到洛阳背上生疮而死。天帝的谴责，已经有了结果，现在我也没有什么怨恨了。感到痛苦的是，僧徒把厕所建在我的尸骨上，粪便污物，简直使我不能忍受。再说我妹妹是厕神的婢妾，我又是厕神的奴仆，我家累世读书做官，而后代却受到如此摧残凌辱，但是天门难进，没法上天陈述，知道你为人宽厚仁德，所以前来奉告。”县令说：“我怎么办才能帮你？”回答说：“你可以挖出我们的尸骨，用香汤洗一下，再盖上衣被，迁到高地，如再能赐给我们棺木，祭奠一下，那真是喜出望外了。”县令说：“好，做这件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那鬼抽泣着一再拜谢，让张奶

密召鸾娘子同谢明公。张奶遂至，疾呼曰：“郭君怒晚来轩屏狼藉，已三召矣。”于是缞裳者悼惶而去。

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发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与改瘞焉。

悄悄地找鸾娘子同来拜谢县令。张奶马上就来了，大声招呼说：“郭君看到晚间家里没收拾很生气，已经召你三次了。”于是麻衣人急忙走了。

第二天，县令找到那些和尚，把这件事告诉给他们。然后命土工挖掘厕所找尸骨，挖了三四尺深才挖到尸骨，改葬到别处去了。

卷第一百二十九 报应二十八婢妾

王济婢 王范妾 宋宫人 金荆 杜疑妾
后周女子 张公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张景先婢 李训妾 花严 晋阳人妾

王济婢

晋王济侍者，常于闺中就婢取济衣物，婢遂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从我，我当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济即令杀之，此人具陈说，济不信，故牵将去。顾谓济曰：“枉不可受，要当讼府君于天。”济乃病，忽见此人语之曰：“前具告实，既不见理，便应去。”济数日而死。出《还冤记》。

王范妾

晋富阳县令王范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当出行不还，帐内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佩声，觇视，见桃英与同被而卧，元弼扣户叱之。桃英即起，揽裙理鬓，蹑履还内。元弼又见华期带佩桃英麝香。

王济婢

晋朝王济的仆人，常常到王济的内室去通过婢女取王济的衣物，于是那个婢女就想要和那人通奸。那人说：“我不敢。”婢女说：“你如果不服从我，我就喊人。”那人最终不肯答应。婢女于是就呼喊说：“这个人想要奸污我。”王济就命人杀了那仆人，仆人将事情的经过全都向王济说了，王济却不相信，于是就将那人拉了出去。仆人回过头来对王济说：“冤枉不可以忍受，我要向苍天告你。”王济于是得了病，忽然他看见仆人对他说：“先前我把实情告你，你却不理睬，所以你就应当死。”王济过了几天就死了。出自《还冤记》。

王范妾

晋朝富阳县令王范的小老婆桃英特别有姿色，与王范下人丁丰、史华期二人通奸。一次王范出外办事还没回来，帐内督孙元弼听到了丁丰屋里有环佩声，偷偷察看，看见桃英和丁丰在同一个被窝里躺着，元弼叩门进去，呵斥他们。桃英立刻起来，提裙理发拖拉着鞋，回到里屋。元弼又看见华期带着桃英的香袋。

二人惧元弼告之，乃共谤元弼与桃英有私，范不辩察，遂杀元弼。有陈超者，当时在座，劝成元弼罪。后范代还，超亦出都看范，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雷光照见一鬼，面甚青黑，眼无瞳子，曰：“吾孙元弼也。诉怨皇天，早见申理，连时候汝，乃今相遇。”超叩头流血。鬼曰：“王范既为事主，当先杀之。贾景伯、孙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录。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杨都诣范，未敢谢之，便见鬼从外来，径入范帐。至夜，范始眠，忽然大魇，连呼不醒，家人牵青牛临范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苏，十数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长干寺，易姓名为何规。后五年二月三日，临水酒酣，超云：“今当不复畏此鬼也。”低头，便见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许，数日而死。出《冥报志》。

宋宫人

宋少帝子业常使妇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从，命斩之。其夜，梦有一女子骂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梦见者，斩之。其夕，复梦所戮者曰：“汝枉杀我，我已诉上帝。”集群巫与六宫捕鬼。帝寻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丁丰、华期害怕元弼告发他们，于是就一起诽谤元弼和桃英有私情，王范不经明察，就杀了元弼。有个叫陈超的人，当时在场，帮着说成了元弼的罪名。之后王范外出做官回来，陈超也出城探视王范，走到赤亭山下。当时正值雷雨，天色已晚，忽然有个人架着陈超的腋下，直把他拽过去，进入荒泽里。在雷光照射下看见一个鬼，那鬼脸特别的黑，眼睛没有瞳仁，说：“我是孙元弼。向皇天诉怨，已被审察处

理，一直在等你，今天才遇见。”陈超跪地连忙磕头，以致头破血流。鬼说：“王范既是事主，应当先杀他。贾景伯、孙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同定了死生名单。桃英的魂魄也提取在女青亭上了。”到了天亮，失去了鬼的踪迹。陈超到杨都去见王范，没敢把看到鬼这件事告诉他，忽然又看见鬼从外面来了，径直进入王范的帐里。到了晚上，王范刚刚睡下，忽然在梦中大叫，连忙呼唤，却不见王范醒来，家里的人就牵着青牛来到了王范的身边，并且又给王范在左手上绑上了用桃木做成的小人。这样接近天亮王范才有些苏醒，可是过了十几天就死了，他的小老婆也突然死了。陈超于是逃到长干寺，并改名叫何规。五年后的二月三日那天，陈超到水边喝酒，陈超说：“现在我不再害怕这鬼了。”他低下头去，便看见水中有一鬼影用手抓他，这时陈超鼻子出了很多血，大约有一升左右，几天后陈超就死了。出自《冥报志》。

宋宫人

南朝宋少帝子业经常让女人光着身子互相追逐作为娱乐。有一个女子不从，他就下令将那个女子杀了。那天晚上，少帝梦见一个女子骂他说：“你违反正道，不能活到明年庄稼成熟的时候了。”少帝大怒，在宫中找到一个长得像梦中看见的那个女子的人，把她杀了。当天晚上，少帝又梦见被杀的那个人说：“你枉杀了我，我已经向天帝控告了。”少帝于是就召集一群巫士在六宫捉鬼。少帝不久被杀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金荆

后魏末，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发，柳氏截其双指。无何，柳被狐刺，螯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莲，能唱歌，昌爱而叹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疮烂，事急，就稠禅师忏悔。禅师已先知，谓柳氏曰：“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禅师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自是不复妒矣。出《朝野僉载》。

杜疑妾

梁襄阳杜疑新纳一妾，年貌兼美，宠爱特甚。妾得其父书，倚帘读之。疑外还，而妾自以新来，羞以此事闻疑，因嚼吞之。疑谓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书。妾气未断，而书已出，疑看讫，叹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伤天下和气，其能久乎？”其夜见妾诉冤，疑旬日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后周女子

后周宣帝在东宫时，武帝训督甚严，恒使宦者成慎监察之，若有纤毫罪失而不奏，慎当死。于是慎常陈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余。及即位，顾见髀上杖瘢，问及慎

金荆

后魏末年，嵩阳杜昌的妻子柳氏，忌妒心特别强。有个婢女叫金荆，杜昌洗头后叫金荆给梳理头发，柳氏就割下了她的两个手指头。过了不久，柳氏被野蜂蜇了两个手指头，这两个手指头都烂掉了。另有一个婢女，名叫玉莲，会唱歌，杜昌非常喜欢她并称赞她唱得好。柳氏于是就割掉了她的舌头。后来柳氏的舌头也生疮溃烂，病情很重，柳氏就去稠禅师那里表示忏悔。禅师事先已经知道了，对柳氏说：“你因为忌妒，先前割断了婢女的手指，你已经失去了手指。后又割掉婢女的舌头，现在你又应该烂掉舌头。你只有从心里悔过，才可以避免。”柳氏跪在地上恭敬地请求怜悯，过了七天，禅师张大了口念咒语，有两条蛇从口中出来，有一尺多长，又急忙念咒语，于是蛇掉在地上，柳氏的舌头也恢复了原样。从这以后，柳氏不再忌妒了。出自《朝野金载》。

杜疑妾

梁朝襄阳的杜疑，刚娶了一个小妾，长得年轻美丽，杜疑对她宠爱得特别厉害。一天小妾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倚在门帘旁边看。杜

疑从外面回来，小妾自己认为是刚来到这里，羞于把这件事告诉杜疑，于是将书信放到嘴里咽了。杜疑误认为是情人寄来的，于是让人剖开她的肚子取出书信。她的气还没有断，信就已经从肚子里取出来了，杜疑看完书信，叹息说：“我本意不是这样的，如此糊涂，伤了天下的和气，还能长久吗？”那天晚上杜疑看见了他的小妾诉说冤屈，杜疑过了十天就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后周女子

后周宣帝在东宫当太子时候，武帝训诫监督特别严格，经常派宦官成慎监督察看，如果有极小的问题不上奏，成慎就会被处死。于是成慎常常把太子违法的事告诉给武帝，武帝为此百余次杖打太子。太子即位后，看见大腿上杖打的伤疤，就问成慎

所在。慎于时已出为郡，遂敕追之，至便赐死。慎奋厉曰：“此是汝父为，成慎何罪？悖逆之余，滥以见及，鬼若有知，终不相放。”于时宫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转共言笑，分置监官，记录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伸泪出，因被劾，谓有所思，奏使敕拷讯之。初击其头，帝便头痛，更击之，亦然。遂大发怒曰：“此冤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复腰痛。其夜出南宫，病渐重，明旦还，腰痛不得乘马，御车而归。所杀女子之处，有黑晕如人形，时谓是血，随刷之，旋复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旧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间如故。因此七八日，举身疮烂而崩。及初下尸，诸局脚床，牢不可脱，唯此女子所引之床，独是直脚，遂以供用，盖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仅二十许日焉。出《还冤记》。

张公瑾妾

唐魏郡马嘉运，以贞观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门，忽见两人各捉马一匹，先在门外树下立，嘉运问是何人，答云：“东海公迎马生耳。”嘉运素有学识，知名州里，每台使及四方贵客多请见之，及是弗复怪也。谓使者曰：“吾无马。”使者进马，嘉运即于树下上马而去，其身倒卧于树下也。

俄至一官曹，将入大门，有男女数十人，门外如讼者。有一妇人，先与嘉运相识，是同郡张公瑾妾，姓元氏，手执

在哪里。那时成慎已经离开朝廷到地方了，于是下诏书追回了成慎，回来就赐死。成慎奋力大声地说：“这是你父亲做的，我有什么罪？你这样违背正道，对我滥施刑罚，鬼神如果知道了，最终不能放过你。”在当时后宫里禁忌很严，互相碰上只能用眼睛看，不能谈论说话，还设置了监督官，记录罪过。左皇后下边有一个女子伸懒腰打呵欠流出眼泪，因此被弹劾，说她有所想，于是就上奏皇帝，皇帝下诏书令人讯问拷打她。开始击打她的头部，皇帝就头痛，再次打她，还是这样。于是皇帝发怒说：“这是个冤家。”就派人拉折了她的腰，皇帝又腰痛。那天晚上皇帝去南宫，病情逐渐加重，第二天早晨返回，腰痛得不能骑马，就坐着车回来了。杀那个女子的地方，有黑色的影子像人的形状，当时认为是血，随即将那地方冲刷干净，不久又像先前一样，就这样一连几回出现。相关部门挖去了那个地方的土，用新土填上，一宿之间又同以前一样。这样过了七八天，皇帝全身疮烂而死。等到停床的时候，所有床腿弯曲的床，牢固得抬不起，只有这个女子所用的床，是唯一的直脚床，于是就用它供给使用，这大概也是鬼神的意思吧。皇帝之死距离处死成慎仅仅有二十多天的时间。出自《还冤记》。

张公瑾妾

唐朝魏郡有个叫马嘉运的人，贞观六年正月住在家里。有一天天黑出大门，忽然看见两个人，每人都牵着一匹马，早就在门外的大树底下站着，嘉运问来的是什么人，回答说：“是东海公让我们迎接你的。”嘉运一向很有学问，在州里很出名，台使以及四方的贵客常常请求拜见他，因此这件事嘉运也就不再奇怪了。他对使者说：“我没有马。”使者于是就送上马，嘉运就在大树下骑上马离开了，他的身体却躺在了大树下边。

不一会儿嘉运的魂灵就来到了一个官府，刚要进大门，就看见门外边有男女几十个人，好像是来告状的。其中有一个妇人，先前和嘉运认识，是本郡里张公瑾的小老婆，姓元，她手里拿着

一纸文书，迎谓嘉运曰：“马生尚相识否？昔张总管交某数相见，总管无状，非理杀我，我诉天曹，于今三年，为王天主救护公瑾，故常见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将至。疑我独见枉害，马生那亦来耶。”嘉运先知元氏被杀，及见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门，门者曰：“公眠未可谒，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也，见嘉运延坐，曰：“此府记室官阙，东海公闻君才学，欲屈为此官耳。”嘉运曰：“贫守妻子，不愿为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陈无学，君当有相识，可举令作。”俄有人来云：“公眠已起。”引嘉运入，见一人在厅事坐，肥短黑色，呼嘉运前，谓曰：“闻君才学，欲屈为记室耳，能为之乎？”嘉运拜谢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颇以经业教授后生，不足以当记室之任耳。”公曰：“识霍璋否？”答曰：“识之。”因使召璋，问以嘉运才术，璋曰：“平生知其经学，不见作文章。”公曰：“谁有文章者？”嘉运曰：“有陈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马生归。”即命追子良。嘉运辞去，璋与之别。嘉运问曰：“向见张公瑾妾，所言天主者为谁？”璋曰：“公瑾乡人王五戒者，死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到今，今已不免矣。”言毕而别，遣使者送嘉运至一小涩道，指令由此路归。其年七月，绵州人姓陈子良暴死，经宿而苏，自言见东海公，用为记室，辞不识文字。别有是人陈子良卒，公瑾亦亡。

至贞观中，车驾在九成宫，闻之，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就问其事，文本录以奏云尔。嘉运后为国子博士，卒官。

一张文书，迎上去对嘉运说：“你还认识我吗？从前张总管让我见过你好几次，总管无缘无故地杀了我，我已向天曹告了他，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但是王天主救护公瑾，所以一直被压制着，现在才得到伸冤。官府已经追察张公瑾了，不久就要到了。我以为只我一人被枉加残害，你现在也来了。”嘉运先前知道元氏被杀一事，等见到她，才知道自己也已经死了。使者带着嘉运进门，看门的人说：“主公睡着了，不能接见，可去见霍司刑。”霍司刑是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他见到嘉运，请嘉运坐下，说：“这里的官府缺少一个记室官，东海公听说你很有才学，想要委屈你做这个官。”嘉运说：“我只想清贫地守着妻子孩子，不愿做官，能够免除那真是很庆幸了。”霍璋说：“你如果不能做，就自己说没有学识，那你应有认识的，可推举他来做。”不

一会儿有人来说：“主公已经睡醒了。”引领着嘉运进去，嘉运看见一个人在大厅里坐着，这个人肥胖矮小，脸色青黑，他叫嘉运上前，对嘉运说：“听说你很有学问，所以想要委屈你做记室官，你能做吗？”嘉运拜谢说：“何其幸运！但我是乡下见识浅陋的人，只能给学生教授经业，才能不足以胜任记室官。”主公说：“你认识霍璋吗？”嘉运说：“认识他。”于是让人叫霍璋，问他嘉运的才学，霍璋说：“知道他平生对经学很有见解，但没见过他写的文章。”主公说：“谁的文章做的好呢？”嘉运说：“有个叫陈子良的人懂得文章。”主公说：“放马生回去。”就立刻命令人去追查陈子良。嘉运告辞离去，霍璋和他告别。嘉运问道：“刚刚看见张公瑾的小老婆，她所说的天主是谁？”霍璋说：“是张公瑾的乡人王五戒，他死了以后做了天主，经常维护公瑾，所以公瑾才能够活到现在，但是今天他不能免于一死了。”说完就分别了，还派人送嘉运去一条石阶小道，叫他从这条路回去。那年的七月，绵州有个叫陈子良的人突然死了，过了一整夜又苏醒过来，他自己说看见了东海公，东海公让他做记室，他推辞说不认字。另外有个叫陈子良的人却死了，张公瑾也死了。

贞观年间，皇帝在九成宫听到此事，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打听，记录并上奏。嘉运后来做了国子博士，在做官期间死了。

出《冥报记》。

范略婢

唐贞观中，濮阳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顷，任有娠，诞一女，无耳鼻。女年渐大，其婢仍在，女问婢，具说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无及。出《朝野僉载》。

胡亮妾

唐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僚，得一首领妾，幸之，将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钉烙一女妇

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不然，祸及身矣。”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发被见蛇，大惊，以刀斫杀之。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悔无及焉。出《朝野金载》。

梁仁裕婢

唐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婢号呼曰：“在下卑贱，制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甚！”婢死后月余，李氏病，常见婢来唤。李氏头上

出自《冥报记》。

范略婢

唐朝贞观年间，濮阳范略的妻子姓任，范略先前喜欢上了一个婢女，任氏就用刀子割掉了婢女的耳朵和鼻子，范略不能制止。不久，任氏怀孕了，生下一个女儿，没有耳朵和鼻子。女儿渐渐长大，那个婢女还在，任氏的女儿问那个婢女怎么没有耳朵鼻子，婢女把全部原因都告诉了她。任氏的女儿悲痛地哭了，自此痛恨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也深深地惭愧，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出自《朝野金载》。

胡亮妾

唐朝广州化蒙县丞胡亮，跟从都督周仁轨讨伐僚人，得到了一个头领的小老婆，胡亮非常喜欢她，把她带到县里。一天胡亮去府里不在家，他的妻子贺氏就用烧红的钉子烙瞎了那个小妾的双眼，小妾因此上吊死了。后来贺氏怀孕，生下一条蛇，蛇两眼没有眼珠。贺氏去问禅师，禅师说：“你曾用烧红的钉子烙瞎一女子的眼睛，因为你天性狠毒，所以要用蛇来报复。这就是被你烙瞎了眼的那个女子变的，你好好的饲养这条蛇，才可以免除危难，不这样，灾祸就要到了。”贺氏饲养了这条蛇，一二年后蛇渐渐长大，为了不被发现，只藏在衣被里，胡亮不知道此事。他打开被看见了蛇，非常吃惊，用刀子砍杀了那条蛇。之后贺氏两眼枯干，再也看不到东西了，后悔已来

不及了。出自《朝野金载》。

梁仁裕婢

唐朝梁仁裕做骁卫将军，喜欢上了一个婢女。他的妻子李氏，对这个婢女非常妒忌，并且百般虐待，她用绳子将婢女捆绑起来，还击打她的头。婢女呼喊说：“我虽然卑微低贱，行动不自由，娘子用绳勒我的脖子，是多么的残忍！”婢女死后一个多月，李氏就得了病，常常看见那个婢女来召唤她。李氏的头上

生四处瘡疽，脑溃，昼夜鸣叫，苦痛不胜，数月而卒。出《朝野金载》。

张景先婢

唐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宠一婢，其妻杨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杀婢，投之于厕。景至，给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问也。婢讼之于荣，荣追对之，问景曰：“公夫人病困。”说形状，景疑其有私也，怒之。荣曰：“公夫人枉杀婢，投于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妇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日而卒。出《朝野金载》。

李训妾

唐左仆射韦安石女，适太府主簿李训。训未婚以前，有一妾，成亲之后，遂嫁之，已易两主。女患传尸瘦病，恐妾厌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来，榜掠楚苦，竟以自诬，前后决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时人咸以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贬蒲州，太极元年八月卒。出《朝野金载》。

花 严

唐王弘，冀州衡水人，少无赖，告密罗织善人。曾游河北

长了四个毒疮，脑袋也烂了，白天黑夜的嚎叫，痛苦得实在难以忍受，几个月后就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张景先婢

唐朝荆州枝江县的主簿夏荣是阴间的判官。县丞张景之前宠爱一个婢女，他的妻子杨氏非常妒忌。张景离家出外办事，妻子趁机将这个婢女杀死了，并将尸体扔到茅厕里。张景回来后，妻子欺骗他说：“婢女逃跑了。”张景因为妻子残酷暴虐，也就不再问了。那个婢女向夏荣告了杨氏，夏荣追查这件事，他对张景说：“你的妻子被病痛所困扰。”说了她的病状，张景怀疑他和妻子有私情，很气愤。夏荣说：“你的妻子枉杀婢女，还将尸体扔到茅厕里，现在我要调查这件事，你试探地问问她。”张景恍然大悟，追问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病得很厉害，就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夏荣叫人从茅厕里取出了那个婢女的尸骨，用香汤冲洗干净，厚葬了她。但是婢女仍不肯放过杨氏，一个多月后杨氏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李训妾

唐朝左仆射韦安石的女儿，嫁给了太府主簿李训。李训没结婚以前，曾有过一个小妾，成亲以后，就把小妾嫁了出去，小妾已经嫁了两个人家。安石的女儿出嫁后，就得了肺结核症，瘦弱憔悴，怀疑是嫁出去的小妾因为不满而诅咒。韦安石就叫河南令秦守一将小妾捉来严刑拷打，小妾最终屈打成招，前后被打了三百多下，最后投井而死。其后不到三天，安石的女儿就死了，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屈死的冤魂将她捉去了。后来安石因犯法被贬到蒲州，在太极元年八月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花 严

唐朝有个叫王弘的，是冀州衡水人，他从小就强横无耻蛮不讲理，常常向官府告密，罗织罪名陷害好人。王弘曾游历于河北赵定，见老人每年作邑斋，遂告杀二百人，授游击将军，俄除侍御

史。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夹颈，安仁不承伏，遂于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脱之，其男从军，亦擒而斩之。至汾州，与司马毛公对食，须臾喝下，斩取首，百姓震悚。后坐诬枉，流雷州，将少姬花严，素所宠也。弘于舟中，伪作敕追，花严谏曰：“事势如此，何忍更为不轨乎？”弘怒曰：“此老姬欲败吾事！”缚其手足，投之于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于江上。俄而伪敕发，御史胡元礼推之，镬身领回，至花严死处，忽云：“花严来唤对事。”左右皆不见，唯弘称叩头死罪，如授枷棒之声，夜半而卒。出《朝野僉载》。

晋阳人妾

唐牛肃舅之尉晋阳也。县有人杀其妾，将死言曰：“吾无罪，为汝所杀，必报。”后数年，杀妾者夜半起，至母寝门呼，其母问故，其人曰：“适梦为虎所啖，伤至甚，遂死。觉而心悸，甚惊恶，故启之。”母曰：“人言梦死者反生，梦想颠倒故也，汝何忧？然汝夜来未饭牛，亟饭之。”其人曰：“唯。”暗中见物，似牛之脱也，前执之，乃虎矣。遂为所噬，

赵定一带，看见一位老者每年都在城里聚集许多人举行斋戒，于是就告发了他们，杀了二百多人，官府认为他有功，就授给了他游击将军的官职，接着又提升他做了侍御史。当时有人告发胜州都督王安仁，朝廷就秘密派遣王弘去审问他，王弘用大枷夹住王安仁的脖子，但王安仁仍不承认有罪，于是王弘就在刑具上砍死了王安仁，还立刻把他处理掉了，王安仁有个儿子在军队上，王弘也将他捉拿并把他杀了。到了汾州，王弘与司马毛公一起吃饭，不一会儿王弘呵斥他下去，砍了他的头，老百姓都非常震惊害怕。后来王弘因犯了诬枉罪，被流放到雷州，流放途中还带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名叫花严，王弘一向非常喜欢她。王弘在船上伪造皇帝追回他的诏书，花严劝阻他说：“事态已经这样了，怎么忍心再做不轨的事情呢？”王弘大怒说：“你个老太婆想要败坏我的事！”他将花严的手脚捆绑起来，扔到了江里，有个在江上划船的人救了花严，王弘又将花严用皮鞭打了二百多下，最终把她打死了，埋葬在江边。不久，伪造的诏书被发现

了，御史胡元礼去审问王弘，把他囚禁起来带回去，当走到花严死的地方时，忽然说：“花严来找你对质。”左右的人都没有看见，只有王弘连连叩头，嘴里说着罪该万死，还好像听到了受棍棒痛打的声音，到了半夜王弘就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晋阳人妾

唐朝牛肃的舅父在晋阳当县尉。晋阳县里有个人杀了自己的小老婆，他的小老婆临死的时候说：“我没有罪，却被你杀死，我一定要报仇。”几年以后，杀妾的那个人一天半夜里突然起来，到他母亲的房门前大声地呼喊，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那个人说：“刚才梦见被老虎所咬，伤得很厉害，之后就死了。醒来只觉得心慌，惊恐害怕得厉害，所以来告诉母亲。”母亲说：“人们都说梦见死反而是活，梦中的事是颠倒的，你何必忧伤？你晚上没有喂牛，赶紧去喂它。”那人说：“行。”黑暗中，那人看见一个东西，好像是牛跑了，上前去捉它，却是一只虎。之后就被虎所咬，

其人号叫竟死。虎既杀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处其床，若寝者。其家伺其寝，则闭鑰其门而白于府。季休光为留守，则使取之。取者登焉，破其屋，攒矛以刺之，乃死。舅方为留守判官，得其头，漆之为枕。至今时人以虎为所杀之妾也。出《纪闻》。

那人号叫着死去了。老虎杀了那人后，就进入到院子里，到了那人的房中躺在了床上，好像睡着了。那家人等虎睡了，就锁紧房门并向官府禀报。季休光做留守，就派人去捉那只虎。捉拿人的到了，击破屋门，拿起矛来刺那只虎，虎便死了。牛肃的舅父当时做留守判官，得到了虎的头，将其上了漆做成枕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那只虎是被杀的妾。出自《纪闻》。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二十九婢妾

窦凝妾 严武盗妾 绿 翹 马全节婢 鲁思鄆女

鄂州小将 金 卮

窦凝妾

唐开元二十五年，晋州刺史柳涣外孙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风窦凝者，将聘焉，行媒备礼。而凝旧妾有孕，崔氏约遣妾后成礼。凝许之，遂与妾俱之宋州，扬舲下至车道口宿，妾是夕产二女，凝因其困羸毙之，实沙于腹，与女俱沉之。既而还汴，给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择日结亲。后一十五年，崔氏产男女数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长。

永泰二年四月，无何，几上有书一函。开见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发，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长女可嫁汴州参军崔延，幼女嫁前开封尉李驺，并良偶也。”凝不信，谓其妻曰：“此狐狸之变，不足征也。”更旬日，又于

窦凝妾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晋州刺史柳涣的外孙女博陵崔氏，家住汴州。扶风人窦凝，想要聘娶崔氏为妻，就托媒人拿着厚礼去崔家求亲。而窦凝原来有一个小老婆现已有孕，崔氏提出只有把他的小老婆打发走后才能成亲。窦凝同意了崔氏的要求，带着小老婆一起去宋州，船到了车道口，就住在了这里，这天晚上他的小老婆就生下了两个女孩，窦凝趁她疲惫不堪时杀死了她，并在死尸肚子里填上沙石，连同刚生下的两个女孩一起扔到了江里。窦凝回到汴州后，欺骗崔氏说：“小妾已经叫我打发走了。”之后他们就选了一个吉庆的日子结了婚。婚后十五年间，崔氏生下了好几个孩子，但是所生的男孩都没有活，只有两个女孩活下来。

永泰二年四月的一天，没有什么事，却发现桌上有一封书信。拆开看了看，是窦凝死去的父亲的书信。上面写着：“你枉害人命的事已被发现，一个月内就要出事，你应该赶紧处理好家中的事务，你的大女儿可嫁给汴州参军崔延，小女儿可嫁给前任开封尉李驺，这都是很好的姻缘。”窦凝不相信，就对他的妻子崔氏说：“这一定是狐狸精搞的鬼，不可信。”又过了十天，他又在

室内见一书：“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颠倒之甚也。”凝尚犹豫，明日，庭中复得一书，词言哀切，曰：“祸起旦夕。”凝方仓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虽秘之，而实心惮妾事。

五月十六日午时，人皆休息，忽闻扣门甚急。凝心动，出候之，乃是所杀妾，盛妆饰，前拜凝曰：“别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内隐匿，其鬼随踵至庭，见崔氏。崔氏惊问之，乃敛容自叙曰：“某是窦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时，杀妾于车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无负凝，而凝枉杀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于此。妾以贱品，十五余年，诉诸岳渎，怨气上达，闻于帝庭。上帝降鉴，许妾复仇，今来取凝，不干娘子，无惧也。”崔氏悲惶请谢：“愿以功德赎罪，可乎？”鬼厉色曰：“凝以命还命足矣，何功德而当命也？譬杀娘子，岂以功德可计乎！”词不为屈，乃骂凝曰：“天网不漏，何用狐伏鼠窜！”便升堂擒得凝，而啮咬掐捺，宛转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虑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辄至，则啖嚼支体，其鬼或奇形异貌，变态非常，举家危惧，而计无从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

于时有僧昙亮，颇善持咒。凝请之，置坛内阁，须臾鬼至，不敢升阶。僧让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

屋里发现一封信，上面写着：“我之前已经提示你危亡的征兆，你为什么如此反反复复。”窦凝还是半信半疑，第二天，在院子里又发现了一封信，信中言语悲哀恳切，说：“大祸马上就要来了。”这时窦凝才惊慌起来，崔氏说：“你自我反省一下做了什么事，应赶紧祈求上天保佑，避开这场灾祸。”窦凝虽然没有把害死小妾的事告诉崔氏，但心里却很恐惧。

五月十六日午时，大家都在休息，忽然有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窦凝心感不安，开门一看，原来是被害的小妾，她盛装打扮，上前拜见。窦凝说：“分别这么久你还好吗？”窦凝非常害怕，急忙跑入屋里躲藏了起来，那鬼跟着走进院里，去见崔氏。崔氏惊讶地问她是何人，那鬼神色严肃地对崔氏叙述说：“我是窦十五郎的妾。窦凝要娶你的时候，把我和我的两个女儿一起害死在车道口。我从没有辜负他，而他却无故杀害了我，他为了娶妻，我可以离去，为什么忍心残害我的性命，到这个地步。我身份低贱，十五余年来将此事告知于五岳四渎，以致怨仇上达，被天庭知道。天帝下旨许我复仇，所以我今天就来取窦凝的命，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害怕。”崔氏听罢既悲伤又惶恐，连忙道歉说：“我愿意积功德来赎罪，可以吗？”冤鬼生气地说：“让窦凝拿命换命就可以了，什么功德能与命相比呢？如果有人杀了你，难道可以拿功德计算！”崔氏的话不能使其屈服，于是又骂窦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又何必像狐狸似的躲起来，像老鼠一样的乱窜！”说罢就到厅堂上把窦凝擒了过来，一顿咬掐撕扯，不断变换各种酷刑，整整折磨了一天才离开，临走时还说：“你不要担心马上会死，我要用尽我的能力叫你受尽苦头。”从此冤鬼每天必来，来后就啃咬他的肢体，那鬼有时候奇形怪貌，变化无常，弄得窦凝一家恐惧不安，而又无计可施，那鬼还去击打窦凝的两个女儿，使她们痛苦不堪。

那时有个和尚叫昙亮，很会念咒。窦凝将他请来，在内阁设了一个法坛，不一会儿鬼来了，但却不敢上台阶。和尚责备她说：“你这鬼不应干预人间的事情，你到这里做什么！我要呼唤

金刚，坐见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义隐贼。且凝非理杀妾，妾岂干人乎？上命照临，许妾仇凝，金刚岂私杀负冤者耶！”言讫登阶，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潜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为人作媒，得无忤乎？”僧惭而去。后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长缚汝足，岂能远耶！”数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发狂，自食支体，入水火，啖粪秽，肌肤焦烂，数年方死。崔氏于东京出家。众共知之。出《通幽记》。

严武盗妾

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尝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绝。严公因窥见之，乃赂其左右，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既觉，且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司，亦以状上闻。有诏遣万年县捕贼官专往捕捉。捕贼乘递，日行数驿，随路已得其踪矣。严武自巩县，方雇船而下，闻制使将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军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严公之船，无迹乃已。

严公后为剑南节度使，病甚。性本强，尤不信巫祝之类，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门，自云

金刚来，立刻叫你化为齏粉。”鬼说：“和尚理应诵经念佛，心怀平等，为何要掩盖正义隐匿恶贼。并且窦凝无理杀我，我今日来索命怎么是干预人间事呢？天帝照顾我，允许我向窦凝报仇，金刚难道可以私自杀死受冤屈的人！”说完就登上台阶，像当初一样去捉拿窦凝。崔氏叫和尚偷偷地找人家将两个女儿聘走，鬼知道后愤怒地对和尚说：“和尚给人做媒，你不觉惭愧吗？”和尚听后惭愧地走了。后来崔氏和李氏两家把窦凝的女儿娶了过去，她们仓皇地逃走了，鬼也不去追赶，却说：“我用长绳绑住了你们的脚，难道你们还能逃得掉！”过了几年，两个女儿都死了。窦凝也中了鬼毒，得了疯病发狂，吃自己的肢体，跳到水火里去，还吃粪便，肌肤焦烂，几年后才死。崔氏后来在东京出家做了尼姑。窦凝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出自《通幽记》。

严武盗妾

唐朝时四川节度使严武，少年时凭仗意气行侠义之事。曾在京城和一个军使是邻居，军使家里有一个未出嫁的女子，长得非常漂亮。严武偷偷窥见后，用金钱贿赂收买女子身边的人，把这个女子引诱到他的家里。一个多月后，就将这个女子偷偷地带走了，他们往东逃出城关，就隐居在淮水泗水之间。军使发觉后，查究他们的踪迹，并询问他家里的人，然后向当地官府告发了这件事，并写了诉状告到皇帝那里。不久皇帝下诏万年县捕贼官专门去捕捉严武。捕贼官兼程赶

路，一天走好几个驿站，沿路已打听到了严武的行踪。严武从巩县正要雇船南下，听说制使马上就要到了，害怕罪过难逃，就用酒把军使的女儿灌醉，乘着半夜时分，解下琵琶上的弦，把她勒死，然后沉到河底。第二天制使赶到了，把严武的船搜查遍了，也没有发现军使女儿的一点痕迹方才作罢。

后来严武做了剑南节度使，病得很厉害。因为他的性格特别强硬，从来不信鬼神迷信的事，如有议论这方面事的人，他就要惩罚他们。有一天中午，有一个道士来到衙门前，自我介绍说

从峨眉山来，欲谒武。门者初不敢言，道士声厉，不得已，遂进白。武亦异之，引入，见道士至阶呵叱，若与人论难者，良久方止。寒温毕，谓武曰：“公有疾，灾厄至重，冤家在侧，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陈谢，奈何反固执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试思之，曾有负心杀害人事否？”武静思良久，曰：“无。”道士曰：“适入至阶前，冤死者见某披诉。某初谓山精木魅，与公为祟，遂加呵责。他云，上帝有命，为公所冤杀，已得请矣。安可言无也？”武不测，且复问曰：“其状若何？”曰：“女人年才十六七，项上有物是一条，如乐器之弦。”武大悟，叩头于道士曰：“天师诚圣人矣。是也，为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见公，公当自求之。”

乃令洒扫堂中，撤去余物，焚香于内，乃舁武于堂门内，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侧。堂门外东间，有一阁子，亦令洒扫垂帘，道士坐于堂外，含水喷嚏，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目叩齿。逡巡，阁子中有人吁嗟声，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见一女子被发，项上有琵琶弦，结于咽下，褰帘而至。及堂门，约发于后，向武拜。武见惊惭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从公，是某之失行，于公则无所负。公惧罪，弃某于他所即可，何忍见杀。”武悔谢良久，兼欲厚以佛经纸缙祈免，道士亦恳为之请。女子曰：

从峨眉山来，想要拜见严武。把门的人开始不敢进去禀报，道士声调非常激烈，把门的人不得已才进衙向严武禀报了这件事。严武也觉得奇怪，就叫人把道士引进了衙内，看见道士到台阶上大声责骂，好像和人争论似的，很长时间才停止。道士和严武寒暄过后，便对严武说：“你有病，即将大难临头，你的冤家就在旁边，你为什么不忏悔

自己的过错，摆上香火谢罪，为什么还执迷不悟到这种地步！”严武听后十分愤怒，一言不发。道士又说：“你好好想一想，曾经有没有做违背良心杀人的事？”严武静静地想了很长时间，说：“没有。”道士说：“刚才我到台阶前，一个冤死的人向我陈诉。我开始认为她是山里的精怪，树木变的鬼魅，在这里作祟，所以就大声责骂她。她说，她有天帝的命令，是被你冤杀的，已被允许复仇了。你怎么可以说没有这种事呢？”严武没有想到道士知道得这样清楚，就又问道士说：“那个鬼长什么样？”道士说：“那鬼是个女子，有十六七岁，脖子上系着一条东西，像是乐器的弦。”严武这才恍然大悟，赶紧给道士叩头，并对道士说：“天师你可真是圣人啊。是有这件事，我该怎么办呢？”道士说：“她现在想要和你见面，你应当自己去求她。”

便命人清扫厅堂，把多余的东西搬走，在堂上烧上香，把严武抬到厅堂里，清心静气，预备了衣衫和笏板，仅留一个小童仆在旁边侍奉。堂门外东边有一间小屋，也叫人清扫干净，并挂了个门帘，道士在堂门外坐着，口里含着水，一面喷水，一面又用柳枝扫地，他坐在那里，还闭着眼，牙齿上下相撞进行祝告。过了一会儿，小屋里有长吁短叹的声音，道士说：“娘子你可以出来了。”过了很久，只见一女子披着头发，脖子上有一条琵琶弦系在咽喉下面，用手掀起帘子走了出来。到了堂门，把头发整理了一下，披在脑后，对着严武拜了拜。严武一见，又是恐惧，又是惭愧，用手把脸捂住。女子说：“你也太残忍了，跟着你逃走，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可我对得起你。你害怕有罪，把我丢弃在别的地方也就可以了，怎么忍心把我杀死。”严武听后，悔恨万分连连谢罪，想用念佛经烧纸钱祈求免罪，道士也为严武恳请。女子说：

“不可。某为公手杀，上诉于帝，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毕却出，至阁子门，拂然而没，道士乃谢去。严公遂处置家事，至其日黄昏而卒。出《逸史》。

绿 翹

唐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里家女也。色既倾

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又“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为绝矣。

一女僮曰绿翘，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翘曰：“无出，若有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绿翘迎门曰：“适某客来，知练师不在，不舍辔而去矣。”客乃机素相昵者，意翘与之私。及夜，张灯扃户，乃命翘入卧内讯之。翘曰：“自执巾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练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

“不行。我是被他亲手勒死的，已经上告给了天帝，只限期三十年，现在不可以改变了。死期就在明天傍晚。”说完就走了出去，到了小屋门口，一脸怒气地消失了，道士也告辞离开了。严武于是赶紧处理家中的事情，果然到了第二天黄昏时，严武就死了。出自《逸史》。

绿 翘

唐朝西京有一个咸宜观，观里有个女道士叫鱼玄机，她字幼微，是长安里的女子。她姿色倾城倾国，心思灵慧入神，她喜欢读书，善写文章，尤其喜欢吟诗答对。十六岁时，她一心想要出家修道。咸通初年，就在咸宜观里，戴上了道帽，穿上了道服，做了女道士，她在临风赏月时写下的好诗句，常常流传在一些文人墨客之中。然而她一个芳洁纯美的女子，往往不能自我克制，所以又常被一些豪强侠士所引诱，于是就跟着他们一起相处。一些风流的人争着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以求和她亲近。有拿着酒到她这里来拜访的人，一定要弹琴互相吟诗做对，有时也说一些嘲谑玩笑话，那些无才无识的人都自愧不如。她的诗句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有“殷勤不得语，红泪

一双流”；有“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还有“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这些诗句都非常绝妙。

她有一个女僮，名叫绿翘，也很聪明美丽。有一天，玄机被邻居请去做客，临走前，告诫绿翘说：“你不要出去，如果有客人来，就说我到邻居家了。”玄机被女伴留住，晚上才回来。绿翘迎上门去说：“刚才某个客人来过，知道你不在，他连马都没下就走了。”来的客人是玄机一向很亲近的，玄机怀疑绿翘和他有私情。当天夜里，点灯关门，就把绿翘叫到卧室里审问她。绿翘说：“多年来，我只知道拿巾端水侍候你，每时每刻都注意检点约束自己的言行，防止一些类似的杂思邪念，以致违逆你的意思。并且来客只是在门外边，我是关着门告诉他，你不在院，来客没有说话就骑马走了。若说情爱的事，这么多年来在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想过，

幸练师无疑。”机愈怒，裸而笞百数，但言无之。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练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荐枕之欢，反以沉猜，厚诬贞正，翘今必毙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冥之中，纵尔淫佚。”言讫，绝于地。机恐，乃坎后庭瘞之，自谓人无知者。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问翘者，则曰：“春雨霁逃矣。”

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洩于后庭，当瘞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金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覘伺，见偶语者，乃讶不睹绿翘之出入。街卒复呼数卒，携锤具，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绿翘貌如生。卒遂录玄机京兆，府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出《三水小牋》。

马全节婢

魏帅侍中马全节，尝有侍婢，偶不惬意，自击杀之。后累年，请师父不要怀疑。”玄机听罢，更加愤怒了，脱去绿翘的衣服，狠狠

地打了几百下，绿翘只是说没有这种事。绿翘被打得已经虚弱不堪，就请求给一杯水，泼在地上，说：“师父想要求得长生不老之道，却又不能忘掉男女私情的欢乐，不仅自己这样做，反而还怀疑别人，诬陷我这个严守贞操的人，我今天一定会死在你的毒手下了，如果没有苍天，我就没有地方申诉冤屈，如果有，谁能拦住我坚强的灵魂？我发誓，绝不能糊里糊涂地做个阴曹地府的冤死鬼，一定要向上天告发你，决不任凭你放荡无羁，为所欲为。”说完，就死在了地上。玄机害怕，就在后院挖了个坑偷偷地把绿翘的尸体埋葬了，自认为事情办得很秘密，没有人会知道。这时是咸通戊子春正月，有人问起绿翘，玄机就说：“春雨过后逃跑了。”

一次，有客人在玄机的屋里饮酒取乐，客人因要小便，就到了后院，走到埋绿翘的地方，就看见了许多绿豆蝇，密密地落在地上，客人把它们赶走了，可是很快就又飞了回来，客人仔细地看，发现地上好像有鲜血的痕迹，并且还带有腥臭的气味。客人赶紧回去，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他的仆人。仆人回到家里，又将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在官府里当街卒，曾经向玄机求借过金钱，而玄机没有借给他，这个差人因此忌恨玄机。听说了这件事，他马上到咸宜观门口偷偷地查看，看见有人窃窃私语，奇怪为什么看不到绿翘出入。他就叫来了一些人，拿着挖土的工具，突然闯入玄机的后院，把绿翘的尸体挖了出来，绿翘的容貌还像活着一样。街卒就把玄机带到了京兆府，府吏审问此案，玄机全部招认，在朝的官员们有许多人替玄机求情。府官无奈，只好把此案上奏给皇帝，到了秋天最终把玄机杀了。玄机在狱中还写了诗：“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这是她写的诗中最美的。出自《三水小牋》。

马全节婢

魏帅侍中马全节，曾经有一个侍奉他的婢女，由于他心情偶尔的不舒畅，就被他亲自动手残忍地打死了。过了几年后，

染重病，忽见其婢立于前。家人但讶全节之独语，如相问答。初云：“尔来有何意？”又云：“与尔钱财。”复曰：“为尔造像书经。”哀

祈移时，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出《玉堂闲话》。

鲁思鄮女

内臣鲁思鄮女，生十七年。一日临镜将妆，镜中忽见一妇人，披发徒跣，抱一婴儿，回顾则在其后，因恐惧顿仆，久之乃苏。自是日日恒见。积久，其家人皆见之。思鄮自问其故，答云：“己杨子县里民之女，往岁建昌县录事某以事至杨子，因聘己为侧室，君女即其正妻，岁余，生此子。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因投己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诈其夫云逃去。我方讼于所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思鄮使人驰至建昌验事，其录事老犹在，如言发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后嫁褚氏，厉愈甚，旦夕惊悸，以至于卒。出《稽神录》。

鄂州小将

鄂州小将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结豪族，而谋其故妻。因相与归宁，杀之于路，弃尸江侧，并杀其同行婢。已而

马全节得了重病，忽然看见被打死的那个婢女站在他的面前。家里人都很惊讶地看见全节一个人在说话，就好像和人互相问答似的。开始说：“你在这里想干什么？”又说：“给你钱财。”接着又说：“给你塑造泥像，书写经卷。”苦苦地哀求多时，那个被打死的婢女也不同意，只是要他偿命。最后马全节不过十天就死了。出自《玉堂闲话》。

鲁思鄮女

内臣鲁思鄮有个女儿，才十七岁。一天她对着镜子梳妆，忽然看见镜子中有一个妇人，披散着头发，光着脚，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她赶紧回过头去看，那个妇人就在她的身后，因为惊恐害怕，她一下子扑倒在地昏了过去，过了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这天以后，每天都看见那个妇人。久而久之，她的家人也都能看见了。思鄮问她为什么来这里，妇人回答说：“我是杨子县乡里居民的女儿，多年前，建昌

县录事某某因事到杨子县来，将我娶为侧室，你的女儿的前身就是他的正妻，过了一年多，我就生下了这个孩子。后来录事去其他县办事，你的女儿就把我和我的孩子一起扔到了井里，并用石头把井填上了，欺骗她的丈夫说我逃跑了。我正将冤屈向阴司申诉，偏赶上你的女儿死了，现在即使她托生了，也应当给我偿命。”思邈听后就派人急忙赶到建昌验证这件事，这时那个录事已经老了，但还活着，就叫人在妇人所说的那口井里挖掘，果然找到了妇人和孩子的尸骨。思邈一家想方设法进行祭祀祈祷来免除灾祸，但都不见效。后来这个女儿嫁给了褚家，但是那个妇人作祟越来越厉害了，使得她白天晚上惊恐害怕，最后就被吓死了。出自《稽神录》。

鄂州小将

鄂州小将某某人，本是个农家子弟。后来做了官，就想要通过婚姻结交那些豪门大族，企盼着依靠妻家势力飞黄腾达，因此谋划杀害原来的妻子。借着与妻子回娘家的机会，他把妻子杀死在途中，把尸体扔到江边，并把同行的一个婢女也杀了。然后

奔告其家，号哭云：“为盗所杀。”人不之疑也。后数年，奉使至广陵，舍于逆旅，见一妇人卖花，酷类其所杀婢。既近，乃真是婢，见己亦再拜。因问：“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为贼所击，幸而不死。既苏，得贾人船，寓载东下。今在此，与娘子卖花给食而已。”复问：“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见之乎？”曰：“可。”即随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贫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顷之，其妻乃出，相见悲涕，备述艰苦。某亦恍然，莫之测也。俄而设食具酒，复延入内室，置饮食于从者，皆醉，日暮不出。从者稍前覘之，寂若无人，因直入室中，但见白骨一具，衣服毁裂，流血满地。问其邻云：“此空宅久无居人矣。”

金 卮

蜀青石镇陈洪裕妻丁氏，因妒忌，打杀婢金卮，潜于本家埋瘞，仍榜通衢云：“婢金卮逃走。”经年，迁居夹江，因夏潦飘坏旧居渠

岸，见死婢容质不变。镇将具状报州，追勘款伏。其婢尸一夕坏烂，遂置丁氏于法。出《儆戒录》。

急忙跑到妻子的家里，哭喊着说：“我的妻子被强盗给杀死了。”这样人们也就不怀疑他了。几年后，他奉命去广陵，住在一个旅店里，看见一个妇人卖花，那妇人特别像被他杀的婢女。走近一看，果真是那个婢女，婢女看见他拜了两拜。他问道：“你是人还是鬼？”婢女答道：“我是人。之前被强盗所杀，侥幸没有死。等我们苏醒过来，遇见了商人的船只，带着我们往东边去了。现在在这里，我和娘子卖花维持生活。”他又问：“娘子在哪里？”婢女说：“就在附近，可以见一见她吗？”说：“可以。”于是他就跟着婢女去了。来到了一个曲折隐秘的小巷，婢女指着一个破旧的房子说：“这里就是。”婢女先进去了，不一会儿他的妻子出来了，俩人一见面都悲痛地流下了眼泪，娘子详尽地述说了艰苦的遭遇。他也恍恍惚惚地不知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又准备了酒食，把他请进了内室，并给跟随他的人也都摆上酒菜，结果都喝得大醉，天黑了也没有出来。跟随他的人感到十分奇怪，就到近前偷偷地察看，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就直走到内室里去，只看见一具白骨，衣服被撕碎了，流了满地的血。跟随他的人向邻居打听，邻居告诉说：“这是一所空房子，很久就没有人居住了。”

金 卮

蜀青石镇陈洪裕的妻子丁氏，因为妒忌，把一个叫金卮的婢女给打死了，并偷偷地在家中的院里埋掉了，还张榜宣告：“婢女金卮逃跑了。”一年后，他们家搬到夹江，因夏天发大水把旧居所在的河岸冲坏了，露出了被打死的婢女的尸体，她的容貌和生前一样没有改变。镇将就把这件事写了呈状报到州里，州官马上追捕归案，丁氏服罪。金卮的尸体当晚就腐烂了，最终州官把丁氏绳之以法。出自《儆戒录》。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三十杀生

田 仓	临海人	陈 甲	麻 姑	谢 盛
李 婴	许 宪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昙略	广州人	东兴人	陈 莽	沛国人
齐朝请	伍寺之	苏 巷	阮 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昙欢	释僧群	竺法惠

冀州小儿

田 仓

后汉溪夷田彊，遣子鲁，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威武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臠，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刘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死焉。出《酉阳杂俎》。

临海人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夜中，有人长一丈，着黄衣白带，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当战，君可见助，当有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食时，君

田 仓

后汉时溪夷人田彊，派儿子田鲁据守上城；派二儿子田玉，守中城；小儿儿子田仓，守下城。三个堡垒依次排开，以便阻挡王莽。光武二十四年，派威武将军刘尚征讨他们。刘尚的军队还没有到达，田仓抓住一只白鳖做羹汤，点起烽火请两个哥哥来，两个哥哥来到后并没有什么事。等到刘尚的军队真的来了，田仓命令点起烽火，田鲁等兄长以为又是虚假消息，没有援救，田仓就战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临海人

吴国末年，临海人进山打猎。半夜时分，有一个身長一丈，穿着黄色衣服，系着白腰带的人，前来对猎人说：“我有仇敌，明天要与我决战，你可以帮助我，我自当报答你。”猎人说：“自然会帮助你的，何必谈这些报答的话。”那人说：“明天早饭的时候，你

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鳞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鳞者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有祸。”射人曰：“善。”遂停猎。数年后，忽忘前言，更往猎。复见白带人告曰：“我语君不能见用，仇子已甚，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出《续搜神记》。

陈 甲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藪。欸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士人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后，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云：“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吾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旦腹痛而卒。出《搜神记》。

麻 姑

晋孝武大元八年，富阳民麻姑者，好啖脰。华本者，好啖鳖臠。二人相善。麻姑见一鳖，大如釜盖，头尾犹是大蛇，可去小河边。我的仇敌从北边来，我从南边出来迎敌，佩白带的是我，佩黄带的是我的仇敌。”猎人答应了。天亮之后，果然听到河岸北边有声音，像狂风暴雨，草木都四面倒下，再看南岸，也是如此。只见两条大蛇，长十多丈，在河中相遇，互相盘绕着打起来，蛇身有

白鳞的渐渐敌不住了。猎人就拉弓搭箭射那条黄鳞的，黄鳞的蛇当时就被射死。傍晚，又看见昨天来的那人来答谢，说：“你可以在这里打猎一年，明年以后就不要来了，一定记住，再来一定会大祸临头。”猎人说：“好。”就不在这里打猎了。几年以后，猎人忽然忘记了那人说的话，又前去打猎。又看见佩白带子的人，告诉他说：“我说的话你不听，现在要报仇杀你的人怨恨太大，一定会报复你，什么时间，怎样报复不是我所能知道的。”猎人听说后非常害怕，刚要走，就看到三个穿黑色衣服的人，都张着大口对着他，猎人当时就死了。出自《续搜神记》。

陈 甲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一个士人叫陈甲，原本是下邳人。晋元帝时，搬到华亭居住，常去东野的大湖边打猎。有一天打猎时，忽然看见一条大蛇长有六七丈，其形状像只大船，黑黄五色，盘卧在冈下，陈甲立刻拉弓射死了它，但他不敢向别人说起这件事。三年以后，陈甲与同乡一起打猎，到了从前看见大蛇的地方，就对同乡说：“三年前我在这儿杀了一条大蛇。”当天晚上就梦见一个人，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头巾，来到他家，问他说：“当年我昏醉时，你无缘无故杀了我。因为那时我醉了，看不清你的面目，所以三年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杀了我，没想到今天你自己来送死了。”陈甲当时惊醒，第二天早晨腹痛而死。出自《搜神记》。

麻 姑

晋孝武帝大元八年，富阳有个叫麻姑的人，喜欢吃鱼肉。还有一个叫华本的人，喜欢喝鳖肉羹。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有一天，麻姑看见一只大鳖，这只鳖大如锅盖，但头和尾像大蛇，系之。经一月，尽变鳖，便取作臠，报华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华本强令食之。麻姑遂啖一脔，便大恶心，吐逆委顿，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开口向本，本见有一蛇头，开口吐舌。本惊而走，姑仅免。本后于宅得一蛇，大二围，长五六尺，打杀作脍，

唤麻姑。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鱼。本因醉，唤家人捧蛇皮肉来。麻姑见之，呕血而死。出《齐谐记》。

谢 盛

晋安帝隆安中，曲阿民谢盛，乘船入湖采菱。见一蛟来向船，船回避。又从其后，盛便以叉杀之，惧而还家。至兴宁中，普天亢旱，盛与同旅数人，步至湖中，见先叉在地，拾取之，云：“此是我叉。”人问其故，具以实对。行数步，乃得心痛，还家，一宿便死。出《幽冥录》。

李 婴

东晋义熙中，鄱阳李婴、李滔兄弟二人，善于用弩，尝射大麕，解其四足，悬著树间，以脏为炙。方欲共食，遥见山下有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敛取麕头骼皮骨，并火上杂肉，悉内囊中，径负入山。婴兄弟须臾俱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许 宪

晋义熙中，余杭县有仇王庙。高阳许宪为县令，宪男于庙侧放火猎，便秽祠前。忽有三白獐从屋走出，男

把它绑了起来。一个月后，完全变成了鳖，便拿来做肉羹，告诉华本来吃，味道鲜美。麻姑不肯吃，华本就强让其吃。麻姑只好吃了一小块，吃后就很恶心，呕吐到萎靡不振，就生病了。麻姑觉得喉咙里塞了东西咽不下去。张开口让华本看，华本看见有一蛇头，张开嘴吐着舌信。华本吓得逃跑了，之后麻姑总算病好了。华本后来在家里抓到一条大蛇，粗约两围，长五六尺，打死后切成肉片，说是用鱼肉做的，招呼麻姑来吃。麻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再要求华本把鱼拿来看看。华本因为喝醉了，让家人捧着蛇皮蛇肉给麻姑看。麻姑一看，吐血而死。出自《齐谐记》。

谢 盛

晋安帝隆安年间，曲阿百姓谢盛，有一天坐船到湖里采菱角。看见一条蛟龙向船边游来，谢盛就划船躲开。但蛟龙又尾随在船后，谢盛使用鱼叉叉死了它，因为恐惧赶紧回到家里。到了兴宁年间，普天大旱，谢盛和同伴的几个人步行走到湖中，只见当年叉死蛟龙的叉子还在地上，就拾起来说：“这是我的叉子。”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把当年的事如实说了。走了几步，就觉得心痛，回到家里，一宿就死了。出自《幽冥录》。

李 婴

东晋安帝义熙年间，鄱阳李婴、李滔兄弟二人，善使弩箭，曾射死一只驼鹿，砍下四条腿，悬挂在树上，又烤了它的内脏。正要一起吃，远远看见山下走过来一个人，身长有三丈多，那人迈着大步，手里拿着一个大口袋。来到后就收拾起那只驼鹿的头、骨骼和皮，还有正在火上烤着的杂肉，一起装到那个大口袋里，径直背着进山了。李婴兄弟俩不一会儿全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许 宪

晋义熙年间，余杭县有座仇王庙。高阳人许宪任县令，其子在庙旁放火围猎，在祠前大便。忽有三只白獐从屋中跑出，其子引弓射，忽失所在。复以火围之，风吹火反，覆其面，欲去莫从，遂烧死。而宪以事免官。出《广古今五行记》。

益州人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见一龟，大如车轮，四足各蹶一小龟而行，又有百余黄龟从其后。三人叩头，请示出路。龟乃伸颈，若有意焉。因共随逐，即得出路。一人无故取小龟，割以为臠，食之。须臾暴死，唯不啖者无恙。出《异苑》。

章安人

宋元嘉中，章安县人，尝屠虎。至海口，见一蟹，匡大如笠，脚长三尺，取食甚美。其夜，梦一少姬语云：“汝啖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为虎所食。出《广古今五行记》。

元稚宗

宋元稚宗者，河东人也。元嘉十六年，随钟离太守阮懔在郡，懔使稚宗行至远村，郡吏盖苟、边定随焉。行至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复寤。民以为死，舁出门外，方营殡具，经夕能言。说初有一百许人，缚稚宗去，数十里至一佛图，僧众供养，不异于世。有一僧曰：“汝好猎，今应受报。”便取稚宗，皮剥禽截，具如治诸牲畜之法。复纳于澡水，钩口出之，

立刻拉弓射它们，又忽然看不见獐子的踪影了。许宪的儿子又用火烧围猎，但火反而向他扑面而来，他想要逃跑却不知向哪里跑，不一会儿就被烧死了。许宪后来也因为犯事而被免职。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益州人

南朝宋元嘉初年，益州刺史派三个人进山砍柴。这三个人在山里迷了路，忽然看见一只大龟，如车轮一般大，四只脚各踩一只小龟朝前走，还有一百多只小黄龟跟在它的后边。三人向大龟叩头请大龟指示出路。大龟伸了伸脖子，好像有什么意思。三个人就跟着大龟走，终于找到了出山的道路。其中有一个人无缘无故抓了一只小龟，宰杀后做成龟肉羹吃了。不一会儿突然死了，只有没吃的人平安无事。出自《异苑》。

章安人

南朝宋元嘉年间，章安县有个人曾杀虎。他到海口，看见一只螃蟹，如斗笠一样大，蟹脚就有三尺长，就把它抓来吃了，味道美极了。当天晚上，他梦到一少妇对他说：“你吃了我的肉，我要吃你的心。”第二天，这个人就被老虎吃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元稚宗

南朝宋的元稚宗，是河东人。元嘉十六年，跟随钟离太守阮懔在郡中任职，阮懔派稚宗到很远的一个村子去，郡中役吏盖苟、边定二人随从。稚宗走到一户百姓家，忽然恍惚好像睡着了，过了很长时间也不醒。这户人家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抬出门外，正在准备殡葬用的东西，经一晚稚宗又能说话了。稚宗说，当初有一百多人，把他捆绑去，走了几十里地到了一个佛院，在那里众僧人的供养，和世间没有什么两样。其中有一个和尚说：“你喜好打猎，现在应该受到报应。”说着就拉过稚宗，扒皮碎割，完全像对待牲畜那样。又把他放到热水里去洗，拽着嘴拎出来，

剖破解切，若为脍状。又镬煮炉炙，初悉糜烂，随以还复，痛恼苦毒，至三乃止。问：“欲活否？”稚宗便叩头请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门曰：“唯三足矣。”见有蚁类数头，道人曰：“此虽微物，亦不可杀，无复论巨此者也，鱼肉自此可戒耳。斋会之日，悉著新衣，无新可浣也。”稚宗因问：“我行旅有三，而独婴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无犯。唯尔愚蒙，不识缘报，故以相戒。”因尔便苏，数日能起，由是遂断渔猎云。出《祥异记》。

王昙略

宋谯国城父人王昙略，常以牛作脯为业。欲杀一牛，牛见刀，辄跳踯欲走去。昙略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经少时，其人眼无故血流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广州人

宋元嘉中，广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汤始热，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汤中，衔卵而去。三人无几皆死。出《搜神记》。

东兴人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

剖切一顿，好像要剁成肉酱。又放到大锅里煮，放在火上烤，都已熟烂了，又让他恢复原样，他痛苦万分，经过多次这样折腾才停止。又问他：“你想活不想活了？”稚宗吓得连忙磕头请求饶命，和尚让他蹲在地上，用水浇灌他，说：“灌一次除掉五百个罪过。”稚宗苦苦哀求多灌几次，和尚说：“只要灌三次就行了。”这时看见有几只蚂蚁，道人说：“这虽然是小生命，也不可以杀，更不要说比它大的了，鱼肉从此就戒掉吧。到了斋会的时候要穿新衣服，没有新的洗干净的也可以。”稚宗趁这个机会问他：“我们一共有三人同行，为何只有我遭此苦难？”道人说：“那两个人已经知道自己的罪过，知道后再也没有犯。只有你愚蠢糊涂，不知因缘报应，所以今天用这种办法惩戒你。”然后就苏醒了，过了几天能起床下地，从此稚宗再也不打渔狩猎了。出自《祥异记》。

王昙略

南朝宋谯国城父有一个叫王昙略的人，平常以做牛肉干为业。有一天，他要杀一头牛，这头牛看见刀，就跳着不肯前进想要逃跑。昙略很生气，就先用刀刺瞎了牛眼。过了不一会儿，昙略的眼睛无缘无故也流出了血。出《广古今五行记》。

广州人

南朝宋元嘉年间，广州有三个人一起到山上去伐木。忽然，他们看见一个石窠里有三个蛋，蛋有量粮食用的升那么大，他们拿出来进行烹煮。刚刚把水烧热，就听到树林里发出了如同刮风下雨的声音，不一会儿，出现一条大蛇，这条蛇粗约十围，长有四五丈，直奔大锅而来，衔着三个蛋就走了。三个人不久之后都死了。出自《搜神记》。

东兴人

临川东兴有人进山，抓到一只小猿，带回家。母猿随后追到，这人把小猿拴在院中的树上，给它看。母猿拍着脸颊对着人，若哀乞，直是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踰而死。此人破肠视之，皆断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时死尽灭门。出《搜神后记》。

陈 莽

临川陈莽，少以射猎为业。与人逐鹿入山，有一大树，可三十围，莽息其下。忽有白气，去地十丈许，莽因射之，若有所中，洒血布地。闻空中语云：“正中大王。”俄见一大蛇挂树，身有箭。顷刻，有群蛇辘轳向莽，莽虽驱击，而来者数多，盘绕莽身，咿咿有声，须臾散去。视莽，唯见一聚白骨。出《广古今五行记》。

沛国人

沛国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人从门过，因问曰：“此是何声？”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内省，何以致此？”主人异其言，思忖良久，乃谓客曰：“昔为小儿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受之。因以三薺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曰：“是也。”言讫，其三子之言语，忽然周稳，盖能知过之故也。出《续搜神记》。

齐朝请

齐国有一奉朝请，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则啖之不美。

像哀求他放掉小猿，只是不能说话罢了。这人不仅坚决不放，最后竟把小猿打死了，母猿悲伤地呼唤着，跳起来，落在地上死了。这人破开母猿的肚子一看，它的肠子全都断裂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家人

就都得了瘟疫，不长时间满门死尽。出自《搜神后记》。

陈 莽

临川的陈莽，少时就以射猎为职业。有一天，他和别人一起追鹿进山，看见一棵大树，有三十围那么粗，便在树下休息。忽然有一团白气，离地面约有十多丈，陈莽连忙用箭射，好像射中了什么，满地淌血。这时听到空中有人说：“正好射中大王。”不一会儿，看见一条大蛇挂在树上，身上有一支箭。立刻，就有一群蛇从四面向陈莽包围过来，陈莽虽然奋力驱赶击打，然而来的蛇太多，盘绕在其身上，发出咂咂的声音，一会儿才四散而去。这时再看陈莽，只见一堆白骨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沛国人

沛国有一个读书人，他的妻子一胎生了三个儿子，三人快要二十岁了，都只能发声不会说话。有一天，忽然有一人从门前经过，见此情景就问：“这是什么声音？”回答说：“是我的儿子，都不会说话。”客人说：“你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主人很惊异，思考很久，才对客人说：“我小的时候，床头上有燕窝，里面有三只小燕雏，它们的母亲从外面找到食物喂它们，三只小燕雏都张开嘴接着，每天都是如此。我就把手指伸到燕窝里，燕雏也张开嘴来接。于是我就用三个蒺藜喂它们，它们就都死了。过去有这样的事，现在太后悔了。”客人说：“这就是了。”说完，他的三个儿子都会说话了，这大概是能知过的原因吧。出自《续搜神记》。

齐朝请

齐国奉朝请，家中豪华奢侈，不是亲手杀的牛，吃着不香。年三十许，病笃，见大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叫呼而终。又江陵高伟，入齐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后病，每见群鱼啮之而死。出《颜氏家训》。

伍寺之

南野人伍寺之，见社树上有猴怀孕，便登树摆杀之。梦一人称神，责以杀猴之罪，当令重谪。寺之乃化为大虫，入山，不知所在。出《述异记》。

苏 巷

新野苏巷，常与妇佃于野舍。每至田时，辄有一物来，其状似蛇，长七八尺，五色光鲜，巷异而饷之。经数载，产业加焉。妇后密打杀，即得能食之病，进三斛饭，犹不为饱。少时而死也。出《异苑》。

阮 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见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归，为炙食之。其后倪生一子，无舌，人以为牛之报也。出《述异记》。

邵文立

梁小庄严寺，在建业定阴里，本是晋零陵王庙地。天监六年，度禅师起造。时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为业，尝欲杀一鹿，鹿跪而流泪，以为不祥。鹿怀一麀，寻当产育，就庖

三十多岁时，得了重病，看见一头大牛向他奔来，他全身就像被刀刺一样，大叫而死。又有江陵人高伟，到齐国有几年了，向来喜欢到幽州的湖泊里捕鱼。后来得了病，经常看见好多群鱼来咬他，最终也死了。出自《颜氏家训》。

伍寺之

南野人伍寺之，看见社树上有一只怀孕的猴子，就爬上树把猴子击杀了。之后伍寺之梦到一个人自称是神，谴责他杀猴之罪，说他应

受重责。伍寺之就化为一只老虎，进入山中，现在不知在哪里。出自《述异记》。

苏 巷

新野有个叫苏巷的人，经常同妻子到野外去种地。每次到田里时，就会有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形状像蛇，长有七八尺，全身发出五色之光，苏巷很奇怪，就给它食物吃。经过几年，苏巷的财产逐渐增加。妻子后来偷偷地打死了它，立刻就得了能吃的病，每天吃三十斗饭还不饱。不多时就死了。出自《异苑》。

阮 倪

阮倪，性情非常残忍狠毒。有一天喝醉酒出了城，看见一头正在散放的牛，他直伸到牛的舌根，割下牛舌回家，之后用火烤着吃了。这以后阮倪有了一个儿子，这孩子生来就没有舌头，人们都认为是他残害牛的报应。出自《述异记》。

邵文立

南朝梁时的小庄严寺，坐落在建业的定阴里，原来这里本是东晋零陵王的庙地。梁武帝天监六年，由度禅师监督修造了小庄严寺。当时有个叫邵文立的人，世代都以屠宰牲畜为职业，曾经想要杀一只鹿，这只鹿却跪着流出了眼泪，文立以为不吉祥。那只鹿正怀着一只小鹿，不久就要出生了，所以才靠近厨房向厨师

哀切，同被割割。因斯患疾，眉须皆落，身疮并坏。后乃深起悔责，求度禅师，发大誓愿，罄舍家资，回买此地，为立伽蓝。出《梁京寺记》。

梁元帝

梁元帝讳绎，母阮脩容，曾失一珠。元帝时绝幼，吞之，谓是左右所盗，乃炙鱼眼以厌之。信宿之间，珠便出，帝寻一目致眇，盖鱼

之报也。出《韵对》。

望蔡令

梁孝元在江州时，有人为望蔡县令。经刘敬躬乱，县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将牛酒作礼，县令以牛击杀，屏除像设，铺陈床座，于堂上接宾客。未杀之顷，牛解，径来至阶而拜，县令大笑，遂令左右宰之。饮啖醉饱，便卧于檐下，及醒，即觉体痒，爬搔隐疹，因尔成癞，十许年死。出《颜氏家训》。

僧昙欢

后周武帝时，敷州义阳寺僧昙欢有羊数百口，恒遣沙弥及奴放于山谷。后沙弥云：“频有人来驱逐此羊。”欢乃多将手力，自往伺之。后见此人，立于东岸树下，遥谓欢曰：“汝之畜养猪羊，其罪最甚，不久自知，何劳护惜。”欢骤马绕谷就之，而觅不见。少时灭法教，资财并送官府，公私牵挽，

哀求，但邵文立没有饶过它，两只鹿一同被宰割了。邵文立因此而得了病，眉毛胡须全部脱落，身上也生了很多疮。他后悔不已，深深地责怪自己，到度禅师那里求道，并发下宏大誓愿，把家产卖光，买了这块地皮，建此佛庙。出自《梁京寺记》。

梁元帝

梁元帝名绎，母亲叫阮脩容，她曾经丢失一粒珍珠。元帝当年还很小，是他把珍珠吞了，反说是左右侍人偷去了，于是就烧烤鱼眼来诅咒偷珠人。过了一宿珍珠随大便解出，而元帝也立刻瞎了一只眼，这大概是鱼的报复吧。出自《韵对》。

望蔡令

梁孝元帝在江州的时候，有一人任望蔡县县令。经刘敬叛乱，县衙被焚烧了，县令寄住在一座寺庙里。百姓用牛和酒作礼物送去，县

令让人把牛杀了，拆除了佛像和其他陈设，铺床安凳，就在厅堂上接待起宾客来。那头牛还没有被杀的时候，自己解开绳索，径直走到台阶下下拜，请求免死，县令感到很可笑，命令左右把牛杀了。酒足饭饱，县令躺在屋檐下休息，醒了以后，觉得浑身发痒，抓挠皮肤上的小疙瘩，后来就变成癞疮，十多年后死了。出自《颜氏家训》。

僧昙欢

后周武帝时，敷州的义阳寺有个和尚叫昙欢，他有几百只羊，每天都派小和尚和寺里的雇工到山谷中放牧这些羊。后来小和尚对昙欢说：“经常有个人来驱赶我们的羊。”昙欢就带了很多人手，亲自去查看。之后看见有一人站在东岸的大树下，远远地对昙欢说：“你当和尚的畜养猪羊，罪过最大了，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知道，何必费力护卫爱惜。”昙欢听了很生气，驱马绕过山谷想要找他理论，但到了那地方根本不见人影。过了不长时间，朝廷取缔佛教，寺院的财产也一并没收充公，公私财产相互牵扯，并皆分散。欢还俗，贫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释僧群

释僧群，清贫守节，蔬食持经。居罗江县之霍山，构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传，是群仙所宅，群因绝粒。其庵舍与石盂隔一小涧，常以木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见一折翅鸭，舒翼当梁头，群将举锡拨之，恐有转伤，因此回归，遂绝水数日而终。临终，谓左右曰：“我少时，曾折一鸭翅，验此以为报也。”出《高僧传》。

竺法惠

竺法惠，本关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谓弟子法昭曰：“汝过去时，折一鸭脚，其殃即至。”俄而昭为人所掷物折脚，遂永疾废焉。出《高僧传》。

冀州小儿

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卵，烧煨食之。翌日侵旦，有人叩门，呼此儿声。父令儿出应之，见一人云：“官唤汝。”儿曰：“呼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须也。”因引儿去。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此小儿忽见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严，此儿怪曰：“何时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门，令小儿前入。小儿入阊，城门忽闭，不见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热灰碎火，

一起被散发了。县欢被迫还俗后，贫病交迫而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释僧群

释僧群清贫守节，仅吃蔬菜修习经文。他住在罗江县的霍山上，自己修建茅屋，在海中孤独地住着。山上有个大石盂，盂中的水深有六尺，常有清清的溪流流出来。古时相传，这是仙人居住的地方，群于是也断粮。他的房屋与石盂中间隔着一条小山涧，他平常用一根木头作小桥，通过小桥去石盂打水。他一百三十岁这年，忽然看见一个折了翅膀的鸭子，舒展着翅膀挡在桥头，群想用锡杖把它拨走，又怕伤害了它，没办法只好回去，这样断水几天后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对左右的人说：“我少年的时候，曾经折断了一只鸭的翅膀，发生这件事就是报应啊。”出自《高僧传》。

竺法惠

竺法惠，本来是关中人，为人端方正直恪守戒律。走到嵩高山，忽然对身边的弟子法昭说：“你过去曾折断一只鸭脚，这事带来的灾祸就要来了。”不一会儿法昭就被别人扔的东西砸断了小腿，造成终身残疾。出自《高僧传》。

冀州小儿

隋开皇初年，冀州城外有一个小孩，十三岁，经常偷邻居家的禽蛋，烧烤着吃。第二天早晨，有人敲门招呼这个小孩。小孩的父亲让他出去看看，只见一人对他说：“官府让你去。”小孩说：“叫我服劳役吧，我去拿点衣服和干粮。”那人说：“不用。”就带着小孩走了。村南边原来是桑田，已经耕完还没下种，这时小孩忽然看见道的右边有一个小城，四面是门楼，粉饰得很庄严，小孩很奇怪地说：“什么时候有了这个城？”那人呵斥他不要说话，走到城的北门，那人让小孩先进去。小孩刚迈进门槛，城门突然关闭，城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是座空城，地上都是热灰和碎火，

深才没踝。小儿忽呼叫，走趋南门，垂至即闭。又走趋东西，亦皆如是，未到则开，既至便阖。时村人出田采桑，男女甚众，皆见儿在耕田中啼泣，四方驰走，皆相谓曰：“此儿狂耶？旦来如此，游戏不息。”至于食时，采者皆归，儿父问曰：“见吾儿否？”桑人答曰：“父儿在村南走戏，唤不肯来。”父出村外，遥见儿走，大呼其名，一声便住，城灰忽然不见。父儿倒，号泣言之。视其足，半脰已上，血肉焦干，膝已下，红烂如炙。抱归养疗，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为枯骨。邻里闻之，看其走处，足迹通利，了无灰火。良因实业，触处见狱。有道惠法师，本冀州人，与小儿邻邑，亲见其事。出《冥报记》。

没过脚踝。小孩哭喊着往南门跑，刚到南门，南门就关闭了。又往东门、西门跑，也都是这样，没跑到时开着，等跑到了就关上。当时村里人都出来种田采桑，男男女女人很多，都看见小孩在耕地里哭，又四面奔走，都说：“这小孩疯了吗？一大早就来这里玩儿，也不休息。”到了该吃饭的时候，采桑的人都回去了，小儿的父亲就问：“看见我家孩子了吗？”采桑人回答说：“你的孩子在村南边跑着玩儿，招呼他也不肯回来。”父亲来到村外，远远就看见小孩还在跑，大声招呼他的名字，只叫了一声小孩就停住了，城里的灰火也突然不见。小孩倒在地上，号哭着对父亲说了经过。父亲一看他的脚，半条多的小腿，血肉焦干，膝盖以下，红烂得像用火烤了一样。父亲把小孩抱回家治疗养伤，大腿以上的肉还同以前一样，膝盖往下成了枯骨。邻居们听说这件事后，都到小孩跑的地方去看，只见脚印还很清楚，根本没有什么灰火。实在是因为实际造的恶业，到处都是地狱。有一个道

惠法师，冀州人，与小孩家是邻居，亲眼看见了这件事。出自《冥报记》。

卷第一百三十二 报应三十一杀生

王将军 姜 略 贺 悦 李 寿 方山开
王 遵 李知礼 陆孝政 果 毅 刘摩儿
店 妇 屠 人 刘知元 季全闻 当涂民
张 纵

王将军

骁骑将军王某者，代郡人。隋开皇末年，出镇蒲州，性好畋猎，所杀无数。有五男，无女。后生一女，端美，见者皆爱怜之，父母犹钟爱。既还乡里，女年七岁，一旦忽失所在，皆疑邻里戏藏匿之，访问不见。诸兄驰马远寻，去家三十余里，得于荒野中，冥然已无所识，口中唯作兔鸣，足上得荆棘盈掬。经月余，不食而死，父母悲痛甚，以为畋猎杀害之报也。后合家持斋，不复食肉。大理寺丞蔡宣明，曾为代府法曹，亲说之。出《冥报记》。

姜 略

隋鹰扬郎将天水姜略，少好畋猎，善放鹰犬。后遇病，见群鸟千数，皆无头，围绕略床，叫鸣曰：“急还我头来！”

王将军

有个姓王的骁骑将军，代郡人。隋文帝开皇末年，出外镇守蒲州，这个人喜好打猎，所杀禽兽无法计算。他有五个儿子，没有女儿。后来生了一个女儿，端庄美丽，见到的人都很怜爱她，父母更加钟爱。王某辞官回到乡里，这时他的女儿七岁了，有一天早晨忽然找不到他的女儿了，大家都认为是邻居开玩笑藏起来了，到各家去问，都说没看见。她的几个哥哥就骑上马去远处找，离家三十多里，在一

片荒野中找到了她，但她已经昏迷没有了意识，口里只发出兔叫的声音，脚上还扎着满捧的荆棘。经过一个多月，什么也不吃就死了，她的父母特别悲痛，认为这是以前打猎杀生的报应。后来全家吃斋，再不吃肉食。大理寺寺丞蔡宣明，曾为代郡法曹，他亲口说的这件事。出自《冥报记》。

姜 略

隋朝鹰扬郎将、天水人姜略，少时好打猎，善放鹰犬。后来得病，见有一千多只无头鸟，绕着他的床，鸣叫说：“快还我的头！”略辄头痛气绝，久而后苏。因请众僧，急为诸鸟追福，许之皆去，既而得愈。终身绝酒肉，不杀生命。姜略尝自说其事。出《冥报记》。

贺 悦

唐武德中，隰州大宁人贺悦，为邻人牛犯其稼，乃以绳勒牛舌断。后生三子，并皆喑哑，不能言。出《法苑珠林》。

李 寿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贞观初，罢职归京第。性好畋猎，常笼鹰数联，杀邻狗喂鹰。既而公疾，见五犬来责命，公谓之曰：“杀汝者奴通达之过，非我罪也。”犬曰：“通达岂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盗汝食，自于门首过，而枉杀我等，要当相报，终不休也。”公谢罪，请为追福，四犬许之。一白犬不许，曰：“既无罪杀我，我未死间，汝又生割我肉，离离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见一人，为之请于犬曰：“杀彼于汝无益，放令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许之。有顷公苏，遂患偏风，肢体不遂，于是为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出《冥报记》。

方山开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开，少善弓矢，尤好游猎，以之为业，所杀无

数。贞观十一年死，经一宿苏，云：初死之时，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余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开，登梯而进，

姜略头痛难忍，断了气，过了很长时间才苏醒。因此他就请了很多和尚，急忙为鸟祈祷祝福，许了愿，好些鸟才飞走，病也立刻好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喝酒不吃肉，不杀生命。姜略曾自己说起这件事。出自《冥报记》。

贺 悦

唐高祖武德年间，隰州大宁有个人叫贺悦，因为邻居的牛损坏了他的庄稼，就用绳子把牛的舌头勒断了。后来他生了三个儿子，都是哑巴，不能说话。出自《法苑珠林》。

李 寿

唐朝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贞观初年，罢职回到京城的府第。李寿喜好打猎，用笼子养了好几对鹰，又杀邻居的狗喂鹰。不久他得了病，病中看到五只狗来要求偿命，李寿对它们说：“杀你们的是奴仆通达，不是我的罪过。”狗说：“通达怎么能自己做主呢？况且我们也没有偷你的东西吃，仅从你门前经过，就随便杀了我们，一定要报仇，最终不会放过你。”李寿道歉请罪，并说一定为它们追福，其中四只狗同意了。有一只白狗不答应，说：“你无辜杀我，我未死的时候，你又生割我的肉，每割一块我就痛苦不堪，我回想起你这样狠毒，怎么能饶过你呢？”不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替李寿求情说：“杀了他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放了他，让他给你追福，不也很好吗？”那只白狗才同意。过了一会儿，李寿苏醒了，但已患了中风，半身不遂，于是为狗追福，然而李寿的病最终也没有好。出自《冥报记》。

方山开

唐朝曹州武城有个人叫方山开，少年时就善使弓箭，特别喜欢游猎，就以打猎为职业，所杀的禽兽不计其数。贞观十一年死去，但经

过一宿又苏醒了，他说：刚死的时候，被二十多人拉去，走了十多里，要上一座山，有三个鬼牵着山开，登着梯子往上走，

上欲至顶，忽有一大白鹰，铁为觜爪，飞来，攫山开左颊而去。又有一黑鹰，亦铁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顶，引至厅事，见一官人，被服绯衣，首冠黑帻，谓山开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对曰：“立身已来，不修功德。”官曰：“可宜引向南院观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险峻。二人扣城北门数下，门遂开，见其城中赫然，总是猛火。门侧有数毒蛇，皆长十余丈，头大如五斗斛，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开恐惧，不知所出，唯知叩头念佛而已。门即自开，乃还见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谏曰：“山开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旧道而下，复有鹰欲攫之，赖此二人援护得免。及下山，见一大坑，极秽恶，忽被二人推入，须臾即苏。面及右膊之上，爪迹宛然，终身不灭。遂舍妻子，以宅为佛院，恒以诵经为业。出《法苑珠林》。

王 遵

唐王遵者，河内人也。兄弟三人，并时疾甚。宅有鹊巢，旦夕翔鸣，忿其喧噪，兄弟共恶之。及病瘥，因张鹊，断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齿之疾，家渐贫，以至行乞。出《宣验志》。

李知礼

唐陇西李知礼，少^赅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有时捕鱼，不可胜数。

要到山顶的时候，忽然飞来一只大白鹰，铁爪铁嘴，抓了山开的左脸颊飞走了。又有一只黑鹰，也是铁爪铁嘴，抓了山开的右肩也飞走了。等到了山顶，被带到一个厅堂，看见一个当官的人，穿着红色的衣服，头上戴着黑头巾，他对山开说：“你这一生有什么功德？可以全部说出来。”回答说：“自从生下来，没有什么功德。”官人说：“带他到南院去参观一下。”有两个人就带领山开到南边去，到一城边，

此城非常险峻。那两个人敲了几下城北门，门就开了，只见城里光彩鲜明，全是大火。门边有几条毒蛇，都有十多丈长，蛇头有五斗斛那么大，口中往外吐火，像要攻击人。山开非常害怕，不知道从哪里出去，只知道磕头念佛。这时门却开了，山开又回去见那官人，他要把山开送去受罪。这时旁边的侍者说：“山开寿数还没尽，但恐怕他进入这城，就不可能出去了，不如暂且放了他，让他积累功德。”官人说：“好。”就命之前的二人送山开照原道下山，又有鹰想抓山开，全仗那两个人卫护才免被抓。下了山，看见一个大坑，腥臊恶臭，突然被那两个人推到坑里，一会儿工夫就醒了。山开的脸和右胳膊，被鹰抓的痕迹还很清楚，终身都没有消失。自此山开舍弃了妻子儿女，把住宅当作佛院，整天以诵经为业。出自《法苑珠林》。

王 遵

唐朝的王遵，河内人。兄弟三人，同时病得很重。宅院里有个喜鹊窝，从早到晚飞翔鸣叫，因为气愤喜鹊喧闹聒噪，兄弟三人都很讨厌它们。病好以后，他们把喜鹊捉住，并将它的舌头弄断放了。很快，兄弟三个都得了口腔疾病，家也一天天贫穷，到后来只好讨饭度日。出自《宣验志》。

李知礼

唐朝陇西人李知礼，少时便矫健敏捷，善使弓箭，又能骑马，还能打弹子，因此他杀死的禽兽很多，有时还去捕鱼，抓到的鱼不计其数。

贞观十九年，病数日即死。乃见一鬼，并牵马一匹，大于俗间所乘之马，谓知礼曰：“阎罗王追公。”乃令知礼乘马，须臾之间，忽至王前。王约束云：“遣汝讨贼，必不得败，败即杀汝。”有同侣二十四人，向东北望，贼不见边际，天地尽昏，埃下如雨。知礼等败，知礼语同行曰：“王教严重，宁向前死，不可败归。”知礼回马，射三箭以后，诸贼已稍退却。箭五发，贼遂败散。事毕谒王，王责知礼曰：“敌虽退，何为初战之时即败？”即便以麻辫发，并缚手足，卧在

石上，以大石镇而磨之。前后四人，体并溃烂。次到知礼，厉声叫曰：“向者贼退，并知礼之力，还被王杀，无以励后。”王遂释放不管束。

凡经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墙院。见飞禽走兽，可满三四亩，总来索命，渐相逼近。曾射杀一雌犬，此犬直向前啮其面，次及身体，无不被伤。复见三大鬼，各长丈余，其剥知礼皮肉，须臾总尽，唯面目白骨，并五脏等得存。乃以此肉分乞禽兽，其肉剥而复生，生而复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胜纪。事毕，大鬼及禽兽等，忽然总失。知礼回顾，不见一物，遂逾墙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复有一鬼逐及知礼，乃以铁笼罩之。有无数鱼竞来啖食。食毕，鬼遂倒回，鱼亦不见。其家旧供养一僧，其僧先死，来与知礼去笼，语知礼曰：“檀越大饥。”授以白物三丸，如枣，令知礼啖之，应时而饱，乃云：“檀越宜还家。”

贞观十九年，他得病后几天就死了。他死后见到一个鬼，牵着一匹马，这匹马比人间的马大些，那鬼对知礼说：“阎罗王让你去。”说着就让知礼骑上马，不一会儿，就到了阎罗王面前。阎罗王对他命令道：“派你去讨伐贼寇，一定不能失败，如果失败就杀了你。”与知礼一同去的有二十四人，知礼向东北望去，只见贼寇多得不见边际，天昏地暗，被踏起的尘土像雨一样。知礼等人寡不敌众败下阵来，这时知礼对同去的人说：“王法森严，宁可向前拼杀而死，不可失败而回。”说着，知礼回马冲杀，向贼人射了三箭以后，贼人稍有退却。知礼又射五箭，贼人于是溃败，四散奔逃。打胜之后知礼参拜阎罗王，阎罗王责问知礼：“贼寇虽然败退，为什么开始时你们失败了？”令人用麻绳绑了头发和手足，让知礼他们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上面又用一块大石压着碾磨他们。前后磨了四个人，身体全都溃烂。等到了知礼，知礼大叫说：“之前将敌人打退，尽到我的能力，现在还是被杀，这样做无法激励后人。”阎罗王听他这么一说，就把他放了，还由他自由活动。

过了三天，他自己往西北方向走，进入一有墙的院子。只看满院的飞禽走兽，能覆盖三四亩地那么多，都来向知礼索命，渐渐向他逼近。知礼曾射死一只母狗，这只狗直奔他来咬他的脸，然后又咬他的

身体，满身没有一处不被伤的。又来了三个大鬼，每个都有一丈多高，都来剥知礼的皮肉，不一会儿就剥净了，只剩下脸、眼睛、骨头和五脏。这几个鬼把皮肉分给那些禽兽吃，奇怪的是皮肉剥完又生，生完再剥，这样过了三天，知礼真是痛苦难忍，难以用文字表达。此事结束后，大鬼和禽兽们忽然全部消失。知礼四下看了看，什么也没有，于是就跳墙向南跑，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就觉得身体很轻，好像一跳就能走千里，又有一鬼从后面追上他，拿一个铁笼子把他罩上。无数条鱼都来咬他、吃他。吃完了，鬼就回去了，那些鱼也不见了。知礼家以前供养过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已经死了，他来给知礼去掉了笼子，对知礼说：“施主一定饿了。”拿出三颗白色的东西，像枣，让知礼吃下去，知礼吃后马上就饱了，和尚又说：“施主应该回家了。”

僧亦别去。

知礼所居宅北，见一大坑，其中有诸枪稍攒植，不可得过。见其兄女并婢妾箱，箱内有钱绢，及别置一器饮食，在坑东北。知礼心中，谓此婢及侄女游戏，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见一鬼，挺剑直进。知礼惶惧，委身投坑，即得苏也。自从初死，至于重生，凡经六日。后问家中，乃是侄女持纸钱绢及饭馔为奠礼，当时所视，乃是铜钱丝绢也。出《冥报记》。

陆孝政

唐雍州陆孝政，贞观中为右卫隰川府左果毅。孝政为性躁急，多为残害。府内先有蜜蜂一窠，分飞聚于宅南树上，孝政遣人移就别窠。蜂未去之间，孝政大怒，遂以汤就树沃死，殆无子遗。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厅昼寝，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红肿塞口，数日而死。出《法苑珠林》。

果毅

唐贞观、永徽间，盩厔鄠县界有果毅。每客来，恒买豚设馔，卫士家生十豚，总买尽。其最后买者，煮尚未熟，果毅对客坐，遂闻妇

人哭声。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厅，又闻哭声，看妻还不哭，如此数回。后更向家，即闻哭声在门外；若门外，即闻哭声在家中。其客大惊，不安席，似闻哭声云：“男女生十个，总被果毅吃尽。”其客数遍听之，和尚也告别离开了。

知礼回来后看见自家的北面有一个大坑，坑里有矛枪立在那里，过不去。又看见侄女和奴婢们抬着一个箱子，箱子里都是丝绢和钱，另外放了一些饮食，在坑的东北面。知礼心里想，婢女和侄女怎么做这样的游戏，太奇怪了。知礼回头向北望去，只见一鬼挺剑直奔他而来。知礼惊慌失措，只好跳到坑里，这一跳使得知礼苏醒了。从死到苏醒一共过了六天。后来问家里的人，才知道侄女拿着纸钱、纸绢和饭食为知礼祭奠，当时看却是丝绢和铜钱。出自《冥报记》。

陆孝政

唐朝雍州的陆孝政，贞观年间任右卫隰川府左果毅。孝政性情急躁，做了很多残害生灵的事。他的府内以前有一窝蜜蜂，纷飞聚集在宅院南边的树上，孝政派人把蜂窝移到别的地方。但那群蜜蜂不去，孝政就很生气，马上用开水在树上把蜜蜂全浇死了，一个也不剩。到了第二年五月，有一天白天，孝政在厅堂上睡觉，忽然飞来一只蜜蜂在孝政的舌头上螫了一下，马上那舌头就发红肿胀起来，把嘴都堵上了，几天后孝政就死了。出自《法苑珠林》。

果毅

唐贞观、永徽年间，盩厔县有一个叫果毅的人。每次有客人来拜访，他都买猪做菜大摆宴席，卫士家的母猪生了十只小猪，都被他买光了。最后买的那只猪，正在锅里煮着还没熟的时候，果毅和客人对面坐着，忽然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妇人的哭声。起初他怀疑是他的妻子在哭，跑到屋里看，然而妻子并没哭。到了客厅，又听到哭声，再跑过去看看妻子，还是没哭，如此几回。后来改在屋里待客，又听到门外有哭声；跑到门外，又听那哭声在家里。客人也很吃惊，

坐不住了，好像听到哭声说：“男的女的一共生了十个，都被果毅吃光了。”客人听了好几遍，

了了闻此，客恻之即去。果毅惊，因此得病，数旬而终。长安共传此事焉。出《法苑珠林》。

刘摩儿

唐汾州孝义县泉村人刘摩儿，显庆四年八月，遇病而终。男师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险诋。比邻有祁陇威，因采樵，被车碾死，经数日而苏。乃见摩儿男师保，在镬汤中，须臾之间，皮肉俱尽，无复人形，唯见白骨。如此良久，还复本形。陇威问其故，对曰：“我为射猎，故受此罪。”又谓保曰：“卿父何在？”对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见。卿既即还，请白家中，为修斋福。”言讫，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见馆宇崇峻，执杖者二十余人。一官人问曰：“汝比有何福业？”对曰：“陇威去年正月，在独村看诵一切经，脱衫一领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无量功德，何须来此？”遂索簿勘，及见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虚。侧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寿。’”乃遣人送还，当时苏活。出《法苑珠林》。

店 妇

唐显庆中，长安城西路侧有店家新妇诞一小男。月满日，亲族庆会，欲杀羊，羊数向屠人跪拜。屠人报家内，家内大小不以为征，遂即杀之，将肉就釜煮。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抱儿火前，釜忽然自破，汤冲

听得很清楚，因为害怕就走了。果毅受到惊吓，因此得病，几十天后死去。长安城都在传说这件事。出自《法苑珠林》。

刘摩儿

唐朝汾州孝义县泉村人刘摩儿，在高宗显庆四年八月得病而死。他的儿子叫师保，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也死了。父子二人这一生，行为

阴险邪恶。他的邻居有一人叫祁陇威，因为上山砍柴，被车压死，过了几天又苏醒了。他死去的时候看见了刘摩儿的儿子师保，师保在一个装满开水的大锅里，片刻之间皮肉都被煮化了，一点儿人样也没有，只见白骨一具。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又还复原形。陇威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师保回答说：“因为我经常狩猎，所以让我受这个罪。”又问师保：“你父亲在哪里？”师保回答：“我父亲罪太重了，一时见不到他。你可以马上回去，请告诉我们家里的人，赶快吃斋，为来世造福。”师保刚说完，陇威就被地府的人催促，只好往前走，到了一座府第，只见楼院高深，很是崇峻，正堂两边有二十多人拿着刑杖。一个官员问陇威：“你说一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回答说：“我去年正月，在独村几乎诵读各种经文，也曾脱下一件衣衫施舍，并接受五戒，到现在也没犯戒。”那官员就说：“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你的功德无量，怎么会到这里来？”于是拿生死簿查看，看完后，才说：“你这人该死不假。但旁边注着：‘受戒布施福助，应该延寿。’”于是派人把陇威送了回来，陇威当时就活了。出自《法苑珠林》。

店 妇

唐高宗显庆年间，长安城西路边有一店家的新媳妇生了一个小男孩。满月这天，亲戚朋友都来庆贺，店主人让屠夫杀一只羊，那羊多次向屠夫跪拜。屠夫把这事向店家报告了，这户人家的大人小孩都不认为是征兆，就让屠夫杀了这只羊，把羊肉放到锅里煮。别人都忙着料理葱蒜饭菜，就让产妇抱着小孩看着锅里的肉。新媳妇抱着孩子来到锅前，锅突然破了，热汤冲击着

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店人见闻之者，多断杀生焉。出《法苑珠林》。

屠 人

唐总章、咸亨中，京师有屠人，积代相传为业。因病遂死，乃被众羊悬之，一如杀羊法。两羊捉手，诸羊捉脚，一羊持刀刺颈，出血数斗，乃死。少顷还苏。此人未活之前，家人见绕颈有鲜血，惊共看

之，颈有被刺处，还似刺羊，一边刀孔小，一边刀孔大。数年疮始合。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知元

唐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大酺时，司马杨舜臣谓之曰：“买肉必须含胎，肥脆可食，余瘦不堪。”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其胎仍动，良久乃绝。无何，舜臣一奴，无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苏，云：“见一水犊，白额，并子随之，见王诉云：‘怀胎五个月，枉杀母子。’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见刘司士答款，引杨司马处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出《朝野金载》。

季全闻

唐则天初，京兆人季全闻家富于财，性好杀戮。猪羊驴犊，皆烹宰于前。常养鹰鹞数十联，春夏采鱼鳖，秋冬猎狐兔。常与诸子取鸟雀，以刀齐刈其头，即放飞，看其飞得远近，远者为胜，近者为负，以此戏乐。在家极严残，婢妾

火灰，直扑母子，母子全被烫死。当时在店里看到听到这件事的人，多数都不再杀生了。出自《法苑珠林》。

屠 人

唐高宗总章、咸亨年间，京城内有个屠夫，世代相传以此为职业。有一天他突然病死，死时觉得被很多羊悬吊起来，像他平时杀羊一样。两只羊抓手，另外的羊抓脚，又有一只羊拿着刀刺他的脖子，出了几斗血才死。不多一会儿这人又活了。在他没活的时候，家中的人看见他脖子周围有鲜血，很惊奇，都来看，只见他脖子上有被刀刺的地方，像他平时杀羊那样，一边的刀孔小，另一边的刀孔大。几年以后疮口才愈合。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刘知元

唐朝虔州司士刘知元任职判司仓。有一次聚会饮酒时，司马杨舜臣对他说：“买肉一定要买带崽的，这种肉肥脆好吃，其余的瘦肉不好吃。”知元以后就挑选怀孕的牛犊和猪羊驴等杀了吃，它们被杀死后，怀的胎还在动，很长时间才能死。不久，舜臣的一个家奴无病而死，但心口还是热的，七天以后又活了，那家奴说：“在阴间见到一只水牛，白色额头，有个小牛犊跟随它，见到阎罗王告状说：‘我怀胎五个月，那刘知元无缘无故杀了我们母子。’不一会儿，又见猪、羊、驴等都领子来告状，诉说冤枉。只见刘知元招供，说是杨司马要我这样做的。”过了三天刘知元死去。又过了五天，杨舜臣也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季全闻

唐朝武则天当政初年，京兆人季全闻家巨富，财产无数，但此人好杀生。无论猪羊驴牛，都要在跟前烹宰。他经常养鹰几十对，春夏捕鱼鳖，秋冬猎狐兔。又常和诸家弟子抓鸟雀，用刀把鸟头切下，然后放飞，看谁的飞得远，飞得远的为胜者，飞得近的为负者，乐此不疲。季全闻治家也极其残忍毒辣，他的婢妾

及奴客，有少事，或悬开其心，或剜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白眼上个，有皮垂下，至于鼻，从额已后，又有一片皮，垂至于项，有似人着帽焉。后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鹰吻。又生一子，从项至腰有缝，拨看，见其心肺五脏。生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鹰犬弋猎，性又残忍酷毒。其妻生男，项上有肉枷，或如鸟兽鱼鳖形，或无眼鼻者数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当涂民

吴俗，取鲜鱼皆生之，欲食则投之沸汤，僵转移时乃死。天宝八载，当涂有业人取鳝鱼。是春得三头鳝，其子去鳝皮，断其头，燃火将羹之。其鳝则化为蛇，赤文斑斓，长数尺，行趋门外。其子走反顾，余二鳝亦已半为蛇，须臾化毕，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于是一家七人，皆相继死，十余日且尽。当涂令王休悋，以其无人也，命

葬之。出《纪闻》。

张 纵

唐泉州晋江县尉张纵者，好啖鲙，忽被病死，心上犹暖，后七日苏。云：初有黄衫吏告云：“王追。”纵随行，寻见王。王问吏：“我追张纵，何故将张纵来？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脍，暂可罚为鱼。”王令纵去作鱼。又曰：“当还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边，推纵入水，化成小鱼，长一寸许。日夕增长，至七日，长二尺余。忽见罟师至

和家奴，只要稍有点错误，或者挖心，或者剜眼，残酷到极点。他的妻子生的第一个孩子，有一块皮从上眼皮一直垂到鼻子，还有一块皮从额后直垂到脖颈，好像人戴着帽子似的。生的第二个孩子，其牙爪如虎，嘴像鹰嘴。第三个孩子更奇怪，从脖颈到腰有缝，拨开看，可以看到里面的心肺五脏。这三个孩子全都就死了。季全闻有个哥哥，也好养鹰游猎，性格也残忍酷毒。他的妻子所生的男孩，脖子上有枷一样的肉，有的像鸟兽鱼鳖，有的无眼无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当涂民

吴地的习惯，捕到新鲜的鱼都养起来，想吃鱼的时候，把鱼放到开水里，等到停止游动时才死。天宝八年，当涂有一人在当年春天捕到三条鳝鱼，他的儿子剥掉鱼皮，割掉鱼头，点着火要做鱼羹。这条鳝鱼立刻就变成了一条蛇，红色的花纹斑斓夺目，有几尺长，爬到门外。他的儿子吓得逃开，回头看的时候，余下那两条鳝鱼也已经半化为蛇，一会儿就全都变成蛇，离开了。他的儿子立刻就得了病，第二天就死了。以后一家七口都相继死去，仅十多天全家死净。当涂县县令王休悋，因为看他家已没有别人，命人把他们家的人埋葬了。出自《纪闻》。

张 纵

唐朝泉州晋江县县尉张纵，特别喜欢吃鱼，有一天突然病死，但

心口还是热的，七天后又苏醒了。他说：当初有个穿黄布衫的衙吏告诉我说：“阎王喊你去。”张纵跟着他走，不一会儿就见到阎王。阎王问那黄衫吏说：“我让你拘的张纵，不是这个张纵，你怎么错拘了他来？赶快让他走。”阎王身旁有个官吏对阎王说：“这个人喜欢吃鱼，暂时可以惩罚他当鱼。”于是阎王就命令张纵去作鱼。还说：“以后能恢复本身。”张纵就被刚刚在阎王身旁说话的官吏带到河边，并被推下水，变成了小鱼，仅一寸多长。每一天都见长，到第七天时，已长到二尺多长。忽然看见渔夫到

河所下网，意中甚惧，不觉已入网中，为罟师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须臾闻晋江王丞使人求鱼为鲙，罟师初以小鱼与之，还被杖。复至网所搜索，乃于草下得鲤，持还王家。至前堂，见丞夫人对镜理妆，偏袒一膊。至厨中，被脍人将刀削鳞，初不觉痛，但觉铁冷泓然。寻被剪头，本身遂活。时殿下侍御史李萼左迁晋江尉，正在王家餐鲙，闻纵活，遽往视之。既入，纵迎接其手，谓萼曰：“餐脍饱耶？”萼因问：“何以得知？”纵具言始末，方知所餐之鳞，是纵本身焉。出《广异记》。

河里下网，张纵心里很害怕，但不知不觉已进入网中，被渔夫捕获，放到船舱里的乱草下面。不一会儿听到晋江王丞派人找渔夫要鱼，渔夫开始只给他小鱼，被打了一顿。又到放网的地方搜索，便在乱草下得到鲤鱼，拿着回到王家。那鱼到了堂前，看见王丞的夫人对着镜子梳妆，还露着一只胳膊。又被拿到厨房里，被厨师用刀刮了鳞，并不觉得痛，只觉得那刀很冷。不一会儿又被剪掉头，张纵的原身就活了。当时殿下侍御史李萼被降职作晋江县尉，正在王家吃鱼，听说张纵活了，就赶来看他。李萼刚到，张纵就起身迎接，并拉着他的手对他说：“吃鱼吃饱了吗？”李萼觉得奇怪，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张纵就详细讲述了全部经过，李萼才知道他吃的鱼是张纵变的。出自《广异记》。

卷第一百三十三 报应三十二杀生

朱 化	李 詹	王公直	黄 敏	陈君稜
王洞微	孙季贞	崔道纪	何 泽	岳州人
徐可范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何马子	章 邵
韩立善	僧修准	宇文氏	李 贞	僧秀荣
毋乾昭	李 绍			

朱 化

洛阳人朱化者，以贩羊为业。唐贞元初，西行抵邠宁，回易其羊。有一人见化谓曰：“君市羊求利，当求丰贍，君见羊之小者，以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货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则利厚也，羊少则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尔知有小羊，我当尽易之。”其人数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杂为群，回归洛阳。行至关下，一夕所易之小羊，尽化为鬼而走。化大骇，莫测其由。明年复往邠宁，见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将执之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尔以小羊回易，我驱至关下，尽化为鬼，得非汝用妖术乎？”其人曰：“尔

朱 化

洛阳人朱化，以贩卖羊为职业。唐朝贞元初年，往西走到邠宁，买了那地方的羊返回。有一人见到朱化对他说：“你既然买卖羊赚钱，应该想办法多赚钱，但你看到小羊，就认为不可以买，你不知道小羊不久就会变为大羊，从小把它买来，等你卖的时候就大了，这里的利润不是很大吗！你买大羊，一定买得少，买小羊，就会买很多。羊多，赚的钱也多；羊少，赚的钱也少。”朱化觉得是这么回事，就告诉那人说：“你要是知道哪里有小羊，我就全买下。”那个人不几天

就带了一个养羊的人来了，朱化于是买到了小羊一百多头，把大羊和小羊混杂在一起赶回了洛阳。走到关下，只一个晚上时间，所买的小羊都变成鬼跑了。朱化很害怕，猜不出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年又去邠宁，看到和他说买小羊的那个人，很生气，就要把他送到官府去治罪。那人说：“我有什么罪？”朱分说：“你劝我买小羊，我赶到洛阳城下的时候，那些小羊都变成鬼跑了，这难道不是你使的妖术吗？”那人说：“你

贩卖群羊，以求厚利，杀害性命，不知纪极，罪已弥天矣，自终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当与群羊执尔而戮之。”言讫而灭，化大惊惧，寻死于邠宁焉。出《奇事》。

李 詹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擢进士第。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絨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矣。复取驴繫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烁，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顷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复苏曰：“某见詹，为地下责其过害物命，詹对以某所为，某即以詹命不可违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传。’故得以回。”无何，慎思复卒。慎思亦登进士第，时为小谏。出《玉泉子》。

王公直

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铎。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竭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十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钺坎地，卷蚕数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

卖羊，想多赚钱，杀生害命，不知收敛，犯了弥天大罪，到现在还不醒悟，却对我发怒，我就是鬼，会和群羊一块儿抓你杀了你。”说完就没了踪影，朱化十分害怕，不久就死在邠宁。出自《奇事》。

李 詹

唐朝的李詹，宣宗大中七年在崔瑶主持的考试中进士及第。他平生多方寻求美味，每次吃鳖，就绑上它的脚，放到烈日下曝晒，鳖很渴的时候给它酒喝，然后拿到厨房烹煮，鳖正醉的时候已经被做熟了。又有时把驴拴在庭院里，周围点上火，驴渴得没办法就喝灰水，以此洗它的肠胃，然后再拿酒，放入各种调料，再让驴喝，驴未死而被烈火所烤，外边的肉已经熟了。有一天，李詹刚戴上头巾，突然站不住了，倒地而死。不一会儿，李詹的厨师也死了。过了一天，厨师又苏醒过来，他说：“我看到李詹了，阎王正追责他过分残害动物的生命，李詹对阎王说是我干的，我回复说不能违抗李詹的命令。李詹又说：‘我根本不知道那样办，是狄慎思教给我的。’所以我才免死又回来了。”过不久，狄慎思也死了。狄慎思也是进士及第，当时作小谏。出自《玉泉子》。

王公直

唐朝咸通庚寅年，洛阳地区饥荒，谷价飞涨，阴沟里、田埂上到处都有饿死的百姓的尸首。到了放蚕的季节，桑叶大多被虫子吃了，桑叶每斤值一铢。新安县慈润店北村有个村民叫王公直，有桑树几十棵，特别荫翳茂盛，公直就和妻子商量说：“饥荒这么重，家中也没有粮食，就是尽力养蚕，也不知后果怎样。依我看，不如放弃养蚕，趁着桑叶价贵就卖桑叶，这样可以赚钱十万，能积蓄一个月的粮食，就可接上麦熟了，难道不比饿死强吗？”妻子说：“好。”于是他就拿着锹挖了一个坑，卷起那几张养蚕的竹席埋了。第二天起早，他挑着桑叶到城里的集市上卖掉，得钱三千文，又在集市上买了猪肩肉以及烧饼、菜肴等回家。到了徽安门，门吏见他的口袋里流出血，点点滴滴洒了一地，于是

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肉及饼饵贮囊，无他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纲纪鞠之。其款示：某瘞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尹判差所由监领，就村检埋蚕之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知王公直埋蚕，别无恶迹。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事，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使验死者，则复为腐蚕矣。出《三水小牋》。

黄 敏

江西都校黄敏者，因御寇坠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龟，傅之，月余乃愈。而龟头尚活，龟腹间与髀肉相连而生，敏遂恶之，他日割去。欲下刃，痛楚与己肉无异，不能而止。龟目所视，亦同己所见也。出《闻奇录》。

陈君稜

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鹤陂，陂左村人陈君稜，少小捕鱼为业。后得患，恒被众鱼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鱼网盖之，

叫停了他上前盘问。公直说：“我刚才卖了桑叶赚到钱，买了猪肉、烧饼等东西装在口袋里，没有别的东西。”公直请门吏搜查。打开口袋，只见有一人的左臂，好像刚肢解下来的。于是一群门吏把公直反绑了送到居守衙门，居守命令送交河南府尹正瑯琊人王公凝审理，王公凝命人审问，要依法处置。公直招供道：我埋了蚕卖掉桑叶，买肉回家，确实没有杀人，请派人到家里检验。尹正就派差吏所由监管，带公直到村里去检查埋蚕的地方。所由领公直到村里后，先召集邻里和保长，画押签字，大家都说确实知道公直埋蚕，没干别的什么坏事。差吏就同村里的众人及公直一块挖开埋蚕的坑，坑中竹席的一角上有一个死人，且缺一左臂，把公直口袋里的那只拿来附上，正好相

合。差吏就带公直到府里去报告，把情况向尹正说了。尹正说：“王公直虽然没有杀人的事，却有坑埋桑蚕之罪，法律上可以饶恕，但情理难容。蚕是天地间的灵虫，是纺纱织布的根本，故意剿杀绝尽，同杀人没有什么两样。应该施以严刑，以禁绝此事。”遂命人在市场上用刑杖将其打死。等派人再到那埋蚕的坑里验尸，则又变成腐烂的蚕了。出自《三水小牋》。

黄 敏

江西都校黄敏，因为抗击敌寇从马上坠下来，摔断了左大腿，他手下的人迅速地用石头砸碎一只活着的乌龟，给他敷上，一个多月腿就长好了。然而敷在伤腿上的乌龟的头还活着，龟的腹部与黄敏的大腿肉长在一起，黄敏很讨厌它，有一天想把它割掉。刚想下刀，疼痛得像割他自己的肉一样，不能割，只好停止。龟目看到的，与他自己看到的相同。出自《闻奇录》。

陈君稜

曹、宋二州西界有个大陂，在陂左的村庄里有一个人叫陈君稜，这人小时就以捕鱼为职业。后来得了病，总觉得经常被很多鱼食用，痛苦不堪，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将渔网盖在身上，痛即止。后为村人盗网去，数日间，不胜痛而死。德州刺史邓某曾任考城令，知此事。出《奇闻录》。

王洞微

唐汾州景云观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义县，初为小胥，性喜杀，常钓弋渔猎。自弱冠至壮年，凡杀狼狐雉兔，泊鱼鳖飞鸟，计以万数。后为里尹，患病热月余，忽觉室内有禽兽鱼鳖万数，环其榻而噬之，疮痍被身，殆无完肤。中夕之后，其父母兄弟，俱闻洞微卧内，有群鸟啁啾，历然可辨。凡数年，疾益甚，或有谓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迁居景云观。”于是卜日徙居。月余，会群道士修斋授

策，是夕洞微瘳。后十年，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孙季贞

唐孙季贞，陈州人，少好捕网飞走，尤爱啖鸡卵，每每欲食，辄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邻有张生者，亦以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径往孙氏家，称季贞，听其言，实季贞，其形故张生也。张氏之族，即诣官以诉。孙云：“先是吾不当死，以生平多害物命，故为冤债所诉，以食鸡卵过甚，被驱入于空城中，比入则户阖矣。第见满城火灰，既为烧烁，不知所为。东顾，方见城户双启，即奔从之，至则复阖矣。西顾，从之复然。南顾北顾，从之亦然。其苦楚备尝之矣。一旦，王谓季贞曰：‘尔寿未尽，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复还？’主者曰：‘邻有张某，死才三日，可借此以托其神魂。’

疼痛就停止了。后来村里人把他的渔网偷走，几天之间，因为忍受不了痛苦而死。德州刺史邓某曾任考城县令，知道这件事。出自《奇闻录》。

王洞微

唐朝汾州的景云观有一道士叫王洞微，家在孝义县，起初是个小吏，此人爱好杀生，常钓鱼打猎。从二十岁到壮年，共计杀死的狼、狐狸、雉鸡、野兔、鱼鳖、飞鸟可达万数。后来当里尹，得了病发烧一个多月，那时他忽然觉得屋里有禽兽鱼鳖数万只，环绕在他的床前咬他，满身都是伤口，几乎没有一点好的皮肤。半夜之后，他的父母兄弟都听到他的卧室里有群鸟鸣叫的声音，声音清晰。这样过了几年，他的病更重了，有人对洞微的父亲说：“你的儿子病得很重，最好让他到景云观去。”于是就挑选了一个吉日搬到景云观。一个多月内，会集了很多道士为他修斋授符，当晚洞微的病就好了。十年后，洞微最终病死了。出自《宣室志》。

孙季贞

唐朝的孙季贞，是陈州人，少年时就喜好捕捉飞禽走兽，尤其喜

爱吃鸡蛋，每次想吃鸡蛋，就用火烧熟，死了已经三年了。邻居有个叫张生的人，也已病死三天。这一天忽然坐起来，能下地走，直奔孙家，自称是孙季贞，听他说的话，确实是季贞，但形体又确实是张生啊。张氏家的人就去官府告状。在官府里，孙季贞说：“以前我不该死，因为一生杀了很多动物，所以被那些冤魂告了，又因为吃鸡蛋太多，被赶进一空城里，刚进去，城门就关上了。只见满城灰火，我被火灰灼烧，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往东看，才看见两扇城门都开着，我就跑去想出去，但是等我跑到那里时城门又关上了。再往西看，同东城门一样。往南往北都是一样。烟熏火烤，又累又乏，那苦痛让我尝尽了。一天早晨，阎王对我说：‘你的寿命没尽，然而你死了三年了，怎么复生呢？’这时主簿说：‘他有个邻居张生，死了才三天，可以借尸还魂。’

王然之，今我实季贞也。”官不能断。郡牧刘尚书廙，亲呼问之，曰：“宜以平生一事，人无知者以为验。”季贞曰：“某未死前，尝藏佛经两卷于屋瓦，人实无知者。”命探之，存焉，断归孙氏。出《玉泉子》。

崔道纪

唐前进士崔道纪，及第后，游江淮间。遇酒醉甚，卧于客馆中。其仆使井中汲水，有一鱼随桶而上，仆者得之，以告道纪。道纪喜曰：“鱼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黄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庭中，连呼道纪，使人执捉，宣敕曰：“崔道纪，下土小民，敢杀龙子，官合至宰相，寿命至七十，并宜除。”言讫，升天而去。是夜道纪暴卒，时年三十五。出《录异记》。

何 泽

唐何泽者，容州人也，尝摄广州四会县令。性豪横，唯以饮啖为事，尤嗜鹅鸭。乡胥里正，恒令供纳，常豢养鹅鸭千百头，日加烹杀。泽只有一子，爱怜特甚。尝一日烹双鸡，羹汤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置镬中。一家惊骇，就出之，则与双鸡俱溃烂矣。出《报应

录》。

岳州人

唐咸通中，岳州人有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悉剖其肉，载龟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后归家，忽遍身患疮，阎王就同意了，现在我实际是孙季贞。”官府不能决断。郡牧尚书刘廙亲自来问他，然后说：“应该用他平生的一件事，必须是别人不知道的来验证。”季贞就说：“我没死以前，曾把两卷佛经藏在屋瓦下面，别人谁也不知道。”官府命人去探查，果然还在，最后判归孙家。出自《玉泉子》。

崔道纪

唐朝前进士崔道纪，考中后，游览于江淮之间。有一次醉得很厉害，躺在客馆里。他的仆人到井里去打水，有一条鱼随着被打上来，仆人得到这条鱼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崔道纪。崔道纪听后很高兴，说：“鱼汤最能解酒，赶快把鱼煮了。”吃了鱼汤后很长时间，有一个穿黄衣的使臣从天上下来，立在庭院里，连声呼叫崔道纪，并派人把他拉过来，宣布诏命说：“崔道纪，下方土地的小民，竟敢杀害龙子，本来官应至宰相，寿命到七十，现一并免除。”说完就升天而去。当天晚上，崔道纪暴病身亡，当时三十五岁。出自《录异记》。

何泽

唐朝的何泽，是容州人，曾经当过广州四会县令。性格强暴蛮横，整天不是吃就是喝，尤其爱吃鹅鸭。他经常命令手下的小吏供奉，在家里也经常养鹅鸭成千上万只，每天都烹杀几只。何泽只有一个儿子，他特别爱怜娇惯。有一天杀了两只鸡，在灶上烧了火等着水开，他的儿子好像有鬼抓着似的被扔到锅里。一家人惊惧害怕得不得了，马上捞出来，可他的儿子已经和那两只鸡都烂熟了。出自《报应录》。

岳州人

唐朝咸通年间，岳州有一个村人，他把湖池里的水全部放干了去抓鱼，结果却抓到了更多龟。他把龟肉剖挖干净后，装着龟板到江陵去卖，卖了很多钱。回到家里以后，突然遍身生疮，楚痛号叫，邻里不忍闻。须得大盆贮水，举体投水中，渐变作龟形。逾年，肉烂腐坠而死。出《报应记》。

徐可范

唐内侍徐可范，性好畋猎，杀害甚众。尝取活鳖，凿其甲，以热油注之，谓之鳖髓。又性嗜饟驴，以驴縻绊于一室内，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以烈火，待其渴饮五味汁尽，取其肠胃为饌。前后烹宰，不纪其数。后扈从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见群兽鸟雀啄食其肉，痛苦万状，又须于床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乃以罟网盖覆，方暂得睡。以日继夜，常须如此，命将尽，惟一束黑骨而已。出《报应记》。

建业妇人

近岁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娣姒辈分养蚕，已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矣。出《搜神记》。

广陵男子

广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见马矢，即取食。自云：尝为人饲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检视，见槽中无草，督责之。乃取乌梅并以饲马，马齿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已后因

疼得大哭大叫，邻居都不忍心听。只有把身体全都泡在一个装满水的大盆里才好些，他的身体渐渐地变成了龟的形状。过了一年，他全身

肉烂而死。出自《报应记》。

徐可范

唐朝的内侍官徐可范，好打猎，杀害鸟兽生灵很多。曾拿来活鳖，把甲凿开，然后用热油浇烫，称之为鳖饼。他又特别爱吃驴肉，作法也特别：把驴拴绑在屋子里，在盆里装上调好的五味汁液放在驴的前面，再在驴的周围点上烈火，等驴渴了把五味汁液喝光，再杀驴取肠胃做菜吃。前后烹宰的驴不计其数。后来他随从僖宗到蜀地却得了病。每次睡觉都看见一群鸟兽啄吃他身上的肉，痛苦万状，必须在他的床下面烧上火，再用油醋等浇他的身体，用渔网覆盖全身，才能觉得好受些暂时睡一会儿。夜以继日，必须经常这样做，等他快死的时候，只剩一把黑骨头了。出自《报应记》。

建业妇人

近年来建业有一个妇女，背上生了一个大肉瘤，大得像斗囊，里面像有很多茧和栗子，走起来能听到声音。她经常在街市上讨饭，自己说是一个村妇，平常和妯娌们一块儿养蚕，但唯独她养不好，连年亏本，因此她就偷了妯娌的一口袋茧烧了。刚烧完，她的背上就生了疮，逐渐变成了这个大瘤。用衣服盖上瘤就觉得憋闷，只有经常露在外面才行，而这肉瘤重得像背了个大口袋一样。出自《搜神记》。

广陵男子

广陵有个男子在街市上讨饭，每次见到马粪，就拿过来吃。自己说：曾帮人喂马，懒惰不能起夜，马主经常亲自检查，看到槽中没有草，就训斥他。他便把乌梅和草料混在一起喂，马的牙被刺痛，无法食用，最后因此而死。自己后来因为

患病，见马矢，辄流涎欲食，食之，与乌梅味正同，了无秽气。出《稽神录》。

何马子

遂州人何马子好食蜂儿，坐罪，令众于市。忽有大蜂数个，螫其面，痛楚叫呼。守者驱而复来，抵暮方绝。如此经旬乃死。出《儆戒录》。

章 邵

章邵者，恒为商贾，巨有财帛，而终不舍路歧，贪猥诛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为邵之所获。邵便打杀，弃之林中，其鹿母遥见悲号，其声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谋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于大树下憩歇，以伺其父。未间，且寝于树阴中，邵乃不晓是子，但见衣襟在旁，一人熟寐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襟而前行。及天渐晓，见其衣襟，乃知杀者是己子也。嗟乎！章邵凶率如此，报应亦宜然。出《野人闲话》。

韩立善

蜀金雁桥，有韩立善者，作钓钩，积有年矣。因食鱼，鲠喉成疮，颌脱而死。出《儆戒录》。

僧修准

蜀郡大慈寺律师修准，虽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这个缘故也得了病，一看见马粪，就馋得流口水，控制不住地想吃，吃了后又觉得和乌梅的味道是一样的，一点臭味也没有。出自《稽神录》。

何马子

遂州人何马子好吃蜂卵，因为犯罪，令他在当街示众。忽然有几只大蜂飞来螫他的脸，他痛苦不堪大声呼叫。看守他的人替他驱赶那些蜂，但赶跑了又回来，直到晚上才绝迹。像这样经过十多天他就死了。出自《儆戒录》。

章 邵

章邵，作商人多年，成为巨富，广有钱财，但他仍干些劫路营生，贪求不义之财。有一次遇到鹿，鹿因怕人而逃走，而鹿子却被章邵抓获。邵当即打死，丢弃在树林中，那母鹿在很远处看见惨状，悲号不停。当天，邵想晚上赶路，图谋不轨。章邵只有一个儿子，年纪刚有二十岁，儿子先走一步与父亲拉开一段路程，走着走着就困了，便在路边的大树下歇一会儿，等着父亲来。不多会儿，就睡在树荫里，章邵不知道是自己的儿子，只见衣服包袱在身旁，而那人熟睡不醒。于是就抽出腰刀，对准那人咽喉刺去，抢走衣服包袱往前走了。等天渐渐亮了，看清了衣服包袱，才知道杀死的是自己的儿子。唉！章邵凶恶残忍到这种地步，报应也是应该的。出自《野人闲话》。

韩立善

蜀地金雁桥的韩立善，作鱼钩已经很多年了。他因吃鱼，鱼刺卡住咽喉，伤变成疮，下巴脱掉而死。出自《儆戒录》。

僧修准

蜀郡大慈寺专管戒律的法师修准，虽然整天念经拜佛，严守戒律，但性格非常偏激暴躁。寺庙的庭院前种着许多的竹子，多蚊子缘栏槛。准怒，伐去竹，尽取蚊子，弃灰火中。准后忽患癣，疮遍头面。医者云蚁漏疮，不可医，后竟卒。出《儆戒录》。

宇文氏

宇文氏，伪蜀之富家也。孀居国之东门，尝闻寝室上有人行，命仆隶升屋视之，获得野狸三头并狸母，宇文氏杀狸母而存其子焉。末期岁，宇文氏适护戎王承丕。丕杀判官郭延钧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狱定罪，赦男女，斩宇文氏。吁！得非杀狸母之所报也！出《儆戒录》。

李 贞

蜀锦浦坊民李贞家，养狗名黑儿。贞因醉，持斧击杀之。李贞临老，与邻舍恶少白昌祚争竞，昌祚承醉，以斧击贞死焉。时昌祚年十九岁，与杀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儿。冤报显然，不差丝发。出《儆戒录》。

僧秀荣

蜀郡金华寺法师秀荣。院内多松柏，生毛虫，色黄，长三二寸。莫知纪极，秀荣使人扫除埋瘞，或弃于柴积内，僧仁秀取柴煮料，于烈日中晒干，虫死者无数。经月余，秀荣暴卒。金华寺有僧入冥，见秀荣荷铁枷，坐空地烈日中，有万万虫啮噬。僧还魂，备说与仁秀，仁秀大骇，遂患背疮，数日而卒。出《儆戒录》。

很多小蚂蚁爬上竹子，沿着竹子直到栏槛。修准看到后很生气，砍去竹子，把那些小蚂蚁收集起来扔到火里烧了。修准后来忽然得了癣疮病，满头满脸都是疮。大夫说这是蚁漏疮，无法医治，修准最终死了。出自《儆戒录》。

宇文氏

宇文氏，是伪蜀时的有钱人家。在都城的东门孀居，曾听到她的寝室上有走步的声音，就让仆奴上房看看，结果抓获了三只小野狸和一只母野狸，宇文氏就杀了那母狸而把三只小野狸留下了。还没等到年末，宇文氏嫁给了护戎王承丕。因为承丕杀了判官郭延钧一家，宇文氏和前夫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被下狱定罪，后来放了孩子，宇文氏被斩首。唉！这难道不是她杀母狸的报应！出自《儆戒录》。

李 贞

蜀地锦浦坊的百姓李贞家里养了一条狗，名叫黑儿。李贞因为喝醉了酒，用斧子把狗砍死了。李贞年老时，和邻居一个恶少年白昌祚争强好胜，昌祚醉了，拿斧子把李贞砍死了。当时白昌祚十九岁，与

李贞杀狗时的年岁正好相同，昌祚的小名叫黑儿。很明显这是冤冤相报，竟是不差毫发。出自《徼戒录》。

僧秀荣

蜀郡金华寺有个法师叫秀荣。寺院内种植了很多松柏，树上生一种毛虫，黄色，有二三寸长。这些毛虫无穷无尽，秀荣就派人扫除埋掉，有些就扔到柴堆里，和尚仁秀取柴煮药料，柴取走了，那些毛虫就在烈日下被晒干，死者无数。经过一个多月，秀荣暴病身亡。金华寺有个僧人入冥府，看见秀荣戴着铁枷，坐在空地的烈日中，有数不清的虫子在咬他。这个僧人还魂后，把看到的详细说给仁秀听，仁秀非常害怕，立刻就生了背疮，几天后就死了。出自《徼戒录》。

毋乾昭

蜀人毋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庄收刈。有鹿遭射逐之，惊忙走投乾昭，昭闭于空房中。说与邻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岂宜轻舍？”乃杀之，沽酒炙鹿，共僧饮啖。僧食一块，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呕血，至夕而死。出《徼戒录》。

李 绍

蜀民李绍好食犬，前后杀犬数百千头。尝得一黑犬，绍怜之，蓄养颇厚。绍因醉夜归，犬迎门号吠，绍怒，取斧击犬。有儿子自内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骇，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绍后得病，作狗嗥而死。出《徼戒录》。

毋乾昭

蜀郡毋乾昭在射洪县有个农庄，于是去农庄收割庄稼。正碰上一只中箭的鹿在奔跑，那鹿在惊慌之际跑到乾昭处，乾昭把它关在空房子里。后来把这件事说给邻居一个叫法惠的和尚听，法惠听完笑着说：“上天送给的食物，怎么能轻易舍掉呢？”于是就杀了鹿，买酒烤

鹿肉，乾昭与法惠同饮同喝。法惠和尚刚吃一块鹿肉，忽然大叫：“有刀割我的心。”口吐鲜血，当天晚上就死了。出自《儆戒录》。

李 绍

蜀地百姓李绍好吃狗肉，杀狗成千上万头。他曾得到一只黑犬，很是爱怜，优厚地饲养它。有一次李绍因醉很晚才回来，那黑犬迎门吠叫，绍很生气，找到斧子要砍那犬。这时他的儿子从里面出来，斧子正中其头，当即就死了。一家人惊慌害怕，要捕那黑狗，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李绍后来得了病，像狗一样叫唤，然后死去。出自《儆戒录》。

卷第一百三十四 报应三十三宿业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韦庆植	赵太	李信
谢氏	王珍	王会师	解奉先	童安珩
刘自然	李明府	刘钥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审言			

竹永通

隋并州孟县竹永通，曾贷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还。索之，云：“还讫。”遂于佛堂誓言云：“若实未还，当与寺家作牛。”此人死后，寺家生一黄犍，足有白文，后渐分明，乃是竹永通字。乡人渐知，观者日数千。此家已知，遂用粟百石，于寺赎牛，别立一屋，事之如生。仍为造像写经，月余遂死。出《异录》。

宜城民

隋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并皆勤事生业。其第二弟名迁，交游恶友，不事

竹永通

隋朝时并州孟县有个叫竹永通的人，曾经向寺院里借了六十石粮食，许多年不还。寺院向他讨粮，他却说：“已经还了。”于是就在佛堂前发誓说：“我如果当真没有偿还，那么，我来生当给寺院做牛。”这个人死了以后，寺院里的一头母牛生下了一头黄色的小牛犍，这头小牛犍的脚上有白色的花文，后来渐渐看清楚了，原来却是“竹永通”三个字。这件事渐渐地被乡里的人知道了，每天都有好几千人来看这头小牛犍。竹永通家里的人也知道这件事，就用一百石粮食把这头牛犍买了回来，另外盖了一间房子，就像竹永通活着一

样，精心地喂养这头牛犊。又造佛像，写经文，给竹永通祈祷免罪，结果一个多月后，这头牛犊就死了。出自《异录》。

宜城民

隋朝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皇甫家，有弟兄四个，兄长小弟都勤劳持家。只有名叫迁的老二，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不从事

生活。母尝取钱，欲令市买，且置床上。母向舍后，迁从外来，入堂不见人，便偷钱去。母还，觅钱不得，遂勘合家良贱，并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后年迁亡，其家猪生一□子，八月社至，卖与远村社家。遂托梦于妇曰：“我是汝夫，为盗取婆钱，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猪来偿债，将卖与社家，缚我欲杀。汝是我妇，何忍不语男女赎我！”妇初梦，忽寤，仍未信之。复眠，其梦如初，因起报姑。姑曰：“吾梦亦如之。”迟明，令兄赍钱诣社官，收赎之，后二年方死。长安弘法寺静琳师，是迁之邻里，亲见其猪，尝话其事焉。出《法苑珠林》。

韦庆植

唐贞观中，魏王府长史韦庆植有女先亡，韦夫妇痛惜之。后二年，庆植将聚亲宾客，备食，家人买得羊。未杀，夜，庆植妻梦见亡女，着青练裙白衫，头发上有一双玉钗，是平生所服者，来见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语父母，坐此业报，今受羊身，来偿父母命。明旦当见杀，青羊白头者是，特愿慈恩，垂乞性命。”母惊寤，旦而自往观，果有青羊，

生产经营活动。有一次，他的母亲拿出钱来，想叫人去集市上买些东西，先将钱放在了床上。母亲这时去了后院，迁从外面回来，进屋后看见没有人在屋，就把钱偷走了。母亲回来后，找不到钱，就把全家人都召集起来查问，大家都说不知道。母亲非常生气，就把大家狠狠地鞭打了一顿，全家大小都怨气冲天。到了后年迁死了，他们家养的一头母猪产下了一头猪崽，八月的社日到了，家人就将这头猪崽卖给了远村的一个社官。就在这天晚上，迁给他的妻子托梦说：“我是你

的丈夫，因为偷了母亲的钱，使全家人都跟着受了冤枉，挨了鞭打。现在我托生为猪来偿还这笔债，可是你们却把我卖到了社官家里，明日社日，他会把我捆绑起来，杀了我用来祭祀。你是我的妻子，怎么忍心不告诉家里人把我赎回来！”他的妻子起初做这个梦，忽然被吓醒了，但依然不信。又睡着了，接着又做了相同的梦，因此就起来告诉了婆婆。婆婆说：“我也做了相同的梦。”天还没亮，婆婆就叫迁的哥哥拿着钱到社官家里，把卖出去的猪又买了回来，事情发生后两年那头猪才死。长安弘法寺静琳师父，是皇甫迁的邻居，亲眼看过那头猪，曾经说起这件事。出自《法苑珠林》。

韦庆植

唐朝贞观年间，魏王府长史韦庆植有个女儿死了，韦庆植夫妇二人非常悲痛惋惜。两年后，韦庆植要把亲朋好友请到家里做客，准备饭菜时，手下的人买了些羊。羊还没杀，夜里，韦庆植的妻子梦见了死去的女儿，她穿着青色的绢裙和洁白的上衣，头发上戴着一双玉钗，均是她平生用的东西，见到母亲，她哭泣着说：“女儿活着的时候，使用家里的东西，没有跟父母说就偷着拿走了，所以遭了这样的报应，现在我变成了羊，来偿还父母的债。明天天亮我就要被杀掉了，那只青色身子白头的羊就是我，今天特来向母亲请求，希望母亲能慈悲、开恩，可怜女儿，救我一命。”母亲吃惊地醒来，天亮就亲自去看那只羊，果然有一头青羊，

项膊皆白，头侧有两条白，相当如玉钗形。母对之悲泣，止家人勿杀，待庆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许杀青羊。”植怒，即令杀之。宰夫悬羊欲杀，宾客数人已至，乃见悬一女子，容貌端正，诉客曰：“是韦长史女，乞救命。”客等惊愕，止宰夫。宰夫惧植怒，但见羊鸣，遂杀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问之，客具以言。庆植悲痛发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出《法苑珠林》。

赵 太

唐长安市里风俗，每岁至元日已后，递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生赵太，次当设之。有客先到，向后，见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系颈，属于碓柱，泣泪谓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时，盗父母钱，欲买脂粉，未及而死。其钱今在舍厨内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盗之，坐此得罪，今当偿父母命。”言毕，化为青羊白头。客惊告主人，主人问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于厨壁取得钱，似久安处。于是送羊僧寺，合门不复食肉。出《法苑珠林》。

脖子往上以及上肢近肩之处全是白色的毛，头的两边还有两条白道，和玉钗的形状相类似。母亲对着那只羊悲痛地哭了，并阻止家人，命令他们不要杀那只羊，等着韦庆植回来说明情由，好把这只羊放了。不一会儿，庆植就来了，催着厨师赶快准备好饭菜，厨师告诉他说：“夫人不允许杀那只青羊。”庆植大怒，就命令屠夫赶紧把羊杀了。屠夫就把羊吊了起来准备宰杀，这时有几位宾客已经到了，他们看见吊着的是一个女子，这女子长得很端正，向客人诉说：“我是韦长史的女儿，乞求你们救我一命。”客人们都十分惊讶，制止屠夫。可是屠夫害怕庆植发怒，而且屠夫只听见羊的叫声，并没有听见羊说什么话，于是就把羊杀死了。过了一会儿，饭菜都摆在了桌上，可是宾客们坐在那里谁都不吃，庆植非常奇怪，宾客们就把刚才的事全都说了。庆植听后悲痛欲绝，就得了重病，一病就病死了。京城里的士大夫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出自《法苑珠林》。

赵 太

在唐朝长安有一种风俗，每年正月初一以后，亲朋们都要轮流请客，人们把这种习俗叫作传坐。东市有个以书写为业的人叫赵太，这次轮到 he 设宴请客了。有的客人先到了，向后看，看到石臼上有一个小女孩，年纪有十三四岁，穿着青色的上衣，戴着白色的帽子，用一条绳子紧紧地勒着脖子，绑在石臼的架柱子上，哭泣着对来客说：“我是这家主人的女儿，过去没死的时候，偷了父母的钱，想要买脂粉，还没来得及买就死了。那钱现在还在我家厨房里西北角的墙壁中，虽然我没有花，可是我已经是把钱偷了出来，做了这种事，就

有罪，现在就应当偿还父母的这笔债。”说完，就变成了一只白头的青羊。客人很惊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主人问清楚了那女童的模样，发现正是自己的女儿，她已经死了两年了。主人又在厨房的墙壁中找到了钱，像是放在那里很长时间了。于是主人就把羊送到了寺院里，全家人从此也不再吃肉了。出自《法苑珠林》。

李 信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县之太平里人也，身为隆政府卫士。至显庆年冬，随例往朔州赴审，乘赤草马一匹，并将草驹。是时岁晚凝阴，风雪严厚，行十数里，马遂不进。信以程期逼促，挝之数十下，马遂作人语，语信曰：“我是汝母，为生平避汝父，将石余米与女，故获此报，此驹即是汝妹也。以力偿债向了，汝复何苦敦逼如是！”信闻之，惊愕流涕，不能自胜。乃拜谢之，躬弛鞍辔，谓曰：“若是信母，当自行归家。”马遂前行，信负鞍辔，随之至家。信兄弟等见之，悲哀相对，别为厂枋养饲，有同事母，屈僧营斋，合门莫不精进。乡闾道俗，咸叹异之。时工部侍郎孙无隐、岐州司法张金庭为丁艰在家，闻而奇之，故就信家顾访，见马犹在，问其由委，并如所传。出《冥报拾遗》。

谢 氏

唐雍州万年县阎村，即灞渭之间也，有妇女谢，适周县元氏，有女适回龙村人来阿照。谢氏永徽末亡，龙朔元年八月，托梦于来氏女曰：“我生时酤酒，小作升，乃取价太多，量酒复少，今坐此罪，子北山下人家为牛。近被卖与法界寺夏侯师，今将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问尼，尼报云：“有夏侯师是实。”女即就寺访之，云：“近

李 信

唐朝有个居士叫李信，他是并州文水县太平里的人，在隆政府担

任卫士。到了显庆年的冬天，按旧例去朔州赴审，他骑了一匹红色的马，还带着它的小马驹。这时正是年末，阴云蔽日，风大雪厚，天寒地冻，走了十多里路，马就不能走了。李信因为时间紧迫，就连打了这匹马几十下，马就像人似的说起话来，马告诉李信说：“我是你的母亲，因生前背着你父亲，把一石多米给了女儿，所以得到了这样的报应，这个小马驹就是你的妹妹。我们凭着力气来偿还过去的债，你又何苦这样逼迫我们！”李信听了这些话，惊讶地流下了眼泪，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就下拜谢罪，并放松了鞍辔，对马说：“如果是我的母亲，就应当自己回家。”马于是就向前走，李信背着鞍辔，跟着马到了家里。李信的兄弟们看见了马，都悲痛哀伤地互相看着，并另外盖了一个宽敞的马棚把马饲养起来，就像侍奉母亲一样对待这匹马，他们又请来和尚烧香念佛，大搞斋戒，全家没有一个不精诚向佛的。乡里的僧徒百姓听说了这件事，都非常感叹。这时工部侍郎孙无隐和岐州司法张金庭都因为父母亡故在家里服丧，听说了这事都感到奇怪，所以就去李信家看望访问，看见那马还在，并问李信事情的经过，就像人们传说的一样。出自《冥报拾遗》。

谢 氏

唐朝雍州万年县阎村，在灞水和渭水之间，村里有个妇女姓谢，嫁到了周县姓元的人家，她的女儿嫁给了回龙村的来阿照。谢氏在永徽末年死了，龙朔元年的八月，她托梦对女儿来氏说：“我活着的时候卖酒，将量酒器做小，收人家的钱太多，给的酒太少，现在我因此判了罪，在北山下的一人家里托生为牛。最近又被卖给了法界寺夏侯师，他把我带到城南耕种稻田，非常辛苦。”醒后，谢氏的女儿就哭泣着对丈夫阿照说了这件事。第二年正月，法界寺的尼姑来到阿照的村子，女儿问尼姑，尼姑说：“法界寺确实有个夏侯师。”女儿就去寺里探访，夏侯师说：“最近

于北山下买得一牛，见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请，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余人，必陆梁抵触。见其女至，乃舐其遍体，又流泪焉。女即是就夏侯师赎之，乃随其女去。今现在阿照家养饲，女常为阿娘承奉不阙。京师王侯妃媵，多令召视，

竟施财物。出《冥报记》。

王 珍

唐定州安嘉县人王珍，能金银作。曾与寺家造功德，得绢五百匹，同作人私费十匹，王珍不知。此人死。后王家有礼事，买羊未杀间，其羊频跪无数，珍已怪之。夜系于柱，珍将寝，有人扣房门甚急，看之无所见。珍复卧，又闻之，起看还无所见。怪之，遂开门卧，未睡，见一人云：“昔日与公同作功德，偷十匹绢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将杀之，叩头乞命。”再三恳苦，言讫，出房门，即变作羊。王珍妹于别所，见此人叩头，一如珍所见，遂放羊作长生，珍及妹家即断食肉。珍以咸亨五年，入海运，船上无菜，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餐空饭而已。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会师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会师者，母亡，服制已毕，其家乃产一青黄牝狗。会师妻为其盗食，乃以杖击之数下，

在北山下一户人家那里买到了一头牛，现在正在城南耕地。”谢氏的女儿哭着请求要去看，寺中的尼姑就派人把她送到了城南的地里。这头牛平常只有一个人能驯服它，如果遇见别的人，一定反抗冲撞乱蹦乱跳。但是看见女儿来了，就用舌头遍舐她的全身，并且还流下了眼泪。谢氏的女儿向夏侯师买回了那头牛，牛就跟着女儿回去了。现在牛在阿照的家里饲养着，谢氏的女儿侍奉这个变成了牛的母亲也十分尽心，没有差错。京师里的王侯嫔妃，达官贵人常常叫人将她召来看一看，竞相施舍财物给予帮助。出自《冥报记》。

王 珍

唐朝定州安嘉县有个叫王珍的人，他能做金银活计。他曾经给寺院里做事情，得到了五百匹的绢，和他一起做活的人私自用了十匹，王珍却不知道。这个人死了。后来王珍家里要办事情，就买了一只羊

准备待客，还没等杀，那羊见了王珍就连连下跪，王珍感到非常奇怪。晚上把它绑在柱子上，王珍正准备睡觉，就听见有急促的叩门声，开门却又什么也没有。王珍又重新躺下，又听到有叩门的声音，起来一看，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王珍感到很奇怪，就把门开着躺下了，还没睡，就看见一人说：“过去我和你在寺院里一起做活，偷了十匹绢自己用了，你却不知道，现在我已经托生为一只羊，你就要杀了我来款待客人，我向你磕头请求饶命。”再三苦苦地恳求，说完就走出了房门，立刻变成了羊。王珍的妹妹住在别的屋子里，也看见这个人磕头恳求，就像王珍所看见的那样，之后他们就把羊放了生，从此王珍和妹妹都不吃肉了。王珍在咸亨五年，入海运输，船上没有菜吃，人们都吃肉，王珍却不吃，只吃白饭。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会师

唐朝京都西市北店的王会师，母亲死了，丧期已完，家里出生一条青黄色小母狗。会师的妻子因小狗偷吃，杖打了它几下，狗遂作人语曰：“我是汝姑，新妇杖我大错。我为严酷家人过甚，遂得此报。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会师闻而涕泣，抱以归家，而复还去，凡经四五。会师见其意正，乃于市北己店大墙后，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观者极众，投饼与者，不可胜数。此犬恒不离此舍，过斋时即不食。经一二岁，莫知所之。出《法苑珠林》。

解奉先

洛阳画工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像壁，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功直已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奉先卒，卒后，王家牯牛产一驻犊，有白毛于背，曰“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焉。出《国史纂异》。

童安玕

唐大中末，信州贵溪县乳口镇有童安玕者，乡里富人也。初甚贫

窳，与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尝假借钱六七万，即以经贩，安珩后遂丰富。及珙征所借钱，安珩拒讳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珩背惠忘义，借钱不还，愧神理难诬，愿安珩死后作牛，以偿某。”词甚恳苦，安珩亦给言曰：“某若实负郭珙钱，愿死作一白牛，以偿珙债。”未逾月，安珩死。

小狗于是开口说人话：“我是你的婆婆，你这新媳妇用木杖打我是大错特错。我因为严厉残酷，虐待家人特别过火，才得到这样的报应。现在既然被你所打，留在你家我很羞愧。”说完就走了。会师听说了这件事后，痛哭流涕，他把小狗抱回了家，可是小狗又走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共有四五次。会师看那狗一定要离开这里，就在市北自己开的店铺的大墙后面，造了个小屋，把小狗安放到了那里，每天都给小狗送饭吃。市里的人以及路过的人，去观看的特别多，给狗扔饼吃的人数也数不尽。这条狗却总也不离开这个小屋，每当斋戒之日，它就不吃东西。就这样经过了一二年的时间，后来没有人知道这条狗去哪里了。出自《法苑珠林》。

解奉先

洛阳有个画工叫解奉先，他给嗣江王家画壁像，没有画完就逃走了。等被抓住了，他却胡乱说：“作工的工时和你给的工钱正合适。”于是就在像前发誓说：“我如果违背良心，死后愿做你家的牛。”一年多时间，奉先就死了，他死后，王家的母牛就产下了一头红色的小牛，小牛背上还长有白毛，白毛是“解奉先”的字形。观看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出自《国史纂异》。

童安珩

唐宣宗大中末年，信州贵溪县的乳口镇有一个叫童安珩的人，是乡里的有钱人。童安珩起初很贫困，因为和同乡人郭珙要好，郭珙曾经借给他六七万钱，他就用这些钱作为初始资金来经营贩卖，之后就渐渐富裕起来。可是等到郭珙向他讨要所借的那笔钱的时候，安珩不承认，拒绝给郭珙钱。郭珙气愤地烧香对天祷告说：“童安珩忘恩负

义，借钱不还，倘若上天有灵，希望在安玕死后把他变成牛，来偿还我的债。”言词特别虔诚恳切，安玕也用欺诈的言辞说：“我如果真的如郭珙所言欠他的钱，愿死后变成一头白牛来偿还郭珙的债。”没过一个月，安玕就死了。

死后半年，珙家牯牛，生一白牯犊，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玕”，历历然。远迩闻之，观者云集。珙遣人告报安玕妻，玕妻子并亲属等往视之，大以为耻，厚纳金帛，请收赎之。郭珙愤其欺负，终不允许，以牛母并犊，别栏喂饲。安玕家率童仆，持白梃劫取。珙多置人守御，竟不能获。出《报应录》。

刘自然

唐天祐中，秦州有刘自然者，主管义军校。因连帅李继宗点乡兵捍蜀，成纪县百姓黄知感者，妻有美发，自然欲之，谓知感曰：“能致妻发，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质托于君，发有再生，人死永诀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发何为焉？”言讫，揽发剪之。知感深怀痛愍，既迫于差点，遂献于刘。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寻歿于金沙之阵，黄妻昼夜祷天号诉。是岁，自然亦亡。后黄家牝驴，忽产一驹，左肋下有字，云“刘自然”。邑人传之，遂达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识认，刘自然长子曰：“某父平生好饮酒食肉，若能饮啖，即是某父也。”驹遂饮酒数升，啖肉数脔，食毕，奋迅长鸣，泪下数行。刘子请备百千赎之，黄妻不纳，日加鞭捶，曰：“犹足以报吾夫也。”后经丧乱，不知所终，刘子竟惭憾而死。出《儆戒录》。

他死后半年，郭珙家的母牛产下一头白色的小公牛，小牛的左肋下长着黑色的毛，清楚地形成“童安玕”三字。远近听说后，都跑来观看。郭珙派人告诉了安玕的妻子，他的家人及其他亲戚都来看视，感到特别耻辱，愿用高价买回这头牛。郭珙记恨安玕对他的欺骗，没有答应，还把母牛和小牛养在另一个牛栏里。安玕家带着仆人，拿着木棍来抢劫。郭珙安排了很多看守抵御，最终安玕家没有得到这头牛。出自《报应录》。

刘自然

唐昭宗天佑年间，秦州有个叫刘自然的人，主管义军案卷文书。连帅李继宗要招集乡兵保卫蜀地，成纪县的老百姓，有个叫黄知感的，他的妻子长了一头的秀发，刘自然想要它，他对黄知感说：“如果你能把妻子的头发拿来，我就免除你的兵役。”知感将此事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说：“我把自己微弱的身体都托付给你了，头发剪去还可以长出来，人如果死了，就永远不能再见了。你如果去南边打仗不能回来，我的头发再秀美又有什么用呢？”说完，就挽起头发用剪刀把头发剪了下来。知感心里十分的痛悔和忧愁，又被征兵所逼迫，就只好将头发献给了刘自然。但是知感最终也没有被免除征召，不久就在金沙之战中死去了，他的妻子昼夜对着上天祷告，号哭着向苍天诉说此事。这一年，刘自然也死了。后来黄家的一头母驴生下了一只驴驹，左肋下写着字，是“刘自然”。城里的人们把这件事传扬开去，于是被郡守知道了。郡守就把刘自然的妻子和孩子叫来辨认，刘自然的大儿子说：“我父亲一生喜欢喝酒吃肉，如果它能够饮酒吃肉，就是我的父亲。”郡守让人搬来了酒肉，结果那驴驹喝了好几升酒，吃了好多块肉，吃完，就兴奋得鸣叫起来，然后又流下了几行眼泪。刘自然的儿子准备了百千钱请求买回这头小驴，但黄知感的妻子却不接受这个请求，并且每天用鞭子抽打它，说：“这足可以给我丈夫报仇了。”后来经过丧乱，就不知道这头驴的下落了，刘自然的儿子最终因惭愧遗憾而死。出自《徼戒录》。

李明府

唐前火井县令李明府，经过本县，馆于押司录事私第。主人将设酒饌，欲刳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李明府梦一素衣妇人将二子拜明府乞命，词甚哀切，李不测其由，云：“某不曾杀人。”妇人哀祈不已。李睡觉，思惟无端倪，又寝，复梦前妇人乞命，称“某命在须臾，忍不救也”。李竟不谕其意，但惊怛不已。再寝，又梦前妇人曰：“长官终不能相救，某已死讫，然亦偿债了。某前身即押司录事妻，有女仆方妊，身怀二子，时某嫉妒，因笞杀之，给夫云：‘女仆盗金钗并盒子，拷讯致毙。’今获此报，然已还其冤债。其金钗并盒子，在堂西拱料内。为某告于主人，请不食其肉，为作功德。”李惊起，召主人诘

曰：“君刳一白羊耶？有双羔否？”曰：“是。”具话夜来之梦，更叹异。及寻拱料内，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为作功德追荐焉。出《报应录》。

刘钥匙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篋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邻家有殷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倍数极广。既偿之未毕，即以年系利，

李明府

唐朝前火井县令李明府，经过本县，住在押司录事的私宅里。主人准备拿酒食招待他，想要杀一头白羊，这头羊正怀着胎。那天晚上，李明府就梦见了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妇女带着两个小孩，跪拜在他的面前请求救命，说得非常悲哀恳切，李明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说：“我不曾杀过人。”那个妇人仍然苦苦地哀求。李明府从梦中醒来，想了一想，没有头绪，就又睡着了，接着又梦见了那个妇人乞求救命，并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你怎么忍心不救我”。李明府最终不明白她的意思，只是惊怕悲苦得不得了。接着就又睡着了，又梦见那个妇人说：“长官，你最终不能救我了，我已经死了，这样也算我偿还欠债了。我的前身是押司录事的妻子，有个女仆人有了孕，是双胞胎，当时我很嫉妒她，就用竹板子把她打死了，我欺骗丈夫说：‘女仆人偷了金钗和盒子，我拷打讯问她，将她打死了。’现在我得到了这样的报应，也算还清了她的冤枉债。那金钗和盒子在堂西的拱料里。替我告诉主人，请求他不要吃我的肉，这也算是很大的功德。”李明府被吓醒了，把主人叫来追问说：“你杀了一只白羊吗？它是不是怀了两个羊羔？”主人说：“是。”李明府把晚上做的梦全都告诉了主人，大家都感叹此事奇异。等到拱料里一找，果然在那里找到了金钗和盒子。于是就把羊给埋掉了，并诵经为其超度。出自《报应录》。

刘钥匙

陇右水门村，有个开店的人叫刘钥匙，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以放高利贷为业，积累千金，很能钻营，善于聚集难得的货物，搜取民间的资财，就像拿着钥匙打开人家的箱子和钱匣，盗取珠宝珍品一样，所以就有了“钥匙”的称号。他的邻居中有个很有钱的人，被刘钥匙所迷惑，就借了他的钱，多少年来他也不提起这件事。忽然有一天，钥匙拿着借债的凭据向此人讨债，结果比原来借的钱数增加了好几倍。一时还不完就以年计算利息，

略无期限，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负债者怨之不已。后钥匙死，彼家生一犊，有钥匙姓名，在肋肋之间，如毫墨书出。乃为债家鞭捶使役，无完肤。钥匙妻男广，以重货购赎之，置于堂室之内，事之如生。及毙，则棺敛葬之于野。盖与刘自然之事仿佛矣，此则报应之道，其不诬矣。出《玉堂闲话》。

上 公

宜春郡东安仁镇有齐觉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余，门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为“上公”，不记其法名也。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梦见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辞而去，云：“只欠寺内钱八百。”上公觉而异之，遂自取笔书于寝壁，同住僧徒亦无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后，常住有老牯牛一头，无故而死，主事僧于街市鬻之，只酬钱八百。如是数处，不移前价。主事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货之，屠都数辈，皆酬价八百。”上公叹曰：“偿债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寝所，读壁上所题处，无不嗟叹。出《玉堂闲话》。

施 汴

庐州营田吏施汴，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退为其耕夫，不能自理。数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数寸，既长，稍斑驳，不逾年，成“施汴”字，点画无缺。

无限期地继续盘剥，终于把所有的资财和物产都归给了刘钥匙，借债的人怨恨得不得了。后来刘钥匙死了，借债那家养的母牛生下了一个牛犊，在腓骨和肋骨之间有刘钥匙的姓名，就像用笔墨写上的一样。它被债家鞭打使役，都没有完整的皮肤。钥匙的妻子和儿子刘广，重金把它买了回来，放在屋里，像刘钥匙活着那样精心地喂养着。等到死了，就装进棺材埋葬在荒野之中。这个故事和刘自然的故事差不多，这种因果报应的道理，绝不是瞎说。出自《玉堂闲话》。

上 公

宜春郡东安仁镇有座齐觉寺，寺内有个老和尚已经九十多岁了，他的门人弟子有一两代，因此不管是僧家还是俗家，都称呼他是“上公”，不记得他的法名了。寺院在常住有庄田，繁殖了不少牲畜。上公有一天晚上梦见了一个老太婆，穿着青布的衣服，向他拜了一拜，就告辞而去了，临走还说：“只欠寺院八百钱。”上公醒来，认为此事很奇怪，就拿起笔把这件事写在卧室的墙壁上，和他住在一起的徒弟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没过三五天，常住庄田有一头老母牛不知什么原因死了，管事的和尚就到街上把它卖了，买主只给八百钱。去了好多地方，都给这个价钱。管事的和尚将此事回报给上公说：“常住的牛死了，想把它卖掉，几位屠户全都只给八百钱。”上公叹息说：“偿还了欠债就足够了。”于是就叫管事的和尚进到他的卧室，读了他在墙壁上所写的字，没有人不感叹万分。出自《玉堂闲话》。

施 汴

庐州营田吏施汴，横行乡里，曾经依仗势力夺取老百姓的田地好几十顷，田主生活没有着落，只好给他当耕夫，无处为自己申诉。过了几年施汴死了。那田主家里的母牛生下的一头小牛，肚子底下长着白毛，有几分见方，等长大以后就出现了杂色的毛，不到一年的时间，竟变成了“施汴”两个字，一笔都不缺。

道士邵修默亲见之。出《稽神录》。

公乘通

渚宫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隐匿，人或难知。死后，湖南民家生一黑驴驹，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孙闻之怀耻，竟不能寻赎，江陵人皆知之。出《北梦琐言》。

僧审言

云顶山慈云寺，四方归辏，供食者甚厚。寺主僧审言，性贪鄙，欺隐本寺施财，饮酒食肉，畜养妻子，无所不为。僧众稍孤洁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笃，自言见空中绳悬一石臼，有鼠啮之，绳断，正中其心，大叫气绝。久而复苏，如此数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犊，腹下分明有“审言”二字。出《傲戒录》。

有个叫邵修默的道士亲眼看见过。出自《稽神录》。

公乘通

渚宫有个居民叫公乘通，一生隐藏奸邪，人们很难知道。他死了以后，湖南有一人家里生了一头黑色的驴驹，它身上长的白毛显示为“荆南公乘通”几个字。公乘通的子孙们听说了这件事，感到非常的耻辱，可是最终没能找到那头驴驹把它买回来，江陵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出自《北梦琐言》。

僧审言

云顶山有个慈云寺，四面八方的人都到这里进香，供奉寺院东西的人特别多。寺院里的住持叫审言，他生性贪婪卑鄙，欺骗隐藏人们施舍给寺院的财物，每日喝酒吃肉，还娶老婆、生孩子，无所不为。和尚当中如果有稍稍孤傲和洁身自好的人，一定会遭到他的欺凌和侮辱。有一天的早晨，他突然得了重病，自己说看见空中有一条绳子，绳子上吊着一个石臼，有个老鼠咬那根绳子，绳子断了，石臼落下正好打在他的心口上，他大叫了一声就断了气。很长时间又苏醒过来，像这样有几十回，然后才死掉。过了一年，寺院下边的村子里有一头

牛，生了一个小牛犊，肚子下面清清楚楚的有“审言”两个字。出自《徽戒录》。

太平广记

(第四册)

中華書局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征应一帝王休征

帝 尧	周武王	越 王	临洮长人	汉高祖
陆 贾	汉元后	后汉章帝	吴大帝	魏明帝
晋司马氏	白 燕	晋武帝	晋惠帝	晋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齐太祖
北齐神武	后周太祖	陈高祖	隋文帝	隋炀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齐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别驾	金蜗牛			

帝 尧

秦始皇时，宛渠国之民乘螺舟而至，云：“臣国去轩辕之丘十万里，臣国先圣，见冀州有黑风，应出圣人，果庆都生尧。”出《王子年拾遗记》。

周武王

纣之昏乱，欲杀诸侯，使飞廉、恶来诛戮贤良，取其宝器，埋于琼台之下。使飞廉等于所近之国，侯服之内，使烽燧相续。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兴师往伐其国，杀其君，

帝 尧

秦始皇的时候，宛渠国的一个百姓乘着螺做的船来了，他说：“我国距离轩辕之丘有十万多里，我国以前的圣人看见冀州有黑风，他就断定冀州应当出现圣人，果然在庆都出现了尧。”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周武王

殷纣王昏庸无道，想要杀掉各国的诸侯，于是就派飞廉、恶来去诛杀了许多贤臣忠良，夺取了他们的宝器，埋藏在琼台下面。又派飞廉等人到附近的各国，在各诸侯国建造烽火台，让它们接连相望。纣王登上高台来观望烽火所在的地方，发现哪个诸侯国有情况，就和他的军队前去攻打那个国家，杀掉国君，

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神人愤怒。时有朱鸟衔火，如星之照耀，以乱烽燧之光，纣乃回惑，使诸国灭其烽燧。及武王伐纣，樵夫牧竖，探高鸟之巢，得赤玉玺。文曰：“木德将灭，水祚方盛。”文皆大篆，纪殷之世历已尽，而姬之圣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二分归周。乃元元之类，嗟殷亡之晚，恨周来之迟。出《拾遗录》。

越 王

越王入吴国，有丹鸟夹王飞。故句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瑞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临洮长人

秦始皇时，长人十二见于临洮，皆夷服，于是铸铜为十二枚以写之。盖汉十二帝之瑞也。出《小说》。

汉高祖

荥阳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汉高祖曾避项羽于此井，为双鸬所救。”故俗语云：“汉祖避时难，隐身厄井间。双鸬集其上，谁知下有人。”汉朝每正旦，辄放双鸬，起于此。出《小说》。

陆 贾

樊将军哙问于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陆贾应之曰：“有。夫目^瞬得酒食，囚禁百姓，收揽歌妓美女，任意地奸淫虐待，纣王的暴行使神仙和百

姓都愤怒怨恨了。当时有一只红色的鸟，嘴里衔着火，如星光般照耀，以混淆烽火的光芒，纣王迷惑不解，令各国熄灭了他们的烽火。等到武王讨伐的时候，有个樵夫和放牧的儿童在树上找鸟窝，发现了一个红色的玉玺。玉玺上面写道：“木德将要灭亡，水德将要昌盛。”文字全是用大篆写成的，记载着殷朝的世运已经结束，而姬姓圣明贤德正兴隆，因此三份天下，二份应归于周。老百姓们都叹息殷朝灭亡的晚了，遗憾周朝来的太迟了。出自《拾遗录》。

越 王

越王进入吴国时，有只红色的鸟跟随着他来回地飞。所以越王句践就在灭了吴国称霸后，建起了一个望鸟台，说这红鸟是吉祥之物。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临洮长人

秦始皇的时候，在临洮发现了十二个身材高大的长人，他们都来自边远的蛮夷之邦，秦始皇于是就按照他们的样子铸了十二座铜像。大概这就是汉朝十二个皇帝的吉祥之兆吧。出自《小说》。

汉高祖

荥阳南面的原野上有一口厄井，当地的老人说：“汉高祖曾经在这个井里躲避过项羽，被两只鸠鸟救了。”所以世上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汉高祖当时避灾难，躲藏在厄井里。有两只鸠鸟落在井上面，谁知道井下面还有人呢。”汉朝每年正月的第一天，要放两只鸠鸟的习俗起源于此。出自《小说》。

陆 贾

将军樊哙问陆贾说：“自古君王都说受命于天，还说有祥瑞征兆，真有一事吗？”陆贾说：“有。眼睛若跳，就有美酒佳肴；灯火花得钱财，午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

宜然。故曰：‘目^瞬 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午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宝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天命无信，不可以力取也。”出《小说》。

汉元后

元后在家，尝有白燕衔石，大如指，堕后绩筐中。后取之，石自剖其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合之，遂复还合，乃宝录焉。及为皇后，常置之玺笥中，谓为天玺也。出《西京杂记》。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永宁五年，条支国来献异鸟，名^鵲 鹊。其高七尺，解人言语，国太平则群翔鸣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吴大帝

吴孙权猎于武昌樊山下，见一老母，问权何获，曰：“只获一豹。”曰：“何不竖其尾？”忽然不见。权称尊号，立庙于山下。出《武昌记》。

灯如果冒火花，就能得到钱财；中午喜鹊如果叫，就要有人来；蜘蛛如果聚集，就会有高兴事。小事都有这样的征兆，大事也应当是这样啊。所以说：‘眼睛跳，就要赶紧祷告；灯冒火花，就要感快拜谢；中午喜鹊叫，就要马上喂它；蜘蛛聚集，就要立刻放了它。’如此说来，更何况是天下最重要的珍宝，君王的重位，如果不是上天的任命，怎么能够得到执掌天下的重任呢！吉祥的宝物就是一种信号，上天用这种宝物作为信号，回应有德之人的德行，所以说是吉祥的征兆。上天如果没有信号，就是凭借着武力也不能得到。”出自《小说》。

汉元后

元后在家时，曾经有只白色的燕子嘴里面含着块手指般大的石头

前来，石头掉落在元后盛纱缕的筐子里。元后拣起石头，那石头就自然地分成了两块。上面写有文字说：“母天后地。”然后就又合在一起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于是把它珍藏起来。后来做了皇后，她将这块石头放在装玉玺的盒子里，称它是天玺。出自《西京杂记》。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永宁五年的时候，条支国献上了一只奇异的鸟，鸟的名字叫鵕 鵒。它高有七尺，能听懂人语，国家如果太平，那么群鸟也会鸣叫。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吴大帝

吴国孙权在武昌樊山下打猎，遇见一个老太太，她问孙权有什么收获，孙权说：“只获得了一只豹。”老太太说：“为什么不把它的尾巴竖起？”说完老太太就不见了。孙权称帝于江东时，在山下立了一座庙。出自《武昌记》。

魏明帝

魏明帝时，泰山下出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色彪发，如人雕镂，自上及下皆合而中开，广五尺。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蹊径。及明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形。”土王阴类，魏为土德，斯为灵征。又沛国有戊己之地，土德之嘉祥也，乃修戊己坛。黄星炳夜，又起毕昴台祭之，言魏之分野。岁时皆修祀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司马氏

水星之精，坠于张掖郡柳谷中，化为黑石，广一丈余，高三尺。后汉之末，渐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龙年，忽如雷震，闻声百余里。其石自立，白色，有牛马仙人及玉钋玉玦文字之像。后司马氏受命，以符金德焉。出《录异记》。

白 燕

魏禅晋之岁，北阙下有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笼盛，置于宫中，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以晋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以为瑞应，师旷事晋。古今之议相符矣。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武帝

晋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忽生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总金

魏明帝

魏明帝时，泰山下出现两块连理石。有十二丈高，形状像柏树，它的花纹和色彩鲜明焕发，好像人工雕刻的一样，上面和下面都连在一起，中间是离开的，有五尺多宽。老人说：“在秦朝末年，两块石头相距有一百多步，满地都是荒芜的杂草，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等魏明帝之初，发现两块石头渐渐地靠近了，就像宫门两侧的高台。”土气旺盛，属于阴性物类，魏为土德，这是神灵显现的征兆。另外沛国有个叫戊己的地方，显示了土德的祥瑞，就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戊己坛。夜空有黄色的星星大放光芒，又建起了毕昴台祭祀，说这是魏的分界。一年四季都要在这里进行祭祀。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晋司马氏

水星的精灵落到了张掖郡柳谷里，变成了黑色的大石头，宽一丈多，高三尺。到了后汉末年，石头渐渐有了色彩，却不很分明。到魏青龙年间，忽然像打雷似的震天动地，在百里之外都能听见。那石头自己竖立起来，变成了白色，上面有牛马、仙人，以及玉钺、玉玦、文字的图像。后来司马氏做了皇帝，认为是符合了金德。出自《录异记》。

白 燕

魏禅代晋那年，北面的宫门前有只白色的燕子，人们认为是神物，就用金笼把它装起来放在了宫里，过了十天白燕不知哪里去了，议论的人们都认为是晋金德的祥瑞。从前在师旷的时代，有白燕飞来筑巢，人们认为是吉祥的征兆，后来师旷就在晋做了官。古今的议论是相符合的。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晋武帝

晋武帝做抚军时，府内后堂忽然长出了三棵奇异的草，那草的茎是黄色的，叶子是绿色的，那黄色的茎好像金灿灿的金子，抽翠，花条冉冉似金簪。有羌人姚覆，字世芬，在厩中养马，解阴阳之术，云：“此草应金德之瑞。”帝以草赐张华，华作《金簪赋》云：“玩九茎于汉庭，美三珠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比名类而相乱。”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惠帝

高堂隆尝刻邺宫柱云：“后若干年，当有天子居此。”及晋惠帝幸邺，年历当矣。出《异苑》。

晋元帝

晋中宗为丞相时，有鸡雏者而雀飞集其背，驱而复来，如此再三。占者云：“鸡者酉，酉者金，夫雀变而来赴之，即王践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时，三雀共登一雄鸡背，三入安东厅。”占者以为当进三爵为天子。出《洞林记》。

蜀李雄

蜀长老言：“宕渠故赛国，今有赛城、卢城。”秦始皇时，有人长二十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后五百年外，必有异人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识者皆以为应焉。出《华阳国志》。

宋高祖

晋安帝时，冀州桑门释法珍告其弟子普严曰：“嵩山神告我，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并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代之数也。”严告同学法义。

抽出的绿叶如翡翠一般，枝条柔弱好似金簪。有个羌族人姚覆，字世芬，是个养马的，懂阴阳之术，说：“这草是金德的祥瑞。”晋武帝把草赐给张华，张华作《金簪赋》说：“玩九茎于汉庭，美三珠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比名类而相乱。”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晋惠帝

高堂隆曾经在邺的宫殿的柱子上刻字说：“以后的若干年，应当有天子住在这里。”等晋惠帝到邺的时候，正好和柱子上所刻年代相同。出自《异苑》。

晋元帝

晋中宗做丞相时，有一只麻雀飞落在了小鸡的背上，将它赶走又回来了，像这样赶走又来有三次。有个会占卜的人说：“鸡属酉，酉属金，所以麻雀前来依附，这是做皇帝的象征。”接着又说：“元帝时，有三只麻雀一齐登在了一只雄鸡的背上，所以元帝三进安东厅。”占卜的人认为中宗应当三进爵位才能做天子。出自《洞林记》。

蜀李雄

蜀地有个长老说：“宕渠从前是赛国，所以现在有赛城、卢城。”秦始皇的时候，有个人高二十五丈，发现了宕渠。秦太史令胡毋敬说：“这以后五百年以外，一定有非同一般的人物成为王者。”等到李雄称王，他的祖先就是宕渠人，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应验了胡毋敬的说法。出自《华阳国志》。

宋高祖

晋安帝的时候，冀州桑门有个叫法珍的和尚告诉他的弟子普严说：“嵩山的神告诉我，江东有个刘将军，是汉家的后代，他应当接受天命。我把三十二枚璧玉和一块金饼给了神，这是推算的刘氏延绵几代的数目。”普严把这件事告诉了同学法义。

以安帝义熙十三年，于嵩庙石坛下，得宝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世，宋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孝武帝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两石高丈余，如人，雕刻精奇，形备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时八月，孝武始诞后宫。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出《洽闻记》。

宋明帝

《宋明帝自序》云：“予初封湘东王，居侍中卫尉府。孝武皇帝为予置萧惠开宅邸，经营方始，凿池，获赤玉一枚，色如练朱，半圆半方，重五斤，光润如莹。世祖崩，少帝继位，予自姑熟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恶闻直言，醉为非法。予骤谏之，大怒，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悉惊怖奔走，西邸遂空。于是百姓悉入邸，适意取物，纤毫毕尽。至夜，少帝醉醒，意颇解释。明日，左右文武方还，予于是不喜居于西邸。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私起宅于建阳门外，始成，予别觅一宅换之，少帝许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宅在清溪西，旧邸今湘宫寺。河洛讖曰：‘灵曜豫见东南隅。’予二邸皆处宫城之东南，且在巽地，盖天应也。”出《宋明帝自序》。

齐太祖

齐太祖在淮阴，理城堑，掘得古锡九枚，下有篆书，安帝义熙十三年时候，法义在嵩山的庙里的一个石坛下面，果然找到了璧玉三十二枚。三十二是汉代世数，刘宋拥有天下，相继共有八个皇帝，共享帝位六十年。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宋孝武帝

南朝刘宋元嘉七年的五月，武陵发大水，善德山崩裂。掉下了两块一丈多高的大石头，像人的模样，雕刻的十分精细奇巧，神形具备是古代刻制的式样。有个会卜算的人说：“武陵这个地方出天子。”那年的八月，孝武帝在后宫出生了。十五岁被封为武陵王，三十岁做了皇帝。出自《洽闻记》。

宋明帝

《宋明帝自序》说：“我当初被封为湘东王，住在侍中卫尉府。孝武皇帝为我置办了现属于萧惠开的宅邸，刚开始建造，挖池，获得了一枚红色的宝玉，颜色就像红色的绢帛，半圆半方，有五斤重，光华润泽闪闪发光。世祖死了，少帝继承了王位，我从姑熟进入朝廷，住在西面的宅院里。少帝性情狂暴，讨厌听到正直之言，喝醉了酒做了非法的事。我急忙劝谏他，他却非常气愤，让人拿着木杖严加防守。左右文武都惊慌恐怖逃走了，西面的住所就空荡无人了。于是老百姓全都进入了西宅，随意地抢夺财物，一丝一毫也没有剩下。到了晚上，少帝酒醒，怒意消解。第二天，左右文武才返回来，我从此不喜欢住在西宅。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在建阳门外自己建起了一个住宅，刚建成，我就另外找了一个住宅跟他换，少帝允许了。我就从西宅搬进了新的住宅，新宅在清溪的西面，旧宅是现在的湘宫寺。河洛预言说：‘上天显现在东南角。’我的两处住宅都处在宫城的东南面，并且在东南方位，这大概是上天的安排吧。”出自《宋明帝自序》。

齐太祖

齐太祖在淮阴疏浚护城河，挖到九枚古锡，下面刻着篆字，荀伯玉诸人皆不能识。时纪僧贞独言曰：“何须辨此久远之物。锡而有九，九锡之征也。”帝喜而赏之。出《谈薮》。

北齐神武

北齐神武，少曾与刘贵、贾智为奔走之友。贵曾得一白鹰，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迴泽。有一茅屋，兔将奔入，犬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犬，犬毙。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触大家？”因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自云有知，遍扪诸人，言并当贵，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饮竟而出，还更访问之，则本无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出《三国典略》。

后周太祖

后周太祖时，有李顺兴者，世传汉筑长安城之日，已为北面军王，或隐或见，愚圣莫测。魏自永熙之后，权雄分据。齐神武兴军数十万，次沙苑。太祖地狭兵少，惧不当敌，计尽力穷。须臾兴来，太祖请其策谋。更无余语，直云：“黄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过出筋斗，黄狗夹尾走。”语讫便去。于时东军旗帜服色尚黄，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战，大破神武于沙苑。出《广古今五行记》。

荀伯玉等人都不认识写的是什么字。当时只有纪僧贞说：“不需辨认这久远的东西。古锡器有九枚，这是加九锡的征兆。”皇帝听后十分高兴，并奖励了他。出自《谈薮》。

北齐神武

北齐神武帝，少年时曾和刘贵、贾智为彼此尽力相助的挚友。刘贵曾得到一只白鹰，他们一起去沃野上打猎，看见一只红色的兔子，每次捕捉，兔子总是跑掉，于是就直追兔子到了僻远的大泽里。这里有一座茅屋，兔子将要跑进去，却被一条狗咬了，鹰兔一齐都死了。神武帝大怒，就用带响的弓箭把狗给射死了。这时屋里走出了两个巨人，拽着神武帝的衣服非常气恼，他们的母亲是个盲人，拖着拐杖呵斥他的两个儿子说：“为什么要触犯贵人？”接着就取出酒烧煮羊肉给客人们吃。她自己说有卜算的本领，于是就用手遍摸来的人，说他们都应当富贵，等抚摸到神武帝时，说：“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人。”喝完酒出来，再回去探访询问时，那屋子却没有人住，才知道刚才那小屋并

不是凡人居住的地方。从这以后，大家对神武帝更加敬重了。出自《三国典略》。

后周太祖

后周太祖的时候，有个叫李顺兴的人，世上人传说，在汉朝修建长安城的时候，他已做了北面的军王，有时隐蔽有时出现，他是愚蠢还是圣明，人们都不能猜测。北魏从永熙以后，争权夺势的斗争非常激烈。北齐神武帝率领数十万大军，驻扎在沙苑。当时太祖所占的地盘非常小，兵力也非常少，害怕抵挡不了，已经用尽了计策，竭尽了全力。不久李顺兴来了，太祖请他出主意想办法。他没有多余的话，直截了当地说：“黄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过出筋斗，黄狗夹尾走。”说完就走了。在这时，后周军的旗帜和穿的服装的颜色是黄色，而北齐军则是黑色，太祖明白了李顺兴话的意思，于是就竭尽全力作战，结果在沙苑打败了神武帝的军队。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陈高祖

陈高祖武帝受禅之日，其夜，有会稽人史溥，梦朱衣人，戴武冠，自天而下，手持金板，上有文字。溥视之，其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出《谈薮》。

隋文帝

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号为柁公，言词恍惚，后多有验。时村人于此树下集言议，柁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处，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迁都意。出《西京记》。

隋炀帝

隋末望气者云：“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炀帝置离宫，数游汾阳以厌之。后唐高祖起义兵汾阳，遂有天下。出《感定录》。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见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难，无物为验。”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献石似龟者，可为验。”既至朝门，果有邵州献石似龟，下有六字，曰：“天下安，千万日。”出《录异记》。

唐太宗

太宗诞之三日也，有书生诣高祖曰：“公是贵人，有贵

陈高祖

陈高祖武帝登上帝位的时候，那天晚上，有个会稽人叫史溥，他梦见了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戴着武官的帽子，从天而降，手里拿着金板，上面有文字。史溥看了看，那上面的文字是：“陈氏有五代君主，共计三十四年。”之后就升入空中而去了。出自《谈薮》。

隋文帝

长安的朝堂，就是过去的杨兴村，村门前的大树现在还在那里。当初北周有个非同一般的和尚，号叫柁公，他说话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但大多数话都得到了验证。当时村人在这棵大树下集会议事，柁公忽然来驱赶他们说：“这是天子坐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停留？”等到隋文帝即位，就有了迁都的想法。出自《西京记》。

隋炀帝

隋朝末年有个会看云气的人说：“乾门有天子气，一直连到太原，非常旺盛。”所以炀帝就在此建造了离宫，并多次出游汾阳来压这股气。后来唐高祖在汾阳兴起义兵，然后就得到了天下。出自《感定录》。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现身于羊角山。秦王叫吉善行进宫启奏，善行告诉老君说：“进京很难，没有用来做凭证的东西。”老君说：“你到京城那天，会有人进献像龟的石头，可以作为证据。”等善行到了午门，果然有个邵州人献上一块像龟的石头，石下面有六个字，是：“天下安，千万日。”出自《录异记》。

唐太宗

唐太宗刚出生三天时，有书生拜访高祖说：“你是贵人，有贵子。”因目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贵因此儿，二十必能安民矣。”出《感定录》。

唐齐王元吉

唐齐王元吉于晋阳宫获青石，若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元吉遣使献之，文字映澈，宛若龟形，见者咸异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浸而经宿磨之，其字愈明。于是内外毕贺。高祖曰：“上天明命，赐以万吉，孤陋寡薄，宁堪预此。宜以少牢祀石龟而酹送之。”出《广德神异记》。

唐中宗

唐中宗为天后所废于房陵，仰天而叹，心祝之。因抛一石于空中曰：“我后帝，此石不落。”其石遂为树枝冒挂，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镜，进之。帝照面，其镜中影人语曰：“即作天子。”未浹旬，复居帝位。出《独异志》。

唐相王

唐安州都督杜鹏举，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韦后方盛，而鹏举暴卒。在冥司，鞠讯未毕，至王殿前，忽闻官曰：“王今当立相王为皇帝。”王起至阶下，见人身皆长二丈，共扶辇者百人。相王被袞冕，在辇中，鬼王见之迎拜，相王下辇答拜，如是礼成而出。鹏举既

苏言之，时相王作相矣。

子。”接着又看着太宗说：“这个孩子有龙凤般的姿态，天日般的仪容。你因为有这个儿子，方能富贵，他二十岁的时候就一定能安定人民。”出自《感定录》。

唐齐王元吉

唐朝齐王李元吉在晋阳宫得到了一块青色的石头，形状很像龟，上面有用红色笔写着四个字：“李渊万吉。”元吉派使者献石，文字非常清楚，好像龟的形状，看见的人都感到十分惊异。高祖说：“不足以相信。”就叫人用水浸泡磨擦来验证，浸泡了好几天，整夜的打磨，而石上的文字却更加清楚了。于是宫内外全都庆贺。高祖说：“上天有命，祝赐万吉，我学识浅薄，怎肯受这种安排。应当用猪羊祭祀龟石，洒酒祭奠后再送回。”出自《广德神异记》。

唐中宗

唐中宗被武后废弃在房陵，他望着苍天而叹息，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他向空中投去了一个石子说：“我以后还能做皇帝，这块石头就不落地。”这块石头扔上去被一个树枝缠挂住，到现在还保存着。另外还有一个人过河，拾到了一面古镜，把它献给了皇帝。皇帝照着镜子，那镜子里的影子说：“就要做天子。”没过十天，中宗又重新登上了皇位。出自《独异志》。

唐相王

唐朝安州都督杜鹏举，父子都有名望。中宗在位时，韦皇后势力正盛，一天鹏举突然死了。在阴司，审讯还没有完毕，他就被带到了阎王殿的前面，忽然听见有官吏说：“大王现在应立相王为皇帝。”阎王起来走到台阶下，他看见那些人全都身長二丈，有一百多人一同推着辇车走来。相王穿着皇帝的礼服，坐在车里，阎王迎上前去礼拜，相王也走下辇车回拜，像这样礼成之后就走了。鹏举苏醒以后说了这

件事，这时相王已经做了宰相。

后岁余，韦皇后将危李氏，相王子临淄王兴兵灭之，而尊相王为皇帝。乃召鹏举，迁其官。出《记闻》。

潞州别驾

唐玄宗为潞州别驾，将入朝，有军州韩凝礼，自谓知五兆，因以食箸试之。既而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观者以为大吉。既而诛韦氏，定天位。因此行也，凝礼起官至五品。出《国史纂异》。

金蜗牛

唐玄宗在藩邸，有蜗牛成天子字，在寝室之壁。上心惧之，以泥涂去。数日复如旧，如是者三。及即位，铸金银蜗牛数百枚，于功德前供养之。又有琢玉为之，后人时有得之者。出《录异记》。

以后一年多，韦皇后将要害李氏，相王的儿子临淄王起兵消灭了韦皇后，并推举相王做了皇帝。于是就召见了鹏举，提升了他的官职。出自《记闻》。

潞州别驾

唐玄宗做潞州别驾时，将要入朝，有个军州叫韩凝礼，自己说懂得五兆，于是拿着吃饭用的筷子试他。接着摆开了筷子占卜吉凶，一根筷子无故自己就站立起来了，被按倒了三次又三次站立起来，观看的人认为是吉祥的象征。不久唐玄宗就灭了韦氏，确定了帝位。因为这件事，韩凝礼被升到了五品官。出自《国史纂异》。

金蜗牛

唐玄宗在藩邸时，寝室的墙壁上有蜗牛形成了“天子”的字样。皇上心里很害怕，用泥把它涂掉了。过了几天又像原来那样，反反复复很多次。等到玄宗即位，就用金银铸造了数百个蜗牛在佛像前供养着。还有用玉石雕刻成的，后来的人时常有得到的。出自《录异记》。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征应二帝王休征

唐玄宗	叱金像	天宝符	蜀当归	万里桥
唐肃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 邨	后唐太祖	后唐明宗	潞 王
晋高祖	伪蜀主舅			

唐玄宗

唐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必闻于上。而宫闱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方妊，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以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见太子宫，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煮剂以献。玄宗得药喜，尽去左右，独构火于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寢。舛蟹之际，有神人长丈余，马具饰，身被金甲，操戈，绕药鼎三匝，煮尽覆无余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构火，又投一剂，煮于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见，复煮如初。凡三煮，

唐玄宗

唐玄宗在东宫的时候，太平公主很忌讳他，早晚都侦察他的行动，只要发现一点点过失就要向皇上禀告。而后宫的人以及他身边的人也都暗暗怀有二心，因太平公主的势力大，所以都靠向了太平公主一边。当时元献皇后刚怀了孕，玄宗害怕太平公主，就想要叫元献皇后吃药除掉胎儿，但却没有可靠的人商量。有个叫张说的人以侍读的名义进见太子宫，玄宗不慌不忙地告诉他这件事，张说也暗中同意。过了几天，张说又入宫侍读，就在怀里偷偷地带了三副打胎的汤药献给了玄宗。玄宗得了药很高兴，就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了，亲自点着火在殿中熬药，药还没熬好，就觉得有些疲累，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灵感通微之际，仿佛看到有个一丈多高的神仙，带着一匹装饰齐

备的马，身披金甲，手拿长戈，围着煎药的锅转了三圈，然后把煮的药全都给倒了。玄宗起来察看，十分惊异，药一点也没有了，他又点着了火，放了第二副药，然后躺在床上，很快又起来看那药。神仙又出现将药倒掉了，只能再重煮。就这样玄宗共熬了三回，

皆覆之，乃止。则明日说又至，告之。说降阶肃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讲，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与为比。肃宗之于说子均、垧，若亲戚昆弟云。出《柳氏史》。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制，传云周隋间有术士镕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观焉。时肃宗在中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说，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帝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尽契其占也。出《宣室志》。

天宝符

唐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桑字。识者解之云：“桑（栾）者四十八，所以示圣人御历之数也。”及帝幸蜀之来岁，正四十八年。得宝之时，天下歌之

都被倒了，只好停止。第二天张说又来了，玄宗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张说。张说走下台阶很严肃地向玄宗下拜，并祝贺说：“这是上天的意思啊，这个胎儿不能打掉。”事后元献皇后想吃酸的东西，玄宗也把这件事告诉了张说，张说就借着给玄宗讲课的机会，在衣袖里揣上木桃献给玄宗。所以开元年间，张说对皇家的恩德没有什么人能够相

比。因此肃宗和张说的儿子张均、张垍，就像亲戚家的兄弟。出自《柳氏史》。

叱金像

唐朝初年有座神像，是用金子制作的，传说金像是周隋两朝之间一个术士熔铸而成的。武则天作皇后时，就命人把金像放到了宫中，并把殿门关上，保管得很严密。玄宗曾到过那个殿，打开门看见了金像。这时肃宗在中宫，代宗还很小，都侍奉玄宗。玄宗皇上问内臣和力士说：“这神像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有人可以说一下吗？”力士说：“这是前朝制作的，可以算出皇帝能在位多少年。方法是用严厉的声音呵斥它，若是在位的时间很长，那么那神像摇动的时间也长。不是这样，那么摇一下就停止了。”玄宗皇上很严厉地呵斥它，那神像好像有些害怕的样子，摇撼震动了多时，仆倒在地上。皇上高兴地笑着说：“果真像说的那样，那么我能做多长时间皇上呢？”力士于是拜了两拜表示祝贺。玄宗皇上叫太子呵斥神像，神像略微震动了一下。又叫皇孙呵斥，结果神像也震动摇晃了很长时间。玄宗皇上说：“我的孙子像我。”之后玄宗皇帝在位五十年，肃宗在位共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完全和那神像算的一样。出自《宣室志》。

天宝符

唐朝开元末年，在弘农古函谷关得到了一个宝符，这是一块有红色字迹的白色石头，上有一个桑字。认识的人释字说：“桑（乘）字是四个十一个八，预示着君临天下的年数。”到皇帝亲临蜀地的第二年，正好是四十八年。得到宝符的时候，天下歌唱

曰：“得宝耶，弘农耶；弘农耶，得宝耶！”得宝之年，遂改元为天宝。出《开天传信记》。

蜀当归

僧一行将卒，遗物一封，令弟子进于帝。帝发视之，乃蜀当归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叹异之。出《开天传信记》。

万里桥

玄宗幸东都，偶然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是桥何名？”节度崔圆跃马前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出《松窗录》。

唐肃宗

肃宗在东都，为李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疾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扫，乐器屏帟，尘埃积其间，左右使令，无有女妓。上为动容，顾谓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将军盍使我闻乎？”上在禁中，尝呼力士为将军。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家子女颇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

道：“得宝耶，弘农耶；弘农耶，得宝耶！”得宝符的那年，就把年号改为了天宝。出自《开天传信记》。

蜀当归

有个叫一行的和尚临死前留下一个物件，他叫弟子献给皇帝。皇帝打开一看，是蜀地的当归。皇帝开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由蜀地回驾时，才明白隐藏之意，感叹而称异。出自《开天传信记》。

万里桥

玄宗亲临东都洛阳，忽然秋雨停止天气晴朗了，就和一行大师共同登上天宫寺的楼阁。在上面向远处看了很长时间，皇帝望着远处很悲伤的样子，感叹了几声，对一行说：“我生命快要终结了，不会再发生什么祸事了吧？”一行上前说：“陛下还要出行万里，万寿无疆。”安史乱起，西行刚来到成都，前面有座大桥，皇上举着马鞭子

问左右的人：“这桥叫什么名字？”节度使崔圆打马上前说：“这桥叫万里桥。”皇上追忆慨叹地说：“一行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我没有忧虑了。”出自《松窗录》。

唐肃宗

肃宗在东都洛阳时，被李林甫陷害，情势多次都很危险，没有任何办法，不多久，愁得两鬓斑白。上早朝时，皇上看见他神色骤变，忧心忡忡地说：“你有病就回宫院休养吧，我下朝后就去看你。”等皇上到了宫院，仔细环视一周，发现宫中庭院没有打扫，乐器、屏风、帟帐等都积满了尘土，左右使用的人，连一个女子也没有。皇上很感动，回头对力士说：“太子住的地方条件这样差，将军为什么不禀告我？”皇上在皇宫内，经常称呼力士为将军。力士回答说：“我曾经想要禀告皇上，可是太子不允许，说：‘不要惊动皇上，使皇上受累挂念。’”皇上立刻下诏书给力士，让他传达给京兆尹，从民家中赶紧挑选五位细高洁白的女子，赐给太子。力士

趋去，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子女，人间器器，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吴皇后在选中。顷之，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计曰：“上赐我，卒无状不寤，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乃寤。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中，有神人长丈余，介金甲而操剑，顾谓妾曰：‘帝命吾与汝为子。’自左胁剑决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已也。”肃宗检之于烛下，则若有缝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代宗之载生三日也，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弱，皇孙龙体未舒，负姬惶惑，乃以宫中诸王子同日诞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儿非吾儿也。”负姬叩头具服。上睨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禄远过其父。”上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比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乎。”出《柳氏史》。

唐武宗

唐会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为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龙飞。于古文，光字实从炆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离开，又返回来说：“我过去曾经到京兆尹处宣旨，挑选标致的女子，却闹得民怨沸腾，而朝中有些好说三道四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也要把这作为借口。我认为宫嫔居住的庭院中，那些过去做官因事被罚没入宫廷的人家的女子适宜备选。”皇上很高兴，就叫力士告诉掖庭令，按人口簿子进行挑选，选出三人，就赐给了太子，章敬吴皇后就是这次被选的一人。过些时候，吴皇后侍寝，她熬睡不醒，还发出呻吟呼喊的声音，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呼吸很困难。肃宗喊叫她，但仍不醒，肃宗就暗自盘算：“皇上把她赐给了我，可是竟然没有什么原因，怎么也睡不醒，皇上怎么知道不是我照顾得不好呢？”就急忙拿着蜡烛去看她，好长时间才醒过来。肃宗就问她是什么原因，吴皇后用手捂着左肋说：“我之前梦到有个神人有一丈多高，穿着金甲拿着宝剑，看着我，对我说：‘天帝命令我做你的儿子。’就把宝剑从我的左肋刺进去，我痛的实在不能忍受，到现在疼痛还没有停止。”肃宗就在蜡烛下检查了吴皇后的左肋，看到有一块像冠冕上前后垂覆一样的红色印迹印在那上面，急忙把这种情况上奏了皇上，后来吴皇后就生下了代宗。代宗出生的第三天，皇上来到东宫赐给吴皇后一个金盆，并叫她用金盆给代宗洗澡。这时吴皇后身体很弱，而代宗的身体还没有舒展开，负责侍奉的老婆婆十分惊慌，就把宫中同日诞生的，又丰满健康的王子抱来献给皇上。皇上一看就很生气，说：“这个小孩不是我的孙子。”老婆婆连连叩头谢罪。皇上斜着眼睛看着她，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快把我的孙子抱来！”于是只好把太子抱来给皇上。皇上一看特别高兴，用手托着太子，面向太阳看他，笑着说：“这个孩子的福禄远远地超过他的父亲。”皇上回到宫里，召来宫廷乐舞，对力士说：“这个殿里有三个天子，真是高兴啊！可以跟太子喝酒了。”出自《柳氏史》。

唐武宗

唐会昌末年，武宗忽改名为炎。等到宣宗从光王即帝位。古文字里光字从炆（意为火儿）而来。唉！先兆竟能如此明显！

出《真陵十七史》。

唐宣宗

唐宣宗在藩时，常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冰。”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进，遂委而去。上良久起，举瓯将饮，顾瓯中水，尽为芳醪矣。上喜，独自负，举一瓯，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遂即帝位。出《真陵十七史》。

迎光王

太子宾客卢真，有犹子，曾为沙门。会昌中，沙汰归俗，荫补为光王府参军。一日，梦前师至其家而问讯焉，卢则告：“卑官屑屑然，非其愿也，常思落发，再披缁褐。”师曰：“汝诚有是志，像教兴复，非晚也。”语未竟，俄四面见日月旌旆，千乘万骑，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几，武帝崩，光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出《宣室志》。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沉厚，形貌瑰伟。在藩邸时，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见黄龙出于卧内。上疾稍退，妃具以状告，上曰：“无泄是言，贵不相忘。”更尝大雪盈尺，而上寝室辄无分寸，诸王见者无不异之。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蘸水，

出自《真陵十七史》。

唐宣宗

唐宣宗未登位时，曾跟着皇帝回京城，不慎从马上掉下来，人们

都没有发觉。到了二更天，才苏醒过来。这时天正下着大雪，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他冷得厉害，恰好巡逻的人到了，非常惊讶。皇上说：“我是光王，不明白怎么会摔到这里，现在我又困又渴，你给我找点水。”巡逻的人就在附近弄了些水献给他，然后就离开了。他很久才起来，举起盛水的瓯要喝，看见瓯中的水全都变成了芳香醇厚的美酒。他很高兴，独自一人将一瓯都喝了，不久就觉得身体暖和浑身有劲，之后走回了住所。后来他就做了皇帝。出自《真陵十七史》。

迎光王

太子宾客卢真，有个侄子曾是和尚。会昌年间，被淘汰还俗，靠荫补做了光王府的参军。一天，他梦见以前的师父到他家里询问打听他的情况，他就告诉师父说：“做了小小的官，不是我所愿意的，经常想着再落发，希望能再次穿上僧人的衣服。”师傅说：“你如果真的有这个志向，要兴复佛教，现在也不晚。”话没说完，忽然看见四面有日月旌旗，还有上千辆车、上万骑着马的人，并大声宣告说，迎接光王做皇帝。没过多久，武帝死了，光王果然做了皇帝。这竟然和梦中的事相符合。出自《宣室志》。

唐懿宗

唐懿宗为人宽宏大量、沉稳厚道，长得也很漂亮高大。他未登位时，得了麻疹，病得很厉害，郭淑妃看见一条黄龙从他的卧室里出来。等皇上的病痛稍微减轻，淑妃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说：“不要把这些话泄露出去，将来富贵了不会忘记你。”曾经下了一尺多厚的大雪，而他的寝室却一点也没有，各位王见了也都感到奇怪。大中末年，京城里的小孩把布叠起来蘸上水，

向日张之，谓揆晕。及上自郢王即位，揆晕之言应矣。宣宗制《泰边陲曲》，撰其词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而号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郑太后厌代，而疏素悲毁，同土人之礼。公卿奉慰者无不动容。出《杜阳杂编》。

唐僖宗

唐丞相陇西公李蔚建大旆于广陵日，时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状言：“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将祈礼者，睚眦顾视，如病风狂，云：‘后二年，国有变乱，此寺大圣和尚当履宝位。’循廊喧叫，聚人甚众，不迹其来。释徒大恐，且欲拘縻之际，则齐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坠伤，狂痛昏迷，诘问不获。”丞相立命焚其状，仍牒州杖杀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驾。八月，僖宗即位，乃是普王。出《唐史》。

李 郃

唐李郃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殊不知应本朝年祚。正体书叶（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出《感定录》。

后唐太祖

后唐太祖在妊十三月而生。载诞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药于雁门。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击钲鼓，然后再向着太阳把它打开，说这叫作揆晕。等到他从郢王即位的时候，揆晕的说法就应验了。宣宗作了《泰边陲曲》，写的词说“海岳晏咸通”，懿宗为向宣宗表敬意就改年号为咸通。他的仁慈孝敬，是他的天性决定的。郑太后去世后，他食素悲痛，像士人一样守礼。公卿大臣前去拜慰的看到他的样子都很感动。出自《杜阳杂编》。

唐僖宗

唐丞相陇西公李蔚建，在广陵挂起旌旗时，正是咸通十二年。泗州有状子说：“有两个女尼到普光寺，对祈祷礼拜的人都张目环视，就像得了疯狂病似的说：‘后二年国家将有变乱，这个寺的大圣和尚当登上宝位。’一边说一边沿着走廊喧叫，围观的人聚集了很多，谁也不知道她们是从哪来的。僧徒们非常害怕，正想要拘囚捆绑她们时

候，两个女尼就一齐登上了高塔，从上面跳了下去。其中一个摔死了，另一个摔伤了，疼痛得昏迷了过去，问她话，她什么也不说。”丞相立即命令把那状子烧了，还通牒州里把摔伤的女尼打死。到了咸通十四年，果然懿宗皇帝驾崩。八月，僖宗登上了皇位，就是普王。出自《唐史》。

李 郃

唐朝李郃做贺州刺史，和一个叫叶茂莲的妓女在江上游玩。撰写了《骰子选》，取名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太平，谁也不知道这个叶子应验了本朝的年数。正体写“叶（葉）”字，是“廿世木”。从武德到天祐年，正好是二十世。出自《感定录》。

后唐太祖

后唐太祖，母亲怀了他十三个月才生产。在分娩的那一天，他的母亲情况很危险，就叫家族里的人去雁门买药。族人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神人，神人告诉他回去后带领部下的人，披上坚固的铠甲，拿上威严的旗帜，敲打指挥进退的乐器和战鼓，

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军旅。年十二三，善骑射。曾于新城北，酒酺于毗沙门天王塑像，请与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所居帐内，时有火聚，或有龙形，人皆异之。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龙虎子。出《北梦琐言》。

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皇帝微时，随蕃将李存信巡边，宿于雁门逆旅。逆旅媼方妊，帝至，不时具食。腹中儿语谓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声闻于外。媼异之，遽起亲奉庖爨，敬事尤谨。帝以媼前倨后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妪逊言，惧吾辱耳。”后果如言。出《北梦琐言》。

潞 王

清泰之在岐阳也，有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录，引出，冥间见阴君曰：“汝无他过，今放汝还。与吾言于潞王曰：‘来年三月，当帝天下。’可速返，达吾之旨。”言讫引出，使者送归。及苏，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闻于王。月余，又暴卒

骑着马大喊大叫，围着产妇所住的房子跑三圈就停下来，族人果然按照神人的话去做了，接着太祖顺利降生了。降生时虹光照亮了室内，白色的气体充满了庭院，井里的水暴涨外流。等到太祖能说话，喜欢谈论一些军事上的事。十二三岁时，善于骑马射箭。曾经在新城北，把酒倒在毗沙门天王塑像上，请求和他交谈。天王披甲执矛，隐约地出现在墙壁上。他的帐内偶有大火聚拢，有时是龙的形状，人们都非常惊异。他曾随军急速征讨庞勋，临阵时神出鬼没，被称作龙虎子。出自《北梦琐言》。

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皇帝未显贵时，跟随蕃将李存信巡视边防，住在了雁门的旅馆里。旅馆里的女主人正怀孕，明宗到时，女主人没有准备酒饭。腹中的胎儿就对母亲说：“天子到了，应赶快准备酒饭。”声音在外面都能听到。女主人感到很奇怪，急忙起来亲自到厨房里做饭，而且还特别恭敬小心的侍奉。明宗因为女主人态度先傲慢而后又谦恭，就追问她是什么原因，女主人说：“你是大福大贵的人啊。”又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女主人就把肚子里怀的孩子说话的事全部都说了出来。明宗说：“老妇人谦逊恭顺，是怕我屈辱罢了。”后来果然像女主人说的那样，做了皇帝。出自《北梦琐言》。

潞 王

清泰帝在岐阳的时候，有个姓何的马步判官，年龄已超过八十岁了，一天忽然死了。复苏后说有一个使者把他拘系去了，引着他到阴

曹地府去见阎王，阎王对他说：“你没有什么过错，现在就把你放回去。替我对潞王说：‘来年三月，他可当天下的皇帝。’你可以赶快回去，转告我的意思。”说完就把他带出了地府，使者将他送了回去。等苏醒过来，他就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潞王身边的人，大家都认为怪异荒诞，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所以也就没有人向潞王说起这件事情。一个多月后，何某又突然死了，

入冥，复见阴君。阴君怒而责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达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导吾言，仍请王画吾形及地藏菩萨像。”何惶恐而退。见其庭院廊庑之下，簿书杂乱，吏胥交横。何问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将变，升降去留，将来之官爵也。”及再活，托以词讼见王。及见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问之，备述所见，王未之信。何曰：“某年逾八十，死在旦夕，岂敢虚妄也。”王默遣之。来春，果下诏攻岐阳，唯何叟独喜，知其必验。至期，何叟之言，毫发无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为天兴县令。固知冥数前定，人力其能遏之乎？出《王氏见闻录》。

晋高祖

清泰中，晋高祖潜龙于并部也。常一日从容谓宾佐云：“近因昼寝，忽梦若顷年在洛京时，与天子连镳于路。过旧第，天子请某入其第。其逊让者数四，不得已，即促辔而入。至厅事下马，升自阼阶，西向而坐。天子已驰车去矣。其梦如此。”群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出《玉堂闲话》。

伪蜀主舅

伪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兴义门造宅。宅内有二十余院，皆雕墙峻宇，高台深池，奇花异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红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远，

到了地府又见到了阎王。阎王很生气并责备他说：“为什么接受了我的教令却最终不能传达呢？”又缓慢地说：“放你回去，可赶快传我的话给潞王，还要请潞王给我和地藏菩萨画像。”何某惶恐不安地退了

出来。他看见那庭院廊庑的下面，书簿乱七八糟的堆放着，还有一些小吏纵横交错地站在那里。何某就问是怎么回事，使者告诉他说：“这是朝代要改变了，升降去留，都是将来的官爵啊。”等何某再次活过来，就假借打官司见潞王。等见到了潞王，又说：“我有秘密的事告诉你。”潞王就让左右的人退避，向他寻问，何某就把去地府的事详细地告诉了潞王，潞王不相信。何某说：“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死就是眼前的事，怎么敢胡乱说呢。”潞王就默默地把他打发走了。来年春天，朝廷果然下诏命令攻打岐阳，这时只有姓何的老头非常高兴，知道阎王的话一定应验了。到了日期，姓何的老头所说的话丝毫不差。清泰当了皇帝，就封何老头为天兴县令。因此说人的寿考和显卑都是天意所定，人的力量哪能阻止呢？出自《王氏见闻录》。

晋高祖

清泰年间，晋高祖登位前在并部。曾有一天，他优游地对幕兵佐吏说：“近来白天睡觉，忽然梦见若干年前在洛阳时，我和天子在路上骑马同行。路过他过去的住宅，天子请我进去。他再三再四的谦让，没有办法，我就只好提马进去了。到了厅前下马，我走上了东边的台阶，面向西坐下。这时天子已经赶着车走了。那个梦就是这样。”下属的官吏们没有一个敢回复。这年冬天，果然就发生了政权改变的事。出自《玉堂闲话》。

伪蜀主舅

伪蜀主的舅舅，世代富足昌盛，在兴义门建造了一个深宅大院。宅内有二十多所院落，房屋高大，雕梁画栋，十分华美，高台深池，奇花异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里有一棵红牡丹，种植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

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柜。自秦州至成都，三千余里，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大小漫天，隘狭悬险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请少主临幸。少主叹其基构华丽，侔于宫室，遂戏命笔，于柱上大书一“孟”字，时俗谓孟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

据其第。忽睹楹间有绛纱笼，迫而视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无易此居。”孟之有蜀，盖先兆也。出《王氏见闻录》。

他叫人把它取回来，挖了几丈多深的土，装在木柜里。从秦州运到成都，有三千多里的路程，经过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大小漫天等险要狭窄而又极为漫长的路，最后才运到。将它种在新的宅第，便请少主来欣赏。少主感叹宅的建筑物结构如此的豪华美丽，就和宫室差不多，于是就提起笔来，在柱子上大大地写了一个“孟”字，当时人们都说“孟”字是不能忍受的意思。第二年蜀被打败，孟氏进入了成都，占据了那个宅第。忽然看见柱子上有红纱笼罩着，走到跟前一看，却是一个“孟”字。孟说：“真是吉祥啊，我不能变换这个住处了。”孟氏得蜀，原来是有先兆的。出自《王氏见闻录》。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征应三人臣休征

吕 望	仲 尼	文 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 溥	应 枢	袁 安	陈仲举
张 承	张 氏	司马休之	杜 慈	武士贗
张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 揆
贾隐林	张子良	郑纲		

吕 望

吕望钓于渭滨，获鲤鱼。剖腹得书曰：吕望封于齐。出《说苑》。

仲 尼

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鲁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擎香露，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乐，空中有言曰：“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有五老，列徵在之庭中。五老者，盖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继衰周为素王。徵在以绣绂系麟之角，相者云：“夫子殷汤之后，水德而为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沮 商斲于大泽，得麟，示夫子，系绂尚存。夫子见之，抱而解绂，涕下沾襟。

吕 望

吕望在渭水边上钓鱼，钓上了一条鲤鱼。剖开鱼的肚子得到一封书信，上面写着：吕望将在齐国受封。出自《说苑》。

仲 尼

周灵王二十一年的时候，孔子生在鲁国襄公的时代。夜晚有两位

女神，拿着香露给孔子的母亲徵在洗澡。天帝下界演奏钧天广乐，空中还有话说：“上天感谢你生了圣人，所以才奏起和乐。”另外还有五个老人在徵在的庭院里排列着。五老大概是五个星宿之精。孔子没出生之前，阙里一户人家得到从麒麟嘴里吐出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水精的儿子，承继衰弱的周朝做素王。徵在把丝带绑在了麒麟的角上，有个会相术的先生说：“孔子在殷纣王和汤武王之后应水德将成为素王。”定公二十四年，^鉏商在大泽打猎，得到一只麒麟，拿给孔子看，母亲系的丝绳还在。孔子见后，抱着麒麟把丝绳解了下来，流出泪水沾湿衣襟。

出《王子年拾遗记》。

文 翁

汉文翁当起田，斫柴为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载土著柴中，比晓塘成，稻常收。尝欲断一大树，欲断处，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当著此处。”因掷之，正砍所欲，后果为蜀郡守。出《小说》。

董仲舒

汉董仲舒常梦蛟龙入怀中，乃作《春秋繁露》。出《小说》。

何比干

汉何比干梦有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子。未已，门首有老姥，年可八十余，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礼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尧至晋有阴功，今天赐君策。”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孙能佩者富贵。”言讫出门，不复见。出《幽明录》。

五鹿充宗

汉五鹿充宗受学于弘成子。成子少时，尝有人过己，授以文石，

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为天下通儒。成子

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文翁

汉朝文翁想要开荒为田，砍掉柴草建个小池。夜晚有一百多头野猪用鼻子运土将柴草覆盖，等天亮池塘就建成了，水稻年年丰收。他曾经想砍倒一棵大树，想要砍的地方，离地面有一丈八尺高，砍树前，文翁就祈祷说：“我要能做郡守，斧子就应当砍在这个地方。”说完就把斧子扔了出去，正巧斧子就砍在了想要砍的地方，他后来果然就做了蜀地的郡守。出自《小说》。

董仲舒

汉朝有个叫董仲舒的，经常梦见蛟龙投入怀里，于是他就写了《春秋繁露》这部书。出自《小说》。

何比干

汉朝有个叫何比干的人，梦见贵客来临，车马盈门，醒后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没等说完，门口就出现个老妇人，有八十多岁了，请求避雨，这时外面雨下得很大，可是老太太的衣服却没有被淋湿。比干就把她请到了屋里，并且以礼相待。老太太就说：“你的祖先是后稷的后人，他们辅佐尧帝直到晋侯，有阴功，现在上天赐给你一册书。”这书好像竹简，长九寸，共有九百九十枚，老太太授书给比干并说：“子孙谁能携带它，谁就能富贵。”说完就走出了门，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出自《幽明录》。

五鹿充宗

汉朝的五鹿有个叫充宗的人，他跟着弘成子学习。弘成子小时候，曾经有一人路过他家，把一块带有花纹的石头给了他，这块石头像燕子的蛋那样大。弘成子就把它吞了下去，之后就彻大悟特别聪

明，成为通晓古今的儒者。成子

后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为名学也。出《西京杂记》。

王 溥

后汉永初三年，国用不足，令民吏入钱者得为官。琅琊王溥，其先吉，为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时，家贫无赀，不得仕。乃挟竹简，摇笔洛阳市佣书。为人美形貌，又多文词，僦其书者，丈夫赐其衣冠，妇人遗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十廩，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而富也。溥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至亿庾，一土三田军门主。”溥以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三田一土垒（壘）字，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也。出《拾遗录》。

应 枢

后汉汝南应枢生四子。见神光照社，枢见光，以问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孙其兴乎！”乃探得黄金。自是诸子官学，并有才名。至瑒，七世通显。出《孝子传》。

袁 安

汉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工，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
后得病，吐出石头，给充宗，充宗也成为著名学者。出自《西京杂记》。

王 溥

后汉永初三年，国家资财不充足，下令百姓官吏向国家输纳钱财就可以做官。琅琊王溥，他的祖先王吉，曾做昌邑中尉。到王溥时一代接一代的家境日渐衰败，等到了安帝时，家里一贫如洗，无法入仕。他只好挟着纸笔，在洛阳市场里靠写书信挣点钱花。王溥这个人，长得漂亮，而且很有才华，文采斐然所以去找他写东西的人，男

的就赏给他些衣帽，妇女就给他些金玉。一天时间，他就收了满满一车的衣物和珍宝回家。他积累了十仓粮食，九族的亲戚，没有不依靠他给予衣食的。洛阳的人都称赞他是靠行善事才富起来的。王溥先前家穷时，挖井得到了一个铁印，上面刻着：“佣力得富至亿缗，一土三田军门主。”王溥就用亿钱去买了个官，结果做了中垒校尉。“垒（壘）”字是三个“田”字加一个“土”字，校尉是掌管北军垒门的官，所以说是军门主了。出自《拾遗录》。

应 枢

后汉汝南有个叫应枢的人，他生了四个儿子。一天出现神光照射土地庙，应枢看见了神光，就去问会卜算的人。卜者说：“这是天降瑞符啊，你的后代会兴旺！”应枢还探测得到了黄金。从这以后他的几个孩子都进入官学学习，并且都很有才气和名声。到应场时，应枢家七代都很显赫通达。出自《孝子传》。

袁 安

汉朝有个叫袁安的人，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就让袁安准备好鸡酒去拜访会占卜阴阳的人，问一问把父亲埋葬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出门后，他在路上遇到了三个书生，书生们拦住袁安，问他要去做什么，袁安就把实情都告诉了他们。书生们说：“我们正好就知道一块风水宝地。”袁安于是把他们请到家中用鸡酒

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此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五公焉。出《幽明录》。

陈仲举

陈仲举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家夜产，仲举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应云：“门里有贵人，不可前，宜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儿，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

曰：“为人作屋，落地死。”仲举闻此，默志之。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往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栋而死矣。”仲举后果大贵。出《幽明录》。

张 承

孙氏怀张承时，乘轻舸于江浦，忽见白蛇长三丈，腾入舟中。咒曰：“若为吉祥，勿毒噬我。”萦而将还，置于房中，一宿不复见，母嗟惜之。邻中相谓曰：“昨者张家有白鹄，耸翮入云。”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鹄是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阖闾葬其妹，殉以美人宝剑珍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云覆其溪谷，美女游于冢上，白鹄翔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昔时之精灵。

款待，结束后，他们告诉了袁安地点，并说：“你这代就能做贵人。”说完就告别而去，走了几步再回头看，书生都不见了。袁安怀疑他们是神人，就把父亲埋葬在那地方。不久袁安做了司徒，他的子孙也十分昌盛，四代共有五个贵人。出自《幽明录》。

陈仲举

陈仲举未显贵时，曾经出外住宿在主人黄申的家里。正赶上黄申的老婆晚上要临产，仲举却不知道。夜里三更天的时候，有人叩门，过了好久，就听见有人应道：“屋里有贵人，不可以上前，应当从后门进去。”一会儿又听见去的那个人返回来，门内的人就问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叫什么名字？能活多大岁数？”回来的那个人说：“是个男孩，名叫阿奴，能活十五岁。”屋里的人又问他说：“以后他会怎么死？”回答说：“给人家盖房子，从房子上掉下来摔死。”仲举听到这里，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十五年后，仲举做了豫章太守，他派了一个小吏前去打听，从前叫阿奴的那个小孩在哪里，他家中的人说：“帮助东家盖房子，从房子上掉下来摔死了。”仲举后来也果然大富大贵了。出自《幽明录》。

张 承

孙氏身怀张承的时候，乘坐着一艘轻舟在江上，忽然看见一条白蛇，有三丈长，窜进了小船中。她祷告说：“如果是吉祥的征兆，就不要毒咬我。”孙氏随后把它带回家，将它放在房中，一宿后再没看见，孙氏十分叹惜。邻居们都互相说：“昨天张家有只白天鹅展开翅膀飞上了云天。”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承的母亲，于是张承的母亲就找人卜算吉凶。占卜的人说：“吉祥的征兆。天鹅是长寿之物，从屋里飞到了云中，这是从低往高升的象征。从前吴王阖闾埋葬他的妹妹，用美人、宝剑，以及珍贵的物品作为殉葬品，把江南的好东西几乎都拿尽了。没过一千年，就有美丽的彩云覆盖了溪谷，美貌的女子在古墓上游玩，白色的天鹅在森林中飞翔，白色的猛虎在山间吼叫，这些都是从前的精灵。

今出于世，当使子孙位极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为白鹄。”后承生昭，位辅吴将军，年九十，蛇鹄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张 氏

晋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室，有鹄自外入，止于床。张氏恶之，披怀而咒曰：“鹄，尔来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为我福耶，飞入我怀。”鹄飞入怀，乃化为一铜钩。从尔资产巨万。出《法苑编珠》。

司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安帝族子，遇难出奔。所乘骝，常于床前养之，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即试鞫之，则不动。休之还坐，马又惊。因骑马，即骤出，行十里余，慕容超收使已至，奔驰，仅得归晋。出《广古今五行记》。

杜 慈

秦苻生寿光年，每宴集，后入者皆斩之。尚书郎杜慈奔驰疲倦，

假寝省中，梦一人乘黑驴曰：“宁留而同死，将去而独生。”慈闻惊觉，取马遁走，乃免。余皆斩。出《广古今五行记》。

武士護

唐武士護，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

现在又出现在世上，这是预兆你的子孙后代能做高官，位极人臣，名扬四方。因此你如果生个男孩，可以给他起名叫白鹄。”后来张承生下张昭，官位至辅吴将军，活了九十岁，这是蛇鹄带来的吉祥。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张 氏

晋朝长安有个张氏，白天自己在室内，有一只鸠鸟从外面飞进来，停在他的床上。张氏很厌恶它，就敞开怀祷告说：“鸠鸟，你来的如是我的祸事，就飞上天花板，如是我的福事，就飞到我的怀里。”结果鸠鸟真的飞进了他的怀里，而且变成了一块铜钩。从这以后，张氏家资产上万，发了大财。出自《法苑编珠》。

司马休之

晋朝司马休之，是安帝同族的后代，因遇难而外逃。他骑的马常在床前喂养，忽然那马连声嘶叫不吃东西，注视着马鞍一动不动。休之就试着套上马鞍，马不动。休之就又坐了下来，可是那马又惊叫起来。休之于是就骑上了马背，马就突然奔驰了出去，跑了十多里路，这时慕容超的收使已到，休之快马加鞭，才得以回晋。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杜 慈

前秦苻生寿光年间，每次聚众宴会，凡是后来的都要被斩首。尚书郎杜慈因奔驰劳累，就迷迷糊糊地在宫禁之中睡着了，他梦见一人骑着一头黑色的毛驴说：“你若留在这里，就要一同死，如离开就可

以活下来。”杜慈听了这话就惊恐地醒了，骑着马逃跑了，结果避免了这场灾祸。而剩下的没有走的人都被杀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武士護

唐朝武士護，太原文水县人。未显达候，与同乡许文宝靠卖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護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故乡人云：“士護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夏之秋。”及士護贵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出《太原事迹》。

张文成

唐率更令张文成，杲晨鸣于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成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出《国史异纂》。

又一说，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有蜘蛛大如栗，当寝门悬丝上。经数日，大赦，加阶，授五品。男不宰，鼠亦啮腰带欲断，寻选授博野尉。出《朝野僉载》。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仪之孙也。仪子有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呕，如应曰“是”。出《嘉话录》。

崔行功

唐秘书少监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鸛鹄，衔一物入木材为生。他们曾栽植了数万棵小树，期待这些小树有朝一日长成茂盛的森林，他们就可成为大富翁。一天，士護与文宝在树林下面读书，士護自称是个厚材，文宝自称是枯木，私下里说一定能富贵。等

到高祖发起义兵的时候，士彧也穿着铠甲跟着入关，故乡的人们都说：“士彧因为卖木材的缘故，果然遇到了营造大厦建立大业的时机。”等士彧富贵显达了，文宝依附他，官位做到了刺史。出自《太原事迹》。

张文成

唐朝率更令张文成，一天早晨听见一只猫头鹰在庭院的树上叫。他的妻子认为是不吉祥的征兆，就连声唾骂它。张文成说：“赶快洒扫干净，我要改官了。”话还没说完，祝贺的人就已在门外等着了。出自《国史异纂》。

还有一个传说，文成在景云二年时，做鸿胪寺丞，帽子、腰带以及绿袍都被老鼠咬了。有一个栗子大小的蜘蛛，悬挂在卧室门前的丝网上。过了几天，遇大赦，他被提升授五品官。他的儿子不幸，也被老鼠咬了腰带，几乎要咬断了，不久被选授博野尉。出自《朝野僉载》。

上官昭容

唐朝的上官昭容，是侍郎仪的孙子。仪的儿子有罪，他的儿媳妇郑氏被没入宫廷，生下遗腹子昭容。昭容的母亲将要生她的一天晚上，梦见有个人给他一杆秤说：“拿着这杆秤去衡量天下的文人。”郑氏期望孩子是男孩，等生下了昭容，母亲看着她说：“称量天下，难道会是你吗？”幼小的昭容就发出呕呕的声音，好像回答说“是”。出自《嘉话录》。

崔行功

唐朝的秘书少监崔行功，在还没有得到五品官以前，忽然有一天，有一只八哥，口里含着一个神秘的东西急匆匆飞进了其室，置案上去，乃鱼袋钩铁。不数日，加大夫也。出《国史异纂》。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怀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构飞语，侯怒囚之，将置于法。怀玉抱冤无诉，于狱中叠石像佛，默祈冥助。时近腊月，心慕同侪，叹咤而睡。觉有人在头上语曰：“李怀玉，汝富贵时至。”即惊觉，顾不见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复睡，又听人谓曰：“汝看墙上有青鸟子噪，即是富贵时至。”即惊觉，复不见人。有顷天曙，忽有青鸟数十，大如雀，时集墙上。俄闻三军叫呼，逐出希逸，坏锁，取怀玉，权知留后。出《酉阳杂俎》。

李 揆

唐代宗将临轩送上计郡守，百僚外办，御辇俯及殿之横门，帝忽驻辇，召北省官谓曰：“我常记先朝每饯计吏，皆有德音，以申诚励，今独无有，可乎？”宰相勿遽不暇奏对，帝曰：“且罢朝撰词，以俟异日。”中书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计吏，敕下已久，远近咸知，今忽临朝改移，或恐四方乍闻，妄生疑惑。今止须制词，臣请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驻銮辂。”帝俞之，遂命纸笔，即令御前起草。随遣书工

他的住室，把东西放到案上就飞走了，原来是一个鱼袋钩。没过几天，崔行功就被加封大夫。出自《国史异纂》。

李正己

唐朝李正己本名叫李怀玉，是侯希逸妻子的弟弟。侯希逸镇守淄青的时候委任怀玉做兵马使。不久就有了流言蜚语，侯希逸知道后非常恼怒，就把李怀玉囚禁起来，将要依法严惩。怀玉怀着满腹冤屈没有地方申诉，就在狱中用石头堆起了一个佛像，默默地祈祷请求神灵帮助。这时将近腊月，他非常羡慕同辈的人，就叹息怒骂着睡了。这时就感觉有人在头上告诉他说：“李怀玉，你富贵的日子到了。”他吓醒了，环视四周，却不见有人，此时天还没亮，他感到非常奇怪。他又睡着了，这时就又听到有人对他说：“你看见墙上有青色的鸟鸣叫，就是富贵的时候到了。”他又惊讶地醒来，仍然没看见有人。过了一会儿，天已放亮，忽然有十多只青色的鸟，像麻雀那样大小，落

在墙上。不一会儿就听见军队呼叫的声音，撵走了侯希逸，打碎了牢锁，救出了怀玉，叫他代掌留后。出自《酉阳杂俎》。

李 揆

唐代宗亲临殿前送计吏回郡，百官警卫宫禁，皇帝乘坐着车来到了大殿的横门下，忽然停住了车，召集北省的官员对他们说：“我曾记得，先朝时，每当给计吏送行时都要有诏书颁行，用来告诫勉励，而现在却单单没有，这样可以吗？”宰相急得满头大汗，十分仓促，来不及奏对，皇帝说：“干脆停止送行，先回去撰写送行的文章，等写好了再饯行吧。”这时中书舍人李揆越级上前，跪伏在地上，上奏说：“皇帝送行计吏，诏书已经下达很长时间了，远近的人都知道，现在突然改变了送行的日期，恐怕四方官民得知，要胡乱地猜疑，生出不好的谣言。现在只需要撰写文辞，请让我执笔为文，乞请皇上稍稍等待一下。”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就叫人拿来纸笔，命令李揆御前起草。随即派书工

写录，顷刻而毕。及宣诏，每遇要处，帝必目揆于班。中外日俟揆之新命。时方盛暑，揆夜寝于堂之前轩，而空其中堂，为昼日避暑之所。于一夜，忽有巨狐鸣噪于庭，仍人立跳跃，目光迸射，久之，逾垣而去。揆甚恶之，是夜未艾，忽闻中堂动荡喧豗，若有异物，即令执烛开门以视。人辈惊骇返走，皆曰：“有物甚异。”揆即就窥，乃有虾蟆，大如三斗釜，两目朱殷，蹲踞嚼沫。揆不令损害，阶前素有渍瓜果大铜盆，可受一斛，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因扃其门，亦无他变。将晓，揆入朝，其日拜相。及归，亲族列贺，因话诸怪，即遣启户，揭盆视之，已失其物矣。出《异苑》。

贾隐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岂敢令朕止于林木间？”姜公辅曰：“不然，但地亦应。”乃奉天尉贾隐林谒帝于行在，帝观隐林气色雄杰，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星者所奏之语。隐林即天宝末贾修之犹子，帝因召于卧内，以探筹略之深浅。隐林于御榻

前，以手板画地，陈攻守之策，帝甚异之。隐林奏曰：“臣昨梦日堕于地，臣以头戴日上天。”帝曰：“朕此来也，乃已前定。”遂拜隐林为侍御史，纠劾行在，寻迁左常侍。出《神异录》。

抄写，不一会儿就写完了。等到宣读诏书，每遇重要的地方，皇帝都要看一看李揆。朝廷内外每天等着李揆被提升。当时正是盛夏，李揆晚上就睡在了堂前的长廊上，中堂是空的，是白天避暑的地方。一天晚上，忽然有只大狐狸在庭院里鸣叫，还像人那样站立起来跳跃，两只眼睛放出光焰，过了很长时间，跳墙走了。李揆非常厌恶，这一夜还没结束，忽然又听见中堂里动荡喧闹，好像有奇怪的动物，就叫人拿着蜡烛打开门看。人们都惊恐害怕地往回跑，都说：“有个东西长得特别奇怪。”李揆就靠近前去看，却是只蛤蟆，有三斗锅那么大，两眼通红，蹲在地上，嘴里还咀嚼着沫子。李揆不让人伤害它，就让人用放在台阶前的，一个可装十斗的，平常用来浸渍瓜果的大铜盆，把蛤蟆扣起来。又插上了门，再没听到什么动静。天刚要亮时，李揆入朝，这天他被拜为宰相。回来后，亲戚族人都排着队来祝贺，于是就谈起夜晚的怪事，马上派人打开房门，揭开铜盆一看，盆下面扣着的蛤蟆已经没有了。出自《异苑》。

贾隐林

唐德宗想要去西边巡视，有个善于观察星相的人启奏说：“遇见有林的地方就停下。”皇帝说：“怎么敢叫我停在林木中？”姜公辅说：“不是这样，可能是地名对应。”有个奉天尉贾隐林到行宫拜见皇帝，皇帝看贾隐林气度非凡，又出身忠臣英烈之家，终于明白了知星者所说的话。隐林是天宝末年贾修的侄子，皇帝把他叫到了卧室里，来试探他的智谋筹略。隐林在皇帝的床前，用笏板在地上画图，并陈述攻守的策略，皇帝感到很惊异。隐林对皇帝说：“昨天晚上梦见太阳从天上掉下来，我用脑袋又把太阳顶上了天。”皇帝说：“我这次来，乃是之前的定数。”于是就封隐林为侍御史，在皇帝身边负责纠察、弹劾，不久又改任了左常侍。出自《神异录》。

张子良

唐永贞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润州大将张子良宅。初入浆瓮，水尽，入井饮之。是月九日，节度使李锜，诏召不赴阙，欲乱。令子良领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围城，李锜就擒，子良拜金吾将军，寻拜方镇。出《祥异集验》。

郑 纲

唐丞相郑纲宅，在昭国坊南门，忽有物来投瓦砾，五六夜不绝。及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久之，复迁昭国。郑公归心释门，宴处常在禅室，及归昭国，入方丈，蟠子满室悬丝，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数。其夕瓦砾亦绝，翌日拜相。出《祥异集验》。

张子良

唐朝永贞二年的阳春三月，彩虹照进了润州大将张子良的住宅。先进到盛水的缸里，水没有了，又到井里去喝。这个月的第九天，节度使李锜，违抗诏命拒绝入宫觐见，想要作乱。皇帝命令张子良领兵收复宣歙，子良很快地回师围城，李锜被捉，子良被拜为金吾将军，不久又出镇方镇。出自《祥异集验》。

郑 纲

唐朝丞相郑纲的住宅在昭国坊南门，一天忽然有人向他的宅里投碎石瓦块，连续五六夜没断。郑纲就搬到了安仁西门的住宅躲避，结果碎石瓦块也跟着来了。过了很长时间，他又搬回了昭国坊。郑纲信奉佛教，吃住常常在禅堂里，等搬回昭国坊，他进到佛堂，蜘蛛满屋结网而挂，离地面有一二尺高，不计其数。就在那天晚上，碎石瓦块也没有了，第二天郑纲就被封了宰相。出自《祥异集验》。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征应四人臣休征

裴 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兴
牛 师	杜中立	李 贻	马 植	高 骈
孔温裕	孙 偓	李全忠	侯弘实	戴思远
张 箴	齐州民	朱庆源		

裴 度

唐中书令晋公裴度微时，羁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庭，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倚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发甚困于人，未知何时平定。”忽睹度，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仆者具述其事。度曰：“见我龙钟相戏耳！”其秋，果领乡荐，明年及第。洎秉钧衡，朝廷议授吴元济节钺。既而延英候对，宪宗问宰臣，度奏曰：“贼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弘，盖虑凋伤一境。不闻归心效顺，乃欲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镇皆愿勤王，臣请

裴 度

唐朝中书令晋公裴度未显贵的时候，客居洛中。他曾经骑着一匹跛脚驴，进到皇城里，正走上天津桥。当时淮西不朝于王庭有好几年了。有两位老人倚着桥柱子站着，嘴里说道：“蔡州用兵的时间已很长了，官府征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忽然看见了裴度，吃惊错愕地走开了。裴度的仆人背着书囊走在后面，彼此距离稍远一点，仆人听老人说：“刚才忧虑蔡州没有平定，原来是等待这个人做将。”回来以后，仆人就把手这件事告诉了裴度。裴度说：“他看我这潦倒的样子，特意戏弄我罢了！”那年的秋天，果然得到州县举荐参加了乡试，第二年就科举及第。到执掌重务

时，朝廷议定授予吴元济符节和斧钺。不久朝廷邀请英才对答事宜，宪宗问宰相和群臣，裴度上奏说：“贼臣飞扬跋扈四十多年了，朝廷圣明暂且含忍，是考虑到怕伤害了一方的生灵。可是却没有听到他们有归顺朝廷的意思，而且还想要独霸一方，如果再授给他们军权，反而会更加助长他们凶恶叛逆的气焰。凭着皇帝的聪明威武，分封的诸镇都愿意尽力于王事，臣请

一诏进兵，可以平荡妖孽。”于是命度为淮西节度使，兴师致讨。时许滑三帅，先于鄆城县屯军，度统精甲五万会之，受律鼓行而进，直造蔡州城下。才两月，擒贼以献，淮西遂平。后入朝居廊庙，大拜正司徒，为侍中、中书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泊留守洛师，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出征淮西，请韩愈自中书舍人为掌书记。及贼平朝觐，乐和李仆射方为华州刺史，戎服囊鞬，迎于道左。愈有诗云：“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出《剧谈录》。

段文昌

唐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拓荆楚间。常半酣，鞞屐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门枕流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屐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成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摄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县。县去灵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既及郭门，两炬皆灭。先时为皋奉使入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方与日者从容，文昌入谒，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耳。”是时禹锡失意，

一道出兵的诏书，我愿带兵讨伐叛贼，扫除妖薛。”于是皇帝就任命裴度做了淮西节度使，兴师讨伐逆贼。这时许滑统帅三军先在鄆城县驻扎了军队，裴度统领五万精锐人马和他会师，擂鼓摇旗，纪律严明，士气大振，一直攻到了蔡州城下。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献上了

擒获的叛贼，淮西自此平定了。之后回到朝廷，被拜为正司徒，做侍中、中书令。文人而兼武德，威震天下，光耀古今，等到留守洛师时，还常常说起天津桥那两个老人的事。在出征淮西时，奏请将韩愈从中书舍人改为掌书记。等平定了叛贼回朝觐见时，乐和李仆射正做华州刺史，他们穿着军服，佩戴弓箭，在大道上迎接裴度。韩愈还写了一首诗说：“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出自《剧谈录》。

段文昌

唐朝丞相邹平公段文昌，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傲视世人，没做官以前，流落在荆楚之间。他常常喝酒喝得半醉，趿拉着鞋在江陵大街上来回地走。一次大雨刚停，路上特别泥泞，大街的一侧有个很大的宅院，门下形成水渠。文昌借着酒醉，脱掉了鞋袜在水渠里洗脚，旁若无人。他自言道我做了江陵节度使，一定要买这个宅院，旁边听见的人都感到很可笑。那以后文昌果然镇守荆南，他就买下了这个宅院。他又曾辅佐太尉南康王韦皋，做了成都馆驿的巡官，忽然失去信任，被韦皋给撵走了，叫他去做灵池县尉。他带着一个瘦弱的小童，骑着一匹劣马，急忙往县里赶路。县城离灵池有六七里，天已经黑了，路上已没有了行人。忽然有两盏灯笼在前面引路，并喊着：“太尉来了。”到了城门，两个火把都灭了。文昌以前替韦皋办事去长安，和刘禹锡交情很深。刘禹锡当时为礼部员外，正和会占卜的人闲谈，文昌进去请见，占者隐藏在竹帘子后面。文昌走后，占者出来对刘禹锡说：“员外想探问官职升转，情势还差得远。须等十年以后，刚来的客人当了丞相，才能提升为本曹正郎。”这时刘禹锡很不得志，连授外官。后十余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锡礼部郎中。出《录异记》。

李逢吉

唐丞相凉公李逢吉，始从事振武日，振武有金城佛寺，寺有僧，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负壁而坐，忽见一人，介甲持矛，由寺门而入。俄闻报李判官来，僧具以告，自是逢吉与僧善。每造其室，即见

其人先逢吉而至，率以为常矣。故逢吉出入将相，二十余年，竟善终于家。出《补史记传》。

牛僧孺

唐河南府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滩涨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丞相牛僧孺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邑宰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备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上当有□鹈 双立，前后邑人以此为验。”僧孺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曰：“既有滩，何惜一双□鹈。”宴未终，俄有□鹈 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出《剧谈录》。

王智兴

唐王智兴始微时，尝为徐州门子。有道士寓居门侧，连续多次授职都是外官。后十多年，文昌做了丞相，才把刘禹锡提升做了礼部郎中。出自《录异记》。

李逢吉

唐朝丞相凉公李逢吉，在振武军任职的时候，振武有座金城佛寺，寺院里有个和尚，七十多岁了。曾有一天他独自一人靠着墙壁坐着，忽然看见一人，身穿铠甲手拿长矛，从寺院的门口进来。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人报告说李判官来了，老和尚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李逢吉，从这以后李逢吉和老和尚十分友善。每次到老和尚那里拜访，老和尚就能看见那人在逢吉之前先到了，时间久了也就认为很正常了。所以李逢吉做将相二十多年，最后竟得善终死在家里。出自《补史记传》。

牛僧孺

唐朝河南府伊阙县前面有一条大河，每当官员中有人做了御史，河水中就事先露出小沙滩来，河水清澈，河石沙砾着实可爱。丞相牛

僧孺做县尉时，一天忽然有人报告说小滩露出来了。第二天，县官和同僚摆上酒宴在亭子上观看，并召来了年岁大的老人来询问是怎么回事。有个老吏说：“这一定是任命东都洛阳的分司御史，而不是长安的西台御史。如果是西台御史，那么沙滩上应当有两只紫鸳鸯对立着，从前和现在的人都把这种现象看作是验证。”僧孺暗暗地揣摩着，县里和我一起做官的人里，没有一个能超过我的，因此举起酒杯说：“既然沙滩已露出来，一对紫鸳鸯有什么可惜的。”饮宴还没有结束，不一会儿就有两只紫鸳鸯飞下来了。没过十天，牛僧孺就被提升为西台监察御史。出自《剧谈录》。

王智兴

唐朝时有一个叫王智兴的人，他当初未显达的时候，曾经做过徐州的看门人。当时有个道士就住在大门旁边的房子里，

智兴每旦起持帚，因屏秽于道，必扫其道士之门，道士深感之。后智兴母终，辞焉。道士谓智兴曰：“吾善审墓地，若议葬，当为子卜之。”智兴他日引道士出视地，道士以智兴所执竹策，表一处，道士曰：“必窆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及智兴再往理穴，其竹策有枝叶丛生，心甚异之，遂葬焉。智兴又曾自郡赍事赴上都，宿鄆城逆旅，遇店妇将产。见二人入智兴所寝之舍，惊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后五岁，当以金疮死。”智兴志之。及期，复过店，问妇所生子，云：“近因斧伤，已卒矣。”出《唐年补录纪传》。

牛 师

唐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岂奈我何！”未几，奇章公牛僧孺以旧相节度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方知将相之任，岂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韩尚书皋镇夏口，就加节度使，自后复为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由刑部尚书除观察使。明年冬，僧孺实来。宰臣建节镇夏口，自僧孺始也。出《因话录》。

杜中立

唐杜皋，字中立，少年时，赡于财产，他无所采取。其与游徒，利于酒炙，其实蔑视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客有善相者，历观诸宾侣，独指中立曰：“此子异日当为将矣。”

智兴每天早晨起来都拿着扫帚清扫，除去道上的脏东西，而每次又一定会把道士的门前扫干净，道士非常感谢他。后来智兴的母亲去世了，他告辞回家。道士对智兴说：“我会看墓地，如果商议埋葬的事，我给你卜算找个风水宝地。”智兴改天就领着道士去看墓地，道士用智兴拿着的竹竿在一处做了标记，道士说：“一定要把你的母亲落葬在这个地方，这样你可以长寿，而且两代都可以做高官。”智兴再去挖墓穴时，那竹竿上长满了竹叶，他心里感到特别奇怪，之后就把母亲埋葬了。智兴又曾经从郡去京都办事，住在了郾城的旅馆里，正遇上店主的妻子将要临产。看见两个人进到智兴住的房间里，惊讶地说：“徐州王侍中在这。”又说：“所生的孩子五岁时当因金疮而死。”智兴记住了这些话。等到第五年时，智兴又路过这个店，就询问妇人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最近因为斧子砍伤而死了。”出自《唐年补录纪传》。

牛 师

唐朝长庆年间，在鄂州里巷间的人，每当说话，就用牛字来做助词。又有一个和尚，自称牛师，他一会儿愚昧，一会儿聪慧，有人说说话忤逆了他，他就一定说：“我的兄长马上就到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没有多久，奇章公牛僧孺以旧丞相的身份做了武昌的节度使，虽然那些话是听不到了，可是牛师还活着。这才知道，将相的任职哪里是偶然的！之前元和初年，韩皋镇守夏口，就任节度使，以后又做了观察使。长庆三年，崔植，由刑部尚书出任观察使。第二年冬天，牛僧孺才来。以宰相任节度使来镇守夏口，是从牛僧孺开始的。出自《因话录》。

杜中立

唐朝杜皋，字中立，少年时候，家产充足，他什么都不要。他常和游手好闲的人在一起，只为吃喝，其实看不起他们。一天，在城外送迎客人，客人中有个会相面的人，一个个地看着在场的宾客，然后单独指着中立说：“这人日后可以做大将军。”

一坐大笑。中立后尚真源公主，竟为沧州节度使。初李瑒之出镇，旗竿道折，乃饌杀其执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瑒竟无患，而中立卒焉，岂杀之可以应其祸！出《玉泉子》。

李 蟪

唐司空李蟪，始名虬。赴举之秋，偶自题名于屋壁，经宵，忽睹名上为人添一画，乃成虱字矣。蟪曰：“虱者蟪也。”遂改名蟪。明年果登第。出《南楚新闻》。

马 植

唐丞相马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矣。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出《本事诗》。

高 骈

唐燕公高骈微时，为朱叔明司马，总兵巡按。见双雕，谓众曰：“我若贵，矢当叠双。”乃伺其上下，果一矢贯二雕。众大惊异，因号为落雕公。出《感定录》。

在场的听了都大笑。中立后来娶了真源公主，最终做了沧州节度使。当初李瑒出任地方官，旗杆在上任路上折断了，他就把拿旗的人杀了。中立在路上旗杆也折断了，他只是把拿旗的人打了二十杖。李瑒最终没有灾祸，而中立却死了，杀人哪里可以应验灾祸啊！出自《玉泉子》。

李 螟

唐朝司空李螟，当初名叫虬。在他去赶考的那年，偶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屋子的墙壁上，过了一夜，突然看见名字上被人添上了一笔，变成了“虱”字了。李螟说：“‘虱’是‘螟’啊。”于是就改名叫李螟了。第二年，果然就考中了。出自《南楚新闻》。

马 植

唐朝丞相马植，被免除了安南都护的职务。因和当时的宰相不和，被调到了黔南做官，他特别不得志。途中他把船停在了峡谷中的古寺旁，古寺前面有长长的河堤，河堤的两旁有片树林，夜晚，月色特别明亮。他看见一个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大堤上慢慢地走，并随口吟诵着：“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他听得清清楚楚，那吟诵的人连续说了四遍。他派人迎上去询问，可是那人却消失不见了。后来马植从黔南升为大理卿，又升为刑部侍郎、判盐铁，然后做了丞相。出自《本事诗》。

高 骈

唐朝燕公高骈没发迹时，做朱叔明的司马，统领军队巡行按察。高骈看见两只大雕，就对大家说：“我如果是贵人，一箭就应当射中双雕。”他等到双雕一上一下飞着的时候，一箭果然射下了双雕。大家都非常吃惊诧异，因此叫他落雕公。出自《感定录》。

孔温裕

唐河南尹孔温裕，任补阙日，谏讨党项事，贬郴州司马。久之，得堂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尔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书云：“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无音耗。一日，有鹊喜于庭，直若语状。孩稚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极异之。无几，却除此官。出《因话录》。

孙 偓

长安城有孙家宅，居之数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孙氏初犹障蔽之，不欲人，期年之后，渐渐滋茂，以至柱身通体而变，坏其屋上冲，秘藏不及。衣冠士庶之来观者，车马填咽。不久，偓处岩廊，储居节制。人以为应三槐之朕，亦甚异也。近有孙炜，乃偓之嗣，备言其事。出《玉堂闲话》。

李全忠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曾为棣州司马，忽有芦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节焉。心以为异，告于别驾张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节为瑞，乃姓蒲，后子孙昌盛。芦苇也，合生陂泽间，而生于室，非其常矣，君后必有分茅之贵。三节者，传节钺三人，公其志之。”全忠后事李可举，为

孔温裕

唐朝河南尹孔温裕，任职补阙的时候，曾因进谏过党项的事，被贬为郴州司马。很久后，得到堂兄温业的书信说：“御史台想要让你做侍御史。”他每天都等待着诏书下达。忽然又得到一封书信说：“宰相准备叫你做右史。”但都没有音信。一天，有喜鹊愉悦地落在庭院，像有话说的样子。幼小的孩子下拜并且祷告说：“希望早日得官。”喜鹊飞走后，空中落下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补阙”二字，非常的奇怪。没过多久，他真的就做了补阙。出自《因话录》。

孙 偓

长安城有个孙家的宅院，孙家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代了，这里的堂室特别古老。那堂前的一个大柱子上忽然长出了槐树枝。孙氏开始还用布帷遮挡着不想让人看见，一年以后，槐树的枝叶逐渐茂盛起来，整个柱子都变了形状，把屋子都给顶坏了，这时秘密再也隐藏不

住了。来观看的人有当官的也有普通百姓，每天车马行人十分拥挤。不久，孙偓入朝为官，并候缺准备充任节度使。人们都认为是应了“面三槐，三公位焉”的预兆，他自己也特别奇怪。近代有个叫孙炜的人，是孙偓的后代，他详尽地说了这事。出自《玉堂闲话》。

李全忠

唐乾符末年，范阳人李全忠，从小就精通《春秋》，喜欢鬼谷子的学问。曾经做棣州司马，他住的屋里忽然长出一根芦草，有一尺长共三个芦节。他心里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别驾张建章。张建章是一位通今博古的人，就说：“过去蒲洪把生长在池沼中的长有九个节的蒲草看作是吉祥的征兆，就改姓蒲，后代子孙因此很兴盛。芦草应生长在池塘和沼泽地里，可是长在屋里，非同寻常，你以后一定能做高官。芦草长有三个节，这表明官位可以传递三人，你可记住我的话。”李全忠后来辅佐李可举，做

戎校，诸将逐可举而立全忠，累加至检校太尉，临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为三军所逐。弟匡侑，挈家赴阙，至沧州景城，为卢彦盛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节，以饮博为事。曾一日与诸游侠辈钓于桑乾赤栏桥之侧，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节制分，则获大鱼。”果钓得鱼长三尺，人甚异焉。出《北梦琐言》。

侯弘实

侯弘实，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贫，长为军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常寐于檐下，天将大雨，有虹自河饮水，俄贯于弘实之口。其母见，不敢惊焉。良久，虹自天没于弘实之口，不复出焉。及觉，母问有梦否，对曰：“适梦入河饮水，饱足而归。”母闻之默喜，知其必贵矣。后数月，忽有蜀僧诣门求食。临去，谓侯母曰：“女弟子当有后福，合得儿子力。”侯母呼弘实出，请僧相之。僧视之曰：“此蛟龙也。但离去乡井，近江海客宦，方有显荣。”又曰：“此子性识惨毒，必有生灵之患。傥敬信三宝，即得善终。”言讫而去。弘实后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将领。同光三年，从兴圣太子收蜀。蜀平之后，无何，与陕

府节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诛灭，弘实得赦，寻为眉州刺史，节度夔州。复自宁江迁于黔府，一州二镇，皆近大江，官业崇高。敬奉三宝，信心无怠。然于临戎理务，持法御下，伤于严酷，是知蜀僧所云不谬矣。出《鉴戒录》。

戎校，但各位将官把李可举撵走了，而推举了李全忠，这样全忠官位一直做到检校太尉，临阵打仗特别有威严。全忠死后，他的儿子匡威被三军撵走。匡威的弟弟匡侔，带着家眷奔赴京城，到沧州景城时，被卢彦盛杀害了。匡威年少时好跟人斗，又不拘小节，整天饮酒赌博。曾经有一天，和许多游手好闲的人在桑乾赤栏桥的旁边钓鱼，他自己把酒洒在地上说：“我如果有幽州节制的缘分，就应钓个大鱼上来。”果然他钓上来一条三尺长的大鱼，人们都感到特别的奇怪。出自《北梦琐言》。

侯弘实

侯弘实，本是蒲坂人。从小家里很贫穷，长期是军外子弟。他十三四岁时，曾在屋檐的下面睡觉，天将要下起大雨，有条彩虹在河中喝水，一会儿就钻进了弘实的口里。他的母亲看见了，不敢惊动他。很长时间，这条虹才全部进入弘实嘴里，没有再出来。等弘实睡醒，母亲就问他做梦了没有，他回答说：“刚才梦见到河里喝水，饱饱地喝了一顿才回来。”母亲听了默默地高兴，知道弘实将来一定会富贵。几个月后，忽然有个蜀地的和尚到弘实家要吃的。临走时他对侯母说：“你应当有后福，全靠儿子的力量。”侯母把弘实叫出来，让和尚给他相面。和尚看了看弘实说：“这个孩子是条蛟龙。但会背井离乡，去靠近江海的地方做官，才能有显耀的机会。”和尚又说：“这个孩子性情残忍毒辣，一定会有生灵涂炭的祸患。倘若敬奉信仰佛教，就能得到善终。”说完和尚就走了。弘实后来果然在军队里出人头地，做了将领。同光三年，跟从兴圣太子收复蜀地。蜀地平定以后不久，他和陕府节度使康延孝等叛乱。康延孝被诛杀以后，侯弘实被赦免，不久做了眉州刺史，节度夔州。又从宁江迁到了黔府，一州两镇都靠近大江，官位很高。他敬奉佛教十分虔诚，专心不倦。然而在处理军务时，持法严厉，过于残酷，因此知道蜀地的和尚说的一点儿也

不错。出自《鉴戒录》。

戴思远

梁朝将戴思远任浮阳日，有部曲毛璋，为性轻悍。常与数十卒追捕盗贼，还宿于逆旅，毛枕剑而寝。夜分，其剑忽大吼，跃出鞘外。从卒闻者，愕然惊异。毛亦神之，乃持剑咒曰：“某若异日有此山河，尔当更鸣跃，否则已。”毛复寝未熟，剑吼跃如初，毛深自负之。其后戴离镇，毛请留，戴从之。未几，毛以州归命于唐庄宗，庄宗以毛为其州刺史。后竟帅沧海。出《玉堂闲话》。

张 箴

密牧张箴少年时，常有一飞鸟，状若尺鷃，衔一青铜钱，堕于张怀袖间。张异之，常系钱于衣冠间。其后累财巨万，至死物力不衰。即飞鸟堕钱，将富之祥也。出《玉堂闲话》。

齐州民

齐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刘十郎，以鬻醋油为业。自云：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以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妇前视，且惊且喜。自是因穿地，颇得隐伏之货。以碓杵为神鬼所赐，乃宝而藏之。遂弃舂业，渐习商估。数年之内，

戴思远

后梁朝大将戴思远在浮阳任职时，部下有个叫毛璋的人，此人性情轻躁强悍。毛璋曾和数十人一齐追捕盗贼，回来的时候在旅馆住宿，枕着宝剑睡觉。半夜，那宝剑忽然大声吼叫，跳出了剑鞘。跟从的人听到了叫声都惊恐诧异。毛璋也感到神奇，于是他就拿着宝剑祷告说：“我如果他日能占据这里的山河，你应当再鸣叫跳跃，如果不

能，就请停止。”毛璋祷告完就又睡下了，还没等睡熟，那宝剑又像原来一样吼叫跳跃起来，毛璋自此非常自负。之后有一天戴思远要离开镇里，毛璋请求留下来，被同意了。没有多久，毛璋举州归顺了后唐庄宗，庄宗让毛璋做了这个州的刺史。后来竟统帅了天下。出自《玉堂闲话》。

张 钱

密牧张钱小时候，曾有一只像斥鷃的飞鸟，口中含着一枚青铜钱飞来，铜钱掉在了张钱的怀里。张钱感到很奇怪，就把这枚铜钱系在了衣帽上。那以后他积累的财物成千上万，到他死的时候，财物富庶不减。所以飞鸟投钱，是富裕的吉祥征兆。出自《玉堂闲话》。

齐州民

齐州有一家富翁，郡里的人都叫他刘十郎，以卖醋卖油为职业。他自己说：年轻时，家里非常贫穷，只能和妻子通过给人家舂米来维持生活。忽然有一天晚上，正在舂米时，那舂米的棒子突然发出一阵声音，一看，棒子已折断了。夫妻二人互相看着，无可奈何，为失去了维生的物什而忧愁叹息，好长时间才睡下。清早醒来，忽然看到一个新的舂米棒子立在石臼的旁边，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夫妻二人上前一看，又惊讶又高兴。从这时开始，在挖地时得了很多隐埋在地下的财物。所以他们就认为舂米的工具碓杵是神鬼恩赐的，把它看成宝贝收藏了起来。接着就放弃了舂米的活计，渐渐地做起了买卖。几年之内，

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妇神其杵，即被以文绣，置于匮匣中，四时致祭焉。自后夫妇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渐衰，今则儿孙贫乏矣。出《玉堂闲话》。

朱庆源

婺源尉朱庆源，罢任方选，家在豫章之丰城。庭中地甚爽垆，忽生莲一枝，其家骇惧，多方以禳之。莲生不已，乃筑堤汲水以回之，

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庆源选授南丰令。后三岁，入为大理评事。出《稽神录》。

获得了百倍的利息，家里积累了千金。夫妻把那舂米的棒子看作是神物，用彩色的绣花绸子包了起来放在了柜匣里，一年四季都要祭奠。从这以后夫妻也就富足起来，并且也渐渐地老了，他们死后，财力渐渐匮乏，现在他们的儿孙又都贫穷了。出自《玉堂闲话》。

朱庆源

婺源尉朱庆源，被罢了官在家待选时，住在豫章的丰城。他的庭院高爽干燥，忽然长出了一枝莲花，全家都很震惊而且害怕，千方百计祈祷消灾。莲花不停地生长，就筑起大堤打水来浇灌它们，于是就变成了大池塘，芡和荷花生长得特别茂盛。这一年，朱庆源被选授为南丰令。后三年，又晋升做了大理评事。出自《稽神录》。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征应五邦国咎征

池阳小人	背明鸟	王琬	张聘	张林
东瀛公	长广人	黄丘村	韩僧真	洛阳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师	周靖帝	苏氏	突厥首领
陈后主	渭南人	猫鬼	长星	大乌
虾	幽州人	默啜	张易之	孙俭

太白昼见

池阳小人

王莽建国三年，池阳有小人，长一尺余，或乘马，或步行，操持万物，小人皆自相称。三日乃止，莽甚恶之。自后兵盗日盛，而竟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背明鸟

黄龙元年，吴始都武昌。时越雋之南献背明鸟，形如鹤状，止不向明，巢常对北。多肉少毛，其声百变，闻钟磬笙竽之声则奋翅摇头，时人以为吉瑞。是岁迁都建业，殊方多贡珍奇。吴人语讹，呼为背亡鸟。国中以为大妖，不及百年，当有丧乱背叛流亡之事，散逸奔逃，墟无烟火，果如

池阳小人

王莽始建国三年，池阳发现了小人，有一尺多高，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所有的东西都能操持料理，他们自己都互相称小人。三天后就消失了，王莽非常厌恶。从这以后兵匪盗匪四起，并且一天比一天厉害，王莽最终被杀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背明鸟

黄龙元年，吴国开始建都武昌。当时越鸛之南献来一只背明鸟，形状好像仙鹤，它不对着亮处待着，朝北筑巢。鸟的肉多而羽毛少，叫声变化多端，如果听到了钟磬笙竽等乐器的声音，它就会展开翅膀摇动着脑袋翩翩起舞，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这年吴迁都到建业，各方进奉了很多的珍奇瑰宝。吴人发音有误，叫成背亡鸟。国中的人都认为是大妖，不到百年，会发生丧乱背叛及流亡的事，百姓流离失所，荒无人烟，果然像

斯言。后此鸟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 琬

晋武帝太康七年，郊坛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鲜明，恒卧坛侧，觉见人前则去。骑督王琬，以骏马追之。狗徐行，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复还。郊丘非狗所守，后遂大乱。又武帝时，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余步。帝不思和峤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乱。出《郭颁世语》。

张 聘

晋惠帝太安中，江夏张聘所乘牛言曰：“天下乱，乘我。”聘惧而还。犬又言曰：“归何早？”寻牛人立而行。聘□□□□曰：“天下将乱，非止一家。”其年张昌作乱，先略江夏，众推为帅。于是五州残乱，聘方族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 林

晋怀帝永嘉中，嘉兴张林有狗名阿永。时天下饥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前得食，故健，今饿不复行耶？”狗忽语云：“我道天下人饥死！”狗语不已，闻者怖走。时天下荒乱，帝没于胡。出《广古今五行记》。

东瀛公

晋东瀛公腾，字元迈，以永嘉元年镇邺。时大雪，当其吴人所说的那样。再后来这只背明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王 琬

晋武帝太康七年，祭祀的土坛下有一条白狗，高三尺，毛色光鲜，常常趴在坛的旁边，发觉有人上前就离开了。骑督王琬，骑着骏马追赶。狗慢慢地走，但是马却追不上，用箭射，可是狗又逃掉了，王琬走了狗又返回来。祭坛不是狗能看守的，后来就发生了战乱。另外，武帝的时候，幽州有狗，能用鼻子在地上走三百多步。武帝不考虑和峤的话而立了惠帝，最后导致衰落混乱。出自《郭颁世语》。

张 聘

晋惠帝太安年间，江夏张聘所骑的牛张嘴说话了，牛说：“天下要乱，骑上我。”张聘十分害怕，就回到了家里。而狗又说：“为什么回来得这样早？”不久牛像人那样直立行走。张聘□□□□说：“天下将要大乱，不只是一家。”那年张昌作乱，最先攻略江夏，江夏的百姓推举张聘做帅。之后五州残破凌乱，张聘一家被灭族。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张 林

晋怀帝永嘉年间，嘉兴有一个人叫张林，他有一条狗，狗名叫阿永。当时天下正闹饥荒，狗一走路就要倾倒，摇摇晃晃的。张林说：“阿永，你之前有食物吃，所以健壮，现在饿得不能走路了？”狗忽然说：“我说天下的人都因饥饿而死！”狗说个不停，听到的人都被吓跑了。当时天下大乱，怀帝被胡人掳走。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东瀛公

晋朝东瀛公腾，字元迈，在永嘉元年镇守邺城。当时下大雪，在他

门前方十数步，独液不积。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齿皆缺。腾以为马者国姓，称吉祥马。或谓马无齿则不食。未几，晋大乱。出《异苑》。

长广人

宋文帝元嘉末，长广人病瘥，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饭辄觉身长。如此数日，头遂出屋。段究为刺史，度之为三丈，复还渐缩如旧，经日而亡。俄而文帝为元凶所害。出《广古今五行记》。

黄丘村

宋江陵黄丘村，有羊生羔，两头一颈，在上者鸣，在下者不鸣。俄而刘毅、司马休之相继作乱，人多兵死。出《渚宫旧事》。

韩僧真

后魏肃宗熙平二年，并州祁县人韩僧真女，从母右肋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养之。太后临朝，为元义、刘腾幽于永巷，后竟被尔朱荣沉于河。魏室因兹大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洛阳金像

后魏普泰元年，洛阳金像生毛眉鬓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曰：“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征。”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焉。出《洛阳伽蓝记》。

门前十多步处一点积水都没有。他觉得很奇怪，就用锹挖，结果挖出了一个玉马，有一尺多高，没有牙齿。腾认为马是国姓，称其吉祥马。有人说马没牙齿不能进食。不久，晋大乱。出自《异苑》。

长广人

宋文帝元嘉末年，有个长广人得了病，只能吃东西却躺不下，吃一顿饭就发觉身子长长了。这样很多天后，头就长出了屋子。段究当时是刺史，他估计长广人有三丈高，过了些时候又渐渐地缩短，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过了几天就死了。不久，文帝就被太子杀害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黄丘村

南朝宋江陵的黄丘村，有羊生下了一只羊羔，羊羔脖子上面长了两个脑袋，长上面的能鸣叫，长下面的不能鸣叫。不久刘毅、司马休相继叛乱，许多人在叛乱中战死。出自《渚宫旧事》。

韩僧真

后魏肃宗熙平二年，并州祁县人韩僧真的女儿，从她母亲的右肋下生出来。胡太后让人把她送到宫里抚养。等太后摄政，那个女孩就被元义、刘腾囚禁在永巷，后来竟然被尔朱荣给扔到了河里淹死了。魏因此大乱。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洛阳金像

后魏普泰元年，洛阳的金像忽然长出了眉毛头发，全都齐备长全了。尚书左丞魏季景对人说：“张天锡时有过这种事，他的国家就灭亡了，这也是不祥的征兆。”果然到了第二年，广陵王元恭被废而亡。出自《洛阳伽蓝记》。

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元年，幸玄武湖。湖中鱼皆骧首，见于水上，若顾望焉，帝入宫方没。此下人将举兵睥睨乘輿之象。寻有侯景之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惠炤师

齐末惠昭师者，不知从何许而来。骑一竹枝为马，振策驰驿，盘臂回转。或时厉声云：“某处追兵甚急，何不差遣？”遂放杖驰走，不遑宁息。或晨往南殿，暮至北城。如其所言，果有烽檄之急。每遥见黑云飞鸟群豕，但是黑之物，必低身恭敬。忽自称云，伏喽罗语。国人见者，莫不怪笑，京内咸识。不知名字者，呼为伏喻调马。齐未动之前，惠昭走杖马，来到殿西骑省，密告诸贵唐邕等：“急救东方，吴儿大欲入。”晓夕孜孜，守阙不去。数日，吴明彻自广陵北侵淮楚。国家遣兵将救，始集兵马，惠昭已去城四十里，于白壁南待军，指麾号令。大将至，谓齐安王高敬德曰：“努力，好慎浆水！”后吴人纵水淹渍，齐军多有伤没。在京百官朝集，惠昭亦骑杖执策，立于武成之后。敕付天平寺，常令三人守之，勿听浪语。昭狂言如旧，不可止约。后于天平寺宿，与一大德僧共密语，天地开辟，上古无为，下至君臣父子、道德仁义、老经佛法，优劣多少。凡所顾涉幽隐

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元年，武帝到玄武湖游赏。湖中的鱼都仰起头来，露在水面上，好像在向四处张望，等武帝回宫后鱼才进到了水里。这是有人将要举兵侧目窥察皇上的象征。不久就有侯景发动了叛乱。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惠昭师

北齐末年有一个叫惠昭师的人，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骑着一根竹枝当作马，挥动着鞭子奔跑驰骋，时而一摇一晃地旋转徘徊。有时他会厉声说道：“某地方追兵非常急迫，为什么不派遣我？”于是就放下竹杖快速地奔跑，没有时间休息。有时早晨去南殿，晚上又到北城。就像他说的那样，果然有报警的消息特别紧急。每当他远远地看见乌云，飞翔的乌鸦，成群的猪，只要是黑色的东西，一定会低下身子，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不知何故，有时忽然说自己是“伏喽罗语”。国内的人看见他的，没有不感到奇怪并讥笑他的，京城里的人全都认识他。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都称他为伏喻调马。齐末没发生动乱以前，惠昭骑着竹杖快速奔跑，来到殿西骑省，偷偷告诉诸

位贵人及唐邕等人：“赶紧救助东方，吴人将要攻进来了。”而他白天晚上都非常勤勉地守着城不肯离开。几天后，吴明彻从广陵北侵入淮楚。朝廷派兵准备救助，刚开始集合兵马，惠瓘已经离开城有四十里远了，他在白壁的南面等待着军队，指挥号令。大将军到了，他对齐安王高敬德说：“要努力，做好防水的准备！”果然后来吴人放水淹渍，齐军死伤的人很多。在京城百官进宫朝见，惠瓘也骑着竹杖，拿着马鞭，站在武成帝的后面。诏书下达，把惠瓘交给天平寺，常常叫三个人看守他，叮嘱他们不要听他的放纵的话。惠瓘仍然像原来那样的胡言乱语，没有谁能拦阻限制他。后来惠瓘住在天平寺，和一个德高望重的和尚一齐偷偷地议论，从开天辟地、上古无为而治，一直谈到了君臣父子，仁义道德，老经佛法，有多少好的，多少坏的。凡所涉及的隐晦

之事，无所不论。迨至天晓将去，谓曰：“慎莫漏我此语！若泄，打杀汝。”去后，此僧语一二老宿名德者云：“伏喻乃是大圣人，非寻常，不可轻忽。闻其所说，诸佛得道者，咸经亲事，序述犹如指掌。见语勿道，恐诸不知，怀骄慢心，将来获罪，所以相告。”午后，惠瓘密将拳石手巾裹来，语此僧云：“戒你莫说，乃不能忍。”以巾打之，一下死。寺家执以奉闻，恕而不问。

齐将破之时，北宫东北角割十步为弘善寺，惠瓘曾到寺宿。其夜蹇墙往太后宫院，盗入宫人房里，被捉。瓘曰：“不久人人皆入，何为独自约我？”又以状奏，诏复舍之。时宫校贵人内外戚妃媵出家者，朔望参谒，车马衣服，侍从绮丽。惠瓘寻逐车后，眼语挑弄，云：“罢道之日，与我作妇。”官者驱逐，且语且前。贵人等以瓘狂悖，为后主所容，但笑而不责。每逢见僧众，则恶骂嗔打，手执砖瓦，不避头面，云：“无用之时除剪！”僧徒值者亦必避之。于后失经五六日，忽复自来，则厕上而眠，或把杖坐睡，云：“官府甚多，军马遍满，昼夜供承，不可周悉，图籍不得不造。”及周兵入晋阳，瓘到太后寺浮图前，合掌落泪云：“法轮倾！”即伏地不起。武帝平东夏，不收图籍，府库典诰，州县户口，洛京故实，并为军人毁灭。至今大比民贯，创始营造。瓘所说造

之事，没有不议论到的。等到天亮将要离开时，惠瓘对和尚说：“千

万不要泄露我说的这些话！如果泄露出去，就打死你。”惠炤走后，这个和尚对一两个年老资深有名望的人说：“伏喻是个大圣人，非同寻常，不可轻视他。他说的事，许多修行圆满的人，都亲历过，他叙述的如指掌。你们听见这些话不要说出去，我恐怕你们不了解他，而对他怀有傲慢的想法，将来得罪了他，所以才把这些话告诉你们。”午后，惠炤偷偷地带着用手巾包裹的拳头大小的石头来了，对这个和尚说：“告诫你不要说出去，你却不能忍耐。”说完就用手巾打他，一下就把和尚打死了。寺里将他抓起来送官，而官府却宽恕了他，不予质问。

北齐将要灭亡的时候，在北宫的东北角割舍了十步的地方建弘善寺，惠炤曾在寺里住。有天夜里他跳墙去了太后的宫院，偷着进到宫人的房里，被捉住了。惠炤说：“不久人人都会进来，为什么要单独地约束我？”又有人写了状子上奏，结果诏令又把他放了。当时宫廷显贵和皇亲国戚、诸位嫔妃出家的人，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那天，都会叩拜皇上，骑着马坐着车来的人很多，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惠炤就跟在车后边，眉目传情般挑弄她们说：“等你们停止修道后，给我做媳妇。”官差撵他走，他就一边说一边往前走。贵人们都认为惠炤是个疯子，被后主所宽容，只是讥笑他而不责备他。惠炤每当看见和尚们，就厌恶谩骂并发怒地打他们，手里拿着砖瓦，不管是头还是脸直打过来，说：“没用的时候就全都去掉！”和尚们碰上他的也一定会躲开他。在这以后失踪了五六天，忽然又自己来了，就在茅厕里睡觉，有时手把着竹杖坐着睡，说：“官府这么多，军队马匹遍地是，白天黑夜都承担着供求的任务，不可不周到详尽，所以疆域图和户口册不能不制作。”等到周兵进入晋阳时，惠炤到太后寺佛塔前，合掌落泪说：“佛法倾覆了！”说完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武帝平定了东夏，没有收缴疆域图和户口册，府库里的经典诰命，州县的户口，京城里的旧事史实，全部被军队毁弃。现在三年一次的人口调查和财物登记的户口册制度，是从这时开始的。惠炤所说的制作

籍，悉符验焉。而炤竟不知所在。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靖帝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荥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光直属天，自东方而来，有白龙长十许丈，西北向，舐掌而鸣。西北有黑龙，亦乘云而至。风雷相击，乍合乍离，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龙升天，黑龙坠地。复有大鲤鱼三，从小鱼无数，乘空而斗。雷雨又甚，大风发屋，至暝乃止，鱼不复见。明日，有两黑蛇，大者长丈五，小者半之，并伤腰颈，死于窦前。黑蛇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鱼三而斗者，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方起兵乱之异。出《广古今五行记》。

苏氏

周靖帝大象中，阳武苏氏，家临河。闻园中有犬声，往视之，见三兽，状如水牛，一黄一赤一黑者。斗久之，黑者死，黄赤者俱入于河。黑者周所尚色也，死者灭亡之象。后数岁，周遂灭。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尚黄。出《广古今五行记》。

突厥首领

隋开皇初，突厥阿波未叛之前，有首领数十骑，逐一兔至山。山上有鹿，临崖告人云：“你等无事触他南方圣人之国，不久当灭。”俄而国内大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户口册的事，全都符合应验了。而惠炤最终不知到哪里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周靖帝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天，荥阳汴水北面，有龙争斗。刚开始看见白光直连天空，一会儿从东方来了一条白龙，有十多丈长，面向西北用舌头舔着脚掌大声地鸣叫。在西北面有条黑龙，也乘着云彩到了。风雷撞击，忽然合拢，忽然分离，一会儿的工夫暴雨倾盆，从午时一直下到申时。这时白龙升上了天空，黑龙坠落到地上。又有三条大鲤鱼，有无数条小鱼跟从着，在空中争斗。这时雷雨又特别的大，大风刮坏了房屋，到了天黑时才停止，鱼再也看不见了。第二天，有两条

黑蛇，大的有一丈五尺长，小的有大的一半长，两条蛇的腰和脖子都受了伤，在洞前死了。黑蛇是周天元帝及靖帝的象征，三条大鱼争斗是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方起兵叛乱的异常征象。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苏 氏

周靖帝大象年间，阳武有个姓苏的人，家靠近河流。一天听到园子里有狗叫的声音，就去看，看见了三个野兽，形状像水牛，一个黄色的，一个红色的，一个黑色的。三兽争斗了好长时间，结果黑的死了，那黄的和红的都跳入了河里。黑色，是周所崇尚的颜色，死是灭亡的预兆。几年以后，周就灭亡了。隋得到了天下以后，旗帜和祭祀的用品都崇尚红色，战服崇尚黄色。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突厥首领

隋朝开皇初年，突厥阿波没有叛乱以前，有十多个骑马的首领，追赶一只兔子追到山上。山上有一只鹿，靠在山崖旁告诉人们说：“你们无缘无故触犯南方圣人的国家，不久就要灭亡。”很快国内大乱。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陈后主

陈后主时，秣陵有泉，深不可测，产鱼鳖甚众。恒有声如牛，邑人惧之，不敢犯。无何，忽见牛头于岸下，里民牵而出之。于是争捕，其鱼乃尽。江东旧以牛头山为天关，今牛头已获，盖示国将灭而关毁也。后年，隋平陈。出《广古今五行记》。

渭南人

隋时，渭南有人寄宿他家。夜中闻二豕对话，其一曰：“岁将尽，阿耶明杀我供岁，何处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妇家。”因相随而去。天将晓，主人觅豕不得。宿客言状，主人如其言得豕。其后

蜀王秀得罪，将杀，乐平公主救之得全。后数岁而帝崩，天下大乱，秀竟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猫 鬼

隋大业之季，猫鬼事起。家养老猫为厌魅，颇有神灵，递相诬告。京都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寝。出《朝野僉载》。

长 星

唐仪凤年中，有长星半天，出东方，三十余日乃灭。自是吐蕃叛，匈奴反，徐敬业乱，白铁余作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梁，契丹翻营府，突厥破赵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

陈后主

陈后主时，秣陵有一个大泉，深得不能测量，泉里出产鱼鳖特别多。常常能听到泉里有牛叫的声音，城里的人非常害怕，谁也不敢去冒犯那里。没有多久，忽然在泉的岸边看见了牛头，百姓就把它拉了出来。于是人们就争着捕捞，那泉里的鱼就没有了。江东过去把牛头山作为天关，现在牛头被捕获，这大概预示着国家将要灭亡而天关将要毁坏。后年，隋平定了陈。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渭南人

隋朝时，渭南有个人到别人家里借宿。晚上他听到两头猪的对话，其中一头猪说：“快要过年了，阿爷明天就要杀了我上供，到什么地方躲避呢？”另一头猪回答说：“可以去河水北面的一个农妇家里躲避。”于是两头猪就一起离开了。天刚亮，主人寻找猪却没有找到。借宿的人就把听到的话跟主人讲了，主人按照他说的地方找到了猪。那以后，蜀王杨秀犯了罪，将被处死，被乐平公主救下，得到了保全。几年后，皇帝死了，天下发生了动乱，杨秀最终被杀。出自《广

古今五行记》。

猫 鬼

隋朝大业年间，发生了猫闹鬼的事。家里养的老猫变成了令人厌恶的鬼魅，猫很神异，轮流诬陷。所以京城以及郡县里被杀的有好几千家。蜀王杨秀也因此被定了罪。隋朝灭亡以后，猫闹鬼的事也就停止了。出自《朝野金载》。

长 星

唐朝仪凤年间，天空中有半天长星出现在东方，三十多天才消逝。从这时开始就有吐蕃叛变，匈奴造反，徐敬业作乱，白铁余叛逆，博州豫州动荡不安，李尽忠和孙万荣凶狠蛮横强劲有力，契丹越过了营府，突厥攻破了越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三十余年，兵革不息。出《朝野金载》。

大 乌

唐调露之后，有乌大如鸠，色如乌雀，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鸛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则无差。出《朝野金载》。

虾 𧄸

唐高宗尝患头风，召名医于四方，终不能疗。宫人有自陈世业医术，请修药饵者，帝许之。初穿地置药炉，忽有一虾𧄸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不敢匿，奏之。帝颇惊异，遽命放于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虾𧄸如初。帝深以为不祥，命杀之。其夕，宫人暴卒。后武后竟革命。出《潇湘录》。

幽州人

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國）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口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出《朝野僉载》。

等，百万士兵全部覆灭。三十多年间，战争连续不断，天下大乱。出自《朝野僉载》。

大 乌

唐朝调露年间以后，有乌鸦象鸬鸟那样大，颜色像麻雀，飞起来带着风声，成千上万地排成队。当时的人叫它是鸬 雀，又叫它突厥雀。如果这种鸟飞来，那么突厥也一定会到。后来果然没有错。出自《朝野僉载》。

虾 □

唐高宗曾经得了头风病，到各地寻找名医，都不能治好。宫中有入自荐说是世代行医，请求炼治药物，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开始挖地安置炼药的炉子时，忽然有一个蛤蟆从地里跳了出来，颜色如同黄金，背上写有红色的“武”字。宫人不敢隐瞒，就把这件事向皇帝禀告了。皇帝很是惊讶奇怪，立刻命人把它放到了园林的池子里。宫人又在别的地方挖地，结果又挖得蛤蟆，与开始挖出来的那个一样。皇帝认为这是不吉祥的征兆，就让人把它杀了。那天晚上，宫人突然死了。后来武后竟然居尊夺得帝位。出自《潇湘录》。

幽州人

天授年间，武则天有喜欢改字造新字的习惯，但又多有忌讳。有个幽州人叫寻如意，呈上了一封信说：“‘国（國）’字里面是个‘或’，这是惑乱天下的象征。请在‘口’里写上‘武’字来镇住它。”则天看后非常高兴，就下令按照要求造字。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又有一个人呈上一封书信说：“‘武’退在‘口’里，这和‘囚’字没有什么两样，这是非常

不吉祥的。”则天看后，非常惊讶，立刻追回了命令，改令‘口’中为“八方”字。后来孝和皇帝登位，果然在上阳（意照八方）宫囚禁了武则天。出自《朝野金载》。

默 啜

唐长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阳蚀尽，默啜贼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蚀尽，贼并退尽。俗谚云：枣子塞鼻孔，悬楼阁却种。又云：蝉鸣蛰螻唤，黍种糕糜断。又谚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鹊巢下近地，其年大水。出《朝野金载》。

张易之

唐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一百余日不见星。正月诛逆贼张易之、昌宗等，则天废。出《朝野金载》。

孙 俭

唐幽州都督孙俭之入贼也，薛讷与之书曰：“季月不可入贼，大凶也。”俭曰：“六月宣王北伐，讷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出军之日，有白虹垂头于军门。其夜，大星落于营内，兵将无敢言者。军行后，幽州界内鸦乌鸱等并失，皆随军去。经二旬而军没，乌鸱食其肉焉。出《朝野金载》。

太白昼见

唐延和秋七月，太白昼见经天。其月，太上皇逊帝位。此易主之应也。至八月九月，太白又昼见，改元先天。至二年七月，太上皇废，诛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寻诛之。出《朝野金载》。

默 啜

唐朝长安二年的九月一日，太阳全被遮蔽了，这天默啜贼就到了并州。到了十五日这天晚上月亮也全被遮蔽了，而默啜贼又全都退了出去。流传的谚语说：如果枣子塞进鼻孔，那么种子就要悬挂在楼阁上推迟耕种。又说：如果蝉鸣叫，种植黍米就不能丰收。又有谚语说：春天甲子日下雨，就要千里大旱；夏天甲子日下雨，就能乘船到市场；秋天甲子日下雨，庄稼的头上就会长出枝杈；鸟鹊在距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筑窝，那年就要发大水。出自《朝野僉载》。

张易之

唐朝长安四年十月的时候，天气阴暗，雨雪连绵，一百多天看不见星星。到了正月，杀了逆贼张易之、昌宗等人，废除了武则天。出自《朝野僉载》。

孙 俭

唐朝幽州都督孙俭发兵讨贼，薛讷给他一封信说：“月末不可以发兵，这是最不吉利的。”孙俭说：“六月宣王北伐，薛讷怎么知道？有敢再说不发兵的就杀了他。”军队出发的那天，有一道白虹在军门前，垂下了头。当天晚上，又有大而亮的星星坠落在军营内，但兵将没有敢说的。军队出发后，幽州境内的乌鸦和鸱鸟全都没有了，都跟着军队去了。过了二十天军队就被消灭了，乌鸦和鸱鸟都来吃他们的肉。出自《朝野僉载》。

太白昼见

唐朝延和年秋七月，太白星在白天显示。那个月，太上皇辞让帝位。这是改换国主的预兆。到了八月九月，太白又在白天看见了，改年号“先天”。第二年七月，太上皇被废除，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被诛杀，崔湜被流放，不久也被杀了。出自《朝野僉载》。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六

大 星 火 灾 水 灾 僧一行 汪 凤
僧普满 秦城芭蕉 睿陵僧 兴圣观 骆驼杖

大 星

唐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瓮，或如盆大者，贯北斗，并西北落，小者随之无数。天星尽摇，至晓乃止。七月，襄王崩，谥殇帝。十月，吐蕃入陇右，掠羊马，杀伤无数。其年六月，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颀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终南山竹，开花结子，绵亘山谷，大小如麦。其岁大饥，其竹并枯死。岭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面，如米颗，人可食之。后汉襄楷云：“国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当之。人家竹结实枯死者，家长当之。”终南竹花枯死者，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出《朝野僉载》。

火 灾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复有火灾。昼日，人见火精赤燄燄，所诣即火起。东晋时，王弘为吴郡太守，亦有此灾。

大 星

唐朝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有大流星像瓮那样大，还有像盆那样大的，贯穿北斗星，都坠落在西北方，小的跟着落下来的有无数个。天上的星星全都摇动了，到天亮时才停止。七月襄王死了，谥号殇帝。十月吐蕃进入了陇右，掠夺羊马，杀伤无数百姓。这年的六月，大风将大树和房屋都给刮倒了，长安街上的树，连根拔出的有十之七八。长安城刚开始建设时，隋将作大匠高颀种植的槐树，大概有三百多年了，到这时也被连根拔出。终南山的竹子，开花结子，布

满整个山谷，大小如麦子一样高。那年天下闹饥荒，竹子也都枯萎而死。岭南也是这样，人们都拿它来吃。醴泉下了面粉，像米粒，人可以吃它。后汉襄楷说：“国家的竹柏枯萎，不出三年，国主当死。民家的竹子结了子而枯死的，一家之长当死。”终南山的竹子开花并枯死了，果然在开元四年的时候太上皇驾崩了。出自《朝野僉载》。

火 灾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都有火灾。白天有人看见火精闪闪发光，所到之处就着火。东晋王弘做吴郡太守时也遇到这样的火灾。

弘挾部人，将为不慎。后坐厅事，见一物赤如信幡，飞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变不复由人，遭爇人家，遂免笞罚。出《朝野僉载》。

水 灾

唐开元八年，契丹叛。关中兵救营府，至澠池缺门，营于穀水侧。夜半水涨，漂二万余人。唯行纲夜橈蒲不睡，接高获免。村店并没尽，上阳宫中水溢，宫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没五百家。初，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张口向天，人或有所射者，俄而云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儿及蛇，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载》。

僧一行

唐开元十五年，一行禅师临寂灭，遗表云：他时慎勿以宗子为相，蕃臣为将。后李林甫擅权于内，安禄山弄兵于外，东都为贼所陷。天宝中，乐人及闾巷好唱胡《渭州》，以回纥为破。后逆胡兵马，竟被回纥击破。国风兴废，潜见于乐音。时两京小儿，多将钱摊地，于穴中更争胜负，名曰投胡。后土庶果投身于胡庭。两京童谣曰：“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及克复，诸旧僚朝士，系于三司狱，鞠问罪状，家产罄尽，骨肉分散，申雪无路，即其兆也。出《广德神异录》。

王弘就用鞭子鞭打家中着火的百姓，认为是他们不谨慎才导致的火灾。后来王弘在大厅处理事务，看见了一个东西红得像指挥用的旗帜，飞到了民家的屋上，不一会儿就起了大火。这才明白了发生的火灾不是由人引起的，遇火的人家于是被免除了鞭打的惩罚。出自《朝野僉载》。

水 灾

唐朝开元八年的时候，契丹叛乱。关中派兵救援营府，到了渑池的缺门，驻扎在穀水的旁边。半夜里突然涨水，淹死了两万多人。只有押送官夜里赌博不曾睡，上到高处幸免于难。村店全被淹没，上阳宫里水满外流，宫里的人被淹死的十之七八。那年京城的兴道坊一夜之间陷落为池塘，淹死了五百家。当初在邓州的三鸦口看见两个小孩用水互相泼洒。不一会儿，出现一条十围多粗的大蛇，张着大口向着天，有人砍射它，不久乌云满天大雨倾盆，天昏地暗，大水漂流淹死了二百户人家。那小孩和蛇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出自《朝野僉载》。

僧一行

唐朝开元十五年，一行禅师临死的时候，曾给皇帝留下了一封信说：以后千万不要用皇族子弟做相，蕃臣做将。后来李林甫在朝廷内独揽大权，安禄山在朝廷外发动兵变，东都洛阳被逆贼所攻破。天宝年间，乐人以及里巷歌伎都喜欢唱胡地的《渭州》曲，唱回纥为破音。后来逆胡安禄山的兵马，竟然被回纥所打败。因此说国家形势的好坏，在音乐里可以暗示出来。当时两京的小孩，大多把钱摆在地上，在穴中争夺胜负，并把这种做法叫作投胡。以后士大夫和百姓果然投身到了胡庭。两京有童谣说：“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等到夺回了被占领的地方，那些从前的官吏被投入三司的监狱，审讯罪状，最后他们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无处申冤雪耻，这就是那童谣所预兆的啊。出自《广德神异录》。

汪 凤

唐苏州吴县氓汪凤，宅在通津，往往怪异起焉。不十数年，凤之妻子泊仆使辈，死丧略尽。凤居不安，因货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岁，其亲戚凋陨，又复无几。忠大忧惧，则损其价而漂货焉。吴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张励者，家富于财，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居与忠同里。每旦诣曹，路经其门，则遥见二青气，粗如箭竿，而紧锐彻天焉。励谓实玉之藏在下，而精气上腾也。不以告人，日日视之。因诣忠，请以百缗而交关焉。寻徙入，复晨望，其气不衰。于是大具畚鍤，发其气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盘石焉。去其石，则有石柜，雕镌制造，工巧极精，仍以铁索周匝束缚，皆用铁汁固缝，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记七窠，文若谬篆，而又屈曲勾连，不可知识。励即加钳锤，极力开拆。石柜既启，有铜釜，可容一斛，釜口铜盘覆焉，用铅锡锢护。仍以紫印九窠，回旋印之，而印文不类前体，而全如古篆，人无解者。励拆去铜盘，而釜口以绋纆三重幂之。励才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众各惊骇，无敢近者。久之，超逾而莫如所诣。励因视釜中，乃有石铭云：“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囚猴神于此。其有发者，发后十二年，胡兵大扰，六合烟尘，而发者俄亦

汪 凤

唐朝苏州吴县百姓汪凤，他的住宅建在四通八达的津渡，但在那里常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不到十多年的时间，汪凤的妻子、孩子，以及家里的仆人等，几乎全死了。汪凤感到住在这里很不太平，于是就把它卖给了同城一个叫盛忠的人。盛忠住了不到五六年的时间，他的亲戚又死了不少。盛忠十分忧愁害怕，就想降低价钱便宜卖出。可是吴人都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卖出去。城里有个小吏叫张励，家里很有钱，跟从他的人很多，势力很强大，是城里害民的豪强，和盛忠是同乡。他每天到官署去上班，都要经过盛忠的门前，一天他远远地看见了盛忠的宅院里有两股青气，像箭杆那样粗，而且密接无间直贯长空。张励认为住宅的下面埋藏的全是宝玉，以致精气往上升腾。他没把这种想法告诉别人，而是自己天天偷偷地观察。他因此就到盛忠那里拜访，请求用一百缗买盛忠的住宅。买下

后不久他就搬了进去，他又在早晨看见了青气非常的旺盛。于是就准备了簸箕和锹等工具，挖那冒着青气的地方。挖地不到六七尺深，就碰上了一块大磐石。挖掉那磐石，就发现地下有个石柜，上面刻有图案，制造的工艺十分精巧，四周还用铁索链捆绑着，还用铁水坚固地堵住缝隙，又用石灰把它封得很严密。每面各有七个红色的文字标记着，那文字好像是写错了的篆字，而又弯弯曲曲地勾连着，使人难以认识。张励用钳锤用力敲打拆开石柜。等石柜打开以后，里面有一个铜锅，可以盛下十斗的东西，锅口用盘盖着，又用铅锡将它紧锢保护。还用紫印九颗来回地在上印着，但印文和前面的笔体不一样，全像古篆字，没有人能解释。张励拆掉了铜盘，那锅口用红色的丝织品覆盖了三层。张励刚揭开，忽然有一只大猴从里面跳出来。人们都惊讶害怕，没有敢靠近的。过了很长时间，大猴跳越着不知到哪里去了。张励看了看锅里，石头上刻的字说：“祜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在这里囚禁猴神。之后会有人发现，发现后十二年，胡兵就要大肆扰乱，天下烟尘四起，而发现的人不久也会

族灭。”祜明即陈后主叔宝年号也。励以天宝二年十月发，至十四年冬，禄山起戎，自是周年，励家灭矣。出《集异记》。

僧普满

唐大历中，泽潞有僧，号普满，随意所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验，故时人待之为万回。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题诗数篇而亡。所记者云：“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题诗后，人莫能知。及贼泚称兵，众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泾水者，自泾州兵乱也。双珠者，泚与滔也，青牛者，兴元二年乙丑岁，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贞元，岁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贼已平，故云：“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出《广德神异录》。

秦城芭蕉

天水之地，迤于边陲，土寒，不产芭蕉。戎师使人于兴元求之，

植二本于亭台间。每至入冬，即连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间，有童谣曰：“花开来裹，花谢来裹。”而又节气变而不寒，冬即和煦，夏即暑毒，甚于南中，芭蕉于是花开。秦人不识，远近士女来看者，填咽衢路。寻则蜀人犯我封疆，自尔年年一来，不失芭蕉开谢之候。乙亥岁，岐陇援师不至，自陇之西，竟为蜀人所有。暑湿之候，一如巴邛者。盖剑外节气，先布于秦城。童谣之言，不可不察。出《玉堂闲话》。

灭族。”祯明就是陈后主叔宝的年号。张励在天宝二年十月发现了神猴，到了十四年的冬天，安禄山起兵叛乱，从这时以后一年，张励家族灭。出自《集异记》。

僧普满

唐朝大历年间，泽潞有个和尚，号普满，他随心所欲，不拘泥于自己的僧人身份，有时歌唱，有时大笑，没有能明白他用意的人。他所说的事情，常常都能得到验证，因此当时的人待他为万回（意为多转轮回）。建中初年，他在潞州佛舍里题了好几首诗后就死了。所记下的诗说：“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题诗后，人们都不解其意。等到朱泚兴兵，大家才理解醒悟诗的意思。此水就是泚字，泾水是指泾州兵乱。双珠是朱泚和朱滔，青牛是指兴元二年是乙丑年，乙对应木，丑对应牛；第二年改元贞元，那年为丙寅年，而丙对应火，寅对应虎，到这时逆贼已被平定，所以说：“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出自《广德神异录》。

秦城芭蕉

天水这个地方，离边陲很近，这里土凉，不出产芭蕉。戎师让人从兴元带来了二棵种到了亭台中间。每年到了入冬的时候，就把它连土挖出来，埋藏在地窖里。等到春暖花开时再把它栽上。庚午辛未之间，有童谣说：“花开来裹，花谢来裹。”而且节气变化，不寒冷了，冬天和煦，夏天酷热，比南中地区还热，这时芭蕉就开花了。秦人都不认识，远近的男女前来观赏的人很多，以致堵塞了街道。不久蜀国

人侵犯我们疆界，从那时开始，年年都要来一次，都在芭蕉开花和花谢的时候。乙亥年，岐陇援救的军队没到，陇山以西，最终被蜀人占领。夏天湿热的时候和巴邛一样。这大概是剑外节气先散布到秦城。童谣的话，不可以不考察。出自《玉堂闲话》。

睿陵僧

睿陵之侧，有贫僧居之。草衣芒屨，不接人事。尝燔木取灰贮之，亦有施其资镪者，得即藏于灰中，无所使用。出入必挽一拖车，谓人曰：“此是驷马车，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龙舆凤辇，萃于此地。”居人罔测其由。及汉高祖皇帝因山于此，陵寝陶器，所用须灰。僧贮灰甚多，至于毕功，资用不阙。又于灰积中颇获资镪。辇辂之应，不差毫厘。因山既毕，僧亦化灭。睿陵行礼官寮，靡不知者。出《玉堂闲话》。

兴圣观

蜀城旧有兴圣观，废为军营，庭宇堙毁，已数十年。军中生子者，奕世擐甲矣，殊不知此为观基。甲申岁，为蜀少主生日，僚属将率俸金营斋。忽下令，遣将营斋之费，亟修兴圣观。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观成。丹雘未晞，兴圣统师而入蜀。嗟乎，国之兴替，运数前定，其可以苟延哉！出《王氏见闻录》。

骆驼杖

蜀地无骆驼，人不识之。蜀将亡，王公大人及近贵权幸出入宫省者，竟执骆驼杖以为礼，自是内外效之。其杖长三尺许，屈一头，傅以桦皮，识者以为不祥。明年，北军至，骆驼塞剑栈而来，般辇珍宝，填满城邑，至是方验。出《王氏见闻录》。

睿陵僧

刘知远的陵墓睿陵的旁边，住着一个贫穷的和尚。他穿着草衣草

鞋，不接触人间的事。他曾经把木头烧掉把木灰都贮藏起来，也有施舍给他钱的，他得到了就藏在灰中，不会使用。他出门一定要拉着一辆拖车，对人们说：“这是四匹马拉的车，你们知道吗？他日一定会有天子的车驾聚集在这个地方。”住在这里的人都猜不到他说话的意思。等到了汉高祖皇帝时，就把陵墓建在了这里，里边的陶器，需要用木灰处理。和尚贮藏木灰很多，到了工程完毕时，和尚的灰也没用完。又在积灰当中找到了很多的钱。龙辇凤辇的说法应验了，而且丝毫不错。因山建陵完毕，和尚也化灭了。去睿陵顶礼朝拜的官员，没有不知道的。出自《玉堂闲话》。

兴圣观

蜀城里过去有座兴圣观，废后做了军营，这里的庭宇被毁坏淹没，已经有数十年了。军营里生的男孩，已经一代接一代地穿上铠甲成为士兵，很多人不知道，这里原来是道观。甲申年，是蜀少主出生的日子，官僚属将都拿出钱设斋宴。忽然传下命令，让大家用营斋的费用修建兴圣观。左徒藏事，非常急迫，不几天就修建成了。还没等颜料干透，兴圣就率领军队进入了蜀地（应了兴圣来观的意义）。唉，国家的兴衰是先前就定好了的，哪里可以苟且延长！出自《王氏见闻录》。

骆驼杖

蜀地没有骆驼，人们都不知道骆驼长什么样。蜀将要灭亡时，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和权势佞臣入宫觐见的，竟然有人将骆驼杖作为礼物，从这时开始人们纷纷效仿。那骆驼杖有三尺多长，一头弯曲，包着桦树皮，有学识的人都认为这不吉祥。第二年，北军到了，骆驼塞满剑阁栈道，各种车和珍宝填满了城邑，到这时才得到验证。出自《王氏见闻录》。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七人臣咎征

孔 子 萧士义 王 导 谢 安 庾 亮
王仲文 诸葛侃 刘 波 郑 微 周 超
谢南康 傅 亮 王徽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孔 子

孔子谓子夏曰：“得麟之月，天当有血书鲁端门。”孔圣没，周室亡。子夏往观，逢一郎云：“门有血，飞为赤鸟，化而为书”云。出《续题辞》。

萧士义

后汉黄门郎萧士义，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数日前，家中常所养狗，来向其妇前而语曰：“汝极无相禄，汝家寻当破败，当奈此何？”其妇默然，亦不骇。狗少时自去。及士义还内，妇仍学说狗语，未毕，收捕便至。出《续异记》。

王 导

晋丞相王导梦人欲以百万钱买长豫，导甚恶之，潜为祈祷者备矣。后作屋，忽掘得一窖钱，料之百亿。大不

孔 子

孔子对子夏说：“西狩获麟，天上会有血书送到鲁国的端门”。孔子死了，周朝也灭亡了。子夏到鲁国去验看，正遇上一个人说：“鲁国的端门有血，那血飞起来化为赤鸟，又变化成书。”等等。出自《续题辞》。

萧士义

后汉的黄门郎萧士义，于和帝永元二年被杀。被杀前，他家中养的狗来到萧士义的夫人前面说：“你特别没有福祿相，你家很快就要破败，将怎么办呢？”妇人听了狗的话后沉默不语，也不惊怕。狗不一会儿自己走了。等到士义回到家，妇人复述了狗的话，话还没说完，逮捕士义的人便到了。出自《续异记》。

王 导

晋丞相王导梦见有人要用一百万钱买长豫，醒后很厌恶，便悄悄地做祈祷。后来盖房子，挖出一窖钱，约有百亿。他很不欢，一皆藏闭。俄而长豫亡。长豫名悦，导之次子也。出《世说新书》。

谢 安

东晋谢安于后府接宾。妇刘氏，见狗衔安头来。久之，乃失所在。是月安薨。出《异苑》。

庾 亮

晋庾亮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看者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旒。”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车。”后连征不入，寻薨，还都葬之。出《世说新书》。

王仲文

王仲文为河南主簿，居缑氏县。夜归，道经大泽中，顾车后有一白狗，甚可爱，便欲呼取。忽变为人，形长五六尺，状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车。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来视，便失所在。月余日，仲文将奴共在路，忽复见，与奴并顿伏，俱死。出《幽明录》。

诸葛侃

诸葛侃，晋孝武大和中于内寝妇高平张氏窗外闻有如鸡雏声，甚畏。惊而视之，见有龟蛇之象，似今画玄武之形。侃位登九棘，而竟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高兴，让人把钱都藏起来。不久之后长豫就死了。长豫名叫王悦，是王导的次子。出自《世说新书》。

谢安

东晋的谢安在后府接待宾客。他的妻子刘氏见一只狗叼着谢安的头进来。过了一段时间，那只狗不知到哪里去了。当月，谢安就死了。出自《异苑》。

庾亮

晋庾亮当初镇守武昌时，出石头城以后，看到他的百姓在岸上唱歌说：“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旒。”又唱：“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车。”意思是说他入军不利，必死无疑，然后回扬州。后来果然连连征讨进不了武昌，不久就死了，还尸扬州埋葬。出自《世说新书》。

王仲文

王仲文任河南主簿，住在缙氏县。有一天晚上回家，经过一大片沼泽地，他回头看到车后面有一只白狗，很可爱，就想唤过来。可是那白狗忽然变成了人，身長五六尺，相貌很像险道神方相，有时上前，有时后退，好像要上车。仲文很害怕，回到家，拿灯火来看，一丝踪影也没有了。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仲文带奴仆一同走在路上，又看见那只狗，他吓得同奴仆一同趴在路上，最后都死了。出自《幽明录》。

诸葛侃

诸葛侃，晋孝武帝大和年间在内寝妇高平张氏窗外听到好像有鸡雏叫的声音，很害怕。因为吃惊就去看看，结果见到了龟和蛇合体之象，很像画的玄武的形貌。诸葛侃那时已位登九卿，之后竟被杀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刘 波

刘波字道则，晋孝武太元年，移居京口。昼寝，闻屏风外悒咤声。开屏风，见一狗蹲地而语，语毕自去。波，隗孙也，后为前将军，败见杀。出《异苑》。

郑 微

晋时信安郑微，少见一老公，以囊与微，云：“此是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为凶兆。”言讫，失所在。后密开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虽家人不知也。后遭卢龙寇乱，恒保录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笃，语弟云：“吾齿尽矣，可试启此囊。”见炭悉碎折，于是遂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 超

宋初，义兴周超为谢晦司马。在江陵，妻许氏在家，遥见屋里有光，人头在地，血流甚多。大惊怪，即便失去。后超被法。出刘义庆《幽明录》。

谢南康

宋永初三年，谢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语婢曰：“汝看我背后人。”婢举头，见一人长三尺，有两头。婢惊怖返走，人狗亦随婢后。至家庭中，举家避走。婢问狗：“汝来何为？”狗云：“欲乞食耳！”于是婢与设食，并食，食讫，两头人出。婢因谓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已复来。”良久没，不知所在。后家人死丧。出《续搜神记》。

刘 波

刘波字道则，晋孝武太元年，迁居到京口住。白天睡觉，听到屏风外有忧愁长叹的声音。打开屏风后，他看见一条狗蹲在地上说话，说完就走了。刘波是刘隗的孙子，后来做了前将军，兵败被杀。出自《异苑》。

郑 微

晋朝信安的郑微，少年时见到一个老头，他把一只口袋送给郑微说：“这是你的命，要特别小心不要散失。如果破碎了，就是凶兆。”说完就消失了。他之后秘密地打开偷看，发现里面有一个炭棒。他很谨慎地保守秘密，即使是家人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遭到卢龙作乱，他也始终保护收藏完好。直到宋永初三年，郑微已经八十三岁了，病势沉重，他对弟弟说：“我已经老了，可以打开口袋看看了。”看见那块炭全碎了，于是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周 超

宋朝初年，义兴人周超任谢晦司马。在江陵，妻许氏在家里，很远地看见屋里有亮光，进屋去看，发现地上有颗人头，流了很多血。她又惊又奇，但马上又没有了。后来周超果然被法办。出自刘义庆《幽明录》。

谢南康

宋朝永初三年，谢南康家的婢女外出，碰到一只黑狗，那狗对婢女说：“你看我背后的人。”婢女抬头一看，只见一人身長三尺，有两个头。婢女又惊又怕急忙往回跑，那人和狗也跟在婢女的后面。到了家中，家中人都吓得躲避逃走了。婢女问狗：“你来干什么？”狗说：“想吃食罢了！”于是她就给狗做了食物，狗和人一起吃，吃完后两头人出去了。婢女就对狗说：“人已经走了。”狗说：“正巳时会再回来。”过了一些时候，狗就不见了，不知去了哪里。后来谢南康家的

人都死了。出自《续搜神记》。

傅 亮

宋永初中，北地傅亮为护军。兄子珍，住府西，夜忽见北窗外树有物，面广三尺，眼横竖，状若方相。珍遽遽，以被自蒙。久乃自灭。后亮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徽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终不入。投地怒，顾视向炙，已变为徽之头，又睹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殒。出《异苑》。

刘兴道

零陵太守广陵刘兴道，罢郡住斋中，安床在西壁下。忽见东壁边有一眼，斯须之间，便有四。渐渐见多，遂至满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见床前有头发，从土中稍稍繁多，见一头而出，乃是方相头，奄忽自灭。刘忧怖，沉疾不起。出《续异记》。

郭仲产

宋郭仲产为南郡王从事，宅有枇杷树。元嘉末，起斋屋，以竹为桷。竹遂渐生枝叶，条长数尺，扶疏翡翠，郁然如林。仲产以为吉祥。俄而同义宣之谋，被诛焉。出《渚宫故事》。

沈庆之

宋太尉沈庆之求致仕，上不许。庆之曰：“张良名贤，汉高犹许其退。臣有何用，为圣朝所须？”乃启颡流涕。

傅 亮

宋永初年间，北地傅亮任护军之职。他的哥哥子珍住在府西，夜间忽见北窗外边的树上有东西，面广三尺，眼睛横立，像险道神方相。子珍惊慌害怕，用被蒙上脸。时间长了就不见了。后来傅亮被诛杀。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徽之

王徽之在宋文帝元嘉四年任交州刺史。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客人，命人找酒肉。一会儿烤肉拿来了，他自己用刀割，可怎么也切不进去。王徽之气得把肉扔在地上，再看那块肉已经变成自己的头了，又看见自己的头飘在空中。王徽之到了交州就死了。出自《异苑》。

刘兴道

零陵太守广陵人刘兴道，罢职住在斋中，在西墙下安了一张床。忽然看见东边墙壁上有一只眼，转眼之间变成四个。渐渐又多，最后满屋都是。时间长了就消失了，不知道去向。一会儿又看见床头前面有头发从土中出来慢慢变多，然后出来一个人头，原来是险道神方相的头，不一会儿又消灭了。刘兴道忧愁恐怖，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出自《续异记》。

郭仲产

南朝宋郭仲产是南郡王从事，他的宅院有枇杷树。元嘉末年，修建斋屋，用竹子作支梁的方木。可是竹子很快就生出枝叶，枝条长几尺，枝叶茂盛，蓊郁苍翠如林。仲产认为这是吉祥之兆。不久同刘义宣谋变，被诛杀。出自《渚宫故事》。

沈庆之

南朝宋太尉沈庆之请辞，皇帝不许。庆之说：“张良是名臣，汉高祖还许他辞官。我有何用，您必须留我？”于是哭着叩头。

帝有诏，授开府，便诣廷尉待罪。庆之目不识字，手不知书，而聪悟

过人。尝对上为诗，令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时运昌。衰朽筋骨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代，何愧张子房。”并叹其辞意之美。庆之尝岁旦梦人饷绢两匹，曰：“此绢足度！”觉而叹曰：“两匹八十尺，足度无盈余，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为原和所诛。出《谈薮》。

皇帝下诏，将其授予开府处理，并让他去廷尉待罪。庆之目不识丁，手不能书，然而聪慧敏思超过一般人。曾经与皇上对诗，让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随口吟出：“微生值多幸，得逢时运昌。衰朽筋骨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代，何愧张子房。”都慨叹他言词好。庆之曾经在年初的早晨梦到一个人送给他两匹绢，并说：“这些绢足够你用了！”庆之醒后感叹说：“两匹绢八十尺，够用却没有余，老子今年不免一死了。”当年，果然被皇帝杀了。出自《谈薮》。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征应八人臣咎征

刘德愿 李 镇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 晏 留 宠 尔朱世隆 刘 敏 李 广
王 氏 张雕虎 强 练 李 密 张 鷟
唐望之

刘德愿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刘德愿镇寿阳。住内屋，闭户未合，辄有人头进门扉，窥看户内。是丈夫，露髻团面。内人惊告，把火寻觅，了不见人。刘明年被诛。出《异苑》。

李 镇

庐山自南行十余里有鸡山。山上有石鸡，冠距如生。道士李镇于此下住，常宝玩之。鸡一日忽摧毁，镇告人曰：“鸡忽如此，吾其终乎！”因与知故诀别，后月余遂卒。出《幽明录》。

柳元景

宋骠骑大将军河东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

刘德愿

南朝宋太始年间，豫州刺史彭城人刘德愿镇守寿阳。有一次他住在里屋，门没关严，有个人头从门扇进来，窥看门里。这是一个成年男子的头，露发发不冠，圆脸。他的妻子惊慌地把这事告诉他，他拿灯火到处找，根本看不见人。刘德愿第二年被诛杀。出自《异苑》。

李 镇

庐山往南走十多里的地方有座鸡山。山上有个石鸡，鸡冠和爪趾栩栩如生。道士李镇就在鸡山下住着，常常像对宝物一样赏玩这个石鸡。有一天，石鸡忽然毁碎了，李镇就告诉别人说：“石鸡突然这样，我的死期到了！”于是与知己故旧作别，后来仅一个多月李镇就死了。出自《幽明录》。

柳元景

南朝宋时骠骑大将军是河东人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车行还。使人于中庭洗车，卸轭晒之。有飘风中门而入，直来冲车。明年而阖门被诛。出《神鬼传》。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为南郡太守。其妻煮练，忽烂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阁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义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于逆，父子并伏法。出《渚宫故事》。

滕景直

宋滕景直家在广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声如雷。婢惊白，景直及家人走视，釜声更壮。釜上花数十，渐长如莲花而大，赤色，俄顷萎绝。旬日，景直病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 晏

齐王晏字休默，位势隆极，而骄盈怨望，伏诛焉。其将及祸也，见屋桷悉是大蛇，就视之则灭焉。晏恶之，乃令以纸裹桷，犹纸内动摇，簌簌有声。出《广古今五行记》。

留 宠

东阳留宠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升，不知所从

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受命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炒，亦变为虫。其火逾猛，其虫逾

元景乘车远行回来，命人在庭院中洗车，然后卸下车轳晾晒。忽然有一阵风从中门吹过来，直接向车身席卷过去。第二年柳元景全家都被杀了。出自《神鬼传》。

向玄季

南朝宋时河南人向玄季任南郡太守。他的妻子煮白绢，忽然绢烂得像粥一样，煮白绢的水红得像血。夜晚有人敲门招呼说：“太守现在可以走了！”不久，刺史南郡王刘义宣谋反，玄季力量薄弱，不能始终坚持正义，随附反叛，最终玄季父子全都被正法。出自《渚宫故事》。

滕景直

南朝宋人滕景直家在广州。元徽年间，他让婢女做饭，锅里发出雷一样的声音。婢女惊慌地告诉了滕景直，景直和家人跑来看，锅中的声音更大。随即锅上开出几十朵花，长得像莲花，又渐渐变大，红色，不一会儿就枯萎不见了。十天后，景直病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 晏

齐国的王晏字休默，地位高势力大，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并满腹怨恨，最后伏法被诛杀。他将有杀身之祸的时候，曾看见房屋的椽子上都是大蛇，到近处看则没有踪迹了。王晏很讨厌这事，就让人用纸裹起椽子，但裹住之后大蛇好像还在纸里摇动，并发出簌簌的声响。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留 宠

东阳人留宠字道弘，家住湖熟。每到夜晚，他家门前就会有几升

血，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像这种情况有三四次。后来留宠任折冲将军，接受了北征的命令，即将出发时军营所做的饭都变成了虫子。他的家人燕麦米，也变成虫子。灶火愈猛，虫子逾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丘，为徐龙所杀。出《法苑珠林》。

尔朱世隆

后魏仆射尔朱世隆，昼寝。妻奚氏，忽见有一人，携世隆头出。奚氏遽往视之，隆寝如故。及隆觉，谓妻曰：“向梦见有人，断我头将去。”数日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 敏

梁侯景乱。支江人刘敏于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数十围。敏求以施入寺。陆法和曰：“此木正可与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语。后十余日，敏妇亡，即解用此木为棺。法和曰：“犹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仅足。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 广

北齐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广勤学博物，拜侍御史。夜梦见一人，出于其身中，谓广曰：“君用心过苦，非精神所堪，今辞君去。”因而惚恍，数日便遇疾，积年而终。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 氏

北齐后主武平初，平邑王氏与同邑人李家为婚，载羊酒，欲就亲家宴会。行不过三里，日没渐暗，见东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来著车轮。牛即不动，见者并怖。其妻遂下车，向而再拜，张裙引之，便入裙下。

壮实。留宠北征后，在坛丘兵败，被徐龙杀了。出自《法苑珠林》。

尔朱世隆

后魏的仆射尔朱世隆，有一天在白天睡觉。他的妻子奚氏忽然看见一个人携带着世隆的头走了。奚氏立刻跑到世隆那里去看，见世隆照常睡觉。世隆睡醒了，对妻子说：“刚才梦见有一人砍掉我的头拿走了。”几天以后世隆被杀。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刘 敏

梁时侯景作乱。支江人刘敏在江里得到一块豫章木，粗有几十围。刘敏请求把这块木头施舍给寺庙用。陆法和说：“这块木头正好可以给你自家用。”刘敏没有领悟这句话的意思。过了十多天，刘敏的妻子死了，就把这块木头锯开做了棺材。法和说：“还没有结束。”又过了一个月，刘敏的弟弟死了，用这块木头刚好够。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李 广

北齐文宣天保年间，御史李广勤学博闻，见多识广，被任命为侍御史。有一天晚上梦见一个人从他身子里出来，对他说：“你使用心力太勤劳了，不是你的精力能承受得了的，我现在要跟你告别了。”李广因此精神不振，神志不清，几天以后得了病，几年后就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 氏

北齐后主武平初年，平邑的王家与同邑的李家结为亲家，王家用牛车装载着羊和酒等，想到亲家去宴会。走了不到三里多路，太阳忽然被遮住天渐渐暗下来，这时只见东南方向约五十步开外，有个像升那么大的红色东西，像流星闪影，径直落在车轮上。牛立刻就拉不动了，见此情景的人都很害怕。王家妻就下了车，朝那里拜了两拜，张开裙子引导那物，那个东西便进入裙下。

升车还家，照看乃真金，遂盛于库柜。每至良晨，恒以香火祈恩。后

四方异货，毕集其家，田蚕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树，枝叶异于众木。数年之间，遍满一院。奇禽异鸟，莫不栖集。其家大富，将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终。后凌朝有白鸟似鹭，飞至桑树侧，吐血久之，堕地而死。日午后，西北大旋风，涨天而来，绕旋此树，竦上其枝柯，如扫帚形。不经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继，家资略尽。及开柜取金，唯见萤火蚰蜒腐草之余耳。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雕虎

北齐末，监吏待诏张雕虎，未死一日前，骑马在路，有人望，不见其头。俄而见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强 练

后周武帝时，有强练者，岐山人，佯狂，号曰强练。冢宰晋国公宇文护未败之日，强练执一瓢，到其门前，扑破之，云：“瓢破，怜你子苦。”护被杀，护之诸子皆楚毒而卒。时皋公侯龙思兄弟被冢宰宠遇，熏灼当时。强练度其门，思妻姬等遣婢呼入，为设饮食，察其言语。练谓思等云：“与我作婢。”众姬大笑。练又云：“作婢会不免。他人将去，安能胜我？”未几冢宰诛，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 密

隋李密既会众，屯洛口，设坛，大张旌旗，告天即公位。

上车回家，点灯照看，原来是块真金，于是就装到库房的柜子里。每到良辰吉日，经常供上香火祈祷谢恩。从此以后，四方奇珍异宝全集聚在他家里，种田养蚕等收入每年都比过去增长百倍。到春天，王家的庭院中生出一棵桑树，枝叶和别的桑树不同。几年之间，枝叶遍布庭院。奇禽异鸟都来聚集休息。他们家大富起来，将近三十年。王氏妻子因年老而病死。后来有一天凌晨，有只像白鹭的鸟飞到桑树边上，吐了好长时间血，坠下地死了。当天午后，西北面刮起大旋风，铺天盖地而来，绕着这棵桑树旋转，一会儿又上到枝茎上，形状像扫

帚。不到十天，王家的奴婢相继逃走，家财将尽。等到开柜拿那块金子，发现柜子里只有萤火虫钱串子烂草等东西罢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张雕虎

北齐末年，监吏待诏张雕虎，在未死的前一天，骑着马在路上走，有人望见他没有头。不久就被杀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强 练

后周武帝时，有个叫强练的，是岐山人，装疯，自称大名叫强练。宰相晋国公宇文护家没破败时，强练曾拿着一个瓠子，到宇文护的门前，敲破了那个瓠子，说：“瓠破，可怜你儿子太苦。”后来宇文护被杀，宇文护的几个儿子都受酷刑而死。当时皋公侯龙思兄弟得到宰相的宠幸，权势熏天。强练在他家门前来回踱步，龙思的妻子等人派奴婢招呼他进来，给他准备饭吃，观察他的言语。强练对龙思等说：“给我做奴婢吧。”众人大笑。强练又说：“做奴婢不可避免。其他的人将走，怎么能比我好？”不长时间宰相被杀，龙思兄弟也一同被杀。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李 密

隋朝末年，李密招收了众多士卒，屯扎在洛口，还设立了一个祭坛，在祭坛上竖起很多大旗，以此来上告苍天即魏公位。

其夜，狐狸鸣于坛侧。翌日，临行事，大风四起，飞沙拔木，旗竿有折者。其后果败。出《感定录》。

张 鹭

唐永徽年中，张鹭筑马槽厂，宅正北掘一坑丈余。时阴阳书云：“子地穿，必有人堕井死。”鹭有奴名永进，淘井土崩，压死。又鹭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无故枯死。寻而祖亡。没后，有明阴阳

云：“乔木先枯，众子必孤。”此其验也。出《朝野金载》。

唐望之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选科五品，进止未出。闻有一僧来觅，初不相识，延之共坐。少顷云：“贫道出家人，得饮食亦少。以公名人，故暗相托，能设一顿鲙否？”司户欣然，即处置买鱼。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户家人云：“蒜尽。”此僧云：“既蒜尽，去也。”即起。司户留之，云：“蒜尽，遣买即得。”僧云：“蒜尽，不可更住者，留不得。”司户无疾，至夜暴亡。蒜者算也，年尽，所以异僧告之。

那天夜间，有狐狸在坛的侧边叫。第二天，就要起事的时候，四面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力拔树木，旗杆也有被吹折的。以后果然失败了。出自《感定录》。

张 鹜

唐永徽年间。张鹜修筑马槽厂，在住宅的正北挖了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当时的阴阳书上说：“地如果挖开，一定会有人掉到井里死去。”张鹜一个家奴名叫永进，在取出井中污水泥浆时土方崩塌，被压死。还有，张鹜的旧宅有一棵桑树，高有四五丈，无缘无故枯死了。不久后鹜的父亲就死了。死后，有善解阴阳的人说：“乔木先枯死，众子一定会成孤儿。”这就是验证。出自《朝野金载》。

唐望之

唐朝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在那年冬被选升为五品官，还没有派什么职务。听说有一个和尚来找他，他们之前并不相识，但还是请和尚同坐。过一会儿和尚说：“我是出家人，吃过的东西很少。因你是当今名人，所以我想偷偷拜托你一件事，能让我吃顿鱼汤吗？”司户高兴地同意了，立即买鱼做菜。那个和尚又说：“看看有没有蒜？”司户的家人说：“没有蒜了。”和尚又说：“既然蒜尽，我走

了。”说着就站起身。司户挽留他，说：“蒜尽，派人去买就有了。”和尚说：“蒜尽，更不能住，留不得。”当天晚上，司户无病突然死亡。蒜，就是算，算尽即年尽，所以奇异的和尚告诉他。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征应九人臣咎征

徐 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常之
顾 琮 路敬淳 张易之 郑蜀宾 刘希夷
崔玄^晦 宋善威 李处鉴 鞠先冲 吕崇粹
源乾曜 毋 旻 杨慎矜 王 儼 崔 曙
元 载 彭 偃 刘 沔 韩 滉 严 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 温

徐 庆

唐高宗时，徐庆为征辽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庆在军，忽梦已化为羊，为典所杀。觉后悸惧流汗。至晓，此典诣庆，庆问夜来有所梦否。典云：“梦公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愿，为官所使制不自由。”庆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则天时，庆累加至司农少卿、雍州司马，时典已任大理狱丞。后庆被诬与内史令裴炎通谋，应接英公徐敬业扬州反，被执送大理。忽见此丞押狱，庆便流涕谓之曰：“征辽之梦，今当应之。”及被杀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 庆

唐高宗时，徐庆做征辽判官。有一个主管，不知道姓名。徐庆在军营中，忽然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羊，被主管杀了。醒后惊悸恐惧流出一身冷汗。到了晚上，这个主管来徐庆处拜访，徐庆就问主管昨天晚上做梦没有。主管说：“梦到您变成羊，我亲手杀割。本来我不愿这样做，但被人指使控制我不能选择。”徐庆从此不吃羊肉了。到了武则天当政时期，徐庆多次被提升，官至司农少卿、雍州司马，那时那个主管也已任大理寺狱丞。后来徐庆被诬陷与内史令裴炎有阴谋，响应在扬州谋反的英公徐敬业，被抓住送到大理寺。徐庆忽然看见曾经

的主管是狱卒，便痛哭流涕地对他说：“征辽那时做的梦，现在该应验了。”徐庆被杀那天，竟然是那个狱丞拉他出来的。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周仁轨

唐周仁轨，京兆万年人也，孝和皇后韦氏母党，累迁金吾大将军，除并州长史，性残酷好杀。在州，忽于堂阶下见一人臂，如新断来，血流沥沥。仁轨令人送去州二十余里外。数日令看，其臂尚在。时盛暑毒，肉色无变，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轨以韦氏党伏诛。介士抽刀斫之，仁轨举臂，承刃所中，其臂堕地，与比见者无异。又驰骑往于先送处看之，至彼一无所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敬业

唐徐敬业举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笼，经三宿而失。俄而敬业败。出《朝野金载》。

杜景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驰驿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于庭前，至地而没。佺至并州祁县界而卒。群官迎祭，回所上食为祭盘。出《朝野金载》。

黑齿常之

唐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城极严峻。有三口狼入营，绕官舍，不知从何而至，军士射杀。黑齿恶之，移之外。奏讨三曲党项，奉敕许。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谨行到军，旬日病卒。出《朝野金载》。

周仁轨

唐朝的周仁轨，京兆万年人，他是孝和皇后韦氏娘家的亲信，多次升迁，官至金吾大将军，任并州长史，性情残忍酷毒好杀戮。在州

时，忽然在大堂阶下看见一条人的手臂，好像刚砍下来的还在不停地流血。仁轨令人扔到离州衙二十多里以外。过了几天让人去看，那条手臂还在。当时正是盛夏酷暑，但肉色没有变，人们都感到奇怪。也就在那个月，孝和皇后死了，周仁轨因为是韦氏同党伏法被杀。武士抽刀砍他，他举臂一迎，正被刀砍中，他的一条手臂掉在地上，与以前看见的那一条没有什么不同。又有人骑马到之前扔手臂的地方去看，那里什么也没有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徐敬业

唐朝徐敬业兴兵反叛朝廷，天上出现一颗如筐笼般的大星，经过三夜就消失了。不久敬业失败了。出自《朝野金载》。

杜景佺

唐朝司刑卿杜景佺被授予并州长史之职，他驾着驿马急行前去赴任。当天夜晚，有颗星像斗那么大，落在庭院前，到地上就不见了。景佺到了并州祁县县界就死了。群官迎接祭奠，用准备拿来给他吃的食品作祭品。出自《朝野金载》。

黑齿常之

唐朝黑齿常之将军奉命镇守河源军，城池森严险峻。有三只狼进入军营，绕着官舍走，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军士把它们射死了。黑齿将军很讨厌它们，命人扔到城外。黑齿将军上奏讨伐三曲党项，皇上下诏准许。于是就派将军李谨行接替黑齿之任。李谨行到军营后，十天就病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顾 琮

唐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有子婿来谒。时大门造成，琮乘马至门，鼓鼻踣地不进。鞭之，跳跃而入，从骑亦如之。有顷，门无故自倒。琮不悦，遂病。郎中员外已下来问疾，琮云：“未合入三品，为

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日而薨。出《朝野金载》。

路敬淳

唐则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庄在济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将坏，已易之，家人取充樵。柱中有一鲇鱼尺余，尚活。至数年，敬淳坐罪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易之

唐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易之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削，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复更书。经半年，易之籍没，入官。出《朝野金载》。

郑蜀宾

唐长寿中，有荥阳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年老，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蜀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

顾 琮

唐朝天官侍郎顾琮刚被提升为三品官。有女婿前来拜见。当时大门刚刚建成，琮骑马到了门前，但他的马喷鼻倒地不进门。顾琮用马鞭抽打，那马跳跃着进了门，顾琮的随从们也都是这样。不一会儿，那大门无故倒塌。顾琮很不高兴，于是病倒了。郎中员外以下的官员前来探病，顾琮说：“不应该升为三品，承蒙你们这些人抬举。我自己知道不会好了。”十天后就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路敬淳

唐朝武则天如意年间，著作郎路敬淳的庄园在济源。庄园里有个

水碾，碾上的柱子距离水有五六尺，其中有个柱子要坏了，已经换了下来，路敬淳的家人要拿来作柴烧。劈开后发现里面有一条一尺多长的鲇鱼，还活着。几年后，路敬淳犯罪被杀。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张易之

唐朝的张易之刚建起一座大堂，很是宏伟壮丽，共计用钱几百万。用红粉刷墙，用有花纹的柏树做柱子，还用琉璃、沉香做装饰。夜间有鬼在墙上写了几个字说：“能拥有多久？”易之让人把字削去，第二天又写上了。如此前后写削六七次，易之就在那题字的下面又写了几个字说：“一个月就满足了。”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现写什么。半年以后，易之所有财产被没收，收为官有。出自《朝野金载》。

郑蜀宾

唐朝长寿年间，有个荥阳人郑蜀宾，很擅长五言诗，但一直没有出仕做官。到年老时，才被任命为江左的一个县尉。上任前亲朋好友都来到上东门为他饯行，蜀宾即席赋诗留别，说：“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意正浓，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出《大唐新语》。

刘希夷

唐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善弹琵琶。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讖，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讖矣，然死生由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出《大唐新语》。

崔玄晖

唐崔玄^暉初封博陵王，身为益府长史。受封，令所司造辂初成，有大风吹其盖倾折，识者以为不祥。无何，弟暉为云阳令，部人杀之雍州衙内。^暉三从以上，长流岭南。斯亦咎征之先见也。出《朝野金载》。

宋善威

唐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尝昼坐，忽然取靴衫笏，走出门迎接，拜伏引入。诸人不见，但闻语声。威命酒馔乐饮，仍作诗曰：“月落三株树，日映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威果至申年而卒。出《朝野金载》。

自己咏叹，声调很哀伤，满座的人都被感动得流了泪。后来最终死在官任上。出自《大唐新语》。

刘希夷

唐朝的刘希夷又名庭芝，汝州人，少年时就文采斐然，有才华，好写宫体诗。但诗词的主题悲苦，不被当时的人所重视。他还擅长弹琵琶。曾经作《白头老翁咏》词说：“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说完又后悔地说：“我的这首诗可能是个预兆，和当年石崇白头归家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又作一个对联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然后又长叹一声说：“这句也像之前的预兆，然而生死都是命里注定的，怎么能因为这些预兆呢？”就都保留下来。作这首诗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刘希夷就被奸人杀害。有人说：“是宋之问害了他。”后来孙昱撰写《正声集》，认为刘希夷的诗为这本诗集中最好的诗，因此刘希夷被当时的人称赞。出自《大唐新语》。

崔玄^暉

唐朝崔玄^暉刚被封为博陵王时，正任职益府长史。受封后，之前命人制作的一辆车刚刚完成，有一阵大风把车盖吹翻摔折，明白的人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不多时，崔玄^暉的弟弟暉任云阳县令，被手下的人在雍州府衙内杀害。玄^暉的曾祖、从祖、祖父以上的亲戚家属长

期流落在岭南。这也是预兆的先见吧。出自《朝野金载》。

宋善威

唐朝时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个县的县尉。有一天白天正坐着，忽然取过鞋穿上衫拿着笏板，走出门外迎接，拜伏后引入进来。别的人都看不见，只听到说话声。善威命人摆酒设宴，弹奏乐曲助兴，还作诗说：“月落三株树，日映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来善威果然死于申年。出自《朝野金载》。

李处鉴

唐开元三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里，射杀之。后月余，都督李处鉴死。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禁身半年，才出即卒。司马宋庆宾、长史窦崇嘉相继而卒。出《朝野金载》。

麴先冲

唐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员外郎邵某卒。寻而麴先冲为郎中，判邵旧案。月余，西边树又枯死。省中忧之，未几而先冲又卒。出《朝野金载》。

吕崇粹

唐开元中，谏议大夫吕崇粹，东平人，美秀魁梧，薄有词彩。宅在京永崇坊。于家忽见数个小儿脚胫，自膝下自踝已上，流血淋漓，如新截来。旬日，粹遇疾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源乾曜

唐源乾曜为宰相，移政事床。时姚元崇归休，及假满来，见床移，忿之。曜惧下拜。玄宗闻之，而停曜。宰相讳移床，移则改动。

曜停后，元崇罢，此其应也。出《朝野金载》。

毋旻

唐右补阙毋旻，博学有著述才。上表请修古史，先撰目录以进。玄宗称善，赐绢一百匹。性不饮茶，著《代饮茶序》。

李处鉴

唐玄宗开元三年，有一只熊白天进入广府城里，从都督府门前经过。军人追赶了十多里才把它射死。后来约一个多月的时间，都督李处鉴就死了。从那以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发谋反，囚禁半年，才出狱就死了。司马宋庆宾、长史窦崇嘉也相继死去。出自《朝野金载》。

鞠先冲

唐朝开元四年，尚书省考功院厅堂前的两棵桐树，忽然枯死。十天后，考功员外郎邵某死了。不久就任命鞠先冲为郎中，审理批阅邵某留下的旧案卷。一个多月后，西边的桐树又枯死了。尚书省很忧虑，没过几天先冲又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吕崇粹

唐开元年间，谏议大夫吕崇粹，东平人，长相俊美，身材高大，略有文采。他住在京城的永崇坊。有一天在家里忽然发现几个小孩的小腿，从膝盖以下到脚踝以上，淋淋漓漓流着血，好像刚截下来的。十天后，吕崇粹得病身亡。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源乾曜

唐朝时源乾曜任宰相，移动了政事厅的床。当时姚元崇请假归家休养了，假满回来后，看见床被移动了，很气愤。源乾曜恐惧地下拜。玄宗听说了这件事，让源乾曜停职。原来宰相忌讳移床，移就是

改动。乾曜停职后，元崇也被罢免，这就是应验。出自《朝野僉载》。

毋 旻

唐朝右补阙毋旻，博学广识，学识渊博，擅写文章。他上表请求修撰古史，先撰写了目录进献给皇上。玄宗看后很是称赞，赐给了他一百匹绢。他生性不好饮茶，却写了《代饮茶序》。

其略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貽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云？”后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尝梦著衣冠上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甚恶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梦。玄宗闻而悼之，赠朝散大夫。出《大唐新语》。

杨慎矜

唐杨慎矜，隋室之后。其父崇礼，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内，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惧，问史敬忠。忠有术，谓慎矜，可以禳之免祸。乃于慎矜后园大陈法事。罢朝归，则裸袒桎梏，坐于丛棘。如是者数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祸。”慎矜愧之，遗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门，贵妃妹也。姨方登楼，临大道。姨与敬忠相识，使人谓曰：“何得从车乎？”敬忠未答。使人去帘观之，姨于是固留，邀敬忠坐楼，乃曰：“后车美人，请以见遗。”因驾其车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宫，以侍婢从。帝见而异之，问其所来。明珠曰：“杨慎矜家人也，近赠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辄遗其婢？”明珠乃具言厌胜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为相。以吉温阴害，有憾于慎矜，遂构成其事，下温案之。温求得敬忠于汝州，诬慎矜以自谓亡隋遗裔，潜谋大逆，将复宗祖。

大概意思是：“解停滞消壅肿，一天的暂时利益很好；等到瘠气侵入精髓，终身的害处很大。获得益处就归功于茶力，遇到祸患则不说是茶带来的灾难。难道不是福临近容易知道，灾祸远离很难看见吗？”后来他入直集贤院，不多久因热疾突然死了。当初他曾梦到自

己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去北邙山，亲友们都来相送。等到了山顶，回头看竟没有一人，心里厌恶这件事。等他死了，亲朋好友送葬到北邙山，果然同当初的梦相同。玄宗听说后也为他悼念，赠官朝散大夫。出自《大唐新语》。

杨慎矜

唐朝的杨慎矜，是隋朝皇室的后代。他的父亲崇礼，曾任太府卿，死后葬在少陵原。在他的领地内，草木都流血。守墓的人把这件事报告给杨慎矜，慎矜很恐惧，问史敬忠怎么回事。史敬忠会法术，对慎矜说，可以祈祷免祸。于是就在慎矜的后花园大摆法事。慎矜上朝回来，就光着身子戴上脚镣和手铐，坐在荆棘丛里。像这样过了几十天，草木也不流血了。敬忠说：“可以免祸了。”慎矜觉得惭愧，就把奴婢明珠赠送给了敬忠，明珠很有姿色。敬忠他们经过八姨门，八姨是贵妃的妹妹。八姨正好登楼，那楼又临近大道。八姨认识敬忠，派人问敬忠说：“为什么身后还跟着车？”敬忠没有回答。八姨就让人去掉车帘看里面，八姨于是坚决让他们留下，邀请敬忠上楼坐一会儿，然后说：“后面车里的美人，请送给我。”因此叫人赶那辆车进来，敬忠不敢抗拒。八姨第二天进宫，让明珠以侍婢的身份随从。皇帝见到很奇怪，问明珠是哪来的。明珠说：“我是杨慎矜家里的人，最近赠送给史敬忠了。”皇帝说：“敬忠是什么人，杨慎矜为什么赠给他奴婢？”于是明珠就把杨慎矜信巫术的事全都告诉了皇帝。皇帝很生气，把这事告诉了李林甫。林甫平常就忌妒慎矜的才能，认为他以后一定会成为宰相。便让吉温暗害慎矜，因为林甫对慎矜很怨恨，马上就罗织罪名，下令吉温审理此案。吉温到汝州捕到敬忠，又诬陷慎矜因是亡隋的后代，暗中密谋反叛，想要恢复祖宗之业，于是赐自尽，皆不全其族。出《明皇杂录》。

王 儼

唐太子仆通事舍人王儼，肃宗克复后降官。为人所告，系御史台。儼未系之前年九月，儼与嬖姬夜坐堂下，有流星大如盎，光明照

耀，坠于井中，在井久犹光明。使人求之，无所得。儵惧出宅。竟徙播州，儵殊不意，行至凤州，疽背裂死。出《纪闻》。

崔 曙

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贖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出《本事诗》。

元 载

唐元载为相时，正昼有书生诣焉。既见，拜语曰：“闻公高义好士。”辄献诗一篇，以寄其意。词曰：“城南路长无宿处，荻花纷纷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窠，空屋无人却飞去。”载亦不晓其意。既出门而没。后岁余，载被法家破矣。出《通幽录》。

彭 偃

唐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为珠可取，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

的事业，于是杨慎矜、史敬忠全部被赐死，他们的家族也未幸免。出自《明皇杂录》。

王 儵

唐朝太子仆通事舍人王儵，肃宗重登皇位后被降官。因为被人告发，囚禁在御史台。王儵未被囚禁的前一年九月，一天夜晚他与宠爱的姬妾在堂下坐着，有一颗像盂那么大的流星，光明耀眼，坠到井里，在井里很长时间还很亮。派人到井里寻求，什么也没有。王儵害怕出了宅院。最终被流徙到播州，但他却没有想到，走到凤州时，背上毒疮崩裂而死。出自《纪闻》。

崔 曙

唐朝崔曙考中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赋帖，诗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认为是警句。等到来年崔曙死了，只剩下他的一个名叫星星的女儿。人们才领悟他自己的预言。出自《本事诗》。

元 载

唐朝元载做宰相时，大白天有一个书生来求见。接见后，那书生参拜后说：“听说你品格高尚、仁德，且喜欢有才能的人。”就献诗一篇，用来表达他的心意。诗是这样的：“城南路长无宿处，荻花纷纷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巢，空屋无人却飞去。”元载不明白他的用意。书生出了门就不见踪影了。后来过了一年多，元载被法办，其家也破败了。出自《通幽录》。

彭 偃

唐朝大历年间，彭偃未做官时，曾有人对他说：“您会因得到珠而富贵，之后就会有灾祸。”不久他在官职上获罪，被贬为澧州司马。到了澧州，因江里的蚌很多，他很高兴，认为可以取珠了，立即命人采蚌，采到很多蚌。然而以前那句话并没有应验。

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后诛死。出《宣室志》。

刘 沔

唐贞元中，淮西用兵。时刘沔为小将，每捉生蹋伏，沔必在数，前后重创，将死数四。后因月黑风甚，又令捉生。沔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余里，因坐将睡，忽有人觉之，授以双烛，曰：“君方大贵，但心存此烛在，即无忧也。”沔后拜将，常见烛影在双旌上。后不复见烛，乃舆疾归京卒。出《酉阳杂俎》。

韩 滉

唐丞相韩滉自金陵入朝。岁余后，于扬子江中，有龟鳖满江浮下，而悉无头。当此时，滉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出《戎幕闲谈》。

严 震

唐司空严震，梓州盐亭县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鸣，即严氏一人必殒。或一日，有亲表对坐，闻鹿鸣，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鸣。”严曰：“此际多应到表兄。”其表兄遽对曰：“表兄不是严家子，合是三兄与四兄。”不日，严氏子一人果亡。是何异也！出《北梦琐言》。

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初为太原从事。睹公牒中文水县解牒称：“武士贍文水县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龟头所在。碑上有武字十一处，皆镌去之。其碑大高于华岳者，非人力

等到朱泚造反，召彭偃担任伪中书舍人，他才领悟得珠是朱泚。后被杀死。出自《宣室志》。

刘 沔

唐朝贞元年间，淮西有战事。当时刘沔仅是一名小将，每次搜索敌兵捉俘虏，沔必定在里面，前后多次受重伤，有四次将近死亡。后来又一次因为月黑风大，又命令他去捉俘虏。沔很气愤激动，心想这次必死无疑。走了十多里，因为疲乏坐着休息，刚要睡，忽然有人叫醒他，给他两支蜡烛，说：“你将有大大富贵，心里只要有这两支烛在，就没有什么忧患。”刘沔后来提升为大将，常常见到烛的影子在仪仗上。后来再也见不到烛了，抱病登车，回到京城就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韩 滉

唐朝的丞相韩滉从金陵入朝。一年多后，在扬子江中，有龟鳖满

江飘浮流下，并且都没有头。正在这时，韩滉在城中死了。人们都不知道原因。出自《戎幕闲谈》。

严 震

唐朝司空严震，梓州盐亭县人。居所靠釜戴山，只要有鹿鸣叫，严家必定有一个人死。有一天，有一个表兄与严震对面坐着，又听到鹿叫，他的表兄说：“釜戴山中鹿又叫。”严震说：“这回多半要应验到表兄身上。”他的表兄立刻说：“我不是严家子弟呀，该是三兄与四兄吧。”没过几天，严家子弟果然有一人死亡。这是多么奇怪啊！出自《北梦琐言》。

李德裕

唐朝卫公李德裕起初任太原从事。看公文中文水县的呈文称：“文水县武士龔墓的前面有石碑。元和年间，龟头不知去向。碑上有十一处武字，都被刻掉。石碑高大如华山，不是人力攀削所及。”不经半年，武相遇害。出《戎幕闲谈》。

李师道

唐李师道既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不胜，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尽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韦 温

唐韦温为宣州，病疮于首，因托后事于女婿，且曰：“予年二十九，为校书郎，梦渡浚水，中流见二吏，赍牒相召。一吏言：‘彼坟至大，功须万日，今未也。’今正万日，予岂免乎？”累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能够攀上刻削掉的。”没过半年，武丞相被人害死。出自《戎幕闲谈》。

李师道

唐朝李师道凭借青州齐州反叛，章武帝讨伐他，经几年时间王师不能得胜，师道更骄傲了。曾有一天，师道在厅堂坐着，他床前的银鼎，忽然互相撞击，其中一个鼎的耳、足都掉了。一个多月后，刘悟亲手杀了师道，青齐之乱立刻平息。大概银鼎相撞是此事的预兆吧。出自《宣室志》。

韦 温

唐朝韦温治理宣州，在头上生了疮，因此托付后事给女婿，并且说：“我二十九岁那年，当校书郎，做梦渡浚水，在江中间见到两个官吏，抱着官牒召我。一吏说：‘他的坟太大，须万日的功夫，今天还不到。’现在正好万日，我难道能避免吗？”几日后就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人臣咎征

吕 群 朱克融 王 涯 温 造 李宗闵
柳公济 王 涯 王 潜 韩 约 王 氏
王 哲 杜 牧 卢献卿 卢 骈 封望卿
崔彦曾 崔 雍 庞 从

吕 群

唐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性粗褊不容物，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时过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养。群意凄凄。行次一山岭，复歇鞍放马，策杖寻径，不觉数里。见杉松甚茂，临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颇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见人。复入后斋，有新穿土坑，长可容身，其深数尺，中植一长刀，傍置二刀。又于坑傍壁上，大书云：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獸）矣。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亦不为异。即去一二里，问樵人，向之所见者，谁氏所处。樵人曰：“近并无此处。”因复窥之，则不见矣。后所到众会之所，必先访其事。或解曰：“两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

吕 群

唐朝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科举落第后去蜀地游览。他粗暴偏执，心胸狭窄不能容人，仆从没有不切齿痛恨他的。褒斜道还未走完一半，仆从大多都逃走了，只有一男仆还侍奉他。吕群心里很是凄凉。他走到一座山岭前，又歇马放鞍，拿一根拐杖去探路，不知不觉走出几里地。只见杉松茂盛，靠着小河有一个小桥。桥对岸有一个草堂，环境幽雅深邃，好像道士居住的地方，但没发现有人。又进入后房，发现一个新挖的土坑，坑长可以容纳一人，有几尺深，坑中插着一柄长刀，旁边放着两把刀。又发现在坑旁边的墙上写着几个大字：

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獸）矣。吕群心里想这大概是术士诅咒祈祷的场所，所以也不觉得奇怪。又走了一二里，问一个砍柴的人，之前看见的地方是谁家的住处。砍柴人说：“这附近并没有这么个地方。”吕群就回来再看，结果却什么也不见了。后来他每到了人多的地方，一定要问一下这件事。有人向他解释说：“两口，就是你的姓，加一口是品字。三刀是州字，也是征象。你以后可以做到刺史。”吕群

心然之。行至剑南界，计州郡所获百千，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行李复泰矣。成都人有曰南竖者，凶猾无状，货久不售。群则以二十缗易之，既而鞭撻毁骂。奴不堪命，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而伺便未发耳。

群至汉州，县令为群致酒宴。时群新制一绿绫裘，甚华洁。县令方燃蜡炬，将上于台，蜡泪数滴，污群裘上。县令戏曰：“仆且拉君此裘。”群曰：“拉则为盗矣。”复至眉州，留十余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见寺。其下且欲害之，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侍烛不绝，其计不行。群此夜忽不乐，乃于东壁题诗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题讫，吟讽久之，数行泪下。明日冬至，抵彭山县。县令访群，群形貌索然，谓县令曰：“某殆将死乎？意绪不堪，寥落之甚。”县令曰：“闻君有刺史三品之说，足得自宽也。”县令即为置酒，极欢。至三更，群大醉，舁归馆中。凶奴等已于群所寝床下，穿一坑，如群之大，深数尺。群至，则舁置坑中，断其首，又以群所携剑，当心钉之，覆以土讫，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后月余日，奴党至成都，货鬻衣物略尽。有一人分得绿裘，径将北归，却至汉州街中鬻之。适遇县令偶出见之，识其烛泪所污，擒而问焉，即皆承伏。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尽捕得其贼。乃发群死处，于囊中所见，如影响焉。出《河东记》。

心里也认同。走到剑南地界，统计了一下到各州郡所得到的钱，达百千，就在成都买了奴仆、马匹和衣物等，他们的行李又宽裕了。成都有个叫竖南的人，凶狠狡猾没个人样，他有些货很长时间也没卖出去。吕群就用二十缗钱买下来，买下后觉得吃亏反而打骂奴仆。奴仆不能忍受，就和其他的佣人暗藏着杀吕群的心，一直在寻找时机还没

有实行。

吕群到汉州，县令给吕群准备了酒宴。当时吕群新做了一件绿色的绫裘衣，很是华丽干净。县令正点上蜡烛，要放在烛台上时，有几滴蜡滴掉到吕群的衣服上了。县令开玩笑说：“我先拉一下你的这件衣服。”吕群说：“拉就是盗窃啊。”又到眉州，住了十多天。冬至前一天，留住眉州西面的正见寺。他的手下人就想害他，正赶上院里有一个老僧病重，处在弥留之际，人们往来照料，灯火不熄，手下人的计谋不能实行。吕群这天晚上忽然不痛快，就在东墙上题诗两篇。第一首是：“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第二首是：“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题完了，还吟诵了很长时间，落下几行热泪。第二天冬至，到彭山县。县令拜访吕群，吕群衣帽不整，也没什么兴趣，对县令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吗？思绪繁乱，心情冷落得很。”县令说：“听说你可以当刺史三品官，完全可以自我宽慰。”县令为他置办酒席，他很高兴。到了三更天，吕群喝得大醉，被抬回客馆里。他手下那些凶恶的奴仆们已经在他的床下挖了一个坑，像吕群的身体那么大，有几尺深。等吕群来了，就把他抬到坑里，割掉了他的头，又用吕群所带的剑，照胸口钉上，把土盖上，之后他们载着吕群鞍马、服装等离去。一个多月后，奴仆们到了成都，把吕群的衣服物品都卖光了。有一个人分到吕群的那件绿裘，想要直接往北走，却到了汉州就在街上想卖掉。恰好遇到县令偶然出门看见了，认识那蜡滴污染的地方，就把那人抓起来审问，那人立刻招供了。当时丞相李夷简镇守西蜀，把贼人全部抓到。然后挖吕群死的地方，同在褒地见到的一模一样。出自《河东记》。

朱克融

唐宝历二年春，范阳节度使朱克融猎鹿。鹿胆中得珠，如弹丸，黑色，初软后硬，如石光明。或问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请以意推之。鹿胆得珠，克融以为己瑞。鹿者禄也，鹿死是禄尽也。珠初软后硬，是珠变也。禄尽珠变，必有变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融言辞轻发。是年五月，果帐下军乱，

而全家被杀。出《祥验集》。

王 涯

唐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赋，又主簿盐铁。其子仲翔尝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见家僮数十皆无首，被血来仲翔前。仅食顷，方不见。仲翔惊异且甚，即具白之，愿解去权位，涯不听。是岁冬十一月，果有郑注之祸。出《宣室志》。

温 造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二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于是以铁数十钩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发吾所镇之地者，其家长当死。”唐大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发地，得桑生所镇之铁。后数日，造果卒。出《宣室志》。

李宗闵

唐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

朱克融

唐朝宝历二年春天，范阳节度使朱克融猎到一只鹿。在鹿胆中得到一个珠子，像弹丸那样大小，黑色，起初软后来变硬，还像石头一样明亮。有人问麻安石说：“这是什么祥瑞？”安石说：“这种事自古以来没有出现，请让我推测一下。鹿胆里得到珠子，克融认为是祥瑞的征兆。鹿就是禄，鹿死是禄尽。珠开始软后来硬，是珠变。禄尽珠变，一定有变易的事，这是衰亡的征兆。”自此以后克融言辞轻傲。这一年五月，果然部下兵变作乱，克融全家被杀。出自《祥验集》。

王 涯

唐朝丞相王涯，在大和九年掌国家税收，又主管盐铁。他的儿子仲翔曾有一天在山亭上避暑，忽然看见数十个没头的僮仆，他们浑身是血来到仲翔跟前。仅一顿饭工夫，就不见了。仲翔非常奇怪惊惧，马上告诉了父亲，希望他解职回家，但王涯不听。这一年的冬十一月，果然郑注“甘露之变”失败，王涯受到牵连。出自《宣室志》。

温 造

新昌里尚书温造的宅院，桑道茂曾经住过。庭院里有两棵很高的柏树。桑道茂说：“人的住所里，有茂盛的古木，都应该除去。况且木茂盛就会使土衰败，因此住的人就会有生病的，这都是土衰导致的。”于是将数十钩铁镇压在柏树下。然后告诉别人说：“以后不管谁来住，如果挖我镇铁的地方，他们的一家之主就会死。”唐朝大和九年，温造住到这所宅院里。因为修建房子，就挖了地，挖出了桑道茂所镇压的铁。后来没过几天，温造果然死了。出自《宣室志》。

李宗闵

唐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外出镇汉中。第二年冬，再次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掷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潮州司户。盖其兆也。出《宣室志》。

柳公济

柳公济尚书，唐大和中奉诏讨李同捷。既出师，无何，麾枪忽折。客有见者叹曰：“夫大将军出师，其门旗及麾枪折者，军必败。不然，上将死。”后数月，公济果薨。凡军出征，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征。有曾敬云者，尝为北都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即军必败，率以为常。后舍家为僧，住于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为京兆尹，尝因入朝，既冠

带，引镜自视，不见其首，遂语于季弟约言。后果为李训连坐，诛死。出《宣室志》。

王 涯

唐永宁王相涯三怪。浙米作人苏闰，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征。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叵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沥，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出《酉阳杂俎》。

入朝为相。又一年夏天，退朝回到靖安里宅第。他的床前有个熨斗，忽然跳跃很长时间，宗闵既惊奇又厌恶这件事。当时李训、郑注因为奸诈得到皇帝的宠幸，宗闵多次向皇帝进言揭露他们。李训知道后，就上奏皇帝给宗闵治罪。十天后，皇帝下诏书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又再贬为潮州司户。这都是那件事的兆应吧。出自《宣室志》。

柳公济

尚书柳公济，唐朝大和年间奉旨讨伐李同捷。已经发兵了，不长时间，指挥作战的旗子忽然折断了。外人有看见的感叹说：“大将军发兵，他的门旗以及帅旗折断的，军队一定会失败。不然的话，上将军也得死。”几个月以后，公济果然死了。凡是军队出征，如果有乌鸦和老鹰跟随在他们后面，都是失败灭亡的征兆。有个叫曾敬云的，曾经为北都裨将。李师道反叛时，曾率领军队数千人，每次出兵，都有乌鸦和老鹰跟随在他们后面，因此他的军队必败无疑，大家习以为常。后来他舍家去当和尚，住在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任京兆尹，有一次因要入朝，穿好衣服戴上帽子，拿来镜子照了照，却看不见自己的头，于是告诉了二弟罗约言。后来他果然被李训的事株连，被处死。出自《宣室志》。

王 涯

唐朝永宁丞相王涯家中有三件怪事。淘米的佣人苏闰，原来是王家做饭的厨师，到了荆州才知道，因此向他问王家的凶兆。他说王家宅院南边有一个井，每天晚上常常有沸腾奔涌的声音。白天看那井，有时发现铜酒卮，有时发现银熨斗，井水腐臭不能饮用。又一件是，王丞相内房有个禅床，用贵重的木料精心制作，做工非常精巧，有一天无故散了架，各自集聚一处。王涯很讨厌，命人在灶房烧毁。还有一件是长子孟博早晨醒了，看见厅堂地上有很多血迹，踪迹直到大门才消失，孟博马上叫人铲去。王丞相起初不知道，没过几个月就遭到大难。出自《酉阳杂俎》。

王 潜

唐大和，王潜为荆南节度使。无故有白马驰入府门而毙，僵卧塞途。是岁而潜卒。此近马祸也。出《因话录》。

韩 约

韩约，唐大和中为安南都护。时土产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耆旧相传，其膏不可赍往，犯者则为祸耳。约不之信，及受代还阙，贮之以归。时为执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祸，乃贪利冒货之所致也。出《补录记传》。

王 氏

唐河阳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边巨柳数栽。开成末，叶落池中，旋化为鱼，大小如叶，食之无味。至冬，其家有官事。出《酉阳杂俎》。

王 哲

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书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转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情于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恶之。其月哲卒。出《酉阳杂俎》。

杜 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诗留别云：“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其后二十余年，连典四郡。后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

王 潜

唐朝大和年间，王潜任荆南节度使。有一天，有一匹白马无缘无故跑到府门前倒毙而死，僵卧在路上挡住通道。这一年王潜就死了。这大概就是灾祸之兆的马祸。出自《因话录》。

韩 约

韩约在唐朝大和年间任安南都护。当时有一种土产叫玉龙膏，安南人用它，能化解银液。祖祖辈辈世代相传，但这种膏不可带走，违犯的人就会招来祸患。韩约不信这种事，等到期满回京，带着玉龙膏。当时任执金吾，后果然遭遇甘露之祸，这就是贪图小利导致的。出自《补录记传》。

王 氏

唐朝河阳城南的百姓王氏庄，家里有一个小水池，池边种了几棵大柳树。开成末年，树叶落到水池里，立刻变成鱼，大小和树叶差不多，吃起来没什么滋味。到了冬天，他们家就有了官司。出自《酉阳杂俎》。

王 哲

唐朝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修建家里的西偏房。他家的奴仆们挖地时，拾到一粒石子，上面有用红笔写着：“修这座房屋不吉利。”仆人擦了擦，那字更加清楚了。于是就呈送给王哲看，王哲认为是奴仆们不愿干活，自己研磨了那颗石子，但那红笔的字迹就像石纹一样怎么也磨不掉。王哲很讨厌它。当月王哲就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杜 牧

唐朝杜牧从宣城幕任新职入京，写诗留别说：“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这以后二十多年，连续主管四郡。后来从湖州刺史再为中书舍人，题诗汴河说：“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自郡守入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出《感定录》。

卢献卿

范阳卢献卿，唐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连年不中第，荡游衡湘，至郴而病。梦人赠诗云：“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邻。扶疏绕屋树，寂寞独归人。”献卿旬日而歿。郴守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梦者。出《本事诗》。

卢 骈

唐卢骈员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龙精舍，休僧院，词气凄惨，如蓄甚忧，其呼嗟往复于轩槛间。僧问不对。逮夜将整归骑，徘徊四顾，促命毫砚，题于南楣曰：“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题毕，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诗至今在院，僧逢其人，辄话其异。出《唐阙史》。

封望卿

唐封望卿，仆射敖之子。杜邠公惊镇岐下，自省中请为判官。其所常居室壁，有笔洒墨迹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尽掐去之，其色如丧。洎侍儿或问其故，望卿默不应。无何病甚，谓侍儿曰：“记吾前日以指爪掐墨迹否？吾其时恶之，不能语汝，每点乃一鬼字。”数日而卒。出《玉泉子》。

春风二月时。”从郡守升为舍人，虽然没有流落，但到了京城果然死了。出自《感定录》。

卢献卿

范阳人卢献卿，唐大中年间参加进士科考试，诗文被同辈人所推举。作的《愍征赋》有几千字，当时的人都认为仅次于庾子山的《哀江南》。他数年科举落第，在衡湘一带荡游，到了郴州就病倒了。他梦见有人赠给他一首诗说：“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邻。扶疏绕屋树，寂寞独归人。”献卿十天后就死了。郴州太守在近郊埋葬了他。时间果然是夏初，与所梦到的都相符。出自《本事诗》。

卢 骈

唐朝有个员外叫卢骈，是个俊美有才能的士人。忽然有一天到青龙精舍赴宴，后在僧院里休息，说话言谈的语气凄惨，好像有忧愁积压了很久似的，长吁短叹往返在门窗间。僧人问他他也不回答。到夜晚就要整鞍备马回去，徘徊着四下看，急忙让人拿来笔砚，在南门框上面题一首诗：“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题完后，急忙走了。十天当了官，但未过一个月就死了。他的诗到现在还在寺院里，僧人碰到人就说这件怪事。出自《唐阙史》。

封望卿

唐朝的封望卿，是仆射敖的儿子。杜惊镇守岐下，从宫廷中把他请来作判官。他经常居住的屋室的墙壁上有笔洒的墨迹。有一天，望卿忽然用指甲把墨迹全都掐去了，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侍童来了就问他这是什么原因，望卿沉默不语。不长时间就病得很厉害，对侍童说：“你记得我前些天用指甲掐去墨迹的事吗？我那时特别讨厌它，不能告诉你，那每一点都是一个鬼字。”几天后就病死了。出自《玉泉子》。

崔彦曾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涨之。平时环岸皆台树花木，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塠多修竹乔林，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之别业

也。唐咸通中，庞勋作乱。彦曾为贼执，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几而凶问至。昔河间王之征辅公祐也，江行，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至忽化为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征。”果破之。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出《三水小牋》。

崔 雍

崔雍起居，誉望清美，尤嗜古书图画，故钟王韩展之迹，萃于其家。常宝《太真上马图》一轴，以为画品之上者。唐咸通戊子岁，授禄二千石于和州。值庞勋构逆，丰沛间贼锋四掠，历阳磨郡。右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将赍持牛酒犒贼师，且以全雉堞活黎庶为请，由是境亡剽戮之患。虽矫为款谕，而密表自陈。时宰有不协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后有得崔君所宝画者，轴杪题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华亭之鹤虚唳，天命如何？”字虽真迹，不书时日。识者云：“闻命之后，无暇及此。”其预知耶？复偶然耶？出《唐阙史》。

庞 从

唐昭宗乾宁丙辰岁，朱梁太祖诛不附己者。兖师朱瑾

崔彦曾

荥阳郡城西有个永福湖，引入郑水使它充满。平时环绕岸边都修台栽树种上多种花木，这是太守在郊外慰劳饯别用的场所。西南面沿河边地多栽竹植树，这以前是已故徐州观察使、常侍崔彦曾的别墅。唐朝咸通年间，庞勋作乱。彦曾被贼人抓获，湖水红得像血长达三天，不长时间凶信就到了。过去河间王征讨辅公祐，在江中行船，于船中宴请众帅，命令左右的人用金碗取江水。将要饮用，水忽然变成了血，满座的人都变了脸色。河间王慢慢地说：“碗中的血，是公祐被砍头的征兆。”果然打败了公祐。像这样祸福很难断定。出自《三水小牋》。

崔 雍

崔雍行为举止、名誉声望清雅美妙，特别爱好古书古画，所以鍾繇、王羲之、韩幹、展子虔的墨迹，都荟萃在他家里。常以《太真上马图》一轴为宝，认为这是绘画的上品。唐朝咸通戊子年，任和州刺史。正值庞勋反叛，丰沛之间贼寇四处抢掠，到达阳谿郡。一个右史儒生，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抗拒的。于是就命令小将带着酒肉犒劳贼军，并且请求他们保全城镇，免除百姓性命之危，因此境内没有遭到抢掠杀戮的祸患。虽然假托是皇帝的命令，但还是上密表陈述自己当时这样做的理由。当时的宰相有和他不对付的，最后还是以法处置了，当时的仁士君子们都来吊唁。后来有人得到崔雍所收藏的宝画，看见轴底下题了几行字说：“上蔡的犬叫得很厉害，人生到了这种地步；华亭的鹤也只能空鸣，天命啊，又能怎么样呢？”字虽然是崔雍的真迹，但没有写时间。有明白此事的人说：“知道自己的命运后，没有闲暇顾及这些了。”这是自己预知呢？还是偶然呢？出自《唐阙史》。

庞 从

唐昭宗乾宁丙辰年，后梁太祖朱温野心勃勃，实力雄厚，排除异己，诛杀那些不依附顺从他的人。兖州军队的统帅朱瑾

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师庞从，旧名“师古”。会军五万于青口。东晋命谢安伐青州，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泲，拥其流以利运漕，故谓之青州泲，其实泗水也。浮磬石在下邳。所屯之地，盖兵书谓之绝地。人不驾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处。时梁祖命腹心者监护之，统师莫之能御。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数万而至。从闻瑾亲至，一军丧魄。及战，无敢萌斗志，或溺或浮，唯一二获免。先是瑾军未至前，部伍虚惊，尤多怪异，刁斗架自行于军帐之前。家属在徐州，亦凶怪屡见。使宅之后，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灾即见。时命僧于雕堂建道场。盖多狐妖，故画雕于中。统未亡之前，家人望见燕子楼上有妇人衣红，白昼凭栏而立。见人窥之，渐移身退后而没。时登楼之门，皆扃锁之。不数日，凶问至。出《玉堂闲话》。

逃命到淮海，梁祖命令徐州统帅庞从，旧名“师古”。在青口会合五万军队讨伐朱瑾。东晋时命令谢安讨伐青州，他在吕梁水上筑坝，树立栅栏，修了七个堤岸，想要堵塞水流以便利漕运，所以被称为青州派，其实是泗水。浮磬石在下邳。但他驻扎军队的地方，都是兵书上所说的绝境。山高路窄，人不能并肩而行，行军三十多里，才到了平坦的地方。当时梁祖又命令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在庞从的身边监视他，虽然他统帅军队，但不能自作主张。不到两夜，朱瑾果然亲自率领几万大军到来。庞从听说朱瑾亲自到来，全军都丧魂落魄。等到战斗开始，庞从的军队都丧失了斗志，有的淹死，有的被俘虏，只有一两个人逃跑了。在朱瑾的军队没有到来以前，部下的兵士们就常闹虚惊，出了很多怪异的事，刁斗架自己就跑到军帐前面。家属在徐州，也是多次见到奇异怪象。住宅后面，有妖狐的洞穴，有时主人有灾它就出现。当时让和尚在雕堂前面摆了道场。大概因为狐妖多，就在屋里画了很多雕。庞从的军队没有失败以前，他的家人就看见燕子楼上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妇人，大白天就靠着栏杆站着。见到人看她，才渐渐后退而消失。当时登楼的门都上了锁。没过几天，坏消息就来了。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十一人臣咎征

李 钧 高 骈 钜鹿守 陕 师 严遵美
成 汭 刘知俊 田 頔 桑维翰 鍾 傅
顿 金 湖南马氏 王慎辞 安守范

李 钧

唐李钧之莅临汝也，郡当王仙芝大兵之后，民间多警。李钧以兵力单寡，抗疏闻奏。诏以昭义军三千五百人镇焉。乾符戊戌岁也，兵至，营于郡西郭。明年春，钧节制上党杂报到，于是镇兵部将，排队于州前通衢，率其属入衙，展君臣之礼。忽有暴风扬尘，起自军门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余以登。州人愕眙而顾，没于天际。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献，帛无完幅，枝干皆摺拉矣。钧至上党，统众出雁门，兵既不戢，暴残居民，遂为猛虎军所杀矣。出《三水小牋》。

高 骈

唐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淮海。有蝗行而不飞，自

李 钧

唐朝李钧来到临汝，临汝郡刚经历王仙芝的大军到来，百姓很警惕。李钧因为兵力太少势单力薄，上疏奏闻皇上。皇上下诏让他用昭义军三千五百人镇守。乾符戊戌年，昭义兵到，驻扎在郡西城外。第二年春天，李钧要求上党的人都来报到，于是上党军队的各将领，在州府前面的大道上排队，率领他们的属下进入州衙门，行君臣的礼节。忽然有一阵大风扬起尘土，起自军门向南折去，盘旋在军营中，拔起十多面大旗直上天空。州里的人都惊愕地瞪着眼睛看着，直到天边没影了。第二天，州北二十里大牛谷的村人，找到大旗来献上，那

些旗没有完好的了，都被树枝拉扯坏得不成样子。李钧到上党，统率大兵出了雁门，但兵卒不能严格约束自己，军纪不严，残害百姓，于是很快就被猛虎军杀了。出《三水小牋》。

高 骈

唐僖宗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守淮海。当时发生了一件十分怪异的事，人们发现蝗虫只在地上爬，却不飞上天空，从

郭西浮濠，缘城入子城，聚于道院，驱除不止。松竹之属，一宿如剪。幡□画像，皆啮去其头。数日之后，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霁，沟渎间忽有小鱼，其大如指，盖雨鱼也。占有兵丧。至十月，有大星夜堕于延和阁前，声若奔雷，迸光碎响，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雾不解。或曰：“下谋上之兆。”是时粒食腾贵，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辇数千口，弃之郭外。及霁而达坊静巷，为之一空。是时浙西军变，周宝奔毗陵。骈闻之大喜，遽遣使致书于周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菴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盖讽其菴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骈有《与诸从事》诗。其末句云：“人间无限伤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盖亡灭之讖也。及为秦彦幽辱，计口给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围益急，遂及于难。出《妖乱志》。

钜鹿守

唐文德戊申岁，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出《三水小牋》。

陕 师

唐乾宁末，分陕有蛇鼠斗于南门之内，观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陕师遇祸。则知内蛇死而郑厉入，群鼠奔向蒲山亡。妖由人兴，可为戒惧。出《三水小牋》。

城西浮过护城河，攀缘着城墙进入内城，聚集在道路上和庭院中，驱除不尽。松竹之类的树木，一宿之间像剪过一样。布幅上的画像，都被它们咬去了头。几天以后，它们又互相咬食。九月中旬，暴雨刚晴，沟渠里忽然发现小鱼，大小如手指，大概是雨鱼。卜算说有战事。到十月，有颗大星在晚上坠落在延和阁前面，声音好像滚雷，迸发出光亮和破碎的响声，光亮照满庭院。从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大雾昏沉，长期不散。有人说：“这是以下犯上的征兆。”当时米价昂贵，是过去的十多倍。因寒冷和大雨而僵卧倒地的人，每天用车拉出几千口，都扔到城外。等到天晴再到里巷和街道里看，全都空了。这时浙西军队叛变，周宝逃奔毗陵。高骈听说后非常高兴，立刻派使者送信给周宝说：“你依靠着走马将要到达奔牛。“奔牛”水坝名，在常州西。现在附送一瓶齏粉和十斤葛粉，用来解决路途上的需要。”这是讽刺他将要成为齏粉。三月，使院请他看花赴宴，写了《给诸从事》的诗。诗的末句是：“人间无限伤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大概是灭亡的预言吧。到了被秦彦幽禁羞辱时，算着人口供给食物。从五月到八月，外面围困更加紧急，接着就遭到死难。出自《妖乱志》。

钜鹿守

唐朝文德戊申年，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个造纸作坊，长长的围墙上都晒着纸。忽然有股从西面吹来的旋风，几乎把墙上的纸都卷走了，那股旋风直上云霄，远望那被卷的纸像飞雪一样。这是军事上最忌讳的事情啊。到了夏五月，郡守就死了。出自《三水小牍》。

陕 师

唐朝乾宁末年，分陕地区有蛇和鼠在南门内决斗，观看的人很多，最后蛇死了鼠逃奔而去。还不到十天陕军便遭遇灾祸。这时人们才知道城内蛇死郑厉公进来，群鼠奔逃造成蒲山公灭亡的道理。妖魔是由人兴起的，可以作为警戒。出自《三水小牍》。

严遵美

唐左军容使严遵美，阍官中仁人也。尝言北司为供奉官，胯衫给事，无秉简之仪。又云：枢密使廨署，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视事之厅。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乃杨复泰，夺宰相权也。遵美尝发狂，手足舞蹈之。傍有一猫一犬，猫谓犬曰：“军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异猫犬之言。遇昭宗播迁凤翔，乃求致仕汉中，寻徙于剑南青城山下，卜别墅以居之。年过八十而终。其忠正谦约，与西门李玄为季孟。于时诛宦官，唯西川不奉诏，由是脱祸。家有《北司治乱记》八卷，备载阍官忠佞好恶，盖巷伯之流也，未必俱为邪僻。良由南班轻忌大过，以致怨怒，盖邦国不幸也。先是路岩自成都移镇渚宫，所乘马忽作人语，且曰：“芦荻花，此花开后路无家。”不久及祸。然畜类之语，岂有物凭之乎？石言于晋，殆斯比也。出《北梦琐言》。

成 汭

荆州成汭，唐天复中准诏统军救援江夏，帅次公安县。寺有二金刚神，土人号曰二圣，颇有灵验。舫舟而谒之，且以胜负为祷。汭兆皆不吉。汭惑之，孔目官杨师厚曰：“公业已行，安可疑阻？”于是不得已而进，竟有覆军之败。身死家亡，非偶然也。出《北梦琐言》。

刘知俊

梁彭城王刘知俊镇同州日，因筑营墙，掘得一物，重八

严遵美

唐朝的左军容使严遵美，是宦官中仁爱端方正直的人。曾说北司宦官是负责供奉的，本来只是管皇帝的衣食住行等私活，虽与皇帝亲近，仅是仆役而已，不参加上朝。又说：枢密使的官衙，三间屋只是书柜而已，也没有办公的大厅。宰相办公的正堂里，负责拟奏、处理文书，办理公事的是杨复泰，夺取了宰相的权力。遵美曾经发疯，手舞足蹈。这时旁边有一只猫和一只狗，猫对狗说：“严军容改变常态了。”狗说：“不用管。”不一会儿停止发狂，对猫狗的话很惊异。遇上

昭宗流离凤翔，严遵美请求辞官回到汉中，不久又搬到剑南青城山下，择一处别墅住下。年过八十而终。他忠诚正直、谦虚俭约，与西门李玄结为兄弟。当时追捕诛杀宦官，只有西川不执行命令，因此免除了灾祸。他有《北司治乱记》八卷，详细记载了宦官官员的忠奸好恶，所以说太监那一类人，也未必都是品行不端的人。南班朝官太过轻视忌恨他们，以致怨怒加深，都是国家的不幸啊。这以前路岩从成都改镇渚宫，他乘坐的马忽然说了人话，说：“芦荻花，此花开后路无家。”不久便遭到灾祸。然而畜类的话，难道有什么凭证吗？春秋时晋国有石块开口说话，大概与此一样。出自《北梦琐言》。

成 汭

荆州的成汭，唐朝天复年间皇帝下诏批准他统率军队去救援江夏，他率军到达公安县。寺中有两个金刚神，当地百姓称他们为二圣，很灵验。成汭停舟靠岸去拜谒二神，并且祷告希望此次出兵得胜而归。但求得的征兆都是不吉利的。成汭感到很疑惑，孔目官杨师厚说：“您已经发兵了，怎么能因疑而受阻碍呢？”于是，不得不勉强进军，最后全军覆没。身死家亡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出自《北梦琐言》。

刘知俊

后梁彭城王刘知俊镇守同州时，因修营墙，挖出一物，重八十斤，状若油囊。召宾幕将校问之，或曰地囊，或曰飞廉，或曰金神七杀。独留源曰：“此是冤气所结也，古来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据洛阳，修河南府狱，亦获此物，而远祖记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为此物。经百千年，凝结不散。源闻酒能忘忧，请奠以醇醪，或可消释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征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酹，复瘞之。寻有扳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验之矣。出《鉴戒录》。

田 颀

宣州节度田颀将作乱。一日向暮，有鸟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

光，如散星之状，自外飞入，止戟门而不见。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尽，唯甲兵存焉。颙资以起事，明年遂败。出《稽神录》。

桑维翰

魏公桑维翰尹开封。一日，尝中夜于正寝独坐，忽大惊悸，如有所见，向空厉声云：“汝焉敢此来！”如是者数四。旬日愤懣不已，虽齐体亦不敢有所发问。未几，梦已整衣冠，严车骑，将有所诣。就乘之次，忽所乘马亡去，追寻莫之所在。既寤，甚恶之，不数日及难。出《玉堂闲话》。

十多斤，形状很像装油的口袋。刘知俊召集宾客幕僚和将校寻问，有人说是地囊，有人说是飞廉，有人说是金神七杀。只有留源说：“这是冤气凝结成的，自古以来作监狱的地方或许有这种东西。过去王充据守洛阳，修建河南府的监狱，也曾得到过这样的东西，我太祖的父亲记载了这件事。这是含冤而死的囚犯，他们的冤魂不散进入地下，凝聚在一起变成这种东西。经历百千多年，仍然凝结不散。我听说酒能使人忘掉忧愁，请用好酒来祭奠一下，或许可以使它解散消失。然而出现这种东西，也并不是吉祥的征兆。”知俊就命人准备酒菜祝祷，之后又把那东西埋了。不久，就发生了刘知俊背叛原主投降凤翔的事，这就是验证啊。出自《鉴戒录》。

田 颙

宣州节度使田颙将要发动叛乱。一天傍晚，有红色的鸟，像雉鸡却比雉鸡大，鸟尾有火光，像无数零散的星星，从外面飞进来，落在兵器库门上就不见踪影了。第二天，府里燃起大火，官署都烧光了，只有兵器保存下来。田颙凭着这些兵器发动叛乱，第二年就被打败了。出自《稽神录》。

桑维翰

魏公桑维翰任开封府尹。一天，半夜在正室里一个人坐着，突然间很惊慌恐惧的样子，好像看见了什么，向空中大声喊：“你怎么敢

到这里来！”像这样重复了四次。十天愤懑不停，即使是妻子也不敢问他。不多时，他梦到自己穿好衣服，戴好帽子，车骑严整，好像将要到什么地方去拜访。上车坐上去，忽然间所乘车的马又不见了，到处寻找也不知在什么地方。醒了以后，很讨厌这个梦，不到几天的时间就遭到灾祸。出自《玉堂闲话》。

锤 傅

南平王锤傅在江西，有衙门吏孔知让，新治第。昼有一星陨于庭中。知让甚恶之，求典外戎，以空其地。岁余，御史中丞薛绍纬贬官至豫章，傅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于此。出《稽神录》。

顿 金

袁州刺史顿金，罢郡还都。有人以紫襖包一物，诣门遗之。开视，则白襦衫也。遽追其人，则亡矣。其年金卒。出《稽神录》。

湖南马氏

湖南武穆王巡边，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乃见波中，恢诡谲怪，蛟螭出没，云雾昏蒙，有如武夫执戈戟者，有文吏具襴简者，有如捧盘盂者。或绯或绿，倏闪睚眦，莫知何物。左右大骇，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为请，王不听。移时风定，仅获存焉。后数年，武穆王薨于位。出《北梦琐言》。

王慎辞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有别墅在广陵城西，慎辞常与亲友游其上。一日，忽自爱其冈阜之势，叹曰：“我死必葬于此。”是夜，村中闻犬吠，或起视之，见慎辞独骑徘徊于此。逼之，遂不见。自是夜夜恒至。月余，慎辞卒，竟葬其地。出《稽神录》。

锤 傅

南平王鍾傳在江西，他的部下有个衙门吏叫孔知让，新建了一座宅院。白天有一颗星坠落在庭院里。知让很讨厌这件事，请求到外地掌军，这样就会使这所宅院空出来。一年多以后，御史中丞薛绍纬被贬官到了豫章，鍾傳就搬到孔知让新建的宅院里住下来了，然后就死在这里。出自《稽神录》。

顿 金

袁州刺史顿金，解除郡中职务回京城去。有人用紫包袱皮包了一件东西，扔到了其门前，打开一看，原来是白色的士人之服。马上去追那个人，但已经不见了。这一年顿金就死了。出自《稽神录》。

湖南马氏

湖南武穆王巡视边境，回船行到洞庭湖宜春江口，忽然刮起暴风，波涛像相连的山峰。只见波涛中发出奸诈嘲笑的怪声，水族相继出没，云遮雾罩，有的像武士拿刀持枪，有的像文官穿着长衫抱着笏板，还有的好像捧盘端盂。有红有绿，只一眨眼的工夫，就变化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武穆王左右的人都很害怕，把衣服器皿都投到江里。船上有人提议把姬妾也投到江里，武穆王没采纳。过了些时候风停了，只有人保住了性命。几年后，武穆王死在位上。出自《北梦琐言》。

王慎辞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在广陵城西有座别墅，慎辞经常同亲友在这里游玩。有一天，慎辞忽然喜爱上山丘的形势，就长叹说：“我死后一定要埋葬在这里。”当天晚上，村里听到狗叫，有人起来看，看见慎辞独自骑马在这里徘徊。走近就看不见了。从这以后天天晚上都来。一个多月以后，王慎辞就死了，最终埋葬在这里。出自《稽神录》。

安守范

伪蜀彭州刺史安思谦，男守范，尝与宾客游天台禅院，作联句诗。守范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军推官杨鼎夫云：“忘机同一祖，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巡官周述云：“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时松柏下，联续百千灯。”因纪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贫子乞食见之，朗言曰：“人道有初无尾，此则有尾无初。却后五年，首颌俱碎，洎不如尾句者。”抚掌大笑。院僧驱迓之，贫子走且告曰：“此后主人，不远千里，即欲到来。”众以为狂，莫测其由。后数年，守范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颌俱碎之义。周与李，累授官资，此不如尾句之义也。院主僧寻亦卒。相承住持者，来自兴元，则主不远千里也。贫子之说，一无谬焉。出《野人闲话》。

安守范

伪蜀的彭州刺史安思谦，儿子叫守范，曾同宾客到天台禅院游览，作联句诗。守范说：“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军推官杨鼎夫说：“忘机同一组，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巡官周述说：“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说：“片时松柏下，联续百千灯。”吟完就记在僧院的墙上走了。第二天，有个来讨饭的穷孩子见到墙上诗，大声说：“人们都说有开始没有结尾，这里却有结尾没有开始。往后五年，首颌两联全碎，反而不如尾句。”说完拍着手大笑。院里的僧人赶他走，那穷孩子边跑边告诉僧人说：“这里以后的主人，不远千里，马上就要到来了。”众人都认为他发疯了，没有人能猜测出他这样说的缘由。过了几年，守范被法办，鼎夫暴病身亡，这就是首颌两联全碎的意思。周述与李仁肇，多次升官，这就是不如尾句的意思。寺院的住持不久也死了。继承的住持来自兴元，这就是不远千里的含义。穷孩子的说法，没有一点错误。出自《野人闲话》。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数一

宝 志	史 溥	耿 询	尉迟敬德	魏 徵
娄师德	王 显	张宝藏	授判冥人官	王无□
宇文融	路 潜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杰
崔元综	苏味道	卢崇道	刘仁轨	任之选

宝 志

梁简文之生，志公谓武帝：“此子与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于雁门。乱梁，诛萧氏略尽。出《朝野僉载》。

史 溥

陈霸先未贵时，有直阁史史溥。梦有人朱衣执玉简，自天而降。简上金字书曰：“陈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后主降隋，史溥尚在。出《独异志》。

耿 询

隋大业中，耿询造浑仪成，进之。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监何稠等检验。三辰度数，昼夜运转，毫厘不差。帝甚嘉之，赐物一百段，欲用为太史令。询闻之，笑曰：“询故未得此官，

宝 志

梁简文帝萧纲出生时，志公和尚对梁武帝萧衍说：“这个孩子和冤家同年出生。”这一年侯景也出生在雁门。侯景后来在梁朝叛乱，差不多灭掉了整个萧氏。出自《朝野僉载》。

史 溥

陈霸先未显贵时，有一个直阁吏叫史溥。他做梦梦见有个朱衣人，手拿玉制的简札，从天而降。玉简上用金字写着：“陈氏五世，三十四年。”一直到后主陈叔宝投降了隋朝，史溥还活着。出自《独异志》。

耿 询

隋朝大业年间，耿询制成浑天仪，进献给隋帝。隋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监何稠等人检验浑天仪。结果日月星三辰度数，昼夜不停地运转，竟毫厘不差。隋帝特别嘉奖耿询，赐给他财物一百段，想用他作为太史令。耿询听说后笑着说：“我原本不做这个官，六十四五，所不论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终。”后宇文化及篡逆，询为太史令。询知化及不识，谋欲归唐，事觉被害，时年六十五。观询之艺能数术，盖亦张衡、郭璞之流。出《大业拾遗记》。

尉迟敬德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煅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煅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

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使人密求书生，得之，具陈所见。公厚遣之，仍以库物分惠故旧。出《逸史》。

能活到六十四五岁，无所谓了。然而做了这个官，我的命就没

了。”后来宇文化及谋反篡权，耿询做了太史令。耿询知道宇文化及不能识人，打算归顺唐朝，事发遇害。当时年龄是六十五岁。考察耿询的技艺才能及术数，大概也是张衡、郭璞那一类的人吧。出自《大业拾遗记》。

尉迟敬德

隋朝末年，有个书生居住在太原，苦于家贫，只好以教书养家糊口。一次，他从家里出来，抵达一个官库，就从一个洞孔钻了进去，那官库内有几万贯钱，于是想拿些钱。这时出来一个手里拿着戈的金甲人对他说：“你要钱，可以到尉迟公那里要个公帖来，这些是尉迟敬德的钱。”书生到处访求尉迟敬德，可一直也没有找到。寻到打铁的地方，有个打铁的尉迟敬德，正裸着上身、蓬着头发打铁。在铁匠铺里，书生等他休息了，就上前拜见。尉迟敬德问他：“为什么拜我？”书生说：“我家很贫困，您又很富贵，想向您借五百贯钱，不知能不能给？”尉迟敬德发怒地说：“我是个打铁的，怎么会富贵？你是在侮辱我吧！”书生说：“如果您能可怜我，只要给我写个字条就可以，以后您会知道怎么回事。”尉迟敬德没办法，只好让书生自己拿着笔，写道：“付某某五百贯钱。”又署上了时间，在最后签上了名字。书生得到字条拜谢后拿着走了。尉迟敬德和他的徒弟拍着手大笑，认为这书生太荒谬了。书生得到字条后回到官库，又见到了金甲人，把字条呈给他，金甲人看后笑着说：“对。”让书生把字条系在房梁上边，拿钱，只限五百贯。

后来尉迟敬德辅佐英明的君主，立下不同寻常的功绩，请求返回乡里。唐皇赏赐给他钱物，另加一未曾启封的财库，于是就得到了那一库钱。等开库对账查点，发现少了五百贯，正要处罚守库人，忽然发现在房梁上的字条。尉迟敬德一看，原来是自己打铁时写的字条。他一连几天惊叹不已，派人暗暗寻找书生，找到后，书生将所经历的事都告诉了他。尉迟敬德重重赏了书生，又把库中的财物分给了以前的朋友们。出自《逸史》。

魏 徵

唐魏徵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徵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徵闻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人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出《朝野金载》。

娄师德

唐娄师德为扬州江都尉，冯元常亦为尉，共见张罔藏。罔藏曰：“二君俱贵，冯位不如娄。冯唯取钱多，官益进。娄若取一钱，官即败。”后冯为浚仪尉，多肆惨虐。巡察以为强，奏授云阳尉。又缘取钱事雪，以为清强监察。娄竟不敢取一钱，位至台辅，家极贫匮。冯位至尚书左丞，后得罪，赐自尽。娄至纳言卒。出《朝野金载》。

王 显

唐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每掣裾为戏，将帽为欢。帝微时，常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因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为卿惜也！”曰：“朝贵而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

魏 徵

唐朝魏徵任仆射时，有两个小吏做他的长参。有一次，魏徵刚刚躺下，两个人就在窗前议论。一个人说：“我们的官职，是由这个老翁定的。”另一个说：“是由上天定的。”魏徵听到后，就写了一封信，派那个说“由老翁定的”的人送到侍郎府。信上说：“请给此人一个好官职。”这个人不知信的内容，不巧，他出了门就心口痛，不能去，只好靠那个说“由上天定”的人送去。第二天下来签署“由老翁定”的那人被流放，“由上天定”的那人被留下。魏徵很奇怪，问到他们，他们就

把实情全告诉了魏徵，魏徵于是长叹说：“官职俸禄是由天定，大概不假啊！”出自《朝野僉载》。

娄师德

唐朝娄师德任扬州江都县尉，冯元常也是县尉，二人一同去谒见张罔藏。张罔藏说：“你们两个人以后都会大贵，但冯元常不如娄师德。冯元常只要敛钱越多，官职就会更高；娄师德如果收取一文钱，就会丢掉官职。”后来，冯元常任浚仪县尉，行为放肆暴虐残忍，巡察却认为他办事能力强，上奏皇上任命为云阳尉。又因为他搜刮钱财的事得到洗白，任命他做了清强监察。娄师德始终也不敢收取一文钱，官位一直做到台辅，但家境极其贫困。冯元常的官职一直做到尚书左丞，后来获罪被处以自尽死。娄师德做到纳言才死。出自《朝野僉载》。

王 显

唐朝的王显，与文武皇帝有像严子陵与光武帝那样的布衣交情，经常扯裤子玩，拿帽子取乐。皇上还没有显达时，常开玩笑说：“王显到老也不会作茧。”等到皇帝登上皇位，王显前去拜见，趁机上奏说：“我现在能作茧了吗？”皇上笑道：“还不能知道。”招来王显的三个儿子，都授予五品官职，唯独没给王显，王显请皇上也授给他官职。皇上说：“你没有贵相，我并不是为你吝惜！”王显说：“哪怕早晨当官晚上死，也满足了。”当时仆射房玄龄说：“陛下既然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其夜卒。出《朝野僉载》。

张宝藏

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史。常因下直，归栎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时太宗苦于气痢，众医不效，即下诏

问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当重赏之。时宝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葦拔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徵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发，问左右曰：“吾前饮乳煎葦拔有效。”复命进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尝令与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徵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岂不及汝耶？”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授鸿胪卿。”时正六十日矣。出《独异志》。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

同他有龙潜之交，为什么不试试给他官做？”于是皇帝授予王显三品官，又叫人拿来紫袍金带赏赐给他。当天夜里王显就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张宝藏

唐太宗贞观年间，张宝藏任金吾长史。曾因当班完毕，返回栎阳。路上碰到一个少年打猎，割下新鲜猎物的肉野餐，张宝藏靠着树长叹说：“我张宝藏年已七十，未曾吃过一次像这样的酒肉，可悲呀！”旁边有个和尚指着他说：“六十日之内，您的官职会升到三品，有什么可叹息的呢！”说完就不见了。张宝藏感到奇怪，立刻回到京城。当时太宗得了气痢很痛苦，很多医生医治都不见效，就下诏书寻求殿庭左右大臣中有能治这种病的，定当重赏。当时张宝藏也曾被这种病困扰过，就写了一份奏疏献出乳煎葦拔的药方。皇上服了以后立刻就好了，下诏给宰相，授予张宝藏五品官。魏徵觉得为难，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拟文授官。皇上的病又发作了，询问左右侍臣道：“我先前吃了乳煎葦拔的药很有效。”于是又下令进献此药，一吃又好了。

于是想起进药的人，说：“我曾下令授予进方人五品官，到现在不见提升授官，什么原因呢？”魏徵害了怕，说：“奉诏的时候，不知是文还是武的。”皇上生气地说：“治好了宰相的病，可以授给他三品官；我是天子，难道不如你吗？”就厉声地说：“给他三品文官，再授鸿胪卿官号。”当时正好六十天。出自《独异志》。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极其健康，太史令李淳风拜见他，流着泪不说话。唐太宗询问他怎么回事，李淳风回答说：“陛下你晚上要归天。”唐太宗说：“人生有命，有什么忧愁！”留李淳风住在宫里。到半夜，唐太宗忽然入定，见一人来说：“陛下暂时去，马上回来。”唐太宗问他：“你是什么人？”那人说：“臣下是活人办阴间的事。”唐太宗就随那人进入冥府，判官问他六月四日的事，就让他回去了，先前见到

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出《朝野僉载》。

王无□

唐王无□，好博戏，善鹰鹞。文武圣皇帝微时，与无□搏戏争彩，有李阳之宿憾焉。帝登极，□藏匿不出。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索钱二十千。□不之知也，酬钱十八贯。给使以闻，帝曰：“必王无□也。”遂召至，惶惧请罪。帝笑而赏之，令于春明门，待诸州庸车三日，并与之。□坐三日，属灞桥破，唯得麻三车，更无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复赏。频请五品，帝曰：“非不与卿，惜卿不胜也。”固请，乃许之。其夜遂卒。出《朝野僉载》。

宇文融

刘禹锡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卢齐卿卒亡，及苏，说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为宰

相。”舅曰：“宇文融岂堪为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数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罢。出《嘉话录》。

的那个人又迎送他出了冥府。李淳风即观天象，不许左右的人哭泣，不一会儿唐太宗醒了。到天亮时，寻找昨晚所见的那个人，令主管的官员授给他一个官职，吏部于是给那人登记了蜀道上一个县丞。唐太宗很奇怪，问这件事，选司回奏说：“奉圣旨授给他这个官职。”唐太宗已经不记得了，别人却都听说过，这才知道官职都是由天定的。出自《朝野僉载》。

王无□

唐朝的王无□，好赌博，擅长养鹰鹞。唐太宗没登位时，与王无□赌博争输赢，有像李阳那样结下的旧怨。唐太宗登位时，王无□藏了起来。唐太宗就命给使拿一只小鹞到集市上去卖，要价二十千。王无□不知道这件事，给价十八贯。给使把这件事报告给唐太宗，唐太宗说：“一定是王无□。”于是就召到皇宫，王无□惶恐惊惧地请罪。唐太宗笑了，并赏赐他，让他到春明门等待各州装载纳绢的车三天，等来了都一起送给他。王无□坐等了三天，恰巧灞桥坏了，只得到三车麻，再也没得到别的东西。唐太宗知道他命薄，再也没有赏给他什么。但王无□多次请求要做五品官，唐太宗说：“我并不是不想给你，可惜的是你受用不了。”王无□坚决请求，唐太宗于是同意了。那天夜里王无□就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宇文融

刘禹锡曾说：“官职不是前生注定的，怎么叫真宰呢？”唐高宗永徽年间，卢齐卿暴死，复活后，说见到他的舅父李某，做了冥府的判官，有个府吏查阅案卷说：“宇文融应该当宰相。”舅父说：“宇文融怎么能胜任宰相？”府吏说：“天府的命令已经下来了，当多少天由判官决定。”舅父就判了一百天。不久宇文融就拜为宰相，果然到了一百天又被罢免了。出自《嘉话录》。

路 潜

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慕容连辉事，于新开推鞠，免死配流。后诉雪，授睦州遂安县令。前邑宰皆卒于官，潜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开之难，早已无身。今得县令，岂非命乎？”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西间有三殡坑，皆埋旧县令，潜命坊夫填之。有梟鸣于屏风，又鸣于承尘上，并不以为事。每与妻对食，有鼠数十头，或黄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驱之，则抱杖而叫。自余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满，一无损失。选授卫令，除卫州司马，入为郎中，位至中书舍人。出《朝野僉载》。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学有才，年十七，为左卫长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驴輦强至岳下，天恩加两阶，合入五品，竟不能起。乡里亲戚来贺，衣冠不得，遂以绯袍覆其上，帖然而终。出《朝野僉载》。

李迥秀

李迥秀为兵部尚书，有疾，朝士问之。秀曰：“仆自知当得侍中，有命固不忧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诏赠侍中。出《定命录》。

狄仁杰

唐狄仁杰之贬也，路经汴州，欲留半日医疾。开封县令

路 潜

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慕容连辉的事牵连，在新开受审，判免死流放。后来申诉昭雪，授予他睦州遂安县令的官职。路敬潜之前的几任县宰都死在任内，他想不去上任。他的妻子说：“您若该死，新开那次遭难，早就死了。现在得到县令的职务，难道不是命吗？”路敬潜

认为有理，就到了睦州，由睦州到遂安县水路有数百里以上。遂安县衙寝堂西边，有三个殡葬的坑，都埋着以前的县令，路敬潜令坊夫填上了。又发现在屏风上有枭鸟叫，一会儿又在天花板上叫，路敬潜并不认为是什么事。每次与妻子对坐着吃饭，有几十只老鼠出来，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有青色的有黑色的，用木杖驱赶，那些老鼠就抱着木杖叫唤。其余的怪事，不能一一都说出来。路敬潜到一考任满，没有一点儿损失。后来选授予卫令，任命为卫州司马，又任为郎中，直至做了中书舍人。出自《朝野金载》。

甘子布

武周朝时的甘子布，博学广识才智出众，十七岁任左卫长史，但官不入五品。登山封禅那年得了病，用驴犂勉强拉到中岳嵩山下，皇天恩赐加两阶，该入五品，但身体虚弱竟起不来。乡邻亲戚前来祝贺，但又不能穿戴衣冠，只得把红袍覆盖在他身上，安静静地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李迥秀

李迥秀任兵部尚书，有病，朝中官员来慰问他。他说：“我自己知道应该当侍中，有命在就不用忧虑。”朝中官员退出，还没走出街巷，李迥秀就死了。有司上奏皇上，皇上下诏赠予李迥秀侍中之职。出自《定命录》。

狄仁杰

唐朝狄仁杰被贬官，路经汴州，想留住半天治病。开封县令霍献可追逐当日出界，狄公甚衔之。及回为宰相，霍已为郎中，狄欲中伤之而未果。则天命择御史中丞，凡两度承旨，皆忘。后则天又问之，狄公卒对，无以应命，唯记得霍献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后狄公谓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荐公，乃知命也，岂由于人耶？”出《定命录》。

崔元综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令史奚三儿云：“公从今六十日内，当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从此后发初，更作官职。后还于旧处坐，寿将百岁，终以饿死。”经六十日，果得罪，流于南海之南。经数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会赦得归，乘船渡海，遇浪漂没，同船人并死，崔公独抱一板，随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丛苇中。板上一长钉，刺脊上，深入数寸，其钉板压之。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来此渚中，闻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与踏血拔钉，良久乃活。问其姓名，云是旧宰相。众人哀之，济以粮食。随路求乞。于船上卧，见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时令史。唤与语，又济以粮食，得至京师。六年之后，收录乃还。选曹以旧相奏上，则天令超资与官。及过谢之日，引于殿庭对。崔公著碧，则天见而识之，问得何官，具以状对。乃诏吏部，令与赤尉。及引谢之日，霍献可赶他当日离开县城，狄仁杰含恨很深。等狄仁杰回朝当了宰相，霍献可已经做了郎中，狄仁杰想中伤霍献可但没成功。武则天命狄仁杰择选御史中丞，共两次承旨，都忘记了。后来武则天又问他这件事，狄仁杰仓促应对，回答不出来，心中只记得霍献可，就上奏说霍献可这个人可以。武则天旨提升霍献可为御史中丞。后来狄仁杰对霍献可说：“我当初恨你，现在却推荐你，这才知道天命，怎么能由人呢？”出自《定命录》。

崔元综

崔元综，武周朝时任宰相。令史奚三儿说：“你从现在开始六十天以内，会被流放到南海。六年之中有三次当死，然而最终竟没有死。从这以后，你将更换官职。最后还会官复原职，寿数是一百岁，最终因饥饿而死。”过了六十天，崔元综果然获罪，被流放到南海以南。过了几年，他得了一场血痢，病了百日，到了最重的时候非常危险，然而并没有死。遇大赦才得到回京的机会，乘船过海时遇到大风浪，船覆没，一同乘船的人都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抱住一块木板，随波上下漂荡。漂泊到一个海岛上，被风浪推到芦苇丛里。他抱的那木

板上有个长钉子，正好刺到脊背上，扎进身体有几寸深，那钉板在上面压着他。他只好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罢了。这时忽然遇到一船人来到这个岛上，听到他的呻吟声，同情他，把他救起来扶着上了船，并给他止血拔钉，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询问他的姓名，他说是原来的宰相。众人同情他，给了他些粮食。他一路讨饭往回返。一天他正在船上躺着，看见一个穿青绿色衣服的官员，是他当宰相时的令史。便招呼和他说话，那官员又周济给他了一些粮食，这样他才能够回到京城。六年以后，收录选官，返回了朝廷。选曹司以原宰相情况上报，武则天下令破格授他官职。等到进宫拜谢那天，他被带到殿堂上问对。他穿着青绿色的衣服，武则天见到后认出了他，问他得了什么官职，他就讲了自己的详细情况。武则天于是下诏给吏部，让他们任命他为赤尉。又等到进宫拜谢那天，

又敕与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迁至中书侍郎，九十九矣。子侄并死，唯独一身，病卧在床。顾令奴婢取饭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动。崔公既不能责罚，奴婢皆不受处分，乃感愤不食，数日而死矣。出《定命录》。

苏味道

苏味道三度合得三品，并辞之。则天问其故，对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则天遣行步，视之曰：“卿实不得合三品。”十三年中书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后出为眉州刺史，改为益州长史，敕赐紫绶。至州日，衣紫毕，其夜暴卒。出《定命录》。

卢崇道

唐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俱流岭南。经年，无日不悲号，两目皆肿，不胜凄恋，遂并逃归。崇道至都宅藏隐，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内给使来，取克贵人，崇道乃赂给使，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事败，给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纠捉。敕杖各决一百，俱至丧命。出《朝野僉载》。

刘仁轨

唐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襄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

武则天又特敕给他御史职务。自此以后，他从御史做到郎官，多次升迁直到当了中书侍郎，这年已经九十九岁了。他的子侄都死了，只有他独身一人，有病卧倒在床上。唤奴婢给他拿饭粥，奴婢们欺他年老病重，都笑而不动。他既不能责罚她们，她们也都不听他的吩咐，气愤之下吃不下东西，几天后饿死了。出自《定命录》。

苏味道

苏味道三次当做到三品官，他都拒绝了。武则天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回答：“我自己知道不应当得到三品官职。”武则天让他走几步，看了之后说：“你确实不应该当这个三品官。”苏味道做了十三年中书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官。后来出任为眉州刺史，又改任为益州长史，皇上赏赐他紫袍绶带。到了益州，穿上紫袍那天晚上就暴病身亡了。出自《定命录》。

卢崇道

唐朝太常卿卢崇道，因受女婿中书令崔湜谋反的事牵连，羽林郎将张仙因为与薛介然谈论想要谋反的情状，都被流放到岭南。流放的几年，他们无日不悲伤哭号，两眼都哭肿了，不能忍受这凄惨悲凉和眷恋之情，就一起逃了回来。卢崇道回到北京的家里，躲藏起来，为儿子准备娶崔家的女儿，但这件事没成。有个内给使前来，说要崔氏女入宫为贵人，卢崇道就贿赂内给使，让他另找一家姓崔的女儿进了宫。进宫后事情败露，内给使承担了全部责任，掩护了卢崇道，连同内给使的三个男孩也被收捉。各判杖刑一百，结果全都打得丧了命。出自《朝野僉载》。

刘仁轨

唐朝的青州刺史刘仁轨，管理海运，损失船舶很多，被免除官职贬做了老百姓，后来到辽东去效力。正赶上生病，在平襄城下卧床不起。一次卷起营帐的帘幕看外面的士兵们攻城，有个兵卒

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仍恶骂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预汝事？”不肯去。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出《朝野僉载》。

任之选

唐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后说为中书令，之选竟不及第。来谒张公，公遗绢一束，以充粮用。之选将归至舍，不经一两日，疾大作，将绢市药，绢尽，疾自损。非但此度，余处亦然，何薄命之甚也！出《朝野僉载》。

直冲冲跑到刘仁轨的前头背对着他坐下了，刘仁轨大声呵斥他他也不走。反而恶狠狠地回骂刘仁轨说：“你想看，我也想看！碍着你什么事？”还是不肯离开。不一会儿，城墙上放箭，有一箭正中那士兵的心窝而死。如果没有这个士兵，刘仁轨几乎被流箭射中。出自《朝野僉载》。

任之选

唐朝的任之选和张说同时应考。后来张说当了中书令，任之选竟没有考中。任之选来拜见张说，张说赠给他一束绢，用来填补他的家用。任之选拿绢回到家里，没过一两天，得了一场大病，于是卖绢买药，绢卖光了，病自然也好不了。不但这件事是这样，其他的事也是这样，多么命薄啊！出自《朝野僉载》。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数二

田 预 王 峻 高智周 王 儼 裴伯先
张文瓘 袁嘉祚 齐 瀚 张守珪 裴有敞
王 超 张齐丘 冯七言事 桓臣范 张嘉贞
僧金师

田 预

唐奉御田预，自云：少时见奚三儿患气疾，寝食不安。田乃请与诊候，出一饮子方剂愈。三儿大悦云：“公既与某尽心治病，某亦当与公尽心，以定贵贱。”可住宿，既至晓，命纸录一生官禄，至第四政，云：“作桥陵丞。”时未有此官，田诘之，对云：“但至时，自有此官出。”又云：“当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桥陵丞，后为奉御，二十四年而改。出《定命录》。

王 峻

王峻任渭南已数载。自云：“久厌此县，但得蒲州司马可矣。”时奚三儿从北来，见一鬼云：“送牒向渭南，报明府改官。”问何官，云改蒲州司马。便与相随来渭南，

田 预

唐朝的奉御田预自己说：年轻时看到奚三儿得了气管的疾病，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田预就请求给他诊断，出了一个饮剂的方子病就好了。奚三儿很高兴，说：“你既然给我尽心治病，我也应该尽心为你定一生的贵贱。”留田预住宿，天亮后，让他拿纸记录一生的官禄，写到第四任官职，奚三儿说：“做桥陵丞。”当时根本没有桥陵丞这个官职，田预就追问他，他回答说：“只要到那个时候，自然就会

有这个官职。”又说：“你当做二十四年奉御。”等到皇帝驾崩，田预果然任桥陵丞，后任奉御，二十四年后改任其他的官职了。出自《定命录》。

王 峻

王峻任渭南县令已有几年了。他自己说：“早就厌烦在这个县当县令了，只要能做蒲州司马就行。”当时奚三儿从北面来，碰见一个鬼说：“送公文去渭南，报告明天县府改官。”奚三儿问改什么官，鬼说改蒲州司马。说完奚三儿便跟着他一块儿来到渭南，

见峻云：“公即改官为蒲州司马。”当时鬼在厅阶下曲躬立。三儿言讫，走出。果三数日改蒲州司马。改后二十余日，敕不到。问三儿，三儿后见前鬼，问故。鬼云：“缘王在任剩请官钱，所以折除，今折欲尽，至某时，当得上。”后验如其言。出《定命录》。

高智周

高智周，义兴人也。少与安陆郝处俊、广陵来济、富阳孙处约同寓于石仲览。仲览宣城人，而家于广陵。破产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尝夜卧，因各言其志。处俊先曰：“愿秉衡轴一日足矣。”智周、来济愿亦当然。处约于被中遽起曰：“丈夫枢轴或不可冀，愿且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纳足矣。”仲览素重四人，尝引相工视之，皆言贵及人臣，顾视仲览曰：“公因四人而达。”后各从官州郡。来济已领吏部，处约以瀛州书佐。因选引时，随铨而注，济见约，遽命笔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毕下阶，叙平生之言，亦一时之美也。智周尝出家为沙门，乡里惜其才学，勉以进士充赋，擢第，授越王府参军，累迁费县令，与佐官均分俸钱，迁秘书郎，累迁中书侍郎，知政事，拜银青光禄大夫。智周聪慧，举朝无比，日诵数万言，能背碑覆局。淡泊于冠冕，每辞职辄迁，赠越州都督，谥曰定。出《御史台记》。

见到王峻，说：“您马上就要改任为蒲州司马了。”当时鬼在厅阶下面曲身躬立。奚三儿说完走了出来。果然三天后王峻改任为蒲州司马。

但改官后二十多天，皇帝的敕令还不到。王峻问奚三儿，奚三儿又去见前次那个鬼，问他是什么原因。鬼说：“因为王峻在任上剩有官钱，所以得折算掉，现在快折算完了，等到以后某时才能当上蒲州司马。”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出自《定命录》。

高智周

高智周是义兴人。少年时同安陆的郝处俊、广陵的来济、富阳的孙处约同住在石仲览家里。石仲览是宣城人，而在广陵安了家。为招待他们四个人几乎使家庭破产，他们几个人交情很深。四人曾夜卧床上，各自谈论自己的志向。郝处俊先说：“我希望掌权一天就满足了。”高智周、来济的愿望也是如此。孙处约在被中突然坐起来说：“大丈夫做一个重臣或许做不到，希望能做一个通事舍人，在皇宫内跑腿学舌、发号施令就满足了。”石仲览一向很看重这四个人，曾经请相面先生为他们看相，相面先生说这四个人都是贵人可当大官，又看了看石仲览说：“你会因为他们四人而发达。”后来大家都各自到州郡里当了官。来济做了吏部长官，孙处约任瀛州书佐。有一次选拔推荐官员时，随选官批注，来济见到了孙处约的名字，立刻拿起笔来说：“可以满足他的志向了，可以满足他的志向了。”就批注为通事舍人。批注完走下台阶，与孙处约同叙当年的志向，也是一时的美谈。高智周曾经出家做了和尚，同乡的人都爱惜他的才学，勉励他考进士，考中了，被授予越王府参军，多次升迁做了费县县令，与佐官均分俸禄，又升为秘书郎，累官迁升为中书侍郎，知政事，拜为银青光禄大夫。高智周聪慧，满朝大臣无人可比，可以一天背诵几万字，能背诵碑文，复盘棋局。但他对官职的事看得很淡泊，经常要求辞职回乡，每辞职就升迁。死后赠给他越州都督的官爵，谥号为“定”。出自《御史台记》。

王 儼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儼曰：人遭遇皆系之命，缘业先定，吉凶乃来，岂必诫慎？昔天后诛戮皇宗，宗子系大理当死。宗子叹曰：“既不免刑，焉用污刀锯！”夜中，以衣领自缢死。晓而苏，遂言笑饮

食，不异在家。数日被戮，神色不变。初苏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尔合戮死，何为自来？速还受刑！’宗子问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杀人，今偿对乃毕报。”宗子既知，故受害无难色。出《纪闻》。

裴伷先

工部尚书裴伷先，年十七，为太仆寺丞。伯父相国炎遇害，伷先废为民，迁岭外。伷先素刚，痛伯父无罪，乃于朝廷封事请见，面陈得失。天后大怒，召见，盛气以待之，谓伷先曰：“汝伯父反，干国之宪，自贻伊戚，尔欲何言？”伷先对曰：“臣今请为陛下计，安敢诉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妇。先帝弃世，陛下临朝，为妇道者，理当委任大臣，保其宗社。东宫年长，复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几，遽自封崇私室，立诸武为王，诛斥李宗，自称皇帝。海内愤惋，苍生失望。臣伯父至忠于李氏，反诬其罪，戮及子孙。陛下为计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复立李家社稷，迎太子东宫，陛下高枕，诸武获全。如不纳臣

王 儼

唐朝的太子通事舍人王儼说：人生的遭遇都和你的命运有联系，因果报应早就定好了，所以不是吉就是凶，该什么时候来也是注定的，难道一定守诫谨慎吗？过去天后诛杀皇帝的宗族，宗子被送到大理寺审判应当死刑。宗子长叹说：“我既然免不了一死，何必污染了刀锯！”半夜，用自己的衣服领子上吊而死。到天亮时又复活过来，就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同在家里一样。几天以后被杀，脸色神气一点也没有改变。当他刚复活的时候说：“我刚死，冥府的官就生气对我说：‘你当被杀死，为什么自己就来了？快回去受刑！’我问什么缘故，冥官把生死簿给我看，因为前世杀了人，今世偿还了才能结束报应。”宗子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受害时面无一难色。出自《纪闻》。

裴伷先

工部尚书裴奂先，十七岁任太仆寺丞。他的伯父是相国，叫裴炎，被杀害，裴奂先也被废官为平民，流放到岭外。裴奂先的性格向来刚直，痛惜伯父无罪被害，就呈上密封的奏章在朝廷前请求接见，以便当着武后的面陈述得失利害。武后大怒，召见了裴奂先，以凌人盛气对待他，对裴奂先说：“你的伯父谋反叛逆，触犯国法，自然贻祸给你们这些亲戚，你有什么话说？”裴奂先回答说：“我今天请求为陛下您着想，怎么敢申诉冤情呢？再说陛下您是先帝的皇后，李家的媳妇。先帝去世，陛下您临朝主持朝政，作为妇道人家，从道理上讲应该把国家大事委任给大臣们，保护好李家的宗庙社稷。太子年长，应恢复他掌管朝政，来满足在天上先帝的愿望。现在先帝仙逝没多久，您就自作主张册封了自己的私党，立了很多姓武的为王，诛杀排斥李家宗室，自称为皇帝。这样全国都为您气愤叹惜，百姓深感失望。我的伯父最忠于李家，反被您诬陷有罪，杀戮延及他的子孙。陛下您这样打算，我深感痛惜。我希望您重建李家的社稷，迎立东宫太子，您就可以高枕无忧，各位姓武的也就安全了。如果不采纳我的言，天下一动，大事去矣。产、禄之诫，可不惧哉？臣今为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发此言！”命牵出。奂先犹反顾曰：“陛下采臣言实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于朝堂，杖奂先至百，长隶灊州。奂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奂先死，数至九十八而苏，更二笞而毕。奂先疮甚，卧驴舆中，至流所，卒不死。

在南中数岁，娶流人卢氏，生男愿。卢氏卒，奂先携愿，潜归乡。岁余事发，又杖一百，徙北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奂先贤相之侄，往来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其可汗礼奂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赠奂先黄金马牛羊甚众。奂先因而致门下食客，常数千人。自北庭至东京，累道致客，以取东京息耗。朝廷动静，数日奂先必知之。

时补阙李秦授寓直中书，封事曰：“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天后纳之，夜中召入，谓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启予心。”即拜考功员外郎，仍知

制造，敕赐朱绂，女妓十人，金帛称是。与谋发敕使十人于十道，安慰流者。其实赐墨敕与牧守，有流放者杀之。敕既下，佺先知之，会宾客话，全国都行动起来，您就会大事垂败。吕产、吕禄二人的教训，您能不害怕吗？我认为您现在采纳我的话还不晚。”武后气愤地说：“你是什么东西，敢说这种话！”命人将他拉出去。裴佺先仍回头说：“陛下您采纳我的话实际还不晚。”像这样几次。武后下令把朝中大臣召集在朝堂，杖刑裴佺先一百，发配到瀼州做奴隶。裴佺先解开衣服受刑，打到十杖昏死过去，数到九十八下时却又苏醒过来，又打了两下才结束。裴佺先满身创伤，躺在驴车里，到了流放的地点，但最后没有死。

裴佺先在南中几年，娶了一个流放的卢家的女儿为妻，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愿。卢氏死后，裴佺先带着裴愿，偷偷地回到家乡。几年后被发现，又杖刑一百，流放到北庭。在北庭做了五年买卖，获取资财几千万。裴佺先是贤明的宰相的侄儿，往来在河西地界，每年都向当地官府上缴二千石。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少数民族的部落达到上万帐，裴佺先就投降了这个部落，部落可汗对裴佺先以礼相待，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裴佺先。可汗只有这一个女儿，特别疼爱，就赠给裴佺先很多黄金和马牛羊。裴佺先因此门下招致的食客常常达到几千人。从北庭到东京洛阳，每条道路上都安排了食客，用来探听洛阳的消息。朝廷里有什么动静，几天以后裴佺先一定会知道。

当时补阙李秦授任寓直中书，上呈的封事中说：“陛下自从登上皇位，诛杀排斥李家的人以及各大臣，他们的家人和亲戚们被流放在外的，依我估计，将近几万人。如果一旦他们召集在一起同心造反，出于你的意料之外，我怕社稷一定很危险。讖语说：‘代武者刘。’‘刘’就是‘流’。陛下不杀这些人，我怕祸患太大了。”武后采纳了他的意见，半夜时召他入宫，对他说：“你的名叫秦授，是上天把你授给我，亏你启发了我。”立刻授他为考功员外郎，仍然掌管传达皇帝的命令，并赏赐给他朱袍和十个美女，金银财宝更多。他与武后秘密派出十个特使到十个道，安慰被流放的人，其实是向州郡的长官直接下达武后的命令，杀掉那些被流放的人。命令下达后，裴佺先就知道了，他聚集宾客们

计议，皆劝佺先入胡。佺先从之。日晚，舍于城外，因装。时有铁骑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佺先善待之。及行，使将马装橐驼八十头，尽金帛，宾客家僮从之者三百余人。甲兵备，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足马二，佺先与妻乘之。装毕遽发，料天晓人觉之，已入虏境矣。即而迷失道，迟明，唯进一舍，乃驰。

既明，候者言佺先走，都护令八百骑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骑追焉，诫追者曰：“舍佺先与妻，同行者尽杀之，货财为赏。”追者及佺先于塞，佺先勒兵与战，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将战死，杀追骑八百人，而佺先败。缚佺先及妻于橐驼，将至都护所。既至，械系阱中，具以状闻。待报而使至，召流人数百，皆害之。佺先以未报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抚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晓吾意，擅加杀害，深为酷暴。其辄杀流人使，并所在讎项，将至害流人处斩之，以快亡魂。诸流人未死，或他事系者，兼家口放还。”由是佺先得免，乃归乡里。

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赠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后，佺先乃出焉。授詹事丞，岁中四迁，遂至秦州都督，再节制桂、广。一任幽州帅，四为执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声绩，号曰唐臣，后为工部尚书、东京留守，薨，寿八十六。出《纪闻》。

商量，大家都劝裴佺先到胡地去。裴佺先听从了。当天晚上住在城外，化了装。当时有两个铁骑果毅，勇猛而又有武力，因犯罪被流放，裴佺先对他们很好。要出发时，让他们牵着八十头驮着财物的骆驼，口袋箱子里全是金银玉帛，随从的宾客家僮等也有三百多人，备有铁甲兵车，拿着锐利的兵器追随的勇士有一半。有两匹千里马，裴佺先与妻子各骑一匹。整装完毕立刻出发，计划天亮被人发觉时就已进入胡地了。但他们走了不久却迷了路，天快亮时只前进了三十多里，只好夺路乱跑。

天亮了，侦察的人说裴佺先跑了，都护派了八百名骑兵追赶，裴佺先的妻父可汗又派五百骑兵追来，并告诫追兵说：“放过佺先和他的妻子，其他同行的人都杀了，缴获的钱财就赏给你们。”追兵在边塞赶上裴佺先，裴佺先停下队伍与他们交战，部下都与追兵进行了殊

死力战。傍晚，两个铁骑果毅战死，杀了追赶的骑兵八百人，然而裴佑先还是失败了。裴佑先和妻子被绑在骆驼上，带到都护府。到了都护府，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到一个地牢里，都护把情况上报了。等回报时使者到了，招来几百个流放的人，将他们都杀害了。裴佑先因为奏报没有批回而幸免。武后考虑被流放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又派使臣安抚被流放的人说：“我以前派了十个特使分十道安抚被流放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使臣不明白我的用意，擅加杀害，太残暴了，现在追究杀害流放人的使臣，并就地逮捕，把他们带到杀害流放人的地方处斩，以快慰亡魂。那些没死的流放人，或者因为别的事受牵连的，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律放回。”因此裴佑先才得免死，回到了家乡。

等到唐朝平复，洗雪了裴炎的冤情，赠给他益州大都督的名号，寻找他的后人，裴佑先才出头露面。授给他詹事丞的官职，一年中四次升迁，直到做了秦州都督，又统管桂、广两地。做了一任幽州帅，四任执金吾，一次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共任三品官近四十个职务。他任官期间都有政绩，号为“唐臣”，后来在任工部尚书、东京留守时死去，享年八十六岁。出自《纪闻》。

张文瓘

张文瓘少时，曾有人相云：“当为相，然不得堂饭食吃。”及在此位，每升堂欲食，即腹胀痛霍乱，每日唯吃一碗浆水粥。后数年，因犯堂食一顿，其夜便卒。出《定命录》。

袁嘉祚

袁嘉祚为滑州别驾。在任得清状，出官未迁。接萧、岑二相自言，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踪迹，何乃躁求！”袁惭退，因于路旁树下休息，有二黄衣人见而笑之。袁问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数月间并家破，公当断其罪耳。”袁惊而问之，忽而不见。数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经旬月，二相被收，果为袁公所断。出《定命录》。

齐 瀚

东京玩敲师，与侍郎齐瀚游往。齐自吏部侍郎而贬端州高安县尉。僧云：“从今十年，当却回，亦有权要。”后如期，入为陈留采访使。师尝云：“侍郎前身曾经打杀两人，今被谪罪，所以十年左降。”出《定命录》。

张守珪

张守珪，曾有人录其官禄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刺史，疾甚，犹谓人曰：“某当为凉州都督，必应未死。”既而脑发疡，疮甚，乃曰：“某兄弟皆有此疮而死，必是死。后赠凉州都督。”遂与官吏设酒而别，并作遗书，病五六日

张文瓘

张文瓘年轻时，曾经有人给他相面说：“能做宰相，然而不能在堂上吃饭。”等到他真的做了宰相，每次升堂要吃饭，就会肚子发胀甚至闹霍乱，只好每天吃一碗浆水粥。以后过了几年，因为犯忌讳在堂上吃了顿饭，当天晚上就死了。出自《定命录》。

袁嘉祚

袁嘉祚任滑州别驾。在任期间清廉公正，任满未能升迁。有一次迎接萧、岑二宰相时说了希望升迁的意思，二相都呵斥他说：“知道你有好的履历，何必这么急呢！”袁嘉祚惭愧只好退下，靠在路旁的树下休息，这时有两个穿黄衣服的人看见他就笑了。袁嘉祚问为什么笑，二人回答说：“我们笑那两个宰相罢了！三个月以内他们连家都会破败，你将审判他们的案子。”袁嘉祚惊奇地问怎么回事，但那二人忽然间就不见了。几天后，特敕袁嘉祚为刑部郎中。又过了一个多月，二相被收监，果然由袁嘉祚审断。出自《定命录》。

齐 瀚

东京的玩敲大师与侍郎齐瀚交游往来。齐瀚从吏部侍郎贬官到端州任高安县城尉。有个和尚说：“从现在起十年以后，你还会回去，也会任重要官职。”后来真的如期实现了，被提升为陈留采访使。玩敲大师曾说：“侍郎前世曾经打死过两个人，现在被贬官抵罪，所以要十年被贬。”出自《定命录》。

张守珪

张守珪，曾有人记录他的官禄十八任，后来都如记录的实现了。等他当了括州刺史，得了重病，还对别人说：“我该做凉州都督，一定应验不会死。”后来头部溃烂，生疮很重，他又说：“我的兄弟都是得这种病死的，我一定死在这个病上。死后赠凉州都督。”于是与众官吏设酒宴告别，并写了遗书，病了五六天以后卒。后果赐凉府都督。出《定命录》。

裴有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禳之。”而崔夫人曰：“禳须何物？”荣曰：“使君娶二姬以压之，出三年则危过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语，儿在身无病。”荣退曰：“夫人不信，荣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荣言信矣。出《朝野僉载》。

王超

王超者，尝为汜水县令。严损之曰：“公从此为京官讫，即为河北二太守。”后果入为著作郎，出为真定太守，又改为京城守。超又谓汜水令严迴云：“公宜修福。”严不信。果被人诉，解官除名，配流而身亡也。出《定命录》。

张齐丘

张齐丘妻怀妊，过期数月不产。谓是病，方欲合药疗之。吴郡尼宝珠见之曰：“慎勿服药，后必生一卫佐。”既而果生男。齐丘贵后，恩敕令与一子奉御官。齐丘奏云：“两侄早孤，愿与侄。”帝嘉之，令别与两侄六品已下官，齐丘之子，仍与东宫卫佐，年始十岁。出《定命录》。

死了。后来果然赐为凉府都督。出自《定命录》。

裴有敞

唐朝的杭州刺史裴有敞得了重病，他请钱塘县主簿夏荣前来看病。夏荣说：“刺史大人任何担心都没有，但夫人早就应该祈福禳灾了。”崔夫人说：“消除灾祸须用什么东西？”夏荣说：“刺史大人应再娶两房姬妾压祸，过了三年你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夫人气愤地说：“这是那老东西胡说八道的话，在我身上没什么病。”夏荣边后退边说：“夫人不信，我就不敢说了。刺史大人命中该有三妇，若不再娶，对夫人不好。”夫人说：“宁可死，这件事也不该做。”这一年夫人暴病身亡，裴有敞又娶了二妾。夏荣的话是可信的。出自《朝野僉载》。

王超

王超，曾当过汜水县县令。严迥贬损他说：“你从这里当到京官就终止了，此后还可做河北的两个太守。”后来果然入京做了著作郎，又出任真定太守，又改任为京城太守。王超又对汜水县令严迥说：“你应该修福。”严迥不信，果然被人所告，解除官名，刺配流放身亡。出自《定命录》。

张齐丘

张齐丘的妻子怀孕，过了产期几个月也没有生产。说是病，正要配药治病。吴郡有个尼姑叫宝珠的看了以后说：“千万不要吃药，以后一定会生一个卫佐。”不久果然生了个男孩。张齐丘显贵后，皇帝恩敕命给他一子为奉御官。张齐丘上奏说：“有两个侄儿早孤，希望授侄儿官职。”皇帝很赞赏他，令人另外授予两个侄子六品以下的官

职，张齐丘的儿子仍然授予东宫卫佐的官职，那年才十岁。出自《定命录》。

冯七言事

陈留郡有冯七者，能饮酒，每饮五斗，言事无不中者。无何，语郡佐云：“城中有白气，郡守当死。”太守裴敦复闻而召问。冯七云：“其气未全，急应至半年已来。”裴公即经营求改。改后韦恒为太守，未到而卒。人问得应否，曰：“未！”寻又张利贞主郡，卒于城中。杜华尝见陈留僧法晃云：“开封县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日作御史中丞。”华信之。又遇冯七问焉，冯七云：“沈君不逾十日。”皆不之信。经数日，沈公以病告，杜华省之。沈云：“但苦头痛，忍不堪。”数日而卒。出《定命录》。

桓臣范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说：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饮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将拌米并火炷来，暨生以口衔火炷，忽似神言。其时有东京缙氏庄，奴婢初到，桓问以庄上有事。暨生云：“此庄姓卢，不姓桓。”见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两贯钱。”见一婢，复云：“此婢即打头破血流。”桓问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须慎马厄。”及行至扬府，其奴果偷两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与夫相打，头破血流。至东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针，针讫，其肿转剧，连膝焮痛。遂请告，经一百日停官。其针人乃姓马，被上佐械系责之，言马厄者，即此人也。归至东都，于伊阙住，其缙氏

冯七言事

陈留郡有个叫冯七的，能喝酒，每次能喝五斗，他说的事没有不说中的。不多时，他对郡佐说：“城中有白气，郡守要死。”太守裴敦复听说这件事以后召见他询问为何。冯七说：“那白气还不全，快的

话半年就会到来。”裴敦复马上想办法要求改任。改后韦恒任太守，但韦恒还没到郡就死了。有人问冯七是否应验了，冯七说：“没有！”随即张利贞主持郡事，死在城中。杜华曾见到陈留的一个叫法晃的和尚说：“开封县令沈庠命中应改为京畿令，十五月以后任御史中丞。”杜华相信了。又遇到冯七就问冯七对不对，冯七说：“沈君不超过十天就会死。”大家都不信他的话。过了几天，沈庠告病，杜华去探望他。沈庠说：“只是头痛得很，实在忍受不了。”几天以后死了。出自《定命录》。

桓臣范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己说：前任刺史进京考核，走到常州，有个双生人很会占卜。一连喝了三天酒，醉了，到第四天，拿来拌米和火炷，双生人口含火炷，忽然间像神仙一样说话。那时东京有缙氏庄，一奴一婢刚从缙氏庄来，桓臣范就问他们庄上的事。双生人说：“这个庄姓卢，不姓桓。”见到那个奴仆，又说：“这个人要走，还要偷两贯钱。”见到那个奴婢，又说：“这个人即将被打得头破血流。”桓臣范问现在去东京将改为什么官职，双生人说：“到东北方向一千里以外做刺史，但一定要小心马给你带来的厄运。”走到扬州，那个奴仆果然偷了两贯钱逃跑了。到了徐州地界，那奴婢与别人打架，被打得头破血流。到了东京，改任为瀛州刺史。这才相信了双生人的话。于是便常常提防马给他带来的厄运。等到了郡里，因为拜跪，左脚忽然痛起来，然后就走不了路。有个人说他会用针刺治疗，用针扎完，他的脚肿得更厉害了，连膝盖以下也发烧肿胀，疼痛难忍。于是请病假，过了一百天被停了官。那个用针给治病的人姓马，被上了刑具责问，所说的“马厄”，就是指这个人啊。回到东京，在伊阙暂住，那个缙氏庄卖与卢从愿。方知诸事无不应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复营求。出《定命录》。

张嘉贞

张嘉贞未遇，方贫困时，曾于城东路，见一老人卖卜。嘉贞访

焉。老人乃粘纸两卷，具录官禄，从始至末，仍封令勿开。每官满，即开看之，果皆相当。后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将死，乃云：“吾犹有一卷官禄未开，岂能即死？今既困矣，试令开视。”乃一卷内并书“空”字，张果卒也。出《定命录》。

僧金师

睢阳有新罗僧，号金师，谓录事参军房琯云：“太守裴宽当改。”琯问何时，曰：“明日日午，敕书必至。当与公相见于郡西南角。”琯专候之。午前有驿使，而封牒到不是，琯以为谬也。至午，又一驿使送牒来，云：“裴公改为安陆别驾。”房遽命驾迎僧，身又自去，果于郡西南角相遇。裴召问之，僧云：“官虽改，其服不改。然公甥侄各当分散。”及后敕至，除别驾，紫绂犹存，甥侄之徒，各分散矣。出《定命录》。

庄卖给了卢从愿。这才知道那双生人说的话没有不和事实相符的。桓臣范从此相信命运，不再为名利而奔波劳累了。出自《定命录》。

张嘉贞

张嘉贞还没有当官，正贫困的时候，曾经在城东的路上看见一个老人给人算卦。张嘉贞就请他给算算命。那算命老人粘纸两卷，从开始到结束，详细地记下了他的官禄，仍然封好，让他不要打开。张嘉贞每次当官任满，就打开看看，果然都和那纸卷里的记录相符。以后官至宰相，到某州任刺史，直到定州刺史，这时他病重就要死了，便说：“我还有一卷官禄没有打开看，怎么能死了？现在被疾病所困，不妨让人打开看看。”打开一看，卷内写着两个“空”字，张嘉贞果然死了。出自《定命录》。

僧金师

睢阳有个新罗僧，号金师，他对录事参军房琯说：“太守裴宽合当改官。”房琯问什么时候，金师说：“明天中午，皇上的敕令一定会

到。我将与你在郡城西南角相见。”房琯第二天专门等候。午前有一个驿使到，而那个公文不是，房琯认为金师说得不对。到了中午，又一个驿使送公文来，说：“裴公改官任安陆别驾。”房琯马上命人迎接金师，自己又亲自去，果然在郡城的西南角相遇了。裴宽召见金师问这件事，金师说：“官职虽然改了，服饰不改。但你的甥侄将各自分散。”到后来皇上的敕令到了，任命为别驾，紫色的官服和品级还保留，甥侄那些人，各自分散了。出自《定命录》。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数三

韦 氏 张嘉福 宋 恽 房 瑄 孙 生

张嘉贞 杜 暹 郑 虔 崔 圆

韦 氏

唐平王诛逆韦。崔日用将兵杜曲，诛诸韦略尽，缢子中婴孩，亦捏杀之。诸杜滥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韦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闵杀胡，高鼻者横死；董卓诛阉人，无须者枉戮。死生命也。”出《朝野金载》。

张嘉福

唐逆韦之变，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至怀州武陟驿，有敕所至处斩之。寻有敕放。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命非天乎？天非命乎？出《朝野金载》。

宋 恽

明皇在府之日，与绛州刺史宋宣远兄恽有旧。及登极之后，常忆之，欲用为官。恽自知命薄，乃隐匿外州，缘亲老

韦 氏

唐平王追杀叛逆的韦氏。崔日用率兵到杜曲，把姓韦的几乎都杀光了，就连襁褓里的婴孩也都被掐死。在杜曲被滥杀的人不止一个。浮休子说：“这是姓韦的罪过，疏房远族有什么罪？就好像冉闵杀胡人，高鼻子的人也遭惨死；董卓杀阉党，没长胡子的也被枉杀。死生真是命里注定。”出自《朝野金载》。

张嘉福

唐朝韦氏叛乱，吏部尚书张嘉福兼河北道存抚使，到了怀州武陟馆驿，有敕令要将张嘉福在所到之处斩首。不一会儿又下敕令释放。使臣在马上睡了一觉，晚行了一个驿站的路，等到了，张嘉福已经被斩首。命是天定呢？还是天不定命呢？出自《朝野金载》。

宋 恽

唐明皇还在王府的时候，曾经和绛州刺史宋宣远的哥哥宋恽有老交情。等到他登上皇位后，经常想念宋恽，想要用宋恽为官。宋恽知道自己命薄，就隐藏在外州，后来因为双亲年迈，

归侍。至定鼎门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云：“适见宋恽。”上喜，遂召入。经十数年，每欲与官，即自知无禄，奏云：“若与恽官，是速微命。”后因国子监丞杜幼奇除左赞善大夫，诏令随例与一五品官，遂除右赞善大夫。至夜卒。出《定命录》。

房 瑄

开元中，房瑄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来。房瑄虚心礼敬，因与携手闲步，不觉行数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数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娄师德与永公书。和璞笑谓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记其为僧时，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谓房曰：“君歿之时，必因食鱼鲙。既歿之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歿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谴于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房亦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槨于宫中，棺得梓木为之。出《明皇杂录》。

孙 生

开元末，杭州有孙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瑄为司户，崔涣自万年县尉贬桐庐丞。孙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合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见，亦

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辅赍册书自蜀往灵武授肃宗，崔后果为杭州刺史。下车访

回家奉养。有一天他在定鼎门外，遇到了唐明皇的一个近臣。那人就进宫奏明说：“我刚才见到宋恽了。”唐明皇很高兴，立刻召见。过了十多年，常常想给宋恽个官做，宋恽自知自己没有禄相，回奏说：“如果让我当官，就是加速要我的小命。”后来因为国子监丞杜幼奇升为左赞善大夫，唐明皇下诏随惯例授予宋恽五品官，就升为右赞善大夫。到了晚上宋恽就死了。出自《定命录》。

房 瑄

唐玄宗开元年间，房瑄任卢氏县令，邢真人和璞从太山来。房瑄虚心相待，以礼相迎，并与和璞携手并肩散步，不知不觉走了几十里，到了一个夏谷村。他们遇到一个废弃的佛堂，这佛堂内松竹茂密，交相掩映。和璞坐在松树下，用手杖敲着地，让侍从挖地深达几尺。挖到一个瓶子，瓶里都是娄师德写给永公的信。和璞笑着对房瑄说：“你明白吗？”房瑄露出惊讶的神情，这才记起自己当和尚时，永公就是自己的前身。和璞对房瑄说：“你死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吃鱼肉而死。死了以后，应该用梓木做棺材。然而不会死在你的家里，也不会死在你的府衙里；还不会死在寺院佛堂中，不会死在亲友的家里。”以后房瑄被派到阆州，寄住在阆州的紫极宫。卧病在床几天了，阆州刺史忽然做了鱼肉，邀请房瑄到郡斋赴宴。房瑄也很愉快地前往赴宴。吃完回来，突然死了。州主下令在紫极宫做了棺材，棺材是用梓木做的。出自《明皇杂录》。

孙 生

唐玄宗开元末年，杭州有个孙生，很会给人相面。有一次到了睦州，郡太守让他给部下的僚吏们都相相面。当时房瑄为司户，崔涣从万年县的县尉贬到桐庐县做县丞。孙生说：“两位的官职都可做到台辅。然而房瑄是栋梁之材，应该在皇帝的左右；崔涣以后该当杭州刺史。我虽然见不到，但也能领受到他的好处。”不久，房瑄以宰辅的

身份带着册书从蜀地前往灵武向肃宗传授旨意，崔涣后来果然当上杭州刺史。他上任访寻

孙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为牙将，以粟帛赈恤其家。出《明皇杂录》。

张嘉贞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其直宿者谁。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姓张而重名，今为北方侯伯。不欲访左右，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维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出《明皇杂录》。

杜 暹

杜暹幼时，曾自蒲津济河。河流湍急，时入舟者众，舟人已解缆，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暂下”，其言极苦。暹不得已往见，与语久之。船人待暹不至，弃襮于岸便发。暹与老人交言未尽，顾视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风急浪粗，忽见水中有数十手攀船没，徒侣皆死，唯暹获存。老人谓

孙生，但孙生已经死了十多天了。就安排孙生的儿子当牙将，并拿了很多粮食布匹赈济抚恤他的家属。出自《明皇杂录》。

张嘉贞

唐玄宗开元年间，皇上急于治理朝政，尤其注意宰相的人选，曾

想用张嘉贞为宰相，但忘了他的名字。夜里让宫人持着蜡烛，在各省里寻找当天值宿的是谁。回奏说是中书侍郎韦抗值班。皇上马上召韦抗进寝殿。皇上说：“我想任命一个宰相，常记得他举止风采是今日重臣，这个人姓张名是两个字，现在是北方的侯伯。我不想访问左右文武大臣，这十多天用心想，但还是忘记了他的名字。你说说看是谁。”韦抗回奏说：“张齐丘现在是朔方节度使。”皇上就让他草拟诏书，仍然让宫人拿着蜡烛，韦抗跪在皇帝面前，提笔而成。皇上很称赞他才思敏捷，写得规范漂亮，催着让他写诏书，写就令他回到省中歇息。皇上不解衣睡觉只等天亮就将下达诏书。还不到一个时辰，忽然又有宫人催促韦抗入见皇上。皇上迎着他说：“不是张齐丘，是太原节度使张嘉贞。”又令韦抗另写了份草诏。皇上对韦抗说：“我心里考虑先定下来的，可以说是命啊。刚才我翻阅近几天大臣们的奏疏，拿起来的第一卷，就是张嘉贞的上表。因此惊讶，才记得他的名字。这也是上天启发我，并不是人为。”皇上很称赞他得到了人才，又感叹任用和舍弃好像鬼使神差似的。出自《明皇杂录》。

杜 暹

杜暹年幼时，曾从蒲津渡河。河流水势湍急，当时上船的人很多，撑船的人已经解开缆绳，这时岸上有一个老人招呼“杜秀才可暂时下来”，老人苦苦要求。杜暹没办法只好下船见他，同老人说了很长时间。船上的人等杜暹等得不耐烦，把他的包袱扔到岸上便开船了。杜暹和老人交谈没完没了，回头看船已经开走了，心里挺怨恨这个老人。那天风急浪大，忽然发现水中有几十只手攀在沉没的船上，同伴们都死了，只有杜暹幸存下来。老人对

暹曰：“子卿业贵极，故来相救。”言终不见。暹后累迁至公卿。出《广异记》。

郑 虔

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年五十余，自陇右来应明经，以从子谒虔。虔待之无异礼。他日复谒，礼亦如之。相

如因谓虔曰：“叔父颇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几于此。若存孔门，未敢邻于颜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无所让。”虔大异之，因诘所验，其应如响。虔乃杜门，累日与言狎。因谓之曰：“若然，君何不早为进取，而迟暮如是？”相如曰：“某来岁方合成名，所以不预来者，时未至耳。”虔曰：“君当为何官？”曰：“后七年，选授衢州信安县尉，秩满当卒。”虔曰：“吾之后事，可得闻乎？”曰：“自此五年，国家当改年号。又十五年，大盗起幽蓟，叔父此时当被玷污。如能赤诚向国，即可以迁谪；不尔，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经及第。后七年，调改衢州信安尉。将之官，告以永诀，涕泣为别。后三年，有考使来，虔问相如存否，曰：“替后数月，暴终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宝。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乱东都，遣伪署西京留守张通儒至长安，驱朝官就东洛。虔至东都，伪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风疾，求摄市令以自污，而亦潜有章疏上。肃宗即位灵武，其年东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贼，贬温州司户而卒。出《前定录》。

杜暹说：“你的业根贵重得很，所以才来相救。”说完就不见了。杜暹后来多次升官做到了公卿。出自《广异记》。

郑虔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个叫郑相如的，五十多岁了，从陇右来应明经科考，以侄子的身份拜谒郑虔。郑虔待他也没有特殊的礼节。过些天再拜谒，礼节也同前次相同。郑相如因此对郑虔说：“叔父知道我能考中吗？孔夫子说：‘那能继承周朝的朝代，即使百代也是可以预见的。’我也差不多这样。若是孔门还在，不敢和颜渊比，但要说言偃、子夏那些人，我还是不比他们差。”郑虔非常惊异，就询问他有什么证明，他反应迅捷，如声回响。郑虔于是闭门谢客，整天和他交谈很投机。趁机对他说：“若像你所说的那样，你为什么不早点科考而求进取，到这么晚了才参加科考？”郑相如说：“我来年才该成名，之所以不早来，是因为时间没有到。”郑虔说：“你该当什么官呢？”郑相如说：“再过七年，将被选授衢州信安县尉，任期到了就该死了。”郑虔说：“我今后的事，可以说给我听听吗？”郑相如

说：“从这以后五年，国家当改年号，再过十五年，在幽蓟一带将起大盗，叔父您这时也会被玷污。如果能对国家忠心赤诚，还可以迁谪；不然，就不是我所预料的了。”第二年春天，郑相如果明经科考中。以后七年，调动改任为衢州信安县尉。即将去赴任时，来告诉郑虔将永远诀别了，然后就流泪告别了。三年以后，有个考察使来，郑虔问郑相如还在不在，那人说：“上任后几个月，得急病死在佛寺。”到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改年号为天宝。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在东都洛阳叛乱，派伪署官西京留守张通儒到长安，驱逐唐朝的官员到东都洛阳。郑虔到了东都，作了伪署水部郎中。他想到郑相如的话，假装疯癫，要求把他拉到街市上让他自己弄污自己，但又偷偷上奏疏给皇上。肃宗在灵武即位，那年东京也已平息叛乱，令三司审理叛乱的人的罪行。郑虔因为身在敌营而心不附和叛贼，被贬职做了温州司户而后死在任上。出自《前定录》。

崔 圆

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梦身被桎梏，其辈三二百人，为兵杖所拥，入大府署，至厅所，皆以姓名唱入，见一紫衣人据案，彦允视之，乃崔公也，遂于阶下哀叫请命。紫衣笑曰：“且收禁。”惊觉甚骇异，语于夫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无应乎！”

自此优礼日加，置于别院，会食中堂。数月，崔公请出，将求职于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儿女悉坐。食罢，崔公拜谢曰：“恩慈如此，不如何以报效？某每度过分，未测其故，愿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为答。夫人曰：“亲表侄与子无异，但虑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谓曰：“贤丈人昨有异梦，郎君必贵。他日丈人违难，事在郎君，能特达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复重言之。崔公蹶蹶而已，不复致词。李公云：“江淮路远，非求进之所。某素熟杨司空，以奉托。”

时国忠以宰相领西川节度。崔既谒见，甚为杨所礼，乃奏崔公为

节度巡官，知留后事。发日，李公厚以金帛赠送。至西川，未一岁，遇安禄山反乱，玄宗播迁，遂为节度使，

崔 圆

相国崔圆，少年时家境贫寒、穷困落拓，家住在江淮一带。他的表丈人李彦允任刑部尚书。崔圆从南方来到京城，等候拜见李彦允，要让他给谋求个小职务。李彦允当时在学院里，正与学生们研习学业，对待崔圆很轻视。一天晚上，李彦允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身上戴着刑具，有二三百个人，被执杖的士兵簇拥着来到一个大官府里，到了大厅前面，都被高声念着姓名传呼进去，只见一个穿紫袍的人坐在案前，李彦允一看，原来是崔圆，于是就在台阶下哀声大叫饶命。穿紫袍的人笑着说：“暂且关押起来。”李彦允惊醒后又奇怪又害怕，告诉了夫人。夫人说：“应该好好招待他，怎么知道不应验呢！”

从此以后对待崔圆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让他住到另一个院落里，每天都在中堂请他吃饭。住了几个月，崔圆请求离开，说要到江南一带找个职务。李彦允和夫人趁这个机会准备了丰盛的菜肴，儿女也都围坐在桌边一起吃饭。吃完饭，崔圆拜谢说：“您对我恩重如此，不知道将来怎么报答呢？我常想，对我优待有点过分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丈人明白地说出来。”李彦允只是笑不回答。夫人说：“亲表侄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只怕考虑不周，有什么恩惠、慈爱的事！”李彦允这时起来上厕所，夫人趁机说：“你的好丈人昨天做了一个怪梦，说你将来一定会当大官。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丈人受困遭难，事情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能不能网开一面，特别给予减免呢？”崔圆说：“哪能有那样的事？”李彦允回来，重复说了夫人的话。崔圆惶恐不安，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李彦允说：“江淮离这里太远，并且也不是谋求上进的地方。我平常和杨司空较熟，我已经托付他了，到他那里谋个职务吧。”

当时杨国忠以宰相衔领西川节度使。崔圆前去拜见，杨国忠非常礼待他，就奏明皇上任命崔圆为节度巡官，并掌管留后事。崔圆临上任那天，李彦允又送给他很多钱财玉帛。到西川还不到一年，正赶上

安禄山造反，玄宗迁徙，就让崔圆当了节度使。

旬日拜相。时京城初克复，胁从伪官陈希烈等并为诛夷。彦允在数中，既议罪。崔公为中书令，详决之，果尽以兵仗围入，具姓名唱过，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记昔年之梦否？”崔公颌之，遂判收禁。既罢，具表其事，因请以官赎彦允之罪。肃宗许之，特诏免死，流岭外。出《逸史》。

又过了十来天，拜为宰相。当时京城刚刚收复，胁从安禄山的官员陈希烈等人都要一并诛杀，李彦允也在其中，已经定罪。崔圆那时是中书令，详细审定，果都派兵包围捉了起来，全都点过了姓名，宣判依法治罪。轮到李彦允，李彦允高呼：“宰相记得当年说的那个梦吗？”崔圆点了点头，然后就判他先关押起来。事过之后，崔圆上表奏明其事，并请求拿自己的官职赎李彦允的罪过。肃宗批准了表奏，特别下了诏书免除李彦允的死罪，流放到岭外。出自《逸史》。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数四

麴思明 马游秦 萧 华 一 行 术 士

杜鹏举 李栖筠 杜思温 柳 及 韦 泛

麴思明

赵冬曦任吏部尚书。吏部参选事例，每年铨曹人吏，旧例各合得一员外。及论荐亲族，众人皆悉论请。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内，未尝有言。冬曦谓曰：“铨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荐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谓曰：“以某今日之势，三千余人选客，某下笔，即能自贫而富，舍贱而贵，饥之饱之，皆自吾笔。人人皆有所请，而子独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贵关天。官职是当来之分，未遇何以怅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书之笔。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闲事挠于尚书。”冬曦曰：“如子之言，当贤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贤不敢当。思明来年，始合于尚书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请也。”冬曦曰：“来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

麴思明

赵冬曦担任吏部尚书。吏部参选成例，每年选拔官员，按照惯例应该各选拔一个员外。等到议论推荐自己的亲族，大家都请求推荐。有个叫麴思明的令史，两年之内，未曾听说他推荐自己或别人。赵冬曦对他说：“选拔官员的惯例，各府署应该得到一个官位，或者推荐别人也可以。”麴思明还是不提出请求，只唯唯答应着就退出了。赵冬曦更加觉得奇怪。一天又召他来对他说：“凭我现在的权势，在三千多人的选客中，只要我动动笔，就能从贫到富，丢弃贫贱得到富贵，或饥或饱，都决定在我这支笔上。每个人都有所请求，然而唯独你不说话，是什么原因呢？”麴思明说：“人的生死自有命运，富贵关

乎天定。官职应该来就来了，没有当上何必惆怅呢？三千多人，一官一名，这都是命中注定了的，只是借了尚书您的笔。我自己知道我的命运还没亨通，所以不敢拿闲事来打扰您。”赵冬曦说：“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你当是个贤人，能自己知道祸福呢？”鞠思明说：“贤人不敢当。我来年，才应当在尚书下被授予一官，所以还不能有请求。”赵冬曦说：“来年将当什么官？”鞠思明说：“这个事我忘了！”赵冬曦说：“为什么这样？”鞠思明说：

“今请于阶下书来年于尚书下授官月日，及请授俸料多少，亦请尚书同封记。请坏厅上壁，内书记，却泥封之。若来年授官日，一字参差，请死于阶下。”乃再拜而去。冬曦虽不言，心常怪之妄诞，常拟与注别异一官。

忽一日，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遂改会昌县为昭应，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与思明注其县焉。及事毕，乃召而问之曰：“昨上幸温泉，白鹿升天，改其县为昭应，其县与长安万年不殊，今为注其官。子且妄语，岂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谢曰：“请尚书坏壁验之。”遂乃拆壁开封，看题云：来年某月日，上幸温泉，改其县为昭应，蒙注授其官。及所请俸料，一无差谬。冬曦甚惊异之。自后凡有事，皆发使问之，莫不神验。冬曦罢吏部，差人问思明，当更得何官。思明报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后旬日，上召冬曦，问江西风土。冬曦奏对称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观察使。到郡之后，有事发使问之，无不克应。却后二年，疾病危笃。差人问之，思明报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出《会昌解颐》。

马游秦

吏部令史马游秦，开元中，以年满当选。时侍郎裴光庭，以本铨旧吏，问其所欲，游秦不对。固问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复有所闻。”光庭曰：“当在我，安得之？”游秦不

“现在请让我在阶下写下来年在尚书手下授官的月日，以及授俸禄多少，再请尚书一同封存。请在您的客厅的墙上挖开一小块，在里面藏

上这些字记，再找泥封上。假如来年授官的日期有一字之差，我就请求死在这阶下。”然后再拜离开了。赵冬曦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怪他太狂妄荒诞了，常常想另外签署别人做官。

忽然有一天，皇上临幸温泉，看见白鹿升天，于是改会昌县为昭应县，敕令下达到吏部，令批注那里的官。赵冬曦马上就给魏思明批注到那个县去了。等到这事完结，就召魏思明来问他说：“昨天皇上去温泉，白鹿升天，改那里的县名叫昭应，那个县和长安万年县不同，现在我已经为你登记到那里当官了。你说的话是瞎话吧，怎么能预先知道呢？”魏思明拜谢说：“请尚书您把墙挖开检验一下吧。”赵冬曦于是拆了墙壁打开封记验看，只见魏思明写道：来年某月日，皇上到温泉，改其县为昭应，蒙签授其官。还有所授的俸禄，没有一点儿差错。赵冬曦非常惊异。从这以后有什么事，都派人去问魏思明，没有不像神灵那样应验的。赵冬曦被免去吏部尚书的职务，派人去问魏思明，该再改做什么官。魏思明回报说：“向西将在一个大郡做官。”过了十多天，皇上召见赵冬曦，问他江西地方的风土人情。赵冬曦回答很符合皇上的心意，就说：“冬曦真是豫章的父母啊。”于是提升他做江南观察使。到郡府之后，有事还要派使臣去问魏思明，没有一次不应验的。又过了两年，赵冬曦得病很重。派人问魏思明，魏思明回报说：“可以安排家事了。”赵冬曦知道自己不会好了，直到病重而死。出自《会昌解頔》。

马游秦

吏部令史马游秦，唐玄宗开元年间，因任期年满应当另选派官。当时的侍郎裴光庭，按老规矩从旧官吏中选拔，问马游秦想做什么官职，马游秦不回答。裴光庭一再追问，马游秦才说：“我已经知道自己要当什么官了，不敢再说什么了。”裴光庭说：“你担当什么官应该由我决定，你怎么会知道呢？”马游秦不

答，亦无惧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游秦曰：“此可志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目，藏于楹栋之间，期注唱后而发之。后老君见于骊山，銮舆亲幸其地，因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光庭以旧无昭应之

名，谓游秦莫得而知也，遂补其县录事。及唱官之日，发栋间所志之书，则如其言尔。出《前定录》。

萧 华

萧华虽陷贼中，李泌尝荐之。后泌归山，肃宗终相之。唯举薛胜掌纶诰，终不行。或问于泌，泌云：“胜官卑，难于发端。”乃置其《拔河赋》于案，冀肃宗览之，遂更荐。肃宗至，果读之，不称旨，曰：“天子者君父，而以‘天子玉齿’对‘金钱荧煌’乎？”他日复荐，终不得，信命也。出《感定录》。

一 行

沙门一行，开元中尝奏玄宗云：“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幸东都，庶盈万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方悟焉。出《传载》。

术 士

玄宗时有术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竞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谓曰：“审看某明日餐何物？”术者良久曰：“食两盘糕糜，二十碗橘皮汤。”李笑，乃遣厨司具饌，明日会诸朝客。平明，有教召对。上谓曰：“今日

回答，脸上也没害怕的神色。裴光庭气愤地说：“既然知道，可以说说吗？”马游秦说：“这事可以记下来，不能说出来。”就让他写出做什么官，收藏在楹栋之间，等到批注宣布之后再拿出来。后来太上皇到骊山，亲自乘着銮驾到了那个地方，就改会昌县为昭应县。裴光庭认为以前没有昭应县的名称，马游秦没有办法知道，就补马游秦为昭应县录事。等到公布任命官职敕令那天，把藏在楹栋里所记下来的文书打开一看，则与马游秦所说的一样。出自《前定录》。

萧 华

萧华虽然身陷贼中，但李泌曾经推荐过他到朝廷做官。后来李泌上山归隐，肃宗最终请萧华做了宰相。萧华推举薛胜掌皇上的文书诏令，却始终不被任用。有一次萧华去问李泌，李泌说：“薛胜官运太低，很难做大官。”后来萧华就把他写的《拔河赋》放在书案上，希望肃宗看到，能再一次推荐。肃宗来了，果然读了《拔河赋》，可是不合自己的心意，说：“天子好比你们的父亲，怎么能以‘天子玉齿’对‘金钱荧煌’呢？”以后又推荐，终不得任用，于是信命了。出自《感定录》。

一 行

一行和尚，开元年间曾上奏玄宗说：“陛下行万里路，就会圣福无疆。”所以在天宝年间，玄宗到了东都，百姓达到上万。等他到了蜀地，走到万里桥，才领悟了一行的话。出自《转载》。

术 士

唐玄宗时，有一个术士说：“判断别人吃什么东西，全都能预先知道。”宫中的公卿大人们都争着请他。只有大夫李栖筠不信他的话，把术士招来问他说：“你仔细判断下，看看我明天吃什么东西？”术士思考了半天才说：“吃两盘黏糕，喝二十碗橘皮汤。”李栖筠笑了，便让厨师准备饭菜，第二天宴请朝中大臣们。第二天天一亮，有诏书下来让李栖筠进宫。皇上对他说：“今天

京兆尹进新糯米，得糕糜，卿且唯吃。”良久，以金盘盛来，李拜而餐，对御强食。上喜曰：“卿吃甚美，更赐一盘。”又尽。既罢归，腹疾大作，诸物绝口，唯吃橘皮汤，至夜半方愈。忽记术士之言，谓左右曰：“我吃多少橘皮汤？”曰：“二十碗矣。”嗟叹久之，遽邀术士，厚与钱帛。出《逸史》。

杜鹏举

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鹏举父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于柱

上。“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视之，记得姓下有鸟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即世世名字，当鸟旁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与寿乎？出《集话录》。

李栖筠

李大夫栖筠未达，将赴选。时扬州田山人，烟霞之士也，颇有前知。往见之，问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阳尉。”李公曰：“某朝列之内，亦有亲故，所望之官，实不至此。”良久曰：“胜则不可。某亦未审，将一书与楚州白鹤观张尊师，师当知矣。”李公至，寻得观院，蒿藜塞径，若无人居。扣门良久，方有应者，乃引入，见张生甚古。叟曰：“田子无端，

京兆尹刚进献了新糯米，做了黏糕，你只管吃吧。”好半天，用金盘盛了过来，李栖筠拜谢后就吃，面对皇上勉强吃下去。玄宗皇帝很高兴，说：“我看你吃得挺香，再给你一盘。”又吃光了。吃完回府，肚子痛得很厉害，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只有喝橘皮汤才行，直到半夜肚子才好。他突然想起术士的话，对左右侍奉的人说：“我喝了多少橘皮汤？”左右的人回答说：“二十碗了。”李栖筠长吁短叹了很长时间，马上邀请术士前来，送给了他很多财物。出自《逸史》。

杜鹏举

宰相杜鸿渐的父亲名叫杜鹏举，父子的名像兄弟的名，这是有缘由的。杜鹏举的父亲曾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到过地方，看见一座大碑，说是宰相碑，已经当了宰相的用金字填写在碑上，还未做宰相的，把名字刻在柱子上。他问：“有杜家的子弟吗？”回答说：“有。”让他自己随便看。他看下去，只记得姓的下面有鸟，偏旁拽脚，但忘了是什么字，于是给儿子取名叫鹏举。对他说：“你不是宰相，就代代所起名字，当鸟字旁边有拽脚。”鹏举生下鸿渐，连名字也是以前定好的，况且官职和寿命呢？出自《集话录》。

李栖筠

大夫李栖筠还没有显达时，将要进京参加选官。当时扬州有个姓田的山人，是出名的隐士，很有预见的能力。李栖筠就前往去拜访他，问自己将得到什么官职。田山人回答他说：“可做宣州溧阳县县尉。”李栖筠说：“我在朝廷的大臣里面也有亲戚和朋友，所希望得到的官职，实在不仅仅是这么个小官。”田山人好半天才说：“官太大不行。不过我也不能清楚地知道，我将写一封信给楚州白鹤观的张尊师，张尊师能知道。”李栖筠到了楚州，找到白鹤观，那里蒿草和榛木塞满了道路，好像没有人住似的。敲门敲了半天，才有人应答，开门人把李栖筠领进去，看到了张尊师，是个年岁很大的老人。老人说：“姓田的无缘无故，

妄相告郎君语。郎君岂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阳尉。”曰：“否，魏州馆陶主簿。然已后任贵，声华烜赫，无介意于此也。”及到京，授溧阳尉，李公惊异，以为张道士之言不中。数日，敕破铨注，改馆陶主簿，乃知田张相为发明。后两人皆不知所之。田生弟作江州司马，名士颢。出《逸史》。

杜思温

贞元初，有太学生杜思温，善鼓琴。多游于公侯门馆。每登临宴，往往得与。尝从宾客夜宿城荀家翬。中夜山月如画，而游客皆醉，思温独携琴临水闲泛。忽有一叟支颐来听。思温谓是座客，殊不回顾。及曲罢，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时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难，身没于此中。平生好鼓琴，向来闻君抚琴，弦轸清越，故来听耳。知音难遇，无辞更为我弹之。”思温奏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尝寻之，其间音指稍异此。”思温因求其异。随而正之，声韵涵古，又多怨切，时人莫之闻也。叟因谓思温曰：“君非太学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于名誉，而常为王门之伶人乎？”思温竦然曰：“受教。”且问穷达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间禄籍，当为君问之。此后二日，当再会于此。”至期而思温往见，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终不

成名，亦无正官。然有假禄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绝。然慎勿为对你胡乱讲了一些话。你不是要知道是否当什么官，他怎么说的？”李栖筠说：“他说我将做宣州溧阳县尉。”老人说：“不对，将做魏州馆陶主簿。但是以后就会任显贵的官，声名显赫，不要介意现在的小官。”等到了京城，被授予溧阳县尉，李栖筠感到惊异，以为张道士的话不准。过了几天，皇上下敕令废除前面的选官批注，改为馆陶主簿，这才明白田、张两个说的都得到了印证。后来两个人都不知道去向。田山人的弟弟做江州司马，名叫士颢。出自《逸史》。

杜思温

唐德宗贞元初年，有个太学生杜思温，擅长弹琴。多半时间都在公侯门馆里游乐。每次赴宴弹奏，常常得到大家赞赏。曾随宾客们在城外的荀家翬夜宿。半夜，山林幽静月光如银，真是美丽如画，游客们都醉了，唯独杜思温带着琴在水边弹奏。忽然有个老人手支面颊来听。杜思温以为是座上客，没特意回头看。等曲子弹完，才知道那老人并不是以前的游客，马上放下琴站起来。老人说：“少年不要慌，我是秦朝时的河南太守梁陟，遭遇祸患，死在这里。我平生喜欢弹琴，以前听你弹琴，声音清新悦耳，所以来听听。人这一生很难遇到知音，请不要推辞再给我弹奏一曲吧。”杜思温又给他弹了一首《沉湘》。老人说：“这支曲子刚写成时，我也曾试着弹过，其中有些音符指法和你的稍有不同。”杜思温就请他指出不同的地方。接着就纠正了，声韵古朴典雅，又含有凄怨的情调，是当时的人没有听到过的。老人就问杜思温说：“你不是太学生吗？”回答说：“是。”老人说：“你为什么不求点功名，反而常常做王侯们的伶人呢？”杜思温恭敬地问：“请指教。”然后又问有关穷富官运等事。老人说：“我的小子主管人间俸禄名册，我会给你问问。这以后两天，再在这儿相会。”到了那天，杜思温前往见面的地点，老人也到了。老人告诉他说：“太可惜了！你最终不能成名，也当不上真正的官。但会在巴蜀有俸禄无官职，共十九年，收入不断。但要小心不要做武职，当有大祸，非禳所免。志之志之！”言讫，遂不见。

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罢举，西游抵成都，以所艺谒韦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随军十七八年，所请杂俸，月不下二万。又娶大将军女，车马第宅甚盛。而妻父尝欲思温在辕门，思温记老人之言，辄辞不就。后二日，密请韦令公，遂补讨击使，牒出方告，不敢复辞。而常惧祸至，求为远使，竟不果。及刘闢反叛时，思温在鹿头城。城陷，为官军所杀，家族不知所在也。出《前定录》。

柳 及

柳及，河南人，贞元中进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阳，尝客游至南海。元帅以其父有名于搢绅士林间，俾假掾于广。未几，娶会长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甌甌。及以亲老家远，不克迎候，乃携妻子归宁于澧阳。未再岁后，以家给不足，单车重游南中。至则假邑于蒙，于武仙再娶沈氏。

会公事之郡，独沈氏与母孙氏在县廨。时当秋，夜分之后，天晴月皎。忽于牖中见一小儿，手招沈氏曰：“无惧无惧，某几郎子也。”告说事状，历然可听。沈氏以告其母。母乃问是何人，有何所请。答曰：“某甌甌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来辞别。凡人夭逝，未满七岁者，以生时未有罪状，不受业报。纵使未即托生，多为天曹权禄驱使。

武官，做了武官，就当有大祸，并不是祈福就能免除的。记住记住！”说完，就不见了。

杜思温第二年又没考中，于是不考了，往西游历到成都，凭他弹琴的技艺拜见了韦令公。韦令公很看重他，多次把他的名字写在重要官员的名册上，随军十七八年，所得到的各种俸禄，每月都不少于二万。又娶了大将军的女儿，车马宅第都很多。但他的岳父常想让杜思温在军营里谋个职务，杜思温牢记老人的话，坚决推辞不干。过了两天，大将军偷偷地请求韦令公，于是就给杜思温补了个讨击使的职务，公文已经发出了才告诉杜思温，杜思温也不敢再推辞了。但他还是常常害怕大祸到来，要求做远方的讨击使，竟不答应。等到刘闢反叛朝廷时，杜思温正好在鹿头城。城被攻陷，杜思温也被官军所杀，

家属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出自《前定录》。

柳 及

柳及是河南人，唐德宗贞元年间登科的进士柳殊的儿子。家在澧阳，曾经客游到南海。元帅因为他父亲在官僚士绅中很有名望，就让他在广州做了个代理署员。不久，娶了会长岑家的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甌甌。柳及因为双亲离家太远，不能接来一起住，便带着妻和子回到澧阳安居。还没过第二年，又因为家里供给不足，自己乘了辆车重游南海。到了以后在蒙山做了代理县长，在武仙又娶了沈氏。

一次，柳及赶上公事去了郡城，独有沈氏和她的母亲在县里的官舍里住着。当时正是秋天，夜半之后，晴空月明。忽然在窗口看见一个小孩，用手招呼沈氏说：“不要怕，不要怕，我是你丈夫的孩子。”他先说事情的原委，都清清楚楚听得明白。沈氏把这事告诉了她的母亲。她母亲就问那小孩是什么人，有什么要求。小孩回答说：“我叫甌甌，去年七月死的，所以来辞别。凡是夭折的，没有满七岁，因为活着的时候没有什么罪过，就不受什么报应。即使不能马上托生，大多数被天曹有权势的人所驱使。

某使当职役，但送文书来往地府耳。天曹记人善恶，每月一送地府，其间有暇，亦得闲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会计，亦当即至。”俄尔及归，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当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为乎？”其夕，即又于牖间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辞诘之，乃闻说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询其夭横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戏弄得痢疾，医药不救，以至于此，亦命也。今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属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试为吾检穷达性命，一来相告。”答云：“诺。”后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贵贱等级，咸有本位，若棋布焉。世人将死，或半年，或数月内，即先于城中呼其名。”时甌甌已闻呼父名也，辄给而对。既而私谓沈氏曰：“阿爷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间。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许之。若有姓周，职在军门者，即可许之，必当偕老，衣食盈羨。”其余所述近事，无不征验。后一夕

又来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间，从此永诀矣。”言词凄怆，歔歔而去。

后四月，及果卒。沈氏寻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纳者，辄不就。后有长沙小将姓周者，部本郡钱帛，货殖于广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许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与及相识，具录其事。出《前定录》。

我也当了差役，只送文书来往于地府间。天曹记录人间的善和恶，每月都送给地府一次，这其间有空暇的时间，也可以闲溜一会儿。”沈氏就告诉他说：“你父亲去郡城处理事务，应当马上就回来了。”不久柳及回来，沈氏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了柳及。柳及坚决不信，说：“荒远之地，该是有妖怪假托人事，怎么知道不是山精木魅干的事呢？”这天晚上，又在窗户间看见那小孩用手招呼柳及。柳及开始怀疑，还义正词严地盘问他，等那小孩把来龙去脉都说出来，才知道他不是别的鬼，就哽咽涕泣，又问他夭折横死的原因。小孩回答说：“去年七月中，我玩耍得了痢疾，医药都救治不了，就死了，这也是命啊。现在被天曹收我做差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托生。”柳及说：“你既然属于冥司，那么人生先定的事是会知道的。能不能给我查一下穷富命运生死的事，知道了就来告诉我。”小孩回答说：“好。”第二天晚上小孩来了，说：“冥府有一座大城，贵贱等级，都有自己的位置，好像棋子那样分布。世间的人将要死时，或者半年，或者几个月内，就先在城中招呼他的名字。”当时小孩已经听到呼叫父亲的名字了，就编了个谎话回复了父亲。然后小孩偷偷地对沈氏说：“我父亲的名字已经在冥府里被呼叫过了，不能在人间活多长时间。以后有人求娶你，要谨慎小心不能随意答应。如果有姓周的，职务在军队里，就可以答应了，一定会白头偕老，衣食充足。”小孩所说的最近发生的事，没有不应验的。后来有一天晚上又来说：“我因为拘役有限，不能再到人间来了，从此永别了。”言语凄惋悲怆，哽咽着走了。

过了四个月以后，柳及果然死了。沈氏也在不久后漂泊在南海一带。有向她求婚的，都没有答应。后来有个长沙小将姓周，拿本郡的钱财，在广州做买卖，求娶沈氏。一说就同意了，到现在他们还在。平昌的孟弘微与柳及认识，把他的事都记录了下来。出自《前定录》。

韦 泛

韦泛者，不知其所来。大历初，罢润州金坛县尉，客游吴兴，维舟于兴国佛寺之水岸。时正月望夜，士女繁会。泛方寓目，忽然暴卒。县吏捕验，其事未已，再宿而苏。云：“见一吏持牒来，云：‘府司追。’遂与之同行。约数十里，忽至一城，兵卫甚严，入见多是亲旧往还。泛惊问吏曰：‘此何许也？’吏曰：‘此非人间也。’泛方悟死矣。俄见数骑呵道而来，中有一人，衣服鲜华，容貌甚伟。泛前视之，乃故人也。惊曰：‘君何为来此？’曰：‘为吏所追。’其人曰：‘某职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误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乡县尉韦泛也！’遽叱吏送之归。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禄寿。其人不得已，密谓一吏，引于别院，立泛于门。吏入，持一丹笔来，书其左手曰：‘前杨复后杨，后杨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门法宝好异事，尽得其实，因传之。后六年，以调授太原杨曲县主簿，秩满至京师。适遇所亲与盐铁使有旧，遂荐为杨子县巡官，在职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将赴选，以暴疾终于广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出《前定录》。

韦 泛

韦泛，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唐代宗大历初年，被撤去润州金坛县尉的职务，游历到吴兴，在兴国佛寺水边停了船。当时正是正月十五，众多善男信女们聚会 in 寺庙里。韦泛刚要游览一番，忽然死去。县吏和捕快来验尸，但还有气息，过了一宿苏醒了。他说：“看见一个小吏拿着公文过来，说：‘府司让你去问话。’于是就和他同行。估计走了十多里地，忽然来到一座城市，兵卫森严，进城以后见到的大多是亲朋旧友来来往往着。韦泛吃惊地问那小吏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小吏说：‘这不是人间。’韦泛才明白自己已经死了。不一会儿见到几个骑马的人喝令路人开道跑过来，其中有个人衣服光鲜华丽，容貌伟岸。韦泛走上前一看，原来是老朋友。那人吃惊不小，说：‘你为何到这里来了？’韦泛说：‘被小吏抓来的。’那人说：“我的职能是主管招魂，不知道追了你的魂。’就思考了一会儿说：“哈！错了！要追的

人并不是你，是兖州金乡县尉韦泛！’马上呵斥小吏赶快送韦泛回去。韦泛既高兴能返回，又倚仗他是老朋友，就趁机求他说说自己的官禄和寿命怎样。那人没办法，就私下让小吏把韦泛带到另一个院落，让韦泛站在门边。小吏进来，拿着一枝红笔，在韦泛的左手上写道：“前杨复后杨，后杨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写完后韦泛就出去了，前面追捕韦泛的那个小吏又送他回来。”醒了以后，韦泛就把他经历的事一一讲述出来。一个叫法宝的和尚很喜欢听怪事，听闻了整个事件，就传了开来。六年后，韦泛被调授太原杨曲县做主簿，十年任满回到京城。正好遇到自己的亲戚同盐铁使有交情，就推荐他做了杨子县巡官，任职五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准备赴京选官，因为得了急病死在广陵旅舍，那天正好是立秋。出自《前定录》。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五

玄宗 乔琳 张去逸 李泌 刘邈之

张仁祚 裴諝 李揆 道昭

玄宗

唐德宗降诞三日，玄宗视之。肃宗、代宗以次立。保母襁褓德宗来呈。德宗色不白皙，龙身仆前，肃宗、代宗皆不悦。二帝以手自下递传，呈上玄宗。玄宗一顾之曰：“真我儿也！”谓肃宗曰：“汝不及他。”又谓代宗曰：“汝亦不及他。仿佛似我。”德宗在位二十七年，六十三崩。肃宗登位五年，代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后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岿郎亦一遍到此来里。”及德宗幸梁，是验也。乃知圣人应天授命，享国年深，岂是徒然！出《嘉话录》。

乔琳

乔琳以天宝元年冬自太原赴举。至大梁，舍于逆旅。时天寒雪甚，琳马死，佣仆皆去。闻浚仪尉刘彦庄喜宾客，遂往告之。彦庄客申屠生者，善鉴人，自云八十已上，颇箕踞傲物，来客虽知名之士，未尝与之揖让。

玄宗

唐德宗生下来三天，玄宗去看他。肃宗和代宗依次站在旁边。保姆用儿衣裹着德宗抱给他们看。德宗肤色不白，身体向前倾，肃宗和代宗看了都不喜欢。他俩依次捧着德宗自下传递，呈给玄宗看。玄宗一看说道：“真是我的儿子呀！”然后对肃宗说：“你不如他。”又对代宗说：“你也不如他。他像我。”德宗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六十三岁死去。肃宗做了五年皇帝，代宗做了十五年皇帝，的确不如德宗。后来唐明皇避难四川，走到途中说：“岿郎也要到这里走一趟。”以后德宗

果然到过陕西韩城，也就是玄宗路过的地方，就是证验。因此可以知道，天子顺应上天接受天命，统治国家时间久长，哪里没有原因呢！出自《嘉话录》。

乔琳

乔琳在唐玄宗天宝元年冬天，从太原出发赴京城应试。走到大梁，住在旅店里。当时天寒雪大，他的马死了，奴仆也都离他而去。乔琳听说浚仪尉刘彦庄喜欢结交朋友，便前往求助。刘彦庄的朋友中有一个叫申屠生的，善于品鉴人，自称八十多岁了，待人颇轻慢，刘彦庄的宾客中即使是达官名流，他都不曾与人礼让。

及琳至，则言款甚狎，彦庄异之。琳既出，彦庄谓生曰：“他宾客贤与不肖，未尝见先生之一言。向者乔生一布衣耳，何词之密欤？”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当为君之长吏，宜善视之，必获其报。向与之言，盖为君结欢耳。然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若处极位，不至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子其志之。”彦庄遂馆之数日，厚与车马，遂至长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报矣，请从此辞。”竟不知所在。

琳后擢进士第，累佐大府。大历中，除怀州刺史。时彦庄任修武令，误断狱有死者，为其家讼冤，诏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获免。建中初，征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罢。后朱泚构逆，琳方削发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复，亦陈其状。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诛之。时年七十一。出《前定录》。

张去逸

肃宗张皇后祖母窦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早薨，窦有鞠养之恩。景云中，封邓国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宠，颇极豪华。

一日，弟兄同猎渭曲。忽有巨蛇长二丈，腾赶草上，迅捷如飞。去逸因踪辔弯弧，一发而中，则命从骑挂之而行。俄顷雾起于渭上，咫尺昏晦，骤雨惊电，无所遁逃。偶得

等乔琳来了，他态度却非常亲热，刘彦庄感到奇怪。乔琳出去后，刘彦庄对申屠生说：“我的宾客中，无论是有才能或是无才能的人，都未曾见过你同他们说一句话。刚才的那乔琳只是个布衣，你为何跟他说话异常客气？”申屠生笑着回答：“此人不是平常的人。日后会成为你的上司，你应该好好地对待他，必能得到他的报答。我刚才同他交谈，也完全是为了你与他结交。可惜观察他的面相，他的情气相违，心质不合，若处高位，待不了百日。且过了七十岁，必然死于非命。你要记住我今天说过的话。”刘彦庄便款待乔琳数日，并厚赠他车马，乔琳于是安全到达长安。而申屠生也要告辞离去，临行前对刘彦庄说：“我得到你的恩惠，今天已经有了报答，请让我从此告辞吧。”申屠生走后，竟不知他的去向。

乔琳后来擢升进士第，累官做到了大府的幕僚。唐代宗大历年间，被任命为怀州刺史。那时刘彦庄任修武县令，因断案误判致人屈死，家属上诉申冤，皇上下诏命御史调查。等乔琳到了怀州，竟使刘彦庄获免。唐德宗建中初年，乔琳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上任八十七天，就因病辞官。后来朱泚谋反时，乔琳已削发为僧。朱泚知道了，竟逼迫他接受任命，参与了反叛。待叛乱被平息，乔琳也陈述了被逼参与叛乱的经过。太尉李晟想免他死罪，皇上不准，于是乔琳被诛杀。死时七十一岁。出自《前定录》。

张去逸

唐肃宗的张皇后的祖母窦氏，是玄宗的姨母。玄宗的母后死的比较早，窦氏对玄宗有养育之恩。景云年间被封为邓国夫人，玄宗对她很敬重。她的儿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恃皇帝的恩宠，享尽了荣华富贵。

有一天，弟兄们一同在渭水畔打猎。忽然有条两丈长的大蛇在草上穿行，迅捷如飞。去逸于是策马弯弓，一箭射中巨蛇，便叫随从将蛇挂在马上继续行猎。一会儿，渭水上大雾弥漫，咫尺间看不清景物，随后暴雨惊雷，荒野上无处遮蔽。偶然间遇到

野寺，去逸即弃马，径依佛庙。烈火震霆，随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

际，则闻空中曰：“勿惊仆射！”霆火遽散，俄而复臻。又闻空中曰：“勿惊司空！”霆火登止，俄复藂集。又闻空中曰：“勿惊太尉！”既而阴翳廓然，终无所损。然死蛇从马，则已失矣。去逸自负坐须富贵，不数年，染疾而卒，官至太仆卿。

天宝中，其女选东宫，充良媛。及肃宗收复两京，良媛颇有辅佐之力，至德二载，册为淑妃。乾元元年，诏中书令崔圆持节册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后三赠官，皆如空中之告耳。出《纪闻》。

李 泌

天宝十四载，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驴归别墅。从者未至，路旁有车门，而驴径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将乘驴马群出之次。泌因相问，遂并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见妻子出罗拜。泌莫测之，疑是妖魅。问姓奚，潜令仆者问邻人，知实姓奚。泌问其由，答曰奚廷芬。且请宿。续言之，势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惧。

廷芬乃言曰：“中桥有筮者胡芦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当有赤族之祸，须觅黄中君方免。问如何觅黄中君，曰问鬼谷子。又问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觅之。不见，必籍死无疑；

一座寺庙，去逸立即弃马，直接躲进寺庙。谁知烈火霹雳也随着聚集到庙上。正当雷电交加之时，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不要惊吓了仆射！”雷电随即散去，顷刻又至。又听到空中有声音说：“不要惊吓了司空！”雷电立刻停止，随后又重新聚集。又听到空中有声音说：“不要惊吓了太尉！”不久阴云全都散去，去逸丝毫也没有损伤。但是射死的巨蛇以及随从和马匹却不见了。去逸对坐享富贵非常自负，过了不几年，患病而死，死时所做的官是太仆卿。

唐玄宗天宝年间，去逸的女儿被选送到东宫做良媛。后来肃宗收复两京时，良媛多有辅佐的功劳，唐肃宗至德二载，被册封为淑妃。唐肃宗乾元元年，肃宗下诏中书令崔圆持符节册封淑妃为皇后。而去逸则以皇后父亲的身份，前后三次被追封官职，其职衔全都同当日天空中所说的一致。出自《纪闻》。

李 泌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李泌于三月三日自洛阳骑驴回别墅。随行的仆人落在后面，路旁有个大门，毛驴竟自行走了进去，李泌无法制止。遇到了这家的人，各自骑着驴和马要一起出门。李泌问起来，便一起走进屋去。主人请李泌进屋里坐下。李泌坐下后，又见主人的妻子儿女出来同他行拜见礼。李泌不清楚他们是些什么人，怀疑自己遇见了妖怪鬼魅。李泌问其姓氏，主人回答说姓窦，李泌暗中派仆人去附近的人家证实，知道主人确实姓窦。李泌又详细询问，主人回答说叫窦廷芬。并请李泌留下住宿。继续交谈，其态度诚恳得叫人无法推辞，于是李泌便住了下来，但心中非常害怕。

窦廷芬于是对李泌说道：“中桥有个算卦的人叫胡芦生，算得极准，久有盛名。昨天他为我算卦，告诉我说，不出三年，我们家会有灭门之祸，必须找到黄中君才能够幸免。我问他如何才能找到黄中君，他回答说去问鬼谷子。我又问怎样才能找到鬼谷子，他说的就是您的姓名。他又告诉我，让我全家应该在三月三日，出城寻找。如果找不到您，我们全家到时必死无疑；

若见，但举家悉出哀祈，则必免矣。适全家方出访觅，而卒遇公，乃天济其举族命也！”供待备至。明日请去，且言归颖阳庄。廷芬坚留之，使人往颖阳，为致所切。取季父报而还，如此住十余日，方得归。自此献遗不绝。

及禄山乱，肃宗收西京，将还秦，收陕府，获刺史窦廷芬。肃宗令诛之而籍其家。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贼，固囚诛戮。泌因具其事，且请使人问之，令其手疏验之。肃宗乃遣使。使回，具如泌说。肃宗大惊，遽命赦之。因问黄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不知，而胡芦生已卒。肃宗深感其事，因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出《感定录》。

刘邈之

刘邈之，天宝中调授岐州陈仓尉。邈之从母弟吴郡陆康，自江南同官来。有主簿杨豫、尉张颖者，闻康至，皆来贺邈之。时冬寒，因

饮酒。方酣适，有魏山人琮来。邈之命下帘帷，迎于庭，且问其所欲。琮曰：“某将入关，请一食而去。”邈之顾左右，命具刍米于馆。琮曰：“馆则虑不及，请于此食而过。”邈之以方饮，有难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从容，亦有所献。”邈之闻之而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乐闻其说，咸与揖让而坐。时康以醉卧于东榻。

邈之乃具馔。既食之，有所请。琮曰：“自此当再名闻，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务，二十五年而终。”言讫将去，

如果找到了您，一定要全家人出来哀求，则一定能免除灾祸。刚才我们全族人正要出门寻找，而终于遇见了您，这真是苍天解救我们全族的性命啊！”窦廷芬对李泌招待得十分周到。第二天，李泌告辞，并说要回颍阳庄。窦廷芬坚持挽留，并派人去颍阳为李泌送信，代其拿取他关切的東西。李泌接到叔父的回信后，如此又住了十多天才告辞回家。从这以后，窦廷芬不断地给李泌赠送礼物。

后来安祿山叛乱，肃宗收复长安后，回师秦中，收复陝府，抓获了刺史窦廷芬。肃宗下令诛杀他全家，并将家产没收入官。又因为他是玄宗的外家亲戚反而替反贼做事，坚持要杀他们。李泌于是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始末，并请肃宗派人去询问，让窦廷芬自己手疏验证。肃宗派人去调查，回奏同李泌说的一样。肃宗非常惊奇，随即下令赦免窦廷芬的死罪。并问黄中君和鬼谷子是什么，窦廷芬也说不知道，而此时胡芦生已死。肃宗感叹说：“天下的事，都是早已设定好了的呀！”出自《感定录》。

刘邈之

刘邈之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调任岐州陈仓尉。刘邈之姨母家的表弟吴郡陆康由江南来到官府，主簿杨豫、县尉张颖听说陆康来了，都来向刘邈之祝贺。当时正是寒冬，他们就喝起来酒。正喝得热闹畅快时，有个叫魏琮的山人求见。刘邈之叫人放下门帘，起身迎到院子里，并问魏琮想要什么。魏琮说：“我要入关，请安排一顿饭，我吃完就走。”刘邈之招呼左右，让他们安排饭菜于客房。魏琮说：“安排到客房我等不及了，请让我就在这里吃吧。”刘邈之因为大家在饮

酒，面有难色。魏琮说：“我能给人看相。如果吃得舒服自在，我也会有所贡献。”刘邈之听了很高兴，便叫人撩起帷帘，而座上的几位客人也高兴听听他能说些什么，全都揖让着落了座。这时陆康因为喝醉了躺在东边的床上。

刘邈之便准备了饭菜。吃完饭，请魏琮看相。魏琮说：“你以后还有功名，能做两任邑宰，不主持政务，二十五年而终。”说完要走，

豫、颖固止之，皆有所问。谓豫曰：“君后八月，勿食驴肉，食之遇疾，当不可救。”次谓颖曰：“君后政官，宜与同僚善。如或不叶，必为所害。”豫、颖不悦。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为君祸福也。”因指康曰：“如醉卧者，不知为谁，明年当成名，历官十余政，寿考禄位，诸君子不及也。”言讫遂去，亦不知所往。

明年，逆胡陷两京，玄宗幸蜀，陈仓当路。时豫主邮务，常念琮之言，记之于手板。及驿骑交至，或有与豫旧者，因召与食，误啖驴肠数啗，至暮，胀腹而卒。颖后为临濮丞，时有寇至，郡守不能制，为贼所陷。临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与贼战，贼退郡平。节度使以闻，即拜景为长史，领郡务。而颖果常与不叶，及此因事陷之，遂阴污而卒。邈之后某下登科，拜汝州临汝县令，转润州上元县令。在任无政，皆假掾以终考。明年，康明经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充陇右巡官。府罢，调授咸阳尉，迁监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员外郎。连典大郡，历官二十二考。出《前定录》。

张仁祎

唐沈君亮，见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员外张仁祎延坐问曰：“明公看祎何当迁？”亮曰：“台郎坐不暖席，何虑不迁？”俄而祎如厕，亮谓诸人曰：“张员外总十余日活，何暇忧官职乎？”后七日而祎卒。出《朝野僉载》。

杨豫和张颖坚决挽留他，都向他问各自的前程。魏琮对杨豫说：“你从现在起八个月内，不能吃驴肉，如果吃了必然得病，就会无法医治。”又对张颖说道：“你以后当官为政，应当与同僚们搞好关系。如

果关系不和谐，否则必受其害。”杨豫和张颖听了不高兴。魏琮知道他们的心意，便说：“我虽然能够事先知道以后的事，但却不能决定你们的祸福。”于是指着陆康说：“比如醉酒躺着的这个人，不知道他是谁，但我却知道，他明年定会成就功名，当官十多任，官大寿高，诸位都赶不上他。”说完便离开了，不知去向。

第二年，安禄山叛乱，两京陷落，玄宗逃亡蜀郡，陈仓是必经之路。这时杨豫管理驿站，他常常想起魏琮说过的话，并将其记在自己的手板上。一次，一个骑马传送公文的人与杨豫有旧交，请杨豫一同吃饭，杨豫误吃了几小片驴肠，到晚上，胀肚而死。张颖后来做了临濮丞，一次贼兵攻城，郡守无力抵抗，被围困。临濮县令薛景元率官吏及武士拿起兵器抗击贼寇，击退了贼寇，平定了郡县。节度使接到报告后，就任命薛景元为长史，主持郡务。而张颖果然常常与薛景元不和，等薛景元借事构陷他，于是受到陷害蒙冤而死。刘邈之后来考中进士，官拜汝州临汝县令，又转任润州上元县令。在职期间没有主持政务，均以代理结束任职。第二年，陆康考明经入榜，先后做了秘书省正字，又任陇右巡官。任期结束后调任咸阳尉，后又改任监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员外郎。接连主持大郡政务，历任二十二年。出自《前定录》。

张仁祔

唐朝的沈君亮，能看见阴间之事。唐肃宗上元年间，吏部员外郎张仁祔将他请到上座，问道：“明公看我什么时候能够升迁？”沈君亮回答说：“您不会等到把席位坐热，为何考虑不升官呢？”过了一会儿，张仁祔上厕所去了，沈君亮对大家说：“张员外最多还能活十几天了，怎么还有时间考虑升不升官呢？”果然七天后张仁祔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裴 谓

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谓出为庐州刺史。郡有二迁客。其一曰武彻，自殿中侍御史贬为长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员外郎贬为别

驾。谓至郡三日，二人来候谒。谓方与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县主簿房观请谒。”谓方与二客话旧，不欲见观，语吏云：“谢房主簿相访，方对二客，请俟他日。”吏以告观，观曰：“某以使君有旧，宜以今日谒，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谓，谓曰：“吾中外无有房氏为旧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讳，观具以对。又于怀中探一纸旧书，以受吏。

谓览之愀然，遽命素服，引于东庑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顾左右问曰：“此有府职月请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观。

时二客相顾，甚异之，而莫敢发问。谓既就榻叹息，因谓二客曰：“君无为复患迁谪，事固已前定。某开元七年罢河南府文学，时至大梁，有陆仕佳为浚仪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继来。时坐客闻其善相人，皆请。安禹无所让，先谓仕佳曰：‘官当再易，后十三年而终。’次谓器曰：‘君此去二十年，当为府寺官长，有权位而不见曹局，亦有寿考。’次谓揆曰：‘君今岁名闻至尊，十三年间，位极人臣。后十二年，废弃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谓某曰：‘此后历践清要，然无将相。年至八十。’言讫将去，私谓某曰：

裴 谓

唐代宗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谓出任庐州刺史。庐州有两个被贬谪来的官员。一个叫武彻，从殿中侍御史贬为长史；一个叫于仲卿，从刑部员外郎贬为别驾。裴谓到庐州郡三天，二人前来拜见。裴谓刚同二人坐下，不久衙役呈上一张名帖禀报：“寄居在这里的前巢县主簿房观请见。”裴谓正与二人叙谈往事，不想接见房观，便对衙役说：“你去对房主簿说感谢他来访，我正在接待两位客人，请等他日再来。”衙役把这些话回复给房观，房观对衙役说：“我与刺史有老交情，应当今日拜见，所以不能从命。”衙役又进去禀告裴谓，裴谓说：“我家族内外没有与姓房的人为故交的。”传话叫房观写出他父亲和祖父的名字，房观全都写上来了。又从怀中拿出一封旧信，请衙役

转交裴谔。

裴谔看了信后脸色大变，立即令仆人取来白色的便服换上，将房观带到东厢房里一起凭吊，神情非常悲哀。出来后没来得及换下衣服，便对左右的人说：“此处还有没有月薪为七八千的空缺职位？”左右的人说：“拿出花名册一查就知道了。”裴谔立即叫人取来花名册查阅，并登录上房观的名字。

当时两位客人在旁边看着，心中非常惊奇，但没敢发问。裴谔坐在榻上叹息后，对两位客人说：“两位不必再为遭贬的事烦恼，事情本来已是命中注定的。我在开元七年被免除河南府文学的职务，当时来到大梁，因为陆仕佳正在那里任浚仪尉。我顺路前往探望。当时陆仕佳的座上客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正在吃饭，原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也来了。在座的客人听说他很会相面，都请他入座。房安禹毫不推让，他对陆仕佳说：‘您的官职还会变动，还可做十三年官。’又对崔器说：‘您二十年后，当为府寺高官，有权位却不见官署，并且高寿。’再对李揆说：‘您今年声名能为皇帝所闻，十三年里，可做到最高一级的官。以后的十二年，会失意丢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然后又对我说：‘您以后能历任地位显要而政务不多的官职，但做不到将相那样的高位，可以活到八十岁。’说完要走，并私下对我说：

‘少间有以奉托，幸一至逆旅。’安禹既归，某即继往。至则言款甚密。曰：‘君后二十八年，当从正郎为江南郡守。某明年当有一子，后合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当令奉谒。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禄，顾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

彻等咸异其事，仕佳后再受监察御史卒，器后为司农丞。肃宗在灵武，以策称旨，骤拜大司农。及归长安，累奉使。后十余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遗，累至宰相。后与时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国子祭酒，充吐蕃会盟使，既将行而终。皆如其言。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官止南阳令。出《前定录》。

李 揆

李相国揆以进士调集在京师，闻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问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而来者云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时持一缣晨往，生为之开卦曰：“君非文章之选乎？当得河南道一尉。”揆负才华，不宜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无怏怏，自此数月，当为左拾遗，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驾。”

揆以书判不中第，补汴州陈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征。后诣之，生于几下取一缣书，可十数纸，以授之曰：“君除拾遗，可发此缣，不尔当大咎。”揆藏之，既至陈留。

‘一会儿我有事相托，请您到我住的旅馆去一下。’房安禹回去后，我立即跟着去了。到了那里，我二人相谈非常亲密。房安禹对我说：‘您以后二十八年，能从正郎调任江南郡守。我明年能有一个儿子，长大后当会成为您所管辖的郡里的一名官员。您到任后三天，我会叫他去拜访。但是我这个儿子命薄，不能给他太高的待遇，只给他十千以下的俸禄。’方才我去会见的就是房安禹的儿子。”

武彻等人都觉得这些事很奇怪，陆仕佳后来调任监察御史就死了，崔器后来当了司农丞。肃宗在灵武时，他的策对很合皇帝的旨意，破格任命为大司农。等到肃宗回到长安，崔器多次奉命出使。后来十多年，竟不至本官署。李揆当年被授予右拾遗，逐渐升到宰相。后来他与皇帝当时的意见不一致，被贬流放到南中二十年。又起用为国子监祭酒，任出使吐蕃的使臣，即将出发时死了。这些人的命运全都和房安禹所说的一样。房安禹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最后做的官是南阳令。出自《前定录》。

李 揆

相国李揆当年考中进士，被调集在京城，听说宣平坊有个王生善于《周易》算卦，便前去询问自己的前程。王生每算一卦，就要收取五百文钱，但前去算卦的人仍然很多，每天都从辰时算到酉时，仍然有挨不上号而白跑一趟的。李揆带着一匹细纱作为礼物，大早上就赶去了，王生为他算过卦后说：“您莫不是问您的文章能选授什么官

职？我算您能得河南道的一个县尉。”李揆自负有才华，不应当做这样一个小官，神色郁愤要离开。王生又说：“您不要不高兴，几个月以后，您应当任左拾遗，前途正是不可限量的。”李揆余怒仍未消。王生又说：“若同我说的一样，希望您能来一趟。”

果然李揆考书判未中，补缺被派到汴州做陈留县尉。才认为王生的话有了验证。又赶到王生那里求教，王生从书案下取出封好的信，大约有十几张纸，交给李揆说：“您官拜左拾遗时，可拆开此信，不然会有大灾祸。”李揆收藏好信，就赶往陈留。

时采访使倪若冰以揆才华族望，留假府职。会郡有事须上请，择与中朝通者，无如揆，乃请行。

开元中，郡府上书姓李者，皆先谒宗正。时李璆为宗长，适遇上尊号。揆既谒璆，璆素闻其才，请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无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顿首谢曰：“此非臣所为，是臣从子陈留尉揆所为。”

乃下诏召揆，时揆寓宿于怀远坊卢氏姑之舍，子弟闻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择，遂出。既见，乃宣命宰臣试文词。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其一曰《紫丝盛露囊赋》，二曰《答吐蕃书》，三曰《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请曰：“前二首无所遗限，后一首或有所疑，愿得详之。”乃许拆其缄，涂八字，旁注两句。既进，翌日授左拾遗。旬余，乃发王生之缄视之，三篇皆在其中，而涂注者亦如之。遽命驾往宣平坊访王生，则竟不复见矣。出《前定录》。

道 昭

永泰中，有沙门道昭，自云兰州人，俗姓康氏。少时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见善恶报应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将来之事。初若隐晦，后皆明验。

尝有二客来，一曰姚邈，举明经，其二曰张氏，以资荫，不记名。僧谓张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禄范阳。

当时采访使倪若冰因为李揆有才华，又出身名门望族，留他在府中帮忙。正赶上郡府有事需要向朝廷请示，想找一个和朝中有交往的人，没有比李揆更合适的，于是就派他去了。

唐玄宗开元年间，各郡府姓李的官员向上呈报文书，都先拜见宗正。当时李璆是宗长，正逢朝廷百官为皇帝上尊号。李揆拜见李璆后，李璆向来听说李揆有才华，就请他代为起草三篇上报给皇帝的文书，写就一篇一篇地呈报上去。皇帝召见李璆说：“百官上报的文章，没有能赶上你的，我非常欣赏。”李璆磕头谢罪说：“这三篇文章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的侄子陈留尉李揆所写的。”

皇帝下令召见李揆，当时李揆正寄居在怀远坊姑姑卢氏家里，听说皇帝召见，不敢出来。直到知道皇帝是要选拔重用他，才出来。皇帝召见之后命令大臣考其文章诗词。当时陈黄门出了三个题目，一个是《紫丝盛露囊赋》，一个是《答吐蕃书》，一个是《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李揆自午时做到酉时完成，封好后又请示说：“前两篇没有什么遗漏，后一篇或者还有遗漏和疑问之处，我想写得再详细明白一点。”于是允许他拆封，他又涂改了八个字，在旁边加了两句注释。呈报给皇帝后，第二天被授予左拾遗。十天后，他拆开王生给他的信一看，自己写的三篇应试文章都在里面，并且连涂改加注的地方也完全一致。立即驱车赶往宣平坊访王生，最后竟再没有见到王生了。出自《前定录》。

道 昭

唐代宗永泰年间，有个和尚叫道昭，自称是兰州人，俗家姓康。少年时得病无法医治，一天睡醒后说：“我在阴间看见了善恶报应之事。”于是出家做了和尚。他在太行山修行四十年，持守戒律，精勤刻苦，经常讲述别人将来的事情。所说的开始隐晦，但过后都一一得到了验证。

曾经有两位客人来访，一个叫姚邈，有明经的功名；一个是张氏，靠先辈的官资荫得官职，不记得叫什么名字。道昭和尚对张氏说：“您能做四任官，但千万不要去范阳做官。如果在范阳做官，

四月八日得疾，当不可救。”次谓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从戎，亦当三十年无乏。有疾勿令胡人疗之。”

其年，张授官于襄、邓间，后累选，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后又赴选，果授虢州卢氏县令。到任两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后方悟范阳即卢氏望也。邈后举不第，从所知于容州，假军守之名，三十年累转右职。后因别娶妇，求为宾者，因得疾，服姬黄氏之药而终。后访黄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出《前定录》。

四月八日得病，将无法医治。”又对姚邈说：“您不适合做文官，如果能够从军，也有三十年事情做。有病不要找胡人医治。”

这一年，张氏被安排到襄、邓一带任职，后来吏部多次铨选官员，他要求到南方做官，也都如愿了。后来又前往吏部听候铨选，最后授予了虢州卢氏县令。到任两天就死了。死的日子果然是四月八日。后来才明白范阳就是卢氏的一个望。姚邈后来科举考试不中，跟着他的一个熟人到容州代理官职，三十年间不断升任重要官职。后来因为娶新妇，要找一个宾相，于是得了病，吃了一个黄氏老太太的药而死。后来有人查访黄氏的来历，原来是外族洞主所放逐的婢女，是个胡女。出自《前定录》。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六

李 稜 豆卢署 孟 君 卢常师 韩 滉

李颀 崔 造 薛 邕

李 稜

故殿中侍御史李稜，贞元二年擢第。有别业在江宁，其家居焉。是岁浑太师城镇蒲津，请稜为管记从事。稜乃曰：“公所欲稜者，然奈某不闲检束。夙好蓝田山水，据使衙合得畿尉。虽考秩浅，如公勋望崇重，特为某奏请，必谐矣。某得此官，江南迎老亲，以及寸禄，即某之愿毕矣。”浑遂表荐之，德宗令中书商量，当从浑之奏。稜闻桑道茂先生言事神中，因往诣焉，问所求成败。茂曰：“公求何官？”稜具以本末言之。

对曰：“从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如今则不得。”稜未甚信。经月余，稜诣执政，谓曰：“足下资历浅，未合入畿尉。如何凭浑之功高，求侥幸耳？”遂检吏部格上。时帝方留意万机，所奏遂寝。稜归江南，果丁家艰，已近

李 稜

曾经担任过殿中侍御史的李稜，唐德宗贞元二年科举考试中榜。他有别墅在江宁，将家安在了那里。这一年，太师浑瑊镇守蒲津关，请李稜担任管记从事。李稜却对浑瑊说：“你要求我做得很清楚，但是无奈我不善于检点约束自己。平常喜好的只是蓝田的山水，只想靠官衔在京城附近做个县尉。尽管我的资历不够，你德高望重，如果肯特意为我向皇帝推荐，必然能使我如愿。我如果当了 this 官，从江南把双亲接来，加上不多的俸禄，我平生的愿望也就满足了。”于是浑瑊向皇帝上表推荐了他，德宗令中书研究怎么办，当准了浑瑊的奏表。李稜听说桑道茂先生料事如神，便前往请教，问推荐能否成功。

桑道茂问他：“您想当什么官？”李稜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

桑道茂回答说：“从现在算起二十年，您才能被授予这个官职，现在得不到。”李稜不太相信。过了一个多月，李稜去询问，主管官员回答说：“你资历浅，不适合担任京城附近的县尉。怎么可以凭借浑瑊的功高来求得侥幸呢？”遂即把他的名字写在吏部的表格上。这时皇帝正留意很多军国大事，浑瑊推荐李稜的奏章就放下了没有批。李稜回到江南，先是老人死了守孝，已近

七八年，又忽得臂疾，殆将一纪。元和元年冬，始入选，吏曹果注得蓝田县尉。一唱，忻而授之。乃具说于交友。出《续定命录》。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真。贞元六年，举进士下第。将游信安，以文谒郡守郑武瞻。瞻甚礼之，馆给数日，稍狎，因谓署曰：“子复姓，不宜两字为名。将改之，何如？”署因起谢，且求其所改。武瞻书数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虑子宗从中有同者，故书数字，当自择之。”其夕宿于馆，梦一老人谓署曰：“闻使君与子更名，子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后二十年，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台。”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为名。

既二年，又下第，以为梦无征，知者或诮之。后二年，果登第。盖自更名后四举也。大和九年，署自秘书少监为衢州刺史。既至，周览郡内，得梦中所指隙地，遂构一亭，因名之曰“征梦亭”矣。出《前定录》。

孟 君

贞元中，有孟员外者，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将罢举，又无所归，托于亲丈人省郎殷君宅，为殷氏贱厌，近至不容。染瘴疴日甚。乃白于丈人曰：“某贫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污丈人华宇，愿委运，乞待尽他所。”殷氏亦不与语，赠三百文。

七八年，又忽然得了脚疾，瘸了差不多十二年。一直到唐宪宗元和元

年冬天，才开始被选中任职，吏部果然签署的是蓝田县尉。唱名后，李稜欣然接受了此衔。李稜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详细讲给了朋友。出自《续定命录》。

豆卢署

豆卢署，原名辅真。唐德宗贞元六年，考进士落榜。随即游学信安，拿着自己的诗文拜见郡守郑武瞻。郑武瞻对他很客气，留他住了数日，稍熟悉以后对他说：“你是复姓，不适合起两个字的名字。将它改了，怎么样？”豆卢署起身致谢，并请郑武瞻为他改名。郑武瞻写了几个字，有著、助、署字，然后说：“我考虑为了避免同你的亲属重名，所以写了好几个字，你当自己选择。”当晚豆卢署睡在客舍，梦见一个老人对他说：“听说郡守为你改名，你再考四次才能中榜，四者最好。再过二十年，你是这里的郡守。”老人又指着一块空地：“此地可以建一座亭台。”醒了以后豆卢署想，“四者”就是“署”字，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署”字。

考了两年，豆卢署仍未中榜，以为所做梦不准，知道这件事的人也讥笑他。接着又考了两年，终于中榜登第。算起来正是改名后的第四次考试。唐文宗太和九年，豆卢署从秘书少监调任衢州刺史。上任后，巡视郡府内外，发现了梦中所说的那块空地，便命人造了一座亭子，并命名为“征梦亭”。出自《前定录》。

孟 君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孟员外，年轻时应考进士，考了很长时间也未考中。想要不考了，又无处可归，寄居在他的一个姓殷的省郎长辈家里，为姓殷的所轻视厌烦，差不多到了不能相容的程度。这时孟君又得了瘴症，并且一天天严重。他对姓殷的长辈说：“我命薄，这病必然不可救治。恐怕弄脏您老人家的豪华住宅，我愿意听从命运的安排，请让我离开您家到别的地方等死吧。”殷君也不说话，只给了他三百文钱。

出门不知所适。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决卦，昼后则闭肆下

帘。孟君乃谒之，具陈羁蹇，将填沟壑，尽以所得三锱为卜资。卜人遂留宿，及时为决一卦。卦成惊曰：“郎君更十日，合处重职，俸入七十千钱，何得言贫贱？”卜人遂留厚供给。已至九日，并无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见，甚薄之，亦不留连，寄宿马厰。

至明，有敕以禁兵将为贼境观察使，其人与殷友善，驰扣殷氏之门。武人都不知书，云：“便须一谢表，兼镇抚寇^黠。事故颇多，公有亲故文士，颇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无可应者，忽记得孟君久曾应举，可以充事，遽引见之。令草一表，词甚精敏。因请为军中职事，知表奏。数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后十日也。出《逸史》。

卢常师

秘书少监卢常师，进士擢第。性淡薄，不乐轩冕。于世利蔑然，弃官之东洛。谓所亲曰：“某浙西鱼尚书故旧，旬日看去。”又曰：“某前生是僧，座禅处犹在会稽，亦拟自访遗迹。”家人亦怪其欲远行而不备舟楫，不逾旬遂歿矣。出《逸史》。

韩 滉

韩晋公滉在中书，尝召一吏。不时而至，公怒将撻。吏曰：“某有所属，不得遽至，乞宽其罪。”晋公曰：“宰相

孟君出门之后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街西有个善于算命的，每天清晨给人算卦，天大亮后就关门放下帘子。孟君便去拜会他，将自己的困顿和就要病死的状况详细叙述一遍，并将仅有的三百文钱做了卦钱。算卦的便留他住下，到了时间为他算了一卦。算完后惊讶地说：“您再过十天，会身居重要职位，每月俸禄就有七十千钱，为什么还说自己贫贱呢？”算卦的便留他居住，并提供给他丰厚的供给。已经到了第九天，仍没有消息。孟君又回到姓殷的家里，姓殷的见了，更加瞧不起他，也不挽留接待，晚上他就睡在马厰里。

等到天明，有皇帝任命的一名禁军将领到贼境当观察使，这个人与姓殷的是朋友，骑马来敲殷家的大门。武将不通文墨，对姓殷的

说：“需要给皇帝写一个表示感谢的文书，同时写一个安抚边境敌寇的信函。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您的亲戚故旧中有没有文士，帮助我推荐一个？”姓殷的想了很久，没有想到可以推荐的人，忽然想起孟君很久前曾应过举，可以担当这个差事，立刻引见了。武将命孟君草拟一篇向皇帝报送的表，孟君的文笔很精美准确。于是聘请孟君到军中任职，负责表奏之事。几天后被授予官职，每月的俸禄正好七千文钱。孟君命运的转机正是算卦后第十天开始的。出自《逸史》。

卢常师

秘书少监卢常师，进士出身。但他却生性淡泊，不喜欢官位爵禄。蔑视世俗名利，辞了官来到东洛。他对亲属说：“我是浙西鱼尚书的老朋友，过几天去看看他。”又说：“我前生是个僧人，修行的地方还在会稽，也打算去寻找遗迹。”家里的人奇怪他要出远门为什么不准备船只，不过十天，他就死了。出自《逸史》。

韩 滉

晋公韩滉在中书，曾召见一吏。没按时赶到，韩滉生气要鞭打他。那人说：“我有归属，不能立刻到，请求宽恕。”韩滉说：“宰相之吏，更属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属阴司。”晋公以为不诚，乃曰：“既属阴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晋公曰：“若然，某明日当以何食？”吏曰：“此非细事，不可显之，请疏于纸，过后为验。”乃恕之而系其吏。

明旦，遽有诏命。既对，适遇太官进食，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赐晋公。食之美，又赐之。既退而腹胀，归私第，召医者，视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汤。至夜，可啖浆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视其书，则皆如其说云。因复问：“人间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权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于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禄者岁支。”出《前定录》。

李 颇

贞元中，有举人李颀，方就举，声价极振。忽梦一人紫衣云：“当礼部侍郎顾少连下及第。”寤觉，省中朝并无姓顾者。及顷，有人通刺，称进士顾少连谒。颀惊而见之，具述当为门生。顾曰：“某才到场中，必无此事。”来年，颀果落第。自此不入试，罢归。

至贞元九年，顾少连自户部侍郎权知贡举，颀犹未第，因潜往造焉。临放榜，时相特嘱一人，颀又落，但泣而已。来年秋，少连拜礼部侍郎，颀乃登第。出《感定录》。

手下的人，还能归谁管？”那人说：“我不得已还归阴间管。”韩滉认为他的话不诚实，就对他说：“既然归阴间管，你有什么职责？”那人说：“我负责管理三品以上官员的饮食。”韩滉说：“既然如此，我明天应该吃什么？”那人说：“这可不是小事，不可随便说出来，请让我写在纸上，过后再验证。”于是韩滉饶恕了他没有鞭打他，而是将他关了起来。

第二天，突然皇帝召见韩滉。见到皇帝后，正遇见太官给皇帝送饮食，其中有一盘糕点，皇帝将一半赏给韩滉吃。味道很美，随后又将另一半也赏给他吃了。韩滉退下去后感到腹胀，回到家里后找医生来看病，医生说：“是食物堵塞，可以喝少量的橘子皮汤。到晚上，便可以喝粥了。”天亮后病就好了。韩滉想起前夜那人说的话，便将他招来，看他写的内容，吃的东西全都跟他写的一样。便又问那人道：“人间的饮食，都有人预先安排吗？”回答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其饮食每天一安排；五品以上有权位的官员，一旬一安排；凡六品至九品的官员，每季安排一次；如果是不领俸禄的老百姓，则是每年安排一次。”出自《前定录》。

李 颀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举人叫李颀，正应试，声望和身价很高。一天他忽然梦见一个穿紫衣服的人对他说：“你只能在礼部侍郎顾少连的主考下考试中榜。”醒后，想想朝中并没有姓顾的侍郎。不一会儿，有人通报他说进士顾少连来访。李颀非常惊讶，见面后，李颀

向顾少连说自己应当是他的门生。顾少连说：“我刚到考场，绝不可能有你说的。”第二年，李^颜果然落第。从此他不再参加考试，回到家乡去了。

一直到贞元九年，顾少连以户部侍郎暂时代理贡举，李^颜仍未考中，于是他暗中去拜见顾少连进行疏通。临到发榜时，当朝宰相又特别嘱咐要照顾一个人，所以李^颜又落榜了，他只能偷偷哭泣。第二年秋天，顾少连调任礼部侍郎，李^颜这才中榜登第。出自《感定录》。

崔 造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为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余亡姓字。崔左迁在洪州，州帅曹王将辟为倅。时德宗在兴元，以曹王有功且亲，奏无不允。

时有赵山人言事多中。崔问之曰：“地主奏某为副使，且得过无？”对曰：“不过。”崔诘曰：“以时以事，必合得时。”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远于此。”崔不信，再问：“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崔心惧久之，盖言其日，即崔之忌日也。即便呼赵生谓曰：“山人言中，奉百千；不中则轻搥五下，可乎？”山人晒曰：“且某不合得崔员外百千，只合得崔员外起一间竹屋。”其语益奇。崔乃问之：“且我有宰相分否？”曰：“有。”即远近，曰：“只隔一两政官，不致三矣。”

又某日私忌，同僚诸公皆知其说，其日夕矣，悉至江亭，将慰崔忌，众皆北望人信。至酉时，见一人从北岸入舟，袒而招舟甚急。使人遥问之，乃曰州之脚力。将及岸，问曰：“有何除政？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曰：“不过。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兹。”诸公惊笑，其暮果先慰而后贺焉。

崔明日说于曹王，曹王与赵山人镪百千，不受。崔与起竹屋一间，欣然徙居之。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经大段

崔 造

丞相崔造，还是平民的时候，江左一带的人都称他为“白衣夔”。当时有四个人，一个叫卢东美，其余的记不清姓名了。后来崔造做官被降职调到洪州，洪州的主帅曹王想要聘任他为副使。当时德宗在兴元府，因为曹王有功劳并且是皇亲，所请示的事情没有不批准的。

当时有个姓赵的山人，所预测的事情很准。崔造问他：“曹王上报我为副使，能通过吗？”回答说：“不能。”崔造又问：“时、事，应当事合于时。”赵山人回答说：“能得到一个刺史，不久敕令就会到，地方比这里还要远。”崔造不信，又问了一次，回答说：“必定如此，你要去的州名我也知道，但不能先说。”又告诉崔造这个月的哪一天敕令能到，并且要他先吊唁，然后再庆贺。崔造心中害怕了很长时间，赵山人所说的日子，正是他亲人死亡的忌日。于是他就对赵山人说：“你如果言中了，我给你一百千钱；说得不对，则要用鞭子轻打五下，可以吗？”赵山人微笑着说：“我不该要崔员外的一百千钱，只想要崔员外您给我造一间竹屋。”话说得越来越奇怪。崔造又问：“你再看看我有没有当宰相的命？”回答说：“有。”又问需要多长时间，回答说：“只隔您做官一任或两任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任。”

到了崔造家里忌日这一天，同僚们都知道赵山人的说法，傍晚，全来到江边的亭子里，慰问崔造的祭祀，然后一齐注视着江北，等待消息。到酉时，见一人从北岸上船，裸露着上身催促渡船很是急迫。崔造等人叫人远远地向那人发问，那人回答说是州里来送信的。船快靠岸了，他们又问：“有什么人事任免之事？可有崔员外做副使的奏章通过了吗？”回答说：“没有通过。却有任命虔州刺史的公文在此。”大家惊奇地笑了，整个过程真是和赵山人说的一样，果然先祭奠悲伤而后欣喜庆贺。

第二天，崔造将这件事告诉了曹王，曹王给赵山人一百千串钱，赵山人不要。崔造为他建造了一间竹屋，他很高兴地搬进去住了。并且又对崔造说：“到虔州以后，你必须经过很长时间的

惊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忧闷，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与齐映相公同制。出《嘉话录》。

薛 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薛问张山人：“且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张答云：“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宰相也，同时耳。”薛讶忿之，默然不悦。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今披褐，我已正郎，势不相近也。张曰：“命合如此，事须同时，仍郎中在姜之后。”

后姜为京兆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帅泾，得军人心。姜乃上疏请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崔后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时而在姜后。薛竟终于列曹，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出《嘉话录》。

惊惧之事，就一定可以进京城做官了。”后来由于崔造的舅舅源休给叛逆朱泚做宰相，他怕受牵连，心情忧闷，宰相府的公文到了，他更加惊忧。这时崔造的老朋友窦参做宰相，授崔造兵部郎中，不久又升任事中、平章事，与齐映相公同时任命。出自《嘉话录》。

薛 邕

侍郎薛邕，有当宰相的愿望。当时有个张山人很会给人看相。一天，兵部郎中崔造和前进士姜公辅一同在薛邕那里做客。薛邕问张山人说：“座上这几个人有没有能当宰相的？”心里想自己的可能性大。张山人回答说：“有。”薛邕问：“几人？”回答说：“有两人。”薛邕心想其中一个就是自己。又问：“哪两个人？”回答说：“崔、姜两位必然当宰相，并且是同时。”薛邕即惊讶又气愤，沉默着不高兴。随后崔造慢慢地问张山人道：“为什么是同时？”意思是说，姜公辅现在出来做官，我已是正郎，形势相差的很远。张山人说：“命该如此，事须同时，并且是郎中在姜公辅之后。”

后来姜公辅做了京兆功曹，并且充任翰林学士。这时人们知道泾阳的将军姚令言要进城捉朱泚，朱泚曾在泾阳为帅，很得军心。姜公

辅上书请皇上派人去调查。上书十天后，德宗逃往奉天，后悔没有采纳姜公辅的意见，于是在行宫下令提升姜公辅为给事中平章事。崔造在半年后，从郎中升任丞相，果然是同一时期而在姜公辅之后。薛邕后来竟一直没能当上丞相。从这件事可以知道前辈不可忽视后辈啊。出自《嘉话录》。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数七

郑德璘 赵璟 卢迈 赵璟 包谊

薛少殷 袁孝叔

郑德璘

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

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傍有醴贾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橰。邻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及时，东西而去。德璘舟与

郑德璘

唐德宗贞元年间，湘潭县尉郑德璘家住在长沙。有表亲住在江夏，每年去探望一次。中途须渡过洞庭湖，经过湘潭，经常遇见一个老头，划船卖菱角和芡实，虽然老头的头发已经白了，可脸上的皮肤仍像年轻人一样。郑德璘与他交谈，内容多涉及玄学。郑德璘问老头：“船上没有粮食，您吃什么？”老头说：“菱角和芡实。”郑德璘喜欢喝酒，经常携带好酒松醪春去江夏，每次遇到老头，都邀请他一同喝酒，老人没有一次不喝，受惠却也不觉得很愧疚。

有一次，郑德璘抵达江夏，准备返回长沙，将船停泊在黄鹤楼

下。有个盐商韦生，乘坐一条大船也要前往湘潭，当晚与邻船的人饮酒话别。韦生有个女儿待在大船的后舱。邻船的女儿也前来告别，二人待在一起说笑。快到半夜时分，听到江上有个秀才高声朗诵一首诗道：“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邻船女儿字写得很好，看见韦生女儿的妆镜匣里有一幅红笺纸，便取来将所听到的诗句抄录在上面。并且轻声念了很久，但是不晓得作诗的人是谁。等到第二天早上，大家乘着各自的船各奔东西。郑德璘的船和

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

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腻云，莲蕊莹波，露濯蕤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

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殁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婉久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江姝》诗二首曰：“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又曰：“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泪滴白蘋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诗成，酌而投之。精贯神祇，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

韦生的船同时离开鄂渚，两夜之后，到了日暮两条船又都停泊在了一起。

到了洞庭湖畔，郑德璘所乘的船与韦生的船停靠得很近。韦生的

女儿容貌美而艳丽，琼花插在光泽的云鬓上，就如莲花漂浮在莹澈的碧波上，就如沾露欲滴的木槿花，就如新月和闪烁光彩的明珠，在船的水窗旁垂钓。郑德璘偷偷看到了，心里很喜欢。他便在一尺红绡上题了一首诗：“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然后将红绡挂在韦生女儿的钓钩上，韦生的女儿收到红绡和题诗，反复吟咏玩赏，但尽管诵读，却无法理解诗中的含义。韦生女儿不精通书写，又耻于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回报郑德璘，便将那天晚上邻船女抄录诗句的红笺挂在钩上，抛给郑德璘。郑德璘以为红笺上所题的诗句是韦生的女儿所作，细琢磨很喜欢，心里高兴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不能理解诗中的意思，也无法与韦生的女儿倾诉衷情。从此，韦生的女儿将收到的红绡系在胳膊上，非常珍惜。湖面上月白风清，韦生的大船突然扬帆离了岸。这时风势增大，波涛涌起，骇浪惊人。郑德璘的小船不敢追赶，心中非常焦急怨恨。

到了傍晚，打鱼的人告诉郑德璘说：“刚才漂走的那个客商的大船，已经全家沉没在洞庭湖里了。”郑德璘听了大惊，不觉精神恍惚，悲伤的心情长时间难以抑制和排除。当天晚上，做了两首题为《吊江姝》的诗来祭奠。一首是：“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蛟人相对垂。”另一首是：“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泪滴白蘋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诗写成然后酹酒将诗笺投入水中，对天地祈祷。非常虔诚，于是感动了水神，派人送信给水府。府君看了信后，将溺水者数人召集起来，问：“谁是郑德璘所爱的人？”而韦生的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主事的上前挨个检查溺水者的胳膊，见到韦生女儿胳膊上的红绡后告诉府君说：“郑德璘以后是我们这里的地方官，况且以前我和他有交好之谊，我们不可不设法让她活着。”于是府君叫主事者领着韦生的女儿送给郑德璘。

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

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

后三年，德璘常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

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苦。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

韦生的女儿看到府君，是一个老头。她跟着主事者快步走了出去，没有碰到什么障碍。这条路走到头看见一个大水池，池中碧水荡漾。便被主事者推落池中，半沉半浮，非常难受。这时已是三更时分，郑德璘未睡，仍在阅读红笺上的诗句，更是悲伤不已。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碰到了船上，然而船上的人都睡着了，郑德璘就手持着蜡烛到船边一照，看见有彩色绣花的衣服，似乎是个人。惊慌地救了上来，一看竟是韦生的女儿，系在胳膊上的红绡还在。郑德璘惊喜异常。过了许久，韦生的女儿苏醒过来，直到天亮，才能说话。她述说：“是府君感激你，才救了我的性命。”郑德璘问：“府君是什么人？”但一直没能搞清楚。于是郑德璘娶韦生的女儿为妻，感到她的经历很奇异，然后带着她回到了长沙。

三年后，郑德璘经常调任新的官职，他想谋求醴陵县令。韦生的女儿说：“不过只能去巴陵。”郑德璘问：“你怎么知道？”韦生的女儿说：“当时水府君说你是我们这里的地方官，洞庭属于巴陵县，这可以验证。”郑德璘记在心里，选派任命的果然是巴陵县令。等到了巴陵后，他派人去接韦生的女儿。船行到洞庭湖畔，赶上逆风，无法前

进。郑德璘派去迎接韦生女儿的五个船夫、纤夫当中，有一个老头，驾船似乎漫不经心，韦生的女儿生气地斥责他。老头回头说：“我过去在水府救活你的性命，你不记着我的恩德，现在反而对我发怒。”韦生的女儿明白过来，非常害怕，她请老头上船，拜见后摆上酒菜，磕头说：“我的父母，应该还在水府，可以去探望吗？”老头回答说：“可以。”

不一会儿，他们所乘的船只似乎沉入水中，然而却没有痛苦的感觉。很快到了往日所见的水府，大小小小一群人围着船大哭。韦生的女儿找到了父母，她的父母行为举止像活着时一样，居住的房屋与人世间也没什么不同。韦生的女儿问父母需要什么，她的父母说：“掉到水里的东西都能到达这里，但是没有火来蒸煮加工，所吃的只有菱角和芡实。”又拿出数件白金器具递给女儿说：“这些东西在我们这里没有用处，可以送给你。你不能在这里久留。”催促女儿回去。韦生的女儿便悲恻地告别父母。

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

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敢以实对。”德璘叹曰：“命也！”然后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出《德璘传》。

赵璟 卢迈

赵璟、卢迈二相国皆吉州人，旅众呼为赵七、卢三。赵相自微而著，盖为是姚旷女婿。姚与独孤问俗善，因托之，得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监察。萧相复代问俗为潭州，有人又荐于萧，萧留为判官，至侍御史。萧入，主留务。有美声，闻于德宗，遂兼中丞，为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以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务事，而诏璟归阙。

璟居京，慕静，深巷杜门不出。元素访之甚频。元素乃泌相之从弟。璟因访别元素于青龙寺，谓之曰：“赵璟亦自合有官职，誓不敢怨人。诚非偶然耳，盖得于日者。”仍密问元素年命。曰：“据此年命，亦合富贵人也。”元素因自

那个老头拿笔在韦生女儿的头巾上写道：“昔日江头菱茝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写完，老头便率领奴仆和侍从数百人，用船送归府舍。一会儿，船又浮出水面。一船上的人，都目睹这了件事。

郑德璘详审诗意，方才明白水府的老头，就是以前在小船上卖菱角和茝实的那个老头。一年多以后，有个叫崔希周的秀才拿着自己所写的诗卷请教于郑德璘，其中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就是韦生女儿投送给他的红笺上的那首诗。郑德璘疑怪，询问崔希周。崔希周回答说：“几年前，我的小船停泊在鄂渚，江上月明，我那时睡不着觉，感到有小东西碰到小船上，芳香扑鼻。捞上来一看，是一束芙蓉花。因此我作了这首诗，并且高声朗诵很久，这全都是实话。”郑德璘感叹说：“这就是命啊！”从这以后，他不再敢经过洞庭湖。郑德璘做官做到刺史。出自《德璘传》。

赵璟 卢迈

赵璟和卢迈两位相国都是吉州人，大家称他们为赵七和卢三。赵璟从平民升为高官，大概靠着他是姚旷的女婿。姚旷与独孤问俗关系很好，于是拜托了他，安排赵璟做了湖南判官，又多次向上推荐，使赵璟提升为监察。后代丞相萧复接替独孤问俗担任潭州刺史，又有人将赵璟推荐给他，萧复将赵璟留任为判官，后又升任为侍御史。萧复入朝为相，赵璟主持留守事务。由于赵璟政绩突出，名声很好，为德宗所知道，便让他兼任中丞，为湖南观察使。等到李泌做了丞相，不知道这些情况，不久用李元素代替赵璟主持湖南留守事务，皇上下诏将赵璟调回京城。

赵璟居住在京城，喜欢安静，整天待在家中闭门不出。李元素来访很频繁。李元素是丞相李泌的堂弟。一次赵璟拜访李元素后在青龙

寺分手，对李元素说：“我赵璟也应该有个职位，虽然闲居在家，但我不敢埋怨别人。目前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大概全由命运。”并悄悄问李元素自己今年的运势怎么样。李元素说：“根据你今年的命相，也应该是个大富大贵的人。”李元素因为自

负，亦不言泌相兄也。顷之，德宗忽记得璟，赐对，拜给事中。泌相不测其由。会有和戎使事，出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张或为判官。泌因判奏璟为副使。未至蕃，右丞有缺，宰相上名。德宗曰：“赵璟堪为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数月，迁尚书左丞平章事。作相五年，薨于位。出《嘉话录》。

赵 璟

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之边有柳树，树下合有一官人，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二张问之，赵曰：“某年三十前，已梦此行，所以不怨他时相。”赵相将薨之时，长安诸城门金吾家，见一小儿，豹犊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其人。见者知异。不经数日，赵薨。出《嘉话录》。

包 谊

唐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词。初与计偕，至京师，赴试期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搪突中书舍人刘太真。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价询之。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致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因诘责，遣徙他舍。谊亦无忤色。

负，也没有告诉赵璟自己是李泌丞相的堂弟。一天，德宗忽然想起赵璟仍闲居在家，召他来问对，起用他为给事中。李泌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恰巧有派遣和戎使者的事，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和张或为判官。李泌便奏请赵璟为副使。没等到达出使的国家，右丞相的位置出现空缺，宰相提出候选人名单。德宗说：“赵璟可以担任这个官职。”于是派人追上赵璟任命他为右丞相。过了几个月，又改任尚书左丞平章事。赵璟担任丞相五年，死在位上。出自《嘉话录》。

赵 璟

丞相赵璟任出使邻国的副使时，对两个姓张的判官说：“前面几里地远应该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柳树，树下应该有一名官员，穿着丧服站着。”走了一会儿，果然见到的同赵璟所说的一样，官员是个虚设的顿官。两位张姓判官问赵璟是如何知道的，赵璟说：“我三十年前，就已经梦到了有这次行动，所以不埋怨那时的丞相。”丞相赵璟临死之前，长安各个城门的守护兵丁都看见一个小孩，穿着豹皮犊鼻裤，拿着一根五色绳子，寻找丞相赵璟。看见的人都觉得这事奇怪。过了不几天，赵璟就死了。出自《嘉话录》。

包 谊

唐朝有个叫包谊的，是江东人，很有文才。当初他赶考来到京城，但是误了考期。同宗人祭酒包佶很替他惋惜，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包谊经常去佛寺游玩，无意中冒犯了中书舍人刘太真。刘太真见他的穿戴举止是个参加科举的人，便叫一个仆役去打听。包谊发怒说：“进士包谊，与你素不相识，何必辛劳你打听！”刘太真心里很憎恨他，以至于专门派人去向包佶查访他。包佶听说包谊的无礼行为，非常生气，训斥他一番后，将他赶到别处住了。包谊一点也没有惭愧之色。

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过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而自悔曰：“此子既忤我，从而报之，是我为浅丈夫也。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时宰以泚近为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唯记谊。及谊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乃知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出《摭言》。

薛少殷

河东薛少殷举进士。忽一日，暴卒于长安崇义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门。既入，见官府，即鲜于叔明也。少殷欲有

所诉，叔明曰：“寒食将至，何为镂鸡子食也？”东面有一僧，手持宝塔。扇双开，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尚何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见判官。

及出门之西院，阖者入白，逡巡，闻命素服乃入。所见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荐汝于此，分主公事。故假追来，非他也。”少殷时新婚，愚不愿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职居西曹。汝既来此，可以一谒而去。”乃命少殷于西院见之，接待甚厚。俄闻备馔，海陆毕备。未食，王判官忽起，顾见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则无由归矣。”少殷曰：“饥甚，奈何？”

第二年，刘太真主考，想要让包谊永远放弃科举，所以在他考杂文时，等到考终场，将包谊贬低一番后公开赶出去。不久，他又后悔了，心里想：“此人得罪了我之后，我便报复他，不是大丈夫所为。只要能永远阻挡他的前程，何必在此一时了！”于是放过包谊，使他的试卷合格。刘太真在将要张榜公布考中举子的名单之前，先将名单送给宰相审阅。榜中有个姓朱的人考中了。当时宰相认为朱泚近为大逆不道的人，不想让姓朱的中榜，急令换一个人。刘太真慌忙去找人，记不清其他人的名字，只记住了包谊的名字，便将包谊换上。等包谊进来谢恩，这时他才想起来，包谊正是他所厌恶的人。所以：“功名得失不由人，全都是假借人来完成而已。”出自《摭言》。

薛少殷

河东薛少殷去考进士。突然有一天暴死在长安崇义里。有一差人持公文说：“大使拘捕你。”将他带进一座官府的大门。进去以后，见到的官员原来是鲜于叔明。薛少殷刚想要说话，鲜于叔明说：“寒食节就要到了，为什么吃画上花纹的鸡蛋呢？”东边有一个和尚，手中拿着宝塔。塔门打开，将薛少殷装了进去。鲜于叔明说：“今天我刚要处理公务，和尚为什么解救此人？”然后逼迫薛少殷走出宝塔，叫人领他去见判官。

出门进了西院，看门的人进去通报，一会儿，叫他穿上丧服进去。薛少殷见到的竟是他死去的哥哥。交谈痛哭了很久时间，他哥哥

说：“我因为你到现在还没有功名，想要推荐来这里，帮助我分担公务。所以派人将你抓捕来，没有别的意思。”薛少殷那时刚新婚，恳求不要让他留下来。他哥哥说：“我同院有个王判官，职掌西曹。你既然到此，可以拜见他以后再走。”便让薛少殷在西院拜见了王判官，王判官款待薛少殷很丰厚。一会儿，就准备好了酒菜，山珍海味都有。还没吃，王判官忽然站起来离开了，薛少殷扭头看那个手里托着宝塔的和尚，和尚对薛少殷说：“不能吃，吃了就没有办法回去了。”薛少殷说：“饿得厉害，怎么办？”

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复出，诣兄泣，且请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许之。少殷曰：“既得归人间，愿知当为何官？”兄曰：“此甚难言，亦何用知之？”恳请，乃召一吏，取籍寻阅，不令见之。曰：“汝后年方成名，初任当极西得之，次历畿赤簿尉，又一官极南。此外吾不得知。”临别，兄曰：“吾旧使祇承人李俊，令随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际，皆见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识，和尚何乃见护如此？”僧曰：“吾为汝持《金刚经》，故相护尔。”

既醒，具述其事。后年春，果及第。未几，授秘书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官主簿，秩满，遇赵昌为安南节度。少殷与之有旧，求为从事，欲厌极南之官。昌许之，曰：“乘递之镇，未暇有表，至江陵，当以表请。”及表至，少殷寻以丁母忧。服除，选授万年县尉。时青淄卒吏与驸马家僮斗死，京兆府不时奏，德宗赫怒。时少殷主贼曹一日，乃贬高州雷泽县尉。十余年备历艰苦，而李俊常有所护。及顺宗嗣位，有诏收录贬官，少殷移至桂阳，与贬官李定同行，过水勒马，与一从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别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于此，李俊复去，将不久矣。”李定惊惨其事，因问，具以告之。数日而卒。出《前定录》。

和尚说：“只有蜂蜜煎姜片可以吃。”于是薛少殷拿过来吃了。王判官始终没有回来。和尚说：“可以走了。”薛少殷又出了西院，到哥哥那里，哭着请求哥哥让他回去。他哥哥知道无法挽留，便带他进去禀告了官府，同意他回去。薛少殷说：“既然能回人间，我希望知道我将来能当什么官？”他哥哥说：“这个很难说，你知道又有什么用？”薛少

殷一再恳求，他哥哥便叫来一个差人，取来名册翻寻，却不让他看。然后对他说：“你后年才能考中功名，一开始当的官在很远的西方，以后在京城任赤簿尉，然后又去很远的南方当官。此外我就知道了。”临分手时，他哥哥又说：“我原来的差役叫李俊，叫他跟你去。有危急的时候需要保护，你就招呼他的名字。”薛少殷离开后，每当遇到危难之时，都看见那个和尚在前面引路。薛少殷说：“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能这样保护我？”和尚说：“我因为你持诵《金刚经》，所以保护了你。”

随即薛少殷醒了，对别人讲了所经历的事。后年春天，他果然考中登第。不长时间，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被派做出使西边邻国的判官。回来后改任同官县主簿，任期满了，遇到赵昌被任命为安南节度使。薛少殷与他有老交情，求做他的从事，想不去很远的南方做官。赵昌答应了，说：“办理交接的时候，没有时间上表报告，到了江陵，我一定为你上表请示。”等到奏表批复的时候，薛少殷因母亲去世而服丧。服丧期满，被授予万年县尉。当时青淄卒吏与驸马家的僮仆打斗，将僮仆打死，京兆府不断将此事报告皇帝，德宗发怒。这时恰巧薛少殷刚刚主持贼曹一天，就被贬到南方的高州雷泽当县尉。十多年受尽艰难困苦，而李俊常常守护在他身边。等到顺宗继位下诏书登记录用被贬的官员，薛少殷被调往桂阳，与贬官李定同行，在过一条河时，勒住马同一个随从说话，就是李俊。李俊说：“我跟随您的日期已满。”然后拜别而去。薛少殷说：“我哥哥讲，我做官到此为止，李俊已经走了，我没有多长时间了。”李定觉得非常惊讶，问他什么原因。薛少殷将事情全对他讲了。几天后，薛少殷就死了。出自《前定录》。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陈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闻。母尝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梦一老父谓曰：“子母疾可治。”孝叔问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于石坛之上，当有药授子。”及觉，乃周览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废观古石坛，而见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于囊中取九灵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

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来，然不详其所止。孝叔意其能历算爵禄，常欲发问，而未敢言。后一旦来而谓孝叔曰：“吾将有他适，当与子别。”于怀中出一编书以遗之，曰：“君之寿与位，尽具于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君藏吾此书，慎勿预视。但受一命，即开一幅。不尔，当有所损。”孝叔跪受而别。

后孝叔寝疾，殆将不救。其家或问后事，孝叔曰：“吾为神人授书一编，未曾开卷，何遽以后事问乎？”旬余，其疾果愈。后孝叔以门荫调授密州诸城县尉，五转蒲州临晋县令。每之任，辄视神人之书，时日无差谬。后秩满，归闾乡别墅。因晨起，欲就巾栉，忽有物坠于镜中，类蛇而有四足。孝叔惊仆于地，因不语，数日而卒。后逾月，其妻因阅

袁孝叔

袁孝叔是陈郡人。幼年丧父，侍奉母亲尽心，孝顺远近闻名。他的母亲曾经得了一种病，神志恍惚，很多天也不好。袁孝叔忽然梦见一个老头对他说：“你母亲的病能治好。”袁孝叔问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老头不告诉他，只对他说：“明天在石坛之上迎接我，我有药给你。”睡醒后，袁孝叔找遍了四周，在离家十里的地方，发现一座废道观，里面有座古石坛，看见真有个老头在石坛上。袁孝叔大喜，恭恭敬敬地将老头迎回家。老头从口袋里拿出一丸九灵丹，用刚打回来的水给袁孝叔的母亲服下，当天母亲的病就好了。

袁孝叔对老头非常感激，想要送钱物来答谢老头，老头全都不要。以后老头每个月来一次，然而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袁孝叔认为他能推算人的爵禄，常常想问他，但是一直没敢开口。后来一天早上老头来了对袁孝叔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从此与你分别。”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卷书递给袁孝叔，说：“你的寿命和功名，全写在里面。事情都是先前定好的，不是靠智力能做到的。现在世上那些急于求成的人，注定是徒劳的。你收藏好我这本书，小心不要事先翻看。每得到一次任命，便打开一幅。不然，对你不利。”袁孝叔跪下接受

赠书后，就和老头分别了。

后来袁孝叔得病卧床，似乎无法医治了。家里人问他如何安排后事，袁孝叔说：“我有神仙传授的一卷书，未曾打开，何必着急问死后的事呢？”十多天以后病果然好了。后来，袁孝叔靠家族的福荫，当上了密州诸城县尉，经过五次调动，辗转做了蒲州临晋县令。每次接受新的任命，就看下神仙留下的书，书中所写的时日和实际毫无差错。后来任期满了，袁孝叔回归闾乡别墅居住。一天早晨起床，刚要梳头，忽然有一个东西掉到镜子上，像是一条蛇却有四只脚。袁孝叔受惊吓摔倒在地上，之后他便不会说话，没有几天就死了。过了一个月，袁孝叔的妻子整理

其笥，得老父所留之书，犹余半轴，因叹曰：“神人之言，亦有诬矣。书尚未尽，而人已亡。”乃开视之，其后唯有空纸数幅，画一蛇盘镜中。出《前定录》。

他的书箱，发现了老头留下的书，似乎还有半卷没有翻看过，于是感叹地说：“神仙说的话，也有不准的时候。书还没翻完，而人就死了。”于是翻开书看，见到后半部只有几幅空白纸，上面画着一条盘在镜子上的蛇。出自《前定录》。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数八

李 公 李宗回 崔 朴 李 藩 韦执谊

袁 滋 裴 度 张 轅 赵昌时

李 公

唐贞元中，万年县捕贼官李公，春月与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鲙。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气色甚傲。众问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鲙，坐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某为主人，故置此鲙，安有不得吃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语，当遭契阔。请坐中为证。”因促吃。将就，有一人走马来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马去，适会有公事，李公惧晚，使报诸客但餐，恐鲙不可停。语庖人：“但留我两朶。”欲破术人之言。诸客甚讶。

良久，走马来，诸人已餐毕，独所留鲙在焉。李公脱衫就座，执箸而骂。术士颜色不动，曰：“某所见不错，未知何故？”李公曰：“鲙见在此，尚敢大言。前约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壤，方数尺，堕落，食器粉碎，

李 公

唐德宗贞元年间，万年县的捕贼官李公，春天的一个月夜准备和朋友在街西边的官亭子里吃鱼。偶然间来了一个人，停留在亭子里不走，并且神色很傲慢。大家问他有什么能耐，他说：“我能知道人们每天吃什么饭。”李公说：“你看今天的鱼，坐席中有吃不着的人吗？”那人微笑着说：“唯您吃不着。”李公生气地说：“我是主人，我安排的鱼宴，哪有吃不着的道理！你如果说对了，送给你五千文钱；如果是胡说，当心吃苦头。请在座的各位作证。”于是催促快做鱼。快做好的时候，这时忽然有人骑着马跑来说：“京兆尹召见。”李

公只好上马离去，碰上有公事，李公怕回来得晚，便告诉客人们只管吃，否则鱼肉就凉了。又告诉厨师：“只给我留两碟。”以便破了那个人的预言。大家非常惊讶。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李公才骑马回来，大家已经吃完了，只剩下所留下的两碟鱼。李公脱去外衣坐下，拿起筷子就骂。可那术士脸色不改，说：“我所见的不应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公说：“鱼现在就在我面前，你还敢说大话。先前已经约定好了的，你怎么知道我不能惩罚你？”话没说完，官亭子顶上抹的一大片泥土，足有好几尺见方，忽然掉下来，吃饭的器皿被砸得粉碎，

鲙并杂于粪埃。李公惊异，问厨者更有鲙否，曰：“尽矣。”乃厚谢术士，以钱五千与之。出《逸史》。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词，应进士举，曾与一客自洛至关。客云：“吾能先知人饮饌，毫厘不失。”临正旦，一日将往华阴县。县令与李公旧知，先遣书报。李公谓客曰：“岁节人家皆有异饌，况县令与我旧知，看明日到，何物吃？”客抚掌曰：“大哥与公各饮一盞椒葱酒，食五般馄饨，不得饭吃。”李公亦未信。

及到华阴县，县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盞酒来，着椒葱。”良久台盘到，有一小奴与县令耳语。令曰：“总煮来。”谓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岁，常言‘何不令我勾当家事。’某昨恼渠，遣检校作岁饭食。适来云，有五般馄饨，问煮那般，某云，总煮来。”逡巡，以大碗盛，二客食尽。忽有佐吏从外走云：“敕使到。”旧例合迎。县令惊，忙揖二客，鞭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终餐，其仆者已归，结束先发，已行数里，二人大笑，相与登途，竟不得饮吃。异哉！饮啄之分也。出《逸史》。

崔朴

唐渭北节判崔朴，故荥阳太守祝之兄也。常会客

剩下的两碟鱼已混杂在尘土中。李公很惊异，问厨师还有鱼吗，回答说：“没有了。”于是李公向那术士重重道歉，给了他五千文钱。出自《逸史》。

李宗回

李宗回这个人，很有文才，应考进士，他与另一个人一同从洛阳前往关中。同行的人说：“我能预先知道人每天吃什么喝什么，不会出丝毫差错。”快到正月初一的一天，他们将往华阴县。华阴县令和李宗回是老朋友，李宗回又事先捎去了书信。李宗回问同行的那个人：“过年的时候，人家都有不同寻常的菜肴，况且县令和我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天到了能吃什么？”同行的人拍着手说：“大哥与您各饮一杯椒葱酒，吃五种馄饨，但是吃不着饭。”李宗回不相信。

到了华阴县，县令传话，让他们一行先在客店中安顿住下，然后请二人到县衙去。见面后县令高兴地说：“两位冒寒而来，快热两大杯酒来，加胡椒和葱籽。”一会儿就端了上来，这时有个仆人在县令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县令说：“一块煮上来。”然后对两位客人说：“我有一个女儿，七八岁，经常对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做家里的事情’。昨天我被她缠得恼了，便叫她检校准备过年的食物。刚才她叫人来问，有五种馅的馄饨，问煮哪一种，我告诉她每样都煮一点送来。”不一会儿，用大碗将馄饨盛了上来，两个人很快把馄饨吃光了。这时忽然有佐吏从外面进来，宣说：“皇帝的使者到了。”按照惯例应该去迎接。县令一惊，急忙向二人拱一拱手，出门骑马而去。二人出了县衙，想回到客店再吃点饭，做饭的仆人已回家去了。他俩结了账就上路了，走了几里地后，二人大笑，一同行走，竟吃不着饭。太奇怪了！吃喝的事，也是前定的。出自《逸史》。

崔朴

唐朝渭北节判崔朴，是前荥阳太守崔祝的哥哥。曾有一次会客，夜宿，有言及宦途通塞，则曰：“崔瑗及第后，五任不离释褐。令狐相七考河东廷评，六年太常博士。尝自赋诗，嗟其蹇滞曰：‘何日肩三

署，终年尾百僚。’其后出入清要。张宿遭遇，除谏议大夫，宣慰山东。宪宗面许，回日与相，至东洛都亭驿暴卒。崔元章在举场无成，为执权者所叹。主司要约，必与及第。入试日中风，不得一名如此。

朴因话家世曾经之事：朴父清，故平阳太守。建中初，任蓝田尉。时德宗初即位，用法严峻。是月，三日之内，大臣出贬者七，中途赐死者三，刘晏、黎幹，皆是其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参军，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炎妻先病，至是炎虑耗达，妻闻惊，必至不起。其日，炎夕次蓝田，清方主邮务。炎才下马，屈崔少府相见。便曰：“某出城时，妻病绵惓。闻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烦为申辞疾，请假一日，发一急脚附书，宽两处相忧，以候其来耗，便当首路，可乎？”清许之。邮知事吕华进而言曰：“此故不可，敕命严迅。”清谓吕华：“杨侍郎迫切，不然，申府以阙马，可乎？”华久而对曰：“此即可矣。”清于是以此闻于京府，又自出俸钱二十千，买细毡，令选毡舁，顾夫直诣炎宅，取炎夫人。夫人扶病登舁，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达蓝田，时炎行李简约，妻亦病稍愈，便与炎偕往。炎执清之手，问第行，清对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钱数千，具商于已来山程之费。至韩公驿，执清之袂，令妻出见

与客人夜宿，与人谈到做官之路的通达或壅塞，崔朴说道：“崔琯考中进士后，连续做了五任官。令狐相国七考河东大理寺评事，六年太常博士。曾经自己给自己做了两句诗，感叹仕途的不顺说：‘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到了最后他才进入达官显贵的行列。张宿的经历是，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去安抚山东。宪宗当面许诺，回来后任命他为丞相，可是他走到东洛都亭驿站突然死了。崔元章在考场上失败，为当权的官员们所惋惜。主考官同他在考试前约定，一定让他考中。结果考试当天患中风，就这样还是没有得一丝功名。”

崔朴又讲了他们家曾经历的事情：崔朴父亲崔清，原来是平阳太守。建中初年，任蓝田县尉。当时德宗皇帝刚刚即位，用法极其严厉。那个月的三天之内，有七个大臣被降职调离，中途有三个大臣又被皇帝赐死，刘晏、黎幹都在其中。户部侍郎杨炎被贬到道州做司户参军，从他在朝中受到责难，到骑马离开皇城，中间没让他回家看一下。杨炎的妻子先前就有病，杨炎考虑如果自己获罪被贬官的消息让

妻子知道了，妻子惊闻，必然病重不起。当天晚上，杨炎到达蓝田，崔清正在这里主持驿站上的公务。杨炎刚下马，就请崔少府屈尊相见。杨炎对崔清说：“我出京城时，妻子病得很严重。如果听闻我获罪，其后果可想而知。想要麻烦您申报生病，为我请假一天，我好写一封信派个急脚送去，以解除两处的忧虑，等到妻子的消息，便会出发，可以吗？”崔清同意了。邮知事吕华进言说：“此事一定不行，皇命严急。”崔清对吕华说：“杨侍郎事情紧急，要求迫切，要不，向上报告这里没有马匹，可以吗？”吕华考虑了一段时间，回答说：“这样可以。”于是崔清同京城通报了情况，又拿出自己的俸禄二十千文，买来细毛毡，令人制成毡轿，雇人直接赶到杨炎家，去接杨炎的妻子。杨炎的妻子带病登上轿子，崔清仍叫车夫连夜赶路。第二天，到了蓝田，杨炎的行李简单，他妻子的病也稍好了一点，便与杨炎一起上路了。杨炎握着崔清的手问他排行老几，崔清回答说：“我排行十八。”崔清又资助杨炎俸禄钱数千文，全部算作补贴杨炎出京以来的费用。到了韩公驿站，杨炎扯着崔清的衣袖，让妻子出来相见，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无复多言矣。”炎至商於洛源驿，马乏，驿仆王新送骡一头。又逢道州司仓参军李全方挽运入奏，全方辄倾囊以济炎行李。

后二年秋，炎自江华除中书侍郎，入相。还至京兆界，问驿使：“崔十八郎在否？”驿吏答曰：“在。”炎喜甚。顷之，清迎谒于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还，乃是子之恩也！”仍连轡而行，话湘楚气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适不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柏台谏署，唯所选择。”清因逊让，无敢希侥幸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曰：“小谏闲且贵，敢怀是望？”炎曰：“吾闻命矣，无虑参差。”及炎之发蓝田，谓清曰：“前言当一月有期。”

炎居相位十日，追洛源驿王新为中书主事，仍奏授鄂州唐年县尉李全方监察御史，仍知商州洛源监。清之所约沉然。清罢职，特就炎第谒之。初见则甚喜，留坐久之，但饮数杯而已，并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则已有怠色。清从此退居，不复措意。后二年，再贬崖州，至蓝田，喟然太息若负者，使人召清，清辞疾不往。乃自咎

曰：“杨炎可以死矣，竟不还他崔清官。”出《续定命录》。

李 藩

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

说：“这就是崔十八郎，我们生死也不能忘了他，不需要多说了。”杨炎走到商於的洛源驿站，马匹困乏跑不动了，驿站的仆人王新送给他一头骡子。正巧还碰上了道司仓参军李全方押运贡品去京城，李全方将身上带的钱，全都送给了杨炎，以周济杨炎的行程。

两年后的秋天，杨炎在江华被重新起用，任命为中书侍郎，当了丞相。他返回途中，到了京城边界的驿站，问驿使：“崔十八郎在吗？”驿使回答：“在。”杨炎非常高兴。不一会儿，崔清前来迎接拜见杨炎。杨炎便制止他说：“崔十八郎，您不该这样待我。我今天能活着回来，全是因为您的恩惠啊！”仍旧和他骑马并行，他们谈论湘楚一带的气候。杨炎趁机说：“您的才华，干什么不行？我现在可以极力推荐您。御史或是谏议大夫，随您选择。”崔清谦虚退让，没有想侥幸升官的意思。杨炎又说：“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崔清说：“当个小小的谏官很清闲且高贵，我怎敢抱这个希望呢？”杨炎说：“我知道您的意思了，一定能满足您，不要顾虑会有什么差错。”等到杨炎从蓝田出发，又对崔清说：“我说的事，一个月就会有消息。”

杨炎当丞相十天，提拔洛源驿站王新为中书主事，请示皇帝授予鄂州唐年县尉李全方为监察御史，仍然主管商州洛源监。只有与崔清所约定的事没有消息。崔清去职后，特意到杨炎家里去拜见他。杨炎第一次见到崔清很高兴，留他坐了很久，只是喝了几杯茶罢了，却不提及推荐他的事。过了十几天，崔清又去他家，杨炎则已显露出冷淡的神色。崔清从此再也不去了，不再把杨炎的话放在心里。两年后，杨炎又被贬到崖州，路过蓝田的时候，叹息自己对不住崔清，叫人去请崔清，崔清托病不去。杨炎惭愧地自责说：“杨炎可以死，但竟没有偿给崔清一个官职。”出自《续定命录》。

李 藩

丞相李藩，曾居东洛，年近三十岁，还没当官。夫人是崔构

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及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生倚蒲团，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芦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李公以疾后至，胡芦生曰：“有贵人来。”乃命侍者扫地，既毕，李公已到。未下驴，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哉？”胡芦生曰：“纱笼中人，岂畏违厄？”李公请问纱笼之事，终不说。

遂往扬州，居于参佐桥。使院中有一高员外，与藩往还甚熟。一旦来诣藩，既去，际晚又至，李公甚讶之。既相见，高曰：“朝来拜候却归，困甚，昼寝，梦有一人，召出城外，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户，卒已十年，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且便须回，某送员外去。’却引至城门。某谓之曰：‘汝安得在此？’云：‘我为小吏，差与李三郎当直。’某曰：‘何处李三郎？’曰：‘住参佐桥之员外。与李三郎往还，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曰：‘某饥，员外能与少酒饭钱财否？子城不敢入，请与城外置之。’某谓曰：‘就三郎宅中得否？’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已令于城外与置酒食，且奉报好消息。”李公微笑。

数年，张建封仆射镇扬州，奏李公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快，因令于

庶子的女儿。李藩寄住在岳父崔家，崔家并不很厚待他。当时，中桥有个算命的叫胡芦生，只要听到人说话的声音，就能知道贵贱。李藩患脑疮，又想携带家眷搬到扬州去住，心里很愁闷。便和崔家的弟兄去拜访胡芦生，胡芦生好喝酒，别人找他算命，必须拿一壶酒，所以被称做胡芦生。李藩和崔家兄弟各带了三百文钱。胡芦生靠在蒲团上，已经半醉。崔家兄弟先到了，胡芦生也不站起来，只打个手势，请他们坐下。李藩有病，走在后面，胡芦生说：“有贵人来了。”于是叫侍者扫地，刚扫完地，李藩就到了。还没等他下驴，胡芦生就笑着

迎接，握着他的手说：“您是贵人啊！”李藩说：“我很穷又有病，又想把全家搬到几千里之外去，有什么富贵呢？”胡芦生说：“纱笼中人，怎么能怕挫折呢？”李藩请教他什么是“纱笼”，胡芦生一直不肯说明。

李藩于是搬到扬州，住在参佐桥。节度使的官署里有个高员外，与李藩来往密切。一天早上他来看望李藩，离开后，当天晚上又来了，李藩感觉很奇怪。相见之后，高员外说：“早晨看望你回去，觉得很困，就在白天睡了一觉，梦中有人将我领到城外，在荆棘中行走。忽然看见了过去的佃户，这人已经死了十多年了，他对我说：‘员外不该来这里，是受了诱惑，应该马上回去，我送员外回去。’将我领到城门外。我对他说：‘你怎么在这里。’他回答说：‘我是衙役，被分配到李三郎处当差。’我说：‘什么地方的李三郎？’他回答说：‘住在参佐桥。我知道员外和李三郎来往密切，所以在这里恭敬地等候。’我说：‘三郎怎么能够这样？’他回答说：‘因为是纱笼中人。’再问，他就不肯说了。他又对我说：‘我饿了，员外能不能给我点酒菜钱财？你们的城里我不敢进，我就在城外等着。’我对他说：‘就到李三郎家里取，行不行？’他说：‘要是那样，就同杀我一样。’然后我就醒了。我已派人去城外摆一桌酒席，又来向你报告这个好消息。”李藩笑了笑。

几年之后，张建封被任命为仆射，镇守扬州，他请示朝廷聘任李藩为巡官校书郎。恰巧有个新罗僧来到扬州，他很会看相。他说张建封不能当宰相，张建封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便叫新罗僧

使院中，看郎官有得为宰相者否。遍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且不及。”张公大喜，因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潜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芦生及高所说，李公竟为宰相也。信哉！人之贵贱分定矣。出《逸史》。

韦执谊

韦执谊自相座贬太子宾客，又贬崖州司马。执谊前为职方员外，

所司呈诸州图。每至岭南州图，必速令将去，未尝省之。及为相，北壁有图，经数日，试往阅焉，乃崖州图矣，意甚恶之。至是，果贬崖州，二年死于海上。出《感定录》。

袁 滋

复州清溪山，焕丽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复、郢间居止。因晴日，登临此山。行数里，幽小，渐奇险，阻绝无踪。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宇于山下。袁公与语，甚相狎，因留宿。袁公曰：“此处合有灵仙隐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两日即一来，不知居处。与其虽熟，即不肯细言。”袁公曰：“求修谒得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见也。”袁公辞归。

后携酒再往，经数宿，五人果来。或鹿巾纱帽，看一看使院中，有没有能当宰相的郎官。新罗僧看了半天，说：“都没有。”张建封更加不高兴了，说：“有没有郎官没在院子里？”差官报告说：“李巡官没来。”张建封叫人快点把他招来，不一会儿李藩来了，新罗僧走下台阶去迎接，对张建封说：“李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您也赶不上他。”张建封非常高兴，便问什么是纱笼中人。新罗僧说：“如果是宰相，阴间必然暗中派人以纱笼守护着，恐怕被异物所伤害，其余的官员都没有这种待遇。”这时才知道胡芦生所说的是指李藩能当宰相。不能不相信，人的贵贱是早由天定的！出自《逸史》。

韦执谊

韦执谊从丞相被贬为太子宾客，又从太子宾客被贬为崖州司马。韦执谊从前是职方员外，手下的官员向他报送各州的地图。每当送上岭南州的地图时，都必然叫人赶紧拿走，一次也没有看过。等到他当了宰相，北墙上有张挂图，过了几天，他姑且走过去看看，正是崖州地图，心中非常反感。最后，他果然被贬到崖州，两年后死在了海上。出自《感定录》。

袁 滋

复州有座青溪山，风景秀丽无比。丞相袁滋在没有发达当官时，在复州、郢州一带居住。因为天晴，便登上了青溪山。走了几里地以后，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奇险，山路阻隔，慢慢地便找不到路了。有个书生在这里以卖药为生，家就住在山脚下。袁滋与他交谈，非常投机，所以晚上就住在书生家里。袁滋说：“此处应该有隐士和神仙。”书生说：“有五六个道士，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与他们虽然很熟，可他们不肯详细介绍他们的情况。”袁滋说：“能不能让我拜见他们？”书生说：“他们非常厌恶俗人，但是很喜欢喝酒。您如果能准备一坛美酒，就可以与他们见面。”袁滋告辞回家。

后来带了酒又去，过了几晚上，五人果然来了。戴着鹿巾纱帽，杖藜草履，遥相与通寒温，大笑，乃临涧濯足，戏弄儒生。儒生为列席致酒。五人睹甚喜，曰：“何处得此物？且各三五盏。”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来，愿谒先生。”乃引袁公出，历拜。五人相顾失色，悔饮其酒，并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扰！”儒生曰：“此人志诚可赏，且是道流。稍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见袁公谦恭甚，乃时与笑语，目袁生曰：“座。”袁公再拜就席。少顷酒酣，乃注视袁公，谓曰：“此人大似西华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便屈指数，此僧亡来四十七年。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抚掌曰：“须求官职，福禄已至。”遂与袁公握手言别。前过洞，上山头，扞萝跳跃，翩翻如鸟飞去，逡巡不见。袁公果拜相，为西川节度使。出《逸史》。

裴 度

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自进士及第，博学宏词制策三科，官途二十余载。从事浙右，为河南掾，至宪宗朝，声闻隆赫，历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东平帅李师道包藏不轨，畏朝廷忠臣，有贼杀宰辅意。密遣人由京师靖安东门禁街，候相国武元衡，仍暗中传声大呼云：“往驿坊，取中丞裴某头！”

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前一日，广陵师献公新样者一枚，公玩而服之。将朝，烛下既栉，乃取其盖张焉，导马

拿着藜杖，穿着草鞋，很远就互相打招呼，问冷暖，大声说笑，到山涧的溪水里洗脚，同书生开玩笑。书生为他们摆酒席，斟上酒。五人见了非常高兴，问他：“什么地方弄来的这东西？每个人各喝它三五杯。”书生说：“不是我所能敬献的，是有个客人拿来的，他要拜见先生们。”于是将袁滋领出来，与五人一一见面。五个道士相顾失色，后悔喝了袁滋的酒，并且生气地对书生说：“不该让外人来打扰！”书生说：“这个人心意真诚，可嘉赏，并且也信奉道教。稍稍大方热情一点，又有什么坏处？”五个道士不满的神色逐渐缓和。他们见袁滋对他们很谦虚恭敬，便不时同他笑着说几句话，后来看着袁滋说：“坐吧。”袁滋拜了两拜后入座。一会儿，酒喝得高兴畅快，一个道士注视袁滋说：“此人很像西华坐禅和尚。”过了很久又说：“真是。”便屈指计算，算出那和尚死了有四十七年了。然后又问袁滋的年龄，回答正是四十七岁。道士拍手说：“你应该去求功名，福禄已经降临了。”然后他们与袁滋握手告别。一个个经过山洞，攀上山头，扯着藤萝跳跃，像飞鸟一样翩翩飞去，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后来袁滋果然当了上丞相，并成为西川节度使。出自《逸史》。

裴 度

原中书令晋国公裴度，博学多才，文采出众，自从考中进士，通过博学宏词、制、策三科考试，做官二十多年。任浙右从事，当河南掾史，到宪宗朝，声望显赫，换了三个官署以后，又当上了御史中丞。皇帝非常器重，人缘也很好。第二年夏六月，东平帅李师道心怀不轨暗中谋反，他害怕朝廷里的忠臣，有杀害皇帝的辅政大臣的阴谋。秘密派人在京城的靖安东门禁街，等候丞相武元衡，同时暗中派兵前往驿坊，大喊：“去驿坊，取中丞裴度的头！”

当时京城里开始流行扬州的毡帽。前一天，广陵师送给裴度一顶新式样的毡帽，裴度把玩后就戴在了头上。他准备入朝拜见皇帝，在灯下梳完头之后，又将毡帽取过来戴在头上，骑马

出坊之东门。贼奄至，唱杀甚厉。贼遂挥刀中帽，坠马。贼为公已丧元矣，掠地求其坠颇急。驂乘王义遽回鞚，以身蔽公。贼知公全，再

以刀击义，断臂且死。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旬余如平常。及升台衮，讨淮西，立大勋，出入六朝，登庸授钺，门馆僚吏，云布四方，其始终遐永也如此。出《续定命录》。

张 轅

吴郡张轅，自奉天尉将调集，时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榷管。轅与之有旧，将往谒，具求资粮。未至，梦一人将官诰至，云：“张轅可知袁州新喻县令。”轅梦中已曾为赤尉，不宜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两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为？”遂委之而去。轅觉，甚恶之。及见錡，具言将选，告以乏困。錡留之数日，将辞去。錡因谓曰：“足下选限犹远，且能为一职乎？亦可资桂玉之费。”轅不敢让，因署毗陵郡盐铁场官。轅以职虽卑而利厚，遂受之。

既至所职，及视其簿书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废印也。轅以四月领务，九月而罢，两季之俸，皆如其言。出《前定录》。

赵昌时

元和十二年，宪宗平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属张伯良。于青陵城与李愬九月二十七日战，项后中刀，出了驿坊的东门。这时李师道派来的贼兵突然杀了过来，喊杀声很响。一名贼兵挥刀砍中了裴度的毡帽，裴度落马。贼将以为裴度已掉了脑袋，急忙驱马掠过来寻找裴度的头颅。跟随裴度的王义立刻回马，以身体挡住裴度。贼兵知道裴度没死，再用刀砍王义，王义断臂几乎死去。裴度倚仗帽子顶部厚，被刀砍的地方只伤了几寸像一条线一样的小口子，十几天就好了。等到他升任宰相，领兵征讨淮西，立了大功，成为六朝名臣，被选拔重用，授以兵权，学生、下属和同僚遍布全国各地，从始至终都这样福禄长远。出自《续定命录》。

张 轅

吴郡的张轅，从奉天县尉的职位上调到京城待选，当时庶人李錡

在浙西任观察使兼管理盐铁等专卖事务的榷管。张轅同他有老交情，将要去拜访他，以便求得他粮食上的资助。没等到李錡处，他梦见一个人，拿着任命官员的公文来找他，说：“张轅可以担任袁州新喻县县令。”他在梦中曾当过赤尉，不应当县令，所以不肯接受。来说：“有两季的俸禄，支出俸禄的公文已经发出，你不接受想干什么？”便把公文塞给他就走了。张轅醒来，非常不高兴。等到见到了李錡，告诉他自己将要调任新职，并说很穷困。李錡留他住了几天，他要走。李錡于是对他说：“您重新任命的期限还很远，能不能暂且在这里担任一个职务？还可以补充柴米的费用。”张轅不敢推辞，代理的是毗陵郡盐铁场的官。张轅认为职位虽低，但油水很厚，所以接受了。

张轅任职以后，看到账簿文书所用的印鉴，竟是袁州新喻县作废的印鉴。张轅四月代理职务，九月结束，得到两个月的俸禄，正如梦中所说的一样。出自《前定录》。

赵昌时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副将，属张伯良部。九月二十七日在青陵城与李愬部激战，脖子后面中刀，

堕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觉，闻将家点阅兵姓名声，呼某乙，即闻唱唯应声。如是可点千余人。赵生专听之，将谓点名姓。及点竟，不闻呼之。俄而天明，赵生渐醒，乃强起，视左右死者，皆是夜来闻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点阅耳。赵生方知身不死。行归，月余痊愈。方知战死者亦有宿命耳。出《博异志》。

掉下马昏死过去了。夜里四更天，他忽然觉得像睡觉刚醒一样，听到将军检阅军队点名的声音，叫某一个人，就听到这个人的应答声。就这样点了一千多人。赵昌时专心听着将军什么时候点自己的名字。等到点完，没听着叫他。一会儿天亮了，赵昌时渐渐苏醒，尽力站起身来，见左右的死者，全是夜里听到点了名字的人，才明白原来听到的是阴间点名。赵昌时才知道自己没死。回去一个多月，刀伤痊愈。这时候才明白，打仗死的人也是命中注定的。出自《博异志》。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数九

李顾言 元和二相 李 源 郑 权 樊阳源

吴少诚 陈彦博 陆宾虞 王 璠 崔玄亮

韦贯之

李顾言

唐监察御史李顾言，贞元末，应进士举，甚有名称。岁暮，自京西游回，诣南省，访知己郎官。适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尽出。顾言竦轡而东，见省东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乌纱蒙首北去。徐吟诗曰：“放榜只应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迟。”又稍朗吟，若令顾言闻。顾言策马逼之，于省北有惊尘起，遂失其人所在。

明年，京师自冬雨雪甚，畿内不稔，停举。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驾，果三月下旬放进士榜，顾言元和元年及第。出《续定命录》。

元和二相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与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相。及出镇，又分领扬、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

李顾言

唐朝有个监察御史李顾言，唐德宗贞元末年应考进士科举，很有名声。年末，李顾言从京西游历回来后，又前往南省，看望一个做郎官的知己。刚到达南省，天色已晚，省署的差官告诉他郎官们都出去了。李顾言骑马向东走去，看到省署东南北街上有一人提着个小口袋，用乌纱蒙着头，向北走去。一边走，一边缓慢地朗诵两句诗：“放榜只应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迟。”稍停顿一下，又继续朗诵，似乎就是要让李顾言听到。李顾言驱马追了上去，这时省署北边

突然扬起一片尘土，随后失去了这个人的踪影。

第二年，京城入冬以来雨雪很大，京城附近庄稼歉收，朝廷停止了科举考试。贞元二十一年春天，德宗皇帝死了，果然在三月下旬才公布了考中进士举子的名单，李顾言在唐宪宗元和元年中榜登进士第。出自《续定命录》。

元和二相

元和年间，武元衡和李吉甫同岁，又是同日任宰相。及出任镇守，又分领扬州和益州。李吉甫返京时，武元衡也回朝了。李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遇害，年五十八。先长安忽有童谣云：“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以为‘打麦’刈麦时也。‘麦打’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谓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盗杀元衡，批其颅骨而去。元衡初从蜀归，荧惑犯上相星，云：“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余，李绛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出《感定录》。

李 源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愷为禄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仆。暮春之际，荫树独处，有一少年，挟弹而至。源爱其风秀，与之驯狎。问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显扬。讯其所居，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为福建观察使，源修觐礼，武生亦云有事东去，同舟共载。行及宋之谷熟桥，携手登岸。武曰：“与子诀矣。”源惊讯之，即曰：“某非世人也。为国掌阴兵百有余年，凝结此形。今夕，托质于张氏为男子。十五得明经，后终邑令。”又云：“子之禄亦薄。年登八十，朝廷当以谏议大夫征，后二年当卒矣。我后七年，复与君相见。”言讫，抵村户，执手分袂。既而张氏举家惊喜，新妇诞一男。

源累载放迹闽南，及还，省前事，复诣村户。见一童儿形貌类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识耶？”答曰：“李七健乎？”

在前一年武元衡出生的那个月份死亡，武元衡在第二年李吉甫出生的那个月份遇害，死时五十八岁。在这之前，长安忽然孩童们传唱一首歌谣：“打麦，麦打，三三三。”然后旋起她们的衣袖说：“舞完了。”有人解释：“‘打麦’就是割麦子的时候。‘麦打’是暗中袭击的意思。‘三三三’是说六月三日。‘舞完了’是说武元衡完了。”到元和十年六月，反贼刺杀武元衡，割下他的头颅而去。武元衡刚从蜀郡回来，火星侵犯相星，相士说：“对三个宰相都不利。开始的轻，后面的重。”一个月后，李绛因为患了脚病免了官，第二年十月李吉甫突然死了，又过了一年，武元衡遇害。出自《感定录》。

李 源

李源在洛城北边的惠林寺居住。因为父亲李愷被安禄山所杀害，发誓不走仕途，不结婚，不雇用童仆。暮春之时，他独自待在树荫下面，看见一个少年，手拿弹弓跑来。李源喜欢少年的风流俊秀，便主动和少年套近乎。问少年的姓名和排行，少年只说自己叫武十三。性情很随和，不很显露张狂。李源又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少年回答说或东、或西、或南、或北，没有固定的住处。李源的叔叔任福建观察使，李源准备去探望叔叔，武十三郎也说有事要往东去，和李源同乘一条船出发。船行到宋州的谷熟桥，两个人携手一同上岸。武十三郎说：“我要和你分手了。”李源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本不是世间的人。已经为我们国家管理阴间军队一百多年了，所以修炼凝结成人形。今晚，托生到张家为男子。十五岁考中明经，以后当县令一直到死。”又说：“你的禄位也不大。到八十岁的时候，朝廷将征聘你当谏议大夫，再过两年去世。我七年以后，还会与你相见。”说完，已到达村庄，两人握手分别。随后，姓张的人家全家非常惊喜，新妇生下一个男孩。

李源游历闽南几年，等到返回，想起武十三郎的事，又找到那个村户。看到一个小孩的体形相貌很像武十三郎，便叫道：“武十三郎还认识我吗？”那个小孩回答说：“李七身体还好吗？”

其后宪宗读国史，感叹李愷、卢奕之事，有荐源名，遂以谏议大夫

征。不起，明年，源卒于惠林寺。张终于宣州广德县令。出《独异志》。

郑 权

初有日者，梦沧州衙门署榜，皆作“权”字。以告程执恭，遂奏请改名。未几，朝命郑权代之。时人深异其事。出《广德神异录》。

樊阳源

唐山南节判、殿中侍御史樊阳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诸公携乐，于岐郊漆方亭饯饮。从事中有监察陈庶、独孤乾礼皆在幕中六七年，各叹淹滞。阳源乃曰：“人之出处，无非命也。某初名源阳，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与取事。某时闲居洛下，约八月间，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密县令，使人招某骤到密县。某不得已遂出去。

“永通门宿，夜梦见一高冢，上一着麻衣人，似欲乡饮之礼。顾视左右，又有四人。冢上其人，乃以手招阳源，阳源不乐去。次一人从阳源前而上，又一人蹑后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阳源意忽亦愿去，遂继陟之。比及五人，见冢上袖一文书，是河南府送举解，第六人有樊阳源。时无樊源阳矣。及觉，甚异之。

“不日到密县，便患痢疾，联绵一月，困惫甚。稍间，径归洛中，谓表兄曰：‘两府取解，旧例先须申。某或恐西府不

后来宪宗读本朝历史，感叹李愬和卢奕之事，有人推荐李源，便以谏议大夫征用李源。李源重病卧床，第二年死在惠林寺。武十三郎托生的那个张姓男子死时任宣州广德县令。出自《独异志》。

郑 权

当初一个卜筮的人梦见沧州衙门张贴榜文，上面写的全是“权”字。把这件事告诉了程执恭，于是奏请改名。没过几天，朝廷任命郑权代替程执恭做沧州太守。当时人们都感到这件事非常奇怪。出自《广德神异录》。

樊阳源

唐山南节判、殿中侍御史樊阳源在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事要去京城向朝廷请示。岐下官员们带着乐班子在岐下城外的漆方亭设宴为他饯行。一起参加饯行宴会的有都已经在州署中干了六七年的监察陈庶、独孤乾礼两个人，他们各自感叹升官的艰难。樊阳源说：“人能否当官，不过是命运罢了。我当初的名字叫源阳。考中进士那年，有人说应该到西府中找个事做。我当时闲居在洛下，大概八个月了。到那一年的七月，我表哥在密县当县令，他派人叫我立刻去密县。我不得已便赶往密县。

“一天住在永通门，夜里梦见一座很高的坟墓，坟墓上有一个穿麻衣的人，似乎想要行乡饮之礼，我看看左右还有四个。坟上那人用手招呼樊阳源上去，樊阳源不愿意上去。身旁一人从樊阳源前面往坟上走去，又有一个人也悄悄地跟了上去，左右的四个人都上去了，樊阳源忽然也想上去，于是跟在他们的后面。等到五个人登上坟头，见坟上那人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公文，是河南府报送推荐举子的名单，第六人是樊阳源。名单里没有樊源阳。等到睡醒了，自己觉得很奇怪。

“不久到了密县，我便得了痢疾，持续了一个月才好，感到非常困乏疲惫。我稍休息几天后，要直接回洛中，对表哥说：‘两府选送士子应试，按照惯例要事先申请。我恐怕不能被西府

得，兄当与首送密宰矣。’曰：‘不可处。’但令密县海送，固不在托。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还往，乃劝不如东府取解，已与西府所期违矣。阳源心初未决，忽见密县解申府，阳源作第六人，不得名阳。处士石洪曰：‘阳源实胜源阳。’遂话梦于洪，洪曰：‘此梦固佳。冢者丘也，岂非登冢为丘徒哉！于此大振，亦未可知。况县申名第，一如梦中，未必不为祥也。’是岁许孟容为川守，又谗阳源‘密县第六人’，某‘已处分试官，更升三两路’。比府榜出，阳源依县申第六人。孟容怒责试官，阳源具以梦告。明年，权侍郎下及第。”出《续定命录》。

吴少诚

吴少诚，贫贱时为官健，逃去，至上蔡，冻馁，求丐于侪辈。上蔡县猎师数人，于中山得鹿。本法获巨兽者，先取其腑脏祭山神，祭毕，猎人方欲聚食。忽闻空中有言曰：“待吴尚书！”众人惊骇，遂止。良久欲食，又闻曰：“尚书即到，何不且住！”逡巡，又一人是脚力，携小襖过，见猎者，揖而坐。问之姓吴，众皆惊。食毕，猎人起贺曰：“公即当贵，幸记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诚曰：“某辈军健儿，苟免擒获，效一卒之用则足矣，安有富贵之事？”大笑执别而去。后数年为节度使，兼工部尚书，使人求猎者，皆厚以钱帛贲之。出《续定命录》。

选上。兄长应当首送密县县宰。’表哥回答说：‘这个办法不可取。’只令密县海送，本不在托付。等我回到洛中，已经是九月中旬了。从洛中再往回传递消息，所以劝我不如到东府找事做，因为与去西府的时间已经错过。我最初下不了决心，忽然知道密县推荐名单已经报到府里，阳源是第六名，没有源阳的名字。处士石洪说：‘阳源这名字确实比源阳好。’我便将那天晚上所做的梦告诉了他，他说：‘这梦很好。梦中的坟墓就是土丘，那么登土丘难道不就是登高啊！从此升官也说不定呢。况且由县申报第，都和梦中一样，未必不是吉祥的。’这一年，许孟容当川守，他开玩笑称阳源是‘密县第六人’，并说他‘已经吩咐试官，让他将你的名字提二三位’。等到府里录用的名单贴出，我按照县里申报的顺序仍然是第六名。许孟容大怒，责问试官，我便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了他。第二年，在权侍郎的主考下考中进士。”出自《续定命录》。

吴少诚

吴少诚在贫贱时被征去当兵，逃跑后去了上蔡，饥寒交迫，只好向同辈求助。上蔡县有几个猎人在山中打了一头鹿。当地的风俗凡是打到大野兽，要将内脏取出祭山神，祭过山神后，猎人们刚要聚在一起吃鹿肉。突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说：“等吴尚书！”众人惊异惧怕，便不吃了。过了很长时间，猎人们又要吃，又听到空中的声音说：“尚书马上就到，为什么不再等等！”一会儿，一个像是脚力的人，带着个小包袱路过这里，看到猎人，拱拱手坐下来。猎人们问他

姓名，他说姓吴，众人都很吃惊。吃完鹿肉，猎人们起身祝贺他说：“您很快就要富贵了，希望能记住我们的姓名。”然后向他讲述了刚才的事情。吴少诚说：“我是个逃兵，只要侥幸没有被抓回去，贡献一个吃官饷的兵丁的用处就满足了，哪能有什么富贵之事？”大笑着同猎人们握手告别。几年以后，吴少诚果然成为节度使兼兵部尚书，他派人寻找当初请他吃鹿肉的猎人，送给每个人不少钱财。出自《续定命录》。

陈彦博

陈彦博与谢楚同为大学广文生。彦博将取解，忽梦至都堂，见陈设甚盛，若行大礼然。庭中帟幄，饰以锦绣。中设一榻，陈列几案。上有尺牋，望之照耀如金字。彦博私问主事曰：“此何礼也？”答曰：“明年进士人名，将送上界官司阅视之所。”彦博惊喜，因求一见。其人引至案榜，有一紫衣，执象简。彦博见之，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视之。”遂前，见有三十二，彦博名在焉。从上二人皆姓李，而无谢楚。既悟独喜，不以告人。

及与楚同策试，有自中书见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闻之，不食而泣。楚乃谕曰：“君之能岂后于我？设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言其梦，且曰：“若果无验，吾恐终无成矣。”大学诸生曰：“诚如说，事未可知！”明旦视榜，即果如梦中焉。彦博以元和五年崔枢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顾行、李仍叔。谢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出《前定录》。

陆宾虞

陆宾虞举进士，在京师。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声色，兼知术数。宾虞与之往来。每言小事，无不必验。至宝历二年春，宾虞欲罢举归吴，告惟瑛以行计。瑛留止一宿。

陈彦博

陈彦博和谢楚都是大学广文馆的门生。陈彦博即将被选送去应

考，忽然梦到自己到了一座大厅，所见厅内的陈设很有排场，好像要举行盛大仪式的样子。大厅中央设有帐幕，上面装饰着锦绣。里面放着一张床，陈列着一张几案。几案上有一封书信，远远望去光芒闪耀，似乎是金字。陈彦博暗中问主持人：“这要举行什么礼仪呀？”回答说：“明年进士的名单，将要送到上界官司去审阅的地方。”陈彦博又惊又喜，于是要求看一眼名单。主持人领他走到几案旁，有一个穿紫衣服的人，手里拿着象牙简。陈彦博见了，便恭恭敬敬地退了下来。紫衣人说：“上面有您的名字，可以去看一看。”于是陈彦博上前察看，见上面有三十二人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排在自己上面的两个人都姓李，然而没有谢楚。明白自己能中榜以后心里非常高兴，对谁也没说。

等到和谢楚一同考完试，有个在中书那里看见名单的，回来后偷偷告诉谢楚，但是没说有陈彦博。陈彦博知道后，不吃饭，总是哭。谢楚开导他说：“你怎么会落在我的后面呢？假如今年没考中，也不必这个样子啊！”陈彦博这才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谢楚，还说：“如果没有应验，我恐怕这一生都不会考中了。”大学的诸生说：“假若真像你说的，那事情还不知道结果呢！”第二天早上看榜，就果然像梦中的一样。陈彦博唐宪宗元和五年考中主考崔枢侍郎的进士，排在他上面的两个人是李顾行、李仍叔。谢楚第二年在尹躬主考下中榜。出自《前定录》。

陆宾虞

陆宾虞应考进士来到京城。有一个叫惟瑛的和尚精通音律，擅长相面，还懂算卦。陆宾虞与他交往。他每说小事，没有不应验的。到唐敬宗宝历二年春天，陆宾虞想放弃考试回归吴地，将自己要走的打算告诉惟瑛。惟瑛留陆宾虞住了一宿。

明旦，谓宾虞曰：“若来岁成名，不必归矣。但取京兆荐送，必在高等。”宾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岁之事，尤觉甚难。”瑛曰：“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荐送，他处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则殊等与及第必矣。”宾虞乃书于晋昌里之牖，日省之。

数月后，因于靖恭北门候一郎官。适遇朝客，遂回憩于从孙闻礼之舍。既入，闻礼喜迎曰：“向有人惠双鲤鱼，方欲候翁而烹之。”宾虞素嗜鱼，便令作羹，至者辄尽。后日因视牖间所书字，则七月六日也。遽命驾诣惟瑛，且给之曰：“将游蒲关，故以访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游蒲关何为？”宾虞深信之，因取荐京兆府，果得殊等。

明年入省试毕，又访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当在十五人之外。状元姓李，名合曳脚。”时有广文生朱侏者，时议当及第，监司所送之名未登科。宾虞因问：“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无姓朱者。”时正月二十四日，宾虞言于从弟符，符与石贺书壁。后月余放榜，状头李郃，宾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谓宾虞曰：“君成名后，当食禄于吴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宾虞后从事于越，半年而暴终。出《前定录》。

王 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梦为河南尹。平旦视事，有二客来谒，一衣紫而东坐，一衣绯而西坐。绯者谓紫者曰：“仑邦

第二天早晨，对陆宾虞说：“如果明年能够考中成名，就不必回去了。只要请京兆府推荐，必然高中。”陆宾虞说：“我曾经三次去求京兆府，都没办成。今年这件事，尤其觉得很难。”惟瑛说：“不然，您要成名，不经京兆府推荐，别的路走不通。到七月六日，您如果能吃到鱼虾之类的水产，等级、考中都是肯定的了。”陆宾虞便把这件事写在他所住的晋昌里的窗子上，每天提醒自己。

几个月以后，陆宾虞在靖恭堂北门等候一名官员。刚好遇上朝中官员，于是便到自己侄孙闻礼家休息。进门，闻礼高兴地迎出来说：“头两天有人送来两条鲤鱼，正要等着您来做着吃呢。”陆宾虞向来喜欢吃鱼，便叫做成鱼羹，大家把鱼吃光了。回去后陆宾虞看见窗子上写的字，则正是七月六日。立即命令驾车去见惟瑛，见面后他哄骗惟瑛说：“我将要去蒲关走走，所以前来告别。”惟瑛笑着说：“水产已经吃完了，还去蒲关干什么？”这下陆宾虞对惟瑛深信不疑，因而请了京兆府推荐，果然获得了不同的地位。

第二年，参加尚书省主持的考试结束，陆宾虞又去拜访惟瑛。惟瑛说：“你已经中榜，但名次不算太好，应当在十五名之后。状元姓李，名叫合曳脚。”当时还有个广文馆姓朱的学生，都说他能中榜，但监司所初选的名单上没有他。陆宾虞趁机问：“中榜者有没有姓朱的？”惟瑛说：“三十三个人里没有姓朱的。”这天正是正月二十四日，陆宾虞将好消息告诉堂弟陆符，陆符与石贺书写在石壁上。一个多月后发榜，状元叫李郃，陆宾虞排在第十六名，一共三十名。惟瑛对陆宾虞说：“你考中功名以后，将在吴越一带做官，还有一事就是很快会得一场急病。”后来陆宾虞在越地做官，半年后突然死亡。出自《前定录》。

王 璠

王璠在唐宪宗元和五年考中进士，做梦当了河南尹。天刚亮处理政务，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身穿紫衣服的坐在东面，一个身穿红衣服的坐在西面。穿红衣服的问穿紫衣服的说：“仑邦如何处置？”曰：“已决二十，递出界讫。”觉，乃书于告牒之后别纸上。

后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阳令与分司郎官皆故人，从容宴语。郎官谓令曰：“仑邦如何处置？”令曰：“已决二十，递出界。”璠闻之，遽起还内，良久不出。二客甚讶曰：“吾等向者对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顷之，璠持告牒所记，出示二客。徐征其人，乃郎官家奴，窃财而遁，擒获送县，县为断之如此。出《续定命录》。

崔玄亮

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与崔植同前入台。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长。每以二监察后至，不由科名，接待间多所脱略。段与崔深衔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龙飞，命二公入相。段自翰林中书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书。时玄亮罢密州刺史，谒宰相。二相相顾，掏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时门下侍郎萧俛亦在长安，因问二相。二相具以事对，萧相曰：“若如

此，且令此汉闲三五年可矣。”

不数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阙。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书大怒，责吏房主事阳述云：“威权在君，更须致宰相！必是此贼纳贿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钱，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谢罪云：“文书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书拟名进黄。”及检勘，

如何处置？”穿紫衣服的人回答说：“已经打了二十大板，赶出洛阳地界。”睡醒后，王璠将梦到的事情记录在记公事的公文背面的纸上。

二十年以后，他果然当上了河南府尹。上任之后，洛阳县令和分司郎官都是以前的朋友，在酒席上大家闲聊。郎官问县令：“仑邦如何处置？”县令回答：“已经打了二十大板，赶出洛阳地界。”王璠听了，立即站起走进内屋，半天没有出来。两位客人惊讶地问：“我们刚才说话太随便了，王府尹不高兴了吗？”一会儿，王璠拿着公文背面所记录的文字，给二人看。慢慢询问那个仑邦是什么人，原来是郎官家的家奴，偷了郎官家的东西逃跑，被抓住后送到县衙，县令做出如此判决。出自《续定命录》。

崔玄亮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和崔植同时进入御史台。先前御史崔玄亮是监察院的长官。他常因为段文昌和崔植是后来的，不是科举出身，接待时多露出轻慢的神色。段文昌和崔植非常反感。元和十五年春天，穆宗皇帝即位，让二人入朝为相。段文昌从翰林中书舍人提升，崔植从御史中丞提升，同入中书省。当时崔玄亮被解除了密州刺史职务，来京城拜见宰相。两位宰相互相看看，指着崔玄亮的名字说：“这个人不久就要前往别处服差役了，却还有心求当京官。”当时门下侍郎萧俛也在长安，便问两位宰相。两位宰相将事情讲给他听，萧俛说：“既然如此，就让这汉闲个三年五载。”

没几日，宣州奏报歙州刺史出缺。当天相印在段文昌的家里，段文昌便随手任命了崔玄亮为歙州刺史。第二天，段文昌上朝，将昨天的事全忘了，回到中书省大发雷霆，责问吏房主事阳述说：“权威在

你手中，你还是需要让宰相知晓！必然是这个贼子给你行贿才被任命，要不是人事官员收了钱，崔玄亮怎么当上了歙州刺史？”阳述胆战心惊地请罪说：“公文都不传到本房，昨天是宰相亲笔写的推荐公文报送给皇帝的。”等到段文昌检查核对，

翻省述忘，实是自书。植欲改拟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与假吾手耳。”遂放赦下。出《续定命录》。

韦贯之

武元衡与韦贯之同年及第。武拜门下侍郎，韦罢长安尉，赴选，元衡以为万年丞。过堂日，元衡谢曰：“某与先辈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滥居此地。使先辈未离尘土，元衡之罪也！”贯之呜咽流涕而退。后数月，除补阙。是年，元衡帅西川，三年后入相，与贯之同日宣制。出《续定命录》。

才忽然想起来，确实是自己写的批文。崔植想要改变人选重新请示皇帝，段文昌说：“怎么知道不是上天假借我的手呢？”就把任命发下去了。出自《续定命录》。

韦贯之

武元衡和韦贯之同一年考中进士。武元衡被任命为门下侍郎，韦贯之被免除长安尉，等候重新任命，武元衡任命韦贯之为万年县丞。官员们由主司带着拜见丞相的那天，武元衡对韦贯之道歉说：“我与前辈同年考中进士，元衡多遭受苦难，滥竽充数做了官。使先辈仍然没有职务，这都是元衡的罪过呀！”韦贯之痛哭流涕退了出去。几个月以后，韦贯之补缺得到了任命。当年，武元衡统率镇守西川，三年后入朝当了宰相，与韦贯之同一天到任。出自《续定命录》。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十

卫次公 李固言 杨 收 郑 朗 段文昌

崔 从 郭八郎 张 宣 韩 皋

卫次公

唐吏部侍郎卫次公，早负耿介清直之誉。宪宗皇帝将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学士王涯草麻，内两句褒美云：“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诘旦，将宣麻，案出，忽有飘风坠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辍，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终于淮南节度。出《续定命录》。

李固言

相国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愿以季女为托。”明年，果状头及第。诗赋有“人镜芙蓉”之目。

卫次公

唐朝吏部侍郎卫次公，很早就有耿直清廉的好声誉。宪宗皇帝想任命他为宰相很长时间了。一天晚上忽然招来翰林学士王涯起草任命卫次公为宰相的诏书，其中有两句褒奖的话是：“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第二天早上，刚要宣布诏书，打开的案卷忽然被风吹到了地上，左右的人想接但没有接住。于是宪宗皇帝打消了主意，令太监停止办理这件事。并且说：“如果诏书已经发下去了，就继续办理执行，如果还没有发出，就停止办理。”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没有任命卫次公为宰相，卫次公死的时候官职是淮南节度使。出自《续定命录》。

李固言

丞相李固言在唐宪宗元和六年，科举考试未中，游历蜀郡。路上遇到一个老妇对他说：“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二十四年后当宰相，会镇守蜀郡，我此生不再看到你当官的荣耀了，我想将小女儿托付给你。”第二年，李固言果然考中头名状元。考试中有诗赋“人镜芙蓉”的题目。

后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来谒，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尝嘱李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谢之，延入中堂，见其女。坐定又曰：“出将入相定矣。”李公为设盛饌，不食，唯饮酒数杯，便请别。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赠金皂襦帽，并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题字记之。李公从至门，不复见。

及李公镇蜀日，卢氏外孙子，九龄不语，忽弄笔砚。李戏曰：“尔竟不语，何用笔砚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爱女，何愁笔砚无用耶？”李公惊悟，即遣使分访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说，是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怙势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国崔郸来镇蜀，遽毁其庙，投土偶于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递出西界。寻在贝州，李公婿卢生舍于家，其灵歇矣。出《酉阳杂俎》。

又

李固言初未第时，过洛，有胡卢先生者，知神灵间事，曾诣而问命。先生曰：“纱笼中人，勿复相问。”及在长安，寓归德里。人言圣寿寺中有僧，善术数，乃往诣之。僧又谓曰：“子纱笼中人。”是岁元和七年，许孟容以兵部侍郎知

二十年后，李固言受到皇帝重用。那个老妇前来见他，李固言忘记了她是谁。老妇通报他说：“蜀郡老妇，曾经嘱托过李大人的。”李固言想起了当年的事情，穿着官服拜谢了老妇，将她请到中堂，见了她的女儿。坐下后老妇又说：“当将军做宰相是一定的了。”李固言为她摆设了丰盛的酒宴，但她不吃，只喝了几杯酒，便要告辞。李固言

执意留她，留不住她，她只是说“求你一定要照顾我女儿”。李固言送给她金银衣物，都不要，只是拿了李固言妻子的一枚象牙梳子，请李固言题字留作纪念。李固言随她走到大门口，她便不见了。

等到李固言去镇守蜀郡，他的一个卢姓外孙，九岁了还不会说话，一天忽然摆弄毛笔和砚台玩。李固言逗他说：“你还不会说话，拿笔砚有什么用？”小孩忽然开口说：“只要照顾好成都老妇的宝贝女儿，还愁什么笔墨砚台没用？”李固言突然想起从前的事，随即派人分头寻找老妇的女儿。有个姓董的女巫，自称奉侍金天神，就是老妇的女儿。她说“要叫小孩说话，应祈求华岳三郎”。李固言按女巫所说的去做，这个孩子忽然能说话了。从这以后蜀郡人敬畏姓董的女巫如敬天神，祈求她的事情，没有不应验的。董氏富足得积存了几百两黄金，倚仗李固言的势力，肆行无忌，没有人敢于举报她。等到丞相崔郾来镇守蜀郡，立即拆毁了金天神的祠庙，将泥像扔到江里，并且将自称奉侍金天王的姓董的女巫打了一顿板子，押送出蜀郡地界。不久她来到贝州，被李固言的女婿卢生收留在家中，她的道行神灵全都没有了。出自《酉阳杂俎》。

又

李固言当初科举考试未中榜时，经过洛阳，有个胡卢先生，知道鬼神之间的事，曾经找这个人算过命。先生说：“纱笼中人，不再相问。”等到回到长安，住在归德里。有人说圣寿寺中有个和尚，善于算命，便前往去请教。和尚又对他说：“你是纱笼中人。”当年，也就是元和七年，许孟容以兵部尚书的身份主持

举。固言访中表间人在场屋之近事者，问以求知游谒之所。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声称，必取甲科，因给之曰：“吾子须首谒主文，仍要求见。”

固言不知其误之，则以所业径谒孟容。孟容见其著述甚丽，乃密令从者延之，谓曰：“举人不合相见，必有嫉才者。”使诘之，固言遂以实对。孟容许第固言于榜首，而落其教者姓名。乃遣秘焉。既第，再谒圣寿寺，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吾常于阴府往来，有为相者，

皆以形貌，用碧纱笼于庑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将相，皆验焉。出《蒲录记传》。

又

元和初，进士李固言就举，忽梦去看榜，见李固言第二人上第。及放榜，自是顾言，亦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许孟容下状头登第。出《感定录》。

杨 收

唐国相杨收，江州人。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维直，兰溪县主簿，生四子：发、嘏、收、严，皆登进士第。收即大拜，发已下皆至丞郎。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杙、以乘为名；嘏以夏为义，其房子以照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钜、璘、鑑 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号曰修行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

科举考试。李固言找到表亲中与科场有关系的人，打听自荐的门路。这个人知道李固言的文章非常有声誉，必然能考中进士，便哄骗他说：“你须要先去拜见主考官，一再地要见他。”

李固言不知道这个人是欺骗他，便拿着自己所写的文章去拜见请教许孟容。许孟容见他所写的文章很漂亮，便暗中派人延请他，并对他说：“举子考试之前，是不该和主考官见面的，一定是有嫉妒人才的人唆使。”便盘问他，李固言将实情告诉了他。许孟容许诺，只要李固言考中第一名，就把教唆他的人的名字勾掉。让他不要把这事说出去。李固言考中以后，又去圣寿寺，找和尚请教什么是纱笼中人。和尚说：“我常常在阴间冥府来往，看见凡是能当宰相的人，冥府都以他的身体和形状，用碧纱笼罩在廊屋下，所以知道。”李固言后来果然出将入相，全都应验了。出自《蒲录记传》。

又

唐宪宗元和初年，进士李固言参加科考，忽然梦见去看榜，见李固言是第二名上榜。等到发榜，却是李顾言中榜，并且也是第二名。这一年李固言又是落了榜。直到元和七年，李固言才在许孟容主持的科举考试中考中了头名状元登第。出自《感定录》。

杨 收

唐朝国相杨收是江州人。祖父是江州府的都押衙，父亲叫杨维直，是兰溪县主簿，生了四个儿子，名字分别叫杨发、杨嘏、杨收、杨严，全都考中进士。杨收还做了大官，杨发和另两个弟弟都做到丞郎的官职。杨发的名字取义于春天，他那房的儿子分别起名叫祝和乘；杨嘏的名字取义于夏天，他那房的儿子起名叫照；杨收的名字取义于秋天，他那房的儿子分别起名叫钜、鑄、鑑；杨严的名字取义于冬天，他那房的儿子分别起名叫注、涉、洞。全都有文才，考取了很高的功名，被称作“修行杨家”。与静恭等几家姓杨的都是繁盛的家族。

收少年，于庐山修业。一日，寻幽至深隐之地，遇一道者谓曰：“子若学道，即有仙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终焉有祸。能从我学道乎？”收持疑，坚进取之心，忽其道人之语，他日虽登廊庙，竟罹南荒之殛。出《北梦琐言》。

郑 朗

长庆中，青龙寺僧善知人之术，知名之士，靡不造焉。进士郑朗特谒，了不与语。及放榜，朗首登第焉。朗未之信也。累日，内索重试，朗果落。后却谒青龙僧，怡然相接，礼过前时。朗诘之，僧曰：“前时以朗君无名，若中第，却不嘉。自此位极人臣。”其后果历台铉。出《感定录》。

段文昌

故西川节帅段文昌，字景初。父鐸，为支江宰，后任江陵令。文

昌少好蜀文。长自渚宫，困于尘土，客游成都，谒韦南康皋，皋与奏释褐。道不甚行，每以事业自负，与游皆高士之名。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将军裴邠之镇梁川，辟为从事，转假廷评。裴公府罢，因抵兴元之西四十里，有驿曰鹄鸣，滨汉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许人也，常嘿其词，忽复一言，未尝不中。

公自府游，闻清僧之异，径诣清公求宿，愿知前去之事。自夕达旦，曾无词。忽问“蜀中闻极盛旌旆而至者谁？”

杨收在少年时，在庐山读书。一天他寻访幽丽的风景来到一个游人到不了的隐蔽之处，遇到一个道士对他说：“你如果学道，就有成仙的天分；如果一定要当官，能够做到三公，但是最终有祸。能跟我学道吗？”杨收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坚定了进取做官的决心，他忽视了道人的话，后来虽然在朝廷里当了宰相，但是最后获罪死在南荒。出自《北梦琐言》。

郑 朗

唐穆宗长庆年间，青龙寺的和尚精通预测人命运的法术，有名的人物没有不去拜访的。进士郑朗特意去拜会，和尚不同他说话。等到发榜，郑朗名列第一。郑朗不太相信。过了几天，朝廷组织复试，郑朗果然没有考中。郑朗又去拜见青龙寺和尚，和尚热情接待，礼节超过上次。郑朗询问原因，和尚说：“上一次因为你没有名气，如果真的中了榜，反而不好。从此以后你可以位极人臣。”后来果然成为支撑国家社稷的朝廷重臣。出自《感定录》。

段文昌

原来的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字景初。他父亲叫段颢，是支江县宰，后来任江陵县令。段文昌少年时喜爱蜀地文化。他出生在湖北江陵，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后来游历到成都，拜见韦南的康皋，康皋为他谋求官职，没有成功。学业推行不了，他很为自己的才学而自负，与他交往的都是有才学的名士。后来他又去了南康府，金吾将军裴邠之镇守梁川，聘任他为从事，后转为代理大理寺评事。裴邠之调

离后，他到兴元以西四十里，有个叫鹄鸣的驿站，这里濒临汉江，前面是巴山。有个清僧依傍山水弯曲处而居，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常常沉默不语，忽然说出一句预言，没有不应验的。

段文昌在南康府里时，就曾经听说过清僧的异事，直接到他那里住宿，想请教以后的事情。他们从晚上到早晨，不曾说一句话。清僧忽然问段文昌说：“蜀中声名极盛、旌旗招展而来的人是谁？”

公曰：“岂非高崇文乎？”对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黄门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为此人，更盛更盛。”公寻征之，便曰：“害风妄语，阿师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颇亦自负。户部员外韦处厚，出开州刺史，段公时任都官员外，判盐铁案，公送出都门。处厚素深于释氏，泊到鹄鸣，先访之，清喜而迎处厚。处厚因问还期，曰：“一年半岁，一年半岁。”又问终止何官，对曰：“宰相，须江边得。”又问终止何处，僧遂不答。又问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说矣，近也！近也！”及处厚之归朝，正三岁，重言一年半岁之验。

长庆初，段公自相位节制西川，果符清师之言。处厚唯不喻江边得宰相，广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征义者，谓处厚必除浙西、夏口，从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践祚自江邸，首命处厚为相。至是方验。与邹平公同发师修清公塔，因刻石记其事焉。又赵宗儒节制兴元日，问其移勤。遂命纸作两句诗云：“梨花初发杏花初，旬邑南来庆有余。”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风阿师取次语。”明年二月，除检校右仆射，郑余庆代其位。出《定命录》。

崔 从

宝历二年，崔从镇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申浙右试竞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没于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从见申纸叹愤。时军司马皇甫曙入启事，与从同异之。座

段文昌说：“难道不是高崇文吗？”清僧说：“不是，你再说一个。”段文昌说：“代替高崇文的是武黄门。”清僧说：“十九郎你过不了几天就和此人一样，比他更为显赫。”段文昌询问原因，清僧却说：“疯癫胡说罢了，和尚我不知道啊。”于是两个人大笑。从此段文昌非常自

负。户部员外郎韦处厚出任开州刺史，此时段文昌任都官员外，在审理私贩盐铁的案件时，特意将韦处厚送出官署大门。韦处厚向来精通佛学，来到鹄鸣驿，先拜访清僧，清僧高兴地迎接韦处厚。韦处厚趁机问自己回来的时间，清僧回答说：“一年半载，一年半载。”韦处厚又问自己最后做到什么官，清僧说：“宰相，必须在江边得到。”韦处厚又问自己死在什么地方，清僧就不回答了。韦处厚问段十九郎段文昌以后怎么样，清僧回答说：“已经同他说过了，快了！快了！”等到韦处厚调回来，正好三年时间，应验了清僧的一年半载加一年半载的说法。

唐穆宗长庆初年，段文昌以宰相的身份管辖西川，果然符合清僧的说法。韦处厚只是弄不明白在江边得到宰相这句话的意思，从而到处请智慧的人解释。有个喜欢征集引证的人说韦处厚必定是先在浙西或夏口任职，从这儿入朝做宰相。等到文宗皇帝在江邸即位，第一个任命的就是韦处厚为宰相，到这时清僧的话才完全得到验证。韦处厚与邹平公段文昌共同修建清公塔，并刻石记录了上述事情。还有，赵宗儒管理兴元的时候，曾向清僧谒问他今后的动向。清僧就在纸上写了两句诗：“梨花初发杏花初，甸邑南来庆有余。”赵宗儒问这诗句的含义，清僧还是说：“疯癫和尚轻率之语。”第二年二月，赵宗儒任检校右仆射，郑余庆代替他管理兴元。出自《定命录》。

崔 从

唐敬宗宝历二年，崔从镇守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报告浙西正在竞渡的十艘船，有三艘沉没在金山脚下，船上的一百五十人全都淹死。崔从看到报告这件事的申告后既感叹又悲愤。这时军司马皇甫曙进来禀报，与崔从一样都感到很惊奇。在座

有宋生归儒者语曰：“彼之祸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数相类，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宴，陈于广场，百戏俱呈。俄暴风雨，庭前戏者并马数百匹，系在庑下。迅雷一震，马皆惊奔，大庑数十间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压死。公令较其数，与浙右无一人差焉。出《独异志》。

郭八郎

河中少尹郑复礼始应进士举，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昼闭关以寐，夕则视事于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复礼方蹇蹶愤惋，乃择日斋沐候焉。道颇温容之，且曰：“某未尝妄泄于人。今茂才抱积薪之叹且久，不能忍耳。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类异，不可言也！”郑拜请其期，道曰：“唯君期，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郑愕视不可喻，则又拜请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国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阙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郑虽大疑其说，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敬谢而退。

的有个书生叫宋归儒的说：“那里的灾祸不算奇怪。这里也有灾祸，死的人数差不多，只是死亡的原因不同罢了。”十天以后，在广场上举行盛大的宴会，并且表演各种杂耍。忽然下了一场暴风雨，庭前表演的人和数百匹马都挤在旁边的廊屋下。迅雷一响，马匹全都受惊狂奔起来，撞倒了屋廊数十间房子，凡是待在廊屋下的人都压死了。崔从叫人清点死亡人数，竟与浙西死亡的人数一样，一个都不差。出自《独异志》。

郭八郎

河中少尹郑复礼在刚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十次都没有考中，艰难困窘之极。千福寺有个弘道和尚，人们说他白天关门睡觉，晚上去阴间办事。十个人找他算命，会有八九个被他拒绝的。郑复礼正在困顿愤恨的时候，便选择了一个吉日，吃斋沐浴去千福寺拜访弘道和尚向他请教。弘道的态度很温和，并且对他说：“我未曾随意将天机泄漏给别人。今天秀才你怀着屡试不中的感叹，已经很久了，不能忍了。你只要努力进取，就一定能考中成就美名。但是你的事情很特殊，不能随便说啊！”郑复礼问自己考中成名的时间，弘道说：“考中

的日期，必须有四件事作为条件，然后才可以实现你的心愿。四件事，缺少一件就又会施展不了。像这样，你们骨肉至亲相继考中三榜。三榜之前，要想中榜难如登天；三榜之后，要想中榜就容易如翻手掌。”郑复礼惊呆了，不能明晓，就又恭敬地请教是哪四件事。弘道迟疑了很久才说：“千万不能对别人说，你要成名，条件有四个，也可以说是很特殊的。第一件，必须是国家改年号的第二年；第二件，必须是礼部侍郎再次主持科举考试；第三件，考中第二名的必须姓张；第四件，同年参加考试的必须有排行第八的姓郭的举子。四件事少了一件，便功亏一篑，不能成功。像这样，你的弟弟、侄子依次中榜，顺序都必须如此。”郑复礼虽然很怀疑他的说法，但是仍然心情苦闷，快乐不起来，以为再没有希望了，便很礼貌地表示感谢之后回去了。

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名姓于主文者，郑以且非再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二年，新昌杨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扬。郑奇叹且久，因纪于小书之抄。私自谓曰：“道言三榜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韩宪应举。大和二年，颇有籍甚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尔后应大和九年举，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二年，高锴再司文柄，右辖私异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于小书之末。三榜虽欠其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时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颢应举，时誉转洽。至改元会昌之二年，礼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说无差焉。出《野史》。

张 宣

杭州临安县令张宣，宝历中，自越府户曹掾调授本官。以家在浙东，意求萧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梦一女子年二十余，修刺来谒。宣素真介，梦中不与女子见。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见耶？”宣遂见之，礼貌甚肃。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贵境，有年

数矣。今闻明府将至，故来拜谒。”宣因问县名，竟不对。宣告其族人曰：“且志

唐穆宗长庆二年，有人将他的名字推荐给主考官，郑复礼因为主考官不是第二次主持考试，心里很怀疑，果然没有考中。直至唐敬宗改国号为宝历的第二年，杨新昌再次担任主考官，郑复礼暗自高兴，没敢对别人说。第二年春天果然中榜。第二名果然姓张，叫张知实，同时参加考试的有个郭八郎，叫郭言扬。郑复礼感叹很久，于是将此事记录下来。自己对自己说：“弘道说三榜的顺序都必须这样，一榜已经够奇怪的了，怎么能再有一次？并且还有第三次呢？”下一轮该轮到已故的尚书右丞韩宪参加科举考试了。唐文宗太和二年，他已颇有盛名，因为主考官不是第二次主持考试，考试当日果然有亲人去世之虑。后来又参加太和九年的考试，也只差一点没有考中。直到唐文宗改国号为开成的第二年，高锴再次担任主考官，韩宪私下感到奇怪，第二年韩宪果然高中。第二名姓张，叫张棠，同时参加考试的有个郭八郎叫郭植。郑复礼于是又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三榜虽然还差一榜，但两榜都与弘道说的没什么差谬。郑复礼在家里私下里说：“难道真像弘道说的一样？”这时僧人弘道已不知道上哪里去了。下次该轮到已故的驸马都尉郑顥参加科举考试了，他当时声誉、时机非常巧合，等到唐武宗改国号为会昌的第二年，礼部侍郎柳璟再次主持科举考试，郑顥考中了头名状元。第二名姓张，叫张潜，同时参加考试的有个郭八郎叫郭京。弘道所说的一点不差。出自《野史》。

张 宣

杭州临安县令张宣在唐敬宗宝历年间，从越府户曹掾调任现职。因为他的家在浙东，所以想当萧山县令。公布任命的前三天，他忽然梦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拿着拜帖通报姓名来见他。张宣历来率真耿介，梦里不接见这个女子。女子说：“我是您明年管辖之地的人，怎么能不见呢？”于是，张宣接见了她，礼貌很端正。女子说：“我们家有十一口人，住在贵县已经许多年了。今天听说大人您要来，所以前来拜见。”张宣于是问她所说的是什么县，女子竟没有回答。张宣醒来后，告诉家里的人：“暂且记住

之。”及后补湖州安吉县令，宣以家事不便，将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梦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阴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应有定。”遂受之。

及秩满，数年又将选。时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亳一官，将引家往。又梦前时女子，颜貌如旧，曰：“明府又当宰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为夫人之邑，今岂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罢秩，当即迁之居。今之所止，非旧地。然往者家属，凋丧略尽，今唯三口为累耳。明府到后数月，亦当辞去。”言讫，似若凄怆，宣亦未谕。及唱官，乃得杭州临安县令。宣叹曰：“三口临（临）字也。数月而去，吾其忧乎？”到任半年而卒。出《前定录》。

韩 皋

昌黎韩皋，故晋公滉之支孙。博通经史。太和五年，自大理丞调选，平判入第。名第既不绝高，又非驰逐而致，为后辈所讪。时太常丞冯荒除岳州刺史，因说人事固有前定。德皇之末，荒任太常寺奉礼，于时与皋同官。其年前进士时元佐，任协律郎。三人同约上丁日释奠武成王庙行事。荒住常乐，皋任亲仁，元佐任安邑。荒鼓动，拉二官同之太平兴道西南角，元佐忽云：“某适马上与二贤作一善梦，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请记之。”荒固书之，纪于篋中。

女子所说的。”后来他补缺被任命为湖州安吉县令，他因为离家乡太远不方便，想辞掉这个职务。他家里人说：“不可以，以前你梦到的那个女子，不是个‘安’字吗？‘十一口’不就是个‘吉’字吗？这是冥冥之中已定的，辞掉又有什么好处？”张宣明白过来笑着说：“确实，本来该是命中注定的。”于是接受了任命。

数年之后，等到任期满了，又将被重新任命。这时江淮一带发生旱灾，张宣将家迁到了河南，所以想就近在宋亳谋求一个官职，将带着家眷前往赴任。这时他又梦见了先前那个女子，女子的容颜面貌同过去一样，说：“您又要当宰邑了，又是到我所住的县。”张宣说：“我以前已经当了一任夫人家乡的县令，这次怎么能再去呢？”女子说：“我自从您任职期满，就立即把家搬了。现在住的已经不是老地

方了。但是，现在我家已经衰败凋零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三口人。您去后几个月，也当辞官而去。”说完，显出很悲伤的样子，张宣也没有弄清是什么意思。等到公布任命，他当上了杭州临安县令。张宣感叹地说：“‘三口’是个‘临（臨）’字，‘数月而去’是我所忧虑的吗？”结果他上任半年就死了。出自《前定录》。

韩 皋

昌黎韩皋是已故晋公韩滉的非嫡系孙子。博学多才，精通经史。唐文宗太和五年，从大理寺丞的职位上被调离，在朝廷考查录用官员中被选中。名次既不是很高，也不是科举考试得来，成为后辈们的笑谈。当时太常丞冯荒被任命为岳州刺史，他说人世的事情本来是命中注定的。德宗皇帝末年，冯荒任太常寺奉礼，当时与韩皋一同做官。同年前进士时元佐任协律郎。三个人约定在月初的丁日，一同去武成王庙祭祀。冯荒往常乐，韩皋在亲仁任职，时元佐在安邑任职。冯荒再三鼓动拉着两个人走到太平兴道西南角，时元佐忽然说：“我刚才在马上为你们两个人做了一个好梦，你们二位都被朝廷录用做了官，怎么这样？请你们记住这个梦。”冯荒将这件事记录在纸上，放到箱子里。

宪宗六年，荒判入等，授兴平县尉。皋实无心望于科第，此后二十七八年，皋方判入等，皆不差忒。荒临发岳阳，召皋，特说当时之事，并取篋中所记以示之，曰：“诸公何足为谗，命使之然。”皋亦云：“未尝暂忘，则仆与公，何前后相悬如此？”皋其年授大理正。出《续定命录》。

唐宪宗元和六年，冯荒被朝廷录用，授官兴平县尉。韩皋没有心思做官，直到二十七八年后，才被录用，冯荒所做的梦全都应验了，都没有差错。冯荒要去岳阳之前把韩皋找来，特意讲了当年的事情，并将箱子里的记录拿给韩皋看，并且说：“大家不要以为是笑谈，这是命运决定的。”于是韩皋也说：“我也不曾暂时忘记此事，然而我和你为什么前后相差如此悬殊？”韩皋在那一年被任命为大理正。出自《续定命录》。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数十一

庞 严 张正矩 刘遵古 舒元舆 李德裕

李 言 王 沐 舒元谦 杜惊外生 石 雄

贾 岛 崔 洁

庞 严

唐京兆尹庞严为衢州刺史，到郡数月，忽梦二僧入寝门。严不信释氏，梦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来相告耳。”严喜闻之，乃问曰：“余为相乎？”曰：“无。”“有节制乎？”曰：“无。”“然则当为何官？”曰：“类廉察而无兵权，有土地而不出畿内。过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寿几何？”曰：“惜哉！所乏者寿。向使有寿，则何求不可。”曰：“何日当去此？”曰：“来年五月二十二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状请于廉使，愿得使下相待。时廉使元稹素与严善，必就谓得请，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元公复书云：“请俟交割。”严发书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梦于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发。其后为京兆尹而卒。出《前定录》。

庞 严

唐朝京兆尹庞严是衢州刺史，到任几个月后，有一天，他忽然梦见两个和尚走进寝室的门。庞严不信佛教，在梦里呵斥和尚。和尚说：“使君你不要发怒，我有先知先觉的本领，所以前来指点你的前程。”庞严听了高兴，问：“我能当宰相吗？”和尚回答说：“不能。”庞严问：“我能当节度使吗？”和尚回答说：“不能。”庞严问：“那么我能当什么官呢？”和尚说：“类似于观察使但没有兵权，有土地但不出京城之内。从这往后，我就知道了。”庞严又问：“我的寿命是多少呢？”和尚说：“可惜！你缺乏的就是寿命。假使有寿命，那你求什么就没有不可以的了。”庞严又问：“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和尚回答

说：“明年五月二十二日。”等到明年春天官员调动的时候，庞严先给廉使写了申请，希望能在廉使下做事。当时的廉使元稹一向与庞严的关系很好，就答应了庞严的请求，这件事也就指日可待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庞严高兴地摆了酒宴，元稹来信说：“你要等着办交接。”庞严写信说：“我已经知道现在不可以去了。”并在宴席上说了他所做的梦。果然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才被调任新职，后来在任京兆尹的期间死去。出自《前定录》。

张正矩

秘书监刘禹锡，其子咸允，久在举场无成。禹锡愤惋宦途，又爱咸允甚切，比归阙，以情诉于朝贤。太和四年，故吏部崔群与禹锡深于素分。见禹锡蹭蹬如此，尤欲推挽咸允。其秋，群门生张正暮充京兆府试官，群特为禹锡召正暮，面以咸允托之，凯首选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门人曰：“张正暮来，更不要通。”

正暮兄正矩，前河中参军，应书判拔萃。其时群总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讫，群读正矩判，心窃推许。又谓是故工部尚书正甫之弟，断意便与奏。及敕下，正矩与科目人谢主司。独正矩启叙，前致词曰：“某杀身无地以报相公深恩。一门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齑肉，无以上答。”方泣下，语未终，群忽悟是正暮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张正暮之兄，尔贤弟大无良，把群贩名，岂有如此事？与贼何异？公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谢何为！”出《续命定录》。

刘遵古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雨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数日，刘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奇妙，

张正矩

秘书监刘禹锡的儿子刘咸允，长期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考中。刘禹锡怅恨做官的道路，然而他又太疼爱儿子，等到归朝的时候，就将自己心情讲给大臣们听。唐文宗太和四年，原吏部侍郎崔群与刘禹锡向来交情很深。他见刘禹锡困顿挫折如此，非常想推荐帮助刘咸允。这年秋天，崔群的学生张正暮担任京兆府考官，崔群为了刘禹锡的事特意召见了张正暮，当面将刘咸允的功名托付给他，希望能将刘咸允选拔上。等到公布考试录取的名单及名次时，刘咸允的名次排得很靠后面。崔群大怒，告诫把门的人说：“张正暮来了，不要给他通报。”

张正暮的哥哥张正矩以前是河中参军，应书判拔萃的考试。当时崔群是这一科目考试的主持人，考官将考卷糊名封好，交给主考官，崔群在批阅张正矩的试卷时，心里暗自赞许，又以为张正矩是原兵部尚书张正甫的弟弟，所以便决心选拔上报。等到正式批准的公文传下来以后，张正矩和考官前来拜谢主考官崔群。唯独张正矩首先开口，上前致辞说：“我真是无法报答您的大恩。我们一家兄弟两个人，都得到您推荐选拔。粉身碎骨切成碎肉，也无法报答。”他正痛哭流涕，话还没有说完，崔群忽然想到张正矩乃是张正暮的哥哥，勃然变色说：“你是张正暮的哥哥吧，你的弟弟没有良心，把持考试，贩卖功名，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和贼有什么两样？你考中成名是你的命决定的，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为什么谢我！”出自《续命定录》。

刘遵古

原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在唐文宗太和四年，管理东蜀军队。先前有个蜀人收藏了很多图书。刘遵古到这里后，曾借过几百本，但未能详细阅读。第二年夏天，涪江发大水，江水突然漫过堤岸，冲毁了里中房屋。过了几日，水势平缓，而刘遵古的图书和器玩全都让洪水浸湿和弄脏。刘遵古命人将图书摆在院子里曝晒。几天后，刘遵古在图书里发现一本《周易正义》，笔势奇妙，

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末有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

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

刘阅其题，叹且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十有三矣，与其记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于后乎！出《宣室志》。

舒元舆

李太尉在中书，舒元舆自侍御史辞归东都迁奉。太尉言：“近有僧自东来，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极位。何妨取此。”元舆辞以家贫，不办别觅，遂归启护。他日，僧又经过，复谓太尉曰：“前时地，已有人用之矣。”询之，乃元舆也。元舆自刑部侍郎平章事。出《感定录》。

李德裕

李德裕自润州，年五十四除扬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缙绅荣之。出《感定录》。

德裕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时，尝闻一僧，善知人祸福，因召之。僧曰：“公灾未已，当南行万里。”德裕甚不乐。明日，复召之。僧且曰：“虑言之未审，请结坛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师言以何为验？”僧即指

字体稍有古意，绝不是近代的书。书的末尾有题记，内容是：“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为阅读《周易》，撰写此《正义》。从此更改名号十二三，年代到一人八千口时，当有洪水淹溺，因而此书得以舒展曝晒。衡阳道士李德初。”

刘遵古看完题字，感叹了很久，清点以后，知道这本书还是蜀人所收藏的。于是召集手下官员，共同来研究所谓的“更改名号十二三，年代到一人八千口时”。大家认为“一人八千口”是“大（太）和”两个字。自上元开始，经过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

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到大（太）和，总共更改年号十三个，与题记所说的果然相符合。然而不知道李德初是什么人，也许是起的假名来启示后人吧！出自《宣室志》。

舒元與

李太尉主持中书省，侍御史舒元與辞掉御史的职务返回东都迁坟。李太尉说：“近来有个和尚从东方来，说有块地，用做坟地必然能做到最高的官职。你不妨就用了。”舒元與推辞说家贫，不想另外寻找新的坟地，于是回家办理迁坟的事去了。有一天，和尚又经过这里，对李太尉说：“上一次我说过的坟地，已经有人用了。”李太尉询问，知道原来是舒元與用了。后来舒元與果然当上了刑部侍郎平章事。出自《感定录》。

李德裕

李德裕五十四岁时从润州调到扬州，五十八岁又当了宰相，都赶上了他父亲李吉甫的地位。真是做官的人少有的荣耀。出自《感定录》。

李德裕任太子少傅，分管东都时，曾经听说一个和尚能预测人的祸福，便将和尚请来。和尚说：“你的灾祸未除，当往南走很远。”李德裕很不高兴。第二天又将和尚请来。和尚又说：“我担心说得不清楚，请结坛三天。”又说：“你南行的日期已定。”李德裕说：“怎能验证师傅所说的话是准确的呢？”和尚就指着

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发之，果得焉，然启无所睹。德裕重之，且问：“南行还乎？”曰：“公食羊万口，有五百未满，必当还矣。”德裕叹曰：“师实至人。我于元和中，为北都从事，尝梦行至晋山，尽目皆羊，有牧者数十。谓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尝志此梦，不泄于人，今知冥数，固不诬矣！”

后旬余，灵武帅送米暨馈羊五百。大惊，召僧告其事，且欲还之。僧曰：“羊至此，是已为相国有矣，还之无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贬降，至崖州掾，竟终于贬所，时年六十三。出《补录记

传》。

李 言

有进士李岳（嶽），连举不第。夜梦人谓曰：“头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觉，不可名“狱”，遂更名“言”。果中第。出《感定录》。

王 沐

王沐者，涯之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且穷。以涯执相权，遂跨蹇驴而至京师，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一尉耳。而涯见沐潦倒，无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涯始一召，拟许以微官处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及涯就诛，仇士良收捕家人，时沐方在涯私第，谓其王氏之党，遂不免于腰领。出《杜阳杂编》。

脚下的土地说：“这块地底下有块石碑。”李德裕命人挖掘，果然找到一块石碑，但是打开看上面看不到什么。李德裕相信了和尚，又问：“我去南方还能回来吗？”和尚回答：“你应该吃一万只羊，现在还差五百只没吃完，所以一定能够回来。”李德裕感叹道：“大师真是神人。我在元和年间，在北方任职，曾经做梦走到晋山，满眼看到的都是羊，有几十个牧羊人。他们对我说：‘这是给侍御吃的羊。’我一直记着这个梦，没有告诉过别人，今天才知道命运这句话本不是瞎说呀！”

十多天以后，驻守灵武的主帅送来粮食和五百只羊。李德裕非常吃惊，把和尚找来告诉他这件事，并且想把羊送回去。和尚说：“羊送到这儿，已是归你所有了，送回去没有什么好处。你到南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吧？”不久，李德裕连着遭到贬谪，一直降到崖州掾，最后死在贬所，死的时候六十三岁。出自《补录记传》。

李 言

有个进士李岳（嶽），当初连续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被录取。夜里

梦见有个人对他说：“头上有山，怎么能够考上呢？”醒了以后，觉得自己的名字不能改为李狱，于是改名叫李言。再参加科举考试，果然被录取了。出自《感定录》。

王 沐

王沐是王涯的远房堂弟。家住在江南，又老又穷。因为王涯执掌宰相的大权，便骑上瘸脚驴来到京城，租了一间小房每天要饭。一直住了三十天，才在大门口见了王涯一面，所要求的只是簿或尉一类的小官职罢了。但王涯见他贫困潦倒而没有兄弟之情。唐文宗太和九年的秋天，王沐才说动王涯宠爱的仆人，替他说话。王涯这才召见他一次，答应给他找一个小官做。从这以后，王沐早晚两次到王涯家门口等候消息。等到王涯获罪被诛杀，仇士良前来收捕王涯家里人，这时王沐恰巧在王涯的家里，被说成是王涯的死党，于是免不了也被杀了。出自《杜阳杂编》。

舒元谦

舒元谦，元舆之族。聪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舆礼遇颇至。十年，元舆处之犹子，荐取明经第，官历校书郎。及持相印，许为曹郎命之。

无何，忽以非过怒谦，至朔旦伏谒，顿不能见。由是日加谴责，为僮仆轻易。谦既不自安，遂置书于门下，辞往江表，而元舆亦不问。翌日，办装出长安，咨嗟蹇分，惆怅自失。即驻马回望，涕泗涟如。及昭应，闻元舆之祸，方始释然。是时于宰相宅收捕家口，不问亲疏，并皆诛戮之。当时论者，以王、舒祸福之异，定分焉。出《杜阳杂编》。

杜惊外生

杜惊与李德裕同在中书。他日，德裕谓惊曰：“公家有异人，何不遣一相访？”惊曰：“无。”德裕曰：“试思之。”曰：“但有外生，自远来求官尔。”德裕曰：“此是也。”及归，遣谒德裕。德裕问之，对

曰：“太尉位极人臣，何须问也。凡人细微尚有定分，况功勋爵禄乎？且明日午时，有白兽自南逾屋而来，有小童卅角衣紫，年七岁，执竹竿，长五尺九节，驱兽，兽复南往。小童非宅内人也，试伺之。”翌日及午，果有白猫，自南逾屋而来，有卅角小童衣紫，逐之，猫复南去。乃召问之，曰：“年七岁。”

舒元谦

舒元谦是舒元舆的同族。聪慧伶俐，正当盛年，舒元舆颇礼遇他。十年里，舒元舆对待他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推荐他考取了明经，做官做到校书郎。等到舒元舆执掌相印，答应让他当个曹郎。

可过了不久，舒元舆忽然没有什么缘由地恼怒起舒元谦来。甚至大年初一的早上拜见长辈的时候，也决然拒绝不见他。从此舒元舆日加责备他，以至于仆人都敢轻视他。舒元谦心中自不安宁，便写了一封信放在大门下面，告辞前往江表，而舒元舆也不过问。第二天，舒元谦收拾好行装骑马出了长安城，感叹命运不佳，恼恨伤感好像丢失了什么。他勒住马回头看，眼泪鼻涕流了满脸。等到了昭应县听说舒元舆遭到灾祸，心情才平定下来。此时在宰相宅里收捕家人，不管远近亲疏，都一并杀戮了。当时人们议论，都说王沐和舒元谦的祸福不同，是两个人的命所决定的。出自《杜阳杂编》。

杜惊外生

杜惊和李德裕都在中书省任职。一天，李德裕对杜惊说：“你们家有个不寻常的人，为什么不请来让我见见？”杜惊说：“没有。”李德裕说：“你再好好想想。”杜惊说：“只有外甥，从远处来谋求官职。”李德裕说：“就是他了。”等到回家，杜惊叫外甥去拜见李德裕。李德裕向他询问自己的前程，杜惊的外甥说：“您当了太尉，位居很高的官位了，还须问什么了。凡是人很细小的事情都是有定分的，何况功勋爵禄这样的大事呢？明天午时有只白兽从南面爬越房屋过来，有个七岁的小孩，头发束成两角，穿着紫色衣服，手拿一根竹竿，长五尺，一共有九节，驱赶白兽，白兽又回到南面去了。小孩不是你们

家里的人，您等着看我说的对不对？”第二天到中午，果然有一只白猫从南面爬越房屋过来，有个穿着紫衣，将头发束成两角的小孩，追赶白猫，白猫又跑向南面去了。李德裕将小孩叫过来询问年龄，小孩说：“今年七岁。”

数其所执竹，长五尺而九节。童乃宅外元从之子也。略无毫发差谬。事无大小，皆前定矣。出《闻奇录》。

石 雄

石雄初与康诜同为徐州帅王智兴首校。王公忌二人骁勇，奏守本官，雄则许州司马也，寻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约者，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负弘约资货。累自窘索，后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约迟疑，恐石怒。遇里有神祠，祈享皆谓其灵。弘约乃虔启于神。神祝父子俱称神下，索纸笔，命弘约书之。又不识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当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为河阳凤翔节度，复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须秘密，不得异耳闻之。”弘约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见甚悦。

寻以潞州刘从谏背叛，朝廷议欲讨伐。李德裕为宰相，而亟用雄。雄奋武力，夺得天井关。后共刘振又破黑山诸蕃部落，走南单于，迎公主归国。皆雄之效也。然是鹰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驱驰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仆射诣中书论官曰：“雄立天井关及黑山之功，以两地之劳，更希一镇养老。”相府曰：“仆射潞州之功，国家已酬河阳节度使，西塞之绩，又拜凤翔。在两镇之重，岂不为酬赏也？”

数了数小孩手里拿的竹竿，正是五尺长的竹竿上一共有九节。小孩是宅子外面元从的儿子。杜惊的外甥所说的丝毫不差。真是事情无论大小，都是事先确定好了的。出自《闻奇录》。

石 雄

石雄当初和康诜都是徐州大帅王智兴手下的重要将领。王智兴忌

妒他们二人的骁勇，奏请康诜守本官，石雄则任许州司马，不久又授予石州刺史。有个叫李弘约的，在石雄任职许州期间，曾欠了他一些财货。他多次索要，后来前往石州，要向石雄要回自己的东西。进入石州地界后，李弘约有些迟疑，害怕石雄发怒。正好遇见一座神庙，人们都说祈祷许愿灵验。李弘约便虔诚地进庙去祈求神灵保佑。神祝父子，都自称是神下界来了，拿来纸和笔，让李弘约记录下来。李弘约不认识文字，便求助于村子里的小孩代替他写。神灵说：“石使君这一去，一定会有大官推荐提拔，建立战功。所以能当上河阳和凤翔节度使，但他的更高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件事必须保密，不能让别人听见。”李弘约将所记录的巫祝的话先告诉了石雄。石雄看了很高兴。

不久因为潞州的刘从谏背叛谋反，朝廷商议要进行讨伐。这时李德裕为宰相，极力推荐任用石雄带兵出征。石雄奋勇拼杀，夺下了天井关。后来又和刘振共同攻破平定了黑山诸蕃部落，并且赶跑了南单于，迎接公主回国。这些都是石雄的功劳。然而这一切武将的功劳，如果不是贤相会用人，就不能驱驰他。等到李德裕以太子少保的身份管辖洛阳的时候，已经是仆射的石雄向中书省递交了一份公文为自己争官说：“我石雄立下了攻破天井关和平定黑山各蕃落的大功，凭借这两地的功劳，更希望能得到一镇养老。”丞相李德裕回复他说：“仆射攻破天井关、收复潞州的功劳，国家已经酬谢你，让你当了河阳节度使；打败各个蕃部，平定西部边塞的功劳，又任命你为凤翔节度使。这镇守两个地区的重要职务，难道不是对你的酬谢和奖赏吗？”

石乃复为左右统军，不惬其望。悉如巫者之言。德裕谪潮州，有客复陈石雄神祇之验，明其盛衰有数，稍抑其一郁矣。出《云溪友议》。

又

会昌四年，刘稹败。当从谏时，有一人称：“石雄七千人至。”从谏戮之。至是石雄果七千人入潞州。出《感定录》。

贾 岛

贾岛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艳。虽行坐寝食，吟咏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街。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求联句不可得，因搪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

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慢，上诤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谪去，特授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终。出《摭言》。

崔 洁

太府卿崔公名洁在长安，与进士陈彤同往街西寻亲故。陈君有他见知，崔公不信。将出，陈君曰：“当与足下于裴令公亭飧鲙。”崔公不信之，笑不应。过天门街，偶逢卖鱼甚鲜。崔公都忘陈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闲人事，何如吃鲙。”遂令从者取钱买鱼，得十斤。曰：“何处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计会，及升亭下马，方悟陈君之说，

于是石雄仍为两个地区军队的统帅，没有满足他更高的愿望。这些都和巫祝当初说的一样。后来李德裕贬官到潮州，有人对他讲了石雄应验神灵的事，李德裕明白一个人的兴盛和衰败都是命中注定的，便稍稍减轻了自己抑郁的心情。出自《云溪友议》。

又

唐武宗会昌四年，刘稹叛乱失败。他叔叔刘从谏还活着时，有一个人说：“石雄带领七千人杀过来了。”刘从谏将这个人杀了。以后石雄果然率领七千人杀进潞州。出自《感定录》。

贾 岛

贾岛，字浪仙，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稹和白居易的诗崇尚浅淡诗风，贾岛则独独将诗的格调入冷僻，以矫正浮艳的诗风。不论是行走坐卧还是吃饭，他都吟咏不停。曾经有一次，他骑着驴、打着伞横穿京城的街道。当时秋风劲吹，黄叶铺地，贾岛忽然吟出一句诗

来：“落叶满长安。”因为急切中想不出相对应的下一句来，于是冲撞了大京兆尹刘栖楚，被抓起来关了一宿才放出来。

还有一次，他在定水精舍碰到了武宗皇帝，贾岛十分放纵轻慢，武宗皇帝非常惊讶。不久宫中下旨，令与他一官降职，特任他为长江县尉，随后改任普州司仓，死在任上。出自《摭言》。

崔 洁

太府卿崔洁在长安和进士陈彤一起去街西寻访亲友。陈彤有预知事物的本领，崔洁不相信。临出发的时候，陈彤说：“我和您将在裴令公亭吃鱼。”崔洁不信，笑着不说话。走到天门街的时候，偶然碰到一个卖鱼的，所卖鱼非常新鲜。崔洁忘了陈彤说过的话，对陈彤说：“咱们去街西边也是闲人闲事，不如吃鱼吧。”于是就叫随从拿钱买了十斤鱼。然后说：“去什么地方吃鱼？”随行的人说：“裴令公亭离这儿很近。”于是先派人去安排，等到了裴令公亭前下马的时候，崔洁才想起陈彤所说过的话，

崔公大惊曰：“何处得人斫鲙？”陈君曰：“但假刀砧之类。当有第一部乐人来。”

俄顷，紫衣三四人，至亭子游看。一人见鱼曰：“极是珍鲜！二君莫欲作鲙否？某善此艺，与郎君设手。”诘之，乃梨园第一部乐徒也。余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极能敏妙。鲙将办，陈君曰：“此鲙与崔兄飧，紫衣不得鲙也。”既毕，忽有使人呼曰：“驾幸龙首池，唤第一部音声。”切者携衫带，望门而走，亦不暇言别。崔公甚叹异之。

两人既飧，陈君又曰：“少顷，有东南三千里外九品官来此，得半碗清羹吃。”语未讫，延陵县尉李耿至。将赴任，与崔公中外亲旧，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来告辞，方吃食羹次。崔公曰：“有鲙否？”左右报已尽，只有清羹少许。公大笑曰：“令取来，与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出《逸史》。

大吃一惊说：“上哪儿去找人杀鱼啊？”陈彤说：“只要借来菜刀和砧板就行。当有几个歌舞艺人来。”

不一会儿，有三四个身穿紫色衣服的人来到裴令公亭游览。一个人看到鱼说：“真是新鲜极了！您二位莫不是想做鱼吃吗？我精通这门技艺，替你们动手吧。”经过询问，知道他们是梨园第一部乐器演奏人。其他的几个人全部走了以后，这个人便脱了衣衫操起刀来，极其敏捷熟练。快要做好的时候，陈彤说：“这鱼我和崔兄吃，这个紫衣人吃不着。”鱼刚做好，忽然有个送信的人喊：“皇帝到龙首池了，要叫第一部演奏！”做鱼的那个紫衣人拿起衣服，望门而跑，连告别也顾不上。崔洁深感惊异。

两个人吃完鱼，陈彤又说：“一会儿，有一个东南方向三千里地以外的九品官来这里，能喝上半碗鱼汤。”话还没说完，延陵县的县尉李耿来了。他要去赴任，因为和崔洁是姑表亲戚，打听到崔洁在裴令公亭，特意赶来辞行，刚赶上他们喝鱼汤。崔洁问：“还有鱼肉吗？”左右的人报告说已经吃完了，只剩下一点鱼汤。崔洁哈哈大笑说：“快拿来，给县尉喝。”于是李耿喝了半碗鱼汤走了。延陵县尉只是个九品官。吃东西这点小事，都是命中注定的，更何况比他大的事呢！出自《逸史》。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数十二

李景让 李敏求 李 君 马 举 郑延济

李 生

李景让

唐宣宗将命相，必采中外人情合为相者三两人姓名，撚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阙，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于命。故李孝公景让，竟探名不著，有以见其命也。出《卢氏杂记》。

李敏求

李敏求应进士举，凡十有余上，不得第。海内无家，终鲜兄弟姻属，栖栖丐食，殆无生意。大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渐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无异人间，但不知是何处。良久，望见一城壁，即趋就之，复见人物甚众，呵呼往来，车马繁闹。俄有白衣人走来，拜敏求。敏求曰：“尔非我旧佣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是时随从二郎泾州岸，不幸身先犬马耳。”又问曰：

李景让

唐宣宗将要任命宰相之前，必须把朝廷内外普遍认为可以胜任宰相的三两个人的姓名写在纸上团成团，放到书案上，用碗盖上。宰相职位有空缺，必点燃香虔诚地祈祷，然后伸手从碗下抓阄决定宰相的名字，令人拟定诏书，以顺应天命。已故的李孝公李景让竟没有被抓中，由此可见他的命怎么样了。出自《卢氏杂记》。

李敏求

李敏求参加科举考试，一共考了十多次，始终没有考中。他海内无家，兄弟亲戚又少，生活不定，乞讨度日，几乎不想活下去了。唐文宗太和初年，一天夜晚，他一个人坐在长安旅店的床上发愁，忽然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分离，全身轻飘飘的，像云气一样飘荡。渐渐来到一片山丘，荒郊野外，那里山川草木和人间的个样，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过了很久，望见一座城墙，便快步走过去，又看见街道上人很多，呵呼往来，车马喧闹。忽然有一个白衣人走过来给李敏求行了一个礼。李敏求问：“你莫非是我以前的仆人吗？”那个人说：“小人就是二郎您十年前所使唤的张岸，那时我跟随您去泾州河边，不幸淹死了。”李敏又问：

“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每日判决繁多，造次不可得见。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来？今事须见他，岸请先入启白。”

须臾，张岸复出，引敏求入大衙门。正北有大厅屋，丹楹粉壁，壮丽穷极。又过西庑下一横门，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又见著绯紫端简而伫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有被枷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窥觑门中而将入者。如丛约数百人。敏求将入门，张岸挥手于其众曰：“官客来！”其人一时俯首开路。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敏求趋拜讫，仰视之，即故柳解秀才也。

解熟顾敏求，大惊：“未合与足下相见。”乃揖登席，绸缪叙话，不异平生。解曰：“幽显殊途，今日吾人此来，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仆幸居此处，当为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解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穷薄，故人当要路，不能相发挥乎？”解曰：“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岂可将他公事，从其私欲乎？苟有此图，谪罚无容逃遁矣。然要知禄命，乍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

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簿，

“你现在干什么呢？”张岸回答：“自从来到这里，我就跟随柳十八郎了，一直受他驱使。柳十八郎现在任太山府君判官，非常尊贵显赫。每天审理判决十分繁忙，轻易见不着他。您和柳十八郎不是往日有交往吗？今天的事必须见他，我请先进去通报。”

一会儿，张岸又走了出来，带着李敏求进了官署大门。李敏求看见院子正北有座大厅，红柱子，白粉墙，极为壮丽。又穿过西廊屋的一扇门，门外有许多穿黄衫和浅绿衫的人。又看见还有一些穿着紫红色的衣服，手里拿着申诉状纸，揣度着站立的人；还有一些穿着白衫，露鬓，倚着墙站着的人；还有戴着木枷和锁链，被人牵着等候提审的人；还有怀抱着公文案卷窥视门里准备进去的人。大约有几百人聚集着。李敏求就要进去，张岸挥手对其他人说：“官客来了！”那些人立刻低头给他们让开条路。不一会儿有个谒者走过来向李敏求作揖，引他进去，李敏求看到一个身穿紫衣官服的官员站在台阶下。李敏求快步上前行礼，行完礼，抬头一看，却是已故的秀才柳解。

柳解仔细一看是李敏求，不由得大吃一惊，说：“不应该在这里和你见面。”恭敬地请他在席上坐下，亲热地同他谈论往事，和活着时没什么不一样。柳解说：“阴间和阳世不是一条路，今天你来这里，真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是不是有人错误地把你追摄来了？幸好我在这里，必当替你做出处理。”李敏求说：“我到这里，并没有人传呼。”柳解沉吟一会儿说：“这必然是你命中有定数，但是应该快点回去。”李敏求说：“我贫困潦倒，你在这里执掌大权，不能推荐下我吗？”柳解说：“假若你在阳间当官，难道可以用功事来放纵自己的私欲吗？如果有这样的企图，被处罚贬官是不能逃避的。但是你如果想知道自己的命运，我倒可以帮忙。”于是命令旁边一个穿黄衫的小吏说：“带着李二郎去曹司，简单给他看一下三年的行踪。”

李敏求便跟随穿黄衫的小吏退了出去。经过大厅的东面，进入另一个院子里。院子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全都开着，满屋摆着的都是大书架，放满黄纸或白纸的书册和登记簿，

各题签榜，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手叶却数十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

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又过一门，门扇斜开，敏求倾首窥之，见四合大屋，屋内尽有床榻，上各有铜印数百颗，杂以赤斑蛇，大小数百余，更无他物。敏求问吏：“用此何为？”吏笑而不答。

遂却至柳判官处。柳谓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误足下归计。”握手叙别。又谓敏求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即顾谓张岸：“可将一两个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马，送二郎归。不得妄引经过，恐动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马。马疾如风，二人引头，张岸控辔，须臾到一处，天地漆黑。张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梦觉。于时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

后数月，穷饥益不堪。敏求数年前，曾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时方以修进为己任，不然纳之。至是有人复语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适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敏求既成婚，即时领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贫，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

上面都有标签，也不知道有多少列书架。穿黄衫的小吏停在一个书架前，抽出一卷文簿，用手翻到数十页，反折过去，漏出十几行字让李敏求看。上面写的是：“李敏求到太和二年，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的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旁边还注着红字，内容是：“这笔钱从伊宰卖庄院所得钱中支付。又过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看到这里，穿黄衫的小吏又将文簿合上。李敏求恳求把其余的部分看完，穿黄衫的小吏不同意，就将他领了出来。他们经过一个大门，门扇半开，李敏求伸头往里看，见也是四合大屋，屋子里都有床榻，上面各有铜印数百颗，并且夹杂着长着红色斑点的蛇，大大小小的有几百条，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李敏求问穿黄衫的小吏：“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穿黄衫的小吏笑笑没有回答。

于是回到柳澥那里。柳澥对李敏求说：“不是好朋友，我是不能让你看到这些的，我真想留你多待一会儿，又怕耽误了你回去的计划。”同他握手告别。又对他说：“这里很难得到扬州的毡帽，回去后

请你给我弄一顶。”然后回头对张岸说：“你带一两个精明能干的人，连同所乘的鞍马，送李二郎回去。不许随便带着乱走，以免惊动其他人。”李敏求走出官署，骑上借来的马。马快如风，两个人在前引路，张岸指引方向，一会儿到了一个地方，天地一片漆黑。张岸说：“二郎保重。”李敏求觉得像是被推落到大坑里面，随即便梦醒了。天渐渐亮了，自己仍然在昨天晚上坐着发愁的旅店里。李敏求从此便不再有考取功名的想法。

几个月以后，贫穷饥饿更加不能忍受。几年前，李敏求曾被伊慎的几个儿子相中做他们的妹夫，当时他正以修业进取为自己的任务，所以没有同意。这时又有人对他提出这件事，李敏求就痛快地答应了，不出十天，就结婚了。伊家有五个女儿，四个都已嫁人，李敏求的妻子是最小的一个。她的哥哥伊宰刚刚把城南的一个宅院卖了，得了一千贯钱，全都分给了五个妹妹做嫁妆。李敏求已经结婚，便领了二百贯。四个姐姐说：“妹妹最小，李郎又穷，我们何不每人再拿十贯资助他们。”于是李敏求正好得到了二百四十贯钱，与冥间所记不差了。李敏求原有低级官员的职务，

久不得调，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任官数月，间步县城外，坏垣藁莽之中，见一古碑，文字磨灭不可识。敏求偶令涤去苔藓，细辨其题篆，云：“晋张衡碑。”因悟“食禄张平子”，何其昭昭欤！出《河东记》。

又一说：李敏求暴卒，见二黄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窥之，见马植在内，披一短褐，于地铺坐吃饭，四隅尽是文书架。马公早登科名，与敏求情善。遽入曰：“公安得在此？”马公惊甚，且不欲与之相见，回面向壁。敏求曰：“必无事。”乃坐从容。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钱物，遂岁支足。”敏求曰：“今既得见，乃是天意，切要知一年所得如何？”马公乃为检一大叶子簿，黄纸签标，书曰：“卢弘宣年支二千贯。”开数幅，至敏求，以朱书曰：“年支三百贯，以伊宰卖宅钱充。”敏求曰：“某乙之钱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窃欲徇求。”马公曰：“三二十千即可，多即不得。”以笔注之曰：“更三十千，以某甲等四人钱充。”

复见老姥年六十余，乃敏求姨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见敏求喜

曰：“某亦得回，知郎君与判官故旧，必为李奶看年支。”敏求婴儿时，为李乳养，不得已却入，具言于马公。令左右曰：“速检来。”大帖文书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趋出，见老奶告知，嗟怨垂泪。使者促李公去，行数十里，却至壕城，见一坑深黑，使者自后推之，遂觉。妻子家人，围绕啼泣，云卒已两日。少顷方言，乃索纸笔细纪。

长时间得不到升迁，这一年，就用这笔钱来参加选拔。第三年春天，被任命为邓州向城县尉。到任几个月后，一天他散步到县城外，在一片残垣废墟和荆棘丛生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代的石碑，文字磨损得不可辨识。李敏求叫人把上面的青苔除掉，仔细辨认，看出上面刻的篆字是：“晋张衡碑。”因此明白了“食禄张平子”这句话，是多么准确啊！出自《河东记》。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敏求突然死了，被两个黄衣人摄去。来到一座很大的官署，他悄悄往里面一看，马植在里面，穿着一件粗布短衣，坐在地上吃饭，屋子四周全是书架。马植早就考中进士，同李敏求的关系很好。李敏求就进去说：“你怎么在这里？”马植非常惊讶，不愿和他相见，回过头面向墙壁。李敏求说：“一定没什么事。”马植才坐得自然了。李敏求问：“你这里是管什么的？”马植说：“人们应得的钱物，按年支付。”李敏求说：“今天既然能见到你，就是天意，我要知道一年收入多少钱？”马植便翻检到一大本账簿，黄色标签，上面写着：“卢弘宣每年支两千贯。”翻过几张到李敏求，上面用朱笔写着：“年支三百贯，以伊宰卖宅院的钱支付。”李敏求说：“刚才那个人的钱够多的了，幸好碰到你，私下里想侥幸求你多添一点。”马植说：“三二十千还可以，再多了就办不到了。”于是便用笔署上：“加三十千，以某某四个人的钱充数。”

李敏求又碰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正是李敏求姨妈家的奶奶，家住在江淮。她看见李敏求高兴地说：“我也要回去了，知道你和判官有旧交情，必须替李奶我看一看一年的收入。”李敏求小时候，为她喂养，没办法又走进屋，把情况讲给马植。马植令左右的人说：“快翻检来。”管理大账簿的文书说：“李奶每年支七百贯。”李敏求快步出去，见到李奶告诉了她，李奶叹息流泪。这时差人催促李敏求回去，走了几十里地，回到城外的壕城边上，看到一个漆黑的坑，

差人在后面往前一推，李敏求醒了。他看见妻子和家里的人正围着他哭泣，说他已经死了两天了。过了一会儿，李敏求才能说话，便叫人拿来纸和笔将梦中的情节详细记录下来。

敏求即伊慎之婿也。妻兄伊宰为军使，卖伊公宅，得钱二百千。至岁尽，望可益三十千，亦无望焉。偶于街中，遇亲丈人赴选，自江南至。相见大喜，邀食。与乡里三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赠钱三十千，一如簿中之数。卢弘宣在城，有人知者，为卢公话之。卢公计其俸禄，并知留后使所得钱，毕二千贯无余。李奶已流落，不在姨母之家，乞食于路。七百之数，故当箕敛，方可致焉。出《逸史》。

李 君

江陵副使李君尝自洛赴进士举，至华阴，见白衣人在店。李君与语，围炉饮啜甚洽。同行至昭应，曰：“某隐居，饮西岳，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径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后事否？”君再拜恳请，乃命纸笔，于月下凡书三封，次第缄题之：“甚急则开之。”乃去。

五六举下第，欲归无粮食；将住，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为穷矣，仙兄书可以开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无资用，开一封。可青龙寺门前坐。”见讫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时，不敢归，心自笑曰：“此处坐，可得钱乎？”少顷，寺主僧领行者至，将闭门，见李君曰：“何人？”曰：“某驴弱居远，前去不得，将寄宿于此。”僧曰：“门外风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牵驴随之。

李敏求就是伊慎的女婿。妻子的兄长伊宰是个军使，卖伊家的一处宅院得了二百千钱。到了年底，李敏求指望增加的三十千钱也没有着落。偶然在街上碰到了个亲丈人从江南前来等候任职。见了面非常高兴，邀请他去酒楼吃饭。一同来的另外三个乡里人，都因与李敏求情义深厚，他们一共凑了三十千钱送给李敏求，同账簿上所写的数额完全一样。卢弘宣也住在城里，有人将李敏求做梦的事告诉他。卢弘宣计算自己已经收入的钱，和任留后所能得多少钱，总共不会超过

两千贯。李奶已经流落街头，不在李敏求的姨妈家里，在街上乞讨。七百贯的收入，所以当靠人的施舍，一点一点地积攒才能达到。出自《逸史》。

李 君

江陵副使李君曾从洛阳赴京城考取进士，走到华阴，在旅店里碰到一个白衣人。李君与他围坐在炉子旁边喝茶，交谈得非常融洽。他们一路同行到了昭应，白衣人说：“我隐居在西岳华山，非常感谢你厚待我的情意。因为有事，我明天早上要先直接前往城里去，不能奉陪你了。你不想知道自己今后的事吗？”李君拜了两拜，恳请他告知，于是白衣人让他拿过纸笔，在月光下总共写了三封书信，并按顺序封好，然后在每一封信皮上写上：“在非常急迫的时候才可以打开。”写完告辞走了。

李君参加了五六次科举都落第了，想要回家没有粮食；想要住下，找不到立足之处。说：“这是贫困之时了，神仙兄的信可以打开了。”于是沐浴，在清晨点燃香，将第一封信拆开，信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遇到困难没有钱用，拆开第一封信。可以到青龙寺门前坐等。”李君看完信后立即赶往青龙寺。到那里已晚了点，在庙门口等到黄昏时也不敢离开，心中暗自发笑说：“在这儿坐着，能得到钱吗？”一会儿，庙里的主持和尚领着行者来了，要关门，看见李君问：“什么人？”李君说：“我的驴瘦弱，住的地方又远，无法走了，想在这里寄宿。”和尚说：“门外风大寒冷，请到院里来吧。”于是邀请他进来，李君牵着驴跟着和尚走了进去。

具馔烹茶。夜艾，熟视李君，低头不语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惊曰：“松滋李长官识否？”李君起，蹙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旧，适觉郎君酷似长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贫，长官比将钱物到求官，至此狼狈，有钱二千贯，寄在某处。自是以来，如有重负。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无事矣。明日留一文书，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载辍而去。鬻宅安居，遽为富室。

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秋辔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闻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无钱。”即道：“元是不要钱及第。”李君惊而问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钱一千贯，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问曰：“此事虚实？”客曰：“郎君见在楼上房内。”李君曰：“某是举人，亦有钱，郎君可一谒否？”曰：“实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见之。话言饮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亲叔父。”乃面定约束，明年果及第。

后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顷数绝，危迫颇甚。

和尚给李君备了饭食，煮了茶。夜深，和尚端详李君，又低头不语很久，于是问道：“郎君姓什么？”李君回答：“姓李。”和尚惊讶地又问：“松滋李大人你认识吗？”李君皱着眉忧伤地说：“那是我去世的父亲。”和尚流着泪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刚才感觉郎君长得很像李大人。我找你已经很长时间了，今天才碰到你。”李君泪流满面。和尚又说：“你现在十分贫穷，李大人那时拿钱谋求官职，到这里时困顿窘迫，将两千贯钱寄存在我这里。从那以后，我感到像背负着很重的担子。今天能够将钱交付给你，老僧这一生再没有什么牵挂的事了。明天你只要写个收条留下，便可以将钱取走。”李君悲喜交加。第二天早晨就带着钱回去了。回去后他买了住宅住了下来，很快变成了一个富户。

从那以后，他又考了三年，仍然没有考中，感到尘俗疲惫，不想再考下去了，这时他想：“考取功名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神仙兄的第二封信也可以打开了。”于是他又沐浴，在清晨把信拆开，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想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可以拆开第二封。可去西市马鞍具行旁边的酒楼坐坐。”看完后，他又赶到西市。到了就登上酒楼喝酒，听到楼下有人说：“叫他明天早晨就来这里，没有钱不行。”又一人说道：“原先考取进士是不要钱的。”李君惊奇地问旁边的人，旁边的客人说：“侍郎的公子做了笔买卖，给他一千贯钱，保证考中进士。昨天有个到约定时间没来的，今天要将他的名字勾

去。”李君问道：“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人说：“侍郎的公子现在就在楼上房间内。”李君说：“我是举子，也有钱，我能见一见这位公子吗？”那人说：“真是这样，有什么不可以。”于是带着他上楼，果然见到了侍郎的公子。见面后他们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交谈。李君问：“你是侍郎的公子吗？”公子说：“主考官是我的亲叔父。”于是他们当面说定，做了这笔交易，第二年，李君果然考中进士。

后来，李君做官一直做到殿中江陵副使，一天，他突然心口痛，一会儿工夫就昏迷过去好几次，病情危险、紧迫，情况很严重。

谓妻曰：“仙师第三封可以开矣。”妻遂灌洗，开视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处置家事。”更两日卒。出《逸史》。

马 举

淮南节度使马举讨庞勋，为诸道行营都虞候。遇大阵，有将在皂旗下，望之不入贼，使二骑斩之。骑回云：“大郎君也！”举曰：“但斩其慢将，岂顾吾子！”再遣斩之，传首阵上，不移时而败贼。后大军小衄，举落马，坠桥下而死。夜深复苏，见百余人至，云：“马仆射在此。”一人云：“仆射左胁一骨折。”又一人云：“速换之。”又曰：“无以换之。”又令取柳木换，遂换之。须臾便晓，所损乃痊，并无所苦。及镇扬州，检校左仆射。出《闻奇录》。

郑延济

宰相堂饭，常人多不敢食。郑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厅欲食次，其弟延济来，遂与之同食。延济手秉饔飧，餐及数口，碗自手中坠地。遂中风痹，一夕而卒。出《中朝故事》。

李 生

契贞先生李义范，住北邙山玄元观。咸通末，已数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门内，必改服歇辔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许人，年貌可五十余，与先生叙宗从之礼，揖诣其所居。

他对妻子说：“神仙兄的第三封信可以拆开了。”妻子立即洗澡洁身，然后拆开第三封信看，见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江陵副使忽然患心痛病，可以交代家事了。”过了两天李君就死了。出自《逸史》。

马 举

淮南节度使马举讨伐庞勋，被朝廷封为诸道行营都虞候。一天遇到一场大仗，有一名将官立马在对面的黑旗下面，看到他一直不向前进攻贼兵，马举命令两员骑兵去杀了他。那两员骑兵去了后又返了回来，对马举说：“那是大公子呀！”马举说：“只是叫你们斩杀慢将，哪管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又派他们去杀了进军不力的军官，然后将头颅在阵前传示，不多时就将贼兵打败了。后来大军遇到了小的挫折，马举落马，掉到桥下摔死了。半夜时又复活过来，看见来了一百多人，其中一个人说：“马仆射在这里。”又一人说：“马仆射左肋下断了一根肋骨。”另一人说：“快换了。”回答说：“没有可以替换的。”那人令取柳树枝换上，于是这些人给他换上了柳枝肋骨。一会儿天亮了，马举的伤已经痊愈了，并且丝毫不感到疼痛。等到他镇守扬州时，被朝廷加官检校左仆射。出自《闻奇录》。

郑延济

宰相的堂饭，一般人大多不敢跟着吃。郑延昌居相位，一天，在办公地点刚要吃中午饭，他的弟弟郑延济来了，于是便跟他一块吃饭。郑延济手拿着汤饼没吃几口，手中的碗从手中掉到地上。于是得了中风病，一晚上就死了。出自《中朝故事》。

李 生

道士李义范的道号叫契贞，住在北邙山的玄云观。唐懿宗咸通末年，每次进入洛阳城的徽安门内，都必须下马改换衣服，已经有许多年了。有个李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看相貌年龄大约在五十多岁，与李义范认定了本家的关系，请李义范到他的家里。

有学童十数辈，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贫窶，日不暇给。自此先生往来，多止其学中，异常款狎。

忽一夕，诣邛山，与先生为别。拥炉夜话，问其将何适也，生曰：“某此别辞世矣，非远适也。某受命于冥曹，主给一城内户口逐日所用水。今月限既毕，不可久住，后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于此山之下，所阙者顾送终之人。比少一千钱，托道兄贷之，故此相嘱，兼告别矣。”因曰：“人世用水，不过日用三五升，过此必有减福折算，切宜慎之。”问其身后生计，生曰：“妻聘执丧役夫姓王，某男后当为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间，且寄食观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阴骘品定。”言讫，及晓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

且五日矣，初霁，李生之妻与数辈诣先生，云：“李生谢世，今早葬于山下，欠一千钱，云尝托先生助之，故来取耳。仍将男寄先生院。”后江南僧行成果至，宿于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承有约，当教以事业，度之为僧。”二岁余，行成复至，已为僧矣，诵《法华经》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经授之，经年不能记一纸。人之定分，信有之焉。出《录异记》。

他那里有十多个年幼的学生，李生自己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所住的房子非常简陋，事情多，时间不够用。从此李义范经常来做客，大多数待在他开的学堂里，关系处得非常融洽。

忽然一天晚上，李生来到邛山，与李义范告别。夜里围坐在炉子旁边聊天，李义范问李生要去什么地方，李生说：“我这次告别是离开人间，并不是出远门。我受命于阴曹地府，负责供应城里每户人家每天所用水。这个月任期就满了，不能久住人间，三天后就会死了。五日，妻儿将我葬在这座山下。所缺的只是送终的人。到时少一千钱，拜托道兄借给她们，所以来嘱咐你，顺便来告别。”又说：“人间用水，一天使用不应超过三五升，超过了必然减福折寿，一定要注意。”李义范又问他死以后，家里的生活怎么办，李生说：“妻子再嫁的人家是执丧役夫，姓王，儿子长大以后会出家为僧。然而他的师傅在江南，两年后才能来到这里，名字叫行成。行成没来的这段时间，

暂且寄居在观里。”李义范说：“便叫他学道可以吗？”李生说：“他是当和尚的材料，不可学道。这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这都是阴间安排的。”说完，等到早上告辞走了。从这天起，李义范被风雪所阻挡，没有去洛阳城。

雪下了将近五日刚放晴，李生的妻子和几个学生来找李义范说：“李生辞世，今天早晨葬在山下，他生前欠了一千文钱，说是曾经拜托先生帮助偿还，所以前来取钱。然后将儿子寄养在先生的道观里。”后来江南的和尚行成果然来了，同李义范住在一起，李义范便将李生的儿子托付给他，行成很高兴地带着他走了，说：“既然承他父亲生前的约定，我一定教他学习经文佛法，剃度他为僧人。”两年以后，行成又来了，李生的儿子已经成为一名和尚，诵《法华经》非常精通熟练。当初李义范教他道家经文时，一年也记不住一页。人是有定数的，确实这样。出自《录异记》。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数十三

成 汭 杨 蔚 欧阳澥 伊 璠 顾彦朗
李 甲 房知温 窦梦徵 许 生 杨鼎夫
牛希济 阴君文字 贫 妇 支 戡

成 汭

唐天祐中，淮师围武昌，杜洪中令乞师于梁王。梁与荆方睦，乃讽成中令汭帅兵援之。汭欲往亲征，乃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宇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余华壮，即可知也。饰非拒谏，断自其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辞。唯孔目吏杨厚赞成之。舟次破军山下，为吴师纵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兵士溃散。先是改名曰“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岂前兆乎？湖南及朗州军入江陵，俘载军民、职掌伎巧、僧道伶官并归长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说，前定矣。出《北梦琐言》。

成 汭

唐朝天祐年间，淮师围困武昌，杜洪中令派人向梁王借兵。梁王和荆州方面的关系正和睦着，便示意让成汭中令率领军队去救援。成汭想要亲自出战，于是尽力造了一艘巨大的战船，三年才造完，起名叫做“和州载号”。船上列厅堂，设立各种官职和组织，实行类似于官署衙门里那样的建制。又有“船高与山齐，船大截断海”之名。其余部分的华丽和壮观也可想而知了。成汭掩饰错误，拒绝劝告，都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幕僚由于惧怕成汭的威严和独断专行，也只能唯唯诺诺，不敢提一句意见。只有孔目吏杨厚表示赞成修造大船。大船出征驶到破军山下，被吴师放火烧毁，成汭最后落入水里淹死，兵士溃散。先前成汭改名叫“汭”，“汭”字分开念是“水内”，死在水里，岂不是应了前兆吗？后来湖南和朗州的军队乘虚进入江陵，将抓到的士兵

百姓、江湖艺人、能工巧匠，甚至和尚、道士全都带回长沙，改名为“汭”以及“和州”的说法，真是事先确定的。出自《北梦琐言》。

杨 蔚

唐杨蔚使君典洋源。道者陈休复每到州，多止于紫极宫。弘农甚思一见，而颍川辄便他适。乃谓诸道士曰：“此度更来，便须申报。”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将拥旆而至，遂披揖。杨公曰：“向风久矣，幸获祇奉。敢以将来禄算为请，勿讶造次。”颍川呼人为卿，乃谓州牧曰：“卿三为刺史。”了更无言。杨不悻，以其曾典两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见任为终焉之所。迨后秩满无恙，不谕其言。无何又授此州，亦终考限。罢后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殁于是邦。即三为刺史之说，果在于此乎？杨公季弟玘，为愚话之。出《北梦琐言》。

欧阳澥

欧阳澥者，四门之孙也。薄善词赋，出入场中，近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则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意甚怜之。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病而卒。巨容因籍澥答书，呈于公，公览之恍然，因曰：“十年不见，灼然不错。”出《摭言》。

杨 蔚

唐朝刺史杨蔚主管洋源。道士陈休复每次到洋州，多住在紫极宫。杨蔚很想与他一见，而陈休复却又到别处去了。杨蔚对众道士说：“下次再来，就要告诉我。”一天陈休复又来了，道士们立即禀告给杨蔚。不一会儿，州将举着旗帜护着杨蔚来到观外，杨蔚和道士见面互相行礼问候。杨蔚说：“向往已久，有幸获得敬奉的机会。想请您将我以后还能当什么官为我算算，不要惊讶我的轻率。”陈休复呼

人为“卿”，对杨蔚说：“卿将任三次刺史。”其他的就没再说什么了。杨蔚不太高兴，因为他已经当了两个郡的刺史，现在加上洋州已经是第三次了。从此他常常认为现任洋州是他终老的地方。后来任期满，他也没有什么病，便不明白陈休复说的是什么意思。过了不久，朝廷又续任他为本州刺史，也完成了考核的期限。期满后又任命一次，连续三任，竟命终于此地。“任三次刺史”的说法，果真说的是这个吗？以上这些事情是杨蔚最小的弟弟杨玘告诉我的。出自《北梦琐言》。

欧阳澥

欧阳澥，是欧阳四门的孙子。稍长于辞赋，出入科举考场近二十年，仍未及第。善和的韦中令在官署中，欧阳澥拿着自己的文章登门求教。十余年，也没有见到韦中令一面，然而他不论韦家喜事丧事都上门请安送礼，从来不曾有缺漏。韦中令虽然没说什么，但心中对他很是怜悯惋惜。唐僖宗中和初年，韦中令跟随皇帝去西川，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当时欧阳澥寄居在汉南，韦宰相访到他的居处，写了一封信给襄阳帅刘巨容，让他推荐欧阳澥前去京城赶考。刘巨容收到信后非常高兴，用优厚的礼仪对待欧阳澥，首荐他之外，又资助他上千贯钱，并在官署中为他大设宴席。然后择日送他上路。可是没多久，一天晚上，他突然发作心脏病死了。刘巨容将欧阳澥写的感谢信送给韦宰相看，韦宰相看完，神伤地说：“十年没有见到我的面，这次也没赶考成，命运安排得明显不会有错。”出自《摭言》。

伊璠

黄巢污践宫阙，与安、朱之乱不侔。其间尤异，各为好事传记。轩裳农贾，挈妻孥潜迹而出者，不可胜记。至有积月陷寇，终日逃避，竟不睹贼锋者。独前泾阳令伊璠，为戎所得，屡脱命于刃下。其后血属相失，村服晦行，及蓝关，为猛兽搏而食之。患祸之来，其可苟免？出《唐阙史》。

顾彦朗

东川顾彦朗，以蔡叔向为副使，感微时之恩，惟为戎卒而尝加敬。其弟彦晖嗣袭，酷好洁净，尝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备给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轻薄。韦太尉昭度，收复蜀城，以彦晖为招讨副使。在军中，每旦率幕官同谒掌武，而蜀先主预焉，共轻忽之，虽昭度亦嫌其不恭。彦晖袭兄位，尔后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温术等毙焉。先是蔡叔向职居元寮，乃顾氏之心膂，与所辟朝士，优游樽俎，不相侔矣。小顾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生因其隙，宣言以间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尔得否？”由是叔向辞职闲居，王乃举军而伐之。

在蜀，有术士朱洽者，常谓人曰：“二顾虽位尊方镇，生无第宅，死无坟墓。”人莫谕之。或曰：“二顾自天德军小

伊 璠

黄巢攻入京城，踏脏了宫阙，与安禄山和朱泚的叛乱有所不同。特别是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尤其不一样，各被一些好事的人流传记录下来。当时的官员、手艺人、农民、商人，带着妻子儿女偷偷外逃的，多得没法计算。甚至有的人陷入贼兵好几个月，终日逃避，竟幸运得没有和贼兵正面遭遇。只有前泾阳县县令伊璠被贼兵抓获，却屡次在锋刃之下逃脱性命。后来他和家人走散，换上村民的衣服，偷偷逃出，走到蓝关，竟被猛兽捉住吃了。真是灾祸来了，怎么能够随意逃脱呢？出自《唐阙史》。

顾彦朗

东川的顾彦郎任蔡叔向为副使，是为了报答在未发达时蔡叔向对他的照顾之恩，虽然是戎卒，却常加以礼敬。后来顾彦郎的弟弟顾彦晖继承了他哥哥的官职，很爱洁净，总是嫌弃别人身上有臭味，他左右的人每天都洗澡薰香以准备他的使唤。他所任用的幕僚也大都是朝中贵族的子弟，轻薄腐化没什么真本领。太尉韦昭度带兵收复成都，任用顾彦晖为招讨副使。在行军作战中，顾彦晖每天早晨率领幕僚参拜太尉的时候，蜀先主王建在场，他们都对他很轻视。就连太尉韦昭

度也觉得他太狂妄。顾彦晖是世袭兄长得来的爵位，后来被蜀先主王建打败，亲手杀了他的全家，郎官温术等也都全部毙命。先前蔡叔向职居重臣，是顾家的亲信得力之人，和顾彦晖偏爱的那些贵族子弟的吃喝玩乐、不问军务不同。顾彦晖位置尊崇之后，嫌他掣肘碍事。蜀主王建知道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便放出话去，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散布流言说蔡叔向讲过：“不用蔡叔向，看他顾彦晖还能干成什么事？”结果逼迫得蔡叔向只好辞职回家闲居，蜀主王建乘机出兵攻打顾彦晖。

蜀郡，有个叫朱洽的江湖术士，曾经对人说：“顾彦郎和顾彦晖虽然官高位尊，镇守一方，但都活着没有房宅，死了没有坟墓。”人们都不能理解。他还说：“顾彦郎和顾彦晖从天德军中的小

将，际会立功，便除东川，弟兄迭据。大顾相薨，遗命焚骸，归葬丰州，会多事未果。至小顾狼狈之日，送终之礼又阙焉。”即朱氏言，于斯验矣。出《北梦琐言》。

李 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岁饥谨，徙家邢台西南山谷中。樵采鬻薪，以给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风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寝于庙宇之间，松柏之下。须臾有呵殿之音，自远而至。见旌旗闪闪，车马阗阗，或擐甲胄者，或执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笏者，揖让升阶，列坐于堂上者十数辈，方且命酒进食。欢语良久。

其东榻之长，即大明山神也。体貌魁梧，气岸高迈。其西榻之首，即黄泽之神也。其状疏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余即不知其名。坐谈论，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禀命玉皇，受符金阙。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数百里间，幸为人主，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岁有丰登之报，民无扎瘥之疾。我之所治，今兹若是。”其一曰：“清冷之域，泱泱之区，西聚大巔，东渐巨浸，连陂凑泽，千里而遥。余奉帝符，宅兹民庶，虽雷电之作由己也，风波之

起由己也，鼓怒驰骤，人罔能制予。予亦非其

将遇到机会立了战功，便得到了镇守东川的官职，兄弟二人交迭拥有。顾彦郎临死的时候，留下遗命，嘱咐将他火化，以使将来将他的骨灰带回家乡丰州安葬，但是因为当时事情太多没办成。等到顾彦晖死时更加狼狈，连送终的葬礼都没有了。朱洽所说的话，在这里全应验了。出自《北梦琐言》。

李 甲

唐昭宗天祐初年，有个叫李甲的，本是常山人。因为遇到了灾荒年景，将全家搬到邢台西南的山谷中居住。每天打柴卖柴，维持生活。有一次他夜间来到大明山下，正赶上风雨突至，便躲进神庙里面避雨。一直到半夜，雷雨才停止。李甲只好睡在庙里的松柏树下。过了一會兒，他忽然听到有官员出行时前呼后拥的喝道声，由远而近。随即又看见旌旗招展，听到车马行进的声音，来的人中有的身披武将的盔甲，有的拿着矛戟，有的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宽大的鞋子，还有的穿着官服，拿着象简，他们互相谦让着登上台阶，按顺序坐在堂上，大约有十多个人，坐下之后，才让人摆上了酒菜，端上饭食。他们笑谈畅饮了很久。

坐在东榻之首的是大明山神。他体貌魁梧，气宇飘逸。坐在西榻之首的是黄泽水神。他瘦小干枯，说话的声音清晰洪亮。他旁边坐的是漳河河伯。其余的就不知道是谁了。他们坐在一起谈论着阴间和人世的事。其中的一个说：“我接受玉皇大帝的旨意，在天宫里接受符命。管理太行山一侧到清河漳水岸边，方圆数百里，有幸做了此地的君主，但不敢贪图安乐，懒惰懈怠；不敢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不敢倚仗尊位，欺压下民。小心谨慎勤勤勉勉，顺承上帝，治理一方。所以年年有丰收的喜报，百姓安居乐业，没有瘟疫流行。我所治理的这个地方，如今就达到了这个程度。”另一人接着说：“我治理的地方清凉寒冷，区域辽阔，西靠大山，东临大海，湖泊连着沼泽，有千里之遥。我秉承上帝的符命，顺应当地的民心，尽管打雷闪电由我做主，刮风掀浪由我指挥，鼓荡怒号，驰骤汹涌，人是不能干涉我的行动

的。但我若不是

诏命，不敢有为也；非其时会，不敢沿溯也。正而御之，静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鱼鳖蕃焉，咸卤磊块而滋殖，萑蒲蓊郁而发生。上天降鉴，亦幸无横沴尔。”又一曰：“岑峯之地，岨嶸之都。分块圯之一隅，总飞驰之众类。熊黑虎豹，乌鹄雕鹗。动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职耳，何假乎备言。”座上僉曰：“唯唯。”

大明之神，忽扬目盱衡，咄嗟长叹而谓众宾曰：“诸公镇抚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陆，各有所长。然而天地运行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巨盗将兴，大难方作，虽群公之善理，其奈之何？”众咸问：“言何谓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窃闻众圣论将来之事，三十年间，兵戎大起。黄河之北，沧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余万人。当是时也，若非积善累仁，忠孝纯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华胥、遮毗二国，待兹人众，用实彼土焉。岂此生民寡祐，当其杀戮乎？”众皆嘖嘖相视曰：“非所知也。”食既毕，天亦将曙，诸客各登车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

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有若梦中所遇。既归，具以始末书而志之。言于邻里之贤者，自后三十余载，庄皇与梁朝对垒河岸，战阵相寻。及晋宋，戎虏乱华，干戈不息，被其涂炭者，何啻乎六十万焉！今详李生所说，殆天意乎？非人事乎？出《刘氏耳目记》。

奉了上天的命令，也不敢随意有所作为。不是季节应该变化的时候，我不敢违反常规随便安排。因势治理，安分坚守，致使这里的草木茂盛，鱼鳖繁衍，盐碱石块之地水土滋润，芦苇蒲草生长得郁郁葱葱。更加幸运的是上天派来巡视检查，也没有意外的灾害。”又一人说：“崇山峻岭之地，沟壑纵横之都。分浩莽无边的一角，管理飞禽走兽众类。熊黑虎豹，乌鹄雕鹗。我的一动一止顺性应时，不敢伤害万物。这本来是我的职责，不用我来一一陈述和表白，来应付上天的审查。”在座的人都点头说：“是是。”

这时大明山神忽然举目扬眉，咄嗟长叹，对众人说：“大家镇守一方，管理疆野，或是在湖泊，或是在陆地，各有所长。然而天地运行的法则，生灵厄运的来临，盗贼就要兴起，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

虽然大家善于治理，又能怎么办呢！”大家一齐问他：“您说什么呢？”大明山神说：“我昨天去朝拜帝所，偷偷听到了众位上仙在议论将来的事情，他们说以后三十年里，战乱爆发。黄河之北，沧海之右，当死伤人民六十余万人。到时候，如果不是积累仁义善行，忠孝两全的至诚君子，都不能幸免。再加上西北方向的华胥和遮毗两个国家，待用它们众多的人力，乘机填充那片领土。难道老百姓就无法保护，就应该遭受屠杀吗？”大家听了，都皱着眉头，互相看着说：“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大家吃喝完了，天也将要破晓，便各自登车而去。大明山神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

等到天亮以后，李甲神思恍惚，好像是在梦中所遇。回到家里以后，他将遇到的事情经过记录下来。并告诉了邻居中有知识、有威望的人，从这以后三十多年，庄皇与梁朝两军相持在黄河岸边，战争不断。等到后晋和宋，西边的戎虏侵犯中原，刀兵四起，干戈不息，百姓涂炭，遭战争杀害的何止六十万人！今天详察李甲所记录下来的事情，想问一问，这是上天的意思吗？没有人为的因素吗？出自《刘氏耳目记》。

房知温

故青帅房公知温，少年与外弟徐裯为盗于兖郛之境，昼则匿于古墓。一夕遇雨未出间，二鬼至。一鬼曰：“此有节度上主，宜缓之。”与外弟俱闻之。二人相问曰：“适闻外面语否？”徐曰：“然。”房曰：“吾与汝未知孰是，来宵汝当宿于他所，吾独在此以验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复曰：“昨夜贵人尚在矣。”房闻之喜。后果节制数镇，官至太师、中书令、东平王。则知《晋书》说魏阳元闻鬼以三公呼之，为不谬矣。出《玉堂闲话》。

窦梦徵

朱梁翰林窦学士梦徵，以文学称于世。时两浙钱尚父有元帅之命。窦以钱公无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泽，不称是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窦谪掾于东州。及失意被谴，尝郁郁不乐。曾梦有人

谓曰：“君无自苦，不久当复故职，然将来慎勿为丞相。苟有是命，当万计避之。”其后窦复居禁职。有顷，迁工部侍郎。窦忽忆梦中所言，深恶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逊避，未几果卒。出《玉堂闲话》。

许 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门客许生，暴卒，随使者入冥。经历之处，皆如郡城。忽见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

房知温

原青州节度使房知温，年轻的时候和表弟徐裯在兖州和郛城一带当盗贼，白天就藏身在古墓里面。一天晚上下雨，他们没有出去，有两个鬼来了。一个鬼说：“这有节度使大人，我们应该等一会儿。”房知温和他的表弟都听到了。他们互相问对方说：“刚才外面说的话你听到了吗？”徐裯说：“听到了。”房知温说：“我和你不知道谁是节度使，明天晚上你到别的地方去睡，我自己在这里验证一下。”等到第二天晚上，两个鬼又来了。一个鬼又说：“昨天晚上的贵人还在。”房知温听了很高兴。后来他果然当官管理许多地方，最后当上了太师兼中书令，封东平王。由此可知《晋书》上所说的魏阳元听到鬼称他为三公的记载，是不错的。出自《玉堂闲话》。

窦梦徵

后梁翰林学士窦梦徵，以很高的文学修养而著称于世。当时朝廷将授予两浙的钱尚父为元帅。窦梦徵认为钱尚父没为朝廷立下什么功劳，却独自镇守一方，坐享朝廷丰厚的恩泽，很不称职，便在上朝的时候手捧奏章哭着对此事加以评论。第二天，窦梦徵被贬官到东州。从他遭谴责被贬官开始，心中一直郁郁不乐。有一天他梦到一个人对他说：“你不要自寻苦恼，不久就会官复原职，但是将来注意不要当丞相。如果皇帝想任命你为丞相，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推辞。”后来窦梦徵果然官复原职。不久又升任工部侍郎。窦梦徵忽然想起梦中那人所说的话，所以非常厌恶这个官职，可是已经接受了任命，没有办

法退避，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死了。出自《玉堂闲话》。

许 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个门下食客许生突然死去，跟随着阴间派来的使者进了冥府。经过的地方和人间的郡城一样。许生忽然看到地上堆着上千石粟米，中间插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金

吾将军朱仁忠食禄。”生极讶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误追之矣。”谓生曰：“汝可止此，吾将白于阴君。然慎勿窥吾簿。”吏既出，生潜目架上有签牌曰：“人间食料簿。”生潜忆主人朱仁忠不食酱，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晓其文。

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责之。生恐惧谢过，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酱，是敢窃食簿验之。愿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于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还。其径路微细，随使者而行。

忽见一妇女，形容颀颀，衣服褴褛，抱一孩子，拜于道傍。谓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顷年因产而死，竟未得受生。饥寒尤甚，希君济以资缗数千贯。”生以无钱辞之。妇曰：“所求者楮货也。君还魂后，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忏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国寺。将逾其阕，为使者所推，踣地而寤。

仁忠既悲喜，问其冥间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将军。”言其牌粟之事，又话见君亡妻，言其形实无差。后与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后，忽觉酱香，今嗜之颇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验也。”自尔朱写经毕，许生燔纸数千，其妇于寐中辞谢而去。朱果为金吾将军。显晦之事，不差毫厘矣。出《玉堂闲话》。

吾将军朱仁忠享受的俸禄。”许生非常惊讶。等来到官署，使者将他领到一间公堂之上。主事官吏按着簿册说：“这个人抓错了。”又对许生说：“你可以待在这里，我去跟阴君说明情况。但是你要注意，不要翻看我的簿册。”官吏出去后，许生抬头看架上有一个签牌写着：“人间食物簿。”许生想起主人朱仁忠不吃酱，想到可以知道原

因，便将那本簿册拿下来翻阅，但是看不懂上面的大多数文字。

一会儿，主管官吏回来了，发现许生已经偷看簿册，非常生气，瞪着眼睛责备他。许生恐惧，为自己的过错道歉，对官吏说：“我平生受到朱仁忠的恩惠，知道他天生不吃酱，所以斗胆偷看食簿加以验证。请你原谅我的罪过。”官吏的怒气消了一点，拿过食簿，在朱仁忠的名字下批注：“加大豆三合。”然后令先前那个使者带着朱仁忠放还回去。他们走的小路很窄，许生跟着使者前行。

忽然遇到一个妇女，面容憔悴，衣衫褴褛，还抱着一个孩子，在道旁对他们行礼。对许生说：“我是朱仁忠死去的妻子，那年因为难产而死，竟没有能投生。现在饥寒得很厉害，希望你能资助我几千贯钱。”许生以没钱为理由，没答应她的要求。妇女说：“我所要的是纸钱。你还魂后，只要将纸钱焚烧就可以送来了。另外还希望告诉朱仁忠，让他为我抄写部《金光明经》表示忏悔，可为我求得一条超生的路。”他们继续往前走，直接来到相国寺。许生刚要跨过门槛，被使者在后面一推，他跌倒在地上就醒了。

朱仁忠又悲又喜，询问他阴间的事情。许生说：“您不久一定能当金吾将军。”又将看到他的俸禄牌的事说了，又说见到了他死去的妻子，所说的形貌与实际一点不差。后来和朱仁忠一起吃饭，朱仁忠说：“自从你死以后，我忽然觉得吃酱很香，现在很喜欢吃他，这就是批注‘加大豆三合’的验证吧。”从朱仁忠写完《金光明经》，许生烧了几千贯纸钱，朱仁忠的妻子在梦中感谢告辞而去。后来朱仁忠果然当上了金吾将军。阴间所得到的预示，同事物的真实情况分毫不差。出自《玉堂闲话》。

杨鼎夫

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顷岁，会游青城山，过皂江，同舟者约五十余人。至于中流，遇暴风漂荡，其船抵巨石，倾覆于洪涛间。同济之流，尽沉没底，独鼎夫似有物扶助。既达岸，亦困顿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盐里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谢，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诗以记。后归成都，话与知己，终莫

究盐里人之义。

后为权臣安思谦幕吏，判榷盐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则，以属分料盐百余斤裹束，将上蜀郊营葬。至是“盐里”之词方验。鼎夫旧记诗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羞记雀衔环。”出《北梦琐言》。

牛希济

蜀御史中丞牛希济，文学繁赡，超于时辈。白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或梦一人介金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禄。”觉而异之。旋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季父也。仍以气直嗜酒，为季父所责。旅寄巴南，旋聆开国，不预劝进。又以时辈所排，十年不调。为先主所知，召对，除起居郎，累加至宪长。是知向者之梦，何其神也。出《北梦琐言》。

杨鼎夫

进士杨鼎夫善于吟诗作词，为时人所称赞。过去，他与别人一同去青城山游玩，一同横渡皂江，同船的约五十多人。船到江心，突然遇到大风漂荡，撞到巨石上，在洪涛巨浪里翻了。同船上的人都沉到江底淹死了，唯独杨鼎夫似乎有什么东西托着他。送到岸边，这时他也没有力气了。突然来了个老人，用手杖将他拉到岸上来，并且笑着对他说：“你应该是盐里的人，本来就不是水中的东西。”杨鼎夫上岸后没来得及致谢，很快失去了老人的踪影。他作了首诗记录这件事。回到成都后，他将这段经历告诉知心朋友，但始终不明白“盐里人”的意思。

后来他当上了权臣安思谦的幕府小吏，管理榷盐院事务，突然得病死了。天热有味，儿子杨文则用他所料理的粗盐一百多斤将他裹束起来，运到蜀城的郊外埋葬。到这时，“盐里人”一词才得以验证。杨鼎夫当时作的诗是：“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

深恩无以报，令人羞记雀衔环。”出自《北梦琐言》。

牛希济

蜀国的御史中丞牛希济，文章写得很好，远远超过了同时的人。他自己说：“早几年我还在学院里学习，考文章诗词我可以轻易地通过。”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披着金甲的人对他说：“郎君您命中没有考取功名的运气，到四十五岁以上才能当官。”他醒了以后感到非常奇怪。随后他便遇上了战乱，流落寄居到蜀郡，投靠小叔父家里。又因为使气好饮酒，被叔父斥责。不久他又旅居到巴南，正碰上开邦立国，他未参加劝勉进取，又被同辈所排挤，十年的时间没有得到升迁。被先主王建知道了，将他找来问对，任命为起居郎，累加官至宪长。这时候他才知道，当时做的梦是多么的灵验。出自《北梦琐言》。

阴君文字

顷岁有一士人，尝于寝寐间若被官司追摄，因随使者而去。行经一城，云是镇州，其间人物稀少。又经一城，云是幽州，其间人物众广。士人乃询使者曰：“镇州萧疏，幽州繁盛，何其异乎？”使者曰：“镇州虽然少人，不日亦当似幽州矣。”有顷至一处，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见士人至前，即曰：“误追此人来，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阴司，乃前启阴官曰：“某虽蒙放还，愿知平生官爵所至。”阴官命取纸一幅，以笔墨画纸，作九个围子。别取青笔，于第一个围子中，点一点而与之。士人置诸怀袖，拜谢而退。

及寤，其阴君所赐文字，则宛然在怀袖间，士人收藏甚秘。其后镇州兵士，相继杀伤甚众，故知阴间镇州，即日人众，当不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录事参军，褫缕而卒。阴官画九围子者，乃九州也，冀州为九州之第一，故点之；其点青者，言士人只止于录事参军，绿袍也。出《玉堂闲话》。

贫 妇

谚云：“一饮一啄，系之于分。”斯言虽小，亦不徒然。常见前张宾客澄言，顷任镇州判官日，部内有一民家妇，贫且老，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穷贱，形体袒露，遗一单衣。其妇得之，披展之际，而未及体，若有人自后掣之者，举手已不知衣所在。此盖为鬼所夺也。出《玉堂闲话》。

阴君文字

过去有个男子，曾经在睡觉做梦的时候被官司追捕，便尾随使者而去。经过一座城池，官差说是镇州，城里人物稀少。又经过一座城池，说是幽州，城里人物众多热闹。男子于是问使者说：“镇州萧条稀疏，而幽州繁盛，为什么相差悬殊呢？”使者说：“镇州虽然人少，但不久也会像幽州一样。”一会儿，到了一个地方，有点像官府。里面有个大官，看到男子走过来，大官就说：“这个人是抓错的，应该立刻放回去。”男子知道这是阴间，便走上前去向大官请求说：“我虽然被放回去，但是还希望知道一生能做到什么官。”大官叫人拿来一张纸，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九个圆圈。又拿起一支绿笔，在第一个圆圈里点了一笔，然后把它交给男子。男子小心地放在袖中，拜谢后退了出去。

男子睡醒后，阴间大官赐给他的纸张文字，还真切地放在袖子里，他小心秘密地收藏了起来。后来镇州军队相继残杀，伤亡很多，这才知道了阴间官差所说阴间镇州不久人多的话，当是不错的了。后来男子当上了冀州录事参军，最后在贫困中死去。阴间大官所画的九个圆圈，就是指九州，冀州是九州第一州，所以加点；点是绿色的，是说男子最终只能做到录事参军，穿绿色袍子。出自《玉堂闲话》。

贫 妇

民间谚语说：“人们的饮食日常，都是命运所注定的。”话虽然轻微，但也不是白说的。曾经听从前的客人张澄说过，他前几年任镇州判官的时候，街上一个民妇，又穷又老，一辈子没曾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有的人哀怜她太穷了，破衣服露出了身体，便给她一件单衣

服。那妇人得到衣服，正往身上披时，衣服还没等碰到身体，好像有人从后面拽衣服，举手之间衣服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这大概是鬼给夺去了。出自《玉堂闲话》。

支 戡

江左有支戡者，余干人，世为小吏，至戡，独好学为文，窃自称秀才。会正月望夜，时俗取饭簋，衣之衣服，插箸为嘴，使画盘粉以卜。戡见家人为之，即戏祝曰：“请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画粉宛成“司空”字。又戡尝梦至地府，尽阅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余。”他人籍不可记，唯记其友人郑元枢云：“贫贱无官，年四十八。”元枢后居浙西，廉使徐知谏宾礼之，将荐于执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实年四十八。戡后为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恒以此事话于亲友，竟卒于任，年五十一。出《稽神录》。

支 戡

江左有个余干人叫支戡，世代都是当小吏的，到他，他独独喜欢学做文章，私下里自称为秀才。每当正月十五晚上，当地的风俗是取一个簸箕，盖一件衣服，上面插一根筷子作嘴，使筷子在簸箕里的面粉上勾画来占卜预测。支戡见家里人都在忙着占卜自己的吉凶，他也走过去开玩笑地祷告说：“请占卜支秀才将来能当什么官？”只见筷子在面粉上写了两个字，好像是“司空”。支戡还曾经做梦到阴曹地府，将花名册都翻遍了，看到自己的那一页上写着：“官到司空，寿命五十多。”别人的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朋友郑元枢是：“贫贱不能当官，寿命四十八。”郑元枢后来搬迁到浙西，廉使徐知谏以宾客之礼待他，推荐他给执政，请示的公文已经发出好几天了，他忽然得病死了，死时实年四十八岁。支戡后来做了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他常把这些事说给亲戚朋友听，最后他死在任上，死的时候五十一岁。出自《稽神录》。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数十四婚姻

定婚店 崔元综 卢承业女 琴台子 武 殷

卢 生 郑还古

定婚店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不成。贞观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为议者，来旦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

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覩之，不识其字。固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字书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得见？”固曰：“然则何书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主人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则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牍耳。”固喜曰：“固少孤，尝愿早娶，以广后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

定婚店

杜陵的韦固，从小失去父亲，想要早点结婚，但是多方求亲都没有成功。唐太宗贞观二年，他要去游历清河，中途住在宋城南面的旅店。旅客中有个人为他提亲，女方是前清河司马潘昉的女儿，并约定第二天清早在店西的龙兴寺门前同潘家的人见面。韦固求亲急切，第二天很早就赶去了。

到了庙门前，月亮还在天上斜斜地挂着，他看见有个老人倚着一个口袋，坐在台阶上，借着月光看书。韦固在旁边偷看，却不认识书上的字。便问老人说：“老先生看的是什么书啊？我从小苦学，没有不认识的字书。就是西国的梵文，我也能看懂。只是这本书上的字从

来没见过，这是怎么回事？”老人笑着说：“这不是人间的书，你怎么会见过？”韦固又问：“那么那是什么书啊？”老人说：“阴间的书。”韦固问：“阴间的人，怎么到了这里？”老人说：“你来得太早，不是我应该来。凡是阴间的官吏都管阳间的事，管理人间的事，怎么能不在人间行走呢？现在行在路途上的，人鬼各占一半，是你自己不能分辨出来。”韦固问：“那么您管什么事啊？”老人说：“天下所有人的婚姻大事。”韦固心中暗喜，说：“我从小失去父亲，常想早一点结婚，以便多生儿女，传宗接代。这十多年来，我多方求亲，竟不能如愿。

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妇之足，及其坐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家姬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之来，卖菜于是。能随我行，当示君。”

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姬，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大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肆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求婚，终不遂。

又十四年，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狱。以为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贴一花钿，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岁余，固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

今天有人约我到这里来，给我撮合潘司马的女儿，这件婚事能够成功吗？”老人回答：“不能成功，你的媳妇刚刚三岁。等到十七岁才能进你们家的门。”韦固问口袋里装的什么东西，老人回答：“红绳子啊！用来系夫妻二人脚的。等到冥间为他们定下了婚姻，我就偷偷地把红

绳系在他们的脚上。不管这两家是仇敌，还是贵贱相差悬殊，或者是相隔千山万水为官，吴楚异乡，只要这条红绳一系，最终也逃不掉了。你的脚已经和她的脚系在一起了，你再找别的人有什么好处呢？”韦固问：“我的媳妇在哪？她们家是做什么的？”老人回答：“旅店北面卖菜那个老太太家的女孩。”韦固问：“能去看一看吗？”老人说：“陈老太太经常抱着她在那卖菜。你跟着我走，我指给你看。”

等到天亮了，韦固等的人没有来，老人卷起书、背着口袋就走，韦固跟着老人来到菜市场，看见一个盲了一只眼的老太太，抱着一个三岁的女孩，女孩看起来非常肮脏丑陋。老人指着女孩对韦固说：“那就是你的妻子。”韦固生气地问：“我杀了她行不行？”老人说：“这女孩命中注定享大富贵，还要跟着你享福呢，怎么杀得了呢？”说完老人就不见了。韦固回去后磨了一把小刀，交给仆人说：“你历来很能办事，如果能为我杀了那个女孩，我给你一万钱。”仆人说：“好。”第二天，仆入将刀藏到袖子里来到菜市场，趁着人多混乱的时候，刺了女孩一刀就跑。整个市场大乱，仆入逃脱掉了。韦固问仆入：“刺没刺中？”仆人说：“一开始我想刺她的心脏，可是没刺准，不幸才刺到了眉间。”韦固以后求婚，一直没有成功。

又过了十四年，韦固靠父亲的老关系，到相州做参军，刺史王泰让他代理司户掾，专门负责审讯囚犯。王泰因为他能干，便将女儿许配给他。新妇大约十六七岁，容貌美丽，韦固非常称心满意。但是他发现妻子的眉间总是贴着一花钿，即使沐浴闲处未曾暂时摘掉。过了一年多，他逼问妻子，妻子流泪说：“我是郡守的侄女，不是他的女儿。过去我父亲曾任宋城县令，死在任上。当时我还在襁褓中，母亲和哥哥也相继死了。家里唯一的宅院在城南，乳母陈氏带着我居住，靠近旅店，每天卖菜度日。陈氏可怜

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间，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后生男鲲，为雁门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阴鹭之定，不可变也。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出《续幽怪录》。

崔元综

崔元综任益州参军日，欲娶妇，吉日已定。忽假寐，见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妇，君妇今日始生。”乃梦中相随，向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街道北有一家，入宅内东行屋下，正见一妇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妇。”崔公惊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以后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韦陟堂妹，年始十九。虽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于履信坊韦家宅上成亲，果在东行屋下居住。寻勘岁月，正是所梦之日，其妻适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韦夫人与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贵禄也。出《定命录》。

卢承业女

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有兄子，将笄而嫁之，谓弟尚书左丞承业曰：“吾为此女择得一婿，乃曰裴居道。其相

我太小，不忍心总把我带在身边。三岁时，陈氏抱着我走在菜市场里，被一个狂徒用刀刺中眉心，留下了伤疤。刀痕还在，所以用纸花盖上。七八年前，叔叔来到卢龙办事，我便跟在叔叔旁边了，并以他女儿的名义嫁给你。”韦固问：“陈氏是不是盲了一只眼？”妻子说：“对，你怎么知道的？”韦固说：“刺你的人就是我派去的。”这真是一件奇事！韦固便将事情的经过都跟妻子说了，从此夫妻更加互敬互爱。后来生了个男孩叫韦鲲，当了雁门太宗，母亲被封为太原郡太夫人。才知道命中注定的事，是不会因人力而改变的。宋城县官听说了这件事，为那家旅店题名为“定婚店”。出自《续幽怪录》。

崔元综

崔元综任益州参军期间，想要娶妇，好日子已经定了下来。忽然打了个盹儿，梦见有个人对他说：“这家的女子不是你的媳妇，你的媳妇今天才出生。”他便在梦中跟着这个人来到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街道北的一户人家，进到宅子在东边的屋子里，正好看到一个妇人生下了一个女儿，领他来的那个人对他说：“这才是你的媳妇。”崔元综从

梦中惊醒，但他根本就不相信梦中的事。不一会儿传来消息，他议定要娶的那个女子突然死了。从这以后他做官一直做到四品官，年纪五十八岁了，才同侍郎韦陟的堂妹结婚，新娘子才十九岁。虽然觉得崔元综的年龄大了一些，但还是嫁给了他。婚礼是在履信坊韦家宅院举办的，新娘子果然住在东边的屋子里。推算日子，正是崔元综做梦的那一天，他的妻子才刚刚出生。崔元综后来官至三品，活到九十岁。韦夫人与他白头偕老，共同生活四十年，享尽了他的富贵俸禄。出自《定命录》。

卢承业女

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他哥哥有个女儿，快成年了，想嫁出去，对弟弟尚书左丞卢承业说：“我为此女找了女婿，叫裴居道。面相位极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业曰：“不知此女相命，终他富贵否？”因呼其侄女出，兄弟熟视之。承业又曰：“裴即位至郎官，其女即合丧逝，纵后遭事，不相及也。”卒嫁与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后居道竟拜中书令，被诛籍没，久而方雪。出《定命录》。

琴台子

赵郡李希仲，天宝初，宰偃师。有女曰闲仪，生九岁。嬉戏于廨署之花栏内，忽有人遽招闲仪曰：“鄙有恳诚，愿托贤淑，幸毕词，勿甚惊骇。”乃曰：“鄙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台子，鄙尤钟念。生六十日，鄙则谢去。夫人当为崔之继室，敢以念子为托，实仁愍之。”因悲恸怨咽，俄失所在。闲仪亦沉迷无所觉知矣。家人善养之，旬日无恙。希仲秩满，因家洛京。

天宝末，幽蓟起戎，希仲则挈家东迈，以避兵乱。行至临淮，谒县尹崔祈。既相见，情款依然。各叙祖姻，崔乃内外三从之昆仲也。时崔丧妻半岁，中馈无主，幼稚零丁，因求娶于希仲。希仲家贫时危，方为远适，女况成立，遂许成亲。女既有归，将谋南度。偃师故事，初不省记。一日，忽闻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询问，乃闲仪

耳。希仲遇自询问，则出一女孩曰：“此花栏所谓琴台子者也。”因是

上能当丞相，然而担心他后来遭厄运破产，不能嫁给他。”卢承业说：“不知道这个姑娘的面相能否同他享受富贵到底吗？”于是将侄女叫出来，兄弟二人仔细端详了一番。卢承业又说：“裴居道当上郎官，这个姑娘就会死了，纵然裴居道以后运气逆转出事，也和侄女没有关系了。”于是他们将侄女嫁给了裴居道。裴居道官做到郎官时，妻子果然死了。后来裴居道又当上中书令，被诛杀抄家，很长时间才平反昭雪。出自《定命录》。

琴台子

赵郡的李希仲在唐玄宗天宝初年当上了偃师县令。他有个女儿叫闲仪，刚刚九岁。一天，闲仪在官署的花栏里玩耍，忽然有个人急切地招呼她，对她说：“我有一个诚恳的请求，想要托付给你一件事，希望你能让我把话说完，你听了我说的话不要太惊慌害怕。”然后又说：“我是崔家的媳妇，生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有个男孩名叫琴台子，我尤其挂念。他刚生下来六十天，我就死了。你以后会成为崔家的续弦，我冒昧地把孩子托付给你，请你以仁义慈悯的心肠好好对待他们。”说完悲伤地哽咽着，一转身就消失了。闲仪也陷入昏迷，没了知觉。家里人妥善地照顾她，十天以后就好了。李希仲任期满了之后，将家搬到洛京。

天宝末年，幽州和蓟州兴起战事，李希仲带领全家往东迁移，以躲避战乱。走到临淮，拜见县尹崔祈。见面后，情谊依旧。各自叙述自己的祖上姻亲，知道了崔祈还是李希仲的内外三从的兄弟辈。此时崔祈丧妻才半年，没有妻室在家料理饮食家务，孩子年幼无人照顾，崔祈便恳求李希仲将女儿嫁给他。李希仲正赶上家贫、时运危险，全家正要远行，女儿已经长大，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女儿有了归宿之后，他们一家谋划继续往南走。闲仪幼时在偃师所遇到的事情，一开始已经毫无记忆了。有一天忽然听到崔祈的中堂里有人悲痛地大哭，就派人过去询问，原来闲仪在哭。李希仲赶忙过去询问女儿，闲仪领

出来一个一岁的男孩说：“这就是当年花栏中我遇到的那个人所说的琴台子。”从这以后，

倍加抚育，名之灵遇。及长，官至陈郡太守。出《续玄怪录》。

武 殷

武殷者，邺郡人也。尝欲娶同郡郑氏，则殷从母之女。姿色绝世，雅有令德，殷甚悦慕，女意亦愿从之。因求为婿，有诚约矣。无何，迫于知己所荐，将举进士，期以三年，从母许之。

至洛阳，闻勾龙生善相人，兼好饮酒，时特造焉。生极喜，与之竟夕。因为殷曰：“子之禄与寿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虑，未暇于此，请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与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约有所娶，何言无兆？”生笑曰：“君之娶郑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当娶韦氏，后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时当官，未逾年而韦氏卒。”殷异其言，固问郑氏之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将嫁之夕，君其梦之。”

既二年，殷下第，有内黄人郭绍，家富于财，闻郑氏美，纳赂以求其婚。郑氏之母聚族谋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愿见有所适。今有郭绍者求娶，吾欲许之，何如？”诸子曰：“唯命。”郑氏闻之泣恚，将断发为尼者数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将不救。时殷在京师，其夕梦

闲仪对琴台子倍加爱护，为他起了个名字叫“灵遇”。灵遇长大以后，做了陈郡太守。出自《续玄怪录》。

武 殷

武殷，是邺郡人。曾想要娶同郡的郑氏做妻子，郑氏是他姨母的女儿。长得异常美丽，并且有美好的品德，武殷对她非常爱慕，她也愿意嫁给武殷。武殷便向她求婚，两家订了婚约。不久，由于知心朋

友的推荐，武殷准备考取进士的功名，约定以三年为期，姨母同意了。

武殷来到洛阳，听说勾龙生擅长给人看相算命，并喜欢喝酒，便带了好酒专门去拜访。勾龙生非常高兴，与他谈了整个晚上。趁机对他说：“你的禄位和寿命都很好，然而结婚很晚，快到七十岁的时候有一点小的灾难。”武殷说：“我现在考虑的不是那么远的事情，请你说一说近期的事。”勾龙生说：“你要知道近期的事，莫非是指功名和婚姻吗？”武殷说：“对。”勾龙生说：“从现在起三年之内，你必然取得功名；但如果说婚姻，却一点也没有先兆。”武殷说：“我有婚约，怎么能说没有先兆？”勾龙生笑着说：“你要娶的是郑氏吗？”武殷说：“对。”勾龙生说：“她不是你的妻子。你应该娶韦氏，两年后她才出生，出生以后十七年你才能娶她。那时你做官，娶韦氏不到一年她就会死去。”武殷对勾龙生的话感到惊异，坚持问郑氏的丈夫是谁。勾龙生说：“就是你们同郡的郭子元，郭子元结婚五年就会死去。郑氏将要嫁给他的那个晚上，你会梦到她。”

两年后，武殷落第，有个内黄人叫郭绍，家里非常有钱，听说郑氏长得美丽，便送财物到她家求婚。郑氏的母亲召集家里人商量说：“女儿已经成年，武殷还没有功名。我老了，但又想看到女儿嫁人。现在有个叫郭绍的前来求婚，我打算将女儿嫁给他，怎么样？”大家说：“就按您的意思办。”郑氏知道以后非常气愤，整天哭泣，几次想要断发去当尼姑。她在出嫁的那天晚上，忽然得病昏迷过去，似乎无法救治了。这时武殷正在京城，这天晚上他梦到

一女，呜咽流涕，似有所诉。视之即郑氏也，乃惊问。久之言曰：“某尝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许事君矣。今不幸为尊长所逼，将适他氏。没身之叹，知复何言！”言讫，相对而泣。因惊觉悲惋，且异其事。乃发使验之，则果适人。问其姓氏，则郭绍也。殷数日，思勾龙生言颇验，然疑其名之异耳。及肃宗在储名绍，遂改为子元也。

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后十余年，历位清显，每求娶，辄不应。后自尚书郎谪官韶阳，郡守韦安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龙生之言，恳辞不免，娶数月而韦氏亡矣。其后皆验，如勾龙生之言尔。

出《前定录》。

卢 生

弘农令之女既笄，适卢生。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李氏之母问曰：“小女今夕适人，卢郎常来，巫当屡见，其人官禄厚薄？”巫者曰：“所言卢郎，非长髯者乎？”曰：“然。”“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无须也。”夫人惊曰：“吾之女今夕适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适人，又何以云非卢郎乎？”曰：“不知其由，则卢终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卢纳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

及卢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佩约花，一个女子呜咽哭泣似乎要对他说什么。他一看是郑氏，吃惊地问她有什么事。过了一段时间，郑氏说：“我曾爱慕公子的品德，也知道公子对我的情义，并且曾与公子订下婚约。可是现在不幸被长辈逼迫，就要嫁给别人了。终身的遗憾，无法表达！”说完，二人相对而泣。武殷惊醒以后非常悲伤，又感到这事很奇怪。便派人回去验证，郑氏果然已经嫁人。武殷问郑氏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郭绍。几天，武殷想起勾龙生的话，觉得他说得很准，可是又觉得郑氏丈夫的名字和勾龙生说的不一样。等到肃宗当上太子，名字也是一个“绍”字，郭绍只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子元”。

武殷第二年考中进士。又过了两年，郭子元死了。以后的十多年里，武殷做到清要的官位，但多次想要结婚，都没有成功。后来他从尚书郎被贬官到韶阳，郡守韦安贞坚持要将女儿嫁给他。他想起勾龙生的话，恳切地想要推辞，但没能推辞掉，结婚几个月以后，妻子韦氏就死了。以后发生的事都准确地验证了勾龙生所说的话。出自《前定录》。

卢 生

弘农县令的女儿行笄礼后，嫁给了卢生。占卜吉日的那天，来了一个女巫。李氏母亲问女巫说：“我女儿今晚嫁人，女婿卢生常来，

你应当见过多次，他的官禄是薄还是厚？”女巫说：“你说的卢生，是不是长着长胡子？”李氏回答说：“对。”女巫说：“可是他不是夫人的女婿。夫人的女婿，中等身材，面孔白皙，并且没有胡子。”李氏的母亲吃惊地说：“我女儿今晚嫁人，能办成吗？”女巫说：“能够办成。”李氏的母亲说：“既然今天嫁人，怎么又说女婿不是卢生呢？”女巫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卢生终究不是夫人的女婿。”一会儿，卢生来送求亲的聘礼，李氏的母亲生气地将卢生指给女巫看。女巫说：“事情就发生在今晚，我怎么敢胡说呢？”李氏的全家都非常生气，一起唾弃，将女巫赶走了。

等卢生乘轩车前来，举行迎亲仪式。宾主礼毕，解佩戴花，卢生忽惊而奔出，乘马而遁，众宾追之不返。主人素负气，不胜其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丽，天下罕敌。指之曰：“此女岂惊人者耶？今而不出，人其以为兽形也！”众人莫不愤叹。主人曰：“此女已奉见，宾客中有能聘者，愿赴今夕。”时郑某官某，为卢之宾，在坐起拜曰：“愿事门馆。”于是奉书择相，登车成礼。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

后数年，郑任于京，逢卢问其事。卢曰：“两眼赤，且大如朱盏，牙长数寸，出口之两角，得无惊奔乎？”郑素与卢相善，骤出其妻以示之，卢大惭而退。乃知结缡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出《续玄怪录》。

郑还古

太学博士郑还古，婚刑部尚书刘公之女。纳吉礼后，与道士寇璋宿昭应县。夜梦乘车过小三桥，至一寺后人家，就与婚姻，主人姓房。惊觉，与寇君细言，以纸笔记其事。寇君曰：“新婚偶为此梦，不足怪也。”刘氏寻卒。后数年，向东洛，再娶李氏。于昭城寺后假宅拜席日，正三桥，宅主姓韩。时房直温为东洛少尹，是妻家旧，筵饌之类，皆房公所主。还古乃悟昔年之梦，话于宾客，无不叹焉。出《逸史》。

卢生忽然受到惊吓，跑了出去，骑上一匹马就逃了。参加庆贺的客人

们去追赶，也没把他追回来。李氏的父母向来重视脸面，非常愤怒，她又仗恃着女儿的容貌，将客人们都请进屋里，然后将女儿叫出来，拜见大家。李氏的容貌非常美丽，天下少有人能比。李氏的母亲指着女儿说：“我的女儿长得哪里吓人呢？今天如果不让她出来，大家还以为她长得像个怪兽呢！”大家都非常气愤而又叹息。李氏的母亲又说：“我的女儿大家都看见了，客人中间如果有能聘娶的，希望今晚就可以成婚。”当时客人中有一个姓郑的官员，是卢生请来的男宾，他在座位上站起来行了拜礼说：“我愿意做您的女婿。”于是填写聘书选择宾相，将李氏接上车去，完成了迎亲仪式。这些同女巫说得完全一样，这时候才知道女巫有先见之明。

几年后，姓郑的官员调到京城任职，碰到卢生，询问当时的情景。卢生说：“那李氏的两只眼睛通红，大得像两盏灯笼，牙长数寸，从嘴角中伸出两个角，你能不惊慌得逃跑吗？”姓郑的官员历来和卢生的关系很好，便突然将妻子叫出来让卢生看看，卢生非常惭愧地走了。这才知道，挑选结婚的对象，都是命中预先确定的，不是强求能够成功的。出自《续玄怪录》。

郑还古

太学博士郑还古，与刑部尚书刘公的女儿定亲。选定婚期之后，他与道士寇璋夜晚投宿在昭应县。晚上梦见乘车经过三座小桥，来到庙后面的一户人家，和一个姑娘结婚，主持人姓房。他惊醒后，将梦中的情节详细地讲给寇璋听，并拿出纸笔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寇璋说：“要结婚的时候偶然做这样的梦，没什么可奇怪的。”妻子刘氏很快死了。几年之后，他又娶了东洛的李氏。在昭应县城庙后面借了一户宅院举行婚礼的那天，正是路过了三座桥，房屋的主人姓韩。当时房直温担任东洛少尹，他是李氏家里的老朋友，宴席酒饌之类，都由他主持。郑还古这时才明白，当年所做的梦就是预示着今天的婚姻，他将这件事讲给大家听，客人们没有不感叹的。出自《逸史》。

卷第一百六十 定数十五婚姻

秀师言记 李行脩 灌园婴女 朱 显 侯继图

秀师言记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在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时荐福寺有僧神秀，晓阴阳术，得供奉禁中。会一日，崔、李同诣秀师。师泛叙寒温而已，更不开一语。别揖李于门扇后曰：“九郎能惠然独赐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陈露左右。”李曰：“唯唯。”后李特赴宿约。饌且丰洁，礼甚谨敬。及夜半，师曰：“九郎今合选得江南县令，甚称意。从此后更六年，摄本府纠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监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吴儿，酷好瓦官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处。上元佳境，尽在其间。死后乞九郎作宰 堵坡梵语“浮图”。于此，为小师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谬，违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谓李曰：“为余寄谢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飘寓江徼。崔之孤，终得九郎殊力，九郎终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

秀师言记

唐朝的崔晤和李仁钧二人是表兄弟，崔晤年长于李仁钧。唐德宗建中末年，兄弟二人一同来到京城等候调选官职。当时荐福寺有个和尚叫神秀，精通阴阳术，所以能够供奉宫廷里。有一天，崔晤和李仁钧一同来拜见神秀。神秀只和他们泛泛说一些天气冷暖之类的话，并不涉及开示的内容。分别时，神秀在门后偷偷地向李仁钧拱手说：“九郎你能惠然同我单独谈一宿话吗？我有心里事想同你说。”李仁钧说：“行，行！”后来李仁钧特意来赴神秀的约会。神秀准备的晚餐非常丰盛净洁，对他的礼节非常谨慎恭敬。谈到半夜，神秀说：“九郎你现在当被任命江南一带的县令，很称你的心。现在算再有六年你会摄理本府的纠曹。那时候正是小僧受刑的日期，而监刑官

就是九郎你。小僧是吴儿，很看好瓦官寺后面松树林中的一块地，在最高最宽敞之处。上元县的佳境全都在那里了。我死后乞求九郎你在那里建一座塔，梵语“浮图”。作为小僧的藏骨之处。”李仁钧慢慢地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一定照办。”神秀哭泣了好长时间，又对李仁钧说：“你替我致歉崔家郎君，他只能当一任官职，他的家庭会衰败，漂泊流落江边。崔晤留下的孤女，最终还得你特别用力，你最终会成为崔家的女婿，注意保密不要对别人说。”

李诘旦归旅舍，见崔，唯说：“秀师云，某说终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纵薄命死，且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李曰：“比昭君出降单于，犹是生活。”二人相顾大笑。

后李补南昌令，到官有能称，罢摄本府纠曹。有驿递流入至州，坐泄宫内密事者，迟明宣诏书，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视监刑官，果李纠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官松林之请，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请告，捐俸赁扁舟，择干事小吏，送尸柩于上元县。买瓦官寺松林中地，垒浮图以葬之。

时崔令即弃世已数年矣。崔之异母弟晔，携孤幼来于高安。晔落拓者，好远游，惟小妻殷氏独在。殷氏号太乘，又号九天仙也。殷学秦箏于常守坚，尽传其妙。护食孤女，甚有恩意。会南昌军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谓军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无比。年已及笄，供奉与他取家状，到府日，求秦晋之匹可乎？”军伶依其请，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后因谒盐铁李侍御，即李仁钧也。出家状于怀袖中，铺张几案上。李惘然曰：“余有妻丧，已大期矣。侍余饥饱寒燠者，顽童老媪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来于心。矧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女也。余视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视余犹兄焉。”征曩秀师之言，信如符契。纳为继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出《异闻录》。

李仁钧清晨回到旅店，见到崔晤，只对他说：“神秀师说我最终会成为兄长的女婿。”崔晤说：“我的女儿纵使命薄死了，又怎么会嫁给种田的老农做媳妇呢？”李仁钧说：“比起王昭君出嫁给匈奴单于，也还是能够生活的。”两个人相视大笑。

后来李仁钧补缺当了南昌县令，到任后以能干著称，任期满了又被任命为代理本府纠曹。有官差押着一名罪犯来到州府，犯的是泄露皇宫里秘密的大罪，待到黎明，宣皇上的诏书，交付州府将罪犯用棍子打死。罪犯在脱衣受刑之前，仔细辨认监刑官，见果然是李仁钧，而罪犯就是神秀。神秀大喊：“瓦官寺松林中的事，你不要食言。”神秀死了以后，李仁钧偷偷哭了一场，请了假，拿出自己的薪俸雇了一条小船，带着能干的差人，将神秀的尸体送到上元县。买下了瓦官寺后面松树林中的那块地，将神秀的尸体葬了，并在上面垒了一座藏骨塔。

这时崔晤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崔晤的同父异母弟弟崔晔带着崔晤留下的女儿来到高安。崔晔穷困落拓，喜欢出门远游，只留小妻殷氏独自在家。殷氏号太乘，又号九天仙。殷氏曾经跟着常守坚学习秦筝，尽得常守坚的真传。抚育崔晤的女儿很尽恩义。这时有个从南昌军队中流落出来的演奏筝的艺人，乞讨到了高安，他也是常守坚的弟子，所以殷氏能与他相见。殷氏对他说：“崔家的小姑娘容貌和品德都无人能比。已经长大成人，你把她家状拿着，等进了府城，给这女儿找一个好人家，可以吗？”艺人答应了她的请求，到了府城，拿着家状遍访士大夫之门，都全无反响。后来艺人拜见盐铁李侍御，即李仁钧。从袖中拿出家状放到几案上。李仁钧怜悯地说：“我妻子去世，已过了服丧的周年，侍候我饥饱寒暖的，只是书童和老妇而已。只增加我后半生的孤独凄凉之恨，早晚往来于心。何况崔家的孤女，实际上是我的表侄女。我把她等同于妹妹看待，她对待我就像对待哥哥一样。”这时印证了神秀的话，相信神秀的话就像符契一样准了。于是同意娶崔女为续弦，并说，我正是崔兄的女婿呀。于是李仁钧便娶了崔晤的女儿做了继室夫人。出自《异闻录》。

李行脩

故谏议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贞懿贤淑，行脩敬之如宾。王氏有幼妹，尝挈以自随。行脩亦深所鞠爱，如己之同气。元和中，有名公与淮南节度李公鄘论亲，诸族人在洛下。时行脩罢宣州从事，寓居东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请行脩为宾。是夜礼竟，行脩昏然

而寐。梦己之再娶，其妇即王氏之幼妹。行脩惊觉，甚恶之，遽命驾而归。入门，见王氏晨兴，拥膝而泣。行脩家有旧使苍头，性颇凶横，往往忤王氏意。其时行脩意王氏为苍头所忤，乃骂曰：“还是此老奴！”欲杖之，寻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于厨中自说，五更作梦，梦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己之梦，尤恶其事，乃强喻王氏曰：“此老奴梦，安足信？”无何，王氏果以疾终。

时仲舒出牧吴兴，及凶问至，王公悲恻且极。遂有书疏，意托行脩续亲。行脩伤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请。有秘书卫随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鉴，言事屡中。忽谓行脩曰：“侍御何怀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见夫人，奚不问稠桑王老？”

后二三年，王公屡讽行脩，托以小女，行脩坚不纳。及行脩除东台御史，是岁，汴人李介逐其帅，诏征徐泗兵讨之。道路使者星驰，又大掠马。行脩缓辔出关，程次稠桑驿。已闻敕使数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曛暝，

李行脩

原谏议大夫李行脩娶了江西廉使王仲舒的女儿。王氏贞懿贤淑，李行脩敬待她有如宾客。王氏有个小妹妹，经常把她带在身边。李行脩也很宠爱她，对待她就像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个官宦人家与淮南节度使李鄴商议筹备两家结亲的事情，两个家族的亲属都住在洛下。这时李行脩刚刚解除宣州从事的职务，也住在东洛。李鄴家婚期已经确定，便请李行脩为男宾。当夜婚礼举行完毕，李行脩昏沉沉地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又结婚了，新娶的妻子就是王氏的小妹妹。李行脩立刻惊醒，心中非常厌恶这个梦，急忙令人驾车回家。一进门，看见王氏已经起床，正抱着双膝哭泣。李行脩家有个雇佣多年的奴仆，性格非常凶横，办事常常违逆王氏的意思。这时李行脩以为王氏又是被老仆人顶撞，便骂道：“又是这个老奴！”要叫人用棍子打这个老仆人，询问原因，家里的人都说：“老仆人在厨房中说，他五更天做梦，梦见阿郎又娶了王家的小姑娘。”李行脩一听和自己做的梦一样，更加讨厌这件事，便努力让王氏明白：“这个老奴

做的梦，怎么能够相信呢？”然而过了不久，王氏果然得病死了。

当时王舒仲出任吴兴刺史，噩耗传来，他非常悲伤。于是写了信来，意思是要李行脩续亲。李行脩悲伤的心情还未平复，坚决地拒绝了王仲舒的请托。李行脩有个叫卫随的秘书，是原江陵尹卫伯玉的儿子，能品鉴人，所预言的事情多次应验。一天他忽然对李行脩说：“侍御不是非常怀念死去的夫人吗？如果侍御想要见夫人，为什么不去问稠桑的王老？”

从这以后的两三年里，王仲舒多次劝说李行脩，想把小女儿托付给他，李行脩坚决不同意。等到李行脩担任东台御史，这一年，汴人李介将军帅赶走，篡夺了军权，朝廷诏令徐州、泗州诸州军队出征讨伐。道路上有很多传递军情的使者像流星一样骑马飞奔，又大量地征用马匹。李行脩骑着马缓行出了关，准备当晚赶到稠桑驿站休息。但是听说已经有一些送信的使者在他们前面赶到驿站了，便决定投宿在稠桑旅店。到这天日近黄昏，

往逆旅间，有老人自东而过。店之南北，争牵衣请驻。行脩讯其由，店人曰：“王老善《录命书》，为乡里所敬。”行脩忽悟卫秘书之言，密令召之，遂说所怀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见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屣屣，由一径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数仞，坡侧隐隐若见丛林。老人止于路隅，谓行脩曰：“十一郎但于林下呼妙子，必有人应。应即答云：‘传语九娘子，今夜暂将妙子同看亡妻。’”

行脩如王老教，呼于林间，果有人应，仍以老人语传入。有顷，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随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讫，便折竹一枝跨焉。行脩观之，迅疾如马。须臾，与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与女子并驰，依依如抵。西南行约数十里，忽到一处。城阙壮丽，前经一大宫，宫有门。仍云：“但循西廊直北，从南第二院，则贤夫人所居。内有所睹，必趋而过，慎勿怪。”行脩心记之。循西廊，见朱里缙幕下灯明，其内有横眸寸余数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趋至北廊。及院，果见行脩十数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脩前拜，乃赍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续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尝与行脩备治疾皂荚子汤。自王氏之亡也，此汤少得。至是青衣持汤，

令行脩啜焉，即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见。行脩方欲申

他们前往旅店的路上，看见有一个老人从东面走过去。旅店附近有很多人走上前去扯着老人的衣服请他停下来。李行脩询问原因，旅店的伙计说：“王老精通《禄命书》，被乡里的人们所尊敬。”李行脩忽然想起卫秘书的话，私下派人将王老请来，向他诉说了自己怀念死去的夫人的心情。王老说：“李十一郎你想要见死去的夫人，今天晚上就可以。”他于是带着李行脩，屏退了左右的随从，穿上草鞋，快步从一条小路走到一座小土山里。又登上一个坡，几仞高，坡的一侧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一片树林。老人停在路旁，对李行脩说：“十一郎你只要去树林旁边喊妙子，一定会有人答应。有人应答应你再说：‘传话给九娘子，今夜我要同妙子一同去看死去的妻子。’”

李行脩按照王老说的去树林旁呼喊，果然有人应答，他照着老人教的传话过去。一会儿，走出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子，对李行脩道：“九娘子叫十一郎随我去。”女子说完便折了一根竹枝当马跨上。李行脩在旁边观看，见她骑着竹枝行驶得和奔马一样迅速。一会儿，她给李行脩又折了一根竹枝，也让李行脩骑上。李行脩与女子二人并驾奔驰，一起向西南方向飞行。飞了大约数十里地，忽然到了一处。城阙壮丽，进去以后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宫殿，宫殿有门。叫妙子的女子对李行脩说：“你只要沿着西廊直着向北走，从南数第二个院子，就是你夫人居住的地方。不论你里面看到什么，你必须快步走过，千万不要吃惊。”李行脩将她的话记在心里。沿着西廊往前走，见旁边是红里橘红色的帐幕，下面亮着灯，里面有几百只横着一寸多长的大眼睛向外看。李行脩按照妙子的话，急步走到北廊。进到院子里，果然看见十多年前死去的一个女仆走出来，迎接李行脩，上前给李行脩行礼，递给李行脩一个坐榻说：“十一郎且坐，娘子跟着就出来。”李行脩过去患有肺病，王氏经常给他煎皂荚子汤治病。自从王氏死了以后，李行脩很少喝过这种汤。这时女仆端出一碗皂荚子汤，让李行脩喝，就像是王氏煎出来的味道。话未说完，这时夫人王氏突然走了出来，二人相见眼泪涟涟。李行脩刚要向她讲述

离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与君幽显异途，深不愿如此，贻某之

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纳小妹鞠养，即于某之道尽矣。所要相见，奉托如此。”言讫，已闻门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声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责：“措大不别头脑，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

有顷，却至旧所，老人枕块而寐。闻行脩至，遽起云：“岂不如意乎？”行脩答曰：“然。”老人曰：“须谢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行脩困惫甚，因问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逆旅，壁^缸荧荧，枥马啖刍如故，仆夫等昏惫熟寐。老人因辞而去。行脩心愤然一呕，所饮皂荚子汤出焉。时王公亡，移镇江西矣。从是行脩续王氏之婚，后官至谏议大夫。出《续定命录》。

灌园婴女

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娶。经数十处，托媒氏求问，竟未谐偶。乃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伉俪之道，亦系宿缘。君之室，始生二岁矣。”又问：“当在何州县？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见灌园为业，只生一女，当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门第才望，方求华族，闻卜人之言，怀抱郁快，然未甚信也。

遂诣滑质其事，至则于滑郭之南寻访，果有一蔬圃。

长久的离别之后的悲伤怀念心情，王氏坚决地阻止他说：“如今我和你分别在阴间和阳世，走的不再是一条路，我内心深处很不希望你总是这样，让我担心。如果忘不了我平生之好，就请你娶了小妹照顾她一生，就算对我尽了心了。所以要和你见面，就是为了托付这件事。”刚说完，就听到门外妙子喊：“李十一郎快出来！”声调显得非常急切，李行脩喝完皂荚子汤走出去。妙子生气地责备他说：“你个穷酸，这么不懂道理，应该赶快回去了。”李行脩又和来的时候一样，跨着竹枝一同往回走。

不一会儿，又返回到原来的地方，王老正枕着土块睡觉。听到李行脩回来了，立刻起来说：“难道没见到吗？”李行脩回答说：“见到

了。”王老说：“你应该谢谢九娘子，是她让妙子将你送回来。”李行脩也按照他的话做了。李行脩感到非常疲劳困倦，于是问王老说：“这是什么地方？”王老说：“这里有个灵应九子母庙。”王老走在前面，领着李行脩回到旅店，见墙上挂的油灯还亮着，马槽里的马匹还依旧吃着草，仆人役夫等都在熟睡，王老告辞走了。李行脩神志混乱，往上一呕，所喝的皂荚子汤都吐了出来。这时候王仲舒已经死了，家也搬到了江西。李行脩娶了王氏的小妹作为继室夫人，后来他做官一直到谏议大夫。出自《续定命录》。

灌园婴女

近来有一个秀才，年龄长到二十岁的时候，急着要婚配。托媒人找了几十个对象，竟没有匹配的。于是他就去找精通《易经》的来算一下，算命的说：“寻找配偶，也必须是命中有这个缘分。你的妻子才两岁。”秀才又问：“她在什么地方？姓什么？”算命的说：“在滑州城南，某姓某氏。父母是种菜的，只生了这一个女儿，应当是你的佳偶。”秀才认为自己的门第和才学都不低，正要找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听了算命的话，心里很不高兴，并且不太相信。

他便前往滑州打听，在城南一带寻访，果然找到一个菜园。

问老圃姓氏，与卜人同。又问有息否，则曰：“生一女，始二岁矣。”秀才愈不乐。一日，伺其女婴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胸中而去。寻离滑台，谓其女婴之死矣。是时，女婴虽遇其酷，竟至无恙。生五六岁，父母俱丧。本乡县以孤女无主，申报廉使，廉使即养育之。一二年间，廉使怜其黠慧，育为己女，恩爱备至。

廉使移镇他州，女亦成长。其问卜秀才，已登科第，兼历簿官。与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经由，投刺谒廉使。一见慕其风采，甚加礼遇。问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为人，乃以幼女妻之。潜令道达其意，秀才欣然许之。未几成婚，廉使资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过所望，且忆卜者之言，颇有责其谬妄耳。其后每因天气阴晦，其妻辄患头痛，数年不止。为访名医，医者

曰：“病在顶脑间。”即以药封脑上，有顷，内溃出一针，其疾遂愈。因潜访廉使之亲旧，问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谬也。襄州从事陆宪尝话此事。出《玉堂闲话》。

朱 显

射洪簿朱显，顷欲婚郫县令杜集女。甄定后，值前蜀选入宫中。后咸康归命，显作掾彭州，散求婚媾，得王氏之孙，亦宫中旧人。朱因与话：“昔欲婚杜氏，尝记得有通婚回书云：‘但惭南阮之贫，曷称东床之美？’”王氏孙乃长叹

问种菜人的姓氏，和算命的说的一样。又问有没有孩子，回答说：“有一个女儿，刚刚两岁。”秀才更加不高兴。一天，他趁女孩的父母外出的机会，进入女孩的家里，将女孩引诱到跟前，就将一根细针插入女孩的脑袋里，然后逃跑了。很快离开滑台，以为女孩一定死了。当时女孩虽然遭到他残酷的迫害，竟然没有死。长到五六岁，父母都死去了。当地的官员将她作为孤女无主申报给廉使，廉使便收养了她。一二年以后，廉使喜爱她聪明懂事，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女儿来抚育，对她恩爱备至。

等到廉使调到别的州里，女孩也已经长大。这时当年算命的秀才也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当了一个管理文书的小官。和廉使向来没有接触，一次因出外旅行经过，秀才递上名片拜见廉使。廉使一见他，很欣赏秀才的风度气质，更加礼遇。询问他的婚娶状况，他回答说还没有婚娶。廉使了解到他出身士族，又很欣赏他的为人，便有意把女儿许配给他。暗中派人去讲明想法，秀才高兴地答应了。不久，他们就成了婚，廉使送的嫁妆很丰厚，他的女儿长得也很好看，这些都远远超过了秀才所希望的，这秀才想起了算命的说过的话，颇责备他胡说八道。结婚以后一到阴晦的天气，妻子就头疼发作，好几年也没治好。秀才为她找来一位名医，医生说：“病在脑袋里。”然后拿药敷在秀才妻子的脑袋上，过了一会儿，从脑袋里取出一根针来，于是病就好了。秀才暗中查访廉使的亲朋旧友，问廉使女儿的来历，这才知道正是种菜人的女儿，相信了算命人所说过的话是不错的。襄州从事陆

宪曾讲过这件事。出自《玉堂闲话》。

朱 显

射洪县的主簿朱显曾想娶郫县令杜集的女儿。定亲以后，杜氏被前蜀国选入宫中。后来王衍归顺了朝廷，这时朱显任彭州掾，求大家帮忙婚配，娶了王氏的孙女，也是宫中旧人。朱显对她说：“我当初想娶杜氏，还记得在婚书上写了：‘只惭愧南阮之贫，怎么担得起东床快婿的美称呢？’”王氏的孙女长长地叹了口气

曰：“某即杜氏，王氏冒称。自宫中出后，无所托，遂得王氏收某。”朱显悲喜，夫妻情义转重也。出《玉溪编事》。

侯继图

侯继图尚书本儒素之家，手不释卷，口不停吟。秋风四起，方倚槛于大慈寺楼，忽有木叶飘然而坠，上有诗曰：“拭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负心人，尽解相思死。”后贮巾筐，凡五六年。旋与任氏为婚，尝念此诗，任氏曰：“此是书叶诗。时在左绵书，争得至此？”侯以今书辨验，与叶上无异也。出《玉溪编事》。

说：“我就是杜氏，王氏是我假冒的。我从宫中出来后，无处托身，于是得王氏收留。”朱显悲喜交加，夫妻感情变得更加深厚。出自《玉溪编事》。

侯继图

尚书侯继图出身于书香门第，整天手不离书卷，口中不停地吟诵。秋风四起，他正倚着大慈寺楼上的栏杆，忽然有一片树叶飘落下来，上面题着一首诗：“拭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负心人，尽解相思死。”侯继图将这片树叶收藏在书箱里，收藏了总共五六年。不久，他和任氏成婚。一天他吟咏这首诗，任氏

说：“这是树叶诗。当初在左绵写的，怎么到了你这里？”侯继图让妻子当场默写辨验，结果和他保存的树叶上的诗句完全一样。出自《玉溪编事》。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应一

张 宽	汉武帝	醴 泉	淮南子	扬 雄
刘 向	袁 安	樊 英	五石精	律 吕
陈 业	陈 寔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吕 虔
管 宁	河间男子	宜阳女子	张 应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吴兴经堂	南徐士人	徐 祖	刘 京
何敬叔	萧子懋	萧勰明	解叔谦	宗元卿
匡 昕	曾康祖			

张 宽

张宽字叔文，汉时为侍中，从祀于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即女人星见。”出《汉武故事》。

汉武帝

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仍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座，甚逼。书生大惊惧，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仍又见

张 宽

张宽，字叔文，汉武帝时为侍中，一次跟随皇帝去甘泉山祭祀。车队行驶到渭河桥上，看见有个女子在渭水里沐浴，两只乳房竟有七尺长。皇帝觉得她太奇怪了，派人去询问那个女子。女子说：“皇帝后面的第七辆车，知道我从哪里来。”当时张宽坐在第七辆车上，他

说：“天上主持祭祀的星宿，吃斋的戒律遵守不严格，就会出现女人星。”出自《汉武故事》。

汉武帝

汉武帝曾微服来到一户人家，这家有个婢女长得国色天香，汉武帝很喜欢她，便住下来。晚上和这个婢女一起睡觉。有个书生也寄宿在这户人家，他会看星相，忽然发现客星将要遮盖帝星，越逼越近。书生心中非常害怕，大声惊呼，不由得抬高声音。又出现

一男子，操刀将入户。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缩走。客星应时而退。如此者数过，帝闻其声，异而问之，书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必此人婿也，将欲肆凶恶于朕。”仍召集期门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擒奴，问而款服，乃诛之。帝叹曰：“斯盖天启书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赐书生焉。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幽明录》。

醴泉

太山之东有醴泉，其形如井，本体是石也。欲取饮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则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污慢，则泉缩焉。盖神明之常志者也！出《法苑珠林》。

淮南子

《淮南子》曰：“东风至而酒泛溢。”许慎云：“东风，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诱云：“酒泛为米面曲之泛者，风至而沸动。”李淳风又按：“今酒初熟，瓮上澄清时，恒随日转。在旦则清者在东畔，午时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恒清者随日所在。又春夏间，于地荫下停春酒者，瓮上蚁泛，皆逐风而移。虽居深密，非风所至，而感召动也。”出《感应经》。

一个男子，手中拿着一把刀子正要进屋行凶。听到书生叫喊，声音急迫，以为发现了自己的缘故，便退了回去。天上的客星也相应地离开

帝星。就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汉武帝也听到了书生的喊叫声，觉得奇怪，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书生详细地说了所看到的。汉武帝才明白：“这必然是婢女的丈夫，想要对我行凶。”便召集期门羽林，对这家的主人说：“我是天子。”于是将那个男子抓来，一审讯全都招认了，于是将这个男子杀了。汉武帝感叹说：“这大概是上天启发了书生的心，以扶助和保佑我啊！”于是重重地赏赐了书生。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自《幽明录》。

醴 泉

太行山的东部有眼甘泉，形状像一口井，井体是石头的。想要喝水的人，都必须去掉邪恶之心，跪着舀水，则泉水像溪流一样涌出，喝多少就有多少。但是如果心存邪念，态度傲慢，则泉水便缩回去，不再涌出。这大概是体现了神灵的意志！出自《法苑珠林》。

淮南子

《淮南子》记载说：“春风吹来酒就会漫溢。”许慎说：“春风从东方吹来。酒沸动就会变清，味道就会变酸，这是相互感应的结果。”高诱说：“酒的沸动和米面曲子的发酵，都是因为春风吹来而发生的变化。”李淳风又注解：“酒刚刚酿造出来，放入酒瓮里澄清时，酒的清浊常随着太阳而变化。早晨时，靠近东方的酒比较清澈；中午时，南侧的酒比较清澈；日落的时候，西侧的酒比较清澈；半夜时，中间的酒比较清澈。清澈的部位总是靠着太阳的位置。还有在春夏之交，在庇荫处放置新酿造出来的酒时，酒瓮里酒液漂浮的杂质总是随着风向而移动。即使酒在瓮内很深的地方，不是风吹动了酒滓，而是感应才发生的变化。”出自《感应经》。

扬 雄

扬雄读书，有人语云：“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玄》，梦吐白凤皇集上，顷之而灭。出《西京杂记》。

刘 向

汉刘向，于成、哀之际，校书于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藜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烂然火明，因以照向。说开辟已前事，乃授《洪范》五行之文。向裂衣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闻金卯之姓，有博学者，下而观之焉。”乃出怀中竹榜，有天文地图之事。子歆，从向授此术。出《王子年拾遗记》。

袁 安

袁安为阴平长，有惠化。县先有雹渊，冬夏未尝消释。岁中辄出，飞布十数里，大为民害。安乃推诚洁斋，引愆贬己。至诚感神，雹遂为之沉沦，伏而不起，乃无苦雨凄风焉。出《小说》。

扬 雄

扬雄读书，听到有个人在旁边说：“不要自讨苦吃了，深奥的道理难以传承的。”忽然就不见了。扬雄撰写《太玄》，做梦梦见自己的嘴里吐出一只白凤凰到书上，顷刻之间就不见了。出自《西京杂记》。

刘 向

汉朝的刘向，在成帝、哀帝时期，校点书籍于天禄阁，精神专一思考深入。夜晚有个老人，身穿黄色的长袍，拄着用藜草的老茎制成的手杖敲门走进天禄阁。看见刘向正独自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老人向手杖的顶端吹了一口气，手杖的顶端立刻放射出光芒，照向刘向。老人同刘向谈论天地开辟前的情景，并传授他《尚书·洪范篇》中可阐述的天地感应以及五行相互影响的思想。刘向撕下袍子上的布，并取下腰带，记录老人讲授的内容。天边露出曙光的时候，老人要走，刘向问老人的姓名，老人回答说：“我是天上的太乙精，听说人间刘姓里面，出了一个博学广识的人，所以到下界来看看。”说着又从怀里拿出竹简，上面记载着有关天文地理方面的内容。刘向的儿子刘歆又

跟着他传授了这些知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袁 安

袁安为阴平县令，有很多惠民的政绩和教化。阴平县原先有一个表面结冰的深潭，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不曾融化。每年的六七月份潭里的冰块外溢，覆盖方圆十多里，成为当地百姓的一大灾害。袁安于是虔诚地沐浴吃斋，祭祀神灵，将出现灾害归罪自己。他的至诚感动了神灵，深潭里的冰块竟沉到水底，不再浮起，并且再也没有发生暴雨狂风等灾害。出自《小说》。

樊 英

汉樊英善图纬，洞达幽微。永泰中，见天子，因西向南唾。诏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火。”后蜀郡上言火灾，如英所道，云：“时有雨从东北来，故火不为大害。”英尝忽被发拔刀，斫击舍中，妻怪问其故，英曰：“郗生遇贼。”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时远行。后还说，于道中逢贼，赖一被发老人来相救，故得免。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鸣，非圣朝灾也。”寻上蜀山崩事。出《英列传》。

五石精

《论衡》曰：“阳燧取火，方诸取水，二物皆当以形势得。阳燧若偃月，方诸若圜杯。若二器如板状，安能得水火也？铸阳燧，用五月丙午日午时，炼五色石为之，形如圆镜，向日即得火。方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时，炼五色石为之，状如圜杯，向月即得津水。今取大蚌蛤向月，亦有津润。”《淮南子》云：“阳燧见日，燿而为火；方诸见月，津而为水。”注云：“皆五石之精。阳燧圆以仰日，得火；方诸圜而向月，得水。”又云：“阳燧之取火于日，方诸之取露于月，天地之间，玄微忽恍，巧历所不能推其数。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

樊 英

汉朝的樊英懂得图讖和纬书，洞达幽微。汉安帝永泰（宁）年间，樊英朝见皇帝，站在西边朝南吐了一口唾沫。皇帝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成都今天有火灾。”事后果然接到了蜀郡上报火灾的公文，情况如同樊英所说：“当时有雨从东北方向来，所以火灾没有造成大的损失。”樊英有一次突然披发拔刀向屋里砍了一刀，妻子奇怪地询问他是什么原因，樊英说：“郤生遇到贼了。”郤生的名字叫郤巡，是樊英的学生，当时正远行在外。郤巡回来后说，他在路上碰到了强盗，依靠一披发老人来相救，所以得以幸免。汉顺帝永建时期，皇宫大殿上的铜钟没有人去敲自己就响了起来，皇帝心中很忧虑，大臣们都无法解释，便去问樊英，樊英说：“蜀郡的岷山发生山崩，母亲崩塌，儿子便鸣叫起来，并不是圣朝要发生灾祸。”过了不久，四川上奏岷山山崩的事。出自《英列传》。

五石精

《论衡》上记载：“用阳燧取火，用方诸取水，是因为两种器物都靠它们有特殊的形状，并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够取到火水。阳燧像个横卧的半弦月，方诸像个泥抹子形杯子。如果这两种器物的形状像块木板，又怎么能够取到水和火呢？制造阳燧，要在五月丙午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之间，冶炼五色石来铸造，制成的阳燧形状像一面圆圆的镜子，把它朝向太阳，就可以取得火。制造方诸，要在十一月壬子日半夜时分，冶炼五色石来铸造，制造出来的方诸形状像个泥抹子形的杯子，把它朝向月亮，就可以承接到露水。如果用大蚌壳朝向月亮，也可以取到露水。”《淮南子》记载：“阳燧朝向太阳，干燥形成火；方诸朝向月亮，润泽形成水。”注释说：“这都是五色石精的精灵所发挥的作用。阳燧圆形的凸面朝向太阳，可以取得火种；方诸以泥抹子的形状朝向月亮，所以承接到露水。”又说：“阳燧能够从太阳采集火种，方诸能够从月亮取得露水，天地之间的关系，非常玄妙恍惚，高深的历法也无法推算出来其中的历数。然而掌握了其中的东西，就可以连引同类于

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相感动然之也。”出《感应经》。

律吕

《物理论》云：“十二律吕候气。先于平地为室三重，重有三重壁，扬子所谓‘九闭之巾’也。外室南户，以布为幔；次室北户；内室南户，并以布为幔。皆上圆下方，闭密无风。人居其中，三日观之。十二律各以木为桱，每律各内库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河内葭莩灰实其端，若气至，吹灰去管首，小动为和，大动为臣强。”李淳风云：“自古言乐声律吕者，皆本于十二管，以气应灰飞为验。”后魏末，孙僧化造《六甲一周历》，其序云：“以管律候某月某时律气应，推校前后五六事。”皆不与算历家术数相符。此外诸书，无言候气得应验者。以理推寻，恐无实录。后魏信都芳，白云：“造风扇候二十四气，每一气至，其扇辄举。斯又验矣。”出《感应经》。

陈业

陈业字文理。业兄渡海倾命，时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烂，而不可辨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歃血，余皆流去。出《会稽先贤传》。

太极之上，然而就能够立刻取到水和火了，还是阴阳之间的相互感应的结果。”出自《感应经》。

律吕

《物理论》上载：“以十二律吕来观察节气。先在平地上建造三层房子，而每一层又有三层墙壁，正如扬子所说的‘封闭覆盖一共九层帷幕’。外面一层房屋的门朝南开，并用布做的帐幔挡上；中间一层房屋的门朝北开；内室的门朝南开，并且都用布做的帐幔挡上。三层房屋都是上圆下方的形状，封挡得密不透风。人居其中，观察三天。十二律管各以木为案，每个律管都是内部低沉，外部高亢。如果将这十二支律管按照十二个声调的顺序排列起来，用河里的芦苇里面的薄膜烧成的灰塞实管的一端，如果气到了，则相对应声调的管的顶端的灰就会被‘吹’掉，动的轻微叫做‘和气’，动的大叫做‘臣强’。”李淳风

说：“自古以来谈乐声律吕，都本于十二种音调的管，以气‘吹’掉管上的灰作为音调准确与否的检验依据。”后来北魏末年，孙僧化将音律和历法相附会，撰写了《六甲周天历》，他在序言里说：“以管的音调和某月某时的节气相对应，可以推算和校验前后五六事。”但是实际上总是和算历家术数不一致。此外其他各书没有提到音调和气候相对应的。按照道理推断，恐怕没有实际测验的记录。北魏信都芳自己说：“造一种比较灵敏的代表二十四节气的风扇，每一个节气到了，相对应的风扇就会自动地抬起来。这又验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感应。”出自《感应经》。

陈 业

陈业，字文理。他的哥哥渡海时死了，同时死亡的有五六十人，尸体腐烂，无法辨认。陈业对着皇天后土发誓说：“我听说亲戚之间，必然有与别人不同的某种联系。”然后割破胳膊，将流出的血洒在尸骨上。他哥哥的骨头染上并吸入他的血，其他人骨头上的血都流下去了。出自《会稽先贤传》。

陈 寔

颍川陈寔有子元方，次曰仲方，并以名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睦，海内慕其风。四府并命，无所屈就。兄弟尝过同郡荀爽，夜会饮宴，太史奏：“德星聚。”出《汝南先贤传》。

三州人

晋三州人，约为父子。父令二人作舍于大泽中，欲成，父曰：“不如河边。”乃徙焉，又几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负土填河，三旬不立。有书生过，为缚两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尝见江河填耶？吾观汝行耳！”明回至河边，河中土为高丈余，袤广十余里，因居其上。出《孝子传》。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薨，如汉东平王礼葬。及丧出，闻空中数百人泣声。送者言：“昔乱军杀伤者皆无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地下。精灵以之怀感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吕 虔

魏长沙郡久雨，太守吕虔令户曹掾斋戒，在社三日三夜，祈晴。梦见白头翁曰：“汝来迟，明日当霁。”果然。出《长沙传》。

陈 寔

颍川陈寔的大儿子叫元方，二儿子叫仲方，哥俩都以品德高尚而为人称道。兄弟二人孝顺，家庭和睦，天下的人都倾慕他们的风格和品德。大将军府、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四个官府都要选拔任用他们，二人都不肯屈就。二人曾去拜访同郡的学者荀爽，夜晚三人在一起喝酒，太史向皇帝报告说：“天上的德星聚到一块了。”出自《汝南先贤传》。

三州人

晋朝时三个州人，相约为父子。父亲叫两个儿子在大泽里修建房屋，快要完工了，父亲说：“不如在河边建好。”于是两个儿子又移到河边修建房屋，又要完工了，父亲说：“不如在河里建好。”两个儿子又运土填河，三十多天也没有填完。有个书生路过这里，为他们捆了两个土猪扔进河里。父亲制止两个儿子说：“什么时候见过将江河填平的？我只是为了观察你们的品行罢了！”第二天他们来到河边，发现河里的土已经高出河面一丈多，方圆有十多里地，于是他们就将房子盖在了上面。出自《孝子传》。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曹章死了，比照汉朝东平王的规格办理丧事。出殡这一天，听到空中有数百人哭泣的声音。送葬的人说：“当年被乱军杀死

的人都没有棺木收殓，任城王仁义善良，收集埋葬了这些死者的骸骨，使死者的灵魂在地下欣慰。这哭声，就是那些死者的灵魂出于感激和怀念的心情在为他送葬。”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吕 虔

魏国的长沙郡连日下雨，太守吕虔令掌管民户、祀祠、农桑的官署户曹掾吃斋，遵守戒律，祭祀神灵三天三夜，祈祷晴天。当天晚上吕虔梦见一个白头发的老翁对他说：“你来晚了，明天可以晴天。”果然第二天雨过天晴。出自《长沙传》。

管 宁

管宁死辽东三十七年，归柩而阻海风，同行数十船俱没，惟宁船望见火光，投之得岛屿。及上岸，无火亦无人。玄晏先生以为积善之感。出《独异志》。

河间男子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既而男从军积年，父母以女别适人，无几而忧死。男还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即时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谏于廷尉。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处，刑之所裁。断以还开冢者。出《法苑珠林》。

宜阳女子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杀。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间，贼至走还，正见墙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仰呼曰：“皇天宁有神否？我为何

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

管 宁

管宁死在辽东已经三十七年了，装运他棺材的船在海上遇到风暴，同行的几十条船全都沉没了，只有装着管宁尸骨的船看见前面有火光，朝着火光驶去停靠到一个小岛上。等到船上的人上了岸，发现岛上既没有火也没有人。玄晏先生认为，这是管宁生前行善所得到的回报。出自《独异志》。

河间男子

晋武帝的时候，河间郡有一对男女相爱，并且以嫁娶相许。不久男子当兵走了好几年，女子的父母把她嫁给了别人，没多久她忧郁过度死了。男子当兵回来非常悲痛，来到女子的坟前，开始想要大哭一场，但是由于悲愤难忍，便将坟挖开，将棺材打开了，女子竟当即复活过来。男子就将她背回家里，调养几天以后恢复了体力。女子的丈夫知道以后赶去，要把媳妇要回，男子不给，并且对他说：“你的媳妇已经死了。天下哪有听过死人还能复活的！这个媳妇是天赐给我的，不是你原来的媳妇。”二人争执不下去打官司，县官和郡守都无法判决，便将案宗上报给廷尉审理。廷尉上奏说，这都是男子的精诚所至，感动了天地，所以才使女子死而复生，这件事在常理之外，所以也不能用常理来进行推断和量刑。于是将这个死而复活的女子判给了挖开坟墓的男子。出自《法苑珠林》。

宜阳女子

晋怀帝永嘉之乱时，郡县没有固定的官员进行管理，盗贼四起，恃强凌弱。宜阳县有个少女，姓彭名娥。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十多口，都被长沙的强盗给杀了。当时彭娥正背着取水器到溪边取水，强盗来了，她赶紧跑回到家，见房屋被强盗已毁，悲伤无法忍受，便与强盗搏斗起来。彭娥被强盗抓住了，将她带到溪边，准备杀害她。溪边有大山，山崖的石壁有数十丈高。彭娥抬头喊道：“皇天有没有感

应呀！我有什么罪，却要被杀害！”喊完就奔向

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女娥潭。出《幽冥录》。

张 应

晋历阳郡张应，先奉魔，娶佛家女为妇。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病，因为魔事，家财略尽，而病不瘥。妻曰：“我本佛家女，为我作佛事。”应即往精舍中，见竺昙镜。镜曰：“普济众生，但君当一心受持耳。昙镜期明，当向其家。”应夕梦一人，长五六尺，趋步入门曰：“此家寂寂，乃尔不净。”见镜随此人后，白曰：“此家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眠觉，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镜食时往，高座之属，具足已成。应具向说梦，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得瘥。出《辩正论》。

南郡掾

晋南郡议曹掾姓欧，得病经年，骨消肉尽，巫医备至，无复方计。其子夜如得睡眠，梦见数沙门来视其父。明旦，便往诣佛图。见诸沙门，问：“佛为何神？”沙门为说事状。便将诸道人归，请读经。再宿，病人自觉病如轻。

石壁，山崖立刻裂开几丈宽，出现了一条平坦如磨刀石的路，强盗们也追赶彭娥跑进了山中，山崖突然合拢，变得跟当初一样。强盗们都被挤压死了，彭娥也隐没在山崖里再也没有出来。彭娥丢下的取水器变成了石头，形状像是一只鸡，当地人便将这座山叫做“石鸡山”，将这条溪流的水潭叫做“女娥潭”。出自《幽冥录》。

张 应

晋朝历阳郡的张应，一开始信奉魔教，娶的媳妇却是信奉佛教人家的女儿。晋成帝咸和八年，他搬到芜湖居住。妻子生病，于是为妻

子请求魔神消灾治病，家里的钱财几乎花光了，可是妻子的病仍然不见好转。妻子说：“我本是信奉佛教人家的女儿，为我求神治病，应该做佛事。”张应立即前往佛寺，见到了竺昙镜和尚。竺昙镜对他说：“佛教拯救一切生灵，但是你必须一心一意地受持佛法。我跟你约定明天当到你家去。”张应回到家里，当天晚上梦见一个人，身高有五六尺，快步走进门来对他说：“这户人家冷落寂寞，就是因为你的心灵不干净。”看见竺昙镜跟在这个人的身后，于是又说：“这户人家就要走上正路并恢复兴旺，不应该再受到责备了。”张应睡醒了以后，便点燃火把连夜赶制高座及鬼子母座。竺昙镜在吃早饭时来了，高座一类已经做成。张应将所做的梦说了出来，于是夫妻二人开始受持佛教的五种戒律，诚心拜佛，妻子的病也就好了。出自《辩正论》。

南郡掾

晋朝南郡的议曹掾姓欧，得病一年了，被疾病折磨得骨瘦肉尽，医士、神巫都请了个遍，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他的儿子夜如睡觉，梦见许多和尚来看望他。第二天早上，他儿子便前往寺庙。见到和尚，问和尚说：“佛是什么神？”和尚便把佛教的简单知识讲给他儿子听，他儿子便将几个和尚们请回家中，让他们为他诵经消灾。又过了一个晚上，他自己就感觉病症好像减轻了。

昼得小眠，如举头，见门中有数十小儿，皆五彩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矛者，于门走入。有两小儿在前，径至帘前。忽便还走，语后众小人云：“住居中总是道人，遂不复来前。”自此后病渐渐得差。出《灵鬼志》。

蒲坂精舍

宋元嘉八年，河东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惟精舍大小俨然，及白衣家经像，皆不损坠。百姓惊异，倍共发心。出《辩正论》。

吴兴经堂

宋元嘉中，吴兴郡内尝失火，烧数百家荡尽。惟有经堂草舍，俨

然不烧。时以为神。出《宣验记》。

南徐士人

宋少帝时，南徐有一士子，从华山往云阳。见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成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往至华山云阳，寻见女子，具说之。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藏于席下，卧之当愈。数日果瘥。忽举席，见蔽膝，持而泣之，气欲绝，谓母曰：“葬时从华山过。”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打不行。且待须臾，女妆点沐浴竟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

第二天白天睡了一会儿，夜如一抬头，看见门外有几十个小孩，全都穿着五彩衣，手中有的拿着幡，有的拿着杖，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矛，从大门进来。有两个小孩走在前面，直接走到门帘前面。忽然又往回走，并对后面的小孩们说：“住的都是和尚，就不要再来了。”从这以后议曹掾的病逐渐好了。出自《灵鬼志》。

蒲坂精舍

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河东郡蒲坂城发生特大火灾，无法扑灭。只有大小寺庙完好无损，和俗家的佛像都没有烧毁。老百姓都非常惊奇，更加从心里信奉佛教。出自《辩正论》。

吴兴经堂

宋文帝元嘉年间，吴兴郡曾发生火灾，将几百户的房屋烧成平地，只有寺庙的经堂草房，完好无损，没有烧毁。当时的人们都认为是有神灵保佑。出自《宣验记》。

南徐士人

南朝宋少帝时期，南徐有一个青年男子，从华山去云阳。在旅店中看到一个女子，年龄大约十八九岁。男子对这女子非常爱慕但没有

办法相互交往，于是得了心病。他母亲问他，他将生病的原因告诉了母亲。他母亲前往华山云阳找到了那个女子，将男子的相思和病情告诉了女子。女子听了很受感动，就将自己的蔽膝解下来交给男子的母亲，叫她偷偷地放在男子睡觉的席子底下，可以医治男子的病。男子的母亲回家后按照女子所说的做了，过了一些日子，男子的病果然好了。一次男子偶然掀开席子，看到了女子的蔽膝，捧在手里哭泣，哭得就要昏死过去，他对母亲说：“葬我的时候，要从华山经过。”他死后，他的母亲按照他的意愿办理丧事。等走到女子的门前，拉车的牛怎么打也不往前走了。等了一会儿，女子沐浴梳妆完毕走了出来，哀婉地唱道：“华山连绵千里，你既然为我而死，我还活着是为了谁呢？”

君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言讫，棺木开，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冢。出《系蒙》。

徐 祖

嘉兴徐祖，幼孤，叔隗养之如所生。隗病，祖营侍甚勤。是夜，梦一神人告云：“汝叔应合死也。”祖扣头祈请哀悯，二神人云：“念汝如此，为汝活。”祖觉，叔乃瘥。出《搜神记》。

刘 京

临江郡民刘京，孝行乡里推敬。时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负其母号泣，忽有大龟至其前，举家七口，俱上龟背，然行十许里，及一高岸，龟遂失之。出《九江记》。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佛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梦一沙门，衲衣杖锡来云：“县后何家桐甚惜，苦求庶可得。”如梦求之，果获。出《梦隼》。

萧子懋

齐晋安王萧子懋，字云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岁，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罍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礼佛，誓曰：

如果你真的怜爱我，请为我打开棺材。”唱完，棺材果然开了，女子就跳进了棺材。于是便将两个人合葬在一起，人们称之“神土冢”。出自《系蒙》。

徐 祖

嘉兴的徐祖，幼年丧父，叔叔徐隗抚养他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一天徐隗病了，徐祖非常殷勤周到地侍候叔叔。当天晚上，他梦见个神人对他说：“你叔叔当死。”徐祖叩头祈求不让叔叔死，甚是哀怜，二神人说：“看你如此孝顺，让他继续为你活着吧。”徐祖睡醒了，叔叔的病就好了。出自《搜神记》。

刘 京

临江郡的百姓刘京，孝顺老人被乡里的乡亲们所称赞。一次江水暴涨，不少居民都淹死在水里。刘京背着母亲大哭起来，忽然有一只巨大的乌龟来到面前，他们全家七口人都爬到乌龟的背上，这样游了十多里地，到了一个高地上，乌龟就消失了。出自《九江记》。

何敬叔

何敬叔年少时信奉佛教。想要刻一尊檀木佛像，但是没有木头。他睡觉梦见一个和尚，披着袈裟，拄着锡杖来了，对他说：“县衙后面的老何家有桐木但非常珍惜，你如果苦苦去哀求或许能够要到手。”何敬叔按照梦中和尚的指点去求，果然要到了桐木。出自《梦集》。

萧子懋

南齐的晋安王萧子懋，字云昌，是齐武帝的儿子。刚刚七岁时，

阮淑媛曾病得非常重，请来和尚诵经。有人献来莲花供佛，众和尚用一种小口大肚子的铜缶装上水，然后将莲花插在铜缶里，这样三天以后花仍不枯萎。萧子懋哭着礼敬佛像，发誓说：

“若使阿姨因此胜缘，遂获冥祐，愿华竟斋如故。”七日斋毕，色更鲜红。看视罍中，稍有根须。淑媛病寻瘥，当世称其孝感。出《法苑珠林》。

萧叡明

齐松滋令兰陵萧叡明，母患积年，叡明昼夜祈祷。时寒冻，叡明下泪，凝结如箸，额上扣血，成水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见。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母病即愈。出《谈薮》。

解叔谦

齐雁门解叔谦，征为朝请，不赴。母疾，叔谦夜于庭中，稽颡祈福。闻空中云：“得丁公藤为酒便差。”访医及《本草》，无识者。乃崎岖求访。至宜都境，遥见山中老翁伐木。问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风尤验。”叔谦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怆然，以藤与之，并示其渍酒之法。叔谦受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疾便愈。出《谈薮》。

宗元卿

齐南阳宗元卿有至行，早孤，为母所养。母病，元卿

“如果能够让生病的阿姨凭此善缘获得诸佛保佑，我希望莲花整个斋会期间鲜艳如故。”七天诵经结束，莲花的颜色更加鲜艳了。观察铜缶里，已稍微生出了一点根须。阮淑媛的病不久也好了。大家都称赞是萧子懋的孝顺感动了佛祖。出自《法苑珠林》。

萧叡明

南齐的松滋县令兰陵人萧叡明，他的母亲患病多年，萧叡明日夜向神灵祈祷，以保佑母亲早日康复。当时天寒地冻，萧叡明流下的眼泪在脸颊上结成的冰像筷子一样长，磕头把前额碰出了血，流出的血水冻成一个小冰柱。一天忽然来了一个人，给了他一个石匣，对他说：“这个石匣可以治太夫人的病。”萧叡明跪着接了过来，来人忽然不见了。他将石匣拿给母亲，见里面只有一块三寸长的丝绢，上面写着两个红色的字“日月”，从此他母亲的病就好了。出自《谈薮》。

解叔谦

南齐雁门郡的解叔谦，朝廷要聘任他为奉朝请，他因为母亲有病没有去。母亲生病，夜晚他在院子里磕头，祈求神灵医治他母亲的病。忽然听到天空有声音说：“用丁公藤泡酒喝便可以治好。”他向医生请教，查阅《本草》，都不知道什么是丁公藤。没有办法，他只好出门到各地去打听寻找。一天他来到宜都境内，远远看见一个老头在山上砍树。他去问老头砍树有什么用，老人说：“这是丁公藤，治疗风症非常有效。”解叔谦哭着拜了两拜，详细说了要请求老人将丁公藤给他的用意。老人很同情他，将丁公藤送给他，并传授他泡酒的具体方法。解叔谦记在心里，说完老人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解叔谦回家以后按照老头讲述的方法用丁公藤泡制药酒，为母亲治病，母亲的病便好了。出自《谈薮》。

宗元卿

南齐南阳宗元卿，品行高尚，早孤，由母亲抚养。母病，元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则小痛。以此为常则。乡里宗敬，率号宗曾子。出《谈薮》。

匡 昕

齐庐陵匡昕隐金华山，服食不与俗人交。母亡已经数日，昕奔还号叫，母便苏。孝感致也。出《谈薮》。

曾康祖

齐扶风曾康祖，母患乳痛，诸医不能疗。康祖乃跪，以两手捧乳，大悲泣，母痛即瘥。出《谈薮》。

在很远的地方就会感到心痛。母亲病得严重，他疼得便厉害；母亲病得轻，他疼得也轻。从此成了规律。乡亲们非常尊敬他孝敬母亲的行为，认为他就像孔夫子的弟子曾子一样有孝行，都称他为“宗曾子”。出自《谈薮》。

匡 昕

南齐庐陵的匡昕隐居在金华山中，生活饮食都不同常人交往。他母亲死了已经有好几天了，他奔跑哭叫着回到母亲身边，他母亲便复活过来。这是他孝敬母亲，母子间心灵互相感应导致的。出自《谈薮》。

曾康祖

南齐扶风的曾康祖，他的母亲乳房上长了毒疮，请了很多医士都治不了。曾康祖跪在地上，两手捧着他母亲的乳房大哭，他母亲乳房上的毒疮就好了。出自《谈薮》。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应二

崔 恕	何 珣	陈 遗	王虚之	河南妇人
岑文本	郑 鲜	张楚金	罗道惊	陵空观
皇甫氏	田仁会	徐州军士	唐宣宗	李彦佐
胡 生	刘行者	王法朗	郝法遵	王 晖
李梦旗	孟 熙			

崔 恕

谯郡有功曹峒。天统中，济南来府君，出除谯郡。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于人。时春夏积旱，送别者千余人。至此峒上，众渴甚，来公有思水之色。恕独见一青鸟，于峒中乍飞乍止。怪而就焉，鸟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清泉涌注。盛以银瓶，瓶满，水立竭，惟来公与恕供饮而已。议者以为德感所致焉。时人异之，故以为目。出《酉阳杂俎》。

崔 恕

谯郡有个地方叫功曹峒。北齐后主天统年间，济南来太守出任谯郡。清河的崔恕是济南府功曹，从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品德。时值春夏之交，连续干旱了很长时间，前来为来太守送行的有上千人，他们走到这个山涧边，众人很口渴，来公也露出想喝水的神情。崔恕独自看见一只青鸟在山涧中一会飞起，一会落下。他感到奇怪便追了过去，在青鸟飞起的地方发现一块直径有五六寸的石头。他用鞭子拨弄，石头底下冒出一股清泉。他立刻用银瓶接水，刚将银瓶装满，泉水立即就没有了，接到的一瓶水，刚好够来公和崔恕饮用的。有人议论说这是由于崔恕的品德感动了天地神灵的结果。当地人对这件事都感到奇怪，所以称这个山涧为“功曹峒”。出自《酉阳杂俎》。

何 瑚

梁何瑚字重宝，为北征谘议。博问强学，幼有令名。性淳深，事亲恭谨。母病求医，不乘车马。忽感圣僧，体质殊异，手执香炉，来求斋食，而至无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余日，母病有瘳，僧便辞去，留素书《般若经》一卷。因执手曰：“贫道是二十七贤圣，不近相人。感檀越至心，故来看。病者已瘳，贫道宜还。”言讫前行，忽不见，而炉烟香气，一句方歇。精诚所感，朝野叹嗟。因舍别宅为目爱寺也。出《辩证论》。

陈 遗

吴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焦饭。遗在役，恒带囊，每煮食，漉其焦以献母。孙恩作乱，遗随例奔逃。母忆遗，昼夜哭泣，遂失明。遗脱难还家，入门见母，再拜号泣，母目忽然开朗。出《孝子传》。

王虚之

王虚之，庐陵西昌人。年十三，丧父母，二十年盐酢不入口。后得重病，忽有一人来诣，谓之曰：“君病寻瘳。”俄而不见。又所住屋室，夜有异光，庭中橘树，隆冬三实。病果寻愈。咸以至孝所感。出《孝子传》。

何 瑚

梁朝何瑚，字重宝，任北征谘议。何瑚见闻广，学习勤勉，少有美名。性格淳朴敦厚，侍奉双亲恭敬严谨。他的母亲病了，他亲自去请医生，不乘车马。他的行为忽然感动了一位形貌与气质都不同寻常的高僧，他手持香炉来到何瑚家要斋饭吃，每天来都不分早晚，何瑚已经感觉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僧人。像这样连续来了十多天，何瑚母亲的病好了，这个僧人向何瑚告辞，并送给他一卷道书《般若经》。他握着何瑚的手说：“贫僧我是二十七位贤圣中的一个，平时不接近普通人。被施主的至诚的心所感动，所以前来为你母亲治病。现在你

母亲的病已经好了，贫僧应当回去了。”说完往前走，突然就不见了，但是从僧人炉烟散出的香气，十天以后才飘散。何瑚的精诚感动圣僧的事，引发朝廷内外的感叹。何瑚于是施舍出一所住宅为寺庙，称为“目爱寺”。出自《辩证论》。

陈 遗

吴人陈遗年轻的时候在郡署当属吏，他的母亲喜欢吃焦饭。陈遗当差时总随身带着一个口袋，做饭的时候捞出焦饭装进口袋，奉献给母亲吃。孙恩作乱的时候，陈遗随着官署人员一齐撤退。他母亲在家想念他，昼夜哭泣，便把眼睛哭瞎了。陈遗躲过灾难回家，一进门看见母亲，拜过之后就哭，他母亲的眼睛忽然复明了。出自《孝子传》。

王虚之

王虚之，是庐陵西昌人。他十三岁的时候，父母去世，从那以后二十年的时间，他就一口食盐和醋都没有吃过。后来他得了重病，忽然来了个人对他说：“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说完那人就不见了。他住的屋子夜里发出奇异的光芒，庭院里的橘子树在严冬季节竟结了三个果实。他的病果然不久就好了。这些都是由他至诚的孝心所感应出来的结果。出自《孝子传》。

河南妇人

隋大业中，河南妇人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以蚯蚓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窃藏其一盂，留示儿。儿见之号泣，将录妇送县。俄而雷雨暴作，失妇所在。寻见妇自空堕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变为白狗，言语如恒。自云：“不孝于姑，为天神所罚。”夫乃斥去之。后乞食于道，不知所在。出《冥报记》。

岑文本

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

曾乘船于巨江中，船坏，人尽死，文本没在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死。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其灾，终逢太平，致富贵也。”言讫，趋出外不见。既而文本就斋，于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出《法苑珠林》。

郑 鲜

唐郑鲜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无以可延。梦见沙门问之：“须延命耶？可大斋日，放生念善，持斋奉戒，可以延龄得福。”鲜因奉法，遂获长年。出《宣验记》。

河南妇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河南有个媳妇奉养婆母不孝顺。婆母双目失明，她就将蚯蚓做成羹给她婆母吃。她婆母感到味道奇怪，就偷偷地藏起来一小块，留着给儿子看。儿子看到后大声哭泣，气愤地扭送媳妇去县衙。走在路上，一会儿突然下起大雷雨，失去了媳妇的踪迹。紧接着看见媳妇从空中掉在地上，身体和穿的衣服和以前一样，但是脑袋却变成了一只白狗的头，说话声音也和从前一样。她自己说：“不孝顺婆母，遭到了天神的惩罚。”丈夫就赶走了她。她只好沿路讨饭，后来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出自《冥报记》。

岑文本

唐朝中书令岑文本是江陵人。他从小信奉佛教，经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曾经乘船航行在大江之中，船坏了，乘船的人都淹死了，他也沉到了水中，在水里听到有人说：“只要诵佛经，一定不会死。”这样连续说了三遍。随即他随着波浪涌出水面，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北岸，避免了一次死亡。后来他在江陵准备了斋饭，和尚们汇集到他家里吃饭。一个和尚单独等到最后才走，临走时对他：“天下正处在混乱之中，你会幸运得不遭受灾难，最终能够赶上太平，得到富贵。”说完走出门外就不见了。岑文本送走和尚也开始吃斋饭，从

饭碗里吃出两枚舍利。后来他的经历果然同和尚所说的一样。出自《法苑珠林》。

郑 鲜

唐代郑鲜，字道子，他善于通过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人的命运。他知道自己寿命短，但没有办法可以延长。有一天，他梦见和尚问他：“须延长寿命吗？如果想要延长寿命，可搞个大斋日，将抓获的动物放回大自然，诚心向善，还必须吃斋并遵守佛教的戒律，这样就可以延长寿命并获得福祉。”郑鲜因此信奉佛教，于是获得了长寿。出自《宣验记》。

张楚金

唐则天朝，刑部尚书张楚金为酷吏周兴构陷。将刑，乃仰叹曰：“皇天后土，岂不察忠孝乎？奈何以无辜获罪。”因泣下数行，市人皆为歔歔。须臾，阴云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释罪。宣示讫，天地开朗，庆云纷纭。时议言其忠正所致也。出《御史台记》。

罗道惊

唐司竹园罗道惊上书忤旨，配流。时有同流者道病卒，泣曰：“所恨委骨异壤！”道惊曰：“吾若生还，当取同归。”遂瘞之而去。及还，为大水漂荡，失其所在。道惊哭告之：“请示其灵！”俄而水际沸涌。又咒曰：“如真在此下，更请一沸。”又然。遂得之，志铭可验，负之还乡。出《广德神异录》。

陵空观

唐景龙四年，洛州陵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乃改为圣真观。出《朝野僉载》。

张楚金

唐朝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刑部尚书张楚金被残害忠臣的酷吏周兴定计陷害。将要被杀头的时候，他仰天长叹说：“皇天后土啊，你们难道就不分辨谁是忠臣孝子吗？为什么让没有罪的人获罪呢？”说着流下了几行眼泪，围观的老百姓都为他抽泣。不一会儿，阴云密布，似乎苍天有了感应，随后皇帝降旨免除了张楚金的罪名。刚刚宣布完这个消息，天上的阴云立刻散去，开阔明亮起来，交错出现了吉祥的五彩云。当时的人们都议论说是由张楚金的忠心和正直感动了天地的结果。出自《御史台记》。

罗道惊

唐朝司竹园的罗道惊给皇帝上书时违背了皇帝的意旨，被定罪后发配流放到边远的地方服劳役。当时流放的同伴中有一个人病死了，这个人在临死的时候哭着说：“所遗憾的是将尸骨扔到了异地他乡！”罗道惊说：“我如果能活着回去，一定将你的尸骨带回家乡安葬。”罗道惊便将他掩埋而离开了。等到罗道惊放还，准备回去的时候，掩埋同伴尸骨的地方被大水冲没，无法找到尸骨。罗道惊哭着祈求说：“请你显灵为我指示一下方位！”一会儿水面就翻起了水花。他又祷告说：“如果真是在这下面，请水面再翻涌一次。”果然水面又翻涌起来。于是他在这块水面的下面，将同伴的尸骨捞取上来，有墓上的志铭可以验证，于是背上这尸骨回了家乡。出自《广德神异录》。

陵空观

唐中宗景龙四年，洛州的陵空观发生火灾，所有的东西全都烧光了，只有一个高大的真人泥塑像岿然立那里，没有损坏。以后陵空观就改名为“圣真观”。出自《朝野僉载》。

皇甫氏

唐仆射裴遵庆，母皇甫氏，少时常持经。经函中有小珊瑚树。异时，忽有小龙骨一具，立于树侧。时人以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庆遂居宰辅云尔。出《广异记》。

田仁会

唐田仁会为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但愿常在不患贫。”出《广德神异录》。

徐州军士

唐王智兴在徐州，法令甚严。有防秋官健交代归，其妹婿于家中设饌以贺。自于厨中磨刀，将就坐割羊脚。磨讫，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仓卒相值，锋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以告。智兴讯问，但称过误，本无恶意。智兴不之信，命斩之。刀辄自刑者手中跃出，径没于地，三换皆然。智兴异之，乃不杀。出《因话录》。

唐宣宗

唐大中初，京师尝淫雨涉月，将害粢盛。分命祷告，百无一应。宣宗一日在内殿，顾左右曰：“昔汤以六事自责，以身代牺牲。虽甚旱，卒不为灾。我今万姓主，远惭汤德，

皇甫氏

唐朝仆射裴遵庆，他的母亲姓皇甫，从年少时就经常手持经卷念诵。她的藏经匣里有一棵小珊瑚树。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小珊瑚树的旁侧出现了一具立着的小龙骨。人们认为这是裴家吉祥如意的好兆头，果然到了唐肃宗上元年间，裴遵庆就当上了宰相。出自《广异记》。

田仁会

唐朝的郢州刺史田仁会在闹旱灾的时候，自己曝晒在太阳底下，为老百姓求来了雨。人们编了一首歌谣来赞颂他说：“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但愿常在不患贫。”出自《广德神异录》。

徐州军士

唐朝王智兴镇守徐州，法令非常严格。有一个秋季守卫边防的官兵期限到了被替换回家，他的妹夫在家中准备酒菜为他庆贺。他妹夫自己在厨房里磨刀，准备就座后割羊脚用。刀磨好后，手里持着刀快步往外走，恰巧他的大舅哥从堂屋往厨房来，两个人在仓促中相撞，他手中的刀尖正刺在他大舅哥的心脏上，当时就死了，他被人扭送到州衙门。王智兴亲自审问。可他只说自己是误伤，本没有恶意。王智兴不信，令将他杀头。行刑时，刀就从刽子手的手中自己跳出来，直接插入地下，连换了三把刀都是这样。王智兴感到奇怪，便决定不杀他了。出自《因话录》。

唐宣宗

唐宣宗大中初年，京城曾经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将要威胁即将收成的庄稼。宣宗令对天祈祷，盼望天晴，但是多次祷告也没起作用。宣宗一天在内殿，看着左右说：“当初商汤王以六事自责，以自身代替牺牲。虽然天旱，但最后却没有造成灾害。我现在身为天下百姓的主人，非常惭愧远远赶不上商汤的仁德，

而灾若是，兆人谓我何？”乃执炉，降阶践泥，焚香仰视，若自责者。久之，御服沾湿，感动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阴开，比秋而大有年。出《真陵十七史》。

李彦佐

李彦佐在沧景。唐太和九年，有诏诏浮阳兵北渡黄河。时冬十二月，至济南，郡使击冰进舟，冰触舟，舟覆诏失。彦佐惊惧，不寝食六日，鬓发白，至貌侵肤削，从事亦谬其仪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诏尽死。吏惧，且请公一祝祷于河，吏凭公诚明，以死索之。彦佐乃令具爵酒，及祝传语诘河。其旨：“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望，祀未尝匮，而河伯泊鳞介之长，当卫天子诏，何反溺之乎？或不获，予将斋告于天，天将谪尔。”吏酌冰辞已，忽有声如

震，河冰中断，可三十丈。吏知彦佐精诚已达，乃沉钩索而出。封角如旧，惟篆印微湿耳。彦佐所至，令严务简，推诚于物，著声于官。如河水色浑驶流，大木与纤芥，顷刻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坚冰陷，一钩而沉诏获，得非诚之至乎？出《阙史》。

而灾难一样，人们会怎样评价我呢？”于是他拿着香炉，走下台阶踩在泥水里，点燃香炉，抬头仰望苍天，忏悔责备自己的过失。过了很久，身上穿的龙袍都被雨水淋湿了，感动了左右。一会儿，大雨就不下了，第二天，多日积聚的阴云也散开了，到了秋天获得了丰收。出自《真陵十七史》。

李彦佐

李彦佐镇守沧景。唐文宗太和九年，皇帝发出公文命令将浮阳的兵马调到黄河以北。当时正是冬天的十二月份，队伍到了济南，郡府的官员令人敲击浮冰引导船只向前行驶，坚冰碰触到船，船倾覆，将皇帝的诏书掉到河里。李彦佐又惊又怕，连续六天不睡不吃，头发变白，相貌衰老肌肉消瘦，身边的僚属们也认不出他的容貌了。李彦佐令管理渡口的官吏打捞诏书，找不到诏书就都杀头。官吏害怕，请李彦佐向黄河祈祷，想要借李彦佐的至诚之心感动神灵帮忙，然后拼命打捞。李彦佐就令人准备酒和祷告辞，对着黄河祈祷，并传语诘责黄河。祷告辞是：“圣明的天子在上，河流高山，祝官、吏官依次序行事。我的境内山川日月星辰的望祭，定期祭祀未曾欠缺，然而水神河伯你是黄河里鱼虾水族的首领，应当护卫天子的诏书，为什么反而将它淹没了呢？如果你不把它还给我，我将斋戒后祷告上天，上天将会处罚你。”官吏将酒洒在冰上，祭祀结束，忽然河里发出像雷震一样的巨大的响声，河上的坚冰中间一下子断裂了三十丈。官吏们知道李彦佐的精诚之心已经传达到河伯那里，便将钩子伸到水中，一下子就将诏书钩了出来。诏书完好，封口如旧，只是上面的印章湿了一点。李彦佐管理政务，令出必行，办事简练，以诚处事，在官场声誉显赫。像黄河这样水浑流急，巨大的木头和纤细的草芥都可以在顷刻之间漂流千里。哪里会有船倾覆六天以后，祭祀一次坚冰就开了，用钩子钩一下就将诏书捞出来的事呢？这难道不是李彦佐的精诚感应的结

果吗？出自《阙史》。

胡 生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藪，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家贫，少为洗镜镀钉之业。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御寇之垄，似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

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赂，必见拒也。或持茗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说数篇，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云：“忽闻梅福来相访，笑著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云：“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云：“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苍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出《云溪友议》。

刘行者

唐庐陵闾閻中，有一刘行者，以钉铰为业。性至孝，母亲患眼二十余年，行者恳苦救疗。一日，忽有衲僧，携净水铜瓶子，觅行者磨洗，出百金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亲患眼多年，和尚莫能有药疗否？”僧云：“待磨洗瓶子了，与医。”磨洗毕，便出门，而行者随问之，僧云：“但归去，已与医了。”言讫，失僧所在。行者奔还家，见母亲忽自床

胡 生

列子死在郑国，如今他的坟墓还在郊外的沼泽里，因为是名人贤士留下的遗迹，禁止人们在这里砍柴。乡里有个胡生，家境贫穷，年少时做些为别人磨洗铜镜、镀洗铜门钉子的活。他得到甘甜的水果、名茶或者是美酒，就供奉到列御寇列子的墓前，好像祈求他能够赐给

聪明和学问。过了一年，他梦见一个人，拿着刀子将他的肚子剖开，把一本书放到了他的心脏里面。睡醒以后，他想要吟诗，吟诵出来的都是绮丽美妙的词句，但却不是从老师和朋友那里学来的。

虽然有了学问，但是他还不放弃磨洗铜镜、镀洗钉子的低贱职业，真是有隐士的风范。远远近近的人都叫他“胡钉铰”。太守等官员和一些社会名流都很仰慕他，出入他家门庭的多是道德修养为人称道的长者。送给他一些礼物，一定会被他拒绝。但如果送给他香茶或美酒，他就会欣然接受。简略地介绍下他作的几首诗，一首是描写高兴地迎接圃田县韩少府来访的诗：“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还有观看郑州崔郎中家的女郎们绣样的诗：“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另有一首是描写江边小儿垂钓的：“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苍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出自《云溪友议》。

刘行者

唐朝庐陵的市井中有个刘行者，以修补金属器物为职业。他生性至孝，母亲患眼病二十多年，他多方苦寻治疗的方法。一天，忽然来了个和尚，拿着一个装净水的铜瓶子，找刘行者让他磨洗，要给他一百两银子作为酬谢，刘行者不要。对和尚说：“我家里有老母亲患眼病多年，和尚你能有药治疗吗？”和尚说：“等你磨洗完瓶子，和你去医治。”磨洗完了，和尚拿起瓶子就走出门去，刘行者追上去问，和尚说：“你只管回家去吧，我已经医治完了。”说完，和尚就不见了。刘行者跑回家去，看见母亲忽然从床上

坠地，双目豁开。阖家惊喜，方知向者僧是罗汉。遂画其形影供养，至今存焉。出《报应录》。

王法朗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为恨。因发愿读《道德经》，梦老君与剪其舌。觉而言词轻利，精诵五千言，

颇有征验。出《录异记》。

郝法遵

唐道士郝法遵居庐山简寂观，道行精确。独力检校，已历数年，全无徒弟。忽梦玄中法师谓之曰：“汝无人力，甚见勤劳。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觉，话于众。出山过民王家，有孩子，年才一啐，见法遵，抱其足不肯舍。遵去，昼夜啼号不息。遵复至则欣然。后数年，父母即舍为童子。又一小儿姓刘，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异，因灸眼尾，其光遂绝。已四五岁，亦舍在观中。相次入道，果符玄中梦授之语矣。出《录异记》。

王 晖

西蜀将王晖尝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无水泉，民皆汲于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绝其水路，城内焦渴，旬日之间，颇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请，哀告神祇。及寐，梦一老父告曰：“州狱之下，当有美泉。”言讫而去，王亦惊寤。

掉到地下，双眼豁然好了。全家人又惊又喜，这才知道和尚是个修行成罗汉的高僧。于是画了这个罗汉的图像供奉起来，这张画像现在还保存着。出自《报应录》。

王法朗

唐代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头又大又长，说话吐字不怎么清楚，经常以此为憾。他因此而许下愿，诵读《道德经》，梦见道教的创始人《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用剪刀修剪他的舌头。睡觉醒了以后感觉说话流利，吐字清晰了，精读五千字的《道德经》，很有征验。出自《录异记》。

郝法遵

唐朝的道士郝法遵居住在庐山简寂观，道行很精深。独自修行已

经数年了，没有收一个徒弟。一天他忽然梦见玄中法师对他说：“你没有人帮助，很是勤苦辛劳。现在有两个童子可以做你的徒弟，只是遗憾太小了。”睡醒以后，他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了。一天他出山路过一户姓王的人家，这家人有个刚刚一岁的小孩看见他，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郗法遵走了以后，这小孩昼夜啼哭不停。郗法遵再去，他又高兴了。过了几年，他的父母将他交给郗法遵做了道童。还有一个小孩姓刘，眼睛里向外放射五彩光芒。他的父母怀疑是怪异，用艾蒿点着后烧灸他的眼睛尾角，光芒就消失了。已经四五岁了，也被父母送到观里。两个孩子相继当了道童，果然符合玄中法师梦中所说的话。出自《录异记》。

王 晖

西蜀将军王晖曾经担任过集州刺史。集州城里没有水泉，老百姓都到城外取水。有一次，岐兵急攻集州城，并且切断了城外取水的道路，城里的人干渴，十天里，渴死了很多人。王晖便在半夜时分祈祷哀求神灵帮助。等他睡下，梦见一个老父告诉他说：“州城监狱的底下，当有美泉。”说完就走了，王晖也惊醒了。

迟明，且命畚鍤，于所指之处掘数丈，乃有泉流。居人饮之，蒙活甚众。岐兵比知城中无水，意将坐俟其毙。王公命汲泉水数十罍，于城上扬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岂王公精诚之所感耶？疏勒拜井之事，固不虚耳。王后致仕，家于雍州，尝言之，故记耳。出《玉堂闲话》。

李梦旗

伪蜀拔山军卒李梦旗经敌擒归岐阳，老母悲泣，因瞽双目。梦旗在岐阳，虔祈切至，愿见慈母，三载方还。梦旗刺股血点母眼，即时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出《傲诫录》。

孟 熙

蜀孟熙，贩果实养父母，承颜顺旨，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不悛

苦辛。父常云：“我虽贫，养得一曾参。”及父亡，绝浆哀号，几至灭性。布苦于地，寝处其上，三年不食盐酪，远近叹服。因见鼠掘地，得黄金数千两，自此巨富焉。出《傲诫录》。

天亮以后，他令人拿着畚箕和铁锹在老人所指示的地方挖下去几丈深，果然有水流出。城里的人喝了以后，救活了许多人。岐兵都知道城内没有水源，所以想坐等他们渴死。王晖命令取来泉水几十罍，从城墙上洒下去给岐兵看，岐兵见城内有水，便退走了。当日神泉也干竭了。这难道不是王晖的虔诚所感动神灵的结果吗？疏勒拜井求水的传说，果然不是虚构的。王晖后来退休，迁到雍州，曾经提起这件事，所以记录下来。出自《玉堂闲话》。

李梦旗

伪蜀拔山军卒李梦旗被敌方抓住押到岐阳，老母亲在家中悲伤哭泣，导致双目失明。李梦旗在岐阳虔诚地祈祷，希望早日回家去看母亲，三年之后才回家。他刺破大腿，将血滴在母亲的眼睛里，一会儿，他母亲的眼睛又像当初一样能看见东西了。这才知道很明显是他的孝顺感应的结果。出自《傲诫录》。

孟 熙

蜀郡的孟熙，靠贩卖水果奉养父母，凡事看父母的眼色，顺从父母的旨意，冬天暖被，夏天扇席子，晚上侍候入睡，早上前往请安，出门要告诉去向，回来要拜见父母，孝顺周到，不辞辛苦。他的父亲常说：“我虽贫穷，但养了一个像曾参一样的孝子。”他父亲死了，他不吃不喝整日哭号，悲伤过度几乎危及生命。他在地面上铺上草垫子，睡在上面，三年不吃盐和醴酪，远近的人们全都叹服。后来他看见老鼠在地上挖土，得到了好几千两黄金，从此巨富。出自《傲诫录》。

卷第一百六十三 讖应

历阳媪	孙 权	高 颀	神 尧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条歌	突厥盐	封中岳	杨柳谣
黄獐歌	苾挈儿	安乐寺	乌鹊窠	鲤鱼儿
挽天枢	黄犊子	骆宾王	天 后	阎知微
长孙无忌	魏 王	武媚娘	孝 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孙 佺	张易之	饮酒令	白马寺
李 蒙	李进周	志公词	李怀光	王 铎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国闰	竹 繻	

历阳媪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媪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门，见门阃有血，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阃。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上山。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出《独异记》。

孙 权

湓口城，汉高祖六年灌婴所筑。建安中，孙权经住

历阳媪

历阳县有一个老太太，经常行善。一天，忽然有个少年上门讨饭吃，老太太对他很客气。临走的时候少年对老太太说：“时时前往县衙门前看看，如果看见门槛上有血，可到山上去避难。”从此以后，老太太每天都去县衙门前看一看，守门的差人问她干什么，老太太将

少年告诉她的话回答他。差人同她开玩笑，就将鸡血涂在门槛上。第二天，老太太见门槛上有血，便拎着鸡笼子躲上山去。当天晚上，县城陷落成为一个湖泊，就是如今和州的历阳湖。出自《独异记》。

孙 权

淝口城，汉高祖六年灌婴修筑。汉献帝建安年间，孙权曾住此城，自标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铭石云：“汉六年，颍阴侯开此井。卜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度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见铭欣悦，以为己瑞。人咸异之。出张僧鉴《浚阳记》。

高 颍

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村门首。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大匠高颍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颍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根株盘礴，与诸树不同。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今唐家居焉。出《朝野僉载》。

神 尧

隋炀帝与神尧高祖俱是独孤外家，然则神尧与炀帝常悔吝。每朝谒退，炀帝背有词然。后因赐宴，炀帝于众，因戏神尧。神尧高颜面皱，帝目为阿婆面，神尧忿恚不乐。泊归就第，快怅不已。见文皇已下，告文皇皆无言。次告窦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显毁云阿婆面，据是子孙不免饥冻矣。”窦后欣跃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贺！”神尧不喻，谓是解免之词。后曰：“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尧涣然冰释，喜悦，与秦、齐诸王私相贺焉。出《芝田录》。

在这座城里，他选定一块地打井，竟挖出了一口古井。井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汉高祖六年，颍阴侯灌婴打了这眼井。有人预言，三百年以后这口井会淤积掩埋，填塞后再过不到一百年，会被顺应时

代、有运气的人重新挖掘出来。”孙权看见碑上的铭文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自己吉祥瑞兆。大家都对这件事感到很惊奇。出自张僧鉴的《浔阳记》。

高 颀

西京长安百官议事的朝堂北头有一棵大槐树，从隋朝开始就长在唐兴村的村口。文皇帝移都到长安以后，兴修土木的将作大匠高颀经常坐在这棵树下监督指挥。后来栽树的时候觉得它同新栽的树排在一起不整齐，想把它砍掉。文皇帝说：“高颀曾坐在这棵树下，不要砍掉。”到现在这棵树已经有一百三十岁，仍然存在。它枝叶繁茂，树根盘曲坚固，与别的树不同。承天门正对着唐兴村的树口，现在是唐氏所居了。出自《朝野僉载》。

神 尧

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神尧皇帝都是独孤氏的娘家，然而神尧皇帝经常对隋炀帝抱有悔恨之心。每次朝见退下后，隋炀帝背后都有说词。一次隋炀帝举行宴会，他当着大家的面同神尧皇帝开玩笑。他见神尧皇帝长得高额头，满脸皱纹，就说神尧皇帝是老太婆脸，神尧皇帝心中愤恨不乐。等回到府里，仍然不高兴。见文皇帝李世民等兄弟，讲给李世民等兄弟们听，他们都没说什么。他又讲给窦皇后说：“我的身世本来就可悲，现在又被主上贬低我为老太婆脸，看来我的子孙免不了要挨饿受冻了。”窦皇后高兴地说：“这句话应该全家庆贺呀！”神尧不理解，以为是宽解安慰之词。窦皇后说：“你被封为唐王，老太太则是堂主，堂主就是唐主。”神尧立刻解除了懊恼，高兴起来，与秦王、齐王诸王私下里相互庆贺起来。出自《芝田录》。

唐高祖

唐北京受瑞坛。隋大业十三年，高祖令齐王元吉留守。辛丑，获青石，若龙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齐王献之。文字映澈，宛若龟形。帝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其字愈明。内外毕贺，

帝曰：“上天明命，赐以万吉。宜以少牢祀石龟，而爵龟人。”因立受瑞坛。出《太原事迹杂记》。

太行山

唐武德初，太行山大声曰：“唐国兴，理万年。”出《太原事迹杂记》。

桑条歌

唐永徽年以后，人唱《桑条歌》云：“桑条^葑女韦也乐。”至神龙年中，逆韦应之。谄佞者郑愔，作桑条乐词十余首进之。逆韦大喜，擢为吏部侍郎，赏缣百匹。出《朝野僉载》。

突厥盐

唐龙朔已来，人唱歌名《突厥盐》。后周圣历年中，差阎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书，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银器物锦彩衣裳以为礼聘，不可胜纪。突厥翻动，汉使并没，立知微为可汗。“突厥盐”之应。出《朝野僉载》。

唐高祖

唐公李渊在太原修建了一座受瑞坛。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唐公李渊令儿子齐王李元吉留守太原。辛丑年，李元吉得到了一块龙形的青石，上面有四个红字：“李渊万吉。”齐王将它献给李渊。石头上面的文字晶莹剔透，好像龟的形状。李渊于是叫人将它蘸上水在石头上磨，以验证字迹是否是天然形成的。磨了几天之后，字迹更加鲜明。朝廷内外都庆贺，李渊说：“上天圣明的命令，赐给我万年吉祥。应当用猪和羊来祭祀石龟，并赐爵给献龟的人。”因此修建了这座受瑞坛。出自《太原事迹杂记》。

太行山

唐高祖武德初年，太行山传出很大的声响：“唐朝国家兴盛，理应延续万年。”出自《太原事迹杂记》。

桑条歌

唐高宗永徽年以后，民间传唱着一首《桑条歌》的歌谣说：“桑条^葶女韦也乐。”到了唐中宗神龙年间，韦后应验这首歌谣得到了权势。有个花言巧语谄媚的小人叫郑愔，他作了十多首以桑条为题目的乐词献给韦后。韦后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吏部侍郎，赏赐给他百匹缣。出自《朝野金载》。

突厥盐

唐高宗龙朔改元以来，民间传唱着一首名为《突厥盐》的歌谣。后来到了武则天圣历年间，朝廷派阎知微去和匈奴修好，授给他三品春官尚书，同时护送武延秀去娶突厥成默啜的女儿，带去的金银器物锦彩衣裳作为聘礼，多得数不清。后来突厥人翻悔，杀了所有的汉使，推举阎知微做他们的可汗，“突厥盐”得到了验证。出自《朝野金载》。

封中岳

唐调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土蕃入寇又停。至永淳年，又驾幸嵩岳。谣云：“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岳下遭疫，不愈，回至宫而崩。出《朝野金载》。

杨柳谣

唐永淳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后徐敬业犯事，出柳州司马，遂作伪敕，自授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江淮反。使李孝逸讨之，斩业首，驿马驮入洛。“杨柳杨柳漫头驼”，此其应也。出《朝野金载》。

黄獐歌

周如意年已来，始唱《黄獐歌》。其词曰：“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俄而契丹反叛，杀都督赵翊，营府陷没。差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前后百万众，被贼败于黄獐谷。诸军并没，罔有子遗。黄獐之歌，斯为验矣。出《朝野金载》。

苾挈儿

周垂拱已来，京都唱《苾挈儿歌》词，皆是邪曲。后张易之小名苾挈。出《朝野金载》。

安乐寺

唐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

封中岳

唐高宗调露年间，高宗皇帝想去中岳嵩山封禅，正值突厥叛乱而停止。后来又想去封禅，又因为吐蕃入侵而停止。到了永淳年，高宗皇帝来到嵩山。当时流传一首民谣说：“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高宗皇帝在山下就得了病，没医治好，回到宫里就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杨柳谣

唐高宗永淳年以后，天下的老百姓都传唱“杨柳杨柳漫头驼”这句歌谣。后来徐敬业出事，先是他出任柳州司马，接着他伪造皇帝的文书，自己任命自己为扬州司马，把长史陈敬之杀了，依据江淮一带造反。朝廷派李孝逸去讨伐，砍下了徐敬业的脑袋，用马驮到洛阳，“杨柳杨柳漫头驼”，这件事正是这句歌谣的验证。出自《朝野金载》。

黄獐歌

武周朝如意年以来，民间开始传唱一首《黄獐歌》。歌词是：“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不久契丹族反叛，杀了都督赵翊，营房和都督府都被契丹人占领。朝廷命令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四人，前后带领一百多万兵马前去征讨，被契丹人在黄獐谷给打败。各军全都覆没，没有逃脱一支人马。这算是“黄獐之歌”得到验证了。出自《朝野僉载》。

苾挈儿

武后垂拱年间，京城里争唱《苾挈儿歌》的小调，全都是低俗的邪词。后来武则天宠幸了张易之，他的小名叫“苾挈”。出自《朝野僉载》。

安乐寺

唐中宗景龙年间，安乐公主在洛州道光坊建安乐寺，花费白银数百万。童谣曰：“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县。”后诛逆韦，并杀安乐，斩首悬于竿上，改为悖逆庶人。出《朝野僉载》。

乌鹊窠

唐神龙已后，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强盛，百姓不得斫桑养蚕、种禾刈谷之应也。出《朝野僉载》。

鲤鱼儿

唐景龙中谣曰：“可怜圣善寺，身著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至景云中，谯王从均州入都作乱，败走，投洛川而死。出《朝野僉载》。

挽天枢

唐景云中谣曰：“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

倒天枢，收铜并入尚方，此其应验。出《朝野金载》。

黄犊子

唐景龙中谣云：“黄柏犊子挽绞断，两脚踏地鞋^襦断。”六月平王诛逆韦。挽绞断者，韦欲作乱，鞋^襦断者，事不成。阿韦是黄犊之后也。出《朝野金载》。

骆宾王

唐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出《朝野金载》。

几百万两。当时流传的童谣说：“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县。”后来唐玄宗诛杀韦后一党，同时杀了安乐公主，并将头悬挂在高竿上，将它贬为“悖逆庶人”。出自《朝野金载》。

乌鹊窠

唐中宗神龙年以后，民谣说：“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这是突厥强盛，侵犯中原，老百姓无法砍桑养蚕、种庄稼割麦子的征兆。出自《朝野金载》。

鲤鱼儿

唐睿宗景龙年间的民谣说：“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到了景云年间，谯王李重福从均州进入京城叛乱，失败后逃走，跳进洛河里自杀了。出自《朝野金载》。

挽天枢

唐中宗景云年间民谣说：“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等到神武皇帝即位，就下令推倒“天枢”，将制造“天枢”的铜存放为为皇宫制造

刀剑等金属器物的尚方官署。这件事就是民谣的应验。出自《朝野金载》。

黄犊子

唐睿宗景龙年间民谣说：“黄柏犊子挽绞断，两脚踏地鞋^襦断。”六月平王便诛杀了韦后一党。“挽绞断”，是韦后要造反作乱，“鞋^襦断”，是说造反不成功。韦后是黄犊子的后人。出自《朝野金载》。

骆宾王

唐明堂主簿骆宾王所做的文章《帝京篇》里说：“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骆宾王后来和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大败，投江水而死。这两句诗就是讖言。出自《朝野金载》。

天后

唐太宗之代，有《秘记》云：“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淳风对曰：“臣据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殄尽。”帝曰：“求而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仇，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出《谈宾录》。

阎知微

唐麟德已来，百姓饮酒唱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族盐。后阎知微从突厥领贼破赵定。后知微来，则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发，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猬毛，挫其骨肉，夷其九族，疏亲先不相识者，皆斩之。小儿

年七八岁，驱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掷饼果与者，仍相争夺，以为戏笑。监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盐”之言，于斯应矣。出《朝野金载》。

长孙无忌

唐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

天后

唐太宗时期，有《秘记》上载：“唐朝开国三代以后，将会有一个姓武的女主武王取代占有李家天下。”唐太宗秘密地将李淳风找来，询问这件事，李淳风说：“我根据玄象推测得出结论，这种征兆已经形成。这个人已经出现在陛下的皇宫里，从现在起不超过四十年，她可以据有天下的统治权，并且开始诛杀唐室子孙，几乎杀光。”唐太宗说：“把她找出来杀了怎么样？”李淳风说：“这是上天的安排，不应该进行破坏。皇帝的子孙即使不死，也不一定争到皇位。况且据我推算这个女子已经长成，就在宫里，已经成为陛下的眷属。再过四十年，她又会衰老。老了会变得仁慈，她对陛下的子孙或许不会斩尽杀绝。现在如果杀了她，她还会托生复活，再过四十年，也可以统治天下。那时候她年轻毒辣，现在杀了她所结下的仇恨，到时候她会把陛下的子孙杀得一个也不剩。”出自《谈宾录》。

阎知微

唐高宗麟德年以来，老百姓喝酒的时候经常唱歌，歌唱完了而酒还未喝光的，称之为“族盐”。后来阎知微带领突厥的军队攻破了赵定。最后阎知微被抓来，武则天大怒，将他绑到西市，令百官用箭射他。河内王武懿宗走到距离阎知微七步远的地方，连发三箭，都没有射中，软弱胆小到如此地步。阎知微身上被射得像刺猬的毛一样，并且还割下了他的骨肉，诛杀了他的九族，就连远亲中互相不认识的也都被抓来杀掉。孩子才七八岁，也被抱到西市，老百姓可怜孩子，给他们一些糖果，孩子们互相抢夺，还当成嬉笑。监刑御史不忍杀害孩

子，请示武则天留下孩子不杀。当初所说的“族盐”，也就是诛杀姓阎的意思，到这个时候得到了应验。出自《朝野僉载》。

长孙无忌

唐时赵公长孙无忌，用黑羊毛做成浑脱毡帽，天下羡慕仿效，其帽为赵公浑脱。后坐事长流岭南，浑脱之言，于是效焉。出《朝野僉载》。

魏 王

唐魏王为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为魏王踣。后坐死。至孝和时，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时人又名为陆颂踣。未一年而陆颂殒。出《朝野僉载》。

武媚娘

唐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二十余年，武氏强盛。武氏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五十余人，几迁鼎矣。出《朝野僉载》。

孝 和

唐咸亨已后，人皆云：“莫浪语，阿婆嗔，三叔闻时笑杀人。”后果则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则天也；三叔者，孝和为第三也。出《朝野僉载》。

魏叔麟

唐魏仆射子名叔麟。识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果被罗织而杀之。出《朝野僉载》。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识者言：“德

将这种式样的帽子叫做“赵公浑脱”。后来他因事获罪被长期流放在岭南，用不着再戴毡帽，“浑脱”这个说法，这个时候应验了。出自《朝野僉载》。

魏 王

唐魏王造了一种头巾，高挺而向前朝下折，天下人都欣然羡慕效仿，称这种式样的头巾为“魏王踣”。不久，魏王犯罪被处死了。到孝和皇帝时，陆颂也将头巾折成这种高而且向前倒的样式，人们又称这样的头巾为“陆颂踣”。不出一年，陆颂也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武媚娘

唐高宗永徽年以后，民间流传一首《武媚娘歌》，后来高宗皇帝立武媚娘为皇后。高宗皇帝死了以后，武媚娘临朝主持朝政，改国号为“大周”。武氏家族兴盛了二十多年。武氏家族的梁王、魏王、定王等同时开建府署，成立办事机构。还封了五十多个郡王，几乎篡夺了唐朝的江山。出自《朝野僉载》。

孝 和

唐高宗咸亨年以后，人们都说：“不要随便说话，小心阿婆怪罪，三叔听到时笑死人。”后来果然武则天即位，最后孝和皇帝继承了皇位。阿婆，是指武则天；三叔，是指唐中宗孝和皇帝，因为他排行第三。出自《朝野僉载》。

魏叔麟

唐朝魏仆射儿子的名字叫叔麟。有识者说：“叔麟的反语就是身戮。”后来魏叔麟果然被编造罪名而杀害。出自《朝野僉载》。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在唐中宗神龙初年被改封为德靖王。有识者说：“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出《朝野僉载》。

孙 佺

唐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孙佺之北也，处郁曰：“飧若入咽，百无一全。”山东人谓湿饭为飧。音孙。幽州以北，并为燕地，故云。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

天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太盛也。出《朝野僉载》。

饮酒令

唐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作令云：“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盏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盏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罗织事起。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为此令，此席人进状告之，十人皆弃市。自后庐陵徙均州，则“子母相去离”也；“连台拗倒者”，则天被废，诸武迁放之兆。出《朝野僉载》。

白马寺

唐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自后捉搦僧尼严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并停革，后出者科决，还俗者十八九焉。出《朝野僉载》。

靖，就是鼎贼。”后来他果然有篡权当皇帝的野心，被郑克等人斩杀了。出自《朝野僉载》。

孙 仝

唐朝的孙仝为幽州都督，五月，他带领军队向北进攻。当时军师李处郁说：“五月，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火入水必然熄灭。”孙仝不听，结果损失了八万人马。当年窦建德进入牛口谷救王世充，当时有人说：“窦入牛口，怎么还能回来？”果然被秦王李世民抓住了。这次孙仝往北进军，李处郁说：“飧如果进入咽喉，不会再保持完整。”山东人将粥饭叫做“飧”音孙，幽州以北，都是当年燕国的土地，所以李处郁这么说。出自《朝野僉载》。

张易之

武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者，斥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李公者，是说李氏王朝太兴盛了。出自《朝野僉载》。

饮酒令

唐高宗龙朔年以来，老百姓喝酒的时候行酒令说：“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是指杯盏与托盘；连台，是说喝完酒后连托带盏一起翻转。等到武后永昌年间，罗织罪名陷害人的风气兴起。有十多个宫中禁军在清化坊喝酒，行起这个酒令，被同席的人告发，十多个人全都被处死。到后来，庐陵王迁移到均州，应验了“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是预示着武则天被废，武氏家族的人被定罪流放到边远地区。出自《朝野僉载》。

白马寺

唐朝玄宗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洛阳白马寺的铁佛像头，无缘无故自己掉下来，落到了殿门外。此后，朝廷捉拿僧尼严急，令他们和自己的父母相认回家，不允许再出家当和尚，新出家的捉住判刑，僧尼们被迫还俗的达到十之八九。出自《朝野僉载》。

李 蒙

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谶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闻之乃逾垣奔走，群众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出《独异志》。

李进周

天宝中，李进周颇有道术，多在禁署。徙居宫观，于所居院内，题诗不啻千言，皆预纪上皇幸蜀，禄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后方豁然。略举一篇云：“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如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贵妃小字阿环，“山下鬼”，“嵬”字也。出《抒情诗》。

志公词

刘禹锡曰：“逆胡之将乱中原，梁朝志公大师已赠词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也，‘一’止正月也。

李 蒙

唐玄宗开元五年的春天，司天监向玄宗皇帝报告说，日月星辰在天空形成的天象出现天譴的征候，而且灾难很严重。玄宗皇帝震惊，问道：“什么灾难？”回答说：“将会有名士三十人在同一天无故冤死。今年被录取的进士，正好应了这个数字。”那年被录取的进士李蒙，是公主家的女婿。玄宗皇帝没有说明事情的真相，只是秘密地告诫公主说：“每当遇到大型的游乐活动或宴会，你要将你的爱婿留在家中，不要让他参加。”公主家住在昭国里，一天在江上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合乐声传得很远。当时曲江正涨大水，江边停着连结在一起的几条船，进士们聚集在船上。李蒙听到音乐声，从家里翻过院墙跑了出来，大家都在欢欣地观看。他刚上船，船就向江中心驶去，不一会

儿，画船沉没了，歌女和船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三十名进士全都淹死在江中，没有一个幸存者。出自《独异志》。

李进周

唐玄宗天宝年间，李进周颇精通预测事物的方术，多在宫内院活动。后来搬到道观里，在他所住的院子里，题了不下一千句诗，全都预示着太上皇去蜀避难，安禄山叛乱僭位的事。当初看了不理解，事后才豁然明白。这里暂举一首诗作为例子：“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如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杨贵妃的小名叫阿环，“山下鬼”是个“嵬”字，预示着杨玉环被缢死在马嵬驿。出自《抒情诗》。

志公词

刘禹锡说：“胡人安禄山叛乱扰乱中原，梁朝志公大师在他的一首赠词中就已经提到过，说：‘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是个‘安’字，‘绿’和‘禄’在方言里为同一个字，‘一’和‘止’字加在一起是个‘正月’的‘正’字。

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出《刘公嘉话录》。

李怀光

马燧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实鼎下营。问其地，名埋怀村，乃大喜曰：“擒贼必矣。”出《国史补》。

王 铎

唐乾符中，荆州节度使晋公王铎，后为诸道都统。时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铎观之，问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惟木当为福耳。”或然之。时有术士边冈，洞晓天文，精通历数，谓晋公曰：“惟斗帝王之宫宿，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他日，晋公屏左右密问，冈曰：“木星入斗，当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识者言唐

世尝有绯衣之讖，或言将来革运，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为绯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晋公度，牛相国僧孺，每罹此谤。李卫公斥《周秦行记》，乃斯事也。安知钟于殪山之朱乎？出《北梦琐言》。

木成文

梁开平二年，使其将李思安攻潞州。营于壶口关，伐木为栅。破一大木，木中朱书隶文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

安禄山叛乱果然在正月失败被杀。事情的发展完全符合志公大师的寓言诗所做的预测。”出自《刘公嘉话录》。

李怀光

马燧讨伐李怀光，从太原带领兵马出发，走到实鼎一带准备宿营休息。马燧问宿营地的名字，别人告诉他叫“埋怀村”，他非常高兴，说：“擒获李怀光是必然的事情了！”出自《国史补》。

王 铎

唐僖宗乾符年间，荆州节度使晋公王铎，后来担任了诸道都统。当时木星侵入南斗六星的位置，几个晚上也没有退回去，王铎看到了，便问诸星象家说：“这种现象是吉还是凶？”大家都说：“金星、火星、土星侵入南斗星，便是灾祸；唯独木星侵入当是吉利的征兆。”王铎认为有道理。当时有个叫边冈的术士，洞晓天文，精通历数，他对晋公王铎说：“南斗是帝王的星宿，木星是福神，所以应当以它们来推测帝王的命运。但是这种星象不代表现在，而是代表将来的变化，不敢随便说出来啊。”过了几天，晋公王铎叫左右的人退下去，私下问边冈，边冈说：“木星进入南斗六星，是有人要当皇帝的预兆。木在斗中，是个‘朱’字。”另有有见识的人说，唐朝曾经有过关于“绯衣”的预言，有人说将来改朝换代，皇帝或是姓裴，或是姓牛。以“绯衣”代表“裴”字，“牛”字加个“人”字，就是“朱”字。所以后来的晋公裴度，相国牛僧孺，都因为这种传说和预言遭过陷害。李卫公李

德裕贬斥《周秦行纪》，也是因为这件事。哪知道当在殒山灭掉唐朝的梁太祖朱温身上呢？出自《北梦琐言》。

木成文

五代梁太祖开平二年，太祖朱温派他的大将李思安攻打潞州。军队宿营在壶口关，砍伐树木修造栅栏。士兵们破开一根树干时，看到木头当中有六个红色的隶书字：“天十四载石进。”

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贺，以为十四年必有远夷贡珍宝者。其司天少监徐鸿，谓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上天符命，岂阙文乎？吾以丙申之年，当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两竖画，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后至丙申岁，晋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鸿之言。出《稽神录》。

草重生

初董昌未败前，狂人于越中旗亭客舍，多题诗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初人不晓其词，及昌败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国公杨素所筑也；诸侯者，猴乃钱镠，申生属也；白兔昌，卯生属也；夏满，六月也；镜湖者，越中也。出《会稽录》。

唐国闰

伪蜀后主王衍，以唐袭宅建上清宫，于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备法驾谒之。识者以为拜唐，乃归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监胡秀林进历，移闰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隐者亦进历，用宣明法，闰乙酉年十二月。既有异同，彼此纷诉，仍于界上取唐国历日。近臣曰：“宜用唐国闰月也。”因更改闰十二月。街衢卖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灭。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监，仕蜀，别造《永昌正象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闰之事

李思安为这件事写了一份奏表上报给朝廷。群臣都向皇帝祝贺，认为

十四年必定有边远的国家向皇帝进贡珍宝。司天少监徐鸿暗地里对自己亲近的人说：“自古以来没有以一个字为年号的，天赐祥瑞与天子，作为受命的凭证，还会缺少文字吗？我认为这预示丙申年，会有姓石的人在此地称王。将四字中的两竖移到‘天’字的左右，就是个‘丙’字；将四字的外框的‘十’字贯穿就是个‘申’字。”后来到了丙申年，后晋的高祖石敬瑭在并州兴起，果然同徐鸿说的一样。出自《稽神录》。

草重生

当初董昌没有失败的时候，有一个狂人在越中旗亭旅店的墙壁上题了四句诗：“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当初人们不知道这句诗的意思，等到董昌败了才明白：“草重”是个“董”字，“日日”是个“昌”字；“素城”代表越城，因为是隋朝越国公杨素所建造的；“诸侯”，猴是申生属，代表钱镠；白兔是卯生属，指董昌；夏满代表六月；镜湖指的是越中。出自《稽神录》。

唐国闰

前蜀后主王衍，在从唐朝世袭得来的宅院的位置上修建清宫，在供奉太上老君神灵的大殿里，悬挂了唐朝十八代皇帝的画像，乘天子车前去拜谒。有能看透事物的人说，供奉参拜唐朝皇帝，是归顺唐朝的先兆。此前司天监胡秀林编制日历报送给王衍，将闰月移到丙戌年正月。有个隐士也报送了一本日历，用宣明法计算，将闰月移到乙酉年十二月。由于出现分歧，两个人争论起来，后来仍采用唐朝的历法。左右亲近的大臣对王衍说：“应该采用唐朝的闰月。”所以更改闰月到十二月。在街上卖日历的人说：“只有一个月。”当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前蜀国灭亡。胡秀林是唐朝的司天少监，后来到前蜀任职，他编制了《永昌正象历》，推算的精妙准确天下第一。但是在这次确定闰月的事上

不爽，历议常人不可轻知之。出《北梦琐言》。

竹鼯

竹鼯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闾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忽有童谣曰：“鼯 鼯 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杨在蜀江头。”智者不能议之。

庚午岁，大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数年间，蜀人又谣曰：“黑牛无系绊，棕绳一时断。”伪蜀先主闻之，惧曰：“黑牛者，刘之小字；棕绳者，吾子孙之名也。盖前辈连宗字，后辈连承字为名，棕绳与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为子孙之患乎？”于是害刘公以厌之。明年，岁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刘公在目前。蜀人惧之，遂粉刘之骨，扬入于蜀江。先主寻崩，议者方知鼯者刘也，黑牛者刘之小字，戊寅岁扬骨入于蜀江之应。出《王氏见闻》。

没有算准，因为朝代的变更不是平常人能够轻易推算出来的。出自《北梦琐言》。

竹鼯

竹鼯，是一种吃竹子的鼠类。生长在没有人烟的深山溪谷的竹林之中，除了竹子它什么也不吃，竹鼯的体型大如野猫，肉质肥嫩。山里的居民非常喜欢吃，但是挖地抓竹鼯很不容易。李茂贞与朱温发生冲突的那一年，秦、陇一带，无论远近，山崖峡谷之间，竹鼯争先恐后地往外跑，跑到城墙下的壕沟里和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它们或是挖洞毁坏城墙，或是从门槛进入居民家里，狗无法吃尽它们，则一起进入到人家房内，秦地的老百姓饱食了竹鼯的肉。这时忽然流传一首童谣说：“鼯 鼯 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杨（扬）在蜀江头。”有学问的人也不理解童谣的意思。

庚午年，大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背叛大梁，带兵进入秦地，驻扎安家在水天。天水被攻破以后，又流窜进入蜀地。住了几年以后，蜀

人又流传一首民谣说：“黑牛无系绊，棕绳一时断。”前蜀先主王建听到后，害怕地说：“黑牛是刘知俊的小名；而棕绳，是我子孙的名字。按家谱承续，前代以‘宗’字辈起名，后代以‘承’字辈起名，‘棕绳’与‘宗承’音同。我老了，能不为子孙担心吗？”于是王建将刘知俊杀了以消除隐患。第二年是戊寅年，先主王建心情不好，一闭上眼睛就见刘知俊在眼前。他很害怕，令人将刘知俊的骨头碎成粉末，扬到了蜀江里。不久先主王建死了，这时人们才知道，民谣里的“獬”是指刘，“黑牛”是刘知俊的小名，戊寅年将刘知俊的骨头扬到蜀江中，就是“但看戊寅岁，杨（扬）在蜀江头”的应兆。出自《王氏见闻》。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贤讽谏附

名贤

郭林宗	李 膺	徐孺子	郑 玄	蔡 邕
崔仁师	张文瓘	虞世南	马 周	员半千
严安之	萧颖士	萧 嵩	于休烈	李 廌
郑 綱	独孤郁	赵 逢		

讽谏

晏 子	优 旃	东方朔	简 雍	斛斯丰乐
高季辅	李景伯	苏 頌	黄幡绰	李 絳

名贤

郭林宗

郭林宗来游京师，当还乡里，送车千许乘，李膺亦在焉。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独膺与林宗共载，乘薄笨车，上大槐坂。观者数百人，引领望之，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出《商芸小说》。

李 膺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宾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陈仲弓来，辄乘^舉出门迎之。出膺《家录》。

名贤

郭林宗

郭林宗来到京城游玩，要回故乡，前来送行的车子有一千多辆，

李膺也在其中。众人都只送到大槐旅店便告别回去了，只有李膺和郭林宗同乘一辆简陋笨重的车子，一直登上大槐坡顶。有好几百人伸着脖子观看，就像观看赤松子和王子乔两位神仙站立在云端。出自《商芸小说》。

李 膺

李膺常常因为疾病，总是不迎送客人，他们家平均二十天方才接迎一回。唯独陈仲弓来，李膺就乘车出门迎接。出自李膺《家录》。

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膺居阳城时，门生在门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门下共争之，不得堕地。陈仲弓初令大儿元方来见，膺与言语讫，遣厨中食。元方喜，以为合意，当复得见焉。出《商芸小说》。

膺同县聂季宝，小家子，不敢见膺。杜周甫知季宝，不能定名，以语膺。呼见，坐置砌下牛衣上。一与言，即决曰：“此人当作国士。”卒如其言。出《商芸小说》。

膺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陈仲举为乐安，视事，其余皆病，七十县并弃官而去。其威风如此！出《商芸小说》。

膺坐党事，与杜密、荀翊同系新汲县狱。时岁日，翊引杯曰：“正朝从小起。”膺谓曰：“死者人情所恶，今子无吝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膺乃叹曰：“汉其亡矣！汉其亡矣！夫善人天地之纪，而多害之，何以存国？”出李膺《家录》。

徐孺子

陈仲举雅重徐孺子。为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诣之。主簿曰：“群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陈曰：“武王轼商容之间，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出《商芸小说》。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若令月无物，极当明邪？”徐曰：“不尔，譬如人眼中有童子，无此如何不暗？”出《世说》。

李膺像挺立的松树下谡谡的劲风。李膺居住在阳城时，门下总有

四五百个学生。李膺每当写完一篇文章，学生们都争着阅读，传来传去不会落到地上。陈仲弓当初叫大儿子陈元方来拜见李膺，李膺同他谈完话以后，让他到厨房去吃饭。陈元方心中暗喜，认为自己让李膺感到满意，当会能再相见。出自《商芸小说》。

李膺同县的聂季宝，出身低微，不敢来见李膺。杜周甫知道聂季宝科举考试不会被录取，将他的情况告诉李膺。李膺同聂季宝会面，坐在台阶下为牛御寒的蓑衣上面。李膺同聂季宝谈了一次话，便断定说：“这个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后来果然如李膺所预料的一样。出自《商芸小说》。

李膺出任侍御史。青州六郡，只有陈仲举任乐安县太守，照常在官署处理政务，其余的都混乱不堪，有七十个县的县令弃官而去。李膺竟有如此威风！出自《商芸小说》。

李膺受到同党的牵连而遭受迫害，同杜密、荀翊一起被关押在新汲县监狱。过年这天，荀翊举起酒杯说：“端正朝纲，必须从小事做起。”李膺对他说：“死是人情所厌恶的事情，你现在为什么没有为难的神色？”荀翊说：“追求仁义，得到仁义，还有什么可遗憾的！”李膺感叹地说：“汉朝要灭亡了！汉朝要灭亡了！有道德的人是天地国家的基石，而如今多遭到了迫害，还以什么来维护保存国家呢？”出自李膺《家录》。

徐孺子

陈仲举一向敬重徐孺子。他被任命为豫章太守，刚一到任，就要去看望徐孺子。主簿对他说：“大家都希望太守您先举行交接参拜仪式。”陈仲举说：“周武王没等坐暖席子，就急着坐车去商容所居住的闾里，我礼贤下士，有什么不可以呢？”出自《商芸小说》。

徐孺子九岁的时候，一次在月下玩耍。有人对他说：“如果月亮里没有月宫和桂树等物，那么会更加明亮吗？”徐孺子说：“不是这样，就像人的眼睛里面有瞳仁，如果没有瞳仁，如何能不更加黑暗？”出自《世说》。

郑玄

郑玄在徐州，孔文举时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请恳恻，使人继踵。又教曰：“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倘有归来之思，无寓人于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及归，融告僚属：“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及去，绍饯之城东，必欲玄醉。会者三百人，皆使离席行觞。自旦及暮，计玄可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出《商芸小说》。

蔡邕

张衡死月，蔡邕母始怀孕。此二人才貌甚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太尉马日谌谓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定十志。今子杀之，海内失望矣。”允曰：“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遂杀之。出《商芸小说》。

东国宗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蔡邕形像而颂之曰：“文同三闾，孝齐参、骞。”出《邕别传》。

郑玄

郑玄在徐州，此时孔融任北海相，他很想请郑玄回到北海郡。诚恳地派人连续多次去徐州请郑玄回来。孔融还说：“郑公长时间旅居南方，如今天下稍稍平定。倘若有回来的意思，没有居住的房屋。被毁坏的篱笆围墙和花园树木，一定要妥善修理，等着他返回。”郑玄回来，孔融告诉手下的官员说：“过去周朝的人尊敬老师，称老师为‘尚父’，如今大家可都称他郑君，不许直接叫他的名字。”袁绍一见郑玄，就感叹地说：“我本以为郑君只是东州著名的学者，今天一见才知道他还是重厚自尊的长者。他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在当今之世受天下人崇敬，哪里是没有理由的？”郑玄要走了，袁绍在城东摆酒宴为

他饒行，千方百計想讓他喝醉。參加宴會的有三百人，他叫每個人都離席向鄭玄敬酒。從早晨到傍晚，估計鄭玄大概喝了三百多杯酒，但是他溫文爾雅的儀態和風度整天都沒有失態。出自《商芸小說》。

蔡邕

張衡死的那個月，正是蔡邕母親懷孕的時候。他們二人的才能和容貌非常相似，當時的人說：“蔡邕是張衡所托生的。”當初司徒王允好幾次同蔡邕辯論，王允經常理屈詞窮，因此怨恨蔡邕。等到王允誅殺了董卓，並且拘捕了蔡邕，如何處置蔡邕，大家爭論不能決定。太尉馬日磳對王允說：“蔡邕忠厚正直，向來有忠孝的名聲。況且又是曠世奇才，了解漢朝很多故實，應當讓他整理律歷、禮樂、刑法等‘十志’。這個時候將蔡邕殺了，恐怕會令天下的人失望。”王允說：“沒有蔡邕獨當一面，不能寫定‘十志’有什麼損失呢？”於是把蔡邕殺了。出自《商芸小說》。

東國尊敬蔡邕，所以不叫他的名字，都稱他為“蔡君”。兗州陳留那個地方還畫了蔡邕的画像來頌揚他，說：“他的文章同三閭大夫屈原一樣好，孝順與曾參和閔子騫齊名。”出自《蔡邕別傳》。

崔仁師

唐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奏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賡本對唱，一無所誤。出《神異錄》。

張文瓘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彌美，議減之。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機務待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國家所費不在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亦不為多也。”出《談賓錄》。

虞世南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称世南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闻世南薨，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世南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抄》。今此堂犹存，而书盛行于代。出《国朝杂记》。

马 周

马周西行长安，至新丰，宿于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周，遂命酒悠然独酌，主人翁深异之。及为常何陈便宜二十余事，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发虑，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催促者数四。

崔仁师

唐朝的崔仁师任度支郎中，他向太宗皇帝汇报财务收支情况几千笔，手里不拿账本。太宗皇帝感到奇怪，令杜正伦拿着账本核对他所报的数字，竟没有一笔错误。出自《神异录》。

张文瓘

宰相因为政事堂供应的饭菜越来越丰盛，提议精减。张文瓘说：“这顿饭是天子所重视的，因为国政大事等着贤才。我们若不担任这个职务，自然应当陈述，以避开贤士进取的道路。不应当削减工作餐，以换取个人的名誉。国家所浪费的不在这一顿饭，只要对公道有益，这也不算多。”出自《谈宾录》。

虞世南

太宗皇帝有一次出行，有关部门的官员请示要将书籍、公文的副本装到车上带着。太宗皇帝说：“不用。有虞世南在，就是此行的秘书。”太宗皇帝称许虞世南博闻多见、品质高尚、读书广博、词汇丰富、忠诚正直，一个人具备五种长处。太宗皇帝听说虞世南去世，哭

得非常悲痛，说：“石渠、东观之中，不再有人了！”虞世南当秘书期间，在省后堂将群书中可以在今后写文章时引用的重要事物摘录编纂在一起，叫做《北堂书抄》。如今省后堂还在，《北堂书抄》也流行于世。出自《国朝杂记》。

马 周

马周西行去长安，中途走到新丰，住在一家旅店里。店主人只顾招待各有钱的商人，而顾不上马周，马周便叫小二拿来了酒，悠然自得地独自喝酒，店主人感到他是个很奇怪的人。等到他协助常何处理了二十多件积压已久、很难处理的公务，太宗皇帝奇怪常何有如此才能。问常何，常何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我们家的食客马周协助处理的。”太宗皇帝当天就急着召见马周。马周没有及时赶到，太宗皇帝多次派了人前去催促。

及谒见，语甚悦，授监察御史。奏罢传呼，置鼓，每击以惊众，时人便之。迁中书令，周病消渴，弥年不瘳。时驾幸翠微宫，敕求胜地，为周起宅，名医内使，相望不绝。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为调药，皇太子临问。出《谈宾录》。

员半千

员半千本名余庆，与王义方善。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遂改为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如何。半千曰：“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人阵也。”上奇之，充土蕃使。则天即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烦卿。”撰《明堂新礼》上之。又撰《封禅坛碑》十二首。迁正谏大夫，兼控鹤供奉。半千以古无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请罢之。由是忤旨。出《广德神异录》。

严安之

玄宗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

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高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欲与百姓同欢，

见面以后，太宗皇帝与马周相谈得非常愉悦，任命他为监察御史。等到朝见完之后，马周传呼下属摆上鼓乐庆贺。每击一下，鼓的敲击声都震惊了众人，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马周任中书令以后，得了消渴症，多年医治不见好转。一次太宗皇帝到翠微宫，命令选一块好地方给马周建一座住宅，并且派名医和使臣不断去探望马周。太宗皇帝还常派人将皇宫里的饭菜送去给马周吃。太宗皇帝还曾经亲自为马周调药，皇太子也经常亲临问安。出自《谈宾录》。

员半千

员半千本名叫员余庆，他同王义方的关系很好。王义方对他说：“五百年出一个品德才能出众的贤人，您当之无愧。”于是改名为“半千”。高宗皇帝到武成殿召集举人问天阵、地阵和人阵如何。员半千说：“出师要顺应形势，主持正义，就像天上下雨，顺应天时，这就是天阵；兵马的粮食要充足，一边耕种，一边打仗，这就是地阵；士兵们轻视财利，作战勇敢，统帅要齐心协力，和睦相处，这就是人阵。”高宗皇帝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任命他为出使吐蕃的使臣。武则天即位以后对他说：“边境以外的事不必麻烦你去处理。”他撰写新建成的明堂典礼仪式上宣读的《明堂新礼》，呈上去，又让他撰写《封禅坛碑》十二首。任命他为正谏大夫兼任负责侍卫的控鹤供奉。员半千认为从古以来没有这个官职，又因为负责这项工作的都是些浅薄轻浮的人，所以请武则天收回控鹤供奉这项任命。由此而违抗了皇帝的旨意。出自《广德神异录》。

严安之

玄宗皇帝驾幸勤政楼，大摆酒宴，让士民百姓们观看。百戏争相上演，人们把道路和广场都塞满了，仪仗队的卫士们挥舞棍棒像雨点般殴打，也无法制止。皇帝很忧虑，对高力士说：“我因为天下丰收，四方又没有战乱，所以排摆酒宴，要和老百姓同乐，

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也。”上从之。安之至，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人，约曰：“逾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画曰：“严公界！”无一人敢犯者。出《开天传信记》。

萧颖士

萧颖士，文章学术，俱冠词林，负盛名而湮沉不遇。常有新罗使至，云：“东夷士庶，愿请萧夫子为国师。”事虽不行，其声名远播如此。出《翰林盛事》。

萧 嵩

萧嵩为相，引韩休同列。及在相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殒涕。上为之动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归私第，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终始，贵全大义，亦国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黄柑，上以素罗帕包其二以赐之。出《柳氏史》。

没想到老百姓如此喧闹混乱。你有什么办法制止？”高力士说：“我没有办法。皇上试着把严安之找来处置，维持秩序。以我所见，必定有值得观看之处。”玄宗皇帝同意了。严安之来了以后，围着广场走了一圈，用上朝时手里拿的手板在地上画了一条线，给众人看，然后约定说：“越过这条线的人处死！”由此摆了五天酒宴，演了五天戏剧，老百姓都指着那条线说：“严公界！”没有一个人敢超越的。出自《开天传信记》。

萧颖士

萧颖士的文章和学问，都在文人学者中名列第一，享有盛名，但一直被埋没而没有当官的机会。曾经有个朝鲜半岛新罗国的使臣来到

中原，请求说：“东方民族的官员和百姓想请萧颖士去做国师。”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但却由此可以看出，萧颖士的名声竟传播得那么远。出自《翰林盛事》。

萧 嵩

萧嵩当宰相，推荐韩休也做宰相。等到韩休当了宰相，稍与萧嵩不和，萧嵩因此向皇上辞官，要求回归故里。皇上安慰萧嵩说：“我没有讨厌你，你哪里用得着离开呢？”萧嵩趴在地上说：“我是待罪宰相，官当到了顶点。幸好陛下没有讨厌我，我才能请求辞官。如果陛下讨厌我，我脑袋不保，又怎么能够自己选择去留呢？”说着流下了眼泪。皇上受了感动说：“你说得很真切。我没有考虑好怎样决定，你回家去，到晚上应该有使臣去。如果没有使臣去，早晨你应当像往常一样来上朝。”等到黄昏，皇上命高力士将萧嵩找来对他说：“我很爱惜你，想要挽留你。而君臣始终如一，注重保全大义，也是国家的一件好事。今天任命你为右丞相。”正好有当天荆州进贡的黄柑，皇上用素罗帕包了两个赏给了萧嵩。出自《柳氏史》。

于休烈

于休烈，至性真惠，机鉴敏悟。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使。中原荡覆，文物未备。休烈献《五代论》，肃宗甚嘉之，迁工部。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担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尝见喜愠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重年高，曾无倦色，笃好书籍，手不释卷。出《谈宾录》。

李 廌

尚书左丞李廌，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造廌。延至寢室，见其门帘甚弊，乃令潜度广狭，以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廌。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出《国史补》。

郑 纲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上乃召学士郑絪于小殿，令草立储宫德音。絪搢笏不请，而书“立嫡以长”四字，跪而呈上。顺宗深然之，乃定。出《国史补》。

独孤郁

独孤郁，权相之子婿也。历掌内外纶诰，有美名。宪宗叹曰：“我女婿不如德舆女婿。”出《国史补》。

于休烈

于休烈，性情真诚谨慎，机敏颖悟。肃宗即位当了皇帝，于休烈从中都赶到肃宗即位的灵武，被任命为给事中，后来又改任为太常少卿，知礼仪使。中原遭到战乱破坏，文物书籍损失残缺，于休烈将自己收藏的《五代论》献出来，肃宗皇帝很嘉赏他，任命他为工部侍郎。于休烈在朝中任职三十多年，担任过许多重要显赫的官职，但家中却没有什积蓄。一直保持恭敬、节制、平和、仁义，从来也不将喜怒表现在脸上。他礼贤下士，提拔年轻人。虽然他职位高、年龄大，但工作勤奋，不曾有疲倦之色，非常爱好读书，手中整天都拿着书本。出自《谈宾录》。

李 廌

尚书左丞李廌具有廉洁的品德，他的妹妹是刘晏的妻子。刘晏刚刚当官掌权，曾经去拜访李廌。被请到寝室，他看到李廌寝室的门帘非常简陋破旧，便暗中叫人测量了尺寸，用竹子编织了一个门帘，边缘上不加装饰，准备送给李廌。他多次带着门帘来到李廌的门口，都没敢进去说明，最后还是带了回去。出自《国史补》。

郑 絪

顺宗皇帝得了风噤病说不出话来，太子还没确立，牛美人对此有自己的想法。顺宗皇帝将学士郑絪找到小殿，令他起草确立太子的诏

书。郑^纲拿着笔不加请示，在纸上写了“立嫡亲长子”几个字，跪着呈送给顺宗皇帝。顺宗皇帝认为郑^纲的主张很对，于是便将这件事确定下来。出自《国史补》。

独孤郁

独孤郁，是当朝宰相权德舆的女婿。历来负责管理皇帝的诏书公文，有很好的声名。宪宗皇帝感叹地说：“我的女婿不如权德舆的女婿。”出自《国史补》。

赵 逢

太傅致仕赵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字德行，风神秀异，号曰玉界尺。扬历台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时同平章事。时以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缙绅仰之。出《北梦琐言》。

讽谏

晏 子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众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诛。”晏子遂左手提犯者头，右手执刀，仰问曰：“自古圣主明君，支解人从何而始？”公遽曰：“舍之，寡人过也。”出《独异志》。

优 旃

秦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道。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贼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优旃曰：“善。虽百姓愁费，然大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漆之，极易，难为荫室。”二世笑之而止。出《启颜录》。

优旃侍始皇立于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得辄移足。时天寒雨

甚，武士被楯，立于庭中。优旃欲救之，戏曰：“被

赵 逢

太傅赵逢辞官不做，他在唐朝和后梁两个朝代任职，死于后唐明宗天成年间。他的文章和德行，风姿神韵俊秀超拔异于常人，被人们称为“玉界尺”。唐朝时在台省任职，入翰林任御史中丞，后梁时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因两个朝代都出任朝廷的重要官职，四次隐退丘园，被官员们所敬仰。出自《北梦琐言》。

讽谏

晏 子

齐景公的时候，有一个人惹了众怒，齐景公命人肢解他，并且说：“有敢于解救他的人处死。”晏子于是左手抓着那个人的头发，右手握着刀，抬头问齐景公：“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肢解人是从哪里开始？”齐景公立刻说：“放了他吧，这是我的过错。”出自《独异志》。

优 旃

秦朝的优旃很擅长说笑话，但是他说的笑话都符合一定的道理。秦始皇曾经讨论想建一个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县的饲养动物的大园子。优旃说：“这个想法很好。多放些禽兽在园子里，贼寇如果从东方来，就让麋鹿用犄角把他们顶回去就足可以了。”于是秦始皇打消了这个想法。等到秦二世即位以后，想要给城墙刷上漆。优旃说：“好。虽然老百姓会愁钱费，但是这件事大有好处。将城墙刷上漆，宽广而平滑，贼寇来了爬不上去。想刷城墙非常容易，就是难造足够大的屋子遮盖漆墙。”秦二世笑着放弃了这个计划。出自《启颜录》。

优旃陪侍秦始皇站在大殿上。秦朝的法律严酷，没有诏令，卫士们不允许随便移动脚步。当时天气寒冷，正下着大雨，武士们拿着盾

牌站在庭院里。优旃想要解救他们，便开玩笑说：“拿

楯郎，汝虽长，雨中立；我虽短，殿上幸无湿。”始皇闻之，乃令徙立于庑下。出《独异志》。

东方朔

汉武帝欲杀乳母，母告急于东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之时恩耶？”帝怆然，遂赦之。出《独异志》。

简雍

蜀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为昭德将军。时天旱禁酒，酿者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造酒者同罚。雍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媼具，与欲酿何殊？”先主大笑，而原舍酿者罪。出《启颜录》。

斛斯丰乐

北齐高祖尝宴群臣，酒酣，各令歌乐。武卫斛斯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上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出《谈薮》。

着盾牌的汉子，你们虽然长得高大，但是却在雨中站着；我虽然长得矮小，却在殿上不致被雨淋湿。”秦始皇听了，便命令武士们转移到屋廊下站立。出自《独异志》。

东方朔

汉武帝要杀死自己的奶妈，奶妈着急地向东方朔求救。东方朔说：“皇上正发怒，别人再来劝，你死得更快了。你临刑时，只要屡

屡回头，我会想办法激皇上。”奶妈按照他的话去做了。东方朔在汉武帝身旁对奶妈说：“你应该赶快去死，皇上如今已经长大了，怎么还会记得你当初给他喂奶时的恩情呢？”汉武帝心里悲伤，于是赦免了奶妈的死罪。出自《独异志》。

简雍

蜀汉的简雍，从小和先主刘备的关系很好，一直跟随在先主的左右，被任命为昭德将军。有一年天旱收成不好，先主命令禁止喝酒和酿酒，酿造酒的人要被判刑。有一名官吏从一户人家里搜出一套酿酒的器具，审理这个案子的人要把他同造酒的人一样治罪处罚。简雍和先主一同去道观游玩，看到一个男子在路上行走。简雍指着那名男子对先主说：“他要淫乱，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先主说：“你怎么知道？”简雍回答说：“他有淫乱的器官，与藏酿酒具的人有什么不同？”先主大笑，于是免除了藏酿酒具的人的罪刑。出自《启颜录》。

斛斯丰乐

北齐的高祖皇帝有一次设酒宴招待文武群臣，酒喝到畅快的時候，高祖令大家唱歌奏乐助兴。武卫士斛斯丰乐唱道：“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高祖说：“斛斯丰乐不奉承谄媚，是个好人。”出自《谈薮》。

高季辅

唐高季辅切陈得失，太宗特赐钟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寻更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出《谈宾录》。

李景伯

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唱曰：“回波尔时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已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于是乃罢坐。出《国史异纂》。

苏 颢

玄宗时，以林邑国进白鹦鹉，慧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笼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颢初入相，每以忠说励己，因前进曰：“诗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为陛下，深以为志。”出《松窗录》。

黄幡绰

唐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怜？”是勿儿，犹言何儿也。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妃宠极中宫，号禄山为子，肃宗在东宫，常危。上闻幡绰言，俯首久之。出《因语录》。

李 绹

宪宗时，中官吐突承璀有恩泽，欲为上立德政碑。碑屋已成，磨砻石讫，请宣索文。时李绹为翰林学士，奏曰：

高季辅

唐朝的高季辅恳切地向太宗皇帝陈述现行政策的优点和缺点，太宗皇帝特别赏给他一块钟乳石，说：“你向我讲了像治病药石一样的话，所以我赏给你药石作为回报。”不久又赏给他一面背面是金子做成的镜子，以表彰他高明的鉴别力。出自《谈宾录》。

李景伯

唐中宗景龙年间，游幸兴庆池，陪酒的官员轮流起来唱歌跳舞，并演唱《下兵词》，以讨好皇帝，找机会加官晋爵。给事中李景伯也唱道：“回波尔时酒后，兵儿志在箴规。侍宴已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唐中宗于是结束了宴会。出自《国史异纂》。

苏 颢

唐玄宗时，林邑国进贡了一只白鹦鹉，这只鹦鹉聪明伶俐的品性，跟其他鹦鹉很不一样。一个空闲的日子，玄宗将白鹦鹉装在金笼里，拿给三位宰相看，并且不断称赞这只鹦鹉。当时苏颋刚刚当上宰相，经常勉励自己要忠诚正直，于是走上前去向玄宗进言说：“诗里面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我以为陛下应该牢牢记住这两句诗。”出自《松窗录》。

黄幡绰

唐玄宗问黄幡绰：“什么样的儿子让人喜爱？”是勿儿，犹言什么样的儿子。黄幡绰回答：“自己家的儿子让人喜爱。”当时杨贵妃在中宫很受宠爱，称安禄山为义子，肃宗做东宫太子，地位不稳。玄宗听了黄幡绰的话，低头沉思好久。出自《因语录》。

李 绹

唐宪宗时，宦官吐突承璀受到皇帝的恩惠，要为皇帝立一座德政碑，以颂扬皇帝的政绩。碑屋已经建成，碑石也已经打磨完毕，请皇帝下令征集碑文。当时李绹为翰林学士，他对宪宗皇帝说：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无立碑纪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命拆屋废石。承璀奏：“碑屋用功极多，难便毁拆。”欲坚其请。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纳谏如此。出《卢氏杂说》。

“高尚的人，德行与天地相合，与日月同辉，没有立碑来记录政绩的举动，这样做恐怕会被天下人耻笑。”宪宗皇帝认为他说得非常道理，立即命令拆毁碑屋，废弃石料。吐突承璀向宪宗皇帝请示说：“碑屋用了很多功力才建成，不容易立即拆除。”还想坚持立碑的请求。宪宗皇帝说：“立即找来牛将碑屋拽倒。”宪宗皇帝听取意见的态度竟如此诚恳坚决。出自《卢氏杂说》。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俭吝嗇附

廉俭

陆 绩	齐明帝	甄 彬	高 允	崔 光
长孙道生	唐玄宗	肃 宗	卢怀慎	李 勉
杜黄裳	阳 城	郑余庆	郑 澣	文 宗
夏侯孜	裴 坦	温 璆	仲庭预	

吝嗇

汉世老人	沈 峻	李 崇	南阳人	夏侯处信
柳 庆	夏侯彪	郑仁凯	邓 祐	韦 庄
王 叟	王 鐸	裴 璩	归 登	

廉俭

陆 绩

吴陆绩为郁林郡守，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用巨石重之，人号“郁林石”。出《传载》。

齐明帝

齐明帝尝饮食，捉竹箸，谓卫尉应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箸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恶，往诘流言；象箸蒙殃，

廉俭

陆 绩

东吴的陆绩任郁林太守，任期满了以后渡海回家。没带什么财宝，船太轻了，只好将一块巨大的石头装到船上压船，人们都将这块石头叫做“郁林石”。出自《传载》。

齐明帝

齐明帝一次吃饭的时候，拿着竹筷子，对卫尉应昭光说：“你理解我使用竹筷子的用意吗？”应昭光回答说：“当初夏禹穿破旧衣，劝勉了众人流传的话；使用象牙筷子会导致腐化的风气，先哲垂诫。今奢情冲素，还风反古。太平之迹，唯竹箸而已。”出《谈薮》。

甄 彬

齐有甄彬者，有器业。尝以一束苙，于荆州长沙西库质钱，后赎苙，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还西库。道人大惊曰：“近有人以金质钱，时忽遽，不记录。檀越乃能见归，恐古今未之有也。”辄以金之半仰酬，往复十余，坚然不受。因咏曰：“五月披羊裘负薪，岂拾遗者也！”彬后为郫令，将行，辞太祖。时同列五人，上诫以廉慎，至于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诫也。”出《谈薮》。

高 允

后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韬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经史。神䴥中，与范阳卢玄、赵郡李灵、博陵崔鉴等，以贤俊之胄，同被诏征，拜中书侍郎领著作，与崔浩同撰书。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见原宥。性清俭，虽累居显贵，而志同贫贱。高宗幸其宅，唯草屋数间，布被缁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曰：“古之清贫，岂有此乎？”赐之粟帛。出《谈薮》。

崔 光

后魏自太和迁都之后，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是古代的先哲对我们的告诫。如今皇上您冲淡纯朴，恢复淳厚质朴的古风，营造太平盛世，只有用竹筷子了。”出自《谈薮》。

甄 彬

南齐人甄彬，有出色的才能学识。他曾用一束苧麻到荆州长沙西库做抵押钱，后来拿钱去赎苧麻，回来在麻里发现了一条手巾包着的五两金子。甄彬发现金子就送还给了西库。管理西库的和尚非常吃惊地说：“最近有人用金子抵押钱，当时匆忙，没有记录。施主拾到后，还能送还，这恐怕是从古到今都没有的事情。”和尚就将一半金子送给他做酬谢，两个人推辞往复了十多次，甄彬坚决不肯接受。和尚赞叹地说：“五月天气仍然穿着皮袄、背柴草的人，竟然是拾金不昧的君子！”后来甄彬做了郫县县令，将要去上任之前，去向梁武帝辞行。当时去辞行的一共有五位同僚，梁武帝告诫他们要保持廉洁谨慎，唯独对甄彬说：“你昔日有还金的美名，所以对你就不用嘱咐这句话了。”出自《谈薮》。

高 允

北魏高允，字伯恭，是燕太尉中郎高韬的儿子。他从小就有非凡的胸怀，博通经史。太祖神䴥年间，他和范阳的卢玄、赵郡的李灵、博陵的崔鉴等人，以才德出众的世系一起被朝廷征召录用，被任命为中侍郎领著作，同崔浩一起撰写书籍。等到崔浩遇害，因为高允素来忠诚正直而不苟且，所以被宽赦。高允清廉俭朴，虽然多次担任重要官职，但志向同贫贱的时候一样。高宗皇帝到他的家里，见他家只有几间草房，几床布棉被和几件半新的袍子，厨房里只有咸菜而已。高宗皇帝感叹着说：“以往清贫的官员难道有他这样的吗？”于是赏给他一些粮食和布匹。出自《谈薮》。

崔 光

北魏自从孝文帝太和年间迁移国都以后，国家殷实富足，国库里的物品多得快要装不下了，钱币和布匹也暴露地堆满

于廊庑间，不可校数。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章武王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出《洛阳伽蓝记》。

长孙道生

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代人，性忠谨俭素。虽为三公，而居处卑陋。出镇之后，子颇加修葺。及还叹曰：“吾为宰相，无以报国，负乘是惧。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宅为。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乎？”乃令毁之。时人比之晏婴焉。出《谈薮》。

唐玄宗

肃宗为太子时，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手，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怪。肃宗举饼啖之，上甚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出《柳氏史》。

肃宗

韩择木奏贺肃宗节俭，妓乐无绮绣之饰，饮食无珍羞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三浣矣。”出《谭氏史》。

在走廊和房屋之间，东西多得无法清点。太后将多余的布匹赏给百官，让每个人任意取用，官员们都按照自己的能力，拿走布匹。只有章武王元融和陈留侯李崇，因为拿得太多而跌倒扭伤了踝骨。太后就不给他俩布匹了，让他们两个人空着手回去，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布，太后问他：“侍中为什么拿得这样少？”崔光回答说：“我只有两只手，所以只能拿两匹，这已经够多的了。”朝中的人们都佩服他的清正廉洁。出自《洛阳伽蓝记》。

长孙道生

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是代郡人，他生性忠诚、谨慎、节俭、朴素。虽然位为三公，但居住的宅第却非常简陋。他出外镇守以后，他的儿子将住宅稍做了修葺。等长孙道生回来后感叹地说：“我身为宰相，没有什么报效国家的，很惭愧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过去汉朝抗击匈奴入侵的名将霍去病曾经说过，匈奴没有消灭，不修建自己府第。如今强敌还在北面的沙漠地带游荡，我怎么可以安坐在华美的宅子里呢？”于是叫人拆除了新装修的设施。当时人们都将他比作春秋时以俭朴著称的齐国大夫晏婴。出自《谈薏》。

唐玄宗

唐肃宗做太子的时候，经常陪着玄宗皇帝吃饭。有一次御膳中准备了熟肉，其中有熟羊腿，玄宗皇帝回头让肃宗把羊腿分割开来。肃宗便将羊腿割开，手上沾了些油腻，他用饼将手上的羊油擦下去，玄宗皇帝看了不高兴。肃宗擦完手将饼吃了，玄宗皇帝非常满意，对肃宗说：“福祉应当像这样爱惜。”出自《柳氏史》。

肃宗

韩择木奏贺肃宗皇帝节俭，歌女跳舞的时候没有华丽的衣饰，饮食不吃山珍海味。肃宗皇帝于是伸出衣袖给他看，说：“我这件龙袍已经洗过三次了。”出自《谭氏史》。

卢怀慎

唐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室，皆极俭陋。既贵，妻孥尚不免饥寒，而于故人亲戚，散施甚厚。为黄门侍郎，在东都掌选事，奉身之具，才一布囊耳。后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怀慎卧于弊簟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茎而已，此外邈然无办。因持二人手谓

曰：“二公当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稍倦于勤，当有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不数日而终。疾既笃，因手疏荐宋璟、卢从愿、李杰、李朝隐。上览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无留储，唯苍头自鬻，以给丧事。上因校猎于城南，望墟落间，环堵卑陋，其家若有所营，因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方设斋会。”上因为罢猎，悯其贫匮，即以缣帛赠之。出《明皇杂录》。

又云：卢怀慎无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儿女号哭，曰：“公命未尽，我得知之。公清俭而洁廉，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说同时为相，今纳货山积，其人尚在。而奢俭之报，岂虚也哉！”及宵分，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怀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为说鼓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并哉！”言讫复绝。出《独异志》。

卢怀慎

唐朝的卢怀慎清廉谨慎，贞纯素朴，不经营钱财，他的器用和住宅都非常简陋。当官以后，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挨饿受冻，但是他对亲戚朋友，散施却非常大方。他任黄门侍郎，在东都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可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个布口袋。后来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之职，卧病在床很长时间，宋璟和卢从愿经常一起去探望他。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上，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每遇到刮风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挡。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非常高兴，留他们待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瓯盆蒸豆和几根青菜而已，此外什么也没做。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二人应当入朝辅佐皇上，皇上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稍稍有所懈怠，这时就会有小人趁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情加重的时候，亲手写了份奏疏，向皇帝举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皇上看了报告，对他更加惋惜。死后，家里没有积蓄，只有一个老仆人自己做了一锅粥给帮助办理丧事的人吃了。皇上到城南打猎，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似乎正在

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骑马去询问，那人回来报告说：“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那里正在设斋会。”皇上因此停止了打猎，怜悯他家贫穷，就派人赠送给他们一些布匹。出自《明皇杂录》。

另一种说法是：卢怀慎没有生病突然死了，他的夫人崔氏阻止儿女大声啼哭，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寿命还没有尽，我知道。他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各地赠送的东西，他一毫一丝都不留下来。他与张说同时做宰相，如今张说收受的钱物堆积如山，人还活着，而奢侈和勤俭的报应怎么会是虚假的呢！”到了夜间，卢怀慎又活了。左右的人将夫人的话告诉了他，卢怀慎说：“道理不一样。阴间冥司有三十座火炉，日夜为张说鼓风扇火燃烧那些横财。而我没有一座，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说完又死了。出自《独异志》。

李 勉

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时李勉少年贫苦，与一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临绝语勉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遗勉，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者，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勉许为办事，余金乃密置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勉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州牒来，而累路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诘金之所。勉请假至墓所，出金付焉。出《尚书谭录》。

杜黄裳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绳，并毡车子一乘，亦近直千缗。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皆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白师古。师古乃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出《幽闲鼓吹》。

阳 城

阳道州城，未尝有蓄积，唯所服用不可阙者。客称某物可佳可

爱，阳辄喜，举而授之。有陈荏者，候其出始请月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出《传载》。

李 勉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个书生住在宋州旅店，当时少年李勉很贫穷，与这个书生住在同一个旅店。然而不到十天，书生疾病发作，竟重得无法医治，临死前对李勉说：“我家住在洪州，准备到北都去谋求官职，没想到在这里得病就要死了，这就是命啊！”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百两黄金交给李勉，说：“我的奴仆们没人知道我带了这些金子，请你拿它为我办理丧事，剩下的金子送给你。”李勉答应给他办理丧事，安葬了他，剩下的金子却秘密地放在墓中，一起掩埋了。过了许多年以后，李勉当上了开封县尉，书生的哥哥拿着洪州的公牒一路打听书生的行踪。到了宋州，知道是李勉为书生办理的丧事，便专程赶到开封，询问金子的下落。李勉请假来到书生的墓前，取出金子交给了书生的哥哥。出自《尚书谭录》。

杜黄裳

李师古专横暴戾，欺上压下，但是对丞相杜黄裳却有所忌惮，不敢失礼。他令一个办事老练的差人，准备了几千贯钱和一辆价值上千贯的毡车，送给杜黄裳。这个差人没敢立即送去，而是先到杜黄裳家的宅门外观察了几天。一次他看到从宅院里抬出一顶绿色的轿子，后面跟了两个穿着破旧的青衣的婢女。他问旁边的人轿子里是什么人，旁边的人告诉他说：“是宰相夫人。”差人急忙回去，将情况告诉了李师古。于是李师古放弃了贿赂杜黄裳的想法，终生不敢对杜黄裳失礼。出自《幽闲鼓吹》。

阳 城

道州有个叫阳城的人，家里不曾有什么积蓄，只是穿用的不缺。他家的门客如果说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可爱，他就高兴，拿着送给门客。有个叫陈荏的，等他出来同他要每月的生活费。常常到他那里夸

赞钱帛之美，几乎每个月都有收获。出自《转载》。

城之为朝士也，家苦贫，常以木枕布衾，质钱数万，人争取之。出《转载》。

郑余庆

郑余庆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亲朋官数人会食，众皆惊。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诣之。至日高，余庆方出。闲话移时，诸人皆嚣然。余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莫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舁台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胡芦一枚。相国餐美，诸人强进而罢。出《卢氏杂说》。

郑 澣

郑澣以俭素自居。尹河南日，有从父昆弟之孙自覃怀来谒者，力农自贍，未尝干谒，拜揖甚野，束带亦古。澣之子弟仆御，皆笑其疏质，而澣独怜之。问其所欲，则曰：“某为本邑，以民待之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锦游乡里也。”澣然之。而澣之清誉重德，为时所归。或书于郡守，犹臂之使指也。郑孙将去前一日，召甥侄与之会食。有蒸饼，郑孙去其皮而后食之。澣大嗟怒，谓曰：“皮之与中，何以异也？仆尝病浇态讹俗，骄侈自奉，思得以还淳反朴，敦厚风俗。是犹怜子力田弊衣，必能知艰于稼穡，奈何器浮甚于五侯家绮纨乳臭儿耶？”因引手请所弃者。郑孙错愕失据，

阳城身为朝廷官员，家里却很清贫，他经常拿木枕和布被换钱达几万文，人们都争着购买。出自《转载》。

郑余庆

郑余庆清廉俭朴有高尚的品德。一天，他忽然请一些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几个官员一起吃饭，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同僚因为他的威望高，都凌晨就赶来了。等到太阳很高了，郑余庆才出来。说了很长时

间闲话，大家都饿了。郑余庆吩咐仆人说：“去安排下厨师，要蒸烂去毛，别折断了脖子。”大家相互交换眼色，以为一定是清蒸鹅、鸭一类的菜。一会儿，摆上桌子，放上餐具，酱和醋也都很新鲜很香。过了很久吃饭，每人面前只有一碗米饭和一枚蒸葫芦。宰相吃得 very 香，大家勉强吃了下去。出自《卢氏杂说》。

郑 澣

郑澣以勤俭朴素要求自己。他出任河南尹的时候，他叔父家兄弟的孙子从覃怀来拜见他，他这个孙子在家乡务农自给，没有见过世面，拜揖之礼很粗野，衣服的式样也落后。郑澣的儿子和驾车的仆人都嘲笑他粗俗，只有郑澣可怜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长期待在家乡，做老百姓很久了，想能够任一名县尉，那样便可以衣锦环游乡里了。”郑澣答应了他的要求。郑澣清廉的名声、高尚的品德，为世人所称许。办成这件事，给郡守写封信，这对于他就像胳膊带动手指一样容易。就在他的孙子将要离开的前一天，郑澣将外甥以及侄子招来和这个孙子一起吃饭。饭桌上有蒸饼，这个孙子将饼皮扒掉，只吃里面的瓤。郑澣见了非常生气，对他说：“饼皮和里面的瓤有什么区别？我常常恼火浮薄的风气、荒谬的习俗，生活奢侈浪费自己享受，想能够恢复淳朴，让风气习俗浓厚起来。我可怜你在家乡出力务农穿破衣服，以为你一定会懂得种庄稼的辛苦，怎么比诸侯贵族家的穿华丽衣裳的无知子弟还虚浮不实呢？”说完让他将扔掉的饼皮捡起来。这个孙子惊慌失措，

器而奉之，澣尽食之。遂揖归宾闼，赠五缣而遣之。出《阙史》。

文 宗

文宗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着纱縠绫罗巾。其后驸马韦处仁见，巾夹罗巾以进。上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卿不须为也。”出《卢氏杂说》。

夏侯孜

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开成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问宰臣：“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久之，亦效著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出《芝田录》。

裴 坦

杨收、段文昌皆以孤进贵为宰相，率爱奢侈。杨收女适裴坦长子，资装丰厚，什器多用金银。而坦尚俭，闻之不乐。一日，与其妻及儿女宴饮，台上用楸盛果实，坦欣然，既视其器内，有以犀为饰者，坦盛怒，遽推倒茶台，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果以纳赂，竟至不令。宜哉！出《北梦琐言》。

将装着饼皮的盘子捧给郑澣，郑澣接过来全都吃了。然后郑澣将这个孙子送回客房，送给他五匹缣，将他遣回了家乡去。出自《阙史》。

文 宗

文宗皇帝令中使通知两军中尉以及诸司使内官，一律不准戴纱縠绫罗头巾。命令传达下去以后，驸马韦处仁来朝见皇帝，巾服间夹着罗巾走了进来。文宗皇帝对他说：“本来欣赏你的家庭清廉朴素，所以才挑选你做驸马。这样昂贵的巾服，允许别的亲戚穿戴，你不许穿用。”出自《卢氏杂说》。

夏侯孜

夏侯孜任左拾遗，曾经穿着绿色的用广西桂管布做成的衣衫去见皇帝。唐文宗开成年间，文宗皇帝没有什么规矩和忌讳，只是爱好文学。他问夏侯孜所穿的衣服为什么那么低劣粗糙，夏侯孜告诉文宗皇帝这是桂管产的棉布，并且说这种布厚，可以御寒。过了几天以后，文宗皇帝对宰相说：“我观察左拾遗夏侯孜一定是个正直可靠的人。”宰相秘密调查夏侯孜的言行，称赞夏侯孜是今天的颜渊、冉

求。文宗皇帝赞叹了很久，也学着穿起了桂管布做的衣服。满朝官员全都仿效起来，这种粗布因此而抬高了价钱。出自《芝田录》。

裴 坦

杨收和段文昌都是因为特别出色做了宰相，二人也都喜欢豪华奢侈的生活。杨收的女儿嫁给了裴坦的大儿子，陪嫁的财物丰厚，日常用具大多是金银做成的。而裴坦提倡节俭，知道了很不高兴。一天，裴坦和妻子儿女一起吃饭，桌子上有用碟子装着水果，裴坦很高兴，但是当他看到碟子里面有犀角做的装饰时，非常生气，立即推倒茶台，然后拂袖而去，说：“这是在败坏我的家风啊！”后来，杨收果然因为收受贿赂，竟至不得善终。太应该了！出自《北梦琐言》。

温 璁

幽州从事温璁，燕人也。以儒学著称，与瀛王冯道幼相善。曾经兵乱，有卖漆灯橈于市者，璁以为铁也，遂数钱买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烛，因拂拭，乃知银也。大小观之，靡不欣喜。唯璁惘然曰：“非义之物，安可宝之？”遂访其卖主而还之。彼曰：“某自不识珍奇，鬻于街肆。郎中厚加酬直，非强买也，不敢复收。”璁固还之，乃拜受而去。别卖四五万，将其半以谢之。璁终不纳，遂施于僧寺，用饰佛像，冀祝璁之寿也。当时远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行。后官至尚书侍郎卒。出《刘氏耳目记》。

仲庭预

旧蜀嘉王召一经业孝廉仲庭预，令教授诸子。庭预虽通坟典，常厄饥寒。至门下，亦未甚礼。时方凝寒，正以旧火炉送学院。庭预方独坐太息，以箸拨灰。俄灰中得一双金火箸，遽求谒见王。王曰：“贫穷之士见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预曰：“见为制衣。”庭预白曰：“非斯意。”嘉王素乐神仙，多采方术，恐其别有所长，勉强而见。庭预遽出金火箸，陈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还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风！”赠钱十万，衣一袭，米麦三十

石。

温 璁

幽州从事温璁是燕地人。以儒学著称，与瀛王冯道幼的关系很好。曾经碰上兵荒马乱，有个人在市场上卖涂了漆的灯架，温璁以为是铁制的，于是花了很少的一点钱将它买了回去。过了几天，家里人准备用这个灯架点蜡烛，擦拭的时候发现这个灯架原来是银制的。全家的人都来观看，没有不高兴的。只有温璁忧伤地说：“不义之物，怎么能当做宝贝？”于是他找到当初卖灯架的人，将灯架还了回去。卖主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银的，拿到市场上出售。您给足了钱，并不是强买去的，我不敢再收回来。”温璁坚持还给他，卖主表示感谢以后将灯架拿回去。到别处卖了四五万文钱，然后拿出其中的一半来酬谢温璁。温璁始终不收，卖主便将钱施舍给佛寺，用以装饰佛像，希望增加温璁的寿命。当时远近的人们没有不佩服温璁的，认为他有仁义的品行。后来温璁做官做到尚书侍郎去世。出自《刘氏耳目记》。

仲庭预

旧蜀的嘉王找了一名经业孝廉仲庭预，让他来教授自己的几个儿子。仲庭预虽然精通三坟五典，但是仍然贫穷得经常挨饿受冻。他到了嘉王门下，嘉王对他也没什么礼遇。当时天气刚刚转冷，嘉王派人将一只旧火炉送到学院给仲庭预取暖。仲庭预正独自坐在炉子旁叹息，并用铁筷子拨弄炉子里的炭，不久，从炉灰里发现了一双金子制成的火筷子，他立刻去求见嘉王。嘉王说：“贫穷的人来找我，必然有什么要求。”叫人告诉仲庭预说：“正在为你制作新衣服。”仲庭预辩白说：“我来不是这个意思。”嘉王历来想要成为神仙，多方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怀疑仲庭预有什么另外的本领，勉强接见了。仲庭预将金筷子拿了出来，讲述了发现它的过程。嘉王说：“我们家里丢失这双金火筷子已经有十年了，你今天得到，还能拿着它给我们看，真有古人君子的风格！”随后，他赏给仲庭预十万文钱，一套衣服，三十石米麦。

竟以宾介相遇，礼待甚厚，荐授荣州录事参军。出《玉溪编事》。

吝嗇

汉世老人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吝，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出《笑林》。

沈峻

吴沈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无隐。又尝经太湖岸上，使从者取盐水。已而恨多，敕令还减之，寻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又说曰，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遇吴兴沈珩。守风粮尽，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方与温谈论。良久，呼左右：“倒百斛盐著江中。”谓温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沈珩弟峻，有名誉而性俭吝。出《笑林》。

从这以后他对待仲庭预如贵宾，礼遇很丰厚，后来又推荐任命仲庭预为荣州录事参军。出自《玉溪编事》。

吝嗇

汉世老人

汉代有个人，年老没有儿子，家里非常有钱，但是他生性俭朴吝嗇，吃的穿的都很简单节省。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快到半夜才睡觉，细心经营自己的产业，积攒钱财从不满足，自己却舍不得花费。如果有人向他乞讨，他又推辞不了时，便到屋里取十文钱，然后从内

堂往外走，边走边减少钱的数目，等走出门去，只剩下一半了。他心疼地闭着眼睛将钱交给乞丐，反复叮嘱说：“我将家里的钱都拿来给了你，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不要再让别的乞丐们仿效着都来向我要钱。”老头不久便死了，他的田地房屋被官府没收，财货则上缴了国库。出自《笑林》。

沈 峻

吴国的沈峻，字叔山，他有名誉，但生性俭朴吝啬。张温出使蜀国，临行前向沈峻告别。沈峻走进里屋很久，出来后对张温说：“我刚才想找一块布料送给你，但是没有找到一块质量差的粗布。”张温称赞他诚实不加隐瞒。还有一次沈峻经过太湖岸边，叫随行的人去取盐水。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多了，叫人减少一些，不久他自己也惭愧地说：“这是我的天性啊！”还有人说，姚彪和张温一起来到武昌，碰到了吴兴的沈珩。等候适合行船的风势时，粮食吃完了，派人向姚彪借一百斛盐。姚彪性格严峻耿直，接到借盐的书信以后没有立即答复，继续与张温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对左右的人说：“往江中倒一百斛盐。”然后又对张温说：“盐我并不可惜，可惜的是给谁。”沈珩的弟弟沈峻有名声，只是天性吝啬。出自《笑林》。

李 崇

后魏高阳王雍，性奢豪，嗜食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陈留侯李崇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吝，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祐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闻者大笑。出《洛阳伽蓝记》。

南阳人

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日，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瓶酒，数膾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

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逐兄杀之。出《颜氏家训》。

夏侯处信

唐夏侯处信为荊州长史，有宾过之。处信命仆作食，仆附耳语曰：“溲几许面？”信曰：“两人二升即可矣。”仆入，久不出。宾以事告去，信遽呼仆。仆曰：“已溲讫。”信鸣指曰：“大异事！”良久乃曰：“可总燔作饼，吾公退食之。”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余沥。仆云：“醋尽。”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经手乃授直。识者鄙之。出《朝野僉载》。

李 崇

北魏高阳王元雍，性情豪奢，非常喜好美食，奉养丰厚，每一顿饭都要花费几万文钱，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在前面摆了一丈见方。陈留侯李崇对别人说：“高阳王吃一顿饭所花的钱，够我一千天用的了。”李崇的官职是尚书令仪同三司，也是富裕可倾天下，家里的书童和仆人多达千人，但是他性情非常吝啬，吃的和穿的都很粗陋，他很少吃肉，平时只吃炒韭菜和韭菜酱。李崇家的门客李元祐对别人说：“李令公一顿饭要吃十八个菜。”人们问都有什么菜，李元祐回答说：“二韭十八。”听的人都大笑起来。出自《洛阳伽蓝记》。

南阳人

南阳有个人，平生积蓄丰厚，但生性非常吝啬。冬至那一天，女婿来拜见他，他只准备了一铜瓶酒，几片獐子肉。女婿怨他准备得粗率简陋，端起铜瓶一口就喝干了。退席后他非常惊讶，不得已吩咐人添酒加菜，如此这样添了两次。他生气地责备女儿说：“你丈夫好喝酒，所以你们家常常贫穷。”等到他死了以后，几个儿子争夺财产，竟然将哥哥杀了。出自《颜氏家训》。

夏侯处信

唐朝夏侯处信任荆州长史期间，一天有客人来访。夏侯处信令仆人做饭，仆人趴在他耳朵旁问：“需要和多少面？”夏侯处信说：“两个人二升就可以了。”仆人进去以后，很久没有出来。客人因为有事告辞离开了，夏侯处信急忙喊仆人。仆人说：“面已经和完了。”夏侯处信打着指响说：“太费事！”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可以全都烤成饼，等我办完公事以后回来吃。”夏侯处信曾用一小瓶装了一升醋，自己食用，家里人连一滴也吃不着。仆人说：“醋没有了。”夏侯处信将瓶子倒扣在手掌上，控出几滴，全都用嘴吸进去了。凡是上街买东西，都必须是他亲自确认过才付钱。认识他的人都瞧不起他。出自《朝野金载》。

柳 庆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出《朝野金载》。

夏侯彪

夏侯彪，夏月食饮生虫，在下未尝历口。尝送客出门，奴盗食腊肉。彪还觉之，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出《朝野金载》。

郑仁凯

郑仁凯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着新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啄木鸟。窠，遣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著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出《朝野金载》。

邓 祐

安南都护邓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课口腹自供，未曾设客。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出《朝野金载》。

韦 庄

韦庄颇读书，数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爨而觉之。一子八岁而卒，妻敛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殓讫，

柳 庆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自己单独住一个房间，所用的东西和吃的食物都放在卧室里。有个仆人私自拿了一小撮盐，柳庆将他用鞭子抽得浑身是血。出自《朝野僉载》。

夏侯彪

有个人名叫夏侯彪，夏天吃的食物生了虫子，他一口还没吃过。一次因为送客人出门，仆人偷吃了一片肉。他回来发觉，非常生气，便捉来苍蝇给仆人吃，让仆人把吃的肉呕吐出来。出自《朝野僉载》。

郑仁凯

郑仁凯任密州刺史，有个小奴来告诉他鞋子磨破了。郑仁凯说：“我替你找双鞋。”一会儿，看门人穿着新鞋走过来。郑仁凯厅前的树上有一□啄木鸟。窝，郑仁凯叫看门人上树去掏小啄木鸟。看门人脱鞋光脚爬上树去，郑仁凯叫小奴穿上看门人的鞋走了。看门人下来以后只好光着脚走路。郑仁凯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出自《朝野僉载》。

邓 祐

安南都护邓祐是韶州人，家里非常富有，有奴婢上千人。家里的好吃的他常留着自己吃，也不肯拿出来接待客人。他的孙子私自吃了一只鸭子，邓祐以为他擅自破坏家产，打了他孙子二十鞭子。出自《朝野僉载》。

韦 庄

韦庄书读得很多，但却吝啬得厉害，要数米做饭，称柴烧火，烤熟的肉如果少了一片，他立即就能觉察出来。他一个八岁的儿子死了，妻子准备让儿子穿着平时穿的衣服装殓。韦庄却将衣服剥了下来，用一张旧席子将儿子的尸体裹了起来。掩埋完儿子，擎其席而归。其忆念也，呜咽不自胜，唯慳吝耳。出《朝野僉载》。

王 叟

天宝中，相州王叟者，家邺城。富有财，唯夫与妻，更无儿女。积粟近至万斛，而夫妻俭啬颇甚，常食陈物，才以充肠，不求丰厚。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叟尝巡行客坊，忽见一客方食，盘餐丰盛。叟问其业，客云：“唯卖杂粉香药而已。”叟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归谓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谓达理。吾今积财巨万，而衣食陈败，又无子息，将以遗谁？”遂发仓库，广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数日，夫妻俱梦为人所录，枷锁禁系，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军粮。”觉后数年，夫妻并卒。官军围安庆绪于相州，尽发其廩，以供军焉。出《原化记》。

王 鶚

王鶚累任大镇，财货成积。有旧客，谕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复见鶚。鶚曰：“前所见戒，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请问其名，鶚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出《国史补》。

他又将席子拿了回来。他想念儿子禁不住痛哭不止，只是太吝啬了。出自《朝野僉载》。

王 叟

唐玄宗天宝年间，相州有一个老王头，家住在邺城。非常有钱，只有夫妻二人，没儿没女。他家里积攒的粮食近万斛，但是夫妻俩非常俭朴吝啬，经常吃剩饭剩菜，只要填充肚子，不追求丰富。他庄园

里的房舍尤其宽广，有二百多家佃户。有一天，老王头散步走到旅店，忽然看见一个客人正在吃饭，桌子上摆的饭菜很丰盛。老王头问客人是干什么的，客人回答说：“只是卖些杂粉香药。”老王头怀疑他做贼，又问他说：“你有多少钱，吃的穿的这样好？”这个人说：“只有五千文的本钱，每天吃掉利钱，保留本钱不动，不奢望有剩余的，所以可以吃穿常能够充足。”老王头突然受启发明白过来，回去对妻子说：“那人只用得的那一点利钱，便生活得很好，可以说是明白道理。我们如今积攒财物好几万，而吃的穿的都陈旧腐败，又没有儿女，将来留给谁？”于是他打开仓库，广泛购买珍好物品，尽情食用美味。没过几天，夫妻两个人都做了一个同样的梦，被人抓了起来，戴上枷锁，遭受鞭打，一个人说：“此人胆敢糟蹋军粮。”梦后几年，夫妻一同死了。朝廷的军队围攻相州的安庆绪，打开老王头的粮仓，充作了军粮。出自《原化记》。

王 鐔

王鐔连续担任了几任镇守一方的大官，积攒了很多钱财。有一个老朋友，对他讲了应该将积攒的钱散发救济别人的道理。过了几天，这个人又见到了王鐔。王鐔对他说：“你上次告诫我的话，的确像你说的，我已经将大部分钱财分散接济了别人。”这个人问王鐔都接济谁了，王鐔说：“几个儿子每人各给了一万贯，女婿每人各给了一千贯。”出自《国史补》。

裴 璩

裴司徒璩，性靳嗇。廉问江西日，凡什器图障，皆新其制，闲屋贮之，未尝施用。每有宴会，即于朝士家借之。出《北梦琐言》。

归 登

归登尚书，性甚吝嗇。常烂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残者。一日，登妻误于封处割食，登不见元封，大怒其内。由是没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窥之，乃巨龟也。出《北梦琐言》。

裴 璩

司徒裴璩，生性吝啬。他察访江西的时候，家庭应用的各种器具，全都是新做的，他都放在闲屋里存放起来，从未用过。每次举办宴会请人吃饭，他不用自己的，就到别的官员的家里去借。出自《北梦琐言》。

归 登

尚书归登，生性非常吝啬。曾煮一个羊脾，自己边割边吃，剩下的封存起来。一天他的妻子失误在封口处将羊脾割下一点吃了，他不见了封口，对妻子大发脾气。从那以后，他再也舍不得吃肉了。归登每次洗澡，必须叫左右的人都退出去。有人从外面偷看，发现他原来是一只大乌龟。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气义一

鲍子都 杨 素 郭元振 狄仁杰 敬昭道

吴保安

鲍子都

魏鲍子都，暮行于野，见一书生，卒心痛。子都下马，为摩其心。有顷，书生卒。子都视其囊中，有《素书》一卷，金十饼。乃卖一饼，具葬书生，其余枕之头下，置《素书》于腹傍。后数年，子都于道上，有乘骢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为盗，固问儿尸所在。子都具言，于是相随往。开墓，取儿尸归，见金九饼在头下，素书在腹傍。举家感子都之德义。由是声名大振。出《独异志》。

杨 素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德言为太子舍人，方属时乱，恐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

鲍子都

魏国的鲍子都有一天傍晚在荒野行走，遇到一位书生突然心疼痛。鲍子都下马，为书生按摩心脏。不一会儿，书生死了。鲍子都看到书生的口袋里有一册《素书》和十个金饼。他便卖了一个金饼，用所卖的钱将书生安葬了，并将剩下的九个金饼枕到书生的头下，《素书》放到书生的肚子旁边。几年以后，鲍子都在路上发现有个骑一匹黑白相杂的马的人追赶他。等到那人追上他以后，说他是强盗，不断地问鲍子都他儿子的尸体在哪儿。鲍子都将当时的情况都说了一遍，于是骑马人跟着他来到书生的墓前，挖开坟墓将书生的尸体取出来，看到九个金饼仍在书生的头下枕着，兵书还在书生的腹旁放着。书生

的全家都非常感激鲍子都的德义，由此鲍子都声名大起。出自《独异志》。

杨 素

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的妻子是后主陈叔宝的妹妹，封乐昌公主，才貌极为出色。徐德言任太子舍人，正赶上时局混乱，徐德言担心不能保护妻子，对妻子说：“以你的才华和容貌，国家灭亡了，一定会流落到权豪人家，我们会永远分离。倘若我们的情缘

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

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出《本事诗》。

郭元振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学，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举粮。忽有缙服者扣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迁窆，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薛、赵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粮绝，竟不成举。出《摭言》。

没断，还希望能相见，应该有一个信物。”于是徐德言折断一面铜镜，夫妻二人各拿一半。他又同妻子约定说：“将来你一定要在正月十五那天将镜子在街上出售，如果我还在，就会在当天去找你。”

等到陈朝灭亡了，他的妻子果然流落到越公杨素的家里，杨素对

她非常宠爱。徐德言颠沛流离，辛苦辗转，才来到京城。他于是在正月十五这天到都城里的集市上寻找，果然有个老仆人出售半片镜子，而且要价非常高，人们都嘲笑他。徐德言直接将老人带到自己的住处，给老人东西吃，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拿出自己的那半镜子和老人卖的那半镜子合在一起，并在镜子上题了一首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陈氏看到题诗以后，哭哭啼啼地不肯吃饭。杨素知道后也伤感动容，就派人将徐德言找来，将妻子还给他，还送给他们许多钱物。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赞叹的。杨素设酒宴与徐德言和陈氏一起饮酒，并叫陈氏也作了一首诗：“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然后陈氏和徐德言回到江南，一直白头到老。出自《本事诗》。

郭元振

郭元振十六岁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结为朋友。一次他家里寄来家信，给他寄来四十万文钱，作为他上学吃饭等的费用。忽然有个穿着丧服的人敲开门对他说：“我有五代亲人没有安葬在一起，分别埋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想同时迁坟，但缺钱。听说您的家信到了，能帮忙借些钱吗？”郭元振便叫来人将自己家里寄来的钱全都用车子拉走，自己一点也没留，也不问那人的姓名，被薛稷和赵彦昭狠狠地嘲笑了一番。郭元振却愉快地说：“资助别人办理大事，有什么可嘲笑的！”郭元振当年因为没有钱用，竟没能参加科举考试。出自《摭言》。

狄仁杰

狄仁杰，太原人，为府法曹参军。时同僚郑崇资，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泣乎？”乃请代崇资。出《谈宾录》。

敬昭道

敬昭道为大理评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诬误四百余人。将隶司农事，未即路，系在州狱。昭道据赦文而免之。时宰切责大理，奈何

赦反人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执政怒而责之。昭道曰：“赦文云见禁囚徒，反者系在州狱，此即见禁也。”反覆诘难，至于五六，执政无以夺之，诘误者悉免。昭道迁监察御史。

又先是夔州征人舒万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滩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万年驿，梦此十人祈哀，至于再三。乃召驿吏问之，吏对如所梦。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具酒肴以酹之。观者莫不歔歔。乃移牒近县，备棺槨，归之故乡。征人闻者，无不感仰。出《大唐新语》。

吴保安

吴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义尉。其乡人郭仲翔，即元振从侄也。仲翔有才学，元振将成其名宦。

狄仁杰

狄仁杰，是太原人，担任府法曹参军。当时同僚郑崇资的母亲年老多病，而郑崇资又要去极为边远的地方任职。狄仁杰对郑崇资说：“老太太有危重的病，而你要出远使。怎么可以让母亲留在离你万里之遥的地方哭泣呢？”于是请求上级让自己代替郑崇资出使。出自《谈宾录》。

敬昭道

敬昭道任大理寺评事。唐睿宗延和年间，沂州有个人造反，裹挟连累了四百多人。朝廷准备将这些人押去开荒种地，在没有押送之前，便关在州府的监狱里。敬昭道根据朝廷赦免的公文将这些人减免罪行释放了。当时宰相责问大理寺为什么将造反的人免罪释放。大理寺卿和大理寺正惊慌失色，推给了敬昭道，执政者发怒责问敬昭道。敬昭道说：“赦免的公文说赦免在押罪犯，现在造反的人仍然关押州府的监狱里，这也是在押罪犯。”上级反复责问了五六次，执政的官员也无法裁决，被裹挟连累的人都被赦免了。敬昭道后来改任监察御史。

还有，先前从夔州招募的兵士舒万福等十人，走到巴陵，渡江的时候全都被淹死了。敬昭道因为公事出使巴渝，中途到了万年驿站，晚上梦见这十个人哀求他，反复向他诉苦。他就把驿吏找来询问，驿吏所介绍的情况和他所做的梦一样。敬昭道便雇了一些会游泳的人，把这十个人的尸体捞了出来，置办了酒菜来祭奠他们。围观的人没有不感动得哭泣的。然后敬昭道又撰写了公文送给附近的县衙，让他们买了简易的棺材送来，将这十个人的尸体装运回家乡安葬。被招募的兵士们知道了，没有不感念他的恩义的。出自《大唐新语》。

吴保安

吴保安，字永固，是河北人，任遂州方义县尉。他的同乡郭仲翔是郭元振的堂侄。郭仲翔很有才学，郭元振想帮他做个名官。

会南蛮作乱，以李蒙为姚州都督，帅师讨焉。蒙临行，辞元振。元振乃见仲翔，谓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将行，如破贼立功，某在政事，当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诺之。仲翔颇有干用，乃以为判官，委之军事。

至蜀，保安寓书于仲翔曰：“幸共乡里，籍甚风猷。虽旷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国相犹子，幕府硕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将军秉文兼武，受命专征，亲统大兵，将平小寇。以将军英勇，兼足下才能，师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学，长而专经。才乏兼人，官从一尉。僻在剑外，地迩蛮陬，乡国数千，关河阻隔。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选曹之格限，更思微禄，岂有望焉？将归老丘园，转死沟壑。侧闻吾子，急人之忧，不遗乡曲之情，忽垂特达之眷，使保安得执鞭弭，以奉周旋。录及细微，薄沾功效。承兹凯入，得预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铭镂之日。非敢望也，愿为图之。唯照其款诚，而宽其造次。专策驽蹇，以望招携。”

仲翔得书，深感之。即言于李将军，召为管记。未至而蛮贼转逼。李将军至姚州，与战破之。乘胜深入，蛮覆而败之。李身死军没，仲翔为虏。蛮夷利汉财物，其没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赎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适值

正赶上南蛮作乱，朝廷派李蒙为姚州都督，率领军队前去讨伐。李蒙临出发前向郭元振辞行。郭元振才见了郭仲翔，对李蒙说：“这是我弟弟去世后留下的儿子，还没有官职。你且带着他出征，如果能够杀敌立功，我会在朝廷想办法推荐他，让他领个微薄的俸禄。”李蒙答应了。郭仲翔很有才干，李蒙聘任他做了判官，帮助自己处理军务。

到了蜀郡，吴保安写信给郭仲翔说：“有幸和你是同乡，你极富品格风采。虽然地远没能拜谒你，但心中对你常怀仰慕之情。你是国相的侄子，幕府中的大才。终究凭借自己的贤能，接受任用。李蒙将军文武兼备，接受命令出征，亲自掌控大军，将剿灭平定作乱的小股敌寇。凭借李蒙将军的英勇，加上你的才能，出师打败敌人，旦夕之间就会成功。我从小就爱好读书，长大专攻于经书。才学虽贫乏，却超过了常人，做了一个县尉。任官在偏僻剑门关外，偏远的少数民族聚集地，离家几千里地，有重重关山阻隔。况且我的任期已满，下一个职务不知道能任命什么。以我的不才，受到选拔官员的限制，再想求得微薄的俸禄，怎么能有希望？打算回归田园，老死沟壑了。听说你能急人之忧，不忘同乡的感情，希望能垂知遇的眷顾，保举我去军中服务，让我能执鞭持弓，以供驱遣。记下微末功劳，薄沾你们一份功劳。蒙受这胜利的成绩凯旋而返，能够封赏到一个最小的官职。便是你对我高山一样的恩情，也是我刻骨铭心值得纪念的日子。不敢抱有希望，希望你能考虑考虑。仅表达我的恳切心情，请原谅我的唐突。特意写了这封信鞭打劣马送去，以求得你的提携。”

郭仲翔接到吴保安的信，很受感动。便向李蒙将军请示，召用吴保安前来为管记。吴保安还没有赶到，敌人却反而逼近上来。李蒙将军率军到达姚州，于敌兵交战将敌兵打败。大军乘胜追击，深入敌人腹地，敌兵又杀了回来，将朝廷的军队打败。李蒙将军战败身亡，军队覆没，郭仲翔也被敌军俘虏。敌人想要换取汉人的财物，那些被俘的人员，都和家里通了音信，让家里人拿财物赎回，每人需要三十匹绢来换。吴保安赶到姚州，正逢

军没，迟留未返。而仲翔于蛮中，间关致书于保安曰：“永固无恙？顷辱书未报，值大军已发。深入贼庭，果逢挠败。李公战没，吾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顾身世已矣，念乡国杳然。才谢锺仪，居

然受縶；身非箕子，且见为奴。海畔牧羊，有类于苏武；宫中射雁，宁期于李陵？吾自陷蛮夷，备尝艰苦。肌肤毁剔，血泪满池。生人至艰，吾身尽受。以中华世族，为绝域穷囚。日居月诸，暑退寒袭。思老亲于旧国，望松楸于先茔，忽忽发狂，膈臆流恸，不知涕之无从。行路见吾，犹为伤愍。吾与永固，虽未披款，而乡里先达，风味相亲。想睹光仪，不离梦寐。昨蒙枉问，承间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则请为管记。大军去远，足下来迟。乃足下自后于戎行，非仆遗于乡曲也。足下门传余庆，天祚积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并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参幕府，则绝域之人，与仆何异？吾今在厄，力屈计穷。而蛮俗没留，许亲族往赎。以吾国相之侄，不同众人，仍苦相邀，求绢千匹。此信通闻，仍索百缣。愿足下早附白书，报吾伯父。宜以时到，得赎吾还，使亡魂复归，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请不辞劳。若吾伯父已去庙堂，难可谘启，即愿足下，亲脱石父，解晏婴之骖；往赎华元，类宋人之事。济物之道，古人犹难。以足下道义素高，

前方军队覆没，便滞留在姚州没有返回。郭仲翔身陷蛮夷，辗转给吴保安写了封信说：“你还平安吧？先前承蒙你的来信，还没来得及回复，赶上军队已经出发。深入到敌人的巢穴，竟遭敌人挫败。李蒙将军阵亡，我成了囚虏。眼下苟延残喘，忍辱偷生，远在天涯地角，回首自己的遭遇已成过去，想到家乡是多么的遥远。才能不如锺仪，居然被拘禁；我不是箕子，却被迫成为奴隶。在湖边放羊，很像当年的苏武；希望像有人宫中射雁的故事一样，难道指望李陵？我自从身陷蛮夷，饱尝艰辛。身体遭受摧残，血泪流满了水池。人生最艰苦的，我都尝尽了。我是中原显贵世族出身，却成为极远地域的囚徒。日月流转，暑去寒来。思念旧国的老母亲，遥望祖先坟茔上的松楸，精神难以抑制，情绪郁结，悲痛流泪，却不知眼泪流到何处。行走在路上见了我的模样，会更加伤感可怜。我与你虽未推诚相与，但是同乡之情已在先前传达，情趣相近。很想一见你的仪态，经常睡梦中遇见你。当时李蒙将军问起你，我趁机说了你的情况。李蒙将军向来知道你的才学和声名，同意聘请你为管记。大军走远了，你来迟了。这是你在大军出征后赶到，不是我遗忘了你这个同乡。你的家门留有德泽，上天降福于积善之人，事情终究没有达到预期，却得以同时保全

性命和声名。假若你早到李蒙将军麾下效力，我们一起参谋军事，那么极远地域的人，与我会有什么不同？我今天陷入困厄，力气用尽，办法没了。而蛮夷的规矩是允许亲友前来赎人。因为我是宰相的侄儿，不同于其他人，一再地苦苦相求，必须拿一千匹绢来赎。就是此信发出的时候，仍需要一百匹缣。希望你及早写信告诉我伯父，应当在限定的时间里，把我赎回去，使我丧失的灵魂能再返回到肉体，腐朽的身骨再生出肌肉，只能指望你了。今日所托之事，请不要怕辛劳而推辞。如果我的伯父上朝去了，难以通报，便请你亲自像晏婴解下左骖马，把越石父从牢狱中赎出来一样，将我从苦役中解救出来；使我能像春秋时的大夫华元从宋国伺机逃回一样逃脱归去。援助救济人的事情，从古以来都是很难办的。凭你的高尚道德，大仁大义，名节特著，故有斯请，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见哀矜，猥同流俗，则仆生为俘囚之竖，死则蛮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吴君，无落吾事！”

保安得书，甚伤之。时元振已卒，保安乃为报，许赎仲翔。仍倾其家，得绢二百匹往。因住嵩州，十年不归。经营财物，前后得绢七百匹，数犹未至。保安素贫窶，妻子犹在遂州。贫赎仲翔，遂与家绝。每于人有所得，虽尺布升粟，皆渐而积之。后妻子饥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驾一驴，自往泸南，求保安所在。于途中粮尽，犹去姚州数百，其妻计无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时姚州都督杨安居乘驿赴郡，见保安妻哭，异而访之。妻曰：“妾夫遂州方义尉吴保安，以友人没蕃，丐而往赎，因住姚州。弃妾母子，十年不通音问。妾今贫苦，往寻保安，粮乏路长，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谓曰：“吾前至驿，当候夫人，济其所乏。”既至驿，安居赐保安妻钱数千，给乘令进。

安居驰至郡，先求保安见之，执其手升堂，谓保安曰：“吾常读古人书，见古人行事，不谓今日亲睹于公。何分义情深，妻子意浅，捐弃家室，求赎友朋，而至是乎？吾见公妻来，思公道义，乃心勤伫，愿见颜色。吾今初到，无物助公，且于库中假官绢四百匹，济公此用。待友人到后，吾方徐为填还。”保安喜，取其绢，令蛮中通信者持往。

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状憔悴，殆非人也。方与保安相识，语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书，则为仲翔洗沐，赐衣装，

显著声名，所以才有这个请求，丝毫不怀疑你的品质人格。如果你不怜悯我，同世俗一样袖手旁观，那我只能生是战俘，死是蛮夷的鬼了，还能有什么指望！吴君，不要使我的事情落空！”

吴保安接到信，很悲伤。这时郭元振已经死了，吴保安为了报答朋友的信任，决定设法赎回郭仲翔。他变卖了所有家产，买了二百匹绢前往南方。到达嵩州，十年不回家。在那里做买卖，前后得到七百匹绢，还是没凑够一千匹绢的数目。吴保安向来贫困，妻子仍待在遂州。吴保安倾家赎救郭仲翔，便和家里断绝了来往。每当做买卖有了收入，哪怕只是一尺布、一升米，也一点点积攒起来。后来他妻子挨饿受冻，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下去，便带着幼小的儿子，骑着一头毛驴，前往泸南来找吴保安。在途中粮食吃光了，离姚州还有几百里地，她没有办法，便坐在路旁哭了起来，悲伤之情打动了过路的人。当时姚州都督杨安居沿着驿道去州府，看见吴保安的妻子在哭，感到奇怪就过去询问。吴保安的妻子说：“我的丈夫是遂州方义县尉吴保安，因为朋友被困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设法去赎人，于是来到姚州。抛弃我们母子，十年不通音讯。我如今贫困，去寻找吴保安，粮食吃光了路还很远，所以悲伤地哭起来。”杨安居非常惊奇，对她说：“我到前面的驿站等你，资助你路费。”等她们到了驿站，杨安居给了吴保安妻子几千文钱，并安排车马送她继续向前走。

杨安居驱马到了州府，先找来吴保安相见，握着他的手来到堂上，对他说：“我常读古人的书，佩服古人做事，没想到今日亲眼见到了你的仁义行为。但为何朋友的情义重而妻子的情义浅，抛弃家室，去赎救朋友，做到这般地步？我遇到你的妻子，想到你的道义，心中殷切地想，希望能和你见面。我今天刚到，没有东西帮你，暂从仓库中借四百匹官绢，资助你办这件事。等到朋友回来以后，我再慢慢地偿还所借的绢。”吴保安很高兴，取了绢，令往蛮敌中通信的人运送过去。

又过了二百天，郭仲翔返回到姚州，他的形貌憔悴，大概没了人的样子。他刚和吴保安相互认识，说了几句话就痛哭起来。杨安居曾

在郭尚书手下办事，就为郭仲翔洗了澡，送给他衣服，

引与同坐，宴乐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宠之，于是令仲翔摄治下尉。仲翔久于蛮中，且知其款曲，则使人于蛮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辞安居归北，且以蛮口赠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岂待报耶？钦吴生分义，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亲在此，且充甘膳之资。”仲翔谢曰：“鄙身得还，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赐也。翔虽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蛮口，故为公求来。公今见辞，翔以死请。”安居难违，乃见其小女曰：“公既频繁有言，不敢违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钟爱。今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辞其九人。而保安亦为安居厚遇，大获资粮而去。

仲翔到家，辞亲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录事参军，则迎亲到官。两岁，又以优授代州户曹参军，秩满内忧。葬毕，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赖吴公见赎，故能拜职养亲。今亲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义尉选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访之。保安秩满，不能归，与其妻皆卒于彼，权窆寺内。仲翔闻之，哭甚哀。因制纛麻，环经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绝声，至彭山，设祭酹毕，乃出其骨，每节皆墨记之，墨记骨节，书其次第，恐葬斂时有失之也。盛于练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记贮于竹笼。而徒跣亲负之，徒行数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爱之如

然后拉着他同坐，喝酒吃饭，歌舞相庆。杨安居敬重吴保安做的事，对他非常好，之后让郭仲翔代理他所管辖地区的一名县尉。郭仲翔在蛮夷地区待的时间很长，知道那里的详细情况，就派人到那里的部落买来十名女子，个个长得都很有姿色。买来以后，他辞别杨安居要回北方去，将十名女子送给杨安居作为酬谢。杨安居不接受，说：“我不是市井小人，哪里是要报答呢？只是因为敬佩吴保安的仁义，所以才帮助他办成这件事。你有老母亲在北方，将她们换成吃饭的费用吧。”郭仲翔感谢地说：“我能够回来，是你的恩情。小命得以保留，是你赏给我的。郭仲翔就是死了，也不敢忘记你的再生之德。但是这些蛮夷女子，是专门为你买来的。你今天推辞，我要以死请求你接受。”杨安居没有办法拒绝，看着十名女子中最小的一个说：“你既然一再请求，不敢违背了你的好意。这个女子最小，我很喜欢。今天为

了这个女子，接受你的赠送。”辞退了其余的九个人。吴保安也因为得到杨安居的优厚对待，得到一大笔钱粮回北方去了。

郭仲翔回到家，已经离开老母亲十五年了。他到了京城，因功被任命为蔚州录事参军，将母亲也接到蔚州。两年后，又因为成绩优秀授官代州户曹参军，任期满了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他安葬了母亲，穿丧服在墓地为母亲守孝，期满以后说：“我依靠吴保安被赎了回来，所以才能担任官职奉养母亲。如今母亲死了，守孝已满，我可以去办我想办的事去了。”然后他便去找吴保安。而吴保安从方义县尉又被任命为眉州彭山丞。郭仲翔便赶往蜀郡寻他。吴保安任期满了以后，没有能够返回家乡，夫妻二人都死在彭山，棺材暂时停放在寺庙里。郭仲翔听说了，哭得非常悲伤。制作了丧服，带着环麻，持着丧杖，从蜀郡开始光着脚，一路哭着来到彭山，设酒菜祭奠完毕，将吴保安的骨头挖出来，每一节都用墨标上序号，用墨标记骨节，写上序号，是担心重新安葬时遗失。然后装到装殓的口袋里。又将吴保安的妻子的骨头也挖出来，也做上标记以后装到竹笼里。他光着脚，亲自背着两个人的骨头，徒步走了几千里，来到魏郡。吴保安有一个儿子，郭仲翔对他如同对待

弟。于是尽以家财二十万，厚葬保安，仍刻石颂美。仲翔亲庐其侧，行服三年。既而为岚州长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为娶妻，恩养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宝十二年，诣阙，让朱绂及官于保安之子以报。时人甚高之。

初，仲翔之没也，赐蛮首为奴。其主爱之，饮食与其主等。经岁，仲翔思北，因逃归。追而得之，转卖于南洞。洞主严恶，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弃而走，又被逐得，更卖南洞中。其洞号菩萨蛮，仲翔居中经岁，困厄复走，蛮又追而得之，复卖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难禁止邪？”乃取两板，各长数尺，令仲翔立于板，以钉自足背钉之，钉达于木。每役使，常带二木行。夜则纳地槛中，亲自锁闭。仲翔二足，经数年疮方愈。木锁地槛，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忧。保安之使人往赎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转为取之，故仲翔得归焉。出《纪闻》。

自己的弟弟。他于是花尽家财二十万，厚葬了吴保安夫妻，并立了一

块石碑刻石颂扬吴保安的功德。郭仲翔在旁边搭了一间草庐，亲自在坟旁守孝三年。之后他被任命为岚州长史，又加官朝散大夫。他带着吴保安的儿子赴任官职，并给他娶了媳妇，对其关怀备至。郭仲翔感激吴保安之情始终不减。唐玄宗天宝十二载，他赴皇帝的殿庭，请求将自己的朱绂和官职让给吴保安的儿子接任当作回报。当时的人们都很敬佩他。

当初，郭仲翔被蛮敌抓住，送给蛮夷的首领做奴隶。主人很喜欢他，让他和自己吃一样的饭。一年以后，郭仲翔想念北方，伺机逃跑。被抓了回来，就卖到另一个部落。这里的洞主严厉凶恶，得到郭仲翔让郭仲翔干重活，用鞭子打他打得很厉害。郭仲翔逃跑，又被抓回来，再转卖到另一个部落。这里的洞主绰号叫“菩萨蛮”，郭仲翔待了一年以后，困苦不堪，再次逃走，又被追上抓了回来，又被转卖给另一个部落。这里的洞主得到郭仲翔，生气地说：“你喜欢逃跑，难道禁止不了吗？”他便叫人拿来两块木板，每块长数尺，令郭仲翔站在两块木板中间，用钉子从脚背钉入，脚背上的钉子穿到木头里面。每次役使，他常带着两块木板一起走。晚上则被关在地牢里，洞主亲自上锁。郭仲翔两脚上的疮伤，经过许多年才好。木锁地牢，这样过了七年，郭仲翔最初无法再继续忍受。吴保安派人去赎他，先找到他的第一个主人。然后辗转寻找，才使郭仲翔回归中原。出自《纪闻》。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气义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宁 赵骅 曹文洽

阳城 王义 裴度 廖有方

裴冕

裴冕为王锜判官。锜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窃权柄，咸惧之。锜宾佐数人，不敢窥锜门，冕独收锜尸，亲自护丧，瘞于近郊。出《谈宾录》。

李宜得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遇诸涂，趋而避之，不敢仰视。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惧。至宅，请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旧主流汗辞之。留连数日，遂奏云：“臣蒙国恩，荣禄过分。臣旧主卑琐，曾无寸禄。臣请割半俸解官以荣之，愿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为郎将，宜得复其秩。朝廷以此多之。出《朝野金载》。

裴冕

裴冕是王锜的判官。王锜获罪被杀，李林甫掌握了朝廷的大权，官员们都害怕他。王锜的几个关系亲近的门客和下级都不敢靠近王锜家门口，只有裴冕单独去为王锜收尸，并亲自护送灵柩埋葬到郊外。出自《谈宾录》。

李宜得

李宜得本来是个身份低贱的人，背着主人逃跑了。后来在玄宗仗义起事时，他和王毛仲等人立了功，授官至武卫将军。他过去的主人在路上遇到他，快步躲到路旁，低着头不敢看他。李宜得令随行人员

去叫他的旧主人，他的旧主人非常惊慌害怕。到了李宜得的住宅，他将旧主人让到上座，并亲自为旧主人端菜倒酒，旧主人紧张地流着汗推辞。李宜得留旧主人住了几天，然后上朝对皇帝说：“我蒙受国家的恩情，得到的官职和俸禄太高了。而我的旧主人身份低贱，竟没有半点俸禄。我请示将我的一半俸禄和官职让给我的旧主人，希望陛下满足我这个愚蠢的请求。”皇上称道他的义气，提拔他的旧主人为郎将，李宜得仍保留原来的官职。朝廷从此嘉赏义气之风。出自《朝野金载》。

穆 宁

穆宁，不知何许人，颜真卿奏为河北道支使。宁以长子属母弟曰：“唯尔所适，苟不乏嗣，吾无累矣。”因往平原，谓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谓死有轻于鸿毛者，宁是也。愿毕佐公，以定危难。”其后宁计或不行，真卿弃平原，夜渡河。出《谈宾录》。

赵 骅

赵骅因胁于贼中，见一妇人，问之。即江西廉察韦环之族女也，夫为畿官，以不往贼军遇害，韦氏没入为婢。骅哀其冤抑，以钱赎之。俾其妻致之别院，而骅竟不见焉。明年，收复东都。骅以家财贍给，而求其亲属归之。议者咸重焉。出《谈宾录》。

曹文洽

曹文洽，郑滑之裨将也。时姚南仲为节度使，被监军薛盈珍怙势干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南仲，诬谗颇甚。文洽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语。文洽愤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阡，驿吏开门，见血伤满地，傍得文洽二缄：一状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疑。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

穆 宁

穆宁，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颜真卿奏请朝廷授命他担任河北道支使。穆宁以长子的身份对同母弟弟说：“你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有后代子孙，我就没什么牵挂了。”然后他前往平原，对颜真卿说：“我的先人有后代子孙，古人讲有人死得轻于鸿毛，我就是一个人。我愿全力辅佐你，平定眼前的危难。”后来因为计策行不通，颜真卿放弃平原，夜间渡过黄河而去。出自《谈宾录》。

赵 骅

赵骅被胁迫待在贼兵之中，他见到贼营里有一位妇人，便走上前去询问。得知她是江西观察使韦环同族兄弟的女儿，丈夫是京官，因为不肯归顺贼军被杀害，韦氏陷入贼营充当婢女。赵骅同情她的冤屈，用钱将她赎了出来。然后让他的妻子将韦氏安排到别的院子里居住，始终不再和她见面。第二年，官军收复了东都。赵骅给了韦氏充足的物给，寻找到她的亲属，将她送了回去。知道这件事的人都称赞赵骅。出自《谈宾录》。

曹文洽

曹文洽是郑滑的副将。当时姚南仲为节度使，被监军薛盈珍倚仗势力，篡夺了军政大权。姚南仲不服，薛盈珍多次到皇帝那里说姚南仲的坏话。德宗皇帝心中颇多疑惑。后来薛盈珍派了下级官员程务盈驰送公文诬蔑姚南仲，诬告诋毁得很厉害。曹文洽正好有事禀报前往京城，暗中知道了薛盈珍公文中的内容。曹文洽非常愤怒，便日夜兼程追赶程务盈。到了长乐驿站，追上了程务盈，与他同住在一个房间。半夜，曹文洽杀了程务盈，将薛盈珍的公文扔到厕所里，然后自杀了。日已晚，驿吏开门，看到满地的鲜血和尸体，旁边放着曹文洽写的两封信：一封信状告薛盈珍，一封信替姚南仲鸣冤，并且写明了杀程务盈的原因。德宗皇帝听闻这件事，心中颇有疑虑。姚南仲怕德宗皇帝疑虑日深，于是入朝去见德宗皇帝。刚到，德宗皇帝对他说：“薛盈珍

扰卿甚耶？”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谈宾录》。

阳 城

阳城，贞元中，与三弟隐居陕州夏阳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饮水，莞簟布衾，熙熙怡怡，同于一室。后遇岁荒，屏迹不与同里往来，惧于求也。或采桑榆之皮，屑以为粥。讲论《诗》《书》，未尝暂辍。有苍头曰都儿，与主协心。盖管宁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馈食稍丰，则闭户不纳，散于饿禽。后里人窃令于中户致糠核十数杯，乃就地食焉。他日，山东诸侯闻其高义，发使寄五百缗。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标于屋隅，未尝启缄。

无何，有节士郑倝者，迫于营举，投人不应，因途经其门，往谒之。倝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时，问倝所之，及其瘠瘁之端。倝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诸侯近贖物，无所用，辄助足下人子终身之道。”倝固让。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让焉？”倝对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愿终志后，为奴仆偿之。”遂去。

倝东洛莛事罢，杖归城，以副前约。城曰：“子奚如是？”

扰乱你很厉害吧？”姚南仲说：“薛盈珍不是扰乱我，而是破坏皇帝的法制。如果允许薛盈珍这种人存在，即使是羊祜和杜预那样正直有才能的人复活，来安抚百姓和统率三军，也不能治理成和乐的太平盛世，和严律的军队、善战的军阵制度。”德宗沉默思考了很久。出自《谈宾录》。

阳 城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叫阳城的人和他的三弟隐居在陕州夏阳山中，两个人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他们每日吃豆子喝清水，睡草编的席子，盖粗布做的被，两个人和和乐乐地住在一间屋子里。后来遇到一个灾荒年，他俩隐藏踪迹不与同乡的人来往，怕有求于别人。他俩采集桑树和榆树的皮切碎了做粥吃。这种条件下仍讲论《诗》《书》，

从来没有间断过。他们有一个仆人叫都儿，与主人一条心。人们将阳城比作三国时辞官不做的管宁。同乡的人都很尊敬同情他们，赠送给他们的食物渐渐多起来，他们却关起门来，不肯接受，或是撒给鸟吃。后来同乡人暗中让中等资产的人家送给他们糠谷十几杯，他们就地吃了。有一天，太行山以东的诸侯听闻他们的行为高尚，派使者送来五百匹缣。阳城坚决不收，使者依令不收就不回去，阳城只好将缣做好记号堆到屋子的角落里，从来也没打开过。

不久，有个有节操的人叫郑俶，迫于修坟墓，找亲友借钱没有借到，回来路过阳城的门前，进屋拜见阳城。郑俶一副悲愁病弱的样子，阳城留他住了十多天，问郑俶要去哪里，以及悲愁病弱的原因。郑俶将情况告诉了阳城。阳城说：“有感于你的品德节操，我这里有诸侯近来赠送的物品，放在这里没有用处，全都送给你，来助你尽人子的孝道吧。”郑俶坚持不要。阳城说：“你若不欺妄骗人，又为什么推让呢？”郑俶说：“你既然给了我这个不寻常的恩惠，我愿意办完事后，做你的奴仆以偿还你的恩情。”说完便走了。

郑俶在东洛办理完修坟墓的事以后，拄着木杖回到阳城这里，以履行他自己以前做的约定。阳城说：“你为什么这样？”

苟无他系，同志为学可也，何必云役己以相依？”俶泣涕曰：“若然者，微躯何幸！”俶于记览苦不长，月余，城令讽《毛诗》，虽不辍寻读，及与之讨论，如水投石也。俶大惭。城曰：“子之学，与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耶？今所止阜北，有高显茅斋，子可自玩习也。”俶甚喜，遽迁之。复经月余，城访之，与论《国风》，俶虽加功，竟不能往复一辞。

城方出，未三二十步，俶缢于梁下。供饬童窥之，惊以告城，城恸哭若裂支体。乃命都儿将酒奠之，及作文亲致祭，自咎不敏：“我虽不杀俶，俶因我而死。”自脱衣，令仆夫负之。都儿行檟楚十五，仍服缁麻，厚瘞之。由是为缙绅之所推重。后居谏议大夫时，极谏裴延龄不合为国相，其言至恳，唐史书之。及出守江华都，日炊米两斛，鱼羹一大鬻。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并置瓦瓯桺杓，有类中衢樽也。出《乾闥子》。

王 义

王义，即裴度之隶人也。度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为人所刺，义挥刀而死，度由是获免。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二三焉。出《国史补》。

裴 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录事参军，未赴任，遇盗，攘剽殆尽，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子遗。遂于近邑求丐故衣，迤邐假贷，

你如果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彼此之间一起治学就可以了，何必说要当奴仆来依靠我呢？”郑俶流着泪说：“要像你说的这样，我这个卑贱的人是多么的幸运！”郑俶在读书记诵、读上苦于不长进，一个月以后，阳城叫他背诵《诗经》，虽然郑俶不停地学习，可是一讨论，他就像水泼在石头上一样，一句也回答不上来。郑俶非常惭愧。阳城说：“你学习和我弟弟太亲近了没有止息，所以导致如此吗？现在所住的山北，有一幢宽敞的茅屋，你可以到那里自己学习。”郑俶很高兴，立刻搬了过去。又过了一个月，阳城去看他，与他讨论《国风》，郑俶虽然用功，但还是一句话也接不上。

阳城刚走出不到二三十步，郑俶就吊死在房梁上。送饭的童子看见了，惊慌地告诉了阳城，阳城哭得像肢体裂开。他使命都儿备酒祭奠郑俶，并且作了祭文前往祭祀，自己责备自己不通达：“我虽然没有杀郑俶，郑俶却是因我而死。”然后脱去衣服，让仆人打他。都儿用楸木荆条鞭打了他十五下，他再穿上丧服，将郑俶厚葬了。因此被贵族以及官员们推重。阳城在任谏议大夫时，极力向皇帝纳谏，认为裴延龄不适合当宰相，其言词极其诚恳，唐朝的史书上有记载。等他出任江华地方官，每天都做两斛米的饭和一大锅鱼汤，召集皇帝的使臣到村野之夫，让大家随便吃。并且准备了瓦甌、榘杓等餐具，有些像街道上设酒，供行人自饮。出自《乾 闥子》。

王 义

王义是裴度的奴仆。裴度任御史中丞，宰相武元衡遇害的那一天，裴度遭人行刺，王义替裴度挡刀而死，裴度才躲过死亡的灾难。裴度做祭文哀悼王义，并给了王义的妻子很多抚恤。当年，进士为王义撰写传记的，竟有十二三人。出自《国史补》。

裴 度

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个新任命的湖州录事参军，没等去上任就遇到了强盗，将他的钱物都抢走了，就连委任的文簿也没给他留下。于是他便在京城附近收购旧衣服，然后想办法换成钱，

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晋公第。时晋公在假，因微服出游侧近邸，遂至湖纠之店。相揖而坐，与语周旋，问及行止。纠曰：“某之苦事，人不忍闻。”言发涕零。晋公悯之，细诘其事。对曰：“某主京数载，授官江湖，遇寇荡尽，唯残微命。此亦细事尔，其如某将娶而未亲迎，遭郡牧强以致之，献于上相裴公，位亚国号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答曰：“姓某字黄娥。”裴时衣紫裤衫，谓之曰：“某即晋公亲校也，试为子侦。”遂问姓名而往。纠复悔之，此或中令之亲近，入而白之，当致其祸也。

寝不安席，迟明，诣裴之宅侧侦之，则裴已入内。至晚，有赭衣吏诣店，颇匆遽，称令公召。纠闻之惶惧，仓卒与吏俱往。至第斯须，延入小厅。拜伏流汗，不敢仰视。即延之坐，窃视之，则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过再三。中令曰：“昨见所话，诚心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诰授之，已再除湖纠矣。喜跃未已，公又曰：“黄娥可于飞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装千贯，与偕赴所任。出《玉堂闲话》。

廖有方

廖有方，元和乙未岁，下第游蜀。至宝鸡西，适公馆。忽闻呻吟之声，潜听而微懈也。乃于间室之内，见一贫病

然后再返回到旅店里。这个旅店靠近晋公裴度的府第。这一天裴度休

假，于是穿上便衣在府宅附近散步，就到了这个湖州录事参军住的旅店。裴度与这个叫湖纠的打过招呼以后坐下，与他交谈，问到他要去哪。湖纠说：“我的凄惨遭遇，别人都不忍听。”说着哭了起来。裴度觉得他很可怜，详细询问他的遭遇。他回答说：“我在京城任职数年，被授予了一个在湖州的官职，遇到强盗把我的东西抢光了，只剩下一条贱命。这还是小事，还有的是，我准备娶亲还没有去迎娶，未婚妻就被郡牧强抢去，献给了宰相晋公裴度，他的官职可是在这个国家里居第二位。”裴度说：“你未婚妻姓什么？”回答说：“姓某字，叫黄娥。”裴度当时穿着有钱人常穿的紫色衣服，他对湖纠说：“我就是裴度的亲信校卫，试着帮你查查。”于是问了湖纠的姓名后走了。湖纠非常后悔，心想刚才来的人如果是裴度的亲信，回去和裴度一说，会招致灾祸。

湖纠当天晚上想着这件事睡不安稳，等到天明，他来到裴度的住宅附近观察，裴度已进了府内。到了傍晚，有个穿红衣服的公差来到旅店，非常急促，声称裴度让他去。湖纠听闻，心里非常惊慌害怕，急忙跟着差人一起前往。他们进了裴度的住宅片刻，被带到一个小客厅。他趴在地上吓得直出冷汗，不敢抬头看。裴度请他坐下，他偷着观看，正是昨天穿紫衣服的那个侍卫官。便再三谢罪。裴度说：“昨天听了你说的话，心中很同情可怜你。今天姑且抚慰一下你的憔悴。”说着命人将箱子里的授官凭证交给他，重新任命了他湖州录事参军的官职。他高兴得要跳起来，裴度又说：“黄娥立刻就可以还给你，同你一起去那里上任。”然后特意派人将他送回旅店，并给了他出门的衣物和一千贯钱，第二天这个人和未婚妻一起上任去了。出自《玉堂闲话》。

廖有方

廖有方在唐宪宗元和乙未年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被录取游历到蜀郡。走到宝鸡的西面，住在旅店里。他忽然听到有呻吟声，静听又听不见了。他从一间屋子里找到一个生了重病的贫困

儿郎。问其疾苦行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遇知音。”眄睐叩头，久而复语：“唯以残骸相托。”余不能言。拟求救疗，是人俄忽而

逝。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殓之，恨不知其姓字。苟为金门同人，临歧凄断。复为铭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后廖君自西蜀回，取东川路，至灵龛驿。驿将迎归私第。及见其妻，素衣，再拜呜咽，情不可任，徘徊设辞，有同亲懿。淹留半月，仆马皆馊。掇熊虎之珍，极宾主之分。有方不测何缘，悚惕尤甚。临别，其妻又悲啼，赠赆缁锦一驮，其价值数百千。驿将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绾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复叙平生之吊，所遗物终不纳焉。少妇及夫，坚意拜上。有方又曰：“仆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当兹厚惠。”遂促辔而前，驿将奔骑而送。复逾一驿，尚未分离。廖君不顾其物，驿将执袂，各恨东西，物乃弃于林野。

乡老以义事申州，州将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僚，愿识有方，共为导引。明年，李逢吉知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声

少年。廖有方问他生了什么病，准备去哪里，少年吃力地说：“我辛勤地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未遇到赏识我的人。”少年看着他向他磕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死后只能将自己的残骸托付给你。”其余的话就不能说出来了。廖有方想要找人救治他，但是不一会儿这个少年就死了。廖有方就将自己所骑的马和鞍具一块贱卖给了村子里有钱的人，用所得到的钱买了棺材将少年安葬了，遗憾的是不知道这个少年的姓名。同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同路人，却是两种命运，真是令人悲伤。廖有方为这个少年又做了碑文：“嗟君歿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后来廖有方从西蜀回来，取道东川路，行至灵龛驿。驿站的官员将他迎到家中。廖有方看到驿站官员的妻子穿着白色的丧服，拜了两拜就呜咽哭泣起来，情绪不能控制，举止说话，如同对待自己的至亲。他们留廖有方住了半个月，就连仆人和马匹都吃喂得很好。吃的尽是山珍，极力表达了宾主之间的情义。廖有方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心中非常不安。等到临别的时候，驿站官员的妻子又哭了起来，并且赠送给廖有方一驮子价值千百贯的丝织品。驿站的官员对他说：“你今年春天所安葬的叫做胡绾的秀才，就是我妻子最小的哥

哥。”到这时廖有方才知道那个死亡少年的姓名。他又讲了当时安葬少年的情形和怀念的话，但始终不肯接受所赠送的物品。驿站的官员和他的妻子坚决呈给他。廖有方又说：“我作为一个男子，粗略地明白一些古今做人的简单道理。偶然安葬了一个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同路人，不应该接受这样厚重的物品。”说着便催马前行，驿站的官员也骑着马追着送他物品。两个人又经过一个驿站，仍然没有分手。廖有方不拿所赠送的物品，驿站的官员拽住他的衣袖不放手，二人各奔东西，赠送的物品竟扔到了野外。

乡里掌管教化的乡老将这件事上报给州里，州里又表奏给朝廷。文武宰僚知道了都想结识廖有方，互相介绍引见。第二年，李逢吉主持科举考试，廖有方被录取，他改名叫廖游卿，声名

动华夏，皇唐之义士也。其主驿戴克勤，堂帖本道节度，甄升至于极职。克勤名义，与廖君同远矣。出《云溪友议》。

传遍了全国，被公认为大唐的义士。那个驿站的官员戴克勤，也被宰相发公文推荐提拔为当地的节度使，晋升到了极高的位置。从此戴克勤的声名和廖有方的名字传得一样远。出自《云溪友议》。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气义三

熊执易 李 约 郑还古 江陵士子 郑 畋
章孝子 发冢盗 郑 雍 杨 晟 王 殷

熊执易

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店有一士，吁嗟数次。执易潜问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出《摭言》。

李 约

李约为兵部员外，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出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谔同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独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与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

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见，

熊执易

熊执易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走到潼关，秋雨连绵下了一个多月，无法行走，他滞留在旅店里。忽然听到隔壁房间有一个男子长吁短叹了数次。熊执易走过去询问，那人说：“我是前尧山县令樊泽，去京城赴皇帝亲自拟定的考试。走到这里，马死了，口袋里的钱也花光了，没有办法继续前进。”熊执易回到自己的房间，将自己所骑的马和口袋里的钱全部拿出来送给樊泽。熊执易当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樊泽第二年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出自《摭言》。

李 约

李约任兵部员外郎，是汧公的儿子。他见识开阔，超凡脱俗，与主客员外张谔是同事。和征君韦况一起避世隐居，不婚娶，也不经营产业。李约唯独同张谔的交情深厚。每当他同张谔躺在一张方正的床上聊天，整夜都不睡觉，别人对此都不了解。他作了一首诗赠给张谔：“我有心中事，不与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

李约曾行江上，紧随一胡商的船。胡商病了，坚决邀请他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遗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约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后，死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检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出《尚书故实》。

郑还古

郑还古，东都闲居，与柳当将军者甚熟。柳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水木之盛。家甚富，妓乐极多。郑往来宴饮，与诸妓笑语既熟，因调谑之，妓以告柳。怜郑文学，又贫，亦不之怪。郑将入京求官，柳开筵饯之。酒酣，与妓一章曰：“冶艳出神仙，歌声胜管弦。眼看白苎曲，欲上碧云天。未拟生裴秀，如何乞郑玄。莫教金谷水，横过坠楼前。”

柳见诗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将去固不易支持。专待见荣命，便发遣入京，充贺礼。”及郑入京，不半年，除国子博士。柳见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驿，郑已亡殁。旅衬寻到府界，柳闻之悲叹不已，遂放妓他适。出《卢氏杂说》。

江陵士子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贫，求尺题于交广间，游索去万，计支持五年粮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

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他，两个女儿都长得异常美丽。胡商又交给他一枚珠子，李约全都答应了。等到胡商死了，李约将他遗留下来的钱财约有好几万贯全都登记好了如数送交给官府，并为胡商的两个女儿寻找

配偶。当初，装殓胡商时，李约自己将那枚夜光珠放入胡商的嘴里入殓，别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死去胡商的亲属来清理胡商留下的财产，李约请来官府的人挖开坟墓检查，夜光珠果然还在。李约所做的事情，即使是别人不知道，都像这样讲义气。出自《尚书故实》。

郑还古

郑还古闲居在东都，与柳当将军很熟悉。柳当的住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流水和茂盛的树木。家中非常富有，养了许多乐师歌妓。郑还古往来宴饮，同诸歌妓说笑熟悉后，便调戏歌妓，歌妓告诉了柳当将军。柳当爱惜郑还古有才学，又很贫穷，所以也不责怪他。郑还古要去京城谋求官职，柳当将军设宴为他饯行。酒喝到畅快的时候，郑还古为歌妓作了一首诗：“冶艳出神仙，歌声胜管弦。眼看白芷曲，欲上碧云天。未拟生裴秀，如何乞郑玄。莫教金谷水，横过坠楼前。”

柳当见了这首诗很高兴，对郑还古说：“我不可惜这个歌妓，然而你正要去谋求官职，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如果让歌妓随你去，本来你就不易支持。等你当了官，我便将她送到京城，充当贺礼。”郑还古入京不到半年，当上了国子博士。柳当在新任官员的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立即准备贺礼送往京城。歌妓走到嘉祥驿站，郑还古已经死了。不久郑还古的灵柩运到府界时，柳当悲伤感叹不止，于是让歌妓嫁给了别人。出自《卢氏杂说》。

江陵士子

江陵住着一个读书人，忘了他的姓名。他的妻子长得很美丽，家里很贫穷，他要出门去交、广一带收集尺牍，准备了一些钱，估算够支持妻子生活五年的费用。他告诫妻子说：“我如果五年

不归，任尔改适。”士子去后，五年未归。姬遂为前刺史所纳，在高丽坡底。及明年，其夫归，已失姬之所在。寻访知处，遂为诗，求媒标寄之。诗云：“阴云漠漠下阳台，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惆怅高丽

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刺史见诗，遂给一百千及资装，便遣还士子。出《卢氏杂说》。

郑 畋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任桂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亚餼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之，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泫然流涕。思恭志之。及为神策军中尉，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未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导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西门司空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温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于凤翔西冈，松柏皆手植之。未几，畋亦卒，葬近西门之坟。百官造二垄以吊之，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出《北梦琐言》。

章孝子

章孝子名全益，东蜀涪城人。少孤，为兄全启养育。母疾，全启割股肉以馈，其疾果瘳也。他日，全启出游，殁于

不回来，你可以随便改嫁。”读书人走了以后，五年没回来。前刺史于是娶了他的妻子，住在高丽坡底。又过了一年，读书人回来了，已找不到妻子。寻访到妻子的去向以后，他写了一首诗，托别人送去。诗道：“阴云漠漠下阳台，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刺史见到这首诗，便给了书生的妻子一百贯钱和一些衣物，将她送还给读书人。出自《卢氏杂说》。

郑 畋

郑文公郑畋，字台文。他的父亲叫郑亚，曾经担任过桂管观察使。郑畋出生在桂州，小名叫桂儿。当时西门思恭为监军，皇帝下诏，征召西门思恭去京城。郑亚在城北郊为他设宴饯行，因为自己年

老了，便将郑畋托付给西门思恭，说：“将来你如果能想着桂儿，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了你！”说完，扑簌地流下了眼泪。西门思恭记住了他的嘱托。等到西门思恭当上了神策军中尉的时候，郑亚已经去世，西门思恭派人将郑畋找来，让他住在家中。郑畋不满二十，西门思恭很喜爱他，对他像对待自己的外甥和侄子一样，还请来教师教导他。后来郑畋当官直至将相。黄巢攻进长安时，西门思恭逃难到终南山。郑畋用家财高价招募勇士，寻访到西门思恭，把他接回岐下，暖被扇席，供奉饮食，照顾得无微不至，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西门思恭死在郑畋家里。郑畋将他安葬在凤翔西岗，墓地的松柏树都是他亲手栽植的。过了不久，郑畋也死了，也葬到了西门思恭的墓旁。官员们修建两个人的坟墓，以祭奠他们，在场的人没有不落泪的，都佩服他们二人的仁义。出自《北梦琐言》。

章孝子

章孝子的名字叫章全益，是东蜀涪城人。他从小丧父，由哥哥章全启养育。他们的母亲生病，章全启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母亲的病果然好了。有一天，章全启出门游历，死在

逆旅。全益感天伦之恩，制斩缞之服，又以全启割肉啖母，遂以火炼指，以申至痛。仍以银字写《法华经》一部，日夕讽诵，仍通大义。后于成都府楼巷，舍于其间，傍有丹灶。不蓄童仆，块然一室。鬻丹得钱，数及两金，即刻一象。今华亭禅院，即居士高楼之所。人谓有黄白之术。尝言于道友曰：“点水银一两，止一两银价，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钱，乃三十千矣，其利博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后，制土偶于丹灶之侧，以代执热之用。护惜不毁，殆四十年。大顺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写真于壁，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赞以美之。出《北梦琐言》。

发冢盗

光启、大顺之际，褒中有盗发冢墓者，经时搜索不获，长吏督之甚严。忽一日擒获，置于所司。淹延经岁，不得其情。拷掠楚毒，无

所不至。款古既具，连及数人，皆以为得之不谬矣。及临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岂容枉杀平人者乎！发冢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为获擒，而斯人何罪，欲杀之？速请释放！”旋出丘中所获之赃，验之，略无差异。具狱者亦出其赃，验之无差。

及藩帅躬自诱而问之，曰：“虽自知非罪，而受捶楚不禁，遂令骨肉伪造此赃，希其一死。”藩帅大骇，具以闻于朝廷。坐其狱吏，枉陷者获免，自言者补衙职而赏之。出《玉堂闲话》。

旅店里。章全益感激哥哥的恩情，制作了丧服，又因为章全启曾割自己的肉给母亲吃，他便用火烧自己的手指，以体验哥哥的疼痛。他还用银字书写《法华经》一部，早晚诵读，不断领会其中的佛理。后来他在成都府的楼巷，建了一座房屋，里面设置一座炼丹的炉子。他不用仆人，独自住在这间屋子里。卖丹得钱，数目达到一两金子，便刻一座佛像。如今的华亭禅院，就是他当年炼丹奉佛的场所。人们称他有炼丹化为金银的“黄白之术”。他曾经对同他一样奉佛的人说：“冶炼一两水银，只能得到一两银子，如果将它分作三百粒，每粒化为一百文，便是三万文，其利是非常大的。但是所炼的丹也非常神奇。”他到了蜀郡以后，做了一个泥人放在炼丹炉旁，用它取拿灼热之物。他小心护惜，不让泥人毁坏，大概用了四十年。唐昭宗大顺年间他死了，死的时候九十八岁。庙里的和尚将他的像画在墙壁上，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写文章纪念和颂扬他。出自《北梦琐言》。

发冢盗

唐光启、大顺年间，褒中县发生盗墓的事件，搜索了一段时间没有抓获罪犯，长吏催促破案很紧。忽然有一天抓到了罪犯，送到相关司所。拖延了一年，也没有招供。狱吏毒打逼供，无所不用。后来搜集到罪证，牵连了好几个人，大家都认为审判没有错误。等到行刑处死罪犯时，旁边有一个人捋起衣袖大声呼喊：“王法怎么能允许错杀无辜的人呢！盗墓的人是我。我每天在人群之中，没有被抓住，而这个人有什么罪，却要杀头？请快放了他！”随后拿出从墓中所得的赃物，经过检验，一点不差。办案的人也拿出赃物，检验没有错。

等到藩帅亲自审问先前抓住的罪犯，这个人说：“我虽然知道自己无罪，但是经受不住没完没了的酷刑，于是叫家里人伪造了赃物，希望早点死。”藩帅听了非常恐惧，将情况上报朝廷。把审理此案的狱吏抓起来治罪，将被诬陷的人释放，自己出来自首的人补充录用为衙役，并获得奖赏。出自《玉堂闲话》。

郑 雍

郑雍学士未第时，求婚于白州崔相公远。才允许，而博陵有事，女则随例填宫。至朱梁开平之前，崔氏在内托疾，敕令出宫，还其本家。郑则复托媒氏致意，选日亲迎。士族婚礼，随其丰俭，亦无所阙。寻有庄盆之感，又杖经期周，莫不合礼。士林以此多之，美称籍甚。场中翘足望之，一举中甲科。封尚书榜下。脱白，授秘校，兼内翰，与丘门同敕入。不数载而卒。出《玉堂闲话》。

杨 晟

杨晟，始事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累立军功，因而疑之，潜欲加害。昌符爱妾周氏，悯其无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获免。后为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除威胜军节度使，建节于彭州。抚绥士民，延敬宾客，泊僧道辈，各得其所。厚于礼敬，人甚怀之。李昌符之败，因令求周氏。既至，以义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复有美色，愚有好合之请。晟告誓天地，终不以非礼偶之。每旦，未视事前，必申问安之礼。虽厄在重围，未尝废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为王蜀先主攻围。保守孤垒，救兵不至，凡千日，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马步使安师建者，杨氏之腹心也，城克执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为其用，欲宽之。师建曰：“某受杨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赏而行戮，为其设祭而葬之。出《北梦琐言》。

郑 雍

学士郑雍未考取功名时，曾向白州崔相公崔远求亲。崔远刚刚同意，郑雍就有事去了博陵，崔远的女儿崔氏按惯例被召进宫中去做客

女。到了梁太祖开平年之前，崔氏在宫中假托有病，被敕令出宫，回到原来自己的家。郑雍又托媒人去求婚，选定日期迎亲。士族婚礼，根据自己财力的大小操办，也不缺少什么。不久妻子去世，郑雍便有了庄子鼓盆的体会，又执杖居丧一年，所做的事没有不合礼仪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对此很称赞，赞誉颇盛。参加科举考试翘足等待考试结果，一举考中甲科进士。出自封尚书榜下。脱下丧服，被任命为秘书监校书郎兼翰林，与同门一起被任命。没过几年他就死了。出自《玉堂闲话》。

杨 晟

杨晟，一开始在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的手下任职。多次立下战功，因而受到李昌符的猜忌，暗中要加害他。李昌符所宠爱的小妾周氏，可怜他没有什么罪过，偷偷告诉了他，于是他逃走，免除了灾难。后来杨晟当了皇上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不久又官拜威胜军节度使，受命镇守彭州。他安抚百姓，尊敬宾客，从和尚和道士都各得其所。他提倡礼仪，尊敬贤士，人们都拥护他。李昌符失败，他便派人把周氏找来。到了以后，以义母的礼节来奉事她。周氏认为自己年轻，又长得容貌美丽，恳切请求和杨晟结合。杨晟对着天地发誓，始终对周氏没有任何无礼的行为。每天早晨，在没有去处理事务之前，必然先给周氏行问安的礼节。虽然是陷在敌人的围困之下，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因为新建的郡府兵力不足，突然被前蜀先主王建带兵围攻。杨晟守卫孤城达一千多天，终于因为没有救兵而被前蜀的军队攻破，杨晟遇害身亡。有个马步使安师建，是杨晟的心腹，城破以后被敌军抓住。先主知道他忠烈，希望他能为自己所用，想宽恕他。安师建说：“我受杨司徒的提拔重用，不敢怕死。”先主赞叹着令人将他杀了，然后为他举行祭奠仪式，将他安葬了。出自《北梦琐言》。

王 殷

王殷，梁开封尹瓚之犹子也。乾化中，为徐州连率。众叛拒命，杀害使臣，点阅市井而授甲焉。有亲随苗温与数辈，度其必不济，窃谋作乱，吏泄被擒，剖心而死。其妻配隶别部军校，殊不甘，挟短

刃，割乳而殒。闻者无不嗟尚。出《玉堂闲话》。

王 殷

王殷，是后梁开封尹王瓚的侄子。后梁太祖乾化年间，他任徐州连率。士兵们叛乱抗拒命令，杀了朝廷的使臣，逐个清点市井流民，授给他们兵甲。王殷的亲信苗温数人，推测平叛不会成功，暗中谋划作乱，因为有人泄密而被抓住，挖心而死。苗温的妻子被强行分配给别部的军校，她不甘心，拿短刀割下自己的乳房而死。听了这件事的人没有不叹息的。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陈 寔	黄叔度	郭 泰	马 融	蔡 邕
顾 邵	诸葛瑾兄弟	庞士元	武 陟	裴 颢
匈奴使	桓 温	谢 鲲	唐太宗	李 勣
薛 收	王 珪	王师旦	杨 素	王义方
选 将	英 公	刘 奇	张 鷟	李 峤
郑 杲	卢从愿	裴 宽	韦 洗	裴 谈

陈 寔

陈寔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栋梁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龙泉。”客有问陈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于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渊；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出《世说》。

黄叔度

郭泰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矣。”出《世说》。

陈 寔

陈寔曾经感叹道：“像周子居这样的人，真是栋梁之材。比作宝剑的话，那就是世上的龙泉剑。”有人问陈季方说：“你父亲有什么政绩和德行，而敢担负天下如此大的声名？”陈季方说：“我父亲就好比是一棵生长在泰山上的桂树，上面有万仞绝壁，下面有测不着底的深渊；他的枝叶承受甘露，根须被山涧中的泉水所滋润。可这时候，桂

树怎么能知道泰山多高和山涧泉水多深呢！我不知道我父亲他是否有功绩和德行啊！”出自《世说》。

黄叔度

郭泰到汝南，造访袁奉高，车子尚未停稳，车铃声还在鸣响，就走了。拜访黄叔度，则等了两天两夜。人们询问什么缘故，郭泰说：“黄叔度像浩瀚的千顷波涛，不会因为沉淀过滤而清澈，不会因为翻动搅拌而混浊，其气度的宽广难以测量。”出自《世说》。

郭 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渊停。九州之士，悉懔懔宗仰，以为覆盖。蔡伯喈告卢子幹、马曰□曰：“吾为天下作碑铭多矣，未尝不有惭，唯为郭先生碑颂无愧色耳。”出《世说》。

马 融

郑玄在马融门下。融尝不解“割裂书七事”，而玄思其五，别令卢子幹思其二。融告幹曰：“孔子谓子贡：‘回也闻一知十，吾与汝弗如也！’今我与子，可谓是矣。”出《世说》。

蔡 邕

蔡邕评陈蕃、李膺先后，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易。仲举三君之下，谢沈《汉记》曰：三君者，一时之所重，窦武、刘淑、陈蕃。元礼八俊之上。”薛莹《汉书》曰：李膺、王畅、荀爽、朱 □、魏明、刘佑、杜楷、赵典为八俊。出《世说》。

顾 邵

顾邵尝独谓庞士元曰：“闻子知人，吾与足下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与时沉机，吾不如子；论霸王之余策，览倚伏之要最，吾亦

有一日之长。邵亦能为之乎？”出《世说》。

诸葛瑾兄弟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事一国。时以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出《世说》。

郭泰

郭泰譬如独自屹立高山之上，安然面临万丈深渊。全国有才能的人都尊敬仰慕他，认为他的才能和品德超出和覆盖了所有的人。蔡伯喈告诉卢子幹和马日□说：“我为天下的人撰写刻在碑石上的铭文很多，未曾不感到惭愧，唯独为郭先生所作碑文的颂扬之词没有丝毫感到惭愧的地方。”出自《世说》。

马融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马融不知道什么是“割裂书七事”，而郑玄研究知道了其中的五件事，又另外让卢子幹想出了两件。马融对卢子幹说：“孔子对子贡说：‘颜回听到一便知道十，我和你都不如啊！’现在我和你可以说也就是这样呀。”出自《世说》。

蔡邕

蔡邕评论陈蕃和李膺的排列顺序说：“陈蕃敢于犯上，李膺严于治下，容易。陈蕃应排在‘三君’的下面，谢沈《东观汉记》载：三君，指当时所推重的窦武、刘淑、陈蕃三人。李膺则应排在‘八俊’的上面。”薛莹《汉书》载：李膺、王畅、荀爽、朱□、魏明、刘佑、杜楷、赵典为八俊。出自《世说》。

顾邵

顾邵曾经单独对庞士元说：“听说你能识人，我和你谁胜过谁？”庞士元说：“培育教化社会风俗，顺应时代潮流，我不如你；论

说称王称霸的计策，观察祸福相倚伏的关系，我也稍有所长。顾邵你也能做这些事吗？”出自《世说》。

诸葛瑾兄弟

诸葛瑾、弟弟诸葛亮，以及堂弟诸葛诞，同时具有盛名，各自奉事吴国、蜀国、魏国。当时的人认为：蜀国是得到了一条龙，吴国是得到了一只虎，魏国是得到了一只狗。出自《世说》。

庞士元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邵、全琮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驽马有逸足之用，顾子所谓驽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目陆为胜邪？”曰：“驽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驽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子昭。”出《世说》。

武 陔

司马文王问武陔曰：“陈泰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出《世说》。

裴 颢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颢、乐广友善，遣见之。颢性弘放，爱乔之有风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无检局，乐言为得。然并为后之双隼。出《世说》。

匈奴使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怀远国，使崔季珪代当之，自

捉刀立床头。事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

庞士元

庞士元到了吴地，吴地的人都把他当朋友。他见到了陆绩、顾邵、全琮以后评价说：“陆绩就像是劣马可以奔跑，有代步之用，顾邵如笨牛能负重走得很远。”有人问他：“照你的评价陆绩更强一些？”庞士元说：“劣马跑得虽然迅速，但只能乘坐一人；笨牛一天只能行走百里，但是所拉载的岂止是一个人呢！”吴人无法反驳他。庞士元又说：“全琮看重声名，就像汝南的樊子昭一样。”出自《世说》。

武 陔

司马昭问武陔说：“陈泰同他的父亲陈司空相比怎么样？”武陔说：“渊博典雅，能以天下的声威和教化为己任这方面，不如他父亲；精明干练，立功处事上，比他父亲强。”出自《世说》。

裴 颀

冀州刺史杨淮有两个儿子，杨乔和杨髦，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具有一定的才干。杨淮和裴颀、乐广的关系很好，他叫两个儿子来拜见他俩。裴颀性格旷达豪放，喜欢杨乔有风度气质。他对杨淮说：“杨乔将来能赶上你，杨髦稍差一点。”乐广性格高洁淳朴，喜爱杨髦的精神操守。他对杨淮说：“杨乔自当能赶上你，但是杨髦更为出色。”杨淮笑着说：“我两个儿子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裴颀和乐广的优点和缺点。”有人评论说，杨乔虽然风度韵致好，但是缺少精神操守，还是乐广的说法比较准确。然而两个孩子都很出色，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出自《世说》。

匈奴使

魏武帝曹操将要会见匈奴的使者，但他认为自己的相貌丑陋，不足以镇慑边远的国家，便叫崔季珪来代替自己，自己持刀侍立在床

边。会见结束了，他派间谍问匈奴的使者：“魏王怎么样？”

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王闻之，驰杀此使。出《商芸小说》。

桓 温

晋殷浩既废，桓温语诸人曰：“少时与之共骑竹马，我弃去已，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出《世说新书》。

谢 鲲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出《世说新书》。

唐太宗

贞观五年，上谓长孙无忌等曰：“朕闻主贤则臣直。人固不自知，公宜论朕得失。”无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愆失。”上曰：“朕欲闻已过，公乃妄相谀悦。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足以自改。”因曰：“无忌善于筹算，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兵机政术，或恐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更

使者说：“魏王的高雅的仪容非常好，然而床榻边握刀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魏王听了，派人骑马追上这个使者，将他杀了。出自《商芸小说》。

桓 温

东晋的殷浩被废为平民后，桓温对众人说：“小时候我和他一同骑竹马玩耍，我抛弃的东西，殷浩就拾起来，所以他该当在我之

下。”出自《世说新书》。

谢 鯤

明帝问谢鯤：“你自己说说同庾亮相比怎么样？”谢鯤回答说：“规规矩矩地上朝当官，让百官效法，我不如庾亮；要讲纵情山水，我自己认为超过他。”出自《世说新书》。

唐太宗

唐太宗贞观五年，皇上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我听说主上英明，大臣才正直。人本来难以正确评价自己，大家当说说我的成就和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的战功和以礼乐教化治理国家的政绩，超过古今所有的帝王，发号施令，做出各项决策，都非常有效。我服从您都来不及，实在没有看见陛下有什么过失。”皇上说：“我想要听听自己的过错，你这是随便奉承取悦于我。今天我要当面议论大家的成绩和过失，以作为今后的鉴戒。说的人不论对错都没有关系，听的人应该注意加以改正。”皇上接着开始评价说：“长孙无忌善于精心谋划，反应敏捷迅速，就是古人中也应当没有能比得上你的人。但是用兵打仗的机要和治理国家之术恐怕不是你的长处。高士廉知识丰富，涉猎古今，内心聪慧，面临危难，也不改变自己的气节，做官也不结交朋党。所缺少的是不具有刚直规谏之气。唐俭说话爽快，善和解人，愿意喝酒，敢于讲话。奉事我三年，却没有一句话是议论国家治理上的得失的。杨师道性格纯朴善良，自然没有过错，然而性格实在怯懦，未经历多少

事，急缓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所长，持论恒据经远，自不负于理。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诺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焉？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出《唐会要》。

李 勣

武德初，李勣得黎阳仓，就食者数十万人。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之中，即加礼敬。平武牢获郑州长史戴胄，释放推荐之。当时以为有知人之鉴。出《唐会要》。

又贞观元年，勣为并州都督，时侍中张文瓘为参军事。勣尝叹曰：“张稚珪后来管、萧，吾不如也。”待以殊礼。时有二僚，亦被礼接。勣将入朝，一人赠以佩刀，一人赠以玉带，文瓘独无所及。因送行二十余里，勣曰：“谚云，千里相送，归于一别。稚珪何行之远也？可以还矣。”文瓘曰：“均承尊奖，彼皆受赐而返，鄙独见遗，以此於悒。”勣曰：“吾子无苦，老夫有说。某迟疑少决，故赠之以刀，戒令果断也；某放达小拘，故赠之以带，戒令检约也。吾子宏才特达，无施不可，焉用赠为？”因极推引，后文瓘累迁至侍中。出《广人物志》。

事，在急发的事上不得力。岑文本性诚朴宽厚，持论常常引经据典，自然不违背事理。刘洎的性格最坚贞，说话大多涉及利益关系，但非常自负，然而如果是答应朋友的，他能够自己想办法弥补缺漏，也不是没什么不高尚的吗？马周处理事物敏捷，性情很忠诚正直。至于识别评价人物的本领，直爽地说，我给你们出差遣，完成的多称我心意。褚遂良学问稍好一点，性格也很坚定正直，表达忠诚，非常亲近依附于我，就像飞鸟如果靠近人，自然更加爱护。”出自《唐会要》。

李 勣

唐高祖武德初年，李勣得到黎阳粮仓，前来领取粮食的多达数十万人。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都游历到这里，李勣在众人之中见了，便向他们招呼致意。他平定虎牢关时，捕获了郑州长史戴胄，李勣立即将戴胄释放并向朝廷推荐，当时人们都认为李勣有识别人才的能力。出自《唐会要》。

又，在唐太宗贞观元年，李勣担任并州都督，侍中张文瓘当时任参军事。李勣曾感叹地说：“张文瓘是管仲、萧何，将来的前程，我不如他。”用特殊的礼仪对待张文瓘。当时还有两个下属官员，李勣对他们也很礼敬。李勣将入朝，临行的时候，他分别赠送那两个下属

官员一柄佩刀和一条玉带，唯独没有送给张文瓘任何东西。张文瓘送了他二十多里地，李勣说：“民谚讲，千里相送，终有一别。你为什么送得这样远呢？可以回去了。”张文瓘说：“大家都受到你的嘉奖，他们都得到你的赏赐而回去了，唯独我被遗忘，没有奖励给我任何东西，所以心中悒郁。”李勣说：“你不要受困于此，听我对你说。他们俩，一个处理事物优柔寡断，所以赠给他快刀，提示他，让他处事要果断；一个放荡不羁，所以赠给他玉带，警戒他要注意检点和约束。你的才能宏博通达，没有什么事情处理得不好，还需要赠送什么？”于是李勣对张文瓘极力推荐引进，之后张文瓘不断加官直至侍中。出自《广人物志》。

薛 收

唐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时房、杜等处心腹之寄，深相友托。元敬畏于权势，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出《谭宾录》。

王 珪

贞观六年，上宴侍臣。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与诸子孰贤？”珪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剡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能，谓之确论。出《唐会要》。

王师旦

贞观十九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考张昌龄、王公瑾策下，太宗叹曰：“二人咸有词华。”对曰：“体性轻薄，文绝浮艳，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如其言也。出《谭

宾录》。

薛 收

唐朝的薛收与堂兄的儿子元敬、族兄的儿子德音有同样响亮的声名，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河东三凤”。薛收和薛元敬都是文学馆的学士，当时房玄龄和杜如晦等处在权力的要害之处，互相依托。薛元敬害怕他们的权势，不敢表示过分的亲近。杜如晦曾说过：“小记室这样的官员，不可以因为得到谁的恩惠就对谁亲近，得不到谁的恩惠就对谁疏远。”出自《谭宾录》。

王 珪

唐太宗贞观六年，皇上设宴招待文武百官。他对王珪说：“你善于识别鉴定人才的优点和缺点，尤其擅长评论，从房玄龄开始，你都适当评价一下。再说说你自己，同他们相比较怎么样？”王珪回答说：“勤勤恳恳地处理国事，能做到的就不遗余力地去做，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兼备，出朝能当将军，入朝可以做宰相，我不如李靖；陈述奏报详细明白，平正公允地将皇帝的命令向下宣告，将下面的意见向皇帝报告，我不如温彦博；处理复杂烦琐的事务，能使各项事务井井有条，我不如戴胄；以直言规劝为任，以皇上不及尧舜为耻，我不如魏徵。至于冲去污水，浮起清水，嫉恶好善，我同各位比较也稍有长处。”太宗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评论，大臣们也认为他说出了自己的长处，是正确的评价。出自《唐会要》。

王师旦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主持科举考试，考核完张昌龄和王公瑾的政事、经义和文章以后，太宗皇帝感叹着说：“两个人的对答和文章都很有文采。”王师旦说：“秉性轻浮浅薄，文辞华而不实，必然不会成为优秀的人才。我不向上推荐，是担心改变皇帝文章教化的风气。”皇帝认为他说了句名言。后来的情况果然和王师旦所说的一样。出自《谭宾录》。

杨 素

封德彝之少也，仆射杨素见而奇之，遂妻以侄女。常抚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后讨辽东，封公船没，众皆谓死。杨素曰：“封郎当得仆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没于大海中，力尽欲放之，忽忆杨公之言，复勉力持之，胸前为板所摩击，肉破至骨。众接救得之。后果官至仆射。出《定命录》。

王义方

员半千本名余庆，师事王义方。义方重之，尝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出《谭宾录》。

选 将

李勣 每临阵选将，必相有福禄者而后遣之。人问其故，对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君子以为知言。出《谭宾录》。

英 公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分他事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觐望，及见船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

杨 素

封德彝少年时，仆射杨素见了认为他有奇特之处，于是将侄女嫁给了他。杨素经常拍着自己的座椅说：“封德彝将来必然坐上这个位置。”后来征讨辽东，封德彝所乘坐的船沉没了，众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杨素说：“封德彝将来要当仆射，这次一定没死。”派人去寻

找。封德彝抱着一块木板，漂浮在大海中，力气用尽了想要放手，忽然想起了杨素说过的话，于是又用力坚持着。胸前被木板撞击摩擦得皮肉破烂，已经见到了骨头。众人去营救他将他救了上来。后来果然当上了仆射。出自《定命录》。

王义方

员半千原名叫员余庆，以师礼奉事王义方。王义方很器重他，曾经说过：“五百年出一名德才兼备的贤士，你当之无愧。”于是改名为“半千”。出自《谭宾录》。

选 将

李勣 每当临开战前选择出征的将官，必然挑选面相有福的人然后再派遣出去。人们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命薄的人，不能成就功名。”有学识的人认为这是一句有见识的话。出自《谭宾录》。

英 公

唐高宗的时候，南蛮聚众为寇。朝廷派兵讨伐出师不利，于是派徐敬业为刺史。州府派兵马来城外接应，徐敬业令士兵们全部回去，自己单人匹马来到州府。贼寇听说新刺史到了，全都严阵以待。徐敬业一句也不问敌兵的情况，处理完其他事情以后才说：“贼寇都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在南岸。”徐敬业便叫上一两名辅佐的官吏陪同前往，观看的人没有不惊奇害怕的。贼寇一开始拿着兵器观望，等看清徐敬业的船上没有兵马时，便又关上营门隐藏起来。徐敬业直接闯入贼营，告诉贼寇说：“国家知道你们是被贪官污吏所逼迫的，没有其他的罪恶，

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首，责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家者，必此儿也。”出《国史异纂》。

刘 奇

唐证圣中，刘奇为侍郎，注张文成、司马锬为御史。二人因申屠场以谢。奇正色曰：“举贤无私，何见谢！”出《谭宾录》。

张 鸢 自号浮休子

唐娄师德，荣阳人也，为纳言。客问浮休子曰：“娄纳言何如？”答曰：“纳言直而温，宽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里明。万顷之波，浑而不浊，百练之质，磨而不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

客曰：“狄仁杰为纳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览经史，薄闲文笔，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

客曰：“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气高而智薄，假权制物，扼险凌人，刚愎有余，而恭宽不足。非谋身之道也，俄伏法焉。”

又问：“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险德薄。巧辩似智，巧谀似忠，倾覆

全都可以回去种田，不回去的就按做贼人来处理。”然后又单独把贼寇的首领找来，责备他们为什么不早早投降，打了每人几十军棍，又放了回去。营寨内一片肃静，贼寇都被他的威风 and 胆量震慑住了。徐敬业的爷爷英公听闻了，称赞他的胆略说：“我也办不了这件事。然而破坏损毁家族声誉的，必定是这个孙儿。”出自《国史异纂》。

刘 奇

武后证圣年间，刘奇担任侍郎，署签批注张文成和司马锬为御史。两个人委托申屠场去表示感谢。刘奇严肃地说：“推荐有才能的人没有私心，有什么可谢的！”出自《谭宾录》。

张 鸢 自号浮休子

唐朝的娄师德是茌平人，官职为纳言。门客问浮休子：“娄纳言这个人怎么样？”浮休子回答说：“娄纳言性格直爽又温和，宽厚又严肃，外表愚笨而内心聪慧，表面糊涂而心里明白。就像万顷波涛，浑却不污浊，又如百练生丝，磨却磨不坏，可称得上是正人君子，近代的名公了。”

门客又问：“如果狄仁杰任纳言怎么样？”浮休子回答说：“粗略地懂得经典历史，简单地会写一点文章，敢于恳切地直谏和规劝，有古人的风格。主张拆除滥设的祠庙，有刚烈之士的操守。心里耿介正直，近墨不黑。胆略气魄刚烈，处理事物明白而能决断。晚年喜爱钱财成癖，和晋朝的和峤是一类的人吧？”

门客又问：“凤阁侍郎李昭德，可以称得上名相吗？”浮休子回答说：“李昭德志向大而才能小，心气高而智慧浅，凭借权力控制形势，扼制关键来压人，刚愎自用有余，谦恭宽厚不足。不是谋身的正路。不久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又问：“洛阳令来俊臣，气度雍容，相貌俊美，是个忠心赤胆之人吗？”浮休子回答说：“来俊臣表面善良内心狠毒，行为险恶德行寡薄。巧言辩解似乎有智慧，巧言奉承似乎有忠心，破坏颠覆

邦家，诬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欤？蜂蚕害人，终为人所害。”无何，为太仆卿，戮于西市。

又问：“武三思可谓名王哉？”答曰：“三思凭藉国亲，位超袞职，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仇，假朝权而害物，晚封为德静王，乃鼎贼也，不可以寿终。”竟为节愍太子所杀。

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双阙，名实两空，外示贞刚，内怀趋附。面折张食其之党，勇若熊罴；谄事武士开之倖，怯同弩犬。首鼠之士，进退两端；虺蜥之夫，曾无一志。乱朝败政，莫匪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终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长流思州，忧恚而卒。

又问：“中书令李峤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人才笔；性好贪浊，憎人受赂。亦如古者有女

君，性嗜肥鲜，禁人食肉；性爱绮罗，断人衣锦；性好淫纵，憎人畜声色。此亦李公之徒也。”

又问：“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刚而能断。处陵夷之运，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荡之朝，不逊辞以苟免。来俊臣罗织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锻炼者，有功宽之。蹑虎尾而不惊，触龙鳞而不惧。凤跼鸱梟之内，直以全身；豹变豺狼之间，忠以远害。若值清平之代，则张释之、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

国家，诬蔑陷害忠良，是一个像江充一样狠毒的人吧？他像蜜蜂和蝎子一样毒害人，最后必被人所害。”过了不久，来俊臣当了太仆卿，被杀死在西市。

又问：“武三思可称为有名的王侯吗？”浮休子回答说：“武三思凭借他是皇亲国戚，职位竟超过了三公，表面谦和恭敬，内心极为残忍。外表公正耿直，内心隐藏阴谋，玩弄王法报私仇，凭借王权而害人，后来被封为德静王，却是个想篡夺皇位的奸贼，不会得寿终。”最后果然被节愍太子所杀。

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忠心，处事正直，称得上是当代的名臣了吧？”浮休子回答说：“魏元忠文武才能都缺乏，声名和实际都没有，外表忠贞刚强，内心趋炎附势。当面折辱张食其一党，勇敢得像熊黑；谄媚逢迎武士开之流，胆小得像一条笨狗。又像老鼠一样，进退迟疑不定。像毒蛇和蜥蜴一样，没有忠贞不贰的意志。扰乱朝廷、败坏政治的，就是这个人。他依附武三思，排斥李姓五王家族。以我仔细地推测，他最终不会有好结果。”果然他获罪被长期流放到思州，忧恨而死。

又问：“中书令李峤怎么样？”浮休子回答说：“李公性格上有三个乖张之处。他喜好荣迁，憎恨别人晋升；他喜欢写文章，憎恨别人文章写得好；他贪财，憎恨别人受贿。就像古时候有个女王，喜欢肥美的食物，禁止别人吃肉；喜欢丝绸，不要别人穿好衣服；喜欢放纵淫欲，憎恨别人蓄养声色。这也是李峤一类的人物。”

又问：“司刑卿徐有功怎么样？”浮休子回答说：“徐有功是个耿直之士。明智而有胆略，刚强并且能决断。即使是处在衰落和不顺利的

时候，也不投机取巧、奉承上司以求得好处；处在政局变动的朝廷，也不用恭顺的言辞以求得保全自己。来俊臣罗织罪名的，徐有功外放他们；袁智弘捏造陷害的，徐有功宽宥他们。他踩着老虎尾巴而不惊惧，碰到龙的鳞片也不害怕。如同凤凰立在鸱枭中，因为正大光明而得以全身；又如豹子混杂在豺狼之中，因为忠诚而远离祸害。如果是赶上太平年代，那么张释之和于定国哪里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呢？”

又问：“司农卿赵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学，眼不识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谋大，赵赳狗盗，突忽猪贪，晨羊诱外，不觉其死，夜蛾覆烛，不觉其毙，头寄于颈，其能久乎？”后从事韦氏为逆，夷其三族。

又问：“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浅学浮词，轻才薄德，狐蹲贵介，雉伏权门，前托俊臣，后附张易。折支德静之室，舐痔安乐之庭。魍魉栖于苇苕，魍魉游于沸鼎。既无雅量，终是凡材。以此求荣，得死为幸。”后果谋反伏诛。出《朝野僉载》。

李 峤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见参谋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记名。项有刀痕，问之，对曰：“某昔为番官，曾事特进李峤。峤奖某聪明，每有诗什，皆令收掌。常熟视谓之曰：‘汝甚聪明，然命薄。少官禄，年至六十已上，方有两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过否。尔后轹轹，不得觅身名。’”

胡至三十，忽遇孙佺北征，便随入军。军败，贼刃颈不断。于积尸中卧，经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后，每忆李公之言，更不敢觅官。于寺中洒扫，展转至六十，因至盐州，于刺史郭某家为客。有日者见之，谓刺史曰：“此人有官禄，今合举荐，前十月当得官。”刺史曰：“此边远下州，某无公望，

又问：“司农卿赵履温怎么样？”浮休子回答说：“赵履温心不涉学问，眼睛不识文字，外貌谦恭而本性狠毒，智慧少而阴谋大，盘桓不前，行为苟且；莽撞唐突像猪一样贪婪，就像早晨的羊被诱骗出栏，

不知道将要被宰杀，又像夜蛾扑向灯烛，不知道将要被烧死，脑袋寄放在脖子上，时间能长久吗？”后来赵履温追随韦后叛乱，被诛杀三族。

又问：“郑愔任选部侍郎怎么样？”浮休子回答说：“郑愔是个猖狂的小子，狡猾的蠢人，学识浅薄，言辞浮夸，缺少才能和品德，像狐狸一样蹲在贵族身旁，像野鸡一样拜伏在当权者的门下，前面依附来俊臣，后面投靠张易之。卑躬屈膝在武三思的门内，屈服□痔在安乐公主庭中。就像𩚑𩚑栖息在芦苇丛中，又像𩚑𩚑游在开水锅里。既没有不凡的气度，终究是个平常的小人。靠这点本钱和本事钻营荣华富贵，只能求得一死。”后来果然因为谋反而被诛杀。出自《朝野金载》。

李 峤

御史裴周出使幽州时，见到一个姓胡的参谋，说是易州人，记不住名字了。脖子上有刀疤，裴周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当年是番官，曾经在特进李峤的手下做事。李峤夸奖我聪明，每当有诗作都叫我整理保存。他经常仔细地看我说：‘你很聪明，然而命薄。缺少官禄，一直到六十岁以后，才能当两任官。三十岁的时候，有一场很大的灾难，不知道能不能躲过去。以后坎坷不得志，不要勉强去谋求功名。’”

胡参谋到了三十岁那年，忽然赶上孙佺北征，便入军一同北征。北征军战败，他被贼兵一刀砍在脖子上，但脖颈没断。他躺在堆积的尸体当中，过了一夜，活了过来。从此以后，他每回忆起李峤的话，再也不敢谋求官职。在庙里洒水扫地，岁月辗转到了六十岁，他便来到盐州，在郭刺史家做门客。有个算命的见了 him，对刺史说：“此人有官运，今年应该推荐他，十月份以前能当官。”刺史说：“这里是边远不被重视的州，我也没有升官的希望，

岂敢辄荐举人？”俄属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举一人。其年五月，郭举此人有兵谋。至十月，策问及第，得东宫卫佐官，仍参谋范阳军事。出《定命录》。

郑 杲

唐圣历中，侍郎郑杲注韩思复太常博士，元希声京兆府士曹参军。尝谓人曰：“今年当选，得韩、元二子，是吏部不负朝廷矣。”出《谭宾录》。

卢从愿

唐景云中，卢从愿为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注郑县尉，后为户部尚书。卢自益州长史入朝，杜立于上，乃曰：“选人定如何？”卢曰：“亦由仆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出《谭宾录》。

裴 宽

尚书裴宽罢郡西归，溯流停午，因维舟暂驻。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故弊，因命与语，大奇之，遂为知心，曰：“以君才识，必自富贵，何贫也？”举一船钱帛奴婢贖之，客亦不让所惠。语讫上船，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张徐州也。出《幽闲鼓吹》。

韦 诜

润州刺史韦诜，自以族望清华，尝求子婿，虽门地贵盛、声名籍甚者，诜悉以为不可。遇岁除日，闲无事，妻孥登城眺览，见数人方于园圃有所瘞。诜异之，召吏指

哪里敢推荐举人？”不久皇帝发下公文，叫全国的刺史每人荐举一人。当年五月，郭刺史推荐他，说他有行军打仗的谋略。到十月份，他参加政事和经文的考试被录取，初任命为东宫卫佐官，又参与谋划范阳的军事。出自《定命录》。

郑 杲

武后圣历年间，侍郎郑杲批注签署韩思复为太常博士，元希声为京兆府士曹参军。他曾对别人说：“今年选拔官吏，得到韩、元两位

人才，是吏部没有辜负朝廷。”出自《谭宾录》。

卢从愿

唐睿宗景云年间，卢从愿担任侍郎，杜暹从婺州参军改任郑县尉，后来又改任户部尚书。卢从愿自益州长史调入内朝，杜暹站在他上面，问他：“选拔官员如何确定？”卢从愿说：“由我来品评鉴别，所以使你得以迈开千里马的步伐。”出自《谭宾录》。

裴 宽

尚书裴宽从郡西辞职归来，逆着河水行驶到中午，便暂停了船休息。他看见一个人坐在树下，衣服破旧，便走过去与这个人说话，心中非常惊奇，于是和这个人结成了知己，对这个人说：“以你的才识，必然得到富贵，为什么仍然很贫穷呢？”然后将一船的钱物和奴婢都赠送给了这个人，这个人也不推辞所送的东西。说完话上船鞭打那些困顿的人。裴宽更加惊奇，这个人就是张徐州。出自《幽闲鼓吹》。

韦 诜

润州刺史韦诜，认为自己的门望清高显贵，曾挑选女婿，虽然有一些门第显要、声名显赫的，都觉得不行。赶上除夕日，闲着没事，他和妻子儿女登城眺望风景，忽然看见几个人正在园圃里掩埋什么东西。韦诜觉得很奇怪，便叫来一个差人，指着

其所，使访求焉。吏还白曰：“所见乃参军裴宽所居也。”令与宽俱来。诜诘其由，宽曰：“某常自戒，义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遗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与家童瘞于后园，以全其所守。不谓太守见之。”诜因降阶曰：“某有息女，愿授君子。”裴拜谢而去。

归谓其妻曰：“尝求佳婿，今果得之。”妻问其谁，即向之城上所见瘞物者。明日复召来，韦氏举家视其帘下。宽衣碧衫，疏瘦而长，旧制，八品已下衣碧。入门，其家大噪，呼为鹤鹑。诜妻涕泣于帷下。既退，诜谓其妻曰：“爱其女，当令作贤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

之材？”诜竟以女妻之，而韦氏与宽偕老，其福寿贵盛，亲族莫有比焉。故开元、天宝，推名家旧望，以宽为称首。出《明皇杂录》。

裴 谈

苏頔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頔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出《广人物志》。

那个地方，叫他去看一看。差人回来说：“看到的地方是参军裴宽的住宅。”韦诜叫他把裴宽找来。诘问裴宽在干什么，裴宽说：“我经常告诫自己，道义上不能接受贿赂而败坏家风。今天有人送来一只鹿，放下以后就走了。我既然不能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和家童将它埋在后面的园圃里，以便保全自己的坚守。没想到让太守看到了。”韦诜于是走下台阶对裴宽说：“我有个亲生女儿，愿意许配给你。”裴宽拜谢后走了。

韦诜回去对妻子说：“曾想挑选一个好女婿，今天果然找到了。”妻子问他是谁，他告诉妻子就是先前在城上看到埋东西的那个人。第二天又把裴宽找来，韦氏全家在门帘后面观看。见裴宽穿着八品以下官员的宽衣碧衫，又瘦又高，旧制，八品以下的官员穿绿色衣服。进了门以后，全家人一齐大笑，称裴宽是鹤鹄。韦诜的妻子在帷幕后面对裴宽走了以后，韦诜对妻子说：“爱护女儿，就应该让她做德才兼备的公侯的妻子，难道要找一个嫩白的如瓠瓜一样的奴才吗？”韦诜最终将女儿嫁给了裴宽，而他的女儿韦氏果然和裴宽白头偕老，福寿尊贵，亲族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所以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推选名家望族，裴宽被排在第一位。出自《明皇杂录》。

裴 谈

苏頔五岁时，裴谈来拜访他的父亲，正好苏頔在旁边，便叫他试着背诵庾信的《枯树赋》。快要背到文章的末尾了，苏頔为了尊重裴谈，避开“谈”字，将“谈”字念成个“任”字，朗诵到：“昔年移柳，依依

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裴谈惊叹很久，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出自《广人物志》。

卷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

姚元崇 卢齐卿 薛季昶 元怀景 张九龄

王 丘 杨穆弟兄 李 丹 郑綮 苗夫人

杜鸿渐 杜 佑 梁 肃 吕 温 顾 和

刘禹锡 韩 愈 顾 况 于 邵 李德裕

韦 岫 知人僧 蔡 荆 亚 子

姚元崇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吾不叶，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后，以吾尝同僚，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自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

姚既歿，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

姚元崇

姚元崇和张说同为皇上的辅政大臣，他们之间隔阂很深，多次以事相互侵扰，张说尤其憎恨姚元崇。姚元崇生病后，告诫诸子说：“张丞相与我不和，矛盾很深。然而这个人从小生活奢侈，尤其喜欢服玩。我死以后，因为我曾是他的同僚，必然前来吊唁。你们多拿一些我平生喜欢的服玩，宝带和各种宝器，陈列到帐前。如果他不看这些东西，你们要迅速安排家里的事情，全家人都会遭到他的迫害。如果他注意到这些东西，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便当用他喜欢的东

西送给他，然后请他为我撰写墓碑的碑文。得到他写的碑文以后，立即就上报给皇帝，要先将石料准备好备用，他写好碑文就让人尽快镌刻。张丞相识别事势的速度比我慢，数日之后，一定会后悔。他若收回碑文，就以刊刻为由，带着他来看镌刻的碑，要告诉他已让皇上知道了。”

姚元崇死了以后，张说果然来了，他看上了姚元崇的三四件宝器服玩。姚元崇的儿子们完全按照父亲的嘱咐去做了。

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育之功存。”后数日，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出《明皇杂录》。

卢齐卿

卢齐卿开元初为幽州刺史，时张守珪为果毅。齐卿特相礼接，谓曰：“十年内知节度。”果如其言。出《谭宾录》。

薛季昶

左相陈希烈初进士及第，曾与人制碑文。其人则天时破家，因搜家资，见其文，以为与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陈于府，见河南尹薛季昶。陈神色无惧，自辩其事百余言。薛尹观而奇之，便引上厅，谓之曰：“公当位极台铉，老夫当以子孙见托耳。”后陈位果至丞相。出《定命录》。

元怀景

燕公说之少也，元怀景知其必贵，嫁女与之。后张至宰相，其男女数人婚姻荣盛，男尚公主，女为三品夫人。出《定命录》。

没过几天，张说送来了写好的碑文，叙述姚元崇的生平，详细完备，文章写得非常好。大致的意思是称赞姚元崇：“像支撑着天的八根柱

子之一，位列在高超明智的贤人行列中；虽然岁月流逝一切成为过去，但他的教化政绩与功劳永存。”几天以后，张说果然又派使者来索要碑文，说是词句没有考虑周密，想要拿回去再作修改。姚元崇的儿子们就带着使者去观看已经刊刻完成的石碑，并告诉已经上报给了皇帝。使者回去向张说做了报告，张说十分悔恨，拍着胸说：“死了的姚元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我今天才知道自己的才能同姚元崇相比，还差得远呢！”出自《明皇杂录》。

卢齐卿

卢齐卿唐玄宗开元初年为幽州刺史，当时张守珪担任果毅将军。卢齐卿特以礼相待他，并对他说：“你十年之内升任节度使。”果然同他说的一样。出自《谭宾录》。

薛季昶

左丞相陈希烈当初刚刚被录取为进士时，曾经给别人撰写了一篇碑文。这个人在武则天时获罪被抄家，在封查家产的时候，发现了那篇碑文的手稿，以为陈希烈与谋反的人有往来，办案人员便将陈希烈用枷杖捆绑着押送到衙门来见河南尹薛季昶。陈希烈丝毫没有害怕的神色，自己为自己辩护讲了很多话。薛季昶见了，认为他是个奇人，便将他请上厅来，对他说：“你将来能达到丞相之位，我要把子孙托付给你。”后来陈希烈果然当上了丞相。出自《定命录》。

元怀景

燕国公张说年少时，元怀景知道他将来必然位高显贵，把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张说做了宰相，几个儿女的婚姻都很显达兴盛，男子娶了公主，女儿为三品夫人。出自《定命录》。

张九龄

开元二十一年，安禄山自范阳入奏。张九龄谓同列曰：“乱幽州

者，是胡也。”后张守珪失利，九龄判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犹戮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请斩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龄执谏请诛之。玄宗曰：“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也？”后至蜀，追恨不从九龄言，命使酹于墓。出《感定录》。

王 丘

开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阴县尉孙逖、进士王泠然，不数年皆掌纶诰。侍郎崔琳收残选人裴敦复、於特卿、卢恺等十数人，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出《谭宾录》。

杨穆弟兄

贞元中，杨氏、穆氏弟兄，人物气概，不相上下。或云：“杨氏弟兄，宾客皆同；穆氏弟兄，宾客皆殊。”以此优劣，穆氏弟兄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仁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出《国史补》。

李 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萧复处士寄家楚州白田。闻丹之义，来谒之。且无佣保，棹小舟，唯领一傭女。时方寒，衣复单弊，女傭尤甚。坐于客次，女傭门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处士。”复即芒屨而入，丹

张九龄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安禄山从范阳来京城入朝上书。张九龄对同朝官员说：“扰乱幽州的，就是这个北方的胡人。”后来张守珪打了败仗，张九龄在送给皇帝的判书上写道：“司马穰苴带兵出征，必然诛杀庄贾；孙武发布命令，也要杀戮宫中的嫔妃。若要使张守珪的军令推行，安禄山的死罪不能免，请杀了安禄山。”玄宗皇帝爱惜安禄山作战勇猛，命令免去安禄山的官职，继续留用。张九龄执意请求杀

了安祿山。玄宗皇帝说：“怎么能以王夷甫识别石勒的例子来看待这件事？”后来玄宗皇帝逃到蜀郡，追悔没有听从张九龄的话，派人到张九龄的墓前祭奠他。出自《感定录》。

王 丘

唐玄宗开元八年，侍郎王丘选拔推荐了山阴县尉孙逖和进士王泠然，没过几年，他俩都担任了为皇帝起草文件的重要职务。侍郎崔琳选拔推荐了落选的裴敦复、於特卿、卢恺等十多个人，全都进入台省。众人都认为他们二人有识别人才的能力。出自《谭宾录》。

杨穆弟兄

唐德宗贞元年间，杨家弟兄和穆家弟兄，才能气质不相上下。有人说：“杨家兄弟，门客个个相同；穆家弟兄，门客都不一样。”按照这点排穆氏弟兄的优劣：穆赞、穆质、穆员、穆赏。当时的人们认为穆赞世俗但得体，可比作奶酪；穆质貌美并且富有仁义，可比作酥油；穆员可比作美酒；穆赏可比作乳腐。出自《国史补》。

李 丹

郎中李丹掌管濠州，有个叫萧复的处士将家迁到楚州开荒种田。他听说李丹非常仁义，便前去拜见李丹。他没有雇工，自己划着一条小船，带着一个幼年女童。当时天气正冷，萧复衣服单薄破旧，女童更是。萧复坐在客厅里，女童到门外去找火烤手，将萧复的靴子也带了出去。接待客人的小吏忽然说：“郎中怠慢先生了。”然后请他进去。萧复就穿着草鞋走了进去，李丹

揖之坐，略话平素。复忽悟足礼之阙，矍然，乃启丹曰：“某为饥冻所迫，高堂慈母处分，令入关投亲知。无奴仆，有一小女僮。便令将随参谒。朝至此，僮^駭恐惧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疏脱，唯惶悚而已。”

丹曰：“靴与履，皆一时之礼。古者解袜登席，即徒跣以为礼。

靴，胡服也，始自赵武灵王，又有何典据？此不足介君子怀，但请述所求意。”遂留从容，复顾旨趣。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领重事。”于是遣使于白田，馈遗复母甚厚。又饯复以匹马束帛。复后竟为相。出《乾 骊子》。

郑 纲

刘瞻之先，寒士也。十许岁，在郑纲 左右主笔砚。十八九，纲为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岩峦奇秀，泉石甚佳。纲 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纲 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左右曰：“但向来刘景在后行二三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

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与萧复相互行礼以后坐下，说了些平常话。萧复忽然想起自己光着脚有失礼节，非常惊慌尴尬，便对李丹说：“我为饥饿寒冷所逼迫，母亲吩咐，叫我入关投靠亲友。我没有奴仆，只有一个小女童。便让我带着她一起来拜见。到了这里，小童痴笨，害怕官府，竟然自己跑了。客吏已经通报，我拿不到靴子，来得草率，现在只有惶恐了。”

李丹说：“穿靴子还是穿草鞋，都只是一种礼节。古时候脱了袜子坐在席子上，以光脚作为一种讲礼貌的表示。靴子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服饰，据说是从赵武灵王的时代，人们才开始穿靴子，其实又有什么根据？这一点你不必介意，请你只管说出你来的意思。”便让萧复留下来闲聊，萧复照办了。李丹还对萧复说：“你有做宰相的才能，将来必然担任重要的官职。”然后派人到萧复的家里，给萧复的母亲送去很多礼物。又为萧复设宴饯行，送给他马匹和布匹。后来萧复果然当了宰相。出自《乾 骊子》。

郑 纲

刘瞻的父亲，当初是个贫穷的读书人。十多岁的时候，他在郑綮的身边，管理笔墨砚台等书房用具。十八九岁的时候，郑綮当上了御史，前往荆部商山巡视，中途停在歇马亭，从高处往下观赏山水。当时正是雨过天晴，山峦奇秀，泉石分外好看。郑綮坐了很久，起来走了五六里地，说：“如此美景，却没有作诗，若是吟诗，就是观赏到天黑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又返回亭子，想要往亭子上题一首诗。他忽然发现亭子上已经题了一首绝句，墨迹还没有干，郑綮惊奇这首诗作得非常好。当时道路上没有行人，随行的人对郑綮说：“刚才只有刘景走在后面，落后了二三里。”郑綮同刘景开玩笑说：“莫非是你题的吗？”刘景行了礼说：“实在是因为看见侍御史您欣赏风景作诗所引起的，所以特意作了这首拙诗题在上面。”说完承认错误又行了一个礼。郑綮赞叹很久才离开。

等郑綮这次巡视结束回到京城，他对自己的子侄郑涵、郑瀚等人告诫说：“刘景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才，将来有一天文学

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院，寝馔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辞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乃生瞻，及第作相。出《芝田录》。

苗夫人

张延赏累代台铉，每宴宾客，选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晋卿之女也。夫人有鉴，甚别英锐，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以比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以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悔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于众多贱视之，悒悒而不能制遏也。张氏垂泣而言曰：“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良时胜境，何忍虚掷乎？”韦乃告辞东游，妻罄妆奁赠送。延赏喜其往也，赉以七驮物。每之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赠妆奁及布囊书策而已。延赏莫之测也。

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独居其上。圣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以代延赏。乃改易姓名，以“韦”作“韩”，

以“皋”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驾，因以为名。有人特报延赏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苗夫人曰：“若是

上必然有超人的成就。从今以后让他和你们共同上学院读书，住宿吃饭一切，和你们一样。我也不再把他当作仆人指使。”三年以后，刘景所做的文章，辞藻说理都十分出色。总共两次参加科举，考取了功名，郑綮征辟他做了刑法的官署、太学两处的清要显贵的官。刘景所生的儿子就是刘瞻，长大了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最后当了宰相。出自《芝田录》。

苗夫人

张延赏家几辈都做到了重臣之位，每次举行宴会招待客人，想要从客人中挑选一个女婿，可是没有让他满意的。他的妻子苗氏是太宰苗晋卿的女儿。她有识别人的能力，特别精准，只挑选了秀才韦皋，她说：“韦皋将来的尊贵，无人能与他相比。”于是将女儿嫁给了韦皋。不到两三年，因为韦皋性格清高，不拘小节，张延赏有点后悔，以至于对韦皋无礼，家中的奴婢仆人们也渐渐瞧不起他。只有苗夫人对他和往常一样的好，其他人大多轻视他，他心中的愁闷和气愤不能抑制。妻子张氏流着眼泪说：“韦郎是个七尺男儿，又文武全才，怎么能长期待在我们家中，让家里人和奴婢嘲笑！大好年华，怎么能忍心虚度？”韦皋便辞别张延赏家里的人，准备东游，妻子张氏将自己的嫁妆首饰全都送给了他。张延赏对于他的出走很是高兴，送给他用七匹马所驮的物品。韦皋每到一个驿站，他就叫一匹马驮着物品返回家中。经过七个驿站，张延赏所送的物品，又全回到家中。韦皋所带的东西，只剩下妻子所送的首饰和一个布口袋装着的一些书籍而已。这些是张延赏没有想到的。

后来韦皋代理陇右军事，逢德宗皇帝巡视奉天，西面的功劳，以他立的最大。皇帝很快回朝时，韦皋以金吾将军的身份去镇守西川，接替张延赏。他便改了姓名，将“韦”改作“韩”，“皋”改作“翱”，没有人敢叫他原来的姓名。到了天回驿，距府城还有三十里，皇上在这里还驾，因此命名为“天回驿”。有人特意报告张延赏说：“替换你的，是金吾

将军韦皋，不是韩翱。”苗夫人说：“如果是

韦皋，必韦郎也。”延赏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妇女之言，不足云尔。”初有巫咎姬者，每述祸祟，其言多中。常云：“相公当直之神渐减，韦郎拥从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复再召。苗夫人又曰：“韦郎比虽贫贱，气凌霄汉。每以相公所谈，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

来早入州，方知不误。延赏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独苗氏夫人无愧于韦郎，贤哉乎！贤哉乎！韦公侍奉外姑，过于布素之时。海内贵门，不敢忽于贫贱之婿。所以郭圆诗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谁多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出《云溪友议》。

杜鸿渐

丞相杜鸿渐，世号知人。见马燧、李抱贞、卢新州杞、陆相贽、张丞相弘靖、李相蕃，皆云并为将相。既而尽然。许、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出《嘉话录》。

杜佑

太司徒杜公，见张相弘靖曰：“必为宰相。”贵人多知人也如此。出《嘉话录》。

梁肃

唐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绹、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肃之门。居二岁，肃未之面，

韦皋，必然是女婿韦郎。”张延赏笑着说：“天下同姓同名的人何其多，那个韦皋应该早已经死了，怎么会来接替我的位置？女人说的话，不会准确。”当初有个姓咎的老巫婆，每次讲灾祸，所说的多数都言中了。她常说：“护佑相公的神逐渐减少，跟随韦郎的神日渐增多。”都以为是荒谬怪诞的话，

不再征召了。苗夫人又说：“韦皋以前虽然贫贱，但是英雄气概冲天。每每同你说话，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奉承话，因而被怪罪。成事立功，必然是他。”

第二天早上新官入了州城，才知道苗夫人说得没错。张延赏非常忧惧，不敢抬头看。他说：“我不能识人。”说完从西门走了。凡是当初对韦皋无礼的奴婢仆人，都被韦皋用棒子打死，扔到了蜀江中。只有苗夫人无愧于韦皋，真是有远见！真是有远见！韦皋对待岳母超过了当初没有当官的时候。从此全国当官有钱的人家，不敢轻视贫贱女婿。因此郭圆作了一首诗说：“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谁多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出自《云溪友议》。

杜鸿渐

人们都晓得丞相杜鸿渐能鉴别人才。他见了马燧、李抱贞、新州的卢杞、陆贽、张弘靖、李蕃之后，说这些人都会出将入相。后来全同他说的一样。许昭、郭泰之辈，又怎么比得上他？出自《嘉话录》。

杜佑

大司徒杜佑见过宰相张弘靖说：“张弘靖将来一定能做宰相。”贵人大多像他这样会识别人才。出自《嘉话录》。

梁肃

唐德宗贞元年间，李元宾、韩愈、李绹、崔群为同年被录取的进士。先前，他们四个人已经结交很长时间了，有一天他们四个人一起去拜访阙梁肃。两年之内，梁肃都没有见他们的面，

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旦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等既去，复止绹、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言。出《摭言》。

吕 温

初，李绅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温。温谓员外郎齐照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出《云溪友议》。

顾 和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厌。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俱与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之谓：“彼亲故泣，彼不亲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出《世说新书》。

刘禹锡

刘禹锡曰：“季龙挟弹弹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大言童稚，不奇不惠，必非异器定矣。’”出《嘉话录》。

他们去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是四个人一同去。梁肃感到很奇怪，有一天接待了他们，见了之后，发现他们都以文学著称，又称赞他们的交友游学之道。梁肃向来有辨别、鉴定人的官禄命运的能力。会见过后，四个人要走，梁肃又叫住李绛和崔群说：“你们四个人文章品行相谐，将来都会功名大起，然而你们两位君子能够做官做到最高位置，努力，努力！”后来两个人果然同他说的一样。出自《摭言》。

吕 温

当初，李绅被推荐去参加选拔官员的考试，曾经拿着自己所作的古风去向吕温请教。吕温对员外郎齐照和弟弟吕恭说：“我看了李绅的文章，此人将来必然成为九卿和宰相那样的高官。”后来李绅果然像他说的当了宰相。李绅送给吕温看的诗是：“春种一粒粟，秋成万

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出自《云溪友议》。

顾 和

张玄之和顾敷是顾和的外孙和孙子，二人从小就很聪明，顾和都知道，但他常认为顾敷胜过张玄之，对顾敷比较偏向，张玄之很不服。张玄之九岁，顾敷七岁那年，顾和带着他俩上庙里去，看到佛祖的涅槃卧像，弟子中有哭的有不哭的。顾和问两个孙子这是为什么。张玄之说：“亲近佛祖的就哭，不亲近的不哭。”顾敷说：“不是这样，修行比较深的，对于喜怒哀乐之事不动感情，淡然若忘的忘情者就不哭，不能忘情者就哭。”出自《世说新书》。

刘禹锡

刘禹锡说：“石季龙拿弹弓射人，他父亲非常生气。他母亲却说：‘强壮的牛犊须驾车时撞破车前的辕木，好马须挣脱脖子上的缰绳把车弄翻，然后才能负重物，行远路。从立大事上说，儿童不出奇不聪慧，必然不是特殊的人才。’”出自《嘉话录》。

韩 愈

李贺以歌诗谒吏部韩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时送客出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插带，急命邀之。出《云溪友议》。

顾 况

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出《幽闲鼓吹》。

于 邵

于邵性孝悌，内行修洁，老而弥笃。初，樊泽尝举贤良方正，一见于京师，曰：“将相之材也。”不五年，泽为节度使。崔元翰近五十，始举进士，邵异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诰命。”竟如其言。独孤绶举博学宏词，吏部考为第一，在中书，升甲科，人称允当。出《谭宾录》。

李德裕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国器重之，于是缙绅间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

韩 愈

李贺拿着自己所作的诗歌去拜谒吏部的韩愈。当时韩愈任国子博士分司。他送走客人返回，感到非常困倦，这时门人呈上李贺的诗歌，韩愈一边解带一边漫不经心地阅读。看到首篇《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又把带子系上，急忙命人将李贺请来。出自《云溪友议》。

顾 况

尚书白居易当初去参加科举考试，刚到京城，便拿着自己所写的诗歌去拜见著作佐郎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诗稿上的名字，凝视着白居易说：“长安米价正贵，居住并不容易。”然后打开诗稿，看到第一首诗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由得赞叹着说：“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居住下来就容易了。”由此顾况开始向别人推荐宣扬白居易的才学，白居易的名声传播开来。出自《幽闲鼓吹》。

于 邵

于邵生性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修身洁行，到老了，更加注重。当初，樊泽被推荐参加贤良方正科目的考试，于邵在京城一见到他便说：“樊泽是将相之才。”不到五年，樊泽就当上了节度使。崔元翰快到五十岁，才被推荐参加考取进士，于邵很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他为甲科第一名，并说：“不出十年，崔元翰会掌管起草皇帝发布的公文。”后来真如他说的一样。独孤绶被推荐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吏部录取为第一名，并推荐他参加中书省主持的甲科考试，人们称赞于邵荐人得当。出自《谭宾录》。

李德裕

中书令白敏中刚进入公署，没有太熟悉他的人，只有朱崖相国李德裕将他视作国家的栋梁十分器重他，于是官员之间也都开始为他宣扬传播声名。然而白敏中钱财不充足，没有办法

祇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克日同过其第。时秋暮沉阴，涉旬霖沥。贺跋任员外府罢，求官未遂，将欲出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方俟朝客，乃以他适对之。贺跋驻车留书，备述羸游之意。白览书曰：“丈夫处穷达，当有时命。苟不才者，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得家畜饮饌，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门不接，纵使便居荣显，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贺跋回车，遂以杯盘同酌，俄而所约朝客，联骑而至，阍者具陈与贺跋从容，无不愧愕而去。

翌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祇接。既负吹嘘之意，甘从譴斥之罪。相国称叹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可以激劝浇薄。”不旬日，贺跋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逾三载，便秉钧衡。其后五镇藩方，再居廊庙。蹈义怀仁，始终一致，流芳传素，士林美之。

大中初，边鄙不宁，吐蕃尤恣屈强。宣宗皇帝决于致讨，延英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遂为统帅，率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列阵于川，以生骑马数千匹，伏藏

敬奉同事和朋友。一天，相国给了他十万文钱，让他置办酒菜，邀请省阁的几位知名人士，在约定的日期一同到他的府邸去。当时正是晚秋，暮气沉沉，连续下了十多天的雨。贺跋员外职务到了任期，还没有谋求到新的官职，准备出外游历。他与白敏中是同年考中的进士，临行前牵着瘦马到白敏中的门前告别。看门人正等着接待宴请的客人，就回答贺跋说出去了。贺跋停下车马留下一封书信，信中详述了要远游他乡的意思。白敏中看了信说：“大丈夫身处逆境或者顺境，当有时机。没有本事的人想要靠侥幸以求自己安身，不能够作为成名的正道。怎么能给牲畜吃喝，只邀请掌权的豪贵呢！从前考取进士贫困时候的结交，今日闭门不见，纵然安适地待在荣华显贵的位置，内心又怎能不感到羞愧？”立刻令仆人去把贺跋追回来，两个人便以杯盘同饮，不一会儿，白敏中所邀请的客人陆续骑着马来了，看门人告诉他们白敏中正在与贺跋闲话，这些人没有不又惊奇又是惋惜地走了。

第二天，白敏中去相国的家中拜见相国。相国询问昨天都有哪些官员前去做客，白敏中回答说客人没有去，恰好有同年考中进士的朋友离开京城之前去告别，因为同情他潦倒困顿，不忍抛弃，留他喝了几杯酒，于是没有迎接招待前去做客的官员。既然辜负了相国抬举自己的美意，甘愿接受相国的责备。相国李德裕称赞叹息了很久说：“这件事做得真有古人的风格。由此而提拔你们，可以激励大家改造浮薄的社会风气。”没过十天，贺跋从使下评事提拔了个位高禄厚的官，白敏中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又过了不到三年，白敏中便掌握了大权。后来又五次出任镇守边关的节度使，之后回到中央。他遵循仁义之道，始终如一，美好的声名四处传颂，赢得了上流知识界的赞誉。

唐宣宗大中初年，边境很不安宁，吐蕃尤其强硬直傲，不屈服。宣宗皇帝决定对他们进行讨伐，他先在延英殿上询问宰臣们。白敏中首先建议出兵讨伐，便任命白敏中担任征讨部队的统帅，率领边关各藩镇的兵马数万人，一路击鼓前进。当时犬戎率大军在开阔的平川摆开阵势，以精锐骑兵几千人埋伏隐藏在

山谷。既而得于牒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帅，衣绯茸裘，系宝

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镝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军斗将。白公诫兵士无得而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射，驰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箭，皆中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踞于鞍上，以手扶挟，如斗殴之状。蕃军但呼噪助之，于鞍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无不奋勇。既而大战沙漠，虏阵瓦解，乘胜追奔，几及黑山之下。所获驼马辎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四三万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为唐土。宣宗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

白公凯旋，与同列宰辅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锁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弳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有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出《剧谈录》。

山谷中。不久白敏中抓到了敌人送信的士兵，于是增派奇兵等待敌人进入圈套。敌人的阵营中有一个蕃军头目，披着红色的毛皮大衣，扎着镶着珠宝的腰带。所骑白马，神骏无比。没等开战，他便几次扬鞭驱马冲出阵前，频频向朝廷善战的将士挑衅。白敏中命令兵将不许随便应战。不一会儿，敌人指挥队伍停止前进，头目在距离白敏中的部队只有一百多步远处背立着。潞州兵马中有一员小将勇猛善射，他骑马拉弓冲出队伍，连射两箭，全都射中敌人的脖子。小将跃马上前，抽出短剑，将头目斜按在马鞍上，然后用手挟持着，二人做出如斗殴之状。蕃军只是鼓噪助威，小将在马上将头目红色的大衣和战袍脱下来，解下镶了珠宝的带子，头目夺马回归自己的队伍。兵将们受到鼓舞，全都奋勇向前。接着又和敌军在沙漠中展开大战，敌人的阵营被摧毁，朝廷的军队乘胜追击，队伍几乎追到了黑山脚下。所缴获的骆驼、马匹和军用物资，多得无法统计，停止抵抗投降的有三四万人。

过去被匈奴侵占的河湟一带，从此全都收复为大唐的国土。宣宗皇帝刚刚看到捷报的公文便说：“我知道白敏中必然能消灭凶恶的敌人。”

白敏中凯旋以后，和同为辅政大臣的几位宰臣给皇帝献诗，白敏中所作的诗是：“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鏖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宰相马植献诗说：“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弭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宰相魏扶献的诗是：“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宰相崔铉的诗是：“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有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出自《剧谈录》。

韦 岫

唐丞相卢携，大中初，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慧”，盖舌短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尚书岫加敬，谓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为大用乎！”尔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拔岫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不展分。所谓以貌失人者，其韦诸季乎？出《北梦琐言》。

知人僧

唐令公韦昭度少贫窶，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恒器重之。出《摭言》。

蔡 荆

唐蔡荆尚书为天德军使，衙前有小将顾彦朗、彦晖，知使院宅市买。荆有知人之鉴。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备酒饌于山亭，召二

顾赐宴。荆俄亦即席，约令勿起。二顾惶惑，莫谕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他年愿以子孙相依。”因增其职级。洎黄寇犯阙，顾彦朗领本军，同立收复功，除东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请叔向为节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军府大事，皆谘谋焉。大顾薨，其弟彦晖嗣之，亦使相。出《北梦琐言》。

韦 岫

唐朝丞相卢携在唐宣宗大中初年考中了进士。因为相貌和风度都不出众，说话又吐字不清，将“携”读成“慧”，大概是因为舌头短的原因。韦家兄弟都轻视和欺侮他，只有尚书韦岫对他很尊重，他对兄弟们说：“卢携虽然人长得很丑，但是看他的文章写得有首有尾。这个人如果按照他的文章来推测，将来必然有大的作为！”后来卢携果然通过考问政事和经义的测试，最终入朝担任了重要职务，他奖励提拔韦岫为福建观察使。先前轻视欺侮卢携的韦家兄弟，都没有什么出息。所说的以貌失人，是指韦家兄弟吗？出自《北梦琐言》。

知人僧

唐朝的中书令韦昭度年少时很贫穷，经常依赖左街僧录净光大师的救济，同和尚在一起吃斋粥。净光太师有品鉴人的本领，一直很器重他。出自《摭言》。

蔡 荆

唐朝的尚书蔡荆担任天德军使，他手下有两员小将顾彦朗和顾彦晖，负责使院的房屋购买。蔡荆有识别人才的能力。有一天，他让儿子蔡叔向以下在山上的亭子里摆上酒食，请二顾赴宴。过了一会儿，蔡荆也赶来入座喝酒，并且叫两员小将不要站起来。顾彦朗和顾彦晖非常惶恐和疑惑，不知道蔡荆是什么意思。蔡荆勉励他们二人说：“你们弟兄都有封侯的相貌，要善于爱护自己。将来我要把子孙托付给你们。”过后蔡荆提升了他们的职务和级别。等到黄巢侵犯皇宫的时候，顾彦朗率领本部人马收复失地立了功，被任命为东川节度

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叔向兄弟去投靠顾彦朗，顾彦朗聘任蔡叔向为节度副使，并且以对待长辈的礼节来对待他，军中和府里的大事，都征求他的意见。顾彦朗死了以后，他的弟弟顾彦晖继承了哥哥的职位，仍然像哥哥一样，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自《北梦琐言》。

亚 子

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觐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其背曰：“儿将来之国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鹄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亚子”。出《北梦琐言》。

亚 子

后唐庄宗十一岁时跟随晋王讨伐王行瑜。第一次让他入朝报捷，昭宗皇帝见了他就惊奇地说：“这个孩子的相貌奇特。”便抚摸着他的脊背说：“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忘了忠于我们李家。”并且赏赐给他[□]鹄酒杯和翡翠盘。庄宗十三岁读《春秋》，就知道《春秋》的要旨了。他骑马射箭的技艺无与伦比，并且心胸开阔，善于听从正确的意见，有度量，能容人，大概十六国时的刘聪能赶得上他。又有一种说法，昭宗皇帝说：“这个孩子可以仅次于他的父亲。”所以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亚子”。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荑 袁 安 严 遵 李 崇 魏先生

李义琛 蒋 恒 王 璈 李 杰 裴子云

郭正一 张楚金 董行成 张鸞 张松寿

苏无名 赵 涓 袁 滋

李子荑

汉李子荑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楸为人，象囚人形，凿地为陷，以芦为郭，卧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动；囚冤侵夺，木囚动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邪？将天神之气动木囚也？出《论衡》。

袁 安

汉袁安为楚相。会楚王坐事，平相牵引，拘系者千余人。毒楚横暴，囚皆自诬。历三年而狱不决，坐掠幽而死者百余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决狱事，人人具录辞状，本非首谋，为王所引，

李子荑

汉朝的李子荑处理政务，想要知道关押在监狱里的囚犯的情况。他便将梧木、楸木当作人，将木头刻成囚犯的形状，在地上挖一个坑作为监狱，用芦苇插成监狱的墙壁，然后将木人横放在里面。如果木人所代表的那个囚犯所判定的罪行正确，则木人不动；如果木人所代表的囚犯蒙受冤屈，木人就会自动跃出来。不知道是囚犯的灵魂附在了木人身上，还是天神之气在操纵木人？出自《论衡》。

袁 安

汉朝的袁安是楚国的丞相。赶上楚王获罪，平白被牵连，拘捕囚禁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经受不住毒刑拷打，全都被迫自己认罪。经过了三年，也没有审理清楚这个案子，关押的人被拷打而死的一百多人。天因旱灾，几千里地看不到庄稼。袁安接受了审理此案的任务，立即骑马赶往那里。到了以后，审理案件，他让每个人如实陈述自己的情况，只要不是主谋，而是受到了楚王牵连的，应时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时甘雨滂霈，岁大丰稔。出《汝南先贤传》。

严 遵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傍女子哭而声不哀。问之，亡夫遭烧死。遵敕吏舆尸到，令人守之，曰：“当有物往。”更日，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铁锥贯顶。考问，以淫杀夫。出《益都耆旧传》。

李 崇

北齐顿丘李崇，陈留公诞之子。高祖时，为兖州刺史。兖州比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捶鼓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时，除扬州刺史。崇明察审，奸邪惮之，号曰“卧虎”。出《谈薮》。

魏先生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书之外，详究乐章。隋初，出游关右，值太常考乐，议者未平，闻先生来，竞往谒问。先生乃取平陈乐器，与乐官林夔、蔡子元等详其律度，然后金石丝竹，咸得其所，内致清商署焉。太乐官敛帛二百段

即刻释放。一天之内，保全了上千人的性命。这时久旱的天气下起了滂沱大雨，当年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出自《汝南先贤传》。

严 遵

严遵任扬州刺史，巡视部属时，听到路旁有女子在哭，但声音并不悲哀。严遵询问那个女子，女子回答说丈夫被火烧死了。严遵令差人用车将尸体运来，派人守着，他说：“会有东西来到尸体旁边。”第二天，有苍蝇聚集在尸体的头顶。严遵令人拨开头发查看，发现有一铁锥插在死者的头顶。经过拷问那个女子，知道那个女子同别人淫乱将自己的丈夫杀了。出自《益都耆旧传》。

李 崇

北齐时顿丘的李崇是陈留公李诞的儿子。高祖皇帝时，他担任兖州刺史。兖州一直劫匪很多，李崇于是叫人在每一个村庄修建一座亭楼，楼上悬挂一面鼓。劫匪抢掠之处，那里的人们便使劲敲鼓。四周的各村庄听到鼓声，先听到的立即敲一通鼓，远处的村子听到鼓声，也陆续敲一通鼓呼应，顷刻之间，鼓声响彻百里。然后派出队伍，埋伏在险要的地方，没有一次不将劫匪抓获的。各州设置鼓，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世宗皇帝时，李崇出任扬州刺史。他调查处理案件明晰仔细，违法做坏事的人怕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卧虎”。出自《谈薮》。

魏先生

魏先生出生在北周，在南朝的宋国安了家。他除了学习儒家经典之外，还详细探究音乐理论。隋朝初年，他旅游到了关右，正赶上太常寺考核选拔音乐人才，参加评论的官员意见不统一，他们听说魏先生来了，便争相去拜访请教他。魏先生于是取出自己的标准乐器，与掌管音乐的乐官林夔和蔡子元等人详细判定音调，然后将弦制和管制乐器的音调和音阶调整准确，于是把它们献给了清商署。太乐官准备了二百段丝织品送给魏先生

以酬之。先生不复入仕，遂归梁宋，以琴酒为娱。

及隋末兵兴，杨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以教授。

先生同其乡曲，由是遂相来往。常论钟律，李密颇能。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气沮者新破败，目乱者无所主，心摇者神未定，语偷者思有谋于人。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救我欤？”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帅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李公曰：“为吾辨析行藏，亦当由此而退。”

先生曰：“夫为帝王者，宠罗天地，仪范古今。外则日用而不知，中则岁功而自立。尧询四岳，举鲧而殛羽山，此乃出于无私；汉任三杰，纳良而围垓下，亦出于无私也。故凤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废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于时者，此帝王规模也。凡为将帅者，幕建太一旗，驱无战之师，伐有民之罪。乃雕戈既授，玉弩斯张，诚负羁之有言，那季良之犹在。所以务其宴犒，致逸待劳，修其屯田，观衅而动。遂使风生虎啸，不可抗其威；云起龙骧，不可攘其势。仲尼曰：‘我战则克。’孟轲云：‘夫谁与敌？’此将帅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动以机铃，公于国则为帅臣，私于己则曰乱盗。私于己者，必掠取财色，屠其城池。朱亥为

作为酬劳。魏先生不想再当官，又回到江南，将酒、琴作为娱乐。

等到隋朝末年，战争兴起，杨玄感被打败，为他出谋划策的李密逃到雁门，隐姓埋名，做了一名教书先生。魏先生和他同在一个村里，由此互相有了来往。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音乐，李密对音乐也有很高的造诣。魏先生便同他开玩笑说：“我看你神情沮丧，目光散乱，心中矛盾，说话敷衍。神情沮丧是因为刚刚被打败，目光散乱是因为无处投靠，心中矛盾是因为心神未定，说话敷衍是害怕别人知道你曾经给叛乱的出过主意。如今正在搜捕叛乱者的余党，你莫非是个首领？”李密吃惊地跳了起来，握着魏先生的手说：“你既然能知道，难道不能救救我吗？”魏先生说：“你没有帝王的气概，也没有将帅的才智，只是个扰乱社会的草莽英雄。”李密说：“请你分析下我的行藏，我也当从此隐退了。”

魏先生说：“能够成为帝王的人，受宠于天地，能做古今的典范。对外不注意生活中的琐碎事物，心中只知道农业丰收和建立巩固业绩。尧征求分管四方的诸侯四岳的意见，四岳推荐鲧去治水，而鲧

治水九年没有成功，被舜杀死在羽山，这些都是出于无私；汉朝任用张良、萧何、韩信三杰，采纳张良的计策，将项羽围困消灭在垓下，也是因为出于无私。所以凤凰有利爪和尖嘴然而不用作进攻的武器，麒麟有可以进攻的脚趾然而永远也不使用。能够符合于道，长久地自己掌控时机，这才是帝王的气概。凡是作为将帅的，帐幕前插着北斗旗，指挥着不滥用武力的军队，讨伐对百姓有罪的叛乱者。既然接受了雕饰的戈，拉开了玉制的弓弩，诚如僖负羁所说的，又如杜保还在世，所以一定要设宴犒劳军队，以逸待劳，开荒种地养兵，观察敌人的破绽采取行动。于是便可以操纵控制战争形势，就像虎啸风起，没有人能抗拒他的威风；龙行云起，没有人能阻挠他的气势。孔子说：‘我出战必胜。’孟子说：‘谁能与我匹敌？’这才是将帅之才。就是说内心有才智，靠机谋采取行动，为公为国的人才能成为将帅，而为私为己的人，只能称为叛逆和强盗。为个人利益的人，必然抢夺财物和美色，屠城滥杀无辜。朱亥受人尊敬而被请为

前席之宾，樊哙为升堂之客。朝闻夕死，公孙终败于邑中；宁我负人，曹操岂兼于天下？是忘犒千金之赐，陈一饭之恩，有感谢之人，无怀归之众。且鲁史之诫曰度德，《连山》之文曰待时。尚欲谋于人，不能惠于己。天人厌乱，历数有归。时雨降而袄祲除，太阳升而层冰释。引绳缚虎，难希飞兔之门，赴水持瓶，岂是安生之地？吾尝望气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

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杀取天下，吾家以勋德居人表。振臂一呼，众必响应。提兵时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质于时，诚所未忍。汝真竖儒，不足以计事。”遂绝魏生。因寓怀赋诗，为乡吏发觉，李公脱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阳，而南据洛口，连营百万，与王充争衡。首尾三年，终见败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归于唐，乃授司农之官。后复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盖文真之宗亲也。出《甘泽谣》。

李义琛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贡金数百，至岐州遇盗。前后发使案

问，无获贼者。太宗召诸御史目之，特命李义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暂劳卿推逐，必当获贼。”琛受命，

前席之宾，樊哙因为勇猛而被请为堂上之客。主张早上知道了理，晚上死也无憾的公孙述终败于邑中；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怎么能够兼并天下？是忘了人家车上的千金之赠，想一饭之恩，有感谢之人，却无怀归之众。况且鲁史告诫说，要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连山》之文说，要等待时机。还想为别人谋划，而对自己又没有什么好处。上天和百姓都反对战乱，朝代的更换是有规律的。就像天降大雨清除妖邪之气，太阳出来融化坚冰一样。拿着绳子去缚虎，不要希望会像绑兔子一样获得成功，拿着瓶子进入水中，怎么会是安全的地方？我曾经观察发现在汾晋一带，会有圣贤出现。如果你能去投靠效力，可以取得富贵。”

李密手拂着衣服说：“隋炀帝靠杀伐取得天下，我以德行做人们的表率。振臂一呼，民众必然响应。带兵征伐，有什么攻不下的城池。大道推行可以取得江山，不成功也可以割据一方称王。置身于世，实在无法忍受。你真是个书呆子，不足以共同商量大事。”从此李密和魏先生断绝了来往。因为他寄托情怀作诗，被乡里的官吏发现，李密脱身向西逃走。他在所到之处招兵买马，北靠黎阳，南据洛口，修建了无数的营寨，他与王充争高下。前后一共打了三年，终于失败。这时他想起魏先生的话，当天便归顺了唐朝，被封为司农。后来他又在桃林发动叛乱。魏先生是个有高深学问和修养的人，没有记录他的名字和所作所为，他大概是魏徵的本家。出自《甘泽谣》。

李义琛

唐太宗朝，文成公主从吐蕃向太宗皇帝进贡黄金数百万两，押运到岐州时被盗贼劫去。先后派了几名官员专程去进行调查，都没有抓住盗贼。太宗皇帝将各御史召集到一起进行挑选，特意把李义琛叫到跟前说：“你的神采气概俊秀出众，暂时有劳你去进行调查，一定能够将盗贼抓获。”李义琛接受命令以后，

施以密计，数日尽获贼矣。太宗喜，特加七阶，锡金二十两。出《御史

台记》。

蒋 恒

贞观中，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州三卫杨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视刀有血痕，囚禁拷讯。真等苦毒，遂自诬。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至，总追店人十五已上集。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狱典密覘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语，即记之。明日复尔，其人又问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并是此人。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余并放散。问之具伏，云与迪妻奸杀有实。奏之，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僉载》。

王 璲

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谗，前妻子忠，烝其后母，遂私将潜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奉敕推诘峻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
实施了巧妙的计策，数日之后将盗贼一网打尽。太宗皇帝高兴，特意将李义琛的官阶提升了七级，并赏赐给他二十两金子。出自《御史台记》。

蒋 恒

唐太宗贞观年间，卫州板桥旅店的店主张迪的妻子回娘家了。晚上有卫州城负责警卫的杨真等三名卫士前来投宿，五更天又早早出发了。夜里有人拿他们的刀把店主张迪杀了，然后又把刀放回刀鞘中，杨真等三人一点都没察觉。天亮以后，旅店里的人追上杨真三人，检查他们的刀上有血迹，便把他们三人抓起来拷打审讯。他们三人经受不了严酷的折磨，只好自己被迫认了罪。皇上对这个案件产生了怀疑，派御史蒋恒重新进行审理。蒋恒到了以后，总共聚集了店内十五

个人以上。因为人数不够，暂时解散，只留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店里。傍晚将老太太放出去，蒋恒派狱典秘密监视，蒋恒说：“老太太一出去，一定有一个同老太太说话，你就记住这个人的姓名，不要走漏消息。”果然有一个同老太太说话，办案人员查明就记下了他的姓名。第二天老太太出去，这个人又问老太太：“朝廷派来的官员怎样调查这个案件？”这样连续三天，都是这个人。蒋恒总共召集了男女三百多人，从中把与老太太说话的那个人叫了出来，其余的人全都遣散。经过审问，这个人全都招供了，承认他与张迪的妻子通奸，所以把张迪杀了。蒋恒将审理结果上报，皇上赏赐他丝织物二百段，并且提拔他为侍御史。出自《朝野金载》。

王 璲

唐太宗贞观年间，左丞相李行廉的弟弟李行谗与前妻的儿子李忠，同继母通奸，将继母偷偷藏了起来，然后谎称他的继母被皇上叫进宫去了。李行廉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便向皇上反映了这件事。长安县奉皇上的命令追查得很急，李忠的继母假装被人用披巾勒住了脖子，躺在大街中间。长安县的办案人员询问她，她说：“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数宿，不知姓名，勒项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县尉王璲引就房内，推问不承。璲先令一人伏案褥下听之，令一人报云：“长使唤。”璲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璲至开门，案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出《朝野金载》。

李 杰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觇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讯承伏，与寡妇私

通，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出《国史异纂》。

裴子云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好奇策。部人王敬戎边，留犴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犴三十头，例十贯已上。敬还索牛。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并非汝牛生，总不肯还。

人假传皇帝的命令将她唤去，有一个穿紫袍不知姓名的人留她住了几宿，又把她的脖子勒上，送到大街上。”李忠心中惊慌，偷偷地去算卦，被官府的侦探发现，产生了怀疑，将他抓送到长安县衙门。县尉王璲将他叫到屋里审问，他什么也没承认。王璲事先叫一个人藏在书案下偷听，又安排另一个人来说：“长使叫您。”王璲锁上门走了。李忠和他的继母互相约定说：“千万不能承认。”并且秘密商量对策。王璲回来打开门，书案下的人也出来了。李忠和他的继母大吃一惊，只好全都招认，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出自《朝野金载》。

李杰

李杰任河南尹，有个寡妇状告她的儿子不孝顺。她的儿子不能自我辩解，只是说：“得罪了母亲，甘愿一死。”李杰观察他的状况不是个不孝顺的儿子，对寡妇说：“你寡居，只有这个儿子，今天告他，他罪该处死，你不会后悔吗？”寡妇说：“儿子是个无赖，不顺从母亲，有什么可怜惜的？”李杰说：“既然如此，你可以去买棺材，来收取他的尸体了。”然后派人偷偷地跟在她后面观察她。寡妇出去后，对一个道士说：“事情办完了。”一会儿，寡妇抬来了棺材，李杰还希望她能回心转意，再三晓谕她，寡妇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道士站在门外，李杰暗中派人将他抓来。一经审问，他全都承认了，原来是和寡妇通奸，常被她的儿子所制止，所以想要除掉她的儿子。李杰释放了儿子，将道士和寡妇用棍子打死，一同装到了寡妇买来的棺材里。出自《国史异纂》。

裴子云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好出奇策。他所管辖区的老百姓王敬去戍守边疆，留下六头母牛寄养在舅舅李进家中。李进养牛五年，生下了三十头牛犊，每一头都价值十贯钱以上。王敬回来后，问李进要牛。那六头母牛已经死了两头，李进只将剩下的四头老牛还给他，说剩下的不是他的牛所生的，霸占着不肯还给他。

敬忿之，投县陈牒。子云令送敬付狱禁，叫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犊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是敬曰：“此是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进默然。云曰：“五年养牛辛苦，与数头，余并还敬。”一县服其精察。出《朝野僉载》。

郭正一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余十事。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笼头至街。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甚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出《朝野僉载》。

王敬很气愤，到县衙告状。裴子云令人将王敬关押起来，并派人去抓捕盗牛贼李进。李进既惊慌又害怕地来到县衙。裴子云训斥他说：“盗贼带着你一同偷了三十头牛，藏在你们家里。”唤盗牛贼跟他对口供。然后将王敬的脑袋用布衫包上，让他站在南墙根。李进一着急，就说出了真情：“三十头牛都是外甥的母牛所生的，实在不是偷来的。”令人摘掉王敬头上的布衫，李进一看是王敬，说：“这是我外

甥。”裴子云说：“如果是，立即还给他牛。”李进不说话了。裴子云说：“五年养牛辛苦，给你留下几头，剩下的全都还给王敬。”全县的人都佩服裴子云断案精细明白。出自《朝野金载》。

郭正一

中书舍人郭正一在朝廷的军队攻破平壤以后，得到了一名高丽婢女，名字叫玉素，长得异常美丽，郭正一叫她专门管理财物仓库。郭正一每天晚上要喝一碗浆水粥，不是玉素煮的他不喝。玉素便在粥里放了毒药以后送给他。郭正一喝了粥以后有所察觉，急忙大喊：“这个婢女想毒死我！”然后要来解毒的药物土浆和甘草服下，过了好长时间才把毒性解了。这时再寻找婢女玉素已经找不见了，并且丢失了十多件金银器物。将这件事抄录上报以后，皇帝命长安万年县捉拿。结果捕差们的脊背都用鞭子打烂了，兴师动众地抓她，三天了也没有抓到。捕差的主帅魏昶有了新的办法，他从郭正一的奴仆中挑选出三个长得比较端正的，用布衫把他们的脑袋罩上之后带到大街上。又抓了四个卫士，问他们在这十天以内，有什么人找过郭正一家。卫士说：“有一个投降归顺的高丽人留下一封书信。”派人到郭正一家把养马的奴仆抓住，搜出那封信。打开后见上面写着：“金城坊里有一所空宅院。”再没有别的话了。捕差前往金城坊搜查所有的空宅院。来到一所宅院前，看见院门锁得很严密。他们将门锁砸开以后进去，婢女玉素和那个高丽人都在里面。经过拷问得知，女婢玉素是那个高丽人和养马人一起隐藏的。奉皇帝的命令，将他三人押到东市杀了。出自《朝野金载》。

张楚金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割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差使推光，款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玃曰张楚金可。乃使之。楚金忧闷，仰卧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向日则见之。令唤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头伏罪。敕令决一百，然后斩之。赏楚金绢百

匹。出《朝野金载》。

董行成

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见之，叱曰：“个贼住！”即下驴来，遂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缰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寻踪至，皆如其言。出《朝野金载》。

张 鹭

张鹭为河阳县尉日，有构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茱仓粟。忱不认书，元乃坚执，不能定。鹭取吕元告牒，

张楚金

武后垂拱年间，武则天代行处理国政，兴起了一股编造罪名陷害别人的风气。湖州佐史江琛剪下刺史裴光书写的公文上的字，拼凑成了表达新的意思的文章，伪装成同徐敬业一起谋反的书信向朝廷告状。朝廷派官员审问裴光，认为落款署名是裴光写的，但怀疑内容不像是裴光说的话。前后派了三次审问，都不能决断。武则天下令派一名善于推究的官员，调查清楚真实情况。大家都说张楚金能行。于是派张楚金去审理此案。张楚金去了以后心情忧虑烦闷，独自仰卧在西窗下。太阳照了过来，他拿着那封伪造的书信对着阳光看，发觉字和字之间像是拼贴的，放平了则看不见，对着太阳则能看见。于是他将州府的官员召集到一起，让人拿来一瓮水，令江琛把信扔到水里，信上的文字一个个分散开来。江琛磕头承认了罪行。武则天下令打江琛一百大板，然后将他杀了。赏赐给张楚金一百匹绢。出自《朝野金载》。

董行成

怀州河内县的董行成能够看出谁是盗贼。有一个人在河阳老店偷

了一位旅客的一头驴和皮口袋，天快亮时，跑到怀州。董行成在街上看见了，呵斥道：“盗贼站住！”盗贼立即下了驴，承认了偷驴的罪行。人们问董行成是如何知道的，董行成说：“这人骑着驴走得非常快，又出了一身汗，不是走了很远的路；见了人就拉着缰绳远远地躲开，证明他心虚害怕；根据这些就可以判定。”董行成将盗贼纠送到县衙。不一会儿，驴的主人顺着踪迹找来了，实际情况和董行成说的一样。出自《朝野金载》。

张 鹭

张鹭任河阳县尉期间，有个陷害别人的人吕元，伪造了仓督冯忱的信，诬陷冯忱盗卖仓库的粮食。冯忱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吕元却坚持说是冯忱写的，无法判定。张鹭取来吕元的状子，括两头，唯留一字，问：“是汝书，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决五下。又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注曰“是”。去括，乃诈书也。元连项赤，叩头伏罪。又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告县。鹭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金。鹭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鹭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之。人伏其能。原缺出处，今见《朝野金载》。

张松寿

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有劫杀。奉敕，日内须获贼，如违，所由科罪。寿至行劫处，寻踪绪。见一老婆于树下卖食。至，以从骑驱来入县，供以酒食。经三日，还以马送旧坐处。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语，即捉来。须臾，一人来问：“明府若为推逐？”即被布衫笼头，送县。一问具承，并赃并获。时人以为神明。出《朝野金载》。

苏无名

天后时，赏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合，所直黄金千镒。公主纳

之藏中，岁余取之，尽为盗所将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曰：

压住两头，只露出来一个字，问吕元说：“如果是你写的字，你就注上一个‘是’字；如果不是，就注上一个‘非’字。”吕元注了一个“非”字。打开一看正是吕元写的状子，一连判断了五次。张鷟又压上伪造的冯忱的信，仅留下一个字，又问吕元，吕元注了一个“是”字。打开一看，正是伪造的那封信。吕元连脖子都红了，磕头承认了罪行。还有一次，一个旅客的驴的缰绳断了，驴和鞍子一块丢了，这个人自己找了三天没找到，报告了县衙。张鷟追查得很紧迫。偷驴的人在晚上把驴放了出来，而将鞍子留下藏了起来，因为鞍子价值五千文钱。张鷟说：“有驴就能找到鞍子。”令人摘下笼头将驴放了，驴自动走向原来喂它的地方。张鷟令人搜查这户人家，从草垛底下找到了鞍子。人们都佩服张鷟的才能。原缺出处，今见《朝野僉载》。

张松寿

张松寿任长安县令时，昆明池旁发生了抢劫杀人案。张松寿接到命令，必须在限期内抓获罪犯，如果做不到，依法定罪。张松寿来到抢劫杀人的案发地点，寻找线索。看见有个老太太在树下卖食品。张松寿叫随行人员用马将老太太驮到县衙，好酒好菜侍候。过了三天，又用马送回原来坐着的地方。张松寿派了一名心腹前去盯着，如果发现有人和老太太说话，立即抓捕回来。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过来问老太太：“县令怎样判这个案子？”立即用布衫罩上脑袋扭送到县衙。一经审问，这个人全都承认了，和赃物一起缴获。当时人们认为张松寿断案有如神明。出自《朝野僉载》。

苏无名

武则天时，赏赐太平公主两食盒金银珠宝，值黄金几万两。太平公主收藏起来，年末去取，全部被盗贼偷走了。太平公主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十分生气，招来洛州的长史说：“三日内，抓不住盗贼，

就治你的罪。”长史害怕，对下属两县主管缉拿盗贼的县尉说：“两日内抓不住盗贼，就把你们处死。”县尉对吏卒游傲说：

“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

吏卒游傲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相与请之至县。游傲白尉：“得盗物者来矣。”无名遽进至阶，尉迎问故，无名曰：“吾湖州别驾也，入计在兹。”尉呼吏卒：“何诬辱别驾？”无名笑曰：“君无怒吏卒，抑有由也。无名历官所在，擒奸擿伏有名。每偷，至无名前，无得过者。此辈应先闻，故将来，庶解围耳。”尉喜，请其方。无名曰：“与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长史大悦，降阶执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赐吾命，请遂其由。”无名曰：“请与君求见对玉阶，乃言之。”于是天后召之，谓曰：“卿得贼乎？”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十日耳。”天后许之。

无名戒吏卒缓则相闻。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衣缁经，相随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往视之，问伺者：“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冢旁，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冢开，割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

“一天之内必须抓住盗贼，抓不到，先处死你。”

吏卒游傲很害怕，但是找不到破案的办法。他们在街上遇到了湖州别驾苏无名，大家一起把他请到县衙。游傲对县尉说：“找到偷东西的盗贼了。”苏无名快步走到台阶下，县尉迎上来问这是怎么回事，苏无名说：“我是湖州别驾，到这里献计策来了。”县尉训斥手下人说：“为什么诬蔑别驾？”苏无名笑着说：“你不要迁怒怪罪他们，他们或是有缘由的。我当官经历的地方，擒贼破案很有名。只要是小偷，到我面前，没有能逃过去的。他们这些人应该以前也有耳闻，所以把我请来，希望能解困局。”县尉很高兴，向他请教破案的方法。苏无名说：“我和你去州府，你可以先进去说明。”县尉同长史讲述了

苏无名的情况，长史非常高兴，走下台阶握着苏无名的手说：“今天遇到您，就等于赏赐给我一条性命，请您讲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办。”苏无名说：“请你和我去求见天后，那时我将说明白。”于是武后召见了，问：“你抓到盗贼了吗？”苏无名说：“如果委派我去抓贼，不要限定日期，并且放宽对府县的催促，叫他们暂时不要追查。还要把两个县缉盗的吏卒全都交付我指挥，我为陛下抓获盗贼，也不会超过几十天的时间。”武后同意了。

苏无名告诫缉盗的吏卒追捕放缓一下，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一个月以后，到了寒食节这天，苏无名把缉盗的吏卒全都召集起来，跟他们相约说：“十人五人一伙，到东门和北门等候。如果看见胡人和他们同伴十多个，全都穿着丧服，相随着出城往北邙山方向去，可以跟踪观察并派人告诉我。”这些人去等候，果然发现了一伙胡人。他们立刻派人骑马报告苏无名，苏无名赶去察看，问跟踪的人：“这些胡人干了些什么？”跟踪的人说：“胡人到了一座新坟之前，摆设供品进行祭奠，他们哭泣却声音并不显得悲伤。撤了祭物以后，便围绕坟墓观看，互相笑着交换眼色。”苏无名高兴地说：“找到了。”就令缉盗的吏卒将这伙胡人全部逮捕，然后挖开那座坟墓。坟墓挖开，打开棺材一看，里面装的全是丢失的金银珠宝。

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亦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贼既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毕，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伤也。向若陛下迫切府县，此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天后曰：“善。”赐金帛，加秩二等。出《纪闻》。

赵 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数十间，与东宫稍迫近，代宗深惊疑之。赵涓为巡使，令即讯。涓周立案验，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鞠明审，颇尽事情，代宗甚嘉赏焉。德宗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及典衢州，年老，韩滉奏请免其官。德宗见其名，谓宰相

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日拜尚书左丞。出《谭宾录》。

袁 滋

李汧公勉镇凤翔，有属邑编氓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汉书》武帝诏云：“东岳见金，文有白麟神马之瑞。宜以黄金铸麟趾马蹄金，以叶瑞征。”盖铸金象马蹄之状。其后民间多效之。里民送于县署，公牒将置府庭。宰邑者喜获兹宝，欲自以为殊绩。

报告武后，武后问苏无名：“你是怎么靠过人的才智，抓住这伙盗贼的？”苏无名回答说：“我并没有别的计策，只是会识别盗贼。我刚到京城那天，是这伙胡人抬着棺材假装出葬的日子。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盗贼，只是不知道他们把东西埋在什么地方。现在寒食节扫墓，我估计他们必然出城，查到他们到什么地方，就可以找到埋东西的地方。盗贼祭奠后哭声不悲痛，说明墓中所埋的不是人。奠哭结束，他们围绕坟墓巡看，大家相视微笑，是高兴坟墓没有人动过。先前如果陛下您催促州府和县衙破案，这些盗贼着急害怕，必然会取出珍宝逃走，而现在我们不再追查，他们自然放松警惕，所以没有把宝物转移。”武后说：“很正确！”奖励给他金子和布匹，并且增加两级俸禄。出自《纪闻》。

赵 涓

唐代宗永泰初年，宫中着火，烧毁了几十间房屋，因为失火的地点靠近东宫稍近，代宗皇帝对此非常惊疑。赵涓担任巡使，令他立即调查。赵涓周密地侦察验证，查明火灾是由值班太监遗落火种引起的。审问明察精细，事实摸得非常清楚，代宗皇帝很赞赏他。德宗皇帝当时为东宫太子，常常感叹赵涓推理详细。等到赵涓主管衢州，年岁已高，韩滉奏请皇帝想要免除他的官职。德宗皇帝见到公文上赵涓的名字，问宰相说：“这难道不是永泰初年那个御史赵涓吗？”宰相回答说：“是。”当天，德宗皇帝任命赵涓为监察百官、权势极大的尚书左丞。出自《谭宾录》。

袁 滋

李汧公李勉镇守凤翔时，他所管辖的县有个编入户籍的农民，在田间锄草，挖出了一坛子马蹄形的金子。《汉书》载汉武帝诏令说：“东岳泰山见到黄金，上有祥瑞白麟、神马的纹路。应当用黄金铸成麟趾金、马蹄金，与瑞征相合。”大概把金子铸成马蹄的形状。之后民间多仿效这种做法。村里人把金子送到县衙，县衙用公文向州府报告，准备将金子送往州府。宰邑喜获这个宝物，想当做自己特殊的政绩。

虑公藏主守不严，因使置于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为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不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佥云：“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掾与军吏数人，就鞠其案。于是获金里社，咸共证，宰邑者为众所挤，拥沮莫能自由。既而诘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词款具存，未穷隐用之所。令拘繫仆隶，胁以刑辟，或云藏于粪壤，或云投于水中，纷纭枉挠。结成，具司备狱，以案上闻。汧公览之亦怒。

俄而因有宴，停杯语及斯事。列坐宾客，咸共谈谑。或云效齐人之攫，或云有杨震之癖。谈笑移时，以为脰筐穿箭，无足讶也。时袁相国滋亦在幕中，俯首略无词对。李公目之数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亲乎？”袁相曰：“与之无素。”李公曰：“闻彼之罪，何不乐甚乎？”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请相公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言未了，当别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

因俾移狱于府中案问。乃令阅瓮间，得二百五十余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存焉。遂于列肆索金，镕写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舁至县境。计其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疑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汧公叹伏无已，每言才智不如。

他担心公家的仓库守护不严，便让人搬到自己家里。过了两宿，他和其他官吏重新打开看时，金子全都变成了土块。一坛金子出土时，乡里都去观看检验过，如今突然发生变化，没有不吃惊的。他们通报到州府官员那里，议论的人都说：“有人用奸计将金子换走了。”于是上级派理曹掾带了几个军吏来审理这个案子。挖出金子的乡里的里正等

人都一起前来作证，宰邑受到众人的谴责，沮丧地不能自辩。不久诘问和污辱越来越厉害，就承认自己偷换了金子，认了罪。供词都有了，也未查清藏金子的地方。下令抓捕他家的仆役，刑法逼供，有的说埋藏在粪土里，有的说扔到水里了，纷纷违法曲断。审理结束，将这些人关到监狱，然后将审理结果上报。汧公李勉看了报告后很生气。

不久，因有宴会，大家在席间谈及此事。在座的宾客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谈，有的说宰邑是效仿齐人夺取黄金，有人说他有杨震的癖好。说笑了很长时间，都以为这只是个跳墙撬锁的案件，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当时相国袁滋也在场，他低着头没有说话。汧公李勉用眼睛看了他几次以后对他说：“宰邑不是判官你的至亲吧？”袁滋说：“我和他没有关系。”李勉说：“讲了他的罪状，你为什么很不高兴？”袁滋说：“我非常怀疑这件事没完，请您详细调查。”李勉说：“偷换金子的事实非常清楚，如果说没完，是还有不同的看法，不是你无法调查清楚。”袁滋说：“可以。”

于是让人将这个案子移至袁滋府中审理。袁滋令人检查收藏坛子的房间，找到了二百五十多个金子形状的土块，诘问最初挖到金子的人，认定金子就放在里面。于是袁滋从各个商铺里找来金子，熔化铸成土块一样大小的金块。铸造完成以后，只秤了其中的一半金子，就已经是三百斤了。袁滋询问是什么人把金子送到县衙的，回答是两个农夫，用竹扁担抬到县衙的。计算一下，仅是这些金子里的大部分，也不是两个人能用扁担抬动的，袁滋明白了，金子在没有上路之时，就已经全部化成土块了。这下大家的疑虑都解除了。宰邑的冤案于是得到了澄清。李汧公李勉不停地表示赞叹和佩服，多次说自己的才智不如袁滋。

其后履历清途，至德宗朝为宰相。愚常闻金宝藏于土中，偶见者或变其质。东都敦化坊有麟德废观，殿悉皆颓毁。咸通中，毕诚相国，别令营造。建基址间，得巨瓮，皆贮白银。辇材者与工匠三四十人，当昼，惧为官中所取，遂辇材木盖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包裹而归。明旦开之，如坚土削成为银甍。所说与此正同。原脱出处，明抄本作“出献”二字，按见《剧谈录》卷上。

袁滋从这件事以后，一路担任清要官职，到了德宗皇帝即位以后，他当上了宰相。我曾听说金银宝物埋在土里，偶然发现以后有可能会变质。东都洛阳的敦化坊有一座废弃的道观麟德观，殿堂全都倒塌毁坏。唐懿宗咸通年间，相国毕诚令人在别的地方重新建造了一座麟德观。在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坛子，里面装满了白银。运送建筑材料和工匠有三四十人，他们发现银子的时候正是白天，害怕被官府没收，便用车运来木材把银子盖上，以待天黑。当天夜里，这些人各自用衣服包上银子回家。天亮以后打开一看，全都变成了像用坚实的土块削制成的银子形状的木棍。所说的和这个案件的情形一样。原脱出处，明抄本作“出献”二字，按见《剧谈录》卷上。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韩 滉 颜真卿 李景略 李夷简 孟 简
李德裕 裴 休 崔 碣 赵 和 刘崇龟
杀妻者 许宗裔 刘方遇

韩 滉

韩滉在润州，夜与从事登万岁楼。方酣，置杯不悦，语左右曰：“汝听妇人哭乎？当近何所？”或对在某桥某街。诘朝，命吏捕哭者讯之。信宿，狱不具。吏惧罪，守于尸侧。忽有大青蝇集其首。因发髻验之，果妇私于邻，醉其夫而钉杀之。吏以为神。因问，晋公云：“吾察其哭声，疾而不憚，若强而惧者。王充《论衡》云：郑子产晨出，闻妇人之哭，拊仆之手而听。有间，使吏执而问之，即手杀其夫也。异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死于其所亲爱，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惧，知其奸也。’”出《酉阳杂俎》。

韩 滉

韩滉在润州，一天夜晚和从事登上万岁楼喝酒。正喝得畅快的时候，他忽然停下酒杯不高兴了，对左右的人说：“你们听到女人的哭声了吗？应当在附近的什么地方？”有人回答说在某桥某街。第二天早上，韩滉令吏卒把哭的妇人抓来审问。连续两个晚上，案件没有结果。吏卒害怕韩滉怪罪，就守在妇人丈夫的尸体旁边。忽然有大绿苍蝇聚集在死者的头顶。于是拨开发髻察验，果然是这个妇女同邻居通奸，将丈夫灌醉以后，用钉子钉入他的头颅，将他杀害。吏卒认为韩滉是神明。询问韩滉，晋公韩滉说：“我察觉她的哭声，急促但不害怕，像是因为害怕而勉强装出来的。王充在《论衡》里说：郑子产早晨出门，听到妇女的哭声，他抓住仆人的手仔细倾听。过了一会

儿，派人将妇女抓来审问，果然是这个妇女杀死了丈夫。过了一会儿，仆人问郑子产：‘夫子是如何知道的？’郑子产说：‘死了自己所亲爱的人的正常表现是，知道他病了应该忧愁，快要死了的时候害怕，死了以后悲痛。这个女人在丈夫死了以后她的哭声里充满恐惧，所以知道其中必有奸情。’出自《酉阳杂俎》。

颜真卿

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立辩之。天久旱，及狱决乃雨。郡人呼御史雨。出《转载》。

李景略

李景略，凉州人。寓居河东，阖门读书。李怀光为朔方节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将张光者挟私杀妻，前后不能断。光富于财，货狱吏，不能劾讯得实情。以景略验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厉被发血身，膝行前谢而去。左右识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出《谭宾录》。

李夷简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军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入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问之。”果朱泚使于朱滔者。出《国史补》。

孟简

故刑部李尚书逊为浙东观察使，性仁恤，抚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诸暨县尉包君者，秩满，居于县界，与一土豪百姓来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实，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憊。有人视者，皆曰：“此状中蛊。”及问所从来，乃因土豪献果，妻偶食之，遂得兹病。此家养蛊，前

颜真卿

鲁公颜真卿任监察御史，充任河西陇右军覆屯交兵使。五原那个地方有冤案，长时间没能澄清结案，颜真卿立刻调查了解。当地久旱无雨，等到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天空立即下起雨来。当地人称这场雨为“御史雨”。出自《转载》。

李景略

李景略，是凉州人。寄居在河东，闭门读书。李怀光出任朔方节度使，招聘他到幕府任职。五原有一个叫张光的副将心怀私念把妻子杀了，前后几个办案人员都没能调查清楚。张光很有钱，收买了狱吏，不能秉公调查获得实情。派李景略去审理，张光才服罪。不久到了正午，有个女鬼披散头发，浑身是血，跪着来到李景略面前拜谢后离去。左右有认识张光妻子的人说：“这正是张光的妻子。”出自《谭宾录》。

李夷简

宰相李夷简没有考中进士时任郑县县丞。泾原兵在京城哗变时，有一个送信的人骑着驴向东走得很急。李夷简进去对刺史说：“听说京城有变故，这个信使一定不是朝廷派出来的，请把他抓住审问。”果然是叛军推举的首领朱泚派出来给他弟弟朱滔送信的。出自《国史补》。

孟 简

原刑部尚书李逊曾担任浙东观察使，他的性情仁慈，抚育百姓，抑制官僚势力。前诸暨县尉包君，任期满了以后，居住在诸暨县边界附近，与一个土豪有来往。这个土豪家里非常富有，每当有新口味或新鲜水果，一定送给包君。一天，包君的妻子心腹发病，突然十分难受。别人看了，都说：“这症状是中了蛊毒。”等问包君这毒是从哪里来的，包君就说土豪送来水果，妻子偶然吃了，就得了这种怪病。别

人告诉包君，这个土豪家里养蛊，前

后杀人已多矣。包君曰：“为之奈何？”曰：“养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将夫人诣彼求乞。不然，即无计矣。”

包君乃当时雇船携往。仅百余里，逾宿方达。其土豪已知，唯恐其毒事露，愤怒颇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将祈之。其人已潜伏童仆十余，候包君到。靽履柱毬杖，领徒而出。包未及语，诟骂叫呼，遂令拽之于地，以毬杖击之数十，不胜其困。又令村妇二十余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验其病状，以头猝地，备极耻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殒。包君聊获余命。

及却回，土豪乃疾棹到州，见李公，诉之云：“县尉包某倚恃前资，领妻至庄，罗织搅扰，以索钱物，不胜冤愤。”李公大怒，当时令人赍枷锁追。包君才到，妻尚未殒，方欲待事毕，至州论。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锁身领去。

其日，观察判官独孤公卧于厅中睡次，梦一妇人，颜色惨沮，若有所诉者，捧一石砚以献。独孤公受之，意颇凄恻。及觉，因言于同院，皆异之。逡巡，包君到。李公令独孤即推鞠。寻其辩对，包君所居，乃石砚村也。郎惊异良久，引包君入，问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诘其妻形貌年几，乃郎梦中所见，感愤之甚。不数日，土豪皆款伏。

后已经害死过许多人了。包君问：“如今该怎么办？”人们告诉他说：“养这种毒虫的人，都会解毒。如今你应该迅速把夫人送到土豪家去求解药，否则就没有办法了。”

包君当时就雇了一条船，带着妻子前往土豪家。他们家距离土豪家仅一百多里，过了一宿才到达。这时土豪已经知道他们要去，唯恐自己养毒虫害人的事情泄漏，非常愤怒。包君的船到了以后，包君先上了岸，整理衣服，要去求救。土豪已经暗中埋伏了十多个仆人，等候包君的到来。土豪靽拉着鞋，拿着球棍，带着徒众出来。包君未说话，土豪开始大声叫骂，就叫人把包君拽倒在地，用球棍打了他几十下，包君抵挡不了他们。土豪又叫村里的二十多个妇女，上船把包君的妻子拉出来，查看了中毒的症状，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头往地上

撞，百般折磨羞辱她。包君的妻子本来就瘦弱多病，并且怀有身孕，回到船上就死了。包君暂且留下了一条性命。

等到返回家里，土豪就坐快船赶到州府，向观察使李逊告状，说：“县尉包君倚仗从前当过县尉，带着妻子来到他的庄院，虚构罪名，扰乱闹事，来诈取钱物，令他非常冤屈气愤。”李逊非常生气，当时就派人带着枷锁去捉拿包君。包君刚刚回到家里，妻子的尸体还没有装殓，正想等办完丧事再去州府理论。这时州里的差人忽然到了，给他戴上枷锁，将他押走。

这一天，观察判官独孤公躺在厅里打盹儿，梦见一个妇人，神色悲伤凄惨，似乎要对他说什么，捧着一个石砚献给他。独孤公接受了，心里对她很同情。等到醒了，将这个梦讲给同院听，大家都觉得奇怪。不一会儿，包君被押到了。李逊让独孤公当即审理。从包君的供词里得知，他所住的地方正是石砚村。独孤公心中惊奇了很久，他把包君叫进屋里，仔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包君哭着将事情的经过说了。独孤公问包君妻子的体形相貌和年龄，正是自己梦中所见到的妇人，心中既感慨又愤怒。数日之后，土豪承认了自己全部的罪行。

具狱过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凭土豪之状，包君以倚恃前资，擅至百姓庄搅扰，决臂杖十下。土豪以前当县官，罚二十功。从事宾客，无不陈说。郎亦力争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扬州闻之，奔波过浙江，见李公，涕泣论列其妹冤死之状。李公大怒，以为客暗，决脊杖二十，递于他界。自淮南无不称其冤异，郎自此托疾请罢。

时孟尚书简任常州刺史，常与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为浙东观察使，乃先以帖，令录此土豪一门十余口。到才数日，李公尚未发，尽毙于州。厚以资币赠包君。数州之人闻者，莫不庆快矣。出《逸史》。

李德裕

李德裕出镇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隐用却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传领，文籍分明。众词皆指以新得替引隐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时，交领分两

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鞠成具狱，伏罪昭然。然未穷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费之，以无理可伸，甘之死地。

一旦引宪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已来，空放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群众以某孤立，不杂洽辈流，欲乘此挤排之。”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

独孤公把审理狱状拿给李逊看，李逊认为他判得不公正，只凭土豪的原状，改判包君倚仗以前的资历，擅自到老百姓家里扰事，判臂杖十下。土豪以前当过县官，罚做二十天工。从事和幕僚等都为包君说话。独孤公也为包君据理力争，然而竟没有效果。包君妻子的哥哥在扬州听到判决结果，一路奔波，赶来浙东求见李逊，哭着述说妹妹冤死的惨状。李逊大怒，认为他是来做说客，判脊杖二十下，将他赶出州界。自此淮南一带没有不认为这个案子断得冤枉奇怪的，独孤公自此托病请求辞职。

当时尚书孟简任常州刺史，经常到浙东附近，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第二年，他接替李逊担任浙东观察使，便先发出公文，令人逮捕土豪一家十多口人。孟简到任才几天，李逊还没有走，就把土豪一家十多口人处死了。他还赠送给包君许多钱物。几个州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不庆贺叫好的。出自《逸史》。

李德裕

李德裕出镇浙右的时候，有个甘露寺管事的和尚来告状，说就任交接的常住什物，被前管事和尚悄悄用去了金子若干两。还引证了前几任管事和尚，全部有相互之间的交接、传领的文簿账册，记载得十分清楚明白。大家都说是他这个新管事给悄悄用掉了。并且还说：“新管事和尚刚管事时，交、领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很明确，等到正式交接那一天，却不见了金子。”审理完毕结案，新管事和尚认了罪。只是没有查清新管事和尚把钱花在了哪里，只好认定是新管事和尚不守戒律花费了，新管事和尚也无法申诉，甘愿一死。

一天要移交刑部的时候，李德裕怀疑这个案子还审理得不十分清

楚，便私下推测此事。和尚告诉他实情说：“庙里的和尚愿意管事。前后那些管事的和尚，多年以来，空设银两分、放的账目，其实没有金子。大家都孤立我，因为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就趁机排挤我。”和尚痛哭流涕不胜冤屈。李德裕十分同情他，说：“这件事本来不难。”他略微考虑一下又说：“我有办法了。”

乃立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咸遣坐兜子。下帘子毕，指挥门下，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令摸前后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数辈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出《桂苑丛谈》。

裴 休

裴休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邑宰于曲阜者。土人垦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痺足，规口矩耳，朴素古丑。将蠹土壤者，既洗涤之后，磨砑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辩。兖州有书生姓鲁，能八体书字者。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虽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

及鞫致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得以言古矣。宝之犹钟鼎郛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友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华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贡举，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弟子，出器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质。独刘舍人蜕以为非当时之物，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说乎？”紫微曰：“某幼专丘明之书，具载小白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会第八盟。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反虞，虞然后卒哭，

李德裕叫人赶紧找来只有坐席而没有轿厢的软轿数乘，命令把与此案有关的和尚找来对质，都让和尚坐上轿子。放下帘子后然后指挥门下不让他们相见，令他们取来黄泥，让每个和尚捏出各自经手交接过的金子的模型，以便作为证据。和尚们既然不知道金子的大小和形状，所以也就捏不成。李德裕很生气，令弹劾前几任管事和尚，这些和尚都一一认了罪。那个受排挤的和尚，得到了澄清。出自《桂苑丛

谈》。

裴 休

裴休崇尚古物喜爱珍奇的东西，他负责管理皇帝诏书的时候，他的一个表亲调任曲阜邑宰。当地农民开荒耕地，挖出一件叫“盎”的古代器物。这个盎的腹部容积大约三斗，短脖鸟足，圆口方耳，古朴笨重。将上面蛀蚀的泥土洗掉以后，磨擦干净，在盎的腰部隐约显现出九个古篆字。曲阜邑宰不认识。兖州有个书生姓鲁，能用八种字体写字。邑宰将这个书生找来，拿出盎让他辨认。他说：“这是大篆。不是现在仍然使用的字体，我曾经学过。这九个字是：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对他说的话感到很惊奇。等拿来篆体字的书籍来对照检验，觉得字迹的笔势一样。

邑宰用车把盎送到河东公裴休家里，裴休以为是春秋时期的器物，能说是古物了。珍爱它就像珍爱钟珌郛鼎一样。他在修改皇帝的诏书的空闲时间，就请交情深的亲朋好友前来观赏，从此京城都称它为旷世至宝。后来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主管科举考试，学生中有人要求观赏盎。一天他摆酒宴，会集门下弟子，将盎拿出来摆在庭院中，大家并排站着围观，不时地发问。只有中书舍人刘蛻认为不是春秋时的器物，而是近代伪造的赝品。裴休不高兴地说：“有什么根据吗？”刘蛻说：“我从前专门研读过左丘明的著作，上面详细记载了齐桓公小白九次召集各路诸侯，树立威信，定下霸主地位，葵丘这次会盟是第八次结盟。又据《礼经》记载，诸侯五月安葬桓公小白，结成同盟的各路诸侯到了，就开始埋葬，然后举行拜祭，虞祭以后是早晨和晚上哭丧，

卒哭然后定谥。则葵丘之役，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此乃近世矫作也。”裴公恍然而悟，命击碎，然后举爵尽饮而罢。出《唐阙史》。

崔 碣

崔碣任河南尹，惩奸剪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

返楫于彭门，值庞勋作乱，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仲息裔之属，妻常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四裔，竟无究其迹者。或曰：“已戕于盗，帑其货矣。”

洛城有杨乾夫者，善卜称。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财，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咷将去，即又勉之曰：“阳鸟已晚，幸择良晨，清旭更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衷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

哭丧以后确定谥号。然而葵丘会盟确实是齐桓公小白生前的事情，那时还不能用谥号称谓他。所以这是一件近代伪造的赝品。”裴休恍然大悟，命人把盃打碎，然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结束了宴会。出自《唐阙史》。

崔 碣

崔碣担任河南尹，惩治坏人和剪除暴力，成为天下官员的师表。先前有个贩卖货物的商人叫王可久，家庭非常富裕。每年在各地贩卖茶叶，经常赚得丰厚的利润而归。这一年，他又用箱子装着财物到楚地，这一天，他刚乘船返回到彭门，赶上庞勋领兵叛乱，于是被阻隔在贼兵控制的地区，超过了约定的日期没赶回家。他的妻子年轻貌美，又没有兄弟姐妹，她曾花钱雇人到贼兵占领的地区四处寻找丈夫，始终找不到王可久的踪迹。有的人回来说：“他已经被强盗杀死了，把钱和货物抢走了。”

洛城有个叫杨乾夫的，以擅长算卦出名。王可久的妻子在一天早上拿着一块细绢去找杨乾夫，请他断决疑难。杨乾夫一向熟知他们王家的事，并且对王可久的钱财很眼红，于是便想借此机会算计王可久的妻子。他便拿出算卦用的蓍草为她虔诚地占卜，六位已显出征兆，他对王可久的妻子说：“你所担忧的莫非是你的丈夫吗？这个人已经

死了很久了，卦象已经显示出了他的坟墓，遇到强盗把他杀了。”王可久的妻子大声哭着要离开，他就又劝她说：“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希望找个早晨好的时辰再来，我当再为你算一遍。”王可久的妻子十分相信他。过了几天，又前去算卦，仍然得到了和上次一样的卦象。杨乾夫于是说：“真是神异呀！不要再抱希望了。”并且告诉王可久的妻子说，只是悲伤不成礼仪，应该选择日期办理丧事，绘佛饭僧，来为你丈夫求得在阴间的福祉。王可久的妻子又悲伤又惭愧，以为杨乾夫对她说的全是真诚关心的话，便把办理丧事的大小事情全都托付给杨乾夫。杨乾夫操办丧事，尽心竭力，使王可久的妻子很满意。杨乾夫又对王可久的妻子说：“夫人一个人很孤独，而家里又很有钱，当前正闹强盗，容易招灾，

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夕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危之，次则役媒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籍所有，雄据厚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乐渠之北。

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诏大憨就擒外，胁从其间者，宥而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而返，瘠瘁疥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其所。展转饥寒，循路哀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揖认，则诃杖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堪其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生贿赂已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辨奸，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丝未绝，洛尹改更，则衔血赍冤于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鞠吏，得以肆其毒于簧言。且曰：“以狱讼旧政者，汉律在焉，则又裂^臆，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流血，两目枯焉。

时博陵公伊人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辔观风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鞠胥，同梏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鞠吏贿赂，丑迹昭焉。

应该忘掉死去的丈夫早一点嫁人。”王可久的妻子起初不答应，杨乾夫就晚上扔石头吓唬她，白天说有强盗威胁她，或者是请媒人去诱骗

她。王可久的妻子赞赏他帮忙办理丧事的义气，便答应嫁给了他。杨乾夫满足了自己的心愿之后，就把王可久的一切占为己有，霸占了王可久的丰厚家产。又过了一个月，他卖掉了所有的旧产业，带着妻子居住到乐渠的北边去了。

第二年，徐州的战乱平息，天下停止了战争，皇帝诏令，只把发动战乱的贼兵头领抓住法办外，其余的胁从者宽赦不加追究，并且发放印章作为凭信，放归故里。王可久露顶光身而返，脊背上生了疥疮，一路要饭，回到家乡。回来寻找自己房屋，已经换了主人。他打听妻子的下落，也打听不出来。他辗转奔走，腹饥衣寒，一路哀号。渐渐有知道情况的，于是告诉了他妻子的新住址。他去找妻子和杨乾夫，妻子和杨乾夫站在门口，想要和妻子相认，杨乾夫骂他污辱他，并且用棍子打他，他只好逃走。妻子诧异地瞪大了眼睛，又制止了杨乾夫的行为。王可久无法忍受冤屈，去官府告状。等到官府开始审理时，杨乾夫已经行了贿赂，办案官员去他妻子那里取证据，然后诬蔑王可久胡说。当时河南尹正王长厚不能辨奸，给王可久加上了诬陷的罪名，让人痛打其背，王可久扶着别人的肩膀回去。他冤屈痛楚相加，几乎死去。命丝未绝，来了新任洛尹。王可久含血带冤地又去新洛尹那里告状，新任洛尹也不能辨奸。以前办案的官员用谎话任意中伤他，说：“诬告前任官员，按照汉朝延续下来的律法，就要打裂皮肉，发配远地，罚作苦役。”王可久哭得两眼流血，双目干枯。

当时博陵公崔碣这个人闲居在家，完完整整地听了王可久事件的始末。上天发了慈悲，行了方便，让崔碣又担任了河南尹，办理案件的吏卒屏住了呼吸，打翻的盆子被翻了过来。崔碣边骑马上任边了解情况，三天后，暗地里令人到牢里把王可久放出来。然后命吏卒突然逮捕杨乾夫全家，原来审理案件的官员，脖子上一起上了枷锁。并且暗中令王可久清点家产，贵重器物还剩下不少，原来审理案件官员收受贿赂的罪行也调查清楚了。

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瘞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冷，衣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拟诸。”出《唐阙史》。

赵 和

咸通初，有天水赵和者任江阴令，以片言折狱著声。犹是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考。至于疑似晦伪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时有楚州淮阴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

至期，果以腴田获利甚博，备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不认。且以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宰邑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复诉于州，州不能理，东邻不胜其愤。

远聆江阴之善听讼者，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赵宰谓曰：“县政地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

崔碣令对他们施加重刑，杖打前胸，把后背打得血肉模糊，然后揪起他们的头发，把他们的腿打断，全都埋在一个坑里。又把他们的家产没收，亲手送还给王可久。当时天气很冷，阴云密布。重新判决这一天，突然云层洞开，太阳出来，满街是欢庆的人们。有的人激动地哭起来。沉积的冤情和愤怒都在这一天得到了澄清和发泄，于是人们说：“从古到今的官员，有谁能比得上博陵公崔碣！”出自《唐阙史》。

赵 和

唐懿宗咸通初年，天水的赵和担任江阴县令，以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判明复杂的案件出名。所以多次出任政务繁重县的县令，全都因澄清了许多冤案而获得优秀政绩。至于疑似晦暗不明和诈伪的事，他全能以情理调查得清楚明白。当时楚州淮阴有个农民，他们村的人都因为丰收有钱而去经商。他的东邻则购买了数百亩肥沃的田地。但是买地的钱不够，便把庄园房产的契据抵押给西邻，借贷了一百万文钱。写好了契据，又说第二年带上本钱和利息去赎回契据。

到了约定的日期，东邻果然因为买来的土地肥沃，获得了很高的利润，他准备好钱去赎契据，先交纳了八十万文。只是验看了契约，约定第二天把钱交齐，换回契据。因为只隔两宿，又是世交，所以东邻没有向西邻索要已经交纳的八十万文钱的收据。第二天，他拿够了剩余那部分数额的钱去西邻家，西邻竟不承认他已经交纳了八十万文。况且因为没有保人，又缺簿籍证明，所以西邻最终拒绝交还契据。东邻去县衙申冤，县衙为他进行调查，但找不到证据。宰邑对他说：“确实怀疑你是冤枉的，但是官家办案所依赖的是证据，但是缺乏证据，有什么办法处理呢？”东邻又去州府告状，州府也无法审理，东邻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怒。

东邻听说江阴县衙善于公正断案，便过江向南面的江阴县令赵和申诉。赵和对他说：“县衙门级别低，并且又超过了我们管辖地界，有什么办法为你昭雪呢？”东邻含冤哭着说：“你们这里地不得理，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计就矣，尔果不妄否？”则又曰：“安敢诬。”赵曰：“诚如是言，当为置法。”

乃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至淮壖，曰：“有啸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恶相济者，在某处居，名姓形状，具以西邻指之，请梏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刀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还。”然自恃无迹，未甚知惧。至则旅于庭下，赵厉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囚则朗叫泪随曰：“稼穡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证词甚具，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则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幸多金宝锦彩，非农家所置蓄者，汝宜籍舍之产以辩之。”

囚意稍解。遂详开所贮者，且不虞东邻之越讼也。乃言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等纳到者；紬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银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事。谓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谓诋东邻所赎八百千？”遂引诉邻，令其偶证。于是惭惧失色，祈死厅前。赵令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置之于法。出《唐阙史》。

刘崇龟

刘崇龟镇南海之岁，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稍殊于

如果不给审理，我就没有办法申冤了。”赵和说：“你先住在我这里，我试着为你想想办法。”过了一个晚上，赵和把东邻叫来说：“方法有了，你果然没有说谎吧？”东邻说：“我怎么敢骗人？”赵和说：“诚如像你所说，我当为你执法。”

赵和于是召集了几个捕贼办案的能手，带着公文来到淮阴那地，对西邻说：“有一伙聚集在长江常抢劫的土匪，案件已经调查审理结束。其中有人供认有同伙帮助作恶，居住在某地，姓名长相，指的就是你，所以要把你从这里押走。先前我们邻州的法律规定，对持刀在江上抢劫的，不允许藏匿。所以带公文追捕到这，果然抓你回去了。”然而西邻倚仗自己并无劣迹，所以不怎么知道害怕。等到被带到县衙公堂上，赵和厉声问道：“能靠耕种织布养活自己，为什么要做江上的强盗？”西邻大叫冤枉，哭着说：“种田的人，没有上过船。”赵和又说：“供词非常具体明白，姓名也没有差错，你还要狡猾抵赖，那么必须使用重刑迫使你招认了。”西邻非常恐惧，把头磕出了血，似乎是承受不了冤屈的样子。赵和又说：“所抢劫偷盗的东西幸好大都是金银珠宝和绸缎布匹，不是农家所购买和积存的东西，你可以申报你的财产来进行核实辩护。”

西邻恐惧的心理稍微缓解了一点。于是详细开列了自己财产的清单，一点也没有料到东邻越境诉讼这一招。他交代有稻米若干斛，是佃户某甲等人交纳的；绸绢若干匹，是自己家的织机织的；有钱若干贯，是东邻交来赎契据的；银器若干件，是某银匠给加工制作的。赵和大喜，便进一步核查审理。对他说：“如果不是在江上抢劫的强盗，你为什么隐匿东邻所赎契据的八十万文钱？”于是把告状的东邻叫出来，让他们对质。这下子西邻又惭愧又害怕，脸上变了颜色，在堂上请求恕罪饶命。赵和令人把他押回家去，归还契据，然后按法处罚了西邻。出自《唐阙史》。

刘崇龟

刘崇龟镇守南海那年，有个富商子年轻且长得白皙，稍不同于稗贩之伍。泊船于江，岸上有门楼，中见一姬年二十余，艳态妖容，非常所睹。亦不避人，得以纵其目逆。乘便复言：“某黄昏当诣宅矣。”无难色，颌之微哂而已。

既昏暝，果启扉伺之。比子未及赴约，有盗者径入行窃。见一房无烛，即突入之，姬即欣然而就之。盗乃谓其见擒，以庖刀刺之，遗刀而逸，其家亦未之觉。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户，即践其血，汰而仆地。初谓其水，以手扪之，闻鲜血之气未已。又扪着有人卧，遂走出。径登船，一夜解维，比明，已行百余里。其家迹其血至江岸，遂陈状之。

主者讼穷诘岸上居人，云：“某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径发。”即差人追及，械于圜室，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其家以庖刀纳于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设，合境庖丁，宜集于毬场，以候宰杀。”屠者既集，乃传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于厨而去。”府主乃命取诸人刀，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来早，各令诣衙请刀，诸人皆认本刀而去，唯一屠最在后，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诘之，对曰：“此非某刀。”又诘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乃问其住止之处，即命擒之，则已窜矣。

于是乃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毙之于市。窜者之家，旦夕潜令人伺之，既毙其假囚，不一两

一般贱买贵卖的小贩。一天他的船停靠在江边，岸上有个门楼，里面看见有一个女子，年龄有二十多岁，长得非常美丽妖艳，不是平常所能见到的。这个女子也不躲避人，所以富商的儿子能够和她眉来眼去。并趁机和她说：“我黄昏到你家里去。”女子面无难色，只是点头微笑。

天黑之后，这个女子果然开着门等富商的儿子。但还没等到富商的儿子前来赴约，有一个小偷径直进来偷东西。他看到一间屋子里没有点灯，便窜了进去，那女子就高兴地扑了上去。小偷以为来人抓他，便用屠刀刺了女子一刀，然后扔下刀逃跑了，女子的家人也没有发觉。不一会儿，富商的儿子随后来了，一进屋就踩到鲜血上，滑了

一跤摔倒在地上。一开始他以为是水，用手一摸，闻到了一股血腥味。接着又摸到地上躺了一个死人，便赶忙跑出去。直接上了船，连夜解缆开船，船开了一夜，到天亮，已经驶出一百多里。女子家里的人循着血迹找到江岸，然后便向官府报了案。

主持办案的官员询问遍了住在江边的人，有人说：“某日夜晚，有某一条客船夜里开走了。”办案官员立刻派人把富商的儿子追回，将他关到狱里严刑拷打，富商的儿子供出实情，只是不承认杀人。女子家里的人把捡到的屠刀交到官府，郡守下命令说：“某日召开盛大宴会，全境的屠夫，都要集中到球场上，等着屠宰牲口。”屠夫们聚集以后，他又传令说：“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再来。现在各自把刀留到厨房里离开。”然后他又叫人把屠夫们的刀取来，用杀人那口刀换下一口。第二天早晨，令各屠夫们到衙门去取刀，众人都认领了自己的刀走了，只有一个屠夫留在最后，不肯拿刀离去。郡守问他为什么不取刀，他说：“这不是我的刀。”又问他是谁的刀，屠夫说应该是某人的刀。又问清了刀的主人居住的地点，郡守立刻派人去抓，结果刀的主人已经逃走了。

于是郡守又令人将牢狱里应处死的犯人，假装成富商的儿子，天擦黑时公开处死在集市上。逃跑的杀人犯的家属，每天早晚都叫人打听官府的消息，既然已经将“杀人犯”杀了，没过一两

夕，果归家，即擒之。具首杀人之咎，遂置于法。商人子，夜入人家，以奸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狱，可谓明矣。出《玉堂闲话》。

杀妻者

闻诸耆旧云：昔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具在。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闻之，遂执婿而入官丞，行加诬云：“尔杀吾爱女。”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泊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

款案既成，皆以为不缪。郡主委诸从事，从事疑而不断。谓使君曰：“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必请缓而穷之。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

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必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

使君许其谏义，从事乃别开其第，权作狴牢。慎择司存，移此系者，细而劾之。仍给以酒食汤沐，以平人待之。键户棘垣，不使系于外。然后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既而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共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

天，杀人者果然回了家。马上就被官府抓了起来。他全部招认了杀人的罪行，按法律被处以死刑。商人的儿子，夜入民宅，以通奸罪论处，打了一顿板子就释放了。彭城公审理案件可以说是明断的。出自《玉堂闲话》。

杀妻者

听几位年高望重的人讲：当年有个人出门回家，发现妻子被强盗杀死，身体都在，只是脑袋不见了。他又悲伤又害怕，于是告诉了妻子的娘家。妻子的娘家听了，就抓着女婿到官府，诬陷他说：“杀死了我们的爱女。”狱吏严加鞭打，也没能调查清楚，这个人经受不住拷打，便屈打成招，自己承认杀了妻子，甘愿一死。

定案以后，大家都认为审理结果没有什么问题。郡守把案件后期的处理交给一位从事，从事对这个案件的审理有所怀疑而没判决。他对郡守说：“我是幕府上飘浮的浮尘，没什么能力，勉强充当您的幕僚，应当尽职尽责。奉命处理人命案件，而人一旦死了就不能复生，如果误用了典型，哪里能追悔呢？请一定延缓下时期，让我查清这个案子。况且做丈夫的，谁忍心杀害妻子？更何况夫妻有举案齐眉的情义，怎么会割下对方的头颅？纵然是有矛盾要杀害，为什么不想办法逃脱追查呢？或者是推说病死了，或者是推托暴死的，何必留着尸体而扔掉脑袋呢？这里的道理很明显。”

郡守同意了从事对案情的判断，从事则另外找了一个房子，权且当作牢狱。慎重选择办案官吏，将那个被指控为杀妻的人，转移到这

个地点关押，详细审问调查。仍然给这个人供应酒食和洗浴，向对平常人一样对待他。加强防守，关锁门户，用荆棘作矮墙，不让他逃脱。然后遍查全城以处理尸体、办理丧事为职业的人，叫他们各自说出近期给人家安葬多少坟墓，安葬地点等情况。又接着询问他们：“你们给人家办丧事，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事情？”有一个人说：“我去一个土豪家办理丧事，都说是一个奶妈被杀，凶手跳墙跑了。棺材里好像没装什么，现在还停在某坊。”

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遂收豪家鞠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尸易此良家之妇，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弃市。吁！伍辞察狱，得无慎乎？出《玉堂闲话》。

许宗裔

蜀之将帅，鲜不好货。有许宗裔者，分符仗钺，独守廉隅。尝典剑州，民有致寇者，灯下认识暴客，待晓告巡。其贼不禁拷捶，远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虑，缘囚纷诉。且言丝钩紈乃是家物，与被劫主递有词说。宗裔促命两家缲丝车，又各贡^紬紈卷时胎心，复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紬线，见杏核，与囚款同。仍以丝钩安车，量其轻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认之过，巡捕吏伏拷决之辜。指顾之间，为雪冤枉，乃良吏也。出《北梦琐言》。

刘方遇

镇州土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发长，为继室。田有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令令遵兴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兴殖。

从事派人打开棺材，果然得到一个女人的头。将这个头和当初发现的无头尸体对在一起，让告状的人辨认。那个人说：“不是。”于是将土豪家的人抓来，土豪服罪招供了。原来是土豪杀了一个奶妈，将

头装到棺材里埋了，用她的尸身换了那个良家妇人，藏到密室里。于是土豪一家在闹市中被处以死刑。唉！审理案件，能谨慎吗？出自《玉堂闲话》。

许宗裔

蜀郡的将帅，很少有不贪图财物的。有个叫许宗裔的，虽然手握大权，却独守廉洁。他曾经掌管剑州，有个居民家中去了强盗，在灯光下看见了强盗的样子，天亮以后报告了巡行官兵。巡行官兵把他认定的人抓住以后，这个人经受不住拷打，只好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强盗，被押送到州府。许宗裔慎重处理，被抓的囚徒不断申诉。囚徒说，所谓抢劫来的赃物缂丝工具是自己家里原有的东西，说的和被抢劫的人各执一词。许宗裔立刻命两个人当面对质核实，问他们各自家里的缂丝车上卷丝轴心用的是什么东西。一个说是杏核，一个说是瓦片。许宗裔令退下卷轴上的蚕丝，拆下轴心，见是杏核，与囚徒说的相同。然后又把缂丝车安装好，测量其轻重大小，也说明确实是囚徒家中的用具。因而证明了被抢劫的人认错了人，巡捕官差也有行刑逼供的错误。许宗裔在一指一瞥的短暂时间里，就澄清了一起冤案，真是一个好官啊。出自《北梦琐言》。

刘方遇

镇州士人刘方遇有家财数十万，他的妻子田氏死得早，田氏的妹妹是尼姑，经常出入刘方遇家。刘方遇让她留发还俗，娶她为继室。田令遵，是刘方遇的内弟。善于经商，刘方遇便将自己积攒的财产，交给他去经营。刘方遇有个儿子年幼，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刘方遇病故，儿子太小，不能管理家业。刘方遇的继室夫人和两个女儿，将刘方遇的全部家产交给刘方遇的内弟经营。

乃举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即定，乃遣令遵服斩衰居丧。

而二女初立令遵时，先邀每月供财二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遵下狱。

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吏亲党上在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同情共盗，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帅李从敏，令妻来朝，惧事发，令内弟弥缝。

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明宗惊怒，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果得事实。自亲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并通货僧人、妇人，皆弃市。唯从敏初削官停任，中宫祈哀，竟罚一季俸。议者以受贿曲法杀人，而八议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诲诛后，王贵妃用事故也。出《北梦琐言》。

全家于是在一起商量，决定请刘方遇的内弟改成刘姓，做刘方遇的继承人。就让书写契约文书的安美，为刘方遇家族的人撰写了请刘方遇的内弟继嗣刘方遇的契约文书。确定下来以后，便叫刘方遇的内弟服斩衰守丧。

刘方遇的两个女儿一开始把刘方遇的内弟田令遵确定为父亲的继承人时，每月向他索要两万文钱，到后来越要越没有满足，而她们两个姓石和姓李的丈夫，又教唆二人去官府告状，说：“田令遵冒充姓刘，夺取了父亲的家产。”田令遵被逮捕入狱。刘方遇的两个女儿丈夫家里的人和官府的主要官员亲党上及判官、行军司马、随军都押衙等官员，分别接受了刘方遇两个女儿数千贯的贿赂，将刘方遇的内弟田令遵和刘方遇的继室夫人以及撰写契约文书的安美定为同案犯，一同在闹市杀头。人们都知道这个案子断得冤枉。府帅李从敏害怕事情败露，派妻子上朝中找内弟弥补漏洞。

侍御史赵都憎恨他们的丑恶行径，向皇帝报告，明宗皇帝又惊又怒，巡视镇州，派副使符蒙去调查这个案件，果然弄清实情。将负责办案的官员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以及送受贿赂的僧人、刘方遇的两个女儿等，全部在闹市处死。只有李从敏一开始被削官停职，王贵妃为他求情，最后改为只罚三个月的俸禄。人们议论这个案子以为，一开始因为收受贿赂违法冤杀人命，而重新审理也没有惩治李从敏，丧失了法律的尊严和尺度。这是安重诲被诛以后，王贵妃用权的缘故啊。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辩一

东方朔	匡衡	边文礼	荀慈明	曹植
诸葛恪	车浚	诸葛靓	蔡洪	范百年
张融	庾杲之	王俭	周顒	王融
李膺	商铨	萧琛	朱淹	崔光
陈元康	李谐	卢恺	卢思道	王元景

东方朔

汉武帝见画伯夷、叔齐形像，问东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齐，天下廉士，何谓愚邪？”朔对曰：“臣闻贤者居世，与之推移，不凝滞于物。彼何不升其堂、饮其浆，泛泛如水中之鳧，与彼徂游。天子穀下，可以隐居，何自苦于首阳？”上喟然而叹。

又汉武帝游上林，见一好树，问东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阴使人落其树。后数岁，复问朔。朔曰：“名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与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且昔为善哉，今为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

东方朔

汉武帝观看伯夷和叔齐的画像，问东方朔画像上的两个人是谁。东方朔说：“古代很愚蠢的人。”汉武帝问：“伯夷和叔齐是天下有名的廉洁之人，怎么能说愚蠢呢？”东方朔回答说：“我听说，贤能的人活在世上，应该顺应时代发展，不阻碍在物上。他们为什么不坐到应该坐的位置上，畅饮琼浆，自由自在地就像在水中游泳的野鸭一样，和它们一起畅游呢？如果他们不想当官，天子脚下，京城附近，

哪里不可以隐居，为什么要跑到首阳山去饿死呢？”汉武帝不觉也为之长叹了一口气。

还有一次，汉武帝去上林苑游玩，见到一棵长得十分茂盛的树，他问东方朔是什么树。东方朔说：“名字叫‘善哉’。”汉武帝暗中叫人把这棵树砍下去一截。过了几年，武帝又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名字叫‘瞿所’。”汉武帝说：“你欺骗我很久了，名称为什么和以前的不一样？”东方朔说：“比如马，大的叫马，小的叫驹；鸡，长大叫鸡，小时叫雏；牛，大的叫牛，小的叫犊；人生下来叫儿子，长大叫老子。所以这棵树当初叫善哉，如今叫瞿所。大小生死，万物成败变化，哪有

定哉！”帝乃大笑。出《小说》。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無烛，邻人有烛而不与，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之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为其佣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此，闻之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顾。出《西京杂记》。

边文礼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之曰：“昔尧聘许由，面无忤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出《世说》。

荀慈明

荀慈明与汝南袁少朗相见，问颍川士，慈明先及诸兄。少朗叹之

曰：“但可私亲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难，依据何经？”少朗曰：“方问国士，始及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什么固定的！”汉武帝大笑起来。出自《小说》。

匡衡

匡衡，字稚圭，他勤奋好学但没有蜡烛，邻居家有蜡烛但不借给他，他便将墙壁凿了一个小孔，把烛光引过来，拿着书对着烛光读书。同镇有个大户人家文不识，家中收藏了很多书。匡衡为他干活，但不要工钱，他奇怪地问匡衡为什么，匡衡说：“希望能借来你的书，全都读一遍。”主人非常感叹，便资助匡衡书读，使匡衡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匡衡能够讲解《诗经》，当时的人们为他编写了一首歌谣说：“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是匡衡的小名。当时的人竟是如此敬佩他，听他讲解《诗经》的人都开颜欢笑。镇上有个人讲解《诗经》，匡衡前去听讲，同那个人讨论《诗经》的疑难问题，那个人辩论不过他，对他十分佩服，羞愧地匆忙倒穿着鞋跑了。匡衡追上去说：“先生请留步，听我和你讨论刚才的问题。”那个人说：“我讲不出什么来了。”不顾匡衡而去。出自《西京杂记》。

边文礼

边文礼去拜见袁奉高，慌乱中穿反了衣服。袁奉高开玩笑说：“昔日唐尧聘用许由，许由脸上没有惭愧之色，先生您为什么慌乱地穿反了衣服？”边文礼回答说：“初次驾临您的官府，您像尧一样的品德尚未来得及表现出来，所以贱民我穿反了衣裳。”出自《世说》。

荀慈明

荀慈明与汝南的袁少朗见面，袁少朗问颖川的名人，荀慈明先提到自己的各位弟兄。袁少朗感叹地说：“只是偏爱于你自己的几个亲人而已。”荀慈明反问道：“你责难我，根据什么经典理论呢？”袁少朗说：“我方才问你谁是一国的有才德之士，可你却先提到了自己的各

位弟兄，因为这个才责怪你。”荀慈明说：

“昔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何？先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中国而外诸夏。且不能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当以是悖德乎？”出《世说》。

曹 植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凶土头，崑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慰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说》。

诸葛恪

孙权暂巡狩武昌，语群臣曰：“在后好共辅导太子。太子有益，诸君厚赏；如其无益，必有重责。”张昭、薛综并未能对。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达，比青盖来旋，太子圣睿之姿，必闻一知十，岂为诸臣虚当受赏。”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

“过去，祁奚推荐继承自己职位的人，对内不回避自己的儿子，对外不漏掉自己的仇人，人们都认为他是一心为公；历史上周公姬旦还是周文王的儿子，诗歌不歌颂尧舜，而歌颂文王、武王，是为什么呢？先推举自己的亲人，也是春秋以来提倡的道义。先统治平定天子脚下，才能去治理各个诸侯国。况且如果不能热爱自己的亲人，而只爱别人，不是也违背道德伦理吗？”出自《世说》。

曹 植

魏文帝曹丕曾经和弟弟陈思王曹植坐在同一辆车出去游玩，遇见两头牛在墙下斗架，一头牛斗不过对方，掉到井里摔死了。曹丕令曹植以死牛为题材作一首诗，但不许说“牛”字，也不许说“井”字，不许说它们相斗，也不许说牛死了，马走一百步，必须作完一首四十字的诗，如果一百步走完了作不出来，就杀头。曹植一边骑马往前跑，一边提笔写道：“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凶土头，崴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诗作完了，还不到一百步。于是他又作了一首怜悯自己的三十字的诗：“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自《世说》。

诸葛恪

孙权临时巡视武昌，对众大臣说：“以后你们要一起好好辅导太子。太子有进步，大家都有重赏；如果没有进步，众位都要受到重责。”张昭和薛综二人都对答不上。诸葛恪说：“当今太子精明细心，出类拔萃，等到您乘青篷车回还，太子聪明睿智，必然听到一就知道十，怎么能让大家无功受禄呢？”孙权曾经问诸葛恪说：“你与诸葛丞相相比怎么样？”诸葛恪说：“我胜过他。”孙权说：“诸葛丞相受遗命辅佐处理政务，国家富足，刑法严明，民众安定，即使是昔日的伊尹遵循皇天的意旨，周公影响到四方极远的地方，也没有超过他多少。况且又是你叔叔，怎么可以说胜过他呢？”诸葛恪回答说：“事实确实如陛下您说的一样，但是至于

仕于污君，甘于伪主，暗于天命，则不如臣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出《刘氏小说》。

车 浚

陆逊闻车浚令名，请与相见。谓曰：“早钦风采，何乃龙蟠凤峙，不肯降顾邪？”答曰：“诚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纳，同尼父之善诱。然蜥蜴不能假重云以升举，鸚雀不能从激风以飞扬，是以无因尔。”时坐上宾客，多是吴人，皆相顾谓曰：“武陵蛮夷郡，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吴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发文身之俗。今乃上挺圣主，下生贤佐，亦何常之有？”逊叹曰：“国其昌也，乃有斯人。”出《刘氏小说》。

诸葛靚

诸葛靚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出《世说新语》。

蔡 洪

晋蔡洪赴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异才，在昏庸的君主手下为官，甘心为非法的君主服务，违背天命，则不如我从容地效忠清明安泰的朝廷，为天下赞扬的君主效力。”孙权又问诸葛恪说：“你和步骘比怎么样？”诸葛恪回答说：“我不如他。”又问：“与朱然比怎么样？”诸葛恪也说：“不如他。”又问：“与陆逊比怎么样？”也回答说：“不如他。”孙权说：“你说不如这三个人，而说胜过你叔叔，这是为什么？”诸葛恪说：“不敢欺骗陛下，小国虽然有君主，不如灭亡的诸侯国，所以说胜过他。”出自《刘氏小说》。

车 浚

陆逊听闻车浚有美名，把车浚请来相见。他对车浚说：“早就钦佩您的风采，为什么像龙一样盘曲而伏，像凤一样耸立不动，不肯归顺投降东吴呢？”车浚回答：“确实知道吴侯和将军像周公旦一样广招贤士，像孔夫子一样善于诱导。然而蜥蜴不能借助云彩而飞升，鸚雀不能凭借猛烈的风而飞扬，所以没有投靠。”当时在座的客人，大多是吴国人，都看着他说：“武陵郡，是蛮夷之地，还有这样的出奇人

才！”车浚说：“吴太伯服饰上的变化，改变了披发纹身的习俗。如今东吴上面吴侯孙权英明，下面出现贤士辅助，这个局面也不常有吧？”陆逊赞叹说：“国家一定昌明，才会出现这样的人。”出自《刘氏小说》。

诸葛靓

诸葛靓在东吴，参加百官商量事情的会议。孙皓问他：“你的字叫仲思，为什么事情而思？”诸葛靓回答说：“在家中思孝，为君主效力时思忠，结交朋友时思信义，如此而已。”出自《世说新语》。

蔡洪

晋朝的蔡洪来到洛中，有人问他：“官署衙门刚刚开始办公，诸公受命选拔人才，正是从狭窄简陋之地寻求英才，从山乡隐居之处选拔贤俊。你是吴楚的亡国遗民，有什么出奇的本领，

而应斯举？”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出于西羌，贤圣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又问洪：“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朝之盛佐，明时之俊乂。朱永长，理物之宏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鸿鹄，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龙鸿鹄之徘徊，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墨为稼穡，以义礼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缁帛，坐谦虚为席荐，张议意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循道德为墙宅者矣。”出《刘氏小说》。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谒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之曰：“卿州复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居在廉让之间。”上称善。后除梁州刺史。出《谈薮》。

张 融

吴郡张融字思光，长史畅之子，郎中纬之孙。融神明俊出，机辩如流。尝谒太祖于太极西堂，弥时之方登。上笑曰：“卿至何迟？”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融为中书郎，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融善草隶，

而来应聘荐举之事？”蔡洪回答说：“夜明珠不一定非得产在孟津的河中；大块的玉石，也不一定非得到昆仑山开采。大禹出生在东夷，文王出生在西羌，圣人贤士的出现场所，未必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过去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把顽愚不服从统治的遗民动迁到洛邑，诸位大概就是他们的后代子孙吧！”那人又问：“吴国的旧臣都怎么样？”蔡洪回答说：“吴国的官员都是英明君主的得力助手，太平时代的有用人才。比如朱永长，处理事物的大德，慎重严谨的崇高威望；严仲弼，如同深远的沼泽里的天鹅，深谷中的白马；顾彦先，如同八种乐器中的琴瑟，又像五彩中的龙纹；张威伯，如同严冬的青松，黑夜里闪亮的光；陆士龙，就像飞舞徘徊的天鹅，如同等待敲响的响鼓。以上这些人，以笔当锄耒，以纸张作良田，以黑墨当庄稼，以礼义当丰收，以谈论为美好的名誉，以忠诚和宽恕作为珍宝，以撰写文章当作锦绣，以收藏经典著作当作布匹，以保持谦虚作为坐席，以建立理论作为帷幕，以提倡仁义作为房屋，以遵守道德作为墙壁。”出自《刘氏小说》。

范百年

南朝刘宋时梁州的范百年因事去见明帝。明帝在谈话中提到广州的贪泉，于是问范百年：“你们那里是否也有这种泉水？”范百年回答说：“梁州只有文川武乡和廉泉让水。”明帝又问：“你的住宅在什么地方？”范百年回答说：“我住在廉泉和让水之间。”明帝认为他回答得好。后来任命他为梁州刺史。出自《谈薮》。

张 融

吴郡的张融字思光，他是长史张畅的儿子，郎中张纬的孙子。张融聪明，俊逸出众，他反应机敏，对答如流。有一次他去太极西堂朝见太祖皇帝，迟了很长时间才赶到。皇上笑着问道：“你来得为什么晚了？”他回答说：“我从地面升到了天上，按道理不应该太快。”张融任中书郎，他曾经感叹地说：“不遗憾我见不到古人，遗憾的是古人他们看不到我！”张融擅长写草书和隶书，

太祖尝语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出《谈薮》。

庾杲之

齐武帝尝谓群臣曰：“我后当何谥？”莫有对者。王俭因目庾杲之对，杲之曰：“陛下寿比南山，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子轻所度量。”时人称其辩答。出《谈薮》。

王 俭

齐王俭字仲宝，金紫僧绰之子，侍中昙首之孙。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岁，与凡童有异。常为五言诗曰：“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己愧前哲，敛衽归山丘。”故论者以宰相许之。后为吏部尚书，有客姓谭诣俭求官。俭曰：“齐桓灭谭，那得有汝？”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俭赏之。帝常幸乐游宴，群臣奉乐。帝曰：“好音乐，孰与朕同？”对曰：“沐浴皇风，并沾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俭尝集才学之士，累物而丽之，谓之丽事，丽事自此始也。诸客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色花簪、白团扇。宪坐簪执扇，意气自得。秣陵令王擢后至，操笔便成，事既焕美，词复华丽。擢乃命左右抽簪掣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负之而趋。”出《谈薮》。

太祖皇帝对他说：“你的字非常具有骨架和力度，可惜缺少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章法。”张融回答说：“不遗憾我缺少二王的章法，只遗憾二王缺少我的章法。”出自《谈薮》。

庾杲之

齐武帝曾对众位大臣说：“我死以后，会给我追加个什么谥号呢？”没有人能回答。王俭就用目光示意庾杲之回答，庾杲之说：“皇帝陛下寿比南山，像日月一样长久放射光辉，千年以后的事情，哪里是我们现在做臣子的所能猜测和确定的。”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有机辩应答的才能。出自《谈薮》。

王 俭

南齐的王俭字仲宝，是二品大官王僧绰的儿子，侍中王昙首的孙子。他从小丧父，年幼的时候就品行端正，四五岁的时候，就和一般的儿童不一样。他曾经作了一首五言诗说：“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己愧前哲，敛衽归山丘。”评论的人都说他能当上宰相。后来当上了吏部尚书，有个姓谭的客人来找他谋求官职。王俭说：“齐桓公消灭了谭国，怎么还会有你？”那人回答说：“谭国的子孙投奔了莒国，所以还会有我。”王俭表示欣赏。皇上经常游玩设宴，大臣们进献音乐助兴。有一次皇上说：“喜欢音乐，谁和我一样？”王俭回答：“沐浴皇风，吹拂了连排的房屋。也是已经待在了齐地，不知道肉的滋味。”皇上认为他回答得很好。王俭曾经召集有才学的人，指定事物，作诗赞美，叫做“丽事”，丽事就是从此开始的。一次大家都没词了，只有庐江的何宪最后得胜，王俭便奖赏他一块五色的花席子和一把白团扇。何宪坐在席子上，手里拿着扇子，十分得意。这时秣陵县令王擢来晚了，他一到立刻抓起笔，一挥而就，描写的事物美好，词句也华丽。王擢便令左右随行的人员上前抽出花席，抢下扇子，上车而去。王俭笑着说：“这真是力气大，拿了就走啊！”出自《谈薮》。

周 颙

汝南周颙隐居锺山，长斋蔬食。王俭谓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啖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颙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颙历中书侍郎。出《谈薮》。

王 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问弁曰：“秦西冀北，实多骏驥，而彼所献，乃驽骀之不若。求名检事，殊为未知。且将信誓有时而爽，而驷马牧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虚为之名，当是不习水土。”融曰：“周穆马迹，遍周天下，若骐驎之性，因地而迁，则造父之策，有时而蹶。”弁曰：“卿何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国既名其优劣，聊以相访，若于千里必至，圣主将驾之鼓车。”弁不能答。出《谈薮》。

李 膺

梁李膺有才辩。武帝谓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时李膺？”答曰：“臣以为胜。昔时李膺，仕桓、灵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众皆悦服。出《谈薮》。

商 铨

东郡商铨名子为外臣，外臣仕为廷尉评，铨入谢恩。武帝问：“卿名子外臣，何为令其入仕？”铨答曰：“外臣生于

周 颙

汝南的周颙隐居在鍾山，长期只吃素食粗食。王俭问他：“你在山里，吃什么东西？”周颙回答说：“红米白盐，绿葵紫蓼。”王俭又问：“什么菜最好吃？”周颙回答：“初春韭菜，晚秋白菜。”周颙曾经当过中书侍郎。出自《谈薮》。

王 融

北魏的使臣宋弁来了，南齐王令王融兼任主客郎中。王融问宋弁说：“秦西冀北一带，实际上有很多骏马，而你所进献的马匹，连劣马都不如。如果核查清楚，非常不理解。况且你们早就违背了立下的

表示忠诚的誓言，难道牧马苑里，没有饲养出肥壮的骏马？”宋弁说：“不要随便说不好，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王融说：“周穆王骑马巡游的踪迹遍布天下，如果良马的本性随着地点而改变，那么造父驯养马的技术也会失败。”宋弁说：“你为什么不断地讲千里马的事情？”王融说：“你们国家既然知道马的优劣，我简单地了解一下，如果真送来了千里马，我们南齐王将用来拉车。”宋弁无法回答。出自《谈薮》。

李 膺

萧梁时代的李膺有才而且善辩。梁武帝对他说：“当今的李膺，能否比得上汉末的李膺？”李膺回答说：“我自己认为胜过汉末的李膺。昔日的李膺为汉桓帝和汉灵帝那样昏庸的皇帝和没落的朝代效力，而当今的李膺为像尧、舜一样的英明君主奉事。”众人都佩服他的回答。出自《谈薮》。

商 铨

东郡商铨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外臣”，“外臣”的意思是方外之臣，也就是隐居不当官的意思。外臣做官做到廷尉评以后，商铨入朝向梁武帝谢恩。梁武帝问道：“你给儿子取名叫外臣，为什么还让他入朝为官呢？”商铨回答说：“我儿子外臣出生在

齐季，故人思匿迹，今幸遭圣代，草泽无复遗人。”上大悦。出《谈薮》。

萧 琛

武帝尝以枣掷兰陵萧琛，琛仍取栗掷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战栗于陛下。”琛尝于御座，饮酒于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卿劝。”众皆失色，恐无以酬。琛徐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状受酒。琛历尚书左丞。出《谈薮》。

朱 淹

后魏太皇太后冯氏崩，齐使散骑常侍裴昭明来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问之，昭明曰：“不听朝服行礼，义出何典？”著作佐郎朱淹接对，谓之曰：“吉凶不同，礼有成数，玄冠不吊，童孺共知。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千载之后，犹共称之。卿远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乃云义出何典，行人得失，何甚异哉！”昭明曰：“齐帝昔崩，李彪通吊，于时初不素服，齐朝不以为报，那见苦得邀迫。”淹曰：“彼朝不遵高宗追远之慕，乃逾月即吉。李彪行吊之时，齐之君臣，皆以鸣玉盈廷，朱紫照日。彪既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独以素服间厕衣冠之中哉？来责虽高，未敢闻命。我皇帝

南齐的末年，所以会不求上进，想隐居起来；如今有幸遇上了当代的太平盛世，山林荒野不会再有遗漏的人才隐士了。”梁武帝听了非常高兴。出自《谈薮》。

萧 琛

梁武帝曾经扔红枣打兰陵的萧琛，萧琛也用栗子扔梁武帝，结果正打在梁武帝的脸上。萧琛说：“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才敢战栗地奉事于陛下。”萧琛曾经在梁武帝的座位旁向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敬酒，李道固不接受，并且说：“宫廷议事的地方，不讲私下的礼节，我不接受你的劝酒。”众位官员的脸上都变了颜色，担心萧琛无法下台。萧琛不慌不忙地说：“《诗经》里面讲：‘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李道固表示服气，接受了敬酒。萧琛曾经担任过尚书左丞。出自《谈薮》。

朱 淹

北魏太皇太后冯氏驾崩，南齐的使臣散骑常侍裴昭明前来吊唁，想要穿平日上朝的礼服参加吊唁。北魏的主客质问他，裴昭明说：“不准穿朝服行礼，这个规矩出自什么典籍？”著作佐郎朱淹接过话茬，对他说：“吉事和凶事不同，礼节上就有不同的规矩，不能穿

礼服戴礼帽参加丧事，这是连儿童都知道的。从前季孙将出门，问遭遇丧事的礼节，千年以后，仍然受到人们的赞扬。你自江南远道奉命前来吊唁，不能按规矩把事情办好，反而问礼节出自什么典籍，你作为使臣，不明白过失，多么让人奇怪啊！”裴昭明说：“当初齐朝皇帝驾崩，李彪去吊唁，当时并没有穿丧服，齐朝也没有怪罪他，哪像你们如此苦苦相逼。”朱淹说：“你们齐朝不怀念高宗皇帝，过了一个月就结束了居丧。李彪去吊唁的时候，齐朝的皇帝和大臣都已经穿起了腰间饰玉的礼服上朝议事了，太阳下尽是穿着鲜艳礼服的高级官员。李彪又没有接到主人的命令，怎么能独自穿上白色的丧服夹杂在穿礼服的人群之中呢？去的责任虽然重大，但不能不听从主人的安排。我们皇帝

仁孝之性，侔于有虞，谅暗已来，百官听于冢宰，卿岂得以此方彼也？”明乃摇手而言曰：“三皇不同礼，亦知得失所归。”淹曰：“若如来谈，卿以虞舜高宗非邪？”明对曰：“非孝无亲，请裁吊服。今为魏朝所逼，必获罪于本邦。”淹曰：“彼有君子，卿将命抗中，应有高赏；若无君子，但令有光国之誉，虽复非理得罪，亦复何嫌？南史董狐自当直笔。”高祖赏之，转著作郎。

齐又使员外郎何宪、主客邢宗庆来朝，遣淹接对。宗庆谓淹曰：“南北连和既久，而比弃信绝好，为利而动，岂是大国善邻之义？”淹曰：“夫为王者，不拘小节。中原有菽，工采者获多，岂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齐先王历事宋朝，荷恩积世，岂应便尔篡夺？”庆等相顾失色。何宪知淹昔从南入北，谓淹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淹曰：“我舍危就顺，欲追踪陈、韩，何于禁之有？”宪不能答。出《谈薮》。

崔 光

后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悦、悻，崔光名子勔、勗、勉。高祖谓光曰：“我儿名傍皆有心，卿儿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上大嗟悦。出《谈薮》。

既仁义又孝顺，自要和舜齐等，从举行葬礼拜祭以来，到开始居丧的

时候，文武百官全都听命于冢宰。你怎么能把我们这里认为成你们那里呢？”裴昭明摆着手说：“三皇，没有相同的礼节，我已经知道了得失利害。”朱淹说：“若是如此，你说虞舜和高宗谁对？”裴昭明回答说：“不孝不亲，请为我裁制丧服。今天被魏朝所逼迫，必然获罪于我们王朝。”朱淹说：“你们朝中如果有君子，你出色地完成使命，应该受到重赏；如果没有君子，只要是让国有争了光的荣誉，虽然不是无理而得罪了某些人，那又有什么关系？正直的史官董狐定会如实地记录这段历史。”他受到高祖皇帝的赏识，改任为著作郎。

齐朝又派员外郎何宪、主客邢宗庆来北魏，北魏令朱淹接待。邢宗庆对朱淹说：“南齐、北魏友好合作已经很久了，而你们抛弃信义，断绝友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哪里是大国善待邻国的道义？”朱淹说：“作为称王的人，不拘小节。中原有豆类作物，善于采摘者收获就多，岂能只是依恋想往而像尾生那样死板地遵守信义？况且齐朝的先王在宋朝当官，几代受到宋朝的恩惠，怎么可以篡夺了宋朝的江山呢？”邢宗庆和何宪互相看着，脸变了色。何宪知道朱淹当初是从南齐来到北魏的，便对朱淹说：“你为什么不做于禁而做鲁肃呢？”朱淹说：“我舍弃危险而归向平顺，想要走陈平、韩信的道路，跟于禁有什么相干？”何宪不能回答。出自《谈薮》。

崔 光

北魏高祖皇帝给儿子起名字，分别叫“恂”“愉”“悦”“悛”；崔光给儿子起名字，分别叫“励”“勗”“勉”。高祖对崔光说：“我儿子的名字旁边都有‘心’，你儿子的名字旁边都有‘力’。”崔光回答说：“所以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了。”高祖非常高兴和赞叹。出自《谈薮》。

陈元康

北齐河阳陈元康，刀笔吏也，善暗书。尝雪夜，太祖命作军书，顷尔数十纸，笔不暇冻。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时人谓之语曰：“三崔两张，不如一陈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两张：德微、纂也。出《谈薮》。

李 谐

北齐顿丘李谐，彭城王嶷之孙，吏部尚书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辩。为黄门侍郎，除名，作《述身赋》。其略曰：独浩然而任己，同虚舟而不系。既未识其所以来，岂知其所以逝？于是得丧同遣，忘怀自深。遇物栖息，触地山林。虽类西浮之迹，何异东都之心？

除散骑常侍，为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问曰：“今犹可暖，北间当少寒于此。”谐答曰：“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邻下，岂是侧景之地？”谐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洛阳既称盛美，何事迁邺？”谐曰：“不常厥邑，于兹五迁。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怪？”胥曰：“殷人毁厄，故迁相圯耿，贵朝何为而迁？”谐曰：“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气，肇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

陈元康

北齐河阳的陈元康是个办理文书的笔吏，他擅长默写。有一个下雪天的夜晚，太祖皇帝命他作军事文书，他顷刻之间就写了几十张纸，笔上的墨都来不及结冰。太祖高兴地说：“这个人多么像孔子！”从此对他十分信任，因此当时的人们说：“三崔两张，不如一个陈元康。”“三崔”指崔暹、崔季舒、崔昂，“两张”指张德微、张纂。出自《谈薮》。

李 谐

北齐顿丘的李谐，是彭城王李嶷的孙子，吏部尚书李平的儿子。他从小就英俊清朗，才智机警。任黄门侍郎，后削除官职，作了一篇《述身赋》。大概意思是：光明正大独来由己，像没有系上缆绳的小船一样自由漂荡。既然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来，怎么能知道要去哪里？于是得失都不计较，并且越来越不介意。随处栖息，不管是山林还是

荒野。虽有西去的行为，但与去东都的心思有什么分别？

之后，李谐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受命出使萧梁。到了萧梁，萧梁派主客范胥迎接。范胥问他：“今天还算暖和，北方应当比这里稍冷一点。”李谐回答说：“我们那里地处阴阳的中心，寒暑冷暖适时恰当，不知道有什么差别。”范胥说：“如果出访你们那里，难道是什么风景名胜之地？”李谐说：“那里是皇帝的居所，君主的乡里，可以笼统地说，两地相差得不大。”范胥说：“既然称赞洛阳美丽繁华，为什么还要将都城迁到邺城？”李谐说：“不常在一个地方建宅居住，于是多次搬迁，帝王也是如此。只要还在国家的山河上，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范胥说：“殷朝人面临危难，所以迁都到圯耿，你们为什么迁移都城？”李谐说：“圣人知道过去未来，按时机而行动，何必等待形势的变化呢？”范胥说：“金陵的帝王之气，开始于先代，黄旗紫盖，帝王应运而生的气象，本来出自东南。君临天下万邦，所以应该在这里建都。”李谐说：“帝王受命于天的征兆气象，哪里能同我们中原相比兴隆？

紫盖黄旗，终于入洛。”胥默而无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事毕，江浦赋诗曰：“帝猷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出《谈薮》。

卢 恺

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吏部选，达野客师为兰州总管，客师辞曰：“客师何罪，遣与突厥隔墙？”恺曰：“突厥何处得有墙？”客师曰：“肉为酪，冰为浆，穹庐为帐毡为墙。”恺，中书监子刚之子也。出《谈薮》。

卢思道

武阳太守卢思道，常晓醉，于省门，见从侄赉。赉曰：“阿父何处饮来？凌晨嵬峨。”思道曰：“长安酒，二百价，不嵬峨，何嵬峨？”赉，燕郡公景仁之子，中书侍郎景裕之犹子，位历太常卿。出《谈薮》。

王元景

王元景尝大醉，杨遵彦谓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头低，麦熟头昂。黍麦俱有，所以低昂矣。”出《谈薮》。

紫盖黄旗，气象终究还是在洛阳。”范胥沉默没有回答。江南的读书人，没有不佩服李谐的。事情结束以后，李谐在江边作了一首诗说：“帝献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出自《谈薮》。

卢 恺

礼部尚书范阳人卢恺兼任吏部选，他推荐客师去当兰州总管。客师推辞说：“客师有什么罪，被送到和突厥只隔一道墙的地方？”卢恺说：“突厥什么地方有墙？”客师说：“肉为酪、冰为浆，天做帐篷，毡子做墙。”卢恺是中书监卢子刚的儿子。出自《谈薮》。

卢思道

武阳太守卢思道曾经早晨喝得大醉，来到官署门前，见到了他的堂侄子卢贲。卢贲问他：“叔叔在什么地方喝过酒，凌晨这么高大？”卢思道说：“长安的酒，二百文的钱价，不高大，何物高大？”卢贲是燕郡公卢景仁的儿子，中书侍郎卢景裕的侄子，担任过太常卿。出自《谈薮》。

王元景

王元景曾喝得大醉，杨遵彦对他说：“为什么又是昂头又是低头的？”王元景说：“黍子成熟了把头低下，麦子成熟了把头昂起。黍麦都有，所以又低又昂。”出自《谈薮》。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辩二幼敏附

俊辩

阳 玠	薛道衡	薛 收	张后裔	崔仁师
卢庄道	许敬宗	胡楚宾	裴琰之	苏 颢
王 勳	李 白	柳 芳	王 藻	韩 愈
李 程	李吉甫	王 生	辛丘度	温庭筠
柳公权	权德舆	东方朔	李 彪	班 蒙

幼敏

陈元方	孙 策	锺 毓	孙齐由	陆 琇
王 绚	萧遥欣	房氏子	张 琇	浑 瑊

俊辩

阳 玠

隋京兆杜公瞻，卫尉台卿犹子也。尝邀阳玠过宅，酒酣，因而嘲谑。公瞻谓：“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尝射宣王。”殿内将军陇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机辩，尝谓玠曰：“君阳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见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复啖芥”

俊辩

阳 玠

隋朝的京兆尹杜公瞻，是卫尉杜台卿的侄子。他曾经邀请阳玠到家里做客，酒喝到畅快的时候便互相开玩笑。杜公瞻说：“大哥既然

姓阳，春秋时鲁国的阳货实在污辱过孔子。”阳玠说：“老弟既然姓杜，西周时的杜伯曾经射杀宣王。”殿内将军陇西的牛子充，被同事和朋友们公认为机敏善辩，他曾对阳玠说：“你的阳物有疥疮，恐怕不能做菜。”阳玠说：“你这头牛既然已经充实肥腴，正好可以宰杀烹烧。”牛子充又看见阳玠吃一种叫做“芥菹”的酱菜，于是对阳玠说：“你的名字叫玠，为什么还能吃芥

菹？”对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断牛肉？”有太仓令张策者，在云龙门与玠议理屈，谓玠曰：“卿本无德量，忽共叔宝同名。”玠抗声曰：“尔既非英雄，敢与伯符连讳。”太子洗马兰陵萧诩爽俊有才辩。尝谓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乐土。”玠曰：“放驩 兜于崇山，江南岂是胜地？”录尚书晋昌王唐邕闻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宝物。”定州人以绫绮为宝，沧州人以鱼盐为宝。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为宝？”答曰：“刺史严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宝也。”邕有愧色。出《谈薮》。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锺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努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恍然不能对。出《谈薮》。

薛 收

唐薛收在秦府，檄书露布，多出收。占辞敏速，皆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出《谭宾录》。

张后裔

张后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后因召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日弟子何如？”后裔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徒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即为万乘主。

菹？”阳玠回答说：“你既然姓牛，为什么仍经常吃牛肉？”太仓令张策

在云龙门同阳玠辩论时理屈词穷，对阳玠说：“你本来就没有道德和胆量，只是和卫玠同名。”阳玠抗议说：“你既然不是英雄，怎么敢用同孙策一样的字号。”太子洗马兰陵的萧诒英俊豪爽，并且有才擅长机辩。他曾对阳玠说：“流放凶暴的共工到幽州，易北一带恐怕就不是安乐之地了。”阳玠说：“流放凶恶的驩 兜于崇山，江南怎么会是美好之地？”录尚书晋昌王唐邕对各个官署的官员说：“各位可以说说本州的宝物。”定州人说当地的丝织品是宝物，沧州人说当地的水产和食盐是宝物。轮到阳玠了，唐邕问：“你是幽州人，以什么东西为宝物？”阳玠回答说：“刺史长官公正严明，文官武将遵纪守法，这就是幽州的宝物。”唐邕脸上露出了惭愧的神色。出自《谈薮》。

薛道衡

隋朝的吏部侍郎薛道衡曾游览锺山开善寺，他问小和尚：“金刚为什么怒张其目，菩萨为什么低头垂眉？”小和尚回答：“金刚怒目，所以降服四方妖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众生。”薛道衡惊愕地说不出话来。出自《谈薮》。

薛 收

唐朝的薛收在秦王府充当幕僚，秦王府发布的公文等，大多出自薛收之手。他撰写文章敏捷迅速，全都像是预先构思好了的，挥笔即成，从来不用加以修改。出自《谭宾录》。

张后裔

张后裔在并州，太宗皇帝请他来讲解《春秋左氏传》。然后召他入朝设宴招待他，他们说话间谈起了过去的事情。太宗皇帝跟他闲话说：“今天我这个学生怎么样？”张后裔回答说：“从前孔子门下有学生三千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子、男以上的爵位；如今我只辅佐一个人，那就是万乘之主的皇帝了。

计臣此功，愈于先圣。”太宗大悦，即赐马五匹。后为礼部尚书，陪

葬献陵。出《谭宾录》。

崔仁师

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尝陛奏度支钱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杜正伦赍本，仁师对唱，一无差殊。刑部以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改从死。仁师议，以为父子天属，昆季同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既欲改法，请审商量。竟从仁师议。出《谭宾录》。

卢庄道

卢庄道，范阳人也，天下称为名家。聪慧敏悟，冠于今古。父彦与高士廉有旧。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有上书者，庄道窃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怪谓曰：“后生勿妄言。”为轻薄之行，请诵之，果通。复请倒诵，又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跪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傍窥而记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读之，一览而倒诵。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闻。

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满二岁，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曰：“此是朕聪明小儿邪？”特授长安尉。

盘算下我的功劳，超过了古代的圣人。”太宗皇帝非常高兴，立即赏赐给他五匹马。后来又任命他为礼部尚书，死后，太宗皇帝又令人将他葬到了皇家陵墓附近。出自《谭宾录》。

崔仁师

崔仁师担任度支郎中，曾向太宗皇帝报告钱物的收支情况数千笔，手里不拿账本。太宗皇帝觉得奇怪，令杜正伦拿着账本对照，然后由崔仁师大声唱对，结果没有发现一笔差错。刑部认为反叛罪犯的兄弟受牵连处罚，只籍没入官太轻，应当改为同罪犯一同处死。崔仁师认为，父子天性相连，兄弟同一血脉，诛杀了罪犯父子，足以震撼

兄弟的心，如果如此还受不到教育，怎么能说爱兄弟呢！所以要修改法律，请求仔细商量。结果通过了崔仁师的建议。出自《谭宾录》。

卢庄道

卢庄道是范阳人，被天下公认为有学问的人。他聪慧敏悟，才智超过了古今所有的人。他的父亲卢彦和高士廉有旧交情。卢庄道从小丧父，十二岁的时候去拜见高士廉。高士廉因为他是故人的儿子，让他坐下。恰巧有人送来文章向高士廉请教，卢庄道偷着观看，然后对高士廉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高士廉责怪他说：“小孩子不要说大话。”认为他行为轻薄，让他背诵，卢庄道果然背下来了。又让他倒着背诵，他又背下来了。高士廉称赞感叹不已。卢庄道跪下请罪说：“这篇文章实际上不是我做的，而是刚才在旁边偷看时记住的。”高士廉取来其他文章和官府文书叫他读，卢庄道全都能看一遍以后就能倒背下来。卢庄道拿出自己所做的文章请高士廉看，高士廉上报给皇帝。

太宗皇帝召见卢庄道，考问他政事和经义问题，录用了他。十六岁时便授予了他河池县尉的官职。任期满两年以后，他参加科举考试，又考中了甲科进士。太宗皇帝召见他时说：“这就是我的聪明的小儿童吗？”并特别任命他为长安县的县尉。

太宗将省囚徒，庄道年才二十。县令以幼年，惧不举，将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时系囚四百余人，俱预书状，庄道但闲暇，不之省也。令丞等忧惧，屡以为言，庄道从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书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对御评其罪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叹，即日拜监察御史。出《御史台记》。

许敬宗

高宗东封，窦德玄骑而从。上问德玄曰：“濮阳古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策马前对所问，上意称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无学，吾向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强所不知也。”李勣曰：“敬宗

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出《谭宾录》。

胡楚宾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出《谭宾录》。

裴琰之

裴琰之作同州司户，年才弱冠，但以行乐为事，略不为案牍。刺史谯国公李崇义怪之而问户佐，佐曰：“司户达官儿郎，恐不闲书判。”既数日，崇义谓琰之曰：“同州事物

太宗皇帝将要视察牢狱里的囚徒，卢庄道那年才二十岁。县令认为他太年轻，怕他不能应付处理，想要以别的县尉代替他。卢庄道不同意。当时牢狱里关押的囚犯有四百多人，全都有案卷材料，卢庄道就是有空闲时间也不去翻看。县令和县丞既忧虑又害怕，多次询问告诫他，卢庄道不慌不忙，沉着镇定。第二天，太宗皇帝召见囚犯，卢庄道不慌不忙地拿着案卷材料引导囚犯进来。他当着皇帝的面审理评议各个罪犯的罪行轻重，关押的时间，应对处理迅速正确有如神助。太宗皇帝十分惊异赞叹，当日就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出自《御史台记》。

许敬宗

高宗皇帝东游，举行祭天的典礼，窦德玄骑马跟随。皇帝问窦德玄说：“为什么古时候把濮阳叫做‘帝丘’呢？”窦德玄回答不上来。许敬宗赶马上前回答了皇帝的问题，皇帝认为他回答得好。许敬宗退回去对别人说：“做大臣的，不可以没有学问，我刚才看见窦德玄回答不上来，心里实在替他害羞。”窦德玄听到以后说：“人各有能和不能的，善于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笨拙，不强行假装明白自己所不知道的问题。”李勣说：“许敬宗见多识广，的确很好；而窦德玄的话，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出自《谭宾录》。

胡楚宾

胡楚宾写文章时敏捷迅速，每次都是喝得半醉以后再提笔。高宗皇帝每次命他写文章，一定先用金杯装上酒给他喝，然后就把金杯赏赐给他。出自《谭宾录》。

裴琰之

裴琰之担任同州司户的时候，刚刚二十岁，每天只是以玩乐为主要的事，不太关心处理公文。刺史谯国公李崇义心里怪罪他而去询问户佐，户佐说：“司户是显达的官家的孩子，恐怕不娴熟于处理公文。”过了数日，李崇义对裴琰之说：“同州的公务

固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诸窃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

他日，崇义召之，厉色形言，将奏免之。琰之出，谓其佐曰：“文案几何？”对曰：“遽者二百余。”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点笔。左右勉唯而已。琰之不之听，语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华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墙，惊叹之声不已也。案达于崇义，崇义初曰：“司户解判邪？”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词彩弥精。崇义悚忤，召琰之，降阶谢曰：“公之词翰若此，何忍藏锋，成鄙夫之过！”是日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寻擢授雄州司户。出《御史台记》。

苏頌

苏頌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瓌训励严至，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胫受覆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甚难其人。顾谓瓌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瓌曰：“臣男頌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醒未解，

本来繁忙，司户这个职位尤为突出，你为什么不另外谋求个京城里的

官当，没有必要滞留在这里。”裴琰之点头称是。又过了数日，司户应该办理的公文堆积，大家偷偷议论，以为裴琰之不会撰写公文，只会玩乐。

有一天，李崇义召见裴琰之，严厉地对他说，要请示朝廷将他免职。裴琰之出来问户佐：“有多少公文案卷？”户佐回答说：“着急处理的有二百多份。”裴琰之说：“我以为有多少呢，竟如此逼迫人！”他令人将每件等待处理的案卷后面附上十张纸，又令五六个人给他研墨点笔。左右的人勉强去做了。裴琰之不听详细情况，只让主办各个案卷事物的人员汇报事情的大概情况，他倚着柱子处理。词意奔放，文笔华美，手不停辍，写完的纸飞落下来。州府的官员都赶来了，围观的人像墙一样，惊异赞叹声不断。处理完的公文案卷送到李崇义那里，李崇义一开始还问：“司户会处理公文吗？”户佐说：“司户手笔太高了！”李崇义仍然不觉得裴琰之的奇异才能，等到他看了四五十卷，发现词句非常精彩。李崇义惊奇惭愧，将裴琰之找来，走下台阶谢罪说：“你的文章如此好，怎么忍心隐藏锋芒，让我犯不识人之过啊！”当天裴琰之的声名就震动了全州。数日之后又传到京城，不久被提拔为雄州司户。出自《御史台记》。

苏 颋

苏颋聪颖敏慧过人，每天能背诵数千句诗文。虽然记诵如神，然而父亲苏瓌仍教诲管束严厉，经常让他穿上粗布短衣趴到床底下，露出小腿用榎木笞打。苏颋长大以后知识博通，在当时首屈一指，然而他天性放达超逸，喜欢喝酒。等到玄宗皇帝平定国内动乱，想要发布公告，很难找到合适的撰稿人。玄宗皇帝看着苏瓌说：“谁能够为我起草诏书文告？请你为我想一想。”苏瓌说：“我不了解别人，我的孩子苏颋文思非常敏捷，可供随时指使。只是他好喝酒，如果没有喝醉，足够完成这个任务。”玄宗皇帝立即命人去找苏颋。苏颋来的时候，隔夜喝的酒还没醒，

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人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授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

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瓌署官告，颀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

颀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瓌，命颀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瓌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瓌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颀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出《明皇杂录》。

王 勳

王勳，绛州人，开元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出阁，同日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官在列，方知阙礼。勳召小吏五人，各执管，口授分写，一时俱毕。出《摭言》。

李 白

开元中，李翰林白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出《摭言》。

柳 芳

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时，歪歪斜斜地勉强给皇帝磕了头，然后便吐到殿堂下。玄宗皇帝令太监将他扶到跟前躺下，亲自为他盖上被子。过了一会儿，苏颀醒了酒，就递给他一支笔，他接过来一挥而就。文章写得才思奔放，文辞典雅富丽。玄宗皇帝大喜，拍着他的脊背说：“了解儿子莫过于父亲，就像这件事一样吗？”从此对苏颀很器重，准备委以重任。韦嗣立被任命为中书令时，由苏瓌署理官告文书，由苏颀修饰文辞，薛稷书写，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三绝”。

苏颀刚会说话时，有个京兆尹拜访苏瓌，让苏颀歌咏“尹”字，苏颀说：“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苏瓌和东明观

道士周彦云平素有往来，周彦云想为师傅立一块碑，对苏瓌说：“要成全我的愿望，只不过麻烦你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五郎撰写碑文，六郎书写，七郎往碑上刻字。”苏瓌大笑，嘴上没说，心中很服周彦云。苏瓌的几个儿子，苏颋排行第五，苏诜第六，苏冰第七，苏诜善于书写八分体的字。出自《明皇杂录》。

王 勳

绛州人王勳唐玄宗开元年间担任中书舍人。以前五个皇子离开朝廷去自己的封地做藩王，当天接受皇帝册封称号，有关部门忘了携带册封的文书，百官已经站在了朝堂上，才想起来。王勳立即召集五个小官，每人手里拿一支笔，由王勳口授，五个人分别书写，一会儿工夫就将文书全部准备好了。出自《摭言》。

李 白

唐玄宗开元年间，翰林学士李白奉皇帝的诏令起草《白莲花开》的序言和《宫词》十首。当时李白正喝得酩酊大醉，宦官用冷水浇他，稍微清醒了，起来走到皇帝面前，要来毛笔一挥而就，文章都不用修改。出自《摭言》。

柳 芳

李幼奇在开元年间凭技艺去拜谒柳芳。曾对着柳芳念百韵诗，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耳，此君所念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写。出《尚书故实》。

王 藻

王藻、王素，贞元初应举，齐名第十四。每偕往还通家，称十四郎。或问，曰：“藻、素也。”出《传载》。

韩 愈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时韩吏部愈为河南令，除职方员外，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缣来比素。”出《转载》。

李 程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暮、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云：“二年不知暮。”出《转载》。

李吉甫

宪宗久亲政事，忽问京兆尹几员。李相吉甫对曰：“京兆尹三员：一员大尹，二员少尹。”以为善对。出《国史补》。

王 生

或问罗浮王生曰：“为政难易？”曰：“简则易。”又问：“儒释同否？”曰：“直则同。”出《国史补》。

柳芳听的时候已默默记下，然后用笔题在墙壁上，与李幼奇的原诗一字不差。柳芳对李幼奇说：“这是我作的诗。”李幼奇非常惊奇，脸上露出不平的神色。过了一会儿，柳芳慢慢地对李幼奇说：“同你开个玩笑，这是你刚才念的诗。”然后又请李幼奇再读他所写的其他文章，柳芳全都能听一遍就背写下来。出自《尚书故实》。

王 藻

王藻和王素在唐德宗贞元初年参加科举考试，并列考了第十四名。每当他们一块前往世交朋友家时，人们都称他俩为“十四郎”。有人问谁是“十四郎”，回答说：“王藻和王素。”出自《转载》。

韩 愈

河南李素代替杜公杜兼。这时吏部的韩愈由河南令改任职方员外郎，回到朝中，人们问他前后官员的才能和政绩怎么样。韩愈回答说：“将兼来比素。”出自《传记》。

李 程

相国李程主持政务时，严暮和严休都在尚书省任职。万年县令出现空缺，很多人都想去。李程说：“两年不知‘暮’。”出自《传记》。

李吉甫

宪宗皇帝长时间亲自处理国家政务，忽然问有几名京兆尹。宰相李吉甫回答说：“京兆尹有三名，一名叫‘大尹’，两名叫‘少尹’。”人都以为回答得极妙。出自《国史补》。

王 生

有人问罗浮的王生说：“主持处理政务容不容易？”王生说：“简政则容易。”又问：“儒家和佛教是否一样？”王生回答说：“坦诚直爽则一样。”出自《国史补》。

辛丘度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纁、杜元颖同时为遗补。令史分直，故事但举其姓曰：“辛、丘、杜当入。”出《传记》。

温庭筠

会昌毁寺时，分遣御史检天下所废寺，及收录金银佛像。有苏监察者不记名，巡检两街诸寺，见银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归。人谓之“苏扛佛”。或问温庭筠：“将何对好？”遽曰：“无以过‘密陀僧’也。”出《尚书故实》。

柳公权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也。”目御前蜀笺数十幅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锡锦彩二百匹，令宫人上前拜谢之。出《摭言》。

权德舆

权丞相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度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度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度词何也？”曰：“隐语耳。《语》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谓也。”出《嘉话录》。

辛丘度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纘和杜元颖同时为后补官员。令史为他们排班，按旧例只举他们的姓氏，巧合成：“辛、丘、杜当入。”出自《传载》。

温庭筠

唐武宗会昌年间，大肆拆毁寺庙的时候，皇帝派御史检查各地毁寺的情况，同时收集金银佛像。有个苏监察，已经记不清名字了，他巡视检查两条街上的各个寺庙，见到一尺以下的银佛像，多藏到袖子里带回家。人们都叫他“苏扛佛”。有人问温庭筠：“以什么来对应这三个字？”温庭筠立即回答：“没有比‘密陀僧’更恰当的了。”出自《尚书故实》。

柳公权

唐朝的柳公权在武宗朝是内廷官员。皇上曾对一名宫内女官生了很长时间的氣，不久又将她招来。对柳公权说：“我对这个人很不满

意，然而如果得到你的一篇作品，我就不再怪罪她了。”示意左右的人将御案上的几十张蜀郡产的笺纸递给他。柳公权几乎不加思索，立即写成一首绝句：“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皇上很高兴，赏赐给他二百匹锦缎，并令女官上前向他拜谢。出自《摭言》。

权德舆

丞相权德舆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并且还善于说“廋词”。他曾与李二十六郎在马上相遇，互相用廋词问话答话，旁边的人都听不懂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人问：“什么是廋词？”权德舆说：“就是隐语。《论语》上不是说：‘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了呢！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了呢！’就是这个意思。”出自《嘉话录》。

东方朔

汉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槛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两木林也，束束枣（棗）也，叱叱四十九也。出《东方朔传》。

又

东方朔常与郭舍人于帝前射覆。郭曰：“臣愿问朔一事，朔得，臣愿榜百；朔穷，臣当赐帛。”曰：“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朔曰：“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扞。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辞穷，当复脱褌。出《东方朔传》。

李彪

后魏孝文皇帝尝殿会群臣酒酣欢极，帝因举卮属群臣及亲王等酒

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瓠，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思解此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彪。朝廷服彪聪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出《伽蓝记》。

班 蒙

唐太保令狐相绁，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观前壁所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双勾两日全。”诸宾幕顾之，驻足良久，莫之能辨。

东方朔

汉武帝曾用隐语招呼东方朔。当时上林苑献来一些枣，汉武帝用手杖敲击未央宫前殿的门槛，说：“叱叱，先生束束。”东方朔走过来说：“是不是上林苑献枣四十九枚？”东方朔见汉武帝以手杖敲击门槛两木，想到两木为“林”，束束相加为“棗”（枣），叱叱（谐音七七）为“四十九”。出自《东方朔传》。

又

东方朔曾和郭舍人在汉武帝面前猜谜。郭舍人说：“我想问东方朔一件事，东方朔猜着了，我愿意挨一百下板子；如果东方朔猜不着，请赏赐我帛布。”接着他出谜语说：“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什么东西？”东方朔回答说：“长嘴细身，昼伏夜出。喜肉怕烟，常所拍扞。臣朔愚笨，名之曰蚊。”郭舍人没话说了，当场脱掉裤子。出自《东方朔传》。

李 彪

北魏的孝文帝曾在殿上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文武群臣，当酒喝

得非常畅快高兴的时候，皇上举杯向群臣和亲王们敬酒说：“三三横，两两纵，谁能猜着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说：“沽酒老姬瓮注^坵，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说：“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彭城的王勰说：“我猜谜底是个‘习’（習）字。”孝文帝便把金钟赏赐给了李彪。官员们都佩服李彪聪明有见解，而甄琛和得也很快。出自《洛阳伽蓝记》。

班 蒙

唐朝的太保令狐綯出镇淮海时，支使班蒙和从事一同游大明寺的西廊。忽然发现前壁上有题字：“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一尺，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双勾两日全。”各位宾客和幕僚看了，站在那里很久，都无法解释。

独班蒙曰：“一人，岂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点去冰，‘水’字；二人相连，‘天’字；不欠一边，‘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无’（無）字；两日除双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乎！”众皆洗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称叹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出《桂苑丛记》。

幼敏

陈元方

汉末，陈太丘寔与友人期行，过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其子元方，年七岁，在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时，过申不来，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遂入门不顾。出《商芸小说》。

孙 策

吴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刘豫州备到，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转顾视孙之行步，殆不复前。出《语林》。

只有班蒙说：“一人，难道不是个‘大’字吗？二曜是日月，不是个‘明’字吗？尺一为十一寸，不是个‘寺’字吗？点去冰，是个‘水’字；二人相连，是个‘天’字；不欠一边，是个‘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燃，是个‘无’（無）字；两日除双勾，是个‘比’字。连起来不就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吗！”大家恍然大悟说：“这与杨修破解‘黄绢幼妇’隐语的奇异智慧有什么不同呢！”大家赞叹了一整天。又去询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去年有一个独自游览的客人题了这段隐语以后就走了，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出自《桂苑丛记》。

幼敏

陈元方

汉朝末年，太丘陈寔与朋友约定一同出门，过了约定的时间朋友没来，陈寔便自己走了。陈寔走了以后朋友才到，陈寔的儿子，七岁的陈元方正在门外玩耍。陈寔的朋友问陈元方说：“你父亲在吗？”陈元方说：“等你不来，已经走了。”陈寔的朋友便生气地说：“不是人，与人约好一块走，却扔下别人自己走了。”陈元方说：“你与父亲约定今天中午见面，过时不来，则是没有信用，当着儿子面骂父亲，则是无礼。”陈寔的朋友惭愧，下车去拉陈元方的手，陈元方走进门去不理他。出自《商芸小说》。

孙 策

东吴的孙策十四岁那年去寿阳拜见袁术。刚到，不一会儿豫州牧刘备就来了，孙策便要走。袁术说：“刘豫州来和你有什么关系？”孙策回答说：“没什么关系，英雄互相妒忌。”说完就往外走，他从东面台阶下去，刘备从西面台阶上来，只是转头看孙策走路的姿势，却不再往前走了。出自《语林》。

锤 毓

锤毓、锤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出？”会对曰：“战战栗栗，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昼寝，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时觉，且假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问之，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出《小说》。

孙齐由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曰：“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又问齐庄何字，答曰：“齐庄。”公曰：“欲齐何邪？”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答曰：“圣人生知，故难慕。”庾公大喜小儿答对。出《世说新语》。

陆 琇

后魏东平王陆俟，代人也，聪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风，高崇见而赏之，谓朝臣曰：“吾常叹其父智过其躯，此逾于父矣。”为相州刺史，迁太仆。馥子琇，年九岁。馥谓曰：“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吾今年老，属汝幼童，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为嫡。出《谈薮》。

锤 毓

锤毓和锤会从小就有美名。十三岁的时候，魏文帝听到了他俩的名声以后，对他们的父亲锤繇说：“叫你的两个儿子来。”于是锤毓和锤会按命令来朝见魏文帝。锤毓的脸上有汗水，魏文帝问他：“你脸上为什么有汗水？”锤毓回答说：“战战惶惶，汗出如水。”又问锤会：“你为什么不出汗？”锤会回答说：“战战栗栗，汗出不来。”有一天，逢他俩的父亲白天睡觉，他俩一块偷散酒喝。他们的父亲觉察到

了，仍然装睡观察他俩：锺毓先行礼后喝酒，而锺会是不行礼。父亲询问他俩，锺毓说：“酒是礼仪用品，所以不敢不行礼。”又问锺会为什么不行礼，锺会说：“偷本就是非礼的行动，所以用不着行礼。”出自《小说》。

孙齐由

孙齐由和孙齐庄二人小时候去拜见庾公。庾公问齐由叫什么名字，齐由说：“齐由。”庾公问：“想要和谁‘齐’啊？”齐由回答：“同许由齐。”庾公又问齐庄叫什么名字，齐庄说：“齐庄。”庾公又问：“想要向谁看齐啊？”齐庄说：“和庄周齐名。”庾公问：“为什么不仰慕孔子而仰慕庄周呢？”回答说：“圣人生而知之，所以难以仰慕。”庾公对小孩们的回答非常满意。出自《世说新语》。

陆 琇

北魏的东平王陆俟是代地人，他聪明而有才略。他的儿子陆馥保留了父亲的风范，高宗皇帝看见他、赏识他，对大臣们说：“我经常感叹他父亲的才智超过了身体，而他的才智又超过了他父亲。”陆馥任相州刺史，后来又改任太仆。他的儿子陆琇才九岁。陆馥对儿子说：“你祖父东平王有十二个儿子，我是嫡传长子，继承了家业。我如今已经老了，将来属于你这个小孩，你能否担当陆氏家族的首要继承人吗？”陆琇说：“又不是斗力，何必担心年龄小！”陆馥很惊奇，把陆琇立为继承人。出自《谈薮》。

王 绚

宋王景文，僧朗之子，美风貌，善玄言。与谢庄、张畅、何偃，俱有盛名。于是景文本名彧，与明帝名同，故称字。长子绚年五六岁，警悟。外祖何尚之赏异焉，尝教读《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因戏之曰：“可改‘邪邪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为戏？便可道‘草翁之风则舅’。”《论语》曰“草上之风则偃”，偃尚之子也。绚卒于秘书丞。出《谈薮》。

萧遥欣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少有神采干局。为童子时，有一小儿左右弹飞鸟，未尝不应弦而下。遥欣谓之曰：“凡戏多端，何急弹此？鸟自云中翔，何关人事？”小儿感之，终身不复捉弹。尔时年十一。士庶多竞此戏，遥欣一说，旬月播之，远近闻者，不复为之。出《谈薮》。

房氏子

唐韦陟有疾，房尚书琯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籍茵毯。房氏子袜而登阶，侍婢皆笑之。举朝以为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出《国史补》。

张 琇

张童子者名琇，审素之子也。开元二十二年，琇杀殿中侍御史杨万顷于阙下，复父仇也。初审素受赇事发，

王 绚

刘宋时的王景文是王僧朗的儿子，他相貌俊美，风度高雅，善于讲精微玄妙的语言。他和谢庄、张畅、何偃，都很有响亮的名声。王景文本来的名字叫王彧，因为与明帝同名，所以称他的字。王景文的长子王绚才五六岁，就非常机敏聪慧。他的外祖父何尚之很欣赏他，曾教他读《论语》。念到“郁郁乎文哉”一句，同他开玩笑说：“可以改成‘邪邪乎文哉’吗？”王绚应声回答说：“尊贵人物的名字，怎么可以开玩笑？那么也可以说‘草翁之风则舅’了。”《论语》上有“草上之风则偃”一句，而“偃”是何尚之的儿子。王绚死在秘书丞任上。出自《谈薮》。

萧遥欣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从小就有神采和办事的才能。他还是儿童时，

看见有一个小孩在附近用弹弓射杀飞鸟，没有不应声而落的。萧遥欣对他说：“游戏的玩法很多，为什么要那么急把飞鸟打下来。鸟儿各自在云中飞翔，哪里碍着人的事了！”孩子受了感动，终身不再打鸟。当时萧遥欣才十一岁。当地的民众都愿意打鸟比赛取乐，萧遥欣这么一说，一个月内传播开来，远近的人们听了，从此不再打鸟。出自《谈薮》。

房氏子

唐朝的韦陟生病了，尚书房琯派子弟去探望。请入韦陟的卧房，行步的地上全都铺着毛毯。房氏子弟穿着袜子登上台阶走了进去，奴婢们全都嘲笑他们。满朝的官员都认为，韦陟的家庭尊贵富足，房琯的家庭清廉朴素，都是人们乐于称道的好事。出自《国史补》。

张琇

张童子，名琇，是张审素的儿子。开元二十二年，张琇在京城里杀了殿中侍御史杨万顷，报了父仇。当初张审素受贿事泄露，诏万顷按之。万顷按审素过入，故坐诛，家属徙边。琇会赦得还，时未冠，乃追复前怨，与其弟瑄手刃万顷于都城。闻者骇之。帝嘉其孝，将释之。有司以专杀抗论，琇坐死。时人哀之，葬于邙山，为疑冢焉，盖惧杨宗之所发也。故虞部员外郎顾云谏之曰：“冒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且从古以来，谁人不死？得其死矣，夫可恨欤？”出《顾云文集》。

浑瑊

浑太师瑊年十一，随父释之防冬。朔方节度张齐丘戏问：“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效。出《国史补》。

皇上下诏令杨万顷审理此事。杨万顷查出张审素的过失，所以张审素获罪被诛杀，家属发配边远地区。张琇遇大赦回到京城时，还未成

年，他于是复仇，和弟弟张琯把杨万顷刺杀于京城。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惊讶。皇上赞赏他的孝心，想要释放他。办案机关以他是故意杀人提出异议，最后将张琬处死。当时的人们同情张琬，将他葬在邙山，没有标明坟墓的位置，大概是怕杨万顷家里的人掘墓。原虞部员外郎顾云写了一篇悼念张琬的文章说：“冒犯法律复仇，实在难逃刑法的追究；舍身忘死尽孝，确实符合《礼经》。况且自古以来，谁人不死。死得其所，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出自《顾云文集》。

浑 瑊

太师浑瑊十一岁的时候，随父亲浑瑊之参加冬季边境防卫，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同他开玩笑说：“带乳母来了吗？”当年浑瑊就立下了突袭破敌的功劳。两年后，在攻破石堡城和收复龙驹岛的战役中，他都建立了奇功。出自《国史补》。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贾 逵 李百药 王 勃 元 嘉 毛俊男
苏 頍 刘 晏 林 杰 高 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 铉 李 琪 刘神童 路德延
韦 庄

贾 逵

汉贾逵五岁，神明过人。其姊韩瑶之妇，瑶无嗣，而妇亦以贞明见称。闻邻里诸生读书，日抱逵隔篱而听。逵静听无言，姊以为喜。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穷困，不曾有学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邪？”逵曰：“忆姊昔抱逵往篱下，听邻家读书，今万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史遍通。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受经文。赠献者积廩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为舌耕。”出《王子年拾遗记》。

贾 逵

汉朝的贾逵五岁的时候就聪明过人。他的姐姐是韩瑶的妻子，韩瑶没有子嗣，贾逵的姐姐以贞节贤明出名。她听到邻居家的孩子们读书，便每天抱着贾逵隔着篱笆听。贾逵静静地听别人读书，一句话也不说，姐姐很高兴。贾逵十岁的时候，便会背诵《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姐姐问他：“我们家贫困，不曾有教书先生上门。你是怎么知道天下有‘三坟’‘五典’等书籍，并且背诵得一句不差的？”贾逵说：“回想当初姐姐抱我在篱笆下听邻居家孩子读书，我便记住了，所以如今全都能一句不差地背诵下来。”贾逵剥下院子里桑树的皮当作纸张，或者将字写在门扇或屏风上，一边诵读一边记忆，一年以后，便把各种经典著作和历史书籍全都通读了一遍。当时

各地的学生不远万里来向他拜师学习，还有背着子孙住在旁边，贾逵都口授经文，认真地教这些学生读书。学生及家长所赠送的钱物和粮食装满了仓库。有人说：“贾逵不是用力气耕田种地来取得收获，而是用嘴讲授经史，后世所谓‘舌耕’的来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李百药

唐李百药七岁能属文。齐中书舍人陆义。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说徐陵文者云：“刈琅琊之稻。”坐客并称无其事。百药进曰：“《传》称邠人籍稻，注云：‘邠国在琅琊开阳县。’”人皆惊喜云：“此儿即神童！”百药幼多疾，祖母以“百药”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竖，亦皆吟讽。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筑山，文酒谭宾，以尽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迁中书舍人，三代皆掌制诰。安期孙羲仲又为中书。出《谭宾录》。

王 勃

王勃字子安，六岁能属文。清才浚发，构思无滞。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会府帅宴于滕王阁。时帅府有婿善为文章，帅欲夸之宾友。乃宿构《滕王阁序》，俟宾合而出之，为若即席而就者。既会，帅果授笺诸客，诸客辞。次至勃，勃辄受。帅既拂其意，怒其不让，乃使人伺其下笔。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帅曰：“此亦老生常谈耳。”次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帅沉吟移晷。又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帅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李百药

唐朝的李百药七岁能写文章。他的文章和中书舍人陆义齐名。有一次他的父亲李德林设宴请客，有人谈论起徐陵的文章，说道：“收割琅琊的稻谷。”在座的人都不理解，说没有这一回事。李百药在旁边进言道：“《春秋》记载，邠国人耕种稻谷，注说：‘邠国在琅琊开

阳县境内。”大家都惊喜地说：“这个孩子真是神童啊！”李百药幼年多病，祖母给他起名叫“百药”。他是名臣的后代，继承了先辈的才能和品德，四海之内的著名人士无不仰慕他。他文章写得既华美又深刻，尤其擅长写五言诗。不论是砍柴的孩子，还是放牛的儿童，也都能吟咏。他告老还乡以后，更加怡然自得，掘地筑山，饮酒作文，谈论诗文，尽情实现自己的志向。他活了八十五岁。从前因为奉和太宗帝的《帝京篇》，太宗皇帝在写给他的诏书中说：“你为什么身体老了，而才能和智慧仍是壮年；为什么牙齿旧了，而文章和思想富有新意？”李百药的儿子李安期，唐高宗永徽末年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三代人全都负责起草管理皇帝的诏书。李安期的孙子李羲仲又做了中书舍人。出自《谭宾录》。

王 勃

王勃，字子安，六岁能写文章。他卓越的才能从深处发出，文思敏捷，构思没有任何阻碍。他十三岁的时候去江西看望父亲，赶上府帅在滕王阁举行宴会。府帅的女婿善写文章，府帅想要在宾客面前夸耀女婿。他叫女婿预先构思了《滕王阁序》，准备等到宾客聚会时当众写出来，就像是即席而作成的。到了宴会上，府帅果然分发纸张给各位宾客，大家都推辞不要。轮到王勃，王勃却接了下来。府帅见王勃违逆了他的意思，心里对王勃毫不谦让的态度很生气，便叫人观看王勃写了些什么。一开始，有人报告他说，王勃写的是：“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府帅说：“这是老生常谈。”接着报告他说：“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府帅沉默深思了很久。又来人告诉他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府帅说：“这已经是不朽的名作了！”出自《摭言》。

元 嘉

元嘉少聪俊，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绝，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出《朝野僉载》。

毛俊男

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赐衣裳放还。人皆以为精魅所托，其后不知所终。出《朝野金载》。

苏 颙

苏瓌初未知颙，常处颙于马厩中，与佣保杂作。一日，有客诣瓌，候厅事。颙拥彗趋庭，遗堕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诗也。其词云：“指头十颙墨，耳朵两张匙。”客心异之。久而瓌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咏其诗，并言形貌，问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瓌备言其事，客惊贺之，请瓌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亲之。适有人献瓌兔，悬于廊庑之下。瓌乃召颙咏之，颙立呈诗曰：“兔子死阑弹，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瓌大惊奇，骤加顾礼。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出《开天传信记》。

刘 晏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

元 嘉

元嘉很小的时候就聪明俊慧，能够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中诵读文章，眼睛数着群羊的个数，心中构思四十个字的诗，一挥而成，脚趾夹笔书写五言绝句，六件事可以同时进行。绰号叫“神仙童子”。出自《朝野金载》。

毛俊男

并州人毛俊生下一个男孩，四岁的时候被武则天召进宫去考他识字，《千字文》全都能背着写出来，武则天赏赐给他衣服以后放他回家去了。人们都认为这孩子是神灵鬼怪托生的，后来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出自《朝野金载》。

苏 颙

苏瓌一开始不了解儿子苏颙的才学，经常让他在马厩里和佣人一起干杂活。有一天，有客人来拜访苏瓌，等候在客厅里。苏颙抱着扫帚在庭院里走过，怀里掉下一个本子。客人取过来一看，是一首描写给绅门豪富做奴仆的南海国人的《昆仑奴》诗。诗里写道：“指头十颗墨，耳朵两张匙。”客人心中很奇怪。过了一会儿，苏瓌出来陪客人。客人在说笑的时候，念了这两句诗，并讲述了苏颙的体形相貌，问苏瓌是什么人，是不是苏瓌宗族里的庶子。苏瓌详细讲述了苏颙的情况，客人惊奇地祝贺他，让他重视对苏颙的培养，认为苏颙一定会成为苏家有出息的好儿子。从此苏瓌对苏颙稍稍好了一点。恰好有人送给苏瓌一只兔子，悬挂在房檐下。苏瓌叫来苏颙作歌咏兔子的诗，苏颙立刻写出一首诗说：“兔子死阑弹，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苏瓌非常惊奇，更加重视。从此苏颙的学问天天有长进，文章超过了同时代的人。出自《开天传信记》。

刘 晏

唐玄宗驾临勤政楼大张乐事，罗列百妓。当时教坊有个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形状犭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出《明皇杂录》。

林 杰

林杰字智周，幼而聪明秀异，言发成文，音调清举。年六岁，请举童子。时父肃为闽府大将，性乐善，尤好聚书，又妙于手谭，当时

名公多与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门。廉使崔侍郎千亟与迁职，乡人荣之。杰五岁，父因携之门脚，至王仙君霸坛，戏问：“童子能是乎？”杰遂口占云：“羽客已归云路去，丹炉草木尽凋残。不知千载归何日，空使时人扫旧坛。”父初不谓眇岁之作，遽臻于此。群亲益所惊异，递相传讽，乡里喧然。自此日课所为，未几盈轴。

明年，遂献唐中丞扶。唐既伸幅窥吟，耸耳皆叹，命子弟延入学院。时会七夕，堂前乞巧，因试其乞巧诗。杰援毫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唐惊曰：“真神童也！”以是乡人群来求看，

娘，擅长用头顶百尺高竿，竿上放一个木山，形状好像海上的仙山瀛州、方丈，然后让小孩手里拿着红色的符节，出入于木山之间，歌舞不停。这时刘晏才十岁，因为是神童，被任命为秘书正字。他相貌丑陋，但聪明悟性过人。玄宗皇帝将他叫到楼中帘子下面，贵妃将他抱坐到膝盖上，为他涂脂抹粉，给他梳头。玄宗皇帝问他：“你身为秘书正字，纠正了几个字？”刘宴说：“天下字全都可以纠正，只是‘朋’字不能纠正。”贵妃又令他歌咏王大娘的顶竹竿表演，刘宴应声说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着人。”玄宗皇帝和贵妃娘娘，以及诸位侍妾、宫女欢笑多时，声音传到外边，玄宗皇帝命人赏赐给刘宴象牙笏板和黄文袍。出自《明皇杂录》。

林 杰

林杰，字智周，幼时就十分聪明灵秀，出口成章，音调清脆悠扬。他六岁的时候，请求推荐童子科。当时他的父亲林肃是闽府的大将，天生乐善好施，尤其喜欢收藏书籍，又精通下围棋，当时的社会名流大多愿意和他结交。等到林肃有了林杰这个儿子，更加光耀门庭。廉使崔千任侍郎，多次升他职务，家乡的人都引以为荣。这时林杰五岁，父亲带着他访客，走到王仙君霸坛，有人开玩笑说：“小孩子能行吗？”林杰当即随口作诗道：“羽客已归云路去，丹炉草木尽凋残。不知千载归何日，空使时人扫旧坛。”他的父亲一开始也没想到，小孩子作诗竟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亲属们更是惊异，相互传递

朗诵，震动了附近的人们。从此他每天功课就是写诗，没多久就写满了卷轴。

第二年，林杰就将自己写好的诗轴进献给中丞唐扶。唐扶打开观看吟诵，听到的都十分惊叹，令子弟将他请入学院。当时正逢七月初七，女儿们都在堂前乞巧，唐扶便试着让林杰作乞巧诗。林杰拿起笔写道：“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线几万条。”唐扶惊奇地说：“真是神童啊！”因为这个，附近的乡人们成群结队地前来观看神童林杰，

填塞门巷。杰又精于琴棋及草隶书，俱自天然，不假师受。唐因与宾从棋，或全局输者，令罩之勿触，取童子来，继终其事。杰必指踪出奇，往往返胜，曲尽玄妙，时谓神助。后复业词赋，颇振声问。有《仙客入壶中赋》云：“仙客以变化随形，逍遥放情。处于外则一壶斯在，入其中则万象俱成。飞阁重楼，不是人间之壮。奇花异木，无非物外之名。”

至九岁，谒卢大夫贞、黎常侍殖，无不嘉奖。寻就宾见日，在宴筵，李侍御远、赵支使容深所知仰，不舍斯须。《和赵支使咏荔枝》诗尤佳，云：“金盘摘下排朱果，红壳开时饮玉浆。”刘副史立作奇童传，刘制使重为序，以貽之。

至年十七，方结束琴书，将决西迈。无何七月中，一旦天气澄爽，书堂前忽有异香氛氲，奇音响亮。家人出户观，见双鹤嘹唳，盘空而下，雪翎朱顶，徘徊庭际。杰欣然舍笔，跃下庭前，抱得一只。其父惊讶，恐非嘉兆，令促放。逡巡溯空而去。亲邻闻兹，咸来贺肃曰：“家藏书栢比，乃类筵罇之表祥也。”及夕，杰偶得疾，数日而终。则知杰乃神仙谪下人世，魂灵已蜕于鹤耳。不然者，何亡之速也？出《闽川士传》。

高 定

高定，真公郢之子。为《易》合八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八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外传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时人多以小字称。

把大门和街巷都塞满了。林杰还精通弹琴、下棋和书写草书、隶书，全都是天生就会，没有经过老师的传授。唐扶与客人下棋，有时候败局已定的时候，便叫人把棋局盖上，不许乱碰，然后叫林杰来，接过残局继续下。林杰往往能走出奇招，反败为胜，棋路非常精妙，人们都认为有神仙暗中相助。后来林杰又钻研辞赋，也颇声闻振气。他写的一篇《仙客入壶中赋》说：“仙客以变化随形，逍遥放情。处于外则一壶斯在，入其中则万象俱成。飞阁重楼，不是人间之状。奇花异木，无非物外之名。”

到了九岁，他去拜见大夫卢贞、常侍黎殖，没有不夸奖他的。过了几天，引宾接见日，在宴席上，侍御李远和支使赵容被他仰慕，时刻跟着他们。他的一首《和赵支使咏荔枝》的诗尤其精彩，诗中：“金盘摘下排朱果，红壳开时饮玉浆。”副史刘立为他作了“奇童传”，制使刘重为他写了序，然后赠送给他。

林杰到十七岁时，不再弹琴看书，准备西行。没想到七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澄净晴朗，书房前忽然有一股奇异的香气弥漫开来，又听到奇异的声响。家里的人跑出去一看，有两只仙鹤鸣叫着从天空盘旋而下，雪白的羽毛，朱红的头顶子，在庭院中徘徊。林杰高兴得放下笔，跑到庭前，抱住了一只。他的父亲感到很惊讶，担心不是吉兆，叫他赶快放开。不一会儿，两只白鹤冲向云霄而去。亲戚邻居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赶来向林肃祝贺，他们说：“家中收藏的图书十分丰富，乃是丰盛富足的象征啊。”到了晚上，林杰突然得病，几天后死了。这时人们才知道，林杰原来是被贬到人间的仙人，那一天他的灵魂已经依附在仙鹤身上。不然的话，怎么会死得那么快？出自《闽川士传》。

高 定

高定是真公高郢的儿子。作《易经》，合八出来画八卦，上圆下方，八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全都具备了。著《易经》外传二十二篇。高定小名董二，时人多以小名称他。

初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

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出《国史补》。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陟大痴耳。”吉甫归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读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出《北梦琐言》。

白居易

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识“之无”二字，乳媪试之，能百指而不误。间日复试之，亦然。既能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掌贡闱，居易求试，一举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习《性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为时楷式，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会宪宗新即位，始用为翰林学士。出元稹《长庆集序》。

当初高定七岁，读《尚书》，读到《汤誓》一篇，他问父亲说：“为什么臣子要讨伐君主呢？”父亲回答说：“执行天命，顺应民心。”高定又问：“用天命则说是受赏于祖先，不用天命就杀戮于社祭前，这怎么是顺应民心呢？”父亲无法回答。出自《国史补》。

李德裕

李德裕才智出众，宪宗皇帝很赏识他，将他抱坐在自己的膝上。他的父亲李吉甫经常在同事面前夸赞他机敏善辩。宰相武元衡召见李德裕，问李德裕说：“你在家喜欢看什么书？”想探探他的志向是什么。李德裕不回答。第二天，武元衡告诉了李吉甫，并开玩笑说：“这个孩子是个痴儿。”李吉甫回去以后责备李德裕，李德裕

说：“武元衡身为皇帝的辅政大臣，不问如何治理国家、调剂阴阳，而问读什么书，读书是学校和礼部的职务。他的话不合适，所以我不回答。”李吉甫第二天又告诉了武元衡，武元衡非常惭愧。由于这件事，李德裕的声名迅速传播开来。出自《北梦琐言》。

白居易

白居易是白季庚的儿子，他刚生下来不久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能默认“之无”二字，乳母考他，他能够准确地用手指认多次而不出现认错。隔一天再考他，仍然一样。会说话以后，他读书非常勤敏，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五六岁时就懂声调韵脚，十五岁就能作诗赋，二十七岁被推荐参加进士考试。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主持科举考试，白居易参加考试，一举便被录取。第二年，甲科选拔，他又被录取。因此他作了《性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均成为当时的典范文章，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争着传抄他的文章。正逢宪宗皇帝刚即位，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出自元稹《长庆集序》。

崔 铉

魏公崔相铉，元略之子也。为童儿时，随父访于韩公滉，滉见而怜之。父曰：“此子尔来诗道颇长。”滉乃指驾上鹰令咏焉。遂命笺笔，略无伫思，于是进曰：“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滉益奇之，叹曰：“此儿可谓前程万里也！”

大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庙，三拥节旄。大中、咸通之中，时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罢，谓侍臣曰：“崔铉真贵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镇江陵，辟为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既入京，登上第，俄升翰苑。李未离荆渚，崔既秉钧衡，李乃驰笺贺之曰：“某早拜光尘，叨承眷与，深蒙异分，屡接清言。幸曾顾于厚恩，俯见循于末契。去载分麾南楚，拜节西秦。思贤方咏于《嘉鱼》，栖止实惭于《威凤》。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

已存陶镕之下。光生邻部，喜溢辕门。岂唯九土获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记李鹭之词也，于今播于众口。出《南楚新闻》。

李 琪

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广明中佐王铎滑州幕。琪生而敏异，十岁通六籍，遂博览文史，如寤宿习。十三，词赋诗颂，大为时贤亲赏。府帅王铎闻而异之，然每见所作，亦有疑志。

崔 铉

魏公崔铉宰相是崔元略的儿子。他孩童时跟随父亲去拜访韩公韩滉，韩滉见了很喜欢他。他父亲说：“这个孩子近来作诗能力有很大进步。”韩滉便指着架上的鹰叫他歌咏。崔铉要来纸笔，几乎没有思索，就呈上来了。他的诗是：“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韩滉更加惊奇，赞叹道：“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万里前程啊！”

唐代宗大历三年，崔铉在侍郎崔郾主持科举考试时被录取，果然长期在朝廷当官，多次担任重要职务。唐懿宗大中、咸通年间，当时推重崔铉的清誉厚德。宣宗皇帝曾罢朝回来对待臣说：“崔铉真是贵人，裴休真是贫寒的读书人。”当初李石镇守江陵，招募崔铉为士兵，一天早上崔铉拂袖而去。来到京城后，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不久升入翰林苑。李石一直没有离开江陵，崔铉执掌权力以后，李石派飞骑送去贺信祝贺说：“我早就仰慕你的风采，承蒙你的热心眷爱，深受你的特殊关照，多次听到你高雅的言论。有幸得到你的厚恩，低头就想起末流的我。去年你举旗南下荆楚，不久又奉节西行秦地。思贤才歌咏《诗经》里的《嘉鱼》，栖止实惭愧于唐太宗的《威凤赋》。当初在酒宴上，曾陪着你畅快地喝酒。将幕未移，已在你的教化之下。光生邻部，喜溢辕门。哪里只九土获安，这也让一方多获幸运。”这是掌记李鹭记载下来的，如今已经通过众口传播开来。出自《南楚新闻》。

李 琪

李琪出身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李敬在唐僖宗广明年间辅佐滑州王铎为幕僚。李琪生下来就特别聪慧，十岁就懂了诗书礼乐春秋“六经”，然后又博览文史群书，如同领悟平常所学知识。十三岁的时候所作的辞赋诗颂，大为当时的贤士和亲戚朋友所赞赏。府帅王铎听到后感到奇怪，每次看到李琪的诗作，都持有怀疑之心。

铎尝留其父敬及幕府帅饮，密遣人以“汉祖三杰”赋题试之，俟毕持去。赋尾云：“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铎骇曰：“此儿大器也！”将欲发其文价，乃以赋示坐客，一席称奖。

他日总角谒铎，铎顾曰：“适蜀中诏到，用夏州拓跋思恭为京北收复都统，可作一诗否？”即秉笔立制云：“飞骑经巴栈，鸿恩及夏台。将从天上去，人自日边来。此处金门远，何时玉辇回。早平关右贼，莫待诏书催。”铎益奇之，因执琪手曰：“此真凤毛也！”时年十四岁。

明年丁母忧，因流寓青、齐间。然糠照薪，俾夜作昼，览书数千卷，间为诗赋。唐僖宗再幸梁洋，窃赋云：“哀痛不下诏，登封谁上书？”至昭宗庙，联中科第。又忽忽不乐，恨未得转四体，为训诂之语。及梁祖受禅，琪始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学士。出《李琪集序》。

刘神童

刘神童者，昭宗朝以乡荐擢第，时年六岁矣。帝召于便殿复试之，神童朗讽经书，初无微误，帝大称，因掇御盘果实赐之。左右侍臣俱有羡色。故都官郑谷赠之诗曰：“习读在前生，僧谭足可明。还家虽解苦，登第未知荣。时果曾沾赐，春关不任情。灯前犹恶卧，寢语诵书声。”出《郑谷诗集》。

王铎曾经留下李琪的父亲李敬在府内喝酒，暗中派人以“汉高祖手下三杰”为题目去测试李琪的赋，等到李琪作完了，拿回来交给王

铎。赋的末尾写道：“得到人才就昌盛，不是贤士不要与之共事。像三国‘一龙三友’一样的朋友非常珍贵，如鼎足一样支撑局面的大臣要格外器重。项羽之所以失败灭亡是应当的，主要是有个范增却不重用。”王铎惊奇地说：“这个孩子能成大器啊！”想要抬高他文章的声价，便将他作的赋拿给座上的官员客人们看，大家全都称赞夸奖他。

有一天，李琪去拜见王铎，王铎看着他说：“正好蜀中的公文到了，任用夏州拓跋思恭为京北收复都统，你能以此为题材作一首诗吗？”李琪拿过笔立即写成一首诗：“飞骑经巴栈，鸿恩及夏台。将从天上去，人自日边来。此处金门远，何时玉辇回。早平关右贼，莫待诏书催。”王铎更加惊奇，握着李琪的手说：“你真是少有的人才啊！”这时李琪十四岁。

第二年，李琪的母亲去世，他家搬到青、齐一带。他烧米糠和木柴照明，将夜间当作白天，看了数千卷书，中间写些诗赋。唐僖宗再次巡视梁洋时，李琪私下写了一篇赋说：“哀痛不下诏，登封谁上书？”到昭宗时，李琪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过后他又失意不高兴了，遗憾自己没有分别用四种字体书写训、诰等考试文章。等到后梁的太祖皇帝继承皇位时，李琪从前殿中侍御史，提拔为翰林学士。出自《李琪集序》。

刘神童

刘神童在昭宗朝，经乡荐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当时只有六岁。皇帝将他叫到偏殿复试，他背诵经典始终没有一点差错，皇帝大为称赏，于是拿御盘中的水果给他吃。左右的侍臣均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原都官郑谷赠诗说：“习读在前生，僧谭足可明。还家虽解苦，登第未知荣。时果曾沾赐，春关不任情。灯前犹恶卧，寐语诵书声。”出自《郑谷诗集》。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岩相之犹子也，数岁能为诗。居学舍中，尝赋芭蕉诗曰：“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诗

成，翌日传于都。会儋州坐事诛，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举擢第，大有诗价。又为《感旧诗》曰：“初骑竹马咏芭蕉，尝忝名卿诵满朝。五字便容过绛帐，一枝寻许折丹霄。岂知流落萍蓬远，不觉推迁岁月遥。国境永宁身未立，至今颜巷守箪瓢。”

天祐中，授左拾遗。会河中节度使朱友谦领镇，辟掌书记。友谦初颇礼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骄慢，动多忤物，友谦稍解体，德延乃作《孩儿诗》五十韵以刺友谦。友谦闻而大怒，有以掇祸，乃因醉沉之黄河。诗实佳作也，尔后虽继有和者，皆去德延远矣。诗曰：

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
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
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
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
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莺雏金旋系，犊子采丝牵。
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
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鹞裹，袖学拓枝擅。
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
宝匣擎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毡。
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
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
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敲迎使鼓，箬拨赛神弦。
帘拂鱼钩动，箏推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欠声镌。

路德延

路德延，是儋州宰相路岩的侄子，几岁就能作诗。他在学舍曾作了一首歌咏芭蕉的诗说：“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诗写成以后，第二天就在京城流传开来。赶上路岩在儋州获罪被诛杀，影响路德延长时期无法出人头地。直到唐昭宗光化初年，他才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从此诗的声价大增。这时他又作了《感旧诗》：“初骑竹马咏芭蕉，尝忝名卿咏满朝。五字便容过绛帐，一枝寻许折丹霄。岂知流落萍蓬远，不觉推迁岁月遥。国境永宁

身未立，至今颜巷守箪瓢。”

唐昭宗天祐年间，他被任命为左拾遗。正逢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离开朝廷镇守地方，征辟他去担任书记。朱友谦一开始颇以礼相待，然而路德延天性轻慢骄傲，办起事来多违背朱友谦的意思，朱友谦便稍与他有了分歧，路德延便作了一首五十韵的《孩儿诗》讽刺朱友谦。朱友谦知道后非常生气，有人乘机挑拨，朱友谦趁路德延酒醉将他沉到了黄河里。路德延的这首诗确实是佳作，虽然后来不断有人用原韵和诗，但都与路德延的诗相差太远。路德延的原诗是：

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
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
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
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
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莺雏金旋系，犊子采丝牵。
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
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鹞裹，袖学拓枝擅。
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
宝匣擎红豆，罗衣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毡。
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
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
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敲迎使鼓，箬拨赛神弦。
帘拂鱼钩动，箴推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欠声镌。
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
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楸枰，朝聚打秋千。
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碓，相效放风旋。
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
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
斗草当春径，争球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
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隈树捉鸣蝉。
平岛跨跷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
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径，蜂穴绕阶填。
樵唱回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筵。

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逾上后池船。
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颠。

韦 庄

韦庄幼时，常在华州下邽县侨居，多与邻巷诸儿会戏。及广明乱后，再经旧里，追思往事，但有遗踪，因赋诗以记之。又途次逢李氏诸昆季，亦尝赋感旧诗。《下邽》诗曰：“昔为童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招他邑客来还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无处问，夕阳衰草尽荒丘。”又逢李氏弟兄诗曰：“御沟西面朱门宅，记得当时好弟兄。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雏手脚轻。今日相逢俱老大，忧家忧国尽公卿。”

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
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楸枰，朝聚打秋千。
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碓，相效放风旋。
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
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
斗草当春径，争球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
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隈树捉鸣蝉。
平岛跨跷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
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径□，蜂穴绕阶填。
樵唱回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筵。
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逾上后池船。
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颠。

韦 庄

韦庄小时候经常到华州下邽县寄居，多与胡同里邻居家的小孩在一起做游戏。等到广明之乱以后，他又回到旧里，回想往事，只剩下遗迹了，便作了一首诗作纪念。在途中他又遇到了小时候的朋友李家兄弟，于是又作了一首感怀旧事的诗。在下邽作的诗是：“昔为童稚

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招他
邑客来还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无处问，夕阳衰草尽荒
丘。”遇到李家兄弟作的诗是：“御沟西面朱门宅，记得当时好弟兄。
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雏手脚
轻。今日相逢俱老大，忧家忧国尽公卿。”

太平广记

(第五册)

中华书局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乐 广 刘仁轨 娄师德 李勣 李日知

卢承庆 裴 冕 郭子仪 宋 则

乐 广

晋乐令广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义，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处朝望，加有婚亲，小人谗于长沙。尝问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意。出《世说新语》。

刘仁轨

唐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皆多刘而鄙戴。时有一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顾左右曰：“此刘仆射？戴仆射？”左右以戴仆射言。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后，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所复闻。当其在

乐 广

晋惠帝时，尚书令乐广的女儿嫁给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的哥哥长沙王司马义在洛阳执掌大权，于是起兵图谋大事。长沙王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凡在朝做官的人，都感到不安和害怕。乐广不仅朝廷上有威望，而且和成都王又有姻亲关系，所以就有小人向长沙王进谗言。长沙王曾质问乐广，乐广神态自若，缓缓地说：“我怎么可能用五个儿子换一个女儿呢？”长沙王听了，因此放下心来，不再猜疑他了。出自《世说新语》。

刘仁轨

唐高宗时，刘仁轨任左仆射，戴至德任右仆射，大家都尊崇刘仁轨而鄙薄戴至德。当时有一位老妇人呈递申述状，戴至德刚要下笔批示，老妇人看看左右的人问道：“这是刘仆射呢？还是戴仆射呢？”左右的人回答她说是戴仆射。老妇人急忙上前说：“这是不管事的仆射，把诉状还给我。”戴至德一笑，让人把诉状还给了她。戴至德在职期间，没什么出色的业绩，在皇帝和同僚面前，也不善言辞。直到他死后，唐高宗非常痛惜，感叹道：“自从我失去了戴至德，再也听不到什么意见了。当他在身边的

时，事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出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筐。阅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出《国史异纂》。

娄师德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责之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

检校营田，往梁州，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令众。乡人谒尚书，欲救之。尚书曰：“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渠！”明日宴会，都督与尚书曰：“犯国法俱坐。”尚书曰：“闻有一人犯国法，云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都督遽令脱枷至。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椀饼与之曰：“噉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从此舍之。

后为纳言、平章事。父检校屯田，行有日矣。谿执事早出，娄先足疾，待马未来，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须臾，有一县令，不知其纳言也，因诉身名，遂与之并坐。令有一丁，远覘之，走告曰：“纳言也。”令大惊，起曰：“死罪。”纳言曰：“人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令因诉云：“有左疑，以其

时候，我有不对的地方，未曾放过我。”唐高宗把戴至德前前后后陈事的奏章拿出来，竟装满了一匣子。唐高宗一边看一边流眼泪，朝廷

才开始追思尊重他。出自《国史异纂》。

娄师德

纳言娄师德，是郑州人。任兵部尚书时，巡视并州，与并州相邻的几个县的县令们随行。中午到了驿站，担心人多打扰驿站的人，娄师德就让大家在厅堂里一起吃饭。他吃的是精细的白米饭，而别人吃的却是粗糙的黑米饭。便把驿长叫来，责备说：“你为什么用两种米来招待客人？”驿长很惶恐，说：“一时搞不到细米，我该死。”娄师德说：“有仓促的客人没有仓促的主人，粗米又有什么不好？”便换了黑米饭和大家一起吃。

随后，到梁州去考查屯田，先前有一个和他同乡同姓的人在那里做屯田官，犯了贪污罪，都督许钦明准备杀了他以儆示众人。那个乡人来见娄师德，想求他救他。娄师德说：“犯了国法，就是我的长子，也不能放过，何况是你！”第二天宴会上，许钦明对娄师德说：“犯了国法都要受到惩处。”娄师德说：“我听说有个人犯了国法，说是我的同乡，我其实不认识他，只是他的父亲与我小时候一起放过牛罢了。请都督不要因为我而失了法度。”许钦明立即让人给那个人去了刑具，带到大厅。娄师德严词训斥说：“你辞别父母，来求官职，但是做了官，却不严谨廉洁，你知道下场吗？”拿了一碟饅头饼给他，说：“吃去吧，做个饱死鬼去！”许钦明于是开释了那个人。

娄师德后来升为纳言、平章政事。又一次巡察屯田，出行的日子已经定了。随行人员已先起程，娄师德脚有毛病，等马未来，坐在光政门外的大横木上。不一会儿，有个县令不知道他是纳言，自我介绍后，跟娄师德并坐在大横木上。县令的一个手下远远瞧见，赶忙走过来告诉县令，说：“这是纳言。”县令大惊，赶忙站起来赔不是，并称：“死罪。”娄师德说：“你因为不认识我才和我平坐，法律上有什么死罪这一条。”县令说：“有个叫左疑的，以其

年老眼暗奏解。某夜书表状亦得，眼实不暗。”纳言曰：“道是夜书表状，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令大惭曰：“愿纳言莫说向宰相，纳言南无佛不说。”公左右皆笑。

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索马，判官谕：“意家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祇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淹却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娄目送之，谓判官曰：“与公蹶顿之矣。”众皆怪叹。其行事皆此类。浮休子曰：“司马徽、刘宽，无以加也。”出《朝野金载》。

李昭德为内史，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可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乃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师德弟拜代州刺史，将行，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遽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后，虽有人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为兄忧。”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人唾汝者，发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恶而拭，是逆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如？”弟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宠禄。出《国史异纂》。

李 勣

唐英公李勣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年老眼神不好请求解职。其实这个人的辞职书就是晚上写的，眼睛并没大病。”娄师德取笑他，说：“可不是，那个人说他晚上眼神不好，你呢，为什么大白天不认识宰相？”县令很惭愧，说：“请纳言千万别向宰相说，你就是老佛爷了。”娄师德左右的人都笑了。

娄师德出使到灵州，在驿站吃完了饭，娄师德让人牵来马，他的判官说：“我们连水也要不来，根本没人提供。”娄师德说：“我已经上马，这件事我来处理。”便叫来驿长责备道：“判官同我有什么分别？你竟敢不供给他吃喝？拿木杖来。”驿长惶惧，连忙叩头。娄师德说：“我要打你一顿，大使打驿将，是一件小事，只是弄脏了名声。如果我告诉你的上司，你就会丢掉性命，我暂且放过你吧。”驿长叩头流汗，狼狈而去。娄师德望着他的背影，跟判官说：“我替你挫辱

他了。”大家都惊叹。娄师德做事，都大致如此。浮休子说：“司马徽、刘宽也超不过他。”出自《朝野僉载》。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师德身体肥胖，走得慢，李昭德好几次停下来等他，他还是赶不上。李昭德生气了，说：“可奈可杀的乡巴佬。”娄师德听了也不发火，却笑道：“如果我不是乡巴佬，还有谁呢？”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娄师德对他说：“我没有才能，却做到宰相。现在你呢，又去做很高的地方官。得到恩惠过分了，人家会嫉妒我们，将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他的弟弟长跪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也不敢还嘴，把口水擦去就是了。我以此来自勉，希望不会成为哥哥的忧虑之处。”娄师德说：“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人家拿口水唾你，是人家对你发怒了。如果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不满。不满而擦掉，使人家就更加发怒。应该是让唾沫不擦自干，怎么样？”他弟弟会心地笑着接受了他的建议。武则天当政时，娄师德也没有失去宠禄。出自《国史异纂》。

李 勣

唐太宗时，英国公李勣 做司空，参知政事。有一番官参选被外放，

来辞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及期而至，郎中并在傍。番官至辞，英公 眉谓之曰：“汝长生不知事尚书侍郎，我老翁不识字，无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负愧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惧，遽问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须臾引入，注与吏部令史。

英公时为宰相，有乡人尝过宅，为设食，客裂却饼缘。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饼，犁地两遍熟，概下种锄耨，收刈打颺讫，碓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客大惭悚。

浮休子曰：“宇文朝，华州刺史王黑，有客裂饼缘者，黑曰：‘此饼大用功力，然后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饥，且擎却。’客愕然。又台使致黑食饭，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黑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极

悚息。今轻薄少年裂饼缘，割瓜侵瓢，以为达官儿郎，通人之所不为也。”出《朝野金载》。

李日知

唐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不曾行杖罚，其事克济。及为刑部尚书，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史总集，欲决之。责曰：“我欲笞汝一顿，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礼汝。”遂放之，自是令史无敢犯者。设有稽失，众共责之。出《朝野金载》。

他去向李勣辞别。李勣说：“明天早晨你到朝房来见我。”次日早晨按约定到了朝房，郎中都在旁边。那个番官来辞别，李勣皱着眉头对他说：“你平素不知道奉侍尚书侍郎吗？我老汉不认字，没办法教你，有什么理由能帮你留下，深感对不起你，多努力吧，好自为之。”侍郎等听了害怕，马上问他叫什么名字，并带着他到南院看榜，很快又领回来，重新签署他到吏部去做令史。

李勣做宰相时，有同乡人曾路过他家，李勣为他准备饭食，这个人把饼边扯掉，只吃中间的部分。李勣说：“年轻人啊，这个饼要犁地两遍才麦熟，下种莳弄，收割打场，扬麦完用磨来磨，用罗来罗，然后面才能做成饼。年轻人把饼边扔了，是什么道理？在我这里还可以，如果在皇帝面前，你这样吃，差不多要砍你的头。”那个人很惭愧和害怕。

浮休子说：“宇文化及朝，华州刺史王黑也遇到有客把饼边扯掉，王黑说：‘这张饼费了多大的力气，然后才能吃到口里。你把饼边扯下来，只是你不饿，你给我举着。’客人惊呆了。又一次，台使侍候王黑吃饭，那人去瓜皮很厚，扔到地上。王黑从地上拾起来，让那人吃掉了，那人极其惶恐。如今一些没品行的年轻人丢饼边、切瓜皮很厚，以为自己是达官的儿郎，其实，学识通广的人是不做的。出自《朝野金载》。

李日知

唐代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从任畿县、赤县地方官，不曾施杖刑，事情就能解决。做刑部尚书后，有一令史接受任务后竟然忘记，三天没有处理。李日知叫人拿来板子，剥了他的衣服。把所有的令史都集合一起，准备打他板子。责备说：“我本要打你一顿板子，又担心天下人说你这家伙真行，能把李日知惹火，吃了李日知板子，人家就不拿你当人了，你老婆孩子也不尊重你了。”就饶过了他，从此令史们没人敢再犯了。如果有谁出了闪失，大家就一起责备他。出自《朝野金载》。

卢承庆

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失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可中上。”出《国史异纂》。

裴冕

李齐物，天宝初为陕州刺史，开砥柱之险，石中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齐物性褊急，怒陕县尉裴冕于州城大路，冠冕之士鄙之。后冕为宰相，除齐物太子宾客。时人嘉冕不报私怨。出《谭宾录》。

郭子仪

郭子仪为中书令，观容使鱼朝恩请游章敬寺，子仪许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讽，请君无往。邠吏自中书驰告郭公，军容将不利于公，亦告诸将。须臾，朝恩使至，子仪将行，士衷甲请从者三百人。子仪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尔曹胡为？”独与童仆十数人赴之。朝恩候之，惊曰：“何车骑之省也？”子仪以所闻对，且曰：“恐劳思虑耳。”朝恩抚胸捧手，呜咽挥涕曰：“非公长者，得无疑乎？”出《谭宾录》。

子仪有功高不赏之惧，中贵人害其功，遂使盗于华

卢承庆

卢承庆做尚书，总管官吏政绩的考评。有一位官员负责漕运，遇到大风，翻了船，损失了米。卢承庆在评语上写：“监运失粮，考中下。”那个人神态自若，没说一句话就退下了。卢承庆看重这个人很有雅量，改评语为：“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个人既未表示高兴，也未表示惭愧。卢承庆又改评语为：“宠辱不惊，可以考中上。”出自《国史异纂》。

裴 冕

唐玄宗天宝初年，李齐物任陕州刺史，开辟砥柱山的险阻时，在乱石中发现铁犁铧，上面铸有“平陆”二字，因此改陕州河北县为平陆县。李齐物是个急性子，在大道上对陕县县尉裴冕发火，以致有身份的人都鄙视裴冕。后来裴冕做了宰相，任用李齐物为太子宾客。当时的人们都称颂裴冕，说他心地公正，不报私怨。出自《谭宾录》。

郭子仪

郭子仪任中书令，观容使鱼朝恩请他一起游章敬寺，郭子仪答应了。宰相考虑到郭子仪和鱼朝恩之间有矛盾，派人劝阻郭子仪，希望他不要去。郭子仪的部属也从中书省骑马跑到他那里去，说鱼朝恩将对他不和，并且把这话告诉了将领们，请他们劝阻。不一会儿，鱼朝恩派来请郭子仪的人到了，郭子仪刚要走，部下三百人全副武装请求同他一起去。郭子仪生气地说：“我是国家的大臣，他如果没有天子的密诏，怎么敢害我！如果是天子的命令，你们能做什么？”说完，只带了十几个童仆去赴约。鱼朝恩正等待郭子仪，见他轻车简从，非常惊讶地说：“为何车马这么少？”郭子仪把他听到的话告诉鱼朝恩，并说：“恐怕劳你费心思。”鱼朝恩抚摸着胸口、握着郭子仪的手，流涕呜咽着说：“不是您这样的长者，能不怀疑我吗？”出自《谭宾录》。

郭子仪担心功高不封赏，宦官嫉恨他的功劳，暗中差人到华州，掘公之先人坟墓。公裨将李怀光等怒，欲求物捕其党。及公入

奏，对扬之日，但号泣自罪。因奏曰：“臣领师徒，出外征伐，动经岁年，害人之兄、杀人之父多矣。其有节夫义士，刃臣于腹中者众。今构隳辱，宜当其辜。但臣为国之心，虽死无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测。

公子弘广常于亲仁里大启其第，里巷负贩之人，上至公子簪缨之士，出入不问。或云：王夫人、赵氏爱女，方妆梳对镜，往往公麾下将吏出镇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视之无异仆隶。他日，子弟焦列启谏，公三不应。于是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贵以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也。”公笑而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吾是以尔。”诸子皆伏。《郭氏旧史》说：辛云景曾为公之吏使，后除潭州都督，将辞，累日不获见。夫人王氏及赵氏爱女乃谓云景曰：“汝弟去，吾为汝言于令公。”云景拜于庭。夫人傅粉于内，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吃饭处。”赵氏女临阶濯手，令云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云景始趋而去矣。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卒，诸蕃犯京畿，子仪统众御之。至泾阳，而虜已合。子仪率甲士二千出入。虜见而问曰：“此何人也？”报曰：“郭令公。”回纥曰：“令公在乎？怀恩谓

州，去挖了他的祖坟。郭子仪的副将李怀光等人非常气愤，想找人抓捕那些挖祖坟的人。等郭子仪入朝奏对那天，面对皇上，只是流泪长哭，自称有罪。向皇帝奏说：“我领师徒，外出征伐，动不动就几年，害了人家的兄长，杀了人家的父亲，这情况是很多的。那些节夫义士，想朝我肚子捅刀子的人也很多。今天我受到掘坟的污辱，应当承受这些罪过。但是，我报效国家的热心，即使死了也无悔。”由于这个，朝廷内外都猜不透郭子仪这个人。

他的儿子郭弘广曾在长安亲仁里大造府第，里巷中的商贩、上至显贵公子，出入都不过问。有人说：郭子仪的夫人王氏和赵氏爱女，正在对镜梳头时，往往就有出镇的郭子仪帐下的将领，和属员出入，都会被叫住，让他们打水取巾，对待他们和仆隶没什么两样。有一

天，子弟们忧虑地给郭子仪提意见，郭子仪再三不作答。于是，他们流着泪说：“大人功业已获成功，却不自重，不论贵贱，都可以出入卧室，我们想，即便是伊尹、霍光那样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郭子仪笑着对他们说：“不是你们所想的。咱们家吃官粮的马就有五百匹、吃官饭的上千人，现在进没地方走，退没地方守。假如筑起高墙，锁上门户，内外不通，一怨产生，有人诬告说我有造反的心，再有贪功嫉贤的人加以佐证，陷害成功，咱们全家就会被搓成粉末，那时候，咬肚脐子后悔都来不及。现在咱们院落板荡荡，四门大开着，小人们即使怎样的向皇帝进谗，也没什么来加罪于我，我为的是这个啊。”子弟们都表示钦服。《郭氏旧史》说：辛云景曾是郭子仪的吏使，后升任潭州都督，将向郭子仪辞行，几天都没见到郭子仪。夫人王氏及赵氏爱女于是对辛云景说：“你只管离开，我们替你跟令公说一声。”辛云景在庭院里行了拜礼。夫人在屋里傅粉，说：“我非常高兴，高兴你找到了一个吃饭的地方。”赵氏爱女站在台阶旁洗手，叫辛云景给她取水。夫人说：“让他走。”辛云景才快步离去。

唐代宗永泰元年，仆固怀恩病故，诸番进犯京畿，郭子仪率兵抵御。刚到泾阳，诸番力量已经汇合。郭子仪率两千部众出入期间。番兵看到了，问道：“这个领兵的是什么人？”回答说：“他是郭令公。”回纥头领说道：“怎么郭令公还在？仆固怀恩告诉

吾，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殂谢，中国无主，故某来。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仪报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使谕之。回纥曰：“令公若在，安得见之？”子仪出，诸将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虏有数十倍之众，今力不敌，奈何？但至诚感神，况虏乎？”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及传呼曰：“令公来！”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仪乃数十骑徐出，免胄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降马曰：“是吾父也。”

子仪长六尺余，貌秀杰。于灵武加平章事，封汾阳王，加中书令。图形凌烟阁，加号尚父，配飨代宗庙庭。有子八人，婿七人，皆重官。子暧，尚升平公主，诸孙数十人。每诸生问安，颔之而已。事上诚恭，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志。前后连罹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等，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临戎敌，诏命征之，未

尝以危亡回顾。亦遇天幸，竟免患难。

田承嗣方跋扈，狼傲无礼，子仪尝遣使至魏州，承嗣辄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麾指进退如仆隶焉。始光弼齐名，虽威略不见，而宽厚得人过之。岁入官俸二十四万，私利不预焉。其宅在亲仁里，居

我，大唐皇帝死了，郭令公也死了，中国没有头脑了，所以我才来的。现在郭令公在，大唐皇帝在不在呢？”郭子仪差人告诉他说：“皇帝万寿无疆。”回纥头领说：“我们叫仆固怀恩骗了。”郭子仪使人晓谕番兵。回纥头领说：“郭令公若在的话，我能见他吗？”郭子仪将要出见，诸位将领都说：“戎狄不可相信，请不要前往。”郭子仪说：“敌虏有几十倍于我之众，真打起来，咱们的力量是敌不过的，怎么办？但是至诚可以感动神灵，何况是敌虏呢？”将领们要选五百精锐的骑兵给他做护卫，郭子仪说：“那恰恰足以招来麻烦。”等传呼说：“郭令公来了！”番兵们开始怀疑，都拿着武器瞪着眼睛等待他。郭子仪仅率几十骑人马出阵，摘下头盔来慰劳说：“你们安好啊？我们长久以来同怀忠义，现在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回纥头领率先放下兵器下马，说：“您是我们的父辈啊。”

郭子仪身长六尺多，相貌俊秀。唐肃宗在灵武封他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加平章政事，又封为汾阳王，又加中书令。后来把他的像画在凌烟阁上，德宗时又加号为尚父，逝世后，配享代宗庙庭，极有尊荣。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做到很大的官。他的儿子郭暖，娶了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有几十个孙子和孙女。这些人每次给他问安或祝寿的时候，他仅点头而已。郭子仪事上忠诚，临下又非常宽厚。每攻打城邑，所到之处，每战必克。前后不断遭受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百般诋毁。当时他正手握重兵，或者临敌作战，皇帝命令征讨，未曾顾及自己的危亡。也是遇到上天宠幸，始终能免于祸患。

田承嗣正跋扈，傲慢无礼，郭子仪曾派使者到魏州，田承嗣则望着使君下拜，指着自己的膝盖说：“我这膝盖不屈于人很多年了，现在我只好为郭令公一屈了。”郭子仪部下的老将像李怀光等数十人，都是封王封侯的重臣，郭子仪指挥他们进退若仆隶一般。当年，郭子

仪同李光弼齐名，虽然威武稍不如李光弼，但是在宽厚得人心方面，是超过他的。每年他家的俸银有二十四万两，其他的收入尚且不算。郭子仪的住宅在长安的亲仁里，占

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出《谭宾录》。

宋 则

宋则家奴执弩弦断，误杀其子，则不之罪。出《独异志》。

整个亲仁里的四分之一。四通八达的巷子，家人三千，出出入入亲仁里的人，甚至分不出哪一家是郭子仪的府第。代宗很恩宠他，从来不直呼郭子仪的名字，而称为大臣。天下靠他支撑安稳了二十多年。做中书令二十四年，权倾天下而朝臣们不妒忌；功盖一代而皇帝从不猜疑；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没有人不满。郭子仪一生富贵长寿，子孙安康，自始至终享受天伦之乐，没有缺憾。去世的那年八十五岁。出自《谭宾录》。

宋 则

宋则的家奴不小心拉断了弓弦，射死了他的儿子，宋则没治他的罪。出自《独异志》。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陆象先 元 载 董 晋 裴 度 于 颢
武元衡 李 绅 卢 携 归崇敬 夏侯孜
陈敬瑄 葛 周

陆象先

唐陆充公象先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欲贾其事，鞭背见血，曰：“卑吏犯公，请去。”充公从容谓之曰：“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出《国史补》。

元 载

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坐讲《易》，尽言《鼎》卦，以挫元载、王缙。是日，百官皆在，缙不堪其辱，载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出《国史补》。

陆象先

唐朝兖国公陆象先任同州刺史，他的家童走在路上遇到了参军，没有下马。参军想用这件事讨好陆象先，拿马鞭子把这个家童脊背打出了血，而后说：“卑贱的小吏得罪您，请赶他走吧。”陆象先从容地对他说：“奴才见了参军不下马，打也行，不打也行。参军既已把他打了，走也行，不走也行。”参军摸不透他的意思，自行退去。出自《国史补》。

元 载

宦官鱼朝恩在国子监高坐在上面讲《易经》，洋洋洒洒地大谈

《鼎》卦，其用意在于羞辱这方面的学者元载和王缙。当天，百官都在场，王缙受不住污辱，表现出愤怒的样子，而元载却安适自在的样子，满面微笑。鱼朝恩讲完退下来说：“王缙发怒，是人之常情；而元载微笑，却深不可测。”出自《国史补》。

董 晋

董晋与窦参同列，时政事决在窦参，晋但奉诏唯诺而已。既而窦参骄盈犯上，德宗渐恶之。参讽晋，奏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岂不是窦参遣卿奏也？”晋不敢隐讳。上因问参过失，晋具奏之。旬日，参贬官。晋累上表辞官，罢相，受兵部尚书，寻除东都留守。会汴州节度李万荣疾甚，其子乃为乱。以晋为汴州节度使。

时晋既授命，唯将判官僚从十数人，都不召集兵马。既至郑，瑄武将吏都无至者。晋将吏及郑州官吏皆惧，共劝晋云：“都虞候邓惟恭合来迎候。承万荣疾甚，遂总领军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状岂可料耶？恐须且回避，以候事势。”晋曰：“某奉诏为汴州节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为逗留。”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来至汴州数十里，邓惟恭方来迎候。晋俾其不下马。既入，仍委惟恭以军众。惟恭探晋何如事体，而未测浅深。

初万荣既逐刘士宁，代为节度使，委兵于惟恭。及疾甚，李乃归朝廷。惟恭自以当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进，不虞晋之速至。晋之速至留以近，方迎，然心常快快。惟恭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晋宽厚，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长源性滋彰云为，

董 晋

唐德宗时，董晋和窦参同列，当时所有的政事都由窦参决定，董晋只是唯唯服从而已。不久窦参自满傲慢冒犯了皇上，德宗渐渐不满意他了。窦参婉言劝说董晋，要他向皇帝奏请给事中窦申做吏部侍郎。德宗严肃地说：“这难道不是窦参让你请奏的吗？”董晋不敢隐

讳，以实话相告。德宗就问窦参的过失，董晋一一回禀。十天后，窦参便被贬了官。董晋也好几次上表要求辞官，德宗罢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接着又任命他为东都留守。正赶上汴州节度使李万荣病重，他的儿子作乱。德宗就任命董晋为汴州节度使。

董晋接到任命时，只带了判官、侍从等十几个人，没有召集兵马。到了郑州以后，瑄武军将吏都没有来迎接他的。董晋的部下和郑州的官吏都很害怕，一起劝董晋说：“汴州节度府的都虞候邓惟恭是应该来迎接的。他乘着李万荣病重，于是总领了军事，现在您到了这里，他还不派人来迎接您，这情状怎么能估料呢？恐怕咱们得暂时回避一下，以等待势态发展。”董晋说：“我奉诏做汴州节度使，只能按敕令到任，怎么可以妄自逗留不前？”大家都担心他有危险，唯独董晋自己安然自处。到了离汴州几十里的地方，邓惟恭才来迎接。董晋让他不要下马。进了汴州之后，仍委托邓惟恭主持军务。邓惟恭打探董晋是如何处事的，但摸不清他的深浅。

当初，李万荣赶跑了前节度使刘士宁后，取而代之，并且把兵权交给邓惟恭。等他病重，才归顺朝廷。邓惟恭自以为他应当接替李万荣做节度使，故意不派人迎接董晋，来让董晋心生疑惧，希望董晋不敢进汴州，没有想到董晋会来得这样神速。董晋这么快地来了，临近了汴州，邓惟恭才去迎接，但心里常快快不痛快。董晋以骄傲轻慢法律，暗中图谋不轨的罪名，把邓惟恭发配到岭南。朝廷担心董晋柔弱，不久又派汝州刺史陆长源做他的行军司马。董晋性格宽厚，待人谦和，恭敬节俭，每做事，多按照过去的旧例办，部队逐渐地安定下来。陆长源生性好动彰显所为，

请改易旧事，务从峭刻。晋初皆许之，及案牒已成，晋乃且罢。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人皆恶之。

晋卒于位。卒后十日，汴州大乱，杀长源、叔度，军人鬻食之。长源轻言无威仪，自到汴州，不为军州所礼重。及董晋疾亟，令之节度晋后事，长源便扬言：“文武将吏多弛慢，不可执守宪章，当尽以法绳之。”由是人人怨恨。叔度性亦苛刻，又纵恣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戏，自称孟郎，由是人轻而恶之。出《谭宾录》。

裴 度

裴晋公度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出《因话录》。

又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印存，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于胥吏辈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伏其弘量，临事不挠。出《玉泉子》。

要求改变旧法，务必严厉苛刻。开始，董晋都答应了，陆长源要实施的方案已经制定出来，董晋却改变了初衷，暂未实行。董晋把管钱粮收支会计的事，委派给判官孟叔度，孟叔度是一个轻浮的人，好轻慢军人，大家都讨厌他。

董晋在汴州节度使任上逝世。他死后十天，汴州大乱，乱军杀死了行军司马陆长源和节度判官孟叔度，并且把他们剁成肉块吃了。陆长源这个人说话随便，没有威仪，从到汴州后，地方官和部将都没人尊重他。等董晋病重的时候，令他节制调度董晋后事，他就扬言说：“汴州的文官武将多松弛简慢，不执守法规，全当依法惩治。”因此人们怨恨他又惧怕他。而孟叔度生性刻薄，又放纵声色，常到妓馆里和女人调笑，自称孟郎，人们都看不起他、厌恶他。出自《谭宾录》。

裴 度

晋公裴度任门下侍郎，到吏部去选官佐，跟同路一起去的给事中说：“我这个人升官，只是靠很多侥幸。这些人升个一级半级很难，何必问了。一生注定不曾退而自省。”裴度不相信抽签算命，也不贪图穿得好，吃得好。经常和人家说：“鸡猪鱼蒜，碰着就吃；生老病死，顺其自然，该死了，就去顺应死亡。”他的气度弘达，大致这样。出自《因话录》。

裴度在中书省，左右的人忽然禀报说官印丢了，听见此事的人都惊慌失措。裴度却叫人设宴饮酒作乐，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私下认为他很奇怪。夜深宴会正酣畅时，左右的人又禀报说官印还在，并没有丢失，裴度也不搭理，尽欢而散。有人问裴度印都丢了，为什么还这样镇定，裴度说：“这准是下面的小官拿去私自盖印了。慢一点处理，印就可以送回来；处理急了，他肯定给你丢到水里、火里，就没有办法再找到了。”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大度，遇事不乱。出自《玉泉子》。

于 颀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颀。郑傲倪自若，似无郡使之礼。书曰：“阁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骞腾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镜也。太穆孤幼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尚为衣食之节。赐钱一千贯，绢一千匹，器物一千两，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使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费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

又有匡庐符戴山人，遣三尺童子，赍数尺之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如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县。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纵。其婢端丽，饶音伎之能，汉南之最姝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以类无双，给钱四十万，宠盼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座。于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甚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帏幌奁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

于 颀

郎中郑太穆任金州刺史，写信给于襄阳于司空于颀。郑太穆骄傲，目空一切，似乎没有郡使之礼。信中说：“阁下是南海的大鹏鸟，中天的砥柱。腾飞起来日月都会被遮掩，摇动起来山岳也要倾倒。真是皇上的重臣，各地官员的楷模。我郑太穆孤幼一家二百多口人，分住在东西两京，挨饿受冻。我管理的小郡，薪俸少，尚为衣食之节用。现在请你赐我一千贯钱、一千匹绢、一千两买东西的银子、一千石米，再给我十名女婢、十名男仆。”又说：“这对于你，不过是分千树的一叶，但这一叶对于我，就是浓荫。对于你，就如减少大海的几滴水，对我，那便是一片肥沃的大泽了。”于颀读了信，没有叹息，也无惊讶。只是说：“郑使君要的东西，依次各给一半。因为军队用钱之时，所以不能全满足他的愿望。”

又，庐山有一个叫符戴的山人，差了一个小童子持着数尺长的信到于颀那里，请求给钱一百万，把庐山买下来。于颀便给了他一百万，还外赠纸墨、衣服等。还有一个寓居汉水边上叫崔郊的读书人，积累了文学上的才能，但财物贫乏。不久跟他姑姑的婢女私通，每每有阮咸一样的放纵欢乐。那婢女端庄秀丽，富有歌舞弹唱的技能，是汉南一带最美的女子。崔郊的姑姑家贫，把这个婢女卖给了于颀，于颀非常喜欢这个婢女。以为天下无双，就给了他姑姑四十万文钱，宠爱她越来越深。崔郊对这个女子思念不已，就亲到于颀府署近，希望能见到女子一面。婢女在寒食节那天果然出了门，正逢崔郊等在柳树下，两个人相见，饮泣不已，山盟海誓。崔郊赠女子一诗说：“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有嫉妒崔郊的人，就把这首诗写下来，贴在厅座上。于颀看到这首诗，叫人把崔郊召到府上，左右的人猜不出他的用意。崔郊又忧又悔，但无处可以遁逃。等于颀见了崔郊，握着他的手说：“‘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先生写的呀？四十万是一笔小钱，你何惜一封信，不早点告诉我。”马上命婢女同他一起回去，至于帷帐、奁匣，都给准备了，让崔生稍微富裕一些。

初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阳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违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

之嬉娱？”遂多以缙帛赠行，手书逊谢于零陵之守也。云溪子曰：“王敦驱女乐以给军士，杨素归德言妻。临财莫贪、于色不吝者罕矣。时人用为雅谈。历观相国挺特英雄，未有于襄阳公者也。”戎使君诗曰：“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出《云溪友议》。

武元衡

武黄门之西川，大宴。从事杨嗣复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饮，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动，沐讫，徐起更衣，终不令散宴。出《乾闥子》。

李 绅

李相绅镇淮南，张郎中又新罢江南郡，素与李隙，事具别录。时于荆溪遇风，漂没二子。悲戚之中，复惧李之仇己，投长笺自首谢。李深悯之，复书曰：“端溪不让之词，愚罔怀怨。荆浦沉沦之祸，鄙实惘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张感涕致谢，释然如旧交，与张宴饮，必极欢醉。

张尝为广陵从事，有酒妓尝好致情，而终不果纳。

当初，有从零陵来的人说，在太守戎昱家的酒席上看到了一个歌唱得很好的女子，于颀 就让人把她招来。戎昱官小不敢违背他的命令，拖了一个多月，才把那女子送来。等到了，于颀 就叫她唱歌，那女子唱的就是戎昱送歌女的事。于颀 说：“大丈夫不能建功立业，为后世所称颂，哪里能夺人所爱，为自己来玩乐呢？”于是赠了许多丝绸，亲自写信向戎昱道歉。云溪子说：“晋朝王敦把乐伎送给士兵，隋朝杨素送还徐德言的妻子。面对财物不贪、面对美色不爱的人，是少有的。世人当为雅谈。纵观历代做宰辅的独特英雄，没有超越于颀 这种大器量的。”戎昱作诗道：“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出自《云溪友议》。

武元衡

黄门侍郎武元衡去西川，举行宴会践行。从事杨嗣复狂饮，喝得大醉，强逼武元衡用大酒杯喝酒。武元衡不喝，杨嗣复就把酒浇在他身上，并声称我用酒来给你洗澡。武元衡拱起手一动不动，任他浇完了酒，才缓缓地站起来换了一身衣服，始终没叫宴席散了。出自《乾馱子》。

李 绅

丞相李绅镇守淮南，郎中张又新在江南郡守的任上罢官，张又新和李绅一向不和，这事在别的书上有记载。张又新罢官后还乡时，在荆溪上遇风翻船，淹死了两个儿子。身遭不幸，悲痛之中，又担心李绅会报复他，便给李绅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自己俯首谢罪。李绅很同情他，便在回信中说：“端溪争论之辞，我没有记恨。荆浦沉船之祸，我实在同情。”之后又十分优厚地对待张立新，对过去一点也不介意。张又新非常感激，亲自道谢，二人释嫌和好，同旧时朋友一样，二人一起宴饮，一定要尽欢喝个大醉。

张又新曾任过广陵从事，曾和一位酒妓很要好，但始终没娶她。至是二十年，犹在席。目张悒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盘上，妓深晓之。李既至，张持杯不乐。李觉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词曰：“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张醉归，李令妓随去。出《本事诗》。

又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座上赋诗曰：“□髯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出《本事诗》。

卢 携

故相卢携为监察日，御史中丞归仁绍初上日，传语携曰：“昔自

淝东推事回，鞞袋中何得有绫四十匹？请出台。”后携官除洛阳县令，寻改郑州刺史，以谏议征入。至京，除兵部侍郎，入相。自洛阳入相一百日。数日，问何不见归侍郎，或对云：“相公大拜请假。”携即除仁绍兵部尚书，人情大洽也。出《闻奇录》。

归崇敬

归崇敬累转膳部郎中，充新罗册立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曰：

到现在二十年后，还在酒席间。二人四目相对，愁闷萦怀，眼泪就要流下来了。李绅去换衣服，张又新用手指蘸着酒，在木盘上题词，女子深晓词义。李绅回来后，张又新端着酒杯闷闷不乐。李绅发觉了，就叫女妓唱歌助酒。女子便唱了张又新刚写的词：“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张又新喝得大醉而归，李绅让女妓和他一起归去。出自《本事诗》。

又

尚书刘禹锡从和州任上罢官，改任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也从淮南节度使任上罢归京城，仰慕刘禹锡的大名，曾邀请到家里，摆得很丰盛的酒席款待他。喝酒喝到酣畅时，李绅让一个非常美貌的歌妓唱歌献给刘禹锡。刘禹锡即席赋诗说：“□髻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绅就把那歌妓送给他了。出自《本事诗》。

卢 携

原相卢携做监察御史期间，御史中丞归仁绍刚上任，传话给卢携说：“你过去在浙东做推事回来，马上驮的袋子里怎么会有四十匹绫子？请拿到御史台来。”后来，卢携官拜洛阳令，不久改任郑州刺史，以谏议大夫征召入朝。到了京城，又被任命为兵部侍郎，接着，就升任宰相。卢携自洛阳令到升任宰相，仅仅不过一百天。过了几

天，卢携没有看到归仁绍，就问怎么没见到归侍郎，有人告诉他说：“在您授任宰相职务时，他请假了。”卢携立即提拔归仁绍任兵部尚书，人情就非常融洽了。出自《闻奇录》。

归崇敬

归崇敬几次升迁，做到了膳部郎中，充当新罗册立使。他一次乘船到了海上，大海中波浪迅急，所乘的舟船坏漏。船上的人都异常惊慌，撑船的人请求用小船载归崇敬逃生。归崇敬对他说：

“舟人凡数十百，我岂独济？”逡巡，波涛稍息，举舟竟免为害。出《谭宾录》。

夏侯孜

与王生同在举场。王生有时价，孜且不侔矣。尝落第，偕游于京西凤翔，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酒酣，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当掷堂印。”王生自负才雅，如有得色，怒曰：“吾诚浅薄，与夏侯孜同年乎！”不悦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无所闻。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获孜与父平昔所尝来往笔札累十数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谒孜，孜即见，问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诸从事，以话其事。出《玉泉子》。

陈敬瑄

陈太师敬瑄虽滥升重位，而颇有伟量。自镇西川日，乃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三十千。常有告说吏偷钱，拂其牒而不省。营妓玉儿者，太师赐之卮酒，拒而不饮，乃误倾泼于太师，污头面，遽起更衣。左右惊忧，立候玉儿为齏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赐之。玉儿请罪，笑而恕之。其宽裕率皆此类。出《北梦琐言》。

“船上总共有数十百的人，我怎么能自己逃命呢？”不久，浪涛平息了

一些，整条船上的人最后都免于海难。出自《谭宾录》。

夏侯孜

夏侯孜与姓王的读书人同在考场应试。姓王的是一个呼声很高的人，夏侯孜暂且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但是二人都落第而归，结伴到京西凤翔去游玩，住在连帅处。有一天，从事设宴招待他们。酒喝到畅快处，从事拿出骰子来祝祷说：“我给你们预卜一下，两位秀才如果明年都能高中，当掷一个堂印出来。”姓王的自以为学问好，本有得意之色，一下子又发怒了，说：“我确实浅薄，但是也不至于和夏侯孜同年！”很不高兴地离去了。夏侯孜不仅考中，而且官运亨通，累官做到宰相。那个姓王的竟默默无闻。夏侯孜在蒲津，王生的儿子不了解情况，偶然翻出夏侯孜同他父亲以前来往的书信累计十几封，都是夏侯孜亲笔写的。很高兴地持着这些书信去见夏侯孜，夏侯孜接见之后，问他有什么要求，并一一照办。又召集各从事，向他们述说当年的往事。出自《玉泉子》。

陈敬瑄

太师陈敬瑄虽然糊里糊涂地升了大官，却颇有大器量。从镇守西川开始，就把行政事务委托给幕僚，军务委托给部将。每天蒸吃一条狗，喝一壶酒，每月摆六次宴席，款待部曲。就和五个平生嗜好喝酒的人来往过密。一碗焦菜就花掉三十千钱。曾经有人来报告办筵席的人偷钱，他把文状丢在一边而不理。有个军妓叫玉儿的，陈敬瑄给她酒，拒绝不喝，却误把酒泼向陈敬瑄，弄脏了他的头和脸，他立刻起身换衣服。左右的人又惊又忧，等着玉儿要被剁成肉酱。陈敬瑄换了衣服出来，坐回到席位上，不但没发火，还赏酒给玉儿吃。玉儿请罪，陈敬瑄笑着宽恕了她。他的宽厚待人，大致都像这样。出自《北梦琐言》。

葛 周

梁葛侍中周镇兗之日，尝游从此亭。公有厅头甲者，年壮未婿。

有神彩，善骑射，胆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时诸姬妾并侍左右，内有一爱姬，乃国色也，专宠得意，常在公侧。甲窥见爱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顾问，至于再三，甲方流眄于殊色，竟忘其对答。公但俯首而已。既罢，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惧，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计忆公所处分事。数日之间，虑有不测之罪。公知其忧甚，以温颜接之。未几，有诏命公出征，拒唐师于河上。时与敌决战，交锋数日，敌军坚阵不动。日暮，军士饥渴，殆无人色。公乃召甲谓之曰：“汝能陷此阵否？”甲曰：“诺。”即揽辔超乘，与数十骑驰赴敌军，斩首数十级。大军继之，唐师大败。

及葛公凯旋，乃谓爱姬曰：“大立战功，宜有酬赏，以汝妻之。”爱姬泣涕辞命，公勉之曰：“为人之妻，可不愈于为人之妾耶？”令具饰资妆，其直数千缗。召甲告之曰：“汝立功于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职。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称死罪，不敢承命。公坚与之，乃受。噫！古有绝纓、盗马之臣，岂逾于此？葛公为梁名将，威名著于敌中。河北谚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云。出《玉堂闲话》。

葛 周

梁代侍中葛周镇守兖州时，曾游从此亭。葛公手下有一厅头甲，正当壮年，没有娶妻。这个人生得有神采，又善于骑马射箭，胆识力气超过常人。偶然一次因有事禀报，葛周召他入见。当时，葛周的妻妾们都并侍左右，其中有一个葛周的爱姬，天香国色，专宠得意，常待在葛周身边。厅头甲窥见到这女人，目光就盯着不动了。葛周问他什么话，说了好几次，他也没能回神儿，厅头甲正盯着美姬，竟忘记了回话。葛周只是低头而已。过后，葛周微微地笑了下。有人告诉了厅头甲，厅头甲很害怕，称说自己神思不清，也不记得葛周布置的事了。好些日子，提心吊胆，担心将有不测之罪。葛周知道他很害怕，很温和地待他。不久，有诏命让葛周率部出征，抵御唐师于河上。双方决战，打了几天，唐师部伍不乱。傍晚，士兵又饥又渴，大都没了人色。葛周就把厅头甲叫来，说：“你能攻陷敌阵吗？”厅头甲说：“能。”就骑马冲出去，与几十个骑兵驰赴敌军，斩杀数十人。葛

周以大部队紧跟其后，唐师大败。

等到葛周胜利归来，葛周对他的爱姬说：“厅头甲立了这样的大功，应当有奖赏，你做他的妻子吧。”爱姬流着眼泪推辞，葛周勉励她说：“你去给人家做妻子，可不比给人做妾强？”让人给她准备了嫁妆，价值几千缗。葛周把厅头甲请来，对他说：“你在河上立了很大的战功，我知道你没成亲，现在我把某女给你做妻子，又兼任署上的职务。这个女子就是当日你专目注视的那个女子。”厅头甲连称死罪，不敢答应。葛周一定坚持给他，他才接受。嘿！古代有绝纓、盗马的事例，哪里超过了葛周的事迹？葛周是梁代的名将，威名著称于敌中。河北有一条谚语说：“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意思说山东人葛周，没事你可别惹他。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七十八 贡举一

总叙进士科 进士归礼部 府 解 诸州解 试杂文

内出题 放杂文榜 放 榜 五老榜 谢 恩

期 集 过 堂 题 名 关 试 宴 集

总叙进士科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恒不减八九百。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算，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李肇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由此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切，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所以韩中丞仪，常有知闻近过关试。仪以一篇

总叙进士科

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到唐太宗贞观、高宗永徽年间兴盛起来。官绅们即使位极人臣，不是进士出身，终以为憾事。以致每年的举子，常不少于八九百人。大家推重举子，称他们为“白衣公卿”，又叫“一品白衫”。科举很艰难，常有些三十多岁的人仍未考中，被称为“老明经”，五十岁中了进士，被称为“少年进士”。那些自恃有风流才气、变通的技能，像苏秦、张仪那样的口才，荆轲、聂政那样的胆量，仲由那样的勇武，张良那样的智谋，桑弘羊那样的精于书算，东方朔那样的诙谐，都因这而晦暗。修养品行、谨慎行动，即使处子那样的洁身自好也赶不上。还有老死在考场上的，无怨无悔。所

以有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李肇说：“进士为世人推崇尊重很久了，所以才俊的人在进士中产生，才终身做文人。所以读书人争名常常很急切，被当时所诟病。大都会是考场；考生通称为秀才；由地方官保送的称为乡贡；考中的人称为前进士；相互推敬，称对方为先辈；同科一起考中的称同年；近年考中了进士，但没通过吏部的考核，都称为新考中的进士。所以中丞韩仪，曾听闻考关试。韩仪以一诗

记之曰：“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托人为词赋，非谓白荐。将试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闻喜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离会可也。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醉饱，谓之打鼾鼾；匿名造榜，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其大略者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关、元修有焉。出《国史补》。

进士归礼部

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员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之矣。考校取检，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遂言之于昂，昂果怒，集贡人，数权之过。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词或有不典雅，与众详之若何？”皆曰：“唯。”权出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我也。昂意在此，吾落必矣，又何籍焉？”乃阴求昂瑕。

记载说：“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主考官称座主；由京兆府考试而擢升的称等第；外府未经考试被推荐的，称拔解；然而拔解也须事先托人交所作辞赋，不是凭空推荐。入考场之前要互相保证，称为合保。大家在一起作赋，互相评点，称为私试；

造访、宴请有权势的人，称为关节；宣扬声名、身价叫还往。京试一旦考中，把姓名列榜，贴在慈恩寺塔上，叫题名；在曲江亭大宴，叫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举行，亦称“闻喜宴”。之后，同年考中的进士各有要赴任之所，所以也称为“离会”。登记而入选，叫春闱；没有考中心中愁闷、借酒浇愁的，叫打鼐鼐；不署真名登榜的，叫无名子；没有考中继续读书准备再考的，称过夏；持书复习而出，叫夏课；挟带书本入试的，称书策：这些是科举考试上大略的称呼。这是先达们创立的科举风俗，规章记录在礼部衙门。虽然，有才学有品行的人都遵循科举的要求，由科举中试，做到最高官职的，常常十人中有二三人；做到显要官职的，十人中有六七人。元鲁山、张巡、刘关、元修都是这样的人。出自《国史补》。

进士归礼部

京试中的俊秀等科，都由考功员外郎主考。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员外郎李昂生性不能容物，就召集举子们同他们约定说：“大家的才华都在文章里面。考试录用，公平公正。如果谁要托人说情，我一定让他落榜。”他的岳父跟参加考试的李权曾为邻居，相处又好，便向李昂给李权说情，李昂果然发怒，召集诸生，数落李权的过错。李权道歉说：“或者有人知道，他私下里听左右的人说的，但我并没求他说情。”李昂于是说：“我看大家的文章写得的确很好。但是古人说，好的玉石也不掩盖不足，这是很对的。假如文章中有不恰当的地方，与大家一起推敲，如何？”大家称：“是。”李权走出之后，对大家说：“李昂刚才的话，是冲着我来。李昂之意在此，我肯定落榜，我还有什么希望？”于是暗地里搜集李昂的过错。

他日，昂果摘权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权拱而前，谓昂曰：“礼尚往来。鄙文之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以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老耄，厌倦天下，将禅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闻惶骇，诉于执政，谓权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复，不受囑请。及有势位，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廷议

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伏多士，乃命礼部侍郎专知焉。出《摭言》。

府 解

京兆府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否爵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夸诤，车服多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真实之士不复齿矣。所以废置不定，职此之由。出《摭言》。

诸州解

同、华解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置五场试。”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常年以清要诗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寝去。

几天后，李昂果然摘出李权文章中的小毛病，张贴在大路旁，羞辱李权。李权向李昂行礼，上前说：“礼尚往来。我的文章写得不好，已经知道了，而您过去高雅的文章，曾在路上听说过，我要切磋一下，可以吗？”李昂生气地回应说：“有什么不可以！”李权说：“‘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这是您的诗吗？”李昂说：“是。”李权说：“从前唐尧年老，厌倦于天下政事，打算禅位给许由。许由厌恶听闻这件事，所以才洗耳。当今皇上年轻力强，不会把皇位禅让给您，您为什么要洗耳呢？”李昂听了这话，非常惶恐惊惧，告诉执政，说李权狂妄不谦逊，结果把李权给抓了起来。当初，李昂很坚决，不受托付。后来他做了有权势的官，别人求他办事，没有不答应的。因为这个，廷议认为省郎职务不高，不足以让众多读书人折服，就令礼部侍郎专管这件事。出自《摭言》。

府 解

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开始，每年由京兆府举荐学子一般十人以

上，称为“等第”。一定要求名副其实，以巩固教化的基础。小宗伯主持从这些人中筛选，这些人有可能全部考中。不全中的话，也可能考中十分之七八。如果出现不同情况，要由礼部行文，请贡院说明落榜的缘由。到了唐懿宗、唐僖宗咸通、乾符年间，则为形势所迫，选官制度被破坏，等第者简直同中第差不多。这些人互相夸耀吹捧，坐着好车，穿着华丽的衣服，不以为过分。期集人事，真才识学的人视为不齿。由于这个原因，此后解送时废时置就不固定了。出自《摭言》。

诸州解

同州、华州举荐的贡士，同京兆府府解差不多，如果是第一名被举荐的，没有不被选中的。唐宪宗元和年间，令狐楚镇守三峰，正值秋季赋试。发布告说：“专门设置五场考试，以取人才。”五场大体指诗、歌、文、赋、帖经。常年以清要的诗题求荐的，大概不少于十几人，但这一年却一个没有。即使从千里以外赶来，明了情况，也都离去了。

惟卢弘正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饌，侈靡于往时。

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弘正自谓独步文场。楚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弘正已试两场，马植下解状。植将家子，从事辈皆窃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割莫得之。”楚大伏其精当，遂夺弘正解头。后弘正自丞郎使判盐铁，俄而为植所据。弘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鹺务，又中老拳。”大中中，纥干峻与魏铍争府元，而纥干屈居其下。翌日，铍暴卒，时父皋方镇南海，由是为无名子所谤曰：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斗之前，未销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罢举。张又新时号张三头。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原缺出处，今见《摭言》卷二。

试杂文

垂拱元年，吴道师等二十七人及第。榜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惟止一人。意欲广收，通滞并许及

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恩立奏，议加试帖经与杂文，文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二年，方行三场试。故恒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出《摭言》。

唯独卢弘正只身赶往华州，要求参加考试。令狐楚命人给他安排住处酒食，比以前奢侈。

令狐楚的门客都在旁观看。只有卢弘正自认为独步考场。令狐楚令每天考一场，求精而不求快。卢弘正已经考完两场，马植也来参与。马植是一个将门后代，同卢弘正争雄，从事们都私下笑他。但是令狐楚说：“考得好不好还未可知。”一会儿，考《登山采珠赋》。马植的赋大概为：“文豹和骊龙是不一样的，你到山上采珠子，大相径庭。石头和蚌根本不是一回事，剖开石头，怎么会得到珠子？”令狐楚认为马植论述精当，于是夺了卢弘正的第一给了马植。后来卢弘正以丞郎使的官，主管盐铁事务，不久被马植替代。卢弘正亲自写信取笑他，说：“当年考试，已遭你毒手。现在管理这么点小事，又中了你的拳头。”唐宣宗大中年间，纥干峻同魏铋争夺府的第一名，纥干峻失利，屈居魏铋后面。第二天，魏铋暴死，当时纥干峻的父亲镇守南海，便有人匿名诽谤：纥干泉从南海回来，一定带回很多钱财。正当魏铋同纥干峻争夺考试第一的时候，未受得了他手指一捻。因为这个，纥干峻的弟兄们都拒绝参加地方考试。张又新当时号称进士状头、博学宏词科敕头、京兆解头“三头”。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原缺出处，今见《摭言》卷二。

试杂文

武后垂拱元年，吴道师等二十七人中进士。发榜后，武则天批示说：“大体上看了你们的‘策’，并没写得完善。若根据程式，考中的只有一个人。我想扩大及第的人数，通融让你们考中。”后来到了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恩奏请，提议进士考试增加帖经和杂文，文章写得好的再参加“策”的考试。不久，由于武则天攫取了唐政权，又因循了旧制。到唐中宗神龙二年，才颁行三场试的制度。所以此后考试固定地将诗、赋的题目列入其中了。出自《摭言》。

内出题

开成中，高锴知举。内出《霓裳羽衣曲赋》《太学创置石经诗》。进士试诗赋，自此始也。出《卢氏杂说》。

放杂文榜

常衮为礼部，判杂文榜后云：“他日登庸，心无不锐。通宵绝笔，恨即有余。”所放杂文过者，常不过百人。鲍祭酒防为礼部，帖经落人亦甚。时谓之“常杂鲍帖”。出《传载故实》。

放 榜

贞观初，放榜日，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粘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衮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又云，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御考试，南院放榜。南院乃礼部主事受领文书于此。凡版样及诸色条流，多于此例之。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墉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篱在墉垣之下，南院正门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出《摭言》。

又

郑薰知举，放榜日，唯舍人毕诚到宅谢恩。至萧倣放榜日，并无朱紫及门。时论诮之。出《卢氏杂说》。

内出题

唐文宗开成年间，高锴主持考试。宫内出题《霓裳羽衣曲赋》《太学创置石经诗》。进士考诗、赋，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出自《卢氏杂说》。

放杂文榜

常袞在礼部任官，批阅杂文试卷后说：“他日应考中选，绝对要锐意向前。虽然点灯耗油，写出文章又让人不满意。”常袞阅卷能让通过的，常常不超过一百人。祭酒鲍防后来也任礼部的官，在帖经考试上淘汰的人也很多。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常杂鲍帖”。出自《传载故实》。

放 榜

唐太宗贞观初年，放榜的日子，唐太宗私自来到端门，看见进士们从榜下接连不断地走出来，非常高兴，对随行人员说：“天下的人才，都到我的彀中了。”进士榜的榜头，竖着贴了四张黄纸，用毛笔淡墨滚转书写着“礼部贡院”四个字。有人说是唐太宗以前用飞白书写的。又说，如阴注阳受的字样。考进士的惯例，要经过都省、皇帝的考试，在南院放榜。南院是由礼部主事在这里发放文书。凡是版样和体例，多照此例子。贴榜的地方是南院的东墙。是另外筑的墙，高一丈多，外有矮墙。天尚未明，即从北院捧着榜，到南院去张贴。唐宪宗元和六年被国子监的学子们从郭东里踏破了棘篱墙，篱笆墙在矮墙之下，南院正门外也有。把贴榜文的墙也给挤倒了。所以，后来先由省门贴一个副榜，晚一点再张贴正式的榜文。出自《摭言》。

又

郑薰做主考，放榜的那天，只有舍人毕诚登门道谢。萧傲做主考，放榜那天，并没有什么穿官服的人到他家里去拜谢。当时的人讥笑这两件事。出自《卢氏杂说》。

五老榜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贫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授校正。制略曰：“念尔

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松，舒州人，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词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人。皆以诗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出《摭言》。

谢 恩

放榜后，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司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衣钵谓得主司名第。其或与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谢大衣钵，如践世科，即感泣而谢。谢讫，即登阶，状元与主司对座。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座。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礼部不恒，即有于都省致谢，公卿来看者，或不坐而即回马也。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矣。出《摭言》。

五老榜

唐昭宗天复元年，杜德祥放榜，选中了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当时皇上刚刚平定内乱，听说新科进士放榜，非常高兴。下诏从进士中挑孤、贫及有冤屈的，当把他们的名字报给他，由他专门委任官职。所以杜德祥就拿曹松这五个人来敷衍，都授了校正的官。制书大意是：“感念你们中选之际，正是我拨乱反正之年。应给予你们格外的恩惠和殊荣，各人都承担宠信的任命。”曹松是舒州人，学贾岛作诗，此外并没什么别的能力。当时传言曹松说事答话的样子像捧献羊腿似的。王希羽是歙州人，诗词、琴棋有较高的造诣。曹松、王希羽都是七十多岁。刘象是京都人，柯崇、郑希颜是福建人。都是以诗及第，年龄也都超过了六十岁。所以当时称这一榜为“五老榜”。出自《摭言》。

谢 恩

放榜之后，状元以下，到主考官的住宅门口，下马一个接一个排队站立，把名帖一起呈送给主考官，进门按中试的次序在台阶下站着。由北面上台阶面东站着。主考官们列坐于东，面西。主事官作揖，状元以下向主考官们行礼，主考官还礼。对拜之后，状元出列致辞，退回入列，一一行礼，主考官还礼。拜完了，由主考官说：“诸郎君谈谈朝里朝外。”状元以下于是各个按年龄发表看法，结束要行大礼谢皇恩。其他人都同状元一样行礼。行完礼，主事官宣布：“请状元遍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衣钵，是指考中主考官的名次。若与主考官先人考得一样的名次，就谢大衣钵，如世代参加科举，就要感泣而谢了。曲谢结束，状元登上台阶，与主考官对坐。这时官员们可以来观看，从南面走，面北依次入座。同进士们喝酒几巡，就站起来，依次退到期集院去。或说，这项礼部不固定。就有在都省致谢，公卿过来观看，有不坐就骑马返回的。三天后，遍谢一次。这一次主考官们才可一一和进士们谈及荐引之处，让他们各谢提携护持之力。如果是特别录取的，也要按规定做。出自《摭言》。

期 集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司所由辈参状元后，更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双东只西。其日醵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贯文。其叙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蓦抽三五个，便出此钱。铺底钱。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贯文。出《摭言》。

过 堂

敕下后，新及第进士过堂。其日，团司先于光范门里东廊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参加，于时主司亦命召知闻三两人会于他处，此筵罚钱不少。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至中书，宰相横行，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俄而有一吏，抗声屈主司。及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然后状元已下叙立阶上。状元出行行，致词云：“今月

某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皆在相公陶镠之下，不任感惧。”状元在左右，即云梦瞿。言揖退位。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讫。堂吏云：“典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栏入。舍人公服鞞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礼貌谨敬有加，随事叙杯酒。然于阶前补席褥，舍人登席，诸生皆拜，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答拜。又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

期 集

进士们谢完了皇恩、师恩之后，才到期集院去。大凡敕令下达之前，每天都要去。还要到主考官的衙门去两次。这样三日后，由主考官坚决请求不必再来，就停止了。同年第一次期集，由团司带着大家拜见状元，然后互拜。参拜结束，不一会儿，有一礼部的吏员在庭院中宣布：“诸郎君就座。”名次双数的坐在东面，单数的坐在西面。这一日凑钱饮酒的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贯。把名纸排顺序放好，见状元，一会儿从众名纸中抽取三五个，由抽中的出钱。铺底钱。自状元以下，每人出三十贯。出自《摭言》。

过 堂

皇帝的敕令下达后，新考中的进士过堂。过堂的那天，团司先在光范门里东廊设置帐篷、准备酒食。同年进士在这里等候宰相就座后参见，这时主考官也令二三名见多识广的人相会在另外的地方，研究每个参与过堂的人出多少钱。宰相坐好后，堂吏来要进士们的名纸。进士们在主持官的引导下到中书省，宰相东西向行走，进士们在都堂门里按次序站立。由堂吏通报：“礼部某侍郎领新考中的进士拜见宰相。”之后，又一吏员大声请主考官。等登上台阶，行长揖礼而退，至门侧而立，面东向。然后状元以下按名次登阶而立。状元出列，向宰相及考官们致射辞：“某月某日，礼部放榜，某等幸运地忝列在考中的名单中，这都是在宰相的教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不胜感激惶恐。”状元在左右，即云梦瞿。致辞完了，行过礼，退回原位。从状元以下一一向前自报名次、姓名。之后，堂吏宣布：“典客。”主考官向宰

相等人再次行长揖礼，然后率进士们退下石阶。到舍人院去，主考官进入。舍人穿着官衣官靴，恭迎主考官和进士们。舍人十分礼貌严谨恭敬，向进士们逐个递上酒。在石阶前铺席子，舍人和主考官就座，进士们都向他们行拜礼。舍人还礼。状元出列致辞，舍人答拜。又开始一样行礼，结束后，走出舍人院。进士们不能先走，要在廊下等主持官出来，向他们作一个揖。当时前往主考官府宅谢恩，便致饮席。出《摭言》。

题 名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已时他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故昔人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出《摭言》。

关 试

吏部员外于南省试判两节，试后授春关，谓之关试。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原缺出处，今见《摭言》卷三。

宴 集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有，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唯尚书省亭子存焉。进士开宴，常寄其间。既撤饌，则移乐泛舟，都为恒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东榻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幕，栴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为大京兆尹，杨知至将携家游。致书于能，假舫子，已为新人所假。能答书曰：“已为四十子之鸠居。”知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无礼！”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权知大尹。

之后便去宴会。出自《摭言》。

题 名

唐中宗神龙年以来，进士们参加过杏园宴之后，都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把名字逐一写在上面。同年当中推举一位字写得好的人来写。这些字写好，由工匠镌刻在上面。过后，其中如果有人做到将相的官，重新用朱笔描一遍。及第后，知悉有人在未及第时在别处题过名字，要加一“前”字。所以过去有人在诗中写道：“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出自《摭言》。

关 试

考中进士后，吏部员外郎在尚书省试判考试两场，考过后授春关，称为关试。参加的诸生要向皇帝谢恩，那一日要称门生，所谓“天子门生”或“一日门生”。此后，这些人就由礼部交给吏部，等待任命了。原缺出处，今见《摭言》卷三。

宴 集

宴会的场所在曲江亭子，安史之乱以前，各部都有曲江亭子，一般建在水边上。唐玄宗逃到蜀地之后，这些亭子都被兵火烧掉了，只有尚书省的亭子还在。进士宴会，常安排在曲江亭子里举行。撤了酒席之后，泛舟池上，听歌看舞，都是惯例。举行宴会前的几天，进士们骑马列队络绎不绝地从街市走到江头。当日，达官贵人们全都出来在这里观看，好像其中十有八九被他们选做自己的女婿似的。用金宝装饰的车子，珠饰的帷幕密密排列着而来。有人说：唐僖宗乾符年间，薛能任大京兆尹，杨知至准备带家里人游历京城。写信给薛能，请他借楼船做水上游，却已被进士先借走了。薛能回信说：“已成为四十子的鸟巢。”杨知至收到信，愤怒地说：“昨日的小官，敢这么无礼！”薛能原做吏部郎中，后来升任京兆少尹，代理京兆府事。

开成五年，李景让中榜。于时上在谅暗，乃放新人游宴，率常雅饮。诗人赵嘏以诗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迴飘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

宝历，杨嗣复具庆下，继放两榜。时於陵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

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於陵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翊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唯刑部侍郎杨汝士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鸳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时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醕醢。”汝士其日大醉，归来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出《摭言》。

唐文宗开成五年，李景让中进士。当时皇上正在居丧，放新人们入宫游宴，和往常一样庄正地喝酒。诗人赵嘏写了一首诗送给李景让，说：“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迴飘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

唐敬宗宝历年间，杨嗣复父母俱在，考中进士后，连放了两榜。当时，杨於陵从洛阳到长安来朝见皇上，杨嗣复率进士们到潼关去迎接。接着在新昌里的府第举行盛大宴会，杨於陵与各官员坐在正厅，杨嗣复带着进士们像鸟翼似的坐在东西两个厢房。当时元稹和白居易都在场，都即席作诗，只有刑部侍郎杨汝士最后一个写完，元稹和白居易读了之后脸色变了。他的诗是：“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鸳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进良史尽传馨。当时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醕醢。”杨汝士那天喝得大醉，回去跟家中子弟说：“我今天的诗把元稹和白居易都压过了。”出自《摭言》。

卷第一百七十九 贡举二

杜正玄 李义琛 陈子昂 王 维 杨 暄
萧颖士 乔 彝 许孟容 张正甫 阎济美
潘 炎 令狐峘 熊执易

杜正玄

隋仁寿中，杜正玄、正藏、正伦，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进士，总一十人，正伦一家三人。出《谭宾录》。

李义琛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年三人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邺城。国初草创未定，家业素贫乏，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寝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知，不辞而去。复先赠以稻粮。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亲厚。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上德司门郎中。出《摭言》。

杜正玄

隋文帝仁寿年间，杜正玄、杜正藏、杜正伦，都以秀才而中进士第。隋文帝时，每年只取十名进士，那一科，杜正伦一家三兄弟都考中了。出自《谭宾录》。

李义琛

唐高祖武德五年，李义琛同他的二弟李义琰以及三堂弟李上德，三人同年中了进士。他们是陇西人，世代居住在邺城。唐政权刚建立

不久，不是很稳固，李义琛家境一向贫寒，跟李上德住在一起。奉事他的堂姑，昏定晨省像对待自己的亲娘一样。三兄弟商议到潼关去，遇到大雪，旅店不接纳他们。有位咸阳的商人看见了很同情他们，请他们一起住。住了好几天，雪停了要离开。李义琛三兄弟商议把所骑的驴卖掉，请商人喝酒，以报答他。商人私下听到他们的打算，没告别就走了。又事先赠送给他们粮食。李义琛后来做了咸阳县丞，把那个商人请来，以平等的礼节待他。李义琛后来升到刑部侍郎，也做过雍州长史，李义琰在唐高宗时做到宰相，李上德做到司门郎中。出自《摭言》。

陈子昂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异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归觐，为段简所害。出《独异志》。

王 维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门者，为其地。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维方将应举，言于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贵主之强，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新声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至吾。”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

岐王乃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

陈子昂

陈子昂是蜀郡射洪县人。在京城住了十年，没有人知道他。当时东市有一个卖胡琴的，要价一百万。每天都有有钱的人去看这件东西，没人明白它的价值。陈子昂突然从人群里走出来，跟左右的人说：“我可以用车装载一千缗来买它。”大家都惊讶地问：“这东西有什么用？”陈子昂回答说：“我善于弹奏这件乐器。”有好事的人便问：“你能弹给我们听听吗？”陈子昂说：“我住在宣阳里。”指着他的住处，告诉说：“明天我一起准备美酒，专门等候诸位。不仅各位荣幸地惠顾，各位还可以邀请一些知名人士一起来，就是大家会一会，很荣幸。”第二天早晨，聚集了一百多人，都是当时名望很高的人士。陈子昂摆了盛大的宴席，好酒好菜款待他们。吃过饭，站起来捧出胡琴，对客人们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章好几百轴，跑到京城来，东奔西走，却不为人所知。这件乐器是贱工制作，怎么值得我放在心上！”于是把胡琴举起来摔了。把他写的文章取出来，摆了两案子，分别赠送给客人。宴会散了以后，一天之内，陈子昂的名声溢满京都。当时武攸宜被封为建安王，征他做记室，后来又授官拾遗。回家省亲，被段简杀死。出自《独异志》。

王 维

王维王右丞未成年时，因文章出名，娴熟于音律，擅长弹奏琵琶。来往于各显贵之间，尤其被岐王眷爱看重。当时进士张九皋声名很高，有经常出入公主家里的人，把张九皋的文章拿给公主，为其周旋。公主将张九皋的词作给京兆府的主考官，让他们取张九皋为府解第一名。王维正打算参加考试，把这件事告诉岐王，请求岐王保护帮助。岐王说：“以公主的尊贵和势力，是不能力争的，我给你想办法。你把过去写的诗，选清越的抄十篇，琵琶曲子悲切的准备一曲，五天后，到我这里来。”五天后，王维就按照他说的如期而来。岐王说：“你以文士的身份去谒见公主，怎么能接见你呢！你能按我教的

做吗？”王维说：“谨听你的命令。”

岐王拿出锦绣的衣服，华美奇异，让王维穿上，让他捧着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伶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奉新曲。声调哀切，满坐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则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钦瞩。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

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宝末，禄山初陷西京，维及郑虔、张通等，皆处贼庭。洎克复，俱囚于宣杨里杨国忠旧宅。崔圆因召于私第，令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无二，望其解救，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能。后由此事，皆从宽典；至于贬黜，亦获善地。今崇义里窦丞相易直私第，即圆旧宅也，画尚在焉。维累为给事中。禄山授以伪官，及贼平，兄缙为北都副留守，

琶一起到公主的府第。岐王进去对公主说：“承蒙您看得起我，所以我带着好酒还有好的音乐来为宴会助兴。”公主即刻让人备办酒席，各伶人依次进来。王维正少壮之年，面目洁白，风姿美好，站在行列里，公主看见他，问岐王：“这个人是谁？”岐王说：“他是知音人。”就让王维独奏新曲。王维的琵琶弹得哀哀切切，满座的人为之动容。公主亲自问道：“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王维站起来回答说：“叫《郁轮袍》。”公主觉得非常奇怪。岐王趁机说：“这个读书人不仅精通音律，至于诗词文章，没人能超过他。”公主更觉得王维不一般，就问：“你有什么文章吗？”王维就把怀里的文章拿出来呈献给

公主。公主读了王维的诗后，非常吃惊，说：“这都是我儿子和张九皋这些少年们读的，都说是古人佳作，原来是你写的呀？”于是让他换了衣服，坐在客位的首席。王维风雅含蓄，谈吐谐趣，深为在座的达官贵人们钦佩、瞩目。岐王于是说：“若令今年京兆府的推荐，让王维做第一，绝对是全国的光荣。”公主却问：“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参加考试？”岐王说：“这个读书人不能做首荐，他是不肯参加考试的，然而听说已承公主举荐了张九皋。”公主笑着说：“我其实不参与少年们的事，本来是别人托我的。”公主回头对王维说：“你确实可取，我当为你尽力推荐。”王维站起来谦恭地致谢。公主就把主考官叫到府里，叫她的婢女传话，王维于是做了府解第一名，一举登第。

王维后来做太乐丞，教伶人跳黄狮子舞，获罪罢官。黄狮子舞，不是一个人跳的。唐玄宗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长安，王维同郑虔、张通这些人都在贼庭。到平定叛乱，收复了长安，把他们都关押在宣杨里杨国忠原来的府第里。崔圆把王维请到私宅，让他画几幅壁画。当时都认为崔圆显贵无二，郑虔、张通等人都指望他解救，所以王维作画构思精巧，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艺。后来因为这件事情，郑虔等人都得到从宽发落；即使被贬出京，也能得到一个好地方。现在的长安崇义里丞相窦易直私宅，就是崔圆过去的住宅，那些壁画还在。王维累官至给事中。安禄山授给王维伪官，安禄山被平定后，兄弟王缙做北都副留守，

请以己官爵赎之，由是免死。累为尚书右丞。于蓝田置别业，留心释典焉。出《集异记》。

杨 暄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

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即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出《明皇杂录》。

萧颖士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僮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尚书名丘。”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

请求以他的官爵来赎王维，由此免死。又逐渐升到尚书右丞。王维在蓝田买了别墅，潜心研究佛经。出自《集异记》。

杨 暄

杨国忠的儿子杨暄应明经科考试，由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他，不及格，达奚珣准备让杨暄落第，又惧怕杨国忠的势力，不敢决定。当时，唐玄宗在华清池，达奚珣的儿子达奚抚做会昌县尉。达奚珣立即派使者给达奚抚送了书信，让他去等候杨国忠，讲清情况。达奚抚到了杨国忠的私宅，天刚五更，宅第烛光、火把通明，杨国忠将去上朝，车辆冠盖如市。杨国忠刚乘上马，达奚抚就跑进来，在烛光下参谒。杨国忠以为他的儿子一定能考中，手扶彩幡的杆子微笑着，很高兴的样子。达奚抚却禀告说：“奉我父亲的命令，来报告宰相，您儿子没有考中，然而不敢免去他。”杨国忠退了几步站住，大声说：“我儿子还愁不富贵吗？哪里在乎一个进士？被你们这些鼠辈出卖！”丢下达奚抚，骑马走了。达奚抚很害怕，立即赶回去见父亲，说：“杨国忠倚仗自己有势力倨傲，让人心情愁闷，叹息不已，怎么跟他说理呢？”达奚珣没有办法，叹来叹去，终于把杨暄取在前几名。杨暄做

到户部侍郎后，达奚珣才由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与他同列。杨暄在亲信面前还叹息自己的官升得慢，反说达奚珣转官快。出自《明皇杂录》。

萧颖士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萧颖士考中进士，他自恃才华，傲视他人，以为没有能与他相比的。曾经自己拎着一壶酒寻胜到了郊外，偶然住在旅店，独酌独吟。赶上风雨突至，有位穿紫衣的老人领着一个小童在此避雨。萧颖士见老人闲散，任意凌辱他们。很快，风定雨停，车马都来了，老人上了马，侍卫前呵后殿而去。萧颖士急忙去看，他身边的人说：“这是吏部王尚书。尚书名丘。”过去萧颖士曾去求见，没有被接见，此时很惊愕。第二天，写了很长的信，到王尚书家里去谢罪。王尚书让人把萧颖士领到

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出《明皇杂录》。

乔 彝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扣门，试官令引入，则已曛醉。视题曰《幽兰赋》，彝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遂改《渥洼马赋》，曰：“此可矣。”奋笔斯须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便欲首送。京兆曰：“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可也。”出《幽闲鼓吹》。

许孟容

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袄子上著莎衣。蔡京与孟容同。出《摭言》。

张正甫

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部。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空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绛有前途，启司空曰：“举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请只送一人。诸人之资，悉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绛弟为同舍郎，绛感泽殊常之恩，不十年登庸。泽之子宗易为朝官，人问宗易之文于绛，绛戏而答曰：“盖代。”时人因以“盖代”为口实。相见论文，必曰：“莫是李三盖代否？”及绛为户部侍郎也，

偏房的廊屋下，坐下来责备他。并说：“遗憾和你不是亲属，不然我一定要像父训子一样教训你。”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自恃才名，傲慢如此，只是考中个进士吗？”萧颖士最后做官做到扬州功曹。出自《明皇杂录》。

乔 彝

乔彝参加京兆府推荐的考试时，有两个考官。乔彝快到中午时去敲门请见，考官让人领他进来，自己醉醺醺的。一看题目是《幽兰赋》，乔彝不肯作，说：“两个男人相对坐在这里，写这个《幽兰赋》？请快快改个题目。”考官就改题目为《渥洼马赋》，乔彝说：“这可以了。”挥笔疾书，片刻而成。其中有这样的警句：“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考官准备取他第一。京兆府尹说：“乔彝这个人锋芒太露，以第二名推荐可以。”出自《幽闲鼓吹》。

许孟容

许孟容考中进士，又通过了学究科考试，当时的人说他这是穿了锦袄子在上面又套了一层蓑衣。蔡京与许孟容相同。出自《摭言》。

张正甫

丞相李绛，先父为襄州都督的部属。李绛准备赴考，需要州县推荐。当时司空樊泽为节度使，常侍张正甫为判官，主持乡荐。张正甫知道李绛有前途，就向樊泽禀告说：“举子中都不如李绛，请只举荐

他一个人。把准备赠送给诸举子的资费全都给他。”樊泽高兴地答应了。又举荐李绛的弟弟做同舍郎，李绛感激樊泽不同寻常的恩德，不到十年，李绛做到宰相。樊泽的儿子樊宗易在朝里做官，有人问李绛樊宗易的文章怎么样，李绛开玩笑地说：“盖世文章。”当时的人把“盖世”作为谈资。每看到什么新的文章，必说：“莫不是李三盖世的文章？”等李绛做了户部侍郎，

常侍为本司郎中。因会，把酒请侍郎唱歌，李绛不唱而哂之，满席大噱。出《嘉话录》。

阎济美

阎济美，前朝公司卿许与定分，一志不为，某三举及第。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第二举，坐王侍郎杂文落第。某当是时，年已蹭蹬，常于江徼往径山钦大师处问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将出关。因献坐主六韵律诗曰：“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炉金自跃，应物镜何偏。南国幽沉尽，东堂礼乐宣。转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座主览焉，问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实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变色，深有遗才之叹，乃曰：“所投六韵，必展后效。足下南去，幸无疑将来之事。”某遂出关。

秋月，江东求荐，名到省后，两都置举，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无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属时物翔贵，囊中但有五缗，策蹇驴而已。有举公卢景庄已为东府首荐，亦同处焉。仆马甚豪，与某相揖，未交一言。久乃问某曰：“阎子自何至止？”对曰：“从江东来。”敬奉不敢怠。景庄一旦际暮醉归，忽蒙问某行第，乃曰：“阎二十，消息绝好，景庄大险。”某对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荐。声价已振京洛，如某远地一送，岂敢望有成哉？”景庄曰：“足下定矣。”

十一月下旬，遂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景庄与某俱过。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桥

张正甫做了户部郎中。在一次宴会上，张正甫持着酒杯请李绛唱歌，李绛微笑不唱，满席大笑。出自《嘉话录》。

阎济美

阎济美，前朝公、司、卿对他有定评，所以他一心应考不做其他的事，经三次才考中。第一次考，他的杂文被侍郎刘单批落。第二次考，又因为王侍郎考他杂文批落。当时，他的年龄已长，曾到江边往径山钦大师处问法。这年春天，因为落第，他准备出关。于是向主考赠送了一首六韵诗：“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炉金自跃，应物镜何偏。南国幽沉尽，东堂礼乐宣。转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主考读了他的诗，问他今年因何落第。阎济美把两试不中的因由以实相告。对他前两榜落第，主考惭愧得变红了脸，深深叹息自己的失误，又为他的才华惋惜，便说：“你送来的这首六韵诗，肯定会有用处。你如今南行，希望不要担心将来的事情。”阎济美于是出了关。

秋天，朝廷要求各地举荐人才，江东请求举荐阎济美，名字报到礼部后，在长安和洛阳分别设立考场，主考官已到了洛阳。等阎济美到了洛阳，更没有认识的人，便投宿在清化里的一个客店里。当时物价昂贵，他的口袋里仅有五匹缣，赶着一头羸驴而已。有个举子卢景庄已被洛阳作为头名举荐，也住在这里。这个人很有钱，跟着不少仆人，骑着高头大马，初次见面，与阎济美作了揖，没说一句话。过了些日子，卢景庄才问阎济美：“你从哪里来？”阎济美说：“从江东来。”对人家很敬重，不敢怠慢。一天傍晚，卢景庄喝醉了酒回来，忽然问阎济美是排行老几，阎济美回答后，卢景庄接着说：“阎二十，你的消息绝好，我非常危险了。”阎济美说：“不是这样，必定先录取大府的首荐。你的名声已振两京，像我这样从远地方举荐来的，哪敢期望什么成功呢？”卢景庄说：“你肯定考中了。”

十一月下旬，考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卢景庄和阎济美都通过了。那天，天气极为寒冷。这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景庄寻被绌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闈故事？亦许诗赎。”某致词后，纷纷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开奖劝之路，许作诗赎帖，未见题出。”主司曰：“《赋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某只作得二

十字。某诗曰：“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已闻主司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便闻主司处分：“得句见在将来。”主司一览所纳，称赏再三，遂唱过。

其夕，景庄相贺云：“前与足下并铺，试《蜡日祈天宗赋》，窃见足下用鲁丘对卫赐。据义，卫赐则子贡也，足下书‘卫赐’作‘驷马’字，唯以此奉忧耳。”某闻是说，反思之，实作“驷马”字，意甚惶骇。比榜出，某滥忝第，与状头同参座主。座主曰：“诸公试日，天寒急景，写札杂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书到西京，须呈宰相。请先辈等各买好纸，重来请印，如法写净送纳，抽其退本。”诸公大喜。及某撰本却请出，“驷”字上朱点极大。座主还阙之日，独揖前曰：“春间遗才，所投六韵，不敢惭忘，聊副素约耳。”出《乾 牒子》。

潘 炎

侍郎潘炎，进士榜有六异：朱遂为朱滔太子；王表为李纳女婿，彼军呼为驸马；赵博宣为冀定押衙；袁同直入番为阿师；窦常二十年称前进士；奚某亦有事。时谓之六差。窦常新及第，薛某给事宅中逢桑道茂。给事曰：“窦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后方得官。”一坐皆哂，

考帖经，卢景庄不久考场除名，阎济美上前对考官说：“我早先重视章句，没有专力学习帖书，恐怕不及格。”考官说：“不明了考试旧例吗？允许用诗赋来代替帖书。”听到阎济美的问话后，考生们纷纷离开。阎济美又快步走上前，对考官说：“考官大人既然开出鼓励劝勉之路，允许以诗代替帖试，但未见题目。”考官即出题目：“《赋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阎济美只写了二十字。他的诗写道：“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已听到考官催要交卷，天色又将晚，阎济美又对考官说：“天寒水冻，写不成字。”便听到考官吩咐：“把现在写完的拿来。”考官一看阎济美交上来的诗句，再三赞赏，于是就通过了。

晚上，卢景庄向他表示祝贺，说：“那天同你临桌考试，考题

《蜡日祈天宗赋》，偷看到你用孔子对卫赐的典故。依义，卫赐就是子贡，你把‘卫赐’写了‘卫驷’，我很替你担忧。”阎济美听后想了半天，确实作“驷马”字，心里很惶惧。等贴出榜来，阎济美胡乱考了，跟考第一的一起拜见主考官。主考官说：“你们考试的日子，天又冷，要求的又急，所做杂文，或许不合定法。今天若把你们的文章送到长安要呈给宰相审阅，怕不合适。请你们去买好纸，重新给你们盖印，按着定法抄好送来，把旧卷子抽回去。”举子们非常高兴。阎济美把原卷拿来，错讹的“驷”字上面有一个极大的朱红笔点。主考官携卷子回长安那天，独拱手对阎济美说：“春闱没有取中你，屈了你的才，你赠送给我的六韵诗，不敢忘记，这次取中你，姑且实现先前的约定。”出自《乾 驥子》。

潘 炎

潘炎任礼部侍郎，担任考官，主持的进士榜有六异：朱遂是朱滔的太子；王表是李纳的女婿，李纳的军队呼他为驸马；赵博宣是冀定押衙；袁同直做了番王的国师；窦常中进士，二十年后得任职官；还有一个奚某也有说道。当时被称“六差”。窦常新中进士，薛某在给事府中遇见桑道茂。给事说：“窦秀才新考中，早晚会授给官职。”桑道茂说：“二十年后才得官。”在座的人都忍不住笑了，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摄职数四。其如命何！出《嘉话录》。

令狐峒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峒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从，势拟倾覆。峒惶恐甚，因进其私书。上谓峒无良，放榜日窜逐，不得与生徒相面。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峒量移本州别驾，敦始使陈谢恩之礼。出《摭言》。

熊执易

熊执易通于《易》义。建中四年，侍郎李纾试易《简知险阻

论》。执易端座剖析，倾动场中，一举而捷。出《国史补》。

不相信。果不其然，五次奏请给窦常任官，皇帝的敕令都没有批下，多次做暂时署理的临时官。确实二十年后才得任职官，这就是命运！出自《嘉话录》。

令狐峘

唐德宗大历十四年改年号为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峘主持科举下十二人及第。当时执政的人中有人恼怒他没录取所荐所托的人，准备找他的毛病，罢他的官，把他整倒。令狐峘非常惶恐，把这些请托人的私信呈送德宗。德宗认为令狐峘这样做不好，发榜那天放逐了他，并且不准他跟门生见面。十年后，他的学生田敦做了明州刺史，令狐峘被朝廷起用为明州别驾，田敦才有机会向令狐峘行谢师礼。出自《摭言》。

熊执易

熊执易通晓《易经》义理。唐德宗建中四年，侍郎李纾考熊执易《简知险阻论》。熊执易正襟危坐，剖析条理分明，倾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一举考中。出自《国史补》。

卷第一百八十 贡举三

常 袞	宋 济	牛锡庶	崔元翰	湛 贲
尹 极	李 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杨虞卿
苗 纁	费冠卿	李固言	殷尧藩	施肩吾
张正甫	冯 陶	张 环	杨三喜	

常 袞

唐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为福建观察使治其地。袞以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之为主客之礼。观游宴飧，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于时欧阳詹独秀出，袞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国子四门助教，陇西李翱为传，韩愈作哀辞。出韩愈《欧阳詹哀词序文》。

宋 济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方在窗下，犊鼻葛巾抄书。上曰：“茶请一碗。”济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请自泼之。”上又问曰：“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姓宋第五，应进士举。”

常 袞

唐德宗刚即位，常袞还没有做到宰相，时任福建观察使治理其地。常袞以博学宏词科中进士，等做了观察使，对于乡县百姓有能读书写文章的一律尊重，亲自与他们行主客之礼。游历、宴会，一定招他们过来。没多久，治境民风和睦。当时欧阳詹在读书人中特别杰出，常袞对他格外厚爱，读书人都表示推重佩服。闽越人中进士的，从欧阳詹开始。欧阳詹死在国子监四门助教的任上，陇西人李翱为其

作传，韩愈为其作悼文。出自韩愈《欧阳詹哀词序文》。

宋 济

唐德宗微服私访，夏日的一天中午到了西明寺，当时宋济在西明寺过夏。德宗忽然走进宋济的院子，宋济穿着犊鼻裤，戴着布头巾，正在窗下抄书。德宗说：“请给我一碗茶水喝。”宋济说：“壶里有开水，这茶有味，请自己倒。”德宗又问：“你做什么事业？”并问他姓名排行。宋济说：“姓宋，排行老五，正在读书准备应试。”

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又曰：“闻今上好作诗，何如？”宋济云：“圣意不测……”语未竟，忽从辇递到，曰：“官家、官家。”济惶惧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后礼部放榜，上命内臣看有济名。使回奏无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出《卢氏小说》。

或有客讥宋济曰：“白袍子何纷纷？”济曰：“为朱袍、紫袍纷纷耳。”出《国史补》。

牛锡庶

牛锡庶性静退寡合，累举不举。贞元元年，因问日者，曰：“君明年合状头及第。”锡庶但望偶中一第尔，殊不信也。时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萧昕宅前，值昕杖策，将独游南园。锡庶遇之，遽投刺，并贽所业。昕独居，方思宾友，甚喜，延与之语。及省文卷，再三称赏。因问曰：“外间议者以何人当知举？”锡庶对曰：“尚书至公为心，必更出领一岁。”昕曰：“必不见命。若尔，君即状头也。”锡庶起拜谢。复坐未安，忽闻驰马传呼曰：“尚书知举。”昕遽起。锡庶复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状头及第。出《逸史》。

崔元翰

崔元翰为杨炎所引，欲拜补阙，恳曰：“愿举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程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

德宗又问：“擅长什么？”宋济回答说：“作诗。”德宗又问：“听说现在的皇上也好作诗，你认为他的诗怎么样？”宋济说：“皇上的诗意不好猜测……”没等话说完，跟随皇上的车马陆续到了，有人呼：“官家官家。”宋济又惊又怕，等德宗治罪。德宗说：“宋老五很坦率啊。”后来礼部放进士榜那天，德宗让侍臣去看有没有宋济的名字。侍臣回来说没有他的名字，德宗又说：“宋老五又很坦率了。”出自《卢氏小说》。

有人讥笑宋济说：“你一个白袍子忙碌啥呀？”宋济说：“为了官家的朱袍子、紫袍子忙呗。”出自《国史补》。

牛锡庶

牛锡庶性格文静，不合群，考了几年都没有考中。唐德宗贞元元年，于是向算卦的问卜。算卦的说：“你明年当中状元及第。”牛锡庶只希望考中而已，很不信。当时已是八月，还没有确定考官。牛锡庶偶然走到少保萧昕家门前，碰到萧昕拄着手杖，打算独自到南园散步。牛锡庶碰上他，忙递上自己的名帖，并送上自己所写的文章。萧昕独居，正想找人为伴，碰到牛锡庶十分高兴，就把牛锡庶请到屋里，跟他交谈。等到看了他的文章，再三赞赏。萧昕于是问：“你听到外面议论谁任主考官没有？”牛锡庶说：“尚书您大公无私之心，必定还要再主持一年科考。”萧昕说：“不一定被任命。若真是那样，你就是状元了。”牛锡庶站起来致谢。坐回去还没坐安稳，忽听到有人驰马传呼说：“尚书为主考官。”萧昕立刻站起来。牛锡庶又再拜说：“您刚才已经答应的事，天地都听见了。”萧昕说：“我说过的话算数。”牛锡庶第二年果然中了状元及第。出自《逸史》。

崔元翰

崔元翰被杨炎举荐，准备授补阙官职，崔元翰恳切地说：“希望能参加进士考试，靠此独步考场。但是不知道程试考什么，请预先得到题目好做些准备。”这事被崔敖知道了。考试那天早晨，都堂始开，敖盛气白主司曰：“若出《白云起封中》题，敖请退。”主司为其所中，卒愕然换之。是岁，二崔俱捷。出《国史补》。

湛 贲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甚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其时伉方跨驴，纵游于郊郭，忽有家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谚曰：“湛贲及第，彭伉落驴。”出《摭言》。

尹 极

贞元七年，杜黄裳知举。闻尹极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问场中名士，极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尽知，敢以为请。”极耸然谢曰：“既辱下问，敢有所隐？”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进有沐藻、令狐楚数人。黄裳大喜。其年极状头及第。试《珠还合浦赋》，藻赋成，忽假寐，梦人告曰：“何不叙珠来去之意？”既寤，乃改数句，又谢恩。黄裳谓藻曰：“叙珠来去，如有神助。”出《闽川名士传》。

都堂的大门刚开，崔敖怒气冲冲地对主考官说：“若考《白云起封中》这个题目，我请退出。”主考官明白崔敖知道了题目泄露的事，愕然之后另行出题。当年，崔元翰和崔敖都被取中。出自《国史补》。

湛 贲

彭伉和湛贲都是袁州宜春人，彭伉的妻子是湛贲的姨。彭伉参加进士考试登第，湛贲还是个县吏。老丈人家为彭伉举行宴会，以示庆贺，参加的人都是当地的官员和名士，彭伉坐在尊席的席右，在座的人都很倾慕他。湛贲来了，让他在后面小阁屋里吃饭，他并没有难看的脸色。妻子生气地责备说：“男子汉不能自己激励上进，受污辱到这种地步，又有什么脸见人？”湛贲非常受她的话触动，于是孜孜不倦地求学。没几年，一举考中。彭伉曾经羞辱过湛贲，那天，彭伉正骑着驴在野外郊游，忽然家童来报告：“湛贲中了进士。”他失声从驴

上跌下来，所以袁州人戏谑地说：“湛责及第，彭伉落驴。”出自《摭言》。

尹 极

唐德宗贞元七年，杜黄裳主持科举。听说尹极当时的名声很大，就微服去访察他。问到尹极今年参加考试的人中有哪些名人，尹极非常谦恭，都唯唯诺诺。杜黄裳便告诉他说：“我就是今年的主考官。老早就接受了任命，希望能得到一个人，我不能完全了解，敢请你介绍一下。”尹极惊慌地道歉说：“承蒙您问我，哪敢有隐瞒呢？”就说太学中有崔元略，非常出色的有沐藻、令狐楚等人。杜黄裳非常高兴。当科，尹极考中了状元。试题中有《珠还合浦赋》，沐藻做完了赋，忽然打了个盹儿，梦中有人告诉他：“你怎么不写珠子来去之意？”沐藻醒来，便把文章改了几句，又谢恩。杜黄裳说：“你的文章中论述珠子的丢失与找回，似乎有神仙帮助。”出自《闽川名士传》。

李 程

李程贞元中试《日五色赋》，先榜落矣。初出试，杨於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门，询之所试。程探靴鞬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於陵览之，谓程曰：“公今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册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给之曰：“侍郎今者新赋试，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此，韵脚亦同。”主文大惊，於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叹赏不已。於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即非状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而对，不差一字。主文因面致谢，谋之於陵，于是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或云出榜重收。

程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词，复赋此题，颇虑浩愈于己，专驰一介取原本。既至，将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曰：“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出《摭言》。

蔡南史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雪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乃止。出《国史补》。

李程

唐德宗贞元年间，李程考中试，作《日五色赋》，被批落榜。刚出考场，杨於陵从尚书省值宿回家，在省门口碰到李程，杨於陵问他考试情况。李程从靴筒里掏出手稿给杨於陵看。开头破题道：“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杨於陵看完对李程说：“你此次应该做状元。”第二天，考杂文，李程又榜上无名。杨於陵很气不平，便在旧试题集的后边抄写了李程的文章，但没署名，拿着去见主考官。从容地诤他说：“侍郎这次考赋，怎么用旧题？”主考说“没有的事”。杨於陵说：“不仅题目是旧题，而且以前有人写过，连限韵都一样。”主考官大吃一惊，杨於陵就把李程的赋拿出来给他看。主考官赞赏不停，杨於陵说：“现在的考场上若有人写出了这样的赋，侍郎你怎么办？”主考官说：“没有则罢，有的话，肯定是状元了。”杨於陵说：“这样的话，侍郎你已经把好的人才给丢掉了，这文章是李程所作。”主考官立即让人把李程的卷子拿来对照，一字不差。主考官便当面道歉，并同杨於陵商量，于是擢取李程为状元，前面的榜不再收回。或说出榜重新收回。

李程后来出镇大梁，听说有个叫浩虚舟的去参加宏词科的考试，也作这个题目，很担心浩虚舟的文章超过自己，专门派了一个仆人把浩虚舟的文章取来。取到后拆封前还感到忧虑，等读到浩虚舟的破题：“丽日焜煌，中含瑞光。”李程高兴了，说：“他这破题，没有超过我。”出自《摭言》。

蔡南史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同义阳公主翻脸。蔡南史和独孤

申叔二人将此创作为乐曲传播，曲名《义阳子》，其中有团雪、散雪之歌。德宗听闻这件事很恼怒，认为蔡南史有失文人体统，想废掉他科举的机会，后来只是流放了蔡南史才作罢。出自《国史补》。

牛僧孺

牛僧孺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愈、皇甫湜。时首造愈，值愈他适，留卷而已。无何，愈访湜，时僧孺亦及门。二贤览刺忻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伎小丑呈于宗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何等？”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谋所居，二公沉然良久，乃曰：“可于客户税一庙院。”僧孺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又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翌日，辇毂名士咸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过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出《摭言》。

杨虞卿

杨虞卿及第后，举宏词，为校书。来淮南就李鄴婚姻。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虞卿未相识，闻之，倒囊以济。出《摭言》。

苗 缵

苗絜子缵应举，而絜以中风语涩，而心绪至切。临试，又疾亟。缵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絜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缵及第。出《嘉话录》。

牛僧孺

牛僧孺刚中进士，携琴书游于灞水、浐水之间，先拿着他的文章谒见韩愈和皇甫湜。当时牛僧孺先拜访韩愈，逢上韩愈出门去了，便

留下文章。没多久，韩愈拜访皇甫湜，正好牛僧孺也登门拜访。韩愈和皇甫湜看了牛僧孺的名帖，非常高兴，二人一起延请他，询问牛僧孺的行止。牛僧孺说：“我以薄技献丑于两位前辈，进退都听从你们的指教。一个皮囊还在城门之外。”韩愈和皇甫湜打开牛僧孺的文章，卷首是《说乐》一章。没有看下文，便说：“这是好文章，为何用拍板？”牛僧孺回答说：“是乐句。”二人相望，非常高兴，说：“这一定是好文章了。”牛僧孺趁机向他们谋得一处房子，二人沉默了很久才说：“可以到客户处租一庙院。”牛僧孺照他们说的办了。又登门拜谢，二人又教他说：“某日你可以去游青龙寺，傍晚时分回来。”那天，韩愈和皇甫湜骑马并行到牛僧孺住的地方，在大门上题字：“韩愈、皇甫湜同访牛僧孺不遇。”第二天，京都许多名人都去参观。牛僧孺的大名，由是显赫起来。牛僧孺及第后，过堂时，宰相说：“扫厅等候。”牛僧孺独自应声说：“不敢。”参加过堂的进士们都感到惊奇。出自《摭言》。

杨虞卿

杨虞卿及第后，通过宏词科考试，授职校书郎。到淮南同李鄠结成姻亲。遇到前进士陈商，陈商向他诉说自己的穷困窘迫之状，杨虞卿并不认识陈商，但听他说了，倾囊相助。出自《摭言》。

苗 缵

苗粲的儿子苗缵参加科举考试，苗粲因为中风说话不流畅，但是望子成龙的心迫切。临近试期，苗粲的病情加重。苗缵就把字写在纸上道：“允许我入试吗？”苗粲还能握笔，用淡墨在纸上写了“入入”二字。父子的科举情切就是如此。当年，苗缵中了进士。出自《嘉话录》。

费冠卿

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亲，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池阳九华山。长庆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冠卿孝节，征拜右拾遗。制

曰：“前进士费冠卿尝与计偕，以文中第。禄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身丘园，绝迹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双，清飙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陈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伫移忠之效，可右拾遗。”冠卿竟不应征命。出《摭言》。

李固言

李固言生于凤翔庄墅，性质厚，未熟造谒。始应进士举，舍于亲表柳氏京第。诸柳昆仲，率多谗戏，以固言不闲人事，俾信趋揖之仪，候其髻折。密于头巾上帖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固言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许孟容为右常侍，于时朝中薄此官，号曰貂脚，颇不能为后进延誉。固言始以所业求见，谋于诸柳。诸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许常侍。固言果诣之，孟容谢曰：“某官绪闲冷，不足发君子声彩。”虽然，亦藏之于心。又睹头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知礼闱，乃以固言为状头。出《摭言》。

殷尧藩

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阳汉公乃贯之前榜门生，盛言尧藩之屈，贯之为之重收。出《摭言》。

费冠卿

唐宪宗元和二年，费冠卿中进士，因俸禄不够奉养父母，怀着报答养育之恩的心，于是隐居于池阳的九华山。唐穆宗长庆年间，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荐费冠卿有孝行节义，征辟他入朝做右拾遗。朝廷的制书说：“前进士费冠卿曾进京赶考，以文才考中进士。因俸禄不能孝养父母，心中怨恨绵绵。因此身退隐居田园，不肯做官。守住自己淳厚的性情，十五年了。这样高风亮节，世上无双，清雅之风自行远扬。表彰孝行，举荐人才，以此敦厚风俗教化。应当给予奖掖，以儆戒那些不孝顺的人。提拔任用皇上身边的荣幸，让他承载着忠心向皇上您效力，可以做右拾遗。”费冠卿最终却没有应征。出自《摭言》。

李固言

李固言生于凤翔农村，性格纯朴敦厚，不熟悉造访拜谒的门路。开始去参加进士考试，住在表亲柳氏京城的家里。柳家的兄弟们，大多捉弄他，因李固言不熟悉人事，让他相信有向前作揖的礼仪，便让他躬身如钟磬。还把写了“此处有屋出租”的字条偷偷贴在李固言的头巾上。李固言自己没发觉，等到出门，朝士们看见了都笑他。许孟容任右常侍，当时朝中轻视这个官职，人称常侍官为貂脚，不能替后进说好话举荐。李固言开始拿自己的文章去求见，请柳氏兄弟谋划。柳氏兄弟指引他投放之处，先让他去投许孟容。李固言果然去拜见了许孟容，许孟容逊谢说：“我这官职清闲冷落，不能发扬你的声名。”虽然这样说，还是把李固言记在了心里。又看到李固言头巾上的纸条，知道他忠厚。不久，许孟容掌管礼部考试，取李固言做了状元。出自《摭言》。

殷尧藩

唐宪宗元和九年，韦贯之发榜，殷尧藩考杂文试没被取中。阳汉公是韦贯之的前榜门生，竭力为殷尧藩分辩，说他受了委屈，韦贯之因此重新取中了殷尧藩。出自《摭言》。

施肩吾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七言诗一百韵，大行于世。出《摭言》。

张正甫

张正甫为河南尹，裴度衔命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言一举人词艺，好解头。张正色曰：“相公此行何为也？争记得河南解头。”裴有惭色。出《摭言》。

冯 陶

冯宿之三子陶、韬、图，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代无比焉。当太和初，冯氏进士及第者，海内十人，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出《传载故实》。

张 环

张环兄弟七人并举进士。出《谭宾录》。

杨三喜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载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出《摭言》。

施肩吾

施肩吾在唐宪宗元和十年考中进士。因洪州的西山是十二真君羽化升仙的地方，灵迹都在，仰慕那里的真风，就去那里隐居。每天吟诗作赋，曾作《闲居遣兴》七言诗一百韵，风行于当世。出自《摭言》。

张正甫

张正甫任河南尹，裴度奉命讨伐淮西，张正甫在府中西亭为裴度设宴饯行。裴度提到有一举人的才学很好，地方应取他为解头。张正甫正色说：“相公此行要做什么？怎么还记得这个河南府解首荐？”裴度面有惭色。出自《摭言》。

冯 陶

冯宿有三个儿子冯陶、冯韬、冯图，兄弟三人连续考中进士，连续通过博学宏词科考试。为一时之盛，当代没有能和他相比的。唐文宗太和初年，冯氏进士及第的全国共十人，而冯宿一家兄弟叔侄就占

了八个。出自《传载故实》。

张 环

张环兄弟七人同时考中进士。出自《谭宾录》。

杨三喜

杨敬之官拜国子司业，二儿子杨载考中进士，大儿子杨三史登科，时称“杨三喜”。出自《摭言》。

卷第一百八十一 贡举四

李逢吉 章孝标 刘 轸 崔 群 李翱女
贺拔碁 李宗闵 庾承宣 张 祐 卢 求
杜 牧 刘蕡 薛保逊 贾 岛 毕诚
裴德融 裴思谦 李 肱
苏景胤 张元夫

李逢吉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语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李德裕颇为寒进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出《摭言》。

章孝标

章孝标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为《归燕》诗，留献侍郎庾承宣。承宣得时，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典礼曹，孝标来年擢第。群议以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则名路可遵，递相砻砺也。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

李逢吉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岁次丙申，李逢吉名下录取的三十三人都是贫寒之人。当时流传这样的话：“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宰相李德裕很给那些贫寒的学子们创造条件。他被贬官南去，有人写诗说：“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出自《摭言》。

章孝标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章孝标应试落第。当时很多落第人写诗讽刺主考官，唯独章孝标作了首《归燕》诗，留给了侍郎庾承宣。庾承宣收到他的诗作时，反复吟诵，实在遗憾没有取中这样有才华的人。打算到秋试的时候，必定举荐他。庾承宣果然再次被点了主考官，章孝标第二年就登第了。大家议论说以二十八字就被取大科，那成名的道路是可遵循的。于是互相激励。章孝标的二十八字诗是：“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出《云溪友议》。

刘 轲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果园。后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出《摭言》。

崔 群

崔群元和自中书舍人知贡举。夫人李氏因暇，尝劝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曰：“予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邪？”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试。如君以为良田，即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出《独异志》。

李翱女

李翱江淮典郡。有进士卢储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卢谦让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随计，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

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后卢止官舍，迎内子，有庭花开，乃题曰：“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抒情诗》。

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出自《云溪友议》。

刘 轲

刘轲仰慕孟子的文章，所以起名刘轲。少年时做和尚，住在豫章高安的果园里。后来又探究黄老之术，隐居庐山。不久进士登第。文章同韩愈、柳宗元齐名。出自《摭言》。

崔 群

唐宪宗元和年间，中书舍人崔群主持贡举。他的夫人李氏趁空闲曾劝崔群买置一些田产，好做子孙的产业。崔群笑着说：“我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及天下，你担心什么呢？”夫人说：“没听说过你有这些产业。”崔群说：“我前年春天主持京试，取中了三十名进士，这难道不是良田吗？”夫人说：“如果这样，你算不算宰相陆贽的门生？”崔群说：“当然是。”夫人接着说：“如果这样，你过去主持考试，为什么让人告诉陆贽的儿子陆简礼不让他参加考试？像你认为门生就是良田，那么陆家就有一块良田荒芜了。”崔群羞惭而退，好几天没有吃饭。出自《独异志》。

李翱女

李翱任江淮地方官。有一进士卢储送文卷给他，李翱待之以礼，他把文卷放在桌子上，就出去办事了。他的长女已经成年，闲着没事走进铃阁，看到桌上的文卷，研读再三，对小婢女说：“这个人准中状元。”等李翱回来，听到女儿的话，很惊奇，便让他的幕宾佐吏到卢储住的旅舍跟卢储说明，选他做女婿。卢储谦辞了很久，最后没推脱掉李翱的好意，答应了。随着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来年京试，卢储果然考中状元。才通过关试，卢储直接来赴婚礼。并作了一首催妆

诗：“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后来卢储在官舍迎接妻子，院庭花开，又题诗说：“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人生前缘已定，本并非偶然。出自《抒情诗》。

贺拔碁

王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碁还往。碁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碁绝。前人复约，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碁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碁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碁，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尽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碁矣。”出《摭言》。

李宗闵

李宗闵知贡举，门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庠、袁都辈，时谓之玉笋班。出《因话录》。

庾承宣

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授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赐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拜献座主。出《摭言》。

张祐

张祐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楚所知。楚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合苞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几甚苦，搜索颇深。流辈所推，风格罕及。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

贺拔碁

唐穆宗长庆年间，王起再次掌握文士考选的权柄，心里想取白敏中为状元，但是又不满意他同贺拔碁往来。贺拔碁有文才，但狂放无羁。于是王起私下令亲信把他的意思告诉给白敏中，让白敏中断绝同贺拔碁的交往。亲信把这话传给白敏中，白敏中欣然答应，都按照他教的做了。不久贺拔碁拜访白敏中，白敏中的家人骗他说白敏中出门不在家，贺拔碁逗留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不一会儿，白敏中跑出来，连让仆人把贺拔碁喊回来，全部如实相告。并且说：“凭着才学，一第哪个达不到，怎么能对不起朋友？”于是共同饮酒，大醉，睡至日头老高尚未起床。王起的人看到这情形，发怒而去。告诉了王起，并且说：“不可取白敏中。”王起说：“我本来只想取中白敏中，现在应该同时取中贺拔碁了。”出自《摭言》。

李宗闵

李宗闵主持贡举，取中的进士多清秀俊逸，比如唐伸、薛庠、袁都等人，当时被人们称为“玉笋班”。出自《因话录》。

庾承宣

庾承宣做了六七年的主考官，才授给他金鱼带和紫衣。他的学生中李石在他之前就受到内庭恩赐了。庾承宣拜受前，李石把他所穿的紫袍、应佩带的金鱼敬献给老师。出自《摭言》。

张祐

唐元和、长庆年间，张祐深为令狐楚了解。令狐楚镇守天平期间，亲自写举荐书，让张祐以新、旧格律诗三百篇随同他的表章一起送到长安。表辞大意说：“凡作五言诗，都应包含六义。近来多有浮夸虚妄之作，没有师法。而张祐久在江湖，很早就攻读诗书。研究甚苦，探索颇深。同辈推崇，风格也很少有人达到。谨让他选旧、新格律诗三百首，从光顺门进献，望请皇上交中书省办理。”

祐至京师，方属元稹在内庭。上因召问祐之词藻高下，稹对曰：“张祐雕虫小巧，壮夫耻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颌之，由是失意而归。祐以诗自悼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不更疑。”出《摭言》。

卢 求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言事甚异。翱后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嗣复知举，求落第。嗣复，翱之妹婿，由是颇以为嫌。因访于道人，言曰：“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酎数斗于侧，其人以巨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复饮酒尽，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词云：“裴头黄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复。已有所贮，彼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为状元，黄驾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领襄阳，其人又至，翱愈敬异之。谓翱曰：“鄙人再来，盖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翱之所得。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皆为将相。出《摭言》。

杜 牧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郡试举人。三署公卿，皆

张祐到了长安，碰上元稹在朝堂。皇帝便召见他，品评张祐的诗，元稹说：“张祐刻意雕琢辞章的技能，有气魄的人以此为耻，根本不这样写诗。如果予以鼓励，恐怕有失陛下的教化风范。”皇上点头，张祐失意而归。张祐以诗自悼说：“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不更疑。”出自《摭言》。

卢 求

杨嗣复第二次做考官，考中的卢求，是李翱的女婿。先前，李翱主管合肥郡，有一道人去见他，说的事情非常怪异。李翱后任官楚州，或者是桂州。那个道人又来了。当时，杨嗣复主持科举，卢求没有考中。杨嗣复是李翱的妹夫，李翱因此很有些猜疑。李翱于是访于道人，道人说：“这是小事，我可以写一道表文。”于是准备了几砚纸笔，又准备了几斗美酒放在旁边，道人用大杯倒满而饮。睡了一会儿醒来，醒来又把所有的酒喝光了，就整理了下衣帽，向北而拜，之后，很快就在书案上亲手写了两封信。早晨交给李翱，说：“今年秋天任命了主考官，再打开小卷看。明年京试放榜，就打开大卷看。”李翱答应照办。不久，邸报送到，由杨嗣复依前例做主考官，就打开了小卷。上面的文字是：“裴头黄尾，三求六李。”李翱很奇怪，把这张小卷寄给杨嗣复。杨嗣复秘密保存，恐怕泄露。等到京试放榜，打开大卷，同榜上竟一字不差。当年裴求中了状元，黄驾在榜末，卢求居第二名。其余的人名也全吻合。后来李翱做襄阳刺史，道人又来了，李翱更加敬重他。道人对李翱说：“我所以又来，是因为仰慕你的政绩。”李翱把他的儿子叫出来，道士一个个瞧了很久，说他们都不能继承你的所得。于是让女儿们出来拜见道士，道士却说：“日后你有三个外孙，都能做到宰相。”后来，卢求的儿子卢携、郑亚的儿子郑畋、杜审权的儿子杜让能，都做到了相。出自《摭言》。

杜 牧

侍郎崔郾受命做主考官后，在东郡开试举人。三署大员们都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及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大学生数十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览。”于是缮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请曰：“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则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却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

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问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牧虽屠狗，不能易也。”崔郾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紫微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出《摭言》。

刘 蕡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衽。然以指斥贵幸，不顾忌讳，有司知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邵诣阙进疏，请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出《摭言》。

刘蕡，杨嗣复之门生也。既直言忤，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

齐集长乐传舍。冠盖相属，盛况很少有能超过的。当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骑着瘸驴而来。崔郾听说他来了，有些惊讶，等离席同他说话，吴武陵说：“侍郎您以德高望重为圣明天子选取人才，我怎么敢不帮您略尽微力呢。以前我在太学里偶然看见学子们好几十人，又是赞扬又是鼓掌在读一卷书。我靠近了一看，原来是进士杜牧的《阿房宫赋》。若论这个人，真正是辅佐君王的人才。您是官高位重，恐怕没功夫读这篇文章。”于是取出插在腰带的笏，高声朗读了一遍。崔郾称奇。吴武陵请求说：“请您选他做状头。”崔郾说：“已经有人。”吴武陵说：“那么，第三名。”崔郾说：“也已经有人了。”吴武陵说：“实在不得已，第五名吧。”崔郾没来得及作答。吴武陵就说：“不这样，就对不起这篇赋了。”崔郾应声说：“敬依你说的办。”崔郾就座后，对在座的各官员说：“刚才吴太学帮我选中一位第五名。”有人问：“是谁？”崔郾答说：“杜牧。”当中有人说杜牧这个人不拘小节，崔郾说：“我已经答应了吴武陵，杜牧即使是个杀狗的人，也不能更改。”崔郾在洛阳放榜，进士们到长安过堂。杜牧作诗说：“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出自《摭言》。

刘 蕡

唐文宗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参加皇帝亲诏的殿试。当时刘蕡的对策有上万字，深刻探究了治乱之本。又多引用《春秋》大义为佐证，即使公孙弘、董仲舒那样的学问家也无法跟他比拟。从裴休以下，没有不敬重他的。然而刘蕡的文章中，抨击宦官权贵，无所忌讳，所以有关部门虽然明知刘蕡的才华，也不敢取中。当时殿试取中的进士李邵到宫门外进书，请把自己的学位让给刘蕡。李邵的上书被留在宫中没有回音。刘蕡一月之间，声名远播天下。出自《摭言》。

刘蕡是杨嗣复的门生。由于直言得罪了权贵，中官尤其憎恨他。中尉仇士良对杨嗣复说：“为什么趁国家科举，放出这个疯汉耶？”嗣复惧，答曰：“嗣复昔与蕡及第时，犹未风耳。”出《玉泉子》。

薛保逊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为閤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出《摭言》。

贾 岛

贾岛不善呈试，每试，自叠一幅。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出《摭言》。

毕 诚

毕诚及第年，与一二人同行，听响卜。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出《摭言》。

裴德融

裴德融讳皋，值高锴知举，入试。主司曰：“伊讳皋，某棋下就

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时卢简求为右丞，裴与除郎官一人同参。到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从容多时，前人启云：“某与新除屯田裴员外，同祇候右丞，裴员外在门外多时。”卢遽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仓遑失措，骑前人马出门去。出《卢氏杂说》。

汉子来？”杨嗣复恐惧，回答说：“我先前取他及第时，他还没有疯。”出自《玉泉子》。

薛保逊

薛保逊喜欢长篇大论，自己号称“金刚杵”。唐文宗太和年间，被举荐的读书人不下上千人，公卿家里堆满了他们的卷轴，常被当作看门老妇的灯火之资。于是掇客们说：“如果是薛保逊的文章，比平常人的文章卖价要高出一倍。”出自《摭言》。

贾 岛

贾岛不善写呈状，每次参加科考，常写好几幅呈状叠在一起。监场的人说：“又是你这家伙，拿一张来，拿一张来！”出自《摭言》。

毕 诚

毕诚及第那年，曾与一二人同行，听响声以卜吉凶。夜深人稀，长时间听不到说话的。突然间遇到一个人往地上扔骨头，一群狗在后面追抢。又有一人说：“后来的准能抢得到。”出自《摭言》。

裴德融

裴德融忌讳“皋”字，碰上高锴主持科举，他去参加考试。高锴说：“你忌讳‘皋’字，在我名下应考，我让你及第，阻挠你一生事。”后来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当时卢简求为右丞，裴德融同另一新任命的郎官一起去参见。到了卢宅，卢简求叫那人先进去。同那人闲谈很长时间，那人启奏说：“我和新任命的屯田员外郎裴德融一起

恭敬地探望您，他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了。”卢简求马上让部属传话，问：“裴德融是哪位主考的门生？”并说：“因为偶然有事，我没空见你。”裴德融惊慌失措，骑上那位郎官的马出门而去。出自《卢氏杂说》。

裴思谦

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春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诣。”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人物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从之。出《摭言》。

李肱

开成元年秋，高锴复司贡籍。上曰：“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诗，其最佳者李肱，次则王收。日斜见赋，则《文选》中《雪》《月赋》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圣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诗，李肱云：“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递参差，霞衣统摇曳。宴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上览之曰：“近属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刘安之

裴思谦

高锴第一次做主考，裴思谦打通了宦官权贵仇士良的关节，取了状头。高锴在庭院中谴责他，裴思谦回头看着他厉声说：“明年春天

我要取状头。”次年，高锴仍主持科举，告诫属员不得给裴思谦发题目。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一封信进入贡院，一会儿又换上紫袍，快步走到高台下，对高锴说：“军容使有信给你，举荐秀才裴思谦。”高锴不得已，就接过了荐书。荐书里为裴思谦索要状头，高锴说：“状元已经有人选了，其他名次可以按照军容使的意思办。”裴思谦说：“我当面请示了军容使的处置，如果状元不给裴思谦，请侍郎您不要放榜。”高锴低着头想了半天，说：“那么我总得见见裴思谦这个人。”裴思谦说：“我就是。”裴思谦相貌堂堂，高锴认识了之后，改变了态度，没有别的方法，答应了他的要求。出自《摭言》。

李 肱

唐文宗开成元年秋，高锴又一次负责贡籍。皇上说：“宗室子弟是皇家的屏障，嫡庶代代相传。让他们合宜地封爵，不能废除。但是常年宗正寺选送的人，恐怕有的人轻浮浅薄，有辱科名。你那里一定要精选人才，不要妨碍了进贤之路。他们所考的赋，依照常规，考的诗则用齐、梁的体例。”高锴于是以《琴瑟合奏赋》为赋题，以《霓裳羽衣曲》为诗题。经过考核，高锴先把五个人的诗呈给文宗皇帝，其中最好的是李肱，其次是王收。并且说，李肱的赋作得很快，日影刚斜，就交了卷，他的赋，就是《文选》中的《雪赋》和《月赋》。况且李肱还是皇家宗室子弟，他的德行一向清明，人品才学都优秀，我怎么敢不出以公心，辜负皇上的教诲呢？”所以请让李肱为状元。李肱的《霓裳羽衣曲》诗为：“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递参差，霞衣统摇曳。宴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文宗皇帝读了李肱的文章，说：“宗室里有李肱这样的人，就不辱没宗室呢？如果有刘安的

识，可令著书；执马孚之正，可以为传。秦嬴统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出《云溪友议》。

苏景胤 张元夫

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弟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大中、咸通中，盛传崔慎相公常寓尺题于知闻。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潜，朝中无呼字知闻，厅里绝脱靴宾客。”凝终宣城，瓚礼部尚书，安潜侍中。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沉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谩走。”出《摭言》。

后有东西二甲，东呼西为茫茫队，言其无艺也。出《卢氏杂说》。

开成、会昌中，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又有薄徒，多轻侮人。故裴泌应举，行《美人赋》以讥之。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已甲；又有四字，言深耀轩庭也；又有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内臣交游，若刘晔、任息、姜垕、李岩士、蔡铤、秦韬玉之徒。铤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状元，时谓之对军解头。太和中，又有杜颢、窦紃、萧嶰，极有时称，为后来领袖。文宗曾言进士之盛。时宰相相对曰：“举场中自云：乡贡进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无奈何。”出《卢氏杂说》。

才识，可以让他去著书；有马孚的操守，可以立传。秦朝嬴政虽然统一了天下，他的子孙如同匹夫，全没出息，国家的根基就动摇了，曹罔怎么能不非议赢秦呢？”出自《云溪友议》。

苏景胤 张元夫

唐文宗太和年间，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和他的弟弟杨虞卿、杨汉公，尤其是文林中的表率。所以后进的举子们相互说：“想入考场，先问苏、张；苏、张即便可以，三杨杀我。”唐懿宗大中、咸通年间，盛传宰相崔慎曾经把题目给朋友看，说：“王凝、裴瓚和我弟弟崔安潜，在朝堂上没有呼他们字的结交，家里没有脱靴子的宾客。”王凝做到宣城刺史，裴瓚做到礼部尚书，崔安潜做到侍中。太平郡的王崇、窦贤两家，都以科考为资，足以让后进的学子或升或沉。所以参加科考的学子们相互说：“不经王崇、窦贤推荐，有才学也白搭。”出自《摭言》。

后来有东、西二甲，东部的学子称西部的学子为“茫茫队”，意思说他们没有真才实学。出自《卢氏杂说》。

唐文宗开成、唐武宗会昌年间，又有传言：“郑、杨、段、薛，炙手可热。”还有些没品行的人，多轻视辱没人。所以裴泌参加考试，作了篇《美人赋》来讥讽。又有什么大甲、小甲、汪已甲等等，都取四字为称，意在炫耀学问；还有什么四凶甲、芳林十哲等，称他们和朝中内臣们有交情，像刘晔、任息、姜垧、李岩士、蔡铤、秦韬玉之徒，都是这样的人。蔡铤和李岩士各用两军为题做文章，争夺状元，被时人称为“对军解头”。唐文宗太和年间，杜颀、窦紃、萧岍，极为时人称誉，后来成为领袖人物。文宗皇帝曾谈论过关于读书和科举的盛况，当时宰相说：“举场里都说：中了进士，做不上州刺史。”文宗笑着说：“那也没办法。”出自《卢氏杂说》。

卷第一百八十二 贡举五

崔 蠡 卢 肇 丁 稜 顾非熊 李德裕

张 读 宣 宗 卢 渥 刘 蛻 苗台符

张 读 许道敏 崔殷梦 颜 标 温庭筠

卢 象 翁彦枢 刘虚白 封定卿 冯 藻

赵 琮

崔 蠡

唐崔蠡知制诰日，丁太夫人忧，居东都里第。时尚清苦俭嗇，四方寄遗，茶药而已，不纳金帛。故朝贤家不异寒素。虽名姬爱子，服无轻细。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门士人有谒请于蠡者，阍吏拒之，告曰：“公居丧，未尝见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门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远之日，愿一见公。”公闻之，延入与语。直云：“知公居缙绅间，清且约。太夫人丧事所须，不能无费。某以辱孙侄之行，又且贗用稍给，愿以钱三百万济公大事。”蠡见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纳其意，终却而不受。此人调举久不第，亦颇有屈声。

蠡未几服阕，拜尚书右丞，知礼部贡举。此人就试，蠡第之为状元。众颇惊异，谓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

崔 蠡

唐代的崔蠡任制诰期间，居母丧，住在东都里家里。当时崇尚清苦俭朴，四方寄来的东西，只是茶和药而已，不送钱物。所以即使身为朝廷大臣，也无异于寒门。他们的宠姬爱子，穿得也无轻软细致的。崔蠡占卜了母亲的下葬日子，一天，一个本家的学子前来谒见，被门人挡在门外，说：“主人居丧期间，不会见客人。”那人说：“我是崔氏宗门子弟，又知道太夫人下葬的日子不远，希望能见一下崔

公。”崔蠡听到，把他请到屋里，同他交谈。那人直接就说：“我知道您居官期间，清廉简约。太夫人故去，办丧事所需不能没钱。我是太夫人的孙侄辈，家里又能拿出稍补给的钱，愿意拿出三百万来资助您办大事。”崔蠡见他慷慨，心中称奇。但是仅仅接受了他的好意，拒收了钱财。这个人多次考试都没有中第，也确实屈才。

崔蠡不久丧假期满，官拜尚书右丞，主管礼部贡举。此人应试，崔蠡取他为状元。人们颇觉奇怪，说崔蠡做主考，以公正取士。

崔之献艺，由善价成名，一第则可矣，首冠未为得。以是人有诘于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状头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于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出《芝田录》。

卢 肇

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例：礼部放榜，先呈宰相。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稜、姚鹄，岂可不与及第邪？”起于是依其次而放。出《玉泉子》。

丁 稜

卢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讫，则须谒宰相。其导启词语，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审。时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体小陋。迨引见，即俯而致词，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赧然发汗，鞠躬移时，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发其后语而罢，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戏之曰：“闻君善箏，可得闻乎？”稜曰：“无之。”友人曰：“昨日闻稜等登稜等登，非箏声邪？”出《玉泉子》。

顾非熊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凌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垂三十年，屈声聒人耳。会昌中，

那个人科举，是由善价换得成功，中第就可以，中状元就不应该。因此有人用这件事来责问崔蠡，崔蠡说：“他本来就中了进士，不过做状元是我私恩给他的。”就把先前的事如实相告，大家才心服，崔蠡的名望也因此更高了。出自《芝田录》。

卢 肇

李德裕把一些轻浮浅薄的人淘汰掉，奖励起用一些贫寒之士。当时朝贵的党羽，李德裕毫不客气地破除，因此同他们结怨，他绝不会与他们往来，门下也没有什么宾客。只有学子卢肇，他是宜春人，有奇才。李德裕曾外放宜阳任官，卢肇把自己的文章拿给他看过，所以了解他。后跟随他到了长安，每次见面，李德裕对他很客气。旧时的惯例：礼部放榜，要提前请示宰相。唐武宗会昌三年，王起主持科举，问李德裕想录取谁，李德裕说：“哪里用问我想录取谁，像卢肇、丁稜、姚鹄这些人，哪能不让他们中进士呢？”王起于是依次取中了他们。出自《玉泉子》。

丁 稜

卢肇、丁稜中了进士，放了榜，则需要过堂，参谒宰相。谒见时开头的词语，都由榜首来说，低头抬头，快慢，尤其应当精确谨慎。当时卢肇为状元，因故没来，第二名是丁稜，该由他来致辞。丁稜有口吃病，而且其貌不扬。等见了宰相，俯首致辞本应说“稜等登科”，可是他紧张得满面通红流汗，鞠了很长时间的躬才说出：“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说出后面的话来，只好作罢，左右的人都笑他。次日，有人取笑他说：“听说你擅长弹筝，能给我们弹一曲吗？”丁稜说：“哪有这事？”那人说：“昨天听你说‘稜等登，稜等登’，不是弹筝的声音吗？”出自《玉泉子》。

顾非熊

顾况的儿子顾非熊，滑稽好辩。由于讥讽那些权贵家的公子哥儿，惹恼了那些人。在他们的排挤下，在科场考了三十年，也没被取中，为他叫屈的声音聒噪人的耳朵。唐武宗会昌年间，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进，皆知劝矣。诗人刘得仁贺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出《摭言》。

李德裕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贵要束子。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某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出《玉泉子》。

张 湊

张湊 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湊等八人。赵胃南贽湊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出《摭言》。

宣 宗

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第，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常于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出《卢氏杂说》。

卢 渥

唐陕州廉使卢渥，在举场甚有时称。曾于浐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贵人，敛身回避。帝揖与相见，陈商主考放榜，武宗皇帝怪罪没有顾非熊的名字，让礼部收回原榜，重新放榜，取中了顾非熊。当时，天下穷苦的读书人，都能自勉自

励。诗人刘得仁作了一首贺诗，诗道：“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出自《摭言》。

李德裕

李德裕因为自己不是科第出身，常常嫉妒进士出身的人。等他做了宰相之后，经常以权势束缚他们。李德裕曾做藩府从事时，同院的李评事是宏词科的进士，恰好跟李德裕的官位相同。当时有一读书人打算把自己的文章送给李评事，但错送了李德裕。那人投错后，又请求讨回说：“我的文章当送给进士李评事的，不是给你的。”所以李德裕竭力排斥进士出身的人。出自《玉泉子》。

张 湊

唐武宗会昌五年，陈商做主考，取张湊为状元。翰林院复核，张湊等八人落榜。赵渭南赠张湊诗说：“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出自《摭言》。

宣 宗

唐宣宗极好进士及第的，每次问及朝臣们的出身，如有回答自己是哪科的进士，必定非常高兴，会问及中试时诗、赋考的什么题目，主考是哪一位。假如有文章和名声好的人偶然没有考中，他一定会感叹半天。常在宫中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出自《卢氏杂说》。

卢 渥

唐朝陕州观察使卢渥，在举行科举考试的考场上很有声名。曾经在浚水一个的旅店里，碰到微服出访的唐宣宗。他感觉出唐宣宗是个大贵人，想起身回避。唐宣宗却跟他作揖见面，

乃自称进士卢渥。帝请诗卷，袖之，乘骡而去。他日对宰臣，语及卢渥，令主司擢第。渥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相问渥与主上有何阶缘，渥乃具陈因由，时亦不以为忝，盖事业亦得之矣。渥后自廉察入

朝，知举，遇黄寇犯阙，不及终场。赵崇大夫戏之曰：“出腹不生养主司也。”然卢家未尝知举，卢相携耻之，拔为主文章，不果也。出《北梦琐言》。

刘 蛻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蛻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铉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蛻。蛻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出《摭言》。

苗台符 张读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又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常列题于西明寺东廊，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台符十七不禄，读位至礼部侍郎。出《摭言》。

许道敏

许道敏随乡荐之初，获知于时相。是冬，主文者将莅事于贡院，谒于相门。相大称其卓苦艺学，宜在公选。主文受命而去。许潜知其旨，则磨砺以须，屈指试期，大挂人口。俄有张希复员外结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门。亲迎之夕，

他自称是进士卢渥。唐宣宗请他赠诗，并把诗放在袖子里，骑着骡子走了。后来唐宣宗跟宰臣谈到卢渥，让主考官取中他。卢渥很不安，担心受到冒称进士的羞辱。宰相问卢渥跟皇上怎么攀附上的，卢渥便详细说了因由，当时也不以为污辱，大概因为是当时卢渥事业已成功。后来卢渥由观察使被征召入朝，主管科举，正值黄巢兵犯长安，考试没有终场。大夫赵崇开他的玩笑，说：“你是个大肚子生不出进士的主考。”卢家没有做过主考官，宰相卢携以为耻辱，于是提拔卢渥做主考，竟然没有做成。出自《北梦琐言》。

刘 蛻

荆南一带解送举子，频频不成，被称为“天荒”。唐宣宗大中四年，刘蛻以荆南府解中进士。当时崔铉镇守荆南，以钱七十万资助刘蛻，称为“破天荒钱”。刘蛻回信致谢，大意是：“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哪里能说天荒。”出自《摭言》。

苗台符 张读

苗台符六岁能做文章，聪慧无比。十几岁博览群书，著《皇心》三十卷，十六岁考中进士。张读也是很小就擅长吟诗作赋，十八岁中进士。跟苗台符是同年进士，二人又一起在少师郑薰宣州幕府那里做佐官。二人经常在宣州西明寺的东廊下张贴他们的诗作，有人暗中批注说：“两个前进士，一对小孩子。”苗台符十七岁死去，张读做到礼部侍郎。出自《摭言》。

许道敏

许道敏通过乡荐入京之初，当时宰相很了解他。那年冬天，主考官到贡院开始筹备工作，谒见宰相。宰相向主考官盛赞许道敏卓越刻苦的学业，应在公选之列。主考官授命而去。许道敏暗地里知道了，更加刻苦用功，准备应考，屈指一算，考期已到，登记报了名。不久有员外郎张希复娶宰相奇章公的女儿。迎亲那天晚上，

辟道敏为宾。道敏乘其喜气，纵酒飞章，摇佩高谭，极欢而罢。无何，时相敷奏不称旨，移秩他郡。人情恐异，主文不敢第于甲乙。自此晦昧壅坎，不复振举。继丁家故，乖二十载。至大中六年崔玘知举，方擢于上科。时有同年张读一举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败于垂成之冬，宾导张希复之子，牛夫人所生也。出《唐阙史》。

崔殷梦

崔殷梦，宗人瑶门生也，夷门节度使龟从之子。同年首冠于壤。壤白瑶曰：“夫一名男子，饰身世以为美，他不可以等将也。近岁关试内，多以假为名，求适他处，甚无谓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旧

轍。”瑶大以为然。一日，壤等率集同年詣瑶起居。既坐，瑶笑謂壤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崔先輩一到。駿馬健仆，往復當不至稽滯，幸諸先輩留意。”壤以坐主之命，無如之何。出《玉泉子》。

顏 標

鄭侍郎薰主文，舉人中有顏標者，薰誤謂是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為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出《摭言》。

溫庭筠

溫庭筠燈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韻，請許道敏給他做候相。許道敏借着這個喜慶的氣氛，縱酒賦詩，洋洋洒洒，高談闊論，極歡而散。没过几天，当时宰相因为陈奏事务不合皇上的意，外放去做地方官。人们担心牵连，主考官不敢取中许道敏。许道敏从此困顿，不再重振士气。接着又死了老人，二十年没好运气。到唐宣宗大中六年崔玘主持科举，才被录取为甲第。当时有个同年张读一举成名，仅十九岁。张读，就是许道敏差点考取进士又没成功的那个冬天，给做候相的张希复、牛夫人所生的儿子。出自《唐阙史》。

崔殷梦

崔殷梦是家崔瑶的门生，夷门节度使崔龟从的儿子。同年第一名进士名于壤。于壤对崔瑶进言说：“堂堂一名男子汉，夸耀自己出身显贵，高人一等是不足取的。近年关试时借出身高贵为名，求往好的地方，很没意思。现在请侍郎不要遵循旧例。”崔瑶认为是这样。一天，于壤等率集同年进士到崔瑶那里去问安。坐下之后，崔瑶笑着对于壤等人说：“昨天大梁相公来信，想要你们和崔殷梦一起到他那里去做客。骏马和健壮的仆役都准备好了，往来当不至于拖延，请各位做好准备。”于壤等人因为是座主崔瑶的意思，没什么办法，只好

服从。出自《玉泉子》。

颜 标

侍郎郑薰主持科考，举人中有个叫颜标的，郑薰误认为他是鲁公颜真卿的后代。当时徐淮一带尚未安宁，为了激励忠烈之士，便取颜标为状元。等到谢恩的日子，郑薰从容问起颜标宗祠，颜标回答说：“我是一介寒士，未曾有什么宗祠，不是世家。”郑薰才恍然大悟自己弄错了，便沉默不语。不久被无名者嘲笑说：“主考官头脑太迂腐，错把颜标当成了颜鲁公的后代。”出自《摭言》。

温庭筠

温庭筠灯烛下写诗不曾打草稿，只袖手靠着几案，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出《摭言》。

卢 象

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象俯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象以雕^幌载妓，微服辎辘，纵观于侧，遽为团司所发。沆判之，略曰：“深揜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出《摭言》。

翁彦枢

翁彦枢，苏州人，应进士举。有僧与彦枢同乡里，出入故相国裴公垣门下。以其年耄优惜之，虽中门内，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贯珠，闭目以诵佛经，非寝食，未尝辍也。垣主文柄，入贡院。子勋、质，日议榜于私室，僧多处其间，二子不之虞也。其拟议名氏，迨与夺进退，僧悉熟之矣。归寺而彦枢访焉，僧问彦枢将来得失之耗，彦枢具对以无有成遂状。僧曰：“公成名须第几人？”彦枢谓僧戏己，答曰：“第八人足矣。”

即复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议如初，僧忽张目谓之曰：“侍郎知举邪？郎君知举邪？夫科第国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划革前弊，孤贫得路。今之与夺，率由郎君，侍郎宁偶人邪？且郎君所与者，不过权豪子弟，未尝以一贫人艺士议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仇曲折，毕中二子所讳。勋等大惧，即问僧所欲，且以金帛啖之。僧曰：“贫僧老矣，何用金帛为一吟而就。故场中称他为“温八吟”。出自《摭言》。

卢 象

崔沆中进士那年，为监酒令主赏罚的主罚录事。快到曲江宴会时，同年卢象坚决请假，回洛阳归家省亲。逗留了很多日子，等同年们到曲江亭子宴会时，卢象用装饰着华美帷幕的轿车载着歌妓，穿着便服，信马而行，引来许多人围观，很快被团司发觉。崔沆的判词大略是：“戴着高高的席帽，人群密遮着毡车。京郊的大道上寻花问柳，就断了同年的情谊。现在刚刚得到了地位就这样胡闹，可知后来的心意了。”出自《摭言》。

翁彦枢

翁彦枢是苏州人，去参加进士考试。有一苏州和尚与翁彦枢为同乡，出入原相国裴垣门下。因和尚年老，裴府很优待他，即使中门以内，也不禁止他进出。和尚手持念珠，闭目诵经，不是吃饭、睡觉，从不停止。裴垣主持科考，入了贡院。他的儿子裴勋、裴质每天在家里议论榜名，和尚多数在场，二子也不防备他。他二人拟议名氏、定夺中谁、落谁，和尚全听得明明白白。和尚回到寺里，翁彦枢去拜访他，和尚问翁彦枢考试得失的消息，翁彦枢回答说心里没有成功的底。和尚说：“你想中第几名？”翁彦枢以为和尚开他的玩笑，顺口答：“第八名就行。”

和尚又到裴家去，裴勋、裴质在那里议论如初，和尚忽然把眼睛睁开，对他们说：“是你父亲做主考，还是你们做主考？科考举士是国家重要的事，朝廷委任侍郎做主考，本意是让他革除以往的弊端，

让贫苦的读书人能有个出路。今日的定夺，一概由你们决定。难道侍郎是木偶吗？你们弟兄想选中的人不过是些权贵的公子哥儿，未曾提到一个有才学的贫苦学子，我说的你们认可不？”于是扳着手指从榜首到榜末，不差一人。把其中豪族间的私仇曲折，全都说中了二子所避讳之处。裴勋、裴质很害怕，就问和尚有什么要求，并且以钱财利诱。和尚说：“我老了，要钱财做什么用？”

有乡人翁彦枢者，徒要及第耳。”勋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勋不得已许之。僧曰：“与贫僧一文书来。”彦枢其年及第，竟如其言。出《玉泉子》。

刘虚白

刘虚白与裴垣早同砚席，垣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帘前献一绝句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侍至公。”孟棨年长于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场籍三十年。长孙藉与张公旧交，公兄呼藉。公尝讽其改图，藉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出《摭言》。

封定卿

大中后，进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举子与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举方成名。何进退之相悬也？先是李都、崔雍、孙瑄、郑嵎四君子，蒙其眄睐者因是进升。故曰：“欲得命通，问瑄、嵎、都、雍。”出《北梦琐言》。

冯藻

唐冯藻，常侍宿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采不高，酷爱名第，已十五举。有相识道士谓曰：“某曾‘入静’观之，此生无名第，但有官职也。”亦未之信。更应十举，已二十五举矣。姻亲劝令罢举，且谋官。藻曰：“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无成，遂三十举，

方就仕宦。历卿监峡牧，终于骑省。出《北梦琐言》。

我的同乡翁彦枢，只想要中第。”裴勋、裴质立即答应：“列在未等里。”和尚说：“非第八名不可。”裴勋、裴质不得已，只好答应。和尚说：“给我立个字据。”翁彦枢那年及第，竟像他说的，中了第八名。出自《玉泉子》。

刘虚白

刘虚白跟裴垣是早年同学，裴垣主持科考，刘虚白还是个考生。考杂文那天，刘虚白在竹帘前向裴垣献了一首诗：“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着麻衣侍至公。”孟棨比崔沆年长，放榜那天，孟棨向主考崔沆表示谢意，崔沆流泪说：“你的父亲是我的老师。”崔沆流泪，孟棨也流泪。孟棨出入考场三十年。长孙籍跟张公是旧交，张公称长孙籍为兄长。张公曾经劝长孙籍做点别的，长孙籍说：“早晨闻道，晚上死了也可以。”出自《摭言》。

封定卿

唐宣宗大中后期，进士风尤盛。举子们只要能跟封定卿、丁茂珪交往，就一定先得中进士，但是他们两个人却都是考了二十年才考中的。为何进与退如此悬殊呢？先前李都、崔雍、孙瑄、郑嵎被称为四君子，蒙他们看重的，才有了中第和晋升的机会。所以有人说：“要想运气好，就问瑄、嵎、都、雍四君子。”出自《北梦琐言》。

冯 藻

唐朝的冯藻是常侍冯宿的儿子，是冯涓的叔父，冯氏家族世代都有科名。冯藻的文采不高，但是非常热衷功名，已经考了十五次。有个相识的道士跟他说：“我曾‘入静’替你看了，你一生都无名第，只有官职。”冯藻也没相信。又考了十次，已经考了二十五次了。亲家劝他作罢，暂且谋个官职。冯藻说：“即使一生无成，我也要再考五次。”也没考中，共考了三十次，才去谋官。做到峡州牧，最后官止于散骑常侍任上。出自《北梦琐言》。

赵 琮

赵琮妻父为锺陵大将。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出《玉泉子》。

赵 琮

赵琮的岳父是一位锺陵将军。赵琮因长时间进京应试不中，穷困憔悴得厉害，妻族的人更加瞧不起他，即使岳父、岳母也是一样。一天，军中举办盛大宴会，州郡称这为春设，岳父家搭了棚子，一家人坐在棚下看。他的妻子虽然跟他受穷，也不能不去。但是她穿的衣服破旧，将军家的人嫌弃，就用布帘子把她隔开。宴会正高潮时，观察使忽然差人骑马传呼将军，将军又惊又惧，马上前往。到达后，观察使站在窗边，手里拿着一封信，笑问：“赵琮是你的女婿吧？”将军说：“是。”观察使于是跟他说：“刚才来了关报，他已中了进士。”就把信交给将军，那封信就是抄录的榜文。将军立刻拿着榜文往回跑，跑回之后就喊：“赵琮中进士了！”妻族立即把布帘子撤掉，跟赵琮的妻子同席，争着给她换了华丽的衣服，向她祝贺。出自《玉泉子》。

卷第一百八十三 贡举六

刘邺	叶京	李蔼	房珣	汪遵
刘允章	王凝	卢尚卿	李尧	高湜
公乘亿	孙龙光	王璘	蒋凝	吴融
卢光启	王彦昌	杜昇	郑昌图	被嘲附
程贺	陈峤	秦韬玉	陆扈	张曙
崔昭矩	贾泳			

刘邺

刘邺字汉藩，咸通中，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赐及第。韦保义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赐及第，擢入内庭。出《摭言》。

叶京

叶京，建州人也，极有赋名。向游大梁，常预公宴，因与监军使面熟。及至京师时已遂登科，与同年连轳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后颇至沉弃，终于太学博士。出《摭言》。

李蔼

李蔼应举功勤，敏妙绝伦，人谓之束翅鹑子。咸通二年及第。出《卢氏杂说》。

刘邺

刘邺字汉藩，唐懿宗咸通年间，由长春宫判官任上被召入内朝，特别赐给他进士及第。韦保义因兄长做宰相，应举没考上，也赐给进士及第，提拔入内朝为官。出自《摭言》。

叶 京

叶京是建州人，他的赋极有名。过去游历大梁，曾参加官家的宴会，于是同监军使相识。等回到京城时已经登科了，与同年们骑马并行，在大街上遇到那位监军使，在马上相互之间行了揖礼。因此非议声四起，后来他颇被沉弃，只做到太学博士。出自《摭言》。

李 蔼

李蔼应举，用功勤奋，才思敏捷，无人能比，被人称为“束翅鹞子”。唐懿宗咸通二年考中进士。出自《卢氏杂说》。

房 珣

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写试之际，仰泥土落，击翻砚瓦，污试纸。珣以中表重地，祇荐珣一人，主事不获已，须应之。珣既临曙，更请印副试，主司不诺，遂罢。出《摭言》。

汪 遵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洎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绝句诗，而深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果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出《摭言》。

刘允章

刘允章题目《天下为家赋》，给事中杜裔休进疏论。事虽不行，时以为当。崔澹《至仁伐不仁赋》，亦颇招时议。薛耽《盛德日新赋》，韵脚云“循乃无已”。刘子震通状，请改为“修”字，当时改正。出《卢氏杂说》。

王 凝

王凝清族重德，冠绝当时。每就寝息，必叉手而卧，或虑梦中见其先祖。曾牧绛州，于时司空图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阖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

房 珩

房珩，河南人，祖父做过太尉。唐懿宗咸通四年差点就考中了。先前他的名第已经确定，但不知怎么正在考试时房上的泥土落下来，打翻了砚台，污损了卷纸。房珩认为河南立于中央，是个重要的地方，只举荐了他一个人，主持考试的不得已，须再考他。但是天快亮时，他向监场的试官请求更换卷纸时，主考官没答应，因此落第。出自《摭言》。

汪 遵

许棠，是宣州泾县人，很早就开始修科考的学业。同乡汪遵年少时即为吏员。到了许棠考完二十多次，汪遵还是小吏。汪遵善作绝句好诗，他这才艺却深藏不露。一天，他辞去了吏职去参加考试，在路上遇到送客到灞、浐的许棠。许棠问他说：“汪都，都，是对小吏的叫法。到京城来做什么？”汪遵回答说：“此来参加京试。”许棠发怒说：“小吏无礼。”结果考试时与许棠同堂，许棠竭力侮辱他。后来汪遵考中进士五年后，许棠才考中。出自《摭言》。

刘允章

刘允章出的题目是《天下为家赋》，给事中杜裔休上疏表示异议。题目虽然没被采纳，但时人认为得当。而崔澹的《至仁伐不仁赋》也颇招时人的议论。薛耽的《盛德日新赋》，用“循乃无已”的切音作韵脚比较别扭。刘子震请他直接用“循”和“无”来切音，得出“修”字做韵脚，比较恰当，薛耽采纳了。出自《卢氏杂说》。

王 凝

王凝有清廉的家世，注重德行，远远超出当世。每次睡觉，一定叉手仰卧，或许觉得梦中会见到先祖。王凝曾任绛州刺史，当时司空图正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路过绛州，从别墅到城郡。谒见后，不再访亲戚朋友，守门小吏立即申报说司空图出城了。

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齐。王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号之为司徒空。王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切忝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图声彩益振。出《北梦琐言》。

卢尚卿

咸通十一年，以庞勋盗据徐州，久屯戎卒，连年飞挽，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是岁，进士卢尚卿自远至关，闻诏而回。乃赋《东归》诗曰：“九重丹诏下尘埃，深璫文闱罢选才。桂树放教遮月长，杏园终待隔年开。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日霸陵桥上过，关人应笑腊前回。”出《年号记》。

李 尧

李尧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赁油幕以张去声。之。尧先人旧庐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迨之一里余，参御辈不啻千余人，鞞马车舆，阗咽门巷，往来无有沾湿者。而金壁照耀，别有嘉致。尧时为丞相韦保衡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恒资之金帛，不可胜纪。出《摭言》。

高 湜

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亿有赋三百首，人多书于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时人谓

司空图有时入城拜访亲友，但不到刺史府第。王凝知道了，认为这是司空图对自己的尊重，愈加看重司空图。等到王凝主持考试，司空图一举考中，考了第四名登科。同年们惊讶司空图并无名声而成事太快，有轻浮浅薄的人就称他为司徒空。王凝知道有这些说法，于是宴集同榜的门生，对他们说：“我真切地感到有愧于主考官的位置，但今年这一榜，全是为了司空图一个人。”由此，司空图名声、风采大大提高。出自《北梦琐言》。

卢尚卿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因为庞勋占据徐州，长久地驻扎军队，连年运送粮草不断，物力正虚，皇帝于是下诏停一年贡举。那年，进士卢尚卿由远处应举到陕州，听到诏命返回故乡。于是作《东归诗》：“九重丹诏下尘埃，深璫文闱罢选才。桂树放教遮月长，杏园终待隔年开。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日霸陵桥上过，关人应笑腊前回。”出自《年号记》。

李 尧

李尧中进士，双亲一方去世，一方尚在，被催促着参加皇帝的起居宴，大雨不止，于是派人买油布遮盖挡雨。李尧祖上的老房子在升平里，他总共花了七百缗钱买油布。从住所到大街差不多有一里地长，驾车的不只千余人，骑马乘轿者往来熙熙攘攘，塞满门巷，往来的人没有被雨淋湿的。而且金碧照耀，极有情致。李尧当时被宰相韦保衡所重用，参与政事，被称为“李八郎”。他的妻子是南海韦宙的女儿，家里很有钱，经常资助李尧钱财，资助的数量不可计算。出自《摭言》。

高 湜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主持科举考试，取中一些贫苦举子，其中公乘亿有赋三百首，许多人把他的赋抄写出来张挂在墙上。许棠的《洞庭诗》一诗尤其工整，被时人称为

之许洞庭。最者有聂夷中，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田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糴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出《摭言》。

公乘亿

公乘亿，魏人也，以词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粗纻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内子与之相持而泣。路人叹异之。后旬日，亿登第矣。出《摭言》。

孙龙光

孙龙光，崔殷梦下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龙光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郎君，喜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出《摭言》。

王 璘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词学寓贍，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持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几砚，璘衫绌扞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辍。首题《黄河赋》，三十字数刻而成。又《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飙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

“许洞庭”。最杰出的是聂夷中，少时家贫，精于古体诗。他的《公子家》一诗道：“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一诗道：“父耕原上田，子□山下荒。六月禾未

秀，官家已修仓。”又写道：“锄田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糴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说的言辞浅近而意义深远，符合《诗经》的旨意了。出自《摭言》。

公乘亿

公乘亿，魏州人，以辞赋著称。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将近考了三十次都没考中。曾经生了大病，乡人误传他已死去。他的妻子从河北到京城去迎丧，正碰到他送客人到山坡下，遇到了妻子。夫妻分别了十多年。当时公乘亿骑在马上，见一女子戴着粗佩带、骑着驴子，长得依稀像妻子，于是不停地斜着眼看她。他妻子也一样。请人打听，果然是公乘亿。妻子与他相抱着流泪，路人叹息，觉得怪异。十几天后，公乘亿中了进士。出自《摭言》。

孙龙光

孙龙光，在崔殷梦主考时中了状元。科举前一年，孙龙光曾梦见自己在数百根积木上走来走去。之后，请李处士圆梦，李处士说：“祝贺你，来年准中状元。为什么呢？木者，材。已居众材之上，寓意取得状元。”出自《摭言》。

王 璘

长沙日试万言科，王璘词学丰富，并非学习积累所能达到。崔詹事访察清楚，写了奏章向朝廷举荐。先在使院考他，王璘请十名书吏都备好几案、笔砚，穿着细葛布单衣、摸着肚子，踱步口授，十个书吏挥笔不停。首题《黄河赋》，三十字数刻就写成了。又作《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提笔一挥而成。当时忽然狂风暴雨突至，好几幅写成的诗卷被狂风卷走，被泥滓弄脏，舒展不开。

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停午，已积七千余言。崔公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但请召来饮

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时路岩方当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出《摭言》。

蒋 凝

乾符中，蒋凝应宏词。为赋止及四韵，遂白而去。试官不之信，逼请所谓，凝以实告。既而比之诸公，凝有德色。试官叹息久之。顷刻之间，播于人口。或称之曰：“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出《摭言》。

吴 融

吴融字子华，广明、中和间久负屈声。虽未擢第，同人率多执贽谒之，如先达。有王图者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吏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他。”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向与融同视席，晚年抛废，归镜中别墅。出《摭言》。

卢光启

卢光启先人伏法，光启兄弟修饰赴举，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

王璘说：“不用拾了，只要把纸拿来。”又纵笔一挥，片刻又写好了十余篇。时间还没到中午，已经写了七千余言。崔公对考官说：“万言科不在考试指定的范围里，请他来喝酒。”《黄河赋》中有生僻字一百多个，崔公请王璘当众朗读，王璘旁若无人。到了京城，当时路岩正掌大权，差一仆人召见他。王璘矫情意在以此赢得名誉，说：“请等我见到皇帝后再去见他。”路岩听了，非常恼怒，立即奏请取消万言科。王璘策马而归，之后，放浪形骸，寄情于杯酒间，即使是屠户、卖酒的，也与他们相处无间。出自《摭言》。

蒋凝

唐僖宗乾符年间，蒋凝考博学宏词科。作赋仅写了四韵，就请示试官要交卷而去。试官不相信，逼问他为什么，蒋凝如实相告。随后试官拿他的卷子同别人的比较，蒋凝脸上有得意之色。试官叹息了良久。蒋凝的赋顷刻之间被口耳传诵。有人称赞说：“白头花钿满面，比不上徐妃半妆。”出自《摭言》。

吴融

吴融字子华，唐僖宗广明、中和年间，长时间背负屈声。虽然没有考中，许多同代人执礼物去拜见他，像对待有学问的先达。有一个叫王图的，擅长辞赋，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吴融评阅，过了一个月，吴融见他后，不谈他文章的好坏，只是问他：“你听到过关于卢休的消息吗？他为什么坚持蛰伏不求取功名？很可惜呀！我的学问不如卢休。”卢休和王图是表亲，擅长八韵诗，以前跟吴融是同窗，晚年荒废，回到镜中别墅居住。出自《摭言》。

卢光启

卢光启的父亲因罪被处死，卢光启同他的兄弟隐姓埋名去应科举考试，跟亲友说：“我们兄弟此次应考是去开荒。”卢光启培养的性格谨慎，做事周详。著有《初举子》一卷，其进取诸

事，皆此类也。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濬。濬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敦之，盖重叠别纸，自光启始也。唐末举人，不问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皆法于光启尔。其族弟汝弼尝为张濬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离，自朱耶之版荡。”自谓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笔也。”出《北梦琐言》。

王彦昌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广明岁驾幸西蜀，敕赐及

第。后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门时，宰臣学士不及随驾，知柔以京兆尹权中书，事属近辅。表章继至，勤于批答。知柔以彦昌名闻，遂命权知学士。居半岁，出拜京兆尹，加左常侍、大理卿。为寺胥所累，南迁。出《摭言》。

杜 昇

杜昇父宣猷终宛陵。昇有词藻。广明岁，苏导给事刺剑州，昇为军卒。驾幸西蜀，例得召见，特敕赐绯。导寻入内庭，韦中令自翰长拜主文。昇时已拜小谏，抗表乞就试，从之。登第数日，有敕复前官并服色。议者荣之。出《摭言》。

昇自拾遗赐绯，却应举及第，又拾遗，时号著绯进士。出《卢氏杂说》。

郑昌图被嘲附

广明年中，凤翔副使郑侍郎昌图未及第前，尝自任

事，都与此相类似。及第后，在台省做官，知遇于租庸使张濬。张濬出征并州、汾州，卢光启每次给他写奏疏信札，总是一件事写一张纸上。朝士们至今还在效仿，大概一张纸写一件事，始于卢光启。唐末举荐人才，先不问行事才学，而勤于请谒，称为“精切”，也都是跟卢光启学来的。他的堂弟卢汝弼，曾做过张濬的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大致的意思是：“导致赤子流离失所，都是因为朱邪所造成的动荡不安。”他自己对别人说过：“老天生下朱邪赤心，就是供我做文章来骂的。”出自《北梦琐言》。

王彦昌

王彦昌，太原人，出身官宦之家，被推为鼎甲。僖宗皇帝广明年到了西蜀，赐给他进士及第。后来做了嗣薛王李知柔的判官。昭宗皇帝到石门时，大臣、学士们来不及跟随，李知柔以京兆尹署理中书省，职权近乎宰辅。表章一个接一个送来，往来文件特别多，他勤恳

地批阅。李知柔因王彦昌的名声，就任命他为署理学士。半年后，升他为京兆尹，又加衔左常侍、大理寺卿。后来受到大理寺的吏员牵连，贬官南方。出自《摭言》。

杜 昇

杜昇的父亲杜宣猷死于宛陵。杜昇有文采。唐僖宗广明年间，给事中苏导出任剑州刺史，杜昇当时仅是军中小卒。僖宗驾幸西蜀，按玄宗故例，由皇帝召见，特赐给杜昇绯衣。苏导不久任官内庭，韦中书令以翰林学士身份做主考官。当时杜昇已做拾遗，上表请求参加科试，皇帝准许。中第几天后，皇帝命他复职，并仍赐给他绯衣。议论的人以为光荣。出自《摭言》。

杜昇由拾遗赐绯衣，辞了官去应考及第，又做了拾遗，被当时称为“着绯进士”。出自《卢氏杂说》。

郑昌图被嘲附

唐僖宗广明年间，凤翔节度副使、侍郎郑昌图未及第前，曾自诩以广度弘襟，不拘小节，出入游处，悉恣情焉。泊至舆论喧然，且欲罢举。其时同里有亲表家仆，自宋亳庄上至，告其主人云：“昨过洛京，于谷水店边，逢见二黄衣使人西来，某遂与同行。至华岳庙前，二黄衣使与某告别，相揖于店后面，谓某曰：‘君家郎君应进士举无？’仆曰：‘我郎主官已高，诸郎君见修学次。’又问曰：‘莫亲戚家儿郎应无？’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来到金天处，押署其榜，子幸相遇。’仆遂请窃窥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记之。’遂画其地曰：‘此年状头姓，偏傍有“𠂔”，名两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𠂔”，名两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记之记之。’遂去。”郑公亲表颇异其事，遂访岐副具话之，具勉以就试。昌图其年状头及第，榜尾邹希回也。姓名画点皆同。出《玉堂闲话》。

又咸通中，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谁势可热手，亦皆骑驴。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秋满九

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相国魁伟甚，故有此句。出《摭言》。

程 贺

唐崔亚郎中典眉州，程贺以乡役充厅仆，其弟在州曹为小书吏。崔公见贺风味有似儒生，因诘之曰：“尔读书乎？”贺降阶对曰：“薄涉艺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赋咏。雅有意思，因令归。选日，装写所业执贽，甚称奖之，俾称进士。依崔之门，更不他岐。凡二十五举及第。每入京，馆于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亚卒之日，贺为崔公缌服三年，人皆美之。出《北梦琐言》。

以为气度宽宏，襟怀广大，不拘小节，出入游玩之处，都纵情玩乐。等到舆论大哗，自己打算不参加科举。当时他同里表亲家的仆从宋毫的庄上回来，对主人说：“昨天经过洛阳，在谷水店边遇到两个黄衣使者从西来，我就与他们同行。到了华岳庙前，他们俩同我告别，在店后面互相作揖，对我说：‘你家郎君有没有应科举考试？’我说：‘我家主人官位已经很高，他的孩子们正在读书。’黄衣使者又问：‘莫非是你主人亲属儿郎中有应举的？’我说：‘有。’那使者便告诉我说：‘我们二人是今年送榜的使臣，从泰山来，到金天去送榜，咱们有幸相遇。’我于是想偷偷看下榜文，使者说：‘不行。你只要记住。’于是在地上划字，说：‘今年状元姓的偏旁有个“阝”，名字是两字的，下一字在口里边。最后一位进士，姓氏旁也有个“阝”，也是两字的名，尾字也在口里。记住记住。’他们就走了。”郑昌图的表亲觉得很奇怪，便访得郑昌图，把这件事全部告诉了他，并鼓励他去应考。郑昌图那年果然中了状元，榜尾进士名叫邹希回。姓名笔画都相同。出自《玉堂闲话》。

还有，唐懿宗咸通年间，因为进士们骑乘和服饰超越本分，所以不许骑马。当时参试的不下千人，即使有的人权势大，也都骑驴。有人嘲笑说：“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秋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相国人长得高大魁梧，所以有此句。出自《摭言》。

程 贺

唐朝郎中崔亚掌管眉州，程贺出徭役充当官厅仆人。他的弟弟在眉州府里做小书吏。崔亚认为程贺言谈气质像读书人，便问他：“你读过书吗？”程贺走下台阶说：“多少接触过一些书。”崔亚就指物为题，让他赋诗。程贺的诗文雅正而且意境颇好，崔亚就让他回家读书。选了一个日子，程贺带着自己的文章，以学生礼去见崔亚，崔亚很夸奖他，推荐他应进士。程贺始终依傍崔亚，不去投靠别人。程贺考了二十五次才考中。每次到京，都住在崔亚的府第，一直感念崔亚的提拔之恩。崔亚去世的时候，程贺为他戴孝三年，人们都称赞他的操守。出自《北梦琐言》。

陈 峤

陈峤谒安陆郑^诚，三年，方一相面。从容^诚谓峤曰：“识闽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诚曰：“不妨与之往还，其人文似西汉。”出《摭言》。

秦韬玉

秦韬玉出入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鹾。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致书谢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出《摭言》。

陆 扈

陆扈举进士，属僖宗幸梁洋，随驾至行在，与中书舍人郑损同止逆旅。扈为宰相韦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屡告昭度，昭度曰：“奈已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扈以郑损对，昭度从之。因令扈致意，榜帖皆扈自定。其年六月，状头及第。后在翰林署，时苦热，同列戏之曰：“今日好造榜矣。”然扈名冠一时，兄弟三人，时谓三陆，希声及威也。出《北梦琐言》。

张 曙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日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第目崔曰：“将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待崔家郎君拜相，

陈 峤

陈峤去拜见安陆的郑诚，三年才见上一面。郑诚安闲自得地问陈峤说：“认识闵廷言吗？”陈峤说：“没听说过这个人。”郑诚便说：“那么你不妨同他交往，这个人的文章与西汉的大家相似。”出自《摭言》。

秦韬玉

秦韬玉出自田令孜的门下。唐僖宗驾幸蜀地时，秦韬玉已授职丞郎，主管盐务。等到归崇敬的儿子主持科考，僖宗亲下诏命，让秦韬玉中第，并把他编进这一年榜中。秦韬玉致谢新进士的信中，都称为同年。大略说：“三条烛下，我虽然科考受阻，几仞高的墙边，有幸成为一同受恩之地。”出自《摭言》。

陆 扈

陆扈进京科举，赶上唐僖宗逃亡梁洋，陆扈便追到僖宗的驻地，同中书舍人郑损住在一个旅店。宰相韦昭度很了解陆扈，陆扈希望自己快一些成为进士，几次恳求韦昭度，韦昭度说：“无奈现在已是深夏，不是试期，又让谁做主考官呢？”陆扈就说，请郑损就合适，韦昭度答应了。韦昭度让陆扈去说，榜文、书贴，都由陆扈自己制定。那年六月，陆扈以状元及第。后来在翰林院任职，正赶上大热天，同僚跟他开玩笑，说：“这样的日子，很适合造榜。”然而陆扈名冠一时，兄弟三人，时称“三陆”，另外二陆是陆希声和陆威。出自《北梦琐言》。

张 曙

唐僖宗中和初年，张曙和崔昭纬同被西川举荐赴试，二人一起到占卜者那里占卜前程。当时张曙自恃才名很高，人们都认为他是将来的状元。崔昭纬也甘居他下位。到了不久，占卜者根本不理睬张曙，只看着崔昭纬说：“你将来万无一失定高中。”张曙脸上有怒色。占卜者说：“你也能考中，但要等崔家郎君做了宰相，

当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骥尾，五更风小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崔甚不平。会夜饮，崔以巨觥饮张，张推辞再三。崔曰：“但吃却，待我作宰相，与郎君取状头。”张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后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张后于裴贻下及第，果于崔下过堂。出《摭言》。

崔昭矩

崔昭矩，大顺中裴贻下状元及第。翌日，兄昭纬登庸。王侗，丞相鲁公损之子。侗及第，翌日，损登庸。侗过堂别见，归点亲迎拜席曰：“状元及第，榜下版巡。”脱白期月，无疾而卒。出《摭言》。

贾 泳

贾泳父修有义声。泳落拓，不拘细碎。尝佐武臣倖晋州，时昭宗幸蜀，三榜裴相贻，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裴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如此惚惚而退，裴贻颇衔之。后裴三主文柄，泳两举为裴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老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出《摭言》。

那时候由他给你过堂。”不久，张曙果因为丧事没能考完终场，而崔昭纬这年中了状元。张曙赠诗讽刺崔昭纬，诗道：“千里江西陪骥尾，五更风小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崔昭纬甚感不平。恰逢夜里一起饮酒，崔昭纬用大杯灌张曙酒，张曙再三推辞不肯喝。崔昭纬说：“你喝下去，等我做了宰相，一定让你做状元。”张曙拂袖而去，因此二人关系很不和谐。七年后，崔昭纬在内廷拜为宰相。后来裴贻做主考官，张曙在他主持下及第，果然由崔昭

纬过堂。出自《摭言》。

崔昭矩

唐昭宗大顺年间，裴贻主考，崔昭矩在他手下中状元。第二天，他的哥哥崔昭纬提拔为宰相。王侗是丞相鲁公王损的儿子。王侗考中的第二天，王损提拔为宰相。因为宰相是他的父亲，过堂的时候，王侗个别拜见，归点时，王损以宰相的身份，按照礼法亲迎王侗中了状元，相互行礼，说：“状元及第，榜下版巡。”中举一个月后，王侗无病死去。出自《摭言》。

贾 泳

贾泳的父亲贾修有仁义之名。贾泳性格放浪不羁，不拘小节。曾经协助武将守晋州，当时唐昭宗逃亡蜀地，“三榜相”裴贻时为前主客员外，曾游历到晋州，贾泳接待他很傲慢。后来裴贻也曾经头戴冠簪、手持手版去拜访贾泳，贾泳穿着军服，仅一作揖，说：“尚书邀请我们一起去放风筝，请别见怪。”就急匆匆退下去了，裴贻心理颇怀恨。后来裴贻三次做主考，贾泳考了两次都被裴贻黜出。最后一次对门客们说：“贾泳老而值得同情，我应该以德报怨。”于是取中他做了进士。出自《摭言》。

卷第一百八十四 贡举七

昭宗 韦甄 刘纂 锺傅 卢文焕

赵光逢 卢延让 韦贻范 杨玄同 封舜卿

高 辇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积 崔湜

类例 李峤 张说 杨氏 李益

庄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黄 生

昭宗

昭宗皇帝颇为孤进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问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间屈人颇多。孤寒中，唯程晏、黄韬擅场之外，其余以呈试考之，滥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贞白、张蟾律诗，赵观文古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阃阊者也。出《摭言》。

韦甄

韦甄及第，势固万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未免挠怀。俄聆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扣一板门甚急。良久，轧然门开，呼曰：“十三官尊体万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出《摭言》。

昭宗

唐昭宗李晔很为有才气的读书人创造条件。崔凝主持复试，凡是官宦子弟，不问文才高下好坏，大多不取，其间屈落很多人才。贫苦的读书人中，只有程晏、黄韬是临场考试及第，其余的靠举荐考试，滥竽充数的也不少。但是，像王贞白、张蟾的律诗，赵观文的古风之

作，都达到前辈的门槛。出自《摭言》。

韦 甄

韦甄应试，本万无一失势必中的。但不知道中了第几名，未免心绪不安。不久忽然听见光德里南街一人叩板门很急促。好久，门户“轧”的一声打开，喊着说：“十三官尊体万福。”不久放榜，他果然中了第十三名进士。出自《摭言》。

刘 纂

刘纂者，商州刘蛻之子也，亦善为文。乾宁中，寒栖京师，偶与一医士为邻。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贷之。其人即枢密使门徒。嗣薛王为大京兆，医工因为知柔诊脉。从容之际，盛言纂之穷且屈，知柔甚领览。会试官以解送等第，禀于知柔。知柔谓纂是开府门前人医者之言，必开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莫知其由。自是纂落数举，方悟，竟无以自雪。出《摭言》。

锺 傅

唐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饥殍相望，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节帅锺傅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尝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后大会以饯之，筐篚之外，率皆资以桂玉：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其余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息。时举子者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岁常不下数辈。

卢文焕

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醪为急务。常府开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给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自皆解带从容。焕命

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从非己有。

刘 纂

刘纂，是商州刘蛻的儿子，也很擅长做文章。唐昭宗乾宁年间，贫居长安，恰巧同一位医士为邻。刘纂对待医士很周到，经常向他借些东西。这个人是枢密使的门客。嗣薛王李知柔任京兆尹，因病请这个医士给他诊脉。闲谈中，医士很恳切地把刘纂穷困和他考试不中屈才的情况详细告诉给李知柔，因而李知柔对刘纂的情况比较了解。正逢试官把各地举荐的名单送呈李知柔审阅。李知柔以为刘纂是开府门前医士所提到的人，一定是开府的意思，非点解元不可。因此以刘纂为首选报送，刘纂也不知其中的缘由。此后他几次落选才明白过来，最后也没办法自己解释明白。出自《摭言》。

锤 傅

唐朝自唐僖宗广明庚子年之乱后，甲辰年，遍地饥荒，僖宗再次巡幸到岐、梁。人们饥饿相望，各地都不把贡士当作一回事。江西节度使锤傅起身聚众起义，占有广大疆土，在朝廷上述职，是诸侯的楷模，以孜孜以求、努力荐贤为当务之急。即使治下白丁，只要片纸只字，向有关部门要求举荐，他都能以礼对待。至于乡考之时，朝会供设帷帐，比太平安定时还好。行乡饮礼，曾率宾佐亲监省视，脸上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考试后，大会学子，除了赠以普通的礼物之外，一律都资助钱财去京师；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其余中举者十万。将近三十年，这种志向未曾稍有停止。当时学子们通过朝中关节，不远千里到锤傅那里，希望得到锤傅的首荐，每年常不下数辈。

卢文焕

卢文焕是唐昭宗光化二年的状元及第，很喜欢以凑份子喝酒为急务。常常府里开宴，同年们都贫穷，没法凑出钱来。一天他哄骗他们说去游齐国公子亭，接着大家都解带从容游玩。卢文焕让团司牵驴给大家骑。当时柳璨告诉卢文焕说，自己从来没骑过驴。

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衔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焕忧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出《摭言》。

赵光逢

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未几，璨坐罪诛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二年，复征拜上相。出《摭言》。

卢延让

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能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融向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既览，大奇之，且曰：“此无他贵，语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为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困循，竟未相面。值融赴急征，寻入内庭，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之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出《摭言》。

韦贻范

罗隐、顾云俱受知于相国令狐綯。顾虽鲑贾之子，而风韵详整。罗亦钱塘人，乡音乖刺。相国子弟每有宴会，顾独预之。风韵谈谐，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顾文赋为时

卢文焕说：“药需要吃到迷迷糊糊的程度，不然这穷病是不能治好的。”柳璨深恨他。过了四年，柳璨升任宰相，卢文焕忧虑日甚一日。柳璨每次见到他就重复他的话，说：“药需要吃到迷迷糊糊的程度，不然这穷病是不能治好的。”出自《摭言》。

赵光逢

唐昭宗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榜，取中柳璨为进士。此后三年，赵

光逢没有升官。当时柳璨在内廷做了宰相，赵光逢才以左丞征入内朝。不久，柳璨因罪被诛，赵光逢得以重用，居要职十余年。上表告老，以司空虚衔离任。两年后，又起用为宰相。出自《摭言》。

卢延让

卢延让唐昭宗光化三年登进士及第。先前，卢延让跟薛能学诗，他的诗意怪诞，时人多讥笑他。吴融以前任侍御史，外放峡州任职。卢延让当时在荆渚一带游历，因为贫穷，没有卷轴，没时间准备诗文去谒见请教。赶上吴融的表弟滕籍偶然得到卢延让百篇诗文。吴融看到后，非常惊奇，并且说：“别的没有突出之处，出语不同寻常。”于是向主官成汭推荐。当时原宰相张公在这里任职，经常把卢延让当作笑柄。等听了吴融的评价，都有所改变。所以卢延让得到丰富的资助，很感激吴融。但由于依旧困窘，竟未与吴融相见。适逢吴融被急调回京赴任，不久进入内朝，不断地在公卿间称赞卢延让。光化戊午年，卢延让从襄南到京应试。吴融与他一见如故，卢延让呜咽流泪，于是经过努力获取了成功。出自《摭言》。

韦贻范

罗隐、顾云二人都为宰相令狐绹所了解。顾云虽是盐商的儿子，但风韵周详严整。罗隐也是钱塘人，说话口音别人难懂。令狐绹的子侄们每举行宴会，都是顾云一个人参加。顾云风韵言谈，没人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商贾的儿子。顾云的文赋为时人

所称。而切于成名，尝有启事陈于所知，只望丙科尽处，竟列于尾株之前也。罗既频不得意，颇怨望，竟为贵游子弟所排，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与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出《北梦琐言》。

杨玄同

唐天祐年，河中进士杨玄同老于名场，是岁颇亦彷徨，未涯兆朕，宜祈吉梦，以卜前途。是夕，梦龙飞天，乃六足。及见榜，乃名第六。则知固有前定矣。出《玉堂闲话》。

封舜卿

封舜卿梁时知贡举。后门生郑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识者，以为座主辱门生。同光初致仕。出《北梦琐言》。

高 辇

礼部贡院，凡有榜出，书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阴注阳受，淡墨书者，若鬼神之迹耳。此名鬼书也。”范质云：“未见故实，涂说之言，未敢为是。”尝记未应举日，有登第者相告，举子将策名，必有异梦。今聊记忆三数梦，载之于此。

所称道。他的成名心很殷切，曾将此心意说给朋友听，只望在丙科尾末考取就可以。罗隐频频失意之后，颇有怨声，竟然为那些公子哥们所排挤，离别东归。黄巢之乱被平息之后，朝中贤达的官员们议论，准备召他入朝。韦贻范从中作梗说：“我和他一起坐船，虽然不相识，但船夫告诉他：‘船上有朝官。’而罗隐却说：‘是什么朝官？我用脚夹着笔，也可以抵得上他们好几个人。’如果这样的人也登科中第，咱们这些朝臣都成了秕糠了。”因此，没有召罗隐。出自《北梦琐言》。

杨玄同

唐昭宗天祐年间，河中进士杨玄同已经考得老态龙钟了，那年颇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前程如何，就企望做一个好梦，来占卜前途。那天晚上，梦见了有龙飞到天上，龙有六足。等到放榜，果然中了第六名进士。由此而知，命运是前定的。出自《玉堂闲话》。

封舜卿

封舜卿在后梁时主持过科考。后来，门生郑致雍同他一起接受任命入翰林为学士。郑致雍有出众的才智，封舜卿才思笨拙生涩，考到第五题，封舜卿忍不了困顿疲惫，便托郑致雍代笔。当时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主考官给学生带来的耻辱。后唐庄宗同光初年，封舜卿离职归养。出自《北梦琐言》。

高 辇

礼部贡院凡放榜，都用淡墨书写。意思是：“凡中第的人，都是阴间注定的，在阳间领受，用淡墨来写，类似鬼神的笔迹，称为‘鬼书’。”范质说：“没有见到可参考的旧事，无稽之谈，不敢认同。”我曾记得应试之前，有已经中第的人告诉，说举子将要科举及第，一定做奇异的梦。现在暂且把记忆中的几个梦，记载在这里。

高辇应举，梦雷电晦冥，有一小龙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辇得之。占者曰：“雷电晦冥，变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将来科第，其十数矣。”及将放榜，有一吏持主文帖子至，问小吏姓名，则曰姓龙。询其名第高卑，则曰第十人。又郭俊应举时，梦见一老僧履于卧榻上，蹒跚而行。既寤，甚恶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履于卧榻上行，履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见榜，乃状元也。王汀应举时，至滑州旅店，梦射王慎徵，一箭而中。及将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当为第六人。”及见榜，果如所言。或者问之，则告以梦：“王慎徵则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质于癸巳年应举。考试毕场，自以孤平初举，不敢决望成名，然忧闷如醉。昼寝于逆旅，忽有所梦。寐未毗间，有九经蒋之才相访，即惊起而坐，且告以梦。梦被人以朱笔于头上乱点，已牵一胡孙如驴许大。蒋即以梦占之曰：“君将来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问其说，即曰：“乱点头者，再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孙大者为猿，算法圆三径一，故知三数也。”及放榜，即第十三人也。出《玉堂闲话》。

氏族

李 氏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出《朝野僉载》。

高攀去应试，梦见雷鸣电闪，天色昏暗，云雾之中有一条小龙出现，口中吐出一块石子，被高攀得到。圆梦的人说：“阴云闪电是变化之象，一块石子，是十的记数，将来科考，考第十名。”等到将放榜时，有一位小吏拿着榜文来了，问小吏姓名，他说姓龙。高攀打听自己考的名次高低，小吏说第十。又，郭俊应试时，梦见一老和尚穿着鞋在床榻上摇摇摆摆地走。醒来之后，心情极压抑，痛恨此梦。圆梦的人说：“老和尚登床是上座，穿着鞋在床榻上走，是登高，你一定高中。”等放出榜来，中了状元。王汀应试时，住在滑州旅店，梦见射王慎徵，一箭就射中了。等京试放榜前，有人说：“你的名次很低。”王汀回答说：“假如我考中，应当是第六名。”等见了榜文，果然像他说的。有人问他怎么回事，王汀就把梦中的事告诉给他：“王慎徵是前一年的第六名进士，现在射他一箭射中，所以知道今年也考中他那个名次。”范质在后唐明宗癸巳年应试。考试结束，自己认为出身寒微，初次科考，不敢指望考中，然而忧闷像饮醉了酒。白天在旅店里睡着了，忽然做了个梦。未醒之间，突然九经蒋之才来拜访，范质惊醒坐起，就把梦告诉了蒋之才。他梦见被人家拿着朱笔在头上乱点，而且自己还牵着跟驴那样大的一个猢猻。蒋之才就用梦占卜说：“你将来肯定考得中，兼有第三之数。”范质于是问他依据，蒋之才说：“乱点头，是再三的意思；朱笔，是事已确定；猢猻大的叫猿，圆的算法是周三径一，所以知道是一个‘三’字数。”等到放榜，范质就是中了第十三名。出自《玉堂闲话》。

氏族

李 氏

北魏孝文帝定四大姓，陇西的李氏是个大族，担心入不了四姓，便星夜骑着戴铃铛的骆驼，兼程赶往洛阳。当时四大姓已经定完，其

中有李姓，所以至今人们称陇西李姓为“驼李”。出自《朝野僉载》。

王 氏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钁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出《国史补》。

七 姓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出《国史异纂》。

李 积

李积，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积。出《国史补》。

崔 湜

崔仁师之孙崔湜、涤等昆仲数人，并有文翰，列官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第及出身官历，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出《摭言》。

类 例

世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有非士族及假冒者，多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后柳冲亦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已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嫉于时，故隐其名氏。出《国史补》。

王 氏

太原王氏，在定四大姓氏的时候，居其中之一，一族荣耀，所以被人们称为“钁 娄王家”，喻指王氏本来是银子，又镀了一层金。出自《国史补》。

七 姓

唐高宗时，以太原的王氏、范阳的卢氏、荥阳的郑氏、清河的崔氏和博陵的崔氏、赵郡的李氏和陇西的李氏为七大氏族。这些氏族名望很高，耻于同其他姓氏的人家通婚，朝廷于是禁止他们族内自相婚娶。七族于是不敢再举行婚礼，只好秘密把女儿装饰好了送到夫家。出自《国史异纂》。

李 积

李积，是酒泉公李义琰的侄孙，门户很高，且有清名。总觉得爵位没有族望高贵，虽然官至司封郎中和怀州刺史，给人写信时，仍自称陇西李积。出自《国史补》。

崔 湜

崔仁师的孙子崔湜、崔涤等弟兄数人，都有文辞，官居显要。每次私宴之时，自比王导、谢安家族，跟人说：“我们崔家门第出身高贵，官职显要，未尝不属第一。大丈夫应当先占据重要的道路控制人，怎么能默默地受制于人？”所以总是孜孜不倦地进取不停，但未得善终。出自《摭言》。

类 例

世传《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那些不是世族或假冒的，多不被收录。署名是“相州僧昙刚撰”。后来柳氏也列为氏族，柳冲在中宗朝时做了相州刺史。访询老人们昙刚其人，老人们说：“从隋朝以来，相州就没有听过昙刚和尚这个人。”大概著这三卷书的人当时担心被时人嫉恨，所以隐去了姓名。出自《国史补》。

李 峤

初，李峤与李迥秀同在庙堂，奉诏为兄弟。又西祖王璋与信安王祎同产，故赵郡陇西二族，昭穆不定，一会之中，或孙为祖，或祖为孙。出《国史补》。

张 说

张说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亲者，乃为甲门四姓。郑氏不离荥阳，又岗头卢、泽底李、土门崔，皆为鼎甲。出《国史补》。

杨 氏

杨氏，自杨震号关西孔子，葬于潼关亭，至今七百余年，子孙犹在阌乡故宅，天下一家而已。出《国史补》。

李 益

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而尚书亦兼门地焉。尝姻族间有礼会，尚书归，笑谓家人曰：“大甚笑，今日局席，两个坐头，总是李益。”出《因话录》。

庄恪太子妃

文宗为庄恪选妃，朝臣家子女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召宰臣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妇，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亲情，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罗诃去，因遂罢其选。出《卢氏杂说》。

李 峤

当初，李峤和李迥秀一起在朝为官，皇帝下诏让他们称为兄弟。

又西祖王李璋和信安王李祹是亲兄弟，所以赵郡的李姓和陇西的李姓二族，很难区别辈分，会见时，或孙为祖，或祖为孙，祖孙难辨。出自《国史补》。

张 说

张说喜欢同太行山以东的人结为姻亲，当时的人都厌恶他。等到后来同张说家族结为姻亲的，都是四大家族的四姓，被称为甲门四姓。郑氏不离荥阳，还有岗头的卢氏、泽底的李氏、土门的崔氏，都是张说家的女婿，都是豪族大姓。出自《国史补》。

杨 氏

杨氏，从西汉杨震号为“关西孔子”，死后葬在潼关亭，到如今已七百多年，子孙仍住在阆乡的老宅子里，天下仅此一家。出自《国史补》。

李 益

尚书李益和本宗李氏的一位庶子同名，都是姑臧公的后代。当时人们称尚书李益为文章李益，称另一李益为门户李益，而尚书李益同时也兼有门第。姻亲间曾有个聚会，尚书李益参加归来，笑对家人说：“太好笑了，今天的宴会上两个首座，都是李益。”出自《因话录》。

庄恪太子妃

唐文宗为太子李永选妃，朝臣家的女儿都被登记在名单呈上，人们为此感到不安。文宗知道后，对宰臣们说：“我想给太子选妃婚配，本来打算在你们郑氏宗族的女儿中考虑，但听说外面的朝臣都不愿和我做亲戚，为什么？我们李氏也是几百年的氏族。”不久，庄恪太子暴死，于是选妃的事作罢。出自《卢氏杂说》。

白敏中

白敏中为相，尝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卢氏曰：“身为宰相，愿为我婿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侯白尔。”敏中为之止焉。敏中始婚也，已朱紫矣，尝戏其妻为接脚夫人。又妻出，辄导之以马。妻既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马，曰：“吾接脚夫人，安用马也？”出《玉泉子》。

汝州衣冠

汝州衣冠，无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参军亦令族内于一家求亲，其家不肯曰：“某家世不共轩冕家作亲情。”出《卢氏杂说》。

黄 生

有黄生者，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诘之，亦赏其直实也。出《尚书故实》。

白敏中

白敏中任宰相，曾打算把前进士侯温招为女婿。这个已经打算了很久，他的妻子说：“你做宰相，愿意给咱家做女婿的人很多。咱家姓白，再找个姓侯的女婿，必被人家呼作‘侯白’。”白敏中因此取消了这个打算。白敏中结婚时已经做了大官，曾跟他妻子开玩笑，说妻子是个接脚夫人。又在妻子出门时，派马队开道。妻子有感于他前面的话，每次外出，必命撤掉马队，说：“我是接脚夫人，用什么马队？”出自《玉泉子》。

汝州衣冠

汝州做官的，出身都是望族，有很多子女。有个汝州参军也令族内向一家求亲，那家不肯，说：“我们家世代不跟望族做亲戚。”出自《卢氏杂说》。

黄 生

有个姓黄的学子选为进士第。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同住，他说：“别洞。”黄姓本是溪洞的豪族，所以他把房子说成洞。人们虽然讥笑他，但也欣赏他的直率和朴实。出自《尚书故实》。

卷第一百八十五 铨选一

蔡 廓	谢 庄	刘林甫	张 说	温彦博
戴 胄	唐 皎	杨师道	高季辅	薛元超
杨思玄	张仁祚	裴行俭	三人优劣	刘 奇
狄仁杰	郑 杲	薛季昶	邓 渴	李至远
张文成	郑 愔	崔 湜	糊 名	

蔡 廓

宋废帝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录尚书徐羨之谓中书令傅亮曰：“黄门已下，悉委蔡，吾徒不复历怀。自此已上，故宜共参同异。”廓闻之曰：“我不能为徐羨之署纸尾也。”遂辞不拜。出《建康实录》。

谢 庄

宋谢庄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黄门思之孙。美仪容，善谈论，工书属文，好言玄理。少为文帝所赏，帝一见之，辄叹曰：“蓝田生美玉，岂虚也哉？”庄代颜峻为吏部尚书。峻容貌严毅，常有不可犯之色。庄风姿温美，人有喧诉，常欢笑答之。故时人语曰：“颜吏部瞋而与人官，谢吏部笑不与人官。”

蔡 廓

宋废帝时，任用蔡廓为吏部尚书。录尚书徐羨之跟中书令傅亮说：“黄门侍郎以下官员的任用，都由蔡廓决定，咱们不再过问。黄门侍郎以上官员的任用，咱们应该共同商定。”蔡廓听了，说：“我不能跟在徐羨之后面签名。”于是辞掉这个官职不做了。出自《建康实录》。

谢 庄

南朝宋的谢庄字希逸，是侍中谢微的儿子，黄门侍郎谢思的孙子。仪表俊美，善于言辞，字写得好，文章也做得好，并且好谈论玄学。少年时期就被宋文帝所赏识，宋文帝每见他就说：“蓝田那个地方产美玉，哪里是虚言呢？”谢庄取代颜峻做吏部尚书。颜峻容貌严厉，常有不可侵犯的面色。而谢庄风姿俊美，待人温良，即使有人陈述言辞激烈，嗓门高，他也能微笑以待。所以当时的人说：“颜峻瞪着双目给人官做，谢庄虽笑但不给人官做。”

庄迁中书令侍中，谥曰宪。庄家世无年五十者。庄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瀹，并知名。出《谈薮》。

刘林甫

唐武德初，因隋旧制，以十一月起选，至春即停。至贞观二年，刘林甫为吏部侍郎，以选限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时听选，随到注拟，当时以为便。出《唐会要》。

张 说

武德七年，高祖谓吏部侍郎张说曰：“今年选人之内，岂无才用者，卿可简试将来，欲磨之好爵。”于是说以张行成、张知运等数人应命。时以为知人。出《唐会要》。

温彦博

贞观元年，温彦博为吏部郎中，知选。意在沙汰，多所摈抑，而退者不伏，嚣讼盈庭。彦博惟骋辩与之相诘，终日喧扰，颇为识者所嗤。出《唐会要》。

戴 胄

贞观四年，杜如晦临终，请委选举于民部尚书戴胄。遂以兼检校

吏部尚书。及在铨衡，颇抑文雅而奖法吏，不适轮辕之用。物议以是刺之。出《唐会要》。

谢庄做到中书令侍中的官职，死后谥号“宪”。谢庄家世代没有人活到五十岁。谢庄逝世时四十二岁，祖父逝世时四十七岁，曾祖父逝世时四十三岁，高祖父逝世时三十岁。谢庄的儿子谢朏、谢朐，都有名声。出自《谈薮》。

刘林甫

唐高祖武德初年，按照隋朝的旧制，十一月开始选官，到春天就停止。唐太宗贞观二年，刘林甫任吏部侍郎，认为这样做时间短促，对官员的考察了解不细、不深，便奏请四时随时选官，随时承办，当时都认为方便。出自《唐会要》。

张 说

唐高祖武德七年，唐高祖对吏部侍郎张说说：“今年选用的官员里面，怎么会没有有才能的人，你可以了解下报告我，我打算重用他们。”于是张说就推荐了张行成、张知运等几个人应命。当时人们认为张说知人善任。出自《唐会要》。

温彦博

唐太宗贞观元年，温彦博任吏部郎中，主管选用官员。打算淘汰一些冗员，对淘汰的官员有些压制，这些人压而不服，找他争论。温彦博跟他们辩论，终日吵得不可开交，颇为当时的有识者耻笑。出自《唐会要》。

戴 胄

唐太宗贞观四年，宰相杜如晦临终时，请求把选任官职的事委托给民部尚书戴胄。太宗就让戴胄兼任检校吏部尚书。在选任官员方面，戴胄颇压制儒臣，而选任一些执法严苛的人，结果没招来经世可

用之人。人们议论，往往用这件事来讽刺他。出自《唐会要》。

唐 皎

唐贞观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铨，问何方稳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陇右。论者莫测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给云：“愿得江淮。”即注与河北一尉。由是大被选人给言欺之。出《唐会要》。

杨师道

贞观十七年，杨师道为吏部尚书。贵公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练，所署多非其才。深抑势贵及亲党，将以避嫌。时论讥之。出《唐会要》。

高季辅

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知选。凡所铨综，时称允惬。至十八年于东都独知选事，上赐金镜一面，以表清鉴。出《唐会要》。

薛元超

永徽元年，中书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真等十余人。时论称美。出《唐会要》。

杨思玄

龙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杨思玄恃外戚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者夏侯彪所讼，御史中丞郎余庆

唐 皎

唐太宗贞观八年十一月，唐皎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委派任官时常问人到哪里任职方便。人家或许说：我家在蜀地，他就把这个人署签

到吴地去。又或许有人说：双亲住在江南，他就给派到陇右去。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有一位信都人希望到河朔一带任职，就哄骗唐皎说：“我愿意到江淮去。”结果，唐皎把他署签到河北某地担任县尉。从此大被选人的谎言所欺骗。出自《唐会要》。

杨师道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杨师道任吏部尚书。提拔的一些官员多是公子哥儿，天下真正有才能的人物，不能任用，他除授的官员大多数是些庸才。而且他又反过来压制其他有权势的人和自己的朋友与亲属，用这个方法来避嫌。当时被人们议论、讥讽。出自《唐会要》。

高季辅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主管官员的选授。凡经他选授的官员，当时人认为允当。贞观十八年，高季辅到东都洛阳独立主持选授官员的事，唐太宗赐给他一面金镜，表彰他为官公正廉明，能让人借鉴。出自《唐会要》。

薛元超

唐高宗永徽元年，中书舍人薛元超喜欢举荐贫苦而有才能的人。曾上表向皇上举荐了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真等十余人。时人都称赞他。出自《唐会要》。

杨思玄

唐高宗龙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杨思玄自恃是外戚权贵，对参选的官员多无礼又排斥。被参选的夏侯彪告状，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官。时中书令许敬宗曰：“必知杨吏部之败。”或问之，对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败何待！”出《唐会要》。

张仁祚

唐总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委事于员外张仁祚。有识略干能，始造姓历，改修状抹、铨替等程式。敬玄用仁祚之法，铨总次序。仁祚感国士见委，竟以心劳，呕血而死。出《唐会要》。

裴行俭

咸亨二年，有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吏部侍郎李敬玄咸为延誉，引以示裴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是时苏味道、王勣未知名，因调选，遂为行俭深礼异。仍谓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见其成长，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愿识此辈。”其后果如其言。行俭尝所引偏裨将有程务挺、张虔勰、崔智誉、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名将。出《唐会要》。

三人优劣

长寿二年，裴子余为鄆县尉。同列李朝隐、程行谌皆以文法著称，子余独以词学知名。或问雍州长史陈崇业，三人优劣孰先。崇业曰：“譬之春兰秋菊，俱不可废。”

刘 奇

证圣元年，刘奇为吏部侍郎，注张文长、司马锽为监察弹劾他，奏明皇上罢免了他的官职。当时，中书令许敬宗说：“我知道杨吏部必败不可。”别人问他为什么，许敬宗说：“一只彪、一只狼合吃一只羊，他能不败吗！”出自《唐会要》。

张仁祚

唐高宗总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把主管事务委托给员外郎张仁祚。这个人既有胆识谋略又有能力，开始把官员的姓氏、履历造录成册，又修正了状抹、铨替等选官程式。李敬玄采用他的办法，完备了整个选官的程序。张仁祚很感激李敬玄以国士待他，兢兢业

业，恪尽职守，后来因为劳累吐血而死。出自《唐会要》。

裴行俭

唐高宗咸亨二年，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都以诗词文章著称。吏部侍郎李敬玄替他们播扬声誉，引荐给裴行俭。裴行俭说：“他们的才名有了，但是恐怕爵禄少。杨炯应做到县令，其余的连县令怕也做不到。”当时苏味道、王勣未出名，因选官调职，于是深受裴行俭重视。对人说：“我虽然有学生有儿子，但是遗憾看不到他们不长进，他们俩十几年后应当掌握重权，希望结识他们。”后来果然像裴行俭所说的。裴行俭曾提拔的偏将有程务挺、张虔勖、崔智誉、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等，都成为著名的将领。出自《唐会要》。

三人优劣

武后长寿二年，裴子余为鄆县的县尉。跟他同列的李朝隐、程行谌都以文法著称，而裴子余却是以词学知名。有人问雍州长史陈崇业，三人比较，谁更高一些。陈崇业说：“好比春天的兰花和秋天的菊花，都是不可废黜的。”

刘 奇

武后证圣元年，刘奇任吏部侍郎，签署张文长、司马锼为监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珣以谢之，奇正色曰：“举贤本自无私，二君何为见谢？”出《唐会要》。

狄仁杰

圣历初，狄仁杰为纳言，颇以藻鉴自任，因举桓彦范、敬晖、崔玄暉、张柬之、袁恕己等五人，后皆有大勋。复举姚元崇等数十人悉为公相。圣历中，则天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独荐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员外，莅事有声。则天谓之曰：“祁奚内举，果得人

也。”出《唐会要》。

郑 杲

圣历二年，吏部侍郎郑杲，注韩思复为太常博士，元稀声京兆士曹。尝谓人曰：“今年掌选，得韩、元二子，则吏部不负朝廷矣。”出《唐会要》。

薛季昶

长安三年，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问录事参军卢齐卿，齐卿举长安县尉卢怀慎、李休光，万年县尉李义、崔湜，咸阳县丞倪若冰，盩厔县尉田崇璧，新丰县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出《唐会要》。

邓 渇

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铨综人毕，放长榜，遂出得留人名。于是衢路喧哗，大为冬集人授引指摘，贬为太子中允，遂以中书舍人邓玄挺替焉。又无藻鉴之目，

御史。二人便请申屠场代他们去向刘奇致谢，刘奇严肃地说：“荐举和任用贤能的人才本来就要没有私心，二位为什么要感谢呢？”出自《唐会要》。

狄仁杰

武后圣历初年，狄仁杰为纳言，颇以品评和鉴别人才为己任，他举荐的桓彦范、敬晖、崔玄^晔、张柬之、袁恕己等五人，后来都有很高的功勋。他又举荐过姚元崇等数十人都封了公拜了相。圣历年间，武则天让宰相们各举荐一位尚书郎，唯独狄仁杰举荐他的儿子狄光嗣，被武则天任命为地官员外郎，处事有声名。武则天说：“春秋时祁奚举贤不避亲的事，果然得到了人才。”出自《唐会要》。

郑 杲

武后圣历二年，吏部侍郎郑杲选任韩思复为太常博士，元稀声为京兆士曹。曾对人说：“我今年主管选官的事，得到韩思复、元稀声这两位，那么吏部就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了。”出自《唐会要》。

薛季昶

武后长安三年，武则天让雍州长史薛季昶挑选可以担任御史的属僚。薛季昶请教同僚录事参军卢齐卿，卢齐卿推荐长安县尉卢怀慎、李休光，万年县尉李义、崔湜，咸阳县丞倪若冰，盩厔县尉田崇壁，新丰县尉崔日用。这些人后来都担任了重要的官职。出自《唐会要》。

邓 渴

唐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选拔人才完毕，放长榜，便将留下的人名贴出来。于是通衢大路一片喧哗，很被那些任期已满、冬季集于京城参加铨选的人指摘，贬为太子中允，于是由中书舍人邓玄挺来接替他。邓玄挺没有选拔人才的能力，及患消渴，选人因号邓渴。出《唐会要》。

李至远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远权知侍郎事。时有选人姓刁，又有王元忠，并被放。乃密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刁改为丁，王改为士，拟授官后，即添成文字。至远一览便觉曰：“今年铨覆万人，总识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者。”省内以为神明。出《唐会要》。

张文成

唐张文成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人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只如明经

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籍。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辇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功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出《朝野僉载》。

郑愔 崔湜

唐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籍。引铨，有选又患有消渴症，被待选的官员们称为“邓渴”。出自《唐会要》。

李至远

武后如意元年，天官郎中李至远署理侍郎职务。当时有个待选的人姓刁，还有王元忠一起被外放。但他们私下里跟令史相通，重新填报时，减了姓氏笔画，“刁”改成“丁”，“王”改成“士”，打算授官之后，就添上笔画再改过来。李至远一看就明白是作弊，便说：“今年待选官员超过万人，我都记得他们的姓名，哪有姓丁和姓士这两个人？这是刁某和王某。”吏部的官员们都认为李至远神明。出自《唐会要》。

张文成

唐代的张文成说：“高宗乾封年以前，每年选任官员不超过几千人；武后垂拱年以后，每年常常达到五万人。人口没有增多，可待选的官员却增加起来，这大概是有原因的。曾尝试分析过原因：就像明经科进士，十周、三卫、勋戚、散官及国官、直司，精选有真才实学的，能胜任所司职任的，十个中不过一两个。选司选任官员的过程中，不是冒名顶替，就是权贵嘱托，手不能提笔的，就送到东司任职，眼不识字的，又被举荐到南馆做官。正员没有位置，就暂时充任一些试、摄、检校之类的临时官职。权钱交易，受贿贪污，一片狼

藉。流外的行署，送的钱多就留用。或者做属官的助手，或者做员外的行案。更有挽郎、犂脚、营田、当屯这些人，没有一点真本事，都受到优越的对待。都是不倚恃学问，只求用财物贿赂。结果选官冗冗，多于羊群；吏部喧喧，人来人往，多如聚集的蚂蚁。若论选出来实用的，百人里头没有一人。积薪化薪，造成这样的局面，由来已久了。”出自《朝野僉载》。

郑愔 崔湜

唐朝郑愔任吏部侍郎，掌选官，贪污严重。一次选官，有个待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铨。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若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出《朝野僉载》。

糊名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武后时，投匭者或不陈事，而有嘲谑之言。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出《国史异纂》。

的人在靴子带上拴了一百个大钱。郑愔问这是为什么，那个人说：“如今选官，没钱不行。”郑愔沉默没说话。当时，崔湜也任吏部侍郎，主管选官。被选的官员中，有一人绕出队伍，诉说：“我能背着米从障碍物上跳过去。”崔湜说：“你这样体壮，为何不到兵部去做武官？”那人说：“外边的人都说，崔侍郎选官，有力气就行。”出自《朝野僉载》。

糊名

武则天因为吏部选官大多不实，于是下令在考试那天案卷上自己把名字糊上，由吏部主官无记名而定等第，或任用或淘汰。考判糊

名，始于武则天。还有，武则天时，设立了许多铁制的检举箱，供人秘密检举官吏。有人投状，不陈述事情，却写了一些讽刺戏谑的话。于是武则天又专设了专管的官员，由他们先看密告信的内容，然后才准许投入匭中。设官主管密告箱，亦始于武则天。出自《国史异纂》。

卷第一百八十六 铨选二

斜封官	卢从愿	韦 抗	张仁愿	杜 暹
魏知古	卢齐卿	王 丘	崔 琳	裴光庭
薛 据	李林甫	张 说	张 奭	杨国忠
陆 贽	郑余庆	裴遵庆	李 绛	李 建

崔安潜

斜封官

唐景龙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景云践祚，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璟、构出后，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我与人官，何因夺却？’”于是斜封皆复旧职。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黷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得官以为辱。昔赵王伦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异，并不简试，雷同与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轨，皆封侯略尽。太府之铜不供铸印，

斜封官

唐中宗景龙年间，韦后及太平、安乐、长宁等公主，仗势用权，收受贿赂，于侧门降墨敕付中书授官，人们称这种官为“斜封官”，得官者二百多人，一些人从屠夫贩卒爬上了高位。睿宗李旦登上皇位后，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上奏书，停止了斜封官。宋璟、毕构出去后，宫中专司驱鬼、祈祷、占卜之术的鬼人彭卿受一些斜封官的贿赂，向皇帝上奏说：“我见到了死去的孝和皇帝，他发怒地说：‘我给人封的官，你们为什么给罢了？’”于是那些斜封官又官复原职。武则天篡权的时候，往十个行政区域派人，天下挑选剩下的明经进士和村中教童子的博士，都被搜罗去了。不经过筛选，就给一个很美的差

事。这样做污辱了读书人的品格，而使那些无能之辈得到了欢心。庸才得了官，感到荣耀；有才的人得了官，感到耻辱。过去西晋赵王司马伦篡位时，天下孝廉秀才德才突出的，都不经考试，一样封官。市上屠夫卖酒之人，亡命不遵规矩之徒，都被封了侯做了官。太府中的铜不够铸印用，

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连类也？惜哉！出《朝野僉载》。

卢从愿

景云元年，卢从愿为侍郎，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有冒名伪选，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撻发其事。典选六年，颇有声称。时人曰：“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即行俭，马谓戴，李谓朝隐。出《唐会要》。

韦 抗

景云二年，御史中丞韦抗加京畿按察使。举奉天县尉梁昇卿、新丰尉王倕、金城县尉王水、华原县尉王焘为判官。其后皆著名位。出《唐会要》。

张仁愿

景云二年，朔方总管张仁愿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奕，长安县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县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义乌县尉晁良贞为随军。后皆至大官。出《唐会要》。

杜 暹

景云二年，卢从愿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调集，补郑县尉。后暹为户部尚书，从愿自益州长史入朝。暹立在卢上，谓之曰：“选人定何如？”卢曰：“亦由仆之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足

也。”出《唐会要》。

以至于有白版无印之侯。大朝会时的服饰，穿貂的有一大半，所以有民谣说：“貂不足，狗尾续。”小人感到幸运，君子感到耻辱。无道昏君的朝廷，为何都那么相似？令人痛惜呀！出自《朝野僉载》。

卢从愿

唐睿宗景云元年，卢从愿任吏部侍郎，他选官认真，办事有条理，人们盛赞他办事公平适当。有冒名参选的，或虚报功绩的，他都能给以揭发。他掌考选官六年，颇有声誉。当时人们说：“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是裴行俭，马是马戴，李是李朝隐。出自《唐会要》。

韦 抗

唐睿宗景云二年，御史中丞韦抗加官京畿按察使。他举荐奉天县尉梁昇卿、新丰县尉王倓、金城县尉王水、华原县尉王焘为判官。后来这些人，都名位显赫。出自《唐会要》。

张仁愿

唐睿宗景云二年，朔方总管张仁愿上奏，请求起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奕，长安县尉寇泚，鄠县县尉王易从，始平县主簿刘体微分管军事；义乌县尉晁良贞为随军。后来这些人都身居重要官职。出自《唐会要》。

杜 暹

唐睿宗景云二年，卢从愿任吏部侍郎，杜暹从婺州参军一职调来，补郑县县尉。后来杜暹升为户部尚书，卢从愿从益州长史调入内朝。杜暹站在卢从愿的上面，问卢从愿：“你选定的人怎么样？”卢从愿说：“是由我反复评选、鉴别，才能使你展示自己的才能。”出自《唐会要》。

魏知古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尝表荐洹水县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瀚、右内率府骑曹柳泽。及为吏部尚书，又擢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封希颜，伊阙县尉陈希烈。其后咸居清要。出《唐会要》。

卢齐卿

开元元年，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时张守珪为果毅，特礼接之。谓曰：“十年内当节度。”果如其言也。出《唐会要》。

王丘

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为吏部侍郎，擢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丞张晋明、进士王泠然、李昂等。不数年，登礼闱，掌纶诰焉。出《唐会要》。

崔琳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铨日，收选残人卢怡、裴敦复、于号卿等十数人。无何，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出《唐会要》。

裴光庭

开元十八年，苏晋为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院，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以为侮己，不悦。时有门下主事阎鳞之为光庭腹心，专主吏部过官。每鳞之裁定，光庭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鳞之口，光庭手。”出《唐会要》。

魏知古

唐玄宗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曾经上表推荐洹水县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瀚、右内率府骑曹柳泽。等到魏知古当了吏部尚书后，

又提拔了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封希颜，伊阙县尉陈希烈。后来这些人都任了重要的官职。出自《唐会要》。

卢齐卿

唐玄宗开元元年，卢齐卿任幽州刺史。当时张守珪任果毅都尉，卢齐卿用不同寻常的礼仪接待他。卢齐卿对张守珪说：“十年内你准能当节度使。”后来果然和卢齐卿说的一样，张守珪做了节度使。出自《唐会要》。

王 丘

唐玄宗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任吏部侍郎，提拔山阴县尉孙逖、桃林县尉张镜微、湖城县丞张晋明、进士王泠然、李昂等人。没几年，他们都进入尚书省，专掌皇帝诏书。出自《唐会要》。

崔 琳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选授官员时，他收选了剩余的卢怡、裴敦复、于号卿等十多人。不久，他们都进入台省。大家认为崔琳知人善任。出自《唐会要》。

裴光庭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苏晋任侍郎，侍中裴光庭在每次选官时，将应该批退的人，只是当众批簿，用朱笔在姓名上划一点。苏晋却把名单张贴在选院，门下省点过姓名的，在名下详细地写下应选应退。裴光庭认为这是侮辱自己，很不高兴。当时门下省主事阎麟之是裴光庭的心腹，阎麟之专门主持吏部选官。每当阎麟之决定时，裴光庭便紧随他的话音用手拿笔点定。当时人们说：“阎麟之口，裴光庭手。”出自《唐会要》。

薛 据

开元中，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授万年录事。诸流外官共见宰执诉云：“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进士欲夺，则某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出《摭言》。

李林甫

自开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悬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责之。于是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属宁王，且放冬集。”出《国史补》。

张 说

中书舍人张均知考，父左相张说知京官考。特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子，义不务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载，道参坟典，例绝常功，恭闻前烈，尤难其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上下。”出《玄宗实录》。

张 奭

苗晋卿典选，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参选，晋卿以倚子思悦附之。考等第凡六十四人，奭在其首。苏考蕴者为蓟令，乃以选事告禄山。禄山奏之，玄宗乃集登科人于

薛 据

唐玄宗开元年间，薛据倚仗自己的才华和名气，在吏部参选时，请求授给他万年县录事一职。各流外官一起向主持选官的宰相说：“录事是地位显贵、职司重要的官职，现在一个进士想要争得这个官位，叫我们这些人不知该怎么办。”于是这事也就作罢了。出自《摭言》。

李林甫

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吏部才设置南院，开始把所有参选任官的人设长榜公布，以决定任用和落选。当时李林甫主持选官，宁王私下拜访李林甫，对他说：“为参选的一人说情。”李林甫责备了宁王。于是放榜说：“根据考评官的评语，某人应该留用；但是由于宁王说情，暂不任用，等到冬天考评时再考虑。”出自《国史补》。

张 说

中书舍人张均主持官员的政绩考评，他的父亲左丞相张说则主持京官的政绩考评。张说在张均的评语上批道：“父亲教导儿子忠心为国，是自古以来的训教。春秋时期晋国的祁奚年老退休，推荐他儿子祁午做国尉，是为公不是为私。至于能润色皇帝的诏敕，记载圣明皇帝的丰功伟绩，取法三坟、五典，循例不居常功，恭闻前辈，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我虽然身为张均之父，怎么能为了避嫌而干扰了国家的纲纪？考张均上下。”出自《玄宗实录》。

张 奭

苗晋卿担任主选官，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奭参选，苗晋卿凭着张奭参选这件事，想讨好依附张倚。考等第的总共六十四人，他将张奭列在榜首。苏考蕴任蓟县县令，就把这次考试舞弊的事对安禄山说了。安禄山把这件事奏给皇帝，玄宗就召集登科人在花萼楼前重试，升第者十无一二。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白。上大怒，贬倚，敕曰：“庭闹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天下为戏谈。”晋卿贬安康。出《卢氏杂说》。

杨国忠

天宝十载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少长各于宅中引注。虢国姊妹垂帘观之，或有老病丑陋者，皆指名以笑，虽士大夫亦遭诮耻。故事，兵、吏部注官讫，于门下过侍中给事中，省不过者谓退量。国忠注官，呼左相陈希烈于坐

隅。给事中行列于前曰：“既对注拟，即是过门下了。”希烈等腹诽而已。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与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牘，趋走语事。乃谓帘中杨氏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杨乃大噓。选人郑怱附会其旨，与二十余人率钱于勤政楼设斋，兼为国忠立碑于尚书省南。所注吏部三铨选人，专务鞅掌，不能躬亲，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为之。国忠但押一字，犹不可遍。出《唐续会要》。

陆 贄

贞元八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贄，始复令吏部每年集选人。旧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后遂三数年一置选。选

花萼楼前重新考试，能及格升第的十无一二。张奭手持考试卷子，竟一天也写不出一个字，当时人们叫做“拽白”。玄宗大怒，贬斥张倚。下敕说：“在家里，不能很好地教育儿子；选调的时候，却托人说情，成为天下的笑谈。”把苗晋卿贬官到安康。出自《卢氏杂说》。

杨国忠

唐玄宗天宝十载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玄宗在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两京选人授官，铨选那天便决定留放名单，无论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在杨国忠私宅里注册登记任官。杨贵妃的姐妹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在屋里垂帘观看，有些老、病、丑陋的，都被指名道姓取笑，即使是士大夫也免不了遭受她们耻笑取乐。依照过去的惯例，被选的官员，须在兵部、吏部登记、注册完了，再呈送给门下省，门下省长官侍中和助手给事中考核，考核认为不合格退回的，叫“退量”。杨国忠专权任官，叫左相陈希烈坐在墙角。门下省给事中排在前边，说：“既然已经登记选拔，就是通过门下省这道手续了。”陈希烈等人人口中不说，心里不愿意，只是闷坐而已。侍郎韦见素、张倚都身穿紫衣，和本衙署郎官在藩屏外并排坐桌案后，如有事叫他们还得快走向前回话。杨国忠对帘中的杨氏姐妹说：“两个穿紫衣的主办这件事怎么样？”杨国忠说完哈哈大笑。被选官郑怱阿谀奉承杨国忠，与二十余人拿着钱在勤政楼设宴，并且在尚书省南边

给杨国忠立碑。吏部三铨授职、选拔、考绩，杨国忠说吏部职务繁忙，不能亲自动手，皆委派典史及令史、孔目官代替。杨国忠只是签个字而已，还不一定都能签个遍。出自《唐续会要》。

陆 贄

唐德宗贞元八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贄开始让吏部恢复每年的冬集选官。本来旧时惯例，吏部每年都要冬集选官，由于安史之乱不能正常实行，之后于是三几年举行一次。选官时

人并至，文书多，不可寻勘，真伪纷杂，吏因得大为奸巧。选人一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阙者，或累岁无人。贄命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阙集人，岁以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出《唐会要》。

郑余庆

刘禹锡曰：“宣平郑相之铨衡也，选人相贺，得入其铨。”刘禹锡曰：“予从弟某在郑铨，注湖州一尉，唱唯而出，郑呼之却回曰：‘如公所试，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进县尉。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过官又称第一。其有后于鲁也。”又云：“陈讽、张复元各注畿县，请换县，允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榜了，引张才入门，已定不可改。时人服之。”出《嘉话录》。

裴遵庆

裴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东市两街。时人以为盛事。出《国史补》。

李 绹

长庆初，吏部尚书李绹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被选的官员一齐集中过来，文书多，不可能细细地审查，真伪纷杂也

难以分辨，属吏因此能趁此机会大做奸巧之事。候选的官员一旦失误，有的可能十年得不到任职。可是缺官的地方，或许多年无人任职。陆贽根据这种情况，让吏部把内外官员分成三个类别，根据缺额数，量才授官，以后每年就成为常规。这样做，弊病十分除去了七八分，天下人都称赞他。出自《唐会要》。

郑余庆

刘禹锡说：“宣平郑余庆主持铨选人才，被选的人，若得到他任命，就相互庆贺。”刘禹锡又说过：“我的堂弟某某在郑余庆手下铨选，授湖州一县尉，他已经允诺出来，郑余庆又把他喊回去，对他说：‘这次选官，全场像你这样考试的，不超过五六个人。只一次唱名就接受任命，如此不褒奖你，怎么能体现铨选的公正？你想要什么官？离家近比较方便的。’我的堂弟说：‘家住常州。’于是就授任他武进县县尉。候选的官员们一致称颂，都很佩服、很敬畏、很爱戴他。等他后来做了宰相，审定兵部、吏部六品以下的职事官，做得公正属第一。他有后人在山东。”刘禹锡又说：“陈讽、张复元各授京畿县的职官，他俩请求换个县，郑余庆答应了。不久，张复元返回又请求不换。这时，郑余庆已发了榜，把张讽叫进门，严肃地责备他说已经定了就不可更改。人们都佩服郑余庆。”出自《嘉话录》。

裴遵庆

裴遵庆罢了宰相的职位后，让他主持选官。皇帝优待他，考虑他年高有德，让他在家里办理选官事宜。裴遵庆没有在家办，他在宣平坊、东市两街张榜招引士子。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件盛大的事。出自《国史补》。

李 绹

唐穆宗长庆初年，吏部尚书李绹计议设郎官十人，断事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速毕。出《国史补》。

李 建

李建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进士。使仆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复集，稍尉望县；既罢乃尉畿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翔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来奔捷。下曹得其循举，上位得其更历。”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议者多之。出《国史补》。

崔安潜

崔安潜东洛掌选。时选人中不能显其名姓，窃顾云启事投献者。崔公不之知，大赏叹，召之与语，便注一超资县令。后有人白，崔公方悔。出《卢氏杂说》。

郎官下属吏感到办公不方便。十天以后出为东都留守。从这以后选官有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处理事情很快。出自《国史补》。

李 建

李建为吏部郎中，常说：“当今优秀的人才，都在进士当中。若能让我当上主考官，就在登第那年，令登第的人都集中在吏部，先让他们在紧县当佐官；任期满后，再集中起来，逐渐放派到望县当县尉；罢职之后就授职到畿县任县尉，逐步升入内朝。大凡有权势的朝臣，三十成名，四十做到显要之位，这样的节奏才比较合适。登第后就要拿俸禄；拿俸禄后，就必定入朝为官。谁不这样想？没有盘桓而守常法，没有纷杂竞争而来报捷。这样，下边衙署循序举荐，上位得以更替。”如果照他的话去做，好处很多。当时议论的人称扬他。出自《国史补》。

崔安潜

崔安潜在东都洛阳主持选官。当时候选的人中有个不能显露姓名的人，私下对投送案卷的人说他如何如何好。崔安潜不知道这件事，

很赞赏这个人，并把他找来跟他谈话，便授给他一个超出他的资历的县令。后来有人把这个人私下舞弊的事对崔安潜讲了，崔安潜才感到后悔。出自《卢氏杂说》。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职官

宰相	上事	苏瓌	两省	独孤及
参酌院	阳城	吕温	韦绚	李程
杂说	御史	同州御史	崔蘧	严武
押班	台门	历五院	韩皋	杂说
使职	尚书省	崔日知	度支	柳闳
省桥	秘书省	鱼袋	莎厅	

宰 相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问疾，百僚就第。有司设幕次，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五六百炬，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皆扑灭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处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下，小异同曰黄帖，宰相呼为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马建福、望仙门外；宰相则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出《国史补》。

宰 相

大凡举行拜相礼，百官停止上朝。京兆府及京畿各县都要运载黄沙填平道路，从宰相的私宅铺到子城东街，名叫“沙堤”。无论有丧假的，或者探问疾病的，百官都要去相宅问候。由主管拜相礼的官员给设置帷幕，安排次序。举行拜相礼多半在正月初一或冬至，仪仗分立于拜相地点，京城大官都要准备有玉饰的大伞，点燃五六百根蜡烛，照得通亮，称为“火城”。宰相的“火城”快到来的时候，众官都要扑灭自己的蜡烛以示回避。宰相处理四方之事的地点有都堂，处理相关部门的事务有堂帖，下文签署之名称“花押”。皇帝用黄绢写的有关命

令、训谕臣下的叫“黄敕”，宰相下达的文书与它稍有不同的叫“黄贴”，都堂内的官员称宰相为堂老。当初百官早朝，必须立马在建福门、望仙门外等候；宰相则在光宅里车坊内等候，以避风雨。到唐宪宗元和初年才开始设置待漏院。出自《国史补》。

上 事

凡中书、门下，并于西省上，以便礼仪。五品以上，宰相送上，乃并卿参。出《国史补》。

苏 瓌

景龙三年，苏瓌除尚书右仆射。时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计献食，名曰烧尾。瓌因侍内宴，将作大匠宗晋卿谓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闻宰相者，主阴阳，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出《谭宾录》。

两 省

谏议无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屣脚。又云：“不由三字，直拜中书舍人者，谓之挹额裹头。”其制诰之本，出自王言，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明主也，一见决矣。”近者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褒贬之言，哲王所慎。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褒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以斗筭下才，罪不容责。同为一士之行，固出君上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盖天子无戏言，言之苟失，则取尤天下。出《卢氏杂说》。

上 事

凡是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向朝廷上书陈述意见的，都由

中书省奏给皇上，以顺应礼仪。五品以上的官员如有奏章，由宰相送上，和群臣一起参奏。出自《国史补》。

苏 瓌

唐中宗景龙三年，苏瓌授尚书右仆射。当时公卿大臣初次授官者，依照惯例应该献食，名叫“烧尾”。苏瓌因陪侍皇上内宫的宴会，将作大匠宗晋卿对苏瓌说：“授仆射这样重大的事，竟不‘烧尾’，岂不是不好吧？”唐中宗没吱声。苏瓌上奏说：“臣知道当宰相的，顺应阴阳变化，帮助天子处理事务。现在粮食昂贵，米价暴涨，百姓吃不饱。臣见宿卫兵士中，甚至有三天没吃到饭的。臣下愚钝不称职，因为这个缘故不敢‘烧尾’”。出自《谭宾录》。

两 省

谏议大夫无事不入门下省，每次入省，有如厨食提供“四孔菜肴”。中书舍人当时称为宰相判官。宰相为避因亲属而徇私的嫌疑，不授予中书舍人为知制诰，为“屣脚”。又有说法：“不经过知制诰，直接授中书舍人官的，叫‘挹额裹头’。”关于制诰的本源，出自皇帝之口，都是皇帝本人应该做的。过去汉光武帝时，第五伦任督铸钱掾，看见诏书而感叹说：“这是英明的圣主啊！见一次面便可以决断大事。”近世凡是有诏敕，都责成下边写成诏书。诏书上的褒贬之言，是英明圣主应该慎重使用的。现在群臣、王公卿士，想褒奖一个人时就说他品德高尚，人才出众，好得没法再好；不久若是遭到贬斥被罢免时，就说他才识短浅、器量狭小，是个罪不容责的坏人。同样一个人做的事，出自君王之口，糊涂、聪明生于瞬间，正确、错误变于顷刻。君王应该无戏言，说话若有失误，则取罪于天下，失信于天下老百姓。出自《卢氏杂说》。

独孤及

独孤及求知制诰，试见元载。元知其所欲，迎谓曰：“制诰阿谁堪？”及心知不我与而与他也，乃荐李纾。时杨炎在阁下，忌及之

来，故元阻之，乃二人力也。出《嘉话录》。

参酌院

长庆初，穆宗以刑法为重。每大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之，百司呼为参酌院。出《国史补》。

阳 城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镠居阌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转远转高，转近转卑。出《国史补》。

吕 温

通事舍人宣诏，旧命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用拾遗低摘声句以助之。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自吕始也。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出《嘉话录》。

韦 绚

开成末，韦绚自左补阙为起居舍人。时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贞观、开元之事。妙选左右史，以魏謩为右史，俄兼大谏，入阁秉笔。直声远闻，帝倚以为相者，期在旦暮。

独孤及

独孤及想做知制诰，试探着去见元载。元载知道独孤及的想法，顺着他说：“知制诰这个官谁能胜任啊？”独孤及心里便明白了不让他担任，让别人担任了，于是就推荐了李纾。当时杨炎在内阁省，他也不愿让独孤及来，因此元载阻拦独孤及担任知制诰，独孤及没能当上，是元、杨二人阻拦的结果。出自《嘉话录》。

参酌院

唐穆宗长庆初年，穆宗认为刑法过重。每次遇上大的案件，先由主管部门判罪，又命令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参与议罪，进行复核，当时官员叫这为“参酌院”。出自《国史补》。

阳 城

阳城居夏县，授谏议大夫；郑镠居阆乡，授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授校书郎。当时人们认为越从远处调来的官职越高，越从近处调来的官职就越低。出自《国史补》。

吕 温

门下省通事舍人宣读诏书时，按旧令拾遗在旁帮助提示句读，因宣读者不懂诏书上句子长短，多数把句子读错，所以要让拾遗官从旁低声帮助提示。到吕温任拾遗官时，被唤去提示句读，吕温不肯去，从这以后，就成了惯例。拾遗不给宣读者提示句读是从吕温开始的。当时柳宗元对吕温开玩笑说：“你有幸认识一字半字，为什么不给他提示句读呢？”出自《嘉话录》。

韦 绚

唐文宗开成末年，韦绚从左补阙改任起居舍人。当时文宗好古崇尚文治，多循唐太宗贞观、唐玄宗开元年的成例办事。精选左史、右史，以魏謩为右史，不久又兼任谏议大夫，入朝执掌记事。魏謩正直的名声远近传扬，文宗让他当宰相是早晚的事了。

对剔进谏，细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观文贞公之风彩。会文宗晏驾，时事变移，遂中辍焉。时绚已除起居舍人，杨嗣复于殿下先奏曰：“左补阙韦绚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谢，奏取进止。”帝颌之。李珣招而引之，绚即置笔札于玉阶栏槛之石，遽然趋而致词拜舞焉。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任矣。遇簪笔之际，因得密迩天颜。故时人谓两省为侍从之班，则登选者不为

不达矣。出《嘉话录》。

李 程

李程为翰林学士，以阶前砖日影为入候。程性懒，每入必逾八砖，故号为八砖学士。出《转载》。

杂 说

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相呼为曹长，员外郎、御史、拾遗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为端公。出《国史补》。

御 史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分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监察院长与同院礼隔，语曰：“事长如事端。”凡上堂

魏謩问对、撻剔、进谏，不论小事大事，都能针对时弊处理。魏謩盼望着美事实现，朝廷众官拭目以待，想一睹魏謩任宰相的风采。正在这个时候，文宗死了，时事有了变化，让魏謩当左史的这件事就搁置下来。当时韦绚已经授职起居舍人，杨嗣复在殿下向武宗李炎上奏说：“左补阙韦绚新授起居舍人，没向皇帝谢恩，奏请让他领旨谢恩。”皇帝点点头。李珣招来韦绚，韦绚急忙把笔和书写用的纸札放在玉阶栏槛的石头上，立刻跑过来致谢词朝拜舞。左史中途废止，从开成中期到武宗即位，仪仗退下群臣也就退下，不再有掌笔墨的事了。遇有记事的时候，于是能找到接近皇上的机会。所以时人说门下省和中书省的官员是侍从的班列，那选进两省的人不能算不显达了。出自《嘉话录》。

李 程

李程为翰林学士，以阶前砖影为入院时间。他生性懒惰，每入院日影必过八块砖，因此号为“八砖学士”。出自《传载》。

杂 说

中书省、门下省的官员相互称为“阁老”，尚书省的丞、郎相互称为“曹长”，员外郎、御史、拾遗相互称为“院长”。在上位的可以兼用下位的称呼，在下位的不可以兼用在上位的称呼。侍御史之间相互称为“端公”。出自《国史补》。

御 史

唐代御史的成例，大朝会在含元殿举行，由监察御史领班，常参朝会则由殿中侍御史在宣政殿分班排列，入阁则由侍御史监奏。大概因为含元殿最远，皇帝升宣政殿，因用八品殿中侍御史；皇帝升紫宸殿，用七品殿中侍御史，最近；用六品殿中侍御史在殿内司职，他们得固定站立在内阁北厅前阶的花砖道上，绿衣用紫案、褥之类，被称为“七贵”。御史台长官与同院的下属之间按规矩隔开，俗语说：“奉侍长官要像对待自己的头一样。”凡是上堂

绝言笑，有不可忍，杂端大笑，则合座皆笑，谓之烘堂。烘堂不罚。大夫、中丞入三院，罚直尽放，其轻重尺寸，由于吏人，而大者存之黄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终食，唯刑部郎中得终之。出《国史补》。

同州御史

王某云：“往岁任官同州，见御史出案，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门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庖人以通宪胥，许以百缗为赠。明日未明，御史已启驿门，尽还案牒，乘马而去。”出《国史补》。

崔 蘧

崔蘧为监察，巡囚至神策军，为吏所陷，张盖而入，又讽军中索酒食，意欲结欢。窦文场怒，立奏。敕就台鞭于直厅而流之。自是巡囚不至禁军。出《国史补》。

严 武

宝应二年，大夫严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给公乘。元和中，元稹为监察，与中使争驿厅，为其所辱，始有敕：“节度观察使、台官与中使，先到驿者，得处上厅。”为定制。出《国史补》。

办公要严肃，不能随便说笑，有忍不住笑的话或事，杂端大笑，则满座皆笑，称之“哄堂”。哄堂大笑下属不受罚。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办公，弹劾、察举、纠察、辩诬等，其处理轻重程度，先由具体办案的低级吏员提出初步意见，大的案件要有黄卷存档。三院理事，凡新授任官的、调转的，当即停发原职的俸禄，改发新任职俸，唯有刑部郎中以上官员，继续发俸至年终，之后按新任职务发俸。出自《国史补》。

同州御史

王某人说：“过去在同州任官时，看见监察御史从京城出来巡察州县，回到同州驿馆住下，住了一宿也不走。突然向州衙署索要各种的案卷，又要印张历子，并且很急促地把驿门锁上，像有什么要紧的事似的，扰闹得一州一宿不得安宁。有一个老吏偷偷地发笑，他通过一个厨子和监察御史下边的胥吏通融好了，答应给他们一百匹缣。第二天天没亮，御史已开驿门，把案卷全部还给州的官署，骑马而去。”出自《国史补》。

崔 蘧

崔蘧任监察御史，巡查囚犯到了神策军营中，为神策军吏所陷害，说他来的时候，大张着大伞盖进入，又委婉地向军中索要酒食，打算要靠饮酒交好。窦文场大怒，立刻上奏皇帝。皇帝下诏书，令在

值守的大厅里打崔蘧一顿鞭子，然后再流放到边远的地方。从这以后，御史巡查犯人，就不到禁军了。出自《国史补》。

严 武

唐代宗宝应二年，大夫严武上奏皇上说新任命的御史，在家食宿不方便，皇上恩准，自此便供给公家车马。唐宪宗元和年间监察御史元稹与中使争占驿站的上厅，元稹被中使所侮辱。皇上才下诏书规定：“节度观察使、台官和中使，先到驿馆的，能够住上厅。”定下这种制度。出自《国史补》。

押 班

凡大朝会，监察押班不足，则使下侍御史，因朝奏者摄之。出《国史补》。

台 门

御史台门北开，盖取肃杀就阴之义，故京台门北开矣。按《邺郡故事》云：御史台在宫城西南，其门北开。史故城御史台亦北开。龙朔中，置桂坊，为东朝宪府，门亦北开。然都御史台门南开。当时创造者不经，反于故事，同诸司，盖以权宜邪？出《御史台记》。

又北开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开北门。出《谭宾录》。

历五院

台仪，自大夫已下至监察，通谓之五院御史。国朝历跋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隐、张延赏、温造也。出《尚书故实》。

韩 皋

韩皋为御史中丞，常有所陈，必于紫宸殿，对百僚而请，未尝诣

便殿。上谓之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当与卿从容，或无遗事。”亲友或谓皋曰：“自乾元已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公何独于外庭，对众官以陈之，无失于慎密乎？”韩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刚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贵人知之，奈何求请便殿，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肃宗皇帝以苗晋卿

押 班

凡是大朝会，由监察御史领班，如果人力不足，则派下面的侍御史补充，因为是朝奏者奏请皇帝批准的。出自《国史补》。

台 门

御史台门北开，大概是取肃杀属阴这个意义，所以御史台的门向北开。按《邺郡故事》上说：御史台在宫城西南，为了上朝便利，其门北开。历史上旧城的御史台门也朝北开。唐高宗龙朔年间，设置桂坊，为东朝宪府，门也是北开。可是都御史台的门是南开。是当时建筑者没精心设计，违反了旧例，弄得同其他衙署一样，大概是权宜的办法吗？出自《御史台记》。

又向北开门，或说：隋朝初迁都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兼御史大夫，想去尚书省方便路近，所以开设了北门。出自《谭宾录》。

历五院

御史台的礼仪，从御史大夫到监察御史，通称为“五院御史”。唐朝只有三个人都历任过五院御史的，他们是：李尚隐、张延赏、温造。出自《尚书故实》。

韩 皋

韩皋任御史中丞时，平常向皇帝奏事，都要在紫宸殿，面对百官启奏，未曾到过便殿。皇上对韩皋说：“我和你说话，在这说不完，

可以到延英殿去说，我和你可以慢慢聊，或许没有遗漏的事。”韩皋的亲友们有的向韩皋问道：“自肃宗乾元以来，群臣奏事都到延英殿，才能说得详尽。您为什么独于外庭面对百官向皇帝陈述呢，不会泄密吗？”韩皋说：“御史，是天下主持公平正直的官职。折屈强暴，纠正错误，最好在公共场合说与做。所说之事，贵人们都知道，为什么去便殿，躲避百官私语，把国家大法当作个人的东西呢？况且设置延英殿，本意是肃宗皇帝因为苗晋卿

年老艰步，故设之。后来臣僚得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宠，欲尽其身。奈何以此为望哉！”出《传载》。

杂 说

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纠举。省中多事，旨趋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出《国史补》。

使 职

开元已前，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于是有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苑、闲廐、左右巡、分察、监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街。外任则节度、观察、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有时而置者，则大礼、礼仪、会盟、删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覆、选补、礼会、册立、吊祭、供军、粮料、和籴。此其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官内外悉谓之使。旧为权臣所绾，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出《国史补》。

尚书省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年老步艰，所以才建了这座殿。后来臣僚到便殿，多数是兜售自己的

主张，希望得到皇上的恩宠，想竭尽自身从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以此为荣耀呢！”出自《传载》。

杂 说

谏院因为屡上奏章的缘故，他们的忧患大体相同。御史台致力于督察举发。尚书省事务繁重，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所以说拾遗、补阙互相爱惜，御史之间互相憎恨，郎官之间互相轻视。出自《国史补》。

使 职

唐玄宗开元年以前，有对外事务就任命使臣，没有对外事务就不任命。自从国内设置八个节度使、十路采访使，从此节度使和采访使都有了固定的辖区和治地，此后各种使臣名目繁多。于是兼任使臣的官员被人们看重，不兼任使臣的一般官员被人们轻视。所以唐玄宗天宝末年，有的官员佩戴官印竟有三十枚之多，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有兼职俸禄到千贯以上的。今在朝的使职有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苑、闲廐、左右巡、分察、监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街，这些都是采访使。外任的则有节度使、观察使、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等。有临时设置的，则有大礼、礼仪、会盟、删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覆、选补、礼会、册立、吊祭、供军、粮料、和杂等。这些都是使职设置的大概，还有一些设置后来废除的，尚不包括在内。宦官无论在宫中任职或在外任职也一律称使。过去由重臣所司的职务，州县官所处理的事务，由宦官来管理的也有。出自《国史补》。

尚书省

郎官的旧例：吏部郎中有两个办事处，一是九品以外的流放官考铨注授升转处，一是考核官署制度、官员职权等处；员外郎

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赋。其制尚矣。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

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礼部，不博前行驾库。出《国史补》。

崔日知

崔日知历职中外，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都寺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人谓之崔公望省楼。出《国史异纂》。

度 支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贞元已后，始为使额。郎官当直，发敕为重。水部员外郎刘约直宿，会河北系囚配流岭南，夜发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岭南，不下河北。旬月后，本州闻奏，约遂出官。出《国史补》。

柳 阊

吏部甲库有朱泚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阊知甲库，始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焚之。出《国史补》。

也有两个办事处，一是掌南曹铨选，一是决定任免、废立的废置司。刑部分刑部、都官、比部、门司四覆，户部按职务性质可分田赋、贡赋两赋。这些制度由来已久了。过去的说法，吏部是尚书省的省眼，礼部为尚书省舍人；吏部下设考功司、度支司，称为“振行”；刑部的比部司的官员可以在廊下就食，司以下其他官员陪同吃饭的叫做“比盘”。尚书省下有六部，每部分四司，一共有二十四衙署，衙署的官员之间，相互称呼为都公。尚书省内有这种说法：后行的祠官、屯官，不换中行的都官、门官；中行的礼部官，不换走在前面的引驾官、书库官。出自《国史补》。

崔日知

崔日知做过内庭官，也做过地方官，可就是没做过尚书、仆射及六部尚书，感到很遗憾。到他任太常卿时，在太常寺厅事后盖了一座

楼，这座楼正与尚书省官署相望。当时的人们称它为“崔公望省楼”。出自《国史异纂》。

度 支

成例，度支案，由郎中主管收入，员外郎主管支出，侍郎总负责签字画押。唐德宗贞元年以后，才开始设使职，称为度支使。郎官值班处理具体事务，其职事中最重要的是颁布皇帝的有关命令。水部员外郎刘约值夜班，恰逢河北向岭南发配囚徒，夜间皇帝颁发命令，值班的令史没有办事经验，只给岭南传达了命令，而没有给河北传达命令。一个月后，河北官员向皇帝报告了这件事，刘约就被罢了官。出自《国史补》。

柳 闾

吏部储藏兵器的仓库里有朱泚伪造的尚书省案卷数百件，尚书省的官员常常拿来取乐，玩完了就收藏起来。柳闾负责管理甲库，才告诉主管官员，于是在都堂上把尚书省八座、丞郎召集起来，当着这些人的面，把朱泚伪造的案卷焚烧了。出自《国史补》。

省 桥

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南望南宫也。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俗谓之音声。祠部呼为水去声。厅，言其清且冷也。出《因话录》。

秘书省

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属。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左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

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出《两京记》。

鱼 袋

朝仪鱼袋之饰，唯金银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铜。中宗反正，从旧。出《国史异纂》。

莎 厅

京兆府判司，特云西法士。此两厅事多。东土曹厅，时号为念珠厅，盖判案一百八道；西土曹厅为莎厅，厅前有莎，周回可十五步。京兆府，时云：不立两县令，

省 桥

尚书省东南角的大路上有座小桥，大家都叫它“拗项桥”，是说侍御史和殿中侍御史长久不能升官的人走到这里，必定转过头来回望尚书省。尚书省办公的都堂南门道东有棵古槐树，这棵树遮阴面积很大。相传夜深人静时能听到奏乐的声音，门下省的侍郎中有入朝当宰相的，俗称之“音声”。祠部叫做“水去声。厅”，是说祠部冷冷清清的意思。出自《因话录》。

秘书省

唐朝初年，秘书省的工作只是负责抄写书籍、贮藏图书、校对勘误而已。因此挺清闲，门庭冷落，一向没有统领它的官署。虽然名声清雅，可实际上不是重要而繁剧的部门。有权有钱的人家子弟及好名利、好夸富的人，一般不愿意干这个差使。当时流行的世俗认为，监为宰相的病房，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的病房，中丞、著作郎是尚书郎的病房，秘书郎及著作左郎是监察御史的病房。是说凡是任职不胜任繁重工作的，当改入这个秘书省。秘书省的主要职务是掌管图书史料，衙署清静无喧闹声，因此好学的正人君子、不追求功名利禄的

人，也有愿意任这个职务的。出自《两京记》。

鱼 袋

朝会时的仪制，要朝臣腰中悬挂鱼袋饰物，鱼袋只有金、银两个等级。到武则天称帝时，才改五品官为铜鱼袋。唐中宗即位，恢复原来的做法，依从旧例了。出自《国史异纂》。

莎 厅

京兆府判司，特别要说说西法士。判司有东土曹厅和西土曹厅。这两厅的事务最多。东土曹厅，当时叫做“念珠厅”，大概因判案一百零八道；西土曹厅为莎厅，因为厅前有棵莎树，周围有十五步，所以叫“莎厅”。京兆府当时有这种说法：不同时站着两县令，

不坐两少尹。两县引马到府门，传门而报。两尹入厅，大尹亦到厅，不得候两尹坐后出，不得候两尹立后出。其京兆府县之重，亦表大尹之尊。京兆府掾曹，时人云倚团省郎。河中府司录厅亦有绿莎，昔好事者相承常溉灌。天祐已后，为不好事者除之。出《闻奇录》。

不同时坐着两府尹。两县令骑马到京兆府门前，须要一个先报，接待完了，再接待另一个。两外府府尹入厅，大尹也到了厅，不得候两尹同时坐下后出厅，不得候两尹同时站起来后出厅。从这个规矩中可以看出京兆府县的重要和京兆府尹的尊严。京兆府掾曹，当时人们叫“倚团省郎”。河中府司录厅也有棵绿莎，过去有好事的人经常浇灌它。唐哀帝天祐年以后，被不爱莎树的人除掉了。出自《闻奇录》。

卷第一百八十八 权幸

张易之 王 准 王毛仲 李林甫 卢 绚
李辅国 韦渠牟 鱼朝恩 元 载 路 岩
高 湘 卢 隐

张易之

张易之、昌宗，时初入朝，官位尚卑，谄附者乃呼为五郎、六郎，自后因以成俗。张昌仪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宠，所居奢溢，逾于王者。末年，有人题其门曰：“一两丝，能得几时络？”昌仪见之，遽命笔续其下曰：“一日即足。”未几祸及。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之，诗至今犹存。出《国史异纂》。

王 准

王^铤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亦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一旦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簪笑乐。遂致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匕。公主

张易之

张易之、张昌宗，当时初入朝廷时，官位尚低，谄媚者称他们为五郎、六郎，自此以后大家都这样叫了。张昌仪兄弟倚仗张易之、张昌宗的宠幸，住宅过分奢华，超过一般王公。武则天末年，有人在他们家的大门上写道：“一两丝，能纺几日线？”张昌仪看到，立刻命人拿笔在下面写道：“一日即足。”不久，遭了祸。张昌宗的显贵，武三思说他像周灵王的王子晋转世，并写诗赠给他，这诗至今还在。出自《国史异纂》。

王 准

王铨的儿子王准任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他会斗鸡，以斗鸡取乐经常侍立在皇帝左右。当时李林甫刚掌有权势，他的儿子李岫任将作监，也入皇帝的内室侍立皇帝左右。李岫常受王准的侮辱，却不敢发一言。一天，王准率领他的一伙人经过驸马王瑶的住处。王瑶望见尘土赶紧快走上前叩拜，王准用弹弓打王瑶，弹丸打在王瑶的巾帽上，打断了玉簪，就拿折断的玉簪取笑作乐。王瑶于是摆宴置乐，永穆公主亲自把勺侍候他们。永穆公主

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特所钟爱。准既去，或有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邪？”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时人多呼为七郎。其盛势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出《明皇杂录》。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丽人，玄宗在藩邸，与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爱之。每侍宴，与姜皎同榻，坐于帝前。既而贵倨恃旧，益为不法。帝常优容之，每遣中官问讯。毛仲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后遣还。高力士、杨思勰忌之颇深，而未尝敢言于帝。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帝命力士赐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为五品官。力士既还，帝曰：“毛仲喜否？复有何词？”力士曰：“出其儿以示臣，熟眄褓中曰：‘此儿岂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诛韦氏，此贼尚持两端，避事不入，我未尝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义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后十五年，至开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出《明皇杂录》。

李林甫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

甫请见，屡陈九龄

是皇帝的长女，为人仁义孝顺，端庄贤淑，在戚里颇被人们推崇，皇帝也特别喜爱她。王准走后，有人对王瑶说：“这些鼠辈，倚仗他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可是长公主是皇帝的爱女，你对待她像对待下人似的让她侍候王准，皇帝能不介意吗？”王瑶说：“皇帝发怒，我不怕；但我的性命系在七郎的手里，我怎敢不那样做呢？”当时人们多把王准呼作“七郎”。他盛气凌人，横暴一方，人们惧怕他到这个地步了。出自《明皇杂录》。

王毛仲

王毛仲本是高丽人，玄宗做藩王的时候，他和李宜得在玄宗左右服侍，玄宗对他俩都喜爱。每当侍宴时，他和姜皎同一榻上，坐在玄宗面前。不久，他在同僚中傲慢，仗势凌人，变本加厉地做一些不法的事。玄宗常常宽容他，每次有事派宦官去他家里问候。他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然要随意凌辱宦官，而后把宦官撵走。高力士、杨思勰非常憎恨他，却未曾敢向玄宗说。王毛仲的妻子李氏生子三天，玄宗令高力士送去了很多酒食和金银布匹，又任命他儿子为五品官。高力士回来时，玄宗问：“毛仲高兴不？他说什么呢？”高力士说：“他抱出婴儿给我看，自己仔细地注视着襁褓中的小儿，说：‘这个孩子怎么也应是三品官吧？’”玄宗大怒，说：“以前诛杀韦氏时，此贼尚两面讨好，避事不介入，我未曾说他。现在他竟敢因为孩子事恨我吗？”从此，玄宗对他的恩宠逐渐减弱。玄宗从先天年开始在位的十五年中做到开府的只有四人。这四人是皇后父亲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出自《明皇杂录》。

李林甫

张九龄在相位，有正直敢言、不顾自身的忠诚。玄宗在位年久日深，对朝政有些松懈。张九龄每次见到皇帝，他都尽力把朝廷的得失说出来。当时李林甫刚得相位，迎合帝意，想暗地里中伤张九龄。当时皇帝要对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进行实封，张九龄因说不行，很不合皇

帝的心意。一天，李林甫请见皇帝，多次陈述张九龄

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视之，不觉股栗。出《明皇杂录》。

卢 绚

玄宗宴于勤政楼下，巷无居人。宴罢，帝犹垂帘以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垂鞭按辔，横纵楼下。绚负文雅之称，而复风标清粹。帝一见，不觉目送之，问左右曰：“谁？”近臣具以绚名氏对之，帝亟称其蕴藉。是时林甫方持权忌能，帝之左右宠幸，未尝不厚以金帛为贿，由是帝之动静，林甫无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绚之子弟谓曰：“贤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圣上有交、广之寄，可乎？若惮遐方，即当请老，不然，以宾詹仍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子归而具道建议可否，于是绚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出于华州刺史。不旬月，诬其有疾，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员外安置。出《明皇杂录》。

颇怀诽谤之心。当时正是秋天，皇帝命高力士拿着白羽扇赐给张九龄，这里面暗含了皇帝不用张九龄的意思。张九龄接到后明白了皇帝的心意，也很恐慌，因此他作了一篇赋献给皇帝；又给李林甫写了一首《归燕诗》，这首诗是：“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李林甫一看，知道张九龄必退，愤恨和怒气才有所缓解。张九龄及裴耀卿被罢免那天，从中书省到月华门，站在班列之中，二人鞠躬时非常谦卑，李林甫也在其中，得意扬扬。旁观者窃语说“这是一雕挟两兔”。一会儿，皇帝下诏，命张九龄、裴耀卿为左、右仆射，

罢掉了知政事一职。李林甫看到诏书，大怒说：“这还不是左、右丞相吗？”李林甫狠狠地瞪着张、裴二人，急步回到班列。公卿以下的诸官看到李林甫这副凶相，不觉两腿发颤。出自《明皇杂录》。

卢 绚

唐玄宗在勤政楼设宴，巷子口里没有老百姓。宴会结束，皇帝仍然在楼上垂帘观看。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皇帝已经回宫，便垂鞭按辔，骑着马在楼下来回地跑着。卢绚具有文雅的名声，而又风度高洁，仪表俊逸。皇帝一见，不自觉地目送了他一段，问左右近臣：“这是谁？”近臣便把卢绚的姓名告诉了皇帝，皇帝非常称赏他含蓄宽容。这时李林甫正把持大权，他嫉贤妒能，皇帝左右的宠幸者，他都以丰厚的金银财物贿赂，因此皇帝的一举一动，李林甫没有不知道的。第二天，李林甫把卢绚的儿子们找来，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向来威望很高，受到人们的尊崇，现在南方需要人才，皇帝也有治理交、广二州的寄托，可以吗？若是怕远的话，就应该以老请退，不这样的话，以‘宾詹’的身份仍分治东都洛阳，这也是对你父亲的优待了。”子弟们回去完整地对他父亲讲了一遍李林甫的建议，于是卢绚请求担任“宾詹”。李林甫怕背离众望，让卢绚出任华州刺史。没过一个月，又诬陷卢绚有病不能管理郡事，授他太子詹事，以员外郎安置了他。出自《明皇杂录》。

李辅国

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时肃宗不豫，李辅国诬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下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给其扈从部曲，不过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逵，攒刃曜日，辅国统之。太上皇惊，欲坠马数四，赖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跃马而前，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李辅国下马！”辅国不觉失辔而下。宣太上皇诰曰：“将士各得好生。”于是辅国令兵士咸韬刃于鞘中，齐声云：“太上皇万福。”一时拜舞。力士又曰：“李辅国拢马！”辅国遂著

靴，出行拢马，与兵士等护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内。辅国领众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将军，阿瞞已为兵死鬼矣。”既而九仙媛、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此皆辅国之矫诏也。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出《戎幕闲谈》。

韦渠牟

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皆承恩宠事，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会齐运朝对，上嗟其羸弱，许其致政，而师老失授。故无名子曰：“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又渠牟因对德宗，德宗问之曰：“我拟用郑^纲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

李辅国

唐肃宗继位后，唐玄宗当了太上皇，居住在兴庆宫。一天，久雨初晴，玄宗到了勤政楼。楼下的市民和街上的来往行人，见到了玄宗，流着欢喜的眼泪说：“没料到今日能再次见到太平天子。”他们高呼万岁，声音惊天动地。当时肃宗正生病，李辅国上奏，诬告说：“这都是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搞的阴谋。”他私自下诏，将太上皇迁到西内，配给太上皇的扈从、部曲，不过是二三十个老弱者。到了交叉路口，四面八方却都有执刀的卫士，他们都听从李辅国的命令。看到这种情况，太上皇很吃惊，好几次差点掉下马来，倚赖左右服侍者扶持才骑在马上。高力士纵马来到了李辅国面前，厉声说：“太上皇做了五十年的太平天子，李辅国你也是老臣了，不应该这样无礼，你给我下马！”李辅国不觉地放下缰绳下了马。高力士宣示了太上皇的旨意：“将士们应该忠于职守。”于是李辅国令兵士都把刀放回刀鞘内，齐声喊：“太上皇万福。”纷纷向太上皇叩拜。高力士又说：“李辅国牵马！”李辅国于是穿上靴子，走上去牵马，和兵士们一齐护侍太上皇，平安到了西内。李辅国领众人退出后，太上皇哭着拉住了高力士的手说：“若没有你，我已成刀下鬼了。”不久九仙媛、高

力士、陈玄礼都流放到偏远的恶劣之地。这都是李辅国假借皇帝之命。当时肃宗病危，李辅国专权，他也怕西内太上皇再有什么变故。出自《戎幕闲谈》。

韦渠牟

唐德宗贞元末年，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等人，都得到皇上的恩宠，他们推荐的人大多得到了名位。当时刘师老、穆寂都来应考科目，韦渠牟主管穆寂，李齐运主管刘师老。恰赶上李齐运上朝问对，皇上感叹身体羸弱，允他归还政事告老，因而刘师老就没有授官。一个无名氏说：“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又有一次韦渠牟应对德宗，德宗问他：“我想用郑綮做宰相，怎么样？”韦渠牟说：“若用此人，必败陛下公事。”他日又问，对亦如此。帝曰：“我用郑綮定也，卿勿更言。”綮即昭国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俭文学，号为贤相，于今传之。渠牟之毁滥也。出《嘉话录》。

鱼朝恩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睚眦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于是帝恶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赐绿。未浹旬月，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于殿前，恐其后至，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众寮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绯而便求紫。帝犹未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帝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称也。”鱼氏在朝动无畏惮，他皆仿此。其同列黄门，寻逐于岭表。及朝恩被杀，天下无不快焉。出《杜阳杂编》。

元 载

元载在中书，有丈人自宣州货所居来投，求一职事。中书度其人

材不任职事，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书而去。既至幽州，念破产而来，止得一书，书若恳切，犹可望。乃拆视之，更无一词，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念已行数千里，试谒院寮。院寮问：“既是

必定会坏了皇上的大事。”有一天又问他，他仍然这样回答。皇上说：“我用郑纲已定了，你不用再说了。”郑纲就是昭国司徒公。后又入相位，他以清廉、节俭、文章博学号称为贤相，至今流传。韦渠牟的诋毁是虚妄不实的。出自《嘉话录》。

鱼朝恩

鱼朝恩专权，意气用事，公卿们不敢抬头看他。宰相大臣们决断政事时，不事先和他讲，他便瞪着眼睛说：“天下之事，难道不由我决断？”因而皇帝很厌恶他。鱼朝恩的小儿子鱼令徽，才十四五岁，开始在内殿做给事。皇帝因为鱼朝恩的缘故，特赐他绿衣。不到半月，有一次和鱼令徽同列的黄门侍郎，职位在鱼令徽之上，按次序站在殿前，怕落在后面，于是往前挤，不小心误碰了一下鱼令徽的臂膀。鱼令徽就急忙跑回去告诉鱼朝恩说，因为他的班次在后，被同列所欺负。鱼朝恩大怒，第二天，在皇帝面前上奏说：“我小儿子令徽，职位在同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便超过别人。”不说要着红服而要求着紫服。皇帝还没说话，而鱼朝恩已经令管此事的人捧来了紫衣，鱼令徽立刻向皇帝谢恩。皇帝虽然知道不能这样做，却强装笑脸对鱼朝恩说：“你儿子穿紫衣，扎金腰带，太合适了。”鱼氏在朝中做事毫无忌惮，其他事都是和这类似。鱼朝恩小儿子的同列黄门，不久便放逐岭南。到鱼朝恩被杀时，天下人无不称快。出自《杜阳杂编》。

元 载

元载在中书省，有个老人把房子卖了，从宣州来投奔他，想谋得一职。元载审度他，觉得他的才能不够任职，便写了一封致河北官员的信把他打发走了。老人既惋惜又很生气，不得已，只好拿着信离

开。到了幽州，想到自己破产而来，只得了一封信，信若写得恳切，还有希望。他便把信拆开看，信上没有一句话，只有元载的署名。他非常悔恨，生气得想回去，想到已经走了数千里路，他便抱着一种试看的心理去拜访院僚。院僚问：“你既然是

相公丈人，岂无缄题？”曰：“有。”判官大惊，立命谒者上白。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书既入，馆之上舍，留连积月。及辞去，奉绢一千匹。出《幽闲鼓吹》。

又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岁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今曲调《梁州》是也。出《幽闲鼓吹》。

路 岩

路岩出镇坤维也，开道中衢，怒为瓦石所击。故京尹温璋，诸子之党也。岩以薛能自省郎权知京兆府事，李蟪之举也。至是岩谓能曰：“临行劳以瓦砾相钱。”能徐举手板对曰：“旧例，宰相出镇，府司无例发人防守。”岩有惭色。懿宗晚节，朝政多门，岩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势，当歧路者，率多仇隙。附丽音离。之徒，钧射时态，志在谀媚，雷同一词，中外腾沸，其实未然也。始岩淮南与崔铉作支使，除监察。不十年，城门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贵不祥，良有以哉！初铉以岩为必贵，常曰：“路十终须与他那一位也。”自监察入翰林，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出《玉泉子》。

相公丈人，怎么能没有书信呢？”他说：“有。”判官大惊，立刻叫拜访的人上来讲话。一会儿，有一大校捧着一木箱，判官又请看信。他便把信投上，判官安置老人到上好的馆舍住着。他住了一个月，才辞别而去。走时还奉赠了一千匹绢。出自《幽闲鼓吹》。

还有，元载的儿子元伯和，权倾朝廷内外，福州观察使想送给他十名乐妓。到了京城后，半年多没办法送到他家中。派来的人便观察

他家大门经常出入的人，其中有个善弹琵琶的康昆仑最熟悉，便送厚礼请他打通关节，才把乐妓送去。乐妓已经送去了，元伯和让她们试着弹奏琵琶，听后不满意，全打发走了。原先有个善弹琵琶的段和尚，他自己制了《西梁州》的乐曲，康昆仑想得到这支乐曲，他没给康昆仑。后来段和尚只给了康昆仑一半，便传播开了，就是现在的《梁州》曲调。出自《幽闲鼓吹》。

路 岩

路岩出镇西南做节度使，鸣锣开道走在大路上，被瓦块、石头肆意攻击。原京兆府尹温璋，是内官一党的。路岩因为薛能从一个省郎代理京兆府事务，是李蟠推举的。于是对薛能说：“我临行时，劳驾你用石头瓦块为我饯行。”薛能缓慢地举起手板对他说：“按旧例，宰相出外镇守，府司没有先例派人警戒。”路岩面有惭色。唐懿宗晚年时，政出多门，路岩虽然年少，但官做得很稳固，不期然到了这个地位，一旦失掉权势，挡在岔路口的，大多是有冤仇的人。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在寻找机会，想对他进行阿谀谄媚，众口一词，天下沸腾，其实也不完全这样。开始时，路岩在淮南给崔铉做支使，最后当了监察御史。不到十年，城门不出，却到了卿相的位置。物禁受反会过盛，人若是很快达到显贵，便是不吉祥，这是有道理的！当初，崔铉认为路岩必然显贵，他曾经说：“路十终究是要做宰相的。”路岩从监察御史入翰林，崔铉还在淮南，听到了这件事说：“路十现在就入了翰林，到老怎么办！”后来发生的正如崔铉所说的一样。出自《玉泉子》。

高 湘

元和初黜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韩晔饶州、凌准连州、程异柳州。及咸通，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洎绣州、萧遘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岩曰：“某与

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刘瞻志欲除岩，温璋希旨，别制新枷数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缄密，其计泄焉，故居岩之后。湜既知举，问岩所欲言。时岩以去年停举，已潜奏，恐有遗滞，请加十人矣，既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数寡，形于言色。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知之也。岩执诏，笑谓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数放焉。湘到任，嗔湜不佑己，尝赋诗云：“唯有高州是当家。”出《玉泉子》。

卢 隐

卢隐、李峭皆滑帅王铎之门生，前后黜辱者数矣。隐、峭物议，以为咸衽席不修。隐以从兄携为相，特除右司员外郎。右丞崔沆不斥隐省上，仍即见携于私第。携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员外前日入省，时议未息。今复除纠司员外，省中固不敢辞，他曹惟相公命。”携大怒，驰入

高 湘

唐宪宗元和初年，贬了八位司马：韦执谊到崖州、韩泰到虔州、柳宗元到永州、刘禹锡到朗州、韩晔到饶州、凌准到连州、程异到柳州。到了唐懿宗咸通年间，韦保衡、路岩做了宰相，排斥了不依附他们的十司户：崔沆到循州、李渎到绣州、萧遘到播州、崔彦融到雷州、高湘到高州、张颜到潘州、李贲到勤州、杜裔休到端州、郑彦持到义州、李藻到费州。其中到绣州、潘州、雷州的三人不准回京。最初，高湜与他弟弟高湘年幼时不太和睦。懿宗咸通末年，高湘到了高州。高湜平素和路岩关系很好，高湜去见路岩，假意去给高湘说情。路岩说：“我和我的亲近左右都是京兆府待罪的人啊。”先前刘瞻想要除掉路岩，温璋顺从他的意思，另外制造了十副新枷等着。刘瞻以为人情都倾向他，不太保密，他的计谋泄露出去了，因此官职在路岩之后。高湜主持考试时，问路岩有什么想说的。当时路岩以去年停止科考，已潜奏给皇帝，恐怕还有遗漏，请求增加十人，托请高湜增加五人。高湜很高兴他提的人数比较少，喜形于外。没几天，十个人的诏

书下来了，高湜不知道路岩向皇帝潜奏这件事。路岩拿着诏书，对高湜笑着说：“那五个人是侍郎优惠给我的。现在这十个人，是我自己弄来的。”高湜最后按这个数放了榜。高湘到任，责怪高湜不护佑自己，曾赋诗发牢骚说：“唯有高州是当家。”出自《玉泉子》。

卢 隐

卢隐、李峭都是滑州节度使王铎的门生，前后遭废除迫害数次。大家对卢隐、李峭议论纷纷，以为这都是朝纲不正造成的。卢隐因为他的亲叔伯哥哥卢携是宰相，特拜官为右司员外郎。右丞崔沆不同意卢隐在尚书省任官，便到卢携家里去见他。卢携不知道内情，很高兴地出来迎接崔沆。崔沆说：“员外前天进入尚书省，大家的议论还没停止。今天又出任纠司员外郎，尚书省固然不敢推辞，其他人只能听从你的命令。”卢携大怒，很快进入

曰：“舍弟极屈，即当上陈。”既上，沆乃求假。携即时替沆官。沆谓人曰：“吾见丞郎出省郎，未见省郎出丞郎。”隐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员外，为右丞李景温揖焉，迨右司之命，景温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时谏官亦有陈其疏者，携曰：“谏官似狗，一个吠，辄一时有声。”出自《玉泉子》。

内室说：“我的弟弟很冤屈，应该立刻向朝廷陈述。”上奏完了，崔沆就请了假。卢隐马上任用了别人接替了崔沆的官职。崔沆对别人说：“我只见过丞相出任省郎，未见过省郎出任丞郎的。”卢隐初由太常博士任水部员外，是右丞李景温推举的，到他任右司员外郎时，也是李景温的意思。这时满足了卢隐的心意。此时，谏官也有陈述不同意见的，卢携说：“谏官就像狗，一个吠，就会一阵子有声音应和。”出自《玉泉子》。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将帅一

关 羽 简 文 李 密 刘文静 李金才

李 靖 郭齐宗 唐休璟 李尽忠 封常清

李光弼

关 羽

蜀将关羽善抚士卒而轻士大夫，张飞敬礼士大夫而轻卒伍。二将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出《独异志》。

简 文

晋简文道光武云：“汉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体，贤达之风。高祖则倜傥疏达，魏武则猜忌狭吝。”出《简文谈疏》。

李 密

唐高祖报李密书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冀早膺图策，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

关 羽

西蜀大将关羽善抚慰士卒却轻视士大夫，张飞则尊重士大夫却轻视士卒。他俩的做法都有些偏颇，他俩不得善终，就是因为他俩的偏颇做法而造成的。出自《独异志》。

简 文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评论光武帝刘秀说：“汉朝历代雄豪的皇帝之

中，光武帝最具俊美之体，贤能通达之风。汉高祖刘邦也卓越不俗，通明豁达；魏武帝曹操则多疑猜忌，心胸狭隘而且吝啬。出自《简文谈疏》。

李 密

唐高祖李渊在回复李密的信中说：“天生众民，必须有治理他们的人。当今这治理他们的人，不是你还能有哪一位呢？我现在已年过五十，心愿是达不到了。我高兴地拥戴你，攀龙附凤，唯一希望你早日接受上天的安排，以使万民安宁。当年由于弟兄们的拥戴，我做了宗盟之长，已经被记载在族谱上了；又受封

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密得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可定。”

后密兵败，王伯当保河阳。密以轻骑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密复曰：“诸公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伯当赞其计。从入关者尚二万人。高祖遣使迎劳，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曰：“吾虽举事不成，而恩结百姓。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尽当归唐。比于窦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京，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财，意甚不平。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未几，闻其所部将帅皆不附世充。高祖复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其将士故时者，以经略王充，王伯当为左武卫，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惧，谋叛。伯当止密，不从。

密据桃林县城，驱掠畜产，直趋南山，乘险而东。遣人使告张善相，令应接。时史万宝留镇熊州，遣盛彦师率步骑数十追蹙。至陆浑县南七十里，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之，遂斩密，年三十七。时徐勣在黎阳，为密坚守。高祖遣使，将密首以招之，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大具威仪。三军皆缟素，葬于黎阳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呕血者。出《谭宾录》。

于唐，这荣耀就足够了。推翻隋朝，像过去杀商纣王于牧野，一仗便决定了殷纣王的命运，这我不忍再提；又像在咸阳抓秦朝的孺子婴那

样，现在还不敢想。”李密收到信很高兴，把这封信拿给大家看，说：“唐公推举我，天下不难不安定了。”

后来李密兵败，当时王伯当正保卫河阳。李密带着几个轻骑兵归顺了王伯当，他对王伯当说：“我失败了，这几年连累了你们。我今天割脖子自杀，请以此向众位谢罪！”王伯当抱着李密大叫。李密又说：“感谢你们没有抛弃我，我们应当同归关中，重建大业。李密我虽然无功，感觉很惭愧，但必保众人富贵。”王伯当很赞同他的计谋。跟着李密入关中的人马还有两万人。高祖李渊派使者前去迎接慰劳，在大道上相见。李密很高兴，对手下人说：“我虽然举事不成，但同百姓结下了恩义。太行山以东几百个城镇，知道我来了，也都能归顺唐朝。我与东汉的窦融相比，功劳也不小，哪能不用一个台司职务安顿我呢？”等李密到了京城，礼数越来越薄，有权势的官又向他勒索财物，他心里很不平。不久，唐高祖李渊授他为光禄卿，封邢国公。不久，听说他的旧部将帅都不归顺王世充。高祖李渊又派李密领兵去黎阳，招募他旧部的将士，来限制管辖王世充，王伯当任左武卫，也令他辅佐李密。走到了桃林，李渊又令李密回去。李密心怀恐惧，谋划叛乱。王伯当劝止，李密拒绝了。

李密占据了桃林县城，抢掠牲畜粮食，驱赶马匹，直奔南山，乘险向东。派人告诉张善相，让他接应。当时史万宝镇守熊州，派盛彦师率数十名步骑兵追赶。在陆浑县南七十里，盛彦师在山谷中设下伏兵。李密的军队走过一半，盛彦师拦腰出击，斩杀了李密，李密时年三十七岁。当时，徐勣为李密坚守黎阳。李渊派使者持李密首级去招降徐勣，徐勣为李密发丧，极尽君臣大礼，上表请求李渊答应收葬李密，丧仪规模很大。三军都穿白衣丧服，将李密葬在黎阳山南五里处。李密的旧部大哭，有很多人哭得呕了血。出自《谭宾录》。

刘文静

刘文静者为晋阳令，坐与李密连姻，隋炀帝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人？禁所非儿女之情相

忧而已，故来与君图举大计。”文静曰：“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后使于突厥，文静谓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即遣骑二千，随文静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静奏曰：“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出《谭宾录》。

李金才

太宗尝进白高祖曰：“代传李氏姓膺图箓，李金才位望崇贵，一朝族灭。大人受命讨捕，其可得乎？诚能平贼，即又功当不赏。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灭身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出《谭宾录》。

李靖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薛万钧等破高昌，降其王麴智盛，执之，献捷于观德殿。以其地为西州，置交河、柳中等县。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汉戊己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其地为延州。突厥颉利可汗使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为藩臣。太宗遣唐俭等持节出塞安抚之。李靖、张公谨于定襄谋曰：“诏使

刘文静

晋阳县令刘文静，因与李密联姻获罪，被隋炀帝囚禁在郡狱中。李世民认为可以和刘文静谋划大事，便到狱中看他。刘文静非常高兴地说：“现在天下大乱，没有商汤、周武王、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才，是不能安定的。”李世民说：“您怎么知道无人？监狱里并不是谈儿女情长的地方，我是来和您商议大事的。”刘文静说：“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用半年，帝业可成。”李世民笑着说：“您说的正合我的心意。”后来，让刘文静出使突厥，刘文静对突厥人说：“我愿和可汗的兵马一同去京城，百姓土地归入唐朝，财帛金银归入突

厥。”突厥立刻派二千骑兵随刘文静进京。高祖李渊每次和大臣们同座共食时，刘文静便上奏说：“帝位至尊，帝座庄重，您就像太阳一样俯就万物，臣下感到震恐，都无法安放手足了。”出自《谭宾录》。

李金才

唐太宗李世民曾对高祖李渊进言说：“世代相传李氏是上承天命，当年李金才地位显赫，声望很高，有一天却遭到灭族之祸。父亲大人您现在奉命征讨追捕，能抓到他吗？如果真能平定叛贼，有功也不会接受封赏。用此来免除灾祸，能行吗？”高祖李渊说：“我思量了一个晚上，你说得很有道理。从今天起，家破人亡由你，化家为国也靠你。”出自《谭宾录》。

李靖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薛万钧等攻破高昌，虏获高昌王麹智盛，绑送至京，在观德殿献俘。将高昌改为西州，设交河、柳中等县。它的界线为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此地汉时即为戊己校尉之地。当初，突厥在浮图城屯兵，与高昌城相呼应，后来由于惧怕前来投降，唐在此地设为延州。突厥颉利可汗派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求做唐朝的藩臣。唐太宗派遣唐俭等人持使者符节出塞安抚。李靖、张公谨在定襄核计，说：“朝廷的使者

到彼，虏必自宽。选精骑，赍二十日粮，乘间掩袭。”遇其斥候，皆以俘随，奄到纵击，遂灭其国。获义城公主，虏男女十万，颉利乘千里马奔于西偏。灵州行军张宝相，擒之以献。出《谭宾录》。

郭齐宗

高宗问：“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员半千越次对曰：“臣睹载籍，此事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编伍弥缝也。”郭齐宗对曰：“以臣愚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阵也；兵在足食足兵，且耕且战，得地之

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使三者去一，其何以战？”高宗嗟赏之，擢拜左卫胄曹也。出《卢氏杂说》。

唐休璟

西突厥诸蕃不和，举兵相攻，安西道绝，表奏相继。天后命唐休璟与宰相商度事势。俄顷间草奏，使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表奏兵马应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天后谓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为相。出《谭宾录》。

李尽忠

唐天后中，契丹李尽忠、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乃令守囚霰等给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求待国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别与一顿粥，引出安慰曰：“吾此无饮食养汝，又不忍杀汝，

到了那里，突厥的戒备必然松弛。我们选精良的骑兵，带二十天的粮食，趁空隙出击突厥。”在路上遇到他们的侦察兵，都把他们俘虏了。接近延州突然发起进攻，于是灭了突厥国。抓获了义城公主，虏获了男女十万人，可汗颉利乘日行千里的好马向西逃跑。灵州行军张宝相抓获了他，献给了朝廷。出自《谭宾录》。

郭齐宗

唐高宗问群臣：“兵书上所说的天阵、地阵、人阵，各是指什么？”员半千超越次序回答说：“臣看典籍上所载，这方面内容很多。有的说天阵，指星宿是否合宜；地阵，指山川向背；人阵，指军伍布置是否严密。”郭齐宗回答说：“以臣的愚见，不是这样。出师要正义，像天上降下的及时雨，才能得天阵；队伍中要有足够的粮食和士兵，能耕能战，得地之利，这是地阵；士卒轻利，将帅和睦，这是人阵。若是用兵，三者缺一，那靠什么作战？”高宗听后很有感触，赞赏了郭齐宗，提拔郭齐宗为左卫胄曹。出自《卢氏杂说》。

唐休璟

西突厥各个部落不和，经常用兵互相攻击，使安西的交通中断，奏章上表的很多。武则天命唐休璟和宰相计议此事。唐休璟顷刻之间写完了有关西突厥问题的奏章，武则天派他按计划施行。十几天后，安西各州上奏说，兵马应接按期而到，正像唐休璟计划的那样。武则天对唐休璟说：“恨我重用你晚了。”趁此任唐休璟为宰相。出自《谭宾录》。

李尽忠

唐武后中期，契丹人李尽忠、万荣攻破营府，将数百名汉俘囚禁在地牢里。听说麻仁节等诸军要来此地，李尽忠便令看守囚犯的靺鞨人欺骗囚犯们说：“我们家里人忍饥挨冻，很难活命。等到大唐的兵一到，我们就投降。”每天给囚犯加了一顿粥，又放出来安慰说：“我们这里没有粮食养活你们，又不忍心杀了你们，

总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给放去。至幽州，具说饥冻逗留。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麻仁节等三军，弃步卒，将马先争入，被贼设伏横截。军将被索^縶之，生擒节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遗。出《朝野僉载》。

封常清

封常清细瘦目颡，脚短而跛。高仙芝为夫蒙灵察都知兵马使，常清为仙芝僚。会达览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趋碎叶。使仙芝以骑二千邀截之。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异之。军回，仙芝见判官刘眇、独孤峻等，遂问曰：“前者捷书，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仙芝曰：“即僚人封常清也，见在门外马边。”眇等揖仙芝，命常清进坐与语，如旧相识。

后仙芝为安西节度使，奏常清为节度判官。仙芝每出征讨，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仙芝乳母子郑德詮已为郎将，威望动三军。德詮见常清出其门，素易之。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

院，命左右密引至厅，经数重门，皆随后闭之。常清案后起谓之曰：“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僚，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今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得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回，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后仙芝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之谢。

现在把你们都放回去，怎么样？”众囚犯都跪拜乞求活命。便假意把他们释放了。到了幽州，囚犯们纷纷述说忍饥挨饿的情形。兵士们听到后，很同情他们，他们也就争先恐后地蜂拥而入。麻仁节率军至黄獐峪，李尽忠又命令老人投奔官军，并把老牛瘦马放在道旁。麻仁节等率军来到这里，不步行都争骑道旁老马，被贼兵预设的埋伏截击。军将被绳索套住，活捉了麻仁节等人。死者都填进山谷中，很少有一个遗漏的。出自《朝野金载》。

封常清

封常清，细瘦，眼下长了颗痣，脚短，而且有些瘸。高仙芝任夫蒙灵察都知兵马使，封常清为他的侍从。这时正赶上达览部落叛乱，从黑山以北，向西直到碎叶。朝廷派高仙芝率两千骑兵截击。封常清在军幕中作报捷书，高仙芝想说的，他在报捷书中都能写到。高仙芝很惊异。军队返回后，高仙芝见到判官刘眺、独孤峻等人，他们问高仙芝：“先前那报捷书，是谁作的？副手中怎么能有这样的人才？”高仙芝说：“是我的侍从封常清，他现在门外马旁。”刘眺等人拱手请高仙芝叫封常清进来坐，与他交谈，谈得很投机，好像旧相识一样。

后来，高仙芝当了安西节度使，奏请封常清为节度使判官。高仙芝每次出征讨伐，常令封常清留守管事。封常清有才学，办事果断。高仙芝的乳母之子郑德诠已当了郎将，威望振动三军。郑德诠见封常清出自高仙芝门下，就一直轻视封常清。一次郑德诠骑马突然从封常清身旁跑过去，封常清到了使院，令手下人秘密把郑德诠引进大厅，经过好几道门，每过一道门，都随后关上了。封常清从案后站起来，对他说：“我封常清出身贫贱，我想当中丞的随身役从，中丞再三不采纳，郎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现在中丞误听，任我为留后使，郎将

你怎能无礼，对我进行凌辱呢？”于是斥责了郑德铨，令人将其绑起来，打了六十板子，趴在地上拽了出去。高仙芝的妻子和乳母在门外号哭求情，也没办成。后来，高仙芝见到封常清，一句话也不说，封常清也不请求谢罪。

后充安西节度使。

天宝十四载，朝于华清宫。玄宗问以凶逆之事，计将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请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首，悬于阙下。”玄宗忧而壮其言。至东都，旬朔，召募六万。频战不利，遂与高仙芝退守潼关。仙芝副荣王琬领五万人进击。十二月十日至陕州，十一日常清败于东京，十三日禄山入东京。常清奔至陕州。以贼锋不可当，乃烧太原仓，引兵退趋潼关，缮修守具。贼寻至关，不能入，仙芝之力。

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斩之。常清临刑上表。既刑，陈其尸于蓬蔕之上。令诚谓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至常清所刑处。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则诬我也。”谓令诚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岂不知乎？”兵士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目常清尸曰：“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为节度。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乎？”遂斩之。出《谭宾录》。

李光弼

李光弼讨史思明，师于野水渡，既夕还军，留其卒一千人。谓雍颢曰：“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勿与战，降则俱来。”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

后来，封常清充任安西节度使。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封常清在华清宫朝见皇帝。玄宗问起安禄山谋叛之事，让他出个主意。封常清为安慰玄宗，说大话道：“臣请策

马渡河，按计算的时间，取来安禄山的首级，悬于门阙下。”玄宗李隆基尽管很忧心，但还是觉得他的话雄壮。封常清到了东都洛阳，半月后招募了六万士兵。多次交战不利，于是与高仙芝退守潼关。高仙芝给荣王李琬做副手，领军五万人进击。十二月十日到陕州，十一日封常清在东都洛阳失败，十三日安禄山入东都洛阳。封常清奔逃到陕州，叛贼的锋芒锐不可当，就烧掉了太原仓，领兵退入潼关，修缮了防守工事。叛贼又很快地追到潼关，由于高仙芝率众奋力抵抗，叛贼没能攻入。

后来，因封常清多次败兵被削掉了官职，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在高仙芝军中效力。监军边令诚对军中之事每每干涉介入，高仙芝多不服从。边令诚便把高仙芝、封常清兵败的情况向皇上奏了一本。玄宗大怒，派边令诚斩杀高、封二人。封常清临刑上了份奏表。行刑之后，他的尸体被陈放在芦席上。边令诚又对高仙芝说：“皇上对你也有恩命。”高仙芝很快走到封常清受刑的地方。高仙芝说：“我退兵有罪，死不敢辞。但是说我截扣军饷和恩赐之物，则是诬陷我。”他对边令诚说：“上有天，下有地，兵士都在，他们能不知道吗？”兵士齐呼：“冤枉！”喊声震地。高仙芝看着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你从贫贱到显赫，是我提拔你的，代我为节度使。我今天又和你同死在这里，难道这是命中注定的吗？”说完，他也被斩了。出自《谭宾录》。

李光弼

李光弼在野水渡征讨史思明，到了晚上，军队撤回，只留了一千多兵卒。李光弼对雍颢说：“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都是万人才能抵挡的人。史思明必然派一人来拦劫我。我先走，你领士兵在这等他们。他们到了，不准和他们交战；他们若是投降，就和他们一起回来。”这天，史思明召李日越说：“李光弼领兵到

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命曰：“必获李君，不然无归！”日越引骑五百，晨压颢军。颢阻濠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之，问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谓谁？”曰：“雍颢也。”日越沉吟久，谓其下曰：“我受命必

得李君，今获颢，不塞此望，必见害，不如降之。”遂请降。颢与之俱至。

光弼又尝伏军守河阳，与史思明相持经年。思明有战马千匹，每日洗马于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于诸营检获牝马五百匹，待思明马至水际，尽驱出之。有驹繫于城中，群牝嘶鸣，无复间断。思明战马，悉浮渡河，光弼尽驱入营。

光弼又尝在河阳，闻史思明已过河，远回趋东京。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我军之败，难与争锋，洛城无粮，又不可守，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州，退守潼关。”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势，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军河阳，北阻泽路，据三城以抗之。胜即擒之，败即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思明至偃师，光弼悉令将士赴河阳，独以麾下五百余骑为殿军。当石桥路，秉烛徐行，贼不敢逼。乙夜达城。迟明，思明悉众来攻，诸将决死而战，杀贼万余众，生擒八十人，器械粮储万计。擒其大将徐璜玉、李秦。思明大惧，退筑城以相拒。

光弼将战，谓左右曰：“凡战危事，胜负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事之不捷，誓投于河。”适城上见

野水渡，这次一定能抓住他。你以铁骑晚上渡水过去，为我把他抓来。”又下命令：“必须抓到李光弼，否则你就别回来！”李日越率领五百骑兵，早晨逼近了雍颢的军队。雍颢的士兵依恃壕沟休息，只是互相看着喊叫。李日越感觉很奇怪，问：“太尉在吗？”回答说：“夜间走了。”又问：“你们有多少兵？”回答说：“一千人。”又问：“将领是谁？”回答说：“是雍颢。”李日越沉思良久，对他部下说：“我接受的命令是必须抓到李光弼，现在抓到雍颢不能满足史思明的愿望，回去我必死，不如投降。”于是李日越便投降了。雍颢和他一起到了唐营。

李光弼又曾领兵守河阳，与史思明相持了一年。史思明有战马千匹，每天在河南边洗马，用来显示他的马多兵强。李光弼便在诸营中选出母马五百匹，等史思明的马到河边时，他把母马全赶出城。因为母马都有马驹拴在城内，所以母马不间断地嘶鸣。史思明的战马听着

母马嘶叫，全渡过河来，李光弼都赶进了军营。

还有，李光弼曾在河阳，听说史思明已过了黄河，便从远道迂回赶到了东京。到了，对留守的韦陟说：“贼军趁我军失败，难以与他们争锋，洛城里没粮，又不能守，你怎么想的？”韦陟说：“增兵陕州，退守潼关。”李光弼说：“你这是用兵的常规，不是用奇之策。不如移军河阳北边，在泽潞阻击，据守三城与他对抗。胜了，就可抓住他；败了，则可据城自守。内外呼应，使贼不敢西侵，这就是‘猿臂之势’。”史思明到了偃师，李光弼令全部将士赴河阳，只把他麾下的五百多骑兵留下来殿后。用石头挡住路和桥，举着灯烛慢行，贼军不敢逼近。晚间到达城内。第二天黎明，史思明率全部兵众来攻城，诸将拼死而战，杀贼一万多，活捉了八十人，缴获的器械粮食上万。并抓住了大将徐璜玉、李秦。史思明非常惊慌，只好退回去筑城对抗。

李光弼又要出战，对他的部下说：“凡是战争都是危险的事，都关系到胜利与失败的问题。我李光弼身为三公，决不能死在敌人之手。若是失败了，我决心投河。”李光弼到城楼上看到

河稍远，恐或急事难至，遂置剑于靴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战胜，于城西西望拜舞，三军感动。

移镇临淮，舁疾而行，径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杨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而还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关。吐蕃将犯上都，手诏追光弼率众赴长安。光弼与程元振不叶，观天下之变，迁延不至。

初光弼用师严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其有田神功等诸军，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于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衰老，庄宅使鱼朝恩吊问。出《谭宾录》。

城与河离得稍远，怕到时候难到河边，他便把短剑放在靴中，下定了必死的决心。等到这一仗打胜了，他在城西向西方拜舞，军中将士大为感动。

后来军队转移到临淮镇守，李光弼带病而行，兵士们抬着他直接到了泗州。李光弼没有到达河南。田神功打败刘展后，逗留在杨府；

尚衡、殷仲卿二人攻打兖、郛；来瑱军拒贼返回到襄阳。朝廷深患叛贼未除，令李光弼到徐州。等李光弼到了徐州，史朝义退走了，田神功也很快地归回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都惧怕李光弼的威名，相继赴关。吐蕃将要进犯京都，皇上下手诏催李光弼速率兵回赴长安。李光弼与程元振二人不和睦，观察局势的变化，拖延迟迟不到京城。

起初，李光弼治军很严，天下服他的威名。凡是他下的命令，诸将不敢不服。后来，有田神功等诸军，都不受他的控制，因此李光弼很不得志，感到很耻辱，很惭愧，忧郁成疾，死于徐州，时年五十七岁。他的母亲年迈，朝廷派庄宅使鱼朝恩去慰问。出自《谭宾录》。

卷第一百九十 将帅二杂谲智附

马 燧 严 振 温 造 高 骈 南 蛮

张 濬 刘_鄂 张 勳 王 建

杂谲智

魏太祖 村 妇

马 燧

李怀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长春宫。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则拜于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谓曰：“我来自朝庭，可西面受命。”庭光复西拜。燧曰：“公等皆禄山已来首建大勋，四十余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勋力，为族灭之计耶？从吾言，非止免罪，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伏。众大呼曰：“复得为王人矣！”

浑瑊私谓参佐曰：“瑊为马公用兵，与仆不相远，但怪累败田悦。今睹其行师料敌，不及远矣。”燧勇力智强，常先

马 燧

李怀光派徐庭光用六千精兵守卫长春宫。马燧一人挺身而出，到城下喊徐庭光，徐庭光只好到城下拜见马燧。马燧估计徐庭光的心已经屈服，便对徐庭光说：“我是从朝廷来的，你可面向西受命。”徐庭光便又面向西方叩拜。马燧说：“你们都是安禄山以来的开国元勋，四十多年来劳苦功高，怎么能抛弃祖父的功劳，去做毁宗灭族的事情？听我的话，不但免除你们的罪过，还能享受荣华富贵。”徐庭光的部下都不说话。马燧说：“你们若是认为我的话不可信，现在我们相距几步，你们可以用箭射我。”他便披衣往前走。徐庭光被感动得

涕泣而下，跪伏在地，军士们也感动得哭了，徐庭光便率部下投降了。马燧只和几个骑兵进了城，处在他们中间不疑惑，降军的士兵们都很畏服。他们大喊：“我们又是唐王的人了！”

浑瑊私下对参佐说：“我认为马燧用兵和我相差不远，只是奇怪的是，他为何能屡次打败田悦。今天亲眼看到他行军用兵和估量判断敌情，我不及他太远了。”马燧力勇智强，经常是事先

计后战。将战，亲自号令，士卒无不感动，战皆决死，未尝奔北。兵胜冠于一时，然力能擒田悦，而不能纳蕃师伪疑，而保其必盟。平凉之会，为结赞所给，关中摇动。此所谓才有余而心不正。出《谭宾录》。

严 振

德宗銮驾之幸梁洋，中书舍人齐映为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见旌旗蔽野。上心方骇，谓泚兵有谲疾路者，透秦岭而要焉。俄见梁帅严振具囊鞬，拜御马前，具言君臣乱离，呜咽流涕。上大喜，口敕升奖，令振上马前去，与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声气抑扬，乃曰：“严振合与至尊导马，御膳自有所司。”顷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责以儒生不达时变，烟尘时，须姑息戎帅。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严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亲临，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尽振为臣子之节。”上深嘉叹。振闻，特拜谢映。时议许映。出《乾 闥子》。

温 造

宪宗之代，戎羯乱华。四方征师，以静边患。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关下。将起，帅人作叛，逐其帅，又惧朝廷讨伐，因团聚拒命者岁余。宪宗深以为患，择帅者久之。京兆尹温造请行。宪宗问其兵储所费，温曰：“不请寸兵尺刃而行。”

计议然后用兵，作战时亲自发号施令，士兵没有不感动的，打起仗来都决定赴死，未曾有失败逃跑的。用兵取胜一时很有名气，他虽然能擒到田悦，却不能识别蕃师的伪疑，叫他们结盟不战。在平凉之会

时，被结赞所欺骗，致使关中动乱不安。从此可以看出马燧是才气有余而心计尚有不足。出自《谭宾录》。

严 振

唐德宗李适乘銮驾去梁洋，中书舍人齐映在皇上面前侍奉。到洋州青源川时，只见山野上下都是军旗。皇上的心里正有些害怕，说这些朱泚的兵卒，一定有熟悉的小路，他们穿过了秦岭而占据了要塞。不一会儿，看见了驻守梁洋的军帅严振背着箭囊，跪拜在皇帝的马前，说了些君臣由于离乱而不能相见的怀念之情，痛哭流涕。皇上大喜，口授敕令对他进行提升奖励，叫严振上马前去，为皇上此行引路。齐映身材矮小，声音却很高，他说：“严振应当给皇上前面牵马，皇帝的膳食自会有人管理。”不一会儿，皇上到了洋州行宫，皇上把齐映召到面前，责备齐映是书生不懂时务，战争时期，应该宽容武帅。齐映跪伏在地上，奏说：“山南的百姓，只知道有严振，不知有陛下您。现在皇上亲临巴蜀，让这里的百姓感受到皇上的尊严，也足可以让严振做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皇上对齐映的上奏很嘉赏赞叹。严振听说后，特意去拜谢齐映。当时议论的人赞许齐映。出自《乾闥子》。

温 造

唐宪宗李纯时，边境少数民族作乱。朝廷四方征召军队，用以平定边境之乱。诏书到了南梁，召集到五千士兵，命令他们开赴关下。刚要出兵，士兵叛乱，赶走了统帅，他们又害怕朝廷来讨伐，于是聚集在一起拒不服从命令一年多。宪宗认为这是一大祸患，选择新的军帅花了很长时间。京兆尹温造请求担当此任。宪宗问他需要多少兵卒和费用，温造说：“我不用寸兵尺刃，就这样去。”

至其界，梁人觐其所来，止一儒生，皆相贺曰：“朝廷必不问其罪，复何患乎？”温但宣诏敕安存，至则一无所问。然梁帅负过，出入者皆不舍器仗，温亦不诫之。他日，毬场中设乐，三军下士，并任执带弓箭赴之，遂令于长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临阶南北两行，悬

长索二条，令军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剑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抨其索，则弓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阖户而斩之，五千余人，更无噍类。其间有百姓随亲情及替人有赴设来者甚多，并玉石一概矣。南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复叛。余二十年前职于斯，故老尚历历而记之矣。出《王氏见闻》。

高 骈

咸通中，南蛮围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戎车未届，乃先以帛书军号其上，仍书一符，于邮亭递之，以壮军声。蛮酋悉交趾之败，望风而遁。先是府无罗郭，南寇才至，遽成煨烬，士民无久安之计。骈窥之，画地图版筑焉。虑畚鍤将施，亭堠有警，乃命僧景仙奉使入南诏，宣言躬自巡边。自下手筑城日，举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楼橹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蕃栗。不假兵以诈胜，斯之谓也。出《北梦琐言》。

南 蛮

唐南蛮侵轶西川，苦无亭障。自咸通已后，剑南苦之，

到了乱军地界，南梁人见来的只是一介书生而已，都互相庆贺说：“朝廷必然不向我们问罪了，我们又害怕什么呢？”温造只是宣读了诏书，慰问了他们，到了其余的事情一概不问。然而梁帅却深知自己的过错，出入都随身带着武器和扈从，温造也并不戒备。后来有一天，在球场设宴，三军官兵可以带武器去赴宴，去后就让他们在长廊下就餐。坐席前面，靠近台阶南北两行，悬挂着两条大绳子，让军人把弓剑挂在面前的绳子上进食。不一会儿，酒上来了，有人大喊一声，两头将绳子拉起，弓剑离地三丈多高。军人大乱，没有了武器，也就无法施展他们的勇力，温造然后关上门，将他们一个个斩了首，五千多人，没有一个活着的。其中有探亲的，有替人赴宴的无辜者很多，不分好坏一概屠杀。南梁人从那以后几代不敢反叛了。我二十年前在这任职，所以年老以后还清晰地记得，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出自《王氏见闻》。

高 骈

唐懿宗咸通年间，南蛮围攻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骈，从天平军移防到成都镇守。军车还没到，就先在绢帛上写上军号，又画上符，通过驿站传递，用来壮大军威。南蛮的首长还记得交趾之败的教训，便望风而逃。府城开始时没有建筑围墙，南蛮来后，立即化成一片灰烬，老百姓无久安之计。高骈看到这种情况，他规划地图，重新建筑。考虑到要动手挖运泥土修建府城，就在亭岗上设了警戒，于是他又令门僧景仙奉使去南蛮处宣诏说，他要亲自去巡边。从筑城那天开始，烽火直设到大渡河，在这九十三天中，瞭望敌军的高台矗立，军队却没有行动，仅凭威信就让敌寇如此恐惧战栗。不用兵而用诈取胜，说的就是这个。出自《北梦琐言》。

南 蛮

唐时，南蛮经常侵扰西川，西川苦于没有警戒的岗亭和防御的屏障自卫。自唐懿宗咸通年以后，剑南饱受南蛮侵扰之苦，

牛丛尚书作镇，为蛮寇凭凌，无以抗拒。高骈自东平移镇成都，蛮犹扰蜀城。骈先选骁锐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蛮觇知之，望风而遁。尔后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许降公主。蛮王以连姻大国，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迨僖宗还京，南方无虞，用高公之策也。杨奇鲲辈皆有词藻，途中诗云：“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风影洗还青。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词甚清美。出《北梦琐言》。

张 濬

张相濬富于权略，素不知兵。昭宗朝，亲统扈驾六师，往讨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帅侍郎孙揆。寻谋班师，路由平阳。平阳即蒲之属郡也，牧守姓张，即蒲帅王珂之大校。珂变诈难测，复虑军旅经过，落其诡计。濬乃先数程而行，泊于平阳之传舍。六军相次，由阴

地关而进。濬深忌晋牧，复不敢除之。张于一舍郊迎，既驻邮亭，濬令张使君升厅，茶酒设食毕，复命茶酒，不令暂起，仍留晚食。食讫，已晡时，又不令起，即更茶数瓯。至张灯，乃许辞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遥观一如交谈之状。珂性多疑，动有警察。时侦事者寻已密报之云：“敕史与相国密话竟夕。”珂果疑，召张问之曰：“相国与尔，自旦至暮，所话何？”对云：“并不交言。”王殊不信，谓其不诚，戮之。六师乃假途归京，了无纤虑。后判邦计，诸道各致纨绔之类。

尚书牛丛坐镇的时候，受南蛮人的凌辱，无法抗拒。高骈从东平移到成都镇守时，南蛮还是经常骚扰成都。他先选派一些骁勇精锐的兵士，每人身上背一道神符。南蛮人看到了，便望风而逃。后来僖宗皇上逃到蜀地，深怕南蛮人扰乱，便想下嫁公主和蛮人联姻。蛮王因能与大国联姻，异常高兴。于是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到皇上住的地方朝见皇上，准备迎接公主。太尉高骈从淮海飞奏急章，说：“南蛮主心骨，就是这几个人，请阻止他们回去并毒死他们。”直到僖宗还京，南方没有发生骚乱，就是用了高骈的办法。杨奇鲲等人都有文采，在回京的途中，他写了首诗，道：“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风影洗还青。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这首诗词句清新优美。出自《北梦琐言》。

张 濬

宰相张濬，富有权术与谋略，平素却不了解兵事。昭宗朝时，他亲自统率禁卫军去征讨太原。到了太原，用兵失利，致使他的副帅侍郎孙揆陷于敌手。不久他谋划班师，回程中经过平阳。平阳是蒲州的一个属郡，牧守姓张，是蒲帅王珂的大校。王珂狡诈难测，张濬又怕军队经过时，中了他的诡计。张濬就先走几程路，驻扎在平阳的客舍中。然后大军才次第从阴地关开来。张濬很忌惮张牧守，又不敢除掉他。张牧守走出三十多里地去迎接他，驻在驿站后，张濬令张牧守进厅，摆上茶酒，请他饮茶喝酒，茶酒用过之后，不让他走，继续留他吃晚饭。晚饭吃过后，天已黑了，还是不让张牧守走，就又喝了好几杯茶。直到点灯，才让张牧守回去。从早晨到晚上，没说一句话，嘴

中咀嚼着一点东西，远看好像是在交谈。王珂生性多疑，他已事先派人去侦察情况。当时侦察的已很快向他报告说：“敕史与相国交谈了一整晚上。”王珂果然生疑，便召来了张牧守，问他：“相国和你从早到晚说了些什么？”张牧守回答说：“我们并没有交谈。”王珂不信，认为张牧守不诚实，便把他杀了。回京的军队顺利地借道返回京城，没发生一点意外。后来为邦国考虑，各道郡各送来了些丝绸之类的东西。

并不受之，乃命专人面付之曰：“尔述吾意，以此物改充军行所费之物。锅幕布槽啖马药，土产所共之物，咸请备之。”于是诸藩镇欣然奉之，以至军行十万，所要无阙，皆心匠之所规画。梁祖忌之，潜令刺客杀之于长水庄上。出《玉堂闲话》。

刘 郢

后唐晋王之入魏博也，梁将刘郢先屯洹水，寂若无人。因令觐之，云：“城上有旗帜来往。”晋王曰：“刘郢多计，未可轻进。”更令审探，乃缚刍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故旗帜婴城不息。问城中羸者曰：“军已去二日矣。”果趋黄泽，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进。计谋如是。出《北梦琐言》。

张 勍

伪蜀先主王建始攻围成都，三年未下。其纪纲之仆，有无赖轻生勇悍者百辈，人莫敌也。建尝以美言啖之曰：“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收克，玉帛子女，恣我儿辈快活也。”他日，陈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预戒骄暴诸子曰：“我与尔累年战斗，出死入生，来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后，但管富贵，即不得恣横。我适来差张勍作斩斫马步使，责办于渠。女辈不得辄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当下斩却，非我能救。”诸子闻戒，各务戢敛。然张勍胸上打人，堆叠通衢，莫有敢犯。识者以建能戒能惜，

张濬一概不接受，又派专人当面送回去，交代说：“转达我的意思，把这些东西改为行军所需的物品。锅、帐篷、马槽、马药等当地出产

的东西，都请准备好。”于是各藩镇都高兴地按他的办法办，以致军行十万，军需充足无缺，这都是张濬独具匠心的策划。后梁太祖朱温很忌恨他，密令刺客在长水庄杀死了他。出自《玉堂闲话》。

刘 鄩

后唐时，晋王想攻占魏博，后梁大将刘鄩先在洹水屯兵，平静的像没人似的。晋王于是派人去侦察，回来说：“城上有旗帜来往。”晋王说：“刘鄩这人计谋多，不可轻易前进。”又派人去侦察，才知道是刘鄩用草扎成人，把旗帜插在草人身上，绑在驴身上，沿着城上矮墙走，所以看见旗帜环城不断地移动。问城中羸弱的人，他们说：“军队已经走了两天了。”果然，军队赶到了黄泽，准备攻打太原，因为下大雨，没能前进。刘鄩的计谋就是这样巧妙。出自《北梦琐言》。

张 勍

伪蜀国先主王建开始围攻成都，三年没攻下。他统领的随从，有无赖、轻生者、亡命徒等勇悍之人上百，无人能敌。王建常用花言巧语引诱他们，说：“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攻下西川，金银财宝，年轻女人，任由你们尽情享用。”后来，陈敬瑄、田令孜举城投降，第二天王建进城入府，他事先告诫那些骄横的人说：“我和你们多年在一起战斗，出生入死，将来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入城之后，只管富贵，但不能恣意横行。我方才来时已经令张勍为斩斫马步使，责成他办这件事。你们不得违犯。若是抓住送到我面前，我还可以饶恕你，你若是被当时砍了，不是我能救你的。”各位听了训诫的话，都努力收敛了自己的行为。然而张勍却踩在人胸上打人，胡同中虽然挤满了人，但都没有敢违犯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王建能告诫他的士兵，爱惜他的士兵，

不陷人于刑，仁恕之比也。出《北梦琐言》。

王 建

邛黎之间有浅蛮焉，世袭王号，曰刘王、杨王、郝王。岁支西川衣赐三千分，俾其侦云南动静。云南亦资其覘成都盈虚。持两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车，即率界上酋长诣府庭，号曰参元戎。上闻自谓威惠所致。其未参间，潜禀于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抚大将间，稍至乖方，即教甚纷纭。时帅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赖之，亦要姑息。蛮蛋凭凌，若无亭障，抑此之由也。

王建始镇蜀，绝其旧赐，斩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峡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将许存征蛮，为三王泄漏军机，于是召三王而斩之，时号因断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时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许公之谓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繫于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出《北梦琐言》。

杂譎智

魏太祖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不让他们触犯刑律，这种仁厚宽恕做法是无法比拟的。出自《北梦琐言》。

王 建

西南部邛、黎之间有一处生活习惯接近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世代袭用王号，叫刘王、杨王、郝王。每年从西川领取三千份衣服，让他们侦察云南的情况。云南方面也给他们财物，叫他们观察成都的虚实。他们两头牟利。每当军中主将到任时，三王便率领界内的尊长到府庭拜见，把这叫做“参元戎”。皇上听说后认为这是威仪恩惠所致。他们没参拜的时候，暗地里询问都押衙，等候参拜时机。有时候主将去慰劳大将时，他们便到关系不太协调的那方去闹起事端。当时的主

帅大都是书生出身，不想惹是生非，因此依靠都押衙，都押衙又姑息他们。当地的蛮人便恣意横行，无所顾忌，这就是造成蛮人横行的原因。

王建开始镇守蜀地时，不再赐给蛮人财物了，斩杀了都押衙山行章以示号令。从此，邛峡之南，不立一个岗亭，不设一个哨兵，蛮人十年不敢侵犯边境。王建后期，命大将许存征讨蛮人时，因为三王泄露了军机，于是招来三王把他们斩杀了，当时称为“因断”。过去的三王之患，并非不知道，只是时机不利。所以说：“这个大功是许存建立的。”以前唐懿宗咸通年间，有一个印度的佛教徒经过成都回国。他懂五种外语，懂大小乘经律论。因为北天竺和云南接境，想借路回国。被蜀巡察的人识破了，把他绑送成都府，搜出一些记载朝廷的有关文字，知道他曾进入宫中的内道场。于是知道，外国来朝廷的人，怎么能知道就不是奸细呢？出自《北梦琐言》。

杂譎智

魏太祖

魏武帝年少时，曾和袁绍好为游侠。为了看人家新婚，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观，帝乃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叫：“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魏武又尝云：“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心必动，便戮汝。汝但勿言，当后相报。”侍者信焉，遂斩之。谋逆者挫气矣。又袁绍年少时，曾夜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后乃佯冻，所幸小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之。出《小说》。

村 妇

昭宗为梁主劫迁之后，岐、凤诸州，各蓄甲兵甚众，恣其劫掠以

自给。成州有僻远村墅，巨有积货。主将遣二十余骑夜掠之。既仓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并囚缚之，罄搜其货，囊而贮之。然后烹豕犬，遣其妇女羞饌，恣其饮啖。其家尝收莨苢子，其妇女多取之熬捣，一如辣末，置于食味中，然后饮以浊醪。于时药作，竟于腰下拔剑掘地曰：“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渊，颠而后仆。于是妇女解去良人执缚，徐取骑士剑，一一断其颈而瘞之。其马使人逐官路，捶而遣之，罔有知者。后地土改易，方泄其事。出《玉堂闲话》。

人家的园中，晚上大叫“小偷来了！”屋里人都出来看，武帝便抽剑劫持新妇，和袁绍往回走。迷失了道路，跌到荆棘中，袁绍爬不出来，武帝又大叫：“小偷在这！”迫使袁绍自己慌忙跑了出来，二人才没被抓住。武帝又曾经说：“别人要危害你，你必然心动。”他于是告诉身边的侍者说：“你怀揣着刀秘密而来，我心必动，便要杀你。你出去只要不说，我以后会报答你。”侍者相信了，便被杀了。想要谋杀他的人被挫折了锐气。还有，袁绍年少时，曾经叫人晚间用剑刺武帝，稍低了点没刺中。武帝想他再来一剑必定要高，他便紧贴床上，剑果然高了。武帝又说：“我在睡觉时，你们不要随意靠近我，靠近了，我便要杀人，我自己也不知道，你们要小心谨慎。”后来，他假装冷，他所宠幸的一个侍者，悄悄地给他盖上被子，武帝便把侍者杀了。自那以后，没有人敢靠近他了。出自《小说》。

村 妇

唐昭宗李晔被梁主劫掠走之后，岐山、凤翔等州都蓄备了很多兵，放纵士兵抢掠用以自给。成州有一个偏远的农家，积有巨大的财货。军官派了二十多骑兵夜间去抢劫。他们突然而来，也没有敢说话的。丈夫被捆绑，士兵搜尽了他家的财货，就放进皮口袋中。搜完了东西，便杀猪杀狗，让这家妇人给他们做菜肴，他们放纵地吃喝。这家曾收过莨苢子，妇人拿了很多捣碎了，像辣椒面似的，放在食物中，然后给那些士兵饮混浊的酒。于是药力发作，士兵们竟从腰上拔出剑掘地，嘴里说：“马进地下去了。”有的要跳入火中，有的要投入水里，疯癫一通后都躺倒了。于是妇女先给丈夫解了绑，慢慢取了军人的剑，把这二十多人一一杀死，然后挖坑埋了。让人把马赶到大路

上，用鞭子赶走，没有人知道这事。后来由于地土挖掘，才暴露了此事。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九十一 骁勇一

甌丘訢	朱 遵	赵 云	吕 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杨大眼	麦铁杖	彭 乐	高开道
杜伏威	尉迟敬德	柴绍弟	秦叔宝	薛仁贵
公孙武达	程知节	薛 万	李楷固	王君□
宋令文	彭博通	李 宏	辛承嗣	

甌丘訢

周世，东海之上，有勇士甌丘訢，以勇闻于天下。过神泉，令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饮之。”其马果死。丘訢乃去衣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神随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而往见之，丘訢出送有丧者。要离往见丘訢于墓所曰：“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报，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愤者不可胜数。要离归，谓人曰：“甌丘訢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众人之中，必来杀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丘訢至夜半果来，拔剑柱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众人之中，死罪一也；暮无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而后杀也。子来不谒，一不肖也；拔剑不刺，

甌丘訢

周朝时，东海上有一位勇士叫甌丘訢，以勇敢名闻天下。他路经一神泉，令仆人在此饮马。仆人说：“在这儿饮马，马必死。”丘訢说：“你就按我说的饮吧。”饮后，他的马果然死了。丘訢便脱衣拔剑，跳入泉中。三天三夜，杀死二蛟一龙后出来了。随后，雷神用雷电击打他，十天十夜，打瞎了他的左眼。要离知道了去看他，丘訢出去送丧去了。要离到墓旁去见丘訢，说：“雷神打你，十天十夜，打

瞎了你的左眼。上天发怒不过一天，人发怒在转足间。你至今不报仇，为什么？”斥责了丘^诜后走了。墓旁愤怒不平的人不可胜数。要离回去后，对人说：“甗丘^诜是天下的勇士，今天我在众人面前羞辱了他，他必会来杀我。到了晚上不要闭门，睡觉时也不要关窗。”丘^诜在半夜时果然来了，拔剑按在要离脖子上说：“你有三条死罪，在众人面前羞辱我，这是第一条；晚不闭门，这是第二条；睡觉不关窗，这是第三条。”要离说：“你等我说一句话后再杀我。你来而不拜，是一不贤；拔剑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词后，三不肖也。子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丘^诜收剑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出《独异志》。

朱 遵

汉朱遵仕郡功曹。公孙述僭号，遵拥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车绊马而战死。光武追赠辅汉将军，吴汉表为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绊马讫，以手摸头，始知失首。于是土人感而义之，乃为置祠，号为健儿庙。后改勇士祠。出《新津县图经》。

赵 云

蜀赵云，字子龙，身長八尺，姿容雄伟。居刘备前锋，为曹公所围，乃大开门，偃旗鼓。曹公引去，疑有伏兵。云于后射之，公军大骇，死者甚多。备明日自来，视昨日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出《赵云别传》。

吕 蒙

吴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时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归言于母曰：“贫贱难可居，设有功，富贵可致。”又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果成大名。出《独异志》。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刚毅，学阴阳纬候之术，诵《六韬》《洪范》之书数千言。武帝谋伐吴，问章，取其利师之决。王善左右射，好击剑，百步中于悬发。乐闻国献彪虎，是二不贤；先出剑后说话，是三不贤。你只能用毒药杀死我。”丘诜收剑而去，说：“嘿，天下不服我的，唯有他呀！”出自《独异志》。

朱 遵

汉时朱遵任郡功曹。公孙述自立为王，朱遵聚集郡内的人不服。公孙述派兵攻打朱遵，朱遵于是领兵抵抗公孙述，坚持战斗，直到战死。汉光武帝刘秀追赠他为辅汉将军，吴汉上表请求为朱遵建祠堂。有人说：朱遵掉了头，退到这里，马被绊倒，他用手摸头，才知头没了。于是，当地人很感动，认为他有义，为他建了祠堂，名为健儿庙。后改为勇士祠。出自《新津县图经》。

赵 云

蜀国赵云，字子龙，身高八尺，姿容雄伟。他任刘备前锋。一次被曹操包围，他却大开城门，息鼓匿旗。曹操怀疑有伏兵，便退去了。赵云在后边射箭，曹兵很害怕，死者很多。第二天，刘备来了，看到昨天的战场，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啊！”出自《赵云别传》。

吕 蒙

吴国人吕蒙，随姐夫邓当击打贼兵，他当时十六岁，呐喊冲杀，邓当都拦不住他。回来后对母亲说：“贫贱的日子难过，假如我立了功，就能过上富贵的日子。”他又说：“不入虎穴，怎能得到虎子。”后来，他果然成就了大名声。出自《独异志》。

魏任城王

魏国任城王曹章，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他年少时就很刚毅，既学过阴阳占卜之术，又读过很多像《六韬》《洪范》这样的书。魏武

帝想攻打吴国时咨询曹章，听取他有利于用兵的策略。曹章善左右射箭，好击剑，百步外能射中悬发。乐闻国献了一只大虎，

文如锦斑，以铁为槛。骁勇之徒，莫敢轻视。章曳虎尾以绕臂，虎弭无声矣。莫不伏其神勇。时南越献白象子，在帝前，手顿其鼻，象伏不动。文帝铸万钧钟置崇华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动，章乃负之而趋。四方闻其神勇，皆寝兵自固。帝曰：“以王权武吞并吴蜀，如鸱衔腐鼠耳。”章薨，如汉东平王葬礼。及丧出，空中闻数百人泣声。送丧者皆言，昔乱军伤害者皆无椁，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九土，精灵知其怀感。故人美王之德。国史撰《任城旧事》二卷。至东晋初，藏于秘阁。出《拾遗录》。

桓石虔

晋桓石虔有才干，**赅**捷绝伦，随父豁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跃，石虔亦跳，高于猛兽，复拔一箭而归。时人有患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出《独异志》。

杨大眼

后魏杨大眼，武都氏难当之孙。少有胆气，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李冲典选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为尚书出一技。”便以绳长三丈，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莫不惊叹。冲曰：“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为军主，稍迁辅国将军。王肃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今见，

身上斑纹很好看，用铁栏围着。一般的勇士不敢轻视它。曹章拽着虎尾巴绕在手臂上，虎却不叫不动。大家都佩服他的神勇。当时，南越献了头白象，在武帝面前，曹章用手敲打象鼻，象便伏地不动。魏文帝曹丕铸了一口万钧重的大钟，放在崇华殿前，想要搬走它，找了一百名大力士，没拉动。曹章背起那钟走得很快。各国听说他这样神勇，都休兵巩固自己的防务。文帝说：“以任城王的雄武，吞并吴、

蜀，就像鸱叼个死老鼠一样容易。”曹章死后，依照汉时东平王的葬仪殡葬了。在出丧时，听到空中有数百人哭泣。送丧的人都说，从前兵荒马乱，那些被杀死的人都没有棺材，任城王仁惠，收了死者的朽骨装棺殡葬。死者在九泉下很高兴，精灵们也知道心怀感激之情。所以人们都称赞任城王的美德。国史撰写了《任城旧事》两卷。到东晋初年，藏于秘阁。出自《拾遗录》。

桓石虔

晋时桓石虔很有才干，特别矫健敏捷，随他父亲桓豁在荆州。在一次围猎中，一只猛虎被数箭射中，趴在地上。督将们平时就知道石虔很勇敢，开玩笑地叫他去拔箭。石虔快速去拔了一支箭，猛虎跳起来，他也跳，比老虎跳得还高，又拔了一支箭回来。当时，如果有人患病，只要对病人说一声：“桓石虔来了！”这一吓，有病的人多半就好了。出自《独异志》。

杨大眼

后魏杨大眼是武都氏人杨难当的孙子。年少时就有胆量，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时，李冲选拔征讨官，杨大眼自荐，李冲不允许。大眼说：“尚书您不了解我，我为您表演一技。”他便用三丈的长绳，系在发髻上而后飞跑，绳便像射出的箭那样又快又直，马都撵不上。观看者莫不惊叹。李冲说：“千载以来，没有这样出众的人才。”便用他当军主，不久升为辅国将军。王肃刚归国时，对大眼说：“在南方就听闻您的名字，以为您眼大如车轮。现在看到，

乃不异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奋发，足使君亡魂丧胆，何必大如车轮？”当代推其骁果，以为张、关不过也。出《谈薮》。

麦铁杖

麦铁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陈朝，常执伞随驾。夜后，多潜往丹阳郡行盗。及明，却趁仗下执役。往回三百

余里，人无觉者。后丹阳频奏盗贼踪由，后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问。陈亡入隋，委质于杨素。素将平江南诸郡，使铁杖夜泅水过扬子江，为巡逻者所捕。差人防守，送于姑苏，到虔亭，遇夜。伺守者寐熟，窃其兵刃，尽杀守者走回，乃口衔二首级，携剑复浮渡大江。深为杨素奖用。后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麦氏，皆其后也。出《岭表录异》。

彭 乐

北齐将彭乐勇猛无双。时神武率乐等十余万人，于沙苑与宇文护战。时乐饮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内之不尽，截去之，复入战。护兵遂败，相枕籍死者三万余人。出《独异志》。

高开道

隋末，高开道被箭，镞入骨，命一医工拔之，不得。开道问之，云：“畏王痛。”开道斩之。更命一医，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当刺下疮际，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钳拔之。开道饮啖自若，赐医工绢三百匹。后为其将张金树所杀。出《独异志》。

和别人的眼没有什么不同。”大眼说：“咱俩若是旗鼓对阵，我怒瞪双眼，足以使您亡魂丧胆，何必大如车轮？”当时人都认为他骁勇果敢，就是张飞、关云长也比不过他。出自《谈薏》。

麦铁杖

麦铁杖是韶州翁源人。他勇敢有力量，一日能行五百里。最初在陈朝当官，常执伞伴驾。入夜，他便潜往丹阳郡行盗。天亮了，又回来在仪仗中执伞。往返三百多里，无人觉察。后来，丹阳频频上奏盗贼行迹，陈后主曾怀疑过他，而又珍惜他这个人才，没有向他问罪。陈亡后入隋，归顺在杨素门下。杨素要扫平江南诸郡，派铁杖夜渡扬子江，被巡逻的抓住。派人看守，送往姑苏，到达虔亭时正好天黑了。他趁看守睡熟后，窃取了他的兵器，杀死看守跑了回来，回来时口里衔着两个人头，带着剑渡过了大江。他深受杨素的褒奖重用。后

来，他做了本郡太守。如今南海多姓麦的，都是他的后裔。出自《岭表录异》。

彭 乐

北齐将彭乐勇猛无双。那时，神武率彭乐等十余万人，在沙苑与宇文护交战。当时，彭乐喝了酒，乘醉深入敌阵，被刺。他的肝肠都流出来了，塞不回去的被他截去了，又投入战斗。宇文护的兵被打败了，横倒竖躺的死者有三万余人。出自《独异志》。

高开道

隋朝末年，高开道被箭射中，箭头刺入骨中。他命一个医生拔，没有拔掉。高开道问他，他说：“害怕大王痛。”高开道杀了这个医生。又找一个医生，这医生说：“我能拔。”他用一个小斧子，从伤口处把小棒打入骨中一寸，用钳子把箭头拔出。高开道喝酒吃饭坦然自若，赐给医生绢三百匹。高开道后来被他的部将张金树杀死。出自《独异志》。

杜伏威

隋大业末，杜伏威与陈稜战于齐州，裨将射中伏威额。怒曰：“不杀射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入，获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后斩首。稜乃大败。出《独异志》。

尉迟敬德

王充兄子琬使于窦建德军中，乘炀帝所御骏马，铠甲甚鲜。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请往取之。乃与三骑，直入贼军擒琬，引其马以归，贼众无敢当者。敬德常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德勃焉，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出《谭宾录》。

柴绍弟

唐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赍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鞞，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镫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飞入内房，以手捻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尝著吉莫靴走上砖城，且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檐头，捻椽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号为壁龙。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直千金。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椽孔间而下露，拔刀谓曰：“公动即死。”遂于枕函中取带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间出。出《朝野金载》。

杜伏威

隋朝大业末年，杜伏威与陈稜在齐州交战，一个偏将射中伏威的额头。他大怒说：“不杀射我的人，决不拔此箭。”因此，他奋勇进入战场，抓到那个射箭者，让他拔箭，然后又杀死他。陈稜于是大败。出自《独异志》。

尉迟敬德

王充的儿子王琬，被派往窦建德军中，他骑着隋炀帝骑过的马，铠甲也很漂亮。唐太宗说：“他骑着的真是好马呀。”尉迟敬德请求去取。于是和三个骑兵，直入敌阵抓住了王琬，牵着他的马回来了，敌阵中无人敢抵挡。尉迟敬德曾在庆善宫侍宴，当时有人坐在了他的上首，他生气地说：“你有什么功，可以坐在我的上首？”任城王道宗坐在下首，想解释解释，敬德勃然大怒，挥拳打道宗，差点把他的眼睛打瞎。出自《谭宾录》。

柴绍弟

唐时，柴绍的弟弟柴某，有功夫，身体轻巧，动作敏捷迅速，一跃身，能像飞似的窜出去，到十多步才停下。唐太宗命令他去取赵公长孙无忌的鞍鞞，并事前告诉了长孙无忌，让他派人守备。那天晚

上，只见一物像鸟似的飞入房中，割下鞍上的双镫，拿着就走了，没有追上。又一次，派他去取丹阳公主的镂金枕套，他飞入内室，先用手在公主脸上捻土，等公主一抬头，他使用另一只枕头换走了这只。天亮后公主才知道。他曾经穿着吉莫靴，脚踏墙壁走上砖城，直至女墙，不用手攀引。他又用脚踏着佛殿前的大柱，爬到檐头，拉着椽头上屋顶。跨越百尺楼阁，一点障碍也没有。太宗感觉这人很奇特，说：“这人不能住在京城。”便把他派出去当官。当时人们叫他壁龙。太宗曾赏赐长孙无忌七宝带，价值千金。当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椽孔间下来，拔刀对他说：“你要动就杀死你。”随即从枕套中取走了宝带，又用刀拄地，一纵身从椽孔间出去了。出自《朝野僉载》。

秦叔宝

唐太宗每临阵，望贼中骁将骁士，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颇病之，辄命秦叔宝取之。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于万众之中，人马俱倒。及后叔宝居多疾病，谓人曰：“吾少长戎马，前后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疮，计吾出血亦数斛矣，何能不病乎？”出《谭宾录》。

薛仁贵

唐太宗征辽东，驻蹕于阵。薛仁贵著白衣，握戟囊鞬，张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谓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后率兵击突厥于云州。突厥先问唐将为何，曰：“薛仁贵也。”突厥曰：“吾闻薛仁贵流会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遁去。出《谭宾录》。

公孙武达

唐左武卫大将军公孙武达有膂力。尝遇贼，尽劫其衣物，逼武达索靴，武达授足与之。贼俯就引靴，武达殴之，死于手下，以其兵仗御余寇，获免。出《谭宾录》。

程知节

唐裴行俨与王充战，先驰赴敌，为流矢所中，坠于地。程知节救之，杀数人，充军披靡。知节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斩获者，与行俨皆免。出《谭宾录》。

秦叔宝

唐太宗李世民每临阵地，看到敌阵中骁勇的将士，出出进进，炫耀人马，他就很不舒服，便命令秦叔宝去敌营中攻打。叔宝便领命跃马，负枪而去。他单枪匹马冲出，在万人之中必能刺中那人，使人马俱倒。后来，叔宝在家患病，对人说：“我从年轻时就开始了戎马生活，前后经历过二百多阵仗，屡负重伤，计算一下我出的血也有好几斛了，怎么能没病呢？”出自《谭宾录》。

薛仁贵

唐太宗征辽东时，驻扎在阵地上。他看见薛仁贵身穿白衣，握戟带箭，张弓呐喊，所向无敌。太宗对他说：“得到辽东我并不太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你这员猛将。”后来，薛仁贵率兵去云州攻打突厥。突厥人先问唐将是谁，回答说：“是薛仁贵。”突厥人说：“听说薛仁贵被流放到会州，已经死了，怎么能又活了？”薛仁贵脱掉头盔让他们看。突厥人一看大惊失色，下马围着他施礼后便逃走了。出自《谭宾录》。

公孙武达

唐朝左武卫大将军公孙武达，力气非常大。有一次他遇到了贼，抢光了他的衣服，还逼着要他的靴子，公孙武达伸出脚让他脱。趁贼伏身脱靴之际，公孙武达将其打死，又用他的兵器抵御其他贼寇，逃过一劫。出自《谭宾录》。

程知节

唐时，裴行俨与王充交战。裴行俨先骑马冲入敌阵，被流箭射中，坠马倒地。程知节去救他，杀了很多敌人，王充的军队溃逃。程知节抱着裴行俨，二人骑一匹马回来时，被王充的骑兵追赶，一槊刺穿了程知节。程知节回身便把槊折断，把那人杀了，他和裴行俨都逃脱了。出自《谭宾录》。

薛 万

唐契苾何力征辽东。以骑八百，遇贼合战，被槊中腰，为贼所窘。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马入杀贼骑，救何力于群贼之中，与之俱出。何力气尽，束疮而战，贼乃退。出《谭宾录》。

李楷固

唐天后时，将军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縶索。李尽忠之败也，麻仁节、张玄遇等并被^縶将。獐鹿狐兔，走马遮截，放索^縶之，百无一漏。鞍马上弄弓矢矛稍，状如飞仙。天后惜其材，不杀，用以为将。稍贪财好色，出为潭州乔口镇将，愤恚而卒也。出《朝野僉载》。

王君□

唐王君□摄御史中丞，判凉州都督事。玄宗于广达楼，引君□及妻夏氏宴设，赐金帛。夏氏亦勇决，每君□临阵，夏氏亦有战功。凉州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落为酋长。君□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所轻。及君□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麾下。君□奏回纥等部落难制，潜有谋叛，遂留四部都督。后四部落党与谋叛君□以复怨，会吐蕃间道往突厥，君□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南巩笔驿，四部落伏兵突起，君□与贼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遂杀君□。出《谭宾录》。

宋令文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禅定寺有牛触人，莫之敢近，筑圈以阑之。

令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两角拔之，应手而倒，颈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觚壁

薛 万

唐时，契苾何力征辽东，率领八百骑兵，遇贼交战，被槊刺中腰，困于贼中。尚辇奉御薛万备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从群贼中救出何力，二人都逃出了敌阵。何力用尽力气，包扎了伤口后又战，敌人人才退去。出自《谭宾录》。

李楷固

唐则天皇后时，将军李楷固是契丹人，善用套索。李尽忠战败那次，麻仁节、张玄遇等人都被他用套索抓住。獐、鹿、狐、兔，只要是他骑马追截，放索一套，百无一漏。在马上使用弓箭和矛稍，状如飞仙。则天皇后惜其才，没有杀他，任用他做将军。他有些贪财好色，降为潭州乔口镇守将，愤恨恼怒而死。出自《朝野金载》。

王君□

唐时，王君□代理御史中丞，署理凉州都督事务。唐玄宗李隆基在广达楼设宴，宴请君□和他的妻子夏氏，赏赐金银布匹。夏氏也很勇敢，经常和丈夫一起参战，也立过战功。凉州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个部落结成的联盟。王君□在身份低微时经常往来凉州，回纥人很轻视他。等他升为河西节度使，回纥人不服气，觉得在他麾下很耻辱。君□上奏皇帝，说回纥等部落难以管制，暗地策划叛乱，便留下四部落都督。后来，四部落联合谋划叛乱，向君□报仇。恰在这时，吐蕃抄近道去突厥，王君□率精骑去肃州抵挡。回来时到甘州南巩笔驿，四部落伏兵突起，王君□与贼力战，从早战到下午，他的部下都战死了，他也被杀。出自《谭宾录》。

宋令文

唐时，宋令文有神力。禅定寺的牛顶人，没有人敢靠近，只能筑圈拦着。宋令文奇怪他们为何这样做，于是光着膀子进去了。牛犊角向他冲来，他抓住两只牛角用力扯，牛应手而倒，颈骨折断死掉了。他又以五指抓起捣米的石臼，用石臼嘴在墙壁

上书，得四十字诗。为太学生，以一手挟讲堂柱起，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许重设酒，乃为之出。令文有三子，长之问有文誉，次之^愁善书，次之^驩梯有勇力。之梯后左降朱鸢。会贼破^驩州，以之梯为总管击之。募壮士得八人。之梯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贼，动即死！”贼七百人，一时俱挫，大破之。出《朝野金载》。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间人也，身長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驩，以臂夹，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牛驾车正走，博通倒曳车尾，却行数十步，横拔车辙深二尺，皆纵横破裂。曾游瓜步江，有急风张帆，博通捉尾缆挽之，不进。出《朝野金载》。

李 宏

唐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猎，遇虎搏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马旁过，虎跳攫奴后鞍。宏起，引弓射之而毙。宏及奴一无所伤。出《朝野金载》。

辛承嗣

唐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曾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承嗣鞣马解绊，著衣擐甲，上马盘枪，逆拒刺马，擒人而还。承嗣后与将军元帅奖驰骋，一手捉鞍桥，双足直上捺蜻蜓，走马二十里。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蕃所围。谓绍业曰：“将军相随共出。”绍业惧，不敢。

上写了四十字的诗。宋令文当太学生时，他一手拔起讲堂的柱子，把

同室学生的衣服放在柱下压着，人家答应请酒，才取出衣服。宋令文有三个儿子，长子宋之问的文章很有声誉，二子宋之^愁擅长书法，三子宋之悌很有勇力。宋之悌后来被贬官到朱鸢处任职。恰遇贼兵攻打^驩州，任之悌为总管前去击敌。招募了八名壮士。宋之悌身高八尺，披戴重甲，边前冲边大声叫喊：“獠贼，谁敢动就叫他死！”七百多敌人一时都被震慑，于是大破敌阵。出自《朝野金载》。

彭博通

唐时，河间人氏彭博通身高八尺。他曾站在讲堂的台阶上，用臂夹着一双鞋，叫有力量的人从后边拔这双鞋，鞋底都被拉断了，他的脚都没移动一下。牛拉车正往前走时，他从后边拉着车尾，使车倒行了数十步。他横着拉车，车辙印有二尺多深，车都碎裂了。彭博通曾游瓜步江，江上有一艘船，大风吹动着风帆向前进，他挽着船尾的缆绳，使船不能前进。出自《朝野金载》。

李 宏

唐时，定襄公李宏是虢王的儿子，身高八尺。有一次去打猎，遇到了老虎，和老虎搏斗时，他跌倒了，老虎坐在他身上。有一个奴仆骑马从旁经过，老虎跳起来抓马的后鞍。这时，李宏跃起，拉弓引箭将老虎射死。李宏和奴仆都没有受伤。出自《朝野金载》。

辛承嗣

唐时，忠武将军辛承嗣，行动非常敏捷迅速。曾有一次，他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从百步以外骑马持枪而来，他备马解绊，穿衣披甲，上马盘枪，迎着来人，刺马、擒人而归。后来，承嗣与军中将军元帅比赛马术，他一手抓马鞍，双足倒立竖蜻蜓，在马上跑了二十里。他和中郎将裴绍业在青海被吐蕃包围，他对绍业说：“您随我一起冲出去。”绍业害怕不敢。

承嗣曰：“为将军试之。”单马持枪，所向皆靡，却迎绍业出。承嗣马

被箭，乃跳下，夺贼壮马乘之，一无所伤。裴旻与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所围。旻马上立走，轮刀雷发，箭若星流，应刀而断。贼不敢取，蓬飞而去。出《朝野僉载》。

承嗣说：“我先去给您试试。”他单枪匹马冲出去，敌人四处逃散，他返回来接绍业出去了。辛承嗣的马被射中，他跳下马，夺了敌人一匹壮马骑上，没有一处受伤。裴旻和幽州都督孙佺北征时，被奚贼包围。裴旻站在马上冲杀，挥舞大刀，敌人射来的箭像流星似的，都被裴旻的大刀砍断。贼不敢抓他，他腾飞而去。出自《朝野僉载》。

卷第一百九十二 骁勇二

来 瑱	哥舒翰	马 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业	马 勋	汪 节	彭先觉	王俳优
锺 傅	墨君和	周归祐	王 宰	

来 瑱

唐来瑱，天宝中至赞善大夫，未为人所知。安禄山叛逆，诏朝臣各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左拾遗张镐荐瑱有纵横才略。表入，即日召见，称旨，拜颍川太守，充招讨使，累奏战功。肃宗即位，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收河洛，属群贼蜂起，频来攻战，皆为瑱所败。贼等惧之，号为来嚼铁。出《谭宾录》。

哥舒翰

唐哥舒翰捍吐蕃，贼众三道从山相续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枪，当前击之，无不摧靡。翰入阵，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坠。家僮左车年十五，每随入阵，辄下马斩其首。出《谭宾录》。

来 瑱

唐朝的来瑱，在玄宗天宝中期官已升到赞善大夫，但不为人们所知。安禄山叛乱时，皇帝下诏让朝臣们推荐有智谋、办事果断、能够统帅众人的人才。左拾遗张镐举荐来瑱具有经略天下的才干。奏表上去后，当日召见，皇帝很满意，任他为颍川太守，兼招讨使，果然屡建战功。肃宗李亨继位时，因为来瑱的武略，委以重任。北收河洛时，属内群贼蜂拥而起，多次来攻战，都被来瑱击败。敌人很害怕他，都叫他来嚼铁。出自《谭宾录》。

哥舒翰

唐时，哥舒翰抵御吐蕃。众贼分三路从山上相继攻下来，他手持半截折枪，迎头出击，所向无敌。哥舒翰打仗时善使枪，每当追上敌人时，先把枪搭在敌人的肩膀上，然后大叫一声。敌人惊慌回顾，哥舒翰便刺他的咽喉，挑高三五丈后坠地。他的家僮左车，才十五岁，每次都跟随入阵，这时便跳下马来割掉被刺者的脑袋。出自《谭宾录》。

马 璘

唐广德元年，吐蕃自长安还至凤翔，节度孙守直闭门拒之，围守数日。会镇西节度马璘领精骑千余，自河西救杨志烈回，引兵入城。迟明，单骑持满，直冲贼众，左右愿从者百余骑。璘奋击大呼，贼徒披靡，无敢当者。翌日，又逼贼请战。皆曰：“此将不惜死，不可当，且避之。”出《谭宾录》。

白孝德

唐白孝德为李光弼偏将。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捷勇自恃，举足加马鬣上，嫚骂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顾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问曰：“可乎？”曰：“可。”光弼问所加几何人而可，曰：“独往则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壮哉！”终问所欲，对曰：“愿备五十骑于军门，候入而继进，及请大众鼓噪以假气，他无用也。”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跋便僻，可万全。”龙仙始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动，孝德摇手止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又止龙仙。

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词，非他也。”龙仙去三十步，与之言，褻骂如初。孝德伺便，因瞋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何

也？”曰：“国之大将白孝德。”龙仙曰：“是猪狗乎？”发声唬然，执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骑亦继进。龙仙矢不

马 璘

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从长安退出，又来围困凤翔城，节度使孙守直紧闭城门，守城拒敌，已经数日。正在这时，镇西节度使马璘领精骑一千多，从河西援救杨志烈回来，领兵入城。第二天黎明，他单骑出城，手持满弓，冲向敌众，左右跟他来的人有一百多。马璘奋战呐喊，敌兵溃散，没有敢抵抗的。第二天，他又向敌阵挑战。敌人都说：“这个将领不怕死，无法抵挡，应该躲避。”出自《谭宾录》。

白孝德

唐时，白孝德为李光弼的偏将。史思明攻打河阳时，派骁将刘龙仙率领骑兵五千，到河阳城下挑战。刘龙仙自以为很勇敢，将脚放在马颈上，谩骂李光弼。李光弼登城观望，对诸将说：“谁能将他抓来？”仆固怀恩请求前往，光弼说：“不能用大将出马。”又选择别人，诸将说：“孝德可以。”李光弼召来白孝德，问他：“行吗？”白孝德说：“行。”光弼问需要几个人同去，白孝德说：“我自己就行，多了不行。”光弼说：“好样的！”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白孝德回答说：“先在军门准备好五十名骑兵，等我冲入敌阵时再冲过去，请大家呐喊助威，其他不用了。”李光弼拍了拍他的后背，叫他去了。白孝德手持两杆长矛，策马横渡。当他走到河当中时，怀恩高兴地说：“准能抓到他。”李光弼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能抓到？”怀恩说：“我看他揽辔跋涉，曲折移动，万无一失。”刘龙仙看到白孝德一人独来，不以为然，脚仍然放在马颈上。白孝德走近时，他刚想动，孝德摇手制止了他，好像是让他不要动，刘龙仙不知道他要干啥。白孝德又一次制止了刘龙仙的举动。

白孝德说：“侍中让我来传个话，没别的事。”刘龙仙距白孝德三十步远，和他说话，嘴里仍谩骂不止。白孝德抓住机会，怒瞪双目，说：“你认识我吗？”刘龙仙说：“你是谁？”白孝德说：“我是唐朝大将

白孝德。”刘龙仙说：“是猪狗吗？”只听白孝德虎吼一声，持矛前进，城上呐喊，那五十精骑也冲杀过来。刘龙仙箭都

及发，环走堤上，孝德逐之，斩首提之归。出《谭宾录》。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为平卢军帅，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后与希逸同至青州，骁健有勇力。宝应中，军众讨史朝义，至郑州。回纥方强恣，诸节度皆下之。正己时为军候，独欲以气吞之，因与角逐，众军聚观。约曰：“后者批之。”即逐而先，正己擒其领而批其颡，回纥屎液俱下。众军呼突，繇是不敢暴。会军人逐希逸，希逸奔走。众立正己为帅，朝廷因授平卢节度使。出《谭宾录》。

李嗣业

唐李嗣业领安西、北庭行营，常为先锋将，持棒冲击，众贼披靡。与九节度围贼，因中流矢，数日疮欲愈。卧于帐中，忽闻金鼓声乱。问之，知战。因阡，疮中血如注，奄然而卒。出《谭宾录》。

马 勋

唐德宗欲幸梁洋，严振遣兵五千至整屋以俟南幸。其将张用诚阴谋叛背，输款于李怀光，朝廷忧之。会梁州将马勋至，上临轩与之谋。勋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命。”上喜曰：“几日当至？”勋克日时而奏，上勉劳而遣之。勋既得振符，乃与壮士五十人偕行出骆谷。用诚以为未知其叛，以数百骑迓

来不及发，只能在堤上转圈跑，白孝德赶上后斩了他，提着头回来了。出自《谭宾录》。

李正己

唐人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任平卢军帅，希逸的母亲是正己的姑姑。后来，他与侯希逸同到青州，他非常矫健勇敢。宝应年间，军队讨伐史朝义，到了郑州。军中回纥士兵非常骄横无礼，各节度使都低声下气。李正己当时是军候，他为了镇服他们，因而和他们进行摔跤比赛，士兵都来围观。双方约定：“输者被打耳光。”李正己胜了，他抓住回纥兵的衣领打他的脸，直打得他屎尿俱下。兵士们欢呼，自此以后，回纥兵再不敢骄横了。恰赶上军人们驱逐侯希逸，希逸逃跑了，大家拥立李正己为军帅，朝廷因而授他为平卢节度使。出自《谭宾录》。

李嗣业

唐时，李嗣业镇安西、北庭行营，他曾被任命为先锋将，战斗时，持棒冲击，众贼溃逃。一次，他与九节度使围攻贼寇，中了流箭，数日后伤口快愈合了。他卧在帐中，忽然听到金鼓乱鸣。他一问才知道正在打仗，因而起来察看，结果伤口血流如注，很快死掉了。出自《谭宾录》。

马 勋

唐德宗李适想去梁洋，严振派兵五千去整屋，来保卫皇帝南巡。他的部将张用诚阴谋反叛，暗中向李怀光献财物，朝廷忧虑此事。正好赶上梁州将马勋来了，皇帝就和马勋在厅中想办法。马勋说：“我请求约定一个时间去山南，取节度使的官符召张用诚；他若不受召，我就斩了他来复命。”皇帝很高兴，说：“几日能到？”马勋计算了一下时间告诉了皇帝，皇帝对他进行了一番嘉勉，便派他去了。马勋取得了节度使的官符，和五十名壮士同行走出骆谷。张用诚以为别人不知他的反叛阴谋，派数百骑兵迎接

勋。勋与俱之传舍，用诚左右森然。勋曰：“天寒且休。”军士左右皆退。勋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诱之，军士争附火。勋乃令人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惶骇起走，壮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诚之子居后，引刀斫勋。勋左右遽承其臂，刀不甚下，微伤勋首。

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令壮士跨其腹，以刀拟其喉曰：“声则死之！”勋驰就其军，营士已被甲执兵。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弃之从人反逆，将欲灭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乃何为乎？”众誓伏。于是缚用诚，遣送洋州，振杖杀之。拔其二使总其众。勋以药自封其首，来复命，愆约半日。出《谭宾录》。

汪 节

太微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村有汪节者，其母避疟于村西福田寺金刚下，因假寐，感而生节。节有神力，入长安，行到东渭桥，桥边有石狮子，其重千斤。节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掷之。”众不信之。节遂提狮子投之丈余，众人大骇。后数十人不能动之，遂以赂请节，节又提而致之故地。寻而荐入禁军，补神策军将。尝对御，俯身负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龟兹乐人一部，奏曲终而下，无厌重之色。德宗甚宠惜，累有赏赐。虽拔山拽牛之力，不能过也。出《歙州图经》。

马勋。马勋和他同到传舍，张用诚周围禁卫森严。马勋说：“天冷，让他们休息去吧。”左右的军士们都退去了。马勋又令人点燃很多柴草来引诱他们，军士们都争着靠近柴火取暖。马勋又叫人随意取出怀中的节度使符给张用诚看，并说：“大夫召你去。”张用诚很惶恐，要逃走，壮士从后边反背了他的双臂抓住了他。没想到张用诚的儿子在后边，举刀要砍马勋。左右壮士很快地擎住了他的手，刀没有砍很重，只使马勋的头受了点轻伤。于是杀了张用诚的儿子，把张用诚按倒在地，壮士用脚踩着他的肚子，用刀逼近他的咽喉，说：“你要喊叫，就叫你死！”马勋又很快地到了张用诚的军营，兵士们早已披盔甲，执武器。马勋大声说：“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梁州，抛弃了他们跟人叛变，你们这是要灭族吗？大夫让我捉拿张用诚，不向你们问罪。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众人就恐惧降服了。于是绑了张用诚，遣送洋州，乱棍打死。又选拔了二使统领他的部下。马勋用药敷在自己头上，回来复命，只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天。出自《谭宾录》。

汪 节

太微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村中有个叫汪节的人，他母亲因为躲避疟疾，来到村西福田寺的金刚佛像下，在闭目养神时，有感应生下了汪节。他的力量特别大，有一次去长安，走到东渭桥，桥边有一只石狮子，重千斤。汪节指着石狮对人说：“我能把它提起来扔到一边去。”众人不信，汪节便提起石狮扔到一丈多远的地方，众人大感惊奇。后来好几十人没有搬动，大家只好花钱请汪节，他又提起石狮放到原处。不久，他经人推荐加入宫中禁军，补任神策军将。曾有一次，面对皇帝，他伏在地上，身背一石碾，碾上放两丈见方的木板，木板上又放一张床，床上坐了一部龟兹乐队，直到演奏完曲子才下来，他并不感到沉重吃力。德宗非常看重他，经常给他赏赐。别人尽管有拔山拽牛的力量，也超不过他。出自《歙州图经》。

彭先觉

唐彭先觉叔祖博通膂力绝伦。尝于长安与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角力。博通坚卧，命三人夺其枕。三人力极，床脚尽折，而枕不动。观者逾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尝与家君同饮，会暝，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出《御史台记》。

王俳優

唐乾符中，绵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飧军宴客，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出《北梦琐言》。

鍾 傳

安陆郡有处士姓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游湖湘，又客于钟陵数十年。尝说江西鍾傳，本豫章人，少倜傥，以勇毅闻于乡里。不事农业，恒好射猎。熊鹿野兽，遇之者无不获焉。一日，有亲属酒食相会，傳素能饮，是日大醉。唯一小仆侍行，比暮方归。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质，额毛圆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

外，顾望前来。仆夫见而股栗，谓傅曰：“速登大树，以逃生命。”傅时酒力方盛，胆气弥粗。即以仆人所持白梃，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傅，傅亦左右跳跃，挥杖击之。虎又俯伏，傅亦蹲踞。须臾，复相拏攫。如此者数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即以两手抱虎之项，良久。虎之势无以用其爪牙，傅之

彭先觉

唐时，彭先觉的叔祖彭博通，力气非常大，超过一般人。曾经在长安和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较量力量。彭博通死死地横躺着，叫他们三人取他头下的枕头。三人使出了全部力量，把床腿都拽断了，而枕头却没动。观看的人爬过主人的院墙，挤坏了房屋，彭博通名动京城。他曾经和笔者的父亲喝酒，天黑了，为了到庭院赏月，他一人拿着两张几案走下台阶，桌上的酒、菜，没有洒一点一滴。出自《御史台记》。

王俳优

唐僖宗乾符年间，绵竹有个叫王俳优的人，力量特别大。每逢府中要犒赏军队和宴请宾客时，都要演杂耍助兴。王俳优腰背一船，船中坐十二人，随《河传曲》跳舞，直到曲终，他不感到疲乏。出自《北梦琐言》。

锤 傅

安陆郡有一个处士姓马，忘记了他的名字，他自己说是江夏人，年轻时在湖湘一带游荡，又在钟陵客居十几年。他曾经说，江西有个叫锤傅的人，本是豫章人，年轻时是个卓越不俗的人物，以他的勇敢果决闻名乡里。锤傅不种农田，只喜欢打猎。熊、鹿等野兽，只要他遇见，准能猎到手。有一天，有亲属请他喝酒吃饭，他平常就能喝酒，这天大醉。只有一个小仆人跟随他，天黑了才往回走。离家有二三里路，山高谷深。有一只青毛黑色花纹、额毛圆白的老虎，双目透着凶光从林中走出。就在百步之外，边看边走来。小仆人吓得腿颤

抖，对锺傅：“快爬树，好逃命。”锺傅这时酒劲正发作，胆量非常大，就用小仆人手中的木棒，像山一样站在那里，和虎搏斗。老虎直奔锺傅而来，他左右跳跃，挥动木棒打虎。虎又趴下了，锺傅也蹲下了。一会儿，又开始搏斗。这样反复了几次。老虎的前爪搭在锺傅肩上，锺傅就用两手抱住老虎的脖子，相持了很久。虎无法用他的爪牙，锺傅的

勇无以展其心计。两相擎据，而仆夫但号呼于其侧。其家人怪日晏未归，仗剑而迎之。及见相捍，即挥刃前斫。虎腰既折，傅乃免焉。数岁后，江南扰乱，群盗四集，傅以斗虎之名，为众所服，推为酋长，竟登戎帅之任，节制钟陵，镇抚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书令。出《耳目记》。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贱，以屠宰为业。母怀妊之时，曾梦胡僧携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与尔为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之，眉目棱岸，肌肤若铁。年十五六，赵王镕初即位，曾见之，悦而问曰：“此中何得昆仑儿也？”问其姓，与形质相应，即呼为墨昆仑，因以皂衣赐之。

是时常山县邑屡为并州中军所侵掠，赵之将卒疲于战敌，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师五万来救之。并人攻陷数城，燕王闻之，躬领五万骑，径与晋师战于元氏。晋师败绩。赵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酹酒，大犒于藁城，犂金二十万以谢之。燕王归国，比及境上，为其弟匡侑所拒。赵人以其有德于我，遂营东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国，又见赵主之方幼，乃图之。遂以伏兵，俟赵王。旦至，即使擒之。赵王请曰：“某承先代基构，主此山河，每被邻寇侵渔，困于守备。赖大王武略，累挫戎锋，获保宗祧，实资恩力。顾惟幼懦，夙有卑诚，望不忽忽，可伸交让。愿与大王同归衙署，即军府必不拒违。”燕王以为然，遂与赵王并辔而进。

勇力也无法施展。双方相持着，仆人在旁大声喊叫。家里人奇怪他这么晚了还没回来，拿剑来迎他。见此情景，便挥剑砍虎。虎腰被砍

断，锺傅才脱离险境。数年后，江南骚乱，盗贼四起，锺傅以当年斗虎之名，为众人佩服，推选他为头目。后来，他当上了军帅，节制钟陵，镇守一方，平定了六郡。唐朝僖宗、昭宗时代，锺傅名振江西。官至中书令。出自《耳目记》。

墨君和

真定人墨君和，幼年时名叫三旺。他家世代寒贱，以屠宰为业。他的母亲在怀孕时，曾梦见一个胡僧领着一个面色黑亮的小孩，给她：“给你当儿子吧，将来必然能借到他的大力。”墨君和生下来后，眉目端方严正，皮肤像铁一样黑。他长到十五六时，赵王镒刚继位，曾见过他，高兴地问：“这里怎么会有昆仑儿？”又问他的姓，和他的形象相应，于是就叫他墨昆仑，还赐给他黑色衣服。

当时，常山县境屡次受到并州中军的侵扰掠夺，赵王的官兵打不过敌人，向燕王李匡威告急，请他率兵五万来援救。并人攻陷数座城池，燕王听闻后，亲率五万精骑，在元氏地方和晋师交战。晋军大败。赵王为感谢燕王的恩德，杀牛备酒，在藁城犒赏燕军，并用车送来了二十万黄金答谢。燕王归国，走到边境时，他弟弟李国侑却不让他回国。赵国认为燕王曾帮助过自己，便在东圃造了房子让燕王居住。燕王自己没有了国家，又看到赵王年龄小，便想夺赵王的权位。他便布置了很多伏兵，等待赵王。早晨赵王到时，就让伏兵抓住了他。赵王请求说：“我继承祖宗的大业，主宰这片山河，常常被邻国侵掠，感到无力守卫。多亏大王以武力相助，打败了敌人的侵扰，使我保住了祖宗的大业，我很感谢您的帮助。只是我年幼力单，对您一直以诚相待，您千万不要这样草率地办事，我可以把权力交接给您。我愿和大王一起回衙门，军府一定不会违背这个决定的。”燕王认为赵王说得有道理，便和赵王并辔前行。

俄有大风并黑云起于城上，俄而大雨，雷电震击。至东角门内，有勇夫袒臂旁来，拳殴燕之介士。即挟负赵主，逾垣而走，遂得归公府。王问其姓名，君和恐其难记，但言曰：“砚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军士，既见主免难，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东圃，赵人围而杀

之。明日，赵王素服哭于庭，兼令具以礼敛，仍使告于燕主。匡侑忿其兄之见杀，即举全师伐赵之东鄙。将释其愤气，而致十疑之书。赵王遣记室张泽以事实答之，其略曰：“营中将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计会？”词多不载。

赵主既免燕主之难，召墨生以千金赏之，兼赐上第一区，良田万亩，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禄大夫。终赵王之世，四十年间，享其富贵。当时闾里，有生子或颜貌黑丑者，多云：“无陋，安知他日不及墨昆仑耶？”出《刘氏耳目记》。

周归祐

燕之旧将周归祐，薊门更变之际，以剑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为骑将之先锋焉。十五年，夹河百战，通中之疮，往往遇之。后唐庄宗入洛，为仇者于猎场席地俾坐，满挽而射，贯腋而出，创愈无恙。仕至郡牧节度留后。竟死于牖下。出《北梦琐言》。

王宰

丁丑岁，蜀师戍于固镇。有巨师曰费铁髯者，本于绿林部下将卒。其人也，多使人行劫而纳其货。一日，遣都将领人攻河池县。有王宰者失其名。少壮而勇，只与仆隶十数辈

不一会儿，刮起了大风，黑云压城，继而下起了大雨，雷电交加。走到东角门内，有一个勇士光膀而来，用拳击打燕王的武士。随即挟起赵王，越墙而走，回到了公府。赵王问这勇士的姓名，墨君和怕自己的名字难记，便说：“砚中之物。”赵王心中记住了。左右军士，一见赵王免于灾祸，便要赶燕王。燕王退到东圃，赵国人便围住他杀掉了。第二天，赵王穿白衣服在大庭中哭，并下令以礼仪殡葬燕王，又派人告诉了燕王的弟弟。李匡侑得知其兄被杀很愤怒，便领兵攻打赵国的东部。为了发泄怒气，给赵国写了数落赵王十条罪状的书信。赵王派记室张泽以事实为依据给予回答，其大意是：“营中将士，可以追查；天上的雷霆，谁能管得了？”词多不载。

赵王免掉了燕王之难，便召来墨君和，赏给他千金，又赐他好住宅一处，良田万亩，并饶恕他挟王的死罪，授予他光禄大夫之职。在赵王当权的四十年里，享尽荣华富贵。当时乡里生有丑陋和肤色黑的孩子时，大家都说：“不怕，也许以后他能赶上墨昆仑呢。”出自《刘氏耳目记》。

周归祐

燕时的旧将周归祐，在蓟门更变时，用剑刺心，剑刃从后背出来竟没有死。他去了梁国，当了骑将先锋。十五年中，他在黄河两岸身经百战，所受之伤，往往穿透身体。后唐庄宗李存勖入洛阳时，他的仇人让他在猎场上席地而坐，他们拉满弓射他，箭头穿过腋下飞出去，伤口愈合没有伤及性命。他的官做到郡牧节度留后。最后死于家里。出自《北梦琐言》。

王宰

丁丑年，蜀师在固镇防守。军队中有个头目叫费铁觔，原本是绿林中的一个将卒。这个人经常派人去打劫，把抢来的东西据为己有。有一天，费铁觔派都将率领人马去攻打河池县。有个姓王的县宰，不知道他的名字。年轻力壮很勇敢，他只和十几个仆隶

止于公署。群盗夜至，宰启扉而俟之，格斗数刻，宰中镞甚困，贼将逾其阃。小仆持短枪，靠扉而立，连中三四魁首，皆应刃而仆，肠胃在地焉。群盗于是舁尸而遁。他日，铁觔又劫村庄，才合夜，群盗至村。或排闥而入者，或四面坏壁而入，民家灯火尚荧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妇人以杓挥釜汤泼之，一二十辈无措手，为害者皆狼狈而奔散。妇人但秉杓据釜，略无所损。旬月后，铁觔部内数人，有面如疮瘢者，费终身耻之。出《玉堂闲话》。

住在公署内。盗贼晚上来了，王宰开门后在门后等着，格斗了一段时间后，王宰中了箭行动困难，盗贼就要跨过门槛了。小仆手拿短枪，靠门站着，连续刺中三四个贼首，被刺者都应刃而倒，肠胃流在地上。群盗于是抬着尸体逃走了。后来，费铁觔又劫村庄，天刚黑，群

盗便进了村庄。他们有的砸门而入，有的从四面破墙而入，民家灯火还很亮。男人们逃走了，只有一个妇女用勺子舀锅中的热水泼烫盗贼，一二十个盗贼措手不及，被妇人泼烫得狼狈而逃。妇人仍然拿勺站在锅旁，家中没受多大损失。一个多月后，铁觔部下有好几个脸上像生了癞疮似的，费铁觔认为这是他终生的耻辱。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侠一

李 亭 虬髯客 彭 閼 高 瓚 嘉兴绳技

车中女子

李 亭

汉茂陵少年李亭，好驰骏狗逐野兽，或以鹰鹞逐雉兔，皆为嘉名。狗则有修豪、鼈睫、白望、青曹之名；鹰则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属；鹞则有从风、孤飞之号。出《西京杂记》。

虬髯客

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傲，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贵自奉，礼异人臣。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于上。末年益甚。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来谒，献奇策，素亦踞见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

李 亭

汉朝茂陵少年李亭，喜欢驰骏狗追逐野兽，或用鹰鹞捕捉野鸡、山兔，都起了些好名字。狗叫修豪、鼈睫、白望、青曹，鹰叫青翅、黄眸、青冥、金距，鹞则称从风、孤飞。出自《西京杂记》。

虬髯客

隋炀帝游幸江都时，命令司空杨素留守西京长安。杨素一贯骄傲，又以时局混乱，认为天下权位重而声望崇高的，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他目空一切，骄奢淫逸，非一般大臣能比。每当有官员们进言，

或有宾客来拜访时，他都是叉开两腿坐在床榻上接见，叫美女们把他抬出来，婢女罗列两旁，颇有模仿皇帝接见臣子的气派。到了隋朝末年更为严重。一天，后来被封为卫国公的李靖以平民身份来拜见他，向他奉献奇策，杨素仍是叉开两腿坐在床榻上见他。李靖向前一拜说：“天下正乱，英雄竞起，您作为皇帝的重要大臣，应该以收罗天下英雄豪杰为能事，不应该这么傲慢地接见宾客。”杨素这才收敛起傲慢表情，站起来与李靖交谈，谈过后他很高兴，接受了李靖所献之策，李靖便退了出去。

当靖之骋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靖。靖既去，而拂妓临轩，指吏问曰：“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吏具以对，妓颌而去。靖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扣门而声低者，靖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靖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华衣而拜。靖惊。答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靖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靖不自意获之，益喜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足无停履。既数日，闻追访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闥而去。

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髻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观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令忽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骤拜，遂环坐。

在李靖施展辩才大发宏论时，有一个容貌美丽的姬女，手拿红拂站在前面，全神贯注地盯着李靖。李靖退出后，她来到窗前问一小吏：“方才那位处士排行第几？住在何处？”小吏一一相告，姬女点头

而去。李靖回到住处，那夜五更初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并且低声呼唤，李靖起身询问，原来是一个穿紫衣戴帽的人，手拿一杖，杖上挂着一个袋子。李靖问：“你是谁？”那人说：“我是杨素家的姬女红拂。”李靖慌忙请她入室，脱去了外衣，摘掉了帽子，竟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美丽姑娘，脸上没施脂粉，衣服却很华美，向李靖一拜。李靖吃了一惊。姑娘说：“我在杨司空家很久了，看到过很多人，却没见过像您这样的人。作为一个女孩家，希望有一个好归宿，所以我投奔您来了。”李靖说：“杨司空在京师有很大的权力，还不好吗？”姑娘说：“他暮气沉沉，没什么了不起的。众姬知道他无所成就，离开的人多了，他也不怎么去追。我的计划很详密，请不要疑虑。”李靖问姑娘姓什么，姑娘说：“姓张。”又问排行第几，她说：“最长。”看这姑娘的肌肤、仪表、形态、言词、气质，真是一个完美的人！李靖没想到能得到这样的姑娘，当然很高兴，可又有点害怕，瞬息间焦虑不安，而来偷偷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几天后，传出了追访的消息，但也不是很在意，他们于是盛服乘马，推门而去。

二人打算回太原，走到灵石旅店住下了。铺好床铺后，店内炉中正在煮肉，就要熟了。张氏站在床前梳头，长发拖地，李靖在刷马。忽然有一个中等个、长一脸红而卷曲胡子的人，骑一头瘸驴也来到旅店。他把皮口袋扔在炉前，取过枕头斜躺在床上，看张氏梳头。李靖很生气，可是还没发作，仍在刷马。张氏仔细察看那人的脸，一手握发，一手在身后向李靖暗摇，让他不要生气。她急忙梳好头，整理好衣服上前问那人的姓名。躺着的那人说：“姓张。”张氏说：“我也姓张，应该是妹妹。”急忙施礼，问他排行第几。那人说：“第三。”那人问妹妹排行第几，张氏答：“最长。”那人高兴地说：“今天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妹妹。”张氏远远招呼：“李郎快来拜三兄。”李靖很快地过来施礼，而后，三人围坐在一起。

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甚。”靖出市买胡饼，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炉前食之，甚速。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固不言。兄之问，则无隐矣。”具言其由。曰：“然则何之？”曰：“将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

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则酒肆也。”靖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于是开华囊，取出一人头并心肝。却收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负心者心也，衔之十年，今始获，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异人乎？”曰：“尝见一人，愚谓之真人，其余将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几？”曰：“近二十。”“今何为？”曰：“州将之爱子也。”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否？”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兄欲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吾访之。李郎明发，何时到太原？”靖计之：“某日当到。”曰：“达之明日方曙，我于汾阳桥待耳。”讫，乘驴而其行若飞，回顾已远。靖与张氏且惊惧，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但速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有善相者思见郎君，请迎之。”文静素奇其人，方议论匡辅，一旦闻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

那人问：“煮的什么肉？”回答说：“羊肉，估计已经熟了。”那人说：“我很饿。”李靖到街市上买了胡饼回来，那人用匕首切肉，大家一块儿吃。吃完后，还剩一些肉，那人切了，在炉前快速吃完了。那人说：“我看李郎是一个贫士，怎么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妻子呢？”李靖说：“我虽然清贫，但也是个有心人。若别人问，我不会说。老兄你问了，也就不隐瞒了。”李靖便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那人问：“你打算上哪去？”李靖说：“我想回太原避一避。”那人说：“我知道她是自己来的，不是你能招来的。”又问：“有酒吗？”李靖说：“客店西边酒馆里有。”李靖去买了一斗酒回来。酒过数巡后，那人说：“我有点下酒的东西，李郎能不能和我一起享用？”李靖说：“不敢当。”于是，那人打开了皮口袋，取出一个人头和心肝。他又把头装回袋中，用匕首切那心肝，和李靖一起吃。那人说：“这心是天下忘恩负义者的心，我含恨十年，今天才报了仇，我没什么遗憾的了。”又说：“我看李郎仪表非凡，器宇轩昂，是真正的大丈夫，你听说太原有异人吗？”李靖说：“曾经见过一人，我认为他是真人，其余的只不过是将相之

才。”那人问：“这人姓什么？”李靖答：“和我同姓。”那人问：“多大年龄？”李靖答：“将近二十。”那人问：“他现在干什么？”李靖答：“他是太原州将的爱子。”那人说：“很像啊，我要见他，李郎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李靖说：“我的朋友刘文静和他很要好，通过刘文静就可以见到他。老兄想做什么？”那人说：“望气者说太原有奇气，让我访一访。李郎明天走，何时到太原？”李靖计算了路程，说：“某日能到。”那人说：“到达后第二天天亮，我在汾阳桥等你们。”说完，那人骑着驴像飞似的走了，回头看时，他已走了很远。李靖和张氏又惊又怕，过了好久，说：“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会欺骗我们的。”于是二人不再害怕，迅速骑马赶路。

按期到达太原，那人正在汾阳桥上等候，见面后都很高兴，三人一同去拜访刘文静。他们骗刘文静说：“有善相面者想见郎君，请把他请来吧。”刘文静平常就认为他是奇人，正考虑要匡正辅佐，知道来客善知人，其心可知，于是就摆酒设宴去请。

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居坐末，见之心死。饮数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而虬髯曰：“吾见之，十八九定矣，亦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下有此驴及一瘦骡，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也。”

公到，即见二乘，揽衣登楼，即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靖惊喜，召坐，环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毕，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如期登楼，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谒文静。时方奕棋，揖起而语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奕，虬髯与靖旁立为侍者。俄而文皇来，长揖而坐，神清气朗，满坐风生，顾盼^{睚眦}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输矣，输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无路矣，知复奚言？”罢奕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图，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愧李郎往复相从，一妹悬然如罄，欲令新妇祗谒，略议从容，无令前却。”言毕，吁嗟而去。

靖亦策马遄征，俄即到京，与张氏同往，乃一小板门，扣之，有

应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门，门益壮丽，奴婢三十余人罗列于前。奴二十人引靖入

不久李世民来了，他不修边幅，敞着怀来了，可是却神气昂扬，面貌不同常人。虬髯客沉默不语地坐在后边，见到了李世民就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酒过数巡后，虬髯客招过李靖说：“这是真天子。”李靖告诉了刘文静，刘文静更加高兴，认为自己了不起。他们辞别后，虬髯客说：“我看见了，就定了十之八九，还须叫道兄看一看。李郎应当和妹妹再入京，等某日中午时，在马行东酒楼下找我，楼下有我骑的这头驴和一匹瘦骡子，那就是我和道兄都在那里。”

李靖夫妇到那里后，就看到了驴和骡子。他们提起衣衫上了楼，见虬髯客正和一个道士对饮。见李靖来了，非常惊喜，让座，围在一起喝了十数巡酒。虬髯客说：“楼下柜中有十万钱，你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妹妹安顿在那里，这事办完后，你在某一天再在汾阳桥上来见我。”李靖按预定时间到了，虬髯客和道士已经先坐在了那里。他们一同去拜访刘文静。刘文静正在下棋，站起来行礼寒暄。刘文静写信请李世民来看棋。刘文静和道士对弈，虬髯客和李靖侍立两旁。一会儿，李世民来了，行礼之后坐下了，他神清气朗，满座生风，顾盼左右，两目生辉。道士一见，就很悲伤，放下棋子说：“这局输了，输了！在这里输棋，奇怪呀！没有方法救了，还有什么话可说？”道士罢棋请去。出来后，道士对虬髯客说：“这个天下不是你的天下，你到别的地方想办法吧，愿你自勉，不要再惦念了。”他们一同回到京城。虬髯客对李靖说：“我算了李郎的行程，某日能到京城。到后的第二天，可与妹妹同到一个胡同中的小房子去找我。我很惭愧，让李郎跟着往返好几次，让妹妹过着穷苦的日子，我想叫自己的妻子正式拜见你们，我们好好聊聊，不会再叫你奔波了。”说完，虬髯客感慨而去。

李靖也策马扬鞭，很快到了京城，与张氏一同去拜访虬髯客，找到一个小板门，叩门，有人应声出来，施礼说：“是三郎让在这里恭候娘子和李郎的，已经等了很久了。”进了第二道门，就非常壮美了，有三十多奴婢列队站在前面。二十个奴仆领李靖夫妇进入东厅，非人间之物。巾妆梳栉毕，请更衣，衣又珍奇。既毕，传云三

郎来，乃虬髯者，纱帽褐裘，有龙虎之姿。相见欢然，催其妻出拜，盖天人也。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对坐，牢饌毕，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似从天降，非人间之曲度。食毕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谓曰：“尽是珍宝货泉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龙战三二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略，从夫之贵，荣极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圣贤起陆之渐，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当然也。将余之赠，以奉真主，赞功业，勉之哉！此后十余年，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顾谓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毕，与其妻戎装乘马，一奴乘马从后，数步不见。

靖据其宅，遂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大业。贞观中，靖位至仆射。东南蛮奏曰：“有海贼以千艘，积甲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内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归告张氏，具礼相贺，沥酒东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兴，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乃螳螂之拒走轮耳。或曰，卫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传也。出《虬髯传》。

东厅。厅内陈设，非人间之物。梳洗之后，更衣换装，衣服也很珍奇。结束后，有人传呼说，三郎来了。是虬髯客，他头戴纱帽，身穿褐裘，大有龙虎之姿。相见后非常高兴，虬髯客让其妻出来拜见，其妻美若天仙。把李氏夫妇请到了中堂，陈设的宴席之丰盛，超过了王公贵族家。四人对坐，菜、酒上齐之后，有二十个女乐，像从天而降的仙女，在他们面前演奏着人间没有听过的乐曲。酒足饭饱后，他的家人从西堂屋抬出二十个大桌子，都盖着绣花帕巾。抬到面前后，揭开了帕巾，是一些账簿和钥匙。虬髯客对李靖说：“这都是我的珍宝钱财的账目，赠送给你吧。这是为什么呢？我本想在这个世界上创一番事业，大干它三二年，建立些功业。现在，真龙天子已经出现，我在这里没什么作为了。太原的李世民就是真龙天子，三五年内，国家

就可太平。李郎应该以你的才华辅佐清平之主，只要你竭心尽智，一定会超过一般大臣。妹妹既具有天人之姿，又有非同一般的谋略，你跟着李郎，一定能享荣华富贵。这真是，非妹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妹妹。圣贤之辈开始出现，你们遇上了好时机，真是龙腾虎啸，群英荟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我送给你的这些东西，是让你用来为真主建功立业做些奉献，希望你们多努力。今后十年里，如果东南数千里外有奇事发生，那就是我实现了愿望的时候。妹妹与李郎可洒酒为我祝贺。”又对左右手下人说：“李郎和妹妹从今往后就是你们的主人了。”说完，他和妻子戎装骑马而去，只有一个家奴骑马相随，几步后就不见了。

李靖住到这里，成为富豪之家。他用虬髯客所赠资产帮助李世民创建大业。贞观年间，李靖官至仆射。东南蛮上奏皇帝说：“有海贼用一千多艘船只，载十多万人马进占了扶余国，杀其主而自立，现在国内已安定。”李靖知道，这是虬髯客成功了。回家后告诉张氏，二人向东南洒酒遥拜祝贺。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真人的兴起，不是英雄所能期冀的，何况有的还不是英雄。有些奸臣贼子谋乱篡权，也只能是螳臂当车而已。又有人说，卫公李靖的兵法，有一半是虬髯客所传。出自《虬髯传》。

彭閼 高瓚

唐贞观中，恒州有彭閼、高瓚，二人斗豪。于时大酺，场上两朋竞胜。閼活捉一豚，从头咬至顶，放之地上，仍走。瓚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閼于是乎帖然心伏。出《朝野金载》。

嘉兴绳技

唐开元年中，数敕赐州县大酺。嘉兴县以百戏，与监司竞胜精技。监官属意尤切，所由直狱者语于狱中云：“党若有诸戏劣于县司，我辈必当厚责。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观者，即获财利，叹无能耳。”乃各相问，至于弄瓦缘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狱中有一囚笑谓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系，不得略呈其事。”吏惊曰：“汝何所

能？”囚曰：“吾解绳技。”吏曰：“必然，吾当为尔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监主。主召问罪轻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缙未纳，余无别事。”官曰：“绳技人常也，又何足异乎？”囚曰：“某所为者，与人稍殊。”官又问曰：“如何？”囚曰：“众人绳技，各系两头，然后于其上立周旋。某只须一条绳，粗细如指，五十尺，不用系著，抛向空中，腾踴翻复，则无所不为。”官大惊悦，且令收录。

明日，吏领至戏场。诸戏既作，次唤此人，令效绳技。遂捧一团绳，计百余尺，置诸地，将一头，手掷于空中，劲如笔。初抛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众大惊异。后乃抛高二十余丈，仰空不见端绪。此人随绳手寻，身足离地，抛绳虚空，其势如鸟，旁飞远扬，望空而去。脱身行狴，在此日焉。出《原化记》。

彭闳 高瓚

唐朝贞观年间，恒州有彭闳、高瓚，两人都喜欢争强斗胜。一次，举行大型会餐，场上两人比赛胜负。彭闳活捉了一头猪，从头咬到顶，放到地上，仍然能走。高瓚抓了一只猫，从猫尾开始吃，肠、肚都吃光了，猫还叫声不止。彭闳服服帖帖地认输了。出自《朝野金载》。

嘉兴绳技

唐玄宗开元年间，皇帝多次下令让各州县兴办大型会餐。嘉兴县令准备了杂耍，想和监司一较高下。监官对此事尤为关切，监狱值班的狱卒在狱中说：“倘若我们的杂耍比不过县里的，我们就要受到严厉责罚。如果能有一项比较好的，就能得到奖励。很遗憾，我们没有能行的。”他们开始在狱中互相打听，一些会点小技艺的人纷纷自荐。这时，狱中有一囚犯笑着对狱吏说：“我有点拙技，可我现在拘押之中，无法施展。”狱吏惊奇地问：“你会什么？”囚犯说：“我会绳技。”狱吏说：“好吧，我去给你说说。”于是，狱吏就把这事告诉了监主。监主问这个人的罪是轻是重，狱吏说：“这人是受了别人的连累，拖欠的税钱没有交纳，别的没什么。”狱官说：“绳技很多人会，

没什么特殊的。”囚犯说：“我的绳技，和别人不一样。”狱官又问：“有什么不一样的？”囚犯说：“别人的绳技，都是系住绳的两头，然后在绳上表演。我只须用一条绳，像手指粗，五十尺长，不用系，扔向空中，我就能翻转跳跃，表演各种动作。”狱官非常惊喜，叫把这人记下来。

第二天，狱吏领囚犯到了戏场。别的节目表演完了，才叫这人表演。只见这人拿着一百多尺长的绳团，放在地上，将绳子一端抛向空中，绳子笔直劲挺。开始时抛了两三丈，然后到四五丈。绳子很直，就像有人牵着似的，大家感到很惊奇。后来，竟抛到高二十多丈，抬头看不到绳头。这人便顺着绳子往上爬，身子离开了地面。他又把绳子抛向虚空，在空中像鸟似的，飞得又高又远，向远处飞去。他在这天借机逃出了监狱。出自《原化记》。

车中女子

唐开元中，吴郡人入京应明经举。至京，因闲步坊曲。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此人而过，色甚卑敬，然非旧识，举人谓误识也。后数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未为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实慰我心。”揖举人便行，虽甚疑怪，然强随之。

抵数坊，于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路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整肃。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与客据绳床坐定。于席前，更有数少年各二十余，礼颇谨。数出门，若伫贵客。至午后，方云来矣。闻一车直门来，数少年随后，直至堂前，乃一钿车。卷帘，见一女子从车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纨素。二人罗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床，当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余后生皆衣服轻新，各设拜，列坐于客之下。陈以品味，饌至精洁。饮酒数巡，至女子，执杯顾问客：“闻二君奉谈，今喜展见。承有妙技，可得观乎？”此人卑逊辞让云：“自幼至长，唯习儒经，弦管歌声，辄未曾学。”女曰：“所习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为学堂中，著靴于壁上行得数步。自余戏剧，则未曾为之。”女曰：“所请只然，

请客为之。”遂于壁上行得数步。女曰：“亦大难事。”乃回顾坐中诸后生，各令呈技，俱起设拜。有于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轻捷之戏，各呈数般，状如飞鸟。此人拱手惊惧，不知所措。少顷女子起，辞出。举人惊叹，恍恍然不乐。

车中女子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吴郡人进京应明经考试。到京后，在街坊闲逛，忽然遇到两个穿大麻布衫的少年，两少年路过时向他作揖，神色甚卑敬，然而并不是旧相识，举人认为他们认错了人。数日后，又见了面，那两个人说：“您到这里，我们没请您，今天正想来请您，不料偶然相逢，我们感到很高兴。”便向举人作揖，邀请和他们同行，举人虽然很疑惑，还是勉强跟他们走了。

走过几条街，在东市的一个小胡同内，有几间临街房，一起径直走进去，房舍很整洁、肃静。二人领举人到堂上，安排了丰盛的筵席。那二人与客人挨着绳床坐定。席前有二十多个少年，个个都很礼貌、谨慎。他们经常出门观望，像等待贵客似的。到了午后，才有人说来啦。便听到车进了大门，好几个少年跟在后边，一直到堂前，是一辆很漂亮的花车。车门帘一卷，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从车中走出来，容貌很美，髻上插了很多花梳，衣服则很素淡、清雅。二少年上前拜见，这女子也没还礼；举人也上前拜见，女子才还礼。于是揖请客人入座。那女子坐在绳床主位，揖让那二人和客人，大家拜过之后才坐下。又有十多个年轻人穿着新衣分别拜过后，坐在客人的下首。桌上摆上了各种美味，都很精致、洁净。酒过数巡后，那女子端着杯向客人说：“听二位介绍过您，今日见到您很高兴。听说您有绝妙的技艺，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举人谦逊地推辞说：“自小到大，只学习儒经，唱歌、乐器之类，从未学过。”女子说：“我说的不是这个事。请您好好想一下，您以前最擅长什么？”客人又沉思了很久，说：“我在学校中，曾穿着靴子在墙壁上走了几步。其他娱乐，未曾做过。”女子说：“我所讲的就是这件事，请您表演一下。”举人便在墙壁上走了几步。女子说：“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后便回头看着每个年轻人，叫他们各自表演技艺，年轻人都起来施了拜礼。他们

有的在墙壁上行走，有的手撮椽子行走，每个都轻盈敏捷，展露了几手，状如飞鸟。举人拱手，又惊又惧，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女子起身告辞。举人惊叹，恍恍然不太高兴。

经数日，途中复见二人曰：“欲假盛驷，可乎？”举人曰：“唯。”至明日，闻宫苑中失物，掩捕失贼，唯收得马，是将驮物者。验问马主，遂收此人。入内侍省勘问，驱入小门。吏自后推之，倒落深坑数丈，仰望屋顶七八丈，唯见一孔，才开尺余。自旦入至食时，见一绳缒一器食下。此人饥急，取食之。食毕，绳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诉。仰望，忽见一物如鸟飞下，觉至身边，乃人也。以手抚生，谓曰：“计甚惊怕，然某在无虑也。”听其声，则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绢重系此人胸膊讫，绢一头系女人身。女人耸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云：“君且便归江淮，求仕之计，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潜窜，乞食寄宿，得达吴地。后竟不敢求名西上矣。出《原化记》。

过了数日，在途中又遇见了二少年，他们对举人说：“想借您的马用一下，行吗？”举人说：“行。”到第二天，听说宫中丢失了东西，到处搜捕盗贼，只找到一匹马，是盗贼驮东西用的。一追问马主，便把举人抓了去。到内侍省审问，把他赶进小门。小吏从后边推他，他倒跌进数丈深坑，抬头看屋顶高七八丈，只见有一小孔，才一尺见方。从早晨进来到吃饭时，看到一条绳拴着装食物的器具落下来。举人很饿，便拿起来吃了。吃完，那绳又拉回去了。到了深夜，举人很生气，一肚子的悲愤怨恨无处诉说。抬头一看，忽然有个像飞鸟似的东西落下来，到了他的身边，竟然是人。那人用手抚摸举人，并对他说：“您一定很害怕，只要我在这儿，您就不必忧虑。”听她的声音，竟是上次所遇到的那个女子。她说：“我和您一起出去。”她用绢带绑住了举人的胸、胳膊，绢带那一头绑在自己身上。女子一纵身便跳了出去，飞过了宫城，离开城门数十里才落下来。女子说：“您先回江淮，求官的打算，以后再说吧。”举人很高兴，徒步逃窜，一路上乞食借宿，到达了吴地。以后再不敢为求功名西上长安了。出自《原化记》。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侠二

昆仑奴 侯 彝 僧 侠 崔慎思 聂隐娘

昆仑奴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妓轴帘，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忻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瓿贮含桃而擎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擎一瓿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生归，达一品意。

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琉璃雪艳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时家中有

昆仑奴

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一位崔生，他父亲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与当时的勋臣一品很要好。崔生当时任宫中警卫，他父亲命他去探视患病的一品大臣。崔生很年轻，容貌如玉，性情耿直，举止安详，言语清雅。一品命一姬女卷起门帘，召崔生入室。崔生拜过一品后，传达了他父亲的关怀之情。一品很喜欢崔生，让崔生坐在面前，二人闲谈。这时有三个艳丽无比的姬女站在前面，用金器盛着桃子，掰开，用甜美的乳浆浸过后呈上来。一品让一位身穿红绡衣的姬女端了一碗给崔生吃。崔生年轻，在姬女面前显得很羞涩，没有吃。一品又让红绡姬用匙喂崔生，他不得已才吃了。姬女笑了，崔生要告辞回去。一品说：“你闲暇时，一定要来看我，可不要疏远了老夫。”命红绡姬送

崔生出院。这时，崔生一回头，看见那姬女伸出三个手指，又连续翻了三掌，然后又指了指胸前的小镜子，说：“记住。”没有再说其他话语。崔生回来，向父亲转达了一品的心意。

崔生返回学院后便神迷意乱，脸也瘦了，话也少了，神情沮丧，只是痴痴呆呆地想心事，整天不吃饭，只是吟了一首诗：“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璚芝雪艳愁。”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他家有一个叫

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结？”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炼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

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缸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侍卫皆寝，邻近阒然，生遂缓褰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瓯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饌，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

磨勒的昆仑奴，去看了看崔生，说：“您心中有什么事，竟这样抱恨不已？您为什么不和我说呢？”崔生说：“你们知道什么，还问我的心

里事。”磨勒说：“您说吧，我一定能为您解除忧愁，不论什么难事，我都能办成。”崔生觉得这话不一般，便告诉了磨勒。磨勒说：“这是小事一件，何不早说，而自找苦吃。”崔生又把红绡姬的隐语说了，磨勒说：“这有什么难的，伸三个手指，是说一品家有十院歌姬，她是第三院的；翻掌三次，正是十五，是说十五日；胸前小镜子，是说十五的月亮圆如镜，叫您去相会。”崔生一听非常高兴，他对磨勒说：“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开我心中的郁结，达成我的愿望呢？”磨勒笑了，说：“后天晚上就是十五夜，请您用两匹深青绢，做一套紧身衣服。一品家有猛犬，看守歌姬院门，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进去也会被咬死。那犬，其警如神，其猛如虎，是曹州孟海之犬。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别人不能杀死它。为了您，我今晚就要杀了它。”崔生便弄来了酒肉，犒赏磨勒。到了那晚的三更，磨勒拿了炼椎走了。只过了吃顿饭的时间他就回来了，说：“犬已经叫我打死，这回没有障碍了。”

这晚三更后，崔生换上了紧身青衣，磨勒背着他飞过十多重院墙，到了歌姬院，在第三院停下了。门还没锁，灯也亮着，只看红绡姬长叹而坐，好像在等待。她不戴头饰，不施脂粉，美丽无比，泪水晶莹，吟诗道：“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依玉箫愁凤凰。”侍卫都睡了，周围很寂静，崔生便慢慢掀起门帘进去了。过了很久，红绡姬认出来人是崔生，便急忙跳下床，拉着崔生的手说：“我知道您很聪明，一定会悟出我隐语的意思，所以那天才用手语。可我不知道郎君您有什么神术，才能到这深宅大院？”崔生便把磨勒为他出的主意，并背他飞到这里的经过告诉了红绡姬。红绡姬说：“磨勒在哪？”崔生说：“在帘外。”便把磨勒叫进屋，用金杯盛酒给他喝。红绡姬告诉崔生说：“我家原来很富有，住在北方，是一品用武力逼迫我做了姬女，没能自杀，苟且偷生，脸上虽然涂脂抹粉，心里却很苦闷。就是用玉箸吃山珍海味，用金炉焚香，用云母屏风，穿绫罗绸缎，

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桎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

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侠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

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警若翺翺，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大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出《传奇》。

侯 彝

唐大历中，有万年尉侯彝者好尚心义，尝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穷，终不言贼所在。御史曰：“贼在汝左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盖下。”又击之翻示。御史乃以鏊贮烈火，

常常睡在珠翠装饰的绣被里，这都不是我希望的，我好像在监狱里似的。贤仆磨勒既有这么高明的神术，何不帮我逃出监牢。只要我的愿望实现了，虽死不悔。我情愿为奴仆，侍候在您身旁，不知郎君意下如何？”崔生面有愁容，沉默不语。磨勒说：“娘子既然这么坚决，这只是小事一件。”红绡姬非常高兴。磨勒先为红绡姬把衣服、妆奁背出去三次，然后说：“天怕要亮了。”磨勒便背着崔生和姬女，飞过高墙大院十几处。一品家的守卫，谁也没发现，于是回学院藏起来。天亮了，一品家才发觉。又看到了犬已死，一品大惊，说：“我家警卫森严，门户紧锁，来人是飞腾而来，没留一点痕迹，必定是侠士所为。这事不要声张，以免惹祸招灾。”

红绡姬在崔生家隐居了两年，到了花开时节，她坐着小车去游曲

江，被一品家人暗中认出来了，告诉了一品。一品有点疑惑，便召来崔生追问此事。崔生胆怯不敢隐瞒，便详细地把前后经过都说了，最后说都是因为磨勒背着才去的。一品说：“是姬女的罪过，但她已服侍你几年了，也不能向她问罪了。但我要为天下人除害。”命令五十名士兵，持兵器包围崔生的院子，叫他们抓捕磨勒。磨勒手持匕首，飞出高墙，轻如羽毛，快如鹰隼。尽管箭矢如雨，却没能射中他。顷刻之间，不知去向。崔家却是一片惊慌。后来一品也有些后悔和后怕，每到晚上，都会配备很多持剑执戟的家童自卫巡逻，这样做了一年多。十多年后，崔家有人看见磨勒在洛阳市卖药，面貌还和从前一样。出自《传奇》。

侯 彝

唐代宗大历年间，万年尉侯彝好讲义气，曾经藏匿过国家要犯。御史审问时他已经理屈词穷，可就是不说要犯在什么地方。御史说：“贼在你左右膝盖下。”侯彝便揭下台阶上的砖，击打自己的膝盖，翻开指给御史看，说：“贼在哪里？”御史又说：“在左膝盖下。”他又击打左膝翻给御史看。御史又用整装烈火，置其腹上。烟烽□，左右皆不忍视。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见曰：“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此？”彝对曰：“贼臣实藏之。已然诺于人，终死不可得。”遂贬之为端州高要尉。出《独异志》。

僧 侠

唐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夕，僧指路歧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能垂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进。日已昏夜，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张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生知其盗也，乃弹之。

僧正中其脑，僧初若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扞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生知无可奈何，亦不复弹。

良久，至一庄墅，数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韦生坐一厅中，笑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固无他，幸不疑耳。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焉。有顷布筵，具蒸犊，犊上割刀子十余，

放在他的肚子上。烟气腾腾，左右在场的人都不忍看。侯彝却大怒喊叫说：“为什么不再加些炭？”御史也感到惊奇，便上奏皇帝。唐代宗召见了侯彝，说：“你为什么要藏贼，这样自找苦吃？”侯彝回答说：“这个贼确实是我藏的。我已经事先向他做了承诺，就是死了我也不能食言。”后来他被贬为端州高要县尉。出自《独异志》。

僧 侠

唐德宗建中初年，读书人韦生举家迁往汝州，中途遇一僧人，便和他并辔而行，彼此交谈很融洽。天快黑时，僧人指着一个岔路说：“我的寺庙离这里几里远，郎君能光顾吗？”韦生答应了，于是叫家人先走。僧人便让他的随从先走，回去准备食宿用品。走了十余里还没到。韦生问僧人，僧人指着一处林烟说：“这就是。”可是，走到那后又往前走了。这时，天已经黑了，韦生有点疑心，他平常就擅长射弹弓，便悄悄地从靴中取弓卸弹，又在怀中藏了十多粒铜丸，这才以责备的口气问僧人：“我的行程是有时间限制的，方才由于欣赏上人您的清论，才勉强应邀而来，现在已经走了二十里啦，怎么还没到？”僧人只说走吧。他自己往前走了百多步，韦生看出了他是一个大盗，便拿出弹弓射他，正打中他的脑袋，僧人起初像不知道似的。打中五发后，他才用手去摸打中的地方，慢慢说：“郎君您不要恶作剧。”韦生知道对他无可奈何，便不再打了。

走了很长时间，到了一处庄园，好几十人打着火把出来迎接。僧

人请韦生到一厅中坐下，笑着说：“郎君不用担心。”又问左右：“夫人的住处已经按我说的安排好了吗？”又说：“郎君且自己安慰他们吧，就在这里。”韦生看到妻子子女住在另一处，住处安排得很好，于是相顾哭泣。他们走向僧人，僧人上前拉着韦生的手说：“我是个大盗，本来未怀好意。不知郎君您有这么高的武艺，除非我，别人是受不了的。今日不会有别的事，希望不要再有疑心。方才我中郎君的弹丸都在。”说着举手摸脑后，五个弹丸便落下来。不久就开始布筵，端上了蒸犊，插着十几把刀子，

以齏饼环之。揖韦生就座，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谒见。”言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齏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脂。僧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

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鑱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跃在梁上，循壁虚蹶，捷若猱獾。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匹，垂泣而别。出《唐语林》。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京中无第宅，常赁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别在一院，都无丈夫，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纳为妻。妇人曰：“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许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纳之。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

周围摆着菜饼。僧人向韦生作揖请他就座，又说：“我有几个结义弟

兄，想让他们拜见您。”说完，有五六个穿红衣扎巨带的人站在阶下。僧人喊道：“拜郎君！你们若是先前遇到郎君，早粉身碎骨了。”吃完饭，僧人说：“我干这一行很久了，现在已经老了，很想痛改前非。不幸的是我有一个儿子，他的技艺超过我，我想请郎君为我除掉他。”他便叫儿子飞飞出来拜见韦生。飞飞才十六七岁，穿着长袖的绿衣服，皮肤细腻光滑。僧人说：“你上后堂去等郎君。”僧人给韦生一把剑和五粒弹丸，并向韦生说：“我乞求郎君使出所有的武艺来杀他，老僧我今后就没有累赘了。”

他领韦生进入一个堂中后，出来反锁了门。堂中四个角落，只有明灯闪烁。飞飞拿一短鞭站在当堂。韦生引弓发弹，以为必能打中。结果弹丸已被马鞭敲落，不知不觉地，飞飞竟跳到梁上去了，沿着墙壁凌空行走，像猿猴一样敏捷。弹丸打光了，也没打中他。韦生又持剑追逐他，飞飞腾跳躲闪，只离韦生不足一尺远。韦生把飞飞的鞭子断成数节，却没有伤着飞飞。时间过去很久了，僧人开了门，问韦生：“您为老僧除了害了吗？”韦生把方才的经过告诉了他。僧人怅然若失，对飞飞说：“郎君验证你是个真正的强盗了，以后的事，谁又知道会怎样呢？”僧人和韦生整夜谈论剑术和弓箭之事。天要亮时，僧人把韦生送到路口，并赠给他绢布一百匹。二人垂泪而别。出自《唐语林》。

崔慎思

博陵人崔慎思于唐德宗贞元年间应进士举。他在京中没有住宅，曾经租人一小院居住。房主人另住一院，没有丈夫，只是一个少妇，三十多岁，看起来还有些姿色，有两个婢女。崔慎思便让她们去通话，想纳少妇为妻。妇人说：“我不是读书人，和您不般配，您以后会后悔的。”崔生又想把她纳为妾，她同意了。可是，她却不肯说出自家姓名。慎思便把她纳为妾。两年多，崔慎思所取所用，妇人从未表现出不满意的神色。

后产一子，数月矣，时夜，崔寝，及闭户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妇。崔惊之，意其有奸，颇发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时月胧明，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

头。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请从此辞。遂更结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谓崔曰：“某幸得为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养育孩子。”言讫而别，遂逾墙越舍而去，慎思惊叹未已。少顷却至，曰：“适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儿已毕，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闻婴儿啼。视之，已为其所杀矣。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出《原化记》。

聂隐娘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

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取。”尼歎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几个月了。一天夜里，崔慎思关门闭户正在睡觉，到了半夜，那妇人不在。崔慎思很惊讶，认为妇人有奸情，很生气。他穿衣起床，在堂前走来走去。当时月色朦胧，他忽然看见妇人从屋顶上下来，用白绢缠身，右手拿匕首，左手提着一个人头。她说自己父亲早年被郡守无辜杀害，她进城来报仇，好几年都没得手。今天终于报了仇，她不能久留，请求从此辞别。她换了衣服，用灰囊装着人头提着，对崔慎思说：“我有幸做了您两年的妾，而且有了一个孩子。房子和两个婢女都是我自己置买的，赠送给您，好好养育孩子。”她说完就走，跳墙越舍而去，崔慎思大为惊叹。不一会儿她又回来了，说：“方才走，忘了给孩子喂奶。”于是进入室内。过了很久才出来说：“喂完了，永别了。”过了很久，崔慎思奇怪没听到孩

子的哭声，进屋一看，已被少妇杀死了。她杀死孩子，是为了断绝自己的思念之情。古时的侠客没有几个能超过她。出自《原化记》。

聂隐娘

聂隐娘是唐德宗贞元年间魏博大将聂锋的女儿。在她十岁那年，有一个尼姑到聂锋家讨饭，见到了隐娘，特别喜爱，她说：“押衙能不能将女儿交给我，让我教育她？”聂锋很生气，斥责了尼姑。尼姑说：“押衙就是把女儿锁在铁柜中，我也要偷去呀。”这天晚上，隐娘果然丢失了。聂锋极为惊恐，令人搜寻，没有结果。父母每思念女儿，便相对哭泣。

五年后，尼姑把隐娘送回。她告诉聂锋说：“我已经把她教成了，还给你吧。”尼姑一下子就不见了。一家人悲喜交加。问隐娘学了些什么，隐娘说：“开始时也就是读经念咒，没学别的。”聂锋不相信，又恳切地问隐娘。隐娘说：“我说真话恐怕你们也不信，那怎么办？”聂锋说：“你就说真话吧。”隐娘：“我初被尼姑带走时，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天亮时，来到一个嵌空的大石穴中，有几十步宽广，没人居住，猿猴很多，满是松萝。这里已有两个女孩，也都是十岁，都很聪明美丽，就是不吃东西。能在峭壁

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剗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

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聂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

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

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

上飞走，像猴爬树一样轻捷，没有闪失。尼姑给我一粒药，又给了我一把二尺长的宝剑，剑刃特别锋利，毛发放在刃上，一吹就断。让我一意追随那两个女孩学攀缘，渐渐感觉自己身轻如风。一年后，刺击猿猴，百发百中。后又刺虎豹，都是割掉脑袋拿回来。三年后能飞了，让刺老鹰，没有刺不中的。剑刃渐渐磨减了五寸。飞禽遇到，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到了第四年，留下二女守洞穴，领我去城市，我也不知是什么地方。她指着一个人，一条一条地数说他的罪过，说：‘为我把他的头割来，不要让他有知觉。稳住心神，像刺飞鸟那么容易。’她给了我一把羊角匕首，三寸宽，大白天我就在都市把那人刺死，别人还看不见。把他的头装在囊中，带回石穴，用药将那头化为水。五年后，尼姑又说：‘某个大官有罪，无故害死很多人。你晚间可到他的房中，把他的头割来。’于是，我就带着匕首到他房中，从门缝中进去，一点障碍没有，我爬到房梁上，直到天黑，这才把那人的头拿回来。尼姑大怒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说：‘我看那个人逗弄一个小孩玩，怪可爱的，我没忍心下手。’尼姑斥责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就先杀了他所爱的人，然后再杀他。’我拜谢了尼姑。尼姑说：‘我把你的后脑打开，把匕首藏在里面，伤不着你，需要用时就抽出来。’又说：‘你的武艺已经学成，可以回家了。’于是把我送回来了。她还说：‘二十年后，才能一见。’”聂锋听隐娘说完后，心中很惧怕。以后，每到夜晚隐娘就不见了，天亮才回来。聂锋也不敢追问，因此，也不太怜爱隐娘。

有一天，一个磨镜少年来到聂家门前，隐娘说：“这个人可以做我的丈夫。”她告诉了父亲，父亲也不敢不应承，隐娘便嫁给了那少

年。她丈夫只能制镜，不会干别的。父亲供给他们吃穿费用很丰厚，让他们住在外面。多年后，父亲去世。魏帅知道隐娘的一些情况，用钱财雇佣他们为左右吏。就这样又过了数年。

到元和年间，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关系不睦，派隐娘割其首。引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顾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收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

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蹊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闾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蟣蠊，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

刘昌裔的头。刘昌裔能神算，隐娘刚辞别魏帅时，他就知道她要来，便召来衙将，命令他：隐娘来时的那天早晨到城北，等候一男一女，各骑白驴黑驴。到了城门，遇有鹊在男子前面鸣噪，他用弹弓射，射不中。女子夺来弹弓，只一丸便射杀了鹊。你就上前施礼说：“刘仆射想见二位，所以我才从远道赶来恭迎。”衙将按吩咐去办，果然遇

到了隐娘夫妻。隐娘夫妻说：“刘仆射果然是神人，不然，怎知我们要来。我们想见一见刘公。”刘昌裔犒劳了他们。隐娘夫妻拜过后说：“我们很对不起您，真是罪该万死。”刘昌裔说：“不能这样说，各亲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帅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请你们留在这里，不要有疑虑。”隐娘感谢说：“仆射左右无人，我们愿意舍弃魏帅到您这里来，我很佩服您的神机妙算。”隐娘知道魏帅不如刘昌裔。刘昌裔又问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说：“每天只要二百文钱就足够了。”刘昌裔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一天忽然不见了他们骑来的两匹驴，刘昌裔派人寻找，不知去向。后来偷偷在一个布袋中，看见了两个纸驴，一黑一白。

一个多月后，隐娘对刘昌裔说：“魏帅不知我们住下了，必会再派人来。今晚我会剪些头发，系上红绸，送到魏帅枕前，表示我们不回去了。”刘昌裔同意了。到了四更，隐娘返回来了，说：“送去信了，后天晚间魏帅必派精儿来杀我，还要割您的头。到时我也会想办法杀了他，不用忧愁。”刘昌裔豁达大度，毫无畏色。这天晚上，烛光通明，半夜之后，果然看见一红一白两个幡子，飘飘然像在床的四周互相击打。过了很久，见一个人从空中跌下地来，身首异处。隐娘也出现了，说：“精儿已死。”将精儿的尸体拽出堂下，用药化成了水，连毛发都不剩。隐娘说：“后天晚间，他会再派妙手空空儿来。空空儿的神术是人不知，鬼不觉，来无影，去无踪。我的武艺赶不上他，这就要看仆射的福分了。您用于阗玉围着脖子，盖着被，我变成一只小蚊虫，潜入您肠中等待时机，其他再无逃避之处了。”刘昌裔按她说的做了。到了三更，刘昌裔闭着眼睛没睡熟，果然听到脖子上砰的一声，声音特别大。隐娘从刘昌裔口中跳出，祝贺说：“仆射

无患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

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柩前恸哭而去。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

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缣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出《传奇》。

没事了。这个人像俊鹘似的，一搏不中便远走高飞，为自己没击中感觉很耻辱，还不到一更，他已经飞出一千多里了。”他们察看了刘昌裔脖颈上的玉石，果然有匕首砍过的痕迹，深达几分。自此刘昌裔更是厚待隐娘夫妇。

唐宪宗元和八年，刘昌裔从陈许入京谒见皇帝，隐娘不愿跟随去京，她说：“从此我要游山逛水，寻访圣贤，只求您给我丈夫一个空头衔便可以了。”刘昌裔照办。后来，渐渐不知隐娘的去处。刘昌裔死于统军任时，隐娘骑驴到了京师，在刘的灵前大哭而去。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裔的儿子刘纵任陵州刺史，在蜀地栈道上遇见了隐娘，面貌仍和当年一样，彼此很高兴能够重逢，她还像从前那样骑一头白驴。她对刘纵说：“您有大灾，您不应该到这里来。”她拿出一粒药，让刘纵吃下去。她说：“来年您不要做官了，赶紧回洛阳去，才能摆脱此祸。我的药力只能保您一年免灾。”刘纵不太相信，送给隐娘一些绸缎，隐娘没有要，飘飘然而去。一年后，刘纵没休官，果然死于陵州。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见过隐娘。出自《传奇》。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侠三

红 线 胡 证 冯 燕 京西店老人 兰陵老人
卢 生 义 侠

红 线

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红线者，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乃俾掌其笈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声，颇甚悲切，其击者必有事也。”嵩素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归。

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以浚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毫节度使令狐章女。三镇交为姻娅，使使日浹往来。而田承嗣常患肺气，遇热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以延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

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际，唯红线从焉。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

红 线

唐时，潞州节度使薛嵩家有一婢女名叫红线，她很会弹阮咸，又通经史。薛嵩让她管理各种文书，称为内记室。在一次军中宴会上，红线对薛嵩说：“听这鼓声很悲凉，这打鼓的人必定有心事。”薛嵩平时也懂音律，说：“你说得很对。”于是，找来打鼓人一问，他说：“昨晚我妻子死了，我没敢请假。”薛嵩听完就让他回家了。

这时正是唐肃宗至德年之后，河南、河北一带很不安宁。朝廷设浚阳为镇，命薛嵩固守，并控制山东。战争刚过，军府初建。朝廷命

薛嵩将女儿嫁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又让他的儿子娶滑毫节度使令狐章的女儿。三镇联姻，经常派使相互往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肺部患病，天热就严重。他常说：“我若驻守山东，那里天气比较凉快，我还能多活几年。”于是，他从军中选拔了三千勇士，称为外宅男，给以优厚的待遇。他常令三百人在衙门口和宅院内值夜班，选择适当时机，想吞并潞州。

薛嵩知道这消息后，日夜忧愁，常自言自语，却想不出好办法。一天夜晚，更鼓将响，军营的大门已经关闭，薛嵩拄着拐杖在庭院里踱步，只有红线跟着。红线说：“您这一个多月寝食不安，好像有心事，是不是因为田承嗣的事？”薛嵩说：“事关安危，

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诚贱品，亦能解主忧者。”嵩闻其语异，乃曰：“我知汝是异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数百年勋伐尽矣。”红线曰：“此易与耳，不足劳主忧焉。暂放某一到魏城，观其形势，觐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使，具寒暄书。其他即待某却回也。”嵩曰：“然事或不济，反速其祸，又如之何？”红线曰：“某之此行，无不济也。”乃入闺房，饬其行具。乃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见。

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劳曰：“事谐否？”红线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红线曰：“某子夜前二刻即达魏城，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儿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徒步于庭，传叫风生。乃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趺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縠，枕前露一星剑，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则扬威玉帐，坦其心豁于生前。熟寝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蜡炬烟微，炉香烬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罗。或头触屏风，鼾而弹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归。出魏城西门，将行二

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忿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依归。所以当夜漏三时，

不是你能处理的。”红线说：“我虽为奴婢，也能为您解除忧愁。”薛嵩听她的话语不一般，便说：“我知你不是一般人，我糊涂了。”他便把所有事都告诉红线说：“我继承祖父的大业，承受国家的恩惠，一旦将镇守的疆土丢掉了，几百年的功勋就都丧失了。”红线说：“这事好办，不用这样忧愁。您先让我去趟魏城，观察下形势，探探虚实。一更去，二更便可回来。请您先准备好一位走马使和一封问候信。其他事情等回来再说。”薛嵩说：“这事若办不好，反会招来祸患，那怎么办？”红线说：“我此去定能办好。”说完回到自己屋中，准备行具。她梳洗打扮，梳一个乌蛮髻，头插金雀钗，身穿紫色绣花短袍，腰系青丝带，脚登轻便靴，胸前佩龙文匕首，前额上写着太一神名。向薛嵩拜了拜，转眼不见了。

薛嵩回屋关门，背灯端坐。薛嵩平日饮酒，不过数杯，这一晚喝了十多杯也没醉。忽然听到报晓的号角声在风中吹过，一叶坠露。他惊起询问，却是红线回来了。薛嵩高兴地慰问犒劳，问：“事办得怎么样？”红线说：“不敢辱命。”薛嵩又问：“没伤害人吗？”红线说：“用不着，只取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作凭证。”红线说：“我半夜前二刻就到了魏城，过了几道门，便到了他睡觉的地方。听到外宅男在走廊上睡觉，鼾声如雷。中军士兵在院中走动，互相打招呼。我开了左门，到了他床前。您亲家公躺在床上，翘着脚睡得正香，头裹黄绸，枕着有纹理的犀角枕头，枕前露一把宝剑，宝剑前有一个开着的金盒。盒内写着他的生辰八字和北斗神名。上面盖着香料和珍珠。扬威于玉帐，坦露心豁于生前。看他那熟睡的样子，没想到他的性命就在我手下。何劳擒拿纵放，只是让我为他感叹伤悲。这时，蜡烛快要熄灭，香炉的香已燃尽，他的侍者四散了，兵器扔在了一起。有人头碰屏风，鼾声大作；有人手持汗巾、毛掸睡着了。我拔他们的头簪、耳环，摸他们的衣服，都像有病似的不能醒来。我便拿金盒回来了。出魏城西门，走了约二百里，见铜台高耸，漳水向东流去，月斜林梢，晨鸡鸣动。去时很忿怒，回来时很高兴，忘记了疲劳。为了感谢您的知遇和恩德，总算没辜负您的托付。所以不顾半夜三更，

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经过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

嵩乃发使入魏，遗田承嗣书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捕金合，一军忧疑。使者以马捶挝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时，惊惶绝倒。遂留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赐赆。明日，专遣使赍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杂珍异等，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专膺指使，敢议亲姻。彼当捧毂后车，来在麾鞭前马。所置纪纲外宅儿者，本防他盗，亦非异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由是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信使交至。

忽一日，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赖于汝，岂可议行？”红线曰：“某前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而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其三人，阴力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凡俚。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甚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即违天，理当尽弭。昨往魏邦，以是报恩。今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嵩曰：“不然，以千金为居山之所。”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嵩知不可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请座客冷朝阳为词。词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

往返七百里，闯入一座危邦，走过了五六座城，希望减少您的忧虑，我怎敢说辛苦？”

于是，薛嵩派人到魏城，给田承嗣送了一封信，说：“昨晚有客从魏城来，从您床头上拿了一个金盒，我不敢留下，谨封好送还。”特派专使连夜送还，半夜赶到魏城。只见为了搜捕盗金盒的人，全军上下惊疑不安。使者用马鞭敲门，没按正常时间求见。田承嗣急忙出来，使者把金盒给了他。他捧着金盒，惊惧得几乎晕倒。于是留下使者，请到宅中，设宴款待，给了很多赏赐。第二天，专门派

人帶了三万匹布、二百匹好马，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献给薛嵩，说：“多亏您的恩德，我才保住了性命。我要悔过自新，不会再让您忧虑了。我会接受您的指教，结成儿女亲家。我会鞍前马后为您效劳。我增设的外宅儿，本是为防盗，没别的企图。现在叫他们脱掉军装，回家种地。”以后的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信使经常往来。

忽然一日，红线要辞别。薛嵩说：“你生在我家，想上哪去？我还要依靠你，你怎么能走呢？”红线说：“我前世是个男子，周游四方，寻求学问，读过神农的药书，给世人看病消灾。当时有一个孕妇，肚内生了虫子，我给她服了芫花酒，妇人和腹中的双胞胎都死了。我一次杀了三个人，阴曹地府为了惩罚我，把我变为女子，让我身为奴婢，气质庸俗。幸亏生在您家，已经十九啦。穿够了绸缎，吃尽了美味。您对我特别宠爱，给了我很多荣誉。现在您管辖的疆土太平，人们安居乐业。这样就违背了天意，理当全部消弭。之前去魏城，是为了报恩。现在两地都保住了城池，万人保全了性命，使乱臣知道惧怕，刚烈正直的人谋求安稳，对我一个女人来说，功劳也不算小，可以赎我的前罪，还我男儿身。我想离开尘世，成仙得道，生死长存。”薛嵩说：“不能这样，你一个小姐之身怎么能住在山里呢？”红线说：“为了来世，怎可预谋？”薛嵩知道留不住她，便为她筹办大型饯别宴，集合宾朋好友，夜宴中堂。薛嵩唱歌助酒兴，请在座的冷朝阳作词。其词是：“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

水空流。”歌竟，嵩不胜其悲，红线拜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出《甘泽谣》。

胡 证

唐尚书胡证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晋公裴度同年。常狎游，为两军力人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救于证。证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

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蹄。”自谓灯台。证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殆至并座。证举蹄将击之，众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乞今赦汝破命。”叱之令出。出《摭言》。

冯 燕

唐冯燕者，魏豪人，父祖无闻名。燕少以意气任侠，专为击毬斗鸡戏。魏市有争财殴者，燕闻之，搏杀不平。遂沉匿田间，官捕急，遂亡滑。益与滑军中少年鸡毬相得。时相国贾耽镇滑，知燕材，留属军中。他日出行里中，见户旁妇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将张婴，从其类饮。燕因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

水空流。”唱完，薛嵩非常悲痛，红线边哭边拜。她假装醉了，离开了宴席，从此不知去向。出自《甘泽谣》。

胡 证

唐朝尚书胡证，身材非常魁伟，力量特别大，和晋公裴度是同一年及第。裴度有一次出去游玩，被两军中十多个力量大的人欺辱，形势很是危急。他暗中派人去找胡证求救。胡证来了，身穿黑色貂皮衣，腰扎金腰带，他破门而入，那些力气大的人一看，马上就变了脸色。胡证和这些人喝酒，一连喝了三钟，差不多有好几升，杯中没有一滴剩酒。不一会儿，主人点上了灯。胡证站起来，把铁灯台拿在手中，他把其他部位都拿掉，只留灯台的底部，横放在膝上。他对众人说：“我请求破格改一改酒令，咱们这回斟满三钟，一遍三台，酒必须喝干净，不许有点滴剩余。谁若犯令，就打他一灯台。”自称灯台。胡证再一次一举三钟。接着轮到表演杂耍的人喝，三台三遍，他的酒没有喝完，并且淋淋漓漓，洒到了桌上。胡证举起灯台就要打，那些恶棍都起来向胡证行礼，叩头求饶，还称胡证为神人。胡证说：“你们这些鼠辈还敢欺负人吗？今天饶你们一命。”喝叱着让他们赶紧出去。出自《摭言》。

冯 燕

唐时，魏豪人冯燕，父祖都不出名。冯燕年轻时，性格豪爽，很讲义气，擅长玩球、斗鸡等游戏。一天，魏豪街上有人为争夺财产互相殴斗，冯燕听说后去打抱不平，杀了人。他跑到乡下去躲藏，官方大力追捕，他于是跑到了滑地。他更是和驻在滑地的年轻士兵们玩球、斗鸡，相处融洽。当时相国贾耽镇守滑地，知道了冯燕很有才，便留他在军中。一天，冯燕在街上闲走，看见有个门户旁一个艳美的妇人在偷偷打量他。冯燕让人去串通妇人，二人勾搭成奸。妇人的丈夫张婴是滑军中的一个军官，他和同僚们喝酒去了。冯燕得到机会，又到了他家，关门和张妻私通。

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踏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堕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燕熟视，断其颈，遂巾而去。

明旦婴起，见妻杀死，愕然，欲出自白。婴邻以为真婴杀，留缚之。趣告妻党，皆来曰：“常嫉殴吾女，乃诬以过失，今复贼杀之矣，安得他事。即他杀而得独存耶？”共持婴百余笞，遂不能言。官收系杀人罪，莫有辨者，强伏其辜。司法官与小吏持朴者数十人，将婴就市，看者团围千余人。有一人排看者来，呼曰：“且无令不辜死者，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吏执自言人，乃燕也。与燕俱见耽，尽以状对。耽乃状闻，请归其印，以赎燕死。上谊之，下诏，凡滑城死罪者皆免。出沈亚之《冯燕传》。

京西店老人

唐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有老人方工作，谓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焉。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鞬杖，势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数十，电光

这时，张婴回来了，张妻开门迎接张婴，用衣襟遮挡冯燕。冯燕弯腰挪着小碎步在张妻衣襟的遮蔽下，转藏到了门后，而他的头巾落在枕头下，挨近佩刀。张婴因喝醉酒，闭眼大睡。冯燕指了指头巾，意思是叫张妻取来。张妻把佩刀拿来给冯燕，冯燕看了一会儿张妻，便用刀杀了她，拿了头巾走了。

第二天，张婴起来，看见妻子被杀死，很惊愕，想要出去自首。邻居们也认为真是他杀死的，便把张婴绑了起来。并跑着去告诉了张妻的娘家，娘家人都来了，说：“过去你就常打我的女儿，诬陷她有过的，今天竟又杀了她，这不是别人干的，别人杀她，你怎么还能活着？”众人将张婴痛打了一百鞭，他于是不能说话了。官府以杀人罪逮捕了他，也没人为他辩解，只好含冤认罪。执法官和几十个小吏，持刀押解张婴赴刑场，围观者有一千多。有一个人推开围观者大声说：“你们不要杀无辜者，是我和他妻子通奸，又杀死了她，你们应当绑我。”那些小吏过来捉拿说话的人，一看，竟是冯燕。他们把冯燕押解到相国贾耽那里，把情况都汇报了。贾耽听完这个情况后上奏皇帝，愿意交出官印来赎冯燕的性命。皇帝很赞赏贾耽的做法，便下诏，凡滑城犯死罪的人，全部赦免。出自沈亚之《冯燕传》。

京西店老人

唐人韦行规自己说，他年轻时有一次到京西旅游，天黑时到了一个店中，还想继续往前走。店中有一个老人正在干活，对他说：“你不要走夜路，这里强盗很多。”韦行规说：“我练过箭术，我不怕。”他又往前走了几十里。天特别黑，有人在草丛中跟着他。他大声喝叱，对方也不应声。他连射了几箭，射中了，那人却不退。箭射完了，韦行规害怕了，急忙往前奔跑。一会儿，大风、雷电一齐来了，韦行规下了马，背靠大树站着，看见空中电闪雷鸣，互相追逐，好像大木杖，逼近了树梢。他觉得有东西纷纷落在跟前，一看，是些木片。一会儿，木片堆积到了他的膝盖。韦行规又惊又怕，扔了弓箭，仰面朝天大喊救命。拜了数十次，电光

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尽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

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也，拜而且谢。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后院，指鞍驮，言却领取，聊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役力承事，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亦得一二焉。出《酉阳杂俎》。

兰陵老人

唐黎幹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击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南，入小门，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汤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衣坏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阙，黎唯而趋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曰：“谁引尹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尹，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名，则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言约理辨。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技，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鬘，拥剑长短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攉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规火。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于地，如北

渐渐远去，直至消失。风雷也停息了。韦行规一看大树，枝干都没有了。他马上的鞍驮也没了，只好返回那个旅店。到店看见那个老人正在箍桶，韦行规意识到他是个异人，便向他拜谢。老人笑了，说：“客人，你不要依恃箭术，你还要学点剑术。”他把韦行规领到后院，指了指鞍驮，叫他拿回去，说刚才只是试试他。老人又拿出一片桶板，昨夜他射的箭都在上面。韦行规请求为老人出力做事，老人不答应。他只把剑术讲了一点，韦行规略学得一二招。出自《酉阳杂俎》。

兰陵老人

唐时，黎幹当京兆尹的时候，曲江地方人们涂龙求雨，几千人围观。黎幹到时，唯有一老人拄着拐杖不回避。黎幹很生气，命人打老

人，就像打一个鞞革似的，老人不觉怎样，甩臂走了。黎幹怀疑这老人不同寻常，便命一个坊间的老差役去寻找他。到了兰陵里南面，进了一个小门，就听老人大声说：“我受了这么大的侮辱，准备些热水。”老差役急忙回去禀报黎幹，黎幹大惧，便换了旧衣，与老差役同到老人住处。天已经要黑了，老差役直接进入，告诉老人说京兆尹黎幹来了。黎幹赶紧走进去，向老人跪拜，说：“方才我没看准丈人的身份，罪该十死。”老人吃了一惊，说：“谁把你领来的？”就牵他走上台阶。黎幹知道自己理亏，慢慢地说：“我身为京兆尹，官威稍损就会有失官政。丈人您混在众人之中，如果没有证得慧眼，是认不出您的。您若是以此怪罪我，那就是以伪诈诱人犯罪了，那就有些不讲义气。”老人笑着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在地上设席摆酒，让老差役也就座。喝到夜深时，谈起了养生之道，老人言简意深。黎幹更为敬畏。老人说：“老夫有一技，想为京兆尹表演一下。”说完进入室内，过了很久，老人出来了，身穿紫衣，头系红巾，拿了长短不一的七口宝剑，在中庭舞了起来。剑起剑落，如闪似电。横劈似扯帛，旋舞如规尺。有一把二尺长的短剑，时时触及黎幹的衣襟，黎幹连连叩头，战栗不已。一会儿，老人把剑掷在地上，排列成北

斗状。顾黎曰：“向试尹胆气。”黎拜曰：“今日已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授，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翌日复往，室已空矣。出《酉阳杂俎》。

卢 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猎史传，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缩锡，颇有师之者。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意气相合，卢亦语及炉火。称唐族乃外氏，遂呼唐为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岳。卢亦言亲故在阳羨，将访之，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兰若。夜半，语笑方酣。卢曰：“知舅善缩锡，可以梗概论之。”唐笑曰：“某数十年重迹从师，只得此术，岂可轻道耶？”卢复祈之不已。唐辞以师授有时日，可达岳中相传。卢因作色：“舅今夕须传，勿等闲也。”唐责之：“某与公风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实慕君子，何至驺

卒不若也。”卢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将死于此。”因怀中探乌韦囊，出匕首刃，势如偃月。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惧具述。卢乃笑语唐曰：“几误杀舅。此术十得五六。”方谢曰：“某师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至添金缩锡，传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后遇道流，辄陈此事戒之。出《酉阳杂俎》。

斗形。老人对黎幹说：“我只是试试你的胆量。”黎幹边拜边说：“我的性命，是丈人您给的，今后愿为您老效劳。”老人说：“看你的骨相没有道气，我还不能马上教你，等以后再说吧。”说完向黎幹一拱手进入室内。黎幹回去后，看气色像生了病，一照镜子，才发觉自己的胡子被削去了一寸多。第二天又去找老人，可是已经人去室空了。出自《酉阳杂俎》。

卢 生

唐宪宗元和年间，江淮有一个唐山人，他读过史书传书，并且好道，常住名山。他自己说会缩锡术，有很多人跟他学。后来在楚州一个旅店遇到一个卢生，二人意气相投，卢生也谈了一些冶炼技术。他说外婆家姓唐，便叫唐山人为舅舅。唐山人更不能舍下卢生，便邀他同去南岳。卢生也说他在阳羨有亲朋故旧，他要去拜访，如今很愿意陪舅舅去游历山水。中途，宿在一座寺庙里。半夜，二人谈得正高兴时，卢生说：“知道舅舅会缩锡术，大体给我讲一讲吧。”唐山人笑了，说：“我好几十年到处拜师，只学得此术，哪能轻易告诉你？”卢生反复乞求唐山人。唐山人推辞说授此术需要一定的时日，到岳中时再行传授。卢生变了脸色说：“舅舅今晚必须传授，可别不当回事儿。”唐山人斥责卢生说：“咱俩本来素不相识，只是偶然相遇，我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呢，谁想你还不如一个马夫。”卢生捋起袖子伸出手臂，瞪着双眼，斜视了他很久才说：“我是刺客，要是不传，就得死在这里。”说着从怀中取出黑皮袋，亮出匕首，利刃形如半月。他对着火炉上的熨斗就削了一刀，像切木头片似的。唐山人害怕了，便把缩锡术都说了。卢生才笑着对唐山人说：“差点误杀舅舅。这个技术，你也只不过学了十之五六。”又表示谦意说：“我的师傅是位仙

人，他令我们十几人搜寻那些妄传黄白术的人，并杀了他们。至于添金缩锡，传授这些人也要被杀死。我是早就练得了飞行术的人。”说着向唐山人拱了拱手，忽然不见了。唐山人自此以后遇到道家家人，就讲述这事来告诫他们。出自《酉阳杂俎》。

义 侠

顷有仕人为畿尉，常任贼曹。有一贼系械，狱未具。此官独坐厅上，忽告曰：“某非贼，颇非常辈。公若脱我之罪，奉报有日。”此公视状貌不群，词采挺拔，意已许之，佯为不诺。夜后，密呼狱吏放之，仍令狱吏逃窜。既明，狱中失囚，狱吏又走，府司谴罚而已。

后官满，数年客游，亦甚羁旅。至一县，忽闻县令与所放囚姓名同。往谒之，令通姓字。此宰惊惧，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厅中，与对榻而寝。欢洽旬余，其宰不入宅。忽一日归宅。此客遂如厕。厕与令宅，唯隔一墙。客于厕室，闻宰妻问曰：“公有何客，经于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报。”妻曰：“公岂不闻，大恩不报，何不看时机为？”令不语，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闻已，归告奴仆，乘马便走，衣服悉弃于厅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县界，止宿村店。仆从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贼负心之状，言讫吁嗟。奴仆悉涕泣之次，忽床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惧，乃曰：“我义士也，宰使我来取君头，适闻说，方知此宰负心。不然，枉杀贤士。吾义不舍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顷，与君取此宰头，以雪公冤。”此人怕惧愧谢，此客持剑出门如飞。二更已至，呼曰：“贼首至。”命火观之，乃令头也。剑客辞诀，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义 侠

不久前，有一位读书人当了畿尉，经常办理盗贼案子。有一次，有一个贼被抓到了，还没定罪。畿尉独坐厅上，盗贼突然对他说：“我不是贼，不是等闲之辈。您若是放了我，日后一定会报答您。”畿尉看这人的相貌不一般，谈吐铿锵有力，心中已经默许了，

表面上并没答应。到了夜里，他暗地里叫狱吏放了那个囚犯，又叫狱吏也逃跑了。天亮时，发现狱中囚犯跑了，狱吏也逃了，上司也只能责罚一通而已。

后来，畿尉当官任期已满，花了好几年到处游历，经常住在外面。到了一个县，忽然听说县令和当年放走的那个囚犯姓名相同，他便前往拜访，让人通报姓名。县令有些惊慌，出来迎拜，一看，的确是当年所放的那人。县令便留他在厅中，二人对床而眠。就这样高兴地过了十几天，县令没有回家。忽然一日，县令回家去了。客人去上厕所。厕所和县令的住房只隔一道墙。客人在厕所中听县令妻子问：“这是什么客人，十几天也不回家？”县令说：“这人对我有大恩，当年是他放了我，我才有今天，我还不知道怎样报答他呢。”他妻子说：“您没听人说么，大恩不报，您应该看时机行事。”县令沉默了一会儿，说：“您说得有道理。”客人听到他这么说，急忙回来告诉奴仆，骑马悄悄走了，衣服都扔在了大厅。到了晚上，已走出五六十里，出了县界，在一个乡村小店里住下。仆人埋怨走得这么急，不知为了什么。休息了一会儿后，主人才把县令负心的事说了一遍，说完长叹一声。奴仆们都落下了伤心的眼泪。忽然有一人从床下钻出来，手拿匕首站着，客人大惊，那人说：“我是个义士，县令让我来取您的头，方才听你们一说，才知道县令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不然的话，就错杀了您这个好人。我决不能饶过他。您先别睡，稍等一会儿，我把他的头给您送来，给您出出这口冤气。”此人又害怕又感谢，这义士拿剑出门就像飞一样走了。到了二更，有人呼叫：“坏人的头拿来了。”让人点灯一看，正是那县令的头。剑客辞别而去，不知去了哪里。出自《原化记》。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门子 李龟寿 潘将军 贾人妻

荆十三娘 许 寂 丁秀才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尝宝白玉枕，德宗朝于阗国所贡，追琢奇巧，盖希代之宝。置寝殿帐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卫清密，非恩渥嫔御莫有至者，珍玩罗列，他无所失。上惊骇移时，下诏于都城索贼。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盗当在禁掖。苟求之不获，且虞他变。一枕诚不足惜，卿等卫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环卫，自兹无用矣。”内宫惶栗谢罪，请以浹旬求捕。大悬金帛购之，略无寻究之迹。圣旨严切，收系者渐多，坊曲闾里，靡不搜捕。

有龙武二蕃将王敬弘尝蓄小仆，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无往不届。敬弘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有侍儿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请度曲。辞以乐器非妙，须常御者弹之。钟漏已传，取之不及，因起解带。小仆曰：“若要琵琶”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非常喜欢的白玉枕，是德宗朝时于阗国进贡的，精雕细刻，非常奇巧，是稀世之宝。放置在文宗皇帝寝室的帐中，一天忽然不见了。宫廷中禁卫严密，不是皇帝亲信的人是到不了这里的。殿中陈列的珍宝很多，其他的都没有丢失。皇帝惊慌害怕了很久，下令在都城中抓贼。他秘密对身边近臣和禁卫说：“这不是外人进来干的，盗贼就在宫禁之中。若是抓不到，恐怕会有其他变故。一个白玉枕倒无所谓，你们是保卫皇宫的人，必须抓住这个盗贼。不然的话，你们这些保卫天子的人，从此就没用了。”内宫这些人非常惶恐，赶紧谢罪，请求在十几天内捕到盗贼。用金银绸缎来悬赏，但是一点线

索也没有。圣旨非常严厉，抓了很多嫌疑犯，大街小巷都搜遍了。

龙武二蕃将王敬弘，家里曾蓄养了一个小仆人，刚十八九岁，神采英俊爽利，主人让他办事没有办不成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王敬弘和他的同僚们在威远军中会宴，有一侍者善弹胡琴，四座酒兴正浓时，请他弹奏一曲，以助酒兴。侍者推辞说乐器不太好，若是有他常使用的那件就好了。这时，已夜半更深，去取乐器已来不及，因而不准备弹奏了。敬弘家小仆说：“若用琵琶，顷刻可至。”敬弘曰：“禁鼓才动，军门已锁，寻常汝起不见，何见之谬也？”既而就饮数巡，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座客欢笑。南

军去左广，往复三十余里，入夜且无行伍，既而倏忽往来，敬弘惊异如失。时又搜捕严急，意以盗窃疑之。

宴罢及明，遽归其第，引而问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蹶捷如此。我闻世有侠士，汝莫是否？”小仆谢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却归乡里，有一事欲报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数日当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闲，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贼在何许，可报司存掩获否？”小仆曰：“偷枕者田彭郎也。市廛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自兹再宿，候之于望仙门，伺便擒之必矣。将军随某观之，此事仍须秘密。”

是时涉旬无雨，向晓埃尘颇甚，车马腾践，跬步间人不相睹。彭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小仆执毬杖击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窥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唯惧于尔。既此相值，岂复多言。”于是舁至左右军，一款而伏。上喜于得贼，又知获在禁旅，引彭郎临轩诘问，具陈常在营内往来。上曰：“此乃任侠之流，非常之窃盗。”内外囚系数百人，于是悉令原之。小仆初得彭郎，已告敬弘归蜀。寻之不可，但赏敬弘而已。出《剧谈录》。

宣慈寺门子

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酌其人，义侠徒也。唐乾符二

琶，一会儿就能取来。”敬弘说：“禁鼓已经敲过，军门已经关闭，我平常也没见过你有这个本事，你净瞎说。”于是，大家又开始饮酒，数巡之后，小仆用绣囊包着琵琶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从南军到左广，往返三十多里，夜间又没有同行者，就这么快去而复还，王敬弘颇感惊异。这时，搜捕盗贼的行动越来越严，王敬弘疑心小仆是盗贼。

宴会之后已经天亮，王敬弘匆匆回家，把小仆叫来问他：“你在我这里好几年了，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矫健。我听闻世上有侠士，或许你就是？”小仆回答说：“没有这回事，我只是善行。”他又说父母都在蜀川，近几年偶然来到京城，现在很想回家乡，有一件事，想用来报恩。他早就知道偷枕者的姓名，三天内会叫他伏法认罪。敬弘说：“这件事，即使不是小事，能救下来免其死罪的也不少。不知贼在哪里，现在可报官秘密逮捕他吧？”小仆说：“偷枕的是田膨郎。他有时在市民百姓中，有时混迹军队，行踪不定，勇力过人，尤其善于腾高飞越。若不打断他的腿，就是千军万马，他也能跑掉。从今天开始连续两夜，在望仙门等着，看准机会就可以抓住他。将军随我去看看，这事仍须保密。”

这时，十多天没下雨，天快亮时尘土飞扬，人走车行，几步内看不见人影。田膨郎与几个青年人，膀挨膀地刚要进入军门，小仆用打球的球杖猛然击打他，把他的左腿打断了。膨郎仰脸看着他说：“我偷了玉枕，不怕别人，就怕你。既然相遇了，那还多说啥。”于是把他抬到左右军，马上就招供认罪了。皇帝很高兴，又知道盗贼是在禁旅中抓获的，便把膨郎叫到厅内追问他，他说他常在军营中来往。皇帝说：“这是侠客之流的人物，不是一般的盗贼。”因此案被捕的宫廷内外数百人，都放回了家。抓到了田膨郎后，小仆便向王敬弘告辞回蜀。皇帝要奖赏小仆，找不到他，只奖赏了王敬弘。出自《剧谈录》。

宣慈寺门子

宣慈寺门子，不知姓名，考量其人，是个侠义之士。唐乾符二年，韦昭范登宏词科，昭范乃度支使杨严懿亲。及宴席，帘幕器皿之

类，假于计司，严复遣以使库供借。其年三月，宴于曲江亭子。供帐之盛，罕有伦拟。时进士同日有宴，都人观者甚众。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傍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引颈及肩，复以巨槌椎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能听。诸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堕。于是连加殴击，又夺所执槌，椎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然而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复操槌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槌。既而奔马而反，左右从而俱入门，门亦随闭而已。坐内甚忻愧，然不测其来，又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缗钱束素，召行殴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阿谁有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然，当为擒矣。”后旬朔，坐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出《摭言》。

李龟寿

唐晋公白敏中，宣宗朝再入相。不协比于权道，唯以公谅宰大政。四方有所请，碍于德行者，必固争不允，由是征镇息焉。而志尚典籍，虽门施行马，庭列帛钟，而寻绎未尝

年，韦昭范考上了宏词科，他是度支使杨严的至亲。韦昭范准备设宴庆贺，宴会需要的帐篷、器具都是从计司借来的，杨严又让使库借给。这年三月，在曲江亭子设宴。规模之大，无与伦比。那天，还有新科进士也设宴，京城里来观看的人很多。酒兴正浓时，看见一个少年骑着驴来了，那骄横之态，旁若无人。他俯身逼近宴席，伸头瞪眼，又用长马鞭振筑佐酒。放荡的言词，不堪入耳。大家正在感到惊愕的时候，忽然，座中有一人站起来，打那少年一记耳光，那少年随之堕地。于是又接二连三地殴打他，又夺下他的马鞭，打了一百多鞭子。大家也很气愤，用石头瓦块打那少年，眼看要打死了。正在这时，紫云楼的楼门突然开了，有好几个穿紫衣的从人骑马奔来，喊道：“不要打。”喊声连续不断。又有一个显贵的宦官带着一大队护从

骑马来救。那人又拿起马鞭来迎击，那些被打的人，都趴在地上，敕使也被打了。敕使打马往回返，左右随从也和他一起跑回了紫云楼，紧闭了楼门。在座的人是又喜又愧，可是不知道他的来头，又担心事连宫禁，招来灾祸，于是大家凑了些钱物，叫来那个打少年的人问：“你是什么人？是和在座的哪一位平时有交情，才能这么干？”那人说：“我是宣慈寺门子，和在座的诸位没有关系，只是看那人太无礼了，打抱不平。”大家很赞赏他的行为，把钱物送给了他。大家互相议论：“这人必须逃走，不然的话，就要被逮捕。”过了十几天后，曾赴宴的宾客有好几个从宣慈寺门前经过，看见了那门子，门子也都认识他们，对谁都很恭敬，也没听说有人追问那件事。出自《摭言》。

李龟寿

唐时，晋国公白敏中，到宣宗朝时再次当上了宰相。他耻于和那些弄权者为伍，唯以公正诚信去处理政事。下面有些官员有所请托，只要是违反德行的，他是绝不答应的，因此，遭到了地方上一些文武官员的忌恨。他非常喜欢读书，虽然门庭中车马往来，络绎不绝，公事缠身，但他寻求学问、攻读典籍孜孜不

倦。于永宁里第别构书斋，每退朝，独处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将入斋，唯所爱卑脚犬花鹄从。既启扉，而花鹄连吠，衔公衣却行，叱去复至。既入阁，花鹄仰视，吠转急。公亦疑之，乃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惧于鼠辈而相逼耶？”言讫，歎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朱髻，衣短后衣，色貌黝瘦。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鹄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公谓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从都押衙傅存初录之。明日诘旦，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阍曰：“幸为我呼李龟寿。”龟寿出，乃妻也。且曰：“讶君稍迟，昨夜半自蓊来相寻。”及公薨，龟寿尽室亡去。出《三水小牋》。

潘将军

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忘其名，众为潘鹞碑也。本家襄汉间。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止累日，尽心檀施。僧归去，谓潘曰：“观尔形质器度，与众贾不同。至于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赠之：“宝之，不但通财，他后亦有官禄。”既而迁贸数年，遂镕均陶郑。其后职居左广，列第于京师。常宝念珠，贮之以绣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缄封若旧，他物亦无所失。于是夺魄丧精，以为其家

倦。他在永宁里住宅旁建了一个书斋，每当退朝后，他就一个人独坐书斋，心情是非常愉悦的。一天，他正要进书斋，他平时非常喜爱的名叫花鹞的短腿狗跟着他。刚开门，花鹞就叫起来了，口衔着晋公的衣服后退。喝退后，又回来了。进了书斋，花鹞抬头看，叫声更急。晋公也觉得怪异，便从匣中抽出千金剑，放在膝上，向空中说：“如果有异类阴物，可以出来见我。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不怕那些鼠辈之流来威胁我。”说完，很快有一个东西从梁上落下来，是个人。这人系着红头巾，穿短后衣，又黑又瘦。他一再向晋公叩拜，还说自己犯了死罪。晋公制止了他，问他来干什么，叫什么名字。那人说：“我叫李龟寿，卢龙塞人。别人给我很多钱，让我来杀您。我感到您品德高尚，又被花鹞惊动，无法藏身。您要是能原谅我的罪过，我愿服侍您一辈子。”晋公说：“我不治你死罪。”随后又命令元从都押衙傅存初留用了他。第二天早晨，有一妇人来到门前，穿得很单薄，拖着鞋抱着个小婴儿，对看门人说：“请为我找李龟寿。”李龟寿出来一看，原来是他的妻子。妻子说：“你没有按时回去，我很害怕，昨天半夜从蓟县来找你。”到晋公死后，李龟寿全家也走了。出自《三水小牋》。

潘将军

京城里有位豪放之士潘将军，家住光德坊，忘了他的名字，众人叫他潘鹞碑。老家在襄汉之间。他曾乘船做生意，将船停靠在江岸。有一个僧人乞斋，留住了数日，他很尽心尽意地招待僧人。僧人要走时对潘将军说：“我看你的气质器度，和一般商人不一样。至于你的妻子和儿女，也都享有厚福。”僧人赠送给他一串玉念珠，对他说：“你要

好好珍藏，不但能使你发财，以后还能有官运。”以后他又经商了几年，财产都比得上陶朱公和郑弦了。后来潘将军职居左广，家住在京城。他非常珍视念珠，把它装在绣囊玉盒中，放到寺庙中的道场内，每月初一拿出来拜一次。一天，打开盒子和绣囊一看，玉念珠消失了。然而外面的封条完好如初，其他东西都没损失。潘将军于是丧魂失魄，认为这是他家

将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识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话其事。超曰：“异哉，此非攘窃之盗也。某试为寻之，未知果得否。”

超他日曾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装缁缕，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有母同居，盖以纫针为业。超时因以他事熟之，遂为舅甥。居室甚贫，与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动者，往往经于累日。或设馔羞，时有水陆珍异。吴中初进洞庭橘，恩赐宰臣外，京辇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赠超云：“有人于内中将出。”而禀性刚决，超意甚疑之。如此往来周岁矣。

超一旦携酒食与之从容，徐谓曰：“舅有深诚，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无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汤火。”超曰：“潘军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从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见寻觅，厚备缁彩酬赠。”女子曰：“勿言于人，某偶与朋侪为戏，终却送还，因循未暇。舅来日诘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

超如期而往，顷刻至矣。时寺门始开，塔户犹锁。谓超曰：“少顷仰观塔上，当有所见。”语讫而走，疾若飞鸟。忽于相轮上举手示超，欵然携念珠而下曰：“便可将还，勿以财帛为意。”超送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缁帛，密

要破败的先兆。有一个主管库藏财物的人，认识在京兆府任职的王超，王超已年近八十，把潘将军丢失念珠的事告诉了他。王超说：“奇怪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盗贼。我试着找找看吧，不一定能有结果。”

王超有一天经过胜业坊北街。当时正是春雨刚过，看见一个扎着三个环形发髻的女子，大约十七八岁。衣服很破烂，穿一双木底鞋，站在路旁的槐树下。这时，军队中一些年轻人正在玩球，姑娘接球后送还时，踢了几丈高，于是观众越来越多。王超对姑娘的行为感到疑惑。姑娘住在胜业坊北门一个小胡同中，和母亲同住，以缝补为业。王超时不时地借其他事由和这母女接触，慢慢就熟悉了，称姑娘为外甥女。她们的居室很简陋，睡的是土炕，经常几天不动烟火。有时饭菜很丰盛，有山珍海味。洞庭橘是江苏刚刚进贡之物，除皇帝用它来恩赐大臣宰相外，京城中是没有的，姑娘却拿一只橘子送给王超，说：“这是别人从宫中拿出来的。”姑娘性格刚烈，王超更觉得疑惑。就这样，彼此来往了一年多。

一天，王超拿来了酒、菜、饭，和她们母女一起吃喝，随意地对姑娘说：“我心里有件事，想告诉外甥女，不知行不行？”姑娘说：“我很感谢您的恩德，恨我无法报答。若能为您出力，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王超说：“潘将军丢失了一串玉念珠，不知你知不知道？”姑娘微笑着说：“我怎么会知道？”王超琢磨姑娘的意思，她不会太保密，又说：“外甥女若是能给找到，一定用厚礼酬谢你。”姑娘说：“别告诉别人，是我偶然和朋友们玩耍游戏时做的，终归要送还的，一直拖下来，没有工夫送还。舅舅您明天早晨到慈恩寺塔院等我，我知道有人把珠子寄放在那里。”

王超按时前往，一会儿就到了。当时寺门刚打开，塔院门还锁着。姑娘对王超说：“一会儿您往塔上看，会有所见。”说完就跑了，快如飞鸟。她忽然在塔顶的相轮上向王超举手示意，又忽然间拿着念珠下来了，说：“还给人家吧，别送我东西。”王超把玉念珠送给潘将军，把经过告诉了他。他们把金玉绸缎，想秘密

为之赠。明日访之，已空室矣。冯緘给事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及为尹，密询左右，引超具述其语。将军所说，与超符同。出《剧谈录》。

贾人妻

唐余干县尉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文书有误，为主司驳放。资

财荡尽，仆马丧失，穷悴颇甚，每丐食于佛祠。徒行晚归，偶与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依随。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谓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僥能从居乎？”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即曰：“仆之厄塞，阂于沟渎，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营生？”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游之资且无，脱不见鄙，但同处以须冬集可矣。”立遂就焉。

阅其家，丰俭得所。至于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饌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阙。立悯其勤劳，因令佣买仆隶。妇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强也。周岁，产一子，唯日中再归为乳耳。凡与立居二载，忽一日夜归，意态遑遑，谓立曰：“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伺便复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公其努力。此居处，五百缗自置，契书在屏风中。室内资储，一以相奉。婴儿不能将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讫，收泪而别。

送给姑娘。第二天去姑娘家，已经是人去室空。给事冯绂曾听说京城多侠义之士。他升为府尹后，秘密地询问身边的人，把王超找来，让他详细地讲述了这事的经过。潘将军所说的和王超讲的完全一样。出自《剧谈录》。

贾人妻

唐时，余干县尉王立调选时，租房住在大宁里。因为文书有错误，被主管部门解除官职。他钱财用光了，仆人和马也都没了，穷困潦倒，经常去佛祠讨饭吃。有一天晚上他徒步回来，偶然和一个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互相依随。王立很坦诚地和妇人搭话，两人意气相投。王立邀请妇人到他的住处，一夜之间，二人感情很融洽。第二天，妇人对王立说：“您的生活太困难了。我住在崇仁里，生活还可以，您能不能上我那里去住？”王立本来就很喜欢这个妇人，妇人又要在生活上帮助他，就说：“我现在正处在困难之中，几乎要倒毙街头，你这样热心帮助我，是我不敢想的。你现在以什么职业维持生

活？”妇人回答说：“我是一个商人的妻子。丈夫已经死了十年，街市上还有旧业，白天营业，晚上住宿，每天能收入三百文左右，足够维持支出。您授官的日期还没到，出去游历又没有钱，您若不嫌弃我的话，就跟我同住等待冬天参加选官吧。”王立于是跟着妇人回了家。

看她的家庭，丰俭适当。妇人把家里的钥匙都交给了王立。每次出去先给王立准备好一天的饭食，回来时，总要带回些米、肉、钱、帛之类的生活用品交给王立，天天如此。王立怜惜妇人太劳累了，叫她雇个奴仆。妇人总是托词拒绝，王立也不强求。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每天中午回来喂奶。就这样，和王立同居了两年。忽然一天夜间妇人回来后，显得惶恐不安。她对王立说：“我有冤仇，刻骨铭心，为时已久。总想找机会报仇，今天总算如愿了。我要离开京城，希望您好自为之。这房子，是我花五百缗自己买的，契书就在屏风里。这室内的东西，也都送给您。孩子我不能带去，他也是您的儿子，希望好好照顾他。”说完，擦干眼泪就要走。

立不可留止，则视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惊愕。其人笑曰：“无多疑虑，事不相索。”遂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方徘徊于庭，遽闻却至。立迎门接俟，则曰：“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去，挥手而已。立回灯褰帐，小儿身首已离矣。立惶骇，达旦不寐。则以财帛买仆乘，游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无所闻。其年立得官，即货鬻所居归任。尔后终莫知其音问也。出《集异记》。

荆十三娘

唐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侠为事。至苏州，旅舍支山禅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赵以气义耗荆之财，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爱妓，妓之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怅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骈，恣行威福。李惧祸，饮泣而已。偶话于荆娘，荆娘亦愤惋，谓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为郎仇之。旦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

首，归于李。复与赵同入浙中，不知所止。出《北梦琐言》。

许 寂

蜀许寂少年栖四明山，学《易》于晋征君。一旦有夫妇偕诣山居，携一壶酒。寂诘之，云：“今日离剡县。”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颇亦异之。然夫甚少，而妇容

王立留不住她，就看了她所带的皮囊，竟装着一个人头。王立很惊愕。她笑着说：“不要太疑虑，这事与您没关系。”立即拿着皮囊越墙而去，身如飞鸟。王立开门出去送，妇人已经走远了。王立在庭院中徘徊，又听到妇人回来了。王立到门口迎接，妇人说：“我要再喂孩子一次奶，以减轻离别之恨。”她进屋去抚慰孩子。不一会儿，又出来走了，只是挥了挥手。王立掌灯掀开帐子一看，帐中的小孩已经身首分离。王立很惊慌，一夜未睡。他变卖了财产，买了马，雇了仆人，到附近县内去住，等待这个事的结果。过了很长时间，也没听到什么风声。这年，王立又得了官，卖了住房去赴任。以后始终不知她的音信。出自《集异记》。

荆十三娘

唐朝进士赵中行，家住温州，多行豪侠之事。他到苏州，住在支山禅院。僧房内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她仰慕赵中行，便和他同船到了扬州。赵中行因义气之事花费十三娘的资财，她毫不介意。赵中行的朋友李正郎的弟弟三十九郎有一个喜欢的妓女，其父母强逼她嫁给了诸葛殷，三十九郎闷闷不乐。当时，诸葛殷和吕用之互相勾结，迷惑太尉高骈，作威作福。三十九郎怕惹祸，忍气吞声。偶然间把这事对十三娘说了，十三娘很气愤，对三十九郎说：“这是小事，我能为你报仇。明早你过江到润州北固山，在六月六日正午时等我。”三十九郎照她说的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十三娘用皮口袋装着那个妓女，还有妓女父母的头，都送给了三十九郎。后来，她与赵中行又一同回到了浙中，不知住在什么地方。出自《北梦琐言》。

许 寂

蜀人许寂，少年时住在四明山中，向晋征君学习《易经》。一天早晨，有一对夫妇结伴来到山里居住，提着一壶酒。许寂诘问他们，他们说：“今天离开的剡县。”许寂说：“路途这么遥远，怎么能一天就到？”心里觉得很奇怪。那丈夫很年轻，妻子的容貌

色过之，状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壶觞命许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遍以铜钉钉之。乃抗声高歌，悉是说剑之意，俄自臂间抽出两物，展而喝之，即两口剑。跃起，在寂头上盘旋交击，寂甚惊骇。寻而收匣之，饮毕就寝。迨晓，乃空榻也。至日中，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学之乎？”时寂按道服也。寂辞曰：“少尚玄学，不愿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净水拭脚，徘徊间不见。尔后再于华阴遇之，始知其侠也。

杜光庭自京入蜀，宿于梓潼厅。有一僧继至，县宰周某与之有旧，乃云：“今日自兴元来。”杜异之。明发，僧遂前去。宰谓杜曰：“此僧乃鹿卢蹻，亦侠之类也。”诗僧齐己于泐山松下，亲遇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出《北梦琐言》。

丁秀才

朗州道士罗少微顷在茅山紫阳观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于观中，举动风味，无异常人，然不汲汲于仕进。盘桓数年，观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围炉，有肥羜美酝之羹。丁曰：“致之何难。”时以为戏。俄见开户奋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银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帅厨中物。由是惊讶欢笑，掷剑而舞，腾跃而去，莫知所往，唯银榼存焉。观主以状闻于县官。诗僧贯休《侠客诗》云：“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得非江淮间曾聆此事而构思也？出《北梦琐言》。

超过丈夫，容貌形象都很刚毅，然而却有些沉默寡言。这天晚上，他们拿酒和许寂同饮。丈夫拿出一副拍板，上面钉满了铜钉。他高声歌唱，歌词之意都跟剑有关。一会儿又从臂间抽出两件东西，展开并且

吆喝，竟是两口剑。他跳起来，在许寂头上盘旋交击，许寂很害怕。一会儿又把剑收回匣中，喝完酒就去睡觉了。天亮时，床上没有人了。到中午，又有一个陀头僧来寻找那对夫妇。许寂把具体经过告诉了他。僧人说：“我也是那样的人，道士你不想学吗？”许寂当时穿道服。许寂推辞说：“我自小喜欢玄学，不愿学这个。”那僧人很傲慢地笑了笑，又用许寂的净水洗脚，徘徊间不见了。后来在华阴又遇到了他，才知道他是侠客。

杜光庭从京城到蜀地，住宿在梓潼厅。有一个僧人也随后来了，县宰周某和他有旧交。僧人说：“今天从兴元来。”杜光庭感觉奇怪。第二天早晨，僧人走了。县宰对杜光庭说：“这个僧人是鹿卢^跻，也是侠客之类的人。”诗僧齐己在泐山松下，曾经遇到一个僧人，从大拇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着腾空而去。出自《北梦琐言》。

丁秀才

朗州道士罗少微有一段时间寄居在茅山紫阳观。有一个丁秀才也和他同住观中。丁秀才的言谈举止，和平常人没有两样，但他不醉心于科举考试。他在这里徘徊逗留了好几年，观主一直待他很好。冬天的夜晚，大雪正下个不停，有两三个道士围炉闲谈，恨不得能有烤小羊吃有美酒喝。丁秀才说：“这有什么难的。”大家认为他只是开玩笑而已。一会儿，就见他开门挥袖走了。到了半夜，他披了一身雪回来了，提一银榼酒，拿了一只熟羊腿，他说这是从浙江帅府厨房中拿来的。大家既惊讶又高兴。丁秀才挥剑跳舞，腾跃而去，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唯有那只银榼还在。紫阳观观主把此事报告了县官。诗僧贯休所作《侠客诗》中说：“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大概就是在江淮一带听了这件事而构思的吧。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东方朔 刘 向 胡 综 张 华 束 皙

沈 约 虞世南 傅 奕 郝处俊 孟 诜

唐文宗 贾 耽 段成式 江陵书生

东方朔

汉武帝时，尝有独足鹤，人皆不知，以为怪异。东方朔奏曰：“此《山海经》所谓毕方鸟也。”验之果是。因敕廷臣皆习《山海经》。《山海经》，伯翳所著，刘向编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

《书》曰：“益典朕虞。”盖随禹治水，取山海之异，遂成书。出《尚书故实》。

刘 向

贰负之臣曰危，与贰负杀窫窬，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在关提西北。郭璞注云：汉宣帝使人发上郡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发反缚，械一足。以问，群臣莫知。刘向按此言之。宣帝大惊，由是人争学《山海经》矣。出《山海经》。

东方朔

汉武帝时，曾经出现过独脚鹤，人们不知是什么鸟，认为它的出现是一种怪异现象。东方朔向武帝上奏说：“这是《山海经》中所说的毕方鸟。”经过验证果然是这样。于是，汉武帝下诏书，命令大臣们都学习《山海经》。《山海经》，伯翳所著，西汉刘向进行了整理编排，并作了序言。伯翳也叫伯益。《尚书》上说：“益任朕虞。”因为益曾跟随大禹治水，遍采山川河海的奇异之处，写成了此书。出自《尚书故实》。

刘 向

贰负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危，和贰负一起杀了竊窬，帝把危拘禁在疏属山上。右脚戴着镣铐，两手和头发被反绑着，拘禁在山上，在关提西北部。郭璞在《山海经》的注文中说：“汉宣帝刘询派人在上郡采掘大石块，在一个石室中发现了一具古尸，全身赤裸，披发，双手被反绑，一只脚被铐着。汉宣帝询问这件事，大臣们没有知道的。刘向按《山海经》的记载回奏。汉宣帝很吃惊，由此，人们争学《山海经》。出自《山海经》。

胡 综

胡综博物多识。吴孙权时，有掘地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雕缕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时莫能识其所由者。权以综多悉往事，使人问之。综云：“昔秦始皇东游，以金陵有天子气，乃改县名。并掘凿江湖，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土之气。事见于《秦记》，此盖是乎？”众人咸叹其洽闻，而怅然自失。出《综别传》。

张 华

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骇省署。华曰：“此蜀铜山崩，故钟鸣应之也。”蜀寻上事，果云铜山崩。时日皆如华言。出《小说》。

又

晋陆士衡尝饷张华，于时宾客盈座。华开器，便曰：“此龙肉也。”众虽素伏华博闻，然意未知信。华曰：“试以苦酒灌之，必有异。”试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穷其所由，鲋主曰：“家园中积茅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鲋过美，故以饷陆。”出《世说》。

又中朝时，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以白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故声相应。可鍤 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依言，即不复鸣。出《小说》。

胡 综

胡综博学多识。东吴孙权时，有人在掘地时得到一个铜匣，长二尺七寸，上有琉璃盖，匣上雕刻着花纹，里边有一个白色玉石如意，手拿的地方刻着龙、虎、蝉形图案。当时，谁也不知道这物件的来由。孙权认为胡综对过去的事情很熟悉，便派人去问。胡综说：“当年秦始皇东游，认为金陵一带有天子气，便改了县名。掘江挖河，推平山丘，并在各地埋下宝物，用这种方法压制王土之气。此事在《秦记》上有记载，这些东西大概就是当年埋下的宝物吧。”众人很叹服胡综的博学多闻，自己感到很惭愧。出自《综别传》。

张 华

魏时，殿前的大钟忽然自己鸣响了起来，省署内外一片惊慌。张华说：“这是由于蜀地铜山山崩，大钟自鸣以应和。”不久，蜀地上奏，果然是铜山山崩。日期、时间和张华说的一样。出自《小说》。

又

晋时，陆士衡曾请张华吃饭，当时宾客满座。张华揭开一个食器，便说：“这是龙肉。”大家虽然知道张华博学多识，但这次却有点不大相信。张华说：“你们用苦酒浇一下试试，必然有奇异现象。”一试，那肉发出了五色光。陆士衡追问是怎么回事，厨师说：“我在我家园中堆积的茅草下得到一条白鱼，肉质、形状都很特殊，我觉得制成菜肴一定美味，所以才送给您品尝。”出自《世说》。

又，晋中朝时，有人家中蓄有一个铜澡盆，早晚定时发出鸣响，就像有人击打似的。这人把这事告诉了张华。张华说：“你这个铜澡盆和洛阳宫中大钟的音律相谐，所以宫中早晚敲钟时，你的铜盆也发声相应和。你可以用锉把澡盆锉轻一些，它们的音律就不同了，就不会再鸣响了。”按他说的办法做了，果然不再鸣响了。出自《小说》。

又武库内有雄雉，时人咸谓为怪。华云：“此蛇之所化也。”即使搜除库中，果见蛇蜕之皮。出《小说》。

又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即从华言，声闻数十里。出《小说》。

又惠帝时，有得一鸟毛长数丈。华见而叹曰：“此所谓海鳧毛。此毛出则天下土崩。”果如其言。出《异苑》。

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测。有一妇人欲杀夫，谓夫曰：“未曾见此穴。”夫自过视之。至穴，妇推夫坠穴。至底，妇掷饭物，如欲祭之。此人当时颠坠恍惚，良久乃苏。得饭食之，气力稍强。周惶觅路，乃得一穴。匍匐从就，崎岖反侧。行数十里，穴小宽，亦有微明，遂得宽平广远之地。步行百余里，觉所践如尘，而闻粃米香，啖之芬美，过于充饥。即裹以为粮，缘穴行而食。此物既尽，复遇如泥者，味似向尘，又赍以去。所历幽远，里数难测。就明旷而食所赍尽，便入一都。郭郭修整，宫馆壮丽。台榭房宇，悉以金魄为饰。虽无日月，明逾三光。人皆长三丈，被羽衣，奏奇乐，非世所闻也。便告请求哀。长人语令前去，从命进道。凡遇如此者九处。最后所至，苦告饥馁。长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须。初得一珠，长人取之。次捋又取，后捋令啖食，即得疗饥。请问九

又，武器库中出现了一只公山鸡，当时人们都感觉奇怪。张华说：“这是蛇变的。”他们便在库中搜寻，果然找到了蛇蜕的皮。出自《小说》。

又，吴郡临平水边有一高岸崩裂，出现了一只石鼓，敲打时不出声。有人去问张华。他说：“可用蜀地产的桐木，刻成鱼形，用这个敲打石鼓，就能发出声音。”按他的说法办了，鼓的响声十里外都能听到。出自《小说》。

又，晋惠帝时，有人得到一根数丈长的鸟毛。张华看见了叹息说：“这是海鳧毛。此毛出现，天下大乱。”果然如此。出自《异苑》。

又，洛中地方有一个洞穴，深不可测。有一个妇人想杀害自己的丈夫，对他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洞穴。”丈夫走来看。当他走到洞口时，妻子把他推到穴中。妇人扔了些食物，好像祭祀一样。这人当时

因颠簸下坠，精神恍惚，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他把妇人扔下的食物吃了，有了些力气。他小心翼翼地四处寻找出路，找到一个洞穴。伏下身子在里边爬，曲曲弯弯，爬了数十里，穴洞渐宽，也有了微弱的亮光，逐渐路也平了，地方也宽阔了。又步行了一百多里，觉得脚下踩的像尘土，闻着有股米香味，尝了尝味道很美，比一般食物还管饱。他就背了一些当粮食，路上食用。这东西吃光后，又遇到像泥一样的东西，味道和之前那些尘土样的东西相似，他又带了一些走。他走了很远，也不知有多少里。在一个明亮开阔的地方，泥土吃光了，进入一座都城。城中的建筑很整齐，宫馆也很壮丽。楼台亭榭，都用金子装饰。这里虽然没有太阳、月亮，但特别亮。人都有三丈高，身上披着羽毛衣，演奏的音乐也很奇特，在世间没有听到过。他把自己的情况向长人说明，并请求帮助。长人叫他还往前走，他听命又往前走。总共走过了九处这样的地方。到了最后一处，他向长人诉苦，说自己饿坏了。长人带他进入一院，指着庭中一棵大柏树，这树粗近百围，树下有一只羊，长人叫他跪下捋羊胡子。最初得到一个珠子，长人拿去了。又捋出一个珠子，又被取去。最后捋出一个，才叫他吃了，他马上就不饿了。他询问这九处

处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还问张华当悉。”此人便复随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还六七年间，即归洛。问华，以所得二物视之。华云：“如坐者是黄河龙涎，泥是昆山下泥，九处地仙名九馆，羊为痴龙。其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充饥而已。”出《幽明录》。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热，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热尽，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热。如此无穷。世人贵其异，不能识其名。雷焕元康中入洛，乃贡以示华。华云：“此所谓‘然石’。”出《异物志》。

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每游其上。晋初，尝有一人误坠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试投食于穴。坠者得之为粮，乃缘穴而行。可十许日，忽旷然见明。又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坠者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不？”坠者曰：“不愿停。”棋者曰：“汝从西行数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异，慎勿畏，但投身入

中，当得出。若饥，即可取井中物食之。”坠者如其言。井多蛟龙，然其坠者，辄避其路。坠者缘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坠者食之，了不复饥。可半年许，乃出蜀中。因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也。”出《小说》。

束 皙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仲冶：“三月三日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推之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

的名字，请求留在这里不走了。长人回答说：“您的命运是不能在这里住下的，回去问张华就明白了。”这人又顺着穴道往前走，终于在交郡出了洞穴。这一趟竟走了六七年的时间，回到洛阳。他问张华，并把他得到的两样东西给张华看。张华说：“像尘土的是黄河龙涎，泥是昆山下的泥，九处地方是地仙的九馆，羊是痴龙。第一个珠子若是吃了，与天地同寿，第二个能延长寿命，最后那个，只能充饥而已。”出自《幽明录》。

又，豫章有然石，用水浇便发热，用来烹煮，可以做熟饭。放完热后，再用冷水浇，更热。可以反复生热。人们很看重它的奇异功能，却不知它叫什么。雷焕元康年间到洛阳时带了一块给张华看。张华说：“这就是所说的‘然石’。”出自《异物志》。

又，嵩高山北侧有个大洞穴，深不可测，老百姓一年四季都会在上面游玩。晋初，曾有一人误坠洞中。一起来的伙伴们希望他侥幸不死，便往洞中投放了一些食物。坠者就吃这些食物，沿着洞穴往前走。十多天后，忽然前面宽阔明亮。又有一处草房，房中有二人对坐下棋，棋盘下有一杯白水。坠者诉说自己又饥又渴。下棋的人说：“可以喝这个。”坠者喝完，力量增加了十倍。下棋人问：“你愿不愿意留下？”坠者说：“不愿意。”下棋人说：“你往西走几十步，有一口井，井里多有怪异，你不要害怕，只管跳进去，就能出去。若饿了，就吃井中的东西。”坠者按照说的这么办了。井里有很多蛟龙，坠者避路而行。他沿着井壁往前走，井中有像青泥一样的东西，吃了

就不觉得饿了。就这样走了半年多，才从蜀中走出来。他回到洛阳，问张华。张华说：“那是仙馆，你喝的是玉浆，吃的是龙穴石髓。”出自《小说》。

束 皙

晋武帝司马炎问尚书郎挚仲治：“三月三日曲水这个节日，是怎么个来历？”挚仲治回答说：“东汉章帝刘烜时，平原人徐肇在三月初生了三个女儿，三天后全都死了。村里人认为是件怪事，便都到水边盥洗，以洗去霉气。这就是事情的起源。曲水

之义，盖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皙进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东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渊而出，奉水心剑曰：‘今君制有西夏，乃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业。”帝曰：“善。”赐金五十斤，而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出《续齐谐记》。

沈 约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贡径寸栗者，帝与沈约策栗事。帝得十余事，约得九事。及约出，人问今日何不胜。约曰：“此人忌前，不让必恐羞死。”时又策锦被事。出《卢氏杂说》。

又天监五年，丹阳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围四尺，上锐下平，盖如合焉。中得剑一，瓷具数十，时人莫识。沈约云：“此东夷罍孟也，葬则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则随当时矣。东夷死则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识。语在《江右杂事》。出《史系》。

虞世南

唐太宗令虞世南写《列女传》，屏风已装，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出《国史异纂》。

又太宗常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此行

秘书也。”

之意，大概就是依据这而来的。”武帝说：“若是如你所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尚书郎束皙进言说：“仲冶年轻，不知这样的事，请允许我说说它的起源。从前，周公营建洛阳，用流动的水运送酒杯。所以《逸诗》中说：‘羽觞随东流。’又因为，秦昭王在三日上巳时将酒放置在河弯，看到一个铜人从深水中走出，手捧水心剑说：‘你现在统治西夏，将来一定称霸诸侯。’因此，就在此地制定了曲水流觞之制。东西两汉沿袭不变，成为盛会。”晋武帝说：“很好。”赏束皙黄金五十斤，将仲冶降为阳城县令。出自《续齐谐记》。

沈 约

梁武帝萧衍很喜欢赌物游戏。这时宫中有进贡的一寸大小的栗子，武帝与沈约赌栗子。武帝记了十多条，沈约记了九条。沈约出来时，别人问他今天怎么输了。沈约说：“这个人忌妒比他强的人，不让他，恐怕他要羞死。”当时他们还玩赌锦被的游戏。出自《卢氏杂说》。

又，梁武帝天监五年时，在丹阳山南面得了一件瓦器，高五尺，周长有四尺，上尖下平，像个盒似的。里面装着一把剑和十几件瓷器，当时人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沈约说：“这是东部少数民族使用的一种葬具，葬人时用来代替棺槨。它的尺寸比较小，估计是按当时风俗制定的。因为东部少数民族死后都是坐葬的。”梁武帝佩服他的博学多识。这事记载在《江右杂事》中。出自《史系》。

虞世南

唐太宗李世民命令虞世南在屏风上书写《列女传》，当时屏风已装好，来不及去取书，虞世南凭记忆书写，一字不漏。出自《国史异纂》。

又，唐太宗常常出行，有司请求带上各种书册的副本。太宗说：“不用，虞世南就是我的行秘书。”

傅奕

唐贞观中，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士女奔凑，其处如市。傅奕方卧病，闻之，谓其子曰：“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莫能敌，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试焉。”僧絨膝甚严，固求，良久乃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出《国史异纂》。

郝处俊

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须无脂肥羊肉充药。韦不知所从得，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俊曰：“上好生，必不为此事。”乃进状自奏：“其无脂肥羊肉，须五十口肥羊，一一对前杀之，其羊怖惧，破脂并入肉中。取最后一羊，则极肥而无脂也。”上不忍为，乃止。赏处俊之博识也。出《朝野僉载》。

孟诜

唐孟诜，平昌人也，父曜明经擢第，拜学官。诜少敏悟，博闻多奇，举世无与比。进士擢第，解褐长乐尉，累迁凤阁舍人。时凤阁侍郎刘祎之卧疾，诜候问之，因留饭，以金碗贮酪。诜视之惊曰：“此药金，非石中所出者。”祎之曰：“主上见赐，当非假金。”诜曰：“药金仙方所资，不为假也。”祎之曰：“何以知之？”诜曰：“药金烧之，其上有五色气。”遽烧之，果然。祎之以闻。则天以其近臣，不当旁稽异术，左授台州司马，累迁同州刺史。每历官，多烦政，人吏殆不堪。薄其妻室，常曰：“妻室可烹之以啖客。”人多议之。出《御史台记》。

傅奕

唐朝贞观年间，有一个婆罗门僧说他得到一颗佛牙，能够穿透任何坚硬的东西。于是，男男女女都来观看，门庭若市。傅奕正卧病在床，听说后告诉他儿子说：“那不是佛牙。我听说金刚石特别坚硬，

一般的東西打不碎它，只有羚羊角可以。你可以去試試。”那僧人將佛牙收藏甚密，傅奕兒子懇求了很久才讓他看。他用羚羊角一打，应手而碎。從此，再沒有人去看了。現在打磨珠玉的人都用金剛石。出自《國史異纂》。

郝處俊

唐太宗告訴光祿卿韋某，說他要用無脂肥羊肉做藥。韋某不知去哪裡找，便到侍中郝處俊家去問。郝處俊說：“皇上有好生之德，必不會做這件事。”於是親自上奏說：“無脂肥羊肉，要用五十口肥羊，一個一個在羊面前殺死，羊很害怕，脂便破了，入到肉中。取最後一只羊，這羊肉很肥但無脂。”太宗不忍心這樣做，就作罷了。太宗很贊賞郝處俊的博學多識。出自《朝野僉載》。

孟詵

唐朝孟詵是平昌人氏。他的父親孟曜，以明經科及第，任學官。孟詵年少聰明，博聞多識，舉世無比。他進士及第，初任長樂尉，後升為鳳閣舍人。當時鳳閣侍郎劉祿之患病臥床，孟詵去問候，劉祿之留他吃飯，用金碗盛乳酪。孟詵看到很驚奇地說：“這碗是用藥金做的，不是石頭中冶煉出的。”劉祿之說：“這是皇上的賜物，應該不會是假金。”孟詵說：“藥金是用仙方配制出來的，不是假金。”劉祿之說：“你怎么知道？”孟詵說：“用火燒它，能出現五色氣。”馬上去燒，果然有五色氣。劉祿之告訴了武則天。武則天認為他是近臣，不應該搞旁門異術，把他降為台州司馬，後來又升為同州刺史。他每到一處為官，為政繁瑣雜亂，官民都不堪忍受。他對妻室也很刻薄，常說：“妻室可以用來做菜肴，招待客人。”人們對他議論紛紛。出自《御史台記》。

唐文宗

唐文宗皇帝聽政暇，博覽群書。一日，延英顧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瑤、楊嗣復、

陈夷行相顾未对。珏曰：“臣按《尔雅》，苹是蘋 蓇。”上曰：“朕看《毛诗疏》，苹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似非蘋 蓇。”又一日问宰臣：“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也。”《真诰》言，安姑有斫栗金跳脱，是臂饰。出《卢氏杂说》。

贾 耽

唐贾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乃是蕃虏来者，而与之坐，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郡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出《卢氏杂说》。

段成式

唐段成式词学博闻，精通三教。复强记，每披阅文字，虽千万言，一览略无遗漏。尝于私第凿一池，工人于土下获铁一片，怪其异质，遂持来献。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静一室，悬铁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户，但开一牖方才数寸，亦絨繻之。时与近亲辟牖窥之，则有金书两字，以报十二时也。其博识如此。出《南楚新闻》。

唐文宗

唐文宗李昂在处理朝政的闲暇时间，经常博览群书。一天，他在延英殿中问宰臣：“《诗经》中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一种什么草？”当时宰相李珏、杨嗣复、陈夷行相互看了看，没有回答。李珏说：“臣按《尔雅》的解释，苹是蘋 蓇。”文宗说：“我看过《诗经疏》，那上面说，苹叶圆、花白，在野地丛生，好像不是蘋 蓇。”又有一天，他问宰臣：“古诗有一句：‘轻衫衬跳脱。’这跳脱是什么东西？”宰臣们没有回答。文宗说：“就是现在手腕上戴的镯子。”《真诰》上说，安姑有斫栗金跳脱，是手臂上的装饰物品。出自《卢氏杂说》。

贾 耽

唐时贾耽非常喜好地理学。各地使者乃至蕃虏来人，他都请他们坐下来，询问他们那里的山川风貌，自然情况。他这样积累了三十年，准备好了资料，撰写了一部《海内华夷图》。问各地来的人，书中所写的内容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出自《卢氏杂说》。

段成式

唐时段成式不但在诗词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精通道、释、儒三教。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披阅过的文字，就是千言万语，也能过目成诵，略无遗漏。他曾经在私宅开凿一个池子，工人在土中挖出了一片铁，惊讶这铁的质地特殊，便给他送来。段成式用尺量了量铁的范围后，笑而不语。他腾出一间房子，把这片铁悬在房中的北墙上。然后用泥把门封住，只开一个几寸见方的小窗，这小窗也用锁锁着。他不时地和近亲开窗窥视，看到上面有两个金字，用来报告每天的十二时辰。他就是这样有学问。出自《南楚新闻》。

又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征引典故，无一事重叠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实。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艺文该赡。山简云：“吾年四十，不为家所知。”颇亦类似。出《玉堂闲话》。

江陵书生

江陵南门之外，雍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许，具体而微。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数百年前，此州忽为洪涛所漫，未没者三二版。州帅惶惧，不知所为。忽有人白之曰：‘洲之郊墅间，有一书生博读甚广，才智出人。请召询之。’及召

问之：‘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门。仆尝读《息壤记》云：“禹湮洪水，兹有海眼。泛之无恒，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置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后闻版筑此城，毁其旧制，是以有此怀襄之患。请掘而求之。’果于东垣之下，掘数尺，得石宫室，皆已毁损。荆帅于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绝。今于其上又起屋宇，志其处所。”旋以《息壤记》验之，不谬。出《玉堂闲话》。

又

段成式喜欢打猎，他父亲段文昌常常忧虑这件事。段成式已经年长，做父亲的也不便当面训斥，就请从事告诉成式。幕客们便一同到学院去，把丞相的意思转告给他，他很认真地听并表示感谢。第二天，又去郊外打猎，所带的鹰犬比平时多一倍。不久，他给那些从事每人送了一对兔子。并附信一封，信中所引用的典故，没有一件是重复的。那些从事都感到惊讶，佩服他信中的典故是那样多。他们一起去见段文昌，把信给段文昌看。看过之后，段文昌才知道了他儿子的学识、技艺是那么广博。山简曾说：“我都四十岁了，家中人还不了解我。”段成式和山简很相似。出自《玉堂闲话》。

江陵书生

江陵县城的南门之外，雍门之内，东墙下有一所小瓦房，高约一尺，规模虽小，而样式完备。向州人打听情况，回答说：“这是息壤。”追问其来由，回答说：“几百年以前，这个州暴发洪水，土地大部分被淹没，没淹没的只有三两处建筑。州帅很惶恐，不知怎么办好。忽然有人告诉他说：‘在城郊有一个书生，博览群书，才智出众。请把他召来问一问。’把那读书人召来询问，他说：‘这是息壤之地，在南门。我曾读过《息壤记》，书中说：“大禹治水时，这里有海眼。泛滥无常，大禹于是凿石造了一个龙宫，填在穴中，用以堵塞水脉。”后来听说为了建筑此城，把旧建筑都毁掉了，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水灾。请挖掘一下找找。’在东墙下挖了数尺，果然挖出了一个石头雕刻的宫室，已经被损坏了。荆州帅于是重新修葺，用厚土掩

埋，才没有再发生洪水。现在在土上面又建起这个房舍，用来标志这个地方。”用《息壤记》一对照，果然不错。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马相如	谢朓	沈约	庾信	王勃
卢照邻	崔融	张说	崔曙	王维
李翰	顾况	卢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韩翃	杨凭	符载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门		

司马相如

汉司马相如赋诗，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学相如之赋而弗迨也，故雅服焉。相如为《上林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而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卿，犍为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必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博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敢言作赋之心矣。出《西京杂记》。

司马相如

西汉时司马相如作的赋，当时人都称赞，说它们典雅富丽，其他诗人的作品都比不上。扬子云说：“长卿作的赋，不似从人间来的，难道是神仙点化而成的？”扬子云学司马相如的赋，但是赶不上司马相如，所以他很佩服司马相如。相如写的《上林赋》，意思潇洒，不再与外物相关，控引天地，涉古及今。他有时睡卧构思，灵感来时便跃然而起，挥笔为文，几百天后才写成。他的友人盛览，字长卿，是犍为一带的名士，曾问司马相如作赋的方法，相如说：“聚合纂组以成文采，排列锦绣而为质地，文采与质地互相搭配，如同经线纬线、宫和商等五音交错排比一般，就能创作出绮丽无比的赋来，这是赋的

外在形式。作者要有广阔的胸怀，总览世间众生相，这种广博的修养完全是在内部形成的，而不依靠博览。”盛览写完了《合组歌》《列锦赋》后，便不再作赋，也终身不敢谈作赋的想法了。出自《西京杂记》。

谢 朓

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出《谈薮》。

沈 约

梁奉朝请吴均有才器，常为《剑骑诗》云：“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高祖谓曰：“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均默然无答。均又为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隐侯约语之曰：“印黄沙语太险。”均曰：“亦见公诗云‘山樱发欲然’。”约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讫。”出《谈薮》。

庾 信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僉载》。

王 勃

唐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出《谈薮》。

卢照邻

唐卢照邻字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

谢 朓

梁高祖非常看重陈郡人谢朓的诗。他常说：“三天不读谢朓的诗，就觉得口中发臭。”出自《谈薮》。

沈 约

梁时，奉朝请吴均有才华器度。他曾写过一首《剑骑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梁高祖对他说：“你诗中说的天子我已经看见了，那么关西在哪？”吴均沉默，没有回答。吴均另一首诗中有：“秋风淩白水，雁足印黄沙。”隐侯沈约说：“印黄沙，用语太险。”吴均说：“我在你的诗中也见过‘山樱发欲然’这样的句子。”沈约说：“我刚‘欲然’，就已经‘印讫’了。”出自《谈薮》。

庾 信

南朝梁庾信刚到北方，北方的文人很看不起他。庾信把他作的《枯树赋》给他们看，读过之后，这些人便不敢再轻视他了。当时温子昇作《韩陵山寺碑》碑文，庾信读后写其本。南朝的人问庾信：“北方的文人怎么样？”庾信说：“唯有《韩陵山寺碑》的碑文还可以。薛道衡、卢思道多少懂点文墨。其余的都是驴鸣狗叫，喧扰嘈杂而已。”出自《朝野僉载》。

王 勃

唐时，王勃每当书写碑颂时，先磨几升墨，然后盖被蒙头躺卧。忽然起来，提笔书写，一气呵成，也不涂改。当时人们把这叫作打腹稿。出自《谈薮》。

卢照邻

唐朝时的卢照邻，字昇之，是范阳人。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在邓王府任典签，王府中所有文书的往来，全都由他承办。邓王府内有

很多书籍，卢照邻全部阅览过，而且还能记住一些。

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出《朝野金载》。

崔 融

唐国子司业崔融作武后册文，因发疾而卒。时人以为二百年来无此文。出《国史纂异》。

张 说

唐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艺之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异乎？若施之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

后来他升任益州新都县县尉。任期满后，他就在蜀中游览盘桓，终日饮酒、赋诗，生活得很豪放、开朗。所以人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卢照邻听后说：“在王勃之后我很高兴，可是在骆宾王之前，我感觉很耻辱。”当时，杨炯的诗，喜欢把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人们称这是“点鬼簿”。骆宾王的诗文好用数字作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人们称他为“算博士”。卢照

邻的文章，当时人们不能评论它的得失。很可惜，他不幸患有冉耕之疾，著了《幽忧子》，用来发泄自己的忧愤情绪。文集共二十卷。出自《朝野金载》。

崔 融

唐朝国子司业崔融，撰写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的册文时患病死亡。当时人们认为，二百年来没有过这样的文章。出自《国史纂异》。

张 说

唐朝时，张说和徐坚同在集贤院当学士十多年，两个人爱好一致，感情相投。当时和他们共事的学士们先后去世的有很多，独有张说和徐坚二人还在世。张说把当年的学士名字都一一写出来，和徐坚一起观看。徐坚对张说说：“诸位当年都是各有专长，各领风骚啊，请问他们的才能谁高谁低？”张说说：“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章，都是良金美玉，用在任何地方都非常得当。富嘉谟的文章，有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一丛丛云雾喷薄升起，震天的雷声一起发作，实在令人惊异。但是，他这种言论，若是用在朝政上，则就可怕了。阎朝隐的文章，有如妆容艳丽的美人在轻歌曼舞，读后令人忘忧。然而和风流儒雅相比，还是属于俳優之类。”徐坚又问：“现在的后起之秀，谁的文章好？”张说说：“韩休的文章，有如大羹玄酒，虽典雅而符合法式，但缺少韵味。许景先的文章，有如丰肌腻体，虽华丽可爱，但缺少风

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笋，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出《大唐新语》。

崔 曙

唐崔曙应进士举，作《明堂火珠》诗，续有佳句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其言深为工文士推服。既夭殁，一女名“星星”而无男，当时咸异之。出《明皇杂录》。

王 维

唐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凉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以为《含英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李嘉佑诗也。出《国史补》。

李 翰

唐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出《国史补》。

顾 况

唐顾况在洛，乘间与一二诗友游于苑中。流水上得大梧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泛于波中。诗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后十日余，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一诗，故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

骨。张九龄的文章，有如素绢白练，虽应时实用，但缺少润饰。王翰的文章，像华美的玉器，虽灿烂珍贵，但多有瑕疵。若能去其所短，扬其所长，也是一时之秀。”出自《大唐新语》。

崔 曙

唐朝崔曙应进士举，他作了一首《明堂火珠》诗，续作中有佳句：“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此句深为文人们推崇和叹服。崔曙死后，只留下一女，名星星，没有男孩。他留下的后人和他诗中写的一样，当时人们认为很奇异。出自《明皇杂录》。

王 维

唐时王维喜好佛教，所以他的字叫摩诘。他情趣高卓，得到了宋之问的辋川别业，风景很美，就是现在的清凉寺。王维的诗享有盛名，然而他写诗时好摘取别人的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们认为这是《含英集》中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这两句是李嘉佑的诗。出自《国史补》。

李 翰

唐时的李翰，文章虽然宏伟畅达，但他写作时文思却十分艰苦苦涩。他晚年时居住在阳翟，常常向邑令皇甫曾学习音乐。文思枯竭时就奏乐，文思涌来时则写文章。出自《国史补》。

顾 况

唐时顾况住在东都洛阳，一次在闲暇时和一两个诗友在宫苑中游玩。他从流水上拾到一枚大梧桐树叶，叶上有一首题诗：“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第二天在流水的上游，也在树叶上题了一首诗，放在流水中。诗是：“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十多天以后，有人在园林游春，又在一片树叶上发现了一首诗，拿给顾况看。诗是：“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出《本事诗》。

卢 渥

中书舍人卢渥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拏来。叶上及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独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篋。”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出《云溪友议》。

唐德宗

唐德宗每临朝，多令征四方丘园才能学术直言极谏之士。由是题笔贡艺者满于阙下。上多亲自考试，故绝请托之门。是时文学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政殿，或有乖谬者即浓点笔抹之，或称旨者翘足朗吟。翌日，即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朕门生也。”公卿大夫已下，无不服上藻鉴。宏词独孤绶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览，称叹久之。因吟其词云：“化之式孚，则必爱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甚嘉之，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悉令放于荆山之南。而绶不斥受献，不伤放弃，上赏为知去就也。出《杜阳杂编》。

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出自《本事诗》。

卢 渥

中书舍人卢渥应举那年，偶然走过宫墙的御沟，看见水上有一枚红叶，他叫仆人拿过来。红叶上题了一首绝句，卢渥把它放在了装衣帽的小箱中。有时拿出来给朋友们看看。后来唐宣宗李忱裁减宫女，初下诏，准许宫女嫁百官司吏，独不允许嫁给贡生、举人。卢渥后来到了范阳任职，因此也得到了一个从宫中退出来的宫女。这位宫女看到了红叶，感慨了好一会儿，说：“当时只是偶然题诗放在水中，没曾想郎君会把它收藏在箱子中。”一看笔迹，果然是她写的，两人都为此事奇巧而惊讶。那红叶上的诗是：“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出自《云溪友议》。

唐德宗

唐德宗李适每次上朝时，每每下令征召隐居四方、学术有成、敢于直言谏议的人士。因此，前来建言献策、卖弄才艺的人聚满了京城。皇帝往往亲自主持考试，杜绝了旁门左道、托人说情等不正之风。这时文章学术被看得很高，公道大振，已经在朝廷任职的官员都为推荐贤士而尽心尽力。皇帝在宣政殿主持制科考试，遇有错谬之处就浓笔点抹，遇有称心的文章，则翘足吟诵。第二天，便把满意的文章给宰臣和学士们看，说：“这都是我的门生。”满朝的官员，都很叹

服皇帝评量、鉴定人才的能力。参加宏词科考试的独孤绶作了一篇《放驯象赋》。皇帝读过之后，赞叹了很久，还吟诵着赋中的句子：“化之式孚，则必爱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皇帝特别赞赏这些句子，所以特意在他的名下写了第三等。早在代宗朝时，文单国进贡驯象三十二头，皇帝命令放归荆山南部。独孤绶在赋中既没有说接受进贡不对，又没说把驯象放回山中不好，皇帝很欣赏他懂得其中的道理。出自《杜阳杂编》。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出《国史补》。

戎 昱

唐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有五利而无千金之费。”帝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辞焉。”帝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圣旨如此稠叠，士林之荣也。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帝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论者矣。出《云溪友议》。

李 端

唐郭暧尚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绝妙。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喜，出名马金帛为赠。是会也，端擅场；送丞相王缙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丞相刘晏之巡江淮，钱起擅场。出《国史补》。

唐德宗贞元五年，初设中和节，皇帝作了一首诗，众朝臣唱和。皇帝下诏把这些诗的写本赐给容州的戴叔伦，国人都认为戴叔伦无比荣耀。出自《国史补》。

戎 昱

唐宪宗李纯当皇帝的时候，因北方的少数民族经常骚扰唐朝边境，有大臣奏议：“古代和亲，有五项好处而又不用破费金钱。”皇帝说：“近来听说有一位大臣能写诗，但他的姓氏很少见，不知是谁？”宰相回答说：“恐怕是包子虚、冷朝阳。”结果都不是。皇帝便吟诵道：“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们回答说：“这是戎昱的诗。京兆尹李銮曾经要把女儿嫁给他，叫他改姓，戎昱坚决辞绝了。”皇帝高兴地说：“我还记得一首《咏史》诗，此人若是在的话，我一定叫他去任朗州刺史。武陵县的桃源，足以让诗人诗兴大发。”圣旨如此稠密重叠，这实在是读书人的荣幸。这首《咏史》诗是：“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皇帝笑说：“魏绛之功，也太懦弱了。”于是，大臣公卿们便不再议论和亲的办法了。出自《云溪友议》。

李 端

唐朝郭暧娶了升平公主，当了驸马。他宴请了很多文士，即席赋诗。升平公主在帷帐后面观看。李端在宴会过半时写完了诗，有“荀令何郎”之句，众人称赞句子绝妙。有人说他事前就构思好了，李端说：“换一韵我再赋一首。”钱起说：“就用我的姓为韵。”李端又有“金埒铜山”之句。郭暧非常高兴，赠给他名马、金银、布匹。这次宴会，李端出类拔萃；在送丞相王缙去镇守幽朔的宴会上，韩翃出众；在送丞相刘晏去江淮巡视的宴会上，钱起超群。出自《国史补》。

韩 翃

唐韩翃少负才名。侯希逸镇青淄，翃为从事。后罢府，闲居十年。李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共目为恶诗韩翃。翃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扣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云：“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也？”韩曰：“是也。”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出《本事诗》。

杨 凭

唐京兆尹杨凭，兄弟三人皆能文，为学甚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出《传载》。

符 载

唐符载字厚之，蜀郡人，有奇才。始与杨衡、宋济栖青城山习业。杨衡擢第，宋济先死，无成。唯载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韦皋镇蜀，辟为支使。虽曰受知，尚多偃蹇。皋尝于二十四化设醮，请撰斋词。于时陪饮于摩诃池，载离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

韩 翃

唐朝韩翃年轻时就很有才名。侯希逸镇守青淄时，韩翃在他手下当从事。后来被罢官，在家闲居十年。李勉去镇守夷门时，被启用为幕僚。当时韩翃已经到了晚年，和他一起任职的都是些年轻人，对他不了解，看不起他写的诗。韩翃很不得意，多称病在家。唯有一个职务不高的韦巡官，他也是一个知名人士，和韩翃相处得很好。一天半夜时，韦巡官急急来敲门。韩翃出来见他，他祝贺说：“你升任驾部

郎中了，让你负责起草诰命。”韩翃很吃惊，说：“不可能有这种事，一定是错了。”韦巡官坐下后说：留邸呈上状文汇报说缺少起草诰命的人，中书省两次提名，皇帝没批。又请示，德宗批示，用韩翃。当时还有一个跟韩翃同名同姓的人，任江淮刺史。又把他两人同时上报皇帝。皇帝又批示说：“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腊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示说：“就用写这首诗的韩翃。”韦巡官又祝贺说：“这不是你写的诗吗？”韩翃说：“是我写的。”他才知道没有错。天亮时，李勉和同僚们都来祝贺。这时正是唐德宗建中初年。出自《本事诗》。

杨 凭

唐朝时京兆尹杨凭，兄弟三人的文章都很好，学习十分刻苦。一次，兄弟三人同写一篇文章，三人同坐在院中的大石上，不怕霜露打湿了衣服，直到把文章写完。出自《传载》。

符 载

唐朝时蜀人符载，字厚之，有奇才。他最初和杨衡、宋济一同住在青城山学习。杨衡及第，宋济先死，一事无成。唯有符载以王霸自许，耻于以常规途径入仕。韦皋镇守蜀地时，任用他为支使。虽说已算知遇了，他仍然觉得不得志。韦皋曾在二十四化设道场，请他写斋词。当时符载在摩诃池旁陪韦皋喝酒，他离开席位洗漱后，命十二个小吏捧砚台，每人分两题。他缓步池间，各授

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刘闢时为金吾仓曹参军，始依皋焉。载与撰真赞云：“矫矫化初，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鹗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觐，麟阁之中。”及皋卒，闢总留务，载亦在幕中。及闢败，载亦免祸。出《北梦琐言》。

王 建

唐王建初为渭南县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

均，复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故元稹以尝有宫词，诏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将被奏劾，因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著，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出《云溪友议》。

裴 度

唐宪宗以玉带赐裴度，临薨却进。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间。”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出《因话录》。

白居易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杨柳

斋词，小吏们随之书写，才思如此敏捷。刘^闢当时任金吾仓曹参军，开始依附韦皋。符载给刘^闢题画像的诗是：“矫矫化初，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鹗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觐，麟阁之中。”韦皋死后，刘^闢留任统领事务，符载也在幕府中。最后刘^闢事败，符载并没受牵连。出自《北梦琐言》。

王 建

唐朝王建最初在渭南任县尉，一次偶遇宫中宦官王枢密，尽了同宗的情分。但因为彼此不同，王建很轻视王枢密。因饮酒过量，王建说起了东汉时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由于信任宦官，引起党锢之祸等事。王枢密深恨王建的讥讽，责问道：“吾弟所有的宫词，天下人都在传诵。宫廷禁卫森严，那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王建没法回答。从前元稹所作的宫词，也曾被下诏封禁。朝廷认为孔光终日清谈，不

论政事，是非常谨慎的。后来有人上奏弹劾王建，因为他写的诗，却脱过了灾祸。他的这首诗是：“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著，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出自《云溪友议》。

裴 度

唐宪宗李纯曾赐给裴度一条玉带，他在临死前，想把玉带再献给皇帝。他的门人写的奏表，都不如他的意。裴度于是叫子弟执笔，自己口授：“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它带到地下，又不该留在人间。”听到的人都叹服他的文词简洁、贴切而不乱。出自《因话录》。

白居易

唐朝白居易有一姬善歌，名樊素；一姬善舞，名小蛮。他曾在诗中写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后来，白居易年纪大了，而小蛮却正值青春年少，丰腴艳丽，他因此写了一首《杨柳

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自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后除苏州刺史，自峡沿流赴郡。时秭归县繁知一，闻居易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居易睹题处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兢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变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雾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

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篇诗，与繁生同济，而竟不为。出《云溪友议》。

元和沙门

唐元和中，长安有沙门，不记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之处。张籍颇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

词》，用以抒发他的惆怅心情：“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到了唐宣宗李忱时，宫中乐工演唱这首词，皇帝问：“谁写的词？永丰在什么地方？”左右大臣一一回答了他。他便派人东去洛阳，取来两枝永丰柳，栽植在宫禁中。白居易知道皇帝知道了他的姓名，又喜好风雅，于是又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后来白居易调任苏州刺史，自三峡沿江而下去赴任。当时秭归县的繁知一，听说白居易要过巫山，他事先在神女祠的粉墙上用大字书写道：“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居易看到题诗心情格外舒畅，便邀请繁知一过来会面，说：“历阳郎中刘禹锡，治理白帝城三年，曾想在这里写一首诗，却因为胆怯而没有写。他离开这里的时候，认真读了一千多首写巫山的诗，认为只有四首最好。这四首诗，确实是古今绝唱啊，他人不应该再轻易写了。沈佺期的诗为：‘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兢的诗为：‘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的诗为：‘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的诗为：‘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咏完这四首诗，便和繁知一一同乘船离去，而没有在此题写诗篇。出自《云溪友议》。

元和沙门

唐元和年间，长安有一个僧人，不记得他的名字了。非常喜欢挑剔别人文章的毛病，尤其能捕捉文章的语言、内容和前人相似的地方。张籍很生气，便冥思苦想，想到了两句：“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便去找那僧人夸耀说：“这个应该没有重复前辈的文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见他桃李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出《摭言》。

吧？”僧人笑着说：“这意思也有人写过。”张籍说：“以前有谁写过？”僧人冷冷地吟诵道：“见他桃李发，思忆后园春。”张籍听完后拍掌大笑。出自《摭言》。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 牧 天峽游人 譚 铄 周匡物 王 播
朱庆余 唐宣宗 温庭筠 李商隐 刘 璩
郑 畋 司空图 高 蟾

杜 牧

唐白居易初为杭州刺史，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之。始植于庭，栏门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从富春来，未知白，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幙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隐，各希首荐焉。白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次之。

张曰：“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比，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褻毋

杜 牧

唐时白居易最初在杭州当刺史，派人去寻找牡丹花。独有开元寺的僧人惠澄最近在京师得到了。最初栽植在庭院里，门户严密，别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已经是春深时节，惠澄用油布搭小棚覆在花上，牡丹花从此才开始在东越种植。这时，正巧徐凝从富春来，他不知道白居易在这里，先题了一首诗：“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幙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居易随即也到开元寺赏

花，看到徐凝便让他一起喝酒后再回去。这时张祜也坐船来了，很是放达不羁。张祜与徐凝二人都不是隐遁之士，都希望以第一名被举荐。白居易说：“你们二位论文就像廉颇和白起在鼠穴中相斗一样，胜负在于一战。”便为他们出了《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两个题目。考完后送到京中，徐凝第一，张祜第二。

张祜说：“我的诗中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很多读书人以之与陈后主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比，认为空有前名。张祜的《金山寺》诗中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然綦毋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二句未为佳也。白又以祜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叹曰：“荣辱纠纷，亦何常也。”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自是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试矣。

先是李林宗、杜牧，与白犂下较文，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趋事之礼。李尝谓白为嚬囁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獅子也，其锋不可当。”

后杜牧守秋浦，与张祜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白有非祜之论，尝不平之。乃为诗二首以高之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此为祜得意之语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异于白而曲成于张也。故牧又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淫言媒语，鼓扇浮器。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衍于祜耳。出《云溪友议》。

天峽游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邓先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泊死，自京归葬是山，云是尸解也。然悉为丘陇，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

不言姓字，但云天峤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

潜有“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这两句也不算好。白居易又说到张祜的宫体诗，四句之中皆用数字对仗，这没有什么奇异的，不如徐生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张祜叹惜说：“荣辱纠纷，何其经常。”于是漫步吟歌而去，徐凝也乘船回去了。从此，这二位便终身闲居，再也不参加乡试了。

之前，李宗林、杜牧和白居易曾经在京城谈论过文章，李、杜二人说元稹和白居易诗体庞杂，很为诗文清峻寒苦者轻视，因此彼此间产生了矛盾。白居易任河南尹，李宗林为河南令，他俩在路上相遇。白骑马，李坐轿，好像不太合趋事礼。李宗林曾说白居易是嚅囁公，大家听后笑了。白居易的名声稍微受了点损害。白居易说：“李直木林宗的字。像条咬我的疯狗，相当厉害。”

后来，杜牧守秋浦，和张祜成为诗酒之交，他非常喜欢张祜的宫词。他知道白居易在钱塘有非难张祜的言论，很为张祜不平。为了提高张祜的声誉，他写过两首诗，诗中有：“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有：“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祜的诗为：“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是张祜最得意的作品。李宗林和杜牧身旁的人，都很称赞，都不同意白居易对张祜的评价，而赞扬张祜。杜牧又写文章评论说：“近来有元稹和白居易，喜好淫词浪调，鼓惑扇动轻浮不实的文风。我只恨职位在他以下，不能以法治他。”这都是为了提高张祜的声誉。出自《云溪友议》。

天峤游人

麻姑山，山谷秀丽，草木多奇。邓先客来到延康，他家四五代都是国道师，获赐紫衣。他们死了之后，由京城运回麻姑山安葬。据说他们的死是尸解。然而都有坟丘，两旁松柏相望。诗人经过这里，必有吟咏，所题之诗已有几千首了。忽然有一少年，在这题了一绝，他

没有题写姓名，只说是天姥游人。后来人们看到他写的讥刺诗，就没人再题诗了。邓氏的名声，也逐渐减弱。他的诗是：“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出《云溪友议》。

谭 铢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比于钱唐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竟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之秀士也，因书一绝。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出《云溪友议》。

周匡物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士及第，时以歌诗著名。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出《闽川名士传》。

王 播

唐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僧斋食。后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名，皆以碧纱罩其诗。播继以二绝句曰：“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未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出《摭言》。

去，何事人间有殡宫。”出自《云溪友议》。

谭 铢

真娘是吴国的美人，好比钱塘的苏小小。她死后葬在吴宫旁侧。过往行人墨客有感于真娘的华丽美艳，在她墓前树上提了很多诗。有个叫谭铎的举人，他是吴地的一位才子，也题写了一首绝句。以后再来的人，看到他那首诗，便不再写了。他的诗是：“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出自《云溪友议》。

周匡物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氏。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时在王播榜下进士及第，当时他的诗歌很有名气。最初的时候，周家很贫苦，去应举时都是徒步往返，落魄风尘，怀才不遇。他路经钱塘江，没有钱坐船，等了很久也过不去钱塘江，就在公馆题了一首诗：“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官看到诗后，怪罪摆渡的小吏。到现在各地的渡口都传诵这首诗。摆渡人不敢收取应举人的船费是从这时开始的。出自《闽川名士传》。

王 播

唐人王播少年时孤苦贫穷，曾经在扬州惠照寺木兰院客居，跟随僧人吃斋饭。后来僧人逐渐厌烦他，怠慢他，就在吃完饭后才敲钟使他赶不上饭点。二十四年后，王播当了大官，镇守扬州，于是重游旧地。看到从前他题诗的地方，都用绿纱罩上了。王播又写了两首绝句：“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未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出自《摭言》。

朱庆余

唐朱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余新旧篇什数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于怀抱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无不缮录讽咏，遂登科第。初庆余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

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是朱之诗名，流于四海内矣。出《云溪友议》。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进士陈珙等三人应博士宏词，所司考定名第及诗赋论。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藩等问曰：“凡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对曰：“赋忌偏枯庸杂，论失褒贬是非，诗则缘题落韵，其间重用文字，乃是庶几，亦非有常例也。”又曰：“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云：‘善抚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钱起虽重用字，他诗似不及起。虽谢朓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远，水还江汉流’之篇，无以比也。”其宏词诗重用字者登科。起诗便付《史选》。出《云溪友议》。

又

宣宗因重阳，赐宴群臣，有御制诗。其略曰：“款塞旋征骑，和戎委庙贤。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边。”宰臣以下应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诗最出。”其两联云：“四方无

朱庆余

唐时，朱庆余遇见水部郎中张籍后，二人成为知音。张籍把朱庆余的很多新旧作品要去，经过他吟诵修改后，只留二十六篇。张籍把些作品带在身边，经常向别人推荐和赞扬。当时人们因为张籍很有诗名，也都抄录吟诵，朱庆余因此登科及第。开始时朱庆余很谦虚，他作了一首《闺意》，献给张籍，诗是：“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也酬答了他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此，朱庆余诗名大振，到处流传。出自《云溪友议》。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进士陈玘等三人应博士宏词考试，主考官考定了三人的名次及诗、赋、论。皇帝在延英殿召来中书舍人李藩等，问他们：“在考试中，重复用字的，如何评议？”李藩回答说：“赋忌用词偏颇枯燥，内容平庸杂乱。论怕褒贬不明，是非不清。诗则要求切题押韵。这里有重用字也许可以，但并非常例。”皇帝又问：“谁的诗重用字了？”回答说：“钱起的《湘灵鼓瑟》诗中写道：‘善抚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他的这首诗中，用了两个不字。”皇帝说：“钱起的诗虽然重用了字，别人的诗似乎都比不上。虽然谢朓的诗有‘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远，水还江汉流’之句，也没法和钱起的诗比。”这次宏词科考试，重用字者登科及第。钱起的诗被收入《史选》。出自《云溪友议》。

又

唐宣宗在重阳节赐宴招待群臣，作了一首诗，其中有：“款塞旋征骑，和戎委庙贤。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边。”满朝大臣都作了和诗。皇帝说：“宰相魏謩的诗最好。”其中有两联：“四方无事去，神豫抄秋来。八水寒光起，千山霁色开。”上嘉赏久之。魏謩舞拜谢，群寮耸视，魏有德色，极欢而罢。出《抒情诗》。

温庭筠

唐温庭筠字飞卿，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搢绅薄之。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试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

宣宗赏焉。又药有名“白头翁”，温以“苍耳子”对。他皆此类也。

宣帝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修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

温亦有言云：“中书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长史、司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大参簿尉之类耶？”帝曰：“非也。”谪为坊城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竟流落而死也。

豳国公杜棕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诣韦曲林氏林亭，留诗云：“卓氏炉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豳公闻之，遗绢千匹。吴兴沈徽云：

事去，神豫抄秋来。八水寒光起，千山霁色开。”皇帝赞赏了很久。魏謩蹈舞拜谢，群臣们都用敬畏的目光看着他，魏謩流露出得意之色，大家尽欢而散。出自《抒情诗》。

温庭筠

唐时温庭筠，字飞卿，旧名岐。他和诗人李商隐齐名，被人们称为“温李”。他才思艳丽，擅长小赋。每次考试，押官韵作赋，他只需要叉八次手而八韵作成，速度很快。他经常为邻座的考生代作文章，人们送他外号“救数人”。由于他品行有缺，所以受到士大夫的轻视。

李义山对他说：“我近来作了一联‘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没有得到偶句。”温庭筠说：“你怎么不对‘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唐宣宗曾写诗，上句有“金步摇”的句子，未能对出下句，派人请进士们对。温庭筠以“玉条脱”对上了，宣宗很赞赏。又有一味药名叫“白头翁”，温庭筠以“苍耳子”为对。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

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叫温庭筠代他撰词，献给宣宗，并告诉温不要泄露此事，温庭筠却很快把这事说了，因此令狐绹便疏远了他。

温庭筠也说过：“中书省内坐将军。”是讥讽那些宰相们没学问。

宣宗喜欢微服出行，有一次在旅舍遇上了温庭筠，温不认识皇帝，很傲慢地追问皇帝说：“你是长史、司马之流的大官吗？”皇帝说：“不是。”温又问：“那你是大参簿尉之类的吧？”皇帝说：“不是。”因此，把温庭筠贬为坊城尉。皇帝在诏书中说：“读书人应以德行为重，文章为末。你这样的人，品行不可取，文章再好也是弥补不上的。徒负不羁之才，没有什么适时之用。”温庭筠最后竟流落而死。

豳国公杜惊从西川调到淮海，温庭筠到了韦曲的林氏林亭，写诗曰：“卓氏炉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豳公看到后，赏绢一千匹。吴兴的沈徽说：

“温曾于江淮为亲表檄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岁举场，多为举人假手。”侍郎沈询之举，别施铺席，授庭筠，不与诸公邻比。翌日，于帘前请庭筠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出《北梦琐言》。

李商隐

唐李商隐字义山，为彭阳公令狐楚从事。彭阳之子绚，继有韦平之拜，似疏商隐，未尝展分。重阳日，商隐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原缺出处，今见《北梦琐言》卷七。

刘 瑒

唐刘瑒字子全，幼苦学，能属文，才藻优赡。大中初，为翰林学士。是时新复河湟，边上戎事稍繁。会院中诸学士或多请告，瑒独当制。一日近草诏百函，笔不停缀，词理精当。夜艾，帝复召至御前，令草《喻天下制》。瑒濡毫抒思，顷刻而告就。迟明召对，帝大嘉赏，因而面赐金紫之服。瑒以文学受知，不数年，卒至大用。

其告喻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国也，何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于大宁。朕猥荷丕图，思弘景业。忧勤戒惕，四载于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

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

“温庭筠曾在江淮一带被亲戚打过，因此改名庭筠。每年科举考试时，他常为人代作文章。”侍郎沈询主持的一次考试，为温庭筠单设了一个座位，不和其他考生相邻。第二天，在帘前请温庭筠说：“以前那些应举考试的人，都是托你代作诗文。我这次的考场上，没有人托你吧，希望你好自为之。”把温庭筠打发走了，温庭筠由此不得意。出自《北梦琐言》。

李商隐

唐时李商隐字义山，在彭阳公令狐楚手下当从事。彭阳公的儿子是令狐绹，自继父拜相后，有些疏远李商隐，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重阳节那天，李商隐到他的家，在大厅上题了一首诗，其中有：“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丞相令狐绹读过之后，颇感惭愧、怅然，于是把那个大厅锁起来了，再也没用过。原缺出处，今见《北梦琐言》卷七。

刘 瑑

唐时刘瑑字子全，幼年时就苦学，文章写得好，才思敏捷，词藻丰富。唐宣宗大中初年时为翰林院学士。当时刚刚收复了河湟一带的疆土，边境上战事频繁。这时候，翰林院多位学士请假，只有刘瑑一人起草文件。一天要起草一百多件诏书，笔总是不停，然而文章却是条理精当，词句妥帖。一天深夜，皇帝又把他召到面前，让他起草一份《喻天下制》。他润笔构思，一会儿就写完了。天亮时皇帝召对，对他大加赞赏，当面赐他金紫衣。刘瑑以文章知名，没几年，就升任重要的官职。

刘瑑起草的告喻制是这样写的：“自从当年皇帝建国以来，都是以文守业，以武卫国，只有这两项齐备，国家才能安宁。朕继承大业以来，常常想着弘大基业。忧虑勤劳，戒慎警惕，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每每想念宽广辽阔的河湟疆土。天宝末年，犬戎乘我多难，无力抵抗，纵马进犯，接近京郊。事情发生已经过了十

叶，时近百年。卿士献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于是，收复无由。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祐，将士等栉沐风雨，暴露郊原。披荆榛而刁斗夜严，出豺狼而穹庐晓破。动皆如意，古无与京。念此诚勤，宜加宠赏。”词不多载。出郑处诲所撰《刘瑑碑》。

郑 畋

马嵬佛堂，杨妃缢所。迨后才士经过，赋咏以道其幽怨者，不可胜纪。皆以翠翘香钿，委于尘泥，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无逃此意也。丞相郑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观者以为真辅国之句。出《阙史》。

司空图

唐晋国公裴度讨淮西，题名于华岳庙之阙门。后司空图题诗纪之曰：“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鼙。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出《摭言》。

高 蟾

唐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薛能谓人曰：“傥见此公，欲赠其掌。”然而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

代，将近百年了。在这期间，卿士们贡献自己的才能，无不竭尽全力。朝廷交给大家讨论的事情，也能听取下面的直谏。都以不生边事为长远的图谋，且以守住旧地为明理。时间渐渐过去，失去的土地仍然没有收复。现在是天地呈祥，祖宗保佑，将士们栉风沐雨，露宿郊野，披荆斩棘，昼夜防守，赶走豺狼，收复失地。行动听从皇帝的旨意，是自古以来无法比的。念及将士们的忠诚、勤勉，应该给予奖

赏。”这篇制文流传不广。出自郑处诲所撰《刘瑑碑》。

郑 畋

马嵬坡佛堂，是杨贵妃缢死的地方。以后许多文人墨客经过这里时，都题诗作赋，抒发自己的幽怨心情，多不胜数。其内容多是怜香惜玉，语调凄怨，令人悲伤。虽然调苦词清，但其内容也逃不出这个意思。丞相郑畋当年在凤翔当从事的时候，曾题过一首诗：“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读过这首诗的人都认为，这才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诗作。出自《阙史》。

司空图

唐时晋国公裴度征讨淮西时，把他的名字题写在华岳庙的阙门上。后来司空图为了纪念此事，题诗一首：“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鼙。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出自《摭言》。

高 蟾

唐时高蟾，作诗才思虽然清新，但一味追求奇险，内容空疏单薄，实为风雅之罪人。薛能对人说：“我若是见到高蟾，一定赏他几个耳光子。”然而高蟾的落第诗：“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这诗中所表现出的安于寒素、不急躁争进的心态，得到了一些公卿的赞许。

先是胡曾有诗云：“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罗隐亦多怨刺，当路子弟忌之，由是蟾独策名也。前辈李贺歌篇，逸才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杜牧有言：“长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是知通论不相远也。出《北梦琐言》。

先是胡曾有诗：“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罗隐也多有讥刺诗，招致有权势子弟的忌

恨，因此高蟾得以独自考中。前辈李贺的诗，逸才奇险。有人曾说他的诗没有一定的章法。杜牧说过：“长吉若是按一定的形式去写诗，那么一般的奴仆也能成为诗人了。”可见通论是差不多的。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卢渥 韩定辞 姚岩杰 狄归昌

杜荀鹤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贺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兴 高骈 罗昭威 赵延寿

李蔚

唐丞相李蔚镇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孙处士，不远千里，径来修谒。蔚浹月留连。一日告发，李敦旧分，游河祖送，过于桥下，波澜迅激，舟子回跋，举篙溅水，近坐饮妓，湿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于所司。处士拱而前曰：“因兹宠饯，是某之过，敢请笔砚，略抒荒芜。”李从之，乃以《柳枝词》曰：“半额微黄金缕衣，玉搔头袅凤双飞。从教水溅罗裙湿，还道朝来行雨归。”李览之，释然欢笑，宾从皆赞之。命伶人唱其词，乐饮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嶠献诗云：“鸡树烟含瑞气凝，凤池波待玉山澄。国人久倚东关望，拟筑沙堤到广陵。”后果入相。出《抒情诗》。

李蔚

唐朝丞相李蔚镇守淮南时，有一位孙处士，是他尚未做官时的好友，不远千里来拜访他。李蔚便留孙处士住了两个月。这一天，孙处士要走，李蔚看重两人的旧情，在游船上设宴为他饯行。船过桥下，水流急，波浪大，船家在转身举篙撑船时溅起一些河水，打湿了坐在旁边陪酒姬女的衣服。李蔚发怒了，把船家抓起来，关押在衙门里。孙处士拱了拱手上前说：“这宴会是为我举行的，发生这事是我的过错。请把笔砚拿来，略略抒发一下我的浅薄感想。”李蔚吩咐人取来笔砚，孙处士写了一首《柳枝词》：“半额微黄金缕衣，玉搔头袅凤

双飞。从教水溅罗裙湿，还到朝来行雨归。”李蔚看完很高兴，气也消了，在座的宾客随从都称赞写得好。又叫歌姬演唱这首词，饮酒娱乐一直到晚间，船家也被放出来了。在座的李崱也献了一首诗：“鸡树烟含瑞气凝，凤池波待玉山澄。国人久倚东关望，拟筑沙堤到广陵。”后来，他果然当了宰相。出自《抒情诗》。

卢 渥

唐左丞相卢渥，轩冕之盛，近代无比，伯仲四人咸居显列。乾符初，母忧服阕，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府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除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畿尉迁监察御史。诏书叠至，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设祖筵，遮于行路，洛城为之一空。都人观者架肩击毂，盛于清明洒扫之日。自临都驿以至于行，凡五十里，连翩不绝。有白须传卒，鸣指叹曰：“老人为驿吏垂五十年，阅事多矣，而未曾见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时士流窃语，以此日在家者为耻。渥有《题嘉祥驿》诗曰：“交亲荣饯洛城空，善戏戎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中。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晴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诗版后为易定帅王存尚书碎之。出《唐阙史》。

韩定辞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郁迎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嵯峨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郁诗虽清秀，然意在征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术，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

他日，郁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或频目之。韩曰：“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

卢 渥

唐朝左丞相卢渥，他家官位爵禄之盛，近代无比，弟兄四人的官职都很显赫。僖宗乾符初年，卢渥为母服丧期满后，由中书舍人授陕府观察使。过了十几天，他弟弟卢绍由长安令被任命为给事中。又过十几天，他弟弟卢沆由集贤校理任命为左拾遗。又过十几天，他弟弟卢沼从畿尉升为监察御史。诏书频传，士族都感荣耀。卢渥赴任陕郊时，东都洛阳的各衙门纷纷宴请，道路因此被遮挡，洛阳城为之一空。城中观看的人，肩擦肩，车碰车，超过清明节洒扫时的情景。从临都驿一直到正式上路，五十里内车马不断。有一个白须驿卒，弹响手指叹道：“我当驿吏近五十年，经历的事很多，从未见到过这么盛大的欢送场面。”一些文人窃窃私语，认为这样的日子待在家里不出来是个耻辱。卢渥有一首《题嘉祥驿》诗，诗中写道：“交亲荣饯洛城空，善戏戎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城中。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晴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诗版后来被易定帅王存尚书给毁掉了。出自《唐阙史》。

韩定辞

唐时韩定辞在镇州王镒手下任书记。他受命去燕帅刘仁恭处通问修好，住在宾馆里，燕帅命试幕客马郁负责接待。马郁向韩定辞赠诗一首：“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巉岩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马郁的诗虽然很清秀，但他的意思是想用这首诗来证明自己学问。韩定辞也在座上酬答了一首：“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术，丽词堪与雪儿歌。”座中的宾客都很钦佩，称赞他的诗句绝妙，但也怀疑他用银笔典故太生僻。

过了些时日，马郁也奉燕帅之命，去常山回访答谢王镒，王镒也让韩定辞去公馆接待。当时有一名姬女叫转转，是韩定辞平时很喜欢的人。每当宴会时，马郁经常注视她。韩定辞说：“我当年钦慕晋文公将季隗嫁给赵衰，孙伯符将小乔嫁给公瑾，

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或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之赋》。其文甚美，咸钦其敏

妙，遂传于远近。

郁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堕于穴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者，名曰痴龙耳。’”定辞复问郁：“巘嵒之山，当在何处？”郁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出《北梦琐言》。

姚岩杰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丱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达，旁若无人。唐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灿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两字，岩杰大怒，标不能容。时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磨去其文。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梦多。田子莫嫌弹铗恨，甯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

大概认为美人可以配名人。而我顾虑一个歌姬当不起贤者的垂顾，希望您能为她写一首诗。”马郁拿起笔，一挥而就作了《转转之赋》。文辞很美，人们钦佩他才思敏捷、构思巧妙，于是就传播开了。

马郁很从容地问韩定辞雪儿、银笔是怎么回事，韩说：“从前梁元帝为湘东王时，不但好学，而且自己著书。他常记录一些忠臣义士和文章好的人的事迹。他的笔分三等，有的用金银装饰，有的用斑竹做笔杆。忠孝两全的人他用饰金的笔写，品德高尚的用饰银笔写，文章好的用斑竹笔写。湘东之誉，深受江南人士重视。雪儿是李密的爱

姬，能歌善舞，李密每当看到宾客和幕僚中有好文章，合他的心意时，他就叫雪儿配上乐曲歌唱。”马郁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说：“洛下有一个大洞穴，曾有人失误落入穴中。在穴中走了好几里路，渐渐宽阔明亮。见到九处有宫殿、人烟的地方。又看到大羊，羊胡子上有珠子，那人把珠子吃了，却不知是什么地方。他出来后问张华，张华说：‘这是地仙九馆。大羊名叫痴龙。’”定辞又问马郁：“嵎嵎山在什么地方？”马郁说：“这是隋君的故事，你一定知道，何必这样谦虚来问我？”从此，两人彼此心悦诚服，结交为好友后分别了。出自《北梦琐言》。

姚岩杰

姚岩杰是梁公姚元崇的远代子孙。童年时就特别聪明，二十来岁就精通博览典籍。他非常仰慕班固、司马迁的文章，被当时人称为大儒。他饮酒赋诗，在江东一带过着放任自己的生活，尤其喜欢肆意贬低前贤，旁若无人。唐僖宗乾符年间，颜标主管鄱阳郡，球场公宇初建，他请岩杰撰文用以刻碑记事。文章写成后，华丽可观，有千余言之多。颜标想删去一两个字，岩杰大怒，颜标不能容忍。当时已经刻字立碑，他命人将碑推倒，磨掉碑文。岩杰为此事写过一首诗：“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梦多。田子莫嫌弹铗恨，甯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

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束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迺至郡斋，待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于肇。肇常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杰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渐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狄归昌

唐僖宗幸蜀，有词人于马嵬驿题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泥杨妃。”不出名氏，人仰奇才。此即侍郎狄归昌诗也，出《抒情诗》。

杜荀鹤

唐杜荀鹤尝吟一联诗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篱篱。”或话于韦庄，庄曰：“我道‘印将金鏤鏤，帘用玉钩钩’。”庄后西蜀为相。出《北梦琐言》。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军功。天监初，征为右卫将军。后破魏军振旅，帝于华光殿宴饮联句。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

卢肇掌管歙州时，岩杰在婺源，岩杰先把他的文章寄给卢肇。卢肇知道他酒后很放纵，便写信对他的文章进行了褒奖，并赠给他一些布匹。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兵火之后，郡中凋敝，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又写了一封长信激卢肇，卢肇没办法，只好把岩杰迎到郡斋，以待公卿之礼厚待他。然而他却一天天地放肆傲慢起来，并轻视卢肇。卢肇曾经在岩杰面前吟道：“明月照巴天。”岩杰大笑说：“明月照一天，怎么能独说巴天呢？”卢肇渐渐对他不满意起来。有一次，他们在江亭饮宴。当时蒯希逸在座，卢肇请大家用眼前一事为酒令，句尾必须有一乐器名。卢肇行令说：“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快速喝了一杯酒，依着栏杆装作呕吐的样子。一会儿回到席上，还令说：“凭栏一吐，已觉空喉。”他的倨傲无礼竟达到如此地步。出自《摭言》。

狄归昌

唐僖宗李僖去蜀地，有一位诗人在马嵬驿题写了一首诗：“马嵬

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泥杨妃。”没署姓名，人们仰慕诗人的才华。这首诗就是侍郎狄归昌作的，出自《抒情诗》。

杜荀鹤

唐时，杜荀鹤曾吟一联诗：“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篸篸。”有人把这联诗对韦庄说了，韦庄说：“我对以‘印将金鏤鏤，帘用玉钩钩’。”韦庄后来到西蜀任了国相。出自《北梦琐言》。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屡立战功。天监初任右卫将军。后破魏军，整队班师。武帝在华光殿设宴，联句助兴。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没有联上，不太高兴，请求作诗。武帝说：“你的技能很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赋“竞病”两字。景宗便操笔而成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已，于是进爵为公。出《曹景宗传》。

高 昂

北齐高昂字敖曹，胆力过人，姿彩殊异。其父次同，为求严师教之。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东魏末，齐神武起义，昂倾意附之，因成霸业，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

而敖曹酷好为诗，雅有情致，时人称焉。常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曰：“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又有《征行》诗曰：“珑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顷之，其弟季式为齐州刺史，敖曹发驿以劝酒。乃赠诗

曰：“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余篇甚多，此不复载。出《谈薮》。

贺若弼

隋贺若弼字辅伯，少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涉书记，有重名。及隋文受禅，阴有平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颍荐弼有文武才干，拜总管，委以平陈之事，若弼欣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若弼遗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平陈

拔，不是一首诗能表现出来的。”景宗已经喝醉了，再三要求作诗。武帝让他用“竟病”两字为韵。景宗拿起笔来写道：“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武帝非常高兴，于是晋封为公。出自《曹景宗传》。

高 昂

北齐高昂字敖曹，胆力过人，姿彩不同一般人。他父亲高次同，寻求严师对他进行教育。可高昂却不遵从老师的教导，不受约束，专好骑射。他常说好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己去争取富贵，怎能只知读书，做一个书呆子？他的父亲以他气宇轩昂、性格刚强的特点，给他起的名和字。东魏末年，齐国神武起义，高昂积极参加，成就了自己的大业，任侍中司徒，兼任西南道大都督。

高昂非常喜欢作诗，写得非常有情致，受到人们的称赞。他曾从军，赠与相州刺史孙腾《行路难》诗一首：“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他还写有《征行》诗：“珑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不久，他弟弟高季式任齐州刺史，他在驿站中设酒送行，并赠其弟诗一首：“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他还写过很多诗，就不在这里刊载了。出自《谈薮》。

贺若弼

隋朝时的贺若弼字辅伯，年轻时就胸怀大志。他勇猛矫健，能骑善射，涉猎群书，能作文章，很有名声。隋文帝杨坚接受禅让时，他内心就有平定江南的大志。隋文帝寻求可以胜任的人，高颀推荐了贺若弼，说他文武双全。贺若弼被拜为总管，文帝把灭陈之事委任给他，他欣然接受以为己任。他和寿州总管源雄并为国家倚重的大臣。贺若弼赠诗给源雄：“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他又向文帝进献了平陈

十策，称上旨。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若弼为行军总管，俘陈叔宝。出《贺若弼传》。

李 密

隋李密，蒲山公宽之子也。初授亲卫大都督，非其所好，称疾而归。大业中，佐杨玄感起兵。及玄感败，密间行入关，亡抵平原。贼帅郝孝德不礼之，遭饥馑，至削树皮而食。乃诣睢阳，舍于村中，变名称刘知远，聚徒教授。经数月，不得志。乃为五言诗曰：“金风扬秋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泣下数行。义宁元年，密僭据洛口，会群盗百万，筑坛称魏公。建元二年，密自巩洛，鼓行伐隋，兵败归唐，授光禄卿。出《河洛记》。

高崇文

唐相高崇文本蓟门之骁将也，以讨刘闢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崇文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不见顾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咏雪诗。”乃口占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旧从军。有似胡儿射飞雁，白毛空里落纷纷。”诗多中的，皆谓北齐敖曹之比。太尉骈，即其孙也。出《北梦琐言》。

王智兴

唐侍中王智兴，初为徐州节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誉。幕府既开，所辟皆是名士。一旦从事于使院会饮，与宾朋赋诗，顷之达于王。王乃召护军俱至。从事因屏去翰墨，

十策，文帝很满意。隋文帝开皇九年，大举伐陈，贺若弼任行军总管，俘虏了陈后主陈叔宝。出自《贺若弼传》。

李 密

隋时李密是蒲山公李宽的儿子。最初授官亲卫大都督，非其所好，便称病回家。大业年间，他辅佐杨玄感起兵。玄感兵败，他逃入关内，流亡到平原。贼帅郝孝德没有礼遇他，他经常挨饿，以至于削树皮充饥。于是去了睢阳，住在乡村，改名换姓叫刘知远，当了几个月的教书先生，很不得志。他写了一首五言诗：“金风扬秋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写好，落下几行热泪。隋恭帝义宁元年，他占据洛口，聚众百万，自称魏公。建元二年，李密又从巩洛出兵伐隋，兵败后归唐，授光禄卿。出自《河洛记》。

高崇文

唐朝宰相高崇文，本是蓟门骁将，因讨伐刘闢有功，被授任西川节度使。一天下大雪，从事们在一起赏雪吟诗。高崇文突然来到席间，笑着说：“你们在这里娱乐，也不告诉我，我虽是一介武夫，也有一首咏雪诗。”他口中念道：“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旧从军。有似胡儿射飞雁，白毛空里落纷纷。”句句说到实处，大家认为他可比肩北齐将高昂。太尉高骈是他的孙子。出自《北梦琐言》。

王智兴

唐朝侍中王智兴，初为徐州节度使，武略超群，很负盛名。幕府开立以后，他招纳了很多知名人士。一天，幕府中的从事们在使院中宴饮，和宾朋们赋诗，不一会儿，王智兴知道了。王智兴便召护军一起来到宴会上。从事们见他来了，便撤去了笔墨，

但以杯盘迎接。良久问之曰：“适闻判官与诸贤作诗，何得见某而罢？”遽令却取笔砚，以彩笺数幅陈席上。众宾相与持疑。俟行觞举乐，复曰：“本来欲观制作，非以饮酒为意。”时小吏亦以笺翰置于王公之前，从事礼为揖让。王曰：“某韬铃发迹，未尝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陈愚恳。”于是引纸援毫，顷刻而就云：“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自我知。”四座览之，惊叹无已。时文人张祐亦预此筵，监军谓之曰：“观兹盛事，岂得无言？”祐即席为诗以献云：“十年受命镇方隅，孝节忠规两有余。谁信将坛嘉政外，李陵章句右军书。”智兴览之笑曰：“褒饰之词，可谓过当矣。”左右或言曰：“书生之徒，务为谄佞。”智兴叱之曰：“有人道我恶，汝辈又肯否？张秀才海内名士，篇什岂云易得？天下人闻，且以为王智兴乐善矣。”驻留数句，临岐赠绢千匹。出《剧谈录》。

高 骈

唐高骈幼好为诗，雅有奇藻，属情赋咏，横绝常流，时秉笔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勋臣有文者，骈其首焉。集遇乱多亡，今其存者盛传于时。其自赋《言怀》诗曰：“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重，身挂铁衣寒。主圣匡扶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二女庙》诗云：“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又《咏雪》云：“六出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枝。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又《听歌》诗：“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秋风起，直到萧关水尽头。”又《寄僧筇竹杖》诗云：“坚轻筇竹杖，一杖有九节。寄与沃州僧，闲步秋山月。”出谢蟠《杂说》。

只以酒菜迎接他。过了许久，王智兴问：“方才听说判官和你们作诗，怎么看我来了就停止了？”马上又叫人取回了笔砚，把几幅彩笺

放在桌上。众宾客很是疑惑。等到举杯奏乐时，他又说：“我本来是想看你们作诗的，并不是为了喝酒。”小吏也把彩笺放到他面前，诸从事都礼让，请他先作诗。王智兴说：“我是靠用兵打仗起家的，未曾留心诗词文章。今天和各位名士在一起，我就不怕献丑了。”于是展纸提笔，一会儿就写完一首：“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座宾客看到后，都惊叹不已。当时文人张祜也在座，监军对张祜说：“你看到了这种场面，能没有话说么？”张祜便即席献诗：“十年受命镇方隅，孝节忠规两有余。谁信将坛嘉政外，李陵章句右军书。”王智兴看完笑着说：“你对我褒奖得有点过头了。”他左右有人说：“这些读书人，就会谄媚。”王智兴训斥那人说：“有人若是说我坏，你们也答应吗？张秀才国内名士，他的文章岂是容易得到的？叫国内人听说了，还以为我只愿听好话似的。”他把张祜留住了好些日子，临走时，赠送一千匹绢。出自《剧谈录》。

高 骈

唐朝的高骈，幼年时就喜欢写诗，词藻奇丽，属情赋咏，超出凡庸，当时的文人大多比不上他。在李氏王朝后期，要说武臣当中文章好的，高骈是第一个。他的诗集因为战乱，大部分都散佚了。留下来的，直到现在还在流传。他的《言怀》诗写道：“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重，身挂铁衣寒。主圣匡扶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二女庙》诗：“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又有《咏雪》诗：“六出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枝。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又有《听歌》诗：“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秋风起，直到萧关水尽头。”又有《寄僧筇竹杖》诗：“坚轻筇竹杖，一杖有九节。寄与沃州僧，闲步秋山月。”出自谢蟠《杂说》。

罗昭威

梁邕王罗昭威世为武人，有胆决，喜尚文学，雅好儒生。于厅所之侧，别立学舍，招延四方游士，置于其间，待以恩礼。每旦视事之

暇，则与诸儒讲论经义。聚书万余卷，于学舍之侧，建置书楼，纵儒士随意观览，已亦孜孜讽诵。当时藩牧之中，最获文章之誉。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襞笺起草，下笔成文。虽无藻丽之风，幕客多所不及。又僻于七言诗，每歌酒宴会，池亭游览，靡不赋咏，题之屋壁。江南有罗隐者，为两浙钱镠幕客，有文学。昭威特遣使币交聘，申南阮之敬。隐悉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昭威。昭威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曰《偷江东集》。今邺中人士，有讽诵者。尝自为《大厅记》，亦微有可观。出《罗昭威传》。

赵延寿

伪辽丞相赵延寿，德钧之子也，仕唐为枢密使。清泰末，自太原陷虏，耶律德光用为伪丞相，综国事。晋少主失政，延寿道戎王为乱。凡数年之间，盗有中夏，实延寿赞成之力也。延寿将家子，幼习武略。即戎之暇，时复以篇什为意，亦甚有雅致。尝在虏庭赋诗曰：“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闻者，往往传之。出《赵延寿传》。

罗昭威

梁邺王罗昭威，武人世家出身，有胆识，喜欢文学，喜欢结交读书人。他在官署旁建立学舍，招请四方游学之士住在这里，以厚礼相待。每天公事之余，便和这些读书人讲经论道。他收集了一万多卷书，在学舍旁又建置了书楼，让这些读书人随意阅览，他自己也孜孜不倦地阅读。在当时的藩镇之中，他的文章最好。他命他的幕客们作四方书檄，稍有不满意的，他便撕碎扔掉，自己展纸起草，挥笔成文。他的文章，虽没有华丽的词藻，幕客写的多数比不上。他偏爱七言诗，每当歌酒宴会，游览池亭时，都要吟诗，题写在墙壁上。江南有个叫罗隐的人，在两浙钱镠府中当幕客，很有文才。罗昭威特意派人去用厚金相聘，并表明自己作为同姓人的敬慕之情。罗隐便把自己的文章诗赋，都寄给了他。罗昭威读后更加倾慕，并把罗隐的诗编为

《偷江东集》。现在邺中的人士，经常吟诵。罗昭威曾经写过《大厅记》，也有一些可读之处。出自《罗昭威传》。

赵延寿

伪辽丞相赵延寿，是赵德均的儿子，在后唐时任枢密使。后唐清泰末年，在太原失陷时被俘虏，辽国太宗耶律德光任他为丞相，总管国内大事。晋少主荒废政务，赵延寿帮助戎王为乱。数年之间，占据了中原，实在是赵延寿佐助成就的。赵延寿是将门之子，自幼习武。征战之余，也经常留心于诗文，很有雅意。他曾在伪辽写过一首诗：“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朝人知道后，往往传诵。出自《赵延寿传》。

卷第二百一 才名好尚附

才名

上官仪 东方虬 苏 颋 李 邕 李 华

李 白

好尚

房 琯 韩 愈 李 约 陆鸿渐 独孤及

杜 兼 李德裕 潘 彦 宋之慈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才名

上官仪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若神仙。出《国史异纂》。

东方虬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与西门豹作对。”尤工诗。沈佺期以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之曰：“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出《国史异纂》。

才名

上官仪

唐高宗李治继承太宗皇位后，天下太平无事，上官仪独掌朝政。

一次，上官仪凌晨入朝，骑马踏着月光沿着洛水河堤缓缓而行，边走边吟诗一首：“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文武百官望去，俨如神仙一般。出自《国史异纂》。

东方虬

左史东方虬常说：“二百年以后，希望能把我的名字跟西门豹作对句。”东方虬尤其擅长作诗。沈佺期以擅长作诗闻名，燕国公张说曾对他说：“沈三兄的诗，真应该还他一个第一。”出自《国史异纂》。

苏 颙

苏颙少聪俊，一览千言。景龙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内难，准颙为中书舍人，在太极后阁。时颙尚年少，初当剧任，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时或忧其不济。而颙手操口对，无毫厘差失。主书韩礼、谭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颙曰：“乞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令李峤见之，叹曰：“舍人思若涌泉，峤等所不测也。”出《谭宾录》。

李 邕

李邕自刺史入计京师。邕素负才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事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看，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又中使临问，索其新文。复为人阴中，竟不得进改。天宝初，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细行，驰猎纵逸。后柳勣下狱，吉温令勣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祁顺之、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

邕早擅才名，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巨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出《谭宾录》。

苏 颙

苏颙小时候就聪明俊秀，读书的速度特别快，扫一眼能读千言。

唐中宗景龙二年六月二日，内乱初定，苏颋被提升为中书舍人，在太极殿后阁任职。当时苏颋还年轻，初担重任，各种文告诏书，动辄上万件，有人担心他胜任不了。然而苏颋手写口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后来，主书韩礼、谭子阳担任抄写诏书这项工作，屡屡对苏颋说：“请您口述得稍慢一些，口述快了我们记不下来，恐怕会将我们的手腕子累坏的。”中书令李峤看到这种情形，感叹地说：“苏颋文思若泉涌，是我们这些人所想不到的啊！”出自《谭宾录》。

李 邕

李邕自刺史入京听候考核。李邕一向负有才名，却屡遭贬斥。都认为他既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又养有很多食客，是汉时贾谊、战国时的信陵君之类的人物。因此，朝内主事的达官贵人都忌恨李邕才高名盛，使他流落在京师之外。李邕一向有很大的名声，后来才做官的年轻人都不认识他。李邕入京后每在路上行走，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围观，以为他是古人，或者认为他相貌不凡。士大夫们想领略他的风采，便登门拜访。又有宦官前来拜访，索求李邕新写的文章。可是，这一次李邕又被人中伤，没有得到升迁。天宝初年，李邕任汲郡、北海太守。他性情豪放好奢华，不拘小节，喜欢骑马狩猎，纵情享乐。稍后，柳勣获罪被关入牢狱，吉温令柳勣牵连李邕，朝内讨论他的功过。因李邕曾向柳勣赠送厚礼，在词状中就将他牵连进来，派祁顺之、罗希奭携带诏书驰往北海郡，就地处死了李邕。

李邕早年就负有才名，尤其擅长撰写碑石记文。他一生为人撰写碑石记文几百篇，接受馈赠数目极大。自古以来靠卖文致富发财的，没有像李邕这样的啊。出自《谭宾录》。

李 华

李华以文学名重于天宝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员外，起为相国李梁公岷从事，检校吏部员外。时陈少游镇维扬，尤仰其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顷，复白云：“已访萧功曹矣。”颖，功曹士也。出《摭言》。

李 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又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堕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乌夜啼》曰：“黄云城边鸟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子昂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已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傥时得

李 华

李华以他文学上的才华闻名于天宝末年。到至德年间，自前司升为员外，起用为宰相梁国公李岷的从事，任检校吏部员外郎。当时，陈少游镇守维扬，尤其仰慕李华的才名。一日，城门吏报告说李华已来维扬。陈少游大喜，穿戴好公服准备接待他。过了一会儿，城门吏又报告说：“李华已去拜访萧功曹了。”萧功曹就是萧颖士。出自《摭言》。

李 白

李白初次自蜀地到京都长安，住在旅店里。秘书监贺知章闻其大名，首先拜访了他。贺知章见到李白后，惊讶他相貌不凡，又请李白拿出诗作让他拜读。李白取出《蜀道难》给贺知章。贺知章还没有读完，就连连赞叹，送李白一个雅号为谪仙人。李白酷爱饮酒，贺知章

为此曾解下身上所系的金龟作抵押换酒与李白对饮，两人都喝得大醉。贺知章和李白几乎天天见面，由此，李白的声誉日益烜赫。贺知章又读了李白的《乌栖曲》，一边仔细吟咏品味一边赞赏地说：“这首《乌栖曲》可以让鬼神哭泣啊！”《乌栖曲》诗如下：“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有人说贺知章读的是《乌夜啼》，不知道是哪一篇。《乌夜啼》是这样写的：“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

李白才华出众、性情高傲，与任右拾遗的陈子昂齐名，一先一后，两人志向相同。李白论及诗歌的发展时说：“梁陈以来，诗风绮丽艳薄已达极点。沈佺期又只崇尚声律。能够光复古人为诗之道的，非我李白莫属啊！”唐玄宗听闻李白的诗名，召他入翰林院。因李白才华横溢超绝人上，兼具气度才识，而给他以优厚的待遇，没有封他具体的官职。一次宫人要演奏声乐，玄宗对高力士说：“对此良辰美景，怎么可以只用乐伎娱乐呢？倘若能有

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既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命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跖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玄宗恩礼极厚，而白才行不羁，放旷坦率，乞归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庙器，优诏许之。

尝有醉吟诗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更忆贺监知章诗曰：“欲向东南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后在浔阳，复为永王璘延接，累谪夜郎。时杜甫赠白诗二十韵，多叙其事。白后放还，游赏江表山水。卒于宣城之采石，葬于谢公青山。范传正为宣歙观察使，为之立碑，

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于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出《本事诗》。

天才的诗人当场吟咏，就可以夸耀于后世了。”于是命宫人召李白入宫。这时，宁王正邀请李白饮酒，李白已喝得酩酊大醉。李白来到宫中，东倒西歪地拜见玄宗。玄宗知道李白鄙薄声律，不是他擅长的，就命他为宫中的乐师作五言律诗十首。李白叩拜后说：“宁王赏赐臣酒喝，现在已经喝醉了。倘若陛下您宽恕臣使臣不畏惧，臣可尽献薄技。”玄宗说：“可以。”于是命两位内臣搀扶着李白，并命人为李白研墨濡笔，又命两个内臣把朱丝栏白绢摆在李白面前。李白握笔疾书，一点儿也不停顿，十篇五言律诗立刻就完成了。而且一点不用改动，字迹遒劲锋利，如龙舞凤飞；律度对仗，没有不精绝的。其首篇是这样写的：“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玄宗给李白以极厚重的礼遇，然而李白为文为人落拓不羁，率直坦荡，请求回归故里。玄宗也认为李白不是栋梁之材，因此颁下褒美嘉奖的诏书，允许他回归故里。

李白曾有一次醉酒吟诗：“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李白还有一首回忆贺知章的诗：“欲向东南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后来，李白漫游到浔阳，又为永王璘聘请为幕僚。永王璘反叛失败，李白受牵连被发配到夜郎。杜甫所作的赠李白诗二十韵，作了详尽的记述。后来李白被释放回来，在江南一带赏山玩水。他死于宣城的采石，埋葬在谢公青山。范传正任宣歙观察使时，为李白在墓前立了一碑。李白年幼时就喜欢饮酒，在兖州学习时就经常饮酒。又在任城县建造了一座酒楼，每天与好友纵酒，很少有不喝醉的时候。当地人都知道李白享有盛名，更加敬重他。出自《本事诗》。

好尚

房 瑄

苏州洞庭，杭州兴德寺。房太尉瑄云：“不游兴德、洞庭，未见佳处。”寿安县有喷玉泉、石溪，皆山水之胜绝者也。贞元中，瑄以宾客辞为县令，乃划翳荟，开径隧，人闻而异焉。

太和初，博陵崔蒙为主簿，标准于道周，人方造而游焉。又颜太师真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出《传载》。

韩 愈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能返，发狂恸哭，为遗书。华阴令令百计取之，乃下。

又李氏子为千牛，与其侪类登慈恩寺浮图。穷危极险，跃出槛外，失身而坠，赖腰带挂钉，为风所摇，久而未落。同登者惊倒槛中，不能复起。院僧遥望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连衣为绳，久之取下。经宿而苏。出《国史补》。

李 约

兵部员外郎李约，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雅爱玄机。萧萧冲远，德行既优。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

好尚

房 瑄

苏州有洞庭，杭州有兴德寺。太尉房瑄说：“不游兴德寺与洞庭，你就没有见到过最美的景致。”寿安县境内有喷玉泉、石溪，都是景致超绝的旅游胜地。贞元年间，房瑄以宾客出为寿安县令，于是令人铲除丛生的杂草，开通去石溪的道路，人们听说此事大为惊异。

太和初年，博陵人崔蒙任寿安县主簿。他测量好道路标好路标，

人们才能去游观。又有太师颜真卿在石块上刻上自己的姓名，有的放在高山顶上，有的沉在渊底，并说：“怎么知道就没有高山变峡谷、峡谷变高山的时候呢？”出自《大唐传载》。

韩 愈

韩愈喜欢追求新奇，一次与客人一起攀登华山绝顶。登上绝顶后，认为无法返回山下，发狂恸哭，写下了遗书。华阴县令让人想方设法把他接回了山下。

有个李氏子任职千牛，一次同他的伙伴们一块儿登慈恩寺塔，危险极了，他跃出寺塔栅栏外，失足坠落，幸亏腰带挂在塔身钉子上，他被悬在空中，风吹身摇，久久没坠下地来。同他一块儿登上寺塔的人惊恐得瘫倒在寺塔栅栏内，吓得爬不起来。寺院里的僧人远远地看见他悬垂在塔身半空，着急地喊起来，惊动了寺内所有的僧人，都出来设法救援。最后想出个将僧衣连结成绳的办法，用了好长时间才将他救下来。李氏子昏睡了一宿才苏醒过来。出自《国史补》。

李 约

兵部员外郎李约，是汧国公的儿子。身为宗室成员和宰相的儿子，李约却非常喜爱深奥微妙的义理。他的精神境界潇洒冲澹而高远，品德操行都很优秀。他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

词调，皆高绝一时。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谈。晨起草裹头，对客蹙融，便过一日。多蓄古器，在润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精越。又养一猿名生公，常以之随。逐月夜泛江，登金山，击铁鼓琴，猿必啸和。倾壶达夕，不俟外宾，醉而后已。约曾佐李庶人锜浙西幕。约初至金陵，于府主庶人锜坐，屡赞招隐寺标致。一日，庶人宴于寺中。明日，谓约曰：“十郎尝夸招隐寺，昨游宴细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赏者疏野耳，若远山将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浣鹿陪泉，音乐乱山鸟声，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庶人大笑。约性又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焰火也。”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持茶器不倦。曾奉使

行硖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出《因话录》。

陆鸿渐

太子文学陆鸿渐，名羽，其生不知何许人。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及长，聪俊多闻，学赡辞逸，恢谐谈辩，若东方曼倩之侑。鸿渐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至太和，复州有一老僧，云是陆僧弟子，常讽歌云：“不羨黄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唯羨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鸿渐又撰《茶

词调，都高绝一时。李约终生不接近女色，生性喜欢结交名人，而不爱谈论日常生活琐事。他早晨起来随便收拾一下头脸，跟客人下下棋便是一天。李约收藏了许多古器。他在润州曾得到一片古铁，敲击能发出清越的声音。他又豢养了一只猿猴名叫生公，经常让它陪伴在身边。有时趁着月色好登舟游江，弃舟登金山，敲击古铁，弹拨琴弦，身边的猿猴必定长啸和鸣。他通宵达旦地饮酒，不等候宾客，直到喝醉了才罢休。李约曾在浙江盐铁使李锜的幕府任幕僚。他初到金陵，与李锜闲谈，多次称赞招隐寺标致。一天，李锜于招隐寺内宴请李约。第二天，李锜对李约说：“十郎你曾经夸赞招隐寺，昨天宴游时仔细地观看过了，和州中有什么不同？”李约笑着说：“我所赞赏的是自然界粗犷的美。如果将远山用翠幕遮起，将古松用彩带裹住，用腥膻之物弄脏鹿陪泉，用人工发出的乐声扰乱山鸟的婉转鸣唱，倘若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地待在叔父你的大厅里呢。”李锜大笑。李约爱好饮茶品茗，能够自己制茶。他常对人说：“茶必须用缓火炙，活火煎。所谓活火就是炭火燃出的焰火。”来了客人，品起茶来不限杯数，随你饮。李约终日操持茶具为客人斟茶，也不知疲倦。李约曾奉命去硖石县东，因喜爱硖石县东的清澈溪流，流连其间十多天忘了出发。出自《因话录》。

陆鸿渐

太子文学陆鸿渐，名羽，不知他的生身父母是何人。竟陵龙盖寺有一僧人姓陆，在河堤上拾到一个新生儿，抱回寺院收养，就以陆为这个孩子的姓氏。待到鸿渐长大成人，聪明俊秀，广见博识，学问丰富，言辞放逸，而且诙谐善辩，如同东方曼倩一样。陆鸿渐酷爱饮茶，始创煎茶法。至今卖茶的人家，用陶土烧制他的像，放在锡器间供奉，说陆鸿渐能保佑他们的茶获大利。到太和年间，复州有一个年老僧人自称是陆姓僧人的弟子，常吟一首讽喻世人的诗歌：“不羨黄金垒，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唯羨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陆鸿渐还撰写了《茶经》二卷，行于代。今为鸿渐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以釜汤沃之。出《传载》。

独孤及

常州独孤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专听。出《传载》。

杜 兼

杜兼尝聚书万卷，每卷后必自题云：“倩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出《传载》。

李德裕

李德裕与同列款曲。或有征所好者，德裕言：“已喜见未闻新书策。”崔魏公铉好食新饊头，以为珍美。从事开筵，先一日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饊头也。杜鹵公惊每早食饊饭干脯。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虽各有所美，而非近利。与夫牙筹金埒，钱癖谷堆，不其远乎！出《北梦琐言》。

潘 彦

咸亨中，贝州潘彦好双陆，每有所诣，局不离身。曾泛海，遇风

船破。彦右手挟一板，左手抱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两手见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出《朝野僉载》。

经》二卷，世代流传。今天的卖茶人为陆鸿渐制像塑身供奉他，是将他看作茶神啊。做生意时用茶祭奠陆鸿渐，不做生意时，用壶中水供奉他。出自《大唐传载》。

独孤及

常州人独孤及，晚年特别嗜好鼓琴，眼睛患病也不去治疗，其用意是不分散精力专门聆听琴音。出自《大唐传载》。

杜 兼

杜兼曾收聚到万卷书，他在每卷书后都亲自题词说：“花钱请人代笔抄写来的，我亲手校对过，你们读它是为了知晓圣人的道理，抛弃它卖了它都是不孝。”出自《大唐传载》。

李德裕

李德裕与同僚在一起细诉衷情。有人询问他喜爱什么物事，李德裕说：“我喜欢从未见过的新书。”魏公崔铉喜欢吃新煮的饊头，认为这种食物最珍美。从事开宴，必提前一天到使院讨要新煮的饊头。幽公杜惊每餐早饭爱吃蒸饭和肉干。侍中崔安潜喜欢看斗牛。虽然这些人都各有所好，然而他们都不贪图钱财。跟那些贪图钱财的贪婪者比，岂不是相去甚远吗？出自《北梦琐言》。

潘 彦

咸亨年间，贝州人潘彦喜爱玩双陆这种赌博游戏，每次外出都将赌具带在身边。一次出海，风急浪大把船撞破了。潘彦右手挟着一块船板，左手死死抱住双陆赌具，口中衔着玩双陆用的骰子。他在海上漂流了两天一夜才到达岸边，两手磨损得露出了指骨，却始终没有丢弃双陆，骰子也始终衔在口中。出自《朝野僉载》。

宋之愁

洛阳县丞宋之愁性好唱歌，出为连州参军。刺史陈希古者，庸人也。令之愁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从而和之。闻者无不大笑。出《朝野僉载》。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其妻有美色。天后时，洛中殖业坊西门酒家，有婢蓬头垢面，伛肩蟠腹，寝恶之状，举世所无。而前疑大悦之，殆忘寝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爱，信不虚也。夫人世嗜欲，一何殊性。前闻文王嗜昌独，楚王嗜芹苳，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枣，宋刘雍嗜疮痂。本传曰：“雍诣前吴兴太守孟灵休，灵休脱袜，粘炙疮痂坠地，雍俯而取之餐焉。”宋明帝嗜蜜渍蚰蜢，每啖数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谈，陈君爱丑之说，何其怪欤？天与其癖也。出《朝野僉载》。

鲜于叔明

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好食臭虫，时人谓之蟠虫。每散，令人采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气尽。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实佳。出《乾闥子》。

权长孺

长庆末，前知福建县权长孺犯事流贬。后以故礼部相国德舆之近宗，遇恩复资。留滞广陵多日，宾府相见，皆鄙

宋之愁

洛阳县丞宋之愁喜爱唱歌，出任连州参军。连州刺史陈希古是个庸人。他让宋之愁教他家的婢女唱歌，宋之愁每天手捧笏板，站在庭院中呦呦而唱。刺史的婢女站在屋里隔着窗户跟着学唱。听者没有不大笑的。出自《朝野僉载》。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容貌丑陋，他妻子貌美。武则天执政时，洛阳城内殖业坊西门酒家，有一婢女蓬头垢面，伛偻肩，大腹便便，她丑陋的样子，世上没有。但是朱前疑见到这个丑婢女却异常喜爱，跟这个丑女人承欢交往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由此才知道，前人讲的，有个女人项上长了个大瘤，她丈夫非常喜爱她，不是没有的事。唉！人世间的各种嗜欲怪癖，怎么这样不同啊！从前听说周文王喜爱食昌独，楚王喜爱吃芹苳，屈到爱吃芰，曾皙爱吃羊枣，宋时的刘雍爱吃疮痂。刘雍的本传上说：“刘雍前往吴兴太守孟灵休处，孟灵休脱袜时，粘在袜子上的疮痂掉落在地上，刘雍弯腰拣起来就吃。”宋明帝喜爱吃蜜渍的蚰蜢，每次吃数升。由此看来海上逐臭的说法，陈君爱丑的故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此乃上天赋予他们的怪癖啊！出自《朝野僉载》。

鲜于叔明

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喜爱吃臭虫，当时人叫蟠虫。每到闲散时，他就让人采集三五升臭虫，将它们立刻用温水浸泡，用这种方法抽尽它们的秽气。用酥油和各种调料放进锅里熬煎，卷饼吃，他说味道实在是好。出自《乾闥子》。

权长孺

长庆末年，福建前知县权长孺因触犯刑律被贬官流放。后来，因他是已故礼部尚书、相国权德舆的近宗，朝廷恩准他恢复身份。权长孺在广陵逗留了许多日，府上的宾客见到他都很鄙之。将诣阙求官，临行，群公饮饯于禅智精舍。

狂士蒋传知长孺有嗜人爪癖。乃于步健及诸佣保处，薄给酬直，得数两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纸裹。候其酒酣进曰：“侍御远行，无以饯送，今有少佳味，敢献。”遂进长孺。长孺视之，忻然有喜色，如获千金之惠，涎流于吻，连撮啖之，神色自得，合坐惊异。出

《乾 馔子》。

视他。权长孺将要进京求取官位，临行前，大家在禅智精舍设酒宴为他饯行。

事前，狂士蒋传得知权长孺有吃人指甲的癖好，于是从兵卒和杂役那里，给以少量的钱买得几两剪下的指甲。有的并没洗干净，就用纸包上。等到权长孺酒喝到高潮时，上前说：“侍御远行，没有什么好东西相送，现在我准备了不多的美味献上来。”于是将纸包中的指甲送给权长孺。权长孺打开纸包一看，脸上露出喜色，犹如得到千金的重礼似的，涎水流出来，连连撮着吃了，神色怡然自得，满座皆惊。出自《乾 馔子》。

卷第二百二 儒行 怜才 高逸

儒行

刘献之 卢景裕 萧德言 张楚金

怜才

沈 约 唐高宗 天 后 源乾曜 张建封

李 实 韩 愈 杨敬之 卢 肇 令狐绹

崔 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诚 陶弘景 田游岩 朱桃椎

卢 鸿 元 结 贺知章 顾 况 陈 琚

孔 拯

儒行

刘献之

后魏刘献之少好学，尤精诗传，泛观子史。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少也。”又谓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时人有从之学者，献之曰：“立身虽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

儒行

刘献之

后魏时的刘献之年少时就好学，尤其精通诗传，博览群书。他见

到名家、法家的著作，就掩卷而笑说：“假如使杨朱、墨翟之流不作这种书，千年之后有谁认为缺少它呢。”刘献之又对自己亲近的人说：“我读了屈原的《离骚》之后，认为他本来就是狂人，死了一点也不可惜。”当时有人跟他学习，刘献之说：“虽然立身之业有百行，各不相同，但是最根本的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这四科中要以德行为首要的。你如果能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关爱兄弟姐妹，忠诚、守信、仁爱、礼让，不待走出

户，天下自知。倘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蹑履从师，止可博闻强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吾丘之叹，方乃归而养亲。呜呼！先达之人，何自学之晚也！”由是四方学者慕之。叹曰：“吾不如庄周樗散远矣！”固以疾辞。出《谈薮》。

卢景裕

范阳卢景裕，太常静之子，司空同之犹子。少好闲默，驰骋经史。守道恭素，不以荣利居心，时号居士焉。初头生一丛白毛，数之四十九茎，故偏好《老》《易》，为注解。至四十九岁卒，故小字白头。性端谨，虽在暗室，必矜庄自持。盛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对，有若严宾。历位中书侍郎。出《谈薮》。

萧德言

唐萧德言笃志于学，每开五经，必盥濯束带，危坐对之。妻子谓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德言曰：“敬先师之言，岂惮于此乎！”出《谭宾录》。

张楚金

张楚金与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贡楚金。楚金辞曰：“以顺即越石长，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李勣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

家门，天下自知。假如做不到，虽然你或闭门苦读，或恭恭敬敬地拜师学业，只能做到博览群书、增加你的知识。不过是像堆个土龙乞求上天降雨一样，只能眩惑将来。这样做对立身之道有什么益处呢？孔门之徒，起初也未悟到这个道理。见吾丘之叹，这才回到家里去养亲。呜呼！前贤达人，怎么在立身的道理上也觉悟得这么晚呢？”由此，四面八方的学者都仰慕他。刘献之感叹地说：“在淡泊功名这方面我比庄周老夫子还差得远啦。”他以身体有疾为由，坚决辞却来拜他为师的人。出自《谈薮》。

卢景裕

范阳人卢景裕，是太常卢静儿子，司空卢同的侄子。少年时就安静沉默，爱读经史一类的书。他安贫乐道，从来不将名利挂在心上，时人送给一个居士的雅号。卢景裕刚生下来时头上就生有一丛白发，共四十九根，由此小名叫白头。他特别偏爱《周易》《庄子》，为这两部书作过注释。四十九岁那年去世。卢景裕性格端方严谨，即使独处一室，也是正襟危坐、端庄持重。炎热的夏日，也不袒露肌肤。就是与自己的妻子相对而坐，也如跟贵客对坐一样恭谨严肃。卢景裕官至中书侍郎。出自《谈薮》。

萧德言

唐时萧德言笃志于学。每当他研读五经时，必先洗漱整衣，端坐而读。他的妻子问他：“你每日都这样，不累吗？”德言说：“对先师的著述要恭敬，怎么能怕累呢？”出自《谭宾录》。

张楚金

张楚金和越石同期参加乡贡进士的选拔，州司想去掉越石而选拔楚金。张楚金得知后跟州司推辞说：“按年龄选拔，越石比我年长；按才能选拔我不如越石。”两人坚决互相推让。是时，李勣在这里做都督，听到这件事后赞叹地说：“向朝廷推举人才，本就要推举才学和品行都好的，张楚金和越石这样相推让，把他们双双

举？”乃荐擢第。出《谭宾录》。

怜才

沈 约

梁瑯邪王筠幼而清颖，文采逸艳，为沈约所赏。及沈为尚书令，筠为郎。谓筠曰：“仆昔与王、谢诸贤，为文会之赏。自零落以来，朽疾相继。平生玩好，殆欲都绝。而一文一咏，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复遇盛德。昔伯喈见王仲宣叹曰：‘此王公之孙，吾家书籍万卷，必当相与。’仆虽不敏，请慕斯言。”每商确书史，流阅篇章，毕夜阑景，以为得志之赏。筠历位司徒、左长史、度支尚书。出《谈薮》。

唐高宗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出《谭宾录》。

天后

则天幸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词更高，夺袍以赐之。出《谭宾录》。

都荐举为进士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张楚金、越石二人都被举荐并登第。出自《谭宾录》。

怜才

沈 约

梁朝瑯邪人王筠，幼年时就清俊聪颖，文采隽逸艳丽，沈约很赏识他。待到沈约任尚书令时，王筠在他手下任尚书郎。沈约对王筠说：“我从前同王、谢两族诸位贤人，时常以文会友，很是惬意。自

历经离乱以来，疾病与衰老相继缠身，平生喜爱做的事情，十有八九都不再做了。然而一文一咏，却不能罢手。想不到到了衰朽的晚年，又遇到您这样有才德的人。从前，蔡伯喈一见王仲宣就赞叹地说：‘这是王公之孙，我家有藏书上万卷，一定会全部赠送。’我虽不才，也愿意效仿先贤。”沈约和王筠每每商讨书史中的疑难之处，一起一部接一部地翻阅篇章，不分白日和夜晚，彼此都以此为乐。王筠历任司徒、左长史、度支尚书。出自《谈薮》。

唐高宗

胡楚宾写文章很快，每次都是饮酒到半酣时再提笔写。唐高宗每次让他来写文章，必定用金杯或银杯盛酒让他喝，并将饮过酒的杯子赏赐给他。出自《谭宾录》。

天后

武则天游龙门，命令随从的官员即景作诗。左史东方虬先得一诗，武则天赏赐他一领锦袍。待到宋之问的诗写出来，武则天称赞宋诗比东方诗高一筹，从东方手中夺回锦袍赏赐给宋之问。出自《谭宾录》。

源乾曜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上悦之。于是骤拔用，历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异日，上独与高力士语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容貌言语类萧至忠，故用之。”对曰：“至忠不尝负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谬计耳，其初立朝，得不谓贤相乎？”上之爱才宥过，闻者莫不感悦。出《国史补》。

张建封

崔膺性狂，张建封爱其文，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叫惊

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有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请，却请崔膺。”座中皆笑。后乃得免。出《国史补》。

李 实

李实为司农卿，促责官租。萧祐居丧，输不及期。实怒，召至。租车亦至，故得不罪。会有赐与，当为谢状。常秉笔者方有故，实急，乃曰：“召衣齐衰者。”祐至，立为草状。实大喜，延英荐之。德宗令问丧期，屈指以待，及释服之明日，自处士拜拾遗。祐有文章，善画，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出《国史补》。

源乾曜

源乾曜因为奏事符合玄宗的心意，玄宗喜爱他。于是他迅速地被升迁，历官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有一天，玄宗单独跟高力士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提升乾曜这么快？”高力士回答说：“不知道。”玄宗说：“我因为他的相貌言谈很像萧至忠，因此任用他。”高力士问道：“萧至忠不是曾经有负于陛下吗？陛下为什么对他的怀念还这样深呢？”玄宗说：“萧至忠到了晚年时才有失误，刚任宰相时，人们不都说他是贤相吗？”玄宗爱才宥过，听到的人无不感动高兴。出自《国史补》。

张建封

崔膺性情狂傲，张建封爱他的文采，接纳他为宾客，并让他随同自己行军。睡到半夜，崔膺忽然大喊大叫惊动了军营。士兵们都大怒，非要斩杀他吃肉不可，张建封将他藏起来。第二天设宴，监军在宴席上说：“我与尚书您有约，谁都不能违背它。”张建封说：“是的。”监军说：“我要请一个人，请的就是崔膺。”张建封回答说：“可以按约定的办。”张建封马上又说：“我也有请，请不要请崔膺。”宴席上的人都哈哈大笑。因此崔膺才得免一死。出自《国史补》。

李 实

李实任司农卿，负责催收官租。萧祐正在守丧，没有按期将官租送来。李实大怒，召见萧祐。萧祐到达时，送租车也来了，因此，李实没有处罚他。正赶上皇帝对他有所奖赏，应当立即上表谢恩。这时经常为李实执笔的人有事不在，李实很着急，就说：“叫穿丧服的来见我。”萧祐应召而来，立即为李实拟好草稿。李实大喜，将萧祐请来当成英才向朝廷举荐。唐德宗让李实问明居丧的日期，便数着手指计算时间，到萧祐居丧期满脱去丧服的第二天，便由一介布衣而官拜拾遗。萧祐有文才，善画，喜好鼓琴，他的被发现与提升纯属偶然。出自《国史补》。

韩 愈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璿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时韩愈与皇甫湜贤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璿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曰：“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耿耿贯当中。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天鸿，他日不羞蛇作龙。”二公大惊，遂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末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时著《辨讳》一篇。不幸未壮室而终。出《摭言》。

又

韩愈引致后辈，为举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后官高，不复为也。出《国史补》。

杨敬之

杨敬之爱才公正。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遂登高科也。出《尚书故实》。

韩 愈

李贺字长吉，是唐朝王室王孙。李贺的父亲叫李璿肃，在边境上任从事。李贺七岁时，就以能作长短句而名声轰动京师。当时韩愈与皇甫湜赞赏李贺写的诗篇，十分惊奇但不知道这个人。他们商量说：“李贺若是古人，那是我们不知道的人。若是同时代的人，岂有不知之理。”有人将李璿肃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于是，韩愈与皇甫湜相约结伴骑马前去登门造访，请李璿肃将李贺唤出来让他们看看。不一会儿，从内室走出一位扎着髻角披着衣裳的少年。韩愈和皇甫湜不相信眼前这个孩子就是名动京师的诗人，于是请李贺当场作诗一篇给他们看看。李贺欣然遵命，铺纸握笔，旁若无人地挥笔疾书起来。他写的诗题目叫《高轩过》，内容是这样的：“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耿耿贯当中。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天鸿，他日不羞蛇作龙。”韩愈与皇甫湜看罢大惊，于是骑马将李贺带回，亲手为他束发。李贺尚未成年，母亲就去世了。后来李贺举进士，有人非议他不避家讳，为此韩愈写了一篇《辨讳》的文章为他辩护。不幸的是，李贺没有活到壮年就去世了。出自《摭言》。

又

韩愈引荐后辈，为他们荐举科第，因此有很多人投书韩愈，请求帮助。当时人称这些人为韩门弟子。韩愈官位升高后，不再这样做了。出自《国史补》。

杨敬之

杨敬之公正惜才。他曾得知江表项斯有才华，就赠诗一首：“处

处见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项斯因此得中高科。出自《尚书故实》。

卢肇

王镣富有才情，数举未捷。门生卢肇等，公荐于春官云：“同盟不嗣，贤者受讥。相子负薪，优臣致诮。”乃旌镣嘉句曰：“击石易得火，扣人难动心。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声闻蔼然。果擢上第。出《抒情诗》。

令狐绹

宣皇坐朝，次对官趋至前，必待气息平匀，上然后问事。令狐绹进李远为杭州刺史，宣皇曰：“我闻李远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出《幽闲鼓吹》。

崔铉

郑愚尚书，广州人。擢进士第，扬历清显。声甚高而性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郑授广南节制。路由渚宫，铉以常礼待之。郑为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至是乃贽所业。魏公览之，深加叹赏曰：“真销得半臂也。”出《北梦琐言》。

高逸

孔稚珪

齐会稽孔稚珪，光禄灵产之子，侍中道隆之孙，张融之内弟。稚珪富学，与陆思晓、谢朓为君子之交。珪不乐世务，宅中草没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鸣。仆射王晏尝鸣笳

卢肇

王镣非常有才情，却数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榜上无名。他的学生卢肇等一起在春试考官面前举荐王镣说：“同盟不嗣，贤者受讥。相子负薪，优臣致诮。”写了表扬王镣的嘉句说：“击石易得火，扣人难动心。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王镣的名声因此大盛。王镣果然考中了。出自《抒情诗》。

令狐绹

唐宣宗坐朝，次对官快步走到跟前，宣宗一定等待他呼吸平稳下来，才询问事体。令狐绹举荐李远做杭州刺史，宣宗问：“我听说李远有一句诗是这样的：‘长日唯销一局棋。’怎么可以让他任一郡之长呢？”令狐绹回答说：“诗人在诗中讲的事情，不可信实啊！”仍然举荐李远廉洁明察可以任用。宣宗于是就应允了。出自《幽闲鼓吹》。

崔 铉

尚书郑愚，广州人氏。登进士第后，历仕清要显达的官位。他声望很高而好奢华，曾用锦缎做成一件半臂。魏国公崔铉镇守荆南，郑愚被任命为广南节制。途经渚宫，崔铉以通常的礼仪接待他。郑愚为进士的时候，未曾将自己的文章给崔铉看过，这次才将它们给崔铉读。崔铉读过后，深深地赞叹说：“真值一件半臂。”出自《北梦琐言》。

高逸

孔稚珪

齐国会稽人孔稚珪，是光禄灵产的儿子，侍中道隆的孙子，张融的内弟。他很有才学，和陆思晓、谢朓是朋友。孔稚珪不关心世俗事务，院子里的杂草长得有一人高他也不铲除。他家对面南山有一个池塘，水中有蛙，每年春天蛙声鼓噪。仆射王晏有一次吹着笙鼓造之，闻群蛙鸣，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听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历位太子詹事，赠光禄大夫。出《谈薮》。

李元诚

北齐赵郡李元诚，钜鹿贞公恢之孙，钜鹿简公灵之曾孙。性放诞，不好世务，以饮酒为务。为太常卿，太祖欲以为仆射，而疑其多酒。子骚谏之，元诚曰：“我言作仆射不如饮酒乐，尔爱仆射，宜勿饮酒。”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及孙腾，尝诣元诚，其庭宇芜旷，环堵颓圯。在树下，以被自拥，独对一壶，陶然乐矣。因见其妻，衣不曳地。撤所坐在褥，质酒肉，以尽欢意焉。二公嗟尚，各置饷馈，受之而不辞，散之亲故。元诚一名元忠。拜仪同，领卫尉，封晋阳公。卒赠司徒，谥曰文宣。出《谈薮》。

陶弘景

丹阳陶弘景幼而惠，博通经史。睹葛洪《神仙传》，便有志于养生。每言仰视青云白日，不以为远。初为宜都王侍读，后迁奉朝请。永明中，谢职隐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华阳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时号茅山。由是自称华阳隐居，人间书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也。惟爱林泉，尤好著述。缙绅士庶禀道伏膺，承流向风，千里而至。先生尝曰：“我读外书未满万卷，以内书兼之，乃当小出耳。”齐高祖问之曰：

敲着鼓前来拜访他，听到蛙声鼓噪，对孔稚珪说：“这些蛙声真刺耳。”孔稚珪回答说：“我听你吹笛敲鼓还赶不上我的蛙鸣呢！”王晏听了后很难为情。孔稚珪官至太子詹事，赠光禄大夫。出自《谈薮》。

李元诚

北齐赵郡人李元诚，是钜鹿贞公李恢的孙子，钜鹿简公李灵的曾孙。李元诚性情放荡怪诞，不关心世俗事务，只爱喝酒。他任职太常卿，太祖想任他为仆射，却担心他喝酒误事。他的儿子李骚劝说他少喝酒，他说：“依我说做仆射不如喝酒快活。你爱仆射这个官职，应当不喝酒。”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和孙腾，曾到李元诚家拜访，见到他家庭院荒芜空旷，周围的院墙已经坍塌。李元诚披着被子独自一人坐

在树下喝酒，自得其乐。他妻子穿着很短的衣裙。李元诚撤去他坐的褥子去换酒肉，来招待他们。二人感叹李元诚这样好客，各有馈赠，李元诚欣然接受没有推辞，将这些银钱送给亲朋。李元诚还有一个名字叫李元忠。他官拜仪同，领卫尉，被封为晋阳公。他去世后被赠为司徒，谥号为文宣。出自《谈薮》。

陶弘景

丹阳人陶弘景幼年即聪慧，博通经史。他阅读了葛洪的《神仙传》后，便产生了隐居山林、修仙养道的想法。他常说，仰观青云白日，一点也不觉得高远。陶弘景起初官拜宜都王侍读，后来改迁奉朝请。齐武帝永明年间，陶弘景辞去官职归隐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长一百五十里，叫华阳洞天。内有三茅司命的府庙，因此当时人叫它茅山。由此，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此后，与人间书信往来，都用这个称谓。就好像晋朝的皇甫谧自号玄宴，葛洪自号抱朴子一样。陶弘景唯爱林泉，尤为喜爱著书立说。从士大夫到士人、百姓，都信服他，不远千里来拜谒他求道。陶先生曾说：“我读修炼以外的杂书不到万卷，读有关修仙成道的书比这个多一些。”齐高祖询问陶弘景：“山中何所有？”弘景赋诗以答之，词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高祖赏之。出《谈薮》。

田游岩

唐田游岩初以儒学累征不起，侍其母隐嵩山。甘露中，中宗幸中岳，因访其居，游岩出拜。诏命中书侍郎薛元超入问其母，御题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征拜弘文学士。出《翰林盛事》。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无为，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轨为益州，闻而召之。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则裸形，冬则以树皮自覆。凡所赠遗，一无所受。织芒屨，

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為美談。出《大唐新語》。

卢 鸿

玄宗征嵩山隐士卢鸿，三诏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磬折而已。问其故，鸿对曰：“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敢以忠信奉上。”玄宗异之，召入赐宴，拜

“山中何所有？”陶弘景赋诗作答，诗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齐高祖读诗后，非常赞赏陶弘景。出自《谈薮》。

田游岩

唐朝人田游岩，起初以儒学屡被朝廷征召，他都不应召，隐居嵩山侍奉母亲。甘露年间，中宗游幸嵩山，到田游岩的居所去拜访他，田游岩出迎参拜。中宗命令中书侍郎薛元超进内室问候田游岩的母亲，亲自为田家居室门上题写“隐士田游岩宅”。征拜田游岩为弘文学士。出自《翰林盛事》。

朱桃椎

朱桃椎是蜀人。生性淡泊无为，隐居不出来做官。身披兽皮用藤索缠缚，浪迹在民间。窦轨为益州长官时，听闻并召见了。送给他衣服，逼他任里正。朱桃椎一句话不说就退出来，逃往深山中。夏天赤身裸体，冬天冷了就用树皮盖在身上取暖。别人赠送给他的物件，一律不接受。他将织好的芒鞋放在行人经过的道上，路人看见了，都说：“这是朱居士编织的芒鞋。”人们帮他卖掉芒鞋，换成米后再送到放芒鞋的地方。到了晚上，朱桃椎才从山林里出来取米，始终没有人遇见过他。高士廉到此地任职，对朱桃椎非常敬重。他派人将朱桃椎请来，放下架子跟朱桃椎谈话。朱桃椎答说完了转身离去。高士廉每每给予他特殊的褒扬嘉奖，蜀人以为美谈。出自《大唐新语》。

卢 鸿

唐玄宗征召嵩山隐士卢鸿，下三次诏书卢鸿才应召入朝。到拜见玄宗时，卢鸿不行拜礼，只行鞠躬礼。问他缘故，卢鸿回答说：“臣听说老子聃曾经讲过：礼，是忠信不足的标志，不可用它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山野之臣卢鸿，保证用忠信侍奉皇上。”唐玄宗大为惊异，将卢鸿召入宫中赐宴，下诏拜卢鸿为

谏议大夫，赐章服，并辞不受。给米百石，绢百匹，送还隐居之处。出《大唐新语》。

元 结

天宝之乱，元结自汝^潰，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力。结天宝中师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称元子，逃难入猗玗之山称猗玗子，或称浪士。渔者呼为瞽叟，酒徒呼为漫叟。及为官，呼漫郎。出《国史补》。

贺知章

贺知章性放旷，美谈笑，当时贤达咸倾慕。陆象先即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亲善。象先谓人曰：“贺兄言论调态，真可谓风流之士。”晚年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醉后属词，动成篇卷，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共传宝之。请为道士归乡，舍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子为会稽郡司马，御制诗以赠行。出《谭宾录》。

顾 况

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有时宰曾招致，将以好官命之。况以诗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出《尚书故实》。

谏议大夫，赐给他礼服，卢鸿一一辞谢不受。玄宗赐给他米一百石，绢一百匹，送他回到隐居的地方。出自《大唐新语》。

元 结

唐朝天宝之乱，元结从汝^演率领乡邻南投襄汉，保全了一千多家人的性命。并且他在宛叶之间组织义军，立下了护卫城池抵御贼寇的功劳。元结天宝中师事中行子。起初在商於山称元子，逃难进入猗玗山称猗玗子，或者称浪士。渔夫称呼元结为聱叟，酒徒们称元结为漫叟。等到元结当官以后，同僚们称他为漫郎。出自《国史补》。

贺知章

贺知章性情豪放旷达，非常健谈，当时朝野的贤达人士都倾慕他。陆象先是贺知章的姑表兄弟，贺知章对他非常亲密。陆象先对人说：“贺大哥不论从文章辞赋，还是从举止情态看，真真称得上是个风流才子啊！”贺知章晚年越发放纵怪诞，更加不约束自己，自称为四明狂客。他每次醉后吟诗赋词，动辄成篇成卷，文不加点，佳作连篇。贺知章又善写草书和隶书，被喜爱书法的人共同传阅，视为墨宝。贺知章晚年请求还乡为道士，并将自家私宅舍出为道观，皇帝准许了他。同时赐拜他的儿子为会稽郡司马，并亲手写诗为贺知章送行。出自《谭宾录》。

顾 况

顾况崇尚疏淡隐逸，近于在山野间修炼的术士。有一次当朝宰相召见他，说要给他一个好官做。顾况以诗回复这位宰相：“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后来，吴中人都传说他得道升仙了。出自《尚书故实》。

陈 琚

陈琚，鸿之子也。鸿与白傅传《长恨词》，文格极高，盖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铨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与之交。同院有小计姓武，亦元衡相国之后，盖汾阳之坦床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与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縗，焚香习禅而已。

或一年半载，与妻子略相面焉。在职之时，唯流沟寺长老与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见。自述《檀经》三卷，今在藏中。临行，留一章与其僧云：“行若独轮车，常畏大道覆。止若圆底器，常恐他物触。行止既如此，安得不离俗。”乾符中，弟璉复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阳棹小舟至于彭门，与弟相见。薛公重其为人，延请入城。遂坚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践公门矣。”薛乃携舟造之，话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出《玉堂闲话》。

孔 拯

孔拯侍郎为遗补时，尝朝回值雨，而无雨备，乃于人家檐庑下避之。过食时，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厅事。有一叟出迎甚恭，备酒饌亦甚丰洁，公侯家不若也。拯惭谢之，且假雨具。叟曰：“某闲居，不预人事。寒暑风雨，未尝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令于他处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叹，若忘宦情。语人曰：“斯大隐者也。”出《北梦琐言》。

陈 琚

陈琚是陈鸿的儿子。陈鸿曾给太傅白居易的名诗《长恨词》作过注释，文章的品位极高，是个优秀的史官。唐懿宗咸通年间，陈琚在廉使常侍郭铨的徐州幕府做幕僚。这时的陈琚性情尤为耿介，不是跟他一样人品的人不能跟他做朋友。跟陈琚同院有个小计姓武，是宰相元衡的后人，就是汾阳王的女婿。陈琚跟他共事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于是带领全家退居于茅山。陈琚跟妻子分居，隔一座山。他穿短褂，腰扎绦带，独自烧香习禅。或一年，或半载，才跟妻子草草地见上一面。陈琚在任幕僚期间，只有流沟寺的长老跟他有来往。他也是穿着短褂跟长老见面。这期间，陈琚自述《檀经》三卷，现在还珍藏着呢。临走时，陈琚留一章经卷给长老，说：“行走时如独轮车，经常畏惧道路倾覆。不动时如圆底的器具，经常害怕别的物件触碰它。动与不动都如此担惊受怕，怎么能不尽早远离俗世呢。”唐僖宗乾符年间，陈琚的弟弟陈璉又去薛能在徐州的幕府做幕僚。陈琚从丹阳撑着小船到彭门去看弟弟。薛能敬重他的为人，请他入城。陈琚坚决拒

绝，说：“我已立过誓，不踏入公门啊。”薛能就带船前往彭门拜访陈珣。两人谈话投机，谈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才返回。陈珣这个人哪，他的孤介和怪僻就是如此。出自《玉堂闲话》。

孔 拯

侍郎孔拯任遗补时，有一次上朝回家遇雨，没有雨具，在一家房檐下避雨。过了用膳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这家人将他请到客厅里。有一位老者恭恭敬敬地迎候他，并送来丰盛洁净的酒菜让他吃，大概王公大臣家的酒菜也不一定有这丰盛。孔拯不好意思地表示谢意，并向老人借雨具一用。老人说：“我闲居在家里，不参与世上的事情。寒暑风雨我都不出去，准备雨具干什么呢？”就叫人到别家去借来雨具给他。孔拯离开这家人家，感慨得似乎忘却了自己是个官员。他对人说：“我避雨遇到的这位老人，一定是位大隐者啊！”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三 乐一

乐

舜白玉琯	师 延	师 旷	师 涓	楚怀王
咸阳宫铜人	隋文帝	唐太宗	卫道弼	曹绍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 沆	王仁裕	李师诲

琴

玳瑁乐	刘道强	赵 后	马 融	杨 秀
李 勉	张弘靖	董庭兰	蔡 邕	于 颢
韩 皋	王中散			

瑟

阮 咸

乐

舜白玉琯

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为琯，后乃易之以竹为琯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凤凰仪也。出《风俗通》。

师 延

师延者，殷之乐工也。自庖皇以来，其世遵此职。

乐

舜白玉琯

舜帝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汉章帝时，零陵儒生奚景在冷道舜祠下得到笙白玉琯，才知道古时候用玉制琯，后来换作用竹子来做了。用白玉做乐器，才能引得神仙来和奏，并引来凤凰。出自《风俗通》。

师 延

师延，殷朝的乐工。自庖皇以来，他家历朝历代世袭其职。

至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终莫测其为人。世载辽绝，而或出或隐。在轩辕之世，为司乐之官。及乎殷时，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抚一弦之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当轩辕之时，已年数百岁，听众国乐声，以审世代兴亡之兆。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而纣淫于声色，乃拘师延于阴宫之内，欲极刑戮。师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调角之音。司狱者以闻于纣，犹嫌曰：“此乃淳古远乐，非余可听悦也。”犹不释。师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之害。闻周武王兴师，乃越濮流而逝。或云，其本死于水府。故晋、卫之人镌石铸金图画以象其形，立祠不绝矣。出《王子年拾遗记》。

师 旷

师旷者，或云出于晋灵之世，以主乐官，妙辩音律，撰兵书万篇，时人莫知其原裔，出没难详也。晋平公时，以阴阳之学，显于当世。乃薰目为瞽，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筭音律，考钟吕以定四时，无毫厘之异。春秋不记师旷出于何帝之时。旷知命欲终，乃述《宝符》百卷。至战国分争，其书灭绝矣。晋平公使师旷奏清徵，师旷曰：“清徵不如清角也。”公曰：“清角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败。”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

师延能够精确地讲述阴阳，通晓象数讖纬，人们始终也不了解他。他历经的世代久远，时而出世时而隐没。在轩辕氏时，师延是司乐的官员。到了殷商时他全面修编了三皇五帝时的乐章。已经达到了弹拨一

弦琴，就能让地神都出来听；吹玉律，引来天神都降临凡世。师延在轩辕氏时代，已经有数百岁了。他能从各国的乐声中审度出世代兴亡的预兆。到了夏朝末年，他抱着乐器投奔殷商。然而到殷纣王时，由于纣王浸淫于声色之中，将师延幽拘在阴宫中，准备处以极刑。师延在阴宫中奏清商流徵调角等雅乐。看守阴宫的狱卒就向纣王报告，纣王厌烦地说：“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淳朴的乐音，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可以享受的啊！”不释放他。师延又奏迷魂淫魄的靡靡之音，以供纣王整夜淫荡之用，因而免受炮烙之刑。师延听说周武王兴师伐纣，于是涉过濮水消失了。有人说师延死在水府里。因此，晋国、卫国的民众镌石铸金刻画上师延的图像，不断有人为师延立祠供奉他。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师 旷

师旷这个人，有人说出生在晋灵公时代，任掌管乐的官员。他辨识音律的能力很强，还撰写过兵书一万篇。当时的人都不知道他祖居在哪儿，也不清楚他的活动情况。到了晋平公时，师旷因为精通阴阳学而闻名于世。为了杜绝世人的疑虑，他将自己的眼睛薰瞎。师旷专心研究星相、计算和音律，考证黄钟大吕来定四时，没有一点差错。史书上没有记述师旷出生在哪朝哪代。师旷知道自己寿命将要终结了，于是著述了《宝符》一书，共一百卷。这部书传到战国时，在战乱中湮灭了。晋平公让师旷演奏清徵给他听，师旷说：“清徵不如清角。”晋平公问：“能听听清角么？”师旷答：“国君您的德行薄，不能够听它啊。非要听，恐怕会给您带来败运的。”晋平公说：“我已经老朽了。平生最喜爱的就是音律，就让我听一听吧。”师旷不得已就鼓奏了清角给他听。刚开始演奏，有云从西北方向的天空中涌出；继续演奏下去，

大风至，大雨随之。掣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病。出《王子年拾遗记》。

师 涓

师涓者出于卫灵公之世。能写列代之乐，善造新曲，以代古声，故有四时之乐。春有《离鸿》《去雁》《应麟》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华》《流金》之调；秋有《商飙》《白云》《落叶》《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阴》《沉云》之操。此四时之声，奏于灵公，公沉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沉湎靡曼之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灵公乃去新声而亲政务，故卫人美其化焉。师涓悔其违于雅颂，失为臣之道，乃退而隐迹。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恐后世传造焉。其歌曲湮灭，世代辽远，唯纪其篇目之大意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楚怀王

洞庭之山浮于水上，其下金堂数百间，帝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音彻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与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难老，虽《咸池》《萧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节，王尝绕山以游宴。各举四仲

狂风刮来了，随着下起了大雨。大风刮坏了帐幔，刮得案上放置的盛肉器具摔碎一地。同时，将廊上的房瓦都掀落在地上。一起围坐听乐的人们都惊恐地逃散了，晋平公吓得匍匐在廊室。于是，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晋平公也从此一病不起。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师 涓

师涓是卫灵公时代的人。他能谱写各个朝代的乐曲，还擅长创造新的乐曲，用来替代古曲。他曾谱写过表现四时的乐曲。表现春天的有《离鸿》《去雁》《应麟》等新曲；表现夏天的有《明晨》《焦泉》《朱华》《流金》等新曲；表现秋天的有《商飙》《白云》《落叶》《吹蓬》等新曲；表现冬天的有《凝河》《流阴》《沉云》等新曲。师涓将自己谱写的表现四时的新曲演奏给卫灵公听。灵公听了后久久沉湎于新曲中心神迷乱，竟然忘却了料理国家政务。蘧伯玉规谏灵公说：“师涓谱写的四时新曲虽然发扬了气律的特色，但是这些新曲都是听了让人心神迷乱的靡靡之音，跟风雅等古曲有本质的区别，

不适宜下臣推荐演奏给国君听啊。”于是，卫灵公再不听四时新曲又重新料理国事了。因此，卫国臣民都赞美卫灵公。师涓对于自己违背雅颂正乐非常悔恨，认为这是丧失了作为良臣的操守，于是退隐不知去向。蘧伯玉在通达九方的闹市街口焚毁了师涓的乐器，惟恐后世制造传播。师涓所谱写的新曲湮灭了，世代久远，到今天，只能记其篇目之大略而已。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楚怀王

洞庭有山浮在水上，水下面有金堂数百间，帝女住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听到金石丝竹奏出的优美乐声响彻山顶。楚怀王时，怀王和群臣在洞庭水边饮酒吟诗。因此有人说，潇湘洞庭的仙乐，能让听到它的人不老，《咸池》《箫韶》等雅乐也不能相比。每到四季的季中之节，楚怀王都与群臣绕山游宴。各以季中

之气，以为乐章。惟仲春律中夹钟，乃作轻流水之诗，宴于山南。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平以忠见斥，隐于沅、澧之间。王迫逐不已，乃赴清冷之渊。楚人思慕之，谓之水仙。出《王子年拾遗记》。

咸阳宫铜人

秦咸阳宫中有铜人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竽笙，各有所执。皆组绶华采，俨若生人。筵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其一管空，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琴瑟竽筑皆作，与真乐不异。出《西京杂记》。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于翟泉获玉磬十四。悬之于庭，有二素衣神人来击之，其声妙绝。出《洽闻记》。

唐太宗

唐太宗留心雅正，励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商，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作降神乐，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风矣。初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

节气命名，创作乐章。唯有仲春节所作乐曲，恰合十二律的夹钟之律，于是作轻如流水之类悠扬的诗歌，在山南饮酒作乐。夏五月，律中蕤宾，于是作《皓露》《秋霜》等曲子，曲中藏着冷硬肃杀之气。此后，楚怀王喜欢重用奸雄之辈，贤良的人都离他远去。只有屈原苦苦劝谏楚怀王，却遭到怀王的贬斥被流放，隐没在沅水、澧水一带。楚怀王不断地迫害屈原，屈原悲愤绝望投入清冷的汨罗江中溺死。楚国民众思慕屈原，称他为水仙。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咸阳宫铜人

秦咸阳宫有铜人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并排坐在一领大席上，手中各自捧着琴、筑、竽、笙等各种乐器，穿着华丽，栩栩如生。席下有根铜管，管的上口高数尺。其中一根管子中空，里面放进去像手指头那么粗的绳子。让一个人吹那根空管，再让一个人拉动管中的绳子，这时铜人手中的乐器就会一齐奏响，跟真乐器一样。出自《西京杂记》。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在翟泉得到玉磬十四只。文帝将它们悬挂在庭院。有两个身着白衣的神人来击玉磬，其声绝妙。出自《洽闻记》。

唐太宗

唐太宗很重视标准规范，想振兴文化教育事业。于是，就命令太常卿祖孝孙校正宫商，起居郎吕才研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证律吕。让他们删去那些芜杂散滥的，整理出标准规范的音律。于是，创作了降神的乐曲，编成了九功舞，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起初时，祖

孝孙认为梁、陈等地的旧乐多掺杂着吴、楚之音，周、齐一带的旧乐多受胡戎之伎的影响，于是他悉心探索南北乐曲的不同风格，再参考古乐曲，创作了大唐雅乐。以十二律

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诗序》云：“太平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曲八十四调。祭圜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大吕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迎享，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唯扣七钟，余五虚悬而不扣。及孝孙造旋宫之法，扣钟皆遍，无复虚悬矣。时张文收善音律，以萧吉乐谱未甚详悉，取历代沿革，截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太宗又召文收于太常，令与孝孙参定雅乐。太乐古钟十二，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乃畅彻。知音乐者咸伏其妙，授协律郎。及孝孙卒，文收始复采三礼，更加厘革，而乐教大备矣。出《谭宾录》。

又

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个，阙其一。宜如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求之，如言而得。出《国史异纂》。

又

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张率更制为《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今元会第一奏是也。出《国史异纂》。

配以十二月，按序为宫。按《礼记》说：“伟大的乐曲与天地相和。”《诗经》序上说：“太平时代的音乐以安定为题旨，政事就通和。”因此又创作编制了十二和之乐，共三十曲八十四调。在圜丘祭天以黄钟为宫，在方泽祭地以大吕为宫，在宗庙祭祖以太簇为宫。在五郊举行迎候节气仪式时，就随月用律为宫。起初，隋朝的乐官只用黄钟一宫，扣七钟，余下的五钟悬在那里不扣。到了祖孝孙创造旋宫之法后，十二钟都扣，再没有悬在那里不扣的了。当时，张文收精通音律，认为萧吉所制的乐谱不怎么详细，他研究考查了历代的音律沿

革，截取竹管按十二律制成乐器来吹，备尽旋宫之义。唐太宗又召张文收在太常宫工作，让他协助祖孝孙审定雅乐。太乐古钟十二，人称哑钟，没有人能通晓演奏它的办法。张文收用吹律调它，发出的声音才畅彻悦耳，通晓音乐的行家们都佩服他的技艺高超。张文收被太宗授予协律郎的官职。待到太常卿祖孝孙过世后，张文收开始重新采用古代三礼之乐，仔细地加以删改、整理、编纂，终于使乐教完备了。出自《谭宾录》。

又

润州曾得到玉磬十二只献上。张率更叩击其中的一只说：“此磬是晋时某岁制造。这年有闰月，造磬人按照月份制的，应当有十三只，现在还缺少一只。应当在取出黄钟的地方东边九尺再挖，一定会找到的。”人们在他指示的地方去挖掘，果然又挖出一只磬来。出自《国史异纂》。

又

唐贞观年间，天上有祥瑞的景云出现，地上黄河水变清了。张率更写了一首《景云河清歌》，名为燕乐，如今元会演奏的第一首乐曲就是它。出自《国史异纂》。

又

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作《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

又

《破阵乐》，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庆善乐》，长袖曳屣，以象文德。郑公见奏《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庆善乐》，则玩之不厌。出《国史异纂》。

卫道弼 曹绍夔

乐工卫道弼，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与道弼偕为太乐，合享北郊。御史怒绍夔，欲以乐不和为罪。杂叩钟磬声，使夔闻，召之无误者，由是反叹伏。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夔与僧善，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可设盛饌，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之。夔食讫，出怀中错，鏖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夔云：“此声与钟律合，击彼此应。”僧大喜，其疾亦愈。出《国史异纂》。

又

唐太宗平定刘武周的叛乱后，河东的百姓当道载歌载舞来庆贺，军士们一起庆祝，创作了《秦王破阵乐》。后来，乐官将这首古歌编入乐府。

又

《破阵乐》演奏时，表演者披戴铠甲，手执戟矛，用来象征征战冲杀的场面。《庆善乐》演奏时，表演者随着乐曲舞动长袖、穿拖鞋，用来象征文德昌盛的景象。郑公见到演奏《破阵乐》，就低下头不看；而对《庆善乐》却从不厌倦。出自《国史异纂》。

卫道弼 曹绍夔

乐工卫道弼，是个普天下没有人能够用声律来骗他的人。曹绍夔与卫道弼都是太乐，一起去北郊为祭祀演乐。御史大员恼怒曹绍夔，想以乐律不和为由治曹绍夔的罪。于是他乱敲钟、磬，召曹绍夔来辨识音律，曹绍夔没有一个音听差了，这样，反让这位御史大为赞赏佩服。洛阳有一僧人，他房中有一枚石磬每天半夜时就自己鸣响。僧人感到怪异，惧恐成病。请来术士，千方百计地用符咒制止石磬自鸣，始终未见成效。曹绍夔跟这位僧人是好朋友，听说僧人病了前来探望。问起得病的缘由，僧人如实相告。一会儿寺院敲击斋钟，磬又自鸣。曹绍夔笑着对僧人说：“明天你摆上一桌盛宴招待我，我一定为

你除掉它。”僧人虽然不信曹绍夔的话，但还是希望他能有办法，于是摆上酒席招待他。曹绍夔吃罢，从怀中取出一把锉，将僧人室中的石磬锉了几个地方后就走了，这以后石磬再也不自鸣了。僧人苦苦询问曹绍夔原因，曹绍夔告诉他：“石磬的鸣声跟斋屋中的钟声的音律相合，你敲钟磬就发声相和。”僧人听后大喜，他的病也很快就痊愈了。出自《国史异纂》。

裴知古

裴知古奏乐，谓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耳。”其月，中宗即位。出《谭宾录》。

又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言曰：“此人即当堕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惊，堕殆死。又尝观人迎妇，闻妇佩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善于摄生，开元十二年，年百岁而卒。出《国史异纂》。

李嗣真

唐朝承周、隋离乱，乐悬散失，独无徵音，国姓所阙，知者不敢言达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者在今驸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徐敬业反，天后潜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辇，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补乐悬之阙。后享宗庙郊天，挂龔簠者，乃嗣真所得也。出《独异志》。

宋 洸

宋洸为太乐令，知音近代无比。太常久亡徵调，洸考钟律得之。出《国史补》。

裴知古

有一次裴知古奏乐，然后对元行冲说：“金石谐和，必定有吉庆的事情啊。这种吉庆的事情应在唐宗室中。”就在他说这些话的当月，中宗李显即位。出自《谭宾录》。

又

裴知古去太常署上值，途中遇见一个骑马的人。听到那人的声音，裴知古私下说：“这个人立即就会从马上摔下来。”有好奇的人跟在那个人的后面观察，行不到半条街，马受惊吓跳起将那个人摔死在地上。又有一次，裴知古观看一家娶亲，他听到新娘身上佩玉的响声，说：“这位新娘剋婆婆。”就在这同一天，她婆婆果然患病死了。裴知古善养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去世，享年一百岁。出自《国史异纂》。

李嗣真

李唐王朝建国初期，由于经历了周、隋的战争离乱，钟、磬等悬挂乐件散失，缺少徵音，国姓丢失，知道这件事的人不敢向朝廷说。则天女皇末年，御史大夫李嗣真暗中寻找没有得到。一个秋高气爽的白日，听到有砧声从今弩营中传来，跟徵音相似。但是，当时这地方是英国公的宅院，过了好几年都没有缘由得到。后来，徐敬业起兵反叛，武则天抄了他的府第。李嗣真找到丧车一辆短剑一柄。进入徐府内，在东南边敲响，果然有回应声。掘开地面，找到一段石头。李嗣真将这段石头裁成四具悬乐，补上了悬乐所缺。这以后，凡举行祭祀仪式，悬挂的簠簋，就是李嗣真补上的。出自《独异志》。

宋 洸

太乐令宋洸，在辨识音律方面，近代人没有谁能超过他。太常缺少徵调已经很久了，宋洸考查钟律得到了。出自《国史补》。

洸为太常丞，尝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闻塔上风铎声，倾听

久之。朝回，复止寺舍。问寺主僧曰：“上人塔铃，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沆曰：“其间有一是古制。某请一登塔，循金索，试历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难后许，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无风自摇，洋洋有闻，非此耶？”沆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悬钟而应之。”固求摘取而观之，曰：“此沽洗之编钟耳，请旦独掇于僧庭。”归太常，令乐工与僧同临之。约其时，彼扣本悬，此果应，遂购而获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门，逢度支运乘。驻马俄顷，忽草草揖客别。乃随乘行，认一铃，言亦编钟也。他人但觉镕铸独工，不与众者埒，莫知其余。及配悬，音形皆合其度。异乎，此亦识徵在金奏者与。出《羯鼓录》。

王仁裕

晋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学士王仁裕夜直，闻禁中蒲牢，每发声，如叩项脑之间。其钟忽撞作索索之声，有如破裂，如是者旬余。每与同职默议，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晋帝果幸于梁汴。石渠金马，移在雪宫，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征。出《玉堂闲话》。

宋沆任太常丞后，有一天早晨在光宅佛寺等待上朝，听到塔上的风铃声，听了很久。早朝归来，走到光宅佛寺又停下来。他进寺问主持僧：“您知道塔铃是从哪里得来的么？”僧人答：“不知道。”宋沆说：“其中有一只塔铃是古代制作的。请让我登上塔顶，沿着铃索，一一扣击，来找出这只古铃，可以吗？”主持僧起初不同意，后来还是答应了。于是宋沆登上塔顶，扣动塔铃听音辨识，找到了它。寺内的僧人说道：“塔上的风铃常常无风自己摇动，发出宏亮的声音，是这只吗？”宋沆说：“是的。一定是在祭祀时，它与太常署乐队悬钟的声律相同产生了共鸣。”宋沆一再请求摘下塔上的风铃观察一下，对僧人说：“这个风铃是沽洗编钟，请在早晨将它单独挂在院里。”宋沆回到太常府衙，让乐工和僧人一块亲临现场观看。约定好时间，太常府衙那边扣动悬挂的编钟，寺院中的这个沽洗编钟果然应和，于是将它向寺院买下来。又有一次，宋沆送客人出通化门，遇到度支使的运货车队。他驻马稍许，忽然匆忙向客人作揖告别。宋沆跟随在度支使

运货车队的后面，又认得一铃，说这只铃也是编钟。别人只觉得这只铃铸造的技艺很独特，与众不同，别的就看不出来了。待到把它排列在太常署的编钟间，才看出来不论是外形还是发音都符合。奇怪吗？他也算是能在金属器物中辨识音调阶律的高手之一吧。出自《羯鼓录》。

王仁裕

丙申年春天，在晋国都城洛下。翰林学士王仁裕值宿，听到宫中的钟声，每一声都像叩击在自己的脖子与脑袋之间。而宫中的钟忽然碰撞发出索索的声音，像破裂了似的，持续了十多天。王仁裕常常和同仁悄悄议论这件事，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征兆。这年仲春，晋帝果然前往汴梁，将石渠阁里的藏书和金马移在雪宫，到今天已经十三年了。索索之声的征兆，果然应验了。出自《玉堂闲话》。

李师诲

李师诲者，画番马李渐之孙也，为刘从谏潞州从事。知从谏不轨，遂隐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县宰。曾于衲僧处，得落星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见星坠于前，遂掘之，得一片石，如断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绦处尚光滑。岂天上奏乐器毁而坠欤？”此石流转到安邑李甫宅中。出《尚书故实》。

琴

珣璠乐

秦咸阳宫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七宝饰之，铭曰“珣璠之乐”。出《西京杂记》。

刘道强

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鳧寡鹤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出《西京杂记》。

赵 后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烈女之象。亦善为《归凤》《送远》之操焉。出《西京杂记》。

马 融

马融历二郡两县，政务无为，事从其约。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尝按论刑杀一人。性好音乐，善鼓琴吹笛。

李师诲

李师诲，是绘画番马的李渐的孙子，任潞州太守刘从谏的从事。得知刘从谏图谋不轨，于是就隐居在黎城山中。刘从谏反叛被平息后，朝廷嘉奖李师诲，任命他为县宰。李师诲曾从一位僧人那里，得到陨石一片。那个僧人说：“一次，我早起行走在蜀道上，看见有一颗流星坠落在前边。掘地，挖出这片陨石，如断磬。石端雕刻着一个狻猊头，也像磬。有孔，穿丝带的地方还很光滑呢。这大概是天上神人的乐器，坏了掉到地上的吧！”这块陨石后来流传到安邑李甫家。出自《尚书故实》。

琴

珣璠乐

秦咸阳宫有一架琴，长六尺，安着十三根琴弦，二十六个琴徽。整架琴都镶嵌着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宝石七宝，上面铭刻着“珣璠之乐”。出自《西京杂记》。

刘道强

齐国人刘道强弹得一手好琴。他能在琴上弹奏出单凫孤鹤的悲哀之音。听者皆悲，不能自制。出自《西京杂记》。

赵 后

赵后有一架宝琴，叫凤凰。琴上面都用金、玉等珠宝镶嵌着龙、凤、螭、鸾及古代贤、烈女子的图像。赵后还善于弹奏《归凤》《送远》等曲。出自《西京杂记》。

马 融

马融曾在两个郡两个县为官，在政事上无为而治，办事简约。他在武都任职七年，在南郡任职四年，从未按照刑律上的规定处死过一个人。马融生性喜好音乐，鼓一手好琴吹一管好笛。

每气出蜻蛉相和。出《商芸小说》。

杨 秀

隋文帝子蜀王秀，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出《尚书故实》。

李 勉

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尝取桐、梓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衲琴。用蜗壳为徽。其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出《尚书故实》。

又

勉又取漆筒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自宝于家。

又

京中又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损处惜而不治。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宝徽，又次者以金螺蚌徽。

张弘靖

张相弘靖夜会名家，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角则角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泛声、祝声。出《国史补》。

每当他鼓琴吹笛时，都引来蟋蟀相和。出自《商芸小说》。

杨秀

隋文帝的儿子蜀王杨秀，曾经制作了一架千面琴，散失在民间。出自《尚书故实》。

李 勉

唐汧国公李勉喜爱雅琴，曾经选用精良的桐木和梓木混合制琴，取名叫百衲琴。镶嵌蜗壳为琴徽。他造的琴里有三面尤其绝异，人们通称为“响泉韵磬”。上一次弦，可以十年不断。出自《尚书故实》。

又

李勉又用漆筒制琴，制了几百张，谁向他要都给。在这几百张琴中，出了两张绝代好琴，一张名叫响泉，一张名叫韵磬，自家珍藏起来。

又

在京都长安，樊家、路家制作的琴堪称第一。路家藏有房太尉石枕一具，枕上有一处破损了可惜不能修复过来。蜀中雷家制的琴，常是自己品评它的好坏、优劣。上品以玉制琴徽，次者以宝石制琴

徽，再次者以金螺蚌壳制琴徽。

张弘靖

宰相张弘靖一天夜晚拜会有名的琴师郑宥，观看郑宥给两张琴调音，非常相合。两张琴各放在不同的几案上，调宫则宫应，调角则角应，稍微不准确，就不应。郑宥的老师董庭兰，尤其擅长弹奏泛声与祝声。出自《国史补》。

董庭兰

响泉、韵磬，本落樊泽司徒家，后在珠崖宅，又在张彦远宅，今不知流落何处。弹琴近代称贺若夷、甘党。前有董庭兰、陈怀古。怀能泛、祝二家声，谓大小胡笳也。萧古亦善琴，云胡笳第四头。犯无射商，遂用其音为《萧氏九弄》。出《卢氏杂说》。

蔡邕

蔡邕在陈留，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会已酣焉，客有弹琴者。邕至门，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返。将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蝉也，此岂为杀心而声者乎？”邕叹曰：“此足以当之矣。”出《汉书》。

于 颀

于司空颀 常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叹曰：“三分之中，一分箏声，二分琵琶声，无本色韵。”出《国史补》。

韩 皋

韩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稽生之

为是也。”其当晋魏之际，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承金运之声也，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之也。慢其商弦，以宫同音，是臣

董庭兰

响泉、韵磬二琴原本落在司徒樊泽家，后又落在珠崖宅，又落在张彦远宅，现在不知流落在谁家。琴弹得最好的人，在近代应该说是贺若夷与甘党。这以前有董庭兰、陈怀古。陈怀古能弹奏泛声和祝声，谓大、小胡笳。萧古也善弹琴，叫作胡笳第四头。犯无射商，于是采用他的音律谱成《萧氏九弄》。出自《卢氏杂说》。

蔡邕

蔡邕在陈留时，邻人请蔡邕去他家赴酒宴。等到蔡邕去时，邻家酒宴正酣，有客人在弹琴。蔡邕走到门口，悄悄听琴声，自语：“嘻！用琴声召唤我，琴声里却流露出杀机，这是为什么？”于是返回家去。被派去请蔡邕的仆人告诉了主人，主人立即亲自追到蔡邕家问他原因。蔡邕告诉了邻人。弹琴的这位客人知道后，向蔡邕解释说：“我刚才弹琴时，看见一只螳螂悄悄爬向一只鸣蝉，而蝉又将离去。螳螂与蝉，一个向前一个后去。我只是担心螳螂扑不到蝉，这难道是含有杀心的琴声吗？”蔡邕叹道：“这就足以含有杀心了！”出自《汉书》。

于 颀

司空于颀曾让客人弹琴。于颀的嫂子懂得音律，在门帘里边听。叹道：“三分之中，一分是箏声，二分是琵琶声，就是缺少琴声的本来韵色。”出自《国史补》。

韩 皋

韩皋精通音律。一次观人弹琴，到《止息》时，感叹道：“妙

啊！这是当年嵇叔夜创制的。”嵇叔夜生当魏、晋交替之际，当时音乐以商声为主。商为秋声，秋，一岁的后半年，金风一起，天萧地瑟，草枯木谢，一片肃杀之气。另外，晋承金运之声，由此可知曹魏已到王朝之末，将被晋所取代。商弦转慢，以宫同音，喻臣

夺君之义也。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返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州，谋立楚王彪。毋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败于广陵，故名其曲为《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悲惨痛迫切之音，尽在于是。永嘉之乱，是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祸，所以托之鬼神也。皋之于音，可谓至矣。出《卢氏杂说》。

王中散

唐乾符之际，黄巢盗据两京，长安士大夫避地北游者多矣。时有前翰林待诏王敬傲，长安人，能棋善琴，风骨清峻。初自蒲坂历于并。并帅郑从谏，以相国镇汾晋。傲谒之，不见礼。后又之邺，时罗绍威新立，方抚士卒，务在战争。敬傲在邺中数岁。

时李山甫文笔雄健，名著一方。适于道观中，与敬傲相遇。又有李处士亦善抚琴。山甫谓二客曰：“《幽兰绿水》，可得闻乎？”敬傲即应命而奏之，声清韵古，感动神思。曲终，敬傲潜然返袂云：“忆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际，不意流离于此也。”李处士亦为《白鹤》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诗赠曰：“幽兰绿水耿清音，叹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几时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沾襟。”余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

夺君的意思。由此可知司马氏将篡魏以代之。司马懿受魏明帝曹睿顾托，后来反生篡夺之心。从诛杀曹爽起，便露出叛逆篡位的野心。王陵督扬州，想立楚王曹彪。毋丘俭、文钦、诸葛诞三人先后都任过扬州都督，都有匡复曹魏的举动，事情败露后都被司马氏所杀害。嵇叔

夜以扬州为古广陵之地，上述四人都是曹魏的文武大臣，又都先后在广陵事败身亡，因此将他亲手所写的琴曲取名为《广陵散》。说的是曹魏散亡自广陵始。至于《止息》，喻司马氏虽然由在广陵屠杀曹魏忠臣开始了他们篡位的逆举，但是他们也终将会覆灭在这里。嵇叔夜胸中郁积的哀、愤、戚、惨、痛、迫切的心绪，都在这乐曲中宣泄出来。永嘉之乱也应验了。嵇叔夜撰写这曲子，既是为了留给后来的知音，也是为了避过司马氏对他的迫害，因此假托鬼神。韩皋对音律的钻研与深刻理解，可谓已经到了极致啊！出自《卢氏杂说》。

王中散

唐僖宗乾符年间，黄巢攻陷长安、洛阳两座京城。长安城中的士大夫离京北去躲避战乱的很多。当时有个前翰林待诏，叫王敬傲，长安人氏，能棋善琴，风骨清峻。王敬傲离开京城长安后，起初由蒲坂去并州。并州军统帅郑从谏以相国的身份镇守汾晋。王敬傲前去拜见他，遭到冷遇。又去邺州，正值罗绍威刚刚立足，正抚慰兵士，志在剿灭黄巢军，因此接纳了王敬傲。王敬傲在邺州旅居数年。

当时李山甫以文笔雄健而闻名。正好在道观中，他与王敬傲相遇。当时还有个李处士也善弹琴。李山甫问他们二人：“《幽兰绿水》一曲，可以听听吗？”王敬傲听了后，当即弹奏一曲，声清韵古，感动神思。一曲终了，王敬傲神色凄然，哭泣着说：“想当初在咸通年间，一个秋日的夜晚，应圣上诏请，在宫廷供奉，弹琴给圣上与王公贵人听，谁想到今天却流落到这里啊。”李处士也弹奏了一曲《白鹤》。李山甫援笔蘸墨，以抒情怀，写诗一首送赠王敬傲：“幽兰绿水耿清音，叹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几时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沾襟。”尾句没有写完。李山甫也是神色黯然，

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别弹一曲，坐客弥加悚敬，非寻常之品调。山甫遂命酒停弦，各引满数杯，俄而玉山俱倒。泊酒醒，山甫方从客问曰：“向来所操者何曲？他处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习正音，奕世传受。自由德顺以来，待诏金门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众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伦之曲，人皆谓绝于洛阳东市，而不知有传

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广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韵，殆似神工，又见王生之说，即知古之《广陵散》，或传于世矣。遂成四韵，载于诗集。今山甫集中，只标李处士，盖写录之误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诏为王中散也。

王生后又游常山，是时节帅王镕年在幼龄，初秉戎钺。方延多士，以广令名。时有李夔郎中、莫又玄秘书、萧珣员外、张道古，并英儒才学之士，咸自四集于文华馆。故待诏之琴棋，亦见礼于宾榻。岁时供给，莫不丰厚。王或命挥弦动轸，必大加锡遗焉。在常山十数年，甚承礼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优游啸咏而已。冬月亦葛巾单衣，体无绵纩，日醺酣于市，人咸怪异之。闻昭宗反正，辞归帝里，后不知所终。

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纸为蜂蝶，举袂令飞，满于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揽之，即复于故所也。常时咸疑有神仙之术。

张道古与相善，每钦其道艺，曾著《王逸人传》，为此也。道古名昉，博学、善古文，读书万卷，而不好为诗。曾

悲怜自己怀才不遇。王敬傲又弹奏了另外一支曲子，座上的客人们听后，越发敬重他，都认为王敬傲的琴艺绝非寻常。于是，李山甫命人上菜斟酒，不再弹奏，大家连饮数杯，不久，在座的人都醉倒了。醒酒后，李山甫跟客人们一块询问王敬傲：“你刚才弹奏的是什么曲子啊？怎么我们在别处没有听说过呢？”王敬傲回答说：“我们家操练的是雅正乐声，累世传授。自德顺以来，待诏皇门已经四世。平常弹奏的，人所共知。唯嵇康所传下的伶伦之曲，人们都说此曲跟嵇大夫一块灭绝在洛阳东市，而不知道还有传播的后人。我是自先人那儿学下来的，曲名叫《广陵散》。”李山甫早就怀疑王敬傲弹奏的不是一般的琴曲，好像只有神人才能作出这种妙音。现在听王敬傲这么一说，就知道也许真的是《广陵散》乐曲传于今世呢。于是写成四韵的一首诗，载于诗集中。现在见到的山甫诗集，这首诗标的是李处士，大概是误写。从此，李山甫常常将王敬傲视为王中散。

王敬傲后来又出游常山，正值节度使王镕年纪尚轻，初掌兵权，正延集多方人士来传播他的令名。当时就有李夔郎中、莫又玄秘书、

萧珣员外、张道古及诸多英才，都从四方聚集在文华馆。因此，王敬傲的琴技与棋艺也颇受重视，受到了礼遇。对他的生活用度，按照时令的变化及时供给，都很丰厚。而且每次王镕请他献艺，事后都赏给他很多礼品。在常山这十几年，王敬傲很受王镕的礼遇。他经常头戴峨冠，脚着高屐，悠闲地吟诗唱曲。就是天寒地冻的冬天，他也只穿单衣，系葛巾，通体不见绵纩，整日在街市上喝得醉醺醺的，人们都觉得他很怪异。后来，传来昭宗复位的消息，王敬傲辞别常山重归帝里，这以后就不知他的下落了。

王敬傲还能在衣袖中剪纸为蜂蝶，举袖让它们飞出来，飘满四座，有的入人襟袖，用手去揽，它们就又都回到他的袖子里。当时人们都疑心王敬傲会神仙的法术。

张道古跟王敬傲要好，敬佩他的学问与技艺，曾著《王逸人传》。张道古名覲，博学，善古文，读书万卷，却不好写诗。他曾在张楚梦座上，时久旱，忽大雨，众宾皆喜而咏之。道古最后方成绝句曰：“亢暘今已久，喜雨白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坐客重其文学之名，而哂其诗之拙也。出《耳目记》。

瑟

卢中丞迈有宝瑟四，各值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至之号。出《传载》。

阮咸

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时，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也。”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出《国史异纂》。

又

《晋书》称阮咸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墓者，得琵琶，以瓦为之。

时人不识，以为于阮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调，多同之。出《卢氏杂说》。

在张楚梦家做客，时逢久旱，忽降大雨，众宾客都高兴地聚在一起吟诗。张道古最后才写成一首绝句，诗是这样的：“亢旒今已久，喜雨自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众宾客虽然素常很看重他的文才，却都讥笑他这首诗写得太拙劣了。出自《耳目记》。

瑟

中丞卢迈藏有四张宝瑟，每张都价值数十万钱。四张宝瑟分别叫：寒玉、石磬、响泉、和至。出自《大唐传载》。

阮 咸

宾客元行冲任太常少卿时，有人在古墓中掘得一个铜物，状似琵琶而呈正圆形，没有人能认出它到底是什么。元行冲看了后，说：“这是阮咸制作的乐器。”于是命匠人用木头仿造，能弹奏清雅的乐声。就是今天叫作阮咸的乐器。出自《国史异纂》。

又

《晋书》上称阮咸善弹琵琶。后人发掘阮咸墓，掘出一张琵琶，是用泥瓦做的。当时的人都不认识，因为是从阮咸墓中得到的，因此命名它为阮咸。近来，有许多人都能弹奏这种乐器，用琴来校定它的音调，有许多相同之处。出自《卢氏杂说》。

卷第二百四 乐二

乐

大 酺 梨园乐 太真妃 天宝乐章 韦 皋

于頔 文 宗 沈阿翘 懿 宗 王令言

宁王献 王仁裕

歌

秦 青 韩 娥 戚夫人 李龟年 李 袞

韩 会 米嘉荣

笛

昭华管 唐玄宗 汉中王瑀 李 暮 许云封

吕乡筠

霭箎

李 蔚

乐

大 酺

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蒹》。《于蒹》，鲁山之文也。玄宗闻而异之，

乐

大 酺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在五凤楼下大摆宴席，令三百里以内的县令、刺史，率领本地的乐工和歌手来参加。有人说让他们一较胜负加以赏罚。当时，河内郡守让几百名乐工乘在车上，都穿着锦衣绣袍。伏厢之牛身上披上虎皮，将它们扮成犀牛、大象的形状，观看的人都惊骇不已。当时元鲁山派来数十名乐工联合演唱《于芳》。《于芳》是元鲁山创作的。唐玄宗听闻觉得惊异，

征其词，乃叹曰：“贤人之言也。”其后上谓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促命征还，而授以散秩。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被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蕃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出《明皇杂录》。

梨园乐

天宝中，玄宗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出《谭宾录》。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艺，最善击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采蓝田绿玉琢为磬，尚方造簠簋流苏之属，皆以金钿珠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金为二狮子，拿攫腾奋之状，各重二百余斤，以为趺。其他彩绘缛丽，制作精妙，一时无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于前，促令载送太常寺。至今藏于太乐署正声库者是也。出《开天传

信记》。

将歌词要来，看后赞叹地说：“这是贤人的言论啊！”之后，玄宗问宰臣们说：“河内人都很困顿么？”催促将他们遣还，授予元鲁山散秩的官职。每次赐宴群臣，玄宗都亲临勤政楼。金吾使及四军卫士，天还未亮就陈设仪仗。到处悬挂彩旗，卫士们都披戴黄金铠钹，着短后绣袍。太常卿献乐，卫士们陈列在帷帐的后面，各蕃属国的首领、头人前来赴宴。府、县、教坊中的伶人都出场表演：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摔跤，戏马斗鸡，热闹非凡。玄宗又让数百宫女饰珠着翠，衣锦着绣，从帷幕里面走出来，敲击雷鼓，演奏《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来大象、犀牛入场表演，或拜或舞，踏着节拍随乐而舞。每到正月十五晚上，玄宗又亲临勤政楼作乐。三公贵戚有官家设置的看楼。到深夜，玄宗又让宫女在楼前歌舞，共同娱乐。出自《明皇杂录》。

梨园乐

天宝年间，唐玄宗命令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都居住在宜春北院。玄宗一向通晓音律，当时还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等也都精通音律。安禄山从范阳进京朝拜，献上白玉箫管数百件，都放在梨园。自此梨园的音乐仿佛与人间不同。出自《谭宾录》。

太真妃

太真妃杨玉环多才多艺，最擅长的是击磬。敲击之音，玲玲然，非常悦耳动听，而且演奏的多是新曲，就是太常寺、梨园的专职乐工，也不能跟太真妃相比。唐玄宗让人采来蓝田绿玉为她琢成玉磬，尚方打造了挂磬的架子，还做了流苏等，并镶嵌上金钿珠翠等奇珍异宝作装饰。又让人铸造金狮二只，作抓取跳跃之状，每只重二百多斤，作为悬磬支架的底座。其他彩绘也都繁缛华丽，做工都精妙异常，无与伦比。待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自蜀地重返京师，宫内的乐器遗失很多，唯有玉磬尚幸存。玄宗望着玉磬神色凄然，再不忍心放在眼前，马上命人将它送到太常寺。至今还放置在大乐署正声库房里。出自《开天传信记》。

天宝乐章

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声，名入“破”。后其地尽为西蕃所没破，乃其兆矣。出《传载录》。

韦 皋

韦皋镇西川，进《奉圣乐》曲，兼与舞人曲谱同进。到京，于留邸按阅，教坊数人潜窥，因得先进。出《卢氏杂说》。

于 颀

于司空颀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虽诙谐，亦各有为也。颀又令女妓为《八佾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出《国史补》。

文 宗

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淑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辈，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淑子》。出《卢氏杂说》。

沈阿翘

文宗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声词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元济败，因以声得为宫娥。”遂自进白玉方响

天宝乐章

天宝年间，乐章多用边疆的一些地名命名。如《凉州》《甘州》《伊州》等。这些乐曲多繁声，名入“破”。这些边地后来果然都被西

边胡人所吞没占领，这些就是征兆啊！出自《转载录》。

韦 皋

韦皋镇守西川，向皇帝进《奉圣乐》曲，将跳舞的人和乐谱一同进奉。到京后，在官邸处排练检阅，教坊中有几个人去偷看，因此先进奉给了皇帝。出自《卢氏杂说》。

于 颀

司空于颀因为太尉韦皋进献《奉圣乐》，也撰写了《顺圣乐》进献。每有酒宴，都让人演奏《顺圣乐》。乐曲演奏到一半时，群舞的队列都匍匐在地，只有一人舞在中央。幕僚韦绶笑着说：“何必用穷兵独舞。”虽然看似笑谈，其实是有所指。于颀又让女舞妓跳《八佾舞》，舞姿雄健壮妙，称作《孙武顺圣乐》。出自《国史补》。

文 宗

唐文宗善吹小管。当时文淑法师是进宫讲法的大和尚，一天获罪文宗，被流放。文淑法师的弟子进宫收拾抄没的家具，模仿文淑法师讲道的声音说话。文宗用这种声调谱写出一支曲子，名叫《文淑子》。出自《卢氏杂说》。

沈阿翘

文宗时，宫人沈阿翘为皇帝跳《河满子》舞，不论是歌声、歌词，还是舞姿神态，都宛扬畅丽。舞曲终，文宗赏赐给沈阿翘金臂环一只，并问她的来历，沈阿翘回答说：“我原来是吴元济的乐妓。吴元济兵败后，我因为会唱歌得以进宫。”并且将白玉方响

云：“本吴元济所有也。”光明洁冷，可照十数步。言其槌即犀也，凡物有声，乃响其中焉。架则云檀香也，而文彩若云霞之状，芬馥著人，则弥月不散。制度精妙，故非中国所有。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怦然。上谓之曰：“天上乐。”仍选内人，

与阿翘为弟子。出《杜阳杂编》。

懿宗

懿宗一日召乐工，上方奏乐为《道调弄》，上遂拍之。故乐工依其节，奏曲子，名《道调子》。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倡优杂戏皆有之，以备上幸其院，迎驾作乐。禁中呼为“音声郎君”。出《卢氏杂说》。

王令言

隋炀帝幸江都时，乐工王令言子自内归。令言问其子：“今日所进曲子何？”曰：“《安公子》。”令言命其子奏之，曰：“汝不须随驾去，此曲子无宫声，上必不回。”果如其言。出《卢氏杂说》。

宁王献

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上召诸王于便殿同观焉。曲终，诸王拜贺，蹈舞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佳，臣有所闻焉，夫音也，始之于宫，散之于商，成之于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袭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

献给文宗，说：“这白玉方响本是吴元济的。”白玉方响光洁明亮，可照十数步。沈阿翘说击打这方响的槌是用犀角做成的，不论遇到什么物件发出响声，都能在它这里得到回声。支架是用檀香木制成的，上面的纹彩灿若云霞。它散发出来的香气附着在人的身上，可弥漫一个多月不消散。这方响的做工精妙非凡，原本不是中国所有。文宗于是让阿翘当场演奏一首《凉州曲》，声音清越，听的人无不神色凄凉。文宗赞叹地说：“真是天上仙乐啊！”于是挑选宫女中能歌善舞的人做沈阿翘的弟子，跟她学习歌舞。出自《杜阳杂编》。

懿宗

唐懿宗一次召见乐工。懿宗正演奏《道调弄》，于是定下用它的

节拍演奏音乐，因此乐工依此节拍演奏曲子，命名为《道调子》。十家诸王都通晓声律，都蓄有倡优杂戏，以备皇帝亲临他们这里时演奏。宫中称为“音声郎君”。出自《卢氏杂说》。

王令言

隋炀帝巡游江都时，乐工王令言的儿子自宫内回家来。王令言问他：“今日进献给皇上的是什么曲子？”儿子说：“是《安公子》。”王令言让他儿子演奏一遍，听完后说：“你不要随驾去江都了，这支曲子没有宫声，皇上一定回不来了。”后来果真如此。出自《卢氏杂说》。

宁王献

西凉州有喜好音乐的风俗，制作新曲叫《凉州》。开元年间，进献给玄宗，玄宗召集诸王在便殿一同欣赏。曲终，诸王祝贺，行蹈舞之礼，称赞此曲，唯有宁王不祝贺。玄宗问他，宁王回答说：“这支曲子听起来很美，但是臣听人说，一支乐曲从宫音开始，在商音结束，成于角、徵、羽，没有不以宫、商为根本的。这支乐曲，开头离开宫调而且中间也很少，徵、商用得乱而且太强。

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于咏歌，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乱作，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出《开天传信记》。

王仁裕

后唐清泰之初，王仁裕从事梁苑，时范公延光师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诸幕寮，饯朝客于折柳亭。乐则于羽，而响铁独有宫声，洎将挾执，竟不谐和。王独讶之，私谓戎判李大夫式、管记唐员外献曰：“今日必有谤张之事，盖乐音不和。今诸音举羽，而独扣金有宫声。且羽为水，宫为土，水土相克，得无忧乎？”于时筵散，朝客西归。范公引宾客，继鹰犬，猎于王婆店北。为奔马所坠，不救于荒

陂。自辰巳至午后，绝而复苏。乐音先知，良可至矣。出《玉堂闲话》。

歌

秦青 韩娥

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去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谈谢求返，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匱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臣闻宫是君，商是臣。宫不强盛则君势力小，商有余则臣有僭越的欲望。君势力小必然被下所逼，有僭越之欲必然犯上。事情引发在微细之端，而现形在音声之表；传播在咏歌，而现之在人事。臣恐有一天会有逃亡之厄，乱臣有作乱逼上之犯，都预兆在这支曲子上啊。”玄宗皇帝听了默然无语。待到安史之乱发生后，举国大乱，才证实了宁王审音度势的绝妙。出自《开天传信记》。

王仁裕

后唐清泰初年，王仁裕在梁苑任从事，当时是范延光的老师。这年春正月，郊野还很寒冷。范延光率领诸位幕僚在郊外折柳亭为朝廷派来的使臣饯行。奏乐用的是羽调，而铙钹只有宫声，自相干扰，竟不谐和。王仁裕独自惊讶，私下跟戎判大夫李式、管记员外唐献说：“今天一定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是乐音不和兆示出来的。刚才奏乐时诸音奏的是羽调，而唯独铙钹扣的是宫声。羽为水，宫为土，水、土相克，能没有忧患吗？”待到席散，朝廷使臣西归。范延光带领诸位宾客，驾鹰牵狗去王婆店北狩猎，从奔跑的马上摔下来昏死过去，在荒野没有得到救治。从辰巳到午后才从昏死中醒过来。王仁裕能够从乐音中预先得得到征兆，其准确程度可说是到家了。出自《玉堂闲话》。

歌

秦青 韩娥

薛谈跟秦青学唱歌，没有完全学到秦青的唱歌技艺，就自以为全都学到手了，于是辞别秦青要回去。秦青没有阻止，只是在郊外大道旁为薛谈设宴辞行，击节悲歌，歌声振动林木，高入云霄，连行云都被止住了。薛谈道歉求返，此后终生再不敢说可以出师了。秦青对朋友说：“从前韩娥东行到齐国去，途中没钱吃饭，过雍门卖唱乞食。离去后余音绕梁回响，历时三日不消失，

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对，三日不食。遽追而谢之，娥复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欢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赂而遣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遗声也。”出《博物志》。

戚夫人

汉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人皆为之，后宫齐唱，常入云霄。出《西京杂记》。

李龟年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南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也。出《明皇杂录》。

又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木记》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

周围的人还以为她没有离开这里呢。韩娥在客栈住宿时，旅人侮辱她。韩娥长声哀哭，整个乡里的老老少少被感动得相对哭泣，三天没有吃饭。他们追上去向她道歉，韩娥又拉长声唱歌，整个乡里人又都欢喜得手舞足蹈，不能自禁。于是他们送给韩娥厚礼，送她上路了。由于这个缘故，雍门人至今还依然能歌善哭，这是效仿韩娥的遗声。”出自《博物志》。

戚夫人

汉朝时的戚夫人，善于跳翘袖折腰式样的舞蹈，能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候她的宫娥几百人，都能唱会跳，后宫齐唱，歌声响入云霄。出自《西京杂记》。

李龟年

唐朝开元年间，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都以歌舞上的杰出才华而负有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特别是谱写出了《渭川》这样的绝妙好曲。由此，受到玄宗皇帝的特殊待遇，在东都洛阳为他们修造了豪华的住宅，奢华的程度超过了王公大臣。住宅建在洛阳的通远里，中堂的规模甲于都城。今裴晋公将宅移于定鼎门南别墅，取名绿野堂。后来，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当良辰胜景，他为人唱歌数首，座中人听了没有不停止饮酒掩面哭泣的。杜甫曾送李龟年诗一首，就是“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指殿中监崔涤，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出自《明皇杂录》。

又

开元年间，宫中起初看重木芍药，就是现今的牡丹。《开元天宝花

木记 》记载，宫中称木芍药为牡丹。得到四个品种：红、紫、浅红、通白。玄宗将这些牡丹移植在兴庆池东沉香亭的前面。正值花儿盛开，玄宗皇帝乘照夜白宝马，太真妃乘步辇相随，前往观赏牡丹。下诏特选梨园弟子中的优秀的歌手唱歌，得乐曲十六部。

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辞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晓拂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龟年遽以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蒲桃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敛绣巾重拜上。龟年常语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此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出《松窗录》。

李 袞

李袞善歌于江外，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满座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嚨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

李龟年以擅长唱歌而名噪一时。他手捧檀板，站在众乐手前边，刚要唱歌，玄宗说：“观赏名花，面对爱妃，怎么能唱旧曲旧词呢？”于是，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让他立刻进献《清平调》三章。李白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只是昨夜喝醉了酒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醒，因而提笔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晓拂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

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李白写罢，龟年立即进献。玄宗皇帝命令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伴奏，催促李龟年引喉唱之。太真妃杨玉环手持玻璃七宝杯，酌饮西域凉州供奉的葡萄美酒，满脸含笑地欣赏着歌词大意。玄宗亲自吹玉笛为李龟年伴奏。每吹完一曲将换新曲时，故意拖长笛声取悦太真妃。太真妃饮完酒，收起绣帕两次拜谢皇帝的恩宠。李龟年常将此事讲给五王听，独忆以唱歌而赢得这么高的声誉，还没有超过这次的，这也是一时的极致。玄宗皇帝自此以后很是看重李白，有别于其他学士。高力士始终以给李白脱靴为奇耻大辱。后来有一天，太真妃重吟李白的《清平调》时，高力士故作戏言说：“娘娘您应该为此怨恨李白深入骨髓，怎么还念念不忘呢？”太真妃惊异不解地问：“你怎么能说李翰林用诗侮辱我呢？”高力士说：“用赵飞燕指代娘娘您，太轻视您了。”太真妃深以为然。玄宗皇帝曾有三次欲拜李白为官，都因在宫里遭到阻碍而作罢。出自《松窗录》。

李 袞

李袞在江南以歌唱得好闻名，名动京师。崔昭入朝，秘密带着李袞同来。到京城后，邀请宾客，并请演第一部乐的乐师和京城中的著名歌手，来参加这个盛会。崔昭说有个表弟，请他入末座。于是让穿着破衣的李袞出来入席，满座宾客都嗤笑他。过了少许，崔昭令人上酒，同时说：“请我表弟给大家唱支歌。”座中宾客又笑了。待到歌声一起，乐人都大吃一惊地说：“这是李八郎也。”罗拜之。出《国史补》。

韩 会

韩会善歌，绝妙。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出《国史补》。

米嘉荣

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何戡，近有陈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来，绝不闻善唱，盛以拍弹行于世。拍弹起于李可久。懿宗朝恩泽曲子，《别赵十》《哭赵十》之名。刘尚书禹锡与米嘉荣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又自贬所归京，《闻何戡歌》曰：“二十年来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城。”出《卢氏杂说》。

笛

昭华管

秦咸阳宫有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隐相次，息亦不见，名曰“昭华之管”。出《西京杂记》。

唐玄宗

玄宗尝坐朝时，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进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余以上清之乐。流亮清越，殆非人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清乐，以送吾归。

李八郎。”于是环绕着李袞向他行礼。出自《国史补》。

韩 会

韩会善歌，歌声优美动听。韩会在当时跟另外三名歌手一起被人称为歌坛四魁，韩会为魁首。出自《国史补》。

米嘉荣

歌曲的美妙，由来已久。唐宪宗元和年间，宫廷乐队中有米嘉荣、何戡两个名家，近代则有陈不嫌和他的儿子陈意奴。一二十年以

来，从来没听说过谁擅长演唱，只是盛行拍弹。拍弹起于李可久。懿宗朝恩泽曲子，有《别赵十》《哭赵十》之名。尚书刘禹锡赠送米嘉荣一首诗：“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刘禹锡从被贬谪发配的州郡重返京师后，又写过一首《闻何戡歌》：“二十年来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城。”出自《卢氏杂说》。

笛

昭华管

秦咸阳宫有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奏时就可以看到车、马、山川、树木，隐约相接出现，不吹了就消失了。这支玉笛叫昭华管。出自《西京杂记》。

唐玄宗

唐玄宗一次坐朝，用手指上下按自己的肚腹。退朝后，高力士进前问玄宗说：“刚才陛下多次用手指按腹部，是圣体不太舒服么？”玄宗说：“不是。我昨夜梦游月宫，诸位仙女为我演奏上清之乐助乐，流亮清越，在人间是完全听不到的啊！使我久久地沉醉在这仙声妙乐之中。后来，仙女们又演奏清乐为我送别。

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寻，尽得矣。坐朝之际，虑或遗忘，故怀玉笛，时以上下寻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一奏之。”上试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请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云回》。”载于乐章，今太常刻石在焉。出《开元传信记》。

汉中王瑀

汉中王瑀为太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阅乐而唤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耶？”出《传

载》。

李 暮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与同舟人吹，寥亮逸发。俄有客于岸，呼舟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妙，山石可裂。暮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礴，应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著记，疑其蛟龙也。暮尝秋夜吹笛于瓜洲，楫载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立至。有顷，舟人贾客，有怨叹悲泣之声。出《国史补》。

这支仙曲凄凉悲哀、非常动人。我醒来后还感觉到余音杳杳，如在耳边。我之前用玉笛来追寻，都让我记录下来了。刚才坐朝，我怕有所遗忘，因此在怀里揣着玉笛，不时地上下寻找它的音律，不是身体不适。”高力士拜了两拜，祝贺玄宗说：“这可是非常之事，请陛下为臣吹奏一遍可以吗？”玄宗试着吹奏了一遍，其音缥缈旷远，不可名状。高力士再次拜贺玄宗皇帝，并请皇帝给这支仙曲起个名字。玄宗笑着说：“此曲名叫《紫云回》。”这支仙曲后来载入乐章，现在太常府的刻石还在。出自《开天传信记》。

汉中王瑀

汉中王李瑀任太卿。一天早起上朝，听到永兴里有人吹笛，问是不是太常府的乐工。那人回答说：“是的。”后来，他因检阅乐队召唤来吹笛人，问：“在某天，你们怎么能够躺着吹笛呢？”出自《大唐传载》。

李 暮

李舟好事，曾经从一处山村野舍中得到一根烟竹，截作笛子，坚实像铁石，送给李暮。李暮吹笛，可谓天下第一。有一次他月夜泛江，跟同舟人吹笛，笛声旷远清亮、宛转飘逸。忽然岸上有人招呼，请求登舟同游。这个人上船后，请求李暮把笛子借给他吹一支曲子。这个人吹奏的笛声非常精妙，可让山石破裂。李暮平生从未听到过。

等吹到入破时，只见他呼吸气息充沛，笛子随着手指的按动发声而粉碎。客人也消失不见了。在舟人的记录中，怀疑客人是蛟龙。李暮有一个秋夜在瓜洲吹笛，当时江上舟船很多。当李暮吹出第一声笛音，喧闹的人声立即停下来；待到吹奏数节后，微风忽然飒飒拂来。少顷，舟人和贾客，都发出怨叹悲泣之声。出自《国史补》。

又

暮，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尤敬人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

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蒙笼，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瞋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于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为？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

又

李暮，是开元年间吹笛技艺最高的笛手，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超过他。一次，李暮因故向教坊请假去越州。当地人公私宴请他，为的是

能欣赏他的奇妙笛声。当时，正逢越州新有十几位生员考中了进士，这些人家中都有些产业，于是凑集二千文钱准备在镜湖游船上聚会饮酒同乐，邀请李暮上船吹笛，大家向往他的风韵，敬之如神。因为钱多人少，又相约每人可带一位客人同来。其中有一位参加聚会的人，已经到了晚上方才想起这件事，没有工夫去请别人。他邻居中有一个孤老头儿，久处田野，外面的人情事故一点也不懂得，只有数间茅舍，乡里人称他为独孤丈。这位进士带着独孤丈人一起赴宴。

到会所后，只见澄波万顷，景物非凡。李暮以手拂笛，舟船渐渐移到湖心。此时轻云笼湖，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暮捧笛吹奏，笛声初发，风云齐开，水明林秀，上下澄碧，仿佛有鬼神前来。船上的宾客都赞叹不已，纷纷说就是天上的音乐也不如。独孤丈一言未发，与会的人都生气了。李暮也认为这个老丈轻视自己，也很生气。过了好一会儿，才又静思一曲吹奏出来。曲调更加绝妙异常，在座的宾客没有人不惊骇赞赏的。独孤丈还是不出一言。请他同来的这位进士也深感羞愧，对座上的宾客解释说：“独孤老丈常年独居山村，很少进城，对于音乐，他一点也不懂得。”四座的宾客同声刺讽独孤老丈，老丈依然不语，只是微微笑笑而已。李暮问道：“您这个样子，是轻薄呢，还是表示您是一位高人？”独孤丈人才慢慢说道：“您怎么就知道我不懂音乐呢？”在座的人都为李生改容道歉。独孤丈人说：“请您试吹一首《凉州》吧。”曲终，独孤丈人品评说：“李公的笛子确实吹得不错。然而，您的笛声掺揉着夷狄乐调，您是不是在龟兹有朋友？”李暮听了后大吃一惊，站起身参拜独孤丈人，说：“老丈神绝，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老师确实是龟兹人。”独孤丈人又说：“第十三叠误入水调，您自己知道不？”李暮回答道：“李暮愚钝顽冥，实在不知道。”独孤丈人伸手取笛吹起来。李暮还有一笛，

拂拭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蹙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许云封

许云封，乐工之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非所宜愿，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时云天初莹，秋露凝冷，舟中吟讽，将以属词。忽闻云封笛声，嗟叹良久。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暮所吹者。遂召云封问之，乃是李暮外孙也。

云封曰：“某任城旧士，多年不归。天宝改元，初生一月。时东封回，驾次至任城，外祖闻某初生，相见甚喜，乃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声命酒。当垆贺兰氏年且九十余，邀李置饮于楼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书某胸前曰：‘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外祖辞曰：‘本于李氏乞名，今不解所书之语。’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间也。树下人是木子，木子

拂拭后递给独孤丈人。独孤丈人看了看说：“您这些笛子都不堪使用。使用它们的都是粗通吹笛的人。”于是又换了一支笛子，说：“这支笛子吹到入破时必会破裂，您不会舍不得吧？”李暮说：“不敢。”于是独孤丈人捧笛吹起来。笛声初发即响彻云霄，四座震慄，李暮局促不安地立在那儿一动不敢动。吹到第十三叠，揭示李暮刚才吹的谬误所在，李暮完全敬服连连拜谢。待吹到入破，笛子就破裂了，不能再吹下去了。李暮拜了两拜。众位宾客彻底折服，于是大家都散了。第二天早晨，李暮和与会的诸位宾客，一起前往独孤丈人的住所去拜见。到那儿一看，只留有几间空宅，独孤丈人已经不知哪里去了。越州人得知这件奇闻后，四处寻找独孤丈人，然而始终没有寻到，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出自《逸史》。

许云封

许云封，是乐工中吹笛的人。唐德宗贞元初年，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京任和州牧，不是出自他的本愿，很是不得志。他乘船顺水东下，夜晚停泊在灵璧驿站。正值云天初现莹白色，秋天的冷露凝聚在衰草的枯叶上。韦应物坐在船舱中吟诗，正要将吟得的诗句记下来时，忽然听到许云封吹奏的笛声，慨叹许久。韦应物精通音律，说许云封的

笛声，很像天宝年间京都梨园李暮吹奏的法曲。于是召来许云封询问，原来他是李暮的外孙。

许云封说：“我的老家是任城，多年没有回去了。天宝改元时，我才生下来一个月。当时正值皇帝东到泰山封禅归来，暂住任城，外祖父听说我出生了，见到后非常喜欢，亲手抱给李白学士看，请他给取个好名。李公当时正坐在酒楼里，高声让老板上酒。当垆卖酒的老太太贺兰氏已经九十多岁了，邀请李公到楼上饮酒。我外祖父将酒送到，李公握笔在我胸前乘醉书写：‘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外祖父辞谢说：‘我是请您为我外孙取名的，不明白您写的这是什么意思。’李公说：‘您要求的名字就在这首诗中间。树下人是木子。木子，

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许也。烟霏谢成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暮外生许云封也。’后遂名之。某才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义马，西入长安。外祖憫以远来，令齿诸舅学业。谓某性知音律，教以横笛，每一曲成，必抚背赏叹。值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余人，皆十五以下。天宝十四载六月日，时骊山驻跸，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乐长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其年安禄山叛，车驾还京。自后俱逢离乱，漂流南海，近四十载。今者近访诸亲，将抵龙丘。”

韦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尝于天宝中受笛李供奉，艺成身死，每所悲嗟。旧吹之笛，即李君所赐也。”遂囊出旧笛。云封跪捧悲切，抚而观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为韦公曰：“竹生云梦之南，鉴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过期不伐，则其音窒；末期而伐，则其音浮。浮者外泽中干，干者受气不全，气不全则其竹夭。凡发扬一声，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之名乐也，至如落梅流韵，感金谷之游人，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诚为清响，且异至音，无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韦公曰：“欲旌汝鉴，笛破无伤。”云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叠未尽，^騞然中裂。韦公惊叹久之，

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许也。烟霏谢成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暮外孙许云封也。’后来，我就叫了这个名字。我才长至十岁，便成了孤儿。后乘义马来到长安。外祖父怜我远道而来，让我跟着几个舅舅学吹笛。说我天生知音律，于是教我吹横笛。每学成一支曲子，外祖父总是抚摸着我的脊背赏叹。这时，正赶上梨园法部设置小部音声科，共有三十多人，都在十五岁以下。玄宗天宝十四载六月某日，正值皇帝住在骊山行宫，又是贵妃杨玉环的生日。皇帝命梨园小部音声科在长生殿为娘娘演奏祝寿。奏献新曲，没有命名。正值南海向贵妃进奉荔枝，因此将曲名定为《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当年，安禄山起兵反叛，皇帝与娘娘返驾还京。此后俱逢离乱，我流落南海近四十年。如今我要去探访诸亲友，要到龙丘去。”

韦应物说：“我的乳母有个儿子名叫千金，曾在天宝年间拜你外祖父李暮为师学吹笛，艺学成后却死了。我每每想起来就很悲伤。千金昔日吹的笛子，就是李君所赠。”说着，从行囊中取出一支旧笛递与许云封。许云封悲伤地跪拜接过，抚摸观看，说：“确实是一支很好的笛子，但并不是当年我外祖父吹的那支。”又对韦应物说：“竹子生长在云梦泽南岸，挑选则以柯亭竹为标准。须在当年七月十五日前生，明年七月十五日前伐。过期不伐，它的音色发窒，未到日期就伐下来的，它的音色就浮。浮者，外面泽润而内里干。干者受气不全。气不全，则竹必夭折。笛子吹一声，需呼吸九次。古时吹奏出的最美丽动听的笛音，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天的名乐曲啊，可以吹奏出落梅流韵，使金谷游人感动；折柳传情，让玉关戍客悲伤。诚然也是清音亮响，但是跟至音还有很大不同，不能降神祈福。用已夭的竹管制成的笛子，遇到最高音时必定要破损的。所以，我才知道这笛子不是外祖父以前所吹的。”韦应物听了后说：“我想请你吹奏试试，笛子吹坏了无妨。”于是，许云封捧笛吹一曲《六州遍》。一叠还未吹完，驽然一声，笛管中间破裂。韦应物惊叹了许久，遂礼云封于曲部。出《甘泽谣》。

吕乡筠

洞庭贾客吕乡筠常以货殖贩江西杂货，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羡，即施贫亲戚，次及贫人，更无余贮。善吹笛，每遇好山水，无不维舟探讨，吹笛而去。

尝于中春月夜，泊于君山侧，命樽酒独饮，饮一杯而吹笛数曲。忽见波上有渔舟而来者，渐近，乃一老父鬓眉皤然，去就异常。乡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维渔舟于乡筠舟而上，各问所宜。老父曰：“闻君笛声嘹亮，曲调非常，我是以来。”乡筠饮之数杯，老父曰：“老人少业笛，子可教乎？”乡筠素所耽味，起拜，愿为末学。老父遂于怀袖间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绝小如细笔管。乡筠复拜请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发，次者亦然，其小者为子吹一曲。不知得终否。”乡筠曰：“愿闻其不可发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诸天，对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乐而吹之。若于人间吹之，人消地坼，日月无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圯，不暇言其余也。第二者对诸洞府仙人、蓬萊姑射、昆丘王母，及诸真君等，合仙乐而吹之。若人间吹之，飞沙走石，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稚幼振死，人民缠路，不暇言余也。其小者，是老身与朋侪可乐者。庶类杂而听之，吹的不安。未知可终曲否。”言毕，抽笛吹三声，湖上风动，波涛沆瀣，鱼鳖跳喷，乡筠及童仆恐耸薺栗。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于是聘请许云封在曲部任事。出自《甘泽谣》。

吕乡筠

洞庭商客吕乡筠，常贩货到江西，赚取十分之一的利润。利外还有富余就资助贫穷的亲友，再有富余的就救助穷人，自己从来不积蓄攒钱。吕乡筠擅长吹笛，每遇到好山水，没有不驾舟游赏、吹笛而去的。

一次，在一个中春月夜，吕乡筠泊船在君山旁边，摆酒独饮，每饮一杯就吹笛数曲。忽然看见江上有一人撑着渔船驶来。渐渐近了，原来是一位鬓眉花白的老翁，举止行为不同凡人。吕乡筠放下笛子起身相迎。老翁将渔船系在吕乡筠船上，走过船来寒暄。过后，老翁

说：“听您的笛声嘹亮，曲调不一般，我过来看看。”吕乡筠请他喝了几杯酒，老翁说：“我少时以吹笛为生，可以让我教教您吗？”吕乡筠平素爱好吹笛，站起参拜老翁，说愿意跟他学。老翁于是从怀袖里取出三管笛子：一管大如双臂合抱，第二管如常人用的那么大，第三管小如细笔管。吕乡筠又一次下拜，请老翁吹一曲听听，老翁说：“最大的那管不能吹它，中间的那管也不能吹，我可以用最小的这管为您吹一曲，但不知道能否吹到终了。”吕乡筠说：“我愿意听听您说的不可以吹的。”老翁说：“最大的那管是天上用的，是为天上的诸位上帝、元君和上元夫人们，合着上天的神乐而吹的。假如在人间吹它，就会人消地裂，日月无光，五星失位，山峦崩塌，余下的后果我就不说了吧。第二管笛是给诸位洞府仙人，蓬莱、射姑诸神山的方士，和昆仑山王母娘娘，以及诸位真君合仙乐而吹的。假若在人间吹它，就会石飞沙走，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儿童被震死，人众倒毙路旁，余下的后果我就不说了。最小的这管，是我与朋友同辈可以娱乐的。世上万物、众生都可以听。但是一旦吹起来，就会不安，不知能否吹完一曲。”老翁说完后，抽出笛子吹了三声，湖上刮起了大风，波浪激荡，鱼鳖喷跳，吕乡筠和童仆们惊慌恐惧。吹了五声六声，君山上的鸟兽嘶鸣吼叫，

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满数杯，乃吟曰：“湖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饮数杯，谓乡筠曰：“明年社，与君期于此。”遂棹渔舟而去，隐隐渐没于波间。至明年秋，乡筠十旬于筠山伺之，终不复见也。出《博异志》。

鬻策

李 蔚

咸通中，丞相李蔚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镇淮海，政绩日闻。未期周，荣加水土，移风易俗，甚洽群情。泊彭门乱常之后，藩镇疮痍未平，公按轡恭己而治之。补缀颓毁，整葺坏纲，功无虚日。以其郡寡胜游之地，且风亭月观，既以荒凉，花圃钓台，未愜深旨。一旦，命

于戏马亭西，连玉钩斜道，开创池沼，构葺亭台。挥斤既毕，号曰“赏心”。栽培花木，蓄养远方奇禽异畜，毕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游观。一旦，闻浙右小校薛阳陶，临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试询之，果是旧人矣。公甚喜，如获古物，乃命衙庭小将代押运粮，留止别馆。一日，公召阳陶游，询其所闻，及往日芦管之事，薛因献朱崖李相、陆畅、元、白所撰歌一轴。公益喜之。次出芦管，于兹亭奏之。其管绝微，每于一龠篥中，常容三管也。 声

天上的月亮昏暗无光，湖上的各种舟船摇荡，船上的人惊慌失措。老翁于是不吹了。他连着喝了几杯酒，吟诗一首：“湖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吟完，又喝了几杯酒，对吕乡筠说：“明年秋社，与君还在此处相聚。”于是摇着渔舟离去，渐渐隐没于湖波深处。到了第二年秋天，吕乡筠在君山等候了老翁十天，然而没有再见到他。出自《博异志》。

龠篥

李 蔚

丞相李蔚在咸通年间总理国政。由大梁迁任淮海，他的政治声誉便一天天大起来。来淮海没到一年，便着手治水保土，移风易俗。他的这些做法非常符合淮海民众的意愿，很受欢迎。自彭门之乱后，藩镇战乱造成的破坏尚未修复，李蔚克己奉公、励精图治。他治理乱政，整肃纪纲，没有一天空闲的时候。淮海几乎没有什么名胜可供人们游赏，郡内原有的几处观风赏月之亭阁，已经荒凉了，花圃钓台也建得不合心意。一天，李蔚命人在戏马亭西边，修建弯月形斜径，开挖了一座人工湖，在湖中修建了一座亭台。建筑完成后起名叫“赏心亭”。在湖边广植花木，并从别处收集奇禽异兽，都放置在这里。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平民百姓和官宦士女都到这里来游玩观赏。有一天，听说浙右的一个下级军官薛阳陶，监押运往朝廷库府的米粮来到淮海郡。李蔚喜欢这个小军官的名字，同以前宰相李德裕身边的一个人相同，于是让人询问，果然是故人。李蔚大喜，如同得到一件古

物，让他手下的一位武官代替薛阳陶监押粮船，将他留在别馆里。一天，李蔚请薛阳陶外出游玩，问他所见所闻，以及过去吹芦管之事，薛阳陶因而献上李德裕、陆畅、元稹、白居易所写的歌词一轴。李蔚更高兴了。薛阳陶又从怀中拿出芦管，就在赏心亭上吹奏起来。此芦管管很细，每一个鬲篥乐器中，可以放置三根管。 声音

如天际自然而来，情思宽闲。公大加赏之，亦赠其诗不记，终篇云：虚心纤质雁衔余，凤吹龙吟定不如。于是锡赉甚丰。出其二子，皆授牢盆俸职。初公构池亭毕，未有嘉名，因目曰“赏心”。诸从事以公近讳，盖赏字有尚字也。公曰：“宣父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且非内官宫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毕乱逆，乃为刍豢之地。嗟乎！公孙弘之东阁，刘屈氂后为马厰，亦何异哉！出《桂苑丛谭》。

好像从天上飘来的，情宽思闲。李蔚听后大加赞赏，也写了一诗相赠，但记载不全，终句为：虚心纤质雁衔余，凤吹龙吟定不如。李蔚厚赏薛阳陶，并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任盐业副官。李蔚最初修建湖亭时，没有什么好名字，于是起名叫赏心。他手下的从事认为这个名字犯讳，赏字中有尚字。李蔚说：“孔子母亲名微在，他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况且，又不是什么内官宫妾，有什么忌讳可避的呢！”于是不更名。这座赏心亭，在秦毕叛乱后，成了饲养牲畜的地方了。可叹啊！公孙弘的东阁，到了刘屈氂时成了马圈。赏心亭的结局，跟这有什么两样呢！出自《桂苑丛谭》。

卷第二百五 乐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龟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鸿渐

铜鼓

张直方 郑续

琵琶

罗黑黑 裴洛儿 杨妃 段师 汉中王瑀

韦应物 宋沆 皇甫直 王沂 关别驾

王氏女

五弦

赵辟

箜篌

徐月华

羯鼓

羯鼓出外夷乐。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都昙鼓，状腰鼓而小。答腊者，即羯鼓也。鸡娄鼓之上。鼙如漆桶，山桑木为之。下以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戟杖连碎之。又宜

羯鼓

羯鼓，是一种从外域传到中原的乐器。因为是戎羯之鼓，因此叫羯鼓。羯鼓声调的高位是太簇一均。古代的龟兹、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的少数民族都使用它。羯鼓的地位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都昙鼓形状像腰鼓而小。答腊即揩鼓。在鸡娄鼓之上。羯鼓的鼓框如漆桶，用山桑木制成。下面用象牙镶饰的床架承放，用双槌敲击。羯鼓发出的声音急促、威烈、轰鸣，尤其适宜演奏快节奏的乐曲，两根鼓杖就像用兵器攻击敌人一样。羯鼓也宜于在

高楼玩景，明月清风，凌空透远，极异众乐。杖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须至干紧，绝湿气而复柔腻。干取发越响，腻取战袅健举。卷用刚铁，铁当精炼，卷当至匀。若不刚，即应絳高下，搯 捺不停。不匀，即鼓面缓急，若琴徽之□病矣。出《羯鼓录》。

玄 宗

唐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管弦，必造其妙。若制作调曲，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指。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尤爱羯鼓，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始晴，景色明丽，小殿内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制也。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谓嫔嫱内官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皆呼万岁。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澈，纤翳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徐下，其妙绝入神如此。出《羯鼓录》。

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夏中挥汗鞞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此乐。”出《酉阳杂俎》。

月明风清时，在高楼观赏时演奏，声音凌空远扬，与其他乐声大不相同。羯鼓的槌杖一般是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做成的。但制作之前，须将这些木料干透了，将湿气全部去除而让它变得柔韧而腻滑。只有干透了，敲出的鼓声才最响亮。只有滑腻，击在鼓面上才能收到

像战马举蹄叩击一样的效果。卷须用刚铁。铁经过精炼，卷应当卷匀。不刚，则围卷的绦边上下不齐，松紧不一。不匀，则鼓面上的鼓皮有紧有松吃力不匀，就像琴徽没装好发出痺音一样。出自《羯鼓录》。

玄 宗

唐玄宗精通乐律，是上天赋予他的才能。不论是管乐，还是弦乐，他都造诣很精，深得其中的奥妙。如果要写支曲子，信手拈来，立等可取。不立什么章法，却长短正合适；随手弹拨，都符合节拍。至于清浊音的变化，乐律的呼应，主、副旋律分明而又互相制约，就是古时候的夔、旷也超不过他。唐玄宗尤其喜爱羯鼓，他曾说：“羯鼓是八音的领袖，其他乐器不可与之相比。”有一年二月初，某天早晨，唐玄宗梳洗完毕，下了一宿的雨刚刚放晴，宫苑中景色明丽，小殿的内亭，柳枝返青刚吐嫩芽，杏花含苞欲将开放。玄宗触景生情，赞赏地说：“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怎么可以不欣赏呢？”跟随在唐玄宗左右的太监、宫娥，听了后互相观望，正要去备酒，只有高力士让人去为皇帝取来羯鼓。玄宗临轩敲击一曲，名为《春光好》，是玄宗自创曲目。神情自得。再看看柳芽与杏蕾，都被玄宗刚才击出的鼓声震开了。玄宗指着震开的柳芽、杏花，对宫娥、太监们说：“就凭这件事情，不称呼我为天人行吗？”众人皆呼万岁。唐玄宗又谱作《秋风高》鼓曲。每到清秋，天高地远，纤云皆无，即奏这支曲子。这时，就有风徐徐从远处吹来，庭院中的树叶纷纷飘落。他的演奏，就是如此绝妙入神。

唐玄宗曾派人观察诸王。宁王在夏天还挥汗制鼓，所读的书是龟兹乐谱。玄宗皇帝知道后非常高兴，说：“天子的兄弟，正应当尽情享受这种乐趣。”出自《酉阳杂俎》。

又

汝阳王璿，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钟爱焉，自传授之。又以其聪悟敏慧，妙达其旨，每随游幸，顷刻不舍。璿尝

戴研绢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摇动也。上大喜笑，赐金器。因夸曰：“花奴璲小名。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坠也。”宁王谦谢，随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过虑，阿瞒自是相师。夫帝王之相，且须英特越逸之气，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度。花奴但秀迈人，悉无此状，固无猜也。而又举止闲雅，当更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谢之。而曰：“若于此，臣乃输之。”上曰：“若此一条，阿瞒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谦谢。上笑曰：“阿瞒赢处多，太哥亦不用□揖。”众皆欢贺。玄宗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曰：“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又

黄幡绰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时至。上怒，络绎遣使寻捕之。绰既至，及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俄顷，上又问侍官：“奴来未？”绰又止之。曲罢，复改曲，才三数十声，绰即走入。上问何处来，曰：“有亲故远适，

又

汝阳王李璲，是宁王李献的长子，相貌妍美，在诸位王室子弟中格外出众。唐玄宗特别钟爱他，亲自教授他打击羯鼓。这位王子以其聪敏的悟性，很快就领悟并掌握了这种技艺，因此常常伴随玄宗游玩赏景，玄宗连一刻也舍不得让他离开。李璲有一次头戴用碾磨发光的绢做的帽子击鼓，玄宗皇帝亲自采一朵红色槿花戴在他帽上。研绢帽与槿花都很滑，不好戴，好久才戴上。李璲于是演奏《舞山香》一曲，而帽上的槿花没掉下来。本业叫定头项，难在不晃动。玄宗大喜，赏赐李璲金器，并夸赞道：“花奴李璲的小名。姿质明莹，肌肤头发细腻光洁，非人世间人，一定是上天贬下来的神仙吧。”宁王谦谢，随后申斥李璲的缺点。玄宗笑着说：“大哥不必过虑，阿瞒我就是相师。帝王之相，应当有英俊特异、超逸不群的气质，要不然，也须具备深

沉包育的度量。花奴虽然秀俊过人，却全没有这些表象，因此，我对他没有什么猜忌啊！何况，花奴又举止闲雅，理应在公卿之间得到更多的赞誉呀！”宁王再次行礼道谢，说：“果然像皇上说的那样，我认输了。”玄宗说：“就此一条，阿瞒我也输给大哥啦。”宁王又行礼道谢。玄宗笑着说：“阿瞒我赢的多啦！大哥不用总这样作揖了。”陪同玩赏的人都高兴地祝贺。玄宗性情豪迈俊逸，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喜欢琴。一次听到有人在宫内弹琴，未等弹完，玄宗即走过去大声呵斥操琴的人，说：“待诏出去。”并对太监说：“快去叫花奴带着羯鼓来，为朕解解秽气。”

又

黄幡绰也通晓音律。一次，玄宗让人召黄幡绰，他没有按时到。玄宗大怒，不断地派人去各处寻找，让将他抓回来。黄幡绰回来后，来到殿侧，听到玄宗正在击鼓。他制止传报的人不让报告皇帝。过了一会儿，玄宗又问侍从：“绰奴才回来没有？”黄幡绰又不让报。玄宗制作完这支鼓曲，又进行了改动，才敲了三数十声，黄幡绰才走入殿内报到。玄宗皇帝问他从何处回来，他回答说：“有个亲友出远门，送至城外。”上颌之。鼓毕，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意，至必祸焉。适方思之，长入供奉五十余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许他东西过往。”绰拜谢毕，内官有相偶语笑者，上诘之，具言绰寻至，听鼓而候其时入。上问绰，绰语上方怒，其解怒之际，皆无少差误。上奇之，复厉声谓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听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谓我如何？”绰遂走下阶，面北鞠躬，大声曰：“奉敕监金鸡。”上大笑而止。并出《羯鼓录》。

宋 璟

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玄宗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瓮。捻小碧上，掌下须有朋去声。肯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一鼓也。且𦔑用石末、花瓮，固是腰鼓。掌不朋去声。肯声，是以手指，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

以手指。 璟又谓上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动，雨点取其急。”玄宗与璟兼善两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明祖母，即开府之女。今尊贤里郑氏第有小楼，即宋夫人习鼓之所也。出《羯鼓录》。

我送到了城外。”玄宗皇帝颌首不语。击完一首曲子，玄宗说：“幸亏你回来晚了些，我刚才很生气，你来了一定会受到处罚。我刚刚想，你这次供奉的时间较长，已经有五十多天了吧。只有一天到宫外去，不应该不让他东走走，西看看啊。”黄幡绰拜谢完，随侍的太监中有人相对偷偷说笑。玄宗皇帝责问，太监如实地将黄幡绰已经回来好一会儿了，直至听了一会儿皇上击鼓才进来的事情说了。玄宗问黄幡绰，黄幡绰回答说玄宗正发怒，等怒气消掉的时候，鼓声就没什么差错了。玄宗皇帝感到非常奇怪，又厉声问道：“我心里的想法，你一个侍奉我的奴才怎能从我击鼓的声音中听出来呢？你现在再说说我在想什么呢？”黄幡绰走下台阶，面向北鞠躬，大声说道：“奉皇上命令，竖起金鸡，颁布赦免令。”玄宗皇帝大笑作罢。并出自《羯鼓录》。

宋 璟

开府宋璟，性情虽然耿介不群，也深爱声乐，尤其擅长敲击羯鼓。宋璟刚承玄宗皇帝的恩顾，跟玄宗谈论有关鼓的事情时说：“不是青州石末，就是鲁山花瓮。捻小碧上，手掌下须发出朋去声。 肯声，这才是汉震第一鼓。而且鼓框用石末、花瓮，本来就是腰鼓。手掌下发不出朋去声。 肯声，而是用手指去敲，就不是羯鼓。”第二鼓者，左边用杖敲，右边以手指叩。 宋璟又对玄宗皇帝说：“头像青山峰，手如白雨点。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击奏羯鼓的能手。头如青山峰，是说击鼓人头不动。手如白雨点，是说击鼓人击得急促如下雨。”唐玄宗和宋璟都善于击奏这两种鼓，而尤其偏爱羯鼓，认为羯鼓比汉震鼓较为雅细秀气。宋璟家世代相传都爱击鼓。东都留守郑叔明的祖母，就是宋璟家的女儿。现今，洛阳尊贤里郑家宅第里还有一座小楼，就是郑叔明这位祖母当年练习击鼓的地方。出自《羯鼓录》。

李龟年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十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锡一拂枚羯鼓卷。出《传载》。

曹王皋

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州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卷，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观者讶之曰：“岂足尚耶。”士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指其刚匀之状，宾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未必信。”命取食枰，自选其极平者。遂重二卷于枰心，以油注卷满，而油不浸漏，相盖契际也。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卷，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客曰：“先人在黔，得于高力士家。”众方深伏。原缺出处，据本书卷二百三十一作出《羯鼓录》。

李琬

广德中，蜀客前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居务本里，尝夜闻羯鼓，曲颇工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户极卑隘。叩门请谒，谓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耶婆色鸡乎？一本作耶婆娑鸡。虽至精能，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

李龟年

李龟年善击羯鼓。一次玄宗皇帝问他：“卿用了多少鼓杖了？”回答说：“臣至今已用了五十支鼓杖。”玄宗说：“你这还不算特别用功，我已用了三立柜啦！”数年后，玄宗皇帝听说李龟年也用掉了一立柜鼓杖，因此赐给他一拂枚羯鼓卷。出自《大唐传载》。

曹王皋

曹王李皋有巧思，精通各种器用。李皋任荆州节度使时，有一位暂居这里的士人，带着两张鼓卷求见。这位士人将两张卷先打开给李皋的幕宾们看，看的人惊讶地说：“这种平常的卷，还用给节度使看啊！”这位士人说：“但请通报，节度使一定会欣赏的。”待到见面后，李皋捧视很久，赞叹地说：“没想到今天能获逢最珍贵的宝物！”接着，指出这两张卷制作得钢硬均匀，在座的宾客点头称是，也有人心里不以为然。李皋说：“诸位不一定相信。”他命人取来食盘，食盘取来后，亲自挑选出特别平整的，将两张卷重叠置放在食盘上，让人将食油倒入卷中，直到注满为止，油一点儿也没有渗漏出来，是以证明卷与食盘相合得一点儿缝隙没有。李皋说：“这一定是开元、天宝年间，向朝廷供奉的御卷，不然不会这么好。”李皋问献卷的这位士人是从哪里得到的，他说：“我的先人在黔地，从高力士家得到的。”众位宾客幕僚这才深深折服。原缺出处，据本书卷二百三十一作出自《羯鼓录》。

李 琬

唐代宗广德年间，蜀人、前双流县丞李琬也能击奏羯鼓。朝廷将他上调到京都长安，住在务本里。一天夜里，李琬听到了羯鼓声，曲调非常工稳绝妙。于是踏月循声寻去，走到一处小院，门户极朽旧狭隘。李琬叩门求见，对击鼓的人说：“您击的曲子不是耶婆色鸡吗？——本作耶婆娑鸡。虽然击奏得极准确，怎么没结尾呢？”击鼓的人大为吃惊，说：“您一定也是个懂得音律的人，这事没人知道。我本是太常府里的一个工匠，击鼓这门技艺是祖

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近者张儒入长安，其家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之声，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即曲尽，又何索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须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也。夫耶婆娑鸡当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谐协，声意皆尽。如柘枝用浑解，甘州用急了解之类也。工泣而谢之。即言于寺卿，奏为主簿。后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羯鼓录》。

杜鸿渐

代宗朝，宰相杜鸿渐亦能羯鼓。永泰中为三州副元帅、西川节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一杖献鸿渐。鸿得之，示于众曰：“此尤物也，当衣衾中收贮积时矣。”匠曰：“某于脊沟中养者十年。”及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驿路入汉川矣。自西南来，始会嘉陵江，颇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炎、杜惊辈登驿楼望江月。行酒宴语曰：“今日出艰危猜迫，外即不辱命于朝廷，内即免中祸于微质。即保此安步，又瞰此殊境，安得不自贺乎？”遂命家僮取鼓与板笛，以所得杖奏数曲。四山猿鸟，皆惊飞嗽走。从事悉异之曰：“昔夔之搏拊，百兽舞庭，此岂远耶？”鸿渐曰：“若某于此，稍曾致力，犹未臻妙，尚能及是。

父传给我的，我尤其擅长击刚才这首曲子。近来，因为张儒来到长安，我们全家流散，父亲失落在河西，这首曲子就失传了。现在我按照几本旧曲谱来找寻这首鼓曲，竟然没有结尾之声，因此才夜夜击鼓寻索。”李琬问：“曲之意完结了吗？”击鼓人说：“意已尽。”李琬说：“意已尽也就是曲子终了，你又何必再找？”击鼓人说：“怎奈鼓声未尽啊！”李琬说：“这可以说说，鼓曲中有这样的，须用其他曲子解，方能使鼓声结束。耶婆娑鸡这首鼓曲，当用屈柘急遍解。”击鼓人照李琬教的再击奏一次，果然相谐，声尽意也尽。如柘枝用浑解，甘州用急解之类。击鼓人感激得流着眼泪向李琬致谢。随后报告给太常寺卿。太常寺卿荐举李琬任主簿。后来，李琬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自《羯鼓录》。

杜鸿渐

唐代宗朝，宰相杜鸿渐也能击奏羯鼓。永泰年间，杜鸿渐担任三州副元帅、西川节度使。到成都，李琬家中有削鼓杖的工匠还在蜀中老家，送给杜鸿渐一根鼓杖。杜鸿渐得到后，拿出来给众位幕僚宾客观赏，说：“这是很难得的宝物啊，它一定在衣被里存放很多年了。”工匠说：“我把它放在脊沟中养了十年了。”等到杜鸿渐离开蜀地，到了利州西边边界，从嘉驿大道进入汉川。长江自西南来，在这

里流入嘉陵江中，颇有山川景致。是夜，月色皎洁，杜鸿渐与从事杨炎、杜惊等人登上驿楼欣赏江月。他们边饮酒边说：“现在，我们从艰难危险疑忌迫害里走出来了。对外来说，我们没有辜负朝廷的使命；对内来说，免除了个人的祸患。既保住了我们的平安，今晚又能观赏到这么好的美景，我们怎么能不自我庆贺一下呢？”于是，命令家僮取来羯鼓与板笛，杜鸿渐亲自用李琬家人送给他的鼓杖演奏了几支鼓曲。四外山中的猿猴、鸟雀听到鼓声后，鸣叫着飞奔跑。诸从事都大为吃惊，说：“古时候的夔演奏音乐时，群兽在院中起舞，今天演奏音乐，它们为什么要逃开？”杜鸿渐说：“我对演奏羯鼓，曾经稍微下过功夫，击奏出的鼓声还未达到完美的程度，就有这样的效果。

况至圣御天，贤臣考乐，飞走之类，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别墅近花岩阁，每遇风景清明，即时或登阁奏此。初见群羊牧于川下，忽数头踟躅不已，某不谓之以鼓然也。及止鼓亦止，复鼓之亦复然，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无不应之而变。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群羊侧，遂渐止声仰首，若有所听。少选，又复宛颈摇尾，亦从而变态。是知率舞固无难矣。近士林中无习之者，唯仆射韩皋善，亦不甚露。为鄂州节度使时，闻于黄鹤楼一两习而已。出《羯鼓录》。

铜鼓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来。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鼙。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玉螺皆螺之白者，非琢玉所为也。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张直方

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满任，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延寿庆院，用大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并出

何况帝王统治天下，忠贤之臣就像鸟兽听音乐一样，音乐不好，就会逃避而去。”杜鸿渐又说这个地方有座别墅，靠近花岩阁，每当风景清明的时候，他就登阁击奏羯鼓。起初看到山坡下面散放着一群羊，忽然有几头羊来回不停地走动，他还没有想到这是羯鼓声使它们这样的。他停止不击鼓的时候羊也不再徘徊了，待他再击鼓，羊又跟着走动，于是他忽疾忽缓、忽高忽低，变化节奏地敲击羯鼓，羊都跟着他的鼓声节奏的变化而改变动作。不一会儿，有两只狗从它的家门走出来吼叫了几声。等走到羊群旁边，渐渐不吼叫了，仰起脖颈似乎在听鼓声。又过了一会儿，这两只狗开始转动脖颈，摇摆尾巴，随着鼓声变换动作。因此知道演奏羯鼓让动物舞蹈并不是难事。近些年来，文士中没有学习击奏羯鼓的了，唯有仆射韩皋击得一手好羯鼓，但也不常显露。只是在他任鄂州节度使时，听说在黄鹤楼上击奏过一二次而已。出自《羯鼓录》。

铜鼓

少数民族的乐器中，有铜鼓。铜鼓的形状很像腰鼓，一头有面，鼓面圆约二尺。鼓面与鼓身相连，全是用铜铸成。铜鼓身上都饰着花纹，有花、草、虫、鱼等各种动植物的形状。铜鼓通体上下薄厚均匀，约二分厚。可见它铸造得非常精妙奇巧。铜鼓敲击发出的声音异常响亮，就像鼙鸣。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向朝廷进献乐器，其中有玉螺铜鼓一只。玉螺就是白螺，并非琢玉制成。由此可以知道，南方少数民族的头领家中，都有这种铜鼓。

张直方

唐懿宗咸通末年，幽州人张直方被降职改任龚州刺史。张直方上任后，修整州城，掘土时，挖出一面铜鼓。任满后，张直方带着铜鼓回京城。途经襄汉时，张直方认为铜鼓是无用之物，于是舍给延寿庆寺院，和尚用大木鱼悬挂在斋室中，现在还在。并出

《岭表录异》。

郑 续

僖宗朝，郑续镇番禺日，有林藹者为高州太守。有牧儿因放牛，闻田中有蛤鸣，蛤即是虾蟆。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缺。其上隐起，多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出《岭表录异》。

琵琶

罗黑黑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出《朝野僉载》。

裴洛儿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所谓^拈琵琶是也。出《国史异纂》。

自《岭表录异》。

郑 续

唐僖宗朝时，郑续镇守番禺期间，有一个叫林藹的人任高州太守。当地有一个牧童在放牛时，听到田地中有蛤在鸣叫，蛤即是虾蟆。牧童于是去捕捉它。蛤跳入一个洞穴，牧童掘洞，洞又深又大，原来是一个少数民族头领的坟墓。蛤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却在墓穴中找到一面铜鼓。这鼓颜色翠绿，有几处让土腐蚀得有些缺损。铜鼓上面有凸起的各种纹饰，多数都是蛙的形状。人们怀疑牧童见到的那个鸣叫的蛤，就是鼓精。于是，将这面铜鼓交给郑续，并讲述了得鼓的经

过。郑续将这面铜鼓悬挂在武器库内，到今天还存在。出自《岭表录异》。

琵琶

罗黑黑

唐太宗时，西域国进献给朝廷一个胡人，弹奏一手好琵琶，作一首曲子，用琵琶弹起来声音格外粗犷。太宗皇帝常常都不愿意胡人胜过国人，于是设宴摆酒，暗中将罗黑黑藏在隔帷后面，让她偷听这个胡人弹奏琵琶，听了一遍就学会了。唐太宗对胡人说：“这支曲子，我宫中也有人能弹奏。”于是取过来大琵琶，让罗黑黑在帷幕前弹奏，不漏一个音符。胡人以为她只是宫女而已，惊叹着告辞了。西域国听到这个事情后，有几十个国家归顺了。出自《朝野僉载》。

裴洛儿

唐太宗贞观年间，弹琵琶的能手裴洛儿第一个停止使用弹拨而是用手指来弹奏琵琶，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拈琵琶。出自《国史异纂》。

杨 妃

开元中，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趺皆杪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缕红文，影成双凤。杨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自虢国以下，竟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受曲毕，皆广有进献。出《谭宾录》。

段 师

古琵琶弦用鸱鸡筋。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出《酉阳杂俎》。

汉中王瑀

汉中王瑀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琶声多，瑟声少，亦未可弹五十四弦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琵琶，自上而下谓之瑟。出《传载》。

韦应物

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有属官，因建中之乱，得国工康昆仑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进入内。出《国史补》。

宋 洸

宋开府孙洸有音律之学。贞元中，进乐书二卷，德宗览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孙，遂召赐对坐，与论音乐，喜。数日，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有舛误乖滥，悉可言

杨 妃

唐玄宗开元年间，宦官白秀贞出使蜀地归来，得到一把琵琶进献给杨妃。这把琵琶的槽趺是杪檀木做的，像美玉一样温润晶莹，光洁得可以当镜子照。上面有金缕红纹，呈双凤图案。杨妃经常怀抱着这把琵琶在梨园弹奏。声音清丽凄婉，就像从云外飘来的似的。诸位王公公主，自虢国夫人以下，争着做杨妃的弟子，跟她学习琵琶。杨妃每教授一支曲子，都能收到很多进献的礼品。出自《谭宾录》。

段 师

古时候，用鸱鸡筋做琵琶弦。唐玄宗开元年间，段师能弹奏琵琶，改用皮弦。贺怀智用破拨的方法弹奏，不能奏成乐曲。出自《酉阳杂俎》。

汉中王瑀

汉中王李瑀，观看康昆仑弹奏琵琶，说琵琶音多，瑟音少，也不能弹五十四弦的大弦。自下而上弹拨叫琵琶，自上而下弹拨叫瑟。出自《大唐传载》。

韦应物

韦应物在苏州任刺史时，有一位下属，在建中之乱中得到国手康昆仑的琴、瑟、琵琶。后来送交官府，韦应物向朝廷上表，送入皇宮大内。出自《国史补》。

宋 沆

开府宋璟的孙子宋沆对音律学很有造诣。唐德宗贞元年间，宋沆进献乐书二卷，唐德宗读后很是赞赏。又得知宋沆即是宋璟的孙子，于是诏宋沆进宫坐在对面，跟他谈论音律，谈得非常高兴。过了几天，德宗皇帝又召宋沆到宣徽院，让乐工们奏乐给他听。德宗说：“有错误不符合音律的地方，你尽可以说

之。”沆曰：“容臣与乐官商榷讲论，具状条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然后奏进，乐工多言沆不解声律，不审节拍，兼又瞶疾，不可议乐。上颇异之，又宣召见。对曰：“臣年老多疾，耳实失聪。若迨于音律，不至无业。”上又使作乐，曲罢，问其得失，承禀舒迟，众工多笑之。沆顾笑，忿怒作色，奏曰：“曲虽妙，其间有不可者。”上惊问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间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骇焉，令主者潜伺察之。既而琵琶者为同侪告讐，称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缢，不得端由。即今按鞠，遂伏罪。笙者乃忧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转加钦重，面赐章服，累召对。每令察乐，乐工悉惴恐胁息，不敢正视。沆懼罹祸，辞病而退。出《羯鼓录》。

皇甫直

蜀将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犹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

出来。”宋沆说：“请允许臣与乐工们商讨，写成文字上奏。”德宗指派

宣徽使、教坊乐工和乐官参加讨论。几天以后，一些参加讨论的乐工进奏德宗，说宋沆并不懂得声律，不通晓节拍，他还有眼疾。因此，不能用这样的人评论音律。德宗皇帝感到诧异，又召见宋沆询问。宋沆回答说：“臣我的确年老多病，耳朵也确实聋了。但是在音律方面，我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德宗皇帝又让乐工们演奏，一曲终了，询问得失，宋沆回答得吞吞吐吐，乐工中很多人讥笑他。宋沆看到乐工们讥笑他，立刻怒容满面，上奏说：“演奏得虽然很精彩，但是演奏的乐工中间有不适合再在这儿干下去的人。”德宗皇帝惊异地问他都有谁，宋沆即指着一个演奏琵琶的乐工说：“这个人大逆不道而且残忍，不久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适宜在皇上面前演奏。”又指着一个吹笙的人说：“这个人的灵魂已经出窍了，游于坟墓中，不能侍奉在皇上身边。”德宗皇帝听了后大为震骇，命令主管人暗中察看这两个人。过了没多久，弹奏琵琶的那个乐工，同事告发说，六七年前，他父亲无缘无故就上吊死了。他如今已被拘捕，并已认罪伏法。那个吹笙的乐工整天忧愁不吃饭，过了十多天果然死了。德宗皇帝更加敬重宋沆，当面赐予他礼服，并屡次召见他对谈。每次让宋沆审察演奏，乐工们都惴惴不安，敛声屏气，不敢正视宋沆。宋沆看到这种情形，怕招至祸患，于是以身体有病为由，引退了。出自《羯鼓录》。

皇甫直

蜀将皇甫直善于识别音律。他敲击陶器，便能判断出这件陶器是哪年哪月烧制的。他尤其喜爱弹奏琵琶。唐宪宗元和年间，皇甫直谱写了一支曲子，乘凉时，在水塘旁边弹奏。本来曲子用的是黄钟阳律，弹奏出来却入到蕤宾阳律去了。他调弦，再三弹奏，发出的乐音还是蕤宾。皇甫直特别疑惑而不悦，心中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隔了一天，皇甫直又在池塘旁边弹奏这支曲子，声音跟前天一样。他试着在别处弹奏，则是黄钟阳律。

直因切调蕤宾，夜复鸣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跳。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泥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出《酉阳杂俎》。

王 沂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啁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之者莫不流泪。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不复成曲。出《朝野金载》。

关别驾

昭宗末，京都名娼妓儿，皆为强诸侯所有。供奉弹琵琶乐工，号关别驾。小红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谓曰：“尔解弹《羊不采桑》乎？”关俯而奏之。及出，又为亲近者，俾其弹而饮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殁。复有琵琶石濂者号石司马，自言早为相国令狐绹见赏，俾与诸子涣、沔，连水边作名。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石濂以胡琴擅场，在坐非知音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濂乃扑檀槽而诟曰：“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我听，何其苦哉。”于时识者叹讶之。出《北梦琐言》。

皇甫直于是调成蕤宾，当天夜晚又在池塘边弹奏，觉得靠近岸边的水波在涌动，有个东西激扑着水波像鱼在水中跳跃。等到停止演奏就没有声息了。于是，皇甫直召集庄客从池塘里往外车水。将池塘的水车干了又挖泥。折腾了好几天，在塘泥下面深有一丈多的地方，挖到一片铁。这片铁，原来是方响的蕤宾铁。出自《酉阳杂俎》。

王 沂

有个叫王沂的人，平生不懂音乐。忽然有一天他在白天睡觉，一直睡到夜里才醒过来。他找来琵琶弹奏，制成好几支曲子。一支曲子名叫《雀啁蛇》，一支曲子叫《胡王调》，一支曲子叫《胡瓜苑》。人们都没有听到过，但是听了王沂弹奏后，都被感动得流泪。王沂的妹妹要跟他学习弹奏，他教弹了数声，不一会儿就都忘了，再也弹不成曲子了。出自《朝野金载》。

关别驾

唐昭宗李晔末年，京都长安的一些有名的娼妓、歌妓，都让势力强大的诸侯们霸占去了。曾在内廷弹琵琶的一位乐工，外号关别驾。小名叫小红。梁太祖召见关别驾，到了后问：“你能弹《羊不采桑》吗？”关别驾低头弹奏一曲。出来后，又被亲近的人请去弹奏饮酒。关别驾从此心绪抑郁，不久就死去了。还有一位叫石濂的弹琵琶能手，外号石司马。他自己说早年曾被宰相令狐绹所赏识，他跟几个儿子涣、汾等，都以水字边取名。石濂在安史之安后来蜀中，没有录入乐籍，经常奔走在达官贵人家，都待他像宾客一样。一天，有几位军校一块儿饮酒作乐，石濂弹奏胡琴助兴，满座的军校都不懂音律，喧哗笑闹，没有一个人在听他弹奏。石濂拍着乐器大骂说：“我曾经为朝中宰相弹奏，今天给你们这些当兵的弹奏却没有人听，多么苦啊！”当时，认识石濂的人都惊讶叹息。出自《北梦琐言》。

王氏女

王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女适荆南高从诲之子保节。未行前，暂寄羽服。性聪敏，善弹琵琶。因梦异人，频授乐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黄。有一夕而传数曲，有一听而便记者。其声清越，与常异，类于仙家《紫云》之亚也。乃曰：“此曲谱请元昆制序，刊石于甲寅之方。”其兄即荆南推官王少监贞范也，为制序刊石。所传曲，有《道调宫》《玉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独指泛清商》《好仙商》《侧商》《红绡商》《凤抹商》《玉仙商》；角调，《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凤吟羽》《背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其曲名一同人世，有《凉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缘腰》《莫鞞》《项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之属。凡二百以上曲。所异者，徵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当时胡琴不弹徵调也。王适高氏，数年而亡，得非谪坠之人乎。孙光宪子

妇即王氏之侄也，记得一两曲，尝闻弹之，亦异事也。出《北梦琐言》。

五弦

赵 辟

赵辟弹五弦，人或问其术，辟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为辟，辟之为五弦也。”出《国史补》。

王氏女

王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个女儿嫁给荆南人高从诲的儿子高保节。未嫁前，暂且寄趣道教。她秉性聪慧，善弹琵琶。梦见有异人频频向她传授乐曲。传授她乐曲的人，从形貌上看，有的是道士，有的是俗人。他们穿的衣裳有的是紫色，有的是黄色。有时一个晚上传授她好几支乐曲，有的乐曲听一遍就能记住。这些乐曲，都声音清越，跟平常的乐曲不一样，有点像仙家《紫云》一类的乐曲。这些人对王氏女说：“这些曲谱请你长兄作序，刊刻在甲寅方向的石上。”王氏女的长兄就是荆南推官少监王贞范，他给这些乐曲作序刻石。传授给王氏女的乐曲有《道调宫》《玉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有《独指泛清商》《好仙商》《侧商》《红绡商》《凤抹商》《玉仙商》；角调有《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有《凤吟羽》《背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曲名同人世间的曲名相同的有《凉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缘腰》《莫鞞》《项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等。共二百余支曲子。所不同的是，徵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当时胡琴不弹奏徵调。王氏女嫁到高家后，过了几年就去世了。这位王氏女，大概是贬降到人间的仙人吧。孙光宪儿子的妻子，

就是王氏女的侄女。她记得这些曲子中的一两首，曾有人听她弹奏过。这也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出自《北梦琐言》。

五弦

赵 辟

赵辟能弹奏五弦琴，有人问他弹奏方法，赵辟回答说：“我弹五弦琴，开始时是用心神弹，最后是自然地弹。当我进入浩然状态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道五弦琴就是我赵辟呢，还是我赵辟就是五弦琴。”出自《国史补》。

箜篌

徐月华

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有田僧超能吹笛，为《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每临敌，令僧超为《壮士》声，遂单马入阵。出《酉阳杂俎》。

箜篌

徐月华

魏时，高阳王雍，有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弹的曲子是《明妃出塞》。还有一个田僧超能吹胡笛，他吹的曲子是《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征战，每与敌对阵时，都令田僧超吹奏《壮士歌》。在伴奏声中，崔延伯单人匹马跃入敌阵。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六 书一

古 文	大 篆	籀 文	小 篆	八 分
隶 书	章 草	行 书	飞 白	草 书
汲冢书	李 斯	萧 何	蔡 邕	崔 瑗
张 芝	张 昶	刘德升	师宜官	梁 鹄
左 伯	胡 昭	锺 繇	锺 会	韦 诞

古 文

按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颉仿象是也。”出《书断》。

大 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篆。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酆定六书，三曰篆书。八体书法，一曰大篆。又《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以此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出《书断》。

古 文

按：上古文字，是黄帝的史官苍颉创造的。苍颉头上长着四只眼睛，能通神明。抬头看到奎星环曲的形状，俯身察看到龟纹、鸟迹，广采众美，合而为字，这就是“古文”。《孝经援神契》记载说：“奎星掌管文字辞章，苍颉模仿各种图像创造出来文字。”出自《书断》。

大 篆

按：大篆，是周宣王的太史官史籀创造出来的。有人说，柱下史首次改变古文，有同有异，被称为篆。篆是传的意思。传播它的道理、规律，推及无穷无尽的事物中去。甄酆审定六书，第三就是篆书。八体书法，第一就是大篆。又见《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都是这么解释的。因为是官府统一制定的，用它来教授人，称为史书，一共收进去九千字。出自《书断》。

籀 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甄酆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出《书断》。

小 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出《书断》。

八 分

按八分者，秦时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征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飞去。出《书断》。

隶 书

按隶书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出《书断》。

章 草

按章草，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

籀 文

籀文是周朝的太史官史籀创造的，与古文、大篆小有差异。后来的人用史籀的名字称呼它，就叫它籀文。《七略》记载：“《史籀》，周朝时候史官教儿童的书，与在孔子家墙壁夹层内发现的古文字体不一样。”甄丰审定六书，第二种叫奇字的，就是籀文。出自《书断》。

小 篆

小篆是秦国的丞相李斯创造的。增损大篆，异同籀文，创作出一种新型的文字，叫小篆，又叫秦篆。出自《书断》。

八 分

按：八分是秦朝时上谷人王次仲创造的。王愔说：“王次仲起初认为古文字的字体方而广，缺少波折变化。”汉章帝建初年间，又将隶草改作楷书，字形模仿八分，以作楷模。始皇帝得到王次仲改革后的文字，见其字形简略，紧急时用它来书写，很是方便，特别高兴。派使臣召见王次仲，三次召见王次仲都不到。始皇帝大怒，命人将王次仲逮捕，用槛车押到咸阳。途中，王次仲化作一只大鸟展翅飞去。出自《书断》。

隶 书

按：隶书是秦时下邳人程邈创造的。程邈，字元岑，起初任县吏，获罪，始皇帝将他囚禁在云阳监狱中。程邈在狱中集中精力，花费十年的时间研究文字。他改造小篆字形的方圆程度，创造出隶书三千字，上奏始皇帝。始皇认为改造得比较好，起用程邈为御史。又因为当时的秦国奏事烦多，篆书难写而改用隶书。因程邈坐过牢狱，故此称他创造的这种字体叫隶书。出自《书断》。

章 草

按：章草是汉朝黄门令史游创造的。卫恒、李诞都说：“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愔云：“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出《书断》。

行 书

按行书者，后汉隶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变，务从简易，相闻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锺元常善行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出《书断》。

飞 白

按飞白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垚帚，遂创意焉。”出《书断》。

草 书

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出《书断》。

汲冢书

汲冢书，盖魏安釐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淮，出《春秋后序》《文选》中注。出《尚书故实》。

初就有草书，不知道首创的人是谁。”萧子良说：“章草，是汉齐相杜

操创造的。”萧子良的这种说法不正确。王愔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率地写出来。汉朝人性情简惰，于是章草这种书法渐渐流行起来。”出自《书断》。

行 书

按：行书是后汉隶川人刘德升创造的。行书即将正楷稍加变化，务求简便容易。因相闻流行，故称行书。王愔说：“晋朝以来，书法家多数以行书闻名。锺元常就擅长写行书。后来的王羲之、王献之，同时达到行书的极致啊！”出自《书断》。

飞 白

按：飞白是后汉左中郎蔡邕创造的。王隐、王愔都说：“飞白是由楷体变化而来的。原来是为宫殿题写匾额用的，笔势遒劲，字形宜轻微不满，名叫飞白。”王僧虔说：“飞白，八分字轻书而成。李邕在鸿都门，见匠人用蘸着白粉土的扫帚刷写匾额，受到启发创造出来的。”出自《书断》。

草 书

按：草书是后汉征士张伯英创造的。梁武帝《草书状》说：“蔡邕讲：‘从前秦朝之时，诸侯争霸，军事文书急相传递，望着烽火台上烽烟的指示，信使骑着驿马急驰。因为篆书、隶书难写，不能救急，于是创造易于书写的字体以应急，就是现今的草书。’”出自《书断》。

汲冢书

汲冢书是魏安釐王时，卫郡汲县的一个农夫，从一座古墓中得到的。蘸漆写在竹简上面，字形像蝌蚪，杂写经史，与现今的版本校验，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个农夫姓不。不字念作彪，名字叫淮，出自《春秋后序》《文选》中的注文。出自《尚书故实》。

李 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能详。今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斯善书，自赵高已下，咸见伏焉。刻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书秦望纪功石，乃曰：“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笔经》。

斯妙篆，始省改之为小篆，著《苍颉篇》七章。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醺。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为实，草隶为华。妙极于华者羲、献，精穷其实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峯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书，知为冠盖，不易施乎。出《书评》，并出《书断》。

萧 何

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出羊欣《笔阵图》。

蔡 邕

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

李 斯

秦丞相李斯说：“上古时期创造出大篆，很是流行，但是这种文字距离现在太远了，很多人都不能认识它们。今人对大篆进行了整理、改造，删去笔画结构繁芜的，保留下来合理的，参照着创造出来小篆这种字体。”李斯擅长书法，自赵高往下，都佩服他。他的字刻在各座名山上。碑石、印玺、铜人上的刻字，都出自李斯的手笔。李斯曾刻书秦望纪功石，说：“我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接替我。”出自蒙恬《笔经》。

李斯擅长篆书，因而晓得怎样将它改造成小篆，著有《苍颉篇》七章。虽然帝王对字形的质朴与华美，世代都有偏好，最后还是以华美取代了质朴，渐渐走向浮艳不实。上古时期三皇结绳记事，中古时期五帝画形为书，下古时期三王肉刑，就足以说明了。古文字是上古时期的文字，大篆是中古时期的文字，小篆是下古时期的文字。三古时期的文字朴实，草隶华美。将文字的华美发展到极致的是晋朝时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精心研究、深入探讨，创造出朴实字体的是史籀与李斯。始皇帝用和氏璧琢成玉玺，命令李斯书写玉玺的文字。今天尚在的泰山、峯山以及秦望等碑文，都是李斯的手笔。也成了传世的国宝，百世后人书法的楷模。李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的书法，可以说是历代书法的魁首，却不容易学习、仿效。出自《书评》，也出自《书断》。

萧 何

前汉时的萧何擅长书写篆书、籀书。前殿建成后，深思了三个月，才为它题写了匾额。写成后，来观看题书的人络绎不绝。萧何使用的是秃笔。出自羊欣《笔阵图》。

蔡 邕

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他仪容奇伟，笃孝博学，既能绘画善音，明天文术数。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伯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亦工书。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时，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伯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观者如市。出羊欣《笔法》。

蔡邕书，骨气风透，精爽入神。出袁昂《书评》，并出《书断》。

崔 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骊。子玉官至济北相，文章盖世，善章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炼，美玉天姿，可谓冰寒于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隐谓之“草贤”，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出《书断》。

张 芝

张芝字伯英，性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又善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又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伯英章草、行入神，隶书入妙。出《书断》。

伯英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出袁昂《书评》。

又通晓音律，天文术数无所不通。他写得一笔好字，篆书、隶书可称得上是绝世之作。蔡邕尤其深得八分字的精微妙趣，字形结构多变化，穷灵尽妙，古往今来，没有人能超过他。蔡邕又创造了飞白字体，精妙绝伦。他书写的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蔡邕有个女儿叫蔡琰，很是贤惠，也工于书法。蔡邕去嵩山学习书法，在一个石室里得到素书一部，八角放光，用篆书记载着李斯、史籀书法用笔的态势、构造。蔡邕得到这部书后，高兴得一天没吃饭，大喊大叫，像面对着许多人似的。蔡邕将这部书研读了三年，深得书中的精奥，使他的书法达到极高的造诣。蔡邕亲手书写五经，放在太学中，去观赏的人像集市上的人一样多。出自羊欣《笔法》。

蔡邕的书法，风骨不凡，精爽入神。出自袁昂《书评》，亦出自《书断》。

崔 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他的曾祖叫崔蒙，父亲叫崔骊。崔瑗官至济北相。他写的文章举世闻名，写一手好章草书。崔瑗的书法师从杜度，媚趣超过了师傅，点画精微，变化出神，像利金经过百炼，如美玉丽姿天成，造诣超过他的老师杜度。袁昂说：“崔瑗的书法像高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隐称崔瑗为“草贤”，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出自

《书断》。

张 芝

张芝字伯英，生性就热爱书法。他家里做衣服用的布帛，都先用来练习书法然后再蒸煮洗染。张芝擅长写隶书，尤其擅长写章草。韦仲将称他为“草圣”。又说：“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张芝用章草书写《急就章》，都是一笔而成。张芝章草、行书入神，隶书入妙。出自《书断》。

张芝的书法，如同汉武帝爱好道家，凭空欲做神仙。出自袁昂《书评》。

张 昶

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隶入能。出《书断》。

刘德升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世以造行书擅名。即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锺繇，并师其法。世谓锺繇善行狎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锺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出《书断》。

师宜官

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者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钜鹿耿球碑。术所立，宜官书也。出《书断》。

宜官书，如雕翅未息，翩翩自逝。出袁昂《书评》。

梁 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举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出《书断》。

张 昶

张昶字文舒，是张芝的三弟。官任黄门侍郎，尤其擅长书写章草。他书法的风格跟张芝相近，当时人称他为“亚圣”。张昶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隶书入能。出自《书断》。

刘德升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汉末桓帝、灵帝时代，因创造行书字体而闻名。虽然是刚刚开始创造的一种字体，也很漂亮。书法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锺繇的书法，都师法于刘德升。世人说锺繇善行狎书。而胡书字体肥，锺书字体瘦，他们都从刘德升的书法里汲取了长处。出自《书断》。

师宜官

师宜官，南阳人。汉灵帝喜爱书法，征召天下善书法的人集于鸿都门，有几百人。这些人中，师宜官的八分书法是最好的。大的，一个字的直径长一丈；小的，在寸方之间可书写一千个字。师宜官恃才傲物，好饮酒。有时空手去酒店，在酒店的墙壁上写字出售，招来许多人围观。若卖给他酒多，就出售你几个字，否则就铲掉。后来为袁术部将钜鹿人耿球写碑文。袁术立的碑，师宜官书写的文字。出自《书断》。

师宜官的书法，如雕展翅未收，翩翩飞去。出自袁昂《书评》。

梁 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他少年时就爱好书法，拜师宜官为

老师。梁鹄以擅长书写八分而闻名，举孝廉为郎官，也在鸿都门下，迁选为部郎。汉灵帝很看重梁鹄。魏武帝曹操也非常喜爱梁鹄的书法，常将他的条幅悬挂在帐中，又用钉钉在墙上，认为梁鹄的书法胜过他的老师师宜官。当时，邯鄲淳也学得王次仲的八分书法。邯鄲淳擅长写小字，梁鹄擅长写大字。邯鄲淳运笔不如梁鹄有气势。出自《书断》。

左 伯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鄲淳。亦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声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出《书断》。

胡 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少而博学，不慕荣利。有夷、皓之节，甚能籀书，真、行又妙。卫恒云：“胡昭与锺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锺瘦，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张华云：“胡昭善隶书，茂先与荀勖共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锺、胡为法，可谓宿士矣。”出《书断》。

锺 繇

魏锺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鄲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笔阵图》。

左 伯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别擅长书写八分，名声与毛弘并列，稍逊于邯郸淳。在东汉末叶声名鹊起，又很能造纸。秦灭汉兴，用纸代替竹、木简书写。到汉和帝时，蔡伦精于造纸，左伯的技艺尤为精妙。萧子良在给王僧虔的信上说：“左子邑制的纸，美妙有光；韦仲将制作的墨，一点黑如漆；张伯英制作的笔，穷声尽思。”这些绝妙好物离现在太久了，没法得到它们。出自《书断》。

胡 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少年时就学识广博，不追求名利。他有伯夷与商山四皓的气节，能书籀文，尤其擅长书写真书、行书。卫恒说：“胡昭与锺繇都拜刘德升为老师，都擅长书写草行书。然而胡昭书法体肥，锺繇书法体瘦。二人留下的墨迹，都堪称后人效仿的楷模。”羊欣说：“胡昭字得到张芝书法的风骨，索靖字得到张芝书法的形态，韦诞字得到张芝书法的筋脉。”张华说：“胡昭擅长书写隶书。茂先和荀勖共同整理胡昭书写过的笔记、典籍。又立书学博士，招收弟子教授他们，让这些弟子以锺繇、胡昭为楷模。由此看来，胡昭堪称一代名士。”出自《书断》。

锺 繇

魏时锺繇字元常。小时候跟随刘胜去抱犊山学了三年书法，便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谈论用笔的方法。一次，锺繇向韦诞借蔡伯喈墨迹看，韦诞珍惜没有借给他。锺繇生气捶胸，口吐鲜血，魏太祖用五粒灵丹救活了他。韦诞死后，锺繇命人盗掘他的坟墓，终于得到了蔡伯喈的墨迹。从此，锺繇的书法更趋精妙。锺繇全神贯注地研习书法，有时躺在床上用手指书写，甚至将盖在身上的被子划破了。有时上厕所，竟然一整天忘记出来。他看到各种物件都想到书法，都试图用书法去表现他们的形状。锺繇擅长三种书体，最妙的是八分书。出自羊欣《笔阵图》。

繇尤善书于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

古之善政遗爱，结人于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书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常隶、行入神，草、八分入妙。出《书断》。

锤书有十二种，意外巧妙，实亦多奇。出袁昂《书评》。

锤 会

锤会字士季，元常子。善书，有父风。稍备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亦所谓“剑则干将、镆铢焉”。会尝诈为荀勖书，就勖母锤夫人取宝剑。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勖乃潜画元常形像，会兄弟入见，便大感恻。勖书亦会之类也，会隶、行、草、章草并入妙。出《书断》。

韦 诞

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龙拏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云：“京兆韦诞、诞子熊、颍川锤繇、繇子会，并

锤繇比曹喜、蔡邕、刘德升更擅长书法。他的真书可称绝世佳品，刚柔兼备。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以说是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自秦汉以来的诸位书家，没有超过他的。就是古时候的一些帝王实施好的政治，给人间送去爱与关怀，广结人心，像锤繇这样的书法名家也出现的不多。这都是奉行德行的结果啊！锤繇的行书稍逊王羲之、王献之。他的草书位列卫瓘、索靖之下。论到他的八分书，则有《魏受禅碑》，最为著名。锤繇死于魏明帝太和四年，享年八十岁。锤繇隶书、行书入神，草书、八分书入妙。出自《书断》。

现存有锤繇遗留下来的书法珍品十二种，神笔巧运，奇品常见。出自袁昂《书评》。

锺 会

锺会，字士季，是锺繇的儿子。擅长书法，有父风。锺会的书法稍备筋骨，兼善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与所谓最好的宝剑就是干将、镆铳一样，视自己的字天下第一。一次，锺会模仿荀勖的字体写字，到荀勖母亲锺夫人那儿取走了宝剑。锺会兄弟花费千万造了宅子，尚未移居。荀勖悄悄画了锺繇的画像，锺会兄弟进入看见了，很是感伤哀痛，宅院就废掉了。荀勖的书法跟锺会差不多。锺会的书法隶书、行书、草书、章草都入妙。出自《书断》。

韦 诞

韦诞，字仲将，曹魏时京都地区人，太仆的儿子，为官任到侍中。韦诞佩服张芝，兼学邯郸淳的书法。他擅长各种书体，题署匾额尤其精美。魏明帝筑成凌云台，诏令韦诞题写台名。有一点写得上下位置不得当，因此，让韦诞登高就地点正。韦诞感到很危险，恐惧异常。事后他告诫子孙，再也不要习练大字楷法。袁昂说：“韦诞的书法如龙拿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说：“京都人韦诞、韦诞的儿子韦熊，颍川人锺繇、锺繇的儿子锺会，都

善隶书。”初，青龙中，洛阳、许、邳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然草迹之妙，亚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将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将，工书。子熊字少李亦善书。时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出《书断》。

又云，魏明帝凌云台成，误先钉榜，未题署。以笼盛诞，轳轳长绁引上，使就榜题。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诫子孙，绝此楷法。出《书法录》。

擅长隶书。”魏明帝青龙年间，洛阳、许昌、邳三都，宫殿、亭观刚刚落成。明帝传下诏书，命令韦诞题署匾额，作为永久的法度。发给

他御用的笔墨，他都不使用。他启奏明帝说：“蔡邕自夸能书，兼收李斯、曹喜的笔法，不是细绢不随便下笔。这就是想做好一件事，必须先准备好做这件事情的工具。如果发给我张芝制的笔，左伯制的纸，和臣下自己制的墨，再加上臣握笔的手，我就可以恣意书写一丈那么大的字，也可以在方寸小的地方写下千言小字。”然而他的草书在索靖之下。韦诞死于魏齐王嘉平五年，享年七十五岁。韦诞书写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他的哥哥韦康字元将，擅长书法。他的儿子韦熊字少季，也擅长书法。当时人们说，名人的儿子，不会有第二种事业的。世人都赞美他们父子。出自《书断》。

又有一种说法，魏明帝修造成凌云台后，错误地先将匾额钉上，而没有题署。于是用笼子盛着韦诞，再用轱辘将笼子吊上楼顶匾额处，让他在上面题写匾额。离地面有二十五丈高，韦诞惊惧万分地题写完匾额，告诫他的儿孙，从此之后不要再习楷书。出自《书法录》。

卷第二百七 书二

王羲之 王献之 王 脩 荀 與 谢 安

王 廙 戴安道 康 昕 韦 昶 萧思话

王僧虔 王 融 萧子云 萧 特 僧智永

僧智果

王羲之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大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晋帝时，《祭北郊文》，更祝板，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文人。”自言真胜钟繇。羲之书多不一体。出羊欣《笔阵图》。

王羲之

晋朝王羲之字逸少，是王旷的儿子。王羲之七岁时就擅长书法。十二岁时，他在父亲枕中看到一部前代人谈论书法的《笔说》，悄悄取出来读。父亲问：“你为什么偷看我的秘籍？”羲之笑而不答。母亲说：“你看的是用笔法。”父亲见他年岁还小，怕他不能保密，对他说：“待你长大成人，我教你书法。”羲之下拜请求：“现在就让孩儿用吧。等到成人再用它，那不是耽误了孩儿幼年才华的发展了吗？”父亲大喜，于是将秘籍交给羲之使用。不到一个月的工夫，王羲之的书法就大有长进。卫夫人见到这种情形，对太常王策说：“羲之这孩子

一定是正在读用笔诀。近些日子，我看他的书法，很有些老成之智。”卫夫人激动得流着眼泪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盖过我的名声啊！”晋帝时，更换《祭北郊文》的祝板，工匠们剥削，笔锋入木三分。王羲之三十三岁书写《兰亭序》，三十七岁书写《黄庭经》。写完后，空中有说话声：“卿的书法都感动了我，何况世人呢？我是天台文人。”王羲之的楷书自称胜过锺繇。他的书法多数都不是一种字体。出自羊欣《笔阵图》。

逸少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逸少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出《书断》。

又

羲之书以章草答庾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羲之罢会稽，住戴山下。旦见一老姥，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比欲货耶，一枚几钱？”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五字。姥大怅惋云：“老妇举家朝餐，俱仰于此，云何书坏？”王答曰：“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既入市，人竞市之。后数日，复以数扇来诣，请更书，王笑而不答。

又云，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专精任意。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阔狭，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后更相看，乃叹曰：“小人乱真乃尔。”

羲之性好鹅，山阴^壤村有一道士养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

王羲之擅长草书、隶书、八分、飞白、章草、行书，对各种书体很精通，自成一家之法。王羲之的书法千变万化，是上天赋予他的这种功力与才能。王羲之的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

入妙。他的妻子郗氏也写一手好字。他有七个儿子，王献之最出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均工草书。出自《书断》。

又

王羲之用章草写了一封书信回复庾亮。庾亮拿给庾翼看，庾翼对王羲之的书法佩服不已，于是给王羲之写信说：“我昔日收藏张芝的章草八幅，过江颠沛，不慎丢失。常常慨叹妙迹永远也见不到了，忽然见到你的答家兄庾亮书，灿若神明，顿时仿佛我旅途中遗失的章草真迹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

王羲之辞去会稽内使的职务，到戴山下居住。一天早晨，王羲之看见一位老太太拿着十多把六角竹扇去集市上卖。王羲之跟老太太闲聊，说：“这些扇子是要卖吗？一把多少钱？”老太太说：“约二十文钱一把。”王羲之拿出笔来为扇子题字，每把扇子上题写了五个字。老太太惋惜地说：“我们全家的早饭还靠卖这几把扇子买米下锅呢，你怎么给我写坏了？”王羲之说：“不妨事的。你就说是王右军题的字，卖一百文一把。”一到市上，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买。数日后，这个老太太又拿着几把扇子请王羲之题字，王羲之笑笑，没有再题。

又有人说，王羲之曾有一次亲自书写一表献给晋穆帝，书体随兴所至，而又非常精美。晋穆帝看到这份表后，命人找到同样颜色式样的纸，长短宽窄跟王羲之的书表一样，让张翼效仿王羲之的书体再写一份表，一毫不差，然后题写答语还给王羲之。王羲之刚看到时没发现什么，后来仔细看才发觉，感叹地说：“小人仿效我的书法，简直到了乱真的地步了。”

王羲之非常喜欢鹅。山阴县^馀村有一位道士饲养了十多只好鹅。有一天清晨，王羲之乘着小船专程去观看这群鹅。看了后非常高兴，于是跟这位道士商量要买下这群鹅，道士不肯

与。百方譬说，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书老子《道》《德》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大以为乐。

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饌供给，意甚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榱几，至滑净，王便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比还家，其父已刮削都尽，儿还去看，惊懊累日。出《图书会粹》。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尝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别体，就中“之”字最多。出《法书要录》。

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尤善草、隶。幼学于父，习于张芝。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和天矩。初，谢安请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灵云台之事。子敬知

卖给他。王羲之百般解释说明他是如何如何喜爱这群鹅，道士还是不买。这位道士说自己非常喜欢道家，早就想抄写一部河上公注的《老子》，抄写经卷的白色细绢都早已置办好了，但是没有人能书写。你若能亲自为贫道书写老子的《道》《德》各两章，这群鹅我全都送给你。王羲之在道士那里停留了半天，为他写好。他用笼子装着这群白鹅回到家来，感到莫大的快乐。

有一次，王羲之到他的一个学生家去。学生用美味佳肴宴请他，很让他感动，便想为这位学生书写几个字来表示酬谢。他看见地上放着一张新做的榱木小几，表面刨得光滑锃亮。于是，他便在这张小几上题写了几个字，草书、正楷各一半。学生送他回到郡里，待到返回自己家中时，他父亲已经将老师的题字都刨去了，这位学生看到后，懊恼了好几天。出自《图书会粹》。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王羲之曾去游赏山阴。同去的有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和王羲之的儿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一人。这次出游的目的是举行祓禊的仪式，去掉不祥与疾患。王羲之挥毫写序，乘兴而书。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笔锋遒劲健美而又清俊媚逸，堪称绝代无双的佳作。这篇序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中有重复出现的，都一字一体。其中“之”字重现的次数最多。出自《法书要录》。

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尤其擅长书写草书、隶书。幼年跟随父亲王羲之学习，后来专门练习张芝。再后来改变先人的章法，另创新法，以心为师，暗合自然的法则。初时，谢安聘请王献之任长史。太元年间，宫中新建一座太极殿。谢安想让王献之给太极殿题写匾额，作为流传万代的墨宝，而不好直接开口。于是跟王献之讲前朝的韦诞为魏明帝题写凌云台匾额一事暗示他。王献之明

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

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右军从后潜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则尤直而寡态，岂可同年。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及论诸体，多劣右军。总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出《书断》。

又

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戏。见北馆新白土壁，白净可爱。子敬令取扫帚，沾泥汁中，以书壁。为方丈一字，暍暖斐亶，极有势好。日日观者成市。羲之后见，叹其美，问谁所作，答曰：“七郎。”羲之于是

作书与所亲云：“子敬飞白大有，直是图于此壁。”子敬好书，触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纸襪，着往诣子敬。便取襪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标略周，自叹此来之合。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如是掣襪而走。左右果逐及于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而已。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往县。入欣斋，著新白绢裙昼眠。子敬乃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后

白了他的意思，郑重严肃地说：“韦仲将是魏国的大臣，难道会有此事？假如真有这样的事，可知魏国的国寿不长。”谢安于是没有勉强他。

王献之五六岁时学习书法，父亲悄悄从他身后拔他的笔，拔不下来，赞叹地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大名的。”于是，亲手书写《乐毅论》给王献之，让他效仿临摹。王献之很快就临摹得达到以假乱真的极致。王献之写小楷，可以说是达到穷微入圣的境地。字的结构严谨慎密，一点也不比他父亲王羲之差。至于大楷则特别僵直而少变化，不可跟他父亲同日而语。唯有行书、草书，逸气超过王羲之。其他各种书体，多数都逊于他的父亲王羲之。总而言之，父子有别。王献之的隶书、行书、草书、章草、飞白五种书体，都能入神，八分入能。出自《书断》。

又

王羲之在会稽任内使时，王献之外出游玩。他看到北馆新用白土刷的墙壁，白净可爱。于是让人拿来扫帚，蘸着泥汁，在白墙壁上书写。字有方丈大，文采焕然，很有气势，天天有人来观赏，如同闹市。王羲之看到后，赞赏写得漂亮，问是谁的手笔，人们说：“是七郎。”王羲之于是给亲朋写信说：“子敬的飞白大有长进，这墙壁上的字是他写的。”王献之喜好书法，下笔出神入化。有一个好事的少年，故意用精白纸做成僧衣，带着它去拜访王献之。于是，王献之便在纸僧衣上书写，草书、正楷等各种书体都有。待到两袖与袖口都写满了时，自叹此来之合。这个少年觉得王献之身边的仆人要抢走这件

僧衣，拎起来就走。王献之的仆人果然追赶到门外。两方争抢中，纸僧衣被撕裂，这个惹事少年只抢到一只衣袖。王献之任吴兴太守时，羊欣的父亲羊不疑官任乌程县令。羊欣这年才十五六岁，书法已写得不错了。王献之听说后，专程到乌程县去看他。进门后，看到羊欣大白天穿一条新做的白绢裙在床上睡觉。王献之于是在这男孩的白绢裙上和衣带上书写。羊欣醒来发觉后非常高兴，视如珍宝，后来

以上朝廷。出《图书会粹》。

又

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题最后云：“下官此书甚合作，愿聊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尝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没于江。出《法书要录》。

王 脩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誉，年十六著《贤令论》。刘真长见之，嗟叹不已。善隶、行书，尝就右军求书，乃写《东方朔画赞》与之。王僧虔云：“敬仁书殆穷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岁。始王导爱好锺氏书，丧乱狼狈，犹衣带中藏尚书《宣示》。过江后，以赐逸少。逸少与敬仁。敬仁卒，其母见此书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隶、行入妙。殷仲堪书，亦敬仁之亚也。出《书断》。

荀 巽

荀巽能书，尝写《狸骨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出《尚书故实》。

把它进献给朝廷。出自《图书会粹》。

又

王献之曾给简文帝书写了十多张纸的书法，在末尾落款处题写上：“下官这些作品很不错，愿您保存。”这些书法作品被桓玄视为宝贝。桓玄钟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的书法作品，达到爱不释手的地步。他编选的二王的绢和纸书作品，都是挑选正楷、行书中的上乘之作，各成一册。他经常将它们放在身边，不时拿出把玩欣赏。就在他南逃的途中，虽然行状狼狈，还是将这些书法作品带在身边。直到最后失败，他和它们一块儿沉没在江里。出自《法书要录》。

王 脩

王脩字敬仁，是王仲祖的儿子，官至著作郎。王脩少年时就有美善的声誉，十六岁就写出了《贤令论》。刘真长看到《贤令论》后，赞赏赞叹不止。王脩擅长书写隶书、行书，曾经向王羲之求要书法墨迹，王书写了一纸《东方朔画赞》给他。王僧虔说：“敬仁的书法已经将王羲之的精妙之处都学到手了，王献之每当看到王脩的书法时，都觉得咄咄逼人。”晋穆帝昇平元年，王脩去世，年仅二十四岁。早先时候，王导爱好锺氏的书法，虽在丧乱流离中，犹在衣带中藏着锺氏的《宣示帖》。来到江南后，王导将它送给了王羲之。后来王羲之又将它送给了王脩。王脩死后，他母亲因是儿子生前非常喜爱的，于是将它放进王脩的棺中陪葬。王脩的隶书、行书入妙。殷仲堪的书法只比王脩差些。出自《书断》。

荀 與

荀與擅长书法，曾写过《狸骨方》。王羲之临摹过，今人称它为《狸骨帖》。出自《尚书故实》。

谢 安

谢安字安石，学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解书为难。”安石尤善行书，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谢安入能书品录也。”安石隶、行、草并入妙。兄尚字仁祖、万石，《法书要录》万石作弟万，字安石。并工书。出《书断》。

王 廙

晋平南将军后侍中王廙，右军之叔父，工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复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在。出《图史异纂》。

戴安道 康昕

晋戴安道隐居不仕。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自书刻之。文既奇丽，书亦绝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隶。王子敬尝题方山亭壁数行，昕密改之，子敬后过不疑。又为谢居士题画像，以示子敬，嗟叹以为奇绝矣。昕字君明，外国人，官临沂令。原缺出处，明抄本作《书断》。

韦 昶

晋韦昶字文休，仲将兄康字元将，凉州刺史之玄孙。官至颍川太守散骑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状貌极古。亦犹人则抱素，木则封冰，奇而且劲。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及

谢 安

谢安字安石，拜王羲之为师学楷书。王羲之说：“你是懂书法之人，当然知道懂书法是件很难的事情。”谢安尤其擅长书写行书，为人也像卫洗马，是位风流名士，世人瞩目。王僧虔说：“谢安的书法能进入能书品录啊。”谢安隶、行、草书都入妙。他哥哥谢尚，字仁祖、万石，《法书要录》万石作弟万，字安石。也擅长书法。出自《书断》。

王 廙

晋平南将军后侍中王廙，是王羲之的叔父，工隶书、飞白，继承张芝、卫夫人的书法。得到索靖七月二十六日书一纸，常常当作宝贝

赏玩。遭逢永嘉之乱时，王廙将这纸真迹折成四叠缝在衣内渡江。今人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到这张索靖真迹时，叠迹犹在。出自《图史异纂》。

戴安道 康昕

晋朝人戴安道隐居乡里，不出去做官。戴安道少年时，曾用蛋液浸泡白瓦屑做郑玄碑，自书自刻。碑文文采奇丽，字写得也很绝妙。还有个人叫康昕，也擅长草书、隶书。王献之曾为方山亭壁题写几行字，康昕偷偷将它们改写过，王献之后来又经过这里时，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康昕又给谢居士的画像题字，拿给王献之看。王献之认为他的书法奇绝而赞叹不已。康昕字君明，是外国人，官任临沂令。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书断》。

韦 昶

晋朝人韦昶字文休，是韦诞的哥哥凉州刺史韦康字元将的玄孙。官至颍川太守散骑常侍。韦昶擅长书写上古文字、大篆及草书，字形极古拙。就像人保持淳朴的本质，又像木头封在冰中，笔锋奇异遒劲。晋朝太元年间，孝武帝改建宫室及宗庙诸门，想让王献之用隶书、草书题写匾额，王献之推辞不题。后来

使刘瓛以八分书之，后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问王右军父子书名，以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谓能，未知是书也。”又妙作笔，王子敬得其笔，叹为绝世。义熙末卒，年七十余。文休古文、大篆、草书并入妙。出《书断》。

萧思话

宋萧思话，兰陵人。父源，冠军琅琊太守。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学于羊欣，得具体法。虽无奇峰壁立之秀，连冈尽望，势不断绝，亦可谓有功矣。王僧虔云：“萧全法羊，风流媚好，殆欲不减，笔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出《书断》。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也。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虔历左仆射尚书令，谥简穆公。

僧虔长子慈，年七岁，外祖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施实宝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张、《孝子图》而已。年十岁，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讪侮，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声答曰：“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约，兴宗之子也。谢超宗见慈学书，

让刘瓛用八分题写。后来，又让韦昶改书成大篆。有人问王羲之父子的书法名声怎么样，韦昶回答说：“二王也就算是能书写几个字罢了，只是他们不会写大篆。”韦昶还会制作一种绝妙好笔。王献之得到他制作的笔后，惊叹地认为是绝世之作。韦昶死于晋安帝义熙末年，享年七十多岁。韦昶的古文、大篆、草书都入妙。出自《书断》。

萧思话

南北朝时宋人萧思话，兰陵人。他的父亲萧源，官至冠军琅琊太守。萧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他擅长书法，师法羊欣，习得羊欣书法的全部技能。萧思话的书法，虽然没有奇峰峭立之秀，然而却犹如山冈连绵，笔势不断，也可以称得上很见功力的。王僧虔说：“萧思话的书法，完全效仿羊欣。风流媚逸一点也不比羊欣的逊色，只可惜笔力弱了些。”袁昂说：“羊欣的真书、孔琳之的草书、萧思话的行书、范晔的篆书，都是一时之妙。”出自《书断》。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学识广博，精通经史，同时擅长书写草书、隶书。一次，太祖萧道诚问王僧虔：“我的书法跟你比谁高谁低呀？”王僧虔回答说：“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

二，陛下无第一。”太祖大笑，说：“你呀，太善于辞令啦！若天下有道，我也不必与你们一起进行变革了。”王僧虔官至左仆射尚书令，谥号为简穆公。

王僧虔的长子王慈，七岁时，外祖父江夏王刘义恭将他带到正厅，拿来各种宝物，让他随意取拿。王慈只拿起一张素琴，一幅《孝子图》。王慈十岁时，和同辈蔡约到寺庙去拜佛。正赶上和尚们在佛前忏悔，蔡约开玩笑说：“众位僧人今天怎么都这么严肃恭敬啊？”王慈应声答道：“你这样不懂礼仪，怎么去振兴你们蔡氏宗族？”蔡约是蔡兴宗的儿子。谢超宗看到王慈学习书法，

谓之曰：“卿书何如虔公？”答云：“慈书与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凤之子。慈历侍中，赠太常卿。约历太子詹事。出《谈薮》。

又

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人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出《南史》。

王 融

宋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诘。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焉，一以太为两法，径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法书要录》。

萧子云

梁萧子云字景乔。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尝大书萧字，后人匣而宝之。传至张氏宾护，东都旧第有萧斋，前后序皆名公之词也。出《尚书故实》。

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斋”。出《国史补》。

问他：“你的书法与王僧虔公比较怎么样？”王慈回答说：“我的书法和家父比较，就像拿鸡跟凤凰比一样啊！”谢超宗，是谢凤的儿子。王慈一直升任到侍中，赠太常卿。蔡约升任到太子詹事。出自《谈薮》。

又

齐高帝曾经跟王僧虔赌书法，写完了，高帝问王僧虔：“谁的书法第一？”王僧虔回答说：“臣的书法在人臣中属第一，陛下的书法在帝王中属第一。”高帝笑着说：“你真可算得上善于自谋啊！”出自《南史》。

王 融

南朝宋末年，王融考证古今书法杂体，共有六十四体，编成书，孩童们都争相效仿临摹，一时间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王融都写作隶字，故此给后世留下疑问。湘东王派沮阳令韦仲将杂体定为九十一体，次功曹谢善勋又增九体，合成为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一切以太为两个极端，大字径一寸，小字方寸小的地方可书千字。出自《法书要录》。

萧子云

南北朝时梁人萧子云字景乔。梁武帝对他说：“蔡邕书法飞而不露白，王羲之白而不飞。你在二者之间。”萧子云曾经写过一个大萧字，后人放在匣子里珍藏起来，视为至宝。传到张宾护，在他东都旧宅里设有萧斋，前后墙壁上都有名家题词。出自《尚书故实》。

梁武帝建造一寺，令萧子云用飞白体写了一个大萧字，到现在这个萧字还存在。李约倾尽其所有的家产，从江南将这个萧字买回到东洛，建造一座小亭用来玩赏，这座小亭名叫“萧斋”。出自《国史补》。

萧 特

海盐令兰陵萧特善草、隶，高祖赏之曰：“子敬之书，不如逸

少；萧特之迹，遂过其父。”出《谈薮》。

僧智永

陈永欣寺僧智永，永师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斋升堂，员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书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书，丁觐亦善隶书。时人云：“丁真永草。”出《书断》。

又

智永尝于楼上学书，业成方下。出《国史纂异》。

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千。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穿穴，乃用铁叶裹之，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瘞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出《尚书故实》。

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出《法书要录》。

萧 特

海盐令兰陵人萧特擅长书写草书、隶书。高祖观赏后说：“王献之的书法不如王羲之，萧特的墨迹可超过他的父亲了。”出自《谈薮》。

僧智永

南北朝时期陈朝永欣寺僧智永，书法学其远祖王羲之。智永对历代的书法都有精深的研究，恭恭敬敬地研习草书。僧智永的书法，章草、草书入妙，行书入能。他的哥哥智楷也擅长书法。丁觐也擅长隶

书。当时人说：“丁真永草。”出自《书断》。

又

僧智永曾经在一座楼上学习书法，学成后才下楼。出自《国史纂异》。

梁朝周兴嗣编写《千字文》，与王羲之的书法有关，人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开始时起于梁武帝教诸位王子王孙书法，让殷铁石在王羲之的墨迹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每字一张纸，杂碎无序。武帝召见周兴嗣说：“你很有才思，请为我将它们编成韵文。”周兴嗣一个晚上就将这一千个字编好了。他殚精竭智，一夜的工夫鬓发全都累白了。武帝重重地奖赏了他。王羲之的孙子智永禅师，亲自临摹了八百本，施舍给人们，江南各个寺院中各留一本。智永禅师住在吴兴永欣寺内学习书法，积存了秃笔头十瓮，每瓮都盛有好几千支。来向他求字或是请他题写匾额的人像集市里的一样多。他住的那间斋室，门槛都让来人踩穿了，后来用铁皮裹上，人称铁门限。后来，智永禅师将十瓮笔埋葬了，起名为“退笔冢”，自制墓志铭。出自《尚书故实》。

智永禅师曾在永欣寺阁楼上临书，用废的笔头放在大竹籬内。这种竹籬每个可以盛一石多米，一共盛了满满五籬秃笔。出自《法书要录》。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也。炀帝甚善之。工书铭石，其为瘦健，造次难类。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于肤肉，山水不厌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轻进易退，勇力而非武，虚张夸耀，无乃小人儒乎。智果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僧智果

隋朝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隋炀帝对智果僧很是友善。智果僧

工书法，刻在石头上的字字体瘦健，一般人很难学得。隋炀帝曾对智永禅师说：“和尚你学得的是王羲之书法的形态，智果深得王羲之书法的风骨。”筋骨隐藏在肤肉的里面，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智果僧的书法缺少清幽之气，伤于浅露。就像吴人作战，轻易就进攻，轻易就退却，全凭着一时的勇气，而不讲究战法。这是虚张声势地自我夸耀，岂不是小聪明么？智果僧的书法，隶书、行书、草书，都入能。出自《书断》。

卷第二百八 书三

唐太宗 购《兰亭序》 汉王元昌 欧阳询 欧阳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绍宗

郑广文 李阳冰 张旭 僧怀素

唐太宗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又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尝召三品已上，赐宴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出《尚书故实》。

唐太宗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李世民自己用真书、草书写屏风，展示给群臣看。笔力遒劲，堪称一时之绝。唐太宗曾经对大臣们说：“书法是小小的学问，原本不是急事。偶尔留心，胜过虚度光阴。世上各行各业，没有你用心去学习它而一点收获也得不到的。若没有收获，问题出在你不能全力以赴地去精心研究求索它。”唐太宗又说：“我临摹古人的书法字帖，并不特意去效仿每个字的形体结构，而将功夫用在摸透它的笔力风骨上面。笔力风骨你吃透了，形体结构自然而然地就把握了。”唐太宗曾召集三品以上的臣属们，赐宴在玄武门。太宗亲自执笔作飞白书，诸位大臣借着酒兴，都纷纷从太宗手中去抢。散骑常侍刘洎，爬上御床从太宗手中夺过来。没有抢到的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说刘洎爬上御床，当处死罪，一致要求依照唐朝的法律处办他。唐

太宗笑着说：“过去听闻汉时班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出自《尚书故实》。

购《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尝于寝房伏梁上，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帖，构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赉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常获见，自师没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辨才之处。又敕追辨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计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

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遇辨才院，止于门前。辨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

购《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曾在自己卧室的伏梁上凿一暗穴，将《兰亭序》藏在里面，珍重保护的程度胜过师傅在世的时候。贞观年间，唐太宗在处理政务之余，专心致志地研究书法。凡是能收集到的王羲之的真、草书帖，他都设法弄到了，供他临摹、观赏，唯有《兰亭序》没有得到。经过多方探询、寻找，得知在僧辨才手中。于是派人召请辨才入宫内道场来供养，厚加款待。几天以后，

一次谈到书法时，问辨才知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多方劝诱，无所不至。辨才一口咬定往日侍奉师傅，确实常常见到，自从师傅过世后，几经丧乱，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既然不能从辨才这里找到《兰亭序》，于是又让他回到越中。后来，进一步探究推断，认为《兰亭序》还是在辨才手中。于是又敕命辨才进京入宫，再次追问他《兰亭序》的下落。反复几次，辨才都吝惜固守，不肯拿出来。唐太宗对左右的侍臣说：“王羲之的书法，是我偏爱的至宝。他遗留下来的全部书帖中，没有像《兰亭序》这样好的。为了见到它，我白天晚上的都在思虑。这个辨才和尚年事已高，这本《兰亭序》真迹留在他手中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如果能得到一位足智多谋的人，想出一个计谋智取，必能从辨才和尚手中将它弄出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我听说监察御史萧翼，是前朝梁元帝的曾孙。现在居住在魏州莘县，有才艺，多谋略，可以担任这个差使。如果派他去越中，他一定能完成这一重任。”于是，太宗召见萧翼，萧翼上奏说：“如果让我充当公使，肯定得不到。臣请私下去拜会他，这就还需要几通王羲之父子的杂帖。”太宗依照要求给了他。

萧翼于是改换服装，悄悄出行，到了洛潭。他搭乘一位商人的货船直接来到越州。到了越州后，萧翼又换上一领黄衫，极宽长潦倒，像山东书生的打扮。傍晚时走进永欣寺院，观赏寺院廊房上的壁画。他经过辨才和尚居住的庭院，在房门前停下了。辨才和尚远远看见萧翼走来，问道：“施主，你是从哪里来的？”萧翼走上前去拜见，说：“弟子是北方人，带着少许蚕种来卖。遇到

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竟甚相得。乃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果等。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宾赋诗。辨才探得来字韵，其诗曰：“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燃灰。”萧翼探得招字韵，诗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猿躁似调。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妍蚩略同，彼此讽咏，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闲即

更来。”翼乃载酒赴之。兴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其俗混然。

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书《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兰亭》。”翼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辨才曰：“禅师在日保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驳瑕指颞曰：“果是响榻书也。”

寺庙都看看，有幸遇到禅师。”一番寒暄过后，二人觉得言谈很投缘。辨才将萧翼请到禅房中就座，一起下棋弹琴，或玩投壶、握槊一类的赌博游戏，谈文论史，意趣甚是相投。辨才说道：“你我初次相识，就这样相投，今后很难再相遇了。”于是留萧翼在寺里过夜，安排了缸面、药酒、瓜果等招待他。江东人所说的缸面，如同河北人说的瓮头，就是刚刚酿出来的新酒。两人酒喝到酣畅时，请客人即席抓签吟诗。辨才抓得一签是来字韵，吟得一诗：“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燃灰。”萧翼抓得的是招字韵，也吟得一诗：“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猿躁似调。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这两首诗，好、坏都差不多。他们二人互相吟咏唱和，只恨相识太晚，一直玩乐到第二天早晨，萧翼才离开永欣寺。辨才和尚说：“施主得闲就请过来坐坐。”于是，萧翼第二天就带着酒又来到寺院里。酒后乘兴作诗。这样往来多次，只是饮酒吟诗，相互之间混得很熟了。

过了十多天，萧翼带来梁元帝自书《职贡图》，辨才看后赞赏不已。由此谈论到书法话题，萧翼说：“弟子先祖传下来王羲之父子的楷书字帖，我从幼年就醉心于此，现在随身带着几帖。”辨才高兴地说：“明天来时，可将它们带来给老僧看看。”第二天，萧翼果然将字帖带来给辨才看。辨才和尚很认真地看过后说：“确实是王羲之父子的书法真迹，然而不是最佳的上品。贫僧有一真迹，很不寻常。”萧

翼问：“什么帖？”辨才和尚回答说：“《兰亭序》。”萧翼笑着说：“几经离乱，《兰亭序》真迹怎么还能够存在呢？必是拓本伪造的吧。”辨才和尚说：“智永禅师在世时非常珍惜地收藏它，临死前亲自托付给我。交与接都有头绪，怎么会出现差错呢？待明天来时，我拿给你看。”第二天，萧翼来到永欣寺后，辨才和尚从屋梁上的暗穴内将《兰亭序》书帖取出来，给他看。萧翼看罢，故意挑出所谓的毛病说：“果然是拓书伪品啊。”

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伏梁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第等无复猜疑。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陵愬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乎，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须见。及师来见御史，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别。”辨才闻语而便绝倒，良久始苏。

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彩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五品，赐银瓶一、金缕瓶一、马脑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宅庄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患重，不能强饭，唯歠粥，岁余乃卒。

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

二人纷争不定，各说各理，各持己见。辨才和尚自从将《兰亭序》拿给萧翼看后，便不再将它放回梁上暗穴中，而是将《兰亭序》和萧翼拿来的二王诸帖，一块儿放在书案上。这时的辨才和尚已有八十多岁了，每天还临窗临摹，不下数遍，真是老而好学到如此程度。自此以后萧翼来寺院的次数多了，辨才的童仆和徒弟们也不再猜疑他了。后来有一天，辨才和尚进城里去为汜桥南严迁家主持法事，萧翼便私自

来到他的房前。他对童仆说：“我把一块手帕遗落在大师床上了。”童仆即开门让他进去。萧翼于是从书案上取走《兰亭序》和他拿来的御府二王杂帖，直接去了永安驿馆。他对驿长陵愬说：“我是朝廷的御史，奉皇上敕命来到这里。现在皇上亲手书写的敕令在此，可以去报告给你们的都督。”都督齐善行得报后，立即赶来拜见。萧翼向他宣示圣旨，告诉他情由。齐善行派官差到永欣寺去召见辨才和尚时，和尚还在城里严家主持法事没有回来。突然见到官府召见，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又听来说御史专门要见他。待他来见御史，才发现是这些天跟他在一起盘桓的萧翼。萧翼对他说：“我奉敕命来江南取《兰亭序》，现在《兰亭序》已经拿到手，特地召唤你来告别。”辨才和尚听了之后昏厥倒地，过了许久才苏醒过来。

萧翼便驾乘驿马疾行，返回京都，上奏太宗，太宗非常高兴。因为房玄龄荐人得力，赏赐锦彩千段；提拔萧翼为员外郎，加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个，装满了珍珠。又赐给他宫内好马两匹，并配有用珠宝装饰的鞍辔等。宅院与庄园各一座。唐太宗初时还生气辨才和尚吝惜《兰亭序》不肯给他，不久又考虑到辨才年事已高，不忍心再加刑在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赐给辨才和尚锦帛等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支付。辨才和尚得到这些赏赐后，不敢将它们归为己有，用来造了一座三层宝塔。塔造得特别精丽，直到现在还在。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饭，只能喝粥，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

太宗命令侍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来。”后随仙驾入玄宫矣。今赵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出《法书要录》。

又

一说王羲之尝书《兰亭会序》。隋末，广州好事僧得之。僧有三

宝，宝而持之。一曰右军《兰亭》书，二曰神龟，以铜为之，龟腹受一升，以水贮之，龟则动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铁为文，光明洞彻，色如水晶。太宗特工书，闻右军《兰亭》真迹，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广州僧，而难以力取。故令人诈僧，果得其书。僧曰：“第一宝亡矣，其余何爱？”乃以如意击石，折而弃之；又投龟一足伤，自是不能行矣。出《纪闻》。

汉王元昌

唐汉王元昌，神尧之子，善行书。诸王仲季并有能名，韩王、曹王，亦其亚也。曹则妙于飞白，韩则工于草、行。魏王、鲁王，亦韩王之伦也。出《书断》。

欧阳询

唐欧阳询字信本，博览今古，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书则八体尽能，笔力劲险。高丽爱其书，遣使请焉。

人，各拓数本，赏赐给皇太子及诸位王子和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身体不适，病卧在玉华宫含风殿。临去世前，对太子李治说：“我想向你要一件东西，你诚心尽孝怎么能违背我的心愿呢，你的意思怎么样？”太子李治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俯身伸耳听太宗皇帝的要求。太宗皇帝说：“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兰亭序》，让我将它带走吧。”太宗皇帝去世，《兰亭序》真本随葬在他的墓中。到今天，赵模等人拓的《兰亭序》，一本尚值钱数万。出自《法书要录》。

又

一说：王羲之曾书写过《兰亭会序》。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得到了它。这个僧人有三样宝物，非常珍惜地收藏着。一是王羲之手书《兰亭会序》，二是神龟，用铜制成，龟腹容积有一升，装上水，龟的四肢就能爬动，哪里都能去。三是如意。以铁为纹，光亮剔透，色如水晶。唐太宗特别工于书法，听说有《兰亭》真迹，设法弄到的都是其他本，唯独

这第一本，知道在广州这个好事僧人手中，而难以力取。于是，他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僧人说：“第一宝物没有了，其余的还有什么值得爱的？”于是用如意击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不能行走了。出自《纪闻》。

汉王元昌

唐汉王元昌，是唐高祖的儿子，擅长书写行书。诸位兄弟都有能书的名声，韩王、曹王也如此。曹王妙于飞白，韩王工于草书、行书。魏王、鲁王也像韩王一样。出自《书断》。

欧阳询

唐欧阳询字信本，博览古今群书，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他能书八体，笔力劲险。高丽人爱他的书法，派使臣来求取。

神尧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询飞白、隶、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书断》。

又

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今开元通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乃欧阳率更书也。出《国史异纂》。

欧阳通

唐欧阳通，询子。善书，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薛纯陀亦效欧草，伤于肥钝，亦通之亚也。出《朝野僉载》。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会稽人也，仕隋为秘书郎。炀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为七品十余年。仕唐至秘书监。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际，尤所偏工。本师于释智永，及其暮齿，加以道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隶、草、行入妙。出《书断》。

高祖感叹地说：“没想到欧阳询的书法名声远传到了夷狄。”欧阳询死于贞观十五年，享年八十五岁。欧阳询的书法，飞白、隶书、行书、草书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自《书断》。

又

欧阳询一次外出，看到一座古碑，碑文是索靖书写的。他停下马观看欣赏了好长时间才离去。行了几步，又下马立在碑前观赏。累了就将毯子铺在地上坐在上面观赏，到晚上就睡在古碑的旁边，三天后才离去。现今通用的开元通宝钱，是高祖武德四年铸造的，“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就是欧阳询书写的。出自《国史异纂》。

欧阳通

唐欧阳通，是欧阳询的儿子。擅长书法，字体比他父亲的瘦弱。他常常自我夸耀能书。欧阳通书写用的笔，一定是用象牙、犀角做笔管，狸子毛做笔芯，外面覆围上秋兔毫；他用的墨用松烟为主料，掺入麝香沫；他用的纸必须是坚薄白滑的，否则不书。以示他对自己书法的重视。薛纯陀也仿效欧草，却失之于肥钝，跟欧阳通类似。出自《朝野僉载》。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会稽人，在隋朝官任秘书郎。隋炀帝知道他有才能，又嫉恨他的为人耿直，让他在七品官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到了唐朝，虞世南官至秘书监。唐太宗曾说过：“虞世南一个人身兼五绝。一是博学，二是有德行，三是擅长书写，四是有文采，五是忠

直耿介。这五个长处有一种在身，就可以称得上名臣，然而虞世南都具备啊！”虞世南的书法，行书、草书，尤其是他最擅长的。虞世南原本师法佛门僧人智永。待到晚年，书体更为遒劲俊逸。虞世南享年八十九岁。他的隶书、草书、行书都入妙。出自《书断》。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仆射，善书。少则伏膺虞监，长则师祖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显庆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隶、行入妙，亦尝师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伤于疏瘦也。出《书断》。

又

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岂得若此者？”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出《国史异纂》。

薛 稷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书学褚，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稷隶、行入能。出《书断》。

又

稷外祖魏徵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采古迹，埒于秘书。出《谭宾录》。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亲叫褚亮，官任太常卿。褚遂良官至仆射，擅长书法。他少年时师从虞世南研习书法，长大成人后又师法王羲

之。褚遂良的真书颇得王羲之书法的妩媚之趣。褚遂良于唐高宗显庆年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褚遂良隶书、行书入妙。褚遂良也曾师事史陵。然而史陵的书法太古直，失之于疏瘦。出自《书断》。

又

一次，褚遂良问虞世南：“我的书法跟智永禅师的比，谁的更好些？”虞世南说：“我听说智永禅师的书法一字值五万钱，你的字能卖到这个价吗？”褚遂良又问：“跟欧阳询比较又怎么样呢？”虞世南说：“我听说欧阳询不挑选纸笔。不论用什么样的纸和笔，都能随心所欲地书写。你能做到这样吗？”褚遂良说：“既然如此，我何必再留意书法呢？”虞世南说：“假如手、笔相协调，互相配合，你的作品也很可贵。”褚遂良高高兴兴地告辞了。出自《国史异纂》。

薛 稷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书法学习褚遂良体，尤其崇尚绮丽媚好。褚遂良书法的形体，他学得一半，可称褚遂良的好弟子，他的书法很为当时的人珍视崇尚。薛稷的隶书、行书入能。出自《书断》。

又

薛稷的外祖父魏徵家中，藏书很多，收藏有许多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作品。薛稷锐意精心临摹仿效，笔态遒劲中显露出俊丽之气。当时诸多仿效虞、褚二人书法的人都达不到他这种造诣。薛稷还擅长绘画，他博采古迹，与虞世南相当。出自《谭宾录》。

高正臣

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卿。习右军之法，睿宗爱其书。张怀素之先，与高有旧，朝士就高乞书，或凭书之。高常为人书十五纸，张乃戏换其五纸，又令示高，再看不悟。客曰：“有人换公书。”高笑

曰：“必是张公也。”乃详观之，得其三纸。客曰：“犹有在。”高又观之，竟不能辨。高尝许人书一屏障，逾时未获。其人乃出使淮南，临别，大怅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与仆书一类，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陆柬之尝为高书告身，高常嫌之，不将入秩。后为鼠所伤，乃持示张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风调不合，一至于此。正臣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王绍宗

王绍宗字承烈，官至秘书少监。祖述子敬，钦羨柬之。其中小真书，体象尤异。其行书及章草，次于真。常与人书云：“鄙夫书翰无工者，特由水墨之积习。恒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每与吴中陆大夫论及此道，明朝必不觉已进。陆后于密访知之，嗟赏不少。“将余比虞七，以虞亦不临写故也，但心准目想而已。闻虞眠布被中，恒手画腹皮，与余正同也。”承烈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高正臣

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卿。高正臣学习的是王羲之的书法，唐睿宗喜爱他的作品。张怀素的先人与高正臣家有交往，朝中的官员们，有的通过张怀素向高正臣索要他的书法，高正臣有时就随意写给他。高正臣经常为向他索要墨迹的人写十五纸，张怀素开玩笑替换五纸，又拿给他看，高正臣没看出来其中有被人替换的。客人说：“有人替换了您的书法。”高正臣笑笑说：“一定是张公干的。”于是仔细审看，挑出来三纸。客人说：“还有。”高正臣又看，竟然辨认不出来了。高正臣曾答应为人书写一个屏障，过了约定的时间没写。这个人被派往淮南，临别前，感到非常遗憾。高正臣说：“我有位故交在申州，跟我写一样的书体，您可以就便请他为您写这个屏障。”于是立即寄信给他那位故人讲明这个意思。陆柬之曾经亲自为高正臣书写一份任职文书，高正臣非常嫌弃，不去上任。后来，这份任职文书让老鼠给咬坏了，高正臣就拿着它给张怀素看，说：“这只老鼠很是了解我的心意。”陆、高两人的格调不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高正臣的

书法，隶书、行书、草书都入能。出自《书断》。

王绍宗

王绍宗字承烈，官至秘书少监。他效仿王献之，钦慕陆柬之。其
中小楷形体尤奇特。他的行书、章草，次于他的楷书。王绍宗曾对人
说：“我在书法上没有什么造诣，只是对书写特别熟知而已。常常下
定恒心悉心尽意地去领会，杜绝一切杂念地去思索，才有所进
步。”他每次跟吴中陆大夫谈论这些道理后，第二天一定在不知不觉
中书法就已经长进了。陆大夫后来经过密访知道了这件事情，没少感
叹赞赏王绍宗。王绍宗说：“陆大夫将我和虞世南比，是因为虞世南
也不临摹字帖的缘故，只是心里想到眼睛里就出现了所想到的字形而
已。听说虞世南蒙着布被睡觉，总是用手在肚皮上写字，我跟他一样
啊。”王绍宗隶书、行书、草书都入能。出自《书断》。

郑广文

郑虔任广文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
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
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出《尚书故实》。

李阳冰

李阳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且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
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阳冰、张旭并不载。绛州有篆字与古不
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之，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书是唐
初，不载书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时人谓之碧落碑。出《国史
补》。

张旭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闻公主与担
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饮醉辄草

书，挥笔大叫。以头盪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欧、虞、褚、薛，或有异论，至长史无间言。出《国史补》。

又

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

郑广文

郑虔官任广文博士。他学习书法而苦于没钱买纸，得知慈恩寺有柿树叶堆积了几间屋子，于是借住在寺内的僧房内。他每天用红叶学写书法，时间长了，写遍了寺中所积的柿树叶。后来他亲笔书写自己作的诗，和自己的画合为一卷封好后，进奉给皇帝。唐玄宗亲自在这卷书画的末尾写了“郑虔三绝”四个字。出自《尚书故实》。

李阳冰

李阳冰擅长小篆，自称自李斯之后，就算得上是他了，认为曹喜、蔡邕不值一提。开元年间，张怀瓘撰写《书断》，没有记载李阳冰、张旭。绛州有篆字跟古篆不同，很是怪异。李阳冰看见后，就睡在石碑下面，好几天没有离开。终于验证碑上的书法是唐初人写的，没有署上书写人的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当时人叫它为碧落碑。出自《国史补》。

张旭

张旭的草书深得笔法，后来又传给了崔邈、颜真卿。张旭说：“开始时，我听说公主与挑夫争路而悟得草书笔法的意境；后来观看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得草书笔法的神韵。”张旭每次饮酒醉后就写草书，挥笔大叫。他将头蘸上墨汁用头书写，世上人称他为“张颠”。酒醒后看见自己用头书写的字，认为神异而不可重新得到。后人评论

书法名家，对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或许有不同的意见，至于论到张旭，都没有异议。出自《国史补》。

又

张旭始任官职为苏州常熟尉。他上任后十多天，有一位老人递上状纸告状，判案后离去。没过几天，这位老人又来了。张旭大怒，责备老人说：“你竟敢用闲事来屡次骚扰公堂？”老人

曰：“某实非论事，但睹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筐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受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出《幽闲鼓吹》。

僧怀素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出《国史补》。

说：“我实际上不是到您这里理论事情来的。我是看到您批示状纸的字写得奇妙，珍贵得可以放在筐笥中收藏起来呀！”张旭听后感到惊异，问老人为什么这样喜爱书法。老人回答说：“先父教我书法，还有著述。”张旭让他取来一看，确实是擅长书法的人。从此，张旭备得笔法之妙，堪称一时之冠。出自《幽闲鼓吹》。

僧怀素

长沙僧怀素喜爱草书，自称深得草圣张旭笔法的奥妙。僧怀素学习书法用过的废笔成堆，埋在山下，称为“笔冢”。出自《国史补》。

卷第二百九 书四

杂编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诩已下 王羲之 王 廙

潞州卢 桓 玄 褚遂良 《兰亭》真迹

王方庆 二王真迹 八 体 李 都 东都乞儿

卢弘宣 岭南兔

杂编

程邈已下

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小异李斯，见师一时。陈留蔡邕，后汉人，左中郎将。善篆，采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犹传于世，篆者师焉。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官。善篆、隶，每书，一坐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坐”。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师宜官，后汉，不知何许人。宜官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

杂编

程邈已下

秦狱吏程邈擅长大篆，获罪于秦始皇，被囚禁在云阳狱中。他对当时的大篆字体进行改造，或增或减，删去繁琐复杂的笔画。秦始皇认可他的工作，让他出狱任御史。因为这种书体是一个罪犯在狱中研究出来的，于是称它为“隶书”。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道他任过什

么官职。擅长篆书、隶书，跟李斯的书体稍有不同，曾风行一时，被人效仿。陈留蔡邕，后汉人，官任左中郎将。擅长篆书，承继的是曹喜的书体。蔡邕书写的真定直父碑文，流传后世，学习篆书的人都研究、临摹它。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道任过什么官职。擅长篆书、隶书。每次书写，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当时人称他为“陈惊坐”。上谷王次仲，后汉人，创造了八分楷法。师宜官，后汉人，不知道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师宜官书大字，大到长、宽各有一丈；书小字，小到方寸大的地方可以书写一千个字。《耿球碑》的碑文是师宜官写的。

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至饮足，削书而退。安定梁鹄，后汉人，官至选部尚书，乃师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书悬帐中。宫殿题署，多是鹄手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邯鄲淳已下

陈留邯鄲淳为魏临淄侯文学。得次仲法，名在鹄后。毛弘，鹄弟子。秘书八分，皆传弘法。又有左子邑，与淳小异，亦有名。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后汉济北相，亦善草书。平苻坚，得摹崔瑗书，王子敬云，极似张伯英。瑗子混官至尚书，亦能草。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时人谓为“草圣”。芝弟昶，汉黄门侍郎，亦能草。今世人所云芝书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姜诩已下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皆伯英弟子，并善草。诞最优，魏宫馆宝器，皆是诞书。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之题。以笼盛诞，辘轳引上书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子少季亦有能称。罗晖、

师宜官特别矜持自重。有时他空手去酒店，先在酒店的墙壁上写上字，围观的人如流云一样集聚到这里，酒店里的酒因此卖得很快。待到师宜官酒喝足了，他就将写在墙壁上的字削掉回家。安定梁鹄，后

汉人，官至选部尚书，他的书法学的是师宜官书体。魏武帝曹操非常看重梁鹄的书法，常常将他的书法墨迹悬挂在帐中观赏。宫殿的匾额题署，也多是梁鹄的手笔。出自王僧虔《名书录》。

邯鄲淳已下

陈留邯鄲淳，官任魏临淄侯文学。学得王次仲的书体，排名在梁鹄之后。毛弘，梁鹄的学生。秘书们的八分，都学的是毛弘的书体。还有个左子邑，他的书法跟邯鄲淳稍有不同，也很有名。京都地区的杜度官任魏齐相后，开始以擅长草书而闻名。安平崔瑗，官任后汉济北相，也擅长草书。平定苻坚后，得以临摹崔瑗的书帖，王献之说，很像张芝的书体。崔瑗的儿子崔湜官至尚书，也能书草书。弘农张芝，品德高尚不出来做官，擅长草书，笔力精妙遒劲，无与伦比。家中做衣服的布料，必定是先用它练习书法，然后再煮洗漂染。张芝在池塘边练习书法，池塘里的水都被他染黑了。每次写字都说：“匆忙没有空闲，草草写成。”当时人称他为“草圣”。张芝的弟弟张昶，官任汉黄门侍郎，也能书草书。今天人们所说的张芝的书法真迹，多数都是张昶的墨迹。出自王僧虔《名书录》。

姜诩已下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都是张芝的学生，都擅长草书。其中韦诞造诣最高，魏时的宫殿楼馆和珍贵器物上，都有韦诞的手迹。魏明帝建造凌云台，错误地先将台匾钉在上面，没有题书。明帝让人用笼盛韦诞，再用辘轳摇牵绳索将他带到台上钉匾的地方去题写，离地二十五丈。韦诞危惧万分，告诫子孙：再也不要研习楷书了。他的儿子少季，也以书法出名。罗晖、

赵恭不详何许人，与伯英同时，见称西州。而矜许自与，众颇惑之。伯英与朱宽书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起亦善草书，不及崔、张。刘德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颍川锺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家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锺书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三曰狎书，相

闻者也。繇子会，镇西将军。绝能学人书，改易邓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东魏覬，魏尚书仆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覬子瓘为晋太保，采芝法，以覬法参之。更为草藁，藁是相闻书也。瓘子恒亦善书，博识古文字。燉煌索靖，张芝姊子孙，晋征西司马，亦善草。陈国何元公亦善草书。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荥阳陈畅，晋秘书令史，善八分。出《名书录》。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刘禹锡《嘉话录》癸卯九日辛亥作癸卯朔九日辛亥，此有脱误。而书亦真。开元初，润州江宁县瓦棺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岐王，王以献上。留内不出。或云，其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灰烬，此书亦见焚矣。出《国史异纂》。

赵恭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与张芝同时代，在西州很有名气。但是他们高傲自大，经常夸耀自己，人们都很不理解。张芝在写给朱宽的书信中，评价自己的书法说：“上跟崔瑗、杜度比较，我不如二位；下跟罗晖、赵恭比较，我绰绰有余。”河间张起也擅长草书，没有崔瑗、张芝的造诣高。刘德升擅长行书，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颍川锺繇，任魏太尉。他的同郡人胡昭，曾被公车征召，二人都学的是刘德升书体。但是胡昭的书法字体偏肥，锺繇的书法字体偏瘦。书有三体：一叫铭石书体，是最妙的；二叫章程书体；三叫狎书，是用来写笔札函牍之类的。锺繇的儿子锺会，任镇西将军。他的拿手本事是能模仿他人的书体，他改写过的邓艾上奏朝廷的奏章，没有人识破。河东魏覬，官任魏尚书仆射。他擅长草书和古文，大略通晓它们的精妙。魏覬的草书字体略微瘦些，而笔法非常熟练。魏覬的儿子魏瓘官任晋太保，他习的是张芝体，同时参考他父亲魏覬的字体。更为草藁，藁书是用来写笔札函牍的。魏瓘的儿子魏恒也擅长书法，精通古文字。燉煌索靖，是张芝姐姐的儿子的孙子，官任晋征西司马，也擅长草书。陈国何元公也擅长草书。吴人皇象能写草书，世人称沉着痛快。荥阳陈畅，官任晋秘书令史，擅长八分。出自《名书录》。

王羲之

现今所传的王羲之的《告誓文》，是它的底稿，没有标明年月日朔。它的真本上面标有：“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刘禹锡《嘉话录》 癸卯九日辛亥作癸卯朔九日辛亥，此处有脱误。而书法也是楷书。唐玄宗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棺寺修建讲堂，工匠师傅在房脊鸱吻内的一只竹筒中发现了它，交给了一个和尚。到开元八年，县丞李延业得到了这个帖本，上献给岐王，岐王又进献给玄宗皇帝。从此就留存在宫内了。另有一说是，后来又让岐王借阅出来。开元十二年，岐王府上失火，府内藏书全都烧光了，此帖也被焚毁了。出自《国史异纂》。

王 虞

王虞，羲之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曰：“吾诸事不足道，唯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王右军学其书。出《尚书故实》。

潞州卢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匡，宝惜有年。卢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卢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卢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卢叹异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于何人。京师书佞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公时其急切，减而赈之，日久满百千，方得。卢公韩太仲外孙也，故书画之尤者，多阅而识焉。出《尚书故实》。

桓 玄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饅 饼”。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请客观

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画，因有污，玄不怪。自是会客不设寒具。出《尚书故实》。

王 虞

王虞是王羲之的叔父，擅长书画。一次王虞对王羲之说：“我诸事不值一提，唯有书与画可供他人学习效法。”晋明帝司马绍学习过王虞的绘画，王羲之学他的书法。出自《尚书故实》。

潞州卢

东都洛阳近年建造防秋馆，挖掘出许多蔡邕在鸿都学所写的石经，之后洛阳人往往家家都藏有石经。王羲之的《借船帖》，书法尤其工稳精妙。因此，山北卢匡珍藏它有年月了。卢公写了封书信给他说要借《借船帖》一观，没有借到。卢匡回信说：“只能到我家中来观赏，从未借出去给人看。”后来，卢公官拜潞州，打着旌节等仪仗上路赴任，才走了几程，忽然有人拿着一本书帖向卢公出售。卢公一看，是《借船帖》。惊异地询问卖帖人，卖帖人说：“卢家公子需用钱，派我拿出来卖的。”卢公感叹了很久，不问售价，将书帖退还给他。后来就再也不知道《借船帖》的下落了。京都书僮孙盈，很有名气。孙盈父亲叫孙仲容，会鉴赏书画，精通名贵书画。京中富豪家中收藏的书画，许多都经他给鉴定过，是真是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卢公的《借船帖》，是孙盈收藏的，有人出高价购买，没有买到手。待卢公购买时，看他诚恳急切，于是减价出售，卢公攒了很久，才凑够了百千，得到了这本《借船帖》。卢公是韩太仲的外孙，因此书画中的精品，他看得多而且能识别。出自《尚书故实》。

桓 玄

《晋书》中记载有一种食物名叫“寒具”，书中没有注释说明。后来在《齐民要术》和《食经》中查到了，就是今天所说的“馐饼”。桓玄有一次热情地将自家收藏的书法字帖和名画陈列出来给客人看。这位客人吃了寒具饼后没有洗手就去拿书画，书画被弄脏了，桓玄很不

高兴。从此以后，不再用寒具招待客人了。出自《尚书故实》。

褚遂良

贞观十年，太宗谓魏徵曰：“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徵曰：“褚遂良后来书流，甚有法则。”于是召见。太宗尝以金帛购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咸为证据，一无舛误。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利，为一时之绝。购求得人间真、行，凡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时阅之。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亦胜弃日。凡诸艺，未尝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今人学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势，笔力自生。”出《谭宾录》。

《兰亭》真迹

太宗酷学书法。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出《尚书故实》。

王方庆

龙朔二年四月，高宗自书与辽东诸将。许敬宗曰：“□□□□□□□□□□□□□□□□。”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合有书法？”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先臣进讫。有一卷，臣近已进讫。”

褚遂良

贞观十年，太宗跟魏徵说：“打从虞世南去世后，没有人可与我谈论书法了。”魏徵说：“褚遂良是后起的书法名家，在法书上很有些

造詣。”于是，太宗召见褚遂良。唐太宗曾经用重金购买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天下士人争相带着古书，进宫献给皇帝，当时没有人能辨识真伪。褚遂良详细论述出处，都可以作为证据，从来没有出过差误。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作楷书、草书屏风给群臣观看。笔力遒劲流畅，为一时之绝。太宗收集、购买到流传在世间的楷书、行书作品，共二百九十纸，装订成七十卷；草书作品二千纸，装订成八十卷。每到处理完政务的空闲时间里，经常取出来观赏、把玩。太宗曾对朝臣们说过：“书法是小道，原本不是一件急事。偶尔留心，胜过虚度光阴。各种技艺，没有你用心学了而没有收获的。若没有收获，问题出在你不能集中精力钻研。今人学习古人的书法，并不特意学习它的形体结构，而在求其骨力。得其形体结构，笔力自然而然就有了。”出自《谭宾录》。

《兰亭》真迹

唐太宗酷爱学习书法。有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三千六百纸，全都装成以一丈二尺为一轴的卷轴。最珍爱的是《兰亭序》，将它挂在座位旁边，不论早晨还是晚上都要欣赏把玩。有一天，太宗附在李治的耳边说：“我去世之后，将《兰亭序》让我带去。”太宗病逝后，李治将《兰亭序》用玉匣盛着，随葬在太宗昭陵墓内。出自《尚书故实》。

王方庆

龙朔二年四月，高宗亲自写信给辽东诸将。许敬宗说：“□□□□□□□□□□□□□□。”高宗问凤阁侍郎王方庆：“你家共有多少书法？”王方庆说：“我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先父将它们全都进献了。有一卷，我近日也进献了。

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见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观之。仍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目为《宝章集》，以赐方庆，朝野荣之。出《谭宾录》。

二王真迹

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书，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拓两本进，赐诸王。其书皆是贞观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张芝等迹，各随多少勒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其《兰亭》本，相传云在昭陵玄宫中。《乐毅论》，长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拓写，因此遂失所在。五年，敕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检校换褱。每卷分为两卷，总见在有八十卷，余并失坠。元悌又割去前代记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书“开元”二字，为印记之。右军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张芝、张昶各一卷。右军真、行书，惟有《黄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军扇上真《尚书宣示》，及小王行书《白骑遂》等二卷。其书有“贞观年”旧褱织成字。出《谭宾录》。

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同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现在还保存着呢。”高宗在武成殿召集群臣，取而观之。又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取名《宝章集》，赏赐给王方庆。朝野上下都感到荣耀。出自《谭宾录》。

二王真迹

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五月，宫内取出王羲之、王献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人的法书，共一百六十卷，交付集贤院。令集贤院集字拓两本进献，赐给诸王。这些法书都是贞观年间，唐太宗命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大臣审定真伪的。王羲之的真迹，共收集到真书、行书二百九十纸，装订成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订成八十卷。王献之、张芝等人的真迹，各自根据它们数量的多少编纂成卷。用“贞观”二字治印，印在书卷夹缝及首尾。他们的草书真迹，又令褚遂良

用楷书体写成小字，附在里面。其中的古本，有的是梁、隋官本。梁朝的有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朝的有江总、姚察等的题记。太宗又让魏徵、褚遂良等，在卷下再署名以记。其中的《兰亭序》，传说随太宗陪葬在昭陵中。《乐毅论》，在长安年间被太平公主上奏借出去拓写，后来就失去下落了。开元五年，玄宗皇帝又令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人查核察看，重新改换装裱。原来的一卷分为两卷，总计还有八十卷，其余的都散失了。陆元悌又割去以前朝代的记署，将自己的名字签署在上面取而代之。玄宗皇帝亲自书写“开元”二字，治印，印在上面作为标志。总计有王羲之真迹一百三十卷，王献之二十八卷，张芝、张昶各一卷。王羲之的楷书、行书，只有《黄庭经》《告誓文》等卷尚存在。又得到滑州人家收藏的王羲之扇上楷书《尚书宣示》，及王献之行书《白骑逐》等二卷。这二卷法书上面都有“贞观年”的旧标记。出自《谭宾录》。

八 体

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章草、草书、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数字，点画类龙爪，后遂有龙爪书。如科斗、玉箸、偃波之类，诸家共二十五般。”出《尚书故实》。

李 都

李都荆南从事时，与朝官亲熟。自京寓书，踪甚恶。李寄诗戏曰：“草绳千里到荆门，章草纵横任意论。应笑锺、张虚用力，却教羲、献枉劳魂。惟堪爱惜为珍宝，不敢留传误子孙。深荷故人相厚处，天行时气许教吞。”出《抒情诗》。

东都乞儿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用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尝失落。书迹官楷书不如也。出《酉阳杂俎》。

卢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献书帖。德裕得之执玩，颇爱其书。卢弘宣时为度支郎中，有善书名。召至，出所获者书帖，令观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对。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状曰：“是某顷年所临小王帖。”太尉弥重之。出《卢氏杂说》。

八 体

张怀瓘在他撰写的《书断》中说：“篆、籀、八分、隶书、章草、草书、飞白、行书，通常人们将这八种书称为八体，而王羲之的书法都列在神品之内。王羲之有一次喝醉后书写了几个字，点画像龙爪，后来就有龙爪书。再如蝌蚪、玉箸、偃波一类，诸家书体共有二十五种。”出自《尚书故实》。

李 都

李都任荆南从事时，跟京师中的朝官关系密切。一次有位朋友从京城给他寄去书信一封，字写得很不好。李都寄诗一首戏谑他：“草絨千里到荆门，章草纵横任意论。应笑锺、张虚用力，却教羲、献枉劳魂。惟堪爱惜为珍宝，不敢留传误子孙。深荷故人相厚处，天行时气许教吞。”出自《抒情诗》。

东都乞儿

唐代宗大历年间，东都洛阳天津桥有个讨饭的小孩儿，没有双手，用右脚夹笔书写经卷讨钱。想书写时，先用脚将笔扔起来，高有一尺多，再用脚将笔接住，没有接不住的时候。这个讨饭小孩儿用脚写出的字，一些官府中的人写的楷书都赶不上。出自《酉阳杂俎》。

卢弘宣

李德裕做宰相时，有人进献给他书帖。他得到后拿着观赏把玩，

很喜爱上面的书法。卢弘宣当时官任度支郎中，他擅长书法的名声传播在外。李德裕将卢弘宣召来，拿出人家送给他的书帖让卢看。卢弘宣将书帖拿在手中，很久没说话。李德裕问：“怎么样？”卢弘宣有些惶恐地说：“这是我近年临的王献之的书帖。”李德裕更加看重他了。出自《卢氏杂说》。

岭南兔

岭南兔，尝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笔，醉失之，大惧。因剪己须为笔，甚善。更使为之，工者辞焉。诘其由，因实对。遂下令，使一户输人须。或不能致，辄责其直。出《岭南异物志》。

岭南兔

曾经有一个郡牧得到一张岭南兔皮，让工匠用兔毫做笔。这位工匠喝醉酒后将兔皮丢失了，非常恐惧。他于是剪下自己的胡须做成了笔。郡牧用这支笔写字，觉得很好使。让工匠再做一支这样的笔，工匠推辞不做。郡牧问他不做的原因，工匠不得已，将实情告诉了郡牧。于是郡牧下令让每家都送来胡须，有不能送来的，就责令交钱来代替。出自《岭南异物志》。

卷第二百一十 画一

烈 裔 敬 君 毛延寿 赵 岐 刘 褒
张 衡 徐 邈 曹不兴 卫 协 王献之
顾恺之 顾光宝 王 廙 王 濛 戴 逵
宗 炳 黄花寺壁

烈 裔

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嚙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如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渎，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唯恐飞去。出《王子年拾遗记》。

敬 君

齐敬君善画。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画。君久不得归，思其妻，遂画真以对之。齐王因睹其美，赐金百万，遂纳其妻。出刘向《说苑》。

烈 裔

秦朝时有个叫烈裔的人，是骞霄国人。秦始皇时代，本国将他当成贡品进献给秦朝。烈裔口含颜料，喷在壁上就形成龙兽形象。用手指划地面就像用绳子作尺度一样，手一转划出的方形和圆圈就像借助尺子、圆规等工具划出来的似的。烈裔可以在一寸见方那么大的地方画上五岳、四河，和各个国家的版图。他特别擅长画龙画凤，画出的龙凤仪态轩昂，观看的人唯恐它飞去。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敬 君

齐国的敬君擅长绘画。齐王建造一座九重台，召敬君去作画。敬

君很长时间没有回家，想念他的妻子，于是绘了一幅妻子的画像，天天可以看见。齐王看见了这幅画像，也觉得画的女人非常美丽，于是赏赐给敬君钱百万，将他的妻子纳入后宫。出自刘向《说苑》。

毛延寿

前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令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唯王嫱不肯，遂不得召。后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上按图召昭君行。及去召见，貌美压后宫。而占对举止，各尽闲雅。帝悔之，而业已定。帝重信于外国，不复更人。乃穷按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牛马众势，人形丑好，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希。出《西京杂记》。

赵 岐

后汉赵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艺，善画。自为寿藏于郢城中。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居宾位，自居主位，各为赞诵。献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出范曄《后汉书》。

刘 褒

后汉刘褒，桓帝时人。曾画《云台阁》，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官至蜀郡太守。出张华《博物志》。

毛延寿

前汉元帝时，后宫里的嫔妃特别多。元帝不能经常都看到她们，于是令画工给这些嫔妃们每人画一幅像，元帝看着画像喜爱哪个就召幸哪个。后宫里的嫔妃们都纷纷贿赂画工，多的给十万钱，少的也得给五万钱，为的是让画工将自己画得妩媚漂亮些，好得到皇帝的宠爱。只有王嫱不肯贿赂画工，因此她始终没有被元帝召幸过。后来，

匈奴请求将一位美女嫁给他们的单于为正妻。汉元帝按照画工们绘制的画像下诏将王嫱嫁给匈奴单于为妻。临行前召见，元帝才发现她的美丽容貌压倒后宫。而且应对举止都极闲雅。汉元帝后悔了，但是事情已成定局。元帝对外国讲求信誉，没有再更换人选。于是彻底追究这件事情，将宫内所有的画工都处死了。抄没画工们的家产时发现，每个画工的家产都极多。其中有一个画工叫毛延寿，杜陵人，他画人像，丑的、美的、老的、少的，都画得真实生动。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等，都擅长画牛马群图，然而画人像不管是美是丑都赶不上毛延寿。下杜阳望也擅长绘画，尤其擅长调配颜色，都在同一天被处死。京城中的画工因此而很少了。出自《西京杂记》。

赵 岐

后汉赵岐字邠卿，京都地区杜陵人，多才多艺，擅长绘画。他给自己绘了祝寿图藏在郢城中。画像上画有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位在宾座，他自己居主位。这四个人给他献赞礼祝寿。汉献帝建安六年，赵岐官任太常卿。出自范曄《后汉书》。

刘 褒

后汉刘褒是汉桓帝时代的人。他曾经画了《云台阁》，人们看了后感觉热；又画《北风图》，人们看了觉得凉。他官至蜀郡太守。出自张华《博物志》。

张 衡

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出郭氏《异物志》。

徐 邈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画。魏明帝游洛水，见白獭爱之，不可得。邈曰：“獭嗜鲋鱼，乃不避死。”遂画板作鲋鱼，悬岸。群獭竞来，一时执得。帝嘉叹曰：“卿画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尝执笔，所作者自可庶几。”出《齐谐记》。

曹不兴

谢赫云：“江左画人吴曹不兴，运五千尺绢画一像，心敏手疾，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无遗失尺度。此其难也，唯不兴能之。”陈朝谢赫善画，尝阅秘阁，叹伏曹不兴所画龙首，以为若见真龙。出《尚书故实》。

卫协

晋卫协。《抱朴子》云：“卫协、张墨，并为画圣。孙鸿

张衡

后汉的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他才高过人，生性聪慧，通晓天象，擅长书法。累官至侍中，后来出任河间王相，享年六十二岁。以前，建州满城县山中出现一只怪兽名叫“骇神”，人头猪身，长相非常丑恶，各种山神鬼怪都厌恶它。这种怪兽喜欢在水边石头上出现，张衡前去山中想将它画下来，怪兽进入水中不出来。有人说，这只怪兽惧怕画它，因此不出来。于是张衡收起纸笔，怪兽果然出来了。张衡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一动也不动，悄悄用脚指将它画下来。现在人们称作“巴兽潭”。出自郭氏《异物志》。

徐邈

魏人徐邈字景山，嗜好喝酒，擅长绘画。魏明帝游赏洛水时，看见了一只白獭，非常喜爱而又不能捉到它。徐邈说：“獭特别爱吃鲋鱼，见到鲋鱼不怕死地抢着吃。”于是就在画板上画上鲋鱼，然后把它悬挂在岸边，果然引得群獭争相来食，终于捉到一只白獭。明帝赞

叹地说：“徐卿你的画真是神妙啊！”徐邈回答说：“我没有执笔绘画，所作的画自然就可以跟真物差不多。”出自《齐谐记》。

曹不兴

谢赫说：“江左吴地有个画人叫曹不兴，在五千尺阔的绢上画人像，心敏手疾不一会儿就画好了。画上的人物头、脸、手、脚、胸膛、两肩、脊背，都非常合乎比例。这是很难做到的，只有曹不兴能画到这种程度。”陈朝谢赫也擅长作画，曾在宫中藏书室阅览叹伏曹不兴画的一只龙头，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只真龙头。出自《尚书故实》。

卫协

晋人卫协。《抱朴子》说：“卫协、张墨，并列为画圣。孙鸿之《上林苑图》，协踪最妙。又《七佛图》，人不敢点眼睛。”恺之论画云：“《七佛》与《烈女》，皆协之迹，壮而有情势。《毛诗北风图》亦协手，巧密于情思。”此画短卷，长装八分。张彦远题云：“元和，宗人惟素将来，余大父答以名马精绢二百匹，惟素后却又将货与韩愈。韩之子昶借与相国段文昌，却以模本归于昶。会昌元年见段家本，后于襄州从事见韩家本。”谢赫云：“古画皆略，至此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有气韵，陵跨群雄，旷代绝笔。在第一品曹不兴下，张墨、荀勖上。”出《名画记》。

王献之

晋王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风流高迈。草、隶继父之美，妙于画。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就成乌驳□牛，极妙绝。又书《驳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出《名画记》。

顾恺之

晋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人。多才气，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谢安谓长康曰：“卿画自生人已来未有。”又云：“卿

画苍苍，古来未有。”曾以一厨画暂寄桓玄，皆其妙迹所珍秘者，封题之。其后玄闻取之，诳云不开。恺之不疑被窃，直云：“妙画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

的《上林苑图》，是卫协画作中最好的一幅。还有《七佛图》，画上的人物都不敢给他们画上眼睛。”顾恺之评论画说：“《七佛图》与《烈女图》都是卫协的真迹，壮而有情势。《毛诗北风图》也出自卫协之手，情思巧密。”这是一幅短卷，长装八分。张彦远题字：“唐宪宗元和年间，同族人惟素将这幅画带来，我的祖父答应用名马和精绢二百匹买这幅画。后来，惟素将这幅画卖给了韩愈。韩愈的儿子韩昶，借给了相国段文昌。段文昌留下了真迹，却将摹本还给了韩昶。会昌元年，见到了段文昌家中收藏的真本，后来又在襄州从事那里见到了韩家摹本。”谢赫说：“古人的画都很简略，到了卫协才开始精美起来。作画的六种技法比较全面地运用了，虽不完善，但形似而有气韵，超越群雄，是世间从来未有过的绘画精品。他的作品在画坛第一品曹不兴之下，在张墨、荀勖之上。”出自《名画记》。

王献之

晋人王献之字子敬，年轻时就负有盛名，风流豪迈。他的草书、隶书继承他父亲王羲之之美，又擅长作画。桓温曾经请他画扇面，下笔有误，就着这一错笔而画出一头毛色黑白相间的母牛，极妙绝。又作一首《驳牛赋》，写在扇子上。这把扇子义熙年间还在。出自《名画记》。

顾恺之

晋人顾恺之字长康，小名叫虎头，晋陵人。顾恺之很有才气，尤其擅长作画。他所绘的图画，没有不绝妙的。谢安对顾恺之说：“你的画是自从有人类存在以来没有过的。”又说：“你的画气势恢宏，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顾恺之曾经将一厨柜的画暂时寄放在桓玄家里，都是他珍藏的妙作，题写了封条。后来桓玄听说后便将画取走了，并欺骗顾恺之说他并没有打开过柜子。顾恺之没有怀疑他柜子里

的画是让人给偷走了，而是自我解释说：“好画能通神，变化飞走了，就像人修炼成仙一样。”

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又尝悦一邻女，乃画女于壁，当心钉之。女患心痛，告于长康，康遂拔钉，乃愈。又尝欲写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辞。长康曰：“明府无病，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便如轻云蔽日。”画人物，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又画裴楷真，颊上乃加三毛，云：“楷俊郎，有鉴识。具此，观之者定觉殊胜。”嵇康赠以四言诗，画为图。常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又画谢幼舆于一岩中，人问其故。云：“一丘一壑，此子宜置岩壑中。”长康又尝于瓦棺寺北殿内画维摩居士，画毕，光辉月余。

《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刹会，请朝贤士庶宣疏募缘。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长康独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僧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闭户不出一月余，所画维摩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僧众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观者，请施五万；第三日观者，可任其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万。刘义庆《世说》云：“桓大司马每请长康与羊欣讲论画书，竟夕忘疲。”出《名画记》。

又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

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顾恺之曾经爱上了邻居的一位姑娘，在墙上画了她的画像，当心钉了一只钉子。这位姑娘患了心疼之病，将这事告诉了顾恺之。顾恺之于是拔走画像上的钉子，这位姑娘就好了。顾恺之曾经想为殷仲堪画一幅像。殷仲堪有眼疾，坚决辞谢。顾恺之说：“您没有病，我若明点眼瞳，再用飞白法拂扫，便会如同轻云蔽日一样。”顾恺之画人物，多年不画眼睛。有人问他不画眼睛的原因，他回答说：“画人物，身体四肢画得好与不好，没有多大关系。传神写照，就在这眼睛上。”顾恺之给裴楷画像，在脸颊上加上了三根毛，说：“裴楷长相俊，人们都知道。画上这个，看画

的人一定会觉得更美。”嵇康赠给顾恺之的四言诗一首，顾恺之将诗意绘成画。他曾说：“挥手弹琴容易画，目送归飞的鸿雁难画。”顾恺之又画谢幼舆站在一座山岩中，有人问他怎么这样画，他回答说：“一山一谷，这个人适合将他放在岩壑中。”顾恺之曾经在瓦棺寺北殿内画维摩居士像，画好后，华光四射，一个多月没消散。《京师寺记》上记载说，兴宁年间，瓦棺寺刚建成住进僧人，设置法会，请朝中贤士、世间庶人捐款赞助。当时的官员文士捐款没有超过十万钱的，唯有顾恺之捐资百万钱。他家一向清贫，人们都认为他在说大话。后来寺僧请他交款，顾恺之对僧人说：“请准备一面墙壁。”顾恺之到了寺里，闭门不出一个月，绘了一幅维摩画像。将要画眼睛时，顾恺之对僧人说：“这幅画作好后，第一天来观看的人，请让他向寺里施钱十万；第二天来观看的施钱五万；第三天来看的随便施多少都可以。”到画完开门迎客，壁上的维摩画像，光彩照耀整个寺院。前来观看布施的人群挤满了寺院，不到一会儿工夫，就集资上百万钱。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说：“大司马桓温，每请顾恺之与羊欣讲论书画时，竟然一谈就是一个通宵，连疲劳都忘记了。”出自《名画记》。

又

《清夜游西园图》是顾恺之画的。卷尾有梁朝诸王写的跋：

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贞观中，褚河南诸贤题处具在。本张惟素家收得，至相国张公弘靖。元和中，宣惟素并锺元常写《道德经》，同进入内。后中贵人崔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传人间。惟素子周封前泾州从事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易得。经年，忽闻款门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愿以三百素绢，易公《清夜图》。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之。明日，果赍绢至。后方知诈伪，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监院。时王淮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然遂公所请。”因为计取耳。及王家事起，复流一粉铺家。郭侍郎承暇阍者以钱三百市得。郭公卒，又流传至令狐家。宣宗尝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其以图对。后进入内。出《尚书故实》。

顾光宝

顾光宝能画。建康有陆溉，患疟经年，医疗皆无效。光宝常诣溉，溉引见于卧前，谓光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疗矣，君知否？”光宝不知溉患，谓溉曰：“卿患此，深是不知。若闻，安至伏室。”遂命笔，以墨图一狮子，令于外户榜之。谓溉曰：“此出手便灵异，可虔诚启心至祷，明日当有验。”溉命张户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户外有窾

画上若干人一起吃天厨美味。唐太宗贞观年间，褚遂良等诸位贤人都有题署。《清夜游西园图》原来由张惟素家收藏，一直传到宰相张弘靖。唐宪宗元和年间，皇帝宣召张惟素将此画和锺繇写的《道德经》，同时进奉。后来宫内太监崔谭峻又从宫内将这幅画带出来，使它重又流入民间。张惟素的儿子前泾州从事张周封在京期间，一天，有人拿着《清夜游西园图》想卖给他。张周封非常惊异，马上付给这个人几匹绢买下来。过了一年，忽然听到有人急促地敲门。问这个人有什么事，看到门外有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仇中尉愿意用三百匹白绢换你的《清夜游西园图》。张周封惧怕这些人威胁他，立即将《清夜游西园图》取出来，给了这些人。第二天，果然有人如数运来了白绢。后来才知道，这是受了人家的欺诈。原来是，有一个豪士有求于江淮大监院。当时是王淮在那署理盐铁。此公酷爱书画，对求他的这个人说：“你能为我访得《清夜游西园图》，一定满足你的请求。”这才有这位豪士设计从张周封那里诈取《清夜游西园图》一事。待到王淮家犯事后，这幅画又流入一个粉铺家。侍郎郭承嘏家的看门人，用三百钱买到手里。郭侍郎去世后，这幅《清夜游西园图》又流入令狐家。唐宣宗有一次问宰相令狐藏有什么名画，令狐说他家藏有一幅《清夜游西园图》。后来，将这幅画进献给了皇帝。出自《尚书故实》。

顾光宝

顾光宝能画。建康人陆溉，身患疟疾有一年了，求医问药都不见效果。顾光宝有一次到陆溉家去，陆溉将他请到床前，说：“我患这

种病很长时间了，怎么治也治不好，您知道吗？”顾光宝不知道他患有这种病，对他说：“你患了这种病，我确实不知道。若知道，哪会让你躺在室内这么久。”于是让人拿来笔墨，画了一幅墨狮子，让陆溉张贴在室外的门额上。并对陆溉说：“这幅画贴出去便灵验。你可在心里虔诚祷告，明天就会灵验的。”陆溉当即让人张贴在室外，并派家人焚香膜拜。到了半夜，室外有窸

窣之声，良久，乃不闻。明日，所画狮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户外皆点焉。溉病乃愈，时人异之。出《八朝画录》。

王 虞

晋王虞字世将，琅琊临川人。善属词，攻书画。过江后，为晋朝书画第一。音律众妙毕综。元帝时为左卫将军，封武康侯。时镇军谢尚于武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并请虞画。出《名画记》。

王 濛

晋王濛字仲祖，晋阳人。放诞不羁，书比虞翼。丹青甚妙，颇希高远。尝往驴肆家画輶车。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画，但人有饮食美酒绢，我何不可也？”特善清谈，为时所重。出《名画记》。

戴 逵

晋戴逵字安道，谯郡铨县人。幼年已聪明好学，善琴攻画。为童儿时，以白瓦屑鸡卵汁和溲作郑玄碑，时称绝妙。庾道季看之，语逵云：“神犹太俗，卿未尽耳。”逵曰：“唯务允当，免卿此语。”出《名画记》。

又

戴安道幼岁，在瓦棺寺内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但恨吾老，不见其盛耳。”出《世说杂书》。

窸之声，过了好久，才听不到了。第二天，只见所画的墨狮子，口中

胸前有淋漓的血迹，整个室外都溅有血点子。陆溉的病于是好了，当时的人都感到惊异。出自《八朝画录》。

王 虞

晋人王虞字世将，琅琊临川人。他擅长写作，又擅长书画。过长江后，是晋朝书画界第一妙手。王虞精通各种演奏乐器。晋元帝时官任左卫将军，封武康侯。当时正值镇军谢尚在武昌乐寺建造东塔，戴若思建造西塔，都请王虞为塔作画。出自《名画记》。

王 濛

晋人王濛字仲祖，晋阳人。他生性放诞不羁，书法与王虞齐名。绘画大妙，特别追求高远的境界。他曾去驴市那儿画丧车。王濛自嘲道：“我嗜酒好吃肉擅长绘画，如果有人肯拿出丰盛的菜肴、美酒、白丝绢，我为什么不可以为他作画呢？”王濛特别擅长清谈，为当时人所看重。出自《名画记》。

戴 逵

晋人戴逵字安道，谯郡铨县人。他幼年时就聪明好学，擅长弹琴和绘画。戴逵在孩童时，就用蛋液浸泡白瓦屑，作郑玄碑，时称绝妙。庾道季看了后，对戴逵说：“这座碑的神气还太俗，你还需努力。”戴逵说：“凡事要公允，我要用此话来勉励你。”出自《名画记》。

又

戴逵小时候在瓦棺寺内作画。王长史看到后说：“这孩子不只能作画，他终有一天会成名的。可惜我年迈了，见不到他享有盛名了。”出自《世说杂书》。

宗 炳

宋宗炳字少文，善书画，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出《名画记》。

黄花寺壁

后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绝妖怪。先邺中有军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数十人并无据。一日，其家以女来谒元兆所止，谒兆。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画也。吾何以知？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灵之怪，有在陆之精，有在水之魅，吾皆知之矣。汝但述疾状，是佛寺中壁画四天神部落中魅也，此言如何？”其女之父曰：“某前于云门黄花寺中东壁画东方神下乞恩，常携此女到其下。又女常惧此画之神，因夜惊魇，梦恶鬼来，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无差。”因忽与空中人语，左右亦闻空中有应对之音。良久，兆向庭嗔责之云：“何不速曳，亟持来。”左右闻空中云：“春方大神传语元大行，恶神吾自当罪戮，安见大行？”兆怒，向空中语曰：“汝以我诚达春方，必请致之。我为暂责，请速致之。”言讫，又向空中语曰：“召二双牙八赤眉往要，不去闻东方。”左右咸闻有风雨之声，乃至。兆大笑曰：“汝无形相，画之妍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谓其女曰：“汝自辨其状形。”兆令

宗炳

宋人宗炳字少文，擅长书画，喜好山水。他西边游历过荆山、巫山，南面登过衡山。并且在衡山建屋居住，后来因为有病才回归江陵。他感叹地说：“老病都来了，天下的名山恐怕不能都游遍了。我该静心观道，躺在家里游吧。”于是将他游历过的名山大川都绘画在墙壁上，坐卧着观赏。出自《名画记》。

黄花寺壁

后魏孝文帝登位初年，有个魏城人叫元兆的，能用九天法禁绝妖怪。起先，邺中有一个军士的女儿，十四岁，得上了一种邪病有好几年

了。给这女孩治病的，先后有几十个人，都没有办法治好她。一天，这个军士带着女儿到元兆住的地方来求他给女儿治病。元兆说：“她的病不是狐仙等妖魅作的怪，是画妖使她这样的啊。我怎么知道的？现在天下有至神之妖，也有至灵之怪，有在陆地之精，有在水之魅，我都知道。你所讲述的病状，是佛寺中壁画上面四天神部下的魅在这个女子身上作祟。我这话说得对不对？”女孩的父亲说：“先前我在云门黄花寺中东壁画东方神下乞求他老人家施给我恩惠，经常带着我这个女孩儿一块儿去，我这女孩儿常常惧怕这壁画上的神仙，夜里梦魇，梦见恶鬼来了，抓住她大笑，从此得了这种邪病。”元兆大笑，说：“那就没错了。”他忽然与空中人说话，旁边的人也听到空中有应答之声。过了好一会儿，元兆向室外庭院中生气地责备说：“怎么不快快把他抓来？赶快将他押来！”旁边的人听到空中有人说：“春方大神传话给元大行，恶神我自己会按罪处死，怎么还需要元大行呢？”元兆大怒，向空中说道：“你为我转告春方大神，一定要把他抓来。由我来责罚他，请赶快将他锁上带来。”说完，又向空中说：“召二双牙、八赤眉去要来，不用去告诉东方大神。”元兆身旁的人都听到有风雨声，原来是恶神被捉来了。元兆大笑说：“你本来没有身形的，把你画出来，你仗恃着什么来迷惑生人？”又对患邪病的女孩儿说：“你自己辨认一下，是不是他？”于是，他又命令

见形，左右见三神皆丈余，各有双牙长三尺，露于唇口外，衣青赤衣。又见八神俱衣赤，眼眉并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轩下。蓬首目赤，大鼻方口，牙齿俱出，手甲如鸟，两足皆有长毛，衣若豹鞞。其家人谓兆曰：“此正女常见者。”兆令前曰：“尔本虚空，而画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应曰：“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所画之上，精灵有凭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实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罐瓶受水，淋之尽，而恶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汤以淋，须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后令掷去空野，其女于座即愈，而父载归邳。

复于黄花寺寻所画之处，如水之洗，因而骇叹称异。僧云敬见而问曰：“汝此来见画叹称，必有异耶，可言之。”其人曰：“我女患疾，为神所扰。今元先生称是此寺画作妖。”乃指画处所洗之神，僧大惊

曰：“汝亦异人也。此寺前月中，一日昼晦，忽有恶风玄云，声如雷震，绕寺良久，闻画处如擒捉之声。有一人云，势力不加元大行，不如速去。言讫，风埃乃散。寺中朗然，晚见此处一神如洗。究汝所说，正符其事。”兆即寇谦之师也。出林登《博物志》。

恶神现出原形。元兆身旁的人看见有三位神灵在他们面前现形，都身高一丈多，每个神灵都长着三尺长的双牙，露在口外，穿青红色的衣裳。又看见有八位身穿红色衣裳，长着红眉毛、红眼睛的神灵，一块儿抓着恶神迫使他到窗下来。这位恶神头发蓬乱，双眼通红，鼻大口方，牙齿都露在外面，手上的指甲像鸟爪，两脚长着长毛，身上穿的衣服像豹皮。病女孩儿的父亲说：“这正是我女儿常见到的那个。”元兆命令恶神到跟前来，说：“你本来是没有形体的，只是在墙壁上将你画出来了，怎么会有了这种妖形呢？”恶神回答说：“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且所画的像上，精灵可以有所依托，我因此有了感受。有感之后幻化，我实在是罪啊。”元兆大怒，让服侍他的童仆用罐瓶盛水浇他。水浇完了，恶神神色依然。元兆越发愤怒，又让童仆将水烧开了再浇，转眼间这位恶神化掉了，好像一个空袋子。元兆让童仆将这件东西扔到空野里去。那位患邪病的女孩儿也马上好了，父亲带着她回到邨中。

军士又来到黄花寺里画壁画的东墙前，那壁画像被水洗过似的，因而惊叹称奇。寺内僧人云敬看见他，问：“你这次来见到壁画称怪，一定有特殊原因，请你说说。”军士说：“我女儿患的邪病，是受到神怪的骚扰。元先生说就是你们这幅壁画作的妖。”于是用手指向壁画上被水浇洗之神。云敬僧人大惊，说：“你也是个怪异的人。上个月有一天，大白天的，忽然寺院内变得昏暗如晦，狂风大作，黑云奔涌，响声如雷，绕着寺院转了好长时间。听到壁画这里像有人被捉拿的声音。有个声音说，我们的势力压不过元大行，不如赶快去吧。说完了，狂风才散去，寺院内又跟原先一样晴朗了。等到了晚上，才发现这壁画上有一具神像像被水洗去了似的。根据你刚才所说，正相符合。”元兆，就是寇谦的老师。出自林登《博物志》。

卷第二百一十一 画二

宗 测 袁 蓓 梁元帝 陶弘景 张僧繇
高孝珩 杨子华 刘杀鬼 郑法士 阎立德
阎立本 薛 稷 尉迟乙僧 王 维 李思训
韩 幹

宗 测

南齐宗测字敬微，炳之孙也，代居江陵，不应招辟。骠骑将军豫章王疑请为参军，测答曰：“何得谬伤海鳧，横斤山木？”性善书画，传其祖业。志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隐庐山，居炳旧宅。画阮籍遇孙登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又永业寺佛影台，皆称臻绝。出《南齐记》。

袁 蓓

齐袁蓓，陈郡人。时南康郡守刘缙妹为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齐明帝所诛，妃追伤过切，心用恍惚，遂成痼病，医所不疗。袁蓓善图写，画人面，与真无别。乃令画王形像，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如偶寝。密令媼奶示

宗 测

南齐人宗测字敬微，是宗炳的孙子，世代居住在江陵，不应朝廷征召。骠骑将军豫章王疑请他任参军，他回答说：“为什么要滥杀海鳧，滥砍山木？”宗测生来就爱好书法、绘画，传承其祖宗的事业。他立志要游历名山，于是将祖父宗炳的《尚子平图》，临摹在墙壁上。宗测隐居在庐山祖父的旧宅里。他将阮籍遇孙登的故事画在屏风上，或坐或躺在屏风前观看。宗测为永业寺的佛影台作的画，都称绝

妙。出自《南齐记》。

袁 蓓

袁蓓，齐朝陈郡人。当时，南康郡守刘缙的妹妹嫁给鄱阳王为妃，夫妻俩很是相爱。后来，鄱阳王让齐明帝给杀掉了，王妃过于悲伤，心神恍惚，以致患上了病，请医生诊治怎么也治不好。袁蓓擅长绘画，画的人像跟真人没有什么两样。南康郡守就请袁蓓画了鄱阳王的画像，并将他平生所宠爱的姬妾画在他身边，共同照镜子，情形像要一块儿睡觉。又悄悄令老奶仆拿给

妃，妃见乃唾之，因骂曰：“斫老奴晚！”于是悲情遂歇，病亦痊愈。出谢赫《画品》。

梁元帝

梁元帝常画圣僧，武帝亲为作赞。任荆州刺史时，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具《梁书》。又画《职贡图》，并序外国贡献之事。序具本集。又游春苑，白麻纸画鹿图、师利像、鹤鹤、陂池芙蓉、醯鼎图，并有题印传于代。出《名画记》。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明众艺，善书画。武帝尝欲征用，隐居画二牛：一以金鞵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出《名画记》。

张僧繇

梁张僧繇，吴人也。天监中，为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武帝修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时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传写仪形，对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庐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又

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眼睛。每云：“点之即飞去。”人以为妄诞，王妃看。王妃看到后，啐了一口，骂道：“怎么不早将他杀了呢！”于是，王妃的悲伤渐渐平息，病也随之痊愈了。出自谢赫《画品》。

梁元帝

梁元帝曾经画过圣僧，武帝亲自为他写赞词。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时，曾经画过《蕃客入朝图》，武帝特别欣赏这幅画。《梁书》上有记载。梁元帝还画过《职贡图》，并在题词中记述了外国使臣进献贡品的情形。序收录在本集中。梁元帝游春苑后，用白麻纸画鹿图、师利像、鹤鹤、陂池芙蓉、醺鼎图。上面都有题款与用印，流传后世。出自《名画记》。

陶弘景

南北朝时梁人陶弘景，字通明，懂得各种技艺，擅长书法、绘画。梁武帝曾想征召他出来担任官职，他隐居起来，画了两头牛：一头牛让人用金笼头牵着，一头则随意在水边吃草。梁武帝知道了他隐居不愿为官的寓意，于是就不再用官爵来逼迫他了。出自《名画记》。

张僧繇

张僧繇，南北朝时梁吴地人。天监年间，官任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梁武帝修饰佛寺时，多命张僧繇给这些佛寺绘画。当时，梁武帝的几位王子都封在外地，梁武帝想念他们，便派张僧繇前往几位王子的封地给他们画像带回来，梁武帝看到这些王子的画像就像见了他们的面一样。江陵有个天皇寺，是齐明帝时建造的，里面设有柏堂。张僧繇在柏堂里画上庐舍那和孔子等十位哲人的画像。皇帝奇怪地问：“佛门内怎么能画孔圣？”张僧繇回答说：“以后还当仰仗这位孔圣人呢。”等到后周消灭佛法，焚烧天下寺庙、佛塔，唯独柏堂殿因为画有孔圣人的画像而没有被拆毁。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内画了四条龙，不点眼睛。每次都说：“若点上眼睛，龙就会腾空飞去。”有人认为妄诞，

因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上天，未点睛者见在。初吴曹不兴画青溪龙，僧繇见而鄙之，乃广其像于龙泉亭。其画留在秘阁，时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龙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

又画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乱，散拆为二。一僧为唐右常侍陆坚所宝。坚疾笃，梦胡僧告云：“我有同侣，离拆多年，今在洛阳李家。若求合之，当以法力助君。”陆以钱帛，求于其处，果购得之。疾亦寻愈。刘长卿为记述之。其张画所有灵感，不可具载。出《名画记》。

又润州兴国寺，苦鸬鹚栖梁上秽污尊容。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皆侧首向檐外看，自是鸬鹚等不复敢来。出《朝野金载》。

高孝珩

北齐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广宁郡王、尚书大司徒同州牧，博涉多才艺。尝于厅壁画苍鹰，观者疑其真，鸬鹚不敢近。又画《朝士图》，当时妙绝。为周师所虏，授开府，封县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齐君君臣，自弹琵琶，命孝珩吹笛。出《名画记》。

就请他给龙点眼睛。张僧繇点了两条龙的眼睛后，不多一会儿，电闪雷鸣，击穿墙壁，这两条龙驾着云彩飞上天去。没有点上眼睛的那两条龙还在那儿。初时，吴人曹不兴画青溪龙，张僧繇看了后很是瞧不上，于是将这幅图放大画在龙泉亭壁上，而将曹不兴的原画藏在秘阁中，当时人们也不太看重。到了梁武帝太清年间，雷击龙泉亭之后，龙从墙壁上消失了，人们才知道张僧繇画功的神妙。

张僧繇又曾画过两位天竺僧人像。因为侯景举兵叛乱，在战乱中画被拆散成两半。后来，其中一半胡僧像被唐朝右常侍陆坚所收藏。陆坚病重时，梦见一个胡僧告诉他：“我有个同伴，离散了多年，他现在洛阳李家。您要是能找到他，将我们俩放在一起，我们当用法力帮助您。”陆坚到洛阳李家求购，真的买到了。过了不久，陆坚的病也痊愈了。刘长卿写了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情。张僧繇的画有许多神奇的故事，在这里就不一一记载了。出自《名画记》。

又：润州兴国寺，苦于鸬鹚等栖在房梁上，它们拉下的粪便玷污

了佛像。张僧繇在东面墙壁上画了一只鹰，在西面墙壁上画了一只鹞，都侧头向檐外睨视。从此，鸬鹚等再不敢到屋梁上来了。出自《朝野金载》。

高孝珩

北齐高孝珩，是世宗的第二个儿子，受封广宁郡王、尚书大司徒同州牧。高孝珩知识渊博，多才多艺。他曾经在厅堂墙壁上画了一只苍鹰，看了的人都以为这只鹰是真的，鸬鹚都不敢靠近。他又画过一幅《朝士图》，在当时称得上绝妙。后来，高孝珩被北周的军队俘虏，授予他开封，封为县侯。高孝珩还通晓音律。周武帝宴请北齐君臣，亲自弹奏琵琶，让高孝珩吹笛。出自《名画记》。

杨子华

北齐杨子华，世祖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常画马于壁。夜听，闻啼啁长鸣，如索水草声。图龙于素，舒之辄云气萦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时有王子冲善棋通神，号为二绝。出《名画记》。

刘杀鬼

北齐刘杀鬼与杨子华同时，世祖俱重之。画斗雀于壁间，帝见之，以为生，拂之方觉。常在禁中，锡赀巨万。任梁州刺史，名见《北齐书》。出《名画记》。

郑法士

隋田、杨与郑法士同于京师光明寺画小塔。郑图东壁、北壁，田图西壁、南壁，杨画外边四面，是称三绝。杨以簾蔽画处，郑窃观之，谓杨曰：“卿画终不可学，何劳障蔽？”郑托以婚姻，有对门之好，又求杨画本。杨引郑至朝堂，指以宫阙衣冠、人马车乘曰：“此是吾之画本也。”由是郑深伏。光明寺改为大云寺，在长安怀远里

也。出《名画记》。

阎立德

唐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裳，为行滕，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

杨子华

北齐人杨子华，世祖时，官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杨子华曾经在墙壁上画马。夜里时，听到有马咬啮长鸣，好像在索要水草。杨子华在白绢上画龙，展开后，则有云气萦集在白绢上面。世祖非常看重杨子华，让他住在宫内。当时世人称杨子华为画圣，没有世祖的御诏，他不得为别人作画。与他同时代还有一个人叫王子冲，擅长围棋，棋艺高超，似有神助，当时的人称他们为二绝。出自《名画记》。

刘杀鬼

北齐人刘杀鬼与杨子华是同一时代人，世祖对他们二人都很看重。刘杀鬼在墙壁上画斗雀，世祖看见了，以为是活雀，用手拂了一下才觉出是画的。刘杀鬼经常出入宫中，世祖赏赐了他巨额财物。刘杀鬼官任梁州刺史，名字见于《北齐书》。出自《名画记》。

郑法士

隋朝时，有田生、杨生，跟郑法士一同给京都光明寺画小塔。郑法士画东壁、北壁，田生画西壁、南壁，杨生画外边四面墙壁，当时人称他们为三绝。杨生用竹席遮蔽画画的地方，郑法士偷偷看了后，对他说：“你的画终究不可学，何必费力遮蔽？”后来，郑法士愿跟杨生结为姻亲，关系进了一层，求着要杨生的画稿。杨生带着郑法士到朝堂，指着宫殿衣冠、人马车乘说：“这就是我的画稿。”从此，郑法士深深折服杨生。后来，光明寺改名为大云寺，它位于长安城的怀远

里。出自《名画记》。

阎立德

唐贞观三年，东蛮人谢元深入朝。他戴着黑熊皮帽，用金丝绕额头，穿着用毛皮做的衣服，绑裹腿，穿鞋。中书侍郎颜师古上奏皇帝说：“从前，周武王治理国家达到太平盛世，边远的国家都来归顺求和。周朝的史官就将这些事情编写成《王会篇》。现

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从之，乃命立德等图画之。又赵郡李嗣真论画，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阎立本，洎其兄工部尚书大公安公立德之画曰：“大安、博陵，难兄难弟。自江左陆、谢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实为中兴。至如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序位，折旋矩规，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莫不尽该豪末，备得精神。”出《谭宾录》。

阎立本

唐太宗朝，官位至重，与兄立德齐名。尝奉诏写太宗真容，后有佳手，传写于玄都观东殿前间，以镇九五冈之气，犹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立德创《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状。立本画国王粉本在人间。昔南北两朝名手，不足过也。时南山有猛兽害人，太宗使骁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凤忠义奋发，自往取之，一箭而毙。太宗壮之，使立本图状。鞍马仆从，皆写其真，无不惊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等图，亦辉映前古。唯《职贡》《鹵簿》等图，与立德同制之。俗传慈恩画功臣，杂手成色，不见其踪。其人物鞍马、冠冕车服，皆神也。李嗣真云：“师郑法士，实亦过之。后有王知慎、师范，甚有笔力。阎画神品。”出《唐画断》。

在，凡是皇上的恩德所施到的地方，许多国家都来朝拜修好。穿着各种样式衣服的使臣们都集中住在蛮邸里，实在有必要将这些使臣绘图画像留给后人，用来张扬我朝恩施边远的德政。”太宗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请，就让阎立德等人为这些使臣绘图画像。又有赵郡人李嗣真论

画，将右相博陵子阎立本的画作列为上品之第三，论到阎立本的哥哥工部尚书大安公阎立德的画时说：“阎立德与阎立本，难分高下。自从江左陆探微、谢赫死去，北朝杨子华去世，绘画人像之妙，到他们兄弟二人振兴起来。至于各国前来京城朝拜、献宝的使臣们的形象，为接待这些使臣所安排的仪式，以及这些使臣所展示的各种奇异的风俗，都被细致地绘画下来，而且深得神韵。”出自《谭宾录》。

阎立本

阎立本在唐太宗朝时，官至重位，与哥哥阎立德齐名。曾经奉太宗诏令，亲自为唐太宗画像。后来，有一位高手，临摹在玄都观东殿前间，以镇九五冈之气，犹可以从这幅临摹画像中，见到皇帝的英威之气。阎立德绘画的《职贡图》，画的都是外域的人物，形象非常怪异。阎立本绘画的国王稿本流传在民间。这以前南、北两朝的绘画高手，没有超过他们兄弟俩的。一次，南山出现一只凶猛的野兽伤害人，太宗派遣勇猛的勇士去捕捉，没有捕到。虢王元凤忠义奋发，亲自前去捕捉，一箭射死了这只猛兽。太宗赞许他，让阎立本将他射杀猛兽的场面画下来。鞍马仆从，都画得很逼真，看过这幅画的人，没有不惊叹和佩服他技艺的高超的。阎立本还画有《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作品，也是光耀以前历代绘画名家的。只有《职贡图》《卤簿》等画，是跟他哥哥阎立德合作的。民间传说在慈恩寺画功臣，是很多人画的，不是阎立本的个人作品。阎立本画的人物鞍马、冠冕车服，都非常传神。李嗣真说：“阎立本的画，师承郑法士，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郑法士。在阎立本之后，还有王知慎、师范，作画也很见功夫。阎立本的画是神品。”出自《唐画断》。

太宗尝与侍臣泛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临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济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至高宗朝，阎立本为右丞相，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又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出《大唐新语》。

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又梁张僧繇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耻之。于是聚钱数十万，货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出《国史异纂》。

薛 稷

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学术，名冠当时。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落节。画踪阎令。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会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留连，书永安寺额，

唐太宗有一次同侍臣们乘舟在御苑的池中游玩赏景，看到有怪鸟在水面上随波浮游。唐太宗数次拍手叫好，命令在座陪同的侍臣们当场赋诗赞咏，又命令宣召阎立本前来将怪鸟画下来。阁外传呼道：“召画师阎立本。”当时，阎立本任主爵郎中。听到传召后，他急忙跑步赶来，大汗淋漓，俯身池边挥笔绘画起来，满面羞愧。事后，阎立本告诫他的儿子说：“我小时候爱好读书，幸而没有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蠢材。在同行中，我的文章写得还是比较不错的。然而，我最知名的是绘画。可是，它却使我充任供奉之职，这是莫大的耻辱。你应该深以为戒，不要学习这种技艺了。”到唐高宗在位时，阎立本官为右丞相，姜恪原是守边将领，凭着战功做了左丞相。又遇上饥谨，国子监里的学生都放假让他们回家去了。同时又规定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低级办事人员必须通晓一经。当时有人赋得打油诗一首：“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出自《大唐新语》。

阎立本家世代擅长绘画。他有一次去荆州，观看张僧繇的遗画说：“从这画来看，他是空有虚名啊。”第二天又去看，说：“他还是近代的绘画高手。”过了一宿又去看，说：“盛名之下没有低手。”他在画前或坐或卧，观赏不已，晚上就睡在画旁边，过了十天了还不离开。

梁人张僧繇作《醉僧图》。道士们常常用这幅画来嘲笑僧人，僧众们感到羞辱。于是大家凑了几十万钱，雇阎立本画《醉道士图》。这两幅画同时流传下来。出自《国史异纂》。

薛 稷

薛稷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官至少保。他的文章学术，在当时享有盛名。薛稷的书法师承于褚遂良。当时人称买褚得薛不掉价。薛稷的画师承于阎立本。秘书省有薛稷画的一幅鹤图，在当时被称为一绝。一次，薛稷到新安郡去游玩，凑巧遇到了李白。他因此在新安郡逗留了一段时日，为永安寺书写了匾额，

兼画西方像一壁。笔力潇洒，风姿逸发，曹、张之亚也。二妙之迹，李翰林题赞见在。又闻蜀郡多有画诸佛菩萨、青牛之像，并居神品。出《唐画断》。

尉迟乙僧

唐尉迟乙僧，土火罗国胡人也。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巧妙，荐之阙下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有见其画踪。”乙僧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间功德，又凹垤花西面中间千手千眼菩萨，精妙之极。光宅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然其画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国之象，无中华礼乐威仪之德。出《唐画断》。

王 维

唐王右丞维家于蓝田玉山，游止辋川。兄弟以科名文学冠绝当代，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者也。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具生，而风标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画枫戍，一图辋川。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也如此。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画一小壁。时号三绝。故庾右丞宅，有壁图山水兼题记，亦当时之妙也。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出《唐画断》。

又维尝至招国坊庾敬休宅，见屋壁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无一差者。出《国史补》。

又绘制了一壁西方像。他笔力潇洒，风姿逸发，可以跟前人曹不兴、张僧繇比美。这两件美妙的作品，李白为其题写的赞诗还在。又听说薛稷在蜀郡画了许多佛菩萨画像和青牛，都属神品。出自《唐画断》。

尉迟乙僧

唐朝人尉迟乙僧，是土火罗国胡人。唐太宗贞观初年，土火罗国国王因为尉迟乙僧绘画巧妙而将他荐献给大唐帝国，并说：“他还有个哥哥尉迟甲僧还在国中，但是没有见到过他的绘画作品。”现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间的功德图，又凹垤花西面中间的千手千眼菩萨像，都是尉迟乙僧的作品，极精妙。他在光宅寺七宝台后画的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在是神奇。然而，尉迟乙僧画的功德人物花草，都是异国的风格，没有我中华礼乐威仪之德。出自《唐画断》。

王 维

唐朝右丞王维，家住蓝田玉山，游息于辋川。王维兄弟以科举成绩优异和文学才华名冠当世，故当时人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王维画的山水松石，都栩栩如生，风度品格格外突出。现京城千福寺西塔院有影壁，一面画的是枫戍，一面画的是辋川。画面上那深幽盘绕的山谷，云水飞动的情态，超尘脱俗，诡谲奇绝出于笔端。王维曾自己在一幅画上题诗说：“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如此自负。长安慈恩寺东院，有王维和毕庶子、郑广文各自画的壁画，当时被人称为三绝。已去世的庾右丞相的住宅里有王维的一幅山水壁画和题记，也是当时的一幅佳作。他画的山水松石，属于妙上上品。出自《唐画断》。

有一次，王维到位于招国坊里的庾敬休宅，看到室内墙壁上画有一幅《奏乐图》。王维仔细看了一会儿后笑了。有人问他笑什么，王维说：“这幅画画的是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有好事者

听说了这件事情后，特意请来乐工检验，一点儿不错。出自《国史补》。

李思训

唐开元中，诸卫将军李思训，子昭道为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时人云“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是也。思训格品高奇，山川绝妙。鸟兽草木，皆其能。中舍之图，山水鸟兽，甚多繁巧。智思笔力不及也。天宝中，玄宗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奏对，诏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国朝山水第一。”思训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画断》。

韩 幹

唐韩幹，京兆人也。唐玄宗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怪其不同，诏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上甚异之。其后果能状飞龙之质，尽喷玉之奇。九方之识既精，伯乐之相乃备。且古之画马，有《周穆王八骏图》；国朝阎立本画马，似模展、郑，多见筋骨，皆擅一时之名，未有希代之妙。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累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遂择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厩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驾御历险，若舆辇之安，驰骤应心，中韶龢之节。是以陈闳貌之于前，韩幹继之于后。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骀 袅之形，出于天上。韩故居神品。陈兼写真，居妙品

李思训

唐玄宗开元年间，诸卫将军李思训，和他的儿子中舍人李昭道，父子二人都画得一笔绝妙的山水画，当时人称“大李将军”“小李将军”。父亲李思训的山水画，格调高雅，风格奇特，山川绝妙。画鸟兽草木都是他的拿手活儿。儿子李昭道所画的山水鸟兽，很是繁巧。不论是构思，还是笔力，都赶不上他父亲李思训。天宝年间，玄宗皇

帝召见李思训，让他绘制大同殿的壁画和影壁。后来他因事上朝，玄宗皇帝对他说：“你绘画的影壁，夜里听到了流水声。你真是笔能通神的高手，位居当今国内山水画的第一位。”李思训的画入神品，李昭道的画入妙上品。出自《唐画断》。

韩 幹

唐朝人韩幹，是京都地区人。唐玄宗天宝年间因他擅长绘画被召入宫中供奉。玄宗皇帝让韩幹师法陈闳画马，奇怪他画得不同，将他召来责问。韩幹说：“我画马有自己的老师。皇上宫内马圈里的御马，都是我的老师。”玄宗皇帝听了后感到诧异。后来，韩幹果然能画出飞龙之质，喷玉之奇。韩幹对马的识别与鉴赏的能力赶上了著名相马专家九方皋、伯乐的水平。古代遗留下来的画马杰作有《周穆王八骏图》；本朝阎立本画马，仿佛展子虔、郑法士，画的马肌体筋骨都很有神，名扬一时，然而却没有画出能被称为稀世杰作的作品。开元以后，天下安定太平。外国名马不断地输入唐朝。然而走过沙漠，长途跋涉，它们的蹄甲大多很薄。玄宗从中挑选优良的马，同国内产的骏马交配，从此宫内马圈里就有了“飞黄”“照夜”“浮云”“五方”等骏马。这些马奇毛异状，筋骨健壮，都有厚厚的蹄甲。骑着它们逾越跨险，就像乘坐车辇一样安稳；它们可以随着你的心意奔跑，就像奏乐一样有节奏。是以前有陈闳，后有韩幹，为它们画像。韩幹画的渥洼、骊山产的名马，将它们画得仿佛不在水中，就像出于天上。因此，韩幹画的马入神品。陈闳画的马兼顾写实，入妙品

上。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萨，西院佛像，宝圣寺北院二十四圣等，皆其踪也。画马高会菩萨、西院鬼神等神品。出《唐画断》。

又幹闲居之际，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问曰：“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幹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劳，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匹，不知其来。幹收而用之。出《独异志》。

建中初，曾有人牵马访医，称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马毛色骨

相，马医未尝见。笑曰：“君马酷似韩幹所画者，真马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幹，幹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乃知随意所匠，必冥会所肖也。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幹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出《酉阳杂俎》。

上。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的菩萨，西院的佛像，宝圣寺北院的二十四圣像等画作，都是韩幹的作品。画的马高会菩萨、西院的神鬼，都入神品。出自《唐画断》。

又：韩幹闲居的时候，忽然有一位身穿朱红色衣服头戴黑色帽子的人来到他面前。韩幹问他：“为什么来这儿？”回答说：“我是鬼的使者。听说您擅长画马，请为我们阴界画一匹马。”韩幹立即为这位鬼使画了一匹马，然后将它烧掉了。过了几天，韩幹外出，途中遇到一个人向他举手作揖表示谢意，说：“承蒙您送给我一匹良马，免去我长途旅行翻山过河的劳累，我也要酬谢您。”第二天，不知从哪里来的人，送给韩幹素色细绢一百匹。韩幹收下，后来都使用了。出自《独异志》。

又：唐德宗建中初年，曾经有个人牵着一匹马找马医，说这匹马患了脚疾，要能治好，愿用二千钱酬谢。这匹马的毛色骨相，马医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笑着说：“您这匹马很像韩幹画的那些马，真马里面没有这样的。”马医请这匹马的主人牵马绕市门走一圈，马医跟在旁边。忽然遇见韩幹，韩幹也大为惊异地说：“这真是我画的马啊！”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随意画的马，一定有暗中相似的。他于是抚摸马身。马像是要跌到，因而损伤了前蹄，韩幹心中很是奇怪。回到家里，看他画的马，果然蹄子上有一点黑缺，才知道画能通神灵。那位马医得到的酬金，用过一段时间、几经转手后，都变成了泥钱。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一十二 画三

吴道玄 冯绍正 张 藻 陈 闳 韦无忞
卢稜伽 毕 宏 净域寺 资圣寺 老君庙
金桥图 崔圆壁

吴道玄

唐吴道玄字道子，阳翟人也，少孤贫。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略宗师张僧繇千变万状，纵横过之。两都寺观，图画墙壁四十余间，变像即同，人相诡状，无一同者。其见在为人所睹之妙者。上都兴唐寺御注金刚经院，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贤，西面降魔盘龙等。又小殿前门菩萨，景公寺地狱帝释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皆妙绝当时。朱景玄云：“有旧家人尹老年八十余，尝云：‘见吴生画中门内神，圆光最后，一笔成。当时坊市老幼，

吴道玄

唐朝人吴道玄字道子，是阳翟人，他小时候是个贫穷的孤儿。吴道玄成为一名著名的画家，是上天给他的这种才能。他未长大成人就通晓绘画的奥妙。他在东都洛阳流浪，唐玄宗知道他擅长绘画的名声，将他召入宫中为皇家作画。吴道玄的画，大体上是师承张僧繇，但是他又发展变化了张僧繇的画法，不论从哪方面看，都超过了张僧繇。吴道玄为东都洛阳、西都长安的佛寺、道观绘制了四十多间壁画，变相类似，但人相形状怪异，没有雷同的，是当今人们能看到的这类题材的画当中画得最好的。京都长安兴唐寺中保存皇帝亲自注释的《金刚经》的宅院，这里的壁画也是吴道玄画的，并且上面的经文也是他题写的。慈恩寺塔前面的文殊、普贤二位菩萨，西面的降魔、盘龙等图像，小殿前门的菩萨，景公寺《地狱图》中的“帝释”护法

神，永寿寺中山门上的两神，都是当时最绝妙的艺术品。朱景玄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我家有位姓尹的老仆人，八十多岁了。一次，这位老仆人讲，他亲眼见到吴道玄给我家宗庙中门画家神时，最后画头顶的圆轮佛光，一笔就画成了。当时街坊邻里的老老少少，

日数百人，竞候观之。缚阑，施钱帛与之齐。及下笔之时，望者如堵。风落电转，规成月圆，喧呼之声，惊动坊邑。或谓之神也。”又景公寺老僧玄纵云：“吴生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又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张旭相遇，各陈所能。裴剑舞一曲，张书一壁，吴画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又画玄元庙，五圣千官，宫殿冠冕，势倾云龙，心若造化，故杜员外甫诗云“妙绝动宫墙”也。又玄宗天宝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吴生驿递，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云：“臣无粉本，并记在心。”遣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将军山水擅名，亦画大同殿壁，数月方毕。玄宗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又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吴生常持《金刚经》，自此识本身。当天宝中，有杨庭光与之齐名。潜画吴生真于讲席。众人之中，引吴观之。亦见便惊。语庭光云：“老夫衰丑，何用图之？”

每天有好几百人，都挤在那儿等候看吴先生作画。为了维持秩序，前面拦上绳索。观看的人纷纷布施钱物给吴先生。等到吴先生下笔绘画时，围观的人挤成了一堵墙。只见吴先生长笔一挥，如同风过电转，转瞬间在家神头顶上画出一个如圆月般的圆轮金光。人们的赞叹叫好声惊动了整个街区。有的人称吴道玄为天神。”还有一位景公寺的老僧人玄纵说：“吴先生画成这个寺院的《地狱变》后，京都里的人都来观看，看后都惧怕死后受到惩罚而行善。两市的屠夫商贩都不卖鱼肉了。”开元年间，唐玄宗驾临东都洛阳时，吴道玄与裴旻、张旭相遇，他们各自展示自己的绝艺。裴旻舞了一曲剑，张旭书了一墙壁草书，吴道玄绘制了一幅壁画。洛阳城中的朝野人士一天中欣赏到三种绝艺。吴道玄又给玄元庙作过壁画。他在这里画的《五圣千官图》，画中的宫殿和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及分列两厢的众位文武大臣头上的冠冕，胜过汉朝时的云龙，绘画构思巧妙不凡，如同大

自然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样。因此，诗人杜甫在诗中称赞他“妙绝动宫墙”。唐玄宗天宝年间，皇上忽然思念蜀中的嘉陵江山水，于是发给吴道玄一道手令，让沿途驿站为他提供车马，载他去嘉陵江边写生。待到他返回京都后，玄宗皇帝问他作画情况，吴道玄回答说：“我没有写生的草本，都记在心中了。”玄宗皇帝命令他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出来。嘉陵江三百里锦山秀水，他仅用一天时间就画完了。当时以擅画山水画而名扬京都的李思训将军，也在大同殿作壁画，他的山水壁画用了好几个月才画完。玄宗皇帝说：“李思训花费好几个月的工夫绘完了一幅山水壁画，吴道玄仅用了一天时间就画完了。两幅壁画画得都好极了。”吴道玄又在殿内画《五龙图》。五条龙鳞甲飞动，像要腾飞似的，每当天要下雨时，画上就生出烟雾来。吴道玄经常随身携带《金刚经》，从《金刚经》中认识他自身。天宝年间，有个叫杨庭光的人跟吴道玄齐名。一次，杨庭光偷偷地给正在讲课的吴道玄画像，画好后当众拿给吴道玄看。吴道玄看到这幅画像后大吃一惊，对杨庭光说：“我老了，衰弱多病又长相丑陋，怎么好劳你驾来给我画像呢？”

因斯叹伏。其画人物佛象鬼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张怀瓘云：“吴生画，张僧繇后身，斯言当矣。”出唐《画断》。

又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获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绋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此。出《独异志》。

又道子访僧请茶。僧不加礼，遂请笔砚。于壁上画驴一头而去。一夜，僧房家具并踏破，被恼乱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恳邀到院祈求。乃涂却画处。出《卢氏杂说》。

又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跌心花，为时所重。圣善敬爱，亦有古画。圣善木塔院多郑广文画并书。敬爱山亭院有雉

尾若真。砂子上有进士房鲁题名处，后有人题诗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颜意欲狂。见说正调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墙。”寺西北角有病龙院并吴画。出《卢氏杂谈》。

但是他非常叹服杨庭光的画。吴道玄画的人物、佛像、神鬼、鸟兽、山水、草木、台殿，都出神入化，是当时国内第一高手。张怀瓘说：“吴先生的画，是张僧繇画法的延续，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啊！”出自《画断》。

开元年间，将军裴旻在家守母丧。他到吴道玄那儿，请吴道玄为他在东都洛阳的天宫寺绘制几幅状写神鬼的壁画，以此来给在阴间的母亲求得神佛的保佑。吴道子回答说：“我已经很久不作画了。如果将军真的有意请我作画，请为我缠绢结作彩饰，舞一曲剑。或许因为你剑舞得勇猛凌厉，能让我的画重新跟阴界相通。”裴旻听了后立即脱去丧服，换上平常穿的衣裳，骑在马上奔跑如飞，左右舞剑。他将剑一下掷入空中，高几十丈，然后宝剑像电光一样射下来，裴旻伸手拿着剑鞘接着。从高空坠落下来的宝剑，穿透了剑鞘。几千名围观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被这种惊险的场面所惊惧。吴道子于是挥笔在墙壁上作画。随着笔墨挥舞，天上飒飒地刮起了大风，真是天下的壮观。吴道子一生中画了许多画，他自认为这幅画是最得意的作品。出自《独异志》。

一次，吴道子到一个寺院里去，向僧人讨茶喝，僧人没有理会他。于是他要来笔墨，在寺院的墙壁上画了一头驴就离开了。一天夜里，这个寺院僧人房里的家具都被踏坏。僧人又气又恼，不堪忍受。僧人知道这是吴道子在报复他们，就恳切地邀请他来寺院里请求他原谅。吴道子才将壁上画的驴涂去。出自《卢氏杂说》。

西明慈恩寺内有许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跌心花，为当时人看重。圣善寺和敬爱寺中也有古人作的画。圣善木塔院中多是郑广文的绘画与题字。敬爱山亭院画上的野鸡尾羽像真的一样，砂子上有进士房鲁的题名。后来有人题诗说：“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颜意欲狂。见说正调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墙。”寺的西北角有病龙院和吴道子绘制的壁画。出自《卢氏杂谈》。

冯绍正

唐开元，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图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檐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泽遍于畿内。出《明皇杂录》。

张藻

唐张藻衣冠文学，时之名流。松石山水，擅当代名。唯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常以手握双管，亦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雾，势逾风雨。其槎枿鳞皴之质，随意纵横。生枝则润合春泽，枯枝则干裂秋风。其山水之状，则高低秀绝，咫尺深重。石突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远也极天之净。图障在人间最多。今宝应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题记。精巧之迹也。松石山水，并居神品。出《画断》。

又后土人家有张藻松石障。土人云：“兵部李员外约好画成癖，知而购之。其家弱妻，已练为衣里矣。唯得两幅，双柏一石在焉。嗟惋久之。”出《名画记》。

冯绍正

唐玄宗开元年间，关中一带大旱，京都长安雨水缺得尤其厉害。玄宗皇帝急迫地命令大臣们在山林川泽各处祈祷求雨，但一点反应也没有。玄宗皇帝命人在龙池旁边新造一座大殿，并召见少府监冯绍正，让他在新造的这座大殿的四面墙壁上各画一条龙。冯绍正先在西墙上画了一条白龙。这条龙形状奇特蜿蜒欲飞，没画到一半，似乎有风云随着笔的挥动而产生。玄宗皇上和侍从官们在壁下观看，龙身上的鳞片都湿了。着色还未完，有白气好像从厅堂的屋檐下飘出来，进

入龙池中。龙池中波涛汹涌，接着电闪雷鸣，皇上身边的几百名侍从都看见一条白龙从龙池水中，乘着云气飞到天上。不一会儿阴云布满四周，风雨暴作。不到一天的工夫整个京都地区都普遍下了一场雨。出自《明皇杂录》。

张 藻

唐朝人张藻是文学士子，当时的社会名流。他在绘画松、石、山、水方面，在当时很有名气。他画的松树尤其出众，超过古今的名家高手。张藻会用笔，常常手握双笔，双笔齐下。一支笔画生枝，一支笔画枯枝。他画的松神韵傲视烟雾，气势超过风雨。画松枝和松干上的鳞片时，看他就像随便往上涂抹似的。然而他画出来的生枝像经过春雨的滋润一样，画出来的枯枝则像让秋风给吹裂了似的。张藻画的山水画，山势有高有低峻秀极了。咫尺大的地方，山岩深重，巨石突兀欲落，泉水喷涌仿佛发出吼叫。你离它近了就感觉寒气逼人，离远了给人像天际一样清净的感觉。张藻画的屏风在世间留存最多。现在宝应寺西院还有他画的山水松石，旁边还有他的题记，乃是精巧的墨迹。张藻画的松、石、山、水，都位居神品行列。出自《画断》。

后来有一位士人家藏有张藻画的松石屏风。这个人说：“兵部员外郎李约爱画成癖，知道后购买了去。他的年轻妻子已经将屏风画蒸煮漂白后作衣服里子了，只剩下一柏一石两幅了。李约对此感叹惋惜了很长时间。”出自《名画记》。

陈 闳

唐陈闳，会稽人。以能写真人物子女等，本道荐之，玄宗开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写御容，妙绝当时。玄宗射猪鹿兔、按鹰等，并按舞图真容，皆受诏写貌。又太清宫肃宗真容。匪唯龙头凤姿，日角月宇之状。而笔力遒润，风采英逸，合符应瑞。天假其能也。国朝阎令公之后，一人而已。今咸宜观天尊殿内画上仙图及当时供奉道士等真，皆其踪也。又曾为故吏部侍郎徐画本行经幡二口。有女能织成，妙绝无并。唯写真人神人物子女等，妙品上上。出《画断》。

韦无忝

唐韦无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画马异兽擅其名。时称韦画四足，无不妙也。曾见貌外国所献狮子，酷似其真。后狮子放归本国，唯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又玄宗时猎，一箭中两野猪，诏于玄武北门写貌。传在人间，英妙之极也。夫以百兽之性，有雄毅逸群之骏，有驯扰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异。前辈或状其怒则张口，善则垂头。若展一笔以辨其性情，奋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韦公能之。《异兽图》破分，人家往往有之。京都寺观无画处。其画兽等妙品上上。出《画断》。

陈 闳

唐朝陈闳是会稽人。因为他会画男女人物画像，由本地道府推荐，在开元年间被唐玄宗召入宫内主给皇家作画。他每次奉命为皇上画的像，都是当时最好的画像。唐玄宗狩猎射野猪、麋鹿、野兔以及驾鹰等场面，按乐起舞的场面，陈闳都受皇上的诏令将它们绘画下来。太清宫的唐肃宗画像也是陈闳绘制的。陈闳不只将皇上、嫔妃们的风采画下来，而且把他们的福贵相也逼真地表现出来。他的笔力遒劲润韁，画出的人物风采英俊飘逸，而且符合应验的祥瑞。这是上天赋予他的才能啊。在本朝的阎立本之后，陈闳可算是擅长画人物像的第一高手了。现在咸宜观天尊殿内的仙人壁画和供奉道士的画像，都是陈闳的手笔。陈闳还曾为已故吏部徐侍郎画本行与经幡二口。他有个女儿会织布，织出的图案绝妙无双。陈闳的画，只画男女人物、神人的画像，位列妙品的上上。出自《画断》。

韦无忝

唐朝人韦无忝是京兆人。唐玄宗在位时，他以画马和奇兽而闻名。当时人称赞韦无忝画的四脚动物没有不好的。韦无忝曾经画过外国人进献的狮子，跟真狮非常相像。后来这头狮子放回本国去了，只有它的像绘在画上，供当时的人欣赏。百兽见了画上的狮子都惊恐惧怕。有一次，唐玄宗狩猎时一箭射中两只野猎。玄宗非常高兴，诏令

韦无忝在玄武门北门画玄宗一箭射杀双猪的场面。这幅画后来流传在民间，画得好极了。百兽有百性。有雄毅超群的骏马，有经人工驯养性情温顺的良马，它们的蹄爪、毛鬃各不相同。前辈人画兽，画它发怒则张着口，画它温顺就垂下头。然而像只画一笔就能让人辨识它的性情，只画一根鬃毛就能让人知道它的名称，以前的古人是做不到的，只有韦无忝能有这么高的造诣。韦无忝画的《异兽图》，打破常例，京都人家里往往都有。京都的寺观没有韦无忝的画。韦无忝画的兽位列妙品上上。出自《画断》。

卢稜伽

唐卢稜伽，吴道玄弟子也。画迹似吴，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咫尺间山水寥廓，物像精备。经变佛事，是其所长。吴生尝于京师画总持寺三门，大获众货。稜伽乃窃画庄严寺三门。锐思开张，颇臻其妙。一日，吴生忽见之，惊叹曰：“此子笔力，常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居一月，稜伽果卒。出《名画记》。

毕宏

唐毕宏，大历二年为给事中。画《松石》于左省厅壁，好事者皆诗之。改京兆少尹为右庶子。树石擅名于代。树木改步变古，自宏始也。出《名画记》。

净域寺

唐大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禅院门内外，《游目记》云：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门内之西，火目药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门东里面，贤门野叉部落，鬼首蟠蛇，汗烟可惧。东廊树石嶮怪。高僧亦怪。西廊庙菩萨院门里南壁，皇甫轸画鬼神及雕。鸢势若脱壁。轸与吴道玄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杀之。出《酉阳杂俎》。

卢稜伽

唐朝人卢稜伽是吴道玄的弟子。卢稜伽的画形似吴道子的画，但是他的才力不及吴道子。卢稜伽擅长工笔画。他的画咫尺之间可以山水寥廓，勾画特别细密精致。画佛画经变画是他的专长。吴道玄曾经给京都的总持寺画过山门，得到很多人的布施。卢稜伽暗中为庄严寺画山门，他的神思突然打开，绘的画像颇为精妙。一天，吴道玄突然看到这幅画像，惊异地赞叹道：“稜伽的笔力过去赶不上我，现在跟我相近了。这个人啊，他的精神全都在这幅画像上用尽了。”过了一个月，卢稜伽果然死去了。出自《名画记》。

毕宏

唐朝人毕宏，在唐代宗大历二年官任给事中。他曾在门下省厅堂的墙壁上画《松石图》，许多好事的人都写诗赞许他的这幅画。后来毕宏由京兆少尹改任右庶子。毕宏因擅长画树、石而闻名于世。我国的绘画史上改用古法画树木，自毕宏开始。出自《名画记》。

净域寺

净域寺原先是唐朝大穆皇后的宅第。寺里的僧人说：“三层台阶的院门外面，是当年神尧皇帝射孔雀的地方。”禅院门内外，《游目记》上说：王昭隐居在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神交。门里的西边，壁上画的火目药叉和北方天王都非常奇谲威猛。门里面东侧，墙壁上画的贤门野叉部落，个个都是鬼脑袋、盘曲的蛇身，满脸汗烟，让人恐惧。东廊上画的山石高峻，树木怪异，画上的僧人也怪异。西廊庙菩萨院门里的南墙壁上，是皇甫轸画的鬼神和大雕。大雕像要从壁上飞落下来的样子。皇甫轸和吴道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吴道子认为皇甫轸绘画的技艺有可能超过自己，于是花钱雇人将皇甫轸杀害了。出自《酉阳杂俎》。

资圣寺

资圣寺中门窗间，吴道子画《高僧》，韦述赞，李严书。中三门外，两面上层，不知何人画人物，颇类阎令。寺西廊北隅，扬坦画

《近塔天女》。明睇将瞬。团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观音院两廊《四十二贤圣》，韩幹画，元载赞。东廊北《群马》，不意见者，如将嘶蹶。圣僧中龙树商船和循绝妙。团塔上菩萨，李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药上菩萨顶上茱萸尤佳。塔中藏千部《法华经》。词人作诸画连句，柏梁体。吴生画勇矛戟攒，出奇骋变势万端。苍苍鬼怪层壁宽，睹之忽忽毛发寒。稜伽效之力所瘳，李真、周昉优劣难。活禽生奔推边鸾，花方嫩彩犹未干。韩幹变态如激湍。惜哉壁画势未殫，后人新画何漫汗。出《酉阳杂俎》。

老君庙

东郡北邙山有玄元观，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壁有吴道玄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妙绝，古今无比。杜工部诗云：“配极玄都闕，凭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回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袂，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笋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出《剧谈录》。

资圣寺

资圣寺中门窗之间有吴道子画的《高僧图》。上面有韦述撰写的赞词，李严书写。中间那道山门外，两面上层的人物画不知道是谁画的，很像阎立本的手笔。寺里西廊北角，有扬坦画的《近塔天女图》。天女的明眸在向你睇视，似乎马上就要移看别处。团塔所在的庭院北面殿堂里有铁铸观音塑像一尊，高三丈多。观音院两廊绘有《四十二贤圣图》，是韩幹画的，元载撰写的赞辞。东廊北面画有《群马图》，猛然看到的人，感到这是一群真马，正要奋蹄嘶鸣。画上圣僧中的龙树和商船，次序和谐，布局巧妙。团塔墙壁上的菩萨是李真画的，四面的花鸟是边鸾画的。药王菩萨头顶上的那支蜀葵，画

得尤其精妙。团塔中藏有上千部《法华经》。有词人以柏梁体给这些画作作了连句诗：“吴生画勇矛戟攒，出奇骋变势万端。苍苍鬼怪层壁宽，睹之忽忽毛发寒。稜伽效之力所瘳，李真、周昉优劣难。活禽生奔推边鸾，花方嫩彩犹未干。韩幹变态如激湍。惜哉壁画势未殫，后人新画何漫汗。”出自《酉阳杂俎》。

老君庙

东郡北邙山有座玄元观，观南有座老君庙。这座庙台殿高大宽敞，居高临下俯瞰伊水、洛水一带。庙里的泥塑神仙，都是开元年间杨惠之塑的，塑功精细严整，造形奇异巧妙，见到神像的人顿增敬意。庙内墙壁上，有吴道子画的唐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画像，以及老子过函谷关化胡的事。这些画精妙到极致，古往今来无可比拟。杜甫曾写一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五言排律赞颂这些画，诗称：配极玄都阙，凭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弈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回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袂，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旗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出自《剧谈录》。

金桥图

玄宗封泰山回，车驾次上党。潞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赉有差。父老有先与上相识者，上悉赐以酒食，与之话旧。故所过村部，必令询访孤老丧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扣乞驻留焉。及卓驾过金桥，桥在潞州。御路萦转。上见数千里间，旗纛鲜洁，羽卫齐整，谓左右曰：“张说言我勒兵三十万，旌旆经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称万岁。上遂召吴道玄、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圣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

舆人物，草树鹰鸟，器仗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驴骡，牛羊橐驼，猫猴猪豕，四足之属，韦无忝主之。图成，时谓“三绝”焉。出《开天传信记》。

崔圆壁

安禄山之陷两京，王维、郑虔、张通皆处于贼庭。洎克复，俱囚于杨国忠旧宅。崔相国圆因召于私第，令画名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深，颇极能事。故皆获宽典。至于贬降，必获善地。出《明皇杂录》。

金桥图

唐玄宗泰山封禅归来，车驾留驻上党。潞州的父老百姓挑着吃的喝的，远近的都来迎接拜谒。玄宗都亲自加以问候，接受人民的馈赠，给他们不同的赏赐。乡亲中有原先跟玄宗皇帝相识的，皇上都赏赐他们酒食，跟他们话旧。因此，凡是经过的村落，玄宗皇帝一定命令人前去询问孤老丧疾的人家，并给予吊唁与抚恤。乡亲们都非常高兴，所到之处没有不敬仰感戴的，并请求皇上暂时留驻在这里。待到圣驾路经金桥时，桥在潞州。道路盘绕回转。玄宗皇帝看到几千里间，旌旗光艳，卫队齐整，于是对左右的侍从们说：“张说说我统率三十万大军，旌旗逶迤千里，从陕西的上党到山西的太原。见《后土碑》。真是才子啊！”左右听了后，都山呼万岁。于是，玄宗皇帝召吴道玄、韦无忝、陈闳进见，命令他们共同绘制《金桥图》。玄宗皇帝和他骑的那匹照夜白马，由陈闳来画；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鹰鸟、器仗帷幕，由吴道玄来画；狗马驴骡、牛羊骆驼、猫猴猪豕等四足动物，由韦无忝来画。《金桥图》画成后，当时人称它为“三绝”。出自《开天传信记》。

崔圆壁

安禄山反叛后攻陷东、西两京，王维、郑虔、张通都在安禄山的朝中任职。待到唐肃宗李亨清除叛乱、收复两京后，他们都被囚禁在

杨国忠的旧宅。宰相崔圆将他们三人召到自己的家中，让他们在他家的几处墙上绘画。当时，这三个人都认为崔圆的功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赶得上，都希望他能帮忙解救自己，因此都精心构思，发挥了最好水平。壁画完成后，他们三个人都得到了宽大处理。有的人被贬降到外地，去的也是比较好的地方。出自《明皇杂录》。

卷第二百一十三 画四

保寿寺	先天菩萨	王宰	杨炎	顾况
周昉	范长寿	程修己	边鸾	张萱
王墨	李仲和	刘商	厉归真	圣画
廉广	范山人	韦叔文		

保寿寺

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朝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经藏阁规构危巧，二塔火珠授十余斛。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与僧善，尝俱至此寺观库中旧物。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污烝，触而尘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换之。令家人装治，大十余幅。访于常侍柳公权，方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玄宗赐力士，因留寺中。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进入。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出《酉阳杂俎》。

保寿寺

保寿寺本是宦官高力士的旧宅，唐玄宗天宝九年，舍为寺院。寺钟刚铸成时，高力士设斋祭仪表示庆贺，满朝文武大臣都来了。击一下钟就捐施钱成百上千。有人窥测到高力士的用意，连击二十下。寺内的经藏阁构造高峻精巧，二塔接受火齐球十多斛。河阳从事李涿稟性喜好珍奇古玩，跟寺里的僧人关系很好。一次，他跟寺里的僧人一块儿到寺观库中翻拣旧物，忽然在一只破瓮中发现一件像被子样的东西，破裂脏污，一触碰它立即尘埃四起。李涿仔细察看，发现原来是幅古画。于是他用三幅州县图和三十匹双丝细绢跟僧人换来这幅古画，让家人进行装裱。画有十余幅那么大。李涿求教常侍柳公权，才知道是张萱画的《石桥图》。当年唐玄宗赏赐给了高力士，因此留在

寺中。后来，卖画人宗牧言将这件事告诉了左宝贵将军。过了不久，有一小使领着几十个兵卒来到李涿家，宣读敕书来取这幅画。当天，左宝贵就将这幅画进献给了皇上。肃宗皇帝也非常喜爱古物，看到这幅画特别高兴，让人将它张挂在云韶院。出自《酉阳杂俎》。

先天菩萨

有先天菩萨图，本起成都妙积寺。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双流县百姓刘乙名意儿，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尝于奥室禅。尝白魏云：“先天菩萨见身此地。”遂筛灰于庭。一夕，有巨迹数尺，轮理成就。因谒画工，随意设色，悉不如意。有僧杨法成自言能画。意儿常合掌仰祝，然后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后素。先天菩萨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蔓。画样十五卷。柳七师者崔宁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时魏奉古为长史，进之。后因四月八日赐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出《酉阳杂俎》。

王 宰

唐王宰者家于西蜀。贞元中，韦皋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故杜甫赠歌云：“十日画一松，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又尝于席夔厅见图一障。临江双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半空，下著水面。千枝万叶，交查屈曲，分布不杂。或枯或茂，或垂或直。叶叠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难，凡目莫辨。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也。山水松石，并上上品。出《画断》。

先天菩萨

有帧先天菩萨图。绘画这幅画的缘由起自成都的妙积寺。开元初年，妙积寺中有个叫魏八师的尼姑常常念大悲咒。双流县有名百姓刘乙，名意儿，这年十一岁，自愿以师徒之礼事奉魏八师，魏八师赶他也不走。刘乙曾在内室参禅。一次，他对魏八师说：“先天菩萨现身在这个地方。”于是就在寺内庭院洒上柴灰。一天晚上，灰上出现了

几尺大的脚印，连菩萨脚掌上的轮形印纹都清清楚楚。因此请来画工讲明这件事，让画工随心所欲地调配颜色，但是都不令人满意。僧人杨法成说他能画。刘乙双手合什仰祝上天，然后告诉他如何画。杨法成画了近十年才画成先天菩萨的形象，最后涂上白色，才完成了这幅画。刘乙、杨法成绘画的先天菩萨共有二百四十二个头，排列如塔形，手臂像蔓一样分开向外伸。画样共十五卷。崔宁的外甥柳七师分去三卷，带往京都长安去传播。当时，魏奉古为长史，见到画卷后进献给皇上。后来就在四月八日这天，玄宗皇帝将它赏赐给高力士。现在成都收存的是它的次本。出自《酉阳杂俎》。

王 宰

唐朝人王宰家住西蜀。唐德宗贞元年间，韦皋用接待宾客的礼节将王宰请到家中。王宰画的山水树石，跟一般人不一样。因此，杜甫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一诗中，说他“十日画一松，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他又曾经在席夔厅看到王宰的一轴画：临江画有一株柏树、两株松树，松柏树上缠绕着古藤。上边遮蔽半面天空，下边紧挨水面。千枝万叶，交叉盘曲。有的树枝枯死了，有的欣欣向荣；有的垂向水面，有的直插天空。树枝向四面伸展，树叶重重叠叠。画得精明的人也难辨识出是画上去的。又在兴善寺见到王宰画的一幅四时屏风，就像将自然界的四时景物移到屏风上来似的。画家凭借对风、云、物象的精当表现，将一年中的八节四时准确无误地再现在屏风上面，真是妙到极点了。王宰的画以山水松石著称于世，都是上上品。出自《画断》。

杨 炎

杨炎，唐贞元中宰相。气标王韩，文敌扬马。画松石山水，出于人之表。初称处士，谒卢黄门，馆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发言。杨恳辞去，复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潜令人将数百千至洛供给。取其家书回，以示杨公。公感之，未知所报。卢因从容，乃言欲一踪，以子孙宝之，意尚难之。遂

月余图一障。松石云物，移动造化，世莫睹之。其迹妙上上品。出《唐画断》。

顾 况

唐顾况字逋翁。文词之暇，兼攻小笔。尝求知新亭监，人或诘之，谓曰：“余要写貌海中山耳。”仍辟画者王默为副。出《尚书故实》。

周 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节制之后，好属学，画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长兄皓善骑射，随哥舒往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执金吾。时德宗修章敬寺，召皓谓曰：“卿弟昉善画，朕欲请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日，帝又请之，方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观览。寺抵国门，

杨 炎

杨炎在唐朝贞元年间官至宰相。他的气节，可以做王维、韩愈的榜样；他的文章，可以同扬雄、司马迁匹敌。他画的松石山水，高出一般人。杨炎起初只是位隐士。他曾经拜见过在宫内任给事的卢黄门，受到优厚的款待。卢给事知道他擅长绘画，有心求他给绘一幅画，又不好意思开口。杨炎要告辞回家，卢给事又苦苦挽留他。得知杨炎家在洛阳，缺衣少食，卢给事心中很不安。他暗中派人带着几百千钱去洛阳杨炎家，供给他家人的日常用度，并带回一封家书给杨炎。杨炎非常感动，不知道怎样去报答。卢黄门这时才说他想请杨炎画张画，传给后代子孙珍藏，但是始终不好意思说。杨炎听了后，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卢黄门画了幅山水。画上的松石云等物像，就像将大自然中的真景实物移到画上来似的，人们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山水画。这幅山水画为妙品的上上品。出自《唐画断》。

顾 况

唐朝人顾况，字逋翁。他在写文章、词赋之余，还练习绘画。顾况曾请求担任新亭监，有人询问他缘由，他说：“我要画海中的山而已！”后来顾况被举荐给画家王默，作了王默的副手。出自《尚书故实》。

周 昉

唐朝人周昉字景玄，是京兆人。他是节度使的后人，喜好学习，他的画穷尽丹青之妙。他交游于达官贵人之间，是位贵公子。周昉的哥哥周皓擅长骑马射箭，曾随同大将哥舒翰远征吐蕃，收回石堡城，因战功官授执金吾。当时，唐德宗正在修章敬寺，他召见周皓说：“爱卿，你的弟弟周昉擅长绘画，我想请他画章敬寺的神像，请你告诉他。”过了一些天，德宗又让周皓请了一次，周昉才开始画。最初画出来的神像，周昉将它像屏风一样放在寺院里，整个京都的人都可以去看。章敬寺就在皇宫门前，

贤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随日改之。经月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妙。遂下笔成之。为当代第一。

又郭令公女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幹写真，众皆称美。后又请昉写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画于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总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后画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彩数百匹。

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后任宣州别驾，于禅定寺画北方天王。常于梦中见其形像。画子女为古今之冠。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兼写诸真人、文宣王十弟子，卷轴至多。贞元末，新罗国有入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马鸟兽，竹石草木，不穷其状也。出《画断》。

范长寿

唐范长寿善风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状。人间多有月令屏风，是其制也。凡山川水石，牛马畜类，屈曲远近，牧放

不论是贤良的人还是愚鲁的人，都去看画像。有人说画得好，有人挑出毛病来，周昉随时进行修改。历经一个多月，评论好坏的人没有了，人们都赞叹这幅神像画得好。他这才下笔完成了。这幅画在当时世上数第一。

郭子仪的姑爷侍郎赵纵，曾经让韩幹画过一幅画像，大家都称赞画得好。后来，他又请周昉画像。韩、周都是当时有名气的画家。一次，郭令公将这两张画像放在一块儿，让人们评品优劣，谁也评定不出来。正赶上他女儿赵夫人回来探亲，令公问：“这两副像画的是谁？”回答说：“是赵郎。”问：“哪幅画像最像？”答：“两幅画像都很像。但是后一幅更好。”问：“为什么这样说呢？”答：“前一幅画像只画出了赵郎的容貌，后一幅神态、表情、说笑的姿态都画出来了。”令公问：“后一幅是谁画的？”有人回答说：“是周昉画的。”当天定出两幅画像的优劣，郭子仪让人给周昉送去锦彩几百匹，以表谢意。

如今京都长安的一座道观里有观自在菩萨像，当时人说是水月观音。大云西佛殿前的行道僧画像，广福寺佛殿前的两面神画像，都很绝妙。周昉后来官任宣州别驾。在任期间，他为禅定寺画过一幅北方天王像。画定后，他常常在梦中见到这位天王。周昉画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可称得上是古今第一圣手。这类画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还有《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以及诸位真人、孔子十弟子的画像等等，有许多幅。唐德宗贞元末年，有一位从新罗来的人，在江淮一带，用很高的价码收买了几十卷周昉的画。他要离去时，发现他买的这些画上的佛像、仙人、真人和男人、女人都很神奇。只有鞍马鸟兽、竹石草木，不够特别生动。出自《画断》。

范长寿

唐朝人范长寿擅长画风俗画，描摹农家的景物、人物的样子。民间有许多月令屏风都是范长寿画的。范长寿画的山川水石、牛马畜类，或曲或直，或远或近，或盘或卧，或零散放牧在闲野，皆得其妙，各尽其趣。梁张僧繇之次也。僧彦悰《续画品》云：“博瞻繁多，未见其能也。其画并妙品上。”又时号何长寿齐名，次之。出《画断》。

程修己

唐程修己，其先冀州人，性好学。时周昉任赵州长史，遂师事焉，二十年。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宝历中，修己应明经举，以昉所授付之。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贤士忠臣之象，不得其真。遂召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土采拾。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审，幽无不显矣。又尝画竹障于文思殿。帝赐歌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睹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当时学士，皆奉诏继和。自贞元后，以艺进身。承恩称旨，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鸟人物，古贤功德异兽等，并入妙上品。出《画断》。

边 鸾

唐边鸾，京兆人。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之妙，古所未有。观其下笔轻利，善用色。穷羽毛之变态，奋春华之芳丽。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德宗召于玄武门

山野河边，都能画出它们的妙处，各尽其趣。他的画作可称得上是南梁张僧繇第二。僧人彦悰在《续画品》上说：“我看过很多绘画作品，没有见到过能跟范长寿的画相媲美的。范长寿的画都可列为妙品上。”又，当时有位叫何长寿的人跟范长寿齐名，实际他的画不如范长寿。出自《画断》。

程修己

唐朝人程修己，他的先祖是冀州人氏。程修己稟性好学。当时周昉任赵州长史，他就拜周昉为老师，跟周昉学画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周昉将自己总结出来的绘画六十病，一一亲口传授给他，使他完全学到了周昉绘画的技巧。宝历年间，程修己参加“明经射第取士”，就是用周昉传授给他的绘画技艺应举的。太和年间，文宗好古重道，认为晋朝明帝时的卫协绘画的《毛诗图》，草木鸟兽贤士忠臣的形像都不够真实，就召程修己再画一幅。程修己把画上的每位贤士忠臣，都根据经史上的记载来确定；画上的草木鸟兽，都随着方位、地形、地貌来具体地绘画出它们的特色来。这样，画上人物的衣饰冠冕，草木鸟兽的姿态、神情，遥远的也无不精准，细微的也无不彰显。程修己还曾给文思殿画了一副竹屏风。皇上为他赐诗说：“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睹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当时翰林院的学士们都奉皇上的诏示写诗来奉和。从贞元年间以后，因为才艺而进身仕途、承受圣恩符合上意的，仅程修己一人而已。程修己尤其擅长画山水竹石、花鸟人物、古代圣贤、佛经故事、怪异野兽等。他的这类题材的作品，都列入妙上品。出自《画断》。

边 鸾

唐朝边鸾是京兆人。他能画画，最擅长画花鸟折枝。这种画法是以前从来未有过的。看边鸾下笔轻快，善用颜色，能得心应手地表现鸟雀羽毛的万态变化，春花绽放的芬芳艳丽。贞元年间，新罗国进献来一对孔雀，会跳舞。德宗宣召边鸾在玄武门

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钿遗妍。若运清声，宛应繁节。后以困穷，于泽潞貌五参连根，精妙之极也。近代折枝花，居其首也。折枝花卉蜂蝶并雀等，妙品上。出《画断》。

张 萱

唐张萱，京兆人。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帷、宫苑子女等，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位置。亭台竹树，花鸟仆使，皆极其态。画《长门怨》，约词摭思，曲尽其旨。即金井梧桐秋叶黄也。粉本画《贵公子

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皆绢上幽闲多思，意逾于象。其画子女，周昉之难伦也。贵公子鞍马等，妙品上。出《画断》。

王 墨

唐王墨，不知何许人，名洽。善泼墨，时人谓之“王墨”。多游江湖，善画山水松柏杂树。性疏野好酒，每欲图障，兴酣之后，先已泼墨。或叫或吟，脚蹙手抹。或拂或干，随其形象。为山为石，为水为树，应心随意，倏若造化。图成，云霞澹之，风雨扫之，不见其墨污之迹也。出《画断》。

画孔雀。一只孔雀画的是正面，一只画的是侧背。翠绿的孔雀羽毛灿烂生辉，仿佛是一只只华美的金、翠首饰。两只孔雀像在轻声鸣唱，又像在用礼仪迎接贵宾的到来。边鸾后来因为生活困顿穷苦，曾在泽潞镇画了一幅根部连在一起的五棵人参图，画得好极了。在近代折枝画法中，边鸾位居魁首。边鸾的折枝花卉和蜂蝶鸟雀画等，都位列妙品上。出自《画断》。

张 萱

唐朝张萱是京兆人。张萱曾画骑在马上的达官贵人，以及屏风、帷幃、宫苑男女等画，在当时名列众画师之首。张萱擅长勾画草图，以点簇法布置画面。他画的亭台竹树、花鸟仆使，都各尽其态。他画的《长门怨》，按照李白原诗的每一句精心地去构思，将诗的意韵含蓄地表现出来。即在画中充分运用金井梧桐和飘落的秋叶，点染出一片肃杀凄凉，从而表现出宫中旷女的哀怨与凄愁。张萱的画稿《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等，都是在白绢上精心表现那些贵家公子、宫中怨女的闲适和幽思。他的画意蕴幽远，远远超过画面上的物像。张萱画男女人物，周昉很难跟他相比。他画的贵家公子骑马游逸图，位列妙品上。出自《画断》。

王 墨

唐朝王墨，不知道是什么人。他的名字叫王洽，因为擅长泼墨，因此当时人都称他为“王墨”。王墨多数时间都在民间游走，擅长画松柏杂树类山水画。他性情疏懒狂野，喜好饮酒。每当他要作画时，都在酒喝到兴奋后，先将墨泼在画布或纸上。或者大声吼叫，或者浅吟低唱。这时候，他手脚并用，又拂又抹，又蹭又踹。出现的物象，或山或石，或水或树，随着心意涂抹。这些景物，仿佛是转瞬间自然生出来的一样。成画后，整幅画就像让云霞淡淡地浸染过、让风雨涤荡过似的，不见些许的墨污痕迹。出自《画断》。

李仲和

唐李仲和，渐之子。渐尝任忻州刺史，善画番人马。仲和能继其艺，而笔力不及其父。相国令狐绹，奕代为相，家富图画。即忻州外孙。家有小画人马障，是尤得意者。会宪宗取置禁中，后却赐还。出《名画记》。

刘 商

唐刘商，官至检校礼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少年有篇咏高情，攻山水树石。初师张藻，以造真为意。自张贬窜后，惆怅赋诗云：“苔石苍苍临涧水，溪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会，流向衡阳那得知。”出《名画记》。

厉归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厉归真者，不知何许人也。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官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紵，制作甚妙，多被雀鸽粪秽其上。归真遂于殿壁画一鹤，笔迹奇绝。自此雀鸽无复栖止此殿。其画至今尚存。归真尤能画折竹野鹤，后有人传。归真于罗浮山上升。出《玉堂闲画》。

圣 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召画工，将命施彩饰。会贵其直，不合寺僧祈酬，

李仲和

唐朝人李仲和是李渐的儿子。他的父亲李渐曾经担任过忻州刺史，擅长画西北部边疆一带少数民族骑马行猎的画。李仲和承继了父亲的绘画技艺，但是笔力不及他的父亲。宰相令狐绹家世代官任宰相，藏有许多名画。令狐绹就是李渐的外孙。令狐绹家收藏的画中，有一组屏风人马小品，是最满意的。这组屏风曾经被宪宗要来收藏在宫中，后来又赐还给令狐家。出自《名画记》。

刘 商

唐朝人刘商官至检校礼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他年少时就写过一篇赞美高尚情操的诗。刘商专门学画山水树石。起初他拜张藻为师，专门画写实的作品。自张藻遭贬职离开京城后，他深感惆怅，曾为这件事写过一首诗：“苔石苍苍临涧水，溪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会，流向衡阳那得知。”出自《名画记》。

厉归真

唐朝末年，江南有个叫厉归真的道士，不知道是什么人。他曾经游览洪州的信果观，看见三宫殿里的神灵塑像，是唐玄宗时期用夹紵法塑成的，塑得精妙绝伦，但是却被栖宿在屋梁上的鸽、雀的粪便污秽得不像样子。于是，厉归真便执笔在殿内墙壁上画了一只鹞鹰，笔力神奇绝妙。从这以后，鸽雀等再也不在这座殿里栖息了。这幅鹞鹰现在还在。厉归真尤其擅长画折竹、野鹤，后来有人承继了他的这种画法。厉归真后来在罗浮山飞升。出自《玉堂闲画》。

圣 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城里的人称它为《七圣画》。殿堂刚建成

时，寺里的僧人将画工们请来，让他们给殿堂彩绘雕饰。但这些画工要的工钱太贵了，寺里的僧人没有求化到这么多的钱款。

亦竟去。后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某善画者也，今闻此寺将命画工，某不敢利其价，愿输功可乎？”寺僧欲先阅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中，宁有迹乎？”寺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某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即命圻其壁，未为晚也。”寺僧利其无直，遂许之。后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绘，将入其殿。且为僧曰：“从此去七日，慎勿启吾之门，亦不劳饮食。盖以畏风日所侵铄也，可以泥锢吾门，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僧从其语。如是凡六日，阒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约。”遂相与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其殿中彩绘，俨若四隅，唯西北墉未尽其饰焉。后画工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无敢继其色者。出《宣室志》。

廉 广

廉广者，鲁人也。因采药，于泰山遇风雨，止于大树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隐士。问广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语移时，忽谓广曰：“我能画，可奉君法。”广唯唯。乃曰：“我与君一笔，但密藏焉。即随意而画，当通灵。”因怀中取一五色笔以授之。广拜谢讫，

这些画工竟然不给彩绘而走了。过了几天，有两位少年来到寺里拜访僧人说：“我们是擅长绘画的人，听说你们寺里要请画工。我不敢挣你们的钱，情愿出力可以吗？”寺里的僧人想先看看他们的作品，少年说：“我们兄弟七人，没有在长安绘过画，哪能看到我们的作品呢？”寺里的僧人认为这个少年是在胡说，又提出几个问题刁难他。少年说：“我们既然不收师父的工钱，如果我们绘制的不合乎师父们的心意，就让我们将它抹掉，也不算晚。”寺里的僧人图他们不要工钱，于是就答应下来了。第二天，果然来了七个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彩绘的所需用品。进殿之前，少年对僧人说：“从今天算起，七天之内请不要打开进入殿堂的这道门，也不用你们给我们送饮食。因为

我们的彩绘没绘完前怕风日的侵蚀。最好用泥将门缝也抹死。不这样做则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僧人听从了他们的要求，用泥将门封死。已经过了六天了，殿堂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寺里的僧人互相议论说：“这些人一定是什么妖怪变的，我们不能按他们的约定。”于是僧人一齐动手拆掉泥封，打开殿堂的大门。门刚一打开，只见有七只鸽子从殿堂里面飞出来，飞向天空。僧人看见殿堂里的四面墙壁几乎都彩绘完了，只留下西北边的墙壁还没有全绘制完。后来，画工们来寺里观看这些彩绘，非常吃惊地说：“真是神妙的手笔啊！”于是，没有哪个画工敢将北墙壁没绘完的那部分接着绘制完。出自《宣室志》。

廉 广

廉广是鲁人。他因为采药在泰山遇到风雨，在大树下避雨。到半夜雨过天晴，廉广信步而行。走了不一会儿遇到一个人，像一位隐士。这个人问廉广：“你因为什么深夜在这里？”于是两人一同坐在树下。两人说了一会儿话，这个人忽然对廉广说：“我会绘画，可以教你绘画的方法。”廉广连说好。这个人又说：“我送给你一支笔，但是你要藏好它。用这支笔可以随意画，能和神灵相通。”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支五彩笔交给廉广。廉广接笔拜谢，

此人忽不见。尔后颇有验，但秘其事，不敢轻画。后因至中都县，李令者性好画，又知其事，命广至。饮酒从容问之，广秘而不言。李苦告之，广不得已，乃于壁上画鬼兵百余，状若赴敌。其尉赵知之，亦坚命之。广又于赵廨中壁上，画鬼兵百余，状若拟战。其夕，两处所画之鬼兵俱出战。李及赵既见此异，不敢留，遂皆毁所画鬼兵。广亦惧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请广画。广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灵，传得画法，每不敢下笔。其如往往为妖，幸察之。”其宰不听。谓广曰：“画鬼兵即战，画物必不战也。”因命画一龙。广勉而画之。笔才绝，云蒸雾起，飘风倏至，画龙忽乘云而上。致滂沱之雨，连日不止，令忧漂坏邑居。复疑广有妖术，乃收广下狱，穷诘之。广称无妖术。以雨犹未止，令怒甚。广于狱内号泣，追告山神。其夜，梦神人言曰：“君当画一大鸟，叱而乘之飞，即免矣。”广及曙，乃密画一大鸟。试叱之，果展翅。广乘之，飞远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寻

复见神，谓广曰：“君言泄于人间，固有难厄也。本与君一小笔，欲为君致福，君反自致祸，君当见还。”广乃

这个人却忽然不见了。这之后，真的像这个人说的那样，这支笔确实很有灵验。但是，廉广遵嘱保守这个秘密，轻易不敢用这支笔画什么。后来他有事来到中都县。中都县的县令姓李，喜爱绘画，又知道廉广会绘画的事，就将廉广请来，一边饮酒一边问廉广此事。廉广严守秘密，一句话也不说。李县令苦苦恳求他，廉广万不得已，才在墙壁上画了一百多个鬼兵，气势像去杀敌。这个县的赵县尉知道这件事后，也强令廉广给他画幅画。廉广又在赵县尉的官署墙壁上画了一百多个鬼兵，气势像准备打仗。这天夜里，两个地方所画的鬼兵都出来打仗。李县令与赵县尉都亲眼看见了这件怪事，吓得他们再也不敢挽留廉广住在县里了，于是将墙上所画的鬼兵全都毁掉了。廉广也因惧怕获罪而逃到下邳县。下邳县令得知廉广会画后，也恳请他为自己画一幅。廉广于是告诉他：“我在一天夜里偶然遇到一位神人，传给我绘画的方法。但是我常常不敢下笔。因为如果下笔绘画，画出来的东西往往会兴妖作怪。幸好我察觉了这一点。”下邳县令不听，对廉广说：“你在中都县画的鬼兵走下墙来战斗厮杀，你要是画物，一定不会打仗吧。”于是让廉广为他画一条龙。廉广勉强答应给他画。刚画完，只见画龙的地方开始升出云雾，大风也立即刮起来。画上的那条龙忽然乘云驾雾飞上天空，紧接着就下起了滂沱大雨，一连下了好几天也不停止。下邳县令担忧雨水淹毁市区居民的住宅，又怀疑廉广会妖术，就将廉广抓起来关到牢狱里，一再审问他会不会妖术。廉广说他会妖术，但是雨还是下个没完。下邳县令更加发怒。廉广在狱中大哭不止，哀告山神快来解救他。这天夜里，廉广梦见那位神人告诉他：“你当画一只大鸟，呵叱它，乘着这只大鸟飞出牢狱，就可以免除灾祸。”廉广天亮后秘密画了一只大鸟，画完后试着呵叱它，大鸟果然展翅欲飞。于是廉广乘上大鸟飞走了，一直飞到泰山才落下来。过了一会儿，那位神人又出现在廉广面前，对廉广说：“你将秘密泄露在人间了，因此遭到了灾难。我给你一支小笔本意是想给你带来福气。你应当将这支笔还给我。”于是廉广

怀中探笔还之，神寻不见。广因不复能画。下邳画龙，竟为泥壁。出

《大唐奇事》。

范山人

李叔詹常识一范山人，停于私第。时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谓李曰：“某将去，有一艺，欲以为别。所谓水画也。”乃请后厅上掘地为池方丈，深尺余，泥以麻灰，日汲水满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砚。先援笔叩齿良久，乃纵毫水上。就视，但见水色浑浑耳。经二日，拓以致绢四幅。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李惊异，苦诘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出《酉阳杂俎》。

韦叔文

唐进士韦叔文善画马。暇日，偶画二马札绢而未设色。赴举，过华岳庙前。恍然如梦。见庙前人谒己云：“金天王奉召。”叔文不觉下马而入，升殿见王。王曰：“知君有二马甚佳，今将求之，来春改名而第矣。”叔文曰：“已但有所乘者尔。”王曰：“有，试思之。”叔文暗思有二画马，即对曰：“有马，毛色未就。”曰：“可以为惠。”叔文曰：“诺。”出庙，急于店中添色以献之。来春改名而第。出《闻奇录》。

从怀中取出笔还给了他，神人立刻不见了。廉广由此不再会绘画了。下邳县他画龙的地方，后来重新还原成泥壁。出自《大唐奇事》。

范山人

李叔詹曾经认识一位范山人，请他到家中来。这位范山人预告出来的吉凶福祸都能应验。他还会算命以及施行禁咒术。范山人在李家住了半年，忽然有一天对李叔詹说：“我要离开这里了。我有一种技艺，想用它来作为我临别时的赠礼。就是所说的水画。”于是请人在后厅地上挖一个池子，长宽各约一丈，深一尺多，用麻灰抹好。每天都将它灌满水，等到水再不往下渗了，将颜色、墨砚准备好。范山人先握笔叩齿好一阵子，才纵笔在水中涂划。再看看池水，只见水色浑

浑的。过了两天，将四幅素白细绢放在池水中拓；约一顿饭工夫，再将四幅细绢取出来观看。只见细绢上古松怪石、人物房屋树木俱全，像真画一样。李叔詹深感惊异，再三询问范山人，他只说自己能够对颜色施禁咒术，不让它沉散罢了。出自《酉阳杂俎》。

韦叔文

唐朝时，进士李叔文擅长画马。一天闲暇，李叔文在礼绢上画了两匹马却没有着色。这天，他去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华山寺庙前，恍惚中好像做了一个梦。他见到庙前有人参拜他，说：“奉金天王的命令你前去见他。”李叔文不觉下马进去，升殿拜见金天王。天王说：“得知你有两匹良马，现在我请你将它们送给我。明年春天，请你改换个名字再参加科举考试，一定会考中的。”李叔文说：“我只有现在所骑的这匹马呀。”天王说：“有，你再想想。”李叔文暗暗想到自己在家画的那两匹马，就回答说：“我有两匹马，只是还没有涂上颜色呢。”天王说：“可以绘上色。”李叔文说：“是的。”李叔文走出庙门，急忙骑马来到店中，给两匹马涂上颜色献给天王。第二年春天，李叔文改名参加科举考试，果然考中了。出自《闻奇录》。

卷第二百一十四 画五

贯 休 楚 安 应天三绝 八仙图 黄 筌
杂 编

贯 休

唐沙门贯休，本婺州兰溪人也，能诗善书妙画。王氏建国时，来居蜀中龙华之精舍。因纵笔，用水墨画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萦云，枯松带蔓。其诸古貌，与他人画不同。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之，谓之‘应梦罗汉’。”门人昙域、昙弗等，甚秘重之。

蜀主曾宣入内，叹其笔迹狂逸，供养经月，却令分付院中。翰林学士欧阳炯亦曾观之，赠以歌曰：“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捐大绢泥高壁，闭目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去袈裟点神笔。高抬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怪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

贯 休

唐朝时的僧人贯休是婺州兰溪人。他能吟诗，擅长书法和绘画。王建建立前蜀王朝时，他来到蜀中，居住在龙华寺精舍里。他用水墨画法为寺里画了十六个罗汉和一幅佛像、二幅菩萨像。画上，巨大的岩石萦绕着云雾，枯槁的老松上盘绕着古藤。而佛、菩萨和十六位罗汉的相貌都古岸异常，跟别的画师画得不一样。贯休自己时常说：“我是在梦中见到了这些神佛，醒来后将他们画出来的，也可以称他们为‘应梦罗汉’。”他的弟子昙域、昙弗等人，将这些画秘密收藏起来，看成珍贵的艺术品。

蜀国君主曾经宣召贯休进宫。蜀主非常赞赏他的画，说他用笔狂

放飘逸。在宫中供养了一个月后，便分配他到翰林院。翰林学士欧阳炯也曾观察过贯休和尚作画，并写了一首诗赠送给他，诗称：“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捐大绢泥高壁，闭日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云袈裟点神笔。高抬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怪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趺跏。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

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搯颐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卧象低垂鼻，崖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纹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林间乱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出《野人闲话》。

楚 安

西蜀圣寿寺僧楚安妙画山水，而点缀甚细。至于尺素之上，山川林木，洞府峰峦，寺观烟岚人物，悉皆有之。每画一小团扇，内安姑苏台或画滕王阁，其有千山万水尽在目前。然须一季已来，方就一扇。其时诸王宰辅竞相有请，得之者奉遗甚厚，有不得画者恨恨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适意而已。归寂后，有好事者，往往收得其笔踪。或谓之“墨宝”也。出《野人闲话》。

应天三绝

唐僖宗皇帝翠华西幸之年，有会稽山处士孙位随驾止蜀。位有道术，兼攻书画，皆妙得笔精。曾于应天寺门左壁上画天王一座，部从

鬼神。奇怪斯存，笔势狂纵，莫之与京。三十余年无有敌者。景焕其先亦专书画，尝与翰林欧阳学士炯乃忘形之交。一日连骑同游兹寺，偶画右壁天王

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揩颐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卧象低垂鼻，岸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纹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林间乱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出自《野人闲话》。

楚 安

西蜀圣寿寺僧人楚安山水画画得非常好，而且画得特别细腻。以至于在一尺宽的白细绢上，山川林木、洞府峰峦、寺观烟雾岚气及人物都能画出来。他就是画一柄小小的团扇，也可以在上面画出来姑苏台或滕王阁等楼台亭榭，可以让你在团扇上看到千山万水。然而，楚安画扇一个季度只画一柄。当时众王公大臣争着请他去画扇子，得到他画的扇子的人给他很丰厚的酬金，没得到的很是不满。但是楚安自己说他画扇子仅仅为了好玩罢了。楚安去世后，有喜爱收藏的人，每每得到楚安生前的笔迹。有人说这是“墨宝”。出自《野人闲话》。

应天三绝

唐朝僖宗皇帝巡视西蜀那年，有位会稽山的隐士孙位随驾一起来到蜀地。孙位会道术，还擅长书法、绘画，每有作品都是上乘之作。他曾在应天寺门左面墙壁上画了一幅天王像，天王的随从鬼神形像怪异，笔势狂放，没有比这幅画画得更好的了。三十多年来，没有超过孙位的人。景焕从前也专门学习过书法、绘画，曾经跟翰林学士欧阳

炯是彼此随意的朋友。一天，他们一同骑马游应天寺。景焕在寺门右边墙壁上也画了一幅天王像，

以对之。渤海在旁观其逸势，复书歌行一篇以纪之。续有草书僧梦龟后至，又请书之于廊壁上。故书画歌行，一日而就。倾城人看，阊咽寺中，成都之人故号为“应天三绝”。

歌行今亦录附曰：“锦城东北黄金地，古迹何人兴此寺。白眉长老重名公，曾识会稽山处士。寺门左壁图天王，威仪部从来何方。鬼神怪异满壁走，当檐飒飒生秋光。我闻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宫殿琉璃瓦。彩仗时驱拂琳装，金鞭策策驱^騊马。毗沙大像何光辉，手擎巨塔凌云飞。地神对出宝瓶子，天女倒披金缕衣。唐朝说著名公画，周昉毫端善图写。张僧繇是有神人，吴道子称无敌者。奇哉妙手传孙公，能于此地留神踪。斜窥小鬼怒双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宝冠动[□]上声。生威容，趋跄左右来倾恭。臂横鹰爪尖纤利，腰缠去声。虎皮斑剥红。飘飘但恐入云中，步骤还疑归海东。蟒蛇拖得浑身堕，精魅搦来双眼空。当时此艺实难有，镇在宝坊称不朽。东边画了空西边，留与后人教敌手。后人见者皆心惊，尽为名公不敢争。谁知未满三十载，或有异人来间生。匡山处士名称朴，头骨高奇连五岳。曾持象简累为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长老遇奇踪，今日门师识景公。兴来便请泥高壁，乱抢去声。笔头如疾风。逡巡队仗何颠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满虚空，两面或然如斗敌。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擎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乌嘴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颌鬐髯干子裂。眉粗眼竖发如锥，怪异令人不可知。科头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儿。况闻此寺初兴置，地脉沉沉当正气。如何请得二山人，下笔咸成千古事。君不见，明皇天宝年，画龙致雨非偶然。包含万象藏心里，变现百端生眼前。后来

想跟孙位画的那幅比试高低。欧阳炯在旁边看到景焕画的这幅天王像笔势峻逸，又作了一篇歌行诗来记载这件事情。后来擅长草书的僧人梦龟刚巧也来了，于是请他将这篇歌行题书在廊壁上。由此，书法、绘画、歌行一天内都完成了。全城的人都争相来观看，整个应天寺内拥挤喧嚷，成都人因此称之为“应天三绝”。

现将这首歌行诗也附录在下面：锦城东北黄金地，古迹何人兴此寺。白眉长老重名公，曾识会稽山处士。寺门左壁图天王，威仪部从来何方。鬼神怪异满壁走，当檐飒飒生秋光。我闻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宫殿琉璃瓦。采仗时驱拂琳装，金鞭频策骐驎马。毗沙大像何光辉，手擎巨塔凌云飞。地神对出宝瓶子，天女倒披金缕衣。唐朝说著名公画，周昉毫端善图写。张僧繇是有神人，吴道子称无敌者。奇怪妙手传孙公，能于此地留神踪。斜窥小鬼怒双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宝冠动□上声。生威容，趋跄左右来倾恭。臂横鹰爪尖纤利，腰缠去声。虎皮斑剥红。飘飘但恐入云中，步骤还疑归海东。蟒蛇拖得浑身堕，精魅搦来双眼空。当时此艺实难有，镇在宝坊称不朽。东边画了空西边，留与后人教敌手。后人见者皆心惊，尽为名公不敢争。谁知未满三十载，或有异人来间生。匡山处士各称朴，头骨高奇连五岳。曾持象简累为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长老遇奇踪，今日门师识景公。兴来便请泥高壁，乱抢去声。笔头如疾风。逡巡队仗何颠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满虚空，两面或然如斗敌。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擎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鸟嘴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颌髑髅干子裂。眉粗眼竖发如锥，怪异令人不可知。科头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儿。况闻此寺初兴置，地脉沉沉当正气。如何请得二山人，下笔咸成千古事。君不见，明皇天宝年，画龙致雨非偶然。包含万象藏心里，变现百端生眼前。后来

画品列名贤，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间是物皆求得，此样欲于何处传？尝忧壁底生云雾，揭起寺门天上去。”出《野人闲话》。

八仙图

西蜀道士张素卿，神仙人也。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绘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堵。笔迹遒健，精彩欲活。见之者心竦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中之奇绝也。蜀主累遣秘书少监黄筌令取模样。及下山，终不相类。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八幅，以献孟昶。观古人之形相，见古人之笔妙，欢赏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无以写神仙之质也。”赐物甚厚。一日，令伪翰林学士欧阳炯次

第赞之，又遣水部员外郎黄居宝八分题之。每观其画，叹笔迹之纵逸；览其赞，赏文词之高古；视其书，爱点画之宏壮。顾谓“八仙”，不让“三绝”。八仙者，李己、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长寿、葛永璜。出《野人闲话》。

黄 筌

昔吴道子所画一钟馗，衣蓝衫，鞢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挽鬼眼睛。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将献伪蜀主，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

画品列名贤，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间是物皆求得，此样欲于何处传？尝忧壁底生云雾，揭起寺门天上去。出自《野人闲话》。

八仙图

西蜀道士张素卿是神人。张素卿曾经在青城山丈人观的几堵墙上，绘画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等五岳，长江、黄河、淮水、济水等四渎和十二溪女等。他的画笔力遒健，栩栩如生，呼之欲活。看到这些壁画的人都不由得心惊胆颤，不敢迈步。这些画真是画中的神奇绝妙之作。后蜀君主孟昶多次派秘书少监黄筌去丈人观取这些壁画的摹写图本，但是拿回来的图本始终都不像原壁画。孟昶过生日，有人得到张素卿所画的《八仙图》，献给孟昶。观看画上的古人形像，欣赏古人的妙笔，孟昶久久地欣赏把玩这幅《八仙图》，说：“不是神人，不能绘出神仙的特质啊！”他给献画的人很丰厚的赏赐。一天，孟昶又让前朝翰林学士欧阳炯按着顺序为《八仙图》写赞词，又让水部员外郎黄居宝用八分书体题写在画上。孟昶每次观赏《八仙图》，都不由得称赞这幅画笔力恣肆飘逸，称赞画上的赞词文彩高雅古拙，称赞画上的题书笔势宏壮。他说：“《八仙图》一点也不比应天寺的‘三绝’壁画逊色。”八仙，分别是李己、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长寿、葛永璜。出自《野人闲话》。

黄 筌

从前，唐朝人吴道子画的一幅《钟馗捉鬼图》，画上的钟馗穿着蓝衣衫，一只脚用皮裹着，一只眼睛瞎了，腰上插着一只笏板。头上裹着一头巾，蓬乱的头发一直垂到鬓角。他左手捉住一只鬼，用右手第二指刺鬼眼睛。这幅画笔力遒劲，实在是深得唐朝时绘画的神妙。收藏这幅画的人将它进献给后蜀君王孟昶，孟昶非常爱惜这幅画，曾一度将它悬挂在宫寝内。一天，孟昶召见黄筌，让他来欣赏这幅《钟馗捉鬼图》。黄筌一看到这幅画，连称

绝妙。谢恩讫。昶谓曰：“此钟馗若母指掏鬼眼睛，则更校有力。试为我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缙素，画一钟馗，以母指掏鬼眼睛。并吴本一时进纳。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辄改。筌今所画，虽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母指。”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彩段银器，旌其别识。出《野人闲话》。

杂 编

敬爱寺复有雉尾病龙，莫知画者谁氏。绘素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东廊观音院，天王部从中，绯衣神人抱野鸡一只，遍而观之，势若飞动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尚书谈录》，今见出《剧谈录》。

国朝李嗣真评画云：“顾画屈居第二。”然虎头又伏卫协画《北风图》。此图尝在韩吏部家。张弘靖平康里宅，乃崔司业融旧第。有司业题壁处犹在。出《尚书故实》。

僧道芬，会稽人。荥阳人郑町，处士梁洽，处士项容。青州处士吴恬，一名汾，字建康。已上并画山水。道芬格高，郑町雅淡，梁洽美秀，项容顽涩。吴恬险巧，有画《山水录》，记平生所画在绢素者凡百余面，传之好事。白云：“初梦有神人指授画法。”恬好为顽石，气象深险，能为云雨气象。又有王默，师项容，风颠酒狂。松石虽有高奇，流俗所好。

妙绝。黄筌谢过恩后，孟昶说：“画上的钟馗如果用拇指掏鬼眼睛，

会更有力些。请你试着为我修改一下。”黄筌听了后请孟昶允许他拿回家里去改。他仔细捉摸了好几天，还是觉得没法改

动。于是另外繙好一幅白绢，重画了一幅《锤馗捉鬼图》，画上的锤馗正用拇指掏鬼眼睛。他把这幅画和吴道子的原画一起进献给孟昶。孟昶看了后问：“我本来让你改画，为什么另画了一幅？”黄筌回答说：“吴道子所画的锤馗，全身的力量，人物的神情、眼神，都集聚在第二指上，不在拇指。所以，我不敢轻易改动。我现在画的这幅，虽然赶不上吴道子画的那幅，但是人物全身的力气和心思都集聚在拇指上了。”孟昶听了后非常高兴，非常赞赏黄筌的才能。于是赏赐给他彩缎、银器等物，用以表彰他的卓有见识。出自《野人闲话》。

杂 编

敬爱寺还有雉尾病龙，不知道是谁绘画的。这幅画奇异精巧，都可以列入神品行列。雉尾在东廊观音院，天王的部中有一名绯衣神人怀抱一只野鸡，周遍地看，这只野鸡的气势像在飞动一样。原来缺少出处，明抄本写成“出自《尚书谈录》”，今天所见的本子出自《剧谈录》。

本朝李嗣真论评绘画说：“顾恺之的画屈居第二位。”然而顾恺之又佩服卫协画的《北风图》。《北风图》曾经收藏在韩愈家中。现在藏在张弘靖平康里的宅第里。张家的这所宅第，乃是司业崔融的旧宅。崔融当年在墙壁上题的字还在。出自《尚书故实》。

僧人道芬是会稽人。荥阳人郑町、隐士梁洽、隐士项容。青州隐士吴恬，还有一个名字叫“汾”，字建康。上述这些都擅长画山水。道芬的画格调高，郑町的画雅淡，梁洽的画美秀，项容的画顽冥晦涩。吴恬的画险巧，有画《山水录》，上面记载着他平生绢素上画的画，一共有一百多幅，传给喜爱画的人。他自己说：“最初我梦见神人教授我画法。”吴恬喜爱画顽石。他画的顽石景象深奇幽险，能生出云雨等气象。还有王默，师法项容，性情颠狂好饮。他画的松石虽然高雅奇异，也为一般人所喜爱。

醉后以头髻抵于绢素。王默早年受笔法于台州郑虔。贞元末，于润州歿。举枢若空，时人多言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顾著作知新亭监时，

默请为海中都巡。问其意，云：“要见海中山水耳。”为职半年后解去。尔后落笔有奇趣。乃项生弟子耳。彦远从兄监察御史厚，与余具言此事。然余不甚觉默画有奇也。出《名画记》。

有别画者，与人同游寺。看壁画音声一铺曰：“此凉州第几遍。”不信，召乐官奏凉州。至画处，用指更无差异。出《卢氏杂说》。

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笔一管约一寸，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以来。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铤文，有《王氏笔管记》是也。类韩文公《画记》。椅，玄质子，绍孙，高雅博古，善琴阮。余旧宅在东洛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旻郎中散马七匹，东壁有张旭草真踪数行。旭世号“张颠”。宅之东果园，《两京新记》是马周旧宅。出《卢氏杂说》。

荥阳外郎赞宰万年日，有荷校者以贼呼之。言尝给妇人廉市马画。赞责之，命取以视。则古丝烟晦，幅联三四。蛮麕裁缥，斑斲皮轴。赞曰：“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惜，

王默喝醉了后，用头顶的发髻在白绢上作画。王默早年跟台州人郑虔学画。唐德宗贞元末年，王默在润州病逝。出殡时，抬着他的灵柩像抬空柩一样轻。当时有很多人说他是羽化升仙了。王默一生中有很多奇异的事情。顾况任新亭监时，王默请求担任海中都巡。问他有什么用意，回答说：“我要看看海中的山水啊！”王默担任了半年海中都巡后离职而去。从这以后，他每有画作必有奇趣。王默是项容的弟子。我的堂兄张彦远官任监察御史，跟我的关系很好，把王默的这些奇事都跟我讲了。然而我并不觉得王默的画有什么奇异之处。出自《名画记》。

另外有一个画家，和人同游一处寺院，看到寺内墙壁上画着演奏乐曲的壁画。这个画家指着其中的一幅壁画说：“这幅绘的是演奏《凉州曲》第几遍。”同去的人不相信，召来乐师演奏《凉州曲》，演奏到他指的那幅画中，指法果然一点不差。出自《卢氏杂说》。

已故德州人王椅家中有一管笔。这支笔粗约一寸，比一般的笔管粗，两端各长出半寸多，中间雕刻着《从军行》一幅。画中的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无不精彩绝伦。每一件事刻着《从军行》诗二句，例如“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不像人工刻的。这幅画像用的白描笔法，迎着光亮可以看到。据说用鼠牙雕刻上去的。已故郎中崔铤文撰写过一篇《王氏笔管记》，记载了这件事情。这篇文章类似韩愈的《画记》。王椅，是王玄质的儿子，王绍的孙子。他性情高雅，通晓古代的事情，擅长弹奏阮琴。我家的旧宅在东都洛阳归德坊南街，厅堂是杏木房梁，西墙壁上有郎中韦旻画的散放着的七匹马，东墙壁上有数行张旭的草书真迹。世人称张旭为“张颠”。旧宅东边的果园，《两京新记》上说是马周的旧宅。出自《卢氏杂说》。

荥阳员外郎赞任万年县知县时，有一个负枷的囚犯窃贼，说他曾欺骗了一位妇女，用非常便宜的价钱买下了她的绘有马的画。赞追问他，命令这个窃贼将画拿来看。只见丝绢已很古旧，上面烟气熏染遍是污迹，约三四幅绢联在一起，用蛮毡裁裱，用槃龟的皮做的轴。赞看完后说：“确实是画。”李太尉珍藏过这幅画，

有赞皇图书篆焉。人有七万购献牢盆者，得漕渠横梁梗帖倅职。因出妓于阁，又落民间。言是寇幸其不鉴，以卑价市之。为妓人自他方归所诉，请以所亏价书罪。赞不能决。时延寿里有水墨李处士，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召之辨之。瞪目三叹云：“韩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笔之断尚疑。会有赉籍自禁军来认者。赞以且异奸盗，非愿苛留，因并画径送。后永绝其耗。出《唐阙史》。

晋以前目所不睹，难以平议。晋以来，厥迹存者，可得而言，顾长康、张僧繇、陆探微，异才间出，是为三祖。后世虽有作者，难可加焉。昔萧武帝博学好古，鸠集图画。令朝臣攻丹青者，详其名氏，并定品第，藏于秘府，以备阅玩。及侯景之乱，元帝迁都。而王府图书，悉归荆土。洎周师来伐，帝悉焚之。历周隋至国朝，重加购募，稍稍复出。无何，遂盈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图画。潜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长，共成一事。仍旧缥轴，不得而别也。因而窃换。张氏诛后，为少保薛稷所收。稷败后，

上面有赞皇县篆文的图书印迹。有个人用了七万钱将这幅画买到手，进献给了监务官，换来个在漕运河上掌管横梁梗船的副职。正在这时，从别处来了一位妇女，她自述说：“当年我从家里出来作了妓女，沦落民间。因为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你们关押的这个贼人。他侥幸欺骗了我，用很低的价钱将画买了去。现在请知县大人根据他用很少的钱骗买我的家传名画来给他定罪。”赞鉴别不了这幅画的真伪优劣。当时延寿里有个会绘画的李处士，凭着鉴别画品的高超技艺出入于达官贵人家。赞将李处士请来鉴别这幅画。李处士拿过来一看，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连连称赞道：“这是古人韩展的上品画啊！”一幅古画沉没黄沙，现在终于又让它重见天日了。但是这幅画的来龙去脉还有可疑之处。正在这时，有人携带着禁军户籍来认领这位妇女。赞认为这一男一女不是奸盗之徒，不愿意再扣留下去，于是将他们和这幅古画一起送走了。从这以后再也没有这幅古画的下落消息了。出自《唐阙史》。

晋朝以前的画看不到了，难以评论它们的优劣。晋朝以后，尚存在世间的这些画中，从可以见得到的来看，顾长康、张僧繇、陆探微三家，都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可称为画界的三位宗师。后来虽然也有新的画家不断出现，但是都不能跟他们三位相媲美。从前梁武帝萧衍知识广博，爱好古玩字画。他曾收集历代的许多绘画作品，让朝臣中通晓绘画的人，查清每幅画的作者，并评定品第；然后将这些画藏在秘密的地方，以供自己欣赏把玩。到侯景之乱的时候，梁元帝迁都江陵，王府中的书画都被运到了江陵。后来北周来征讨，敬帝将这些书画全付之一炬。历经周、隋到本朝，重新收购征集，又得到一些。没多久，就充实了秘府。建都长安之初，张易之奏请召集天下名工修葺这些画。他暗地里用同一颜色的古绢，让这些画工各以自己所擅长的技能来一同完成。仿制的画依然用旧的缥轴，让人很难辨识出来。于是，张易之用这些仿制品将古画真迹偷换出来窃为己有。张易之被处死后，这些画由少保薛稷收藏。薛稷事情败露后，

悉入岐王。初不奏闻，窃有所虑，因又焚之。于是图画奇迹，荡然无遗矣。出《谭宾录》。

这些古画都落入岐王手中。起初，岐王没将这些画上奏朝廷，后来有

所顾虑，因此将这些古画又都焚烧了。于是历代遗留下来的古画奇迹就荡然无存了。出自《谭宾录》。

卷第二百一十五 算术

郑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赵达 贞观秘记

一行 邢和璞 满师 马处谦 袁弘御

郑玄

汉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常算浑天不合，问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免。一说，郑康成师马融，三载无闻，融鄙而遣还。玄过树阴假寐，见一老父，以刀开腹心。谓曰：“子可以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叹曰：“诗书礼乐，皆已东矣。”潜欲杀玄，玄知而窃去。融推式以筭玄，玄当在土

郑玄

汉朝人郑玄拜马融为师，三年没有见到马融的面，马融只是让他的一个学得较好的学生教郑玄而已。一次，马融计算浑天历法算得不符合，问他的弟子们，没有一个能算出来的。有个弟子说郑玄能算，马融就将郑玄召来让他计算，一转眼的工夫就算出来了。大家都既吃惊又佩服。等到郑玄学成后辞别老师回归故里时，马融心里忌恨郑玄。郑玄也怀疑有人追赶他，于是坐在一座桥的下面，将穿着木屐的脚放在水面上。马融果然运转卜具推算出他离去的方位，带领人去追杀郑玄。看见郑玄后，对跟他一起来追杀郑玄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依靠着木，这回他必定得死。”于是不再追杀郑玄，郑玄方免一死。还有一种说法：郑玄跟马融学习，三年时间过去了，没有什么成就，马融鄙视他因而将他赶出师门。郑玄在回去的路上经过一株大树，便在树荫下闭眼休息。他看见一位老翁，老翁用刀割开他的肚腹看看他的心，说：“你还是可以学成的。”于是，郑玄醒来后马上回去

重新跟马融学习，很快便精通了所有的典籍。马融感叹地说：“诗书礼乐，郑融都精通啦！”心中暗暗产生杀机。郑玄觉察出老师有杀他的想法，偷偷离去。马融推算出郑玄此时的方位应在土

木上。躬骑马袭之。玄入一桥下，俯伏柱上。融踟蹰桥侧云：“土木之间，此则当矣，有水非也。”从而而归。玄用免焉。出《异苑》。

又郑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玄八九岁能下筹乘除。年十一二随母还家，腊日宴会，同时十许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通了。玄独漠然，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玄之所志也。”出《玄列传》。

真玄兔

汉安定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并善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常自算其年寿七十三，于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书其屋壁以记之。二十四日晡时死。其妻曰：“见算时常下一筹。欲以告之，虑脱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冢上，孤楨之西四丈所，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杂记》。

曹元理

曹元理尝从真玄兔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硕数，子为吾计之。”元理以食箸十余转曰：“东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门。

木上，就亲自骑马去袭杀他。郑玄见老师骑马追来，慌忙跑到一座桥下，全身卧伏在桥柱子上躲藏起来。马融追到近前，下马来回寻找却不见郑玄，就自言自语地说：“郑玄此时应当在土木之间，就是这个地方啊。这里还有水，看来不在这儿。”于是马融骑马走了。郑玄躲过了死亡。出自《异苑》。

又：郑玄生于汉顺帝永建二年七月戊寅日。他长到八九岁时就能用筹码进行乘除法的运算。他十一二岁随母亲回到家里，正逢腊月宴

会，同席的十多个人个个衣着华美，能说会道，唯独郑玄神情漠然，好像比不上别人的样子。母亲几次暗中督促郑玄，让他也跟同席人说话。郑玄说：“说话闲聊练嘴皮子，这不是我的志向。”出自《玄列传》。

真玄兔

汉朝时安定人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都精通算术。他们都是汉成帝时期的人。真玄兔曾自己算出他的年寿是七十三岁，应当在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他将这个日子写在屋内墙壁上。绥和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晡时，真玄兔死去。临死前，他的妻子告诉他：“当年你计算死去的时间时，我看见你曾向下多拨下一个筹码。我打算告诉你，又考虑或许你是故意这样做的，因此没有告诉你。现在你果然早一天到了死期啊！”真玄兔又对妻子说：“北邙山上有座坟墓，坟墓旁边长着一株楸树。在楸树西侧四丈远的地方，往下挖七尺深，我想葬在那里。”等真玄兔死后，家人按照他指示的方向位置去挖，挖到七尺深时，发现一具古时候的空槨，就将他下葬在这具空槨里了。出自《西京杂记》。

曹元理

曹元理有一次到真玄兔的朋友陈广汉家。陈广汉说：“我有两囷米，忘记一共是多少石了。请你为我计算一下。”曹元理用吃饭的筷子量了十多圈，说：“东囷有米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有米六百九十七石八斗。”于是陈广汉将囷门关好贴上封条。

后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东囷不差圭合。元理后岁复遇广汉，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剥面皮矣。”广汉为之取酒。鹿脯数脔，元理复算曰：“甘蔗二十五区，应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鵝鴨，皆道其数。果蓏穀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资业之广，何供具之褊。”广汉惭曰：“有仓卒客，无仓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

头，厨中荔枝一盘，皆可以为设。”广汉再拜谢罪。入取，尽日为欢。其术后传南季，南季传项滔，项滔传子陆。皆得其分数，而失其立妙焉。出《西京杂记》。

赵 达

吴太平二年，长沙大饥，杀人不可胜数。孙权使赵达占之云：“天地川泽相通，如人四体，鼻衄灸脚而愈。今余干水口，常暴起一洲，形如鳖，食彼郡风气，可祠而掘之。”权乃遣人祭以太牢，断其背。故老传云，饥遂止。其水在饶州余干县也。出《洽闻记》。

后来陈广汉家往外出米，西囤出了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囤中有一只老鼠，大约有一升那么大。东囤所出米的数量和曹元理算的不差厘毫。第二年，曹元理又遇到了陈广汉，陈广汉将出囤时量的米的石数告诉曹元理。曹元理用手拍床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老鼠吃米呢？不如将我的脸皮剥下算了。”陈广汉为他取来了酒和几块鹿肉干，曹元理又用筹码计算后说：“甘蔗田二十五畦，应该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大芋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有一千头牛，产二百头牛犊。有一万只鸡，将孵出五万只鸡雏。”羊猪鹅鸭，他都能说出它们的数目；瓜果蔬菜，都知道它们有多少。曹元理又说：“你有这么多的家业，怎么才拿出这么少的食物来招待我？”陈广汉惭愧地说：“客人突然到来，仓促中招待不周。”曹元理说：“你有那么多的猪鸡鸭鹅，有那么多的瓜果蔬菜，盛上一头蒸肫，再盛上一盘荔枝，不都可以招待我吗？”陈广汉向他拜了两拜谢罪，进到厨房里重新取来菜肴，两人高兴地喝酒，一直喝到晚上方散。曹元理的算学后来传给了傅南季，傅南季传给了项滔，项滔又传给了他的儿子项陆。但是这些人都只学到了曹元理的部分，而没有真正继承下来他在算学上的建树。出自《西京杂记》。

赵 达

吴国会稽王孙亮太平二年，长沙发生大饥荒，死人不计其数。孙权派赵达去占算，赵达占算后说：“天地川泽相互连通，就像人的四

肢互相连通似的。鼻子出血了，灸脚就会医好它。现在余干县水口突然升起一渚沙洲，沙洲的形状像鳖一样，将这个地方的风水给吃掉了，可以在祭祀后将这渚沙洲挖掉。”于是孙权派人用牛、羊、猪三样牺牲为这渚沙洲举行了祭祀，然后让人掘断了它的脊背。据从前的老人们说，之后饥荒就解除了。挖出的这条河渠就在饶州的余干县境内。出自《洽闻记》。

贞观秘记

唐贞观中秘记云：“唐三世后，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访之。淳风奏言：“臣据玄象，推算已定。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满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子孙殆尽。”太宗曰：“疑似者杀之，何如？”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无辜。且据占已长成，在陛下宫内为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恐伤陛下子孙不多。今若杀之为仇，更生少壮，必加严毒，为害转甚。”遂止。出《感定录》。

一 行

沙门一行，俗姓张名遂，郾公公瑾之曾孙。年少出家，以聪敏学行，见重于代。玄宗诏于光大殿改撰历经。后又移就丽正殿，与学士参校。一行乃撰《开元大衍历》一卷，《历议》十卷，《历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张说奏上之，诏令行用。初，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御制《游仪铭》付太史监，将向灵台上，用以测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驿往安南、朗、袞等州，测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时，量日影，皆数年方定。安南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长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

贞观秘记

唐太宗贞观年间，有本秘记上说：“唐朝三世后，有女主武王取

代李姓而有天下。”唐太宗密召李淳风察访这件事。李淳风上奏太宗说：“我根据天象，已经推算出来了。这个女人现在就在陛下您的后宫里，从现在算起不满四十年她当得天下，将您的皇子皇孙几乎杀尽了。”唐太宗说：“把疑似之人都杀死，怎么样？”李淳风说：“这是上天命定的，没有什么祭神之法能躲避过去。帝王不会被杀死，只会白白杀死无辜的人。况且，根据我的占算这个女人已经长大成人，就在您的后宫中为嫔妃。过了四十年后她将衰老，人老了就仁慈，恐怕不会伤害您太多的皇子皇孙的。现在若将她杀了结下仇怨，再生个更年轻的，必将更加严厉狠毒，危害也将更严重。”于是唐太宗打消了杀死嫌疑者的念头。出自《感定录》。

一 行

僧人一行，俗姓张名遂，是郯公张公瑾的曾孙。一行和尚从小就出家为僧人，以聪敏的学问品行行为当代人所看重。唐玄宗下诏让他于光大殿改写历书，后来又移到丽正殿，跟翰林学士们一起检验校核。一行和尚撰写成了《开元大衍历》一卷、《历议》十卷、《历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一共五部五十卷，未来得及上报给玄宗皇帝他就病逝了。宰相张说将一行和尚的遗著上报给玄宗皇帝后，玄宗下诏书命令使用一行撰写的新历。初时，一行和尚制造了一部黄道游仪进献皇上。玄宗皇帝亲自在上面撰写了《游仪铭》，交付太史监，将它放置在观测天象的灵台上用来测量时辰，并且分别派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乘驿车赶往安南、朗、袞等州，去测量日影。同时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几天的午时，测量日影，都测量好几年才定下来。安南州最高处二十一度六分，冬至那天日影长七尺九寸二分，春分、秋分日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这天日影在表南长三寸一分。蔚州横野军最北边高四十度，冬至这天日影长一丈

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朗、袞、太原等州，并差互不同。用句股法算之云：“大约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修历人陈玄景亦善算。叹曰：“古人云：‘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

之术而测天地之大，岂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则天地岂得为大也。”其后参校一行《历经》，并精密，迄今行用。出《大唐新语》。

邢和璞

邢和璞好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颍阳书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尝睹。段成式见山人郑昉说，崔司马者寄居荆州，与邢有旧。崔病积年且死，心常恃于邢。崔一日觉卧室北墙，有人□声。命左右视之，都无所见。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不已。墙忽透，明如一粟。问左右，复不见。经一日，穴大如盘。崔窥之，墙外乃野外耳。有数人荷锹□，立于穴侧。崔问之，皆云，邢真人处分开此。司马厄重，倍费功力。”有顷，导驺五六。悉平赆朱衣。辟曰：“真人至。”见邢舆中，白帟垂绶，执五明扇，侍卫数十，去穴数步而止。谓崔曰：“公算尽，仆为公再三论，得延一纪。自此无苦也。”言毕，壁合如旧。旬日

五尺八分，春分、秋分日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这天日影在表北，长二尺二寸九分。这两个地方是中华国土的南极与北极。朗、袞、太原等州，差得各不相同。用勾股法计算，说：“大约南北极相距才八万多里。修历书的人陈玄景也精通算学，他感叹地说：“古人说‘用管来观察天象，用瓢来测量海水’，认为是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一行僧人用丈、尺为单位来测量天地的大小，怎么可以测量出来呢？若按一行僧的说法，天与地又怎么能称得上大呢？”后来，陈玄景参加检查校核一行僧人撰写的《历经》，使它更加精密。直到现在使用的还是这部《历经》。出自《大唐新语》。

邢和璞

邢和璞爱好黄帝、老子的道学，擅长心算，曾写过一本《颍阳书疏》。他能够依靠奇异的飞旋功夫升入天空，还有人说他会占卜，起初没有人看到他这些特异的功能。段成式一次遇见隐士郑昉，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位姓崔的司马居住在荆州，是邢和璞的一位朋友。崔患病多年，快要死了，心里常想如果邢和璞在就好了。一天，崔司马觉

得卧室的北墙外有人挖掘的声响，让仆人去看，都没看见什么。他卧室空屋的北面，住着家人仆夫。一连七天，崔司马都听到有人在掘墙。忽然他看到北墙掘透，露出米粒大小的洞。他问手下人，还是没有看见什么。又过了一天，北墙上的小洞掘成磨盘那么大了。崔司马向洞外面看，外面是野地。有几个人手执锹耒站在洞口两边。崔司马问他们在干什么，都回答说：“邢真人让我们将这掘开。崔司马你的灾难很重，让我们加倍耗费气力。”过了一会儿，有五六个人驾车来到近前，都穿着大红衣裳戴着平巾帽子，大声喝道：“真人驾到！”崔司马看见邢和璞从车里走出来。他头戴白色的帽子，帽后垂着绶带，手拿一把五明扇，几十个卫兵簇拥着他。他走到离墙洞几步的地方停下来，对崔司马说：“你的期数本来已尽，我到阴曹那里再三为你理论，才得以延长你十二年阳寿。从此之后你不会再有病痛苦了。”说罢，墙上的洞合上了，像原先一样。过了十多天，病愈。

又曾居终南。好道者多卜筑依之，崔曙年少亦随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尝谓其徒曰：“三五日有一异客，君等可为予各办一味也。”数日，备诸水陆，遂张筵于一亭。戒无妄窥，众皆闭户，不敢瞥效。邢下山延一客，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绯衣宽博，横执象笏。其睫疏长，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与邢剧谈，多非人间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过庭。客熟视，顾邢曰：“此非泰山老师耶？”应曰是。客复曰：“更一转则失之千里矣，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谓曰：“向客上帝戏臣也，言泰山老师，颇记无？”崔垂泣言：“某实泰山老师后身，不复忆。”

少常听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终身之事，邢言若由东南止西北，禄命卒矣。降魄之处，非馆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鱼飧，休材龟兹板。后房自袁州除汉州。罢归，至阆州，舍于紫极宫。适顾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问之，道士称：“数月前，有贾客施数断龟兹板，今治为屠苏也。”房始忆邢之言。有顷，刺史具鲙邀房。房叹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以龟兹板为托。其夕，病鲙而终。出《酉阳杂俎》。

崔司马的病就完全好了。

邢和璞曾经住在终南山。许多求道的人都来到这里修建房子住下来，跟他一起修道。崔曙年轻时也来跟邢和璞学道。在这里砍柴汲水的都是些有名望的士人。一天，邢和璞跟徒弟们说：“过三五天，有一位奇异的客人到咱们这里来。你们每个人要为客人准备好一份菜肴。”过了几天，山珍海味都准备齐全了，于是在一间亭子里摆下了宴席。邢和璞事先告戒大家不要随便乱看，于是大家都将门窗关严，不敢咳嗽一声。邢和璞到山下去请来了一位客人。这个人身高五尺，宽三尺，脑袋占身体的一半；身穿宽大的大红衣裳，手中横拿着象牙笏板。他的眼睫毛稀而长，脸是青绿色。他鼓动胡须大笑的时候，嘴角快到了耳朵。他跟邢和璞谈得非常热烈，谈的多半都不是人世间的。崔曙在屋内待得有些不耐烦了，于是走出屋来穿过庭院。这位客人仔细看看他，对邢和璞说：“这不是泰山老师么？”邢和璞回答说：“是的。”客人又说：“再一转世跟他原来差有千里远啊！真可惜！”到傍晚这位客人才告辞下山。邢和璞让崔曙到他身边，对他说：“这位客人是上帝的戏臣，他刚才说你是泰山老师转世，你还记得吗？”崔曙流着眼泪说：“我确实是泰山老师转世。但是，对从前的事情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小时候曾听先人讲，太尉房琯让邢和璞卜算一下自己寿终的事。邢和璞说：“你从东南回到西北的时候，就是你的寿禄终止的日子。你死的地方，不是驿馆也不是寺院；不在途中，也不在衙署内。你的病起于吃鱼，死后将用龟兹板为棺。”后来，房琯自袁州改任汉州，辞职后返回故里时途径阆州，住在紫极宫里。正赶上观里雇几位木匠做器具，房琯觉得木板的纹理特殊，就问道士。道士说：“几个月前，有位商人施舍给道观几块龟兹板，现在用它打个屏风。”房琯才想起邢和璞的话。过了一会儿，阆州刺史准备好了鱼鲙邀请房琯。房琯叹息说：“邢君真是神人啊！”于是，他将事情的缘委讲给刺史听，并且托付阆州刺史，他死后一定用龟兹板为棺入殓。这天晚上，房琯因吃鱼得病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满 师

西京太平坊法寿寺有满师善九宫。大理卿王璿尝问之，师

云：“公某月当改官，似是中书门下，甚近玉阶。”璿自谓黄门侍郎未可得也，给舍又已过矣。后果改为金吾将军，常侍玉阶。满公又云：“王^拱一家尽成白骨。”有所克皆验。

马处谦

扶风马处谦病瞽，厥父俾其学易，以求衣食。尝于安陆鬻筮自给。有一人谒筮，谓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从我学之乎？”马生乃随往。郡境有陶仙观，受星算之诀，凡一十七行。因请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诫之曰：“子有官禄，终至五十二岁。幸勿道我行止于王侯之门。”马生得诀，言事甚验。赵匡明弃荆入蜀，因随至成都。王先主尝令杜光庭先生，密问享寿几何。对曰：“主上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两，即七十二两也。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殒。出《北梦琐言》。

袁弘御

后唐袁弘御为云中从事，尤精算术。同府令算庭下桐树叶数。即目起量树，去地七尺，围之，取围径之数布算。

满 师

位于西京长安太平坊内的法寿寺，有个僧人叫满师，擅长推算九宫八卦。一次，大理卿王璿让他给自己推算一下前程。满师推算后说：“你某月当变更官职，似乎是到中书门下，特别靠近皇上。”王璿自己认为任黄门侍郎是不太可能的，任给事中或者中书舍人又过了。后来，王璿改任金吾将军，经常站在玉阶前守卫皇上。满师又说道：“王^拱一家人都得死去，变成一堆白骨。”后来他说的都应验了。

马处谦

扶风人马处谦因患病双眼失明。他父亲让他学习易经，用它来谋

生。一次，马处谦在安陆卖卜。一个人过来看他占卜后，对他说：“你占卜的技艺还没有达到绝妙的程度。我有不为他人所知的占卜秘法，你愿意跟我学习吗？”马处谦就跟这个人来到安陆郡内的陶仙观。这个人在观中传授他占卜秘法，一共十七种。马处谦问这个人任什么官职，家在哪里，这个人回答说：“我叫胡恬。”接着他告诫马处谦：“你命中能做官，食皇家俸禄，能活到五十二岁。请不要将我的来历告诉官宦人家。”马处谦跟胡恬学到占卜的秘法后，每次占卜预测都很灵验。赵匡明离开荆州到蜀地，马处谦也随同前往。到了成都后，一次蜀王派杜光庭秘密让马处谦占卜他能享多少阳寿。马处谦卜完后说：“主上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后来，蜀王果然活到七十二岁。四斤八两，即七十二两。马处谦官至中郎，也是五十二岁那年去世的。出自《北梦琐言》。

袁弘御

后唐袁弘御官任云中从事，他尤其精通算术。同府的同事让他计算一下院里一株桐树有多少片叶子。他立即丈量桐树，在离桐树七尺远的地方围树画一个圆，量取圆直径的尺寸进行运算。

良久曰：“若干叶。”众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叶，复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叶矣。”审视之，两叶差小，止当一叶耳。节度使张敬达有二玉碗，弘御量其广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当破。”敬达闻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贮大笼，籍以衣絮，鐏之库中。至期，库屋梁折，正压其笼，二碗俱碎。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府亲见。出《稽神录》。

过了许久，说：“约有若干片树叶。”同事们没法查核，就让人撼掉二十二片叶子，又叫他算。袁弘御说：“照比刚才少了二十一片树叶。”仔细检查，看到掉落的叶中有两片略小点，当成一片树叶了。节度使张敬达有两只玉碗，袁弘御量了一下碗的深度与宽度，运算之后说：“这两只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一定会碎裂。”张敬达听了后说：“我将它们小心地藏起来，看它们还能破碎吗？”随即让人将两只玉碗用衣絮等物包裹好，装在一个大竹笼里面，锁在库房中。到了来

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库房的屋梁突然折断了，掉下来刚好压在藏碗的竹笼上，两只玉碗都被砸碎了。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在府中，亲眼见了这件事情。出自《稽神录》。

卷第二百一十六 卜筮一

管 轺 淳于智 柳林祖 隗 炤 郭 璞
蔡 铁 吴中察声者 王子贞 张璟藏 凑州筮者
蔡微远 车 三 李 老 开元中二道士
蒋 直

管 轺

管轺洞晓术数。初有妇人亡牛，从卜。曰：“可视东丘冢中，牛当悬向上。”既而果得。妇人反疑轺，告官按验，乃知是术数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轺令与担豕人斗于东阳门。豚逸入一舍，突坏其墙，其妇出焉。轺乡里范玄龙苦频失火。轺云：“有角巾诸生驾黑牛，从东来，必留之宿。”后果有此生来，玄龙因留之。生急求去，不听，遂宿。主人罢入。生惧图己，乃持刀门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惊斫之死，而视之则狐也。自是不复有灾。

管 轺

管轺通晓术数。起初，有个妇女丢了一头牛，让管轺给卜算一下。管轺说：“你到东边山丘的坟墓中去看看，你丢的那头牛就在那里悬空躺着呢。”到那里一看，果然看到牛在坟坑内悬空躺着。这位丢牛的妇女反而对管轺起了疑心，报告了官府。官府派人来察验，才知道他是用术数推算出来的。又有一次，洛中有一个人的妻子丢失了。管轺让他跟一个挑猪人在东阳门相打斗，猪从挑猪人的箩筐里跑出来，跑到一家院里，撞坏了院墙；从屋里走出来一个女人，正是问卜人的妻子。管轺住的乡里范玄龙家中接连不断地失火，找管轺卜算。管轺说：“如有一位戴着角巾的男人驾着黑牛从东边来，你一定留他住下。”后果果然有这么一个男人来了，范玄龙就留他在家中住下。这个男人急着赶路，范玄龙不放他走，他只好住下了。天黑后，

范玄龙一家不进屋去睡。这个男人怕他们谋害他，就手中持刀在里屋门外，倚着柴堆打盹。忽然看见一个东西用口往外喷火，这个男人惊恐地用刀将它砍死。上前去看，原来是只狐狸。从这以后，范玄龙家再也不闹火灾了。

又有人捕鹿，获之，为人所窃。诣谿为卦云：“东巷第三家，候无人时，发其屋头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时，自送还汝也。”其夜盗者父患头痛，亦来自占，谿令归之，病乃愈。又治内吏失物，谿使候人静，于寺门，令指天画地，举手四向。暮果获于故处。出《异苑》。

又平原太守刘邠取山鸡毛置器中，使谿筮之。谿曰：“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出《异苑》。

淳于智

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门数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买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当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出《独异志》。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痿，积年不差，渐困垂命。林祖遂占之，得“颐”之“复”。按卦曰：“应得姓石者治之，当获灸鼠而愈也。”既而乡里有一贱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头上三处。觉佳。俄有一鼠，色黄秀，径前，**唼唼**然伏而不动。呼犬噬杀之。视鼠头上，有

又有一个人，他捕获了一头鹿却让人偷走了，就到管谿这儿推算。管谿告诉他：“东巷第三家，等他们家里没人的时候，掘开他家屋上第七根椽子，将瓦放在椽子下面。到明天吃饭的时候，有人就会将鹿送给你的。”这天夜里偷鹿人的父亲头痛得厉害，也到管谿这儿来占卜。管谿让他将偷来的鹿还回去，于是他父亲的头立时不痛了。又一次，辖区内的官吏丢失了物品。管谿让他在人静时在寺门旁指天画地，向四方举着手。到了傍晚，丢失的物品果然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了。出自《异苑》。

又：平原太守刘邠拿一根野鸡毛放在一个容器里，让管辂卜算是什么东西。管辂卜算说：“在高高的山上，有只鸟身子是朱红色的，羽翼是玄黄色的，每天早晨它都鸣叫。你容器里装着的是根山鸡毛。”出自《异苑》。

淳于智

鲍瑗家里的人大多病了或死了，淳于智给他占卜，卦成后淳于智说：“你赶快到离市门几十步的地方，看见一个人拿着荆条马鞭，就将马鞭买下来，拿回家悬挂在东北面桑树上，就会免生疾病，而且三年之内还将得到一笔外财。”鲍瑗按照淳于智的话去做了，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没有再生病了。后来挖井又挖到铜钱及二十万枚铜器。出自《独异志》。

柳林祖

有个以占卜为生的人叫柳林祖，非常精通占卜术。他的妻子曾经得过老鼠疮，好几年了也不见好，而且眼看病重到危及生命的地步了。柳林祖于是占卜推算，得到《颐》和《复》两卦。按着卦象说：“应该让一位姓石的人医治，而且在捉到灸鼠的时候就能痊愈。”过了一段时间，乡里有一户贫贱的人家，果然姓石，说能治这种病。于是在患者头上灸了三处，她感觉好了。过了一会儿，有一只亮黄色的老鼠径自走到跟前来，伏在地上望着他们一动不动。叫唤狗来将这只老鼠捕住吃掉，看见老鼠头上有

三灸处。病者自差。出《洞林》。

隗 炤

晋隗炤善易，临终谓妻子曰：“后虽大荒，勿卖宅。后五年，诏使龚负吾金，以吾所书板告之。”后如其言。妻赍板诣之。使者惘然，沉吟不悟。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负金。贤夫自

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书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也。出《国史补遗》。

郭 璞

扬州别驾顾球娣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之，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天邪。法由斩树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访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甚大非常。有顷遂灭。出《搜神记》。

蔡 铁

宋南郡王义宣在镇，府史蔡铁者善卜。王尝在内斋见三处被灸。从此，柳林祖妻子就自己痊愈了。出自《洞林》。

隗 炤

晋朝人隗炤擅长《周易》，临死时他对妻子说：“以后即使遇到大荒年，也不要卖掉房屋。再过五年，皇帝的特使会携带我的黄金来，你将我写的这块书板给他看。”后来果然像隗炤说的那样。他的妻子带着书板来见使者。使者看书板后不懂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取出蓍草占卜，占成一卦后说：“真妙啊隗炤。我不欠你的金子，是你这位善良的丈夫生前自己藏着金子，准备太平时用。他知道我擅长易经，将它书写在板上。有五百斤黄金，装在青瓷罐中，埋在堂屋里离墙一丈远的地方，入地有九尺深。”隗炤的妻子按卦上说的位置挖地，果然挖到了黄金。出自《国史补遗》。

郭 璞

扬州别驾顾球的弟媳生下来后，十岁便生病了，到五十多岁了还

没好。顾球让郭璞给卜算一卦，卜得《大过》和《升》卦。卦上说的是：“得《大过》卦的是在‘义’上不好，他家坟地上的杨树枯死不长叶子。受振的游魂看见龙车，身患重病是遭受天邪。受到这么重的惩罚是由砍树杀灵蛇引起的，罪过不在患病的人而在她的先人。”为查考卦象的说法，顾球去访察弟媳娘家的情况，得知她的先人确曾伐过大树，斩杀过大蛇。从这之后，他弟媳便患病在身了。她患病后，有一群鸟，大约几千只，绕屋飞来飞去。人们都感到奇怪，不知这是为什么。有一位本地的农夫经过他弟媳家，抬头看见一条龙拉着车，五彩斑斓，金光耀眼，不是一般的大，过了一会儿就消失了。出自《搜神记》。

蔡 铁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的南郡王刘义宣在镇守南郡期间，属下有个叫蔡铁的府史擅长占卜。有一次，刘义宣在书房里看见一白鼠缘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内函中，命铁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状之。”“白色之鼠背明户，弯弧射之，绝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见信，剖腹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铁言。赐万钱。出《渚宫旧事》。

吴中察声者

后魏末，有吴士至北间，目盲而妙察声。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试之。闻刘桃枝之声曰：“当代贵王侯将相死于其手。然譬如鹰犬，为人所使耳。”闻赵道德之声曰：“亦贵人也。”闻太原公洋之声曰：“当为人主。”闻澄之声，不动。崔暹私掐之，乃缪言：“亦国王也。”王曰：“我家群奴，犹当极贵，况吾身手。”后齐诸王大臣赐死，多为桃枝之所拉杀焉。而澄竟有兰京之祸，洋受禅，是为文宣王。出《三国典略》。

王子贞

唐贞观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问卜者王子

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候见一人着青紬襦，遂邀为重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其持

一只白鼠缘着屋梁向上爬，就让左右的仆人将它射下来，装在一个匣子里，让蔡铁卜算匣子里装的是什么。蔡铁卜完笑着说：“卜到了！”刘义宣说：“你说说这件东西的样子。”蔡铁说：“是一只白鼠背对着明亮的窗户。弯弓射它，射断了它的左腿。这只老鼠肚中怀着五只小鼠，三只雄鼠两只雌鼠。若不相信，将白鼠的肚子剖开立时就清楚了。”刘义宣便让人将白鼠肚子剖开，果然像蔡铁说的那样。刘义宣赏赐给蔡铁一万钱。出自《渚宫旧事》。

吴中察声者

后魏末年，有个吴地的士人来到北方。这名吴士虽然目盲，却擅长听声音卜算人的吉凶祸福。丞相高欢的世子渤海王高澄让他试听一下。他听了刘桃枝的声音后说：“当代显贵的王侯将相都将死在这个人的手里。然而这个人就像鹰犬，是听受人的指使。”听了赵道德的声音后说：“这也是位贵人啊。”听了太原公高洋的声音后说：“你会成为人主。”听了高澄的声音后不言语了。崔暹暗中掐了他一下，他才胡说：“也是国王啊。”高澄听了说：“我家里的仆人都极富贵，何况我本人呢！”后来，北齐的诸王、大臣被处死，多数都是由刘桃枝拉出去砍头的。高澄也遭遇了兰京之祸，被家中一个做饭的仆夫兰京杀死。高洋接受东魏皇帝禅让作了北齐的开国君王，就是文宣帝。出自《三国典略》。

王子贞

唐太宗贞观年间，定州鼓城县有个叫魏全的人，家中富有。他母亲有一天忽然双眼失明。到占卜人王子贞那儿去问卜，王子贞为魏全母亲卜算说：“明年，有个穿青衣的人从东边来。三月一日让他给治疗一定能治愈。”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一日，魏全果然等到一个身穿粗绸青衣短衫的人。于是魏全邀请这个人到家里，用好酒好菜招待他，

请他给自己的母亲治眼疾。这个人说：“我不懂得医道，我只会做犁。我就为你做一张吧。”这个人手拿

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枝叶盖井之所致也。出《朝野金载》。

张璟藏

周郎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长而慢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人奸，没入掖庭。出《朝野金载》。

凑州筮者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为景佺。刚直严正，进士擢第。后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景佺庭称其公清正直。则天怒，以为面欺，左授凑州刺史。初任凑州，会善筮者于路，言其当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终，服紫衫而终。出《御史台记》。

蔡微远

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转式讷，谓礼曰：“公大亲近，位至方伯。”谓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禄尽。宜致仕可也。”二人皆应举。怀礼授左补阙，后至和复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门郎，至秋而卒。出《朝野金载》。

斧子绕着房舍周围找能够做犁辕的材料。他看见一株弯曲的桑树枝干遮临井上，就将它砍下来。这时，魏全母亲的两眼突然重见光明。原来是这株弯曲的桑树枝叶将井盖住而导致了她的双目失明。出自《朝野金载》。

张璟藏

周时郎中裴珪的妾赵氏很有姿色。她曾经向张璟藏占卜年寿和命运。张璟藏说：“夫人你的眼睛细长而且妩媚看人。根据相书上说的，用妩媚的目光看人的人，性情淫荡。夫人你眼珠小四围露白，将有五个男人跟你有奸乱的关系。你最终还是因为奸情而受到惩处，应慎重啊。”赵氏听了后笑着离去。后来，赵氏果然因为与人通奸被收入掖庭。出自《朝野僉载》。

奏州筮者

杜景佺是信都人。他原来的名字叫元方，垂拱年间改名为杜景佺。杜景佺为人刚直严正。他进士及第，后来官任门下省侍郎，行使宰相的权力。当时，内史李昭德因为性情刚直，触怒了武则天而被打入牢狱。杜景佺在大殿说李昭德公正清廉，刚直不阿。武则天大怒，认为他当面欺君，将他贬到奏州任刺史。杜景佺刚到奏州上任时，在路上遇见一个会占卜的人，说他能重新任宰相，官为三品而不穿紫袍。这年夏天结束时，杜景佺身穿紫袍死了。出自《御史台记》。

蔡微远

瀛州人安溪县令张怀礼和沧州弓高县令晋行忠，到蔡微远那问卜。蔡微远占卜后对张怀礼说：“你的父母离你很近，你可以官至一方首领。”对晋行忠说：“你能得到一个京官的位置，今年气运将会完结，辞去官职就可以了。”这年，二人都去参加科举考试。张怀礼官授左补缺，后来官至和、复二州刺史。晋行忠官授城门郎。他没有辞去这个官职，结果这年秋就死去了。出自《朝野僉载》。

车 三

车三者，华阴人，善卜相。进士李蒙宏词及第，入京注官。至华阴，县官令车三见，诳云李益。车云：“初不见公食禄。”诸公云：“应缘不道实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词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车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爱华阴县。”车云：“得此官在，但见公无此禄。奈何。”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

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翔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出《定命录》。

李 老

开元中，有一人姓刘不得名。假荫求官，数年未捷。忽一年轻试毕，闻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窃报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来岁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为保所累，被驳。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试毕，自度书判微劣，意其未遂。又问李老，李老曰：“勿忧也，君官必成，禄在大梁。得之，复来见我。”果为开封县尉。又重见老人。老人曰：“君为官，不必清俭，恣意求取。临满，

车 三

车三是华阴人，擅长占卜相面。李蒙参加科举考试以宏词科进士及第，进京去听候任命官职。到了华阴县，县令让车三给李蒙相一面，并且欺骗他说叫李益。车三相完面，说：“开始见不到你能享受到朝廷的俸禄。”诸位官员们说：“大概是没有说出真实姓名，所以没有相对。这位叫李蒙，由宏词科进士及第，正要进京听候任命官职。你看看他能被任命个什么官职？”车三问李蒙：“你想担任什么官职？”李蒙说：“我爱到华阴县来任职。”车三说：“你会被安排在华阴县，只是从你的面相上看，你没有在华阴做官的命。没办法。”众人都不相信车三的话。等李蒙到京后，果然被授任华阴县尉。同事们在曲江船上设宴为他祝贺。众人让李蒙作序记载曲江游宴这件事。傍晚序写出来了，史翔先起身，从李蒙手中拿过序来读。后来裴士南等十多人争相起身看序，使船偏向一边。于是船翻了，李蒙、裴士南等都落水而死。出自《定命录》。

李 老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刘的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凭借

先人的荫庇求官作，一连几年没有成功。这一年选授官职的考核结束后，刘生听说西市有个李老汉擅长占卜，就前去造访问卜。李老汉说：“今年你是选授不上官职了。”刘生问：“有人私下告诉我，今年这期选授官职肯定有我。你怎么说选授不上呢？”李老汉说：“今年肯定选授不上，来年你不去谋取自然就能得到官职。”刘生不信李老汉的卜算。后来他受保人的连累，被从选授的名单中除了名，他这才相信李老汉的神奇。第二年考试完了，刘生自认为这次书法和文章都考得不好，心想一定考不上了，就又去问李老汉。李老汉说：“不用担忧，你这次一定能做成官，将被选授在大梁任职。你接到任命的通知后，再来见我。”刘生果然被授任开封县尉。接到任命后他又去见李老汉。李老汉说：“你在任职期间不必清廉节俭，尽可以随意求取。快到任时，

请为使入城。更为君推之。”生至州，果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财贿。及满，贮积千万。遂谒州将，请充纲使。州将遣部其州租税至京，又见李老。李老曰：“公即合迁官。”生曰：“某今向秩满后选之，今是何时，岂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内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见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纳州赋于左藏库，适有凤凰见其处。敕云：“先见者与改官。”生即先见，遂迁授浚仪县丞。生益见敬李老，又问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满岁，又获千万。还乡居数年，又调集，复诣李老。李老曰：“今当得一邑，不可妄动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寿春宰。至官未暮，坐赃免。又来问李老。老曰：“今当为君言之，不必惭讳。君先代曾为大商，有二千万资，卒于汴州，其财散在人处。故君于此复得之，不为妄取也。故得无尤。此邑之人，不负君财。岂可过求也？”生大伏焉。出《原化记》。

开元中二道士

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舟以九宫推算张鹭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观”之“涣”，主惊恐。后风行水上，事即散。又安国观道士李若

请求让上峰委派你为进京的使臣。这样，你的官职还可以再升一

步。”刘生到州府报到后，果然被刺史所信任。他想到李老汉说的话，就大肆索取贿赂。快到任期满时，他已经聚了千万家财。于是他前去拜见州将，请求担任往京都运送货物的纲使。州将果然委派他押运本州的租税去京都。刘生得到这一任命后，又去见李老汉。李老汉告诉他：“你这次又该升官了。”刘生说：“依惯例任期满后才能升迁。我的任期现在还未满，怎么能够再升迁呢？”李老汉说：“你在三日内一定能升官。而且，这个官职就在你要去的京城里得到。得到后再来见我。”刘生疑惑地离开了李老汉。第二天，他将押运来的租税送往左藏库，正好遇上凤凰在库房边显现。皇上发下告示说：“最先见到凤凰的人，为他晋升官职。”刘生是最先看到凤凰的人，于是被晋升为浚仪县丞。刘生越发恭敬李老汉，又问李老汉这次做官的方法。李老汉说：“和你前任时一样。”刘生在浚仪任县丞仅一年，又搜刮聚敛钱千万，然后告退还乡过了几年归隐生活。朝廷又调他出来做官，他再次找李老汉讨教。李老汉说：“这次到一个新的城市去做官，不能再聚敛钱财了，应当谨慎小心。”刘生果然被授予寿春县令。这次做官还没到岁末，他就因贪赃枉法而被就地免职。刘生又来找李老汉询问原因。李老汉说：“现在我可以如实告诉你了，不必再隐瞒保密了。你的先人曾经是大商人，聚积了两千万的家资。他死在汴州，家产失散在当地。因此，你在汴为官时聚敛的钱财是将你先人散失的家产重新收回来，不是不义之财，所以不会给你带来祸患。但是寿春县的人不欠你家的钱财，怎么可以过多地敛取呢？”刘生非常佩服这位李老汉。出自《原化记》。

开元中二道士

唐玄宗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舟用“九宫”之法为张鹞推算命运，说：“五鬼侵袭，天罡临命，今年是你一生中的一个大灾年。”他用《周易》再为张鹞卜算，得到《观》卦与《涣》卦，主惊恐。之后风行水上，灾祸才消去。梁虚舟又让安国观道士李若

虚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当死，无有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处死。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张庭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谋咸请

之，乃免死，配流岭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出《朝野僉载》。

蒋 直

天宝十二载，永嘉人蒋直云：“郡城内有白幕，太守李江忽丁忧。”李欲归江北。蒋又云：“公至缙云郡却回。当有一绯一绿一碧人来相推按，然终无事。”后果采访使张愿着绯，大理司直杜乔着绿，判官张璘着碧，来推。遇赦而止。出《定命录》。

虚再给张^鸞推算一下，不告诉他姓名。推算之后，李道士说：“这个人今年关在天牢，身遭死罪，才可以免去他的大灾。不然，就会生病死去，没有挽救的办法。”后来张^鸞果然被御史李全交弹劾而定罪，皇上下令处死他。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相张庭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谋都为他求情，这才免去死罪，改为发配岭南。这两位道士的话果然得到了验证。出自《朝野僉载》。

蒋 直

唐玄宗天宝十二载，永嘉人蒋直说：“郡城内有孝幔，太守李江会突然遇到父母的丧事。”太守李江听了后，想回江北老家去看看。蒋直又说：“你回江北途中到缙云郡时，一定要返回来。这时会有一红、一绿、一碧三个人来推究审问你。然而最后会逢凶化吉什么事情也没有。”后来，果然是采访史张愿身着红色官服、大理寺司直杜乔身着绿色官服、判官张璘身着碧色官服，奉命来推审李江，遇上皇上大赦而中止。出自《定命录》。

卷第二百一十七 卜筮二

沈 七 颖阴日者 王栖岩 路 生 邹 生

五明道士 黄 贺 邓州卜者

沈 七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李丹员外谓之曰：“闻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给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肉吃，后此无禄。公亦未改，不得给事中。”其时去社才十四日，果有敕追李侍郎。去社两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给事中。出《定命录》。

又天宝十四年，王诸应举，欲入京。于越州沈七处卜。得纯《乾》卦，下四位动，变《观》卦。沈云：“公今应举，得此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本是嘉兆。然爻动，群阴咸阳。下成《乾》卦，上变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见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回。”果至东京，属安禄山反，奔走却归江东。出《定命录》。

沈 七

沈七是越州人，擅长占卜。李丹员外对他说：“听说李侍郎要执掌朝政，我还能升任给事中，你说可能吗？”沈七说：“李侍郎即将让朝廷追请回来，但是他却吃不到社日的肉了。他从此不能再拿朝廷的俸禄。你的官职也没有变动，不能升任给事中。”说这话的时候离社日只有十四天，果然朝廷下诏召李侍郎进京。李侍郎离社日还有两天便上路赴京，到汴京就死了。李丹也没有升任给事中。出自《定命录》。

又：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王诸参加科举考试，想进京。他在越州沈七那儿占卜。卜得一纯《乾》卦，下四位动，变为《观》卦。沈七说：“你现在进京去参加科举考试，卜得此卦，观赏国都的风光，作为宾客的你会借助皇上而发达，这原本是好的兆头。然而逢遇动乱，

众奸小都阳气旺盛。下成《乾》卦，上变到第四位，而没有变到第五位。五是君位，不能顺利地见到皇帝。从这种卦象上看，恐怕你这次进京参加考试，没有到京就得中途返回。”果然，王诸走到东都洛阳，赶上安禄山反叛，于是他连忙返回江东。出自《定命录》。

颍阴日者

陈澍为颍阴太守。属安禄山反，遣县尉姓孙向东京，孙不肯行，陈怒挞之。至东京，遇禄山，请往颍阴取陈澍头。禄山补孙为颍阴太守，赐绯，并领二十余人取澍。澍闻便欲至，薄晚，出城走。录事参军扣马令回。澍忧闷，服痢药托疾。令一日者卜之。曰：“从今五日，当有家便，未取公。然有五百车禄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时，公无恙矣。然当去此，求住不得。”后五日孙到，陈于是潜以库物遗诸衙内人。至夜后，伪作敕书。追入京。令向西两驿上，差人逆来。夜半敕书至。明早，召集诸官宣敕。便令手刃就馆中诛杀孙，并手刃二十余人，杀录事参军。其孙尉先令人取妻及女等，夜半齐到，明日平明，尽杀之。令上住知州事，便发入京。以官绢五匹赏卜者。出《定命录》。

王栖霞

王栖霞自湘川寓江陵鹭白湖，善治易，穷律候阴阳之术。所居桃李手植成数十列，四藩其宇。时人比董奉。栖霞笑曰：“吾独利其花核，祛风导气耳。安取迹古人余事？”

颍阴日者

颍阴太守陈澍，在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派孙县尉去东都洛阳向朝廷报告。孙县尉不肯去，陈澍一怒之下鞭打了他。孙县尉到达洛阳后，正逢叛军攻占了洛阳，于是他投靠叛军，并向安禄山请求派他前往颍阴取陈澍脑袋。安禄山补任孙县尉为颍阴太守，赏赐给他红服，让他带领二十多个军校去取陈澍的人头。陈澍听到孙县尉就要到达颍阴了，就在傍晚出城逃跑。但是录事参军拉住他的马头命令他回到城

里去。陈澍很是忧虑担心，假称拉痢疾吃药，躲在家中不出来，暗中找来一个会占卜的人为他卜算凶吉。占卜人说：“从今天起五天以后，你全家就会平安顺利了。孙县尉他们拿不走你的人头。你还有五百车的俸禄呢，肯定死不了。到第七天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平安无事了。但是你应当离开家里，这儿住不得。”五天后孙县尉带领二十多人到达颖阴，陈澍暗中将府库中的资财送给府内的同僚与下属，将这些人收买。到了晚上，他伪造了一份皇帝诏书，让人带着这份假诏书出城去京都，往西走两驿站再返回来。到了半夜，假诏书到了。天明后，陈澍将府内全体官员召集到一起，当面宣读“诏书”，之后下令就在驿馆中将孙县尉杀死，并且杀了他带来的那二十多人和阻挡他离城出走的录事参军。在这之前，孙县尉派人去接他的妻女家眷。这天半夜，他的家眷都到了颖阴，天亮后全部被陈澍下令斩杀。陈澍让人拟好自己继续留任太守、执掌颖阴的军政要务的奏折，立即发往京城，并从官衙库中取出五匹绢赏给占卜人。出自《定命录》。

王栖岩

王栖岩从湘川移居江陵鹭白湖。他擅长用《周易》占卜，精通四候节令的变化和阴阳之术。他在住屋周围亲手栽植了几十行桃树、李树，将自己的住屋围在当中。邻人们把他比作三国时的吴人董奉。王栖岩笑着说：“我是想利用它们的花与果核为药，来去除风邪导引气息而已。哪里是效取古人的轶事呢？”

每清旦布蓍，为人决事。取资足一日为生，则闭斋治园。大历中，尝有老父持百钱求筮。卦成，参验其年。栖岩惊曰：“家去几何？父往矣。不然，将仆于道。”老父出，栖岩顾百钱，乃纸也。因悟其所验之辰，则栖岩甲子。乃叹曰：“吾虽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鉴。死复何恨？”乃沐浴更新衣，与妻子诀。少时而卒。出《渚宫旧事》。

路 生

赵自勤尝选，访卜于长安县路生。路云：“公之官，若非重日，即是重口。”后六月六日又卜。路云：“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

出。”至九日，宰相果索吏部由历，至十二日敕出，为左拾遗。“拾遗”之字，各有一口。又补阙王晃，七月内访卜于路生。路云：“九月当入省，官有‘礼’字。”时礼部员外陶翰在座，乃曰：“公即是仆替人。”九月，陶病请假，敕除王礼部员外。后又令卜，云：“必出当为‘仓’字官。”果贬温州司仓。既而路生以其二子托晃。晃又问：“毕竟当何如？”路云：“某所以令儿托公，其意可知也。”

邹 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旧名躔，累举未捷。尝之洛桥，有二

王栖岩每天早晨起来就为人占卜算卦，排解求卦人的忧虑疑难。收取的费用够一天的花费用度后，就停止占卜，关闭院门，专心莳弄果园。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位老者拿着一百文钱到王栖岩这儿求卜。卦成后，核验老者提供的生辰八字，王栖岩大惊，问他：“你家离这儿多远？老人家，按卦上说你早已经死了。不然，也将死在回家途中啊。”老者离去后，王栖岩看看老者给他的卜资，竟是纸钱。他这才想到老者提供的生辰八字正是他自己的。王栖岩感叹地说：“我虽然从少年时就研习《周易》，却没有想到能够让阴界的鬼来提醒自己。我死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于是沐浴换上新衣，跟妻子道别。过了一会儿他就去世了。出自《渚宫旧事》。

路 生

赵自勤曾在等候选官期间，向长安县一个叫路生的卜人问卜他这次能选任什么官职。路生说：“你这次被任命的官职不是重日，就是重口。”六月六日，他又去问卜。路生说：“你被选派的官职九日不公布，十二日肯定能公布。”到了九日那天，宰相向吏部要去待选人员的履历档案。到了十二日那天，朝廷颁发了任职命令，赵自勤被选任左拾遗。“拾遗”二字，各有一个“口”字，果然应验了“重口”之说。在京都等候补缺的王晃，七月里向路生问卜。路生说：“九月你命当入省，你的官职有‘礼’字。”当时礼部员外陶翰就在旁边坐着，说：“你就是我的接班人。”九月，陶翰因病告退，朝廷任命王晃为礼部员

外。后来，王晃又让路生为他卜算一卦。路生说：“这回你将出任‘仓’字官。”王晃果然被降职为温州司仓。过了一些时日，路生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托付给王晃。王晃问：“你到底让我怎么办？”路生说：“我之所以将两个儿子托付给你，其中的用意就明白了。”

邹 生

唐武宗时期，宰相李回原名叫李臚。他在没有担任官职前，曾经屡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没有考中。他曾去洛桥，那里有两个术士。一能筮，一能龟。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远布矣。然则成遂之后，二十年终当改名。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荣名，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隙。他年必为深衅矣。”长庆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从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魏謩为给事。因省会，谓回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章，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容。回曰：“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公。公何以得旧事相让耳。”回乃寻秉独坐之权，三台肃畏。而升相府。后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贬谪。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诫，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牵也。”出《云溪友议》。

五明道士

长庆之代，邺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许人，善阴阳历数，尤攻卜筮。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御下稍宽，而冒于财贿，诛求不息。民众怨咨。时王庭凑为部将，遣使于邺。

占卜人，一位用蓍草占卜，一位用龟板占卜。李回先问用蓍草占卜的人，说：“我想改换个名字参加科考，怎么样？”回答说：“改名很好。不改名字，始终考取不上。”又问用龟板占卜的邹生。邹生说：“你这

次参加科举考试，千万不要改名。你这个名字将要传播到很远的地方。然而考中之后二十年，最后还得改名。现在已经应了天象，以后才能测试出我后边的话是否灵验。”李回临走时，用龟板占卜的术士又告诫他说：“你此去一定会荣列金榜，它年定当重任。但是你担当重任后，不要跟没有科举出身的人闹矛盾。否则以后会结深仇的。”唐穆宗长庆二年，李回考中。到武宗登极时，他因为与武宗同名，才改名叫李回。从辛丑年到庚申年，已经二十年了。李回说：“用蓍草占卜的那个人技艺不行，还是用龟板占卜的邹生卜得准啊，果然被他言中了。”后来，李回任丞郎，魏謩在门下省任给事中。一次，三省在一起集会议事，魏謩对李回说：“当年我在京都参加会试，您任考试官。进京来应试的举子共计一百零二人，唯独我您一道试题也没有考问过。现在我惭愧地位列国家重臣，跟诸位要员在一块就座啊。”魏謩的这番话让在座的重臣要员深感吃惊，都想让李回退让一下。李回说：“现在就请你脱去紫袍官服，改称魏秀才，我马上再考考你。如果考不合格，照旧不选送你。看你还怎么用过去的事情责难人？”于是李回开始寻找机会独握大权。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官员们都敬畏惧怕他。李回终于升任宰相。又过了三四年，魏謩也由同州升任宰相，而李回却屡次遭受贬降，奔波在朝外。李回喟叹说：“洛桥邹生早就告诫我了，我是自己找不是呢。不过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啊。”出自《云溪友议》。

五明道士

唐穆宗长庆年间，邺中有个五明道士，不知他是个什么人。他擅长阴阳历数，尤其精通占卜。成德军节度使田弘正放纵下属，治军不严，而且他贪取财物、敲诈勒索无尽无休，百姓们都非常怨恨他。当时王庭凑在他属下任部将，被田弘正派到邺中。

既至，忽有微恙。数日，求医未能愈。因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为卜之，卦成而三钱并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纯乾，变为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将来秉旄不远，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将集矣，宜速归乎。”庭凑闻其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梦白须翁形容伟异，侍从十余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谓

曰：“患难将及，不可久留。”既觉，庭凑疑惧，即辞魏帅而回。

比及还家，未逾旬，值军民大变。弘正为乱兵所害。士大夫将校，共推庭凑。庭凑再三退让，众不听，拥胁而立之。翌日，飞章上奏。朝廷闻之大骇，征兵攻讨。以裴度为元帅。赵人拒命二年，王师不能下。俄而敬宗即世，文皇帝嗣位。诏曰：“念彼生灵，久罹涂炭。虽元凶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赦而宥之，就加节制。”仍诏庭凑子元逵入侍。因以寿春公主妻焉。庭凑既立，甚有治声，朝廷称之。在位十三年卒。赠太师。子元逵继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长子绍懿立二年，荒淫暴乱，众议废而杀之。立其弟绍鼎。绍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书令，爵常山王卒。子镠立，即赵王也。后恣横不道，为下所杀，立四十一年。自庭凑至镠，凡五世六主，一百余年灭。初，庭凑之立也，遣人诣邺，取五明置于府。为营馆舍，号

王庭凑到达邺中后，忽然身患小病。过了几天，找医生治疗不见效，于是到五明道士那里问卜一生的吉凶。五明道士当即为他卜卦，卦成后三枚卜钱同时施出，好长时间才停下来，而且六爻俱重。五明道士说：“这是纯《乾》卦变为《坤》卦。坤乃是土地。将军不久就会手握大权，并有部分疆土。事情很快就会到来的，还是急速回去为好。”王庭凑听五明道士这样讲，赶忙用手捂住双耳。这天夜里，他又梦见一个容貌伟岸的白须老翁，身边有侍从十多人，每人手持一把小玉斧。老翁召王庭凑到身边，对他说：“灾难就要降临了，此地不可久留。”醒来后，王庭凑很是疑惑惧怕，立即告辞魏帅回到他的驻地。

待他回到驻地，没过十天，就发生了军士和百姓的哗变。田弘正为乱军所杀，文武属员共同推举王庭凑为节度使。王庭凑再三退让，众人不听，用强制的手段硬立他为节度使。第二天，将拥立王庭凑为节度使这件事飞马报告朝廷。朝廷闻听异常惊恐，立即派兵征讨，委派裴度为兵马大元帅。王庭凑及手下将士拒不接受朝廷的命令，据守赵地两年，朝廷的军队也没能剿灭他们。不久敬宗死去，文宗皇帝继承皇位，颁发诏书说：“念你们这些百姓长期遭受战争的苦难，罪在元凶，你们是无辜的，因此，赦你们无罪，就委任王庭凑为节度

使。”后来文宗皇帝又诏令王庭凑的儿子王元逵入朝奉侍，又将寿春公主许配给他作妻子。王庭凑被拥立为节度使后，很有政绩，朝廷也称赞他。他在任十三年后死去，死后赠封太师。他的儿子王元逵继承父业，官至太尉，历任二十六年去世。王元逵的长子王绍懿接任节度使。两年后因为他荒淫暴乱，被属下众人废掉杀死。接着立他的弟弟王绍鼎为节度使。六年后王绍鼎死去，他的儿子王景崇承继父业，一直升任中书令，封为常山王，在位十三年。王景崇死后，他的儿子王镒承继父业，就是赵王。赵王在位四十一年，后因恣意横行无道被下属杀死。自王庭凑被拥立为节度使起，到王镒被杀止，共历五世六位君王，一百多年。王庭凑被拥立之初，他派人到邺中将五明道士接来，新建一套馆舍给他住，起名叫

“五明先生院”。公曾从容问曰：“某今已忝藩侯，将来禄寿，更为推之。”道人曰：“三十年。愿明公竭节勤王，爱民恤物。次则保神啬气，常以清俭为心。必享殊寿。后裔兼有二王，皆公余庆之所致也。《春秋》所谓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公曰：“幸事已多，素无勋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数百金为寿。道士固辞不受，公亦固与之，载归其室。数日尽施之，一无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镒为赵王也。出《耳目记》。

黄 贺

唐昭宗时，有黄贺者，自云巩洛人也。因避地来，涉河游赵，家于常山，以卜筮为业，而言吉凶必效。时赵王镒方在幼冲，而燕军寇北鄙。王方选将拒之。有勇士陈立、刘幹投刺于军门。愿以五百人尝寇，必面缚戎首。王壮而许之。翌日，二夫率师而出，夜击燕垒，大振捷音。燕人骇而奔退。立卒于锋刃之下。幹即凯唱而还。王悦，赐上厩马数匹，金帛称是。俄为阉人所谮曰：“此皆陈立之功，非幹之效。”王母何夫人闻之曰：“不必身死为君，未若全身为国。”即赐锦衣银带，加钱二十万，擢为中坚尉。初，幹曾诣贺卜。卦成而谓幹曰：“是卦也，火水未济，终有立也。”

“五明先生院”。王庭凑曾问：“我现在已经位列藩侯，将来的寿禄，还

望先生给推算一下。”五明道人说：“你有三十年的禄寿。希望你能尽忠奉侍皇上，爱惜百姓，体恤财物。其次要保养精神，珍惜元气，时常将清廉节俭放在心上。这样就一定会高寿的。你的后代会有二人封王，都是明公你余下的福分所给与他们的。《春秋》上说五世昌盛，八世之后就不能相比了。”王庭凑说：“现在值得庆幸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们王家向来没有积下什么勋业功德，你刚才讲的那些不是我敢希望的啊。”王庭凑送给五明道士几百两黄金祝他长寿，五明道士坚决辞谢不接受，王庭凑一定要送给他。五明道士将这些黄金带回住室后，几天之内都布施给其他人了，一点也没留。所谓有二人封王，即王庭凑的重孙王景崇封常山王，他的重孙的儿子王镒封赵王。出自《耳目记》。

黄 贺

唐昭宗时期，有个叫黄贺的人，自称是巩洛人，因躲避战乱，渡过黄河来到赵地。黄贺来到赵地后，居住在常山，从事占卜。他占卜吉凶都极准，事后一定应验。当时赵王王镒还在幼年。一次燕军进犯北部边境，赵王刚要选派将领去抵挡，有两个叫陈立、刘幹的勇士向军帐投递名帖，说愿意率领五百军士跟敌寇一战，一定虏获敌军的首领。赵王鼓励了二人一番，批准了他们的请战。第二天，两位勇士率领军队出征，当夜袭击燕军营寨，获得大捷。燕军惊恐地四处逃窜，赵军乘胜追击。陈立战死，刘幹率部队高歌凯旋。赵王很高兴，赏赐给刘幹几匹好马和相应的黄金布帛。但是不久，有个太监向赵王进谗言，说：“这次大胜敌军都是陈立的功劳，不是刘幹的功劳。”赵王的母亲何夫人听到后说：“不必要都战死才算报效国君，战死还不如为国活着。”于是，王太后又赏赐给刘幹锦衣银带，外加钱二十万，并提升刘幹为中坚尉。在出击燕军之前，刘幹曾到黄贺这儿来问卜凶吉。卦成后黄贺对刘幹说：“这卦啊，水与火没有相遇，最终一定有所成立。

九二之动，曳轮贞吉。以正救难，往有功也。变而之晋，明出地中。奋发光扬，恩泽相接。子今行也，利用御戎，大获庆捷。王当有车马之赐。其间小衅，不足忧之。”

行军司马路晏，曾夜适厕，有盗伏焉。晏忽心动，取烛照之。盗即告言：“请无惊惧。其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割刃。”即匿剑而去。晏由是昼夜警惕，以备不虞。召黄生筮之。卦成贺曰：“惕号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征辞，人有害公之意。然难已过矣。但守其中正，请释忧心。”晏亦终无患也。又赞皇县尉张师曾卧病经年。日觉危殆，良医不复进药。请贺卜之。卦就，黄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请停理疗五日，必大瘳也。”师果应期而愈。又数十年，师梦白鸟飞翔，坠入云际。既觉，心神恍惚。召贺卜筮之。贺即决卦，惨然而问师曰：“朝来寢息，不有梦乎？必若有梦，其飞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鸟堕云间，声迹两消，不可复见。愿加保爱。乐天委命而已。”张竟不起，时年七十一也。

又有段诩者，任藁城镇将。曾夜宿邮亭，马断缰而逸，数日不知所适。使人诣肆而筮之。贺曰：“据卦睽也。初九动者，应有亡失之事。无乃丧马乎？勿逐自复，必有絜而送之者也。”回未及舍，已有边鄙恶少，牵而还之。贺所

阳爻第二爻动，见龙在田，君德广施，预示着你将大承恩泽。贞吉是正，以正来解救危难，出师一定会建立功勋的。变化后又成为《晋》卦，光明出于地中。奋发光扬，将会连续得到恩泽。你今日出击，有利于打击敌寇，一定能大获全胜。赵王必定赐给你车马等物，中间有些小差错，不必忧虑。”

行军司马路晏，一次夜间上厕所，发现有一个盗贼藏在那儿。路晏心念一动，急忙取烛火照看。这位盗贼出来告诉他：“请将军不要惊惧，我是奉命来刺杀你的。但是看到将军为人公正耿直，不忍心出手相刺。”说完还剑于鞘内转身离去。路晏从此昼夜警惕，防备再出现意外的事情。他召请黄贺问卜，卦成后黄贺说：“有刺客而没有惊恐，观卦象看征兆，是有人想加害将军，但此难已经过去。只要将军你坚守为人的中正之道即可。请你放宽心吧。”从这以后，路晏始终再没遇到什么祸患。又：赞皇县尉张师曾经身患重病，一年多不见好转，而且感觉一天重似一天，最好的医生都不给他开处方下药了。张师请黄贺来给他算一卦。卦成后，黄贺告诉他说：“不是什么病，不用药还有喜事。请你停止治疗五天，一定会完全康复的。”张师的

病果然到第六天就痊愈了。又过了几十年，张师梦见一只鸟，飞着飞着就从云端坠落下来。梦醒后，他感到心神恍惚，就召请黄贺来算。黄贺当即给他卜算。卦成，黄贺神色惨然地说：“你早晨睡觉时做了一个梦吧？若是做梦一定梦见鸟飞了。雷震山上，鸟坠云间，声迹两消，不可能再见到了。希望你自己多加保重，乐天听命吧。”张师终究没再起来，享年七十一岁。

还有一个叫段诩的人，官任冀城镇将。有一次段诩外出，夜里睡在邮亭里。他的坐骑挣断缰绳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道这匹马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派人到市场黄贺的卦摊去卜算，黄贺说：“这是《睽》卦，主小事吉利。起始九动，应有丢失的事情发生。难道是丢失马了吗？不用去找，它自己会回来的。一定会有人牵着马给你送回来的。”去问卜的人还没有回到府上，就有一个边境上的顽劣少年，牵着这匹走失的马送上家门。黄贺所

占卜，皆此类也。时人谓之“易圣公”。刘岩曾诣之，生谓曰：“君他日必成伟器，然勿以春日为恨。”初不晓其意，及老悟。盖迟迟之谓也。出《耳目记》。

邓州卜者

有书生住邓州。尝游郡南，数月不返。其家诣卜者占之。卜者视卦曰：“甚异。吾未能了，可重祝。”祝毕，拂龟改灼。复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稔，书生归云：“游某山深洞，入值物蛰。如中疾，四支不能动，昏昏若半醉。见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颈临口鼻。细视之，乃巨龟也。十息顷方去。”书生酌其时日。其家卜时吉焉。出《酉阳杂俎》。

占卜的大都是这一类的卦，都非常灵验。当时人称他为“易圣公”。有个叫刘岩的人曾到黄贺那儿去问卜，黄贺告诉他：“你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大人物，然而不要以春日为遗憾。”起初，刘岩并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到老了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自己迟迟没有功成名就，直到老了才成就了一番事业。出自《耳目记》。

邓州卜者

有一位读书人住在邓州。一次，他到郡南去野游，好几个月没回家。他的家人到一个占卜人那里去算卦，占卜人看着卦象说：“奇怪呀！我决断不了，重新祈祷一下。”他祷告完了改用龟卜，砍一块龟板烧灼，说：“你们问卜的这个人，在龟卜的显象中像病了却没有病，像死了却没有死。过了年他自己会回来的。”果然过了半年，这位读书人回到家来，说：“我进入山中的一个深洞里，让一种东西蛰了一下，像患了病，四肢不能动弹；脑袋昏昏沉沉的，像喝醉了酒。后来，看见一个怪物从明处爬进洞里，又返回去。过了好一会儿又来了，一直爬到我身上，伸出脖颈贴近我的嘴和鼻子。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巨龟。停了约喘十口气的工夫才离去。”家里人将当时问卜的情形告诉给这位书生，书生算了一下时间，正是在他见到巨龟的时候，家里为他占的卜。出自《酉阳杂俎》。

太平广记

(第六册)

中華書局

卷第二百一十八 医一

华 佗	张仲景	吴太医	句骃客	范光禄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痼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 权	孙思邈	许裔宗	秦鸣鹤	卢元钦
周允元	杨玄亮	赵玄景	张文仲	郝公景
崔 务				

华 佗

魏华佗善医。尝有郡守病甚，佗过之。郡守令佗诊候，佗退，谓其子曰：“使君病有异于常，积瘀血在腹中。当极怒呕血，即能去疾。不尔无生矣。子能尽言家君平昔之愆，吾疏而责之。”其子曰：“若获愈，何谓不言？”于是具以父从来所为乖误者，尽示佗。佗留书责骂之。父大怒，发吏捕佗。佗不至，遂呕黑血升余，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极美丽，过时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疮，脓水不绝。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狗走三十里，归而热截右足，柱疮上。”俄有一赤蛇从疮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独异志》。

华 佗

三国魏人华佗医术高明。曾有一郡守得了重病，华佗去看他。郡守让华佗为他诊治，华佗退了出来，对郡守的儿子说：“你父亲的病和一般的病不同，有淤血在他的腹中。应让他大怒到吐血，这样就能治好他的病。不然就没命了。你能把你父亲平时所做过的错事都告诉我吗？我挨个斥责他。”郡守的儿子说：“如果能治好父亲的病，有什么不能说的？”于是，他把父亲长期以来所做的错事，全都告诉了华佗。华佗写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留下。郡守看信后大怒，派属吏捉拿华佗，没捉到。郡守盛怒之下吐出一升多黑血，他的病就好了。又有

一位极漂亮的姑娘，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可是仍没有嫁人。因为常期以来她的右膝长了个疮，不断往外流脓水。华佗看过后，她父亲问女儿的病情，华佗说：“派人骑马牵着一匹栗色的狗跑三十里，回来后，乘狗身子正热时截下狗的右脚，拄在疮口上。”不一会儿，有一条红色的小蛇从疮口中出来，进到狗脚中，那姑娘的病就好了。出自《独异志》。

又后汉末，有人得心腹痼病，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曰：“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枪，容数合许。后华佗闻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药，以投枪，枪即成酒焉。出《志怪》。

张仲景

何颉妙有知人之鉴。初郡张仲景总角造颉。颉谓曰：“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将为良医矣。”仲景后果有奇术。王仲宣年十七时过仲景，仲景谓之曰：“君体有病，宜服五石汤。若不治，年及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谗远不治。后至三十，果觉眉落。其精如此，世咸叹颉之知人。出《小说》。

吴太医

吴孙和宠邓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惋弥苦。命太医合药。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魄屑，当灭此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虎魄太多，及差，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痣。出《酉阳杂俎》。

句骊客

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出《酉阳杂俎》。

又：后汉末年时，有个人腹中长了一个结块，白天黑夜都疼痛无比。临死时，他对儿子说：“我死以后，可以剖腹把那东西拿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他儿子不忍心违抗父命，在他死后进行剖腹，取

出一个铜枪头，约有三分之一升。华佗听说后，就前去了解。他从小箱子里取出药涂在枪头上，枪头立刻化成了酒。出自《志怪》。

张仲景

何颀有极高的识别人才的能力。当初，郡中张仲景孩童时来拜访他，他对张仲景说：“你考虑问题细微周到，但你的气韵不能高，以后会成为一名良医。”后来张仲景果然医术超凡。王仲宣十七岁时来拜访张仲景，张仲景对王仲宣说：“你身体有病，应当服用五石汤。若不治疗，到三十岁时眉毛该脱落了。”王仲宣认为到三十岁还远着呢，没及时治疗。到三十岁时，果然发现眉毛脱落了。张仲景的医术精深到这种程度，世人无不赞叹何颀识别人才的能力。出自《小说》。

吴太医

吴国的孙和宠爱邓夫人。一次孙和酒醉后挥舞如意，不意刺伤了邓夫人的面颊，流出了血。邓夫人娇声叹惜，疼痛不已。孙和令太医配药。太医说用白獭骨髓、杂玉和琥珀粉末调配，可以除掉疤痕。孙和用一百两黄金买来白獭，于是太医配制药膏。因琥珀用得过多，到伤愈时，邓夫人左颊疤痕没有完全去掉，脸上留下一颗像痣一样的红点。出自《酉阳杂俎》。

句骊客

魏时有个句骊客人擅长用针治病。他拿来一寸长的头发，把它截为十多段，用针把它穿起来，说头发中间是空的。他用针就这么神妙。出自《酉阳杂俎》。

范光禄

有范光禄者得病，两脚并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径入斋中。坐于光禄之侧。光禄谓曰：“先不识君，那得见诣？”答云：“佛使我来理君病也。”光禄遂废衣示之。因出针针肿上。倏忽之

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余下，出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日，并无针伤而患渐愈。出《齐谐录》。

徐文伯

宋徐文伯尝与宋少帝出乐游苑门，逢妇人有娠。帝亦善诊候，诊之曰：“是女也。”问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边，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恻然曰：“臣请针之，必落。”便针足太阴，补手阳明。胎应针而落，果效如言。文伯有学行，不屈公卿，不以医自业，为张融所善，历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之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乞饮，留一胡芦子曰：“君子孙宜以此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视之，乃扁鹊《医经》一卷。因精学之，遂名振海内。仕至濮阳太守。子秋夫为射阳令，尝有鬼呻吟，声甚凄苦。秋夫问曰：“汝是鬼也，何所须？”鬼曰：“我姓斛斯，家在东阳。患腰痛而死。虽为鬼，疼痛犹不可忍。闻君善术，愿见救济。”秋夫曰：“汝是鬼，无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缚当作人，按孔穴针之。”秋夫如其言，为针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而埋之。明日，见一人来谢曰：“蒙

范光禄

有个叫范光禄的人得了病，两只脚全都肿了，不能吃也不能喝。忽然有一人，不通报自己的姓名，径直进入光禄的书房中，坐在他的旁边。范光禄对来说：“先前我并不认识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了？”来人回答说：“是佛派我来给您治病的。”于是范光禄脱去衣服给他看。来人拿出针，在肿脚上行针。不一会儿，就在两脚和膀胱的穴上进针一百多次。流出黄脓水三升多，他就走了。到第二天，范光禄没有留下伤而病渐渐好了。出自《齐谐录》。

徐文伯

宋徐文伯曾与宋少帝一起走出乐游苑门，遇见一孕妇。少帝也擅长诊病，他给妇人诊视后说：“是个女孩。”又问徐文伯，徐文伯

说：“一男一女。男孩在左边，青黑色，比女孩小一些。”少帝性子急，令人剖妇人之腹。徐文伯不忍心，说：“请让我给她用针，胎儿一定能下来。”于是针那孕妇脚的太阴穴，并用手按摩她的阳明穴。用针后，胎儿随之落下来，果然和他说的一样。徐文伯有学问，品德好，不畏权贵，不以医术为业，深得张融的赏识，官任泰山太守。徐文伯的祖父徐熙之崇尚黄帝和老子，在秦望山过着隐居的生活。有位道士路过他那里向他讨水喝，之后留下一只胡芦，说：“你的子孙就用这个道术来拯救世人吧，能得至二千石的官位。”徐熙之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扁鹊的《医经》一卷。于是他专心致志地学习医术，终于名振四方。他做官做到濮阳太守。徐熙之的儿子徐秋夫任射阳县令时，曾经有一次，他听见鬼在呻吟，声音非常凄苦。徐秋夫问：“你这鬼要干什么？”鬼说：“我姓斛斯，家在东阳县，因患腰痛病而死。现在虽然做了鬼但还是疼得不能忍受，听说你医术很好，希望你救救我。”徐秋夫说：“你是鬼，没有形状，我怎么给你治疗呢？”鬼说：“你只要扎个草人，按着穴位用针就可以了。”徐秋夫按着鬼说的，扎好草人，在四个穴位用了针，又在肩部的三个穴位用了针，又摆酒供食，祭祷之后把草人埋掉。第二天有人来谢他，说：“承蒙君疗疾，复为设祭，除饥解疾，感惠实多。”忽然不见。当代服其通灵。出《谈薮》。

又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牵心，发即气绝。众医以为肉症。徐文伯曰：“此发痼也。”以油灌之，则吐物如发。稍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发而已。病即愈。出《谈薮》。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绍，善清言，精于医术。曾有一姬，患滞瘀，积年不差。嗣伯为之诊疾曰：“此尸注也，当须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墓中得一枕，枕以半边腐缺，服之即差。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蛔耳，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语，煮枕以服之，得大利，出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许，病即差。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之，嗣伯曰：“邪气

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注可差。石蛔者，医疗既僻。蛔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蛔。应须邪物以钓其气，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处也。”晏深叹其神妙。出《南史》。

你为我治病，又为我设祭，除病解饥，你对我的恩惠太多了，深表感谢。”说完忽然不见了。与徐秋夫同时代的人都佩服他能通鬼神。出自《谈薮》。

又：宋明帝的一位宫女患腰痛病，连着心也痛，发病时就不省人事。许多医生都诊断是肉症，徐文伯诊视过后，说：“此病是发症。”给这宫女灌了油之后，她就吐出了像头发样的东西。轻轻拨弄它，有三尺长，头已经长成蛇的形状，能动。把它悬挂在柱上，水滴尽后，只是一根头发而已。病从此就全好了。出自《谈薮》。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绍。他善清谈，精通医术。曾有一个老妇人患有滞淤病，多年不愈。徐嗣伯给她诊视，说：“这是尸注，应该用死人的枕头煮后服用，就可以治好你的病。”于是老夫人从古墓中找到一只已经半边腐烂、残缺不全的死人枕头，煮后服用，病就好了。后来，有个秣陵人叫张景，十五岁，腹胀，面目焦黄，许多医生都治不好他。他去找徐嗣伯，徐嗣伯说：“这是石蛔，应该用死人枕煮后服用。”张景按嗣伯的话去做，煮死人枕服用后大泻，便出了蛔虫。这些蛔虫坚硬如石头，约有五六升。打下蛔虫后，张景的病就好了。后来还有一位叫沈翼的和尚眼睛疼痛，并常常看见鬼。这个和尚来找徐嗣伯诊治，徐嗣伯说：“这是邪气进入肝脏，可以找死人枕头煮后服用，用完后再把枕头埋在原处。”和尚按徐嗣伯的话做了，他的病也好了。王晏知道了徐嗣伯用尸枕治病的事后，来问徐嗣伯，说：“三个人的病不一样，却都用死人枕头治疗，而且全都治好了，是什么原因？”徐嗣回答说：“尸注，是鬼气。它附在人身上不离开，所以使人

沉滞。必须用死人枕让它离去。鬼气飞走不再附在人的身上，所以尸注病就好了。得石蛔病的人，已是不常见的。蛔虫变成石头，人世间的药打不下来，所以须用鬼物来驱逐它，然后就可以打下它了。因为邪气进入肝脏，所以眼睛就痛，并且看见鬼魅。必须用邪物把邪气引出来，因此就除掉它了。所以让他把死人枕埋在原处。”王晏深深赞叹徐嗣伯的神妙。出自《南史》。

腹痼病

昔有一人，与奴同时得腹痼病。奴既死，令剖腹视之，得一白鳖。乃试以诸药浇灌之，并内药于腹中，悉无损动，乃系鳖于床脚。忽有一客来看之。乘一白马，既而马溺溅鳖。鳖乃惶骇，疾走避之。既系之，不得去，乃缩藏头颈足焉。病者察之，谓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试以白马溺灌鳖，须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顿服升余白马溺，病即豁然除愈。出《续搜神记》。

李子豫

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病，心腹坚痛。居一夜，忽闻屏风后有鬼言：“何不速杀之？明日，李子豫当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闻腹中有呻吟之声。子豫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与服之。须臾，腹中雷鸣绞转。大利。所病即愈。出《续搜神记》。

徐之才

北齐右仆射徐之才善医术。时有人患脚跟踵痛，诸医莫能识之。窥之曰：“蛤精疾也。得之当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为割之，得蛤子二个，如榆荚。出《太原故事》。

甄 权

甄权精究医术，为天下最。年一百三岁，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

大夫。出《谭宾录》。

腹瘕病

过去有一个人，与仆人同时得了腹内结块的病。仆人死后，这个人让剖腹查看，从里面取出一只白鳖。于是试着用各种药浇灌它，并同时给它内服这些药，但全不能损伤这只白鳖。于是把它拴在床脚上。忽然有一天，一位客人来看望这个病人。客人是骑着一匹白马来的。过了一会儿白马撒尿，溅在白鳖上，白鳖非常恐慌，急忙躲避着马尿。因为拴着，没能逃掉，就把头和脚都缩了回去。那个病人看到这情景，对他儿子说：“我的病也许可以好啦。”于是试着用白马尿灌白鳖，不一会鳖就化成了水。那位病人于是服了一升多白马尿，病当即就好了。出自《续搜神记》。

李子豫

许永任豫州刺史，镇守历阳。他的弟弟患病，腹内有一硬硬的东西阵阵作痛。这天夜里，他弟弟忽然听见屏风后面有鬼说话：“为什么不快点杀了他？明天李子豫会用红丸打你，你就得死了。”到了天亮许永就派人去接李子豫。李子豫来后，许永的弟弟忽然听见腹中有呻吟的声音。李子豫从小药箱中拿出八毒红药丸给他服下去，不一会儿，许永弟弟腹中如雷鸣般轰响绞动，大泻，他的病就好了。出自《续搜神记》。

徐之才

北齐时，右仆射徐之才擅长医术。当时有一人患了脚跟肿痛的病，很多医生都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徐之才看看说：“是蛤蜊精病，是你在海上乘船时，脚垂到水中而得的。”患者说：“真是这样的。”徐之才为患者做手术切除，取出两个像榆钱大小的蛤蜊仔。出自《太原故事》。

甄 权

甄权专心致志研究医术，为天下第一。他一百零三岁时，唐太宗到他家中去看望了他，封他为朝散大夫。出自《谭宾录》。

孙思邈

唐邓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常称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邻范阳人，为新都尉，因染恶疾，居于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及《五悲》。雅有骚人之风，竟自沉于颍水而死。照邻寓居于京城鄱阳公主之废府。显庆三年，诏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亦居此府。思貌华原人，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照邻自伤年才强仕，沉疾困惫，乃作《蒺藜树赋》，以伤其禀受之不同。词甚美丽。思邈既有推步导养之术。照邻与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资之礼。

尝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五形，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亦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为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隔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

孙思邈

唐朝邓王李元裕，是唐高祖的第十八位儿子。他喜欢学习，擅长谈论辨名析理之学，和典签卢照邻是布衣之交。他经常声称：“我的命相就这样了。”卢照邻是范阳人，任新都尉，因为患有难医治的疾病，他住在阳翟的具茨山，编著并注释《疾文》和《五悲》。卢照邻性情高雅颇具诗人风度，不料后来竟投颍水自杀身亡。卢照邻曾居住在京城鄱阳公主废弃的府第中。显庆三年时，唐高宗召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当时孙思邈也住在这里。孙思邈是华原人，当年已经九十多

岁了，但是他的视力和听力都一点没有减弱。卢照邻见到孙思邈后伤感自己正在壮年却疾病缠身，久治不愈，终日里困顿疲惫，于是作《蒺藜树赋》，用来伤悼他与孙思邈二人天生体质的差异。卢照邻作的赋，词句极其华丽。孙思邈会推算天象历法和摄生养性之术。卢照邻和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都用对老师的礼节待孙思邈。

他们曾问孙思邈，说：“名医能治好病，是根据什么道理呢？”孙思邈说：“我听说通晓天的人，一定能在人的身上找到它的本体，熟悉人的人一定是以天为本体。所以天有春、夏、秋、冬四时和金、木、水、火、土五行。黑天、白日轮流更替，寒冬暑夏交换更迭，这是大自然在运动。自然界中的大气，合起来就成为雨，流动的时候就成为风，散发开去的时候就成为露，紊乱无序时就成为雾，凝聚时就成为霜雪，伸展扩大就成为虹霓，这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人体有四肢和五脏，醒着、睡时，呼出吸进，吐故纳新，精脉和气血循环。流动就是血气循环，显现出来就是人的气色，放出来的就成为声音，这是人体的正常运动。阳用它的精华，阴用它的形体，这是天与人相同的。及至它违背了这一正常规律，就要生病了。蒸就发热，不然就生寒；淤结就成为瘤赘，阻隔就成为痼疽；奔走过疾，就气喘吁吁；用尽了精力，就会焦枯。根据表面的诊断，可以检查出身体内部的变化。从人体类比自然界，也是这样。因此金、木、水、火、土的伸屈变化，星辰运行中出现的差错，日蚀、月蚀现象，彗星的陨落，这是自然界的危险

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痼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泽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灸。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灾。通乎数也。”照邻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照邻曰：“何谓也？”思邈曰：“心为五脏之君，君以恭顺为主，故心欲小。胆为五脏之将，将以果决为务，故胆欲大。智者动象天，故欲圆。仁者静象地，故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为大胆也。’《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

之圆也。”照邻又问：“养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济于厄者，未之有也。故养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忧畏为本。《经》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忧畏者，死生之门，存亡之由，祸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无忧畏则仁义不立，农无忧畏则稼穡不滋，工无忧畏则规矩不设，商无忧畏则货殖不盈，子无忧畏则孝敬不笃，父无忧畏则慈爱不著，臣无忧畏则勋庸不建，君无忧畏则社稷不安。故养性者，失其忧畏则心乱而不理，形躁而不宁，神散而气越，志荡而意昏。应生者死，应存者亡，应成者败，应吉者凶。夫忧畏者，其犹水火不可暂忘也。人无忧畏，子弟为勍敌，妻妾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

征兆。寒暑颠倒，这就是外界的冷热失常。石头竖起，泥土跳跃，这是自然界的瘤赘。山崩地陷，这是自然界的痼疽。急风暴雨，这是自然界的喘乏。不降雨露，河流、湖泽干涸，这是大自然的焦枯。良医用药物进行疏导，用针灸治病救人；圣人用高尚的道德和善于用贤任能来治理天下。所以身体有可以消除的疾病，天有可以去掉的危害，这全都是气数啊！”卢照邻说：“人世间的事情怎样呢？”孙思邈说：“胆要大，心要小；智虑要圆通，行为要方正不苟。”照邻说：“怎么讲呢？”思邈说：“心是五脏的元首，它应该恭敬顺从，所以心要小。胆是五脏的将领，它必须坚决果断，所以胆要大。有智慧的人行动如同天，所以要圆通。仁义的人沉静如同地，所以要方正不苟。

《诗经》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为大胆也。’《传》说：‘不因为有利可图就返回去，不因为行仁施义就悔改，就是仁义的人的方正不苟。’《易经》说：‘遇到机会就要立刻去做，不能整天地等待，这就是明智人的圆通。’”卢照邻又问：“养性的道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孙思邈说：“天道有满有亏，人世间的事情有许多艰难和困苦。如果不谨慎行事而能从危难中解脱出来的人，从来也没有过。所以讲求养性的人，首先要自己懂得谨慎。自己谨慎的人，长期以忧畏为根本。《经》说：‘人不畏惧灾祸，天就要降灾难给你。’忧畏是生死的通路，存亡的因由，祸福的根本，吉凶的源头。所以读书人无忧畏，仁义就不存在；种田的无忧畏，粮食就不能增产；做工的无忧畏，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标准；做买卖的无

忧畏，经营就不能盈利；当儿子的无忧畏，孝敬父母亲就不至诚；做父亲的无忧畏，慈爱就不执著；为人臣子的无忧畏，就不能建功立勋；身为君王的无忧畏，国家就不会安定。因此养性的人，失掉了忧畏就心思紊乱没有条理，行为浮躁难以自持，神散气越意迷志摇。应该活着的却死了，应该存在的却消亡了，应该成功的却失败了，应该吉利的却遇凶险。忧畏就像水与火一样，一刻也不能忘掉。人无忧畏，子弟就会成为你的强敌，妻妾就会变成你的寇仇。因此，最重要的是畏道，然后是畏天，其次是畏物，

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懼于远。能知此者，水行蛟龙不能害，陆行虎兕不能伤。五兵不能及，疫疠不能染。谗贼不能谤，毒螫不加害。知此则人事毕矣。”

思邈寻授承务郎，直尚药局。以永淳初卒，遗令薄葬。不设冥器，祭祀无牲牢。死经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出《谭宾录》。

许裔宗

许裔宗名医若神。人谓之曰：“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裔宗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玄，甚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别脉，莫识病原，以情亿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疗病，不亦疏乎？脉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谭宾录》。

秦鸣鹤

唐高宗苦风眩，头目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愈矣。”天后自帘中怒曰：

再次是畏人，最后是畏自身。不忘忧畏，就不被别人限制。自己永记

忧畏，就不受别人管束。在小的事情上谨慎，就不怕大的挫折；戒惧眼前忧虑，就不害怕以后的磨难。能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在水中航船蛟龙不能害你；在路上行走老虎、犀牛都不会伤着你；各种兵器碰不到你；各种疾病、瘟疫也传染不上你；爱说别人坏话的人毁谤不了你；有毒的蜂、蝎也螫不到你。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就全明白了。”

不久，孙思邈被授予承务郎，执掌药局事务。孙思邈在唐高宗永淳初年去逝。他留下遗嘱要薄葬，不要摆设冥器，祭祀时不宰杀牲畜。他死后一个多月，脸色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当抬他的尸体放入棺中时，给人的感觉就像抬的是空衣服一样。孙思邈撰写了三十卷《千金方》，在世上传播。出自《谭宾录》。

许裔宗

名医许裔宗医术高超，如同神仙一般。有人对他说：“怎么不著书立说留给后人呢？”许裔宗说：“医术，就是‘意’。它决定于人的思考，而脉又是极奥妙的，很难识别，只能心意领会，嘴不能说出来。自古以来的名手，与别人不同的，唯一差别就在诊脉。先准确切出脉象，然后才能诊断病情，用合适的药治病。如果诊断准确，只须用一味药，就能直接攻克他的病，病立刻就能好。现今不能准确辨别脉象，不了解病因，凭自己主观推测进行诊断，多放几味药，这好比打猎，不知兔子在哪里，大批出动人马，大面积包抄围剿，希望其中有人偶然碰上。用这种方法治病，不是太粗疏了吗？脉的奥妙，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所以不能著书立说。”出自《谭宾录》。

秦鸣鹤

唐高宗患了风眩病，他痛苦不堪，头晕目眩，看不清东西。召侍医秦鸣鹤给他看病，秦鸣鹤看后说：“这是风毒往上攻引起的，如果刺破头出点血，就能好了。”则天皇后在帘后面大怒道：

“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是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上曰：“医人议病，理不加罪。且吾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

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后自帘中顶礼以谢之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缙宝以遗之。出《谭宾录》。

卢元钦

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风，唯鼻根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风，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顿渐可，百日平复。出《朝野金载》。

又商州有人患大风，家人恶之，山中为起茅舍。有乌蛇坠酒罍中，病人不知，饮酒渐差。罍底见蛇骨，方知其由也。出《朝野金载》。

周允元

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见一鬼撮允元头，二鬼持棒随其后，直出景运门。医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给使覘问。在阁无事，食讫还房，午后如厕。长参典怪其久，思往候之。允元踣面于厕上，目直视不语，口中涎落。给使奏之。上问医曰：“此可得几时？”对曰：“缓者三日，急者一日。”上与锦被覆之，并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为诗以悼之。出《朝野金载》。

“此人该斩！天子的头上是出血的地方吗！”秦鸣鹤磕头请求饶命。高宗说：“给人看病，议谈病情，按道理是不应该治罪的。并且我的头非常沉闷，几乎不能忍受了，出点血不一定就不好。我决心已定。”高宗让他给刺。秦鸣鹤刺唐高宗的百会穴和脑户穴，刺出了出血。唐高宗说：“我的眼睛能看见了。”他的话还没说完，则天皇后在帘后顶礼拜谢秦鸣鹤，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医师啊！”然后亲自赠送丝帛、珠宝给秦鸣鹤。出自《谭宾录》。

卢元钦

卢元钦客居泉州时患了麻风病，只有鼻根还未烂掉。正值五月五

日，医官拿着蚺蛇胆正要给他吃，这时有人说蛇肉可以治麻风病，于是取了一段蛇肉给他吃。吃了三五天后，病渐好转，百日以后就完全好了。出自《朝野金载》。

又，商州有人患麻风病，家里人讨厌他，在山中给他盖了茅舍，让他一个人住在那里。有一条黑蛇掉进一个小口大肚的酒坛子里，病人不知道，饮用坛中酒后病渐渐好了。后来在坛底发现蛇骨，才知道是因为喝了蛇浸泡过的酒的缘故。出自《朝野金载》。

周允元

武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在朝中议完事后，回到阁中。这时太平公主传唤一位医生从光政门进宫，这位医生正看见一个鬼摘周允元的头，两个鬼手里拿着木棒跟在他的后边，一直走出景运门。医生把这事告诉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把这事禀报了武则天。武则天命给使去察询。周允元在阁中无事，吃完饭回房休息，午后上了厕所。长参典奇怪他去的时间长，想到这儿就去厕所看他，只见周允元面向前扑倒在厕所里。参典扶起他，他眼睛直视不说话，口中流下涎水。给使把这情况奏明武则天，武则天问医生说：“他这样能坚持多久？”医生说：“慢了三两天，快了就一天。”武则天拿锦被给他盖上，派人连床抬着送回住处。到半夜周允元就死了。武则天亲自作诗悼念他。出自《朝野金载》。

杨玄亮

久视年中，襄州人杨玄亮年二十余，于虔州汶山观佣力。昼梦见天尊云：“我堂舍破坏，汝为我修造，遣汝能医一切病。”寤而说之。试疗无不愈者。赣县里正背有肿，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数日平复。疗病日获十千。造天尊堂成，疗病渐渐无效。出《朝野金载》。

赵玄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云，见一僧与一木长尺余，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见机上尺，乃

是僧所与者。试将疗病，拄之立差。门庭每日数百人。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追之禁左台。病者满于台门。则天闻之，召入内。宫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数月以后，得钱七百余贯。后渐无验，遂绝。出《朝野金载》。

张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一云，问医苏澄云。出《朝野金载》。

杨玄亮

武则天久视年间，襄州人杨玄亮，当时二十多岁，受雇于虔州汶山观。他白天睡觉时梦见天尊对他说：“我的房屋已破旧不堪，你给我重新修造，我使你能医治一切病。”玄亮睡醒后很高兴，试着给人治病，没有治不好的。赣县有位里正，背部有拳头大的肿块，玄亮用刀把它割下，几天以后就好了。玄亮给人治病，每天可得十千钱。待他为天尊修造好了庙堂，再治病就渐渐无效了。出自《朝野金载》。

赵玄景

武则天如意年间，洛州人赵玄景病逝，五天后又复活了。他说：“我看见一个和尚，他给了我一根木块，有一尺多长，告诉我说：‘有患病的人，你用这个木块触一下病人，病立刻就好。’”赵玄景看见几上有一只长尺，正是和尚送给他的。他试着用它治病，一触病人，病立刻就好了。消息传开，人们纷纷来找他，每天有几百人聚在他们门前等待让他治病。御史马知己认为他是聚众闹事，逮捕了他并把他囚禁在左台。患者又聚集在左台门前。武则天听说了这事，召赵玄景进宫。宫人有病，他用尺触病人，病人立刻就好了。武则天放他出宫，任由他为百姓治病。几个月以后，赵玄景得钱七百多贯。后来渐渐不灵验了，就再也没有人找他治病了。出自《朝野金载》。

张文仲

洛州有位读书人患了应答之病。他每次说话，喉咙中就应答一声。这位读书人去问懂医术的张文仲。张文仲经过一夜考虑，想出一个办法：拿《本草》一书让患者读。患者所读到的，喉咙中全都有应答之声，读到它害怕的药名时就没有应声了。于是文仲就把这些药名先抄录下来，然后配制成丸剂，让患者服用。应声当时就止住了。还有人说，那书生是找苏澄云看的病。出自《朝野僉载》。

郝公景

郝公景于泰山采药，经市过。有见鬼者，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药和为杀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出《朝野僉载》。

崔 务

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铜末束之。出《朝野僉载》。

郝公景

郝公景在泰山采药，回来时经过集市。有一个能看见鬼的人，奇怪群鬼看见郝公景全都逃离而去。于是这个人向郝公景讨来草药制成杀鬼丸。有患邪病的人，服用这种杀鬼丸后就会好。出自《朝野僉载》。

崔 务

定州人崔务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脚。医生让他拿来铜末，用酒和了给他服用，他的脚就好了。崔务死后十多年被迁坟另葬，有人看见他胫骨折断的地方，有铜末束着。出自《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一十九 医二

周 广 白 岑 张万福 王彦伯 李祐妇

元 颀 梁 革 梁 新 赵 鄂 高 骈

田令孜 于 邁 颜 燧

周 广

开元中，有名医纪明者，吴人也。尝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色谈笑，便知疾深浅。言之精详，不待诊候。上闻其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验焉。有宫人，每日晨则笑歌啼号，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视之曰：“此必因食且饱，而大促力，顷复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饮以云母汤。既已，令熟寐，寐觉，乃失所苦。问之，乃言：“尝因大华宫主载诞三日，宫中大陈歌吹。某乃主讴者，惧其声不能清。且常食豚蹄羹，遂饱。而当筵歌数曲。曲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复有后来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苏而病狂，因兹足不能及地也。”上大异之。

周 广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位叫纪明的名医，是吴地人。他曾传授秘诀给隐士周广。学得秘诀后，周广察颜观色，谈笑之间就能知道病人病患的程度，而且能够说得非常详细具体，无须诊脉检查。玄宗皇帝听说了周广的大名，就征召他进京，并召集宫中有病的人到宫中偏房等候，让周广试验一下。有一名宫人，每天午后就又笑又唱又啼号，好像中邪得了狂病，并且还脚不能着地。周广看后说：“这种病一定是因为吃得太饱，紧接着又干了重活，不一会又跌倒在地而引起。”周广给她服用了云母汤，不久这个人就停止癫狂。周广又让她熟睡，她睡醒后就没有了以前的痛苦。周广问她，她说：“曾因大华宫主人设三天生日宴会，宫中布置了大型歌舞乐队。我是主唱，担心

声音不响亮。并且我曾吃过猪蹄羹，吃饱后去宴席上唱了几首歌，唱完后就觉得胸中特别热。我们几个人就去高台上玩耍，从上面往下跳。我还未跳到一半，后面有一个人又跳了下来，撞着我，因此我跌倒在地，很长时间才醒过来。之后就得了这狂病，脚也不能着地。”玄宗感到非常惊异。

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顾谓曰：“此人腹中有蛟龙，明日当产一子，则不可活也。”上惊问黄门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当大热，既困且渴，因于路傍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饮之。立吐一物，不数寸，其大如指。细视之，鳞甲备具，投之以水，俄顷长数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龙矣。上深加礼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请还吴中。上不违其意，遂令还乡。水部员外刘复为周作传，叙述甚详。出《明皇杂录》。

白 岑

白岑曾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高适胁取之。其方然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于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写以传布。出《国史补》。

张万福

柳芳为郎中，子登疾重。时名医张万福初除泗州，与芳故旧，芳贺之，具言子病。惟持故人一顾也。张诘旦候芳，芳遽引视登。遥见登顶曰：“有此顶骨，何忧也？”因诊脉五六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芳数十字。谓登曰：“不服此亦得。”后登为庶子，年至九十。出《酉阳杂俎》。

有一个黄门奉使从交广来，在大殿下行拜舞礼。周广看了看他说：“这个人腹中有条蛟龙，它明天必定生下一子，如果不及时治疗他就不能活了。”玄宗吃惊地问黄门奉使，说：“你有病吗？”奉使说：“臣骑马奔驰在大庾岭时，当时天气炎热，臣又乏又渴，就在路边河沟里喝了生水。于是腹中就长了一个如坚石般的肿块。”周广马

上用硝石、雄黄煮水给他喝。他刚喝完就从口中吐出一物，不过几寸长、手指大小。仔细一看，此物身上长有鳞甲，投放在水中不一会就长到好几尺长。周广急忙用苦酒把它泡上，它又恢复到了原来大小。周广拿器具盖上，第二天，器皿中已生出一条小龙。玄宗深加礼待周广，想要授他官爵，周广坚持要回家乡吴中。玄宗没有违背他的意愿，就让他回乡。水部员外刘复为周广作传，对他的事迹叙述得很详细。出自《明皇杂录》。

白 岑

白岑曾遇到一位异人，这位异人传给了他治疗背部毒疮的验方。用验方试着给人治背疽，全都治好了。为了得到利益，白岑拿着验方到处炫耀。后来白岑做了淮南一个小军官，节度使高适威胁他交出了验方，但那方子已不像从前那么灵验。白岑到了九江被老虎吃了，驿吏在他的包裹中找到了发背方真本。太原王昇之把它抄写下来传播了出去。出自《国史补》。

张万福

柳芳是郎中，他的儿子柳登患了重病。当时名医张万福刚到泗州拜官授职，他与柳芳是老相识。柳芳前来祝贺，向他详细陈述了儿子的病情，希望他能去给儿子治病。第二天，张万福一大早就等候着柳芳。柳芳急急忙忙来了，领着张万福去看儿子柳登。张万福远远望着柳登的头顶说：“他有这样的头骨，你担什么心？”说着便给柳登诊了一会儿脉，又说：“不错，他的寿数在八十以上。”于是给柳芳留下数十方的药方，对柳登说：“不服这药也可以。”后来柳登成为一般百姓，活到九十岁。出自《酉阳杂俎》。

王彦伯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差一。裴胄尚书有子，忽暴中病。众医拱手。或说彦伯，遽迎使视之。候脉良久，曰：“都无疾。”乃煮散数味，入口而愈。裴问其状，彦伯

曰：“中无鳃鲤鱼毒也。”其子实因鲙得病。裴初不信，乃鲙鲤鱼无鳃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惊异焉。出《酉阳杂俎》。

又彦伯自言：“医道将行。”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幼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气者饮此。”各负钱帛来酬，无不效者。出《国史补》。

李祐妇

李祐为淮西将。元和十三年，送款归国。裴度破吴元济，入其城。官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祐有新妇姜氏，怀孕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之，一夕复苏，傅以神药而平。满十月，产一子。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出《独异志》。

王彦伯

荆州有一位道士叫王彦伯，天性擅长医术，尤其擅长识别不同的脉象。他断定人是生是死，是长寿还是短命，百分之百准确。尚书裴胄有个儿子忽然得了急病，众医生都认为不能治好，不敢再给他治了。有人让去找王彦伯，裴胄忙去接王彦伯来给儿子看病。王彦伯诊了好一会儿脉，说：“他一点病也没有。”于是王彦伯煮了几味散药，裴胄的儿子服用后就好了。裴尚书问儿子的病情，王彦伯说：“是中无鳃鲤鱼毒了。”他的儿子确实是因为鱼鲙而得的病。开始裴胄不信，于是切无鳃鲤鱼肉让手下人吃。这些人吃了后果然都患了和他儿子一样的病。裴尚书这才大为惊异。出自《酉阳杂俎》。

又，王彦伯自言自语说：“我要开始行医了！”于是他在庭院中摆设三四个炉灶，煮上各种药。男女老少都上门来讨药。王彦伯指点着炉灶说：“患热病的人服用这个，患寒病的人服用这个，患风邪病的人服用这个，患气病的人服用这个。”人们各自拿着钱和布匹来酬谢他。患病的人吃过他的药后没有不见效的。出自《国史补》。

李祐妇

李祐任淮西将领。唐宪宗元和十三年，他押送钱粮回京。这时裴度战败吴元济，攻进城中。官兵中有把女人衣服扒光的。李祐的新婚妻子姜氏，已怀孕五个月了，被入城乱军劫持，用刀划开了她的腹部。姜氏气绝跌倒在地。李祐从国都回来，看到妻子腹部开口一尺多长，于是脱下衣服包扎好妻子的伤口。过了一夜他的妻子苏醒过来。李祐给她伤口敷上神药，伤口合好如初。怀孕满十月，她生下一个儿子。朝廷因为李祐回都送钱粮有功，授予他儿子官爵。李祐的儿子李行修，三十多岁时任南海节度使。后来辞官回乡，死在归家的路上。出自《独异志》。

元 颀

唐时京城有医人忘其姓名。元颀中表间，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损，请看之。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妈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给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俾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鲙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内，且令从容。候客退后方接。俄而设台子，止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赵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吃鲙太多，酱醋不快。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酱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鲜之会，乃权诈也。请退谋早餐。”他妙多斯类也。出《北梦琐言》。

梁 革

金吾骑曹梁革得和扁之术。太和初，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莲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从事御史崔某者闻而召焉，请革评其脉。革诊其臂曰：“二十

春无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于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于不识者

元 颀

唐朝时，京城有位医生，忘记他的姓名了。在元颀的中表亲戚中，有一位妇女跟随丈夫来到南中。这个妇女曾经误吃了一条虫子，心中老犯疑，因此得了病，不断治疗病也不见好转。她的家人请京城这位医生给她看病。这位医生知道她患病的原因，就请奶妈中与她亲近又谨慎小心的人，事先告诫说：“现在用药让她吐泄，用盘盂装着。在她吐的时候，只说有一只小虾蟆逃走了，但是千万不能告诉她是在欺骗她。”她的奶妈遵从医嘱，于是她的病就永久去除了。又，有一名少年，常感觉有一面小镜子在眼前晃动。让医生赵卿给他诊治，赵卿和少年约定，说第二天早晨用鱼鲙招待他。少年如期赴约，被引到内室，并且告诉他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主人等客人走了以后就来见他。不一会儿仆从在他面前摆上一台桌，上面放上一小瓶芥醋，再没有别的食物了，赵卿也没出来。少年一直等到将近中午，赵卿也没有来。少年非常饿，又闻到醋的香味，忍不住轻轻喝了一小口，他犹豫一下后又喝了一口。这时少年就觉得胸中豁然开朗，眼睛也不花了。于是他把瓶中的醋全喝光了。赵卿知道他把醋全喝了，这才从里面出来。少年因为喝了醋，很不好意思地向赵卿谢罪。赵卿说：“以前你因为吃鱼鲙太多，酱醋放得不适量，又有鱼鳞留在胸中，所以就眼花。刚才所准备的酱醋，是只想让你因饥饿把它喝了。现在果然治好了你的病。说吃鲜鱼鲙的约会，是骗你的。请回去吃早饭吧。”赵卿的妙法，大多是这类。出自《北梦琐言》。

梁 革

金吾骑曹梁革得到了古代名医和与扁鹊的医术。唐文宗太和初年，梁革任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个婢女叫莲子，他非常想占有她。一天，莲子因为说了句玩笑话而获罪，被赶出去卖掉，市吏将她定价为七百缗钱。当时的从事御史崔某人听说了这事，他把莲子召

来，请梁革给她诊脉。梁革在莲子的手臂上切脉说：“这是个二十岁的无病之人。”崔某高兴地把莲子留下，派人送钱给于敖。于敖因为平时极想占有莲子，在一怒之下把她赶走，如今卖给了不认识的人，斯已矣。闻崔宠之不悦，形于颜色。然已去之，难复召矣，常贮于怀。未一年，莲子暴死。革方有外邮之事，回见城门，逢柩车，崔人有执紼者，问其所葬，曰：“莲子也。”呼载归，而奔告崔曰：“莲子非死，盖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载归而往请苏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莲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诸侯，遂齿簪裾之列。汝谓二十春无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归，脱不能生，何以相见？”革曰：“此固非死，盖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术不仁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谢过言。”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凿去一齿，以药一刀圭于口中。衣以单衣，卧空床上，以练素缚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复入府谓崔曰：“莲子即生矣。”崔大释其怒，留坐厅事。俄而莲子起坐言笑。界吏报敖，敖飞牒于崔，莲子复生，乃何术也。仍与革偕归。入门则莲子来迎矣，敖大奇之。且夫莲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劝以与革。崔亦恶其无齿，又重敖，遂与革。革得之，以神药傅齿，未逾月而齿生如故。太和壬子岁，调金

一切都晚了。他听说崔某很宠爱莲子，心中很不高兴，就显示在脸上。然而人已经走了，难再召回来，只好常在心中思念了。不到一年，莲子突然死去。这时梁革到外面传递文件、书信去了，回来时走到城门，遇见柩车从那里经过。有崔某手下助葬的人，梁革向他询问葬的是谁，他说：“是莲子。”梁革听说后，呼喊着想把柩车运回去，又跑着去告诉崔某，说：“莲子没死，是尸蹶而已。方才我进城遇见她的柩车，我让她运回来了。现在让我把她救活吧！”崔某生气梁革当初说的话，又伤心莲子的突然死去，勃然大怒说：“你这个匹夫，胡说八道迷惑诸侯，好趁机富贵显达。你说她二十岁，是无病之人，可不到一年就死了。如今就要下葬，你召她柩车回来，假如她不能复生，我们还怎么见面呢？”梁革说：“莲子本来没死，是尸蹶而

已。如果我不能让她复活，是我梁革医术在天下不仁，我就以死来向您谢罪，怎么样？”于是让人打开棺材，抬出莲子。梁革在莲子的心、脐下几处穴位行针，又凿掉一颗牙，把一刀圭药灌进莲子口中。他让莲子只穿着单衣，把她放在没有行李的板床上，再用白织练子绑住她的四肢，之后在床下生上温火，说：“这火灭了，莲子就活了。要记住，千万不要让火太旺。煮好葱粥守候着。她的气缓得要是猛烈，千万不要让她起来，过一会儿自己就稳定了。之后她会感到很疲乏，就马上给她解开绑绳，给她灌下葱粥，她就活了。如果在她缓气猛烈的时候让她起来，我可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梁革说完，又回到府中对崔某说：“莲子一会儿就活了。”崔某的怒气消了，留梁革在客厅里落座。一会儿莲子坐起来有说有笑。界吏把这事禀告了于敖，于敖飞递书信给崔某，问他莲子复活究竟是什么医术。于敖与梁革一同归来，进门时莲子出门迎接他们，于敖很奇怪。而且莲子侍奉崔某并不是于敖的本意，所以梁革劝崔某把莲子给梁革。这时崔某因为莲子没了一颗门牙而讨厌她，又尊重于敖，于是把莲子送给梁革。梁革得到莲子后，用神药敷在莲子的缺齿处，不到一个月就长出了和原来一样的牙。太和壬子年，梁革调任金

吾骑曹，与莲子偕在辇下。其年秋，高损之以其元舅为天官，即日与相闻，故熟其事而言之。出《续异录》。

梁新 赵鄂

唐崔铉镇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晓，气犹未绝。邻房有武陵医工梁新闻之。乃与诊视曰：“此乃食毒也。三两日非外食耶？”仆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寻常嗜食何物？”仆夫曰：“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近买竹鸡，并将充饌。”梁新曰：“竹鸡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捣姜擦汁，折齿而灌，由是而苏。崔闻而异之，召至，安慰称奖。资以仆马钱帛入京，致书于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药奉御。有一朝士诣之，梁曰：“何不早见示？风疾已深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朝士闻而惶遽告退，策马而归。时有鄜州马医赵鄂者，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此朝士下马告之，赵鄂亦言疾危，与梁生之说同。

谓曰：“即有一法，请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搥汁而饮。或希万一。”此朝士又策马而归。以书筒质消梨，马上旋齧。行到家，旬日唯吃消梨，烦觉爽朗，其恙不作。却访赵生感谢，又访梁奉御，且言得赵生所教。梁公惊异，且曰：“大国必有一人相继者。”遂召赵生，资以仆马钱帛，广为延誉，官至太仆卿。出《北梦琐言》。

吾骑曹，与莲子并肩走在辇下。那年秋天，高损之任用他大舅为天官，梁革当天就把这事说给他知道了，所以很了解他们的情况，就说了出去。出自《续异录》。

梁新 赵鄂

唐时，崔铉镇守江陵。当时有一位富商停船在这里，半夜，那商人突然死了，天亮时还未断气。附近房里有位从武陵来的医生，叫梁新，他听说后，就去给富商诊视，说：“这是食物中毒啊！这两三天没有到外面吃饭吗？”仆夫说：“我家主人很少出船去，也不在别人那里吃饭。”梁新说：“他平常喜欢吃什么食物？”仆夫说：“喜欢吃竹鸡，每年不下几百只。最近刚买了竹鸡，并要拿它做菜肴。”梁新说：“竹鸡吃半夏，一定是半夏的毒啊。”梁新命人捣出姜挤汁，折断富商的牙齿灌进去，富商因此苏醒过来了。崔铉听说了这事，感到很惊奇，就把梁新召来赞扬夸奖了一番，又送给他仆人马匹、钱财布匹让他去京城，并写信给朝廷的官员推荐梁新。到京城后，梁新名声大振，官做到尚药奉御。有一名朝士到梁新这来看病，梁新看后说：“怎么不早来看？风疾已经很重了。请快点回去处理家中事情，顺其自然吧。”朝士听了慌忙告辞退去，骑马回家。这时有位叫赵鄂的鄜州马医，最近刚来到京城。他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立榜标名，告示人们自己专攻医术。朝士路过这里，看见告示便下了马，把自己的病情说给赵鄂。赵鄂也说他病情严重，与梁新说的相同。赵鄂对朝士说：“就有一个办法：请官人多吃消梨，不要限量。嘴吃来不及，就挤汁水喝。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这位朝士又骑马继续往家赶，用书筒装消梨，在马背上立即就开始吃。他到家后，十多天里只吃消梨。渐渐病情好转，过去总觉烦闷，如今变得爽朗了，他的病再

也没有犯。朝士返回京城拜访赵鄂向他致谢，又去拜访梁奉御，谈话间说到赵鄂让吃消梨的事情。梁公感到惊奇，并且说：“偌大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前后相继的人。”于是召见赵鄂，资助他仆人、马匹和钱财布匹，并广泛作宣传扩大他的声誉。赵鄂官做到太仆卿。出自《北梦琐言》。

又省郎张廷之有疾，诣赵鄂。才诊脉，说其疾宜服生姜酒一盞，地黄酒一杯。仍谒梁新，所说并同，皆言过此即卒。自饮此酒后，所疾寻平。他日为时相坚虐一杯，诉之不及，其夕乃卒。时论为之二妙。出《闻奇录》。

高 骈

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盖多竹屋，或不慎之，动则千百间立成煨烬。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即付于法。临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后人，死无所恨矣。”时骈延待方术之士，恒如饥渴。监刑者即缓之，驰白于骈。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密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以膏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出《玉堂闲话》。

又，省郎张廷之有病，到赵鄂那去看病。刚一诊脉，赵鄂就说他这病应该服用生姜酒一盞，地黄酒一杯。他还去请梁新为他看视，两个人所说的一样，都说只能按量服用这两种药酒，不然就得死。自从饮了这两种药酒后，张廷之的病渐渐好了。后来，张廷之作了宰相，他硬是节制不住自己喝了一杯白酒，结果来不及说什么话当天晚上就死了。当时人们都称梁、赵二人是两位妙手。出自《闻奇录》。

高 骈

江淮一带的州郡，火令是最严厉的。违犯火令的人一律严惩，决不放过。原因是当地大多盖竹屋，倘若不小心，一着火千百间房屋就立刻化为灰烬。高骈镇守维扬的时候，有位术士家着了火，火蔓延开了，烧毁了几千户人家。主持防火的人把这事记录下来，依法惩办。临刑时，术士对行刑的人说：“我犯下的罪过，用一死怎么能抵得了呢？但是我有点小技术，可以传授给一个人，让他去救济后人，我就死而无憾了。”当时高骈正如饥似渴地延接方术之士，监刑者听了这位术士的话后，立刻暂缓执行，骑马飞驰去告诉高骈。高骈召术士进来，亲自问他。术士说：“我没有别的技术，只善于治麻风病。”高骈说：“可以验证一下。”术士回答说：“只要在福田院里选一个最严重的病人，可以用他来试一下。”于是依照术士说的，选了一个最重的病人。术士把病人送进一个密室中，给他喝了几升乳香酒。酒后病人就朦胧迷糊，什么也不知道了。术士用快刀剖开他的脑缝，从里面挑出一捧仅两寸长的小虫，然后用膏药封住疮口，又另外给药内服。他又特别注意节制病人的饮食、运动和休息的规律。十多天后，病人的疮口全好了。刚刚过了一个月，病人的眉毛胡须都已经长出来了，肌肉光滑洁净，与没患过麻风病的人一样。高骈礼待这位术士，尊他为上客。出自《玉堂闲话》。

田令孜

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时田令孜有疾，海内医工召遍。至于国师待诏，了无其征。忽见亲知白田曰：“西市饮子，何访试之。”令孜曰：“可。”遂遣仆人，驰乘往取之。仆人得药，鞭马而回。将及近坊，马蹶而覆之。仆既惧其严难，不复取云。遂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瓶子，以给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药之所长，遂偿药家甚厚。饮子之家，声价转高。此盖福医也。近年，邺都有张福医者亦然。积货甚广，以此有名，为番王挈归塞外矣。出《玉堂闲语》。

于 邁

近朝中书舍人于邁，尝中蛊毒，医治无门。遂长告，渐欲远适寻医。一日，策杖坐于中门之外。忽有钉铰匠见之。问曰：“何苦而羸荼如是？”于即为陈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为某钤出一蛇而愈。某亦传得其术。”邁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细事耳，来早请勿食，某当至矣。”翊日果至。请邁于舍檐下，向明张口，执钤俟之。及欲夹

田令孜

长安城繁庶丰赡的时候，有一家人在西市卖汤药。他家用的是平常药，不过几味。不限制药方和脉象，不问是什么病痛，一百文卖一付，千种疾病，服下就好。这家常年在宽敞的宅院中设置大锅，白天黑夜地剉、砍、煎、煮汤药。他家的汤药供不应求，人们不管远近都纷纷前来买药。门前拥挤，喧闹声响遍京城，以至有带着钱来买药的人守在门口，等了五七天还未买到药。这家获利特别多。当时田令孜有病，海内的医生都找遍了。至于宫中御医与待命供奉内廷的医师，全都诊断不出来他患的是什么病。忽然有一天，他的亲信白田说：“西市卖汤药，不妨试一下。”田令孜说：“可以。”于是派仆人骑马去取药。仆人拿到药，策马回来。将要到牌坊附近的时候，马颠簸不停，药全撒了。仆人惧怕主人威严责难，不敢再去取药。于是他来到一家染坊，求得一瓶染料残液，拿回来给了田令孜。田令孜服了下去，病立刻就好了。田令孜只知道自己的病好了，却不知道药是从哪里来的，便厚赏了卖汤药这家。卖汤药这家名誉身价比以前更高了。这家真是福医啊！近年，邠都有个叫张福的医生，情况也是这样。他家积贮的财物特别多，因此有了名气，后来被一个番王带回塞外了。出自《玉堂闲话》。

于 邁

近年朝中有个叫于邁的中书舍人，曾经中了蛊毒，没有谁能医治他。他于是请了长假，有点想要去远方寻找医生。一天，于邁拄杖坐

在二门外边，忽然被一个钉铰匠看见。钉铰匠问他说：“你怎么瘦弱疲倦成这样啊？”于邁就向他陈述了自己的病。钉铰匠说：“我也曾中过蛊毒。后来我遇到一位良医，为我钳出一条蛇，病就好了。我也学会了这种技术。”于邁很高兴，祈求钉铰匠给他治病。钉铰匠说：“这是细致的活。明天早上请不要吃饭，我来给你治病。”第二天，钉铰匠果然来了。他让于邁到屋檐下，面向亮处张开嘴，他拿着钳子等待着。到了要夹

之，差跌而失。则又约以来日。经宿复至。定意伺之，一夹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许，赤色，粗如钗股矣。遽命火焚之。邁遂愈。复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赠遗。但云：“某有誓救人。”唯饮数觞而别。出《玉堂闲话》。

颜 燧

京城及诸州郡闾閻中，有医人能出蛊毒者，目前之验甚多。人皆惑之，以为一时幻术，膏肓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颜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觉心肝有物啜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后瘦瘁，皮骨相连，胫如枯木。偶闻有善医者，于市中聚众甚多，看疗此病。颜试召之。医生见曰：“此是蛇蛊也，立可出之。”于是先令炽炭一二十斤，然后以药饵之。良久，医工秉小钎子于傍。于时觉咽喉间有物动者，死而复苏。少顷，令开口，钳出一蛇子长五七寸，急投于炽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时而成烬，其臭气彻于亲邻。自是疾平，永无啮心之苦耳。则知活变起虺肉徐甲之骨，信不虚矣。出《玉堂闲话》。

时，他差点跌倒，没有夹成。就又约第二天再来。过了一夜钉铰匠又来了，他决心伺机夹住这条蛇。这次，一夹就夹住了。那蛇已经长到两寸多长了，红色，有钗股般粗细。于邁赶忙命人用火把它烧了。于邁的病就好了。他又多次拜官授职，一直做到紫微侍郎才死去。那位钉铰匠也不接受礼品，只说：“我发过誓要救人。”他在于家只饮了几杯酒就离去了。出自《玉堂闲话》。

颜 燧

从京城到各州郡的街道上，有位能够逐出蛊毒的医生术士，他的医术目前已多次得到了验证。人们感到迷惑，以为是一时的幻术。因为病入膏肓是不能治好的。郎中颜燧家中有一个使女患了这种病。她常常感到心肝中有东西在吃食，痛得她难以忍受。几年后，她瘦弱困病，皮包骨头，小腿好似两根枯木一般。颜燧偶然听说有位良医，市中聚集着许多人看他为别人治疗这种病，就试着召他来为使女治病。医生看见病人说：“这是蛇蛊。马上就可以取出来。”于是他先让人将一二十斤木炭烧旺，然后用药做诱饵。过了许久，医生拿着小钳子站在病人身旁。这时使女觉得咽喉间有东西在动，像是死了又复活似的。不一会儿，医生让她张开嘴，从她嘴里钳出一条五七寸长的小蛇，然后急忙把它抛进炽热的炭火中去烧。蛇烧得弯曲起来，不一会儿变成了灰烬，它的臭味直扩散到左邻右舍。从此使女的病好了，永远没有了心被噬咬的痛苦。据此事可知扁鹊使虢国太子、老子使徐甲死而复活的事，确实是真的。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二十 医三

申光逊 孙光宪 渔人妻 陈 寨 陶 俊

张 易 广陵木工 飞 蛊 菌 毒 田承肇

蛇 毒 冶葛鸩 杂说药

异疾

绛州僧 崔 爽 刘录事 句容佐史 崔 融

刁俊朝 李 生 魏 淑 皇甫及 王 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 亮

申光逊

近代曹州观察判官申光逊，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孙仲敖，寓居于桂，交广人也。申往谒之，延于卧内。冠簪相见曰：“非慵于巾栉也，盖患脑痛尔。”即命醇酒升余。以辛辣物泊胡椒干姜等屑仅半杯，以温酒调。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筒，如今之笙项，安于鼻窍，吸之至尽，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盖鼻饮蛮獠之类也。出《玉堂闲话》。

申光逊

近代，曹州有名叫申光逊的观察判官。他说自己的老家在桂林。有名叫孙仲敖的官人，寄居在桂林，是交广地区人。申光逊去拜访孙仲敖时，被请到卧室里。当时孙仲敖尚未戴上冠就与申光逊相见，他说：“不是我懒得盥洗，是因为我得了头痛病啊。”申光逊就让他准备一升多酒，用辛辣物以及胡椒、干姜等研成半杯粉末，然后用温酒把这些粉末调好。接着他又从枕匣中取出一个黑色漆筒，外形像现在的笙管，把它安放在孙仲敖的鼻孔处，让他把调好的粉末吸完后躺下。孙仲敖刚躺下就出了汗，这病立刻就好了。这种用鼻子口服药物的方

法，和西南少数民族治病的方法相类似。出自《玉堂闲话》。

孙光宪

火烧疮无出醋泥，甚验。孙光宪尝家人作煎饼，一婢抱玄子拥炉，不觉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晓不痛，亦无瘢痕。是知俗说不厌多闻。出《北梦琐言》。

渔人妻

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人。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子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得鳊鱼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之妻，今尚无恙。出《稽神录》。

陈 寨

陈寨者，泉州晋江巫也，善禁祝之术。为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疗，乃往请陈。陈至，苏氏子见之，戟手大骂。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坛于堂中，戒人无得窃视。至夜，乃取苏氏子，劈为两片，悬堂之东壁，其心悬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悬之心，遂为犬食。寨求之不得，惊惧，乃持刀宛转于地，出门而去。主人弗知，谓其作法耳。食顷，乃持心而入，内于病者之腹。被发连叱，其腹遂合。苏氏子既悟，但连呼“递铺，递铺”。家人莫之测。乃其日去家数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

孙光宪

治疗烧伤没有比用醋泥更有效的，特别灵验。有一次孙光宪的家人作煎饼，一名使女在炉边烙煎饼，不小心一块木炭落在她身上。她忙用醋泥敷上，到第二天早上就不痛了，也没留下疤痕。由此可知民间的验方听说得越多越好。出自《北梦琐言》。

渔人妻

瓜村有个渔人的妻子得了结核病，转相传染，死了好几个人。有个人说：“把病人活着装进棺材中丢弃掉，这种病就可以断绝。”时隔不久，这个人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就被活着装进棺材里，丢到江中任其漂流。棺材漂流到了金山，有一位打鱼的人看见了，觉得奇怪，就把棺材引到岸边。他打开看视，见一女子还活着，就把她接到渔舍中，每天打很多鳊鱼给她吃。吃了很长时间，女子病好了。于是她嫁给了这位打鱼的人，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病。出自《稽神录》。

陈 寨

陈寨是泉州晋江一带的巫师，擅长用真气、符咒等治邪病。他给人治病，多数都能治好。漳州人苏猛是一个旅店的店主。他的儿子得了疯病，没人能治，苏猛就到泉州请陈寨。陈寨到了苏家，苏猛的儿子见了他指出他大骂。陈寨见状说：“他这病已经进入心脏了。”于是陈寨在堂中设置法坛，告诫人不得偷看。到了夜晚，陈寨捉住苏氏子，把他劈成两半，悬挂在堂屋的东墙上，把他的心挂在北面房檐下。陈寨正在堂中作法，他悬挂的心被狗叼去吃了。陈寨找不到心，又惊又怕，就持刀在地上来回走了几趟，然后出门而去。主人并不知道，以为他还在作法。过了一顿饭工作，陈寨拿着心回来，放在病人腹中。然后他披头散发连声呵叱，苏氏子被剖开的肚子就合上了。苏氏子醒来后，口中只是连呼“递铺，递铺”。家里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天，离苏家几里以外的地方，有一个驿吏手里拿着公文，死于道傍。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驿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以警之。乃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苏遂愈如故。出自《稽神录》。

陶 俊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僦力者陶俊性谨直。尝从军征江西，为飞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张命守舟于广陵之江口。因

至白沙市，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众。有二书生过于前，独顾俊。相与言曰：“此人好心，宜为疗其疾。”即呼俊，与药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归舟吞之。良久，觉腹中痛楚甚，顷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缆，尤觉轻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复，不以为劳。后访二书生，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张 易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少居菑川。病热，困憊且甚。恍惚见一神人长可数寸，立于枕前，持药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嫌之，一丸落席有声。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惊问何为，具述所见，病因即愈。尔日出入里巷，了无所苦。出《稽神录》。

死在了道旁。当初南中的驿路，二十里设一递铺，驿吏拿着符牒，依次传递。快要到前一个驿站时，就连喊“递铺”，让这个驿站的人提早准备。原来是陈寨取走了驿吏的心救活了苏猛的儿子。苏猛儿子就康复如初了。出自《稽神录》。

陶 俊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一个仆从名叫陶俊，性格谨慎直爽。陶俊曾参军征讨江西，被飞石击中，因此腰、脚都留下了残疾，长期拄着拐行走。张曜卿让他在广陵渡口看守船只。有一次陶俊到白沙市去，因遇雨，在酒馆内避雨。同时站在那儿避雨的人很多。这时有两位书生从避雨的人群前面经过，他俩唯独注意到了陶俊。两人相互谈论着说：“这个人心眼好，应该给他治病。”于是两人召唤陶俊，给了他两丸药，说：“服了它，你的病就好了。”说完就走了。陶俊回到船上把药吃了。过了半晌，他觉得腹中痛得很厉害。又过了一会儿不痛了，病也好了许多。他操篙解缆，觉得特别轻健。白沙离广陵城八十里，陶俊一天走个来回也不觉得累。后来陶俊访寻两位书生，再没有见到他们。出自《稽神录》。

张 易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年轻时住在菑川。他因患病身体发烧，感到特别疲劳困倦，恍惚之间看见一位约几寸长的神人站在他枕前，手里拿着三丸药，说：“吃了这个，病就好了。”张易接过来赶忙吞下，两丸药衔在嘴里，一丸药掉落在床席上发出声响。于是他起来去找，却没有找到。家人吃惊地问他干什么，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了家人，他的病也马上就好了。当天他出入街巷，一点病痛都没有了。出自《稽神录》。

广陵木工

广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缩，不能复执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庙前，遇一道士。长而黑色，神采甚异。呼问其疾，因与药数丸曰：“饵此当愈，旦日平明，复会于此。”木工辞曰：“某不能行，家去此远，明日虽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尔无忧，但早至此。”遂别去。木工既归，饵其药。顷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觉手足甚轻，因下床，趋走如故。即驰诣后土庙前。久之，乃见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陈谢。道士曰：“吾授尔方，可救人疾苦。无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问其名居，曰：“吾在紫极宫，有事可访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无不愈者。至紫极宫访之，竟不复见。后有妇人久疾，亦遇一道士，与药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见也。广陵寻乱，木工竟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飞 蛊

江岭之间有飞蛊，其来也有声，不见形，如鸟鸣啾啾唧唧然。中人即为痢，便血，医药多不差。旬日间必不救。出《朝野金载》。

菌 毒

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老奴食冶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

广陵木工

广陵有一位木工，因为有病，手和脚全都拳屈着，不能再拿斧子了。他只好扶着特制的踊鞋上街乞讨。一天，他行乞到后土庙前，遇见一位道士。那道士身材高大，面堂黝黑，神采丰异。道士招呼木工，问他是什么病，然后给了他几丸药说：“吃了这几丸药就能好。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再在这里见面。”木工推辞说：“我不能行走，家离这里很远，明天约定的时间虽然很晚，但我还是不能走到这里。”道士说：“你不要担心，只要你早点到这就行。”说罢离去。木工回到家里，吃了药，不一会儿，手脚痛得特别厉害。到了半夜就不痛了，因此他很快睡着了。五更时分木工醒了，感觉手脚特别轻快。他于是下床，试一试，无论是疾走还是慢走都和过去一样。他立刻飞奔到后土庙前。等了好半天，才见道士倚杖站在那里。木工拜了两拜感谢道士。道士说：“我传授给你秘方，可以救人疾苦。不要做木匠了。”木工又拜了两拜接受了秘方。木工问道士姓名，居住何处，道士说：“我住在紫极宫，有事可以找我。”说完离去。木匠得到秘方，用它来治病，没有治不好的。木工到紫极宫拜访道士，却始终没有再见到道士。后来有一位妇人病了很长时间，也遇见一位道士给了她药，吃了病就好了。听妇人说那道士的容貌，也是木工所见的那位。广陵不久发生了叛乱，木工不知去哪里了。出自《稽神录》。

飞 蛊

长江与岭南之间有种飞蛊，它来的时候带着声响，却看不见它的踪影，像鸟叫似的啾啾唧唧。人中了飞蛊立刻会得痢疾，便血，医药大多都不能治好，十多日后一定丧命。出自《朝野金载》。

菌 毒

岭南有一种风俗，喜好制毒药。他们让老奴吃毒草野葛而死，死后埋掉。埋葬的土堆上会生出菌子，菌子正生在腹部位置上的，吃了立刻就会死。菌子生在手、足、额部位上的，吃了当天死。

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两月。全远者，或二年三年。无得活者。惟有陈怀卿家药能解之。或有以菌药涂马鞭头马控上，拂著

手即毒，拭著口即死。出《朝野金载》。

田承肇

王蜀将田承肇常领骑军戍于凤翔。因引骑潜出，解鞍憩于林木之下。面前忽见方圆数尺静地中，有小树子一茎高数尺。并无柯叶，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玩弄，以手上下摩娑。顷刻间，手指如中毒药，苦不禁。于是鞭马归营。至，臂膊已粗于桶。时有村姬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将不救。姬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戏处，喷毒在树木间。扪者树枝立合，致卒。”肇曰：“是也。”急使人就彼□之。果获二蛇，长六七寸。毙之。姬遂禁勒。自膊间趁，渐渐下至于腕，又并趁入食指，尽食指一节，趁之不出，蹙成一毬子许肉丸。遂以利刀断此一节，所患方除。其断下一节，巨如一气毬也。出《玉堂闲话》。

蛇 毒

赵延禧云：“遭恶蛇虺所螫处，帖之艾炷，当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啮即当啮处灸之，引去毒气，即止。”原缺出处，今见《玉堂闲话》。

冶葛鸩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出《朝野金载》。

生在旁边的，吃了几天之内死。生在稍远位置的，一个月或两个月死。生在最远位置的，或二三年内死。没有能活着的。只有陈怀卿家制的解药能解这种菌毒。如果有人将菌毒涂在马鞭鞘、马控上，碰到手就会中毒，沾到嘴上立刻就死。出自《朝野金载》。

田承肇

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将领田承肇曾领兵戍守在凤翔。一次他带领骑兵秘密外出执行任务，在小树林中解下马鞍休息时，田承肇忽然看见面前方圆几尺洁净的地上，有一棵几尺高的小树，没有枝叶，直挺挺地立在那儿，显得特别光滑。田承肇上前玩弄它，用手上下摩娑。立时，他的手指像中了毒似的，疼痛不止。于是他骑马回营。回到营中时，他的臂膊已经肿得像桶那么粗了。当时有个乡村老太太擅长禁咒术，住在深山中，田承肇急忙派人把她召来。这时田承肇已经快不行了。老太太说：“这是胎生七寸蛇玩耍的地方，它的毒汁射在树木上，摸着树的人立刻和树一样也中了蛇毒，遭致死亡。”田承肇说：“是啊。”他忙派人在那个地方挖掘。果然挖到两条长六七寸的小蛇，把它们打死了。老妇人于是施行禁咒之术。先从臂膊间开始赶，慢慢下到手腕处，又一并赶到食指间；全部赶到食指最末的一节时，就赶不出去了，收缩成一球肉丸。就用快刀割断了这一节食指，病患才除掉。割下的这一节食指大得像一个气球。出自《玉堂闲话》。

蛇 毒

赵延禧说：“被蝮蛇咬伤的地方，贴上艾炷，马上灸烤，立刻就能好。不然就会死。凡是被毒蛇咬伤，应该立即在被咬伤的地方灸，引去毒气，就可以了。原来缺出处，如今见于《玉堂闲话》。

冶葛鸩

人吃了野葛立马死。生长野葛的地方，就长有白藤花，它能解野葛的毒。鸩鸟饮水的地方，就有犀牛；犀牛不洗角的地方，人喝了这水一定得死。因为鸩鸟吃蛇的缘故。出自《朝野僉载》。

杂说药

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啄茅茆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张鷟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被蚕啮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马咬者，烧鞭鞘灰涂之。盖取其相

服也。蜘蛛啮者，雄黄末傅之；筋断须续者，取旋覆根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失一。出《朝野金载》。

异疾

绛州僧

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数年，临命终，告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卒。弟子依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致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于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钵中，此虫恒惧，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靛水疗噎疾。出《广五行记》。

杂说药

医书上说，虎中了药箭，吃清泥；野猪中了药箭，拱茅茷而吃。雉鸡被鹰弄伤，把地黄叶贴在伤口上。又，礬石可以毒死老鼠。有个叫张鷟的人曾经做过试验：老鼠中了毒后，就像喝醉了酒一般，也不能辨别人，但却知道寻找泥汁喝。喝完一会儿就恢复了。鸟兽虫物尚且知道解毒，何况人呢！被蚕咬伤的人，用甲虫末来敷伤口；被马咬伤的人，将鞭鞘烧成灰涂在患处。这都是取他们相克的作用。被蜘蛛咬伤的人，将雄黄末敷在伤口上。筋断了须接续的，取来旋覆根绞取它的汁液，把筋对上，涂上旋覆根的汁液包扎好，就能接上，恢复得同原来一样。蜀地的奴仆逃跑时，有许多磕断了筋，用这种方法接治，一百个人没有一个治不好的。出自《朝野金载》。

异疾

绛州僧

唐高宗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和尚得了噎病，咽不下食物。和尚这样病了好几年，临死时，他告诉弟子说：“我气绝之后，可以剖开我的胸部和咽喉，看看有什么东西，要知道其中的因由。”说完就死了。弟子依照他说的剖开了他的胸腔和咽喉，从胸中取出一个东西，形状像鱼但有两个头，满身全是肉鳞。弟子把它放在钵中，它不停地跳跃。弟子玩弄地把食物放在钵中，虽然没看见它吃，但不一会儿，食物全部化成了水。又把各种毒药放进钵中，也全都跟随着溶化了。当时正值仲夏蓝草成熟季节，寺中的和尚们在水边作蓝靛。有一个和尚去了水边，顺便带回了少许蓝靛，把它放到了钵中。这虫很害怕，绕着钵不停地奔跑，一会儿就化成了水。后来，世间就流传着用蓝靛治疗噎病的方法。出自《广五行记》。

崔 爽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鱼，三斗乃足。于后饥，作鲙未成，爽忍饥不禁，遂吐一物，状如虾蟆。自此之后，不复能食鲙矣。出《朝野僉载》。

刘录事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尝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庭，观其下箸。刘初食鲙数碟，忽似小哽，因咯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于茶瓯中，以碟覆之。食未半，怪覆瓯碟倾侧。举视之，向骨珠子已长数寸如人状。座客竞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捽刘，因相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及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语。访其所以，皆不省之。刘自是恶鲙。出《酉阳杂俎》。

句容佐史

句容县佐史能啖鲙至数十斤，恒食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

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累问医人术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扬州，四五日，

崔 爽

唐高宗永徽年间，有个叫崔爽的人，他每次吃生鱼片，要吃三斗才够。后来有一次他饿了，生鱼片还未做成，崔爽忍不住饥饿，就吐出一个东西，形状像蛤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吃生鱼片了。出自《朝野僉载》。

刘录事

和州的刘录事在唐代宗大历年间辞官弃职，住在和州旁县。他每顿能吃好几个人的饭，尤其能吃生鱼片。他曾说自己吃生鱼片从来没有吃饱过。邑客就打了一百多斤鱼，在外面的庭院中集会，观看他吃鱼。开始，刘录事吃了几碟生鱼片，忽然好像有点噎住了，于是“咯”了一下，吐出一个豆粒大小的骨头珠子。他随手把珠子放在茶盅里，用碟盖上。还没吃到一半，他奇怪盖在茶盅上的碟倾到了一边，就拿起来看。他看到方才那颗骨珠子已经长了好几寸，像人的形状似的。在座的客人都争抢着观看。骨珠随看随长，不一会儿就长到人那么大。它猛然揪住刘录事，两个人相互殴斗，打出了血。过了许久，两个人各自走开，一个顺着大厅向西面走，一个转到大厅的左边，都走到了后门。两人相接触后，合成了一个人，就是刘录事。这时他的神情已经呆痴了，半天才能说话。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全然不知。刘录事从此厌恶吃生鱼片。出自《酉阳杂俎》。

句容佐史

句容县佐史每次能吃几十斤生鱼片，总也吃不饱。县令听说他能吃，就拿来一百斤生鱼。佐史很快吃完了。因为吃得太快，他觉得有些气闷，半晌吐出一物，形状像麻鞋底。县令让人把这东西洗净放在生鱼片上，生鱼片全变成了水。问了许多医生和术士，都叫不出它的

名来。县令让小吏拿着到扬州去卖，希望能有认识这种东西的人。他告诫小吏说：“若有买的人，要高抬它的价格，看能给到多少钱。”小吏到了扬州，过了四五天，

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至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即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出《广异记》。

崔融

唐国子司业知制诰崔融病百余日，腹中虫蚀极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须臾而卒。出《朝野僉载》。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姬项瘿者。初微若鸡卵，渐巨如三四升瓶盎。积五年，大如数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簫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积数年，瘿外生小穴如针芒者，不知几亿。每天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谓妻曰：“吾迫以众议，将不能庇于伉俪。送君于无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诚可憎恶。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当为我决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挥挑将及妻前。瘿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獠，跳跃踴而去。即以帛絮裹之，虽瘿疾顿愈，而冥然大渐矣。明日，有黄冠

有个胡人要买。开始要一千钱，一次次往上提价，到三百贯文时，胡人就还价。交易始终没有谈成。有人对胡人说：“这是句容县令家的东西，你一定要买，应该跟他走。”胡人就跟随小吏到了句容县。县令问胡人这是什么东西，胡人说：“这是销化鱼的精灵，也能消融人腹中的病块。有患病的人，用像手指尖大的一片，用绳系上放在病

处，那个病块就化了。我本是国中的太子，小时候得了这种病，父亲为寻找能治这种病的人，悬赏黄金千两。你要是肯卖给我，能获大利。”县令最后卖给他一半。出自《广异记》。

崔融

唐朝时，国子司业知制造崔融病了一百多天了，肚子被虫蛀食，痛得不能忍受。有一个像壁虎似的东西从肛门出来，不一会儿就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刁俊朝

安康有位演奏乐器的艺人叫刁俊朝。他的妻子巴氏女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开始只有鸡蛋大小，渐渐长到能装三四升酒的容器那么大。过了五年，瘤子长到像能装几十斗东西的鼎那么大，重得不能走路。瘤子里面有琴、瑟、笙、磬、埙、篪诸多乐器的演奏声，仔细去听，演奏声很符合音律，清越动听。又过了好几年，瘤子外面生出很多像针芒样的小穴，不计其数。每到天要下雨时，穴中吹出白烟，霏霏如丝如缕，渐渐向高处飘散；白烟集结成云气，雨就立刻降下来。他家的老少都惧怕这个大瘤子，全都请求把她送到远处山洞里。刁俊朝恋恋不舍，就对妻子说：“我迫于大家的意见，不能看在夫妻的情分上保护你。我送你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怎么样？”妻说：“我的这个病确实令人憎恶。送我走我也是死，拆开它我也是死。你就给我拆开它吧，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刁俊朝立即磨快刀，挥刀到妻子面前要挑。就在这时，瘤子中轰然作响，瘤子破裂四散分开，一只大獠猿跳跃着跑了。夫妻二人立刻用帛絮把伤口包扎好。虽然大瘤子消失、病好了，可是他妻子也昏迷不醒病危了。第二天，有位道士

扣门曰：“吾乃昨日瘕中走出之獠也。吾本猕猴之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常与觜船舸将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餽粮，以养孙息。昨者太一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君夫人螭蛭之领，以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为累亦甚矣。今于凤凰山神处，求得少许灵膏，请君涂之，幸当立愈。”俊朝如其言涂之，随手疮合。俊朝因留

黄冠，烹鸡设食。食讫，赏酒欲饮，黄冠因啖喉高歌，又为丝匏琼玉之音，罔不铿锵可爱。既而辞去，莫知所诣。时大定中也。出《续玄怪录》。

李 生

天宝中，有陇西李生自白衣调选桂州参军。既至任，以热病旬余。觉左乳痛不可忍，及视之，隆若痛肿之状。即召医验其脉，医者曰：“脏腑无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痛不可为也。”又旬余，病甚。一日痛溃，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飞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出《宣室志》。

魏 淑

大历中，元察为邛州刺史。而州城将有魏淑者，肤体洪壮，年方四十，亲老妻少。而忽中异疾，无所酸苦，但饮食日损，身体日销耳。医生术士，拱手无措。寒暑未周，即如婴孩焉，不复能行坐语言。其母与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斋。其妻乃以钗股挟之以哺，须臾，能

前来叩门，说：“我就是昨天从瘤子跑出来的猱猿。我本是猕猴精，通晓呼风唤雨。不知为什么就与汉江鬼愁潭的老蛟相交往了，常和他们一起窥视江中船只行来时，乘机把船倾翻，弄到船中的粮食等物，来供养子孙，繁衍后代。前些年天神太一诛杀了鬼愁潭老蛟，搜索他的党羽，我无处躲藏，所以就借你夫人的美项，以藏性命。虽然与你们毫不相干，但是拖累了你们这么多年。今天我在凤凰山神那里要了一点灵膏，请您把它涂在伤口上，希望能立刻就好。”刁俊朝按照他说的给妻子涂上了灵膏。药刚涂上，疮口就愈合了。于是刁俊朝挽留道士，烹鸡摆饭招待他。吃完饭后，主人赊来了酒，正要饮，道士转动歌喉，放声高唱，接着又发出笙、竽、丝弦等美妙动听的乐音，无不铿锵悦耳。后来道士辞别而去，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大定年间的事。出自《续玄怪录》。

李 生

唐玄宗天宝年间，陇西有位李生，从平民调选任桂州参军。李生到任后便染上了热病，已经十多天了。他感觉左乳疼痛难忍，看到这个地方隆起，像痈肿的样子，他立刻找医生验脉。医生说：“五脏六腑里没有别的什么。如果胸中有东西，用嘴攻击你的乳，乳就会痛，但痛不能动啊。”又过了十多天，李生病势加重。一天，痈溃烂了，有一只雉鸡从他左乳中突然飞出，不知落在了哪里。这天夜里，李生就死了。出自《宣室志》。

魏 淑

唐代宗大历年间，元察任邛州刺史。邛州城将中有一个叫魏淑的人，身体高大健壮。魏淑年方四十岁，他的双亲年事已高，妻子尚年轻。忽然，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身体并没有什么疼痛，只是饮食一天天渐少，身体一天天变小。医生术士都毫无办法。不到一年，他就像一个婴儿那么大了，不再能行走、坐立、说话。他的母亲和妻子，轮换着抱他。在魏淑生日这天，他的家人召来位僧人设斋祈祀。他的妻子用钗股挟食物喂他，不一会儿，能

尽一小瓯。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渐长，不半岁，乃复其初。察则授与故职，趋驱气力，且无少异。后十余年，捍蛮，战死于陈。出《集异记》。

皇甫及

皇甫及者，其父为太原少尹，甚钟爱之。及生如常儿，至咸通壬辰岁，年十四矣，忽感异病。非有切肌彻骨之苦，但暴长耳。逾时而身越七尺，带兼数围，长啜大嚼，复三倍于昔矣。明年秋，无疾而逝。出《三水小牍》。

王 布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钱千万，商旅多宾之。有女年十

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细如麻^纒，长寸许，触之痛入骨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塞肉。”遂珍重而去，势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计僧去五六坊，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其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马小蹶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

吃完一小瓯。从这一天起，他一天比一天吃得多，身体也一天天长大。不到半年，就和原来一样了。元察又授给他原来的职位。他快走或策马驰驱，仍然和过去一样有力气。以后的十多年中，他强悍勇猛，最后战死在陈地。出自《集异记》。

皇甫及

皇甫及的父亲是太原少尹，他父亲特别钟爱他。皇甫及出生的时候，和平常的孩子一样。到唐懿宗咸通年间壬辰年，他十四岁时，忽然得了怪异的病。没有切肌透骨的疼痛，只是猛往上长。过了些时日，他的身体就超过了七尺，腰带加长好几围；特别能吃能喝，饭量是过去的三倍。第二年秋天，他没有病就死了。出自《三水小牍》。

王 布

唐顺宗永贞年间，长安东市有一位叫王布的普通百姓，知书达礼，家财千万，商贾们都敬他为上宾。王布有一个女儿，十四五岁，艳丽聪敏。她的两个鼻孔各垂下一条息肉，像皂荚子一样。息肉根细如麻线，长一寸多，碰一下就钻心般疼痛。她的父亲花掉几百万钱为她治疗，也没治好。忽然有一天，一位印度僧人来讨饭，问王布说：“我知道你女儿有怪异的病，让我看一下，我能治。”王布听僧人问很高兴，立刻让僧人见他女儿。僧人取出纯白色药末，吹到他女儿的鼻孔中。过了一会儿摘去息肉，出了一点黄水，病人毫无痛苦。王

布赏给僧人一百两黄金，印度僧人说：“我是修道的人，不接受厚礼，只要这息肉。”于是很珍重地收起息肉离去，疾走如飞。王布也以为他一定是位贤圣。估计僧人走出去有五六个坊，又有一位骑白马、面如美玉的少年叩王布家的门，问：“方才有没有一个胡僧来过？”王布忙把少年请进屋内，详细讲述了印度僧人为他女儿摘除息肉的事情。少年听后叹了口气，不高兴地说：“我的马小跑得慢，竟然落在这个僧人的后面。”王布很惊异，问是怎么回事。少年说：“天帝走失乐神二人，最近

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手而失。出《酉阳杂俎》。

侯又玄

荆州处士侯又玄，尝出郊，厕于荒冢上。及下，跌伤其肘，疮甚。行数百步，逢一老人。问何所若也，又玄具言，且见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药，可封之，十日不开，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视，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余。又玄见兄两臂，忽病疮六七处。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皆成人面。

又江表尝有商人，左臂有疮，悉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瘠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试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出《酉阳杂俎》。

李言吉

金州防御使崔尧封有亲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脸忽痒，而生一小疮。渐长大如鸭卵，其根如弦。恒压其目不能开，尧封每患之。他日饮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觉也，赘既破，中有黄雀，鸣噪而去。出《闻奇录》。

得知，那二人藏在你女儿鼻中。我是天上的人，奉命来取，不料让这

和尚先取走了，我该受到责罚了。”王布刚要施礼，举手之间少年不见了。出自《酉阳杂俎》。

侯又玄

荆州处士侯又玄一次去郊外，在荒坟上解手。他往下走时，跌了一跤摔伤了肘部，伤势很重。走出几百步，他遇见一位老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痛苦。侯又玄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并把自己受伤的肘部给老人看。老人说：“正好我有好药，可以涂上包扎好，十日之内不要打开，一定能好。”侯又玄按照老人说的涂上药包扎好，等十天后拆开看时，这只臂膊掉在了地上。侯又玄弟兄五六人陆续都病了，得病后一定会出血一个多月。侯又玄又看见哥哥的两臂忽然长了六七处疮，小的像榆树钱，大的如钱币，全都像人的脸。

又，江南曾经有一位商人，左臂生了疮，疮全都像人的脸，也没有什么痛苦。商人玩弄地在它口中滴了几滴酒，它的脸也变红了。只要给它食物，它就吃，吃多了会感觉到臂膊的肉发涨。他怀疑里面有胃。有时不给食物吃，这胳膊就瘦下去。有位擅长医术的人，告诉他用金、石、草、木各种药试着给它吃。试到贝母时，这个疮脸就皱眉闭口。商人高兴地说：“这种药一定能治这种脸疮。”于是用小苇筒戳毁它的嘴，把药灌了进去。几天以后疮面结成痂，就痊愈了。出自《酉阳杂俎》。

李言吉

金州防御使崔尧封的亲外甥叫李言吉，左眼睛上眼睑忽然骚痒，而且生了一块小疮。疮渐渐长到像鸭蛋那么大，它的根像弦丝，长期压着眼睛不能睁开。崔尧封每天为他外甥的病忧虑。一天，二人在一起饮酒，崔尧封将李言吉灌醉，用刀割掉他眼睑上的赘瘤。李言吉没有感觉到。赘瘤破后，从里面飞出来一只黄雀，鸣叫着飞走了。出自《闻奇录》。

蒯亮

处士蒯亮，言其所知额角患瘤。医为割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击之，终不伤缺。复有足胫生瘤者。因至亲家，为獠犬所齧，正啮其瘤。其中得针百余枚，皆可用，疾亦愈。出《稽神录》。

蒯 亮

隐士蒯亮说他知道有人额角上长了个瘤子，医生给割开了，得到一颗黑棋子。用大斧子敲击这颗棋子，始终没能损坏它一点。还有一个人小腿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次去亲戚家被疯狗咬了，正好咬在瘤子上。瘤子被咬破，从里面得到了一百多枚针，全都可以用。病也就好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纲 张罔藏 张柬之 陆景融 程行谏

魏元忠

袁天纲

袁天纲，蜀郡成都人。父玘，梁州司仓。祖嵩，周朝历犍为、蒲阳二郡守、车骑将军。曾祖达，梁朝江黄二州刺史，周朝历天水、怀仁二郡守。天纲少孤贫，好道艺，精于相术。唐武德年中为火井令，贞观六年秩满入京。太宗召见，谓天纲曰：“巴蜀古有严君平，朕今有尔，自顾何如？”对曰：“彼不逢时，臣遇圣主，臣当胜也。”

隋大业末，窦轨客游剑南德阳县，与天纲同宿。以贫苦问命，天纲曰：“公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就。从今十年，后必富贵，为圣朝良佐。右辅角起，兼复明净，当于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轨曰：“诚如此言，不敢忘德。”初为益州行台仆射，既至，召天纲谓曰：“前于德阳县相见，

袁天纲

袁天纲是四川成都人。他的父亲袁玘，任梁州司仓；祖父袁嵩，北周时先后担任犍为、蒲阳二郡的郡守和车骑将军；曾祖袁达，梁朝时做过江、黄二州的刺史，周朝时担任过天水、怀仁二郡的郡守。袁天纲少年时孤苦贫寒，他喜欢道术，精通相术。他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担任火井令，唐太宗贞观六年任期届满，来到京城长安。唐太宗召见袁天纲，对他说：“巴蜀古时候有个严君平擅长占卜，我现在有你，你觉得自己和他相比怎么样？”袁天纲回答说：“严君平生不逢时，我遇到了圣明的皇上，我应该能胜过他。”

隋炀帝大业末年，窦轨寄居在剑南德阳县，跟袁天纲住在一起。窦轨当时的境遇贫苦不堪，为此他让袁天纲给他看看面相，预卜一下

未来的命运。袁天纲说：“你前额到发际骨骼隆起，一直连到脑后的玉枕处；你的额角又圆满。十年之后，你一定会富贵的，成为朝廷的贤臣良将。你的右侧下巴隆起，而且明洁光亮，应当以梁、益二州为分界线，树立显赫的功名。”窦轨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不敢忘你的大德。”起初窦轨官任益州行台仆射，他到任后召请袁天纲，对袁说：“从前你我在德阳县相见，

岂忘也？”深礼之，更请为审。天纲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异往时。然目色赤贯童子，语浮面赤，为将多杀人，愿深自诫。”后果多行杀戮。武德九年，轨被征诣京，谓天纲曰：“更得何官？”对曰：“面上佳人，坐位不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蒙圣恩，还来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

天纲初至洛阳，在清化坊安置。朝野归凑，人物常满。是时杜淹、王珪、韦挺三人来见，天纲谓淹曰：“兰台成就，学堂宽广。”谓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当得五品要职。”谓挺曰：“公面似大兽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贵人携接。初为武官。”复语杜淹曰：“二十年外，终恐三贤同被责黜，暂去即还。”淹寻迁侍御史，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王珪为隐太子中允。韦挺自隋末，隐太子引之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雋州。淹等至益州，见天纲泣曰：“袁公前于洛阳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势如此，更为一看。”天纲曰：“公等骨法，大胜往时。不久即回，终当俱享荣贵。”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过益州，造天纲。天纲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职，年寿非天纲所知。王韦二公，在后当得三品，兼有寿。然晚途皆不深遂，韦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赠天纲诗曰：“伊吕深可慕，松乔定是虚。系风终不得，脱屣欲安如。且珍绮素美，当与薜萝疏。既逢杨得意，非复久闲居。”王珪怎么能忘啊！”深厚地礼待他，又请袁天纲为自己相面。袁天纲望了他许久，说：“你的面相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眼睛色红，连着瞳人，说话浮躁，面色赤红。做了武将怕是要多杀人的，但愿你深深地警戒自己。”后来窦轨果然杀戮很多。唐高祖武德九年，窦轨被召往京城。临行前他对袁天纲说：“我这次应召进京，还能得什么官？”袁天纲回答说：“看你脸，面上佳人，坐位不动；额角右侧的光

泽又有喜庆之色。到了京城一定会得到皇上的恩遇，还将回本地任职。”这年窦轨果然被任命为益州都督，重新回到益州。

袁天纲初到洛阳时，在清化坊安顿下来，无论是朝廷中的高官显贵，还是民间的各等人士都往他那里跑，因此他家中常常聚满了人。当时，杜淹、王珪、韦挺三个人来见袁天纲，请他看相。袁天纲对杜淹说：“兰台成就，学堂宽阔。”对王珪说：“这位官人法令成就，而且天庭与地阁相临。从现在算起，十年之内，一定能荣任五品的显要官职。”对韦挺说：“这位官人脸像大兽的脸，文角清晰，一定会得到贵人的提携。刚开始时任武官。”又对杜淹说：“二十年以后，恐怕三位贤士要同时被责罚贬黜，但是是暂时的，很快又会被召回恢复官职的。”不久，杜淹升迁为侍御史。唐高祖武德年间，又任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王珪任隐太子中允。韦挺在隋朝末年由隐太子引荐做了率更。武德六年，三人都被发配，流放到隍州。杜淹三人经过益州时，见了袁天纲哭泣着说：“袁公从前在洛阳说的话，全都像神明的预示啊！今天的情况如此，再给我们看一看相吧。”袁天纲说：“各位的骨法，大大胜过以往。不久就会回来的，最终会都享受荣华富贵的。”到了武德九年六月，三人都被召回京城。回来时又经过益州，三人造访了袁天纲。袁天纲说：“杜公到京城，就能得到三品要职，年寿我就知道了。王、韦二公，在这以后会到得三品官，又都能长寿；但到了晚年在仕途上不能有太大的发展了，韦公更明显一些。”杜淹到了京城，就官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他赠诗给袁天纲说：“伊吕深可慕，松乔定是虚。系风终不得，脱屣欲安如。且珍缙素美，当与薜萝疏。既逢杨得意，非复久闲居。”王珪

寻为侍中，出为同州刺史。韦挺历蒙州刺史，并卒于官。皆如天纲之言。

贞观中，敕追诣九成宫。于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天纲曰：“舍人学堂成就，眉复过目，文才振于海内。头有生骨，犹未大成。后视之全无一品，前视一品可得。然四体虚弱，骨肉不相称，得一品，恐是损寿之征。”后文本官至中书令，寻卒。房玄龄与李素素同见天纲，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纲云：“五品未见，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复问，云：“视房公得何官？”天纲

云：“此人大富贵，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后房公为宰相，李为起居舍人卒。高宗闻往言，令房赠五品官，房奏赠谏议大夫。申公高士廉为天纲曰：“君后更得何官？”天纲曰：“自知相禄已绝，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过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蒋俨，幼时，天纲为占曰：“此子当累年幽禁。后大富贵，从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时禄终。”俨后征辽东，没贼，囚于地阱七年。高丽平定归，得官一如天纲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谓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禄绝，其死矣。”设酒饌，与亲故为别。果有敕至，放致任，遂停禄。后数年卒。李义府侨居于蜀，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谓李曰：“此子七品相，愿公提挈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

不久任侍中，出任同州刺史。韦挺担任了好几年蒙州刺史。他们都死在任上。这一切全都和袁天纲说的一样。

唐太宗贞观年间，皇帝下诏书令袁天纲到九成宫。当时中书舍人岑文本让袁天纲给他看相。袁天纲说：“舍人的学堂成就，眼眉又长过眼睛，文才可在海内名声大振。但是头有生骨，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从后面看完全没有三品官的命相，从前面看可以得到三品官。但是四肢虚弱，骨与肉不相称，如果得到三品位，恐怕是折寿的征兆。”后来，岑文本升任中书令，不久就死了。房玄龄与李审素一同来见袁天纲。房玄龄说：“审素恃才傲物，你先给他看相，看他能得个什么官？”袁天纲说：“五品看不出来，如果是六品以下清要的官还有可能。”李审素不再问他自己的事，说：“您看看房公能得个什么官？”袁天纲说：“这人大富大贵，你要想得到五品官就求他吧。”李审素不信袁天纲的话。后来，房玄龄任宰相，李审素任起居舍人，死在任上。唐高宗听说了袁天纲给房玄龄看相时说过的这些话后，让房玄龄赠封袁天纲五品官职，房玄龄奏请皇上赠封他为谏议大夫。申国公高士廉对袁天纲说：“你今后还能得到什么官？”袁天纲说：“我知道我的官运已经到头了，不会再有了。恐怕我今年四月要有大难。”果然，四月还没过完，袁天纲就去世了。蒲州刺史蒋俨，幼年时袁天纲给他预测说：“这孩子会受多年的牢狱之苦。以后能大富大贵，跟随

某人，官能做到刺史。八十三岁那年八月五日午时，俸禄就终止了。”后来，蒋俨在征伐辽东时，被敌人擒获，被囚禁在地牢中七年。平定高丽后他方得归来，完全像袁天纲说的那样，官做到蒲州刺史。八十三岁时，他对家中人说：“袁公说我八十三岁禄绝，这是死啊！”于是置酒食与亲朋故友告别。这时，果然传来皇帝的圣旨：停职免官，于是停发俸禄。以后又过了几年他才去世。李义府客居在蜀地，袁天纲看见他时，惊奇地说：“这小子贵极人臣，但寿命不长。”于是留他在家中住下，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说：“这孩子有七品的命相，希望你今后多照顾他。”李义府答应了。又问袁天纲自己的寿命有多长，袁天纲回答说：“五十二岁

外，非所知也。”义府后为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乌》，立成。其诗曰：“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但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寿位，皆如天纲之言。

赞皇公李峤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而卒，唯峤已长成矣。母忧之益切，诣天纲。天纲曰：“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为戚。峤时名振，咸望贵达，闻此言不信。其母又请袁生，致饌诊视。云：“定矣。”又请同于书斋连榻而坐寝。袁登床稳睡，李独不寝。至五更忽睡，袁适觉，视李峤无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气绝。初大惊怪，良久侦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抚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贺其母曰：“数候之，皆不得。今方见之矣，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后果如其言。则天朝拜相，而家常贫。是时帝数幸宰相宅，见峤卧青绡帐。帝叹曰：“国相如是，乖大国之体。”赐御用绣罗帐焉。峤寝其中，达晓不安，觉体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当华。故寝不安焉。”帝叹息久之，任意用旧者。峤身材短小，鼻口都无厚相，时意不以重禄待之。其在润州也，充使宣州山采银。时妄传其暴亡，举朝伤叹。

往后，我就知道了。”后来，李义府被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联名推荐。唐太宗召见了，并出了一道试题，让李义府作一首《咏乌》诗。李义府当场写出一首《咏乌》诗：“日里扬朝采，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非常赏识他说：“我将全树借

你，岂只一枝！”从门下典仪破格提拔他为监察御使。后来李义府的官位、寿数全如袁天纲所说的那样。

赞皇人李峤年幼时就有卓越的才能。他的兄弟五人全不到三十岁就死去了，只有李峤长大成人。李峤的母亲越发担心儿子，就到袁天纲那里去让给李峤算命。袁天纲说：“小伙子神气清秀，可惜寿命不长，恐怕活不到三十岁。”李母听了后大为悲伤。李峤这时已经很有名气，家中人都希望他显贵发达，听了袁天纲的话都不相信。李母又请袁天纲，并且安排饭食招待他，让他再仔细看看。袁天纲说：“确定如此。”李母请袁天纲到书斋和李峤同睡在一张床上。袁天纲上床就睡得很平稳，唯独李峤不睡，到五更时分忽然睡去。这时袁天纲正巧醒来，他看李峤没有呼吸，用手试一下，鼻下已经断气。起初袁天纲大惊，察看了许久，发现李峤是用耳朵呼吸。袁天纲推醒李峤，告诉他说：“我找到了答案。”于是起身去向李母道贺，说：“看了好几次面相，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今天才看见。你儿子必定大贵长寿。原来他是像龟一样呼吸啊！能大贵长寿却不能富。”后来果然像袁天纲说的那样。武则天执政期间，李峤官拜宰相，但是家中总是很贫困。这期间，则天皇帝几次到过宰相府，看见李峤睡觉用的帐子是用粗绢做的时，感叹地说：“一国的宰相用这样的帐子，有损我大国的体面。”就赐给他御用的绣罗帐。李峤在绣罗帐里面睡觉，一直到天明也没有睡安稳，觉得身体好像生了病似的，于是自己奏报皇上说：“臣年轻时，看相的人对我说过，不应该侈华，所以睡不安稳。”则天皇帝叹息了许久，任由他用自己的旧帐子。李峤身体短小，鼻子、嘴都没有厚相。按当时人的观念，不应当给他高官厚禄。他在润州期间，担任宣州山采银的官吏。这时谣言传出李峤突然死亡的消息，全朝上下没有不哀伤叹息的。

冬官侍郎张询古，峤之从舅也。闻之甚忧，使诸亲访候其实。适会南使云：“亡实矣。”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时有一人，称善骨法，颇得袁天纲之术，朝贵多窃问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禄位稍薄。”诸人竦听。其人又曰：“李舍人虽有才华，而仪冠耳目鼻口，略无成就者。顷见其加朝散，已忧之矣。”众皆然之。峤竟三秉衡轴，极人臣之贵。然则峤之相难知，而天纲得之。

又陕州刺史王当有女，集州县文武官，令天纲拣婿。天纲曰：“此无贵婿，唯识果毅姚某者，有贵子，可嫁之。中必得力，当从其言嫁之。”时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时年二十三，好猎，都未知书。常诣一亲表饮，遇相者谓之曰：“公后富贵。”言讫而去。姚追而问之，相者曰：“公甚贵，为宰相。”归以告其母，母劝令读书。崇遂割放鹰鹞，折节勤学。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纲有子客师，传其父业，所言亦验。客师官为廩牺令。显庆中，与贾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银合合一鼠，令诸术数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师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师尝与一书生同过江。登舟，遍视舟中人颜色，谓同侣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语曰：“吾见舟中数十人，

冬官侍郎张询古是李峤的堂舅，他听到这一噩耗后特别忧伤，让许多亲戚去探访这个消息的真伪。正好遇到从南边来的使臣，说：“李峤是真的死了。”张询古痛哭流涕，朝中的许多官员都来安慰他。当时有一个人自称擅长相骨法，学到了很多袁天纲的相术。朝中许多显贵的官员都私下来问他关于李峤的事。这个人说：“早就知道李峤舍人俸禄稍薄的面相。”去问的人都洗耳恭听。这个人又说：“李舍人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从相貌上看，他的耳朵、眼睛、嘴和鼻子全都没有富贵相。不久前见他做了朝散大夫，就替他担心了。”众人都认为他说得对。李峤竟然三次出任执掌中枢的要职，地位在众朝臣之上。由此说来李峤的骨相的确难以预测，然而袁天纲却能预测出来。

又，陕州刺史王当有个女儿，他将州县的文武官员都召集到一块儿，让袁天纲给他女儿选个女婿。袁天纲说：“这地方没有你女儿的女婿。我只知道有位姓姚的果毅都尉，他家有一位贵公子，你可以将女儿嫁给他。选中他一定能借力的，要依这话把女儿嫁给他。”当时的人都觉得好笑。这位贵子就是姚元崇，他当时二十三岁，喜欢打猎，没有读过一点书。姚元崇一次到表亲家饮酒，遇到一位相人对他：“你以后能富贵。”说完就走了。姚元崇追上去问他，相人说：“你能大富大贵，能当宰相。”姚元崇回家后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就劝他读书。于是姚元崇不再架鹰打猎了，他一改过去的志向和行为，勤奋读书。他以挽郎之职入朝做官，一直升到宰相。袁天纲有个

儿子叫袁客师，继承父业，他说的话也很灵验。袁客师官任廩牺令。唐高宗显庆年间，袁客师凭着他的相术与贾文通一起去侍奉皇帝。高宗用银盒装一只老鼠，让在场的几位相、卜术人猜里面是什么。这些术人都说是一只老鼠。袁客师也说：“是老鼠，然而放里面一只，拿出来是四只。”那只老鼠放入盒中后，已生下三只小老鼠，打开盒，里面果然是四只老鼠。袁客师曾与一位书生一同过江。上船后，他看遍了船中人的气色，对同伴说：“不能着急！”于是二人相挽着下船上岸。他偷偷地说：“我看见船上几十个人，

皆鼻下黑气，大厄不久。岂可知而从之，但少留。”舟未发间，忽见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负担驱驴登舟。客师见此人，仍谓侣曰：“可以行矣，贵人在内，吾侪无忧矣。”登舟而发，至中流，风涛忽起，危惧虽甚，终济焉。询驱驴丈夫，乃是娄师德也。后位至纳言焉。出《定命录》。

张罔藏

张罔藏善相，与袁天纲齐名。有河东裴某，年五十三为三卫。当夏季番，入京至浚水西店买饭。同坐有一老人谓裴曰：“贵人。”裴因对曰：“某今年五十三，尚为三卫，岂望官爵，老父奈何谓仆为贵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从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毕便别。乃张罔藏也。裴至京，当番已二十一日，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召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葶拨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书，使与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进拟。数日，太宗气疾又发，又服葶拨差。因问前三卫得何官，中书云：“未审与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当日得官。”其日，特恩与三品正员京官，拜鸿胪卿。累迁至本州刺史。

刘仁轨，尉氏人。年七八岁时，罔藏过其门见焉。谓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当有贵禄。宜保养教诲之。”

鼻子下都有黑气，不久就要有大难。既然已经知道了，怎能还跟他们一起去？还是停留一下吧。”船还没开，忽然看见一位男人，神色高

朗不凡，跛一只脚，挑着担子，赶着驴上船。袁客师看这个人上船，就对同伴说：“我们可以走了，贵人在里面，我们不用担忧了。”他们上船后，船就开走了。到了中流，风涛忽然大作，虽然危险惊惧，最后还是安全渡过了江。询问赶驴的男人，原来是娄师德。后来娄师德担任了门下省的纳言。出自《定命录》。

张罔藏

张罔藏擅长相术，与袁天纲齐名。河东有位姓裴的，五十三岁了才在禁卫军中担任三卫的官职。裴某夏天轮值，他进京走到浐水西店买饭，和他同座的一位老人对他说：“你是贵人啊！”裴某回答说：“我今年都五十三岁了，才是一个三卫，怎么能指望什么官爵。老先生您为什么称我‘贵人’呀？”老人笑着说：“你自己不知道罢了。从今天算起二十五天内，你能得到三品官。”说完就离去了。这位老人就是张罔藏。裴某到了京城，轮值已二十一天，正赶上太宗皇帝哮喘病发作，请良医，服妙药，都不见效，终日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太宗皇帝颁下诏书，三卫以上、朝官以下，都可以进献医治此病的药方。裴某按例进献一方：用奶煎荜拨。服用后太宗的病就好了。太宗皇帝命令中书省，给裴某授任一个五品官职。宰相犹豫不决，没敢拟制任职令呈报皇上。过了几天，太宗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又服用奶煎荜拨止住了哮喘。于是询问前几天那个进献药方的人授予了什么官。中书令说：“没有审定好是给五品文官，还是五品武官。”太宗听后生气地说：“救一位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子活命的人，为什么不授予官职？假若治好了你宰相的病，一定当天就能得到官职了！”这天，太宗皇帝特别恩赐裴某三品正员京官，官拜鸿胪卿。以后裴某多次升迁，一直升任本州刺史。

刘仁轨是尉氏人。七八岁时，张罔藏从他家门前经过看见他，对他父母说：“这孩子骨相很奇异，能做高官，要好好培养教育他。”

后仁轨为陈仓尉，罔藏时被流剑南，经岐州过。冯长命为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无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轨，凜然变色。却谓冯使君曰：“得贵人也。”遂细看之，后至仆射。谓之曰：“仆二十年前，于尉

氏见一小儿，其骨法与公相类，当时不问姓名，不知谁耳。”轨笑曰：“尉氏小儿，仁轨是也。”罔藏曰：“公不离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后从给事中出为青州刺史，知海运，遭风失船，被河间公李义府譖之。差御史袁异式推之，大理断死，特敕免死除名。于辽东效力，入为大司宪，竟位至左仆射。

卢嘉场有庄田在许州，与表丈人河清张某邻近。张任监察御史，丁忧。及终制，携嘉场同诣张罔藏，其时嘉场年尚韶髫，张入见罔藏。立嘉场于中门外。张谓罔藏曰：“服终欲见宰执，不知何如？”罔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纵迁，不过省郎。”言毕，罔藏相送出门。忽见嘉场，谓张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儿，此儿甚贵而寿，典十郡已上。”后嘉场历十郡守，寿至八十。

魏齐公元忠少时，曾谒罔藏，罔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非徒行耳，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舌，不尽勤勤之意耶。且穷通贫贱，自属苍苍，何预公焉。”因拂衣而去。罔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禄，正在怒中。后当位极人臣。”

后来刘仁轨做了陈仓县尉。这时，张罔藏被流放到剑南，经过岐州。冯长命任岐州刺史，让张罔藏给判司以下的属员看相，结果是没有能任到五品官职的。张罔藏出来时遇见刘仁轨，他突然变得非常严肃，回头对冯刺史说：“得见贵人了！”于是仔细相看刘仁轨。后来，刘仁轨升到仆射，张罔藏对他说：“二十年前，我在尉氏看见过一个小孩，他的骨相与你类似。当时没有问姓名，不知是谁。”刘仁轨笑着说：“尉氏小儿就是我啊！”张罔藏说：“你离不开四品，若犯大罪，就能升任三品以上。”后来，刘仁轨从给事中出任青州刺史，主持海上运输工作，出航时遇到大风，船沉海中，被河间人李义府诬陷。朝廷派遣御史袁异式推究审理这一案子，刘仁轨被大理寺判处死刑。皇上特别下达一份诏书，免去刘仁轨的死刑，将他从官册上除名。后来刘仁轨在辽东效力，并且调回京城任大司宪，最终升任左仆射。

卢嘉场在许州有一座庄园，与表丈人河清人张某邻近。张某任监察御史，当时父母去世在家守孝。待到守孝期满后，张御史带着卢嘉场一同去张罔藏家。这时的卢嘉场尚在刚刚换牙的年龄。张御史进里

面去见张罔藏，把卢嘉场留在中门外面。张御史对张罔藏说：“服完孝后我想去见见宰相等朝中的重臣，不知怎么样？”张罔藏说：“你这次回京还是官任原职，纵然能升迁，也不过是入省为郎。”说完，张罔藏送张御史出门。他忽然看见卢嘉场，就对张御史说：“你的官爵还不如这个小孩。这孩子的面相特别显贵，而且长寿，能掌管十郡以上。”后来卢嘉场历任十个郡的郡守，活到八十岁。

齐国公魏元忠年轻时，曾经拜访过张罔藏，张罔藏待他特别冷淡。魏元忠问张罔藏自己的命运如何，他不回答。魏元忠大怒，说：“我不远千里带着干粮来找你，要知道我不是空着手走路啊！以为你一定能给予我指教，你却闭口不语，仿佛舌头是木头做的。你完全没有诚意！但是人的困厄显达、富贵贫贱都是上天旨意，你能预测出什么呢？”于是拂衣而去。张罔藏忙站起身说：“你的相禄，正在发怒中才能看出来。以后你一定位极人臣。”

高敬言为雍州法曹，罔藏书之云：“从此得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经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风，改虢州刺史。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为给事中，当直，则天顾问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亲？”士廉云：“是臣侄。”后则天问敬言，敬言云：“臣贯山东，士廉勋贵，与臣同宗，非臣近属。”则天向士廉说之，士廉云：“敬言甚无景行，臣曾嗔责伊，乃不认臣。”则天怪怒，乃出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犹在，敬言辞去，公主怒而不见。遂更不得改。经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后朝廷知屈，追入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风，则天命与一近小州养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罔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选同诣罔藏。罔藏云：“公三人并得宰相，然姚最富贵，出入数度为相。”后皆如言。出《定命录》。

张柬之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后当位极人臣。”众莫之信。后应制策被落。则天怪中第人少，令于所落人中更拣。有司奏一人策好，缘书写不中程律，故退。则天览之，以为奇

才。召入，问策中事，特异之。既收上第，拜王屋县尉。后至宰相，封汉阳王。出《定命录》。

高敬言任雍州法曹，张罔藏写信给他说：“你从此以后能得到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等官职。过了十年，你就可以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两年后患风疾，改任虢州刺史，这是你的归宿。这时你已经七十三岁了。”待到高敬言任给事中时，一天他值班，则天皇后问高士廉，说：“高敬言是你什么亲戚？”高士廉说：“是我侄儿。”后来武则天问高敬言，高敬言说：“我籍贯山东，高士廉是功臣权贵，和我是同宗，不是近亲。”则天皇后向高士廉说了这件事，高士廉说：“高敬言德行不好，我曾怒斥过他，所以他就不认我。”则天皇后怪怒高敬言，就降职让他出京改任果州刺史。当时高士廉、太平公主尚在，临行前高敬言向太平公主辞行，公主生气不见高敬言。于是降职之事更不能改变了。过了几年，太平公主、高士廉都去世了。后来朝廷知道高敬言冤屈，将他请回京城升任刑部侍郎。他忽然患了风疾，则天皇后让给他就近安排在一个小州上养病。于是改任为虢州刺史。高敬言病逝那年七十三岁。全都和张罔藏当年说的相同。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一次在朝廷选拔官吏时，一同到张罔藏那儿求问官运。张罔藏说：“你们三人都能任宰相。然而姚元崇最富贵，能多次为相。”后来，这三个人的命运都像张罔藏所预言的那样。出自《定命录》。

张柬之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时，已经六十三岁了。有位擅长相术的人说：“以后你能够位极人臣。”众人都不相信他的话。后来，张柬之应制策选官落了榜。武则天责备中第的人太少，命令另外从落选的人中挑选。有司上报武则天说：“有一人策对得很好，因为书写不合规范，所以未被选中。”武则天看了他的策对后，认为这人是奇才，于是召见张柬之进宫。武则天考问他制策中的问题，认为他与众不同，立刻选张柬之为第一名，授任他为王屋县尉。后来，张柬之一直升任当朝宰相，封汉阳王。出自《定命录》。

陆景融

陆景融为新郑令。有客谓之曰：“公从今三十年，当为此州刺史，然于法曹厅上坐。”陆公不信。时陆公记法曹厅有桐树。后果三十年为郑州刺史，所坐厅前有桐树。因而问之，乃云：“此厅本是法曹厅，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厅为刺史厅。”方知言应。出《定命录》。

程行谏

程行谏年六十任陈留县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尝侮之。后有一老人造谒，因言其官寿。俄而县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诸君官寿，皆不如程公。程公从今已后，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及仆射有厄。”皆不之信。于时行谏妹夫新授绛州一县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恶。老人见云：“夫人婿今已病，去绛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忧闷便发，去州八十里，凶问果至。程公后为御史大夫，九十余卒，后赠仆射右相。果如所言。出《定命录》。

魏元忠

相国魏元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皆宋人。咸负材器，少相友善。年将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见之，异礼相接。自谓曰：“古人称方以类聚，信乎？魏公当位极人臣，

陆景融

陆景融任新郑县令时，有位门客对他说：“您从现在起三十年，应该任这个州的刺史，却在法曹堂上办公。”陆景融不信，当时，他记住了法曹堂有棵桐树。果然三十年后，陆景融任郑州刺史，他坐的大堂前边有棵桐树。陆景融询问了这个问题，有人回答说：“这儿本来是法曹堂，前任刺史嫌办公的地方窄小就将它打通了，作为刺史的大堂。”陆景融这才知道当年那位门客说的话应验了。出自《定命录》。

程行谏

程行谏六十岁那年任陈留县尉，同僚们因为他年岁大职位低，常常欺侮他。后来，有一位老人拜见他，谈话中谈起了他的官运与寿数。不一会儿县里的官员也都来了，这些人还像往常一样争相欺侮、捉弄程行谏。老人说：“你们这些人的官运与寿数都不如程县尉。从今往后，他有三十一任官运，能活九十岁以上。他会一直升任御史大夫，待到任仆射时，将有大难。”所有的人都不信老人的这种预测。当时，程行谏的妹夫新近被授任绛州一个县的县令，他妹妹想要到丈夫任职的地方去，让老人预测一下吉凶。老人见到程行谏的妹妹时说：“夫人的丈夫现在已经有病了，当你走到离绛州八十里路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凶信的。”程行谏的妹妹忧郁烦闷地起程上路了，离绛州八十里时，果然传来她丈夫的凶信。程行谏后来任御史大夫，九十多岁才去世，死后被追赠为仆射右丞相。这一切，果然都像老人当年预测的那样。出自《定命录》。

魏元忠

丞相魏元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都是宋人，都很有才气，两人从小就要好。年近三十两人还都没有功名。有位擅长相术的人看见他们后，用特殊的礼节接待他们。他对魏元忠说：“古人说物以类聚，真的吗？魏公官能做到为人臣子的最高一级，

声名烜赫。执心忠谏，直谅不回，必作栋干，为国元辅。贵则贵矣，然命多蹇剥，时有忧惧，皆是登相位已前事，不足为虞。但可当事便行，闻言则应。”谓郑公曰：“足下金章紫绶，命禄无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无贬黜，寿复遐长。”元忠复请曰：“禄始何岁？秩终何地？”对曰：“今年若献书，禄斯进矣。罢相之后，出巡江徼，秩将终矣。”遂以其年，于凉宫上书陈事。久无进止，粮尽却归。路逢故人，惠以缣帛，却至凉宫，已有恩敕召入。拜校书，后迁中丞大夫。中间忤旨犯权，累遭谴责，下狱穷问。每欲引决，辄忆相者之言，复自宽解。但益肮脏言事，未尝屈其志而抑其辞，终免于祸，而登宰辅焉。自仆射窜谪于南郡，江行数日，病困。乃曰：“吾终此乎。”果

卒。出《定命录》。

声名显赫。你为官一定是忠诚正直，诚信而不行邪僻，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朝中的重臣。你的面相贵是贵，然而你命运多曲折，不时有忧患。这些都是登上相位以前的事，不必担心。只要遇事就去做，听到话就应和即可。”这位相士又对郑惟忠说：“您将来金章紫绶，福寿无边。既能进入三品高官的行列，也能升任八位重臣之一。你做官不会被贬职，你的寿数也长久。”魏元忠又请教说：“我的俸禄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官在什么地方结束？”相士回答说：“你今年如果向皇上上书进言，俸禄就来了。罢相位之后，外出到江边巡行，俸禄就终止了。”魏元忠就在这一年，在凉宫上书陈事，却好长时间没有回音。这时盘缠已经用完了，他就往回走。路上遇到了一位熟人，送给他丝和绢等，他又返回了凉宫。这时皇上已经降下诏书，召魏元忠进宫，授予他校书的官职。后来升任中丞大夫。这期间他因违逆圣命，触犯了权贵，多次遭到责罚，被下狱追究。每当他想自杀时，就回忆起当年相士说过的话，又自己宽慰自己。他只是越来越刚直不阿地抨击时政，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志向，收敛自己的言辞。最后他还是免除了祸患，登上了宰相的高位。后来，魏元忠从仆射被贬官到南郡任刺史，在江边巡行了几天后病势沉重。魏元忠说：“我就死在这里了吗？”果然他死在了这里。出自《定命录》。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禄山 孙思邈 孙 生 衡 相

马禄师 李含章 尚 衡 柳 芳 陈 昭

卢齐卿 梁十二 冯 七 马 生

裴光庭

姚元崇，开元初为中书令。有善相者来见，元崇令密于朝堂。目诸官后当为宰辅者，见裴光庭白之。时光庭为武官，姚公命至宅与语，复使相者于堂中垂帘重申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与裴君言，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宁有其禄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仆之所述者命也。才与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后裴公果为宰相数年，及在庙堂，亦称名相。出《定命录》。

安禄山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

裴光庭

姚元崇在唐玄宗开元初年任中书令。有位相士来拜见他，姚元崇让这位相士隐藏在大殿旁边，暗中察看各位官员以后有谁能担任宰相之职。相士看见裴光庭时说：“这个人可以任宰相。”当时，裴光庭是位武官。姚元崇让裴光庭到家中，说有话要和他谈，又让相士藏在堂中门帘后面重新审看裴光庭。裴光庭走后，相士说：“一定就是这个人。”姚元崇说：“听说宰相是能够辅佐天子成就大业的人，不是这样的人是不可以担任宰相重任的。刚才我和裴光庭谈话，他不是那种善于应对时务的人，学问又浅，怎么能任宰相呢？”相士说：“您所说的是才气，我所说的是命。才与命本来就不同。”姚元崇不相信相士说

的话，也不再说什么了。后来，裴光庭果然担任了好几年宰相，在朝廷中也算得上名相。出自《定命录》。

安禄山

唐玄宗在勤政楼设御宴招待文武百官，楼下还安排了各种杂艺表演。玄宗与安禄山一同坐在东间观看。后来继位的肃宗

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异相，我欲襁之故耳。”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无能为也。”终不杀之。禄山初为韩公张仁愿帐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禄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黑子，禄山因洗而窃窥之。仁愿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汝独窃视之，岂汝亦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之。比将军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愿观而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宠荐焉。出《定命录》。

孙思邈

孙思邈年百余岁，善医术。谓高仲舒曰：“君有贵相，当数政刺史。若为齐州刺史，邈有一儿作尉，事使君，虽合得杖，君当忆老人言，愿放之。”后果如其言，已剥其衣讫，忽记忆，遂放。出《定命录》。

孙 生

有孙生者不载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为万年尉，贬桐庐县丞。孙生曰：“此二公位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

劝谏说：“儿臣读遍古往今来的所有典籍，也没有臣下与君王坐在一起看戏的记载。”唐玄宗说：“安禄山相貌奇特，我是想借他祭祷除邪啊！”唐玄宗曾与安禄山一起在夜间饮宴，安禄山喝醉后，躺下变成一头猪，却长着龙的头。手下人忙去禀报唐玄宗。玄宗皇帝说：“他

是一头猪龙，没有什么作为！”终于没有杀他。开始时安禄山在韩国公张仁愿帐下做一名走使小吏，张仁愿经常让安禄山给他洗脚。张仁愿脚下有一颗黑痣，安禄山趁给他洗脚时偷看那颗痣。张仁愿望着安禄山笑着说：“黑痣是我的贵相，唯独你偷偷观察它，难道你也有吗？”安禄山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不巧的是我的两只脚上都有痣，比将军的颜色黑而大，竟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兆头？”张仁愿看了安禄山脚上的痣后很惊异，越发亲近、厚待他了，让他做了自己的义子。此后张仁愿更加宠幸安禄山，并极力向朝廷推荐他。出自《定命录》。

孙思邈

孙思邈活了一百多岁，他擅长医术。他曾对高仲舒说：“你生有贵人的相貌，应该担任几年刺史的官职。如果你任齐州刺史，我有一个儿子在你那任尉官，侍奉刺史您。将来他会触犯刑律受杖刑，您要记住我这位百岁老人今天说的话，希望能免除他的杖刑。”后来，果然如孙思邈所说的那样。孙思邈的儿子衣服已经被扒下来，就要对他行杖刑，高仲舒忽然想起当年孙思邈的这番话，于是放了他。出自《定命录》。

孙 生

有一位姓孙的读书人，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孙生擅长相术。一次，他因事来到睦州，睦州的郡守让他给手下所有的僚属相面。当时，房琯任司户，崔涣任万年县县尉，他俩都被降职到桐庐县任县丞。孙生指着房琯和崔涣说：“这二位官人，将来都能做宰相。尤其是房官人，皇帝的玺印应该归他掌管。崔官人

后为杭州刺史，某虽不睹，然尚蒙其恩惠。”既后房以赍册文，自蜀至灵武授肃宗。崔果为杭州，下车访生，则已亡歿旬日矣。因署其子为牙将，以彩帛赠恤其家。出《广德神异录》。

衡 相

开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来，人谓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时李林甫为太子谕德，往见之。入门，则郑少微、严粦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谓李公曰：“自仆至此，见人众矣，未有如公贵者也。且国家以刑法为重，则公典司寇之职。朝廷以铨管为先，则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笔，当节制之选。加以列茅分土，穷荣极盛，主恩绸缪，又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数四，握中枢之务，载盈二九，搢绅仰威，黎庶瞻惠，将古所未有也。”顾严郑曰：“预闻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礼奉，否则悔吝生矣。”时严郑各负才名，李尤声誉未达。二公有轘轹之心，及闻相者言，以为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复问。李因辞去。后李公拜中书，郑时已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谓郑曰：“曩者宣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说，乃微有中者。”无何，郑出为岐

以后能迁任杭州刺史。到那时，我虽然看不到崔县丞的富贵荣耀，但是还能蒙受他的恩惠。”这以后不久，房琯带着唐玄宗册封肃宗的诏书，从四川到灵武授予肃宗。崔涣果然任杭州刺史，上任时途经孙生家下车去拜访他，然而孙生已经去世十来天了。崔涣就让孙生的儿子在自己手下做了一名牙将，并赠送彩色丝绢给孙生的家属。出自《广德神异录》。

衡 相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位不知叫什么名字的相士，自己说是从衡山来的，人们就叫他“衡相”。他住在京城的宣平里。当时李林甫任太子谕德，一天，他去拜访衡相。进了屋门，他看见郑少微、严粦已经坐在中厅里。衡相请李林甫入坐，对他说：“自从我到这里来，见过很多人，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贵相的人呢。而且国家把刑法看得很重要时，你就能出任司寇，掌管刑罚；朝廷把量才授官的准则放在首位时，你就能坐在宰相的位置上，举才用士选授官吏。同时你还执掌着记勋的丹册，根据每个人功勋的大小，选任节度使，向他们分封侯位，赐给土地。你的荣华富贵能达到顶点。圣上对你已经是情重恩厚，还望你进一步与圣上和谐、融洽。这样你就能兼任南方省份的官吏，并且你的职位不断升高，直到掌握朝廷中枢要务，就达到了鼎盛

至极。那时，官宦士绅们将仰仗您的恩威，黎民百姓们将受到您的恩惠，将是从古到今也未曾有过的啊！”衡相看了看严杲和郑少微说：“先听听这个人的，并没有什么不好。你二人应该更加敬奉礼待他，不然要悔恨终生的。”当时严杲和郑少微都已经很有名气了，而李林甫的声誉还不够显赫。严杲和郑少微有超过李林甫之心，听衡相这样说，认为不是那么回事，二人就谦恭地站起来，也就不再让他看相了。李林甫也告辞回去了。后来，李林甫升任中书令。这时郑少微已经做了刑部侍郎。他们在一起述说往事时，李林甫对郑少微说：“以前宣平里那位看相的人，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话，哪有几句被他说中的啊！”不久，郑少微由朝官改任岐州刺史，与所亲话其事。末期，又贬为万州司马。严自郎中，亦牧远郡。出《定命录》。

又

李林甫少孤，为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时林甫年十岁，与诸儿戏于路旁。有老父叹而目焉，人问之。老父曰：“富贵诚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后当为中书令，凡二十年。所叹与凡小戏谁辨也。”出《定命录》。

马禄师

武功马禄师善相，长安主簿萧璿与县尉李峤、李全昌同诣求决。马生云：“三人俱贵达。大李少府，位极人臣，声名振耀，南省官无不虚任，三入中书。小李少府，亦有清资，得五品已上要官，位终卿监。萧主簿中年湮沉，晚达亦大富贵。从今后十年，家有大难，兄弟并流，唯公与一弟获全。又十年之后，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当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时，为其断割。”后璿离长安任，作秘书郎。则天既贵，皇后王氏破灭。萧璿是其外姻，举家流窜。兄弟六人，配向岭南。唯璿与弟瑗，配辽东。无何有处置流移使出，岭南者俱死，唯辽东者获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余年。至神龙初，方蒙洗涤。其时李峤作相，于街中忽逢璿。使人问是萧秘书郎，因谓之

曰：“公岂忘武功

州刺史，就向他的亲朋好友讲了这件事情。不到一年，郑少微又被降职任万州司马。严杲也从郎中的职位上被贬官到边远的地方去了。出自《定命录》。

又

李林甫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被他的姨娘元氏收养，住在伊川。李林甫十岁时，与几个小孩在路边玩耍，一位老翁感叹地望着李林甫。有人问老翁，老翁说：“真是富贵自己不知道啊！”老人指着李林甫说：“这个孩子以后能做中书令，大概也就二十年以后吧。我感叹的是他与这些平常的小孩在一起玩耍，有谁能辨别出来他是未来的宰相呢？”出自《定命录》。

马禄师

武功县的马禄师擅长给人相面。长安主簿萧璿与县尉李峤、李全昌一同到他那里去求他给看个结果。马禄师说：“你三人全都能发达显贵。大李少府的官位能达到为人臣子的最高一级，并将名振四海，声耀天下。但是所任的南方各省的官都是虚职，能三次进入中书省任职。小李少府也有高贵显要的官职，得五品以上重要职务，直到做到卿监。萧主簿中年被埋没，晚年能发达，也是大富大贵。从现在起十年以后，你家有大难，兄弟一起被流放，只有你和一个兄弟能够保全生命。再过十年之后才能再次得官。遇到大李少府在朝中执政，能得到荐举任用。小李少府进入省官时，为他裁决。”后来萧璿离开长安到别的地方任职，作秘书郎。武则天执掌朝政后，王皇后被诛灭。萧璿是王皇后的外戚，因此受牵连，全家被流放。兄弟六人被发配到岭南，只有萧璿与弟弟萧瑗被发配到辽东。不久有处置流亡之人的使者来到，发配到岭南的人都死了，只有发配到辽东的萧璿兄弟二人保全了生命。兄弟二人逃亡在外十多年，到神龙初年才得到昭雪。这时候李峤已经做了宰相，一天他在街上忽然遇到萧璿，派人去询问才知道是萧秘书郎，便对萧璿说：“你怎么忘了当年武功县的

马生之言乎？”于是擢用。时小李少府作刑部员外，判还其家。萧公竟历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余政。出《定命录》。

李含章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制时，与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场并坐，亲见其事。后官更不停，不逾二十年，拜中书令赵国公，实食封五百户。又圆微当作司勋员外，释服往见会昌寺克慎师。师笑云：“人皆自台入省，公乃自省入台。从此常合在枪槊中行，后当大贵。”无何为刑部员外兼侍御史，充剑南节度留后。入剑门后，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勋业。崔初入蜀，常于亲知自说如此。出《定命录》。

尚 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时游戏，曾脱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见之曰：“此儿已后，当亦脱碧著紫矣。”后衡为濮阳丞，遇安禄山反，守节不受贼官。将军某乙使衡将绯衣鱼袋，差摄一官，衡不肯受曰：“吾当脱碧著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有敕命改官赐紫。于是脱碧著紫。衡自又云：

马禄师说的话了呢？”于是，李峤任用了萧璿。这时，小李少府作刑部员外，被革职还乡。萧璿竟然多次担次朝内朝外的显要官职，一直升到殿内崇班，任三品官十多次。出自《定命录》。

李含章

崔圆微想去考进士时，在魏县见到管市场的李含章。李含章说：“你应当是武官出身，能不停地升迁，直到宰相。”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崔圆微去应选拔将帅的举科考试。稍后他又在河南府充当乡贡进士。这天他正在福唐观看考试，正巧遇到皇上下达诏书，让就便

在试场中选拔将领。崔圆微被选中，授予执戟参谋河西军事之职。参加制科考试时他和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在同一考场，坐在一起，窦公衡亲眼看见了这件事情。后来，崔圆微不停地升迁，不到二十年，升任中书令，封赵国公，实际封赐他食禄五百户。又，崔圆微应当作司勋员外郎，他脱下朝服换上便装去会昌寺拜访克慎禅师。克慎禅师笑着说：“人家都是从御史台进入中书省，您却从中书省进入御史台。从今往后，你会常在兵戈中行走，以后一定能显贵。”不久，崔圆微任刑部员外兼侍御史，担当剑南节度留后，总摄剑南的军政要务。他到剑门后，每次行动常遇到战事。不到一年，便建功立业。崔圆微初到四川时，自己常在亲朋中说起这些事。出自《定命录》。

尚 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年时，一次在外面玩耍，脱掉了青绿色的外衣，只穿着一件紫色的衣衫。有一位擅长相面的人看见了，说：“这小孩以后应该也是脱绿穿紫。”后来尚衡任濮阳县丞时，遇上安禄山叛乱。尚衡坚守节操，不接受贼党赐给他的官位。将军某乙派人给尚衡送去象征权位的红色官服和鱼袋，授给他一个临时的官职。尚衡不肯接受，说：“我应该脱绿穿紫，这不是我的衣服。”不到一个月，尚衡便接到皇上的诏命，命他改任官职，赐赠给他紫色官服。于是，尚衡脱绿着紫。尚衡自己又说：

“当作七十政。”今历十余政，已为中丞大夫矣。出《定命录》。

柳 芳

柳芳尝应进士举，累岁不及第。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绂，亦有畿赤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粗故，客咸轻焉。有善相者，众情属之，独谓芳曰：“柳子合无兄弟姊妹，无庄田资产，孑然一身，羁旅辛苦甚多。后二年当及第，后禄位不歇。一座之客，寿命官禄，皆不如君。”诸客都不之信。后二年果及第，历校书郎畿尉丞，游索于梁宋间。遇太常博士有阙，工部侍郎韦述知其才，通明谱第，又识古今仪注，遂举之于宰辅，恩敕除太常博士。时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

矣。出《定命录》。

陈 昭

仆射房琯、相国崔涣并曾贬任睦歙州官。时有婺州人陈昭见之云：“后二公并为宰相，然崔公为一大使，来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时拜相。崔后为选补使，巡按江东。至苏杭间，崔公自说。出《定命录》。

卢齐卿

卢齐卿有知人之鉴。年六七岁时性慢率，诸叔父每令一奴人随后。至十五六好夜起，于后园空庭中坐。奴见

“我应当作七十任官。”现在尚衡作了十多任官，已经是中丞大夫了。出自《定命录》。

柳 芳

柳芳曾参加进士考试，接连好几年都未考中。一次他参加朝廷官员的宴会，同座的八九个人都是大权在握的要员，也有的是京城所属及附近各县的地方官。柳芳坐在最后边，而且他穿的是粗布的旧衣服，同座的人都很瞧不起他。席上有位擅长看相的人，大家都请他看相。他只对柳芳说：“柳先生，你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庄田资产，孤单一人，作客在外会有许多的艰辛。过两年会考中，以后禄位就不会停止。在座的各位无论寿命还是官禄，都不如你。”在座的客人都不信他的话。过了两年，柳芳科考果然得中，担任校书郎、京城辖县的尉丞，游历在商丘、大梁之间。后来遇到朝中太常博士这一职位空缺，工部侍郎韦述知道柳芳有才学，通晓谱系，还懂得古今的礼仪制度，于是把柳芳荐举给宰相。皇上颁下诏书，授予柳芳太常博士一职。这时，当年朝士宴会上的众客人已经有六七人不在人世了。出自《定命录》。

陈 昭

仆射房琯、相国崔涣当年曾经一同被贬到睦、歙二州任州官。当时有个叫陈昭的婺州人看见他俩，说：“以后二公将一齐任宰相，但是崔公将任重要使节，出巡江南。”到了唐肃宗至德初年，玄宗皇上来蜀中，房琯、崔涣同时被授任宰相。后来崔涣被任命为选补使，巡行视察江南。在巡察苏杭期间，崔涣自己讲述了这件事情。出自《定命录》。

卢齐卿

卢齐卿有鉴别人才的能力。他六七岁的时候性格轻率，他的叔叔们常常让一个仆人在后面跟着他。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常常夜间起来，在后花园空庭中坐着。有一次，仆人看见

火炬甚多，侍卫亦众，有人持伞盖盖之。以告叔父，叔父以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纲见之，大惊异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缘灸掌损，遂遣灭却两世事，只知当世事。”从此每有所论，无不中者。官至秘书监。张嘉贞之任宰相也，有人诉之。自虑左贬，命齐卿视焉。不为决定，因其入朝，乃书笏上作“台”字，令张见之。张以为不离台座，及敕出，贬台州刺史。张守珪，河北人，事县尉梁万顷。万顷令捉马，失衣襟，遂搥一顿。因此发愤从军，为幽州一果毅。齐卿常引对坐云：“公后当富贵，秉节钺。”守珪踖踖，不意如此。下阶拜。卢公未离幽州，而守珪为将军节度矣。梁万顷为河南县尉，初考满。守珪唤与相见，万顷甚惧，守珪都不恨之。谓曰：“向者不因公责怒，某亦不发愤自达。”乃遗其财物，使疗病。出《定命录》。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马谔作书，荐与苏州刺史李无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辂。”李无言遣日暮引入宅，无言乃著黄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无言，与相抵对。梁子谓客云：“向闻公语声，未有官禄。又闻黄衣语，乃是三品。

他周围有许多火把，有很多侍卫在他身边，还有人站在他的身后为他

撑着伞盖。仆人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叔父，他的叔父以为是妖精鬼怪在迷惑他。有位巫师教他叔父用艾草灼烧他的手心。袁天纲看见了，非常惊异地说：“他本该知道三世的事情，因为灸烤损坏了他的手掌，就使他遗忘了两世的事，现在他只知道当世的事情了。”从此以后，卢齐卿每次谈论什么，没有不被他说中的。后来卢齐卿官任秘书监。张嘉贞任宰相时，有人毁谤他。张嘉贞担心自己会被降职，让卢齐卿给他看视一下。卢齐卿没有给他明确答复，知道他要上朝，就在他的笏板上写了一个“台”字，让张嘉贞看。张嘉贞以为自己不能离开台座即宰相之职。待到皇上颁下诏书，才知道原来是被降职到台州任刺史。张守珪是河北人，侍奉县尉梁万顷。一次梁万顷让他捉马，张守珪在捉马时，扯掉了衣襟，于是梁万顷让人鞭打了他一顿。张守珪气愤之下参了军，后来在幽州作了一名果毅。卢齐卿曾叫他坐在一起聊天，说：“以后你能够富贵，掌握重要的兵权。”张守珪听了后，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没想到像卢齐卿所说的那样，忙走下台阶，恭敬地拜谢卢齐卿。卢齐卿一直没有离开幽州，而张守珪后来果然升为将军，官任执掌一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梁万顷任河南县尉，任职期满后，张守珪传唤他前来相见。梁万顷知道后，非常惧怕。张守珪一点都没有恨他，对他说：“从前如果你不发怒责罚我，我也不会发愤自强的。”临别时，张守珪还送给梁万顷钱和物品，让他治病用。出自《定命录》。

梁十二

有位叫梁十二的人，以能预测人的未来而知名。梁十二来到了宋州，刺史司马诜写信把他推荐给苏州刺史李无言，说：“梁十二是当今的管辂。”李无言让人天黑时带梁十二到他家中去。李无言自己穿上黄色衣服，让他的一位门客穿上紫色的衣服扮作李无言，与梁十二对答。梁十二对这位门客说：“刚才听您说话的声音，还没有官禄。再听穿黄衣服的人说话，却是三品官。

今章服不同，岂看未审。”无言信之，乃以实对云：“某昨有事，恐被宣尉使恶奏，君视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后果改为睦州刺史，无言赠钱二百贯。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为公

作一法禳之，公当须嗔责某乙。云是妄语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无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请，无言闷默而从之。明早，李公当衙决梁子十下，小苍头走报其妻。无言入门，妻云：“何以打梁子？”无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内知。”俄而梁子叩铃，请见无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强与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报公德。公厄虽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贯，以充家资，取之必无。”无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贯钱而死。梁十二又谓丹徒主簿卢惟雅云：“从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后于京见之，云：“至某年，财物庄宅合破散，公当与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卢不之信，不与是钱。至某年，卢果因蒲博赌赛，庄宅等并尽。出《定命录》。

冯 七

进士李汤赴选，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日者冯七谓之曰：“今年得留，东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选得留，官不合恶。校书正字，虽一两资，亦望得之，

现在你们的官服不同，这样叫我看，怎么能鉴察清楚呢？”这回李无言相信梁十二了，于是实话告诉梁十二说：“我昨天出了点事，担心宣尉使到皇上那儿说我的坏话，你看应该怎么办？”梁十二说：“你马上就能变更职位，任上一级州的刺史。”后来，李无言果然改任睦州刺史。李无言赠送给梁十二二百贯钱。梁十二说：“你到睦州以后，一定有大难。我作一法替你祭祷消灾。你必须怒责我一顿，就说我是胡说八道的人，用鞭子抽我背十下，但不要让你妻子知道。”李无言再三推却说不可，梁十二再三请求他这样做。李无言于心不忍，默默地听从了梁十二的话。第二天早上，李无言在大堂上处罚梁十二鞭子，李无言家的小奴婢跑去把这事告诉了李无言的妻子。李无言回家一进门，妻子就问：“为什么打梁先生？”李无言悔恨地说：“我忘了十二告诉我，不让告诉家属的。”过了一会儿，梁十二来叩门，要求见李无言，说：“你为什么要让你妻子知道这件事？这回，大难是免不了啦。你既然硬是给我二百千文钱，我用一件事报答你的恩德。虽然你的灾难是免不了的，但是可以让你得到二千贯钱，来充实你家的财产，你收下它不会有什么事的。”李无言到睦州后，果然得到二千贯

钱后就死了。梁十二又对丹徒主簿卢惟雅说：“从此你能得到通事舍人的官职。”后来果然像梁十二说的那样。后来梁十二在京城见到卢惟雅，说：“到某一年，你的家产和住宅会破败散失。你应该给我五十千文钱，我教给你一句话，就可以免去这场灾难。”卢惟雅不相信他的话，不给他这份钱。到了那一年，卢惟雅果然因为赌博，住宅、钱物等全都输光了。出自《定命录》。

冯 七

进士李汤去京城参加选官，想要找人问问能否被选中。去京城途径汴州，有一位叫冯七的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对他说：“你今年能得官，在东南方向三千里以外的地方被授予一个尉官。”李汤不信，说：“我已经四次参加候选，每次都保留了候选的资格，官不应太差。校书正字的官虽小，也希望得到它。

奈何一尉。”冯曰：“君但记之，从此更作一县尉，即骑马不住矣。”又问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姨母在家。”冯曰：“君从今便不复与相见矣。”李到京，选得留。属禄山之乱，不愿作京官，欲与校正，不受。自索湖州乌程县尉。经一年，廉使奏为丹阳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马不住。离乱之后，道路隔绝，果与姨母不复相见。出《定命录》。

马 生

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合入考。有东阳县瞽者马生相谓云：“足下必不动，纵去亦却来。于此禄尚未尽，后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敕赐紫。乾元二年九月，马生又来。自勤初诳云：“庞仓曹家唤。”至则捏自勤头骨云：“合是五品，与赵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寿并官政多少，与前时所说并同也。出《定命录》。

怎么能得到一个尉官呢？”冯七说：“你只要记着，从今以后你将更换着地方作一名县尉，就是骑马不停地走啊！”冯七又问李汤结婚没有，李汤说：“没有结婚，有个姨母在家。”冯七说：“你从现在起就再

不能与你姨母见面了。”李汤到京后，被选中留用。正值安禄山叛乱，他不愿在京城里做官。朝廷想让他任校正，他没有接受，自己讨了一个湖州乌程县尉当。过了一年，观察使奏请朝廷任他为丹阳尉。于是他充任判官，从此骑乘官马不停地奔走。安史之乱后，道路不通，李汤果然与姨母没有再相见。出自《定命录》。

马 生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应当进京参加选官考试。东阳县有个姓马的盲人给他看相说：“你一定不要去，即使去了也要回来。在这里你的禄位还没有完呢。以后你能任三品官，穿紫色官服。”他又说：“从六品一下你就能升到三品。”赵自勤这年真的没有去参加考试。到了冬天，皇上颁下诏书，赏赐赵自勤紫色官服。唐肃宗乾元二年九月，姓马的盲人又来了。开始，赵自勤骗他说：“我是庞仓曹家的仆人。”姓马的盲人走到赵自勤面前就去捏他的头骨，说：“你是五品，你的骨法和赵使君的差不多。”姓马的盲人所说的关于赵自勤的年寿以及任多少任官，与以前说的都一样。出自《定命录》。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韦夏卿 骆山人 李 生 王 铎

窦易直 李 潼 贾餗 娄千宝 丁 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 逊

桑道茂

李西平晟之为将军也，尝谒桑道茂。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之望？”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尹。时桑公在俘囚之中，当断之际，告西平公：“忘少杀人之言耶。”西平释之。出《传载》。

韦夏卿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良久，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耳。”语渠牟曰：“弟当别承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语舟曰：“三人之中，弟最

桑道茂

李西平字晟之，他任将军时，曾去拜访桑道茂。桑道茂说：“将军以后能任京兆尹，但你要谨慎，少杀人。”李西平说：“我一介武夫怎么能有任京兆尹的可能呢？”后来，李西平领兵收复了兴元，兼任京兆尹。此时桑道茂是被俘人员之一，正要处死他的时候，桑道茂提醒李西平道：“你忘了当年我劝你少杀人的话了吗？”李西平听了桑道茂的话后就释放了他。出自《传载》。

韦夏卿

韦夏卿有预知人未来的能力，别人都不知道他有这种能力。一次退朝后，韦夏卿在街上遇见了他的再堂弟韦执谊、堂弟韦渠牟和韦舟。这三个人全都考中第二十四名，并同时被选任为郎官。他们几个人骑马聚集在一块儿好一会儿，韦夏卿说：“今天遇见三位二十四郎，我可要对你们妄加品评了。”他对韦执谊说：“你一定能成为宰相，可要好好地保持晚节啊！”对韦渠牟说：“你应该另选新主，承蒙新主的恩赐很快就能贵为公卿。”对韦舟说：“你们三个人中，无论是年寿还是禄位，老弟你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由是竟如言。出《转载》。

骆山人

王庭凑始生于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别墅。当生之后，常有鸠数十，朝集庭树，暮宿檐户之下。有里人路德播异之。及长骍胁，善阴符鬼谷之书。历居戎职，颇得士心。以长庆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阳，回及洸水。酒困，寝于道。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有从者载英寤，以告庭凑。庭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龙虎气交，当王于今年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见有如此者。”复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兆也。”庭凑既归，遇田弘正之难。中夜，有军士叩门，伪呼官称。庭凑股栗欲逃，载英曰：“骆山人之言时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庭凑意乃安。及为留后，他日归其别墅，视家庭之树，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飞龙山神，庭凑往祭之。将及其门百步，见一人被衣冠，折腰于庭凑。庭凑问左右，皆不见。及入庙，神乃侧坐，众皆异之。因令面东

长远，而且能掌握最高的军权。”最终这三个人的情况都与韦夏卿说的一样。出自《转载》。

骆山人

王庭凑出生在恒山西南三十里的石邑别墅。他出生以后，经常有几十只鸠鸟早晨集聚在他家庭院中的树上，晚上住在他家的屋檐下。

同乡里有个叫路德播的人，看见了感到很奇怪。待到长大成人，王庭凑的肋骨相并连为一骨，擅长《阴符》和《鬼谷子》这类的书。他多年担任军职，很得士兵的拥戴。唐穆宗长庆元年春二月，王庭凑被派到河阳，在返回来的途中经过浚水时，他喝醉酒睡在路边。忽然有一个人肩扛着计算用的筹子从这里经过，这个人仔细地端详王庭凑说：“这个人特别贵相，将来能得到侯位和领地，不是一般人啊！”这时，王庭凑的随从窦载英醒来听见了这些话，告诉了王庭凑。王庭凑听了后，骑马疾驰了好几里地追上了这个人，施礼后问他方才的事情。这个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济源骆山人。刚才看见你鼻中呼出的气，左边像龙，右边像虎。龙虎两气相交，你必定在今年秋天称王，子孙相递继承你的王位整一百年。我看过相的人很多，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又说：“你家院中有棵大树，长到了与房屋相接，这就是征兆啊！”王庭凑返回去不久，就遇到了主帅田弘正被反叛的乱军杀死。当天半夜，有士兵叫门，假称是官府的。王庭凑听见叫门声后，吓得两腿颤抖，想要逃走，窦载英说：“骆山人说的那个时刻到了。”此时是七月二十七日夜，王庭凑听了窦载英的话才放下心来。待到王庭凑任魏博节度留后之后，有一天他回到了自己当年的出生地石邑别墅，看见庭院中的大树枝叶繁茂，婆娑摇曳，把北面的房屋掩映在树影之下。别墅西面有飞龙山神，王庭凑前往祭祀。走到离飞龙山神庙门约一百步时，王庭凑看见一个披衣戴冠的人，正俯身向他行礼。王庭凑问跟随在身边的人，都说没有看见。待到进入庙里，他们看见飞龙山神竟然侧身坐着。大家都很奇怪。于是，王庭凑命令手下面向东方

起宇，今尚存焉。寻以德播为上宾，载英列为首校。访骆山人，久而方获。待以函丈之礼，乃别构一亭。去则悬榻，号“骆氏亭”，报畴昔也。出《唐年补录》。

李 生

杜惊通贵日久。门下有术士李生，惊待之厚。惊任西川节度使，马埴罢黔南赴阙，取路至西川。李术士一见埴，谓惊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报矣。黔中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当厚遇

之。”惊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于惊曰：“相公将有甚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乞厚结之。”惊始惊信。发日，厚币赠之。仍令邸吏为埴于阙下买宅，生生之费无阙焉。埴至阙方知，感惊不知其旨。寻除光禄卿，报状至蜀。惊谓李生曰：“贵人至阙也，作光禄勋矣。”术士曰：“姑待之。”稍进大理卿，又迁刑部侍郎，充盐铁使。惊始惊忧。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惊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内榜子索检责宰臣元载故事，埴谕旨。翌日，延英上前，万端营救。素辩博，能回上意，事遂寢。出《前定录》。

建造了一所房屋，现在那所房子还在。紧接着，王庭凑把同乡路德播待为上宾，把窦载英升任军校头领，又派人寻访那位预言他能称王的骆山人。找了很久才找到他。王庭凑像敬待师长那样敬待骆山人，特为这位骆山人修建了一座亭子，在亭子里专为骆山人放置一张床。骆山人离去时，就将床悬挂起来。亭子叫作“骆氏亭”，用来报答他从前的恩德。出自《唐年补录》。

李 生

杜惊通达显贵已经很长时间了。他的门下有位术士李生，杜惊待他很好。杜惊任西川节度使时，正值马埴辞去黔南中丞的官职返回京城，路经西川。李生一见马埴就对杜惊说：“我受你厚待的恩德已经很长时间了，总想报答你，今天有报答你的机会了。从贵州来的这位马中丞，不是一般的人，你应该很好地招待他。”杜惊并未信李生的话。一日，李生偷偷地对杜惊说：“相公，你要有大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你。我恳求你趁这个机会，厚厚地结交他。”杜惊听了后大吃一惊，这才相信了李生的话。这天，马埴要出发上路了，杜惊送给他一笔巨款，并且还派邸吏给他在京城内买了房子。这样，马埴生活上的一切费用都不缺了。马埴是到了京城以后才知道买房的事情，他很感激杜惊，但不知道杜惊的用意是什么。不久，马埴被授任光禄卿。马埴任光禄卿的消息传到蜀中，杜惊对李生说：“贵人到了京城，做了光禄勋。”李生说：“暂时等一等。”马埴被逐渐升任大理卿，继而又升为刑部侍郎，担任盐铁使。杜惊开始担心害怕。不久，马埴升任宰相。当时懿安皇后因跟唐宣宗不合，突然死去。杜惊是懿安皇后女儿

的丈夫。忽然有一天，皇上下了一道命令，要仿效当年处罚重臣元载的先例处罚杜惊—抄家灭门。马埴知道了这事，第二天，他到延英殿面见皇上，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杜惊。马埴凭着他能言善辩的才能，终于使皇上回心转意，使这件事情平息下来。出自《前定录》。

王 锷

王锷为辛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一旦击毬，驰骋既酣。锷向天呵气，气高数丈，若匹练上冲。杲谓其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妻之。锷终为将相。出《独异志》。

窦易直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就学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雪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争附火，唯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旧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荣达。出《因话录》。

李 潼

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者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处厚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

王 锷

王锷是辛杲手下的一名偏将。当时辛杲率军驻在长沙。一天早晨骑马击球，玩到最激烈的时候，王锷向天空呵了一口气，这口气高达

几丈，好像白色的绢练直向上冲去。辛杲看见后，回家对妻子说：“王锬的这种现象，是富贵至极的征兆。”于是把女儿嫁给了王锬。王锬最终做了将相。出自《独异志》。

窦易直

宰相窦易直小时候叫窦秘。他家境贫寒，在村里小学读书。教他的老师是位老头，有道术，但别人不知道。一天傍晚，突然天气大变，风雪交加，学童们都回不了家，就住在了漏屋子里。因为天冷，大家都争着烤火，只有窦易直在床上睡觉，夜深时才睡醒。老人抚摸着，让他起来，对他说：“窦秘，你以后能做官。你的官位和寿数都极高。你要勤奋学习，自珍自爱啊！”到唐德宗逃往奉天之日，窦易直刚考中进士，也跟随圣驾西行。窦易直骑一头瘸驴走到开远门。这里人多路窄，又到了快关城门的时候。窦易直看见这情形不敢往前走。这时，听见一个人吆喝驴并在驴屁股上捶了一下。驴就疾驰奔出城门。窦易直回头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兵士对他喊道：“秀才，以后不要忘了今日城门这件事！”到窦易直做了朝中宰相时，他不忘前情，访察到了黑衣兵士的儿子，就提携他，使他在官场中不断升迁，位高显达。出自《因话录》。

李 潼

韦处厚镇守开州时，一次，李潼、崔冲两位进士来拜访他，在他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正遇一位西川的军将路过开州，到韦处厚这里做客。这位将领会相术，在宴席上他说：“李潼在三日内有被老虎伤害的灾难。”第三天，韦处厚与众客人到山寺中游玩。他们从山上往山下走时，太阳已经落山。李潼先从山上下来，崔冲落在后面，他大声招呼李潼，喊道：“待冲来！待

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颠蹶，坠下出趾。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出《传载》。

贾 餗

贾餗 布衣时，谒滑台节度使贾耽。以餗 宗党分，更喜其人文甚宏赡，由是益所延纳。忽一日，宾客大会。有善相者在耽座下，又餗退而相者曰：“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当位极人臣。然惜哉，是执政之时，朝廷微变。若当此际，诸公宜早避焉。”耽颌之，以至动容。及太和末，餗 秉钧衡。有知者潜匿于山谷间，十有三四矣。出《杜阳编》。

姜千宝

浙东李褒闻婺女姜千宝、吕元芳二人有异术，发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从事厅。从事问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对曰：“适见尚书，但前浙东观察使，恐无别拜。”千宝所述亦尔。从事默然罢问。及再见李公，公曰：“仆他日何如？”二术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阴。尚书画鹢百艘，正堪游观。昔人所谓人生一世，若轻尘之著草，何论异日之荣悴。荣悴定分，莫敢面陈。”因问幕下诸公。

冲来！”李潼错把“待冲来”听成“大虫来”，吓得他一跤跌倒，坠落到山脚下。他当时昏死过去，后来又苏醒过来，好几天才完全康复。待到这位军将回来时，他对李潼说：“你的灾难已经过去了。”出自《传载》。

贾 餗

贾餗 未做官时，去拜访滑台节度使贾耽。因为贾餗 与贾耽有同一宗族的情分，贾耽又喜欢贾餗 这个人特别有文才，所以越发愿意招待他。有一天，贾耽大宴宾客。宾客中有位擅长相术的人坐在贾耽下首，在贾餗 退下去后他说：“贾公子一向是英俊潇洒，超凡脱俗，应当贵至人臣最高一级。然而可惜啊，此人执掌朝政的时候，朝廷里暗中要发生变化。在这个时候，诸位先生应该及早躲避一下。”听了相人的话，贾耽点点头，继而很是动情。到了唐文宗太和末年，贾餗 掌管选拔人才的大权时，知道相人说的这话的人，十分之三四都隐居在山野间，不出来应选。出自《杜阳编》。

娄千宝

浙东道巡察使李褒听说婺州有两个分别叫娄千宝、吕元芳的女人身怀异术，能预知人的生死未来，就派人去请这两个女人。两位女术士来到后，李褒把她们安排在从事厅休息。从事问她们：“我们府主已经位列朝中八大重臣之一，还能升任什么官职啊？”吕元芳回答说：“方才见到了李尚书，他还是任先前的浙东道观察使，恐怕没有别的官职授予他。”另一位女术士娄千宝也是这样说。这位从事不再问了。待到两位女术士再次见到李褒时，李褒问：“我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两位女术士说：“会稽山高耸叠翠，湖边绿柳垂阴。李尚书您有画船上百艘，可供您游览观光。古人说人生一世，仿佛尘土依附在小草上一样微不足道，谈什么以后的荣华与衰败？荣华与衰败都有定数的，我们不敢当面说给你。”于是，李褒又问他下属幕僚们的未来归宿。

元芳曰：“崔副使刍言，李推官正范，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团练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过数场，何论官矣。观察判官任穀，止于小谏，不换朱衣。杨损支使评事，虽骨体清瘦，幕中诸宾，福寿皆不如。卢判官^纁，虽即状貌光泽，若比团练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寿亦不如。副使与杨李三人，禄秩区分矣。”二术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证焉。是后李服古不过五日而逝，诚大醉不过数场也。李尚书及诸从事，验其所说，敬之如神。

时罗郎中绍权赴任明州，窦弘余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于席上，问台明二使君如何。娄千宝曰：“窦使君必当再醉望海亭；罗使君此去，便应求道四明山，不游尘世矣。”后窦少卿罢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罗郎中没于海岛，故以学道为名，知其不还也。李尚书归义兴，未几物故，是无他拜。卢^纁巡官校理，明年逝于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为少年也。

任穀判官才为补阙，休官归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刍言郎中止于吴兴郡。李范郎中止于九江。二公皆自南宫出为名郡，是乃禄秩相参。独杨损尚书三十来年，两为给事，再任京尹，防御三峰，青州节度使，年逾耳顺，官历

吕元芳说：“副使崔刍言、推官李正范，这两个人的才能风度差不多。只能做到尚书省郎官，最后终止在郡守的职位上。团练判官李服古，从现在起也只能再醉几次酒罢了，还谈什么官职呢？观察判官任穀，只能做个小谏官就再也升不上去了，是穿不上朱服的。支使评事杨损，虽然骨架身体清瘦，但是你这些在坐的幕宾们，论福祿、论寿数都赶不上他。判官卢纁，虽然现在看来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跟团练判官李服古比较，他还能多担任一段时间官职，但是他的寿数却没有李判官长。观察副使崔刍言和杨损、李范三个人，所任官职的品位等级还是有区别的。”两位女术士的上述预测，在坐的人都不相信。他们沉默不语，等待以后的事实来验证。这以后不过五天，团练判官李服古果然死了。真是大醉不过几场啊！李褒和他的那些幕僚们看到女术士的预测果然应验，像敬重神灵一样地敬重她们。

这时，郎中罗绍权到明州赴任，少卿窦弘余窦常之子。到台州赴任，途经浙东。李褒在招待他们的宴席上，问两位女术士这两个人的未来如何。娄千宝说：“窦大人一定会再来浙东，再次在望海亭上喝醉酒的。罗大人此行一去，恐怕要到四明山上求仙访道，不再漫游尘世了。”后来窦少卿辞去台州郡守的官职，在返回京城的途中，重到浙东李褒这儿作客，真的应了“重醉”一说。罗郎中死在海岛上，因此当时娄千宝说他到四明山求道，是知道他不会活着回来。李褒不长时间就回到义兴，一切都和原来一样，以后再也没有被授任其他官职。判官卢纁改任巡官校理，第二年死在宛陵节度使的幕僚任上。他比团练判官李服古多做了一年官，但是他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没有李服古的寿数长。

判官任穀刚刚升任为皇帝身边的补阙谏官，便辞官不做，回归故里，这是没有换上象征显贵的朱衣紫服啊！郎中崔刍言在吴兴郡守的职位上离任，郎中李范在九江郡守的职位上离任。这两位都是进士出身，都任过名郡的郡守，这是为官的品位等级差不多啊！只有尚书杨损，三十年来两次任门下省的给事中，两次任京兆尹，防守华州，任青州节度使，年过六十了还多次担任

藩垣。浙东同院诸公，福寿悉不如也。皆依娄李二生所说焉。杜胜给事在杭州之日，问千宝：“己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

卦，有声而无形也。当此之时，或阴人所谮也，若领大镇，必忧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后杜公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于杜公门构板屋，将布沙堤。忽有东门骠骑，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蒋伸侍郎拜相。杜出镇天平，忧悒不乐去，其失望也。乃叹曰：“金华娄山人之言果应矣。”欲令招千宝、元芳。又曰：“娄吕二生，孤云野鹤，不知栖宿何处。”杜尚书寻亦终于郢州。锺离尙少詹，昔岁闲居东越，睹斯异术。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出《云溪友议》。

丁 重

处士丁重善相人。驸马于惊方判盐铁，频有宰弼之耗。时路岩秉钧持权，与之不协。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适至。路曰：“某与之宾朋，处士垂箔细看，此人终作宰相否？”备陈饮饌，留连数刻。既去，问之曰：“所见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岩笑曰：“见是贵

守国卫疆的重要官职。当年浙江道同为幕僚的其他人，不论是福禄还是寿数都赶不上杨损！上述这一切，真的都应验了娄千宝、吕元芳两位女术士当年的预测。给事中杜胜在杭州的时候，问娄千宝：“我升任宰相的事怎么样？”娄千宝回答说：“如果占卜到的是《震》卦，卦象是有声而无形，意思是只听到传言而未成为现实。这时，也许是阴险的小人在背后诬陷你。如果让你去镇守险要的州郡，你一定会郁闷成疾的，你可以用祭祷的办法来消除灾祸。”后来，杜胜升任度支侍郎，确实有青云直上的希望。诏书已起草好，就等着宣布了。负责修建的官吏已经派人来到杜府，按宰相的规格建造房屋。正准备铺设宰相车马通行的黄沙大道时，忽然有位东门骠骑将军，抓住他的一点小过失上告到皇上那里。于是，皇上颁下诏书，任命侍郎蒋伸为宰相，改任杜胜为天平刺史，将他调离京城。杜胜大失所望，抑郁不乐地去天平上任。他慨叹地说：“金华的娄山人预测的话果然应验了啊！”杜胜想召请娄千宝、吕元芳，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两位女术士行如孤云野鹤一样，不知道此时她们游方到哪里去了。”过了不多久，杜胜也病死在郢州。太子少詹事锺离侑，从前闲居东越时，亲眼目睹过娄

千宝、吕元芳的异术。他常请这两位女术士给自己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都没有请到。出自《云溪友议》。

丁 重

隐士丁重擅长给人相面。驸马于惊刚刚署理盐铁使，就不断有消息传出，说他可能做宰辅。当时路岩把持着朝廷的重要大权，他与于惊不和。一天，丁重来到路岩在新昌自己置买的府第，正巧遇到了驸马于惊也来这儿。路岩对丁重说：“我同于驸马是朋友。你在门帘里面仔细看看，此人最终能不能做宰相？”于是路岩让家人摆下酒饭，留于惊在这儿饮酒吃饭，盘桓了一段时间。于惊走后，路岩问丁重：“你看了后觉得怎么样？”丁重说：“他肯定会做宰相，而且就在一个月之内。”路岩笑着说：“他现在是皇上的贵

戚，复作盐铁使耳。”重曰：“不然，请问于之恩泽，何如宣宗朝郑都尉？”岩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郑为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为相。岂将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人。其次风仪秀整，礼貌谦抑。如百斛重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益于禄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庙，某无复更至门下。”岩曰：“处士之言，可谓远矣。”其后浹旬，于果登台铉。岩每见朝贤，大为称赏。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验。后居终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出《剧谈录》。

夏侯生

广南刘仆射崇龟常有台辅之望，必谓罢镇，便期直上。罗浮处士夏侯生有道，崇龟重之，因问将来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发后三千里，有不测之事。洎归阙，至中路，得疾而终。刘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无不验，盖饮啄之有分也。出《北梦琐言》。

薛少尹

荆南节度判司空董，与京兆杜无隐，即滑台杜慆常侍之子，洎蜀

人梁震俱称进士。谒成中令，欲希荐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宫。三贤常访之。一日，薛亚谓董曰：“阁下与京兆，勿议求名，必无所遂，杜亦不寿。唯大贤

戚，又任他的盐铁使而已。”丁重说：“不是这样的。我问您，于驸马承受当今皇上的恩惠，照比宣宗皇帝在位时的驸马都尉郑颢如何？”路岩说：“又怎么可以相比呢？”丁重说：“郑都尉被宣宗皇帝注意很长时间了，但是最后竟然没有做成宰相。难道世上的事情是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吗？我本来不熟悉于侍郎，今天看见他，细观他的骨相，果真是贵人啊。再看他仪容端正，风度秀逸，举止恭谨、谦和，就像能盛一百斛的巨大容器，现在还空着一半，怎么能让他不再升迁呢？如果超过一个月他还进入不了朝中执掌重任，我再也不登您的门槛了。”路岩说：“丁先生的这些话，可谓是说远了。”过了十天，于惊果然登上宰相的重位。这以后，路岩每看到朝中的贤士，都大加称赏丁重，从此丁重的声名惊动了京城，来拜访他的人很多。凡是丁重所说的话，全都应验了。后来，丁重定居在终南山，一些好事的人也到他那里去。出自《剧谈录》。

夏侯生

广南仆射刘崇龟曾希望有朝一日能升任宰相。他以为如果辞去镇守的职务，就有希望扶摇直上了。罗浮山隐士夏侯生有道术，刘崇龟很看重他，因此问他自己将来的命运。夏侯生说刘崇龟不能登上宰相重位，出发三千里后，将会遇到危险。刘崇龟辞官回京，走到半路，得病死去。刘山甫也承蒙夏侯生告诉他五年之中如何行动和止息。夏侯生说的事情没有不应验的。大概一个人的一生如何都是有定数的。出自《北梦琐言》。

薛少尹

荆南节度使兼任司空的董某，与京兆尹杜无隐，就是滑台的常侍杜慆的儿子，以及蜀人梁震都是进士出身。他们三人去拜见成中令，希望能被荐举上去。有位姓薛的少尹从蜀地顺流而下到了江陵。董、

杜、梁三位贤士经常去拜访薛少尹。一天，薛少尹对董某说：“阁下与杜京兆不要再谈论求取功名的事了。你们一定不能如愿，杜京兆还不能长寿。只有有大才能的人，

忽为人絼维，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举必捷，然登第后，一命不沾也。”后皆如其言。梁公却思归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纷，未及西泝。淮师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书，欲辟于府幕。坚以不仕为志，渤海敬诺之。二纪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验矣。出《北梦琐言》。

周玄豹

后唐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惮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卢程为道士，与同志三人谒之。玄豹退谓人曰：“适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贵。”来岁，二人果卒。卢果登庸，后归晋阳。张承业俾明宗易服，列于诸校之下。以他人请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于末绹曰：“骨法非常，此为内衙太保乎？”或问前程，唯云末后为镇帅。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栉，有时忤旨，大犯愆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当生贵子。”其言果验。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载。明宗自镇帅入，谓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颇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曰：“袁许之事，玄豹所长。

偶然被人挽留，才能做到三四品的官职。如果梁秀才这次去参加科举考试，定能中举。然而他登科后却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后来的事情和薛少尹说的一样。梁震登科后思念家乡，在离京返蜀的途中，再次来到江陵。因为江路阻塞，未等梁震逆水西行归蜀，淮军大举进犯江陵。梁震被阻，无法归蜀。渤海王邀请梁震到府衙中，让他起草讨伐淮军的檄文，并想征召他在府中任幕僚。梁震坚决表示不愿步入仕途。渤海王非常敬重梁震的志节，答应了他的要求。过了二十多年，他终究还是一名普通百姓。薛少尹的话果然应验了。出自《北梦琐言》。

周玄豹

后唐周玄豹是燕地人，年轻时做过和尚。他的老师有预知人未来的能力。周玄豹跟随师父云游四方十年，不畏辛苦，于是师父把识别人的秘诀传授给他。后来周玄豹还俗回到家乡。道士卢程与志同道合的两位朋友一同去拜访周玄豹，周玄豹退席后对别人说：“方才那两位，明年花开时节都是死人了。只有那位道士，以后能显贵。”第二年，周玄豹说的那二位果然都死去了。卢道士也真的被选拔担任了官职，后来回到晋阳。后唐明宗没继位时，张承业让明宗换上普通的军服，站在众多小校队列的最后，以别人的身份让周玄豹来看视。“这位不是一般的人，”周玄豹指着站在队列最后的明宗说，“他的骨相非凡，这个人是内衙的太保吗？”有人问这些人的前程如何，周玄豹说只有站在最末的一位以后能做镇守使帅。明宗的夏皇后刚刚侍奉明宗时，有时候做事违背明宗的意愿、触怒明宗而遭到责罚。周玄豹见了后说：“这个人有做藩侯夫人的福份，能生贵子。”他说的话果然应验了。周玄豹所预测的吉凶祸福，没有不被他说中的，如神仙一般灵验。有关他的事情很多，不一一记述了。明宗皇帝从镇帅进宫继承皇位，他对周围的大臣们说：“周玄豹过去曾说过我的事，很准，可以下诏让京津地方官安排他来朝廷。”赵凤劝谏说：“袁天纲、许逊这些人所做的是，是周玄豹所擅长的。

若诏至辇下，即争问吉凶，恐近妖惑。”乃合就赐金帛，官至光禄卿，年至八十而终。出《北梦琐言》。

程 逊

晋太常卿程逊足下有龟文，尝招相者视之。相者告曰：“君终有沉溺之厄。”其后使于浙右，竟葬于海鱼之腹。常谓《李固传》云，固足履龟纹，而位至三公，卒无水火。同事而异应也。出《玉堂闲话》。

如果把他召到圣上的身边，朝中的大臣们都争着来向他问吉凶，恐怕会接近于妖言惑众。”于是就赏赐给他黄金、布帛。周玄豹步入仕途一直升任光禄卿，八十岁才去世。出自《北梦琐言》。

程 逊

晋朝太常卿程逊脚下有龟文形的痣，曾经招相士看视。相士告诉他说：“你最后将有溺水之灾。”后来，程逊被派往浙西，最终葬身大海，被鱼吞食。一次，谈论起程逊溺水时，有人说《李固传》上记载，李固脚下也有龟纹，然而李固却位列三公，到死也没有遇到水害。看来同样的事而应验却不同啊！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	黄霸	卖馊媪	苏氏女	武后
李淳风	杨贵妃	姜皎	常袞	刘禹锡
郑朗	令狐绀门僧		僧处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参军
龙复本				

王正君相妇人

汉王莽姑正君许嫁，至期当行时，夫辄死。如此者再。乃献之赵王，未取又薨。后又与正君父稚君善者过相正君曰：“贵为天下母。”是时宣帝世，元帝为太子。稚君乃因魏郡尉纳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宣帝崩，太子立正君为皇后，上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为成帝。正君为皇太后，竟为天下母。出《论衡》。

黄霸

黄霸为阳夏游徼，与善相者同车俱行。见一妇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妇人当大富，为封侯者夫人。”

王正君相妇人

汉朝王莽的姑姑王正君许配给人家，到了应结婚的那天，她丈夫就死了。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家人就把她进献给赵王。未等娶过去，赵王又死了。后来有位与王正君的父亲王稚君很要好的人来给她看相，说：“你这个女儿将来会贵为国母。”此时是汉宣帝在位时期，汉元帝是太子。王稚君通过魏郡的郡尉把王正君献给了太子。太子很宠爱王正君，婚后王正君生下一儿子。汉宣帝驾崩，太子继承帝位，立王正君为皇后，立王正君的儿子为太子。汉元帝驾崩，太子继

承帝位，就是汉成帝。王正君成为皇太后，最终成为国母。出自《论衡》。

黄 霸

黄霸担任阳夏乡里的游徼小吏时，一日，他与一位擅长相术的人乘坐一辆车同行。途中遇见一个女子，年约十七八岁。相人指着这个女子说：“这个女人必定会大富大贵，成为公侯的夫人。”

公止车，审视之。相者曰：“今此妇人不富贵，卜书不用也。”次公问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为妻。其后次公果大富贵，位至丞相，封为列侯。出《论衡》。

卖馊 媪

唐马周字宾王，少孤贫，明诗传。落魄不事产业，不为州里所重。补博州助教，日饮酒。刺史达奚怒，屡加咎责。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后忤浚仪令崔贤，又遇责辱。西至新丰，宿旅次。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而不顾周。周遂命酒一斗，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窃奇之。因至京，停于卖馊 媪肆。数日，祈觅一馆客处，媪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媪之初卖馊 也，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皆窃云：“此妇人大贵，何以在此？”马公寻娶为妻。后有诏，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陈便宜二十条事，遣何奏之。乃请置街鼓，乃文武官绯紫碧绿等服色，并城门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问何所见，何对曰：“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召见与语，命直门下省。仍令房玄龄试经及策，拜儒林郎，守监察御史。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百匹。周后转给事中中书舍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岑文本见之曰：“吾见马君，令人忘倦。”

黄霸停下车，仔细审视这个女子。相人说：“如果这个女子将来不富贵，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给人相面了。”黄霸询问了这个女子，知道她是附近乡里一个巫术人家的女儿，就娶了她做妻子。后来，黄霸果然大富大贵，位至丞相，被封为列侯。出自《论衡》。

卖饅媼

唐朝人马周，字宾王。他小时候父母双亡，生活非常贫困。马周通晓《诗》《传》，为人放荡不羁，不治理家业，不被州里人所看重。他补任博州助教后，每日喝酒，刺史达奚很生气，多次责备他。马周一气之下，辞职南行游历曹州、汴州去了。然而，他因酒后触犯了浚仪县令崔贤，又遭到责辱。他西行走到新丰时，投宿客栈，店主人只给那些商贩们端酒送菜，对马周却置之不理。于是他命店家上酒一斗，自斟自饮。饮完后，脱下靴子用剩下的酒洗脚，店主人暗暗惊奇。马周到了京城，留宿在卖蒸饼老妇的店铺里。过了几天，他想找个做门客的地方，卖蒸饼的老妇把他引荐到中郎将常何的家中。这位老妇刚卖蒸饼时，李淳风、袁天纲等当时著名的相士曾经遇到过她，并都感到惊异，他们私下都说：“这妇人是位大富大贵的人，怎么在这里卖蒸饼呢？”不久，马周娶了这位卖蒸饼的老妇做妻子。后来皇帝颁下诏书：文武官员五品以上的，各自上书奏事。马周陈述了有利国家、合乎时宜的二十条建议，让常何上奏皇上。奏折上有请求在街道设置警夜鼓、让文武百官都穿上各自应穿的绯、紫、碧、绿等各色朝服在城门左右进出等，这些建议都和皇上的想法一致。唐太宗感到奇怪，就问常何怎么想到的这些事情。常何回答说：“这些都是我的门客马周提出来的。”唐太宗召见马周问话，让他去门下省任职，让房玄龄考问他明经和策对。之后授任马周儒林郎，暂时署理监察御史的工作。因为常何举荐马周有功，唐太宗赏赐给常何一百匹帛。后来，马周又转任给事中、中书舍人。他机智权变，善于陈奏，深识事体，每次行动没有达不到目的的。岑文本见了马周后，说：“我见了马周后，感到他能使人忘记疲倦。”

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数年内，官至宰相，其媼亦为妇人。后为吏部尚书，病消渴，弥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赠右仆射高唐公。出《定命录》。

苏氏女

苏某，信都富人，有女十人，为择良婿。张文成往见焉，苏

曰：“此虽有才，不能富贵。幸得五品，即当死矣。”魏知古时已及第，然未有官。苏云：“此虽形质黑小，然必当贵。”遂以长女嫁之。其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富，不啖宿食。”诸妹笑知古曰：“只是贫汉得米旋煮，故无宿饭。”其后魏为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供。出《定命录》。

武 后

武士彠之为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纲诣京师，途经利州。士彠使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贵子。”遍召其子，令相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夫贵，然不利其夫。”武后时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于怀中。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奥澈，不易知。”遂令后试行床下，天纲大惊曰：“日角龙颜，

但是，马周双肩上耸像老鹰，面呈火红色，这种人一定会很快发达起来，只怕是不能长久。”仅仅几年内，马周就升任宰相，这位卖蒸饼的老妇也做了宰相夫人。后来，马周任吏部尚书，患了消渴症，经年不愈，四十八岁时病逝。死后追赠右仆射、高唐公。出自《定命录》。

苏氏女

苏某是信都的富翁。他有十个女儿，正给女儿们挑选称心如意的女婿。张文成前去苏家求婚，苏某说：“这个人虽然有才学，但不能富贵。他幸运的话能得个五品官，就会死去。”魏知古当时参加科举考试已经及第，但还没有授任官职。苏某见了他之后说：“这个人虽然个子矮小，肤色又黑，但是将来一定能富贵。”于是把大女儿嫁给了他。这位大女儿头发有七尺长，像漆似的又黑又亮，她的妹妹们都不如她。有位相士给她看相，说：“这姑娘生就的富贵相，将来不吃隔夜的饭食。”妹妹们取笑魏知古，说：“因为丈夫穷，现买来米煮饭，所以没有隔夜的饭食喽！”后来，魏知古做了宰相，每顿饭，一种食品以上的都是官府供给。出自《定命录》。

武 后

武士彠任利州都督的时候，皇帝下诏书召袁天纲到京城去，途经利州。武士彠让袁天纲给她妻子杨氏看相，袁天纲说：“尊夫人的骨相不一般，一定能生贵子。”武士彠把他的儿子全都召唤出来，让袁天纲给他的儿子武元庆、武元爽相面。袁天纲说：“这两位公子，官位可以做到刺史，但最后要遇到艰难困苦。”看过韩国夫人的面相后说：“这位姑娘能嫁个富贵的丈夫，然而他命中克夫，对丈夫不利。”当时武则天皇后穿着男孩的衣服，由奶妈抱在怀中，袁天纲看见她后神色为之一震，说：“这个小男孩神采微妙清朗，不容易看透啊！”于是他让武后在床下试着走几步。袁天纲大为吃惊，说：“额骨中央隆起，形状如日，眉骨圆起突出似龙，龙睛凤颈。伏牺之相，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出《谭宾录》。

李淳风

武后之召入宫，李淳风奏云：“后宫有天子气。”太宗召宫人阅之，令百人为一队。问淳风，淳风云：“在某队中。”太宗又分为二队，淳风云：“在某队中，请陛下自拣择。”太宗不识，欲尽杀之。淳风谏不可：“陛下若留，虽皇祚暂缺，而社稷延长。陛下若杀之，当变为男子，即损灭皇族无遗矣。”太宗遂止。出《定命录》。

杨贵妃

贵妃杨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张见之云：“当大富贵，何以在此？”或问至三品夫人否，张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则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贵盛与皇后同。”见杨国忠，云：“公亦富贵位，当秉天下权势数年。”后皆如其说。出《定命录》。

姜 皎僧善相

姜皎之未贵也，好弋猎。猎还入门，见僧。姜曰：“何物道人在

此？”僧云：“乞饭。”姜公令取肉食与之。僧食讫而去，其肉并在。姜公使人追问，僧云：“公大富贵。”姜曰：

龙眼凤颈，这是伏羲的面相，他将来的富贵可以达到人中最高的程度。”袁天纲又转身从侧面看武后，又是大吃一惊，说：“如果是女孩，将来必定成为天下之主！”出自《谭宾录》。

李淳风

武则天被召入宫时，李淳风向唐太宗上奏说：“后宫出现了天子的气象。”唐太宗召集宫人察看，让嫔妃们每一百个人排成一队，问李淳风天子气在哪里。李淳风说：“在某队中。”唐太宗让人将这队嫔妃分成两队，李淳风说：“在某队中，请陛下自己挑选吧。”唐太宗分辨不出来，想将这队嫔妃全部杀掉。李淳风劝谏太宗说：“不可以，陛下如果留下她，虽然皇位暂时让别人占据，但是李氏江山可以延长。陛下要是杀了她，会出现一位男人来代替他。那样的话，李家皇族就会被灭绝了。”于是唐太宗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了。出自《定命录》。

杨贵妃

杨贵妃住在蜀中时，有个隐居在山野中的姓张的隐士，看到她时说：“这个女孩将来能大富大贵，怎么住在这里呢？”杨家有人问：“能做三品夫人吗？”张隐士说：“不是。”问：“一品夫人吗？”回答说：“不是。”问：“那么能成为皇后了？”回答说：“也不是。然而这女孩尊贵、显赫的程度跟皇后一样。”张隐士看到杨国忠，说：“您也是富贵面相，将来能掌握几年朝中大权。”后来，杨氏兄妹果然都像张隐士说的那样。出自《定命录》。

姜 皎僧善相

姜皎还没富贵的时候，喜欢狩猎。一次他打猎归来进入家门，见到一位和尚。姜皎问：“你是什么道人？”和尚说：“来乞讨吃的。”姜皎让人拿肉给和尚吃。和尚吃完离去，那肉竟然还在。姜皎派人将和

尚追回来询问，和尚说：“您能大富大贵。”姜皎问：

“如何得富贵？”僧曰：“见真人即富贵矣。”姜曰：“何时得见真人？”僧举目看曰：“今日即见真人。”姜手臂一鹞子，直二十千。与僧相随骑马出城，偶逢上皇亦猎，时为临淄王。见鹞子识之曰：“此是某之鹞子否？”姜云是。因相随猎。俄而失僧所在。后有女巫至，姜问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来？”女巫曰：“今日天子来。”姜笑曰：“天子在宫里坐，岂来看我耶。”俄有叩门者云：“三郎来。”姜出见，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谨，钱马所须，无敢惜者。后上皇出潞府，百官亲旧尽送，唯不见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于路侧，独见姜公供帐，盛相待。上皇忻然与别，便定君臣之分。后姜果富贵。出《定命录》。

常 袞

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其术。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黄彻焉。袞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致五色彩于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但熟看之，旬日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岁，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彩，回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

“怎样才能得到富贵？”和尚说：“见到真人就能富贵了。”姜皎问道：“什么时候能见到真人呢？”和尚抬眼看了看说：“今天就能见到真人。”姜皎手臂上架着一只鹞鹰，值二十千钱。他骑马跟随和尚出城去了，正好遇上了唐玄宗也在狩猎。这时的唐玄宗还是临淄王，他看见姜皎臂上架着的鹞鹰，很在行地问：“这是某种鹞鹰吗？”姜皎说：“是。”于是姜皎跟随临淄王一同打猎。不一会儿，和尚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后来，有一天有个女巫来到姜皎家，姜皎问：“你说说看，今天有什么人来？”女巫说：“今天有天子来。”姜皎笑着说：“天子在皇宫里坐着，怎么能来看我呢？”不一会儿有人叩门，说：“三郎来了！”姜皎出去一看，原来是那天在一块儿打猎的临淄王。从此以后，姜皎对临淄王倍加恭敬有礼，金钱、马匹，凡是临淄王需要，姜

皎都慷慨地奉送，从不吝惜。后来，玄宗皇帝离开潞州，文武百官和亲朋好友都来送行，唯独不见姜皎。玄宗皇帝有些不高兴。待到玄宗皇帝走到渭水北边，只见姜皎在道边陈设帷帐，为他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玄宗皇帝高高兴兴地与姜皎道别。从此以后，两人便结下了君臣的缘分。后来，姜皎果然大富大贵。出自《定命录》。

常 袞

常袞在福建时，有个僧人擅长通过察看人的气色来推测气数、命运，推算得像神一样灵验。常袞怜惜僧人年老，让弟子来学习他的相术。僧人说：“这种事全凭天性，不可以轻易传授给别人。我在你身边的人中，发现有一个人可以传授。”常袞召集身边所有的人，这位老僧人选了一个叫黄彻的小吏，于是常袞让他跟随僧人学习相术。老僧人在一间暗室中将五种颜色的丝织品悬挂在架上，让黄彻把它们挑选出来，说：“一般人都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眼力。只要你仔细看，十天以后可以隐约地辨别出白色；半年以后，就能看清楚五种颜色了。”他教导黄彻说：“以你在黑暗中看五色彩丝的本事，回去在白天为人相面。”于是老僧人把相面的秘诀传授给黄彻，并且言说后代没有谁能超过他。

李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也。”出《传载》。

刘禹锡

宾客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时事稍异，旦夕有腾越之势。知一僧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公不得已且见，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意气殊旷。韦觉之，乃去。却与僧语，僧不得已，吁叹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二十余年，在中书，为转屯田郎中。出《幽闲鼓吹》。

郑 朗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色。谓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则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唯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所卜。出《摭言》。

李吉甫说：“黄彻相面的本事，仅次于袁天纲和许逊！”出自《传载》。

刘禹锡

太子宾客刘禹锡担任屯田员外郎。当时的政事，稍稍有点变化，好像在短时间内他就有飞黄腾达的希望。刘禹锡知道有一位僧人推测人的气数和命运特别灵验，一次他在省衙里值夜，把这位僧人请到省衙中来。他刚想问僧人自己的官运怎样，忽然有人通报，说韦秀才在门外等候求见。刘禹锡不得已只好让韦秀才进来相见，让僧人坐在帘下等候。韦秀才进来后送上自己的文卷，刘禹锡粗略地看了一下，精神特别不集中，韦秀才发觉后就告退离去。刘禹锡回身向僧人询问自己的官运。僧人无奈，长吁短叹了许久，才说：“我要说的话，员外一定不高兴。您看我还说吗？”刘禹锡说：“你尽管说吧。”僧人说：“员外以后升迁，是你现在职位的正职。但是，得等到方才进来的那位韦秀才掌权以后来安排你。”刘禹锡听后大怒，拱手请僧人出去。不到十天，刘禹锡被降职。韦秀才就是后来的宰相韦处厚。以后二十多年，韦处厚一直任中书令，他把刘禹锡转成屯田郎中这一正职。出自《幽闲鼓吹》。

郑 朗

宰相郑朗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时，遇到一位擅长通过观察人的气色来推测气数、命运的僧人。这位僧人对郑朗说：“郎君您的官位能达到人臣的最高一级，但是你没有考中进士的缘分。如果科举考试考中了，你的一生将窘困艰难，不会有好运的。”不久，郑朗考中状元，前来祝贺的人挤满了屋门，只有这位僧人没有来。待到复试时，郑朗被罢退，人们又纷纷来安慰他。只有这位僧人前来表示祝贺，说：“你的富贵就在这里了！”过了不久，竟然真的像这位僧人预言的

那样，郑朗做了当朝宰相。出自《摭言》。

令狐绀门僧

令狐赵公绀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声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公以举名语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镇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与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懿宗面许，功成，与卿扬州。既而难于爽信，却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既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出《摭言》。

僧处弘

僧处弘习禅于武当山。王建微时贩鲑于均房间，仍行小窃，号曰贼王八。处弘见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极人臣，何不从戎，别图功业。而夜游昼伏，沾贼之号乎？”建感之，投忠武军，后建在蜀。弘拥门徒入蜀。为构精舍以安之，即弘觉禅院也。江西锺傅微时亦以贩鲑为事，遇上蓝和尚教其作贼而克洪井。自是加敬，至于军府大事，此僧皆得参之也。出《北梦琐言》。

令狐绀门僧

赵国公令狐绀任宰相时，马举在泽潞镇担任低级武官。一次他因禀报公事来到赵国公府，正遇上赵国公的一位门僧。这位僧人擅长通过观察人的声音、气色，推测出气数、命运。他偶然看了马举几眼，马举走后僧人对赵国公说：“方才有一位军将来拜见您，他是什么人？”赵国公把马举的姓名告诉了僧人，僧人说：“贫僧暗中仔细观察了这个人，他以后将接替您为一方镇守使。”赵国公说：“他不过是一名边塞地方的低级武官，纵然有军功，也不过担任边塞的总兵而已，怎么能接替我的职位？”僧人说：“大人姑且再召他进来，再和他说几

句话，贫僧再仔细看看。”赵国公同意了，又召马举进来。马举走后，僧人说：“这次看得更真切了，恐怕是在扬州或汴州接替你。”于是赵国公稍好地接待了马举。唐懿宗咸通九年，赵国公镇守维扬，率兵剿灭庞勋有功。当初，懿宗皇帝当面许诺，功成之后，授任他为扬州节度使，过后又很难做到不失信，竟任命马举为淮南行军司马。赵国公听说后，立即处理他所管辖的工作，准备迎接新任节度使的到来。他的部下都说：“这人只不过是一名行军司马而已。”赵国公就把当年僧人看相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事情果然像当年僧人所预测的那样，接替令狐绹的新任扬州节度使正是马举。出自《摭言》。

僧处弘

僧人处弘在武当山学禅。王建未发达时，在均州、房州一带贩卖盐，还小偷小摸，绰号“贼王八”。处弘看见王建勉励他说：“你日后能为人臣的最高一级，你为什么不去参军另建功业，而非要像现在这样昼伏夜出，让人骂你是贼呢？”王建很感激处弘，听从他的劝告参加了忠武军。后来，王建在蜀中称王，建立前蜀，处弘带领门徒也来到了蜀地。王建给他们营造了僧舍让他们居住，就是现在的弘觉禅院。江西的锺傅贫寒时也以贩卖盐为职业。他遇到了上蓝和尚，教他做贼而攻克洪井。从此他更加敬重上蓝和尚，甚至军国大事这名僧人都能参加。出自《北梦琐言》。

范氏尼

天宝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鲁公颜真卿妻党之亲也。鲁公尉于醴泉，因诣范氏尼问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师姨一言。”范氏曰：“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但半年内，慎勿与外国人争竞，恐有谴谪。”公又曰：“某官阶尽，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鲁公曰：“官阶尽，得五品，身著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某之望满也。”范尼指坐上紫丝布食单曰：“颜郎衫色如此，其功业名节称是。寿过七十。已后不要苦问。”鲁公再三穷诘，范尼曰：“颜郎聪明过人，问事不必到底。”逾月

大酺。鲁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哗无度者，命吏录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诉玄宗。玄宗坐鲁公以轻侮功臣，贬蒲州司仓。验其事迹，历历如见。及鲁公为太师，奉使于蔡州。乃叹曰：“范师姨之言，吾命悬于贼必矣！”出《戎幕闲谈》。

任之良

任之良应进士举，不第，至关东店憩食。遇一道士亦从西来，同主人歇。之良与语，问所从来。云：“今合有身名称意，何不却入京？”任子辞以无资粮，到京且无居处。

范氏尼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位姓范的尼姑，是有知识的人，能预测人的吉凶。鲁郡公颜真卿的妻子和姓范的尼姑是同族亲戚。颜鲁公在醴泉任县尉时，到姓范的尼姑那里去问自己的前途，说：“我想参加科举考试，请求师姨指点迷津。”范尼姑说：“你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能考中，之后一两个月内一定能入朝做官。但是在半年之内，要小心，一定不要与外国人争斗，恐怕因此会被贬官或流放。”颜鲁公又问：“我的官职最高能到五品吗？”范尼姑笑着说：“接近一品，你的希望怎么这样低呢？”颜鲁公说：“官职最高能得个五品，身着红色官服，带银鱼袋佩饰，儿子补上个太常斋郎，我就心满意足了。”范尼姑指着座位上的紫色丝布食单说：“你穿的官服的颜色就是这样的，你的功业、名节都与此相当，寿数超过七十岁。以后不要再苦苦追问了。”颜鲁公再三追问，范尼姑说：“你这个人聪明过人，问事不要追根问底。”过了一个月，正逢国家喜庆之日，举国同庆。这一天颜鲁公科举考试考中制科高等，授任长安尉。过了几个月，升任监察御史，于是在百官朝会时担任领班。一次朝会，有个人无节制地恣意喧哗，颜鲁公让官吏记录并上奏了一本。这个人原来是胡人哥舒翰。哥舒翰因为新近攻破石堡城有功，就哭泣着向玄宗诉苦。唐玄宗判颜鲁公轻侮功臣罪，将他贬职为蒲州司仓。范尼姑的预言果然都应验了，

桩桩件件好像就在眼前。颜鲁公任太师时，奉命出使蔡州。他感叹地说：“范师姨说得不错，我的命必定会操在贼人手里了！”出自《戎幕闲谈》。

任之良

任之良参加进士的科举考试没有考中，到关东店休息吃饭。在店中他遇见一位道士，也是从西边来的，正和店主人坐在一起休息。任之良走上前与道士说话，问他从什么地方来。道士说：“你现在应该名誉和地位都称心如意，为什么不回转到京城去？”任之良推辞说因为没有盘缠，而且到了京城又没有地方住。

道士遂资钱物，并与一帖，令向肃明观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诣观安置。偶见一道士读经，谓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因上表，请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灯。上皇览表依行，仍令中书召试，使与一官。李林甫拒，乃与别敕出身。出《定命录》。

殷九霞

张侍郎某为河阳乌重裔从事，同幕皆是名辈。有道流殷九霞来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鉴。乌公问己年寿官禄，九霞曰：“司徒贵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钧轴，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勋，苞贮仁义。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问宾僚，九霞曰：“其间必有台辅。”时乌公重一裴副使，应声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当如尊旨。以某所观，即不在此。”时夏侯相攸为馆驿巡官，且形质低粹。乌因戏曰：“莫是夏侯巡官？”对曰：“司徒所言是矣。”乌公抚掌而笑曰：“尊师莫错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无意于名宦金玉。盖以所见，任真而道耳。”乌公曰：“如此则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贵达者为谁？”曰：“张支使虽不居廊庙，履历清途，亦至荣显。”既出，遂造张侍郎所居，从容谓曰：“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迈。若以绂冕累身，止于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傥能摆脱嚣俗，相随学道，即二十年内白日上升。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

于是道士资助他钱物，并给他一张名帖，让他到肃明观本院中住。任

之良返回京城，来到肃明观中住下来。他偶然遇见一道士正在读经，道士对任之良说：“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于是任之良上奏一份表章，奏请在太上老君生日这天为他燃灯祝寿。玄宗皇帝看完奏章后，采纳了这项建议，还让中书令召见任之良来面试，授任他一个官职。中书令李林甫没有遵从皇帝的旨意，给了他一个斜封官。出自《定命录》。

殷九霞

侍郎张某任河阳乌重裔的从事，同他一起在乌重裔这里做幕僚的都是很有名气的人。其中有位道士叫殷九霞，来自青城山，他有预测人未来的能力。乌重裔向他问自己的年寿和官禄，殷九霞说：“司徒您已经是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您所希望的不就是能执掌大权、封侯列土吗？只要您保持住功勋，积聚仁义，您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之后，乌重裔又询问每个宾僚的情况。殷九霞说：“其中肯定有人将来能做宰相。”当时乌重裔特别器重一位裴副使，他接过殷九霞的话头问：“裴中丞能做宰相不？”殷九霞说：“如果按现在的人事情况来说，该像您的意愿那样。但是以我所见，就不是这样了。”当时宰相夏侯孜任官驿巡官，又相貌不佳，因此乌重裔戏谑说：“莫不是夏侯巡官？”殷九霞回答说：“司徒说对了！”乌重裔拍手笑着说：“大师您没看错吗？”殷九霞说：“我是山野之人，早修正道，无意于功名利禄，只是将我的看法都真实地说出来罢了。”乌重裔说：“这样说来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那么，其次能显贵发达的是谁呢？”殷九霞说：“张支使虽然不是朝廷正式任职的官员，但是他经历清贵的仕途，也能达到荣耀显贵。”殷九霞从乌重裔那里出来，立即到张支使的住处去，从容地对他说：“张支使您神骨清爽，气韵高逸，如果在官场中操劳，也就是在尘世间生活那么二三十年。如果您能够摆脱尘世的喧嚣，跟随我一起学道，二十年内就能修炼成仙，升入天界。我这次来，并非有贪恋红尘的念头，实在也是为了

寻访修真之士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张以其言意浮阔，但唯唯然。将去复来，情甚恳至。审知张意不回，颇甚嗟惜。因留药数粒，并黄纸书一缄而别云：“药服之可以无疾，书纪宦途所得，每一

迂转，密自启之。书穷之辰，当自相忆。”其后谯公显赫令名，再居台铉。张果践朝列，出入台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书载之言，靡不祥悉。年及三纪，时为户部侍郎。纸之所存，盖亦无几。虽名位通显，而齿发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话于亲知，追想其风，莫能及也。出《剧谈录》。

相手板庾道敏

宋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话忤颜。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贵，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渊详密，乃换其手板。别日，褚于帝前称下官，帝甚不悦。出《酉阳杂俎》。

李参军

唐李参军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验，皆呼为“李相笏”。盐铁院官陆遵以笏视之。云：“评事郎君见到。”陆遵笑曰：“是子侄否？”曰：“是评事郎君。”陆君曰：“足下失声名矣，

寻访能够修行成道的人啊。然而我看了很多人，没有像支使您这样与道家有缘的人啊！”张支使认为殷九霞的话是有意虚浮夸张，只是点头称是而已。殷九霞刚离开河阳就又返回来，用心特别真诚恳切。当他看到张支使心意没有改变，颇为感叹惋惜。于是他留下几粒药和黄纸书一册，向张支使告辞说：“服用这药可以不生病，黄纸书上记载着你在仕途上应该得到的。每次升迁或转任，你就秘密地把书打开看看。待到这本书都看完的时候，你再好好想想今天的事情吧。”后来，夏侯孜显赫扬名，继而位居宰辅重臣。张支使果然成为朝廷正式授任的官员，在御史台和中书省门下任职，身着朱、紫朝服，视察过好几个州府。道士留下的那册书上记述得都很详细。到了第三十六年，张支使做了户部侍郎，书上的记载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时，张支使虽然已经功成名就，通达显贵，但是也已经齿落发白了。张支使常常把当年殷九霞劝他入道修行的事情讲给亲属和朋友听时，回忆起殷九霞当年的仙风道骨，再看看老朽的自己，真是没法相比啊！出自《剧谈录》。

相手板庾道敏

宋时山阳人王休祐多次因为说话触犯皇上。有位叫庾道敏的人，擅长相看官员们上朝拿的手板。王休祐把自己的手板假称是别人的拿给庾道敏相看，庾道敏说：“这块手板是贵相，但是能使主人过多地触犯皇上。”王休祐与褚渊关系密切，就和他换了手板。又一天，褚渊手持这只手板上朝，在皇上面前称自己为“下官”，皇上非常不高兴。出自《酉阳杂俎》。

李参军

唐朝有位李参军擅长相看手板，从中预测出吉凶祸福，每次都很灵验，大家都称他为“李相笏”。盐铁院的官员陆遵拿着笏板让他相看，李参军说：“你的郎君要来了。”陆遵听后笑着说：“是侄儿吗？”李参军说：“是你的儿子！”陆遵说：“阁下你可要丢名声了，某且无儿。”乃更将出帘下看：“必有错。”陆君甚薄之，以为诈。陆君先有歌姬在任处，其月有妊，分娩果男子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逸史》。

龙复本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必中。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阙有盛名于世，缙绅之士无不倾属。屈指翹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真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笏。复本执萧公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补阙者曰：“长官笏。”宋闻之不乐。萧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秉钧轴，威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回顾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心寒股栗。未旬日，出为清河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公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遂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也。出《剧谈录》。

我没有儿子。”李参军拿着笏板走到门帘外看，说：“你一定有问题。”陆遵很瞧不起李参军，认为他在骗人。先前，陆遵在他任职的地方与一位歌妓住在一起，这位歌妓怀有身孕，果然为陆遵生了一个男孩。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逸史》”。

龙复本

唐文宗开成年间，有个叫龙复本的人双目失明，擅长以辨别声音、揣摸骨骼的方法推断人的吉凶祸福。他每次推断都非常准确，事后一定应验。凡是象牙手板、竹手板，他只需放在手上把玩一会儿，就一定能测出人的年寿和官禄。补缺宋祁在当时负有盛名，士大夫们没有不想跟他交往的。都在盼望显贵发达。当时永乐人萧相真也在谏署衙门，一天宋祁与萧相真一同到龙复本那里去，把他们用的手板拿给龙复本。龙复本拿着萧相真的竹手板揣摸了很长时间，把竹手板放在书案上，说：“这是宰相用的手板！”然后摸宋祁用的手板，说：“这是长官用的手板！”宋祁听了后很不高兴。萧相真对宋祁说：“没有根据的话，何必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宋祁与萧相真二人同到中书省等候宰相接见。当时，李朱崖刚刚任职宰相掌管朝廷大权，声威震摄朝野。宋、萧二人在等待接见的时间内，站着闲聊，相互开着玩笑。不一会儿，李丞相突然从里面走出来，正赶上宋祁用竹手板遮着脸，笑声不止。李朱崖很注意地看了看宋祁，回头问身边的人，说：“宋补阙笑我什么事？”听到李朱崖这样问，没有人不胆寒心惊，双腿颤抖。这件事过去不到十天，宋祁被派出京城，到清河县任县令，一年以后死在任上。后来，萧相真官运亨通，从浙西观察使调入京中主持户部的工作；不久升任宰相，主掌朝政。一切都如龙复本所预测的那样。出自《剧谈录》。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国	葛 由	鲁 般	弓 人	燕巧人
云明台	淫渊浦	新 丰	张 衡	王 肃
凌云台	陈思王	吴夫人	区 纯	水芝欹器
兰陵王	僧灵昭	七宝镜台		

因祗国

周成王五年，有因祗国去王都九万里，来献女功一人。善工巧，体貌轻洁。披纤罗绣縠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飘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内口中，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其国人又献云昆锦，文似云从山岳中出也；有列堞锦，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也；有杂珠锦，文似贯佩珠也；有篆文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锦，文似罗列灯烛也。幅皆广三尺。其国丈夫，皆勤于耕稼。一日锄十顷之地。又贡嘉禾，一茎盈车。故时俗四言诗曰：“力耕十顷，能致嘉颖。”出《拾遗录》。

因祗国

周成王五年时，有一个离京城九万里的因祗国，来进献了一位做女红的人。这个人不仅手巧，擅长女红，而且体态轻盈，相貌皎洁。她身着细薄透气、绣花绉纱的长袖宽大衣服，轻风拂来衣襟飘带飘拽缠绕，飘飘然的样子让人担心她会站立不住。这个人特别擅长纺织，她把五色丝放在口中，拉引出来，便织成有花纹的彩锦。因祗国人还进献了云昆锦，这种锦的花纹好像彩云从山岳中飘飘而出；有列堞锦，这种锦的图案有如云霞飘浮在城墙上；有杂珠锦，锦上的图纹有如一串串珍珠；有篆文锦，纹形像大篆文字；有列明锦，锦上的花纹像排列的烛灯。这些锦幅宽全都是三尺。因祗国的男人全都辛勤地在田野里耕作，一天能锄十顷地。因祗国还进献了长得特别奇异的

禾，这种禾一株就能装满一车。所以民间流传一首诗说：“力耕十顷，能致嘉颖。”出自《拾遗录》。

葛 由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为羊卖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贵，或随之上绥山。绥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随者皆得道，不复还。故里语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立祠焉。出《法苑珠林》。

鲁 般

鲁般，鲁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其父后伺得鸢，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巨千谢之。般为断其一手，其月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班亦为木鸢，以窥宋城。出《酉阳杂俎》。

弓 人

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进之。弓人归家，三日而卒。盖匠者心力尽于此弓矣。后公登兽圈之台，用此弓射之，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东，余劲中石饮羽焉。出《淮南子》。

葛 由

葛由是蜀地羌族人。他能用木头刻制成羊，到集市上去卖。一天，葛由驾着木羊进入蜀城，城里的豪门贵族中有的人跟随葛由上了绥山。绥山高大险峻，在峨眉山的西边。跟随葛由上绥山的人，全都得道成仙，不再回来。所以俚语说：“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绥山下边，修建了许多祠庙。出自《法苑珠林》。

鲁 般

鲁般是敦煌人，生死的年代不详。他心思精巧，善于创造。他在凉州建造佛塔时，造了一只木鸢，敲击机关三下，木鸢就可以飞动，他就乘着木鸢飞回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直到他的妻子怀孕，父母再三追问，他的妻子才说了这一切。后来，他的父亲窥探到木鸢的秘密，就敲击机关十多下，乘上它，一直飞到了吴地的会稽。吴人以为鲁般的父亲是妖怪，就杀了他。鲁般重又造了一只木鸢，乘上它飞到吴地，找到了父亲的尸体。鲁般怨恨吴人杀了他的父亲，回来后在肃州城南造了一个木仙人，让他的手指指向东南的吴地方向。于是，吴地大旱三年。吴地的一位占卜术士占卜后说：“吴地大旱，是鲁般干的。”于是吴人带着许许多多的物品来向鲁般谢罪。鲁般断去木仙人一根手指，这个月吴地就下了大雨。本朝建国初期，当地人还祈祷过这个木仙人。战国时期，公输班也造过木鸢，用它来探视宋国的情况。出自《酉阳杂俎》。

弓 人

宋景公让一位弓人造弓，九年才造成。造成后这位弓人将弓进献给景公，回到家里三天后就死了。这是造弓人的心与力全都用在弓上了！后来，宋景公登上兽圈台，用这张弓射兽。弓矢穿过西霸山，一直飞到彭城的东部，剩下的余力射中石头，箭身没入石中，连箭尾的羽毛都隐没不见了。出自《淮南子》。

燕巧人

燕王征巧术人，请以棘之端为沐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而霁日出，视之宴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矣。”燕王恩养，不能观也。出《艺文类聚》。

云明台

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天下巧工。南得烟丘碧树，酈水

燃沙，赧都朱泥，云冈素竹；东得葱峦锦柏，缥榑龙杉，寒河星柘，岷山云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渊羽璧，条章霞桑，沈唐员筹；北得冥阜干漆，阴坂文梓，褰流黑魄，暗海香琼。珍异是集。有二人皆虚腾椽木，运斤斧于云中。子时起功，至午时已毕，秦人皆言之子午台也。亦言于子午之地，各起一台。二说有疑。出《拾遗录》。

淫渊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从地而出，以成渊，故曰“淫泉”也。或言此泉甘软，男女饮之则淫。其水小处可滥觞褰涉，大处可方舟沿泝，随流屈直。其水激石之声，似人之歌笑，闻者令人淫动，故俗谓之“淫泉”。时有鳧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濞。罗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酈山之坟，行野者见金鳧向南面，飞至淫泉。宝鼎元

燕巧人

燕王征召有技艺的术士，让他用棘刺的尖端做沐浴的母猴。母猴做成了，艺人说：“大王要看沐浴的母猴，必须半年不到后宫去，不能饮酒吃肉，而且要在雨后太阳出来时，寻找没有阳光的地方，才可以看见棘刺做成的母猴。”燕王把艺人很好地供养着，却不能看到那母猴。出自《艺文类聚》。

云明台

秦始皇建造云明台，用尽了四方珍贵的木材、天下的能工巧匠。从南方运来烟丘的碧树、酈水的燃沙、赧都的朱泥、云冈的素竹；从东部伐得葱峦锦柏、缥榑龙杉、寒河星柘、岷山云梓；从西部采到漏海的浮金、浪渊的羽璧、条章的霞桑、沈唐的员筹，从北方运进冥阜的干漆、阴坂的文梓、褰流的黑魄、暗海的香琼。将普天下的珍奇异宝都集在了这里。在建造云明台时，只见有两个人悬空在椽木上边，在云中挥舞着板斧做工。他们从子时起开始干，到第二天午时就完工了。所以秦人都把这座台子叫“子午台”。也有人说是在“子”与“午”两

个地方各建造了一座台子。这两种说法都不可信。出自《拾遗录》。

淫渊浦

日南郡的南边，有淫泉水流入河中。人们说淫泉的水是从地里浸淫出来，聚集在一块儿形成一眼泉，所以叫淫泉。也有人说这泉水水质甜软，男人与女人喝了就会淫乱。淫泉水小的地方能浮起酒杯，撩起衣服就可以淌过去；水大的地方可以两条船并行而行，随着水流忽而弯曲，忽而笔直。泉水拍激石头的声音，仿佛人在歌唱，在欢笑。听到这种声音的人心旌荡漾，顿生淫乱的欲望，所以民间叫它“淫泉”。当时有一群群金色的野鸭、大雁在淫泉的沙滩上或水中嬉戏，有人用捕鸟的网捕获到了野鸭，竟是真金的。当年秦末农民起义毁坏了酈山陵墓，有人在野外行走，看见金野鸭向南面飞去，一直飞到了淫泉。吴末帝宝鼎元

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太守张善。善博识多通，考其年月，即是秦始皇墓金凫也。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鯨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冢间，精灵之伟也。皆生埋巧匠于冢里。又列灯烛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巧人于冢里，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怨碑”。《史记》略而不录矣。出《拾遗录》。

新 丰

高祖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街巷栋宇，物色如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衢望涂，亦竞识其家。匠人朝宽所为也。移者皆喜其似而怜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出《西京杂记》。

年，张善做日南郡的太守时，当时有郡民得到金野鸭，献给了太守张善。张善知道得多，懂得的广，考证制做它的年月，正是秦始皇墓的

金野鸭。当年秦始皇为自己修建郦山陵墓，聚敛天下的奇瑰异宝。陵墓建成以后，建造陵墓的工人活着就被埋在里面，做了他的殉葬品。秦始皇陵中埋藏着所有从远方运来的奇珍异宝，墓中修造了江、海、川、沟渠并且错落建造了一些假山。水中的船只用沙棠沉檀木做成的，用金、银做野鸭大雁，用各种琉璃宝石做成龟、鱼。又在海中做玉象，黥鱼口里衔着火齐珠当作星辰，用来代替蜡烛。光芒四射，满冢生辉，精灵之气宏伟壮观。建造陵墓的能工巧匠都被活埋在里面。墓中还排列着许多灯烛，光芒耀眼，仿佛明亮的太阳一般。先前埋在墓内的工匠，到墓被打开时全都没有死。这些能工巧匠们，在墓内把石头雕琢成龙凤仙人的样子，并作辞刻碑以告后人。汉朝初年发掘这个陵墓时，查验各种史与传，全都没有龙凤仙人守丧的记载，就知道是被活埋在内的匠人所做的。后人又将这些事情写成碑文刻在碑上，因为文辞大多是憎怨始皇残酷的话语，就被称作“怨碑”。司马迁写《史记》时，把这一段省略去，没有记录在里面。出自《拾遗录》。

新 丰

汉高祖七年，因太上皇思乡，于是汉高祖刘邦命令在骊邑按着丰县街里的格式建造新城，称作新丰，并迁来了丰县的老百姓。新城的大街小巷、房屋建筑、各色什物都和原来丰县的一样。男女老少手拉着手相搀扶着聚集在路边，他们一看便各自认出了自家的房子。把狗羊鸡鸭放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它们也都争抢着往自己的家里跑。这一切都是匠人朝宽仿效丰县建造的。从丰乡移居到这里的人非常高兴，并且很爱惜这里的一切，所以大家比赛着加倍赏赐或赠送礼物给朝宽。一个多月，朝宽便收到了价值百金的礼物。出自《西京杂记》。

张 衡

后汉张衡字平子，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之，圆径八尺，盖合隆起，形如酒樽，饰以篆文及山龟鸟兽之状。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八龙首，各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樽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震，则樽动机发，龙吐丸而

蟾蜍衔之。震动激扬，伺者因此觉知。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动之所在。仪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曾一龙发机而地不动。京师学者，初咸怪其无征。数日驿至，果地动。于是皆服其神妙。出《后汉书》。

王 肃

王肃造逐鼠丸。以铜为之，昼夜自转。出《酉阳杂俎》。

凌云台

凌云台楼观极精巧。先称平众材，轻重当宜，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恒随风摇动，而终无崩殒。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便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出《世说》。

张 衡

后汉人张衡字平子，他制造了一台候风地动仪。地动仪是用精炼的铜铸成的，圆径八尺，盖合高隆起来，形状像个大酒樽。上面绘制有篆文、山龟、鸟兽等图案作为装饰。中间有一根总柱，周围八根分柱，用机关相连接。外有八个龙头，每条龙口中含一枚铜丸，下面有蹲伏着的蟾蜍，张口接着。它的小机关制作精巧，都藏在樽的里面。盖上盖后，非常严密，没有一点缝隙。如果发生地震，就引起樽动，牵引里面机关起动。于是龙吐铜丸，落在蟾蜍口中。震动激烈，观察它的人就知道有了情况。一条龙的机关发动，而另外七头不动，找出它的方向，就知道了地震发生在哪里。地动仪测地震非常准确，好像神物一般。在史书、典籍的记载中从来没有过像候风地动仪这样的仪器。曾经有一次，有一头龙的机关发动了，而它所指方向的地方没有发生地震。京城中的学者开始都责怪地动仪测出的结果不准确。几天后，驿吏来报，那个地方果然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都信服地动仪的神妙了。出自《后汉书》。

王 肃

王肃造的驱鼠丸，是用铜做成的，白天黑夜自己不停地转动。出自《酉阳杂俎》。

凌云台

凌云台建造得非常精巧。在建造这座楼台时，他先把所有的材料都称量平衡好，使它们轻重得当，然后再开始建造。这样相互之间就连极轻微重量的负担都没有。凌云台虽然高峻，却常常随风摇动，竟然没有塌陷。魏明帝曹叡要登凌云台时，惧怕它那高耸入云、随风摇动欲倒的样子，就让人另用大材支撑住它，楼台却立刻倒塌毁灭了。当时有人认为这是轻重力量不平衡造成的。出自《世说》。

陈思王

魏陈思王有神思，为鸭头杓浮于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劝，鸭头则回向之。又为鹄尾杓，柄长而直，王意有所到处，于樽上旋之，鹄则指之。

吴夫人

吴主赵夫人，赵达之妹也。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云龙虬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作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列万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鸢，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绢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析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者。百断百续，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

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尚在军旅，常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

陈思王

魏人陈思王常常有奇想。他制做了一柄鸭头形状的杓子，把它放在九曲酒池里。陈思王心里想让谁喝酒，鸭头就旋转到那个人的方向。陈思王还制做了一柄鹊尾形状的杓子，它的把又长又直。陈思王心中想到哪里，在酒杯上旋转杓子，鹊尾就指向哪里。

吴夫人

吴主孙权的夫人赵氏是赵达的妹妹。她擅长绘画。她的画精巧美妙，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达到她的水平。赵夫人能在手指中间用彩丝织成云龙、虬凤图案的锦，大的一尺多，小的只有一寸见方，宫中称为“机绝”。孙权常常慨叹没能铲除魏、蜀两国，在行军打仗的空闲时间里，很想得到一位擅长绘画的人，能绘制出一幅有山川、地貌，供行军布阵用的图像来。赵达就把他的妹妹进献给孙权。孙权让她绘制全国江湖、四方山岳的形势图，夫人说：“丹青的颜色很容易褪掉，不能长久保存，我能刺绣。”于是，赵夫人把所有国家都绣在一块帛上，上面还绣着五岳、河海、城市及行军布阵的图案，然后把它献给了孙权。当时的人称它为“针绝”。虽然有用棘刺木刻的木猴、公输班造的云梯，制作精美的风筝，但是没有比它更珍稀瑰丽的。孙权住在昭阳宫，忍受不了夏天的炎热，就卷起了紫绡幔帐。赵夫人看见后说：“这还不够宝贵的。”孙权让夫人说明是什么意思，赵夫人回答说：“我要绞尽脑汁想出个好办法，让帷幔放下来时，清风也能吹进去，从外面看并没有什么遮挡，侍者们也感到很凉爽，飘飘然仿佛驭着轻风行走一般。”孙权说好。于是赵夫人剖开发丝，然后用神胶把它们粘接起来。神胶出产在郁夷国，是用来粘接弓弩断弦的，不论断成多少段用神胶都能把它接上，特别有神效。赵夫人就用这经过剖制、粘接起的发丝织成绉纱。几个月后完工，然后裁剪缝制成帷幔。无论是从里还是从外面看它，都像烟气似的轻轻飘动，而房间里自然变得清幽凉爽。当时孙权还在亲自带兵行军打仗，他常把这幅帷幔带

在身边，作为行军的幕帐。

舒之则广纵数丈，卷之则可内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多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及吴亡，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区 纯

大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椎推之。出《晋阳秋》。

水芝欹器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盖有山，山有香气。别有一仙人持一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也。其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于器。又为鳧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有一床一钵，钵圆而床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满则平，溢则倾。置之前殿，以警满盈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三国典略》。

兰陵王

北齐兰陵王有巧思，为舞胡子。王意欲所劝，胡子则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出《朝野僉载》。

这幅帷幔舒展开时长、宽几丈，卷起来则可以放在枕头里面。当时人称它为“丝绝”。所以吴有三绝，四海之内再没有第二种同它们一样绝妙的稀世珍宝了。后来有为求受到宠幸而谄媚的人，说赵夫人总爱在大王面前炫耀自己，赵夫人因而遭到废免罢退。赵氏虽然因被怀疑而退黜，但是却作为技艺高超的工匠被载录在史书上。东吴灭亡时，不知她到哪里去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区 纯

晋元帝大兴年间，衡阳的区纯做了一个饲养老鼠的游戏器具。它四周长有一丈多，开有四扇门，每扇门前有一个小木人。里面放进四五只老鼠，老鼠要出门，木人就用槌槌老鼠。出自《晋阳秋》。

水芝欹器

西魏文帝造了两个欹器，其中一个是两个仙人共拿一个钵，同在一个盘中。盘中有山，山散发着香气。另有个仙人手中拿着一只金瓶，站在欹器上居高临下用水浇山。水从瓶中流出，注入器内，烟气布满山中，称为“仙人欹器”。另一个是两朵荷花同在一个盘中，相距一尺多远，中间有芙蓉，往下垂落到欹器上，把水灌进芙蓉里而流满欹器。又用野鸭、大雁、蟾蜍图案作为装饰，叫做“水芝欹器”。两个盘中各有一床一钵。钵是圆形的，床是方形的，中间有人，说是天才、地才、人才的象征。欹器形状像装酒的觥，装满水时呈水平状态，水溢出来时它就倾斜。把它放在宫中的前殿，用它来警示满与盈的道理。原缺出处，明抄本写作“出自《三国典略》”。

兰陵王

北齐的兰陵王有奇巧的构思。他制做了跳舞的胡人男子。兰陵王心中想要劝谁喝酒，胡人男子就捧着酒杯向他作揖。人们不知道这里面的道理。出自《朝野僉载》。

僧灵昭

北齐有沙门灵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于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儿抚掌，遂于丝竹相应。饮讫放杯，便有木人刺还。上饮若不尽，船终不去。未几，灵昭忽拊心，疑有刀刺，须臾吐血而终。

七宝镜台

胡太后使灵昭造七宝镜台。合有三十六室，别有一妇人，手各执锁。才下一关，三十六户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咸启，妇人各出户前。出《皇览》。

僧灵昭

北齐有位叫灵昭的僧人，有很巧妙的构思。他奉武成帝的命令在假山亭上建造了流杯池，池中放置制做精巧别致的小船，小船每次行到武成帝面前，武成帝伸手拿取小船上的酒杯，小船就自己停住。上面有一个木制小人一拍手，于是丝竹乐声响起。饮完之后放下酒杯，就有木制小人捧着酒杯回去。武成帝如果没饮完杯中酒，小船就一直不离去。不久，灵昭和尚忽然抚摸着胸口，估计是被刀刺了，不一会儿就吐血而死。

七宝镜台

胡太后派灵昭建造七宝镜台。镜台共有三十六个室，另有一个妇人，两只手各拿着一把钥匙。只要旋转一个钥匙，三十六个室的门同时关闭。如果将钥匙抽出来，各个门全都开启，妇人的影像出现在各个室前的镜子里。出自《皇览》。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饰图经 观文殿 刘 交 张 崇 十二辰车

铜 樽 殷文亮 杨务廉 王 琚 薛春惑

马待封

水饰图经

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

有神龟负八卦出河，进于伏牺；黄龙负图出河；玄龟衔符出洛；太鲈鱼衔篆图出翠妫之水，并授黄帝；黄帝斋于玄扈，凤鸟降于洛上；丹甲灵龟衔书出洛授苍颉；尧与舜坐舟于河，凤凰负图；赤龙载图出河，并授尧；龙马衔甲文出河授舜；尧与舜游河，值五老人；尧见四子于汾水之阳；舜渔于雷泽；陶于河滨；黄龙负黄符玺图出河授舜；舜与百工相和而歌，鱼跃于水；白面长人而鱼身，捧河图授禹，舞而入

水饰图经

隋炀帝直接命令学士杜宝纂修的《水饰图经》十五卷，新近完成。在三月三日上巳日这天，隋炀帝在曲水边与文武百官聚会宴饮，让文武百官跟他一块儿观赏根据《水饰图经》上面的记载而制作的各种水上机械玩具。

有神龟浮出黄河水面，背负八卦图纹献给伏羲帝；有黄龙背负宝图从黄河中浮出水面；有从洛水中浮出水面、嘴里衔着神符的大元龟；有从翠妫水中浮出来的大鲈鱼，嘴里衔着能预示吉凶祸福的图案授予黄帝；有黄帝在洛水南岸的玄扈山拜受凤鸟叼来的神图；有红甲灵龟浮出洛河水面，嘴里衔着书文给予苍颉；有唐尧和虞舜坐船行驶在黄河上，凤凰背负八卦图来献；有赤龙载着八卦图浮出黄河献给唐

尧帝；有龙马衔着甲文从黄河中浮出来，献给虞舜帝；有尧与舜一块儿游黄河，遇见五星之精；有尧在汾水北岸的藐姑射山接见王倪、髀缺、被衣、许由四位名人；有舜在雷夏泽捕鱼、在黄河边烧制陶器；有黄龙背负黄符玺书从黄河中浮出水面献给舜；有舜和各种工匠一起相和唱歌，鱼儿跃出水面；有白面鱼身的长人手捧河图献给大禹，又舞蹈着没入

河；禹治水，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凿龙门疏河，禹过江，黄龙负舟；玄夷苍水使者授禹《山海经》，遇两神女于泉上；帝天乙观洛，黄鱼双跃，化为黑玉赤文；姜嫄于河滨履臣人之迹，弃后稷于寒冰之上，鸟以翼荐而履之；王坐灵沼，于物鱼跃；太子发度河，赤文白鱼跃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黄钺以麾阳侯之波；成王举舜礼，荣光幕河；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猎于澡津，获玄貉白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过九江，鼃龟为梁；涂脩国献昭王青凤丹鹄，饮于洛溪；王子晋吹笙于伊水，凤凰降；秦始皇入海，见海神；汉高祖隐芒碭山泽，上有紫云；武帝泛楼船于汾河，游昆明池，去大鱼之钩，游洛，水神上明珠及龙髓；汉桓帝游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瞒浴谿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杜预造河桥成，晋武帝临会，举酒劝预；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仙人酌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苍文玄龟衔书出洛，青龙负书出河，并进于周公；吕望钓磻溪得玉璜，又钓卞溪获大鲤鱼，腹中得兵钤；齐桓公问愚公名；楚王渡江得萍实；秦昭王宴于河曲，金人捧水心剑造之；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澹台子羽过江，两龙夹舟；淄丘

黄河中；有大禹治水，翼龙用尾巴划地为河，将洪水输导到大海中；有大禹开凿龙门峡疏浚河道，黄龙用背载舟送大禹过黄河；有东夷的苍水使者向大禹献《山海经》；有大禹在泉上遇到两位神女；有成汤帝巡游洛水，有两条黄鱼跃到船上变成黑玉，上面书有红色图象；有帝喾的正妃姜嫄在河边踏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后稷，将后稷丢弃在寒冰上面，神鸟张开翅膀覆盖在后稷身上；有周文王坐在灵沼岸边，看见水里的鱼多到互相挤撞蹦跳；有周文王的太子坐船渡河，身上呈现红色图象的白鱼跃上船；有周武王伐纣渡孟津时，手持黄斧指挥击退波神阳侯掀起的巨波狂澜；有周成王举行舜礼，从幕河上升起兆示吉

祥的五彩瑞气；有周穆王在玄池演奏钧天广乐、在澡津狩猎、猎获黑貉白狐，跟西王母在瑶池饮宴、过九江时鼃龟浮出水面为他铺桥；有涂脩国向周昭王献青凤红天鹅，周昭王在洛溪饮宴；有仙人王子晋在伊水边吹笙，引来凤凰降落在身边；有秦始皇乘船入海，遇到海神；有汉高祖刘邦隐藏在芒山、砀山的山泽间，天上现出兆示天子的紫气；有汉武帝乘坐楼船行驶在汾河上，游赏昆明池，钓大鱼；游洛水，水神向他献上明珠与龙髓；有汉桓帝游黄河，正赶上青牛从河中浮出水面；有曹阿瞞在谯水沐浴，斩杀水蛟；有魏文帝出兵伐吴，来到长江北岸遇到江水暴涨而退兵；有杜预在富平津架桥成功，晋武帝带领文武百官前去祝贺，举杯向他劝酒；有晋怀帝永嘉年间，五位司马姓王南奔过长江，而司马睿后来登极为晋元帝；有仙人饮醴泉水；有金人乘坐金船；有青色图纹的大龟口衔天书从洛水中浮出水面，苍龙背载着天书从黄河中浮出水面，都将天书献给周公；有姜太公垂钓磻溪得到玉璧而辅佐周文王，垂钓卞溪钓得一条大鲤鱼，从鱼腹中得到兵书；有齐桓公在愚公谷狩猎遇访愚公；有楚昭王乘船过江得到吉祥的甘美水果；有秦昭王三月三日在河湾边宴饮，金人从河中浮出水面进献给他可称霸一方的水心宝剑；有吴大帝孙权在钓台拜访太极仙翁葛玄；有蜀汉先帝刘备骑的卢宝马渡过檀溪，摆脱刘表的追杀；有孔子的弟子澹台子羽南游过江，江中浮出两条龙夹舟护送；有淄丘

沂与水神战；周处斩蛟；屈原遇渔父；卞随投颍水；许由洗耳；赵简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水；孔愉放龟；庄惠观鱼；郑弘樵径还风；赵炳张盖过江；阳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罗水；巨灵开山；长鲸吞舟。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盘石，或乘宫殿。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

又间以妓航，与水饰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长一丈阔六尺。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箏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其妓航水饰，亦雕装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机使之。奇幻之异，出于意表。又作小舸子长八尺，七艘。木人长二尺许，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于船头，一人捧酒钵次立，一人撑船在船后，二人荡桨在中央，绕曲水池。回曲之处，各坐

侍宴宾客。其行酒船，随岸而行，行疾于水饰。水饰行绕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处即停住，擎酒木人于船头伸手。遇酒，客取酒饮讫。还杯，木人受杯，回身向酒钵之人取勺斟酒满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处，例皆如前法。

沂 与水神大战；有周处入水斩蛟；有屈原大夫过江遇打渔的老翁；有卞随拒绝成汤让他统治天下而投颍水；有许由闻尧授任他九州长后，在颍水边洗耳；有赵简子遇见津吏女；有孔夫子在河边遇见沐浴的女人；有鲁人秋胡的妻子因不认识久居在外突然归来的丈夫而羞愧地投沂水自杀；有孔愉放龟；有庄惠观鱼；有郑弘太尉年轻时进山砍柴，仙人以风相助他背柴出山；有赵炳张盖过江；有阳谷女子浴日；有屈原投汨罗江自杀；有巨灵河神以手劈开华山，使黄河水畅流无阻；有巨大的鲸鱼吞噬舟船。上述这样的用水力操纵的机械玩具共有七十二种，都是用木材雕刻成的。有的乘船，有的乘山，有的乘水中陆地，有的乘盘石，有的乘宫殿。上面的木人高有二尺左右，穿着绮罗做的衣服，戴着金钗翡翠等饰物。同时上面置放各种鸟、兽、虫、鱼，这些动物都能像真的一样活动，随着水的流动而活动。

其间，还置有小船载着歌妓舞女，与这些水力机械玩具穿插开，也有十二只。每只船长一丈，宽六尺，上面有木人演奏乐曲。有的击磬有的撞钟，有的弹箏有的鼓瑟，都符合乐律。还有的木人表演各种杂技，有跳剑舞轮的，有爬竿掷绳的，都像真人表演一样。这十二只载有歌妓舞女的小船，也雕刻装饰得奇妙异常；围着曲池运行，也是用水力机械使它们自动行驶的。奇异玄幻，出乎人们的意料。又造七只小游艇，上面置放高二尺左右的木人乘这只船为人依次斟酒。每只小游艇上面，一个木人手拿酒杯站在船头，一个木人手捧酒钵站在它后面，一个木人在船后面撑篙，两个木人在船中间划桨，围绕着弯弯的水池行驶。在拐弯的地方坐着侍宴的宾客。这些行酒船沿着岸边行驶，比那些载着各种传说故事的玩具船速度快。那些玩具船绕池一周，行酒船绕池三周，才能同时停下来。行酒船每到有宾客的岸边都自动停下来，手拿酒杯的木人在船头伸手将斟满的酒杯递给宾客。客人饮干这杯酒后，将空杯还给木人。木人接过空杯后，转身从捧着酒钵的木人那儿拿过来木杓，再将空杯斟满酒。斟酒船就这样依次自行

自停，每经过有宾客坐着的岸边都如法给客人斟酒。

此并约岸水中安机，如斯之妙，皆出自黄袞之思。宝时奉敕撰《水饰图经》，及检校良工图画。既成奏进，敕遣宝共黄袞相知。于苑内造此水饰，故得委悉见之。袞之巧性，今古罕俦。出《大业拾遗记》。

观文殿

隋炀帝令造观文殿。前两厢为书堂，各十二间。堂前通为阁道。承殿，每一间十二宝厨。前设方五香重床，亦装以金玉。春夏铺九曲象簟，秋设凤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毡。帝幸书堂，或观书，其十二间内，南北通为闪电窗。零笼相望，雕刻之工，穷奇极之妙。金铺玉题，绮井华棖，辉映溢目。每三间开一方户，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当户地口施机。舆驾将至，则有宫人擎香炉，在舆前行。去户一丈，脚践机发，仙人乃下阁，捧幔而升，阁扇即开，书厨亦启，若自然，皆一机之力。舆驾出，垂闭复常。诸房入户，式样如一。其所撰之书，属辞比事，条贯有序，文略理畅，互相明发。及抄写真正，文字之间，无点窜之误。装翦华净，可谓冠绝今古，旷世之名宝。自汉已来讵乎梁，文人才子，

这些斟酒船和环岸水中的各种水力机械玩具，它们的机械安装得这样巧妙，都出自黄袞的设计。杜宝当时奉命撰写完十五卷《水饰图经》，并检查校对完了技艺高超的工匠们绘制的图纸后，编纂好了奏报隋炀帝，隋炀帝让杜宝跟黄袞相见。黄袞在御苑内制造出这些水力机械玩具与行酒船，因此得以全部知晓并亲眼见到这些水力机械玩具和斟酒船。黄袞的心灵手巧，今古都很少有人能跟他相媲美。出自《大业拾遗记》。

观文殿

隋炀帝下令建造观文殿。观文殿前殿的两侧厢房是藏书室，各有十二间，堂前是通向大殿的木造长廊。藏书室的每一间置放十二架宝贵的书橱，前边放置一张五香木重床，床上也镶嵌黄金、玉石。春天

和夏天铺九曲象牙席，秋天铺风绫花褥，冬天则加添外罩绵罩的须弥毡。隋炀帝来这儿，有时看书。十二间藏书室南北相通，安装着玲珑相望的闪电窗。闪电窗雕刻得精工细致，没有比它再新奇玄妙的了。而且门上安有黄铜铸制的门环，用玉石装饰椽头。天花板上装饰着花纹藻井，屋梁上架有华美的椽子。这些富丽堂皇的装饰流金溢彩，耀人眼目。每三间屋设置一个方形的屋门，门上垂挂着彩锦门帘，门上面置放两个飞仙，在门下地里安装有机关。皇帝要来藏书室时，就有宫人手拿着香炉，走在皇帝乘坐的车驾前边。在距离馆门一丈远的地方停下来，用脚踏机关的暗钮，门上的两个仙人就降落到地面上，手捧着彩锦门帘再升起来，内室的窗户也立即自动打开，书橱也自动打开。都是一个机关起的作用。皇帝的车驾返回宫殿时，所有的门窗都自动关闭，恢复正常。各间书室的入门设计都是一个样式的。这些书籍，撰文记事条理分明，秩序井然，文词通顺锋利，说理明白畅达，而且相互阐发。至于抄写，用的都是真笔楷书，文字没有一点错误。书籍的装裱华丽洁净，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是绝代的瑰宝。自汉朝以来到南北朝时的梁朝，文人才子们

诸所撰著，无能及者。其新书之名，多是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出《大业拾遗记》。

刘 交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还扑杀。出《朝野僉载》。

张 崇

唐巧人张崇者能作灰画腰带铰具。每一胯，大如钱。灰画烧之，见火即隐起。作龙鱼鸟兽之形，莫不悉备。出《朝野僉载》。

十二辰车

则天如意中，海州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

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铁盏盛火，辗转不翻。出《朝野僉载》。

铜 樽

韩王元嘉有一铜樽，背上贮酒而一足倚。满则正立，不满则倾。又为铜鸪，毡上摩之热则鸣，如真鸪之声。出《朝野僉载》。

所撰写的著作，都没有能赶得上这些书的。这些新书的书名，都是隋炀帝亲自给起的。每当有人进献一部新书，隋炀帝都给予奖赏。出自《大业拾遗记》。

刘 交

幽州人刘交，头上能顶一只高七十尺的竹竿，可以自己让竿上下自由活动。竿上站立攀附着十二个端庄秀丽的女孩，在上面跨越攀援。观赏的人都由于担心她们跌下来而不忍看，但是竿上的十二个女孩却一点惧怕的表情也没有。后来，还是有女孩不慎从竿上失足跌落地上摔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张 崇

唐朝时有个叫张崇的匠人，他能制作灰画腰带扣卡，每一环像铜钱那么大。这种灰画用火烧，见火就渐渐凸起，鱼龙鸟兽等各种花纹图案全有。出自《朝野僉载》。

十二辰车

唐朝武则天如意年间，海州向朝廷进献了一位匠人，他会制造十二时辰车。这种十二时辰车，当车轳转到正南时，午门自动开放，有驾车的马与人从门里探身出来。车子围着东、南、西、北四方旋转，不差毫厘。这位海州匠人还会制作木火通，是用铁盘盛火，旋转时火也不会从盘中掉下来。出自《朝野僉载》。

铜 樽

韩王元嘉有一只盛酒的铜樽，上面盛酒，下面一只脚立在那儿。樽里盛满了酒铜樽就立得很正，没盛满酒就倾斜。他还有一只铜鸪，将它在毡上磨擦发热，就会发出像真鸪在鸣叫一样的响声。出自《朝野金载》。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出《朝野金载》。

杨务廉

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省日盈数千矣。出《朝野金载》。

王 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绁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出《朝野金载》。

薛沅惑

薛沅惑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出《朝野金载》。

殷文亮

洛州有位县官叫殷文亮，心灵手巧又喜好喝酒。这位县官自己雕

刻了一个木人，身上穿着粗丝彩衣。每到聚宴饮酒时，小木人行酒都很有次序。这位县太爷还制作了一个妓女机器人，即能唱歌又会吹笙，而且都符合节拍乐律。如果酒杯里的酒没有喝完，小木人就不再给你斟酒；如果没有喝尽兴，那个木妓女就连唱带吹地催促你继续饮酒。谁也猜测不出它们的机关奥妙来。出自《朝野金载》。

杨务廉

将作大匠杨务廉心思巧妙。他曾经在沁州市雕刻了一个木僧人，木僧人手里端着一只碗，自动向人乞讨布施。等到木碗中的钱盛满了后，机关的键钮突然自己发动，这个木僧人就会自己说声：“布施！”全沁州市的人都争抢着观赏这位木僧人，都想听听木僧人发声说话，于是争着往木碗里放钱。一天下来，这位木僧人可以行乞到好几千文钱。出自《朝野金载》。

王 琚

郴州刺史王琚用木头雕刻成一只木獭。将它沉到水里去捕鱼，捕到鱼后木獭就伸着头颈浮出水面。木獭嘴里安放着饵料，连着转动的机关，用绳绑着一块石头就会沉入水中。有鱼来吃饵料，拽动机关，木獭的嘴随即闭上将鱼衔在口中；同时，绑着的石头脱离木獭沉入水底，木獭就衔着鱼浮出水面来了。出自《朝野金载》。

薛沅惑

有个叫薛沅惑的人，非常擅长玩投壶的游戏。只见投壶用的箭筈在他手中，像龙腾鹰飞一样上下左右飞转投出，手法敏捷，没有投不中的。薛沅惑还能将壶背在身后，由身前反着方向投掷，也百发百中。出自《朝野金载》。

马待封

开元初修法驾，东海马待封能穷伎巧。于是指南车、记里鼓、相

风鸟等，待封皆改修，其巧逾于古。待封又为皇后造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栴沐，启镜奁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执巾栴至。后取已，木人即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复闭。如是供给皆木人。后既妆罢，诸门皆阖，乃持去。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待封既造卤簿，又为后帝造妆台，如是数年。敕但给其用，竟不拜官，待封耻之。又奏请造欹器酒山扑满等物，许之。皆以白银造作。其酒山扑满中，机关运动。或四面开定，以纳风气。风气转动，有阴阳向背，则使其外泉流吐纳，以挹杯罍。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逾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属宫中有事，竟不召见。待封恨其数奇，于是变姓名，隐于西河山中。

至开元末，待封从晋州来，自称道者吴锡也。常绝粒。与崔邑令李劲造酒山、扑满、欹器等。酒山立于盘中，其盘径四尺五寸，下有大龟承盘，机运皆在龟腹内。盘中立山，

马待封

唐玄宗开元初年，宫中修理皇上出行用的法驾车舆。东海郡有个叫马待封的人擅长各种机关技艺，他将宫中指示方向用的指南车，记行程里数的证里鼓和标明风向的相风鸟等，都重新进行了改造，比先前古人制造的更加机巧。马待封又给皇后制造了一座梳妆台。中间是镜台，台下两层，都有门户。皇后要梳洗打扮时，打开装镜的匣子后，台下的门自动打开，一位木制妇人手里拿着梳洗用的毛巾、梳篦等走出来。皇后接过这些东西后，木妇人又回到门里。其他如涂面脂、定妆粉、描眉笔、髻花等一切用物，都由木妇人自动送给皇后。都送完了，木妇人又回到镜台里面，门也自动关好。像这样的一些供给，都由木妇人来完成。皇后着好妆，各门都关好，才让人将梳妆台拿走。这座梳妆台上面饰有黄金、白银，还绘着彩色画图。木妇人的衣着服饰，都制作得非常精致考究。马待封在宫中已经制作了帝后、大臣们外出时所使用的各种仪仗，又为皇后制作了梳妆台，一干就是好几年。但是玄宗皇上只是命人给他送来吃穿用度，竟然不授予他官职。马待封觉得受了羞辱，又上奏皇上，请求让他制作倾器、酒山和

蓄钱罐等机巧器具。玄宗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些器具都是用白银制作的。其中的酒山、蓄钱罐，中间都有机关运作。酒山可以四面打开，让风从里面通过。风在里面转动机关，分阴阳向背。这样，使得酒山外面有酒像泉水一样流淌出来，用酒杯斗接酒。斟酒的仆役进出都是自动的，由机关来控制。其精巧玄妙胜过天工。马待封将这些带有机关的器具制作出来后，报告给玄宗皇帝。皇上推托宫中有事，竟然不召见马待封。马待封怨恨自己时运不济，于是变换姓名，隐居在西河山中。

到了开元末年，马待封从晋州来到京城长安，自称是道士吴赐。他常常辟谷不食，修炼长生不老之术。马待封跟崔邑的邑令李劲一同制作酒山、蓄钱瓦器和倾器等。马待封制作的酒山，坐落在一只圆盘中。圆盘直径四尺五寸，盘下有一只大龟承托着，所有的机关都在大龟的腹中。圆盘的中间屹立着一座酒山，

山高三尺，峰峦殊妙。盘以木为之，布漆其外，龟及山皆漆布脱空，彩画其外。山中虚，受酒三斗。绕山皆列酒池，池外复有山围之。池中尽生荷，花及叶皆锻铁为之。花开叶舒，以代盘叶，设脯醢珍果佐酒之物于花叶中。山南半腹有龙，藏半身于山，开口吐酒。龙下大荷叶中，有杯承之，杯受四合。龙吐酒八分而止，当饮者即取之。饮酒若迟，山顶有重阁，阁门即开，有催酒人具衣冠执板而出。于是归盏于叶，龙复注之，酒使乃还，阁门即闭。如复迟者，使出如初。直至终宴，终无差失。山四面东西皆有龙吐酒。虽覆酒于池，池内有穴，潜引池中酒纳于山中。比席阑终饮，池中酒亦无遗矣。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龙注酒其中。虚则欹，中则平，满则覆。则鲁庙所谓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诫盈满，孔子观之以诫焉。杜预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载。若吴赐也，造之如常器耳。出《纪闻》。

高约三尺，山峰制作得非常特异绝妙。圆盘是用木料作的，外面涂漆。大龟与酒山都是漆布脱空成壳，外面涂上各种颜色，画成真龟、真山状。酒山中间是空的，可盛酒三斗。围绕着酒山都排列着酒池，池外还有山围着。酒池中生有荷花，荷花的花与叶都是用铸铁制作的。花已开放，荷叶也舒展开。它们都代替盘使用，里面盛上肉脯、肉酱及各种下酒的珍果。酒山南侧山腰处有一条龙，藏身在山中。龙口张开，就可以吐出酒来。

龙口下边的大荷叶上面放有酒杯，四周都有这样的酒杯。龙口吐酒将酒杯盛到八分满就不吐了，饮酒的人立即取杯饮酒。如果你喝得较慢，酒山顶上有双层阁楼，阁门会自动打开，有催酒的人衣冠整齐、手里拿着板子从里面走出来。于是，将酒杯重新放在大荷叶上，让龙口重新给它斟满酒，酒使才自动回到双层阁楼中。阁门随即自动关闭。如果还有人喝慢了，酒使就又出来监督。这样，一直到酒宴结束，不会出现半点差错。酒山的四面东西，都有龙口吐酒。虽然有时将酒吐在酒池中了，但是酒池内有暗穴，可以将池中的酒引流到酒山中。直到宴席结束酒喝完了，池中的酒不留一点痕迹。倾斜盛酒器两个，在酒山两边，从龙口向里面注酒。杯里面没有盛酒，杯呈倾斜状；盛上半杯酒时，杯子平正；酒盛满杯后，杯子则会倾翻。这是孔庙中所谓的“陪坐之器”。君子用来告诫盈满，孔夫子看到它以示警戒。杜预制造这种倾斜盛酒器没有成功，以前的史书有记载。但是如果是吴赐道士，制造这种器皿真是太平常了。出自《纪闻》。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绝艺附

伎巧

华清池 重明枕 韩志和

绝艺

督君谟 李钦瑶 苏州游僧 江西人 僧灵鉴

张 芬 河北将军 西蜀客 陟岵寺僧

伎巧

华清池

玄宗于华清宫新广一池，制度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凤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于池中，仍以石梁横亘其上，而下莲花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凤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莲花石梁尚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池数十间，屋宇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檀香水船，致于其中。至楫棹皆

伎巧

华清池

唐玄宗在华清宫新修建了一座浴池，浴池规模宏大壮丽。安禄山在范阳让工匠们用白玉石雕刻成鱼、龙、凤凰、大雁，又雕制成石梁、石莲，一块儿进献给唐玄宗。这些东西雕刻制作得异常精致、巧妙，完全不像是人工制成的。玄宗皇帝非常高兴，命人将鱼、龙、凤凰、大雁与石莲花都安放在浴池中，将石梁横放在浴池上面，下面的石莲花露出水面。于是玄宗皇帝亲临华清宫，来到这座新建的浴池。

他脱去衣服刚刚下到浴池里，池中的白玉石雕的鱼、龙、凤凰、大雁都像在奋动鳞片、展开翅膀，似乎要跳跃飞动的样子。玄宗皇帝惊恐异常，急忙命令将这些东西搬出浴池，只留下石莲花与石梁还安放在原来的地方。唐玄宗又曾在华清宫中建造了几十间长温池，这几十间屋回环相通，温池的岸边都是用带有纹彩的卵石装饰垒砌而成，又把饰有白银的漆船和檀香水船放在温池里。船上长短船桨都

饰以珠玉。又于汤池中，垒瑟瑟及檀香木为山，状瀛洲方丈。出《谭宾录》。

重明枕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重明枕、神锦衾。云其国在海东南三万里，当轸宿之位，故曰“大轸国”，合丘禺藁山，“合丘禺藁山”，见《山海经》。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逾于水精。中有楼台之状，四方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楼台瓦木丹青，真人簪帔，无不悉具，通莹焉如水睹物。神锦衾，水蚕丝所织，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龙文凤彩，殆非人工。其国以五色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间，及长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动，大者可阔三四尺。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国人缫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上始览锦衾，与嫔御大笑曰：“此不足以为婴儿绷褓，曷能为我被耶？”使者曰：“此锦之丝，水蚕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则缩。”遂于上前，令四官张之，以水一喷，即方二丈，五色灿烂，逾于向时。上叹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不亦然哉！”则却令以火逼之，须臾如故。出《杜阳编》。

用珍珠、美玉作装饰。又在温池中用碧色宝石和檀香木垒造成山，形状仿效传说中的东海瀛洲、方丈两座仙山。出自《谭宾录》。

重明枕

唐宪宗元和八年，大轸国使臣来京城长安，向宪宗皇帝进献了重明枕与神锦被。这位使臣说他们国家远在东海南边三万里，正当朱雀

七星中最末一星宿轸所在的位置，因此叫“大轸国”。国中有丘禺、藁山。“合丘禺藁山”，见于《山海经》。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其光洁透明超过水晶。枕中有楼台。楼台的四周有十个道士，手中拿着香与手板在枕中循环走动，总也不停止，被称为“行道其人”。枕中楼台上的房瓦、木檐，上面的绘画图饰，以及行道真人头上戴的簪子，身上披的帔衣，都看得清清楚楚，透明得就像看水中的东西一样。神锦被是用水蚕丝织成的，二尺见方，厚有一寸。上面五彩的龙、凤图案，都不是人工所能织出来的。大轸国有用五色纹石砌成的池塘，采来大柘叶，在这池塘的水中饲养蚕。这种蚕刚生出来时像蚊虫的眼睫毛那样小，在池水中游泳，身长就可以到五六寸。池塘中生有挺拔的荷叶，即使遇到狂风吹刮也不倒，叶片最宽大的有三四尺。水蚕生出后十五天，就自己跳到荷叶上，在上面结茧。茧形如方斗，自然呈五色。大轸国中的人将这种蚕茧缫成丝，织成神锦。这种水蚕丝，又叫“灵泉丝”。宪宗皇帝刚看到神锦被时，对身边的侍妾和宫女们大笑着说：“这么一点儿，都不能做包婴儿的小被，怎么能给我盖呢？”大轸国的使臣说：“这条神锦被是用水蚕丝织作的，遇到水就会舒展开。水火正好相反，遇到火就缩回来。”说完，这位使臣走到宪宗皇帝近前，让四位宫人扯住锦被的四个角，口中含水一喷，锦被立时舒展开成二丈见方，五彩斑斓，比刚才光亮多了。宪宗皇帝看了，赞叹地说：“来源于天的亲近上天，来源于地的亲近土地。不都是这样吗？”又让人将神锦被放在火上烤，不一会儿，被子又缩回到原来大小。出自《杜阳编》。

韩志和

穆宗朝，有飞龙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饮啄悲鸣，与真无异。以关捩置于腹内，发之则凌空奋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儿以捕雀鼠，飞龙使异其机巧。奏之，上睹而悦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数尺，其上饰之以金银彩绘，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角俱出。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夭矫若得云雨。上恐惧，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称臣愚昧，而致有惊忤圣躬。臣愿别进薄伎，以娱陛下耳。

目，以赎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试为我出。”志和于怀中将出一桐木合方数寸。其中有物名蝇虎子，数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啖之故也。乃分为五队，令舞《梁州》。上召国乐，以举其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志和臂虎子于指上，猎蝇于数步之内，如鹞擒雀，罕有不获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观，即赐以杂彩银器。而志和出宫门，悉转施于人。

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上于殿前种千叶牡丹，及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人间未有。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蝴蝶万数。飞集于花

韩志和

唐穆宗在位期间，有个人叫韩志和，外号飞龙士，是日本国人。韩志和擅长木雕。他雕刻制作的木鸾、木鹤、木鸦、木鹊，喝水、啄食与鸣叫，都和真的没有什么两样。韩志和在这些鸟的肚腹中安置机关，启动开关后，它们能凌空振翼飞行，高达一百尺，飞到一二百步外才落下来。韩志和雕刻制做的木猫，可以捕捉到雀鼠。韩志和用这些奇异的机巧上报穆宗皇帝，皇上看了后很是喜欢。韩志和还会雕刻制作踏床，床高好几尺，床上装饰着金银和彩色绘画。这种踏床叫“见龙床”，置放在那儿看不见龙形，用脚一踏，龙的头角爪鳞和龙须都从床中展现出来。这张踏床刚进献给穆宗皇帝时，皇上用脚去踏，龙从床中伸出来扭摆摇动，就像得到了云雨似的。穆宗皇帝感到惊恐，就命令宫人将这张踏床搬出殿外。韩志和得知这件事情后，跪伏在穆宗皇帝面前，说：“我很愚昧，因此才惊吓触犯了皇上。我请求另外再进献一种雕虫小技，用以娱乐皇上的耳目，来赎我的死罪。”穆宗笑着说：“是什么技艺，拿来给我看看。”韩志和起身从怀中取出一只几寸见方的桐木盒，盒里装着蝇虎子，约有一二百只，都是红色的，说是喂食朱砂的缘故。韩志和打开盒盖放出蝇虎子，将它们分列成五队，让它们表演《梁州舞》。穆宗皇帝召令宫中国乐师前来伴奏。蝇虎子在音乐的伴奏下，盘回宛转地飞舞，都符合节拍。遇到需要致词朗诵的地方，就隐隐约约地发出“蝇蝇”声。等到一曲奏完，

这些蝇虎子很有秩序地回到盒中，好像它们中间也有等级似的。韩志和将蝇虎子放在手指上，在几步之内猎获苍蝇如同鹰捉鸟雀，很少有捕获不着的时候。穆宗皇帝嘉奖韩志和的技艺颇值得观赏，当即赏赐给他各种彩锦、绫帛和银器。韩志和出了宫门后，随手将这些东西都给了别人。

不到一年时间，不知道韩志和去哪里了。穆宗皇帝在大殿前边种植了千叶牡丹，到了开花季节，香气袭人，一朵千叶，花朵大而且红得鲜艳。穆宗皇帝每次观赏这些牡丹，总赞叹是人间没有过的。从此，宫中每夜都有上万只黄、白蝴蝶飞集在牡丹花

间，辉光照耀，达曙方去。宫人竞以罗巾扑之，无有不获者。上令张网于宫中，遂得数百。于殿内纵嫔御追捉，以为娱乐。迟明视之，则皆金玉也。其状工巧，无以为比。而内人争用丝缕绊其脚，以为首饰，夜则光起于妆奁中。其夜开宝厨，视金屑玉屑藏内，将有化为蝶者，宫中方觉焉。出《杜阳编》。

绝艺

督君谟

隋末有督君谟善闭目而射。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者学射于君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君谟，独擅其美。君谟志一短刀，箭来辄截之。惟有一矢，君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镞而笑曰：“汝学射三年，未教汝啮镞法。”《列子》：具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飞卫，巧过于师。纪昌又学射于飞卫，以微角之弧，朔逢之箭，射贯虱心。既尽飞卫之术，计天下敌己，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锋相触，坠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棘之端捍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请为父子。刻背为誓，不得告术于人。《孟

间。而且，这些蝴蝶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宫内，直到天亮才飞去。宫里的嫔妃、宫娥争相用丝制巾帕扑蝶，没有扑不着的。穆宗皇帝让宫人在宫中张网，一次就捕到好几百只蝴蝶。把这些蝴蝶放在

殿堂中，让嫔妃们追捕，用来娱乐。到天亮一看，所捕到的蝴蝶都是用黄金、白玉制作的；制作的精巧劲儿，无以伦比。宫人们都争着用丝线系住蝴蝶的脚，当作首饰。到了晚上，它们会从梳妆匣中发出光亮来。这天夜里，宫人们打开内库装宝物的柜橱，见到里边都是金屑玉屑，有的正要制成蝴蝶。宫里人这才觉悟到原来这些黄、白蝴蝶，都是韩志和用宫中内库的黄金、玉石等制作的。出自《杜阳编》。

绝艺

督君谟

隋朝末年，有个叫督君谟的人擅长闭着眼睛射箭。他想射中眼睛就射中眼睛，想射中口就射中口。有个叫王灵智的人跟督君谟学射箭，认为已将督君谟的技艺都学到手了，想射死督君谟而独占鳌头。督君谟手中持一短刀，王灵智射来箭他都用刀拨落。只有一只箭，督君谟张开口接住，咬着箭头笑着对王灵智说：“你跟我学了三年射箭，自以为将我的技艺都学去了。其实我还没有教你用牙齿咬箭头的方法呢！”《列子》中说：具蝇是古时擅长射箭的人，他有个弟子叫飞卫，比他师父具蝇的技艺还高。有个叫纪昌的人又跟飞卫学习射箭。他用徵角作弓，用朔逢作竿，能够射穿虱子的心。纪昌将飞卫的射箭技艺都学到手里后，认为普天下能够跟自己相匹敌的只有飞卫一个人，于是想谋害飞卫。师徒二人在野外相遇，互相对射，箭镞相撞同时坠地，连点尘土都没扬起来。飞卫的箭先射完了，纪昌还剩下一只，射向飞卫。飞卫用棘刺的尖端来接纪昌射来的箭，一点偏差也没有。于是，两人痛哭流涕地将手中的弓扔在地上，互相请求结为父子，并且刻背盟誓：谁也不得将射箭的技艺告诉他人。《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出《酉阳杂俎》。

李钦瑶

天宝末，有骑将李钦瑶者，弓矢绝伦。以劳累官至郡守，兼御史

大夫。至德中，隶临淮，与史思明相持于陕西。晨朝合战，临淮布阵徐进。去敌尚十许里，忽有一狐起于军前，踉跄而趋，若导引者。临淮不怪曰：“越王轼怒蛙，盖激励官军土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岂有前阵哉。”即付钦瑶以三矢，令取狐焉。钦瑶受命而驰，适有浅芜三二十亩，狐奔入其中。钦瑶逐之，欵有野雉惊起马足，径入云霄。钦瑶翻身仰射，一发而坠。然后鸣鞭逐狐，十步之内，拾矢又中。于是携二物以复命焉。举军欢呼，声振山谷。时回鹘列骑置阵于北原，其首领仅一二百辈。弃军飞马而来，争捧钦瑶，似为神异。仍谓曰：“尔非回鹘之甥。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出《集异记》。

苏州游僧

苏州重玄寺阁一角忽垫，计其扶荐之功，当用钱数千贯。有游僧曰：“不足劳人，请得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

子》上说：“逢蒙跟羿学习射箭，他将羿的射箭技艺全都学到手后，觉得只有师父羿可以超过自己，于是射死了后羿。”出自《酉阳杂俎》。

李钦瑶

唐玄宗天宝末年，有个骑兵将领叫李钦瑶，射箭的技艺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他因为成功而连续升迁到郡守，兼任御史大夫。唐肃宗至德年间，李钦瑶隶属于临淮军，跟史思明在陕西两军对峙。一天早晨，两军交战，临淮军布好阵，徐徐向前开进。在距离敌军还有十几里的地方，军队前边忽然出现一只狐狸，踉踉跄跄地奔跑，像是在前引导带路。临淮军统帅不高兴地说：“越王勾践出兵伐吴时，在路上遇一只鼓足气的蛤蟆，勾践凭车前横木向这只鼓足气的蛤蟆表示敬意，是为了鼓励士气。狐狸乃是犹疑妖邪的东西，怎么能让它在军阵前呢？”他就交给李钦瑶三只箭，命令他射杀这只狐狸。李钦瑶接受命令驱马前驰。遇到方圆二三十亩大小的一片浅草地，狐狸奔进这片草地里。李钦瑶追过去，忽然在马蹄旁边惊起一只野鸡，径直飞入空中。李钦瑶翻身仰射，一箭射中野鸡，野鸡坠地。李钦瑶继续鸣鞭催

马追逐狐狸，十步之内，张弓射箭，又一箭射中狐狸。于是李钦瑶手里拿着一狐一鸡，回到军中禀报主帅。见此情景，全军将士欢呼声震动山谷。当时，对面的回鹘骑兵正列阵在北面的原野上，他们的首领仅有一二百人。他们见李钦瑶连射连中，也兴奋地离开军队飞马跑过来，争着抱住李钦瑶，将他视为神人，并对李钦瑶说：“你难道不是回鹘人的外甥吗？不然，怎么能射箭射得这么好啊！”出自《集异记》。

苏州游僧

苏州重玄寺的阁楼一角忽然下陷。寺里的僧人估计，要想将它扶正得花费几千贯钱。有位游方僧说：“不需要动用那么多的人力，只要雇用来一个人给我砍木楔，我一个人就可以扶正之。”寺主从焉。游僧每食讫，辄取楔数十，执柯登阁，敲楬其间。未旬日，阁柱悉正。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电。出《国史补》。

江西人

江西人有善展竹，数节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芦，云翻葫芦易于翻鞠。出《酉阳杂俎》。

僧灵鉴

贞元末，阆州僧灵鉴善弹，常自为弹丸。其弹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两，资末一两，榆皮半两，泔淀二勺，紫矿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_弱汁半合，九味和捣三千杵，齐丸之，阴干。郑洵为刺史时，有当家名寅，读书善饮酒，洵甚重之。寅常与灵鉴较角放弹。寅指一树节，相去数十步。曰：“中之获五千。”寅自一发而中之，弹丸反射而不破。灵鉴控弦，百发百中，皆节陷而丸碎焉。出《酉阳杂俎》。

张 芬

张芬曾为韦皋行军，曲艺过人。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碓。常于福感寺趺鞠，高及半塔。弹弓力五斗。常拣向

它。”寺里的方丈采纳了这位游方僧的建议。这位游方僧每天吃完饭，就拿着几十个木楔、带着一把斧子上到阁楼上，这敲敲，那钉钉。不过十天，他用这种钉楔扶正的方法，将阁楼的柱子都扶正了。旧时还有一种说法，说圣善寺阁里常常贮放着十瓮醋，是怕有蛟龙蛰伏在里面，从而引来雷电。出自《国史补》。

江西人

江西人有擅长用展竹的方法制作竹器的，几节竹子就可以制成一个竹器。还有一个人叫熊葫芦，他说：“翻制一个葫芦，就像翻球一样容易。”出自《酉阳杂俎》。

僧灵鉴

唐德宗贞元末年，阆州有个叫灵鉴的僧人擅长弹丸，曾自己制作弹丸。他做的弹丸是方形的，用料配方是：洞庭湖沙岸下的土三斤、炭末三两、资末一两、榆树皮半两、淘米泔水沉淀物二勺、紫矿树脂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髭汁半盒。将这九种原料混合在一块儿，捣三千杵，然后都做成弹丸，慢慢阴干后便可以使用。郑汇任阆州刺史时，有个叫寅的人给他主持家政。此人喜欢读书，能饮酒，郑汇很是看重他。寅有一次跟灵鉴和尚比赛弹丸。寅指着一个距离有几十步的树节说：“谁能射中这个树节就可以赢钱五千文。”说完，寅先弹了一弹，果然射中了树节。弹丸反弹回来，完好无缺。灵鉴和尚拉弓控弦，百发百中。他所射出去的弹丸都陷入树节中，而且都碎在里面。出自《酉阳杂俎》。

张 芬

张芬曾经任韦皋的行军司马。该人有些特殊的技艺，超过常人。他能举起七尺长的石碑，能够拉住双轮水磨让它停住不转。有一次在

福感寺踢球，他一脚将球踢到塔身的一半高。他能使用五斗力的弹弓。这种弓的制作方法是：每年春季，挑选向

阳巨笋，织竹笼之。随长旋培，常留寸许。度竹笼高四尺，然后放长。秋深，方去笼伐之。一尺十节，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研，如人摸成。出《酉阳杂俎》。

河北将军

建中初，有河北将军姓夏，弯弓数百斤。常于毬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马书一纸。出《酉阳杂俎》。

西蜀客

又张芬在韦皋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筹碗中绿豆击蝇，十不失一。一座惊笑。芬曰：“无费吾豆。”遂指起蝇，拈其后脚，略无脱者。出《酉阳杂俎》。

陟岵寺僧

荆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长而摇者鹿；贴地而明灭者兔；低而不动者虎。又言夜格虎时，必见三虎并来。狭者虎威，当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

阳生长的巨笋，用编织成的竹笼将它罩起，随着笋往上长而随时培土，始终让它留在土外面约一寸左右。等到估计竹笼有四尺高了，就可以不培土让竹笋自然生长了。到了深秋，挪去竹笼将竹笋砍下来。这种竹子一尺长有十个节，颜色像金子一样呈金黄色。再将这种竹子制作成弓。张芬经常在墙壁上涂成一丈见方大小的一块白地，用弹弓弹成“天下太平”四个大字。字体端正研丽，像人手摹写的一样。出自《酉阳杂俎》。

河北将军

唐德宗建中初年，有个姓夏的河北将军能拉动几百斤的硬弓。这位将军一次在球场上，将十几枚铜钱掣在一起，他骑马飞驰过来，用击球的拐杖击钱。他一次只击飞一枚铜钱，飞出去高达六七丈。他的功夫就是这样绝妙。他又在新抹的泥墙上插上几十株刺棘，距离有一丈远，手中拿着煮烂的豆子投掷墙上的棘刺，百发百中，没有一枚豆子不是穿在棘刺上的。这位夏将军还能在飞驰的马上握笔在纸上写字。出自《酉阳杂俎》。

西蜀客

张芬在韦皋帐下任幕僚时，有一位西蜀来的客人，在宴席上用筹碗中当筹码用的绿豆击苍蝇，十击十中。满座客人都惊讶大笑。张芬说：“不要浪费我的豆子。”说着用手指捉苍蝇。他能掐住苍蝇的后脚，几乎没有能逃脱的。出自《酉阳杂俎》。

陟岵寺僧

荆州陟岵寺有个叫那照的僧人擅长根据野兽眼睛夜间发出的光来判断是什么兽。他说：“在夜间，凡是眼睛发出的光亮长而摇动的，一准是鹿；贴地面而又时而亮时而灭的，一准是野兔；低而不动的，一准是虎。”这位僧人又说：“夜间跟虎搏斗，你一定会看见有三只虎一同向你扑来。这是由于距离太近，虎纵跳疾速造成的。应当刺杀中间的那只。虎死后，虎威就进入地里，得到

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时，必有虎来吼掷前后，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出《酉阳杂俎》。

虎威可避各种邪魔。虎刚死时，你要记住虎头所枕的位置，等到没有月亮的夜晚去挖掘。挖掘时，一定有虎在你的前后吼叫跳跃，不要怕，那是死虎的鬼魂。掘地二尺深，你可以找到一种像琥珀的东西，它就是虎的目光掉入地里所形成的虎威。”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戏

奕棋

羊玄保 王积薪 一行 韦延祐 日本王子

弹棋

汉成帝 魏文帝

藏钩

桓玄 高映 石旻

杂戏

奕棋

羊玄保

宋文帝善奕棋，常与太平羊玄保棋。玄保戏赌得宣城太守，当敕除以为虚受。出《谈薮》。

王积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之所先。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皆阖户，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

奕棋

羊玄保

宋文帝擅长围棋。他曾跟太平人羊玄保下棋，玄保开玩笑说以宣

城太守为赌注。宋文帝授予他宣城太守的虚职。出自《谈薮》。

王积薪

唐玄宗南巡巴蜀时，文武百官随同一起前往。翰林院擅长下围棋的王积薪，也是随行官员中的一个。巴蜀的道路狭窄而又险要。由于随行人员太多，每到一处需要投宿歇息时，这个地方的邮亭馆舍多数都让官位显贵的人占用了。王积薪没有地方歇宿，只好沿着溪流向远处找寻，借住在山中的一户孤寡老人家中。这家中只有婆媳二人，都关着门，只给他提供饮用的水和取暖的火。天刚黑，婆婆和媳妇就将门闭好，歇息下来。王积

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寝。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适兴，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在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囊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亦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失向来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出《集异记》。

一行

一行本不解奕棋，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晋罗什与人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或言王积薪对玄宗棋，局毕，悉持出。出《酉阳杂俎》。

薪栖息在屋外房檐下，夜已经深了还是没有入睡。他忽然听到屋里儿媳对婆婆说：“这么好的夜晚没有什么好玩的，咱们婆媳俩下盘围棋怎么样？”婆婆回答说：“好吧。”王积薪听了心中特别奇怪：“屋里没有点灯照明，婆媳又各在东、西二屋，她们是怎么下的围棋呢？”于是将耳朵贴在门缝旁边偷听。过了一会儿，听到儿媳说：“起东五南九置一子。”婆婆回应说：“在东五南十二置一子。”儿媳说：“起西八南十置一子。”婆婆又回应说：“在西九南十置一子。”婆媳俩每下一子都思考很长时间。四更天快过去了，王积薪暗中记下来婆媳俩只下了三十六子。忽然听到婆婆说：“你败局已定了。我已经赢了九子！”媳妇也认可了。天亮后，王积薪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叩门请教。婆婆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摆一盘棋我看看。”王积薪立即从随身携带的行囊里拿出棋盘与棋子来，将他平生所掌握的最高妙的棋阵摆上。还没有摆到十几个子，婆婆对媳妇说：“这位先生可教给他几个定势。”于是，媳妇指导王积薪攻、守、杀、夺、救应、抗拒的方法，说得都很简略。王积薪请求进一步讲授一些较为深难的方法，婆婆笑着说：“只这些就可以让你在人间没有敌手了！”王积薪真诚地表示感谢，告辞出来。走了十多步，又返回去想找婆媳两个，怎么也找不到这户人家了。从这以后，王积薪的棋艺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随后摆布婆媳二人下的那盘棋，用尽心力想布出胜九子的格局，始终没有布出来。他就把这局棋名为“邓艾开蜀势”。这局棋至今还有棋谱，而当世的人谁也解不了这局棋。出自《集异记》。

一 行

一行和尚原本不会下围棋。因为在燕国公家里看了王积薪的一局棋，就跟他下了一局。他笑着对燕国公说：“下这种棋就是争先啊！如果按照贫僧的四句乘除口诀来考虑，那么人人都能成为国手。”晋朝人罗什跟人下围棋，捡取对方的死子，空出来的地方呈龙凤形。还有人说，王积薪与唐玄宗对弈，一局完了，他将玄宗皇帝所下的子都围成死子捡出去。出自《酉阳杂俎》。

韦延祐

韦延祐围棋，与李士秀敌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宁输延祐筹，终饶两路。延祐本应明经举，道过大梁，其护戎知其善棋，表进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弈棋明经者多解。出《嘉话录》。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馐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待诏顾师言对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更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话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称国手。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第一，不如大国之第

韦延祐

韦延祐喜欢下围棋。一次，他与李士秀对弈。李士秀顾惜他的名声，不肯占先，宁愿输给他几个子，最终让韦延祐两路。韦延祐本来是去选拔应试明经的举子的，路过大梁时，他的随从知道他喜欢下围棋，上表推荐他，借机说江淮一带有很多弈棋能手。于是，这一带应报名试明经的举子，凡是能下围棋的人多数都被选送入京。出自《嘉话录》。

日本王子

唐宣宗大中年间，有位日本国王子来朝见宣宗，进献了音乐和种种宝器。宣宗皇帝安排宫中艺人为日本王子表演各种杂技，又命御厨摆设丰盛的宴席来招待日本王子。日本王子擅长下围棋，宣宗皇帝命待诏顾师言与他对弈。日本王子取出带来的楸玉棋盘和冷暖玉棋

子，说：“我们日本国东南三万里远的海中有一个集真岛，岛上有一座凝霞台，台上有个手谭池。池子里出产一种玉子，不用加工制作，自然分成黑、白二色，而且冬天温热，夏天凉爽。因此叫‘冷暖玉’。这座岛上还长着一种叫如楸玉的树，形状跟楸树相类似。用这种楸玉木雕刻成的棋盘，光洁得可以照人。”顾师言跟日本王子对弈，下到第三十三手时，还不分胜负。顾师言唯恐输给日本王子而辱没了皇上的命令，握着棋子的手都沁出汗来。他思考许久，才落下一子，即后人称为“镇神头”的这一手。于是，两方互相杀子相持不下的局面才得以化解。日本王子瞪着双眼，缩着肩膀，定定地望着棋盘，已经认输了。他问负责接待的鸿胪卿：“顾待诏在大唐国围棋高手中是第几名？”鸿胪卿撒谎说：“是第三名。”实际上，顾师言是国手，第一名。日本王子说：“我希望见见第一名。”鸿胪卿说：“王子胜了第三名，才能见到第二名。胜了第二名，才能见到第一名。现在王子您急着想见到第一名，怎么可能呢？”日本王子合上棋盘，感叹地说：“小国的第一名，不及大国的第

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下镇神头图”。出《杜阳编》。

弹棋

汉成帝

汉成帝好蹻鞠，群臣以蹻鞠劳体，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刘向奏弹棋以献，上悦。赐之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出《小说》。

魏文帝

弹棋，魏宫内用装棋戏也。文帝为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殆逾于帝。出《世说》。

又文帝尝云：“予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

时尝为之赋。昔京师妙工有二焉，合卿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之对也。”今弹棋用棋二十四色，色别贵贱。又魏戏法，先立一棋与局中，余者间白黑圆绕之，十八筹成都。出《世说》。

藏钩

旧言藏钩起于钩弋，盖依辛氏《三秦记》云：“汉武钩弋三名。真是这样啊！”直到今天，有些喜欢搞收藏的人还藏有顾师言“三十三下镇神头图”的棋谱。出自《杜阳编》。

弹棋

汉成帝

汉成帝喜爱踢球，朝中的大臣们认为踢球劳累身体，不是尊贵的人适合玩的。汉成帝问：“我喜欢这样。你们可以选择类似的活动而又不劳累身体的，向我推荐一下。”刘向将弹棋推荐给汉成帝。汉成帝非常高兴，赏赐给他黑羔的皮衣、紫色丝做的鞋。刘向穿上这衣服和鞋来朝见皇上。出自《小说》。

魏文帝

三国时曹魏宫内用服装来玩弹棋游戏。魏文帝特别会玩弹棋，他每次用手巾拂棋子，没有拂不中的。有位客人自称会玩弹棋，魏文帝让他弹弹看看。这位客人俯身用头上戴的葛巾来拂棋子，他每拂必中，技艺的高妙超过了魏文帝。出自《世说》。

又，魏文帝曾经说过：“我对其他玩耍游戏很少喜爱，只有弹棋稍稍玩得好一些。小时候，我曾撰写过一篇赋，写的是咏叹弹棋这种游戏的。当年京城中有两位弹棋高手，就是合卿侯东方世安与张公子，我常常因为不能跟这二位对弹而感到遗憾。”现今玩的弹棋，使用的是二十四色棋子，用颜色来区别棋子的贵贱。又，魏文帝时弹棋

的玩法是：先立一枚棋子在局中央，其余的棋子黑白相间，绕着中间这枚棋子围成一个圆，弹中十八次为赢。出自《世说》。

藏钩

从前有人说，“藏钩”这种游戏，起自汉武帝的皇妃钩弋夫人。大概是依据辛氏《三秦记》上的记载：“汉武帝的妃子钩弋

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殷敬《顺敬训》曰：“**𢱿**与扞同，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钩，剩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谏** 鴟。”《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较胜负。若人偶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为飞鸟。”又令为此戏，必于正月。据《风土记》，在腊祭后也。庾阐《藏钩赋》云：“予以腊后，命中外以行钩为戏矣。”出《酉阳杂俎》。

桓玄

殷仲堪与桓玄共藏钩，一朋百筹。桓朋欲不胜，唯余虎探在。顾恺之为殷仲堪参军，属病疾在廨。桓遣信，请顾起病，令射取虎探。即来，坐定。语顾云：“君可取钩。”顾答云：“赏百匹布，顾即取得钩。”桓朋遂胜。出《渚宫故事》。

高映

旧说，藏**𢱿** 令人生离，或言占语有征也。举人高映，善意**𢱿** 。段成式常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亦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之，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囚视盗也。出《酉阳杂俎》。

夫人手指拳卷着不能伸直，当时的女人们争相效仿，称为‘藏钩’。”殷敬《顺敬训》说：“‘**𢱿**’与‘扞’相同。玩的人分成组，手中隐藏着东西，让对方猜它藏在那只手中，来探取它。如果分成组后还剩一个人，这个人就来往于两组之间，叫‘**谏** 鴟’。”《风土记》上说：“藏钩这种游戏，分成两组竞赛胜负。如果参加游戏的人正好是偶数，就分

成敌对的两组；如果出现了单数，就让多出来的这个人为游附。或属于上边那组，或属于下边那组。又称为‘飞鸟’。”又有种说法，玩这种游戏，一定得在正月。据《风土记》上记载，是在腊月祭祀之后。庾阐撰写的《藏钩赋》上说：“必须在腊祭之后，才允许宫内宫外玩藏钩的游戏。”出自《酉阳杂俎》。

桓 玄

殷仲堪和桓玄一块儿玩藏钩游戏，一组为一百个筹码。桓玄眼看要输了，对方只剩下一个虎探钩没有被猜了。当时，顾恺之在殷仲堪手下任参军，因身体不舒服在官衙中休息。桓玄派人捎信告诉他，请他带病出来，猜哪只手中藏着虎探钩。顾恺之来到后，坐好，桓玄对他说：“你可以猜猜虎探钩在哪只手里藏着。”顾恺之回答说：“成功后要赏一百匹布，我就射取虎探钩。”于是桓玄这组取得了胜利。出自《渚宫故事》。

高 映

从前有一种说法：玩藏钩会让人在活着的时候与亲人离别，见不到面。有人说这是占卜术语，已得到验证。举人高映，非常会猜钩。段成式一次在荆州跟高映玩藏钩游戏，每组有五十多人，高映十次有九次能猜中。自己这组钩藏在哪儿，他也知道。当时人们都认为高映有别的法术。问高映，他说：“我主要是靠观察举止神情进行判断。就像审察罪犯和寻找偷盗的人一样。”出自《酉阳杂俎》。

石 旻

山人石旻尤妙打^弧，与张又新兄弟善。暇夜会客，因试其意^弧，注之必中。张遂置钩于巾囊中，旻良久笑曰：“尽张空拳。”有顷眼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后居扬州，段成式因识之。曾祈其术，石谓成式可先画人首数十，遣胡越异貌，辩其相当授。疑其见给，竟不及画。出《酉阳杂俎》。

杂戏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骁”。言如博之弈棋，于辈中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出《西京杂记》。

小戏中，于耍局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段成式《读座右方》，为之“蹙戎”。出《酉阳杂俎》。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时。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文“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

石 旻

有位隐士叫石旻，非常善于猜钩。他跟张又新兄弟关系密切。一次晚上闲着没事，石旻跟宾客一块儿玩藏钩。张又新兄弟想试试石旻是否真的能凭意念猜钩。结果每次下赌注，石旻都能猜中。后来，张家兄弟将钩藏在头上戴的帽子翅里。石旻沉思好长时间，笑着说：“都是空拳，没有在手里。”石旻用眼睛观察了一会儿，说：“在张君帽子左翅中。”石旻就是这样擅长猜钩。石旻后来移居扬州，因此段成式结识了他。段成式曾经请求石旻将猜钩的方法教授给他。石旻对段成式说：“你可以先画几十个人的头像，要使他们相貌各异。我根据这些头像决定怎么教你。”段成式怀疑石旻是在欺诳他，最终也没有画人头像。出自《酉阳杂俎》。

杂戏

汉武帝时，郭舍人擅长玩投壶游戏。他投壶用的是竹子制作的筹箭，不用棘筹箭。古人玩投壶，只看投没投中，不看投中后能不能返跳回来。之所以把小豆装满壶，是厌恶筹箭投中壶后又返跳出来。郭舍人却用力投筹箭让它返跳回来，投一支筹箭可以返跳回来一百多

次，称为“骹”。是说就像玩弈棋似的。郭舍人在当时玩骹投壶的人中，是位最杰出的高手。他每次给汉武帝表演投壶，都能博得皇上赏赐黄金、丝帛等物。出自《西京杂记》。

小的博戏中，有在一个棋盘上，双方各摆五子，比赛快慢，叫“蹙融”。段成式在他所撰写的《读座右方》中，称之为“蹙戎”。出自《酉阳杂俎》。

唐德宗贞元年间，董叔儒进献了一个棋盘和一卷棋书。这种博具与玩法很新奇，在当时还没有流行。洛阳县令崔师本喜欢玩古代文献上记载的樗蒲。玩法是：“将三百六十子分成三等份，设二道关口，每人持六匹马，骰子五枚。骰子上面是黑色，下面是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乃为卢，其彩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彩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彩十；全白为白，其彩八；四者贵彩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枭为二；撇为三。二六者杂彩也。贵彩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彩则否。新加进六两彩。出《国史补》。

贞元中，有杜劝好长行。皆有佳名，各记有轻妙。夏中用者为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轻健而名之。出《嘉话录》。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黄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六。天后尝梦双六不胜，狄梁公言宫中无子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六、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监险易者，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食。及博徒用之，于是强各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谭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芄首出。如弹棋之戏甚古，法虽设，鲜有为之。其工者近有吉达、高越首出焉。出《国史补》。

白色。黑面刻二犊，白面刻二雉。掷骰子，五枚骰子全是黑面在上叫“卢”，得十六彩；二枚白面三枚黑面叫“雉”，得十四彩；二枚黑面三枚白面叫“犊”，得十彩；五枚骰子全是白面在上叫“白”，得八彩。

上面四样是贵彩。连得十二次者称“开”，连得十一次者称“塞”，连得五次者称“塔”，连得四次者称“秃”，连得二次者称“梟”，连得三次者称“擲”。二、六者是杂彩。难得的是连续掷中，这样可以打马，可以过关。其余那些杂彩就不稀奇。新加进六两彩的玩法。出自《国史补》。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叫杜劝的人喜爱玩“长行”游戏。他很有名气，以拨法轻妙为世人记述。他夏季用的棋子称作“冷子”，是取这种棋子像蕉布一样轻盈而又结实的特点来命名的。出自《嘉话录》。

现在的博戏，长行最为盛行。这种博戏有棋盘有棋子，棋子分黑、黄两种颜色，各有十五枚。掷彩的骰子有两枚。这种玩法源于握槊，由双陆演变而来。武则天一次梦见玩双陆没有获胜，梁国公狄仁杰给她圆梦说是暗喻宫中没有立太子。以后的人另出新意，才产生出长行这种博戏。还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翼凤等名目，然而都不如长行。那些明察吉凶的人，用它来晓喻时事；那些应变通达的人，用它来比拟《易》象。王公显贵们有很多人都沉溺在博戏长行中，以至于庆典、丧事都不去参加，吃饭睡觉都顾不上。至于那些赌徒们，各自争强斗胜，被称作“撩零”；那些主持游戏的人，被称为“囊家”。囊家抽取赌资的十分之一，称为“乞头”。有的人通宵达旦地进行这种赌博，有的人输得倾家荡产。玩长行的高手中，近代有谭镐、崔师本为第一。玩围棋的仅次于长行，高手中韦延祐、杨芑为第一。像弹棋这种博戏，由于它太古老了，玩的方法虽然有，但是很少有人玩。玩弹棋的高手中，近代的吉达、高越为第一。出自《国史补》。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灵王	王子乔	方丈山	昆吾山
汉太上皇	汉武帝	轻玉磬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国	桂 宫	西胡渠王	汉宣帝	刘 表

周穆王

周穆王时，西戎献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满。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出《十洲记》。

周灵王

周灵王二十三年起昆阳台。渠胥国来献玉骆驼高五尺，琥珀凤凰高六尺，火齐镜高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则闻影应声。周人见之如神。灵王末，不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子乔

王子乔墓在京陵。战国时，有人盗发之。都无见，惟有一剑悬在圻中。欲取而剑作龙虎之声，遂不敢近。

周穆王

周穆王时，西戎进献了一只玉杯。这只玉杯发出的光能将一室照亮。将玉杯放在庭院中，第二天就能出现满满一杯水。这只玉杯能发出甘美的香气，真是仙人之器。出自《十洲记》。

周灵王

周灵王二十三年修造了昆阳台。有渠胥国的使臣来朝贺，进献了

一尊五尺高的玉石骆驼和一只六尺高的琥珀凤凰。还献了一枚三尺高的火齐镜。用它在黑暗中看东西，像在白天一样；面对着镜子，会听到镜子里的人影回应你的声音。周人将这面火齐镜看成神镜。周灵王末年，这些神物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王子乔

王子乔陵墓在周室皇陵内。战国时，有盗墓人将它挖开。墓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柄宝剑悬挂在墓穴中。盗墓人想取走宝剑，宝剑立即发出龙吟虎啸的声音，吓得盗墓人不敢近前。

俄而径飞上天。《神仙经》云：“真人去世，多以剑代。五百年后，剑亦能灵化。”此其验也。出《世说》。

方丈山

方丈山一名峦稚。东有龙场千里，玉瑶为林。龙常斗此处，膏血如流水。膏色黑者，著地坚凝如漆，而有紫光，可为宝器。出《王子年拾遗记》。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劲利，土亦刚而精。至越王句践，使工人以白牛马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则光昼暗。金阴物也，阴盛则阳灭。二名断水，以之画水，开而即不合。三名转魄，以之指月，则蟾兔为之侧转。四名悬翦，飞鸟游虫，遇触其刃，如斩截焉。五名惊蛰，以之泛海，则鲸鲵为之深入。六名灭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见之则止。八名真刚，以之切玉断金，如刻削土木矣。以应八方之气铸之者。出《王子年拾遗记》。

过了一会儿，宝剑自己飞上天去。《神仙经》上说：“真人仙世以

后，多数都用剑来替代他葬入坟墓。过了五百年，代葬的宝剑也能得道升仙。”王子乔墓中的这柄宝剑就是证明啊。出自《世说》。

方丈山

方丈山又名峦稚。山东面有龙场千里，龙场上长着玉瑶林。龙经常在这里争斗，它们的膏血多得像流水一样。那些颜色呈黑色的膏血，凝固后坚硬如漆，泛着紫光，可用它来做宝器。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昆吾山

昆吾山下埋藏着丰富的赤金，颜色像火一样。从前黄帝征伐蚩尤，在这里驻扎军队，向地下挖了一百多丈深，也没有找到泉水，只见里面有东西像火星一样闪闪发光。昆吾山的地底下有很多丹矿，将丹矿石采上来，可以炼出铜。铜的颜色是青色的，非常坚利。这里的泉水都是红色的，山上的草木都坚固锐利。山上的土刚硬精沉。越王勾践派工匠带着白牛、白马上山，去祭祀昆吾神。之后，开采山中的矿石铸成八只宝剑。第一只宝剑叫“掩日”，用它指着太阳，太阳光立即暗下来。金，是阴物，阴盛则阳灭。第二只宝剑叫“断水”，用它划水，水立即划开，不能合上。第三只宝剑叫“转魄”，用它指向月亮，月亮上面的金蟾和玉兔就随着它转动。第四只宝剑叫“悬翦”，飞鸟游虫碰上它，立即被斩成两截。第五只宝剑叫“惊鲛”，用它来搅动海水，长鲸巨鲛都恐惧得钻入海底。第六只宝剑叫“灭魂”，持着它夜间行路，鬼魅躲得远远的。第七只宝剑叫“却邪”，哪地方出了妖魅鬼怪，将它放在那儿，妖魅就不来了。第八只宝剑叫“真刚”，用它来切玉断金，如同刻木削土一样。以上八只宝剑是工匠们感应八方的精气炼铸而成的。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汉太上皇

汉太上皇微时，常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其字虽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时，作此物也。太上皇游丰沛山泽中，穷谷里有人欧冶

铸。上皇息其傍，问曰：“此铸何器？”工人笑而答曰：“为天子铸剑，勿泄言。”上皇谓为戏言，了无疑色。工曰：“今所铸铁，钢砺难成。若得翁腰间佩刀，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水衰火盛，此为异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为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虬龙，陆斩虎兕。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削玉铸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虽欧冶专精，越工砥镞，终为鄙器。”上皇即解腰间匕首，以投于炉中。俄而烟焰冲天，日为之昏暗。及乎剑成，杀三牲衅祭之。铸工问上皇：“何时得此匕首？”曰：“秦昭襄王之时，余行，逢一野人于路。授余云：‘殷时灵物，世世相传。’上有古书，记其年月。”及剑成，工人规之，其铭面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高祖长佩于身，以歼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吕后，藏于宝库之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于户外，如龙蛇，改其库名曰“灵金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及惠帝即位，以此库贮禁兵器，改曰“灵金内府”。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太上皇

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当年未显贵时，身边经常佩带着一把刀。这把刀长三尺，上面刻有铭文。这些铭文虽然很难认识，但是怀疑这把刀是殷高宗征伐鬼方国时铸造的。一次，刘父去丰沛山泽中，看到山谷里有人在冶炼、打造器具。刘父在旁边歇息，问他们道：“你们在铸造什么器具？”工匠们笑着回答道：“我们在为天子铸剑。不要对外面的人说哟！”刘父认为这是笑谈，一点也没感到惊异。工匠们说：“我们现在用的铸铁，怎么冶炼打造都很难将它铸成剑。如果将您身边佩的这把刀投到炉中一块儿冶炼，铸造出来的肯定是神剑，可以用它来平定天下。这是用天上的星精为辅佐，完全可以歼灭三猾。水衰火盛，这是异兆啊。刘父说：“我这把刀，叫匕首。它特别锋利，是任何刀剑不能相比的。在水中可以斩断虬龙，在陆上可以斩杀猛虎与犀牛。妖魔鬼怪都抵挡不了它。而且刻金削玉，它的利刃一点也不卷。”工匠们说：“如果得不到你这把匕首跟现在炉中的铁在一块冶炼，即使冶炼打制得再精致，让最好的越工来磨刃，也终归是件粗鄙

的凡品。”刘父听到这里立即从腰间解下匕首，投入熊熊燃烧的炉火中。不一会儿，炉火挟烟冲天而起，天上的太阳也因此变得昏暗。待到宝剑铸造成了，工匠们宰杀猪、牛、羊三牲，用三牲的血涂剑祭祀。工匠们问刘父：“您什么时候得到这把匕首的？”刘父说：“昭襄王时，我有一次出行，途中遇到一个野人，将这把刀送给我，并说‘这是殷商时期的灵物，世代相传’。它上面刻有古铭文，记着这把匕首铸造的年月。”等到新的剑铸成后，工匠们察看，匕首上的铭文还存在，和先前差不多。工匠们就将这把宝剑交给刘父。后来，刘父将这把宝剑授给刘邦。刘邦佩用这把宝剑歼灭了三猾。等到平定了天下，刘邦又将这把宝剑授给吕后，吕后将它藏在宝库中。守护库房的士兵经常看到白气如云，从库房里冲出，状如龙蛇，因此改库房的名称为“灵金藏”。到了诸吕专权时，白气也没有了。到了汉惠帝登极继位后，用这座库房贮藏宫中御用武器，把它改名为“灵金内府”。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又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皆用七彩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其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龙，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板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出《酉阳杂俎》。

汉武帝

孙氏《应瑞图》云：“神鼎者文质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满，中生五味。王者兴则出，衰则去。”《说苑》云：“孝武时，汾阴人得宝鼎，献之甘泉宫，群臣毕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寿王曰：‘非周鼎。’上召问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寿王对曰：‘周德者，始于天授，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畅于天，下漏三泉。上天报应，鼎为周出。今汉继周，德□显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并至。昔秦始皇亲求鼎于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宝自至。此天所以遗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论》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启使飞廉折金，以精神于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龟，鼎成。四定而方，不灼自烹，不举自灭，不迁自行。”《拾遗录》云：“周末大

乱，九鼎飞入天池。”

又，相传汉帝将秦王子婴奉献的白玉玺、高祖斩白蛇用的剑这两件宝物世代相传。剑上镶嵌的都是七彩珠、九华玉，并用五色琉璃杂陈在一起镶嵌剑匣。这把宝剑放在室内自己会发光，它发出的光一直射到室外，跟挺立的剑一样。这把宝剑十二年磨一次，剑刃上总像布着一层霜雪似的。打开剑匣板鞘，就会产生一股冷风寒气，而且光彩射人。出自《酉阳杂俎》。

汉武帝

孙氏《应瑞图》上说：“神鼎的文理质地制作得非常精致。它能够预兆吉凶存亡，能够变轻也能变重，能停住不动，能自行移走。它能不用烧烤里面的水自己沸起来，不往里放水里面就有满满一鼎水。它还能自行生出酸、甜、苦、辣、咸五种气味。当有帝王产生时它就出现在世上，当这个王国衰败时它又自行离去隐匿起来。”《说苑》上说：“汉武帝时，汾阴人得到这只宝鼎，把它献到甘泉宫。文武百官都来祝贺。上寿说：‘皇上得到的是周鼎。’侍中吾丘寿王说：‘这不是周鼎。’皇上把吾丘寿王叫来问他说：‘你能说出为什么不是周鼎的道理就让你活着，说不出来我就处死你。’寿王回答说：‘周朝的德政开始于上天授给它，形成于文、武二王，突出于周公。周朝的德政上可以畅达至天，下可通流三泉。这是上天的意旨，因此宝鼎在周朝时出现。现在，我汉朝高祖皇帝继周朝之后，德政昭明，天下六合归一。皇上您继位后国运日盛，各种祥瑞一同出现。从前，秦始皇亲自到彭城去寻找宝鼎而没有得到，现在上天将它昭示给有德的君王，宝鼎自然出现。这是上天馈赠给我汉朝的，因此是汉鼎，而不是周鼎。’武帝听了说：‘讲的好！’”魏文帝《典论》上也说：“墨子说：‘从前，夏后启派大臣飞廉到昆吾山掘采金矿石，以为昆吾山有精神。又让翁乙用自若之龟为柴，将这些矿石冶炼铸成宝鼎。这只宝鼎呈方形，下面有四足站地。不用烧火可以自行烹煮东西，不用将它从火上移开火能自行熄灭，不搬挪它可以自行移动。’”《拾遗录》上说：“周朝末年，天下大乱，九只宝鼎自行飞入天池。”

《末世书论》云：“入泗水，声转谬焉。”出《小说》。

轻玉磬

汉武帝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磬。浮金者，自浮水上。轻玉者，其质贞明而轻也。出《洞冥记》。

李夫人

汉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绾头。自此宫人搔头皆用玉，为之贵焉。夫以象牙为篴，赐李夫人。出《小说》。

吉光裘

汉武帝时，西成献吉光裘。入水数日不濡，入火不焦。元凤不道之时服此裘，以视朝焉。出《十洲记》。

西毒国

汉武帝时，西毒国献连环鞮。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鞞。安在暗室中，尝照十余丈，其光如昼。出《西京杂记》。

桂 宫

汉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杂宝屏风、杂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出《西京杂记》。

《末世书论》上说：“宝鼎落入泗水中，声音就变得不对劲了。”出自《小说》。

轻玉磬

汉武帝在甘泉宫西侧建造了一座招仙阁，阁上面悬挂着浮金轻玉磬。所谓“浮金”，是说它能自己浮在水上；所谓“轻玉”，是说它的质

地透明，而又比一般的玉石轻。出自《洞冥记》。

李夫人

汉武帝到李夫人那儿，就用玉簪给她簪头发。从此，后宫中的嫔妃们梳理头发都用玉饰，认为这是高贵身份的一种标志。汉武帝又拿象牙让工匠制成篦梳，赏赐给李夫人。出自《小说》。

吉光裘

汉武帝时，西成国进献了一件吉光裘。这件吉光裘放在水中几天不湿，放在火中烧烤不焦。元凤年间，汉昭帝经常穿着吉光裘上朝。出自《十洲记》。

西毒国

汉武帝时，西毒国进献了连环马络头。整个络头都用白玉石制做，用玛瑙做的勒嚼，白光琉璃做的马鞍。将它放在暗室中可以照十多丈远，它发出的光照得室内如同白昼。出自《西京杂记》。

桂 宫

汉武帝让人给他制做了一张七宝床，还有用各种珠宝镶嵌的宝案、宝屏风、宝帐，将它们放置在桂宫。当时人称桂宫为“四宝宫”。出自《西京杂记》。

西胡渠王

汉武帝家里，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渠王所献。帝平素常玩之。后有人扶风郿市买得二物，帝左右识而认之。说卖者形状，乃帝也。出《异苑》。

汉宣帝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织成。一曰斜纹织成。宣帝崩，不知所在。出《西京杂记》。

刘 表

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论》。

西胡渠王

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中，当初的随葬物品中有玉箱与瑶石手杖各一件。这两件东西，原来是西胡渠王作为贡品进献来的，武帝很是喜爱，平素常拿在手中把玩。后来有人在扶风郿市上买到这两件宝物，过去曾在武帝身边的侍从认出了它们。根据买主讲述的卖主的形象，这些侍从异常惊讶，因为卖主就是汉武帝本人。出自《异苑》。

汉宣帝

汉时，宫女常常在七月七日这天的夜晚，在开襟楼穿七针，以后就沿习下来成为一种仪式。汉宣帝被捕，关押在郡中王府的私狱里。这时，他的胳膊上还带着史良娣和采婉为他缠制的丝绳，绳上系着一面身毒国进献的宝镜，有八铢钱那么大。从前传说这面镜子可以照见妖魅，佩带它的人能得到天神的庇佑，因此汉宣帝后来从危难中得救。待到汉宣帝登极继承皇位后，每当他手持这面宝镜时，便会感念呜咽好长时间。汉宣帝曾将这面宝镜装在一个琥珀匣中，用戚里织成的丝绳系好。还有人说是用丝织的斜纹绳系好。汉宣帝死后，这面宝镜下落不明。出自《西京杂记》。

刘 表

刘表盘踞荆州时，还管辖长江以南的好多地方。刘表的儿子们都非常骄横奢侈，而且都喜爱饮酒。刘表有三只贵重的酒杯，大的叫“伯雅”，能盛七升酒；其次的叫“仲雅”，能盛六升酒；再次的叫“季雅”，能盛五升酒。出自《魏文典论》。

卷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苏 威 王 度

苏 威

隋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日月蚀既，镜亦昏黑无所见。威以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月蚀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始宝藏之。后柜中有声如雷，寻之乃镜声，无何而子夔死。后又有声而威败。其后不知所在。出《传记》。

王 度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

苏 威

隋朝时，仆射苏威有一面镜子，形状特殊，制做得特别精妙。遇上日全蚀或月全蚀的时候，镜子里也昏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苏威以为是身边的人将它弄脏了，不以为然。后来，一次月半蚀，他发现镜子也半边昏黑，这才知道不是一般的镜子，将它珍藏起来。后来柜里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声音，开柜寻找，发现声音是这面镜子里发出来的。不久，苏威的儿子苏夔就死了。之后，这面镜子又发出一次声响，苏威败落。再以后，就不知这面镜子失落到哪里了。出自《传记》。

王 度

隋朝时，汾阴有个侯生，是天下少有的奇士。王度曾经像对待师长一样礼遇他。侯生临去世时，赠送给王度一面古镜，说：“你拿着它，各种妖邪都会远离你。”王度接受了侯生送给他的这面古镜，将它珍藏起来。这面古镜宽有八寸，镜鼻是一只蹲伏的麒麟形状。围绕着镜鼻划分出四个方位，有龟、龙、凤、虎按照方位分布在上面。四方之外又布有八卦。八卦之外又有鼠、牛、蛇、兔、马、羊、猴、鸡、狗、猪等分列十二时辰。十二时辰之外，又有二十四字，绕镜一周。字体酷似隶书，一点一划都不缺少，

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共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哀哉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

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鹦鹉”。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鹦鹉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

但是这二十四个字在字书上一个也查找不到。侯生说：“镜子背面的二十四字是二十四节气的象形。”将镜子对着太阳照看，它背面上的文字、图形的墨线都在镜面上映出来，一厘一毫也没漏掉。将它举起叩击，会徐徐发出清亮悦耳的声音，过了一天才听不到了。唉！这面古镜跟一般的镜子绝对不同。只适宜高尚贤达的人来鉴赏它，自然可以称它为有灵气的宝物。侯生曾经说过：“从前，我曾听人说过黄帝铸了十五面镜子。第一面直径一尺五寸，效法满月的数据。第二、第

三面等以次递减，相差一寸。这面古镜是第八面。”虽然年岁距今已经非常遥远了，镜子上的图形文字又不能说话讲述自己的来历，但是像侯生这样的有道高人讲述的这面古镜的来历，不可以不信啊。昔年，杨家把杨玉环送入宫中而世代延续福祚，张公失去一柄剑而身随剑死。现在，王度遭逢时世变化的忧扰，经常郁闷不乐；整个王家如置在火焰之上，何处是赖以生存之地呢？侯生送我的宝镜又失落了。悲伤啊！现在将宝镜所经历的奇异之事记录下来，几千年之后倘若有人得到它，也好知道它的来历。

隋炀帝大业七年五月，王度从御史任上辞官回河东，正好遇上侯生去世而得到了这面古镜。到这年六月，王度又返回长安。途经长乐坡，借宿在程雄家里。他家新近收了他人暂时寄养的一名婢女，容貌颇为端庄秀丽，名叫鸚鵡。王度休息完要整理衣冠，就拿起古镜照。远处的鸚鵡看见了，便连连叩头说：“我再也不敢住在这儿啦！”头叩出了血。王度将程雄召唤过来询问这个婢女的来历，程雄说：“两个月前，有位客人带着这个婢女从东边来。当时这个婢女病得厉害，客人便将她留住在我家，说回来时一定将她带走。但是这位客人一去不回。至于这位婢女的来历，我一点也不知道。”王度怀疑这个婢女是精怪，就取出宝镜对着婢女照去。婢女便连声喊道：“饶命啊！我立刻现原形！”王度就将古镜遮起来，说：“你先自己讲清楚你的来历，然而再现原形，我就饶你一命。”婢女拜了再拜，自己讲述道：“我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树下的—只千年老狸，能变化成人形迷惑人，

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邳陈思恭义女，蒙养甚厚，嫁鸚鵡与同乡人柴华。鸚鵡与华意不相愜，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将鸚鵡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狸，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緘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緘镜于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緘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生之欢耳。”度登时为

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

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

该当死罪。被府君追捕，逃到河渭一带，被下邳陈思恭收为义女。蒙他厚爱，将我许配给同乡人柴华为妻。但是鸚鵡跟柴郎不相投和，就又从柴家逃走。刚走出韩城县东门外，便被行人李无傲虏去。李无傲是个非常粗暴的男人，他胁迫鸚鵡与他四处游荡多年。前些日子走到这里，忽然将我留在程家，他一个人走了。没想到遭逢天镜，使我再没法隐去原形了。”王度又问：“你原本是只老狸，变成人形后难道不祸害人吗？”婢女说：“我变成人形侍奉人，一点也不想祸害人。但是，我从华山府君那儿逃跑躲藏起来，又变成人形惑人，是神道所不允许的，必死无疑啊。”王度又问：“我想放你一条生路，可行吗？”婢女说：“恩人给我厚爱，怎么敢忘记您的大德。但是，天镜一照，再也逃不了原形啦。但我变成人形很长时间了，羞于回到原来的样子。望恩人暂时将天镜放回匣中，赏给我一餐酒饭，让我喝个大醉再去死吧。”王度说：“我将古镜放回匣里，你不逃走吗！”鸚鵡笑着说：“恩人你刚才已经说放我一条活路，你将镜子放回匣中，我就离开这里，这不是辜负了您的大恩吗？但是只要让天镜一照，就再也无路可逃了。此刻，我唯一的希望是用剩下的一点点时间，让我享受到一生的欢乐啊！”王度立时将镜放回匣中，又为鸚鵡敬酒，并将程雄的家人及邻里都招呼来，大家一块儿边喝酒，边戏耍玩闹。鸚鵡不一会儿就喝得酩酊大醉，她扬起衣袖，边舞边歌道：“宝镜宝镜，悲哀啊我的命。自从我脱去老狸的原形，到现在我已经侍奉了好几个男人啦。活着虽然是件欢乐的事情，死去也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为什么要眷恋不舍，专门守在这里呢？”鸚鵡唱完后拜了两拜，化作一只老狸死去。满座人无不为之惊讶叹息。

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发生了日蚀。王度当时正在御史台值班。他躺在厅阁中的床上，发觉天渐渐变暗了。属下告诉王度日蚀很严重。王度整理衣冠时拿出古镜照看，发觉古镜也变得昏暗，没有了往日的光色。王度认为这面古镜制作时，一定是符合阴阳光体变化的奥妙的，不然怎么太阳失去光耀，而宝镜也没有光色了呢？王度心里正感叹奇怪着，不一会儿，

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

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乃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

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

镜中重新现出光彩，外面的日光也逐渐恢复明亮。等到太阳完全复明后，宝镜也光明如旧。从这以后，每到日蚀、月蚀时，这面古镜也变得昏暗无光。

这年八月十五，王度的一位叫薛侠的朋友，得到一把铜剑。剑长四尺，和剑柄相连，剑柄盘成龙凤状。左边的纹理如火焰，右边的纹理似水波。这把剑光彩闪耀，不是平常的宝剑。薛侠带着这柄宝剑到

王度这儿来，对王度说：“这是一把古剑，我曾经试验过。每月十五这天，天清地朗，将它放在暗室里，会自然发光，照到几丈远的地方。我得到它有些时日了。你喜欢猎奇、喜好古物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现在我将它带来，愿意和你在今晚上一同试验一下。”王度非常高兴。这天夜晚，天气果然晴朗。王度和薛侠同住在一间密室里，密室不透一点光。王度也拿出宝镜，放在身旁。不一会儿，镜面上吐出光华，将全屋照亮。两人互相都能看见对方，就像在白天里一样。薛侠带来的那柄古剑就横放在宝镜的旁边，不见它发出一点光亮来。薛侠大吃一惊，说：“请将镜子装进匣子里。”王度听从他的话，将宝镜装进镜匣里。这时，薛侠的古剑才吐出光华来，光不过一二尺。薛侠抚着古剑，感叹地说：“天下的神奇宝物也有相克相伏的理论啊。”这之后，每到月圆之夜，王度将宝镜放在暗室中，它就会发出华光，照亮几丈远的地方。如果让月影照到暗室中，宝镜就不发光了。难道是太阳、月亮的光芒，任何宝物也不能和它们相匹敌的缘故吗？

这年冬天，王度兼任著作郎。他奉诏命撰写国史，想为苏绰立传。王度家有位老仆人叫豹生，这年已经七十岁了，是当年苏绰的家兵。豹生读过不少史书、传记，还初通文墨。他读了王度撰《苏绰传》的草稿，不胜悲痛。王度问他缘故，豹生说：“我曾经受过苏公的厚遇。今天看到苏公生前所说的话应验了，所以悲伤。主人你现有的这面宝镜，原先是苏公的朋友河南季苗子送给苏公的，苏公特别喜爱它。临死那一年，他郁郁不乐。一次请季苗子来家中，对他说：‘我自己感觉离死期不远了，不知道这面

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观之也。’便顾豹生取蓍，苏公自揲布卦。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汜之间，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讫涕泣。度问苏氏，果云旧有此镜。苏公薨后，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蓍筮绝伦，默而独用，谓此也。

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见之，觉其

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勣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可得见耶？”勣曰：“法师何以得知之？”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故欲一观。”勣出之，僧跪捧欣跃。又谓勣曰：“此镜有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而胡僧遂不复见。

宝镜将落在什么人的手中。我现在想用蓍草卜一卦，先生你在一旁看着。’说完，便让我取来蓍草，苏公自己卜卦。卦成，苏公说：‘我死后十多年，我家当失落这面宝镜，但不知他失落到何方。然而天地间的神器宝物，动与静都有征象。现在河汜之间，常常有宝气与此卦的征兆相合，难道这面宝镜是往河汜一带去了吗？’季苗子问：‘也被人得到了吗？’苏公又仔细看了看卦象，说：‘先入侯家，又归王氏。再往后，就不知道它的去向了。’”豹生说完这段往事，涕泪横流。后来，王度询问苏家的后人，果然说从前确实有过这面宝镜，苏公死后就失落了。和豹生说的一模一样。因此，王度在为苏公写传时，在篇末如实地记述了这件事情。并且，还谈到了苏公用蓍草占卜技艺绝伦，秘而独用，从未让外人知道过。就是说的这件事情。

大业九年正月初一，有一位胡僧行乞来到王度家。王度的弟弟王勣出来接待这位胡僧，觉得他神采不俗，便邀请他到屋里来，摆上饭食招待他。两人坐着说了好一阵子话，胡僧对王勣说：“施主家里好像有一面绝世宝镜啊，可以拿出来让贫僧看看吗？”王勣问：“法师怎么知道我家有面宝镜的呢？”胡僧说：“贫僧受过明录秘术，颇能识别宝气。施主宅院中每天常有碧光连着太阳。绛气属月，这是宝镜之气啊。贫僧见到这股宝气在施主宅院中已经有两年啦。今天选择良日来造访，就是想一睹宝镜神物。”王勣听了胡僧的恳求，取出宝镜递给胡僧。胡僧欣喜异常地跪下捧接宝镜。他又对王勣说：“这面宝镜有好几种灵相，都是未见到过的。只要用金膏涂它，再用珠粉擦拭，举起它来照太阳，透过来的镜影必能穿透墙壁。”接着，胡僧又叹息地

说：“再换一种方法试验，应能照见腹中的五脏六腑，遗憾的是能使它产生这种奇效的药物用尽了。只要用金烟薰它，再用玉水洗它，之后再涂上金膏珠粉，像先前那样擦拭它，就是将它埋藏在泥土里，也不会变得晦暗的。”说完，胡僧留下金烟、玉水等这些方法。用这些方法进行试验，每次的效果都像胡僧说的那样灵验。而胡僧从此也没有再出现。

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雷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疮，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

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悯之，赍此入其家，使龙驹持镜夜照。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著体，冷彻肺腑。”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济于众。令密持此镜，遍巡百姓。其夜，镜于匣中冷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托，为我谢王公。百姓有

这年秋天，王度出京兼任芮城县令。县衙大厅前有一株枣树，粗几丈，不知生长了几百年了。王度之前的几任县令来后都要祭祀这株枣树，不祭祀就会立即遭致祸殃。王度认为妖怪是因由人的崇邪而作怪，不合礼仪的祭祀应该停止。但是县里的官吏们都叩头请求他祭祀，王度不得已，也只好祭祀它。心中却暗暗想这株老枣树中一定有精怪，人们不能除掉它，才养成了它的气势。于是王度悄悄地将身边的宝镜悬挂在枣树上。这天晚上约摸二更时候，王度听到厅前枣树那

儿响声像雷鸣似的。他起身看看厅外，只见风雨交加，笼罩着这株枣树。而且电闪雷鸣，忽上忽下。到天亮，王度出去一看，只见一条大蛇死在枣树旁边。这条大蛇红尾巴，紫鳞，绿脑袋上长着白角，额头上有个“王”字清晰可见。蛇身上伤痕无数。王度收起宝镜，喊人来将死蛇拿出去，在县城门外火化。又叫人将枣树掘出，但见树心有一洞穴，进入地底后逐渐变大，洞穴中有巨蟒蟠居的遗迹。他随即让人将洞穴填死。从此，再也没有妖怪作怪了。

这年冬天，王度以御史兼芮城令的身份，带着印信到河北道开仓放粮，救济陕东的饥民。当时天下发生特大饥荒，百姓饥饿，病痛缠身。蒲州、陕西一带闹瘟疫特别严重。王度属下有个月小吏叫张龙驹，是河北人。他家中老少几十口人都染上了瘟疫。王度非常同情他，就带着宝镜来到他家，让张龙驹连夜用这面宝镜照染瘟疫的家人。被照的人都异常惊恐，说张龙驹手中拿着一轮月亮来照他们。月光所照到的地方，寒若冰霜侵体，冷彻五脏，随即又热起来。到第二天晚上病都好了。王度知道宝镜有这种奇效后，认为对宝镜没有什么危害，还能帮助百姓解除瘟疫。他秘密让人拿着这面宝镜，挨家逐户地为人巡照。这天夜里，宝镜在匣中发出清越激扬的声音，声音长而且传得很远，好长时间才停止。王度觉得很奇怪。第二天早晨，张龙驹来对王度说：“我昨晚忽然梦见一个人，龙头蛇身，穿紫色的衣裳，戴着大红色的帽子。这个人对我说：‘我就是宝镜的精灵，名叫紫珍。曾经给过你家恩惠，因此来托你为我谢谢王公，并转告他：百姓有

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王度感其灵怪，因此志之。至后月，病果渐愈，如其言也。

大业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又将遍游山水，以为长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欲安之乎？且吾与汝同气，未尝远别。此行也，似将高蹈。昔尚子平游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贤，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对勣。勣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留。兄今之达人，当无所不体。孔子曰：‘匹夫不夺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失志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度不得已，与之决别。勣曰：“此别也，亦有所求。兄所宝镜，非尘俗物也。勣将抗志云路，栖踪烟霞，欲兄以此为赠。”度曰：“吾何惜于

汝也。”即以与之。勣得镜遂行，不言所适。

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始归长安，以镜归。谓度曰：“此镜真宝物也。辞兄之后，先游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坛。属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 栖息止焉。月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谓勣 曰：‘何人斯居也？’勣 曰：‘寻幽探穴访奇者。’二人坐，与勣 谈久，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勣 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匣取镜。镜罪，天降瘟疫惩罚他们。怎么能让我违犯上天的旨意，去拯救他们呢？况且，这些百姓病到下个月，就会逐渐痊愈，不要再辛苦劳累我了。”王度感到这面宝镜太灵怪了，因此将上面这件事也写在这里。到了下个月，瘟疫果然渐渐散去，真像镜精讲的那样。

大业十年，王度的弟弟王勣 辞去六合县丞的官职回到家中，随即想遍游名山大川，以度余生。王度劝弟弟不要出门远行，说：“现在天下将乱，遍地都是盗贼，你到哪里去呢？再说我与你是手足兄弟，从未长期分离过。你这次出行，似乎要远走。从前尚子平云游五岳，最后不知道到哪去了。你想效仿前辈贤人，这是我不能接受的。”说完向着王勣 哭泣。王勣 说：“我要出行的想法已经定下来了，一定不会留下。哥哥是贤达的人，不论什么事情都会理解的。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其志。’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如同白驹过隙。得意就高兴，不得志时就悲伤。顺随他的愿望，这是圣人说的道理啊。”王度不得已跟弟弟告别。王勣 临行前对王度说：“这次一别，弟弟也有求于兄长。兄长的宝镜不是世间寻常东西。弟弟此行将在云天道途中奔走，在荒山野地里栖息。弟弟想让兄长将宝镜赠送给我。”王度说：“我怎么能舍不得将宝镜给你呢。”就取出宝镜给了王勣 。王勣 接过宝镜就出发了，没说去哪里。

到大业十三年六月夏，王勣 才回到长安，将宝镜带回。他对王度说：“这面宝镜真是稀世宝贝啊！告别兄长后，我先游嵩山少室山。游石梁，坐在玉坛上观赏风景。看看太阳快落山了，我找到一个岩洞，里面有一间石屋，可容三五个人。这天晚上，我就栖息在这间石屋里。这天晚上月光如水，二更过后，忽然来了两人。一人貌似胡人，须眉花白，容貌清瘦，自称为‘山公’。一人宽脸，白须长眉，面

黑而身体矮，自称为‘毛公’。这两人问我：‘什么人住在这里？’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寻幽访奇的旅游人。’二人坐下后跟我谈了许久，说话中常常说出来一些奇异的事情。我疑心他们是精怪，伸手到身后，悄悄打开镜匣取出宝镜。镜

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即入箕山，渡颍水。历太和，视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绿色。问樵夫，曰：‘此灵湫耳，村间每八节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阙，即池水出黑云大雹，浸堤坏阜。’勣引镜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水腾出，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首红额白，身作青黄间色，无鳞有涎，龙形蛇角。嘴尖，状如鲟鱼，动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远去。勣谓鲛也，失水而无能为耳。刃而为炙，甚膏有味，以充数朝口腹。遂出于宋汴。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声，实不堪忍。勣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闻女子声，遂开镜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杀。’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鸡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

“游江南。将渡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勣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摄山，趋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辈必葬鱼腹。’勣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

光射出，这两个人大叫一声俯伏在地。那个矮子变成一只老龟，那个高个子化作一只毛猿。我将宝镜高悬在二物的头上直到天亮，二物都死了。龟身上长着绿毛，猿身上长着白毛。这之后，我又游箕山，渡颍水，游历了太和，观赏了玉井。玉井旁边有一水池，池水清湛呈绿色。我问一个打柴的樵夫，樵夫回说：‘这个池子是灵湫啊！每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八节时，村人们都来祭祀它，祈求福佑。如果少祭一次，池水中就涌出黑云大雹，冲毁堤坝，砸坏房屋。’我听了后取出宝镜照池水，立刻池水沸涌，雷声

隆隆。忽然，池水腾空而出，池中不遗留一滴，在空中飞行二百多步落到地面上。有一条大鱼，长一丈多，有胳膊粗细，红头白额，身体呈青黄间色。这条鱼身上没有鳞片，有粘涎，身形像龙，角如蛇，嘴尖像鲟鱼，一动就闪着光泽。它困在泥水中不能远去。我称它为蛟，离开了水它就什么能耐也使不出来啦。我让村人们用刀杀了它，将它的肉做成菜肴。它的肉吃着肥美有味，一连吃了好几天。接着，我又到了宋汴。宋汴的主人张琦家里有一个患病女孩。到了晚上这个女孩哀痛的叫声实在令人不忍听。我问主人得的是什么病，主人说病了有一年了，白天跟好人一样，到了晚上常常这样。我在张家住了一宿，等听到女孩喊叫声，就开匣取镜去照她。女孩立即喊道：“戴冠郎被杀啦！”女孩的床下，有一只已经死去的大公鸡，乃是主人家养了七八年的老鸡。

“之后，我游江南，从扬州登船渡长江。忽然云暗水涨，黑风刮起巨浪。摆渡的船工大惊失色，担心风浪翻船。我手拿宝镜登上船，向江中照出几步远。立时风息云收，波平涛静，江水清澈见底。转眼间抵达长江天堑。我攀登摄山，漫游芳岭。或攀绝顶，或探深洞。遇上群鸟围着你噪鸣不止，或遇上几只熊蹲在路间，拿这面宝镜一挥，它们立即惊恐奔逃。此时我将游浙江，趁涨潮乘船出海。涛声轰鸣吼叫，几百里外都能听到。舟子说：‘潮快涨到跟前了，不能再向南驶了。如果不掉转船头，我们这一船人一定要葬身鱼腹的！’我取出宝镜照向江潮，潮水屹立如云，不再向前。

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鼉鼉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涛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

“还履会稽。逢异人张始鸾，授勅《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与陈永同归，更游豫章。见道士许藏秘，云是旌阳七代孙，有咒登刀履火之术，说妖怪之次。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识，藏秘疗之无效。勅故人曰赵丹有才器，任丰城县尉，勅因过之。丹命祇承人指勅停处，勅谓曰：‘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为主礼。勅问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内阁子，每至

日晚，即靓妆炫服。黄昏后，即归所居阁子，灭灯烛。听之，窃与人言笑声，及至晓眠。非唤不觉，日日渐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梳妆，即欲自缢投井。无奈之何？^勑谓敬曰：‘引示阁子之处。’其阁东有窗，恐其门闭固而难启，遂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却以物支柱之如旧。至日暮，敬报^勑曰：‘妆梳入阁矣。’至一更，听之，言笑自然。^勑拔窗棂子，持镜入阁照之。三女叫云：‘杀我婿也。’初不见一物，四面的江水豁然闪出一道豁口，约五十多步；水渐渐变得清浅，水中的鱼、鳖、虾、蟹纷纷逃走。我乘坐的这条船张着风帆，一直驶向南浦。我往船后一看，只见波涛汹涌，高达几十丈，向着我们所坐的这条船驶过的地方压过来。我登上天台山，周游观赏了山上的岩洞。夜晚我手持宝镜绕着山谷而行，百步之内，光亮如白昼，微小的东西都能看见，宿在树林中的鸟雀被惊得四处飞散。

“从天台山返回会稽，遇到异人张始鸾传授我《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等秘术。之后，我和陈水一同归来，再游豫章，遇见道士许藏秘。他说自己是晋朝时得道成仙的旌阳县令许逊的第七代孙。他会咒法，可以登刀山、在火里行走。谈到妖怪时，他特别说到丰城县仓督李敬慎家中有三个女儿得了魅病，没有人识别出遭的是什么妖怪，许道士亲自去除妖也没有除成。我有个老朋友叫赵丹，很有才干器局。当时他在丰城县任县尉，我于是去看望他。赵丹让他的仆人问我晚上住在哪里，我说：‘想住在仓督李敬慎家。’赵丹于是让李敬慎为主要接待人。我到李家后，问起他三个女儿得病的根由，李敬慎告诉我说：‘我三个女儿同住在堂内的一间小屋里，每天到了晚上她们就身着盛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到黄昏，姐妹三人就都回到她们住的小屋里，闭门熄灯。在门外听到她们好像在跟什么人说话笑闹。她们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睡觉。不去喊她们就不会自己醒来，而且姐妹三人都日渐消瘦，不思茶饭。如果不让她们梳妆打扮，她们就要投井上吊。真让人没有办法啊。’我对李敬慎说：‘请领我到姐妹三人住的小屋去看看。’李敬慎领我来到小屋旁边，我看到屋东面有一个窗户。我怕晚上姐妹三人在里面将门拴死，从外面打不开，于是在白天先悄悄折断四根窗棂，用东西支拄着，看起来像没断时一样。到了傍晚，李敬慎来告诉我：‘打扮好了，姐妹三人都回到小屋里去了。’到了一更

时节，我悄悄来到屋外，听到里面谈笑风生。我拔掉折断的窗棂，手持宝镜进入屋内一照，三个女孩立即大叫：‘杀我女婿啦！’开始时看不见什么东西，

县镜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长一尺三四寸，身无毛齿。有一老鼠，亦无毛齿，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宫，大如人手。身披鳞甲，绚烂五色，头上有两角，长可半寸，尾长五寸已上，尾头一寸色白，并于壁孔前死矣。从此疾愈。

“其后寻真至庐山，婆娑数月。或栖息长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连迹。举镜视之，莫不窜伏。庐山处士苏宾，奇识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来。谓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间。今宇宙丧乱，他乡未必可止。吾子此镜尚在，足下卫，幸速归家乡也。’勣然其言，即时北归，便游河北。夜梦镜谓勣曰：‘我蒙卿兄厚礼，今当舍人间远去，欲得一别，卿请早归长安也。’勣梦中许之。及晓，独居思之，恍恍发悸。即时西首秦路。今既见兄，勣不负诺矣，终恐此灵物亦非兄所有。”数月，勣还河东。

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哮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出《异闻集》。

我将宝镜悬挂在小屋里一直到天亮，发现屋内地上有三件死物：一只黄鼠狼、一只老鼠、一只壁虎。黄鼠狼头尾长一尺三四寸，身上没有毛齿。老鼠也没有毛齿，又肥又大，约有五斤重。壁虎像人手这么大，身披鳞甲，五色斑斓；头上长着两只角，有半寸长；尾巴五寸多长；头尾各有一寸白色。三物都在壁孔前死去。从此李家的三个女孩病就好了。

“离开丰城后，我寻访真人来到庐山，在庐山停留了几个月。有时栖息在树林里，有时露宿在草莽中。山中虎豹豺狼众多，举着宝镜照它们，没有不立即惊慌逃窜的。庐山上有个隐士叫黄宾，是天下奇士。他精通《易经》，知晓往事与未来。他对我说：‘天下的神物宝器，一定不会总留在人间的。现今世道丧乱，别的地方不一定再去了。您趁这面宝镜还在，足可以用它自卫，还是赶快返回家乡去吧。’我听了黄隐士的劝告，立即北归。游河北时，一天夜里梦见镜精

对我说：‘我蒙你的兄长厚待，现在要离开人间远去，想跟你兄长辞别，请你早日返回长安吧。’我在梦中答应了它。天亮后，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想着夜间梦中的情景，恍惚发怔，于是立即西行返回秦地。现在既然见到兄长你了，也算我不负梦中的许诺。但是，最终恐怕这面宝镜还是要离开兄长的。”王勣在长安盘桓了几个月后返回河东。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宝镜在匣中悲鸣，声音纤细渺远；一会儿渐渐变大，犹如龙咆虎啸。过了很长时间才住声。王度打开镜匣一看，宝镜已不见了。出自《异闻集》。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张 华 晋惠帝 许 逊 陶贞白 张祖宅
唐 仪 唐中宗 宋青春 武胜之 李守泰
陈仲躬 曹王皋 渔 人

张 华

晋张华，生挺聪慧。好观奇异图纬之学，捃拾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里闾所说，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万代，博识无伦。记事采言，多所浮妄。宜删翦无据，以见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乱神。今见卿此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献，铸为砚。又赐麟角管，此辽西国所献也。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言“陟厘”，“陟厘”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为名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张 华

晋朝人张华，天生聪明慧敏。他喜爱读讖纬书等奇异的书籍，广泛收集天下的遗闻逸事。他从古代文字、书简起，考证神怪以及世间街头巷间的传说，撰写成《博物志》一书，共四百卷，奏献给武帝。武帝说：“你的才干超过万代十倍，知识广博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但是你所记载的事情、采集的传说，多数都属于虚妄之谈。应该将那些没有根据的删去，才能成为一本书。昔年孔仲尼删定《诗》《书》，不记载神鬼阴司的事情，也不谈特异的妖力和各种仙神方士。现在看到你的这部书，记载的都是让人惊异的从未听说过的和从未见到过的事情，会杂乱人的耳目的。可以进一步删节去虚浮、尚未有定论的那些记载，分为十卷。”武帝当即赐给张华青铁砚一方，这方砚是用于

阗国进献的铁铸的；麟角笔一支，此笔是辽西国进献的；侧理纸万张，此纸是南越国进献的，汉语叫它为“陟厘”。“陟厘”与“侧理”音相谐。南越人用海中苔类植物造的纸，它的纹理纵横斜侧，因此名叫“侧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晋惠帝

晋惠帝元康三年，武库火。烧汉高祖斩白蛇剑、孔子履。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出《异苑》。

许 逊

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为患，旌阳没水，拔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一有“万仞师出”焉。出《朝野僉载》。

陶贞白

梁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又说，干将、莫耶剑，皆以铜铸，非铁也。出《尚书故实》。

又贞白隐居贝都山中，尝畜二刀，一名善胜，一名宝胜。往往飞去，人望之，如二条青蛇。本传具载。出《芝田录》。

张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镇州东野外，见二白兔。捕之，忽却入地，绝迹不见。乃于入处掘之，才三尺许，获铜剑一双，古制殊妙。于时长吏张祖宅以闻。出《朝野僉载》。

晋惠帝

晋惠帝元康三年，京都武器库失火，烧掉了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的那柄宝剑和一双孔子穿过的鞋。在现场围观的人都看到那柄宝剑穿透库房的屋顶飞出去，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出自《异苑》。

许 逊

西晋末年，有个叫许逊的旌阳县令，在豫章西山得道。江中有蛟蜃兴妖作怪为害百姓，许逊潜入江水中，挥剑斩杀了这只蛟蜃。后来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过了一会儿，渔人打鱼网上来一块石头，鸣声很大，敲击它发出的鸣声几十里内都能听得到。到了唐朝，赵王任洪州刺史时，将这块石头击破，得到一双宝剑。看看宝剑上的铭文，一只上刻有“许旌阳”三个字，一只上刻有“万仞”二字，另外还有“万仞师出”四个字。出自《朝野僉载》。

陶贞白

梁朝陶贞白著有《太清经》一书，该书还有一名叫《剑经》。上面说：“凡是学道术的人，都必须备有宝剑、宝镜随身带着。”又说：“干将、莫耶两柄名剑，都是用青铜铸造的，不是用铁铸造的。”出自《尚书故实》。

又，陶贞白隐居在贝都山中，曾经藏有两把刀，一把叫“善胜”，一把叫“宝胜”。这两把刀常常能自行飞去，人们看见它们像两条青蛇一样。《陶贞白传》上有这件事情的记载。出自《芝田录》。

张祖宅

唐高宗乾封年间，有人在镇州东郊的野外看见两只白兔。他想捉到它们，这两只白兔忽然钻入地里不见了。这个人在白兔钻入地里的地方挖掘查找，才挖进去三尺多深，得到一双铜剑，是做工异常精妙的古剑。这件事情当时是在长吏张祖家听到的。出自《朝野僉载》。

唐 仪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彩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象，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绝。景云之后，又复前饰。出《朝野金载》。

唐中宗

唐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常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出《朝野金载》。

宋青春

唐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推。西戎尝岁犯边境，青春每临阵，必独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鏑。西戎惮之，一军咸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以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剑之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季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翰镇西凉，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之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出《酉阳杂俎》。

唐 仪

唐高中上元年间，朝廷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要佩带装有刀、砺石等的饰袋。饰袋的做法是先在彩帕上绘出鱼形，再用丝线绣出真色的图案，缝制成像鱼的袋子，兆示强盛。到武则天临朝执政时才不再佩带这种鱼袋。睿宗景云年间又恢复了这种佩饰。出自《朝野金载》。

唐中宗

唐中宗命令扬州的地方官吏给他制作一面一丈见方的镜子，在铜镜上铸出桂树，再镶嵌金花银叶。中宗常常骑马时照这面巨镜，人马都可以照进镜子里。出自《朝野金载》。

宋青春

唐玄宗开元年间，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悍暴戾，手下的将士非常推崇他。西戎曾年年侵犯边镜，宋青春每次与入侵者接战，必定是一个人手挥宝剑大声吼叫着冲入敌军，割下被他杀死的敌军将士的左耳凯旋，从未中过敌军的刀箭。西戎军都惧怕他，我方全军也都仰仗着他击退入侵的敌军。后来前来进犯的吐蕃军被打得大败，唐军俘虏了吐蕃兵数千人。唐军统帅让翻译问一个穿虎皮衣裳的敌军俘虏：“你们为什么不能伤害我方的宋将军呢？”这个俘虏回答说：“每次宋将军临阵，我们都见到一条青龙突阵而来。宋将军手中的那把利剑，我们的兵刃触碰到它像撞在铜铁上似的。我们都认为他是有神力相助的将军啊！”这时宋青春才知道他用的是把通灵宝剑。宋青春死后，这把宝剑落入瓜州刺史季广琛手中。有时在风雨过后，这把宝剑会自行迸发出光芒，照耀到周围一丈远的地方。哥舒翰镇守西凉时，得知这把宝剑的灵性，曾请求用别的珍宝来换取它，季广琛不换，赠诗说：“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出自《酉阳杂俎》。

武胜之

唐开元末，太原武胜之为宣州司士，知静江事。忽于滩中见雷公践微云逐小黄蛇，盘绕滩上。静江夫戏投以石，中蛇，铿然作金声。雷公乃飞去，使人往视，得一铜剑。上有篆“许旌阳斩蛟第三剑”云。出《广异记》。

李守泰

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进镜官扬州参军李守泰曰：“铸镜时，有一老人，自称姓龙名护。须发皓白，眉如丝，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随，年十岁，衣黑衣。龙护呼为玄冥。以五月朔忽来，神采有异，人莫之识。为镜匠吕晖曰，老人家住近，闻少年铸镜，暂来寓目。老人解造真龙，欲为少年制之，颇将愜于帝意。遂令玄冥入炉所，扃闭户牖，不令人到。经三日三夜，

门左洞开。吕晖等二十人于院内搜觅，失龙护及玄冥所在。镜炉前获素书一纸，文字小隶云：‘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纵横九寸，类九州分野。镜鼻如明月珠焉。开元皇帝圣通伸灵，吾遂降祉。斯镜可以辟邪，鉴万物。秦始皇之镜，无以加焉。歌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吕晖等遂移镜炉置船中，

武胜之

唐朝开元末年，太原人武胜之任宣州司士，主持静江的政务。一次，他忽然在江边沙滩上看到雷公踏着薄云在追逐一条小黄蛇，在沙滩上绕来绕去。武胜之好玩地投去一块石头。石头击中了蛇，发出“铿”的一声响，像击在金属上似的。雷公随之也飞走了。武胜之派人去察看，拾到一把铜剑，剑上刻有篆文“许旌阳斩蛟第三剑”。出自《广异记》。

李守泰

唐玄宗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献一面水心镜。镜子长宽各九寸，镜面青莹净亮，可耀日月。镜的背面盘着一条龙，龙身长三尺四寸五分，形态生动，像真龙一样。玄宗观赏后，觉得它不同一般。进献这面镜子的官员扬州参军李守泰说：“我们铸造这面镜子时，来了一位老人，说自己姓龙，叫龙护。这位老人须发洁白，眉毛如丝，下垂到肩上，身上穿着白衫。有一个小童跟随老人左右，年方十岁，身穿黑衣，老人叫他‘玄冥’。这一老一少是在五月初一这天突然来到铸镜现场的。他们的神态跟一般人不一样，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认识他们。那位老人对镜匠吕晖说他家就住在附近，听说要铸镜，特来观看。又说他知道在镜上铸造真龙的方法，愿意为吕晖制作一条，定会取得皇上的喜欢。他就让那个叫玄冥的小童进到安放镜炉的院子里，将门窗关闭好，不让任何人进入院里。过了三天三夜，左门洞打开。吕晖等二十人在院子里搜查寻找，不见这位老人和小童的踪影，只在镜炉前边找到一纸素书，是用小篆写的，内容如下：‘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是效法天、地、人三才，春温、夏热、秋冷、冬寒四气，金、

木、水、火、土五行。镜长宽各九寸，类似天下九州的分野；镜鼻呈明月珠状。开元皇帝圣明通达神灵，我才降福。这面镜子可以避邪祟，鉴万物，秦始皇的镜子也比不上它。歌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吕晖等看过这纸素书后，就将镜炉移到船上，

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铸之。未铸前，天地清谧。兴造之际，左右江水忽高三十余尺，如雪山浮江，又闻龙吟，如笙簧之声，达于数十里。稽诸古老，自铸镜以来，未有如斯之异也。”帝诏有司，别掌此镜。

至天宝七载，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亲幸龙堂祈之，不应。问昊天观道士叶法善曰：“朕敬事神灵，以安百姓。今亢阳如此，朕甚忧之。亲临祈祷，不雨何也？卿见真龙否乎？”对曰：“臣亦曾见真龙，臣闻画龙四肢骨节，一处得以似真龙，即便有感应。用以祈祷，则雨立降。所以未灵验者，或不类真龙耳。”帝即诏中使孙知古，引法善于内库遍视之。忽见此镜，遂还奏曰：“此镜龙真龙也。”帝幸凝阴殿，并召法善祈镜龙。顷刻间，见殿栋有白气两道，下近镜龙。龙鼻亦有白气，上近梁栋。须臾充满殿庭，遍散城内。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诏集贤待诏吴道子，图写镜龙，以赐法善。出《异闻录》。

陈仲躬

唐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学，修词未成，携数千金，于洛阳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无所惧。仲躬常习学不出。月余日，有邻家取水女可十数岁，怪每日来于井上，

于五月五日午时，在扬子江上铸镜。没铸镜前，天地清明安静。铸镜当中，左右的江水忽然高涨三十多尺，如一座雪山浮在江面上。又听到龙吟声，如笙簧吹鸣，传到几十里地以外。我们考查了所有的老年人，都说自打铸镜以来，从未见过这样怪异的事情。”玄宗皇帝诏令有司，将这面水心镜单独置放在一个地方。

到了天宝七载，秦中大旱，从三月起没有降雨，一直旱到六月。玄宗皇帝亲自到龙堂祭祀祈雨，但是老天一点反应也没有。玄宗皇帝问吴天观的道士叶法善：“我尊敬地侍奉神灵，来安抚百姓。现在大旱如此，我特别忧虑，亲自到龙堂祈雨，老天为什么还不降雨呢？道长你见过真龙吗？”叶法善说：“臣下我也曾见过真龙。我听说画龙的四肢骨节，有一个地方得似真龙，就会立即有感应。用它来祈祷，雨立即就会降下来的。之所以皇上您亲自祈雨未获灵验，大概是龙堂上画的龙不似真龙吧。”玄宗皇帝听了，立即诏令中使孙知古带领叶法善去皇宫内库各处查看。叶法善忽然看见这面水心镜，就返回奏禀玄宗皇帝，说：“宫内水心镜背面是真龙啊！”玄宗皇帝亲临凝阴殿，同时召叶法善祭祀镜龙。顷刻间，只见殿栋间有两道白气降下来，接近镜龙；镜龙的鼻上也生出白气，向上接近梁栋。不一会儿云气充满殿庭，遍布京城。大雨倾盆而降，下了七天才停。这年秋天，秦中获得大丰收。玄宗皇帝特意诏令集贤殿待诏吴道子临摹镜龙真图，用以赏赐叶法善。出自《异闻录》。

陈仲躬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个叫陈仲躬的书生，家住金陵，富有钱财。陈仲躬非常好学，但因为赋诗、写文章一时没有成就，便带着大量金钱，来到东都洛阳清化里，租一所房屋住下。这所房屋庭院中有一口很大的井，井里经常淹死人。陈仲躬也知道这件事情，他自恃没有家室住在这里，就不惧怕什么。陈仲躬住进这座院落后，总是关在屋中学习，足不出户。邻家有一个女孩，约十几岁的样子，每天都来井边来提水。这天女孩又来提水，

则逾时不去，忽坠井而死。井水深，经宿，方索得尸。仲躬异之。闲日，窥于井上，忽见水中一女子。其形状少丽，依时样妆饰。以目仲躬，凝睇之际，以红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叹曰：“斯为溺人之由也。”遂不顾而退。

后数月炎旱，此井水不减。忽一日水竭。清旦，有人叩门云：“敬元颖请谒。”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见者。衣绯绿之衣，其装饰

铅粉，悉时制耳。仲躬与坐，讯曰：“卿何以杀人？”元颖曰：“妾非杀人者，此井有毒龙。自汉朝绛侯居于兹，遂穿此井。洛城内有五毒龙，斯其一也。缘与太一左右侍龙相得，每为蒙蔽。天命追征，多托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汉以来，杀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国初方坠于井，遂为龙所驱使。为妖惑以诱人，用供龙所食。甚于辛苦，情所非愿。昨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龙神尽须集驾。昨夜子时，已朝太一矣。兼为河南旱，勘责三数日方回。今井内已无水，君子诚能命匠淘之，则获脱斯难矣。若然，愿终君子一生奉养。世间之事无不致。”言讫，便失所在。仲躬当时即命匠，命一亲信，与匠同入井。嘱曰：

站在井边过了很常时间也不离去，忽然坠入井中淹死了。井水很深，隔了一宿，才将尸体打捞上来。对女孩落井淹死，陈仲躬觉得有些可疑。一天闲时，他来到井边，向井下窥望，忽然看见水中出现一个女子。女子容貌端丽可爱，按当时人的样子妆饰。她用眼睛看陈仲躬，凝视之际，用红袖半掩脸面，向他脉脉含情地微笑。这个女子妖冶的姿容超出了世上的女人。陈仲躬看得心动神迷，精神恍惚，似乎都按捺不住了。他不由得叹息地说：“怪不得呢，这就是女孩落入井中淹死的缘由啊。”于是他不再看井中的妖媚女子，转身回到屋里。

之后的几个月，天气炎热大旱，但是院中这口井里的水一点也不见减少。忽然有一天，井水干涸了。一个清早，有人敲门说：“敬元颖请求拜见相公。”陈仲躬让来人进屋，一看乃是那天在井中见到的那个妖丽女子。她身穿红衣绿裳，面涂脂粉丹红，打扮得跟当时洛阳城中的女人一样。陈仲躬让这位女子坐下，询问道：“你为什么要诱杀人呢？”敬元颖回答说：“我不是杀人者。这口井中住有一条毒龙。自汉朝绛侯住在这里，就掘了这口井。洛阳城中有五条毒龙，它是其中的一条。因为它同太一神左右的侍龙处得很好，因此太一神常常被它所蒙蔽。上天征召，它多数时候找个因由不去赴会。这条毒龙喜爱喝人血，自汉朝以来，它已经杀了三千七百人了，而井里的水从来没有干涸过。我是国朝初年才坠入井中的，因而为这条毒龙所驱使，为它诱人坠入井中，来供它吸食。这样做很是辛苦，而且也不是我情愿这样干的。昨天，是太一神使者交接班的日子，天下的龙神都得集

驾到太一神那里。昨天夜里子时，各位龙神已经朝拜过太一神了。同时因为河南大旱，太一神让群龙考察三五天才放它们回来。现在井内已经没有水了，如果您果真能让工匠下去淘井，就可以让我摆脱这条毒龙带给我的苦难了。如果能这样做了，我愿终生侍奉公子。世间上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啊！”说罢，她便不见了。陈仲躬当时就让一名工匠下井去淘，同时派一名亲信仆人与工匠一块儿下到井底，嘱咐这名仆人说：

“但见异物即收。”至底无别物，唯获古铜镜一枚，阔七寸七分。仲躬令洗净，贮匣内。焚香以奉之，斯所谓敬元颖也。一更后，元颖忽自门而入，直造烛前设拜。谓仲躬曰：“谢生成之恩，照浊泥之下。某昔本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者也。其铸时，皆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则七月七日午时铸者也。贞观中，为许敬宗婢兰荅所堕。以此井水深，兼毒龙气所苦，人入者闷绝，故不可取，遂为毒龙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获重见人间耳，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钱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颖曰：“但请君子饰装，一无忧也。”将辞去，仲躬复留之。问曰：“汝安得有红绿脂粉状乎？”对曰：“某变化无常，非可具述。”言讫，即无所见。明旦，忽有牙人叩户，兼领宅主来谒仲躬，便请移居，并夫役并足。未到斋时，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价数，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价值契本，一无遗缺。”并交割讫。后三日，其清化宅井，无故自崩。兼延及堂隅东厢，一时陷地。

仲躬后文战累胜，为大官。有所要事，未尝不如移宅之效也。其镜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书。以今文推而写之曰：“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年在世。”于背上环书，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则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并如其位。

“到井底后，见到特殊的物件就将它取上来。”这位仆人随工匠下到井底后，没有见到其他东西，只拣得一面古铜镜，宽七寸七分。陈仲躬让仆人将古铜镜用水洗净，放在匣子里，焚香敬奉它。这面古铜镜就是敬元颖。当夜一更后，敬元颖果然从门外走进屋来，一直走到香烛前下拜，对陈仲躬说：“感谢你搭救我的大恩，使我脱离了在井下照

着污泥的苦差使。我原本是昔年师旷所铸的十二面铜镜中的第七面。师旷铸造我们时，都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是七月七日午时铸造的，因此宽为七寸七分。贞观年间，是许敬宗的婢女兰荳将我坠入井中。因为这井水特别深，又有毒龙吐出的毒气，下到井底的人都被闷死，因此没人将我捞取上来。我就为毒龙所使役了。幸亏遇到你这样正直的人，我才得以重见人间啊！然而明天早晨，望你搬出这所房子。”陈仲躬说：“我已用钱将这所宅院租赁下来了，现在搬出去住，我一时上哪筹措到足够的租金呢？”敬元颖说：“现在就请你整装，什么忧虑也不要。”说着就要告辞。陈仲躬又将敬元颖留住，问：“你怎么能有红绿脂粉打扮的相貌的？”敬元颖说：“我变化无常，不能一一讲述出来。”说完立时不见了。第二天早晨，忽然有一个买卖的中间人来叫门。他领来一位房主拜见陈仲躬，并请他立即搬家。外面车马夫役都准备好了，未到正午陈仲躬就来到立德坊的一所宅院中。这所宅院，大小和租金跟清化里那所宅院一样。领陈仲躬来的中间人说：“租金、房契都不缺少，都已交割完毕。”过了三天，陈仲躬原来住的清化里那所宅院的水井，无缘无故地自行崩塌，牵延到东侧的厢房，一时间都陷下去了。

这以后，陈仲躬参加科举考试屡屡成功，并做了高官。他不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像当年搬家移居一样有人出来帮助。陈仲躬从井中得到的这面古铜镜，它的背面有二十八个字，都是蝌蚪文。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大意是：“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白龙潭铸成此镜。这面古铜镜在人间已经有一千年了。”它背上的环书文字，一个字分管一个天文列宿，按照方位排列，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四象也都在各自的位置上。

于鼻四旁题云：“夷则之镜。”出《博异志》。

曹王皋

唐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州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裼鼓棹，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宾府观者咸讶议曰：“岂足尚耶？”对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

获逢至宝。”指其钢勺之状，宾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心未信乎？”命取食样，自选其极平正者。令置椀于样心，以油注椀中，椀满而油无涓滴渗漏。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椀，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众方深伏。宾府又潜问士人：“宜偿几何？”士人曰：“不过三万。”及遗金帛器皿，其直果称是焉。出《羯鼓录》。

渔 人

苏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贞元中，有渔人载小网。数船共十余人，下网取鱼，一无所获。网中得物，乃是镜而不甚大。渔者忿其无鱼，弃镜于水。移船下网，又得此镜。渔人异之，遂取其镜视之，才七八寸。照形悉见其筋骨脏腑，溃然可恶。其人闷绝而倒，众人大惊。其取镜鉴形者，

在镜鼻四周题有四字：“夷则之镜。”出自《博异志》。

曹王皋

唐时曹王李皋心思巧妙，精通各种器具古玩。李皋任荆州节度使时，有位暂居在这里的读书人，带着两只羯鼓上的椀，想请求见李皋。这位读书人先将两付椀打开给李皋的幕僚们看。这些人看了后故作惊讶地说：“这种平常的椀，还用给曹王看啊？”读书人说：“但请通报，节度使看了它们一定会识别出来的。”等见到后，李皋用手捧着椀赞叹地说：“没想到今天还能遇到这么珍贵的宝物啊！”他指示给幕僚们看这椀的坚牢致密，在座的众幕僚表面上唯唯称是，心中都不以为然。李皋看出幕僚心中所想，说：“你们不一定相信这是难得的宝物吧？”他命人取来食样，李皋亲自挑选出特别平整的食样，将两只鼓椀置放在食样上面，让人将食油注入椀中。直到注满，油一点也没渗漏出来。李皋说：“这两只椀一定是开元、天宝年间御用的椀。不然，制作得不会如此精细。”他问献椀的读书人是从哪儿得到的，读书人回答道：“我的先人在黔中，从高力士的家中得到的。”众幕僚们才深深拜服。事后，幕僚们又暗中问这位读书人：“你估计曹王会补

偿你多少钱？”读书人说：“也就三万吧。”待到曹王赠送给这位读书人金帛器皿等物后，这些幕僚估量了一下这些东西的价值，果然就在三万左右。出自《羯鼓录》。

渔 人

唐德宗贞元年间，在苏州太湖入松江口，有打鱼人载着小网捕鱼。好几条船十多个人，下网没有网到一条鱼，却网到一面不大的镜子。打鱼人恼火没有打上鱼来，就将镜子丢入水中。他们移船再撒网，又将这面镜子打上来了。打鱼人感到非常奇怪，有人就将这面镜子拿在手中仔细观看。镜子大小约七八寸，但是照人却筋骨五脏六腑都能看到，脏腑溃烂得让人恶心。这人一下子昏倒在地。众人都大吃一惊。那些拿起镜子照自己的人，

即时皆倒，呕吐狼藉。其余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镜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与归家，以为妖怪。明日方理网罟，则所得鱼多于常时数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询于故老，此镜在江湖，每数百年一出。人亦常见，但不知何精灵之所恃也。出《原化记》。

都立刻昏倒在地，呕吐不止。还剩下一个打鱼人不敢照了，他慌忙将镜子又抛入水中。过了许久，昏倒在地的那些打鱼人都苏醒过来了。这个打鱼人将他的这些同伙一一扶起来，大家相互搀扶着回到家里。他们都认为是遇上妖怪了。他们第二天整理好网具又驾船出去打鱼，打到的鱼是平常的好几倍。而且，这些打鱼人中从前身上患有疾病的，从此都痊愈了。询问打鱼的老人们，有人说这面镜子在江湖间几百年出现一次，曾经有人见到过它，但是却不知道上面附着有什么精灵。出自《原化记》。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 载 破山剑 扬州贡 郑云逵 张 存
百合花 浙右渔人 元 祯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绹 裴 岳 苟 諷 红 沫 铁 头
虔州刺史以上五条原缺 周 邯 真阳观 陴湖渔者
文 谷

符 载

唐符载文学武艺双绝，常畜一剑，神光照夜为昼。客游至淮浙，遇巨商舟舰，遭蛟作梗，不克前进。掷剑一挥，血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后遇寒食，于人家裹秬粽，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剑断之。其剑无光，若顽铁，无所用矣。古人云：“千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其此剑之谓乎。出《芝田录》。

破山剑

近世有土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有胡人求买，初还

符 载

唐朝人符载文武双全。他曾经有一把宝剑，发出的光能将夜间照成白昼一样。一次，符载出游到淮浙一带，遇到一只大商人的货船遭到水中巨蛟的拦阻，不能继续航行。他拔出这把宝剑向巨蛟刺去，血水像下雨一样从巨蛟身上喷洒出来。于是商船安然无恙地驶走了。后来有一年寒食节，符载暂时借宿的这家用秬黍包裹粽子，有桶那么粗，用菜刀切割不了。符载用他随身带着的这把宝剑去割。切完后，宝剑再也不发光了，变成了一块顽铁，没什么大用了。古人说：“有千钧之力的箭弩，不能用它去射鼯这样的小鼠。”说的就是符载的这

把宝剑吧。出自《芝田录》。

破山剑

近年，有个士人在耕地的时候拣到了一把剑。他把剑磨洗之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位北方的胡人要买这把剑，最初胡人出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士人与其妻持剑共视。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及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曰：“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芒顿尽，疑有所触。”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出《广异记》。

扬州贡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所铸也。或言无百炼者，六七十炼则止。易破难成，往往有鸣者。出《国史补》。

郑云逵

唐郑云逵少时得一剑，鳞铤星铤，有时而吼。常庄居，横膝玩之。忽有一人从庭树窅然而下，紫衣朱帻，被发露剑而立。黑气周身，状如重雾。郑素有胆气，佯若不见。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异剑，愿借一观。”郑谓曰：“此凡铁耳。君居上界，岂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郑伺便良久，疾斫之，不中。剌坠黑气著地，数日方散。出《酉阳杂俎》。

一千文钱，后来涨到一百贯，这个士人还是不卖。买者跟随卖剑的男人来到他家中，赏玩不舍得放手，最后出到一百万贯。双方说定了，第二天这位胡人拿钱来取剑。这天夜晚，月色很好。士人跟他妻子在院中一块儿观看这把剑，笑着说：“这把剑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值那么高的价钱？”他家庭院中有一块捣衣石，他随意用剑向这块捣衣石

一指，捣衣石立时断为两截。第二天，买剑的胡人载着钱来到土人家，他拿起宝剑一看，叹息着说：“剑光已经没有了，怎么会这样呢？”于是不买剑了。土人责问他为什么不买了，胡人说：“这是把破山剑，只可用一次。我想用这把剑刺破宝山。现在剑的光芒已经消失了，我怀疑你们用它触指什么东西了。”土人夫妻俩听了很后悔，将昨天晚上用剑指断捣衣石的事情告诉了胡人。胡人最后用十千钱买走了这把剑。出自《广异记》。

扬州贡

扬州旧日向朝廷进贡的江心镜，是在五月五日这天，在扬子江上铸造的。有人说铸镜时没有铸一百次，也有六七十次。这面镜子非常容易破损，极难铸成。铸成后，它常常自己发出鸣声。出自《国史补》。

郑云逵

唐朝人郑云逵小时候得到一柄剑，剑把上布有鳞纹，剑身像星星一样泛着亮光，时常自己发出鸣叫声。一次，郑云逵在家盘腿坐着把玩这把剑。忽然，从院里树上跳下一个人，身穿紫色衣服，戴朱红色的头巾，头发披散着，手中持剑站在那儿。他周身围有一团黑气，像一团浓雾。郑云逵素来胆气过人，假装没看见，继续把玩怀中宝剑。紫衣人说：“我是上界人，得知你有一柄奇异的宝剑，希望能借我看看。”郑云逵说：“这是一块凡铁而已。你既然住在天上，难道还顾念这么一块凡铁吗？”紫衣人一再请求郑云逵借他看看。郑云逵盯视他好长时间，突然挥剑疾砍过去，没有砍中。只削下来一团黑气落在地上，几天后才散去。出自《酉阳杂俎》。

张 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温介云：“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尝于陂中见旱藕稍大如臂，遂尽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穷，乃断之。中得一剑长二尺，色青无刃，存不之宝。邑人有知

者，以十束薪获焉。其藕无丝。”出《酉阳杂俎》。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侯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数倍，异之。因发其下，得臂匣十三重，各匣一镜。至第七者，光不蚀，照日光环一丈。其余规铜而已。出《酉阳杂俎》。

浙右渔人

唐李德裕，长庆中，廉问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重，异于常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但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取视之，历历尽见五脏六腑，血萦脉动，竦骇气魄。因腕战而坠。渔人偶话于旁舍，遂闻之于德裕。尽周岁，万计穷索水底，终不复得。出《松窗录》。

张 存

唐朝人段成式有个朋友叫温介，他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唐代宗大历年间，高邮有个叫张存的平民，以踏藕为业。一次，他在池塘中发现一只旱藕，像胳膊那么粗。他用尽全力挖掘，掘到两丈深时，这只旱藕已经有双臂合抱那么粗了。因为挖不到根，张存就用刀将旱藕砍断。他在藕中得到一柄剑，长二尺，呈青色，没有剑刃。张存不太看重这把剑。城里有个人得知这事后，用十捆柴薪将这柄剑买了去。这只旱藕里面没有藕丝。”出自《酉阳杂俎》。

百合花

唐宪宗元和末年，海陵夏侯房前生出一株百合花，比一般的百合花大好几倍。他觉得奇怪，就挖掘这株花底下，得到一只十三层的臂匣，每层里放有一面镜子。第七层臂匣中放的镜子光面没有被腐蚀，对着太阳照映出的光环有一丈。余下的十二面则是普通铜镜而已。出自《酉阳杂俎》。

浙右渔人

唐穆宗长庆年间，宰相李德裕去查访浙右。当时有个渔人，他在秦淮下机网到深水处捕鱼。起网时他觉得特别沉，跟往常不一样。等到将网起到临近水面时，发现没有网到一条鱼，里面只有一面古铜镜。铜镜有一尺多长，镜面泛光，照耀水波间。打鱼人将它拿在手中照看，看到自己的五脏六腑清清楚楚地映现在镜子里面；血管跳动、血在血管里流动，都能看到，让人感到一种摄人神魄的恐惧。打鱼人手腕一抖，镜子又坠入水中。一次，打鱼人偶然在别的地方谈到这件事，让李德裕听到了。李德裕让人打捞，用了一年的工夫，想出各种办法，也没有打捞到这面古镜。出自《松窗录》。

元 祯

唐丞相元祯之镇江夏也，常秋夕登黄鹤楼。遥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遂令亲信一人往视之。其人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其人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钱大，而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泽，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之中。及相国薨，镜亦亡去。出《三水小牍》。

李德裕

唐太尉卫公李德裕，尝有老叟诣门。引五六辈舁巨桑木请谒焉，阖者不能拒之。德裕异而出见，叟曰：“此木某家宝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异，是以献耳。木中有奇宝，若能者断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计其年齿已老，或身已歿。子孙亦当得其旨。设非洛匠，无能有断之者。”公如其言，访于洛下，匠已殁矣。子随使而至。玩视良久曰：“可徐而断之。”因解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鸽，羽翼嘴足，巨细毕备。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鸽少其翼。公以形全者进之，自留其一。今犹在民间。水部员外卢延让，见太尉之孙，道其事。出《录异记》。

元 祯

唐朝丞相元祯镇守江夏时，一个秋天的夜晚，他登黄鹤楼观赏夜景。他遥望长江岸边有一处亮光像星光，就派手下的一个亲信去察看。这位亲信划着一只小船直奔亮光处，发现亮光是从一只钓鱼船上发出来的。问那个钓鱼的人，那人说：“刚才钓到一条鲤鱼，没有看到什么亮光。”这位亲信提着这条鲤鱼返回。登上黄鹤楼后，元祯让厨师剖开鱼腹，从里面找到两只小镜。镜子有铜钱那么大，镜面合在一起。镜的背面隐约凸起两条龙，虽然小却鳞鬣爪角都有。两面小镜制作得非常精巧而且有光泽，常常发出光来。元祯将它们珍藏起来，放在卧室里的巾箱中。等元祯死后，这两面宝镜也不知去向了。出自《三水小牍》。

李德裕

唐朝李卫公李德裕任太尉时，曾经有一个老翁，让五六个人抬着一段巨大桑木来到府门前请求谒见，守门人没法拒绝，就通报进去。李德裕觉得不寻常，出来接见了这位老翁。老翁说：“这段桑木我家已经珍藏三代了。我现在已到耄耋之年，很是敬佩您的仁德，而且听说太尉也喜好稀奇古怪的东西，因此将它奉送给您。这段桑木中藏有奇宝，如果让技术高的人打开它，就能得到这奇宝。洛阳城里有一名匠人，但是算算他的年岁已经老了，或者已经死了。可是他的子孙也应当承继了他的技艺。如果不是洛阳这家工匠，没有能打开这段桑木的人。”李德裕按照老翁的话，派人到洛阳去查找，那位老匠人果然已经死了。老匠人的儿子随使者来到府上。他将桑木反复地把玩、察看了许久，说：“可以慢慢地截断它。”后来剔解出两枚琵琶槽，每枚槽上都有一只木纹理自然生成的白鸽，羽翼足嘴，不论大小都具备。由于估算小有误差，做出来的琵琶槽薄厚有些不均匀，其中的一只白鸽身上少了翅膀。李德裕将鸽身齐全的琵琶槽进献给皇上，少鸽翅膀的那枚自己留下。这枚琵琶槽现在还在民间。水部员外卢延让见过李太尉的孙子，他说起这件事。出自《录异记》。

甘露僧

唐润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卫公德裕廉问日，常与之游。及罢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赠焉。方竹出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对出，实卫公之所宝也。及再镇浙右，其僧尚在。公问曰：“前所奉竹杖无恙否？”僧对曰：“已规圆而漆之矣。”公嗟惋弥日。出《桂苑丛谈》。

令狐绹

唐丞相令狐绹因话奇异之物，自出铁筒，径不及寸，长四寸，内取小卷书于日中视之，乃九经并足。其纸即蜡蒲团，其文匀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难以言述。又倾其中，复展看轻绢一匹。度之四丈无少，秤之才及半两，视之似非人世所。按“所”字下脱佚甚多，“返报”二字以下似系《虔州刺史》条之下半，中脱《裴岳》等四条。返报，太守惧。追叟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书，褚辈只须此笔。乞先见相公书迹，然后创制。”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钱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称，甘鼎镬之罪。”仍乞械系，俟使回期。太守怒稍解，且述叟事。云：“睹相公神翰，宜此等笔。”相府得之，试染翰甚佳。复书云：“笔大可意，宜优赐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赠叟而遣之。出《芝田录》。

甘露僧

唐朝时，润州甘露寺有一位僧人道行很高，为人孤傲，在江左一带非常有名望。李卫公李德裕查访江左期间，经常与他结伴同游。到卸任返回京城时，李德裕将一根方竹杖留赠这位高僧。这种方竹产自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相对着生长，是李卫公的一件珍爱之物。李德裕再来浙右时，这位高僧还健在。李德裕问他：“从前我送给你的那根方竹杖还在不在啦？”僧人回答说：“还在。贫僧已将它弄圆了，并且涂上了一层油漆。”李德裕听了后感叹惋惜了一整天。出自《桂苑丛谈》。

令狐绹

唐朝丞相令狐绹一次说到世间奇异的东西时，他自己拿出一只铁管，直径不到一寸，长四寸。从中取出一小卷书，对着太阳光观看，乃是一部完整的《九经》。这部书所用的纸就是蜡蒲团。上面的经文匀小，头尾相似，它的精妙是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令狐绹将小铁筒又倾倒了几下，又倾出一件东西，展开看是一匹轻绢。量一下，整四丈，一点也不少；称一下，只有半两重。看起来不像是人世间的东西。按“所”字下脱佚很多，“返报”二字以下似乎是《虔州刺史》条的下半部分，中间脱漏《裴岳》等四条。返回来报告，太守恐惧，追查老翁，并想给他加罪。老翁说：“希望大人不要随便给我加罪。我也懂得书法，褚遂良只要这样的笔。恳求您先让我看看褚相公的书法真迹，然而我才能制作笔。”太守取出褚遂良的书法真迹给老翁看，老翁看完后笑着说：“就像这样，不消使君你破费三十钱，我还可以给你五十管笔。如果不称你的意，我甘受放在鼎镬中油炸水烹的刑罪。”说完，仍旧恳求为他戴上刑枷，等待使臣回信。太守的怒气消了些，他写信给褚遂良讲述了老翁的事情，说：“此翁看了相公的宝贵墨迹，认为适于用这样的笔。”褚遂良得到这种笔后，试着书写一下，觉得非常好，又写一封回信说：“这种笔让我非常满意，应该优厚地赏赐制笔的匠人。”太守见到回信后非常高兴，赠送老翁五匹束帛让他回去了。出自《芝田录》。

周 邯

唐周邯自蜀沿流，尝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昆仑白水之属也。邯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时方出，云：“其下有关，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宝物。闻汴州八角井多有龙神，时有异手出于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犹豫未果。其友邵泽有利剑，常自神之。解剑授奴，遣之入井。邯与泽于外以俟之。悄然经久，忽见水精高跃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擎之复入，剑与奴自此并失。邯悲其水精，泽恨其宝剑，终莫穷其事。他日，有人谓邯曰：“此井乃龙神所处，水府灵司，岂得辄犯，可祭而谢之。”邯乃祭谢而去。出《原化记》。

真阳观

新淦县有真阳观者，即许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庄田，颇为邑民侵据。唐僖宗朝，南平王锺传据江西八州之地。时观内因修元斋，忽有一香炉自天而下。其炉高三尺，下有一盘。盘内出莲花一枝，花有十二叶。叶间隐出一物，即十二属也。炉顶上有一仙人，戴远游之冠，着云霞之衣，相仪端妙。左手搯颐，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桧之状，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时，凡有邑民侵据本观庄田，即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惊惧，即以其田还观，莫敢逗留。南平王

周 邨

唐朝人周邨从蜀地乘船顺长江而下。他曾经在途中买到一个奴仆，名叫水精，擅长潜水，是昆仑白水地方的人。周邨疑惑瞿塘峡有多深，命令水精去探测。过了一个时辰水精才浮出水面，说：“峡底下有一座关，不能够渡过去，只得到一些金珠而已。”从此，每次遇到深水潭洞周邨都让水精潜下去探索，得到很多珍宝。后来，听说汴州八角井多数里面都有神龙，经常有一只怪异的大手伸出井面来。周邨想让水精潜入井底探索一下，却犹豫没去成。周邨的友人邵泽有一柄利剑，他自认为很神奇。邵泽解下宝剑交给水精，让水精潜入井底。周邨与邵泽在井边等候，等了很长时间，井底下一点动静也没有。突然水精从井中高高地跃出井外，还没来得及跳到岸上，从井内伸出一只金色的大手，将他又拽入井中。宝剑与水精从此一并失去。周邨为失去水精而悲伤，邵泽非常惋惜失去的宝剑。然而他们始终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人对周邨说：“这口井是神龙居住的地方，水府灵司怎么能够触犯呢？你赶快祭祀谢罪吧。”于是，周邨祭祀谢罪后离开了汴州。出自《原化记》。

真阳观

新淦县境内有一座真阳观，是晋朝仙人许逊真君的弟子曾真人得道成仙的地方。道观的庄田大多被附近住户侵占。唐僖宗在位期间，南平王锺传镇守江西八州。当时观里修缮房屋，忽然从天上落下来一

只香炉。香炉高三尺，下面有一只托盘，盘里长着一枝莲花，上面长着十二片莲叶，每片莲叶上隐约浮现一种动物，是十二生肖。炉顶上有一位仙人，头戴远游冠，身穿云霞衣，相貌端庄神妙。他左手撑着下巴，右手垂放在膝盖上，坐在一只小盘石上。石上雕刻有花、竹、流水、松、桧等图形，雕刻得非常奇怪，不是人工能刻出来的。香炉刚降落时，凡有被附近住户侵占的本观的庄田，它就落在那里，大放光明。邑民们惊恐害怕，当即将侵占的庄田都退还给道观，没有一个人敢延误。南平王

闻其灵异，遣使取炉，至江西供养。忽一夕失炉，寻之却至旧观。道俗目之为瑞炉。故丞相乐安公孙偓南迁，路经此观，留题。末句云：“好是步虚明月夜，瑞炉蜚下醮坛前。”其瑞炉比如金色，轻重不定。寻常举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盗者窃之，虽数人亦不能举。至今犹在本观，而不能复蜚矣。出《玉堂闲话》。

陴湖渔者

徐宿之界有陴湖，周数百里。两州之莞薊茝苇，迨芰荷之类，赖以资之。唐天祐中，有渔者于网中获铁镜，亦不甚涩，光犹可鉴面，阔六五寸，携以归家。忽有一僧及门，谓渔者曰：“君有异物，可相示乎？”答曰：“无之。”僧曰：“闻君获铁镜，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却将往所得之处照之，看有何睹。”如其言而往照，见湖中无数甲兵。渔者大骇，复沉于水。僧亦失之。耆老相传，湖本陴州沦陷所致，图籍亦无载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玉堂闲话》。

文谷

伪蜀词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尝诣中书舍人刘光祚，喜曰：“今日方与二客为约，看予桃核杯。”文方欲问其由，

听说这件事后，派使臣来到真阳观，将这只仙炉取回江西供养。忽然有一天晚上，仙炉不胫而走。南平王派人寻找，结果这只仙炉却又回到真阳观内。观里的道士和附近的乡民都将它看成能给人带来祥瑞的仙炉。丞相乐安公孙偓全家南迁，途中经过真阳观时，他为这只仙炉

题留一首诗，结尾两句是：“好是步虚明月夜，瑞炉蜚下醮坛前。”这只香炉呈金黄色，时轻时重。平常人们用手举它，也就六七斤重。一次窃贼来偷它，即使好几个人也搬不动。这座香炉至今还在真阳观里，但是却再没飞走过。出自《玉堂闲话》。

陴湖渔者

徐、宿两州临界的地方有个湖泊叫陴湖，湖围几百里。两州临湖而居的乡民们，都靠着湖里生长的莞、薊、茝、苇、芰、荷等物生活。唐昭宗天祐年间，有个打鱼人网到一枚铁镜，有五六寸宽，还不是那么太不光滑，光亮的程度还可以照人。这个打鱼人将铁镜带回家中。忽然有一位僧人来到他家门口，对这个打鱼人说：“你有一件特殊的東西，可以拿出来让贫僧看看吗？”打鱼人回答说：“我家没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僧人说：“听说你打鱼时得到一面铁镜。就是这件东西。”打鱼人取出铁镜给僧人看。僧人看罢对打鱼人说：“你拿着这面铁镜再到你网到它的地方去照一照，看看都看到了什么。”打鱼人按这僧人说的去湖上一照，立即看见湖中有无数甲兵。打鱼人大惊失色，又将这面铁镜扔入湖水中。那位僧人也不知去向。老人们相传传说这个湖是陴州塌陷后形成的。但是地图、典籍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原缺出处，明抄本写作“出自《玉堂闲话》”。

文 谷

五代时，伪蜀王建王朝有位词人叫文谷，是个雅好古玩的人。一次文谷到中书舍人刘光祚家作客，刘光祚欣喜地告诉他：“今天刚刚跟两位客人约好了，来看我的桃核杯。”文谷正想问缘由，

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刘云，次乃升宫客沈默也。刘谓之曰：“文员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杯出视之。杯阔尺余，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也。刘云：“予少年时，常游华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予睹之惊骇。道士笑曰：‘尔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见授。予宝之有年矣。”道士刘云出一白石，圆如鸡子。其上有文彩，隐出如画，乃是二童子，持节引仙人，眉目毛发，冠履衣帔，纤悉皆具。云：“于麻

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阔一寸余，长二寸五分。上隐出盘龙，鳞角爪鬣，无不周备。云：“于巫峡山中得之。”文谷一日尽睹此奇物，幸矣。出《野人闲话》。

客人来了。其中一位是青城山道士刘云，另一位是升宫客沈默。刘光祚向两位客人介绍说：“这位文员外也是一位奇士。”说着，让家人取出桃核杯给他们观赏。这只杯子阔有一尺多，上面纹彩灿烂光亮，是真蟠桃的果实。刘光祚说：“我少年时，一次游华山，遇到一位道士用这枚蟠桃核汲取山泉水洗漱，我看到后非常惊恐。道士笑着说：‘你想要它吗？’就将半片蟠桃核送给了我。我珍藏它有年头啦！”看过蟠桃核杯后，道士刘云从杯中拿出一颗白石，白石圆如鸡蛋。石上有纹彩，隐约如画。细看，是两名童子手持符节为一位仙人引路。他们的眉眼毛发、帽子、鞋、衣裳、斗披都清清楚楚。刘道士说这颗白石是在麻姑洞石穴中得到的。另一位客人沈默也取出一颗石头，宽一寸多，长约二寸五分。石上隐约可见一条盘龙，鳞、角、爪、鬣无不具备。沈默说他这颗石头是在巫峡山中得到的。文谷一天之内能够看到这么多的稀奇珍物，感到非常荣幸。出自《野人闲话》。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酒量、嗜酒附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昆仑觞 碧筒酒

九酝酒 消肠酒 青田酒 黏雨酒 酒 名

南方酒 李景让 夏侯孜 孙会宗 陆 宸

酒量

山 涛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 邈 刘 伶 酒 臭

千日酒

昔有人名玄石，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语其节。至家醉卧，不醒数日。家人不知，以为死也，具棺殓葬之。酒家至千日，乃忆玄石前来沽酒，醉当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问之，云：“石亡已三年，今服阕矣。”于是与家人至玄石墓，掘冢开视，玄始醒，起于棺中。出《博物志》。

擒奸酒

河东人刘白堕者善于酿酒。六月中时暑赫，刘以罍贮

千日酒

从前有个叫玄石的人，到中山酒家买酒。店家将“千日醉”卖给了他，忘了告诉他这是什么酒了。结果，玄石喝了千日醉后回到家里醉倒在床上，一连好几天也没醒过来。家里人不知道，以为他死了，就将他装入棺槨中埋葬了。到了一千天，酒家才想起买酒的玄石今天该醒酒了，于是到玄石家询问情况。家里人说：“玄石已经死了三年

啦，现在正好守丧期满。”于是酒家跟玄石家人一块儿来到玄石墓前，挖开坟墓打开棺槨一看，玄石正好刚醒酒，自己从棺槨中坐起来。出自《博物志》。

擒奸酒

河东人刘白堕擅长酿酒。六月中旬盛夏时节，他用罌瓮贮藏酒，曝于日中。经一旬，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师朝贵出郡者，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可至远，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带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盗，盗饮之皆醉，遂备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出《伽蓝记》。

若下酒

《輿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酿酒，醇美，俗称“若下酒”。张协士所云：“荆州乌程，豫北竹叶。”即此是也。出《十道记》。

昆仑觞

魏贾璜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舟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间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出《酉阳杂俎》。

碧筒酒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恚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筒”。历下效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出《酉阳杂俎》。

酒，放在太阳底下曝晒。晒过十天后，酒味不变，饮时感觉味道特别甘甜芳香，而且喝醉后不容易醒。京城里的朝廷显贵每次出京，都不

远千里带回刘白堕酿造的这种酒送人。因为它能扬名千里之外，所以起名叫“鹤觞”，也叫“骑驴酒”。晋惠帝永熙年间，青州刺史毛鸿宾带着刘白堕酿造的“鹤觞”酒上任。途中夜间遇到劫道的贼寇，他们喝了鹤觞酒后都醉得人事不省。于是这些盗贼都被捕获。从这以后，刘白堕酿造的这种酒又叫“擒奸酒”。当时在江湖上行走的侠士们说：“不惧怕箭射刀砍，只畏惧白堕酿的春酒啊！”出自《伽蓝记》。

若下酒

《舆地志》上说：村里的乡民取来若下水酿酒，酒味醇美，当地人称“若下酒”。张协士说：“荆州的乌程酒，豫北的竹叶青。”说的就是这种酒。出自《十道记》。

昆仑觞

魏人贾璜家财千金。他学识广博，还能著书写文章。他家有一位奴仆擅长识别水性，贾璜经常让这名奴仆乘坐小船驶到黄河中流，用葫芦接黄河源的水，一天不过能接到七八升。放了一宿，葫芦里的水变成绛色。用这种黄河源的水酿的酒，名叫“昆仑觞”。这种酒的甘美芳香是人世间所没有的。贾璜曾经把三十斛“昆仑觞”进献给魏庄帝。出自《酉阳杂俎》。

碧筒酒

历城城北有一片使君林。魏齐王正始年间，郑悝每到三伏天便率领宾朋属僚们到这里来避暑。郑悝让家人拿来硕大的莲叶放在砚格上面，再盛酒三升。之后，用簪子刺莲叶，让它与莲叶的柄相通，再将叶柄如象鼻般弯曲，相传着饮吸，起名叫“碧筒”。历下的人们争相效仿，说这样酒味中掺进去莲花的清香，比冰还要香冷。出自《酉阳杂俎》。

九酝酒

张华既贵，有少时知识来候之。华与共饮九酝酒，为酣畅，其夜醉眠。华常饮此酒，醉眠后，辄敕左右，转侧至觉。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时为张公转侧，其友人无人为之。至明，友人犹不起。华咄云：“此必死矣。”使视之，酒果穿肠流，床下滂沱。出《世说》。

消肠酒

张华为醇酒，煮三薇以渍曲蘖。蘖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获麦而食之。蘖用水渍，三夕而麦生萌牙。以平旦时鸡初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酿酒，清美鬯。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摇荡，使人肝肠烂，当时谓之“消肠酒”。或云，醇酒可为长宵之乐。二说声同而事异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青田酒

乌孙国有青田核，莫知其树与实。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枚，集宾设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尽，一核所盛，复中饮矣。唯不可久置，久则味苦难饮。因名其核曰“青田壶”，酒曰“青田酒”。出《古今注》。

九酝酒

张华发迹后，他小时候的朋友来看他。张华用九酝酒来招待这位朋友，两人喝得非常畅快。这天晚上，两个人都喝得大醉，躺下就睡着了。张华经常喝九酝酒，每次喝后睡觉时，都令家里人将他翻转来、调过去，一直到醒酒才停下来。这天晚上，张华忘了告诉家人，仆人像往常一样翻转他，张华的那位朋友却没有人去照看。到天亮，张华的朋友还没有醒过来。张华惋惜地说：“我这位朋友一定是死啦！”派人过去看看，酒果然穿透他这位朋友的肚肠流出来，床下汪着一地酒水。出自《世说》。

消肠酒

张华酿造的醇酒，用煮三薇的水来浸泡曲蘖。蘖产自西羌，曲产自北胡。胡地产一种指星麦，说的是农历四月火星出来，将麦子收割后吃。蘖芽用水浸泡，经过三个晚上，麦子泡出蘖芽。在天刚亮鸡初次打鸣时，用它来酿酒。民间称它为“鸡鸣麦”。用这种鸡鸣麦酿的酒，清美甘醇，芳香持久。嘴里含着这种酒时间长了，能将牙齿泡活动了。如果喝醉了不翻转摇动，能将人的肝肠浸烂。当时人称它为“消肠酒”。还有人说这种醇酒可让人长宵欢乐。两种说法发音相同，但是包含的内容却不一样。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青田酒

乌孙国出产一种青田核，不知道是什么树结的，也不知道它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这种青田核像能盛五六升东西的葫芦那么大。用这种空核盛水，不一会儿，水就变成了酒。有个叫刘章的人曾得到两枚青田核，他将朋友邀来设酒宴。这两枚青田核酿出来的酒可供得上二十个人喝。一核的酒才饮完，另一核中的水又变成了酒，可以接着饮。只是不能放得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则味苦难饮。因此管这种核叫“青田壶”，这种酒叫“青田酒”。出自《古今注》。

黏雨酒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佩。上有铜龙，腹空，盛数百斛酒。使胡人于楼上喂酒，风至，望之如云雾。名曰“黏雨台”，使以洒尘。出《拾遗录》。

酒 名

酒名：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之郎官清。河汉之三勒浆，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出《国史补》。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曲蘖，杵米为粉，以众草叶胡蔓草汁漉，南人呼“野葛”为“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荫蔽，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故剧饮之后，既醒，犹头热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既烧即揭瓶趋虚，泥固犹存。沽者无能知美恶，就泥上钻小穴可容箸，以细筒插穴中，沽者就吮筒上，以尝酒味，俗谓之“滴淋”。无赖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罍，密固其上，瘞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不复发矣。候女将嫁，因决陂水，取供贺客。南人谓之“女酒”。味绝美，居常不可致也。出《投荒杂录》。

黏雨酒

石虎在大武殿前建造起一座楼，高四十丈。用珠子编结成门帘挂在上，帘下垂着五色玉佩。帘上安装一条铜龙，龙腹是空的，可以盛几百斛酒。他让胡人在楼上喂酒，风刮来的时候，望去如云雾一般。这座楼名叫“黏雨台”，用它来洒尘。出自《拾遗录》。

酒 名

酒名，有郢地的富水酒、乌程的若下酒、荥阳的土窟春酒、富平的石冻春酒、剑南的烧春酒、河东的乾和蒲桃酒、岭南的灵溪博罗酒、宜城的九酝酒、浔阳的湓酒、京城的西市腔酒、虾蟆陵的郎官清酒、河汉的三勒浆酒。三勒浆酒的酿造方法出自波斯国。所谓“三勒”，就是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出自《国史补》。

南方酒

新州盛产美酒。南方酿酒不用曲蘖，而是将米杵成粉，用胡蔓草汁和粉，南方人称“野葛”为“胡蔓草”。外面包裹上各种草叶，如鸡蛋大小，放在蓬蒿中荫蔽一个月。然后再掺上糯米酿成酒。这种酒喝多了不醉，只是头上往外冒热汗，是有毒草的缘故。南方人饮这种酒得烧它。将酒装满瓮，上面涂泥，再用火烧才算熟。不然就不能饮。烧完

后，立即将瓮上的盖揭去，中间出现空隙，上面的泥还在。买酒人不知道酒的好坏，就在泥上钻个可插入一根筷子的小洞，将细管插入洞中。买酒人吮吸细管的一端来品尝酒的味道，民间叫“滴淋”。有的无赖小民空手来到市上，挨个到各酒家滴淋，每尝一家都说不好喝，最后喝得大醉回去。南方人生下女孩长到几岁时，就酿造很多酒。过滤好了后，等到冬天池塘里的水枯竭时，将这滤好的酒盛在酒罍中，将上面的罍盖密封加固，把酒罍埋在池塘中。到春天池塘里涨满了水，也不再挖出来。等这个女孩要出嫁时，才将池塘里的水放干，挖出埋藏多年的美酒招待贺喜的宾客。南方人称它为“女儿酒”。这种酒味道异常甘美，平常是喝不到的。出自《投荒杂录》。

李景让

大中年，丞郎宴席，蒋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及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皆肃然，无敢举者。独李公景让起引此爵，蒋曰：“此宜其然。”出《卢氏杂说》。

夏侯孜

崔郢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尹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历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命酒纠来，命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物，引满饮之。良久方起。出《卢氏杂说》。

孙会宗

唐孙会宗仆射，即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亲表开宴。有一甥侄为朝官，后至。及中门，见绯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洟，咄咄而出。不相识。顷即席，说于主人。讶无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时，阶上酹酒，草草倾泼也。自此每酹酒，止侧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孙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出《北梦琐言》。

李景让

唐宣宗大中年间，一次，在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六部侍郎的宴席上，在座的蒋伸忽然斟一杯酒，说：“在咱们今天的宴席上，有在家孝敬父母、在朝为国尽忠、而且名重时下的人，请饮这一杯。”蒋伸说完后，在座的人都神色严肃，谁也没敢端这杯酒。独有李景让站起身，端起这杯酒一饮而尽。蒋伸说：“李公最适宜喝这杯酒。”出自《卢氏杂说》。

夏侯孜

崔郾任京兆尹时，一次，三司使在永达亭宴请丞郎。崔郾乘着酒劲忽然不礼貌地狠劲喝，众人都劝阻他。当时任户部使的谏公夏侯孜问他：“崔京尹你曾经任过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吗？”崔郾回答说：“没有任过。”夏侯孜说：“如果不曾任过给事中与中书舍人，你就不应该冲撞这次丞郎宴。叫监酒人过来投酒筹，让崔京尹吃罚酒。”监酒人拿来三只大杯，都满满地斟上酒，罚崔郾喝。崔郾喝了这三杯酒后好久才站起来。出自《卢氏杂说》。

孙会宗

唐朝时的仆射孙会宗，就是渥相大王的父亲。一次，他在家中摆酒席宴请内外亲表。他有一位甥侄辈的亲戚在朝廷里任职，来晚了。这名亲戚走到中门时，看见一位身着红色官服的官人，衣襟前边全是酒渍，气冲冲地从庭院里走出来。他不认识这位官人是谁。一会儿这位亲属来到酒席前，把刚才见到的事情告诉了孙会宗。孙会宗听了后特别惊讶，说：“没有这样一位官人来赴宴啊！”孙会宗沉思好久才恍然大悟，说：“一定是我们刚才行酒时，向阶前地上洒酒祭祀，大家都随便乱洒而洒到哪位家神的衣服上了。”从此，人们每次洒酒祭祀时，都侧身恭敬地跪在地上，洒一下而已。这种洒酒祭祀的仪式始自孙会宗，现在的人洒三次是不对的。出自《北梦琐言》。

陆 宸

陆相宸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命酒酌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酒。”相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出《北梦琐言》。

酒量

山 涛

山涛字巨源，饮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试之，使人私默以记之，至量而醉。出《晋书》。

周颙

周颙字伯仁，饮酒至量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恨无对。偶有旧对北来，颙遇之，为忻然。乃置酒二石共饮，各大醉。及醒，颙使人视，客已腐肋而死矣。出《晋书》。

裴弘泰

唐裴均之镇襄州，裴弘泰为郑滑馆驿巡官，充聘于汉南。遇大宴，为宾司所漏。及设会，均令走屈郑滑裴巡官。弘泰奔至，均不悦。责曰：“君何来之后，大涉不敬。酌后至酒，已投纠筹。”弘泰谢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慢也。”

陆 宸

丞相陆宸任职夷陵时，有位叫修的读书人来见他。陆宸接待了这位读书人，并让人设酒宴招待他。席间，陆宸劝这位读书人喝酒，他推辞说：“我天性不能饮酒。”陆宸说：“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我这次考核你已经得了五分啦。人一生中悔恨的事情有十分，不饮酒便减去了五分啊！”出自《北梦琐言》。

酒量

山 涛

山涛字巨源。他的酒量能到八斗。晋武帝想试探一下，一次饮酒的时候让人暗中为山涛记数，果然他喝到八斗才醉。出自《晋书》。

周顗

周顗字伯仁，他能饮一石酒。过江以后，虽然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他还是每每为没人跟自己对饮而感到遗憾。有一次从江北来了一位过去在一起饮酒的朋友，周顗遇到他后非常高兴，准备了两石酒两人共饮。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等醒酒后，周顗让人看看客人怎么样了，才发现那位客人已经肋侧腐烂而死。出自《晋书》。

裴弘泰

唐朝时，裴均镇守襄州，他的侄子裴弘泰任郑滑馆驿巡官，充聘在汉南。有一次大宴会，裴弘泰因为负责接待的人忘了通知他而没有参加。待到宴会开始后，裴均让人去找裴弘泰。裴弘泰飞奔而来。裴均很不高兴，责备他说：“你怎么来晚了？这是很不礼貌的。要喝晚到的罚酒。已经投了酒筹了。”裴弘泰谢罪说：“我没有见到客司通知我参加宴会，不是我敢怠慢您老人家。

叔父舍罪，请在座银器，尽斟酒满之。器随饮以赐弘泰，可乎？”合座壮之，均亦许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舳舻。凡饮皆竭，随饮讫。即置于怀，须臾盈满。筵中有银海，受一斗以上，其内酒亦满。弘泰以手捧而饮。饮讫，目吏人，将海覆地，以足踏之，卷抱而出，即索马归驿。均以弘泰纳饮器稍多，色不怪。午后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饮，必为酒过度所伤，忧之。迨暮，令人视饮后所为。使者见弘泰戴纱帽，于汉阴驿厅，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计二百余两。均不觉大笑。明日再饮，回车日，赠遗甚厚。出《乾闥子》。

王源中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

毬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命赐酒二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容。出《摭言》。

叔叔真要处罚我，请将宴席上的所有银器都斟满酒，我喝了多少，就请将我喝干的银器赏给我，怎么样？”整个宴席上的人都为裴弘泰助威，裴均也就答应了他。于是裴弘泰按次序先喝席上的小银杯，接着喝大酒杯。凡是他喝到的银杯，酒全部喝干。而且喝干后他就将这只银杯揣在怀里。不一会儿就揣满了。筵席上有只银海杯，能盛一斗以上的酒，里面也盛满了酒。裴弘泰双手捧起来喝，喝完后，眼睛看着这些官员们，将银海杯扔在地上，用脚将它踩扁，然后伸手拾起来卷巴卷巴，抱在怀中走出去。他到外面要了一匹马，骑着回驿馆了。裴均认为裴弘泰拿走的银杯太多了，有些不高兴。但是，到午后筵席散了，他又怕裴弘泰酒喝多了伤了身子，很是担心。到了傍晚，裴均让人去看看裴弘泰在干什么。派去的使者看见裴弘泰头戴纱帽，两腿伸开，坐在汉阴驿馆大厅中，正在让匠人称他抱回去的那些银酒器呢。一共有二百多两。使者回来将看到的情形告诉了裴均，裴均不禁大笑。第二天再饮酒时，喝完后他派车将裴弘泰送回驿馆，并赠送他很丰厚的礼品。出自《乾闥子》。

王源中

唐朝人王源中在文宗皇帝李昂时任翰林承旨。一天闲暇，他跟几个兄弟在太平里的宅第中踢球玩。球踢起来后，误打在王源中的额头上，让他受了点轻伤。不一会儿，皇上紧急召见他。到后，皇上看见他额上受伤，很是惊讶。王源中就将在家里被球误伤的事情如实禀报了文宗皇帝。文宗皇帝听了后说：“爱卿你家真是和睦啊！”然后命人赏赐给王源中御酒两盘，每盘放置十只金碗，每碗各盛约一升酒，命令连同盛酒的金碗，一并赏赐给王源中。王源中当场将两盘酒全部喝光了，他却一点醉意也没有。出自《摭言》。

嗜酒

徐 邈

魏徐邈字景山，为尚书郎。时禁酒，邈私饮沉醉。从事赵达问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太祖，太祖甚怒。鲜于辅曰：“醉人谓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乃得免罪。出《异苑》。

刘 伶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锺随之。曰：“死便埋我。”其遗形如此。渴甚，求酒于妻。妻藏酒弃器，谏曰：“非养生之道，宜断之。”伶曰：“善。当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醒。妇人之言，必不可听。”于是酌酒御肉，块然复醉。出《晋书》。

酒 臭

义宁初，一县丞衣纓之冑。年少时，甚有丰采。涉猎书史，兼有文性。其后沉湎于酒，老而弥笃。日饮数升，略无醒时。得病将终，酒臭闻于数里，远近惊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此人遂卒。故释典戒酒，令人昏痴。今临亡酒臭，彰其入恶道耳。出《五行记》。

嗜酒

徐 邈

魏国人徐邈字景山，官任尚书郎。魏国当时禁止饮酒，徐邈却私自饮酒喝得酩酊大醉。属下赵达问他有关曹务，徐邈回答说：“中圣人。”赵达将这话禀报了太祖，太祖非常生气。鲜于辅说：“喝醉了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称浊酒为‘贤人’。徐邈性情一向谨慎，这次是偶尔说的醉话而已。”徐邈才得以免去罪过。出自《异苑》。

刘 伶

刘伶经常乘坐鹿车，带着一壶酒，让一个仆人带着一把锹跟随他，说：“我若是喝死了你就地将我埋了。”他的超脱形骸大致如此。一次，刘伶馋酒，向妻子要酒喝。他妻子将酒藏起来，将酒器扔掉，苦苦地劝说他：“喝酒不是养生之道，还是戒酒吧。”刘伶说：“好！我要向神明发誓不再喝酒了，请你为我准备好酒肉。”妻子答应了他。妻子将酒菜端上来后，刘伶跪在地上向神明祈祝说：“上天将我刘伶降生在人世间，就是让我以能饮而闻名。我每次饮酒必饮一石，五斗才解了我的酒病啊！妇人的话，一定不要听啊！”说完，斟酒吃肉，安然又醉了。出自《晋书》。

酒 臭

隋恭帝义宁初年，有一位县丞，原本是官宦人家的后代，小时候很有神采，读过许多书，而且有文学才能。长大后他沉湎在酒中，越老喝得越厉害。每天都要喝好几升酒，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待到他患病将要死去时，他散发出来的酒臭在几里地以外就能闻到。远近的人都特别惊异，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样持续了十天左右，他终于死了。因此佛经劝人戒酒，说饮酒令人昏痴。这位县丞临死前发出的酒臭，昭示着他死后要入恶道。出自《五行记》。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能食、菲食附

吴 饌 御 厨 五侯鯖 刘孝仪 𩺰 议

𩺰 表 热洛河 名 食 败障泥 尚食令

大 饼

能食

范 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菲食

茅 容 陆 机 羊 曼

吴 饌

吴郡献海𩺰 干鲈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径尺数盘。并状奏作干鲈法。帝示群臣云：“昔术人介象于殿庭钓得海鱼，此幻化耳，亦何足为异？今日之鲈，乃是真海鱼所作。来自数千里，亦是一时奇味。”虞世基对曰：“术人之鱼既幻，其鲈固亦不真。”出数盘以赐达官。作干鲈之法：当五六月盛热之日，于海取得𩺰 鱼，大者长四五尺，鳞细而紫色，无细骨不腥者。捕得之，即于海船之上作鲈。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缕切。随成随晒，三四日，须极干，

吴 饌

吴郡向朝廷进献来海𩺰 鱼干鲈四瓶，瓶的容量为一斗。浸泡一斗𩺰 鱼干鲈，可得一尺长的𩺰 鱼丝几盘。并详细上奏了烹饪这种𩺰 鱼鲈的方法。隋炀帝告诉群臣说：“从前仙人介象在宫殿庭院内的池水中钓上来海鱼，那是幻化出来的，有什么奇异的呢？现在，吴郡进献的𩺰 鱼鲈，才是真海鱼制作的。它来自几千里以外的吴郡，是一时的珍奇美味呀。”虞世基回答说：“从前术士钓的海鱼既然是虚幻的，那用他钓上来的海鱼做成的鲈也不是真的。”皇上将𩺰 鱼干鲈拿出几盘

赏赐给各位高官。制作干鲙的方法：在五六月盛暑的时候，从海中捕鲙鱼，挑选个头大的，每条约四五尺长，细鳞而紫色，没有细骨且不腥的。捕到之后，当即在海船上，将它们制作成鲙。制作时，先去掉鲙鱼的皮骨，割取它身上的精肉切成条状。随切随晒，晒三四天，晒到特别干的程度，

以新白瓷瓶，未经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风入。经五六十日，不异新者。取啖之时，开出干鲙，以布裹，大瓮盛水渍之，三刻久出，带布沥却水，则嫩然。散置盘上，如新鲙无别。细切香柔叶铺上，箸拨令调匀进之。海鱼体性不腥，然鲙鱼肉软而白色，经干又和以青叶，暂然极可啖。又献海虾子三十挺。挺长一尺，阔一寸，厚一寸许，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虾有子者，每三五斗置密竹篮中，于大盆内以水淋洗。虾子在虾腹下，赤如覆盆子，则随水从篮目中下。通计虾一石，可得子五升。从盆内漉出，缝布作小袋子，如径寸半竹大，长二尺。以虾子满之，急击头，随袋多少，以末盐封之，周厚数寸。经一日夜出晒，夜则平板压之，明旦又出晒，夜以前压十日干，则拆破袋，出虾子挺。色如赤琉璃，光彻而肥美，盐于鲙鱼数倍。

又献鲙鱼含肚干头，极精好。作之法：当六月七月盛热之时，取鲙鱼长二尺许，去鳞净洗。停二日，待鱼腹胀起，方从口抽出肠，去腮留目。满腹纳盐竟，即以末盐封周遍，厚数寸。经宿，乃以水净洗。日则曝，夜则收还，安平板上，又以板置石压之。明日又晒，夜还压。如此五六日干，即纳干瓷瓮，封口，经二十日出之。其皮色光彻，有如黄油，肉则如糗，又如沙棋之苏者，微咸而有味，味美于石首含肚。然石首含肚亦年常入献，而肉强不及。此法出自

将它放入没盛过水的新白瓷瓶中。用泥密封好，不能透风。这样制作的鲙鱼干鲙，放个五六十天，吃的时候跟新鲜的鲙鱼没什么不同。吃的时候，将干鲙取出来后，用布裹上，放在盛水的大瓮里浸泡，大约三刻工夫，带着布沥干水，打开一看，肉色精白光亮啊。将其散放在盘子上，与新出网的海鲙没有什么两样。再将切细的香柔叶放在上面，用筷子调拌均匀，就可以进食了。海鱼体性不腥，特别是鲙鱼，肉细软而色白，晒干后再配上青菜叶，白绿分明，极为好吃。吴郡还进献了海虾子三十挺。每挺长一尺，宽一寸，厚一寸多，非常精

美。制作虾子挺的方法是：挑取有子的海白虾，每选出三五斗就将它们盛入一只密封的竹篮中，放在一只大盆内用水淋洗。虾子长在虾腹下面，色红像覆盆子。随着淋下的水，从竹篮的孔眼中流入大盆中。大约一石白虾，可以得五升虾子。之后，再从大盆中将虾子捞出来，用布缝成小袋，像直径一寸半的竹子那样宽大，长二尺。将捞出来的虾子盛入布袋，盛满为止，赶快用绳扎住袋口，不管一次装了多少袋，都用盐末封上，周围封的盐末约几寸厚。封上一天一夜后，将布袋取出来放在外面晒，晚上则取下来放在木板下面压实，第二天再晒，这样反复晒压十天，看它完全干透后，拆开布袋，就可以得到虾子挺了。颜色像红琉璃，色泽光艳而质地肥美，比鲮鱼咸好几倍。

吴郡又进献鮓鱼含肚一千条，极其精好。制作鮓鱼含肚的方法是：在六七月盛暑的时候，挑选二尺长左右的鮓鱼，刮去鱼鳞，用水洗净。等两天鱼肚胀起，就从鱼嘴中抽出肠子，去掉鱼腮，留鱼眼睛。将鱼腹内塞满盐，再用盐末涂抹周身，厚几寸。过一宿，再用水洗净。白天放在太阳底下曝晒，晚上取下来，放在两板之间，上面压上石头。第二天再曝晒，晚上再压。这样晒压五六天就干透了，将它们盛入干瓷瓮中，封口，过二十天取出来。鮓鱼的皮色光亮透明，像黄油，鱼肉则像炒熟的米，又像沙棋苏，微咸而有味，比石首含肚还好吃。石首含肚也是每年都有人进献，但是它的肉发僵，不如鮓鱼含肚好吃。这种制作方法，出自

随口味使大都督杜济。济会稽人，能别味，善于盐梅。亦古之符郎，今之谢讽也。出《大业拾遗记》。

又吴郡献松江鲈鱼干鲙六瓶，瓶容一斗。作鲙法，一同鮓鱼。然作鲈鱼鲙，须八九月霜下之时。收鲈鱼三尺以下者作干鲙，浸渍讫，布裹沥水令尽，散置盘内。取香柔花叶，相间细切，和鲙拨令调匀。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齑玉鲙”，东南之佳味也。紫花碧叶，间以素鲙，亦鲜洁可观。吴郡又献蜜蟹三千头，作如糖蟹法。蜜拥剑四瓮。拥剑似蟹而小，二螯偏大。《吴郡赋》所谓“乌贼拥剑”是也。出《大业拾遗记》。

御厨进饌，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用九钉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见京都人说，两军每行从进食，及其宴设，多食鸡鹅之类。就中爱食子鹅，鹅每只价值二三千。每有设，据人数取鹅，^焯去毛，及去五脏，酿以肉及糯米饭，五味调和。先取羊一口，亦^焯剥，去肠胃。置鹅于羊中，缝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却羊，取鹅浑食之，谓之“浑羊殄忽”。翰林学士每遇赐食，有物若毕罗，形粗大，滋味香美，呼为“诸王修事”。出《卢氏杂说》。

五侯鲭

姜护字君卿，历游五侯之门。每旦，五侯家各遗饌之。君卿口厌滋味，乃试合五侯所饌之鲭而食，甚美。世所谓

精于口味的大都督杜济。杜济是会稽人，善于辨别各种味道，还擅长制作盐梅。他也是古代的符郎，当今的谢讽啊！出自《大业拾遗记》。

又：吴郡进献松花鲈鱼干鲙六瓶，每瓶为一斗。将鲈鱼做成干鲙的方法，跟^鲙鱼一样。然而，制作鲈鱼干鲙，要等到八九月下霜之时。挑选三尺以下的鲈鱼做干鲙，浸泡之后，用布裹好沥净水，散放在盘中。再将切细的香柔花叶放上，和鲙一起调匀。下霜后的鲈鱼，肉白如雪，一点也不腥。人们常说的“金齏玉鲙”，是东南方的美味啊！紫花碧叶，还有白莹如雪的鲈鲙丝，也是鲜丽皎洁得让人喜欢。吴郡又进献蜜蟹三千只，和制作糖蟹的方法相同。蜜渍拥剑，共四瓮。拥剑像蟹而比蟹小，两个螯偏大。就是《吴郡赋》中所说的“乌贼拥剑”。出自《大业拾遗记》。

御厨

御厨向皇帝奉上食物菜肴时，一切器皿用具都由少府监供给。先上九样陈设的食品，用象牙盘九个，将要上的食物菜肴放在上面。送到皇帝面前，也叫作“看食”。听京城里的人说，两军的侍从每次进食或设筵席，多数时候都吃鸡鹅一类的菜肴。其中最爱吃的是童子鹅，童子鹅每只价值二三千钱。每次设宴，都按人数去拿鹅，烧去毛，取出五脏，填上肉和糯米饭，再用佐料调好。事先取来一只羊，也将它

剥皮去毛，取出脏腑。将童子鹅放入羊腹中，缝合好在地火上烤。如果羊肉熟了，取出羊腹中的童子鹅，与羊混食，称这种吃法为“浑羊殽忽”。翰林院的学士们每次遇上皇上赏赐菜肴饭食，都有一种像毕罗一样的食物，形状粗大，滋味香美，把它叫作“诸王修事”。出自《卢氏杂说》。

五侯鯖

娄护，字君卿，遍访五位侯爷的家。每天早晨，五位侯爷都各自派人送来饭食菜肴给他吃。娄护吃得有些腻烦了，于是试着将五位侯爷家送来的鱼肉杂烩，味道特别好。世上所谓的

“五侯鯖”，君卿所致。出《语林》。

或云，护兼善五侯，不偏食。故合而为之鯖也。出《世说》。

又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往来。娄护丰辞，传会五侯间，各得其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鯖，世称“五侯鯖”，以为奇味焉。出《西京杂记》。

刘孝仪

梁刘孝仪食鯖鲈曰：“五侯九伯，今尽征之！”魏使崔劼、李骞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应已得分陕。”骞曰：“若然，中丞四履，当至穆陵。”孝仪曰：“邺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鱼熊掌，孟子所称。鸡跖猩唇，吕氏所向。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载书籍。每用为恨。”孝仪曰：“实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贺季曰：‘青州蟹黄，乃为郑氏所记。’此物不书，未解所以。”骞曰：“郑亦称益州鹿^羆，但未是尾耳。”出《酉阳杂俎》。

鮓 议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鮓腊糖蟹，使门人议之。学士锺^航议曰：“鮓之就腊，骤于屈申；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惻怛。至于车

“五侯鲭”，就是娄护发明的。出自《语林》。

又有人说：娄护跟五位侯爷的关系都很好，不偏爱某一位侯爷送来的菜肴。因此将五家的饭菜合在一起而成“五侯鲭”。出自《世说》。

又有人说：五位侯爷之间关系不和，宾客之前不能往来。但是娄护非常会说话，来往于五位侯爷之间，都博得他们的欢心，因此争着给娄护送珍奇佳肴。娄护将五家送来的鱼肉杂烩，合到一块儿吃，世上人称为“五侯鲭”，把它当作不可多得的奇味。出自《西京杂记》。

刘孝仪

南朝梁时的刘孝仪吃了用腌鱼制作的鱼脍说：“五侯九伯，都可以征伐！”当时，魏国的使臣崔劼、李骞也在座。崔劼说：“中丞这样的官员，不应当早就到下边任地方上的要员了。”李骞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刘中丞的四只脚应当踏上穆陵。”刘孝仪说：“邺中的鹿尾，可是最好的下酒菜哟！”崔劼说：“生鱼和熊掌，是孟子最为称道的佳肴。鸡爪和猩唇，是吕不韦最想要的名菜。鹿尾有这样的奇味，而不见古籍中有记载。每次吃它的时候，都感到非常遗憾。”刘孝仪说：“确实是如此，这大概是古人和今人的喜好不一样吧。梁贺季说过：‘青州的蟹黄，是郑氏将它记载在书中的。’鹿尾没有被记在里面，想不出来是为什么。”李骞说：“郑氏也称赞过益州的鹿^痿是美味，但不是鹿尾。”出自《酉阳杂俎》。

鲚 议

何胤在饮食上非常奢侈，每顿饭都极为丰盛。后来，稍稍节俭一点，还是经常吃白鱼、^鲚腊、糖蟹，令属僚们都讨论此事是否可行。学士锺^崐品评说：“将^鲚鱼制成肉干，它一定是拼命地屈伸挣扎过；将螃蟹浸渍上糖，它一定是在里面左突右撞，不堪忍受。品德高尚的人，应该在内心深处多怀恻隐。至于车

螯蚶，眉目内缺，惭浑沦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慎。不荣不悴，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而何异。故宜充庖厨，永为

口实。”出《酉阳杂俎》。

鲙 表

后梁韦林，京兆人。南迁于襄阳，天保中为舍人。涉猎有才藻，善剧谈。尝为《鲙表》以讥刺时人。其词曰：“臣鲙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糝熬将军、油蒸校尉、臠州刺史。脯腊如故。肃承将命，含灰屏息，凭笼临鼎，载战载兢。臣美愧夏鱮，味惭冬鲤。常恐鲐腹之讥，惧貽鳖岩五甘反。之诮。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临，曲蒙钧拔。遂得超升绮席，忝预玉盘，远厕玳筵。猥颁象箸，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桂，纡苏佩榄。轻瓢才动，则枢盘如烟。浓汁暂停，则兰肴成列。宛转绿齑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无任屏营之诚，谨诣铜铛门，奉表致谢以闻。’”诏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缙绅，陂渠俊乂。穿蒲入苻，肥滑有闻。允堪兹选，无劳致谢。”出《酉阳杂俎》。

螯蚶子和牡蛎，它们原本就没有眉毛眼睛，对外面的浑浊世界羞于见到；它们的唇吻是自己从外面封闭上的，不是像铜铸的人那样永不开口。它们不知道荣华富贵也不懂得忧伤，简直连草木都不如；它们没有芳香也没有臭味，与瓦砾没有什么不同。因此，适宜长期充当厨房里的材料，永远是人口中的食物。”出自《酉阳杂俎》。

鲙 表

后梁时的韦林，京兆人。南迁到襄阳后，在梁明帝天保年间，任中书舍人。韦林见多识广，有才华文采，擅长畅谈。他曾作《鲙表》，用来讥讽当时崇尚美味佳肴的达官贵人。其中说道：“鲙鱼说：‘我刚刚接到陛下签发的任命，授予我为糝熬将军、油蒸校尉，臠州刺史。与从前一样，将我制成干肉。我恭敬地接受陛下的任命，忍着沮丧，屏息住呼吸，任凭你们将我放在笼屉上蒸，或者放进鼎镬里煮，每时每刻都战战兢兢啊！比肥美，我愧对夏天里的鱮鱼；论味鲜，我羞见冬日里的鲤鱼。我常常害怕鲐腹的讽刺，时时畏惧鳖岩的讥诮。因此，我吮吸潮底的流沙为食，枕着石泥睡觉。不料，崇高的

奖赏还是降临到我的头上。承蒙提拔，于是高升到丰盛的华宴上，列到玉盘中，远远地置放在豪华、珍贵的筵席旁边。有劳象牙筷子大人，将我亲昵地夹起来，送入一张张肥大的嘴里，进入一个个长满黄油的肚子中。刚刚放上姜末、桂皮，再置入紫苏、茱萸。轻便的葫瓢刚刚舀动，精美的山榆木盘就像烟一样地聚来。浓浓的汤汁才停止沸腾，一排排的佳肴就摆成列。周旋在绿色的绿色调料中间，逍遥于红色的口唇之内。含着你们的恩德，吃着你们的泽惠，虽然九死而不辞。没有任何惶恐可以诚告，只是谨慎地走进铜釜之门，奉上此表表示谢意。”圣上颁下诏书回答说：“奏上的表章全读过了。爱卿乃是池沼中的晋绅，岸渠里的俊杰。穿行于菖蒲、苕菜之间，以肥嫩滑腻而闻名于人世。正应当接受挑选，不用再行谢恩。”出自《酉阳杂俎》。

热洛河

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煎鹿肠，食之，谓之“热洛河”，赐安禄山及哥舒翰。出《卢氏杂说》。

名 食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其汤不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饅饅，其色不变。又能造冷胡突、鲙鳢鱼臄、连蒸獐獐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鬣驼峰炙。出《酉阳杂俎》。

败障泥

贞元中，有一将军家出饭食。每说无物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盪，修理食之，其味佳。出《酉阳杂俎》。

尚食令

冯给事入中书祇候宰相，见一老官人衣绯，在中书门立，候通报。时夏谯公为相，留坐论事多时。及出，日势已晚，其官人犹尚

在。乃遣人问是何官。官人近前相见曰：“某新除尚食局令，有事相见相公。”因令省官通之。官人入，给事偶未去。官人见宰相了，出谢云：“若非给事恩遇，某无因得见相公。某是尚食局造餠子手，不知给事宅在何处？”曰：“在亲仁坊。”曰：“欲说薄艺，但不知给事何日在宅？”曰：“来日当奉候。然欲相访，要何物？”曰：“要大台

热洛河

唐玄宗命令射生官射杀活鹿，取鹿血煎鹿肠吃，称为“热洛河”，赏赐给安禄山和哥舒翰。出自《卢氏杂说》。

名食

当今的达官贵人家，有名的食品有：萧家的馄饨，沥去汁，汤汁一点也不肥腻，还可以煮茶；庾家的粽子，色白而有光泽如美玉；韩约做的樱桃馅饼，它的颜色不改变。他还能做冷胡突、鲙鳢鱼胸骨、连蒸獐皮面条；将军曲良翰能做烤驴鬃、驼峰。出自《酉阳杂俎》。

败障泥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一位将军，他家什么东西都能做着吃。他常说天下没有不能吃的东西，诀窍在于对火候的掌握，善于调味。这位将军曾经将败障泥拿回家中，用盛箭矢的胡盪修理后吃，说味道特别好。出自《酉阳杂俎》。

尚食令

冯给事到中书省去恭候宰相，见到一位穿着红衣的老官人，站在中书省门前等候通报。当时是夏谯公任宰相，留下冯给事谈论公务，谈了很长时间。等到冯给事从中书省出来，天已经不早了，那位老官人还在那里。于是派人问他是什么官。老官人走到冯给事身前，说：“我是新上任的尚食局令，有事情想见宰相。”冯给事令中书省的官员通报。老官人进到中书省里，冯给事因有事，待老官人出来时还

没有离去。老官人见完宰相，上前致谢说：“若不是给事帮忙通报，我就没有机会见到宰相。我是尚食局做蒸饼的，不知道给事宅子在哪儿？”冯给事回答说：“在亲仁坊。”老官人说：“我想向你表演一下我的这点手艺，不知给事什么时候在府上？”冯给事说：“明天我在家等你。但你到我家献艺，不知道需要为你准备哪些用品？”老官人说：“需要准备大台

盘一只，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铛炭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枣烂面少许。”给事素精于饮馔，归宅便令排比。仍垂帘，家口同观之。至日初出，果秉筒而入。坐饮茶一瓯，便起出厅。脱衫靴带，小帽子，青半肩，三幅裤，花襦袜肚，锦臂鞲。遂四面看台盘，有不平处，以一楔填之，后其平正。然后取油铛烂面等调停，袜肚中取出银盒一枚，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候油煎熟，于盒中取餠子簪。以手于烂面中团之，五指间各有面透出。以篦子刮郤，便置餠子于铛中。候熟，以笊篱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郤投油铛中，三五沸取出，抛台盘上，旋转不定，以太圆故也。其味脆美，不可名状。出《卢氏杂说》。

大 饼

王蜀时，有赵雄武者，众号“赵大饼”。累典名郡，为一时之富豪。严洁奉身，精于饮馔，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中有二婢执役，当厨者十五余辈，皆着窄袖鲜洁衣装。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陆俱备。虽王侯之家，不得相仿焉。有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多于众宾内献一枚，裁剖用之，皆有余矣。虽亲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饼之号。出《北梦琐言》。

盘一只，木楔子三五十枚，还有油釜、炭火，上好的麻油一二斗，南枣、普通面粉少许。”冯给事平素对饮食饌肴也很通晓，回到家里后，便让家人按老官人说的安排准备。并且在厨房外面挂上一幅帘子，让家中内眷一同观看。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出来，老官人果然手持宫中的简牍来了。稍坐，喝了一杯茶，便起身走出客厅到厨房里去。只见他脱去外面的长衫、靴子、革带，戴上一顶小帽，穿上青色半袖衫、三幅裤，系上花围裙袜肚，胳膊套上皮套袖。之后，围着手

先备好的平台盘仔细看看，见有不平的地方就用木楔填平。然后，拿过来油釜，将面粉等放在里面和好，从袜兜中取出银盒一只，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只。等油煎热后，从银盒中取出做蒸饼用的豆馅儿，用手将面团好，从手指缝中挤出来。用银篦子刮下去，放在釜中热油里煎。煎好后用银笊篱捞出来，放在新打来的井水中一段时间，将它们捞出来再放入釜中热油里炸，三五个开了后，捞出抛放在台盘上，转个不停，因为包子太圆的缘故。这种蒸饼，口感酥脆，味道鲜美，难以用语言形容。出自《卢氏杂说》。

大 饼

前蜀时期，蜀中有个叫赵雄武的人，大家都称他为“赵大饼”。因长期在名郡做官，是当时的一位大富豪。他廉洁奉公，精通饮食菜肴，平常家中不使用厨师，他家里后勤有两个婢女掌管，在厨房操作的却有十五六个人，都是穿窄袖干净整洁的衣服。而且每餐饭只邀请一位客人，山珍海味都有。即使是王侯之家，也不能与之相比。赵雄武还会烙大饼，擀一张大饼需用三斗面，饼有几间屋子那么大。如果宫廷里举行宴会，或是豪门贵族人家广筵宾朋，常常请他擀做一张大饼，用刀切着吃，不论来了多少宾客，也有剩下的。就是再亲密的朋友，也不告诉他制作这种大饼的方法。因此，赵雄武才得了个“赵大饼”的称号。出自《北梦琐言》。

能食

范 汪

晋范汪能啖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须臾而尽。出《晋书》。

宋明帝

宋明帝讳彧，能食蜜渍鲙 鲙，一食数升。啖猪肉炙，常至二百脔。出《宋书》。

苻坚三将

苻坚以乞活夏默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奄人申香为拂盖郎。并身長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出《前秦录》。

菲食

茅 容

后汉茅容字季伟，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明旦，容杀鸡为馔。林宗初以为己设。既而容独以供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因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劝之就学。竟以成德。出《陈留耆旧传》。

陆 机

陆机诣王武子，有数斛羊酪。指示陆曰：“卿江东无敌此。”曰：“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出《世说》。

能食

范 汪

晋朝人范汪能吃生梅。有人给他送来十斗生梅，他不一会儿就都吃完了。出自《晋书》。

宋明帝

南朝宋明帝刘彧非常能吃用蜂蜜腌渍的鯪鱼，一顿可以吃几升。他吃烤猪肉，一次能吃二百块。出自《宋书》。

苻坚三将

苻坚任乞活夏默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宦官申香为拂盖郎。这三位武将都身高一丈三尺，力大无穷，而且擅长骑马射箭。他们每顿饭要吃一石米，三十斤肉。出自《前秦录》。

菲食

茅 容

后汉人茅容字季伟，郭林宗曾经在他家里借住过一宿。第二天早晨，茅容杀一只鸡做菜。郭林宗以为是为他安排的食物。等鸡做好了后，茅容单独将鸡给母亲吃，自己和郭林宗吃的是简单的蔬菜。郭林宗起身参拜茅容，说：“你很高尚啊！”并劝他寻师就学。后来，茅容的道德名扬天下。出自《陈留耆旧传》。

陆 机

陆机到王武子家中拜访，武子面前放着几斛羊奶酪。他指着羊酪对陆机说：“你们江东没有比羊奶酪还好的食品了。”陆机回答说：“我们江东千里湖的莼羹与此相似，只是还没有加上咸豆豉罢了。”出自《世说》。

羊 曼

晋羊曼为丹阳尹。时朝士过江，初拜官，必饰供饌。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得佳设。日晏即渐罄，不复精珍。随客早晚，不问贵贱。有羊固者拜临海太守，备饌，竟日皆精，虽晚至者，犹有盛饌。论者以固之丰腆，不如曼之真率也。出《晋书》。

羊 曼

东晋羊曼任丹阳令。晋朝迁都建邺后，朝廷的文武百官也随着过江。当时，凡是刚上任的官员都要设宴请客。羊曼刚任丹阳令时，也设宴请客，来得早的客人得到好的饭菜。宴席吃得差不多了，就不再

上什么好菜了。羊曼设宴请客，随到随用，不论你的身份高低。有个叫羊固的人，官拜临海太守，也设宴请客，一整天都是佳肴美食，就是晚到的人，也能吃到丰盛的菜肴。论者以为羊固的宴席虽然特别丰盛，却不如羊曼的纯真坦率。出自《晋书》。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祢衡	荀巨伯	管宁	竹林七贤
嵇康	山涛	王安期	王敦	孙伯翳
湘东王绎	唐霍王元轨		王方翼	吴少微
张说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许棠	陆龟蒙	颜荛		

宗世林

汉末，南阳宗世林与魏武同时，而薄其为人，不与交。及武帝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既忤旨见疏，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门，必拜床下。其礼重如此。出《世说》。

祢衡

祢衡字正平，少与孔文举作尔汝之交。时衡未二十，而文举已五十余矣。出《本传》。

宗世林

汉朝末年，南阳郡的宗世林跟魏武帝曹操同在朝做官，他看不上曹操的人品，不与他交往。后来曹操官拜司空，总揽朝政，很平静地问宗世林：“现在我们可以结交了吗？”宗世林回答说：“我的志向像松柏一样一直没有改变。”宗世林既然触犯了曹操，与曹操关系疏远，也没得到重用。但是，曹丕兄弟每次去宗世林家，都在床前向宗世林行跪拜的大礼。他就是这样受到尊重。出自《世说》。

祢衡

祢衡字正平，年少与孔融的交往很密切，达到不分彼此的程度。当时祢衡还不到二十岁，而孔融已经五十多岁了。出自《本传》。

荀巨伯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远来视子，今有难而舍之去，岂伯行耶？”贼既至，谓伯曰：“大军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独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宁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贼闻其言，异之，乃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乃偃而退，一郡获全。出《殷芸小说》。

管 宁

魏管宁与华歆友善。尝共园中锄菜，见地有黄金一片。管挥锄不顾，与瓦石无异；华捉而掷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管读书如故，华废书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出《世说》。

竹林七贤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相比。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出《世说》。

嵇 康

嵇康素与吕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来，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题门上作“凤（鳳）”字而去。喜不悟。

荀巨伯

荀巨伯到很远的地方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赶上胡人进犯郡城。友人对荀巨伯说：“我快要死了，你可以走了。”荀巨伯说：“我远道而来探望你，现在遇到危险就扔下你离开，这是荀巨伯能做出来的事情

吗？”胡兵攻破城池，对荀巨伯说：“大军进到城里后，整座城的人都逃走了。你是什么人，一个人留下来？”荀巨伯说：“我的这位朋友身患重病，我不忍心扔下他，我愿意替我的这位朋友去死。”胡兵听了这话很诧异，相互议论说：“我们这些不讲道义的人，却闯进了礼仪之国啊。”于是撤军而去，全城得以保全。出自《殷芸小说》。

管 宁

魏国人管宁跟华歆是好朋友。一次，他们一起在园中菜地锄草，看见地里有一片黄金。管宁继续锄草，连看都不看一眼，将这片黄金看作石头瓦块；华歆拣起黄金扔到一边去。还有一次，两人曾同在铺席上读书，有一位头戴高冠的达官乘车从这里经过，管宁照样在那读书，华歆却放下书跑出去看。于是，管宁在席上划条线与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出自《世说》。

竹林七贤

陈留人阮籍、谯国人嵇康、河内人山涛，三个人年龄相仿。和他们为友的，还有沛国人刘伶、陈留人阮咸、河内人向秀、琅琊人王戎。他们七个人常常聚集在竹林下面，尽情地饮酒狂欢。人们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出自《世说》。

嵇 康

嵇康一向与吕安十分要好，每当他想念吕安时，就是他们相距千里，也要驾车前往。一次，吕安来看嵇康，不巧嵇康外出不在家。嵇康的哥哥嵇喜出来迎接他，吕安却不进屋门，只在门上挥笔写了一个“凤（鳳）”字就走了。嵇喜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康至云：“凤（鳳），凡鸟（鳥）也。”出《语林》。

山 涛

山涛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涛与二人异于常交，

问之。涛曰：“当年可以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赵狐。意欲窥之，可乎？”涛曰：“可。”他日二人来，劝涛止之宿，具酒食。妻穿墙视之，达旦忘返。涛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当以识度耳。”涛曰：“伊辈亦以我识度为胜。”出《世说》。

王安期

晋太傅东海王越，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旨音。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出《世说》。

王 敦

庾亮见王敦问曰：“闻君有四友，何者为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我平故当最劣。”庾曰：“似未劣。”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庾曰：“何者是？”王曰：“噫！”左右蹊庾公知足，乃止。出《世说》。

嵇康回来之后见了说：“‘凤（鳳）’，是凡鸟（鳥）啊！”出自《语林》。

山 涛

山涛与嵇康、阮籍只见一面，就情意相投，如亲兄弟一般。山涛的妻子韩氏觉得山涛跟他们的交往跟一般人不一样，问山涛。山涛对她说：“我平生可以看作朋友的，只有这两个人。”山涛妻子说：“负羁的妻子，也曾亲自观察过赵衰和狐偃。我想偷偷看看你的这两位朋友，可以吗？”山涛说：“可以。”有一天，嵇康、阮籍来看望山涛，韩氏劝说山涛留他们在家中住下，并为他们准备了酒菜。山涛妻子从墙洞里观看他们三人饮酒畅谈，一直看到第二天早晨而忘了离去。山涛进屋里说：“我的这两位朋友怎么样？”山涛妻子说：“你的才能不及他们二人，见识和气度与他们相当。”山涛说：“我的这两位朋友也认为我的见识、气度胜人一筹。”出自《世说》。

王安期

晋朝太傅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任用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非常器重他。司马越训诫儿子司马毗说：“从书本中学习所获得的益处是浅薄的，亲身体会到的才是深刻的。你平常学习礼仪风度，不如观看礼节仪式；你诵读玩味前人的遗训，不如亲身接受圣贤的教诲。王参军是人们的表率，你要把他当作老师。”出自《世说》。

王敦

庾亮见到王敦后，问：“听说你有四位挚友，都是谁呀？”王敦回答说：“有你家的中郎、我家的太尉、阿平，还有胡人毋彦国。我家阿平是其中最差的一个。”庾亮说：“你家的阿平不一定差。”又问哪一个最出众，王敦回答说：“自然有人。”庾亮问：“谁呀？”王敦说：“唉！”庾亮身边的人踩他的脚，示意他别再问了，庾亮才停止发问。出自《世说》。

孙伯翳

齐太原孙伯翳家贫，尝映雪读书。放情物外，栖志丘壑。与王令君亮、范将军云，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职相处。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风烛。宜怡神养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出《谈薮》。

湘东王绎

梁湘东王绎，博览群书，才辨冠世。不好声色，爱重名贤。与河东裴子野、兰陵萧子云，为布衣之交。出《谈薮》。

唐霍王元轨

唐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谨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玄平，王之所长。玄平曰：“无。”问者

怪而诘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哉？”出《谭宾录》。

王方翼

凉州长史赵持满，与长孙无忌亲。许敬宗既陷无忌，惧持满为己患，乃诬其同反。追至京拷讯。叹曰：“身可杀，辞不可辱。”吏为代占而结奏，遂死狱中。尸于城西，亲戚莫敢收视者。王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朽骸，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

孙伯翳

北齐太原人孙伯翳，家境贫困，曾经借着窗外的雪光读书。孙伯翳性情旷达、志向高远，与王君亮、范云是情意相投的好朋友。后来，王、范二人分别当了宰相，都想请他出来担任官职。孙伯翳说：“人活在世间不过百年，就像是风中之烛，十分短暂。因此，应该怡情养性，以抚琴、饮酒为乐事。怎么能终日忙碌为俗务所累？嵇康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也不能忍受。”出自《谈薮》。

湘东王绎

南朝梁湘东人王绎，博览群书，才华与思辨的能力在当代首屈一指。他不好娱乐、美色，爱惜看重名士贤才。与河东的裴子野、兰陵的萧子云，是贫贱之交。出自《谈薮》。

唐霍王元轨

唐朝霍王李元轨，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四个儿子。他谦虚谨慎，不轻易与士人交往。在徐州任职期间，与隐居在江湖间的处士刘玄平是贫贱之交。有人问刘玄平，霍王有什么长处，刘玄平回答说：“没有。”问的人感到奇怪进而责备刘玄平，刘玄平说：“一个人有了短处，才能显露出他的长处。至于霍王，他各方面都尽善尽美，我又能

称说什么呢？”出自《谭宾录》。

王方翼

凉州长史赵持满，是长孙无忌的亲属。许敬宗陷害长孙无忌，害怕赵持满成为自己的心腹之患，就诬陷赵持满与长孙无忌一同谋反。将他押送到京城后严刑拷问。赵持满感叹道：“你们可以杀死我，但是绝不会有屈辱的供词！”有关官吏代他录下口供上报，最后赵持满死在狱中。尸体被扔弃在城西，亲属没有一个人敢去收尸。王方翼感叹地说：“从前，栾布为彭越大哭，这是大义；周文王下令掩埋已经朽烂的骨骸，这是施行仁政。跟朋友断绝义气，蒙蔽主上的仁德，怎么能侍奉国君呢？”于是

具礼葬焉。高宗义之而不问。出《大唐新语》。

吴少微

吴少微，东海人也。少负文华，与富嘉谟友善。少微进士及第，累授晋阳太原尉，拜御史。时嘉谟疾卒，为文哭之。其词曰：“维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谟卒。于时寝疾于洛阳北里。闻之投枕而起，泪沾乎衽席。匍匐于寝门之外，病不能起。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予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见。’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尹公、中书徐元二舍人、兵部张郎中说，未尝值我不叹于朝。夫情悼之，赋诗以宠亡也。其词曰：‘吾友适不死，於戏社稷臣。直禄非造利，常怀大庇人。乃无承明籍，遭此敦□春。药砺其可畏，皇穹故匪仁。畴昔与夫子，孰云异天伦。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陈。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鼓兴干河岳，真词毒鬼神。可悲不可朽，东轸没荒榛。圣主贤为宝，吁兹大国贫。’”词人莫不叹美。既而病亟，长叹曰：“生死人之大分，吾何恨焉？然官职十分未作

按照礼仪将他埋葬。唐高宗认为王方翼的做法是侠义之举，没有再追究此事。出自《大唐新语》。

吴少微

吴少微，是东海人。年少时就很有才华，与富嘉谟是好朋友。吴少微考中进士，连续升到晋阳太原尉，最后官为御史。当时富嘉谟患病去世，吴少微写一篇祭文哭祭亡友。祭文内容是：“是年三月癸丑日，河南富嘉谟去世。当时我也病卧在洛阳北里家中。听到这一噩耗后，激动得扔掉枕头坐起来，眼泪沾湿了床席。爬到卧室的门外，病痛缠身难以起来。我仰天大呼：‘天啊天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规则，怎样让我再见到我的好朋友？’于是写这篇祭文，用以寄托我的哀思。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尹公、中书省徐元二位舍人、兵部郎中张说，在朝上见着我没有不慨叹的。心中哀悼嘉谟，赋诗来悼念我的亡友。这首诗是这样的：‘我的好友富嘉谟如果不去世，他完全可以和朝廷重臣比试一下才华能力的高低。他要做官不是为了拿取俸禄，而是关心天下的黎民百姓。无奈他还没有跻身仕途，在这太平盛世就过早地去世了。医药真是让人不信任它，连我好友的病都治不好。皇天啊你一点也不仁慈，早早地就让我的好友离开了人世。从前，我和你是好朋友，就像是亲兄弟一样。现在同卧在病床上，一个却先走了，茫茫人间再也不能相见畅谈友情了。你生前写的那些文章依然存留在世上。这些文章如同孔子老先生的新作一样啊！它们的力量可以撼动山岳江河，它们的真诚可以使那些虚幻的鬼神致死。你过早地离开人世是件让人悲伤的事情，但是你的文章与天地共存，永世不朽。此时，大概你丧车上的饰物都已经没入荒野中了。你是圣明皇上的贤臣至宝，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也很少有你这样的人才啊！’”词人见了没有不赞叹其富有情感。不久，吴少微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他长叹道：“生死是人生的大限，我死了有什么遗憾的呢？但是，为官以来，我还没有将本分内的事情完成十分其一，乃至是耶。”慷慨而终。出《御史台记》。

张 说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寮旧。颋因览诗，呜

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謬，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由是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皆以谴逐岁久，因加甄收。颀常以说父之执友，事之甚谨。而说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出《明皇杂录》。

柳 芳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学。述卒后，所著书未毕者，芳多续成之。出《国史补》。

杜 佑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如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威也。出《嘉话录》。

之一，就到了这一步！”吴少微慷慨陈词，说完就去世了。出自《御史台记》。

张 说

张说被贬到岳州之后，经常郁郁寡欢。当时的宰相姚崇因为张说擅长机辨有才干而排挤他。当时苏颀正受到重用，张说与苏颀的父亲苏瓌的关系非常亲密。因此，张说写一首《五君咏》，又给苏颀写了一封信，连同这首诗，派使者一并送给苏颀。告诉使者说：“等到苏瓌的忌日，快到傍晚时再送进苏府。”使者来到京城后，等到苏瓌的忌日那天，将书信投送到苏府。当时正赶上连阴了几十天，傍晚时分，凭吊苏瓌的宾客纷纷到来，多数都是苏瓌的同僚或下属。苏颀读了张说的《五君咏》之后，痛哭流涕，悲伤得不能自持。第二天，苏颀立即上奏玄宗皇帝。大力陈述张说效忠朝廷，正直敢言，对王室尽心尽力，又是众望所归，不应该再让他继续滞留在边远荒僻的地方。于是玄宗皇帝下诏书对张说表示慰问，过了不久，将张说调任荆州刺史。这以后，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等也都上奏皇上，都因

被贬谪年岁已久，而得到甄别收用。苏颋常因张说是父亲苏瓌的挚友，对他十分恭谨。张说也非常看重苏颋的才干，对他更加敬慕。出自《明皇杂录》。

柳 芳

柳芳和韦述是挚友，他们二人都致力于史学。韦述死后，他没有写完的史书，多数都由柳芳续写完成。出自《国史补》。

杜 佑

刘禹锡说：“司徒杜佑对穆赞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杜佑看到穆赞作为御史台丞，经常弹劾大臣，便劝诫穆赞说：“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为大郎你长久打算，以后你还是要少树敌为好。”穆赞深深地记住了杜佑的这句话，从此稍稍有所收敛。出自《嘉话录》。

李 舟

陇西李舟与齐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舟致书于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书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来，宰臣当国，多与故人礼绝。仆以礼处足下，则足下长者，仆心未忍，欲以故人处足下，则虑悠悠之人，以仆为谄。几欲修书，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国，为苍生之望，不为不幸。为足下之谋，则名遂身退，斯又为难。仆知时者，谨以为贺。但鄱阳云安，道阻且长。音尘寂蔑，永望增叹。仆所病沉痾，方率子弟力农，与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仆耶？足下素仆所知，其于得丧，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岂当不察之耶？唯强饭自爱，珍重珍重。”出《摭言》。

白居易

白少傅居易，与元相国稹友善。以诗道著名，号元白。其集内有《哭元相诗》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出《北梦琐言》。

许 棠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忽一

李 舟

陇西李舟和齐映十分友善。后来齐映官任宰相，李舟还是一个平民。李舟还是常常给齐映写信，他认为交朋友不应该因为对方地位高了就不交往了。齐映由宰相被贬到夔州后，李舟给他写信说：“三十三官阁下：近年来，你担任一国的宰相，跟很多朋友故旧断绝了往来。我要按正常的礼仪将您看成当朝宰相，好像亵渎了我们多年的友情，于心不忍，我想以故人朋友与您交往，又害怕世俗之人认为我巴结你。几次想给你写信又停下来，一直犹豫到现在。忽然听说足下改任夔州，从老百姓的愿望来说，此事不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情。为足下着想，则是功成身退，又是十分难得的。我是很了解世态时务，仅写此信表示祝贺。但是鄱阳与云安之间距离遥远，又有山水阻隔，两地信讯隔绝，只好这样遥望远方而平添慨叹。我久患重病，领着孩子们种田务农，与时世疏隔，足下又怎能不跟在下生疏了呢？足下的平素为人我是知道的，大概得到我去世的消息，也会平静对待的。只是朝中像足下这样的官员很少啊，圣明的皇上怎么不明察呢？最后，只希望你努力加餐，更加珍爱自己，望多多保重。”出自《摭言》。

白居易

太子少傅白居易，与宰相元稹非常要好。二人都以能诗而闻名于世，人称“元白”。白居易的诗集中有一首《哭元相诗》说：“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出自《北梦琐言》。

许 棠

许棠屡试不第。唐懿宗咸通末年，马戴在大同军中任幕僚，许棠

去拜谒他，两人一见如故。许棠住了好几个月，马戴和他每天只是谈诗饮宴，从未问过他来这里后有什么想法。忽然有一

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如其来。启缄，乃是戴潜遣一价，恤其家矣。出《摭言》。

陆龟蒙

吴郡陆龟蒙字鲁望。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长而攻文。与颜荂、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搏为卢江、吴兴二郡倅，丞相李蔚、卢携景重之。罗隐《寄龟蒙诗》云：“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于家。与皮日休为诗友。出《北梦琐言》。

颜 荂

颜给事荂谪官，殁于湖外。未间，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词云：“寓于东吴，与吴郡陆龟蒙，为诗文之交，一纪无渝。龟蒙卒，为其就木至穴，情礼不缺。其后即故谏议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陆公扈二君，于荂至死不变。其余面交，皆如携手过市，见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后有吏部尚书薛公贻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书舍人郑公撰三君子者，予今日以前不变。不知后日见予骨肉孤幼，复如何哉。”出《北梦琐言》。

天早晨，马戴大宴宾客。席间，让使者将许棠的家书交给他。许棠异常吃惊，不知道家书是怎么捎来的。打开家书，才知道是马戴暗中派仆人到他家中去，资助抚恤他的家人。出自《摭言》。

陆龟蒙

吴郡人陆龟蒙，字鲁望。他的父亲陆宾虞进士甲科出身，任浙东从事，家住在苏台。陆龟蒙自幼精通六经，年长后专攻写文章。他与颜荂、皮日休、罗隐、吴融是亲密的朋友。陆龟蒙性情高洁，家中生

活贫寒。为了获得赡养家人的俸禄，他与张搏一起担任卢江、吴兴二郡长官的副手。当时的丞相李蔚、卢携景很是器重他。罗隐《寄龟蒙诗》说：“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原本有征聘陆龟蒙入朝为官之意。唐朝末年，朝廷授陆龟蒙为左拾遗。任命的诏书下发之日，陆龟蒙病逝在家中。陆龟蒙与皮日休是诗友。出自《北梦琐言》。

颜 荛

给事颜荛被贬官放逐出京城后，死在湖外。临死前，他曾自己撰写墓志。颜荛性情急躁，不能容人。他的墓志是这样写的：“家住东吴，跟吴郡的陆龟蒙，是谈诗论文的朋友，相交十二年没有改变。陆龟蒙死后，我为他买棺下葬，不论从情谊上，还是在礼仪上，都没有什么过失。在陆龟蒙之后，有故谏议大夫高丞之、故丞相陆扈，和我的友谊至死不变。其余泛泛之交，都如同手拉手走过市场，见到有利可图就分手了，并没有谁真正了解我。后来还有吏部尚书薛贻矩、兵部侍郎于兢、中书舍人郑撰三位君子，和我之间的情谊至今没有改变。但是我预料不到我死后，他们对我的家属子女又会是怎样的。”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吴王夫差	汉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韩嫣	袁广汉	霄游宫	沙棠舟	赵飞燕
郭况	后汉灵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阳王雍
元琛	隋炀帝	则天后	许敬宗	张易之
宗楚客	安乐公主	杨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国夫人

吴王夫差

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环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殫耗人力。宫妓千人，又别立春霄宫。为长夜饮，造千石酒钟。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龙舟，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戏。又于宫中作灵馆馆娃阁，铜铺玉槛，宫之栏楯，皆珠玉饰之。出《述异记》。

汉武帝

汉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羈，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焉。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

吴王夫差

吴王夫差修造姑苏台，历时三年才完成。姑苏台曲折环绕，横跨五里。整个建筑都有豪华的装饰，耗费许多人力。为了容纳宫妓千余人，夫差又另外建造一座春霄宫。为了彻夜举行酒宴，又制作能盛一千石酒的酒钟。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水池，池中停放一只青龙舟，上面安排歌舞伎与乐队，整日跟西施一块儿在水上玩耍嬉戏。夫差又在宫中修造一座灵馆、馆娃阁，馆中置放铜床，门槛是玉石的，周围的栏

杆都用珠宝、玉石装饰。出自《述异记》。

汉武帝

汉武帝时，身毒国献来连环羈，全用白玉石做成，玛瑙石做的马爵子，白光琉璃做的马鞍。将它放在暗室中，常常能照出去十多丈，像白天一样。从这以后，京城长安开始盛行装饰鞍马的风俗，竞相雕镂。有的一匹马浑身上下的装饰价值黄金百两，都用南

海白蜃为珂，紫金为花，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铃镊，饰以流苏，走如钟磬，动若飞幡。后得二师天马，常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黑皮为之，熊毛有绿光，皆长三尺者，直百金。卓王孙□□□□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出《西京杂记》。

丁 媛

长安巧工丁媛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属。又作卧褥香炉，又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媛始更为之。设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刻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能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其轮大皆径尺，递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皆寒凜焉。出《西京杂记》。

淋 池

汉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广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若葵之卫足也，名曰“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佩。花叶杂萎，芬芳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人肌理。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皆含咀。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相为戏。《楚辞》

海产的白蜃做笼头，用紫金镂花，装饰在马具上，还以不能鸣响为遗憾。有的在马具上系上铜铃簪饰，有的还装饰上流苏，这样，马一走

动铃声叮咚如石磬，流苏及饰簪随风飘动像飞卷着的幡旗。后来，汉武帝又得到两匹师天宝马，经常给它们配上玫瑰石的马鞍，上面饰以金、银、铜石的镂刻装饰，用绿地五色彩锦做障泥用以蔽尘。后来又渐渐改用熊皮做障泥，熊毛泛绿光，长三尺的价值黄金百两。卓王孙□□□□一百多双，汉武帝下诏书让他献上二十枚。出自《西京杂记》。

丁 媛

长安有一位手艺奇巧的工匠叫丁媛，他制作的恒满灯，上面雕有七条龙五只凤凰，中间还雕有芙蓉、莲藕等。他还制作了卧褥香炉，又叫被中香炉。这种香炉原本是房风发明，它的制作方法后来失传了。到了丁媛这里，他又重新制作出来。香炉内设有环状机关，不论它朝哪个方向翻转，炉身始终是平放着的。因为可以将它放在被褥里，所以以被褥为名。丁媛还制作过一只九层博山香炉，上面镂刻着奇禽怪兽，极尽灵巧新异，而且都能在香炉上面活动。丁媛还制作过一只七轮宝扇，轮子的直径都有一尺大，轮子按照次序相继转动，一个人操作，满屋子里都凉风习习。出自《西京杂记》。

淋 池

汉昭帝元始元年，修造一座淋池，有一千步那么宽阔。池中栽有分枝荷，一根茎上长着四片叶子，形状像两两相对的伞盖。太阳光一照，叶片就垂到茎根，像葵花低头向着根部一样，这种荷花名叫“低光荷”。它结出的莲子像水晶珠那么大，可以当作装饰物佩戴在身上。当花叶枯萎时，散发出来的芬芳香气香彻十几里以外。食用它，会令人芳香满口，还能滋润人的肌肤。宫中的人都很珍视它，外出宴游或出入宫中，嘴里都含着它。有人剪下荷叶来缝制衣裳，有的折下叶子遮挡太阳，互相嬉戏。《楚辞》

谓折茝荷以为衣，意在斯也。又有倒生菱，茎如乱丝，一花十叶，根浮水上，实沉泥里，泥如紫色，谓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时命水戏，游宴永日。工人进一巨槽，帝曰：“楫松舟，嫌其重朴，况乎此槽，岂可得而乘也？”乃命文梓为舟，木兰为枻。刻飞鸾翔鹤，饰

其船首。随风轻漾，毕景忘归，乃至通夜。使宫人为歌，歌曰：“商秋素景泛洪波，谁云好手折菱荷。凉风凄凄揭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为多。”帝大悦，起游商台于池上。及乎末岁，谏者多。遂省游荡奢侈，堙毁台池，鸾舟荷菱，随时废灭。今台址无遗，池亦平焉。出《拾遗录》。

霍光妻

汉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蹀，六十日成一匹，直万钱。又与越珠一斛琲，绿绫七百端，直钱百万，黄金百两。又为起第宅，奴婢不可胜数。衍犹怨薄曰：“吾为若何成功，而报我若是哉！”出《西京杂记》。

韩 嫣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一日所失者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逐之。

里说的折下菱荷的叶子当作衣裳，就是这个意思。池中还生长着一种叫“倒生菱”的植物，花茎像乱麻一样，一朵花下面长着十片叶子，根浮在水面上，结出的果实落入池底淤泥中，池底的泥是紫色的，称为“紫泥菱”。吃了它可以令人不衰老。有一次汉昭帝在池水中嬉戏，全天游乐宴饮。工匠们进献一只巨槽，昭帝说：“用栝木作桨，松木作舟，我都嫌弃它笨重朴拙。何况这只独木舟，怎么能乘坐它呢？”于是命令下属用梓木做船，木兰为船桨。雕刻上飞翔着的鸾鸟，装饰船头。乘着梓木小船，随风在池水上轻轻地漂荡，赏遍了美景而忘了归去，一直玩到第二天早晨。并且让宫中的嫔妃们唱歌，歌词的大意是这样的：“商秋素景泛洪波，谁云好手折菱荷。凉凉凄凄揭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为多。”汉昭帝非常高兴，在池中建造一座游商台。到了这年岁尾，许多大臣都进谏劝止。于是汉昭帝减省游玩奢侈，台池堵塞毁坏，鸾舟荷菱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朽烂湮灭。现在，亭台都已荡然无存，淋池也被埋没填平了。出自《拾遗

录》。

霍光妻

汉朝时大将霍光的妻子送给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这种散花绫只有钜鹿陈宝光家能织，他的妻子得到这种家传织绫的方法。霍显将她召入府内，让她织散绫。用一百二十台登织机，织六十天才能织成一匹散绫，价值一万钱。霍妻还送给淳于衍一斛穿成串的越珠，绿绫七百端，价值百万钱，黄金一百两。又为淳于衍修造住宅，给他奴仆、侍女无数。淳于衍还是怨恨嫌弃道：“我为你做了这样大的功业，却这样回报我！”出自《西京杂记》。

韩 嫣

韩嫣非常喜欢玩弹丸。她经常用金子做成弹丸，一天弹丢十多丸。长安人因此传言道：“苦于饥饿寒冷，就去逐金丸。”京城中的儿童每次听到韩嫣出来玩弹丸，都争相跟随追逐她。

望丸之所落，而竞拾取焉。出《西京杂记》。

袁广汉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于北芒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旄牛青兔，奇禽怪兽，积委其间。移沙为洲屿，激水为浪潮。其中育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属，间以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袁广汉后得罪诛，没入官。其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于上苑中矣。出《西京杂记》。

霄游宫

汉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旁起霄游宫，以漆为柱，铺黑绡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悦于暗行，憎灯烛之照。宫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带玄绶。衣佩虽加锦绣，更以木兰纱绡罩之。至

霄游宫，方秉炬烛。宴幸既罢，静鼓息罩，而步不扬尘。好夕出游，造飞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辇。选期门羽林之士，负之以趋。帝于辇上坐，但觉耳中若闻风雷之声。以其疾也，一名云雷宫。所行之处，咸以毡缔藉地，恶车辙马迹之喧也。虽惑于微行暱宴，民无劳怨。每乘舆返驾，以爱幸之姬，宝衣珍食，舍于道旁。

看准金丸弹落的地方，争先恐后地去拾取。出自《西京杂记》。

袁广汉

茂陵富豪袁广汉家中储钱巨万，家中有奴仆八九百人。袁广汉在北芒山下建了一个园子，东西长四里，南北宽三里。开渠将附近的河水引入庄园里，垒石做成假山，高十多丈，连绵几里。园中养着白鹦鹉、紫鸳鸯、旄牛、青兔，奇禽怪兽，散养在假山园林之间。并且用移来的沙石堆成河滩洲屿，将引进来的河水筑坝升高形成激流浪潮。在洲屿河滩上养着许多江鸥海鹤，让它们产卵育雏，布满林间池中。奇树异草，遍处种植，品种齐全。房屋馆舍回环重叠，中间用回廊连成一体。行走一天，也不能走遍。后来，袁广汉获罪被杀，整个庄园没收充官。园中的珍禽怪兽、奇树异草，都移植到皇家园林中去了。出自《西京杂记》。

霄游宫

汉成帝喜欢微服出行。他下令在太液池旁边修造一座霄游宫，把柱子涂成黑色，铺挂黑色的帷幕，所用的器具，所穿的服装以及车马，一律都用黑色。汉成帝喜欢在黑暗中行走，厌恶有灯烛的照射。宫中的艳丽嫔妃们，一律身穿黑色衣服。从班姬以下，都佩戴黑色的绶带。衣服、佩带虽然都加有锦绣，但是外面都用木兰纱绡罩上。来到霄游宫中，方才点燃灯烛。饮宴结束后，鼓乐都静下来，灯烛等都熄灭了，脚步轻轻落地悄悄地离去，不允许一点灰尘扬起。汉成帝还喜欢晚间出去游赏，特意制造了一座“飞行殿”，一丈见方，跟现在皇帝用的辇车相类似。从宫中羽林军护卫中挑选身强力壮的人，拉着飞行殿奔走如飞。汉成帝坐在飞行殿中，只觉得耳边呼呼风响如同听到

风雷的声音，这是说飞行殿行走得极为疾速，所以又叫“云雷宫”。所经过的道上都用毡锦铺地，讨厌车轮、马蹄踏地发出的喧嚣。虽然汉成帝嗜好微服出行，冶游密宴，老百姓并没有什么怨言。每次乘坐飞行殿出游回宫，都将他宠爱的嫔妃们的宝衣珍馐，沿途抛舍。

国之穷老，皆呼万岁。是以鸿嘉永始之间，国富家丰，兵戈长戢。故刘向、谷永窃言指谏，于是焚霄游、飞行之殿，罢宴逸之乐。所谓从绳则直，如转丸焉。出《拾遗录》。

沙棠舟

汉成帝常以三秋暇日，与飞燕游戏太液池。以沙棠为舟，贵其不沉也。以云母饰于鹢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象，以夹云舟而行，以紫文桂为桡楫。每观云棹水，玩撷菱渠，则忧轻荡以惊飞燕，命饮飞之士，乃以金锁缆云舟，使饮飞于水底引之。值轻风时至，飞燕殆以风飘飘，随风入水。帝以翠纓结飞燕之裾，游倦乃返。飞燕后渐见疏，常怨恚曰：“以妾微，何时复预纓裾之游，漾云舟于波上耶？”帝为之怩然。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风台、飞燕结裾处。出《拾遗录》。

赵飞燕

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昭仪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佳晨，贵姊懋膺洪册，上贡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至：金花紫纶帽、金花紫罗面衣、织成下裾、同心七宝钗、七宝褰履、玉环、五色文绶、鸳鸯褙、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云母七宝扇、琥珀枕、龟文枕、金错绣裆、琉璃玛瑙^弧、珊瑚玦、黄金步摇、金博山炉、七支灯、回风席、茅叶席、金浦圆瑯、孔雀扇、五明扇、九华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卮、

京城里的穷苦老人，一边拣拾这些东西一边山呼“万岁”。汉成帝鸿嘉、永始年间，国家繁荣富强，百姓生活也丰足，军械武器长年藏在库房中，天下太平无事。后来刘向、谷永私下劝谏，于是汉成帝焚毁了霄游宫、飞行殿，停止了一切饮宴玩乐。这就是依照绳墨便可以

取直，所以善言如同弹丸转动一样流顺。出自《拾遗录》。

沙棠舟

汉成帝常常在三秋闲暇时节，和赵飞燕在太液池中游戏玩耍。用沙棠木制作龙舟，这种木贵在不沉。船头用云母装饰，所以又叫“云舟”。同时，用硕大的桐木刻成虬龙，像真的虬龙一样，用它夹着云舟在水上行走，用紫色的文桂木作舵与桨。每次成帝与飞燕观赏云霞，摇船弄水，担心船体轻荡惊吓着飞燕，便让会潜水的勇士用金锁牵引沙棠舟，潜入水底曳着船行走。有时，恰有轻风徐徐吹来，赵飞燕站起来任风将她吹落水中。汉成帝用翡翠色的彩带系在她的裙裾上在舟上拉着她，直到赵飞燕在水中玩够了，才将她拉上舟来。后来，赵飞燕渐渐被汉成帝疏远，她常常怨愤地说：“微贱的我，什么时候能再让皇上用翡翠彩带系着裙裾在太液池水中一游，荡漾云舟于水波之上啊？”汉成帝听了后，怅然若失。直到今天，太液池边还有成帝避风台、赵飞燕系袖处。出自《拾遗录》。

赵飞燕

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她的妹妹昭仪在昭阳殿，写信给飞燕道：“今日大吉，姐姐被册封为皇后，献上礼物三十五样，来表示妹妹欢欣喜悦之情，礼物有：金花紫纶帽、金花紫罗面衣、织成下裾、同心七宝钗、七宝褰履、玉环、五色文绶、鸳鸯褙、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云母七宝扇、琥珀枕、龟文枕、金错绣裆、琉璃玛瑙^瓠、珊瑚块、黄金步摇、金博山炉、七支灯、回风席，茅叶席、金浦圆瑯、孔雀扇、五明扇、九华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钿、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真黄、鸳鸯褙及被。”出《西京杂记》。

郭况

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铸冶之声，彻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冶之声

盛也。于庭中起高阁，厝衡石于其上，以称量。下有藏金窟，列武士卫之。错杂宝以饰台榭，悬明珠于梁栋间，光彩射目，昼视如星，夜望如月。里语曰：“洛阳多钱郭氏室，夜月昼星富难匹。”其内宠者，皆以玉器盛食。故东京谓郭氏家为“琼厨金窟”。况小心畏慎，虽居富势，闭门优游，未曾干世，为一时所知也。出《拾遗录》。

后汉灵帝

灵帝初平三年，于西园起裸游馆十间。采绿苔以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荡于渠中。其水清浅，以盛暑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来凉气也。其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唯日不足乐有余，清弦流管歌玉帛，千年万岁喜难渝。”渠中植莲大如盖，枝长一丈，南国所献也。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月出见叶舒，亦名“望舒”

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真黄、鸳鸯襦和被子等等。”出自《西京杂记》。

郭 况

汉朝时的郭况，是汉光武帝皇后的弟弟。家中积蓄有几亿钱，有童仆四百人。郭家用金子制作器皿，冶炼铸制金器的声音，响彻整个京都和市郊。当时人说郭家府上，不下雨也打雷，就是说他家冶炼打制金器的声音繁盛。郭况又在他家庭院中建造一座高阁，上面放着衡石，用以称量金子的重量。高阁的下面有藏金窟，整日有武士在旁边站岗守卫。郭况还用各种珍宝镶嵌装饰庭院中的楼台亭榭，将明珠悬挂在梁栋上，光彩照人，白天看这些悬挂着的明珠像一颗颗星星，晚上看它们就如月亮。街巷中的歌谣说：“京城洛阳钱最多的是郭家，他家梁栋上悬挂的明珠白天像星星晚上像月亮，没有人能跟郭家比富。”郭况宠爱的人，都用玉制的器皿盛食物。因此京城人都称郭家为“琼厨金窟”。郭况一生小心谨慎，胆小怕事，虽然位居京城首富，却都是闭门而居，过着闲适的生活，从不干预外界的事情，为当时人

所共知。出自《拾遗录》。

后汉灵帝

汉灵帝初平三年，在西园建造十间裸游馆。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铺在台阶上，引来渠水绕着台阶，渠水澄澈见底。乘坐小船沿渠荡漾，宫女同乘，挑选宫女中容貌俊丽、身材轻盈的撑篙划船，在渠水中荡漾游乐。渠水清浅，盛夏酷暑，将船打翻水中，看落在水中宫人的美色，再演奏七言招商歌曲，用以招来凉气。歌中唱道：“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唯日不足乐有余，清弦流管歌玉帛，千年万岁喜难渝。”渠水中栽植莲荷像篷盖那么大，荷枝有一丈长，这种莲荷是南方进献的。它的叶子夜间舒展白天卷起，每一根茎上丛生着四枝莲花，叫“夜舒荷”。也有人说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

荷”。帝乃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帝叹曰：“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宫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堠香，煮为浴汤，宫人以之沐浴，浴毕，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内监为鸡鸣，于馆北起鸡鸣堂，多畜鸡。每醉乐，迷于天晓，内阍竞作鸡鸣，以乱真声也。仍以炬烛投于殿下，帝乃惊寤。及董卓破京师，收其美人，焚其堂馆。至魏咸熙中，于先帝投烛处，溟溟有光如星，后人以为神光，于此地建屋，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扫除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石崇

晋石崇与王恺争豪。晋武帝，恺甥也，尝以一珊瑚树与恺，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间罕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举铁如意击碎之，应手丸裂。恺甚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尺，条干绝俗，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比者甚众。恺怅然自失。出《世说》。

王敦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上厕

荷”。汉灵帝每到盛夏都在裸游馆避暑，和宫人通宵饮宴。他感叹地说：“要一万年都过着这样游乐的生活，便是天上的神仙了！”凡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宫女，都装饰俊丽，解掉上衣，有些人和灵帝一同裸浴。洗浴的浴汤，是用西域进献的茵蔯香煮制的。宫人们用它沐浴，将浴汤放入渠中，名叫“流香渠”。汉灵帝又让宫内的太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一座鸡鸣堂，里面蓄养许多鸡。灵帝每当玩乐饮宴醉了后，到天亮了还在醉梦中，于是太监们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然后，将燃烧的火炬、蜡烛投掷在大殿下面，灵帝才惊惶地醒过来。后来董卓攻破京城，将宫中的美人收到董府，将裸游馆焚毁。到了魏元帝咸熙年间，在汉灵帝当年投掷蜡烛的地方，在幽暗中隐约有光亮如星星，后人以为是神光，并在有光亮的地方修造一座房屋，起名叫“余光祠”，用它来向上天祈福。一直到魏明帝末年，才将这座祠堂拆毁除掉。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石 崇

晋朝的石崇跟王恺斗富。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有一次赏给王恺一株珊瑚树，高约二尺多，枝干参差扶疏，世间罕有。王恺将这株珊瑚树拿给石崇看。石崇看罢，举起铁如意将它砸碎，手到之处像击中鸟卵一样迸裂。王恺特别惋惜，认为石崇是嫉妒自己的这株珊瑚宝树，正要发怒，石崇劝说道：“这不值得可惜，我现在还你一株。”于是命令仆人们，将家中的珊瑚树都取出来。其中高约三尺，枝干超尘脱俗，发出的光彩耀人眼目的有六七株。和王恺的珊瑚树一样的，还有许多。王恺见状，怅然若失。出自《世说》。

王 敦

王敦起初娶了公主，去上厕所，看见漆箱里装着干枣。这种干枣是用来塞鼻子防止闻到臭味儿的，王敦以为它是上厕所

果，食至尽。既还，婢擎金盆贮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置水中而饮之，群婢莫不掩口。出《世说新书》。

魏高阳王雍

后魏高阳王雍居近清阳门外数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于帝宫，白壁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华宇，胶葛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绮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啞；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而丝管迭奏，连宵尽日。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及雍薨后，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华善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士康宅亦近清阳外，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逐风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常令徐歌《绿水》《文凤》之曲焉。出《伽蓝记》。

吃的果子，便全都吃光了。从厕所回来后，婢女端着盛着水的金盆，用琉璃碗装着澡豆。王敦将澡豆倒入水中，喝了下去，众婢女看了全都掩口而笑。出自《世说新书》。

魏高阳王雍

后魏高阳王元雍，居住在京都洛阳清阳门外几里的地方，在御道的西侧，是洛阳城中一流的宅第。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元雍官至丞相。皇上赏赐给他用鸟羽装饰的华盖仪仗和演奏乐曲的乐队，皇家卫队百人。权势显赫，位极人臣，富有到山海都归他所有。他居住的府第，可以跟皇宫媲美，雪白的墙壁，朱红的门槛，绵延秀美，飞翘的屋檐，华丽的房舍，交错连通。府中有僮仆六千人，歌妓舞女五百人。最珍贵的隋珠可以映照太阳，华丽的罗绮随风舞动。自汉晋以来，最奢侈的王公大臣，也没达到这种地步。元雍出行则有骑马的侍从在前面鸣锣开道，后面紧跟着各种车服旌旗仪仗，并有军乐为他伴行，胡笳声哀啞苍凉；回到府中则有歌姬舞女为他唱歌起舞，击筑吹笙，丝竹管弦接连演奏，通宵达旦不歇息。至于府中的竹林鱼池之

美，皇家御苑也不过如此。翠绿的芳草连片，珍木奇树成荫。元雍死后，五百名歌姬舞伎都被下令遁入空门，有的出家为尼。美人徐月华擅长演奏箜篌，最拿手的是演奏《明妃出塞》，听她演奏此曲的人，没有不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来的。孝庄帝永安年间，徐月华下嫁给原士康做妾。原士康的府第也在清阳门外，徐月华经常边鼓箜篌边歌唱，凄婉的歌声传入云霄。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不一会儿就如同集市一样。徐月华经常对士康说：“高阳王生前有两位美姬，一位名叫修容，一位名叫艳姿。两位美姬都长得蛾眉皓齿，容貌洁雅端丽，倾城倾国。修容最擅长唱《绿水歌》，艳姿最擅长跳《逐风舞》。在众多的后室姬妾中，元雍最宠爱的就是她们二人。”原士康听了之后，经常让徐月华为他奏唱《绿水》《文凤》两支曲子。出自《伽蓝记》。

元 琛

后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阿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丝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簫，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姬，吹簫而乞。诸羌闻亡，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耶？”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姬吹簫。”琛在秦中，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次有七百里者十余，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尝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

琛尝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擎盘合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

元 琛

北魏时期，王侯、外戚以及公主们，都富得占有山海，居住的都是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他们争相修造营建房宅园林，互相夸耀斗富。他们居住的府第都是高高的门楼、富丽的居室，家家都有连片的高屋，饰有飞檐的堂馆，一座挨一座的高楼，各种高台、亭榭。至于花木、林树、曲径、幽地，每座庭园都有。而且都是夏有桃李润绿，冬有竹柏常青。但是，其中最富有的还是河间的元琛，常与高阳王元雍一争高下。建造的文柏堂就像皇家的徽音殿，堂内设置玉井金罐，以五色丝为井绳。元琛家养有三百名歌姬舞伎，全都是倾国之色。其中有一个名叫朝云的婢女擅长吹竹篴，能奏《团扇歌》《陇上声》。元琛任秦州刺史时，当时羌族的各个部落多有叛乱外逃为寇的人，他多次带兵讨伐，都不能降服。后来，元琛让朝云扮成一位穷老妇，吹竹篴沿街乞讨。这些叛乱的羌人听到他们熟悉的竹篴声后，都泪流满面，互相述说：“我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躲在这深山恶谷中为贼寇呢？”于是，相继归降。秦人说：“快马健儿，不知老姬吹篴。”元琛在秦州刺史任上，没有多少政绩。他曾派出使臣向西域各国索求名马，最远的时候到达波斯国，求得一匹千里马，名叫“追风赤”。还求得日行七百里的马十多匹，都各有名字。喂养这些马的食槽是用银做的，环锁都是金的。诸位王姓富豪都佩服他的富有。元琛曾经跟人说：“晋朝时的石崇，乃是一个平民百姓，还能戴饰有雉翎的豪华的帽子，穿着用狐腋拼成的昂贵的裘皮大衣，在鸡蛋、薪木上雕画图形。何况我这位堂堂的大魏国的一方之王，我这样做一点也不算豪华奢侈。”元琛在后园建造一座迎风馆。窗户上用青钱连环成装饰图案，玉石雕成的凤凰嘴里衔着串铃，金铸的龙嘴里吐着垂旒。结着白柰果、红李子的枝条伸进屋檐来，歌舞艺伎们坐在楼上窗边伸手可以摘食。

元琛曾将同宗的人都请到他府上，将各种珍宝器皿展示给他们看。有金瓶、银瓮一百多口，盆、盘、盒、擎灯等器皿，也都非金即银。其余酒具，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酒杯几十只。

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库藏，锦罽珠玕，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琛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厌。见之叹惋，不

觉成疾。还家，卧三日不能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谕之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羡慕，以至于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及尔朱氏乱后，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宇。寿丘里间，列刹相望。祇洹郁起，宝塔高壮。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堂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也。出《伽蓝记》。

隋炀帝

炀帝巡狩北边，作大行殿七宝帐，容数百人，饰以珍宝，光辉洞彻。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识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王莽轻车之比。此实天心，非关人事也。”出《朝野金载》。

又唐贞观初，天下义安，百姓富赡，公私少事。时属除夜，太宗盛饰宫掖，明设灯烛，殿内诸房莫不绮丽。后妃嫔御皆盛衣服，金翠灿烂。设庭燎于阶下，其明如昼。盛奏

这些酒具做工都奇妙无比，是中国所没有的，都是从西方进口来的。又陈列歌妓和他饲养的那些名马。之后，带领诸王参观库房中收藏的珍贵物品，有华丽的毛织品、名贵的珠宝，精美的绉纱、白绢，库房中装得满满的。元琛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一点也不以见不到石崇而感到遗憾，只遗憾石崇见不到我。”元融为人贪婪残暴，贪得无厌。他看到元琛有这么多的稀世至宝和财物后，深为惋惜和叹恨，不觉间酿成疾病。回到家中后，三天卧床不起。江阳王元继来探病，劝慰他说：“你的财产，完全可以和他人相匹敌，为什么羡慕惋惜到得病的地步？”元融说：“曾经有人说高阳王元雍珍宝比我元融多，谁知道河间又出了个元琛，他的珍宝也远远地超过我。”元继说：“你就跟淮南的袁术一样，不知道世间还有个刘备呢。”后来尔朱氏作乱后，王侯的宅第许多都变成了寺庙。山石乡里之间，寺庙林立相望。寺院兴起，宝塔高大。每到四月初八，京城里的男男女女，都到河间寺去游玩。看到华丽的殿堂廊屋，没有人不赞叹的，认为蓬莱仙室，也不过是这样啊！出自《伽蓝记》。

隋炀帝

隋炀帝到北部边地巡游，特意制作一座大行殿七宝帐，可以容纳几百人，镶嵌装饰着各种珍珠、宝石，光芒四射。隋炀帝引请匈奴可汗启民在大行殿内饮宴。启民可汗神情恍然，怀疑人世间不可能有这样的帐房。有见识的人说：“隋炀帝造大行殿是一种不吉祥的预兆。它的错误好比王莽当年造的轻车。这实在是上天的旨意，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啊！”出自《朝野僉载》。

又：唐太宗贞观初年，天下太平安定，百姓富裕充足，朝廷和民间都少有大事发生。这年大年除夕，唐太宗下令将皇宫及嫔妃们居住的宫舍装饰布置一新，各处置设灯烛，宫殿里的各个屋子都布置得豪华绮丽。皇后、嫔妃们都身穿华丽的盛服，她们身上的金银珠宝光彩绚烂。在宫中庭院阶下设置火炬，照耀得宫中如同白天一样明亮。又命令宫中乐工一曲接一曲地演奏

歌乐。乃延萧后，与同观之。乐阕，帝谓萧曰：“朕施設孰与隋主。”萧后笑而不答。固问之，后曰：“彼乃亡国之君，陛下开基之主，奢俭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国十有余年，妾常侍从，见其淫侈。隋主每当除夜，至及岁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内房中，不燃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三寸。一珠之价，直数千万。妾观陛下所施，都无此物。殿前所焚，尽是柴木。殿内所烛，皆是膏油。但乍觉烟气薰人，实未见其华丽。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纪闻》。

则天后

则天造明堂，于顶上铸铁为鸞 鸞，高二丈，以金饰之，轩轩若飞。数年，大风吹动，犹存其址。更铸铜为大火珠，饰以黄金，煌煌耀日，今见存焉。又造天枢于定鼎门，并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

其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

乐曲，好不热闹。唐太宗命人将隋炀帝的皇后萧后请来，一同观赏这空前的盛景。一曲演奏完毕，太宗问萧后：“朕今天晚上的这些陈设布置跟隋炀帝比较，哪个更盛大豪华？”萧后只是微笑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太宗再三问她，萧后回答说：“隋炀帝是个使国家灭亡的昏君，陛下是开创基业的皇帝，因此哪位奢侈、哪位节俭，当然不一样了。”太宗问：“隋炀帝当年是怎样的？”萧后说：“隋炀帝在位十多年，我一向在他身边侍奉他，他的那些奢华淫逸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隋炀帝每到除夕的夜晚，便在大殿前边的各个庭院中架设几十座火山，用的都是沉香木根作燃料，每一座火山都要焚烧好几车沉香木根。如果嫌火光昏暗，就再往上面添加香料甲煎，火焰立刻就可以高达好几丈。沉香、甲煎燃烧散发出来的香味，京城附近几十里地以内都能闻得到。除夕这一个晚上，就要烧掉沉香木二百多车，用掉甲煎二百石。同时，殿内各屋不点灯烛，而是悬挂一百二十枚巨大的珍珠用来照明，光亮如同白昼。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的六七寸，小的也有三寸。一枚夜光珠就价值几千万钱。我看陛下今晚的陈设布置，都没有这些东西。殿前所烧的，全是些木柴。殿内点燃的，也是膏油蜡烛。只是一开始让人觉得烟气太熏人，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华丽来。然而，穷奢极欲则会亡国的啊，还望陛下远避为好。”唐太宗听了之后，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虽然后来嘴里指斥隋炀帝的奢侈靡费，但心中却暗暗叹服当时场面的繁盛。出自《纪闻》。

则天后

武则天建造明堂，在明堂顶上铸造一只铁凤凰，高二丈，用黄金装饰它，展翅的样子像在天空飞动。几年后，经历过狂风吹动，现在还存有它的基址。武则天还用铜铸造了一只大火珠，上面饰以黄金，光彩夺目可以照耀太阳，现在仍然完好地保存着。武则天又在定鼎门建造了一座天枢，是用向外族客商集资百万亿钱才建造成的。天枢高九十尺，下面铸有铁山做底脚，铸造

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径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

珠，望之如日初出。镌文于柱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后开元中推倒，铜入上方。出《大唐新语》。

许敬宗

唐许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为戏乐。出《独异记》。

张易之

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簾，驩貂之褥，蛭蝨之毡，汾晋之龙须、临河之凤翮以为席。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鸳鸯盏一双共饮，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饮无度，昏醉是务，常频唤不觉。出为恒州刺史。易之败，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为卫州长史。出《朝野僉载》。

宗楚客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古莫靴者，行则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叹曰：“观其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一年，

两只铜麒麟，用来镇守四方。天枢上面置有一只巨型铜盘，直径三丈阔。并铸有蛟龙，像人一样立在那儿，两足捧着一只大火珠，远远望去像太阳刚刚升起来。在柱子上镌刻文字：“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后来，唐玄宗开元年间，这座天枢被推倒，所有的铜物、铜饰都被没收送入皇宫库府。出自《大唐新语》。

许敬宗

唐朝时许敬宗非常豪华奢侈。他曾经建造飞楼七十间，让艺妓们骑马在楼上奔走，以此作为一种游戏与娱乐。出自《独异记》。

张易之

张易之为他母亲阿臧制造七宝帐，上面金、银、珠、玉等各种珍宝，无不具备。从远古到现在，从未有听到过、从未有见到过这样奢华的帐幔。张易之还为母亲铺设象牙制作的床，床上铺的是犀角席，用灰鼠和貂皮做的褥子，蛭蝨毛和蚊毫所制作的毡褥，汾晋的龙须和临河的凤翮编织的床席。阿臧逼迫凤阁侍郎李迥秀与她私通，两人用一对鸳鸯酒杯饮酒，取其常相伴而行、永以为好的寓意。李迥秀畏惧她家权盛一时，又嫌弃她年老色衰，于是颓唐地饮酒浇愁没有止境，直到醉得酩酊大醉为止，经常是阿臧怎么招呼他也不醒过来。后来，李迥秀出任恒州刺史。张易之被杀，他母亲阿臧没入官府充奴婢。李迥秀也被牵连，降职为卫州长史。出自《朝野金载》。

宗楚客

宗楚客新建造一座宅院，一律用文柏木为屋梁，墙壁是用沉香和红粉抹的，一打开门马上香气四溢。将有纹理的石块磨平，用来铺砌台阶直到地面，穿着吉莫靴的人，走在这样光滑的地面上，抬脚就要滑倒的。宗楚客被建昌王查出赃款一万多贯，兄弟俩被发配流放。太平公主到他的宅院观看后，感叹说：“看了他家的宅院，我们这些皇家子弟都枉活在世上了！”一年后，

追入为凤阁侍郎。景龙中，为中书令。韦氏之败被诛。出《朝野金载》。

安乐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钿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颇梨珊瑚，车渠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库藏之物，尽于是矣。出《朝野金载》。

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夺百姓庄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墙磴道，被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穷天下之壮丽，言之难尽。悖逆之败，配入司农。每日士女游观，车马填咽。奉敕，辄到者，官人解见任，凡人决一顿，乃止。出《朝野僉载》。

宗楚客又被召回京城担任凤阁侍郎。到了唐中宗景龙年间，他又出任中书令。韦氏图谋叛乱政变失败后，宗楚客也被杀死。出自《朝野僉载》。

安乐公主

洛州的昭成佛寺里，有安乐公主制造的百宝香炉一只。这个香炉高三尺，四面都可以打开。上面有红桥栏杆，装饰有花、草、飞禽、走兽，诸位天女乐妓，麒麟、鸾凤，白鹤飞仙。都是用金线、银线嵌饰花纹，隐起镂刻成的。每个人物都轻盈姣好，真乃是鬼斧神工。而且香炉上面还镶嵌着珍珠玛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车渠琬琰等，什么宝物都有。制造这座百宝香炉耗用了三万钱，库府中所珍藏的宝物全都拿出来，用在这上面了。出自《朝野僉载》。

又

安乐公主因为犯了忤逆罪被贬为普通百姓。曾夺取侵占老百姓的庄田，修造了一座定昆池，周围四十九里，一直到南山，可以与昆明池相比。在池边用石头堆砌成一座假山，仿效华山。引来河水成为溪涧，仿效银河。围着池边建造了许多楼、台、亭、榭，座座都是翘盖如翼、步檐出廊。池周围依山砌有斜墙，铺上登山的石道。而且，到处都披锦挂绣，绘画上各种花鸟图案、壁画，镶嵌装饰着金、银、珠、玉，绮丽奢华，溢光流彩。安乐公主又修造一座九曲流杯池，在池中修建石莲花台，引泉水从石台中流出来。其是穷尽普天下的壮观华丽，都不能用言语一一将它讲述出来啊！“悖逆庶人”被杀之后，定昆池被分配给大司农管理。每天都有男男女女来到这里游玩观赏，经

常是车马堵塞，热闹非凡。后来，奉皇上的敕令，凡是擅自来到这里的人，有官职的人则解除现职，一般百姓就杖责一顿，这才没有人再去游赏了。出自《朝野金载》。

又

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焚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属，于是采捕乃止。出《朝野金载》。

杨慎交

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以油洒地，筑毬场。出《国史异纂》。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被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俱竖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绮罗，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县年少妇女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下踏歌三日夜。观乐之极，未始有之。出《朝野金载》。

玄宗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鳧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

又

安乐公主用百鸟毛编织一条裙子。后来，官宦人家和普通百姓都争相效仿。山林中珍禽异兽，被搜山荡谷，清扫一空。乃至张布罗网，捕杀无数鸟兽。唐玄宗开元年间，皇上在大殿前将这些珍宝异器尽数焚毁掉，禁止有人再穿戴金、银、罗绮之类的衣服，这才制止住了采集捕猎的风气。出自《朝野僉载》。

杨慎交

唐中宗景龙年间，妃主家互相争胜谁家更奢侈豪华。驸马杨慎交、武崇训竟然用油洒地，修筑球场。出自《国史异纂》。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个晚上，在京城长安安福门外，修造一座大型彩灯，高二十丈，披裹锦绮等丝织品，上面装饰着金银。并且同时点亮五万盏彩灯，都高高地悬挂起来，远望如同花团锦簇的大树。下面还有千余名宫女，身穿绮罗，肩披锦绣，头戴珠翠，脸施脂粉，个个打扮得华丽妖娆可人。而且一条披巾，一只花冠，都价值万钱。装束一个歌妓舞女，都得用上三百贯钱。又从长安万年县精心挑选出青年妇女一千多人，这些人的衣服、花饰、首饰等，跟宫女们一样。她们一同在彩灯下载歌载舞，三天三夜不散。像这样盛大的元宵灯会，是从未有过的。出自《朝野僉载》。

玄宗

唐玄宗驾幸华清宫。在那里重新扩建温泉浴池，修造得宏丽堂皇。安禄山在范阳用白玉雕刻成鱼、龙、鳧雁，又制作了石梁、石莲花，一并进献给玄宗。这些东西雕刻得十分精巧神妙，巧夺天工。玄宗皇帝特别高兴，立即命人将这些东西放进浴池中，又命人将石梁横放在浴池上面，石莲花刚刚露出水面。玄宗于是驾幸华清宫。来到温泉浴池，他脱去衣服，刚要下到池水中。

而鱼龙鳧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

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櫓，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蹶，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烛，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出《明皇杂录》。

虢国夫人

杨贵妃姊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第宅，栋宇之盛，举无与比。所居韦嗣立旧宅。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人，笑语

忽然觉得放置在池水中的石鱼、石龙、石凫雁，都像抖动鳞片、振起翅膀要动要飞的样子。玄宗皇帝大为惶恐，立即命人将它们统统搬走，只有石莲花直到今天还留存在浴池中。玄宗皇帝又在华清宫中建造长形浴屋几十间，环绕的屋墙都砌上玛瑙或带纹理的石头。又造银镂漆船和白香木船，放在温汤浴池中。至于船桨、船櫓，都用珍珠、玉石作装饰物。又在池水中用碧绿色的宝石和沉香木垒成两座假山，形状像传说中的瀛洲、方丈二座仙山。玄宗皇帝将巡幸华清宫，杨贵妃的姐妹们竞相置办豪华的车服。一辆牛车，用黄金翡翠作装饰，还有珍珠、美玉。装饰一辆牛车的费用，不下几十万贯。牛车太重了，牛拉不动。因此又向皇上呈报，请求各自换乘马车。于是又竞相购买名马，用黄金制作马嚼子，用华丽的组绣作障泥垂在马腹两侧。她们会集在身为丞相的哥哥杨国忠府上，一同前往宫内。灯烛通明，围观的人像墙一样将她们围起来。从杨国忠的府第到京城东南角，仆人们驾着马车，一片纷纭。杨国忠和宾客坐在府门下，指着这长长的车队说：“我家出身寒微，因为贵妃跟当今皇上结为亲家，以至于富贵显

赫到这种程度。我现在也不知道将来的归宿在哪里，但是考虑到像我们这样靠跟皇上结亲而显赫的人家，终归不能在史书上留下什么美好的声誉，还不如尽一时之富贵享乐呢！”从此之后，杨家兄妹更加骄奢淫逸，恣情享乐，而根本不懂得极盛之时的处世之道。太平公主的玉叶冠、虢国夫人的夜光枕与丞相杨国忠的锁子帐，都是稀世珍宝，它们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出自《明皇杂录》。

虢国夫人

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曾获得到盛极一时的恩宠。她大肆修造府第住宅，房屋栋宇的宏伟高大，整个高城长安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她住的原本是已故大臣韦嗣立的旧宅。一天中午，韦嗣立的儿子们正在屋中睡午觉，忽然看见一位贵妇人，身着黄罗披衫，从步辇上走出来。她身旁围着几十个侍女，谈笑

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货，其价几何？”韦氏降阶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有工数百人，登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书，委于路中。而授韦氏隙地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酬。虢国中堂既成，召匠污镬。授二百万赏其值，而复以金盞瑟瑟三斗为赏。后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致，皆此类也。虢国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俊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出《明皇杂录》。

自若，如入无人之境。对韦家的几个儿子说：“听说这所宅院要卖，售价多少啊？”韦家儿子走下台阶恭迎道：“这宅院是先人留给我们的，我们不舍得把它卖了。”话还未说完，就涌进来好几百个工人，登上东、西厢房掀瓦拆房。韦家诸子和童仆只好拿着琴、书等日常使用的器具，站在路中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拆扒自己的房屋。最后，虢国夫人只留下十几亩的一小块地方给韦家，而且分文未给。虢国夫人新宅的中堂建好后，召来工匠进行粉刷墙壁。给工钱二百万钱，又拿出金盞、碧色宝石三斗作为工钱赏给工匠们。后来，有一次刮暴风将一株大树连根拔起来，落在虢国夫人新宅的堂屋上。风停后上到堂屋

顶上看，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坏。后来撤掉瓦看，房上覆盖的是精制的木瓦。整座宅院修造的精致程度，都跟这差不多。虢国夫人每次进入皇宫，经常骑着一匹紫骢宝马，旁边有一个小太监为她牵马。紫骢宝马的高大健美，小太监的端庄俊秀，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出自《明皇杂录》。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韦 陟 芸辉堂 裴 冕 于岷王 涯

李德裕 杨 收 同昌公主 李 璋 李使君

韦 陟

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质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尝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裙，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见之者咸叹重焉。

斌兄陟，早以文学识度，著名于时。善属文，攻草隶书。出入清显，践历崇贵。自以门地才华，坐取卿相。而接物简傲，未尝与人款曲。衣服车马，尤尚奢侈。侍儿阍竖，左右常数十人。或隐几搢颐度日，懒为一言。其于饌

韦 陟

韦斌虽然生在富贵人家，然而他的性情却很耿直厚道。他家的声望地位一向很高，在朝做官的人很多。虽然门风稍微有些奢华，可韦斌在朝为官素来刚直，举止言行庄重而有威仪，很有大臣的风范做派。每次上朝时，从来不跟站在一起的僚属们谈笑。按朝廷旧例，文武百官站在殿前庭上，即使遇上下雨、下雪，也不允许走到殿廊下躲避。有一天早晨，天上忽然下起大雪，自三公以下，没有不摘掉帽子掸雪或改变原来所站的位置的。只有韦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直到大雪都埋住了他膝盖。直到退朝后，韦斌才从雪中拔脚走回去。看到的人全都对他叹服敬重。

韦斌的哥哥韦陟，年幼时便以博学有见识著称。他擅长写文章，专心致志地研习草书、隶书。跟他交往的人都居清要显达的官位，他

经常走动的人家也都是高贵有名望的。自以为凭借他的门第与才华，官位相位全不难得到。他平常待人接物态度太高傲、简慢，从不与任何人殷勤应酬。他穿的衣服、乘坐的车马，都特别奢侈豪华。在他身边，经常有几十个僮仆太监服侍他。有时候，他整天坐在书案旁边，用手托腮，一句话不说。他对饭

羞，尤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箸。每令侍婢主尺题，往来复章。未尝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云体”。常以五彩纸为缄题。其侈纵自奉，皆此类也。然家法整肃。其子允，课习经史，日加诲励，夜分犹使人视之。若允习读不辍，旦夕问安，颜色必悦。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弥旬不与语。陟虽家僮数十人，应门宾客，必遣允为之。寒暑未尝辍也，颇为当时称之。然陟竟以简倨特才，常为持权者所忌。出《酉阳杂俎》。

芸辉堂

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闾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而更以沉香为梁栋，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乐之形，外以玳瑁水晶为押，络饰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帅首，即绞绡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当时凝寒，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或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其余服

菜，尤其追求精细、洁净，用鸟羽挑选米。每吃完一顿饭，厨房里所扔掉的菜肴食物，都不只万钱。如果到公卿同僚家赴宴，虽然山珍海味俱全，韦陟却不动箸。韦陟常让他的侍婢办理文书。往来的信函，他从不亲自书写，而是授意给他的侍婢代为书写。遣词用句的分寸正好符合他的心意。而且书写的字体遒劲流利，都非常符合章法。韦陟只签署个名氏而已。他常常自己夸赞他签署的“陟”字，宛若五朵云彩。当时有许多人都效仿他的这种签署方式，称之为“郇公五云体”。

韦陟常年使用五彩纸为信笺。他的日常生活用度的奢华程度，都像这样啊！但是，韦陟的治家法规非常严整。他的儿子韦允学习经史，每天他都加以教诲训励，就是在夜间，也常派人去察看。如果韦允学习很用功，不停顿，则在早、晚向父母问安时，都和颜悦色。如果他稍有懈怠，就立即派人去制止，命令韦允站在厅堂下，或者十天之内不跟儿子说一句话。韦陟虽然有家僮几十人，但是凡是到他家来的宾客，必定让他的儿子韦允接待、迎送。不论寒冬酷暑也从未间断，很被当时的人所称道。可是韦陟这还是因为高傲恃才，常常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忌恨。出自《酉阳杂俎》。

芸辉堂

元载在自己的宅院里建造了一座芸辉堂。芸辉是一种香草名，产于阆国。它的质地像玉一样洁白，掺入土里不腐烂。元载将它捣成碎屑，用来涂饰墙壁，因此叫“芸辉堂”。这座殿堂还用沉香木作屋梁，用金银作门窗。殿堂内装有美玉制的屏风，紫色的绡帐。美玉屏风本是杨国忠心爱的至宝，上面雕刻着前朝美女妓乐图，另外用玳瑁、水晶作压帘的饰具，还用碧色宝石串成串作装饰。它制作得精致巧妙，巧夺天工。紫绡帐从南海溪洞洞主那儿得到，是用绞绡一类织物制作的。轻疏单薄，挂在那边就像什么也没挂一样。虽然在寒冷的时节，风也刮不进帐子里面；就是在盛夏酷暑，帐子里自然清凉。它的颜色隐隐约约的，有人不知是帐子，都说元载的卧室里有紫气。其他的服饰、

玩奢僭，率皆拟于帝王家。芸辉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阳花，亦类于白蘋，其花红而且大，如有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洁苞萼，伟于常者。

载因暇日，凭栏以观。忽闻歌声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异，莫知所在。及审听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视之，闻喘息之音。载大恶，遂剖其花，一无所见。因秘不令人说。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庐军卒，人故得其实。

载龙髯拂，紫色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晶以为柄，刻红玉以为

环钮。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则蚊蚋不能近；拂之为声，则鸡犬牛马无不惊逸；若垂之于池潭，则鳞甲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长三五尺，而未尝辄断；烧燕肉薰之，则□□焉若生云雾。厥后上知其异，载不得已而进内。载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张知和。出《杜阳编》。

又

载之妻王氏字韞秀，缙之女也。初，王缙镇北京，以韞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韞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笔之费。”王氏父母未知或知，亲属以载

古玩、用具，也都特别奢华，都可以与帝王之家的相比拟。芸辉堂前有一座水池，用带纹理的石头垒砌池塘的堤岸。池中植有蘋阳花，像白蘋一类，它开的花是红色的而且非常大，像牡丹。种植的还有碧芙蓉，香洁荷，都比一般的芙蓉、荷花长得高大壮伟。

一天闲暇时，元载依着栏杆观赏池中的花草。忽然听到清亮的歌声，像十四五岁少女唱的，唱的歌曲是《玉树后庭花》。元载非常惊异，不知道这歌声来自哪里。待仔细审听辨识，乃是从池中芙蓉里发出来的。他俯身察看，听到有喘气的声音。元载非常讨厌，立即将芙蓉花剖开看，什么也没有见到。他不让家里人对外讲这件事。后来等元载获罪被处死后，他家中的一个童仆被遣送到平庐为兵卒，人们才知道这件事。

元载的龙髯拂尘，颜色绛紫，像熟透了的桑椹。这把拂尘长约三尺，用水晶石制作尘柄，雕刻红玉作环钮。到刮风下雨天气晦暗时，靠近流水沾湿后，则光彩摇动，拂尘上的龙髯奋然立起来像发怒了的样子。将它放在厅堂中，到了夜晚蚊子等昆虫不敢靠近；将它拂出声音来，鸡犬牛马听到后没有不惊恐逃离的；如果将它垂放在池潭旁边，那么鱼鳖虾蟹之类，都俯首来到近前；将水喷洒向空中，立即形成长三五尺的瀑布，而且一点也不断流；如果烧燕子肉来熏它，就会生出烟来如云似雾。后来，皇上得知这把拂尘的奇异后，元载不得已，只好把它进献到宫中。元载自称，这把拂尘是从洞庭湖一位叫张

知和的道士那里得到的。出自《杜阳编》。

又

元载的妻子王氏字韞秀，是王缙的女儿。起初，王缙镇守太原时，将女儿韞秀嫁给了元载。时间长了，元载在王家受到轻慢。韞秀对元载说：“夫君何不再多增加些学问，为妻我带来些陪嫁的钱物、服饰，都可以给你当作读书的费用。”对于这件事，王韞秀的父母或许不知道也或许知道。但是当时亲属们都将他们

夫妻皆乞儿，厌薄之甚。元遂游秦，为诗别韞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春风。”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淋离别泪，携手入西秦。”载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姊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载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广葺亭台，交游贵族，客候其门，或多间阻。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载于是稍减。太原内外亲属悉来谒贺，韞秀安置于闲院。忽因天晴之景，以青紫丝绦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绦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至其服。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韞秀问是何物，侍婢对曰：“今日相公与夫人晒曝夜服。”王氏谓诸亲曰：“岂料乞索儿妇，还有两事盖形粗衣也。”于是诸亲羞赧，稍稍辞去。韞秀常分馈服饰于他人，而不及太原之骨肉。每曰：“非儿不礼于姑姊，其奈当时见辱何！”载后贪恣为心，竟招罪累。上恶诛之，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识量，节概亦高。载被戮，上令入宫，备彤管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而毙之。

夫妇当成乞丐看待，非常瞧不起他们。元载于是离家去秦地游学，离家前写诗一首留别韞秀道：“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春风。”王韞秀也写诗一首，请求陪伴元

载去秦游学：“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淋离别泪，携手入西秦。”元载到了京城后，多次向朝廷上表陈述治理国家的方针、谋略，很是符合皇上的旨意。于是唐肃宗将他升任为中书令门下平章事。王韞秀欣喜元载官居相位，写诗寄给她的几个姐妹道：“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元载官居唐肃宗、代宗两朝宰相，富贵权重没人能比。他在宅院中大势兴修楼台亭榭，跟他来往的都是豪门贵族，许多客人在他府门前等候接见，经常受到阻挡。这时，王韞秀又写诗一首劝喻丈夫道：“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元载果然有所收敛。太原王氏的远近亲属都来拜见祝贺，王韞秀将他们安排在一个空闲的院中住下。有一天天气晴朗，仆人们借此挂上四十条青紫色的丝条，每条长三十丈，上面晾晒着软罗、素绸、绮绣等服饰。每条丝条下面，并排置放二十只金银香炉，里面焚烧的都是异香，用来熏上面的衣物。王韞秀让亲属们去西院散步，问仆人们晾的是什么，侍女回答说：“晾晒的是宰相与夫人的晚服。”王韞秀对亲属们说：“谁想到当年的乞讨儿的媳妇，还有两件遮体的粗布衣裳啊！”这些亲属听了后，都羞惭满面，悄悄走开。王韞秀经常将衣服、饰物馈送他人，却从来不送给她太原的亲属，她常说：“不是我不礼待姑姑、姐姐，怎奈当初她们那样轻慢我的！”元载后来骄横贪婪，终于招来罪祸。皇上大怒下诏处死他，抄没家产。王韞秀非常有见识，志节气概也高。元载被处死后，皇上诏令王韞秀进入宫中，当记功书过的女吏，王韞秀接到诏令后，感叹道：“王家的十二娘子，二十年的节度使的女儿，十六年当朝宰相的夫人，怎么还能去记录太后们的宫中之事呢？就是被处死也是万幸之事啦！”坚决不进宫去。有人说，皇上赦免了她的罪过。有人说，她被京兆尹乱杖打死了。

载宠姬薛瑶英能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移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亦岐王之爱妾也。后出为薛氏之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啖之，故肌香。及载纳为姬，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出自勾骊国，云却尘兽毛为之，其色红殷，光软无比。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持之不盈一握。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故于异国求之。唯贾至、杨炎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

时。至因赠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炎亦作长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碧步无尘，纤腰如柳不胜春。”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怠于相务。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递相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心腹。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从之。天下货货求官职者，无不恃载雄势，指薛、卓为梯媒。及载死，瑶英为里人妻。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自一妇人致也。出《杜阳编》。

裴 冕

裴冕代裴鸿渐秉政，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顾子弟，喜见于色，其嗜财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名马数百金铸者十匹。每会客，滋味品数，多有不知名者。出《朝野僉载》。

元载有个最宠爱的小妾叫薛瑶英，能诗善书，擅长歌舞，玉质仙姿。而且肌肤香艳，体态轻盈，就是春秋时期越国的美女旋波、移光，汉代的赵飞燕，晋代的绿珠，都比不上她。薛瑶英的母亲赵娟，原本是岐王的爱妾。后来再嫁薛家，生了薛瑶英。她从小就给薛瑶英吃香料，因此她肌体芳香。后来薛瑶英被元载纳为妾后，寝卧的是金丝帐，铺的是却尘褥。却尘褥产自勾骊国，据说用却尘兽毛制作的，殷红色，异常光亮柔软。穿的是龙绡织成的衣服，一件衣服没有二三两重，将它团起来不满一把。元载认为薛瑶英身体轻盈娇丽，不堪穿太重的衣服，因此才从勾骊国寻到这种龙绡衣。元载在世时，因为他只有贾至、杨炎二位好友，他们二人常常能够亲眼看到薛瑶英唱歌跳舞。贾至赠诗道：“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杨炎也作一首长诗赞美薛瑶英：“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碧步无尘，纤腰如柳不胜春。”薛瑶英非常会巧笑献媚，元载对她很是迷恋，宰相的政务也懒得去处理。薛瑶英的父亲叫宗本，哥哥叫从义，与她的母亲赵娟，频繁出入相府，来收索贿赂，被称为关节。更严重的是，他们跟中书主吏卓倩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而宗本等人告求元载的事情，元载从未有过不应允的。当时，所有带着钱物贿赂他们谋求官职的人，都依仗元载的权势，靠薛

家的人与卓倩从中搭桥。后来元载被朝廷处死，薛瑶英又嫁给闾里的一般人家为妻了。评论这件事情的人认为元载丧失德操，是由一个女人导致的！出自《杜阳编》。

裴 冕

裴冕代替裴鸿渐处理政务，属下的的小官吏将记录薪俸的文簿禀白他。裴冕回头看裴家子弟，喜形于色，他就是这样爱财。裴冕生性好奢华铺张，喜好车马服饰。他家养着十匹名贵的马，每匹都耗费几百金为它制备鞍辔。每次宴请宾客，都上好多菜肴，有很多是大家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出自《朝野僉载》。

于 颀

于颀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妆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干红紫绣袄子锦鞍鞞。此郡因而空耗。出《传载》。

王 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为栏，严其锁钥。天下宝玉真珠，悉投于中。汲其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为大兵梟戮，赤其族。涯骨肉色并如金。出《独异志》。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费约三万。为杂以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过三煎则弃其粗。出《独异志》。

杨 收

咸通中，崔安潜以清德峻望，为镇时风。宰相杨收师重焉，欲设食相召，无由可入。先请崔公之门人，方便为言，至于再三，终未

许，杨意转坚。稍稍亦有流言，或劝崔曰：“时相不可坚拒。”不得已而许之。杨甚喜，遽令排比，然后请日祇候。先是崔公亲情间人，亦与杨通旧。欲求事，请公言之，终难启口。将赴杨之召，谓亲情曰：“修行今召我食。明日，尔但与侧近祇候。此际必言之，倘或要

于 颀

于颀 在襄州为官，点山灯，一次就用了二千石油。李昌夔在荆南为官，喜欢打猎，对服饰车马大加装饰。他的妻子独孤氏，也带着女队二千人出行，每个人都穿着深红色绣着紫花的袄，铺着彩锦鞍鞞。荆南一地的库藏因此被消耗一空。出自《传载》。

王 涯

唐文宗时，宰相王涯极其奢侈豪华。在他庭院中凿一口井，围井的栏杆都是用黄金、玉石制作的，而且用锁头锁上，严加看管。他将普天下的珠宝玉石搜刮来后，都投进这口井里。井里打上来的水供他自己饮用。不久王涯触犯了刑律，被斩首示众，整个亲族被杀尽。王涯的骨肉全都呈金色。出自《独异志》。

李德裕

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非常奢侈。他食用的一杯菜羹，都价值三万钱。汤里掺杂珠玉等各种宝物，再加上雄黄、朱砂等用火煎成汁液做的。煎过三次后，就会扔掉那些汤渣。出自《独异志》。

杨 收

唐懿宗咸通年间，崔安潜因为清正德操和崇高声望，成为一时风范。宰相杨收很器重他，要宴请他，却苦于没有理由。最初，杨收请崔安潜的弟子门客给从中沟通斡旋，再三邀请，崔安潜都没有答应，但杨收非要请崔安潜赴宴不可。而渐渐有了流言蜚语，有人劝说崔安潜道：“杨收现在是一朝宰相，不能强意拒绝。”于是，崔安潜才勉强

应允了。杨收非常高兴，马上命令家人安排准备，然后定好宴请的日期在府上恭候。起先，崔安潜有位熟人跟杨收也是旧交。有事欲求杨收，请崔安潜说项，始终难于启口。现在崔安潜已答应到杨家赴宴，于是对他的这位熟人说：“现在杨收邀请我去他家赴宴。明天我去他家时你务必在他家附近恭候。这次我一定跟杨收提及你的这件事，倘若他提出要

见，尔便须即来。”及崔到杨舍，见厅馆铺陈华焕，左右执事皆双鬟珠翠，崔公不乐。饮馔及水陆之珍。台盘前置香一炉，烟出成楼阁之状。崔别闻一香气，似非烟炉及珠翠所有者，心异之，时时四顾，终不谕香气。移时，杨曰：“相公意似别有所瞩？”崔公曰：“某觉一香气异常酷烈。”杨顾左右，令于厅东间阁子内缕金案上，取一白角牒子，盛一漆毬子。呈崔公曰：“此是罽宾国香。”崔大奇之。宴罢返归，竟不说得亲情求事。据《太宗实录》云，罽宾国进拘物头花，香闻数里，疑此近是。又见杨门人说，相公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罗门子。高数寸，莹彻精巧可爱，云是于阗王内库中物。出《卢氏杂说》。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而房栊户牖，无不以众宝饰之。更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铛釜盆瓮之属，缕金为笊篱箕筐，制水晶火齐琉璃玳瑁等为床，搯以金龟银鹿。更琢五色玉为器皿什物，合百宝为图案。赐金麦银粟共数斛，此皆太宗朝条支国所献也。堂中设连珠之帐，

见你，你就马上过来。”崔安潜到了杨府后，只见厅堂楼馆布置得豪华璀璨，左右的招待人员，一律是头梳双鬟、戴珠叠翠的美女，他很不高兴。开宴后，上的菜肴都是山珍海味，极为名贵。桌案前边放着一只香炉，里面有屡屡香烟燃出，烟形呈楼阁的样子。崔安潜还闻到另外一种香味，似乎不是这只香炉和珠翠等饰物发出的香气，心里暗暗诧异，不时地环视四周，始终没有找到这股异香是从哪里来的。过了一會兒，杨收问：“崔老是不是在查找什么东西？”崔安潜说：“我闻

到一股香气特别浓烈，不知这香气是从哪来的？”杨收招呼身边的人，让她们从厅堂东间屋里的缕金桌案上，拿过来一只白角碟子，碟子上装着一只漆球。端过来给崔安潜看，说：“这是罽宾国进献来的香料。”崔安潜非常惊异。宴会结束后就回家了，竟然忘了跟杨收谈他的这位熟人求他的那件事情。据《太宗实录》上说，罽宾国进献拘物头花，它散发出来的香气在几里地之内都可以闻到，怀疑宴会上杨收家的大概就是这种香料。又听杨收的门客说，宰相每天下朝后，时常把玩一个玉佛。有几寸高，身体晶莹剔透、精巧可爱，说是于阗国王宫内库收藏的宝物。出自《卢氏杂说》。

同昌公主

唐懿宗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嫁。公主的宅第在京城长安的广化里，皇上赐给她五百万贯钱。而且将宫中内库珍藏的各种珍宝几乎都给了同昌公主，来充实她的新宅。新宅的房屋门窗没有不用这些珍宝装饰的。更为奢华的是，宅内的水井，捣药的药臼，贮放食物的柜厨，存放饮用水的水槽，以及铛、釜、盆、瓮等炊具，全都是用黄金、白银铸制的。用金丝编制箬篱、簸箕、箩筐，用水晶、火齐珠、琉璃、玳瑁等制作床榻，床脚下支着黄金、白银制作的龟、鹿。还用五彩玉石雕琢成器皿等用具，将各种珍宝镶嵌在一块制成圆桌案。皇上还赏赐给同昌公主用黄金制成的麦子，用白银制成的粟米，一共有好几斗。这都是唐太宗在位期间条支国进献的珍品。堂屋中架设的还有连珠帐子，

却寒之帘，犀簾牙席，龙凤绣。连珠帐，续真珠以成也。却寒帘，类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鸟骨之所为也，但未知出于何国。更有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为鹧鸪之斑，其匣饰以翠羽。神丝绣被，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精巧华丽，可得而知矣。其上缀以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更有罽毼犀、如意玉。其犀圆如弹丸，入土不朽烂，带之，令人罽毼怒。如意玉类枕头，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幕、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其幕色如瑟瑟，阔三尺，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其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沾湿，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

故也。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绝伦，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亦未尝垢。二物称得鬼谷国。火蚕绵出火洲，絮衣一袭，止用一两，稍过度，则焯蒸之气不可奈。九玉钗上刻九鸾，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儿”，精巧奇妙，殆非人制。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献，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昼寝，梦绛衣奴传语云：“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及觉，具以梦中之言告于左右。公主薨，其钗亦不知其处。韦氏异其事，遂以实语诸门人。或曰：“玉儿即潘妃小字。”逮诸珍异，不可具载。自汉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

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

悬挂却寒门帘，铺犀牛皮褥子和用象牙做装饰的竹席，以及乡有龙凤图案的床上用品。连珠帐，是将珍珠串起来编制成的；却寒帘，类似玳瑁花斑，紫色的，据说是用却寒鸟骨做成的，但是不知道产在哪个国家。还有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等华贵物品。鹧鸪枕，用七种珍宝镶嵌成鹧鸪的图案，翡翠匣上面装饰有翠色的羽毛。神丝绣被上面，绣有三千只鸳鸯，中间穿插奇花异叶，精巧华丽可想而知啊！而且绣被上还缝缀上灵粟珠。这种珠子只有米粒那么大，五色斑斓，耀人眼目。还有罽毼犀、如意玉。它的样子，犀骨雕琢成如弹丸样的圆珠，埋入土中不会朽烂，带上它后可以使你消除忿怒。还有如意玉形状像枕头，上面有七个孔，据说是用来通明的。还有碧色宝石帐幕、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等物。这件帐幕颜色像碧色宝石，宽三尺，长百尺，轻薄透明，是无与伦比的。将它在空中张挂起来后，纹络疏朗，像有碧丝穿着珍珠一样。即使遇到下暴雨，也不会沾湿，据说是用蛟人的瑞香膏涂搽的缘故。纹布巾，就是手巾，像雪一样洁白，光亮柔软没有东西能和它相比，而且沾水不湿，用很多年也沾不上灰尘污垢。这两件东西，据说是在鬼谷国得到的。火蚕绵产自火洲，用它絮一件棉衣，只需一两就够了，稍稍用得多了些，穿在身上就会烘烤得受不了。九玉钗上雕刻有九只鸾凤，呈九种颜色，它上面镌刻着“玉儿”两个字，精致巧妙，不像是人工制作的。有人在金陵得到这只九玉钗，将它进献给同昌公主，公主赏赐给他特别丰厚的报酬。一天，白日里同昌公主躺在床上小憩，梦见一位身穿紫绛色衣服的使女传话给她，说南齐的潘淑妃来取这只九玉钗。梦醒后，公主将梦中的

情形告诉给她身边的人。同昌公主死后，这只九鸾钗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同昌公主的母亲韦氏对这件事感到奇异，就将情况如实告诉了诸位门客。有的门客说：“玉儿就是潘妃的小名。”至于其他的奇珍异宝，不可胜数。自汉唐以来，皇家公主出嫁，从未有过像同昌公主这样盛大奢华的。

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有五色锦香囊，囊里装的是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时有中贵人，买酒于广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乎？”曰：“非也。予幼给事于嫔妃宫，故常闻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顾问当垆者，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质酒于此。”中贵人共请视之，益叹异焉。

上日赐御馔汤药，而道路之使相属。其馔有消灵炙、红虬脯。其酒则有凝露浆、桂花醕。其茶则有绿花、紫英之号。灵消炙，一羊之肉，取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臭败。红虬脯，非虬也。但贮于盘中，缕健如红丝，高一尺，以箸抑之，无三四分，撤即复故。其诸品味，他人莫能识。而公主家人餐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馔具陈。暑气将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轩，满座皆思挾纻。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也。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则光明如昼焉。公主始有疾，召术士米宾为禳法，乃以香蜡烛遗之。米氏之邻人，觉香气异常，或诣门诘其故，宾具以事对。出其烛，方二寸，长尺余，其上施五彩。爇之，竟夕不尽，郁烈

瑞麟香、金凤香，都是异域国家进献的贡品。其间掺着龙脑香料、金粉等，辇上用水晶、玛瑙、辟尘犀等宝物镂成龙凤花木的各种形状，上面都缀饰珍珠、玳瑁等。辇上的流苏是用金丝制作的，并且用轻玉雕刻成浮坠。同昌公主每次出游时，都满街溢香，莹光耀日，围观的人都被照得晃眼。当时有宫中的太监到广化里酒楼来买酒，忽然问别人道：“咱们坐在这里，哪来的香气？怎么这样特别啊？”同桌的一个

太监说：“这不是龙脑香吗？”另一个回答说：“不是龙脑香。我从小便在嫔妃宫中办事，经常闻到这种异香。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缘由在这里闻到了。”于是，他问卖酒的人，卖酒人说：“同昌公主的驾辇仆夫，在我这里用一件锦衣换酒喝。”太监们让卖酒人将这件锦衣拿出来给他们看看，看了之后更加惊异，连连感叹不息。

皇帝每天都派人赐送宫中的御膳和汤药，道路上的使臣接连不断。皇上赐送的菜有消灵炙、红虬脯。御酒有凝露浆、桂花醕。赐送的茶有绿花、紫英等。消灵炙，一只羊身上的肉，只取四两，经过暑天毒热，也不腐烂变臭。红虬脯，不是真虬。但是将它盛在盘子里，健力犹如虬，高一尺，用筷子按压，没有三四分厚，松开又恢复原状。其他的食品饌肴，别人都不认识。而公主家里的人食用起来就像平常百姓吃糠粃一样平常。一天同昌公主在广化里家宅中大宴驸马韦氏家族，珍馐玉饌，样样俱全。正值酷暑，公主命人拿出澄水帛蘸上水后，挂在南窗上，满座的人都想披上棉衣遮寒。澄水帛，有八九尺长，像布而比布细，薄得透明可以照见人。据说其中有龙涎，因此能消暑解热。韦氏族人喜爱玩叶子戏，到了晚上，同昌公主用红琉璃盘子，盛上夜光珠，让僧祇用手端着站在堂屋中间，照耀屋中像白天一样。同昌公主刚刚患病时，召来术士米宾祭神祛病，便送给他香蜡烛作为酬谢。米宾拿回家中点燃后，米宾的邻居闻到一股异常的香气，有的来到他家问是怎么回事，米宾将实际情况告诉他。拿出香蜡烛给邻人看，二寸见方，一尺多长，上面饰有五彩纹饰。点燃它，一个夜晚也燃不尽，散发出来的浓郁强烈

之气，可闻于百步余。烟出于上，即成楼阁台殿之状。或云，烛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医者欲难其药，奏云：“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检内库，得红蜜数石，本兜离国所贡。白猿膏数瓮，本南海所献。虽日加药饵，终无其验。公主薨。

上哀痛，遂自制挽歌词，令朝臣继和。反庭祭日，百司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以绛罗绮绣，络以金珠瑟瑟，为帐幕

者千队。其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佩卤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升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磬。繁华辉映，殆将二十余里。上又赐酒一百斛，饼啖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役夫也。京城士庶罢业观者流汗相属，唯恐居后。及灵輶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痛。

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词质而意切，人多传诵。自后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进《叹百年曲》，声

的香气，百步开外都能闻到。燃出的蜡烟，在蜡烛上空形成楼阁台殿的形状。有人说，这是因为蜡烛里面含有厘脂的缘故。同昌公主的病越来越重了，御医很难再给她开药。上奏皇上道：“需要用红蜜白猿膏，吃了即可病愈。”懿宗皇帝命令宫人盘检宫中内库，找到红蜜几石，是毗离国进献来的贡品。白猿膏几瓮，是南海进献来的。虽然每天都用红蜜、白猿膏为药饵，始终没有收到效验。同昌公主病死。

懿宗皇帝极其哀痛，于是亲自为公主写了挽歌词，命满朝大臣随和。到了庭祭这天，朝廷中的文武百官，都用黄金、玉石等为饰物作车舆服玩等祭品，在韦氏庭院中焚烧，韦家人争抢着拾取焚烧后的灰烬，在里面寻拣黄金、珠宝。待到同昌公主下葬东郊那天，懿宗皇帝与公主母亲郭淑妃，都亲临延兴门。从宫中内库拿出金骆驼、金凤凰、金麒麟，每只都高几尺，作为仪从。至于陪葬的衣服、器具，跟活人使用的一样，每一种陪葬物品都有一百二十车。还用木头雕刻好几座宫殿，上面雕刻的龙、凤、花、木、人、畜的形象，不计其数。用绛罗绮绣作帐幕，上面穿络黄金、珍珠、碧色宝石，这样的车舆有一千多队。丧葬队伍所持的旗帐仪仗，布满街市，遮天蔽日。旌旗、玉佩、卤簿仪仗等，都比往日高了好几个等级。懿宗皇帝御敕身着紫服的尼姑和女道士，在送葬队伍前面为引导，焚烧的是升霄百灵香，敲打的是归天紫金磬。豪华盛大的送葬队伍，长达二十多里。懿宗又赐予一百斛酒，三十骆驼糕饼，每只糕饼直径都有二尺，用来赏赐给出殡送葬的杂役仆夫。整个长安京城，在同昌公主下葬这天市民商贩都停止营业，挤在路两边围观。每个人都挤得汗流满面，唯恐落在后面看不到。待到同昌公主的灵车经过延兴门，懿宗皇帝和郭淑妃失声恸哭，凡是听到哭声的人，没有一个不为之悲伤哀痛的。

在这同一天，懿宗皇帝下葬他的乳母，皇上亲自写了一篇《祭乳母文》，言词质朴而情真意切，人们争相传诵。从这以后，懿宗皇帝凝思悬想，挂念公主。李可及写了一首《叹百年曲》，曲子与词哀怨，听之莫不泪下。更教数十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取绢八百匹画作鱼龙波浪文，以为地衣。每舞竟，珠翠满地。可及官历大将军，赏赐盈万。甚无状，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颇梗直，乃谓可及曰：“尔恣巧媚以惑天子，族无日矣。”可及恃宠，无有少改。可及善噤喉舌，于天子前，弄眼作头脑，连声著词，唱曲。须臾间，变态百数不休。是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谓之拍弹去声。一日可及乞假为子娶妇，上曰：“即令送酒面及米，以助汝嘉礼。”可及归至舍，俄一中贵人监二银榼各高二尺余，宣赐可及。始以为酒，及启，皆实以金宝。上赐可及银麒麟高数尺。可及取官库车，载往私第。西门季玄曰：“今日受赐用官车，他日破家，亦须辇还内府。不道受赏，徒劳牛足。”后可及果流于岭表，旧赐珍玩，悉皆进入。君子谓季玄有先见之明。出《杜阳编》。

李 璋

李绛子璋为宣州观察使。杨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观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袤，织成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亦从坐。出《杜阳编》。

歌词都哀怨感人，听的人没有不落泪的。懿宗皇帝诏令几十个人演唱《叹百年曲》。从宫中内库里取出珍宝雕成首饰，取出丝绢八百匹，上面画上鱼、龙、波浪纹，当作地毯。每次演唱舞完后，珠翠落得满地都是。李可及官任大将军，懿宗皇帝赏赐给他的物品价值过万。李可及行为举止一点也不检点，左军容使西门季玄为人非常耿直，对李可及说：“你取巧谄媚迷惑皇上，用不了多久就会招致杀头之罪啊！”李可及仗恃懿宗对他的恩宠，一点儿也没有收敛。李可及擅长唱歌，他在懿宗面前，又飞眼又摇头晃脑，接连不断地编词唱曲。转瞬间，就能变化一百多种神态而且不停止。当时京城中的不才少年争相效仿，称这种演唱方法叫“拍弹”。一天，李可及请假为他的儿子娶亲，懿宗说：“我马上命人给你送去酒、面和米，用来作为祝贺你儿

子结婚的贺礼。”李可及回到家中，马上就有一个太监担着两只银盒来到府上，每只银盒约有二尺多高，宣旨赏赐给李可及。李可及开始以为银盒里盛的是酒之类，后来打开盒盖一看，里面盛的全是黄金、珠宝。懿宗还赏赐给李可及一只银麒麟，高几尺。李可及用官库的车，将银麒麟运回家里。西门季玄看到说：“今天受到皇上的赏赐用官车运回自己府中，他日被抄家，也得用官车再将银麒麟运回宫中内库。受赏谈不上，是白白地劳累牛足啊！”后来，李可及果然获罪被流放到岭外，当年懿宗赏赐给他的珍宝古玩，又都被抄没运回宫中内库。有见识的人认为西门季玄有先见之明。出自《杜阳编》。

李 璋

李绹的儿子李璋任宣州观察使。宰相杨收家的白檀香亭子刚建成，邀请亲朋宾客观赏。李璋在这之前，暗中派人进入杨收宅第测量这座亭子的大小尺寸，将它织成地毯，到杨收宴请宾客这天进献给他。等到杨收败落，李璋也因这事而获罪。出自《杜阳编》。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罢归，居在东洛。深感一贵家旧恩，欲召诸子从容。有敬爱寺僧圣刚者，常所往来。李因以具宴为说，僧曰：“某与为门徒久矣，每观其食，穷极水陆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惬其意。此乃骄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能致。止于精办小筵，亦未为难。”于是广求珍异，俾妻孥亲为调鼎。备陈绮席雕盘，迭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俨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实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眄良久，咸若啮蘖吞针。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饪为谢。明日复见圣刚，备述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说岂谬哉？”既而造其门问之曰：“李使君特备一筵，肴饌可谓丰洁，何不略领其意？”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纵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烧令熟，谓之炼炭，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使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食。”僧

拊掌大笑曰：“此则非贫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乃与圣刚同窜，潜伏山谷，不食者至于三日。贼锋稍远，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

李使君

唐僖宗乾符年间，有个姓李的官员从州府任上辞官回来，居住在东都洛阳。他非常感激一位权贵家的旧恩，想设宴请他家的几位儿子来家中玩一天。洛阳敬爱寺中有个僧人叫圣刚，和李使君有往来。李某人将自己想宴请这家几个儿子的打算告诉了圣刚。圣刚说：“我和他们家交往多年，每次看到他家吃的饭菜，穷极山珍海味。而且，平常饭菜都必用炭火烧制，这样还往往不满意。这是骄奢淫逸成性了，你邀请他们可以吗？”李使君回答说：“如果要吃红象髓、白猩唇，我恐怕弄不到。至于将筵席置办得精致一些，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于是，李使君四处搜求珍稀的食物，让妻子儿女亲自下厨房烹调。终于准备好一桌奢华的筵席，选定好日期，将这家权贵的几个儿子都邀请来了。这家权贵的几兄弟来到后，依次入座，十分矜持，面若冰霜。每道菜上来后，都不动筷子放入口中。李使君请让再三，只是吃一点干鲜水果而已。待到吃冰餐，都只用勺子舀一下放入口中，互相对视了许久，都像吃了树叶吞了针一样难受。李使君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客气地说饭菜做得不到位。第二天，李使君又见到圣刚僧人，将昨天宴席上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他。圣刚僧人问：“我从前说的话一点也没错吧？”之后来到这位权贵家中问几位兄弟：“李使君特意几位兄弟准备了一桌筵席，菜肴可谓丰盛洁净，你们为什么不肯赏脸呢？”几位兄弟回答说：“因为他家饭食做得不得方法。”圣刚僧人说：“其他的菜都不好吃，用炭烧制的餐食，又嫌什么呢？”几位兄弟说：“僧人你不知道，凡是用炭火烤制食物，必须先将炭火烧熟了，这叫炼炭，这样的炭才能用，不然就会有炭烟。李使君家的炭没有经过炼烧，往外冒炭烟，因此难以下食。”圣刚僧人拍掌大笑道：“这些都是贫僧不知道的啊！”后来，黄巢率领军队攻占了洛阳，权贵家的财产被抢掠一空。兄弟几人和圣刚僧人一同逃出洛阳，潜藏在深山中，长达三天没吃到一点东西。等到黄巢的部队稍稍远去，一行人才

徒步去河桥。途中遇到一家刚刚开门的小饭店，用只脱去皮壳的糙米做成

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百，买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谓之曰：“此非炼炭所炊，不知堪与郎君吃否？”皆低头惭□，无复词对。出《剧谈录》。

饭卖给顾客。圣刚囊中还有几百文钱，买了些糙米饭盛在一只土杯中，跟兄弟几人一同食用。肚子饿得特别厉害，吃着这样的糙米饭，觉得比过去吃过的珍馐美味还要可口。圣刚笑着问兄弟几人：“这糙米饭不是经过炼炭烧制的，不知道合不合郎君的口味？”几位兄弟听了后，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出自《剧谈录》。

卷第二百三十八 诡诈

刘龙子	郭 纯	王 燧	唐同泰	胡延庆
朱前疑	宁 王	安禄山	白铁余	李庆远
刘玄佐	张 祐	大安寺	王使君	刘崇龟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处子

刘龙子

唐高宗时，有刘龙子妖言惑众。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击之。每聚众，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遂起逆谋，事发逃窜。捕访擒获，斩之于市，并其党十余人。出《朝野僉载》。

郭 纯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乌大集。使检有实，旌表门闾。后讯，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饼于地，群乌争来食之。

刘龙子

唐高宗时，有个叫刘龙子的人妖言惑众。他制作一个金龙头藏在袖子里，再用羊肠衣灌满蜜水，缠绕在身上，和龙头相接。每到人多的地方，刘龙子便从袖口里露出金龙头，说他这只神龙能从嘴中往外吐水，喝了后能治百病。说完，他转动羊肠，让蜜水从金龙头口中流出，给人喝下，喝了蜜水的人，都谎称自己身上的病痊愈了。刘龙子白送人喝了一些后，就起了坑骗人的坏心。后来，事情败露后他逃跑流窜。最终还是被官府查访捉获，他同十多个党羽，在闹市区被开刀问斩。出自《朝野僉载》。

郭 纯

东海郡有个叫郭纯的孝子，他的母亲死后，每次哭母都有许多乌鸦来到他跟前。官府派人来查验，确实是这样。于是官府为他立牌坊，用来表彰他的孝顺。后来审查落实，原来是这位孝子每次哭泣之前，都在地上撒上饭粒，因此成群的乌鸦都争着来吃。

其后数如此，乌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出《朝野金载》。

王 燧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犬巢中，取犬子置猫巢内。饮惯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自知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其徒，并是人作，不足怪焉。出《朝野金载》。

唐同泰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将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伪，不复采用，乃止。出《国史补》。

胡延庆

襄州胡延庆得一龟，以丹漆书其腹曰：“天子万万年。”以进之，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奏请付法，则天曰：“此非恶心也。”舍而不问。出《国史补》。

经过多次训练后，乌鸦一听到这位孝子的哭声，就以为撒了饭粒，形成了习惯，没有不争相聚集的。不是什么神通显灵。出自《朝野金载》。

王 燧

河东孝子王燧家里，猫与狗互换哺乳它们的幼崽。州县得知这一情况后向上呈报，于是王燧得到了官府的表彰。其实是他家的猫与狗同时生崽，他将猫崽放在狗窝里，又将狗崽放在猫窝里。互相吃惯了奶，习以为常了，并不是异常的表现。由此可以知道，所谓的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都是这样长出来的，像这样的事情确实有许多，都是人为培养出来的，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出自《朝野僉载》。

唐同泰

唐同泰在洛水中得到一块白色的石头，上面镌刻着紫色的文字，写的是“圣母临水，永昌帝业”八个字。唐同泰将这块白色石头进献给皇上，被授予五品果毅将军的称号，并且在这个地方增设永昌县。其实，唐同泰先在白石上凿刻上字，再用紫色的石末和药液嵌在字的上面。后来，并州文水县有人在山谷中得到一块石头，也是这样，上面有“武兴”两个字，于是便改文水县为武兴县。从此以后，常常有人这样作假，后来知道是人们伪造的，朝廷便不再接受这种进献，这种怪事也就销声匿迹了。出自《国史补》。

胡延庆

襄州有个叫胡延庆的人得到一只乌龟，用红漆在乌龟的腹上写上：“天子万万年。”并将这只乌龟进献给朝廷。凤阁侍郎李昭德用刀一刮，便将漆写的字都刮掉了。于是上奏武则天用法律制裁胡延庆，武则天回答说：“这样做并不是什么坏心啊。”于是将这件事丢在一边，不再过问。出自《国史补》。

朱前疑

则天好祲祥。拾遗朱前疑说梦云，则天头白更黑，齿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系三百余人，秋分后，无计可作。乃于内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长五尺。至夜半，众人一时大叫。内使推问，对云：“昨夜有圣人见，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

忧虑。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视，见有巨迹。即大赦天下，改为大足元年。出《唐国史》。

宁 王

宁王尝猎于鄆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钥甚固。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嚙上诉，冶态横生。王惊悦之，遂载以后乘。时方生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值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府奏：“鄆县食店，有僧二人，以万钱独赁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深，膈膊有声。店主怪日出不启门，撤户

朱前疑

武则天崇尚吉祥的征兆。拾遗朱前疑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武则天头上的白发变黑发，牙齿掉落后又长出新的牙齿来。当即就被则天授予了都官郎中。司刑寺里关押了三百多名囚犯，秋分过后，眼看就要被发落，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自救。这些犯人中有人在内狱外侧墙角边，伪造了一个圣人的脚印，长五尺。到了半夜，这些囚犯一起大喊大叫。内监推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回答说：“昨天半夜看见有一位圣人出现在内狱院子里，身高三丈，面放金光。这位圣人对我们说：‘你们都是被冤枉的，不用忧虑。圣明的万岁天子马上会施恩大赦你们的。’”内监用火把照着看地上，果然见到有圣人的巨大脚印。于是则天女皇立即大赦天下所有的囚犯，并把这一年改为大足元年。出自《唐国史》。

宁 王

宁王曾在鄆县山中狩猎，搜索树林，忽然看见草丛中有一只柜子，锁得特别牢固。宁王让人将这只柜子打开一看，柜子里装的是一位妙龄少女。宁王询问她的来历，少女说自己姓莫，父亲也曾担任过官职。昨天晚上遇到一伙盗贼，盗贼中有两个还是和尚，把她劫到此

处。这位少女蛾眉微蹙地向宁王诉说此事，妖冶之态不断变化。宁王见了非常惊异喜悦，便让她坐在自己的随从马车中。当时正好猎到一只活熊，就将这只活熊放在柜子里，还是像之前那样锁好。这时正赶上玄宗皇帝下诏天下，搜求极端美丽的女子。宁王就将很有教养、深明礼仪的莫氏女进献玄宗皇帝，并上表言明她的来历。玄宗皇帝将莫氏女封为才人。三天后，京兆府上报玄宗皇上说：“鄆县一家旅店，来了两个和尚，用一万钱包租了一个房间住了一天一宿，说是作法事。这两个和尚只抬着一只大柜子来到旅店。夜深，只听到和尚包住的屋子噼啪作响，似乎有人在厮斗。第二天，店主感到很奇怪，怎么天亮了还不见两个和尚开门，店主让伙计打开门

视之，有熊冲人走去。二僧已死，体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大哥善能处置此僧也。”莫氏能为新声，当时号“莫才人嗔”。出《酉阳杂俎》。

安禄山

玄宗幸爱安禄山，呼禄山为子。尝于便殿与杨妃同宴坐，禄山每就见，不拜玄宗而拜杨妃。因顾问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对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舍之。禄山丰肥大腹，帝尝问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尔。”禄山应声对曰：“臣腹中更无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诚，而益亲善之。出《开天传信记》。

白铁余

白铁余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中埋一铜佛像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谄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见有佛光。”于是卜日设斋，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不得。则诡曰：“诸人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是日，男女争施舍百余万。即于埋处□之，得其铜像。乡人以为圣人，远近相传，莫不欲见。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即愈。”余遂左计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

看看，有一只熊从屋中冲着伙计跑了出来。两个和尚已死在屋里，浑身让熊撕咬得露出骨头。”玄宗皇帝知道后大笑。马上写封信告诉宁王，说：“大哥真有好办法处置这两个和尚啊！”莫氏女通音乐，善于歌唱新谱的词曲。当时被称为“莫才人嘅”。出自《酉阳杂俎》。

安禄山

唐玄宗非常宠爱安禄山，把安禄山称为儿子。一次，玄宗赏赐安禄山在便殿与杨贵妃坐在一桌上吃饭，安禄山每次回京朝见，不拜玄宗而拜杨贵妃。玄宗皇帝问安禄山：“你这个胡儿，不拜我而拜贵妃，是什么用心？”安禄山回答说：“我是胡人，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有父亲啊！”玄宗皇帝听后笑着让安禄山走了。安禄山身体肥胖，大腹便便，玄宗皇帝曾问安禄山：“你这胡儿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大啊？”安禄山回答说：“我肚子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对父皇的一颗忠心啊！”由于他说得很真诚，玄宗就更加亲近和信任他。出自《开天传信记》。

白铁余

白铁余，是延州嵇山的一位胡人，用旁门左道迷惑百姓，先在深山里的一株柏树下面埋了一尊铜佛像。过了几年，埋铜像的地方荒草丛生，他便欺骗乡人们说：“我昨天晚上从山下经过，看见山中有佛光出现。”于是，他卜算了一个吉日，设斋祭，来请出这尊圣佛。到了这一天，白铁余召集了好几百人到山中，他先让人在不是埋铜像的地方挖掘，没有得到佛像。他欺骗人们说：“大家不诚心诚意地布施钱财，是见不到圣佛的。”当天，就有男男女女争抢着布施一百多万钱给圣佛。然后他就领着众人在他埋佛像的柏树下面挖掘，挖到了铜佛像。乡人们认为白铁余是圣人，远近相传，没有人不想见到他的。白铁余又散布风声说：“见到圣佛的人，不管什么病立刻都可以痊愈。”于是，白铁余用欺骗的手法，使方圆几百里之内的老少男女都来拜佛。他就

以绀紫红绯黄绫，为袋数十重，盛佛像。人来观者去其一重，一回布

施，获千万，乃见其像。如此矫伪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称光王，署置官属，设长吏，为患数年。命将军程务挺讨斩之。出《朝野僉载》。

李庆远

中郎李庆远狡诈轻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暂时出外，即恃威权。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即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见召。”匆忙吐饭而去。诸司皆如此计，请谒囑事，卖官鬻狱，所求必遂焉。东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仗内，食侍官之饭。晚出外，腹痛大作，犹诈云：“太子赐瓜，啖之太多，以致斯疾。”须臾霍乱。吐出卫士所食粗米饭，及黄臭韭菹狼藉。凡是小人得宠，多为此状也。出《朝野僉载》。

刘玄佐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籍所入。

用绀、紫、红、绯黄绫缝制成几十个袋子，将铜佛盛入袋中。有人来观看佛像，去掉一重袋子就得施舍一次钱。几十重袋子揭完，才能见到佛像，这样就可以得到上千万的布施。白铁余用这种手段骗人骗了一两年，乡人们都归伏他，于是他就开始反叛作乱。自称是“光王”，伪设各种官衙，封任长吏，在延州嵇山一代作乱了好几年。后来，朝廷命令将军程务挺讨伐他，抓住把他杀了。出自《朝野僉载》。

李庆远

中郎李庆远，为人狡诈轻浮奸险。当初他事奉皇太子时，很被看重，能经常在宫中进进出出。有时到外面去，就显示他的威势权力。因此，宰相以下的官员们，都把他视为关键人物。宰执官刚要吃饭，他就前来拜访，众人设座，留他一起用餐。他事先派一个人在门外喊：“太子殿下召见李中郎！”李庆远急忙将嘴里的饭吐出来去见太

子。李庆远对各个部门，都用这种办法，不论是谁请求见到他，托付他办事，以及买卖官职、花钱减刑，凡是求他办的事情，一定都能办到。太子后来渐渐疏远了李庆远。一次，李庆远偷偷走入太子宫中，偷吃了卫士们的饭菜。晚上出来，突然肚子痛得难以忍受，他还跟人们夸说：“太子赏赐一只瓜，吃得太多了，才会肚子疼。”不一会儿，像得了霍乱一样，李庆远上吐下泻。吐出来的都是卫士们吃的粗米饭，以及黄臭变质的韭菜等，吐得满地都是。凡是小人得宠，多数都是这种样子！出自《朝野金载》。

刘玄佐

汴州相国寺，传言说有佛像身上会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即亲自到相国寺，将金帛等物布施给佛像。这天中午，刘玄佐的妻子也来到相国寺。第二天，又建造了斋祭的道场。于是，文武官员、商贾士人，都争先恐后地前来相国寺，唯恐来不及布施。刘玄佐命令节度府派出官员带着账簿去相国寺，收取布施。

十日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巨万，以贍军资。出《国史补》。

张 祜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其饮兴，即自称豪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尝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传于人口曰：“崔张真侠士也。”是此人多设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许。后张以诗上盐铁使，授其子漕渠小职，得堰名冬瓜。或戏之曰：“贤郎不宜作此职。”张曰：“冬瓜合出祜子。”戏者相与大哂。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收束甚武，腰剑手囊。囊中贮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获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店否？”命酒饮之。饮讫曰：“去此三四里有一义士，予欲报之。若济此夕，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能假予十万缗否？立欲酬之。是予

愿毕，此后赴蹈汤火，誓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嗇。即倾囊烛下，筹其缣

到了第十天，突然关闭相国寺，宣布：“佛像停止流汗了。”共收得布施巨万，刘玄佐将这笔钱全部充作军队开支。出自《国史补》。

张 祜

进士崔涯、张祜落第后，多在江淮一带游走。经常聚众饮酒，侮辱戏谑当时有名望的人；有时乘着酒兴，自称江湖豪侠。这两个人的喜好崇尚相同，因此相处得很融洽。崔涯曾经写首赞颂侠士的诗道：“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从此常常可以从人们的口中听到：“崔涯、张祜是真正的豪侠啊！”所到之处，人们都愿意摆设酒宴款待他们。他们也借此互相推崇赞许。后来，张祜给管理盐铁的官吏书赠一首赞美诗，这位盐铁使在漕渠上授予他儿子一个小官职，负责冬瓜这一段堤堰的管理工作。有人戏谑说：“你的儿子不应该任这么小的职务啊！”张祜自我解嘲地说：“冬瓜堰的官正该由张祜的儿子来出任！”戏谑他的人听了这样的回答后，与张祜一起大笑不止。过了一年多，张祜家积攒了一点资产。一天晚上，来了一位身穿夜行衣的人，全身武侠打扮，腰间悬挂一柄宝剑，手中拎着一只行囊。囊里盛着一件东西，有血涸出囊外边。那人进入屋门后问：“这儿不是张侠士的住处吗？”张祜回答说：“是的。”非常恭谨地让这个人进屋。落座之后，来说：“我有一个仇家，此仇已结十年了，今夜我将他杀死了，报了这段怨仇。”边说边高兴得不能自己，指着行囊接着说：“这就是他的人头。”又问张祜：“这儿有酒店吗？”张祜知道他的用意，就命人备下酒菜，跟他一起吃喝。喝完酒，来说：“离这儿三四里地有一位义士，我想报答他对我的大恩。如果今天晚上能报答我的这位恩人，那么，我平生恩、仇两件大事就都算处理完了。听说张大侠非常讲义气，能不能借我十万缗钱？之后马上还给你。我的这两件夙愿都完成后，从此以后，我发誓对您赴汤蹈火，无所畏惧。”张祜听来人这样说，大喜过望，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资财，马上将家中的一切值钱的物品都拿出来摆放在烛光下，又挑出一些布

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出《桂苑丛谈》。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变服私游寺观。民间有奸猾者，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綾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裹，引二三个小仆，潜入寄綾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日早，于朝门相觅，可奉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日访于内门，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人之党焉。出《玉堂闲话》。

帛中质量好的，供他选用。来人高兴地赞扬张祐说：“您真是位痛快人啊！完成这件事之后，我平生再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啦！”于是将行囊连同里面的人头留下，便离开了张祐家并约定好回来的日子。但离开后，到了约定的时间却没有回来。张祐一直等到外面报夜的敲完五鼓了，还是一点踪影也没有。张祐又怕行囊中的人头被人发现了，会连累自己。可那位来客却迟迟不来，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让家中的仆人将行囊打开看看，原来里面装的是一只猪头。从此，张祐的豪侠之气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出自《桂苑丛谈》。

大安寺

唐懿宗用宽和的政策治理国家，海内清平，国泰民安。懿宗多次换上便服游览寺庙。民间有一伙狡猾奸诈的人，听说大安国寺院中，寄放着江淮进奏官进献给朝廷的吴綾一千匹。他们暗中串联谋划，挑选出一个长相很像皇帝的人，穿上皇上私游时穿的衣服扮成皇上，并用龙脑等多种香料熏染衣服，带着两三个小仆人来到寄放吴綾的院落

中。正好这时有一两个乞丐来到院中，假扮皇上的这个贼人分给他们一些钱后打发他们离开这里。过了一会儿，各种各样的乞丐接连不断地来到院中向假扮皇上的人乞讨。这个假扮的贼人施舍不过来，对寺院的僧人说：“寺院里有什么东西？暂借我用用。”僧人正在犹豫不决，假扮的小仆人给僧人使眼色。僧人无比惊惶恐惧，连连说：“寺院柜里有他人寄放的吴绫一千匹，听候吩咐。”于是打开柜子，将一千匹绫都施舍给了那些乞丐。假扮的小仆人对僧人说：“明天早晨，在朝门相见。我奉皇上之命引导你进入宫内，给你的报酬和赏赐绝对不会少的！”说完，服侍假皇帝骑马扬长而去。僧人从此以后好几天都在宫门边等候，连个人影都没等着。这才知道昨日在寺院借绫的皇上和那些乞讨的乞丐，都是奸人贼党假扮的啊！出自《玉堂闲话》。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长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不知何许人，将赴所任，抵于湘川，谒凝。凝召预宴于宾佐。王启凝云：“某是侍郎诸从子侄，合受拜。”凝遽问云：“既是吾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谓左右曰：“促召郎君来。”逡巡，其子至。凝诘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顷，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则受以从侄之礼。因从容问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罢职北海盐院，旋有此授。”凝闻之，不悦。既退，凝复召其子谓曰：“适来王君，资历颇杂，的非吾之枝叶也。”遽征属籍，寻其派，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睹之怒。翌日，厅内备饌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壮士挟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语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误受君之拜，今谨奉还。”遂拜之如其数讫。二壮士退，乃命坐与餐。复谓之曰：“当今清平之代，此后不可更乱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惭赧，饮食为之不下。斯须，蹶蹢而出。出《南楚新闻》。

刘崇龟

刘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菜^餽饌。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

王使君

侍郎王凝在长沙按察期间，有位刚被任命的柳州刺史王某人，不知道哪里人，在赴任途中经过长沙时，请求拜见王凝。王凝得知后，先请他跟僚属们一块饮酒。席间，这位王刺史对王凝说：“下官是侍郎你的几个堂侄中的一位，今天应该受小侄一拜。”王凝立刻问他：“既然是我族上的人，请问你小名叫什么？”王某人回答说：“小名通郎。”王凝对手下人说：“快把少爷叫来。”不一会儿，王凝的儿子被召来了。王凝问儿子：“我们王家户册上有通郎这个名字吗？”王凝儿子沉思一会儿，回答道：“有这个人，应当是我的哥哥。”王凝这才正式邀请这位王某人，并且接受了他以堂侄礼数的参拜。王凝随便问王某人：“之前你任的是什么官职？”王某人回答说：“这之前刚刚辞去北海盐院的官职，紧接着就被授予柳州刺史。”王凝听了，不大高兴。退席以后，又将儿子叫到跟前，说：“刚才来的这个姓王的，他的做官经历很是闲杂，确实不是我们王家族人。”说完立即取出王家户册，查找分枝族系，确实有位堂侄叫通郎，但是已在某年某日去世了。王凝看了后很生气。第二天，仍在厅堂上准备好酒宴招待这位王某人。王某人来了后，看到王凝就要下跪参拜。忽然被两位身强力壮的仆夫拉住，扶他站起来，不能鞠躬。王凝上前对王某人说：“你不是我们王家宗族的人。昨天错误地接受你的参拜，今天允许我还礼。”说完，如数回拜王某。二位仆人退下，王凝让这位王某人入座就餐，又对他说：“当今天下清平，国泰民安。以后不可以再随便闯入别人的家中去了。”在场的官员和办事人员听了后，都嗤笑不已。这位王某人满脸羞愧，酒菜也吃不下去。只坐了一会儿，就局促不安地离开了。出自《南楚新闻》。

刘崇龟

刘崇龟平素以清廉节俭自居，很招人们的非议。他曾经召请同僚到他家吃苦菜馅饼。朝中官员有人知道刘崇龟弄虚作假，于是偷偷问他家的小伙夫：“仆射今天早晨吃的什么啊？”小伙夫头实对：“食泼生。”朝中闻而哂之。及镇番方，京国亲之贫乏者，俟

其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卒于岭表，归葬，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为当时所鄙。出《北梦琐言》。

李延召

王蜀将王宗俦帅南梁日，聚粮屯师。日兴工役，凿山刊木，略不暂停。运粟泛舟，军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释氏。军中皆右执凶器，左秉佛书。诵习之声，混于刁斗。时有健卒李延召，继年役于三泉黑水以来，采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设诈陈状云：“近者得见诸佛如来，乘舆跨象，出入岩崖之中，飞升松柏之上。如是之报甚频。某虽在戎门，早归释教。以其课诵至诚，是有如此感应。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将来希证无上之果。”宗俦判曰：“虽居兵籍，心在佛门。修心于行伍之间，达理于幻泡之外。归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壮哉貔貅，何太猛利！大愿难阻，真诚可嘉。准状付本军，除落名氏。仍差虞候，监截一足讫，送真元寺收管洒扫。”延召比欲矫妄免其役，及临断足时，则怖惧益切。于是迁延十余日，哀号宛转，

夫如实告诉他：“老爷早晨吃的是泼生。”朝中官员们听到这件事后，都讥笑他。等到刘崇龟外放岭南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京城中有些生活贫困的亲戚想沾光等待他的接济。他只画了一幅《荔枝图》，亲自在上面题写赋，赠给人家。后来，刘崇龟病死在岭南任上，在归葬途中，路过湖北江陵时，他的家人在市上出卖南海的珍珠、翡翠。他的行为受到当时人的鄙视。出自《北梦琐言》。

李延召

前蜀将军王宗俦统帅南梁期间，搜聚粮草，在山中驻扎军队。每天都让兵卒做工服役，凿山开路，砍伐树木，一刻也不停歇。还让士兵撑船运送粮食，全军上下都疲惫不堪。岷山和峨眉山一带的百姓民众，都非常信仰佛教。军中所有的人，都右手拿着兵器，左手拿着佛经。诵读佛经的声音，跟巡更通报时辰的刁斗声混在一起。当时有一个兵卒叫李延召，连年来在三泉县黑水河地区服役，采伐木材，劳累

得身体枯瘦如柴，精疲力竭，他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了。于是就撒谎上报称：“我最近见到了如来佛，乘坐车辇，骑在大象上，在山崖绝壁上行走，还在松柏树上飞腾。这样的事频频出现。我虽然身在军门，心却早就皈依佛门。因为我每天诵读佛经，才会有这样的感应。我现在乞求长官取消我的军籍，砍去我一只脚，让我去事奉佛主，希望我将来能修成无上至高的境界。”王崇倬在李延召报送的申请书上批示道：“虽然身在军籍，却心在佛门。修心在行伍之间，达理于虚幻无常之外。决心皈依佛教，情愿截足以事奉从未见过的佛主。豪壮啊兵士，何必这么凶暴残忍啊！你这样的宏大志向难以阻拦，你的真诚事佛理应嘉奖。特此批准这份申请，请交付该兵士所在部队，除掉他的军籍。并差派管理山泽的虞候监督截去该兵士的一只脚，然后送往真元寺收管，让他在寺中洒扫庭院。”李延召本来是想用这种欺骗的办法，逃脱掉劳役之苦，等到真的要砍去他的一只脚时，则非常恐惧。拖延了十多天，又哭又闹，

避其锋铓。宗倬闻之，大笑而不罪焉。出《玉堂闲话》。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诈称落泊衣冠。弊服褴褛，常巡成都市廛。见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坠文书，求官不遂。”人皆哀之，为其言语悲嘶，形容憔悴。居于早迁桥侧。后有势家，于所居旁起园亭，欲广其池馆，遂强买之。及辟其圭窦，则见两间大屋，皆满贮散钱，计数千万。邻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为“乞措大”。出《朝野僉载》。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阙。先世尝典大郡，资用甚丰。一日，木阴初盛，清和届候。偶有叩扉者，启关视之，则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气质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浆。”二子延入宾位。雅谈高论，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浆者。杖藜过此，气色甚佳。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

之

不让虞候截砍他的脚。王宗俦听到这一消息后大笑，下令停止行刑，并且没有治他的罪。出自《玉堂闲话》。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一乞丐谎称自己是官宦人家的落魄子弟。穿着破败褴褛的衣服，经常在成都集市间游走。一见到人就将手中的一篇文章展示给他们看，说：“我丢失了任职的文书，才当不上官了。”人们听了他这悲悲切切的话语，看到他那憔悴的容颜，都非常同情可怜他。这个乞丐住在成都早迁桥旁边。后来，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家，在他居住的旁边建造起一座园亭，想再扩大地面修建池塘馆舍，就强行买下了他居住的这块地皮。待到扒倒这个乞丐外面破败的门洞后，才看见里面两间大屋中到处都装满了各种钱币，总计有好几千万。附近的邻居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么多钱。因此成都人把想求官的人一概称为“乞措大”。出自《朝野僉载》。

薛氏子

有薛家兄弟二人居住在伊阙的郊野。兄弟俩的先祖曾经做过州郡的高官，因此，家中很是富有。草木茂盛的初夏里的一天，天气晴朗。忽然有人敲薛家的院门，开门一看，原来门外站着一位道士。脚下穿着草鞋，脸上白髯如雪，气质清古不凡，道士说：“我云游途中身患疾病口渴，施主请施舍一杯水喝。”薛家兄弟二人将这位道士请入厅堂入座，待为宾客。这位道士坐下后，谈吐高雅，议论深奥，深谙道家的哲理。道士又说：“我并不是因为渴了来讨碗水喝的。我拄着拐杖经过这里，发现你这儿有祥瑞之气。从你家院落往东南走一百步，是不是有五株像虬龙一样偃卧盘踞的古松树长在那儿？”薛家兄弟回答说：“那是我家的田地。”道士听了后更加欢喜，让兄弟二人屏退家中仆人，说：“你家的那五株松树下埋藏着黄金百两，宝剑二口。这两样宝物发出的宝气分明，悬浮在张翼一带的空中。张翼乃是洛阳

分野，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子大惊异。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辈，悉具畚鍤，候择日发土，则可以目验矣。然若无术以制，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戒僮仆，无得泄者。”问其结坛所须，曰：“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随方色彩缣素甚多，泊几案炉香褥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财者，假以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器皿须以中金者。”二子则竭力经营。尚有所缺，贷于亲友。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篋寓太微宫，欲以暂寄。”二子许诺，即召人负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胜，絙轳甚严，祈托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设法具于五松间，命二子拜祝讫。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无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脱为人窥，则祸立至。俟行法毕，当举火相召。可率僮仆，备畚鍤来，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专望烛光，

与伊阙的分界线，我寻找了好久才找到你们这里啊！你们兄弟可以把百两黄金分送给贫困的亲友。那龙泉宝剑，你们兄弟佩带身边，可保你们位极人臣。另外一把宝剑赏给贫道，用它来降妖除魔。你们看如何？”薛家兄弟二人听后很是惊异。道士说：“让你家中的僮仆和雇用的工匠，都准备好畚箕、锹钎等挖泥运土的工具，等我选个吉日好挖土取出这两宗宝物，就可以亲眼验证虚实。但是，如果不施用法术制住它们，这两宗宝物没等挖掘出来就会土遁逃走，再也追找不到了。假如等选好良辰吉日，按四方五行设置神坛，用有道法的灵水一喷，它们就不能逃遁了。一定要告诫你家的僮仆，不可泄露机密。”薛家二兄弟问道士设法坛所需物品，道士说：“请准备徽纆三百尺，就是赤黑的绳索。布置法坛需要很多的彩色细绢，还有小凳、桌案、香炉、褥垫等物。”说到这里，道士看看薛家二兄弟，接着说：“我不是贪财图利的人，不过是借助这些东西念咒作法。还需要祭祀神灵用的供膳十座，酒、茶都准备好。祭祀用的器皿必须是含有一半以上黄金的金器。”薛家二兄弟遵照道士的要求，竭尽全力去准备。还有缺少的物件，就向亲友求借。道士又说：“贫道擅长点石成金之术，视金银如同粪土一样，经常周济一些贫困人，帮助他们解决紧急的困难。现在，贫道有一些箱子包裹存放在太微宫，想暂时寄放在你们这儿，

怎么样？”二兄弟听后高兴地答应了，立即让家中仆人将这些箱子、包裹运回来。一共有四只巨大的箱子，每只箱子都重得搬不动，而且上锁贴封条，极为严密。很快到了道士选定的吉日，道士在五株松树那儿搭设法坛，让薛家二兄弟跪拜法坛前面，祝祈神灵保佑降福。之后，道士立即让他们回到家中，关闭门户等待。并且告诫他们不得向法坛这边偷看。道士说：“贫道将效仿景纯法师披散头发、口中叼着宝剑的法术，如果有人偷看，就会立刻招致灾祸。等到贫道法事做完了，当以举火为号招唤你们。你们见到火光后，就可以带领家僮仆夫，拿着畚箕、锹铲等工具，连夜挖掘，你们兄弟俩就在旁边静观财宝吧。”薛家两兄弟，依着道士的指教，从半夜在家中正襟危坐，等候火光的召唤，

杳不见举。不得已，辟户觐之，默绝影响。步至树下，则掷杯覆器，饮食狼藉。彩缣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疑用徽纆束固以遁。因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出《唐国史》。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藏镪巨万。一日逮夜，有投书于其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封，则蒲纸加蜡，昧墨斜翰，为其先考所遗者。曰：“汝之获利，吾之冥助也。今将有大利，然吾已请于阴鹭矣。汝及朔旦，宜斋躬洁服，出于春明门外逆旅。备缣帛，随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桥，步及石岸，见黄衣者即置于前，礼祝而退，灾当可免。或无所遇，即挈缣以归，急理家事，当为甯计。祸不旋踵矣。”少年捧书大恐。合室素服而泣，专志朔旦。则舍弃他事，弹冠振衣，止于春明门外，矜严不寐。恭俟夜分，乃从一仆乘一马，驰往灞桥，唯恐无所睹。至则果有一物，形质

左等右等也不见五株松方向有火光的信号。实在等不下去了，打开门看看，五株松那边一点声响也没有。两兄弟急忙来到五株松下，只见杯盘狼藉，到处都是吃过的饭菜。而且，他们兄弟俩为道士准备的布设法坛的五色细绢以及盛装祭膳用的金器，都被道士席卷一空。只见

车轮与牲畜的蹄印满地都是。怀疑是用三百尺赤黑绳索煞牢车子，便于逃跑。回到家中，两兄弟让家人赶快打开道士寄存的四只大箱子，里面盛的全是瓦砾。从这以后，薛家两兄弟家道败落，一贫如洗，而且在亲朋好友那里失去了信誉。两兄弟又惊愕又愁苦惭愧，一言不发地吃了这个大哑巴亏，无处告发。出自《唐国史》。

秦中子

在秦川，有一家富有的少年，擅长经营获利，家中藏钱巨万。一天晚上，有人将书信扔在这位少年家院内，仆人取回来给少年。少年打开信封，是蒲草纸，上面用蜡油缄封，信是用暗淡的墨和斜侧的字体写成的，从字迹和内容上看，是他死去的父亲写给他的信。信上说：“你能获得这么多的利，是我在阴间帮助你的结果。现在将有大祸临头，但是我已经在阴间请求保佑你了。你可以等到下月初一，应当斋戒沐浴，穿上整洁的衣服，到春明门外的一家客店。准备好细绢，随着年份计算，需用三十五匹。等到黑夜降临后，前往灞水桥，步行到达石岸边，看见一个身穿黄衣服的人，就将三十五匹细绢放在这个人面前，行礼祝祀而退，灾祸就可以免除了。如果什么人也都没有遇到，你带着细绢赶快回到家中，处理好家中事宜，赶快离家出走。这样，灾祸不会转着脚跟随你去的。”少年看后，手捧书信惊恐万分。全家人身着素服，抱头哭泣，对着先人的灵位哭泣，专心等待下月初一这一天的到来。那天一早，少年打扫干净帽子上、衣服上的灰尘，带着三十五匹细绢，来到春明门外的旅店旁边，谨慎地恭候在那里，不敢合眼。恭候到夜间，带着一个仆人，骑着一匹马，驰往灞桥。唯恐看不到要见的人。来到灞桥，果然看见有一个人，形态诡怪，蓬头黄衣，交臂束膝，负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惊喜，捧缣于前，祈祝设拜。不敢却顾，疾驱而回。返辕相庆，以为幸免矣。独有仆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复有掷书者。仆夫立擒之，乃邻宇之导青襟者。启其缄札，蒲蜡味墨如初。词曰：“汝灾甚大，曩之寿帛，祸源未塞。宜更以缣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则状始末，诉于官司。诘问具伏，遂置于法。时李常侍丛为万年令，讼牒数年尚在。出《缺史》。

李全皋

护军李全皋，罢淮海监临日，寓止于开元寺。以朝廷艰梗，未获西归。一旦，有小校引一道人，云能通炉火之事，全皋乃延而礼之，自此与之善。一日语及黄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颇能得之。可求一铁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黄金二十余两为母，日给水银药物，火候足而换之。莫穷岁月，终而复始。”李甚喜其说，顾囊有金带一条，可及其数，以付道人。诸药既备，周火之日后，日躬自看验。居数日微倦，乃令家人亲爱者守之。日数既满，斋沐而后开视，黄金烂然，的不虚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内，添换有征。

诡怪，头发蓬乱，身着黄衣，两臂交叉着抱住两膝，靠着桥柱坐在那儿，低头打盹儿。少年见了非常惊喜，双手捧着细绢走上前，行礼祈求祝祷。然后转身离去，驱马急驰而归，连头都不敢回一下。在回家的路上，少年心中暗自以为这下免去了一场大灾祸。唯独跟少年同去的仆人不大相信这件事。没过十天，又有人向少年院里投掷书信。仆人立即出去将投信人捉获，原来是邻居家的一个读书人。打开信缄，蒲纸蜡封，暗墨斜草，都和上次的一样。信上写的是：“你的灾祸非常大，上次送去寿帛，并没有免去祸源。还应再带三十五匹细绢，重新放在灞桥河岸边。”这位少年将这件事情上告到官府那里，陈述始末缘由。官府审问那位邻家的读书人，他一一招认，便被依法判刑。当时常侍李丛任万年县县令，办案的文书几年后都完好地收存在县衙里。出自《缺史》。

李全皋

护军李全皋，辞去淮海监那天，暂时居住在开元寺中。因为朝廷艰难，没能得到允许回到他西部老家。一天早上，有一位小校引荐一位道人来见李皋，说他通晓用炉炼金的秘法，李全皋听了后以礼相待，从此之后两人的关系日渐友善。一天谈到用炉炼金的事情，道人曰：“只有贫道我擅长这种秘法。你可以寻找一只能容五六升以上的铁鼎，再拿来黄金二十多两做母本，每天往鼎里添加水银等药物，待火候炼足了再更换。年年月月不停地炼，终而复始，一直炼下去，你

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黄金啊。”李全皋听后大喜，看看自己行囊中有金带一条，大约有二十多两重，便拿来交给了道士。又将炼金所需要的水银等药物准备齐全，开炉升火后，每天李全皋都亲自到炉边验看。过了几天后，他感到有些厌倦了，就让他家中亲人去炉前看守。待到炼满预定的天数后，斋戒沐浴换上洁净的衣服，打开鼎盖验看，只见满鼎金黄灿然一片，确实不假啊！李全皋拜谢道士，并且相信了他的炼金法术。三天之内，就可以添换取出一些炼出来的黄金。一旦道人从来，药炉一切如旧，疑骇之际。俄经再宿，久待讶其不至，不得已，启炉视之，不见其金矣。事及导引小校，代填其金而止。道人绝无踪迹。出《桂苑丛谈》。

文处子

有处子姓文，不记其名，居汉中。常游两蜀侯伯之门，以烧炼为业。但留意于炉火者，成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积货甚多。为文所惑，三年之内，家财罄空。复为识者所诮，迫而耻之，以至自经。又有蜀中大将，屯兵汉中者，亦为所惑。华阳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静。遂求主者，赁以烧药。因火发焚其第，延及一坊，扫地而静。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东趋斜谷，以脱其身。出门便为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其虎随之，不离跬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树，以带自缚于乔柯之上。其虎绕树咆哮。及晓，官司捕逐者及树下，虎乃徐去。遂就树擒之，斩于烧药之所。出《王氏见闻》。

一天早上道士没有来到炉前，药炉的一切像原先一样，照旧添火炼烧，感到很震惊。又过了一宿，依然不见道士的踪影，李全皋非常奇怪着急，不得已，他自己打开鼎盖一看，鼎中置放的黄金母本，都不见了。事情牵连到领道士来的小校。于是，小校将自己的黄金拿出来补给了李全皋，才算了结这件事。那位自称会炼金的道士，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出自《桂苑丛谈》。

文处子

有一个姓文的处士，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居住在汉中。经常往来于两蜀侯伯等权贵之家，以炼金为职业。但凡想要通过炼金发财的人，都受过这位文处士的欺骗。有位富商叫李十五郎，积聚的财产很多。受文处士的蛊惑，三年之内，将家财全都败光。而且还遭到熟人的讥讽，后悔莫及，以致悬梁自尽了。还有一位蜀中的大将军，军队驻扎在汉中，也被文处士所蛊惑。华阳坊有位成太尉，新建造一座府第还没有住过，文处士说这座宅院空静，适合炼金。于是，这位大将军就向主人将它租赁来用以炼金。不慎失火，将整座宅第烧为平地，而且火势蔓延整条华阳坊，烧毁整整一条街。文处士连夜逃走，出城后想向西取道桑林路，再向东到斜谷，以逃脱官府的追捕。但是，他一出城门就被一只猛虎追逐，西去不得，向北逃入王子山溪谷中。这只老虎一直追逐他到这里，寸步不离。文处士无计可施，攀爬到一株树上，用带子将自己绑缚在树干上。老虎绕着树转圈，边转边咆哮。直到天明，官府听到虎叫声赶到这株树下，老虎才离去。于是，文处士在树上被擒获，在烧药炼金的地方被斩首示众。出自《王氏见闻》。

卷第二百三十九 谄佞一

安禄山	成敬奇	陈少游	裴延龄	薛盈珍
画 雕	冯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韩全诲
苏 循	苏 楷	乐朋龟	孔 谦	

安禄山

玄宗命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闲国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万岁后，代朕君汝者。”安禄曰：“臣愚，比者只知道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禄乃拜。玄宗嘉其志诚，尤怜之。出《谭宾录》。

成敬奇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尝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枚，一一持出，请崇手执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强从之。敬奇既去，崇恶其谄媚。谓其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自兹不复接遇。出《大唐新语》。

安禄山

唐玄宗让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不跪拜。并启奏玄宗说：“我是胡人，不熟悉国法，不知太子是什么官职？”玄宗告诉他：“是储君。待我去世之后，太子代替朕做你的国君。”安禄山回答说：“我很愚昧，亲近的人只知道有皇上您，不知道有太子。”主管礼仪的官员都让他向太子下拜，安禄山这才下拜参见太子。玄宗嘉许安禄山忠诚，更加怜爱他。出自《谭宾录》。

成敬奇

成敬奇才智卓越，写文章片刻就能写成。官任大理正卿，与宰相姚崇有姻亲。姚崇曾有病卧床，成敬奇到相府探病。他面对姚崇泪流满面，从怀中取出几只活雀，一一放在姚崇手中，让他拿一会儿再放生。并祝福说：“希望姚令早日痊愈！”姚崇勉强忍让他这样做。等成敬奇离开后，姚崇立刻露出讨厌他故作阿谀谄媚的神情，对子弟们说：“他的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从此以后再也不接见成敬奇的来访。出自《大唐新语》。

陈少游

唐陈少游检校职方员外郎，充回纥使。检校官自少游始也。而少游为理，长于权变，时推干济。然厚敛财货，交结权右，寻除管桂观察使。时中官董秀用事。少游乃宿于里，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少游曰：“据此所费，俸钱不能足其数。此外常须求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应者，但留心庇护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岁愿送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收受。余到官续送，免费心劳虑，不亦可乎！”秀既逾于所望，忻悦颇甚，因与之相厚。少游言讫，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还，再睹颜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当远官。从容旬日，冀竭蹶分。”时少游已纳贿于元载子仲武矣。秀、载内外引荐。数日，拜宣歙观察使，改浙东观察使，迁淮南节度使。十余年间，三总大藩。征求货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万亿。

陈少游

唐朝的陈少游官任检校职方员外郎，担任出使回纥的使节。唐朝设置检校官，就是从陈少游这儿开始的。陈少游的本性擅长权变，当时的人都推崇他办事干练有才干。然而他却贪得无厌，无休止地搜刮民财，同时还攀高结交权贵，不久又被授任管州、桂州观察使。当时，宫内宦官董秀得宠。陈少游就住在董秀家所在街坊附近，等候董秀在宫中值完班回来的途中，单独拜见他。陈少游神情从容不迫地问

董秀：“七郎家有多少口人，每天需要多少钱开销日常用度啊？”董秀说：“我担任这个职务有好久了。又赶上现在物价飞涨，一个月大概得需要一千多贯钱吧。”陈少游说：“根据你家的消费，你的俸禄肯定是不够用的。除了俸禄之外，七郎大概需要经常向别人求助，才能过得去啊。倘若有人愿意向你献纳忠心，按时供给你一笔钱来补贴你家的生活用度。你稍微留心庇护他，原本也是很容易办到的。我陈少游虽然没什么才干，但是恳请让我一个人全部承担下七郎家中所需要的费用。每年我可以送给你五万贯钱，现在我这就有一大半，请你立即收下。余下的，等到了住所之后再补送给你。这样，就会免得七郎为生活用度费心劳力，这样不是很好吗？”董秀看到所得到的钱，远远地超出自己想要的数目，非常欢欣喜悦，便与陈少游结成至交。陈少游说完这席话，又流着眼泪说：“当今朝廷任我为管桂观察使，南方荒蛮多瘴疠之地，此次一去恐怕难以活着回来，再与七郎相见！”董秀立即说：“像中丞你这样聪明有才干的人，不应当充任边远荒僻地方的官员。你先等待十多天，我将会尽余力为你周旋。”当时，陈少游已经为这件事情向宰相元载的儿子元仲武送纳了贿赂。董秀、元载，一内一外，不断地引荐陈少游。几天后，朝廷便改派陈少游为宣州、歙州观察使，旋而又改任浙东观察使，又改任淮南节度使。十多年间，陈少游任过三处重郡的节度使。在此期间，他没有一天不在四处征收钱赋，大肆搞买卖交易，聚敛积集钱财珠宝，多达万亿。

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结元载，每岁馈十万贯。后以载渐见忌，少游亦稍疏之。及载子伯和，贬官扬州，少游外与之深交，而阴使人伺其过，密以上闻。代宗以为忠，待之益厚。关播尝为少游宾客，卢杞早年，与之同在仆固怀恩幕府，故骤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后，遂夺包佶财物八百万贯。复使参谋温述，送款于李希烈曰：“濠、舒、庐等州，已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后銮舆归京，包佶入朝，具奏财赋事状。少游上表，以所取财，皆是供军费用，今请据数却纳。乃重征管内百姓以进。后刘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愧而卒。出《谭宾录》。

裴延龄

唐裴延龄累转司农少卿，寻以本官权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货之物，乃设钩距，召度支老吏与谋，以求恩顾。乃奏言：“天下出入钱物，新陈相因，而常不减六七千万贯，唯在一库，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请于左藏库中分置，别建欠、负、耗、剩等库，及季库月给，纳诸色钱物。”德宗从之。但贵欲张名目，以惑上听。其实钱物更无增加，唯虚费簿书

他对高尚文雅负有名望的人士，非常蔑视。陈少游刚攀结宰相元载时，每年馈送元家十万贯钱。后来，元载渐渐有所顾忌，陈少游才稍稍与他疏远。等到元载的儿子元伯和被贬谪到扬州。陈少游表面上与他交往密切，暗中却指使人搜集他的过失，密报皇上。唐代宗以为陈少游对他忠诚，因此更加重用厚待他。关播曾经做过陈少游的宾客，卢杞早年也跟陈少游一同在仆固怀恩幕府为同事。因为这层关系，他们屡次破格提拔他的官职。唐德宗移驾奉天后，陈少游趁机夺取包佶的家产共计八百万贯。同时，他又派参谋温述携巨款去汴州联络叛军李希烈，说：“濠、舒、庐等州，已经命令他们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原地等待着你去指挥。”后来，德宗銮驾回到京城后，包佶入朝，向皇上奏告陈少游夺取他家财产一事。陈少游上表，谎称他取走的包家财产都充作军队费用了，现在请包佶按照被抄没时的数目再取回去。于是，他加重征收所辖区内百姓的赋税，用这笔钱来补缴给朝廷。后来，刘洽从李希烈手中收回汴州时，得到一份李希烈的起居注，上面记载着：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陈少游听说这件事后，羞愧成疾而死。出自《谭宾录》。

裴延龄

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连续任司农少卿的裴延龄，随即又以司农少卿兼户部尚书，全面负责国家的财政开支。裴延龄自知不懂得财政工作，于是广泛调查咨询，召请来掌管过财政的退休老官吏，帮助他出谋划策，来求得皇上的信任。这之后，他上奏德宗说：“整个国家钱物的收与支，新旧相连接，通常情况下，库存都不少于六七千万贯，历来只存放在一座库房，如果出现差错散失，没办法知道。请求允许在左藏库中分开存放，另外设立欠、负、耗与剩等二级库房，按

季、按月供应和收纳各种成色的钱财货物。”德宗批准了他的这些建议。其实，这些设置都是裴延龄故意搞的名堂，想用这些来迷惑皇上，以达到他邀恩纳宠的目的。实际上，这样设置钱物一点也不能增加，只是白白耗费账簿

人吏。又奏请，令京兆府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团，送苑中。宰臣议，以为若市草百万团，则一方百姓，自冬历夏，搬运不了，又妨夺农务。其事得止。京西有污池卑湿处，芦苇丛生焉，不过数亩。延龄忽奏云：“厩马冬月合在槽枥秣饲，夏中即须有牧放处。臣近寻访得长安咸阳两县界，有陂地百顷，请以为内厩牧马之地。且去京城十数里。”德宗信之，言于宰臣。宰臣坚决云：“恐必无此。”及差官阅视，悉皆虚妄。延龄既惭且怒，又因对馱。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枰，以年多故致损坏，而未能换。”延龄曰：“宗庙事重，殿枰事轻。陛下自有本分钱物。”德宗惊曰：“本分钱何名也？”曰：“此是经义。愚儒常才，不足与言。陛下正合问臣，臣能知之。《准礼经》云，天下赋税，分为三分。一分充干豆，一分充宾客，一分充君之庖厨。干豆供宗庙也。今陛下奉宗庙，虽至严至丰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财赋也。只如鸿胪礼宾，诸国番客，至于回纥马价，用一分钱物，尚有赢羨甚多。况陛下御善宫厨，皆极简俭，所用外，以赐百官充俸料餐钱等，犹未能尽。据此而言，庖厨之用，其数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况一枰。”上曰：“经义如此，人未曾言，颌之而已。”后因计料造神龙寺，须用长七七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有数千株，皆长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开

人力而已。裴延龄又上奏德宗，让京城地区用两税青苗钱，来购买饲草一百万团，送到皇家御苑中。宰相们议论，如果买饲草一百万团，那么京城地区的百姓，从冬到夏都搬运不完，又妨碍占用农业生产的时间。这件事才算被否决。京城长安西郊有一片低洼潮湿的水塘，上面丛生着芦苇，不过几亩地。裴延龄忽然上奏德宗，说：“御苑马厩里的马，冬天应当在槽中饲养，到了夏天就应该在野外放牧。我近日寻访到长安、咸阳两县交界处，有一片临水的低洼湿地，约有一百顷，请皇上批准将这块地方作为御马放牧的地方，而且离京城只有十几里路。”德宗相信了裴延龄的奏请，对宰相们说此事。宰相们坚持

说：“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水面。”等到派出官员去考察，证明报告里的全是谎言。裴延龄既羞愧又恼怒，因为是面君对奏，又不好发作。一天，德宗召见裴延龄说：“我的住处浴室殿院有一根屋梁，因年久失修损坏了，到现在还没有更换。”裴延龄回答说：“社稷宗庙事重，殿梁事轻。皇上自有本分钱物。”德宗惊异地问：“本分钱是什么钱啊？”裴延龄回答说：“这是经书上讲的义理。迂腐的儒臣、平庸的官员，没法跟他们讲。皇上问我正合适，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准礼经》上说，普天下的赋税，分为三份。一份用来置办干肉、祭器；一份用来宴请国宾；一份用来置办皇上御厨里的用品。干肉、祭器是供宗庙祭祀的用品。现今皇上祭奉宗庙，虽然特别庄严、特别丰盛、特别优厚，也用不了一份财赋啊。至于朝贺庆典以及接待各国使臣宾客，及付给回纥的买马钱，也只需一份财赋而已，还有很多盈余呢。况且，皇上的御膳、宫中的饮食，都极节俭。这以外，赏赐给文武百官为俸禄吃饭钱等，都没有用尽。根据我的推算，宫中饮食用度所用的钱物还比这少。剩下来的，都是皇上的本分钱啊！用来修建十座殿堂，也不应当怀疑。何况一梁呢？”德宗皇上说：“经书上的这种义理，别人没有说过，我只好点头称是而已。”后来，计算建造神龙寺的用料，必须用长七十尺的松木。裴延龄上奏说：“我近日在同州，找到一座山谷，有松树好几千棵，都长七八十尺。”德宗说：“听人说，开

元天宝中，近处求觅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须于岚胜州采造。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对曰：“贤者珍宝异物，皆处处有之，但遇圣君即出。今此木生自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延龄既锐情于苛刻，剥下附上为功。奏对之际，皆恣骋诡怪虚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龄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尝闻。上颇欲知外事，故特优遇之。出《谭宾录》。

薛盈珍

姚南仲为郑滑节度使。时监军薛盈珍估势，干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构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奏南仲不法，谗构颇甚。南仲裨将曹文治，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

语，文洽私怀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晡，驿吏开门，见流血满地。旁得文洽二缄，一缄告盈珍罪；一缄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骇动。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扰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隳陛下法

元天宝年间，在京城附近寻找长五六丈的木材，尚且不容易找到，都必须在岚胜州采伐。如今为什么近处就有这么长的松木？”裴延龄回答说：“对于圣贤的人来说，珍宝异物，处处都有，现在圣君已经出现了。今天这种长木生长在京城附近，都是因为有你这样圣明的皇上啊。怎么开元、天宝就必须有呢？”裴延龄言辞锋利苛刻，以盘剥下属依附皇上为能事。跟皇上奏对时，他完全随意进行诡辩，说些虚妄怪异不着边际的话，别人都不敢这样说。他却一点儿也不怀疑自己说得不对，也都是他人不曾听到过的。德宗皇上很想知道外界的一些事情，因此特别优待他。出自《谭宾录》。

薛盈珍

姚南仲任郑滑节度使。当时，在郑滑任监军的薛盈珍依仗权势，屡屡干预，夺取军政大权。姚南仲不听从他的摆布，多次被薛盈珍向德宗诬告谗毁，德宗并没有完全相信。后来，薛盈珍得寸进尺，暗中派遣心腹小使程务盈，带着他写好的上奏姚南仲不法的表章，到京城上告姚南仲。表章上写的尽是无中生有的诬陷之词。当时，正赶上姚南仲的副将曹文洽进京奏报军务要事，暗中得知薛盈珍上奏的表章中诬陷姚南仲的话。曹文洽心中异常恼怒，于是昼夜兼程追赶程务盈，到长乐驿站终于赶上了他，与他一同住在驿站里。到了半夜，曹文洽杀死了程务盈，将上告诬陷姚南仲的表章扔到厕所中，之后自杀身死。第二天早晨，驿站的官吏打开房门，只见血流满地，两个人都死在屋中。曹文洽身旁放着两封信，一封信上写着薛盈珍擅权、诬陷姚南仲的种种罪状；一封信上写的是为姚南仲辩护申冤，并且陈述自己杀死程务盈的经过和请求谢罪道歉。唐德宗听到这件事情后，很受震动，惊骇异常。姚南仲唯恐因这件事跟薛盈珍的怨恨越结越深，于是便亲自入京上朝。姚南仲刚到，德宗皇帝便召见他说：“薛盈珍干扰

你的军政要务很严重吧。”姚南仲回答说：“薛盈珍一点也没有干扰我的军政要务，是我自己不遵守朝廷的法纪

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谭宾录》。

画 雕

裴延龄恃恩轻躁，同列惧之，唯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德宗知众怒，益信之。出《谭宾录》。

冯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进士登第。后稍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敬之罢举，归三坡，素事篇章。让陶不寄书曰：“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陶得诗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后为简州牧，自比之谢宣城、柳吴兴也。宾至则折挫之，阍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见。忽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阍者以道明言启之，及引进，陶呵曰：“与君昧平生，何方相识？”道明曰：“诵员外诗，仰员外德，诗集中日得见，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

啊。如果薛盈珍这样的人到处都有的话，纵然是晋朝的羊祜、杜预这些名臣死而复生，让他们安抚百姓、统率三军，也不能成就百姓和乐安康的政绩，以及纪律严明、善于作战的军容啊。”德宗听了这番话，沉默了很久。出自《谭宾录》。

画 雕

裴延龄仗恃皇上对他的恩宠与重用，为人轻狂暴躁，同僚都惧怕他，只有顾少连一点也不回避他。裴延龄曾经画一只雕，群鸟围着它吵吵嚷嚷，将这幅画进献给德宗。德宗原先就知道朝中诸官都怨恨惧怕裴延龄，见到这幅画后，更加相信了。出自《谭宾录》。

冯道明

雍陶，蜀郡人，考中进士。之后，他对亲友有些冷淡、疏远，他的舅舅，云安的刘敬之，被推举做官，罢官后，回到三坡，平素作诗写文章。有一次他寄诗责备雍陶不给他写信，道：“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雍陶得到舅父的这首诗后，想到自己以前对亲友的冷淡，很羞愧，这才有想家思亲之感。后来，雍陶任简州牧，将自己比作南北朝时的诗人谢朓谢宣城、柳恽柳吴兴。有宾客来拜访则轻慢折磨人家，连他家的守门人也怠慢宾客，带着自己的诗文或礼物请求拜见雍陶的人，很少受到接见或款待。忽然有一天，有个叫冯道明的落第文人请求拜见雍陶，说：“我跟雍员外是旧相识，请给通报一下。”守门人将这话通报给雍陶。待到引领冯道明拜见雍陶后，雍陶大声呵斥说：“我与你素昧平生，你在哪里认识我的？”冯道明回答说：“我每天都诵读你的诗，敬仰你的德行，我在诗集中天天和你相见，怎么能说我们是素昧平生呢？”说完随口吟出雍陶的两句诗：“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接着又说：“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说：“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雍陶听了冯道明的吟诵后，非常高兴，便对待冯道明像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冯子匪艺而求知，其两违之。出《云溪友议》。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闽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诸道每岁进阉人，所谓“私白”者，闽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阉以下桑梓，多系于闽。时以为中官薮泽。宣猷既至，每寒食节，辄散遣将吏，荷挈食物，祭于诸阉冢墓，所谓洒扫者也。故时号为“敕使看墓”。出《玉泉子》。

李德裕

李德裕镇扬州，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德裕致礼，皆

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中堂设宴，更无他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祇奉，亦竭情礼。宴罢，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诏却令监淮南。钦义即至，具以前时所赠归之。德裕笑曰：“此无所直，奈何拒焉？”悉却与之。钦义心感数倍。后竟作枢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钦义所致也。出《幽闲鼓吹》。

韩全诲

唐昭宗以宦官怙权，骄恣难制，常有诛剪之意。宰相

有德尚的人认为雍陶为人恃才傲物而又喜欢别人讨好他，冯道明无才却靠谄媚恭维求取知遇的人，大概双方都是不正派的。出自《云溪友议》。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从福建到安徽宣城为官，是借助朝中宦官的作用。各个府道每年向宫中进献的阉人，也叫“私白”，闽中进献的最多，而且大多数都被皇宫留用。因此，在宫中颇有权势的大宦官的原籍，多数都在福建。当时人都说闽中是出宦官的地方。杜宣猷到宣城上任后，每到寒食节，都派出许多将士、官吏，带着祭祀用的食品，给埋在闽中的各个宦官的坟墓设祭，即扫墓。因为这个缘故，当时人称杜宣猷为“皇上任命的守墓人”。出自《玉泉子》。

李德裕

李德裕镇守扬州，监军使杨钦义也紧跟着来到扬州，一定要参与军政要务。李德裕以礼相待，一点也不超出常理，杨钦义暗暗怀恨在心。一天，李德裕在内厅设宴宴请杨钦义，此外没有再请其他客人。并在好几张床上摆满了各种宝器、名画，都是极罕见的珍品。席间李德裕始终恭恭敬敬地对待杨钦义。宴席结束时，又把这些宝物全都赠送给杨钦义。杨钦义喜出望外。过了十多天，杨钦义往西到了汴州，朝廷下诏书让他改任淮南监军使。杨钦义回到扬州后，将前些日子李

德裕送给他的宝器书画全都归还给李德裕。李德裕笑着说：“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为什么拒绝收取它们呢？”又都归还给杨钦义。杨钦义心中加倍感谢李德裕。杨钦义后来竟然官任枢密使，唐武宗一朝的大权，都掌握在杨钦义的手中。出自《幽闲鼓吹》。

韩全诲

唐昭宗因宦官专权，骄横难控，早有剪除他们的想法。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当进囊封，勿于便殿面奏。以是宦官不能知。韩全诲等乃访京城美女数十以进，密求宫中阴事。天子不之悟，胤谋渐泄。中官以重赂甘言，请藩臣为城社，视崔胤皆裂。时因伏腊宴聚，则相向流涕，辞旨谄谀。会汴人寇同华知崔胤之谋，于是韩全诲引禁军，陈兵仗，逼帝幸凤翔。他日崔胤与梁祖协谋，以诛阉官。未久，祸亦及之，致族绝灭。识者归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潜常谓所亲曰：“灭吾族者，必缙儿也。”缙儿即胤小字。河东晋王李克用闻胤所为，谓宾佐曰：“助贼为虐者，其崔胤乎。破国亡家，必在此人也。”出《北梦琐言》。

苏 循

唐末，尚书苏循谄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谒晋王。时张承业方以匡复为意，而循忽献晋王画敕笔一对，承业愈鄙薄之。出《唐书》。

苏 楷

昭宗先谥“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驳议，请改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者，礼部尚书苏循之子，乾宁二年应进士。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昭宗恶其滥进，率先黜落。由是怨望，专幸邦国

崔胤更是忌恨他们。唐昭宗让崔胤，凡是机密的奏章，一定装入囊袋中并且密封好，呈送给他，不要在便殿面奏。因此宦官们就无法了解

朝廷的机密。宦官韩全海在京城访求到几十个美女进献给昭宗皇上，实际是想通过这些美女暗中掌握皇上密谋的事情。昭宗皇帝没有察觉韩全海等人的阴谋，使得他与宰相私下商议剪除宦官的事情渐渐泄露出来。韩全海等宦官用重金与甜言蜜语贿赂朝外的藩镇节度使们来作为自己的靠山，视宰相崔胤为眼中钉。当时正值伏腊祭祀聚宴，聚集策划，宦官们痛哭流涕，言辞谄谀，讨好朝廷重臣和各地将军。恰巧汴人寇同华得知崔胤的谋划，并密告给韩全海。于是韩全海调动宫中禁军，摆开阵势，逼迫昭宗皇帝移驾凤翔。这之后，宰相崔胤与梁祖协密谋想诛灭宦官。不久，就招来祸患，致使全族人被杀。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崔胤自己招致的罪祸。起初，崔胤的叔父崔安潜曾对亲属说过：“使我们崔家灭族的，一定是缙儿啊。”缙儿，即崔胤的小名。河东晋王李克用听到崔胤的所作所为，对宾客、幕僚们说：“帮助宦官逆贼施行虐政的人，就是他崔胤啊！导致国破家亡的，也一定是这个人。”出自《北梦琐言》。

苏 循

唐朝末年，尚书苏循为人阿谀谄媚、行事苟且，后梁太祖朱温非常鄙视他。后来，苏循到并州，拜见晋王李克用。当时，张承业正以恢复大唐盛业为自己的志向。然而，苏循忽然进献给晋王李克用一对绘画御笔，张承业越发瞧不起苏循。出自《唐书》。

苏 楷

唐昭宗最初谥号为“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人提出异议，请昭宗改称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是礼部尚书苏循的儿子，乾宁二年考中进士。苏楷相貌丑陋，又没有良好的品德。唐昭宗厌恶他的滥调谗言，贬了他的官职。由于这个原因，苏楷对朝廷满怀怨恨，幸灾乐祸于国家

之灾。其父循，奸邪附会，无誉于时。故希旨苟进。梁祖识其险谲，滋不悦。大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号，诏曰：“苏楷、高怡休、萧闻礼，皆人才寝陋，不可尘污班行。并停见任，放归田里。苏循可

令致仕。”河朔士人，目苏楷为衣冠枭獍。出《北梦琐言》。

乐朋龟

旧例，士子不与内官交游。十军军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唐僖皇播迁，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诰。乐朋龟侍郎亦及行在。因谒中尉，仍请中外。由是荐之，充翰林学士。张濬相自处士除起居郎，亦出令孜之门，皆申中外之敬。泊车驾到蜀，朝士毕集。一日，中尉为宰相开筵，学士泊张起居同预焉。张公耻于对众设拜，乃先谒中尉，便施谢酒之敬，中尉讶之。俄而宾至，即席坐定。中尉白诸官曰：“某与起居，清浊异流，曾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暗地谢酒，即不可。”张公惭惧交集。自此甚为群彦所薄。乐公举进士，初陈启事，谒李昭待郎，自媒云：“别于九经书史及老庄八都赋外，著八百卷书。请垂比试。”诚有学问也，然于制诰不甚简当。时人或未之可也。出《北梦琐言》。

的灾难。苏楷的父亲苏循，奸恶邪险，依附权贵，在当时一点声望威信也没有。因此，专靠迎合皇上的意旨来求得高位。梁太祖朱温认识到他为人奸险邪僻，更加不喜欢他。苏家父子也被敬翔、李振等大将所鄙视。朱温建国号为梁，下诏书说：“苏楷、高贻休、萧闻礼，都人才丑陋，不可以让他们玷污朝臣的行列，一律免去他们现任的官职，放归原籍。苏循可以让他辞官。”河北地方官员，都将苏楷看成衣冠禽兽。出自《北梦琐言》。

乐朋龟

依照唐代旧例，士大夫等朝官不允许跟宫中的宦官交往。十军观军容史宦官田令孜独揽大权，并能左右皇上旨意。唐僖宗离京逃难，行到洋源时，文武百官还未赶到，皇上缺少一个起草诏书的人。侍郎乐朋龟当时也伴驾随行。听说这件事后，拜见田令孜，请他在里外疏通。于是，经田令孜推荐，将他提升为翰林学士，掌管诏书。宰相张濬，起自河间的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也是出自田令孜门下。因此，他对宫内宦官、朝中大臣，都得时时敬重。等车驾到蜀，文武百官也都

赶来了。一天，中尉为宰相张濬摆设宴席，宴请百官，翰林学士乐朋龟也被邀请赴宴。宰相张濬感觉当着百官面前拜谢田令孜有失脸面，便提前到席上拜见中尉，施礼感谢他邀请自己，田令孜非常惊讶。过了一会儿，赴宴的百官全到齐了，依次入座。田令孜对百官们说：“我与张宰相原本是清、浊两种不同的人。张宰相曾经蒙受朝廷内外的赏识，才有今天。既然考虑跟我田某人玷污声名，为什么又惧怕更改呢？像今天这样私下向我表示感谢为你置办宴席，是不可以的。”宰相张濬听了这席话后，既羞愧又恐惧。从这之后，朝中的众官员们更加轻视他。乐朋龟考中进士后，初次上表述事，拜见侍郎李昭，自我介绍说：“在九经书史老庄八都赋之外，我撰写过八百卷书。请您随便出题考核我。”乐朋龟确实是很有学问的，然而在撰写诏书上，却做不到简练得体。当时有人尚未认为他胜任这个职务。出自《北梦琐言》。

孔 谦

后唐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孔谦，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军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之子从景，以是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绾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证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瓚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依瓚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畜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陵寝，宜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出《北梦琐言》。

孔 谦

后唐明宗李亶刚刚继承皇位时，下诏处死了租庸使孔谦、归德军

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使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人。孔谦，曾任魏州孔目吏。庄宗李存勖图谋霸业时，孔谦在供给军粮方面出过力，随即授予他租庸使，孔谦用曲意逢迎的方法获得庄宗的宠幸，夺取了宰相的权力。专心于巧取豪夺积攒钱财，想方设法盘剥百姓。因此触犯众怒而被处死。元行钦原来是庄宗李存勖的得力将领，曾经随意出入宫中禁苑，没有谁能阻拦。他是因为杀害了明宗皇帝的儿子，才被处死的。段凝，在后梁任职期间，靠奸诈谄佞受到重用，做到节度使。在后梁末年，他掌管兵权，拱手归降后唐。温韬为人凶恶，他曾率人掘盗过西京长安的皇家陵墓。庄宗中兴李唐，没有追究他毁坏皇陵的罪行。温韬用重金贿赂乐官和太监，并且跟段凝同被赐予皇族国姓，还让他执掌兵权。明宗皇帝采纳大家的意见才处死了他。辛廷蔚原是开封府尹王瓚的副将，后梁末帝朱友贞在位时，依仗王瓚的势力违法乱政，胡作非为，汴州人都非常厌恶他。李继宣是汴州将领孟审澄的儿子，叛逃出后梁，归降庄宗，刘皇后收养他为义子。当时后宫传出了很多他与刘皇后之间淫乱的秽闻。这四个凶恶的人，明宗还是藩王时就非常厌恶他们的为人。因此，刚一登基就处死了他们。庄宗皇帝声言要为李唐王朝雪除耻辱，中兴李唐王朝。但是温韬毁坏盗掘先皇陵墓，是罪当斩首的，却赐予他宗室李姓，让他执掌兵权。由此可知，庄宗志在中兴李唐王朝的说法只是一个幌子。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四十 谄佞二

赵元楷	阎知微	郑 愔	薛 稷	李 峤
李义府	侯思止	卢藏用	赵履温	张 岌
吉 頊	宗楚客	崔 融	崔 湜	用番将
张 说	程伯献	杨国忠	太真妃	李林甫

赵元楷

赵元楷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侯君集为元帅。君集马病颡疮，元楷以指沾其脓而嗅之，以谀君集。为御史所劾，左迁刺史。出《谭宾录》。

阎知微

唐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司宾丞田归道为之副焉。至牙帐下，知微舞蹈，宛转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归道独长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悬之，经一宿。明日将杀之，元珍谏：“大国和亲使，杀之不祥。”乃得释。后与知微争于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坚执以为和。默啜果反，陷赵定。天后乃诛知微九族，拜归道夏官侍郎。出《朝野僉载》。

赵元楷

赵元楷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当时侯君集在交河道任元帅。一次，侯君集的坐骑头上生疮，赵元楷用手指沾着马额头上的脓血，放在鼻子上闻，来讨好侯君集。被御史弹劾，贬为刺史。出自《谭宾录》。

阎知微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礼部尚书阎知微奉旨出使突厥默啜部请求和亲，司宾丞田归道为其副使。阎知微进入默啜单于居住的帐幕里，立即舞蹈着，左右抱着默啜单于脚上穿的皮靴用鼻子嗅着，借以讨好。田归道却只长揖一躬而不屈膝下拜。默啜单于大怒，将田归道倒悬，整整吊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就要把他杀掉，元珍劝谏说：“大国派遣来的和亲使节，杀了他会招致不祥的。”才得以获释。出使归来后，阎知微和田归道在殿庭争执起来，田归道说默啜不会和亲，阎知微坚持说会和亲。后来，默啜果然反叛，出兵攻陷了赵州。武则天于是诛杀了阎知微并诛其九族，同时提升田归道为夏官侍郎。出自《朝野僉载》。

郑 愔

唐吏部侍郎郑愔初托附来俊臣。俊臣诛，即附张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韦庶人。后附谯王，竟被诛。出《朝野僉载》。

薛 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皆外饰忠鲠，内藏谄媚。胁肩屏气，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并腾迁云路，咸自以为得志，泰山之安也。七月三日，家破身戮。何异鸱 鸢 栖于苇苕，大风忽起，巢折卵坏。后之君子，可不鉴哉！出《朝野僉载》。

李 峤

唐李峤少负才华，代传儒学。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郑国公。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张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戴，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诗曰：“辙迹光西

郑 愔

唐朝吏部侍郎郑愔，最初依附御史中丞来俊臣。来俊臣被处死后，他立即依附张易之。张易之被诛杀后，郑愔又投靠了韦庶人。后又依附谗王李重福。最后，郑愔终于也被诛杀。出自《朝野金载》。

薛 稷

唐代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人，都外表装作忠诚耿直，内心却隐藏着奸诈谄媚。他们耸着肩膀装成恭敬畏屈的样子，不敢大声出气以示驯顺，实际上却哈腰舐腭地依附于太平公主。并通过这种途径飞黄腾达、官居高位，他们自得意满，自以为地位安如泰山。延和元年七月三日这天，随着太平公主被玄宗皇帝处死，这些谄媚的弄臣也身遭杀戮，家破人亡。这种下场与鸱 鸱 在芦苇之上筑巢，忽然刮起大风，招致巢折卵破有什么不同？后世的正人君子们，怎么可以不从中吸取教训呢！出自《朝野金载》。

李 峤

唐朝李峤少年时就负有才华，承继家传儒学。累官至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次兼任相当宰相的职务，封为郑国公。武则天长寿三年，则天后从全国各地征集铜材五十多万斤，铁一百三十多万斤以及二万七千贯钱币。在定鼎门内，铸造一个八棱的铜柱，柱高九十尺，直径一丈二尺。在铜柱上面题“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八个大字，用以宣扬武氏周朝改革的政绩，贬斥李唐王朝的功德。天枢下面铸造一座铁山，铸有一条铜龙负载，四周布有狮子、麒麟等围绕着铁山。铁山上面铸有一只云盖，盖上置放盘龙，盘龙托举着一只巨大的火珠。火珠高一丈，周围三丈，流金溢彩，金碧辉煌，它发出的光亮可和日月相比。武三思写文章颂扬天枢，朝中的官员争相献诗纪颂的人，不可胜数。其中，唯有李峤献的诗冠压群臣，位居榜首。李峤的诗写道：“辙迹光西

崦，勋庸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

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薰风入舜弦。忻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峤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后至开元中，诏毁天枢，发卒镕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乃赋诗以咏曰：“天门街东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既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推。”先有谣云：“一条丝线挽天枢。”言其不久也，故休诗及之。庶士莫不讽诵。天枢之北，韦庶人继造一台，先此毁拆。出《大唐新语》。

李义府

唐李义府状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杨行颖表言义府罪状，制令刘祥道对推其事，李勣监焉，按有实，长流蕲州。或作刘祥道破铜山之大贼，李义府露布，称“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出《谭宾录》。

侯思止

唐侯思止贫穷，不能理生业，乃依事恒州参军高元礼。而无赖诡譎，无以逾也。时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则天将不利王室，罗织之徒已兴矣。判司谓思止曰：“今诸

崦，勋庸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薰风入舜弦。忻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来，御史发现李峤依附韦庶人，将他贬降为滁州别驾。到开元年间，唐玄宗下诏命人拆毁天枢铜柱，派去工匠役夫将它推倒熔化，经过一个月也没有熔化完。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一首曰：“天门街东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既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推。”武则天当年铸造天枢时，世上就有歌谣说：“一条丝线挽天枢。”是说天枢铜柱只用一条丝线牵引着，是不会长久的。因此，李诗中用了这一典故。天枢铜柱被拆毁后，大快人心，朝野中的人莫不写文赋诗讽诵。天枢的北侧，有韦庶人建造的一座高台，在天枢被销

毁之前，就先被拆毁了。出自《大唐新语》。

李义府

唐代的李义府表面看似温顺谦恭，跟人说话，一定是和颜悦色、面带微笑，然而内心狭隘疑忌、阴险残忍。待到他位居要职后，想方设法让别人依附投靠他，稍有冒犯便打击陷害。因此，当时人都说他笑里藏刀。杨行颖上表朝廷陈述李义府的种种罪状，制令刘祥道对他进行审问对质，经过调查，事实俱在。李勣重新核查，证据确凿，于是将他流放发配到嵩州。还有人说刘祥道攻破铜山的起义军首领时，李义府先写出布告，诬称“贼人冒充奴婢、仆夫被随便放走，各自逃回自己家中躲藏起来”。出自《谭宾录》。

侯思止

唐朝侯思止家境贫困，不能维持生活，于是投奔恒州参军高元礼。但是，这个人狡诈无赖，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当时，恒州刺史裴贞杖罚一名判司。这时武则天已经显露出了除灭王室篡夺政权的野心，广为搜罗党羽。这位判司对侯思止说：“现在诸王多被诛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请状，遂告舒王及裴贞谋反。诏按问，并族诛，授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而思媚之，引与同坐，呼为“侯大”，曰：“国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识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识字，而能触邪。’”则天果曰：“欲与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识字。”思止以獬豸对，则天大悦，即授焉。元礼复教曰：“圣上知侯大无宅，倘以没官宅见借，可拜谢而不受。圣上必问所由，可奏云：‘诸反逆人宅，恶其名，不愿坐其内。’”果如言，则天复大喜，恩赏甚优。出《谭宾录》。

卢藏用

卢藏用征拜左拾遗，迁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历黄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转尚书右丞。与陈伯玉、赵贞固友善。隐居之日，颇以贞白

自炫，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为“假隐”。自登朝，奢靡淫纵，车服鲜丽。赵赳谄佞，专事权贵。时议乃表其丑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陇州。出《谭宾录》。

赵履温

唐赵履温为司农卿，谄事安乐公主。气势回山海，呼

王多数都被武则天杀害，你何不趁此机会告发舒王与裴贞谋反呢？”侯思止听信了这位判司的话，果然奏上状纸，诬告舒王与裴贞图谋造反。朝廷下令追查，舒王与裴贞全家都被处死，并授任侯思止游击将军。高元礼惧怕侯思止，进而向侯思止献媚，将其看作同辈，跟自己同起同坐，并且称呼侯思止为“侯大人”，为他出谋划策说：“眼下朝廷用人不按资历、能力，如果说侯大人不识字，你可以上奏朝廷说：‘獬豸还不识字呢，但是却能用它的独角辨别忠奸、善恶。’”则天皇后果然召见侯思止，问他：“想任你为御史，人们说你不识字。”侯思止用獬豸可辨别善恶回答武则天，武则天果然非常高兴，立即授任他为御史。高元礼又教侯思止说：“则天皇后知道你没有居住的宅第，假若将没收的官宅暂时借给你住用，你可以拜谢而不接受。则天皇后一定要问你缘由，你就说：‘这些反叛您的逆贼的宅第，名声丑恶，我不愿意住在那里。’”后来，果然像高元礼预料的那样，侯思止按照他教的去回答，武则天听了后又特别高兴，对侯思止的恩宠与赏赐特别优厚。出自《谭宾录》。

卢藏用

卢藏用被征召授任左拾遗，升任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又任黄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后转任尚书右丞相。卢藏用与陈伯玉、赵贞固是亲密的朋友。他在被征召前过着隐居的生活时，很是以自己正直清廉自诩，经常行走于少室、终南二山，当时人称他为“假隐士”。自从被征召入朝为官后，生活非常奢华铺张、淫逸骄纵，使用特别豪华鲜丽的车马服饰。而且专横暴虐、诡诈奸佞，专门阿谀事奉权贵。当时朝臣议论他，都上表揭露卢藏用的种种丑恶行为。终于因为他投靠依

附太平公主，而被流放发配到陇州。出自《谭宾录》。

赵履温

唐朝赵履温任司农卿，讨好安乐公主。气势回山填海，一呼吸变霜雪。客谓张文成曰：“赵司农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险，行僻而骄。折支势族，舐痔权门。谄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鹫虎，贪如饿狼。性爱食人，终为人所食。”为公主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斜褰紫衫，为公主背挽金犊车。险谗皆此类。诛逆韦之际，上御承天门。履温诈喜，舞蹈称万岁。上令斩之，刀剑乱下，与男同戮。人割一脔，骨肉俱尽。出《朝野金载》。

张 岌

唐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幘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镫。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糞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罪人也。出《朝野金载》。

吉 頊

天后时，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赃坐死。頊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称死罪。承嗣问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诺之，即以犊车载入。三日不语，

一吸可令滴水成冰。有位门客问张文成：“司农卿赵履温为人怎么样？”张文成说：“那是个得势便猖狂的无耻小人。他的心地奸佞阴险，行为乖僻而骄横。而且弯腰俯首依附有势力的皇族，舐腴溜须投靠权贵豪门。攻谄事上，极尽献媚取宠之心；傲慢对下，穷竭侮辱作践之法。狂暴如食人猛虎，贪婪似饥饿凶狠。但是他天生喜欢吃人，终将被人所吃。”赵履温为安乐公主抢夺百姓田园修造“定昆池”，据说是为了“安定天子昆明池”，耗费掉国家府库中上百万亿钱。赵履温为了讨好安乐公主，斜着撩起紫衫衣襟用手提着，亲自为公主俯身躬背

拉着金牛车。赵履温为人谄邪不正，都像上面所讲的那样。在玄宗皇帝起事诛除叛逆的韦氏家族时，事成之后，玄宗登上承天门，赵履温假作欢喜之状，手舞足蹈地高呼“万岁”。玄宗下命斩杀他，顿时刀剑乱下，将他与他的儿子一起杀掉。在场的人，一人割下他的一块肉，硬是把他刮得干干净净。出自《朝野金载》。

张 岌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张岌谄媚事奉薛稷。张岌手里举着黄头巾紧跟在薛师的后面，在马旁边俯伏在地把自己当作上马凳，让薛师踏着他的脊背上马。当时，还有侍御史郭霸尝酷吏来俊臣的粪秽；宋之问亲手捧着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的尿罐。这几个人都属于苟且谄媚、取悦权势之辈，实在是儒教的罪人啊！出自《朝野金载》。

吉 頊

武则天时代，太常博士吉頊，父亲名叫吉哲，任易州刺史，由于贪赃枉法，被判死罪。吉頊曾在京城天津桥的南边，阻拦内史魏王承嗣，跪拜在地上口称：“下臣罪该万死！”承嗣问他有什么事相求，吉頊回答说：“我有两个妹妹，愿意服侍大王。”承嗣同意了他的请求，当即就用牛车载着他的两个妹妹回到府上。吉頊的两个妹妹进入承嗣府中三天了，却一句话也不说。

承嗣问其故，对曰：“父犯国法，忧之，无复聊赖。”承嗣既幸免其父极刑。进頊笼马监，俄迁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请求耳。原缺出处，明抄本作《朝野金载》。

宗楚客

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嫖毒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出《朝野金载》。

崔 融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缙氏山立祠。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出《朝野僉载》。

崔 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惧武三思谗间，引湜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计潜告三思，寻为中书令。湜又说三思，尽杀五王，绝其归望。先是湜为兵部侍郎，挹为礼部侍郎。父子同为南省副贰，有唐以来，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屡出外，湜谄附之。玄宗诛萧至忠后，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称，与湜

承嗣问她们原因，二人回答说：“我们的父亲触犯了国法，心里很是为他老人家担心，以后我们就没有什么人可以依赖了。”承嗣问明情况果然为吉项的父亲请求免去了死罪。并且推荐吉项任笼马监，不久又升任中丞、吏部侍郎。吉项不是凭借才干任职升迁的，而是靠他的两个妹妹为他请求的官职啊。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朝野僉载》。

宗楚客

唐朝武则天内史宗楚客为人谄媚奸佞。当时，薛稷有类似嫪毐之宠，宗楚客为薛师撰作传二卷。论说薛师是超凡的圣人，从天而降，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人，简直是如来佛重生，观世音再世。因此一年之间，升官为内史。出自《朝野僉载》。

崔 融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梁王武三思为武则天的弄臣太子少卿张易之作传。说张易之是周灵王的太子晋转世，并在缙氏山为张易之建造祠堂。一时间，词人才子与谄谀奸佞的人，争相撰诗赞咏，其中以舍人崔融最为积极。后来，张易之的被灭九族，那些附炎张易之的人，也被流放到岭南。出自《朝野僉载》。

崔 湜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崔挹的儿子崔湜得宠于一时。起初，桓彦范、敬晖因惧怕武三思进谗言陷害他，收纳崔湜为自己的耳目。崔湜将桓、敬等人商量的计策密告给武三思。不久，他就被武则天提升为中书令。崔湜又建议武三思，将李氏五王全都诛杀除掉，以免除他人恢复李氏王朝的希望。在这之前，崔湜任兵部侍郎，他的父亲崔挹任礼部侍郎。父子同时官任尚书省的副职，是自唐朝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当时，宫内女官上官昭容很有权势，崔湜于是谄媚依附于她。唐玄宗处死萧至忠后，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上奏玄宗说“宫中女使元氏供认，曾经与崔湜一同

曾密谋进鸩”。乃赐湜死，年四十。初，湜与张说有隙，说为中书令，议者以为说构陷之。湜美容仪，早有才名。弟液、洙及从兄洌，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地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又湜谄事张易之与韦庶人。及韦诛，复附太平。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并二女并进储闈，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出《朝野僉载》。

用番将

唐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讷；又八年而用张嘉贞、张说；五年而杜暹进；又三年萧嵩进；又十二年而李适之进。咸以大将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怨适之之患，遂易旧制。请以番人为将，欲固其权。尝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国家富强。而诸番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怯懦不胜武事。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将。番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求阵敌，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将之，使其必死，则夷狄不足图也。”上大悦。首用

谋划在进献给您的赤箭粉食中下鸩想毒死您”。于是，玄宗皇帝下令处死崔湜，年仅四十岁。当年，崔湜与张说有矛盾。张说官任中书宰相，议论的大臣认为张说仗着职权陷害崔湜。崔湜长得英俊，很早就以有才华而闻名。崔湜的弟弟崔液、崔洙及堂兄崔洌，都能赋诗撰

文，而列居显要的官位。每次家宴谈起来，都以王、谢那样的名门望族自比。对人说：“我们家的门第以及出身历任的官职，没有不是天下第一的。大丈夫生活在世上，应当抢先占据重要位置用以制人，怎么能默默地被人控制呢！”因此，他们崔氏兄弟从未有停止谋取高官显位的时候，而不顾及保持美善的名誉。崔湜还曾谄媚依附张易之与韦庶人。等到韦庶人被处死后，崔湜又依附太平公主，受到像冯子都、董偃等那样的宠幸。崔湜的妻子非常漂亮，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同进献给太子宫中，由此而得以官任中书侍郎平章事那样的高职。有人张贴出榜文说崔湜：“本是个庸才却身居宰相要职，将自己美貌的妻女进献给东宫。”出自《朝野僉载》。

用番将

唐玄宗刚刚即位时，重用郭元振、薛讷；过了八年而起用张嘉贞、张说等老臣；又过了五年，起用杜暹；又过了三年，起用萧嵩；又过了十二年起用李适之。都是起用大将、重臣，直接执掌三公大权。到了李林甫为宰相时，他吸取李适之的教训，于是改易旧制。请求起用胡人为大将，从而巩固他的宰相权力。曾经上奏玄宗说：“以皇上的雄才大略，加上国家的昌盛富强。现在那些胡人还不时地骚扰边境，如果任用文职官员为统兵的大将，他们怯懦不胜任征战杀伐之事。皇上想要灭除四方胡人夷族，施天朝国威于海内，不如起用武臣为将掌握兵权，武臣中汉将不如番将勇猛。番将生来就气势雄壮，自幼生长在马上，长年打仗对阵。这是他们的天性啊！如果皇上用恩宠的办法，感化他们，让他们以死来效忠皇上。那么四面边境上时常骚扰进犯的夷族胡人，不足为虑，会很快就被灭除的。”唐玄宗非常高兴。他首先起用

安禄山，安禄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顺能军；用高仙芝善战。禄山卒为戎首，林甫之罪也。出《谭宾录》。

张 说

唐燕国公张说，幸佞人也。前为并州刺史，谄事特进王毛仲。饒

致金宝，不可胜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大宴。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拜谢讫，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出《朝野金载》。

程伯献

唐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遭父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其丧前，被发而哭，甚于己亲。朝野闻之，不胜其笑。出《谭宾录》。

杨国忠

玄宗谓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盖欲传位于肃宗。”及制出，国忠大惧，言语失次。归语杨氏姐妹曰：“娘子，我辈何用更作活计？皇太子若监国，我与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虢国入谋于贵妃。妃衔士以请，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关，或劝请诛国忠，以悦众心，舒翰

胡人安禄山，安禄山屡建战功；又起用骁勇善战的哥舒翰，在打击吐蕃时非常勇猛；又起用安思顺，也能领兵作战；起用能征善战的高句丽族人高仙芝。安禄山最终成为众夷酋之首，这都是李林甫“起用番将”酿下的罪恶。出自《谭宾录》。

张 说

唐玄宗在位期间，曾位居宰相的燕国公张说，是个奸佞媚上的人。以前担任并州刺史时，谄媚事奉有特殊地位的散官王毛仲。送给王毛仲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后来，王毛仲巡视边境，跟张说一块儿聚宴于天雄军。酒喝到兴起时，忽然朝廷特使送来玄宗皇帝的敕书：授予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叩头谢恩完毕，便拉着王毛仲的手跳起舞来，还用鼻子嗅王毛仲的靴子尖。出自《朝野金载》。

程伯献

唐玄宗时被封为大将军的高力士，权倾朝野，极获玄宗的宠幸。高力士父亲去世时，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和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接到灵堂前吊孝，披散着头发，大声痛哭，比自己的父亲去世都要悲伤。朝野听说这件事情后，都觉得特别可笑。出自《谭宾录》。

杨国忠

唐玄宗对待臣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从未有人做过的。我想现在把皇位传给肃宗。”待册封李亨为太子的命令下达后，宰相杨国忠异常恐惧，说话都语无伦次。下朝后，立即找到杨氏姐妹说：“娘子们，我们怎么才能想出一条活路来？若皇太子继位，我与诸位姊妹立即就会被处死的啊。”说完抱头大哭。虢国夫人进宫找杨贵妃谋划。杨贵妃口中衔土，用这种办法请求玄宗，玄宗才停止此事。哥舒翰率兵镇守潼关，有人劝他请求玄宗皇帝处死杨国忠，以使天下人心大快，哥舒翰

不听。禄山发范阳，每日于帐前叹曰：“杨国忠头，来何太迟也！”国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国忠又为剑南节度。劝玄宗入蜀，授其所亲官，布蜀汉。出《谭宾录》。

太真妃

太真妃尝因妒忌，有语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辘车载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为申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浼然。遽命力士召之归。出《贵妃传》。

李林甫

玄宗在东都，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候冬间。”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罢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病足，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何用择时？设有妨于

刈获，独免过路赋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幸长安，不复东矣。旬日，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出《国史补》。

没有听取这种意见。待安禄山兵变范阳进逼两京，哥舒翰每天坐在军帐中叹息地说：“杨国忠的人头，为什么迟迟不送了呢！”杨国忠的妻子裴柔，是蜀中有名的娼妓。杨国忠后来又兼任剑南节度使。在安禄山叛军逼近京城长安时，杨国忠劝玄宗皇帝避难入蜀，他已经将他的亲信，都安插在蜀中。出自《谭宾录》。

太真妃

杨贵妃曾因为妒忌，言语冲撞玄宗。玄宗大怒，命令高力士用一般的饰有帷盖的车，将她送回娘家杨府。杨贵妃异常悔恨，抽出剪刀剪下一缕头发，交给高力士说：“珠宝玉翠，都是皇上赐赏给我的，不足以用它们进献给皇上。唯有这缕头发是父母给予我的，可以用它来表达我对皇上的一片真情。望高公公向皇上转达我的万分之一的仰慕依恋的诚心。”玄宗看到杨贵妃的这缕头发后，立刻流下眼泪。马上命令高力士将贵妃召回宫中。出自《贵妃传》。

李林甫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宫中常闹鬼怪。第二天，玄宗召集宰相们上朝议事，说自己想回驾西京长安。宰相裴稷山、张曲江劝阻说：“老百姓现在正忙于收割打场，请皇上等候到冬闲时再回驾西京吧。”当时，李林甫刚刚升任宰相，他心中暗暗体察到玄宗欲回驾长安的原因。待到退朝时，他假装脚瘸留在后面。玄宗问：“脚怎么瘸了？”李林甫回答说：“我的脚没有病，是想单独向皇上谈谈我对回驾西京的看法。”于是对玄宗说：“洛阳、长安二京，乃是皇上的东宫与西宫。皇帝要去哪个宫，难道还用选择日子吗？如果会妨碍百姓们收割打场，单独免去他们的过路赋税就可以了。我请求皇上允许我指示有关部门，说皇上马上就回驾西京。”玄宗非常高兴。就在这一天回驾长安，再也没有来过东都洛阳来。过了十多天，裴耀卿、张九龄都被免

除宰相职务，而由牛仙客来担任。出自《国史补》。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诛锄海内人望。自储君以下，无不累息。初开元后，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献可替否，以争天下大体。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张九龄上所拔，颇以后进少之。九龄尤謇谔，数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达，任人不疑。晚得林甫，养成君欲，未尝有逆耳之言，上爱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贵自乐。大臣以下，罕得对见，事无大小，责成林甫。林甫虽不文，而明练吏事，慎守纲纪，衣冠非常调，无进用之门。而阴贼忍杀，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上左右者虽饗人厮养，无不赂之，故动静辄知。李适之初入相，疏而不密，林甫卖之。乃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知之耳。”适之善其言，他日，从容以奏，上悦。顾问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也，王气所在，不可发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适之。因曰：“自今奏事，先与林甫议之，无轻脱。”自是适之

又

李林甫位居相位十九年，专门打击铲除朝廷内外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因此，自太子以下，没有不感到恐惧的，连大气都不敢出。唐玄宗刚刚即位时的开元初年，所用的姚崇、宗璟等一些老臣，多数人都向皇上推荐日后能替代自己为相的人，用以谋得国家太平，百姓康乐。他们知道，国家治理好了，皇上的心也就安了。宰相张九龄是玄宗皇帝亲自选拔重用的人。在历任宰相中，张九龄是资历较浅、也较年轻的一位。但是他为人正直，多次直言冲撞玄宗皇帝。玄宗一怒之下，罢免了他的宰相。玄宗皇帝雄才大略，为人豁达，用人不疑。在晚年得到李林甫这样的一位谄媚的宰相，从来不说玄宗皇帝不爱听的话，这才养成了皇上听不得逆耳忠言的习惯，玄宗皇帝因此宠爱倚重李林甫。于是就深居在宫帷中，贪恋声色，恣意享乐。大臣以下的人，很少有机会见到玄宗皇帝，更谈不上跟皇上商讨国家大事了。不

论大事、小事，都一律责成宰相李林甫去办理。李林甫虽然没有文才，然而对官场上的事情却很精通，恪守原有的纲常法纪，就是再有奇才异学的官员士人，也没有破格提拔任用的门路，一切都按规矩办事。但李林甫为人阴毒残忍，随意迫害人，从未表露过喜爱谁与憎恨谁。玄宗皇帝左右的人，即使是厨师、马夫，也没有不向他贿赂讨好的。因此，皇上的一举一动，他能马上知晓。李适之刚任宰相时，行事疏忽而不缜密，被李林甫设下圈套出卖了。一次，李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下面有金矿，开采了可以给国家增加财富。但是皇上并不知道啊。”李适之相信了他的话，日后，将此事上奏玄宗皇帝。玄宗皇帝非常高兴，征询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说：“我很久以前就知道华山底下有金矿。但是华山是皇上的风水本命脉山啊。帝王之气所在，不可以开采金矿。因此，我不敢向皇上提起这件事情。”玄宗皇帝从此特别轻视李适之，对他说：“从今以后，凡是向我奏请的事，都要事先跟林甫商议一下，不要太轻佻随便了。”从此，李适之的

束手矣。非其所引进，皆以罪诛。威震海内，谏官但持禄养资，无敢论事。独补阙杜中犹再上疏。翌日，被黜为下邳令。林甫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鸣，即黜去。虽欲再鸣，其可得乎？”由是谏诤之路绝矣。晚年多冤仇，惧其报复。出广车仆，金吾静街，前驱百步之外。居则以砖甃屋，以板幕墙。家人警卫，如御大敌。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骑从，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骑从百余人，为左右翼，公卿以下趋避，自林甫始也。出《谭宾录》。

手脚被束缚住了，再也不能单独向玄宗皇帝奏事。李林甫在任宰相期间，凡是不是经他引荐的人，都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将其除掉。由此，他的声威震动海内，所有的谏官都老实地拿着俸禄维持生计，谁也不敢纳谏议论朝政。唯独补阙杜中犹不信邪，再次上疏玄宗皇上。第二天，就被贬黜为下邳县令。李林甫召集诸位谏官说：“现今上有圣明的皇帝，我们当臣子的，按照皇上的正确旨意办事还来不及呢，何用多嘴多舌。你们没有看到御苑内那些供仪仗使役的马吗？整天老老实实没有一点响动的，可以吃到三品的草料；只要哪匹马稍一鸣

叫，立即被赶出去。即使想叫第二声，哪能再有机会呢？”从此，向玄宗皇上纳谏提意见的道路被堵死了。李林甫到了晚年时，结下了许多的冤仇，非常惧怕有仇人报复。因此，每次出行都广置车舆仆夫，派许多宫中卫士将前边百步之内的人群驱散。他居住的府第都用砖砌屋，用木板蒙护围墙。派出许多家将仆夫日夜警卫，如临大敌。他就这样设防保护自己。按照唐朝的旧例，历任宰相出行过街，不过有三五个侍从随行而已，士人百姓也无须在道路两旁躲避。像这样设置上百骑从在左右护卫，让公卿以下的人躲藏退避，就是从李林甫开始的。出自《谭宾录》。

卷第二百四十一 谄佞三

王承休

王承休

蜀后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后主以优笑狎昵见宠。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久而专房。承休多以邪僻奸秽之事媚其主，主愈宠之。与韩昭为刎颈之交，所谋皆互相表里。承休一日请从诸军拣选官健，得骁勇数千，号龙武军。承休自为统帅，并特加衣粮，日有优给。因乞秦州节度使，且云：“原与陛下于秦州采掇美丽。且说秦州之风土，多出国色。仍请幸天水。”少主甚悦，即遣仗节赴镇。应所选龙武精锐，并充衙队从行。到方镇下车，当日毁拆衙庭，发丁夫采取材石，创立公署使宅，一如宫殿之制。兼以严刑峻法，妇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强取民间子弟，使教歌舞

王承休

前蜀后主王衍在位期间，宦官王承休因为善于戏谑、狎玩，深得王衍的宠爱与欢心。王承休容貌俊秀，一直服侍王衍起居，时间长了王衍就专门由他一人服侍。王承休经常用一些怪诞淫秽的事情来讨取王衍的欢心，因此后主对他更加宠爱了。王承休跟成都府尹韩昭是生死之交，凡是有所谋划就在宫内宫外互相串联勾结。一天，王承休请奏王衍允许他从各地部队中选拔出土官和健儿，选出了几千骁勇善战的兵卒，单独编成一队，号称“龙武军”。王承休亲自统帅，并且特殊增加衣服、粮食等，每天都有特殊的优厚待遇。王承休奏请王衍授任他为秦州节度使，并且说：“我愿意为皇上在秦州搜寻采置佳人美女，供您享乐。秦州山明水秀，自古以来多出倾国丽人。到任上之后，便会立即请皇上巡狩天水。”后主王衍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授予王承休秦州节度使的仗节绶印，派遣他去秦州上任。并将王承休新编的龙武军，赐给他为军府卫队的随行。王承休到达秦州刚一上任，当

天就拆毁秦州原有的官署的庭堂，征发丁夫差役到山上伐木采石，建造新的公署命使宅，一切都按皇宫的样式建造。同时，他在秦州施行严刑厉法，连妇女也不能免除大兴土木的劳役。又暗中让手下亲信强行索求民间俊男美女，教他们唱歌、跳舞、

伎乐。被获者，令画工图真及录名氏，急递中送韩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睹之，不觉心狂。遂决幸秦之计，因下制曰：“朕闻前王巡狩，观土地之惨舒，历代省方，慰黎元之僊望。西秦封域，远在边隅。先皇帝画此山河，历年征讨，虽归王化，未浹惠风。今耕稼既属有年，军民颇闻望幸，用安疆场。聊议省巡，朕选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闻知。”由是中外切谏不从。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绝食。

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上表谏曰：“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周有诫慎之黻。盖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过，要纳谏言。将引咎而责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录，正位当天，爱闻逆耳之忠言，每犯颜而直谏。且先皇帝许昌发迹，阆苑起身，历艰辛于草昧之中，受危险于虎争之际。胼胝戈甲，寢寢风霜，申武力而拘诸原，立战功而平多垒。亡躯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于开国。今日鸿基霸盛，大业雄崇。地及雍凉，界连南北。德通吴越，威定蛮陬。郡府颇多，关

奏乐、演戏。被抓来的人，让画工为他们绘画图像，并注明名氏，派人紧急送给宫中的韩昭。韩昭又秘密献给后主王衍过目。王衍看罢，不由得淫心萌动，狂喜异常。于是决定巡游秦州，发布文告说：“朕听说父王当年出巡视察，亲自察看土地耕种的好坏，百姓生活的忧乐，历代君主巡视四方，都为黎民百姓带去抚慰与希望。现今我朝西部疆土秦州，远在边陲。先皇经过多年的征讨才将这块地域并入我蜀国疆域，虽然施行了我朝法制，但是还没有普遍蒙受朝廷的恩惠。现在那里开垦农业已有多年，当地的军民都非常希望我去视察，以安定疆界。于是，暂且议定去巡察秦州，朕出巡的日期选定在今年十月三日。特此布告朝廷内外，使你们都知道这个决定。”从此以后，朝廷上下官员恳切地劝谏后主，后主都不听从。王衍的母亲痛哭流涕地劝阻他，最后用绝食的方法表示劝阻的决心。

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勒住王衍的马缰，哭得眼泪带血，呈上奏表劝谏说：“我听说唐尧有让人进谏劝诫的鼓，虞舜也树立着让人讽刺朝政的诽谤木柱，商汤专门设置指摘君主过失的官员，周朝有劝诫谨慎的小鼓。凡是古代的明君，他们都想设法实现帝王的圣明之道，深知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听取正直的言论。而且能够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反省自己，能够为治理黎民百姓的事情实行德政。皇上继承祖业，统领百官，登上王位以来，喜爱听取逆耳的忠言，使得臣属们都敢于冒着触犯您的危险而直言劝诫。况且，先皇帝起自许昌寒微之士，但由占据阆州起家，草创基业时历尽艰辛险阻，时时面对着与虎争斗的危险。由于长期披甲执戈，手脚全身都磨出老茧，顶风冒雪，寝食难安，凭借武力征战而制服了诸多地方，用赫赫的战功扫平了许多割据的壁垒。冒着生命危险，侍奉唐主、守土裂疆，方能成就了这份家业，开创蜀国。现在，先皇开创的基业正值强盛兴旺的时候，宏大的事业正欲发展壮大。我们蜀国疆域一直发展到雍、凉各州，疆界南北相连。我们的德政布及吴、越之地，威力慑服到南疆蛮夷的荒僻角落。所以统辖的郡府越来越多，占领的雄关

河渐广。人物秀丽，土地繁华。当四海辐辏之秋，成万代龙兴之业。陛下生居富贵，坐得乾坤。但好欢娱，不思机变。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节，以礼乐而自防。循道德之规，受师傅之训。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难。惜高祖之基局，似太宗之临御。贤贤易色，孜孜为心。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听五音而受谏，以三镜而照怀。少止息于诸处林亭，多观览于前王经史。别修上德，用卜远图。莫遣色荒，毋令酒惑。常亲政事，勿恣闲游。

“臣窃闻陛下欲出成都，往巡边垒。且天水地远，峻恶难行。险栈欹云，危峰插汉。微雨则吹摧阁道，稍泥则沮滑山程。岂可鸣銮，那堪叱驭。又复敌京咫尺，塞邑荒凉。民杂蕃戎，地多岚瘴。别无华风异景，不可选胜寻幽。陇水声悲，胡笳韵咽。营中止带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虎于孤峰，朝朝疑虑；睹望旗于峻岭，日日隄防。是多山足水之乡，即易动难安之地。麦积崖无可瞻恋，米谷峡何亚连知。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穆圉马之地，隗嚣僭

山川越来越广。人才济济，多出聪慧有识之士；土地肥沃，盛产稻粟

豆麦之粮。而且，眼下正值天下分崩离析之际，这正是成就万代封疆建国伟业的最好的时机。皇上生下来就生活在富贵中，没有费操戈之劳就承继了这么宏大的基业。只喜欢娱乐享受，不考虑权衡变故。我衷心希望皇上您以儒家名教作为自己的操守，凭借礼乐加强自己的修养。遵守道德规范，承继师传古训。懂得这大好的江山基业来之不易，体察到黎民百姓耕种田亩的艰辛。珍惜先皇开创下的这份基业，像唐太宗那样处理朝政。尊重贤才要胜过美色，勤务事业，专心治理国家。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违拗的计谋不要采纳。聆听音乐用来提高自己的修养，用镜、古、人“三鉴”来经常对照自己。少去各地的园林亭榭处游玩娱乐，多阅读古代帝王留下来的经史，用来增长自己的才干、经验。应当特别加强高尚品德的修养，以便做出长远的计划和远大的志向。且不要沉湎于恣情淫乐享受中，也不要整日迷惑在酒宴上。要经常亲自处理国家政事，切勿恣意闲游，不务正业。

“我听说皇上想要移驾出京，前去巡察边境。天水与京城远隔千山万水，地处荒远，道路险恶难行。险要的栈道高入云端，高峻的山峰直插霄汉。稍微降些雨就可以冲毁栈道，稍稍滑些泥就会阻塞山路。这样险恶的地方，怎么可以行驶銮舆，哪里可以行进天子的御驾？再加上，天水离敌国的京城很近，城邑特别荒凉，汉人与胡夷之人杂居，土地多有瘴疠岚气。没有什么特别的风光、美景，也没有什么幽境可觅。只有陇水悲鸣，胡笳呜咽。军营中看到的只有披甲执戈的兵士，城头上睡着枕戈待旦的戍卒。在孤独的烽火台上察看胡虏的动向，天天让人担惊受怕；远望敌军的旌旗插在险峻的山岭中，时时提防不懈。秦州是山多水足的地方，也是容易发生动乱，难于治理的穷乡僻壤。麦积山没有什么值得观瞻留恋的，米谷峡也不能让人流连忘返。一路上，尽是让人惊嗟的荒山。沿途中，全是叫人怨愤不已的恶水。这里本是秦穆公养马的荒凉之地，东汉人隗嚣越分窃据上

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参从，千群雾拥，万众星驰。当路州县摧残，所在馆驿隘少，止宿尚犹不易，供须固是为难。纵若就中指挥，自破属省钱物，未免因依扰践，触处凌迟。以此商论，不合轻动。其类苍龙出海，云行雨施，岂教浪静风恬？必见伤苗损稼。所以銮舆须止，天步难移。况顷年大驾，只到山南，犹不关进发兵士。此

时直至天水，未审如何制宜。自当初打破梁原城池，掳掠义宁户口。截腕者非一，斩首者甚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损兹圣德。今去洛京不远，复闻大驾重来。若彼预有计谋，此则便须征讨。况凤翔久为进敌，必贮奸谋。切虑妄构妖词，致生衅隙。又陛下与唐主始申欢好，信币交驰。但虑闻道圣驾亲行，别怀疑忌，其必特差使命，请陛下境上会盟。未审圣躬去与不去？若去则相似秦赵争强，彼此难屈；若不去，即便同鲁卫不睦，战伐寻兴。酌彼未萌，料其先见。愿陛下思忖。

“臣伏闻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吊民伐罪，展义观风，然后便归九重，别安万姓。今陛下累曾游历，未闻一件教条。止于跋涉山川，驱驰人马。秦苑则舟船几溺，青城则

位称王的蛮夷之邦。加上皇上您一个人圣驾出巡，就需要各种执事的大臣随行，千人簇拥，万人奔走。沿途经过的州县一定会受到严重的骚扰与损害，况且沿途驿站稀少而且房屋狭窄，解决住宿都成问题，饮食供应更是无比困难。即使是皇上您派人指挥安排这一切，让他就地筹措所需要的物资用品，却免不了要扰攘这些地方，使得所过之处受到摧残与破坏，还会感到处处怠慢不恭。由此看来，皇上您且不可轻易巡行天水。您的出巡，犹如苍龙出海，必然行云布雨，怎么能够风平浪静呢？所过之地一定会践踏伤害庄稼的。因此，皇帝的车辇应当停止，天子的步履实难移动。况且，近年来皇上的圣驾只巡行过山南，并且没有派遣军队，加强山南的防务。此时直接巡行到天水，山南的防务还没有确定和安排好。自从当初先帝攻破梁原的城池，抢掠裹胁义宁人丁。被砍去胳膊的，不止一个人，被处死斩首的也有很多。陛下此行不但让这些地方的人心生异志，还会损害皇上您的圣德名声。秦州离唐邦的京城洛阳很近，又听说您的圣驾要巡行天水。假若事先有预谋准备，这次就要发生征战。况且凤翔长久以来就想进犯我邦，此次必然会阴谋策划的。因此，一定要考虑不要轻信迷惑圣心的话，导致不利的事情发生。还有，皇上刚刚与后唐互通友好，书信与钱货可以往来。只怕听说您亲临天水，也会产生怀疑猜忌，他必然专派使臣邀请皇上在边界上会盟相见。果真如此，不知道皇上您是去会盟还是不去？如果前去会盟，势必会出现当年秦国与赵国争夺疆土

的场面，彼此都很难屈尊退让；如果不去会盟，又会出现当年鲁国与卫国不和的事情，征伐战事马上就会发生，斟酌那些尚未萌芽的利害，就应预料到。希望皇上您能慎重考虑。

“我听说自古以来的明君圣主，巡视四方，为的是慰问百姓，或讨伐叛逆，展示自己的德义，省察民风民情，然后便立即回到京都来，安抚万民。现在皇上您曾经多次巡行出游，从未听说您发布或宣谕一条劝谕百姓的法律、制度。只是限于跋山涉水，劳顿驱役人马。巡游秦苑就多次发生舟船翻溺的情况，出行青城则

嫔彩将沉。自取惊忧，为何切事？却还京辇，不悦军民，但郁众情，莫彰帝德。忆昔先皇在日，未尝无故巡游。陛下纂承已来，率意频离宫阙，劳心费力，有何所为？此际依前整辔，又拟远别宸居。昔秦皇之鸾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陛下圣逾秦帝，明甚隋皇。且无北筑之虞，焉有南游之弊？宽仁大度，笃孝深慈。知稼穡之艰难，识古今之成败。自防得失，不纵襟怀。忍教致却宗言将道断，使烝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何虑以危亡，但恐乖于仁孝。况玉京金阙，宝殿珠楼，内苑上林，琼池环圃，香风满槛，瑞露盈盘。钧天之乐奏九韶，回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于清虚之境，列歌舞于阊苑之中。人间胜致，天下所无，时或赏游，足观奇趣。何必须于远塞，看彼荒山？不惜圣躯，有何裨益。

“方今岐阳不顺，梁园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且当国生灵受弊，盗贼横行。纵边廷无烽火之危，而内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运，一国称尊，文德武功，经天纬地。孝逾于舜，仁甚于汤。百行皆全，万机不扰。聪明博

嫔妃险些落水。自找这些惊忧，难道是为了什么急迫的事情吗？还得还驾回京，使得军人和百姓都不高兴，只会让人们心情忧郁，一点也不能宣张皇上的义德。回想先皇在世时，从来没有过无缘无故就出行巡游的事情。皇上即位以来，频频随意离开京城出游，既劳心伤神又耗费人力财力，有什么作为呢？现在正在向先前一样整顿禁军卫队，又准备远离京城出巡秦州。从前秦始皇出巡鸾驾未归而病死沙丘，隋炀帝巡行江南龙舟没有返京。皇上的圣德超越秦始皇，您的明智胜过隋炀帝。并且没有北筑长城、防备匈奴的忧患，怎么能效法南游吴越

的弊端？作为一国之君主，应该宽怀仁厚、大度容人，至诚孝道、深怀善心。知晓百姓耕地种田的艰难辛苦，熟谙古今成败兴亡的道理。自身提防得失，从不纵情享乐。怎么忍心让国家衰落、圣道断绝？致使黎民百姓没有了依托，让慈爱的母后失去了希望。如果不考虑到国家的危亡，恐怕也会失之于仁慈孝道。何况京城成都，玉宇金阙、宝殿珠楼，皇宫内的御苑上林，琼地四周环抱着花圃，阵阵花香布满整个宫院，祥瑞的甘露盛满玉盘。要听天上的仙乐，可让宫中乐师演奏九韶之乐；欲观回雪的舞蹈，方命梨园歌使献演八佾之舞。可以在清虚的皇家寺院里，跟神仙们顿着相聚；可以在华丽的宫中阆苑中，观赏高雅的歌舞表演。人间最美好的景致都在我们的京城，可以随时供皇上您游乐观赏，完全能满足您观奇猎异的意愿。何必非去那么遥远荒僻的地方，去看那些荒山恶水呢？这样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对圣体造成损害，又有什么益处呢？

“现在正赶上岐山以南动乱不安，后梁政权已经灭亡。中原腹地有人正在窥伺我国，政局仍处在动荡之中。整个国家的百姓正遭受苦难，到处都是盗贼横行。纵然是我蜀国边境没有战事的危险，中原内地尚存严重的祸患。皇上您正逢千年难遇的大好时机，您以一国之君而称尊天下，既有文德又有武功，身负经天纬地的才干。您的孝道超越虞舜，您的仁德胜过商汤。各种条件全都具备，处理各种重要事务都不混乱。您聪明睿智，博才

达，识量变通。深负智谋，独怀英杰。方居大宝，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复把山河之险。但不远听深察，居安虑危。辟四门以求贤，总万邦而行事。咸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并行，赏罚必当。平分雨露，遍及疮痍。令表里以宽舒，使子孙以昌盛。布临人之惠化，立济众之玄功。选拣雄师，思量大计。振彼鸱张之势，壮兹虎视之威。秣马训兵，丰粮利器。彼若稍有微衅，此即直下平吞。正取时机，大行王道。自然百灵垂祐，四海归仁。众心成城，天下治理。即目蜀都强盛，诸国不如。贤士满朝，圣人当极。臣愿百姓乐于贞观，万乘明于太宗。采药石之言，听刍蕘之说。爱惜社稷，医疗军民。似周武谔谔而昌，知辛纣唯唯而灭。无饰非拒谏之事，有面折廷争之人。因我睿朝，益我皇化。

“陛下莫见居人稠叠，谓言京辇繁华。盖是外处凌残，住止不得。所以竞来臻凑，贵且偷安。今诸州虐理处多，百姓失业欲尽。荒田不少，盗贼成群。乞陛下广布腹心，特令闻见。且蜀国从来创业，多乏永谋。或德不及于

明达；审时度势，随机变通。深谋远虑，足智多谋。志向宏大，独怀英才。而且刚刚登上帝位，正值青春年少。既承继下先皇开创的基业，又把握着山川的险要。但是不远听深察，居安思危，也成就不了大业。须打开各路大门，广泛延揽贤才，总领万邦而行使经国的大业。自始至终都具备这些德尚，稳稳端坐九重金殿。使您的恩德与威严同时行使，奖惩分明，赏罚得当。平均分配您的恩惠，普遍照顾到穷困的地方。让人民里外都感到宽松舒畅，使子孙万代永远昌盛。广布泽德于黎民百姓，长立伟大的功业于劳苦众生。同时，还要选拔精兵良将组成强大的军队，谋划天下统一的大计。振奋起雄鹰般飞扬的势力，壮大起猛虎般攻击的声威。喂养好战马，训练好兵士，准备充足的粮草，打制好坚利的武器。对方如果稍有举动，我们立即大兵陈境平推过去。眼下正是成就大业的好机会啊！我们大力实行的是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王道。各种神灵自然都会保佑我们的，四海之内都会归附我们的仁政，军民众志成城一定会治理好整个国家的。眼下我们蜀国特别强盛，所有国家都赶不上。我们蜀国贤达之士满朝皆是，而且有您这样圣明的皇帝在执掌这个国家的朝政。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黎民百姓能过上贞观年间的太平安乐的生活，皇上您比唐太宗还要圣明勤勉。能够采纳良药苦口之言，听高人隐士的建议。倍加爱惜国家社稷，悉心疗治军民的疾苦。像周武王那样听取直言使国家昌盛发达，别像商纣王那样宠信唯唯逢迎的奸佞，而致商朝灭亡。杜绝掩饰过失拒绝劝谏的事情，发扬当面批评殿上争论的风气。承袭我朝的圣明，发扬辉煌的教化。

“皇上您不要只看到京城成都居民稠密，就说京城繁华。其实是京城以外的地方凌乱残破，无法居住，所以才都争相涌入城中来，暂且求得眼前的安逸。现在京外各州郡县，官吏暴虐，百姓几乎都不能正常地耕田种地，操持家业。随处可见许多荒芜的田亩，到处都有成群的盗贼。因此恳请皇上广派心腹之人，到各处去调查搜集材料报告

您知晓。况且，蜀国有始以来创立基业的人，多数都缺乏深谋远虑、宏图大志。有的人德政施行不到

两朝，或祚不延于七代。刘禅俄降于邓艾，李势遽归于桓温。皆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灵。以至国人之心，无一可保。山河之险，不足可凭。陛下至圣至明，如尧如舜，岂后主之相匹？岂子仁之比伦？有宽慈至孝之名，有远见长谋之策。不信谄媚，不恣耽荒。出入而有所可征，动静而无非经久。必致万年之业，终为四海之君。臣愿陛下且住銮舆，莫离京国。候中原无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咸归我主。若群流赴海，众蚁慕膻。有道自彰，无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长安。是微臣之至愿，举国之深愿。

“臣闻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辄倾丹恳，仰谏圣明。不藉官荣，不沾名誉。情非讪上，理直忧君。虽无折槛之能，但有触鳞之罪。不避诛殛，辄扣天庭。臣死如万类之中，去一蝼蚁。陛下或全无忖度，须向边陲。遗圣母以忧心，令庶寮以怀虑。全迷得失，自取疲劳。事有不虞，悔将何在？臣愿陛下，稍开谏路，微纳臣言。勿违圣后之情，且允国人之望。俯存大计，勿出远

两朝，有的国家的福祚延续不到七代。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刚刚即位就归降了曹魏的大将邓艾，成汉的蜀主李势，很快便投降桓温。他们亡国的原因，都在于不能听取直言劝诫，不能顾及朝中政务，不能施行仁义的德政，不体念黎民百姓的苦难。以至国人的心没有一个忠诚于你，山河的险要也不足以凭借。皇上您最圣明，像唐尧、如虞舜，蜀汉的后主刘禅怎么能跟您相媲美呢？西晋时的蜀主李势怎么能跟您相比呢？您有宽厚仁慈至孝的名声，有远见深谋以图国家富强的策略。您从不听信谄言媚语，从不恣情沉溺酒色。时事的变化，都有可以预兆的迹象；动静相替、治乱更迭，无一不是经久的。只要皇上您能做好准备、因势利导，就一定能建立万年不朽的基业，最终成为四海之内的国君。我希望皇上暂且停住车马，一定不要远离京都。静候中原内地战事熄灭，八方之外的百姓前来朝拜您，普天之下的人心都归附皇上。就像诸条江河奔向大海，众多蚂蚁慕恋腥膻。有道德的人，自己就会扩大影响，威名远震；四海之内没有不想要归附的。不仅是要巡行天水，而且直接便可以坐在长安的金殿上。这是我这个做

臣子的最大的恳求，也是举国上下最深切的愿望。

“我听说天子有七位敢于直谏劝诫的忠臣，虽然无道，也不会失去他的天下。因此，立即说出我的真诚的恳求，来劝谏圣主您。我不想借此进官加宠，也不想用此来沽得好的名声。按情理不是有意诋毁皇上，而是讲明事理为皇上担心。虽然没有汉代朱云折断宫殿门楣的才能，只是冒着触犯皇上的罪过。我不躲避被处死或者被流放的罪过，擅自叩启宫门。我死就像大千世界中死去一只蝼蚁似的。皇上也许一点也不动心，必须出巡天水。但会让皇太后在心中忧虑挂念，让臣僚百姓为您忧愁担心。完全不分得失，自己去找麻烦。一旦发生出乎意料的事情，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希望皇上您，稍稍打开纳谏的门路，略微接受我的忠言。既不违背皇太后的一片心愿，也能符合举国上下对您的期望。安下心来准备立国兴邦的大计，千万不要远行

边。”后主竟不从之。韩昭谓禹卿曰：“我取汝表章，候秦州回日，下狱逐节勘之。勿悔！”

至十月三日，发离成都，四日到汉州。凤州王承捷飞驿骑到秦云：“东朝差兴圣令公，统军十余万，取九月到凤州。”少主犹谓臣下设计，要沮其东行。曰：“朕恰要亲看相杀，又何患乎？”不顾而进。上梓潼山，少主有诗云：“乔岩簇冷烟，幽径上寒天。下瞰峨嵋岭，上窥华岳巅。驱驰非取乐，按幸为忧边。此去将登陟，歌楼路几千。”宣令从官继和。中书舍人王仁裕和曰：“彩杖拂寒烟，鸣驄在半天。黄云生马足，白日下松巅。盛得安疲俗，仁风扇极边。前程问成纪，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韩昭、翰林学士李浩弼、徐光浦并继和，亡其本。至剑州西二十里已来，夜过一谿山。忽闻前后数十里，军人行旅，振革鸣金，连山叫噪，声动溪谷。问人云：“将过税人场，惧有鸢兽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马亦咆哮恐惧，捶之不肯前进。众中有人言曰：“适有大驾前，鸢兽自路左丛林间跃出，于万人中攫将一夫而去。其人衔到溪涧间，尚闻唱救命之声。况天色未晓，无人敢捕逐者。”路人罔不流汗。迟明，有军人寻之，草上委其余骸矣。

少主至行宫，顾问臣僚，皆陈恐惧之事。寻命从臣令各赋诗。王仁裕诗曰：“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

天水。”后主王衍没有采纳蒲禹卿的意见与规劝，执意远行天水。成都府尹韩昭对蒲禹卿说：“我拿来了你上奏皇上的表章，待到皇上巡狩秦州回来后，一定将你捕入牢狱中逐条审问你。到那时候，你可不要后悔！”

到了十月三日，从成都出发，开始远巡天水的路程，四日到达汉州。凤州长官王承捷派驿吏信使飞马来报，说：“东朝唐王派兴圣令公，统师大军十多万人，定在九月兵进凤州。”少主王衍还以为是臣僚们设下的计谋，想阻止他东行天水，回答使臣说：“我正要看看两军是怎样互相厮杀战斗的，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不听劝阻，继续前进。登上梓潼山，少主即兴吟诗一首：“乔岩簇冷烟，幽径上寒天。下瞰峨嵋岭，上窥华岳巅。驱驰非取乐，按幸为忧边。此去将登陟，歌楼路几千。”少主宣诏命令随行的官员们写诗和。中书舍人王仁裕和诗一首：“彩杖拂寒烟，鸣驄在半天。黄云生马足，白日下松巅。盛得安疲俗，仁风扇极边。前程问成纪，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韩昭、翰林学士李浩弼、徐光浦都有和诗，都遗失了。少主王衍一行走到剑州西二十多里，深夜经过一座山谷。忽然听到前后几十里路之间，都有随行的军族击鼓吹号，喊叫声山山相连，声音震动溪谷。询问随从，回答说：“就要经过山王将要经过‘税人场’，那里有凶猛的野兽，所以击鼓鸣金喊叫。”骑乘的马也惊恐地嘶叫不已，直往后退，用鞭子抽打它也不肯往前走。人群中有人说：“适才，在皇上大驾到来之前，有一头猛兽从路边右侧的丛林中跃出来，在人群中扑倒一人用嘴叼着奔突而去。这个人被叼到溪洞里面，还能听到他呼救的叫喊声。但是，天色未亮，没有人敢追赶捕捉。”路上的人听了这话后，个个吓得都直流冷汗。待到天亮后，有几个兵士按照凶兽的足迹一路寻找，在一片荒草丛中只找到了这个人的几块残余骸骨。

少主一行来到剑州行宫，环视左右，都在讲凶兽吃人的事情。少主听了后，随即命令臣属们各赋一诗，纪咏这件事情。中书舍人王仁裕立即赋诗道：“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

停。不与天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从将户口资嚙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翰林学士李浩弼进诗曰：“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

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客人穷独固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少主览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诗，各有旨也。朕亦于马上构思，三十余里，终不就。”于是命各官从臣。翰林学士徐光浦、水部员外王巽亦进诗。至剑门，少主乃题曰：“缓轡逾双剑，行行蹶石棱。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回看成阙路，云叠树层层。”后侍臣继，成都尹韩昭和曰：“闭关防外寇，孰敢振威棱。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锁百层。”王仁裕和曰：“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棱。李杜常挨托，孙刘亦特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赋》一首进之，今亡其本。过白卫岭，大尹韩昭进诗曰：“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亭尚数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晓通消息戍瓶烟。为云巫峡虽神女，跨凤秦楼是谪仙。八骏似龙人似虎，何愁飞过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开边，画断封疆四五千。前望陇山屯剑戟，后凭巫峡锁烽烟。轩皇尚自亲平寇，嬴政徒劳爱学仙。想到隗宫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龙旆飘飘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巉岩石，冒冷朝充断续烟。自学汉皇开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

洎至利州，已闻东师下固镇矣。旬日内，又闻金牛败卒，塞硖而至。其时蜀师十余万，自绵汉至于深渡千余里，首尾相继，皆无心斗敌。遣使臣逼促，则回枪刺之曰：“请唤取龙武军相战。不惟勇敢，况且偏请衣粮。我等拣退不

停。不与天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从将户口资嚙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翰林学士李浩弼也献诗一首：“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客人穷独固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少主看了这两首诗后，大笑道：“二位臣属赋的诗各有题旨啊。我在马上构思，行了三十多里，还没有赋出一首诗来。”于是，命令其他臣僚写诗随从。翰林学士徐光浦、水部员外王巽也各有诗进献。到了剑门，少主王衍终于赋出一首诗：“缓轡逾双剑，行行蹶石棱。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

矜。回看成阙路，云叠树层层。”之后，侍臣们继续和诗，成都府尹韩昭的和诗是：“闭关防外寇，孰敢振威棱。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鏖百层。”中书舍人王仁裕和道：“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棱。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少主又命令群臣各自撰写《秦中父老望幸赋》一首，进献给他。现在这些诗赋都遗失了。过白卫岭，成都府尹韩昭献诗：“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亭尚数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晓通消息戍瓶烟。为云巫峡虽神女，跨凤秦楼是谪仙。八骏似龙人似虎，何愁飞过大漫天。”少主和道：“先朝神武力开边，画断封疆四五千。前望陇山屯剑戟，后凭巫峡^鏖烽烟。轩皇尚自亲平寇，嬴政徒劳爱学仙。想到隗宫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王仁裕和道：“龙旆飘飘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巉岩石，冒冷朝充断续烟。自学汉皇开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

少主一行到达利州时，已经得到了后唐军攻占了固镇的消息。十天之内，又听说从金牛战败的士卒，充斥峡谷，铺地而来。这时，蜀军尚有十多万人，自绵州至汉州，陈兵在一千多里的防线上，首尾相连，但都无心与唐军战斗。派去使臣督战，就调转枪头刺向使臣说：“请你调来龙武军与敌战斗吧。龙武军不但骁勇，他们还多得到武器装备、粮饷。我们都是被挑选剩下的不

堪，何能相杀。”实无奈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狈而归。于栈阁悬险溪岩壑之中，连夜继昼，却入成都。康延孝与魏王继踵而入，少主于是树降。东军未入前，王宗弼杀韩昭、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州使李周辂、欧阳冕等。王承休握锐兵于天水，兵刃不举。既知东军入蜀，遂拥麾下之师及妇女孩幼万余口，金银缯帛，于西蕃买路归蜀。沿路为左衽掳夺，并经溪山，冻饿相践而死。迨至蜀，存者百余人，唯与田宗汭等脱身而至。魏王使人诘之曰：“亲握锐兵，何得不战？”曰：“惮大王神武，不敢当其锋。”曰：“何不早降？”曰：“盖缘王师不入封部，无门输款。”曰：“其初入蕃部，几许人同行？”曰：“万余口。”“今存者几何？”曰：“才及百数。”魏王曰：“汝可偿此万人之命。”遂尽斩之。蜀师不战，坐取亡灭者，盖承休、韩

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出《王氏闻见录》。

合格者，怎么能够跟敌军相拼杀呢？”前去督战的使臣一点办法也没有。王衍一行，于十月二十九日狼狈撤退。在悬伏在险溪山谷的栈道上，夜以继日地赶路，逃回京城成都。后唐的康延孝与魏王率兵紧跟着进入城都，少主王衍立即竖起白旗归降。在后唐军没进入成都前，王宗弼杀掉了成都府尹韩昭、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州使李周谔、欧阳冕等。王承休手握精锐的龙武军在水天，按兵不动。待知道后唐军攻入蜀中后，才率领龙武军及妇女孩童一万多人，用金银布帛等买通羌人头领绕道回蜀。一路上经常遭遇到当地夷、狄、胡人的骚扰、掳掠，翻越大山、涉过溪水时，冻饿而死与互相践踏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回到蜀地时，侥幸生还的仅仅有一百多人，只有王承休与田宗汭等人逃回来了。魏王李继岌派人责问王承休：“你身为蜀国重臣，手握精锐之师，为什么不抵抗我唐军的进攻？”王承休说：“我惧怕大王的神勇威武，不敢抵挡天兵的锋芒。”来人问：“为什么不早点投降？”王承休说：“都是因为大王的军队还没有进入蜀中，没有门路投降的缘故啊。”来人问：“当初进入西羌蕃人居住的地域时，有多少人和你同行？”王承休说：“一万多人。”来人问：“现在还剩下多少人？”王承休说：“仅有百余人。”魏王听到这里，说：“你可以抵偿这死去的一万多人的性命。”于是将王承休处斩。蜀国的军队不抵抗进攻的唐军，蜀国君臣自取灭亡，都是王承休、韩昭之流所造成的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段史实。出自《王氏闻见录》。

卷第二百四十二 谬误遗忘附

谬误

益州长吏 萧颖士 郗昂 张长史 萧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颀 苑油 李文彬

苏拯 窦少卿

遗忘

张利涉 阎玄一 郭务静 张守信 李旼

张藏用

谬误

益州长吏

唐益州每岁进甘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细布。既而恒恐有甘子为布所损，每岁多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学，有文才，知名当代。出《大唐新语》。

谬误

益州长吏

唐朝益州每年都向京都宫中进献甘子，每只甘子都用纸包裹好。后来，长吏怕用纸包裹显得不恭敬，改用细布包裹。之后，又怕甘子被布包裹坏了，每年进献甘子都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不久有个叫甘子布的御史来到益州，长吏误以为这位御史来益州是推究用布裹甘子的事，因此异常惊恐地说：“果然被朝廷追究这件事情。”待到御史甘

子布来到驿馆中，这位长吏拜见后，只是说用布裹甘子是为了表示对皇上的恭敬。甘子布刚开始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过了一会儿，才领悟到是怎么回事。在场的人没有不开怀大笑的。御史甘子布好学，有文才，在当时很有名望。出自《大唐新语》。

萧颖士

唐天宝初，萧颖士因游灵昌。远至胙县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有人多姓胡。颖士发县日晚，县寮饮饯移时，薄暮方行。至县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妇人年二十四五，着红衫绿裙，骑驴，驴上有衣服。向颖士言：“儿家直南二十里。今归遇夜，独行怕惧，愿随郎君鞍马同行。”颖士问女何姓，曰：“姓胡。”颖士常见世间说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于黄昏之际媚人。颖士疑此女即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萧颖士。”遂鞭马南驰，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所见妇人，从门牵驴入来。其店叟曰：“何为冲夜？”曰：“冲夜犹可，适被一害风措大，呼儿作野狐，合被唾杀。”其妇人乃店叟之女也。颖士渐恹而已。出《辨疑志》。

郗昂

唐郗昂与韦陟交善。因话国朝宰相，谁最无德。昂误对曰：“韦安石也。”已而惊走而去，逢吉温于街中。温问何故苍惶如此，答曰：“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本欲言吉项，误言韦安石。”既言，又鞭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执手慰问之，复以房融为对。昂有时称，忽一日犯三人。

萧颖士

唐玄宗天宝初年，萧颖士游历灵昌。来到胙县以南二十里的地方，这里有一家胡人开的店，店里的人多数姓胡。萧颖士从县城出发时天已经很晚了，县里的官员们为他设宴饯行耽搁了一段时间，到了傍晚才起程。出了县城向南走三五里路，天色就昏黑了。遇到一位妇女约二十四五岁，身着红衫绿裙，骑着一头毛驴，驴身上驮有衣服。

这位妇女对萧颖士说：“我家住在顺道往南走二十里的地方，现在天色已晚，我一个人走路很害怕，希望能与您搭伴同行。”萧颖士问女子：“你姓什么？”女子回答说：“我姓胡。”萧颖士常听人们说有野狐狸精，或者变成男人，或者变成女人，在黄昏时刻迷惑人。萧颖士疑心眼前的这位妙龄少妇就是野狐狸变的，于是唾骂呵斥说：“死野狐，你竟敢媚惑我萧颖士？”立即策马向南疾驰而去。萧颖士骑马来到胡家店，投宿店中，脱衣歇息。过了许久，他从窗户看到路上遇见的那位少妇牵驴从大门进到院子里。店里的老主人出屋问道：“为什么一个人赶夜路？”少妇回答说：“赶夜路倒没什么，恰巧在路上被一个害了疯犬病的人，唤孩儿野狐，好悬没被他唾杀。”直到这时，萧颖士才知道自己误将店主的女儿当成了野狐狸。不由得羞愧满面，很不好意思。出自《辨疑志》。

郗 昂

唐玄宗时，郗昂与韦安石的儿子韦陟关系很好。一次，二人在一起谈论起朝中的诸位宰相中谁最无德。郗昂口误说：“韦安石啊！”说完，吓得起身就跑。郗昂来到街上，遇上另一位宰相吉顼的侄子吉温。吉温问他因为什么这么惊惶，郗昂回答说：“刚才跟韦尚书谈论朝中宰相谁最无德，本来是想说吉顼，却口误说成韦安石了。”说完又觉不对，立即打马而去。郗昂经过房宰相府第门前，宰相房融的儿子拉着他的手，安慰他不要这么惶恐失措，并问他是因为什么事，郗昂又张口说出房融最无德的话来。事后，郗昂经常对人说，自己一天之间忽然得罪了三位宰相。

举朝嗟叹，唯韦陟遂与之绝。出《国史补》。

张长史

唐临济令李回，妻张氏。其父为庐州长史，告老归。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临济辱之，误至全节县。而问门人曰：“明府在乎？”门者曰：“在。”张遂入至厅前，大骂辱。全节令赵子余不知其故，私自门窥之，见一老父诟骂不已。而县下常有狐为魅，以张为狐焉。乃密召

吏人执而鞭之，张亦未寤，骂仍恣肆。击之困极，方问何人，辄此诟骂。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贱吾女，来怒回耳。”全节令方知其误，置之馆，给医药焉。张之僮夜亡至临济，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数百，将袭全节而击令。令惧，闭门守之。回遂至郡诉之，太守召令责之，恕其误也。使出钱二十万遗张长史以和之。回乃迎至县。张喜回之报复，卒不言其薄女，遂归。出《纪闻》。

萧 俛

唐贞元中，萧俛新及第。时国医王彦伯住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比舍住。忽患寒热，早诣彦伯求诊候，误入云逵第。会门人他适，云逵立于中门。俛前趋曰：“某前及

满朝文武都感慨不已，只有韦陟与其断绝了往来。出自《国史补》。

张长史

唐朝临济县县令李回，娶妻张氏。张氏的父亲曾经担任庐州长史，现告老还乡。张长史因为李回薄待他的女儿，前往临济县去辱骂李回，不料误入全节县。进门就问看门人：“县令在吗？”看门人回答说：“在。”张长史于是直奔厅前，大声辱骂。全节县令赵子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暗中从门缝里向外看，只见一位老汉大骂不已。当时县内常传有狐狸成精作怪，以为张长史是狐精变的来县衙作怪，迷惑众人，于是暗中招呼差役用鞭子抽打张长史。张长史依然不醒悟，仍辱骂不已。差役们鞭打累了，才想起来问他是什么人，到此随便辱骂县令。张长史才说：“是县令李回妻子的父亲。李回虐待我女儿，所以我来骂他。”全节县令赵子余这才知道是一场误会，将张长史安置在驿馆中住下，请来医生为他诊伤上药。跟随张长史一块儿来的仆人连夜赶到临济县，将张长史在全节县挨打的事情报告给李回。李回听了后大怒，立即派遣差役几百人，声言要袭击全节县衙，殴打县令。赵子余听说后非常恐惧，关好大门守候在县衙里。李回便来到郡府上告赵子余，太守听了李回的上告后，将全节县令召到府衙中斥责一顿，考虑到是误会便原谅了他。只命令他出钱二十万赔偿张长史来和解。

李回将岳父张长史接到临济县自己家中。张长史很高兴李回能为自己报仇，就没有提他虐待女儿的事情，然后就回家了。出自《纪闻》。

萧 俛

唐德宗贞元年间，萧俛刚考中进士。当时，太医王彦伯住在京城长安太平里，与给事中郑云逵的宅院相邻。萧俛忽然患寒热症，早晨起来后到太医王彦伯家中去看病，没想到误入郑云逵家。正赶上看门人到别处去了，没有被阻拦就径直进入院中，郑云逵站在中门那儿，萧俛上前施礼后，说：“我是前天新考中的

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说其状。逵命仆人延坐，为诊其臂曰：“据脉候，是心家热风。云逵姓郑，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俛赧然而去。出《乾 驥子》。

崔 清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逊。清辞户部侍郎李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逊曰：“清都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清稍悟之，惭顾而去。出《嘉话录》。

何儒亮

唐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自云同房侄。会冬至，需欲家宴，挥霍云：“既是同房，便令入宴。”姑姊妹妻子尽在焉。儒亮饌毕，徐出。及细察之，乃何氏之子也，需大笑。儒亮岁余不敢出。京城时人，因以为“何需郎中”。出《国史补》。

于 颀

唐司空于颀 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为《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乃不改。出《国史补》。

进士，与友人一起聚集游宴，忽然间生了病。”接着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症状。郑云逵让家中仆人拿来一只椅子请萧俛坐在那儿，为他在手腕部诊脉，说：“根据你的脉象，是心火上升引起的伤风。我叫郑云逵，你要找的是太医王彦伯，他是我东邻，请到隔壁院子去找。”萧俛听了之后，羞臊得离开了郑家。出自《乾闥子》。

崔 清

唐朝人崔清官拜濠州刺史，接替他的前任李逊。崔清上任前，去向户部侍郎李巽辞行，李巽留他坐下交谈。崔清坐下后，指责被接替的李逊：“我都不知道李逊这个人愚昧到不想辞官离任。”再三重复说这一句话。李巽说：“李巽即便可以在职，只是单单不让您满意。”崔清这才听出话中的意思，羞愧地走了。出自《嘉话录》。

何儒亮

唐朝进士何儒亮从外州来到京城长安，要去拜访他的堂叔。误入郎中赵需家，自我介绍说是族内同一分支的侄子。当时正值冬至，赵需正欲设家宴过节，招手请何儒亮入席，说：“既然是本家，就请入席吧。”赵需家中的姑姑、姐姐、妹妹及他的妻子都在一张桌上，跟何儒亮一起吃饭。何儒亮吃完饭，起身告辞，慢慢走出赵家。赵需仔细询问身边的人，才发现他是何家人，不是赵家堂侄，不由得大笑起来。何儒亮也知道自己误入赵家，有一年多不好意思出门。当时，满京城的人，都称何儒亮为“何需郎中”。出自《国史补》。

于 颀

唐朝司空于颀认为乐曲《想夫怜》的曲名不够文雅，想换一个曲名。有位客人笑着说：“南朝相府中，曾有瑞莲，所以有首歌名《相府莲》，‘想夫怜’应该是后人的讹传。”于是就不改了。出自《国史补》。

又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至，皆下马，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之人，呼“堤”为“提”；留绛之人，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也。出《国史补》。

苑 讵

唐尚书裴胄镇江陵，常与苑论有旧。论及第后，更不相见，但书札通问而已。论弟讵方应举，过江陵，行谒地主之礼。客因见讵，名曰：“秀才之名，虽字不同，且难于尚书前为礼，如何？”会讵怀中有论旧名纸，便谓客将曰：“某自别有名。”客将见日晚，仓遽遽将名入。胄喜曰：“苑大来矣，屈入！”讵至中庭，胄见貌异。及坐，揖曰：“足下第几？”讵对曰：“第四。”胄曰：“与苑大远近？”讵曰：“家兄。”又问曰：“足下正名何？”对曰：“名论。”又曰：“贤兄改名乎？”讵曰：“家兄也名论。”公庭将吏，于是皆笑。及引坐，乃陈本名名讵。既逡巡于便院，俄而远近悉知。出《乾闥子》。

李文彬

唐举人李文彬受知于舍人纥干泉。时有京兆府司篆贺兰泊卒，文彬因谒紫微。紫微问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

又

旧时还有人说，汉朝宰相董仲舒的陵墓，他的门生去拜谒，都必须下马才得进入，因此称为“下马陵”。后人讹传为“虾蟆陵”。现在荆襄一带的人，把“堤”读作“提”；留绛一带的人，把“釜”读作“付”。这些都是讹误字音习惯传承的结果。出自《国史补》。

苑 讵

唐朝尚书裴胄镇守江陵，曾经与苑论有旧交。苑论考中进士后，就再也没见过面，只是通信问候一下而已。苑论的弟弟苑讵，刚刚参加选拔举人的考试，途经江陵，到府衙通报，欲行参拜地方长官的礼

仪。负责接待工作的书吏，看到苑^通通报的名氏说：“你这位秀才的名字，虽然只是字不同，但是很难向我家老爷禀报，怎么办？”正巧，苑^通的怀中还带有哥哥苑论的旧名片，便取出来对接待人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负责接待客人的书吏见天色已经晚了，仓促地接着苑^通递给他的名片，进入里面通报。裴胄看到苑论的名片，非常高兴，说：“是苑老大来了啊！快请进来！”苑^通来到厅堂，裴胄见面貌不是苑论。待到请苑^通入座后，举手揖拜问：“请问你是苑家的老几啊？”苑^通回答说：“我是苑家的老四。”裴胄问：“与苑老大关系远近？”苑^通回答说：“是我的亲哥哥。”裴胄又问：“你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呀？”苑^通回答说：“苑论。”裴胄又问：“你哥哥苑论改名了吗？”苑^通回答说：“我哥哥也叫苑论。”在场的府衙中的文武官员吏役听了后，都大笑不止。等到引苑^通到正室入座后，他才向裴胄说自己的本名叫“苑^通”。从此以后就在节度使的府衙进进出出。不久，远近都传开了这个笑话。出自《乾^闥子》。

李文彬

唐朝举人李文彬受得中书舍人纥干泉的知遇之恩。当时，京兆府的司笄贺兰洎因病去世，李文彬正在这时前去拜见中书舍人纥干泉。纥干泉问他：“今天京城中有何新鲜事吗？”李文彬

曰：“适过府门，闻纥干洎卒。”泉曰：“莫错否？”文彬曰：“不错。”泉曰：“君大似共鬼语也。”拂衣而去。文彬乃悟，盖俱重姓，又同名，而误对也。出《奇闻录》。

苏拯

唐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郎中苏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贄，寻以启事温卷。因令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仓皇，复致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误也。”出《北梦琐言》。

窦少卿

有窦少卿者家于故都。素于渭北诸州，至村店中。有从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前去。历鄜、延、灵夏，经年未归。其从者寻卒于店中。此人临卒，店主问曰：“何姓名？”此仆只言得“窦少卿”三字，便奄然而无语。店主遂坎路侧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窦少卿墓”。与窦相识者过之，大惊讶，问店主，店主曰：“牌上有名，固不谬矣。”于是更有识窦者经过，甚痛惜。有至亲者报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便回答说：“刚才经过府门，听说纔干洎死了。”纔干泉问：“没有听错吗？”李文彬回答说：“没有听错。”纔干泉满脸怒气地说：“你大概是在跟鬼说话吧。”心中愤怒，甩动衣袖而离去。李文彬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这两个人虽然不是一个姓但同音，又同名，刚才自己回答错了。出自《奇闻录》。

苏 拯

唐昭宗光化年间，苏拯与同乡陈涤住在一起。苏拯与考功郎中苏璞刚刚攀上亲族关系。苏璞，是故奉常苏涤的儿子。苏拯既然已经带着礼品到苏璞那儿认了同宗，不久，便写了一封请苏璞关照的信，并随信寄去自己过去写过的文章。信写好后，请陈涤代为封好，陈涤随手写上自己的名字。考功郎中苏璞收到信后一看，立即大怒。苏拯得知这一消息后诚惶诚恐，马上又写了一封信表示歉意。吴子华听说这件事后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啊！”出自《北梦琐言》。

窦少卿

有个叫窦少卿的人，家住在故都。窦少卿离家到渭北各个州去考察巡游，来到一个乡村小店。随他同来的一个仆人因为得病不能同行，窦少卿便将这个仆人寄托在店主这儿，自己继续去巡游。先后到过鄜州、延州、灵夏等地，有一年多没有回家。他的那个仆从不久后便死在店中。这个人临死前，店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仆人只说出“窦少卿”三个字，就再也不出声了。于是，店主就在路边挖了一个墓穴，将这个仆人埋在里面，并在墓前竖立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窦少卿墓”几个字。有个跟窦少卿认识的人路过这里，看到墓碑上

的名字非常吃惊，问店主是怎么回事，店主回答说：“碑上有名有姓，一点也不假。”后来，又有一个跟窦少卿非常熟悉的人路过这里，看到墓碑上的名字，很是痛惜。有个跟窦家非常亲近的亲戚将这事告诉了窦家，窦家立即派出窦少卿的儿子前往这家村店去查看墓碑，果然

不谬。其家于是举哀成服，造斋相次，迎其旅榭殡葬。远近亲戚，咸来吊慰。葬后月余，有人附到窦家书，归程已近郡，报上下平善。其家大惊，不信，谓人诈修此书。又有人报云：“道路间睹其形貌，甚是安健。”其家愈惑之，遂使人潜逆之，窃窥于路左，疑其鬼物。至其家，妻男皆谓其魂魄归来。窦细话其由，方知埋者是从人，乃店主卓牌之错误也。出《王氏见闻》。

遗忘

张利涉

唐张利涉性多忘。解褐怀州参军，每聚会被召，必于笏上记之。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亲就门致请，涉看笏曰：“公何见顾？笏上无名。”又一时昼寝惊，索马入州。扣刺史邓恽门，拜谢曰：“闻公欲赐责，死罪？”邓恽曰：“无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恽大怒，乃呼州官捶，以甲间构，将杖之。甲苦诉初无此语。涉前请曰：“望公舍之，涉恐是梦中见说耳。”时人由是咸知其性理困惑矣。出《朝野僉载》。

没有错。于是窦家全家穿上哀服为窦少卿发丧，相继设斋祭奠他，并将墓里的灵柩迎运回家中安葬。不论是远道的，还是近处的亲朋好友都来吊唁慰问。下葬后一个多月，有一个人捎来一封窦少卿的书信给窦家，信上说他正在归途中，快到本州县境了，并向全家老少报平安。窦家人见信后非常惊讶，不相信这是真的，说一定是故意写封书信欺诈。过了几天，又有人来报告说：“我在路上见到了窦少卿，非常健壮。”窦家人更加疑惑，于是派人偷偷去迎视窦少卿，这个人见窦少卿远远走过来，便躲藏在路边偷偷窥视，看的人怀疑走来的是窦

少卿的鬼魂。待到窦少卿进入家门，妻儿老小都大喊大叫说是魂魄回来了。窦少卿仔细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后，家里才知道下葬的是仆人，如此大错是那家村店主人立碑刻字造成的啊！出自《王氏见闻》。

遗忘

张利涉

唐朝人张利涉记性不好，好忘事。张利涉任怀州参军期间，每次聚会被召见，都在手中的板笏上记下这件事。有一次，当时的河内县令耿仁惠邀请他，奇怪他为什么没有按期去。于是亲自登门来请他，张利涉看看手中的笏板说：“大人为什么来见我？笏板上并没有记这件事啊。”还有一次，张利涉白天睡觉忽然惊醒，急忙让手下为他备马，说是有急事要到州里去。张利涉骑马来到州里，直奔刺史邓恽府门，敲门而入，见到邓恽拜谢说：“听说刺史要给予我死刑的处罚？”刺史邓恽惊异地说：“没有这样的事。”张利涉说：“司功官某某说的啊！”邓恽大怒，于是喊来掌管笞刑的州官，让他将司功官某某以离间中伤的罪名，处以杖刑。那人听到这件事情后，苦苦哀求说他确实没有说过刺史要处张利涉死罪的话。这时，张利涉上前请求刺史邓恽说：“望刺史大人放了他，我大概是在睡梦中听说的。”从此以后，人们都知道张利涉头脑糊涂。出自《朝野僉载》。

阎玄一

唐三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曾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过，以为县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惭谢而止。须臾县典至，一疑其州佐也，执手引坐。典曰：“某是县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传其兄书者，止于阶下。俄而里胥白录人到，一索杖，遂鞭送书人数下。其人不知所以，讯之。一曰：“吾大错。”顾直典，向宅取杯酒悞疮。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复忘其被杖者，因便赐直典饮之。出《朝野僉载》。

郭务静

唐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初上，典王庆通判案。静曰：“尔何姓？”庆曰：“姓王。”须臾，庆又来，又问何姓，庆又曰：“姓王。”静怪愕良久，仰看庆曰：“南皮佐史总姓王？”出《朝野僉载》。

张守信

唐张守信为余杭太守，善富阳尉张瑶。假借之，瑶不知其故，则使录事参军张遇，达意于瑶，将妻之以女。瑶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闻也，郡县未知之。守信为女具衣装，女之保母问曰：“欲以女适何人？”守信以告，保母

阎玄一

唐朝三原县令阎玄一非常健忘。一次，阎玄一来到州里，坐在主人家中。正好有位州里的佐史从这里走过，阎玄一错误地将州佐史认成县里的佐史，招呼过来想要鞭打他。走过来的这位“县佐”说：“我是州佐啊。”阎玄一羞愧地道歉，才算了结。过了一会儿，县佐来了，阎玄一又疑心他是州佐，拉着来人的手让他坐下。来说：“我是县佐啊！”阎玄一又羞愧万分。还有一次，一个人稍给阎玄一他的哥哥寄给他的信，站在台阶下面等候回话。过了一会儿，乡吏白录人来了，阎玄一向乡吏要来棍杖，就鞭打给他送信的这个人。这位送信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挨了打，责问阎玄一。阎玄一说：“我打错了。”这时遇到值班的县佐从这里路过，让县佐到他家里取来一杯酒为被打的人涂抹伤口。过了许久，县佐拿来了酒，阎玄一完全忘记了让县佐取酒这件事情，也忘了被他鞭打的送信人。于是就把酒赏赐给县佐喝了。出自《朝野僉载》。

郭务静

唐朝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刚上任时，县佐王庆懂得审判的事，便请他来。郭务静问王庆：“你姓什么？”王庆回答说：“我姓王。”过

了一会儿，王庆又来到县丞郭务静这儿，郭务静又问他姓什么，王庆又回答说：“我姓王。”郭务静惊异愣住了好一会儿，仰头看着王庆，问：“原来南皮县佐史都姓王。”出自《朝野金载》。

张守信

唐朝张守信为余杭太守，与富阳县尉张瑶非常友善。借调他到州府办公，张瑶不知原因，守信就让录事参军张遇转告张瑶，说他想将女儿嫁给他。张瑶听了后非常高兴，认为自己娶妻的日期有指望了。然而这些都是悄悄进行的，从郡府到两县的县衙，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张守信积极为女儿准备嫁妆，女儿的保姆问：“准备将女儿嫁给谁呀？”张守信告诉保姆女婿是谁，保姆

曰：“女婿姓张，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窃惑焉。”守信乃悟，亟止之。出《纪闻》。

李 睨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迁后，稍进汉州雒县令。逢年有吏才，蜀之采访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郑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谓益府户曹李睨曰：“逢年家无内主，溷落难堪。儿女长成，理须婚娶。弟既相狎，幸为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寮女之与妹，纵再醮者，亦可论之，幸留意焉。”睨曰：“诺。”复又访之于睨。睨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闻于蜀城，曾适元氏，其夫寻卒。资装亦厚，从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许之，令睨报李札。札自造逢年谢。明日，请至宅。其夜，逢年喜，寝未曙而兴。严饰毕，顾步阶除而独言曰：“李札之妹，门地若斯。虽曾适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贵，何幸如之。”言再三，忽惊难曰：“李睨过矣，又误于人。今所论亲，为复何姓，怪哉！”因策马到府庭。李睨进曰：“兄今日过札妹乎？”逢年不应，睨曰：“事变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为复何姓？”睨惊而退。遇李札，札曰：

说：“女婿姓张，不知太守的女儿姓什么啊？我私下感到疑惑。”张守

信这才明白过来，立即停止这门婚事。出自《纪闻》。

李 颙

唐朝殿中侍郎李逢年被贬职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授以汉州雒川县令。李逢年很有治理政务的才干，蜀道掌管刑狱与监察州县官吏的官员，经常委派他代为审理狱案。李逢年的妻子，是御史中丞郑昉的女儿，因为感情性格不合，而被他休了。一次，李逢年来到蜀城后，对益州府户曹李颙说：“我现在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妻室，空落孤单，日子很难过。况且，儿女们都长大自立了，理应再娶一个妻子。老弟既然跟我不错，非常希望你能为我介绍一个妻子啊！署中同僚的女儿或者妹妹，纵然是离婚再嫁的，也可以考虑，希望老弟为我留心。”李颙回答说：“好的。”后来，李逢年又一次拜访李颙谈起这件事。李颙是个性情粗疏马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到李逢年这儿说：“兵曹李札，是蜀中的名门望族。李札的妹妹长得很美，听说在成都曾嫁给元氏为妻，丈夫刚刚死去。她的嫁妆也非常丰厚，单是陪嫁的随从侍女就有二十人。老哥愿意娶此女为妻吗？”李逢年高兴地答应了，并让李颙将自己的意愿转告给李札。李札得到这一消息后，亲自前来拜谢李逢年。第二天，李札请李逢年到他家去做客。当天晚上，李逢年非常高兴，天还没亮就醒来了。他穿好衣服，一个人走出屋门，在庭院中边踱步边自言自语地说：“李札的妹妹，门第这么高。虽然曾嫁过人，但年轻又美貌动人，家里又富贵丰裕，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李逢年反复念叨着，忽然惊醒过来，难受地说：“李颙犯了个大错误啊，真是误人不浅。他给我提的这门亲事，我们男女双方为什么都姓李啊！真是奇怪！”于是，李逢年立即骑马回到公堂上。过了一会儿，李颙进入公堂，问：“老哥今天就娶李札的妹妹吗？”李逢年低头不语。李颙问：“怎么，事情有变化吗？”李逢年抬起头来说：“我在想，李札的妹妹为什么跟我一个姓呢？”李颙听了后方惊悟，离开公堂。遇见李札，李札问：

“侍御今日见过乎？已为地矣。”颙曰：“吾大误耳，但知求好婿，都不思其姓氏。”札大惊，惋恨之。出《纪闻》。

张藏用

唐青州临朐丞张藏用，性既鲁钝，又弱于神。尝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适会邻县令，使人送书，遗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读书毕，便令剥送书者，笞之至十。送书人谢杖，请曰：“某为明府送书，纵书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误，谢曰：“适怒匠人，不意误笞君耳。”命里正取饮一器，以饮送书人，而别更视事。忽见里正，指酒问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饮之。”里正拜而饮之。藏用遂入户。送书者竟不得酒，扶杖而归。出《纪闻》。

“李侍御你今天见过他了吗？你已经替我说通了吧。”李睟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只是想为令妹找个好女婿，都没有考虑人家姓什么！”李札听了后也大为吃惊，连连表示惋惜遗憾。出自《纪闻》。

张藏用

唐朝青州临朐县丞张藏用，性情愚鲁迟钝，神志不清醒。一次，张藏用让人请一位木匠，多次召唤也没有来。张藏用异常恼怒，派人将这个木匠捉来。这个木匠刚到县衙，正赶上邻县县令派人送书信给张藏用。张藏用怒气稍得缓解，被捉来的木匠悄悄离开县衙溜走了。张藏用读完书信后，便命令差役剥去送信人的衣服，打十板子。送信人谢过杖刑后，问：“我是给县丞您送信的邻县衙役，纵然是写信人触犯了县丞您，我这个送信的使者有什么罪呢？”张藏用才知道自己错打了人，向送信人表示歉意，说：“刚才我是跟那个木匠生气，无意间误打了使君啊！”让里正赶快拿来一坛酒，送给被打的送信人饮用，便又去处理别的公务了。过了一会儿，张藏用看见里正手捧一坛酒走过来，指着坛子问：“这里盛的是什么？”里正回答说：“酒。”张藏用说：“你就把它喝了吧。”里正拜谢后就打开坛子把酒喝了。张藏用随后进屋去了。被打的送信人左等右等也不见有人送酒给他喝，只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出自《纪闻》。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贪附

治生

裴明礼 何明远 罗 会 奚 义

贪

滕蒋二王 奚知范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简

崔玄信 严昇期 张昌仪 李 邕 裴 佶

元 载 张延赏 卢 昂 崔 咸 崔 远

江淮贾人 龙昌裔 安重霸 张虔钊

治生

裴明礼

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浹浹，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

治生

裴明礼

唐朝裴明礼，是河东人。善于经营生财，他收购人们遗弃的物品，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再卖出去，以此积攒万贯家财。同时，裴明礼又在金光门外，买下一块荒芜不长草的土地。这块土地上尽是瓦砾，因此没有人购买，卖不上好价钱。裴明礼想了个办法，在这块地里竖立一根木杆，上面悬挂着竹筐，让人拣地里的石头瓦砾往筐里投掷，

投中的人奖励他钱，吸引许多人都来投掷。结果投十次百次，也不中一次。还未等这些人轮上一遍，地里的瓦砾已经拣拾尽了。于是，裴明礼又让人在这块土地上放羊，这样，地里又积满了羊粪。之后，裴明礼事先拣各种果核撒在这块地里，再用牛犁将它翻起来。一年以后，地里长出茂盛的杂果树苗。他再一车一车地运到集市上去卖，所得的收入又有

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出《御史台记》。

何明远

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出《朝野僉载》。

罗 会

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自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归之积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尝有士人陆景阳，会邀过所止。馆舍甚丽。入内梳洗，衫衣极鲜。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景阳问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会曰：“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出《朝野僉载》。

奚 乂

扶风奚乂年十三，诸姑累朝国戚。其伯检校工部尚书好些万钱。他又在这块土地上建造房屋，在院子的周围安置蜂箱养蜂来酿蜜。地里全栽上蜀葵，蜜蜂采花酿蜜又传授花粉，蜀葵与蜂蜜都获得丰收。裴明礼善于经营管理，都是这种新奇的事，多得数不过

来。唐太宗贞观年间，裴明礼自台主簿升任殿中侍御史，又转任兵部吏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直到升任为太常卿。出自《御史台记》。

何明远

唐朝定州人何明远特别富有，他主管州中的三个驿站。并常在驿站旁边建造旅店，供来往客商住宿，专门以赚取胡商的钱为主业，家中财产巨万。他家还有五百张织绫机。何明远年老了，便不去干为军事服务的营生，他家开始贫困破败。等到他重操旧业，立即又兴盛起来。出自《朝野金载》。

罗 会

长安有个富翁叫罗会，以清除粪便为职业，街坊邻里都称他为“鸡肆”，是说他因为积攒粪便而发家致富。罗会家世代都以此为副业，家中有财产巨万。一次，有个叫陆景阳的读书人，应邀到罗会家住宿。看到罗会家的房屋建造装修得特别豪华富丽。他的妻子也梳洗打扮，穿的衣服极其艳丽。屏风、毡褥等一应陈设，应有尽有。而且自己家宰杀、烹煮牲畜。陆景阳问罗会：“罗先生日子过得这样富裕安乐，为什么还继续从事清除粪便这样肮脏污秽的工作？”罗会说：“我中间曾停工过一两年，怎奈一不干清除粪便这行当，家中奴婢、仆夫死去，牛马逃散丢失，家业不兴。后来恢复这一行当后，家道才逐渐恢复过来。不是我情愿干这除粪的行当啊，是命该如此。”出自《朝野金载》。

奚 义

扶风县有个叫奚义的小男孩，年仅十三岁。他的几位姑母家，都是历朝的皇亲国戚。他的伯父是担任检校工部尚书的

交，闲厩使、宫苑使，于嘉会坊有庙院。父亲识张敬立任安州长史，得替归城。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辆，散甥侄。竞取之，唯义独不取。俄而所余之一辆，又稍大，诸甥侄之剩者，义再拜而受之。敬立问其故，义不对。殊不知殖货有端木之远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

千，密贮之。

潜于锻炉作二枝小锄，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又扫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又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锄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千余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习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又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自此币帛布裘百结，日歛食而已。遂买蜀青麻布，百钱个匹，四尺而裁之，顾人

奚交，兼任闲廐使、宫苑使，在嘉会坊出资建造了一座寺庙。奚父的亲族张敬立任安州长史，得以被接替返回京城。安州盛产丝鞋，敬立回来时便带十几双丝鞋，分送给外甥、侄儿们。都争抢着去拿，唯独奚父不去抢拿。过了一会儿，还剩下一双丝鞋，鞋号偏大，是诸位外甥、侄儿们挑剩下的，奚父再次拜谢并收下了这双鞋。张敬立问他为什么要人家挑拣剩下的，奚父没有回答。其实是他竟不知道奚父在经商方面有春秋时期子贡的远大目光。奚父将这双丝鞋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回来五百钱，偷偷藏起来。

暗中去铁匠铺打制了两把小铲，将铲刃磨得很锋利。五月初，京城长安榆荚漫天飞舞，奚父扫聚到榆荚十余斗。然后到伯父家借住在嘉会坊的寺庙学习功课，伯父答应了他。奚父每天晚上都偷偷寄宿在附近的褒义寺法安和尚院中，白天则回到寺庙中，用两把小铲开垦院里的空地，挖成宽五寸、深五寸的浅沟共有四千多条，每条长二十多步。打水浇灌，将榆荚播种在沟内。过了几天，下了一场大雨，每条沟里都长出了榆树苗。等到秋天，小树苗已长到一尺多高，很是茁壮，大约共有榆树苗一千多万株。到了第二年，榆树苗已经长到三尺多高。奚父手持利斧间伐树苗，株距三寸。又挑选枝条茁壮直挺的留下来。间伐下来的小榆树，奚父将它们捆成二尺粗的柴捆，共有一百

多捆。这年秋天天气阴冷，连降大雨。窦乂将这一百多捆榆柴运到集上去卖，每捆卖钱十多文。第三年，窦乂依旧提水为榆苗浇灌。到秋后，榆树苗有的已长成鸡蛋那么粗。窦乂又挑选枝干茂盛的留下来，用斧砍间伐，又得榆柴二百多捆。这年每捆售价就是去年的好几倍了。又过了五年，当年种植的小榆树苗已经长大成材。窦乂挑选粗大的，砍伐下来制成盖房屋用的椽材一千多根，卖得三四万钱。然而寺庙中还长着的榆树，不只一千多根，都可以作为打制车轴的材料。到这时，窦乂的生活用度已经富富有余，钱帛、布匹、裘皮衣服，什么都有，可他仍然坚持节俭吃喝。后来购买蜀郡产的青麻布，一百钱买一匹，裁成四尺宽，雇人

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双。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

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双，以新麻鞋一双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余千。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功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捣，候相乳尺，悉看堪为挺，从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垛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乂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

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又遂求买之，其主不测，乂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乃团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米团子啖。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已满池

缝成小布袋。又购买内乡产的新麻鞋几百双。窦乂每天都不离开寺庙，召来长安各条街坊里巷市民家的小孩，有些朝廷金吾卫士家的孩子也来到这里。每天发给这些小孩三张饼，十五文钱，再发给他们每

人一只小布袋。到了冬天，让他们拣拾槐树籽，收上来。结果一个多月，就收集了两车槐树籽。

又让小孩们拣拾破旧的麻鞋，每三双破旧麻鞋换一双新麻鞋。远近都知道这件事情，来用旧麻鞋换新麻鞋的人不计其数。几天后，就换得旧麻鞋一千多双。然后，又卖掉做车轮的榆材，得钱十多万。按天雇用短工，在宗贤西门的溪涧中，用水洗涤破麻鞋，晒干，贮存在寺院中。又在坊门外买下几堆遗弃的碎瓦片，让工人在流水涧将泥滓洗去，用车运到寺庙内。然后置买了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西市买油漆几石，雇用厨役煮熬。再多雇用按日计酬的仆役，让他们用锉碓锄切破麻鞋，用石嘴碓捣碎瓦片，再用疏布筛子筛过，和上槐籽和油，让仆役们日夜不停地捣烂，待到捣成乳状，细看凝结挺硬了，将它们从臼中趁热取出来。让工人们双手用力转握，做成长三尺以下，圆径三寸的长棒，一共有一万多条，堆放在一起，称为“法烛”。唐德宗建中初年，盛夏的六月，京城长安连降大雨，一尺长的一根柴薪贵如平常两棵的桂木，街道上不再有车辆通行。窦乂于是将贮存的法烛拿出来卖，每条卖钱百文。买的人拿回家用它烧饭，火力是一般柴薪的一倍。窦乂卖掉全部法烛，又获利无数。

在这之前，长安西市秤行的南边有一处很脏的水洼，约有十多亩大小，人们管它叫小海池。成为市楼以内，倒放垃圾的地方。窦乂又委托别人将这块地方买下来，这块地皮的主人也没有测量一下有多少亩，只收取了窦乂三万文钱。买下这个小海池后，窦乂在它的中间立了一个木杆，杆顶悬挂一面小旗。再围绕着小池沿边起六七座临时小房，雇人制作煎饼、团子等食品。招呼小孩投掷石块、瓦片击木杆上面的小旗。击中的，就奖励煎饼或团子吃。不到一个月，两条街的小孩都争着前来投掷小旗，大概来投掷的就有上亿人次，所掷的石头、瓦块已将池子填满

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

又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乂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乂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

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又西布柜坊，^鑲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书契曰，亮语父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父未之信。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得腰带^铐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遂令琢之，果得数百千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钱数十万贯。其宅并元契，父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

又李晟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传凶甚，直二百十千，又买之。筑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垛一处，就耕之术。大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楼，常下瞰焉，晟欲并之为击毬之所。他日乃使人向父，欲买之，父确然不纳，云：“某自有所要。”候晟沐浴日，遂具宅契书，请见晟。语晟曰：“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

了。经过测量，在填平的这块地皮上建造了门市房二十间。由于正是繁华市区，所以每天收入几千钱，获利甚多。这些店房今天还保存着，叫“窦家店”。

曾经有个叫米亮的胡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窦父看见，便给了他一些钱和布。整整有七年，也不向他讨账。一天，窦父在街市上又遇见了米亮。米亮向他述说饥寒之苦，窦父又给了他五千文钱。米亮特别感激，对人说：“我米亮一定会报答窦父的大恩大德！”窦父刚刚闲下来，暂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米亮就来见他。对窦父说：“崇贤里有一套小宅院要出卖，要价二十万钱，你赶紧将它买下来。还有西市一家代人保管金银财物的柜坊，很赚钱，你也可以按价出钱将它买下来。”写房契这天，米亮又对窦父悄悄说：“我擅长鉴别玉石，曾看见这家屋内有一块特殊的石头，很少有人留意它，是一块捣衣石，它是一块真的于阗玉，你会立即富起来的啊！”窦父没有相信米亮的话。米亮说：“可以到延庆坊请来一位玉工，让他鉴定一下。”玉工看到这块捣衣石，大为惊讶地说：“这是一块奇异的宝玉啊！经过加工，可以雕琢出腰带^铐二十副。每副卖百文钱，还能卖三千贯文钱呢！”于是，窦父雇来玉工将这块捣衣玉石加工成腰带^铐，卖了几十万。又加工成盒子、执带头尾等各种东西，卖掉之后，得钱几十万

贯。后来，窦义将这座买下的宅院，连同房契一块儿赠送给米亮，让他住在这里，算作对米亮的酬谢。

大尉李晟住宅边有一座小宅。传说很不祥，要价二十万钱，窦义将它买了下来。四周筑上围墙，拆去房屋，将拆下来的木料、房瓦，各垛一处，准备辟成耕地。大尉有一座小楼挨着窦义买下的这块地，从楼上就可以俯瞰全园。李晟想将这块地跟小楼所占的地方合并到一块儿，建造一座击球场。一天，李晟请人代他向窦义提出买地的事，窦义坚决不同意，说：“我留下这块地方也有用处的。”待到李晟又承受新的皇恩时，窦义带着房契去拜见李晟。说：“我买下这座宅院原打算借给一位亲属居住。但是，恐怕离太尉府第太近，家贫位卑的人家，很难安稳地住下去。

某所见此地宽闲，其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俯赐照纳。”晟大悦。私谓义：“不要某微力乎？”义曰：“无敢望，犹恐后有缓急，再来投告令公。”晟益知重。义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献晟为戏马。荷义之所惠。义乃于两市，选大商产巨万者，得五六人，遂问之：“君岂不有子弟婴诸道及在京职事否？”贾客大喜，语义曰：“大郎忽与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万贯文。”义因怀诸贾客子弟名谒晟，皆认为亲故。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义又获钱数万。

崇贤里有中郎将曹遂兴当夜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有碍庭宇，伐之又恐损堂室。义因访遂兴，指其树曰：“中郎何不去之？”遂兴答曰：“诚有碍耳，因虑根深本固，恐损所居室宇。”义遂请买之，仍与中郎除之，不令有损，当令树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中郎。与斧斫匠人议伐其树，自梢及根，令各长二尺余，断之，厚与其直。因选就众材，及陆博局数百，鬻于本行，义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是类也。

后义年老无子，分其见在财等与诸熟识亲友。至其余千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不

我看到这块地方很宽阔、闲静，可以修建个跑马场。今天，我特意来府上向您进献房契，只希望大人您能收下我的这份心意。”李晟非常

高兴。私下对窦乂说：“不需要我帮你办点什么事情吗？”窦乂说：“我不敢有这种奢望。但是日后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情，我再来找太尉您。”李晟更加看重窦乂。于是，窦乂搬走堆放的木料、房瓦，雇工将这块空地修整得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坚实后，送给李晟为跑马场。李晟非常感谢窦乂的惠赠。之后，窦乂在京城长安的东西两个集市上，挑选家财万贯的大商人五六个，问他们：“你们难道不愿意自己的子弟在各州郡和京城挂职当官吗？”这些富商们听了后非常高兴，说：“窦乂没有忘了我们啊！待到您为我们的孩子办得保身的好差使，我们一定送您二万贯表示酬谢。”于是，窦乂带着这些富商们子弟的名片去拜见太尉李晟，都说是自己亲朋好友的孩子。李晟高兴地答应下来，都给安排在各道裕的州郡担任重要的职务。于是，窦乂从这些富商们那儿获钱几万。

崇贤里内中郎将曹遂兴的庭院中离窗户很近的地方长着一株大树。曹遂兴常怕这株大树的枝叶遮挡住房的光线，又怕砍伐它砸坏了堂屋。窦乂知道这件事后，来拜访遂兴，指着这株大树对曹遂兴说：“中郎怎么不将它砍了呢？”曹遂兴回答说：“是有些碍事，但是考虑到它根深本固，伐倒它唯恐砸坏堂屋。”窦乂于是要求将这株大树买下来，仍旧将它伐倒，却保证一点也不损坏他家的堂屋，而是让树自己消失，曹遂兴听后非常高兴。答应将树卖给窦乂，只收五千文钱。窦乂买下这株大树后，跟伐树的匠人商议采取从稍到根砍伐的方法，将它伐成每段二尺多长的若干木段，工钱从优。又从中挑选出好的木材雇匠人制成赌博用具，在自己的商行中出卖，获利一百多倍。窦乂的善于经商，精于盘算，大都像以上所说的那样！

窦乂老年时没有子嗣，将他一生积攒的钱财分别赠送给了他的亲朋好友。至于其余的产业，像街面各大商店，每个店都价值一千多贯，委托给他少年时曾经借宿过的法安和尚经营。不

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乂卒时年八旬余。京城和会有邸，弟侄宗亲居焉，诸孙尚在。出《乾 闥子》。

贪

滕蒋二王

唐滕王婴、蒋王恽，皆不能廉慎。大帝赐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解经纪，不劳赐物。”与之，以为钱贯，二王大惭。朝官莫不自励，皆以取受为赃污。有终身为累，莫敢犯者。出《朝野僉载》。

窦知范

唐瀛州饶阳县令窦知范贪。有一里正死，范令门内一人，为里正造像，各出钱一贯，范自纳之。谓曰：“里正有罪过，先须急救。范先造得一像，且以与之。”结钱二百千，平像五寸半。其贪皆类此。范惟有一男，放鹰马惊，桑枝打伤头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出《朝野僉载》。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必挑选时日随时供给，所有的钱都不计算利息。窦又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在京城长安和会里留下一座宅院，由他的弟弟、侄子和同族居住着，他的子孙现在还在那里。出自《乾闥子》。

贪

滕蒋二王

唐朝滕王李元婴、蒋王李恽，都不能清廉自慎，而是贪得无厌。皇上赏赐其他李姓皇室五王，就是没有滕、蒋二王的份。皇上下敕书说：“滕王叔、蒋王兄，能够自己照料自己，不需要朝廷赏赐你们财物。”这封敕书送到滕、蒋二王那里，二王误以为是赐给他们钱财。看完敕书后，非常羞愧。从此，满朝的文武百官都自己严格要求自

己，都以巧取豪夺与收取贿赂为贪赃枉法，认为这样做贻害终生，所以没有敢违反的。出自《朝野金载》。

窦知范

唐朝瀛州饶阳县县令窦知范贪婪成性。县内有一个里正死了，窦知范让族人每家出钱一贯，为这个里正建造塑像。钱收上来后，窦知范将这笔钱收归己有。说：“这个里正生前有罪过。这笔造塑像的钱先派急用。本县令得先建造一座塑像，就用这笔钱吧。”于是用钱二十万文，建造一座五寸半的塑像。窦知范的贪婪无耻都像这样啊！窦知范只有一个儿子，一次放鹰行猎，他的儿子骑的马受惊狂奔，桑树枝打伤他的头部而死。全县百姓听说后拍手称快，都说：“县太爷的千金儿子，换了一只野兔的命！”出自《朝野金载》。

夏侯彪之

唐朝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刚来上任时，下车问一个里正说：“这地方鸡蛋一文钱买几颗？”回答说：“能买三颗。”夏侯彪之听了后，派人取来一万文钱交给里正，让他代买三万颗鸡蛋。对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鸡母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笋，且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积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此类。出《朝野金载》。

王志愔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对宾下脱粟饭。商客有一骡，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卖。市人报价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买单丝罗，匹至三千。愔问用几两丝，对曰：“五两。”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出《朝野金载》。

段崇简

唐深州刺史段崇简性贪暴。到任追里正，令括客。云：“不得称无。上户每家取两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胁之。”人惧，皆妄通。通讠，简云：“不用唤客来，但须见主人。”主人到，处分每客索绢一匹。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罢任发，至鹿城县。有一车装绢未满载，欠六百匹。即唤里正，令满之。里正计无所出，遂于县令丞尉家，一倍

里正说：“我不立刻要这三万只鸡蛋。用母鸡孵化成三万只鸡崽，过了几个月长成大鸡后，让县吏为我卖了它们。一只鸡卖三十文钱，半年期间，我就可以积攒成三十万钱。”又问：“竹笋一文钱能买几根？”里正回答说：“能买五根。”于是又取一万文交给里正，让里正代他购买五万根竹笋。并对里正说：“我并不立刻需要这些竹笋，暂且放在竹林中让它生长，到秋天长成成竹子，一根卖钱十文，就可以积成五十万文钱。”他的贪婪成性、卑鄙无耻的行为，大都属于此类。出自《朝野僉载》。

王志愔

唐朝汴州刺史王志愔在饮食上非常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然而却给宾客却吃粗米饭。一次，一位商人要出售一头驴。这头驴一天能行三百里路，曾经有人给他三万文钱，他都没有卖。这次，管理市场的官吏报价说十四千，王志愔听了后说：“四千文钱少，我再加一千。”还有一次，王志愔派手下人去给他买单丝罗，每匹三千文钱。王志愔问织一匹单丝罗要用几两丝，代买的人回答说：“五两。”于是，王志愔让童仆取来五两丝交给代买人，又按每两十文钱手工费，硬叫人家给他织一匹单丝陵罗。出自《朝野僉载》。

段崇简

唐朝深州刺史段崇简为人贪婪残暴成性。段崇简上任后，立即追逼乡里的里正，向各户征召佃户。说：“不得说没有佃户。上等户，每家召取二人。下等户，每家召取一人。不来的，可动用刑法。”乡人们害怕，都乱找门路请求通融。之后，段崇简说：“不用召唤佃户

来，但必须见到佃户的主人。”佃主来到后，段崇简处罚每个佃户白绢一匹。约在一个月內，共收得白绢三十车。于是段崇简辞官返京，到了鹿城县。有一辆车没有装满白绢，还少六百匹，就叫里正们想办法装满。里正们一时没有办法，于是到县令、县丞、县尉家筹取。多筹了一倍，

举送。至都，拜邠州刺史。出《朝野金载》。

崔玄信

唐安南部护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受州刺史。贪暴，取金银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即要障车绦，索一千匹。得八百匹，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讫项至安南，以谢百姓。及海口，会赦免。出《朝野金载》。

严昇期

唐洛州司仓严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事无大小，入金则弭。凡到处，金银为之涌贵。故江南人呼为“金牛御史”。出《朝野金载》。

张昌仪

唐张昌仪为洛阳令，恃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鼓声动，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但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姓者六十余人，

一共筹到一千二百匹白绢，呈交段崇简。回到京城长安后，又被任命为邠州刺史。出自《朝野金载》。

崔玄信

唐朝安南都护崔玄信任命自己的女婿裴惟岳代理受州刺史。裴惟岳贪婪残暴，非法收取金银等财物价值万贯。一次，有位首领要娶媳妇，裴惟岳向这位首领索要做车幔帐用的綾子一千匹。那人交给他八百匹，还是不肯放过人家。竟然将新娘抢回府衙，戏弄了三天，才放回去。这位首领还是不肯交纳余下的那二百匹綾子，于是裴惟岳亲自将这些綾子运到扬州。安南方面及时派人追到扬州，逮捕了裴惟岳。他运到扬州的一切财物也被收为官有。裴惟岳被戴上枷锁押送回安南，让他向安南的百姓们谢罪。走到海口，遇到皇上的赦令，才得以赦免返回。出自《朝野金载》。

严昇期

唐朝洛州司仓严昇期代理侍御史，在江南巡察。严昇期非常喜爱吃牛肉，他巡察所到的州县，宰杀了许多牛做成菜肴给他吃。事情无论大小，只要送上金银等物就能满足要求。所到之处，金银的价格都会猛然上涨。因此，江南人称他为“金牛御史”。出自《朝野金载》。

张昌仪

唐朝张昌仪任洛阳县令，仗恃张易之的权势，花钱想当官的，他没有不帮助办成的。一次，惊堂鼓响，有一个姓薛的人带着五十两黄金进入公堂，用衣袖遮挡着将黄金偷偷送给了张昌仪。张昌仪得到黄金后，接受了薛氏的状纸，回到京城将状纸交付天官侍郎张锡办理。几天后呈状丢了，张锡问张昌仪那个人的名字，张昌仪回答说：“我也不记得了。只要见姓薛的，你就看着给个官职。”张锡回到官衙中查检，见桌案内放有姓薛的六十多个人，并令与官，其蠹政也若此。出《朝野金载》。

李 邕

唐江夏李邕之为海州也，日本国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载国信。有十船，珍货数百万。邕见之，舍于馆，厚给所须，禁其出入。夜

中，尽取所载而沉其船。既明，讽所馆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漂失，不知所在。”于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国。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发，水工辞邕。邕曰：“日本路遥，海中风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从事。”送人喜。行数日，知其无备，夜尽杀之，遂归。邕又好客，养亡命数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则杀之。后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滥也。出《纪闻》。

裴 佶

唐裴佶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会其退朝。深叹曰：“崔照何人，众口称美，必行贿赂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讫，门者报曰：“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门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见。须臾，命茶甚急。又命

将这些状纸一并送了上去，张昌仪枉法害政竟到这种程度。出自《朝野僉载》。

李 邕

唐朝江夏人李邕在海州做官。一次，日本国派遣唐使来到海州，一共五百人，带着国书。乘十只船，船上装载的都是珍宝，价值好几百万。李邕见了这些珍宝后，将五百名遣唐使安排在驿馆住下，充足供应一切生活用品，但是禁止他们随便出入。当天夜里，李邕派人将日本遣唐使船上的珍宝尽数取走，将船沉入海中。天亮后，对所有驿馆的人谎称：“昨夜海潮特别凶猛，日本国使臣的船全都漂失得不知去向。”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朝廷。皇上发下来文书，命令李邕造十艘船，派遣船工五百人，送日本使臣回本国。李邕接到文书后，准备了船与水手。临出发前，水手们向李邕辞行时，李邕暗示水手们说：“日本国离此地路途遥远，海中风浪又大，怎么能够返回来呢？此去任凭你们自己见机行事。”水手们听了这话不由得大喜。出发没几天，趁日本国使臣没有防备，在一天夜里将他们全部杀死，驾着空船回到海州。李邕喜欢收养门客，共收养了亡命之徒几百人，到处攻

杀抢掠，事情败露就杀掉。后来李邕没有得到善终，看来是对他滥杀无辜的报应。出自《纪闻》。

裴 佖

唐朝裴佖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小时候，他姑夫在朝中为官，有声望。一次，裴佖到姑夫家，正赶上姑夫退朝回来。听他深深叹气，自言自语说：“崔昭是什么人，众人一致说他好。一定是行贿买通了上下。这样下去，国家怎么能不混乱呢？”话音未落还未说完，守门人进来通报说：“寿州崔刺史请求拜见老爷。”裴佖的姑夫听后很生气，呵斥门人一顿，让门人用鞭子将崔刺史赶出府门。过了很久，这位崔刺史整束衣带强行拜见裴佖的姑夫。不一会儿，裴佖的姑夫急忙命家人给崔刺史上茶。又命仆人

酒馔，又命馐为饭。佖姑曰：“前何踞而后恭？”及入门，有德色。揖佖曰：“憩学中。”佖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赠官纒千匹”。出《国史补》。

元 载

唐元载破家，藉财物，得胡椒九百石。出《尚书故实》。

张延赏

唐张延赏将判度支，知一大狱颇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狱吏，严诫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复见一帖子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令两日须毕。明旦，案上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公遂止不问。子弟承间侦之，公曰：“钱至十万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祸，不得不受也。”出《幽闲鼓吹》。

卢 昂

唐卢昂主福建盐铁。赃罪大发，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床乘之。御史中丞孟简按鞠累月，乃得以进。召市人估

准备酒宴，并命令做饭。送走崔刺史后，裴佖的姑姑问他姑夫：“你为什么之前那么傲慢而后来又那么恭敬呢？”裴佖的姑夫面带有恩于人的神色走进屋门，挥手让裴佖离开这里，说：“你到学堂休息吧。”裴佖出屋还没走下门前的台阶，回头一看，见他姑夫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赠送粗绢一千匹”。出自《国史补》。

元 载

唐朝宰相元载获罪被抄家时，在他家抄出胡椒九百石。出自《尚书故实》。

张延赏

唐朝张延赏即将担任度支使。他知道有一宗大案子是个冤案，每每提起这宗大案都扼腕叹息。等到他具体负责审理工作，召见掌管讼案、刑狱的官吏严加训诫，并且责令他们说：“这宗案子拖得太久了，你们必须在十天之内将它审理完。”第二天早晨来到府衙办公，见桌案上放着一张便笺上写：“出钱三万贯，请你不要过问这宗案子。”张延赏看后大怒，再次督促此案。第三天，又在书案上看见一张便笺，上面写着：“出钱五万贯。”张延赏看后更加气愤，责令两日内必须结案。第四天，书案上依然放着一张便笺，上面写着：“出钱十万贯。”张延赏看后再也不过问这宗案子了。子弟们得知这件事情后，找机会问张延赏原因，张延赏回答说：“钱出到十万贯，能通神啊！没有不可挽回的事情。我担心招来祸患，不得不接受。”出自《幽闲鼓吹》。

卢 昂

唐朝卢昂主管福建盐铁。他贪赃的罪行被举发后，在抄没家产中，有一个碧绿宝石缀成的枕头，有半斗那么大，置放在黄金制作的床上。在处理卢昂贪赃的案子时，御史中丞孟简审讯、查办了好几个

月，才有突破性的进展。他召集珠宝商人来评估之，或云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真瑟瑟地。出《国史补》。

崔 咸

唐中书舍人崔咸尝受大僚之知。及悬车之年，与表表上。崔时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极言赞美。便令制议行，值无厚善者，一章而允请。三数月后，门馆日阒寂，家人辈窃骂。后甚悔，语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与少年郎议之。”出《幽闲鼓吹》。

崔 远

唐崔远将退位，亲厚皆勉之。长女贤，知书，独劝。相国遂决退。一二岁中，居闲躁闷。顾谓儿侄曰：“不得诸道金铜茶笼子，近来总四掩也。”遂复起。出《幽闲鼓吹》。

江淮贾人

江淮贾人有积米以待涌价。画图为人，持米一斗，货钱一千，又以悬于市。杨子留后余粲，杖杀之。出《国史补》。

龙昌裔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祠讫，还至路，这只碧宝石枕，有的珠宝商人说这只碧宝石枕是无价之宝；有人说是精美的石头，不是真的碧宝石。出自《国史补》。

崔 咸

唐朝中书舍人崔咸曾经受过大官僚的赏识。大官僚在七十二岁的时候，递上了申请退休的表章。这时，崔咸任司封郎中，从感恩的角度，在表章中极力赞美这位大僚。皇上下令议论是否可行。正赶上宰

相们与官僚关系不友好，一章上奏，就得到了批准。三几个月后，门庭一天比一天冷落，家里的晚辈人都在私下骂崔咸。官僚非常后悔，并埋怨崔咸没有为自己说好话，对家中子弟们说：“有重要的事，一定不要跟崔咸说啊！”出自《幽闲鼓吹》。

崔 远

唐朝宰相崔远将辞职回家，亲朋中关系密切的人，都劝他不要退下来。只有他的大女儿知书达理，劝他辞职。于是崔远听从大女儿的话，决定辞职回家。崔远辞职在家赋闲了一两年，觉得心情郁闷烦躁。对儿子、侄子们说：“自从辞职回家后，再也没有得到各道属员们送的金铜茶笼子，近些日子总感到闭塞压抑！”于是又复出做官。出自《幽闲鼓吹》。

江淮贾人

江淮有一位商人，积存许多米不卖而等米价上涨。这位米商让画工画一个人手中端着一斗米，旁边写上：每斗米价一千文，之后将这幅画张贴在米市上。杨子留守余粲知道这件事情后，施用杖刑将他打死。出自《国史补》。

龙昌裔

唐朝戊子年间大旱，庐陵人龙昌裔囤米几千斛。稍后，米价跌下来一些，龙昌裔于是写祷文，祈求上天再有一个月不下雨，之后亲自到神冈庙去祷告。龙昌裔祷告完毕后，走到半路，

憩亭中。俄有黑云一片，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于亭外。官司检视之，脱巾于髻中得一纸书，则祷庙之文也。昌裔有孙，将应童子举，乡人以其事诉之。不获送。出《稽神录》。

安重霸

蜀简州刺史安重霸渎货无厌。州民有油客者姓邓，能棋，其家亦

贍。重霸召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赂而自求退？”邓生然之，献中金三铤。获免。出《北梦琐言》。

张虔钊

张虔钊多贪。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乃发廩赈之。事上闻，甚嘉赏。他日秋成，倍斗征敛。常言自觉言行相违，然每见财，不能自止。时人笑之。出《北梦琐言》。

在亭中休息。忽然有一片黑云自神冈庙后涌过来。不一会儿，雷雨大作，龙昌裔被震死在亭子外面。官司检视龙昌裔的尸体，解去他的头巾，在发髻中找到一张写着字的纸，是他写的那篇祷文。龙昌裔有个孙子，将去参加童子举试。乡邻们将他爷爷的这件事告诉了举试官。于是他的孙子没有被获准举选。出自《稽神录》。

安重霸

前蜀王朝时，简州刺史安重霸贪得无厌。州中百姓中，有一位姓邓的油商，能弈棋，家中也比较富裕。安重霸将他找来对弈，只让他站着弈棋，不许坐下。邓油商每布下一子后，安重霸立即让他退到西北窗下站在那里，待自己盘算好棋路，才布子。下了一天不过只布下十几个棋子罢了。邓油商又累又饿，几乎到了体力不支的程度。第二天，安重霸又派人召见邓油商，有人告诉邓油商说：“这个刺史喜爱受贿，你怎么不向他献上贿赂而求免了苦役呢？”邓油商听了这个人的话，献给安重霸三铤中等的金元宝，这才免去站着弈棋之苦。出自《北梦琐言》。

张虔钊

张虔钊生性好贪。他任沧州刺史时，因为大旱百姓挨饿，就开仓发放粮米赈济饥民。这件事传到皇上耳朵里，皇上很是赞赏他。可是等到秋后收成定了，张虔钊却加倍征收旱时赈济的粮米。张虔钊常常

说他自己也觉得说的与做的相违背。然而，一见到钱财就想贪占，不能控制自己。当时的人都讥笑他。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四十四 褊急

时 苗 王 思 李凝道 尧君卿 萧颖士
裴 枢 崔 珙 韩 皋 杜 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 潘 卢 罕 王 珙
高季昌

时 苗

汉时苗为寿春令。谒治中蒋济，济醉，不见之。归而刻木人，书“酒徒蒋济”，以弓矢射之。牧长闻之，不能制。出《独异志》。

王 思

王思性急。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思恚怒，自起逐之，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出《魏略》。

李凝道

唐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岁，故恼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饼诱得之，咬其胸背流血。姊救

时 苗

汉朝时苗任寿春县令。一次，去拜见郡府中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蒋济，偏巧遇上蒋济喝醉了酒，不见他。时苗回到家中后，雕刻一个木人，上面写上“酒徒蒋济”四个字，用弓箭射这个木人。郡守得知这件事情后，也劝止不住。出自《独异志》。

王 思

王思性格急躁。一次，他执笔写字，一只苍蝇飞落到笔端，挥手赶走它，一会儿又飞回来。王思非常恼怒，起身追打它，没有打到。于是气得将笔扔在地上，用脚踩烂了。出自《魏略》。

李凝道

唐朝时，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度量狭小，脾气急躁。他姐姐有个儿子，才七岁，因不听话激怒李凝道。他就追着打，没有追上。于是用饼诱惑他，将他骗回来，一把抓住，用牙咬小男孩的前胸后背，咬得到处流血。他姐姐发现了，将小男孩救

之得免。又乘驴于街中，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遂怒大骂，将殴之。走马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傍棘子血流。出《朝野金载》。

尧君卿

唐贞观中，冀州武强丞尧君卿失马。既得贼，枷禁未决，君卿指贼面骂曰：“老贼，吃虎胆来，敢偷我物！”贼举枷击之，应时脑碎而死。出《朝野金载》。

萧颖士

唐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至二十余该博三教。性急躁忿戾，举无其比。常使一佣仆杜亮，每一决责，以待调养平复，遵其指使如故。或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择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出《朝野金载》。

裴 枢

河东裴枢字环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开元二十一年奏开河漕，以贍国用，上深嘉纳之。亲姨夫中书舍人薛邕，时有知贡举之耗。元日，因来谒枢亲。乃

走才得以逃脱。还有一次，李凝道骑着一头毛驴走在街上，有个骑马的人，脚上穿的靴鼻子碰了他的膝盖一下，于是李凝道破口大骂，要去殴打人家。骑马人跑得快，李凝道没有追赶上，咽不下这口气，就用嘴嚼路边的棘刺，扎得满嘴流血。出自《朝野金载》。

尧君卿

唐太宗贞观年间，冀州武强县县丞尧君卿的马丢了。后来抓到了盗马贼，戴上刑枷。可是刑枷还没有戴好，尧君卿指着盗马贼的鼻子大骂道：“好你个老贼，吃了老虎胆了，竟敢偷我的马！”这个盗马贼抢过来刑枷向尧君卿头上击去，尧君卿被击碎脑壳倒地死去。出自《朝野金载》。

萧颖士

唐朝人萧颖士，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十九岁就考中进士，到二十几岁时，精通儒、释、道三教。他为人性情急躁，容易发怒、蛮横无理，再也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了。萧颖士身边有个老仆人叫杜亮，每次犯了错都要挨他一顿打骂。然而等到杜亮的伤养好后，照样服侍萧颖士，听从萧颖士的使唤，跟以前一样。有人劝杜亮说：“你不就是一个仆人吗？何不挑选一个和善的主人侍奉，而在这受这样的苦呢？”杜亮回答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些道理呢。但是我仰慕他才学渊博，所以才恋恋不舍不能离去。”杜亮最终被萧颖士虐待而死。出自《朝野金载》。

裴 枢

河东人裴枢，字环中。他的叔父裴耀卿，唐玄宗在位期间，官至宰相。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玄宗皇帝建议开通漕运，用以充实国库，玄宗皇帝特别赞许并采纳了这个建议。裴枢的亲姨夫薛邕官任中书舍人，当时传出来他有可能主持科举选拔考试的消息。这年正月初一，薛邕特来拜见裴枢双亲。于是

曰：“几姊有处分亲故中举人否？”其亲指枢。邕整容端手板对曰：“三

十六郎，自是公共积选之才，不待处分矣。伏恐别有子弟。”枢即应声曰：“媿子失言。”因举酒沥地，誓曰：“薛姨夫知举，枢当绝迹匿形，不履人世。”其亲决责，令拜谢邕，枢竟不屈。永泰二年，贾至侍郎知举，枢一举而登选。后大历二年，薛邕方知举。枢及第后，归丹阳里，不与杂流交通。又韦元甫除此州，计到郡之明日，合来拜其亲。元甫至丹阳之明日，专使送衣服书状信物，枢怒言不纳。后三日，元甫亲拥骑到枢别业，枢戒其仆，不令报。久停元甫车徒，不得进。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须与军吏监军相识。遽此深责，未敢当也。”亲乃遣女奴传语，延元甫就厅事，置酒。元甫陈以公事，枢方出欢话。出《乾闥子》。

崔 珙

唐崔珙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中书舍人崔荆为庶子，公务谒珙，珙不为见。荆乃求与珙素厚善者，使候问之，珙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复诘之。居守益忿曰：“珙誓不与此人相面。且人为文词，言语何限，岂可以珙弟兄作假对耶？”荆尤不喻，亲族咸忧栗不安。甥族中有颖悟者，

说：“姐姐家的亲友有人参加应举科考吗？”裴枢的父母指了指裴枢。薛邕手捧上朝记事用的手板，面容严肃地说：“三十六郎，自然是国家积贮待选拔的人才，不用特意吩咐我了。我是深恐还有其他子弟，因此问一下。”裴枢当即应声说：“恕我口出狂言。”举起一杯酒洒在地上，当场立誓说：“如果是薛姨夫主持科举考试，裴枢我自当断绝跟外人的交往，藏身在家中，绝对不去参加考试。”他父母举杖责打裴枢，责令他向薛邕赔礼道歉，裴枢就是不肯屈膝。唐代宗永泰二年，侍郎贾至主持科举考试，裴枢一次就考中进士。这之后，在唐代宗大历二年，裴枢的姨夫才主持科举考试。裴枢应举中第后，回到丹阳里，不与一般闲杂人士交往。韦元甫来丹阳上任，计划在到任的时候，一块儿拜见他的亲朋。韦元甫到丹阳上任的第二天，专门派人带着衣服、书信和作为凭证的物件，来到裴枢家。裴枢气愤地将这个人赶走，没有收纳他带来的礼物。过了三天，韦元甫亲自乘车到裴枢的住处拜访他。裴枢嘱咐他家中的仆人，不许他们通报。让韦元甫的车

马在外面等候很长时间，不能进门。韦元甫一点也没有生气，只是说：“裴枢这个人啊太偏狭固执了。我初来乍到，需要跟军吏、监军们见见面，相互认识一下。受到这样严重的责备，不敢当啊！”裴枢的父母派丫鬟出来传话，说请刺史到厅堂暂坐，并让仆夫们准备酒宴。韦元甫到厅堂入座后，跟裴枢谈的都是公事，裴枢这才高高兴兴地跟他说话。出自《乾闥子》。

崔 珙

唐朝时，崔珙任东都洛阳的留守，主理尚书省的事务。中书舍人崔荆担任庶子的职务，因为公事拜见崔珙，崔珙不接见。崔荆于是求一个跟崔珙平素关系非常好的人，替他转达问候，崔珙大怒不止。过了几天，这个人跟崔珙一块儿喝酒，待酒喝到兴起时，他又问崔珙为什么不接见崔荆，崔珙更加气愤地说：“我发誓不与这个人见面。况且要是公事，怎么能借用我崔珙弟兄间的关系来传话应对呢？”崔荆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的家族、亲属都为他感到忧虑不安。崔荆的外甥中有极其聪明的人，

采取文集，许之。乃掌制曰，贬崔球为抚州郡丞云：“因缘雁序，鼓扇浇风。”荆因尔成疾。出《芝田录》。

韩 皋

唐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阁老改官词头，送以次舍人。是时吕渭草敕，皋恐，问曰：“仆何故转？”习不告。皋劫之曰：“与君一时左降？”渭急，乃告之。皋又欲诉于改相，渭执之，夺其靴笏。啍啍久之，乃止。出《国史补》。

杜 佑

唐杨茂卿客游扬州，与杜佑书。词多捭阖，以周公吐握之事为讽，佑讶之。时刘禹锡在坐，亦使召杨至，共饮。佑持茂卿书与禹锡曰：“请文人一为读之。”既毕，佑曰：“如何？”禹锡曰：“大凡布衣之

士，皆须摆阖，以动尊贵之心。”佑曰：“休休，摆阖之事烂也。独不见王舍乎？摆阖陈少游，少游刎其头。今我与公饭吃，过犹不及也。”翌日，杨不辞而去。出《嘉话录》。

给崔荆提议将自己的诗文集呈给崔珙。崔荆采纳了这个提议。就在崔珙掌管草拟皇上命令的日子里，将崔球降职为抚州郡丞，说：“将崔球降职是因为他借着是同族兄弟的关系，宣扬扇动浮薄不正的社会风气。”崔荆因为这件事情而气闷出病来。出自《芝田录》。

韩 皋

唐朝人韩皋，自中书舍人改任御史中丞。依照中书省的惯例，宰相改任其他官职的任命书，由中书舍人中资格最老的阁老来起草谕旨，然后分送其次的中书舍人。当时，由吕渭起草韩皋改任御史中丞的任命书。韩皋心中恐慌，问吕渭：“我因为什么缘故改任御史中丞？”按照惯例是不能说的。韩皋逼问说：“难道是跟你同时降职？”吕渭被逼问急了，就告诉了韩皋这次降职的原因。韩皋还想上诉他被免去宰相的事，吕渭坚决不同意他这样做。抢夺下来韩皋的朝靴和记事用的手板。他气得大声吵嚷了很长时间，才平息下来。出自《国史补》。

杜 佑

唐朝时，有个叫杨茂卿的读书人游历扬州，送书信给杜佑。信中多是议论天下政事的内容，用周公“捉发吐哺”等典故暗讥杜佑，杜佑看了这封信后非常惊讶。当时刘禹锡也在座，于是，杜佑派人请杨茂卿来一块饮酒。席间，杜佑将杨茂卿给他的信递给刘禹锡说：“请文人拜读一下。”刘禹锡读完信后，杜佑问：“怎么样？”刘禹锡说：“一般来说，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不甘寂寞，都须用游说之术，来打动高官显贵的心。”杜佑说：“快别说了。游说之术早已用烂了啊！难道没有看到过王舍吗？向陈少游献游说之术，陈少游却斩了他的头。可我现在却请你吃饭。看来两种做法都有点偏颇呀！”第二天，杨茂卿没有告辞就离开了。出自《嘉话录》。

皇甫湜

唐皇甫湜气貌刚质，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复偏直。为郎时，乘酒使气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适，求分务东洛。值伊瀍仍岁歉食，淹滞曹不迁。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尝因积雪，门无行迹，庖突不烟。裴度时保厘洛宅，以美词厚币，辟为留守府从事。湜简率少礼，度亦优容之。先是度讨淮西日，恩赐巨万，贮于集贤私第。度信浮图教，念其杀戮者众，恐贻其殃。因舍讨淮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备极壮丽。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白居易，请为碑。湜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某文若方白之作，所谓宝琴瑶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也。然何门不可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宾客无不惊栗。度婉词谢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今既尔，是所愿也。”湜怒稍解，则请斗酒而归。至家，独饮其半，乘醉挥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謇，字复怪僻。度寻绎久之，不能分其句读。毕叹曰：“木玄虚、郭景纯江海之流！”因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余缗，置书，遣小

皇甫湜

唐朝皇甫湜性格品貌倔强耿直，文章古拙高雅，而且性情高傲，秉性偏狭暴躁。皇甫湜在任工部郎中时，一次在酒桌上发脾气，跟同僚争吵起来。等酒醒后，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请求到东都洛阳去任职。正赶上伊水、瀍水泛滥，连年歉收，皇甫湜又很长时间滞留在那里不得升迁。薪俸特别低，生活非常困顿愁苦。曾经天降大雪，皇甫湜家门前连个脚印都没有，全家挨饿，厨房的烟囱都不冒烟。当时，晋国公裴度正治理东都，皇甫湜用优美的辞令和优厚的礼物，得到裴度的赏识，被提拔为留守府的从事。皇甫湜简朴率直不拘礼仪，裴度对他也很优待宽容。早年，裴度讨伐淮西叛乱有功，皇上赏赐给他价值巨万的礼品，存放在集贤里的宅院中。裴度信奉佛教，经常顾虑在征讨淮西叛军时杀人太多，会带来灾祸。因此，他将这些钱财施舍给福先佛寺，让僧侣用这笔钱重修佛寺。重修后的福先佛寺，极为宏丽壮观。佛寺修好后，裴度正要写信请白居易为重建的佛寺写篇碑文记

载这件事。当时，皇甫湜也在场，他忽然气恼地指责裴度说：“我皇甫湜就在你身旁，你却写信请在远处的白居易给你写碑文。一定是我得罪了你啊。我的文章如果跟白居易相比较，就好像通常所说的宝琴玉瑟弹出的高雅音乐与桑间濮上的村野小曲一般。但是，为什么在你门下就容不得高贵的人呢？我现在就向你请求辞职归家。”在座的宾客没有人不惊恐害怕的。裴度委婉地向皇甫湜表示歉意，说：“起初，我不好意思有劳老先生。考虑您是大手笔，怕遭到您的拒绝。现在既然您愿意撰写这篇碑文，这也是我的初衷啊！”皇甫湜的怒火稍稍消解，向裴度要了一斗酒，便告辞回到家中。到家后，一个人喝了半斗酒，乘着醉意挥笔撰写碑文，一气呵成。第二天誊写清楚后，送给裴度。皇甫湜写的这篇碑文，文思奇僻、古奥，用字也怪诞邪僻。裴度忖度了好长时间，也不能准确地断句。读完之后叹息道：“真是木玄虚、郭景纯一类的隐居高士啊！”于是，备好宝车名马，各种丝织品和古玩器皿，价值一百多万钱，并写了一封信，派遣一名小

将就第酬之。湜省书大怒，掷书于地，谓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为此碑，盖受恩深厚耳。其碑约三千字，一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小校既恐且怒，归具告之。僚属列校，咸振腕愤悻，思啖其肉。度闻笑曰：“真奇才也。”立遣依数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辇负相望。洛人聚观，比之雍绌泛舟之役。湜领受之无愧色。而卞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仆暨里中小儿辈，箕敛蜂巢，购以善价。俄顷山聚于庭，则命碎于砧几，烂于杵臼，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常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詈且跃。手杖不及，则啮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出《阙史》。

段文昌

唐段相文昌性介狭。宴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在西川，有进士薛大白，饮酒称名太多，明日遂不复召。出《因话录》。

李德裕

刘禹锡唐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因谒

校送到皇甫湜家中。皇甫湜看完裴度给他的信后，大为恼怒，气愤地将信扔在地上，对小校说：“请转告裴侍中，为什么这样亏待我啊？我的文章不是一般人的文章，除了曾经给顾况写过集序外，还没有再为什么人写过。现在裴侍中请我撰写这篇碑文，都是因为我受他的恩惠深厚啊。这篇碑文约有三千字，每个字需付润笔费三匹绢，减少五分钱也不行。”小校听了后既惊恐又愤怒，回到留守府中如实汇报给裴度。在场的下属与各位将校，都挥臂握拳，异常愤怒，纷纷叫嚷要将皇甫湜切成肉块。裴度笑着说：“真是奇才啊！”立即派人按照皇甫湜提出的酬金数额，如数付给他。运载绢的车辆，自留守府衙到皇甫湜居住的道路上，一辆挨着一辆。全洛阳的人都走出家门观看这种奇观，就像观看历史上秦国向晋国送救灾粮的“雍绌之役”一样。皇甫湜欣然接受，毫不羞愧。皇甫湜性情急躁，的确与众不同。一次，皇甫湜被马蜂螫了手指，于是大为躁怒。让家中仆夫及邻里的小孩，将蜂巢取下来装在畚箕里，他用高价买下来。过了一会儿，所有的马蜂都飞聚在他家庭院中。于是，他又让家仆将马蜂捉住，在杵臼中砸烂捣碎，再将它们的汁液用布绞取出来，以解螫手之恨。还有一次，皇甫湜让他儿子皇甫松抄录几首诗。发现有个字写得有小错，便蹦跳着大骂不止。他来不及用木棍打，就用牙将他儿子的手腕咬得直流血。皇甫湜的性情急躁，都像这样啊！出自《阙史》。

段文昌

唐朝宰相段文昌性情心胸狭隘。在宴请宾客时，出现鼻子眉毛那样细小的漏洞，也会遭到他的责怪。在西川，有个叫薛大白的进士，喝酒时说的赞美之词过多，第二天设宴便不再请他来了。出自《因话录》。

李德裕

唐文宗太和年间，刘禹锡任太子宾客，跟当时的宰相李德裕同时兼任东都洛阳的分司。借着这个机会，刘禹锡去拜访了

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尘土蒙覆。既启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览焉。但恐回吾精绝之心，所以不欲看览。”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类。出《北梦琐言》。

李 潘

唐礼部侍郎李潘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交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盖记其所为，亦常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辑者视之，当为改正。”潘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潘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少多同处。恨其傲忽，尝思报之。所得歌诗，兼旧有者，一时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歌什传流者少也。出《幽闲鼓吹》。

卢 罕

唐李讷除浙东，路由淮楚，时卢罕为郡守。讷既到，适李德裕，问：“近来宰相可曾收到白居易的文集吗？”李德裕回答说：“接连收到他送给我的文章，另外收存起来了，但是我始终没有翻阅过。今天拿给你看看吧。”等到去取时，只见满满一书籍全是白居易的诗稿，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李德裕拿出展开看，又卷起来放了进去，并对刘禹锡说：“我很长时间就认为这个人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他的文章你又何必读呢？对于白居易的文章，我怕辜负了我的精妙之心，所以我不想看。”李德裕身为宰相，就这样压抑人才啊！文宗重用李德裕的朝中朋党时，首先以杨虞卿、牛僧孺为重。杨虞卿、牛僧孺都是白居易的亲密朋友。他们不引荐扶持有才学的人，都像这样。出自《北梦琐言》。

李 潘

唐朝礼部侍郎李潘，曾经搜集、编纂李贺的诗歌，并想给这本诗集撰写序文，可惜没有办成。李潘得知李贺有一位表兄，李贺生前跟他有诗文唱和的交往。于是召见这位表兄，委托他代为访察搜集李贺的遗作。该人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表示谢意。还请求说：“李贺所有的诗作我都知道，还常常见他对自己的诗作进行反复修改。请您将搜集到的也交给我，我可以将其中有误的地方改正过来。”李潘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将诗稿全都交给了这个人。然而，过了一年，如石沉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李潘很是生气，又将李贺的这位表兄召见来，责问他，这位表兄回答说：“我与李贺是表兄弟，从小就常在一起。我非常忌恨他为人傲慢，看不起人，早就想报复他。搜集的那些诗歌，连同您原来整理的，我都一并扔进厕所里了。”李潘听了后非常气愤，大声呵斥让他出去，叹息惋惜了很久。这也是李贺诗歌流传下来很少的缘故啊！出自《幽闲鼓吹》。

卢 罕

唐朝的李讷被任命为浙东节度使，在上任的途中，路过淮南、荆楚之地。当时是卢罕在该地任郡守。李讷到达时，正值远日，罕命设将送素膳于讷。讷初见忻然，迨览状，乃将名与讷父讳同。讷，建子也，雅性褊躁，大怒。翌日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闻之，亟命驾而往，舟且行矣。罕知其故，逊谢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谨，笞之。讷去意益坚。罕度不可留，怒曰：“大小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出《玉泉子》。

王 珙

唐给事中王祝，名家子，以刚鲠自任。黄寇前，典常州。京国乱离，盘桓江湖，甚有时望。及诏征回，路经于陕。时王珙为帅，颇凶暴。然祝将来必居廊庙，亦加礼待之。祝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于内厅盛张宴席，列妓乐。敛容白祝曰：“某虽鄙人，叨忝旄钺，今日多幸，遇轩盖经过。苟不弃末宗，愿厕子侄之列。”祝坚不许。珙勃然作色曰：“给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罢宴，命将吏速请王给

事离馆。暗授意旨，并令害之，一家悉投黄河，尽取其囊橐。以舟行没溺闻奏，朝廷多故，舍而不问。时祝有一子，行至襄州，亦无故投井而死。出《北梦琐言》。

值远日，卢罕让设将给李讷送去素餐。李讷刚看到的时候非常高兴，等到看了卢罕附上的信后，才知道这个给他送饭食的设将名字与自己父亲的名字相同。李讷是李建的儿子，度量狭小，性情急躁，看了之后非常生气。第二天一早，就命人开船离开淮楚。卢罕听到李讷不告而辞的消息后，立即命人备好车马前往码头拜见李讷。卢罕赶到码头时，李讷的官船正要启航。卢罕问明李讷不辞而别的缘由后，一再恭顺地表示歉意，并且说都是由于自己不细心造成的，并处罚了那位设将。然而李讷坚决要走。卢罕意识到怎么也挽留不住李讷了，气愤地说：“不论职位高低、尊卑，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建’，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说完甩衣袖离去。出自《玉泉子》。

王 珙

唐朝给事中王祝，出身于显赫之家，以刚直耿介自诩。黄巢起义前，任常州刺史。黄巢军攻陷京都长安期间，王祝回旋在南方，很有名望。等到朝廷征召他回京时，途经陕西。当时王珙为陕西的军政长官，特别凶狠残暴。然而，王珙考虑到王祝此次应召回京一定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更加以礼相待。王祝鄙视王珙的为人，极不愿意屈尊接受他的款待。王珙在内厅摆设丰盛的宴席，并专门为他准备了乐妓献演歌舞。席间，王珙恭敬地对王祝说：“我王珙虽然是个粗鄙的人，叨忝统领陕军，今天得遇给事途经蔽地深感荣幸。若不嫌弃我是柴门小户，愿排在您儿子、侄子辈分上。”王祝坚决不答应。王珙勃然大怒，说：“王给事奉命回京的时间有限，我王某人不敢挽留。”说罢立即命人撤去酒宴，并让人催促王祝迅速离开驿馆。等王祝离开驿馆后，王珙暗中授意手下将土尾随王祝，在王祝渡过黄河时将他全家杀死投入河中，并将其所携带的行李包裹尽数取回。之后，王珙假称王祝渡黄河船翻落水淹死在水中，上报朝廷。当时，朝廷混乱多事，没有时间查询这件事。王祝有一个儿子，在返京途中走到襄州时，也无缘无故地被人投入井中而死。出自《北梦琐言》。

高季昌

董掌奏记府主褊急。诣梁园劝梁太祖，
官入中原授大理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镇令
公必作天子，偃仰乎诟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谓曰：“我
书记所见甚长，且广南、湖南与梁王齐肩，所以使我乃梁
王将校，安可辄同两处。差都押衙可董且召宴饮，迎而谓
曰：“集性急请一切勿言。”仍遗衣十匹以安之。董虽稟受，莫知喜
怒之由。他日闻说，自我本无此见，诚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于
礼合仪，所遗段乃谬恩也。出《北梦琐言》。

高季昌

卷第二百四十五 诙谐一

晏 婴	东方朔	边 韶	袁次阳	伊 籍
张 裔	张 裕	薛 综	诸葛恪	费 祗
王戎妻	邓 艾	安陵人	杨 修	孙子荆
蔡 洪	陆 机			

晏 婴

齐晏婴短小，使楚。楚为小门于大门侧，乃延晏子。婴不入，曰：“使狗国，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使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婴不肖，故使王耳。”王谓左右曰：“晏婴辞辩，吾欲伤之。”坐定，缚一人来。王问：“何谓者？”左右曰：“齐人坐盗。”王视婴曰：“齐人善盗乎？”对曰：“婴闻橘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实味且不同。水土异也。今此人生于齐，不解为盗，入楚则为盗，其实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出《启颜录》。

晏 婴

春秋时期，齐国晏婴身材矮小，出使楚国。楚国在大门旁边开一个小门迎请晏婴。晏婴不肯从小门进城，说：“出使狗国，从狗门进城。可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不应当从狗门进去。”楚王问：“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婴回答说：“齐国派遣贤德高尚的人出使贤王统治的国家，派遣品德不好的人出使品行不好的国王统治的国家。晏婴品行不好，因此出使大王您这儿。”楚王对身旁的大臣们说：“晏婴善于雄辩，我想治治他。”楚王坐好后，武士们从外面绑着一个人进来。楚王问：“他是什么人？”左右回答说：“是个犯偷窃罪的齐国人。”楚王看着晏婴，问：“齐国人擅长偷窃吗？”晏婴回答说：“我听说橘树生长在江南，移植到江北就变成了枳。它们的枝叶都相似，但结的果实味

道却不同。是因为水土不一样啊。大王阶下绑着的这个人生于齐国，在齐国时不懂得偷盗，来到楚国后就成了盗贼，本质不同，这是楚国的水土使他变坏的啊！”楚王听了之后笑着说：“我反倒被你戏弄了！”出自《启颜录》。

东方朔

汉武帝尝问东方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朔对曰：“自唐虞之后，成康之际，未足以喻。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卞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贡使外国，颜闾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孔父为詹事，蘧伯玉为太傅，孙叔敖为诸侯相，王庆忌为期门，子产为郡守，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羿善射。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复问：“今公孙丞相、儿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辨知闾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对曰：“臣观其函齿牙，树颊胥，音改。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胠尻，遗蛇其迹，行步禹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朔之进退澹词，皆此类也。

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于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非是守宫即蜥蜴。”帝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

东方朔

汉武帝曾问东方朔：“先生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东方朔回答说：“自唐尧虞舜之后，到周朝的成王康王盛世，没有一位国君可以

和您相比。以臣看，皇上的功勋与品德，在五帝之上，超过了三皇。并且还不仅仅如此。以诚待人，就能广泛地得到普天下仁人志士的支持和拥戴，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能任用这些贤达的人。比如任周邵为丞相，任孔丘为御史大夫，任姜太公为将军，任毕公高为拾遗，任卞严子为卫尉，任皋陶为大理寺卿，任后稷为司农卿，任伊尹为少府，任子贡为使节出使外国，任颜回、闵损为博士，任子夏为太常卿，任伯益为京兆尹，任季路为执金吾，任契为鸿胪卿，任龙逢为宗正，任伯夷为京兆尹，任管仲为冯翊郡守，任鲁般为将作大匠，任仲山甫为光禄大夫，任申伯为太仆，任季札为水衡都尉，任百里奚为典属国，任柳下惠为大长秋，任史鱼为司直，任孔父为詹事，任蘧伯玉为太傅。任孙叔敖为诸侯相，任王庆忌为期门，任子产郡守，任夏育为鼎官，任后羿为排头兵，任宋万为式道侯……”汉武帝大笑起来，又问：“现在在我朝为官的公孙丞相、儿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一类的人，他们都能言善辩，渊博通达，擅长文章辞赋。先生看看你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和这些人相比？”东方朔回答说：“我看到他们的包牙齿，长而多毛的脸，往外翻的嘴唇，长脖凸下巴，罗圈腿，大肥屁股，像蛇行的歪歪斜斜的脚印，起来拖拖拉拉。我虽然长相不怎么样，还能兼有上述这些人的这些特征。”东方朔讲的，都是这样能进能退、随机应变的俏皮话。

汉武帝曾经让几位大臣玩猜物游戏，在盆内扣放着一只壁虎。大臣们没有猜中。东方朔自我吹嘘说：“我曾学习《周易》，请让我猜。”于是，他就算了一卦，回答说：“我认为它像龙又没有长角，我说它是条蛇又长着脚。连续不断地爬行而且善于攀缘墙壁，不是壁虎就是蜥蜴。”汉武帝称好，于是赏赐给东方朔帛十匹。又让东方朔猜别的東西，都连连被他猜中，就会被赏赐

帛。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脰，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窠藪。”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晷。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警

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警警者，鸟哺馼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令壶龋，老柏涂，伊优亚，狌吽牙。何谓也？”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龋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口之廷也，涂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穷也。狌吽牙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

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朔再拜曰：“朔来朔来，

帛。当时，有一位汉武帝特别宠爱的歌舞艺人叫郭舍人，能表演出各种各样的滑稽动作，经常随侍在汉武帝身边。郭舍人喊叫道：“东方朔只是侥幸猜中啦，并不是什么真本事。我请求皇上让我放物叫东方朔猜。他猜中了，打我一百板子；他没有猜中，请皇上赏赐给我帛。”于是，郭舍人将依附在树上生长的寄生虫放在盆底下，让东方朔来猜。东方朔说：“是头上顶盆用的垫圈。”郭舍人大叫：“我就知道你猜不中。”东方朔说：“生肉叫脍，干肉叫脯。放在树上就叫寄生虫，放在顶盆底下就叫垫圈。”汉武帝听了让倡人的主管杖打郭舍人，郭舍人被打得疼痛难忍，大声呼叫。东方朔笑着说：“啊！嘴上没毛，喊声嗷嗷，屁股越抬越高！”郭舍人非常生气，说：“东方朔随意诽谤皇上的侍从官，罪当斩首示众！”汉武帝问东方朔：“你为什么诽谤我的侍从官啊？”东方朔回答说：“我不敢诽谤皇上的侍从官啊，我说的是隐语呀！”汉武帝问：“什么隐语？”东方朔回答说：“嘴上没毛，指的是狗洞。叫声嗷嗷，指的是母鸟哺育小鸟崽。屁股抬得高，指的是鹤俯身啄食。”郭舍人不服气，说：“我请求再问东方朔隐语，如果说不出来也应该打板子。”随即胡乱说道：“令壶龋，老柏涂，伊优亚，狌吽牙。你说说都隐含的什么？”东方朔回答说：“‘令’是命，‘壶’是盛器，‘龋’齿不正，‘老’人要敬，‘柏’长在庭院中的

树，‘涂’渐渐潮湿的路径，‘伊优亚’是词未穷，‘狢𤝵牙’是两狗相争斗。”郭舍人胡乱问的这些话，东方朔立即应声，对答如流，一点也问不住他。在场的所有文武大臣们都非常惊讶。汉武帝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长期得到宠爱。

三伏天气，汉武帝下诏赏肉给侍从官们，大官丞到天很晚了也没有来。东方朔拔出宝剑对同僚们说：“伏天热肉容易坏，应当早点将肉拿回家去，请你们赶快接受赏赐吧。”用剑砍块肉拿走了。大官丞将这件事上报给汉武帝。东方朔来了后，汉武帝问：“今天我赏赐给你们肉，你不等着总管去分，自己割一块拿走，是怎么回事？”东方朔摘下帽子表示认罪。汉武帝说：“先生请起，自己责备自己吧。”东方朔连拜了两次，说：“东方朔啊东方朔，

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边 韶

后汉边韶字孝先，教授数百人。曾昼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孝先潜闻之，应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启颜录》。

袁次阳

后汉袁次阳妻，扶风马季长女。初，婚装遣甚盛，次阳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次阳又问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次阳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出《本传》。

接受赏赐而不等皇上的命令，怎么是无礼呢？拔出宝剑割肉，是何等

豪壮的义举啊！割肉并没有多割，又是何等廉洁啊！回到家中把肉交给妻子，又是何等仁爱啊！”汉武帝笑着说：“本来是让先生自己责备自己，你反而夸奖自己了啊！”又赏赐给东方朔一石酒，一百斤肉，让他带回家中交给妻子。

边 韶

后汉的边韶字孝先，教授几百个弟子。有一次，白天在睡觉，他的弟子私下嘲笑他：“边孝先，大腹便便，懒得读书，就想着睡觉。”边韶偷偷听见了，应和道：“边是姓，孝是字，大腹便便，那是装书的箱子。想睡觉，是为了思考经书上的事。睡时与周公在通梦，静卧与孔老夫子同心。你们随便嘲弄师长，这是哪本经书上告诉你们的啊？”嘲笑他的弟子们听了后感到非常羞愧。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启颜录》。

袁次阳

后汉袁次阳的妻子，是扶风马季长的女儿。出嫁时，娘家陪送的嫁妆特别丰厚，袁次阳问妻子：“女人家每天只是料理家务而已，为什么嫁妆这么铺张呢？”袁妻回答说：“这是父母的垂爱，我不能违背命令。如果郎君仰慕汉朝的鲍宣、梁鸿的高尚志节，为妻也一定效仿鲍宣的妻子少君、梁鸿的妻子孟光，将饭菜高高地奉举到眉间来侍奉你啊！”袁次阳又问：“弟弟先于哥哥结婚，会被世人耻笑。现在你的姐姐还未出嫁，你先出嫁合适吗？”袁妻回答说：“我姐姐品德高尚卓异，到现在还没有寻找到可以嫁给他的好丈夫。不像我只是随便找个人嫁了就算了。”袁次阳听了后沉默不语，但还不服气。在帐子外面偷听的人，都为他感到惭愧。出自《本传》。

伊 籍

蜀先主以伊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使吴。孙权闻其才辨，欲逆折其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应声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吴主大惭，无语对。出《三国志》。

张 裔

蜀张裔为益州太守，为郡人雍闿缚送孙权。武侯遣邓芝使吴，令言次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故许芝遣。裔临发，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裔对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出《启颜录》。

张 裕

□□□□刘璋会涪，时张裕为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吾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大笑。先主无须，故裕云及之。《艺文类聚》卷二五引《蜀志》（《蜀志》十二《周群传》文）文略同，疑出《启颜录》。

薛 综

吴薛综见蜀使张奉，嘲尚书令阚泽姓名，泽不能答。薛综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为独（獨），无犬为蜀。横目句

伊 籍

蜀汉先主刘备任用伊籍为左将军从事郎中，派他出使东吴。吴王孙权听说他有辩才，就想先下手折服他。伊籍刚刚进来参拜，孙权说道：“你事奉无道之君辛苦了。”伊籍应声回答道：“一拜一起，算不上辛苦。”孙权听了很惭愧，无话可答。出自《三国志》。

张 裔

蜀汉益州太守张裔，被本郡人雍闿暗中绑着送到孙权那里。诸葛亮派遣邓芝出使东吴，让邓芝拜见孙权时请求放了张裔。张裔自从到东吴后，便从雍闿手里逃出来各处流落躲藏。孙权并不知道他被绑

来，因此允许邓芝带他回蜀国。临行前，张裔被引见去拜辞吴主孙权。孙权问他：“蜀中卓氏寡妇卓文君，跟司马相如私奔。贵地的风俗怎么这样呢？”张裔回答说：“我认为卓氏寡妇卓文君，尽管跟人私奔，也比吴地朱买臣的妻子嫌贫爱富弃夫而嫁强得多！”出自《启颜录》。

张 裕

□□□□与刘璋在涪州相见，当时张裕任刘璋的从事，在旁边作陪。张裕胡子很重，刘备嘲笑他说：“我的家乡河北涿县姓毛的特别多，东西南北，都是毛啊。涿县的县令自称为：‘众多的毛绕着涿居住。’”张裕随即回答：“从前有个人任上党潞长，后迁任涿县县令，辞官回家。当时有人给他写信，想在信头写‘潞’就遗漏下‘涿’，写‘涿’就遗下‘潞’。于是，索性写上‘潞涿君’。”刘备大笑。刘备脸上没长胡须，因此张裕这样讲。《艺文类聚》卷二五引《蜀志》（《蜀志》十二《周群传》文）文略同，疑出自《启颜录》。

薛 综

东吴的薛综见到蜀汉的使臣张奉，张奉嘲笑尚书令阡泽的姓名，阡泽一时反驳不了。于是薛综走到张奉面前说：“‘蜀’是什么？旁边有犬念‘独’（獨），没有犬念‘蜀’；横‘目’句’

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嘲君吴耶？”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也。出《启颜录》。

诸葛恪

诸葛恪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诘之曰：“向人子而字父，子为是礼也？”恪大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者，非不明，意有所在耳。”孙权使太子嘲恪曰：“诸葛元逊食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戏君，子得戏父。”答曰：“明太子未敢。”上曰：“可。”恪曰：“乞令太子食鸡卵三百枚。”上问恪曰：“人令君食马矢，君令人食

鸡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吴主大笑。出《启颜录》。

费 祗

孙权尝飧蜀使费祗，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祗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祗嘲云：“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诸葛恪曰：“爱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鸟，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咸称善。出《启颜录》。

身，‘虫’进入它的腹中。”张奉说：“你不再嘲笑一下吴国吗？”薛综应声回答说：“无‘口’为天，有‘口’为吴，我们吴国君临在万邦之上，是天子的国都啊！”在座的人听了之后都喜笑颜开。而张奉却无言以对。出自《启颜录》。

诸葛恪

诸葛恪有一次无意中失口叫了韩文晔父亲的名字。韩文晔责问他：“当着儿子的面叫父亲的字，您认为这样做有礼貌吗？”诸葛恪大笑起来，回答说：“农历七月七日夜，妇女们向天穿纫七孔针，不是不知道天是黑的，难纫针，而是另有寓意啊！”吴主孙权指使太子孙亮嘲弄诸葛恪说：“诸葛之逊吃马粪一石！”诸葛恪问：“做臣子的可以戏弄国君吗？做儿子的可以戏弄父亲吗？”太子明回答说：“我不敢这样做啊。”吴主孙权接口说：“可以这样做。”诸葛恪听了后，说：“请皇上命令太子吃鸡蛋三百只。”孙权问：“太子让你吃马粪，你让太子吃鸡蛋，这是为什么呀？”诸葛恪回答说：“它们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啊！”孙权听了大笑不止。出自《启颜录》。

费 祗

一次，吴主孙权宴请蜀汉使臣费祗，事先告诉参加宴会的群臣们说：“一会儿费祗来了，诸位爱卿装作没看见，继续低头吃喝，不用站起来迎接。”费祗来了之后，只有孙权停止进食，其他群臣均没有起身迎接他。费祗看到这种情形，立即嘲讽地说：“凤凰飞来了，只

有麒麟吐出食物；驴和螺子无知，却照旧在那里闷头继续吃。”诸葛恪听后抬起头来，说：“我们喜爱种植梧桐树，是为了迎接凤凰的到来。从哪里飞来的燕雀，自称是凤凰。为什么不用弹弓射它，将它赶回自己的故乡。”众臣都起身叫好。出自《启颜录》。

王戎妻

晋王戎妻，语戎为卿。戎谓曰：“妇那得卿婿，于礼不顺。”答曰：“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戎笑遂听。出《启颜录》。

邓 艾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御览》四六四引作出《语林》，又四六六引作出《世说》，文同。

安陵人

晋锺毓兄弟警悟过人，每嘲谑，未尝困蹶。尝语会，闻有女善调谑，往观之。于是盛饰共载。行至西门，一女子笑曰：“车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觉，车后门生云：“向已被嘲。”锺愕然。门生曰：“中央高，两头低也，盖言羝也。”兄弟多髯故云。

杨 修

晋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出《启颜录》。

孙子荆

晋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云：“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荆曰：“所以

王戎妻

晋人王戎的妻子，称王戎为卿。王戎对她说：“妻子怎么能称丈夫为卿呢？在礼节上讲不通。”妻子回答说：“我亲卿爱卿，所以才卿卿；我不卿卿，谁来卿卿？”王戎听后笑了。出自《启颜录》。

邓 艾

邓艾口吃，经常说“艾艾”。晋文王曾和他开玩笑说：“艾艾到底是几个艾呀？”邓艾回答说：“凤兮凤兮，只是一凤。”《御览》四六四引作出自《语林》，又四六六引作出自《世说》，文同。

安陵人

晋朝锺毓兄弟机敏聪明，超过常人，每次与人戏谑，从未被难倒过。一次，锺毓对锺会说，听说有个女人非常会调笑戏谑，就想去会一会她。于是两兄弟穿着华美的衣服，乘坐同一辆车前往，他们走到西门，遇见一个女人指着他们笑着说：“车中央太高了。”锺毓等人起初一点也没有察觉出什么来，坐在车后面的弟子说：“方才已经被戏谑啦！”锺氏兄弟吃了一惊。弟子说：“那个女人说中央高，两头低，就是羝—公羊。”锺毓兄弟二人，都长着浓密的胡须，所以那个女人才这么说。

杨 修

晋朝杨修九岁，特别聪明慧颖。一次，孔君平来看望杨修的父亲，父亲不在家，杨修代为招待。餐桌上有一盘杨梅，孔君平指着桌上的杨梅问杨修：“这杨梅是你杨家的果吗？”杨修应声回答说：“我没听说过孔雀是夫子家的家禽。”出自《启颜录》。

孙子荆

晋朝孙子荆年轻时想隐居，对王武子说：“应当头枕石头，用溪

水漱口。”误说成：“应当用石头漱口，头枕溪水。”王武子问：“溪水可以枕，石头怎么漱口呢？”孙子荆于是狡辩道：“我之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出《世说新语》。

蔡 洪

晋蔡洪赴洛，洛中问曰：“募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诸君得无是其苗裔乎？”出《启颜录》。

陆 机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东吴何以敌此？”陆曰：“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耳。”机在坐，潘安至，陆便起。安仁曰：“清风至，乱物起。”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出《启颜录》。

头枕溪水，是为了洗耳朵；之所以饮石头，是想磨砺牙齿。”出自《世说新语》。

蔡 洪

晋朝人蔡洪到洛阳，洛阳城里有人问他：“现今刚开始招募僚，你们这些人就拼命挤入京城。在卑微的人中选拔英才奇士，在山野岩洞中招揽贤人俊杰。你们这些吴楚之地的人，原本是亡国之后侥幸生存下来的，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来应此召？”蔡洪回答说：“价值连城的夜光宝珠，不必是产在周武王会盟诸侯的孟津水中；一手握不过来的美玉，不必是从昆仑山上采的。大禹出生在东夷，周文王出生在西羌。圣明贤良的人出生的地方，为什么非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当年周武王伐纣胜利后，迁移顽固不化的人到洛阳来，你们这些洛阳人不是顽民的后裔吗？”出自《启颜录》。

陆 机

陆机到王武子家做客，王武子家存有一百斛羊奶酪。王武子指着这些羊奶酪问陆机：“你们东吴有什么名菜可以跟羊奶酪相媲美？”陆机回答说：“我们东吴有千里产的莼菜羹，只是还没有加盐酱。”陆机正坐着呢，潘安来了，陆机站起身来。潘安说：“清风吹来了，各种废弃东西都被刮起来了。”陆机听后应声回答说：“群鸟聚集到一起。”出自《启颜录》。

卷第二百四十六 诙谐二

蔡 謏	诸葛恢	周顗	韩 博	习凿齿
孙 盛	祖 纳	郝 隆	罗 友	张 融
何承天	王 绚	何 勔	谢灵运	刘 绘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谐之	梁 武
柳信言	徐 摛	徐 陵	李 谐	周 舍
王 琳				

蔡 謏

晋王导妻妒，导有众妾在别馆，妻知之，持食刀将往。公遽命驾，患牛迟，手捉尘尾，以柄助打牛。蔡謏闻之，后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王自叙谦志，蔡曰：“不闻余物，唯闻短辕犊车，长柄尘尾。”导大惭。出《晋史》。

诸葛恢

晋诸葛恢与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宁胜马也。”出《启颜录》。

蔡 謏

晋朝人王导的妻子特别爱嫉妒，王导将一些妾安置在别馆，他妻子得知这件事后，手里拿一把刀就要去。王导急忙让家中仆人驾车去追赶妻子，嫌牛车走得太慢，手里倒握着拂尘，用拂尘把击打牛屁股，让牛快走。蔡謏听说这件事情后，拜见王导时说：“朝廷想赏赐你九锡，这可是最高的礼遇啊！”王导说了一番自己的谦逊之事。蔡謏说：“不说别的，单单听说你乘坐短辕牛车，用长把拂尘鞭牛。”王导听了羞愧无比。出自《晋史》。

诸葛恢

晋朝的诸葛恢与丞相王导，二人因为族姓排列的先后顺序而发生争吵。王导说：“人们为什么不称葛王，而非得称王葛呢？”诸葛恢回答说：“譬如说驴马，这样称呼的意思难道是说驴比马强吗？”出自《启颜录》。

周 颢

晋庾亮造周颢。颢曰：“君何忻悦而忽肥？”庾曰：“君何忧惨而瘦？”周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秽滓日去。”出《南史》。

韩 博

晋张天锡从事中郎韩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谓博曰：“卿是韩卢后。”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固相问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韩卢后。”博曰：“明公未之思尔，短尾者则为刁。”阖坐雅叹焉。出《启颜录》。

习凿齿

秦苻坚克襄阳，获习凿齿、释道安。时凿齿足疾，坚见之，与语大悦。叹曰：“昔晋平吴，利在二陆；今破南土，获士一人有半。”盖刺其蹇也。初，凿齿尝造道安谭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咸以为清对。出《晋春秋》。

孙 盛

晋孙盛与殷浩谈论，往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尘尾，毛悉脱落，满餐饭中。

周 颢

晋朝时庾亮去拜访周顗。周顗问：“你近来有什么高兴的事吗？怎么忽然肥胖起来了？”庾亮反问道：“您怎么忧伤愁惨得忽然瘦了呢？”周顗说：“我没有什么忧伤的事情，只不过是清虚之气越来越多，污秽之气日益减少。”出自《南史》。

韩 博

东晋时，张天锡的从事中郎韩博，前往建康上表与送盟文。韩博能言善辩，很有口才，桓温很是赞赏他。一次盛大的聚会上，桓温暗中指使司马刁彝对韩博说：“你是韩卢的后代？”韩博回答说：“你是韩卢的后代。”桓温笑着说：“刁司马因为你姓韩，因此这样问。刁司马自然是姓刁了，哪能是韩卢的后代呢？”韩博回答说：“大人您没有很好地思考啊，短尾巴的就是刁。”在座的人听了都大为叹服。出自《启颜录》。

习凿齿

前秦苻坚攻占襄阳，虏获习凿齿、释道安。当时，习凿齿正患脚病，苻坚接见他，跟他谈了一会儿话，非常高兴。慨叹地说：“当年晋国平定东吴，得益于东吴的两名水军将领陆抗、陆景；我现在攻克襄阳，得到了一个半名士。”苻坚这样说，是讽刺戏谑当时习凿齿患脚疾，瘸着走路。当初，习凿齿曾拜访道安与他谈说议论，自我夸赞说：“四海之内习凿齿。”释道安应声说：“普天之下释道安。”当时的人都认为这两句话是绝妙的对子。出自《晋春秋》。

孙 盛

晋朝人孙盛与殷浩互相辩论，你来我往，不辞辛苦。客主不间断，家仆上饭菜，凉了再热，热了又凉，再三再四。辩论到激烈时，彼此用尘尾击打，拂尘上的毛都脱落下来，弄得饭菜里都是。

宾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语孙曰：“莫作强口马，我当捩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劳卿颈。”出《南史》。

祖 纳

东晋光禄祖纳少孤苦，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闻其佳名，知其常亲供养，乃以二婢饷之，因以为吏。人有戏之者，奴价倍于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耶。”出《世说》。

郝 隆

晋郝隆为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作诗曰：“娵隅跃清池。”桓温问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曰：“何为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出《世说》。

罗 友

晋罗友家贫，乞禄于桓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诞肆，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饮叙别。友亦被命，至尤迟晚。温问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门，于中路见鬼椰榆云：‘我只见汝送人上郡，何不见人送汝上郡？’友始终惭，回以还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笑其滑稽，而颇愧焉。后以为襄阳太守。出《渚宫旧事》。

宾主一直到了傍晚都忘了吃饭。殷浩对孙盛说：“你莫作犟嘴的马，我应当拧住你的鼻子。”孙盛对殷浩说：“你没有见到被拽豁鼻子的牛吗，我也要让您的脖子受累。”出自《南史》。

祖 纳

东晋光禄大夫祖纳少年时孤苦伶仃，但是非常孝顺，经常亲自为母亲烧火做饭。王平听说他的美名后，得知他亲自服侍并供养母亲，就送给他两名婢女，并推荐他担任官职。有人戏谑祖纳，说他这个奴隶的价格比婢女高出一倍来。祖纳回答说：“身为秦穆公宰相的百里奚哪里就一定轻于五张公羊皮吗？”出自《世说》。

郝 隆

晋时人郝隆被授予南蛮参军。他在三月三日这天作诗一首，其中一句是：“嫩隅跃清池。”桓温问是什么，郝隆回答说：“南蛮人把鱼叫作嫩隅。”桓温问：“你为什么用蛮语？”郝隆回答说：“我千里迢迢地来投奔大司马您，才得到一个蛮府参军的官职，怎么能不用蛮语呢？”出自《世说》。

罗 友

晋朝罗友家里很贫穷，投奔桓温找口饭吃。桓温虽然像对待有才学的人那样对待他，但是认为他平素生性放诞不受管束，答应了他却没有任用。后来，同僚中有人被任命为郡守，桓温为他设宴话别，罗友也被邀请参加。但是罗友到得特别晚。桓温问他怎么来得这么晚，罗友回答：“我昨天奉您的指示外出，在路上遇到一个鬼嘲笑我说：‘我只见你送别人出任郡守，为什么不见别人送你出任郡守呢？’我听了后始终感到羞愧，回来后还再三思虑这件事，不知不觉就耽误了赴宴的时间，真是罪过。”桓温被他的滑稽逗笑了，非常惭愧。这之后，桓温便任命罗友为襄阳太守。出自《渚宫旧事》。

张 融

宋张融尝乞假还，帝问所居，答曰：“臣陆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问张绪。绪曰：“融近东山，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上岸，住在其间。”上大笑。太祖尝面许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马甚瘦，太祖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融曰：“日给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司徒长史。融与谢宝积俱谒太祖，融于御前放气。宝积起谢曰：“臣兄触忤宸宸。”上笑而不问。须臾食至，融排宝积，不与同食。上曰：“何不与贤弟同食？”融曰：“臣不能与谢气之口同盘。”上大笑。出《谈薮》。

何承天

宋东海何承天，徐广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迈，诸佐郎并名家少年。颍川荀伯子嘲之，当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知凤凰将九

子，奶母何言耶。”出《谈薮》。

王 绚

晋王绚，彧之子。六岁，外祖何尚之，特加赏异。受《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戏曰：“可改为‘耶耶乎文哉’。”吴蜀之人，呼父为耶。绚捧手对曰：“尊者之名，安得为戏，亦可道草翁之风必舅。”《论语》云，草上之风必偃，翁即王绚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出《启颜录》。

张 融

南朝宋张融有一次请假回家，皇上问他家住在哪里，张融回答说：“我住在陆地上但不是房屋，住在船上但不在水上。”皇上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问张绪。张绪告诉皇上说：“张融家住在东山附近，没有固定的住处。暂且将一只小船牵上岸边，全家人住在里面。”皇上听了大笑。齐太祖萧道成曾当面答应授任张融为司徒长史，然而一直没有下命令。张融骑着一匹瘦得可怜的马上下朝，太祖看见了问张融：“你的这匹马怎么这么瘦啊？给它多少粮食？”张融回答说：“每天喂它一石。”太祖问：“那为什么还这么瘦？”张融说：“我只答应喂它但实际上并没有给他。”第二天，太祖立即下命令授任张融为司徒长史。张融与宝积谢一块儿拜见太祖，张融在皇上面前放了一个屁，宝积谢起身谢罪说：“我的这位兄弟冒犯皇上了。”太祖只是笑笑，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摆上酒宴，张融排斥宝积谢，不与他同桌。太祖问：“为什么不跟你的这位贤弟同桌吃饭？”张融说：“我不能跟谢气的嘴同餐。”太祖听后大笑。出自《谈薮》。

何承天

南朝宋东海人何承天，是徐广的外甥。官任著作佐郎，年岁已经老迈，其他的著作佐郎都是显赫人家的年轻子弟。颍川人荀伯子嘲笑他，称他为“乳母”。何承天说：“你应当知道凤凰带领着九只小凤凰崽，你称我为‘乳母’是什么意思呢？”出自《谈薮》。

王 绚

晋朝人王绚，是王戎的儿子。年仅六岁，外祖父何尚之，非常赏识他的聪慧异禀。一天，教他读《论语》，教到“郁郁乎文哉”这一句时，何尚之戏谑地说：“这句可以读成‘耶耶乎文哉’。”吴蜀的人，呼父为耶。王绚捧着两只小手回答说：“长辈的称呼，怎么可以戏谑呢，也可以读成‘草翁之风必舅’吗？”《论语》说，草上之风必偃，翁即王绚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出自《启颜录》。

何 勔

宋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勔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笈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出《因话录》。

谢灵运

宋会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谢灵运轻之，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之。出《南史》。

刘 绘

齐刘绘为南康郡，郡人郢类所居，名稭里。绘戏之曰：“君有何稭，而居稭里。”答曰：“未审孔丘何阙，而居阙里。”绘叹其辩答。出《谈薮》。

徐孝嗣

齐仆射东海徐孝嗣修辑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云师亦萧寺日夕各游，二寺邻接，而不相往来。孝嗣尝问法云曰：“法师尝在高座，而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萧门，何不至萧寺。”出《谈薮》。

沈文季

齐太祖之为齐王也，置酒为乐。清河崔思祖侍宴，谓

何 勗

南朝宋江夏人王义恭天生喜欢古物，经常向所有在朝为官的人搜求。侍中何勗已经送给他一些古物了，但是王义恭还是不断地向他索要。何勗感到很生气。一次，何勗外出，见道边有一只狗枷和一只牛鼻环，就让随从捡了回来，装在箱子里举着送给王义恭，并写一便笺说：“承你还需要古物，今奉上李斯狗枷、司马相如牛鼻具各一只。”出自《因话录》。

谢灵运

南朝宋会稽郡太守孟顗 供奉佛祖非常精诚恳切。谢灵运很是轻蔑他，对他说：“要修心得道，必须天生具备智慧的业缘，老太守在我前边出生，修成佛一定在我灵运后边。”这话让孟顗 非常记恨。出自《南史》。

刘 绘

南朝齐人刘绘官为南康郡太守。郡里有个人叫郅类，他家住的地方叫秽里。刘绘戏谑地说：“你有什么污秽，而居住在秽里？”郅类反问道：“我不知道孔老夫子缺少什么，而居阙里。”刘绘为他答话的机辩而叹服。出自《谈薮》。

徐孝嗣

南齐仆射东海人徐孝嗣，出资重新整修高座寺，经常在寺中歇息。法云禅师是萧寺的僧人，每天从早到晚，两人各自干自己的事情，两座寺院紧挨着，却互相不往来。一次徐孝嗣对法云禅师说：“法师您既然身在高座，为什么不来高座寺呢？”法云禅师回答

说：“施主既然为萧家效力，为什么不到萧寺来呢？”出自《谈薮》。

沈文季

齐太祖被封为齐王时，宴请群臣。清河人崔思祖陪席，他对侍中沈文季曰：“羹脍为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脍中乃是吴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炰鳖脍鲤，似非句吴之诗。”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之土。”帝称美曰：“莼羹颇须归沈。”出《谈薮》。

沈昭略

齐黄门郎吴兴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气，朝士常惮而容之。尝醉，负杖至芜湖苑，遇瑯琊王约。张目视之曰：“汝王约耶，何肥而痴？”约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约，景文之子。出《谈薮》。

胡谐之

齐豫章胡谐之初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语傒，语音不正，乃遣宫内数人，至谐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问之：“卿家语音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宫人顿傒语。”上大笑，遍向朝臣说之。谐之历位度支尚书豫州刺史。出《谈薮》。

梁 武

梁高祖尝作五字叠韵曰：“后牖有榴柳。”命朝士并作。刘孝绰曰：“梁王长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匕每碍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

侍中沈文季说：“鱼肉汤是北方和南方都推重的精美的菜肴吧？”沈文季回答说：“鱼肉汤是吴地的菜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崔思祖说：“炰鳖脍鲤，好像也不是吴人的诗句吧？”沈文季回答说：“莼羹是我们吴中千里地方的名菜，跟鲁、卫地方的人有什么关系呢？”齐太

祖赞美说：“莼羹这道名菜必须归沈侍中来安排。”出自《谈薮》。

沈昭略

南齐黄门侍郎沈昭略，吴兴人，是侍中沈文叔的儿子。沈昭略性格狂放，好借酒劲任性，朝中的大臣常常都因畏惧而容忍他。一次，沈昭略又喝醉了酒，手执一棍来到芜湘园林，遇见瑯琊人王约，瞪着眼睛盯着王约，说：“你是王约吗？为什么又胖又呆啊？”王约回答说：“你是沈昭略吗？为什么又瘦又狂啊？”沈昭略听了拍着手掌大笑，说：“瘦比胖好，狂比呆好！”王约，是王景文的儿子。出自《谈薮》。

胡谐之

南朝齐豫章人胡谐之刚任江州治中时，是齐太祖萧道成委任他这个官职的。因为他的家人说的是傒语，发音不正，于是派遣几个宫人到他家，教他的子女说标准话。两年后，齐太祖问胡谐之：“你家子女的口音矫正过来没有啊？”胡谐之回答说：“宫里去的人少，我家人多，不但没有矫正过来我家里人的口音，还使皇上派去的宫人都染上了傒语呢！”齐太祖听了之后大笑，见着上朝的大臣就讲这件事。胡谐之历任度支尚书和豫州刺史。出自《谈薮》。

梁 武

梁武帝萧衍曾作五字叠韵：“后牖有榴柳。”之后让群臣也各作一句。刘孝绰说：“梁王长康强。”沈约说：“偏眠船舷边。”庾肩吾说：“载匕每碍埭。”徐摛说：“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

何逊用曹瞞故事曰：“暝苏姑枯卢。”吴均沉思良久，竟无所言。高祖愀然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出《谈薮》。

柳信言

梁安城王萧欽博学，善属文。天保之朝，为一代文宗，专掌词令沉博。历侍中仆射尚书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欽以文词擅名，所敌拟者，唯河东柳信言。然柳内虽不伏，而莫与抗。及闻欽卒，时为吏部尚书。宾客候之，见其屈一脚跳，连称曰：“独步来，独步来。”众宾皆舞抃，以为笑乐。出《渚宫旧事》。

徐 摛

梁侍中东海徐摛，散骑常侍超之子也。博学多才，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常体一人病痈曰：“朱血夜流，黄脓昼泻。斜看紫肺，正视红肝。”又曰：“户上悬帘，明知是箔。鱼游畏网，判是见罾。”又曰：“状非快马，蹢脚相连。席异儒生，带经长卧。”摛子陵，通直散骑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犹徐常侍来。”陵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不能对。出《谈薮》。

徐 陵

北齐使来聘梁。访东海徐陵春，和者曰：“小如来五岁，大孔子三年，谓七十五也。”出《谈薮》。

何逊用曹瞒的典故，作的是：“暝苏姑枯卢。”吴均沉思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作出来。梁武帝闷闷不乐，不一会儿，下达指示说：“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应当把他们交付廷尉治罪。”出自《谈薮》。

柳信言

南朝梁安城王萧欽知识渊博，擅长写文章。天保年间，在朝中为一代文宗，专门从事诗词写作。他的文章、诗词渊深广博。他曾任侍中仆射尚书令，有文集三十卷，另外撰写《梁史》一百卷。萧欽刚刚闻名于文坛时，当时能够跟他匹敌的人，只有河东柳信言。但是柳信言虽然内心不服气，却不敢公开跟萧欽相抗衡。等到听到萧欽的死讯时，他任吏部尚书。宾客们都在等他，只见他蜷屈着一条腿，蹦跳着

闯进来，连连呼喊：“独步文坛了！独步文坛了！”众宾客们一起拍手跳跃，无比兴奋。出自《渚宫旧事》。

徐 摛

南朝梁侍中东海人徐摛，是散骑常侍徐超的儿子。徐摛博学多才，作诗喜欢追求变化，不拘泥于原有的诗体。一次，徐摛看到一个人长痈，说：“朱血夜流，黄脓昼泻。斜看紫肺，正视红肝。”又说：“户上悬帘，明知是箔。鱼游畏网，判是见罾。”又说：“状非快马，蹋脚相连。席异儒生，带经长卧。”徐摛的儿子徐陵，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魏国，北魏的主客官魏收说：“今天天气特别热，是徐常侍来了！”徐陵回答说：“从前王肃到这儿来为你们魏国首次制定了礼仪。今天我来出使，让你们知道寒暑。”魏收对答不上来。出自《谈薮》。

徐 陵

北齐派使臣来南梁出访。拜会东海人徐陵，问他多大了，他回答说：“比如来佛小五岁，比孔子早生三年，大概七十五岁了吧。”出自《谈薮》。

李 谐

梁陆晏子聘魏，魏遣李谐郊劳。过朝歌城，晏子曰：“殷之余人，正应在此。”谐曰：“永嘉南渡，尽在江外。”出《谈薮》。

周 舍

梁汝南周舍少好学，有才辩。顾谐被使高丽，以海路艰，问于舍。舍曰：“昼则揆日而行，夜则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从风不足为远。”河东裴子野在宴筵，谓宾僚曰：“后事未尝姜食。”舍曰：“孔称不彻，裴曰未尝。”一座皆笑。舍学通内外，兼有口才。谓沙门法云师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法师何以捉^输石香炉？”答

曰：“檀越既能戴纛，贫道何为不执^铎？”出《谈薮》。

王 琳

后梁王琳，明帝时为中书舍人。博学，有才藻，好臧否人物，众畏其口，常拟孔稚珪。又为《鰕 表》，以托刺当时。其词曰：“臣鰕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糝蒸将军、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肃承明命，灰身屏息，凭临鼎鑊，俯仰兢惧。臣闻高沙走姬，非有意于绮罗；江陵城西二十里，有高秀湖，其中有鱼。白鲞 女儿，岂期心于珠翠。江陵丙河萦结，呼曰“鲂 河”。臣美愧夏鱣，味惭冬鲤。常恐鲑腹之讥，惧贻

李 谐

南朝梁的陆晏子出使北魏，北魏派遣大臣李谐到郊外来迎接慰劳他。路过朝歌城时，陆晏子说：“殷朝的遗民，正应当在这儿。”李谐反唇相讥道：“永嘉年间宋君南逃，殷朝的遗民都随着迁到江南去了。”出自《谈薮》。

周 舍

南朝梁时，汝南人周舍幼时就刻苦好学，有才智机辩。顾谐被派往出使高丽国，他认为海路难走，于是向周舍请教。周舍说：“白天测量太阳，晚上观察北斗星的位置来行船。海大都是平稳的水流，只要随着风向航行，到达高丽国的路程并不算太遥远。”河东人裴子野也在宴席上，对同僚们说：“我从来没尝过姜烹调的菜。”周舍说：“孔子说不撤，裴子野说未尝啊！”满座人都笑了。周舍有学识，通晓佛经和佛经以外的典籍，再加上口才很好。一次，周舍戏谑僧人法云禅师说：“孔夫子不喝盗泉里的水，法师为什么手持黄铜香炉？”法云禅师回答道：“施主既然能举着纛，贫僧为什么不能执^铎呢？”出自《谈薮》。

王 琳

南朝梁时的王琳，在梁明帝时官任中书舍人。王琳知识渊博，很有才华，喜欢褒贬人物，众人都畏惧他那张嘴，常常把他比作孔稚珪。他曾经撰写过一篇《劄表》，借以讽刺时弊。文中说：“臣鱼说，今见到陛下签发的选任命令，授我为糝羹将军、油蒸校尉、臞州刺史，和从前一样，将我做成肉干。我恭敬地接受陛下的任命，忍着沮丧，屏住呼吸，任凭你们将我放在笼屉上蒸，或者放在鼎镬里煮，每时每刻都胆战心惊啊！我听说高秀湖中的美人鱼们，并不想得到陛下赏赐给她们的绫罗绸锦；江陵城西二十里，有高秀湖，其中有鱼。鲛河里的白鲛女儿们，哪里期望能得到珍珠翠玉呢？江陵内河萦结，呼曰“鲛河”。比肥美，我愧对夏天里的鳢鱼；论味鲜，我羞见冬季里的鲤鱼。我常常恐惧鲑鱼的讽刺，时时畏怕

鳖岩五甘反。之诮。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宏，曲蒙钧拔，遂得起升绮席，忝预玉盘。爰厕玳筵，猥烦象箸。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桂，纡苏佩榄。轻瓢才动，则枢槃如云；浓汁暂停，则兰膏成列。婉转绿菰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不任屏营之至，谨到铜铛门奉表以闻。”诏答曰：“省表是公卿池沼缙绅，波渠后又。穿蒲入符，肥滑系彰。正膺兹选，无劳谢也。”时恶之，或以讥诮闻，孝明亦弗之罪也。其文传于江表。

鳖岩五甘反。的讥诮。因此，我吮吸湖底的流沙为食，枕着石泥睡眠。不料，崇高的奖赏光临我的头顶，承蒙提拔，于是高升到美席华宴上，羞愧地躺在玉盘中。于是，摆放在华贵的筵席上，有劳象箸大人，将我们送入每一张肥大的嘴中，进入布满黄油的肚子里。刚刚放上姜末桂皮，再置入紫苏。轻便的葫瓢刚动，则枢盘如云一样地聚来；浓浓的汤汁才停止沸腾，一排排的兰膏油灯就点燃起来。于是，我们周旋在绿色的腌菜之间，逍遥于红色的口唇之内。含着你们的恩惠，噬啮你们的德泽，虽然九死而不辞。没有感到任何彷徨、惶恐，只是谨慎小心地走入铜釜之门，奉上此表以致谢意。”陛下回书答道：“爱卿乃是池沼中的晋绅，岸渠里的俊杰。你穿行于蒲苐之间，以肥嫩滑腻而闻名于人世。正应当接受我们人的挑选，就不用推辞了。”当时的达官贵人们，都非常厌恶王琳写这篇《劄表》，有人向皇上告状说这是讽刺皇上。孝明皇帝也没有治王琳的罪。这篇文章在

江南一带广为流传。

卷第二百四十七 诙谐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孙 绍 魏市人 魏彦渊

陆 乂 王元景 李 庶 邢子才 卢询祖

北海王晞 李~~驹~~ 卢思道 石动筩 徐之才

萧 彪

穆子客

魏使穆子客聘梁，主客范胥谓之曰：“卿名子客，思归之传，一何太速。”客曰：“吾名子客，所以将命四方。礼成告返，那得言速。”出《谈薮》。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门重公接恕曰：“向来全无蒞酢膝乎！”恕父名谐，以为犯讳，曰：“短发粗疏。”重公曰：“贫道短发是沙门种类。以君交聘二国，不辨腴谐！”重公尝谒高祖，问曰：“天子闻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答曰：“天保寺刹中。”出逢刘孝绰，说以为能，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出《谈薮》。

穆子客

北魏派穆子客出使南梁，南梁的主客官范胥对穆子客说：“您的名字叫子客，思归之意，也太快了吧。”穆子客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子客，所以奉命出使四方。完成礼节即告退，哪里说得上快。”出自《谈薮》。

僧重公

北魏派主客郎李恕出使南梁，僧人重公接待他时说：“我们寺院

里从来都没有肉酱、酒和脰啊！”李恕的父亲名谐，以为犯讳，因此回骂了一句：“你个短发粗疏的和尚。”僧人重公说：“贫僧短发是僧门的戒规。你作为两国交往的使臣，竟然辨识不了‘脰’与‘谐’同音不同义！”僧人重公有一次拜见梁高祖，高祖问：“听说天子在外面有四种名声，哪种名声是应该有的？”僧人重公应声回答说：“在‘天保寺刹’四字中。”出门碰到刘孝绰，对他说起此事以自夸其能，刘孝绰说：“还不如说‘天子万福’！”出自《谈薮》。

孙 绍

后魏孙绍历职内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谢日，灵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绍重拜曰：“臣年虽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将正卿。”出《启颜录》。

魏市人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出《启颜录》。

魏彦渊

北齐崔昂尝宴筵招朝彦。酒酣后，人多散走。即令著作郎钜鹿魏彦渊追之。彦渊左手执中参军周子渊，渊以□□知名，右手执御史郑守信，来谂昂曰：“彦渊后周入郑，执讯获丑。”济州长史李翥尝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长史陆仁惠不来，翥甚衔之。彦渊曰：“一目之罗，岂能获鸟。”翥眇一目，陆号角鸱。又崔儵谓彦渊曰：“我拙于书，不能‘儵’字使好。”彦渊曰：“正可长牵人脚，斜飘鹿尾，即好。”彦渊，司农卿李昌之子。出《谭薮》。

孙 绍

后魏孙绍历任宫内外各种职务，年老了才官拜太府少卿。谢恩那天，灵太后说：“你的年岁似乎太大了。”孙绍再次拜谢回答说：“我的年龄虽然老了，但是我任少卿一职太少了。”太后听了大笑，说：“是啊！正要任命你为正卿的！”出自《启颜录》。

魏市人

后魏孝文帝时，诸位王爷及贵臣们大都服用铅汞等矿石丹药，而且还有人身体发热。有的并非富贵之人也称服用石药发热，当时有许多人厌恶这些人谎称自己是富贵身子。有一个人躺在集市门前边的大道上，不停地转动，自称是服用石药后发热了，吸引许多人争相来看。跟他同来的伙伴怪他假作富贵人，告诉他说：“我也身上发热了。”这个人问：“你什么时候服用的石药，今天才发热？”同伴回答说：“我昨天在市上买的米，米里头有石啊，吃了后现在就发热了。”围观的人都大笑起来。从此，很少有人自称服石药发热了。出自《启颜录》。

魏彦渊

北齐崔昂曾经设宴款待朝中有名望才干的人士。酒喝足后，人们都起身离去。崔昂发现后，立即让著作郎钜鹿人魏彦渊将他们追回来。魏彦渊左手抓着中参军周子渊，周子渊以□□名闻朝野，右手抓着御史郑守信，回到宴席上征询崔昂说：“我彦渊跑这一趟，抓回来了周参军、郑御史，执讯获丑。”济州长史李翥一次以主人的身份设宴请客，朝中的官员都聚在他家，只有幽州长史陆仁惠没有来赴宴，李翥记恨在心。魏彦渊说：“一个眼的罗网，怎么能捕捉到鸟呢？”原来，济州长史李翥瞎了一只眼睛，幽州长史陆仁惠号猫头鹰。还有一次，崔儼对魏彦渊说：“我不擅长书法，写不好这个‘儼’字，你看怎么写好？”魏彦渊说：“正应当拉长人脚，斜飘鹿尾，就可以写好这个‘儼’字了。”魏彦渊，是司农卿李昌的儿子。出自《谭薮》。

陆 叉

北齐散骑常侍河南陆义，黄门郎印之子。印字云驹，而义患风，多所遗忘。尝与人言：“马曰云驹。”有刘某者常带神符，渡漳水致失。义笑曰：“刘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陆义名马作云驹。”出《谭薮》。

王元景

北齐王元景为尚书。性虽懦缓，而每事机捷。有奴名典琴。尝旦起，令索食，谓之解斋。奴曰：“公不作斋，何故尝云解斋？”元景徐谓奴曰：“我不作斋，不得为解斋。汝作字典琴，何处有琴可典？”出《启颜录》。

李 庶

世呼病瘦为崔家疾。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为天阉。崔谿调之曰：“教弟种须法。以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树须。”崔氏世有恶疾，故庶以此嘲之。俗呼“溲沱河”为崔氏墓田。出《酉阳杂俎》。

邢子才

北齐中书侍郎河东裴袭字敬宪，患耳。新构山池，与宾客宴集。谓河间邢子才曰：“山池始就，愿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莱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莱。”蓬莱，裴

陆 义

北齐散骑常侍河南人陆义，是黄门郎陆印的儿子。陆印，字云驹。陆卯患有疯病，好健忘。一次跟人说：“马叫云驹。”有个姓刘的人，一次带着神符过漳河时丢失了神符。陆义笑着对这个人说：“刘君过河丢了神符。”这个人回答说：“陆义名字叫马充当了云驹！”出自《谭薮》。

王元景

北齐的王元景任尚书。他为人虽然怯懦软弱，但是处理事却特别机智敏捷。王元景家中有个奴仆叫典琴。一天早晨起来，王元景让典琴准备早餐，说这叫“解斋”。典琴说：“老爷没有戒斋，为什么常常说解除斋戒呢？”王元景语调缓慢地对典琴说：“老爷没有斋戒，不得说解除斋戒。你起名叫典琴，哪里有琴可以典卖啊？”出自《启颜录》。

李 庶

世人称生病极瘦为崔家族。北齐的李庶不长胡须，当时人称他是天生的宦官。崔谌调笑李庶说：“教给老弟一个种胡须的方法。用锥子在你的脸上到处都刺上孔，再在孔中插入马尾。”李庶说：“这种方法还是先在您家试用吧。你们家用这种方法种眉毛成功了，然后我再种胡须。”崔谌家族世代相传，有一种疾病，都患有眉发自行脱落的麻风病。因此，李庶用这件事来嘲弄崔谌。民间称“滹沱河”的地方，就是崔家的墓地。出自《酉阳杂俎》。

邢子才

北齐中书侍郎裴袭，字敬宪，患有耳聋症。他新建一座山塘，宴请宾客。宴席上，裴袭对河间人邢子才说：“这座山刚刚建成，请您给起个名字好吗？”邢子才说：“东海中有座蓬莱山，传说有仙人住在那里居住。我看这座山塘就叫蓬莱吧。”蓬莱，谐音“裴”，故以戏之。敬宪初不悟，于后始觉，忻然谓子才曰：“长忌及户，高则无害。公但大语，聋亦何嫌。”出自《谭薏》。

卢询祖

齐主客郎顿丘李恕身短而袍长，卢询祖腰粗而带急。恕曰：“卢郎腰粗带难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长。”恕又谓询祖曰：“卢郎聪明必不寿。”答曰：“见丈人苍苍在鬓，差以自安。”出自《北史》。

北海王晞

齐北海王晞字叔朗，为大丞相府司马。尝共相府祭酒卢思道楔饮晋湖，晞赋诗曰：“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有中使召晞，驰马而去。明旦，思道问晞：“昨被召以朱颜，得无以鱼鸟致责。”晞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等亦是留连之一物，何独鱼鸟而已。”晞好文酒，乐山水。府寮呼为方外司马焉。及昭孝立，待遇弥隆。而晞每自疏退，谓人曰：“非不爱热官，但思其烂熟耳。”出《谭薏》。

李骅 骅

陈使聘齐，见朝廷有赤鬣者，顾谓散骑常侍赵郡李骅 骅 曰：“赤也何如？”骅 骅 曰：“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骅 骅 时接客。出《谭薏》。

聾”，所以以此名戏弄裴裴。裴裴听了起初并没有明白，醒悟后，笑着对邢子才说：“高个子忌讳碰门，门修得高点就行了。你尽管大声说话，耳聾又有什么妨碍呢！”出自《谭薏》。

卢询祖

北齐主客郎顿丘人李恕身材短小却喜欢穿过长的袍服，卢询祖腰身粗大偏爱将腰带系得紧紧的。李恕说：“卢郎腰粗却系个紧身腰带，多难匝啊！”询祖反唇相讥道：“李老身子短小袍服长。”李恕对卢询祖说：“卢郎你人虽然聪明却不一定长寿哇！”卢询祖回敬道：“看你老两鬓苍白，我多少可以自我安慰一下了！”出自《北史》。

北海王晞

北齐北海人王晞字叔朗，官任大丞相府司马。一次，王晞与丞相府祭酒卢思道一块儿在晋湖楔祭饮酒，王晞赋诗道：“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那天，宫中派来宦官召见王晞，他就奔马而去。第二天早朝，卢思道问王晞：“昨天被皇上召见，有没有因为留连鱼鸟而受到责备？”王晞回答说：“昨晚喝得特别高兴，确实因为喝酒被皇上责备了。祭酒等人也是我留连的东西啊！怎么单单是鱼和鸟呢？”王

晞爱好作文饮酒，愿意在山水间寻找乐趣。丞相府中的同事们，都称他为世外司马。到昭孝帝即位后，给予他的待遇更加优厚。但是，王晞却自行疏懒恢退下来，对人说：“我不是不爱做官，只是因为想得已经烂熟于心了而已。”出自《谭薮》。

李驹 駢

陈国派使臣出使齐国，看见大殿上有红胡须的人，问身边的齐国散骑常侍赵郡人李驹 駢：“红胡须的是什么人啊？”李驹 駢 回答说：“扎着腰带站在大殿上，可让他跟宾客谈话。”李驹 駢 当时被安排接待客人。出自《谭薮》。

卢思道

北齐卢思道聘陈，陈主令朝贵设酒食，与思道宴会，联句作诗。有一人先唱，方便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曰：“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馔也，故思道有此句。吴人甚愧之。又卫尉卿京兆杜台卿，共中兵参军清河崔儵握槊，十子成都，止赌一雉。卢思道曰：“翳成都，不过一雉。”儵又谓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觉。”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动蛰。”太子詹事范阳卢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谓人曰：“从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泽之孙也。散骑常侍陇西辛德源谓思道曰：“昨作羌姬诗，惟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无其对。”思道寻声曰：“何不道‘黄物插脑门’。”思道尝谓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后。”騫曰：“卿既姓卢，是卢令之裔。”出《谭薮》。

石动筩

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高祖曰：“我与汝等作谜，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髀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动筩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动筩对曰：“是煎饼。”高祖笑曰：“动筩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诸人，为我作一

谜，我为汝射之。”诸人未作，动箛为谜。复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问曰：“此是何

卢思道

北齐的卢思道出使南陈，陈主让满朝的达官显贵设宴，跟卢思道在一起聚宴饮酒。宴席上，大家联句作诗。有一位南陈的大臣先念出一句，乘机讥讽北方人：“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因为北方人食用榆树叶，而吴地不饲养驴，因此联出这句诗。卢思道听了后，提笔就联上一句诗：“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因为南方人无情无义，非常小气，在一个锅灶上做饭，却各吃各的，因此卢思道联上这句诗。在座的吴人听了这句联诗后，都很羞愧。又有一次，卫尉卿京兆人杜台卿，跟中兵参军清河人崔儵握着长矛，说好投掷十子只赌一只野鸡。卢思道在一旁说：“遮住成都，只需一只野鸡。”崔儵有一次跟卢思道说：“昨夜雷声特别大，可是我睡得沉，一点也不知道。”太子詹事范阳人卢叔虎有十个儿子。老大字畜生，最有才干。卢思道对人说：“我堂叔有十个儿子，都赶不上畜生。”卢叔虎是北齐王客郎卢中泽的孙子。散骑常侍陇西人辛德源对卢思道说：“我昨天写一首吟诵羌族老太太的诗，琢磨了一天只写出一句来：‘皂陂垂肩井。’苦于对不出下句来。”卢思道接过来说：“何不接着写‘黄物插脑门’。”卢思道曾对通直郎渤海人封孝騫说：“你既然姓封，大概是封豕的后代吧。”封孝騫回敬道：“你既然姓卢，一定是卢令的后裔了。”出自《谭薮》。

石动筩

北齐高祖有一次设宴招待近臣，寻欢作乐。宴席上，高祖说：“我给你们众人出个谜语，你们可以一块儿来猜。‘卒律葛答’，猜猜吧。”这些近臣们都没有猜中。有人猜说，是响箭吧。高祖说：“不对。”石动筩说：“我已经猜着了。”高祖问：“是什么东西？”石动筩回答说：“是煎饼。”高祖笑着说：“石动筩猜得很对。”高祖又说：“你们这些人，也可以给我出一个谜语，让我来猜一猜。”出席宴会的大臣们，谁也没有出谜语，只有石动筩出了一个谜语，说的也是“卒律葛

答”。高祖猜不中，便问石动筭：“这是什么

物？”答曰：“是煎饼。”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动筭曰：“承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高祖大笑。

高祖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筭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筭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动筭曰：“郭璞《游仙诗》云：‘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

又齐文宣帝曰。□□□□□□□□曰：“恕臣万死即得。”帝曰：“好。”曰：“臣昨□□□□□□□□落蜜瓮里，臣为陛下却还复上天□□□□□□□□真乎。”对曰：“臣昨夜梦随陛下，落一厕中出来。□□□□舐之。”帝大怒，付所司杀却。曰：“臣请一言而死。”帝曰。□□□陛下得臣头极无用，臣失头□□□。笑而舍之。

高□□斋会，大德法师开讲。道俗有疑滞者，即论难议。援引大义，说法门，言议幽深，皆在雅正。动筭最后论议，谓法师曰：“且问法师一个小义，佛常骑何物？”法师答曰：“或坐于叶莲花，或乘六牙白象。”动筭云：“法师今不读经，不知佛所乘骑物。”师即问云：“檀越读经，佛骑

东西？”石动筭说：“是煎饼。”高祖说：“我刚才出了一次了，你为什么还出呢？”石动筭回答说：“趁皇上的锅还热的时候，又烙了一张。”高祖听后大笑。

高祖曾经让文武百官都来读《文选》。其中有一首郭璞的《游仙诗》，高祖边读边赞叹不已，连说好诗。陪侍的官员们也都附和着说：“这首诗确实好哇！对仗工稳，文词清丽，正如皇上说的那样啊！”石动筭立即站起来说：“这首诗有什么好的，值得你们称赞？如果让我作一首，一定能强过郭璞一倍。”高祖听了后很不高兴，沉默好长时间才说：“你是什么人？自我吹嘘说作诗能胜过郭璞一倍。这不是犯了死罪吗？”石动筭立即回答说：“皇上马上让我作一首，如果

不能胜郭璞一倍，心甘情愿被处死。”高祖立即让石动筩作诗。石动筩说：“郭璞游仙诗中有一句是：‘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我作的是：‘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难道不是胜过他一倍吗！”高祖这才大笑起来。

又：北齐文宣帝说。□□□□□□□□说：“皇上宽恕我的死罪，我马上说给您听。”文宣帝说：“好。”石动筩说：“我昨天□□□□□□□□落在一个蜜坛子里，我还以为皇上又上天□□□□□□□□真乎。”文宣帝说：“真的吗？”石动筩说：“我昨天晚上做梦跟随皇上走，落在一个厕所中。□□□□用舌头舔它。”文宣帝大发雷霆，下命将石动筩交付主管的官吏处死。石动筩说：“我请求皇上允许我再讲一句话，死而无憾。”文宣帝说。□□□皇上斩下我的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没有了脑袋□□□。文宣帝笑了，不斩石动筩的头了。

高□□□寺庙集会，由大德法师主讲。僧俗有人听不太懂的，就开始争论，质询疑难之处。一些人旁征博引一些大道理，讲述进入佛门的途径，言论深奥，讲得都很高雅正确。石动筩最后一个发言，便问大德法师：“我暂且请教大德法师一个小问题，佛祖经常骑什么？”大德法师回答说：“有的坐干叶莲花，有的骑六牙白象。”石动筩说：“大德法师你现在不阅读经书，不知道佛祖骑的是什么。”大德法师问：“施主读经书，你知道佛祖骑的是

何物？”答曰：“骑牛。”法师曰：“何以知？”“经云，世尊甚奇特，非骑牛。”座皆大笑。又谓法师曰：“法师既不知佛常骑牛，今更问法师一种法义。比来每经之上皆云价值百千两金，未知百千两金总有几斤？”遂无以对。□□尝作内道场，时有法师先立“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义”。高□□升高坐讲，还令立旧义，当呼儒生学士，大德名僧，义理百瑞，无能得者。动筩即讲难此僧必令结舌。高祖大□□□高坐褰衣阔立，问僧：“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又翘一脚向后，一脚独立，问僧：“更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动筩云：“向有两脚，今有一脚，若为能无一无二。”僧答云：“若其二是直，不应有一脚。脚既得有一，明二即非直。”动筩□□以僧义不穷，无难得之理者，乃谓僧曰：“向者剧问法师，未是好义。法师师云：‘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今问法师，此义不得不答。弟子问天无二日，上无二王。

今者天子一人，临御四海，法师岂更得云无一？《易》有乾坤，天有日月。星辰配于天子，即是二人。法师岂更得云无二？今者帝临广德，无幽不烛，昆虫草木，皆得其生。法师岂更得无是？今四海为家，万方归顺，唯有宇文黑獭，独阻皇风。法师岂更得云无非？”于是僧默然以无应，高祖抚掌大笑。

高祖又常集儒生会讲，酬难非一。动筭后来谓众士曰：

什么？”石动筭回答说：“骑的是牛。”大德法师问：“怎么知道是牛呢？”石动筭说：“经书上说，世人敬仰的佛祖特别奇特，不是骑牛吗？”在座的都大笑起来。石动筭又对大德法师说：“法师既然不知道佛祖经常骑牛，现在我再问您一个佛经上的问题。近来，我读经书，常常遇到上面说价值百千两黄金，不知道百千两黄金总共有多少斤？”大德法师回答不上来。□曾经在宫内设置道场，当时有一位法师讲解佛经，讲授的题目是“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义”。高□登上高位坐在上面讲话，还让他提出原有的义理。当场让有学问的人士，以及大德法师，谈这个议题的说法各式各样，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谈得特别透彻，让人信服。石动筭当即说他要讲，一定能让大德法师没话可讲。高祖大□□高坐，石动筭手提衣襟远远地站在那儿，问大德法师：“你看我有几只脚？”大德法师说：“你有两只脚。”石动筭这次翘起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后面，一只脚站立着问大德法师：“再看看我有几只脚？”大德法师回答说：“两只脚。”石动筭说：“我刚才有两只脚，现在只有一只脚，怎么能无一无二呢？”大德法师：“如果有两只脚是真实的，不应该有一只脚。脚既然只有一只，那么，眼睛看到的两只脚就不是真实的。”石动筭□□认为大德法师义理虽然很多，却没有什么难领会的，于是又对大德法师说：“刚才我仓促地向法师提出的，不是个好议题。法师说无一无二，无是无非。现在问法师一个问题，不能不回答。我请问大德法师，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朝中没有两个皇上。现在，皇上一个人，统治四海之内。大德法师难道您还能说无一吗？《周易》有乾卦、坤卦，天上有日有月。将星辰伴着天子，就是二人。法师您难道还能说无二吗？现在，皇上广施恩德，没有黑暗的地方不能照亮的。各种生物、草木，都在皇上的恩泽下生存着。法师您难道还能说无是？现在普天下都是我大齐的疆土，各个小国都归顺

称臣，只有宇文毓这只黑獭，单独跟我大齐抗衡。法师您难道还能说无非吗？”于是，大德法师沉默不语，无话可答，高祖拍手大笑。

高祖曾召集儒生讲习问题，大家纷纷辩难。石动筩问众人：

“先生知天何姓？”博士天子姓高，动筩曰：“天子姓高，天□必姓高。此乃学他蜀臣秦宓，本非新义。正经之上，自有天姓。先生可引正文，不须假托旧事。”博士云：“不知何经，得有天姓。”动筩云：“先生全不读书，《孝经》亦似天本姓也。先生可不见《孝经》云，‘父子之道，天姓也！’岂不是天姓。”高祖大笑。动筩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云：“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动筩因问曰：“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著冠，几人未著冠？”博士曰：“经传无文。”动筩曰：“先生读书，岂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以辨之？”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岂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悦，博士无以复之。出《启颜录》。

徐之才

齐西阳王高平徐之才博识，有口辨。父雄，祖成伯，并善术世传其业。纳言祖孝徵戏之，呼为“师公”。之才曰：“即为汝师，复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孝徵，仆射莹之子。之才尝以剧谈调仆射魏收，收熟视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尔，便是卿之葬具。”出《谭薮》。

萧彪

□□明帝与文士庾信、王褒等游处。有萧彪者，宝寅之子。素好臧否，多所月旦。尝侍坐于帝，帝历问众宾客

“诸位先生，你们知道天姓什么吗？”一位博士回答天子姓高，石动筩说：“天子姓高，天□必姓高。你这是效仿蜀臣秦宓的论辩，不是什么新内容。正统的经书上，记载着天姓什么。先生可以征引经书上的说法，没有必要假借那些旧东西。”这位博士说：“不知道什么经书上，

记载着天姓什么。”石动筩说：“先生您一点也不读书，《孝经》上已经告诉你天姓。先生没见到《孝经》上说：‘父子之道，天姓也！’难道不是天姓吗？”高祖听了后，大笑不止。石动筩还曾在最高学府里阅读那些博士们写的论文。其中，有篇论文中说：“孔子的弟子，贤达的七十二人。”石动筩问这位博士：“孔子的弟子中贤达的有七十二人，其中有多少人已经戴冠，有多少人没有戴冠？”这位博士回答说“经传上面没有记载。”石动筩说：“先生读经传，为什么不理解呢？孔老夫子的七十二位贤达弟子中，已戴冠的有三十人，没戴冠的有四十二人。”这位博士问：“你根据哪篇文章得到这个答案的？”石动筩说：“《论语》上说，‘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啊。‘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啊。加在一块，难道不是七十二人吗？”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而博士也无话可说。出自《启颜录》。

徐之才

北齐西阳王属下高平人徐之才博学多识，能言善辩。他父亲徐雄、祖父徐成伯，都擅长医术，世代相传。纳言祖孝徵开玩笑，叫他“师公”。徐之才说：“既是你的老师，又是你的父亲。君、亲、师，一下子就占了两项啊！”祖孝徵，是仆射祖莹的儿子。一次，徐之才用长篇宏论来戏谑仆射魏收，魏收端详着他，说：“看你这长相，像个小户人家扎制的送丧模型。”徐之才回答说：“果真如此，那便是给您送丧的用具。”出自《谭薊》。

萧彪

如，皆□□君子也。次问君何如人，答曰：“那得是非君子。”之问□□□□□□答曰：“那得是君子。”时护在同州。他日帝□□右诈□□□□□□□□□□吾欲□□□□疾病可乎。使者曰。□□□□□□□□追答曰。缘君子事。彪乃惶惧，顿首乞留。帝曰。□□□□□□得□□彪乃遗书寄家，号恸而云。帝度其行□□□□之云。吾□别报冢宰彪还，信等咸在。彪甚悲喜□□□□微笑□视彪巧觉。谓帝曰，北那得是君子。于□□□□笑。出《三国典略》。

卷第二百四十八 诙谐四

侯 白 卢嘉言 陆 操 薛道衡 刘 焯

山东人 吃 人 赵小儿 长孙无忌 任 瓌

李勣 李 荣

侯 白

隋侯白，州举秀才，至京。机辩捷，时莫之比。尝与仆射越国公杨素并马言话。路傍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过人，能令此树活否？”曰：“能。”素云：“何计得活？”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著，即当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闻《论语》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

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参素。赍名纸至省门，遇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问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曰：“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云：“不错。”素曰：“若不错，何因

侯 白

隋代的侯白，在州试时考中了秀才，来到京城长安。侯白机敏善辩，当时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一次，侯白跟仆射越国公杨素并排骑马边走边聊天。路边有一株槐树，已经枯死了。杨素问侯白：“侯秀才理论过人，能让这株槐树活过来吗？”侯白回答说：“能啊！”杨素说：“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活过来？”侯白说：“拿来槐树子悬挂在这株树的枝上，立即自己就活了。”杨素问：“凭什么它能自己活了呢？”侯白说：“你没有听到《论语》上说：‘子在，回何敢死？’”杨素听了大笑起来。

隋文帝开皇年间，有一个人姓出，名字叫六斤，想要参见杨素。

这个人带着空白的名片来到省衙门口，遇见了侯白，请侯白在空白的名片上给他写上名字。于是侯白在名片上写上：“六斤半。”名片送进去后，杨素召见这个人，问：“你叫六斤半吗？”这个人回答说：“我叫出六斤。”杨素问：“为什么名片上写着六斤半？”这个人回答说：“刚才我请侯秀才题写的，可能是他写错了吧。”杨素立即将侯白叫到跟前，问他：“你为什么错写了这个人的姓名啊？”侯白回答说：“没有写错。”杨素说：“如果没有写错，为什么

姓出名六斤，请卿题之，乃言六斤半？”对曰：“向在省门，会卒无处见称。既闻道是出六斤，斟酌只应是六斤半。”素大笑之。

素关中人，白山东人。素尝卒难之，欲其无对。而关中下俚人言音，谓水为霸。山东亦言擎将去为揅音其朝反。刀去。素尝戏白曰：“山东固多仁义，借一而得两。”曰：“若为得两。”答曰：“有人从其借弓者。乃曰：‘揅刀去。’岂非借一而得两？”白应声曰：“关中人亦甚聪明，问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问：‘比来多雨，渭水涨否？’答曰：‘霸长。’岂非问一知二？”素于是伏其辩捷。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腐。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素与白剧谈，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数百尺。公入其中，若为得出。”白曰：“入中不须余物，唯用一针即出。”素曰：“用针何为？”答曰：“针头中令水饱坑，拍浮而出。”素曰：“头中何处有尔许水？”白曰：“若无尔许水，何因

这个人姓出名六斤，请你题写，就写成了六斤半？”侯白回答说：“刚才在省衙门口，跟这个人仓促相遇，没有地方找秤去。既然听他说是六斤出头，我自己琢磨大概是六斤半。”杨素大笑。

杨素是关中人，侯白是山东人。杨素经常突然发难，想让侯白无言以对。关中的普通百姓把水说成“霸”的音，山东人说“擎将去”为“揅

刀去”。杨素曾经戏谑侯白说：“山东还是多仁义之士，借一个而得到两个。”侯白问：“怎么就得到两个呢？”杨素说：“有人向他借一张弓，他说：‘揲刀去。’难道不是借一张弓外搭上一把刀吗？”侯白听了后立即说：“你们关中人也很聪明啊，问一个问题却知道两个。”杨素问：“怎么可以证明呢？”侯白说：“有人问，近来下雨很多，渭河里的水涨没涨啊？被问的人回答说：‘霸长。’难道这不是问一知二吗？”于是，杨素很是佩服侯白的随机应辩。

侯白担任的是没有实职的散官，隶属于杨素。杨素很喜爱他的健谈，每次轮到他值日，都让侯白来一块儿戏谑聊天。有时候从早上一直聊到晚上下班，侯白才能回家。一次，侯白刚走出省衙门口，就遇见杨素的儿子杨玄感。杨玄感说：“侯秀才，可以为我讲个有趣的故事吗？”侯白被杨玄感缠住，不得已，就说道：“有一只老虎，想到山中寻找肉吃，看见一只刺猬仰身躺在那儿，以为是一块肉。正想伸嘴去叼，忽然被刺猬卷住了鼻子，惊慌地逃去，也顾不得停下休息。一直跑到山里，又困又乏，不知不觉中就睡过去了。刺猬这才放开老虎的鼻子离去。老虎睡醒后，忽然发现鼻子上的刺猬没有了，非常高兴，它走到一株橡树下面，低头看见橡栗。于是转过身说：‘白天遇见了你的父亲，希望你暂且让让道。’”杨素跟侯白在一块闲聊，杨素讲：“现在有一个深坑，约有几百尺，你进到这深坑下面，能出来吗？”侯白说：“我到这个深坑里后，不需要别的东西，只要有一根针就能出来。”杨素问：“你要用针干什么？”侯白说：“用针刺出水，让水将坑灌满，我自然就从水中浮上来了。”杨素问：“你头里哪来的这么多水呀？”侯白说：“如果头里没有那么多的水，怎么能

肯入尔许深坑？”素又谓白曰：“仆为君作一谜，君射之，不得迟，便须罚酒。”素曰：“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白应声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须作谜，亦不得迟。”白即云：“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素曰：“君因何学吾作道人谜？”白曰：“此是阿历。”素大笑。

白仕唐，尝与人各为谜。白云：“必须是实物，不得虚作解释，浪惑众人。若解讫，无有此物，即须受罚。”白即云：“背共屋许大，肚共碗许大，口共盏许大。”众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处有物，共

盏许大口，而背共屋许大者，定无此物，必须共赌。”白与众赌讫，解云：“此是胡燕窠。”众皆大笑。又逢众宴，众皆笑白后至。俱令作谜，必不得幽隐难识，及诡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见者。白即应声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极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犊子。”白又与素路中遇胡，负青草而行。素曰：“长安路上，乃见青草湖。”须臾，又有两醉胡。衣孝重服，骑马而走。俄而一胡落马，白曰：“真所谓孝乎，惟孝有之矣。”

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谒。谓知识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诚如言，我辈输一会饮食。若妄，君当输。”于是入谒，知识俱门外问之。令曰：“君何须，得重来相见。”白曰：“公初至，民

敢入那么深的坑呢？”杨素对侯白说：“我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不得拖延时间，否则就罚酒。”接着，杨素说：“头发长一分，眉毛长一寸，没等到中午，已经打了两顿。”侯白随声说：“这是道人。”杨素说：“你也要出个谜语，也不能拖延时间。”侯白当即说道：“头发长一分，眉毛长一寸，没等到中午，已经打了两顿。”杨素问：“你为什么学我出的道人谜语？”侯白说：“我说的是阿历。”杨素大笑。

侯白后来在唐朝担任官职，他曾经和别人各出一个谜语。侯白说：“所出的谜语必须是实物，不能随便乱解释，迷惑大家。如果说出谜底，没有这种东西，就要受到处罚。”接着他说道：“背跟屋那么大，肚子跟碗那么大，口跟杯子那么大。”大家猜不出来，都说：“普天下什么地方有这种东西？跟杯子那么大的嘴，背跟屋那么大，一定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必须一起打个赌。”侯白跟同僚们打好赌后，解开谜底，说：“这是胡燕窝。”大伙听了都大笑起来。一次，大家在一块儿聚餐，人们都起哄说侯白来晚了，就让他出个谜语。所出的谜语，不许是深奥难懂，以及稀奇怪诞的，也不许随便凑合一个，谁也没见过的。侯白立即出一个：“有一种东西像狗那么大，长相极像牛。请问这是什么东西？”有的人猜是獐子，有人猜是鹿，侯白都说不是，人们马上让侯白说出谜底来。侯白说：“是牛犊子。”侯白还曾跟杨素一块儿在路上遇到一个胡人，背着一捆青草走路。杨素

说：“在长安的道上，还能见到青草湖。”过了一会儿，又走过来两个喝醉酒的胡人，身上穿着孝服，骑着马。不一会儿，其中的一个胡人从马上跌落在地。侯白看见后说：“这是真孝啊！只有孝才能这样啊！”

当初侯白还没有出名，在家乡。新上任一位知县，侯白当即前去拜见。拜见前，侯白对一位熟人说：“我能让县太爷学狗叫。”这位熟人说：“你怎么能让知县学狗叫呢？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们请你吃一顿。如果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你应当请我们喝一顿。”于是，侯白进入县衙里参见知县，那些熟人都在门外窥伺。知县问：“你何必又来拜见本知县呢？”侯白说：“您刚到我县，乡

间有不便事，望谕公。公未到前，甚多贼盗。请命各家养狗，令吠惊，自然贼盗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须养能吠之狗，若为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群犬，其吠声与余狗不同。”曰：“其声如何？”答曰：“其吠声恹恹者。”令曰：“君全不识好狗吠声。好狗吠声，当作号号。恹恹声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闻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胜，乃云：“若觅如此能吠者，当出访之。”遂辞而出。出《启颜录》。

卢嘉言

隋卢嘉言就寺礼拜，因入僧房。一僧善于论议，嘉言即与谈话。因相戏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即助此僧酬对。往复数回，三僧并屈。嘉言乃笑谓曰：“三个阿师，并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即报言：“可不闻樗蒲人云，‘三个秃，不敌一个卢’。”观者大笑，僧无以应。出《启颜录》。

陆 操

隋七兵尚书河间陆操无姿貌，有辩。尝新婚，太子少保赵郡李□谓之曰：“屡逢射雉，几度启颜。”操曰：“息妫二子，不言不笑。”出《谭薮》。

薛道衡

隋前内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麦粥食之，谓卢思道曰：

里有不适宜的事情，特意来与您商议。知县大人没有来上任前，县里盗贼特别多。希望知县大人让各家各户都养狗，贼一来狗就叫。这样，盗贼就会自己停止偷盗的。”知县说：“果然如此，我家也必须养一条能叫的狗。怎么才能挑选到这样的狗呢？”侯白回答说：“我家里刚刚生下来一群小狗，他们的叫声跟别的狗不一样。”知县问：“它们是怎样叫的？”侯白回答说：“它们的叫声都是‘恹恹’的呀。”知县说：“你呀完全不会识别好狗的叫声，好狗的叫声应当是‘号号’，‘恹恹’声的，都不是善于叫的狗。”那些窥伺的熟人们听到这里，没有人捂着嘴笑。侯白知道自己赢了，于是说：“知县大人如果要寻找这样能叫的狗，我去给您寻找。”于是就告辞出来了。出自《启颜录》。

卢嘉言

隋朝卢嘉言去寺庙礼拜敬佛，借着这个机会来到僧房。有位僧人喜欢高谈阔论，卢嘉言就跟他神侃，相互戏谑，这位僧人理屈词尽了。在座的另外两位僧人立即帮助这位僧人应对。你来我往，又经过几番论战，三位僧人都败下阵来。卢嘉言于是笑着对他们说：“三位大师，你们并不懂得樗蒲博戏吧。”三位僧人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嘉言立即告诉他们：“你们听说过没有？玩樗蒲博戏的人说，‘三个秃，抵不上一个卢彩’。”围观的人们都大笑起来，僧人们无言以对。出自《启颜录》。

陆 操

隋朝七兵尚书河间人陆操长相丑陋，但是有辩才。一次新婚时，太子少保赵郡李□戏谑地问陆操：“屡次在新娘面前显露才华，博得新娘子几次笑脸啊？”陆操回答说：“息夫人的两个儿子，始终不说不笑。”出自《谭薮》。

薛道衡

隋朝的前内史侍郎薛道衡用醴和在麦粥里吃，对卢思道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出《谭薮》。

刘 焯

隋河间郡刘焯之、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其大儒也，咸与之枷著。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出《启颜录》。

山东人

山东人娶蒲州女，多患瘿。其妻母项瘿甚大。成婚数月，妇家疑婿不慧，妇翁置酒，盛会亲戚，欲以试之。问曰：“某郎在山东读书，应识道理，鸿鹤能鸣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边树有骨𩚑 何意？”曰：“天使其然。”妇翁曰：“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因以戏之曰：“鸿鹤能鸣者颈项长，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边树有骨𩚑 者，车拨伤。岂是天使其然？”婿曰：“请以所闻见奉酬，不知许否？”曰：“可言之。”婿曰：“虾蟆能鸣，岂是颈项长？竹亦冬青，岂是心中强？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拨伤？”妇翁羞愧，无以对之。出《启颜录》。

“在众多的道德规范、行为法则中，还是‘和’最宝贵啊！先王留下来的好传统，还是甜酒加麦粥最好吃啊！”卢思道回答说：“单知道‘和为贵’而和，不用规范、法则去约束，也是不可行的。”出自《谭薮》。

刘 焯

隋朝河间人刘焯和他的堂侄子刘炫，都精通儒学，他们都触犯了刑律被关押在牢狱中。县吏不知道他们叔侄二人是大儒，给他们都戴上了刑枷。刘焯说：“整天在枷中坐着，然而却看不到家。”刘炫

说：“我也是整天负枷坐着，然而看不到妇啊。”出自《启颜录》。

山东人

有个山东人娶了一位蒲州姑娘，蒲州有很多人都患有大脖子病。这个女子的母亲脖颈上的肿块特别大。结婚几个月后，女方家怀疑姑爷不聪明，于是岳父特意置办了一桌酒席，将亲友都请来，准备在酒桌上，借机试探一下姑爷。开宴后，岳父问姑爷：“你在山东读书，按说应有知识，懂得道理，你能说说鸿雁与仙鹤为什么会鸣叫吗？”姑爷回答说：“这是自然生成的。”又问：“松树、柏树为什么冬天长青呢？”回答说：“这是自然生成的。”又问：“道边的树为什么长着一个大包呢？”回答说：“这是自然生成的。”岳父说：“你一点也不懂得道理，为什么白白住在山东读书？”于是戏弄地说：“鸿雁、仙鹤能鸣叫是因为长着长长的脖子，松树、柏树冬天长青是因为心刚强，道边的树长着个大包是因为车碰伤后造成的。难道是自然生成的吗？”姑爷听岳父说完后，说：“请允许我用我所看见和听到的来回答您，不知可不可以？”岳父说：“可以！”姑爷说：“蛤蟆能鸣叫，难道是因为它脖子长吗？竹子冬天也青，难道是因为它心刚强吗？岳母大人脖子下面长着那么大个包，难道也是车碰伤造成的吗？”岳父听了羞愧满面，无言以对。出自《启颜录》。

吃 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乃问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论无梯，若论有梯，何须更问。”其人又低头良久，问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须云白日夜地，若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目不瞎，为甚物入里许。”素大笑。又问云：“忽命公作军将。有小城，兵不过一千已下，粮食唯有数日。城外被数万人围，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谋计？”低头良久，问云：“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缘无救，所以问公。”沉吟良久，举头向素云：“审审如公

言，不免须败。”素大笑。又问云：“计公多能，无种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为医治？”此人即应声报云：“取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雪涂涂，即即治。”素云：“五月何处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无雪，腊月何处有蛇咬？”素笑而遣之。出《启颜录》。

赵小儿

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国，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时朝官及道俗观者千余人。大德名僧、官人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最后有小儿姓赵，

吃 人

隋朝有个人非常聪慧机敏，就是有口吃的毛病。杨素每到闲闷时，就将这个人叫来畅谈。有一年岁末二人无事对坐，杨素就说：“有一个大坑一丈深，方圆也一丈阔，派你进到这个大坑里面，你用什么方法才能上来呢？”这个人低头沉思了好久，才问杨素：“有梯子可以爬上来吗？”杨素说：“只当是没有梯子，如果说有梯子，还用再问你吗？”这个人又低头沉思了许久，问：“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杨素说：“你为什么要问是白日还是夜里呢？只问你怎么能从坑中上来？”这个口吃人说：“如果不是黑夜，眼睛又不瞎，为了什么东西入入坑里？”杨素大笑。接着，杨素又问这个口吃人：“忽然任命你为将军。有一座小城，城里有兵不过一千以内，粮草只够吃用几天，城外却有几万敌军围困。假如派你进入这座小城里，你有什么办法吗？”这个口吃的人沉思许久，问杨素：“有有救救兵吗？”杨素说：“只因为没有救兵，所以才问你。”他沉吟良久，抬头对杨素说：“细细想想如如你说的那那样样，免不了失败。”杨素又大笑。杨素又问这个口吃人：“你的本事很大，没有你解决不了的事情。今天你家有一个人被蛇咬了脚，你怎么给他治疗？”这个口吃人应声说道：“取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雪涂涂，即即治好了。”杨素问：“五月上哪里寻找雪？”这个人回答说：“如果五月五日没地方找雪，那么腊月

寒冬哪里有蛇咬人呢！”杨素笑着把他打发走了。出自《启颜录》。

赵小儿

隋朝有个三藏法师，他的父亲原本是西域的商人。这位法师虽然生长在中国，但相貌还是像胡人。他德行功业特别高，还具有敏捷的思维，能言善辩。一次，他曾在四月八日这天设置斋会，讲说佛法。那天，朝中的文武官员以及僧俗，前来的有一千多人。在这位僧人讲法时，大德高僧及朝中的官员，前后有十多人跟他争论，都是能言善辩的人。尽管提出的问题很难，但三藏法师都能立即回答，阐述义理滔滔不绝。最后有个小孩姓赵，

年十三，即出于众中。法师辩捷既已过人，又复向来皆是高明旧德，忽见此儿欲来论议，众咸怪笑。小儿精神自若，即就座。大声语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经文，未审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语？”僧语云：“此郎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儿即应声报云：“法师以弟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法师眼深而鼻长，何不截鼻而补眼？”众皆惊异，起立大笑。是时暑月，法师左手把如意，右手摇扇。众笑声未定，法师又思量答语，以所摇扇，掩面低头。儿又大声语云：“团圆形如满月，不藏顾兔，翻掩雄狐。”众大笑。法师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别送问，并语未得尽，忽如意头落。儿即起谓法师曰：“如意既折，义锋亦摧。”即于座前，长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惭，更无以应，无不惊叹称笑。出《启颜录》。

长孙无忌

唐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长孙无忌，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曰：“缩头连背煖，褡当畏肚寒。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帝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赵公，皇后之兄也。出《国朝杂记》。

年仅十三岁，从人群里站起来跟三藏僧人问答。三藏法师敏捷的辩才既然已经超过刚才那些参与议论的人，况且这些人都是修养极高、德高望重的人，忽然间冒出个小孩要跟他辩谈，在场的众人都惊讶好

笑。然而这位赵小孩神情很是镇静，一点也不怯场。坐下后，便大声问这位高僧：“从前野狐和尚自己有经文，不知道狐狸作《阿闍黎》出自什么经典？”僧人说：“这个小孩声音高而身子矮小，怎么不用声高来补身短呢？”小孩马上应声说：“你这位和尚认为我声高身子矮小，为什么不用声音来补身矮。那么，法师你眼窝深而鼻子长，为什么不将鼻子截下一段补在眼窝上呢？”在场的人们听后都异常震惊，站起身来大笑。当时正值伏天盛暑，三藏法师左手挥着一只如意，右手摇着一柄团扇。大家的笑声没有平息，三藏法师边思考如何回答赵小孩刚才的戏谑，边摇着扇子，掩面低头地站在那儿。赵小孩又大声说道：“团扇的形状宛如一轮满月，没有藏着左右顾盼的玉兔，却遮掩着一只公狸。”众人大笑。三藏法师听了后，忙收起团扇，左手举起如意指向别处，跟别人搭话。还没等他们把话说完，不料他手中如意的头却掉下来了。赵小孩随即站起身对胡僧说：“你手中的如意已经断了，你的义锋也挫败了。”说着，走到法师座位前面，长长作了一个揖转身离去。这位三藏法师既恼怒又羞愧，但没有什么话可以应对。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叹称赞，同时又觉得好笑。出自《启颜录》。

长孙无忌

唐太宗设宴招待跟他关系亲近密切的朝臣们，大家互相戏谑调笑。赵公长孙无忌嘲谑欧阳询说：“举起胳膊是个‘山’字，埋下肩就看不到头了，哪家的麒麟阁上，画着这样一只猕猴？”欧阳询听后应声说：“缩着脑袋使脊背温暖，带着肚兜是怕肚子受寒。只因为你心中浑浑噩噩，所以你脸上才表现出忧苦不安。”唐太宗听了后，严肃地说：“欧阳询，你就不怕皇后知道吗？”赵公，是长孙皇后的哥哥。出自《国朝杂记》。

任 瓌

唐管国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赐二侍子，瓌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遂饮之。比醉归，与其家死诀。其实非鸩也，既不死。他日，杜正伦讥弄

瓌。瓌曰：“妇当怕者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皱，如鸪盘茶鬼，岂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闻者欢喜。出《御史台记》。

李 勣

曹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长大，而鬯甚阔。道弘将入阁奏事，英公李勣在后，谓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须尔许大。”出《启颜录》。

李 荣

唐有僧法轨，形容短小。于寺开讲，李荣往共论议。往复数番。僧有旧作诗《咏荣》，于高座上诵之云：“姓李应须李，言荣又不荣。”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荣应声接曰：“身長三尺半，头毛犹未生。”四座欢喜，伏其辩捷。出《启颜录》。

任 瓌

唐朝的管国公任瓌特别惧怕老婆。唐太宗曾因他有功，赏赐给他两名侍妾，任瓌跪拜辞谢，不敢将她们带回家中。唐太宗召见任瓌的妻子，赏赐给她御酒，对她说：“作为一个女人，性情妒忌，是在被休回家中的七条缘由之中的。如果你能改正，今后不再妒忌，就可以不饮这杯酒。不然，就将它喝下去。”任瓌的妻子说：“我不能改正妒忌，情愿饮下这杯御酒。”于是，任瓌妻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醉着回到家中，跟家里人痛哭流涕地告别。其实，任瓌妻子喝的不是毒酒，并没有死。有一天，杜正伦用这件事来讥笑嘲弄任瓌。任瓌说：“这妇人我有三处怕她，刚结婚时，端坐在洞房中像尊菩萨，难道有人不怕菩萨吗？时间长了，生了子女，又像护犊的老虎，难道有人不怕老虎吗？待到年老时，满脸皱纹，就像佛经上说的吸人精气的冬瓜鬼，难道有人不怕鬼吗？因为这些惧怕老婆，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听的人都笑了。出自《御史台记》。

李 勣

唐朝左司郎中封道弘身材高大，臀部肥胖。封道弘要去内阁谈公事，英公李勣走后面，对道弘说：“封道弘，你的屁股估量着长到能坐下休息就行了，何必这么肥大啊！”出自《启颜录》。

李 荣

唐朝有僧法轨，身形矮小。他在寺内讲授佛经，李荣前去与他辩论，二人辩论了几个回合。僧法轨曾写过一首《咏荣》诗，在高座之上朗诵道：“姓李应须李，言荣又不荣。”还没等法轨诵出下两句，李荣在下面应声接道：“身长三尺半，头毛犹未生。”在座的人都笑起来，佩服李荣的敏捷与机辩。出自《启颜录》。

卷第二百四十九 诙谐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边仁表	辛郁	尹君
裴玄本	长孙玄同	王福畴	许敬宗	高崔嵬
元晋	赵谦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谈
李镇恶	卢虞	松寿	封抱一	尹神童

令狐德棻

唐赵元楷与令狐德棻从驾至陕。元楷召德棻河边观砥柱，德棻不去，遂独行。及还，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语？”答曰：“砥柱附参承公。”德棻应声曰：“石不能言，物或凭焉。”时群公以为佳对。出《启颜录》。

崔行功

唐崔行功与敬播相逐。播带桐木霸刀子，行功问播云：“此是何木？”播对曰：“是栢桐木。”行功曰：“唯问刀子，不问佩人。”出《启颜录》。

令狐德棻

唐朝的赵元楷和令狐德棻一起陪同皇帝出巡到陕县。赵元楷叫令狐德棻和他一块儿去黄河边观看砥柱石，令狐德棻不去，于是赵元楷便自己去了。等到他回来后，令狐德棻问他：“砥柱石都跟你都说了些什么啊？”赵元楷回答说：“砥柱石让我给你捎个信，他愿意参见侍奉你。”令狐德棻应声说：“石头不会说话，可捎来什么信物作为凭证吗？”当时群公认为这是绝妙的对答。出自《启颜录》。

崔行功

唐朝崔行功与敬播相互竞争。敬播佩带一把桐木把佩刀，崔行功问：“这刀把是用什么木头的？”敬播回答说：“是拼桐木的。”崔行功说：“我只问刀子，又没有问你这个佩带刀子的人。”出自《启颜录》。

边仁表

唐四门助教弘绰与弟子边仁表论议。弘绰义理将屈，乃高声大怒。表遂报曰：“先生闻义即怒，岂曰弘。”弘又报云：“我姓既曰弘，是事皆弘。”边又应声曰：“先生虽曰弘，义终不绰。”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归。出《启颜录》。

辛 郁

唐辛郁，管城人也，旧名太公。弱冠，遭太宗于行所。问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旧太公。”郁曰：“旧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适年十八，已遇陛下。过之远矣。”太宗悦，命直中书。出《御史台记》。

尹 君

唐杨纂，华阴人也，累迁雍州长史、吏部尚书。纂之在雍州，司法参军尹君尝任坊州司户。省符科杜若，尹君判申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读谢眺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及雍州司法时，有胡盗金城坊者。纂判：“京城诸胡尽禁问。”尹君不同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请西市胡禁，余请不问。”纂怒不同判。遽命笔，复沉吟少选，

边仁表

唐朝四门学馆的助教弘绰与学生边仁表辩论。弘绰眼看就要理屈词穷了，于是就高声发火。边仁表立即回报说：“先生听到道理就发火，怎么能叫‘弘’呢？”弘绰也回敬道：“我的姓既然是弘，不论在什

么事情上都很宽弘。”边仁表又马上回答说：“先生虽然姓弘，但是道理终归不宽绰！”在座的学生都大笑起来，弘绰被说得理亏而离开了。出自《启颜录》。

辛 郁

唐朝辛郁，管城人，旧名太公。年轻时在皇上的行宫附近遇到了唐太宗。唐太宗问他是什么人，辛郁回答说：“我叫辛太公。”唐太宗说：“跟旧太公比如何？”辛郁回答说：“旧太公，年八十得遇周文王。我今年才十八岁，就遇见了皇上。比旧太公强得远了。”唐太宗听了非常高兴，便让他在中书省担任官职。出自《御史台记》。

尹 君

唐朝杨纂，华阴人，历任雍州长史、吏部尚书。杨纂任雍州长史时，司法参军尹君曾任坊州司户。尚书省下达命令让坊册征收杜若税，尹君批复道：“坊州原本就不产杜若，天下人都知道。上面突然征要杜若税，是读谢朓诗造成的误会。尚书省的官吏们这样决断事情，不怕上天的二十八宿耻笑吗？”由此尹君出了名。尹君任雍州司法参军主管刑法时，有胡人偷盗金城店铺。杨纂批示说：“将京城所有的胡人都监禁起来加以审问。”尹君不同意杨纂的这个批示，说：“盗贼出自各种各样的人，而且他们奸诈善于伪装也各自不一样。也有的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也有汉人穿胡人的靴子。因此也需要到汉人里查找盗贼，不可以只在胡人中查找。我请求将西市商业区的胡人监禁起来，其余的胡人不要再监禁审问了。”杨纂看到尹君跟自己判处的不一样，非常生气。立即拿起笔来想驳回尹君的判处，又沉吟了一会儿，

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太宗闻而笑曰：“朕用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伏得几筹。”出《御史台记》。

裴玄本

唐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看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也。”出《大唐新语》。

长孙玄同

唐长孙玄同幼有讥辩，坐中每剧谈，无不欢笑。永徽中，在京会宴。众因语论及民间事，一人云：“醴泉县去京不远，百姓遂行蛊毒。此邑须远配流，岂得令在侧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处还有百姓，此人复行蛊毒，岂不还更损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处安置？”玄同即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诸人大喜，同即问之。答云：“但行蛊毒人，并送与莫离支作食手。”众皆欢笑。贞观中，尝在诸公主席，众莫能当。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儿郎，亦有人物。”走令唤取段恪来，令对玄同。段恪虽微有辞，其容仪短小。召至，始入门，玄同即云：“为日已暗。”公主等并大惊怪云：“日始是斋时，何为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

于是下笔批示道：“杨纂输给你一筹，依你的判处。”唐太宗听说这件事后，笑着说：“我任用杨纂，就因为听说他深明大义自认服输一筹，我服输几筹？”出自《御史台记》。

裴玄本

唐朝裴玄本喜爱开玩笑，任户部郎中。左仆射房玄龄病重时，省署郎中们准备去探病。裴玄本戏谑地说：“房仆射患病有必要去探问。既然病得很重了，为什么还要去探问呢？”有人将这句话传给了房玄龄。不久裴玄本随别人去探望房玄龄，房玄龄笑着说：“裴郎中来看我了，看来我不会死了。”出自《大唐新语》。

长孙玄同

唐朝长孙玄同小时候就有讥讽善辩的才能，每次与人坐下来畅谈，没有人不欢喜大笑的。唐高宗永徽年间，长孙玄同参加京城里的

宴会。众人谈论到民间的一些事情，有人说：“醴泉县离京城不太远，那里的百姓有人用蛊毒，这个县的人应当发配到边远的地方去，怎么能让它们住在京城的旁边呢？”另一个人说：“如果被流放的地方也有百姓，被流放的人到那里后依然实行蛊术，难道不是更加害人了吗？”前面那个人说：“如果是这样，那要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长孙玄同应声说：“如果让我安置，一定能将这些人安排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在座的人都非常高兴，异口同声地问他安置在什么地方。长孙玄同回答说：“如果这些人实行蛊术害人，就将他们全部送到莫离支那儿做杀手。”在场的人听了后，都欢笑不止。唐太宗贞观年间，长孙玄同曾主持在王公家中的宴会。所有参加宴会的人，谁也抵挡不了他的谈锋。高密公主说：“我们段家后生中，也有人才。”说完，派人去招呼段恪来参加这个宴会，让他来对付长孙玄同。段恪虽然也有些善辩的才能，但是他身材矮小。被召来后，刚一进门，长孙玄同就说：“天已经黑了。”高密公主等人都大吃一惊，说：“现在正是正午，为什么说天黑了呢？”长孙玄同便指着段恪说：“如果

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无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设食。其仓曹是吴人，言音多带其声，唤粉粥为羹粥。时肴饌毕陈，蒸炙俱下。仓曹曰：“何不先将羹粥来？”举坐咸笑之。玄同曰：“仓曹乃是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诸君何为笑也？”坐中复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摄祭官祠社。于坛所清斋，玄同在幕内坐。有犬来，遗糞秽于墙上。玄同乃取支床砖，自击之。傍人怪其率，问曰：“何为自彻支床砖打狗？”玄同曰：“可不闻，苟利社稷，专之亦可。”出《启颜录》。

王福峙

唐王福峙名行温恭，累授齐泽二州，世以才学称。子勔、剧、勃，俱以文笔著天下。福峙与韩琬父有旧。福峙及婚崔氏，生子勃。尝致书韩父曰：“勔、剧、勃文章并清俊，近小者欲似不恶。”韩复书曰：“王武子有马癖，明公有誉儿癖，王氏之癖，无乃多乎？要当见文章，方可定耳。”福峙乃致诸子文章，韩与名人阅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夸。”出《御史台记》。

许敬宗

唐吏部侍郎杨思玄恃外戚之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人夏侯彪之所讼，御史中丞郎馀庆弹奏免。

不是天黑了，怎么能短人行呢？”满屋人都哄堂大笑。段恪面红耳赤，无言以对。长孙玄同刚上任时，府中为他设宴。有个仓曹是吴郡人，说话还带着家乡口音，叫粉粥为羹粥。当所有的菜都上齐了，这位仓曹说：“为什么不先将羹粥端上来？”在座的人都笑起来。长孙玄同说：“这位仓曹也是公侯的子孙，一定是他的先人就这样讲话啊！大家为什么取笑人家呢？”在座的人又都大笑起来。长孙玄同是荆王的朋友，他被临时指派代理掌管祭祀的祠庙、社坛。在社坛里做祭祀前的洁身静心准备时，长孙玄同坐在帐幕里面。来了一条狗，往坛墙上撒尿。长孙玄同俯身拾起一块垫床的砖头，向狗打去。旁边的人责怪他轻率，问：“你为什么私自用支床的砖打狗？”长孙玄同说：“你没听说过，只要有利于国家，专之也可以啊！”出自《启颜录》。

王福畴

唐朝人王福畴，以品行温和恭顺而闻名，历任齐泽二州的长史，世人都称道他的才学。王福畴的儿子王勔、王剧、王勃，都以文笔好而名传天下。王福畴跟韩琬的父亲是老朋友。王福畴与崔家的女儿结婚后，生了儿子王勃。王福畴曾写信给韩琬的父亲，说：“王勔、王剧、王勃写的文章，词赋都清新俊逸。近来特别是小儿子好像是更不错。”韩琬的父亲回信给王福畴说：“王武子有爱马的癖好，你有夸奖儿子的癖好。你们王家人的癖好，恐怕是太多了吧。我需要见到你的儿子们的文章后，才能够确认他们写的文章是好是坏。”王福畴收到信后，就将三个儿子的文章寄给韩琬的父亲看。韩琬的父亲和一些当时的名士看过后，说：“生这样的儿子，确实是值得炫耀！”出自《御史台记》。

许敬宗

唐朝吏部侍郎杨思玄，依仗自己贵为外戚，对待等待分配官职的官员很不尊重，而且排挤轻慢他们。结果被待分配的官员夏侯彪举告，御史中丞郎馀庆上书要求免去杨思玄的职务。

中书令许敬宗曰：“固知杨吏部之败也。”或问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败何待。”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出《国朝杂记》。

高崔嵬

唐散乐高崔嵬善弄痴，太宗命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物百段。出《朝野僉载》。

元 晋

唐曹怀舜，金乡人。父维叔死王事，赠云麾将军。怀舜襁褓授游击将军，历内外文武官。则天云：“怀舜久历文资，而屈于武职。”自左鹰扬卫郎将拜右玉钤卫将军。有宋州司马曹元本，父名乞伯。时汲县丞元晋，好谈，多警策。或问元晋：“元本，怀舜从叔。”元晋应声答曰：“虽则同堂，俱非本族。”人怪而问之，晋曰：“元本乞伯子，怀舜继叔儿，以此知矣。”出《御史台记》。

中书令许敬宗得知这件事后，说：“我早就知道杨思玄要失败的。”有人问他为什么，许敬宗回答说：“一彪一狼，共同对付一只羊，不失败还等什么呢。”许敬宗为人性情轻狂傲慢，参见过他的人多数他都记不住。有人说许敬宗可能是因为耳聋，听不见。许敬宗说：“你的名字本来就非常难记，如果遇到的是像何、刘、沈、谢这样的姓氏，就是在黑暗中摸索着，也能辨识出他们来。”出自《国朝杂记》。

高崔嵬

唐朝有个叫高崔嵬的歌舞艺人，擅长假装痴傻逗趣调笑。一次，

唐太宗让侍从将他的脑袋按入水中。过了好长时间才松手，高崔嵬从水中抬起头来冲着唐太宗笑。唐太宗问他笑什么，高崔嵬回答说：“我在水中见到屈原大夫了，他问臣：‘我遇到楚怀王这个无道昏君，才自沉汨罗江。你遇到的是圣明的皇上，为什么也到水中来了呢？’”唐太宗听了大笑，赏赐给高崔嵬一百段丝绸。出自《朝野僉载》。

元 晋

唐朝曹怀舜，金乡人。他的父亲曹维叔为国而死，死后被追赠为云麾将军。曹怀舜还在襁褓中时，就被授予游击将军的官职，后来历任朝内朝外的文武官职。武则天曾说：“曹怀舜长期做文官，最后却屈居武职。”将他从左鹰扬卫郎将升任为右玉钤卫将军。有个宋州的司马叫曹元本，他的父亲叫曹乞伯。当时，汲县县丞元晋，好谈笑，多有警言妙语。有人问元晋：“曹元本是曹怀舜的堂叔吗？”元晋应声回答说：“虽然他们是同堂本家，却不是一个宗族的人。”问的人感到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元晋说：“曹元本乞伯子，曹怀舜继叔儿，根据这个知道的。”出自《御史台记》。

赵谦光

唐诸郎中，不自即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毅。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户部员外贺遂涉咏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宁知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赵谦光答诗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置，不应列星文。”人以为奇句。出《谭宾录》。

沈佺期

唐沈佺期以罪谪，遇恩复官秩，而未还朱衣。因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词起舞，由是多求迁擢。佺期词曰：“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袋赐之。出《本事诗》。

崔日用

崔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亦因宴会，命群臣撰词。日用曰：“台中鼠子直须谗，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啗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若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中宗亦以金鱼赐之。出《本事诗》。

裴 谈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时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内宴，玄唱

赵谦光

唐朝各位郎中，有不是从员外郎升任上来的人，被戏谑地称为“土山头果毅官”，是说这样的人一下子就升上来了，就像长期征战的士兵，一下就被授任统领府兵的“果毅官”一样。赵谦光从彭州司马直接升任大理正卿，后又升任户部郎中。户部员外郎贺遂涉写诗讽刺他说：“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宁知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赵谦光答诗说：“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置，不应列星文。”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句。出自《谭宾录》。

沈佺期

唐朝沈佺期，因为获罪被贬官，后来遇到皇上开恩，恢复了官位，却没有还给他代表官位的朱衣朝服。中宗皇帝在宫内设宴宴请文武百官。席间，文武官员们都边舞边唱回波词，并借机想要升官。沈佺期唱的歌词是：“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听了之后，立即赏赐给他代表官级品位的绯鱼袋。出自《本事诗》。

崔日用

唐朝崔日用官任御史中丞，赏赐给他紫色朝服。当时，佩带标志官位等级的鱼袋，必须有皇上的特殊恩准。在一次宫内的宴会上，皇上让文武大臣撰写词赋以助酒兴。崔日用唱道：“台中鼠子直须谄，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啮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苦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于是，唐中宗赏赐给他金鱼袋。出自《本事诗》。

裴 谈

唐中宗时，御史大夫裴谈信奉佛教。他的妻子性情暴躁，妒忌心非常强，裴谈害怕她就像是害怕严厉的君主。当时，唐中宗的皇后韦皇后，承袭了武则天的专断跋扈的作风，唐中宗渐渐地也开始惧怕她。一次，宫里设宴招待文武百官。宴席上，开始唱起

《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祗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出《本事诗》。

李镇恶

唐李镇恶，即赵公峤之父。选授梓州郪县令，与友人书云：“州带子号，县带郪名。由来不属老夫，并是妇儿官职。”出《传载》。

卢 虞

唐殿中内供奉卢虞持法细密，虽亲故贵势，无所回避。举止闲雅，必翔而后集。尝于景龙观，监官行香。右台诸御史亦预焉。台中先号右台为高丽僧，时有一胡僧徙倚于前庭。右台侍御史黄守礼指之曰：“何胡僧而至此？”虞徐谓之曰：“亦有高丽僧，何独怪胡僧为。”一时欢笑。虞与李畬俱非善射者。尝三元礼射，虞畬虽引满射，俱不及垛而坠。互言其工拙，畬戏曰：“畬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卢箭去身三十步。”欢笑久之。出《御史台记》。

松 寿

唐韦庆本女选为妃，诣朝堂欲谢。而庆本两耳先卷，朝士多呼为“卷耳”。时长安公松寿，见庆本而贺之。因曰：“仆固知足下女得妃。”庆本曰：“何以知之？”松寿乃自

《回波词》。有一个宫内艺人唱道：“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祇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皇后听了后神色很是得意，赏给他一束布帛。出自《本事诗》。

李镇恶

唐朝李镇恶，是赵公李峤的儿子。李镇恶被任命为梓州郪县县令，他在寄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所隶属的州带子号，我所管辖的县带郪名。这两个地方从来都不属于我啊，都是妇女、孩儿的官职啊！”出自《传载》。

卢 虞

唐朝宫中内供奉卢虞执法极严，就是亲朋好友、达官贵戚，也一点不留情面。卢虞为人举止闲雅大方，就像鸟儿一定要滑翔然后落下一样。一次在景龙道观监督、管理行香礼佛的仪式。右台的各位御史也都参加了。台省中早就称右台为高丽僧。当时，有一位胡僧徘徊在前院里。右台侍御史黄守礼指着这位胡僧说：“哪里的胡僧到这来？”卢虞沉静地说：“不是也有高丽僧吗？为什么唯独责怪有胡僧呢？”在场的人听了都笑起来。卢虞跟李畬一样，不太会射箭。一次，祭庆三元，在乐曲的伴奏下，举行礼射活动。二人虽然都将弓拉得满满的，但是箭射出去后，都没有达到箭靶就中途落在地上。李畬戏谑地说：“我与卢虞射的一样，都是三十步。”左右的人们，都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李畬解释说：“我射的箭离箭靶三十步，卢虞射的箭离他三十步。”所有在场的人听了后笑了很久。出自《御史台记》。

松 寿

唐朝韦庆本的女儿被选为妃子，他到朝廷中谢恩。韦庆本的两只

耳朵生下来就卷着，朝中的许多官员都称他为“卷耳”。当时长安公松寿看见韦庆本上前祝贺，借机戏谑道：“我早就知道您的女儿会成为皇妃的。”韦庆本问：“你怎么知道的？”松寿伸手

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启颜录》。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陇尉，与同列戏白打赌钱。座下数百钱，输已略尽，便欲敛手。傍人谓之曰：“何不更戏，觅钱回取之。”抱一乃举手摸钱曰：“同赐也，何敢望问。”山东人谓尽为赐，故言赐也。出《启颜录》。

尹神童

唐尹神童每说，伯乐令其子执《马经》画样以求马，经年无有似者。归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见大虾蟆，谓父曰：“得一马，略与相同，而不能具。”伯乐曰：“何也？”对曰：“其隆颅跌目脊郁缩，但蹄不如累趺耳。”伯乐曰：“此马好跳踯，不堪也。”子笑乃止。出《朝野僉载》。

摸着韦庆本的耳朵说：“《诗经》中的《卷耳》篇是颂后妃之德的。”出自《启颜录》。

封抱一

唐朝人封抱一任益州九陇县尉，跟同僚以蹴鞠戏来赌钱。他身边带着的几百文钱，已经输得差不多了，便想停下来不再赌了。旁边有人说：“为什么不继续赌下去，找钱把输的钱赢回来？”封抱一乃举起手摸着钱袋说：“钱赐了，哪敢指望赢回来。”山东人说“尽”为“赐”，因此封抱一才说“赐了”。出自《启颜录》。

尹神童

唐朝有个尹神童经常讲，伯乐让他儿子带着《马经》上说的良马

特点的画像，去寻找良马。找了一年，也没有找到相似的马。回到家中告诉父亲，伯乐再次让儿子外出去寻找。伯乐的兒子从家里走出来时看见一只大虾蟆，返回家中对伯乐说：“孩兒寻找到一匹良马，跟《马经》上画的良马大致一样，但是不能将它买回来。”伯乐问：“为什么呢？”伯乐兒子回答说：“这匹马的头颅隆起，双目突出，脊背直而有纹理，但是蹄子不像良马那样连续奔驰。”伯乐听了后，说：“这匹马喜欢蹦跳，不能胜任良马的美称啊！”伯乐兒子笑了，于是停止寻找良马。出自《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五十 诙谐六

狄仁杰	苏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邓玄挺
元福庆	尚书郎	御史里行	姚崇	黄幡绰
杨国忠	刘朝霞	姚贞操	裴谔	张文成
窦晓	杜延业	路励行	萧 _诚 德	宗
刘玄佐	顾况	裴佶	赵宗儒	爇牛头
韩皋	裴度	姚岷		

狄仁杰

唐秋官侍郎狄仁杰，秋官侍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中劈明公姓，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旁火也。”献曰：“犬旁有火，乃是煮熟狗。”出《朝野僉载》。

苏味道

唐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诩。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_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与抚掌而笑。出《本事诗》。

狄仁杰

唐朝秋官侍郎狄仁杰，戏谑另一位秋官侍郎卢献说：“配给您一匹马，就成了驴了。”卢献回敬道：“将您的姓从中间分开，就成了两只犬。”狄仁杰说：“狄字是犬旁加火。”卢献说：“犬旁边有火，就是一只煮熟了的狗。”出自《朝野僉载》。

苏味道

唐朝宰相苏味道，当时与张昌龄都很有名望。一个空闲的日子，两位宰相相聚在一块儿，互相开玩笑。张昌龄说：“我写的诗之所以没有您的诗好，就在于没有‘银花合’这样的传世佳句啊！”苏味道曾经写过一首《观灯》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辘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味道说：“您的诗中虽然没有‘银花合’，但是却有‘金铜钉’啊！”原来，张昌龄曾写过一首赠张昌宗的诗：“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于是，二人拍手大笑。出自《本事诗》。

侍御史

唐京台监察院西行中间，号“横劈房”。凡迁此房者，必先盛饌台中，而后居焉。先无窗，后人置之。神龙中，侍中杨再思兼大夫，诸相毕送视事。中书令魏元忠尝任监察，台中故事素谙。遽指房曰：“此是横劈房。”诸相问故，元忠具述其由。御史曰：“此房近日迁耶？”曰：“无别迁。”元忠曰：“当为开窗出气，故不迁耳。”左右欢笑殆不禁。且御史纠察郡司，纲纪庶务，实为众官所忌。置御史为冷峭，而突厥号御史为吐屯。则天朝，蕃使来朝者，而吐屯独立不入班。谕德张元一以诙谐见称，问蕃使曰：“此独立者为谁？”译者曰：“吐屯，此御史。”元一曰：“人言我朝御史独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举朝喧笑。出《御史台记》。

李安期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机警。尝有选人被放，诉云：“羞见来路。”安期问：“从何关来？”曰：“从蒲津关来。”安期曰：“取潼关路去。”选者曰：“耻见妻子。”安期曰：“贤室本自相谙，亦应不笑。”又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第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

侍御史

唐朝京台监察院西行中间，夹着一所房子叫“横劈房”。凡是搬迁到这座房子里住的人，必须先设盛宴招待宫里的人，然后才能住进去。房子最初没有窗户，后来有人开置了窗户。唐中宗神龙年间，侍中杨再思兼任御史大夫，所有的宰相都来送他上任。中书令魏元忠曾经担任过监察官，熟悉院中的故事。他戏谑地指着这座房子说：“这是横劈房。”各位宰相询问原因，魏元忠详细地讲述了这座房子的由来及其沿革。御史问：“这座房子最近要外迁吗？”有人回答说：“不往外迁。”魏元忠说：“将要给它开个窗子出气，因此不外迁啊！”在场的人听了都欢笑不止。况且，御史这种官职，是专门纠察郡府和朝中各司在执行、遵守纲常、法度，以及署理各种政务上，有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实在是让各位官员有所顾忌。官员们背地里都辱骂御史为神情严峻的“冷血动物”。北方突厥人称御史为“吐屯”。武则天当朝执政时，突厥人派使臣来朝见。诸位使臣中，唯有吐屯单独站立，不步入使臣的行列。谕德官张元一以幽默诙谐闻名于朝中，他问突厥使臣：“这位单独站着的人是谁？”翻译官回答说：“吐屯，就是突厥的御史。”张元一戏谑地说：“人们都说我大唐朝的御史神态严肃冷峻，这位邻国御史也特别严肃冷峻啊！”满朝文武百官听了后，都喧闹哄笑不止。出自《御史台记》。

李安期

唐朝吏部侍郎李安期，是隋朝内史李德林的孙子，安平公李百药的儿子。他天生机警聪敏。曾经有人因没有入选而被打发回家。这位落选的官员说：“羞于踏上来京那条路啊。”李安期问：“你从哪个关进京的？”回答说：“从蒲津关来。”李安期说：“你就绕道潼关去吧。”这人说：“羞于见到妻子和孩子。”李安期说：“你的妻子原本最了解你，肯定不会耻笑你的。”还有一个落选的人引荐选拔，李安期看了档案中该人的考卷说：“只是你的字写得稍微差了些。”该人回答说：“应试那天我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非但伤足，兼以内损。”其人惭而去。又选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惭而不伏。安期曰：“君不闻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赠名公。”曰：“此

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谓之改注。又一吴士，前任有酒状。安期曰：“君状不善。”吴士曰：“知暗枪已入。”安期曰：“为君拔暗枪。”答曰：“可怜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选，还君好官。”对曰：“怪来晚。”安期笑而与官。出《朝野金载》。

邓玄挺

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僧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蹋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邓应声曰：“法师若不自蹋，用如许木桶何为？”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为幪秃。又尝与谢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对射，数十发皆不中垛。佑乃云：“直由箭恶，从来不曾如此。”玄挺应声报云：“自须责射，因何尤箭。”众人欢笑，以为辩捷。权玄福任萧机，遣郎中员外，极晚始许出。有郎中厅前逼阶枣树下生一小枣，穿砌砖而出。皆讶焉，既就看。玄挺时任员外郎云：

脚。”李安期间：“脚摔坏了怎么会影响你写好字呢？”于是，在试卷上批示道：“刚才看了你的试卷，不但是跌伤了脚，同时还有内伤。”该人羞愧地走了。还有一个候选官员叫杜若，被安排在芳洲为官，这个人既感到羞愧又不服气。李安期对他说：“你没有听说过芳洲盛产杜若吗？”这个人说：“我这株杜若可以赠送给您。”李安期说：“这个时期不比那个时期。”这个人说：“这种杜若也不是那种杜若。”李安斯听后笑了，将这位候选官改任别处。还有一位吴郡的候选官员，在之前的职位上，档案上记载有好饮酒误事的诉状。李安期看后说：“你在之前的职位上有不好的表现啊。”这位吴郡的候选官回答说：“我就知道有人使暗箭中伤我。”李安期说：“为你拔除暗箭。”这人回答说：“你是大贤人啊！”李安期说：“你能有勇气参加候选，还给你一个好官的名声。”这人说：“都怪我来晚了。”李安期听后笑了，选任他一个新的官职。出自《朝野金载》。

邓玄挺

唐朝邓玄挺来到寺院烧香拜佛，跟着寺里的僧人们来到菜园里，

观看他们种菜。邓玄挺看到水车上串联着好几个木桶，从井中将水汲上来。于是便问僧人们：“法师们亲自踏水车，肯定会非常辛苦的。”僧人们回答说：“分派仆役们用力转动。”邓玄挺应声问：“法师们如果不是亲自来踏，用这么多木桶干什么？”僧人们听了后感到很愕然，经过思索，才知道是邓玄挺将木桶误认为“幪秃”。邓玄挺曾与谢佑一块儿射箭，起先谢佑认为自己是能手。等到一交手，他射了几十发都没有射中箭靶子。谢佑于是就说：“一定是箭不好使，从来没射过这么差。”邓玄挺应声回答说：“只需要责怪射箭的人技艺不高，为什么怨箭不好呢？”在场的人都欢呼雀跃，认为邓玄挺反应敏捷，擅长机辩。权玄福任用萧机为郎中员外，很长时间了才让他上任。有位郎中家厅前有一株临阶枣树，长出一株小枣树，是从砌台阶的砖缝中钻出来的。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争着去看。邓玄挺当时正任员外郎，说：

“此树不畏萧机，遂即砖辄枣出。”兵部侍郎韦慎形容极短，时人弄为侏儒。玄挺初得员外已后，郎中员外俱来看。韦慎云：“慎以庸鄙，滥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绿袍员外。”邓即报云：“绿袍员外，何由可及侏儒郎中。”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元福庆

唐元福庆，河南人，拜右台监察。与韦虚名、任正名颇事轩昂。殿中监察朱评之咏曰：“韦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怜元福庆，也学坐痴床。”正名闻之，乃自改为俊且强。出《御史台记》。

尚书郎

尚书郎，自两汉已后，妙选其人。唐武德贞观已来，尤重其职。吏兵部为前行，最为要剧。自后行改入，皆为美选。考功员外专掌试贡举人，员外郎之最望者司门都门。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后行，闲简无事。时人语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角觝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史与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热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当入省，常

望前行。忽除膳部员外郎，微有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踏蹬，几落省墙

“这株枣树不惧怕萧机，于是专门从砖缝中拱出一株小枣树来。”兵部侍郎韦慎身材极其矮小，当时的同事们都戏称他为侏儒。邓玄挺刚刚被授予员外郎后，郎中员外们都来看望他。韦慎自谦地说：“我为人庸俗鄙陋，滥竽充数也任个郎官。以你的杰出才干，应当更上一层楼任个绿袍员外。”邓玄挺立即回答说：“绿袍员外，有什么资格可以比得上你这个侏儒郎中呢！”在场的人们听了后都大笑起来。出自《启颜录》。

元福庆

唐朝元福庆，河南人，官任右台监察。与同任韦虚名、任正名都气宇轩昂。殿中监察朱评之写诗评论他们三人说：“韦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怜元福庆，也学坐痴床。”任正名听到这首诗后，自己将他的那句“任生直且狂”改成“任生俊且强”。出自《御史台记》。

尚书郎

尚书郎，自两汉以后，都由经过认真选拔的人充任。唐代高祖和太宗武德、贞观两朝以来，尤其重视这个官职。特别是吏部和兵部，是六部之首，最为重要。从刑部、工部后行迁任兵部、吏部前行，都是最好的升迁。至于考功员外，是专门掌管科试举荐官员升迁、降罚的，员外郎中最让人仰慕的是司门都门。主管屯田垦荒的官署，主管山川林泽的民署，以及主管祭器、酒膳、外交等官署，均属后行，属于没有多少实权的闲职。当时人都说：“司门和水部，升入尚书省的不计其数。”百戏里，有表演吏部官员与水部的官员相遇，忽然同时跌倒在地上。过了好长时间才站起来，说：“冷热相互冲击，于是就跌倒了。”先天年间，王上客任侍御史，认为自己才干声望都很高，一定会被精选到尚书省，而且盼望进入前行。忽然被任命为膳部员外郎，心里略微有些惋惜、惆怅。吏部郎中张敬忠知道这件事后，写了一首打油诗，来戏谑王上客：“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踏

蹬，几落省墙

东。”膳部在省中最东北隅，故有此句。出《两京新记》。

御史里行

唐开元中置里行，无员数。或有御史里行、侍御史里行、殿中里行、监察里行，以未为正官。台中咏之曰：“柱下虽为史，台中未是官。何时闻必也，早晚见任端。”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出《御史台记》。

姚 崇

唐姚崇为紫微令，例给舍置次，不让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旧请。令史持直簿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之，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宜当。”诸司舍见之欢笑，不复逼也，遂停宰相宿。出《大唐新语》。

黄幡绰

唐玄宗好击毬，内厰所饲者，意犹未甚适。会与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谁能通于马经者？”幡绰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马经者，尔焉得知之？”幡绰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皆良

东。”膳部在尚书省府衙的东北角紧靠墙边，所以才有这种说法。出自《两京新记》。

御史里行

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置里行这一官职，也没有固定的名额。分别设有御史里行，侍御史里行、殿中里行、监察里行等，都认为不是正式的官职。朝中有人作诗歌咏这件事：“柱下虽为史，台中未是官。何时闻必也，早晚见任端。”所谓“任端”，就是侍御史里行被授任正式

的官职。出自《御史台记》。

姚 崇

唐朝姚崇官任紫微令，按照旧例，供给的府第排列的次序档次，不在宰相之下。姚崇以年龄、地位都特别高了为由，不依照原有的规定。可是令史官还是拿着值事簿到姚崇那去，姚崇在簿上批示道：“我已经告诉值事的令史官了，可是打发他回去后又来了。一定要让我同意，说是长官让他这样做的。我已年老位高，终归不应当享受这种待遇。”工部的办事员将姚崇的这个批示拿回去后，部里的官员们看了都高兴地笑了，从此不再逼迫他，于是停止了给姚崇按照宰相的住房标准给他建造新房的计划。出自《大唐新语》。

黄幡绰

唐玄宗喜爱骑马打球的游戏，宫中马厩里饲养的御马，都不太符合他的心意。一日，唐玄宗正好跟黄幡绰在一块儿相互戏谑解闷，唐玄宗对黄幡绰说：“我早就想寻找一匹良马了，你知道谁精通《马经》吗？”黄幡绰回答说：“我应该知道。”并且说：“当今的三位丞相全都擅长相马。”玄宗皇上说：“我跟三位丞相除了谈论朝政外，还经常一起讨论旁门杂学，没有听说他们精通相马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黄幡绰说：“我每天等候早朝的时候，都在洛水岸边的沙堤上散步，见到三位丞相所骑的马都是良

马也。是以必知通马经。”上因大笑而语他。玄宗尝登苑北楼，望渭水。见一醉人临卧水，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将遣使问之，幡绰曰：“臣知之，此是年满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上大笑。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座，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以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喷嚏。”出《松窗杂录》及《因话录》。

杨国忠

唐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且欲大噓以娱之。呼选人名，

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叙，短小者通道参军，胡者云湖州文学。帘下大笑。出《嘉话录》。

刘朝霞

唐天宝初，玄宗游华清宫。刘朝霞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略其赋首云：“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轧开，神仙之福塞；銮舆划出，驱甲仗而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蹯胸兮豹拏背；珠一团兮绣一团，玉缕珂兮金钺鞍。”其后述圣德云：“直获得盘古髓，招得女娲氏娘。遮

马啊。由此知道他们一定精通《马经》。”玄宗皇上听了大笑就换话题了。唐玄宗一次登上御苑北楼，远望渭水。看见一个人喝醉了酒躺在水边，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人，身边人都说不知道。正要派人前去探问，黄幡绰说：“我知道，这个人是任期已满的令史。”玄宗皇上问：“你怎么知道的？”黄幡绰回答说：“再一调转就入流了。”玄宗皇帝听了大笑。玄宗皇帝曾跟诸位皇子一块儿聚餐，宁王坐在玄宗的对面，忽然喷出一口饭，都喷在了玄宗的脸上。玄宗皇帝说：“宁王兄，怎么用错了嗓子？”黄幡绰说：“这不是用错了嗓子，是打喷嚏。”出自《松窗杂录》及《因话录》。

杨国忠

唐玄宗在位期间，身为国舅的杨国忠，曾经会见亲友。当时，他正在吏部掌管考核、选任官员，决定他们升迁、任免的职务，想在众人面前开玩笑，从而取悦亲朋。于是呼唤候选官员的名字，被呼唤的人都到厅堂正中。不问资历、业绩，个子短小的都授以道州参军，有胡须的人一律称为湖州文学。帘内的娘娘们都大笑起来。出自《嘉话录》。

刘朝霞

唐朝天宝初年，玄宗皇帝出游华清宫。有个叫刘朝霞的人，进献

了一篇《驾幸温泉赋》给玄宗皇帝。这篇赋的格调洒脱，不同于一般，还夹杂着幽默。这篇《驾幸温泉赋》很长，就不全载录在这里了，赋的开头大意是这样的：“天宝二年，十月以后腊月之前，有关的官署置办需要的物品、器具，皇上要移驾到华清宫的温泉宫。宫门轧然打开，仿佛是神仙降临到这里；皇上的车驾忽然出现，龙车凤辇在两列仪仗的护卫下络绎向前。青色的一列，黄色的一列，人人都像熊腴胸豹拏背一样的威武雄壮；珍珠结成串，锦绣聚成团，美玉镶嵌的马勒，黄金铸造的马鞍。”文章后面在叙述玄宗皇上的圣明与德政时，是这样写的：“您得到了盘古帝的精髓，又摘取了炼石补天的女娲娘娘的肉瓢。任凭

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代三郎。”其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虽短，伎俩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恹惶。只是千年一遇扣头，莫五角而六张。”上览而奇之，将加殊赏，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若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改之。上闻，顾左右曰：“真穷薄人也。”遂授以宫卫佐而止焉。出《开天传信记》。

姚贞操

唐姚贞操云：“自余以评事入台，侯承训继入。此后相继不绝，故知拔茅连茹也。”韩琬以为不然。自则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评事多入台，迄今为雅例，岂评事之望，起于贞操耶？须议戏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故评事之望，起于时君好法也，非贞操所能升降之。”出《御史台记》。

裴 谓

唐裴宽子谓复为河南尹。谓素好诙谐。尝有投牒，自古以来的千百个帝王，谁能赶得上我朝今天的圣明皇上李三郎？”这篇赋还有段自序说：“偏有一个穷困潦倒的文人，因没有前途而狂乱。我的身躯和骨架虽然短小，但我的技能、本领很强。几次梦

见自己荣华富贵，醒来后依然过着这样凄惶的日子。现在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叩见皇上的好机会，且五角而六张。”玄宗皇帝看了这篇《驾幸温泉赋》，觉得它奇异不凡，准备重重地奖赏刘朝霞。玄宗皇帝让刘朝霞修改“五角六张”这几个字。刘朝霞回答说：“我写作这篇《驾幸温泉赋》，就像有天神相助。”自己说文不加点，笔不停顿，一气呵成，不愿改动。玄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近侍说：“真是薄命穷相的怪人啊！”于是，授予刘朝霞宫卫佐这样一个小官职而已。出自《开元传信记》。

姚贞操

唐朝姚贞操说：“自从我由刑部的评事法官升入御史台后，后面的人接受我的教诲，有人也升入御史台。这以后接连不断有人升入御史台，这本是递连推荐引进的缘故啊。”韩琬不这样认为。自从武则天皇后偏好刑名、严苛法度以来，才使得掌管刑事的刑曹也有希望位居九卿之首。从此，许多评事才能升入御史台。直到今天形成了惯例。怎么能说评事升入御史台，是从姚贞操那儿开始呢？过了一会儿，韩琬戏谑地说：“在京都地区所属各县担任县尉职务的人，有六条出路。升任御史台是最好的出路，被称为‘佛道’。升为评事次之，被称为‘仙道’。升任京尉一般化，被称为‘人道’。升任京都府丞就不太好了，被称为‘苦海道’。升任县令就比较差了，被称为‘畜生道’。升任判司是最差的了，被称为‘饿鬼道’。因此说，评事官名望的提高，起源于君王偏好法度，而不是姚贞操所能左右得了的。”出自《御史台记》。

裴 谕

唐朝裴宽儿子裴谕为河南尹。他喜欢开玩笑。曾有人投诉，误书纸背。谕判云：“这畔似那畔，那畔似这畔。我也不辞与你判，笑杀门前着靴汉。”又妇人同投状争猫儿，状云：“若是儿猫儿，即是儿猫儿。若不是儿猫儿，即不是儿猫儿。”谕大笑，判其状曰：“猫儿不识主，傍家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谕。”遂纳其猫儿。争

者亦止焉。出《开天传信记》。

张文成

唐司门员外郎张文成好为俳谐诗赋，行于代。时大将军黑齿常之，将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从行？”文成曰：“宁可且将朱唇饮酒，谁能逐你黑齿常之。”出《御史台记》。

窦晓

唐窦晓形容短小，眼大露睛；乐彦伟身长露齿。彦伟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问，彦伟曰：“既已短肉，又复精进。岂不大有功德！”窦即应声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晓？”人问其故，窦云：“乐工小来长斋。”又问长斋之意，窦云：“身长如许，口齿齐崖。岂不是长斋！”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杜延业

唐华原令崔思诲口吃，每共表弟杜延业递相戏弄。杜常语崔云：“延业能遣兄作鸡鸣，但有所问，兄即须报。”旁

误将状词写在纸背面。裴谔在上面批示说：“这边似那边，那边似这边，我也没办法措辞为你评判，笑坏了门前边的穿靴汉。”又有两位妇女为争夺一只猫投上状纸，上面写道：“如果是我家的猫，那么就是我家的猫。如果不是我家的猫，那么就不是我家的猫。”裴谔看了上告信大笑，在上告信上批示道：“猫不认识主人了，到别人家去捉老鼠。你们两家都不要争了，将这只猫送给我裴谔吧。”于是便要来那猫。两位妇女也不争了。出《开天传信记》。

张文成

唐朝司门员外郎张文成喜欢写点诙谐调侃的诗赋，流行于当时。当时，黑齿常之将军将要率军出征。有人劝张文成说：“你现任开关城门这样的小官，为什么不跟黑齿将军一块儿出征？”张成文戏谑地

说：“我宁肯用朱唇饮酒，有谁敢追随你这漆黑牙齿的常之啊！”出自《御史台记》。

窦 晓

唐朝窦晓身材矮小，眼睛大而眼球向外凸出；乐彦伟身材高大，牙齿外露。乐彦伟首先戏弄窦晓说：“你非常有功德啊！”旁人感到奇怪，乐彦伟回答说：“你看他身材短小，又在精神上有很大长进，难道不是修得大有功德吗？”窦晓听了后应声回答道：“你有大功德，为什么反而称赞我窦晓啊？”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窦晓回答道：“乐工小来长斋。”有人问“长斋”是什么意思，窦晓说：“‘长’就是身长的意思，‘斋’就是口齿突出如悬崖的意思啊！难道不是‘长斋’吗？”众人都大笑起来。出自《启颜录》。

杜延业

唐朝的华原县令崔思诲有口吃的毛病。他经常跟表弟杜延业互相调笑戏谑。有一次杜延业对崔思诲说：“我能让哥哥你学鸡叫，只要我问你什么，你就得立刻告诉我。”在场的另外一个

人云：“他口应须自由，何处遣人驱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睹。杜将一把谷来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谷谷。”旁人大笑，因输延业。出《启颜录》。

路励行

唐路励行初任大理丞，亲识并相贺。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职，亲皆为乐。谚云：‘一人在朝，百人缓带。’岂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遣缓带，并须将却幞头！”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萧 诚

唐萧诚初拜员外，于朝列，安闲自若。侍御史王旭曰：“萧子从容省达。”韩琬应声答曰：“萧任司录，早已免杖，岂止今日方省挞

耶？”闻者欢笑。出《御史台记》。

德宗

唐马燧之孙始生，德宗命之曰继祖。退而笑曰：“此有二义。意谓以索继也。”出《国史补》。

刘玄佐

唐刘玄佐，滑城匡城人。尝出师经本县，欲申桑梓礼于令，坚辞不敢当。玄佐叹恨久之。先是陈金帛，将遣

人对杜延业说：“嘴长在他身上，怎么能受到别人的支使呢？如果他不肯学，你有什么办法呢？”杜延业当场说：“能的。”过了一会儿，杜延业与这个人偷偷打赌。杜延业捧着一把谷子走到崔思诲面前，问：“这是什么东西啊？”崔思诲说道：“谷……谷……”旁人都大笑起来，都输给了杜延业。出自《启颜录》。

路励行

唐朝路励行刚刚升任大理寺丞，亲戚朋友都来祝贺。入座后，一个人说：“哥哥现在升任重要的职务，我们所有的亲属都感到高兴。常言说得好：‘一人在朝为官，他周围的人都可以宽束腰带，悠闲自在了。’难道这不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吗？”路励行回答说：“非但只有宽束腰带，还要摘掉幞头呢！”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出自《启颜录》。

萧 诚

唐朝人萧^诚刚刚授任员外郎，在朝廷群臣中，清闲自在。侍御史王旭赞赏地说：“萧^诚这个人可以称得上从容省达。”韩琬应声说：“萧大人任司录时掌管府事，早就免除了杖刑，怎么能说到今天才‘省撻’呢？”听的人都笑了。出自《御史台记》。

德宗

唐朝人马燧的孙子刚刚生下来，唐德宗给他起个名字叫马继祖。退朝后，德宗笑着说：“继祖这个名字有两层意义，其意思是说，可以理解为继承祖先的品德，也可以理解为继承祖先的禄位。”出自《国史补》。

刘玄佐

唐朝刘玄佐，滑城匡城人。一次率领军队经过他的家乡匡城县时，想向县令行拜见礼，县令坚决谢绝，表示承担不起。刘玄佐叹息怨恨了很久。他一开始准备了黄金与丝织品，将要送礼给

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贵为相，其母月织纁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观玄佐视事，见邑令走阶下。退必语玄佐：“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不觉恐悚。思乃父为吏本县时，常畏长官汗栗。今尔当厅据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始终不屈臣节。时乡里姻旧，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擢居将校列，又难置于贱卒，尽置为将判官。此职例假绯衫银鱼袋，外示荣之，实处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人启诉于刘者，一联云：“覆盆子落地，变赤烘烘。羊羔儿作声，尽没益益。”览之而笑，各改着他职。出《因话录》。

顾况

唐白居易初举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曰：“居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叹曰：“有句如此，居大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出《摭言》。

裴 佖

唐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下。裴佖为谏议，形质短小，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

县官，县官们嫌他是愚钝的书生拒绝了他的礼物。刘玄佐后来升任宰相，位高权重，堪称显贵。他母亲依然每月织一匹布，用来表示不忘

本。刘母每次看到刘玄佐在署衙处理政务，那些郡县的官吏们，悄悄地走在阶下，一点不敢声张。回去后就劝谕儿子：“我一看到下属向长官陈述公务时那种谦卑恭敬的样子，就不由得感到惶恐不安。想到你父亲在本县担任小吏时，经常由于敬畏长官而恐惧得直流冷汗。现在，你坐在厅堂的书案后边，像当年你父亲的长官那样对待下属，怎么能心安理得呢？”于是，刘母劝谕儿子不要辜负朝廷的恩遇与重托，一定要全身心用在政务上面。因此，刘玄佐为官始终不违背做忠臣的大节。刘玄佐任宰相期间，家乡的亲朋故旧，因为离京城很近，许多人都来投靠他。他不想因为私人关系而提升这些人为将校，又不好将他们安置在地位低下的卒伍中，于是，都安排为将官们的僚属。这些职务也都被授予红色袍服，佩银鱼袋。外人看了挺荣耀，实际都是无职无权的散官。这种安排越来越多，时间长了，亲朋故旧中有人向刘玄佐述说这件事，写了一副对联给他：“覆盆子落地，变赤烘烘；羊羔儿作声，尽没益益。”刘玄佐看后笑了，将这些人各自改任别的官职。出自《因话录》。

顾 况

唐代白居易第一次参加科考举士落第后，拿着自己写的诗歌去拜见顾况。顾况戏谑地说：“居易。京城长安各种东西都很贵，想居住下来不太容易啊。”待到读到《赋得原上草送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赞叹地说：“有这样千古绝唱的诗句，住在长安一点也不难。老夫前面说的是开玩笑罢了！”出自《摭言》。

裴 佖

唐朝时，尚书省的等级是这样分列的：谏议大夫在给事中之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之下。裴佖任谏议大夫，他身材矮小，诸位中书舍人都很戏谑他说：“这样矮小，怎么爬到上面去了呢？”

裴佖曰：“若怪，即曳向下着。”众人皆大笑。后除舍人。出《因话录》。

赵宗儒

唐宪宗问赵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毬场草生，何也？”对曰：“死罪有之。虽然草生，不妨毬子，上为启齿。”出《国史补》。

爇牛头

有士人，平生好吃爇牛头。一日，忽梦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狱。有牛首阿旁，其人了无畏惮，仍以手抚阿旁云：“只这头子，大堪爇。”阿旁笑而放回。出《传载》。

韩 皋

唐仆射韩皋镇夏口，常病小疮，令医付膏药，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韩膏实是硬。”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卷二。

裴 度

唐裴晋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为枕。时郎中庾威，世称博物，召请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瘿是雌树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与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出《卢氏杂说》。

裴佖回答说：“你们如果觉得奇怪，就将我拽到下边来吧！”在场的人听了都大笑。后来，裴佖果然被降为中书舍人。出自《因话录》。

赵宗儒

唐宪宗问赵宗儒，说：“听别人说你在荆州时，球场上杂草丛生，这是为什么啊？”赵宗儒回答说：“判死罪的条文中有这样一条规定。虽然草生，但是并不妨碍击球子，有劳皇上过问这件事。”出自《国史补》。

爇牛头

有一个读书人，平素最喜欢吃卤制的牛头肉。一天，他忽然梦见自己死了，被小鬼押送到地府里的酆都狱。酆都狱中有个叫陈旁的牛头鬼，这个读书人见了后一点也不畏惧，还用手抚摸着牛头鬼陈旁说：“就这牛头，大可值得一卤。”牛头鬼阿旁听了后笑了，就把他释放了。出自《转载》。

韩 皋

唐朝的仆射韩皋镇守夏口，一次身上长了一块小疮，让医生给他的疮上贴上膏药，怎么贴也粘不上去。韩皋问医生：“怎么贴不上？”医生回答说：“由于天寒膏硬。”韩皋笑着说：“韩膏确实是硬啊！”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卷二。

裴 度

唐朝晋国公裴度任宰相时，有个人送给他一个槐木瘿瘤，他想把这个瘿瘤削制成一只木枕。当时任郎中的庾威，人们都说他通晓众物，裴度将他请来，让他鉴别一下。庾威将这只槐木瘿瘤捧在手中把玩了很长时间，向裴度讲解道：“这是一只雌树生的瘿瘤，恐怕不能使用。”裴度问：“庾郎中多大岁数了？”庾威回答说：“我与大人您都是甲辰生人。”裴度笑着说：“庾郎中便是雌甲辰啊！”出自《卢氏杂说》。

姚 岷

唐姚岷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仆射姚南仲，廉察陕郊。岷初释艰服后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罢，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无时。门外忽投刺云：“李过庭。”南仲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岷知之乎，岷初犹俯首嚙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话录》。

姚 岷

唐朝人姚岷擅长文学而且为人诙谐滑稽，遇着机会就表现出来。仆射姚南仲视察陕郊。姚岷刚刚脱去丧服后，就去拜见姚南仲，以同族本家的身份叙旧。姚岷被请到中堂，姚南仲刚刚说完慰藉姚岷居丧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谈别的事情。陕郊正当东、西两京的中间，来往的宾客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造访。门外有仆人报告：“李过庭来拜。”姚南仲问：“‘过庭’这个名字很是生疏，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子弟？”身边的人都说不知道。姚南仲又问姚岷知道不知道，姚岷起初就俯首皱眉装作在苦苦思索。不一会儿，忍不住要笑，拱手说：“恐怕是李趋儿。”姚仲南思考了好久才领悟，不由得大笑起来。出自《因话录》。

卷第二百五十一 诙谐七

周 愿 刘禹锡 袁德师 李 程 杨虞卿
沈亚之 张 祐 交广客 卢 肇 章孝标
南 卓 王智兴 卢 发 裴 休 冯 衮
邻 夫 关 图 杨玄翼 裴庆余 赵 崇
郑光业

周 愿

唐周愿，尝奉使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引之连轡。路见一驴极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应声答曰：“总是小窦建德。”李巽性严毅，不好戏笑。时愿知河西盐铁留事，将至。李戒从事曰：“周生好谐谑，忝僭无礼。幸诸贤稍庄以待之。”及愿至，数宴。李公寒温外，不与之言，周亦无由得发。一日，饌亲宾，愿亦预焉。李公有故人子弟来投，落拓不事。遍问旧别墅及家童有技者、图书有名者，悉云货却。李责曰：“未官家贫，产业从货，何至书籍古画店彼除？”惆怅久之。复问一曰：“有一本虞永兴手书

周 愿

唐朝周愿，曾奉命出使魏州。魏州节度使田季安迎接他，跟他并马而行。路上见到一头驴很肥壮，田季安指给周愿看并说道：“此物比王世充大。”周愿应声答道：“总是比窦建德小吧！”李巽的性格严肃冷酷，不好戏笑。当时周愿被任命为河西盐铁留事，当周愿快要到来的时候，李巽告诫佐官们说：“周愿这个人天生喜好戏谑，而且羞辱人不分长幼、不讲礼仪。希望各位要庄重严肃地对待他。”等周愿来到之后，多次设宴款待。李巽除了见面和他寒暄几句外，不跟他多说话，因此周愿没有得到能引发他开玩笑的机会。一天，李巽宴请亲友，周愿也来参加。当时李巽的一个老朋友儿子来投靠，想求个官

做。李便打听他家旧有别墅以及有技艺的家童、有名的图画书籍等情况，都说已经卖掉了。李巽责备他道：“还没有开始做官，家境又穷，财产应依据情况而进行买卖，你哪里到了书籍古画都卖掉不要了的地步？”说完之后一直很怅惘不悦，过了一会儿又问：“有一部虞永兴手抄的

《尚书》，此又在否？”某人惭惧，不敢言货，云：“暂将典钱。”愿忽言曰：“此《尚书》大违厄。”都忘先拒其诙谐是，遂问曰：“《尚书》何违？”愿曰：“已遭《尧典》《舜典》之苦，此而即典。”李之颜大开，自更不舍。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四。

又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年辈相悬，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属，何怪之有？”旬日布于长安。出《国史补》。

刘禹锡

唐刘禹锡牧连州，替高寓。寓后入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以承眷，辄举目代矣。”刘答书云：“昔有一话，曾有老姬山行，见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姬目之，而虎遂自举足以示姬，乃有芒刺在掌，因为拔之。俄奋迅阗吼而愧其恩。自后掷麋鹿狐兔于庭，日无阙焉。姬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族具言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血肉狼藉，姬乃被村胥诃捕。姬具说其由，始得释缚。姬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曰：‘感矣，叩头大王，已后更莫抛死人来也。’”出《嘉话录》。

《尚书》，此书还在吧？”那个人惭愧而又有些惧怕，不敢说卖了，便说：“暂时典当成钱了。”周愿忽然说道：“这是《尚书》的一大劫难！”人们都忘记了先前要提防他戏谑的事，于是有人问道：“《尚书》有什么劫难？”周愿道：“已经遭受《尧典》《舜典》的苦难，这回不是又多了一‘典’。”李巽笑颜大开，从此与他难舍难分。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四。

又

陆长源凭借先人的功德担任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他们同在一个幕府中任职共事。有的人讥笑他们的年龄辈分相差悬殊，周愿解释道：“老虎和老鼠，还同为十二属相呢，这有什么奇怪的？”此话一出，不到十天便传遍了长安。出自《国史补》。

刘禹锡

唐朝刘禹锡被任命为连州刺史，接替了高寓的职位。高寓后来到皇宫羽林军当上了将军，他从京城捎来书信说：“已经接受你的关照，我在这里就以遥望而代以致谢了。”刘禹锡回信说：“过去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曾有一个老妇在山里走路，看见一只大老虎身体十分瘦弱，迈着小步而难以行走，像是脚上受了伤。老妇举目去看时，那老虎竟抬起脚提醒她，原来有一根芒刺扎在它的脚掌上，于是老妇帮它拔掉。那虎立刻振作奔跑起来并长啸一声以感谢老妇的恩情。从那儿以后便经常把麋鹿、狐、兔等抛进老妇的院子里，没有一天不来的。老妇登上墙头观察，知道是从前那只受伤的老虎所为。便对亲戚族人都说了这件事，他们心里也都感到奇怪。一天早晨，突然抛进来一个死人，血肉模糊，于是老妇被村吏呵斥拘捕。老妇详细地说明了缘由，才被释放。于是老妇又登上墙头，等那只老虎再来时说道：‘感谢你了，我给大王叩头了，只是希望以后千万别再把死人抛进来了！’”出自《嘉话录》。

袁德师

唐汝南袁德师，故给事高之子。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嘉话录》。

李程

唐刘禹锡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谑，为夏口日，有客辞焉。李

曰：‘且更三两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汉口不足信。’其客胡卢掩口而退。又因与堂弟丞相留守石投店酒饮，石收头子，纠者罚之。石曰：‘何罚之有？’程曰：‘汝忙闹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石。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也。”出《嘉话录》。

杨虞卿

唐郎中张又新，与虔州杨虞卿，齐名友善。杨妻李氏即郾相女，有德无容。杨未尝介意，敬待特甚。张尝语杨曰：“我年少成美名，不忧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杨曰：“必求是，但与我同好，定谐君心。”张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杨秉笏触之曰：“君何太痴！”言之数四。张不胜其忿，回应之曰：“与君无间，以情告君。君误我如是，何为痴？”杨于是历数求名从宦之由，曰：“岂不与君皆同耶？”曰：“然。”“然则我得丑妇，君詎不同耶？”张色解，

袁德师

唐朝汝南人袁德师，是已故给事中袁高的儿子。他曾在东都洛阳买下娄师德的旧园地，盖起了藏书楼。洛阳人便说道：“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嘉话录》。

李程

唐朝刘禹锡说：“丞相李程很喜好开玩笑，在夏口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来向他告别。李程说：‘再住两三天吧。’客人说：‘已经要走了，船已经到了汉口。’李程说：‘我只相信能停留下来，那汉口是不足相信的。’那个客人捂嘴笑着离去。又有一次，李程与他的堂弟李石在酒肆以掷骰子赌输赢的办法饮酒，李石刚把骰子取在手里，监酒人就要罚他喝酒。李石道：‘为什么要罚我？’李程说：‘你趁大家忙乱的时候，把他的堂印偷了去，还有什么可说的？’酒店中把骰子掷为双重的四个点称为堂印，他是以此来嘲弄李石。太和九年冬天，当朝廷发生重大变故之时，李石做到了宰相。”出自《嘉话录》。

杨虞卿

唐朝郎中张又新，与虔州的杨虞卿，是出了名的好朋友。杨虞卿的妻子李氏是邠相的女儿，品德好但相貌很丑。杨虞卿从不介意，对她相敬如宾。张又新曾对杨虞卿说：“我年轻时就成了名，不担忧做官的事了。只要能娶到一个漂亮的媳妇，平生的愿望就满足了。”杨虞卿道：“一定要争取这样。只要与我志同道合，一定会让你称心的。”张又新深信他的话。可是张又新完婚之后，很不满意。杨虞卿用笏板触了触他说：“你何必太傻！”对他说过几次，张又新仍十分气愤，回答他说：“我和你亲密无间，我把真情告诉你。你竟这样误会我，请问什么叫太傻？”于是杨虞卿从头至尾述说了他们求名做官的经历，之后说道：“我难道不是和你相同的吗？”张又新说：“是的。”杨虞卿接着说道：“然而我得到的是丑媳妇，这你就与我不同了？”张又新的脸色已缓解，

问：“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张大笑，遂如初。张既成家，乃为诗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出《本事诗》。

沈亚之

唐沈亚之常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嚶嚶’。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娄罗。”出《摭言》。

张 祜

唐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舍人杜牧为御使，座有妓人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答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路指尖。”祜未识白居易。白刺史苏州，始来谒。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俯微笑，仰而答之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

曰：“何也？”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欢宴竟日。赵公令狐绹镇维扬，祐常预狎宴，公因熟视祐。改令曰：“上水船，风太急。帆下人，须好立。”祐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出《摭言》。

杨虞卿再问道：“你的媳妇和我的媳妇比较起来怎么样？”张又新说：“漂亮很多。”此时张又新高兴得大笑起来，于是又恢复到当初的样子。张又新有了一个和美的家庭，于是写诗道：“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出自《本事诗》。

沈亚之

唐朝人沈亚之经常到外地游历，有一次被小青年考问试探，那晚生说：“我们来改诗，雅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嚶嚶’。东行西行，遇饭遇羹。”沈亚之酬答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娄罗。”出自《摭言》。

张 祐

唐朝张祐曾在淮南节度使的幕府做门客。有一次他去赴宴，那时杜牧还只是御使，当时宴席中有个妓女在掷骰子赌酒。杜牧轻轻吟道：“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张祐随声答道：“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路指尖。”张祐原来不认识白居易。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来淮南使府拜访，才得相见。白居易对张祐说：“久仰你的大名，还记得你的右款头诗。”张祐有些惊讶，问：“舍人所言是指什么？”白居易道：“‘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这不是款头诗是什么？”张祐微微一笑，仰首而回答他道：“我也曾记得舍人写的目连变诗。”白居易道：“什么？”张祐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不是目连变又是什么呢？”于是二人高高兴兴地摆宴饮酒，一直到晚上。赵公令狐绹镇守维扬时，张祐常常到那里去饮酒取乐，因而令狐绹对张祐很熟悉。有一次令狐绹让张祐改令，令狐绹先出小令道：“上水船，风太急。帆下人，须好立。”张祐对答道：“上水

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舵。”出自《摭言》。

交广客

交广间游客，各求馆帖。所至迎接甚厚，赆路每处十千。广帅卢钧深知其弊。凡求馆帖者，皆云：“累路馆驿，供菜饭而已。”有客赍帖到驿，驿司依帖供讫，客不发。驿吏曰：“恐后更有使客，前驿又远，此非宿处。”客曰：“食帖如何处分？”吏曰：“供菜饭而已。”客曰：“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驿吏相顾，莫知所为。客又迫促，无计，吏问曰：“不知‘而已’。”曰：“大于驴，小于骡。若无可供，但还我价直。”驿吏问：“每一‘而已’，其价几何？”客曰：“三五千。”驿吏遂敛送耳。出《卢氏杂说》。

卢肇

唐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邪？”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犹沅江出鳖甲，九肋者盖稀矣。”又肇就江西解试，为试官未送。肇有启事谢曰：“巨鳌戾颡，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某昨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上，巨鳌载之。岂非首冠邪？”一座闻之大笑。出《摭言》。

章孝标

唐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渡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答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出《摭言》。

交广客

到交广一带游历的客人，都要求能有到馆舍下榻的帖子。因为那里招待得很好，临走还要给路费用钱十千。广帅卢钧深知“馆帖”的弊

端。凡索要馆帖的人都说：“途经这里的人很多，只供大家吃喝而已。”有位游客带着帖子来到驿站，驿站的人按照上司的吩咐，只供应他的吃喝，那位客人到该上路时，仍不走。驿站的小官吏道：“你该走了，可能后面还有客人要来。前边的驿站又很远，这里你不能住了。”客人说：“食帖如何处理？”驿吏说：“供菜饭而已。”客人说：“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吧。”驿吏两眼发怔，不知怎么办才好。客人又催促，驿吏仍无办法，于是问道：“不知道‘而已’是什么。”客人说：“大于驴，小于骡。如果你没有可以给我的，可按价还我钱。”驿吏问：“每一个‘而已’价值多少？”客人说：“三五千。”驿吏只好按数奉送。出自《卢氏杂说》。

卢 肇

唐代卢肇刚中举时，前辈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卢肇说：“我是袁州人。”有人说：“袁州也出举人吗？”卢肇说：“袁州出举人，也如沅江出鳖甲一样，九肋的世间稀少。”卢肇到江西参加解试，考官将他排在后边。卢肇申言谢道：“巨鳖负鼉，数第一的是蓬山。”考官对他说：“昨日因人数太多而受局限，虽然让你获得展示才能的机会，但很为你的名次落后而感到愧疚并请能谅解。怎么你还会有首冠蓬山之说呢？”卢肇道：“我知道您会这样问的。大凡石碑在上，总是有巨鳖在下面驮着它。这难道不是第一吗？”在座的人听到后大笑。出自《摭言》。

章孝标

唐代章孝标考中进士后，给淮南的李绅寄去一首诗道：“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李绅立即以一首绝句回答他道：“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出自《摭言》。

南 卓

唐郎中南卓，与李修古亲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轻之。李俄授

许州从事，奏官敕下，时许帅方大宴，忽递到开角，有卓与李书。遂执书喜白帅曰：“某与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轻，今日某忝为尚书宾幕，又奏署敕下，遽与某书，大奇。”及启缄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见李修古上除因。”帅请书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惭甚。出《卢氏杂说》。

王智兴

唐王智兴带使侍中，罢镇归京。亲戚间有以选事求智兴论荐，固不允。遂请致一函与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状云：“选人名衔谨领讫。”智兴曰：“不知侍中也有用处。”出《卢氏杂说》。

卢 发

唐中书令白敏中镇荆南，杜蕴廉问长沙，请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公少不悛，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阁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气色粗。”发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出《摭言》。

裴 休

曲江池本秦时豳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

南 卓

唐朝有个郎中叫南卓，与李修古是亲表兄弟。李修古性格迂腐孤僻，南卓很轻蔑他。李修古很快被授为许州从事，奏官传下诏书，许州的长官正在宴请李修古时，忽然送信的使者递来一件开角，其中有一封南卓写给李修古的信。李修古拿着信很高兴地对长官说：“我与南卓是表兄弟，多亏他对我的轻视，今日才愧为尚书宾幕，又有皇上的诏令下，他立即给我写来信，让人很奇怪。”等到打开信一看，上

面写道：“有幸南卓未死，活着看见李修古做了官。”许州长官拿过信来看。满座人都大笑，李修古惭愧得无地自容。出自《卢氏杂说》。

王智兴

唐代王智兴以朝廷侍中兼任节度使，任期已到返回京城。亲戚之中便有人让他帮助推荐做官，王智兴坚决不答应。于是又请他给吏部侍郎写封信。不久在一份吏部公文的末尾写道：“选人的名衔已照办完了。”智兴感叹道：“不知道‘侍中’的签名也有用处。”出自《卢氏杂说》。

卢发

唐朝的中书令白敏中镇守荆南时，杜蕴廉有意去长沙做官，白敏中便让从事卢发致聘书。卢发此时酒至酣处，傲慢地斜视杜蕴廉。白敏中对此不悦，于是作诗让他改，吟道：“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阁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气色粗。”卢发答诗道：“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白敏中很高兴，就此作罢。出自《摭言》。

裴休

曲江池所在的地方本是秦朝时的豳洲。唐朝开元年间，将其疏通开掘为风景名胜之地。南面是紫云楼和芙蓉苑，西面则是杏园和慈恩寺。花草环绕在池的四周，水色明媚，都城的人

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锡宴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裴休廉察宣城，未离京，值曲江池荷花盛发，同省阁名士游赏。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随以小仆，步至紫云楼。见数人坐于水滨，裴与朝士憩其旁。中有黄衣半酣，轩昂自若，指诸人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对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广德令。”反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不数

日，布于京华。后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令请换罗江矣。”宣皇在藩邸闻是说，与诸王每为戏谈。其后龙飞，裴入相。因书麻制，回谓枢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书门下平章事矣。”出《松窗杂录》。

冯 衮

唐冯衮牧苏州，江外优佚，暇日多纵饮博。因会宾僚掷卢，冯突胜，以所得均遗一座，乃吟曰：“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取，不妨回首乞闲人。”更因饮酣，戏酒妓。而军倅留情，索然无绪。冯眄之曰：“老夫过戏，无能为也。”倅敛衽而谢。因吟曰：“醉眼从

都来游玩观赏。京城人游览观赏曲江，以一月初一的中和节和三月三的上巳节最为热闹。皇上要赐宴臣僚，聚会于山亭，还要赐予大常教坊的音乐赏听。池中备有彩色的船，只有宰相、三使、中书门下两省及翰林学士等大官才可登临。整个皇宫的人几乎都要来游览，场面十分壮观。裴休此时正准备廉察宣城，还没有离开京城，又正值曲江池荷花盛开之时，便与省阁的名流们一同来游赏。从慈恩寺起，他们屏退了随从，只带着小仆，步行到紫云楼。见有几个人正坐在池水边上，裴休便与同僚们也坐在他们旁边休息。其中有个穿黄衣服的人喝得半醉，显示出一种气度不凡的神态，指责其他人谈笑轻佻。裴休心里有些不平。拱手行礼问道：“请问你任的是什么官职？”对方轻率地回答：“喏，小男子可不敢，小男子是新任的宣州广德县县令。”并反问裴休道：“押衙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裴休效仿那人道：“喏，小男子不敢，刚刚担任宣州观察使。”那人于是狼狈而去，与他在一起的人也都四散而走。裴休的同僚们都击掌大笑。没过几天，消息便传遍了京城。后来被吏部执掌铨选的人查到此人，说：“这个广德县令已请求调往罗江去了。”宣宗在做藩王时听到这一则笑话，常常以这种方式与亲王们开玩笑。后来登基做了皇帝，裴休担任宰相。在用黄麻纸书写诏书时，宣宗还回过头对枢密使回答说：“喏，小男子不敢，我是新任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出自《松窗杂录》。

冯 衮

唐代冯袞任苏州牧时，江外富足安逸，闲暇时间多纵酒赌博。一天，冯袞又与宾朋僚属们赌输赢，冯袞大胜，就把所赢的钱都送给同座的人，吟诗道：“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取，不妨回首乞闲人。”接着喝醉后，又调戏陪酒的歌妓。而这歌妓是太守副武官的情人，请太守手下留情，太守感到索然无趣。冯袞斜看他一眼道：“老夫只是过于戏耍，其实已没什么能力了。”副职忙整衣道歉。于是他吟诗道：“醉眼从

伊百度斜，是他家属是他家。低声向道人知也，隔坐刚抛豆蔻花。”出《抒情诗》。

邻 夫

有睹邻人夫妇相谐和者。夫自外归，见妇吹火，乃赠诗曰：“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其妻亦候夫归，告之曰：“每见邻人夫妇，极甚多情。适来夫见妇吹火，作诗咏之。君岂不能学也？”夫曰：“彼诗道何语？”乃诵之。夫曰：“君当吹火，为别制之。”妻亦效吹，乃为诗曰：“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鸪盘茶。”出《笑言》。

关 图

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蛻以荆州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关图、常翊，皆荆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图即戎校之子，及第归乡，都押衙辈为其张筵。乃指盘上酱瓿，戏老校曰：“要校卒为者。”其人以醋樽进之曰：“此亦‘校卒为者’也。”席人大噱。关图妻即常翊妹，才思妇也，有《祭夫文》行于世。出《北梦琐言》。

杨玄翼

唐咸通中，杨玄翼怒举子车服太盛，欲令骑驴。时有诗曰：“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出《卢氏杂说》。

伊百度斜，是他家属是他家。低声向道人知也，隔坐刚抛豆蔻花。”出自《抒情诗》。

邻 夫

有妇人见到邻居夫妇相处十分和睦。丈夫从外面回来，看见媳妇正在吹火做饭，便赠了一首诗：“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妇人正好也在等自己的丈夫回来，等丈夫回来之后，妻子告诉他说：“我经常看见邻居那对夫妇感情很深。刚才丈夫回来，正巧见媳妇吹火，便作了首诗赞美她。你为何不能学学人家？”丈夫问：“他的诗说些什么话？”妻子便诵给他听。丈夫说：“你也吹火，我也为你作一首。”妻子一听便效仿邻居媳妇去吹火，于是丈夫作诗道：“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鸪盘茶。”出自《笑言》。

关 图

唐代的荆州，人才荟萃，每年由地方选送去应试的举人，多不成功名，当时人称“天荒解”。刘蛻是由荆州选送而考中进士的，号称“破天荒”。后来的关图、常翊，都是荆州人，相继都有好文章，连连登科。关图只是一个地位很低的军人的儿子，他考中回来，都府的押衙小吏们为他大摆筵席。关图指着盘上的酱盆戏耍一老校道：“这是校卒做成的。”那人却端了杯醋递过去说：“这也是校卒做成的。”在座的人无不大笑。关图的妻室就是常翊的妹妹，是个很有才气的女子，有篇《祭夫文》流传于世。出自《北梦琐言》。

杨玄翼

唐代咸通年间，杨玄翼对举人们乘坐车马装饰和穿戴太奢华很生气，想要下令让他们骑驴。当时有诗写道：“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出自《卢氏杂说》。

裴庆余

唐裴庆余，咸通末，佐北门李蔚淮南幕。常游江，舟子刺船，误以篙竹溅水，湿妓人衣。蔚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蛾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裙湿，知道巫山行雨归。”蔚览之极欢谑，命宴者传之。出《摭言》。

赵 崇

虽卢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尝知举。乾符中，卢携在中书，以宗人无掌文柄者，乃擢群从陕虢观察使卢渥，司礼闱。是年秋，黄巢犯阙，僖皇播迁，举人星进。迨复京都，裴贻连知三举，渥有美色。赵崇戏之曰：“阁下所谓‘出腹不生养主司’也。”出《北梦琐言》。

郑光业

郑光业，中表间有同人试者。时举子率以白纸糊案子，光业潜纪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词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苦海。昆季或从容，用资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皆极欢而罢。光业常言及第之岁，策试夜，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又曰：“必先必先，咨仗取一杓水？”亦为取之。又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

裴庆余

唐代的裴庆余，咸通末年，在淮南使府任李蔚的辅佐。他们常游江，船夫撑船时，不小心溅起水滴，湿了歌妓的衣裳。李蔚因此脸色大变。裴庆余急忙拿来彩笺，记下一首绝句：“满额蛾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裙湿，知道巫山行雨归。”李蔚看了很开心，命宴席上的人传看。出自《摭言》。

赵 崇

卢氏家族虽然做大官的很多，但历代也没有过主管科举的人。乾

符年间，卢携任职中书省，因宗人之中没有掌握文权的人，便选拔了陕虢观察使卢渥，并让他主持礼部的会考。可是这年秋天，黄巢起义的军队进攻京城，唐僖宗不得不迁移逃难，来应试的举人也都四散而去。等到重新回到京城，裴贻接连三次职掌科举考试之事，卢渥表现出很羡慕的神色。赵崇跟他开玩笑说：“您就是所说的‘出生就注定不是主考官的命’啊。”出自《北梦琐言》。

郑光业

郑光业的表兄弟中，有一同参加科举考试的。当时规定应试的举人都要用白纸糊上考桌，光业在暗中记道：“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兄弟几人共用一个大皮箱。举人之中，凡是写的讽刺可笑的诗文，就投进箱里，称这箱为“苦海”。兄弟之中，闲暇时看看这些诗文，把这些词句当作开玩笑的谈资。于是叫两个仆人把“苦海”抬到大家面前，每人翻看一篇，边看边取笑，笑够了才罢休。郑光业还常常讲起中举那年的事，有一天晚上，正准备考试，突然有一个举人走进他的房间，那人讲吴语，对光业说：“必先必先，可以让我住在这里吗？”光业为他让出半个床铺。又说：“必先必先，请问能不能给我取一勺水来？”光业也给他取来。又道：“再请你给我冲一碗茶，可以

否？”欣然与之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既蒙取水，又使煎茶。当时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俄为后进，穷相骨头。出《摭言》。

吗？”光业又欣然为他冲上茶。住了两天之后，光业考中了状元，那个人首先向他送上一封贺札，整整倾诉了他俩同住一晚的情谊。主要写的是：那天晚上请你给我打水，又让你帮忙冲茶。当时不识贵人，真是凡夫肉眼。今天眨眼间我就成了个落后的人，一身穷相贱骨头。出自《摭言》。

卷第二百五十二 诙谐八

李 曜 王 铎 薛昭纬 孔 纬 宇文翰
千字文语乞社 山东佐史 罗 隐 卢延让
俳优人 王舍城 顾 夔 不调子 司马都
吴尧卿 李任为赋

李 曜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恤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洊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玼珠掌内看。”出《抒情诗》。

王 铎

唐中书令王铎位望彰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才。出镇渚宫，为都统，以御黄巢。携姬妾赴镇，而妻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铎谓从事曰：“黄巢渐似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曰：“不如降黄巢。”王亦

李 曜

唐朝尚书李曜罢任歙州，与新上任的吴圆交代所留之事。其中有个陪同饮宴的录事名叫媚川，生得聪明可爱。李曜对她很留心，可是他已经纳了营妓韶光为妾，只好托付给吴圆，希望其慰抚体恤。临行之前大饮，李曜别情难舍，作诗道：“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圆答诗道：“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洊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玼珠掌内看。”出自《抒情诗》。

王 铎

唐朝的中书令王铎，地位和名望都很崇高，循规蹈矩，文静儒雅，但不是平定乱世之才。朝中命他为都统，出镇渚宫，以抵御黄巢的进攻。他上任时只带了姬妾，妻子十分妒忌。一天，忽然有人来报，说夫人已离开京城，正向这里赶来。王铎对部下说：“黄巢渐向南来，而夫人又从北来，这一天的滋味让人太难受，让我如何安适下来？”幕僚戏言道：“不如投降黄巢。”王铎也

大笑。洎荊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污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不成，竟罹非命。出《北梦琐言》。

薛昭纬

唐薛昭纬未登第前，就肆买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几？”对曰：“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出《北梦琐言》。

孔 纬

唐宰相孔纬尝拜官，教坊伶人继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独行先到，有所赐，乃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见诸野猪，幸勿言也。”复有一伶至，乃召俯阶，索其笛，指笛窍问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出《北梦琐言》。

宇文翰

唐道士程子宵登华山上，偶有颠仆。郎中宇文翰致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出《北梦琐言》。

千字文语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穡，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圣上臣伏戎羌，爱育黎首，用能闰余成岁，律吕

调阳。某人等，并景行维贤，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

大笑。荆州失守后，王铎又被派去把守潼关，黄巢传来话说：“你是个读书人，不是我的对手，还是请你自己退走回避吧，免得脏了我的刀刃。”王铎于是放弃潼关，随着僖皇迁移到蜀地。后来又授予他都统之职，命他收复京城，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获难死于非命。出自《北梦琐言》。

薛昭纬

唐代人薛昭纬没登科前，到市场买鞋。店主诙谐地问：“秀才的脚排第几？”薛昭纬答道：“昭纬的脚从做起来那天起，就没有立下次序。”出自《北梦琐言》。

孔 纬

唐朝宰相孔纬曾经在授官后，有教坊的乐人相继登门来求吉利钱。有个叫石野猪的独自先来到，孔纬对他有所赏赐，并说：“家里不宽裕，不能给太多，要是见到其他野猪，一定不要说。”后来又有一个乐人来，孔纬便把他召到台阶下，要过他的笛子，指着上面的孔问道：“哪个是吹《浣溪沙》的孔？”那个乐人大笑。出自《北梦琐言》。

宇文翰

唐朝道士程子宵，登华山上方仙顶时，偶尔摔过几个跟头。郎中宇文翰给他写信戏谑说：“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而又悬。”出自《北梦琐言》。

千字文语乞社

敬告地神及三老等：深知国计民生的根本在农业，因此必须致力耕耘，如果干旱无雨，拿什么纳税贡赋？圣明的皇上平定戎羌，爱惜百姓，历法纪年，用闰日闰月来调整；六律六吕，调节时序合阴阳。

我们这些人，德行高尚，修身立名，因此才摆筵设席，备以丰厚的祭品，鼓瑟吹笙，弦歌齐鸣，酒宴丰美，上下和睦，

悦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酒则川流不息，肉则似兰斯馨，非直菜重芥姜，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矫首顿足，俱共接杯举觞，岂徒戚谢欢招，信乃福缘善庆。但某乙某索居闲处，孤陋寡闻，虽复属耳垣墙，未曾摄职从政，不能坚持雅操，专欲逐物意移，忆内则执热愿凉，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则饱饫烹宰，某乙则饥厌糟糠。钦风则空谷传声，仰惠则虚堂习听，脱蒙仁慈隐恻，庶有济弱扶倾，希垂顾答审详，望咸渠荷滴沥。某乙即稽颡再拜，终冀勒碑刻铭。但知悚惧恐惶，实若临深履薄。出《启颜录》。

山东佐史

唐山东一老佐史，前后县令，无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试之，即知强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将身点过。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张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处，以观明府强弱。先唤张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县令但点头而已，意无所问。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还即卖之。出《启颜录》。

罗 隐

唐罗隐与周繇分深，谓隐曰：“阁下有女障子诗极好，乃为绝唱。”隐不喻何为也。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

愉悦欢畅，尊卑各有礼节，贵贱各有所乐，祭祀的酒川流不息，上供的肉像兰花般馨香，不仅摆蔬菜姜芥，兼有珍贵果品，所有的人翘首顿足，一齐端杯举觞，这哪里是为消愁取欢，而是相信只有真诚善良的庆祝才能获得幸福。然而我却独居闲处，孤陋寡闻，虽然也一再注意倾听着社会的动向，但终未做官从政，不能坚守高尚的情操，一心追逐外物导致意念转移，想要老婆就像手执热物渴望清凉一样热切，想起酒来就像满身污垢需要洗澡那样渴望，希望老人能饱食烹宰的美味，而我就是饥饿也满足于糟糠。我们盼望着那难得的佳讯，真心诚

意地等待恩惠的降临，承蒙您的仁慈恻隐之心，能济弱扶倾，希望能看得清楚回答的详细，使所有渠塘的荷花都淋透雨水。我一定叩首再拜，还将修碑刻铭。我们已诚惶诚恐了，就像是走在薄冰上。出自《启颜录》。

山东佐史

唐朝时山东有一个老佐史，前后来过几任县令，没有不受他侮辱的。他家中极其富有。凡是新来的县令，老佐史都以公文案卷试试他，便知道他的水平高低。有这么一个县官，刚刚到任时，因需要派遣劳役，让人制了一个点名簿，然后对每个人查点。这其中有姓向名叫明府的，有姓宋名叫郎君的，有姓成名叫老鼠的，有姓张名叫破袋的。这个老佐史点名时，故意打乱名字的次序，使这些人名重新排在一起，以观察那位县官是强还是弱。他喊道张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意为张开破袋，盛上老鼠，送给郎君，去向官府，只见那县官仅点头而已，没有追问的意思。这老吏出来后喜滋滋地说：“底细一眼就可看透。”竟然还卖弄炫耀自己。出自《启颜录》。

罗 隐

唐代的罗隐与周繇情谊很深，周繇有一天对罗隐说：“阁下有一首‘女障子’诗实在是好极了，可称得上绝唱了。”罗隐一脸狐疑，不明白此话何意。周繇随即背诵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是隐题花诗。隐抚掌大笑。出《抒情诗》。

卢延让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第。卷中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之句，租庸调张濬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句，为中书令成汭所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为蜀王建所赏。卢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鼠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出《北梦琐言》。

俳优人

唐咸通中，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谊谕，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缙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褰衣博带，摄齐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颇厚。出《唐阙史》。

情也动人。”这是罗隐的题花诗，意在表达花与仕女屏风画一样美而不能言。罗隐拍掌大笑。出自《抒情诗》。

卢延让

唐朝时有个叫卢延让的人，致力于诗歌写作，考了二十五次才登科。试卷中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的句子，租庸调张濬亲眼见过这些诗句，每每称赞他的诗写得好。还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的诗句，也被中书令成汭所赞赏。还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也为蜀王建所欣赏。卢延让对人说：“平生投拜公卿门第，想不到得力于猫鼠狗。”人们听了都大笑。出自《北梦琐言》。

俳优人

唐咸通年间，杂耍艺人李可及的滑稽戏，超出同辈，即使没有达到教化的高度，但智慧机敏，是不可多得的。曾有一回延庆节时，道士和尚讲论完毕后，接着要演杂戏。李可及便穿戴上大袍宽带，整理衣装后登上座位，自称对儒、佛、道三教无不知晓。一位坐着的人偶尔问道：“你既然说通晓三教，那请问释迦如来是什么人？”李可及

说：“是妇人。”提问的惊奇道：“什么？”李可及道：“《金刚经》说‘敷座而坐’，如果不是妇人，那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讲夫坐然后儿坐呢？”皇上听后乐得张开嘴。那人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李可及道：“也是妇人。”提问的更加不明白。李可及于是说道：“《道德经》上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若太上老君不是妇人，怎么会患有身孕呢？”皇上大为高兴。那人又问：“文宣王孔子是什么人？”李可及说：“妇人。”那人道：“怎么知道他是女人？”李可及道：“《论语》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如果不是妇人，为什么要等待出嫁呢？”皇上心里极欢悦，于是赐赏极丰厚。出自《唐阙史》。

又

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入朝奏事。昭宗御安福楼，茂贞涕泣陈匡救之言。时崔相胤密奏曰：“此奸人也，未足为信，陛下宜宽怀待之。”翌日，宴于寿春殿，茂贞肩舆披褐，入金銮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扈，未之有也。时中官韩全诲深结茂贞，崔相惧之，自此亦结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驾，劫迁入洛之始。以王子带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贞入关，放火烧京阙，居人殆尽。是宴也，教坊优人安辇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俯首。仍窃怒曰：“他日会杀此竖子。”安闻之，因请告，往岐下谒茂贞。茂贞见之，大诟曰：“此贼胡颜敢来邪！当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谒，非敢有干也。”茂贞曰：“贫俭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卖麸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贞大笑而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又

光化中，朱朴自毛诗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辩，谓可安致太平。由藩王引导，闻于昭宗，遂有此命。对扬之日，而陈言数条，每言臣必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殊无所成，自是恩泽日衰，中外腾沸。内宴日，俳优穆刀绦作念经行者，至前朗讽曰：“若见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宫。时人语曰：“故为相自古有之，君子不耻其言之不

出，耻恭之不逮。”况未丧乱，天下阻兵，虽负荷奇才，不能为计。而朱朴一儒生，恃区区之辩，欲其整乱，祇取辱焉。宜其涓缕未申，

又

唐朝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求入朝奏事。昭宗召见于安福楼，李茂贞眼泪纵横地陈述了自己救国的主张。此时宰相崔胤秘密上奏说：“李茂贞是个奸人，不可轻信，陛下对其要宽怀大度。”第二天，皇上在寿春殿赐宴，李茂贞素装乘轿，进入金銮门，换了衣服才去赴宴。人们都认为自前代以来，如此专横跋扈的人从未有过。当时，中官韩全诲与李茂贞结交很深，崔胤对他畏惧，从此以后，也结交了朱全忠，这竟导致了后来朱全忠把皇上强行从汴州迁至洛阳。后来用王子带召集兵勇，崔胤做辅助。此前李茂贞进关，放火烧了京城，居民几乎逃尽。有回宴会，教坊乐手安讐新称李茂贞是“火龙子”，李茂贞不安地低下头。而背地里怒道：“日后定杀这小子。”安讐新听说后，便请求到岐下去拜见李茂贞。李茂贞一见他就大骂：“你这奸贼有什么脸敢来见我！当是来请求饶命吧。”安讐新道：“只是想拜见，绝不敢有任何冒犯。”李茂贞道：“像你这样的贱骨头，为什么不求乞？”安讐新道：“京城这几天只卖木炭就足够活一辈子了，为何还要求乞？”李茂贞听后大笑，厚赏与他。出自《北梦琐言》。

又

唐朝光化年间，朱朴由毛诗博士拜为宰相。朱朴依仗自己能言善辩，说自己可以使天下安定太平。由藩王引荐，使昭宗听说他，因此才有此任命。昭宗召他对答的那天，朱朴陈述了几项治国之策，每句话后都说臣一定会为皇上尽力。握有大权后，没有任何成就，皇恩一天不如一天，朝廷内外舆论沸腾。有一天宫中设宴，艺人穆刀绫扮作念经的人，走到朱朴面前大声讥讽道：“如果见到朱相，就知道他没有宰相样子。”第二天出宫。时人议论道：“做宰相的自古有之，君子不以说话少为耻，而以态度谦恭却又做不到为耻。”何况国家丧乱，天下驻有重兵，即使身怀奇才的人，也拿不出大计。朱朴不过是一介

书生，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想整治乱世，只能自取其辱。而且他细微才能也没展现出来，

而黜放已至，故大为识者之所嗤也。出《北梦琐言》。

又

太祖入覲昭宣。昭宗开宴，坐定。伶伦百戏在焉。俳恒□□圣。先祝帝德，然后说元勋梁王之功业曰：“我元勋梁王，五百年间生之贤。”九优太史胡趯应曰：“酌然如此。□□□□□固教朝廷如□向侍宴臣僚无不失色，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怪，如无奈何。趯又自好博奕。尝独跨一驴，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归。年岁之间，不曾暂辍。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童曰：“与都知于后院喂饲驴子。”趯甚感之。夜则跨归。一日非时宣召，趯仓忙索驴。及牵前至，则觉喘气，通体汗流，乃正与主人拽碇耳。趯方知自来与其家拽磨。明早，复展步而至，主人亦曰：“与都知抬举驴子。”曰：“驴子今日偶来不得。”主人曰：“何也？”趯曰：“只从昨回宅，便患头旋恶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将息。”主人亦大笑。□以趯之黠也如是，而不知其所乘，经年与人旋碇亨利，亦数为同人对街挪揄之。出《玉堂闲话》。

王舍城

伪蜀王先主，未开国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见释迦。舍于大慈三学院，蜀主复谒坐于厅，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妇女列次礼拜，俳优王舍城飘言曰：“女弟子勤苦礼拜，愿后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出《北梦琐言》。

顾 夔

伪蜀王先主起自利、阆，号亲骑军，皆拳勇之士。四就被罢黜流放，因而被有见识的人大为讥笑。出自《北梦琐言》。

又

后梁太祖朱全忠觐见昭宗。昭宗设宴，大家坐好，演出了歌舞杂技。……先颂扬皇上的功德，然后叙述元勋梁王朱全忠的功绩说：“我元勋梁王，五百年间才能出这样一个贤人。”九优太史胡轸应声道：“当然是这样……”陪宴的臣僚无不大惊失色，朱全忠只是笑了笑。皇上却很不高兴，但无可奈何。胡轸一向喜好下棋。经常独骑一驴，到朋友家去下棋，多是早晨去晚上才回来。一年之间，从不间断。每到朋友家，主人必然要告诉家童说：“到后院去把都知的驴子喂上。”胡轸很感激他。直到晚上才骑驴回去。一天，他突然被召见，胡轸慌忙去找驴。等把驴牵到他跟前，只见那驴喘息不止，满身流汗，原来是正在给主人拉磨。由此，胡轸才知每次来都要给他家拉磨。第二天早晨，胡轸徒步而来，主人又说：“给都知侍候好驴子。”胡轸说：“驴子今天偶尔不能来了。”主人说：“为什么？”胡轸说：“昨日回去，驴子便患上头旋恶心症，动弹不得，想要请假休息。”主人大笑。想不到像胡轸这样聪明的人，也不知道自己骑的驴竟常年在给人家拉磨渔利，因而多次被同僚嘲笑。出自《玉堂闲话》。

王舍城

伪蜀的先主王建，没有建国前，有个西域的和尚来到蜀地。蜀人都对他很崇敬，如见释迦牟尼。他住在大慈三学院，蜀主前往回拜，坐在大厅上，此时全城的男女，来到院里，都不加制止。妇女们排队依次向他行礼，艺人王舍城轻轻说道：“女弟子们如此勤苦礼拜，希望她们转世之后的相貌，一概像个和尚。”蜀先主大笑。出自《北梦琐言》。

顾 夐

伪蜀王建从利阆起事，号称亲骑军，军中全是勇猛之士。四百人分□□□□执紫旗，凡战阵，若前军将败，麾紫旗以副之，莫不□□□摩，霆骇星散，未尝挫衄。此团将卒多达，或至节将□□□□至散员亦享官禄。以之定霸，皆资福人。于时□□□□□南黑云都，皆紫旗之类也。此从各有名号，时顾□□□□亦尝典郡，多杂谈谑。曾造武举，助

有个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常常做些滑稽可笑的事。有许多聪明狡黠、灵性而又机警的同辈人，都被他戏弄过。有一次，他与一个秀才同坐在一条船上游江，快要靠岸时，见同船的游客中有人牵了一头瘦劣而又长了根偏尾巴的驴，不调子便力劝秀才一定要买下来。秀才嫌弃那驴子太瘦劣，不调子劝勉道：“这驴子长相特异，不同寻常。”没办法，秀才只好以高价买下。不久，他们便离船上路，那驴果然身体瘦弱得不能骑，秀才很苦恼。不调子说：“别后悔，这驴绝对不同于别的驴。”那天晚上，忽然下起雪来，不调子又道：“这驴你买对了，请你买上三五杯酒。然后我给你讲个故事。”秀才又勉强买来酒与他喝。等到举杯时，不调子道：“你难道没听过杜荀鹤的诗说‘就船买得鱼（驴）偏美（尾），踏雪沽来酒倍香’？请你买驴买酒，这是杜诗中讲过的，并非没有根据。”秀才被戏弄了，自己竟然还不知道，一直到此时才醒悟。出自《玉堂闲话》。

司马都

前进士司马都居住在青丘，曾拿了二万钱拜托戎帅王师范下军将市丝。经年，丝与金并为所没。都因月旦趋府，谒王公，偶见此人，问之。其人貌状，魁伟胡腮，凶顽发怒，欲自投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咤一抱之髭须，色斯举矣；望千寻之玉螭，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毙军将于枯木。出《玉堂闲话》。

吴尧卿

唐吴尧卿家于广陵，初佣之保于逆旅，善书计，因之出入府庭，遂闻于搢绅间。始为盐铁小吏，性敏辩，于事之利病，皆心记能调，悦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自首任之。高骈因署尧卿知泗州院，兼利国监，寻奏为刺史。制命未行，会军变，复归广陵。顷之，知浙西院，数月而罢。又知扬州院，兼榷榷使。伪朝授尧卿御史大夫。尧卿托附权势，不问贵贱，苟有歧路，纵厮养辈，必敛衽枉以金玉饵之。微以失势，虽素约为之死交，则相对终日，不复与言。趋利背义如此。权贵无不以贿赂交结之。故不离淮泗，僭窃朱紫，尘污官省。

三数年间，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时王桀知两使句务，下尧卿狱，将穷其事，为诸葛殷所保持获全。及城陷，军人识是尧卿者，咸请啖之。毕师铎不许，夜令尧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变，为仇人所杀，弃尸衢中。其妻以纸絮苇棺殓之，未及就圻，好事者题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狱；请去斜封，送上阎罗王。”时人以为笑端。出《妖乱志》。

部下的军将给他买丝。可是过了一年，丝和钱都没影儿了。司马都因月初到府上去拜会王师范，恰巧遇上那个人，便向他问起这件事。那人魁梧高大，留着络腮胡子，样子十分凶狠，一脸怒气，想要去投井自尽。司马都道：“何必如此？你炸起一簇胡须变颜动怒，想要躲开；望着几尺深的水井，井里可以照见人啊。”王师范闻知此事，把那个人杀于枯木下。出自《玉堂闲话》。

吴尧卿

唐朝时，有个叫吴尧卿的人，家住在广陵。最初受雇于旅店，擅长写字和记账，因他经常出入于官府，在缙绅间逐渐有了名望。开始只是个管点儿盐铁事务的小官，但此人机敏而又很有口才，对于许多事情的利弊都能放在心上，并能做很好的调节，使人很高兴。丞相李蔚认为他很有能力，便开始起用他。高骈先授他知泗州院，兼利国监，不久又奏请皇上任他做刺史。皇上的任命还未下来，恰逢军变，他只好又回广陵。不久，又知浙西院，数月后罢职。又知扬州院，并兼任榷榷使。黄巢的伪朝廷还授予他御史大夫之职。吴尧卿一向依附权势，不论贵贱，只要有近便小路可走，即使是奴仆之辈，也必然是恭敬地以钱财为诱饵去拉拢。对那些稍稍失去权势的人，虽然平时与人家结为生死之交，而到此时即使相对终日，也不再与人家说一句话。见利忘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而对于权贵，则无不以钱物贿赂而去交结。所以他即使不离淮泗地方，也窃取了显要职位，污染了中央台省官员。三年多时间，竟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当时王桀主管两使句务，将吴尧卿捉拿下狱，要将此案追究到底，后被诸葛殷所保而未获死罪。到了城被攻陷时，军人中认得吴尧卿的，都请求把他吃了。毕师铎不准许，晚上叫他换了衣服逃走。他逃到楚州又遇变乱，被仇

人杀掉，弃尸于大道上。他的妻子用纸絮苇棺将他入殓，还未埋入坟墓，好事者在棺上题道：“信物一封，送至阿鼻地狱；请把非正常途径封的官去掉，封其为阎罗王。”当时的人都以此为笑谈。出自《妖乱志》。

李任为赋

天成年，卢文进镇邓。因出城，宾从偕至，舍人韦吉亦被召。年老，无力控驭，既醉，马逸，东西驰桑林之中，被横枝骨挂巾冠，露秃而奔突。仆夫执从，则已坠矣。旧患肺风，鼻上癰疹而黑，卧于道周。幕客无不笑者。从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员外任瑶，各占一韵而赋之。赋项云：“当其厅子潜窥，衙官共看，喧呼于麦垄之里，偃仆于桑林之畔。蓝揜鼻孔，真同生铁之椎；腴甸骷髏，宛是熟铜之罐。”余不记之。闻之者无不解颐。出《玉堂闲话》。

李任为赋

后唐天成年间，卢文进镇守邓州。因为要出城，宾客从属一起到来，舍人韦吉也被召请。韦吉已年老，没有控制马的力气，并且已经酒醉，马又狂奔乱跑，在桑林中东西驰骋，帽子也被树枝挂掉了，露着光秃秃的脑袋四处奔窜。等仆人将马勒住，他早已坠地。韦吉过去患过肺风病，鼻子上留有黑色斑疹，此刻卧于路旁。幕客看着无不发笑。从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员外任瑶各选一韵写一首赋。李任在赋中写道：“当仆人偷看，衙官们一起来看时，他正在麦垄里呼叫，仆卧在桑林旁边。那蓝青的鼻头，真像一个生铁槌；那满脸愧色的瘦弱的身体，宛如一个熟铜罐。”其余的就不引用了。听说的人无不开颜大笑。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诮一

程季明	诸葛恪	张湛	贺循	陆士龙
繁钦	刘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马消难	马王	酒肆	卢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程季明

晋程季明嘲热客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代愚痴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嘖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说无一急，沓沓吟何多？摇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人一瑕。传诫诸朋友，热行宜见呵。”出《启颜录》。

诸葛恪

吴主引蜀使费祎饮，使诸葛恪监酒。恪以马鞭拍祎背，甚痛。祎启吴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护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儿，执鞭之士。”恪启曰：“君至大国，傲慢天常，以鞭拍之，于义何伤？”众皆大笑。又诸葛瑾为豫州，

程季明

晋代人程季明曾写过一首嘲讽冒暑而来的宾客的诗，诗中写道：“从来在三伏天的时候，路上没有赶车和行走的人。关上门躺在家中避暑，出来进去懒得与人打招呼。有这么一个呆子，冒着炎热到人家去。主人听有客到来，皱着眉头不耐烦可又没办法。按说应当赶紧起来去迎候，可是仍坐在那里叹息。说了半天也没听到一件急事，何必啰唆个没完？摇扇摇得手腕子疼，大汗淋漓滂沱而下。不要说这

是区区小事，这毕竟也是做人的一种缺陷。告诫各位朋友，冒暑访客应该被呵斥。”出自《启颜录》。

诸葛恪

吴主请蜀国使者费祗饮酒，派诸葛恪做监酒官。诸葛恪用马鞭拍费祗的后背，费祗感觉很痛。他启告吴主道：“蜀国的丞相，可以与周公相比，都护君侯，也可与孔圣人相比，可今有一小儿，竟是举鞭子的人。”诸葛恪道：“你来到大国，傲慢无礼，用鞭子揍你，怎么算伤大义？”众人都大笑。又诸葛瑾为豫州牧时，

语别驾向台，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北往诣恪，不相见。后张昭坐中相遇，别驾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乱矣，何咄之有！”答曰：“君圣臣贤，未闻有乱。”恪复云：“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岂唯四凶，亦有丹朱。”出《启颜录》。

张湛

晋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出《世说》。

贺循

晋太傅贺循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答之云：“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及邸阁，检校诸顾、陆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遭罪者众。陆抗时为江陵郡都督，故下自请孙皓，然后得释。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世说》。

陆士龙

晋陆士龙、荀鸣鹤，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令接语，以并有大才，可勿常谈。陆抗手曰：“云间陆士龙。”荀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天，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曰：“本

谓云龙骖骖，乃是山鹿野麋，兽微而弩强，是以发迟。”张抚掌大笑而已。出《世说》。

对将要入朝的别驾说：“小儿诸葛恪善谈，你可以和他谈谈。”北去到了诸葛恪那里，但没与他相见。后来在张昭的寓中相遇，别驾招呼诸葛恪道：“咄，郎君！”诸葛恪嘲讽道：“豫州已经大乱了，还有什么可‘咄’的！”别驾道：“君圣臣贤，没有听说有什么变乱。”诸葛恪又道：“昔日唐尧在上，还有四凶存在。”别驾道：“岂止四凶，还有尧的不孝子丹朱。”出自《启颜录》。

张 湛

晋代张湛喜好在书斋前栽种松柏树。袁山松每次出游，都要叫随从唱挽歌。当时人们称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出自《世说》。

贺 循

晋代时太傅贺循任职吴郡，刚到任时从不出门。吴郡有势力的家族很轻视他，有人便在他的府门上题道：“会稽鸡，不能啼。”贺循听说后，便走出府院，到门口又返回来，提笔在门上写下：“不可啼，杀吴儿。”于是便到各军屯和官邸去搜查，查出顾、陆诸家役使官兵和收藏逃亡之徒的事，并把此事禀告皇上。为此事获罪者众多。陆抗当时为江陵郡督都，亲自去请了孙皓，此事才得以了结。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世说》。

陆士龙

晋代时，一个叫陆士龙的，一个叫荀鸣鹤的，两人互不相识，一起在张茂先家相会，张茂先叫他们一人一句互相接话，因为两人都很有才华，张叮嘱他们不要说平常的话。陆士龙先说：“云间陆士龙。”荀鸣鹤说：“日下荀鸣鹤。”陆士龙说：“既然是晴天，看见了一只白山鸡，为什么不张开你的弓，放出你的箭？”荀鸣鹤道：“本来说是条粗壮的巨龙，其实不过是只山鹿野麋，兽太小而弓太强，所以箭

发迟了。”张茂先听后拍掌大笑。出自《世说》。

繁 钦

魏繁钦嘲杜巨明曰：“杜伯玄孙字子巨，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听，天地不与。降生之初，状似时鼠。厥性蠹贼，不文不武。粗记粗略，不能悉举。”出《启颜录》。

刘道真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姬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姬将两小儿过，并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出《启颜录》。

祖士言

晋祖士言与锺雅相嘲，锺云：“我汝颖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锺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锺遂屈。出《启颜录》。

高 爽

高爽辩博多才。时刘萇为晋陵令，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萇为县，萇追迎，赠遗甚厚，悉受之。答书云：“高晋陵自答。”或问其故，曰：“刘萇饷晋陵令耳，何关爽事？”稍迁国子助教。孙挹为兰陵县，爽又诣之，挹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阁下过，取笔题鼓面云：“身

繁 钦

三国时魏国的繁钦嘲讽杜巨明道：“杜伯的玄孙字子巨，皇祖性

情暴虐，非要射死他不可。神明不肯听，天地不相让。子巨刚生下时，样子像个老鼠。其人性如蠹贼，不善文也不习武。对任何事情都是粗记粗略，马马虎虎，不能一一列举。”出自《启颜录》。

刘道真

晋代的刘道真遭遇变乱，便到河边去给人家拉船，见一老妇也在这里摇橹，他嘲讽道：“女人怎么不在家织布？为什么到河上来摇橹？”女人答道：“男子怎么不去骑马挥鞭？为什么来到河上拉船？”又有一次，刘道真与人共用一个盘子在草房中吃饭，见一个女人领着两个孩子从门前走过，那女人穿的是黑衣裳，他便嘲讽人家道：“黑羊领双羔。”那妇人道：“两猪共一槽。”结果刘道真无言以对。出自《启颜录》。

祖士言

晋朝的祖士言与锺雅两人相嘲讽，锺雅说：“我们汝颖地方的人，锋利如锥；你们燕代的人，愚钝如槌。”祖士言说：“那就用我的钝槌，砸你的利锥。”锺雅说：“自有神锥，你打不着。”祖士言说：“既然有神锥，也就有神槌。”锺雅于是认输。出自《启颜录》。

高 爽

高爽善辩，见多识广而又有才气。当时刘萇正任晋陵县令，高爽路过那里时便去拜访他，可是刘萇知道他到来却并不出来迎接，高爽因此怀恨在心。不久，高爽接替刘萇做了晋陵令，刘萇却迎出去很远，并赠送了很多东西，高爽一一收下。并写了封信告诉他：“高晋陵一定会回赠。”有人问原因，他说：“这是刘萇发给晋陵令的饷钱，与我有何关系？”不久又调任国子监助教。当时孙挹为兰陵县令，高爽到他那儿去拜访时，孙挹却没有朋友的情谊。高爽走时从一阁楼下经过，便取笔在一个鼓面上题写道：“身子

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被打未遽央。”挹体肥壮，腰带十围，故以此激之。出《谈薮》。

徐之才

北齐徐之才封西阳王，时王诜与之才嘲戏，之才即嘲王诜。姓曰：“王之为字：有言则訑（訑），近犬则狂，加头足而为马（馬），施尾角而成羊。”诜无以对。又尝宴宾客，时卢元明在座，戏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卢字：“安亡为虐，在丘为虐，生男成虜（虜），配马成驴（驢）。”嘲元明二字：“去头则是兀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变声则是无盲。”元明亦无以对。出《启颜录》。

司马消难

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尚书令济阳江总戏之曰：“黄纸五经，赤轴三史。”消难，齐司空子如之子。出《谈薮》。

马 王

隋姓马王二人尝聚宴谈笑，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来本姓二，为你漫走来，将丁钉你鼻。”王曰：“马是你，元来本姓匡，减你尾子来，背上负王郎。”出《启颜录》。

酒 肆

隋时，数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有八尺粗，腹内却无一寸肠子，脸皮几尺厚，被打不能立刻央求。”孙挹身体肥壮，腰带有十围，因而高爽以此激怒他。出自《谈薮》。

徐之才

北齐时徐之才被封为西阳王，有一次王诜与他互相开玩笑，徐之

才便嘲弄王^诜的姓说：“王这个字，有言则^诒（^証），近犬则狂，加头足而为马（馬），按上尾和角而成羊。”^诜无以答对。又有一回徐之才宴请宾朋，当时卢元明在座，他戏弄之才的姓道：“你的姓是个徐字，还没有入人（“余”字似未入两字，“人”指似“亻”）呀。”徐之才便嘲弄卢元明的姓卢（盧）字道：“安亡为虞，在丘为虞，生男成虍（虍），配马成驴（驢）。”嘲弄元明二字道：“去头则是兀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变声则是无盲。”元明也无言以对。出自《启颜录》。

司马消难

北周的司马消难因为有把安陆归附陈的功绩，宣帝待他很厚，授予他司空之职。司马消难见朝中的官员都很重视学术，收藏经史典籍，便很仰慕人家。于是他也弄来许多黄纸，在每沓纸上加上一个朱轴，伪装成书籍，以便在僚友面前炫耀。尚书令济阳江总讽刺他说：“黄纸为五经，赤轴是三史。”司马消难，是齐国的司空子如的儿子。出自《谈薮》。

马 王

隋朝时，一个姓马的，一个姓王的，两人聚宴谈笑，马嘲弄王道：“王是你，你原来本姓二，因为你随便地走，就把‘丁’钉进了你的鼻子。”王说：“马（馬）是你了，原来本姓匡，那是因为剪掉你的尾巴，背上驮着王郎。”出自《启颜录》。

酒 肆

隋时，几个人一起去喝酒，酒味酸且淡，一起嘲讽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云：“有水在。”次一人云：“酒，头似阿滥^𪚩头。”诸人问云：“何因酒得似阿滥^𪚩头？”答曰：“非鹑头。”又一人云：“酒，向他篱得头，四脚距地也独宿。”诸人云：“此有何义？”答云：“更无余义。”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无豆。”即答云：“我若有豆，即归舍作酱，何因此间

饮醋来。”众欢大笑。出《启颜录》。

卢思道

隋卢思道尝共寿阳庾知礼作诗。已成而思道未就。礼曰：“卢诗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许编苦疾，嫌他织锦迟。”思道初下武阳入京，内使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谓人曰：“德林在齐，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虽拜，乃作跪状。”思道尝在宾门日中立，德林谓之曰：“何不就树荫？”思道曰：“热则热矣，不能林下立。”思道为《周齐兴亡论》，周则武皇宣帝，悉有恶声；齐高祖太上，咸无善誉。思道尝谒东宫，东宫谓之曰：“《周齐兴亡论》，是卿作不？”思道曰：“是。”东宫曰：“为卿君者，不亦难乎？”思道不能对。隋文帝以徐陵辩捷，无人酬对，深以为耻。乃访朝官：“谁可对使？”当时举思道，文帝甚喜。即诏对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遥见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遥应曰：“以公小臣，不劳长者。”须臾坐定，徐陵谓思道曰：“昔殷迁顽人，本居兹邑，今存并是其人。”思道应声笑曰：“昔永嘉南渡，尽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众皆大笑。徐陵无以对。

道：“酒，是从什么地方漫溢而来，腾腾奔流失去西？”大家都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答道：“只有水在了。”第二位道：“酒，好像阿滥觞（一种鸟）头。”众人问：“酒怎么能像阿滥觞头呢？”他答道：“不是鶡（音谐醇）头呀。”又有一个人道：“酒，像篱笆杈子得了头，四脚悬地而独宿。”众人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答道：“更无余意。”众人一起笑道：“你这嘲讽最无豆（意思）。”他接着道：“我要有豆子，早回家去做酱了，何必在这里喝醋呀。”众欢声大笑。出自《启颜录》。

卢思道

隋朝时卢思道曾与寿阳人庾知礼一起作诗。庾知礼先作成而卢思道尚未写完。庾知礼道：“卢诗何必太迟迟？”卢思道回答说：“你以编草垫子的疾速，嫌别人织锦迟。”卢思道初次离开武阳到京城，宫中

内史李德林向他作揖致礼。卢思道对人讲道：“德林在齐朝时，是经常叩拜我的，今天做了高官，假如还要叩拜，仍应跪地而拜。”有一次，卢思道在门外炎日下站立很久，李德林对他说道：“何不躲在树荫下？”卢思道说：“热是够热的，即使这样，也决不在林（暗喻德林）下站立。”卢思道曾写过《周齐兴亡论》，其中写道：周朝的武皇宣帝，名声恶浊；齐朝的高祖太上皇，全无好声誉。他去拜谒东宫太子时，太子问他：“《周齐兴亡论》是你的作品吗？”卢思道回答说：“是。”太子道：“作你的君主，不也挺难的吗？”卢思道无言以对，沉默不语。隋文帝因南朝使者徐陵善辩敏捷，没人能与答之对，而深以为耻辱。于是向朝官们打听：“谁可以应对他？”当时有人推荐了卢思道，文帝很喜悦。立即下诏，命他与南使会谈，朝官们也一起前往。徐陵远望卢思道最小，笑道：“此公太小了。”卢思道也远远地应道：“因为公是小臣，就没有劳烦长者。”不一会儿人们坐下来，徐陵对卢思道说：“昔日殷朝时迁移来许多愚人，就居住在这个城市，如今这里全是那些人。”卢思道应声笑道：“当年晋怀帝南渡，所有人都住在江左，可今日活着的，唯你一人了。”众人大笑。徐陵再无话可对。

又隋令思道聘陈，陈主敕在路诸处，不得共语，致令失机。思道既渡江，过一寺，诸僧与思道设，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饮食而已。于是索蜜浸益智，劝思道尝之。思道笑曰：“法师久服无故，何劳以此劝人？”僧即违敕，失机且惧。思道至陈，手执国信，陈主既见思道，因用《观世音经》语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赍持重宝？”思道应声，还以《观世音经》，报曰：“忽遇恶风，漂堕罗刹鬼国。”陈主大惭，遂无以对。出《启颜录》。

李 愔

魏高祖山陵既就，诏令魏收、祖孝徵、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尚书令杨遵彦诤之，魏收四首，祖刘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独取八首，故时人号“八咏卢郎”。思道尝在魏收席，举酒劝刘逖。收曰：“卢八劝刘二邪。”中书郎赵郡李愔，亦戏之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及愔后坐事被鞭扑，逖戏之曰：“高槌两下，熟鞭一

百，何如言‘问讯刘二’时？”出《启颜录》。

薛道衡

隋薛道衡为聘南使，南朝无问道俗，但机辩者，即方便引道衡见之。一僧甚辩捷，令于寺上佛堂中读《法华经》，将道衡向寺礼拜。至佛堂门，僧大引声读《法华经》云：“鸠槃荼鬼，今在门外。”道衡即应声还以《法华经》，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无以报。出《启颜录》。

解嘲

隋末，刘黑闼据有数州，纵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赏赐，又隋朝命卢思道出访陈国，陈后主下令凡卢思道路经的各处，不得与他说话，使他失去取笑人的机会。卢思道已过了长江，经过一个寺院，僧人们为他准备了饮食，谁也不敢与他说话，只供他吃喝。于是卢思道向法师索要蜜浸龙眼，法师劝他先尝尝。他笑道：“法师久服无妨，还用这样来劝我？”法师已经违犯了敕令，因错过时机而恐惧。卢思道到了陈国，手拿国书去见陈后主，陈后主便以《观世音经》语捉弄他：“你是哪里的商人，还带着重宝？”卢思道也以《观世音经》语禀告道：“忽然遇上恶风，漂流坠落到罗刹鬼国。”陈后主大愧，因而无言以对。出自《启颜录》。

李悛

魏高祖的陵墓建成后，皇上下诏令魏收、祖孝徵、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由尚书令杨遵彦选拔，结果选魏收四首，祖孝徵、刘逖各二首，唯独卢思道被选中八首，因而当时人们称他为“八咏卢郎”。卢思道在魏收家宴饮时，曾举杯劝刘逖。魏收说：“卢八劝刘二了。”中书郎赵郡人李悛也戏谑道：“卢八在问讯刘二。”刘逖记恨在心。后来李悛因罪被鞭击，刘逖戏弄他道：“高槌两下，熟鞭一百，这比起你说‘问讯刘二’时的滋味来怎么样？”出自《启颜录》。

薛道衡

隋朝的薛道衡被派往南朝访问，南朝不论道俗，只要机敏善辩者，就随时引薛道衡去见。一和尚十分善辩而敏捷，就让他到寺院佛堂中读《法华经》，然后带薛道衡到寺中礼拜。薛道衡刚走至佛堂门口，那和尚便大声读《法华经》道：“鸠槃荼鬼，今在门外。”薛道衡立即应声，也以《法华经》回答道：“毗舍闍鬼，乃在其中。”那和尚愧服，更无话可对。出自《启颜录》。

解嘲

隋末，刘黑闥占据数州，大逞威势，对合意的人赏赐丰厚，违意者即被屠割。尝闲暇，访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须臾，水恶鸟飞过，命嘲之。即云：“水恶鸟，头如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大悦。又令嘲骆驼，嘲曰：“骆驼，项曲绿，蹄被他，负物多。”因大笑，赐绢五十匹。拜毕，左膊上负绢走出，未至戟门，倒卧不起。黑闥令问：“何意倒地？”答云：“为是偏檐。”更命五十屯绵，置右膊将去，令明日更来。及还村，路逢一知识，问云：“在何处得此绵绢？”具说其事。乃乞诵此嘲语，并问倒地之由。大喜而归，语其妇曰：“我明日定得绵绢。”及晓即诣门，言极善解嘲。黑闥大喜，令引之。适尾一猕猴在庭，命嘲之。即曰：“猕猴，头如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黑闥已怪，犹未之责。又一鸱飞度，复令嘲之。又云：“老鸱，项曲绿，蹄被他，负物多。”于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问之，又云：“偏檐。”复令割一耳。还家，妇迎问绵绢何，答云：“绵绢？割两耳，只有面。”出《启颜录》。

辛 亶

隋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为之榜，略曰：“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当今天子圣明，群僚用命。外拓四方，内齐七政。而子位处权衡，职当水镜。居进退之首，握褒贬之

柄，理应是识非，知滞知微，使无才者泥伏，有用者云飞。奈何尸禄素餐，滥处

对违背他意愿的人随意屠杀。他曾在闲暇之时，寻访到一位专门能解嘲的人。把他召进庭院来，片刻，一只水恶鸟从上面飞过，刘黑闼命他嘲之。那人道：“水恶鸟，头像镰杓，尾巴像个凿子，河里捞鱼无偏错。”刘黑闼很高兴。又叫他嘲笑骆驼，那人道：“骆驼，脖子弯曲而发绿，走路蹄子‘被他、被他’响，载东西多。”刘黑闼于是大笑，赏绢五十匹。那人拜谢之后，把赏绢挎在左臂上往外走，还未走到戟门，便倒在地上不起来。刘黑闼叫人问他：“为何倒地不起？”他回答说：“因为偏坠。”于是刘黑闼命再赏五十匹绢，放在他右臂上拿去，并叫他明天再来。回到村里，遇到一个熟人，那人问：“在哪里得到这么多绵绢？”解嘲人向他述说了这件事。那人求他再背诵一下嘲语，并问明了倒地的缘由。那人大喜而归，回到家告诉他媳妇说：“我明天一定能得到绵绢。”第二天早晨那人来到刘黑闼门前，说自己极善于解嘲。刘黑闼很高兴，下令领他进来。恰好此时有一只猕猴在院子里，刘黑闼便命他嘲之。那人道：“猕猴，头如镰杓，尾巴像个凿子，河里捞鱼无偏错。”刘黑闼已经觉得很奇怪，但并未斥责他。此时又有一只鸱鸟从上空飞过，叫他再嘲弄一番。那人又道：“老鸱，脖子弯曲而发绿，走路蹄子‘被他、被他’响，能驮很多东西。”刘黑闼大怒，令人割去他一只耳朵。走出庭院，那人倒地不起。刘黑闼叫人问他怎么回事，那人说：“偏坠。”于是下令再割一只耳朵。回到家，媳妇迎上来问绵绢在哪儿，那人道：“绵绢？割去两只耳朵，只剩下一张脸了。”出自《启颜录》。

辛 亶

隋朝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为他贴出告示，简言如下：“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质问隋吏部侍郎辛亶道：‘当今天子圣明，群臣尽心竭力。对外疆土四方拓展，国内政行畅通。你位处轻重之地，当如水镜一般明而不污。何况你居于陟黜的首脑之职，握有褒贬官员的大权，理应辨别是非，明察细微，把无才者压下去，把有才者提拔上来。可你怎么竟是尸位素餐，滥处

上官，黜陟失所，选补伤残。小人在位，君子驳弹，莫不代子战灼，而子独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万国之人，不可皆识。谁厚谁亲？为桀赏者，不可不喜；被尧责者，宁有不嗔？得官者见喜，失官者见疾。细而论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欤？是何疾欤？不识何不访其名，官少何不简其精？细寻状迹，足识法家；细寻判验，足识文华。宁不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怨嗟不少，实伤和气。’辛亶再拜而谢曰：‘幸蒙先生见责，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纵亶自修，舍亶之罚，如更有违，甘从斧钺。’先生曰：‘如子之辈，车载斗量，朝廷多少，立须相代。那得久旷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唤取师巫，却行无处。’亶掩泣而言曰：‘罪过自招，自灭自消，岂敢更将面目，来污圣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更入京。’”出《朝野金载》。

牛 弘

隋牛弘为吏部尚书。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鞣。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出《朝野金载》。

高位，对进用与贬黜都处理失当，而选任补缺的都是些有缺陷的人。小人可安然在位，君子倒被贬黜，没有人不是对你恨之入骨，而你又何以安心？’辛亶道：‘百姓之子，万国之人，是不可能全认识的。怎能说对谁偏心对谁亲近呢？被桀赞赏的人，不能不喜欢；被尧斥责的人，哪有不生气的？得到官位的人自然欢喜，失去官位的自然表现出痛恨。细而论之，这不是我的过失。’先生又道：‘为什么要恨你？为什么要恨你？不认识为什么不去各处访一访其人的名声，官少为什么不删繁就简取其精？只要仔细察看文状，一定能找到法家；只要仔细区别验看试卷，完全可以找到有文采的人。难道不知道石中出玉、金出于沙吗？量你的才能，度你的智力，仅仅可以到最边远的地方，去抵御那些魑魅魍魉。你还怨叹不少，实在有伤和气。’辛亶再拜而道歉

道：‘幸蒙先生见教，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允许我改正，免去对我的惩罚，如再有违，甘愿刀劈斧砍。’先生道：‘像尔等之辈，车载斗量，朝廷有多少人，应立即更换。怎么可以长期没有吏部长官，而等待你去自修？快离去快离去，不得久留！唤取师巫，退却不要停留。’辛亶掩面哭泣道：‘罪过自讨，只能自灭自消，哪里还敢再以我的面目来脏污圣朝。’先生拖着手杖咏道：‘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再入京。’”出自《朝野僉载》。

牛 弘

隋朝时，牛弘为吏部尚书。有个叫马敞的选人，面貌极其丑陋，牛弘很轻视他。一天，牛弘正侧卧着吃水果时，嘲讽马敞道：“曾听扶风马，说可扶摇上天下地。今见扶风马，说是驴也一点不假。”马敞应声道：“曾闻陇西牛，能驮千石不用车。今见陇西牛，卧在地上打草吃。”牛弘吃惊地坐起来，然后授予了他官职。出自《朝野僉载》。

侯 白

陈朝尝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机辩深浅，乃密令侯白变形貌，著故弊衣，为贱人供承。客谓是微贱，甚轻之，乃傍卧放气与之言。白心颇不平。问白曰：“汝国马价贵贱？”报云：“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从伎俩，筋脚好，形容不恶，堪得乘骑者，值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俩，堪驮物，值四五千已上；若^彌音卜结反。尾燥蹄，绝无伎俩，傍卧放气，一钱不值。”使者大惊，问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谢。出《启颜录》。

侯 白

陈朝派人出使到隋，隋不知那个使者的论辩水平如何，于是密令侯白乔装打扮去试探，他穿上破旧衣裳，装作下贱人来侍奉。那使者听说来者是卑微之辈，便十分轻视他，侧卧于床上一边放屁一边与他说话。侯白愤愤不平。那人问道：“你们国家的马价钱如何？”侯白答

道：“马有数等，贵贱也不同。若有伎俩，筋骨脚力好，形貌不丑，又经得住乘骑的，值二十千以上；若是形体很粗壮，虽无伎俩，可是能驮东西，值四五千以上；若是弥尾燥蹄，毫无伎俩，又侧卧放屁的，一个钱不值。”使者大吃一惊，问他的姓名，知道他是侯白后，才惭愧地向他道歉。出自《启颜录》。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诮二

赵神德 贾嘉隐 欧阳询 高士廉 裴 略
刘行敏 窦 昉 狄仁杰 杨茂直 左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里行 张元一 吉 頊 朱随侯
李 详

赵神德

唐初，梁宝好嘲戏，曾因公行至贝州，憩客馆中，闲问贝州佐史，云：“此州有赵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宝颜甚黑，厅上凭案以待。须臾神德入，两眼俱赤，至阶前，梁宝即云：“赵神德，天上既无云，闪电何以无准则？”答云：“向者入门来，案后唯见一挺墨。”宝又云：“官里料朱砂，半眼供一国。”又答云：“磨公小拇指，涂得太社北。”宝更无以对，愧谢遣之。出《启颜录》。

贾嘉隐

唐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长孙无忌、徐世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曰：“松树。”徐曰：

赵神德

唐朝初期，有个叫梁宝的喜好嘲戏，有一回因公事去贝州，在客馆中休息，闲来无事，便问贝州佐史：“听说贝州有个叫赵神德的人，很能嘲讽。”于是就让人将赵叫来。梁宝脸特别黑，在大厅上依着几案等待着。不一会儿，赵神德进来，这个人两只眼睛通红，刚走到台阶前，梁宝就说道：“赵神德，天上已经没有云彩了，闪电怎么能没有原则呢？”赵神德答道：“刚才一进门，就见几案后边竖着一锭墨。”梁宝又道：“当官（暗指五官中的视觉器官）的食料钱（古时当

官除官饷外，还供给食料钱）换成了朱砂，你半只眼睛就可以供足一国的官员了。”赵神德又答道：“磨掉公小拇指，就可以将太社北方涂成黑色。”梁宝再无言以对，面带愧色地道歉后将赵神德送走。出自《启颜录》。

贾嘉隐

唐贾嘉隐七岁，以神童名义被召见。长孙无忌和徐世勣 与他对话。徐戏言道：“我倚靠的是何树？”贾道：“松树。”徐道：

“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邪？”长孙复问之：“吾所倚何树？”曰：“槐树。”长孙曰：“汝不复矫邪？”嘉隐曰：“何烦矫对，但取其鬼对木耳。”年十一二，贞观年被举，虽有俊辩，仪容丑陋。尝在朝堂取进止，朝堂官退朝并出，俱来就看。余人未语，英国公李勣，先即诸宰贵云：“此小儿恰似獠面，何得聪明？”诸人未报，贾嘉隐即应声答之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举朝人皆大笑。出《国史纂异》。

欧阳询

唐宋国公萧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瑀箭俱不著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著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出《启颜录》。

高士廉

唐高士廉掌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著木履，令嘲之。应声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出《朝野僉载》。

裴 略

唐初，裴略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仆射

温彦博处披诉。彦博当时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此人即云：“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回意共语，时厅

“这是槐树，怎么能说是松树呢？”贾嘉隐道：“以公配木，怎能说不是松呢？”长孙再问道：“我倚靠的是什么树？”贾嘉隐道：“槐树。”长孙道：“你不再更正了吗？”贾嘉隐道：“哪里用得着再更正，只要取来一个鬼对上木就可以了。”贾嘉隐到了十一二岁时，于贞观年间被铨选入举，他虽有才智且善辩，可是相貌丑陋。曾召他进朝堂请皇上决定其去留，朝堂官员们退朝后一齐来看他。还没等别人说话，英国公李绩抢先道：“这小孩的脸獠面一样，怎么能够聪明呢？”其他人还没答话，贾嘉隐就应声道：“长着胡人脑袋还能做宰相呢，獠面怎么就该失去聪明啊？”满朝官员都大笑。出自《国史纂异》。

欧阳询

唐朝的宋国公萧瑀不懂得射箭，九月九日皇上带群臣去射猎，萧瑀的箭全部落空，一无所获。欧阳询咏诗道：“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著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出自《启颜录》。

高士廉

唐朝时，有一回高士廉主持铨选，他的门牙突出。有个选人自称很善解嘲，高士廉当时穿的是木屐，就叫他嘲戏。选人应声道：“刺激了鼻子不用张嘴打喷嚏，踩在脸上（指鞋面）也不生怒。那都是因为你两颗很突出的牙齿（木屐下有齿），还自鸣得意说自己是得胜者。”高士廉大笑并选拔了他。出自《朝野僉载》。

裴 略

唐初，裴略担任宿卫期满，在兵部参加判词考试，只因错了一个字而落榜。于是他向仆射温彦博开诚相诉。温彦博当时正好与杜如晦

坐在一起说话，没有理睬他。可他讲道：“从小以来，就觉自己聪明善辩，还能通传语言，可以胜任通事舍人一职，并懂得写文章，又善于嘲戏。”温彦博这时才注意到他的话，正巧厅

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此人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即推倒。彦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着肚。”当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欢笑，即令送吏部与官。出《启颜录》。

刘行敏

唐有人姓崔，饮酒归犯夜，被武侯执缚，五更初，犹未解。长安令刘行敏，鼓声动向朝，至街首逢之，始与解缚。因咏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幞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手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武陵公杨文瓘，任户部侍郎，以能饮，令宴蕃客浑王，遂错与延陀儿宴。行敏咏曰：“武陵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遣共浑王饮，错宴延陀儿。始被鸿胪识，终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长叹伤何为。”李叔慎、贺兰僧伽，面甚黑，杜善贤为长安令，亦黑，行敏咏之曰：“叔慎骑乌马，僧伽把漆弓。唤取长安令，共猎北山熊。”出《启颜录》。

窦 昉

唐许子儒旧任奉礼郎，永徽中，造国子学，子儒经祀，当设有阶级，后不得阶。窦昉咏之曰：“不能专习礼，虚心强觅阶。一年辞爵弁，半岁履麻鞋。瓦恶频蒙擻，音国。墙虚屡被权。音初皆反。映树便侧睡，过匱即放乖。岁暮良功毕，言是越朋侪。今日纶言降，方知愚计謁。音口怀反。”

前有竹，就叫他嘲讽竹子。裴略应声回答道：“竹子，风吹青枝发出肃肃之声。严冬叶子不凋落，过了春季籽不熟。虚心不做栋梁材，皮

上何须节与目。”彦博听后大喜，道：“既然你明白通传语言，你可以给厅前屏风传个话。”裴略走到屏风墙外，大声喊道：“方今圣上聪慧贤明，敞开四门而等待贤士，你是何物，长久地竖在这里妨碍贤人的去路！”于是把屏风推倒。温彦博道：“此话合我意。”裴略道：“非但著博（谐音脖），亦乃着肚（谐音杜）。”当时杜如晦在座，听了此言，温彦博、杜如晦都大笑起来，于是将他送到吏部授官。出自《启颜录》。

刘行敏

唐朝时有个姓崔的人，因饮酒夜归违犯了宵禁令，被武侯抓住捆绑起来，到五更天，还没有给他松绑。当时长安令刘行敏听到鼓声正去上朝，走到街头恰好碰上，才给他松了绑。于是他咏了首诗道：“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巡夜）。幞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三星已落）。”武陵公杨文瓘任户部侍郎，很能喝酒，要设宴请蕃客浑王，可是竟错请了延陀儿。刘行敏咏诗道：“武陵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遣共浑王饮，错宴延陀儿。始被鸿胪（官府名，掌外事）识，终蒙御史（官名，负责监察）知。精神既如此，长叹伤何为。”李叔慎、贺兰僧伽两人脸很黑，杜善贤当时任长安令，脸也黑，刘行敏咏诗道：“叔慎骑乌马，僧伽把漆弓。唤取长安令，共猎北山熊。”出自《启颜录》。

窦 昉

唐朝人许子儒原来任奉礼郎，永徽年间，兴造国子监，子儒主持营建，当设有台阶，后来子儒失去官。窦昉写诗讽刺他：“不能专习礼，心虚也去强试。一年只好远离爵位，半年只能穿麻鞋。没瓦遮自然难挨，墙浮虚很怕人推。大树边侧卧，过了机会再放船。年尾工程完毕，说是超过同辈。今日诏令下，方知自己蠢。”

出《启颜录》。

狄仁杰

唐狄仁杰倜傥不羁，尝授司农员外郎，每判事，多为正充卿同异。仁杰不平之，乃判曰：“员外郎有同侧室，正员卿位擅嫡妻。此难曲事女君，终是不蒙颜色。”正员颇亦慚悚。时王及善、豆卢钦望，拜左右相。仁杰以才望时议归之，颇冀此命。每戏王、豆卢，略无屈色。王豆卢俱善长行，既拜，谓时宰曰：“某无材行，滥有此授。”狄谓曰：“公二人并能长行，何谓无材行。”或曰左相事，云适已白右相。狄谓曰：“不审唤为右相，合呼为有相。”王、豆卢问故，狄曰：“公不闻，聪明儿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谓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悒悒。出《御史台记》。

杨茂直

唐杨茂直任拾遗。有补阙姓王，精九经，不练时事。每自言明三教。时有僧名道儒，妖讹，则天捕逐甚急，所在题云：“访僧道儒。”茂直与薛兼金戏谓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闲？”云：“何关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则佛教，道则老教，何不关吾事？”乃惊惧，兴寝不安，遂不敢归，寓于曹局数宿。祈左右侦其事意，复共诋之，忧惧不已，遇人但云：“实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宽慰云：“别访人，非三教也。”乃敢出。出《御史台记》。

出自《启颜录》。

狄仁杰

唐朝人狄仁杰性格倜傥而不受拘束，曾授职司农员外郎，每次审理案件，员外郎多是只能随声附和正官的裁决。狄仁杰认为太不公平，于是分辩道：“员外郎如同侧室，正员官位居正房。逢迎侍候女主人实在太难了，怎么干也得不到一点儿笑脸。”听到他的话，正员官也很有惭惧之色。当时王及善、豆卢钦望二人拜为左右相。狄仁杰因为才能和名气，以及时议都归向自己，很希望可以得到该项任命。每次戏弄王、豆卢二人，都理直气壮。王、豆卢二人都很擅长“长行”这种赌博游戏，他们拜相之后，对朝中的官员们说：“我们没有材行，担任此职太不适当。”狄仁杰说：“你们二人都很擅长长行，怎么

能说没有材行。”有人说这是左相的事，另有人说已经跟右相禀报过了。狄仁杰说：“不应称为右相，应称为有相。”王、豆卢问原因，狄仁杰说：“你们没听说吗，聪明儿不如有相子，你们二人可以说是有相子。”二人勉强笑了笑，心里却很郁闷。出自《御史台记》。

杨茂直

唐代人杨茂直任拾遗。有个补阙姓王，他精通九经，但对时事不够练达。每每自言深明儒、释、道三教。当时有个僧人名叫道儒，兴妖作怪，武则天下敕要急速捕捉，各处都写着：“查访僧道儒。”杨茂直与薛兼金嘲弄地对他说：“敕捕僧道儒，你为何还这么安闲？”那个补阙道：“这关我什么事？”杨茂直道：“你深明三教啊，僧就是佛教，道就是老教，怎么能说与你无关呢？”那人一听十分恐慌，起居不安，更不敢回家，便在官署里住了好几天。他求左右侦探事态动向，这些人回来都以假话诳骗他，于是更加忧惧，遇人就说：“我实在不明白三教的事。”直到此时杨茂直等人才宽慰他说：“查访的是个僧人，他叫道儒，不是三教。”他这才敢出来。出自《御史台记》。

左右台御史

唐孝和朝，左右台御史，有迁南省仍内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台讥之为“五墨三仍”。左台呼右台为高丽僧，言随汉僧赴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赧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自右台授左台，号为出蕃；自左台授右台，号为没蕃。每相遇，必相嘲谑不已也。出《御史台记》。

杜文范

唐杜文范，襄阳人也。自长安尉应举，擢第，拜监察御史，选殿中，授刑部员外，以承务郎特授西台舍人。先时与高上智俱任殿中，为侍御史张由古、宋之顺所排蹙，与上智迁员外。既五旬，由古、之顺方入省。文范众中谓之曰：“张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问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骑土牛，趁及殿中？”举众欢笑。出《御

史台记》。

御史里行

武后初称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外多置里行。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不下驴冲过。诸御史大怒，将杖之。令史云：“今日之过，实在此驴。乞先数之，然后受罚。”许之。谓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机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于是御史羞惭而止。出《国朝杂记》。

左右台御史

唐代孝和时期，左右两台御史中，调入尚书省可仍为内供奉的有三人，得到皇上的墨敕而直接任命的有五人，御史台讥讽他们“五墨（音谐没）三仍（音谐扔）”。左台御史称右台御史为高丽僧，说他们是随同汉僧来赴斋，不祈祷念经，只是吃喝罢了。讽刺右台的御史官在京城无事可做，可俸禄与他们一样照拿不误。如果由右台调转到左台，称作出蕃；自左台调转右台，称作没蕃。每次相遇，定要互相嘲讽一番。出自《御史台记》。

杜文范

唐代的杜文范，是襄阳人。做长安尉时去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被授予监察御史，后转迁殿中，再授刑部员外，并由承务郎特授西台舍人。先前，他与高上智一起任职殿中时，受到侍御史张由古、宋之顺的排挤和踩压，后来他与高上智一起升迁为刑部员外。五个月过去了，张由古和宋之顺才迁转入省。有一次，杜文范当着众人的面对他们说：“张、宋二位侍御，你们都是俊才啊。”张由古问这是何意，杜文范回答说：“若不是俊才，哪能骑了五十天老牛，才赶到殿中？”所有人都大笑。出自《御史台记》。

御史里行

武则天刚刚改国号为周时，怕下属群僚不安服，就下令各官署自行选任供奉官，正员之外还可设置里行（供奉、里行都是不占编制非正式授职的下级官员。）。有一个御史台的令史（未入流的小吏），骑一头驴进入台署，恰遇上几个里行御史站在门里。令史没下驴冲了过去。御史们大怒，要对他进行杖责。令史道：“今天的过错，实在是由于这头驴。请允许我先数落一下这头驴，然后再受罚。”御史们同意。于是令史对驴子数落道：“你那么点技术，又平庸低下，你算个什么驴子，竟敢在御史里行前冲撞。”于是里行御史们深感羞惭而不再惩罚他了。出自《国朝杂记》。

张元一

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绿，狄仁杰著朱。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梧。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眇。李昭德谓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臬坐鹰架。时同州鲁孔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鹜入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伏能体物也。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荊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杖总抛却，骑猪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付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葦韵。”元一应声曰：“里头极草草，掠鬓不葦葦。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

张元一

在武则天执政的周朝，外族人上奏密封的奏章，多给以官职赏赐，有人因此而为右台御史。武则天曾问郎中张元一道：“外边有什么可笑的新鲜事？”张元一道：“朱前疑穿绿，狄仁杰穿红。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有个人要把他的名作为姓叫李千里，又有一个人要把他的姓作为名字叫吴栖梧。左台有个胡御史，右台有个御史胡。”胡御史即胡元礼，御史胡是指蕃人做了御史官，不久改任他官。武则天改唐为周后，有个贝州的举人叫赵廓，身材极小，一开始被授为监察御史，当时人们称他为台穉。李昭德骂他是被霜打了的谷束。张元一称其臬坐鹰架。当时同州人鲁孔丘任拾遗，很有武夫气概，人们都叫他外军主帅。张元一称其是鹜入凤池。苏味道有才学有见地而又大度，众望所归。王方庆身材瘦弱难看，语言粗鲁迟钝，智不超俗，才不出众。但两人都任凤阁侍郎。有人问张元一：“苏味道、王方庆谁是贤才？”张元一道：“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有人问这是何意，张元一答道：“得霜鹰即才高敏捷，被冻蝇则愚顽怯懦。”当时的人都佩服他能具体地描绘事物。契丹人孙万荣侵犯幽州，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领兵御敌，行至赵州。听说敌方骆务整率数千骑兵从北杀来，河内王则弃兵甲而跑，向南逃往荆州，军资器械，扔了一道。后来听说敌人退走了，才又向前进发。可是军队回到京都，却赐席设宴，给予很高的接待。当着武则天的面，张元一竟嘲讽武懿宗道：“握的是长弓，射出的是近箭，本来是匹很小的蜀马，也要找个台阶才能骑上去。敌人已经远去七百里之遥，你绕着城墙自己跟自己作战。把兵器全都抛掉，你却骑着猪南逃。”武则天道：“懿宗有马，为什么要骑猪呢？”张元一道：“骑猪就是夹着豕（音谐屎）而去了。”武则天大笑。武懿宗道：“这是张元一早已构思好的，不是即兴而作。”武则天道：“你可以随便给他一个韵。”武懿宗道：“那就请用羣韵。”张元一随即咏道：“瞅你的脑袋，里头极为草率，外边的鬓须也不茂盛。没长桃花一般的脸皮，更别说杏子一样的眼睛了。”武则天听后心里十分高兴，

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懿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哥。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

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衔绿草罗。定知帱帽底，仪容似大哥。”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为“行轍方相”，亦号为“卫灵公”，言防灵枢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髀伛身，黑而且瘦，目为“岭南考典”。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体垢腻，目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骨面粗眉，目为“外军校尉”。唐波若矮短，目为“郁屈蜀马”。目李昭德“卒子锐反。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为“端箭师”。郎中长儒子视望阳，目为“呬醋汉”。汜水令苏徵举止轻薄，目为“失孔老鼠”。出《朝野金载》。

吉 顼

周张元一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吉顼目为逆流虾蟆。出《朝野金载》。

朱随侯

周韶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州人号为“三樵”。七肖反。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张鷟目随侯臃乱土臬。出《朝野金载》。

武懿宗却脸有羞愧之色。武懿宗个子矮而相貌丑，因此前有“长弓短度箭”的诗句。静乐县主是武懿宗的妹妹，也生得矮而丑。武则天年龄最大，因而当时都称她大哥。有一次，静乐县主与武则天骑马并行，命张元一咏诗，元一咏道：“马身上佩戴着桃花一样鲜艳的锦带，身穿绿草般的罗裙。准知道在那遮挡的帱帽下面，是一副像大哥一样美丽的面容。”则天听后大笑，县主却感到十分羞愧。纳言娄师德身大而肤黑，并且一只脚是跛子，张元一嘲笑他是“行轍方相”，也称他为“卫灵公”，意思是防卫灵枢的方相（古迷信指出殡时的避邪神）。吏部侍郎吉顼身材高大，好扬着头走路，总是像在望着高远的地方，张元一戏称他是“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伛偻身子，而且又黑又瘦，被戏称为“岭南考典”。驾部司的郎中朱前疑身材短粗而肤黑，而且身上很脏，被戏称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体高大而衣裳

短小，脸很瘦眉毛却很粗，被称为“外军校尉”。唐波若身材短小，被称为“郁屈蜀马”。称李昭德为“卒子锐反。岁（刚满一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一只眼睛失明，被称为“端（细瞄）箭师”。郎中长儒子远视，被称为“呬醋汉”。汜水县令苏徵举止轻薄，被称为“失孔（没了洞）老鼠”。出自《朝野僉载》。

吉 頊

武周时有个人叫张元一，他的长相是腰粗而脚短，缩脖，眼睛向外鼓，吉頊戏称他是逆流蛤蟆。出自《朝野僉载》。

朱随侯

武周时的韶州曲江县令朱随侯，和他的女婿李逖及游客尔朱九，三人相貌俊美，广州人把他们叫作“三樵”。七肖反。人们编了首歌谣：“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换取尔朱九。”张鷟却把他们称作臃乱土臬。出自《朝野僉载》。

李 详

周李详，河内人，气侠刚劲，初为梓州监示尉。主书考日，刺史问平已否，详独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笔书考。”详曰：“请考使君。”即下笔曰：“祛断大事，好勾小稽；自隐不清，疑人总浊。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罢。出《朝野僉载》。

李 详

武周朝的李详，是河内人，性侠而刚直，最初曾任梓州监示尉。在进行官员考课的那天，刺史问大家是否公平，唯独李详说：“不公平。”刺史说：“不公平，那就请你执笔给大家写评语。”李详说：“那我就给刺史大人书写考核鉴定了。”随即下笔写道：“不抓大事，好管些小事；自己隐讳不清正，反而总怀疑别人有污浊。考第为中下。”刺史也只好默然作罢。出自《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诮三

张鷟 石抱忠 郑 愔 宋务先 傅 岩
侯味虚 贾言忠 司马承祯 李敬玄 格辅元
祝钦明 姜师度 姜 晦 魏光乘 邵 景
黄幡绰 贺知章 王 维 甘 洽 乔 琳
契缋 秃 宋 济 安陵佐史 崔 护

张 鷟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右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乎面无色。唐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项辕粗，鷟号为“饱乳犊子”。出《朝野金载》。

张 鷟

武则天改革朝政，举人不再进行考试就可以给官做，可授予御史、评事、拾遗、补阙等职，一时间这些官数不胜数。张鷟写了首歌谣道：“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当时有个叫沈全交的人，狂傲怪诞而又放纵自己，喜欢显示才能，自我表现，此人的打扮是高扎头巾，身着长衫，他在南院咏诗，把张鷟的歌谣又续上四句：“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于是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到右台对着圣上当面弹劾，认为他是诽谤朝政，败坏国风，请求在朝堂对其杖打，然后绳之以法。武则天

一听却笑了，她说道：“只要你们这些朝官不滥用职权，何怕天下人去说。不要给他什么罪状了，应该立刻释放。”纪先知脸上没了血色。唐朝豫章县令贺若瑾眼皮发紧，脖子粗，张鹭称其为“饱乳犊子”。出自《朝野金载》。

石抱忠

石抱忠检校天官郎中，与侍郎刘奇、张询古同知选。抱忠素非静慎，刘奇久著清平，询古通婚名族。将分铨，时人语曰：“有钱石下好，无钱刘下好，士大夫张下好。”斯言果征。复与许子儒同知选，刘奇独以公清称。抱忠、师范、子儒颇任令史勾直，每注官，呼曰：“勾直乎？”时人又为之语曰：“硕学师刘子，儒生用典言。”抱忠后与奇同弃市。选人或为摈抑者，复为语曰：“今年柿子并遭霜，为语石榴须早摘。”抱忠在始平，尝为谐诗曰：“平明发始平，薄暮至何城。库塔朝云上，晃池夜月明。略约桥头逢长史，棣星门外揖司兵。一群县尉驴骡骤，数个参军鹅鸭行。”出《御史台记》。

郑 悋

唐郑悋曾骂选人为痴汉。选人曰：“仆是吴痴，汉即是公。”悋令咏痴。吴人曰：“榆儿复榆妇，造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悋本姓郑，改姓郑，时人号为郑郑。出《朝野金载》。

宋务先

唐有监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权要，多为人所谗，不之觉也。每篇辄为宋务先书以光台，月俸几尽，其妻谓曰：“公经生，素非文笔，所称篇咏，不为外人所传。此必台中玩公，折俸助厨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后虽吟咏

石抱忠

石抱忠任检校天官郎中，与侍郎刘奇、张询古共同主持选拔官员

之事。石抱忠平素就很不冷静谨慎，刘奇向来清廉公平，张询古与名门贵族联姻。快要对选入进行分组审理的时候，人们议论道：“有钱的分到石抱忠名下好，没钱的分到刘奇名下好，士大夫阶层的分到张询古名下好。”这话果然得到验证。后来又与许子儒一起主持铨选，刘奇唯独以公正清廉而著称。而抱忠、师范、子儒都叫令史去勾直（圈画名单），每拟授一个选人的官职，令史们都问道：“勾直吗？”当时人们又对他们议论道：“刘奇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而那些学问不深的人却偏用掌故来表达意思。”石抱忠后来与刘奇一起被处死并陈尸街头示众。有些落选的应试者又说道：“今年的柿子（暗指石抱忠、刘奇）一起遭霜打，所以说石榴（暗喻石抱忠一类的人）应该早些摘去。”石抱忠当年在始平的时候，曾写诙谐诗道：“平明发始平，薄暮至何城。库塔朝云上，晃池夜月明。略约桥头逢长史，棧星门外揖司兵。一群县尉驴骡骤，数个参军鹅鸭行。”出自《御史台记》。

郑 悖

唐朝时郑悖曾骂一个候选的官员为痴汉。那人说：“我是吴痴，汉是你。”郑悖叫他咏一首描写痴呆的诗。那个从吴地来的选人咏道：“榆儿复榆妇，选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悖本来姓郑，后改姓郑，当时人们都叫他郑郑。出自《朝野僉载》。

宋务先

唐朝时，有个监察御史不擅长诗文，然而又喜欢不断写作。这个人又身居机要之地，因而被很多人奉承，可他自己并不觉悟。每写出一篇就让宋务先书写张贴于台院，工资都快要花费光了，妻子对他说：“你长这么大，平素并不写作，你所称道的诗文，也没被外面人传诵。一定是台院中的人戏弄你，工资都救济别人了。你为何要去受人耻笑玩弄呢？”自此以后他虽然仍吟咏

不辍，不复出光台钱矣。或问之，以妻言对。诸御史退相谓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出《御史台记》。

傅 岩

唐傅岩，魏州人，本名佛庆。尝在左台，监察中溜，而中溜小祠，无牺牲之礼。比回，怅望曰：“初一为大祠，乃全疏薄。”殿中梁载言咏之曰：“闻道监中溜，初言是大祠。狼傍索传马，僇动出安徽。卫司无帘幕，供膳乏鲜肥。形容消瘦尽，空往复空归。”出《御史台记》。

侯味虚

唐户部郎侯味虚著《百官本草》，题御史曰：“大热，有毒。”又朱书云：“大热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畿尉簿为之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干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减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出《朝野金载》。

贾言忠

唐贾言忠撰《监察本草》云：“服之心忧，多惊悸，生白发。”时义云：“里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姜，虽辛辣而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入佳味。迁员外郎为甘子，可久服。或谓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触之则发，亦无常性。

不辍，但不再花钱让人抄写了。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便把妻子说的告诉给人家。御史们出去后相互说：“他有明白人的帮助，不可以再拿他玩耍。”于是不再戏弄他了。出自《御史台记》。

傅 岩

唐朝的傅岩，魏州人，本名叫傅佛庆。曾经在左台任职，有一次去巡察祭祀中溜（土神），但那是个小祠，祭祀规模小，不供牲畜祭品。巡察回来，他怅望地说道：“本来以为是大的祭祀，却尽是些粗疏浅薄的东西。”殿中侍御史梁载言咏诗道：“闻道监中溜，初言是大

祠。狼傍索传马，惚动出安徽。卫司无帘幕，供膳乏鲜肥。形容消瘦尽，空往复空归。”出自《御史台记》。

侯味虚

唐朝的户部郎官侯味虚写了一部《百官本草》，其中写到御史时说：“大热，有毒。”他又用红笔写道：“大热而有毒。主要除去邪恶和奸佞，杜绝邪行，判理冤屈，制止淫滥，尤其善于攻讦贪赃污浊等行为。不论大小官员一概可以纠弹，畿尉簿为其辅助。惧怕还使，厌恶爆直，忌讳按查权贵豪门。出自雍州洛州各县，有其他州出产的，更加好用。经日晒后又干又硬的为上品。吃了它，可以长精神，灭媚态。长久服用，能使人刚直严峻。”出自《朝野僉载》。

贾言忠

唐朝人贾言忠在他撰写的《监察本草》中写道：“服了它心忧，多惊悸，生白发。”当时人们议论说：“里行御史和试员御史（都是非正式授官的御史）是合口椒，毒最大。监察御史是开口椒，毒性稍轻一些。殿中御史是萝卜，也叫生姜，虽然辛辣但不用忧患。侍御史则是脆梨，越吃越好吃。由侍御史迁调为员外郎，那就是柑橘了，可以长久服用。有人说合口椒毒性轻而脆梨有剧毒，这是由于偶然触动而发生的，其实这东西是无常性的。

唯拜员外郎，号为摘去毒。欢怅相半，喜迁之，惜其权也。”出《御史台记》。

司马承祯

唐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职。道士司马承祯，睿宗追至京，将还职，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景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矣。”藏用有惭色。出《大唐新语》。

李敬玄

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至树敦城，闻刘尚书没蕃，着靴不得，狼狈而走。王杲、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时军中谣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出《朝野僉载》。

格辅元

唐格辅元拜监察，迁殿中。充使，次龙门遇盗，行装都尽，袒被而坐。监察御史杜易简，戏咏之曰：“有耻宿龙门，精彩先瞰浑。眼瘦呈近店，睡响彻遥林。捋囊将旧识，掣被异新婚。谁言骢马使，翻作蛭熊蹲。”出《御史台记》。

祝钦明

唐礼部尚书祝钦明颇涉经史，不闲时务，专硕肥腴，顽滞多疑。台中小吏，号之为“媪”。媪者，肉块，无七窍，秦穆公时野人得之。出《朝野僉载》。

唯有官拜员外郎后，方可称为除去了毒。但是，由御史迁调员外郎，他们也是欢喜惆怅各占一半，喜的是升迁，可惜的是失去了御史的权力。”出自《御史台记》。

司马承祯

唐朝的卢藏用，最初隐居在终南山，中宗执政时期，累居要职。道士司马承祯被睿宗召入京，不久打算回去，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他说：“这山中就大有好风景，何必走那么远。”司马承祯慢慢回答道：“以我所见，这里倒是通往高官的捷径。”卢藏用面显羞愧之色。出自《大唐新语》。

李敬玄

唐代的中书令李敬玄被授以元帅，去征讨吐蕃，行至树敦城，听说刘尚书已丧生于吐蕃，连靴子也顾不上穿，便狼狈而逃。王杲和副

总管曹怀舜等也吓得惊慌而退，逃跑时扔掉粮饷无数，首尾相连有一千里，足足盖了一尺多厚。当时军中流传着一首歌谣说：“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出自《朝野金载》。

格辅元

唐代时有个叫格辅元的人，官授监察御史，后又迁转殿中御史。有一回他出使外地，临时客住龙门被盗，行装全被偷走，只好光着身子裹被而坐。后来有个监察御史杜易简写诗嘲弄他道：“有耻宿龙门，精彩先瞰浑。眼瘦呈近店，睡响彻遥林。捋囊将旧识，掣被异新婚。谁言骢马使，翻作蛭熊蹲。”出自《御史台记》。

祝钦明

唐朝礼部尚书祝钦明，精通经史，但不识时务，肥胖臃肿，迂顽而又多疑。官署中的小吏们称他为“媪”。媪就是大块肉，没长七窍，秦穆公时代有郊野之人得到过。出自《朝野金载》。

姜师度

唐先天中，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绕朝堂坊市，无所不至。上登西楼望之，师度堰水洧，柴筏而下，遂授司农卿。于后水涨则奔突，水缩则竭涸。又前开黄河，引水向棣州，费亿兆功。百姓苦其淹渍，又役夫塞河口。开元六年，水泛滥，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没尽。师度以为功，官品益进。又有傅孝忠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专行矫讦。京中语曰：“姜师度一心看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矫，并斩之。出《朝野金载》。

姜晦

唐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前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出《朝野金载》。

魏光乘

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趁蛇鹳鹑。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麒麟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菑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鬓，目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日，云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目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谄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熏地术。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

姜师度

唐玄宗先天年间，姜师度在长安城里开掘水渠，水渠穿绕过宫廷殿堂、大街小巷，无所不至。皇上登临西楼观望，只见师度堵塞急流，乘筏顺水而下，甚为满意，于是授他司农卿。可是到后来，遇到雨多涨水时，大水便横冲直撞，遇上干旱少雨时，水渠却又干涸。于是他又向前开通到黄河，引水到棣州，工程耗费巨大。两岸百姓却常常遭受水淹之害，因此他又不得不派民工堵塞黄河口。开元六年，黄河泛滥，大水冲破了堤堰，整个棣州的百姓全都淹死。可是姜师度仍以修渠有功为由，官品一再晋升。当时还有一个叫傅孝忠的人，官授太史令，此人自己说懂得天象，其实是专搞假冒欺骗。京城里的人都说：“姜师度一心看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皇帝即位后，知道他们的欺诈行为，把两个人一起斩首。出自《朝野僉载》。

姜晦

唐朝时姜晦官拜吏部侍郎，眼不认字，手不会书，把他执掌的铨选之任弄得一塌糊涂，甚至连高低优劣都不分。因而选人们编成歌谣道：“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前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出自《朝野僉载》。

魏光乘

唐代的兵部尚书姚元崇，个头大，而且行走快，魏光乘便把他称

作趁蛇鹑。黄门侍郎卢怀慎喜好低头看地，被他称为鼯鼠猫儿。殿中监姜皎长得又胖又黑，被他称为饱食桑葚的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长得黑，又没有胡子，被他称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喜好眯起一只眼睛看太阳，魏光乘便说他是在暗烛光下寻找虱子的老妇。舍人吕延嗣个头高大，头发稀少，被称之为日本国使人。而把舍人郑勉看作醉高丽。称拾遗蔡孚为小州医博士，假装懂得药性。还有个殿中侍御史个子小、又丑又黑，被称之为烟熏地术（植物名）。称御史张孝嵩为小村的方相。

目舍人杨仲嗣为热鳖上獼猴。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出《朝野金载》。

邵 景

唐邵景，安阳人。擢第授汾阴尉，累转歙州司仓，迁至右台监察考功员外。时神武皇帝即位，景与殿中御史萧嵩、韦铤俱升殿行事，职掌殊别。而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铤无命。景、嵩状貌类胡，景鼻高而嵩须多。同时服朱绂，对立於庭。铤独帘中窃窥而咏曰：“一双胡子著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相对厅前捺且去声。立，自惭身品世间毛。”举朝欢咏之。他日，睿宗御承天门，百僚备列，铤忽风眩而倒。铤肥而短，景咏之曰：“飘风忽起团圞旋，倒地还如着脚趄。莫怪殿上空行事，却为元非五品才。”出《御史台记》。

黄幡绰

唐安西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对，明皇每嘉之。文树髭生颌下，貌类猴。上令黄幡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幡绰，不言之。幡绰许而进嘲曰：“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颌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獼猴，獼猴面孔强似文树。”上知其遗赂，大笑。出《开天传信记》。

称舍人杨仲嗣为热鳖子上的獼猴。称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称

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称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称黄门侍郎李广为喝饱水的蛤蟆。因为他随意评品戏弄朝官，所以从左拾遗被贬到新州新兴县做县尉。出自《朝野僉载》。

邵 景

唐代的邵景，是安阳人。经铨选而提拔为汾阴县尉，又转授歙州司仓，后来迁调右御史台任监察考功员外。神武皇帝即位时，邵景与殿中御史萧嵩、韦铤一起擢升为殿行事，而执掌的事物各不相同。后来皇上下令，加授邵景和萧嵩为朝散大夫，而韦铤却没有此项任命。邵景、萧嵩的相貌都很像胡人，邵景鼻子高，萧嵩胡须多。上朝时他们同穿朱红官袍，面对着站立于朝堂。韦铤从帘外偷偷看到了他俩可笑的样子，便咏了首诗说：“一双胡子著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相对厅前捺且立，自惭身品世间毛。”满朝官员听说后都笑而咏之。之后一天睿宗要去承天门，文武百官列队恭驾，韦铤忽感昏眩晕倒在地。韦铤个子很小又很胖，于是邵景咏道：“飘风忽起团^𨾏旋，倒地还如着脚^𨾏。莫怪殿上空行事，却为元非五品才。”出自《御史台记》。

黄幡绰

唐代时安西牙将刘文树口才很好，尤其善于向皇上进言或回答皇上的问话，明皇为此多次称赞过他。刘文树的胡须长在下巴颏的下边，面貌很像个猴子。有一次唐明皇让黄幡绰嘲弄一番他的相貌以取乐。刘文树最忌讳别人称他猿猴，于是偷偷地给幡绰奉送财物，求他不要说自己像猿猴。黄幡绰答应了，向皇上进一首嘲谑诗道：“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强似文树。”皇上知道他送了贿赂，大笑不止。出自《开天传信记》。

贺知章

唐秘书监贺知章有高名，告老归吴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异。知章将行，泣涕辞，上问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之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于信，孚者，信也，履

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授命焉。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邪，我实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出《开天传信记》。

王 维

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扣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出《卢氏杂说》。

甘 洽

唐甘洽与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计尔应姓田。为你面拨獭，抽却你两边。”仙客应声曰：“甘，计你应姓丹。为你头不曲，回脚向上安。”出《启颜录》。

乔 琳

唐朱泚始乱，源休、姚令言等收图书，贮仓廩，作萧何事业。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练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识者闻之，为休不奈官职。乔琳性好谐谑，因语旧僚曰：“源公真谓火迫鄼侯尔。”出《大唐新语》。

贺知章

唐代秘书监贺知章的名声很响，要告老还乡回吴中，明皇很器重他，每件事都跟别人不同。贺知章将要离开朝廷了，他声泪俱下地与皇上辞别，皇上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臣有一个儿子，至今还没有定下来叫什么名字，希望陛下恩赐，这样就是我回到故乡也感到十分荣耀。”皇上道：“实行道义的关键，莫过于信了，孚就是信，每每有信才能顺，你的儿子必是信顺之人，应该起名叫‘孚’。”贺知章拜了两拜，接受了皇帝的旨意。过了很久，贺知章对人说：“皇上怎么戏谑我啊，我是吴地人，这个孚字是爪字下面加个子字，这难道不是叫我儿子为无（吴字谐音）爪子吗？”出自《开天传信记》。

王 维

唐朝宰相王玙，很喜欢给人写墓碑、墓志。有人来送报酬，错敲了尚书右丞王维的门。王维道：“大作家在那边。”出自《卢氏杂说》。

甘 洽

唐代人甘洽与王仙客素来很友好，于是他们便以姓氏相互嘲讽。甘洽道：“你姓的是王字，我考虑你本应姓田。因为你面颊丰满，只好把你的两侧去掉了。”王仙客接着说：“你姓个甘字，我琢磨你本应该姓丹。就因为你的脑袋不能弯曲，只好把你倒过来两脚向上。”出自《启颜录》。

乔 琳

唐朝朱泚开始叛乱时，源休、姚令言等人便将档案藏于仓库中，想要学习萧何。源休又对伪朝黄门侍郎蒋练说：“若衡量才能，我是萧何，姚令言是曹参。”有见识的人听说后，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官职不满意。乔琳好戏谑，对当年的同僚说：“源公可以说是火急的酈侯萧何。”出自《大唐新语》。

契繆秃

唐京城有僧，性甚机悟，病足，有人于路中见，嘲之曰：“法师是云中郡。”僧曰：“与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贫道作契繆秃？”其人诈之曰：“云中郡言法师高远，何为是辱？”僧曰：“云中郡是天州，翻为偷毡，是毛贼，毛贼翻为墨槽，旁边有曲录铁，翻为契繆秃，何事过相骂邪？”前人于是愧伏。出《启颜录》。

宋 济

唐许孟容与宋济为布素之交。及许知举，宋不第。放榜后，许颇惭，累请人申意，兼遣门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谒焉。许但分诉首

过，因命酒酣，乃曰：“虽然，某今年为国家取卿相。”时有姚嗣卿及第后，翌日而卒。因起慰许曰：“邦国不幸，姚令公薨谢。”许大惭。出《卢氏杂说》。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无不为隐语嘲之。有令，口无一齿，常畏见嘲。初至，谓邑吏：“我闻安陵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复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后曰：“明府书处甚疾。”其人不觉为嘲，乃谓称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数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书处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为是言？”曰：“书处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为北门，北门是缺后，缺后者翻为口穴，此嘲弄无齿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出《启颜录》。

契绌秃

唐朝时京城里有个和尚，天性机敏，腿脚有毛病，有人在路上遇见，便嘲弄他说：“法师是云中郡。”和尚说：“我与你先前并不相识，什么原因要侮辱贫僧，把我称作契绌秃？”那个人欺骗他说：“云中郡是说法师高明，怎么能说是侮辱你呢？”和尚说：“云中郡就是天州，翻译过来是偷毡，即毛贼，毛贼再翻译过来是墨糟，旁边有曲录铁，译作契绌秃，我们之间有什么过节，要骂我呢？”那人羞愧地认输了。出自《启颜录》。

宋 济

唐朝时，许孟容与宋济二人是贫寒之交。到许孟容主持选举时，宋济落选。发榜后，许孟容很愧疚，多次请人去说明和致意，并派自己的学生去看望。不得已，宋济来拜见他。许孟容为自己的过错辩解一番后，便请宋济饮酒，他说：“虽然这样，我今年还是为国家选拔了卿相之才。”当时有个姚嗣卿，及第后第二天就死了。宋济站起来对许孟容道：“姚令公谢世，那是国家的不幸。”许孟容十分惭愧。出自《卢氏杂说》。

安陵佐史

唐朝时，安陵人很善于嘲讽，凡是有邑令派到这里来的，没有不被用隐语嘲弄的。有这么一个县令，满口没有一牙，常常怕人嘲笑。刚到任时，他对手下的小吏们说：“我听说安陵这地方的人太喜好嘲弄人，你们可不能重走过去的老路。”第一次上堂，断了三个案子，佐史在他身后抱着案卷说道：“大人写字很快。”这位邑令没觉察出被嘲弄，还以为在称赞自己，于是对他很信任。过了几个月后，有个与佐史有仇的人来告发说：“那个夸奖您写字很快的人，实际是在嘲弄您。”令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人道：“写字很快的意思就是奔墨，奔墨辗转拼读是北门，北门就是缺后，缺后再辗转拼读就是口穴，这是嘲弄大人没有牙齿。”县令这才明白过来，将佐史鞭打一顿后赶了出去。出自《启颜录》。

崔 护

唐刘禹锡云：崔护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从舅也。乃私试为判头，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异。人问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坦重耳，骈胁再观。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见。”初登为东畿尉，相里造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长数寸。故又曰：“当偃兵之时，则隧而无用，在穴食之日，则摇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出《嘉话录》。

崔 护

唐朝的刘禹锡讲：崔护科举落第，怨恨考官苗登，苗登是他的三堂舅。于是私下写一篇判状，诋毁他舅说：“他的后背与常人不一样，长了一层像猪皮似的硬甲壳。有人问：‘怎么不除掉？’从父母那里接受来的。”判词说：“曹国人把重耳衣服脱光，相连成一块的肋骨被看见了。相里造把苗登衣服剥光，猪皮便露出来了。”当初，苗登曾做过东都畿尉，相里造做过那里的长官。相里造曾要鞭笞苗登，可是除掉他的上衣露出脊背，却有猪毛，长约数寸。所以崔护又说：“当不打仗的时候，便垂着没有用处，在圈中饲养之时，便摇晃

有求。”这都是说的尾巴。出自《嘉话录》。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诮四

卢 迈	柳宗元	陆 畅	平 曾	僧灵彻
苏 芸	李 寰	王 璠	韦 蟾	封抱一
崔 涯	李宣古	杜 牧	陆岩梦	李 远
李德裕	薛昭纬	崔慎由	郑 薰	唐五经
青龙寺客	罗 隐			

卢 迈

唐宰相卢迈不食盐醋，同列问曰：“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而答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又何堪矣？”出《国史补》。

柳宗元

唐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谈元茂秉笔。时不欲名字著彰，曰：“押缝版子上者，率多不达，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张复已下，马徵、邓文佐名尽著版子矣。题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搁笔曰：“请辛先辈言其族望。”辛君适在他处，柳曰：“东海人。”元茂曰：“争得知？”柳曰：“东海之大，无所不容。”俄而

卢 迈

唐朝时，有位宰相叫卢迈，他不吃盐和醋，同僚问他：“你不食盐醋，怎么能忍受得了？”卢迈笑而回答道：“你终日吃盐醋，又怎能受得了呢？”出自《国史补》。

柳宗元

唐朝时，柳宗元和刘禹锡在同一年科举及第，题名于慈恩塔上，名字是由谈元茂执笔书写的。当时的及第者都不打算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显著的地方，于是人们便说：“名字写在押缝的板子上，命运往往不通达，有的人不长时间就去世了。”当时由柳宗元草拟名单，他暗暗斟酌着，张复以下，马徵、邓文佐的名字全都写在板子上了。题名时需要用到姓氏和籍贯，到了辛南容，人们都不知道。谈元茂便搁笔问道：“请辛先生说说自己的籍贯。”辛南容此时恰在别处，柳宗元应声答道：“他是东海人。”谈元茂问：“你怎么知道？”柳宗元道：“东海之大，无所不容。”不一会儿

辛至，人问其望，曰：“渤海。”众大笑。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因为故事。出《嘉话录》。

陆 畅

唐陆畅，云阳公出降都尉刘氏，朝士举为宾相。内人以陆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复以诗嘲之，陆亦酬和。六宫大喜。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例外，别赐宫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赏之。内人诗云：“十二层楼倚碧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歆入汉宫。”或谓内学宋若兰、若昭姊妹所作。陆酬曰：“粉面仙郎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须教翡翠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出《云溪友议》。

平 曾

唐平曾恃才傲物，多犯讳忌。仆射薛平出镇浙西，投谒，礼遇稍薄，乃留诗以讽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竖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恤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句吴。”薛闻之，遣吏追还，縻留数日。又献《紫白马》诗曰：“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出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鞚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仔细看。”薛睹诗曰：“若不留绊行轩，那得观其毛骨。”遂殊礼待之。后游蜀，谒少师李固言。时幕客皆名士，曾

每与诸客评论，言笑弥日，侍于李侧，轻忽无所畏，遂献《雪山赋》云：“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嶂攒峰，

辛南容到来，人们问其族望，他说：“渤海。”众人大笑。慈恩塔题名一事，起于张莒，他们同年中举的人一起到寺中闲游，他在塔上题写了同年的名字。人们便以此为先例延续下来。出自《嘉话录》。

陆 畅

唐朝人陆畅在云阳公主嫁给都尉刘氏时，被朝官们举荐为宾相。宫女们因为觉得陆畅操吴音，才思敏捷，都愿跟他开玩笑，他都应对如流，再以诗嘲讽他，陆畅也以讽刺诗酬和。六宫大为欢喜。他所写的十几首诗，嫔娥们都能背诵。惯例之外，又赐给他十匹宫锦和楞伽瓶痰盂作为奖赏。宫娥中有人写诗道：“十二层楼倚碧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歊（吴地的歌曲）入汉宫。”有人说这是宫中才女宋若兰、宋若昭姐妹所作。陆畅和诗道：“粉面仙郎（仙女）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意为想结婚，出自秦穆公女弄玉喜好吹箫之典故）。须教翡翠（鸟名）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出自《云溪友议》。

平 曾

唐朝人平曾，依仗自己有才能而目空一切，常常犯忌讳。仆射薛平被派出去镇守浙西，平曾前往拜见，因礼遇稍薄了些，便留下一首诗讽刺道：“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竖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恤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句吴。”薛平听说之后，立刻派人去把他追回，挽留数日。又赠一首《繫白马》诗：“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出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鞚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仔细看。”薛平看着诗对平曾道：“如果不是把你留下来，哪里能一睹你的风骨啊。”于是以厚礼相待他。后来平曾又到蜀地游历，去拜见了少师李固言。当时李固言门下的幕客都是名流，平曾常与他们纵谈论辩，谈笑终日，陪伴于李固

言左右，轻率而毫无畏惧，献上一篇《雪山赋》道：“雪山虽生得洁白，重峦叠嶂，

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罕作文章，发于专经也。李览赋，命推出。不逾旬，贡《鲙姬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鸱鸢所获，奈鲙鮓何？”李览赋笑曰：“昔赵元淑之狂简，袁彦伯之机捷，无以过焉。”然爱其文彩，投掷者无出于曾，虽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关赋》，刺中朝：“此关倚太华，瞰黄河。虽来往攸同，而叹有异也。”出《云溪友议》。

僧灵彻

唐江西帅韦丹，与东林僧灵彻，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彻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咏之，皆丽绝于文圃也。即莲花峰、石镜、虎跑泉、聪明水、白鹿洞、铁虹桥、康王庙，为七咏。此七咏者，俾予益发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上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水。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然而游，不假东门而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翼翼，松径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霞，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达其深趣矣。”诗云：“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彻酬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出《云溪友议》。

苏 芸

岭表多假吏，而里巷目为使君，而贫窶徒行者甚众。

夏天清凉，可是没有繁茂的花草供人采取。”因为李固言很少写文章，起初是研究经学的。他看过这篇赋后，命人将平曾赶出去。没过十天，又献来《鲙姬鱼赋》，说：“这鱼触动到东西而大怒，摇身游上海面，结果被鸱鸢捉获，你能把鲙鮓 怎么样呢？”李固言看过后笑道：“过去赵元淑那样的狂傲，袁彦伯那样的机敏，也没有超过他啊。”但是李固言很爱惜他的文采，前来投靠拜谒的还没有超过曾

的，虽然平曾多有冒犯，但并未很深地怪罪他。后来平曾又写过一篇《潼关赋》讽刺朝臣：“潼关上倚太华山，下可俯瞰黄河。虽然人们来来往往经过的是同一个地方，而发出的感慨是不一样的。”出自《云溪友议》。

僧灵彻

唐朝的江西帅韦丹，与东林的和尚灵彻有着极深厚的友情，经常以诗唱和，每月都有四五次。韦丹在一篇诗序中写道：“彻公近日把他的匡庐七咏寄于我，吟咏之后，深感其秀丽多彩，是文苑中从未见过的。这七咏是莲花峰、石镜、虎跑泉、聪明水、白鹿洞、铁虹桥、康王庙。读过这七咏，使我更加产生回归之意。当芳草争春之时，与朋友一起上山，再邀上三两个道人，一定会攀登上那高耸的峰巅，观赏那烟波浩渺的九江水。这时候，再飘然而去，不愿多看一眼京口，只是默默地游赏，也不想穿东门而让人相送。天地为一统，万物任逍遥。两侧的树枝掩映，松林间的小路深幽，这还何必再踏足于天上，心驰于太古。偶有所得，写《思归绝句》一首，寄予友人，希望法友能够提早知道它的深妙意趣。”诗写道：“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僧灵彻酬答道：“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出自《云溪友议》。

苏 芸

岭南之地有很多暂时代理职务的官吏，百姓们把这些官吏都称作使君，然而使君之中贫困艰难、徒步行走的人非常多。

元和中，进士苏芸南地淹游，尝有诗云：“郭里多榕树，街中足使君。”

李 寰

唐李寰镇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餽遗，乃箱擎一故皂袄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

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襄谢之。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幞头饷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出《因话录》。

王 璠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书才到，少尹侯继有宴，以书邀之。王判书后云：“新命虽闻，旧衔尚在。遽为招命，堪入笑林。”中京以为语柄。故事：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虽除官，亦须候止敕也。出《因话录》。

韦 蟾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见李场给事题名，走笔书其侧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因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出《摭言》。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栎阳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语作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

唐宪宗元和年间，进士苏芸到岭南游历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的诗中曾写道：“郭里多榕树，街中足使君。”

李 寰

唐朝时李寰镇守晋州，他的表兄武恭性情很怪诞，自称喜好道教，愿意收藏古物。遇到李寰过生日，他没礼物相送，便用箱子装着一件破旧的黑棉袄送给李寰，说：“这是李令公当年收复京城时穿过的，我送与你，是希望你的功业像当年的西平郡王李晟一样。”李寰对他表示感谢。后来李寰也听说了武恭过生日，便用箱子装了一条破头巾送给他，说：“知道兄长深深仰慕得道成仙之人，因而求得一条洪崖先生当初成仙得道时用的头巾，希望兄长能像洪崖一样成仙得

道。”宾客们无不大笑。出自《因话录》。

王 璠

唐朝时王璠由河南尹迁授尚书省右丞。任命书刚到，少尹侯继便要设宴请客，他写了一封书信邀请王璠。王璠看过信道：“新任命的事仅是刚刚听说，原来的官衔还在。匆忙发出邀请，真可以载入笑林了。”京城的人都把此事当作话柄。按当时惯例：小尹和大尹，在一般交往的宴席上，必须以礼相隔，即使拜了新官，也要等接到敕令才可同席。出自《因话录》。

韦 蟾

左丞韦蟾来到长乐驿，看到那里有给事李场的题名，便提笔在旁边题一首诗：“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因学得虞姬媚，书字才能记姓名。”出自《摭言》。

封抱一

唐朝时，封抱一任栎阳县尉，有一个客人来拜访他。那位客人个子很矮，又患有眼疾，鼻子也不通气。他便使用《千字文》里的内容讽刺那个客人。这首诗这样写道：“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左达承，何劳罔谈彼。”出《启颜录》。

崔 涯

唐崔涯，吴楚狂士也，与张祜齐名。每题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尝嘲一妓曰：“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穹窿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子，纥梯纥榻出门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赠

一绝句以饰之云：“觅得黄骝鞞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豪富之士，复臻其门。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为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祐、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出《云溪友议》。

李宣古

唐澧州宴，酒纠崔云娘形貌瘦瘠，每戏调，举罚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李宣古当筵一咏，遂至箝口。诗曰：“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见肩侵鬓，唯忧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出《云溪友议》。

紫，既无左达承，何劳罔谈彼。”出自《启颜录》。

崔涯

唐代的崔涯，是吴楚之地的狂人，与张祐齐名。常常题诗于倡家，每一首诗写成之后，没有不在大街上传诵的。受到人们称赞时，他便乘上车马欢奔而去；遭到人们批评时，他就会发火而弄得杯盘狼藉。崔涯曾嘲弄一个妓女说：“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讽刺道：“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箆篴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子，纆梯纆榻出门前。”他还嘲弄李端端道：“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李端端得到这首诗后，心中忧郁不快像得了病一样。有一次李端端从使院饮酒回来，远远看见有两个男人走过来，她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并在道旁一拜再拜，小心谨慎地说道：“端端在这里恭候二位了，希望二位能可怜同情她。”于是崔涯又赠予她一首绝句，对她夸饰一番道：“觅得黄骝鞞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那些富豪阔少们又重新找上门来。有人戏言道：“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又登上雪岭，为什么一天之内如此黑白不均啊？”倡家将此写成歌乐，没有一家不怕崔涯题诗嘲谑讽刺的。张祐、崔涯久住扬州，当时国内安定，天下太平，诗篇写得恣纵放荡，

那些显达富豪都很钦服惧怕他们，他们喘口气，这些人都觉得像是要刮大风。出自《云溪友议》。

李宣古

唐代时，澧州这个地方的人常有聚宴，有一个酒纠叫崔云娘，模样瘦削，常常戏闹，总要罚大家都得喝酒，加上她会唱歌，自以为是澧州这地方最妙的人。有一回李宣古在宴席上咏诗一首，竟使她当场张口结舌。诗咏道：“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见肩侵鬓，唯忧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出自《云溪友议》。

杜 牧

唐杜牧罢宣州幕，经陕，有酒纠，肥硕而词警，牧赠诗云：“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褌。尾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问岳神。”出《云溪友议》。

陆岩梦

唐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云：“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出《云溪友议》。

李 远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守李远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仪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见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际拜见，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时人闻而笑之。世谓浑诗远赋，不如不作，非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出《北梦琐言》。

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武宗朝为相，势倾朝野。及罪谴，为人作诗曰：“蒿棘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目视具僚亡匕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背有余波达鬼村。”又云：“势欲凌云威触天，朝轻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路攀。画阁不开梁燕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应惆怅，流水斜倾出武关。”出《卢氏杂说》。

杜 牧

唐朝的杜牧辞去宣州幕职，路经陕西时，在酒店里看见一个酒纠，胖而又话多，他便赠诗道：“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顶，十幅红旗补破褌。尾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问岳神。”出自《云溪友议》。

陆岩梦

唐代人陆岩梦，在桂州宴席上曾赠诗给胡人女子说：“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出自《云溪友议》。

李 远

唐朝进士曹唐的《游仙诗》写得意味深远，岳阳太守李远每每吟他的诗时，便思念起他这个人。有一天，曹唐去拜见他，李远竟倒穿着鞋出来迎接他。曹唐的体貌很魁伟，李远便戏弄他道：“以前未见到你，不知你有如此标致的仪态，还以为你可以乘凤凰或黄鹤而来。此时相见，才知用一头壮水牛恐怕也难以驮动！”当时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笑了。世人都说许浑的诗和李远的赋不如不写了，倒不是说他们没有才华，而是鄙视他们的作品没有修养。出自《北梦琐言》。

李德裕

唐代的卫公李德裕，武宗朝曾做过宰相，当时权倾朝野。后获罪被贬，被人写诗道：“蒿棘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目视具僚亡匕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背有余波达鬼村。”又写道：“势欲凌云威触天，朝轻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路攀。画阁不开梁燕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应惆怅，流水斜倾出武关。”出自《卢氏杂说》。

薛昭纬

唐薛保逊，大中朝，尤肆轻佻，因之侵侮诸叔，故自起居舍人贬澧州司马。子昭纬，颇有父风，尝任祠部员外。时李系任礼部员外，王莼任主客员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莼遽请其下句，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莼，小人行缀。”闻者靡不大哂。天复中，自台丞累贬登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荛当制，略曰：“凌轹诸父，代嗣其凶。”出《摭言》。

崔慎由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入相，次毕诚、曹确、罗劭权使相，继升岩廊。宰相崔慎由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始蒋伸登庸，西川李景让览报状，叹曰：“不能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云：“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亦同慎由之诮也。大夫赵崇卒，侍郎吴雄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乖于所望！”惜其不大拜，而亦讥当时也。出《北梦琐言》。

郑薰

唐颜标，咸通中，郑薰下状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勋烈，谓标鲁公之后，故擢之首科。既而问及庙院。标曰：“标素，京国无庙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时有无名子嘲曰：“主司头

脑大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出《摭言》。

薛昭纬

唐代的薛保逊，宣宗时期，因他性情轻佻而欺辱诸位叔父，所以从起居舍人贬为澧州司马。他儿子薛昭纬，也颇具父亲作风，曾任祠部员外。当时李系任礼部员外，王莒任主客员外。正月初一朝拜班退后，薛昭纬大声吟道：“左边是太阳右边是月亮，这是天子旌旗。”王莒请他说出下句，他随即说道：“上面是李系而下面是王莒，小人已经成串了。”听到的人无不大笑。到昭宗天复年间，他已从台丞屡屡贬为登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荛为皇上起草的诏令，其中大概讲道：“凌辱朝中各位父辈，一代比一代厉害。”出自《摭言》。

崔慎由

唐朝从大中年到咸通年，先是白敏中被授以宰相，接着毕诚、曹确、罗劭也被授以使相（宰相头衔，但本人出使外地），他们相继迁升进入朝堂。宰相崔慎由说道：“可以回家了，近来担任中书令的人，都是蕃邦的人。”大概因为毕、白、曹、罗都是蕃人的姓氏。当初蒋伸被起用，西川李景让看过通报的状文后感叹道：“我不能给这个人做事。”于是立即托病离开幕府。当时有诗写道：“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这件事与崔慎由所讽刺的是一个意思。大夫赵崇去世了，侍郎吴雄叹道：“本来应当像对待毕、白那样对待他的，但与所希望的相违背！”吴雄可惜赵崇没有担任重要职务，这也是在讥讽当时官场的现实。出自《北梦琐言》。

郑薰

唐朝的颜标，在咸通年间由郑薰主考时考中状元。在这之前，遇上徐州藩镇作乱的事，郑薰意在勉励人们建功立业，把他当作了鲁郡公颜真卿的后代，所以把颜标选拔为首科。过了不久，郑薰又问到颜标的家庙在何处。颜标道：“我家中贫寒，京城里没有庙院。”郑薰此时才醒悟，沉默许久。当时有无名氏写诗嘲讽道：“主司头脑大冬

烘，错认颜操作鲁公。”出自《摭言》。

唐五经

唐咸通中，荆州书生号“唐五经”，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以束修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寮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出《北梦琐言》。

青龙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文会话云：顷在京寄青龙寺日，有客尝访知事僧，属其匆遽，不暇留连。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后时复来，亦阻他事，颇有怒色，题其门而去曰：“龕龙去东海，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详。有沙弥颇解，众问其由，曰：“龕龙去，有合字存焉；时（時）日隐，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访，杳无迹矣。客究沙弥，乃懿皇朝云皓供奉也。出《桂苑丛谭》。

罗 隐

唐裴筠婚萧遘女，问名未几，便擢进士第。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出《摭言》。

唐五经

唐代咸通年间，荆州有一位号“唐五经”的书生，学识渊博精深，实际可以叫作学者，旨趣高雅，为人敬仰。他门下集聚了五百学生，靠学费养活自己。从容度日，有子夏和伏生的风范，幕僚大多都跟他交往。他常对人讲：“不肖子弟有三种变化：第一种变为蝗虫，表现为卖了庄稼而吃喝掉；第二种变作蛀虫，表现为把书籍卖了而吃喝

掉；第三种变成大虫（老虎），是把婢奴卖了而吃喝掉。这三种吃喝的人，哪一朝没有？”出自《北梦琐言》。

青龙寺客

唐朝乾符末年，有一位客人暂住于广陵的开元寺。因举行文会讲故事说了这样一件事：不久前在京城寄居青龙寺，当时有客要拜访寺中的住持，可是正遇上别人正在访住持，那客人嘱咐那位住持和尚抓紧些，因为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在这里逗留。第二天那客人又去拜访，可是又遇上地位显要的客人来见住持。后来那客人又来过，也由于住持因有其他事情而不能晤谈，那客人很不高兴，于是将留言题于住持的门上而去，那留言写道：“龕龙去东海，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和尚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小和尚却非常了解其中的奥妙，大家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龕龙去了，还有合字存；时（時）日隐，还留下了寺字；敬文不在，还有苟字；碎石入沙，还有个卒字。合在一起是‘合寺苟卒’，这是很不好听的话，是在侮辱我们。”住持和尚明白后去追寻那个客人，那人早已走得无影无踪。寄住开元寺的客人打听了这个小和尚，才知道他原来是唐懿宗时的供奉云皓。出自《桂苑丛谭》。

罗 隐

唐朝时，裴筠与箫遘的女儿订婚，在问过女方名字和生辰八字不久，便中了进士。罗隐写了一首绝句讥刺他，其中写道：“仔细看看那圆月（暗指婚姻）还是有情意的，更叫人相信青桂是靠近嫦娥的（暗指靠裙带关系）。”出自《摭言》。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诮五

崔 澹 皮日休 薛 能 周顗任 穀
王 徽 山东人 张 登 朱 泽 徐彦若
冯 涓 张濬伶人 封舜卿 姚 洎 李台瑕
织锦人 李主簿 陈癩子 患目鼻人 伧 人
田 媪

崔 澹

唐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出《摭言》。

皮日休

唐皮日休尝谒归仁绍，数往而不得见。皮既心有所嫌，而动形于言，因作《咏龟》诗：“硬骨残形知几秋，尸骸终不是风流。顽皮死后钻须遍，都为平生不出头。”时仁绍亦有诸子侄、侄，与日休同在场中，随即闻之。因伺其复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下，题诗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时人以为日休虽轻俳，而仁绍亦浮薄矣。出《皮日休文集》。

崔 澹

唐代人崔澹被考试的题目是《至仁伐至不仁赋》。当时黄巢气焰正盛，因而被一位无名氏嘲笑道：“主考官为什么这样厌恶我朝皇上，在试题中把黄巢比作了周武王。”出自《摭言》。

皮日休

唐朝时，皮日休曾去拜见归仁绍，几次前往都没见到。皮日休心里很不满，因而流露于言表，并写了一首《咏龟》诗：“硬骨残形知几秋，尸骸终不是风流。顽皮死后钻须遍，都为平生不出头。”正好归仁绍的儿子归佺、归係与皮日休同在一个场中，很快就知道了。因而等他再来的时候，便在他名片的“皮”字下，题了一首诗送给他：“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当时人们都认为，皮日休虽很轻佻滑稽，而归仁绍也够轻浮刻薄的了。出自《皮日休文集》。

薛 能

唐赵璘仪质琐陋，成名后为婿，薛能为宾相。乃为诗嘲谑，其略曰：“巡关每傍樗蒲局，望月还登乞巧楼。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曰：“不知元在鞍轿里，将为空驮席帽归。”又曰：“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出《抒情诗》。

周 顗

唐处士周顗 洪儒奥学，偶不中第，旅浙西。与从事欢饮，而昧于令章，筵中皆戏之。有宾从赠诗曰：“龙津掉尾十年劳，声价当时斗月高。唯有红妆回舞手，似持双刃向猿猱。”周答曰：“十载文场敢惮劳，宋都回鹘 为风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爱缚猱。”出《抒情诗》。

任 穀

唐任穀有经学，居怀谷，望征命而蒲轮不至，自入京中访问知己。有朝士戏赠诗曰：“云林应讶鹤书迟，自入京来探事宜。从此见山须合眼，被山相赚已多时。”后至补衮。出《幽闲鼓吹》。

王 徽

唐广明岁，薛能失律于许昌，都将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过

许，谓岌曰：“昔闻贵藩有部将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号？”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实蕴壮心，每有征行，不避锋刃，左冲右捭，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

薛 能

唐朝人赵璘相貌猥琐丑陋，成名以后才当了女婿，婚礼上薛能为宾相。他写诗对赵璘进行了嘲讽戏弄，诗中写道：“巡关每傍樗蒲局（赌场），望月还登乞巧楼（是说他年龄很大才婚配）。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是说不要太娇宠新娘子）。”又写道：“不知元（首，即脑袋）在鞍桥（马鞍）里，将为（还以为）空驮席帽（藤席编的帽子）归（是说他个子太小）。”又写道：“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站在炕上才与夫人一样高，仍是嘲讽他个子矮）。”出自《抒情诗》。

周 颙

唐朝有个叫周颙的隐士，学识渊博，曾去应试却没有考中，旅居浙西。与随从的人欢聚畅饮，但不懂酒令，在座的人都拿他开玩笑。有一次一个宾客赠诗道：“龙津掉尾十年劳，声价当时斗月高。唯有红妆回舞手，似持双刃向猿猱。”周颙答诗道：“十载文场敢惮劳，宋都回鹘为风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爱缚猱。”出自《抒情诗》。

任 轂

唐代人任轂懂经学，住在怀谷，一直盼望着皇上召他入朝，却没有等到，于是就亲自到京城去向朋友们打听。有一个朝官赠诗戏弄他说：“云林应讶鹤书迟，自入京来探事宜。从此见山须合眼，被山相赚已多时。”后来他官至补袞。出自《幽闲鼓吹》。

王 徽

唐朝广明年间，薛能在许昌任职时触犯法律，他的职务由都将周

岌代替。第二年，宰相王徽路经许昌，问周岌说：“过去听说贵藩镇有位部将叫周撞子，恐怕就是司空吧？你怎么得到这个称号？”周岌羞愧很久，才回答说：“岌虽士兵出身，但心怀壮志，因此每次出征，都不避刀枪，左冲右掠，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了

此名号。”王笑，复谓岌曰：“当时扑落涡河里，可是撞不著耶？”岌顷总许卒，征徐方，为贼所败，溺于涡水，或拯之仅免。故有是言。出《三水小牋》。

山东人

山东人来京，主人每为煮菜，皆不为美。常忆榆叶，自煮之。主人即戏云：“闻山东人煮车毂汁下食，为有榆气。”答曰：“闻京师人煮驴轴下食，虚实？”主人问云：“此有何意？”云：“为有苜蓿气。”主人大惭。出《启颜录》。

张 登

唐南阳张登制举登科。形貌枯瘦，气高傲物。裴枢与为师友。枢为司勋员外，举公群至投文，枢才诋诃瑕谪，登自知江陵盐铁院会计到城，直入司勋厅，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枢因问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驴牙郎，搏马价。此成笑耳。”出《乾 驥 子》。

朱 泽

唐王轩少为诗，颇有才思。游西小江，泊舟苕萝川，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见浣沙人。”俄见一女子，振琉璃，扶石笋，低回而谢曰：“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与君坚不得。”既欢会，复有恨别之辞。后萧山郭凝素，闻王轩之遇，每过浣沙溪，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石，寂尔无人，乃郁怏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之莫不嗤笑。凝素内耻，

这个名号。”王徽笑了笑，又对周岌说道：“当初掉进涡河里，是不是

没有撞着呀？”周岌不久前，曾率领许昌的军队去征讨徐方，被徐方打败，掉进涡河里，多亏有人搭救才免于一死。所以才有了这个话柄。出自《三水小牋》。

山东人

有一个山东人来到京城，主人每次给他做菜，他都觉着味道不美。他常常想念榆叶，就自己煮了吃。主人戏言道：“听说山东人喜欢煮车毂汁下饭，为的是有榆树味。”山东人道：“听说京城人爱煮驴轴就饭吃，是真是假？”主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山东人道：“为了那股子苜蓿气。”主人深感羞赧。出自《启颜录》。

张 登

唐代南阳人张登应制举中选。此人形貌很瘦，但气势傲慢。裴枢与他是师友关系。裴枢任司勋员外，参加考试的举子纷纷前来献投文章，他刚要对某些欠缺诋毁斥责一番，张登便从江陵盐铁院会计来到京城，直接闯进司勋厅，冷笑道：“裴三十六，大有可笑的事。”裴枢问他可笑的缘由，张登说：“我笑你这个贩卖驴子的牙郎，竟然在估量马的价钱。此实在是个笑话。”出自《乾 骊 子》。

朱 泽

唐代人王轩少年时就能作诗，很有才气。他曾去游西小江，船停在芑萝川，在西施石上题诗道：“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少顷看见一个女子，身上的佩玉晃动，扶着石笋，低声吟道：“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与君坚不得。”二人欢愉后，那女子还依依难舍地说了些惜别的话。后来，萧山的郭凝素听说了王轩的艳遇，每次路经浣沙溪，都要在那里长时间地逗留吟咏，多次题诗于浣纱石上，可从来是空寂无人，只好快快不快地返回来。进士朱泽写诗嘲笑他，听说的人没有不讥笑的。郭凝素感到羞耻，

无复斯游。诗云：“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出《云溪友议》。

徐彦若

唐乾宁中，荆南成汭曾为僧，盗据渚宫，寻即贡命。末年，每事聘辩。初以澧、朗在巡属，为土豪雷满所据，奏请割隶。宰相徐彦若在中书，不为处置，由是衔之。及彦若出镇番禺，路由渚宫，汭虽加接延，而常怏怏。饌后，更席而坐，诡辩锋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偏州一火草贼尔，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赧焉而屈。徐文雅高贍，听之亹亹。成虽甚敬惮，犹以岭外黄茅瘴，患者发落，而戏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盖讥成公曾为僧也，终席惭耻之。出《北梦琐言》。

冯 涓

冯涓，旧唐名士，雄才奥学，登进士第，履历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汉中，诏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强縻于幕中。性耿概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于伪蜀主。知王氏有异图，辄不相许。或赠缯帛，必锁柜中，题云“贼物”，蜀主虽知，怜其文艺，每强容之。时或不可，数揖出院。欲挝杀之，略无惧色。后朱梁遣使致书于蜀，命诸从事韦庄辈，具草呈之，皆不惬意。左右曰：“何妨

便再也不去那里游览了。朱泽的诗这样写道：“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出自《云溪友议》。

徐彦若

唐朝乾宁年间，荆南人成汭，过去当过和尚，窃据了渚宫，随即便向朝廷进贡并表示听命。到乾宁末，每每有事都要与朝廷争辩。最初是因为澧州和朗州这地方虽在自己属地，却被土豪雷满所霸占，因

而奏请朝廷割给自己管辖。当时宰相徐彦若正在中书省当政，没有按其要求处置这件事，因而他怀恨在心。等到徐彦若去镇守番禺，路经渚宫时，成汭虽然也加以迎接，但心中常常是快快不快。吃过饭后，换了席位坐下，争辩又起。徐彦若道：“令公位尊，常自比齐桓公和鲁文公。雷满不过是偏僻之地的草寇而已，令公难道不能派兵，还要怨恨朝廷？”成汭赧颜而屈服。徐彦若文雅而又高瞻远瞩，所以他的话都令人听而不倦。成汭虽然也很敬畏，但还是拿岭南的地方病黄茅瘴会使人落发来戏弄他，他说道：“岭南那边有黄茅瘴，望相公多加保重。”徐彦若道：“是啊，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这是讥讽成汭曾当过和尚，直到席终都使他很羞愧。出自《北梦琐言》。

冯 涓

冯涓，是晚唐的名流，才能出众，学识渊博，曾考中进士，官至高位。唐朝皇帝驾临梁、洋，冯涓随驾同行。到了汉中，皇上下诏任命他为眉州刺史。他去赴任，进了蜀地却遇上蜀主的军队而被俘，蜀主王氏将他强留于幕府中。冯涓性格耿直不屈，恃才傲物，与蜀主相处得很不愉快。他知道蜀主别有图谋，因此什么事也不肯答应。有人来赠送锦帛绸缎，他将这些绸缎都锁在柜子里，上面写上“贼物”，蜀主虽然知道，但爱其学问才艺，每次都极力忍受了。有时也难以容忍，曾经数次将他礼请出院。想要抓而杀之，但他丝毫没有惧色。后来朱梁派遣使者送信给蜀主，命令韦庄等人，草拟回信呈上，都不甚满意。左右道：“不妨

命前察判为之？”蜀主又有惭色。梁使将复命，不获已，遂请复职。便亟修回复，涓一笔而成，大称旨。于是却复前欢。因召诸厅同宴，饮次，涓敛衽曰：“偶记一话，欲对大王说，可乎？”主许之。曰：“涓少年，多游谒诸侯，每行，即必广赍书策，驴亦驮之，马亦驮之。初戒途，驴咆哮跳踯，与马争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后，抵一坡，力疲足惫，遍体汗流，回顾马曰：‘马兄马兄，吾去不得也，可为弟搭取书？’马兄诺之，遂并在马上。马却回顾谓驴曰：‘驴弟，我为你有多少伎俩，毕竟还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伪蜀开国，终不肯居宰辅。出《王氏见闻录》。

张濬伶人

唐宰相张濬，常与朝士于万寿寺阅牡丹而饮。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群公饮酣未阑。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宠肆狂，无所畏惮。其间一辈曰张隐，忽跃出，扬声引词曰：“位乖燮理致伤残，四面墙匡不忍看。正是花时堪下泪，相公何必更追欢。”告讦遂去。阖席愕然，相眙失色，一时俱散。张但惭恨而已。出《南楚新闻》。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词特异，才地兼优，恃其聪俊，率多轻薄。梁祖使聘于蜀，时岐、梁毗睚，关路不通，遂溯汉江而上，路出全州，土人全宗朝为帅。封至州，宗朝致筵于公署。

命令前朝察判冯涓来写？”蜀主又面露愧色。梁朝的使者将要回去禀告，不得已，蜀主只好请冯涓复职，来办这件事。当时亟须写一答书，冯涓提笔一气呵成，蜀主看了很是称心如意。于是又恢复了从前的情谊。因而召各厅的人一起来参加宴会，在喝酒的中间，冯涓整整衣襟恭敬地说：“偶然想起一段佳话，想对大王讲讲，可以吗？”蜀主允许。于是他便讲道：“我年轻的时候，多次到各地去拜访诸侯，每次出去，都要带上许多书简，驴也得驮，马也得驮。刚上路时，驴子又叫又跳地撒欢，跟马抢路跑在前面，不能制止它。走了半天后，遇到上坡，力竭而蹄软，遍体流汗，回头对马说：‘马兄啊马兄，我走不动了，可以替老弟驮上这些书吗？’马兄答应了它，于是把书全放在马背上。马也回头对驴子说道：‘驴弟，我还以为你有多少伎俩呢，最终还都压在老兄身上了吧？’”蜀主大笑。同僚们都遭到他的嘲讽戏谑。到伪蜀主建国之后，冯涓最终也不肯做宰相。出自《王氏见闻》。

张濬伶人

唐朝宰相张濬，常与朝官们到万寿寺一边观赏牡丹一边饮酒作乐。有一次，忽然下起雨来，直到天黑雨也未停，众公卿虽已酒酣但尚未尽兴。陪他们来的表演歌舞的人都是专为皇帝表演的御前供奉第

一部的人，依仗皇上的宠爱而狂妄，无所畏惧。其中一个叫张隐的忽然跳出来，大声地念了一首歌词：“位乖變理致伤残，四面墙匡不忍看。正是花时堪下泪，相公何必更追欢。”说完竟扬长而去。宴席上的人都大吃一惊，面面相觑，变了脸色，很快便散去。张潜也很惭愧悔恨。出自《南楚新闻》。

封舜卿

五代后梁时的封舜卿文辞独特，才华和门地都很优秀，依仗自己聪明俊秀，轻佻不庄重。梁太祖派他出使蜀地，当时岐、梁不睦，关路不畅通，他只好逆汉水而上，路经全州，当地人全宗朝为一州之帅。封舜卿到来之后，全宗朝在公署设宴接待他。

封素轻其山州，多有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执罍索令，曰：“《麦秀两歧》。”伶人愕然相顾：“未尝闻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摆头曰：“不可。”又曰：“《麦秀两歧》。”复无以措手。主人耻而复恶，杖其乐将。停盏移时，逡巡，盏在手，又曰：“《麦秀两歧》。”既不获之，呼伶人前曰：“汝虽是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乎！”全人大以为耻。次至汉中，伶人已知全州事，忧之。及饮会，又曰：“《麦秀两歧》。”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应。有乐将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乐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讫席不易之。其乐工白帅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尝有之，请写谱一本。”急递入蜀，具言经过二州事。洎封至蜀，置设。弄参军后，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合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不喜人闻。封顾之，面如土色，卒无一词。惭恨而返，乃复命。历梁汉安康等道，不敢更言“两歧”字。蜀人嗤之。出《王氏见闻》。

姚洎

唐裴廷裕字庸余，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行止，洎对曰：“顷

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永。”上曰：“颇闻其人才思甚捷。”洎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

封舜卿向来轻视山荒之州，他在这里表现得很傲慢，全州的人没有敢不奉迎他的。等到举杯饮酒点节目时，封舜卿点道：“请演奏《麦秀两歧》。”乐手们愕然相顾，说：“没有听说过这个曲子，请以其他类似的曲子代替。”封舜卿摇摇头说：“不行。”又喊道：“《麦秀两歧》。”乐手们手足无措。主人由羞愧而生怒，于是杖责了乐手的领班。宴会不得不暂停，过了一会儿，又端起酒杯，封舜卿仍喊道：“《麦秀两歧》。”既然听不到这支曲子，他便把乐手们叫到跟前斥道：“你们虽然是山民，可也该听说过大梁朝的音律吧！”全州人都觉得很羞耻。接着封舜卿来到汉中，这里的乐人们已经知道全州发生的事，都很担忧。到了宴会，封舜卿又点道：“《麦秀两歧》。”这次也像在全州的宴席上，喊了三次没有动静。此时乐手领班王新走到殿前道：“请求侍郎大概地给我们唱一遍。”封舜卿一遍还没唱完，乐手们就已经可以演奏了。因而人们大喜，他们一直演奏这支曲子，到宴席终了也没更换。乐手们对长官道：“这是大梁朝新改编的曲子，西蜀之地也没有，请把曲谱抄录一本。”很快传入蜀地，并详细讲了发生在两州的事。等封舜卿来到蜀地，一切都已布置好。先演过参军戏后，长时间地在殿前演奏起《麦秀两歧》，并设置了割麦的道具，领来数十名贫困百姓，身着破旧衣裳，携男抱女，提着筐篓而拾麦，并随着乐曲齐声歌唱，那歌词很凄楚，表达出极为贫苦之意，让人不喜欢听。封舜卿观看时，面如土色，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愧憾而返，回梁朝复命。路经梁、汉、安、康等地，不敢再说“两歧”的事情。蜀人都讥笑他。出自《王氏见闻》。

姚 洎

唐朝裴廷裕，字庸余，乾宁年间在内庭为官，文思敏捷，绰号“下水船”。后梁太祖受禅接替皇位后，姚洎为学士，有一次闲聊，太祖问到裴廷裕的品行，姚洎回答道：“近年被降职，如今听说寄住衡阳、永州一带。”太祖又问道：“听说这个人才思非常敏捷。”姚洎道：“他之前在翰林院，绰号叫‘下水船’。”太祖应声

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出《摭言》。

李台瑕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出《北梦琐言》。

织锦人

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纈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官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彩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出《卢氏杂说》。

李主簿

唐方干姿态山野，且又免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许人也，偶于知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龙丘目有翳，干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

对姚洎回复道：“如此你便是‘上水船’。”姚洎虽在微笑，实际上深带愧色。后来议论的人都把姚洎称作“急滩头上水船”。出自《摭言》。

李台瑕

伪蜀国的韩昭，做了王氏朝廷的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他也能粗略地写几篇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等，也都有所涉猎，也正是以此受到后主的恩惠。朝士李台瑕道：“韩八座的技艺，就像拆下的

破袜子线，没有一条是长的。”当时人们都觉得说得很对。出自《北梦琐言》。

织锦人

唐朝时，有个姓卢的人应试未中，便徒步到了京城城门以东。那一天天气十分寒冷，只好去投宿住店。不一会儿，又有一人到来，那人烤了一会儿火，忽然吟起诗来：“学织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吟道：“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氏很惊讶，记忆中好像是白居易的诗，于是就问他的姓名。那人道：“我姓李，世代织绫锦。遭乱之前，是东都洛阳官锦坊织宫锦巧儿，我以浅薄的手艺来投奔同行。人们都说：‘如今的花样，与从前不同了。’不讲技能而只以色彩艳丽向外兜售，已不被世间看重了。将要向东归去。”出自《卢氏杂说》。

李主簿

唐代人方干，长相非常粗野，并且上唇纵裂，还是个豁嘴，可是他很喜好羞辱别人。有一个主簿叫李龙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偶然在一个相识的人的家里与方干相见认识，并在那里喝酒游戏。李龙丘眼睛有毛病，方干便想以改令的方式讽刺他，他说：“我先出令，每个人必须改令主的句子。措大（对读书人的贬称）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

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鲈，干嗜鲈。 只见半臂著襦，未见口唇开跨。”一座大笑。出《摭言》。

陈癩子

唐营丘有豪民姓陈，藏镪巨万，染大风疾，众目之为陈癩子。自奉之道，则不薄矣，然切讳癩字。家人妻孥，或误言者，则必遭怒，或至笞捶。宾客或言所苦减退，则酒食延待，优丰甚至。言增添，则白眼相顾耳。有游客，心利所沾，而不能禁其口，遂谒之。初谓曰：“足下之疾，近日尤减。”陈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赍五缗。客

将起，又问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减病。”曰：“何谓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勃沔子，减者减却鼻孔。”长揖而去。数日不悻。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备。斋罢，伶伦赠钱数万。时有颀者何岸，高不敏见，既去复入，谓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忆短李相公诗，落句一联，深叶主人盛德也。”陈曰：“试诵之。”时陈君处于中堂，坐碧纱帟中，左右侍立，执轻□白帚者数辈。伶伦曰：“诗云：‘三十年来陈癩子，如今始得碧纱幪。’”遭大诟而去。出《玉堂闲话》。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侧睛及翳，一人患鼯鼻。俱以《千字文》作诗相咏。鼯鼻人先咏侧眼人云：“眼能日月盈，有为陈根委。”患眼人续下句：“不别似兰斯，都由雁门紫。”出《启颜录》。

龙丘对道：“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酢，方干爱吃鲜肉。只见半臂著襴，未见口唇开跨。”在座的人大笑。出自《摭言》。

陈癩子

唐朝时营丘有一个姓陈的豪富，家中藏钱万贯，但染上大风病，人们都叫他陈癩子。他自己的生活的享用，是很优裕的，但是切忌一个癩字。家人妻小如有人失言，一定会遭到怒斥，有人甚至遭到鞭打。宾客中如果有人说他所苦恼的地方在减退，他便以酒饭款待，酒肴丰盛。如果说增添了，他则以白眼相看。有一位游客，由于利欲熏心，便去拜访他，但是又不能严格地管住自己的嘴。一开始他对陈说：“你的疮，近来有减。”陈十分高兴，命人以美酒佳肴盛待，并送钱五缗。后来这位客人要走了，陈又问道：“我的疮果然减退了吗？”那客人道：“这也叫添减病。”陈又问道：“是何原因呢？”客人道：“添，就是脸上添肉勃沔子疮；减，有一天会减去鼻子。”说完拱手长揖而去。陈听后好长时间心中不悦。还有每年的五月，遇到他的生日时，也有很大破费。他要请僧道来吃斋宴，而且歌舞百戏也都要齐备。开斋之后，赠送给表演的伶人们数万钱。当时有说笑话的何

岸、高不敏求见，出去后又返回来，说道：“承蒙你的厚惠，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偶然想起李相公一首诗，那落句的一联，很适合您的高尚德行。”陈接着道：“请尝试吟诵一下。”当时陈君处于中堂，坐于碧纱围帐之中，身边有好几个站在一旁，手拿轻扇和扫帚的人。伶人说：“诗说：‘三十年来陈癩子，如今始得碧纱幪。’”这两人遭到一顿大骂后离去。出自《玉堂闲话》。

患目鼻人

一个人患有眼病，眼珠向一侧眼角斜且被遮住；一个人患有鼻塞病。俩人以《千字文》体作诗相互嘲戏对方。塞鼻人先咏斜眼人道：“眼能日月盈，为有陈根委。”斜眼人续下句道：“不别似兰斯，都由雁门紫。”出自《启颜录》。

伛 人

有人患腰曲伛偻，常低头而行。傍人咏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风荡雨行，面干顶额湿。著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出《启颜录》。

田 媪

唐京城中，有妇人姓田，年老，口无齿。与男娶同坊人张氏女。张因节日盛饌，召田母饮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惭愧，无所啖嚼，遣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如此者数矣，田终不悟。归语夫曰：“张家母唤我，大有饮食，临别即云：‘惭愧，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无齿。张家母面上有疮瘢，眼下皮急，极沾眦，若更有此语，可报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记之。居数日，张复召田，临起复云：“惭愧，空口来空口去。”田母乃熟视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沾眦。”合家大笑。出《启颜录》。

伛 人

有一个人患了腰弯伛偻病，因而走路时常常是低着头。有人便编成歌谣咏道：“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风荡雨行，面干顶额湿。著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出自《启颜录》。

田 媪

唐朝时，京城里有个妇人姓田，年岁已老，口中没了牙。她给儿子娶了同坊张氏的女儿做媳妇。张氏因节日做好吃的，便把田老太太找来饮酒吃饭，等到送她回去的时候，张氏道：“真不好意思呀，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让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这样的话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田老太太始终没有醒悟过来。回来后对丈夫说：“张老太太把我叫过去，本来准备的吃喝又好又多，可是临别却说：‘不好意思呀，让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不知是啥意思？”丈夫说：“这是戏弄你无齿。张老太太脸上有疮疤，眼下皮急（紧），极沾眵（沾了很多眼屎），若是再有那样的话，你可报复她说，‘只是眼下急’。”田老太太默默记下。又过了几天，张氏又叫田老太太过去吃饭，临走时又说：“不好意思呀，又让你空口来空口去了。”田老太太盯着张氏的眼睛，过了好长时间，竟忘了“眼下急”，脱口而出：“是眼皮沾眵。”全家人都大笑。出自《启颜录》。

太平广记

(第七册)

中華書局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钻火	齐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权贵	柳骞之	阮 嵩	郝象贤	朱前疑
张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 琰
台中语	沈子荣	武懿宗	张 衡	李良弼
来子珣	阎知微	崔 湜	权龙襄	

魏人钻火

魏人夜暴疾，命门人钻火。是夕阴暝，督迫颇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大无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当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出《笑林》。

齐俊士

《汉书·王莽赞》云：“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谓以伪乱真。颜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读书，与言及王莽形状，有一俊士自许知史学，名价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鸱目虎吻，亦紫色蛙声。’”出《颜氏家训》。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

魏人钻火

三国时，有个魏国人夜晚突然得了重病，叫门人钻木取火。这天夜里特别阴暗，他督促得很急迫。门人愤然道：“你责备人也太无理了。现在夜黑如漆，为什么不拿火来给我照照？先能够找到钻火用的工具，之后才容易得到火。”孔文举听说这件事后说：“责备人应当讲究

方法才行。”出自《笑林》。

齐俊士

《汉书》中《王莽传》的最后部分写道：“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谓以伪乱真。颜之推常说：“我近来和人一道读书，在跟他们谈到王莽的相貌时，有位俊士自称熟知史学，名声很高，他说：‘王莽不只长着鹰眼虎嘴，而且紫脸蛙声。’”出自《颜氏家训》。

元魏臣

北魏时，京都洛阳有才学的大官，对《史记》的字音有新发现，而颇纰误。及见颍项字为许绿，错作许缘。其人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专翻耳。”此人先有高明，翕然行信。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出《颜氏家训》。

并州士族

北齐并州有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轻蔑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称赞，必击牛酹酒延之。其妻明鉴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出《颜氏家训》。

高敖曹

高敖曹常为《杂诗》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出《启颜录》。

梁权贵

梁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鴟，芋也”，而为“羊”字。后有人饷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鴟。”举朝惊骇，不解事

义。久后寻绎，方知如此。出《颜氏家训》。

柳骞之

隋内史舍人河东柳骞之，奏事好错。尝有周家公主，表请出家。骞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

其实他的发现很多都是错误的。他见颙顼的顼字拼作“许绿”，便错误地拼作“许缘”，于是他就对朝士们说：“从来‘颙顼’二字就错误地读成‘专旭’，应当读作‘专翻’才对。”此人既然先有了高明，其他人也只好跟着念“专翻”。一年之后，有一位更有学问的人，与他苦苦地探讨研究，他才知道自己错了。出自《颜氏家训》。

并州士族

北齐并州有个读书人，专好写一些令人发笑的诗赋，而且鄙视邢邵、魏收等有学问人。人们经常嘲弄他，如果有人虚假地称赞几句，他一定会杀牛斟酒招待人家。他的妻子是个明白人，曾含着眼泪苦苦地规劝他。此人却感叹道：“有才华的人，自己的妻子都容忍不得，何况路人了。”至死也未醒悟。出自《颜氏家训》。

高敖曹

高敖曹曾经写《杂诗》三首说“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出自《启颜录》。

梁权贵

梁朝时有一位权贵，读了一篇有错误的《蜀都赋》，注解中将“蹲鴟，芋也”中的“芋”，解释为“羊”。后来有人要请他去吃羊肉，他在回复的信笺中写道：“损惠蹲鴟。”满朝的官员听说后无不感到惊讶，不解其意。过了很久，找出了原因，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出自《颜

氏家训》。

柳騫之

隋朝时，有一位内史舍人，河东人柳騫之，在朝堂奏事的时候经常出错。有一次，周氏的一位公主要出嫁，需要奏请皇上。柳騫之向皇上奏道：“周氏公主上表，求作道人。”皇上大笑。

及出，虞仆射庆则问之曰：“奏事若为错。”騫之复错答曰：“周家公主，欲得还俗。”騫之历位光禄卿。

阮 嵩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出《朝野僉载》。

郝象贤

唐郝象贤，侍中处俊之孙，顿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诸友生为之字曰宠之，每于父前称字。父给之曰：“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饌，可命之也。”翌日，象贤因邀致十数人，南容引生与之饮，谓曰：“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愚，劳诸君制字，损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众惭而退。宠之者，反语为痴种也。出《朝野僉载》。

朱前疑

周朱前疑浅钝无识，容貌极丑。上书云：“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俄迁郎中。出使回，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即赐绯鱼袋，未入五品，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后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即酬五品。

退出朝堂后，仆射虞庆则问道：“你上奏的事情好像说错了。”柳骞之又错误地回答说：“啊，周氏公主，想要还俗。”柳骞之还做过光禄卿。

阮 嵩

唐朝贞观年间，有一个桂阳县令叫阮嵩，他的妻子阎氏忌妒心极强。阮嵩在客厅里与客人饮酒时，把一个女仆叫来为大家唱歌助兴，阎氏便披头散发光脚袒臂持刀冲进客厅。客人们惊慌散去，阮嵩吓得藏于床下，女仆狼狈而逃。在对官吏进行考课的时候，刺史崔邈给阮嵩的鉴定中写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为下等。”经吏部审核符合事实，阮嵩被解除现职。出自《朝野僉载》。

郝象贤

唐朝的郝象贤，是侍中郝处俊的孙子，顿丘县令郝南容的儿子，二十岁。朋友们给他取字宠之，每次在其父亲面前喊他的字。父亲便哄骗他说：“你的朋友们很贤明，我为你设宴，可以把他们请来。”第二天，郝象贤邀请到十几个人，郝南容与他们一起饮酒，他对郝象贤的朋友说：“谚语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确实很愚痴，有劳各位给他取字了，损害我南容倒没什么，怎可以波及侍中呢？”于是哭了起来，众人惭愧而去。所谓宠之，反话讲是痴种。出自《朝野僉载》。

朱前疑

后周朝时，有个叫朱前疑的人，浅薄迟钝而又无知，相貌也很丑陋。他向皇上上书道：“臣梦见陛下活八百岁。”于是被授予拾遗，不久又升为郎中。出使归来，又上书写道：“我听到嵩山有唱万岁的声音。”于是又赐给他绯鱼袋，未入五品，在绿色官服上佩带一个相当五品的绯鱼袋，朝野没有不笑他的。后来契丹人反叛，皇上下令京官如果献给军队一匹马，就可得到五品官阶。

前疑买马纳讫，表索绯。上怒，批其状：“即放归丘园。”愤恚而卒。出《朝野金载》。

张由古

唐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而笑。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盖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范知其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佛袍集》，倍胜《僧孺集》。”由古竟不知觉。累迁司计员外，以罪放于庭州。时中书令许敬宗综理诏狱，帖召之。由古喜，至则为所责，惧而手战，笏坠于地，口不能言。初为殿中正班，以尚书郎有错立者，谓引驾曰：“员外郎小儿难共语，可鼻冲上打。”朝士鄙之。出《大唐新语》。

侯思正

唐侯思正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侍书御史。按制狱，苛刻日甚。尝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马者，洛阳有坂，号曰白司马坂。孟青者，将军姓孟名青，曾杖杀琅琊王冲者也。思正閭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诸囚。元忠辞气不屈，思正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而坠，脚为镫所挂，遂被贼曳耳。”

朱前疑买了马送去后，上表索要绯色官服。皇上大怒，在其状文上批道：“立即放归田园。”前疑愤恨而死。出自《朝野金载》。

张由古

唐朝人张由古有做官的能力但没有学问，多年历位台省官职。曾在众人之中感叹说班固虽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可他的文章却未被收入《文选》。有人对他说：“《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一起收入了《文选》，怎么能说没有呢？”张由古说：“这些都是班孟坚（班

固的字)的文章,与班固有什么关系?”听到他的话的人都掩嘴而笑。又对同僚们说:“昨天买到一套《王僧孺集》,大概应是僧孺。讲得很有些道理。”杜文范知道他又弄错了,随声说道:“我也买到一套《佛袍集》,大大胜过《僧孺集》。”张由古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张由古一直升至司计员外,后因获罚被流放庭州。当时中书令许敬宗治理诏狱,便写了帖子把他召回来。张由古十分欢喜,当他来见许敬宗时,却受到责难,惧怕得双手颤抖,把笏板都掉在了地上,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当时由古被授予殿中正班,因有位尚书郎在上殿时站错了位置,他便对领驾的长官说:“跟这个员外郎小儿没什么好讲的,就该把他倒提起来狠打。”朝官们都很鄙视他。出自《大唐新语》。

侯思正

唐代时有个叫侯思正的人,当过衙役,说话时吐字音不正,他因告发别人叛变而被授予侍书御史。他在审理皇上交办的案子时,十分刻毒残酷。曾经在审问中丞魏元忠时说:“快受板,不然,吃棍杖。”白司马是洛阳有坂,人们称它叫白司马坂。孟青是姓孟名青的将军,曾用棍棒打死了琅玕王冲。侯思正是巷里中的平庸之辈,因而常用这样的话去威逼囚徒。但是魏元忠在语言和气度上均未屈服,侯思正气怒而将他大头朝下地倒拖。魏元忠慢慢地站起来道:“算我运气不好,就好像是骑了头恶驴被摔了下来,可是脚还被挂在鞍镫上,于是被这贼好顿拖拉。”

思正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正,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礼仪轻重。如此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去!无为抑我反。奈何佩服朱绂,亲衔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无人仰教!”思正惊起,悚怍曰:“思正死罪,实不解,幸蒙中丞见教。”乃引上阶,礼坐而问之。元忠徐就坐自若。又思正言音不正,时断屠杀,思正曰:“今断屠杀,鸡、古梨反。鱼、愚。猪、计。驴葵。俱居。不得吃,苦豉反。谓空吃米粥。面,灭之去声。如糯齐。何得饱?”侍御史霍献可笑之。思正诉于则天。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正不识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献可具言鸡猪之事,则天亦大笑。思正尝命作笼饼,谓膳者曰:“与我

作笼饼，可缩葱作。”比市笼饼，葱多而肉少，故令缩葱加肉也。时人号为“缩葱侍御史”。时来俊臣弃故妻，奏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正亦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凤阁侍郎李昭德抚掌谓诸相曰：“大可笑！大可笑！”诸相问之，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娶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事遂寢。竟为李昭德榜杀之。出《御史台记》。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鸬集

侯思正听后大怒，又把他拖了一阵，道：“你竟敢抗拒皇上派来的人，我要上奏把你杀了。”魏元忠道：“侯思正，你如今是国家的御史，必须知道礼仪轻重。你这样需要我魏元忠的头颅，为什么不干脆拿锯来截去！用不着逼我反抗。你身穿朱绂官服，担负着上边的使命，不能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却说什么‘白司马孟青’，这是什么话？若不是我魏元忠，没人会对你指教！”侯思正惊慌地站起来，害怕而又惭愧地说：“思正该死，我真的不明白这些，多亏了魏中丞的指教。”于是他把魏思正领上台阶，按照礼数请其坐下并寻问。魏元忠也慢慢地坐下，神情自若。侯思正语音不正，有段时间禁止屠宰，侯思正道：“现在禁止屠宰，鸡（说成gī）、鱼（说成愚）、猪（说成计）、驴（说成葵）俱（说成居）不得吃（说成kǐ），光吃米（说成弭）、面（说成灭），怎么能吃饱？”侍御史霍献可听到后忍不住笑了。侯思正便把他告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愤怒地对霍献可说道：“我知道思正不识字，既然我已经任用他了，你为什么还要嘲笑他呢？”献可便把“鸡猪”之事学了一遍，武则天也不禁大笑。侯思正叫人作笼饼，他对厨师说：“给我做笼饼时，可少些放葱。”因为他去市场买的笼饼葱多肉少，所以让厨师少些葱多加肉。当时人们称他为缩葱侍御史。那时还有个叫来俊臣的人，抛弃了原配妻子，上奏皇上非要娶太原王庆诜的女儿不可，侯思正此时也奏请要娶赵郡李自挹的女儿，皇上下敕让政事堂商议。凤阁侍郎李昭德拍着手对各位宰相说：“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宰相们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之前来俊臣贼劫王庆诜的女儿，已经大为辱国了（暗喻臣娶王女）。今日此奴

又请娶李自挹的女儿（唐皇帝也李姓），这不是又一次辱国吗？”于是这件事被阻止。后来侯思正竟被李昭德榜杀。出自《御史台记》。

王及善

唐朝时有个叫王及善的人，才学平庸，行为猥琐，精神迟钝，头脑十分不清醒。在任中书令的时候，人们说他是“雉鸩落在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之驴入台，终日迫逐，无时暂舍。时人号“驱驴宰相”。出《朝野金载》。

逯仁杰

周朝有逯仁杰，河阳人。自地官令史出尚书，改天下帐式，颇甚繁细，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员，掌簿案，设锁钥。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浅识，以为万代皆可行，授仁杰地官郎中。数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寝。出《朝野金载》。

袁 琰

周考功令史袁琰，国忌，众人聚会，充录事勾当。遂判曰：“曹司繁闹，无时暂闲。不因国忌之辰，无以展其欢笑。”合坐嗤之。出《朝野金载》。

台中语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张惊丁忧，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母丧，亲戚为举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不肯起对。时台中为之语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张惊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兽心人面，不其然乎？”出《朝野金载》。

凤凰池（中书省又称凤阁）”。不久又迁转文昌台（尚书省）任右相，身为宰相不去处理国家大政，只去监管令史的驴子是否进入了都

省的官署，并且整天都在监督驱赶，从不暂停。因而人们又称他为“驱驴宰相”。出自《朝野僉载》。

逯仁杰

武周朝时有个叫逯仁杰的人，是河阳人。从地官令史出任尚书，一改全国租税账式，规定十分繁细，法令之下又派生出许多条文。规定每村必须设一社官，而且仍然保留旧有人员，掌管各种账簿案卷，并要求上锁。一时间在乡间村吏泛滥成灾，十羊九牧，百姓纷纷散逃。可是宰相见识浅薄，认为这是万代可行的好政策，因而授予逯仁杰户部郎中的官职。实行数年后，百姓以此为苦，这项法令才逐渐停止。出自《朝野僉载》。

袁 琰

武周时，吏部考功司的令史袁琰，在禁止娱乐的国忌日里，与众人聚会，他在酒席上监酒令主赏罚。其状子上判道：“司曹官署里总是很繁闹，没有一时间歇。没有因国忌之时，就不展现其欢乐。”在座的人都嘲笑他。出自《朝野僉载》。

台中语

武周朝的兵部侍郎侯知一，在他年老的时候，皇上下敕让他退休。他上表不服老，并在朝堂里跳跃奔走，以表现自己敏捷轻便。张惊在丁忧期间，自己请求复职。吏部主事高筠的母亲去世，亲戚要举办丧礼，高筠说：“我不能守孝。”员外郎张栖贞被人起诉，他却骗人说自己正遭母忧守孝，不肯去答辩。当时台中对此批语道：“侯知一不伏致仕，张惊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这些人都是没有教养的人，全是些礼教之外的东西。人面而兽心，不正是这样的吗？”出自《朝野僉载》。

沈子荣

周天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无非命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迹同，人名又别。”至来年选，判水碓，又不下笔。人问之，曰：“我诵水碓，乃是蓝田，今问之富平，如何下笔？”闻者莫不抚掌焉。出《朝野金载》。

武懿宗

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则天大惊，引前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大有损折。”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钝，无意矣。”上乃释之。出《朝野金载》。

张衡

周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出《朝野金载》。

李良弼

周右拾遗李良弼，自矜唇颊，好谈玄理，请使北蕃说骨笃禄。匈奴以木盘盛粪饲之，临以白刃。弼惧，食一盘并尽，

沈子荣

武周时，吏部候选官员沈子荣，背诵评判了二百道题，可是考试那天一直没动笔。有人问他怎么不答，他说：“无非是运气不佳，今日的题目，没有一个与我准备的相同，有一道题中讲述的事迹倒跟我知道的是相同的，可是其中的人名又不同。”到第二年又参加考试，题目是关于水磨的，沈子荣又未动笔。人们问他时，他说：“我能答的水磨是蓝田县的，今天问的是富平的水磨，我如何下笔？”听到的

人没有不拍掌大笑的。出自《朝野金载》。

武懿宗

武周时武则天赐宴招待内亲，正喝的高兴时，河内王武懿宗忽然奏道：“臣有急事要禀告君主，子有急事要禀告父亲。”武则天一听大惊，急招引他到跟前询问，武懿宗道：“臣的封地，从前都是由我家府直接征收税赋。近来皇上下令由州县征送，这样一来就大有折扣。”武则天听后大怒，她仰望屋椽，很久才说道：“我的亲属们正喝得高兴，你是亲王，竟为了区区三二百户的封赏之事，几乎吓死我，不配做王。”于是下令让人拉下去。武懿宗脱帽拜倒在地，各位亲王请救道：“懿宗愚蠢迟钝，完全是无意的。”武则天这才宽恕释放了他。出自《朝野金载》。

张 衡

武周朝人张衡，令史出身，官阶达到四品，又给他加了一阶，应当进入三品，已经团甲。退朝时，他在路旁看见有人卖刚熟的蒸饼，就买了一张马上吃了，因此被御史检举揭发。武则天敕道：“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于是落甲。出自《朝野金载》。

李良弼

武周朝，右拾遗李良弼因能说会道而自负，好谈论些玄奥的道理，他曾请求出使北蕃去游说骨笃禄。匈奴木盘盛上粪便让他吃，并用刀逼迫他。李良弼害怕，将一盘粪便吃了个干净，

乃放还。人讥之曰：“李拾遗能拾突厥之遗。”出为真源令，秩满，还瀛州。遇契丹贼孙万荣，使何阿小取沧、瀛、冀具入。良弼谓鹿城令李怀璧曰：“孙者胡孙，即是猕猴，难可当也。万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劝怀璧降。何阿小授怀璧三品将军。阿小败，怀璧及良弼父子四人，并为河内王武懿宗斩之。出《朝野金载》。

来子珣

唐来子珣，则天委之按制狱，多希旨。赐姓武氏，字家臣。丁父忧起复，累加游击将军右羽林军中郎将。常衣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诮之。谕德张元一好讥谑，曰：“岂有武家儿，为你来家老翁制服耶？”出《御史台记》。

阎知微

周春官尚书阎知微庸琐弩怯，使入蕃，受默啜封为汉可汗。贼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赵州招慰。将将军陈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谓令英曰：“陈将军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后降者，剪土无遗。”令英不答。知微城下连手踏歌，称“万岁乐”。令英曰：“尚书国家八座，受委非轻，翻为贼踏歌，无惭也。”知微仍唱曰：“万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时人鄙之。出《朝野僉载》。

崔湜

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囑求，赃污狼籍。父挹，为司乐，受选人钱，湜不之知也，

然后才被放回来。人们都讥笑他说：“李拾遗能拾突厥人的遗。”后自朝中外放任真源县令，届满后回瀛州。遇上契丹孙万荣派遣何阿小攻取沧州、瀛州、冀州等地。李良弼对鹿城县令李怀璧说：“孙，乃胡孙，就是猕猴，遇上大难可以抵挡。万（萬）字有草，就是在草中藏身。”劝怀璧投降契丹。何阿小授予李怀璧三品将军官职。何阿小失败后，李怀璧、李良弼父子四人均被河内王武懿宗斩首。出自《朝野僉载》。

来子珣

唐代人来子珣，常被武则天委派审理案子，他也多能迎合上意。武则天便赐他武姓，字家臣。父丧丁忧后又重新复职，官职累累相加，从游击将军到右羽林军中郎将。他经常半臂套着锦衣，谈笑自若，朝官们因此讥诮他。谕德张元一喜好讽人，他说：“哪有武家的儿郎，为来家的老头子服丧的？”出自《御史台记》。

阎知微

武周朝时礼部尚书阎知微，猥琐怯懦而又才智低劣，派他出使北蕃时，接受了默啜给他的封号汉可汗。后来蕃人侵入恒定，朝廷派他先去赵州慰劳前方将士。将军陈令英等守在城的西面，阎知微对陈令英说道：“陈将军何不尽早投诚，如果可汗的兵到了之后再投降，就会死无葬身之地。”陈令英不回答。阎知微便在城下拉着手踏着足唱起“万岁乐”。陈令英道：“尚书是国家的重臣，你受到的恩遇和委托已算不轻，可你反而去为蕃贼唱歌，这是不知羞耻。”阎知微仍然唱道：“万岁乐，万历年，不自由，万岁乐。”当时的人们都十分鄙视他。出自《朝野僉载》。

崔 湜

唐朝崔湜为吏部侍郎，为人贪婪而放纵。他的父兄都凭借他的势力，接受请托，贪赃受贿，声名狼藉。他的父亲崔挹，任司乐，曾接受了一个选人的一笔贿赂，可是崔湜并不知道这件事，

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亲将赂去，何为不与官？”湜曰：“所亲为谁？吾捉取鞭杀。”曰：“鞭即遭忧。”湜大怒惭。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赐一颗。湜以瓜遗妾，不及其父，朝野诮之。时崔、岑、郑愔，并为吏部，京中谣之曰：“岑义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出《朝野僉载》。

权龙襄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诸公谢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韵而已。”又《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娘。”参军不晓，请释，襄曰：“鹞子檐前飞，值七百文。洗衫挂后园，干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家里便转，集得野泽蜩螂。”谈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

团。”太子援笔为赞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襄以张易之事，出为容山府折冲。神龙中追入，乃上诗曰：“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进来，今作右金吾。”又为《喜雨》诗曰：“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出，地上绿氤氲。”为瀛州刺史日，新过岁，京中数人附书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唤官人集云：“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将书呈判司已下，众人大笑。龙襄复侧听，怪赦书来迟。高阳博野两县，竞地陈牒，

公布名单时此人落选，那人质问崔湜道：“你的亲属收了我贿赂，为什么不给我官职？”崔湜道：“这个亲属是谁？我要把他抓来用鞭子抽死。”那选人道：“用鞭子抽死他你就会遭丁忧。”崔湜很生气又很惭愧。皇上因为崔湜的父亲年岁已老，在瓜刚刚成熟的时候，便赏赐了一个。可崔湜都把瓜给了自己的小老婆，没有送他的父亲，朝内外都讥诮他。当时崔湜、岑义、郑愔一起在吏部做官，京城里有歌谣咏道：“岑义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出自《朝野金载》。

权龙襄

唐代左卫将军权龙襄，性情急躁而肚量窄小，经常自夸能写诗。通天年间，被任命为沧州刺史，刚上任，便写诗给州官们看，诗写道：“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各位官员都称赞道：“你有超群的才华。”龙襄说：“不敢当，凑韵而已。”又作《秋日述怀》诗道：“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蝗。”参军不明白，请他解释，他说：“鸢鹰在屋檐前飞旋，能值七百文钱。洗过的衣衫凉挂在后园，晒干后洁白如雪。吃饱了饭就在房子里侧身躺卧，家里的粪便，必然会招来野泡子里的屎壳郎。”谈到这件事的人无不嘲笑他的。皇太子赐宴，正好是夏天，他赋诗道：“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皇太子题写“赞”道：“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他曾受张易之事牵连，被派出去做了容山府折冲。到神龙年间又被调回京师，于是给皇上写诗道：“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进来，

今作右金吾。”又作《喜雨》诗道：“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出，地上绿氤氲。”任瀛州刺史时，有一年春节刚过，京城中数人写信跟他说：“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意谓新的一年，感叹良多，想必你也一样。正月里他把所有官员都召集来说道：“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并把书信拿给判司以下看，众人大笑。他侧耳听到人们的哄笑时，又怪敕书迟迟不到。高阳、博野两县为了争夺土地，都状书各自的理由，

龙襄乃判曰：“两县竞地，非州不裁。既是两县，于理无妨付司。权龙襄示。”典曰：“比来长官判事，皆不著姓。”龙襄曰：“余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谁家浪驴也。”龙襄不知忌日，谓府史曰：“何名私忌？”对曰：“父母亡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龙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陈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谈者笑之。出《朝野僉载》。

权龙襄判状道：“两县争地盘，不是本州府不予裁决。既是两个县的事，按理应交付主管部门去裁判。权龙襄示。”典吏说：“近来长官判事，皆不写姓。”龙襄曰：“其他人不清楚的，若不写姓，知道我是谁家的浪驴。”权龙襄不知道什么叫忌日，问府史道：“什么叫私忌？”府史道：“父母死亡时，要告假在家，独坐房中不能出门。”后来在他遇上丧忧之时，便在房中一人静坐，不巧有只黑狗突然闯入，权龙襄大怒，道：“冲破我的忌日。”于是更换请假文牒，改为明天再作忌日。谈论的人莫不大笑。出自《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苏味道	李师旦	霍献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陆余庆	孙彦高	出使御史	韩琬	赵仁奖
姜师度	成敬奇	石惠泰	冯光震	李谨度
三 稷	阳 滔	常定宗	张玄靖	

苏味道

唐苏味道初拜相，有门人问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夔和？”味道无言，但以手摸床棱而已。时谓模棱宰相也。出《卢氏杂记》。

李师旦

唐李师旦，新丰人也，任会稽尉。国忌日废务，饮酒唱歌杖人，为吏所讼。御史苏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厉而谓曰：“公为官，奈何不守法，而违犯若是？”将罪之，师旦请更问，乃叹曰：“饮酒法所不禁，况饮药酒耶。挽歌乃是哀思。挝人吏事缘急速。侍御何遽为？”味道曰：“此反白为黑汉，不能绳之。”出《御史台记》。

苏味道

唐代人苏味道刚刚被任命为宰相时，他的门人问道：“天下正是多事之秋，请问相公如何使国家协调和平？”苏味道一声不出，只是用手摸着床的框棱。因而那时都称他为模棱宰相。出自《卢氏杂记》。

李师旦

唐朝的李师旦，是新丰人，任会稽县尉。在国忌日的时候，旷废职务，还饮酒唱歌以杖打人，因而被其他官吏告发。御史苏味道来审

理此案，他一概不承认。苏味道严厉地对他说：“你身为官员，怎么能不守法规，而要违纪到这般地步？”快要定罪的时候，李师旦请求重新问一下，他颇有感叹地说道：“法律并没有禁止饮酒，何况我饮的是药酒。我唱挽歌那恰是表达我的哀思。打人是因公事急速，需要紧急。侍御史为什么要谴责我呢？”苏味道说道：“这真是个颠倒黑白的汉子，看来是不能定罪了。”出自《御史台记》。

霍献可

唐霍献可，贵乡人也。父毓，岐州司法。献可有文学，好诙谐，累迁至侍御史左司员外。则天法峻，多不自保，竞希旨以为忠。献可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裴即献可堂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于巾下，常令露出，冀则天以为忠。时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则天朝诬告其舅，加游击将军。母见其著绯衫，以面覆床，涕泪不胜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出《御史台记》。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浅促，时人号为“料斗鳧翁鸡”，任万年尉。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除监察。怀贞未之知也，贞高揖曰：“驾欲出，公作如此检校。”袁守一即弹之。月余，贞除左台御史大夫，守一请假，不敢出，乞解。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为除右台御史，于朝堂抗衡于贞曰：“与公罗师。”罗师者，市郭儿语，无交涉也。无何，客以反诛，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出《朝野金载》。

崔泰之

唐黄门侍郎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台阁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逐见阎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朝堂。”出《朝野金载》。

霍献可

唐代人霍献可，是贵乡人。他的父亲名霍毓，任岐州司法。霍献可有才学，喜好开玩笑，官至侍御史左司员外。武则天时的法规是很严酷的，许多人都不能自保，都争相迎合其旨意以表忠心。霍献可头触玉阶，请求处死狄仁杰、裴行本。裴行本是献可的堂舅。献可额头磕破后，就用绿帛头巾缠盖在上面，可是还会将伤口常常露在外面，希望武则天能看到他的忠心。当时人们都把霍献可比作李子慎。李子慎是个什么人呢？武则天时，李子慎曾诬告自己的舅舅，并因此被加授游击将军。李子慎的母亲看见他穿上红色官服，把脸埋在床上，痛哭流涕喊道：“这红袍是用你舅舅的血染成的啊！”出自《御史台记》。

袁守一

唐代人袁守一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当时人们称他为“料斗鳧翁鸡”，任万年县尉。雍州长史窦怀贞多次想要鞭撻他，于是投于中书令宗楚客门下，常给宗楚送生菜，不久任命他作监察御史。怀贞不知道他与宗楚客的关系，便高高拱手为礼道：“皇上车驾要准备外出，你就这样做检校。”袁守一立刻弹劾窦怀贞。过了一个多月，窦怀贞被任命为左台御史大夫，袁守一便告假在家，不敢出来，并乞求希望和解。窦怀贞把他叫来安慰他，袁守一竟吓得战战兢兢惊恐不已。宗楚客知道这些事后，有一次为任命右台御史之事，在朝堂上与窦怀贞对抗起来，宗楚客说：“与公罗师。”罗师，是市井俚语，意思是互不交涉。没过多久，宗楚客因谋反罪被诛杀，袁守一也因是其同党，被发配流放到端州。出自《朝野金载》。

崔泰之

唐朝黄门侍郎崔泰之在哭特进李峤的诗中写道：“台阁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逐见阎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朝堂。”出自《朝野金载》。

陆余庆

唐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余庆，笔头无

力嘴头硬，一朝受辞讼，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余庆得而读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出《朝野僉载》。

孙彦高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不敢诣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匮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今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此孙彦高之流也。出《朝野僉载》。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绝滋味。至驿，或窃脯腊置于食，伪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后徐食。此往往而有，殊失举措也。尝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觉侍者见之，对曰：“干肉驿家颇有，请吏留。”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烂煮肉，以汁作羹，御史伪不知而食之。或羹中遇肉，乃责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闲应答，但谢曰罗漏，言以罗滤之漏也。神龙中，韩琬与路元贻、郑元充判官，至莱州，亲睹此事，相顾而笑。仆射魏元忠时任中丞，谓琬之曰：“元忠任监察，至驿，干肉鸡子

陆余庆

唐朝时，尚书右丞陆余庆转任洛州长史，他的儿子嘲讽他写道：“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辞讼，十日判不竟。”然后把这首讽刺歌谣放在案几的垫子下面。陆余庆看完后道：“一定是那狗干的！”便追出去鞭挞他。出自《朝野僉载》。

孙彦高

武周朝孙彦高任定州刺史时，被突厥人围城数十层，孙彦高吓得不敢到厅堂去办理公务，有来办理文符书函需征集人力物资事宜的，

都是从小窗户接进来，州署的大门紧锁着。等到突厥人开始登上城墙时，他便藏进柜子里，命令家奴道：“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好钥匙，敌人来索取，千万不能给。”过去有个愚蠢的人，到京城参选，可是装东西的皮袋被贼盗去，那个人道：“贼虽然偷去我的袋子，可是终究不会得到我的东西。”有人问其缘故，他说：“钥匙现在还挂在我的衣带上，他拿什么去打开锁呀。”这人与孙彦高都是一路人物。出自《朝野金载》。

出使御史

唐朝时御史被派出去办案，很长时间未尝有滋味的菜肴。因此每到驿站，就有人偷来各种肉干放到饭菜里，然后假装发怒把侍候的人打出去，等待候的人一走便慢慢地吃起来。此事常常发生，这种举动是很失当的。曾经有个御史，碗里还剩下一些肉干时，不小心被侍候的人看见了，侍者说道：“驿站里有很多肉干，请多放些。”御史深感惭愧。也有时，给他们做饭的人会把肉煮得稀烂，然后把煮肉汤给他们做成羹吃，御史假装不知道就吃了。有时羹中遇上了肉，御史便责备几句厨师。有人遇上新厨，不知怎样应答，只是道歉说罗漏了，说是在用罗过滤的时候漏下来的。神龙年间，韩琬、路元贻、郑元父当判官时，他们到莱州，都亲眼见过此事，也都是相顾而笑。仆射魏元忠当时还任御史中丞，他对韩琬说：“我在任监察御史时，到了驿站，干肉鸡蛋

并食之，未亏于宪司之重，盖盗之深失国士体。”魏公之言当矣，但不食不窃，岂不美欤。出《御史台记》。

韩琬

唐韩琬与张昌宗、王本立，同游太学。博士姓张，即昌宗之从叔，精五经，懵于时事。畜一鸡，呼为勃公子，爱之不已。每讲经，辄集于学徒中。或攫破书，比逐之，必被嗔责曰：“此有五德，汝何轻之？”昌宗尝为此鸡被杖。本立与琬，颇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为公杀此鸡。”张生素取学徒回残食料。本立以业长，乃见问合

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张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张生请假，本立举牒，数鸡罪，杀而食之。及张生归学，不见鸡，惊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报本立杀之，大怒云：“索案来，索案来。”见数鸡之罪，曰：“纵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鸡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杀。”张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时，更知何道？”当时长安，以有案，动曰为实。故知耽玩经史者，宜详时事。不然，何古人号为愚儒、朴儒、腐儒、竖儒耶？亦可贻诫子弟。出《御史台记》。

赵仁奖

唐赵仁奖，河南人也，得贖于殖业坊王戎墓北，善歌《黄獐》。与宦官有旧，因所托附，景龙中，乃负薪诣阙，遂得召见。云：“负薪助国家调鼎。”即日台拜焉。睿宗朝，左都吃过，未损宪司威望，这种偷盗实在有失国土的体面。”魏公的话很恰当，如果不吃也不窃，岂不更好。出自《御史台记》。

韩 琬

唐朝时，韩琬、张昌宗、王本立一起在太学学习。有个授课的博士姓张，是张昌宗的从叔，此人精通五经，但是对世事很糊涂。他养了一只鸡，起名叫勃公子，对它十分宠爱。每次来讲课，总是把鸡放在学生之中。有时候抓破了学生的书，要赶它，就会被张博士责怪道：“此有五德，你为何轻视？”昌宗还曾因这只鸡被杖责过。王本立和韩琬对这事都很气愤，说：“腐儒不明事理，我们一定为你杀了这只鸡。”张博士平时都是拿学生们剩余的饭菜作饲料。王本立因是业长，先去问过这样是不是合适。王本立说：“在文案上写明就可以了。”张博士很高兴，每天接受了谁的食料，都写在文案上。有一天，张博士告假不在，王本立举起文案，历数鸡的罪状，将其杀了，然后吃掉。等到张生回来，发现鸡没了，惊呼：“我的勃公子在哪里？”左右告诉他让王本立给杀了，他大怒道：“把文案拿来，把文案拿来。”他看见文案上历数的鸡的罪状，道：“纵然如此，也不应当杀

死啊。”王本立道：“鸡不像人，不能杖罚，正应当杀。”张博士的手不住地拍着桌子道：“勃公子怎么知道立有文案？”当时在长安，很讲究有案作根据，只要有案可查，就说是事实。由此可知，沉溺于经史的人，也应该悉知世事。不然，为什么古人把他们称作愚儒、朴儒、腐儒、竖儒呢？这也可以遗留下来告诫后人。出自《御史台记》。

赵仁奖

唐朝时有个人叫赵仁奖，河南人，在殖业坊王戎墓北做小买卖，很善于唱一首名叫《黄獐》的歌曲。他与一宦官有老交情，因此托付这名宦官助他一臂之力，在那人的帮助下，于唐中宗景龙年间，背负柴草到宫廷请求见皇上，得到召见。他说：“负薪是为了帮助国家治理。”当天便任职于御史台。到睿宗朝，被降职

授上蔡丞。使于京，访寻台中旧列，妄事欢洽。御史倪若水谓杨茂直曰：“此庸汉，妄为僭茸。”乃奏之。中书令姚崇曰：“此是《黄獐》汉耶。”授当州悉当尉，驰驿发遣。仁奖在台，既无余能，唯以《黄獐》自炫。宋务先题之曰：“赵奖出王戎幕下，入朱博台中。舍彼负薪，登兹列柏。行人不避骢马，坐客唯听《黄獐》。”时崔宣一使于都，仁奖附书于家，题云：“西京赵御史书。附到洛州殖业坊王戎墓北第一铺。付妻一娘。”宣一以书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礼自上蔡令拜御史，仁奖赠诗曰：“令乘骢马去，丞脱绣衣来。”当时讶之，或以为假手。仁奖初拜监察，谢朝贵，但云：“有幸把公马足。”时朝士相随，遇一胡负两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问其由，答曰：“赵仁奖负一束而拜监察，此负两束，固合授殿中。”出《御史台记》。

姜师度

唐姜师度好奇诡。为沧州刺史，兼按察，造枪车运粮，开河筑堰，州县鼎沸。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为陕州刺史，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钱，计以为费。一夕

忽云得计，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处，具大把推之，

任命为上蔡县丞。出使到京城时，去拜访台中的老同事，胡乱行事，到处欢聚。御史倪若水对杨茂直说：“这是个庸俗之人，胡作非为而又卑劣无能。”于是上书弹劾。中书令姚崇说：“这就是会唱《黄獐》的那个人。”再改任当州悉当县尉，把他立即派送出去。赵仁奖在御史台任职期间，没有别的能力，唯独以会唱《黄獐》而自我炫耀。宋务先曾写他道：“赵仁奖出自王戎的幕下，进入朱门台院之中。是舍得自背柴草这样的劳役之举，才登上此御史台。行路时人们不避他的马，坐下时人们都来听他的《黄獐》歌。”当时崔宣一正巧到京城去，赵仁奖便让他给家人捎了一封信，那信封上写道：“西京长安赵御史书。捎到洛州殖业坊王戎墓北第一铺，送妻一娘。”崔宣一曾把信给朝官们看过。当初赵仁奖降职授上蔡丞时，潘好礼正好由上蔡县令调任为御史，仁奖赠诗道：“令乘骢马去，丞脱绣衣来。”当时人们看到此诗很觉惊讶，有人认为是借他人之手而写。仁奖初任监察御史时，去向朝中权贵道谢，只是说：“有幸握住了你的马足。”当时有朝士们相随同往，恰遇一个胡人背着两捆柴草走过来，一朝士说：“这个胡人应当授以殿中御史。”有人问他理由，他答道：“赵仁奖背了一捆柴草便授以监察御史，此人背了两捆，当然应授殿中（殿中御史比监察御史高一品级）。”出自《御史台记》。

姜师度

唐朝人姜师度，喜好办些离奇古怪的事。他任沧州刺史兼按察使时，下令制造枪车运输粮食，开凿河道，修筑堤坝，一时间州县惊恐不安，民怨沸腾。他又在鲁城县内开垦水田种稻，结果稻穗都被螃蟹吃尽，只好又差遣大批农夫去抓蟹。老百姓苦于应付，当时流传一首歌谣：“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他在任陕州刺史时，要运走永丰仓的米，每户再另征三钱，合起来作为运费。有一天忽然说得到妙计，于是建起了注楼，并从粮仓开始建槽，一直建到河边，有数千丈长。让人从粮库往下放米，有流动不快的地方，便安排人力往前推，

米皆损耗，多为粉末。兼风激扬，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动即千万数。遣典庾者偿之，家产皆竭。复遣输户自量，至有偿数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出《朝野金载》。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诣阙自陈，请日试文章三十道。则天乃命王勃试之，授校书郎，累拜监察大理正，与紫微令姚崇连亲。崇尝有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泪。怀中置生雀数头，乃一一持出，请崇手执之而后释。祝云：“愿令公速愈也。”崇勉从之。既出，崇鄙其谄媚，谓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自兹不复礼也。出《御史台记》。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参军石惠泰，与监察御史李全交诗曰：“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后，此职还到余。”因竟放牒往来，全交为之判十余纸以报之，乃假手于拾遗张九龄。出《朝野金载》。

冯光震

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鸱”云：“蹲鸱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萝卜也。”萧令闻之，拊掌大笑。出《谭宾录》。

李谨度

唐御史中丞李谨度，宋璟引致之。遭母丧，不肯举发哀。讣到，皆匿之。官寮苦其无用，令本贯瀛州，申谨度母死，米损耗很多，很多变成粉末。加上大风吹扬，大概传送一函损米百石，动不动就上千万。他命令管理仓库的人赔偿，他们的家产很快耗光了。他又令运送的人自己计算该赔偿多少，以致有的人赔偿数十斛。因此事太害人才停下来。出自《朝野金载》。

成敬奇

唐朝人成敬奇有才能，天策年间，自己到朝堂向皇帝陈述，请求一天之内考他文章三十道题。武则天命王勃考他，被任命为校书郎，后来连续升到监察大理正，与中书令姚崇结了亲。有一次姚崇生了病，成敬奇到家中去探望，对着姚崇涕泪横流。他怀中放着几只活鸟，一一掏出，请姚崇用手握住然后再放飞。并祝颂道：“愿令公尽快痊愈。”姚崇勉强听从了。等成敬奇走了，姚崇很鄙视他的阿谀谄媚，对子弟们说：“他的泪从何而来？”从此不再以礼仪相待他。出自《御史台记》。

石惠泰

唐朝时，岐王府参军石惠泰在给监察御史李全交的诗中写道：“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后，此职还到余。”由于可借助经常有文书案卷往来之便，李全交给他写了十几篇批评文章回报他，这些文章都借拾遗张九龄之手代作。出自《朝野金载》。

冯光震

唐朝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进入集贤院，校注《文选》。有一次，他在注解“蹲鴟”一词时写道：“蹲鴟者，今称之为芋子，就是长毛的萝卜。”萧令听说了这件事，拍掌大笑。出自《谭宾录》。

李谨度

唐朝御史中丞李谨度，是由宋璟引荐的。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却不肯去哀悼奔丧。讣告寄到后，他就藏了起来。同僚们苦于他在朝中没有什么作用，就让他在本籍瀛州官府申告李谨度母死，尚书省牒御史台，然后哭。其庸猥皆此类也。出《朝野金载》。

三 稷

唐王怡为中丞，宪台之稷；姜晦为掌选侍郎，吏部之稷；崔泰之为黄门侍郎，门下之稷。号为京师三稷。出《朝野僉载》。

阳 滔

唐阳滔为中书舍人。时促命制敕，令史持库钥他适，无旧本找寻，乃斫窗取得之。时人号为“斫窗舍人”。出《朝野僉载》。

常定宗

唐国子祭酒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出《朝野僉载》。

张玄靖

唐张玄靖，陕人也，自左卫仓曹拜监察，性非敦厚。因附会慕容宝节而迁。时有两张监察，号玄靖为小张。初入台，呼同列长为兄，及选殿中，则不复兄矣。宝节既诛，颇不自安，复呼旧列为兄。监察杜文范，因使还，会郑仁恭方直到尚书省的文书发到御史台，他才哀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出自《朝野僉载》。

三 稷

唐朝王怡任御史中丞，被称为宪台之稷；姜晦任主持选拔的侍郎，被称为吏部之稷；崔泰之任黄门侍郎，被称为门下之稷。当时这三人被称之为京师三稷。出自《朝野僉载》。

阳 滔

唐朝时，阳滔为中书舍人。有一次，皇上急令他起草诏书，可是拿着库房钥匙的令史去了别处，找不到人，就取不出旧的稿本参考，于是他立刻砍断窗框进入库房取了出来。当时人们称之为“斫窗舍人”。出自《朝野僉载》。

常定宗

唐朝时，有个国子祭酒辛弘智写诗道：“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同房的学士常定宗，只因为将其中的“始”字改为“转”字，就要争夺这首诗，两人都说是自己写的。下文给博士罗道宗，博士罗道宗裁断道：“过去五个字是衡定的标准，以说理深刻为奇。今天一个字就要夺诗，取字数多的为诗的主人。诗归属弘智，‘转’字还给定宗。将此状文发放周知，任凭公众验证。”出自《朝野僉载》。

张玄靖

唐朝时，有个叫张玄靖的，是陕州人，他自左卫仓曹升任为监察御史，此人为人并不忠厚老实。由于追随巴结慕容宝节而得到升迁。当时台中有两个张监察，因而人们称呼玄靖为小张。他刚到御史台时，称呼同事们年长的为兄，等升为殿中御史，就不再称兄了。后来慕容宝节获罪被杀，他因此惴惴不安，于是又称老同事为兄。监察御史杜文范刚刚出使回来，赶上郑仁恭正要

出使，问台中事意，恭答曰：“宝节败后，小张复呼我曹为兄矣。”时人以为谈笑。出《御史台记》。

出使，他问仁恭最近台中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仁恭道：“宝节败落后，小张又呼我辈为兄了。”当时人们都以此为笑谈。出自《御史台记》。

卷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传 李文礼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達

独孤守忠 王熊 魏崇裕 梁士会 张怀庆

康徵 君李佐元 载常 袞

崔阡 黎幹 崔叔清 常愿 刘士荣

袁德师 蒋乂 崔损

公羊传

有甲欲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唯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他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他。”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于是太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出《笑林》。

李文礼

唐李文礼，顿丘人也，好学有文华，累迁至扬州司马，而质性迟缓，不甚精审。时在扬州，有吏自京还，得长史家书，云姊亡，请择日发之。文礼忽闻姊亡，乃大号恸。吏

公羊传

有一个人想要去拜访县令，问身边的人道：“县官有什么喜好？”有人答道：“喜欢《公羊传》这部书。”后来去拜见时，县令问：“你读过什么书？”他答道：“唯独研读读过《公羊传》。”县令又问：“请问是谁杀的陈他？”那个人良久才答道：“我平生实在未曾杀死陈他。”县令觉察到他的错误，索性再戏弄他道：“你没杀陈他，请问

是谁杀的？”于是那人十分恐惧，光着脚丫子便走了出来，有人问他原因，他大声说道：“一见县令，便拿杀人的事来追问我，以后可不敢再来了，遇到赦免当然就赶紧出来了。”出自《笑林》。

李文礼

唐朝人李文礼，是顿丘人，好学而有文采，官至扬州司马，但此人性情迟钝，对什么事都不太精细审慎。在扬州时，有一个小吏从京城回来，给长史捎来一封家信，说姐姐亡故，让他选个日子启程回去。文礼一听说姐姐亡故，便号啕恸哭起来。那小吏

伺其便，复白曰：“是长史姊。”文礼久而徐问曰：“是长史姊耶？”吏曰：“是。”文礼曰：“我无姊，向亦怪矣。”出《御史台记》。

殷 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谓薛黄门曰：“自古圣贤，数不过五人。伏羲八卦，穷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农植百谷，济万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礼作乐，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无穷，却知无极，拔乎其萃，出乎其类。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徵谏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为宰相。”徵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头大面，不识今古，瞳徒江切。食无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轻物也皆此类。

姓房人

唐有姓房人，好矜门地，但有姓房为官，必认云亲属。知识疾其如此，乃谓之曰：“丰邑公相，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亲？”曰：“是某乙再从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儿，只堪吓鬼。”出《启颜录》。

元宗達

唐元宗逵为果州司马，有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殓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等他安静下来，才又告诉他说：“是长史的姐姐。”文礼过了一会儿才慢慢问道：“是长史的姐姐？”那小吏说：“是”。文礼道：“我没有姐姐，先前就感到奇怪了。”出自《御史台记》。

殷 安

唐代有个逸士叫殷安，冀州信都人。他对薛黄门说：“自古以来，称得上圣贤的超不过五个人。伏羲始创八卦，穷尽了天地的旨意。这是一。”屈下一指。“神农始种百谷，救济了万人性命。这是二。”屈下第二个手指。“周公制订了礼乐，世代相传。这是三。”屈下第三个手指。“孔子知识渊博，无穷无尽，出类拔萃。这是四。”屈下第四个手指。“从这以后，没有人能够得上屈手指的。”过了一会儿才说：“加上我是五个。”于是屈下了第五个手指。殷安疏远、轻视高官卿相，男徵劝谏道：“卿相是值得尊重的人，大人也该稍尊敬他们。”殷安道“你也可以做宰相。”男徵道：“我哪里敢当。”殷安道：“看你肥头大脸，不懂今古，只知道狂吃狂喝，并且没有才智，不做宰相做什么？”那些轻世傲物的人都是这一类的人。

姓房人

唐朝时，有个姓房的人很喜欢炫耀自己的门第，只要有姓房的当官，他必定说其人是自己的亲属。有熟悉他的人很看不起他这一点，就对他道：“丰邑坊的方相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是你的什么亲戚？”那姓房的人说：“是我的再从伯父。”问话的人大笑道：“你既然是方相的侄儿，只能去做吓唬鬼的事情了。”出自《启颜录》。

元宗逵

唐朝时，元宗逵任果州司马，他家的奴婢死了，安排直典道：“我家的老佣人去世了，在我家听使唤多年了，我应该为其找一

口棺材埋葬了。可是我刚刚来到这里，家中贫困，不能买新的，但得一经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须道遠买，云君家自有须。”直典出门说之，一州以为口实。出《大唐新语》。

独孤守忠

唐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无他语，乃曰：“逆风必不得张帆。”众大哂焉。出《朝野金载》。

王 熊

唐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略粮贼，惟各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略几人？”法曹曰：“略七人。”熊曰：“略七人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哂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熊来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癡癡。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铁。见钱满面喜，无镒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出《朝野金载》。

鞠崇裕

唐冀州参军鞠崇裕《送司功入京》诗曰：“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谁？”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司功曰：“师明弟子哲。”出《朝野金载》。

梁士会

唐滑州灵昌尉梁士会，官科乌翎，里正不送，举牒判曰：“官唤乌翎，何物里正，不送乌翎。”佐使曰：“公大好判，只要个已经用过的，能将就办了事就行。也不要说是我买，就说是你家自己需用。”直典出门后就把此事说出去了，成为一州人的话柄。出自《大唐新语》。

独孤守忠

唐朝时，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押送租的船队去京城，到了半夜，把掌船人紧急集合起来，别的话没说，只说道：“逆风一定不能张帆。”众人大笑。出自《朝野金载》。

王 熊

唐朝时，王熊曾任泽州都督。都督府的法曹审判抢掠粮食的盗贼，每个人各判杖挞一百，向他通告判罪情况，他问道：“总共有几人？”法曹回答：“七人。”他说：“行抢的七人合起来应挨杖七百。”法曹只好依照他的不正确的说法改判，府司便依此给他们七人量刑。当时人们都嗤笑这件事。以前尹正义曾任泽州都督，他是很公平的，后来王熊被派来接替了他。百姓们编出歌谣道：“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獼獼。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铁。见钱满面喜，无镋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出自《朝野金载》。

鞠崇裕

唐朝时，冀州参军鞠崇裕写了一首《送司功入京》诗，他写道：“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问道：“大才子，教你写诗的先生是谁？”鞠崇裕说：“一位吴地的少年博士，教我这声韵。”司功道：“真是老师高明，学生就明智啊。”出自《朝野金载》。

梁士会

唐朝时，滑州灵昌县尉梁士会，有一次官府征收乌翎，里正没有及时送来，他就拿起公文，在上批复道：“官府要乌翎，里正什么东西，敢不送乌翎。”佐使道：“您的判书批语写得太好了，乌翎太多。”会索笔曰：“官唤乌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识之士，闻而笑之。出《朝野金载》。

张怀庆

唐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时人谓之语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出《大唐新语》。

康𡩊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为相，颇忧时议不叶，因访于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议以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当用康𡩊。”盖上一时恚怒之词，举其极不可者。或有窃报𡩊，以为上之于君，恩渥颇深，行当为相矣。𡩊闻之，以为信然。翌日，盛服趋朝，既就列，延颈北望，冀有成命。观之者无不掩口。然时论亦以长者目焉。𡩊为将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尝谓人曰：“我居是宅中，不为宰相耶？”闻之者益为嗤笑。今新昌里西北牛相第，即𡩊宅也。出《明皇杂录》。

征君

唐肃宗之代，急于贤良，下诏搜山林草泽，有怀才抱德及匡时霸国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征君自灵武，衣草衣，蹑芒屨，诣于国门。肃宗闻之喜曰：“果有贤士应募矣。”遂召对，就是乌翎太多。”梁士会又提笔写道：“官府要乌翎，里正什么东西，敢不送雁翅。”有识之士听到后都嗤笑他。出自《朝野僉载》。

张怀庆

唐朝时，李义府曾写过一首诗道：“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枣强县尉张怀庆好偷名家的文章，他也写诗道：“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当人们评价他说：“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出自《大唐新语》。

康𡵚

唐玄宗启用牛仙客做宰相，很担心时论不赞成，因而询问高力士道：“任命仙客为宰相，你以为外面的议论会如何？”高力士道：“仙客出身胥吏，不是宰相的材料。”玄宗大怒：“那就该用康𡵚。”大概是玄宗一时愤怒说的话，举了一个最不可用的人。可是被人听到并偷偷告诉了康𡵚，他还以为玄宗对康𡵚恩泽很深，真的要举康为宰相了。康𡵚听说后，也信以为真。第二天便盛装去上朝，站在班列里，他一直伸着脖子向北张望，希望皇帝有旨意下达。见到的人无不掩口讥笑。然而当时的舆论也都是以长者来看待他。康𡵚任将作大匠，有许多奇巧的心思，尤其擅长利用地形。他曾对人讲：“我居住在一片宅第的中央，还能不当宰相？”听到的人越发讥笑他。现在新昌里西北牛宰相的府第，就是康𡵚的旧宅。出自《明皇杂录》。

征 君

唐肃宗时期，急需贤良人才，于是下诏搜寻隐身于山林草泽的贤人，凡是有才华、德行，以及可以挽救危难时局而使国家称霸于世的人，都可以授予爵位并任命官职。有一个征君，他身穿草衣，脚蹬草鞋，从灵武来到了京都长安。肃宗听到此事后非常高兴地说：“果然有贤士响应招募啊。”于是召见他来回答问题，

访时事得失，卒无一辞。但再三瞻望圣颜而奏曰：“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之乎？”对曰：“不知。”奏曰：“臣见陛下圣颜，瘦于在灵武时。”帝曰：“宵旰所劳，以至于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无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闭将来贤路，俛除授一邑宰。洎将寒食，京兆司逐县索杏仁，以备贡奉。闻之，大为不可，独力抗之，遂诣阙请对。京兆司亦惧此征君必有异见，将奈之何。及召对，奏曰：“陛下要寒节杏仁，今臣敲将来，乌复进浑杏仁。”上哈而遣之，竟不置其罪。出《玉堂闲话》。

李 佐

唐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谓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来，未与流辈谢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薹数瓮，薄饼十拌，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酬申款，则无恨矣。”佐恭承其教，数日乃具。父散召两市善薹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薹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人入山，数日而卒。出《独异志》。

肃宗询问他时事得失，直到最后也未回答一句话。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观望肃宗的脸并奏道：“微臣有个发现，陛下知道吗？”肃宗道：“不知道。”征君接着道：“臣看出陛下的脸比在灵武时消瘦多了。”肃宗道：“宵衣旰食，以至于此。”左右侍臣有忍俊不禁的。直到他从朝堂中退出来，再没说别的话。皇帝知道这是个无知妄为的人，可是怕封闭以后贤良应召之路，只好勉强授予他县令之职。将要到寒食节的时候，京兆司到各县去搜集杏仁，以向皇帝贡奉。征君听说此事，说大为不可，极力抗拒，于是又到朝堂请求与皇上对话。京兆司也怕此人有不同的见解，拿他没办法。到了召他去答对时，他奏道：“陛下要寒食节用的杏仁，今天臣已敲开取出，不用再进贡那些囫囵杏仁了。”皇上只咳嗽一声便把他送走，终究没有将其治罪。出自《玉堂闲话》。

李 佐

唐朝人李佐，是山东的豪门势族。少年时因安史之乱，他的父亲与家人失散。李佐后来考中了进士，有美名，官授京兆少尹。他私下寻找父亲。有知道的人告诉他后，便到一家卖棺材和陪葬物的铺子里去把父亲接回来奉养。这样过几个月。有一天，父亲把他叫过来对他说：“你的孝顺，这世上没有人可比，但是我三十年一直在那伙人中间，前些日子我跟你回来，也没有与那些人道谢告别一下。你可以准备肥猪五头，白酒数斛，蒜苗韭菜等数瓮，薄饼十盘，把宴席设在庭院，我好酬谢众人，并一诉衷肠，这样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李佐

恭敬地接受了父亲的指教，数日后一切准备就绪。他的父亲召集市场中善唱挽歌的上百人来家，一开始还只是安坐在庭院中，过了些时候便杂乱地唱起来，到了晚上大家全醉了。众人扶李佐父亲上床，他唱了一声挽歌，所有人便一起合唱起来。接着人们又扶着他父亲走出庭院，不知去向。一路上有亿万人观看。第二天，李佐丢下家人进入大山里，数日后死去了。出自《独异志》。

元载 常袞

唐代宗以庶务毕委宰相，而元载专政，益乱国典。非良金重宝，赳赳左道，不得出入于朝廷。及常袞为相，虽贿赂不行，而介僻自专，失于分别，故升陟多失。或同列进拟稍繁，别谓之沓伯。是时京师语曰：“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素公直，因众中唱言：“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致。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考，岂裨皇化耶？”出《杜阳杂编》。

崔 旰

唐顺宗在东宫，韦渠荐崔旰。拜谕德，为侍书。旰触事面墙，对东宫曰：“臣山野鄙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宫僚，自合知也。”出《嘉话录》。

黎 幹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龙所。幹与巫覡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又请禱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甘泽乃足。出《卢氏杂说》。

崔叔清

唐杜佑镇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德宗谓使者：“此恶诗，焉用进？”时人呼为“准敕恶诗”。出《国史补》。

元载 常袞

唐代宗把国家的各种政务完全委托给宰相去办理，而宰相元载专权，使国家的典章制度越来越混乱。不送良金重宝，不是大力行贿或不搞邪门歪道的人，是不能出入于朝廷的。到常袞任宰相时，虽然他不受贿赂，但是他孤僻而独断专行，由于他不能分别好坏，所以在提拔选用人才上多有失误。有的同僚找他商量事稍稍频繁了些，就称人家是冗沓的人。当时京城里舆论说：“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一向公道正直，他曾在众人中大声说道：“朝廷上下昏昧，善恶不分。本来是清廉严峻的官府，如今变成了鼠辈们养尊处优之地，这怎么能有助于皇上的教化呢？”出自《杜阳杂编》。

崔 旰

唐顺宗在东宫为太子时，韦渠向他推荐了崔旰。于是任命崔旰为谕德，后又为侍书。崔旰遇事面墙反省，对太子说：“臣是山野鄙人，不懂得朝廷的典章规矩，见到陛下时我是不是应当称臣？”太子说：“你是东宫僚属，自己应该知道。”出自《嘉话录》。

黎 幹

唐代宗朝时，久旱无雨，京兆尹黎幹便在朱雀门街求雨。他建造了一条土龙，召集来城里所有的巫师，舞于建土龙的地方。黎幹与巫师们轮番跳舞，围观的人又惊又笑。可是整整一个月也没下雨，于是又祈祷于文宣王庙。代宗听说后说道：“向孔子祈祷的时间够长了。”于是下令毁掉土龙，停止求雨，节用膳食，听从天命。这样做了之后，反倒甘雨足降。出自《卢氏杂说》。

崔叔清

唐朝杜佑镇守淮南时，向皇帝进献了一百篇崔叔清写的诗。德宗对使者说：“这种恶劣的诗，哪里还用得着进献？”当时的人都把崔叔清的诗称为“准敕恶诗”。出自《国史补》。

常 愿

唐刘禹锡云：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语。曾谓余曰：“昔在奉天，为行营都虞候。圣人门，都有几个贤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许大，更被朱泚吃兵马，危如累鸡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屹邓。”邓把将他官职去。至永贞初，禹锡为御史监察，见常愿摄事在焉，因谓之曰：“更敢道屹邓否？”曰：“死罪死罪。”出《嘉话录》。

刘士荣

唐于頔之镇襄阳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为太常丞。頔让之，表曰：“刘元佐儿士荣以佐之功，先朝为太常丞。时臣与士荣同登朝列，见其凡劣，实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男某凡劣，不若士荣，若授此爵，更为叨忝。”德宗令将其表宣示百寮。时士荣为南衙将军，目睹其表。有浑鍤者，锡之客也。时镐宴客饮酒，更为令曰：“征近日凡劣，不得即雨。”鍤曰：“刘士荣。”镐曰：“于方。”镐谓席人曰：“诸公并须精除。”出《嘉话录》。

袁德师

唐窦群与袁德师同在浙西幕，窦群知尉。尝嗔堂子曰：“须送伯禽。”问德师曰：“会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还曾把书读，何乃相轻。”诘之：“且伯禽何人？”德师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满座人哂。出《嘉话录》。

常 愿

唐朝时，刘禹锡说过这样一件事：贞元年间，有个武将叫常愿，特别喜欢说些本行的行话。他曾对我说：“以前在奉天时，我是行营都虞候。圣人门，都有几个贤郎。”他的话大概都是这样。还说：“奉天城像斗那么大，被朱泚的兵马填得满满的，就像垒鸡蛋。如今抛向南衙，反被士大夫轻视。真想咬上司邓某一口。”邓后来把他官职夺

去。到永贞初年，禹锡为御史监察，见常愿在那里管事，对他说道：“还敢说咬邓吗？”回答说：“不敢说了，不敢说了，死罪死罪。”出自《嘉话录》。

刘士荣

唐朝时，于颀镇守襄阳，朝廷对他很宽容优待，任命他的儿子于方为太常丞。于颀推让，上表道：“刘元佐的儿子刘士荣，因为他的父亲功勋卓越，在先朝被授予太常丞一职。当时我与刘士荣曾一起在登朝的队列，看见他十分平凡顽劣，着实令人鄙视。如今我的功绩和名声都不如刘元佐，儿子也很平庸低劣，还不如刘士荣，若接受了此官，更觉得是叨扰而深感愧疚。”德宗下令将他的表公示给百官看。当时刘士荣任南衙将军，亲眼看见过此表。有个叫浑镡的人，是锡的客人，有一天镐宴请客人，饮酒时出酒令道：“征召近日平庸恶劣的人，不得立即下雨。”镡猜道：“刘士荣。”镐说：“于方。”镐对在座的客人说道：“各位必须合力清除。”出自《嘉话录》。

袁德师

唐朝时，窦群与袁德师一起在浙西幕府，窦群任尉职。有一次窦群责怪妓女说：“须送伯禽（伯禽为周公的儿子）！”然后又问袁德师道：“明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袁德师道：“我还不致如此，也还曾读过书吧，为何要这样轻视人。”窦群又追问：“那么伯禽是什么人呢？”袁德师道：“伯禽不过是古代的妓女。”在座的人没有不讥笑他的。出自《嘉话录》。

蒋 乂

唐蒋乂撰《宰臣录》，每拜一相，旬月必献传卷，故为物议所嗤。出《国史补》。

崔 损

唐崔损，性极谨慎。每奏对，不敢有所发扬。两省清要，皆历践之，在位无称于人。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过为恭逊，不止于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窃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议不叶，然怜而厚之。出《谭宾录》。

蒋 乂

唐朝时，蒋乂撰写《宰臣录》，朝廷每拜一个宰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必会献上这位宰相的传记，所以被众人议论和嘲笑。出自《国史补》。

崔 损

唐代人崔损，性情极为谨慎。每次在朝堂奏答，不敢有一点儿发挥。中书省、门下省这两处清贵显要之地，他都登临过，可是没做过什么值得人们称道的事。身居宰相之位，母亲死后葬于荒野，从不说到墓地去看，也不议论迁殯合葬的事。姐姐出家为尼，死于附近的寺院，一直到办完丧事他也没去看看。许多正人君子都怪罪他，认为他过分地谦恭，不止是为了安身，而是想以此来让皇上中意。窃居高位八年，皇上知道舆论对他不满，然而仍然怜爱而厚待他。出自《谭宾录》。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张茂昭	王 播	李秀才	姓严人	王初昆弟
李 据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韩 昶	王智兴	韦氏子	令狐绹
郑 光	郑 畋	卢 携	郑 綮	郑 准
张氏子	刘义方	郑群玉	梅权衡	李云翰

张茂昭

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昭笑曰：“人肉腥而且□，争堪吃。”出《卢氏杂说》。

王 播

唐淮南节度王播，以钱十万贯，赂遗恩倖，以图内授。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等数人，前一日，诣延英抗论其事。后之贿迁，其徒实繁，自外官至内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因此致位者不少。近有县令、录事参军，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为宰守者。然所至多为四方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来也。俾不遵王命，抑

张茂昭

唐朝张茂昭为节度使，常吃人肉。等到被任命为统军来到京城，同僚中有人问：“听说尚书在节镇时喜欢吃人肉，是真是假？”张茂昭笑着说：“人肉又腥又腻，怎能吃。”出自《卢氏杂说》。

王 播

唐朝时，淮南节度使王播用十万贯钱贿赂皇上宠幸的近臣，想调到中央做官。谏议大夫独孤郎、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中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等数人，前一天，已在延英殿争论过这件事。而后送钱授官，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从外官到内学士、三司使等，都有定价，因此得到官位的人不在少数。近来还有县令、录事参军这些官职，也定价出卖。以致竟有未经科举也没有官资的白丁便一下子当了县宰郡守的。但是这种人到地方去任职，常常都受到冷遇，因为都知道他们的来历。因而不遵守王命的事也时有发生，这是

有由焉。岂时之重利耶？而谏省任非其人耶？未尝以一字整顿颓纲。深所未谕。出《卢氏杂说》。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既退，呈于播，惊曰：“此昔应举时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曰：“奉大人咨问，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李生闻语，色已变曰：“是吾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战时卷也，兼笺翰未更，却请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来诚为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惊悚。”子复闻于播，笑曰：“此盖无能之辈耳，亦何怪乎。饥穷若是，实可哀也。”遂沾以生饩，令子延食于书斋。数日后，辞他适，遗之缣缡。是日播方引见。李生拜谢前事毕，又云：“某执郎中盛卷，游于江淮间，已二十载矣。今欲希见惠，可乎？所贵光扬旅寓。”播曰：“此乃某昔岁未成事所怀之者，今日老为郡牧，无用处，便奉献可矣。”亦无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拟何之？”生云：“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耳。”播曰：“贤表丈任何官？”曰：“见为荆南节度使。”播曰：“名何也？”对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错也，荆门卢尚书，是某亲表丈。”生慚悸失次，乃复进曰：“诚君郎中之言，则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于是再拜

有一定因果关系的。难道是那时的人太重利了？难道谏省所任非人？不然，为什么没有任何行动整顿纲纪。实在让人不明白。出自《卢氏杂说》。

李秀才

唐朝的郎中李播在蕲州任职时，有一个姓李的举子来拜见。正巧李播有病，子弟们会见了，看过他拿来的诗卷，上面全是李播的诗。这位李秀才走后，他们把诗稿拿给李播看，李播惊讶地说：“这都是我当年应举时的答卷啊，只是改了人名。”第二天，李播让儿子去邀请李秀才，李播的儿子向李秀才追问道：“我父亲让我问一下，这些诗是不是秀才写的？”李秀才听到此话，脸色已变，道：“这是我平生用尽苦心才写出来的，不会有错。”李播的儿子又道：“这是我父亲参加考试时的答卷，而纸张笔迹都没有更改，还是请秀才不要再胡言了。”李秀才马上说：“我之前确实是欺骗你了，二十年前，我在京城的书店以一百钱买到这些，真不知是你父亲的佳作，我的心情不胜恐慌。”李播的儿子又把这些说给父亲听，李播笑道：“此人大概是个无能之辈，也没什么可责怪的。饥饿穷困到这样，实在可悲啊。”于是送了些粮食给他，并让儿子在书房设宴招待他。几天以后，告别去他处，又送他一些丝绸。这天李播才接见了。李秀才拜谢了前边的事之后又道：“我拿着郎中的卷子，游历于江淮之间，已有二十年了。今希望能赠送给我，可以吗？也使它的光彩能发扬于旅途。”李播道：“这还是我从前未成事时的胸怀和志向，如今年老又做了郡牧，已没有用处了，就送与你吧。”李秀才竟毫无愧色，旋即放于袖筒里。李播又问道：“秀才打算到哪里去？”李秀才说：“想到江陵去拜见表丈卢尚书。”李播道：“你表丈任什么官职？”李秀才道：“现为荆南节度使。”李播道：“叫什么名字？”李秀才答道：“名叫弘宣。”李播拍手大笑道：“秀才又错了，荆门卢尚书是我的亲表丈。”李秀才惭愧恐惧而语无伦次，又进一步说道：“郎中的话是对的，那是你和我共同的荆南表丈，刚才我是曲意取悦。”于是拜了两拜

而走出。播叹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蕲间悉话为笑端。出《大唐新语》。

姓严人

唐京兆尹庞严，及第后，从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科记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问其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少，览刺极喜，延纳勤勤，款曲同食。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事，庞方讶之。因问：“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曰：“君误矣！严自名严，预君何事？”挥之令去，而犹自谓不误，从容而退。出《因话录》。

王初昆弟

唐长庆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宦，不为秘书省官，以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乃相与改讳，只言仲字可矣。又为宣武军堂书记，识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几相次殒谢。出《独异志》。

李 据

唐李据，宰相绛之侄。生绮纨间，曾不知书，门荫调补浍池丞。因岁节，索鱼不得，怒追渔师，云：“缘獭暴，不敢打鱼。”判云：“俯临新岁，猛兽惊人，渔网至宽，疏而不漏。放。”

就走出去了。李据感叹道：“世上竟有这样的人！”蕲州都把此事作为笑谈。出自《大唐新语》。

姓严人

唐朝时，京兆尹庞严，中选后到寿春任职。可是在登科的记录簿上发生了错误，把庞严的姓名颠倒写了，由于这个原因，有个姓严的江淮举人，便租了一条船一路讨饭来拜见他。当时郡府中只有一个判官在那里，也不问那个人的姓氏，便到庞严那里去送名帖，说这个人是他的从侄。庞严同族的人很少，看过名帖很高兴，于是频频地邀请送礼，殷勤地招待他一起吃饭。然而讲起家族中的人时，那个人说的

都不是庞家人的事，庞严有些诧异。于是问道：“你到底姓什么？”那人说：“我姓严。”庞严拍掌大笑说：“你错了！我的名字叫严，与你有什么关系？”挥手让姓严的人出去，而姓严的人仍说自己没错，从容而去。出自《因话录》

王初昆弟

唐朝的长庆、太和年间，王初、王哲兄弟俩先后中举登科。他们的父亲王仲舒在当时名声显赫。两个儿子最初做官，都不在秘书省任职，这是因为家讳的原因。因此兄弟俩私下商议道：“如果遵守典章礼制回避名讳的话，那么我们兄弟就不能做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及各部尚书了。”于是改讳，只说父名讳一个仲字。以后他们兄弟中有人当了宣武军堂书记，认识他们的人说：“仲舒的两个儿子违背天道触犯神灵，不会活长久的。”没过多久，两人相继死去。出自《独异志》。

李 据

唐代人李据，是宰相李绛的侄子。生于贵族之家，又不读书，因门荫当了浣池县丞。因过年时没有要到鱼，怒气冲冲，追问渔父，渔人回复道：“因为獭凶暴，不敢去打鱼。”李据裁断道：“新春来到，猛兽惊扰百姓。渔网是很宽，但疏而不漏。驱逐。”

又祇承人请假，状后判云：“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祇承人竟不敢去。又判决祇承人：“如此痴顽，岂合吃杖，决五下。”人有语曰：“岂合吃杖，不合决他。”李曰：“公何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出《卢氏杂说》。

教坊人

唐有人衣绯，于中书门候宰相求官。人问前任，答曰：“属教坊，作西方师子左脚来三十年。”出《卢氏杂说》。

南海祭文宣王

自广南祭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不知礼，将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候于门外。或进止不如仪，即判云：“文宣、亚圣决若干下。”出《岭南异物志》。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礼官祭圆丘，至时不到者，判云：“太常大寺，实自伽蓝。圆丘小僧，不合无礼。”出《传载》。

柳氏婢

唐仆射柳仲郢镇郾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侏以婢导，以巨源尝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窥，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绫罗者，召之就宅。盖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

又有一次，一个杂役要请假，他在假条的下边批复道：“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杂役最终不敢走。于是他又裁决道：“如此愚顽，岂（哪里）合（应该）吃杖，判定五下！”有人告诉他：“岂合吃杖，就是不应该判定杖打。”李据道：“你懂什么，‘岂’是助词，与之乎者也一样，它们哪里有什么差别。”出自《卢氏杂说》。

教坊人

唐朝时，有个人身穿红色衣裳在中书省等候宰相，想要求个官做。有人问他以前任过何职，他答道：“以前在教坊，专门扮演西方狮子的左脚，干了三十年。”出自《卢氏杂说》。

南海祭文宣王

在广南沿海有十几个州只祭海，一般都不修孔庙。有一个州刺史不懂这里的礼俗，要设饌肴祭奠孔圣人。他安排了一个小官吏充当文宣王、亚圣，恭敬地守候在门外。有的人来祭祀时举止不合礼制，刺史就判定道：“由文宣王、亚圣决定杖责若干下。”出自《岭南异物志》。

太常寺

唐朝判太常寺官员，作为行事礼官去祭祀圆丘，对于届时未到的人，他裁断道：“太常是个大机构，也等于是个大寺庙。而圆丘不过是个小僧，不能无礼。”出自《转载》。

柳氏婢

唐朝时，仆射柳仲郢镇守郾城，他有一个女婢使用着不可心，便把她卖到成都。刺史盖巨源原是西川的一名大校，在好几个郡做过长官，居住于苦竹溪。女人贩子把女婢带到其家，让巨源来评品她侍候人的技艺。有一天，盖巨源站在家中向外看，女仆侍候其左右。大街上恰有一个卖绸缎的，盖巨源就把他叫进宅屋来。盖巨源在那些绸缎中挑挑拣拣，打开卷起，评价厚薄，

酬酢可否。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之而去，都无言语，但令还女侏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绦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世族之家，率由礼则。出《北梦琐言》。

韩 昶

唐韩昶，名父之子也。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

王智兴

唐王智兴为汴师，有举人投谒。便□诗卷智兴□□□□子谓鹤膝也遂善待之。兼□□□□□书举子明年落第，智兴极怒。□□应□官□□□士□有得者以其例大故□□□□举□□□□汴州一日致宴。忽□秀才□□□□□饮□冬必更奉荐□□□□□明□见诸判官曰智兴咬□□□□□□□□□□□□□□□□□□□□□□

韦氏子

微○侄流○衣裳满身
微召前○割
而○显目○诗

讨价还价。柳家婢女突然失声大叫仆倒在地上，看着像中风了一样，他赶紧让人搀扶出去，再也没说什么，只是命令将女婢退回女人贩子家。第二天，那女婢病好了，人们追问她昨天有什么苦处，女婢道：“我虽是下贱人，可毕竟曾是仆射家的女仆，死也就死了吧，怎么能去侍候一个卖绸缎的小贩子呢！”成都的人们听说这件事之后，都感叹这些世代显贵的家族，竟是这样遵循墨守礼制。出自《北梦琐言》。

韩昶

唐时的韩昶，父亲是有名的韩愈。虽家教颇有方，但他生性顽劣，曾经做过集贤院校理。他看到书上有“金根车”的记录，便想当然认为：“一定是作者笔误，应为金银车。”便把根全部改成了银。后来被任命为拾遗，但谏院坚决不肯接受。

王智兴

韦氏子

□ □ □ □ □ □ □ □ □ □ □ □

令狐绹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无间然。舍人刘蛻者，每讦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规于令狐綯，而不言其失。其间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试疏，略云“号曰无解进士”。又以子弟纳贿疏云：“白日之下，见金而不见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为其书吏，谨事之。刘托以腹心，都不疑虑，因为经业举人致名第，受赂十万，为

此吏所告，由是贬焉。君子曰：“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安有自负脏污，而发人之短乎？宜其不跻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与崔、卢抗衡，凡是当家，率皆引进，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请改姓令狐，时人以此少之。出《北梦琐言》。

郑 光

唐郑光除河中节度。宣宗问曰：“卿在凤翔，判官是何人？”光曰：“冯三。”上不之会。枢密使奏曰：“是冯衮，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与冯三为副使。”及罢河中归，又诏对，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对曰：“臣须开始得。”又更对他事，曰：“不得，臣须裂始得。”上大笑。后朝臣每遇延英，入阁候对，多以“开始”为号。时裴思谦郎中为节判，顷客于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官爵，为尚书削尽。”皆谓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时，遇国忌行香，

令狐绹

唐宣宗把朝中的政务大事委托给令狐绹，君臣之间很投合，密切无间。舍人刘蛻经常揭发令狐绹的短处，写了奏章秘密地交给皇上。宣宗扣留未发，就事论事地告诫令狐绹，也不追究他的过失。密奏中有揭发宰相令狐绹的儿子未经地方选拔而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事，被人称为“无解进士”。还有他的子弟受贿的事，说：“白日之下，见金而不见人。”令狐绹对此事怀恨在心，于是派了一人去当刘蛻的书吏，叮嘱他谨慎行事。刘蛻把此人当作心腹，毫不怀疑，后来刘蛻帮一个经业举人中选并受贿十万，被这个书吏告发，因此被贬职。君子曰：“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哪里有自身都不干净，还要揭发别人短处的？难怪其升不到高位。”那时令狐在朝中只是单族，他常常想要把令狐家族繁盛起来，好跟崔、卢家族抗衡，因此凡是本家族的人，他都引荐到朝廷，甚至皇族中有未得到官的，想要向上申诉，也要改姓令狐，因此当时很多人瞧不起令狐绹。出自《北梦琐言》。

郑 光

唐朝时，郑光被授予河中节度使。宣宗问道：“你在凤翔，判官是谁？”郑光说：“冯三。”皇上未曾见过这个人。枢密使奏道：“是冯兗，我曾出使到过那里，知道此事。”皇上道：“那就任冯三为节度副使吧。”等到郑光罢任河中回朝，宣宗又召见他来问话，皇上说：“你在河中期间事情都办得很好。”郑光答道：“臣刚开始有些眉目。”又换答别的事，郑光说：“不得，臣还没开始办。”皇上大笑。后来朝臣们每逢去延英殿，入殿等候与皇上对话，多以“开始”为代称。当时裴思谦郎中在某节度使处任判官，不久也客居于河中，后到使院任职，裴思谦说：“我身上的官职，都被郑尚书削除干净了。”因为郑光从来不用官爵与他打招呼。因此人们都不以本官职称呼他。郑光在河中时，遇上国忌日到寺中上香，

便为判官及屈诸客就寺宴饮。征令，时薛起居保逊，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臍脐。”他人皆寻思不得，至薛还令，云：“脚杏。”满座大笑。出《卢氏杂说》。

郑畋 卢携

唐宰相郑畋、卢携亲表，同在中书，因公事不协，更相诟詈，乃至以砚相掷，时人谓宰相斗击。以此俱出官。出《北梦琐言》。

郑 綮

唐宰相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时王纲已紊，四方多故，才既无取，言必依违。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贼术。綮奏：“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率此类也。同列以其忝窃，每讥侮之。出《北梦琐言》。

郑 准

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汭。常欲自比陈、阮，集其所作为十卷，号《刘表军书》。而辞体不雅，至如祝朝贵书云：“中书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可。”又贺襄州赵洪嗣袭书云：“不沐浴佩玉为石祁

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是显言其庶贱也。应举日诗卷，题《水牛》曰：“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为大笑。出《北梦琐言》。

便在寺中同判官及客人设宴饮酒。席上行酒令，当时起居舍人薛保逊作为客人也在席上。郑光举杯说：“我来出令，这酒令的二字取自身体，又要和水果有关。”郑光先说：“臃脐。”别人都想不出，轮到薛保逊还令时说：“脚杏。”满座大笑。出自《卢氏杂说》。

郑畋 卢携

唐朝时，宰相郑畋和卢携是亲表兄弟，同在中书省，因公事不和，一再互相大骂，以至抛砚相击，当时人们说他们是宰相斗击。他们因此都被贬出京城。出自《北梦琐言》。

郑 綮

唐朝时的宰相郑綮，虽然诗很有名气，但本来也没有希望在朝廷担任要职。当时的王法朝纲已经紊乱，天下多事，人才无处选取，奉行命令阳奉阴违，如此才给了郑綮机会。太原方面兵至渭北时，天子十分恐惧，渴求破敌良策。郑綮启奏道：“请于文宣王（孔子）的谥号中加上一个‘哲’字。”都是些此类事情。同僚们都认为他很称职，经常讥讽侮辱他。出自《北梦琐言》。

郑 准

唐朝荥阳人郑准，因文笔不错做了荆州成汭的门客。他常想将自己比作陈平、阮籍一类的人物，把自己的作品收集起来装订成十卷，称名为《刘表军书》。然而文章很不雅，如在祝颂朝中贵要的书札中写道：“中书舍人不过是个草拟诏书的人，而通事舍人只是在有来进谒或朝贡的使节时说句‘可’。”又还在祝贺襄州赵洪世袭官职的贺书中写道：“不沐浴佩玉为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这是明显地说他身份卑微。参加科举考试时，写了一首《水牛》诗，诗道：“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官们因此而大笑。出自《北梦琐言》。

张氏子

唐张昺有五子，文蔚、彝、宪、济美、仁龟，皆有名第，至宰辅丞郎。一子忘其名，少年闻说，壁鱼入道经函中，因蠹蚀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鱼吞之，以致神仙而上升。张子感之，乃书神仙字，碎剪置于瓶中，捉壁鱼以投之，冀其蠹蚀，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发，竟月不食，言词粗秽，都无所避。其家扃闭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食一月食料，须品味而饫之。岁久方卒。是知心灵物也，一伤神气，善犹不可，况为恶乎？即刘闢吞人，张子吞神仙，善恶不同，其伤一也。出《北梦琐言》。

刘义方

唐刘义方，东府解试《貂蝉冠赋》，韵脚以“审之厚薄”。义方赋成云：“某于厚字韵，有一联破的。”乃吟曰：“悬之于壁，有类乎兜鍪。戴之于头，又同乎席帽。莫后反。”无不以为欢笑。

郑群玉

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每卦一缣。秀才郑群玉短于呈试，家寄海滨，颇有生涯，献赋之来，下视同辈，意在必取，仆马鲜华。遂赍缗三千，并江南所出，诣范生。范喜于异礼，卦成乃曰：“秀才万全矣。”群玉之气益高。比入试，又多赍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继烛。

张氏子

唐朝人张昺，有五个儿子，他们叫张文蔚、张彝、张宪、张济美和张仁龟，都先后应试及第，官至宰、辅、丞、郎等。其中有一个儿子，名字不详，少年时听说，蠹虫钻进装道经的套子时，因吮食了神仙二字，身上会出现五种颜色，人要能提取蠹虫吃掉，就能成为神仙上天。张昺的这个儿子对此很动心，于是就写了神仙二字，剪碎后放到瓶子里，又捉了只蠹虫放进去，希望它能吮食二字，然后他好吞了

蠹虫，此事使他得了心病。每一发作，竟一个月不吃饭，而且语言粗鲁肮脏，不知避讳。他的家人只好把门紧紧关上守着他，等到痊愈，一切就像往常。可是却吃得特别多，是一个月的好几倍，而且什么东西都要吃个饱。这样一直过了许多年才死去。因此能知道心是一种灵物，一旦伤了神气，即使是善念都不可，更何况是恶念？这就是所谓刘_闾吞人，张子吞神仙，他们虽善恶不同，但伤害都是一样的。出自《北梦琐言》。

刘义方

唐朝刘义方，去参加东府举行的考试，试题是《貂蝉冠赋》，韵脚为“审之厚薄”。刘义方写完赋之后对人说：“我用的是‘厚’字韵，用一联就切中要害。”于是他吟咏道：“悬之于壁，有类乎兜鍪。戴之于头，又同乎席帽。莫后反。”人们无不大笑。

郑群玉

唐朝时，长安东市的铁行中有一个范生，专能占卜举人应试的成败，每卦收一匹绢。有个秀才郑群玉不擅长写文状（旧时应试人先要交一份本人写的文状，以用来与试卷的笔迹对照而区别真伪），家住在海滨，很富有，这次来献赋，傲视同辈，意在必取，仆人车马鲜艳华丽。带钱三千缗和江南土特产到了范生那里。范生看他送了那么多的贵重礼物很高兴，卦成之后范生道：“秀才应举万无一失了！”这使群玉的傲气更加高涨。到了考试那天，他又带足了珍馐，只是坐在那里享受美味，一直到掌灯时刻。

见诸会赋，多有写净者，乃步于庭曰：“吾今下笔，一字不得生。铁行范生，须一打二十。”突明，竟掣白而去。出《乾_闥子》。

梅权衡

唐梅权衡，吴人也。入试不持书策，人皆谓奇才。及府题出《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场中竞讲论如何押“谅”字。权衡于庭树下，以短棰画地起草。日晡，权衡诗赋成。张季遐前趋，

请权衡所纳赋押“谅”字，以为师模。权衡乃大言曰：“押字须商量，争应进士举？”季遐且谦以薄劣，乃率数十人请益。权衡曰：“此韵难押，诸公且厅上坐，听某押处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谅。犬蹲其傍，鸱拂其上。”权衡又讲：“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鸱拂其上也。”众大笑。出《乾 骊子》。

李云翰

周咸通中，举人李云翰行《口脂赋》，又罗虬诗云：“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挂熟红。”又李罕《披云雾见青天》诗：“颜回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责面遣。举子中有每年撰无名子。前有举人露布，后皇甫松作《齐夔凌纂要》，又李云翰作《吴王□□李谒天帝记》，无名子。萧相知举年，裴裕所制尤名，近千余首，裕遂罢举。是年，卢庸连旁文宣王庙前哭半日。

看见大多数人都答完了试卷，他便走出考场到庭院中说道：“我今天握笔，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铁行范生，该打你二十大板。”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竟然拿着白卷走了。出自《乾 骊子》。

梅权衡

唐朝时有个叫梅权衡的，是吴地人。入场考试不带书册，人们都称他是奇才。等到试题出来，作《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考场内纷纷议论如何押“谅”字韵。权衡便在院庭的树下用短鞭画地起草。傍晚，权衡的诗赋就写出来了。张季遐走到他跟前，请权衡讲讲在他的赋中怎样押“谅”字韵，愿以他为楷模。权衡便不客气地说道：“押韵的事还需商量，也来争着参加进士考试？”张季遐一再谦虚地说见识浅陋，还领着数十人向他请教。权衡道：“此韵很难押，请各位到厅上坐，听听我的押韵怎么样。”于是大声吟咏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谅。犬蹲其傍，鸱拂其上。”权衡进一步讲解道：“这个青玉案，是个吃饭用的案几，所以说狗蹲在它的旁边，鹰掠过它的上边。”众人大笑。出自《乾 骊子》。

李云翰

武周咸通年间，举人李云翰曾写《口脂赋》，又罗虬写诗道：“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挂熟红。”又李罕写《披云雾见青天》诗道：“颜回似青天。”都遭到主考官当面斥责。举子中每年都有人在试卷上写无名子。之前每次考试都张贴公告，公布举子姓名，后来皇甫松写《齐夔凌纂要》，李云翰写《吴王□□李谒天帝记》，均隐匿其真名。在萧相主持科举考试的那年，裴裕所写的诗最有名气，将近有千余首，但被罢免参选资格。这年，卢庸在孔庙前哭了半天。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 育 宇文翊 韩 简 胡 令 杨 铮
谢柴书 郡 牧 张咸光 长须僧 道 流
三妄人 周韦二子 不识镜 嗤 鼻 助丧礼
外学归 行 吊 痴 婿 鲁人执竿 齐人学瑟
市 马 昭应书生

崔 育

唐□□□前进士崔育以中原乱离，客于边上，亦□□□□□□闻辄事轻薄。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牛带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遣捩角。村□□□□□□城郭士女随观，谓之精怪。每谒州郡骑□□□□□□哈之者怒之者相半。至则投刺。其名衔□□□□□□□耽酒嗜肉，怜葱爱蒜。不得已而□□□□□□□悬宰视之如土木。藩帅郡侯奈之不可。□□□□□州民啻其肉，族其家，盖轻薄之所致也。

宇文翊

唐进士宇文翊，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国色。朝中令及第者，求之不得。时窦年四十余，方谋继室，兄回为谏议，能为人致登第。遂聘女与璠，为言于回矣，果有所获。

崔 育

宇文翊

唐朝进士宇文翊，贪慕科举甲等。他的女儿已成年，容貌出众。朝中许多人求之不得。当时窦璠已四十多岁，正要续妻，他的哥哥窦回在朝中任谏议大夫，执掌科举大权。于是宇文翊把女儿嫁给了窦

璠，窦璠把他的事告诉了窦回，结果如愿以偿。

相公韦公说即有中表甚鄙之。因滑台杜志名，时有丧遭火，几焚棺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库内，因而延燎。杜谓宇文曰：“鱼将化龙，雷为烧尾。近日老鼠亦有烧尾之事。”用以讥之。出《北梦琐言》。

韩 简

唐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讲《论语》。至《为政》篇，翌日谓诸从事曰：“仆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出《北梦琐言》。

胡 令

奉先县有令，姓胡，忘其名。渎货靳食，僻好博奕。邑寄张巡官，好尚既同，往来颇洽。每会棋，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无厌倦。然宰君时入中门，少顷，又来对棋。如是日日，早入晚归，未尝设食于张，不胜饥冻。潜知之。时入盖自食而复出，及暮辞宰曰：“且去也，极是叨铁。”胡唯唯而已。张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别云‘极是叨铁’，出何文谭？”急令追之。既至，问：“明公适云‘极是叨铁’，其义安在？”张复款坐，谓曰：“长官岂不知有‘叨铁’耶？”曰：“不知。”曰：“还见冶炉家，置一铁^𦔁长杖乎？只此是。炉中猛火炎炽，铁汁或未销融，使此杖时时于炉中撞猛火了，相公韦说与他有中表之亲，也很鄙视他的这种行为。当时滑台杜志名，办丧事遭火灾，几乎把棺柩烧毁，家人说是老鼠尾巴带着火星进了库房，从而使火蔓延开。杜志名对宇文翹说道：“鱼将成为龙的时候，会打雷烧掉其尾。近日竟然老鼠也有烧尾的事。”以此来讽刺他。出自《北梦琐言》。

韩 简

唐朝时，魏博节度使韩简，性格粗犷，不通文墨，每次与文人们

对话都不明白人家说些什么，内心总觉得很羞愧，于是请来一个孝廉为他讲解《论语》。讲到了《为政》篇，第二天他便对下属们说：“我近来才知道古代的人是很淳朴的，年龄到了三十岁才刚刚站立行走。”这些话传到外边，听到的人都笑得直不起腰来。出自《北梦琐言》。

胡 令

奉先县曾有一个姓胡的县令，已不详其名字了。此人贪财而又吝啬，特别喜好下棋。寄居于城里的张巡官，爱好与他相同，因此往来很融洽。每次来下棋，必是从早一直下到晚，高低不相上下，丝毫不觉厌倦。然而胡县令有时进入中门，过一会儿，再出来继续下棋。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早来晚走，胡县令也没有让张巡官吃过一顿饭，张巡官自然会觉得十分饥寒。后来张巡官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有一天他又进入中门去吃一通再出来下棋，到了晚上张巡官向县令告辞说：“我走了，极是叨铁。”胡县令也只是顺嘴答应了几句。等张巡官走后，他忽然想到：“此人告别的时候说‘极是叨铁’，出于哪篇文章？”于是立即叫人追回来。等把张巡官追回来之后，胡县令便问他：“刚才说的‘极是叨铁’是什么意思？”张巡官慢慢地坐下来对他说道：“长官难道还不知‘叨铁’吗？”胡县令说：“不知道。”张巡官说：“你有没有见过炼铁的人家有一种铁制的长棍？就是这个。熔炉里烈火炽热，铁水有时没有熔化，就使用这种铁棍时常探进炉中去捅火烧，

却出来，移时又撞猛火了，却出来，只此是‘叨铁’也。”言讫而去。胡入室，话于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讽其每日自入，撞猛火了，却出来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时人多以此讽之。出《玉堂闲话》。

杨 铮

蜀秀才杨铮，铮，音竹觥反，自言杨铮不均，驷马奔郑，是以字奔郑。行恶思，或故作落韵，或丑秽语，取人笑玩。装修卷轴，投谒王侯门，到者无不逢迎。雄藩火幕，争驰车马迎之。铮每行，仆马甚盛，平头骑

从骡，携书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虑其谤渎。黔南节度使王茂权，聪明，有文武才。四方负艺之士，罔不集其门。召铮至，饬东阁，尽礼待之。时令贡恶诗，以为欢笑。诸客请召，有不得次者，以为快快。茂权一日忽屏从谓之曰：“秀才客子，当州必欲咨留，相伴至罢镇同归，可乎？如可，则当奉为卜娶，所居奉留。”铮欣然从之。权令媒氏与问名某氏之属。至于成迎，筵宴为备焉。仍邀诸从事赴会，铮亲见女容质异常端丽。及成礼，遽遭殴辱，左右婢仆，皆是扶同共相毁置，不胜其苦。乃是茂权诈饬无须少年数辈，皆浓装艳服以给之。然后茂权自赴会大笑。此后复就茂权，屡自乞一邑。初有难色，宾从其谏，方许之。遂命给藿署。及期治行李，择良日辞谢。本邑迎候人力，自衙门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

之后退出来，过一会儿再用它去捅捅火，再退出来，这就是‘叨铁’。”说完便走了。胡县令进到屋里，把此话说给妻子。再三思考，方明白这是在讽刺自己每天进厨房猛吃一顿，退出来再下棋这件事。当时，凡是有舍不得给客人吃饭而让人家饿肚疲劳的人，人们都用这句话去讽刺他。出自《玉堂闲话》。

杨 铮

四川有个秀才叫杨铮，铮，音竹觥反，自称杨铮不均，驷马奔郑，故以奔郑为字。尽想些坏点子作弄人，或者在诗赋中故意失韵，或者是秽语脏话连篇，拿人开玩笑。拿着自己的书画作品去拜访王侯官僚，凡是去的地方，无不隆重迎接。就是那些很有雄威的藩镇幕府，也是争相以车马接迎。他每次出行，仆人和乘马都装饰得很华丽，仆人骑骡与他并肩而行，为他带着装书的袋子。地处偏僻的郡或小县，尤其更加精心接待侍候他，主要是怕他进行诽谤和亵渎。黔南节度使王茂权，很聪明，又是文武全才。四方身负技艺的名士，无不聚集于他的门下。他召见了杨铮，并叫人收拾东阁给他住，以礼相待。时常让他献来恶诗，以此作为笑料。其他门客也想被召见，却排上号，因此很不快活。有一天，茂权忽然屏退随从对杨铮说：“秀才，本州想要留下你，希望你能伴我到罢任后同归故里，可以吗？如果可以，我就给你娶一门亲，东阁仍留给你居住。”杨铮欣然从命。于是茂权让媒人去

问清楚女方的姓名宗属等。到了成亲那天，宴席非常丰盛。还邀请了各位佐官从事来参加婚礼，杨铮亲眼见过那女子，容貌端庄美丽。可是刚举行过婚礼，就遭到她的殴打辱骂，而且左右婢仆，都是帮她一起对他进行毁誉谩骂，使他不胜其苦。其实这是茂权让几个少年人假扮的，让他们浓妆艳服以欺骗杨铮。茂权来到，看到这场面只是大笑。此后杨铮多次来找茂权，每次都乞求让他到一小城去任长官。茂权一开始表示不好办，后身边宾客也帮着杨铮，才准许。于是命他到藺署。杨铮打点了行李，选择吉日起程告别。那一天，县城迎接他的人从衙门外一直排到大街上。忽然有两个人疾步而来，手执一牒，当街趋拽下马，夺去中带，云：“有府断，摄官送狱，荷校灭耳！”茂权遂诈作计，赠遗二夫，令脱逃而遁。潜藏旬日，方召出之。军州大以为笑。出《王氏见闻》。

谢柴书

唐有内大臣学作别纸言语。凤翔节度使寄柴数车，回书谢云：“蒙惠也，愚若干。”出《卢氏杂说》。

郡 牧

唐有膏粱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与之设交代之礼，仪无阙者，二礼生具头冠礼衣，相其宾主，升降揖让。而新牧嶙峋踟蹰，敛容低视，不敢正面对礼生。及礼毕，使人再三传语，慰劳感谢，皆莫涯其意。翌日，于内阁，从礼生从容，生极惶恐，罔知去就。既坐，嚬蹙低语曰：“贤尊安否？”礼生唯唯。又曰：“顷年营大事时，极烦贤尊心力。”生亦瞢然。及罢，有亲知细询之，乃曰：“此礼生缘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谢。”且士流中亦有故为轻薄者，亦有味于菽爽，不能分别者。信而有之。出《玉堂闲话》。

张咸光

梁龙德年，有贫衣冠张咸光，游巧无度。于梁宋之间，复有刘月

明者，与咸光相类。常怀匕箸，每游贵门，即遭

手中拿着令帖，在大街上当众把他拖下马来，夺去他的中带，说道：“我们有官府的判决书，来拘捕你入狱，要给你带上刑枷！”这也是王茂权施用的欺骗之计，杨铮给那两人送了钱物，才脱逃而出。一直潜藏了十天，才叫他出来。军州人以此为笑料。出自《王氏见闻》。

谢柴书

唐时宫内有个大臣学写告别话。凤翔节度使送他几车柴禾，他回信谢道：“承蒙恩惠，我也愚笨很多。”出自《卢氏杂说》。

郡 牧

唐朝时，有个富豪家的儿子出任刺史，郡城里很多人都出来迎接，前任刺史为他安排了交接仪式，仪式的程序应有尽有，两个礼生都按照礼制头顶礼冠身着礼服，分别相伴宾主，宾主升降进退都以礼作揖让请。而新上任的刺史像登临险峰那样很不安的样子，他紧绷着脸，眼睛一直看着脚下，不敢正面对着礼生。等到仪式完毕，他派人再三传话，表示慰劳和感谢，人们都没有揣度到他是什么意思。第二天，在官府内，新刺史很从容地跟随上那个礼生，礼生很惶恐，不知其意。等到坐下，刺史才皱着眉低声说道：“你家的长辈们可安好？”礼生恭敬地答应着。刺史又道：“近年办理大事时，烦劳你家长辈用了心力。”此话让礼生感到糊涂。事后，有亲近的人去详细询问，他才说：“这个礼生是方相的后辈，以前我家办丧事曾用过他父亲，因此才对他再三感谢。”如今在读书人之中也有故作轻薄的人，也有愚笨到连菽豆都辨认不出来的人。对于神鬼，你信就有。出自《玉堂闲话》。

张咸光

后梁朝龙德年间，有一个贫穷的读书人叫张咸光，他到处去行乞讨食。在梁宋一带，还有个叫刘月明的，与张咸光是一样的人。张咸光的怀中经常揣着食具，每次到豪门去讨要，都要遭到

虐戏。方飧则夺其匕箸，则袖中出而用之。梁驸马温积谏议，权判开封府事，咸光忽遍诣豪门告别，问其所诣，则曰：“往投温谏议也。”问有何介绍而往，答曰：“顷年大承记录，此行必厚遇也。大谏尝制《碣山潜龙宫上梁文》云：馒头似碗，胡饼如笠。畅杀刘月明主簿，喜杀张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顾盼。”闻者绝倒。出《玉堂闲话》。

长须僧

三蜀有长须长老，自言是宰相孔谦子，莫知谁何。不剃发须，皓然垂腹。拥百余众，自江湖入蜀。所在氓俗，瞻骇仪表，争相腾践而礼其足。凡所经由，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测。至蜀，螺钹迎焉。先谒枢密使宋光嗣，因问曰：“师何不剃须？”答曰：“落发除烦恼，留髭表丈夫。”宋大恚曰：“吾无髭，岂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髭，即引朝见。徒众既多，旬日盘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众耻其失节，悉各散亡。伪蜀主问曰：“远闻师有长须之号，何得如是？”对曰：“臣在江湖，尝闻陛下已证须陀洹果，是以和须而来；今见陛下将证阿那含果，是以剃须而见。”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近臣解释，大为欢笑。后住持静乱寺，数为大众论讼，有上足，以不谨获罪。伶人藏柯曲深慕空门，而不知其中猥细。谓是清静，舍俗落发。谨事瓶钵，渐见秽滥，

虐待和戏弄。刚要吃饭便抢下他的食具，他便从袖筒里再拿出一个来用。当听说驸马、谏议大夫温积去主管开封府时，张咸光便忽然到各豪门贵宅去告别，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去投奔温谏议。”问他是 by 何人介绍而去，他说：“承蒙他近年在文章中提到我，此行必有厚遇。温谏议曾写的《碣山潜龙宫上梁文》中说：馒头似碗，胡饼如斗笠。欢畅死了刘月明主簿，喜欢死了张咸光秀才。由此可以知道一定会蒙受他的赏赐。”听到的人笑得直不起腰。出自《玉堂闲话》。

长须僧

三蜀有一个长胡子的老和尚，自称是宰相孔谦的儿子，没人知道他到底是谁。因不剃胡子，长长的白胡须一直垂到肚子上。有一百多

人一直跟随着他，沿江湖进入蜀地。各地的百姓都争着来看他不凡的仪表，还争先恐后地向他行礼膜拜。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百姓都是倾城而出，他圣贤般的相貌，让人觉得其深不可测。到了蜀地，吹起螺号、敲响大钹隆重地迎接他。他先去拜见了枢密使宋光嗣，宋光嗣借机问他：“大师为何不剃胡须？”他答道：“落发除烦恼，留髭表丈夫。”宋光嗣大为恼恨，道：“我就没有胡子，难道我是个老太婆吗？”于是他只好作揖出来，等他剃去胡子，宋光嗣才会领他入朝拜见蜀主。徒弟们很多，他犹豫徘徊了十来天，实在不得已才剃掉胡子去觐见。这时，徒弟们因耻于他失去气节，都各自散去了。伪蜀主问他道：“很早就听说大师有长须的称号，怎么这样了？”他回答道：“臣在江湖上曾听说陛下已证须陀洹果，所以是留着胡子来的；现在知道陛下将证阿那舍果，所以就剃掉了胡子来见。”蜀少主开始没有听明白，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等到近臣解释清楚后，便大笑起来。后来他做了静乱寺的住持，曾多次为众人讲解佛经，他有一个高徒，因为品行不严而获罪。有一个叫藏柯曲的艺人，很仰慕佛门，但不知道其中的下流事。还以为是清静之地，便舍俗为僧。他一直是严格地按戒律饮食，然而渐渐地发现其中的污秽和淫滥，

诟詈而出。以袈裟挂于寺门曰：“吾比厌俗尘，投身清洁之地，以涤其业鄣。今大师之门，甚于花柳曲，吾不能为之。”遂复归于乐籍。蜀人谓师曰：“一事南无，折却长须。”出《王氏见闻》。

道 流

□□□□任兴元节判。离秦州乡地，未及岁年，忽有来寻师者。赍亲表施州刺史刘緄封，衣紫而来，兼言往洋州求索。询其行止，云：“某忝窃乡关之分，先于秦州西升观，入道多年。”遂沉吟思之，当离乡日，观中无此道流，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匆匆而过。旬月间，自洋源回，薄有所获。告辞之意，亦甚挥遽。遂设计延伫，拂榻止之。夜静，沃以醺醪数瓯，然后徐询之曰：“尊师身边紫绶，自何而得？宜以直诚相告。”对曰：“此是先和尚命服，传而衣之。乃是广修寺著紫僧弟子，师既殂，乃舍空门，投西升观入道，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谓传得本师衣钵，岂有道士窃衣先和尚紫衣？未之前闻。出

《玉堂闲话》。

三妄人

孙光宪在蜀时，曾到资州，见应贞观李道士。话州有姓赵人，闭关却扫，以廊庙自期。都虞候阎普敬异之，躬自趋谒。阎魁梧丈夫，赵生迎门，愕眙良久，罄折叙寒温曰：“伏惟貔貅。”阎乃质于先容者，俾询之，赵生曰：“若云熊黑，即须宰相之才，方当此语。阎公止于都头已来，只销呼

大骂而走。他把袈裟挂在寺院的大门上说：“我很厌烦俗尘，才亲投身于清洁之地，以洗涤那些罪恶。可是今见大师之门，胜过花柳之巷，我再也不能待下去了。”于是又恢复乐籍。蜀人对长老说：“一事无成，还丢了自己那把长须。”出自《王氏见闻》。

道 流

□□□□任兴元节度判官。他离开秦州家乡还不到一年，忽然来了一个寻找师父的人。此人带了亲戚施州刺史刘緄的信件，身着紫色衣服，并说还要到洋州去求化。再问他别的情况，他说：“我有幸愧居于你的家乡，早些年便到了秦州的西升观，已入道多年了。”于是节度判官沉吟着回忆，自己离开家乡的时候，西升观并没有这个道士，尤其感到奇怪的是，他身上穿的这件紫色袈裟是从哪里来的。那个人也只是匆匆而过。可是不到一个月，道士从洋源回来，只是稍有收获。告辞之意，也很急切。节度判官一再挽留他，打扫好房间让他住下。夜深人静，打来几瓯烈酒对饮，后来又慢慢地问道：“尊师身上的紫衣，是从哪里得到的？请真诚地告诉我。”道士回答说：“这是先和尚的命服，是他传给我的。我本是广修寺著紫和尚的弟子，师父死后，我便舍弃空门，投奔西升观入了道家，因此便穿上了这身紫色衣服。”他自称是先师传与了他衣钵，可是哪里有道士得到和尚师父遗赠的紫衣的？真是前所未闻。出自《玉堂闲话》。

三妄人

孙光宪在蜀地时，曾去过资州，见过应贞观的李道士。李道士说本州有个姓赵的读书人，闭门谢客，以朝廷高官为自己的目标。都虞候阎普敬觉得这人很怪，便亲自去拜访他。阎普敬身材魁梧，又很有大丈夫气概，赵生开门迎接时，惊愕地看了他很久，赵生十分恭敬地寒暄道：“伏惟貔貅。”阎普敬对于这样的评价有疑问，就派人去问个明白，赵生道：“如说是熊罴，必须是宰相之才，才能用这样词语。阎公只不过是都头而已了，只配称

为貔貅。”人闻咸笑之。又一士自称张舍人，诉于光宪曰：“兄长以术惑我心神。”宪谓曰：“得非蛊毒厌胜之术耶？”张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捭阖，捭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风不禁。”又江陵颜云，偶收诸葛亮兵书，自言可用十万军，吞并四海。每至论兵，必攘袂叱咤，若对大敌。时人谓之“检谱角觝”也。时有行军王副使，幽燕旧将，声闻宇内。颜生候谒，称是同人，自言大志不伸。丧良友也，每恸哭焉。出《北梦琐言》。

周韦二子

周韦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尪懦昏钝，率由婢姬。仕伪蜀王氏，以事旧优容之，因至卿监。或为同列所讥，云：“三公门前出死鼠。”巽曰：“死鼠门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为王氏驸马都尉，性识庸鄙。国亡后，与贫丐者为伍，俾一人先导爵里于闾阎酒肆，有哀之者，日获三二百钱，即与其徒饮啖而已。咸嗟叹之。出《北梦琐言》。

不识镜

有民妻不识镜，夫市之而归。妻取照之，惊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妇归也。”其母亦照曰：“又领亲家母来也。”出《笑林》。

啮鼻

甲与乙斗争，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

为貔貅。”人们听说后都笑了。又有一个人，自称张舍人，他告诉孙光宪说：“兄长用法术迷惑我的心神。”孙光宪问他：“是不是用蛊毒或者诅咒之术？”张舍人说：“不是。他是用鬼谷子的捭阖法扯破我的心神，直到现在仍患有心风不禁症。”还有个人，是江陵的颜云，偶然得到一本诸葛亮的兵书，便自言可用十万兵吞并天下。每次谈论到兵法，必会挽起袖子大喊大叫，如临大敌。当时人们都说他是“检谱角觝”。当时有一位行军王副使，是幽燕一带的老将领，声望传遍天下。颜云曾去拜访过，声称与人家志同道合，说只可惜自己空有大志而没有机会伸展。王副使死后，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经常悲痛地大哭。出自《北梦琐言》。

周韦二子

周韦巽，是太尉周昭度的儿子。懦弱愚钝，做任何事都听从婢女的。他在伪蜀主的朝廷做官，因他过去侍奉过伪蜀主而有老交情，伪蜀主对他很宽容，因此官至卿监。同僚中有人讽刺他说：“三公门前出死鼠。”他却回击说：“死鼠门前出三公。”还有个姓周的人，是伪蜀宰相周博雅的儿子，还是伪蜀主的驸马都尉，此人庸俗鄙贱。伪蜀国灭亡后，他便与乞丐为伍，由一个丐头带领着，到那些店铺、茶楼、酒肆去求乞，有怜悯他们的，就会施舍些钱财，每天可得二三百钱，然后就与他的那帮难兄难弟们去大吃大喝一顿。人们对他都感叹不已。出自《北梦琐言》。

不识镜

有个人的妻了不认得镜子，丈夫买了一个拿回来。妻子拿过来一照，吃惊地告诉她的母亲说：“我丈夫又取回来一个媳妇。”她母亲也去照了照，说道：“还把亲家母领来了。”出自《笑林》。

啮鼻

甲与乙两人打架，甲把乙的鼻子咬坏了，两人吵到官府，有个官吏正想要给他们断案，甲却说是乙自己咬坏了鼻子嫁祸他，

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岂能就啗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啗之。”出《笑林》。

助丧礼

有人吊丧，并欲赍物助之，问人可与何等物。答曰：“钱布帛。任君所有尔。”因赍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谓曰：“无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穷奈何，曰：“造鼓。”孝子又哭孤穷，曰：“适得便穷，更送一石。”出《笑林》。

外学归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出《笑林》。

行 吊

伧人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人言粗习，谓同伴曰：“汝随我举止。”既至丧所，旧习者在前，伏席上，余者一一相髡于背。而为前者，以足触胷曰：“痴物！”诸人亦为仪当尔，各以足相踏曰：“痴物！”最后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痴物！”出《笑林》。

痴 婿

有痴婿，妇翁死，妇教以行吊礼。于路值水，乃脱袜官吏说：“人的鼻子在高处，而嘴在低处，怎么能够咬到它呢？”甲说：“他是登上床去咬的。”出自《笑林》。

助丧礼

有个人要去吊丧，并想要送些礼物帮助他们，向别人打听可以送些什么东西。别人告诉他：“钱或者布帛，不管任何东西只要你有都

可。”于是送去一斛大豆，放在孝子面前，对孝子说：“没有可以拿的，送一斛大豆帮帮你吧。”孝子哭述自己的贫穷，并说不知道这大豆有什么用处，那人说：“你可以做豆豉。”可孝子还哭诉穷困，那人道：“你这样穷困，我再送一石大豆给你。”出自《笑林》。

外学归

某人的父母都在世，去外地学习了三年回来，舅舅问他这三年学习有什么收获，并说了一些他离家太久的话。他回答道：“对舅舅的思念，超过秦康公。”接着父亲一一列举了他的不是，并问道：“你都学到了什么有益的东西？”他回答说：“小时候得不到父教，所以学业没有长进。”出自《笑林》。

行 吊

几个粗人要一起去吊丧，可是谁也不懂得吊丧的礼节，其中有一人说自己略懂一些，便对同伴们说：“你们都随着我做就行了。”到了办丧事的人家后，那个人走在最前面，他先趴在席子上，其余的人也随着他依次趴在后面，那个人用脚蹬了后边的人一下骂道：“蠢物！”大家都以为礼节就该是这样，每个人都蹬了一脚后边的人道：“蠢物！”最后边的人紧挨着孝子，也蹬孝子一脚说：“蠢物！”出自《笑林》。

痴 婿

有一个傻女婿，他的岳父去世了，他要去吊丧，媳妇怕他出错，在家仔细地把吊丧礼节教给他。路上遇河，他就脱袜子

而渡，惟遗一袜。又睹林中鸪鸣云：“鸪 鸪鸪 鸪。”而私诵之，都忘吊礼。及至，乃以有袜一足立，而缩其跣者，但云：“鸪 鸪鸪 鸪。”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袜，即还我。”出《笑林》。

鲁人执竿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出《笑林》。

齐人学瑟

齐人就赵人学瑟，因之先调，胶柱而归，三年不成一曲。齐人怪之，有从赵来者，问其意，方知向人之愚。出《笑林》。

市 马

洛中有大寮，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马，都莫知其妍媸。为狙侏所欺曰：“此马不唯驯良，齿及二十余岁，合直两马之资。况行不动尘，可谓驯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侏既倍获利，临去又曰：“此马兼有楯牙出也。”于是大喜。诘旦乘出，如鹅鸭之行。及至家，矜衡曰：“此马不唯驯熟，兼饶得果子牙两所。”复召侏，别赠二十。出《玉堂闲话》。

蹉过去，可是不慎丢了一只。他又看到林子里的鸪鸟在“鸪 鸪鸪 鸪”地叫，就默默地记住鸟的叫声，而把吊孝的礼节全忘光了。到了丈人家，他使用穿着袜子的那只脚站地，把没穿袜子的那只脚缩起来，只是说：“鸪 鸪鸪 鸪。”孝子们也都笑了。可他还一本正经地说道：“不要笑，不要笑，如果有人拾到我的袜子，就快点儿还给我。”出自《笑林》。

鲁人执竿

鲁地有一人要拿长木杆进城门，一开始是竖着拿，怎么也进不去，后来又横着拿，也是进不去。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了。一会儿过来一个老头对他说：“我倒不是圣人，但是见的事很多了。你为什么不把它用锯从中间截断再进啊？”于是那人就依照老人说的把木杆截断了。出自《笑林》。

齐人学瑟

一个齐人跟一个赵人学弹瑟，他为了记住先前的调子，就把调节音调的钮柱用胶粘死而回来，回来后三年弹不成一首曲子。齐人十分奇怪，有从赵地来的人，就去问了问怎么回事，这才知道跟前这个人是何等愚笨。出自《笑林》。

市 马

洛阳城里有个大官，世代都是富豪，分不清牲畜的公母。偶然间买了一匹马，却不知道这马的好坏。当时马贩子欺骗他说：“这匹马不仅十分驯良，而且牙口才二十多岁，合起来能值两匹马的价钱。何况走起路来一点也不会扬起灰尘，可以说是驯良得很。”于是便以大价钱买下。马贩子也获得了成倍的利钱，临走时马贩子又说：“这马还生了两颗果子牙。”于是他非常高兴。第二天早晨他骑上这匹马出去，走起路来简直像鹅鸭一样。回到家里，他炫耀道：“这马不光是驯良，还多两颗果子牙。”于是又把马贩子找来，另赠送二十钱。出自《玉堂闲话》。

昭应书生

唐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逢一书人，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出《因话录》。

昭应书生

唐朝时，皇帝颁下恩诏，要遍访那些怀才抱器而又不求闻达于世的人。有人在昭应遇到一个书生，快马奔驰进入京城。问他来京有何事，他说：“我是来应试‘不求闻达’科的。”出自《因话录》。

卷第二百六十三 无赖一

刘诚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飞骑席人 韩令珪
李 宏 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 权怀恩 宋之逊
张幹等 彭先觉 张 德 士子吞舍利 刘子振
荆州鬻割者

刘诚之

唐天授年，彭城刘诚之，粗险不调，高言庠语，凌上忽下，恐吓财物，口无关键，妄说祲灾。从万年县尉常彦玮，索钱一百千。云：“我是刘果毅，当与富贵。”彦玮进状告之。上令二给使先入彦玮房中，下帘坐窗下听之。有顷，诚之及卢千仞至，于厅上坐，谈话。彦玮引之说国家长短，无所忌讳，给使一一纸笔抄之以进。上怒，令金吾捕捉。亲问之，具承。遂腰斩诚之，千仞处绞，授彦玮侍御史。出《朝野金载》。

宗玄成

唐老三卫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齐黄门侍郎。玄成性粗猛，稟气凶豪，凌轹乡村，横行州县。纪王为邢州刺史，

刘诚之

唐朝天授年间，有个彭城人刘诚之，粗野险恶又与人不合，忽而豪言，忽而卑语，欺上瞒下，恐吓诈取财物，口无约束，妖言惑众。他从万年县尉常彦玮那儿勒索十万钱，说：“我是刘果毅，可以使你富贵。”常彦玮向皇上进呈文状控告了他。皇上派出两个内侍先到常彦玮的屋子里，放下门帘坐在窗下监听。过了一会儿，刘诚之和卢千仞便来了，他们坐在厅里说话。常彦玮便引导他们对国家说长道短，他们竟毫无顾忌，二内侍把他们所言一一记录下呈送给皇上。皇上一

看大怒，命令执金吾官立即把他们捕来。皇上亲自问案，他们全都承认。最终腰斩了刘诚之，绞死了卢千仞，任命常彦玮为侍御史。出自《朝野金载》。

宗玄成

唐朝时，有一个侍卫武官叫宗玄成，他是邢州南和人，他的祖父宗齐当过黄门侍郎。此人性格粗野残暴，凶狠蛮横，随意逞强欺凌乡村百姓，横行于州府县衙。纪王当时任邢州刺史，

玄成与之抗行。李备为南和令，闻之，每降阶引接。分庭抗礼，务在招延，养成其恶。属河朔失稔，开仓赈给，玄成依势，作威乡墅，强乞粟一石。备与客对，不命，玄成乃门外扬声，奋臂直入。备集门内典正一百余人，举牒推穷，强乞是实。初令项上著钁，后却钁上著枷，文案既周，且决六十，杖下气绝。无敢言者。出《朝野金载》。

孟神爽

孟神爽，扬州人，禀性狼戾，执心鸩毒。巡市索物，应声即来；入邸须钱，随口而至。长史县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颌之而已。张潜为扬州刺史，闻其暴乱，遣江都县令店上捉来，拖入府门，高声唱速付法曹李广业推鞠。密事并虚，准敕决百，杖下卒。出《朝野金载》。

飞骑席人

则天之废庐陵也，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有一人曰：“早知今日无功赏，不及扶竖庐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门进状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鞠问皆实。告者授五品，言者斩，自余知反不告，坐绞。出《朝野金载》。

韩令珪

周令史韩令珪耐羞耻，厚貌强梁。王公贵人，皆呼次第。

玄成竟与他抗衡。李备为南和县令，每次听说玄成要来，都要走到台阶下去迎接。与他分庭抗礼，想通过恭敬地延请，养成他的恶习。有一年，河朔地区闹灾荒，官府开仓救济灾民，玄成依仗自己的势力，在村子里作威作福，强行向李备索要一石救灾粮。李备正接待客人，不让他进门，他就在门外大喊大叫，挥舞着拳头闯了进来。李备在院内集合典正等一百余人，举着文状一一追问其罪责，夺灾粮的事完全属实。起初下令给他的脖子上锁，后来又令去掉锁上枷，文案详细周全后，判决杖罚六十，宗玄成在棍棒下断气。没有人敢出来替他说话。出自《朝野金载》。

孟神爽

孟神爽，是扬州人，此人禀性凶残狠毒，用心险恶毒辣。在集市上索要东西，卖主立即就给；到店铺说声需要钱，马上就送到。长史县令，对他都是以礼相待，他见到丞尉判司，只是点点头而已。当时张潜任扬州刺史，听说他如此凶恶妄为，便派遣江都县令把他从一家店铺中捉来，将他拖入府门，刺史大声说速交司法官李广业审讯。查清了事实，依法将其杖刑一百，孟神爽在棍棒下死去。出自《朝野金载》。

飞骑席人

武则天废唐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有十几个禁军卫士在一家客店饮酒时，其中一人说道：“早知道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酒席上有一个人走了出去，去玄武门进状告发。酒席还没散，这些人就被一起捉到羽林军处，经审问全属实。告状的人授五品官衔，说那句话的人处斩，其余的人属于知道反叛而不告发，处以绞刑。出自《朝野金载》。

韩令珪

武周时有个令史叫韩令珪，此人十分厚颜无耻，虽然外貌忠厚，而实际上凶狠残暴。见了王公贵人，都称呼人家的排行。

平生未面，亦强干之。曾选，于陆元方下引铨。时舍人王勳夺情，与陆同厅而坐。珪佯惊曰：“未见王五。”勳便降阶惘然，令珪蹙眉蹙刺，相慰而去。陆与王有旧，对面留住，问勳是谁，莫之识也。后吓人事败，于朝堂决杖。遥呼河内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识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出《朝野金载》。

李 宏

唐李宏，汴州浚仪人也。凶悖无赖，狠戾不仁。每高鞍壮马，巡坊历店，吓庸调租船纲典，动盈数百贯。强贷商人巨万，竟无一还。商旅惊波，行纲侧胆。任正理为汴州刺史，上十余日，遣手力捉来，责情决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饮相欢。远近闻之，莫不称快。出《朝野金载》。

长孙昕

唐长孙昕，皇后之妹夫。与妻表兄杨仙玉乘马二十余骑，并列瓜撻，于街中行。御史大夫李杰在坊内参姨母，僮仆在门外。昕与仙郎，使奴打杰左右。杰出来，并波按顿。须臾，金吾及万年县官并到，送县禁之。昕妻父王开府，将二百百骑，劫昕等去。杰与金吾、万年，以状闻上，奉敕断昕杀，积杖至数百而卒。出《朝野金载》。

张易之兄弟

张易之兄弟骄贵，强夺庄宅奴婢姬妾，不可胜数。

即使是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也恃强去冒犯人家。他曾去参加铨选，当时由陆元方主持推荐授官的事。当时舍人王勳遇丧，与陆元方一起坐在厅内。韩令珪便装作惊讶地说：“怎么没见到王五呀。”王勳立即面带忧愁地走过来，令珪也装出一副蹙眉蹙额的忧愁貌，对他安慰几句便走了。陆元方与王勳有旧交，把王勳留住，问他是谁，勳说不认识。后来韩令珪威吓别人的事败露，在朝堂上对他执行杖刑。他在很远地方还呼叫河内王说：“大哥，为什么不来救我？”河内王武懿宗看

了看他说：“我不认识你。”催促执杖人狠打，韩令珪被杖刑而死。出自《朝野金载》。

李 宏

唐朝时，有个叫李宏的，是汴州浚仪人。此人是个凶恶忤逆的无赖，狠毒而不讲仁义。经常骑着高头大马，游荡于作坊商店，恐吓押送租税的小吏，动不动就叫人交他数百贯钱。他强行向商人借钱上万，却从未偿还过。商人战战兢兢，押解小吏对其侧目而视。任正理当了汴州刺史后，上任十几天，便派手下的小吏把他捉来，问明案情后判杖刑六十，李宏被棍棒打死。工商界的人士，都饮酒欢庆。远近闻听，没有不称快的。出自《朝野金载》。

长孙昕

唐朝人长孙昕，是皇后的妹夫。他和妻表兄杨仙玉与二十多人并列骑马穿行于大街上。此时御史大夫李杰正到坊内来探望姨母，他的随从留在门口。长孙昕和杨仙玉指使奴仆殴打李杰的随从。李杰出来，也被殴打一顿。过了一会儿，金吾和万年县官一起来到，把他们送到县衙囚禁起来。长孙昕的岳父王开府带了二百多骑士又把他们劫走。李杰与金吾及万年县官诉状于皇上，皇上下旨判长孙昕死刑，杖挞数百而死。出自《朝野金载》。

张易之兄弟

张易之的兄弟骄奢淫逸，强夺庄园和奴仆姬妾不可胜数。

昌期于万年县街内行，逢一女人，媚抱儿相逐。昌期马鞭拨其头巾，女妇骂之。昌期顾谓奴曰：“横馱将来。”媚投匍三四状，并不出。昌期捉送万年县，诬以他罪，决死之。昌仪常谓人曰：“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败，兄弟俱斩。出《朝野金载》。

权怀恩

唐邢州刺史权怀恩，无赖。除洛州长史，州差参军刘犬子迎，至怀州路次拜。怀恩突过，不与语。步趁二百余步，亦不遣乘马。犬子觉不似，乃自上马驰之。至驿，令脱靴讫，谓曰：“洛州几个参军？”对曰：“正员六人，员外一人。”怀恩曰：“何得有员外？”对曰：“余一员，遣与长史脱靴。”怀恩惊曰：“君谁家儿？”对曰：“阿父为仆射。”怀恩怏然而去。仆射刘仁轨谓曰：“公草里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参军虽卑微，岂可令脱靴耶？”怀恩惭，请假不复出，旬日为益州刺史。出《朝野金载》。

宋之逊

唐洛阳丞宋之逊，太常主簿之问弟，罗织杀驸马王同皎。初，之逊谄附张易之兄弟，出为兖州司仓，遂亡而归，王同皎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韦与武三思乱国，

张昌期在万年县大街上行走时，遇到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抱着孩子紧随其后。昌期使用马鞭杆去拨弄人家的头巾，那女人怒气冲冲地痛骂他。他便回头对奴仆说：“把她横在马上驮走。”女人的丈夫投寄了三四份状文，媳妇也未放回来。昌期反而将丈夫捉拿到万年县衙，诬以他罪，最终将其处死。昌仪常对人讲：“大丈夫就是这样，今天千人想推倒我却推不倒，到了败落的时候，万人举我也举不起来。”不久他们的恶行败露，兄弟俩都被斩首。出自《朝野金载》。

权怀恩

唐朝时，邢州刺史权怀恩是个无赖。他被任命为洛州长史后，州府派遣参军刘犬子迎接他，走到怀州路时，刘犬子停下来迎候并向他致礼。权怀恩从他跟前冲过去，一句话都没说。刘犬子一直追赶了二百多步，也不让他上马。刘犬子觉得此人不像是来上任的权怀恩，便自己上马而去。到了驿站，权怀恩命刘犬子给自己脱掉靴子，并问：“洛州有几个参军？”刘犬子说：“正员六人，正员之外一人。”权怀恩问：“怎么还用了员外的参军？”刘犬子说：“多出一人来，好派他给长史脱靴子啊。”权怀恩一听此人口气有些惊诧地问：“你是谁的儿子”

子？”刘犬子说：“我父亲是仆射。”权怀恩茫然若失地走了。后仆射刘仁轨对他说：“你不过是个草野间的普通刺史，到了京都，不可以鲁莽行事。参军的官职虽小，可是怎么能命令人家给自己脱靴子呢？”权怀恩很觉惭愧，请假不再上任，十天后，任命他为益州刺史。出自《朝野金载》。

宋之逊

唐朝时，洛阳县丞宋之逊，是太常寺主簿宋之问的弟弟，他曾罗织罪名，诬陷害死了驸马王同皎。最初，宋之逊谄媚攀附张易之兄弟，因而出任为兖州司仓，张易之兄弟事败处死后，他私自离职偷着逃回来，王同皎把他藏到家中一间小房里。王同皎是一位充满正义之气的君子，他十分憎恨韦氏和武三思乱国，

与一二所亲论之，每至切齿。之逊于帘下窃听之，遣侄昙，上书告之，以希韦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诛同皎之党。兄弟并授五品官，之逊为光禄丞，之问为鸿胪丞，昙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谓曰：“之问等绯衫，王同皎血染也。”诛逆韦之后，之逊等长流岭南。客谓浮休子曰：“来俊臣之徒如何？”对曰：“昔有师子王于深山，获一豺，将食之。豺曰：‘请为王送二鹿以自赎。’师子王喜。周年之后，无可送，王曰：‘汝杀众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图之？’豺默然无应，遂齧杀之。俊臣之辈，何异豺也。”出《朝野金载》。

张幹等

上都市肆恶少，率髡而肤割，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击人者。京兆尹薛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幹，割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割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又贼赵武建，割一百六处番印盘鹊等，右膊刺言：“野鸡滩头宿，朝朝被鹊捎。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割七十一处，刺左臂

曰：“昔日已前家未贫，千金不惜结交亲。及至恓惶觅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膊上割瓠芦，上割出人首，如傀儡戏有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胡芦精也。出《酉阳杂俎》。

曾跟一两个知近的人谈论过，每次谈论起都表现出切齿痛恨样子。宋之逊便在帘后偷听，之后指使侄子宋昙上书告发，以求韦氏下旨恩赏。武三思等果然大怒，上奏诛灭王同皎及其同伙。于是宋家兄弟都被授予五品官，任命宋之逊为光禄丞，宋之问为鸿胪丞，宋昙为尚衣奉御。天下都怨恨他们，人们都说：“宋之问等人的红色官袍，是用王同皎的鲜血染成的。”诛灭韦氏之后，宋之逊等被长期流放于岭南。有个客人问浮休子：“来俊臣这个人如何？”他回答说：“从前，有个狮王在深山里捕到一只豺，要吃掉它。豺说：‘我愿为大王送上两头鹿来赎出我自己。’狮王大喜。可一年以后，什么也没送来，狮王道：‘你杀死的众生已经够多的了，今天轮到你了，你还有什么图谋？’豺默然无声，于是狮王将它吃掉。来俊臣之流，与豺狼有什么两样。”出自《朝野僉载》。

张幹等

京都市场中的恶少，全都剃光了头并文身，各种物类的形状都有。他们还依仗军队的势力，强抢财物，甚至还有用蛇去换酒、用吃剩下的羊骨打人的。京兆尹薛元赏上任三天后，便下令里长秘捕，约有三十多人，全部被乱杖打死，尸体弃于街上。市中凡有文身的，都吓得把它烫掉了。当时有个在大宁坊干活的张幹，左臂上刺的字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臂上刺的是“死不怕阎罗王”。还有个叫王力奴的人，出钱五千招扎工，在胸腹上刺出山园水池、楼榭、鸟兽等，无所不有，细致逼真就像上了颜色。他们一起都被杖杀。还有个强盗赵武建，在身上刺了一百六十处野兽的爪印和盘旋的喜鹊等，在右臂上刺字道：“野鸡滩头宿，朝朝被鹊捎。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在高陵县捉到一个文身人宋元素，在身上刺了七十一处，并在左臂上刺字道：“昔日已前家未贫，千金不惜结交亲。及至恓惶觅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上刺了一个葫芦，葫芦的上面刺了一个人头，那人头就像木偶戏中郭公。县官不解其意，便问他，他说是葫芦精。

出自《酉阳杂俎》。

彭先觉

周御史彭先觉，无面目。如意年中，断屠极急，先觉知巡事。定鼎门草车翻，得两羴羊，门家告御史。先觉进状奏请：“合宫尉刘緬专当屠，不觉察，决一顿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缝新裤待罪。明日，则天批曰：“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緬，不须，其肉乞緬吃却。”举朝称快。先觉于是乎惭。出《朝野金载》。

张 德

周长寿中，断屠极切。左拾遗张德，妻诞一男，秘宰一口羊宴客。其日，命诸遗补。杜肃私囊一饊肉，进状告之。至明日，在朝前，则天谓张德曰：“郎妻诞一男，大欢喜。”德拜谢。则天又谓曰：“然何处得肉？”德叩头称死罪。则天曰：“朕断屠，吉凶不预。卿命客，亦须择交。无赖之人，不须共聚集。”出肃状以示之，肃流汗浹背。举朝唾其面。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顷年有僧，以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之。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喜闻，遂赠二百缗。乃服巴豆，僧下泻取濯而收之。出《尚书故事》。

彭先觉

武周朝御史彭先觉，是个没脸没皮的家伙。如意年间，严禁屠宰牲畜，当时彭先觉正主管巡察监督之事。定鼎门因一辆草车翻倒，掉下了两只羊，护门人便将此事告到御史那里。于是彭先觉就向皇帝进呈奏书：“宫尉刘緬本当负责禁屠宰之事，但并没有觉察到这件事，

应惩他吃一顿棍棒。而羊肉要送给尚书省的官员们吃。”刘緬很害怕，新做了一条裤子等待挨打。第二天，武则天批示道：“御史彭先觉奏书判决刘緬一事不妥，羊肉应给刘緬吃。”举朝称快。彭先觉因此很羞惭。出自《朝野僉载》。

张 德

武周朝长寿年间，武则天下令严禁屠宰牲畜。左拾遗张德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便偷偷地杀了一头羊宴请宾客。那天，他请来了各位拾遗补阙。杜肃偷偷地藏了一块羊肉，之后便写了状文向皇帝告发。第二天，在朝堂上，武则天对张德说：“你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真是大喜啊。”张德向武则天拜谢。武则天道：“可是肉从哪里弄到的？”张德叩头连称死罪。武则天道：“我禁止宰杀牲畜，是吉是凶难以预测。可是你邀请客人，也该有选择地交往。无赖之人，不能一起聚会。”拿出杜肃的状文给大家看，杜肃羞愧得汗流浹背。满朝官员都往他脸上唾唾沫。

士子吞舍利

唐朝时，在洛阳，前几年有个和尚把几粒舍利放在琉璃瓶中，日夜香火不断地祭祀。施主送的礼物，没有一天断过。有一个读书人，迫于饥寒，便去请求和尚，说想要把舍利放在手上看一看。和尚于是取出来拿给他看，那人接过舍利就一口吞进肚里。和尚惊恐如狂，又怕外面的人知道这件事。那个书生道：“你给我一些钱，我就服药把它快点泻出来。”和尚听到很高兴，于是送给他二百缗钱。他便服下巴豆，那和尚等他泻下来后取出来清洗干净又收藏起来。出自《尚书故事》。

刘子振

刘子振，蒲人。颇富学业，而不知大体，尤好凌轹同道，诋訾公卿。不耻干索州县，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试明庭，稠人广众，罕有与立谈者。刘允章知举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

不得过三卷。”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原缺出处，今见《摭言》。

荆州鬻割者

荆州贞元中，市中有鬻割者，有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蜍鸟兽，随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疮愈后，细于随永印。出《酉阳杂俎》。

刘子振

刘子振，蒲州人。很有学问，然而不识大体，尤其喜好欺凌同僚，诋毁攻击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他甚至不知羞耻地向州官县令们索要财物，稍不满意，便立即对人家冷嘲热讽。因而他去朝廷应试的时候，那么多人，却很少有人与他交谈。那一年是刘允章主持科举考试之事，因他忧虑举子们交上来的试卷太多，就张榜写道：“交上来的卷子不能超过三卷。”但刘子振却交了四十轴，因此遭到狠狠地责备。原缺出处，今见《摭言》。

荆州鬻割者

唐朝贞元年间，在荆州的集市上，有给人文身的，他的工具制作的像印章，印上用一簇小针围出各种东西的形状，飞禽走兽应有尽有。用那札具在皮肤上刺印之后，再刷上石墨，等刺伤好了疮痂脱落之后，那印上去的图形就永久地保留下来。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六十四 无赖二

南荒人娶妇	赵 高	韦少卿	葛 清	三王子
乐从训	张从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韩 伸
李 令	孟弘微	僧 鸾	路德延	萧希甫

南荒人娶妇

南荒之人娶妇，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趋虚路以侦之，候其过，即擒缚，拥归为妻。间一二月，复与妻偕，首罪于妻之父兄。常俗谓缚妇女婿。非有父母丧，不复归其家。出《投荒杂录》。

赵 高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尝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转为坊市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题径三寸，叱杖家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死。经旬日，但袒而历门，乞修理破功德钱。出《酉阳杂俎》。

南荒人娶妇

南方荒蛮之地的人娶媳妇，有人喜欢上别人家的女子，便率领上一群年轻人，手持刀枪棍棒，悄悄地跑到那里，在没人的路上藏起来并进行侦探，等那女子从这里路过，就将她捉住绑上，抱回去之后就成了他的妻子。中间隔上一两个月，再偕同妻子一起，到娘家向妻子的父兄赔罪。俗称绑媳妇的女婿。此后不是遇上父母丧事，妻子是不能回娘家的。出自《投荒杂录》。

赵 高

李夷简，唐朝元和末年在蜀地任职。蜀地的百姓赵高十分好斗，曾被关押进监狱。他整个后脊背刺着一个毗沙门天王图像，衙吏要杖罚其背，见到此图总是不得不停止。逃避了杖罚，他出去之后又成为街市中一害。手下人把此事告诉了李夷简，李夷简大怒，把赵高捉拿到堂上，取来新做的筋竹棒，直径就有三寸，喝令提杖的人打天王，已杖罚够数，痛打三十余杖竟未打死。过了十天，赵高光着背来到各家，讨取修理毁坏图像的功德钱。出自《酉阳杂俎》。

韦少卿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割青。其叔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割一树，树杪鸟集数十，其下悬镜，其鼻系，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也。”出《酉阳杂俎》。

葛清

荆州街子葛清，勇，自颈已下，遍割白居易诗。段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割处，至“不是花中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黄夹缬窠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胜绝细。凡割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出《酉阳杂俎》。

三王子

杨虞卿为京兆尹时，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图割，体无完肤。前后合抵死数四，皆匿军以免。会有过，杨令所由数人捕获，闭关杖杀之。判云：“刺割四肢，口称王子，何须讯问，便合当辜。”出《酉阳杂俎》。

乐从训

王铎落都统，除滑州节度，寻罢镇。以河北安静，于杨全玖有

旧，避地浮阳，与其幕客从行，皆朝中士子。及过

韦少卿

蜀地有一小将韦少卿，是韦表微的堂兄。年少而不愿意读书，嗜好文身。他的叔父让他脱下上衣要看看，只见胸上刺了一棵大树，树梢落着数十只鸟，树下悬着一个镜子，镜鼻儿上扯出一条绳，有一个人在一侧牵着绳子的另一头。他叔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便问他，少卿笑着说：“叔父曾读过张燕公的诗吗？这就是‘挽镜寒鸦集’啊。”出自《酉阳杂俎》。

葛清

在荆州的大街上有一个叫葛清，很勇敢，从脖子往下，全都刺满了白居易的诗。段成式曾与来荆州的游客陈至把他叫来观看，让他自己解释那些图案的意思，他连后背上的也能牢记不误。背过手去一一指出所在，到“不是花中偏爱菊”那里，有一人端着酒杯站在菊丛旁。到“黄夹缬窠寒有叶”之处，他指着一棵树让大家仔细看，那树上挂着印有花纹的织锦，那锦上的花纹十分细密。一共刺了三十多首诗，真是体无完肤了，陈至称他是“白舍人流动的诗图”。出自《酉阳杂俎》。

三王子

杨虞卿任京兆尹时，市内有个叫三王子的，力气很大，能举起巨石。全身却刺着图案，体无完肤。前后合起来已判过三四次死刑了，可是每次都潜藏到军队而躲过去。恰巧他又犯了错，杨虞卿命令数人去逮捕，捕获之后即刻关上门将他杖杀。他在判状上写道：“刺扎四肢，口称王子，哪里需要审讯，这种人不会无辜。”出自《酉阳杂俎》。

乐从训

王铎失去了都统职务后，被任命为滑州节度使，不久又被罢职。

因为河北安全平静，并与杨全玖有旧交情，为避灾而移居浮阳，他与宾客幕僚一起同行，这些人都是朝中的士大夫。途经

魏，乐彦祯礼之甚至。铎之行李甚侈，从客侍姬，有辇下降平之故态。彦祯有子曰从训，素无赖，爱其车马姬妾，以问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从训图之。伺铎至甘陵，以轻骑数百，尽掠其囊装姬仆而还，宾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贝州报，某日杀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诞也如此。彦祯父子，寻为乱军所杀。出《北梦琐言》。

张从晦

梁祖图霸之初，寿州刺史江彦温以郡归我，乃遣亲吏张从晦劳其勤。而从晦无赖酣酒，有饮徒何藏耀者与之偕，甚昵狎。从晦致命于郡，彦温大张乐，邀不至，乃与藏耀食于主将家，彦温果疑恐曰：“汴王谋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杀其主将，连诛数十人，而以状白其事。既而又疑惧曰：“诉其腹心，亡我族。”乃自缢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斩从晦，留何藏耀，裂其禁械，斩于寿春市。出《北梦琐言》。

李仁矩

后唐明宗皇帝时，董璋授东川，将有跋扈之心。于时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仁矩北节使下小校，骤居内职，性好狎邪。元戎张筵，以疾辞不至，乃与营妓曲宴。璋闻

魏州时，乐彦祯给予隆重的礼遇。王铎携带的物品十分奢华，并有众多的从客姬妾，大有之前歌舞升平的旧貌。乐彦祯有个儿子叫从训，平素就是个无赖，他十分爱慕这些车马姬妾，于是征询于他父亲的幕客李山甫。李山甫曾在咸通年间多次应试而落榜，心中尤其憎恨朝廷中的达官贵戚，因而劝从训谋取。等到王铎行至甘陵，他便率数百轻骑兵，抢夺了所有的财物行装和姬妾而归，随从的宾客全都被杀死。等到上奏朝廷，在给朝廷的公文中写道：“得到贝州的报告，某日有一人被杀，这个人姓王名令公。”其凶残荒诞竟达到这种地步。乐彦

祯父子不久便在乱军中被杀。出自《北梦琐言》。

张从晦

五代时，后梁太祖谋取霸权的初期，寿州刺史江彦温携带所辖之地归顺太祖，于是太祖便派遣自己的亲信官员张从晦去向他表示慰劳感谢。而张从晦是好酗酒的无赖，还有个酒徒何藏耀陪同他一起前往，两人的关系超出正常的亲近。张从晦带着使命来到寿州，江彦温锣鼓喧天地迎接他，当江彦温设宴邀请他时，他竟然未来，却与何藏耀一起到江彦温的主将家去吃饭，江彦温生疑，并恐惧地说：“看来汴王（指梁太祖）要谋害我啊。不然的话，为什么他的使者会这样呢？”于是便杀了那个主将，又接连杀死数十人，并写下文字说明了这件事。既而又疑惧道：“我控诉的是太祖的心腹，他肯定要杀我全家。”之后便上吊而死。梁太祖大怒，亲自审问了这件事，腰斩张从晦，暂留何藏耀，劈裂禁锢他的枷锁，将他斩于寿春城大街上。出自《北梦琐言》。

李仁矩

后唐明宗皇帝时，董璋任职于东川，存有骄横霸道之心。当时朝中派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李仁矩原是北方节度使手下的一个下级军官，刚刚到宫内任职，轻佻而又不正派。董璋设宴邀请他，他推辞生病不来，其实是跟营妓在欢宴。董璋听说后

甚怒，索马诣馆，遽欲害之。仁矩蹴足端简迎门，璋怒稍解。他日作叛，两川举兵，并由仁矩献谋于安重诲之所致也。出《北梦琐言》。

李罕之

李罕之，河阳人也。少为桑门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滑州酸枣县，自旦及晡，无与之者，掷钵于地，毁僧衣，投河阳诸葛爽为卒。罕之即僧号，便以为名。素多力，或与人相殴，殴其左颊，右颊血流。爽寻署为小校，每遣讨贼，无不擒之。蒲绛之北，有摩云山，设堡于上，号摩云寨，前后不能攻取，时罕之下焉，由此号“李摩

云”。累历郡侯、河南尹、节将，官至侍中。卒于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仕梁。出《北梦琐言》。

韩 伸

有韩伸者，渠州人也。善饮博，长于灼龟，游谒王侯之门。常怀一龟壳，隔宿先灼一龟。来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云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诸方纵人牵之不去。即取人钱货，如征赤债。或经年忘其家而不归，多于花柳之间落魄。其妻怒甚，时复自来耻顿，驱趁而同归。如是往往有之。又尝游谒于东川，经年不归。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饮妓而致幽会，夜坐洽乐之际，其妻又自家领女仆一两人，大怒，骑马立即赶到客馆，想立刻就把他杀掉。可是见到仁矩正裹足捧着手板恭敬地迎候于门前，气怒便有些消解。后来董璋叛乱，两川举兵讨逆，都是由于李仁矩向安重晦献计才有所准备的。出自《北梦琐言》。

李罕之

李罕之，是河阳人。少年时就当了和尚，是个无赖，不管到哪儿去都不接纳他，曾在滑州酸枣县讨过饭，可是从早到晚，没有人送给他吃的，于是他把钵盂扔在地上，毁掉袈裟，投奔河阳的诸葛爽当了兵。罕之本是他的僧号，他把僧号做了自己的名字。他平素很有力气，有时跟人打架，打人家的左脸颊，右脸颊都能冒出血来。诸葛爽很快给他安排了小校的职位，每次派他出去讨伐贼寇，没有不被他活捉回来的。在蒲绛的北边，有一座摩云山，贼寇在山上设有堡垒，号称摩云寨，不论从前边还是从后边，都无法攻克，可却被李罕之攻破了，由此被称作“李摩云”。此后历任郡侯、河南尹、节度使，官一直做到侍中。死在汴州，此人也属于荆南成汭之流的人物。唐朝灭亡后又到后梁去当官。出自《北梦琐言》。

韩 伸

韩伸，渠州人。善于饮酒赌博，也很擅长烧龟板占卜，他四处游

历，拜访王侯权贵之家。他常常怀揣一个龟壳，头一天先烧一龟壳占卜。如果明天显示出吉兆，就去赌；不吉利则不赌。或者显示出去哪个方向赌博吉利，立即就去；其他方向即使有人来拉他也不去。索取人家的钱财，就像征讨债务一样一扫而光。有时候竟一年年地忘了自己的家而不回来，多是在花街柳巷鬼混。他的妻子十分气怒，多次找上来羞辱他，驱赶他一起回去。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有一回，他又游荡于东川，一年多没有回去。忽然有一天，他正聚集赌徒，携带着陪酒的妓女在一处幽会，晚上正坐在一起欢乐之时，他的妻子又带着一两个女仆

潜至。匿于邻舍，俟其夜会筵合，遂持棒伺于暗处。伸不知觉，遂塌声唱《池水清》，声不绝，脑后一棒，打落幞头，扑灭灯烛。伸即窜于饭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顿，不胜其苦。□后遣二青衣，把髻子牵行，一步一棒决之，骂曰：“这老汉，□落魄不归也！”无何，牵至烛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头潜于饭床之下。蜀人大以为欢笑矣，时辈呼韩为“池水清”。出《王氏见闻》。

李 令

渚宫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强为篇章而干谒。时有归评事，任江陵鹺院，常怀恤士之心。李令既识归君，累求救贷，而悉皆允诺。又曰：“某寻亲湖外，辄假舍而安家族。”归君亦愍诺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仆使告丐糒粮，归亦拯其乏绝。李忽寄书于鹺院，情况款密，是异寻常。书中有赠家室等诗一首，意欲组织归君。归君悔恨而不能自明，与武陵渠江之务，以糊其口焉。举士沈攸每述于同院众宾，用兹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诗曰：“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一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出《云溪友议》。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诞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对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

偷偷地找上来。她先藏在邻居家，等到晚上他们聚在一起饮酒作乐时，她便手持木棒在暗处监视。韩伸一点儿没觉察到，还在踏着拍节唱《池水清》，歌声不断，突然脑后挨了一棒，打落了他的头巾，又扑灭了灯火。韩伸立即钻到饭桌下边，有个与他坐在一起的人，在黑暗中遭到一顿揍，吃尽了苦头。随后她又让两个女仆牵着那个人的发髻行走，走一步打一棒子，并骂道：“你这汉子，到处鬼混，就是不回家！”不多时，把他牵到灯下一照，才知道是那个同席的人。她的丈夫还仍然藏在饭桌下。蜀人以此为乐，当时人们都把韩伸叫作“池水清”。出自《王氏见闻》。

李 令

江陵有个叫李令的人，开始在延安任职，后调任过来。他是个很狡猾的人，勉强写了几篇文章便到处求见拜访。当时有个姓归的评事，任职于江陵鹺院，常怀有一种爱惜救济读书人的心意。李令结识了归君，便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请求救济或借钱，归评事全都应许。有一次李令对他说：“我要到外地去寻访亲戚，想向您借房安置家眷。”归君也答应了他。李令坐船走了，不到二十天，他的妻子便让仆人来求要干粮，归君仍旧对她的贫困给予了救济。有一天李令忽然寄到鹺院一封信，样子十分机密，与平时不一样。信中还有赠给家室的一首诗，暗示要罗织罪名陷害归君。归君十分悔恨而又讲不清楚，只好将武陵渠江的职务给他，以便能堵住他的嘴。举人沈攸常对鹺院的人们讲起这件事，以此来告诫大家交友千万要谨慎。李令寄给他妻子的诗是这样写的：“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一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出自《云溪友议》。

孟弘微

唐朝的郎中孟弘微，是个荒诞虚妄、无拘无束的人。宣宗朝时，有一回他回答皇帝问话说：“陛下为什么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看重我的文才而重用？”皇帝怒道：“你是什么人，我耳朵不灵，不知有卿！”翌日，上谓宰臣曰：“此人噪妄，欲求翰林学士，大容易

哉！”于是宰臣归中书，贬其官，示小惩也。又尝忿狷，挤其弟落井，外议喧然。乃致书告亲友曰：“悬身井半，风言沸腾。尺水丈波，古今常事。”与郑讽邻居，讽为南海从事。因墙颓，侵入墙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状，请退其所侵。判其状曰：“海隅从事，少有生还。地势尖斜，打墙夹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遭摈弃，幸矣哉。出《北梦琐言》。

僧 鸾

僧鸾有逸才而无拘检，早岁称乡衮，谒薛能于嘉州。能以其颠率，难为举子，乃俱出家。自于百尺丈像前披剃，不肯师于常僧也。后入京，为文章供奉，赐紫。柳玭甚爱其才，租庸张濬，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号鲜于凤，修刺谒柳，柳鄙之不接。又谒张，张也拒之。于是失望，而为李铤江西判官。后为西班牙小将军，竟于黄州遇害。出《北梦琐言》。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国岩之侄，岳之子，时谓才俊，擢进士第，西平王朱友谦幕寮。放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谦背梁，乞于晋阳。并使初至，礼遇方谨，路公筵上，言语及之。

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此人鼓噪虚妄，想当翰林学士，想得太容易了！”于是宰相们把此事交由中书省处理，贬了他的官，示以小小的惩罚。又有一回，由于他性情急躁，极易怒，把他的弟弟挤到了井里，外面的议论声很大。他便写信告诉亲友们说：“他不过只是身子悬在了井的半空，外面的传言就沸沸扬扬了。本来只有一尺深的水，硬要掀起一丈高的浪，这是古今常有的事。”他与郑讽是邻居，郑讽是南海从事。由于围墙倒塌，他便乘机多占人家院地五六丈。管理房子的人给他写了文书，请他退回所占之地。他在文书上写的回答词是：“在天涯海角当从事官的，很少有能活着回来的。因为地势斜歪，砌墙的时候不得不从邻居的院地砌过去。”平生的操行，就是这样，没有被抛弃，也就算万幸了。出自《北

梦琐言》。

僧 鸾

僧鸾具有超人的才智，而行为却无拘无束，早些年称乡衮，去嘉州拜见薛能。薛能认为他太癫狂，不能当举子去应试，随后他便出家当了和尚。他自己在一个百尺高的石佛像前剃度为僧，不肯拜普通的和尚为师。后来他去了京城，当了文章供奉，并赐紫。柳玭很爱惜他的才能，租庸张濬也曾倍加地敬重他，盛赞他可以重用。于是又露出他原来的样子，自号鲜于凤，当他再次递了名帖去拜见柳玭时，柳玭不接待他。又去拜见张濬，张濬也拒绝了他。因而他很失望，去投奔江西李锴当了判官。后来当了西班小将军，最终在黄州遇害。出自《北梦琐言》。

路德延

河中节度使府的判官路德延，是宰相路岩的侄子，路岳的儿子，当时被称为才学出众的人，曾考中进士，后来做了西平王朱友谦的幕僚。此人放纵狂傲，但主公都宽容了他。后来朱友谦背叛了后梁，求助于晋阳。并州节度使刚刚到来时，路德延在礼节上还较为谨慎，后来在宴席上，他讲的话触怒了并州节度使。

友谦忧愤，因投德延于黄河，以纾祸也。先是纪纲之仆近判官入谒幕次，遂有请易舍之说，盖义兄弟同处，不欲闻郎官秽谈也。路子得非其人也！出《北梦琐言》。

萧希甫

萧希甫进士及第，有文才口辩，多机数。梁时不得意，弃母妻渡河，易姓名为皇甫校书。庄宗即位于魏州，征希甫知制诰。庄宗平汴、洛，希甫奉诏宣慰青、齐，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于魏州。时议者戏引李陵书云：“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为谏议大夫。性褊忿，躁于进取，疏宰臣豆卢革、韦说，至于贬斥。又以毁訾宰相，责授岚州司马焉。出《北梦琐言》。

朱友谦很忧愤，因而把路德延投进了黄河，以便解除祸患。在这之前管理纲纪的官吏都要经过判官住处进入府中，接着他就请求换一处居舍，去和他的结义兄弟住在一起，免得听那些郎官们嘈杂的秽语脏话。路德延不会做人！出自《北梦琐言》。

萧希甫

萧希甫考中过进士，很有文才和口才，也很有心机。在后梁很不得志，于是丢下母亲和妻子渡黄河而去，并改名换姓叫皇甫校书。后唐庄宗在魏州即位时，选用萧希甫任知制诰。庄宗平定汴洛后，希甫奉命去安抚青齐之地，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死，妻子也改嫁，于是在魏州穿起了丧服。当时议论他的人引用李陵的话讽刺他说：“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来做了谏议大夫。因他性情狭小急躁，急于高升，便上书陈述宰相豆卢革、韦说的过失，结果遭到贬斥。又因为他犯了毁誉宰相的罪，被处罚而贬为岚州司马。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六十五 轻薄一

余闻藏书家有宋刻盖缺七卷云，其三卷余考之得十之七，已付之梓。其四卷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语我，庶几为全书云。隆庆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谈恺志。本卷原缺，谈氏初印本有此卷，不知据何本补入。后印本将此卷抽去，另采他书补入十二条，故文末不注出处。并于卷首附增识语，以示区别。今将初印本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刘 祥	刘孝绰	许敬宗	盈川令	崔 湜
杜审言	杜 甫	陈通方	李 贺	李群玉
冯 涓	温庭筠	陈磻叟	薛 能	高逢休
汲师以下俱缺	崔 骈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温 定				

刘 祥

刘祥，东莞莒人也。宋世，解褐为征西行参军。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永明初，迁长沙谘议参军。撰《宋书》，讥斥禅代。王俭密

刘 祥

刘祥，东莞莒人。南北朝宋时出来做官，为征西行参军。从小就喜欢文学，性情固执粗野，说话刻薄而又任意妄为，从来不避讳身份的高低尊卑。有一次司徒褚渊上朝时用腰扇遮着日光走路，刘祥从他身边过去，便说：“你这样的举止，好像是害怕见人，用扇子遮挡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司徒褚渊道：“你这低微的读书人，这样讲话可太放肆无礼了。”刘祥说：“不杀死袁粲和刘宗，怎么能不沦为贫士？”齐朝永明初期，转任长沙谘议参军。曾撰写《宋书》，书中对让出帝位

的事加以讽刺贬斥。王俭秘密地

以启闻，上衔而不问。兄整，官广州卒，祥就整妻求还资。撰连珠，多肆讥讪。事闻，上别遣敕祥曰：“卿素无行检，朝野所悉，轻弃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无关他人。卿才识所知，盖何足论？位涉清途，于分非屈。何意轻肆口舌，诋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贬裁为口实。冀卿年齿已大，能自感励，日望俊革。如此所闻，转更增甚，喧议朝廷。不避尊师，肆口极辞，彰暴物听。近见卿连珠，寄意悖慢，弥不可长。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讐，若能改革，当令卿还。”后至广州，终日纵酒，病卒。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南齐书·刘祥传》。

东莞刘祥，恃才傲物，尝谓一驴曰：“汝努力如汝辈，已为令仆矣。”复作连珠讥讽朝廷，寻被诛。出《谈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刘孝绰

刘孝绰，彭城人。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每言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与到洽友善，同侍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孝绰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洽为御史中丞，劾奏之，坐免官。高祖为藉用诗，奉诏作者数十人，孝绰尤工。即日敕起为谘议，后迁黄门侍郎。坐受赇为饷者所讼，左迁。孝绰少有盛名，

把此事奏告给皇上，皇上虽怨恨在心但并未追问他。刘祥的哥哥刘整在广州当官，死于任上，刘祥便去找刘整的妻子付债。并写连珠体文章大加嘲弄诽谤。皇上听说此事后，下诏令对刘祥说：“你向来不讲操行，朝野共知，随意遗弃骨肉，侮蔑自己的兄嫂，这些都是你的不足之处，与他人并无关系。你的才华识见，有什么值得一提？位列清要的仕途，并没有委屈你的身份。你口吐恶言诋毁朝臣，著书立说，都是把史实进行删减篡改后作为材料。你的年纪已不小了，希望你能以此受到感触而勉励自己，不断洗心革面。我所听到的关于你的这些事，越来越多，朝廷议论纷纷。你还竟然不避讳尊长老师，信口胡

言，公开损害人家的名誉。近来又看到你的连珠体文章，其中的意思违逆傲慢，更不能令人容忍。今宽恕你留你一条性命，命令你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思过，如果你能改悔，自然会叫你回来。”后来他到了广州，终日酗酒，病死。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南齐书·刘祥传》。

东莞人刘祥，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傲视一切，曾对一头驴说：“你应该更加努力，就像那些人一样，那才能去当尚书令或仆射。”后来又作连珠体文章讥讽朝廷，不久便被处死。出自《谈薮》，根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刘孝绰

刘孝绰，彭城人。从小就很聪明，七岁便能写文章。他的舅舅中书侍郎王融十分赏识他，常说当今天下的文章，如果没有我，就要数阿士写得最好了。阿士是刘孝绰的小名。孝绰与到洽是好朋友，一起在东宫任职。孝绰自以为才学优于到洽，因而每次宴会，都要讥笑到洽的文章。到洽很怨恨他。孝绰任廷尉正时，把小妾带进了官府，而把自己的母亲留在家里。到洽当时任御史中丞，于是向皇上揭发了他的罪过，他因此获罪被免职。后梁高祖曾出题征诗，奉命参加的作者有数十人，孝绰是最优秀的。当日便下令起用他任谏议，后来又转任黄门侍郎。又因收受贿赂被人告发，受到降职处分。孝绰少年时就很有名气，

而仗气负才，多所凌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涂间事，由此多忤。

梁刘孝绰轻薄到洽，洽本灌园者。洽谓孝绰曰：“某宅东家有好地，拟买，被本主不肯，何计得之？”孝绰曰：“卿何不多垒其粪置其壟下以苦之？”洽怨恨。孝绰竟被伤害。出《嘉话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许敬宗

许敬宗，新城人。武德初，太宗闻其名，召补学士。文德皇后

丧，百官衰经。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共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礼部尚书。嫁女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永徽间，复拜礼部尚书。帝将立昭仪，大臣切谏。敬宗阴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滕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何哉？”帝意遂定。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其上，纵酒奏乐自娱。及卒，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惟闻于黠货。请谥为‘缪’。”

依仗有才学而十分任性，常常是盛气凌人。凡有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或事，便极力诋毁。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都是因赶上时机而得到官职的，孝绰尤其轻蔑他们。每次在朝中集合会面，虽然一起做官，但从不与他们说话，反而称他们为马夫，询问些道路上的事，因此他得罪了很多。

梁朝的刘孝绰很瞧不起到洽，到洽原来是个农夫。有一次他问孝绰：“我的房子东边有一块好地，我打算买下来，可是地的主人不肯卖给我，你有什么妙计能让我得到这块好地？”孝绰道：“你何不多送些粪便堆在他的墙下让他吃些苦头呢？”到洽十分怨恨他，结果后来孝绰受到他的报复。出自《嘉话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许敬宗

许敬宗，新城人。武德年初，唐太宗听到了他的名气，便招他入朝补授为学士。文德皇后死去时，文武百官都穿丧服系丧带。率更令欧阳询穿戴上后，样子十分难看怪异，人们都指责他，敬宗看见后却大笑，被御史检举，降职为洪州司马。他历任给事中、兼修国史和礼部尚书之职。他把女儿嫁给了蛮人酋长冯盎的儿子，接收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被有关部门告发，又降职为郑州刺史。永徽年间，复任礼部尚书。皇帝想要立一个妃子为昭仪，大臣们都恳切地劝阻。许敬宗暗中揣摩到皇帝的心意，便胡说道：“一个农夫要是有十斛麦子，还想换换原来的老婆呢。天子拥有一个国家，立一个后妃，有什么可说

的？”于是皇帝拿定了主意。许敬宗的住宅十分奢华，并且建造了互相连通的楼房，让一些妓女来往于楼上，纵酒奏曲而自我享乐。到他死后，博士袁思古议论道：“敬宗是以他的才能得到官位的，而且历居清贵枢要之职。但是他竟把自己的长子丢弃在荒凉的边疆，把自己的女儿嫁到蛮人的部落。他们本该学习些诗文和礼节，他没有尽到父教的责任。对于女儿的婚姻大事，只是听人家用多少钱财来交换。请将他的谥号定为‘缪’吧。”

唐许敬宗性轻，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识，若是曹、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出《国史纂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盈川令

杨炯，华阴人。幼聪敏博学，以神童举，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尝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以为然。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则天初，坐事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授盈川令。炯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唐衢州盈川县令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植许怨，人问其故，杨曰：“今舖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出《朝野金载》，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湜

崔湜，仁师之子。弟澄、液，兄蒞，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门户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大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

唐朝人许敬宗性情十分轻薄狂傲，见到的人，多是说忘记是谁了，或者说自己耳朵不好使。常常说：“你是很难记住的，如果你是曹植、刘桢、沈约、谢朓，即使在暗中摸索也可以认出

来。”出自《国史纂异》,根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盈川令

杨炯,华阴人。幼年时就很聪明博学,他因是神童而被举荐,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可他曾对人说:“我排在卢照邻之前感到很羞愧,但排在王勃之后又觉得是一种耻辱。”当时都认为是这样的。杨炯曾任校书郎,后任崇文馆学士。武则天执政初期,他因事获罪而降职为梓州司法参军,任职期满后,又被任命为盈川县令。杨炯为政十分严酷,吏役们一旦不合他的心意,动不动就下令用棍棒打死。在他居住的宅第中,修建了许多进士亭台,上面都挂着名人写的匾额,以此用来为自己扬名,颇为人们所讥笑。

唐朝衢州盈川县令杨炯,颇有词学特长,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很傲慢,不与时事相合。每次见到朝廷中的官员,都称他们是麒麟楮许怨,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杨炯说:“如今铺乐耍弄假麒麟的人,就是刻画一个麒麟头和角,装饰一张麒麟的毛皮,然后披裹在驴身上,沿着场地而行走。等到褪下了那层假皮,仍然还是驴马。没有德行而穿着红色紫色官服的人,跟驴披裹上麒麟的皮有何区别?”出自《朝野僉载》,根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湜

崔湜,是崔仁师之子。他的两个弟弟名叫崔澄、崔液,哥哥名叫崔莅,都很有文才,都先后得到清贵枢要的官职。每次私下宴会,他都把自家比作六朝时王家、谢家那样的高门望族。他对人说:“我们家无论讲门第、出身,还是官职,没有不是第一的。大丈夫就应该先占据要害之地,从而掌握控制他人,怎么能默默地

受制于人?”湜执政时,年三十六,尝暮出端门,下天津,马上赋诗曰:“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后附韦后,比相,又附太平公主。门下客献《海鸥赋》以讽,湜称善而不悛。萧至忠诛,流岭外赐死。

崔湜之为中书令，张嘉真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张底。后曾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列曰：“知否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处。”湜死后十余年，河东竟为中书令。出《国史纂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杜审言

杜审言，襄阳人。擢进士，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为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必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后病甚，宋之问等候之，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

杜审言初举进士，恃才骜傲，甚为时辈所妒。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参选试，判后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当羞死矣。”又问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

受别人的控制？”崔湜在朝中掌权时，才三十六岁，他曾在傍晚出了端门，直下天津桥，在马背上咏诗道：“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见到他时感叹说：“文才和职位固然可以赶上他，可年龄不如他了。”后来依附于韦后，成为宰相，又依附于太平公主。有门客献了一篇《海鸥赋》讽刺他，崔湜说好，可是并未悔改。萧至忠被杀后，崔湜也被流放岭南，并被赐死。

崔湜任中书令时，张嘉真为中书舍人，崔湜很轻视他，常把他叫作张底。后来崔湜用几件事来测试他，张嘉真的主意都在他人之上。崔湜惊异赞美了很长时间，他对同僚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张底可是跟我们一样有才能的人，这个位置终将是 he 坐的地方。”崔湜死后十多年，张嘉真便当了中书令。出自《国史纂异》，根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杜审言

杜审言，襄阳人。中了进士后，当了隰城县尉。他依仗自己才学高而傲岸自大，瞧不起别人，以至抑郁成病。苏味道任吏部侍郎时，杜审言参加铨选结束后，便对人讲：“味道必死。”人们很吃惊地问他原因，他说：“他看了我的判词，肯定会羞愧而死。”又曾对人说：“我的文章比得上屈原、宋玉，而只当了个衙官，我的书法与王羲之相比也要在他之上。”他竟是如此狂傲自大。后来病重，宋之问去问候他，他竟说：“我很被那些走运的小儿们忌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由于我的存在，也把你们大家久久地压在了下边。如今我要死了，人们当然会感到快慰，但遗憾的是尚未见到能替代我的人出现。”

杜审言刚刚考中进士时，便依仗自己有才学而狂傲自大，因而很为当时的人们所忌恨。苏味道任吏部侍郎时，杜审言参加铨选考试，答完卷子后便对人讲：“苏味道必死。”人们问他原因，杜审言说：“他看见我的判词便会当即羞愧而死。”又对人说：“我的文章可以跟屈原、宋玉相比，而只做了个衙官，我的书法跟王羲之的比起来甚至在他之上。”

其矜诞如此。贬吉州司户。司马周季重、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审言罪状，系狱，将因事杀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审言子并年十三，怀刃以击季重，重中创而死，并亦为左右所杀。出《宾谭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杜 甫

杜甫，审言之孙。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举进士不第。天宝间，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数上赋颂，因寓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世故事，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杨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会严武节度剑南，往依焉。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

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诗歌，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杜工部甫在蜀，醉后登严武之案，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儿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

他竟是如此狂傲。被贬为吉州司户。司马周季重和员外司户郭若纳一起捏造杜审言的罪状，使他下狱，将要借此杀他。不久季重等在一起宴会，杜审言的儿子杜并当时才十三岁，便在怀中藏着刀去刺杀他，季重被刺中而死，杜并也被左右所杀。出自《宾谭录》，根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杜 甫

杜甫，杜审言的孙子。少年时家贫不能维持生计，客游于吴越齐赵各地。曾去考进士但未中举。天宝年间，他向皇帝献赋三篇，皇帝对他的作品感到惊奇，便让他到集贤院等待诏命。他曾多次献上自己的赋、颂，并寄言自述道：“自先辈杜恕、杜预以来，十一代人都是遵奉儒教守职分的，到杜审言时以文章著称。我凭借祖辈的遗业，从七岁开始写诗文，将近四十年。然而一直衣不遮体，经常寄食于他人，私下里常惊恐哪天死于沟壑之中。承蒙天子对我的同情和怜爱，假如能让我从事先辈的事业，我的著作，虽然不能充分地宣扬六经，以达到含蕴深刻、婉转曲折，敏锐地反映时事那样的程度，但是像杨雄、枚皋那样的水平还是赶得上的。有这样的臣子，皇上还忍心抛弃他吗？”安禄山叛乱，皇帝到了蜀地，杜甫也因避乱去了三川。恰好严武为剑南节度使，便前去依靠他。严武因与杜甫有世交，因而对待杜甫非常好，亲自去他家看望过。杜甫去见严武，有时连头巾都不戴。杜甫性情狭小急躁而狂傲放荡，有一次曾喝醉酒登上严武的案几，瞪起双目喊道：“严挺之竟然有这样的儿子。”严武也是个性情暴烈的人，外表表现出好像没有被冒犯的样子，然而内心却很怨恨他。杜甫好高谈阔论天下大事，水平很高而不切实际，曾多次饱尝敌寇的战乱，一直坚守节操而没有任何污点。他在诗歌创作中，从来没有忘记君主的恩情，人们都很怜惜他的忠贞。

工部员外郎杜甫在蜀地的时候，曾经在喝醉酒后登上严武的案几，厉声地问严武道：“你是不是严挺之的儿子？”严武很生气，神色大变，杜甫又说道：“我是杜审言的儿子。”

武少解矣。出《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通方

陈通方登正元进士第，与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抚播背曰：“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穷，及第同赠官也。播恨之。后通方丁家难，辛苦万状。播捷三科，为正郎，判盐铁。方穷悴求助，不甚给之。时李虚中为副使，通方以诗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播不得已，荐为江南院官。

陈通方，闽县人。真元十年顾少连下进士及第，时属公道大开，采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轻薄自负。与王播同年，王时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后时，因期集戏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远，及第同赠官也。王曰：“拟应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贮之。通方寻值家艰还归，王果累捷高科，官渐达矣。通方后履人事入关，王已丞郎判盐铁。通方穷悴寡坐，不知王素衔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虚中时为副使，通方亦有诗扣之，求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职未及其所，又改为浙东院。仅至半程，又

严武这才有些消怒。出自《摭言》，根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通方

陈通方贞元年间考中进士，与王播同一年及第。王播当时已五十六岁，而陈通方还很年轻，在聚会时，陈通方拍着王播的后背说：“王老奉赠一第。”意思是说王播的年龄和学问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才考中并授官。王播对他怀恨在心。后来陈通方遇上家里有

丧事而归去，处境万般艰苦。而这期间王播连登三科，官正郎，判盐铁。陈通方穷困憔悴来请求帮助，王播不愿帮他的忙。此时李虚中为节度副使，陈通方便写诗向他表达提携之意，诗中写道：“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播不得已，举荐他当了江南院官。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登进士第，排名在顾少连之后，当时选拔人才是大开公平之道，广招有独特才能的俊杰。陈通方当时只有二十五岁，在登第的进士中名列第四位，因他年少名高，便很自负。他与王播是同年考中的，王播当时已五十六岁，通方很看不起他，觉得他不会成什么气候，在一次聚会时他拍着王播的后背戏弄道：“王老王老，再白送你一榜吧。”意思是说他年龄很大，才能快尽了，可道路还很远，刚及第可能就要因去世赠官。王播说：“我可以应你三篇文章比一比。”陈通方道：“王老能写一篇就很不错了，怎可让你再写呢？”王播把这些话都记在心里。陈通方不久遇上老人丧事回家，此后王播却一直铨选中试，官位渐渐显达。陈通方后来为求人做官来到关中时，王播已为丞郎判盐铁。陈通方穷苦而孤独，他并不知王播记恨他的话，便投到王播门上请求援助。他们同一年考中进士的李虚中此时也当上节度副使，陈通方也有诗与他唱和，诗中有求他提拔之意：“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播不得已，安排他去当江西院官。陈通方去上任还未走到衙署，又让他改任浙东院。可是仅仅行了一半路程，又

改与南陵院。如是往复数四，困蹶日甚。退省其咎，谓甥侄曰：“吾偶戏谑，不知王生遽为深憾。人之于言，岂合容易哉。”寻植王真拜，礼分悬绝，追谢无地，怅望病终。出《闽川名士传》，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 贺

李贺，唐诸王孙也。年七岁，元和中，以歌诗著名。韩退之、皇甫湜览贺所作奇之，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有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因连骑造门请见。贺总角荷衣而出。二公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无人，题曰《高轩过》。二公大

惊，以所乘马联镳而还。元稹以明经中第，愿与贺交。贺见刺曰：“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李贺？”稹惭而退。未几制策登科，为礼部郎官，乃议贺父名晋，不合举进士，时辈从而排之，贺竟不第。

按唐李公藩尝缀贺歌诗，为之叙未成，知贺有外兄，与贺有笔研旧，召见，托以搜采放失。其人诺且请曰：“某尽记贺篇咏，然黜改处多，愿得公所辑视之，当为是正。”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复召诂之，乃云：“某与贺中表，自幼同处，恨其倨忽，常思报之。今幸得公所藏，并旧有者，悉投壑中矣。”公大恚，叱出之。

改任南陵院。如此反复多次，日子一天比一天困厄，难以为继。于是陈通方返回家中反省自己的过失，后来他对外甥和侄子们说：“我不过是偶尔的戏谑一番，不料王播竟然深深地怀恨在心。为人讲话，怎能够完全合意呢。”不久王播试官期满授予实官，地位礼分就相差悬殊了，想要去道歉都找不到地方，后来陈通方在怅然失望中病逝。出自《闽川名士传》，根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 贺

李贺，唐宗室的后裔。七岁时，元和年间，便以诗歌而著名。韩愈、皇甫湜看到他的作品都感到很惊奇，他们说：“假如是古人写的，我们就有不知道的作者；如是今人，岂有不去结识的道理。”于是两人并马到李贺家去相见。尚未成年的李贺束着两个发角穿着小孩儿的衣裳迎出来。二公当场让他写一篇，李贺欣然接受，挥笔蘸墨，旁若无人，题目为《高轩过》。二公大为惊讶，并骑而回。元稹是以明经中第的，他很希望与李贺结交。当李贺见到元稹递来的名帖时说道：“一个考中明经科的人，有什么事来见我李贺？”元稹惭愧而去。不久元稹又在制策科登第，官授礼部郎中，便上奏说李贺父亲的名字“晋”与进士的“进”音同相讳，因而儿子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当时其他人也顺从此话而一起排挤他，因此李贺最终没有及第。

按：唐代的李公藩曾缀集过李贺的诗歌，想把他的诗编辑成卷而未成，他知道李贺有一个表兄，过去曾抄录过李贺的作品，于是召见了，托付他帮助搜集失散的作品。那个人答应后说道：“我全部抄

录了李贺的诗歌，但是涂改的地方太多，希望能看看你收集编辑好的作品，以便订正。”李公藩大喜，全都拿给了他，可是整整一年也未见到那人的踪迹。又把他叫来追问，那个人道：“我与李贺是中表兄弟，从小便在一起，可是我怨恨他太傲慢，常常想报复他。如今正巧得到你收藏的作品，连同我原有的，全部投进了河堤里。”李公藩大怒，将他呵斥出去。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愈深所知重，于缙绅间每为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日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讳晋，不合应举，贺亦以轻薄为时辈所排，遂致撼轲。韩愈惜其才，为著《讳辩》录明之，然竟不成名。出《剧谈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群玉

李群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鹅。及授校书郎，即归故里。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题《黄陵庙》诗有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泪春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群玉自以为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至浔阳，具述其事于段成式。群玉亡后，成式哭之诗曰：“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李群玉字文山，性轻率，多侮戏人。常假江陵幕客书求丐于澧州刺史艾乙。李谓艾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痛救之。”李以戏其性之僻也。群玉以其轻脱而济之不厚矣。出《北梦琐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唐朝元和年间，有位进士李贺很擅长写诗，韩愈对他十分赏识器重，经常在士大夫中间传扬他的名誉，由此使他的声誉越来越光耀盛大。当时元稹还很年轻，应试明经科考中了第一名，他也钻研诗歌创作，常想与李贺交结。有一天元稹带着礼物去拜访

李贺，李贺看过名帖后竟不准他进来，仆人对元稹说：“一个考中明经科的人，有什么事来见李贺啊？”元稹没有再向他致以情意，羞愧愤恨而归。后来元稹从左拾遗的位置上再应试制策而登科，位居要害之地，当了礼部郎中。因此元稹上奏说李贺父亲名字中的“晋”与进士的“进”相讳，不能参加应试，李贺也曾因为轻浮刻薄而被其他人所排斥，因而造成他一生不得志。韩愈爱惜他的才学，曾写《讳辩》为他明辨，然而终究不能登第。出自《剧谈录》，根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群玉

李群玉，澧州人。喜欢吹笙，也常让家童吹笙。还喜欢吃鹅肉。官任校书郎，马上就回归故里了。卢肇赠他诗道：“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李群玉曾写过一首诗《黄陵庙》道：“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泪春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群玉后来觉得开始是春色，最后是秋色，有些不妥，迟迟疑疑想要修改，因而心里总有什么东西压着。请假休息两年。到了浔阳，他把此事从头至尾说给了段成式。群玉死后，段成式写悼诗道：“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李群玉，字文山，性情很轻率，常侮辱戏谑他人。曾经用江陵幕客的化名写信给澧州刺史艾乙，请求经济上的帮助。他对艾乙说：“小生病得很重啊，希望你能怜悯救济。”李群玉这样做是戏弄人家的性格孤僻。李群玉因为他的轻佻不稳重，没有得到过很大的帮助。出自《北梦琐言》，根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冯涓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榜中文誉最高。是岁新罗国起楼，厚赍金帛，奏请撰记，时人荣之。初官京兆府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长乐公密话，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笺奏任之，戒令勿泄。长乐公拜谢，辞出宅，速鞭而归。于通衢遇友人郑赓，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恳诘，长乐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荣

阳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泊制下开幕，冯不预焉，心绪忧疑，莫知所以。廉车发日，自灞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拜别，京兆公长揖冯曰：“勉旃！”由是嚣浮之誉，遍于搢绅，竟不通显。中间又涉交通中贵，愈招清议，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注出《北梦琐言》。

温庭筠

温庭筠，太原人。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研席，长于诗赋。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测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綯之徒，相与蒲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镇襄阳，往依之，署为巡官。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侠，愈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扬子院。醉

冯 涓

唐朝大中四年，冯涓考中进士，在榜上所有的人中要数他的文章声誉最高了。这一年新罗国修建大楼，派人带了许多金银绸缎，请求让冯涓写记叙文章，当时人们都很称赞他。最初官任京兆府参军，依靠的是宰相杜审权。杜审权将要被派往江西任职，皇帝的命令未下之前，杜审权先找来长乐公密谈，告诉他想要奏请圣上让他当南昌府长官，并告诫千万不要把此事泄漏出去。长乐公拜谢，辞别出门，快马而归。在回去的大路上，遇见了友人郑寔，郑寔见他喜形于色，便停住马恳切地追问有什么好事，长乐公竟把杜审权要去新辟的幕府任职一事告诉了他。很快便有荥阳县官拿着名帖到京兆府来拜访祝贺，称此事是从冯先辈那里听到的。京兆尹一听十分气愤，很鄙视冯涓的浅陋。等到诏书下来开建幕府时，没有让冯涓参加，他心情很忧郁，不知道什么原因。启程的那天，从灞桥开始乘坐肩舆，门生都在长乐拜别，京兆公拱手对冯涓道：“还是多努力吧！”由此冯涓轻浮的名声，传遍了士大夫之间，竟然不能升任高官。后来又涉及交结宫内显贵的宦官一事，更招致人们对他的指责议论，官止于祠部郎中、眉州刺

史。后来又为官于蜀地，官至御史大夫。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与本文相同，注出自《北梦琐言》。

温庭筠

温庭筠，太原人。大中初年，去应考进士，他苦心钻研，很擅长诗赋创作。但混行于尘俗琐事之中，不注意自己的穿着仪容，会使用各种器乐演奏乐曲，能创作清美艳丽的诗词。温庭筠常与贵族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綯之徒，聚在一起喝酒，甚至终日醉酒不醒，因此他连年应试而不能及第。徐商镇守襄阳时，温庭筠过去投依他，被安排当了一个巡官。咸通年间，温庭筠因不得志而又回到江东，路经广陵时，心里怨恨令狐綯执政期间不让自己登科。来到这里后，便与新登科的青年人到处狂游，好长时间也不去投帖拜访令狐綯，并还向扬子院讨要救济。又因喝醉了酒

而犯夜，为虞候所系，败面折齿，方迁扬州。诉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自是污行闻于京师。

开明中，温庭筠才名藉甚，然而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出随州方城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怩含毫久之。时有老吏在厕，因讯之升黜。对曰：“舍人合为责词，何者？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齐资。”坦释然，故有泽畔长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争为词送，唯记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醪醕消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游隔千山与万津。”出《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磻叟

陈磻叟者，父名岵，当有词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有中旨，令与好官。执政谓岵因内道场僧进经，颇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质短小，长喙疏齿，尤富文学，自负王佐之才。大言骋辩，虽接对相公，旁若无人。复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

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议，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悻。宣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论以自荐，礪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礪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

而违反宵禁，被虞候拘囚，落得脸破牙断，才回到扬州。他将此事告诉了令狐绹，绹立即下令拘捕虞候治罪，而虞候讲述了庭筠的狎邪丑恶行为。从此温庭筠的恶劣行为传遍京师。

开明年间，温庭筠的才气名声很大，然而他不拘小节，拿自己的诗文换钱，认识的人都很瞧不起他。不久朝官们又有恶奏说温庭筠搅闹考场，因而让他出任随州方城县尉。正好是中书舍人裴坦起草诏书，他忸怩嘲笔许久不肯下笔。当时有个老吏在旁边，便问他对温庭筠是提升还是罢免。老吏说：“您应该责备他，为何？因为入策进士与望州长史的名望地位是一样的。”裴坦这才消除了疑虑，因此才有了泽畔长沙之比。温庭筠前去赴任，文人们争相写诗为他送行，这里只把写得最好的唐夫的诗记录下来：“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饮醪醕消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游隔千山与万津。”出自《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礪叟

陈礪叟，父亲陈蛄，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尤其沉溺于佛经的研究。唐朝长庆年间，陈蛄曾把自己注释的《维摩经》进献给皇帝，皇帝下旨，命令给他好官做。但宰臣认为陈蛄是通过寺院中的和尚进献的经书，便极力压制他，只授予他簿尉之类的小官。礪叟身材矮小，嘴长牙稀，富有才学，自认为有辅佐帝王的才能。滔滔不绝地论辩，即使与相国宰臣对话，也旁若无人。然而他又觉得自己不是有名望有教化的人，因此二十岁便出家当了道士，隶属于昊天观。咸通年间，皇帝寿辰之日，佛、道两教来论议，当时道教一方屡屡受挫，皇帝有些不悦。宣下圣旨，让那些晚辈的道士们进到这个讲经议论的场所来，如果有能辩倒佛教一方的人，可以自荐，礪叟整理了一下衣裳响

应诏命。当时佛门为主论，他们引用了《涅槃经》，碯叟随即驳斥道：“今日皇帝大庆，阿师也说是来祝寿的，然而引用的经典却是《涅槃》，

犯大不敬。”以其僧谓碯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碯叟由是恣其轻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潜闻上听，云：“碯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官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于是中旨授至德县令。碯叟莅事，未经考秩，抛官，诣阙上封事。通义刘公引为羽翼，非时召对数刻，碯叟所陈数十节，侵究时病。复曰：“臣请破边城家，可以贍军一二年。”上问：“边城何人？”对曰：“宰相路岩亲吏。”既而大为岩恚怒。翌日，敕以碯叟诬罔上听，讪斥大臣，除名为民，流爱州。碯叟虽至颠蹶，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坠之疾，历聘藩后，率以肩舆造犀庑，所至无不仰止。及岩贬，碯叟得量移为邓州司马。时属广明庚子之后，刘巨容起徐将，得襄阳，不能知碯叟，待以巡属一州佐耳。碯叟沿汉南下，中途与巨容幕吏书云：“已出无礼之乡，渐入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余辈，移牒潭鄂，追捕碯叟。时天下丧乱，无人为堤防，既而为卒伍所凌。全家溯汉，至贾塹后，门三十余口，无噍类矣。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注出《摭言》。

薛 能

薛能，会昌间进士，自负过高，从事西川日，每短诸葛功业，为诗曰：“阵图谁许可，庙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讥李白曰：“我生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又曰：“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

这是犯了大不敬罪。”那个和尚本以为碯叟不懂佛书，听了之后十分惊恐错愕，几乎到了坠倒的地步。碯叟自此连连挫败了几个僧人，皇帝非常高兴，左右高呼万岁，皇帝当天就在帘前赐给他一件紫衣。碯叟自此便很放纵，轻浮傲慢，一些德高望重之人都很厌恨他，因此有人把他的事密奏皇帝，说：“碯叟本是士大夫子弟，他不愿意仅仅穿件官服，很想自己去治理一个县。”于是皇帝下旨任命他去当至德县

令。陈磻叟到任主事，未及任期，便抛弃官职，来到朝殿向皇帝递上密封的奏章。通义刘公将他引为同党，皇帝突然召见他对话数刻时间，磻叟所陈述的数十条，完全切中时弊。又说：“臣请求抄边城的家，没收的财产可供养军队一两年。”皇帝问：“边城是谁？”磻叟答道：“是宰相路岩最亲信的官吏。”因而路岩对他非常愤恨。第二天，下诏说磻叟欺骗皇上，攻击大臣，削职为民，流放爱州。陈磻叟虽然从高处跌坠下来，但他没有顺着这条道屈服滑落下去。他平时有重坠的疾病，多次被请到各藩镇幕府，一般都是用轿舆抬到廊檐之下，所到之处无不敬仰期望。等到路岩遭贬，磻叟得到赦免而酌情授予邓州司马。当时是广明庚子年之后，刘巨容起事不久，攻占襄阳，不能重用磻叟，只让他做了个州佐。磻叟沿汉水南下，中途他写给刘巨容的幕吏一封信说：“已出无礼之乡，渐入逍遥之境。”刘巨容得到此信后大怒，派遣十几名善行的兵卒，赶到潭、鄂之地，去追捕陈磻叟。当时天下大乱，处处都没有管束防卫，兵卒们很快便追上了他。此时他的全家也逆汉水而上去迎他，行到贾垕后，共三十多口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与本文相同，注释说出自《摭言》。

薛 能

薛能，会昌年间的进士，自视甚高，在西川任从事时，经常诋毁诸葛亮的功业，他写诗道：“阵图谁许可，庙貌我揶揄。”又写道：“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讥讽李白道：“我生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又道：“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

自题其集云：“诗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缙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放诞如此。后军乱被害。

薛能以文章自负，而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因有《谢诗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与直抛却，赖有诗情合得尝。”意以节将为“粗官”也。镇许昌日，幕吏咸集，因令其子姪韃参诸幕客，幕客惊怪，能曰：“俾渠消灾。”时人以为轻薄。出《北梦琐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高逢休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高逢休谏议。时刘子长仆射清名雅誉，充塞搢绅，其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子长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期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感，因潜起阅之。凡一幅，并不言云，但曰：“羊昭业拟将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注出《摭言》。

汲 师

汲师，滑州人也，自溧水尉拜监察御史。时大夫李乾祐为万年令，师按县狱，乾祐差池而出晚，师怒，在自己的诗文集上题诗道：“诗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缙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竟然轻浮虚妄到如此地步。后来因军队叛乱而被杀。

薛能以其文章写得好而很自负，曾多次出任各地军府，经常郁郁寡欢叹息不已，因而写过《谢诗淮南寄天柱茶》一诗。诗的最后两句写道：“粗官乞与直抛却，赖有诗情合得尝。”意思是节度使也不过是“粗官”罢了。镇守许昌时，他把幕府的官吏们都召集在一起，命令他的儿子韶韃参拜各位幕客，幕客很觉惊异奇怪，薛能说：“这是让他消灾。”当时人们认为他很轻薄。出自《北梦琐言》，根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高逢休

顾云，唐大顺年间，皇帝诏命他与羊昭业等十人撰写史书。顾云在江淮遇见谏议大夫高逢休。当时仆射刘子长高洁美好的声誉传遍了整个士大夫阶层，他的弟弟崇望又在中书省。顾云因为知道高逢休与刘子长是老朋友，他想要去登门拜访刘子长，希望高逢休先给刘子长

写封信引介一下，高逢休答应好长时间了。顾云临行前请他快把引介信写来，高逢休给了他一封，但是草草写就。顾云有些疑惑，于是躲起来偷偷地阅读。只见满篇信纸上，并未谈顾云，而只写道：“羊昭业打算用他一尺三寸的汗脚，去走那条已被烧毁的龙尾道。懿宗皇帝虽然缺少德行，但也不能让上述那个人任意修史虚构罪名。掌大权的人也应该从大处去看。”顾云看后只能感叹而已。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与文相同，并注释出自《摭言》。

汲 师

汲师，滑州人，他从溧水县尉提拔为监察御史。当时大夫李乾祐任万年县令，汲师去巡视万年县的刑狱时，李乾祐因出现差错，出来迎接的晚了，汲师因受到怠慢很生气，

不顾而出。衔之。乾祐寻巡察。韦务静与师乡里，充乾祐判官。会制书拜乾祐中丞，乾祐顾谓务静曰：“邑子可出矣，足下可入矣。”遂左授新乐令。性躁率，时直长李冲寂，即高宗从弟也，微有犯。师将弹而谓之，呼冲寂为弟。冲寂谓之曰：“冲寂主上从弟，公姓汲，于皇家何亲，而见呼为弟？”师惭而止。尝监享太庙，责署官，将弹之。署官彻晓伺其失，汲履赤舄如厕，共讪之，乃止。出《御史台记》，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 骈

李德裕退朝归第，多与亲表裴璟无间破体笑，与李多询以内新事。李问更有何说，裴曰：“别无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饮饯邮亭，人客甚众。有仓部白员外未至，崔骈郎中作录事，下四筹。白自以卑秩，人乘凌兢，更不敢固辞。上次酌四大器，白连引三器讫，余一持之，而请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别无事，但何必要到处出脱。时白踉跄仆于下座，竟不饮而去。坐上有笑者，有缩颈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李闻之大怒，曰：“何由可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问弟知白员外所止否，璟曰：“是人在某坊某曲。”李

曰：“为某传语白员外，请至宅。”

没有去看便走了。乾祐记恨在心。乾祐不久也到各地去巡察。韦务静与汲师是同乡，他在乾祐手下任判官。这时正好皇帝下诏任命李乾祐为御史中丞，他对韦务静说：“你的同乡要下去，你要上来了。”于是汲师被降职为新乐县令。汲师性格浮躁而轻率，当时的直长李冲寂，是唐高宗的从弟，犯了些小过错。汲师将要弹劾他，将他叫来，称呼冲寂为弟。冲寂对他说：“我是皇上的从弟，你姓汲，与皇家是什么亲戚，见面就称我为弟？”汲师很惭愧，不再弹劾冲寂了。他还曾去监察过太庙的祭祀活动，他斥责了那里的官员，并要对其进行弹劾。那里的官员通宵侦查他的过失，发现汲师穿着红鞋去过厕所，他们一起揭发了此事，他才不得不停止弹劾。出自《御史台记》，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 骈

李德裕退朝回到家里，常常与表弟裴璟亲密忘形地谈笑，李德裕多是问一些朝野内外的新鲜事。这一天李又问还有什么事值得一说，裴璟道：“别的倒没什么新鲜事了，但是昨天坡下的郎官们一起欢送某郎官出任江湖，他们在邮亭为他饯行，去的人很多。有个仓部的白员外最后到，当时郎中崔骈做监督大家饮酒的录事，便罚他连干四杯。白本来就觉得自己官职低，受到别人的欺压自然是战战兢兢，更不敢坚决推辞。依次给他倒满了四大杯，白员外连饮三杯后，端起了剩余的一杯，请求说明罚这第四杯的含义。崔郎中道，别的事倒也没有什么，可你何必要到处开脱。当时白员外便踉跄倒在座位上，没有喝这杯酒便走了。在座的人有的大笑，有的畏缩，只是不知这个官人今天还能不能挺得住。”李德裕一听大怒道：“还有什么能比此更难令人忍受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否确有其事？”裴璟道：“确实。”他又问裴璟知不知白员外的住处，裴璟道：“此人住在某坊某曲。”李德裕道：“你去把我的话告诉白员外，请他到我家来趟。”

白捧命又忧恐，比至，李曰：“久欲从容，中外事并，然旬朔不

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学士，崔骈汾州刺史，续改洛州刺史，流落外任，不复更游郎署，终鸿胪卿。出《芝田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西川人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出《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河中幕客

相国刘瞻父景，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笏奏。因题商山驿厕泉石，郑大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贄见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历台省。瞻孤平有艺，虽登第，不预急流。任大理评事，日餽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求餐，留所业文数轴置在僧几。致仕军容刘玄翼游寺，见瞻文卷，甚奇之。怜其贫窶，厚有济恤。又知其连山人，朝无强授，谓僧曰：“其虽闲弃，必能为此人致宰相。”尔后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一旦有命征人，府尹祖之，

白员外接到通知后很忧惧，等他到来时，李德裕道：“很久前就想对官员做些调整调动了，朝内朝外要一并考虑，在十天或一个月之内便会有人事变动。”不久白员外被授予翰林学士，崔骈被任命为汾州刺史，之后又改为洛州刺史，一直流落在外地任职，没有再回到郎官的官署，临终前任鸿胪卿。出自《芝田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西川人

在蜀地，东川西川的人经常互相轻视。西川有人说：“梓州不过是我东门之外的集市，怎么能与我西川相提并论呢？”节度

使柳仲郢听到此话后，对幕客说：“我在朝中从政三十年，历任过各种清高显贵的官职，今日才有幸在西川做了个集市令。”听到人都大笑。所以世人都说东西两川人都很轻薄。出自《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河中幕客

宰相刘瞻，父亲名景，连州人。年轻时在汉南郑司徒幕府执掌表奏之事。他曾在商山驿站旁的泉石上题词，郑司徒看见后十分惊异，勉励他不断进取，并让之前驿站的官吏换上麻衣拿着礼品去拜见他。后来被推荐，考中了进士，在各台省任过职。刘瞻孤单贫寒但很有才能，他虽考中了进士，但并没有急流猛进。在担任大理评事时，每天连顿稠一点的粥都喝不上。他曾到安国寺一个认识的和尚那里去求食，把自己写作的数卷文章放在了和尚的桌子上。已经退休的军容使刘玄翼来寺游览时，看见了刘瞻的作品，很惊奇。他很怜悯刘瞻的贫寒，给了刘瞻很多救济。又知刘瞻是连山人，朝廷还没有重用，玄翼便对那和尚说：“我虽然离职闲居了，但一定能让此人官至宰相。”此后便被任命为河中少尹，幕客中有些贵族出身的轻薄者，很蔑视他。有一天突然皇帝下诏召他入朝做官，府尹为他举行了隆重饯行仪式，

前之轻薄幕客呼瞻为“尹公”。曰：“归朝作何官职？”瞻对曰：“得路即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亦有异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旋入翰林，以致大拜也。出《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昭符

皮日休，南海郑愚门生。春关内尝宴于曲江，醉寝于别榻。衣囊书笥，罗列傍侧，率皆新饰。同年崔昭符，镣之子，固蔑视之矣。亦醉，更衣见日休，谓其素所熟狎者，即伺问，且欲戏之。日休僮仆遽前欲呼之，昭符之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会矣，以其囊笥皆皮也。”时人传之以为口实。日休尝游江

汉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亲也，或谮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来否？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沉祢衡之所也。”一席为之惧，日休南涕而已。出《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又

一说东都留守刘允章，文学之宗，气颇高介。后进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门者。咸通中，自礼部侍郎授鄂州观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将归觐于苏台，路由江夏，困投刺焉。刘待之甚厚，至于饘飧有加等。

从前那些轻视他的幕客都称他为“尹公”。问他说：“到朝廷里做什么官？”刘瞻答道：“仕途顺利就做宰相。”与他一起共事的人都大笑，在座的人也有对他的话感到奇异的。刘瞻很快便从水部员外升任为知制诰，旋即又进入翰林院，直至授以大任。出自《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昭符

皮日休，是南海郑愚的门生。考中进士后，在曲江参加宴会，结果喝得大醉而睡在了别处。他的装衣裳的袋子和装书的箱子都堆放在床上，这些东西都是他新置的。同科进士崔昭符，即崔铉的儿子，一直很蔑视他。崔昭符也喝醉了，去换衣裳的时候看见了皮日休，他觉得皮日休是平素所熟悉亲密的人，就在那里守候，并想要戏弄他。皮日休的僮仆急忙上前要叫醒他，崔昭符走到日休跟前，说：“不要叫他了，他正在与家人相会呢，这些衣囊书都是他的皮。”这事传出去，成为当时人的谈资。日休曾游历于长江汉水之间，当时刘允章镇守江夏。幕府中有个穆判官，是刘允章的亲戚，他对刘允章说了日休的坏话，说他鄙薄自己。刘允章平时常饮酒，有一天刚刚开宴，忽然大怒道：“你为什么看不起穆判官？你知道你来的是什么地方吗？鹦鹉洲就在此处，就是当年黄祖把祢衡推下水淹死的地方。”全席人都脸露惧

色，皮日休只能暗暗流泪。出自《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又

还有一种说法，说东都留守刘允章，是当时的文学泰斗，眼光非常高，十分高傲。晚辈中普通的读书人，很少有人敢去登门拜访的。咸通年间，由礼部侍郎调任鄂州观察使。第二年皮日休考中了进士，从京城回姑苏，去看望父母，路经江夏时，便递上名帖去拜见刘允章。刘允章待他非常优厚，酒食丰盛，以宰杀牲畜这样的大礼来接待他。

留连累日。仍致宴于黄鹤楼以命之，监军使与参佐悉集后，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楼，刘以其未至，复乘酒应命，心薄之。及酒数行，而日休吐论纷扰，顿亡礼敬。刘作色谓曰：“吴儿勿恃蕞尔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岂南岳诸刘乎？何倨贵如是。”刘大怒，戟手遥指而诟曰：“皮日休，知鹦鹉洲是祢衡死处无？”日休不敢答，但崑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出《三水小牋》，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温 定

乾符四年，新进士曲江春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籍，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因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簪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阴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鹳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必矣，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极伟而长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也。”出《摭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日休在这里逗留了些时间。有一天刘允章在黄鹤楼设宴并邀请他参加，监军使和参佐等人都到来后，日休才到，而且已经喝醉了。等他登上楼，刘允章便因他迟到，又带着酒气赴命，很鄙视他。等到酒过数巡，日休便开始语无伦次，也立刻忘掉礼节。刘

允章面露不悦地对他说：“吴地的小儿，不要仗着自己那点儿才能，就要做这里的主席。”日休回答说：“大夫难道是南岳那个姓刘的吗？为何这般显贵傲慢。”刘允章大怒，指着他骂道：“皮日休，你知不知道鸚鵡洲是祢衡死的地方？”日休不敢回答，只是摇晃着身子，掌管接待的人立即把他搀扶出去。第二天他便换了便装逃到浙左。出自《三水小牋》，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温 定

唐朝乾符四年，新榜进士在曲江举行宴会，这次宴会要好于往年。有个叫温定的，已经多次困扰于科举了，此人坦直而无拘无束，尤其对当时的轻浮风气十分气愤，于是想出一个妙计要羞辱一下那些轻浮者们。到了春宴那天，他蒙着头乘坐进轿舆，并用金银首饰装点了一番，远远地出现在众人前方，还带着一群对他言听计从的奴婢，在柳荫下漫步徘徊。很快那些人都从露棚中出来登上了船头，一会儿说轿舆必是来自豪门显贵之家，里边必定是坐着一个美人，于是催促船只快些向那里驶进，所有人的目光没有不注视着那里的，有的人甚至不住地调笑戏谑。正当他们兴致酣畅的时候，温定便把腿脚从帘子里伸出来，那截小腿极粗壮并长满了长毛，众人突然看到这样一条腿，都用衣袖掩起面孔并命令赶快调回船头躲避开。有人说：“这个人肯定是温定。”出自《摭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卷第二百六十六 轻薄二

姚岩杰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昭纬 剧 燕
韦薛轻高氏 胡 翔 轻薄士流 张 翱 卢 程
崔 秘 王先主遭轻薄 蒋贻恭

姚岩杰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丕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之为人，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游江左，尤肆凌忽先达，旁若无人。唐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粲然千余言，标欲删去二字，岩杰不从。标怒，时已刊石，命碎其碑。岩杰以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那。眼前俗物关情大，醉后青山入意多。冯子每嫌弹铗恨，甯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合有公车到薜萝。”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布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敝，无以奉迎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迨至郡斋，礼若公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

姚岩杰

姚岩杰，是梁公姚元崇的远代子孙。童年时便聪明绝伦，二十岁时就已精通三坟五典，很仰慕班固、司马迁，当时他被人们称为大儒。经常以诗酒为伴狂放地游历于江左，尤其喜欢肆意凌侮前辈，简直是旁若无人。唐朝乾符年间，颜标主管鄱阳郡，球场的大厅刚刚落成时，邀请岩杰撰文记载此事。文章写成了，文采斐然，颜标想要删去两个字，岩杰不肯依从。颜标大怒，当时已把文字镌刻在石碑上，颜标下令砸碎了那块石碑。岩杰便写诗记述了此事，他写道：“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那。眼前俗物关情大，醉后青山入意多。

物为题材行酒令，并要求在句尾必须说一乐器名称。卢肇起令道：“远望渔舟，不阔八尺。”岩杰于是饮酒一杯，之后又扶着栏杆吐了出去。一会儿即席还令道：“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此人竟是如此的轻浮傲慢。出自《摭言》。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保逊，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依仗自己的才学和地位，经常评点别人的作品，把那些作品的作者随意拔高贬低，当时被人们称为浮薄。宰相夏侯孜尤其厌恶他。他的堂弟因而取名保厚，以表示与他不同，所以堂兄弟之间的关系也不和睦。妻子卢氏，与她的丈夫保逊的品行大略相同。叔父薛监来看望他们，卢氏出来迎见，可是等他一走，卢氏便让婢仆用水冲洗门槛儿。薛监知道此事后十分气怒，后来经宰相从中疏通才肯罢休。保逊因写了一篇策论，被贬为澧州司马，一去七年没有改任。直到夏侯孜出任方镇，魏谟当了宰相，方得到重新起用，最终死于郡职。我曾看到过几篇薛保逊的文章，其中一篇写道：“在灞上为朋友饯行，走到宾馆之处，忽然看见几个像人一样的怪物。说话时嘴还能动，都说是江淮岭南的州县官。呜呼！天子教养的人，

为此辈笞撻！”又《观优》云：“绯胡推宰，莽转而出，众人皆笑，唯保逊不会。”其轻物率皆此类也。卢虔灌罢夔州，以其近亲，径至澧州慰省。还至邮亭，回望而哭曰：“岂意薛保逊，一旦接军事李判官，打《杨柳枝》乎！”出《北梦琐言》。

薛昭纬罗九皋附

唐薛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又好唱《浣沙溪》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歧献规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尔后不弄笏唱《浣沙溪》词，某幸甚也。”时人谓之至言。有一吏，尝学其行步揖逊，薛知

之，乃召谓曰：“试于庭前学，得似，即恕汝罪。”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小吏安详傲然，举动酷似，笑而舍之。

路侍中在蜀，尝夏日纳凉于毬场厅中。使院小吏罗九皋，裹巾步履，有似裴条。侍中遥见促召，逼视方知其非，因笞之。出《北梦琐言》。

又

薛昭纬使于梁国，谕以传禅。梁祖令客将约回，乃谓谒者曰：“大君有命，无容却回。”速轡前迈，既至夷门，梁祖不获已而出迎接，见其标韵词辨，方始改观。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话及鹰鹞，薛盛言鸷鸟之俊，梁祖欣然。

竟遭到这些人的抽打！”又有《观优》写道：“穿着红衣的胡人推着宰，莽转着圈出来，众人都笑，唯有保逊不笑。”他傲视一切如同此类。卢虔灌罢任夔州，因与他是近亲，直奔澧州去慰问他。回来走到邮亭时，回望一眼哭道：“怎么能够想到，薛保逊一旦接替了李判官，就去打《杨柳枝》呢！”出自《北梦琐言》。

薛昭纬罗九皋附

唐朝的薛昭纬，是薛保逊的儿子，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傲视一切，颇有父亲的风范。每次入朝或到台省去，总是手中玩弄着笏板而行，旁若无人。又好唱《浣沙溪》。主持科举之事后，有一个门生要告辞回家，到歧路分手时门生进言规劝道：“侍郎有厚德，使我受到你的恩惠。以后你要能不再玩弄笏板不再唱《浣沙溪》，那便是我最大的希望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最真实的话。有一个小官吏，曾学过他走路及拱手揖让的样子，薛昭纬知道此事后，便把他叫来对他说：“你在庭院里再学一学，学得像，就饶恕了你的罪错。”于是放下竹门帘，拥着他的姬妾在屋内观看。小官吏从容稳重，没有一点惧色，举动十分相像，昭纬大笑并将他放走。

路侍中在蜀地时，曾在一个夏日去球场的大厅里乘凉。有个使院小吏罗九皋，他裹的头巾和走路的姿态，都很像裴条。侍中远远望见

便赶紧把他叫来，等到跟前细看才知道他并不是裴条，于是鞭打了罗九皋。出自《北梦琐言》。

又

薛昭纬出使梁国，传达皇帝禅让的旨意。梁祖传令不见，派人将他阻拦回去，他对传达命令的人说道：“天子有命，不能退回。”于是快马前进，很快就到了夷门外，梁祖不得已，只好出来迎接，梁祖见他很有文采而且又能言善辩，才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自此宴请款待，没有不尽心周到的地方。有一天，梁祖谈到了鸱鸢，薛昭纬便赞美鸷鸟是如何的出众，梁祖十分高兴。

谓其亦曾放弄，归馆后，以鸱子为赠。薛致书感谢，仍对来人戒僮仆曰：“令公所赐，直须爱惜，可以纸裹，安鞢袋中。”闻者笑之。出《北梦琐言》。

剧 燕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时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祇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重荣甚礼重之。为人多纵，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原缺出处，今见唐《摭言》十。

韦薛轻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为荆南留后时，宰相韦说、郑珣，舅甥姻娅也。朱梁太祖时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贵公子任行军司马，常以歌筵酒饌款待数公。日常宴聚，求取无恒，皆优待之。后庄宗过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惧。高王单骑入觐，韦、郑二公，继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达时变，复存旧态。薛泽除补阙，韦荆除春秋博士，皆赐绯，咸有德色，匆匆办装，即俟归朝，视行军蔑如也。李载仁，韦说之甥，除秘书郎。刘诩，郑珣之妹夫也，除毛诗博士，赐绯。尔后韦屡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载仁迁延，自以先德遗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显言，竟不离高氏门馆。刘诩无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无行意，日于高氏，情敬不衰，然则美酝肥羜之所引也，无何以疾终。

高氏贍给孤遗，颇亦周至。未间，洛下有变，明宗入统，南方强侯，人要姑息，韦、郑二

他还说曾经放过，回到客馆，梁祖差人送来鹞鹰。薛昭纬致信表示感谢，并当着来人告诫童仆道：“这是令公所赐之物，必须爱惜，可用纸包起来，放在袋子里。”听说的人都笑了。出自《北梦琐言》。

剧 燕

剧燕，蒲坂人，很擅长写高雅的诗歌。当时王重荣镇守河中，剧燕投赠给王重荣的诗中写道：“祇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王重荣十分礼让尊重他。但他做人很放任恣纵，居然欺压幕府中的各位从事官员，后来遇到跟祢衡一样的下场。原缺出处，今见唐《摭言》十。

韦薛轻高氏

江陵人高季昌唐末任荆南节度使留后时，韦说、郑珣均为朝中宰相，韦说与郑珣是舅甥亲戚关系。到后梁太祖朝，他们又得到重用。高氏以贵公子身份当了行军司马，常以歌筵酒饌来款待各位宾朋。平时来参加宴会，或来求取的并无固定的人，不论是谁都很优待。后来后唐庄宗过了黄河，占有了中原，天下都很震惊。高王单骑去觐见，而韦、郑二公，继续当了宰相，国内的贵族子弟，多数都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也还保持着原来的态度。此时薛泽则被任命为补阙，韦荆被任命为春秋博士，都赐绯，脸上呈现出受到皇恩的得意之色，匆忙置办服装，等待进朝上任，而对行军司马高氏十分蔑视。李载仁，是韦说的外甥，被任命为秘书郎。刘诜，是郑珣的妹夫，被任命为毛诗博士，并赐绯。尔后韦说多次督促李载仁进京上任，高氏想要从水路上送他。李载仁一再拖延，牢记着前辈的告诫，不想依从舅父，但又不能明说，最终没有离开高家的客馆。刘诜没有才气和名望，特别喜好喝酒，嘴上虽答应接受任命，但一点没有启程的意思，每天仍然在高家，情谊不减，那是由于美酒肥肉的吸引，不久因病而死。高氏为他贍养遗孤，照顾十分周到。不久，洛阳事变，明宗入主中原，南方

的一些势力强大起来，需要人安抚，韦说、郑珏二

相皆罢去，韦、薛尚跼荆楚。明年，保最嗣袭，辟李为掌记。他日，录其长息为子婿，第三子皆奏官，一门朱紫^{辘轳}如也。刘诩三子，迭加任遇，三孙女适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禄食，亦足称也。韦荆寂寞而卒，薛泽摄宰而终。岂自掇乎？亦命也夫。出《北梦琐言》。

胡 翺

有胡翺者，佐幕大藩，有文学称，善草军书，动皆中意。时大驾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为巨屏。其飞书走檄，交聘诸夏，莫不伏其笔舌也。时大帅年幼，生杀之柄，断在贰军张筠。其宣辞假荆州任，在张同，张同为察巡。翺常少其帅，蔑视同辈不为礼。帅因藉其才，不甚加责，但令谕之而已，其轻薄自如也。常因公宴，翺被酒呼张筠曰：“张十六。”张十六者，筠第行也。数以语言诋筠，因帅故但衔之。他日往荆州诣张同，同仆不识，问从者，曰：“胡大夫翺。”至厅，已脱衫矣。同闻翺来，欲厚之，因命家人精意具馔。同遽出迎见，忽报曰：“大夫已去矣。”同复步至厅，但见双椅间遗不洁而去，卒不留一辞。同亦笑而衔之。张无能加害，时帅请翺聘于大梁，翺门下客陈评事者从行。筠密赂陈，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虚诞，或以所见密闻梁王，

宰相都被罢官，韦荆、薛泽尚可蜷缩于荆楚之地。第二年，保最继位，任命李载仁为掌记。后来，他的长子被招为驸马，三子也一同授官，满门朱衣紫绶华贵兴旺。刘诩的三个儿子，也不断受到恩遇而屡屡升官，三个孙女嫁给了高家子弟，将近三十年，享受高官厚禄，也足以值得称赞了。而韦荆却在寂寞中死去，薛泽在摄宰的位置上死去。这难道不是自取吗？也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吧。出自《北梦琐言》。

胡 翺

胡翺，在一个势力强大的藩镇幕府中担任幕僚，素以文字著称，尤其善于撰写军事文书，每次写出的文书都很令人满意。当时皇帝已去了西部，在中原驻守的军队中，岐、秦二藩镇，就成为最大最重要

的屏障。各种文告飞来走去，在中原不断地交换，没有不敬服他的文章的。那时大帅年纪尚幼，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节度副使张筠的手中。他宣布自己在荆州任职，其实那里只是张同代管，张同当时是幕府中的察巡官。胡翊常常轻视大帅，更蔑视同僚因而不尊重他们。大帅因要借用他的才能，不太责备他，只是告示他而已，因而他的轻薄一直未受到约束。在宴会上，胡翊酒酣后经常得意忘形也称呼张筠道：“张十六！”十六是张筠在家族兄弟中的排行。他还多次诋毁过张筠，由于大帅的原因，张筠只是在心里怨恨他。后来胡翊去荆州到了张同那里，张同的仆人不认识他，向随从的人打听，说：“胡翊大夫。”这时胡翊到大厅，已脱去外衣。张同听说胡翊到来，想要好好地接待他，因此告诉家人要精心地准备各种佳肴饭食。可是等张同出来迎见时，忽然有人禀报说：“大夫已经走了。”张同又来到大厅，只见胡翊在两个椅子中间留下一片便溺物而去，没有留下一句话。张同也笑，却恨在心里。张筠一直不能对他下手陷害，正巧当时大帅请胡翊出使后梁，而胡翊的门下客陈评事随行。张筠便私下贿赂陈评事，让他监视胡翊的不法行为。到了后梁，胡翊果然很放纵荒唐，有时还把自己的所闻所见偷偷地告诉梁王，

皆为陈疏记之。洎归，帅知其狂率，亦优容之。陈于是受教，构成其恶，具以乖僻草藁，袖而白帅。帅方被酒，闻之大怒，遂尽室拥出，坑于平戎谷口，更无噍类。帅醒知之，大惊，痛惜者久之。沉思移时曰：“杀汝者副使，非我为之。”后草军书不称旨，则泣而思之。此过亦非在筠，盖翊自掇尔。王仁裕尝过平戎谷，有诗吊之曰：“立马荒郊满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风号古木悲长在，雨湿寒莎泪暗流。莫道文章为众嫉，只应轻薄是身仇。不缘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鹦鹉洲。”出《王氏见闻》。

轻薄士流

唐朝有轻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乐百戏以逐之。至有吞刀吐刀、吹竹按丝、走圆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见。州人曰：“我使君清峻，无以悦之。”相顾忧戚。忽一日，盛夏登楼，遽令命乐。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乐也。”及至楼下，遂令色色引上，其弦匏戛击

之类迭进，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末后至，喜曰：“我比只要此一色。”问：“此一物何名？”曰：“名笙，可吹之。”乐工甚有德色，方欲调弄，数声，遽止之曰：“不要动指，只一直吹之。”乐工亦稟之。遂令临槛长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赐与酒令退曰：“吾谁要曲调，只藉尔唤风耳。”复一日入山召乐人，比至，怒目叱之曰：“只要长脚女人。”乐部忙然退出，不知其所以。遂遣六七妇人约束长脚，鼓笛而入。乃顾诸妇升大树，

这些全被陈评事一一记录下来。等到回来，大帅虽然知道了他的狂妄轻率，但还是宽容了他。陈评事于是又接受张筠的教诲，将他的罪状一一列举，藏在袖筒里，伺机交给大帅。大帅当时正好酒醉，听到之后大怒，下令把他的全家推出去，活埋在平戎谷口，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大帅酒醒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惊，痛惜了很长时间。他沉思了一段时间道：“杀你的人是副使，不是我。”后来每当起草的军事文书不合旨意，便哭而思念起胡翊。其实此过也不在于张筠，那都是胡翊自取。王仁裕曾路过平戎谷，写过一首悼念他的诗：“立马荒郊满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风号古木悲长在，雨湿寒莎泪暗流。莫道文章为众嫉，只应轻薄是身仇。不缘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鹦鹉洲。”出自《王氏见闻》。

轻薄士流

唐朝时，有一个轻薄文人出任某郡刺史，官府的人召集了歌乐百戏来迎接他。其中有吞刀吐刀的，有吹竹按弦的，有跑圈跳绳的，有歌唱舞蹈的，他都视而不见。州人议论道：“看来我们的刺史太清高，没有什么能使他高兴。”人们相顾而忧伤。忽然有一天，正值盛夏，刺史去登楼，急令奏乐。官府的人高兴地说道：“看来刺史不是不喜欢音乐。”等乐手们来到楼下，便下令要一个一个地领上来，其中弦、管、弹、击之类逐一而进，可全被呵斥退出不用。唯有吹笙的人，最后一个上去，刺史喜道：“我只要这一种乐器。”并问：“此物叫什么名？”乐手告诉他：“名称叫笙，可以吹。”乐手很有得意之色，刚刚试了试调，吹了几声，刺史立即制止了他，说：“你不用动手指头，只是一直吹下去。”乐手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又叫他到栏杆跟前

去长吹，从午时一直吹到申时，叫来随从，命赐予乐工酒后再叫他回去，并说：“我不是要听曲子，只是要借你唤来爽风而已。”又有一天进到山中，要招请乐手们来，等乐手们来到了，刺史又怒目呵斥道：“我只要长脚女人。”演奏的人茫然而出，也不知道刺史要做什么。之后派去了六七个长脚女人，她们吹笛而入。刺史让这些女人爬上大树，

各持笼子令摘树果。其辈薄徒事，如此者甚多。

张 翱

唐乾宁中，宿州刺史陈璠以军旅出身，擅行威断。进士张翱恃才傲物。席上调璠宠妓张小泰，怒，揖起付吏，责其无礼。状云：“有张翱兮，寓止淮阴，来绮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据此分析，合吃几下？”又云：“只此两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费乎千金万金。”竟鞭背而卒。出刘山甫《闲谈》，词多不载。出《北梦琐言》。

卢 程

卢程擢进士第，为庄皇帝河东判官，建国后命相。无他才业，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谒，程乌纱隐几，谓圜曰：“公是虫豸，辄来唐突。”圜惭愕，骤告庄宗，大怒，俾杀之，为卢质救解获免。自是出中书，时人切齿焉。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有邑宰卢生，每于枝江县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卢生为船人挑其筋，系于船舷，放流而死。大凡无艺子弟，率以门阀轻薄，广明之乱，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出《北梦琐言》。

每人提一只筐给他摘取树上的果子。这个人尽干些轻薄徒劳的事，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张 翱

唐朝乾宁年间，军旅出身的宿州刺史陈璠，独断专行。进士张翱依仗自己有才能傲视一切。有一次在宴席上张翱调戏了陈璠的宠妓张小泰，陈璠大怒，把张翱囚禁起来交给官吏，以责罚其无礼行为。后来在审理他的状文中写道：“张翱，暂居淮阴，来参加盛美的宴会，放浪恣肆。”陈璠见到此状文，更加生气，道：“如果照此对他量刑，应该杖责多少下？”又说道：“就这么两句话，也只能打他三下五下的，那不过是极力求得一笑而已，还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干什么。”最终被鞭背而死。此故事出自刘山甫的《闲谈》，因文章很长而不多转载。出自《北梦琐言》

卢 程

卢程考中进士后，在庄宗当年还任河东节度使的幕府中当了判官，后来在庄宗建立的后唐朝被任命为宰相。没有什么才能，唯独以家族的显贵而蔑视一切。任圜常因公事去拜见他，有一次卢程把乌纱帽藏在案几下，对任圜说道：“你是一条虫子，突然来到这里。”任圜十分羞愧惊愕，立即把此事禀告庄宗，庄宗大怒，下令斩杀他，由于卢质的求救才算获免。自然是被赶出了中书省，当时人们对他十分痛恨。江陵在唐朝时，号称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人们都说琵琶多于蒸饭的甑子，失意的读书人多于鲫鱼。有个县令叫卢生，每次到枝江县衙去都要坐船而抓人家的公差，船夫为此而苦恼。忽然有一天王仙芝起事烧起战火，卢生被船夫挑断了筋，拴在船边，投进江里被淹死。大凡没有才能的子弟，都是以门第的显贵而轻薄，这些人在广明年间的战乱中，有很多人遭难，这都是自己导致的。出自《北梦琐言》。

崔 秘

天成二年，潘环以军功授棣牧，素无宾客，或有人荐崔秘者，博陵之士子也，举止闲雅，词翰亦工。潘一见甚喜，上馆以待之，经宿不复往，潘访之不获，既而辟一书生乃往。后荐主见而诘之，崔曰：“潘公虽勤厚，鼻柱之左有疮，脓血常流，每被熏灼，腥秽难可堪。目之为白死汉也。”荐主大诮。崔之不顾名实而为轻薄也。盖潘

常中流矢于面，骨衔其镞，故负重伤。医疗至经年，其镞自出，其疮成漏，终身不痊。出《玉堂闲话》。

王先主遭轻薄

韦昭度招讨陈敬瑄时，蜀帅顾彦晖为副，王先主为都指挥使。三府各署幕寮，皆是朝达子弟，视王先主蔑如也。先主侍从，髡发行婁，黥面札腕，如一部鬼神。其辈以先主兢肃，顾公详缓，一时失笑而散。先主归营，左右以此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郾城，轻薄幕寮，皆害之。出《北梦琐言》。

蒋贻恭

蒋贻恭者好嘲咏，频以此痛遭横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着袜头裤，蒋谓之曰：“仁贤既裹将仕郎头，何为作散子将脚也？”皆类此。蒋生虽嗜嘲咏，然谈笑儒雅，凡被讥刺，皆轻薄之徒，以此搢绅中恶之。官至令佐而卒。出《北梦琐言》。

崔 秘

后唐天成二年，潘环因为有战功而被授予棣州牧，他平素没有宾客，有人给他推荐了崔秘，崔秘是博陵的学子，举止高雅，又擅长诗文。潘环一见他便很喜欢，用上等的待遇对待他，但崔秘住了一宿就走了，潘环怎么也找不到他，就辟了一个书生去做事。后来推荐人见到崔秘时追问他这件事，崔秘说：“潘公虽然殷勤厚道，可他鼻子左边有疮，脓血常流不止，每次见到他觉得很熏人，那种腥味和肮脏实在难以让人忍受。在我看来他就是白死汉。”推荐他的人对他大为讥笑。崔秘是个不顾名声和实际而枉为轻薄的人。潘环的脸上曾中过流箭，箭头刺进了骨头里，因而负了重伤。经过一年的治疗，箭头出来了，可是那伤变成了漏，终身不能痊愈。出自《玉堂闲话》。

王先主遭轻薄

韦昭度讨伐陈敬瑄时，蜀帅顾彦晖为副都指挥使，先主王建为都指挥使。三府中各自安置的幕僚，都是朝中显贵的子弟，他们都很瞧不起王先主。王先主的侍从，剃光了头发，面上有字，手腕上有刺青，简直像个凶神。那群人看到王先主严肃庄重，顾彦晖安详迟缓，不自禁地大笑然后散去。先主回到营帐，左右又说起这件事，先主自己也大笑。后来攻克了郾城，那些轻薄的幕僚，全都被杀掉了。出自《北梦琐言》。

蒋贻恭

蒋贻恭很喜欢作讽刺诗，因此常常遭到痛打，可他始终没有改掉。蜀地的书生好穿袜头裤，蒋贻恭对他们说：“你这些仁贤之士，缠裹着将仕郎的头巾，为何又把江湖散人的袜子穿在脚上呢？”他的讽刺全都类似这样。蒋贻恭虽然喜好嘲咏，但是谈笑很文雅，凡是被他讽刺的，都是一些轻薄之徒，因此士大夫不喜欢他。官做到令佐而死去。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 秋	宋幼帝	高 洋	南阳王	朱 粲
陈承亲	薛 震	陈元光	独孤庄	索元礼
罗织人	元 楷	武承嗣	张易之兄弟	郝象贤
周 兴	侯思止	来俊臣		

麻 秋

后赵石勒将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险鸩毒。有儿啼，母辄恐之麻胡来，啼声绝。至今以为故事。出《朝野僉载》。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为幼帝。幼帝狂暴，恣行诛戮，出入无度。从者并执铤、矛、锥、锯自随，有忤意，击脑椎阴，刺心剖腹之诛，日有数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余皆帝杀之，子孙无在朝者。出《谈薮》。

高 洋

北齐高洋，以光武中兴为诛刘氏不尽，于是大诛诸元，

麻 秋

后赵石勒手下的将领麻秋，是驻守太原的胡人，此人性情残暴阴险而又毒辣。如果有孩子哭，母亲就吓唬说麻胡来了，哭声立刻就止住了。至今还作为故事在流传。出自《朝野僉载》。

宋幼帝

南北朝时，宋明帝死去，刘昱继位，这就是幼帝。幼帝性情狂暴，恣意杀人，出入无常。随从都拿着矛、锥子、刀锯等跟在后边，谁要稍不顺他心意，便被击打脑袋和脊椎，或刺心剖腹杀了他，遭他毒打或杀戮的人每天都有几十个。孝武帝有二十八个儿子，被明帝杀死十六个，余下的都被幼帝杀掉了，孝武帝的子孙没有一个留在朝廷的。出自《谈薮》。

高 洋

北齐文宣帝高洋，认为当年诛杀刘氏家族不彻底，所以才有了刘秀的“光武中兴”，东汉的建立，于是就大杀元氏各家，

死者千余，弃之漳水。有捕鱼者得爪甲，为之元郎鱼，人不忍食之。唯元峦、元长春、元景安，三家免诛。峦以其女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复杀之。自是元氏子孙，老幼贵贱无遗矣。出《谈薮》。

南阳王

北齐南阳王入朝，上问何以为乐。王曰：“致蝎最乐。”遂收蝎，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脱衣而入，被蝎所螫，宛转号叫，苦痛不可言。食顷而死，帝与王看之极喜。出《朝野僉载》。

朱 粲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殄于此矣。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载》。

陈承亲

周恩州刺史陈承亲，岭南大首领也，专使子弟兵劫江。有一县令从安南来，承亲凭买二婢，令有难色。承亲每日重设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从后劫杀，尽取财物，将其妻及女至州。妻叩

头求作婢，不许，亦缢杀之，

杀死一千多人，都扔进漳河。有捕鱼人捕捞到爪甲鱼，称它元郎鱼，人们都不忍心吃。元氏宗族中唯有元峦、元长春、元景安三家免遭屠杀。元峦是因为他女儿为常山王妃，长春、景安是因为力气大，善于射箭等缘故。景安的哥哥景皓说：“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将此话奏于皇帝，高洋再次诛杀元氏。自此元氏家族的子孙，老少贵贱没有一个留下来。出自《谈薮》。

南阳王

北齐时南阳王到朝廷去，皇帝问他什么事可以作乐。南阳王说：“把人扔到蝎子堆里最有乐趣。”于是皇帝下令收集蝎子，一夜之间便得到五斗。他们把这些蝎子倒进一个大浴盆里，再命令一人脱去衣服跳进去，那人被蝎子所蜇，辗转号叫，痛苦得难以用语言形容。一顿饭的工夫，那人死了，而皇帝与南阳王却看得极为开心。出自《朝野僉载》。

朱 粲

隋末战乱四起，狂盗朱粲趁机在襄州、邓州一带拉起队伍。正值灾年，一斛米要一万钱，可是也没有地方能买到，百姓甚至开始吃人肉。朱粲于是驱赶来一群男女老少，把一口大铜钟掀翻过来，那钟足可容二百石粮食，煮人肉喂养他的强徒。百姓生灵竟然这样被消灭了。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朝野僉载》。

陈承亲

武周朝时，恩州刺史陈承亲其实是岭南的一个强盗首领，他专门派遣子弟兵在江上抢劫来往客商。有一个县令从安南回来路经这里，陈承亲硬要买他的两个婢女，县令表现出很不情愿的意思。陈承亲每天都设盛宴邀请他来参加，招待十分殷勤。县令离去时还送别于江亭，但随即便派子弟兵从后面追上去劫杀，抢走了所有财物，并将县令的妻子和女儿抢进官署。县令的妻子给他磕头央求做他的婢女，陈

承亲不准许，还用绳子勒死她，

取其女。前后官人家过，承亲礼遇厚者，必随后劫杀，无有免者。出《朝野金载》。

薛 震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于客舍，遂饮之醉。杀而齑之，以水银和煎，并骨消尽。后又欲食其妇，妇觉而遁。县令诘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杀之。出《朝野金载》。

陈元光

周岭南首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裤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诸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出《摭言》。

独孤庄

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有贼问不承，庄引前曰：“若健儿，一一具吐，放汝。”遂还巾带，贼并吐之，诸官以为必放。顷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尺余，甚铄利。以绳挂于树间，谓贼曰：“汝不闻健儿钩下死？”令以胷钩之，遣壮士掣其绳，则钩出于脑矣。谓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吊民伐罪，深得其宜。”庄大笑。后庄左降施州

只把县令的女儿留下来作侍女。在这前后，如有当官的人家路过这里，陈承亲一定先是优厚殷勤地接待，随后再派人追上去劫杀，没有一个幸免的。出自《朝野金载》

薛 震

武周朝杭州临安县尉薛震喜好吃人肉。有一个债主带着他的仆人到临安来，在客栈里，喝酒喝醉了。薛震便将此人杀死并切成肉块，然后洒上水银进行煎炖，连骨头一齐消失。后来又想要吃那个人的媳妇，那女人觉察后逃走了。县令追问清楚此事后，便上报给州里，州

录事再上报给皇帝，最后奉皇帝的命令将薛震用杖打死。出自《朝野金载》

陈元光

武周朝岭南一带的首领陈元光设宴待客，让一个朋友为大家斟酒劝饮。陈元光因对他某一事不满而大怒，立刻命令把他拉出去，然后把他杀掉。不一会儿便把他煮得烂熟，用来给各位客人吃。后来突然出现了那个人的两只手，客人们大惊，纷纷用手去抠自己的嗓子把肉呕吐出来。出自《摭言》。

独孤庄

武周朝瀛州刺史独孤庄极为残暴，有个盗贼在审问的时候不肯认罪，独孤庄叫人把盗贼领到他这儿来，说：“你要是个壮士，全都说出来，我就放了你。”于是归还给他头巾和衣带，盗贼便全部坦白了，官员们都以为一定会释放他。少顷独孤庄又道：“把我的用具拿来。”这是一个铁钩子，有一尺多长，非常锋利。他用一条绳子把铁钩子挂在树枝上，对盗贼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壮士钩下死？”他叫人用铁钩子钩住那盗贼的下巴颏，派一壮汉去拉绳子的另一头，铁钩便立即从盗贼的脑顶穿出来。独孤庄对州司法说：“这刑法怎么样？”司法回道：“吊起来惩治罪犯，再合适不过了。”独孤庄一听大笑。后来独孤庄被降职为施州

刺史，染病，唯忆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岁余卒。出《朝野金载》。

索元礼

周推事使索元礼，时人号为索使。讯囚作铁笼头，髻 呼角反。其头，仍加楔焉，多至脑裂髓出。又为凤晒翅、猕猴钻火等。以椽关手足而转之，并研骨至碎。又悬囚于梁下，以石缢头。其酷法如此。元礼故胡人，薛师之假父，后坐赃贿，流死岭南。出《朝野金载》。

罗织人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出《谈薮》。

元 楷

唐羽林将军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彦玮，告刘诚之破家，彦玮处侍御。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诛，家口配岭南。所谓“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也。出《朝野金载》。

武承嗣

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章。知之刺史，当他得了病时，唯一思念的是人肉。他的部下有奴婢死了，就派人去割死者肋下肉来吃。一年后死去。出自《朝野金载》

索元礼

武周朝时，推事使索元礼，当时人们都叫他索使。他为了审讯囚犯便做了个铁笼头，把它戴在囚犯的头上，然后再往里加楔子，大多数人都脑裂浆出。还有凤晒翅、猕猴钻火等刑法。猕猴钻火就是把一根椽木绑在囚犯的手脚上，然后推着椽木转圈，直到把那人的骨头磨碎。他还把囚犯吊在房梁上，再用绳子绑一块大石头坠在囚犯的头。他的酷刑全都是如此。索元礼原来是胡人，是薛师的义父，后来因贪污受贿被流放岭南，并死在那里。出自《朝野金载》

罗织人

武周朝时，来俊臣专干虚构罪名进行陷害的事，他都是先写好文状上奏皇帝，皇帝下诏准奏后，便去没收人家的财产。徐有功为人解除死罪，也是先上奏皇帝，说明某人应该免除死罪，皇帝准奏，然后

再裁断为他昭雪洗冤。徐有功好免罪，也都是用先上奏皇帝来决定处分的办法，并不是自己独断专行。张汤常去探望天子，就是因为此事。出自《谈薮》。

元 楷

唐朝的羽林将军元楷，三代人都是靠告密得官。他的儿子元彦玮，密告刘诚之并使他家破人亡，彦玮因此得到侍御史之官。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元楷以反判之罪被杀，全家被发配岭南。这就是所说的“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出自《朝野金载》

武承嗣

武周朝的补阙乔知之，他有一个婢女叫碧玉，碧玉生得娇艳美丽，并且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写得一手好文章。乔知之特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焉。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得诗，饮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出《朝野金载》。

张易之兄弟

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奢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爇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系驴于小室内，爇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仪取铁橛钉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活按其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号叫酸楚，不复忍听。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仪取从骑，破肋取肠，良久方死。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齑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

食。昌仪打双脚折，挟取心肝而后死，斩其首送都。时云狗马报。出《朝野金载》。

特别宠爱她，为此他甚至没有婚娶。伪魏王武承嗣将她暂时借去，让她教他的姬妾们梳妆，去了之后便将其纳为妾，再也不放她回来了。乔知之于是写了首诗《绿珠怨》寄给碧玉。诗写道：“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得到诗后，大哭一场，并且绝食三天，最后投井而死。武承嗣捞出碧玉的尸体，在她的裙带上得到此诗，非常生气，便指使别人虚构罪状控告乔知之。最终在南市斩杀了乔知之，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出自《朝野金载》

张易之兄弟

武周朝时，张易之为控鹤监，他的弟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任洛阳县令。他们相互争比奢侈。张易之做了一个大铁笼子，把鹅鸭放在里边，在笼子当中烧炭火，又在一个铜盆内倒入五味汁。鹅鸭绕着炭火行走，烤得渴了就去喝五味汁，火烤的痛了自然会在里面转圈地跑，这样不多久表里都烤熟了，毛也会脱落于尽，直到肉被烤得赤烘烘的才死去。昌宗是把一头活驴拴在一个小屋子里，烘起炭火，再放一盆五味汁，方法与前边所讲的一样。昌仪是在地上钉上四个铁橛子，把狗的四只爪子绑在橛子上，然后放出鹰鹞，把狗按在下面吃它的活肉，把肉都吃尽了狗还没死，那狗的号叫声极为酸楚，让人再也不忍听下去。有一次张易之路过昌仪家，很想吃马肠，昌仪便牵来手下人的乘骑，破开马的肋骨取出肠子，过了很长时间马才死去。后来易之、昌宗等被诛杀，老百姓把他们的肉切成小块，那肉又肥又白就像猪的脂肪，被人们煎烤而吃掉。昌仪是先被打折了两个脚腕，再摘出他的心肝，之后才死去，然后砍下他的头送往京都。当时人们说这是他们残害那些狗和马的报应。出自《朝野金载》。

郝象贤

郝象贤，处俊孙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孙。象贤临刑，极骂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后加刑。出《谈宾录》。

周 兴

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法外苦楚，无所不为，时人号“牛头阿婆”，百姓怨谤。兴乃榜门判曰：“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出《朝野金载》。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食人也。罗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杀戮甚众，更无余语，唯谓囚徒曰：“不用你书言笔语，止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后坐私畜锦，朝堂决杀之。出《朝野金载》。

来俊臣

来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长史。俊臣少诡譎无赖，反覆险谲，残忍荒虐，举世无比。则天朝，罗告诸王贵臣，

郝象贤

郝象贤，是郝处俊的孙子。武则天一向怨怒他的祖父，在惩处郝处俊的时候也连累到他的孙子。郝象贤在临刑时，破口大骂而死。自此，法司官怕再发生这样的事，每次杀人的时候，一定先把一个木球塞进犯人的嘴里，然后再行刑。出自《谈宾录》。

周 兴

武周朝的刑部侍郎周兴在审讯犯人的时候十分残忍，他在刑罚之外又施用令犯人痛苦的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人们称他为“牛头阿婆”，百姓对他极为怨恨。周兴就在他家的门上贴出告示写道：“所有被审讯过的被告，只要询问都说冤枉。被斩杀之后，全都无话可说。”出自《朝野僉载》

侯思止

武周朝侍御史侯思止，原来只是醴泉县卖饼的小生意人。因他罗织罪名对别人进行了诬告，竟依照先例被授予五品官衔。他曾在皇帝面前请求给他御史之职，皇帝说：“你不认识字。”侯思止回答说：“獬豸哪里识字，可是它可以为了国家用角去顶那些犯了罪的人。”于是皇帝授予他御史。每次审问案子，侯思止都要杀死很多人，他从来没有多余的话，只是对囚徒说：“不用你书言笔语，只还我白司马。若是不肯来俊，那就给你孟青。”囚徒们惨遭痛苦，被他折磨死的不计其数。所谓白司马，是北邙山的白司马坂。来俊，是指御史中丞来俊臣。孟青，是指将军孟青使用过的木棒。后来侯思止因犯下私自积蓄锦缎之罪，在朝廷上被判决杀掉。出自《朝野僉载》。

来俊臣

来俊臣，雍州人。父亲来操，曾任松州长史。来俊臣少年时起就是诡譎奸诈、反复无常、凶险邪恶、残忍荒唐，而且举世无双的家伙。在武则天朝，他因罗织罪名，诬告陷害各亲王大臣，

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牵引之，前后坐族，灭千余家。朝廷累息，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与侍御史王弘义、侯思止腹心，罗告衣冠，无间春夏，诛斩人不绝。时于丽景门内置制狱，亦号为新开门，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言入此门例竟也。

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十余辈，造《告密罗织经》数千言，皆有条贯支节张本，布置事状由绪，令其党告之，或投匭以闻，则天多委俊臣按问。俊臣别造枷，号为“突地吼”。遭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

绝矣。又作枷有十，号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当讯囚，圈中下楔。其余名号数十，大略如此也。囚人无贵贱，必先列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故更竞劝为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纷然道路，名流偃蹇，阅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袭，至于族灭，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否。”

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右丞卢献等五人，并为其罗告。俊臣既以族人家为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同首例，得减死。以胁仁杰等，

被授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负责刑狱。只要稍不合他的心意，一定会给人致罪，坐连其族，灭千余家。满朝文武大臣只是长叹，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大家在路上遇到他，只是以目示意，不敢交谈。他与自己的亲信侍御史王弘义、侯思止一起，专诬告那些士大夫们，不论是春季夏季，杀人不断。当时在丽景门内设置了监狱，丽景门也叫作新开门，只要进入新开门，一百人里也难活下来一个人。王弘义则把丽景门戏称为“例竟门”，意思是说凡是进入此门的人，小命都得完蛋。

来俊臣还与他的党羽朱南山等十几个人，编制了《告密罗织经》，共有几千字，都是预先有系统地按内容分列成细目，还写明了怎样罗织犯罪人的事实和缘由，命令他的党羽照此去告发，有时也把密告信投于匭院而让皇帝知道，这种案子武则天多是委派来俊臣去审理。来俊臣另外制造了一种刑具，叫作“突地吼”。凡是上了这种突地吼枷的，要在地上不住地转圈，很快便会晕倒。他又制造了十几个枷，称名为“见即承”。还有铁圈笼头，审讯囚犯时，在圈中加上楔子。其余还有各种名号的刑具数十种，大致都是如此。囚犯不分其原来的身份贵贱，一律是先把枷棒放在地上，再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这就是刑具。”见到刑具的人立即魂飞魄散，没有不自己诬陷自己的。而武则天又以高官厚禄给予重赏，因此这些酷吏争比看谁更为残酷！因而告密的人，在大街上纷然皆是，因而正直的名流，仅度日而已，什么事也不敢做。朝官们因为要去上朝，不定何时便会遭到袭击，一旦被抓走便可能落得全家族被杀的结果，因此在与家人告别时

便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

武则天天授年间，礼部尚书狄仁杰、吏部侍郎任令晖、文昌右丞卢献等五人，同时遭到他们的诬告。来俊臣心里盘算着想要牵连更多的人，以扩大自己的功业，因此想要引导这五人承认自己犯了谋反罪。他先奏请皇帝批准，说是在审讯时，只要一查问就承认自己有反叛罪，可按照自首来处理，这样还可以减免本应判决的死罪。来俊臣便以此办法来威胁狄仁杰等人，

令承反。杰款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减死。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杰曰：“若之何？”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某司员外，引之可也。”杰曰：“皇天后土，遣狄仁杰行此事耶！”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

仁杰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复严防，得凭首者求笔砚。折被头帛书之，叙冤苦，置于绵衣中。遣谓德寿曰：“时方热，请赴家人去其绵。”德寿不复疑也。家人得衣中书，杰子光远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惘然，召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今其子弟讼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带。”则天令通事舍人周续往视之。俊臣遂命狱人，令假杰等巾带，行立于西，命续视之。惧俊臣，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而已。俊臣令续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妄为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凤阁侍郎乐思诲男，年八九岁，其家已族，且隶于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等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则天意少解，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杰等曰：“无。”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释此五家。

让他们承认有罪。狄仁杰诚恳地说道：“大周朝革命，万事维新，唐室的旧臣，甘愿听从诛杀，反叛是事实。”来俊臣才稍微从宽处置。判官王德寿对狄杰仁说：“尚书的事已结束，并且减免了死罪。我今天也是受人驱使，想要升一下官职，凭借尚书来牵连杨执柔可以吗？”仁杰道：“要我怎么办？”德寿说：“尚书从前在礼部，而杨执柔

为司员外，你牵连他一下就可以了。”狄仁杰道：“皇天后土啊，竟然让我狄仁杰干这种事！”随后一头撞在柱子上，鲜血覆盖了他的脸颊。王德寿恐惧地告辞了。

狄仁杰已承认了谋反罪，主管部门只是等待行刑的日期，对他不再严防，因此他从看守那里借得笔砚。他拆了被子在帛上面书写起来，述说自己的冤枉和遭受的痛苦，然后藏在棉衣内。他叫人告诉王德寿说：“现在天很热了，请通知家人来把我的棉衣取走。”王德寿已不再怀疑他。家人得到了棉衣中的书信，仁杰的儿子光远拿着信说事情有变化，得到了召见。武则天看过信后有些不知所以，便把来俊臣叫来问道：“你说仁杰等已认罪，为什么今天他的儿子又来诉冤？”来俊臣道：“这样的人哪肯服罪呢？臣让他坐卧休息得十分安稳，甚至连他们的头巾衣带也未去掉。”武则天命通事舍人周续去视察。来俊臣命狱卒穿上狄仁杰的巾、带，让他在西侧随便行走站立，表演给周续看。周续惧怕来俊臣，不敢向西看，只望着东面唯唯诺诺地答应而已。来俊臣让周续暂且留步，让他捎去一份文状。这是他命判官假冒狄仁杰等人写的谢死表，上面还署着他们的名字。凤阁侍郎乐思诲的儿子，八九岁时，家里遭遇灭族祸，现在司农寺暂为差役，皇帝对他家过去的事改变了看法因而召见他，他向武则天讲述了来俊臣的苛刻狠毒，希望陛下把那些称反叛的假状子一一对照，结果不分大人小孩都是一个样。武则天心里稍微明白了些，于是召见狄仁杰等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承认反叛呢？”狄仁杰等回答说：“假如不承认，早死在枷棒下了！”武则天又问：“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等答道：“没写过。”武则天拿出谢死表让他们看，才知道那是别人代写的，于是释放了他们。

俊臣复奏大将军张虔勖，大将军给使范云仙，于洛阳牧院。虔勖等不堪苦，自讼于国有功，言辞颇厉，俊臣命卫士乱刀斩杀之。云仙亦言历事先朝，称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

俊臣累坐赃，出同州参军，逼夺同列参军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寻授河南尉，累迁太仆卿。则天赐其奴婢十人，当受于司农。时西番酋长大将军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农赐，令其党

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酋长诣阙，割耳髡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时綦连耀与刘思礼等有议，长安尉吉顼知之，以语俊臣。俊臣发之，连坐族者数十。俊臣恃擅其功，复罗邁顼。顼得召见庭诉，仅而免。

俊臣先逼取太原王庆诜女。俊臣素与河东卫遂忠有旧，忠名行虽不著，然好学，有词辨。酒酣诣俊臣，俊臣方与妻族宴集，应门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骂辱之。俊臣耻其亲族，命殴击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构隙。俊臣将罗告武氏诸伪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遂忠发之。则天屡保持，而诸武及公主可惧，共毁之，乃弃市。国人无少长皆怨恨，竞刳其肉，斯须而尽。则天觉悟，降敕曰：“来俊臣，閭巷小人，轻险有素，以其颇申纠谪，当谓微效款诚。

来俊臣还诬告过大将军张虔勖、大将军给使范云仙，在洛阳州官署里将他们逮捕。虔勖等不堪忍受痛苦，上书自诉对于国家有功，义正词严，来俊臣竟命令卫士将其乱刀砍死。范云仙也说自己做了几朝的官，忠心耿耿，声言司法官对他惩治的冤枉和痛苦，来俊臣就下令割去了他的舌头。士子和庶民见此都吓破了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

来俊臣屡犯贪赃罪，被贬到同州任参军，在那里他曾强夺一个参军同僚的妻子，并污辱了他的母亲，也没有敢说话的。不久又授予他河南县尉，一直升任为太仆卿。武则天曾赐给他十个奴婢，他本该去司农领取。当时西番酋长大将军斛瑟罗的家中有小婢能歌善舞，来俊臣则拒绝了司农寺的恩赐，让他的党羽诬告斛瑟罗谋反，用意是想要谋取他的婢女。后来各酋长来到朝廷，个个割耳破面，诉冤的有数十人，因而才没有被灭族。那时綦连耀与刘思礼等对朝廷有些议论，长安县尉吉顼知道这件事，便告诉了来俊臣。来俊臣告发了此事，有数十人受到牵连而被灭族。来俊臣仗势想要独揽此功，又对吉顼罗织罪名。后来吉顼得到召见在朝廷作了申诉，最终得以幸免。

来俊臣威逼强娶了太原王庆诜的女儿。来俊臣平素与河东卫遂忠有交情，卫遂忠的名望虽不显赫，但是很好学，很有辩驳之才。有一天卫遂忠醉酒之后到来俊臣家去，当时来俊臣正与妻子的家人设宴聚

会，守门人欺骗他说来俊臣出去了。卫遂忠知道是假话，便闯了进去，把来俊臣谩骂羞辱一顿。来俊臣因在亲戚面前遭人谩骂而感到羞耻，便命人殴打他并把他反绑起来。很快又放了他，但是从此结下仇隙。来俊臣将要罗织罪名诬告武姓各王以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人时，卫遂忠揭穿了他的阴谋。尽管武则天一再保护他，但武姓各王及太平公主很有威力，一起诋毁进攻他，于是将他斩于闹市并陈尸示众。百姓无论老少都憎恨他，争相去刮他的肉，很快就把他的肉割净了。武则天后来醒悟，下诏书道：“来俊臣本是里巷中的小人，向来轻薄险恶，因为他屡屡保证改正缺点和过失，就想让他为国稍微出力。

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毁败。南北衙文武将相，咸拟倾危。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既族之，无问士庶男女，相庆于道路。咸曰：“自此后卧，乃背得著床，不尔，朝不谋夕矣！”出《御史台记》。

各位王侯是国家基础，却将要毁在他的手里。南北衙的文武将相们，也因他岌岌可危。那就应该将他全族诛杀，从而解除人们的愤恨。”来俊臣灭族之后，不论士子庶民，还是男人女人，大家都在大街上相互庆贺。人们都说：“从此以后，就能睡个好觉了，不然的话，真是朝不保夕啊！”出自《御史台记》。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 頊 成王千里 张 亶 王 旭 京师三豹
张孝嵩 王弘义 谢 祐 河内王懿宗 酷 吏
杨务廉 李全交

吉 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亲故，为说綦连耀男大觉、小觉，云应两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录状付来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诛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后俊臣犯事，司刑断死，进状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拢马。上问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预控鹤，为陛下耳目。在外唯怪来俊臣状不出。”上曰：“俊臣于国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远告虺贞反，其事并验，今贞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逮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上令状出，诛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远还，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赐绯。頊理綦连耀事，以为己功，

吉 頊

武周朝明堂尉吉頊，夜里与监察御史王助住在一起。王助与綦连耀是亲戚，便对他说了一些綦家琐事，说綦连耀的两个儿子大觉和小觉，名字暗应麒麟的两只角。而耀字是光翟组成，意为占据整个天下。吉頊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交给了来俊臣，皇帝下诏将此案交河内王武懿宗审理，结果诛杀王助等四十一人，全部没收家产。后来来俊臣犯了事，刑部判决他死刑，可状子进呈给皇帝三天也不批复，朝野都觉得奇怪。武则天到一处园林去，吉頊为她牵马。武则天问他外面有什么事，吉頊奏道：“我有幸在控鹤监任职，做了陛下的耳目。现在外边唯独奇怪来俊臣的状子为何不批复。”武则天说：“来俊臣对国家

有功，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吉顼又奏道：“于安远曾告发虺贞反叛，他的事实已经验证，可是现在虺贞仍为成州司马。来俊臣聚结这样的不逞之徒，诬陷贤良，贪赃受贿堆积如山，到处都有屈死的冤魂，是个国贼，哪里值得惋惜？”武则天立即下令，将来俊臣斩于西市，并下敕追于安远回京，授予他尚食奉御之职。吉顼因有功，授予他御史中丞，并赐绯色官服。吉顼自认为在处理綦连耀一案时有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与河内王竞，出为温州司马卒。出《朝野金载》。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岭南，取大蛇，长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又取龟及鳖，令人脱衣，纵龟等啗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王与姬妾共看，以为玩乐。然后以竹刺龟鳖口，遂啗竹而放人。艾灸鳖背，灸痛乃放口。人被惊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复矣。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朝野金载》。

张 亶

唐朔方总管张亶好杀。时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骂默啜，言词甚不逊。书其腹背，凿其肌肤，涅之以墨，灸之以火，不胜楚痛，日夜作虫鸟鸣，然后送与默啜。字者宣讫，脔而杀之。匈奴怨望，不敢降。出《朝野金载》。

王 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别宅女妇风声目色，有不承者，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酸痛不可忍。倒悬因此在朝中任命天官侍郎平章事一职时，与河内王武懿宗相竞争，结果被贬为温州司马，后死在那里。出自《朝野金载》。

成王千里

唐朝时，成王千里出使岭南，取回一条大蛇，有八九尺长，他用绳子绑住蛇嘴，把它横放在门槛下边。州县有来参拜他的官员，他便叫他们进门来，那些人只知照直向前看，不能上下乱瞅，踏到蛇身上便会大吃一惊，恐慌地扑倒在地上，于是就被大蛇紧紧地缠绕数圈，良久才会松开，他以此来戏弄取笑别人。他还会拿来龟和鳖，叫人脱去衣服，使龟鳖去咬那人的身体，龟鳖只要咬住便始终不放，一直到死去。被咬的人疼痛得狂呼乱叫，不可言状。成王和姬妾们在一旁观看，以此来玩乐开心。之后再用竹竿子刺龟鳖的嘴，于是龟鳖去咬竹竿而放开人。或者用点燃的艾蒿去烫鳖的脊背，烫得痛了它就松口了。受到惊吓的人，都被吓得失魂落魄，直到死也不能恢复正常。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朝野金载》。

张 亶

唐朝时，朔方总管张亶好杀人。当时有突厥人来投诚，张亶于是写檄文，痛骂默啜可汗，语言极为不逊。之后再把檄文写在降人的前腹和后背上，用凿子把写在肌肤上的字划破，染上墨汁，再用火去烤，使他极为疼痛，那人像虫鸟鸣叫一样日夜不停地哼叫，然后再送回默啜可汗处。檄文展示完毕后，再用刀子把降人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把他杀死。匈奴人对他极为怨恨，都不敢来投降。出自《朝野金载》。

王 旭

唐朝时的殿中侍御史王旭，搜括自己家及别人家的侍女聚众淫乐，有不肯应承的，便用绳子勒她的阴部，然后叫壮士用竹棍击打，使那些不顺从的女子们疼痛得难以忍受。他曾经倒悬

一女妇，以石缢其发，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经三日不承。女妇曰：“侍御如此苦毒，儿死，必诉于冥司。若配入宫，必申于主上，终不相放。”旭惭惧，乃舍之。出《朝野金载》。

京师三豹

唐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嵩为赤鬣豹，交为白额豹，旭为黑豹，皆狠虐不轨，鸩毒无仪，体性狂疏，精神惨刻。每讯囚，必铺棘卧，削竹签指，方梁压髀，碎瓦搯膝。遣作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拘、驴儿拔橛、凤皇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锻炼，证是为非，任意指麾，传空为实。周公、孔子，请伏杀人；伯夷、叔齐，求其劫罪。讯劾干堦，水必有期；推鞠湿泥，尘非不久。来俊臣乞为弟子，索元礼求作门生。被追者皆相谓曰：“牵羊付虎，未有出期。缚鼠与猫，终无脱日。妻子永别，朋友长辞。”京人相要，作咒曰：“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出《朝野金载》。

张孝嵩

京兆人高丽家贫，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其时令史作伪帖，付高丽追人，拟吓钱。事败，令史逃亡，追讨不获。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膝骨落地，两脚俱挛，抑遣代令史

一个女子，又在她的头发上绾上一块石头，逼她承认与长安县尉房恒通奸，可是把她折磨了三天，她也不肯顺从。那女子道：“侍御史竟是这般恶毒，我就是死了，也要告到阴曹地府。如果我被选送入宫，一定要申诉于皇上，我永远不会放过你的。”王旭十分惭愧惧怕，只好放了这女子。出自《朝野金载》。

京师三豹

唐朝的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和殿中侍御史王旭，被京城的人称为三豹。李嵩叫赤鬣豹，李全交叫白额豹，王旭叫黑豹，他们都极暴虐而不守法度，极狠毒而无法无天，体性放荡不羁，心神歹毒刻薄。每次审讯囚犯，都要铺上荆棘让囚犯躺卧，或削竹签刺他的指甲缝，或用方型梁木压他的胯骨，或让他跪碎瓦片。他们把这些酷刑叫作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拘、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民不聊生，囚徒们都求一死。他们肆意罗织罪名，颠倒是非，任意指控，无中生有。这样审讯，即使周公、孔子在世，也

会服罪说杀了人；伯夷、叔齐也会说自己犯了抢劫罪。即使审讯的是干壕，总有一天会有水的；审讯的是湿泥，也会有尘土飞进来的。他们这三个人，即使是最歹毒的来俊臣也会乞求做他们的弟子，最残忍的索元礼也会请求做他们的门徒。凡是被审讯的都相互说道：“这是把牵着的羊送给了老虎，不会有出去的日子。是绑了老鼠送给猫，永远不会有逃脱的那一天了。妻儿永别，朋友长辞。”京城里的人在相互立约时，作咒语都说：“如果我违背自己的良心辜负了你，就会遭遇三豹。”他们竟是这样的恶毒。出自《朝野金载》。

张孝嵩

京兆人高丽家里很穷，在御史台为勋官们传送文书。当时有个令史做了假帖子，让高丽去递送，打算用它去诈骗钱财。事情败露，令史逃走，没有追捕到。御史张孝嵩便把高丽捉来拷打，打得他膝骨落地，两只脚痉挛抽缩在一起，还要叫他代替令史

承伪。准法断死讫。大理卿状上，故事，准名例律，笃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挛何废造伪？”命两人舁上市斩之。出《朝野金载》。

王弘义

王弘义，衡水人也，告变授游击将军。天授中，拜御史，与俊臣罗告衣冠。俊臣败，义亦流于岭南。妄称敕追，时胡元礼以御史使岭南，次于襄邓，会而按之，弘义词穷，乃谓曰：“与公气类。”元礼曰：“足下昔任御史，礼任洛阳尉；礼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复何气类？”乃榜杀之。弘义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蒿而施毡褥，遭之者，斯须气将绝矣，苟自诬或他引，则易于别房。俊臣常行移牒，州县畏惧，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冶葛也。”弘义尝于乡里求旁舍瓜，瓜主吝之。义乃状言，瓜园中有白兔。县吏会人捕逐，斯须苗尽矣。内史李昭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出《御史台记》。

谢 祐

周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则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吓云：“则天赐自尽，祐亲奉进止，更无别敕。”王怖而缢死。后祐于平阁上卧，婢妾十余人同宿，夜不觉刺客截祐首去。后曹王破家，簿录事，得祐首漆之，题谢祐字，以为

承担伪造之罪。最后按照律法判他死刑。大理卿上了一份状文，之前的判案，按照典章制度，重度残疾的人是不该加刑的。张孝嵩勃然大怒道：“脚残废难道能不追究他行骗？”于是命令两个人把他抬到街市上斩杀了。出自《朝野金载》。

王弘义

王弘义，衡水人，因为揭发了反叛而被授予游击将军。天授年间，被任命为御史，与来俊臣一起专干诬告士大夫的勾当。来俊臣事败被处死，王弘义也被流放到岭南。后来他谎称皇帝下令要追他回京，当时御史胡元礼被派遣到岭南，暂住于襄邓，找到他查问这件事，王弘义无话可讲，便对他说：“别忘了，我跟你可是一样的人啊。”胡元礼道：“你当年任御史，我任洛阳县尉；而我今天任御史，你却是个被流放的囚犯。这怎么能说是一样的呢？”于是将他杀死。王弘义每年酷暑季节拘留囚犯时，都是把人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里面堆上蒿子并铺上毡褥，关进去的人，很快就被熏呛得喘不上气来，于是便会随意地诬陷自己或牵连别人，然后再给他换到别的房间去。来俊臣常给人发放文书，州县官员十分害怕，他常自我夸耀说：“我的文书，就像狼毒、野蒿一样。”王弘义曾在家乡向临舍的人要瓜，瓜主对他很吝啬。王弘义便上告说，瓜园里有白兔。县吏便立即集合人去追捕，霎时间瓜秧被扫荡一空。内史李昭德说：“过去常听说有苍鹰狱卒，今日看到了白兔御史。”出自《御史台记》。

谢 祐

武周时黔府都督谢祐十分凶险狠毒。武则天称帝后，把曹王迁移到黔中，有一天谢祐恐吓他道：“武则天赐你自尽，我奉命亲自监督你，再没说别的。”曹王很害怕而上吊自尽。谢祐在平阁上睡觉，与

十几个婢妾在一起，可是竟在一天夜里不知不觉地被刺客把头割掉拿走了。后来曹王被抄家，在登记财务的时候，发现了谢祐的头骨，已经涂上了漆，上写谢祐二字，是用它做了

秽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出《朝野僉载》。

河内王懿宗

周默啜贼之陷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没贼。将至赵州，襄公段瓚同没，唤庄共出走。庄惧不敢发，瓚遂先归。则天赏之，复旧任。齐庄寻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鞠问。庄曰：“昔有人相庄，位至三品，有刀箭厄。庄走出被赶，斫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庄初怀犹豫，请杀之。敕依。引至天津桥南，于卫士铺鼓格上，缚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发皆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诸司百官射，箭如猬毛，仍气殫殫然微动。即以刀当心直下，破至阴，剖取心掷地，仍赳赳跳数十回。懿宗之忍毒也如此。出《朝野僉载》。

酷吏

来俊臣、侯思止、王弘义、郭霸等数十人，为推官。俊臣父操，与乡人蔡本善。本与操樗蒲，赢本钱数十万。本无以酬，遂将其妻冯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产俊臣于禾州。犯盗，遂因密告，则天以为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狱，无不会意，拜左台中丞。道路以目，与侯思止等，以告事为罗织。则天于丽景门侧，别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

盛大小便的家什，此时才知道是曹王的儿子派刺客杀了他。出自《朝野僉载》。

河内王懿宗

武周朝时，默啜贼攻陷了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皇帝下诏授予他三品官阶，出使到匈奴，结果沦落于敌手。将要到赵州时，遇到了

沦于敌营的襄公段瓚，段瓚招呼杨齐庄一起逃走。杨齐庄惧怕而不敢行动，段瓚先归来。武则天赏赐了他，恢复了他原来的职务。杨齐庄不久也归来，武则天下令交由河内王武懿宗审讯。杨齐庄道：“以前是有人给我相面，说我位至三品，有刀箭厄。我逃出的时候曾被追赶，刀砍箭射未死，才算逃脱出来。希望您能给予怜悯。”武懿宗性情残酷而又阴毒，他上奏皇帝说杨齐庄刚刚沦入敌营时曾犹豫动摇过，请求杀了他。皇帝下敕依准。于是把他拉到天津桥南，将他绑在柱子上，命令段瓚第一个举弓射他，三箭全中。又命段瑾再射也射中，最后下命诸司百官一齐射，杨齐庄身上的箭简直如刺猬身上的刺毛，但仍然在喘息着微微扭动。懿宗又用刀插进他的胸口，一直豁到阴部，然后又剖出心来抛在地上，那心在地上还跳动了几十下。武懿宗竟然如此残忍狠毒。出自《朝野金载》。

酷吏

来俊臣、侯思止、王弘义、郭霸等数十人，为推官。来俊臣的父亲来操，与同乡人蔡本相善。蔡本和来操赌博，来操赢了蔡本数万钱。蔡本没钱偿还，便用自己的妻子冯氏顶债。等去了来操家，冯氏已经怀孕，在禾州生下了来俊臣。来俊臣曾因偷盗犯法，由于他上书密告，武则天认为他很忠诚，便屡屡提拔使他当了侍御史。审理皇帝交办的案子，而且没有不合意的，后来又授予他左台中丞。人们慑于其暴政，路上相见，以目示意，不敢言，与侯思止等一起，专干诬告和罗织罪名的勾当。武则天还在丽景门的一侧，另设推院，命令来俊臣等在此审讯犯人。只要进入

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为例竟门。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造《罗织经》一卷。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绝其粮，多抽衣絮以啖之。将有赦，必先尽杀其囚。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得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闷转于地，莫不自诬。则天尤赏之。朝士每入朝，多与妻子诀别。

及禁狄仁杰，仁杰置书于绵衣中，请狱吏付家人。家人得之，讼于则天。则天令验之，果冤。问仁杰何以自诬，对曰：“若不承反，

即已死于枷棒矣。”俊臣后坐赃，御史劾之，除殿中丞，又拜中丞。复坐赃，出为同州参军，夺同列参军妻。旋为合官尉，又拜洛阳令。复图西番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婢，称其谋反。其党斫面诣阙讼之，得免。将告诸武、太平公主，乃反为其所发，弃市，人竞啖其肉。中宗诏酷吏并配流远恶处，子孙不得仕进。

周兴累为司刑少卿，上疏请除李家属籍，后徙岭表，为仇人所杀。傅游艺除左补阙，上书言武氏合革命，拜给事中，又为鸾台平章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梦登湛露殿，陈于所亲，及事发伏诛。游艺一年内，青绿绯紫皆遍转，号为“四时仕宦”。请则天置六道使，死后竟从其言。于是万国俊、丘神勣皆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游击将军。

新开门，一百个人没有一个能保住活命的，王弘义戏称这里叫“例竟门”。来俊臣还与其党羽朱南山等，造了一册《罗织经》。每次审讯囚犯，不论罪行轻重，先给犯人往鼻子里灌醋。在牢房中，用火把犯人围在当中，不给饭吃，犯人多抽衣服中的棉絮吃下去充饥。每次将要有大赦时，他们便提前把囚犯杀尽。他们还制作了十个大枷，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著即承，五叫失魂胆，六叫实同反，七叫反是实，八叫死猪愁，九叫求得死，十叫求破家。凡遭受枷刑的人，都会疼得翻滚，喘息不止，没有不自己诬陷自己的。武则天对这些尤为赞赏。朝官们每次上朝，都要和妻儿老小作生死告别。

在囚禁狄仁杰的时候，狄仁杰把一封上告信藏在棉衣里，请狱卒将棉衣送给家人。家人得到信后，上诉于武则天。武则天派人去验证，果然是冤案。她问狄仁杰为什么要自己诬陷自己，狄仁杰道：“若不承认谋反，早已死在枷棒下了。”来俊臣后来犯了贪赃罪，被御史揭发，降职为殿中丞，不久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后来又犯贪赃罪，被贬为同州参军，在那里强占了同僚参军的妻子。再为合官尉，后来又为洛阳令。为谋取西番酋长阿史那斛瑟罗的婢女，便说其要谋反。斛瑟罗的朋友们用刀划破面孔到朝廷来申诉，才幸免遭难。来俊臣又想要诬告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结果反被他们抢先一步告发，被押到街市上斩首示众，人们争相割他的肉。后来中宗下诏把酷吏发配流放到最边远最恶劣的地方去，他们的子弟不得做官。

周兴官至司刑少卿，他上疏请求废除李氏的族籍，后被发配到岭南，最终被仇人所杀。傅游艺任左补阙时，上书说武则天应当革命，之后便被任命为给事中，接着又升任鸾台平章事。天授元年，赐予他武姓。他在梦中登上湛露殿，并把此事说给了亲戚，事情被告发后被处死。傅游艺一年之内，青、绿、绯、紫四种官服全穿了一遍，被称为“四时仕宦”。他曾请求武则天设六道使，死后他可以去应其所言了。正因为酷吏得宠，于是万国俊、丘神勣等争相残酷暴虐。侯思止告发舒王谋反，被授予游击将军。

初元礼教思止，上必问侯大不识字，但云：“獬豸岂识字，只能触邪。”果问而对，则天大悦，授左台侍御史。又教，上若问要宅，得赐没官者，但云：“臣恶其名，不愿居止。”上又悦。尝按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吃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杀琅邪王冲者也，白司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语吓元忠。元忠不挠，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恶驴而坠，为镫所挂。”思止又怒，欲奏斩之。元忠曰：“汝为御史，须识礼数。若要元忠头，便将去，何必以锯截将。”思止惊悚，与之坐。思止言音不正，霍献可笑之，思止怒，奏之。则天知，亦大笑。

时俊臣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又辱乎？”竟为昭德榜杀。万国俊按岭南，流人三百余人，拥于水次，一时杀之。来子珣除右台监察，时朝士有不著靴带而朝者，必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噓。后赐武氏家臣，多按制狱，常衣锦半臂。郭霸应革命举，为监察，又为侍御史。见则天曰：“往年征除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上大悦。人呼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请尝其粪，元忠不许，竟尝之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其佞，大恶之。尝推芳州刺史索思微，微不胜其捶拷

初元礼教给侯思止，皇帝一定会说你不识字，你可以说：“獬豸哪里识字，可它能用角顶坏人。”皇帝果然这样问了他而他照此做了回答，武则天极为欢喜，授予他左台侍御史。又教给他说，皇帝如果问要不要住宅，赐予你没收充公的，你只要说：“臣厌恶他们的名声，

不愿去居住。”这样问答后武则天又很喜悦。他曾审讯魏元忠说：“快承认就去白司马，不然就吃孟青的棒子。”所谓孟青，是个姓孟名青的将军，他曾棒杀过琅邪王冲，白司马是洛阳郊外的山坡名。侯思止是个庸才，常以此话吓唬元忠。元忠没有屈服，侯思止便以他拒绝接受皇帝命令的罪名，倒过来拖他。魏元忠说：“我就像骑了一头恶驴而坠地，脚被驴镫挂住。”侯思止又怒，准备奏请皇帝将他处斩。魏元忠道：“你是御史，须懂得礼数。如想要我的头，拿去好了，何必还要用锯来截。”侯思止惊惧，与他同坐。侯思止语音不正，霍献可讥笑他，他很生气，奏与皇帝。武则天听说后也大笑。

当时来俊臣曾经逼娶太原王庆诜的女儿，侯思止也上奏要娶赵郡李自挹的女儿，李昭德拍着手对各位宰相道：“当年来俊臣强娶王庆诜的女儿，已经使国家蒙受极大的耻辱。如今此奴又来央求娶李自挹的女儿，这不是又要使国家蒙受耻辱吗？”后来侯思止被李昭德榜杀。万国俊到岭南巡察，他把流放在那里的三百余人，集合在水边，一齐杀死。来子珣任右台监察御史，当时有朝官上朝时靴子未系鞋带，他一定会纠弹说：“我听说束带立于朝。”满朝大笑。后来赐他为武氏的家臣，多是审理皇帝交办的案子，他经常穿着锦袍却露出半个胳膊。郭霸是由于响应了武氏革命而被推举上来的，先是授予监察御史，后又升为侍御史。有一次他见到武则天说：“那年征讨徐敬业，我真想抽他的筋，食他的肉，饮他的血，绝他的髓。”武则天听后极为欢喜。人们都称他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郭霸请求尝一尝他的粪便，魏元忠不准，他最终还是尝了，并说：“味道很苦，病很快就会好。”魏元忠看不惯他那套巧言谄媚的样子，因而很厌恶他。他曾审讯过芳州刺史索思微，索思微忍受不了他的拷打

而死。后屡见思微，遂设斋转经。俄见思微止于庭曰：“汝陷我，今来取汝。”霸恐惧，遂自剖腹而卒。时洛桥初成，人便之，则天问人曰：“外有何好事？”舍人张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桥成，幸郭霸死。”出《神异经》。

杨务廉

唐杨务廉，孝和时，造长宁安乐宅仓库成，特授将作大匠，坐赃数千万免官。又上章，奏开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余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妻子。其牵船夫，皆令系二瓠于胸背，落栈著石，百无一存。道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为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出《朝野金载》。

李全交

唐监察御史李全交等，以罗织酷虐为业，台中号为“人头罗刹”。殿中王旭，号为“鬼面夜叉”。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著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门令史张性，并求神狐魅，皆遣唤鹤作凤，证蛇成龙也。出《朝野金载》。

而死。后来他屡屡见到索思微，于是设斋转经。一会儿看见索思微站在庭院里对他说：“你陷害了我，今天我来捉拿你。”郭霸极为恐惧，便剖腹自杀。当时洛阳桥刚刚建成，人们走着很方便，武则天问道：“外边有什么好事啊？”舍人张元一平时很滑稽，说：“高兴洛桥建成，庆幸郭霸死去。”出自《神异经》。

杨务廉

唐代人杨务廉，孝和年间，建成了长宁安乐宅仓库，皇帝特授予他将作大匠一职，后来因他贪赃数千万而被免职。以后他又上书，奏请在陕州三门开道，开山凿石，在悬崖上架起栈道供纤夫行走。那里的河水十分湍急，所有雇用来的民工都不给工钱，假如牵绳一断，或者栈桥一折，就击杀数十人，然后用这些民工的工钱买成粮食来顶上这些死者的数目，并注明这些人是逃走的，通知当地官衙，囚禁他们的父老妻儿。对于拉船的纤夫，则命令在每个人的胸前后背拴上砣子，一旦落栈着石，百人之中也难活一人。整个道路都响着悲痛的号叫声，声音振动了山谷，人们都把杨务廉称作人妖。天生此妖，来残

害百姓。出自《朝野僉载》。

李全交

唐朝时，监察御史李全交等，专以残酷暴虐，罗织罪名构陷他人为业务，被御史台的人称为“人头罗刹”。殿中侍御史王旭，被称为“鬼面夜叉”。在审讯犯人的时候，他们让犯人牵着枷柄向前走，叫作“驴驹拔橛”；给犯人在上枷并把他们的脑袋绑在树上，起名叫“犊子悬车”；两手捧枷，并在上面擦砖，称为“仙人献果”；让犯人站在木桩上，将他的枷柄向后别弯的，取名“玉女登梯”。在拷打郴州刺史廖福、司门令史张性时，他们求神拜鬼，并把鹤叫作凤，颠倒黑白，诬陷成罪。出自《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礼	诬刘如璿恶党	宋 昱	韦 儼
萧颖士	李希烈	卢 杞	襄样节度
史 牟	李 绅	胡澍以下俱缺文	韦公幹
陈延美	赵思綰	安道进	

胡元礼

唐胡元礼，定城人也。进士擢第，累授洛阳尉。则天朝，右台员外监察，寻即真，加朝请大夫。丁忧免，起复，寻检校秋官郎中，累迁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广州都督。性残忍深刻，不可以情祈。时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按狱，务从宽。元礼屡折之，日知终不易。尝出一死囚，元礼异，判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再三。元礼怒，命府吏谓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无活法。”日知命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无死法。”竟以两状申，日知果直。时人忌元礼之苛刻，尝于宣仁门外，为冤家罗辱于泥中，幸金吾救助。敕榜仇者百，台中罚元礼五千，以其辱台也。出《御史台记》。

胡元礼

唐朝的胡元礼，是定城人。进士出身，逐渐做到洛阳尉。到武则天时，授予他右御史台员外监察，不久便授予他正员御史，并加朝请大夫衔。丁忧免除后，重新起用，不久便任检校秋官郎中，后历任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广州都督等职。他的性情极为残忍刻薄，不可以情相求。当时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次审查案子，他都从宽处理。尽管被胡元礼屡屡驳回，而李日知也始终不改判。李日知曾免除一个囚犯的死刑，胡元礼不同意，判死刑，案子在两人之间往来复去，双方坚持再三。胡元礼怒，命令府吏告诉李日知说：“元礼只要不离开刑曹，此囚就没有活刑。”李日知也命人去回报他说：“日知只要不离开

刑曹，此犯就不会判死刑。”最终将两份判决书一起上报，李日知果然正确。当时的人们都很憎恨胡元礼的苛刻，有一次在宣仁门外，胡元礼遭到仇人的侮辱而被推进泥坑中，幸亏得到禁卫军的救助。皇帝下令杖罚那个仇人一百下，而御史台向胡元礼罚款五千，因为他败坏了御史台的声誉。出自《御史台记》。

诬刘如璿恶党

刘如璿事亲以孝闻。解褐唐昌尉累迁乾封尉，为侍御史，转吏部员外。则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转南郑令，迁司仆、司农少卿、秋官侍郎。时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协，诬以反诛之。其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觉唧唧而泪下。俊臣奏云：“党恶，下诏狱。”璿诉曰：“年老，因遇风而泪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泪，乍可因风。口称唧唧之声，如何取雪？处以绞刑。”则天特流于瀼州。子景宪讼冤，得征还，复秋官侍郎。辞疾，授兖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于代。俊臣但苛虐，无文，其劾乃郑愔之词也。出《御史台记》。

宋昱 韦儼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杨国忠是张易之外甥。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儼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连枷作队，急递赴役。出《谭宾录》。

萧颖士

萧颖士性异常严酷。昔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

诬刘如璿恶党

刘如璿侍奉双亲一向以孝顺闻名。入仕便当了唐昌县尉，任满再

转任乾封县尉，后任侍御史，转任吏部员外。到了武则天朝，由夏官郎中降职为都城令，转任南郑令，后升任为司仆、司农少卿及秋官侍郎。当时来俊臣的一个党羽，与司刑府史一个姓樊的人不和，便诬陷他要谋反而杀了他。他的儿子到朝堂诉冤，没有敢理会的，于是便剖腹自尽。朝官们看到后没有不恐惧的，刘如璿不禁泪如雨下。来俊臣上奏道：“他是同党，也是个邪恶分子，应该下诏捕他入狱。”刘如璿申诉说：“我年纪大了，是因为遇上风才落泪的。”来俊臣又揭发道：“眼睛流泪涓涓不止，尚且可以说是因为风吹的。口中还发出唧唧之声，这又如何洗刷掉？就当处以绞刑。”武则天仅仅把他流放于襄州。后来刘知璿的儿子刘景宪上诉申冤，才得到征召而还朝，并恢复了他的秋官侍郎之职。刘如璿以疾病推辞，又授予他兖州都督。刘如璿喜欢写作，有文集四十卷流行于世。而来俊臣只是严酷暴虐，没有文采，他在揭发别人的时候，也只能说出像郑愔之流说的那种词语而已。出自《御史台记》。

宋昱 韦儼

李林甫是姜皎的外甥，杨国忠是张易之的外甥。杨国忠治理剑南，从当地招募役夫远赴泸南服役，由于粮少而又道路险阻，常常是有去无回。剑南的官员每年都要让宋昱、韦儼为御史，去督促各郡县征募。人们知道一去必死，各郡县都不回应这个命令。宋、韦二人便设下诡计，假令僧人设斋，然后在要路或转弯之处，选择众人之中那些孤单的穷困者，立即绑走。然后把他们安置在密室里，发给他们棉衣，再给他们带上枷，并把枷串联起来站成队，立即驱赶他们去赴役。出自《谭宾录》。

萧颖士

萧颖士性情残酷。他曾有一仆人，侍候其十几年，颖士常一捶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从，迟留者，乃爱其才耳。”出《摭言》。

李希烈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驱百姓妇女及輜重，以实壕堑，谓之湿梢。出《转载》。

卢杞

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厚善，每伺卢杞昼寝，辄诣镒。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来，知与镒偶语，杞遽至镒阁中，詹趋避。杞遂言密事，镒曰：“殿中郑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詹之罪，以排严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狱犹未具，而杞已奏杀詹黜郢。中外侧目。出《谭宾录》。

襄样节度

襄阳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为帅，多暴。郑元镇河中，亦暴，远近呼为襄样节度。出《国史补》。

史牟

史牟榷盐于解县，初变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余岁，从牟检畦，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出《国史补》。

用棍棒抽打他一百多下，只因心情不快，仆人痛苦得难以忍受。有人鼓动他再换一个主人，那个仆人说：“我不是不可以到别处去，长期地留在这里，是因为我很爱他的才能。”出自《摭言》。

李希烈

唐朝建中年间，李希烈攻打汴州，城未攻克，便驱赶百姓妇女连同军用物资一起，充填城壕，称之为湿梢。出自《转载》。

卢杞

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十分要好，经常等到卢杞午睡时，拜访张镒。卢杞发现了此事，有一天，他假装睡熟，等到郑詹来，知道他们俩正在私语，他便突然来到张镒的房中，郑詹急忙躲避起来。卢杞于是说要谈一件机密之事，张镒道：“殿中郑侍御在这里。”卢杞装作惊愕地说：“如果像你说的，那么这事不应该让别人听到。”后来他极力地揭发郑詹的罪错，目的是排挤严郢的势力。三司使刚刚审讯郑詹和严郢，还没定案判刑，卢杞就已经奏请皇帝杀了郑詹，罢免严郢。朝廷内外为之侧目。出自《谭宾录》。

襄样节度

襄阳人很善于油漆家具，天下各地都学习他们的样子，人们都称为襄样。等到主管司空，有很多暴行。当时郑元镇守河中，也很残暴，远近都称他为襄样节度使。出自《国史补》。

史 牟

史牟在解县管理盐的专卖，当时刚刚改变了盐的专卖制度，以符合朝廷需要。他有一个十几岁的外甥，跟着他去检查盐田，回来时拾了一颗盐粒。史牟知道了，便立刻将外甥杖杀。当他的姐姐哭着跑来相救时，已经来不及了。出自《国史补》。

李 绅

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永宁吴尉弟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己，即翻其辞，因言御史覆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置湘死。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动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死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然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

唐李绅既治淮南，决吴湘狱。持法峻，犯者无宥，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寮佐莫敢言。评事李元将弟仲将侨寓江都，李公羁旅时，每馆于元将而叔呼焉。荣达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及为孙，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居郑圃，与绅同年之旧，特来谒。才及旅次，家仆与市人竞。诘其所以，仆曰：“宣州馆驿崔巡官下。”仆与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常识君，到此何不相见？”崔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毕礼，伏希哀怜，获

李 绅

李绅因以旧宰相的身份镇守一方，因而恣意逞权威。凡斩杀罪犯，都要等到秋分的时候，而永宁吴尉的弟弟吴湘，却正当盛夏之时便被无罪斩杀。崔元藻因怀恨德裕排斥他，就推翻了原来的口供，因而便说，御史核实完案子回来，都应向皇帝禀告，以分辨清楚案子中的是非。可是有的人权势威慑天下，使御史不能回禀皇帝，案卷也不给主管刑狱的官员，只是由李绅上奏便将吴湘处死了。这时德裕已失去权势，而宗闵原来的党羽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等，都充任了要职，想要借此解恨，便以利来引诱打动元藻等，并让三司追罪李绅，依仗权威、武力坐镇一方，虐杀良民百姓，以神龙年间皇帝诏书为准，酷吏已死了的，官职爵位也要剥夺，子孙不得做官。李绅虽然已死，也请求与过去被处死的人同样处理。结果皇帝下令，削去李绅的官爵，子孙不得做官，给德裕等人降职处分。提拔汝纳为左拾遗，崔元藻为武功令。开始时李绅因他的文才、品行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处事威烈，有时显得苛暴，因而才仓促地促成了吴湘冤案。

唐朝时，李绅治理淮南，先判决了吴湘的案件。他执法极为严厉，对于犯了罪的人绝不宽恕，因而那些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土豪都隐藏起自己的行迹。然而慑于他的暴烈，幕僚们没有敢告诉他这些情况的。评事李元将的弟弟李仲将寄居于江都，李绅长期寄居于那里时，每次见到元将都称呼为叔。而当他荣华显达后，李元将称自己是兄弟是侄儿他都不高兴，等到称自己为孙子，他才勉强接受。有一个崔巡官住在郑圃，他与李绅有同年及

第之谊，特地来拜访他。刚刚到了旅馆，家仆与一个百姓争斗起来。李绅追问那个家仆是干什么的，奴仆说：“是宣州馆驿崔巡官的仆人。”他把那仆人和百姓都处以极刑，并下令把崔巡官捕来，说：“过去我认识你，既然来到这里，为何不来相见？”崔叩头谢罪说：“刚刚来到旅馆歇下，天色已经晚了，相公是尊贵的人，不适当的时候是不敢来倾诉尽礼的，希望能给予怜悯，放我归乡里。”遂縻之，具罪笞二十，送过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恻哭。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于是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绅曰：“汝不见掬麦乎？秀者在下，粃裂随流者不必报来。”忽有少年，势似疏简，自云辛氏子，谒绅，晤对间未甚周至。先是白尚书寄元相公诗曰：“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盖谓辛丘度性迂嗜酒，李绅短而能诗。辛氏即丘度子也。谓李曰：“小子每忆白二十二丈诗：‘闷劝畴昔酒，闲吟二十丈诗。’”李笑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矣？”凡是官族，相挟辛氏子之能忤诞。丞相之受侮，刚肠暂屈乎。又有一曹官到任，仪质颇似府公，李见而恶之。书其状曰：“着青把笏，也请料钱。睹此形骸，足可伤叹。”左右皆窃笑焉。又宿将有过请罚，绅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竟不免检桎楚。出《云溪友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胡 湫

潘之南七十里至办州，为陵水郡。办之守曰胡湫，故淮西吴少诚之卒。鸱张荒陬，多法河朔叛将所为。且好蹴鞠，南方马瘦小，不善驰骋，湫每召将吏鞠，且患马之不习，便更命夷民十余辈肩舆。湫辇挥杖，

回家乡去。”李绅还是把他绑起来，定罪杖打二十，押送出秣陵。崔巡官已面如死灰，也不敢大哭一声。当时人们相互说道：“李绅的族叔反过来做了他的孙子，李绅的友人忽然做了被他流放的囚犯。”于是市民百姓，都害怕遭遇不测的苦难，便有

很多人渡过长江淮河而离去。他的属官告诉他说：“住户百姓逃走的已经不少了。”李绅道：“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颗粒总是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不必报来。”忽然有一个少年，行为狂放，自称辛氏的儿子，前来拜访李绅，见面对话时对他不够周到。先是吟白居易寄给元稹的诗道：“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大概是说辛丘度性子迂腐而嗜酒，李绅个子矮而会写诗。辛氏就是辛丘度的儿子。他又对李绅说道：“经常想起白二十二丈的诗：‘闷劝畴昔酒，闲吟二十丈诗。’”李绅笑道：“辛长兄有这样一个狂妄的儿子，我敢不与他保持老交情吗？”凡是官宦之家，都学辛氏子放荡不羁对待李绅。丞相这次受辱，也只好使自己刚烈的性子暂时委屈一下了。有一个曹官刚刚上任，那人的容貌体态气质都很像李绅，李绅见到他却很厌恶。对他的形象描写道：“穿件黑官服拿着个笏板，也想到这来拿俸禄。看见这副形体，就足以令人悲哀叹息的了。”左右看了都偷着发笑。有一个老将领因犯了过失来向他请求惩罚，李绅道：“老兵依仗着自己年老就认为不会被处以刑罚，如果是在军营中，应该判你杖罚一百。”最终没有免除对他的鞭打。出自《云溪友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胡 澍

潘州向南七十里就到办州，属陵水郡。办州太守胡澍，曾是淮西吴少诚的士兵。他们在荒山野岭中极为嚣张，经常效法河朔叛将行为。他很喜欢踢球，但是南方的马矮小，不善于奔驰，胡澍每次召集武将和官吏踢球，都担心马不习惯，便命令十几个土著用轿抬着比赛。胡澍挥着鞭子，

肩者且走且击，旋环如风。稍怠，澍即以策叩其背，亟纪力反。鞭亟走，用为笑乐。嘻！澍一叛卒耳，彼虽夷獠，天子之民也。天意岂使可封者受毒痛于可诛者乎？澍之不道，弹人剖孕，斯近之矣。岂命吏者以远人为刍狗耶？何其用斯人也毒虐一方之民哉？后一岁，澍以罪闻，诏流于九直。自办五十里至罗州为招义郡，郡旁海，海有煮海场三。然郡民盗煮，亦不能禁。郡多蜜，

洁白如雪。出《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韦公幹

崖州东南四十里至琼山郡，太守统兵五百人，兼儋、崖、振、万、安五郡招讨使。凡五郡租赋，一供于招讨使。四郡之隶于琼，琼隶广海中。五州岁赋，廉使不得有一缗，悉以给琼。军用军食，仍仰给于海北诸郡。每广州易帅，仍赐钱五十万以犒饯。琼守虽海渚，岁得金钱，南边经略使不能及。郡守韦公幹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公幹前为爱州刺史，境有马援铜柱，公幹推镳，

抬轿人一边跑他还一边用鞭子抽打，飞奔旋转如风。抬轿人稍有懈怠，胡淞就用鞭子抽打他们的后背，他越是加急地抽打，抬轿人越是加急地奔跑，他便以此为乐趣，嬉笑不止。噫！胡淞不过是个叛变过来的士兵而已，那些人虽然是当地的土著，也是天子的百姓。天意怎么能让本该受封的人忍受本该杀死的人给予的痛苦呢？胡淞惨无人道，与用弹弓射人，用刀剖开孕妇的肚子的纣王是一类人。哪有人会让官吏把远方的百姓当作家犬呢？又为什么用这样的人来治理虐待一方民众呢？过了一年，胡淞获罪，皇帝下诏将他流放到九直。自办州起经五十里地便到了罗州的招义郡，招义临海，海边有三个煮盐场。然而百姓都私下煮盐，官府也无法禁止。这里还盛产蜂蜜，洁白如雪。出自《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韦公幹

崖州东南四十里便是琼山郡，郡太守手下有五百士兵，太守还兼儋、崖、振、万、安五郡招讨使。这五个郡收上来的田租赋税，都一起交给招讨使。其他四郡隶属于琼山郡，琼山郡则属于广海中。五州每年收上来的赋税，廉使不能得一缗，全部交给琼山郡。而军队给

养，仍要依赖于海北各郡供给。每当广州更换主帅，还要赏赐五十万钱用以犒劳军队。琼山郡守虽然只是管理着小海岛，然而他每年得到的金钱，是南方的经略使也比不上的。这个郡守就是韦公幹。此人贪婪而残酷，抢掠良家子弟作他的奴婢，对他们如同驱使猪狗一样。他共有女奴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在为他做工，有织花缣文纱的，有把兽角拉直做成容器的，有冶炼锻造金银的，有把珍贵的木材加工成家具的。他的家简直像商贸集市一样，对于这些做工的女奴们，每天每月都要考核，唯恐她们完不成任务。韦公幹在这之前曾任爱州刺史，州属境内有东汉名将马援留下的铜柱，他想要把它推倒熔炼，

货与贾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君果坏是，吾属为海神所杀矣。”公幹不听，百姓奔诉于都护韩约。约遗书责辱之，乃止。既牧琼，多乌文喏^ㄊ，皆奇木也，公幹驱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岁，公幹以韩约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喏^ㄊ器杂为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木既坚实，金且重，未数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几万也。书曰：“货勃而入，亦勃而出。公幹不道，残人以得货，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秽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阴祸阴匿，苟脱人诛，将鬼得诛也。”出《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延美

卷首目录有陈延美一条，谈氏初印本并缺。

赵思綰

贼臣赵思綰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无非面剖而脍之，至食欲尽，犹宛转叫呼。而戮者人亦一二万。嗟呼！倘非名所仗皇威而剿之，则孰能剪灭黔黎之猘^ㄣ？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安道进

有安道进者，即故云州帅重霸季弟，河东人也，

卖给经商的胡人。当地人不知道这是伏波将军铸造的，认为它是神物，哭着求道：“假如你真的要把它毁坏了，我们的家族将都要被海神杀死。”韦公幹不听，百姓便急忙去向都护韩约申诉。韩约写信斥责了他，才算停止。管理琼山之后，见这里生长着很多乌木和呿陀，这都是珍奇木种，便驱赶木工沿海去寻找砍伐，催促急迫，以致有的人完不成任务或没伐到合格的木头而用斧子自杀。前一年，韦公幹的职位被韩约的女婿替代，他便命令准备两只大船，一只装满乌木并杂以银器，一只装满呿陀木并混着金子，漂海东去，并命令强壮的士兵为他护航。将要到达广州时，大概是船上的木头坚实，金银很重，驶行不到几百里，两只船就全覆没了，损失的价值不知有几万万。有人写道：“钱财不合情理地进来，也会不合情理地出去。韦公幹不人道，是残害了别人而得到的钱财，是榨尽了当地土著人的膏血而养肥了自己，只能是白白地脏污了自己的名声，不能得到一点利益。阴祸必然是隐藏的，即使他逃脱了被人杀死的命运，最终也将会被鬼杀死。”出自《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延美

卷首目录有陈延美一条，谈氏初印本并缺。

赵思綰

乱臣赵思綰从叛乱到失败，共吃人肝六十六个，而且都是当面把人肝剖出来吃掉，直到快吃干净了，人还在凄厉地呼叫。被他杀戮的人也有一两万。啊！假如不是名义上依仗皇威而将他剿除，那么有谁能够消灭这个平民百姓身边的怪兽呢？出自《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安道进

安道进，是原云州主帅安重霸的最小的弟弟，河东人，

性凶险。庄宗潜龙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忽一日拔而玩之，谓人曰：“此剑也，可以剗钟切玉，孰敢当吾锋铓？”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夸谭。假使吾引颈承之，安能快断乎？”道进曰：“真能引颈乎？”此人以为戏言，乃引颈而前，遂一挥而断，旁人皆惊散。道进携剑，日夜南驰，投于梁主。梁主壮之，俾隶淮之镇戍。有掌庾吏，进谓曰：“古人谓洞其七札为能，吾之铓铓，可彻其十札矣。尔辈安知之？”吏轻之曰：“使我开襟俟之，能彻吾腹乎？”安曰：“试敢开襟否？”吏即开其襟，道进一发而殪之，利铓径过，植于墙上。安蓄一犬一婢，遂掣而南奔。昼则从于卢荻中，夜则望星斗而窜。又时看眼中神光，光多处为利方，光少处为不利，既能伏气，遂绝粒。经时抵江湖间，左掣婢，右携犬，而辘浮渡，殊无所损。淮帅得之，擢为裨将，赐与甚丰。时兄重霸事蜀，亦为列校，闻弟在吴，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发一介以请之。迨至蜀，亦为主将，后领兵戍于天水营长道县。重霸为招讨马步使，驻于秦亭县。民有爱子，托之于安，命之曰厅子。道进适往户外，厅子偶经行于寝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斩而投于井。其家号诉于霸，传送招讨使

性情十分凶险。后唐庄宗没有登位时，他只是一名小校，常常佩剑排列于侍卫兵中。有一天忽然拔出剑来玩弄，并对人说：“这把剑，可以削铁切玉，谁敢阻挡它的锋利？”旁边有一个人道：“你这是什么锋利的武器，竟然狂妄地说此大话。假如我把脖子伸过来承接着，能一下子砍断吗？”安道进道：“你真能把脖子伸过来吗？”这个人以为他只是开玩笑，就把脖子伸到他跟前，他一挥剑把那人的脖子砍断，旁边的人全都惊慌失散。安道进带上剑，日夜兼程地向南奔驰，投向了后梁的君主。梁主很欣赏他，便让他去淮河一带戍守边界。有一个掌管粮仓的官吏，安道进对他说：“古人说能穿透七层铠甲铁片就是好的射手，我锋利的箭头，可以穿透十层。你哪里懂得这些啊。”那个官吏很轻蔑地说：“假使我敞开衣襟等在这里，你能用它穿过我的肚子吗？”安道进说：“你敢敞开衣襟试试吗？”那官吏真就敞开了怀，安道进一箭把他射死，锋利的箭头径直穿过他的肚子，插在墙上。安道进平时蓄养着一只狗和一个婢女，于是又带着他们向南

奔去。白天纵横于芦苇中，夜晚就望着星斗辨别着方向而逃窜。同时又时常察看狗眼中的光亮，光色强时代表前方安全，光亮暗时则需要小心，并且还要屏气凝神，有时还会断粮。不久便来到江湖之间，他左手提着婢女，右手牵着狗，顺河渡水，竟无一丧生。淮南的主帅得到他，提升他为副将，对他赏赐也十分丰厚。当时他的哥哥安重霸正服务于蜀国，已经是高级将领，听说自己的弟弟在吴地，便告诉了蜀主。蜀主赞成他的意思，派了一个人去请。安道进来到蜀国，也做了主将，后来率兵戍军于天水营长道县。此时安重霸做了招讨马步使，驻守于秦亭县。有一个百姓，将爱子托付给安道进，他给取名叫厅子。有一天安道进正好到屋外去，厅子偶然经过了她的卧室前面。他便对厅子产生了怀疑，于是大怒，竟然把厅子拦腰斩断并把尸首投到井里。厅子的家人向安重霸哭诉此事，安重霸把安道进转送给招讨使

王公。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闲卜户防之。蜀破，道进东归，明宗补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有过，鞭背卒。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王公。到了南梁，王公不忍加害他，向梁王上表救了他一命。后来他十分怨恨他的长兄，又想要杀害他大哥的全家，他大哥只好加强防护。后蜀灭亡后，安道进又东归后唐，后唐明宗任命他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来又犯下罪过，被鞭打而死。出自《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卷第二百七十 妇人一

此卷宋板原缺，予考家藏诸书得十一人补之，其余缺文尚俟他日，十山谈恺志。本卷原缺，谈氏初印本有此卷，未知所出，后印本撤出。附增识语云，今将初印本此卷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洗氏	卫敬瑜妻	周迪妻	邹待徵妻	窦烈女
郑神佐女	卢夫人	符凤妻	吕荣	封景文
高彦昭女	李诞女以下俱缺		义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女	邹仆妻	歌者妇	

洗氏

洗氏，高凉人。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幼贤明，在父母家，能抚循部众，压服诸越。高凉太守冯宝闻其志行，聘为妻。每与夫宝，参决词讼，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萧勃征兵入援，遣刺史李迁仕召宝。宝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后果反。宝卒，岭表大乱，氏怀集之，百越晏然。子仆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诏册氏为高凉郡太夫人，赍绣纛油络驷马安车，鼓吹麾幢旌节，如刺史之仪。仆卒，百越号夫人为圣母。王仲宣反，夫人帅师败之。亲披甲乘马，

洗氏

洗氏，高凉人。世代为南越首领，部落有十余万人。洗氏自幼贤惠聪明，未出嫁时，就能安抚部落民众，压服各方越人。高凉太守冯宝听说了她的志向和操守，娶为妻子。她常与丈夫冯宝一起，参与决策诉讼，使这里的行政措施和法令井然有序。侯景反叛，都督萧勃调集军队支援，并派遣刺史李迁仕去召见冯宝。冯宝想要前往，洗氏怀疑他也要反叛，就阻拦了冯宝。后来果然反叛。冯宝死后，岭南大乱，洗氏又使人们归顺于她，百越之地平静下来。当时洗氏的儿子冯仆还小，但由于洗氏的功劳封他为信都侯，皇帝下诏书册封洗氏为高

凉郡太夫人，赏赐一驾挂着刺绣帷幔，悬垂着丝质网绳套，着四匹马的安车，鼓乐喧天，仪仗旗帜飘拂，并持有旌节，如同刺史规格。冯仆死后，百越称夫人为圣母。王仲宣反叛，夫人率师平乱。她还披甲骑马，

巡抚诸州，岭南悉定。封谯国夫人，幕府署长史，官属给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赐以首饰及宴服一袭。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论之，敕夫人招慰。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德意，所过皆降。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卒谥诚敬。

洗氏，高州保宁人也。身長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陀称王，遍霸岭表，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覲，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授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支流也。出《岭表录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卫敬瑜妻

卫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为誓，不许。户有巢燕，常双飞，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志。后岁，此燕果复来，犹带前缕。妻为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又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南雍州记》。

周迪妻

周迪妻某氏。迪善贾，往来广陵，会毕师铎乱，人相略卖以食。迪饥将绝，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

亲自安抚各州，岭南一带全部安定。又被册封为谯国夫人，幕府中的长史，及所属官吏都授给印章，遇事不必先上奏，可以自行决断处置，皇后还赐予她各种首饰及一套宴礼服。当时番州总管赵讷十分贪婪残暴，当地土著纷纷逃亡或反叛，夫人上了一份章奏要求给他论罪，皇帝下诏让夫人对当地的民众进行安抚并招之归顺。夫人亲自带

着诏书，自称是朝廷的使者，经历了十几个州，宣扬讲述皇帝的恩德，她所经过的地方全都归顺。文帝赐给夫人临振县汤沐邑，死后谥号为城敬。

洗氏是高州保宁人。身高七尺，很有智谋，有三个人的人力，两只乳房长二尺多，有时冒着酷暑远行，便把两只乳房搭在肩上。秦朝末期五岭之地起祸乱，洗氏招集兵丁，固守家乡，部落酋长不敢侵袭。等到赵陀称王，占据整个岭南地区时，洗氏便带着二百担军装和物资去拜见，赵陀极为喜悦。洗氏与他谈时政论兵法，智谋和辩才都纵横自如，赵陀竟辩驳不倒她。委托她治理高梁之地，她的恩威震动了远近的民众，相邻的州郡都依附于她。如今岭南多洗姓，大多数是她的后代。出自《岭表录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卫敬瑜妻

卫敬瑜的妻子，十六岁时就死了丈夫。父母及公婆都打算让她改嫁，她割掉耳朵立誓，决不改嫁。她家住着一窝燕子，经常是双双伴飞，后来忽然变成了单飞燕，此女有感于它的孤处，便用一根丝线系在它的脚上做记号。第二年，这只燕子果然又飞回来，还带着以前的丝线。她写诗道：“昔年无偶去，今春又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自《南雍州记》。

周迪妻

周迪的妻子某氏。周迪善于经商，往来于广陵，正遇上毕师铎叛乱，人们互相掠卖，杀了充饥。周迪粮尽将绝，妻子道：“如今想要回去，就不能两全了，你的双亲还在世，我们二人不能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迪不忍，妻固与诣肆，售得数千钱以奉迪。至城门，守者谁何，疑其诒，与迪至肆问状，见妻首已在于枘矣，迪裹余体归葬之。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邹待徵妻

邹待徵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从待徵官江阴，袁晁乱，待徵解印窜匿，薄为贼所掠，将污之，不从。语家媪，使报待徵曰：“我义不辱。”即死于水。贼去，得其尸，义声动江南。闻人李华作《哀节妇赋》曰：“昔岁群盗并起，横行海浙。江阴万户，化为凝血。无石不焚，无玉不折。峨峨薄媛，炯然名节。自牧之子，邹徵之妻。玉德兰姿，女之英兮。邹也避祸，伏于榛莽。婉如之宾，执为囚虏。匍匐泥沙，极望无睹。出授官之告，托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爰达邹君。兵解求尸，在于江滨。哀风起为连波，痛气结为孤云。鳧雁为之哀鸣，日月为之蒙昏。端标移景而恒直，劲芳贯霜而犹存。知子莫如父，诚哉长者之言。”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窦烈女

奉天县窦氏二女伯娘、仲娘，虽长于村野，而幼有志操。住与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贼数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闻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于岩窟间。贼徒拟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数十步，又曳仲娘出，贼相顾自慰。行临深谷，伯娘曰：“我岂受贼污辱！”

一起死。只希望把我卖掉以便救济你返回去。”周迪不忍心，妻子决然地来到贩卖人口的店铺，卖钱数千都送予周迪。走到城门的时候，守门人盘查审问，怀疑他撒谎，便与周迪去店铺核实，此时看见妻子的头已经置于横梁木上，周迪包裹起剩余的尸骨，归来后把她埋葬了。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邹待徵妻

邹待徵的妻子名字叫薄，是武康尉自牧的女儿。邹待徵到江阴做官，薄也跟随而去，正赶上袁晁叛乱，邹待徵扔掉官印逃跑躲避，然而薄被敌人抢走了，敌人想要污辱她，薄不依从。她告诉家里的一个老女仆，让女仆告诉待徵说：“我坚守节义绝对没有受到侮辱。”然后投水而死。敌人退走后，人们得到了她的尸体，她的声誉传遍了江南。听说此事后，有个叫李华的人写了一篇《哀节妇赋》，诗写

道：“昔岁群盗并起，横行海浙。江阴万户，化为凝血。无石不焚，无玉不折。峨峨薄媛，炯然名节。自牧之子，邹徵之妻。玉德兰姿，女之英兮。邹也避祸，伏于榛莽。婉如之宾，执为囚虏。匍匐泥沙，极望无睹。出授官之告，托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爱达邹君。兵解求尸，在于江滨。哀风起为连波，痛气结为孤云。鳧雁为之哀鸣，日月为之蒙昏。端标移景而恒直，劲芳贯霜而犹存。知子莫如父，诚哉长者之言。”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窦烈女

奉天县窦氏有两女，叫伯娘、仲娘，虽然生长在乡村荒野，但自幼便有志向和节操。她们居住在与邠州接界的地方，唐朝永泰年间，有草贼数千手持兵器，进入她们的村落，进行抢劫。他们听说这两个女子很有姿色。当时姐姐十九岁，妹妹十六岁，藏在岩洞里。贼徒们想要强行污辱她们，先从洞中拽出伯娘，走了数十步，又拽出了仲娘，贼徒们相互望了望，心中都很满意。走到深谷边上，伯娘说了声：“我怎能受你们这些强盗的污辱！”

乃投之于谷。贼方惊骇，仲娘又投于谷。谷深数百尺，姊寻卒，仲娘脚拆面破，血流被体，气绝良久而苏，贼义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贞烈，奏之，诏旌表门闾，长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给。京兆尹曹陆海，首赋以美之。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烈女传》。

烈女姓窦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掾。桂娘美颜色，读书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门取桂娘去。将出门，顾其父曰：“慎无戚戚，必能灭贼，使大人取富贵于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侧，复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虽妻子不知者，悉皆得闻。希烈归蔡州，桂娘尝谓希烈曰：“忠而勇，一军莫如陈仙奇。其妻窦氏，仙奇宠且信之，愿得相往来，以姊妹叙齿，因徐说之，以坚仙奇之心。”希烈然之，因以姊事仙奇妻。尝间谓曰：“贼凶残不道，迟晚必败，姊因早图遗种之地。”仙奇妻然之。兴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发丧，欲尽诛老将校，俾少者代之。计未决，有献含桃者。桂娘曰希烈

子：“请分遗仙奇妻，且以示无事于外。”因为蜡帛书曰：“前日已死，殯在后堂。欲诛大臣，须自为计。”次朱染帛丸如含桃。仙奇发丸见之，言于薛育曰：“两日称疾，但怪乐曲杂发，尽夜不绝，此乃有谋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仙奇、薛育各以所部兵噪于衙门，请见希烈。

便跳下深谷去。强盗们还在惊惧中，仲娘也跟着跳下去了。谷深有数百尺，姐姐很快就死去了，仲娘摔得脚断脸破，遍身流血，断气很久又曾苏醒过来，强盗佩服她的节义，作罢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叹二女的贞烈，便奏于皇帝，皇帝下诏表彰了她们的家族，并永久免除丁役，二女的丧事花费全部由官家付给。京兆尹曹陆海，头一个写赋赞美她们。

烈女姓窦，字桂娘。父名良，唐朝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桂娘生得很美，从小读书，很有文采。李希烈攻破汴州，派兵到窦家把桂娘抢走。快要走出门的时候，桂娘回头对父亲说：“多加慎重不要悲伤，我一定能灭掉这些贼寇，让大人在天子那里取得富贵。”桂娘以才能和姿色伴随在李希烈身边，她很快就巧妙地取得了李希烈的信任，凡是李希烈的机密，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的，桂娘全都能够听到。李希烈要回蔡州时，桂娘曾对他说：“要论忠诚和勇敢，全军谁也不如陈仙奇。他的妻子窦氏，陈仙奇是极宠爱信任的，我希望能与她互相往来，以姊妹相论，好对她慢慢劝说，以便使陈仙奇的心更坚定。”李希烈答应了，于是桂娘把陈仙奇的妻子当作姐姐来事奉。桂娘曾为离间李、陈之间的关系而对她说：“李贼凶残无道，早晚会失败，姐姐应该及早谋划投奔的地方。”仙奇的妻子同意这样做。兴元元年四月，李希烈暴死，他的儿子迟迟不公布，他打算全部杀掉那些老将校，让少壮派取代。计谋尚未决定时，来了一个进献樱桃的人。桂娘对李希烈的儿子说：“请你分出一些赠送给仙奇的妻子，以此向外表示一切正常。”于是她借机写了一封蜡丸书信：“李希烈前日已死，灵柩停放在后堂。其子打算诛杀各大臣，你们自己要想好计谋。”接着用红色把蜡丸染得如樱桃一样。仙奇看到蜡丸后，告诉薛育说：“两天来一直对外称病，却

演奏一些奇怪乐曲，彻夜不停，看来是有计谋没有定下来，这是想对外表示出空闲无事，好让人们不生疑。”第二天，陈仙奇、薛育各自派兵到衙门喧哗，请求拜见希烈。

烈子迫出拜，愿去伪号，一如李纳。仙奇曰：“尔悖逆，天子有命。”因斩希烈妻及子函七首以献，陈尸于市。后两月，吴少诚杀仙奇，知桂娘谋，因亦杀之。出《樊川集》，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郑神佐女

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驰雄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以父战歿边城，无由得还，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桧，誓不适人。节度使萧俛以状奏之曰：“伏以闾里之中，罕知礼教，女子之性，尤昧义方。郑氏女痛结穷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碛，归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感蓼莪以积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励贞方之节。”诏旌表门闾。□赞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贞。礼以自防，义不苟生。彤管有炜，兰闺振声。关雎合雅，始号文明。”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列女传》。

卢夫人

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按《妒妇记》，亦

李希烈的儿子被迫出来拜见，并愿意去掉楚帝伪号，如李纳一样仍称节度使。陈仙奇道：“你等叛逆，天子有令让我杀你。”于是斩了李希烈的妻子、儿子等七人的头献给朝廷，并把他们的尸体陈于大街上示众。两个月后，吴少诚杀了陈仙奇，他知道前事出于桂娘的谋划，于是也杀了桂娘。出自《樊川集》，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郑神佐女

唐朝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郑神佐的女儿，二十四岁，已答应嫁给驰雄牙官李玄庆。郑神佐也是个当兵的，戍守于庆州。当时党项叛乱，郑神佐战死，郑女的母亲也早已死去，他们没有男孩。郑女因为父亲战死在边城，再也无法回来，便剪去头发毁掉相貌，独自一人前往庆州，护送父亲的遗体回来，将遗体运送到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亲合葬。之后她便住在坟地，亲手栽种松柏，发誓永不嫁人。节度使萧俶将此事写成文状奏予皇帝说：“乡里之中，很少有人懂得礼教，而乡村女子的本性，尤其不明白做人的正道。但是郑氏女子悲痛地建造坟墓，伤心地翻山越岭，投身于沙漠，收回了父亲的遗骨。从遥远边陲，回到了故乡。悼念亡亲的悲郁之情越积越深，决心守护坟墓而发誓不再嫁人，应该表彰这种孝道精神，鼓励这种忠贞的节操。”皇帝下诏表彰了她的家庭。并赞扬道：“政教隆平，男忠女贞。礼以自防，义不苟生。彤管有炜，兰闺振声。关雎合雅，始号文明。”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列女传》。

卢夫人

卢夫人，房玄龄的妻子。房玄龄地位卑微时，有一次他病得将要死了，对她托言道：“我病得快要死了，你还年轻，不可守寡，你要好好侍奉那个后来人。”卢夫人哭着进入帷帐中，剜出一只眼珠示于房玄龄，以证明自己不会有二心。恰巧房玄龄的病康复了，房玄龄对她终身都很敬重。可是考察《妒妇记》，那里面也

有夫人，何贤于微时而妒于荣显邪？予于是而有感。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朝野僉载》。

符凤妻

玉英，唐时符凤妻也，尤姝美。凤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杀，胁玉英私之。对曰：“一妇人不足以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乃请更衣。有顷，盛服立于舟上，骂曰：“受贼辱，不

如死。”遂自沉于海。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朝野金载》。

吕 荣

许升妻吕氏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升感激自励，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寻被本州辟命，行至寿春，为盗所杀。刺史尹耀捕盗得之，荣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仇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后郡遭寇贼，贼欲犯之，荣逾垣走，贼拔刀追之，贼曰：“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荣曰：“义不以身受辱。”寇虏遂杀之。是日，疾风暴雨，雷电晦冥，贼惶惧，叩头谢罪，乃殡葬之。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孙也，名绚字景文，能文章草隶。保晦有卢夫人，为什么在房玄龄卑微的时候很贤惠，显赫时便有了妒忌之心呢？我对此很有些感慨。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自《朝野金载》。

符凤妻

玉英，唐朝时符凤的妻子，生得十分美丽。符凤因获罪而被流放于儋州，走到南海时，被当地的土著杀死，他们威胁玉英顺从他们。玉英道：“我一个人侍奉不了这么多男子，请推举出一个首领来。”强盗们答应了她，便请她去换衣服。过了一会儿，玉英身着盛服站在船上，骂道：“受贼人的污辱，不如一死。”于是跳入海中。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自《朝野金载》。

吕 荣

许升的妻子吕氏字荣。许升年轻时是个赌徒，不修养自己的品行。吕荣曾经亲自去操持家里的产业，以便奉养她的婆母，她多次劝

许升钻研学业，许升每次有不良行为，她就流着眼泪对他进言规劝。吕荣的父亲长期积蓄的愤恨终于爆发出来，于是叫回吕荣打算让她改嫁。吕荣叹息道：“这是命中应有的遭遇，在道义上也是不该离异再嫁的。”始终不肯回去。许升因此受到感动而自勉自励，于是到外地去求师学习，终于取得功名。不久被本州征召，走到寿春时，被强盗杀害。刺史尹耀捕捉到了那个盗贼，吕荣去大路迎丧的时候，听说捕到了盗贼，便来到州府，请求戮杀仇人，尹耀答应了她的要求。吕荣便亲手砍下盗贼的头，祭奠亡灵。后来郡内遭遇寇贼，强盗们想要侵犯她，她越墙而走，强盗持刀将她追获，说：“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吕荣说：“为了节操道义，绝不让身子受到污辱。”强盗于是将她杀死。这一天，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雷击电闪，强盗恐慌了，立即叩头谢罪，并把她埋葬了。

封景文

殷保晦之妻是封敖的孙女，名绚字景文，文章书法都好。保晦历校书郎，黄巢入长安，共匿兰陵里。明日，保晦逃，贼悦封色，欲取之，固拒。贼诱悦万词，不答。贼怒勃然曰：“从则生，不然，正膏我剑。”封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从逆贼手，遂遇害。保晦归，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号而绝。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高彦昭女

高愍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正己，及纳拒命，质其妻子，使守濮阳。建中二年，挹城归河南都统刘玄佐，屠其家。时女七岁，母李怜其幼，请免死为婢，许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赖而生？”母兄将被刑，遍拜四方，女问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义诛，神尚何知而拜之？”问父在所，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骇叹，诏太常谥曰“愍”，诸儒争为之谏。彦昭从玄佐救宁陵，复汴州，授颍州刺史，朝廷录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赠陕州都督。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广德神异录》。

李诞女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围一丈，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

任校书郎时，黄巢进入长安，夫妻一起藏于兰陵。第二天，殷保晦逃走，贼人喜欢景文的美色，想要娶她，被她严词拒绝。贼人说了好多话诱惑她，封景文仍不答应。贼人勃然大怒道：“从我则生，不然的话，正好用你来润滑一下我的剑。”封景文骂道：“我乃是公卿之后，守节而死，虽死犹生。”最终不肯依从贼人，于是被杀害。殷保晦回来后，身边的人告诉他说：“夫人死了。”殷保晦痛哭而死去。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高彦昭女

高愍女，原名叫妹妹，父亲高彦昭，为人行事十分端正，等到李纳违抗中央命令，扣留下他的妻子儿女为人质，派他去驻守濮阳。唐朝建中二年，高彦昭带着城池归附河南都统刘玄佐，因而他的家属要全被屠杀。当时他的女儿才七岁，母亲李氏可怜她还年幼，请求免她一死去做婢女，他们答应了她的要求，可是女儿不肯，说道：“母亲哥哥都不免死，还依靠谁活着？”母亲和哥哥将要被执行，于是遍拜四方，女儿问为何要拜，回答说：“这是向神祷告乞求。”女儿道：“我们家是因为忠义而被杀，神怎么会不知道？还要去向神祷告？”她问父亲在哪里，便面向西方痛哭，拜了两拜后赴死。德宗对此女很惊叹，下诏由太常博士为此女立谥号为“愍”，许多儒士都争相为她写悼念文章。后来高彦昭随刘玄佐援救宁陵，收复汴州，被授予颍州刺史，朝廷记载了他的忠君事迹。他在颍州任职二十年从未迁调，死后追赠为陕州都督。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自《广德神异录》。

李诞女

东越的闽中有一座庸岭，高几十里，在岭北沼泽中，有一条大蛇，长有七八丈，盘起来也有一丈，当地人很怕它。东治的都尉以及所属县邑的长吏多有被蛇咬死的，虽用牛羊祭祀，仍然不太平。大蛇或者给人托梦，或者告诉巫师，说想吃十二三岁的童女。都尉、令长都很担忧，到处去寻找

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留。今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缙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可禁止。寄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作数石米糍蜜^抄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困，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啗咋，寄从后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赐赏。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法，其歌谣至今存焉。出《法苑珠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义成妻

汉源县人义成妻，壮年无子，夫死将葬，及先殯时，含毒药酒，至未入墓时，抚棺吞之而死，乃为合葬焉。时以状闻，有诏赐帛。事见常璩《国志》。出《黎州国经》，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婢奴生的或罪犯家的小姑娘，领来收养着。到了八月初，便祭送到蛇洞口，蛇到晚上就出来将她吞食了，年年如此，前后已送去了九个童女。有一年，快要到祭礼的日期了，可是没有找到童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儿，他的小女儿名叫李寄，应招要去，父母不让。李寄道：“父母不要相留。如今只生了我们六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儿，你们虽有孩子也像没有一样。我没有缙萦救父那样的功劳，既然不能供养父母，白白地浪

费衣服粮食，活着也对家庭无益，不如早点死了。把我卖了，还可以得一点钱用来供养父母，这不是一件好事吗？”父母疼爱她仍然不让她去，然而最终没能禁止。李寄出发前，要了一把好剑和一条吃蛇的猛犬。到了八月初，便到庙中坐，怀中藏着剑，还领着狗，她先把几石用蜂蜜炒的糍粑放在洞口。到了晚上蛇便出来了，那蛇头大如斗，眼睛如二尺镜，闻到糍粑的香味，先去吞食。这时李寄放出狗，那狗扑上去便咬，李寄随后冲上去用剑砍杀，那蛇于是窜出洞来，到了庙的庭院便死了。李寄到洞中去察看，见到那九个童女的骷髅骨，她把骨头拿到洞外，悲痛地说：“你们太怯弱了，全都被蛇吃掉，实在太可怜了！”于是李寄缓步而归。越王听说此事后，娶李寄为王后，授予她父亲将乐令，母亲及姐姐们也都有赏赐。从此东治之地再也没有妖邪作乱，赞颂李寄的歌谣至今还在流传。出自《法苑珠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义成妻

汉源县人义成的妻子，到了壮年也没生孩子，丈夫死了将要埋葬，在没有下葬之前，她先含上一口毒酒，等到就要入墓时，她抚着棺材吞酒而死，于是把他们合葬在一起。当时皇帝从上奏的文书中知道了这件事，下诏书赐予布帛。此事见于常璩《国志》。出自《黎州国经》，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魏知古妻

唐工部尚书魏知古，性雅正，善属文，年七十，卒于位。妻苏氏不哭，比至，香水洗浴，含衾讫，举声一恸而绝，与尚书同日合丧。时奇其节，以为前代未之有。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侯四娘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卫州有妇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谒于军前，愿入义营讨贼。出《独异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郑路女

郑路昆仲有为江外官者，维舟江渚，群偷奄至，即以所有金帛罗列岸上，而恣贼运取。贼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则美色，贼潜知之矣。骨肉相顾，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请行。其贼即具小舟，载之而去。谓贼曰：“君虽为偷，得无所居与亲属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既为汝妻，岂以无礼见逼？若达所止，一会亲族，以托好仇足矣。”贼曰：“诺。”又指所偕来二婢曰：“公既以偷为名，此婢不当有，为公计，不若归吾家。”贼以貌美，其言且顺，顾已无不可者，即自鼓其棹，载二婢而去。女于是赴江而死。出《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魏知古妻

唐朝时，工部尚书魏知古，性格文雅正直，善于写文章。七十岁时，死于任上。他的妻子苏氏并未哭泣，她来到之后，先是用香水为他擦洗身子，再给他口中含上玉，换好衣裳之后，痛哭一声而死去，与尚书同日合葬。当时人们十分惊奇她的节操，认为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侯四娘

唐朝至德元年，史思明叛乱尚未平息，卫州有侯四娘等三名妇女，刺血为誓拜于军前，要求加入正义之师去讨贼。出自《独异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郑路女

郑路的兄弟有到江南去做官的，他们把船停泊在江边，突然来了一群强盗，他们就把所有的金帛等贵重物品都陈放在岸上，任贼人随便拿取。可是贼人却一件不要，说：“只要得到侍御史的小娘子就满足了。”郑女是个美人，贼人已在暗中打听清楚。亲人面面相顾，不知如何回答为妥，而郑女却欣然同意随他而

去。那贼立刻准备好小船，载她而去。郑女对那贼人道：“你虽然以偷盗为生，可是也会有住处和亲属吧？我家是士大夫家族，既然要做你的妻子了，怎么能对我无礼相逼呢？如果到了住所，见到你的亲属，就说我是你的妻子吧。”那贼人说：“行。”郑女又指着带来的两个婢女道：“你既然以偷为生，就不该有这些婢女，为你打算，不如把她们送回我家吧。”那贼人因为她貌美，并且言语也很顺从，回头看了看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便亲自划桨，载着两个婢女走了。郑女于是趁机跳江而死。出自《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邹仆妻

梁末龙德壬午岁，襄州都军务邹景温移职于徐，亦绾都军之务。有劲仆，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独与妻策驴以路。至宋州东芒砀泽，素多贼盗，行旅或孤，则鲜有获免者。其日与妻偕憩于陂之半双柳树下，大咤曰：“闻此素多豪客，岂无一人与吾曹决胜负乎！”言粗毕，有五六盗自丛薄间跃出，一夫自后双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断之。斯仆随身兵刃，略无所施，盖掩其不备也。唯妻在侧，殊无惶骇，但矫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谓无神明也！”贼谓诚至而不杀，与行李并二驴驱以南迈。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达孤庄南而息焉。庄之门有器甲，盖近戍巡警之卒也。其妇遂径入村人之中堂，盗亦谓其谋食，不疑也。乃泣拜其总首，且告其夫适遭屠戮之状。总首闻之，潜召其徒，俱时执缚，唯一盗得逸。械送亳城，咸弃于市。其妇则返襄阳，还削为尼，誓终焉之志。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歌者妇

南中有大帅，世袭爵位，然颇恣横。有善歌者，与其夫自北而至，颇有容色，帅闻而召之。每入，辄与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余态。帅欲私之，妇拒而不许。

邹仆妻

后梁末期龙德壬午年，襄州都军务邹景温调职去徐州，仍然掌管都军之务。他有一个很强健的仆人，姓名已不详。仗着自己勇猛有力，便独自与妻子骑驴上路。走到宋州东芒的碭泽，这里平素多有强盗，单独路经这里的人，很少能免于被抢劫杀害。这天他便与妻子在坡旁的柳树下歇息，他大声讲道：“听说此地平素多有豪客，怎么没一个敢来与我决一胜负啊！”话音刚落，便有五六个强盗从树丛中跳出来，一人从后边用双手将他抱住，与他搏斗并把他扑倒，强盗的伙伴便立即按住他的脖子，抽短刀将其斩断。这个仆人随身携带的武器，丝毫没有用上，是乘其不备而袭击的。他的妻子在旁边，没有表现出一点惊慌，只是故意喊道：“痛快！今天才洗刷掉我的耻辱。我本是良家之女，遭到他的抢掠，才到了这里。谁说没有神明啊！”强盗们认为她很真诚而没有杀她，带着她和行李并赶着两头驴一起向南走去。走了将近五六十里，到了亳城的北界，在一个庄子的南面停下休息。庄子的大门前有兵器，大概附近有巡查警戒之人。那妇人便径直走到村民的家中，强盗们也认为她去要吃的，没有怀疑她。妇人哭着拜见了村中的总首，并且讲述了她的丈夫遭屠杀的情况。总首听说后，秘密地召集他手下的人，一起把他们拘捕绑上，只有一人逃走。然后给他们戴上刑具押送亳城，他们都被斩首于市并陈尸示众。那妇人则返回襄阳，削发为尼，发誓为丈夫终身守节。出自《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歌者妇

南中有一个大帅，世袭爵位，十分放纵蛮横。有善于唱歌的女子，与她的丈夫从北方来，那女子很有姿色，大帅听说后便召见了她。每次到大帅府第，总是与丈夫一起来，轮唱和声，歌声回旋缭绕。大帅想要得到她，女子拒而不允。

帅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妇于别室，多其珠翠，以悦其意。逾年往诣之，妇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变。及就榻，妇忽出白刃于袖中，擒

帅而欲刺之。帅掣肘而逸，妇逐之。适有二奴居前阖其扉，由是获免。旋遣人执之，已自断其颈矣。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大帅便秘密地派人害死她的丈夫，并把她安置于别室，还为她置办了珍珠翡翠等许多首饰，以取悦她。一年之后大帅到她那里去，那女子也欣然接待，而且情意十分缠绵。等到上了床，那女子突然从衣袖中拔出一柄雪亮的匕首，按住大帅想要刺杀他。大帅拉住她的胳膊抽身逃走，那女子便去追他。正好有两个奴仆在她到来之前抢先关上大门，因此幸免逃脱。随后大帅便派人捉拿她，但那女子已自刎而死。出自《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卷第二百七十一 妇人二

贤妇

徐才人	卢氏	董氏	高叡妻	崔敬女
李畬母	卢献女	邓廉妻	肃宗朝公主	潘炎妻
刘皇后	河池妇人	贺氏		

才妇

谢道韞	杨容华	上官昭容	张氏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鱼玄机	牛肃女	慎氏
薛媛	孙氏			

贤妇

徐才人

徐氏名惠，坚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唐太宗以为才人，特迁为充容。军旅未宁，上疏谏修宫室，词甚典美，上然之。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大事神异运》。

卢氏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仁杰每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常经雪后休假，仁杰因候卢姨安否。适表弟挟弓矢，

贤妇

徐才人

徐惠是徐坚的女儿，出生后五个月就能说话。唐太宗把她选为宫中的才人，又特意将她迁升为充容。战事尚未平息，徐惠便给太宗上疏，劝谏他不要修建宫室，她写的奏章文辞极为典雅华美，皇上欣然采纳了她的建议。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大事神异运》。

卢氏

狄仁杰为宰相时，有一个姓卢的堂姨居住在午桥南别墅。堂姨有个独生儿子，从来没来过都城的亲戚家。狄仁杰每逢伏腊、初一、十五，都很注意修身养礼，祭祀祖先。经常雪后或休假之日，到庄园看望卢姨。有一次正赶上表弟腋下挟着弓箭，

携雉兔而来归，进膳于母，顾揖仁杰，意甚轻简。仁杰因启于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杰大惭而退。出《松窗杂录》。

董氏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止之曰：“俊臣国贼也，势不久。一朝事坏，奸党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略家口并尽，敏以不计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出《朝野金载》。

高叡妻

赵州刺史高叡妻秦氏。默啜贼破定州部，至赵州，长史已下，开门纳贼。叡计无所出，与秦氏仰药而诈死。舁至啜所，良久，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我与尔官，

手里拎着山雉野兔从外面回家，他进屋后就侍候母亲用饭，又一面向

旁边的狄仁杰随便地打招呼致意，并不把这位当朝宰相十分放在心上。仁杰便向堂姨说：“我现在是朝廷宰相，表弟喜欢干什么，我一定尽力让他如愿以偿。”卢姨说：“宰相的权势自然是极为显贵的。你姨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我不想叫他去侍候女皇。”狄仁杰听了，心里十分羞愧，立刻退了出来。出自《松窗杂录》。

董 氏

武则天当朝时，太仆卿来俊臣权势显赫，专横跋扈，朝廷官员为之侧目，而上林令侯敏却偏偏与他靠近。侯敏的妻子董氏劝诫他道：“来俊臣是个国贼，他的权势不会长久的。有朝一日他垮了台，他的同伙就要首先遭到制裁，您应当对他敬而远之。”侯敏听了妻子的话，渐渐与来俊臣疏远了。来俊臣对此十分恼怒，立即将侯敏逐出朝廷，贬为涪州武隆令。侯敏不愿赴任，想弃官留在家里，董氏说：“要速速离京赴任，不要希求留在这里。”侯敏便带着家眷启程。到了涪州府衙，投名帖去拜访参州将，却错写在一张纸上，州将打开看时，看到最后有文字，便大怒道：“你的名帖都写不好，怎么做县令？”不放他去上任，侯敏非常忧闷。妻子董氏说：“只管住在这里，不要企求去上任。”住了五十天，忠州的叛贼攻破了武隆县城，杀死了原来的县令，连他的家眷也都被杀死，侯敏一家则因未能及时上任而保全了性命。后来，来俊臣被杀，他的同党也被逐出朝廷流放到岭南，侯敏又一次免受灾祸。出《朝野僉载》。

高叡妻

赵州刺史高叡的妻子是秦氏。当默啜贼攻破定州守兵，兵临赵州城下时，长史以下的官吏都去打开城门，迎接贼兵入城。高叡无计挽回局势，便与妻子秦氏仰卧在床上服药装死。他俩被抬到默啜的住处，过了好长时间，默啜手里拿着绣着金狮子的绶带紫袍展示给他看，说：“如果你答应投降，我就给你大官做，不降即死。”叡视而无言，但顾其妇秦氏。秦氏曰：“受国恩，报在此。今日受贼一品，何足为荣。”俱合眼不语。经两日，贼知不可

屈，乃杀之。出《朝野僉载》。

崔敬女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项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底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项迁平章事，贤妻达节，谈者荣之。项坐与河内王武懿宗争竞，出为温州司马而卒。出《朝野僉载》。

李畬母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车脚钱几？”又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出《朝野僉载》。

不投降就杀死你。”高勣看了看没有说话，只是转过脸去看妻子秦氏。秦氏说：“平生蒙受国恩，报答就在此时。今日接受贼人的一品高官，哪里值得荣耀。”说完，夫妻两人闭上眼睛一言不发。两天后，逆贼知道他们不会屈服，便把他们杀害了。出《朝野僉载》。

崔敬女

唐朝冀州长史吉懋，想要给儿子吉项娶南宫县丞崔敬的女儿当媳妇，崔敬没有答应。吉懋用过失威胁崔敬，强行求亲，崔敬害怕了，只好答应了这门亲事。吉懋选择良辰吉日下了婚帖，并派花车前来迎亲，花车来到了崔敬的门前。崔敬妻子郑氏原先不知道这回事，便抱着女儿大声哭道：“我们家门里从来没有这个姓吉的女婿。”要做新娘子的那个女儿则躺在床上坚决不起来，这时，崔敬的小女儿便对母亲说：“父亲如今有危急的事，我们应当舍身解救，即使是让我们去做

奴婢，都不会拒绝，对方是名门望族，有什么可耻辱的？姐姐如果不同意这门亲事，我愿意代替她去。”说完便登上花车走了。吉项迁升为平章事，贤惠的妻子通情达理，人们交口称赞他们的美满姻缘。吉项后来因与河内王武懿宗争权，获罪被贬，离开朝廷出任温州司马，最后死在那里。出《朝野僉载》。

李畬母

监察御史李畬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一次，李畬发放俸禄，禄米由差役送到家里，母亲令人称量，结果多出三石。询问多出来的原因，差役说：“御史的禄米出库时一向不将高出斗口的部分刮平。”母亲又问：“应付多少车脚钱？”差役又说：“给御史家送禄米一向不收车脚钱。”李母生气了，命人送还多出的米与车脚钱，以此责备李畬。李畬得知后便追问仓库官员，并且治了他的罪。各位御史见此情景，脸上都现出羞愧的神色。出《朝野僉载》。

卢献女

文昌左丞卢献第二女，先适郑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颜调甚高。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姊亡之后，奏请续亲，许之，兄弟并不敢白。思冲择日备礼，贽币甚盛，执致就宅。卢氏拒关，抗声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冲奏之，敕不夺其志。后为尼，甚精进。出《朝野僉载》。

邓廉妻

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设灵几，每日三上食临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梦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为偶，李氏睡中不许之。自后每夜梦见，李氏竟不受。以为精魅，书符咒禁，终莫能绝。李氏叹曰：“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发，麻衣不濯，蓬鬓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谢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夺也。”自是不复梦见。郡守旌其门闾，至今尚有节妇里。出《朝野僉载》。

肃宗朝公主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天宝末，蕃将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

卢献女

文昌左丞卢献的二女儿，先许配给郑氏。丈夫早早去世，她便立誓不再改嫁。她姿色秀丽容貌端正，格调十分高雅。她有个姐夫叫李思冲，是羽林将军，姐姐去世之后他便奏请续弦，卢献的二女儿便被许给了他，兄弟们知道此事后，谁也不敢对她说。李思冲选好日子置备了丰厚的聘礼，带上聘礼登门拜访。卢献的二女儿却把他拒之于门外，并且高声骂道：“老奴才，我可不是你的配偶。”于是跳墙出去，到了亲戚家，剪去了满头秀发。李思冲将此事奏禀皇上，皇上下令不改变她的决心。后来她出家当了尼姑，潜心修行，颇有所得。出《朝野金载》。

邓廉妻

沧州弓高人邓廉娶妻李氏，结婚不满一年邓廉就去世了。李氏年方十八，矢志守节，为丈夫的亡灵摆设牌位，每天三时供奉饭菜并在灵前哀哭，一连六七年总是身穿布衣素服不吃腥荤。忽于一夜梦见一位男子，容貌举止甚为端庄笃诚，欲求李氏作自己的配偶，李氏在梦中没有应许他。从此以后，李氏每天夜晚都能梦见他，但始终未接受他的请求。李氏以为他是个精魂鬼魅，便写了符咒驱除他，结果未能除掉。李氏感慨地说：“我发誓不变节，却为此事屡屡干扰，大概是我的容貌尚未衰老的缘故吧。”于是用刀割断了秀发，身上的麻布衣服从不洗涤，头发凌乱也不梳理，脸上身上布满了尘垢。那个鬼魅便在梦中向李氏道歉说：“夫人的节操真如松竹一般坚定，你的志向无法改变。”从此再也梦不见他了。郡守知道此事后表彰了她的家族，至今仍有节妇里。出《朝野金载》。

肃宗朝公主

唐肃宗在宫中聚会宴乐，命令女伶人们化妆演戏，剧中有一个身穿绿衣，手持简板的参军。天宝末年时，蕃将阿布恩依法被处死刑，他的妻子被充侍在宫廷，因为擅长演戏，就归在乐工，

是以遂令为参军之戏。公主谏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贤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也。出《因话录》。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其异。妻刘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缗。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缗，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必之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侑也，不足忧矣。”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出《幽闲鼓吹》。

刘皇后

后唐太祖至州上源驿之变，太祖愤恨，欲回军攻之，刘皇后时随军行，谓太祖曰：“公为国讨贼，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师，自有朝廷可以论列。”于是班师。天复中，周德威为汴军所败，三军溃散。汴军乘我，太

所以让她来演参军戏。公主劝告肃宗道：“皇宫里的歌妓很多，为什么偏要这个人来扮演？如果阿布恩真是叛逆的话，他的妻子也是同样受刑的人，不宜靠近皇上身边。如果他是冤枉的，那又怎能忍心让他的妻子与歌妓们混在一起，充当笑乐的工具呢！我虽然非常愚昧，但深以为此事不合情理。”皇上听了，也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停止演戏，赦免了阿布恩的妻子。由此更加敬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出《因

话录》。

潘炎妻

侍郎潘炎，唐德宗时任翰林学士，受到极为深厚的恩宠。他的妻子是刘晏的女儿。一位京尹有事要见潘炎，一连几天未能见到，便向守门人赠送了三百匹细绢。夫人知道此事后，对潘炎说道：“哪有身为大臣，连京尹见一面都要送给奴婢三百匹细绢的道理，你的危险可想而知。”她急劝丈夫潘炎辞去官位。儿子孟阳刚被任命为户部侍郎时，夫人非常担忧，对他说：“以你的才能而得坐侍郎职位，我害怕有灾祸临头。”户部衙门再三催促孟阳上任，夫人便道：“不行，把你的同辈请来聚会，我见一下他们。”儿子便将交往深厚的人都找来了。客人来到后，夫人垂下帘子在一旁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聚会结束后，夫人高兴地对儿子说：“他们都是和你差不多的人，用不着担忧了。”夫人问：“坐在末位的那位身着惨绿衣服的少年是谁？”孟阳答道：“那是补阙杜黄裳。”夫人说：“这个人跟别人都不一样，将来一定是位有名的卿相。”出自《幽闲鼓吹》。

刘皇后

后唐太祖在至州上源驿之变中失败，十分恼火，想要回军攻打朱全忠，刘皇后当时正随军行进，便对太祖说：“您为国讨伐贼寇，若以杯酒之微的个人恩怨而去攻城，过错就在我们一边，不如收兵回师，是非功过自有朝廷判定。”太祖于是收兵回师。天复年间，周德威被汴军打败，部队四散溃逃。汴军乘机追杀，太

祖危惧，与德威议出保云州。刘皇后曰：“妾闻王欲弃城而入外藩，谁为此画？”曰：“存信辈所言。”刘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儿也，焉顾成败？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势，被人屠割，今复欲效之也。王顷岁避难达靼，几遭陷害，赖遇朝廷多事，方得复归。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北蕃？”遂止。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安堵。刘后之力也。出《北梦琐言》。

河池妇人

梁祖攻围岐陇之年，引兵至于凤翔。秦师李茂贞，遣戎校李继朗统众救之，至则大捷，生降七千余人。及旋军，于河池县掠获一少妇，甚有颜色。继朗悦之，寝处于兵幕之下。西迈十余程，每欲逼之，即云：“我姑严夫妒，请以死代之。”戎师怒，胁之以威，终莫能屈。师笑而悯之，竟不能犯，使人送还其家。出《玉堂闲话》。

贺 氏

兖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织女。父母以农为业，其丈夫则负担贩卖，往来于郡。贺初为妇，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数年方至，至则数日复出。其所获利，蓄别妇于他所，不以一钱济家。贺知之，每夫还，欣然奉事，未尝形于颜色。夫惭愧不自得，更非理殴骂之，妇亦不之酬对。其姑已老且病，凜馁切骨。妇佣织以资之，所得佣直，

祖很恐惧，便与德威商量退守云州。刘皇后说：“我听说您要弃城去往别的藩镇，这是谁的主意？”太祖道：“这是存信他们的意见。”刘皇后说：“存信本是北蕃的牧羊小儿，哪管我们的成败？您常常耻笑王行瑜当初因为弃城而丢掉了根基，结果被人宰割，如今竟要去效法他。您前些年避难于鞑靼，屡遭陷害，幸因朝廷多事，才得重新返回来。如今一旦出城，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故，怎么能去遥远的北蕃呢？”太祖于是放弃了出城的计划。过了几天，逃散的人又渐渐聚集了起来，城里安居如故。这都是刘皇后的功劳。出自《北梦琐言》。

河池妇人

当年梁祖攻打岐陇的时候，领兵来到凤翔。秦军李茂贞派戎校李继朗率众救援，秦军一到即获大捷，活捉梁兵七千余人。李继朗率兵凯旋途中，在河池县抢到一位少妇，很有姿色。继郎很喜欢她，把她安排在军营之中。往西行进了十五天，每当逼她就范之时，她便说：“我婆婆管束极严，丈夫嫉妒心极重，请赐我一死。”李继朗非常

恼怒，强行胁迫其就范，但一直没能使她屈服。李继朗转怒为笑，并对她表示同情，最终没有冒犯她，派人将她送回了家。出自《玉堂闲话》。

贺 氏

兖州有一户百姓，妇媳姓贺，邻里叫她织女。贺氏的父母以务农为生，丈夫是挑担的商贩，常年往来于郡城之间。贺氏初嫁为新妇时，未满十天丈夫就外出经商。每次外出都是一连几年才回家，在家里住不了几天就又外出了。他用经商挣来的钱在外面养了别的女人，不给家接济一个钱。贺氏知道这件事后，每当丈夫回家，她依然殷勤侍奉，脸上没有丝毫不快。丈夫的心中有些惭愧，不知道怎样处理，反而又无缘无故地辱骂贺氏，贺氏亦从不生气地与他对话。婆婆年老且有疾病缠身，经受着饥寒的煎迫。媳妇贺氏便给人家织布挣钱接济家用，挣得的工钱，

尽归其姑，己则寒馁。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妇益加恭敬，下气怡声，以悦其意，终无怨叹。夫尝挈所爱至家，贺以女弟呼之，略无愠色。贺为妇二十余年，其夫无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养，始终无怨，可谓贤孝矣。出《玉堂闲话》。

才妇

谢道韞

王凝之妻谢道韞。王献之与客谈义不胜，道韞遣婢白曰：“请与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与客谈，客不能屈。出《独异志》。

杨容华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出《朝野金载》。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称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乎？”孩哑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建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至若

全部交给婆婆，宁可自己挨冻受饿。婆婆又不知心疼儿媳，天天虐待她。贺氏生怕老人生气，更加毕恭毕敬，整日低声下气，和颜悦色，以遂其心意，讨她喜欢，自己从无怨言。丈夫时常把情人领到家里，贺氏便以妹妹相称，脸上毫无怨恨。贺氏做媳妇二十多年，丈夫在家的日子不到半年，而她仍能勉力奉养老人侍候丈夫，从来没有怨言，真是贤惠孝顺。出自《玉堂闲话》。

才妇

谢道韞

王凝之的妻子是谢道韞。王献之在家里与一位客人谈论义理，始终辩论不过这位客人，道韞打发使女告诉献之道：“请让我来为小郎解围。”于是用青色绫缎做的屏风遮住自己，隔着幃子与客人辩论起来，这位客人不能辩过她。出自《独异志》。

杨容华

杨盈川的侄女叫杨容华，自幼擅长诗文，容华曾写过一首《新妆》诗，好事者争相传诵。这首诗写道：“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出自《朝野僉载》。

上官昭容

唐朝的上官昭容，母亲刚怀她时，曾梦见有个神仙投给她一杆极大的秤，神仙说用它可以称量天下。昭容满月之时，母亲郑氏逗弄她道：“你就是称量天下的人吗？”小孩咿咿呀呀地答道：“是。”孩提之时家中遇难，上官昭容便被配入宫廷。上官昭容十四岁时，聪明颖达，敏捷博识，显示出无比的才华。则天皇后听说后便要考考她，只见她提笔即书，文章立成，全像早就构思好了一般。从武周通天年间到唐中宗景龙年间，她一直掌管诏命文告工作。朝廷的军国大计，生杀大事，大多由她来裁决。至若

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难，被诛。出《景龙文馆记》。

张 氏

燕文贞公张说，其女嫁卢氏。尝谓舅求官，候父朝下而问焉。父不语，但指搢床龟而示之。女拜而归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出《传载》。

杜羔妻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中第，乃归。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竟登第。出《玉泉子》。

张睽妻

会昌中，边将张睽防戍十有余年。其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诣阙进上。诗曰：“睽离已是十秋强，对镜那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叠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敕赐绢三百匹，以彰才美。出《抒情诗》。

关图妹

关图有一妹甚聪惠，文学书札，罔不动人。图常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寓居江陵。有嵯贾

搜求人才，网罗擅长文辞的词客文人，她更是竭尽其力。一时间，国内多有好文之士，朝廷少有不学之臣。二十余年，民间出现路无拾遗的升平景象，这都是她善于辅佐朝政的功劳。然而晚年之时她却多与宫外朋党沟通，玩弄权术，成为朝廷的危险人物。唐玄宗平息祸乱时，其被杀掉。出自《景龙文馆记》。

张 氏

燕文贞公张说的女儿嫁给了一家姓卢的。她说过要给公公求一个官职，等到父亲退朝回家时便向他打听。父亲不说话，只是指着支撑床的龟向她示意。女儿领悟其意，拜谢父亲而回，告诉丈夫说：“公公得到了詹事的官位。”出自《传载》。

杜羔妻

杜羔的妻子擅长写诗。杜羔屡次参加科举都没有及第，打算作罢回家。快要到家时，妻子写好一首诗寄给他，诗中写道：“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杜羔看了此诗，立即返回，最终考中了。出自《玉泉子》。

张睽妻

唐武宗会昌年间，边将张睽戍守边防长达十几年未能回家。妻子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表达自己思念丈夫的心情，绣成之后进宫献给皇上。诗中写道：“睽离已是十秋强，对镜那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叠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皇上为了表彰她的才华，敕令赐绢三百匹。出自《抒情诗》。

关图妹

关图有一个妹妹，十分聪明贤惠，她所写的文章和书信，无不情辞并茂，生动感人。关图常常跟同僚们说：“我家有一个进士，只可惜是个女子。”后来关图家客居于江陵。有一个盐商，

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峡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结托图，图亦以长者待之。数载，常公殂，有一子，状貌颇有儒雅之风纪，而略晓文墨，图竟以其妹妻之，则常修也。关氏乃与修读书，习二十余年，才学优博，越绝流辈。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东罗隐下第东归，有诗别修云：“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歧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绘忆松江满棹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又《广陵秋夜读修所赋三篇》，复吟寄修云：“入蜀还吴三首诗，藏于篋笥重于师。剑关夜读相如听，瓜步秋吟炀帝悲。物景也知输健笔，时情谁不许高枝。明年二月东风里，江岛闲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关氏亦有助焉。后修卒，关氏自为文祭之，时人竟相传写。出《南楚新闻》。

鱼玄机

女道士鱼玄机字惠兰，甚有才思。咸通中，适李亿补阙，后爱衰下山，隶咸宜观为道士。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云：“蕙兰销歇归春圃，杨柳东西绊客舟。”自是纵怀，乃倡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尹温璋杀之。有集行于世。出《北梦琐言》。

牛肃女

牛肃长女曰应贞，适弘农杨唐源。少而聪颖，经耳必诵。年十三，凡诵佛经三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亲族惊异之。初应贞未读《左传》，方拟授之，而夜初眠中，忽

姓常，积蓄了很多钱，是三峡人，也定居在江陵。此人与关图交情深厚，关图也把他当长辈对待。几年之后，常公去世了，他有个儿子，相貌风度颇为儒雅，而且略通文墨，关图就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做妻子，此人就是后来很有名气的常修。关图妹妹嫁过去后，便与常修一起读书，刻苦修习二十余年，常修的才学十分渊博，远远超过了同辈

人。咸通六年科举及第，主考官是司空李公蔚。江东举子罗隐落第之后返回故乡，临别有诗赠常修道：“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歧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绘忆松江满棹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他还有一首《广陵秋夜读修所赋三篇》，同样流露出对常修才华的敬重，写成之后也寄给了常修，诗中写道：“入蜀还吴三首诗，藏于篋笥重于师。剑关夜读相如听，瓜步秋吟炀帝悲。物景也知输健笔，时情谁不许高枝。明年二月东风里，江岛闲人慰所思。”常修的名望如此之高，与妻子关氏的帮助分不开。后来常修去世，关氏亲自动笔写了一篇祭文，此文被当时的人竞相传抄。出自《南楚新闻》。

鱼玄机

女道士鱼玄机，字惠兰，很有文才。唐懿宗咸通年间，她嫁给了补阙李亿，后因李亿不再爱她，她便离开李亿，到咸宜观当了道士。她曾写诗悲叹自己的身世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说：“蕙兰销歇归春圃，杨柳东西绊客舟。”自此之后，她放浪情怀，成为一个娼妇。后来竟然杀死侍婢，被京尹温璋杀掉。鱼玄机有诗文集流行于世。出自《北梦琐言》。

牛肃女

牛肃的长女叫应贞，嫁给了弘农杨唐源。应贞在少年时就特别聪明，听过就能记诵。十三岁时，能背诵佛经三百余卷，儒家经书及诸子、史书一百多卷，亲族非常惊异。应贞以前未读过《左传》，正要教授给她，而她却在一天夜晚刚刚睡下时，忽然

诵《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终智伯贪而复，故韩魏反而丧之，凡三十卷，一字无遗，天晓而毕。当诵时，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惊骇，数呼之，都不答。诵已而觉，问何故，亦不知。试令开卷，则已精熟矣，问不答。著文章百余首。后遂学穷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与文人谈论文，皆古之知名者，往来答难，或称王弼、郑玄、王衍、陆机，辩论烽起。或与文人论文，皆古之知名者。

或论文章、谈名理，往往数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

今采其文《魍魎问影赋》，著干篇。其序曰：“庚辰岁，予婴沉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顿精神，羸悴形体。药物救疗，有加无瘳。感庄子有魍魎责影之义，故假之为赋，庶解疾焉。魍魎问于予影曰：‘君英达之人，聪明之子，学包六艺，文兼百氏，躋道家之秘言，探释部之幽旨；既虔恭于中馈，又希慕于前史；不矫枉以干名，不毁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烦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与子兮相亲。何不诲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伦，异莱妻之乐道，殊鸿妇之安贫。岂痼疾而无生赖，将微贱而欲忘身。今节变岁移，腊终春首。照晴光于郊甸，动暄气于梅柳。水解冻而绕轩，风扇和而入牖。固可蠲忧释疾，怡神养寿。何默尔无营，自贻伊咎。’仆于是勃然而应曰：‘子居于无人之域，游乎魍魎之乡。

背诵起《春秋》来。从鲁惠公、元妃、孟子之死开始，直背到智伯因贪心而覆灭，韩魏两国背叛消灭智伯为止，共计三十卷，一字不漏，一直背到天亮才停止。她在背诵的时候，好像有人在一句一句地教她，或者是跟谁在对谈。父亲非常震惊，几次喊叫她，一直不回答。背完了才醒过来，问她原因，她也不知道。出一份试卷给她，内容已经十分精熟了，再问她什么也不回答。应贞共写下文章一百余篇。后来，她所学习的范围，穷极儒、释、道三教，广泛涉猎，博识多能。每到夜晚熟睡时，就在睡眠中与文人谈论文章，交谈的对方都是从前的知名人物，往来对答的，有王弼、郑玄、王衍、陆机等，而且时时出现辩论的高潮。有时则与从前的知名人物谈论文的得失。就这样，有时论文章，有时谈名理，一谈就是数夜不止。应贞在二十四岁时就去世了。

现在收集到她的文章《魍魎问影赋》若干篇。此文的序言写道：“庚辰之年，我患重病在床，长达一百天之久不能下地走动。疾病使我精神萎靡不振，身体疲弱憔悴。利用药物治疗，又使病痛有增无减。有感于《庄子》曾有‘魍魎责影’之义，因成《魍魎问影》之赋，借此也许能够解除一些病痛吧。魍魎问我的影子道：‘你乃英达之人，聪明之子，学问包揽六艺，文章兼通百家，深谙道家之秘言，探

得释教之幽旨；既谨守着为妇之道，又希慕于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不矫前人之枉获取殊名，不毁现成之物显露自己。如此贤淑忠恕之德，足可为精神之支柱。为何这样姿貌疲弱、精神沮丧，以至烦冤于枕席之上，憔悴于衣巾之中呢？外表是精神的寄托，精神与外表相亲相依。你为什么教形体崇尚德行，自享天伦之乐，而使它不同于莱妻之乐道、鸿妇之安贫。岂能痼疾缠身就不想生存，身处微贱就想轻生。如今节令变移，冬去春回。阳光普照大地，暖气吹拂梅柳。冰雪融化为春水在房前潺潺流淌，空气煽动着和风徐徐送进窗里。所有这些均能消除忧愁减轻病痛，怡悦精神延年益寿。你为什么沉默不语、无所事事，给形体造成痛苦呢？’听了魍魉的这一通责问，我便愤然而起，与它争辩道：‘你居住在无人的地方，游荡在鬼魅的故乡。

形既图于夏鼎，名又著于蒙庄。何所见之不博，何所谈之不长。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见。岂言谈之足晓，何节物之能辨。随晦明以兴灭，逐形骸以迁变。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视阴，而迟暮之心可见。伊美恶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谴？且予闻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极昏兮默。达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时运之通塞。悔吝不能缠，荣耀不能惑。丧之不以为丧，得之不以为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赏芳春，责予之不贵华饰。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测。’言未卒，魍魉惕然而惊，叹而起曰：‘仆生于绝域之外，长于荒遐之境，未晓智者之处身，是以造君而问影。既谈玄之至妙，请终身以藏屏。’”

初应贞梦裂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出《记闻》。

慎 氏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严灌夫因游览，遂结婚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年无嗣息，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之凄感，遂为妇道如初。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出《云溪友议》。

你的形状图画在夏鼎上面，名字记载于庄子的篇章。你的见闻却如此

不够广博，言谈却如此不漂亮。影因有了日光而生，像因有了本人而现。这里的微妙道理岂是言谈能说清，凭借一两件东西就辩得明的？影子随着日光的晦与明而或灭或兴，外形随人体的变更而变易。愚人怕见影，愚昧不明之劣性得以显扬；智者看到影，迟暮之心顿生。或赞美或厌恶，全由各人自己而定，影本身有何过错而受你的谴责？况且，我听说，至道之精神在于深邃奥妙，至道之极致在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通达之人听任性命之或长或短，有识之士不在乎时运之顺利或阻塞。他们不为苦恼所纠缠，不为荣耀所迷惑。失掉什么不以为失，得到什么不以为得。你为什么竟然对我不赏芳春而恼怒，对我不看重华饰而加以谴责。另外，我的志向和操守，哪是你的智力所能理解的。’话还没说完，魑魍便惊讶地站了起来，叹道：‘我生于没有人烟的境外，长在荒远的地方，根本不懂得智者处身的志向和操守，所以前来问影。您谈到的玄理既然如此深奥微妙，我愿意终生藏匿，不再出面骚扰。’”

当年，应贞做过一个梦，梦到自己把书撕碎了吞食下去，每次做梦能吞食几十卷，下次做梦则又换一种文体来吞食。这样的梦做了不知有多少次，于是她便能写很漂亮的赋、颂等文章。她的笔名叫遗芳。出自《记闻》。

慎 氏

慎氏是北陵虔亭一个儒生家的女儿。三史严灌夫到那里游玩时，同她结为夫妻，同年两人一起回到了蕲春。过了十多年，慎氏没有生儿育女，灌夫便挑了她一个小过错，将其休了，让她回到二浙老家。慎氏毅然地登上舟船，亲戚们都来到江边送别，此时慎氏题了一首离别诗，与严灌夫诀别。灌夫看了此诗深受感动，于是撕毁休书，夫妻和好如初。慎氏的这首诗写道：“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出自《云溪友议》。

薛 媛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颖。岁久，颖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

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于颖牧，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似无返旧之心。或谓求道青城，访僧衡岳，不复留心于名宦也。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亦微知其意，乃对镜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甚惭，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里语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自。”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出《云溪友议》。

孙 氏

乐昌孙氏，进士孟昌期之内子，善为诗。一旦并焚其集，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自是专以妇道内治。孙有《代夫赠人白蜡烛》诗曰：“景胜银缸 香比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有《闻琴》诗曰：“玉指朱弦轧复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玄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又《谢人送酒》诗曰：“诗将清酒寄愁人，澄彻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出《北梦琐言》。

薛 媛

濠梁人南楚材在陈颖游玩。日子久了，颖州太守因为敬慕楚材的仪表风范，便想把女儿许给他做妻子。楚材家里已经有了妻子，只因受到颖州太守的知遇，便忽然忘记了夫妻的情义，竟然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打发身边的家仆回家去取琴书，似乎已经无意回老家了。并且让人捎信告诉妻子，自己要去青城求道，去衡山访僧，已对仕途功名不感兴趣了。妻子薛媛擅长书画，而且能诗善文，她心里已经多少知道丈夫的心意，便对着镜子画了自己的形象，连同新写的四首诗一块寄给了丈夫。楚材收到妻子的画像与诗之后，心里很觉惭愧，就像隽不疑那样辞绝了太守，夫妻于是恩爱如初，白头偕老。乡亲们为此事传颂着四句顺口溜儿：“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

空房应独自。”薛媛的《写真寄夫》诗写道：“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出自《云溪友议》。

孙 氏

乐昌人孙氏，是进士孟昌期的妻子，擅长写诗。一天，她把自己的诗集全烧了，因为她觉得能文善诗本非女人家的事，从此之后，她便遵守妇人之道，专心治理家务。孙氏有一首《代夫赠人白蜡烛》诗写道：“景胜银缸香比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有《闻琴》一诗写道：“玉指朱弦轧复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玄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还有一首《谢人送酒》诗道：“诗将清酒寄愁人，澄彻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七十二 妇人三

美妇人

夷光 丽娟 赵飞燕 薛灵芸 孙亮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翾风 浙东舞女

妒妇

车武子妻 段氏 王导妻 杜兰香 任瓌妻

杨弘武妻 房孺复妻 李廷璧妻 张褐妻 吴宗文

蜀功臣 秦骑将

美妇人

夷光

越谋灭吴，畜天下奇宝、美人、异味，以进于吴。得阴峰之瑶，古皇之骥，湘沅之鳝；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贡于吴。吴处于椒花之房，贯细珠以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魂，谓之“神人”。吴王夫差目之，若双鸾之在轻雾，沚水之漾秋蕖。妖惑既深，怠于国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人以逃吴苑。越军既入，见二人在竹树下，

美妇人

夷光

越王为了灭掉吴国，搜集天下的奇宝、美人和异味，用来进献给吴王。搜集到北山的美玉，有巢氏的骏马，湘江沅水出产的鳝鱼；还有美女夷光和修明。派人将这些全部贡献给了吴王。吴王将夷光和修

明这两名美女安置到建筑别致、装饰华美的房子里，将细小的珠子串起来作为门窗的帘子，早上放下帘子遮蔽太阳，晚上则卷起帘子以望明月。两位美人临窗而坐，隔着帘子便见她们对镜梳妆，偷偷观看她们的人无不心魂动荡，都说她们是神仙。在吴王夫差的眼里，她们就像一对鸾鸟在薄雾之中比翼而飞，又像露出水面的两朵莲花。夫差为她们的姿色所迷惑，懒于上朝处理国事。等到越王发兵攻入吴国，他便抱起两名美女逃到吴苑。越军进入吴苑时，看见两位美人正在竹林下面，

皆言“神女”，望而不侵。今吴城蛇门内有折株，尚为祠神女之处。出《王子年拾遗记》。

丽 娟

汉武帝所幸宫人，名曰丽娟，年始十四。玉肤柔软，吹气如兰，身轻弱，不欲衣纓拂，恐伤为痕。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旁，唱回风之曲，庭中树为之翻落。常致娟于琉璃帐，恐垢污体也。常以衣带系娟被，闭于重幕中，恐随风起。娟以琥珀为佩，置衣裾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也。出《洞冥记》。

赵飞燕

汉赵飞燕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弱骨丰肌，尤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当时第一，擅殊宠后宫。出《西京杂记》。

薛灵芸

魏文帝所爱美人薛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鄆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傍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绩，以麻藁自照。灵芸年十五，容貌绝世，閭中少年多以夜时来窥，终不得见。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金宝赂聘之。既得，便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歔累日，

他们都说这是两位仙女，只是远远地观望着，而不敢有任何侵犯她们的行动。如今吴国都城的蛇门内有一棵折断的树，那就是人们供奉祭祀她们的地方。

丽娟

丽娟是汉武帝宠幸的一位宫女，年仅十四。皮肤白皙柔润，呼气犹如兰花吐芳，身体轻柔弱不禁风，似乎经不住衣带的弹拂，生怕碰伤肌肤留下伤痕。她每次唱歌都由乐师李延年伴奏。在□芝生殿旁唱回风之曲时，庭院的树叶都被振荡得纷纷飞落。武帝常常把丽娟安置在琉璃帐内，深恐尘垢玷污了她的身体。又总是用衣带系住丽娟的锦被，把她关闭在重重帷幕之中，生怕她被风刮起来。丽娟用琥珀做成环佩，放在衣裙里面，不让别人知道，环佩发出声响时她就对别人说是自己的骨节发出的声音，周围的人都以为她是神怪。出自《洞冥记》。

赵飞燕

汉朝的赵飞燕身体轻盈腰肢柔软，善以轻曼的步态行路和起舞。她的妹妹昭仪比不上她。但昭仪骨骼细弱肌肤丰润，特别能说笑。姊妹二人都有红玉般的光彩姿色，是当时最美的佳人，占尽了皇上的宠爱。出自《西京杂记》。

薛灵芸

魏文帝宠爱的美人薛灵芸是常山人。父亲薛邺为鄆乡亭长，母亲陈氏，跟随薛邺住在亭旁的房子里。薛邺家境贫寒，每天夜晚，灵芸和母亲与邻居妇女聚在一起纺线，用麻绳与草辫点火照明。灵芸十五岁时，容貌秀丽绝伦，乡间少年大都在夜晚前来偷看，但是一直见不到她的面。咸熙元年，谷习出任常山郡太守，听说亭长薛邺有位美女而且家境十分贫寒。当时文帝正在挑选良家女子进宫，谷习便用千金巨资将灵芸聘去。得到后想把她献给文帝。灵芸听说要跟父母分手，一连几天长吁短叹，

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盛泪壶中，即如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帝遣车十乘，以迎灵芸。车皆镂金为轮，丹画其轂。轂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骈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涂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气辟恶厉之疾，腹题国所献也。

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噎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霄”。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而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傍，一里致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此上七字，是妖辞也。时为铜柱，以志里数于道侧，是“土上出金”之义；以烛致台，而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兴也，土上出金，魏灭而晋兴也。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叹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因改灵芸之名为“夜来”。入宫乘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胜，况乎龙凤之重！”乃止而不进。夜来妙于女功，虽处于深帷重幄之内，不用灯烛，裁制立成。非夜来所缝制，帝不服也。宫中号曰“针神”。出《王子年拾遗记》。

泪水湿透了衣襟。待到上车起程的时候，便在车上用玉制痰盂盛装眼泪，白玉痰盂都被泪水染成了红色。从常山出发直至京都，盂内的泪水便凝结如浓血。文帝派了十辆车出城迎接灵芸。车轮镶嵌着镂金图案，车轂图画着鲜艳的油彩。车栏前面也有各种珠宝装饰，悬挂的是龙凤衔百子的宝铃，行进途中铃声和鸣，响彻林野。驾车的是青色双蹄的牛，每天能走三百里路。这牛是尸涂国进献给朝廷的，牛脚像马蹄子一样。大路两旁焚烧起石叶香，这种石头层层叠叠状如云母，焚烧放出的香气能祛除瘟疫等疾病，这是腹题国进献的物产。

灵芸距离京城还有几十里远，沿途便点起了绵延不绝的烛光，赶车的徒众拥挤在路上，尘土飞扬遮蔽了星月的光芒，当时人们称此为“尘霄”。沿途又筑起了高达三十丈的土台，台下燃起一排排蜡烛，此台名为“烛台”，远远望去有如一排排星辰落在地上。在大道旁边，

每隔一里埋设一根五尺高的铜柱，用以标志里程。所以走路的人唱道：“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以上七字，是妖辞。当时在道旁树立铜柱以计里程，这就是“土上出金”所指的意思；而“火照台”的意思就是火在土的下面，指的是由一排排蜡烛映照着土台。汉代是火德王，魏代是土德王，“火照台”即火伏而土兴，也就是汉亡而魏兴，“土上出金”则隐喻魏灭而晋兴。当灵芸距离京城不到十里远时，魏文帝乘坐雕玉专车，观望车队与人群的盛况，看罢叹道：“前人形容说‘朝为行云，暮为行雨’，如今是非云非雨，非朝非暮。”于是将灵芸的名字改为“夜来”。夜来入宫后加倍地受到宠爱，有位外国使臣为夜来进献上镶嵌着明珠龙凤的宝钗，文帝便说：“佩带较轻的明珠翡翠钗都有些不胜其重，何况这么重的龙凤钗呢！”于是没让送进后宫。夜来的针线活极为巧妙，虽然住在重重帷幕之中，不用灯烛照明，一件衣服很快就能裁制而成，所以凡不是夜来缝制的衣服，文帝一概不穿。宫里的人都称她为“针神”。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孙亮姬朝姝

孙亮作绿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尝爱宠四姬，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唯香气不通于外。为四人合四气香，此香殊方异国所献，凡经岁践躅宴息之处，香气沾衣，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丽居、洛珍、洁华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与席，使来侍，皆以香名前后为次，不得相乱。所居室为“思香媚寝”。出《王子年拾遗记》。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于贱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生而体貌特异，年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致后于白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致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

贵，比德君子，况为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妒玉人。后常欲琢毁坏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诬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

孙亮姬朝姝

孙亮制作了绿琉璃屏风，薄薄的琉璃片晶莹透澈，他常常在清凉的夜晚于月光下面将屏风展开。孙亮有四个深受宠爱的姬妾，都是绝代佳丽：第一个名叫朝姝，第二个名叫丽居，第三个名叫洛珍，第四个名叫洁华。他让四人坐在屏风后面，自己从前面观望，就像中间没有隔着什么东西似的，看得清清楚楚，只是后面的香气透不过来。这是四名佳人合在一起散发出来的一股香气，这种香由远方异域所献，凡是经常践踏、宴请、睡眠的地方，常用此香，这种香气沾上衣服，时间越久香味越浓，洗涤百遍也不减退，所以起名叫百濯香。有人以人名称呼这种香，于是就有朝姝香、丽居香、洛珍香、洁华香。孙亮出游时总是带上这四位美人，与自己一起赴筵席，让她们侍奉自己时，也都以香名的先后次序依次排列，不许颠倒。他的居室叫作“思香媚寝”。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蜀甘后

蜀先主刘备的甘皇后是沛县人，出生于贫贱之家。乡里的算命相面先生说：“这个女孩以后必然富贵，地位可及后宫之尊。”后来她出落得外貌形态极为出众，十八岁时，玉质柔肌，体态妩媚，容貌艳冶。先主将甘后安置在洁白透明的纱帐内，站在窗外望过去，就像月光笼罩下的晶莹的雪人。河南进献了一个身高三尺的玉石人，先主便将它放在甘后的身边，白天与大臣议论军国大计，夜晚则拥抱着甘后而玩弄玉人。人们常说玉之可贵，可与贤德的君子相比，况且又是人形的美玉，怎么可以不把玩呢？甘后与玉人同样的洁白滋润，看见的人都分不清彼此。向先主邀宠的人不仅仅嫉妒甘后，而且也嫉妒玉人。甘后也时常想把玉人毁坏，便告诫先主道：“从前子罕不把玉当

作珍宝，受到《春秋》的赞美，如今东吴与魏尚未灭掉，怎么能将蛊惑人的玩物整日放在心上呢？凡属这类东西和事情必能引起物议和疑窦，不应再让这类东西献进宫中了。”先主于是撤去了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时君子以甘后为神智妇人。出《王子年拾遗记》。

石崇婢翾风

石季伦所爱婢，名翾风，魏末于胡中买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年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能观金色。石氏之富，财比王家，骄侈当世。珍宝瑰奇，视如瓦砾，聚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处者。使翾风别其声色，并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清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翾风最以文辞擅爱。石崇常语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弥见宠爱。

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数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分别，常侍于侧。使翾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佩，紫金为凤冠之钗，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像凤凰之形。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听佩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扬。又筛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致象床上，使所爱践之无迹，即赐珍珠百粒；若有迹者，则节其饮食，令体轻弱。

将其他争宠的人也都屏退了。当时的贤人君子认为甘后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妇人。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石崇婢翾风

石崇有个宠爱的婢女名叫翾风，魏朝末年在胡人手中买得。当时她才十岁，石崇便放在家里养着，十五岁时就长成一副无与伦比的秀丽容貌，尤其以体态优美出众。她能分辨玉石的好坏、金子的成色。

石崇家里极富，财产可比王侯之家，生活骄奢冠于当世。珍奇珠宝在他眼里视如瓦砾，堆积如粪土，这些东西都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得来，没人能够识别出处。若让翽风辨别其声色，都能道出它们的产地，她说：“西方与北方出产的玉石，声音沉重而性质温润，佩戴在身上能益人性灵；东方与南方出产的玉石，声音清爽而性质清凉，佩带在身上则利人精神。”石崇家的侍女姿容娇艳者有几千人，翽风因擅长文辞最受宠爱。石崇经常对她说：“指着青天白日发誓，我死之后，一定用你殉葬。”她答道：“活着时相爱死了后就得分离，莫不如别爱我，我若能够为您殉葬，身体怎么会腐朽！”于是翽风益加受到宠爱。

石崇经常挑选姿容美丽而相貌相似的侍女几十人，发饰服装的规格尺寸完全一样，让人骤然间看去无法分别，然后叫她们在身边侍奉。还吩咐翽风将玉石调配给工人，让他们制作倒龙形玉佩，编织金丝为凤冠上的金钗，将玉石雕刻成龙体倒立的姿势，用金子铸造成凤凰的形状。让这几十名侍女佩带上这样的玉佩与金钗，手拉着手绕着殿堂上的柱子翩翩起舞，昼夜相接，永不间断，将此舞叫作“常舞”。如果要招呼她们时，不喊姓名，一律让翽风根据她们的玉佩声音和金钗的颜色，使玉佩声较轻的排在前面，金钗颜色鲜艳的排在后面，按照顺序依次走上前来。还让这几十人嘴里都含上奇异的香料，使她们在走路时说着笑着行进，吐出的香气便随风飘扬。又将沉水香筛成粉末，撒在象牙床上，如果宠爱的婢女经过时没留下痕迹，石崇就赐给她珍珠百粒；如果谁留下了痕迹，则让她减少饮食以减轻体重。

乃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粒真珠？”

及翽风年至三十，妙年者争嫉之，或言“胡女不可为群”，竞相排毁。崇受谗润之言，即退翽风为房老，使主群少。乃怀怨怼而作五言诗，诗曰：“春华谁不羨？卒伤秋落时。哽咽追自泣，鄙退岂所期？桂芬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至晋末乃止。出《王子年拾遗记》。

浙东舞女

宝历二年，浙东贡舞女二人：一曰飞燕，一曰轻风。修眉黦首，兰气融洽。冬不纩衣，夏无汗体。所食多荔枝榲实，金屑龙脑之类。带轻金之冠，辘轳罗衣无缝而成。其文织巧，人未能识。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之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秤之无三二钱，上更琢玉芙蓉以为顶。二女歌舞台，每夜歌舞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莫不翔集其上，及于庭际。舞态艳逸，非人间所有。每歌罢，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盖恐风日故也。由是宫中女曰：“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出《杜阳杂编》。

妒妇

车武子妻

俗说，车武子妻大妒。呼其妇兄宿，取一绛裙衣，挂屏风上。所以那些女孩子中间便流传着一句戏言：“你骨骼不细，身体不轻，哪能得到百粒珍珠？”

在翾风已到三十岁时，妙龄侍女便嫉妒起她来，有人散布说“翾风乃胡人女子，不可与她靠近”，大家争相诋毁和排挤她。石崇听了这些话后，就远离了翾风，让她担任房老，管理一群少女。翾风于是心怀怨愤，作了一首五言诗，借以抒发自己的辛酸与不平，诗中说道：“春华谁不羨？卒伤秋落时。哽咽追自泣，鄙退岂所期？桂芬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崇家的人把此诗谱上曲子当歌唱，直到晋朝末年才停止。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浙东舞女

唐敬宗宝历二年，浙东向宫中进献舞女二人：一个叫飞燕，一个叫轻风。她们都是细长的眉毛油黑的头发，浑身散发着幽兰的香气。冬天不用穿棉衣，夏季身上不流汗。吃的食物多是荔枝与香榲，以及金屑龙脑之类。头戴很轻的金冠，身着无缝的罗衣。衣服的织纹精细纤巧，人们都未见过。金冠是以金丝结成的，呈鸾鹤形状，又以五彩细珠装饰起来，玲珑相接，有一尺来高，称量一下也不过二三钱重，

上面又有玉雕的芙蓉作为冠顶。两个舞女常在台上歌舞，每当夜晚歌舞起来，歌声犹如鸾凤和鸣，百鸟听了全部飞来，落满庭院。优美神奇的舞姿，也非人间所有。每当歌舞结束，皇上便令内侍把她们藏在金屋宝帐之中，大概是怕风吹日晒着她们的缘故。于是宫中的女子们便道：“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出自《杜阳杂编》。

妒妇

车武子妻

民间都说，车武子的妻子是个大妒妇。一天晚上，车武子把大舅哥招呼到自己房里休息，将一件绛色裙子挂在了屏风上。

其妇拔刀径上床，发被，乃其兄也，惭而退。出《要录》。

段 氏

临济有妒妇津。传言晋太始中，刘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尝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取妇得如此，吾无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吾死何患不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梦见与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矣。”伯玉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虽妆饰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以为丑不能致水神。丑妇讳之，莫不皆自毁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齐人语曰：“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人水傍，好丑自彰。”出《酉阳杂俎》。

王导妻

王导妻曹氏甚妒忌，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有妍少者，必加诮责。乃密营别馆，众妾罗列，有数男。曹氏知，大惊恚，乃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欲出讨寻。王公遽命驾，患迟，乃亲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驰，乃得先至。司徒蔡谟闻，乃诣王

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知否？”王自叙谋志，蔡曰：“不闻余物，惟闻短辕犊车，长柄麈尾耳。”导大惭。出《妒记》。

他的妻子看见裙子后，提刀直奔屏风后的床上，掀开被子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这才羞愧地退了出去。出自《要录》。

段 氏

临济有个叫妒妇津的渡口。传说晋朝泰始年间，刘伯玉的妻子段明光，生性妒忌。伯玉曾在妻子的面前诵读《洛神赋》，他对妻子说：“要能讨到这样漂亮的女人，我就终生无憾了。”明光说：“您怎么能因为水神生的美而轻视我？我死了何愁不成为水神。”当夜她就跳水而死了。死后第七天，她在梦中对伯玉说：“您本来是喜欢水神的，我现在已经成为水神了。”伯玉于是终身不再从这条河上渡过。从此之后，凡有女人从这个渡口过河，必须先把衣饰弄乱，粉妆擦去，船夫才敢让她上船。若不如此，行至水中就会有风浪大作。相貌丑陋的女人，梳妆打扮好再渡河，里面的水神也不妒忌她。凡是不弄坏衣妆而渡河不引发风浪的女人，皆因相貌丑陋而不能招致水神的妒忌。丑女人过河时，因为怕人说她丑，所以无不主动破坏自己的形象，借以避免人们的嗤笑。由此，当地人流传着这样的话：“若求好媳妇，立在河渡口。女人到河旁，美丑自分明。”出自《酉阳杂俎》。

王导妻

王导的妻子曹氏，生性十分妒忌，限制丞相，不得娶妾，甚至身边的奴仆之中有几个长相好看的，她也必定严加责问。王导便背着妻子，在外面布置了一个安乐窝，那里有娇妾成群，而且还生了好几个男孩。曹氏得知后，大为惊怒，于是率领太监及婢女二十余人，各持菜刀一把，准备前往。王导立即命令备车，害怕延误时间，他便亲自用拂尘的手柄帮助车夫拼命打牛赶路，急急忙忙奔跑，终于抢先到达。司徒蔡谟听说后，便到王导面前对他说：“朝廷要加九锡给您，知道不知道？”王导就讲述了他的大计志向，蔡谟说：“我没听说其他事情，只听说有短辕的牛车，长柄的拂尘。”王导羞愧得无地自容。出

自《妒记》。

杜兰香

杜兰香降张硕。硕妻无子，取妾。妻妒无已，硕谓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硕妻患创委顿。硕曰：“妻将死如何？”香曰：“此创所以治妒，创已亦当瘥。”数日之间，创损而妻无妒心，遂生数男。出《杜兰香别传》。

任瓌妻

唐初，兵部尚书任瓌，敕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贡金胡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之；若妒即饮。”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瓌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瓌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遂饮尽。然非鸩也，既睡醒。帝谓瓌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出《朝野僉载》。

又房玄龄夫人至妒。太宗将赐美人，屡辞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语以媵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迟暮，帝欲有优崇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曰：“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一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一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乎？”出《国史异纂》。

杜兰香

杜兰香降张硕。张硕妻没有生孩子，于是娶妾。妻子的妒忌没完了，张硕对兰香说：“如此下去，以后怎么办呢？”兰香说：“这种妒忌病是很容易治的。”说完之后，张硕妻子因生毒疮而萎靡不振。张硕对兰香说：“妻子眼看要死了，怎么办？”兰香说：“这种毒疮是用来治疗妒忌病的，疮好了，妒忌病也就会好的。”过了几天，妻子的疮平复了，她的妒忌心也没了，之后还生了几个男孩。出自《杜兰香别传》。

任瓌妻

唐朝初年，兵部尚书任瓌被皇帝赐给了两名宫女，皆有倾国之姿色。妻子十分妒忌，便将宫女的美发烧烂使其变成秃头。太宗听说后，便命宫内太监带着金胡瓶酒前去赐给她，说：“饮下此酒立刻就死。任瓌位列三品，合当养婢纳妾。今后你若不再妒忌，可以不饮此酒；如果还要妒忌，那就立即饮下去。”柳氏跪拜接受皇命，礼毕，说道：“我与任瓌乃结发夫妻，两人都出身微贱，因相爱互助，于是荣登高位。任瓌如今要多蓄婢妾，与其这样，我实在不如死掉的好。”说罢，随即将酒一饮而尽。但这并非毒酒，柳氏一会就睡醒了。皇帝对任瓌说道：“看来夫人秉性如此，无法令其改变，我也惧她三分。”于是诏令将那两名宫女安置在其他宅第。出自《朝野僉载》。

房玄龄的夫人也是极为妒忌。唐太宗要赐给房玄龄美女，玄龄再三推辞而不接受。太宗便令皇后召见玄龄夫人，跟她讲明，皇上赐给大臣婢妾，朝廷是有严格规定的，况且房司空年近迟暮，皇上赐给美女也是对他格外优崇的意思，但是，无论说什么，夫人决不改变心意。太宗便传令对她说：“是要不妒忌而活着？还是宁可妒忌而死掉？”夫人说：“我愿妒忌而受死。”于是拿了一杯酒给她道：“如果是这样，那就饮下这杯毒酒。”夫人举杯一饮而尽，毫无半点犹豫和留恋。太宗说：“我尚且害怕看见这种人，何况是房玄龄呢？”出自《国史异纂》。

杨弘武妻

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高宗谓之曰：“某人何因，辄授此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见属，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不隐，笑而遣之。出《国史异纂》。

房孺复妻

房孺复妻崔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见。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谓曰：“汝好妆耶？吾为汝妆。”乃

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铤 桁，灼其两眼角，皮随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妆焉。出《酉阳杂俎》。

李廷璧妻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倅。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咏愁》诗曰：“到来难遣去难留，着骨黏心万事休。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出《抒情集》。

张褐妻

张褐尚书典晋州，外贖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苏氏妒忌，不敢取归，乃与所善张处士为子。居江津间，常致书题，

杨弘武妻

杨弘武被任命为司戎少常伯，高宗问道：“你为什么愿意担任这个职位？”弘武答道：“臣妻韦氏性情刚烈强悍，昨天告诉我这么做，我要是不听，恐有后患。”皇帝称许他不隐瞒家私，笑着叫他退下了。出自《国史异纂》。

房孺复妻

房孺复的妻子崔氏性情妒忌，身边的婢女不许有浓妆艳抹的，也不许盘着高高的发髻。每人只发给豆粒大一点胭脂与一钱粉。有一个婢女是新买来的，不懂得主人的规矩和脾气，装扮得稍稍艳丽了一些，崔氏发现后气恼地对她说：“你喜欢化妆是吧？我来为你化妆。”于是令人剃掉她的眼眉，用青色填上，把锁门用的铁柱烧红了，灼她的两只眼角，皮肉被烧焦卷了起来，随后又用红粉敷上。等到疮痂脱落后，瘢痕处处犹如化的妆。出自《酉阳杂俎》。

李廷璧妻

李廷璧参加科举二十年，才在蜀中及第，他诗歌艳丽，诗韵精巧工整。他曾在舒州做过军副。他的妻子妒忌心很重，一次，廷璧在铃阁接连参加了几个宴会，三宿没有回家，妻子便传话对他说：“回家后一定宰了你！”廷璧将此事哭哭啼啼地告诉了州长官，躲进了寺庙里居住，一连十二天没敢露面，于是写下《咏愁》诗一首，诗中写道：“到来难遣去难留，着骨黏心万事休。潘岳愁生丝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出自《抒情集》。

张褐妻

张褐尚书在执掌晋州时，在外面养了一名喜爱的营妓，生了一个儿子。因妻子苏氏为人妒忌，没敢把这个儿子领回家，便送给好友张处士当儿子。张处士家住在江津，张褐时常去信，

问其存亡，资以钱帛。及渐成长，教其读书。有人告以非处士之子，尔父在朝官高。因窃其父与张处士缄札，不告而遁归京国。褐已死，至宅门，僮仆无有识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苏夫人泣而谓诸子曰：“诚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无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众泣，取入宅，齿诸兄之列，名仁龟。有文学，修词应进士举，及第，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出《北梦琐言》。

吴宗文

王蜀吴宗文，以功勋继领名郡，少年富贵，其家姬仆乐妓十数辈，皆其精选也。其妻妒，每快快不惬其志。忽一日，鼓动趋朝，已行数坊，忽报云“放朝”。遂密戒从者，潜入，遍幸之。至十数辈，遂据腹而卒。出《王氏见闻》。

蜀功臣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妒忌。家畜妓乐甚多，居常即隔绝之。或宴饮，即使隔帘幕奏乐，某未尝见也。其妻左右，常令老丑者侍之。某尝独处，更无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后妻病甚，语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当取之。”及属圻，某乃召诸姬，日夜酣饮为乐。有掌衣婢，尤属意，

打听儿子的情况，并且资助给他们钱财。孩子长大后，张处士教他读书。有人告诉他，他不是张处士的儿子，亲生父亲在朝廷做大官。他便偷取了父亲写给张处士的私信，不告而辞，逃回了京城。此时张褐已经去世，他找到自己家门时，家仆们谁也不认识他，他只说自己是在江淮长大的少爷，但兄弟们听了都感到惊愕。嫡母苏夫人一边流泪一边对儿子们说：“确实有他这么个儿子，我是知道的。都怪我年轻时不懂情理，使他们父子永生分离，这都是我的罪过啊。”全家人都伤心地流着泪，把他领进屋里，与各位兄弟按照年龄大小排了行，并取名叫仁龟。仁龟很有文学特长，后以修词科应举中了进士，历任侍御史。后奉命出使江浙，死在那里。出自《北梦琐言》。

吴宗文

前蜀吴宗文以勋继领名郡，年纪轻轻就过上了富贵荣华的生活，家里有奴婢乐妓十多名，全是他精心挑选的。但他妻子为人妒忌，管束极严，他常因不能与美人们取乐而心情郁闷。忽然有一天，他听到鼓声便急忙赶着上朝，已经走过几条街了，又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已经散朝了。他便悄悄告诉随从人员，偷偷地回家，与所有的美女纵情淫乐。一连宠幸十几个人，然后用手按着肚子死掉了。出自《王氏见闻》。

蜀功臣

蜀国有位功臣，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的妻子是个妒妇。家里有许多歌妓，日常生活中总不让他与歌妓们在一起。家里举行宴会时，就让歌妓们隔着帘幕奏乐，他从未见过她们的面。妻子身边一直让年老或貌丑的仆人侍奉。他则一人独处，身边根本没有奴婢，他的居室

内只有齐全的器具和各式各样的衣服。后来，妻子得了重病，临终前对丈夫说：“我死之后，你若亲近婢妾，我会立即来捉你。”妻子下葬后，他便召集起家里的婢妾，日日夜夜地饮酒作乐。有个掌管衣服的婢女，尤其符合他的心意，

即幸之。方寢息，忽有声如霹雳，帷帐皆裂，某因惊成疾而死。出《王氏见闻》。

秦骑将

秦骑将石某者，甚有战功。其妻悍且妒，石常患之。后其妻独处，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号救叫喊。婢妾共击贼，遂折镡而去，竟不能害，妇十指皆伤。后数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将兵屯于褒梁，复于军中募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数千里，侠士于是挟刃，怀家书，至其门曰：“褒中信至，令面见夫人。”夫人喜出见，侠拜而授其书，捧接之际，挥刀斫之。妻有一女跃出，举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闻而救之，女十指并伤。后十年，蜀亡，归秦邦，竟与其夫偕老，死于牖下。出《玉堂闲话》。

便召她侍寝。刚睡下，忽有霹雳般的巨响，屋内的帘幕全被撕裂，他因惊惧成疾，便死了。出自《王氏见闻》。

秦骑将

秦骑将石某战功赫赫。他的妻子强悍而妒忌，石某常常想除掉她。后来妻子一人独处，他便夜里派人去行刺。妻子用手接住砍来的刀刃，大喊救命。婢妾闻声都赶来捉贼，刺客匆忙逃走，最终未能杀掉妻子，但她的十个手指都受了伤。过了几年，秦灭亡后石某到了蜀地，蜀王派遣石某带兵驻守褒梁，他又在军营里招募侠士到家里刺杀妻子。褒梁距离蜀地几千里，侠士提着刀，带着石某的家信，长途跋涉来到了石某的家，然后说：“褒梁来的家信到了，主人命令要面见夫人。”夫人高兴地出来相见，侠士行礼递上书信，在夫人捧接书信之际，侠士挥刀砍去。夫人的女儿跳了出来，举手接住了刀刃，双方相持了好长时间，最终没能杀死夫人。外人听到砍杀声后纷纷相救，

女儿的十指全被砍伤了。过了十年，蜀亡，石某回到了秦地，最终与妻子白头偕老，死在家里。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七十三 妇人四附妓女

周 皓 李秀兰 杜 牧 刘禹锡 李逢吉

洛中举人 蔡 京 武昌妓 韦保衡 曹 生

罗 虬 徐月英

周 皓

太仆卿周皓，贵族子，多力负气。天宝中，皓少年，常结客为花柳之游，竟畜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时靖恭有姬子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皓时与数辈富者更擅之。会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会饮其家。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时绝手。局方合，忽觉击门声甚急。皓戒内勿开。良久，折关而入。有少年紫衣，骑从数十，诟其母，即将军高力士之子也。母与夜来泣拜，诸客将散。皓时血气方刚，且恃其力，顾从者不相敌，因前让其怙势，攘臂格之。紫衣者踣于拳下，且绝其颌骨，大伤流血。皓遂突出。时都亭驿所有魏贞，

周 皓

太仆卿周皓是贵族子弟，力大气盛。天宝年间，周皓正年轻，常常结交宾客一起寻花问柳，收留亡命之徒。他当时遍访城中名妓，犹如苍蝇叮臭肉，没有不到手的。那时靖恭坊有个名妓叫夜来，她很年轻，笑容妩媚，歌声舞姿无人能比，贵公子们倾家荡产也要去请她。当时周皓与几个富家子弟都很想占有她。有一天，鸨母告诉周皓说：“某日是夜来的生日，可不能冷落了啊！”周皓与夜来长期交往，因此遍求珍宝，价值几十万钱，到她家聚会宴饮。贺怀智、纪孩孩等名高一时的乐师都到场献技。刚把门关好，忽然听到急切的敲门声，周皓不让屋里的人去开门。过了一会儿，门栓被推断了，外面的人破

门而入。有个穿紫衣服的少年，还有几十名骑马的随从，破口大骂鸩母，这位少年就是高力士将军的义子。鸩母与夜来哭哭啼啼地对他跪拜施礼，客人们见状也都准备离去。周皓当时血气方刚，又仗着有浑身的力气，看相从的人不能敌他，就上前指责他们仗势欺人，并捋起袖子与紫衣少年格斗，少年便倒在他的拳下，下巴骨都被打掉了，伤势很重，流血不止。周皓于是夺路而逃。当时都亭驿有位魏贞，

有心义，好养私客。皓以情投之，贞乃藏于妻女间。时有司追捉急切，贞恐踪露，乃夜办装具，腰白金数铤，谓皓曰：“汴州周简老，义士也，复与郎君当家，今可依之，且宜谦恭不怠。”周简老盖大侠也，见魏贞书，喜甚。皓因拜之为叔，遂言其状。简老令居一船中，戒无妄出，供与极厚。居岁余，忽听船上哭泣声，皓潜窥之，见一少妇，缟衣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忽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与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犹在舟中。简老忽语皓：“事已息，君貌寝，必无人识者，可游江淮。”乃赠百余千，号哭而别。于是遂免。出《酉阳杂俎》。

李秀兰

李秀兰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岁时，其父抱于庭，作诗咏蔷薇。其末句云：“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女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闲话》。

又秀兰尝与诸贤会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疾，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秀兰有诗曰：“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即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亦女中之诗豪也。尝赋得《三峡流泉歌》曰：“妾家

很重义气，喜爱私下蓄养门客。周皓凭着交情投奔到他家，他便将周皓藏匿在妻子儿女们中间。当时有关部门追捕得很急，魏贞担心暴露周皓的踪迹，便连夜置办行装，让周皓带上几铤银子，叮嘱他说：“汴州周简老是位义士，又跟你是本家，如今你可以去投靠他，

要谦虚恭敬不要有所怠慢。”周简老是一位大侠，见了魏贞的书信非常高兴。周皓便拜他为叔父，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简老让他住在一只船里，告诫他不要随便出来，供给他极为丰厚的生活用品。过了一年多，周皓忽然听到船上有哭泣声，便悄悄窥视，见一位少妇，穿着白色孝服，长得很美，简老正在安慰她。这天晚上，简老忽然来到周皓这里，问道：“你结婚了吗？我有个表妹，嫁给了一个人，这个人死了，又没有孩子。表妹如今无依无靠，可以侍奉你。”周皓当即向他拜谢。当天夜晚，他就把表妹嫁给了周皓。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也都住在船上。一天简老忽然对周皓说：“事情已经平息，你的相貌又不大惹人注意，肯定没人认出你来，可以到江淮一带去漫游。”于是赠给他一百多贯钱，双方痛哭而别。周皓于是逃脱了。出自《酉阳杂俎》。

李秀兰

李秀兰是女子当中有才华名望的人。当初五六岁时，父亲抱着她在院子里，她作了一首咏蔷薇的诗。诗的末句是：“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亲愤怒地说：“这女孩子将来会很有文才，然而必定是个行为不检点的女人。”结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出自《玉堂闲话》。

另有一说，秀兰曾与众贤才在乌程县开元寺聚会。她知道河间刘长卿有疝气，对他说：“山气日夕佳。”长卿对道：“众鸟欣有托。”在座的人都大笑，评论者以为双方对答得都很妙。秀兰有一首诗道：“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大概是五言诗中很美的意境了。她上比班昭尚有不足，下比韩英则实有余，也是女子中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了。她曾写过一篇《三峡流泉歌》：“妾家

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水常自闻。王琴弹出转寥夔，直似当时梦中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深闺里。巨石奔湍指下生，飞波走浪弦中起。初疑喷涌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瀨曲势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又一弹，愿与流泉镇相续。”出《中兴闲气集》。

杜 牧

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牧少隼，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

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达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貽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箴，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

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水常自闻。王琴弹出转寥夔，直似当时梦中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深闺里。巨石奔湍指下生，飞波走浪弦中起。初疑喷涌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瀨曲势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又一弹，愿与流泉镇相续。”出自《中兴闲气集》。

杜 牧

唐中书舍人杜牧年轻时就有过人的才华，落笔就能写下辞章。他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又考中制科。杜牧少年英俊，生性狂放不羁，即使约束克制，也无法真正改变自己。正赶上宰相牛僧孺离开朝廷镇守扬州，召他为节度使掌书记。杜牧在公务之余，只知道宴游娱乐。扬州是个繁华的地方，城内每到傍晚，青楼之上常有上万只红纱灯悬挂起来，灿烂辉煌，照彻夜空。九里三十步的长街上，熙熙攘攘顶珠戴翠的人群，远远望去犹如仙境一般。杜牧就常在这里出没，没有一个晚上不来的。又有兵卒三十人，换上便服尾随在他的身后，暗中保护他，这是牛僧孺秘密派他们这样做的。但杜牧却自以为得意，认为自

己的行踪绝无人知晓。其实他到什么地方寻欢作乐，牛僧孺无不心中有数。

就这样过了几年，到他被任命为侍御史时，牛僧孺在正堂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告诫他说：“以您的气概不凡，本可以前途平坦，一帆风顺。但常常忧虑您在男女之情方面不能控制自己，说不定会影响您贵体的健康。”杜牧假装说：“幸好我尚且能够自我管束，不至于烦您操心。”牛僧孺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当即让侍仆拿来一只小书箱，在杜牧面前打开，里面是尾随他的那些兵卒的秘报，共有近百份，上面写的内容都是：“某天夜晚，杜书记到了某家，没有出事。”“某天晚上在某家宴饮，也没出事。”杜牧看罢大为惭愧，于是流着泪向牛僧孺礼拜致谢，此后终生感激僧孺。所以在僧孺去世时，杜牧为他作墓志铭，极力表彰其优点，借以报答知遇之恩。

牧既为御史，久之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宴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牧持宪，不敢邀致。牧遣座客达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酒独斟，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妓百余人，皆绝艺殊色。牧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复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皆亦回首破颜。牧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牧又自以年渐迟暮，常追赋感旧诗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又曰：“舫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鬢丝禅榻伴，茶烟轻扬落花风。”

太和末，牧复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江西宣州幕。虽所至辄游，而终无属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颇喻其意。及牧至，每为之曲宴周游。凡优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为出之。牧注目凝视曰：“美矣，未尽善也。”乙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嬉，使州人毕观。候四面云合，某当闲行寓目，冀于此际，或有阅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舟舫岸，于丛

人中，有里姥引鸦头女，年十余岁。牧熟视曰：“此真国色，

杜牧当了侍御史后，长期分管洛阳事务。当时司徒李愿卸任节度使在家闲居，家中歌妓舞女奢华铺张，为一时仅有。洛阳一带的名士都去拜访他。于是李司徒大摆宴席，当时的达官贵人都赶来赴宴。因为杜牧主管法纪，所以没敢邀请他。杜牧让前去赴宴的人致意，说自己愿意赴会，李司徒只好送去了请柬。杜牧此时正对酒独斟，已经喝得很痛快了，听到邀请后立即赶来了。当时宴会已经开饮，场上有歌妓舞女一百余人，都是色艺双绝。杜牧独自坐在南排，瞪大眼睛注视着，喝下满满的三杯之后，问李司徒道：“听说有个叫紫云的，她们之中哪一个？”李司徒使用手指给他看。杜牧又凝神细看了半天，说：“果然名不虚传，希望能把她赠给我。”李司徒俯下身子直笑，妓女们也转过脸来笑了。杜牧又自饮三大杯，一边起身一边高声吟道：“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他意气风发，旁若无人。杜牧还因自觉日渐老去，曾写下感怀旧事的诗篇，诗中写道：“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又写道：“舫 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

太和末年，杜牧又由侍御史出任江西宣州沈传师的幕僚。虽然所到之处仍是处处宴游，但始终没有他中意的女子，因为都不是他所喜欢的。后来听说湖州是个好地方，风光景物秀丽美好，又有许多绝色女子，于是就去纵情游览。湖州刺史某官平时和杜牧交情深厚，很理解他的心意。等杜牧到了湖州，他便经常为杜牧安排宴会，到处游览。凡是倡优名妓，能找来的，统统放在杜牧面前。杜牧凝神注视一番后说：“确实很美，但还没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刺史又问他有何要求，杜牧说：“希望能搞一个水上游戏，叫全州人都来观看。待四面围满了人时，我要在人群中漫步注目，希望在这时，能有所发现。”刺史大喜，照他的话办。到这天，两岸的观众人山人海。但直到日落，仍然一无所得。正准备停船靠岸时，在人丛之中，有个乡下老妇人领着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杜牧仔细看了看说道：“这才是真正的倾国之色，

向诚虚设耳！”因使语其母，将接致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即

纳，当为后期。”姥曰：“他年失信，复当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母许诺，因以重币结之，为盟而别。

故牧归朝，颇以湖州为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发。寻拜黄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与周墀善，会墀为相，乃并以三笏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颢目疾，冀于江外疗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惧其见夺，携幼以同往。牧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反之？”母曰：“向约十年，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载词视之，俯首移晷曰：“其词也直，强之不祥。”乃厚为礼而遣之。因赋诗以自伤曰：“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出《唐阙史》。

刘禹锡

刘禹锡赴任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妓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

以前的那些统统是虚谈罢了！”于是他让人告诉小姑娘的母亲，要把她们接到船上来，老妇人和小姑娘都害怕了。杜牧便说：“暂且不马上娶她，要在以后约定个日期。”老妇人说：“如果以后说话不算数，又该怎么办？”杜牧说：“不超过十年，我肯定能成为这个郡的郡守；十年之内我不来，那就任你把她嫁给谁都行。”母亲答应了他，杜牧便以重金定了这门亲事，立定盟约之后便分别了。

因此杜牧回朝之后，始终惦念着湖州。但因官职尚低，一直未敢提出请求。不久，他先后出任黄州、池州的刺史，又改任睦州刺史，这都不合他的心意。杜牧与周墀一向交情很好，正赶上周墀任宰相，他便连续三次向周墀投寄书札，请求调任湖州刺史，书札的意思是说自己弟弟杜颢眼睛有病，希望到江南疗养。直到大中三年，才任命他为湖州刺史。等他来到湖州时，已经过了十四年了，原先约定的那个姑娘已经嫁给别人三年，而且生了三个孩子了。杜牧到任后，派人持

信去召她。她母亲担心她被抢，带着年幼的孩子一同去见他。杜牧责问她母亲道：“以前既然许给我了，为什么反悔？”母亲说：“以前约定的是十年期限，等了十年不来然后才嫁人的，已经嫁出去三年了。”杜牧于是拿过当初订立的盟书来看了看，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她说的都符合事实，勉强她是不好的。”便给了她一份丰厚的礼物让她走了。杜牧因此写诗寄托自己的伤感，诗中写道：“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出自《唐阙史》。

刘禹锡

刘禹锡到苏州赴任时，路过扬州。州官杜鸿渐请他喝酒，喝得大醉后回到了驿馆。稍稍清醒后，他发现有两个女子在他的身旁，使他惊异的是，这两个女子并不是自己的人。两个女子便说：“郎中在酒席上与司空对诗，还专门让人派两名乐妓来侍寝。”但那是刘禹锡喝醉之后写的诗，现在自己都记不清怎么回事了。

明旦，修启致谢，杜亦优容之。夫禹锡以郎吏州牧而轻忤三司，岂不过哉？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出《云溪友议》。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强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无忤色。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恃风望，恣行威福，分务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阴以计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嬖，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矚者，如期云集。敕閤吏，先放刘家妓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又翌日，与相善数人谒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揖而退。刘叹咤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懣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得意紫鸾休舞镜，能言青鸟罢衔笺。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长抛不续弦。若向蘼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鸾飞远树栖何处？凤

得新巢已去心。红壁尚留香漠漠，碧云初断信沉沉。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人曾何处更寻看，虽是生离死一般。买笑树边花已老，画眉窗下月犹残。云藏巫峡音容断，路隔星桥过往难。莫怪诗成无泪滴，尽倾东海也须干。”“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因偏照两人心。”见《本事诗》。

第二天早上，他写信向杜鸿渐表示歉意，杜鸿渐对此事也很谅解宽容。刘禹锡只是个郎中、州刺史级别的小官，竟在诗中轻慢忤逆三司一级的显宦，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其诗道：“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出自《云溪友议》。

李逢吉

宰相李逢吉，性格刚愎而又深沉多猜忌，喜欢害人，而且毫无惭愧之意。任东都留守时，刘禹锡有个歌妓十分漂亮，人人都知道。李逢吉倚仗自己的权势，作威作福，朝中分管东都事务的官员，想讨好取悦他都来不及。有一天他要用阴谋诡计夺取刘禹锡的歌妓，便通知大家道：“某日于皇城正堂前举行宴会，所有朝廷官员及其宠爱的婢妾，均请尽早到场赴宴。”稍有姿色的婢妾，到那一天便纷纷前来。李逢吉命令守门人，要先把刘禹锡家的歌妓放进门来。大家对此举动都深感惊异，但是谁也不敢说什么。刘禹锡也无计可施，惊恐之余只好忍气吞声。第二天，刘禹锡与几位亲近的人前往拜谒，李逢吉见了他们就像平常一样，待了很长时间，根本不提昨天的宴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座的人也不敢发问，只有默然相视而已。拜见结束后，便拱手告退。刘禹锡唉声叹气地回了家，无可奈何，于是悲愤地写下四首诗，模仿《四愁》诗而作。他写道：“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得意紫鸾休舞镜，能言青鸟罢衔笺。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长抛不续弦。若向靡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鸾飞远树栖何处？凤得新巢已去心。红壁尚留香漠漠，碧云初断信沉沉。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人曾何处更寻看，虽是生离死一般。买笑树边花已老，画眉窗下月犹残。云

藏巫峡音容断，路隔星桥过往难。莫怪诗成无泪滴，尽倾东海也须干。”“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因偏照两人心。”见《本事诗》。

洛中举人

举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与乐妓茂英者相识，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与饮席遇之，因赠诗曰：“忆昔当初过柳楼，茂英年小尚娇羞。隔窗未省闻高语，对镜曾窥学上头。一别中原俱老大，重来南国见风流。弹弦酌酒话前事，零落碧云生暮愁。”举子因谒节使，遂客游留连数月。帅遇之甚厚，宴饮既频，与酒纠谐戏颇洽。一日告辞，帅厚以金帛赆行，复开筵送别。因暗留绝句与纠曰：“少插花枝少下筹，须防女伴妒风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书莫点头。”因设舞曲遗诗。帅取览之，当时即令人所在送付举子。出《卢氏杂说》。

蔡京

邕南节度使蔡京过永州，永州刺史郑史与京同年，连以酒乐相邀。座有琼枝者，郑之所爱，而席之最妍。蔡强夺之行，郑莫之竞也。邕南之所为多如此类，为德义者见鄙，终其不悛也。及邕南制御失律，伏法。出《云溪友议》。

武昌妓

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口写之：“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

洛中举人

有个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在洛阳一带居住，偶然间认识了歌妓茂英，茂英当时年龄很小。后来这位举子到了江南，偶然在一次饮宴中又遇到了茂英，于是赠她一首诗道：“忆昔当初过柳楼，茂英年少尚娇羞。隔窗未省闻高语，对镜曾窥学上头。一别中原俱老大，重来南国见风流。弹弦酌酒话前事，零落碧云生暮愁。”举子拜见了节度使，便客居此地，一住就是几个月。节度使以厚礼相待，经常为他设酒宴，席间让茂英担任监酒官，饮酒逗乐极为融洽。一天举子要告辞，节度使赠与丰厚的财物为他送行，又设宴与他道别。席间他悄悄留下一首绝句与茂英道：“少插花枝少下筹，须防女伴妒风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书莫点头。”茂英为此诗谱写了舞曲。节度使把配了曲的诗拿来看了一遍，当即派人把茂英送到举子那里。出自《卢氏杂说》。

蔡 京

邕南节度使蔡京一次路过永州，永州刺史郑史与蔡京是同科进士，所以频设酒宴邀请他。席间有一个叫琼枝的乐妓，是郑史所宠爱的人，也是在座乐妓中最为娇艳者。蔡京看中后便强行夺了去，郑史没有和他争。蔡京的所作所为大都如此，为有德之人和仁义之士所不齿，而他终其一生恶习不改。后来他在治理邕南时触犯了法律，被处决。出自《云溪友议》。

武昌妓

韦蟾在鄂州任观察使，等他卸任时，宾客幕僚们大摆宴席为他饯行。席间，韦蟾挥笔题写了《文选》中的一句话：“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然后将纸笔递给宾客僚属，请各位续写下句。在座的各位怅然相望，都感到对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妓女含泪而起道：“奴婢不才，不敢随便书写，愿意随口念两句。”韦蟾大为惊异，令人照她口说的写了下来，这两句是：“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在座的客人无不称许赞叹。

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赠数十笺，纳之。翌日共载而

发。出《抒情诗》。

韦保衡

韦保衡尝访同人，方坐，李钜新及第，亦继至。保衡以其后先，匿于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韦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钜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衡尚公主为相，李蟪镇岐下，钜方自山北旧从事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独孤云除东川，辟在幕下。乐籍间有佐饮者，副史李甲属意也，时以逼于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衡既至，不之知，祈于独孤，且请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辄以语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屡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无何，堂牒追保衡赴犴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惧之矣。不日，保衡复入翰林，李闻之，登时而卒。出《玉泉子》。

曹 生

卢常侍钊，牧泸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沮而不许。会钱朝客于短亭，曹献诗曰：“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寥爱艳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

韦蟾令她把这几句唱出来，称作《杨柳枝词》，整个宴会尽欢而散。韦蟾送给歌妓几十幅题笺，并纳她为妾。第二天，他携带家眷及歌妓出发了。出自《抒情诗》。

韦保衡

韦保衡有一次去同事家里探望，刚刚坐下，新及第的李钜也相继到了。保衡因自己尚未及第反倒先到，于是躲在帐子后面。李钜进屋后问道：“家里有客人吗？”这位同事说：“韦保衡秀才在这里，可以出

来吗？”李钜刚刚及第，正在洋洋得意，慢声说道：“出来又有何妨。”保衡终究没有出来。等到保衡迎娶公主、担任宰相时，李^蟬镇守岐下，李钜才从过去的山北僚属调往李^蟬幕府任职。当初保衡及第后，独孤云镇守东川，保衡便在他幕府中任职。乐妓中有个陪酒的女子，副史李甲看中了，时常逼她嫁给自己，并私下约定，等自己回来就纳为妾。保衡到任后，不知有这种关系，便请求独孤云将此妓女许给他，并除去她的乐籍。李甲回来后，心里极为不满，常在宴席上用言语攻击保衡。保衡无法忍受，便带着这位妓女逃走了。李甲更为恼火，屡次在独孤云面前进言。独孤云迫不得已，便令人带上文书飞马追他回来。没过多久，朝中有文书召保衡赴京师，是去和同昌公主结婚。李甲当然是惧怕公主的。没过几天，保衡又进了翰林院，李甲听说后，立即就死了。出自《玉泉子》。

曹 生

常侍卢^仵任泸州地方长官时，宰相将一位曹生嘱托给他，让他在郡里担任点职务，卢^仵免不了答应下来。曹生喜欢营妓丹霞，卢^仵拒绝了他的请求。一次在短亭为朝廷官员饯行时，曹生于席间献诗道：“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仵接续了一首律诗，与曹生相和并借以勉励他，诗道：“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寥爱艳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

游蜂采掇何时已，只恐多言议短长。”出卢^仵《抒情集》。

罗 虬

罗虬词藻富赡，与宗人隐、邕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为音声，常为副戎属意。会副戎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缢彩。孝恭以副车所盼，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红儿。既而思之，乃作绝句百编，号《比红儿诗》，大行于时。出《摭言》。

徐月英

江淮间有徐月英者，名娼也。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又云：“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亦有诗集。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谓徐公曰：“此娘平生风流，没亦带焰。”时号“美戏”也。出《北梦琐言》。

游蜂采掇何时已，只恐多言议短长。”出自卢瓌《抒情集》。

罗虬

罗虬的文章词藻富丽华美，与同族人罗隐、罗邺齐名，咸通至乾符年间，一时号称“三罗”。广明庚子之乱以后，罗虬到鄞州去跟从李孝恭。乐妓中有个叫红儿的，擅长音乐，曾被副长官所看中。一次副长官到邻近的藩镇出使，罗虬便请红儿为他唱歌，并赠给她彩绸。孝恭因为她被副长官所看中，不让她接受。罗虬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罗虬亲手杀死了红儿。事后时常思念着她，便作绝句上百篇，称为《比红儿诗》，当时极为流行。出自《摭言》。

徐月英

江淮一带有个叫徐月英的，是位名妓。她在赠送别人的诗中写道：“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又写道：“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她还有诗集。金陵徐家的几个公子，宠爱一名营妓，后来这个营妓死了，徐家便把她火化了。徐月英前去送葬时，对徐公说：“这个女人平生风流，死了也带着火焰光彩。”这句话当时被称为“漂亮的戏言”。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买粉儿 崔护 武延嗣 开元制衣女 韦皋

欧阳詹 薛宜僚 戎昱

买粉儿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殓敛，发篋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我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

买粉儿

有一户人家十分富裕，家里有个独生子，非常娇生惯养。一次孩子到市场游逛，看到有个卖香粉的女子长相美丽，很喜欢她。因为无法向对方表达，便假托买香粉，天天去市场，买完香粉就走。开始也不说什么，时间久了，女子十分疑惑。第二天再来时，她便问道：“你买了这香粉，要往什么地方用？”他答道：“心里喜欢你，自己不敢说，但又总想见到你，所以只能借买香粉的机会来看你的美貌。”女子听了很不好意思，但心里很受感动，于是私下相许，说定明晚相会。第二天晚上，男的睡在正屋，耐心等待女子到来。傍晚女子果然到了，男的不胜欢悦，拉着她的手说：“多日的愿望如今终于实现了！”激动得竟死了过去。女子极为惶恐，不知所措，便跑了，天亮时回到了香粉店。到吃饭时，父母见儿子还没起来，感到奇怪，

过去一看已经死了。就办理丧事入敛，在儿子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一百余包香粉，每包大小都一样。母亲便说：“杀死我儿子的，一定是这些香粉。”于是到市场上逐个店铺地买香粉，买到这个女子家时，拿来一比照，与儿子香粉的包装手法完全一样。于是抓着她问道：“你为什么杀我儿子？”女子听了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并把真实经过叙说了一遍。

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出《幽明录》。

崔 护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睖眄而归。尔后绝不复至。

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已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

父母不相信她的话，便把此事告到了官府。女子说：“我难道还舍不得一死吗！只求让我到尸首前尽尽哀悼之情。”县令答应了她的请求。女子来到死者面前，抚摸着尸体放声痛哭道：“想不到竟有如此的不幸！如果你死后魂魄有灵，我又有什么遗憾呢！”男子突然苏醒

过来，叙说了事情的原委。两人便结为夫妻，后来子孙满堂。出自《幽明录》。

崔 护

博陵崔护，天资十分聪颖，但性情孤傲，很少与人来往，应举进士及第。清明节这天，他一个人去城南郊游。遇到一户庄园，房舍占地一亩，其间花木丛生，静若无人。崔护上前扣门，过了一会儿，有位女子从门缝里瞧了瞧，问道：“谁呀？”崔护告诉她自己的姓名，说：“我一人出城春游，酒后口渴，来求点水喝。”女子进去端了一杯水来。打开门，设置坐榻请他坐下。她一个人斜靠着小桃树站在那里，对崔护很有情意的样子。她姿色艳丽，神态妩媚，极有风韵。崔护用言语挑逗她，她只是默默不语，两人相互注视了许久。崔护起身告辞，送到门口后，她似有不尽之情地回到屋里。崔护也不住地顾盼，然后怅然而归。此后崔护再也没有去见她。

到第二年清明节，崔护忽然思念起她来，思念之情无法控制，便直奔城南去找她。门庭庄园一如既往，但是大门已上了锁。崔护便在左边一扇门上题诗道：“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过了几天，他偶然来到城南，又去寻找那位女子。听到门内有哭声，扣门询问，有位老人出来说：“你不是崔护吗？”答道：“是。”老人又哭着说：“是你杀了我的女儿！”崔护又惊又怕，不知该怎样回答。老人说：“我女儿已成年，知书达理，尚未嫁人。从去年以来，经常神情恍惚若有所失。那天陪她出去散心，回家时，见左边门扇上有题字，读完后，进门她就病了，绝食数日便死了。我老了，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迟迟不嫁的原因，就是想找个可靠的君子，以寄托我的终身。如今竟不幸去世，

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恻，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出《本事诗》。

武延嗣

唐武后载初中，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待，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痛愤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窈娘得诗悲咽，结三章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诗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楼阁不曾难，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出《本事诗》。

开元制衣女

开元中，颁边军纁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出《本事诗》。

这不是你害死她的吗？”说完又扶着崔护大哭。崔护也十分悲痛，请求进去一哭亡灵。死者仍安然躺在床上，崔护抬起她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着祷告道：“我在这里！”不一会儿女子睁开了眼睛，过了半天便复活了。老人大为惊喜，便将女儿嫁给了崔护。出自《本事诗》。

武延嗣

唐武则天载初年间，左司郎中乔知之有个婢妾叫窈娘，歌舞技艺与姿色皆为当时第一。乔知之十分宠爱她，并为此不娶妻子。武延嗣听说后，请求见见这位绝代佳人，对她的爱慕无法抑制。见到之后武延嗣便将窈娘据为己有，根本没有退还的意思。乔知之又心疼又气愤，便病倒了，于是作诗，写在白色的细绢上，以重金收买守门人，将此诗送给了窈娘。窈娘得到诗后悲痛哭泣不已，便把这三章诗系在裙带上，投井而死。武延嗣看到此诗后，命酷吏罗织罪名诬陷乔知之，抄了他的家。乔知之在诗中写道：“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

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楼阁不曾难，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出自《本事诗》。

开元制衣女

开元年间，有一批发给边防守军的棉衣，是在皇宫里制作的。有个士兵在短袍里面得到一首诗，诗中写道：“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把此诗告诉了统帅，统帅又进呈给朝廷。玄宗命人将此诗在后宫之内普遍传示，并说：“谁作的此诗不要隐瞒，我不怪罪你。”有个宫女主动承认，并自言罪该万死。唐玄宗对她深表同情，便把她嫁给了那个得到诗的人。宫女还对那个士兵说：“我已与你结成了今世姻缘。”边防守军们都被这件事感动得热泪横流。出自《本事诗》。

韦 皋

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少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而恭事之礼，如父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祇侍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君入关求官，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陀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

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廉使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濞，俾篙工促行。韦昏暝拭泪，乃裁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往从侍之，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与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遗之。既五年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遂绝食而殒。姜氏悯其节操，以玉环著于中指而同殒焉。

后韦镇蜀，到府三日，询鞠狱囚，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姜家荆宝否？”韦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系？”答曰：“某辞韦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青城县令。家人误焚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即与雪冤，

韦 皋

唐朝西川节度使韦皋年轻时到江夏游览，住在姜使君家里。姜家有个儿子叫荆宝，已经读过两种经书，虽对韦皋以兄相称，但是恭敬侍奉的礼数，就像对待父辈。荆宝有个小丫环叫玉箫，才十岁，荆宝常常让她去侍奉韦皋兄。玉箫侍奉韦皋也很勤快。两年之后，姜使君进京去求官，家属没有跟去。韦皋便迁居到头陀寺中，荆宝仍然时常让玉箫到寺里去听他使唤。玉箫的年龄渐渐大了，两人之间便产生了爱慕之情。

这时，观察使陈常侍接到韦皋叔父的来信说：“侄儿韦皋长期客居贵处，恳切盼望让他回家省亲。”观察使看过信后，给韦皋准备了船只和衣物盘缠，又怕他迟迟不肯启程，便告诉他不必见面告别，等船一靠岸，就催促船夫快快起航。韦皋依依不舍，泪眼模糊，于是写信以别荆宝。一会儿荆宝就与玉箫一块儿来了，韦皋见了悲喜交集。荆宝让丫环玉箫随船前往，沿途侍奉韦皋，韦皋因耽误回家省亲已经很久，不敢带她一块儿去，就一再推辞。于是和荆宝约定：“少则五年，多则七年，即来娶玉箫。”韦皋留下玉戒指一枚，又写了一首诗赠给了玉箫。过了五年后，韦皋没有来，玉箫便于鹦鹉洲默默祈祷。又过了两年，到第八年春天，玉箫叹道：“韦皋郎君走了七年多了，肯定不能回来了！”于是绝食而死。姜家怜悯她的气节，将那只玉戒指戴在她中指上一同安葬了。

后来韦皋镇守西蜀，到任三天，即将关在监狱里的囚犯重新审理，为冤案错案平反昭雪，接受审理的轻罪、重罪者，有近三百人。其中有一人，身戴重枷上堂审理时，偷偷地向大堂上看了看，悄悄

自语道：“仆射是我当年的韦皋兄。”于是高声呼喊道：“仆射，仆射，还记得当年姜家的荆宝吗？”韦皋说：“记忆犹新。”“我就是荆宝呀！”韦公道：“犯了什么罪受此重刑？”荆宝答道：“我与韦兄分别之后，很快便以明经科应举及第，又被选为青城县令。家人不慎，误将官署房舍及仓库牌印等烧毁，于是定罪入狱。”韦公道：“家人犯罪，并非你的过错。”当即为他平反雪冤，

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且留宾幕。

时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凡经数月，方问玉箫何在。姜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既逾时不至，乃绝食而终。”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造像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三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

后韦以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天下响附，泸夔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韦叹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出《云溪友议》。

欧阳詹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属文，天纵浩汗。贞元年，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于乐籍中，因有所悦，情甚相得。及归，乃与之盟曰：“至都，当相迎耳。”

仍然还给他县令的印绶，并奏请任命他为眉州刺史。皇帝降下诏书，暂不让其赴任，派人代理其职。可以享有高级官员的荣耀，暂且留作韦皋的宾客幕僚。

当时战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公务繁忙，过了几个月，韦皋才问起玉箫的下落。荆宝说：“仆射上船的那天跟她约定，七年为限，必来娶她。你过期没来，她便绝食而终了。”于是吟诵当初作的《留赠玉环》诗道：“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皋听罢，更加痛心哀叹。从此之后，他刻苦抄写佛经，大事修造佛像，以表达自己的心愿，他时刻思念玉箫，只恨无缘与她再见。当时有个祖山人，有汉代方士少翁的法术，能让死者与活人见面。他让韦公斋戒七天。在一个清静的深夜，玉箫便飘然而至。见到韦皋后，她施礼致谢道：“承蒙仆射写经造像的帮助，十天之后我就会托生降世。再过十三年，便可再次成为您的侍妾，以谢大恩。”临走前她又微笑着说道：“都怪丈夫薄情，让我与您死生相隔啊！”

后来韦皋因在陇右的功劳，整个唐德宗在位期间，一直让他治理西蜀。因此，由于年久资深，官职连连进升，直至中书令。各地无不服从于朝廷，西南各族也都人心归附。有一年他过生日举行庆典，各藩镇所送的贺礼，都是当地的珍奇物品。唯独东川卢尚书送来一名歌女，不到十六岁，名字也叫玉箫。韦皋仔细一看，真是姜家那个玉箫。而她的中指上长着一个肉环，与当年分别时所赠的戒指形状相同。韦皋慨然叹息说：“我终于懂得了生与死的区分，就是一个去了，一个来了。玉箫死后所说的话，现在可以验证了。”出自《云溪友议》。

欧阳詹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二十岁就能写文章，写得大气磅礴，汪洋恣肆。贞元年间，他进士及第，吏部考试也结束后，他便到太原游览。乐妓中有个他喜欢的人，两人相处得十分亲热。等他要回京城时，便与她约定：“回到京城后，我就来接你。”

即洒泣而别，仍赠之诗曰：“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寻除国子四门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经年得疾且甚。乃危妆引髻，

刃而匣之，顾谓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欧阳生使至，可以是为信。”又遗之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绝笔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径持归京，具白其事。詹启函阅文，又见其诗，一恸而卒。

故孟简赋诗哭之，序曰：闽越之英，惟欧阳生。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学之禄，助成均之教，有庸绩矣。我唐贞元年己卯岁，曾献书相府，论大事，风韵清雅，词旨切直。会东方军兴，府县未暇慰荐。久之，倦游太原，还来帝京，卒官灵台。悲夫！生于单贫，以狗名故，心专勤俭，不识声色。及兹筮仕，未知洞房纤腰之为蛊惑。初抵太原，居大将军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屡目于生，生感悦之。留赏累月，以为燕婉之乐，尽在是矣。既而南辕，妓请同行。生曰：“十目所视，不可不畏。”辞焉，请待至都而来迎。许之，乃去。生竟以蹇连，不克如约。过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积望成疾，不可为也。先天之夕，剪其云髻，谓侍儿曰：“所欢应访我，当以髻为贖。”甲至得之，以乘空归，

说完洒泪而别，并赠给她一首诗道：“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屣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不久欧阳詹担任国子四门助教，居住在京城里。那个乐妓分手之后十分思念欧阳詹，过了一年便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她便将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然后把发髻剪了下来，装在盒子里，对身边的丫环说：“我就要死了。如果欧阳公子派人到这里来，你可将这个盒子作为信物交给他。”又为他留下了一首诗道：“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写完这首诗她便去世了。等欧阳詹派的人来到时，那位丫环便如实告诉了他，他带着盒子回到京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欧阳詹打开盒子看过，又读了那首遗诗，一时悲痛便死去了。

他的朋友孟简写诗表示对欧阳詹的哀悼，诗的序言写道：闽越的英才，当数欧阳詹。因为卓有文才而及第，从此开始为朝廷效命。接受太学的俸禄，协助朝廷办好教育，在任期间卓有劳绩。在我大唐贞元己卯年，欧阳詹曾上书相府，议论国政大事，文风清正典雅，辞旨

恳切质直。时值东方战事又起，官府未能及时对他进行勉励和保举。时日既久，他便去太原游览，回到京城不久，便死于任上。可悲啊！欧阳出身贫寒，为求功名，而专心学业，克勤克俭，从不沾染歌舞女色。直到出仕为官，也不知洞房娇妻的诱惑。刚到太原时，在大将军的宴席上，有位北方出名的乐妓，频频注目于欧阳，欧阳为情所动而产生好感。留在太原与她相处数月，认为夫妻间的和谐欢乐，尽在于此了。后来欧阳南归，乐妓请求同行。欧阳说：“众目睽睽，不可不畏。”于是告辞，请她等他回到京城后再来迎接。答应后他就走了。欧阳终因有事缠身而延误，不能如期履行约定。过了约定期限，才派人驾车前往，秘密迎接歌妓。歌妓因为长期思念而酿成疾病，已经不行了。临死前，她剪掉自己的发髻，告诉丫环道：“心上的人儿会来看望我，届时可以发髻相赠。”使者得到发髻后，驾着空车回来，授髻于生。生为之恸怨，涉旬而生亦歿。则韩退之作何蕃书，所谓欧阳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访予，常叹息其事。呜呼！钟爱于男女，素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时断割，不为丽色所汨，岂若是乎？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咏》有《庐江小吏》，更相死，或类于此。暇日，偶作诗以继之云：

有客非北逐，驱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艳照行云。座上转横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荡漾，即日相交欢。定情非一词，结念誓青山。生死不变易，中诚无间言。此为太学徒，彼属北府官。中夜欲相从，严城限军门。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闻。忽如陇头水，坐作东西分。惊离肠千结，滴泪眼双昏。本达京师回，驾期相追攀。宿约始乖阻，彼忧已缠绵。高髻若黄鹂，危髻如玉蝉。纤手自整理，剪刀断其根。柔情托侍儿，为我遗所欢。所欢使者来，侍儿因复前。收泪取遗寄，深诚祈为传。封来赠君子，愿言慰穷泉。使者回复命，迟迟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屣走迎门。长跪听未毕，惊伤涕涟涟。不饮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残。哀哉浩然气，溃散归化元。短生虽别离，长夜无艰难。双魂终会合，两剑遂蜿蜒。大夫早通脱，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节，一去何由还？后生莫沉迷，沉迷丧其真。出《闽川名士传》。

薛宜僚

薛宜僚，会昌中为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却漂回，泊青州，邮传一年。节使乌汉真尤加待遇。籍中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

将发髻交给欧阳。欧阳悲痛悔恨，过了十天也去世了。韩愈在给何蕃的信中，也提到了欧阳詹的事。河南穆玄道拜访我时，也常感叹这件事。唉！男女之间爱得深沉，为爱情献出生命，这也不是什么荒谬的事。大凡能够及时割断感情，不为对方的姿色所诱惑，怎么会出现这类结局呢？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咏》中有《庐江小吏》，男女双方都死于相爱，与欧阳詹的经历有些类似。闲暇之日，笔者曾偶作一诗，将这段故事连贯起来：

有客非北逐，驱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艳照行云。座上转横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荡漾，即日相交欢。定情非一词，结念誓青山。生死不变易，中诚无间言。此为太学徒，彼属北府官。中夜欲相从，严城限军门。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闻。忽如陇头水，坐作东西分。惊离肠千结，滴泪眼双昏。本达京师回，驾期相追攀。宿约始乖阻，彼忧已缠绵。高髻若黄鹑，危鬓如玉蝉。纤手自整理，剪刀断其根。柔情托侍儿，为我遗所欢。所欢使者来，侍儿因复前。收泪取遗寄，深诚祈为传。封来赠君子，愿言慰穷泉。使者回复命，迟迟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屣走迎门。长跪听未毕，惊伤涕涟涟。不饮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残。哀哉浩然气，溃散归化元。短生虽别离，长夜无阻难。双魂终会合，两剑遂蜿蜒。大夫早通脱，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节，一去何由还？后生莫沉迷，沉迷丧其真。出自《闽川名士传》。

薛宜僚

薛宜僚，会昌年间任太子左庶子，充任新罗国册赠使，由青州泛海东渡。船在海上屡遭险恶风浪的袭击，至登州时失去控制而往回漂，停泊在青州，在驿馆住了一年。节度使乌汉真给以十分优厚的待

遇。乐妓中有个陪酒的女子叫段东美，薛宜僚对她很中意，节度使把她安置在薛宜僚下榻的驿馆里。这年春天薛宜僚要出发的那天，他在饯行的宴席上痛哭流涕，东美也是如此。

乃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情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甲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旋槨，回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执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为奇事。出《抒情集》。

戎 昱

韩晋公滉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闲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令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泪下随言。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十笞之。命妓与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出《本事诗》。

薛宜僚便于席间留诗道：“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情恰一年。”薛宜僚到新罗国后，尚未举行册封典礼，却听见使者的旌旗节杖早晚都发出声响。没过多久他便得了病，对姓苗的判官说：“东美怎么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呢？”几天之后他便去世了。苗判官就代为大使举行了册封典礼。薛宜僚的灵柩运回国内，到达青州时，东美便请求来到驿馆，身穿丧服执礼祭奠。抚柩大哭，终因悲痛至极而去世。两人情缘相投而死，实在是件奇事。出自《抒情集》。

戎 昱

晋公韩滉镇守浙西，戎昱是其辖内的刺史。郡里有一名侍酒妓

女，善于唱歌，姿色也很娴雅美丽，戎昱对她很中意。浙西的乐官听说这位妓女善于唱歌，便告诉了韩滉，将她召来纳入乐妓名册里。戎昱自然不敢挽留，就在湖上写了一首歌词赠给她，并且说：“到那里以后，一定要首先唱这曲歌词。”到了浙西后，韩滉为她设宴，自己端起酒杯，令她唱歌陪侍，她便唱起了戎昱赠她的歌词。唱完后，韩滉问道：“戎刺史对你很有情义吧？”妓女惶恐地起立答道：“是。”边答边流下了眼泪。韩滉让她更衣待命，在座的客人都为她担忧。韩滉召来乐官责问道：“戎刺史是一位名士，钟情于这位妓女，为什么不了解这种关系就把她召到我这儿来，酿成了我的过错？”于是打了他十杖。命令赠给那妓女百匹细绢，立即把她送回去。戎昱写的那首歌词是：“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出自《本事诗》。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仆奴婢附

韦桃符 李 敬 武公幹 吴行鲁 李 鹄
捧 砚 捧 剑 归 秦 段 章 上 清
李锜婢 李福女奴 却 要

韦桃符

隋开皇中，京兆韦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讨将行，有胆力。袞至左卫中郎，以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符家有黄牯牛，宰而献之，因问袞乞姓。袞曰：“止从我姓为韦氏。”符叩头曰：“不敢与郎君同姓。”袞曰：“汝但从之，此有深意。”故至今为“黄犊子韦”，即韦庶人，其后也。不许异姓者，盖虑年深代远，子孙或与韦氏通婚，此其意也。出《朝野僉载》。

李 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佣也。孜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尔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

韦桃符

隋朝开皇年间，京兆人韦袞有个奴仆叫桃符，每次出征打仗都带着他随军从行，桃符很有胆识，又有勇力。韦袞官至左卫中郎后，因为桃符多年跟随自己听从差遣，便解除了他的奴仆身份让他成为自由身。桃符家有头黄母牛，他把牛宰了献给韦袞，便问他自己应该姓什么。韦袞说：“只能跟我姓韦。”桃符叩头说道：“不敢与郎君同姓。”韦袞说：“你只管跟着我姓韦，这里面自有深意。”所以如今称为“黄犊子韦”的，即韦皇后这一支，就是桃符的后裔。当时韦袞不许他姓别的姓，大概是担心将来年代久远，桃符的子孙说不定有与韦家

通婚的，这就是韦袞所谓的深意。出自《朝野僉载》。

李 敬

李敬本是夏侯孜的仆人。夏侯孜长年考不中科举，李敬陪伴他备尝饥寒困苦。有其他仆人指点李敬说：“当今做官的人，入则为朝廷显贵，出则为地方使臣。到他们那里去，可以凭着关系混吃喝，你何不去跟随这些人？而偏要勤勤恳恳地侍候一个

穷措大，有何长进耳？纵其不然，堂头官人，此辈谓堂吏为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敬輒然曰：“我使头及第，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皆非笑。时孜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孜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诺。至镇，用敬知进奏，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俜风尘，所跨蹇驴，无故坠井。及朝士之门，或逆旅舍，常多龃龉，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将相。出《摭言》。

武公幹

武公幹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余岁，异常勤干。洎希逸擢第，幹辞以亲在，乞归就养。希逸坚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同人醖绢赠行，皆有继和。出《摭言》。

吴行鲁

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门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为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为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争教不作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西门曰：“何也？”鲁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为常执仆厮之役？”乃脱履呈之。西门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当为汝成之。”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卢耽表为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川、

穷书呆子，能有什么长进呢？纵使不去跟这些当大官的，去做个堂头小吏，这类人称堂吏为官人。也落个丰衣足食，要什么有什么。”李敬笑着说：“我家主人及第之后，还要做西川留后官呢。”别人听了都嗤笑他。当时夏侯孜在墙后面听到了这番对话。经过十几年的刻苦奋斗，夏侯孜以宰相身份出任西川节度使。离京赴任时，有要去跟着他做属吏的，他概不应诺。到了成都，只任用李敬掌管向朝廷奏报的事务，处处都要烦劳他。以前嗤笑他的那些人，大都表示敬服。当年夏侯孜未发迹时，孤独地奔波于风尘之中，骑着一头跛驴，又无端跌进井里。每到达官贵人门庭，或者住在旅舍中，常常遇到阻碍和麻烦，当时人称他为“运气不好的秀才”，后来竟然官至将相。出自《摭言》。

武公幹

武公幹长期侍奉蒯希逸秀才达十多年，非常勤劳肯干。等到希逸科举及第时，武公幹便以双亲俱在为由，请求回家赡养老人。希逸再三挽留也留不住他，为表彰他的忠孝美德，就写了一首诗送给他，诗中有两句是：“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他的同事也都凑钱买绢相赠，并且都写诗与希逸唱和。出自《摭言》。

吴行鲁

吴行鲁尚书是彭州人。年轻时侍奉宦官西门思恭，小心谨慎。每当夜晚，常常把便器焐热了再送给他，所以深得西门中尉的欢心。有一天行鲁为中尉洗脚，中尉指着自己的脚底纹对他说：“就凭这样的脚纹，怎能不当上军容使？”行鲁向他施礼道：“这是不能作为凭据的。”西门中尉说：“为什么？”行鲁答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脚也有这样的纹，为什么我却一直当仆役呢？”于是脱鞋让西门中尉看。西门中尉叹息说：“你只管忠心耿耿地侍奉我，我会成全你的。”后来西门便授给他一个军职，任彭州刺史。卢耽表奏他为西川行军司马，他抗击蛮寇有功，历任东川、

山南二镇节度使。初，行鲁之在东川也，厉图南为西川副使，随府罢，行鲁欲延辟之。厉素薄行鲁，闻之大笑曰：“不能剪头刺面，而

趋事健儿乎！”自使院乘马，不归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结束而追之。张云为成都少尹，常出轻言，为行鲁鸩杀之。出《北梦琐言》。

李 鹄

卢钧子肃，贞简有父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阙途二十年，缙绅靡不徧乏。肃始登第，俄有李鹄者造之，愿佣力。鹄善营利，暇日往往反资于肃，此外未尝以所须为意。肃有旧业在南阳，常令鹄征租。鹄皆如期而至，来往千里，而未尝侵费一金。既及第，鹄奔走如初。及一春事毕，鹄即辞去。出《摭言》。

捧 砚

捧砚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红，配驸人高璠而生。一岁
时，夏日浴之，裸卧于廊庑间，有卑脚犬曰青花，忽来，啗儿阴食之。春红闻啼声，狼忙而至，则血流盈席矣。赖至德有良药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寝之前轩，青花伺人隙复来，并卵又食讫。宛转于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药傅之。及愈为宦者焉。字之曰捧砚，委以内竖之职。

山南两镇的节度使。当初，行鲁节度东川时，厉图南任西川节度副使，当厉图南随着此任幕府的解散而失去官职时，行鲁打算聘请他到东川去任职。但厉图南向来瞧不起行鲁，听说要请他后，放声大笑道：“我可不能剪短了头发、在脸上刺了字，去侍候一个当过军卒的人啊！”他从节度使院骑上马，没有回家，直接出了北城门而去，家人知道后急忙打点行李去追赶他。张云是成都少尹，经常说些轻薄话挖苦行鲁，便被行鲁用毒酒杀死了。出自《北梦琐言》。

李 鹄

卢钧的儿子卢肃，为人正直简朴，颇有父亲的遗风。光化初年，他在华州行宫科举登第。自从贼寇举兵入犯朝廷，二十年来，士大夫们无不财用匮乏。卢肃刚及第时，有个叫李鹄的来拜访他，愿意被他

雇佣。李鹄很善于经营，颇有挣钱之道，平时常常反过来资助卢肃，而且从来不把自己需要什么放在心上。卢肃有一份产业在南阳，常常让李鹄前去收租。李鹄总是如期前往，来回千里路程，从不侵占分文。卢肃及第后，李鹄仍像以往那样为其奔走操劳。直到操办完了一年的事情之后，他才辞职走了。出自《摭言》。

捧 砚

捧砚是裴至德的家童。他母亲叫春红，嫁给车夫高璠后生的他。一岁的时候，夏天给他洗完澡，让他光溜溜地躺在屋檐下，有一只叫青花的短腿狗忽然走过来，咬下小孩的阴茎来吃了。春红听见孩子哭，急急忙忙地跑过来，鲜血已经流满席子了。幸好裴至德有良药，将伤口敷好，一百天后便愈合了。第二年夏天，小孩子睡在前屋里，青花趁大人不在时，又过去把小孩的两只卵子咬下来吃了。孩子疼得在地下打滚，都快死了，又用先前被咬时的药敷在伤处。等伤口愈合后，他已经成一个小太监了。裴至德给他起了个字号叫捧砚，让他担任宫内侍从之职。

至光启丙午年，十余岁矣。裴使外出，遇盗于郑郊见害。噫！捧砚，童儿也，再残而无恙，裴以一出而不回者，其故何哉？出《三水小牋》。

捧 剑

咸阳郭氏者，殷富之室也，仆媵且众。其间有一苍头，名曰捧剑，不事音乐，尝以望水眺云，不遵驱策。虽每遭鞭捶，终所见违。一旦，忽题诗一篇，其主益怒。诗曰：“青鸟衔蒲菊，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儒士闻而竞观，以为协律之词。其主稍容焉。又题后堂牡丹花曰：“一种芳菲出后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天人说，从此移根近太清。”捧剑私启宾客曰：“愿作夷狄之鬼，耻为世俗苍头。”其后将窜，复留诗曰：“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呜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出《云溪友议》。

归 秦

沈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仪使衙。是夕，询尝宴府中宾友，乃便歌著词令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妻并命焉，时咸通四年也。出《北梦琐言》。

段 章

段章，咸通十年事前进士司空图。初，章以自僦为驭者，亦无异于他佣。是年夏，图归蒲久，以乏力，不足赙给，章乃

到光启丙午年时，他已经十多岁了。这年裴至德公使外出，遇上盗贼在郑州郊外被杀害了。唉！捧砚是个小小的家童，两次遭到残害而安全无恙，裴至德一次外出却命丧黄泉，这是什么缘故呢？出自《三水小牒》。”

捧 剑

咸阳有个姓郭的，家里很富，仆婢成群。有个奴仆名叫捧剑，不会唱歌奏乐，常常因为欣赏山水和游云，不听从主人驱使。虽然常遭鞭打，始终不肯听话。一天，他忽然写了首诗，主人更为恼怒。他在诗中写道：“青鸟衔蒲菊，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书生们知道后争相传阅，都以为此诗很合格律。主人于是对他稍微宽容了些。他又写了一首以后堂牡丹为题的诗道：“一种芳菲出后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天人说，从些移根近太清。”捧剑私下告诉宾客说：“宁愿作异国他乡之鬼，也不愿作别人的家奴。”后来他要逃跑，又留下一首诗道：“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呜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出自《云溪友议》。

归 秦

沈询有个爱妾，他妻子很妒忌，私下把她嫁给了太监归秦，沈询制止不了。后来这个爱妾仍然到内室侍奉沈询，归秦感到很耻辱，便带着刀寻找机会，要在昭仪使府衙门杀死沈询及其夫人。这天晚上，沈询宴请府内宾朋，他即席唱了一首小曲道：“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等他回家后，夫妻二人双双毙命，当时是咸通四年。出自《北梦琐言》。

段章

段章在咸通十年侍奉还未授官的进士司空图。一开始，段章自愿受雇给司空图当车夫，和其他仆人也沒什麼两样。这年夏天，司空图回到蒲州，日子久了，因为没钱养活仆役，段章便

谢去。广明庚子岁冬十二月，寇犯京，图寓居崇义里。九日，自里豪杨琼所，转匿常平仓下。将出，群盗继至。有拥戈拒门者，熟视良久，乃就持图手曰：“某段章也，系掳而来，未能自脱。然顾怀优养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张将军，喜下士，且幸偕往，必亡他。然且决免于暴横矣。”图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导至通衢，即别去。图因此得自开远门宵遁。至咸阳桥，复遇榜者韩钧济之，乃抵鄠县，因达于行在。出司空图《段章传》。

上清

贞元壬申岁春三月，丞相窦参居光福里第。月夜，闲步于中庭，有常所宠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启事，须到堂前方敢言之。”窦亟上堂，上清曰：“庭树上有人，恐惊郎，请谨避之。”窦曰：“陆贽久欲倾夺吾权位，今有人在庭树上，即吾祸之将至矣。且此事将奏与不奏，皆受祸，必辜死于道路。汝于辈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为宫婢。圣居如顾问，善为我辞焉。”上清泣曰：“诚如是，死生以之。”窦下阶大呼曰：“树上人应是陆贽使来，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报。”树上人应声而下，乃衣纈粗者也，曰：“家有大丧，贫甚，不办葬礼。伏知相公推诚济物，所以卜夜而来，幸相公无怪。”窦曰：“某罄所有，堂封绢千匹而已，方拟修私庙次，今日辄赠可矣！”纈粗者

拜谢，窦答之如礼。又曰：“便辞相公。请左右赍所赐绢，掷于墙外，某先于街中俟之。”

告辞离开了。广明庚子年冬季十二月，贼寇进犯京师，司空图当时住在长安崇义里。九日，他从豪绅杨琼家里转移到常平仓下藏匿。当他要出门时，一群贼军兵士相继到来。有个持枪推门的人，对他仔细打量了半天，便上前拉着他的手说：“我是段章，是被他们抓来的，一直没能逃脱。但我时常怀念您从前待我时的仁慈，今天能够相遇，实在是天意啊！我的长官叫张将军，喜欢礼贤下士，暂且和我去投奔他，一定不会有事。这样又可免于遭受横祸。”司空图表示誓不辱节，段章怅然泪下，把他领到大道上，便与他分手了。司空图因此能够从开远门乘夜逃出城去。到了咸阳桥，又遇到船夫韩钧帮助了他，于是到了鄆县，这才到达皇上所在的地方。出自司空图《段章传》。

上 清

贞元壬申年春季三月，宰相窦参住在光福里的家中。在一个月的夜晚，他漫步于庭院中，有个平日宠爱的奴婢叫上清，对他说：“我要告诉您一件事，必须到堂前才敢说出来。”窦参急忙上堂，上清道：“院内树上有人，我怕您受惊吓，请您谨慎回避。”窦参说：“陆贽早就想夺取我的权位，现在有人在庭院的树上，这是我的灾祸要临头了。而这件事无论是否对皇上奏明，我都要遭殃，定要被放逐而死在途中。你是婢女中不可多得的人，等我身死家破之后，你肯定会入宫去当宫女。那时，圣上如果问起我的事，你要好好为我解释。”上清哭着说：“真要如此，我死也要为您效命。”窦参走下台阶大声喊道：“树上的人该是陆贽派来的吧，若能保全老夫性命，定当厚报。”树上人应声而下，原来是个身穿粗布丧服的人，他说：“我家老人去世，因为十分贫穷，不能操办葬礼。我知道相爷向来诚心接济别人，所以乘夜而来，希望相爷不要见怪。”窦参说：“我倾尽所有，家产也不过丝绢一千匹而已，正打算用它修造自家祖庙，今天就赠给你吧！”身穿丧服的人施礼致谢，窦参也以礼回敬。此人又道：“马上要告辞相爷。请让手下人拿着赠我的丝绢，扔到墙外，我先到大街上等着。”

窦依其请，命仆人侦其绝踪且久，方敢归寝。

翌日，执金吾先奏其事，窦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厉声曰：“卿交通节将，蓄养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窦顿首曰：“臣起自刀笔小才，官已至贵，皆陛下奖拔，实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万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归私第，待候进止。”越月，贬柳州别驾。会宣武节度刘士宁通好于柳州，廉使条疏上闻，德宗曰：“交通节将，信而有征。”流窦于驩州，没入家资，一簪不遗身。竟未达流所，诏赐自尽。

上清果隶名掖庭且久，后数年，以善应对，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德宗谓曰：“宫内人数不少，汝大了事，从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窦参家女奴，窦参妻早亡，故妾得陪洒埽。乃窦参家破，幸得填宫，既奉龙颜，如在天上。”德宗曰：“窦参之罪，不止养侠刺，兼亦甚有赃污，前时纳官银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窦参自御史中丞，历度支、户部、盐铁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数十万，前后非时赏赐，当亦不知纪极。乃者郴州送所纳官银器，皆是恩赐。当部录曰，妾在郴州，亲见州县希陆贽恩旨尽刮去，所进银器上刻藩镇官衔姓名，诬为赃物。伏乞下验之。”于是宣索窦参没官银器，覆视其刮字处，皆如上清之言。时贞元十二年。德宗又问养侠刺事，上清曰：“本实无，此悉是陆贽陷害，使人为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陆贽曰：

窦参照他的请求，命令仆人看着，等到此人已经离去好长时间了，自己才敢进屋就寝。

第二天上朝后，执金吾首先奏明了这件事，然后轮到窦参，又上奏了这件事。德宗听后厉声说道：“你竟勾结藩镇节帅，蓄养侠士刺客，你已身居宰相高位，还要求什么！”窦参连连叩头道：“臣起自刀笔小吏，如今官位已经极为尊贵，这都是陛下奖掖栽培的结果，实在不是借助别人。如今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恐怕是仇家所为。陛下忽发雷霆之怒，为臣的罪当万死！”太监下殿告诉他说：“你暂且回家去，听候裁决发落。”一个月后，窦参被贬为柳州别驾。正赶上宣武节度使刘士宁与柳州互通友好，观察使上疏奏报了皇上，德宗便说：“勾结藩镇节帅，已经有事实验证。”于是将窦参流放驩州，没收

其全部家产，连头上戴的发簪也不留下。最终未等他到达驩州，就下诏书赐他自尽了。

后来上清果然一直在宫中侍奉，几年后，因为善于应对，又长于煎茶，所以常常能到皇帝身边服侍。德宗对她说：“宫中婢女为数不少，只有你这么懂事，你是从什么地方到这里来的？”上清答道：“奴婢本是已故宰相窦参家的婢女，窦参妻子早亡，奴婢因此得以照顾他的生活。等到窦参家破之后，有幸将我安排在皇宫，既能侍奉龙颜，妾身如登九天。”德宗说道：“窦参之罪，不止于蓄养侠士刺客，同时还有贪赃的事实，以前没收家产时发现的银器非常多。”上清流着泪说道：“窦参从任御史中丞起，历任度支、户部、盐铁三使，后来官至宰相。前后六年之久，每月收入数十万，朝廷随时的赏赐，应该也不计其数。当时彬州送来的官府抄没的银器，全是朝廷恩赐的。官府登记入册时我就在现场，亲眼看见州县官吏迎合陆贄的旨意，将银器上的御赐字样全部刮掉，刻下了藩镇的官衔姓名，以便诬告为赃物。请求圣上下令查验。”德宗于是下令要来窦参没收充公的银器，察看上面刮字的地方，全跟上清所说的一样。这时是贞元十二年。德宗又问蓄养侠士刺客一事，上清说：“其实并无此事，这全是陆贄为了陷害窦参，指使人做的。”德宗这才恍然大悟。于是怒斥陆贄道：

“老獠奴！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着，又常呼伊作‘陆九’。我任使窦参，方称意次，须教我杀却他。及至权入伊手，其为软弱，甚于泥团！”乃下诏雪窦参冤。

时裴延龄探知陆贄恩衰，得恣行媒孽，乘间攻之。贄竟受谴不回。上清特敕削丹书，度为女道士，终嫁为金忠义妻。

世以陆贄门生名位多显达者，世不可传说，故此事绝无人知。出《异闻集》。

李錡婢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錡夜自裂衣襟，书己管辇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于带。吾若从容赐对，当为宰相，杨、益节度使；若不从容，受极刑矣。我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

汝当以是进。”及锜伏法，京城大雾，三日不解，或闻鬼哭。宪宗又于侍婢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数袭，赐锜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铤，锜之从父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反状，恸哭，驱妻子奴婢，无老幼，量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悯之，因为薄贬。

按李锜宗属亟居重位，颇以尊豪自奉，声色之选，冠绝于时。及浙西之败，配掖庭者，曰郑、曰杜。郑得幸于宪宗，是生宣宗皇帝，实为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宠于穆宗。穆宗即位，以为皇子漳王傅姆。太和中，

“老奴才！我脱去你的绿官服，让你穿上大紫袍，又常常称呼你‘陆九’。我任用窦参，刚好称我的心意，你却教我杀掉他。以至大权落入你手，你这个人办事软弱无能，连泥团都不如！”德宗便颁下诏书为窦参平反昭雪。

这时裴延龄探知陆贽已经失宠，便极力挑拨是非，乘机攻击陆贽。陆贽最终遭贬被逐，终身不回。德宗皇帝又为上清特颁诏书，度她为女道士，后来嫁给金忠义为妻。

世人因为陆贽的门生故吏更为名位显达的人，有关他的上述事情不可流传，所以此事很少有人知道。出自《异闻集》。

李锜婢

李锜被捕后，有个侍婢跟随着他。他在夜里撕下自己的衣襟，在上面书写自己负责盐铁专卖事务的功绩，申明自己是被张子良出卖的。写完之后告诉侍婢道：“把这份状子系在裙带上。我若能从容应对，就会成为宰相，扬州、益州的节度使；如果不能从容应对，就要受极刑了。我死之后，你定能选入内宫，皇上必然会问你，到时候你就把这份状子呈上。”李锜被处决时，京城大雾弥漫，连续三日不散，有人还听到了鬼哭。宪宗又从这位侍婢那里得到了那份状子，心中很怀疑李锜是冤枉的，于是从皇宫里拿出几件专供皇室穿用的黄衣服，赐给李锜及其子弟，又下令京兆府收葬李锜的尸体。李铤是李锜的堂弟，当时任宋州刺史。听说李锜谋反的罪状，失声痛哭，强令妻子儿女及奴婢，无论老幼，一律戴上枷锁，自行拘押到观察使面前，

一起接受制裁。朝廷同情他，所以从轻发落，贬得较轻。

李锜的同宗亲属长期官居要职，过着养尊处优的奢华生活，家中的歌妓婢妾，都是当时最漂亮的。等到李锜在浙西败亡之后，被拘押并发配到掖庭宫的婢妾中，有个姓郑的，还有个姓杜的。姓郑的受到唐宪宗宠幸，于是生下了宣宗皇帝，她就是孝明皇太后。其次是那个姓杜的，她名叫杜秋，也是建康人，深得唐穆宗的宠爱。穆宗即位后，用她做皇子漳王的保母。太和年间，

漳王得罪国除，诏赐秋归老故乡。或曰，系帛书者，即杜秋也。而宫闱事秘，世莫得知。夫秋，女婢也，而能以义申锜之冤，且逮事累朝，用物殫极。及其被弃于家也，朝饥不给，故名士闻而伤之。

中书舍人杜牧为诗以谚之曰：“荆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老鬓即山铸，后庭千蛾眉。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鬓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上绿杨垂。联裾见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玉螭。低鬟认新宠，窈窕复融怡。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红妆羽林仗，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厌饫不能飴。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燕媒得皇子，壮发绿丝丝。画堂亲傅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络褓，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渐抛竹马戏，稍出舞鸡奇。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觚棱拂斗极，回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鬓已成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告谁？寒衣一尺素，夜借邻人机。

“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歔！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织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语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珊瑚破高齐，作婢春黄糜。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阏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射钩后呼父，钩翁王者师。无国邀孟子，有人毁仲尼。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安知魏齐首，见断箠中尸。给丧蹶张辈，庙廊冠峨巍。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

漳王因罪被削去王位，唐文宗颁下诏书让杜秋告老返乡。有人说，当年那位为李锜携带状子的侍婢就是杜秋。只因宫中的事情极为隐秘，世人难以知道。杜秋只是个婢女，却能为了义节申明李锜之冤，况且她连续侍奉几朝皇帝，所用的东西极尽奢华。等她被朝廷弃置回家时，连吃饭都无法保证，因此当时的名士听了都为之伤怀。

中书舍人杜牧写下一首长诗悼念她：“荆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老鬓即山铸，后庭千蛾眉。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鬓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上绿杨垂。联裾见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玉螭。低鬟认新宠，窈窕复融怡。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红妆羽林仗，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厌饫不能飴。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燕媒得皇子，壮发绿丝丝。画堂亲傅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络褓，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渐抛竹马戏，稍出舞鸡奇。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觚棱拂斗极，回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鬓已成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告谁？寒衣一尺素，夜借邻人机。

“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歔！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织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语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珊瑚破高齐，作婢春黄糜。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阏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射钩后呼父，钩翁王者师。无国邀孟子，有人毁仲尼。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安知魏齐首，见断箠中尸。给丧蹶张辈，庙廊冠峨巍。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

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出《国史补》并《本事诗》。

李福女奴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尝敢属意。镇滑台日，有以女奴献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间言于妻曰：“某官已是至节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过老仆。夫人待某，无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属何人？”福所指，即献之女奴也，裴许诺。尔后不过执衣侍膳，未尝一得缱绻。福又嘱妻之左右曰：“设夫人沐发，必遽来报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发来告，曰：“夫人沐发。”福即伪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难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为信然，遽出发盆中，跣问福所苦。福既业以疾为言，即若不可忍状。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明日，监军使及从事，悉来候问。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无成，固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瓯溺耳！”闻者无不大笑。出《玉泉子》。

却要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

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出自《国史补》及《本事诗》。

李福女奴

李福的妻子裴氏生性妒忌，家里有很多歌妓婢女，李福却从不敢在她们身上打主意。李福镇守滑台期间，有人献给他一个婢女，他打算占为己有，结果事没成。一天，他抽空对妻子说：“我的官职已升到节度使了，但我能使唤的人，却只有几个老仆。夫人对我也太无情了吧？”裴氏说：“那好，只是不知你心里到底对谁有意？”李福所指的就是别人献给他的那个婢女，裴氏答应了他。此后这个婢女不过是给他穿穿衣服、端饭盛菜而已，从未惬意地温存一番。李福又嘱咐妻子

身边的仆人说：“如果夫人洗头，一定赶紧来报告我。”不久果然有人来报告说：“夫人正在洗头。”李福就假称肚子痛，召唤那个婢女侍候。婢女过去之后，身边的仆人以为裴氏正在洗头，短时间内不会结束，便告诉她李福肚子痛的消息。裴氏信以为真，急忙把头发从盆里捞出来，光着脚跑去问李福哪里不舒服。李福既然已经自称有病，便立即装出痛不可忍的样子。裴氏见状十分担忧，于是把药放到小孩的尿里，让他喝了下去。第二天，监军使与下属们都来问候。李福便把昨天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们，于是苦笑着说道：“什么事情也没干成，这倒不怎么意外。糟糕的是，白白喝了一壶尿！”听到的人无不捧腹大笑。出《玉泉子》。

却 要

湖南观察使李庾有个婢女，名叫却要，容貌美丽举止娴雅，又善于言辞应对。每逢初一、十五要前往亲朋好友家送礼问候时，都要却要一人主持。李家侍婢有好几十人，谁也不能与她相比。

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皆银缸^缸。而却要遇大郎于樱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庭中东南隅，伫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密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哈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敬。出《三水小牋》。

她又心灵嘴巧反应敏捷，善于察颜观色以讨别人高兴，所以就连亲戚朋友们也都喜欢她。李庾有四个儿子：老大叫延禧，老二叫延范，老

三叫延祚，这三个儿子分别是大郎、二郎、三郎，再就是老五了。四位少爷都任性放荡，都想霸占却要而未能成功。有一年清明节，当弯弯的月亮徐徐升起时，庭院里鲜花烂漫，正堂上绣幕低垂，室内银烛摇曳。却要在樱花树下遇到了大少爷，大少爷拉住她向她求爱。却要将草席递给他道：“你可到正厅东南角站着等我，等别人睡熟后我就去。”老大走后，却要刚到廊下，又碰上老二动手动脚地调戏她。却要又拿一张草席递给他道：“你可在正厅东北角等我。”老二刚走，又被老三缠住。却要又拿一张草席递给他道：“你可到正厅西南角等我。”老三刚走，又遇上老五，抓住她的手不放。却要也是拿一张草席塞给他道：“你可到正厅西北角等我。”四位少爷都走了。老大延禧在正厅的一角屏心静气地等着。厅门半开，只见三个弟弟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各个角落。他心里虽然颇为惊疑，但又不敢声张。过了一会儿，却要偷偷点燃蜡烛，奔向正厅，突然打开正厅两扇门，用手里的蜡烛照看，对延禧兄弟们说道：“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小子，怎么到这里来找地方睡觉！”四人都扔下手里拿的草席，捂着脸跑了，却要又跟在他们后面大声嘲笑他们。从此之后李庾的这几个儿子都十分惭愧，再也不敢对却要 disrespect 了。出自《三水小牋》。

卷第二百七十六 梦一

周昭王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阴贵人
张 奂	郑 玄	范 迈	许 攸	薛 夏
蒋 济	周 宣	王 戎	邹 湛	陈 桃
吕 蒙	王 穆	张天锡	张 骏	索 充
宋 桶	苻 坚	后赵宣咸	张 甲	张 茂
晋明帝	冯孝将	徐 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 豁	司马恬	贾 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刘穆之	徐羨之	沈庆之	明 褒 之
刘 诞	袁愍孙	刘沙门	诸仲务	孙 氏
桓 誓	张 寻	徐 祖	桓 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周昭王

昭王即位三十年，王坐祗明之室，昼而假寐。忽白云翳郁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梦中与语，问以上仙之术。羽人曰：“大王精智未开，求长生久视，不可得也。”王跪而苦请绝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画王心，应手即裂。王乃惊悟，而汗湿于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彻乐。移于旬日，忽见所梦者来，语王曰：“先欲易王之心。”

周昭王

周昭王即位三十年了，一天白天，他坐在祗明室里和衣小睡。忽然眼前出现浓密的白云，一个身穿羽毛衣服的人飘然而至，昭王于是叫他羽人。昭王在梦中同羽人对话，问他成仙之术。羽人说：“大王

灵智未开，想求长生不老，这是不可能的。”昭王跪下来，向羽人苦求摆脱世俗欲望的方法。羽人就用指头在昭王心口一画，心便裂开了。昭王从梦中惊醒，汗水把衣衫和席子都浸湿了，于是便患了心病，不想吃饭也不想听音乐。过了十天，梦中的羽人忽然来到昭王面前，对他说：“我想先把大王的心换一下。”

乃出方寸绿囊，中有药，名曰续脉丸补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请此药，贮以玉缶，絨以金绳。以之涂足，则飞天地之外，如游咫尺之内。有得服之，后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遗记》。

吴夫差

吴王夫差夜梦三黑狗号，以南以北，炊甑无气。及觉，召群臣言梦，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孙圣。圣被召，与妻诀曰：“以恶梦召我，我岂欺心者，必为王所杀。”于是圣至，以所梦告之。圣曰：“王无国矣！犬号者，宗庙无主；炊甑无气，不食矣。”王果怒，杀之。及越兵至，王谓左右曰：“吾无道，杀公孙圣，汝可呼之。”于是三呼三应。吴卒为越所灭。出《越绝书》。

汉武帝

汉武帝梦大鱼，求去口中钩。明日游昆明池，见一鱼衔钩，帝取钩放之。三日，池滨得明珠一双。出《三秦记》。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将献赋而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言神仙之事。”赋成以献，帝大嘉赏。出《西京杂记》。

于是拿出一个一寸大小的绿袋子，里边有药，叫续脉丸补血精散。羽人用手按摩昭王的前胸，一会儿昭王的病便好了。昭王请求羽人把药赐给了他，装进玉缶里，并缠上金线。他用这药抹脚，就可以飞到云天外，就像到很近的地方那样容易。谁能服用这种药，谁就能长生不

老。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吴夫差

吴王夫差晚上梦见三只黑狗叫，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锅灶上不见炊烟。他醒来之后，召集群臣说这梦，可是谁也解释不了，于是便召见公孙圣。公孙圣得到消息之后，便与妻子诀别说：“大王因为做了噩梦召我去解，可是我又不能说谎，必定被他杀害。”公孙圣来到殿前，夫差将自己做的梦告诉了他。公孙圣说：“大王要亡国了！狗叫，说明宗庙没了主人；锅灶不见炊烟，说明粮食已绝。”吴王果然大怒，杀了公孙圣。后来越国兵马杀来，夫差对身边的人说：“我是无道之君，杀了公孙圣，你们呼唤他吧。”众人三呼公孙圣，公孙圣果然答应了三声。吴国最终被越国灭掉了。出自《越绝书》。

汉武帝

汉武帝梦见一条大鱼，哀求他替自己摘掉口中的鱼钩。第二天游昆明池的时候，果然看见了一条衔着钩的大鱼，汉武帝于是替它摘下鱼钩，把它放回水中。三天后，在池边拾到了一对明珠。出自《三秦记》。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一天他想作一篇赋献给皇帝，却不知道怎么写好，晚上梦见一位穿黄衣服的老人对他说：“你可作《大人赋》，谈谈神仙的事情。”司马相如照老人说的写成一篇赋献给了皇帝，皇帝重重地奖赏了他。出自《西京杂记》。

阴贵人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燉煌献异瓜种，名穹隆。父老云：“有道士从蓬萊得此种，食之不饥。”出《王子年拾遗记》。

张 奐

后汉张奐为武威太守。其妻梦帝与印绶，登楼而歌，觉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复临此郡，命终此楼。”后生子猛。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出《搜神记》。

郑 玄

郑玄师马融，三载无闻，融还之。玄过树阴下假寐，梦一人，以刀开其心，谓曰：“子可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后东归，融曰：“《诗》《书》《礼》《乐》皆东矣！”出《异苑》。

范 迈

林邑谓紫磨金为上金，俗谓之杨迈金。范迈母梦人铺杨迈金席，与其生儿，儿生席色昭晰。后因生儿，名曰范迈，为林邑王。出《林邑记》。

许 攸

许攸梦乌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书，拜跪曰：“府君当为北斗君，明年七月复有一案，四封文书，云：陈康

阴贵人

汉明帝的妃子阴贵人，做梦吃瓜，味道很美。当时恰巧燉煌献来一种叫穹隆的奇异的瓜种子。老人们说：“有位道士从蓬莱得到这种子，吃了它就不再觉得饥饿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张 奐

东汉时张奐任武威太守。他的妻子梦见皇帝给了她一方官印，她便登楼唱起歌来。醒来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奐。张奐让人占了一

卦。那人说：“夫人将要生个儿子，日后会来管理此郡，而且会死在这座楼上。”后来张奂的夫人真的生了个儿子，叫张猛。建安年间，果然也做了武威太守。他杀死刺史邯郸商，州兵围攻城池，他耻于被擒，就登楼自焚而死了。出自《搜神记》。

郑玄

郑玄拜马融为师，学了三年还是默默无闻，马融便让他回去。郑玄途中路过一片树荫，便和衣小睡，梦见一个人用刀划开他的心，对他说：“你现在可以学习了。”郑玄睡醒后立即返回，不久就把所有的典籍都弄懂弄通了。后来他学成东返。马融叹了口气说：“《诗》《书》《礼》《乐》全去东方啦！”出自《异苑》。

范迈

林邑国以紫磨金为上等金，民间叫它杨迈金。范迈的母亲当年梦见一个人铺杨迈金编的席子，跟她生下一个儿子，儿子出生时席子金光四射，十分耀眼。后来，她就给儿子取名范迈，范迈长大以后成了林邑国的国王。出自《林邑记》。

许攸

许攸梦见一位黑衣小吏为他搬来一张漆案，漆案上放着六封文书，那黑衣小吏向他拜跪说：“大人应当成为北斗星君。明年七月还会送来一张漆案，上面放着四封文书，文书上写着：陈康为主簿。”觉后，适康至，曰：“今来当谒。”攸闻益惧。问康曰：“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出《幽明录》。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学绝伦。母孕夏之时，梦有人遗一筐衣，云：“夫人必生贤明之子，为帝王所宗。”母记其梦之时。及生夏，年

及弱冠，才术过人。魏文帝与之讲论，弥日不息。辞华旨畅，应对如流，无有凝滞。帝曰：“昔公孙龙称为辩捷，而迁诞诬妄；今子所说，非圣人言不谈，则子游、子贡之侔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焉。”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甚贫，帝解御衣以赐之，以符先梦。名冠当时，为一代高士。出《王子年拾遗记》。

蒋 济

魏蒋济为领军也，其妻梦亡儿涕泣言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有孙阿者，将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领军，嘱阿转我，令得乐处。”言讫，母遂惊寤。以白济，济曰：“梦不足凭耳。”明日，母复梦之，言曰：“我今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间，暂得归来。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得复归于此。愿重启之，何惜一试验也？”遂说阿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又为言之曰：“昨又梦如此，虽知梦当主簿。”醒来后，陈康刚好来了，并且说：“我今天是来拜见你的。”许攸听了更觉害怕。他问陈康说：“我是个道师，死后不过是土地神而已；如今却能当北斗星君，还让您来当主簿，实在受之有愧。”第二年七月，他和陈康在同一天死去。出自《幽明录》。

薛 夏

薛夏是天水人，博学多才，举世无双。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有人送来一箱衣服，说：“你一定能生个贤明的儿子，被帝王所尊崇。”母亲记住了做这个梦的时间。等生下了薛夏，长到二十岁左右时，他就才智过人了。魏文帝与他谈论起来，整日不休息。他言辞华美，思维清晰，应对如流，毫无凝滞。魏文帝说：“当年公孙龙堪称能言善辩、才思敏捷，但他不着边际，荒诞不经；今天你所说的，都是圣人之言，即使子游、子贡之辈也比不了你啊！如果孔老夫子在魏国，也一定会收你为徒的。”魏文帝亲手为他题字，称他“入室生”。后来他官至秘书丞。他家很穷，魏文帝解下自己的衣服赐给他，这与他母亲的梦相符。当时他的名气很大，成为一代高士。出自《王子年拾遗

记》。

蒋 济

魏国蒋济任领军将军时，他的妻子梦见死去的儿子哭泣着对她说：“我与你们生死相隔。我活着的时候为公卿子弟，如今在阴间却是泰山的小役卒，憔悴不堪，忍辱负重，简直没法说了。现在太庙西边有个叫孙阿的人，将被任命为泰山令。希望母亲转告父亲，嘱咐孙阿给我换个好地方。”儿子说完，母亲便惊醒了。她把这事告诉了蒋济，蒋济却说：“梦不足为信。”第二天，母亲又做了同样的梦，儿子说：“我今天是来迎接新君的，住在太庙下，在出发前的间隙，暂得脱身归来。新君会在明天中午出发，出发之前事务繁多，我就不能再回到这里了。希望您再跟父亲说说，试一试又有何妨？”于是他说出孙阿的模样，说得非常详细。天亮之后，母亲又对丈夫说：“昨天又做了这个梦，虽然知道梦

不足凭，何惜一验之乎？”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如其梦。济乃涕泣曰：“几负我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之不信也，乃谓济曰：“若诚如所言，某之愿也，不知贤郎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许诺。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下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之消息。辰时传阿心痛，日中传阿亡。济泣曰：“虽哀儿之不幸，见喜亡者之有知。”后月余，母复梦儿来告曰：“已得转为录事矣。”出《列异传》。

周 宣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梦。或有问宣者：“吾梦刍狗。”宣曰：“君当得美食。”未几，复有梦刍狗。曰：“当堕车折脚。”寻而又云梦刍狗。宣曰：“当有火灾。”后皆如所言。其人曰：“吾实不梦，聊试君耳。三占不同，皆验，何也？”宣曰：“意形于言，便占吉凶。且刍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梦之，当得美食也。祭祀既毕，则为所辄，当堕车伤折。车辄之后，必载以樵，故云失火。”出《魏志》。

王 戎

王戎梦有人以七枚榷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榷，桑子也。”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出《异苑》。

是不足为信的，但也不妨验证一下看看？”蒋济于是派人去太庙周围打听孙阿，果然找到了这个人，模样跟梦中说的一样。蒋济哭泣道：“差一点对不起我儿子啊！”于是他找到孙阿，详细谈了此事。孙阿倒是不怕死，反而很高兴自己能当泰山令，只是担心蒋济的话不可信，于是对蒋济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当然愿意帮忙，可不知你儿子想干什么？”蒋济说：“你在阴间给他找个轻松点的差事吧。”孙阿答应下来。说完蒋济便让孙阿回去了。蒋济为了快一点得到验证，便从领军将军府门前到庙下，每十步安排一人，传递孙阿的消息。辰时报告说孙阿心口痛，中午就接到了孙阿的死讯。蒋济流泪道：“我虽然为儿子的不幸而悲哀，但也为他泉下有知而感到高兴。”一个多月后，母亲又梦见儿子来告诉她说：“我已经转为抄写文书的官了。”出自《列异传》。

周 宣

魏国的周宣，字孔和，善于解梦。有人对周宣说：“我梦见了草扎的狗。”周宣说：“你会得到美味的食品。”没过多久，那人说自己又梦见了草扎的狗。周宣说：“你会从车上摔下来摔断腿。”又过几天，那人又说自己梦见了草扎的狗。周宣说：“该有火灾。”后来都正如周宣说的那样。那人道：“我其实没有做梦，只是想看看你的本事。三次解梦虽然不同，可都应验了，为什么呢？”周宣说：“人的想法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凭此就能占卜吉凶。草狗是用来祭祀神灵的，所以你第一次说自己梦见了它，是应该得到美味食品的。祭祀完毕，那草狗就被车轮碾轧，所以你会从车上摔下来摔断腿。车轧之后，只能带回去当柴烧，所以我说你家要失火。”出自《魏志》。

王 戎

王戎梦见有人给他七颗桑椹，他便放在衣襟里。睡醒之后衣服中果然有此物，他占了一卦，结果说：“桑椹，就是桑（丧）子。”此后，他有七个儿女都死了。出自《异苑》。

邹湛

邹湛梦一人拜，自称甄仲舒，求葬。湛觉，思之曰：“舍西瓦土中人也。”乃取葬之。复梦其人来拜谢。出《晋书》。

陈桃

虞翻注《易》，上奏曰：“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散发粗裘，付《易》六爻，烧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在天上，三爻足以。’岂臣受命，应当知也？”出《梦隽》。

吕蒙

吕蒙入吴，王劝其学，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常在孙策坐酣醉，忽于眠中，诵《易》一部。俄而起惊，众人皆问之。蒙云：“向梦见伏羲、文王、周公，与我言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广明之道，莫不穷精极妙。未该玄言，故空诵其文耳。”众坐皆知蒙呖诵文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穆

洛阳王穆起兵酒泉，西伐索嘏。长史郭瑀谏，不从。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觉叹曰：“‘屋’字，‘尸至’也。龙飞屋上，尸至，吾其死矣。”后果验。出《前凉录》。

张天锡

张天锡在凉州，梦一绿色犬，甚长，从南来欲啗天锡，

邹湛

邹湛梦见一个人向他跪拜，说自己叫甄仲舒，请求为他安葬。邹湛醒来，心想：“‘甄仲舒’三个字，就是‘予舍西瓦土中人’啊。”于是，他在屋西瓦土中找到一个死人，将他重新安葬了。后来又梦见那人来向他道谢。出自《晋书》。

陈桃

虞翻注释《易经》，向君王奏道：“臣下那个郡有个叫陈桃的小吏，梦见臣与道士相遇，那道士披头散发，穿着破烂的皮衣，给了我《易经》中的六爻，他烧了三爻，让我吞下去。臣请求把另外三爻也吞下去。那道士却说：‘《易》道在天上呢，地上有三爻足够了。’难道臣是受了天命，应当懂得《易》道吗？”出自《梦隼》。

吕蒙

吕蒙来到吴国，吴王劝他多读书，于是他博览群书，并以《易经》为主。他曾在孙策席上喝得酩酊大醉，在睡梦中忽然背诵了《易经》一部。一会儿惊醒，大家都问他怎么回事。吕蒙说：“我刚才在梦中见到了伏羲、文王和周公，他们跟我谈论国家兴亡之事，日月普照之理，观点无不精辟绝妙。我无法把那些玄妙的话全部理解，所以仅仅背诵了原文而已。”在座的人于是都知道吕蒙说梦话背诵《易经》这件事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王穆

洛阳的王穆从酒泉发兵，向西讨伐索嘏。长史郭瑀劝阻，王穆不听。晚上，他梦见自己乘青龙上天，刚到屋顶就停住了。他醒来后叹息道：“‘屋’字，就是‘尸至’。龙飞到屋上，尸至，看来我要死了。”后来果然应验了。出自《前凉录》。

张天锡

张天锡在凉州，梦见一只绿色的狗，很长，从南边来想咬他，床上避之，乃堕地。后苻坚遣苟苌者，绿地锦袍，从南来，攻入门，大破之。出李产《集异传》。

张 骏

凉文王张骏，梦一人鬓眉皓白，自称子俞，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寤问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孙亮，为祈连令矣。出《燉煌录》。

索充 宋桶

索充梦一虜，脱上衣来诣充。索统 占曰：“虜（虜）’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虜阴类，君妻当生男也。”已后果验。

又宋桶梦‘内’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两杖，极打之。索统 占曰：“‘内’中有人，是‘肉’字也；两杖，箸之象；极打，肉食也。”过三日，过三家，皆得肉食矣。出刘彦明《燉煌录》。

苻 坚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也；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出《梦书》。

后赵宣咸

宣咸卒后五年，石虎梦见咸，涕泗嘱其子奋。曰：“非心虑所达也。通梦之言而有征，奋今何在？”左右对曰：

他逃到床上躲避，结果却摔到地上。后来苻坚派了叫一个苟苌的，那苟苌就穿着绿色锦袍，从南边率兵杀来，攻进城门，大败张天锡。出自李产《集异传》。

张 骏

凉文王张骏，梦见一个鬓发眉毛皆白的老人，自称子俞，对他说道：“地上的事情交给你，地下的事情交给我。”他醒来之后一打听，才知道有个叫侯子瑜的先前死了，他有个曾孙叫侯亮，现在是祈连县令。出自《燉煌录》。

索充 宋桶

索充梦见一个外族人，脱了上衣来拜见自己。索充 算了一卦，说：“‘虏（虜）’字去掉上半身，下边是个‘男’字。外族人属于阴类，指你妻子，意思是说你的妻子应该生个男孩儿。”以后果然应验了。

又有一个叫宋桶的人，梦见‘内’字里边有个人在穿衣服，宋桶一手拿着两根棍子狠狠打去。索充 算了一卦，说：“‘内’字中有人，分明是‘肉’字嘛；两杖，就是筷子的形象；狠狠去打，是要用筷子夹肉吃了。”结果他一连三天，走了三家，都吃到了肉。出自刘彦明《燉煌录》。

苻 坚

苻坚想攻打南方，晚上梦见城里长满蔬菜，而且大地向东南倾斜。占卦人说：“菜多，不好做酱（将）啊；大地东南倾斜，说明江东难以平定了。”出自《梦书》。

后赵宣咸

宣咸死后五年，石虎梦见了他，他哭泣着将儿子宣奋托付给石虎。石虎醒后说：“这不是我平白能想到的呀。但托梦的话应该是有依据的，宣奋现在在什么地方？”手下人回答说：

“为赵郡守。”于是即擢拜廷尉，为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咸梦而登列卿也。出《赵书》。

张 甲

张甲者，与司徒蔡谟有亲，侨住谟家。暂数宿行，过期不及。谟

昼眠，梦甲云：“暂行，忽暴病，患心腹痛病，胀满不得吐下，某时死。”谟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断去脚，吞之则愈。”谟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出《幽明录》。

张 茂

会稽张茂，尝梦大象，以问万推。曰：“君当为大郡，而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取诸其音，兽者，守也。象以齿焚其身，后必为人所杀。”茂永昌中为吴兴太守，值王敦问鼎，执正不移，敦遣沈充灭之。出《异苑》。

晋明帝

晋明时，献马者梦河神请之。及至，与帝梦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马。帝云：“已与河神。”及褚公卒，军人见公乘此马矣。出孔约《志怪》。

冯孝将

广平太守冯孝将，男马子。梦一女人，年十八九岁，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

“正在赵郡当太守。”于是石虎提拔他为廷尉，又任太常。虽然宣奋的才华能力赶不上父亲，却因父亲托的一个梦而登上列卿之位。出自《赵书》。

张 甲

张甲跟司徒蔡谟有亲戚，寄居在蔡谟家中。一次张甲要出门几天，可过了约定的期限也没有回来。一天，蔡谟白天睡着了，梦见张甲对他说：“我刚上路不久，忽然得了急病，心腹疼痛，肚胀想吐又吐不出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蔡谟问道：“怎么治呢？”张甲答道：“把活蜘蛛的腿弄掉，吞下去就好了。”蔡谟醒来，派人去张甲所在的地方检验，他果然已经死了。出自《幽明录》。

张 茂

会稽的张茂，曾经梦见过大象，于是请教万推是何征兆。万推说：“你会管理大郡的，但却不能善终。大象是大兽，取它的谐音，兽就是守。大象因牙齿宝贵却毁坏了生命，将来必被人所杀。”张茂在永昌年间任吴兴郡太守，正值王敦篡政，他刚正不阿，王敦便派沈充把他杀掉了。出自《异苑》。

晋明帝

晋明帝的时候，一位来献马的人梦见河神向他要这匹马。等他赶到殿前一说，恰与晋明帝做的梦一样。于是，这马就被投进河里献给了河神。当初，太傅褚裒也想要这马。晋明帝说：“已经送给河神了。”等到褚裒死后，士兵们看见他骑着那匹马而行。出自孔约《志怪》。

冯孝将

广平太守冯孝将，有个儿子名叫马子。有一天，马子梦见一个女子，年纪十八九岁的样子，对他说：“我是前任太守徐玄方的女儿，不幸夭折，死了四年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被鬼所枉杀。按生策，乃寿至八十余。今听我更生，还为君妻，能见聘否？”马子掘开棺视之，其女已活，遂为夫妇。出《幽明录》。

徐 精

晋咸和初，徐精远行，梦与妻寝，有身。明年归，妻果产。后如其言矣。出《幽明录》。

商仲堪

商仲堪在丹徒梦一人曰：“君有济物之心，岂能移我在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于高冈，酹

酒。其夕，梦见其人来拜谢。出《梦隼》。

商灵均

商灵均，义熙中，梦人来缚其身将去，形神乖散。复有一人云：“且置之，须作衡阳，当取之耳。”后除衡阳守，辞不得免，果卒官。出《梦苑》。

桓 豁

荆州刺史桓豁所住斋中，见一人长丈余，梦曰：“我龙山之神，来无好意，使君既贞固，我当自去耳。”出《甄异记》。

司马恬

京口新城有邓艾庙，毁已久。晋谯王司马恬为都督，梦一人自称邓公，求治舍宇。恬乃令与修造之。出《异苑》。

屈杀的。按生死簿记载，我能活到八十多岁。现在阎王允许我复生，返回阳间做你妻子，你肯娶我吗？”马子挖出那女子的棺材一看，她已经活了，于是他俩便结为夫妻。出自《幽明录》。

徐 精

晋代咸和初年，徐精出远门的时候，梦见和妻子同房，并使她有了身孕。第二年他回到家，妻子果然生下个孩子。后来一问，一切都跟他所说的那天做梦的情形一样。出自《幽明录》。

商仲堪

商仲堪在丹徒梦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有济困扶危之心，能否把我挪到一个干燥的高处？这样你就对一具枯骨也有恩了。”第二天，果然顺水漂来一具棺材。商仲堪捞上来，埋葬在山岗上，又用酒祭奠。当晚，商仲堪梦见那人来拜谢他。出自《梦隼》。

商灵均

商灵均在义熙年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来把他绑走了，他吓得魂飞魄散。这时，又有一个人说：“先放了他吧，他还要在衡阳做官，应当在那儿取他。”后来，商灵均被任命为衡阳太守，他想推辞也不行，果然死在衡阳任上。出自《梦苑》。

桓 豁

荆州刺史桓豁在自己房中梦见一个人，有一丈多高，对他说道：“我是龙山之神，这次来本不怀好意，但看到你坚贞不移，我只好自己离开。”出自《甄异记》。

司马恬

京口新城有座邓艾庙，毁坏已经好长时间了。晋谯王司马恬当都督时，梦见一个人自称邓艾，请求他帮助修缮房舍。司马恬就派人把那座邓艾庙重新建造起来。出自《异苑》。

贾 弼

河东贾弼为琅琊参军，夜梦一人，瘡黝大鼻，眊目，请曰：“爱君之貌，换君之头，可乎？”梦中不获已，遂被换去。觉而人见者悉惊走。还家，家人悉藏。自此后能半面笑啼，两手足及口中，各题一笔书之，词翰俱美。出《幽明录》。

王奉先

有贵人亡后，永兴令王奉先梦与之相对如平生。奉先问：“远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其家，问婢。”后觉，问其婢，云：“此日某梦郎君来。”出《幽明录》。

宗叔林

晋阳守宗叔林得十头鳖，付厨曰：“每日以二头作臠。”其夜，梦十丈夫，皂布衣裤褶，扣头求哀。不悟而食二枚。明夜，又梦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后梦八人来谢。出《搜神记》。

沙门法称

宋沙门法称临终曰：“有嵩山人告我，江东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饼金为信。”宋祖闻之，命僧惠义往嵩山。七日七夜行道，梦有一长须翁指示。及觉，

贾 弼

河东的贾弼做琅琊参军时，晚上梦见一个人，这个人长着大酒糟鼻子，斜眼，向他请求说：“我实在是太喜欢你的相貌了，想和你换换脑袋，可以吗？”因为在梦中身不由己，脑袋就被那人换去了。醒来之后，凡是见到他的人全都吓跑了。他回到家，家里人也都吓得躲藏起来。从此以后，他能用半张脸哭笑，两手、两脚及口中可以各拿一支笔写字，写出来的词章都很有文采。出自《幽明录》。

王奉先

有一个地位高贵的人死后，永兴县令王奉先梦见与他相对而坐，跟活着时没什么两样。王奉先问道：“人死了还有好色之心吗？”那人答道：“哪天你去我家，一问我的婢女便知。”王奉先醒来之后，便赶到他家去问他的婢女，婢女回答说：“那天，我梦见郎君回家来了。”出自《幽明录》。

宗叔林

晋阳太守宗叔林得到十只鳖，交给厨师说：“每天用两只鳖做肉羹。”当天晚上，他梦见十个汉子，穿着黑色的布衣服，向他叩头并苦苦哀求。宗叔林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吃了两只鳖。第二天晚上，又梦见八个汉子请求他饶命。这时他才领悟过来，于是把剩下的那八

只鳖全放生了。后来，他梦见那八个人前来道谢。出自《搜神记》。

沙门法称

刘宋时的僧人法称临死前说：“嵩山上有个人告诉我，江东的刘将军应当接受天命。我以三十二块宝玉和一饼金子为信物。”宋高祖刘裕听说了这事，命令僧人惠义前往嵩山。惠义做法修道七天七夜，梦见一位长胡子的老人指点了他。等他醒来后，分明忆所在，掘而得之。出《冥祥记》。

刘穆之

刘穆之常渡扬子江宿，梦合两船为舫，上施华盖，仪饰甚盛，以升天。既晓，有一姥问曰：“君昨夜有佳梦否？”穆之乃具说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讫不见。后官至仆射、丹阳尹，以元功也。出《异苑》。

穆之又梦，有人称刘镇军相迎。旦占之曰：“吾死矣！今岂有刘镇军耶？”后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业。武帝时为镇军将军。出《续异记》。

徐羨之

徐羨之为王雄少傅主簿。梦父作谓曰：“汝从今已后，勿渡朱雀桁，当贵。”羨之后行半桁，忆先人梦，回马，而以此除主簿。后果为宰相。出《幽明录》。

沈庆之

沈庆之元嘉中始梦牵卤部入厕中。虽忻清道，而甚恶之。或为之解曰：“君必贵，然未也。卤部者，富贵之容；厕中，所谓后帝也。君富贵不在此主矣。”后果中焉。出《拾遗录》。

还清楚地记得老人告诉他的那个藏宝的地方，结果一挖，就把那三十

二块宝玉和一饼金子全挖了出来。出自《冥祥记》。

刘穆之

刘穆之曾在渡扬子江时，在船上过夜，梦见两只船合拼成一只大船，上面张着华盖，装饰得十分华丽，载着他升天而去。天亮了，有位老妇人问他说：“你昨天夜里是不是做了个美梦？”刘穆之就把做的梦详细告诉了她。老妇人说：“你一定能当上总揽国政的大官。”老妇人说完就不见了。后来，刘穆之果然官至仆射、丹阳尹，因为他曾立有大功。出自《异苑》。

刘穆之又做了一个梦，有人说有位姓刘的镇军将军迎请他。第二天早晨，他占了一卦后说：“我就要死了！现在哪有什么姓刘的镇军将军呢？”后来，宋武帝派人来迎他进宫，与他共商国家大事。宋武帝当时就是镇军将军。出自《续异记》。

徐羨之

徐羨之是少傅王雄的主簿。一天晚上，他梦见父亲脸色严肃地对他说：“你从今往后，不要再过朱雀桥，这样就能大富大贵。”后来，羨之有一次上了朱雀桥刚走一半，不由想起父亲托的那个梦，立刻策马返回，他因此被任命为主簿。后来果然当上了宰相。出自《幽明录》。

沈庆之

沈庆之在元嘉年间梦见自己引导着天子仪仗走近厕所里。他虽为自己能给天子开道而高兴，但心里还是很厌恶。有人为他解梦说：“你一定会得到富贵，但不是现在。仪仗是富贵的象征，厕所代表后面的皇帝。所以说，你在当今皇帝在位时是得不到富贵的。”后来果然让解梦的人说中了。出自《拾遗录》。

明襲之

元嘉九年，征北参军明褒之有一从者，夜眠大魇。褒之自往唤之，顷间不能应，又失其头髻。三日乃寤。说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梦见一道人，以丸药与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药，服之遂瘥。出《幽明录》。

刘 诞

竟陵刘诞在广陵，左右直眠，梦人告之曰：“官须发为稍旄。”则觉已失发矣。如此数十人。出《续异记》。

袁愍孙

袁愍孙，世祖出为海陵守，梦日堕身上。寻而追还，与机密。出《拾遗记》。

刘沙门

刘沙门居彭城，病亡。妻贫儿幼，遭暴风雨，墙宇破坏。其妻泣拥稚子曰：“汝爷若在，岂至于此！”其夜梦沙门将数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出《甄异记》。

诸仲务

诸仲务一女显姨，嫁为米元宗妻，产亡于家。俗闻产亡者，以墨点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新县丞，梦妻来上床，分明见新白妆面上有墨点。出《搜神记》。

明褒之

元嘉九年，征北参军明褒之有一个随从，夜晚睡觉时做了个大噩梦。明褒之亲自去叫他，半天却叫不醒，梳在头上的发髻也不见了。他三天之后才醒。他说：“我梦见被三个人按住脚，一个人抓住发髻。忽然又梦见一位道士，掏出一丸药给我，那药像一颗梧桐子，道

士让我用水把它服下去。”等到醒了，他手中果然有一丸药，他服下之后就正常了。出自《幽明录》。

刘 诞

竟陵人刘诞在广陵时，手下人正在睡觉，梦见有人告诉他说：“官府需要头发做长矛和旗帜上的纓。”当他醒来时发现头发不见了。像他这样的还有几十个人。出自《续异记》。

袁愍孙

袁愍孙在世祖朝出任海陵郡守，梦见太阳落到自己身上。世祖不久便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参掌机密大事。出自《拾遗记》。

刘沙门

刘沙门家住彭城，因病而死。撇下孤儿寡母，又遭遇了一场暴风雨，房子严重损坏。妻子搂着小儿子哭泣着说：“你父亲如果还活着，咱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啊！”当夜，她梦见丈夫带领几十人前来修理房子，第二天那房子果然修理好了。出自《甄异记》。

诸仲务

诸仲务有个女儿叫显姨，嫁给米元宗为妻，生孩子时不幸死在家中。老百姓们说，凡因生孩子而死的女人，都应该在她脸上点上墨汁。她的母亲不忍心这样做，诸仲务就悄悄地给她点上，没有让任何人看见。后来，米元宗当上了始新县丞，梦见妻子来到床前，清楚地看见她刚化了素妆的脸上有墨点。自《搜神记》。

孙 氏

有孙氏求官。梦双凤集其两拳，以问占者宋董。曰：“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卿当大凶，非苴杖，即削杖。”后孙氏果遭母

丧。出《集异记》。

桓 誓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时，梅玄龙为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之，语玄龙云：“吾昨夜忽梦见君，着丧衣来迎我。”经数日，复梦如前，云二十八日当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恶，就玄龙索麝香丸。玄龙闻，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龙卒。出《续搜神记》。

张 寻

巴西张寻梦庭生一竹，节相似，都为一门。以问竺法度，云：“当暴贵，但不得久矣。”果然如其所言。出《述异记》。

徐 祖

嘉兴徐祖幼孤，叔隗养之如所生。隗病，祖营作甚勤。是夜，梦二人来云：“汝叔应合死也。”祖叩头祈请哀愍。二人云：“念汝如此，为活之。”祖觉，叔乃瘥。出《搜神记》。

孙 氏

有个姓孙的人想当官。一天，他梦见一对凤凰落在自己的两只拳头上，醒来之后他去问算命先生宋董。宋董说：“凤凰不是梧桐树不落，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看来你要遭大难了，你不是得拿居父丧的苴杖，就是得拿居母丧的削杖。”后来，他果然死了母亲。出自《集异记》。

桓 誓

桓誓字明期，住在豫章的时候，梅玄龙当太守。梅玄龙一直有病在身，桓誓前去看望他，对玄龙说：“我昨天晚上忽然梦见你身穿丧服来迎接我。”过了几天之后，桓誓又做了那样的梦，并梦见梅玄龙

说二十八日会来拜见。二十七日那天，桓誓忽然也病倒了，派人向梅玄龙要麝香丸。玄龙听说了这件事，便吩咐下人赶紧准备棺材。二十七日，桓誓病故。二十八日，梅玄龙也死了。出自《搜神记》。

张 寻

巴西人张寻梦见院子里长出一棵竹子，那竹子每节都很相似，竹子枝干簇集在一起，像一个门形。张寻去请教竺法度，竺法度回答说：“你会突然大富大贵，但却不能长久。”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出自《述异记》。

徐 祖

嘉兴人徐祖幼年就成了孤儿，被叔叔徐隗收养，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一日徐隗病倒了，徐祖跑前跑后十分勤快。当夜，徐祖梦见两个人来对他说：“你叔叔应该死了。”徐祖急忙跪下磕头，乞求他们可怜可怜自己。那二人说：“看在你如此孝顺的份上，那就让他活下去吧。”徐祖醒来，他叔叔的病已经好了。出自《搜神记》。

桓 邈

桓邈为汝南，郡人赍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而去。出《幽明录》。

周氏婢

陈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寝。忽梦一女子，坐中谒之曰：“吾目中有刺，愿乞拔之。”及觉，忽见一棺中有髑髅，眼中草生，遂与拔之。后于路傍得双金指环。出《述异记》。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梦一沙门纳衣杖锡来

云：“县后何家桐甚良。”觉，如梦求之，果得。出《冥祥记》。

桓 邈

桓邈在汝南做官，郡中有人送来四只黑色的鸭子作礼物。当夜，他的大儿子梦见四个穿黑衣服的人请求他救命，醒来之后，忽然看见那四只鸭子就要被杀，他急忙救了下来，并买来一些肉顶替。事后，他梦见那四个人前来道谢，然后离去。出自《幽明录》。

周氏婢

陈留周家的婢女上山砍柴，累了便睡着了。忽然，她梦见一个女子坐在面前拜道：“我眼睛里有刺，请你帮我拔去吧。”婢女醒来，忽然看见一口棺材，棺内有具骷髅，眼睛中已生出草，她便拔了下来。后来她在路边拾到了一对金戒指。出自《述异记》。

何敬叔

何敬叔年少时就尊奉佛法，想做一个檀木佛像，却没有木头。他梦见一个和尚穿着僧衣拄着禅杖来对他说：“县城后面何家的梧桐树就很好。”何敬叔醒来，照梦中的地点去寻找，果然找到了梧桐树。出自《冥祥记》。

卷第二百七十七 梦二

閻 英 宋 琮 宋穎妻 卢元明 元 淵
许 超 北齐李广 萧 铿 徐孝嗣 梁江淹
代 宗 徐 善

梦休征上

隋文帝 唐高祖 戴 冑 娄师德 顾 琮
天 后 薛季昶 玄 宗 魏 仍 陈安平
李瞿昙 赵良器 奚 陟 张鷟 裴元质
潘 玠 樊 系 吕諲

閻 英

后魏閻英为肥城令。梦日堕所居黄山水中，村人以车牛挽致不出，英抱戴而归。后至散骑常侍。出《梦隼》。

宋 琮

后魏宋琮母病，冬月思瓜。琮梦见人与瓜，觉，得之手中。时称孝感。出《梦隼》。

閻 英

后魏时，閻英任肥城县令。有一天，他梦见太阳落进他所居住的黄山的水中，村里人用牛车拉也拉不出来，閻英却又捧又抱地把太阳带回了家。后来，他的官一直做到散骑常侍。出自《梦隼》。

宋 琮

后魏时，宋琼的母亲得了重病，冬天想吃瓜。宋琼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有人给他一个瓜，醒来之后，他手中果然有个瓜。当时人们都说这是他孝心所感应的结果。出自《梦隽》。

宋颖妻

后魏宋颖妻邓氏，亡十五年。忽梦亡妻向颖拜曰：“今被处分为高崇妻，故来辞。”流涕而去。数日崇卒。出《梦隽》。

卢元明

后魏卢元明，字幼章，为中书侍郎。孝武永熙末，乃居洛东缑山。时元明梦友人王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觉，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朝市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有今梦。诗复如此，必有他故也。”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发梦之夜焉。出《梦记》。

元 渊

后魏广阳王元渊，梦著衮衣倚槐树，问占者杨元稹。元稹言：“当得三公。”退谓人曰：“死后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为朱荣所杀，赠司徒。出《酉阳杂俎》。

许 超

许超梦盗羊入狱，问杨元稹。元稹曰：“当得城阳令。”后封城阳侯。出《酉阳杂俎》。

北齐李广

北齐侍御史李广，博览群书，修史。夜梦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辞去。”俄而广疾卒。出《独异志》。

宋颖妻

后魏时，宋颖的妻子邓氏已经死了十五年。一日，他忽然梦见妻子向自己拜道：“我现在已经分配给高崇做妻子了，所以来向你告别。”说完流泪而去。几天后，高崇就死了。出自《梦隽》。

卢元明

后魏有位卢元明，字幼章，任中书侍郎。孝武帝永熙末年，他住在洛阳东面的缑山。一天，卢元明梦见朋友王由带着酒而来，与他告别，还赋诗赠给他。卢元明醒来之后，还能想起他诗中的十个字：“自兹一去后，朝市不复游。”卢元明长叹一声道：“王由一向清高脱俗，只是暂居人间，所以才有这个梦。他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必有别的缘故。”过了三天，卢元明果然听说王由已被乱兵杀害了。查一查他死的日子，正好是自己做梦的那天夜晚。出自《梦记》。

元 渊

后魏广阳王元渊，梦见自己穿着绘有卷龙的礼服倚在槐树上，于是去问占卜人杨元稹。杨元稹说：“你要当三公了。”背后又对人说：“他死后才能当上三公。‘槐’字，就是木旁边的鬼。”不久元渊果然被尔朱荣所杀，死后追赠司徒。出自《酉阳杂俎》。

许 超

许超梦见自己因为偷羊而被关进监狱，醒后他问杨元稹这是怎么回事。杨元稹说：“你能当城阳县令。”后来，他真的被封为城阳侯。出自《酉阳杂俎》。

北齐李广

北齐侍御史李广，广览群书，担任编纂史籍的工作。夜里他梦见一个人说：“我是你的心神。你把我役使得太苦，我不得不走了。”很

快李广便因病而死。出自《独异志》。

萧 铿

齐宜都王铿年七岁，出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后铿遇害。时弘景隐山中，梦铿来，惨然言别曰：“某今命过，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之以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觉，即使人至都参访，果与梦符。弘景因此著《梦记》。出《梦记》。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昼卧北壁下，梦两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惊起，壁有声，行数步而壁倒，压床。出《谈数》。

梁江淹

宣城太守济阳江淹少时，尝梦人授以五色笔，故文彩俊发。后梦一丈夫，自称郭景纯，谓淹曰：“前借卿笔，可以见还。”探怀得五色笔，与之。自尔淹文章蹶矣，故时人有才尽之论。出《南史》。

代 宗

李辅国恣横无君，代宗渐恶之。因寝，梦登楼，见高力士领数百铁骑，以戟刺辅国，流血洒地，前后歌呼，自北而去。遣谒者问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觉，不辄言。及辅国为盗所杀，帝异之，方以其梦话于左右。出《杜阳杂编》。

萧 铿

南朝齐宜都王萧铿，七岁那年受藩封，陶弘景作侍读。在八九年时间里，二人相处得很好。后来，萧铿被害。当时陶弘景隐居在山里，梦见萧铿来了，神情凄惨地告别说：“我如今寿命已经到头了，

但我是无辜而死，再过三年，我还能生在某家。”陶弘景问了问他阴间的事情，可他大多保密不予回答。醒来之后，陶弘景就派人去都城打听，果然跟梦中说的一样。因此，陶弘景写了一本《梦记》。出自《梦记》。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一天白天，他在太子卫率府北墙下躺着睡觉，梦见两个童子，着急地说：“快把先生的床挪走！”徐孝嗣惊醒起身，听见墙壁有动静，刚走几步那墙就倒了，压住了他的那张床。出自《谈薮》。

梁江淹

宣城太守济阳人江淹小时候，曾经梦见有人送给他一支五色笔，从此他文采飞扬，才气横溢。后来，他又梦见一个人，自称叫郭景纯，对他说：“从前借给你的那支笔，现在该还我了。”江淹从怀中掏出五色笔，还给了他。从那时起江淹的文章越来越滞涩不通，没有了以前的才气，所以当时的人们便有了“江郎才尽”的说法。出自《南史》。

代宗

李辅国横行无忌，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代宗渐渐讨厌他了。一天代宗睡觉时，梦见自己登上楼去，忽见高力士带领数百骑兵，用戟刺向李辅国，血洒在地上，前后欢呼着向北而去。代宗派人去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高力士说：“这是明皇的命令啊。”代宗惊醒过来，什么也没有说。等到李辅国被强盗所杀，代宗感到十分惊异，这才把那个梦告诉了身边的人。出自《杜阳杂编》。

徐善

江南伪中书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杨吴之克豫章，善之妹为一军校所虏。既定，军校得善，请以礼聘之。善自以旧族，不当与

戎士为婚，固不许。乃强纳币焉，悉掷弃之。临以白刃，亦不惧。然竟虏之而去。善即诣杨都，求见吴杨渥而诉之。时渥初嗣藩服，府廷甚严，僭拟王者，布衣游士旬岁不得一见。而善始至白沙，渥夜梦人来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将来见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之。”旦即遣骑迎之。既至，礼遇甚厚。且问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赎归于徐氏。时歙州刺史陶雅闻而异之，因辟为从事。出《稽神录》。

梦休征上

隋文帝

隋文帝未贵时，常舟行江中。夜泊中，梦无左手。及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独异志》。

唐高祖

唐太宗为秦王时，年十八。与晋阳令刘文靖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咨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俗姓贾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洁。师曰：

徐 善

江南伪政权的中书舍人徐善，自幼成了孤儿，住在豫章。杨吴军队攻克豫章时，徐善的妹妹被一个军官掳去。战乱过后，那军官找到徐善，请求按照礼节迎娶他妹妹。徐善觉得自己是世族高门，不宜与军人结亲，坚决不答应。那军官强行送去聘礼，全被他扔了。军官又用刀威胁他，可他一点不怕。那军官最后把他妹妹掳走了。徐善于是赶到都城，想找杨渥诉说一番。当时杨渥刚刚继位掌权，宫廷戒备森严，规格制度堪比帝王，普通百姓与求官之人一年也难见他一面。徐

善刚走到白沙，这天杨渥晚上梦见有人来对他说：“江西有位秀才叫徐善，将会来见你，现在在白沙的旅舍里。这个人是贤士，而且有事陈请，你要好好待他。”天亮后，杨渥就派人去迎接徐善。徐善来到后，受到很高的待遇。杨渥又问他想说什么，徐善便把妹妹被抢的事讲了。杨渥当即命人把徐善的妹妹还给徐家以赔罪。当时歙州刺史陶雅听了十分惊异，便征召徐善去做他的幕僚。出自《稽神录》。

梦休征上

隋文帝

隋文帝未发迹时，曾乘船在江上走。夜里靠岸休息时，他梦见左手没了。醒来后十分不悦。上岸后，他走进一座小庙。庙里有位老和尚，道法极高，隋文帝把梦告诉了他。老和尚起身祝贺道：“没有左手就是独拳（权），你能当皇帝。”后来隋文帝把这座小庙改建为吉祥寺，就在武昌下游三十里处。出自《独异志》。

唐高祖

唐太宗做秦王时，只有十八岁。他与晋阳县令刘文靖最先谋划起事的那天晚上，高祖梦见自己掉到床下，浑身爬满了蛆虫，在吃自己，高祖十分厌恶。他向安乐寺智满禅师询问这是吉是凶。智满禅师俗姓贾，是西河人，持戒精严，德行高尚。禅师说：

“此可拜乎！夫床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贫僧颇习《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床下，纷若无咎，而早吉晚凶。斯固体大，不可以小，小则败，大则济。可作大事，以济群生，无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动容曰：“虽蒙善诱，未敢当。”禅师眎秦王曰：“郎君与大人并叶兆梦，是谓‘干父之蛊，考用无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与也。天与不取，必受其咎，无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谢曰：“弟子何幸，再烦郑重丁宁之意，敢不敬从？”出《广德神异录》。

戴 胄

戴胄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胄以唐贞观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坊西南街。每见胄著故弊衣，颜容甚悴，见裕悲喜。问：“公生平修福，今者何为？”答曰：“吾昔误奏杀人；吾死后，他人杀羊祭我。由此二事，辩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势了矣。”因谓裕曰：“吾平生与君善友，竟不能进君官位，深恨于怀。君今自得五品，文书已过天曹。相助欣庆，故以相报。”言毕而寤，向人说之，冀梦有征。其年冬，裕入京参选，有铜罚，不得官。又向人说所梦无验。九年春，裕将归江南，行至徐州，奉诏书，授裕五品，为婺州治中。出《冥报记》。

“你应该朝天拜谢呀！床下，就是陛下之意；一群蛆虫吃你，就是百姓共同仰仗你一个人才能够生活。”高祖认为禅师解释得很好。智满禅师又说：“我对《易经》颇有研究，从卦象上看，这是《明夷》的征兆。按《易经》所说，谦虚恭顺地待在床下，仿佛没有什么凶事，其实是先吉后凶。这是重要的事，不能做小事，做小事必然失败，做大事必然成功。你应该谋干大事，以救济天下百姓，会非常顺利，一定能取得成功。”高祖非常感动地说：“虽然承蒙您的好心诱导，但我实不敢当。”禅师又斜眼看着秦王说：“公子应该与父亲一起去干梦中预兆的大事，这就是《易经·蛊卦》所说的‘儿子帮助父亲完成大业，父亲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天理与人事，都是明白可见的，不可以一味抗拒，这是上天给予的机会。上天要给予你的，你如果拒绝，那是要受到惩罚的，这恐怕不行吧？”高祖听了拜谢道：“弟子何其荣幸，多次劳您郑重叮嘱，我怎敢不恭恭敬敬地从命呢？”出自《广德神异录》。

戴 胄

戴胄向来跟舒州别驾沈裕交好。戴胄于唐贞观七年死去，第二年八月，沈裕在舒州梦见自己走在京城义宁坊西南的街上。他看见戴胄穿着过去那件破衣服，面容十分憔悴，看见沈裕，戴胄又悲又喜。沈裕问：“你平生一向积德行善，如今这是怎么了？”戴胄回答道：“我过去由于误奏一本，错杀了好人；我死之后，别人杀羊祭奠我。由于这

样两件事情，我辩解答对得好苦，真是一言难尽。今天事情总算了结了。”接着他又对沈裕说：“我平生跟你那么好，竟然不能帮助你升官，心中十分遗憾。如今你应当得到五品官，文书已经送到天曹。能帮到你我很欣喜，所以前来相告。”说完话，沈裕便醒过来，把这件事对别人讲了，希望这梦能够应验。当年冬天，沈裕进京听候选官，但因为曾有纳铜赎罪的经历，没有得到什么官职。于是他又对别人说自己做的梦不灵。贞观九年春天，沈裕要回江南去，走到徐州时，皇帝的诏书到了，授沈裕五品官，任婺州治中。出自《冥报记》。

娄师德

娄师德布衣时，常因沉疾，梦一人衣紫，来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间矣，幸与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疾愈。行路数里，见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道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见一空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窃视之，有书数千幅，在几上。傍有绿衣者，称为案掾。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己名，载其禄位年月，周历清贯，出入台辅，寿至八十有五。览之喜，谓案掾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彻檐宇。案掾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悟，始为梦游耳。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案掾所谓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者。及为西京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寿凡八十有五，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任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讫，忽亡所见。自是卧疾，三日乃薨也。出《宣室志》。

娄师德

娄师德还是普通百姓的时候，曾在一次大病中，梦见一个紫衣人

来到床前，拜了又拜说道：“你的病就快好了，请先跟我走一趟吧。”随即把他领出来。忽然，娄师德觉得自己脚力敏捷，以为病已经好了。走了好几里路，看见前面有一座官府，左右站着吏卒，朱漆大门相当高，牌匾上题着“地府院”。娄师德吃了一惊，说：“地府院为什么会在人间？”紫衣人回答说：“阴间的道路和人间原本就是相连的，可世人又怎么知道呢？”娄师德进了院子，吏卒们急忙闪到一旁，他看见一座空房子，叫“司命署”。他问这里面是管什么的，回答说：“是管世人官位寿命籍册的。”娄师德于是偷偷看了一眼，只见里面有几千册书，均放在几案上。旁边有个穿绿衣服的人，这人被称为案掾。娄师德让他拿出自己的籍册，案掾取出一轴递给他。他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记载着当官进爵的时间，历任清高显贵之官，出入台阁参掌机要，而且可以活到八十五岁。他看后大喜，对案掾说：“我一个小老百姓，饿不着冻不着就足够了，又怎么敢有别的奢望呢？”话没说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从空中降下，响彻屋宇。案掾一惊说：“这是天鼓在响，你得赶紧回去，不可久留。”听见这声音，娄师德便惊醒了，才知道方才是梦游。这时，天已经亮了，他家的东边有一座佛寺，正在击晨钟，这种声大概就是案掾所说的天鼓了。当天，他的病就好了。后来，他步入仕途，担任各种官职，正像自己籍册上所载的那样。当西京统帅时，一天，他看见一个黄衣使者来到他阁前说：“我是阴间的小吏，奉命来请你。”他说：“我曾经看见过自己的禄命簿，记载着我的官位，可以当到宰辅要职，寿命是八十五岁，怎么这么急就来催命呢？”黄衣人说：“你在当某个官的时候，曾错杀过无辜的人，你的官位与寿命被主管官吏折降，现在已经到头了。”说完，娄师德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从此卧病在床，三天后就死了。出自《宣室志》。

顾 琮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一夕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愈惧，形于颜色。流辈问，琮以梦告之，自谓不祥之甚也。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问：“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贺也。”明

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后至宰相。出《广异记》。

天 后

唐则天后梦一鸛，羽毛甚伟，两翅俱折。以问宰臣，群公默然。内史狄仁杰曰：“鸛者，陛下姓也。两翅折者，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连项皆赤。后契丹围幽州，檄朝廷曰：“还我庐陵、相王来。”则天乃忆狄公之言曰：“卿曾为我占梦，今乃应矣。朕欲立太子，何者为得？”杰曰：“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取舍详择，断在圣衷。”则天曰：“我自有圣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癣？”承嗣等惧，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庐陵，立为太子，充元帅。初募兵，无有应者，闻太子行，北邙山头皆兵满，无容人处。贼自退散。出《朝野金载》。

薛季昶

唐薛季昶为荆州长史。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头向外。以问占者张猷，猷曰：“猫儿者，爪牙；伏门限者，阊外之事。

顾 琮

顾琮任补阙时，曾因犯罪被关入监狱，当判死刑。一天顾琮忧惧不已，和衣小睡，忽然梦见母亲的阴部，顾琮惊恐万状，脸都变了色。同狱的人问怎么回事，顾琮便把梦告诉了他们，自以为这是大不祥之兆。当时，有位善于解梦的人却向他祝贺道：“你的死罪要免了。”顾琮问：“何以见得？”那人说：“你母亲的阴部，本是你出生之路。你重见生路，还有什么比这更吉利的？我因此向你祝贺。”第二天，门下侍郎薛稷奏请皇帝说，顾琮之罪量刑有误，最终免于一死。顾琮后来还当了宰相。出自《广异记》。

天 后

唐朝皇后武则天梦见一只鸛，羽毛十分漂亮，两只翅膀却折断

了。醒来，她问宰相这是怎么回事，宰相们沉默不语。内史狄仁杰说：“鹞（武），是陛下的姓。两翅膀折断，是说陛下的两个儿子，庐陵王和相王。陛下如果能重新起用这两个儿子，两翅膀就全了。”听罢他的话，武承嗣、武三思羞得连脖子都红了。后来，契丹围困幽州，向朝廷下了一道檄文说：“还我庐陵王、相王来。”武则天这才回忆起狄仁杰的话，她说：“你曾经为我解梦，今天果然应验了。我想立太子，谁行呢？”狄仁杰说：“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选择取舍，全凭陛下决断。”武则天说：“我自有儿子，承嗣、三思算什么癖疥呢？”听她这么一说，承嗣等人害怕了，捂着耳朵跑掉了。武则天随即降旨召回庐陵王，立为太子，出任大元帅。开始招兵的时候，没有几个应招的，后来听说了太子亲自出征，北邙山头站满了来应招的新兵，都站不下了。见状，敌人自己就退回去了。出自《朝野金载》。

薛季昶

唐代薛季昶任荆州长史。一日，他梦见一只猫趴在屋前的门槛上，脑袋向着门外。他去问占卜人张猷，张猷说：“猫就是爪牙之士，也就是指武将；趴在门槛上，就是说在想家外的事。

君必知军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出《朝野金载》。

玄宗

玄宗尝梦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问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韦见素耳。”帝深然之。数日，自吏部侍郎拜相。出《广异记》。

又

玄宗梦入井，有一兵士，著绯褙，背负而出。明日，使于兵号中寻访，总无此人。又于苑中搜访，见一掌关，着绯褙，便引见。上问：“汝昨夜作何梦？”对曰：“从井中背负日出登天。”上睹其形状，

与梦相似，乃问：“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贫。”遂敕赐钱五百千。出《定命录》。

魏 仍

魏仍与李龟年同选。相与梦。魏梦见侍郎李彭年使人唤，仍于铨门中侧耳听之。龟年梦有人报，侍郎注与君一畿丞。明日共解此梦，以为门中侧耳是闻字，应是闻喜。果唱闻喜尉，李龟年果唱蕲州蕲县丞。仍后贬齐安郡黄岗尉，准敕量移。乞梦，梦拾得一毛蝇子。与李龟年占议，云：“‘毛’字千下有七，应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出《定命录》。

看来，你一定能掌握指挥兵马的大权。”不到十天，薛季昶就被任命为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出自《朝野僉载》。

玄 宗

唐玄宗曾梦见自己从大殿上跌下来，有个为父母守丧的孩子又把他扶上去。过几天他问高力士这是怎么回事，高力士说：“为父母守丧的孩子穿素服，这是指韦见素啊。”玄宗深感有理。几天之后，韦见素就从吏部侍郎成为了宰相。出自《广异记》。

又

玄宗梦见自己掉进井里，有一个士兵，穿着红裤子，将他背了上来。第二天，他派人到营房里寻找，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人。又派人到禁苑搜寻，见到了一个把门的，穿着红裤子，便领他来见皇帝。玄宗说：“他昨天晚上做的什么梦？”回答说：“我梦见自己从井里把太阳背出来登上了天。”玄宗看他的容貌，与自己梦见的那个人很像，就问道：“你想不想做官啊？”那人回答说：“我不懂做官的事情，我家很穷。”于是玄宗下令赐给他五百贯钱。出自《定命录》。

魏 仍

魏仍与李龟年同去参加选官考核。晚上他们各自做了一个梦。魏仍梦见侍郎李彭年派人唤他过去，他在考场门里侧耳聆听。李龟年梦见有人报告说，侍郎给他登记了一个畿县县丞的职位。第二天他们共同来解昨晚的梦，认为门中侧耳是个“闻”字，应该是闻喜县。果然，唱名时魏仍被任命为闻喜县尉，李龟年被任命为蕲州蕲（与“畿”音近）县县丞。魏仍后来被贬为齐安郡黄冈县尉，不久又被皇帝酌情内调。他希望做个梦来预测一下自己会被调到哪里，结果梦见一把驱蝇的毛蝇子。第二天他和李龟年占卜并议论起来，李说：“‘毛’字千下有七，那地方离这里应有一千七百里。”结果跟他说的一样。出自《定命录》。

陈安平

给事中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出《朝野僉载》。

李瞿昙

饶阳李瞿昙，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出《朝野僉载》。

赵良器

赵良器尝梦有十余棺，并头而列。良器从东历践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后果历任十一政，至中书舍人卒。高适任广陵长史，尝谓人曰：“近梦于大厅上，见叠累棺木，从地至屋脊。又见旁有一棺，极为宽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满。不知此梦如何？”其后累历诸任，改为詹事，亦宽慢之官矣。出《定命录》。

奚 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从官，梦与朝客二十余人，就一厅中吃茶。时

方甚热，陟东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碗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书近千余纸，以案致笔砚，请押。陟方热又渴，兼恶其肥，

陈安平

给事中陈安平的儿子，任官年满进京考核，等待再次授官。临行前，他与同乡李仙药睡在一起，晚上梦见自己在十一月养蚕。醒来，仙药为他占了一卦，说：“十一月养蚕，是冬丝啊。看来你一定会被送到东司了。”几天之后，他果然被送到了尚书省都堂东面的吏部。出自《朝野金载》。

李瞿昙

饶阳有位李瞿昙，勋官任期已满参加考核，等待再次授官。晚上，他梦见一头母猪，很大。李仙药占了一卦后说：“母猪，就是主啊。你一定能够得到屯主的职位。”几天之后，果然如他说的一样。出自《朝野金载》。

赵良器

赵良器曾经梦见十余口棺材，并排摆着。他从东边依次踩着棺材走，到第十一口时，那棺材破了，他的脚陷了进去。后来，他果然历任十一个职务，最后官至中书舍人时死了。高适任广陵长史，曾对人说：“我最近梦见自己在大厅里，看见叠放着一堆棺材，从地上摆到屋顶。又看见旁边还有一口棺材，特别宽大，如果躺进去，周围还能空出些地方。不知道这个梦是何征兆？”他此后一连担任了好多个职务，最后改任太子詹事，也是个清闲自在的官。出自《定命录》。

奚 陟

侍郎奚陟，少年未做官时，曾经梦见和二十余位朝中官员，坐在一个厅中喝茶。当时天很热，奚陟坐在从东面数的头一个座位上，茶

从西面开始上，向南而去。倒完两大碗，还没有到奚陟那里，他渴得厉害，都难以忍受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吏走上来，长得又高又胖，抱着一摞文书，有近千张纸，他把笔砚放在案上端来，请奚陟签字。奚陟又热又渴，又讨厌那小吏长得肥胖，

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将去！”浓墨满砚，正中文书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无不沾污。及惊觉，夜索纸笔细录，藏于巾笥。后十五年，为吏部侍郎。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日事修洁。陟性素奢，先为茶品一副，余公卿家未之有也。风炉越瓯，碗托角匕，甚佳妙。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陟为主人，东面首坐，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杂以笑语，其茶益迟。陟先有痼疾，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颇极。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笔砚，满面沥汗，遣押。陟恶忿不能堪，乃于阶上推曰：“且将去！”并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书尽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梦，语于同省。明日，取所记事验之，更无毫分之差焉。出《逸史》。

张 鸞

张鸞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飞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鸞 鸞 也。’此鸟为凤凰之佐，汝当为帝辅也。”遂以为名字焉。鸞初举进士，至怀州，梦庆云覆其身。其年对策，考功员外骞味道以为天下第一。又初为岐王属，夜梦著绯乘驴。睡中自怪：“我衣绿裳，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

心中愤怒，便站在高处用手推案说：“快拿开！”满砚的浓墨正溅在文书上面，把小吏的衣服、手脚和脸全弄黑了。于是他惊醒了，当夜他要来笔墨，把梦中的情景详细记录下来，藏在小箱子里。十五年后，奚陟任吏部侍郎。当时人们才渐渐把茶视为上品，一天比一天讲究起来。奚陟平常颇为奢侈，率先置了一套上好的茶具，其他公卿家中都没有。烹茶用的风炉，越州产的茶瓯，放碗的托盘和角制的茶匙，都

十分精美漂亮。当时天气已热，吃完午餐，他请同事们到厅中喝茶。奚陟是主人，坐了东面头一个座位，在座的共有二十余人。两瓯茶倒得很慢，装得又很少，还得请客人从西面开始喝，再加上说说笑笑，这茶更显上得慢了。奚陟先前就有消渴病，加上又热又乏，茶又喝不上，十分急躁烦闷。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又黑又胖的小吏走进来，抱着一大摞文书，又端着笔砚，满脸是汗，请奚陟签字。奚陟气愤至极，就站在台阶上推了那小吏一把，并说：“快拿走！”连人带案一起栽倒，墨水正泼了他一脸，文书也全都弄脏了。客人们见状大笑。奚陟这才想起当年那个梦，便告诉了同事。第二天，奚陟取出当年那个梦的记录一对照，没有半点差别。出自《逸史》。

张 鷟

张鷟 曾经梦见一只大鸟，是紫色的，身上还有五彩花纹，从天空中飞下来，落在他家庭院之前不愿离去。他把这个梦告诉了祖父，祖父说：“这是吉祥的征兆啊！当年蔡衡说：‘凤有五种，其中红色有花纹的是凤，青色的是鸾，黄色的是鹓雏，白色的是鸿鹄，紫色的叫鷟鷟。’这紫色的鸟是凤凰的辅鸟，你将来能够辅佐帝王啊。”于是就给他取了张鷟 这个名字。张鷟 当初进京参加进士科考试，走到怀州时，梦见祥云盖在他的身上。这一年他应答朝廷的策问，考功员外郎蹇味道认为他的对答称得上天下第一。此外，他刚成为岐王僚属的时候，晚上梦见自己穿着红衣服骑在毛驴上。睡梦中他还自己感到奇怪：“我应该穿绿衣裳骑在马上啊，怎么能穿着红衣裳骑在驴上呢？”当年科举又考中了，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出《朝野僉载》。

裴元质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窠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擎。以为不祥，问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擎为第也。’”寻而唱第，果如梦焉。出《朝野僉载》。

潘 玠

潘玠自称出身得官，必先有梦。与赵自勤同选，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后玠云：“已作梦，官欲出矣。梦玠与自勤同谢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后。及谢处，玠在东，公在西，相视而笑。”其后三日，果官出。玠为御史，自勤为拾遗。同日谢。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后。入朝，则玠于东立，自勤于西立，两人遂相视而笑。如其梦焉。出《定命录》。

樊 系

员外郎樊系，未应举前一年，尝梦及第。榜出，王正卿为榜头，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举，登科之后，果是王正卿为首，人数亦同。系又自校书郎调选。吏部侍郎达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县尉。系不受。达奚公云：“校书得金城县尉不作，更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

被授予鸿胪丞一职，后来没用考核又授他五品官。这便应了他的那个梦。出自《朝野僉载》。

裴元质

河东裴元质初次考进士。第二天早上就要唱名放榜，晚上他梦见一只狗从洞里钻出来，他急忙拉弓射它，那箭却撇到了一旁。他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就去问曹良史，曹良史回答说：“我当年放榜的前一天晚上，也做过这样的梦。梦见神仙为我解梦说：‘狗即犬，“犬”是“第”字的头；“弓”是“第”字的身子；“箭”是“第”字那一竖；有撇才念“第”啊。’”后来放榜，裴元质果然及第，梦应验了。出自《朝野僉载》。

潘 玠

潘玠自己说，每当参加选官考核获得官职前，必先做与之相关的梦。那年，他和赵自勤同去应选，名字都送交上去了，却好长时间没

有授官。后来潘玠说：“我已经做梦了，结果就要公布了。我梦见与赵自勤一同来答谢主考官，我在前面走，赵自勤在后面跟着。来到堂前，我在东，赵自勤在西，我俩相视而笑。”三天之后，授官结果果然出来了。潘玠为御史，赵自勤为拾遗。他们同一天去向主考官致谢。刚被领进来时，潘玠走在前面，赵自勤跟在后面。来到殿上，潘玠站在东侧，赵自勤站在西侧，二人随即相视一笑。跟潘玠做的梦一样。出自《定命录》。

樊 系

员外郎樊系，在未考科举的前一年，曾经梦见考中了。试榜公布，王正卿为第一名，一榜一共二十六人。第二年考试，考中之后，果然是王正卿第一名，榜上人数也一样。樊系又从校书郎调往别职。吏部侍郎达奚珣很器重他，第一次就为他录下了金城县尉。樊系没有接受。达奚珣说：“你不想做金城县尉，还要做什么官？”樊系说：“不敢嫌京畿县尉官小，只是这官不是我当的。”

经月余，本铨更无阙与换，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时崔异于东铨注泾阳尉，缘是忧阙，不授。异，尚书崔翹之子，遂别求换一阙，适遇系此官不定。当日榜引，达奚谓云：“不作金城耶？与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系云：“梦官合带‘阳’字。”达奚叹曰：“是命也！”因令唱示，乃泾阳县尉。出《定命录》。

吕 諲

吕諲 尝昼梦地府所追，随见判官。判官云：“此人勋业甚高，当不为用。”諲 便仰白：“母老子幼，家无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将过王。寻闻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问替为谁，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职当其任。”遂放諲 。諲 时与妻兄顾况同宿，即觉，为况说之。后数十日，而適摄吴县丞，甚无恙。而况数玩諲 ，以为欢笑。適月余罢职，修第于吴之积善里。忽有走卒冲入，谒云：“丁侍御传语，令参三郎。”適云：“初不闻有丁侍御，为谁？”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于余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

耳。”適恶之曰：“地下侍御，何意传语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独传语。名籍已定，难可改移。”適求其白丁侍御，己未合死，乞为求代。卒去复来，云：“侍御不许，催令促装。”因中疾，数日而死。出《广异记》。

过了一个多月，这一组铨选已经没有空缺的官职可以给他调换，于是准备让他到职，他还是不接受。当时崔异被吏部的铨选录为泾阳县尉，但因为这是此前官员丁忧回家留下的空缺，他没有接受。崔异是尚书崔翹的儿子，于是要求换一个别的空缺官职，正好遇上樊系的官职没定。当天发榜，达奚对樊系说：“不做金城县尉吧？我给你改录别的官职了。你自己说说你应该得到什么官职吧？”樊系说：“我梦见官职应该带个‘阳’字。”达奚感叹道：“这就是命啊！”于是命人宣布，果然是泾阳县尉。出自《定命录》。

吕 諲

吕諲 曾在大白天梦见自己被阴曹地府的人追捕，被带去见判官。判官说：“这人功劳业绩很高，阴间不能任用他。”吕諲 便抬起头述说道：“我母亲老了而孩子还小，家中没有主事之人。”他申诉得十分恳切。判官命人带他去见阎王。一会儿，就听手下人对阎王说：“此人已经找到了一个替身。”阎王问替身是谁，回答说是蒯適。阎王说：“蒯適是位名士，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很合适。”吕諲 随即被放了回来。当时，吕諲 与妻子的哥哥顾况住在一起，醒来之后，便将这梦对他讲了。几十天之后，蒯適代理吴县县丞，什么病也没有。顾况便几次逗吕諲 来取乐。蒯適干了一个多月后罢了官，于吴县积善里修建府第。忽然有一个差役冲进他家，拜道：“丁侍御传令，让我来问候你。”蒯適说：“我从没听说过有个丁侍御，他是谁？”差役说：“是丁仙芝。”蒯適说：“丁仙芝死于余杭，怎么成了侍御？”差役说：“他是阴间的侍御。”蒯適厌恶地说：“阴间的侍御，为什么要传话给活人？”差役说：“他还让我带你去地府，不单是传话。名册已经定下来了，很难更改。”蒯適求他对丁侍御说，自己尚不该死，请求找个替代者。差役去后又回来，说：“侍御不允许，催你马上整理行装。”于是，蒯適便得了病，几天之后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二百七十八 梦三

梦休征下

张 镒	楚 寔	杨 炎	窦 参	李逢吉
王 播	豆卢署	韦 词	皇甫弘	杜 牧
高元裕	杨敬之	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薛 义
郑 光	宋 言	曹 确	刘仁恭	唐僖宗
刘 檀	晋少主	辛夤逊	何致雍	郭仁表
王 玙	谢 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梦休征下

张 镒

张镒，大历中守工部尚书判度支，因奏事称旨，代宗面许宰相，恩泽甚厚。张公日日以冀，而累旬无信。忽夜梦有人自门遽入，抗声曰：“任调拜相。”张公惊寤，思中外无其人，寻译不解。有外甥李通礼者，博学善智。张公因召面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贺曰：“舅作相矣！”张公即诘之，通礼答曰：“任调反语饶甜，饶甜无逾甘草，甘草独为珍药。珍药反语，即舅名氏也。”公甚悦。俄有走马吏

梦休征下

张 镒

张镒，大历年间任工部尚书，兼管财政，因为奏事很合皇帝的心意，代宗皇帝当面许诺要拜他为宰相，对他的恩惠赏赐很丰厚。张镒天天盼望着下诏书，但几十天过去也没有消息。忽然有一天，他晚上

梦见有人推门急忙而入，大声说：“任调拜为宰相。”张镒惊醒，想了想朝廷内外都没有任调这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他有个外甥叫李通礼，博学多才，十分聪明。张镒便将他找来，当面对他讲出自己的梦，让他琢磨一下其中奥妙。李通礼沉思了半天，祝贺道：“舅舅要当宰相了！”张镒问他为什么，通礼回答说：“‘任调’二字，先正切再倒切，就是‘饶甜’，饶有甜味的东西莫过于甘草，甘草是一种珍贵的药材。‘珍药’二字，先正切再倒切，就是舅舅的姓名‘张镒’。”张镒十分高兴。一会儿有骑马的官吏

报曰：“白麻下。公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集异记》。

楚 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历中，疫疠笃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后一日，忽梦黄衣女道士至寔所，谓之曰：“汝有官禄，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将药来。忽见小儿，持琉璃瓶，大角碗写药。饮即便愈。及明，许叔冀令送药来。寔疾久困，初不开目。见小儿及碗药，皆昨夜所见，因呼小儿为范政，问之信然。其疾遂愈。出《广异记》。

杨 炎

故相国杨炎未仕时，尝梦陟高山之巅，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视之，见瑞日在咫尺，红光赫然，洞照万里。公因举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气，如热心目。久而方寤，视其手，尚沥然而汗。公异之，因语于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梦登山以捧日，将非登相位而辅人君乎？”其后杨公周历清贵，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出《宣室志》。

窦 参

贞元中，相国窦参为御史中丞。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寤，奇其梦，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梦半臂者，岂上以我叨居显位，将给

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因以梦话于人。客有解曰：“公之梦，祥符也！”

来报告说：“诏书到了。任命您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出自《集异记》。

楚 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历年间染上瘟疫病得很厉害，四十多天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后来有一天，他忽然梦见一个黄衣女道士来到面前，对他说：“你有官禄在身，现在还不该死。”随即唤范政把药端上来。忽然看见一个小孩，拿着琉璃瓶和一个大角碗倒药。楚寔喝完便好了。天亮之后，许叔冀派人送药来。楚寔久被疾病所困，开始连眼睛也睁不开。当他看见许叔冀派来的小孩和他手里的碗和药，都与昨夜梦见的一样，于是他喊小孩为范政，再一问果然不错。他的病就这样好了。出自《广异记》。

杨 炎

原来的宰相杨炎未当官时，曾梦见自己登上高山之顶，俯视人间，茫茫一片什么也分不清。他抬头看去，见太阳就在眼前，红光闪烁，普照万里。杨炎于是举起双手把它捧起来，那炎热之气，仿佛炙烤着他的心和眼睛。好长时间他才醒来，看看自己的手，还直冒汗呢。杨炎感到惊异，便告诉了别人。有人解梦说：“太阳，是帝王的象征。你如今梦见自己登山捧日，这不是要当宰相辅佐皇帝吗？”后来，杨炎历任清贵显要的职务，最终当上了宰相，果然与登山捧日的征兆相合。出自《宣室志》。

窦 参

贞元年间，宰相窦参时为御史中丞。他曾经在一天晚上梦见德宗皇帝召他到便殿去答话，问他治理国家的方略。听了他的回答，皇帝很高兴，于是赐给他锦绣制作的半臂。窦参醒来之后，觉得这个梦很奇怪，默默地念叨着：“臂，就是庇护，大的封邑可以庇佑我。如今

梦见半臂，难道说皇帝看我身居显位却不称职，将只给一半俸禄，让我交权退休吗？”他忧虑了很久，于是把这个梦告诉了别人。有个客人为他解梦说：“你做的梦是个祥兆啊！

且半臂者，盖被股肱之衣也。今公梦天子赐之，岂非上将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李逢吉

李逢吉未掌纶诰前，家有老婢好言梦，后多有应。李公久望除官，因访于婢。一日，婢至惨然，公问故，曰：“昨夜与郎君作梦不好。”意不欲说，公强之，婢曰：“梦有人舁一棺至堂后，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梦恐非佳也。”公闻甚喜。俄尔除中书舍人，后知贡举，未毕而入相。出《因话录》。

王 播

王播少贫贱，居扬州，无人知识。唯一军将常接引供给，无不罄尽。杜仆射亚在淮南，端午日，盛为竞渡之戏，诸州征伎乐，两县争胜负。彩楼看棚，照耀江水，数十年未之有也。凡扬州之客，无贤不肖尽得预焉。唯王公不招，惆怅自责。宗人军将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于棚内看，却胜居盘筵间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时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适令求得。”王公方愤懣，自酌将尽。棚中日色转热，酒浓昏惫，遂就枕。才睡，梦身在宴处，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于杜公近半。良久惊觉，亦不敢言于人。后为宰相，将除淮南，兼盐铁使。

半臂，也就是裹住胳膊和大腿的衣服。今天你梦见皇帝赐半臂，这不是说他要像股肱一样的重要官职委任于你吗？”第二天，窦参果然被授予中书侍郎、平章事。出自《宣室志》。

李逢吉

李逢吉未执掌诏令起草工作之前，家中有个年老的女仆好谈论

梦，后来大多很灵验。李逢吉早就盼望做官，就向这个老仆请教。一天，老仆神色悲惨，李逢吉问她怎么了，她说：“我昨晚为公子做了个梦，很不好。”她本不想说，李逢吉逼她讲，她说：“我梦见有人抬一口棺材来到屋后说：‘暂时放在这儿吧。’不久，又挪到屋内。这梦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李逢吉听了却大喜。不久，他便出任中书舍人，后来又主管科举考试，科考未完就拜了相。出自《因话录》。

王 播

王播少年时十分贫苦微贱，住在扬州，没有人知道他。只有一个军官常招待接济他，每次都倾尽所有。当时，仆射杜亚在淮南，端午节那天，他主持举行盛大的赛龙舟表演，各州均征召歌舞艺人来表演，县与县之间展开角逐，争夺胜负。彩绸装饰的看棚，照耀着江水，几十年都没这么热闹过。凡是身在扬州，无论什么人，都来观看。只有王播无人理睬，他不由得一阵惆怅，自责不已。同族的那位军官说：“我有个看棚，家里人都在，八郎到棚里去看吧，比在宴席间看要好。”王播说：“好。”便进了看棚。当时正值夏天，太阳刚刚升起来，同族那位军官让人送来一榼酒，说：“这酒很不错，刚叫人弄来的。”王播正心中烦闷，于是自斟自饮，把那一榼酒都快喝光了。太阳升高，看棚里渐渐变热，王播的酒劲也上来了，昏昏欲睡，就躺在了枕头上。刚睡着，他梦见自己身在宴席之上，坐在杜仆射的座位上。判官坐在下面，数目比杜亚的多了近一半。过了很久，王播惊醒了，也不敢告诉别人这个梦。后来他当了宰相，将要到淮南去任职，兼任盐铁使。

敕久未下，王公甚闷，因召旧从事在城者语之曰：“某淮南盐铁，此必定矣。当时梦中判官，数多一半，此即并盐铁从事也。”数日果除到。后偶临江宴会，宾介皆在。公忽觉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梦。风景气候，无不皆同。时五月上旬也。出《逸史》。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贞，少年旅于衢州。刺史郑式瞻厚待之，谓

曰：“子复姓，不宜二名，吾为子易之。”乃书“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群从中有同者，子自择焉。”其夕，梦老父告之：“闻使君与君易名，君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后二十年牧兹郡。”又指一方地曰：“此处可建亭台。”既寤，因改名著。时已再下第，又二举。后复不第，又二举，乃成名。盖自改名后四举也。后二十年，果为衢州刺史，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出《传载》。

韦 词

元和六年，京兆韦词为宛陵廉使房武从事。秋七月，微雨，词于公署，因昼寝。忽梦一人投刺，视之了然，见题其字曰“李故言”。俄于恍惚间，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状头。”是时元和初，有李顾言及第。意甚讶其事，为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复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举人具名投刺，一如梦中，但“故”为“固”耳，即今西帅李公也。

可诏书好长时间也没有下来，他很烦闷，便召集城中的老部下，对他们说：“我要去淮南任职，兼任盐铁使，这件事是一定的。当初我做梦梦见的判官，数目就多出一半，这都是我当盐铁使的下属。”几天之后，果然送来了授官诏书。后来，有一次他在江边大摆宴席，客人们都在。王播忽然觉得这地方好像来过似的，一想，就是当年那个梦。风景天气，没有跟梦中不一样的。当时正是五月上旬。出自《逸史》。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贞，少年时旅居衢州。衢州刺史郑式瞻很优待他，一日对他说：“你是复姓，不宜取两个字的名，我为你改改吧。”便写了“署”“著”“助”三个字给他，又说：“我怕与你们家族中的人取的名字相同，你自己选择吧。”当夜，豆卢署梦见一个老人告诉他说：“我听说刺史大人给你改了名字，你要四次应考才能中举，带‘四’的字就很好。”又说：“你二十年之后便可任此郡郡守。”接着，他又指着一块地说：“这地方可以建亭台。”他醒来后，便据此改名豆

卢署。当时他已经考了两次都没中，就又考了两次。又不中，又考了两次，才中举。这是改名后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了。二十年之后，他果然出任衢州刺史，在他所梦见的那块地上修了一座征梦亭。出自《传载》。

韦 词

元和六年，京兆人韦词在宛陵观察使房武那里作僚属。初秋七月，细雨蒙蒙，韦词在官府中白天就睡着了。忽然梦见一个人送来一张名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上面写着“李故言”三个字。一会儿，韦词在恍恍惚惚中听见空中有人说：“明年及第的状元。”元和初年，曾有个叫李顾言的及第。韦词对此十分惊讶，因为在人们取名字时很少有用这个“故”字的，怎么又有一个李故言呢？仲秋八月，果然有位选送进京参加考试的举人送来名帖，正如梦中一样，只是中间“故”字为“固”，他便是现在的西帅李公。

词闷 梦中之事不泄，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众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许孟容知举，果擢为榜首。初，固言尝梦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后，景甚著，时望籍甚，有拜大宪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杂出为泽州刺史，寻又物故。固言心疑其梦。长庆初，穆宗有事于圆丘，时固言居左拾遗。旧例，谏官从驾行礼者，太常各颁礼衣一袭。固言所服，因褰衣观其下，乃见书云：左补阙宋景衣。固言自说于班行。出《续定命录》。

皇甫弘

皇甫弘应进士举，华州取解。酒忤于刺史钱徽，被逐出。至陕州求解讫，将越城关，闻钱自华知举，自知必不中第，遂东归。行数程，因寝，梦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应举，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须求石婆神。”乃相与去店北，草间行数里，入一小屋中，见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应举，婆与看得否？”石人点头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报赛。”生即拜谢。乳母却送至店门。遂惊觉曰：“我梦

如此分明，安至无验？”乃却入城应举。钱侍郎意欲挫之，放杂文过，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与及第即得。”又令帖经。及榜成将写，钱心恐惧，欲改一人换一人，皆未决。反覆筹度，近至五更不睡，

韦词隐瞒梦中之事不泄露，就说：“你明年一定能够及第，还排在众人之首。”这年冬天，兵部侍郎许孟容主持殿试，李固言果然名列榜首。当初，李固言曾梦见自己穿上了宋景的衣裳。元和十年之后，宋景很出名，声望很高，有拜他为御史大夫的消息。然而等宋景从司刑郎中兼掌杂事出任泽州刺史后，很快就死了。李固言对这个梦十分疑虑。长庆初年，穆宗来到圆丘祭天，这时李固言任左拾遗。按老规矩，跟随皇帝出行的谏官在行礼时，太常寺要给每个人发一套礼服。李固言穿的那件衣服，他掀起下摆，只见上面写着：左补阙宋景衣。他便把那个梦跟其他官员们说了。出自《续定命录》。

皇甫弘

皇甫弘参加进士考试，由华州官府发送入京。不料酒后失态，得罪了刺史钱徽，被赶了出来。他来到陕州请求当地官府发送，刚要进城，就听说钱徽调入京城主持殿试，知道自己必定考不上了，随即东归。走了一段路，睡觉时梦见亡妻的乳母说：“皇甫郎才去应试，现在又要去哪里？”皇甫弘把和主考官有矛盾的事情都说了。乳母说：“皇甫郎应该去求教一下石婆神。”于是就带皇甫弘往旅店北面走，在草丛中走了好几里，走进一间小屋中，看见一个破石头人。皇甫弘向它跪拜。乳母说：“我家小娘子的夫婿皇甫郎想去应考，老婆婆你看他能否考得上？”石头人点头说：“考得上。”乳母对他说：“石婆神说考得上，就一定能考得上。将来别忘报恩还愿。”皇甫弘急忙拜谢。乳母又把他送回旅店。皇甫弘随即惊醒，说：“我的梦如此清楚，怎么会不灵验？”就重新入京应考。钱徽想整治他，放他的杂文过了关，心中暗想：“人们都知道我生皇甫弘的气，现在如果当众羞辱他是不行的。只要不让他考中就行了。”又让考帖经。等到确定了中举名单，将要书写榜文时，钱徽心里一阵恐惧，打算把皇甫弘的名字划掉，换上另一个人，但都没拿定主意。他反复思量，到五更天还

没有睡，

谓子弟曰：“汝试取次，把一帙举人文章来。”既开，乃皇甫文卷。钱公曰：“此定于天也！”遂不改移。及第东归，至陕州，问店人曰：“侧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顽石一片，牧牛小儿，戏为敲琢，似人形状，谓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与店人共往，皆梦中经历处。奠拜石妇而归。出《逸史》。

杜 牧

杜牧顷于宰执求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果得比部员外。出《尚书故实》。

高元裕

襄阳节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勋员外郎，寓宿南宫。昼梦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仿佛仪质，盖伟秀士也。私异之，因援毫，以隐语记于厅之东楹掩映之处，曰：“大三寤襄刺十年。”洎开成三年，为御史中丞，既渝前梦，遂谓梦固虚耳。是后出入中外，扬历贵位，清望硕德，冠冕时流，海内倾注，伫升鼎铉。视刺襄，乃优贤之举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书授钺汉南，去前梦二十年矣。公谓楹上之字，无复存也，因话其事于都官韦。好奇之士，往诣求焉。自公题记后，廨署补葺亦屡矣，而毫翰焕然独存。非神灵扶持而明征于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曩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阴鹭之显晦微婉，

便对孩子说：“你去拿吧，抽一份举人的文章给我。”钱徽打开一看，是皇甫弘的考卷。钱徽说：“这都是天定的啊！”便没有把皇甫弘的名字划掉。皇甫弘及第东归，走到陕州，向店小二打听说：“附近有没有一位石婆神？”店里人都笑了，说：“你怎么知道的呢？那本是一块顽石，放牛郎们出于好玩之心，将它敲琢打磨成人的样子，所以人们称它石婆，只离此店二三里远。”皇甫弘便备了酒肉，随店小二一起前往，一切都和梦中经历的一样。他祭拜石婆之后才回去。出自《逸史》。

杜 牧

杜牧曾到宰相那里请求做礼部主事，未成；又想求个刑部郎，又未成。他曾梦见有人对他说：“辞别春天未到秋天（唐代礼部对应《周礼》六官中的春官，刑部对应秋官），‘昆’字底与‘皆’字头。”后来，他果然做了比部员外郎（属刑部）。出自《尚书故实》。

高元裕

襄阳节度使高元裕，太和三年任司勋员外郎，寄宿在南宫。一天，他白日梦见有人对他说：“十年做襄阳刺史。”醒来后，他好像觉得自己的仪容气质有了很大不同，成了一个英伟的贤士。他暗自惊异，拿起笔，用隐语把这梦记在了厅堂东柱隐蔽的地方，他写道：“太三寤襄刺十年。”到了开成三年，他任御史中丞，和先前梦中的官职不同，于是他认为那梦是不真实的。此后，他从朝廷到地方，历任各种显要官职，德高望重，名冠一时，举国注目，位居宰辅。站在这个位置上，他才觉得出任襄阳刺史是朝廷优待贤士的一种做法。大中二年，他由天官尚书被授予兵权镇守汉南，离前梦已经二十年了。他以为堂柱上的字已不复存在，便将此事告诉了一韦姓都官。一些好奇者纷纷前去观看。自他题字后，这官府已修过数次，但那行字仍清晰尚存。难道不是神灵帮助而验证于今日吗？高元裕于是屈指一算，最近这十年，加上从前十年，共二十年。为何神灵的旨意表现得隐晦委婉，

及期而朗悟之如此哉！出《集异记》。

杨敬之

杨敬之生江西观察使戴。江西应举时，敬之年长，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别。既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雅在选中。遂寻其居，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诫其子，令听之。俟其到京，与之往来，以应

斯梦。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有自远来者，试命询之，乃贡士也。侦所自，曰：“自闽。”问其姓，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安有既梦于彼，复遇于此哉！”遂命相见。濮阳逡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进。始阅其人，眉宇清朗；次与之语，词气安详；终阅其文，体理精奥。问其所抵，则曰：“今将僦居。”杨公令尽驱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与之朝夕同处。是冬，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升第必矣。试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杨公惋痛嗟骇，搜囊甚贫，乡路且远，力为营办，归骨闽间。仍谓其子曰：“我梦无征，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无濮阳者。夏首，将关送于吏部。

期限一到又一下子如此明朗清晰呢？出自《集异记》。

杨敬之

杨敬之的儿子是江西观察使杨戴。杨戴应举时，杨敬之年龄已经大了，心中十分急切。这时正值晚秋，杨敬之忽然梦见了新榜上公布的四十名进士，历历在目。他刚看了一半，便见到了自己儿子的名字。儿子旁边的那个复姓濮阳，但名字看不清。他醒来之后十分高兴，到科场寻访，人们说有个叫濮阳愿的人，文章写得特别好，且颇有名气。当时朝廷正急于寻找民间的贤才，濮阳愿也在被选之列。于是，杨敬之找到他住的地方，那人说自己是福建人，从未到过京城。杨敬之嘱咐儿子，让他听从自己。等濮阳愿到了京城，要和他往来交朋友，以应梦中之景。一天，杨敬之在灞上为客人送行，客人还没到，他便在旅馆里休息。这时，有个人从远方而来，杨敬之试探着让人询问，才知道他是地方向朝廷举荐的人才。又问他从哪里来，回答说：“从福建。”问他姓什么，回答说：“我姓濮阳。”又问他叫什么，回答说：“濮阳愿。”杨敬之道：“唉！这是上天的启示。不然怎么会做了那样的梦，就在这里遇到呢？”随即让儿子来见。濮阳徘徊顾虑又不好推辞，就把自己所作的文章拿给杨敬之品评。杨敬之初见其人，觉得他眉清目秀；再谈话，又知他谈吐稳健；最后看了他的文章，感到其文内容义理十分精妙。杨敬之问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他回答说：“准备租间房子住。”杨敬之把他的随从都打发走了，将他安置在

学校里，让儿子跟他朝夕相处。这年冬天，杨敬之在朝廷官员面前大加称赞濮阳学问高深，众人一致称颂，认为他一定能够及第。不料，就在考试前不久，濮阳却在一天晚上暴病而死。杨敬之悲痛惋惜，嗟叹不已，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濮阳十分贫苦，而且离家乡又相当远，杨敬之尽力为他操办丧事，将他的遗骨送回了福建。然后，他对儿子说：“我的梦不灵，你的这一名，恐怕也保不住了。”第二年，他的儿子考中了进士，但同榜登第者中没有姓濮阳的。初夏，将要登第者名单送到吏部。

时宰相有言：“前辈重族望，轻官职。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题名，咸以族望。题毕，杨闲步塔下，仰视之曰：“弘农杨戴，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睹。出《唐阙史》。

卢贞犹子

太子宾客卢尚书贞犹子为僧。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问其出处，再三告以佛氏沦破，已无所归。今为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顶上发，方毕志愿。且泣且诉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兴佛法……”语未竟，见八面屯兵，千乘万骑，旌旗日月，衣裳锦绣，仪卫四合，真天子大驾。军中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卢方骇愕不能测，遽惊觉，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于人。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录王府属吏。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自是稍稍兴起释教寺宇僧尼旧制，一契梦中语。卢校梦中所谓本师，盖参军事府主近师弟子，故以为冥兆。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出《宣室志》。

国子监明经

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失姓名，昼梦倚徙于监门。有一人负衣囊，访明经姓氏。明经语之。其人笑曰：

这时宰相说道：“前人都看重家族郡望，轻视官职。如竹林七贤，人们称陈留的阮籍、沛国的刘伶、河间的向秀等，以此来称呼高

士。”当年到慈恩寺题名，每个中举者都写上了自己的家族郡望。题完后，杨敬之在塔下散步，抬头看了一眼后说：“弘农的杨戴，濮阳的吴当。”恍然间发现与当年梦见的一样。出自《唐阙史》。

卢贞犹子

太子宾客、尚书卢贞的侄子当过和尚。会昌年间，淘汰僧人，斥令他回到家中，借祖上之荫补任光王府参军。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当和尚时的师父来抚慰他，师父问他现在何处，他再三诉说，由于佛教日趋没落，自己已无处可去。如今当了一个官，只不过是打发时光，期望再次削发为僧，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他边哭泣边向师父诉说。半天又说：“如果我的志向得以实现，兴盛佛法……”话未说完，忽见四周被士兵们包围了，千军万马，旌旗遮蔽日月，士兵们穿着锦绣服饰，仪仗护卫从四面围拢过来，分明是天子的大驾。士兵中发出一阵阵欢呼，说是迎接光王的。说罢，他们整队排列，依次进入府中。卢贞的侄子惊愕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一下子惊醒过来，心有余悸，汗水把衣服都浸湿了，过好长时间才能讲话，但终究不敢把这个梦泄露出去。没过多久，宣宗皇帝从光王府即帝位，大力录用原光王府的官员。卢贞的侄子也在其列，被破格升迁使用。从此之后，佛教又渐渐兴盛起来，寺庙、僧尼也渐渐恢复了旧制，一切都和梦中说的话相契合。卢贞的侄子一想，他梦见的所谓师父，其实就是参军府长官师父身边的弟子，因此他把这个梦看做是冥冥之中的预兆。难道神的旨意，是要用这种隐微的方式来显示吗？出自《宣室志》。

国子监明经

柳璟主持科举考试那年，国子监有位考明经科的学生，已失其姓名，白天梦见自己徘徊在国子监门口。这时，有一个背着衣囊的人问他的姓氏。这个明经生就跟他说了。那人笑着说：

“君来春及第。”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店，常所过处。店外有犬竞，惊曰：“差矣！”梦觉，遽呼邻房数人，语其梦。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计二斤，何不计直而去也？”明经大骇，解衣

质之，且随验所梦，相其榻器，皆如梦中。乃谓店主曰：“我与客俱梦中至是，客岂食乎？”店主惊曰：“初怪客前毕罗悉完，疑其嫌置蒜也。”来春，明经与邻房三人、梦中所访者悉上第。出《酉阳杂俎》。

薛 义

秘省校书河东薛义，其妹夫崔秘者，为桐庐尉。义与叔母韦氏为客，在秘家。久之，遇店疾，数月绵辍，几死。韦氏深忧，夜梦神人白衣冠袷单衣。韦氏因合掌致敬，求理义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疔，则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咒授韦氏。咒曰：“‘勃疔勃疔，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发，即诵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时韦氏少女，年七岁，亦患店疾。旁见一物，状如黑犬而蚝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杀之，汝疾必愈。不尔，汝家二小婢，亦当患疔。”韦氏梦中杀犬。及觉，传咒于义。义至心持之，疾遂愈。韦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出《广异记》。

“你明年春天就能考上。”明经生于是邀请那人来到长兴里的毕罗店，这地方他经常来。忽然，店外有狗打架，他就惊呼：“不对！”便从梦中醒来，他急忙招呼隔壁的几个人，把梦中的事情讲给他们听。这时，忽见长兴里毕罗店的店小二进门来说：“你与客人到我们那里吃了二斤毕罗，怎么不算账就走呢？”明经生十分惊骇，脱下衣服抵饭钱，并且随同前去验证梦中所见，看到那床铺器物，都和梦中看见的一样。于是他对店主说：“我和客人都是在梦中来你这里的，客人难道也吃了毕罗吗？”店主吃惊地说：“开始，我还奇怪客人面前的毕罗一点没动，以为他嫌放了蒜。”第二年春天，这个明经生、隔壁三个人及梦中所访者，全都及第了。出自《酉阳杂俎》。

薛 义

秘书省校书郎河东人薛义，他的妹夫叫崔秘，是桐庐县尉。薛义和叔母韦氏在妹夫家做客。过了一段时间，他患上了疔疾，连续几个月病情沉重，几乎要死了。韦氏深感忧虑，晚上梦见一个神人，穿着

白色的夹单衣，戴着白色的帽子。韦氏于是向他合掌致敬，并求他为薛义治病。神人说：“这病长时间治不好，就成了勃症，那就不能治了。”于是他把两帖符和咒语传授给韦氏。神人念咒道：“‘勃症勃症，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遭此人，急急如律令！’”往后，只要他一犯病，你就念此咒语，把符拿在手中，这病便会好的。”当时，韦氏的小女儿才七岁，也患了疟疾。旁边看见一个东西，长得像一只黑狗，浑身爬满毛虫。神人说：“正是它给你们带来的病，你应该立即把它捉住杀掉，这样病一定会好的。不然，你家的两个小婢女，也会染上疟疾。”韦氏在梦中便把那狗杀死了。等她醒来之后，把咒语传授给薛义。薛义专心持念，病很快就好了。韦氏的小女儿也好了。这些都跟梦里说的一样。出自《广异记》。

郑 光

淄青郑尚书光，会昌六年春，梦自御牛车，车中载瑞日，光烛天地。自执鞚，行通衢中。俄而惊寤，且奇叹。后月余，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书、淄青节度，果契前梦。出《宣室志》。

宋 言

宋言，近十举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将取府解。本名岳（嶽），因昼寝，似有人报云：“宋秀才若头上戴山，无因成名。但去之，自当通泰。”觉来便思去之，不可名嶽（嶽），遂去二犬，乃改为言。及就府试，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以解首送也。时京兆尹张毅夫以冯参军解送举人有私，奏谴澧州司户。再试，退解头为第六十五人。知闻来唁，宋曰：“来春之事，甘已参差。”及李潘舍人放榜，言第四人及第。出《云溪友议》。

曹 确

曹确判度支，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发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云占梦多验。确召之，具以所梦话之。此人曰：“前贺侍郎，旦

夕必登庸。出家者号‘剃度’也。”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相国大拜。出《北梦琐言》。

郑 光

淄青节度使、尚书郑光，会昌六年的春天，梦见自己驾着一辆牛车，车上载着一轮太阳，光照天地。他手执赶车的缰绳，行走在大道上。一会儿他惊醒过来，又是惊奇，又是感叹。一个多月之后，宣宗皇帝即位。因为是皇帝舅舅的缘故，经屡次升迁，宣宗拜郑光为尚书、淄青节度使，果然契合了之前做的梦。出自《宣室志》。

宋 言

宋言考了快十次也没有中举。大中十一年，将要到府城参加考试。他本名岳（嶽），一次他在白天睡觉，好像听到有个人对他说：“宋秀才如果头上顶着个山，便无法中举了。但只要把这山去掉，就能通达。”醒来之后，他便想把自己名字中的“山”字去掉，不过不能叫狱（獄），便去掉两个“犬”字，改名为言。等到参加府试的时候，侍郎冯涯以掾属身份任主考官，把他作为头名解元送入京城考试。当时，京兆尹张毅夫认为冯涯在选送举人一事上有舞弊行为，便上奏一本，贬冯涯为澧州司户。又考了一次，把宋言从第一名解元退到第六十五名。朋友们听到消息赶来慰问，宋言说：“明年春天的考试，名次高低都没有关系。”到第二年春天中书舍人李潘发榜时，宋言以第四名中举。出自《云溪友议》。

曹 确

曹确兼管财政，还有出任三公宰辅的希望。一天他梦见自己削发当了和尚，心中非常厌恶。有一书生，都说他解梦十分灵验。曹确就把他请来，把那梦讲给他听。这人说：“先给侍郎贺喜，你很快就会得到重用。因为出家称为‘剃度’（剃去度支）。”没过多久，杜宰相离开朝廷镇守江西，就拜曹确为宰相了。出自《北梦琐言》。

刘仁恭

梁刘仁恭微时，曾梦佛幡于手指飞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贵。”后如其说，果为幽帅焉。出《北梦琐言》。

唐僖宗

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晓棋。一夕，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觉，命待诏观棋，凡所指画，皆出人意。出《补史记传》。

刘 檀

王蜀员外郎刘檀本名审义。忽梦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树，而谓曰：“君速登。”刘乃登。遂向怀内出绯衣，令服之。觉，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请一杜评事充倅职，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敕下，杜丁忧不行，杜遂举刘于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与杜先奏拟无别。是时刘方闲居力困，杜因遗刘新绯公服一领，果征梦焉。出《玉溪编事》。

晋少主

开运甲辰岁暮冬，晋帝遣中使至内署，宣问诸学士云：“朕昨夜梦一玉盘，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带，皆有碾文，光荧可爱，是何征也？宜即奏来。”承旨李慎仪与同僚并表奏贺，以为玉者帝王之宝也，带者有誓功之兆，盘盂者乃守器之象，为吉梦。不敢有他占。出《玉堂闲话》。

刘仁恭

后梁刘仁恭还未发迹的时候，曾梦见佛寺用的幡盖从自己手指间飞了出去，算卦的人对他说：“你四十九岁那一年，一定能够享有旌旗伞盖的富贵。”后来正像他说的那样，刘仁恭果然出任幽州节度使。出自《北梦琐言》。

唐僖宗

唐僖宗以普王身份登上皇位。他年幼多才，但从来不会下棋。一天晚上，梦见有人把三卷《棋经》烧了让他吞下去。醒来之后，让待诏来看他下棋，他的一招一式，均大出人的意料。出自《补录记传》。

刘 檀

王蜀政权的员外郎刘檀本名刘审义。一日，他忽然梦见一个守丧的儿子领着自己爬上檀香树，并对他说：“你快点上。”他就往上爬。那人又从怀中拿出件红衣服，让他穿上。醒来之后，他就改名刘檀了。不到一年，蜀郡郡守请一位姓杜的评事充任副职，奏请皇帝授予他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并赐红色官服。诏书下，杜某因父母之丧不能就职，他就把刘檀推荐给郡守。郡守又为刘檀重新奏请皇帝，官职与之前为杜某奏请的相同。当时，刘檀正闲居家中且生活困顿，杜某送来红色的新官服一件，果然应了那个梦。出自《玉溪编事》。

晋少主

开运甲辰年冬末，后晋皇帝派太监到翰林院，宣旨向各位学士发问道：“朕昨夜梦见一只玉盘，上面有一只玉碗和一条玉带，都雕琢着花纹，光闪闪的，十分可爱，这是什么征兆？请马上奏来。”翰林学士承旨李慎仪和众学士联名上表向皇帝祝贺，都认为玉是帝王的宝物，带有记功的征兆，盘盂则是守卫国家重器的象征，这是个吉梦。不敢作其他解释。出自《玉堂闲话》。

辛夤逊

孟蜀翰林学士辛夤逊，顷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则古道院，在一峰之顶，内塑像皇姑，则唐玄宗之子也。一夕，梦见皇姑召之，谓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聪利，老而弥壮，心力不倦，亦资于年寿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须出佐理当代。”夤逊梦中拜请法制，则与申天师《怡神论》中者同。夤逊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轻健，年逾从

心，犹多著述。又梦掌中草不绝，后来内制草数年。复掌选，心力不倦。因知申天师《怡神论》中仙方尽可验矣。出《野人闲话》。

何致雍

何致雍者，贾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学，尝从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梦一人若官吏，乘马从数仆，来往岸侧，遍阅舟船人物之数。复一人自后呼曰：“何仆射在此，勿惊之！”对曰：“诺，不敢惊。”既寤，遍访邻舟之人，皆无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风涛，所泊之舟皆没，唯何氏存。叔父乃谓致雍曰：“我家世贫贱，吾复老矣，何仆射必汝也！善自爱。”致雍后从知于湖南，为节度判官。会楚王殷自称尊号，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致雍自谓当作相，而居师长之任。后楚王希范嗣立，复去帝号，以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竟卒于任。出《稽神录》。

辛夤逊

孟蜀政权的翰林学士辛夤逊，往年住在青城山。他住的地方是一座古旧的道观，在一座山峰的顶上，里面有皇姑的塑像，这皇姑则是唐玄宗的女儿。一天晚上，辛夤逊梦见皇姑召见他，并对他说：“你应该吃杏仁，它可以使你聪明，老来更健壮，心力永不疲倦，也有助于延年益寿。你有道性，不能长久住在这里，应该出山辅佐当代天子。”辛夤逊在梦中向她请教有什么修仙养生的方法，皇姑说的和申天师的《怡神论》是相同的。于是辛夤逊便天天吃杏仁，越老越觉得身轻体健，已经七十多岁，还写了许多著作。他又梦见自己手掌上长草，怎么也长不完，后来果然在宫中起草诏书数年。后又掌管官员选拔，依然心力不倦。因此可以知道申天师《怡神论》中的药方，都是很灵验的。出自《野人闲话》。

何致雍

何致雍是商人的儿子。他少年时爽朗英俊勤奋好学，曾经跟着叔父在皖口停船过夜。他的叔父晚上梦见一个人，像个官吏，骑在马

上，后头跟着不少随从，在岸边来来往往，一一查阅船上的人物。这时，又有一人从后面喊道：“何仆射在这里，不要惊扰他！”回答说：“是的，不敢惊扰。”醒来后，他的叔父把周围船上的人都问遍了，也没有一个姓何的。于是，他们就把船驶入水深处。第二天，风浪大作，停泊的船只全都沉没了，只有他们何家的船幸免遇难。叔父就对何致雍说：“我家道穷苦，我又老了，何仆射一定是你了！你可要好好珍视自己。”何致雍后来到湖南任职，做了个节度判官。正赶上楚王马殷自称皇帝，他被任命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他自己则认为可以做宰相，为百官之首。后来楚王马希范继位，又取消皇帝称号，以何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他最后死于任上。出自《稽神录》。

郭仁表

伪吴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岁，因得疾沉痾。忽梦道士衣金花紫帔，从小童，自门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问疾何时可愈。道士色厉曰：“甚则有之！”既寤，疾甚。数夜，复梦前道士至，因叩头逊谢。久之，道士色解，索纸笔。仁表以为将疏方，即跪奉之。道士书而授之，其辞曰：“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梦中不晓其义，将问之，童子摇手曰：“不可。”拜谢，道士自西北而去。因尔疾愈。出《稽神录》。

王 玠

伪吴鄂帅王玠少为小将。从军围颍州，夜梦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堕地，能避之，当至将相。”明日，众军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玠仗剑，倚栅木而督战。俄有大石，正中其栅木及玠。铠甲之半皆糜碎，而玠无伤。因叹曰：“流星正尔耶？”由是自负，卒至大官。出《稽神录》。

谢 谔

进士谢谔，家于南康，舍前有溪，常游戏之所也。谔为儿时，尝梦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郎吞此，则明悟矣。”谔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细者六十余颗。及长，善为诗。进士裴说为选其善者六十余篇，行于世。出《稽神录》。

郭仁表

伪吴国的春坊吏郭仁表，家住在冶城城北。甲寅年，他患病久治不愈。一日，忽然梦见有位道士披着一件金花紫帔，后面跟着一位小童，走进门来，坐在堂上。郭仁表开始不是很恭敬，开口就问自己的病何时能好。那道士厉声说：“只能越来越重！”醒来后，他的病真的加重了。几天之后，郭仁表又梦见那位道士来了，便急忙叩头谢罪。过了好一会儿，道士的脸色才好转，向他要纸和笔。他以为道士要开药方，当即跪下将纸笔奉上。道士写完送给他，只见纸上写道：“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郭仁表梦中不知道这诗的意义，想问问，那童子却摆摆手说：“不行。”他只好拜谢，那道士就向西北方向去了。他的病就这样好了。出自《稽神录》。

王 玠

伪吴国鄂州主帅王玠少年时是一名低级军官。他随军围困颍州，晚上梦见一位道士告诉他说：“明天早晨有流星坠落于地，你如果能够避开，就能够官至将相。”第二天，军队开始攻城，城中的箭和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王玠举着剑，倚在木栅栏上督战。突然，有一块大石头正好击中木栅栏和王玠。身上的铠甲都砸碎了一半，而他却没有受伤。于是他感叹不已，说：“那流星看来就是它了？”从此，他自以为很了不起，最终当上了大官。出自《稽神录》。

谢 谔

进士谢谔家住在南康，房前有条小溪，他常常在那里玩。谢谔小时候，曾梦见自己在溪水里洗澡，有人把一盒珍珠送给他：“你吞

下它，就可以变聪明。”谢谔觉得那大的珍珠吞不下去，就吞下六十多颗小珍珠。等他长大之后，诗写得很好。进士裴说选了他最好的诗六十余篇，传播于世。出自《稽神录》。

崔万安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务广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祷于后土祠。是夕，万安梦一妇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编贝珠为之。谓万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与，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枣肉为丸，米饮下二十丸。”又云：“此药太热，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录》。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评事。世乱年老，无复宦情，筑室于广陵法云寺之西，为终焉之计。尝梦束草加首，口衔一刀，两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异之。俄而孙儒陷广陵，儒部将李琼屯兵于法云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将马殷、刘建封辈率众南走。琼因强令俱行。及殷据湖南，琼为桂管观察使，用令为荔浦令，则前梦之验也。出《稽神录》。

毛贞辅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寤，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而言，当得赤乌场官也。”果如其言。出《稽神录》。

崔万安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管广陵事务。他常被脾泄病所折磨，困苦不堪。家里人到后土祠为他祈祷。当天晚上，崔万安梦见一个女人，戴着珍珠耳环，穿着珍珠鞋，五层衣服都是珍珠贝壳编成的。她对崔万安说：“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今天送你一个药方，可以取来

等量的青木香和肉豆蔻，用枣肉和成药丸，用米汤送服二十丸。”又说：“此药太热，病好了就不要再服。”他按照这女人的话去服此药，病就好了。出自《稽神录》。

江南李令

江南有个叫李令的人，连续在大的地方任职，后来做到代理评事。由于世道乱，年纪大，他再也没有当官的心了，便在广陵法云寺西边修起一座房子，以度晚年。他曾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头上插了一把草，口中叼着一把刀，两只手还各拿着一把刀，入水而行。他醒后感到十分奇怪。不久，孙儒攻陷了广陵，他的部将李琼把兵马驻扎在法云寺。李琼经常到李令家来，待李令像父亲一样孝敬。后来孙儒死了，宣城的副将马殷、刘建封等人率兵马南去。李琼就强迫李令一起走。后来马殷占据湖南，李琼任桂管观察使，任命李令为荔浦县令，前梦果然应验了。（头顶草，口叼刀，双手各持一刀，是“荔”字；入水而行是“浦”字。）出自《稽神录》。

毛贞辅

伪吴国有位毛贞辅，连做县令。一年，他到广陵参与选官，晚上梦见自己把太阳吞下去了。醒来后，腹部还热乎乎的。于是他问侍御史杨廷式是何征兆，杨廷式说：“这梦事关重大，不是你所能担当得起的。如果就你而言，应该在赤乌场做官。”后来果然像他说的这样。出自《稽神录》。

卷第二百七十九 梦四

梦咎征

萧 吉	侯君集	崔 湜	李林甫	杜 玄
召 皎	李朐云	李叔霁	李 愬	薛存诚
李伯怜	张 瞻	于 董	卢彦绪	柳宗元
卫中行	张省躬	王 恽	柳 凌	崔 暇
苏 检	韦 检	朱少卿	覃 鹭	孟德崇
孙光宪	陆 洎	周延翰	王 瞻	邢 陶

梦咎征

萧 吉

大业中，有人尝梦凤鸟集手上，深以为善征，往诣萧吉占之。吉曰：“此极不祥之梦。”梦者恨之，而以为妄言。后十余日，梦者母死，遣所亲往问吉所以。吉云：“凤鸟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礼》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忧耳。”出《大业拾遗记》。

侯君集

唐贞观中，侯君集与庶人承乾通谋，意不自安。忽

梦咎征

萧 吉

大业年间，有人曾梦见凤凰落在自己手上，深信这是吉兆，便去

拜见萧吉请他占卜。萧吉说：“这是个极不祥的梦。”那人十分憎恨他，认为他胡说。十几天之后，那人的母亲死了，便派亲近之人来问萧吉是怎么回事。萧吉说：“凤凰不是梧桐树不落，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它之所以落到你手上，是因为你手上有梧桐、竹实之象。《仪礼》上说：‘苴杖，是用竹子做的；削杖，是用梧桐木做的。’（一个是居父丧用的，一个是居母丧用的。）所以我知道你必有大不幸。”出自《大业拾遗记》。

侯君集

唐朝贞观年间，侯君集与太子李承乾谋反，心神不安。忽然梦二甲士录至一处，见一人高冠奋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来。俄有数人操屠刀，开其脑上及右臂间，各取一骨片，状如鱼尾。因吮啖而觉，脑臂犹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钩弓。欲自首，不决而败。出《酉阳杂俎》。

崔 湜

唐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问善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寻有御史陆遗免赆敕令湜自尽。出《朝野僉载》。

李林甫

李林甫梦一人，细长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宽欲谋替我。”出《谈宾录》。

杜 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头，玄甚怜之。夜梦见其牛有两尾，以问占者李仙药。曰：“‘牛’字有两尾，‘失’字也。”经数日，果失之。出《朝野僉载》。

召 咬

安禄山以讨君侧为名，归罪杨氏，表陈其恶，乃牒东京送表。议者以其辞不利杨氏，难于传送，又恐他日禄山见殓，乃使大理主簿召咬送表至京。玄宗览之不悦，但传诏

梦见两个甲士把他捉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人头戴高高的帽子，大胡子奋然抖动，呵斥手下人把侯君集的骨头取来。一会儿有好几个人操起屠刀，豁开他的脑袋和右臂，各取一骨片，形状像鱼尾。他说着梦话而惊醒，脑袋和右臂还疼。从此以后他心惊神耗，以至于连三十斤的弓也拉不开。想自首，又犹豫不决，最终阴谋败露。出自《酉阳杂俎》。

崔 湜

唐尚书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因为都是太平公主逆党，被流放岭南。到了荆州，崔湜晚上梦见自己在讲坛之下一边听人讲法一边照镜子，便问善于解梦的张猷。张猷对卢右丞说：“崔大人的梦是大凶之兆。梦见在讲坛下听讲，法是从上面来的；‘镜’字是金旁加个‘竟’字（‘竟’有“终了”之意）。看来，他将终了于今日了！”不久，御史陆遗免带着皇帝的敕命赶到，令崔湜自尽。出自《朝野金载》。

李林甫

李林甫梦见一个人，瘦高个子，有胡子，逼向自己，推也推不走。李林甫醒来之后说：“这是裴宽谋划着要替代我。”出自《谈宾录》。

杜 玄

洛州杜玄有一头牛，深得他的爱怜。一天他梦见这头牛长了两条尾巴，便去问算卦的李仙药。李仙药说：“‘牛’字有两尾，是个‘失’字。”几天之后，那头牛果然丢了。出自《朝野金载》。

召 咬

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把罪名都归在杨家人身上，上表列其罪状，然后发文书令东京转呈京师。商议的人认为表中内容不利于杨氏，不好为他转呈，又怕将来安禄山怪罪受诛，便派大理寺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看了很不高兴，只是下诏

言皎还。皎出中书，见国忠。问：“送胡之表，无乃劳耶？赖其不相罪状，忽有恶言，亦当送之乎？”呵使速去。皎还至戏口驿，意甚忙忙，坐厅上绳床，恍然如梦。忽觉绳床去地数丈，仰视，见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余人，令扑己。虽被拖拽，厅上复有一人，短帽紫衣来云：“此非蒋清，无宜杀也。”遂见释放。皎数日还至洛，逆徒寻而亦至。皎与流辈数人守局待命，悉被收缚。皎长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见贼将田乾贞。乾贞介冑而立，即前床间所梦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师！”命左右仆杀。手力始至，严庄遽从厅下曰：“此非蒋清，无宜加罪。”乾贞方问其姓，云：“姓召。”因而见释。次至蒋，遂遇害也。出《广异记》。

李捎云

陇西李捎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其妻一夜梦捕捎云等辈十数人，杂以娼妓，悉被发肉袒，以长索系之，连驱而去，号泣顾其妻别。惊觉，泪沾枕席，因为说之。而捎云亦梦之，正相符合。因大畏恶，遂弃断荤血，持《金刚经》，数请僧斋，三年无他。后以梦滋不验，稍自纵怠。因会中友人，逼以酒炙，捎云素无检，遂纵酒肉如初。明年上巳，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倡，大纵歌妓。酒正酣，舟覆，尽皆溺死。出《广异记》。

让召皎回去。召皎出了中书省，见到杨国忠。杨国忠问：“你为这胡人送表，怕是很辛苦吧？就凭他不察罪状，又突然对人恶言诬蔑，这也该送上来吗？”呵令他赶紧回去。召皎返回时走到戏口驿，心里很乱，坐在厅里的绳床上，恍惚间进入梦境。突然觉得那绳床离地好几丈，抬头看见一个穿着盔甲的人站在大厅中央，呵斥着左右二十多人，命令他们拘捕自己。虽被众人拖拽，但厅上还有一个穿紫衣戴短

帽的人过来说：“这不是蒋清，不宜杀他。”于是他就被释放了。召皎数天之后回到洛阳，安禄山叛军不久杀来了。召皎与同僚数人守门待命，全被捉住。召皎高大，仪容举止又好，又站在排头，于是让他去见贼将田乾贞。田乾贞身穿盔甲站在那里，召皎见他同自己在绳床前梦见的那个人一样。田乾贞呵斥召皎道：“你小子是什么东西，敢与王师对抗！”随即命令左右来杀召皎。他们刚动手，严庄急忙从厅下说道：“这不是蒋清，不宜杀他。”田乾贞这才问他姓什么，他回答：“姓召。”所以就被释放了。接着就审讯蒋清，并把他杀害了。出自《广异记》。

李捎云

陇西李捎云，是范阳卢若虚的女婿。他行为荒唐放肆，喜好聚众饮酒。他妻子一天夜里梦见李捎云及其一伙十几人，夹杂着娼妓，全都披头散发，袒胸露肉，用长绳子绑在一起，被连推带搡地押走了，李捎云大声哭泣着与妻子告别。妻子惊醒后，泪水浸湿了枕席，于是向丈夫讲了这个梦。李捎云也做了个同样的梦。他们因此十分恐惧厌恶，便断了荤腥，持念《金刚经》，多次请来僧人设斋诵经，三年间专心无二。后来因为那梦一直没有应验，就渐渐放纵懈怠了。一次聚会中，朋友强迫他喝酒吃肉，捎云本就行为不检点，于是又像原来那样放纵地喝酒吃肉。第二年上巳节时，他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几个人，在曲江中划船，并从长安城里选来许多有名的歌妓，纵情游乐。正喝得高兴的时候，船翻入江中，李捎云等全被淹死了。出自《广异记》。

李叔霁

监察御史李叔霁者，与兄仲云俱进士擢第，有名当代。大历初，叔霁卒。经岁余，其妹夫与仲云同寝，忽梦叔霁，相见依依然。语及仲云，音容惨怆曰：“幽明理绝，欢会无由，正当百年之后，方得聚耳。我有一诗，可为诵呈大兄。诗云：‘忽作无期别，沉冥恨有余。长安虽不远，无信可传书。’”后数年，仲云亦卒。出《广异记》。

李 愬

凉武公愬，以殊勋之子，将元和之兵，擒蔡破郢，数年攻战，收城下壁，皆以仁恕为先，未尝枉杀一人，诚信遇物，发于深恳。长庆元年秋，自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诏征还京师。将入洛，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以宰相行呵叱动地。有道士八人，乘马，持绦节幡幢，从南欲上。导骑呵之，对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与语，季武骤马而前。持节道士曰：“可记我言，闻于相公。”其言曰：“耸辔排金阙，乘轩上汉槎。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季武元不识字，记性又少，及随道士言之，再闻已得。道士曰：“已记得，可先白相公。”乃惊觉，汗流被体。喜以为相国犹当上仙，况俗官乎！后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因入愬天宫寺。月余而薨。时人以仁恕端悫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出《续幽怪录》。

李叔霁

监察御史李叔霁和哥哥李仲云都是进士登第，在当时颇有名气。大历初年，李叔霁死了。一年多后，他的妹夫和仲云睡在一起，忽然梦见了叔霁，相见时一副不忍分离的样子。谈到仲云，叔霁神情凄惨忧伤地说：“现在我们阴阳相隔，想见面是不可能的，只有等到他死了之后，我们才能聚首。我有一首诗，请你念给大哥。诗是这样的：‘忽作无期别，沉冥恨有余。长安虽不远，无信可传书。’”又过了几年，仲云也死了。出自《广异记》。

李 愬

凉武公李愬是功臣之子，他率领着唐宪宗的军队，拿下蔡州攻破郢州，征战数年，无论攻陷城池，还是捣毁营垒，他都以宽容仁义为第一，从来没有错杀一人，待人接物十分讲求信义，且都发自内心。长庆元年秋天，他以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之职被召回京城。刚要进洛阳时，他手下一个先前已在洛阳的军官石季武做了个梦，梦见李愬从北面登上天津桥，自己担任仪仗前导，以宰相出行的礼仪喝

令着开道而行。忽然有八个道士骑着马，持着绛色的旌节仪仗从南面要上桥。在前面骑马引导的人大声呵斥，道士说：“我们是来迎接仙公的，哪里知道什么宰相？”道士招呼石季武，要和他说话，石季武就赶紧打马迎上来。持旌节的道士说：“我有几句话，你听后要记住，然后转告宰相。”道士说：“耸辔排金阙，乘轩上汉槎。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石季武本是个不识字、记性又很差的人，但他跟着道士口念一遍，又听了一遍便记住了。道士说：“你既然已经记住了，可以先转告宰相。”说到这里，石季武惊醒了，出了一身大汗。他高兴地认为宰相要做上仙了，人间的官位还值得留恋吗？三天之后，李愬果然从北面登上天津桥，石季武为前导，并在天宫寺休息。一个多月后，李愬去世。人们都知道他为人仁慈宽厚、正直诚恳，正与仙道相符，又怎知他不是贬到人间的神仙，在人间期满后回天界去了呢？出自《续幽怪录》。

薛存诚

御史中丞薛存诚，元和末，由台丞入给事中。末期，复亚台长。宪阁清严，俗尘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闲旷之思。及厅吟曰：“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后月，阍吏因昼寝未熟，仿佛间，见僧童数十人，持香花幢盖，作梵唱，次第入台。阍吏呵之曰：“此御史台，是何法事，高声入来？”其一僧自称识达，是中丞弟子，来迎本师。“师在台，可入省迎乎？”阍吏曰：“此中丞官亚台，本非僧侣，奈何敢入台门？”即欲擒之。识达曰：“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缘误与天人言，意涉近俗，谪来俗界五十年。年足合归，故来迎耳，非汝辈所知也。”阍吏将驰报，遂惊觉。后数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潜伺其年，正五十矣。出《续玄怪录》。

李伯怜

威远军小将梅伯成善占梦。有优人李伯怜游涇州乞钱，得米百斛。及归，令弟取之，过期不至。夜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惝思曰：“凡^颍人好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

乎！”数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出《酉阳杂俎》。

张 瞻

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梦。贾客张瞻将归，梦炊于臼中，问王生。生言：“君归不见妻矣。臼中炊，因无釜也。”

薛存诚

御史中丞薛存诚，元和末年由中丞转任给事中。不到一年，又回到御史台任中丞。御史台府第整洁肃穆，远离街市，他再次进入御史台时，觉得心旷神怡。他来到厅中吟诗道：“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一个月后，看门小吏白天睡觉还未睡熟，恍然间看见几十个僧童，拿着香花和幡旗，用梵语唱着经文，按顺序走进来。看门小吏呵斥道：“这是御史台，你们这是做什么法事，高声念着经就进来？”其中一个和尚自称识达，说是薛存诚的弟子，来迎接师父。他说：“我师父在御史台，可以进去迎接他吗？”看门小吏说：“这是中丞大人的官署，本不是和尚待的地方，你们怎么能随随便便进来？”当即就要捉拿识达。识达说：“中丞原来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的罗汉高僧，因为他误与天人说，想涉足凡尘，被贬到人间五十年。现在年头已满，该回去了，所以我们来迎接他，这不是你们这些人能知道的。”看门小吏刚要跑去报告，一下子从梦中惊醒。数天之后，薛存诚在官署患病而死。看门小吏偷偷去打听他的年龄，正好五十岁。出自《续玄怪录》。

李伯怜

威远军中有位叫梅伯成的低级军官，善于解梦。有个艺人李伯怜来到涪州卖艺赚钱，挣得一百斛米。回到家后，他让弟弟去取米，可过好长时间也未见弟弟回来。一夜他梦见自己洗白马，便去请梅伯成解梦。梅伯成沉思一会儿说：“凡是诙谐的艺人都爱利用反切说隐语。洗白马，就是泻白米。你担心的那件事，也许会遇到与风或水有关的灾祸！”几天后弟弟回来了，果然说船在渭河中翻沉，一粒米也

没剩。出自《酉阳杂俎》。

张 瞻

江淮有个王生，贴出告示说自己会解梦。商人张瞻要回家去，做梦梦见自己用石臼做饭，便请教王生有何征兆。王生说：“你回去就见不到妻子了。在石臼里做饭，是因为没有釜（妇）。”

贾客至家，妻卒数月矣。出《酉阳杂俎》。

于 董

有一人梦松生户前，一人梦枣生屋上，以问补阙于董。董言：“松，丘垄间所植；‘枣（棗）’字重‘来’，重‘来’，呼魄之象。”后二人俱卒。出《酉阳杂俎》。

卢彦绪

许州司仓卢彦绪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满其中，须臾漏尽。彦绪使人观之，见其下有古圻，中是瓦棺，有妇人，年二十余，洁白凝净，指爪长五六寸，头插金钗十余只。铭志云是秦时人，千载后当为卢彦绪开，运数然也。闭之吉，启之凶。又有宝镜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轮。彦绪取钗镜等数十物，乃闭之。夕梦妇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经一年而彦绪卒。出《广异记》。

柳宗元

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意望录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无苦，但忧为远官耳。”征其意，曰：“夫生则柳树，死则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后卒于柳州焉。出《因话录》。

张瞻赶到家中，妻子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出自《酉阳杂俎》。

于 萑

有个人梦见松树长在门前，还有个人梦见枣树长在屋上，二人便向担任补阙的于萑求教。于萑说：“松树一般是种在坟地的；‘枣（棗）’字像是两个‘来’字重叠，‘来’，‘来’，是为死人招魂时说的话。”后来二人果然都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卢彦绪

许州仓库官卢彦绪家中的厕所，夏天暴雨一来，水便把里面灌满，一会儿那水又漏光了。卢彦绪让人来看，见下面有座古墓，中间是口瓦棺，里面躺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女人，她白白净净的，指甲有五六寸长，头上插着十余支金钗。墓志铭上说她是秦时的人，这墓千年之后当由卢彦绪掘开，这是由运数决定的。不过，如果发现后就把墓封好，则有大吉；如果一直开着，则有大凶。他又看见一面宝镜，背面雕着金花，举起它照太阳，那花就像金轮一样闪耀。卢彦绪拿出宝镜、金钗等几十件东西后，才将墓重新封好。晚上，他梦见那女人对他说：“你怎么能拿走我的宝物呢？”她脸上有怒色。过了一年，卢彦绪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柳宗元

员外柳宗元从永州司马任上被征召回京城，希望得到朝廷录用。一日，他向算卦的人问命运，并告诉他自己做的一个梦，说：“我姓柳，昨晚梦见柳树倒在地上，这是不祥之兆吗？”算命的人说：“不要担心，只是怕要到远处做官了。”柳宗元又问其中之意，那人回答说：“你生是柳树，死便是柳木。‘木’与‘牧’同音，看样子你得去柳州做刺史了！”后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柳宗元最后死于柳州。出自《因话录》。

卫中行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论嘱，卫欣然许

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渡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湿。选人与秘书郎韩翃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年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韩有学术，韩仆射犹子也。出《酉阳杂俎》。

张省躬

枝江县令张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张垂者，举秀才下第，客于蜀，与省躬素未相识。大和八年，省躬昼寤，忽梦一人，自言当家，名垂。与之接，欢狎弥日。将去，留赠诗一首曰：“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惊觉，遽录其诗，数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王 恽

进士王恽，才藻雅丽，尤长体物。著《送君南浦赋》，为词人所称。会昌二年，其友人陆休符忽梦被录至一处，有骆卒止之屏外，见若胥靡数十，王恽在其中。陆欲就之，恽面若愧色。陆强牵之语，恽垂泣曰：“近受一职司，厌人闻。”指其类：“此悉同职也。”休符恍惚而觉。时恽住扬州，其子住太平。休符异所梦，迟明，访其家信，得王至洛书。

卫中行

卫中行任中书舍人时，有老朋友的孩子进京参与选官，投到其门下并拜托于他，他痛痛快快地应承下来。落选官员的名单将要公布时，那个人忽然梦见自己骑驴过河，驴一失蹄把他甩入水中，登岸后靴子却没湿。这人与秘书郎韩翃有交情，登门拜访时，韩翃刚喝了酒，半开玩笑地说：“你今年选官的事情不顺利呀！根据你的梦分析，卫中行不会替你说话，你什么也得不到。（“卫生相负”亦指驴驮着应选的人，唐朝驴有“卫”的别称；“足下不沾”亦指落水后脚下没有沾湿。）”等到名单公布时，那人果然落选了。韩翃有学问，是韩仆射的侄子。出自《酉阳杂俎》。

张省躬

枝江县令张汀的儿子叫张省躬，父亲死后，他一直住在枝江。有个叫张垂的人，考秀才未中，客居于蜀地，与省躬素不相识。太和八年，张省躬白天睡觉，忽梦一人，自称与他同姓，名叫张垂。省躬同他相识后，整日欢乐亲昵。临别时，张垂留下一首诗赠给省躬，那诗是：“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这时省躬惊醒了，急忙录下那首诗，数日之后他就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王 恽

进士王恽，文辞典雅清丽，尤其擅长描摹物态。他写的《送君南浦赋》，为词人们所称道。会昌二年，他的朋友陆休符忽然梦见自己被捉到一个地方，有个驾车的仆役让他在影壁外候着，只见几十个服劳役的囚犯，王恽也在其中。陆休符想走近他，王恽面带愧色。陆休符就硬拽着他问话，王恽哭泣着说：“最近接受一个差事，不愿让别人知道。”他又指指跟他同样装束的人说：“这些人全和我干一样的差事。”陆休符恍惚间醒来。当时王恽住在扬州，他的儿子住在太平县。陆休符对此梦十分惊异，天快亮时，他去王家问有无家书，得到一封王恽到洛阳时寄回的信。

又七日，其讣至。计其卒日，乃陆之梦夕也。出《酉阳杂俎》。

柳 凌

司农卿韦正贯应举时，尝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军事判官。柳尝梦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访韦解之，韦曰：“柴，薪木也。公将此不久乎！”月余，柳疾卒。素贫，韦为部署，米麦缗帛，悉前请于官数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韦披案，方省柳前梦。出《酉阳杂俎》。

崔 暇

中书舍人崔暇弟嘏，娶李续女。李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

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嘏在床东。女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诗言：“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岁，崔嘏妻卒。出《酉阳杂俎》。

苏 检

苏检登第，归吴省家，行及同州澄城县，止于县楼上。醉后，梦其妻取笔砚，筐中取红笺，剪数寸而为诗曰：“楚水平如镜，周回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知归。”检亦裁蜀笺而赋诗曰：“还吴东去下澄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树已凋零。”诗成，俱送于所卧席下。又见其妻笞检所挈小青极甚。及寤，乃于席下得其诗，视筐中红笺，亦有剪处。小青其日暴疾。已而东去，又过七天，王恽的死讯送到了。算算他死的日子，正是陆休符做梦的那天晚上。出自《酉阳杂俎》。

柳 凌

司农卿韦正贯考科举时，曾来到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他担任军事判官。柳凌曾梦见有人呈上案卷，里面说欠柴一千七百束，于是他请韦正贯为自己解梦。韦正贯说：“柴，就是薪木。莫非您快不久于人世了？”一个多月后，柳凌病死。他生前向来贫穷，韦正贯为他安排后事，发现柳凌已向公家借过好几个月的米麦钱帛来维持生活了，死后仍欠公家一千七百束柴。韦正贯翻阅了案卷，才明白先前柳凌的那个梦。出自《酉阳杂俎》。

崔 嘏

中书舍人崔嘏的弟弟崔嘏，娶李续的女儿为妻。李续任曹州刺史，派兵马使国邵南负责安排亲友阻拦喜车。后来，国邵南睡着了，忽然梦见崔嘏和李续的女儿在一个大厅里，李续的女儿站在床西，崔嘏站在床东。李续的女儿拿一张红纸笺，题诗一首，笑着递给崔嘏。

崔嘏于是高声吟诵起来，这首诗是：“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年，崔嘏的妻子就死了。出自《西阳杂俎》。

苏 检

苏检科举及第，回吴探亲，走到同州澄城县，住在县里一座楼上。喝醉后，梦见妻子拿来笔砚，从小箱里取出红纸笺，剪下数寸写上诗句：“楚水平如镜，周回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知归。”苏检也裁下蜀地产的纸笺赋诗道：“还吴东下去澄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树已凋零。”写成后，全都放在床席下面。苏检又见妻子用鞭子狠狠抽打他带来的小婢女。醒来后，他竟从床席下找到了那两首诗，看箱子里的红纸笺，也有剪过的痕迹。婢女这一天得了暴病。不久他们一行东去，

及鄂岳已来，舍陆登舟，小青之疾转甚。去家三十余里，乃卒。梦小青云：“瘞我北岸新茔之后。”及殡于北岸，乃遇一新茔，依梦中所约瘞之。及归，妻已卒。问其日，乃澄城县所梦之日。谒其茔，乃瘞小青坟之前也。时乃春暮，其茔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闻奇录》。

韦 检

韦检举进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检追痛悼，殆不胜情。举酒吟诗，悲怨可掬。因吟曰：“宝剑化龙归碧落，嫦娥随月下黄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书窗恨独眠。”一日，忽梦姬曰：“某限于修短，不尽箕帚，涕泪潸然，常有后期。今和来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见天，家家门外柳和烟。如今肠断空垂泪，欢笑重追别有年。”检终日悒悒，后更梦姬，曰：“即遂相见。”觉来神魂恍惚，乃题曰：“白浪漫漫去不回，浮云飞尽日西颓。始皇陵上千年树，银鸭金凫也变灰。”后果即世，皆符兆。出《抒情诗》。

朱少卿

王蜀时，有朱少卿者，不记其名，贫贱客于成都。因寝于旅舍，

梦中有人扣扉觅朱少卿，其声甚厉。惊觉访之，寂无影响。复睡，梦中又连呼之。俄见一人，手中执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书两头，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续有一人，自外牵马一匹直入，云：“少卿领取。”朱视之，

到鄂州、岳州一带后，不走旱路改走水路，婢女的病越来越严重。在他离家还有三十多里路时，婢女死了。苏检梦见婢女说：“把我埋葬在北岸的新坟之后。”苏检在北岸准备安葬她时，果然看到一座新坟，便遵照梦中的约定将她埋葬了。苏检赶回家，妻子已死去。问她死的日子，就是他在澄城县做梦那天。苏检去给妻子上坟，竟然在婢女坟的前面。这时正是暮春，坟茔四周盛开着海棠花。出自《闻奇录》。

韦 检

韦检考进士未中。他曾有个美妾，一天捂着心口死去了。韦检痛加追悼，几乎无法承受悲痛之情。于是，他举杯吟诗，那悲伤哀怨的神态令人同情。他吟道：“宝剑化龙归碧落，嫦娥随月下黄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书窗恨独眠。”一天，他忽然梦见那美妾说：“由于我命短，不能再侍奉你，想到这些我就潸然泪下，不过我们后会有期。今天来与你和诗一首。”于是口头吟诵道：“春雨濛濛不见天，家家门外柳和烟。如今肠断空垂泪，欢笑重追别有年。”醒来后，韦检终日抑郁不乐，后来又梦见美妾对他说：“马上即可相见。”醒来后他精神恍惚，又题诗道：“白浪漫漫去不回，浮云飞尽日西颓。始皇陵上千年树，银鸭金鳧也变灰。”后来他果然去世，一切都契合梦的征兆。出自《抒情诗》。

朱少卿

前蜀时，有位姓朱担任少卿的人，名字记不得了，他十分贫穷，客居在成都。一日他在旅舍睡觉，梦见有人敲门来找朱少卿，声音很响。他惊醒后起身查看，却连个人影也未见到。接着又睡，梦中又有

人连声呼唤。不一会儿他看见一个人，手中拿着一卷文书说：“少卿果然在这里？”朱说：“我的姓倒是没错，名字却不叫少卿。”那人于是卷起文书的两端，只留下一行字，用手遮住上面和下面，果然有“朱少卿”三个字。接着又有一个人，从外面牵着一匹马径直走进来，说道：“请少卿领取。”朱抬头看去，

其马无前足，步步侧蹶，匍匐而前，其状异常苦楚。朱大惊而觉，常自恶之。后蜀王开国，有亲知引荐，累至司农少卿。无何，膝上患疮，双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经旬，五月五日殂，乃马梦之征也。出《王氏见闻》。

覃 鹭

孟蜀工部侍郎刘义度判云安日，有押衙覃鹭，梦与友人胡鍼同在官署厅前，见有数人，引入刘公，则五木备体，子然音旨，说理分解，似有三五人执对。久而方退，于行廊下坐，见进食者，皆是鲜血。覃因问，旁人答曰：“公为断刑错误所致，追来亦数日矣。”遂觉。及早，见胡鍼话之，鍼曰：“余昨夜所梦，一与君叶，岂非同梦乎？”因共秘之。刘公其日果吟《感怀诗》十韵。其一首曰：“昨日方髻髻，如今满颌髯。紫阁无心恋，青山有意潜。”今其诗皆刊于石上，人皆讶其诗意。不数日而卒。岂非断刑之有错误乎？出《野人闲话》。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贻邺之子也。自恃贵族，脱略傲诞。尝太庙行香，携妓而往。一夕，梦一老人责之，且取案上笔，叱令开手，大书“九十”字而觉。翌日，与宾客话及此事，自言：“老人责我，是惜我也。书‘九十’字，赐我寿至九十也。”客有封璉戏之曰：“‘九十’字，乃是行书‘卒’字，亚卿其非吉征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闲话》。

那匹马没有前腿，一挪一挪的，像是要跌倒的样子，它几乎是向前爬行，显出异常痛苦的样子。他见状大惊，随即醒来，为此常常感到十

分厌恶。后来蜀王开国，有亲朋好友引荐，他的官一直当到司农少卿。没过多久，他的膝盖上长了疮，双腿从膝盖以下全都烂掉了，苦苦熬了十来天，五月五日死了，那个关于马的梦应验了。出自《王氏见闻》。

覃 鹭

后蜀工部侍郎刘义度兼管云安时，有个叫覃鹭的押衙，梦见与朋友胡铨同在一座官署的厅前，看见有好几个人，把刘义度带进来，他身上戴满了刑具，孤零零一人与他们说理分辩，好像有三五个人跟他对质。覃鹭很久才退下，坐在行廊中，看见有送来食物的人，竟全是鲜血。覃鹭上前询问，旁边的人回答说：“刘公因为断案有错误，所以才让他喝鲜血，他被捉来已好几天了。”覃鹭惊醒过来。到第二天早晨，他见到胡铨，说了这件事，胡铨说：“我昨晚做的梦，跟你一样，难道是同一个梦吗？”于是二人相约保密。这天，刘义度果然吟诵了《感怀诗》十首。其中一首为：“昨日方髻髻，如今满颌髻。紫阁无心恋，青山有意潜。”如今他的诗都刻在石头上，人们都为这诗的意思感到惊讶。不几天刘义度便死了。难道真的是因为他断案有错误吗？出自《野人闲话》。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是燕王孟贻邺之子。他自以为出身贵族，轻慢狂傲而又荒唐。他曾经到太庙进香，把妓女也带了去。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位老人斥责他，并拿起案上的笔，呵令他张开手掌，在上面写下“九十”两个大字后，便惊醒过来。第二天，他与宾客们谈起这件事，自己说：“老人责怪我，其实是心疼我呀。他写下‘九十’二字，是让我一直活到九十岁。”客人中有个叫封琰的跟他开玩笑道：“‘九十’二字，是行书中的‘卒’字，少卿这梦恐怕并非吉兆！”不到十天，孟德崇果然死了。出自《野人闲话》。

孙光宪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孙光宪梦在渚宫池与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厅独处，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勗见召上桥，授以笔砚，令光宪指画发军，仍遣厅头二三子障蔽光宪，不欲保融遥见。逡巡，有具囊鞬将校列行俟命。次见掌节吏严光楚鞞而前趋，手捧两黑物，其一则如黑漆靴而光，其一即寻常靴也。谓光宪曰：“某曾失墨两挺，蒙王黜责，今果寻获也。”良久梦觉。翌日，说于同僚。逾月而保融卒。节院将严光楚具帖子取处分倒节，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判之。墨者阴黑之物，节而且黑，近于凶象，即向之所梦，倒双节之谓也。出《北梦琐言》。

陆 洎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为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时辈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与之善。乙丑岁九月，承嗣与诸客访之。洎从容曰：“某明年此月，当与诸客别矣。”承嗣问其故，答曰：“吾向梦人以一骑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数里，至一大府，署曰‘阳明府’。入门西序，复有东向大门，下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阶下。门中有二绿衣吏，捧一案，案上有书。有一紫衣秉笏，取书宣云：‘洎三世为人，皆行慈孝，功成业就，宜授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

孙光宪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病，他的下属孙光宪梦见自己在渚宫池与同僚一起坐着，而高保融则独自待在西厅，只有姬妾侍候着。一会儿，高保融的弟弟高保勗应召上桥，授给孙光宪笔砚，让他写派军队出战的命令，并叫来厅上的两三个仆人挡着孙光宪，不想让高保融远远地看见。一会儿，有一些穿着军装背着弓箭的军官列队待命。接着，又看见掌管印信符节的官员严光楚全身戎装跑来，手中捧着两个黑物，其中一个像发光的黑靴子，另一个就是平常的靴子。严光楚对孙光宪说：“我曾经丢失过两挺墨，被大王斥责并降职，今天果然找到了。”很久他才从梦中醒来。第二天，孙光宪把这件事说给同僚们

听。一个多月后，高保融病死。节度使院打报告要求处分严光楚拿倒符节的罪行，孙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来判定此事该如何处置。王甲认为，墨是阴黑之物，既黑又有节，近于凶险之象，这就是原来那个梦，也就是倒双节的意思。（一个是节度使高保融，一个是掌节吏严光楚，因此才有“倒双节”之意。）出自《北梦琐言》。

陆 洎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由于没能赴任，改授淮南副使。陆洎性格温和儒雅，稳重敦厚，当时的人们都很推崇仰慕他，副使李承嗣和他尤其亲密。乙丑年九月，李承嗣与众客人一起来拜访他。陆洎神态从容地说：“我明年这个月，就该与各位分别了。”李承嗣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陆洎回答道：“我曾梦见有人用马把我召去，来到大明寺西边，又走了几里路，来到一座大的府院，门上写着‘阳明府’。进门向西走，又有一个朝东的大门，我们下马走进一室。过了很久，有个小吏领我到台阶下站好。门里有两个穿绿衣服的小吏端着一个案子，案上摆着文书。这时有个穿紫袍的人手持笏板，取过文书念道：‘陆洎三世为人，皆行慈孝之事，如今功成业就，应授此官。可授予阳明府侍郎，并兼管九州都监事务。明年九月十七日，到本府上任。’又用马把我送回来，

奄然遂寤。灵命已定，不可改矣。”诸客皆嘻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复与向候之客诣之，谓曰：“君明日当上事，今何无恙也？”洎曰：“府中已办，明当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长者重君，今无乃近妖乎？”洎曰：“唯君与我有缘，他日必当卜邻。”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湾。承嗣后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出《稽神录》。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书周延翰，性好道，颇修服饵之事。尝梦神人以一卷书授之，若道家之经，其文皆七字为句。唯记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为必得丹砂之效。从事建业卒，葬于吴

大帝陵侧。无妻子，唯一婢名丹砂。出《广异记》。

王 瞻

虔化县令王瞻罢任归建业，泊舟秦淮，病甚。梦朱衣吏执牒至曰：“君命已尽，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辞，但舟中狭隘，欲宽假之，使得登岸卜居，无所惮也。”吏许诺，“以五日为期，至日平明，且当来也。”既寤，便能下床，自出僦舍，营办凶具，教其子哭踊之节，召六亲为别。至期，登榻安卧，向曙乃卒。出《稽神录》。

这时我忽然醒来。我感觉到命运已定，不能改了。”众客人听了，都一脸苦笑。到了第二年九月，李承嗣每天都派人去问候陆洎。到了十六日，他与那些之前问候陆洎的人一起去拜见他，对他说：“你明天该去上任了，今天怎么还没有一点征兆呢？”陆洎说：“府中已经在操办，明天我就该走了。”李承嗣说：“我常像对待长辈一样敬重你，现在你怎么沾上了妖气呢？”陆洎说：“只有你与我有缘分，将来一定能与我成为邻居。”李承嗣什么也没说便离去了。第二天，陆洎死了，埋葬在茱萸湾。李承嗣后来在楚州刺史任上去世，埋葬在陆洎墓的北边。出自《稽神录》。

周延翰

江南有位太子校书叫周延翰，平时信道，对服食丹药颇有研究。他曾经梦见神仙把一卷书送给他，像是道家的经书，上面每一句都是七个字。他只记住最后一句是：“紫髯之畔有丹砂。”周延翰醒来之后暗自高兴，认为自己服食丹药，必定会有效果。在建业任职时，周延翰死去，埋葬在吴大帝墓旁。他无妻子儿女，只有一个婢女叫丹砂。出自《广异记》。

王 瞻

虔化县令王瞻罢职之后回建业，船停在秦淮河上时，他病得很厉害。他梦见一个红衣吏拿着一纸文书来到身边，说：“你的寿命已经完了，今天我奉命召你回去。”王瞻说：“我不敢违命，只是船中狭

窄，我请求宽限几天，让我先上岸去找个住处，这样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红衣吏点头答应了，说：“以五天为期限，到第五天天大亮的时候，你必须来。”王瞻醒来，便能起身下床，上岸去租了一间房子，置办丧葬用的器物，并教儿女们哭丧的规矩，又召来亲属们诀别。到了那天，他上床安卧，天刚亮时就死了。出自《稽神录》。

邢 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岁，梦人告云：“君当为泾州刺史，既而为宣州泾县令。”考满，复梦其人告云：“宣州诸县官人，来春皆替，而君官诰不到。”邢甚恶之。至明年春，罢归，有荐邢为水部员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复请二十余日，竟未拜而卒。出《稽神录》。

邢 陶

江南有位大理司直叫邢陶。癸卯年时，他梦见有人对他说：“你应当任泾州刺史，然后去做宣州泾县令。”任期将满，邢陶又梦见那人告诉他说：“宣州各县的官员，来年春天全都会替换下来，可是你的授官文书却下不来。”听罢，邢陶十分反感。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卸任回家，有人举荐他为水部员外郎。文书发下来却被有关部门弄丢了，重新奏请又花了二十多天，结果邢陶尚未授官，竟先死去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二百八十 梦五

鬼神上

炀 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扶沟令 王 诸

西市人 王方平 张 诜 麻安石 阎 陟

刘景复

鬼神上

炀 帝

武德四年，东都平后，观文殿宝厨新书八千许卷将载还京师。上官魏梦见炀帝，大叱云：“何因辄将我书向京师！”于时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调度，乃于陕州下书，著大船中，欲载往京师。于河值风覆没，一卷无遗。上官魏又梦见帝，喜云：“我已得书。”帝平存之日，爱惜书史，虽积如山丘，然一字不许外出。及崩亡之后，神道犹怀爱吝。按宝厨新书者，并大业所秘之书也。出《大业拾遗》。

豆卢荣

上元初，豆卢荣为温州别驾卒。荣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尝下嫁碎叶，碎叶内属，其王卒，公主归来。荣

鬼神上

炀 帝

武德四年，东都平定后，观文殿宝厨里的八千多卷新书准备运回长安。上官魏梦见隋炀帝大声斥责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书运向长安！”当时太府卿宋遵贵监督运送这些书，按照东都的调度安排，

在陕州把书卸下，装到大船上，欲走水路运向长安。不料在黄河中遇到暴风使船沉没，一卷书也没剩下。上官魏又梦见隋炀帝高兴地说：“书又回到我的手里了。”隋炀帝生前，一向爱惜书籍，他的书虽然堆积如山，但一个字也不许流传出去。他虽然死了，但上苍还爱怜于他，才这样做的。观文殿宝厨里的这批新书，全是大业年间秘密珍藏的。出自《大业拾遗》。

豆卢荣

上元初年，豆卢荣在担任温州别驾的时候去世了。豆卢荣的妻子就是金河公主的女儿。金河公主曾经远嫁到碎叶，碎叶归顺朝廷之后，碎叶王死了，金河公主便回到了大唐。豆卢荣

出佐温州，公主随在州数年。宝应初，临海山贼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梦一人，被发流血，谓曰：“温州将乱，宜速去之。不然，必将受祸。”及觉，说其事。公主云：“梦想颠倒，复何足信？”须臾而寝，女又梦见荣，谓曰：“适被发者，即是丈人，今为阴将。浙东将败，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无徒恋财物。”女又白公主说之。时江东米贵，唯温州米贱，公主令人置吴绫数千匹，故恋而不去。他日，女梦其父云：“浙东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艰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栝州。栝州陷，轻身走出，竟如梦中所言也。出《广异记》。

杨昭成

开元末，洛阳贾氏为广汉什邡令，将其家之任。欲至白土店东七里，其妻段氏，马惊堕坑而死，即殁于山中。经两载，弘农杨昭成为益州仓曹，之广汉。晓发，其妻窦氏忽于马上而睡，向后倾倒。昭成自下驭马，频呼问，犹不觉，将至白土方寤。云：“向梦有一妇人，衣绿单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艳丽，来控我马，悲啼久之。自称段姓，是什邡贾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见留山中，孤魂飘泊，不胜羁独。‘夫人后若还京，我有兄名某，见任京兆功曹，可相为访，令收己魂，归于故乡’。深以相嘱，言讫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梦问

店者。店人云：“贾明府妻坟，去此

出任温州别驾时，金河公主也跟着女儿来到温州住了多年。宝应初年，临海的山贼袁晁攻下了台州。一天金河公主的女儿夜里梦见一个人，披头散发，浑身是血，对她说道：“温州将要遭受战乱，你们应该快点离开。否则，必然会遭殃的。”醒来后，她把这件事讲给母亲听。金河公主说：“梦都是反的，有什么可信的呢？”不久再睡觉时，女儿又梦见了豆卢荣，对她说：“刚才那个披头散发的人，就是你的父亲，现在是阴间的将军。浙东将要失守，他让你们快点离去。应照他说的去做，不要只贪恋财物。”女儿醒来之后，又把这件事告诉了金河公主。当时江东粮食很贵，只有温州比较便宜，再加上金河公主让人囤积了几千匹江南绸缎，因此舍不得离去。又有一天，女儿梦见父亲对她说：“浙东的八个州，已经被袁晁攻破。你母亲如果再不早点离去，必将遭难。”说着便哭起来。于是公主搬到了柘州。不久柘州也陷落了，母女俩丢下财物只身出走，竟跟梦中说的一样。出自《广异记》。

杨昭成

开元末年，洛阳有个姓贾的人任广汉什邡县令，上任时将家眷也一同带去。走到白土店东七里的地方，他的妻子段氏，由于马受惊把她甩进坑里摔死了，贾县令就将她埋在了山中。两年之后，弘农人杨昭成任益州仓曹，上任途经广汉。早晨出发，他的妻子窦氏忽然在马上睡着了，向后倾倒。杨昭成只得亲自下来赶马，又连声呼喊，妻子却没有反应，快到白土店时才醒过来。她对丈夫说：“刚才我梦见一个妇人，穿着绿色的单裙子和白色的布衫，年龄刚三十岁的样子，长得美艳动人，拦住我的马，悲哭不已。她自称姓段，是什邡贾县令的妻子。那年在这里摔死了，被葬在山中，孤魂飘荡，不胜寂寞。她说：‘夫人将来如果有机会回到京城，我有个哥哥叫某某，现任京兆功曹，你可以代我去看看他，并请他收回我的魂魄，归葬故乡。’她殷切地嘱托我，说完便离去了。”杨昭成这天晚上住在白土店里，把妻子梦中的事全都跟店里人说了。店里人道：“贾县令妻子的坟，离这里六七里。坠坑而死，殓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与梦相类。

昭成深异之，因记其事。后奉入京，寻其段族，具为说之。段氏举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出《灵异记》。

扶沟令

扶沟令某霁者，失其姓，以大历二年卒。经半岁，其妻梦与霁遇，问其地下罪福。霁曰：“吾生为进士，陷于轻薄，或毁谤词赋，或诋诮人物。今被地下所主，每日送两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窍，受诸痛苦，不可堪忍。法当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毕，方得托生。近以他事，为阎罗王所剥，旧褙狼藉，为人所笑，可作一褙与我。”妇云：“无物可作。”霁曰：“前者万年尉盖又玄将二绢来，何得云无？”兼求铸像，写《法华经》。妇并许之，然后方去尔。出《广异记》。

王 诸

大历中，邛州刺史崔励亲外甥王诸家寄绵州。往来秦蜀，颇谙京中事。因至京，与仓部令史赵盈相得。每赍左绵等事，盈并为主之。诸欲还，盈固留之。中夜，盈谓诸曰：“某长姊适陈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长姊丧逝，外甥女子，某留抚养。所惜聪惠，不欲托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岁寒。非求于伉俪，所贵得侍巾栉。如君他日礼娶，此子但

有六七里路。她是坠坑而死的，就埋在了山中，已经过去两年了。”店里人所说的事情经过，果然与那梦相符。杨昭成十分惊异，便把这事记下了来。后来他奉旨进京，寻找到段氏的家人，把段氏的事说了。段家上下悲伤痛哭，于是派人进山取回灵柩，又重新安葬了。出自《灵异记》。

扶沟令

扶沟县令的名字叫霁，不知他的姓氏，于大历二年去世。半年之后，他的妻子在梦中与他相遇，问他在阴间是受罪还是享福。他说：“我生前是进士，吃亏在轻薄放浪，有时候写诗赋词毁谤泄愤，

有时诋毁他人。现在被阴间所管制，每天送来两条蛇还有三只蜈蚣，让它们在�我的七窍中钻来钻去，受的各种痛苦，真是不堪忍受。按阴间的法律，我要三百六十天受这种折磨，受完罪，才能托生于来世。最近因为别的事，我又被阎王爷折磨了一顿，那条旧裤子已不像样子，人们都取笑我，可再做一条新的给我。”他妻子说：“没有布料可做呀。”霁说：“之前万年县尉盖又玄刚把二匹绢布送给你，怎么说没有布料呢？”接着，他又求妻子为他铸佛像，抄写《法华经》。妻子一并答应下来，然后他才离去。出自《广异记》。

王 诸

大历年间，邛州刺史崔励的亲外甥王诸一家寄居在绵州。他经常往来于秦蜀两地之间，对京城里的事情颇为了解。一次他来到京城，与仓部令史赵盈交上了朋友。他每次带东西回绵州，都是赵盈帮忙为他操办。后来王诸想回去，赵盈却坚持把他留了下来。半夜，赵盈对王诸说：“我的大姐嫁给陈氏为妻，只有一个女儿，现已成年。前年大姐去世了，我这个外甥女，由我留下抚养。她聪明伶俐，我很喜欢，不想托给他人。我知道你的秉性，可共患难。不是想求你与她结为夫妻，只是觉得能侍奉你就是她的福份了。如果你将来正式结婚娶妻，这孩子只要

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亲者，结他年之好耳。”诸对曰：“感君厚意，敢不从命！固当期于偕老耳！”诸遂备纁币迎之。

后二年，遂挈陈氏归于左绵。是时励方典邛商，诸往覲焉。励遂责诸浪迹，又恐年长不婚。诸具以情白舅。励曰：“吾小女宽柔，欲与汝重亲，必容汝旧纳者。”陈氏亦曰：“岂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诸遂就表妹之亲。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陈氏同居，相得，更无分毫失所。励令其子铿与诸江陵卜居，兼将金帛下峡而去。三月诸发。五月，励受替，遂尽室江陵而行。

诸与铿方买一宅，修葺。停午，诸忽梦陈氏被发来，哀告诸曰：“某，他乡一贱人。崔氏夫人，本许终始，奈何三峡舟中沐发，使人耸某，令于崩湍中而卒，永葬鱼鳖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铿于

东厢寐，亦梦陈氏诉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峡。”铿与诸偶坐，方诤其事。其夜，二人梦复如前。铿甚惭，谓诸曰：“某娘情性不当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头望信，若闻陈氏不平安，此则必矣！”后数日，果有信，说陈氏溺三峡。及励到诸家，诸泣说前事。崔氏为其兄所责，不能自明，遂断发暗鸣而卒。诸亦荡游他处。

能够生活安定而不流离失所，我的愿望也就满足了！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亲事，我们往后关系就会更密切了。”王诸回答说：“感谢你的美意，我怎敢不接受？我也盼望能与她白头偕老啊！”王诸于是备下布帛彩礼迎娶陈氏。

两年之后，王诸带陈氏回到了绵州。这时，王诸的舅父崔励正在邛州主管商事，王诸前去拜见。崔励就责备他整天流浪游荡，并担心他年龄大了不结婚。王诸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舅父讲了。崔励说：“我的小女儿性格温柔宽厚，我想把她嫁给你，来个亲上加亲，她一定能够容得下你之前娶的陈氏女的。”陈氏也说道：“我哪敢有别的什么想法，只要能有个温饱，夫人不责怪不迁怒，我也就满足了。”不久，王诸与表妹崔氏女喜结良缘。成婚后，崔氏便要求与陈氏同居一室，二人关系融洽，没有产生任何不悦的事情。崔励让他儿子崔铿与王诸到江陵找房子，顺便把金帛财物顺着三峡运去。王诸三月出发。五月，崔励职务被人替代，于是带着全家人向江陵而去。

王诸和崔铿刚买了一座宅院，正在修缮。正午时候，王诸忽然梦见陈氏女披散着头发而来，哀切地对他说：“我本是他乡一个卑贱的女人。崔氏夫人本来答应我与她共同侍奉您，万万没有想到，那天行至三峡，我正在船上洗头发，她指使人推了我一把，我便跌入激流中淹死了，永远葬在了鱼鳖的肚子里！”她边哭边说，泪水沾满了衣襟。一会儿崔铿在东厢房睡觉时，也梦见了陈氏诉冤道：“崔夫人不仁，在三峡害了我的性命。”崔铿与王诸闲坐，聊起做过的梦，都感到很惊讶。当夜，他们做的梦还是这样的。崔铿十分羞愧地对王诸说：“她的情性不该是这样的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冤情呢？咱们今天暂且去江边等候消息，如果听说陈氏遇险，这事儿就一定是真的了！”几天之后，果然传来消息，说陈氏已经在三峡淹死了。等到崔励赶到王诸家，王诸哭泣着向他诉说了这件事。崔氏被她兄长责骂了

一顿，有口难辩，随即剪断头发，整日悲伤呜咽，直至身死。此后，王诸又开始浪迹天涯。

数年间，忽于夏口见水军营之中门东厢，见一女人，姿状即陈氏也。诸流眄久之。其妇又殷勤瞻瞩，问僮仆云：“郎君岂不姓王？”僮走告诸。及白姨弟，令询其本末。陈氏曰：“实不为崔氏所挤，某失足坠于三峡。经再宿，泊尸于碇，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初欲收葬，后因吐无限水，忽然而苏。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诞二子矣。”诸由是疑负崔氏之冤，入罗浮山而为头陀僧矣。出《乾 骊子》。

西市人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梦见为人所录，至府县衙，府甚严。使人立于门屏外，遂去，亦不见召。唯闻门内如断狱之声，自屏隙窥之，见厅上有贵人，紫衣据案，左右绿裳执案簿者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锁项，素服露首，鞠躬如有分雪哀请之状，言词至切。其官低头视事，了不与言。良久方谓曰：“君合当此事，帝命已行，诉当无益。”泚辞不已，及至泣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开东廊下二院。闻开锁之声，门内有三十余人，皆衣朱紫，行列阶下。贵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贵，辞之何益？”此人视之，乃李、尚、韦、骆之辈也。诸人复入院门。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贵人问左右曰：“是何时事？”答曰：“十月。”又问：“何适而可？”曰：“奉天。”如此诘问，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复出，谓百姓曰：

几年之后，王诸忽然在夏口水军军营的大门东边，看见一个女人，样貌姿态酷似陈氏。王诸上下打量她许久。那女人也频频注目于他，并问他的仆人：“你家公子是不是姓王？”仆人跑去告诉了王诸。又告诉表弟崔铿，崔铿就令仆人去询问究竟。陈氏说：“那天真的不是崔氏指使人推我的，而是我失足坠入了三峡水中。过了两夜，我的尸体漂到浅滩上，遇到鄂州一位负责军中贸易的军官梁璨。开始他想将我收葬，后来我吐出了大量的水，忽然苏醒过来了。我为感谢梁璨的厚恩，便嫁给了他，现在已经生下两个孩子了。”王诸因此觉得崔氏受到了冤枉，很对不住她，便到罗浮山当了和尚。出自《乾 骊子》。

西市人

建中年间，长安城西市有个人忽然梦见自己被人捉去，来到府县衙门，门禁颇为森严。让他站在门屏之外，使者就走了，也不见有人来招呼。他只听房子里有审问犯人的声音，就从屏风的缝隙间偷偷望去，只见大厅上有位大官，穿着紫衣坐在桌案后，还有三四个穿绿衣裳、手拿案卷的人站在其两旁。堂下，只见朱泚身上系着锁链，脖子上戴着枷，穿着白衣服，伸出脑袋，连连鞠躬，像是在辩白与哀求的样子，言辞十分恳切。那个大官低头看着案卷，一句话也不和他说。半天他才说：“你就应该承担此事，天帝的命令已经发出，哀求也没有用处。”朱泚还是不断辩白，竟哭泣起来。那个大官怒道：“你怎么不知天命呢？”他令手下人打开东廊下的两个院门。随即传来开锁之声，门内走出三十多个人，全穿朱紫衣服，在台阶下站成行。大官指着他们对朱泚说：“这些人都要靠你获取富贵，推辞又有什么用呢？”西市人举目望去，发现他们是李晟、尚可孤、韦皋、骆元光之辈。这些人又进入院门。接着，又喝令朱泚进入西廊的一个院子。大官向手下人问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回答说：“十月。”又问：“到什么地方为好？”回答说：“奉天。”就这样一问一答，半天才结束。之前把西市人抓来的那个使者又出来了，对西市人说：

“误追君来，可速归。”寻路而返。梦觉，话于亲密。其后事果验也。出《原化记》。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笃，方平侍奉药饵，不解带者逾月。其后侍疾疲极，偶于父床边坐睡。梦二鬼相语，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为入？”一鬼曰：“待食浆水粥，可随粥而入。”既约，方平惊觉。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于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盖上。于釜中煮之百沸，开视，乃满瓶是肉。父因疾愈。议者以为纯孝所致也。出《广异记》。

张 诩

张诜，以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诜即具簪笏迎之。谓诜曰：“有诏召君，可偕去。”诜惊且喜，以为上将用我，即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十余，为驱殿者。诜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于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舆马人物喧哗，阗咽于路。槐影四矗，烟幕迤迤。城之西北数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

既至门，中使命诜下马。诜整巾笏，中使引入门。兵士甚多，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百余人，

“我把你错抓了来，你赶快回去吧。”于是他寻路而归。这时他从梦中醒来，说给亲近的人听。后来的事情果然应验了。出自《原化记》。

王方平

太原人王方平极为孝顺。他的父亲患病在床，生命垂危，王方平煎汤熬药，侍奉左右，已经有一个多月衣不解带了。后来他实在太疲劳了，就在父亲床边坐着睡着了。他梦见两个鬼在对话，说想钻进他父亲的肚子里。一个鬼说：“你怎么钻进去？”另一个鬼说：“等他喝稀粥的时候，可以随粥而入。”他们刚刚约定好，王方平便惊醒了。他做了一个底部有孔的碗，用指头堵住，把一个小瓶子放在下面。等父亲要喝粥时，他把手指一撤，粥便注入了瓶中，然后用东西盖上。他把这瓶子扔进锅里煮沸，再打开一看，竟然满瓶是肉。就这样父亲的病好了。人们议论说，这是王方平的一片至孝之心所致。出自《广异记》。

张 诜

贞元年间，张诜以前王屋县令的身份来到有关部门，等待官职调选。忽然梦见一位宫中太监来找他，他急忙戴好官簪捧起笏板迎上前去。那太监对张诜说：“现有诏书召见你，可跟我一起走。”张诜又惊又喜，以为皇帝要重用自己，马上命人准备车马，与太监一起出了门。看见门外站着十余个小吏，是为他开道和殿后的人。张诜见状更

加欢喜，于是出了开远门，向西行去。走着走着，只见道旁有很多小吏，在他面前连连下拜。走了近二百里，来到一座大城，车马行人喧哗不已，致使道路堵塞。四周槐影洒落，烟雾飘然不绝。城西北方向数里，又有一座城。外面有穿盔甲的兵士数百，站在门的两侧，持戟操戈，打着旌旗，防卫森严，像皇帝居住的地方。

他们来到门口，太监让张诰下马。张诰整理好衣巾，拿好笏板，太监便将他领进门去。这里兵士很多，只见宫阙台阁，既高大又华丽。又走进一个大门，太监领进来一百多个人，

具笏组，列于庭，仪甚谨肃。又有一殿峙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数十，具甲倚剑。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峨冠，被袞龙衣，凭玉几而坐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妇人，亦据玉几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诰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至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诰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门。诰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可于礼乎？”中使笑曰：“吾君宽，无惧耳。”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诰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惶惑之际而寤，窃异其梦，不敢语于人。

后数日，诰拜乾陵令。及凡所经历，皆符所梦。又天后祔葬，诰所梦殿东宇下峨冠被袞龙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列圣真图》示诰者，高宗及天后，果梦中所见也。出《宣室志》。

麻安石

麻安石，唐贞元中至寿春谒太守杨承恩。安石在道门，习学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合得旌节。是年，武成刺史三人，安州伊公慎、宋州刘公逸、寿州杨公淮并加散骑常侍。

每个人都捧着笏板，佩带着官印列于庭上，面容严肃，仪态十分恭谨。又见到一座大殿耸立在前，美玉生辉，光耀无比，这真的是天子

的宫殿了。大殿左右有卫士数十位，全都戴着盔甲，佩着长剑。殿上还有好多穿着红衣、紫衣的太监。只见一个人头戴高冠，身穿龙袍，靠着玉几坐在大殿东侧。还有一个戴高冠穿礼服的人，样子像是个女人，靠着玉几坐在大殿的西侧。两人身旁站立着几十个宫女。太监对张诩说：“皇帝坐在东侧，你可上前拜见。”张诩急忙小步走上前，连连跪拜。有位穿红衣服的太监站在殿前栏杆处，宣旨道：“爱卿应尽快主持我朝宫廷之事，使上上下下都严格守法。”张诩又连连跪拜，行舞蹈礼。一会儿，太监又把他领到大殿西侧，又像刚才在东侧那样行礼一番。拜完，太监带他走出门来。张诩惊惧不已，对太监说：“我久居外地，没机会见皇帝，刚才奉旨朝觐，是不是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太监笑着说：“我们皇帝宽厚仁慈，用不着害怕。”说完向东望去，只见有兵士数百急步跑来。太监对张诩说：“这些都是夜间负责警戒的士兵。你快回去吧，不要违犯这里的禁规。”随即唤过一名小吏，命其为张诩驾车。张诩正在惶惑之际，从梦中醒来，心中认为这个梦十分奇异，却又不敢告诉别人。

几天后，张诩被任命为乾陵令。此后他经历的一切，都与那个梦契合。后来，武则天后与唐高宗合葬，张诩梦中大殿东侧戴高冠穿龙袍的那个人，就是高宗皇帝；大殿西侧戴冠穿礼服的那个女人，就是武则天后。数月后，张诩来到长安，与好多朋友住在一起，详细说了这件事。有人拿出《列圣真图》给他看，高宗皇帝及武则天后，果然就是梦中见到的人。出自《宣室志》。

麻安石

麻安石于唐代贞元年间去寿春拜见太守杨承恩。麻安石信奉道教，学习占卜算命之术，他说杨承恩四月可以加官，并能享用节度使的旌节仪仗。这年，三位武将出身的刺史，安州刺史伊慎，宋州刺史刘逸，寿州刺史杨淮，全都加官散骑常侍。

后安石忽夜梦，寿州子城内路西院中殿内，见戴冠帻神人，乘白马，朱尾鬣，称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杨承恩无节度使，卿不用住。”至明，方问人，此乃宋武帝升坛拜将处，有记见在。安石检解

梦书，言见戴冠帻神与人言者，善恶如其言。遂再三恳辞，暂归山。是月，离寿州。后杨公风疾，罢归朝，果验也。出《祥异集验》。

阎 陟

阎陟幼时，父任密州长史，陟随父在任。尝昼寝，忽梦见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丽，来与己会。如是者数月，寝辄梦之。后一日，梦女来别，音容凄断，曰：“己是前长史女，死殡在城东南角。明公不以幽滞卑微，用荐枕席。我兄明日来迎己丧，终天永别，岂不恨恨？今有钱百千相赠，以伸允眷。”言讫，令婢送钱于寝床下，乃去。陟觉，视床下，果有百千纸钱也。出《广异记》。

刘景复

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节，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女巫方舞，有进士刘景复，

后来，麻安石晚上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寿州内城路西一座院子中的大殿上，有一个戴着帽子扎着头巾的神人，骑着白马，那马尾巴和马鬃都是红色的，此人自称宋武帝。他把麻安石唤到面前说：“杨承恩当不成节度使，你不用在此久留。”天亮之后，麻安石向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正是宋武帝升坛拜将的地方，现在还有标记。他看解梦的书，说梦见戴帽子和头巾的神仙跟人说话，善恶都会像他说的那样。于是他再三向杨承恩恳请辞行，暂时回到山中。当月，他离开寿州。后来杨承恩中风，只好罢职回朝，麻安石的梦果然应验了。出自《祥异集验》。

阎 陟

阎陟小的时候，父亲任密州长史，他跟着父亲住在密州。阎陟曾在一个白天睡着了，忽然梦见一个女子，年纪十五六岁，长得很漂

亮，来与自己幽会。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阎陟一睡着就梦见那女子。后来有一天，他梦见那女子来与自己告别，神情凄绝，她说：“我是前任长史的女儿，死后埋葬在城东南角。你不嫌我身处幽冥地位卑微，与我同床共枕。我哥哥明天来为我迁坟，你我即将永别，岂不令人抱恨不已？现在我有一百贯钱要赠给你，以表达我对你的眷恋之情。”说罢，她令婢女把钱放到床下就走了。阎陟醒来，一看床下，果然有一百贯纸钱。出自《广异记》。

刘景复

吴泰伯庙，在东阊门的西侧。每到春秋季节，市民百姓就会携家带口，拿着猪羊和酒等祭品，向三让王（泰伯曾经三次推让王位，故称“三让王”）祈求赐福，还有人绘制了许多骏马、彩车和美女敬献给三让王。即使不是祭祀的日子，也不断有人来祭拜。乙丑年春天，有位金店店主带着伙计，在绸子上画上美女，还有捧着胡琴紧随其后的侍女，那美女的容貌胜过以往画中的人，他们称那美女为胜儿。纵观房前屋后所有献来的美女画像，没有能超过他们的。女巫刚开始手舞足蹈，有位叫刘景复的进士，

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而欠伸思寝，乃就榻。方寝，见紫衣冠者言曰：“让王奉屈。”刘生随而至庙，周旋揖让而坐。王语刘生曰：“适纳一胡琴妓，艺甚精而色殊丽。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初生颇不甘，命酌人间酒一杯与歌。逡巡酒至，并献酒物。视之，乃适馆中祖筵者也。生饮数杯，醉而作歌曰：“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娑发。四弦拢撚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大声漕漕奔淠淠，浪蹙波翻倒溟渟。小弦切切怨颼颼，鬼泣神悲低悉率。侧腕斜挑掣流电，当秋直戛腾秋鹖。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嗚。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屹屹。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歌既成，刘生乘醉，

落笔草扎而献。王寻绎数四，召胜儿以授之。王之侍儿有不乐者，妒色形于坐中，恃酒，以金如意击胜儿首，血淋襟袖。生乃惊起。明日视素，果有损痕。歌今传于吴中。出《纂异记》。

为去金陵的客人送行，在庙东边的通波馆里设宴饮酒，席间打了个哈欠昏昏欲睡，于是他躺在了榻上。刚睡着，就梦见一位穿紫衣戴帽冠的人对他说：“让王有请。”刘景复随他来到庙里，与众人行礼谦让后入坐。让王对刘景复说：“刚才收下一位弹奏胡琴的歌妓，她琴艺精湛，姿色绝美。我知道你善作歌曲，因此想请你作一首胡琴曲，使她的琴艺尽情发挥。”开始，刘景复很不情愿，便说要喝一杯人间的好酒以助文思。一会儿酒上来了，还有下酒菜。刘景复一看，原来是通波馆送别宴上的东西。刘景复一连喝了几杯酒，醉而唱道：“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娑发。四弦拢撚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大声漕漕奔淠淠，浪蹙波翻倒溟渌。小弦切切怨颼颼，鬼泣神悲低悉率。侧腕斜挑掣流电，当秋直戛腾秋鹘。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坐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嗚。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屹屹。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神魂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歌作成，刘景复乘着酒兴，落笔写下歌词敬献上去。让王反复推敲，把胜儿召到跟前，交给了她。让王的侍女中有人不高兴了，在坐席上显露出嫉妒的神色，借着酒劲，用金如意打到了胜儿的脑袋，鲜血淋湿了衣襟和袖子。这时刘景复惊醒了。第二天，他进庙去看那幅绢画，果然有损坏的痕迹。他作的那首歌，至今还在吴地流传。出自《纂异记》。

卷第二百八十一 梦六

鬼神下

李进士 侯 生 袁继谦 邵元休 周 蔼

郑 起 朱 拯 韦 建 郑 就

梦游上

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

鬼神下

李进士

有进士姓李，忘记名。尝梦见数人来追去，至一城，入门有厅，室宇宏壮。初不见人，李径升堂，侧坐床角。忽有一人，持杖击己，骂云：“何物新鬼，敢坐王床！”李径走出。顷之，门内传声王出，因见紫衣人升坐。所由引领入。王问：“其何故盗妹夫钱？”初不之悟。王曰：“汝与他卖马，合得二十七千，汝须更取三十千，此非盗耶？”须臾，见绯衣人至，为李陈谢：“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钱还耳。”王限十五日，计会不了，当更追对。李既觉，为梦是诞事，理不足信。后十余日，有磨镜人至其家，自行善占。

鬼神下

李进士

有位进士姓李，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他曾梦见被几个人抓去，来到一座城，走进门有座大厅，屋宇恢弘气派。开始没发现有人，他便径直走进去，侧身坐在一张床的角上。忽然有一个人，操起手杖向他打来，骂道：“你这新来的鬼算什么东西，敢坐在大王的床上！”李进

士急忙走出门来。一会儿，门内传出大王驾临的喊声，只见一个紫衣人威然落座。有官吏把李进士领上堂来。大王问道：你为什么要偷妹夫的钱？”开始他莫名其妙。大王又说：“你卖给你妹夫一匹马，应该卖二十七贯钱，你却要他拿出三十贯，这不是和偷一样吗？”一会儿，来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为李进士向大王道歉：“此人还有活命，还不该留下来，只要让他把钱还给妹夫就行了。”大王限期十五天，到时候仍不还钱，会再抓来审问。李进士醒来后，认为这梦十分荒唐，不值得相信。十几天之后，有个磨镜子的人来到他家，说自己会算卦。

家人使占有验，竟以白李。李亲至其所，问云：“何物小人，诳惑诸下！”磨镜者怒云：“卖马窃资，王令计会，今限欲满，不还一钱，王即追君。君何敢骂国土也？”李惊怪是梦中事，因拜谢之，问：“何由知此？”磨镜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迫，所以令我相报。”李言妹夫已死，钱无还所。磨镜云：“但施贫丐，及散诸寺，云为亡妹夫施，则可矣。”如言散钱，亦不追也。出《广异记》。

侯 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荆门。以明经入仕，调补宋州虞城县。初娶南阳韩氏女，五年矣。韩氏尝夕梦黄衣者数辈召，出其门，偕东行十余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数十辈，轩宇华壮，人物极众。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屐，壮甚峻峙。左右者数百，几案茵席，罗列前后。韩氏再拜。俄有一妇人年二十许，身长丰丽，衣碧襦绛袖，以金玉钗为首饰，自门而来，称卢氏。谓韩氏曰：“妾与子仇敌且久，子知之乎？”韩氏曰：“妾一女子，未尝出深闺，安得有仇敌耶？”卢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尝为职官，子诬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挨斥草野而死，岂非仇敌乎？今我诉于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从吾请，汝之死不朝夕矣！”韩氏益惧，欲以词拒，而卢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谓卢氏曰：“汝之冤

李进士的家人让他算了几卦都挺灵验，纷纷把这件事告诉了李进士。李进士亲自来到那位磨镜人的住所，责问道：“你小子是什么东西，

到这里来欺骗我的家人！”磨镜人生气地说：“你卖马骗钱，大王勒令你还钱，如今期限将满，你却不还一文钱，大王马上就要抓你。你怎么还敢辱骂国土？”李进士很奇怪，自己梦中的事他怎么知道，于是向他行礼致歉，并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磨镜人说：“之前救你的那个穿红衣服的人，是你的曾祖父。他担心你再被抓去，所以派我前来报信。”李进士说妹夫已经死了，想还钱也没有地方。磨镜人说：“你只要施舍给穷人乞丐，再送到寺庙里，说这是为亡妹夫施舍的，就行了。”李进士照他说的那样把那些钱都散出去后，也就没有人再去抓他了。出自《广异记》。

侯 生

上谷人侯生，家住在荆门。他是考中明经科走上仕途的，补任宋州虞城县令。最初，他娶了南阳一个姓韩的女子为妻，已经有五年了。一天夜里，韩氏曾经梦见好几个穿黄衣服的人来招呼她，出了家门，一起向东走了十余里，来到一个官署。屋檐下站着几十名吏卒，屋宇华丽壮观，人非常多。她又被领到一个院子，看见有个穿青色衣服的人，戴着高冠，穿着方头鞋，强壮挺拔。他左右跟着好几百人，身前身后都摆着几案和垫子。韩氏向他拜了又拜。不久又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妇人，身材颀长丰满，艳丽无比，穿着绿色的短衣，袖子是深红色的，头戴金玉钗，自门而出，自称卢氏。她上前对韩氏说：“我与你很早就结下仇了，你知道吗？”韩氏说：“我一个女子，未曾走出深闺，怎么会有仇人呢？”卢氏十分生气地说道：“我前世曾经是做官的，你诬告我有罪而取代了我，使我被遗弃到荒野而死，这还不是仇敌吗？如今我向天帝提出申诉，想为前世平冤昭雪。天帝答应了我的请求，你的死期马上就要到了！”韩氏害怕了，想同她讲理，而卢氏却喋喋不休。那个穿青色衣服的人对卢氏说：“你的冤情诚如是矣，然韩氏固未当死，不可为也。”遂令吏出案牒。吏曰：“韩氏余寿一年。”青衣曰：“可疾遣归，无久留也。”命送至门。行未数里，忽悸而寤，恶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讯之，具以梦告。后数月，韩氏又梦卢氏者至其家，谓韩氏曰：“子将死矣。”韩氏惊寤，由是疾益加，岁余遂卒。侯生窃叹异，未尝告于

人。后数年，旅游襄汉，途次富水。郡僚兰陵萧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萧氏归，常衣绛袖碧襦，以金玉钗为首饰，而又身长丰丽，与韩氏先梦同。生因以韩氏之梦告焉。萧氏闻之甚不乐，曰：“妾外族卢氏。妾自孩提时，为伯舅见念，命为己女，故以卢为小字。则君亡室之梦信矣。”出《宣室记》。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为兖州推官，东邻即牢城都校吕君之第。吕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梦乘马，自子城东门楼上。有人达意，请推官登楼，自称子城使也。与袁揖让，乃谓袁曰：“吕君修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极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虽忝宾僚，不相统摄。”又曰：“推官既不言，某自处置。”不一年，吕公被军寨中追之，有过禁系，久而停职。其宅今属袁氏，张沆尝借居之。出《玉堂闲话》。

邵元休

晋右司员外郎邵元休，尝说河阳进奏官潘某为人忠信

确凿无疑，但是韩氏还不该死，不能这么做。”于是他让一个小吏拿出案卷。小吏说：“韩氏寿命还有一年。”穿青衣的人说：“立即打发她回去，不要让她久留此地。”并命人把她送出大门。韩氏走了没几里，忽然惊惧而醒，她对这梦十分厌恶，却不敢讲。从此以后她神色沮丧，像有病的人。侯生问她，她只好将此梦告诉了他。数月后，韩氏又梦见那卢氏来到家中，并对她说：“你要死了。”韩氏惊醒后，病情加重，一年多就死了。侯生暗自叹息惊异，不曾告诉别人。数年之后，他到襄阳一带闲游，中途住在富水。郡官兰陵萧某，仰慕侯生的善良，就把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侯生带萧氏回到荆门，萧氏经常穿一件绿色短衣，袖子是深红色的，头戴金玉钗，且身材颀长丰满，十分艳丽，与韩氏之前梦见的那位卢氏相同。侯生就将韩氏的梦讲给她听。萧氏听了很不高兴，说：“我母亲家姓卢。从小舅舅喜欢我，就让我做他的女儿，小名就叫卢。看来您亡妻的梦是真的。”出自《宣室

记》。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任兖州推官，他家东边是牢城都校吕君的府第。吕君以他家房子地势低洼为由，命士兵去挖内城城墙下面的土来垫高。挖的越来越多，危及城身，城墙渐渐变薄了。一日，袁继谦忽然梦见自己骑在马上，从城东的门楼往上登。这时，有人向他致意，并请他登楼，自称是内城之使。他与袁继谦行礼谦让一番后，对袁继谦说：“吕君修私宅，却令士兵挖内城城墙下的土，这是很不应该的。推官怎么不去说说呢？”袁继谦说：“我虽然是个官，但却管不着他。”那人又说：“推官既然不说，我自会处理。”不到一年，那位吕君被军中追究责任，有罪被监禁，后来便被停职。他的那个府第现在归属袁继谦，张沆曾经借住过。出自《玉堂闲话》。

邵元休

晋右司员外郎邵元休，曾说河阳进奏官潘某为人忠诚守信明达。邵与之善。尝因从容话及幽冥，且惑其真伪。仍相要云：“异日，吾两人有先物故者，当告以地下事，使生者无惑焉。”后邵与潘别数岁。忽梦至一处，稍前进，见东序下，帘幕鲜华，乃延客之所。有数客，潘亦与焉。其间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观见潘亦在下坐，颇有恭谨之色。邵因启大僚：“公旧识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须命茶，应声已在诸客之前，则不见有人送至者。茶器甚伟，邵将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摇手，止邵勿啜。邵达其旨，乃止。大僚复命酒，亦应声而至诸客之前，亦不见执器者。樽罍古样而伟。大僚揖客而饮。邵将饮之，潘复映身摇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饮。大僚又食，即有大饼饊下于诸客之前，馨香酷烈。将食，潘又止邵。有顷，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辞。潘白大僚曰：“某与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颔而许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顷年相邀幽冥之事。邵即问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诬。大率如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邵辞而去。及

寤，因访潘之存歿，始知潘已卒矣。出《玉堂闲话》。

周 藹

湘湖有大校周藹者，居常与同门生姻好最厚。每以时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争财纷诟，列于讼庭，慨此为鉴。乃

通达事理。邵元休与他关系很好。他们曾在闲聊时谈到阴间之事，都无法确定真假。于是便相约说：“以后咱们两个人谁先死了，一定要把地下的事情告诉活着的那个人，使生者不再感到疑惑。”后来，邵元休与潘某分别数年。一天，邵元休忽然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地方，朝前没走多远，只见东厢房下，帐幕鲜艳华丽，是招待客人的地方。有好几位客人，潘某也在其中。中间有一个人，像个大官，衣冠威凛，为诸客之尊。邵元休上前揖拜，那大官请他落坐。邵元休看见潘某也坐在下面，一副恭敬拘谨的样子。邵元休禀告那大官说：“大人您原来就认识潘某吗？”那大官只是应了一声。一会儿，他命人端茶。话音刚落茶已摆在客人面前，却不见有人端茶来。那茶具十分奇异，邵元休要去喝，潘某急忙给他递眼神，并掩起身子朝他摇手，示意他不要喝。邵元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没有喝。那大官又让拿酒上来，也是话音刚落酒就摆到各位客人面前，却不见有送酒的人。那酒器古式古样，非常奇特。那大官朝各位拱了拱手，便饮下一樽。邵元休又要去喝，潘某再次掩身摇手制止，邵元休便不敢喝。那大官又让端吃的来，诸位客人面前马上又摆上了香味扑鼻的大饼。邵元休又要吃，潘某又制止。一会儿，潘某给邵递眼神，让他走。邵元休于是告辞。潘某对大官说：“我和邵元休是老朋友，想送送他。”那大官点头准许。二人一起走出公署，说到当年相约阴间之事。邵元休问潘某：“阴间怎么样？”潘某说：“阴间确实存在，并非无稽之谈。跟人世间大体相同，只是空寂得令人忧愁而已。”说完，邵元休便辞别而去。醒来后，他去打听潘某的消息，方知他已经死了。出自《玉堂闲话》。

周 藹

湖南一带有个担任大校的人叫周藹，平时跟他一个同学兼亲戚的

人交情最为深厚。他经常看到世人因为生前没有处理好身后之事，才使得死后不肖子孙为了争夺遗产而大起纠纷，甚至闹到公堂之上，他每每慨叹这样的事，想引以为戒。于是

相约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辙。倘有不讳，先须区分，俾其不露丑恶，贻责后人。”他日，同门生奉职襄邸。一夕，周校梦见挥涕告诉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为异物矣。昨在通衢，急风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来归，略要处理。”周校忽然惊觉，通夕不寐。迟明，抵其家说之，家人亦梦。不旬日凶问至矣。自是传灵语，均财产，戒子辞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复再来。出《北梦琐言》。

郑 起

进士郑起谒荆州节度高从诲，馆于空宅。其夕，梦一人告诉曰：“孔目官严光楚无礼。”意甚不平。比夕又梦。起异其事，召严而说之。严命巫祝祈谢，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郑生随计，严光楚爱其宅有少竹径，多方而致之。才迁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职，竟不知其故。出《北梦琐言》。

朱 拯

伪吴玉山主簿朱拯赴选。至扬州，梦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绿衣。紫衣起揖曰：“君当以十千钱见与。”拯拜许诺，遂寤。顷之，补安福令。既至，谒城隍神。庙宇神像，皆如梦中。其神座后屋漏梁坏，拯叹曰：“十千岂非此耶？”即以私财葺之，费如数。出《稽神录》。

和他那个同学约定说：“我们以后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倘若将要离开人世，先要把财产分好，不要使子孙闹出丑闻，让后人责骂。”后来，他的同学去襄阳官府供职。一天晚上，周蔼梦见同学挥泪对他说：“姨夫姨夫，我前些日子说的话不幸言中，我现在已经死了。昨天在大街上，突然得了中风，以至无法救治。但想到家里的事情，今天暂且回来处理一下。”周蔼忽然惊醒，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

赶到同学家中一说，家人也说做了同样的梦。不到十天，噩耗传来。从那天起，同学的鬼魂传话给家人，合理分配遗产，教导劝诫妻子儿女，言辞和善，态度恳切，将近一个月才离去，以后就不再来了。出自《北梦琐言》。

郑 起

进士郑起去拜见荆州节度使高从诲时，住在一间空宅子里。当晚，梦见一个人对他说：“孔目官严光楚太无礼了。”他十分气愤。第二天晚上郑起又做了同样的梦。醒后很奇怪，就把严光楚找来，把梦中的事情告诉了他。严光楚就让巫师祈祷谢罪，方方面面都做了，但就是搞不清原因。第二年，郑起去参加科举，严光楚一直喜欢郑起住的宅院里的竹林小径，想办法弄到了手。可是刚一搬进去，不久就因犯罪遭笞刑而停职，竟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出自《北梦琐言》。

朱 拯

伪吴国玉山县主簿朱拯去听候官职选调。走到扬州，他梦见自己来到一座官署，大堂上端坐着一个穿紫衣服的人，旁边那人则穿着绿衣服。那紫衣人站起身，向朱拯拱手道：“你应当给我十贯钱。”朱拯揖拜着答应，随即醒来。不久，他补任为安福县令。上任后，他去拜谒城隍庙。那庙宇和神像，全同梦中所见一样。这时，他发现神座后面的屋顶漏了，房梁也坏了，不由叹道：“十贯钱也许就是干这个用的吧？”于是他自己掏钱修缮，费用正好是十贯钱。出自《稽神录》。

韦 建

江南戎帅韦建，自统军除武昌节度使。将行，梦一朱衣人，道从数十，来诣韦曰：“闻公将镇鄂渚，仆所居在焉，栋宇颓毁，风雨不蔽，非公不能为仆修完也。”韦许诺。及至镇访之，乃宋无忌庙。视其像，即梦中所见。因新其庙。祠祀数有灵验云。出《稽神录》。

郑 就

寿春屠者郑就家至贫。常梦一人，自称廉颇，谓己曰：“可于屋东掘地，取吾宝剑，当令汝富。然不得改旧业。”就如其言，果获之。逾年遂富。后泄其事，于是失剑。出《稽神录》。

梦游上

樱桃青衣

天宝初，有范阳卢子在都应举，频年不第，渐窘迫。尝暮乘驴游行，见一精舍中，有僧开讲，听徒甚众。卢子方诣讲筵，倦寝。梦至精舍门，见一青衣，携一篮樱桃在下坐。卢子访其谁家，因与青衣同餐樱桃。青衣云：“娘子姓卢，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访近属，即卢子再从姑也。青衣曰：“岂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卢子便随之。

韦建

江南有位军队统帅叫韦建，由统军一职官拜武昌节度使。赴任之前，他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前导后从的有几十人，来拜访韦建并说道：“听说你要去镇守武昌，那可是我住的地方，我的房屋已经毁坏，连风雨都遮不住，只有你才能为我修好了。”韦建应承下来。他到任之后便四处寻访，原来那是宋无忌的庙。看他的像，就是梦中见到的那个人。于是，韦建便将这庙修缮一新。人们来祈福祝祷都特别灵验。出自《稽神录》。

郑就

寿春有个屠夫叫郑就，家里很穷。他曾经梦见一个人，那人自称廉颇，对自己说道：“你可以到房子东边去挖地，把我的宝剑取出来，就会使你富起来。但是，你不能改行干别的。”郑就醒来之后就照梦中所说，去房子东边挖地，果然得到一把宝剑。过了一年之后，他真的就富起来了。后来，他把这件事泄露了出去，宝剑便丢失了。出自《稽神录》。

梦游上

樱桃青衣

天宝初年，范阳有一位卢生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一连几年都没有考中，经济上越来越窘迫。某一天傍晚，他骑着毛驴闲游，看见一间斋舍里，有一位和尚正在讲经，听的人非常多。卢生刚进去听了一会儿，一阵倦意袭来，便睡着了。他梦见自己来到斋舍门口，看见一个婢女，挎着一篮子樱桃坐在屋下。卢生上前询问她家主人是谁，然后便同她一起吃樱桃。婢女对卢生说：“我家娘子姓卢，嫁给崔氏为妻，丈夫去世之后便在城里独居。”卢生又问她家亲属的情况，原来卢氏竟是他的堂姑。婢女说：“岂有与姑姑同在一城，而不去问候一下的道理呢？”卢生于是随她而行。

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门甚高大。卢子立于门下，青衣先入。少顷，有四人出门，与卢子相见，皆姑之子也。一任户部郎中，一前任郑州司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绯，二人衣绿，形貌甚美。相见言叙，颇极欢畅。斯须，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许，言词高朗，威严甚肃。卢子畏惧，莫敢仰视。令坐，悉访内外，备谙氏族。遂访儿婚姻未，卢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郑，早孤，遗吾妹鞠养。甚有容质，颇有令淑。当为儿平章，计必允遂。”卢子遽即拜谢。

乃遣迎郑氏妹。有顷，一家并到，车马甚盛。遂检历择日，云后日大吉，因与卢子定议。姑云：“聘财、函信、礼席，儿并莫忧，吾悉与处置。儿有在城何亲故，并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余家，并在台省及府县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结，事事华盛，殆非人间。明日拜席，大会都城亲表。拜席毕，遂入一院。院中屏帷床席，皆极珍异。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丽，宛若神仙。卢生心不胜喜，遂忘家属。

俄又及秋试之时。姑曰：“礼部侍郎与姑有亲，必合极力，更勿忧也。”明春遂擢第。又应宏词，姑曰：“吏部侍郎与儿子弟当家连官，情分偏洽，令渠为儿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秘书

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县尉。”数月，敕授王屋尉，迁监察，转殿中，拜吏部员外郎，判南曹。铨毕，除郎中，余如故。知制诰数月，

过了天津桥，来到河南边的一个街巷，有一座宅院，门非常高大。卢生站在门前，婢女先走进去。不一会儿，走出四个人来，与卢生相见，他们全是卢生姑姑的儿子。一个任户部郎中，一个之前任郑州司马，一个任河南功曹，一个任太常博士。他们当中，两位穿着红色衣服，两位穿着绿色衣服，相貌都很英俊。见面之后，他们相互交谈，很是欢畅。一会儿，卢生被领着去北堂拜见姑姑。姑姑穿着紫衣服，年纪六十岁左右，说起话来声音响亮，很有威严。卢生有点畏惧，不敢抬头去看。姑姑让卢生坐下，问这问那，对家族中的事情都了如指掌。接着，她问卢生结婚没有，卢生说：“没有。”姑姑说：“我有一个外甥女姓郑，很早就成了孤儿，给我妹妹抚养。她长得很漂亮，也很贤淑。我想为你筹划一下，想必你会答应的。”卢生立即向姑姑拜谢。

于是姑姑就让卢生去请这位郑氏妹妹。不久，她一家人全到了，来了不少车马。于是他们查看黄历，选择吉日，说后天大吉，便与卢生商定下来。姑姑说：“聘礼、请柬和宴席等，你不要担心，都由我安排。你在城里有什么亲戚朋友，把他们的姓名写下来，写明地址。”一共有三十多家，均在朝中或府县做官。第二天给女家换帖，当天晚上就定了下来，每一步都办得豪华隆重，非人间可比。第二天新人拜席，与京城中的亲属见面。拜完席后，他们进入了洞房。屋子裡的屏帷床席，全都很珍贵奇异。卢生的妻子郑氏年纪十四五岁，姿色美丽，如同仙女。卢生喜不自禁，连家里人都忘在了脑后。

不久又到了秋试的日子。姑姑说：“礼部侍郎和我有亲戚，必然会尽力相助，你不用担忧。”第二年春天，卢生终于中第。又参加宏词科考试，姑姑说：“吏部侍郎与你兄弟在一起做官，关系融洽，有他相助你定会高中。”发榜时，果然又考中甲科，授官秘书郎。姑姑说：“河南尹是我堂外甥，让他为你奏请一个京城附近的县尉。”几个月之后，下诏授卢生王屋县尉，又升任监察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拜吏部员外郎，兼管选官。官职选授工作结束后，出任郎中，别的职

务依旧。负责起草诏令几个月后，

即真迁礼部侍郎。两载知举，赏鉴平允，朝廷称之。改河南尹，旋属车驾还京，迁兵部侍郎。扈从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铨，甚有美誉，遂拜黄门侍郎、平章事。恩渥绸缪，赏赐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谏忤旨，改左仆射，罢知政事。数月，为东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后，至是经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毕，内外诸孙十人。

后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携樱桃青衣精舍门，复见其中有讲筵，遂下马礼谒。以故相之尊，处端揆居守之重，前后导从，颇极贵盛。高自简贵，辉映左右。升殿礼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闻讲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梦觉，乃见著白衫，服饰如故，前后官吏，一人亦无。回遑迷惑，徐徐出门，乃见小竖捉驴执帽在门外立，谓卢曰：“人驴并饥，郎君何久不出？”卢访其时，奴曰：“日向午矣！”卢子罔然叹曰：“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而后，不更求官达矣！”遂寻仙访道，绝迹人世矣。

独孤遐叔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贤里，新娶白氏女。家贫下第，将游剑南。与其妻诀曰：“迟可周岁归矣。”遐叔至蜀，羁栖不偶，逾二年乃归。至鄆县西，去城尚百里，归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趋斜径疾行，人畜既殆，

他正式担任礼部侍郎。两年连续主持科举考试，鉴识人才取舍公平，朝廷上下赞不绝口。不久，他改任河南尹，正赶上皇帝还京，升任兵部侍郎。随从护驾刚到京城，又出任京兆尹，后改任吏部侍郎。在主持官职选授的三年中，他很有声誉，于是担任黄门侍郎、平章事。圣上对他十分恩宠，赏赐丰厚。他做了五年宰相，后来因率直谏言有违圣意，改任左仆射，不再参与政事。几个月后，又改任东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从结婚到此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有了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也都结了婚做了官，现已有孙子及外孙十个。

一天他离家出行，来到当年与那位带着樱桃的婢女相遇的斋舍门

前，又看见了里面的讲席，就下马行礼拜谒。他以其前任宰相的尊威，相国与东都留守的显位，仆从前导后从，颇为隆重。自认为高贵显赫，气度不凡，光彩照人。他登上大殿，礼拜佛祖，忽然觉得一阵昏醉，好久都没站起来。耳中听讲经的和尚问道：“施主为何这么久不起来？”他忽然间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仍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服饰和原来一样，身前身后的官吏们，一个也不见了。他不由得迷惑惊惶，慢慢走出门来，只见小童牵着毛驴拿着帽子站在门口，对卢生说：“人和驴都已经饿了，公子为何这么久不出来？”卢生问现在是什么时候，小童说：“已经快到中午了！”卢生茫然地叹了口气，说道：“人世间的荣辱兴衰，高低贵贱，也不过如此。从此以后，我也不再追求功名利禄了！”他于是寻仙访道，与尘世绝缘了。

独孤遐叔

贞元年间，进士独孤遐叔家住在长安城崇贤里，刚娶了白氏女为妻。由于家里很穷，参加科举又没能考中，于是他想去剑南一游。他与妻子告别说：“最迟一年我就能回来。”遐叔到了蜀地，由于在他乡过得并不顺利，过了两年才归来。他走到郾县西，离长安城还有一百多里路的时候，归心更加迫切，想在当天晚上赶到家。于是，他沿近路快走，人和驴都累得不行了，

至金光门五六里，天已暝。绝无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

时近清明，月色如昼。系驴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余株。夜深，施衾幌于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至夜分不寐。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若里胥田叟将有供待迎接。须臾，有夫役数人，各持畚鍤箕帚，于庭中粪除讫，复去。有顷，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及酒具乐器，阗咽而至。遐叔意谓贵族赏会，深虑为其斥逐，乃潜伏屏气，于佛堂梁上伺之。

铺陈既毕，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青衣、黄头亦十数人，步月徐来，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间坐，献酬纵横，履舄交错。中有一女郎，忧伤摧悴，侧身下坐，风韵若似遐叔之妻。窥之大惊，即下屋

杌，稍于暗处，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见一少年，举杯瞩之曰：“一人向隅，满坐不乐。小人窃不自量，愿闻金玉之声。”其妻冤抑悲愁，若无所控诉，而强置于坐也。遂举金爵，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诸女郎转面挥涕。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之谓乎！”少年相顾大笑。遐叔惊愤久之，计无所出，乃就阶陛间，扞一大砖，向坐飞击。砖才至地，悄然一无所有。遐叔怅然悲惋，谓其妻死矣，速驾而归。前望其家，步步凄咽。

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苍头先入。家人并无恙，遐叔乃惊愕，疾走入门。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遐叔至寝，妻卧

到离金光门还有五六里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此处一家旅店也没有，只在路边有一座佛堂，遐叔便到那儿去歇息。

当时已经快到清明了，月色明亮，如同白昼。他把驴系在院子外，走进这座空佛堂，这里有桃树和杏树十多棵。夜已经深了，他把被子和帐子铺设在西窗下，便躺了下来。想到自己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到家中，他不由吟了一首旧诗：“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到半夜时分也没有入睡。忽然听到墙外有十多个人相互招呼的声音，像是村官和老农要迎接招待什么人。一会儿，有好几个干活的人，各拿着簸箕扫帚，把院子打扫完毕，然后离去。一会儿，他们又拿来床席、蜡烛、杯盘、酒具和乐器等，一路喧闹着走来。遐叔还以为这是有钱人搞什么聚会，很担心自己会遭到驱赶，便屏住呼吸藏到佛堂的梁上，偷偷地观察动静。

那些人布置完毕，又有十几个公子小姐和十几个丫环仆人，踏着月色徐徐而来，一路说说笑笑。他们在筵席上就坐后，推杯换盏，纵酒作乐，鞋子都放乱了。当中有个女子，忧伤憔悴，侧着身子坐在角落里，仪态气质酷似遐叔之妻。遐叔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当即从梁上下来，慢慢来到暗处，走近了观察，果然是他的妻子。这时只见一个少年，举杯走到他妻子面前，说道：“你一个人坐在角落，弄得大家都不快乐。小人不自量，想听你唱支歌。”遐叔的妻子似有一肚子的冤屈忧愁无处倾诉，而硬被拉来坐在席间。于是她举起酒杯，收住哭泣唱道：“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

花。”满座人听了她的歌，不少女人都转过脸抽泣起来。有一人说：“你的丈夫就在这儿，怎么能说去了天涯呢？”众年轻人相顾大笑。遐叔又惊又气，又无计可施，就在台阶上抓起一块砖头向席间猛地砸去。砖才落地，眼前竟然什么也没有了。遐叔心中惆怅悲伤，认为妻子已死，于是急忙往回赶。他一路望着自己家的方向，每走一步都伤心不已。

天刚亮的时候，遐叔终于来到家门前，他让仆人先进屋看看。原来家里人一切都好，遐叔十分惊愕，冲进门去。丫环报告说娘子梦中受到了惊吓，刚刚醒来。遐叔来到卧室，妻子躺着

犹未兴。良久乃曰：“向梦与姑妹之党，相与玩月。出金光门外，向一野寺，忽为凶暴者数十辈，胁与杂坐饮酒。”又说梦中聚会言语，与遐叔所见并同。又云：“方饮次，忽见大砖飞坠，因遂惊魇殆绝。才寤而君至。”岂幽愤之所感耶！出《河东记》。

尚未起来。好长时间她才说道：“方才我梦见和小姑等人去赏月。出金光门外，来到一座野寺，忽然被几十个暴徒胁迫，陪他们坐在一起饮酒作乐。”她又说了在梦中参加宴会时的言谈话语，与遐叔所见所闻完全一样。又说：“正饮酒时，忽见一块大砖头飞来，我吓了一跳，快被吓死了。刚醒过来你就回来了。”难道是郁积的怨愤所感应的吗？出自《河东记》。

卷第二百八十二 梦七

梦游下

元 稹 段成式 邢 凤 沈亚之 张 生

刘道济 郑昌图 韩 确

梦游下

元 稹

元相稹为御史，鞠狱梓潼。时白乐天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寺，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辞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出《本事诗》。

段成式

段成式常言：“闻于医曰：‘藏气阴多则梦数；阳壮则少梦，梦亦不复记。夫瞽者无梦，则知梦者习也。’”成式表兄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群从中有悦邻女者，梦妓遗二樱桃，食之。及觉，

梦游下

元 稹

宰相元稹做御史的时候，曾到梓潼查案。当时白居易正在京城，与名流们游览慈恩寺，在花前饮酒时，写了诗一首寄语元稹：“花时同辞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

州。”这时的元稹果然到达褒城，也写给白居易一首《梦游》诗道：“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这对老友相隔千里而精神交接，像符节那样吻合。出自《本事诗》。

段成式

段成式曾经说：“我听医生讲：‘人体内阴气多做梦自然就多；人体内阳气壮做梦就少，即使做了梦也记不住。盲人不会做梦，由此可知梦是人们日常习见所致。’”段成式的表兄卢有则，梦见看到人击鼓，醒来后才知道，原来是小弟弟把门当作衙门的大鼓敲着玩。另外，他姐夫裴元裕说：“我有一个侄子喜欢邻居家的女儿，梦见妓女送给他两颗樱桃，他把樱桃吃了。醒来后，核坠枕侧。”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之身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出《酉阳杂俎》。

邢 凤

元和十年，沈亚之始以记室从事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使馆。既半，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记得其异，请言之。”客曰：“愿听。”公曰：“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买故豪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吟。为古妆，而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襦。凤大悦曰：‘丽者何自而临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诗，而常缀此。’凤曰：‘幸少留，得观览。’于是美人授诗，坐西床。凤发卷，视首篇，题之曰《春阳曲》，终四句。其后他篇，皆类此数十句。美人曰：‘君必欲传，无令过一篇。’凤即起，从东庑下几上，取彩笺，传《春阳曲》。其词曰：‘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凤卒吟，请曰：‘何谓弓弯？’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弯弓状以示凤。既罢，美人低

头良久，即辞去。凤曰：‘愿复少留。’须臾间竟去。凤亦寻觉，昏然忘有所记。及更，于襟袖得其辞，惊视，

竟有樱桃核掉在枕头旁边。”李铉著《李子正辩》一书，说至精至诚之梦，梦中的人物形体是可以看见的，例如刘幽求看见妻子在梦中的样子。由此可知，做梦的事不可以一概而论。愚笨的人很少做梦，不单单是圣人梦少，听仆役之辈说，他们一百天晚上也做不了一个梦。出自《酉阳杂俎》。

邢 凤

元和十年，沈亚之以记室的身份随从陇西公驻守泾州，长安城里的贤士们都来拜访做客。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人们如期赴宴于东池使馆。宴会进行了一半，陇西公说：“我小时候，曾跟一个叫邢凤的人结交，现在还记得他的一件奇事，想说一说。”客人们说：“我们很想听听。”陇西公说：“邢凤是元帅家的儿子，没有什么才能。后来寄居在长安城平康里南头，用百万钱，买下一座原来富豪的宅院，有洞门曲室。他来到卧室，白天躺着睡着了，梦见一个美人，从西厢走来，脚步从容，手捧书卷吟诵着。她画着古妆，头上扎着高高的环形发髻，长长的眉毛，穿着方领衣服，系着绣带，披着宽袖小短袄。邢凤非常高兴，说：‘美人从何处来到我这里？’美人说：‘这是我的家。我喜欢诗，所以常常随身带着诗卷。’邢凤说：‘请你小坐，我想欣赏欣赏。’于是，那美人把自己写的诗递给邢凤，坐在西床。邢凤打开诗卷，看首篇，题目叫《春阳曲》，一共四句。以后几篇，都跟这篇类似，有几十句。美人说：‘你如果想把它传播出去，请不要超过一篇。’邢凤于是站起来，从东廊的案上取来彩色纸笺，抄写《春阳曲》。这诗写道：‘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邢凤吟罢，请教说：‘什么是弓弯？’美人说：‘这是一种舞蹈，小时候父母让人教我的。’她说完站起身，整衣张袖，舞了几拍，做弯弓状让邢凤看。舞罢，美人低头良久，欲告辞离去。邢凤说：‘请再稍坐一会儿。’那美人竟一下子不知去向。邢凤也醒了过来，昏昏沉沉，似乎什么也没记住。更鼓敲响后，他竟从自己的衣袖间找到了那首《春阳曲》，惊讶地看了看，

复省所梦。事在贞元中，后凤为余言如是。”是日，监军使与宾府郡佐，及宴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皆叹息曰：“可记。”故亚之退而著录。

明日，客复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璆、吴兴姚合，泊亚之复集于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于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辇，吹箫击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诏门客作挽歌词。生应教为词曰：‘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词进，王甚佳之。及寤，能记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出《异闻录》。

沈亚之

太和初，沈亚之将之邠，出长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时，昼梦入秦。主内史廖，举亚之。秦公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强国，愿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亚之以昆、彭、齐桓对，公悦，遂试补中涓，秦官也。使佐西乞术伐河西。晋秦郊也。亚之帅将卒前，攻下五城。还报，公大悦，起劳曰：“大夫良苦，休矣。”

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嫕萧史先死。公谓亚之曰：“微大夫，晋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爱女，而欲与大夫备洒扫，可乎？”亚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辞，不得请。拜左庶长，尚公主，赐金二百斤。民间犹谓萧家公主。

这才回忆起梦中的一切。事情发生在贞元年间，后来邢凤对我把这件事讲了一遍。”这一天，监军使与府中宾客僚属，以及被宴请的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等人都叹息说：“值得记录下来。”所以沈亚之回去便把此事记了下来。

第二天，又有客人来到，他们是渤海高元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璆、吴兴姚合，几个人与沈亚之来到明玉泉。沈亚之拿出昨日所记给大家看。姚合说：“我的朋友王生，元和初年的一天晚上做梦游吴地，并侍奉吴王。过了很久，听到宫中车辇出动，吹箫击鼓，说是要葬西施。吴王悲悼不已，随即下诏让门客们作挽歌。王生

应诏写道：‘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王生将歌词献上，吴王深为赞赏。醒来后，他尚能记起梦中的事。这个王生本是太原人。”出自《异闻录》。

沈亚之

太和初年，沈亚之要到邠州去，出了长安城，住在索泉旅舍。当时是春天，他大白天睡着了，梦见自己来到了秦国。一位姓廖的内史举荐了沈亚之。秦公将沈亚之召到大殿上，移坐向前并说道：“我想使国家强大起来，想知道有何良策，先生能不能有所指教？”沈亚之以昆吾、彭祖、齐桓公作例子回答他的问题，秦公听了很高兴，补任他为中涓，秦官职名。派他跟随西乞术去讨伐河西。晋国、秦国间郊野之地。沈亚之率领将士冲锋在前，连攻下五座城池。还师报捷，秦公十分高兴，起身慰劳他说：“你辛苦了，真是太好了。”

他在宫中住了好长时间，秦公的小女儿叫弄玉，她的丈夫萧史已经死了。秦公对沈亚之说：“没有你，晋国的五座城池不会为我所有，我很感激你。我有个爱女，想让她侍奉你，如何？”沈亚之从小就自立自强，不愿被当成一个弄臣养起来，坚决推辞，但没有推辞掉。于是，他被任命为左庶长，迎娶公主，赐金二百斤。老百姓们还称弄玉为萧家公主。

其日有黄衣人中贵疾骑马来，延亚之入宫阙，甚严。呼公主出，鬋发，著偏袖衣，装不多饰，其芳殊明媚，笔不可模样。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数百人。召见亚之便馆，居亚之于宫，题其门曰“翠微宫”。宫人呼为沈郎院。虽备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卫。公主喜凤箫，每吹箫，必翠微宫高楼上。声调远逸，能悲人，闻者莫不自废。公主七月七日生，亚之当无赐寿。内史廖曾为秦以女乐遗西戎，戎主与之水犀小合。亚之从廖得以献公主。主悦赏爱重，结裙带上。穆公遇亚之礼兼同列，恩赐相望于道。

复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无疾卒。公追伤不已，将葬咸阳原，公命亚之作挽歌。应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

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进公，公读词善之。时宫中有出声若不忍者，公随泣下。又使亚之作墓志铭，独忆其铭曰：“白杨风哭兮石鬣髣髴，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亚之亦送葬咸阳原，宫中十四人殉。

亚之以悼怅过戚，被病。犹在翠微宫，然处殿外特室，不宫中矣。居月余，病良已。公谓亚之曰：“本以小女相托久要，不谓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区区小国，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见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适大国乎？”亚之对曰：“臣无状，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长。不能从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归骨父母国，臣不忘君恩如日。”

一天，一个宫中太监骑着马疾速跑来，请沈亚之进宫，宫禁很严。公主弄玉被叫出来，头发黑而稠密，她穿着偏袖衣，尽管没有着意妆饰，却显得殊丽妩媚，难以描绘。侍女们恭敬地侍候着，分立两旁的共有数百人之多。秦公在便馆召见了沈亚之，并让他住进宫中，门上的牌匾题名为“翠微宫”。宫人们称这里为沈郎院。虽然他位居下大夫，但由于公主的原因，可以在宫禁中自由出入。公主喜欢凤箫，每次吹箫，必然要坐在翠微宫的高楼上。那箫声悠远动情，使人悲伤，听到的人无不进入忘我境界。公主是七月七日出生的，沈亚之没有合适的礼物为她祝寿。姓廖的内史曾受秦国派遣把一批歌妓赠给西戎，西戎国主回赠了水犀小盒。沈亚之从廖内史处得到了它献给了公主。公主十分欣赏喜爱，便系在了裙带上。秦公对沈亚之的礼遇超过其他官员，赏赐不绝。

第二年春天，秦公去了始平，弄玉公主忽然无病而死。秦公追念悲伤不已，准备把她埋葬在咸阳原上，并让沈亚之写挽歌。他奉命写道：“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送呈上去，秦公读完觉得很好。这时，见宫中不少人都忍不住哭出声，秦公也随之流下眼泪。他又让沈亚之作墓志铭，只记得上面写道：“白杨风哭兮石鬣髣髴，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他也到咸阳原上为弄玉送葬，有十四个宫女殉葬。

沈亚之因为悲伤惆怅过度，病倒了。他虽然还住在翠微宫，却被安置在殿外另一间房子里，不在内宫中了。过了一个多月后，病渐渐好了。秦公对他说道：“本来想把小女儿的终生都托付给你，不料她尚未好好侍奉你，却先死去了。我们这个小小的秦国，实在是让你受委屈了。我一看见你，就不由地悲从中来。你何不去投奔大国呢？”沈亚之回答说：“臣没有什么才能，作为宗室的近亲，滥充左庶长之职。我没能随公主一起去死，您却免罪于我，使我能归葬于自己的祖国，您的恩德我将永生不忘。”

将去，公追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舞者击髀附髀呜呜，而音有不快，声甚怨。公执酒亚之前曰：“寿。予顾此声少善，愿沈郎康扬歌以塞别。”公命趣进笔砚，亚之受命，立为歌辞曰：“击髀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辞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歌卒，授舞者，杂其声而道之，四座皆泣。

既再拜辞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宫人泣对亚之，亚之感咽良久，因题宫门诗曰：“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燕脂。”竟别去。命车驾送出函谷关。出关已，送吏曰：“公命尽此，且去。”亚之与别，语未卒，忽惊觉，卧邸舍。

明日，亚之为友人崔九万具道之。九万，博陵人，谙古。谓余曰：“《皇览》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宫下，非其神灵凭乎？”亚之更求得秦时地志，说如九万言。呜呼！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出《异闻集》。

张 生

有张生者，家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赤城坂。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五年方还。自河朔还汴州，晚出郑州门，到板桥，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径路而归。忽于草莽中，见灯火荧煌，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生乃下驴以诣之。相去十余步，见其妻亦在坐中，与宾客语笑方洽。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以窥之。

临行之前，秦公设酒相送，唱秦腔，跳秦舞。跳舞的人击肩拍腿呜呜地叫，听起来不太愉快，似有一股幽怨之气。秦公举杯来到沈亚之面前说：“祝你长寿。我听这声音不怎么好听，希望你能继续高歌一首以赠别。”秦公命人拿来笔砚，沈亚之受命，当即写下一首歌词：“击鼙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辞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写完，送给跳舞的人，伴随着舞者的声音念着，满座的人都抽泣不已。

沈亚之向秦公拜别，秦公又让他去翠微宫，同公主的侍从们告别。重新走进大殿时，只见公主的珠翠散落在石阶上，窗纱上浅红色的脂粉痕依然如故。宫女们哭泣着面对着亚之，亚之也感动地呜咽良久，于是在宫门上题诗一首：“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燕脂。”然后告别而去。秦公派人用车把他送出函谷关。出关后，送行的小吏说：“秦公让送到这里，该回去了。”沈亚之与他告别，话未说完，忽然惊醒了，原来自己仍躺在索泉旅舍里。

第二天，沈亚之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崔九万。崔九万是博陵人，对历史颇有了解。他对我说：“《皇览》上说，秦穆公死后葬在雍橐泉祈年宫下，这不是他神灵显圣的凭证吗？”沈亚之又找来秦时的地理志书，上面记载的和崔九万说的一样。唉！弄玉既然是神仙，又怎么会死呢？出自《异闻集》。

张 生

有个张生，家住在汴州中牟县东北的赤城坂。因为饥寒交迫，一天他告别妻子去了河北，五年之后才回来。他从河北回汴州，傍晚出了郑州的城门，到板桥的时候，天已黑了下來。于是，他下了大道，沿水塘边的小路而行。忽然看见草丛中灯光闪耀，有五六个人正在饮酒，张生就跳下驴来向那儿走去。离那儿还有十来步，他见自己的妻子也坐在那伙人当中，同他们说说笑笑挺融洽。张生就隐蔽在白杨树间，偷偷观察。

见有长须者持杯：“请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学之家，幼学诗书，甚有篇咏。欲不为唱，四座勤请。乃歌曰：“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长须云：“劳歌一杯。”饮讫，酒至白面年少，复请歌。张妻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长须持一筹箸云：“请置觥，有拒请歌者，饮一钟。歌旧词中笑语，准此罚。”于是张妻又歌曰：“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至紫衣者，复持杯请歌。张妻不悦，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复请歌。张妻连唱三四曲，声气不续。沉吟未唱间，长须抛觥云：“不合推辞。”乃酌一钟。张妻涕泣而饮，复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至绿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从容。即当睽索，无辞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至张妻，长须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至紫衣胡人，复请歌云：“须有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长须又抛一觥。于是张生怒，扞足下得一瓦，击之，中长须头。再发一瓦，中妻额。阒然无所见。

张君谓其妻已卒，恸哭连夜而归。及明至门，家人惊喜出迎。君问其妻，婢仆曰：“娘子夜来头痛。”张君入室，问其妻病之由。曰：“昨夜梦草莽之处，有六七人，遍令饮酒，各请歌，拏凡歌六七曲。有长须者频抛觥，方饮次，

他看见有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举起酒杯道：“请那穷小子的夫人为我们唱首歌。”张生的妻子出身文学世家，少年学习诗书，写过不少篇章。她不想唱，在座的人便恳请不已。她没办法，便唱道：“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那个大胡子说：“有劳唱歌，饮酒一杯。”喝完之后，那酒杯又传到一个白脸少年手中，他请张生的妻子再唱一首。张妻说：“唱一首都有点过分，岂能再唱？”大胡子拿着一双筷子说：“请拿个杯来，有不想唱歌的，就喝一钟。唱旧歌如果有笑的，也这样罚。”于是，张妻又唱道：“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杯传到紫衣人手里，他也端杯请张妻唱歌。张妻不高兴了，

沉吟了好久，就又唱道：“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酒杯传到黑衣胡人手上，又请张妻唱歌。她连续唱了三四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正在她沉吟未唱时，大胡子推过酒杯说：“你不应该推辞。”就斟满一钟。张妻哭泣着把酒喝下去，又为那黑衣胡人祝酒唱道：“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杯传到绿衣少年手上，他举杯说：“夜已深，恐怕不能再多待了。既然要分别了，不要推辞，希望能再唱一首。”她又唱道：“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杯传到张妻手上，大胡子唱了一首歌送给她：“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杯传到紫衣胡人手里，请张妻再唱一首，并说：“要有香艳之意。”张妻低头未唱时，大胡子又推过一只酒杯。这时候，张生已怒火中烧，他从脚下摸起一块瓦，向他们砸去，正中 大胡子的脑袋。又扔了一块瓦，打中了妻子的额头。这时所有的人却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生认为妻子已死，痛哭着连夜往家赶。到家天已经亮了，家人惊喜地迎出门来。张生问妻子现在怎样，婢女说：“娘子昨晚头痛。”张生进屋，问妻子头痛的原因。妻子说：“昨晚梦见到了草丛间，有六七个人，轮番让我喝酒，又各让我唱一首歌，我一共唱了六七首。有个大胡子频频递酒杯给我，正要喝时，外有发瓦来，第二中拏额。因惊觉，乃头痛。”张君因知昨夜所见，乃妻梦也。出《纂异记》。

刘道济

光化中，有文士刘道济，止于天台山国清寺。尝梦见一女子，引生入窗下，有侧柏树葵花，遂为伉俪。后频于梦中相遇，自不晓其故。无何，于明州奉化县古寺内，见有一窗，侧柏葵花，宛若梦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于此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子之魂也。又有彭城刘生，梦入一倡楼，与诸辈狎饮。尔后但梦，便及彼处。自疑非梦，所遇之姬，芳香常袭衣，亦心邪所致。闻于刘山甫也。出《北梦琐言》。

郑昌图

郑昌图登第岁，居长安。夜后纳凉于庭，梦为人殴击，擒出春明门，至合大路处石桥上，乃得解。遗其紫罗履一只，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床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石桥上追寻，得之。出《闻奇录》。

韩 确

越州有卢册者，举秀才，家贫，未及入京。在山阴县顾树村知堰，与表兄韩确同居。自幼嗜鲙，尝凭吏求鱼。韩方寐，梦身为鱼，在潭有相忘之乐。见二渔人，乘艇张网，忽然有瓦块从外边飞来，第二块打中了我的额头。于是我惊醒了，就开始头痛。”张生这才知道自己昨夜看到的情景，原来是妻子的梦。出自《纂异记》。

刘道济

光化年间，有位文士叫刘道济，住在天台山国清寺。他曾经梦见一个女子，领着他来到窗前，这里有一片侧柏和葵花，二人就这样结为夫妻。后来，刘道济常常同她在梦中相遇，自己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没过多久，他在明州奉化县古寺内，看到一扇窗，窗外长着侧柏和葵花，如同梦中去过的地方。有一位客人，寄居在这间屋子里，他的女儿很有才，但因为贫穷尚未定亲，近来患了心病，而刘道济所梦见的那个女子，原来是她的魂。还有一位彭城的刘生，梦见自己进了一个妓院，与妓女们饮酒调笑。后来他一做梦，就到那个地方去。他自己怀疑这不是梦，因为他所遇见的妓女，常有香气留在他的衣服上，这也是由于他心邪所致。这个故事是听刘山甫讲的。出自《北梦琐言》。

郑昌图

郑昌图科举及第那年，住在长安城里。他晚上到庭间纳凉，梦见

被人殴打，抓出春明门，到该上大路的一座石桥上，才得以脱身。他还丢了一只紫罗鞋，急忙跑回家，这才从梦中醒来。他很困惑，对兄弟们讲了，而床前果然丢了一只鞋。白天他让人去石桥寻找，找到了那只鞋。出自《闻奇录》。

韩 确

越州有个人叫卢册，中了秀才，他家里很贫穷，没有再到京城去应考。于是他在山阴县顾树村管理河坝，与表哥韩确住在一起。韩确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吃鱼，曾经通过一个小吏买鱼。有一天，韩确刚刚睡下，梦见自己变成了鱼，在水潭里快乐地游来游去。这时他看见两个渔民，乘船而来并撒下渔网，

不觉身入网，被取掷桶中，覆之以苇。复睹所凭吏，就潭商价。吏即揭鳃贯绁，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历认妻子奴仆。有顷，置砧斫之，苦若脱肤，首落方觉，神痴良久。卢惊问之，具述所梦。遽呼吏，访所市鱼处，泊渔子形状，与梦不差。韩后入释，住祇园寺，时开成二年也。出《酉阳杂俎》。

韩确不知不觉钻进网中，被取出来扔进桶里，上头盖了芦苇。他又看见那位帮他买鱼的小吏，正站在潭边商量鱼价。那小吏揭开他的鳃，穿过绳子，痛得他难以忍受。小吏把鱼带回韩确家，韩确一一认出了自己的妻儿与仆人。一会儿，他被放到砧板上，用刀砍起来，疼得像是被剥了皮，直到头被砍掉方才醒来，半天回不过神。卢册吃了一惊，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把这个梦对卢册讲了。他立刻喊来那个小吏，打听买鱼的地方，以及打鱼人的相貌，与他梦中所见丝毫不差。后来韩确皈依了佛门，住在祇园寺，当时是开成二年。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附厌咒

巫

师舒礼 女巫秦氏 杨 林 来俊臣 唐武后

阿 来 雍文智 彭君卿 何 婆 来 婆

曾 勤 阿马婆 白行简 许至雍 韦 觀

高 骈

厌咒

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

巫

师舒礼

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常谓巫师为道人。初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门吏：“此云何所？”门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礼即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千百间屋，皆悬帘置榻。男女异处，有念诵者，呗唱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名已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见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礼，礼怖走出。神已在门外，遂执礼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

巫

师舒礼

巴丘县有个巫师叫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故，土地神把他送往泰山冥界。巴丘的习俗称巫师为道人。起初来到阴曹地府的福舍前，土地神向守门小吏问道：“这里是干什么的？”守门小吏回答：“道人住的房

子。”土地神说：“舒礼就是道人。”于是将舒礼交给他。舒礼一进门，看见千百间屋子，都悬挂着帘子摆满了床铺。男女分开，有念诵经文的，有唱赞偈的，无拘无束地吃喝，那快乐简直妙不可言。舒礼的名字已送到泰山府君处，而肉身还没到。忽然看见一个八只手四只眼睛的人，拿着金杵驱赶舒礼，舒礼吓得急忙跑出来。一位神仙已等在门外，就抓住舒礼送往泰山府君处。泰山府君问舒礼：“你在人世間是干什么的？”舒礼说：“我侍奉三万六千位神仙，为人们祭祀神灵除恶消灾。”

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重。”付吏牵去。礼见一物，牛头人身，持铁叉，捉礼投铁床上。身体焦烂，求死不得。经累宿，备极冤楚。府君问主者，知礼寿未尽，命放归。仍诫曰：“勿复杀生淫祀。”礼既活，不复作巫师。出《幽明记》。

女巫秦氏

义熙五年，宋武帝北讨鲜卑，大胜，进围广固。军中将佐乃遣使奉牲荐币，谒岱岳庙。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县索氏之寡妻也。能降灵宣教，言无虚唱，使使者设祷，因访克捷之期。秦氏乃称神教曰：“天授英辅，神魔所拟。有征无战，蕞尔小虏，不足制也。到来年二月五日，当克。”如期而三齐定焉。出《述异记》。

杨 林

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傍，林怆然久之。出《幽明录》。

府君说：“你欺神杀生，这罪应当重判。”于是，把他交给一个小吏带走了。舒礼看见一个怪物，牛头人身，拿着一把铁叉，将舒礼一把捉住，扔到一张铁床上。舒礼的身体被烤得焦烂，求死不得。一连过了几夜，他受尽冤屈和折磨。府君又问主事的官员，方知舒礼阳寿未

尽，于是命令放他回去。临行之前，府君又告诫他说：“你不要再杀生，不要再胡乱祭祀。”舒礼于是活了过来，从此他再也不做巫师了。出自《幽明记》。

女巫秦氏

义熙五年，宋武帝北伐鲜卑，获得大胜，进而围攻广固。部队里的军官于是派人带上祭品和钱帛，来拜谒岱岳庙。这里有一个女巫秦氏，奉高县人，是本县已亡故的索某的妻子。她能够使神明显灵于世宣传教化，从无虚言，这使得拜谒岱岳庙的兵士们迫不及待地设坛祈祷，向秦氏询问克敌制胜的日期。秦氏自称神告诉她说：“苍天授命于英才来辅佐皇帝，这一切都是神魔所拟定的。此次出兵，虽有征伐，无须战斗，这小小的贼虏，要想制服它是轻而易举的。到明年的二月五日，你们一定能够胜利。”果然，到了她说的那个时候，三齐之地就平定下来了。出自《述异记》。

杨 林

刘宋时期，焦湖庙有一个柏枕，有人叫它“玉枕”，枕上有条小裂缝。当时，单父县商人杨林，来庙里祈祷。庙里的巫师对他说：“你想有个美满的婚姻吗？”杨林说：“有就太好了。”巫师就让他来到柏枕旁，从那裂缝钻进去，就看见了富丽华美的楼阁宫室。有位赵太尉正坐在里面，他便把女儿嫁给了杨林。他们生了六个儿子，都成了秘书郎。过了好几十年，杨林并没有要出去的想法。一天，他忽然如梦方醒，原来自己还在枕边，他想起那梦境，悲伤了好久。出自《幽明录》。

来俊臣

唐载初年中，来俊臣罗织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咒诅不道。拷楚酸痛，奴婢妄证，二子自诬，并鞭杀之。朝野伤痛。浮休子张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厌祷；小儿妇女，甚重符书。蕴愚崇奸，构虚成实。埽土用血，诚伊戾之故为；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

也。”出《朝野金载》。

唐武后

唐武后将如洛，至阆乡东，骑忽不进。召巫者问之，巫言：“晋龙骧将军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为采樵者所苦。闻大驾至，故来求哀。’”后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荆棘森然。出《国朝杂记》。

阿 来

唐韦庶人之全盛日，好厌禱，并将昏镜以照人，令其迷乱。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专行厌魅，平王诛之。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蛊，逆韦之辈为之也。出《朝野金载》。

雍文智

唐韦庶人葬其父韦贞，号酆王。葬毕，葬官人赂见鬼师雍文智，诈宣酆王教曰：“当作官人，甚大艰苦，宜与赏，

来俊臣

唐载初年间，来俊臣罗织罪名，诬告生前被贬为平民的太子李贤的两个儿子，说他们派巫师在晚上向星月祈祷，诅咒皇上，大逆不道。于是，他们遭到严刑拷打，疼痛难忍，奴婢又作假证，他二人屈打成招，最后被皮鞭活活抽死了。为此，朝野上下一片悲伤。浮休子张鷟^鸞说：“穷乡僻壤的俗人们，大多相信用诅咒他人来祈祷；妇女和小孩儿，才把巫术和符书看得那么重要。心底藏着奸邪的恶念，把假的弄成真的。挖坑摆上祭品，这实在是伊戾谋害太子痤的行为；掘地埋下桐木人，这是江充假造巫蛊的勾当。”出自《朝野金载》。

唐武后

唐代武则天皇后去洛阳，到阆乡县东边，车马忽然不向前走了。

武后召来巫师询问是什么原因，巫师说：“晋代的龙骧将军王濬说：“我的坟就在道的南侧，常常受砍柴人践踏，苦不堪言。今天听说皇后大驾光临，所以来请求垂怜。”武后下了一道敕令，此墓百步之内，严禁耕田种植。如今，那里已经荆棘密布。出自《国朝杂记》。

阿 来

唐代被废为庶人的韦皇后在权势最胜的时候，喜欢用巫术祈祷，还常用一面昏镜照人，使人神情迷乱。她与崇仁坊邪恶的老巫婆阿来一道，专搞装神弄鬼那一套来祸害他人，平王把她们都除掉了。后来经常在殿前挖出陷害他人的巫蛊，这都是韦氏一伙人干的。出自《朝野僉载》。

雍文智

唐代被废为庶人的韦皇后安葬其父韦贞，并追封他为酆王。葬礼结束后，管丧事的小官向巫师雍文智行贿，假称酆王有教令说：“做管丧事的小官，实在是太清苦了，应该给他一些赏钱，著绿者与绯。”韦庶人悲恸，欲依鬼教与之。未处分间，有告文智诈受贿赂，验遂斩之。出《朝野僉载》。

彭君卿

唐中宗之时，有见鬼师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对百官总集，许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检校，去却巾带。”即去之。曰：“有敕与一顿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决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头，仍舞蹈拜谢而去。观者骇之。出《朝野僉载》。

何 婆

唐浮休子张鸞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师婆师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浮休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

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人郭司法质焉。其何婆，士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心气殊高。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何婆乃调弦柱，和声气曰：“个丈夫富贵，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来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错，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忽更得五六年，总没品。”郭大骂而起。出《朝野金载》。

穿绿色官服的人可穿上红色官服。”韦皇后心中悲痛，就打算照巫师说的办，给那位管丧事的小官一些赏钱。正欲办此事时，有人告发说巫师雍文智收受贿赂，官府查实以后就把雍文智杀了。出自《朝野金载》。

彭君卿

唐中宗时，有一个能与鬼交往的巫师叫彭君卿，他曾经受到过御史污辱。一天，文武百官聚会上朝时，彭君卿假传中宗皇帝的命令说：“御史监管失职，应该给他摘去头巾和玉带的处分。”于是就照办了。彭君卿又说：“皇帝有令责打御史一顿板子。”执刑的官员说：“御史没有得到皇帝的圣旨，不该受杖刑。”彭君卿说：“如果不该受罚，那就传旨把他放了吧。”御史居然裹上头巾，依旧手舞足蹈地拜谢而去。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出自《朝野金载》。

何 婆

唐代浮休子张^鸢任德州平昌县令。有一年大旱，郡守下令，让巫婆巫师们向天祈雨，结果二十多天没有见效。张^鸢就把求雨用的土龙推倒，当天夜里雨便下足了。江淮以南，人们大多信鬼神，巫术盛行，有病便祭祀，没有医生。张^鸢曾在江南的洪州停留数日，听说当地土人何婆善于用琵琶占卜，他便与同行的郭司法一起去找何婆验证。那何婆，前来问卜的男男女女挤满了她的家门，送来的东西堆满道路，她脸上充满喜悦之色，心气很高。郭司法向何婆一拜再拜，送上银钱，问自己的官运前途。何婆调好琵琶弦，和声和气地说：“看你

颇有富贵相，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大后天得四品。”郭司法说：“何婆错了，品少的官职高，品多的官职小。”何婆忙纠正说：“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大后天减四品，五六年之后便一品不剩了。”郭司法听了，大骂而起。出自《朝野金载》。

来 婆

唐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鹭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绦，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出《朝野金载》。

曾 勤

唐曾勤任魏州馆陶县尉。敕捕妖书人王直。县界藏失。刺史蒋钦绪奏请：“一百日捉不获，与中下考。”其时限已过半。有巫云：“少府必无事，不用过忧。”后遇按察使边冲寂奏，奉敕却夺刺史、曾勤俸。会十一月二十二日，巡陵恩赦，遂得无事。其时遣人分捕王直不得。又有日者云：“至某月某日，必获王直，反缚送来。”果有人于相州界捉得别一王直，以月日反缚送到。推问逗遛，不是畜妖书者，遂却放之。出《定命录》。

阿马婆

唐玄宗东封，次华阴，见岳神数里迎谒。帝问左右，左右莫见，遂召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在路左，朱鬢紫衣，迎候陛下。”帝顾笑之，仍敕阿马婆，敕神先归。帝至庙，见神囊鞬，俯伏殿庭东南大柏之下。

来 婆

唐长安城崇仁坊有位阿来婆，善于用弹琵琶来占卜，前去问卜的高官显贵挤满了她家的门。浮休子张鷟曾前去观看，只见一位穿紫袍戴玉带的将军，非常高大，送来一匹细绫，请阿来婆用琵琶占卜。来婆烧上香，弹起弦子，闭上眼唱道：“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膜拜完毕，又说出自己的许多心愿，希望她仔细看一看，以解除疑惑。于是阿来婆就开始随意指点他了。出自《朝野金载》。

曾 勤

唐代曾勤任魏州馆陶县尉。皇帝颁布诏令，要将藏妖书的王直捉拿归案。王直在馆陶县境内躲藏起来，不见踪迹。魏州刺史蒋钦绪奏请皇帝道：“一百天之内捉不到王直，就在曾勤的考绩栏上划个中下。”当时，期限已过半。有巫师说：“曾县尉必定无事，不用担忧。”后来，按察使边冲寂奏报，奉旨削减刺史和曾勤的俸禄。碰巧十一月二十二日那天，皇帝巡视皇陵，开恩大赦，才算无事。当时，他们派人分头追捕王直仍然一无所获。又有占卜的人说：“到某月某日，一定能捉到王直，而且会反捆双手送来。”果然，有人在相州地界抓到了另一个叫王直的人，在巫师说的那天反捆双手送了来。经过一番拘留审查，他不是那个藏妖书的人，于是便将他放了。出自《定命录》。

阿马婆

唐玄宗东行去泰山封禅，走到华阴，看见华山之神从几里外前来迎拜。唐玄宗问手下人，手下人都说没看见，随即召来各位巫师，问神在哪里。惟独老巫阿马婆奏道：“神在路的左侧，额上包着红色的布巾，穿着紫色的衣服，正在迎候陛下。”玄宗看看她笑了，因而下敕命给她，让她请神先回去。玄宗皇帝来到庙前，看见华山之神身背装弓箭的筒，俯首跪在大殿东南的大柏树下。

又召阿马婆问之，对如帝所见。帝加礼敬，命阿马婆致意而旋。寻诏先诸岳封为金天王，帝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丈

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壮丽，镌琢精巧，无比伦。出《开天传信记》。

白行简

唐郎中白行简，太和初，因大醉，梦二人引出春明门，至一新冢间，天将晓而回。至城门，店有鬻饼飧饩者。行简馁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见店妇抱婴儿，使者便持一小土块与行简，令击小儿。行简如其言掷之，小儿便惊啼闷绝。店妇曰：“孩儿中恶。”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弹琵琶召请曰：“无他故，小魍魉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为祟。可速作飧饩，取酒。”逡巡陈设。巫者拜谒，二人与行简就坐，食饱而起。小儿复如故。行简既寤，甚恶之，后逾旬而卒。出《灵异记》。

许至雍

许至雍妻某氏，仪容淡雅。早岁亡没，至雍颇感叹。每风景闲夜，笙歌尽席，未尝不叹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于庭前抚琴玩月。已久，忽觉帘屏间有人行，吁嗟数声。至雍问曰：“谁人至此？必有异也。”良久，闻有人语音，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见，遇赵十四，莫惜三贯六百元。”

玄宗又召来阿马婆询问，阿马婆的回答与皇帝看见的一样。玄宗便对她礼敬起来，并让她向神致意，然后下山而去。不久，玄宗下诏以华山之神为诸岳神之首，封华山之神为金天王，并亲自书写碑文，以示恩宠。这座碑高五十多尺，宽一丈多，厚四五尺，天下的碑再也没有比它大的了。它的背面刻着随从皇帝出巡的太子、王公以下官名，制作壮美，精雕细琢，无与伦比。出自《开天传信记》。

白行简

唐代有位郎中叫白行简，太和初年，一次他喝醉酒之后睡着了，梦见两个人把他领出春明门，来到一座新坟前，天快亮的时候才回

来。走到城门口，看见有家店里在卖汤饼。白行简饿得很，刚要告诉那两个人时，忽然看见老板娘抱着一个婴儿，那两个人便把一个小土块给白行简，让他打婴儿。白行简按照他们说的，将小土块掷向婴儿，那孩子惊叫一声便背过气去。老板娘说：“这孩子中了邪。”她让人找来一个女巫。那女巫来到之后，焚上香，然后弹琵琶召请神灵，说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小鬼作怪。共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活人的魂魄，想来要点酒饭而已，不是来作怪害人的。可快做汤饼，取酒来。”一会儿酒饭都摆好了。女巫拜见他们，行简和那二人坐下，酒足饭饱后站起来。小孩病好如初。行简醒来后，甚感厌恶，过十几天后便死了。出自《灵异记》。

许至雍

许至雍的妻子，长得素净文雅。她早年亡故，至雍颇为伤感。每当夜深人静，歌舞散尽时，他都不禁要流泪叹息。八月十五日晚上，至雍在庭前抚琴赏月。过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屏帷之间有人走动，还发出几声叹息。至雍问道：“什么人来到这里？一定有什么奇怪的事。”好久，才听见有人说话，原来竟是亡妻。亡妻说：“如果你想与我相见，遇到赵十四，不要吝惜三贯六百钱。”

至雍惊起问之，乃无所见。自此常记其言，则不知赵十四是何人也。

后数年，至雍闲游苏州。时方春，见少年十余辈，皆妇人装，乘画舫，将谒吴太伯庙。许君因问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赵十四者，言事多中，为土人所敬伏。皆赵生之下辈也。”许生问曰：“赵生之术，所长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许生乃知符其妻之说也。

明日早，诣赵十四，具陈恳切之意。赵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见之，某久不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为召之？”乃计其所费之直，果三贯六百耳。遂择良日，于其内，洒扫焚香，施床几于西壁下，于檐外结坛场，致酒脯，呼啸舞拜，弹胡琴。

至夕，令许君处于堂内东隅，赵生乃于檐下垂帘卧，不语。至三

更，忽闻庭际有人行声，赵生乃问曰：“莫是许秀才夫人否？”闻吁嗟数四，应云：“是。”赵生曰：“以秀才诚意恳切，故敢相迎，夫人无怪也。请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帘。见许生之妻淡服薄妆，拜赵生，徐入堂内，西向而坐。许生涕泗呜咽：“君行若此，无枉横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横？”因问儿女家人及亲旧闾里等事，往复数十句。许生又问：“人间尚佛经，呼为功德，此诚有否？”妻曰：“皆有也。”又问：“冥间所重何物？”“春秋莫享无不得，然最重者，浆水粥也。”赵生致之。须臾粥至，向口如食，

至雍吃了一惊，起来正想问她，结果连个人影也没见到。从此他便经常想起妻子说的那句话，却不知道赵十四是什么人。

数年之后，至雍到苏州闲游。当时正是春天，他看见十几个少年，全是女人的装束打扮，乘坐装饰华美的游船，将去拜谒吴太伯庙。至雍向别人打听：“他们是什么人，为何穿这样的服装？”对方回答说：“苏州有位男巫叫赵十四，说的事情大都很准，为当地人所敬仰崇拜。这些人都是赵十四的弟子。”至雍问道：“这赵十四的法术，最拿手的是什么？”对方说：“他最善于招人的灵魂。”至雍这才知道这正符合妻子说过的话。

第二天早晨，至雍去见赵十四，恳切地向他说明了来意。赵十四说：“我平时所招的，是生人之魂。今天要我招死人之魂，又要让生人看见，这种事我好久不干了，不知能不能招来。知道你很重情义，你亡妻的灵魂也已有所表白，我怎能不帮你呢？”说完，他算计了一下所需要的费用，果然是三贯六百钱。于是赵十四选择良辰吉日，在屋子里洒扫焚香，把床铺几案放到西墙下，于屋外设置坛场，摆上酒肉，然后吼叫舞蹈，弹奏胡琴。

到了晚上，赵十四让至雍站在堂内东边的角落里，自己则在屋檐下放下帘子躺下来，一句话也不说。直到三更天，忽然听见院子内有脚步声，赵十四便问：“你莫非是许秀才的夫人？”只听见叹了几声气，答应了一声道：“是的。”赵十四说：“由于许秀才诚意恳切，我才敢前来迎接你，夫人不要责怪。请夫人入堂。”一会儿，像是有人揭开帘子。只见至雍的妻子素服淡妆，拜见赵十四，然后徐步走进堂内，面朝西而坐。至雍泪流满面，呜呜咽咽地说：“你这样让我为你

招魂，是不是遭受了什么冤屈之祸？”妻子说：“这都是命，怎么谈得上冤屈之祸呢？”她又问及儿女家人亲戚邻居的一些事情，两人聊了几十句。至雍又问道：“人间崇尚佛经，称之为功德，真有这么回事吗？”妻子说：“都有。”至雍又问：“阴间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妻子回答说：“春秋祭奠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然而最看重的则是浆水粥。”赵十四便设法弄粥。一会儿就有人把粥送来了，许妻把粥碗放在嘴边好像在吃，

收之，复如故。许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无恶，岂有罪乎？足下前与为者，亦已尽得。”

良久，赵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时即有谴谪。”妻乃出，许生相随泣涕曰：“愿惠一物，可以为记。”妻泣曰：“幽冥唯有泪可以传于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于地。”许生脱一汗衫，置之于地。其妻取之，于庭树前悬一树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挥手却许生，挂汗衫树枝间，若乘空而去。许生取汗衫视之，泪痕皆血也。许生痛悼，数日不食。卢求著幽居苏州，识赵生。赵生名何，苏州人皆传其事。出《灵异记》。

韦 覲

唐太仆卿韦覲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曰：“某善祷祝星辰，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于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韦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醺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覲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合族拜曰：“乞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财物，尽与之。时崔侃充京尹，有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卿韦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覲至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论曰：“韦覲城南上族，轩盖承家。

收回碗时，粥却还是和原来一样多。至雍又问道：“要不要为你做些功德？”妻子说：“我平生没做什么坏事，难道会有罪吗？你之前为我做的功德，也已经全部收到了。”

过了很久，赵十四说：“夫人可以回去了，时间长了恐怕要受到责备的。”于是，妻子走出房门，至雍跟在后面哭泣着说：“希望你留给我一样东西，可作纪念。”妻子哭泣着说：“阴间只有泪水可以送给阳间。你有衣服，可扔一件在地上。”至雍脱下一件汗衫，放在地上。妻子拿过汗衫，悬挂在院子里的树枝上，然后用汗衫蒙住脸大哭起来。过了很久，她挥手让至雍走开，又把汗衫挂在树枝间，然后乘空而去。至雍取过汗衫一看，那上面的泪痕全是血。至雍痛悼亡妻，一连几天都没有吃东西。卢求著在苏州隐居，认识赵十四。赵十四的名字叫赵何，苏州人都传说他的事。出自《灵异记》。

韦 覲

唐太仆卿韦覲想当夏州节度使。有个巫师知道他的打算，忽然有一天去拜见他，对他说：“我善于向星辰祝告祈福，凡是求官职的，没有不灵验的。”韦覲不知道他的欺诈骗局，便让他选择良辰吉日。这天深夜，韦覲在院子里摆上酒果香烛等物品。巫师乘着酒劲儿来了，让韦覲自己写下一道所求官衔的文书，虔诚地在法坛上打开。巫师抓过韦覲写好的官衔，仰天大叫道：“韦覲有篡逆之心，让我祭天！”韦覲带领全家人跪倒于地，拜道：“求仙人不要说这种话，便是我们全家一百多口人的大幸。”韦覲把家里的钱财器物，全都送给了巫师。当时，崔侃任京兆尹，有一个官府关押的囚犯从狱中逃出来，说那个巫师是他的同伙。差役找到那个巫师，盘问他最近的服装怎么忽然变样了。巫师理屈，便说：“太仆卿韦覲，曾经让我为他祭天。我想告发他，他使用家中的财产求我。这可不是我偷的呀。”审完后京兆尹向朝廷申奏，宣宗皇帝把韦覲召到殿前查问，才弄清其中冤情。然后又召宰相说道：“韦覲是城南的贵族，世代相传都是做官的。

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愆。”其师巫便付京兆处死，韦贬潘州司马。出《云溪友议》。

高 骈

唐高骈尝诲诸子曰：“汝曹善自为谋。吾必不学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于汝矣。”及遭毕师铎之难，与诸甥侄同坎而瘞焉。唯骈以旧毡苞之，果符所言。后吕用之伏诛，有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桐人一枚，长三尺许，身披桎，口贯长钉，背上疏骈乡贯、甲子、官品、姓名，为厌胜之事。以是骈每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出《妖乱志》。

厌咒

厌盗法

厌盗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笼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筑之令坚固。《杂五行书》曰：“亭部地上土涂灶，水火盗贼不经；涂屋四角，鼠不食蚕；涂仓廩，鼠不食稻；以塞罔，百鼠种绝。”出《酉阳杂俎》。

雍益坚

唐雍益坚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恶梦。”咒曰：“婆珊婆演底。”出《酉阳杂俎》。

之前为了求官，才遭到诽谤陷害。不要让酷吏加罪于他。”那巫师被押赴京兆府处死，韦覲被贬为潘州司马。出自《云溪友议》。

高 骈

唐代高骈曾教导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为自己作打算。我不想学世俗之人，死后还要躺入那四块板中，再麻烦你们。”后来遭遇毕师铎之难，他便和侄子外甥们一起埋在同一个墓穴里。只有高骈的尸体用旧毡子包裹着，果然与先前的话相符。后来，吕用之伏法，有兵卒在他的屋里挖出一个石匣。里边有一个桐木人，三尺多长，戴着刑具，嘴里钉着长钉子，背上写着高骈的籍贯、生日、官职、姓名等，这是用巫术来诅咒高骈用的。正因为这样，高骈每每被

吕用之所控制，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暗中帮助吕用之似的。出自《妖乱志》。

厌咒

厌盗法

厌盗法：初七这天，把九只老鼠放在笼子里，埋入地下，称九百斤土把坑填上，这坑四面都二尺五寸深，然后夯实筑牢。《杂五行书》上说：“用邮亭处的地表土和成泥涂抹灶台，家里就不会有水火和盗贼；涂抹屋子的四角，老鼠就不会吃蚕；涂抹粮仓，老鼠就不吃稻谷；用它来堵住鼠洞，各种老鼠便会绝种。”出自《酉阳杂俎》。

雍益坚

唐代雍益坚说：“主夜神咒，念它就会有功德。夜晚走路和睡觉时，可以止住恐惧，不做噩梦。”这句咒语是：“婆珊婆演底。”出自《酉阳杂俎》。

宋居士

唐宋居士说：“掷骰子，咒云：‘伊帝弥帝，弥揭罗帝。’念满十万遍，彩随呼而成。”出《酉阳杂俎》。

宋居士

唐代的宋居士说：“掷骰子时，念这样一句咒语：‘伊帝弥帝，弥揭罗帝。’念上十万遍，想要几点就能得几点。”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术一

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寥霄国画工 营陵人 扶娄国人

徐 登 周眡奴 赵 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龙

阳羨书生 侯子光

客隐游

魏安釐王观翔鹄而乐之，曰：“寡人得如鹄之飞，视天下如芥也。”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鹄而献王。王曰：“此有形无用者也。夫作无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隐游，欲加刑焉。隐游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无用之用也。今臣请为大王翔之。”乃取而骑焉，遂翻然飞去，莫知所之也。出《异苑》。

天毒国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四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喜炫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图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特绝，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

客隐游

魏安釐王看着正在飞翔的天鹅十分高兴，说：“我如果能像天鹅这样在空中飞翔，就可以视天下如同草芥了。”客人中有位隐游的人听了这句话，回去做了个木天鹅献给安釐王。安釐王说：“这东西只有模样而无用处。做这种无用的东西，看来一定是个不务正业的人。”于是他将那隐游的人叫来，想对他动刑。那人说：“大王只知道有用的东西的用处，却不知道无用的东西的用处。今天，我请求为大王飞翔一次。”说罢，他抓过木天鹅便骑上去，于是那木天鹅高飞而去，谁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出自《异苑》。

天毒国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国来朝贺，沐骨之国就是申毒国的另一名称。有个懂道术的人叫尸罗，问他的年龄，说有一百四十岁。他拄着锡杖拿着净瓶，说从他们国出发走了五年，才来到燕国都城。尸罗擅长幻术，在他手指尖上能现出十层佛塔，高三尺，天上的各位神仙，美丽非凡，打着旌旗伞盖伴着歌舞，绕塔而行。

人皆长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吹水为氛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氛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图，渐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鹄，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衣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向见羽盖、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变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术炫惑，神怪无穷。出《王子年拾遗记》。

骞霄国画工

秦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群物之象；刻石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年月。工人以绢画地，方寸之内，写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得作目，作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能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泽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眼，相随而行，毛色形相，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皆无一眼。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他们都有五六分长，唱歌的声音，如同真人一样。尸罗又喷出水来化作雾气，使数里之内都昏暗不明。一会儿，他又吹出疾风，雾气全都消散了。接着，他又吹指上的佛塔，佛塔便渐渐钻进云彩里。又从他的左耳钻出一条青龙，右耳钻出一只白虎。刚出来的时候，才一二寸，一会儿就到了八九尺。突然间风起云涌，尸罗只用一只手挥了

挥，那青龙和白虎就全都钻进耳朵里。尸罗又张开大口向着太阳，就见有人乘着有鸟羽华盖的车，驾着无角龙和天鹅，径直钻入尸罗的口中。尸罗又把手按在胸上，可以听到他衣袖之中有轰轰雷声。又张大了口，之前的车驾、无角龙和天鹅就又相继从他口中飞出来。尸罗常在正午打坐，只见他渐渐变小，有时变成老头，有时变成婴儿，忽然又死去。香气满室，不时有清风吹来，风一吹尸罗便活过来，模样跟先前一样。他的咒术很迷人，神怪变化无穷无尽。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骞霄国画工

秦始皇元年，骞霄国进献了一名善于雕刻玉石与绘画的人，他的名字叫裔。让他含着绘画颜料喷在地上，当即就可以变出妖魔鬼怪和各种东西的样子；用石头雕刻出各种动物的形状，连毛发都如同真的一样。他还把雕刻的时间刻在动物们的胸前。他把绢布铺在地上，能在一寸见方的范围内，画出四大江河、五大名山以及列国的地图。他刻画出来的龙和凤凰，则飘然若飞，但都不能画眼睛，如果画出眼睛，它们就一定会飞走。秦始皇叹道：“这刻画出来的假东西，怎么能够飞走呢？”他让那画工用纯漆给两只玉虎各点上一只眼睛，十天后，这两只玉虎便失踪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山里的百姓们说：“看见两只白老虎，各缺一只眼睛，结伴而行，毛色和样貌都和常见的虎不同。”到了第二年，西方献来两只白老虎，都缺一只眼睛。秦始皇命人打开笼子细看，怀疑是先前丢失的那两只玉虎，便将它们杀死了。检查它们的胸前，果然是始皇元年雕刻的那两只玉虎。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营陵人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住。当出户时，奄闭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室家葬之，开冢，见妇棺

盖下有衣裾。出《搜神记》。

扶娄国人

南垂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雾，小则入纤毫。缀金玉毛羽为衣服。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为虎，口中生人；或于掌中备百兽之乐，宛转屈曲于指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倏忽，炫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绝，乃俗谓之婆侯伎，则“扶娄”之音讹耳。出《拾遗录》。

徐 登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昞并善方术。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昞次禁枯柳为生梯。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昞师事之。后登身故，昞东入章安。百姓未知昞。乃升茅屋，

营陵人

汉代北海郡营陵县有位道士，能够让人和已死去的人相会。同郡有个人，妻子已经死好几年了，听说后便登门拜访，对道士说：“希望能让我见见死去的妻子，这样我死也没什么遗憾了。”道士说：“你可以去看她，但是如果听见鼓声，就立即出来不要停留。”然后就把与死人相见的法术告诉他。这个人见到亡妻之后就与她说话，悲喜交加，感情恩爱就像妻子活着的时候一样。过了很久，忽然传来鼓声，他很遗憾自己不能再停留。当他出门时，衣襟被门夹住了，他猛地将其挣断才走了出来。一年多后，这人死了。家人将他埋葬，打开他妻子的坟墓，只见棺材盖下夹着那片扯断的衣襟。出自《搜神记》。

扶娄国人

南方边陲有个扶娄国，那里的人都擅长灵巧变幻之术，能易容貌

改服饰。他们大能兴起云雾，小能钻入极其微小的东西中。衣服都用金玉羽毛作装饰。他们能吐云喷火，鼓起肚子就会传出轰轰雷声。有时变成大象、狮子、龙、蛇、犬、马的样子；有时变成老虎，从嘴里钻出人来；有时让各种动物在掌上尽情欢乐，盘旋舞蹈于手指之间。他们的身体有时长几分，有时又长几寸，神怪莫测，炫丽于当时。宫廷乐府里都传授此术，到了后世还在学习。有的学得粗浅，有的学得精深，代代流传不绝，民间称它为婆侯伎，其实是“扶娄”二字的讹音。出自《拾遗录》。

徐 登

闽中有个叫徐登的人，是由女子变成男人的。他与东阳人赵昞都擅长方术。当时正值兵荒马乱，二人在溪水边相遇，都认为自己的本事大。徐登先露出一手，让溪水停住不流，赵昞接着施展本领，让枯死的柳树长出新芽。二人不由相视一笑。徐登年龄大一些，赵昞便拿他当老师对待。后来徐登死了，赵昞便向东到了章安。这里的百姓都不认识他。他便跳上茅屋的屋顶，

据鼎而爨。主人惊怪，昞笑而不应，屋亦不损。又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昞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而杀之。民立祠于永宁，而蚊蚋不能入。出《水经》。

周眡奴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真虎。乡人周眡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去，我欲有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一大黄斑虎从草出，奋越哮吼，甚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说之。周寻得知，乃以醇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体事事祥视，了无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唤醒，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余，有一蛮师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受得

此法。”出《冥祥记》。

赵 侯

晋赵侯少好诸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披发持刀，画作地狱，四面为门。向东啸，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

用鼎来烧火煮饭。这家的主人感到很吃惊，赵侯却笑而不答，茅屋也一点没有损坏。他又曾来到河边想渡过去，船家不许。他便张开伞盖坐在当中，一声长啸，呼来一阵风，便乘着纷乱的水波渡到了对岸。于是，百姓们都很敬服，很多人都去投奔他。章安县令对赵侯很厌恶，便将他杀害了。老百姓在永宁为他修了一座祠堂，连蚊子都无法入内。出自《水经》。

周眡奴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的一伙蛮人颇有法术，能把人变成老虎，毛色、爪子、身体都跟真虎一样。当地人周眡有个奴仆，主人派他进山砍柴。这奴仆还有妻子和妹妹，也一同前往。到了山上，这奴仆对妻子和妹妹说：“你们先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我要做点事情。”二人照他说的去做了。然后他钻进了草丛，一会儿，一只大黄斑猛虎从草丛中蹿出来，狂奔吼啸，十分可怕。二人害怕极了。过了一会儿，老虎又回到草丛，一会儿又还原为人，他对二人说：“回家后千万不要说出去。”后来，二人却把此事跟同伴们说了。周眡后来知道了，就用酒把他灌醉，然后让人解开他的衣服，整个身体各处都仔细看过，并未发现什么异常。只是在发髻中找到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只老虎，老虎旁边有咒符。周眡悄悄地把那咒符抄写下来。那奴仆被唤醒后，人们盘问他。他见事情已经暴露，只好道出真相，他说：“我先前曾去找那伙蛮人买粮食，有位蛮师说他有这种咒符，于是我就用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作为交换，学成了这种法术。”出自《冥祥记》。

赵 侯

晋代的赵侯年轻时喜好各种法术，他长得丑陋枯干，身高还不到数尺。他用盆盛上水施禁咒术，鱼龙立刻就显现出来。他有不少白米，被老鼠偷吃了。于是他就披头散发地操起刀，在地上画了一座地狱，四面是门。他朝东吼叫一声，一大群老鼠都赶到了。他向这群老鼠念咒语道：“凡是没有偷吃过白米的

过去，盗者令止！”止者十余。剖腹看脏，有米在焉。曾徒跣须履，因仰头微吟，双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阳设以酒杯向日，即掩鼻不脱。仍稽颡谢过，着地不举。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以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出《异苑》。

天竺胡人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有幻术，能断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舌，先吐以示众，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烧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半犹在。既而还取，合续之，有顷如故，不知其实断否也。尝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中断之，已而取两段，合祝之，绢布还连续，故一体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熬了尽。乃拨灰，举而出之，故向物也。出《法苑珠林》。

鞞道龙

葛洪云：余少所知有鞞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能乘龙御虎，佩赤金为刀，以绦绾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厌之，术既不行，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出《西京杂记》。

过去，偷吃过的给我站住！”共有十几只老鼠站住了。他便将其剖腹查看内脏，果然肚子里还有白米粒。他有一次光着脚正要穿鞋，仰着脑袋小声叨咕了几句，一双鞋便自己飞来。有个人笑话他容貌丑陋，他便假装举起酒杯朝着太阳，忽然间酒杯盖住了那个人的鼻子，弄也弄不掉。那个人于是叩首谢罪，头磕在地上便不起来。永康有座骑石

山，山上有个石人骑着一匹石马，赵侯用印章一指，那石人和石马的脑袋便同时落地，现在还在山下面。出自《异苑》。

天竺胡人

晋代永嘉年间，有位天竺国胡人来到江南。他有幻术，能够割断舌头吐出火来，人们都来围观。割断舌头前，他先把舌头吐出来让众人看，然后用刀截断，血流遍地。又把割下的半截舌头烧了放入器皿中，让大家传看。再一看他，还有半截舌头在。然后他把割下的那半截舌头拿过来接上去，一会儿舌头便完好如初，不知道他真的截断与否。他曾经拿出绢布交给别人，让他们各扯一头，他从中间割断，然后拿着两块断绢合掌祈祝，那绢布当即就连为一体了。又拿书纸及绳线之类的东西，扔入火中，大家一起看着它们燃成灰烬。他拨开灰烬，把东西取出来，还是原来那些东西。出自《法苑珠林》。

鞠道龙

葛洪说：我小时候知道有个叫鞠道龙的，擅长幻术，他向我讲小时候的事。说东海人黄公，年少时能骑龙驾虎，身上带着一把赤金刀，用深红色的丝带扎着头发。他站起来能呼云唤雾，坐下去能变山造河。到了老年，他身体衰弱，气力不支，再加上饮酒过度，便不能行幻术了。秦朝末年，东海一带出现了白老虎，黄公拿着赤金刀想去制服它，结果由于不能行幻术，被老虎吃掉了。后来，三辅一带的人把这个故事演变为一种游戏，汉朝时也把它当做角力摔跤的游戏。出自《西京杂记》。

阳羨书生

东晋阳羨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彦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

前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铜盘，盘中具诸馔饍，海陆珍羞方丈。其

器皿皆是铜物，气味芳美，世所罕见。酒数行，乃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要之。”彦曰：“甚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绝伦，共坐宴。

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好，而实怀外心，向亦窃将一男子同来。书生既眠，暂唤之，愿君勿言。”彦曰：“甚善。”女人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仍与彦叙寒温。

书生卧欲觉，女子吐一锦行障，书生仍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将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言。”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许，共宴酌。戏调甚久，闻书生动声，男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子，还内口中。

须臾，书生处女子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独对彦坐。书生然后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已晚，便与君别。”还复吞此女子，诸铜器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广二尺余，与彦别曰：“无以藉君，

阳羨书生

东晋时，阳羨人许彦在绥安山里走，遇见一个书生，十七八岁，躺在路旁，说自己脚痛，并请求许彦打开手提的鹅笼子，他要钻进去。许彦开始以为他开玩笑，可那书生一头就钻了进去。那笼子也不变大，书生也没变小，他却与两只鹅并排坐在一起，鹅也不惊。许彦提起那笼子就走了，也不觉得重。

他来到一棵大树下休息，书生才走出来，对许彦说：“我想为你设一小宴。”许彦说：“很好。”于是，那书生从嘴里吐出一个装铜盘的盒子，盒子中有各种饭菜，山珍海味摆了一丈见方。那器皿全是铜的，气味芳香，世所罕见。酒喝了数巡，那书生对许彦说：“之前有一个女子随我同行，现在我想把她请来。”许彦说：“很好。”于是，书生又从嘴里吐出一个女子，年纪大约十五六岁，衣服华丽，容貌绝美，同他们坐在一起饮酒。

一会儿书生便醉倒了。那女子对许彦说：“我虽然与书生相好，可实际上却怀有二心，之前也偷偷地和一个男子同来。书生既然睡着了，我想把他唤来，希望你不要说出去。”许彦说：“很好。”于是，女子便从口中吐出一个男人来，年纪大约二十三、四岁，也十分聪颖可爱，还同许彦寒暄畅叙。

书生要醒了，那女子于是吐出一面锦绣屏风，书生便让女子和他躺到一起。那男人对许彦说：“这女子虽然与我有情，但也非一心一意。方才我还偷着和一个女子同来，现在想见见她，希望你不要说出去。”许彦说：“好。”于是这男人又从口中吐出一个女子，二十岁左右，与他们共饮。调笑了很久，听见那书生有动静，这男人说：“他们已经睡醒了。”便将所吐的女子收回口中。

不一会儿，和书生躺在一起的那个女子出来了，对许彦说：“书生快要起来了。”然后她将那男人吞进口中，单独与许彦坐在一起。书生起来之后对许彦说：“这一小觉睡得太久了，让你单独坐在这儿，挺郁闷的吧？天已经很晚了，我要跟你告别了。”说罢，便将那女子连同所有铜器皿又全都吞进口中。只留下一个大铜盘，直径有二尺多，与许彦告别道：“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的，

与君相忆也。”至大元中，彦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题，云是汉永平三年所作也。出《续齐谐记》。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氏，依酈爱赤眉家。颇见其妖怪，事微有验。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转相扇惑京兆樊绥、竺龙、谨谡、谢乐等，众聚数千于杜阳山，称大皇帝，改元龙兴，立官属。大将军镇西石广斩平之。子光颈无血，十余日面色如生。出《录异记》。

这铜盘就留给你作为纪念吧。”到太元年间，许彦任兰台令史，将那大铜盘送给侍中张散。张散看上面的字，说是东汉永平三年制作的。出自《续齐谐记》。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二十来岁，英俊潇洒。他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应当成为小秦国的国王。他改姓李氏，投奔到鄯地的爰赤眉家。经常展示妖怪法术，料事也略有灵验。爰赤眉很信服他，并将两个女儿嫁给他。于是，他开始煽动蛊惑京兆樊绥、竺龙、谨谏、谢乐等人，在杜阳山聚众数千人，自称大皇帝，改年号为龙兴，任命百官。镇西大将军石广将他们斩杀平定了。杀侯子光的时候，他的脖子竟然没有血，死后十多天面色还像活着时一样。出自《录异记》。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术二

宋子贤	胡 僧	祖珍俭	叶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鼎 师	李慈德
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士	东岩寺僧
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白老僧		

宋子贤

隋炀帝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佛出世。又悬镜于堂中，壁上尽为兽形。有人来礼谒者，转其镜，遣观来生像，或作蛇兽形。子贤辄告之罪业，当更礼念，乃转人形示之。远近惑信，聚数千百人，遂潜作乱。事泄，官捕之。夜至，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其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及进，复无火，遂擒斩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胡 僧

唐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于飞骑中取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

宋子贤

隋炀帝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于搞幻术。他住的楼上每夜都有光亮，能把自己变成佛的样子，并自称弥勒佛转世。他还把镜子悬挂在堂中，墙上显出的都是各种野兽的样子。有人前来拜谒，他把那面镜子一翻，便使人看到自己来世的模样，有的竟是毒蛇猛兽。宋子贤就告诉他有什么罪孽，再次礼敬祈祷后，就转出人形给他看。远近之人都被他迷惑住了，他聚众成百上千人，准备作乱。不久事情泄露，官府来逮捕他。晚上，官兵把他的住所包围起来，却只见有个火

坑，士兵不敢进去。领队的将军说：“这地方平常没有坑，是兴妖作怪罢了。”说罢率众而进，就再也没有火了，于是将他擒住后斩首。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胡 僧

唐贞观年间，西域献来一个胡僧，能用咒语致人死命，也能让人复活。太宗下令在飞骑营中选个强壮勇敢的来试验，结果正如所言，让他死他就死，让他活他就活。太宗把此事告诉

太常少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犯正，若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所击，便不复苏矣。出《国朝杂记》。

祖珍俭

唐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刀斫之，绳断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内密闭门，置一瓮水，横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见俭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后，平复如初。冬月极寒，石臼冰冻，咒之拔出。卖卜于信都市，日取百钱，盖君平之法也。后被人纠告，引向市斩之。颜色自若，了无惧，命纸笔作词，精彩不挠。出《朝野金载》。

叶道士

唐陵空观叶道士，咒刀，尽力斩病人肚，横桃柳于腹上，桃柳断而肉不伤。后将双刀斫一女子，应手两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续之，喷水而咒。须臾，平复如故。出《朝野金载》。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胡为妖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妖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

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

太常少卿傅奕，傅奕道：“这是邪术。我听说邪不犯正，如果让他来用咒语诅咒我，一定不会成功。”太宗让胡僧用咒语诅咒傅奕，傅奕却毫无感觉。一会儿，胡僧忽然自己倒下了，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再也没有苏醒。出自《国朝杂记》。

祖珍俭

唐代咸亨年间，赵州的祖珍俭会妖术。他把一个水瓮悬挂在房梁上，然后用刀去砍，绳子砍断了而水瓮却不落下来。他又在空房子里紧闭门户，搬进一瓮水，然后把刀横放在上面。过了好久，人们进去一看，只见祖珍俭已经肢解成五段，水瓮里全是血。人们走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冬天极冷，石臼冻在了冰上，他一念咒语，就把石臼拔了起来。后来，他到信都街市上算卦挣钱，每天都能挣百余钱，依靠的是严君平那套法术。不久他被人告发，押向闹市斩首示众。他脸不变色，一点也不害怕，让人拿来纸笔作词一首，文笔刚直不屈。出自《朝野僉载》。

叶道士

唐代陵空观有个叶道士，对着刀念咒语，用尽全力砍病人的肚子，将桃柳枝横放在肚子上，桃柳枝断了而病人一点也未受伤。后来，他又拿着双刀砍向一个女子，结果手举刀落，那女子便被砍成两段，血流遍地。女子的家人大哭。叶道士将女子的两段身子连在一起，喷上水之后念起咒语来。一会儿，那女子便恢复得跟原来一样。出自《朝野僉载》。

河南妖主

唐代河南府的立德坊及南市西边的民坊，都有胡妖的神庙。每年，胡商们都来祈祷求福，杀猪宰羊，鼓琴吹笛，载歌载舞，开怀畅饮。酬敬完神之后，征募一个胡人做妖主，观众施舍一些钱给他。这妖主拿出一把佩刀，锋利无比，吹毛立断。他把这刀刺入腹中，刀尖

从后背穿出来，再用刀乱搅肠肚，流血不止。

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出《朝野金载》。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祷日，妖主以利铁，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妖所，乃拔钉，一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出《朝野金载》。

明崇俨

唐明崇俨有术法。大帝试之，为地窖，遣妓奏乐。引俨至，谓曰：“此地常闻弦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俨曰：“诺。”遂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上笑，唤妓人问。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下，遂怖惧不敢奏乐也。”上大悦。出《朝野金载》。

刘靖妻

唐蜀县令刘靖妻患。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曰：“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靖以为不可得。俨乃书符，乘风放之上天。须臾有龙下，入瓮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须雪及枇杷、龙眼子。俨坐顷间，往阴山取雪，至岭取果子，并到。食之无别。时瓜未熟，上思之，俨索百钱将去。须臾，得一大瓜，云：“缙氏老人园内得之。”上追老人至，

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将伤口喷上水再念咒语，就恢复原样了。这大概是西域的幻术。出自《朝野金载》。

梁州妖主

唐代梁州有座妖神祠，每到祈祷的日子，妖主就将锋利的铁钉从额头钉进去，再从腋下穿出来，然后出门，身子轻得如同飞起来一

般，一会儿就能走几百里。到西面的妖神前，舞上一曲，然后返回到原来的妖神祠，把钉子拔出来，一点也没有损伤。他卧床十几天后，便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出自《朝野僉载》。

明崇俨

唐代明崇俨颇有法术。高宗皇帝想试验一下，便挖了一个地窖，令数名歌妓到地窖里奏乐。然后，将明崇俨召来，对他说道：“这地方常听见有人奏乐，这是什么征兆？你能制止吗？”明崇俨道：“是。”随即画了两个桃符，钉在那地窖上面，管弦之声戛然而止。皇帝笑了，唤歌妓们来问原因。歌妓回答说：“方才看见两个龙头，张着嘴向下，吓得我们就不敢奏乐了。”皇帝听罢非常高兴。出自《朝野僉载》。

刘靖妻

唐代蜀地有个县令叫刘靖，他的妻子病倒了。正谏大夫明崇俨为她诊脉后说：“要用生龙肝，吃了病就会好的。”刘靖觉得找不到。明崇俨就画了一道符，乘着风放上天去。一会儿，便有一条龙下来，钻进水瓮之中。将龙肝挖出来，刘靖妻子吃了病便好了。高宗在盛夏想要雪块和枇杷、龙眼。一会儿工夫，明崇俨就从阴山取来雪块，从岭南取来水果，一并送到高宗面前。皇帝吃了，味道没有什么不同。当时瓜尚未熟，皇帝想吃，明崇俨要了一百钱而去。一会儿，果然带回一个大瓜，并说：“这是在缙氏县一个老人的瓜园里得到的。”皇帝把这个老人找来，

问之。云：“土埋一瓜，拟进。适看，唯得百钱耳。”俨独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绪。或以为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信哉！出《朝野僉载》。

鼎 师

唐则天朝，有鼎师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进，则天试

之。以银瓮盛酒三斗，一举而饮尽。又曰：“臣能食酱。”即令以银瓮盛酱一斗。鼎师以匙抄之，须臾即竭。则天欲与官，鼎曰：“情愿出家。”即与剃头。后则天之复辟也，鼎曰：“如来螺髻，菩萨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长发，使张潜决一百。不废行动，亦无疮痍，时人莫测。出《朝野金载》。

李慈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书厌。则天于内安置。布豆成兵马，画地为江河。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缠被为甲，三更于内反。宫人扰乱，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领兵斩关而入，杀慈德阍竖数十人。惜哉！慈德以厌为容，以厌而丧。出《朝野金载》。

询问是否属实。老人回答说：“那瓜是在土里埋着的，本打算进献皇上。正看着它时，发现那儿只有一百钱。”后来，明崇俨独自睡在堂中，半夜被人刺死了，刀子一直插在心口上。皇帝下令紧急捉拿凶手，竟没有一点线索。有人认为明崇俨把小鬼们役使得太辛苦了，被小鬼杀死了。孔子说：“专搞邪门歪道，这是有害的呀！”的确是这样啊！出自《朝野金载》。

鼎 师

唐代武则天当政时，瀛州博野县有位鼎师，具有神奇的本事。太平公主推荐他，于是武则天想试试他的本领。用银瓮装了三斗酒，结果他一饮而尽。他又说道：“我能吃酱。”武则天又让人用银瓮装来一斗酱。鼎师用勺子舀着吃，一会儿便吃光了。武则天想让他做官，他却说：“我情愿出家。”武则天于是命人给他削了发。后来，武则天重新主政，鼎师说：“如来佛有螺壳状的发髻，观音菩萨以头发为宝。如果能一心修炼，参禅悟道，何必非要要把头发剃掉呢？”他便留起长发，武则天让张潜责打鼎师一百刑杖。但并不影响他的行动，身上也没有留下疮疤，当时的人们都困惑不解。出自《朝野金载》。

李慈德

唐代大足年间，有个妖人叫李慈德，自称能画符压邪。武则天把他安置在内宫。他把豆粒撒在地上就能变成兵马，在地上画一画就能出现江河。他和仆役们交好，削竹子为枪，缠着被子当盔甲，三更天在内宫造反。内宫里的人被惊扰，发生骚乱，十有二三都投奔了李慈德。羽林将军杨玄基听见内宫传来哭喊声，带兵闯关而入，杀了李慈德及宦官等数十人。真是可惜啊！李慈德是因压邪的法术而得宠，也是因这法术而丧命。出自《朝野金载》。

叶法善

唐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壳食之并尽。僧仍不伏。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手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头而走。孝和抚掌大笑。出《朝野金载》。

罗公远

唐道士罗公远，幼时不慧，遂入梁山数年，忽有异见，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设斋。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太子靳固不与。远曰：“少时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门。须臾开视，器物一无所见。东房先封闭，往视之，器物并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马，太子怒，不与。远曰：“已取得来，见于后园中放在。”太子急往枥上检看，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就罗公远看年命，奴擎衣襟在门外。不觉须臾，在公远衣箱中。诸人大惊，莫知其然。出《朝野金载》。

北山道者

唐张守珪之镇范阳，檀州密云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绝人。女病逾年，医不愈。密云北山中有道者，衣黄衣，在山数百年，称有道术。令自至山请之。道人既至，与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货

财。居月余，女夜卧，有人与之寝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则昏魇。及明人去，女复如常。如是数夕，

叶法善

唐代孝和皇帝让在宫内做道场的和尚与道士各自说说自己的本事，好久也分不出高低。玄都观的叶法善拿来胡桃二升，连壳带仁全部吃光了。和尚们仍然不服气。叶法善又将一个铁钵烧得通红，两手捧着想往一位老和尚头上扣。老和尚大骂：“贼子！”用袈裟蒙住脑袋逃走了。孝和皇帝拍掌大笑。出自《朝野僉载》。

罗公远

唐代道士罗公远小时候并不聪明，于是进梁山待了几年，忽然间有了特殊的本领，无论猜什么事都能够猜对。皇帝将他召入京城。先天年间，皇太子设素宴招待他。他向太子讨要金银器物，太子吝惜不给。罗公远说：“一会儿我自己去拿。”太子亲自封好库房门。一会儿，再打开一看，那些金银器物全都不见了。东房原本是关好的，进去一看，那些器物全都在这儿。罗公远又向太子借他的马骑，太子火了，不借给他。罗公远说：“马已经被我牵来了，现在在后园里。”太子急忙跑到后园马槽边查看，他的马果然好好地待在这里。侍御史袁守一拿来不少装食物的器皿，请罗公远算命，让仆人拿着衣服和包裹等候在门口。不知不觉间，袁守一的衣服和包裹竟然进了罗公远的衣箱里。众人大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出自《朝野僉载》。

北山道者

唐代张守珪镇守范阳时，檀州密云县令有个女儿，十七岁，长得绝顶美貌。她病倒一年多了，怎么也治不好。密云县北山里有个道士，穿着黄衣服，在山里好几百 years 了，都说他颇有道术。县令亲自进山去请他。那道士到了县令家，给了县令一个药方，女儿的病随即痊愈。县令大喜，送给他许多财物。过了一个多月，县令的女儿晚上睡觉时，总有人进来同她躺在一起并发生关系。那人每次来的时候，她

都像在梦中被什么东西压住似的昏迷不醒。天亮后那人走了，她才恢复如常。就这样一连好几个晚上，

女惧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觉床动，掩焉，擒一人，遽命灯至，乃北山道者。令缚而讯之，道者泣曰：“吾命当终，被惑乃尔。吾居北山六百载，未常到人间，吾今垂千岁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县。及见公女，意大悦之，自抑不可，于是往来。吾有道术，常昼日能隐其形，所以家人不见。今遇此厄，夫复何言？”令竟杀之。出《纪闻》。

东明观道士

唐开元中，宫禁有美人，忽夜梦被人邀去，纵酒密会，极欢而归，归辄流汗倦怠。后因从容奏于帝，帝曰：“此必术士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美人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风之上。寤而具启。帝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中求之。果于东明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开天传信记》。

东岩寺僧

博陵崔简少敏惠，好异术。尝遇道士张元肃晓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变化。唐天宝二载如蜀郡，郡有吕谊者，遇简而厚币以遗，意有所为。简问所欲，乃曰：“继代有女，未尝见人，闺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蕴非常之术，愿知所捕，瞑目无恨矣。”简曰：“易耳。”即于别室，

县令的女儿很害怕便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了县令，于是县令让人把女儿的床移到离自己近的地方，到了晚上在一旁观察。他发觉那床在动，扑上前去，抓住一个人，令手下拿灯来看，原来竟是那位北山道士。县令命人将他绑住便开始审讯，道士哭着说道：“我的生命该完结了，因为受了迷惑才这样做的。我在北山住了六百多年，未曾到过人间，现在眼看就要一千岁了。前些日子见你诚心诚意请我，所以才到县里来。看见你女儿之后，心中十分喜爱，自己控制不住，便常

来与她交欢。我有道术，白天能隐蔽形体，所以你的家人们看不见。今天遭此一劫，还有什么话可说？”县令就把他杀了。出自《纪闻》。

东明观道士

唐代开元年间，皇宫里有美人，忽然夜里做梦被人请到一个地方，纵酒作乐，秘密幽会，极尽欢乐之后才回来，醒来之后大汗淋漓，神情倦怠。后来她找机会将此事奏明皇帝，皇帝说：“这一定是术士干的。你如果再被请去，就见机行事，找东西做个标记。”当天晚上美人熟睡后，飘飘然又去了。喝到半醉时，美人看见面前摆着一方石砚，便悄悄在内室的屏风上按下一个指印。醒来后，她对皇帝如实禀告。皇帝便派人暗中寻访，让他们在各个道观中查找。果然在东明观里找到了那个屏风，美人的指印还在，而住在这里的道士却已经逃跑了。出自《开天传信记》。

东岩寺僧

博陵人崔简小时候聪敏过人，喜欢奇异的法术。他曾遇见道士张元肃，传授给他道术，使崔简渐渐学会役使神灵及凭空变化等本事。唐天宝二年崔简来到蜀郡，郡里有个叫吕谊的人，遇到崔简后送给他一大笔钱，有事相求。崔简问他想做什么，吕谊回答说：“我有一个女儿，未曾见过外人，一直深居闺中，可是却在一个晚上失踪了。我知道你身怀异术，想求你把她找回来，这样我便死而无憾了。”崔简说：“这很容易。”于是到另一间屋内，

夜设几席，焚名香以降神灵。简令吕生伏剑于户，若胡僧来，可执之求女，慎无伤也。简书符呵之，符飞出。食顷间，风声拔树发屋。忽闻一甲卒进曰：“神兵备，愿王所用。”简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来。”卒曰：“唯东山上人，每日以咒水取人，得非是乎？”简曰：“若然，可逮捕来。”卒去。须臾还曰：“东山上人闻之骇怒，将下金刚伐君，奈何？”简曰：“无苦。”又书符飞之。倏忽有神兵万计，皆奇形异状，执剑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见一金刚来，长数十丈，张目叱简兵。简兵俯伏不敢动。简剑步于坛前，神兵忽隐，即见金刚走矣。久之无

所见。

忽有一物，猪头人形，著豹皮水裤，云：“上人愿起居仙官。”简踞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趋入，简让曰：“僧盗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许，吕生忽于户间跃出，执而尤之。僧迫不隐，即曰：“伏矣！贫道行大力法，盖圣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归之，无苦相逼。向非仙官之命，君岂望乎？愿令圣者取来。”

俄顷，见猪头负女至，冥然如睡。简曰：“宜取井花水为桃汤，洗之即醒。”遂自陈云：“初睡中，梦一物猪头人身摄去，不知行近远，至一小房中，见胡僧相凌。问何处，乃云天上也，便禁闭无得出。是夜，有兵骑造门，猪头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归。然某来时，私于僧房门上涂少

夜里摆上几案和席子，烧香祈祷神灵降临。崔简让吕谊拿着剑站在门口，说如果有胡僧进来，就抓住他向他要女儿，但注意不要伤他。崔简画了一张符，吹了一口气，那符便飞出门外。一顿饭的工夫，只听风声大作，树摇屋动。忽然听见一个穿盔甲的士兵进来报告说：“神兵已到，请大王调遣。”崔简说：“这家主人有一天把女儿丢了，快去把她找回来。”士兵说：“只有东山上人，每天用咒水捉人，难道是他干的吗？”崔简说：“如果真是这样，可尽快将他抓来。”士兵转身而去。过了一会儿返回来说：“东山上人听到消息后，又惊又怒，要请金刚来讨伐你，怎么办？”崔简说：“没关系。”又画了张符吹上天去。顷刻之间，天上下来数以万计的神兵，一个个奇形怪状，拿着剑戟站在院子中。一会儿，西北方的天上下来一个金刚，几十丈高，横眉立目地叱骂崔简的神兵。神兵们全都俯首伏地不敢动。崔简握剑走到法坛前，神兵们忽然间隐去，就见那金刚逃走了。很久也没看见什么。

忽然出现一个怪物，猪头人身，穿着豹皮绸裤，他说：“上人愿意前来拜见仙官。”崔简便盘腿大坐地命令他。这时，一个穿着紫衣服的胡僧小步走了进来，崔简叱责道：“你把这家主人的女儿偷了去，怎么还敢胡乱役使鬼神作怪？”开始胡僧不认账，吕谊忽然从门后跃出，抓着他责问。那胡僧见无法隐瞒，就说：“我服了！贫道施展大力法，是因为圣者要夺你女儿，不是我想要的。现在就归还你女儿，不要再苦苦相逼了。刚才如果不是仙官崔简的命令，你还能要回

女儿吗？我让圣者把你女儿带来。”

一会儿，只见那猪头人身的怪物把吕谊的女儿背了回来，女儿昏然如睡。崔简说：“应该取清晨刚打上来的井水，用桃木煮成汤，给她洗一洗就能醒来。”吕谊的女儿醒来之后自己说道：“我刚刚睡着的时候，梦见自己被一个猪头人身的怪物掳去，不知道走了多远，来到一个小房子里，被胡僧欺凌。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这是天上，便把我幽禁起来出去不得。这天晚上，有兵马来到了门前，那猪头人身的怪物也来了，他说：‘崔真人有令。’这样我才回来。然而我来时，偷偷地在胡僧的房门上涂了少量

脂粉，有三指迹，若以此寻可获。”吕生厚遗简，而阴求僧门所记。余数月，游东岩寺，入曲房，忽见指迹于门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与吕生居处，可十里有余耳。出《通幽记》。

荆术士

唐大历中，有荆士从南来，止于陟圯寺。好酒，少有醒时。因寺中大斋会，人众数千，术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扑瓦□珠之欢也。”乃合彩色于一器中，驒步抓目，徐祝数十言，方饮水再三，嚙壁上，成维摩问疾变相，五色相宣，如新写。逮半日余，色渐薄，至暮都灭。惟金粟纶巾鹞子衣上一花，经两日犹在。出《酉阳杂俎》。

梵僧难陀

唐丞相魏公张延赏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敬之，遂留连，为办酒，夜会客与剧饮。僧假褊裆巾帽，市铅黛，饰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趺，技又绝伦也。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耶？”忽起脂粉，留下三个指印，如果按此线索查找就能够找到。”吕谊重重地

酬谢了崔简，并暗地里寻查那胡僧门上的指印。数月之后，吕谊游东岩寺，入内室，忽然看见那右扇门上有三个指印，他急忙去寻找，可那胡僧之前已经逃跑了，不知道逃向何处。这座寺院与吕谊的家，约有十余里路。出自《通幽记》。

荆术士

唐代大历年间，有个荆州的术士从南方而来，住在陟圯寺。他喜欢喝酒，很少有酒醒的时候。一日，寺中举行大斋会，来了好几千人，术士忽然说道：“我有一门技艺，比掷瓦投珠的游戏还要好看。”于是他将各种颜料调和在一个器皿里，颠着马步抹抹脸，慢慢地祝祷几十句，然后喝下好几口颜料水，喷到墙上，墙上就显现出一幅维摩诘访问人间疾苦的图像，各种颜色互相映衬，如同刚画的一样。过了大半天，那色彩渐渐变淡，傍晚便都消失了。只有金粟如来的头巾，以及舍利弗袈裟上的一朵花，过了两天还依然存在。出自《酉阳杂俎》。

梵僧难陀

唐朝宰相魏公张延赏在蜀地时，有一个叫难陀的印度和尚学得了幻术的要领，入水火，穿金石，变化无穷。他刚来到蜀地，与三位尼姑同行，一路上醉酒狂歌，当地的军将想要阻止他们。等难陀赶到，对军将说：“我出身沙门，另有药术。”然后指指那三个尼姑说：“她们都精通歌舞乐器。”于是，那军将反倒有几分敬意，便将他们留住，置办酒席，晚上招待客人同他们开怀畅饮。难陀和尚借来了女人的衣饰，又买来胭粉，把三个尼姑打扮起来。入座后，他同尼姑们眉来眼去地调笑着，姿态妩媚世上少见。酒宴快结束时，难陀对尼姑们说：“可为押衙踏歌一曲。”于是，她们便缓缓移步，翩翩起舞，长袖飘飘有如雪花回旋，纤腰扭动真是俯仰生姿，舞技堪称天下绝伦。过了很久，乐曲已终但她们仍然舞个不停。难陀喝道：“这些女人疯了吗？”忽然起身

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惊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数

尺。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尝在饮会，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至，泻入脰疮中，面赤而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迷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住，闭关留之。僧因走入壁间，百姓遽牵，渐入，惟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日壁上有画僧焉，其状形似，日月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黑迹亦灭，已在彭州矣。后不知所之。出《酉阳杂俎》。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阳路氏子，性好奇。少从道士游，后庐于太白山。尝一日，有老僧叩门，路君延坐，与语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奥之枢，徒为居深山中。莫若袭轻裘，驰骏马，游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宁能与麋鹿为伍乎？”路君谢曰：“吾师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迹，何为张虚词以自炫耶？”僧曰：“请弟子观我玄妙之踪。”言讫，即于衣中出一合子，径寸余，其色黑而光。既启之，即以身入，俄而化为一鸟，飞冲天。出《宣室志》。

拿过那位军将的佩刀，众人都以为他喝醉了耍酒疯，便四散而逃。难陀拔刀朝着尼姑就砍，三个尼姑都倒在地上，血溅出好几尺远。那军将十分惊恐，喊手下人把难陀捆起来。难陀笑道：“你不要惊慌。”他把那三个尼姑慢慢举起来，原来是三根筇竹枝，她们的血只是酒而已。他还有一次在宴会上，让人砍下自己的脑袋，钉耳朵挂在柱子上，一点血也没有。他的身体仍坐在席间，酒来了就顺着颈部的伤口倒进去，挂着的头醉得红扑扑的，口中还唱着歌，坐着的身体还用手打着节拍。宴散之后，他自己起身提起脑袋安到脖子上，一点痕迹都没有。他时常为他人预测吉凶，全用隐语，事情过后才能明白。成都有个百姓，供养了他好几天，后来他不愿意待了，那家主人关上门挽留他。难陀于是走进墙壁间，主人急忙去拽，他却渐渐钻进墙里，只剩下袈裟的一点衣角，一会儿衣角也不见了。第二天，有和尚的画像出现在墙上，与他本人酷似，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渐渐变淡。到第七天，只留下黑色的痕迹。到第八天，黑迹也消失了，难陀已到了彭

州。后来便不知去向。出自《酉阳杂俎》。

太白老僧

唐朝时，平阳路家有个儿子，生性喜好奇异事物。他小时候跟随道士云游，后来在太白山上住下来。一天，有位老僧来敲门，路君请他进来坐下，二人畅谈了好长时间。老僧说：“施主是个很喜好奇异事物的人，但还没能领会玄妙奥秘的关键，白白地住在深山之中。不如穿上皮衣，骑上骏马，行游于都市，岂能不实现平生的志愿，怎么能在此与麋鹿为伍呢？”路君表示感谢说：“听了师父您的话，好像真是得道之人。但是不能把您的玄妙本领展示给我，何必说些大话虚言来自我炫耀呢？”老僧说：“请你看我的玄妙本领。”说完，就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盒，有一寸多大，黑色发光。打开之后，他便钻了进去，一会便化作一只鸟，飞入蓝天。出自《宣室志》。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术三

张 和 胡媚儿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关司法

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 工

张 和

唐贞元初，蜀郡豪家，富拟卓郑。蜀之名姝，无不毕致。每按图求之，媒盈其门，常恨无可意者。或言：“坊正张和，大侠也。幽房闺稚，无不知之，盍以诚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诣其居告之。张和欣然许之。

异日，与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废兰若，有大像巍然。与豪家子升像之座，和引手扞佛乳揭之，乳坏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觉同在穴中。通行数十步，忽睹高门崇墉，状如州县。和扣门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来久矣。”有顷，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见和甚谨。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予有切事须返，不坐而去。”言讫，已失和所在。

张 和

唐贞元初年，蜀郡有一位富家子，富足可比卓王孙、程郑。蜀中有名气的美女，无一不被他搜罗到手。他经常按照图画搜罗美女，媒婆们把他家的门槛都踏破了，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中意的。有人说：“坊正张和，是一个大侠。哪家有深居闺中的佳丽，他都一清二楚，你何不诚心诚意地请他帮忙呢？”这位富家子就带着金银财物，晚上来到张和家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张和欣然答应下来。

一天，张和与富家子一起出了西城三十里外，走进一座废弃的寺庙，这里有一座大佛像巍然矗立。张和与富家子攀上佛像的底座，张和伸手摸佛像的乳头并用力一揭，弄出一个碗大的洞口，他便身子一挺钻进洞中，然后又拽住富家子的胳膊，不知不觉间二人已同在洞

中。走了几十步远，忽然看见高高的城墙和大门，看样子像是州县。张和上前敲了五六下门，一个留着圆髻的漂亮小童出来迎接说：“我家主人已经盼你很久了。”一会儿，主人走了出来，身上穿着紫衣，腰系贝壳装饰的腰带，跟着十几个侍从，见到张和十分恭敬。张和指着富家子道：“这位少公子，你可要好好款待他。我有急事得马上返回，不能坐了。”话音刚落，张和便没影了。

豪家子心异之，不敢问。主人延于中堂，珠玑缟绣，罗列满目。具陆海珍膳，命酌。进妓交鬟撩鬟，缥缈神仙。其舞杯闪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数升，云擎鲸口，钿以珠粒。豪家子不识，问之。主人笑曰：“此皿也，本拟伯雅。”豪家子竟不解。

至三更，主人忽顾妓曰：“无废欢笑，予暂有所适。”揖客而起，骑从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于墙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谓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辈已为所掠，醉其幻术，归路永绝。君若要归，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练，戒曰：“可执此，候主人归，诈祈事设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练蒙其颈。”

将曙，主人还。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负心，终败吾事，今不复居此！”乃驰骑他去。所教妓即与豪家子居。

二年忽思归，妓亦不留，大设酒乐饯之。饮阑，妓自持锤，开东墙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于墙外，乃长安东墙下，遂乞食方达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异物，道其初始信。出《酉阳杂俎》。

胡媚儿

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技术丐乞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颇甚怪异。旬日之后，观者稍稍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一旦，怀中出一

富家子感到诧异，却又不敢问。主人将他请到中堂，珠光宝气，绫罗绸缎，琳琅满目。又摆下各种山珍海味，并让人为他斟酒。随即进来几位鬟髻云鬟的歌妓，一个个飘然似神仙。他们行的舞杯、闪球酒令，不但新奇而且颇有巧思。有一件金器，能容下好几升，云朵的

装饰托着一个鲸鱼样的大口，上面镶嵌着珍珠。富家子不知这是何物，便询问了一句。主人笑笑说：“这是次一等的器皿，本来准备用伯雅酒杯的。”富家子竟然没听明白其中的意思。

到了三更天，主人忽然对歌妓们说：“你们继续陪公子歌舞欢宴，我暂时得出去一下。”他向客人拜别就走了，从骑马的随从看像个州郡长官，举着火把列队而出。富家子到墙角小便，歌妓中有个年龄较大的走上前去，对他说：“哎呀！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们已被掳到此地，被他的幻术所迷惑，归途永断。你如果想要回去，那就听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于是给了他七尺白绢，叮嘱他说：“拿着它，等主人回来，假装有事相求向他跪拜，主人必然会回拜，这时候你用白绢勒住他的脖子就行了。”

天快亮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富家子照那歌妓说的去做，主人跪倒在地上乞求饶命说：“这个死老婆子没有良心，到底坏了我的事，我不能再住在此地了！”说完，便跨上马奔驰而去。那位歌妓便与富家子同居了。

两年后他忽然想回家，歌妓也不挽留，大设酒宴为他饯行。酒宴散后，那歌妓亲自拿把铁锹，在东墙掘开一个洞，也像佛像乳头一样，把富家子推到墙外，原来竟是长安城的东墙下。他一路乞讨才回到蜀郡。他的家里因他走失多年，怀疑他是鬼，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之后家人们才相信。出自《酉阳杂俎》。

胡媚儿

唐贞元年间，扬州街市上，忽然有个卖艺的女乞丐，不知从何处来。她自称姓胡，叫媚儿，表演的技艺十分怪异。十天后，观众逐渐多了。她每天都能讨得上千万钱。一天，她从怀中掏出一个

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之，琤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与之十万二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

舆，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入，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辘辘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从此失媚儿所在。后月余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出《河东记》。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郾城。过中部县，县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纵之。云醉，固劝加刑，于是杖之。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曰：“君省相识耶？”云曰：“未尝此行，实昧平生。”

玻璃瓶子，可容半升，里外透明，装上什么都好像不隔着东西似的。她把瓶子放在席子上，一开始对观众说：“如果有人施舍的钱能够装满这个瓶子，我就知足了。”这个瓶子的嘴刚有芦苇管那么大。有人拿出一百钱，向瓶子里投去，叮当作响，却看见瓶子里的钱只有米粒大小，观众们都很吃惊。又有人给媚儿一千钱，投进瓶中，结果和之前一样。又有给一万钱的，也是那样。一会儿有个好事者，给了她十万、二十万钱，结果全都是那样。还有骑着驴马钻入瓶子里的，只见那人和马全都像苍蝇那么大，照样走动。一会儿，有财政部门负责征收两税的官员，从扬子院载着数十车绢帛路过这里，驻足而视。人们认为这瓶子只能一时装些东西，终究不能再装下别的了，而且觉得官家的东西更用不着怀疑。于是对胡媚儿说：“你能够让这些官家的车辆都进瓶子里去吗？”胡媚儿说：“只要允许就可以。”收税的官员说：“你可以试验一下。”胡媚儿就稍微歪了一下瓶口，大吼一声，那些车辆便一辆接着一辆，都进入瓶中。瓶子里就像爬进一行蚂蚁，清晰可见。一会儿，渐渐地都看不见了，媚儿随即纵身一跃跳入瓶中。收税官员大惊，急忙抓起那瓶子摔碎，结果什么也没有。从此，便不知道胡媚儿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人在清河北面看见胡

媚儿，她率领着那些车辆，朝东平而去。当时，李师道正是东平的统帅。出自《河东记》。

中部民

唐元和初年，天水有个叫赵云的人，要到鄜州祭祀白帝的地方去游览。经过中部县时，县官设宴招待他。这时捕吏擒来一个人，罪不太重，官吏们想放了他。赵云喝醉了，一再鼓动他们加重刑罚，于是那人受了杖刑。一个月后，赵云来到塞外，走到芦子关时，在路上遇见一个人，说是想要款待他。当时天色已晚，那人领赵云走下大道，沿小路来到自己家中。走了好几里路，那人于是命人摆酒，二人对坐而饮。不久那人问道：“你想想，还认识我吗？”赵云说：“这地方我从未来过，咱们实在是素昧平生。”

复曰：“前某月日，于中部值君，某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奈何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余，坑中唯贮酒糟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于是昏昏几一月，乃缚出之。使人蹙頞鼻额，援捩支体，其手指肩髀，皆改旧形。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遂以贱隶蓄之，为乌延驿中杂役。累岁，会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于观察使李铭，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宄，乃复灭其党。临刑亦无隐□，云：“前后如此变改人者数世矣！”出《独异志》。

板桥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

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

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

那人又说：“前些日子，有一天我在中部县见到了你，被无故加重刑罚，遭到毒打，我与你向来没有什么仇怨，为什么他们被你一鼓动，我就要被处以重刑？”赵云赶忙起身谢罪。那个人说：“我等你很久了，没料到在这里得到一雪前耻的机会！”说完就命令手下人把赵云拽进一个屋子。屋内有个大坑，三丈多深，坑内只贮存着十斛酒糟。他令手下人扒下赵云的衣服，把他推入坑中。他饿了就吃那酒糟，渴了就喝里面的酒，就这样昏昏沉沉地过了近一个月，才把他绑了上来。那人派人挤压赵云的五官，扭转其肢体，他的四肢和肩膀，全都变了形。把他拎到外面经风一吹，随即定型，而且连声音语调也变了。于是把他作为贱奴留下来，在乌延驿当杂役。一年后，赶上弟弟以御史身份到灵州监狱巡行，赵云便把这些事写密信告诉了他。他的弟弟对观察使李铭讲了，李铭于是派士兵寻捕，抓住了那个妖人，又剿灭了他的同党。临刑之前，那妖人也不想隐瞒，说道：“我这样改变人的形体音容，前后算起来，已经有好几代了！”出自《独异志》。

板桥三娘子

唐代汴州西边有个板桥旅店。店里的女老板叫三娘子，不知道从何处而来。她丧夫独居，三十多岁年纪，连个亲戚也没有。她有不少房屋，以开店卖饭为业。然而家里却很富裕，有许多头驴。往来路过的公私车辆，有力所不及的，她总是以低价提供给他们使用。人们都说她心地善良，因此远远近近的旅客都到她这里食宿。

元和年间，许州有位客人叫赵季和，要去东都，路过此地便住下了。在他之前还有六七个客人，把方便一点的床位全占了。赵季和是后来的，只好睡最里面一张铺，这张铺靠着墙，隔壁便是女老板的房间。当天，三娘子对客人们招待得十分周到，深夜还来送酒，和他们开怀畅饮，十分高兴。赵季和向来不喝酒，但也和他们一起谈笑。到二更天，客人们喝醉后都疲倦了，便各自睡下。三娘子回到自己房里，关门吹了蜡烛。人们都睡熟了，

独季和转展不寐。隔壁闻三娘子悉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厢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喂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荞麦子，受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础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

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荞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子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睡。”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置烧饼数枚于盘中讫，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己者食之。方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

惟独赵季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时，他听见隔壁三娘子房间悉窣作响，像是搬动什么东西的声音。于是，他便透过缝隙窥视，只见那三娘子从一个倒扣着的容器下面，取出蜡烛点亮了。然后从箱子里拿出一副耒耜，还有一个木头牛，一个木头人，都只有六七寸大小。三娘子把它们放在灶坑前，含口水喷在上面，木头人和木头牛便行走起来。小人牵牛拉犁，开始耕床前的一块地，来来回回好几趟。三娘子又从箱子里拿出一袋荞麦种子，给那小人让他种上。一会儿，那荞麦便发芽了，接着就开花、成熟了。三娘子让小人收割脱皮，大约得到了七八升荞麦。又安上一个石磨，把荞麦磨成面后，三娘子把木头人收回箱子里，然后用那面做了几张烧饼。一会儿鸡叫了，旅客们要动身了。三娘子先起来点上灯，把新做的烧饼放到桌子上，端给他们当点心。赵季和心中疑惑恐惧没有吃，开门而去，在窗外偷偷地观察动静。只见那几位客人围在桌前，烧饼还没有吃光，忽然同时跌倒在

地上，像驴那样叫起来，不一会儿都变成了驴。三娘子把他们全部赶到店后，并把所有的财物据为己有。赵季和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却暗自钦佩她这套法术。

一个多月之后，赵季和从东都返回，快到板桥店的时候，他事先准备好一些荞麦烧饼，大小同三娘子做的一样。来到店里后，他还要住宿，三娘子见了他像当初一样高兴。这天夜里没有别的客人，三娘子待他更加热情。半夜，三娘子殷勤地询问他还要什么。”赵季和回答：“我明天早晨出发，请随便准备些点心。”三娘子说：“这事你不用操心，尽管安心睡吧。”半夜过后，赵季和又透过缝隙向三娘子房间窥视，一切又同上次一样。天亮了，三娘子端来点心盘子，上面果然摆着几张烧饼，然后她又回去拿别的東西。赵季和趁机走到桌子前，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烧饼偷换下来一个，三娘子没有发觉。赵季和快要走的时候，过来吃饭，对三娘子说：“刚巧我自己还有烧饼，请把你端来的这些撤下去，留着招待别的客人吧。”说罢，他便掏出自己带的烧饼吃起来。正吃的时候，三娘子送茶出来。赵季和说：“请你尝一块我带的

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健。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

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路傍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驴谓季和曰：“彼虽有过的，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从驴口鼻边，以两手擘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更不知所之。出《河东记》。

关司法

郢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关给其衣食，以充驱使。年长，谓之钮婆，并有一孙，名万儿，年五六岁，同来。关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类。关妻男常与钮婆孙同戏，每封六新制衣，必易其故者与万儿。

一旦，钮婆忽怒曰：“皆是小儿，何贵何贱？而彼衣皆新，而我儿得其旧！”甚不平也。关妻问曰：“此吾子，尔孙仆隶耳。吾念其与吾子年齿类，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复得矣！”钮婆笑曰：“二子何异也？”关妻又曰：“仆隶那与好人同？”钮婆曰：“审不同，某请试之。”遂引封六及其孙，悉内于裙下，著地按之。关妻惊起夺之，

烧饼吧。”说完就把刚刚偷换下来的那张烧饼递给三娘子吃。刚咬了一口，三娘子便趴在地上发出驴的叫声，随即变成了一头驴，很健壮。赵季和骑上她就出发了，并将木头人、木头牛也都带了去。然而，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法术的要领，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赶着这头由人变成的驴周游四方，从来没有迷路受阻，日行百里。

四年之后，他骑驴进入关中，到华山岳庙东边五六里处，忽然在路旁看见一个老人，拍手大笑道：“板桥店三娘子，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说完，他捉住驴对赵季和说：“她虽有罪过，但是被你折腾得也够苦了！稍微可怜一下她，请从现在起放了她吧。”老人说完，把驴的口鼻处用两手一掰，三娘子便从皮肉中跳了出来，恢复了原形。三娘子向老人跪谢完毕，转身而去，谁也不知道她到了什么地方。出自《河东记》。

关司法

郢州有位姓关的司法参军，他家中有个女佣姓钮。关司法供她衣食，让她在家里干活。她的年龄比较大，上下都叫她钮婆，还有一个孙子，叫万儿，年龄五六岁，和钮婆同住。关司法的妻子也生了一个小儿子，叫封六，与万儿年纪相仿。这两个孩子常在一起玩耍嬉戏，每当封六做件新衣服，必定把换下来的旧衣服送给万儿。

一天早晨，钮婆忽然发怒道：“都是小孩儿，为什么还有贵贱之分？你们家的孩子全穿新的，我的孙子总穿旧的！”她心里愤愤不平。关司法的妻子问道：“这是我的儿子，你的孙子只是个奴仆罢了。我念他和我儿子年龄相仿，因此才把衣服送给他穿，你怎么不明事理？从此以后，万儿连旧衣服也得不到了！”钮婆冷笑着对关司法

的妻子说：“这两个孩子有什么不同呢？”关司法的妻子说：“奴仆怎么能跟主人相同呢？”钮婆说：“要弄清他们同与不同，请让我先试验一下。”于是她把封六和万儿拉到身边，都用裙子盖住，往地上按去。关司法的妻子惊叫一声上前去夺，

两子悉为钮婆之孙，形状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同矣！”关妻大惧，即与司法同祈请恩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旧礼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复本矣。关氏乃移别室居钮婆，厚待之，不复使役。

积年，关氏颇厌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户下，以□击之，正中其脑，有声而倒。视之，乃栗木，长数尺。夫妻大喜，命斧斫而焚之。适尽，钮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戏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郢州之人知之，关不得已，将白于观察使。入见次，忽有一关司法，已见使言说，形状无异。关遂归，及到家，堂前已有一关司法先归矣，妻子莫能辨之。又哀祈钮婆，涕泣拜请。良久渐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复有加害之意。至数十年，尚在关氏之家，亦无患耳。出《灵怪集》。

长乐里人

唐宝历中，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数十人环瞩之。忽有一人，白襦，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衄，痛苦次骨。食顷，出血斗余。众人疑向观者所为，令其父从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数十，乃捻轍土若祝：“可傳此。”如其言血止。出《酉阳杂俎》。

结果两个孩子都变成了钮婆的孙子，模样和衣服全都一样，怎么也分辨不清。钮婆说：“这下就相同了！”关司法的妻子吓坏了，便与丈夫一起向钮婆诚恳地乞求，说：“想不到神人就在我们面前。”从这以后，全家好好敬待她，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了。过了很久，她又把两个孩子放在裙下往地上一按，他们便各自恢复了原样。关司法就把另外一间房间让给钮婆居住，待她很优厚，不再当佣人使唤了。

过了几年，关司法感到十分厌烦，想暗害她。他让妻子用酒将其灌醉，自己趴在门的后面，用镐头猛地一击，正中钮婆的脑袋，她应

声倒在地上。关司法上前一看，原来是根栗木，有好几尺长。两口子大喜，让手下人用斧子把它砍碎再烧掉。刚烧完，钮婆从屋子里走出来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过分地耍戏我呀？”她谈笑如故，一点也不介意的样子。郢州有人知道了这件事，关司法迫不得已，想向观察使说明详情。来到观察使处，他忽然看见已经有一个关司法，来同观察使说过了，他长得跟真关司法一模一样。关司法急忙回去，到家后，堂前已经有一个关司法先他而到，可自己的妻儿竟然没有认出来。夫妻俩又向钮婆乞求哀告，并痛哭流涕地跪下请罪。过了很久，那个假关司法渐渐向真关司法靠近，直至合为一人。从此，关家不再想加害于钮婆了。过了几十年，钮婆还住在关家，也没有什么麻烦。出自《灵怪集》。

长乐里人

唐宝历年间，长乐里门口有个百姓用刀自刺胳膊，几十个人在围观。忽然有一个穿白袍的人，侧着头看了看，微笑而去。没有走上十步，那个刺臂人胳膊上血流如注，一直疼到骨头。一顿饭的工夫，出了一斗多的血。大家都怀疑这是方才那个穿白袍的人干的，便让那个刺臂者的父亲上前求救。穿白袍的人不承认，做父亲的拜了几十拜，穿白袍的人才用手搓了点车道沟里的土，像是在祷告，对他说：“可以把这个敷在伤口上。”照他说的去做，血就止住了。出自《酉阳杂俎》。

陈武振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舶漂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讨使韦公幹，以兄事武振。武振没入，公幹之室亦竭矣。出《投荒杂录》。

海中妇人

海中妇人善厌媚，北人或妻之。虽蓬头伛偻，能令男子酷爱，死且不悔。苟弃去北还，浮海荡不能进，乃自返。出《投荒杂录》。

画 工

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何令生，某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彩灰洒灌之，必活。”颜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昼夜不止。乃应曰：“诺。”急以百家彩灰洒灌，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曰：“谢君召妾，妾愿事箕帚。”

陈武振

唐代振州百姓陈武振，家财万贯，是海岛上的一位大富豪。犀牛角、象牙以及玳瑁之类的仓库就有几百个，原先是从沉没的西域商船中打捞出来的，于是都归他所有了。海岛上的人都善使咒术，俗称得牟法。凡是走海路的商船，本来离海岛上的五个郡都很遥远，不幸遇到风浪迷失方向，就漂流到振州境内，振州的百姓便登上山去，披头散发地念起咒语。他们能使大海中风浪大作，船怎么也不能离去，必定要漂到咒语指定的地方才能停下来。陈武振由此富起来。招讨使韦公幹，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陈武振。陈武振后来所有财物被没收入官，韦公幹家也就财源枯竭了。出自《投荒杂录》。

海中妇人

海岛上的女人善于用巫术和妖媚来迷惑人，北方一些男人便娶她们做妻子。这些女人虽然蓬头散发又伛偻着身子，却能让男人们十分喜欢，死也不后悔。如果男人扔下妻子回北方老家，坐船过海时船就一直摇晃不能前进，于是只好自己回到妻子身边。出自《投荒杂录》。

画 工

唐代有个叫赵颜的进士，从画工那里得到一个软障子，上面画了一个女子，非常美丽。赵颜对画工说：“世间没有这样的人啊，怎样才能让她活过来，我愿意娶她为妻。”画工说：“这是我的神来之笔。她也有个名字，唤作真真。只要你能连续一百天昼夜不停地叫她的名字，她就一定会答应的。等她答应之后，你就用一百家的彩灰酒灌她，她一定会活的。”赵颜照他说的去做了，一直昼夜不歇地连呼一百天真真的名字。画上的女子果然答应了一声：“是。”赵颜又急忙用一百家的彩灰酒灌她，她真的活了。她从画上走下来，有说有笑，而且吃喝同正常人一样。她说：“谢谢你把我唤来，我愿意做你的妻子，好好服侍你。”

终岁，生一儿。儿年两岁，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余有神剑，可斩之。”其夕，乃遗颜剑。剑才及颜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无何为人画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夺君愿。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讫，携其子却上软障，呕出先所饮百家彩灰酒。睹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画焉。出《闻奇录》。

一年以后，真真生下一个孩子。孩子长到两岁的时候，有个朋友对他说：“这是个妖怪，必然会给你带来灾难！我这里有把神剑，你可以用它斩了她。”当天晚上，那位朋友把剑送给赵颜。赵颜刚把剑带进屋子，真真便哭着说：“我是南岳的地仙，不久前被人画了像，你又叫我的名字，我不想让你失望才走下来的。你如今开始怀疑我了，我也就不能再与你生活下去了。”说罢，带着孩子飘然进入了软障子里，并吐出先前喝下的百家彩灰酒。赵颜看看那障子，除了真真又多了个孩子，全是画上的人物。出自《闻奇录》。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术四

侯 元 功德山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妇人

侯 元

侯元者，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贫窶，唯以鬻薪为事。唐乾符己亥岁，于县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巍然若厦屋。元对之太息，恨己之劳也。声未绝，石砉然豁开若洞。中有一叟，羽服乌帽，髯发如霜，曳杖而出。元惊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叹？自可于吾法中取富，但随吾来。”叟复入洞中，元从之。行数十步，廓然清朗。田畴砥平，时多异花芳草。数里，过横溪，碧湍流苔，鸳鸯溯洄。其上长梁夭矫，如晴虹焉。过溪北，左右皆乔松修篁，高门渥丹，台榭重复。引元之别院，坐小亭上，檐楹阶砌，皆奇宝焕然。及进食行觞，复目所未睹也。食毕叟退。

侯 元

侯元是上党郡铜鞮县山村里的一个樵夫。他家境十分贫寒，只能靠卖柴过日子。唐乾符己亥年，他在县城西北面的山里砍柴。回到谷口休息的时候，见旁边有一块巨石，巍然屹立，像高楼一样。侯元便对着巨石叹息，抱怨自己的劳苦。话音未落，那巨石轰然打开，闪出一个洞来。洞内有个老头儿，穿着用鸟羽制成的衣服，戴着黑帽子，头发胡子全白了，拄着拐杖走了出来。侯元吃了一惊，急忙起身上前参拜。老头儿说：“我是神君，你为什么总是叹息呢？从今往后，你可以从我的法术中求得富贵，只管随我来。”老头儿说完又进入洞中，侯元也跟了进去。走了几十步，前方空旷明亮起来。平展展的田野上，种的多是奇花异草。走了几里地，越过一条小溪，溪流湍急，冲击着碧绿色的苔藓，有一对对鸳鸯和鸬鸟在逆流向上游动。溪上的桥梁屈曲而有气势，宛若晴天后的彩虹。到了溪的北面，只见左右全

是高大的松树和修长的竹子，还有润泽光艳的红漆大门，重叠往复的亭台楼阁。神君领侯元来到另一个院子里，坐在小亭子上，飞檐画栋，阶石精巧，都光彩绮丽。等到吃饭喝酒时，那些菜肴也尽是他没有见到过的。吃完饭老头儿便告退了。

少顷，二童揖元诣便室，具汤沐，进新衣一袭。冠带竟，复导至亭上。叟出，命仆设净席于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诀数万言，皆变化隐显之术。元素蠢蠢，至是一听不忘。叟诫曰：“汝虽有少福，合于至法进身，然面有败气未除，亦宜谨密自固，若图谋不轨，祸必丧生！且归存思。如欲谒吾，但至心扣石，当有应门者。”元因拜谢而出，仍令一童送之。即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视其樵苏已失。

至家，其父母兄弟惊喜曰：“去一旬，谓已碎于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讶其服装华洁，神气激扬。元知不可隐，乃谓其家人言之。遂入静室中，习熟其术。期月而术成，能变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为步骑甲兵。于是悉收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出入陈旌旗幢盖，鸣鼓吹，仪比列国焉。自称曰“贤圣”，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每朔望，必盛饰往谒神君。神必戒以无称兵，若固欲举事，宜待天应。

至庚子岁，聚兵数千人。县邑恐其变，乃列上。上党帅高公寻命都将以旅讨之。元驰谒神君请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当偃旗卧鼓以应之。彼见兵威若是，必不敢肉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轻接战。”元虽唯诺，心计以为我奇术制之有余，且小者不能抗，后其大者若之何？复示众

不一会儿，两个童子向侯元作了个揖，请他去另一间屋子里沐浴，换了一身新衣服。帽子腰带穿戴完毕，两个童子又把他带回小亭子。那老头儿走出来，让仆人把一张干净席子铺在地上，令侯元跪到席上去。老头儿教给侯元几万字的秘诀，全是变化隐身之术。侯元向来又蠢又憨，但是这些口诀他一听就记住了。老头儿告诫他道：“虽然说你有些福份，可以用法术让自己有些出息，但你脸上的晦气尚未除尽，应该谨慎小心，好自为之，倘若你图谋不轨，必遭杀身之祸！回去之后要用心思考。如果你还想见我，只要诚心诚意地对着这块巨石敲几下，就会有人来开门的。”侯元拜谢老头儿出来，老头儿又派

一个小童送他。出洞之后，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再看看他的柴草，已经找不到了。

回到家中，他父母兄弟都惊喜地说：“你已经走了十天了，还以为你被虎狼吃掉了呢！”侯元在石洞里，好像才过了一天。对于他整洁华美的服装和激扬的神态，大家也颇为惊讶。侯元知道瞒不住，便把实情对家人说了。然后，他便进入一个安静的房间，练习老头儿传授的法术。一个月之后，他的法术练成了，能够变化百物，役使鬼神，就连草木土石等，也能使之变成千军万马。于是，他把村子里勇猛强悍的小伙子都招为兵将，走动时举着旗帜仪仗，吹吹打打，那阵势赶上列国诸侯了。侯元自称“贤圣”，并设了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官职。每当初一和十五，他都要穿上盛装去拜谒神君。神君每次都告诫他不要举兵，如果一定要举事的话，那也要等到上天回应才行。

到了庚子年，侯元聚集了几千人马。县里担心他要造反，便把这件事向上报告了。上党统帅高公随即命令军将带兵讨伐他。侯元急忙谒见神君请他想想办法。神君说道：“我已经说过了，你现在只能用偃旗息鼓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他们看见我们兵威如此，必定不敢迫进而攻击我们。记住，你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轻易应战。”侯元虽然答应着，心里却以为凭自己的这身道术，制服他们是绰绰有余的，况且这么一小股敌人都不敢抵抗，再来大批人马时又该怎么办？这样又会在部下面前显得

以不武也。既归，令其党戒严。

是夜，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甚难之，明方阵以前。元领千余人直突之，先胜后败，酒酣被擒。至上党，繫之府狱，严兵围守。旦视枷穿中，唯灯台耳，失元所在。夜分已达铜鞮，径诣神君谢罪。君怒曰：“庸奴终违我教！今日虽幸而免，斧钺亦行将及矣，非吾徒也！”不顾而入。郁悒趋出。后复谒神君，虔心扣石，石不为开矣。而其术渐歇，犹为其党所说。

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骑适至，围之数重。术既不神，遂斩之于阵，其党与散归田里焉。出《三水小牋》。

功德山

唐巢寇将乱中原。汴中有妖僧功德山，远近桑门皆归之。至于士庶，无不降附者。能于纸上画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祸祟，幻惑居人。通宵继昼，不能安寝，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赠金作法，则患立除之。又画纸作甲兵，夜夜与街坊嘶鸣，腾践城郭，天明即无所见。又多画其犬，焚祝之，夜则鸣吠，相咬啮于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赠之，即悄无影响。人既异其术，趋术者愈众。又滑州亦有一僧，颇善妖术，与功德山无异，公私颇患之。时中书令王铎镇滑台，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灾，宜善禳之。”

不勇武。从神君处回来，他命令其同党戒严备战。

当天晚上，潞州的兵马在距离侯元营寨三十里的地方据险下寨，只见漫山遍野全是骑兵步兵，颇难攻打，便等到天亮之后才列阵前进。侯元率领一千多人向官军突击，先胜后败，最终因酒醉被擒住。他被押到上党，投入监狱，由重兵看守。但天亮一看，戴着枷锁的只是一个灯台，侯元已不知去向了。半夜时分，侯元又回到铜鞮县，径直奔往神君处谢罪。神君大怒道：“你这愚蠢的奴才，到底没有听我的话！今天你虽幸免一死，但终究免不了杀身之祸，你不是我的徒弟！”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侯元郁闷地走出山洞。后来他又去拜见神君，可无论他怎么虔诚地敲巨石，那巨石也不开了。从此，他的道术渐渐失灵了，但还受到同党的拥护。

当年秋天，他率同党到并州的太谷县劫掠，并州官府的骑兵赶到，将他们重重包围。侯元的道术不灵了，被斩于阵前，他的那些同党们作鸟兽散，都回家种田去了。出自《三水小牋》。

功德山

唐代末年，黄巢准备率兵扰乱中原。汴州有个妖僧叫功德山，远远近近的佛教徒都去投奔他。至于普通百姓，也没有不归附他的。他能够在纸上画神神怪怪的强盗，然后把它们放入百姓家，令其作祟惹祸，迷惑百姓。这迷惑人的法术通宵达旦，让人无法安睡，常使人患

病遭受痛苦。等到有人用钱请功德山去施法，那么灾祸立刻就会消除。功德山还用纸画披甲的士兵，天天晚上在街道上嚎叫，践踏城墙，可等到天亮之后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还画了不少狗，一边焚烧一边祈祷，晚上就会听见狗叫，在大街上互相撕咬，吵得人们不得安睡。当有人赠给他钱财，那些狗便都无声无影了。他的道术使人们感到惊异，越来越多的人去向他求教。另外，滑州也有一个僧人，很擅长妖术，与功德山没什么两样，官家和百姓都深以为害。当时，中书令王铎正镇守滑州，他下令说：“南燕地区有天灾，要好好设坛祛除灾祸。”

遂自公衙至于诸军营，开启道场，延僧数千人。僧数不足，遂牒汴州，请功德山一行徒众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钹迎至卫。赴道场之夕，分选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余并令散赴诸营礼忏。泊入营，悉键门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数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酋长，讯之，并是巢贼之党，将欲自二州相应而起，咸命诛之。出《王氏见闻》。

襄阳老叟

唐并华者，襄阳鼓刀之徒也。尝因游春，醉卧汉水滨。有一老叟叱起，谓曰：“观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与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为累。”华因拜受之。华得此斧后，造飞物即飞，造行物即行。至于上栋下宇，危楼高阁，固不烦余刃。后因游安陆间，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华机巧，乃请华临水造一独柱亭。工毕，枚尽出家人以观之。枚有一女，已丧夫而还家，容色殊丽，罕有比伦。既见，深慕之，其夜乃逾垣窃入女之室。其女甚惊。华谓女曰：“不从，我必杀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后每至夜，窃入女室中。他日枚潜知之，即厚以赂遗遣华。华察其意，谓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复厚赂我，我异日无以为答。我有一巧妙之事，当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无用，必不敢留。”华曰：“我能作木鹤，令飞之。或有急，但乘其鹤，即千里之外也。”

于是从衙门到各个军营，都开设道场，邀请僧人数千。僧人数量不

够，便向汴州发公文，请功德山及其弟子全部赶来。就这样，功德山一行以幢幡彩花、法螺、铙钹的佛教礼节被迎接到滑州。做道场的那天晚上，选了地位高、有名望的几个人进了衙门，其余的都分散到各个军营念经拜祷。他们一进军营，便锁上大门全被活埋，和尚就死了好几千人。衙门里只留下了功德山及其手下的几个小头目，经过审讯，才知道他们全是黄巢的同党，想在汴、滑二州响应黄巢造反，王铎下令把他们全杀了。出自《王氏见闻》。

襄阳老叟

唐代有个叫并华的人，本是襄阳的一个屠夫。曾在一次春游时，醉倒在汉水边上。有一个老头儿将他喊起来，对他说道：“看你这相貌，不是只会玩乐的人。我有一把斧子送给你，只要你用它做出东西来，一定是巧妙通神的。不过你要小心，将来不要受女人的累赘。”并华拜谢后接过斧子。他从得到这把斧子之后，造出天上飞的东西就能飞，造出地上跑的东西便能跑。至于修造房屋，危楼高阁，更是轻而易举了。后来，他到安陆一带闲游，住在富人王枚的家里。王枚知道并华的本事，就请他临水建造一个独柱亭。完工之后，王枚喊出全家所有的人来观看。王枚有一个女儿，已经丧夫，回到了家中，长得十分美丽，很少有人敢与她相比。并华一见面，就深深地喜欢上她了，当天晚上他便翻墙而过，偷偷钻进王枚女儿的房间。那女子大惊。并华对女子说：“你若不从，我就杀了你。”女子迟疑了一下，便顺从了他。后来，每天夜晚，并华都偷偷钻进她的房间。有一天，王枚在暗中知道了这件事，就用优厚的财物打发他走。并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对王枚说：“我住在你家，受你的恩惠已经够多了，而你还要送我这么多财物，将来我没什么报答你的呀。我有一套巧妙的技术，就做一样东西送给你吧。”王枚说：“什么东西？我用不着的话，必不敢留。”并华说：“我能做木鹤，并且能让它飞起来。如果一旦有什么急事，只要骑上它，便可飞到千里之外。”

枚既尝闻，因许之。华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飞鹤一双，唯未成其目。枚怪问之。华曰：“必须君斋戒，始成之能飞。若不斋戒，必不飞尔。”枚遂斋戒。其夜，华盗其女，俱乘鹤而归襄阳。至曙，枚失

女，求之不获，因潜行入襄阳，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华。州牧怒，杖杀之，所乘鹤亦不能自飞。出《潇湘记》。

青城道士

伪蜀青城山道士能幻术，往往入锦城，施其法，有所获，即潜挈归洞穴。或闻其行甚秽，官吏中有识者，颇恶之。后于成都诱引富室及勋贵子弟，皆潜而随之。或于幽僻宅院中，洒扫焚香设榻，张陈帷幌。则独于室内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鲍姑神仙。皆应召而至，与之杯饌寝处，生人无异。则令学者隙而窥之。欢笑罢，则自帘帷之前蹶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楼，众皆睹之，惑众颇甚。其民间少年，膏粱子弟，满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获。后有人报云，已出笮桥门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赍行。至青城路上三十余里，及之，遂倾血沃之，不能施其术。及下狱讯之，云：“年年采民家处子住山中，行黄帝之道。”死于岩穴者不知其数。豪贵之家，颇遭秽淫。所通词款，指责达之门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恶，潜杀之。出《王氏见闻》。

王枚之前就听说过这个，便点头答应了。并华拿出那把神斧，用木头做了一对飞鹤，只是眼睛尚未完成。王枚觉得奇怪，便问并华。并华说：“你必须斋戒数日，才能做成并让它们飞。如果不斋戒，决不会飞。”王枚于是斋戒。当天晚上，并华将王枚的女儿偷偷背出来，两个人乘鹤飞回襄阳。到天亮时，王枚才发现女儿不见了，四处去找也没有找到，便偷偷地进了襄阳，把这件事告诉了郡守。郡守密令搜寻，果然将并华擒获。郡守大怒，将并华用杖打死，他所乘的木鹤也不能自己飞起来了。出自《潇湘记》。

青城道士

伪蜀政权青城山有个道士会幻术，常常去成都施展一番，有了收获，便悄悄带回到洞里。听说这道士的行为十分污秽，官吏中有认识他的，对他深恶痛绝。后来，他在成都引诱富豪及高官贵族的子弟，这些人都偷偷跟着他学法术。道士有时让他们在幽静的宅院中洒水扫

地焚香设榻，支张帷帐和幌子等。而他自己则单独在室内施法，有时请西王母，有时请巫山神女，有时请麻姑或鲍姑等神仙。这些神仙都能应邀而至，与他同食共饮同床共枕，和一般的凡人没什么区别。道士则让跟自己学法术的人，通过缝隙向室内窥视。欢笑过后，那些神仙便在帘帷之前悄然消逝。忽然，他又在城中变幻出金楼，人们都来围观，被他迷惑的人很多。那些民间少年，富家子弟，更是如醉如狂，满城不得安宁。蜀国少主知道这是青城道士作妖之后，便令人秘密捉拿他，几个月都一无所获。后来有人报告说，他已经出笮桥门逃走了。少主便派人去追，并带着一些猪狗的血。在距青城山还有三十多里的路上，终于把他追上，当即把猪狗血全浇在他身上，他就不能施展法术了。把他关进监狱审讯，他供认说：“我每年都要掳一些民间处女带进山里，以行‘黄帝之道’。”到那里一勘查，岩洞里遇难的少女不计其数。富贵之家的女孩子，不少都被他奸污了。他所交待的罪状，多与显达富贵人家有关系。少主不想张扬他的恶行，便将他秘密处决了。出自《王氏见闻》。

蜀都妇人

元和子尝因暇日，出蜀都东郭门，见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舰，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叫。忽有妇人衣布襦拜于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将加殴击，妇人乃去。傍江岸伫立，四顾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视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牵拽，飘然而逝，直抵大岸，应时粉碎，财货悉皆溺于水。二人大骇，疑妇人所为，欲擒之，已亡去矣。出《野人闲话》。

蜀都妇人

元和年间，有个人曾经在闲暇之日，从成都东城门出来，看见两个人蹲坐在江边，修理大船，正向撑篙的人发脾气，又吼又叫。忽然，有个穿着布衣短袄的女人在他们面前下拜，像在乞求什么。那两个人大怒，并且叱责她。那女人好长时间也没有离开，他们便要动手打，女人这才离去。她在江边默然伫立，向四周看了好久，然后用手

托腰迈步而行，直视那两个人的船。那船就像被什么东西牵拽着似的，飘然而动，径直撞在对岸，立刻被撞得粉碎，财物全落进了水里。那两个人大惊失色，怀疑是那女人干的，想去捉她，可她早已没影了。出自《野人闲话》。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 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邺城人 纻干狐尾
李 恒 惠 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贺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胡僧宝严 胡超僧 调猫儿鹦鹉
骆宾王 冯七姨 姜抚先生

蔡 诞

蔡诞好道，废家业，昼夜诵《黄庭》《太清》《中经》《观天》《节解》之属，谓道尽于此矣。其家患之，己亦惭悔。忽弃家，言：“我仙道成矣。”因走入深山，卖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还家。黑瘦骨立，欺家云：“吾但为地仙，位卑，为老君牧数十龙。有一斑龙五色，老君尝与吾。后与仙人博戏，输此龙。为此见谪，送吾付昆仑下芸锄芝草三四顷。皆生细石中，多莽秽，甚苦。当十年乃得原。会偓佺、子乔来案行，吾首诉之，并为吾作力，得免也。”出《抱朴子》。

蔡 诞

蔡诞喜好道术，连家业都废弃了，夜以继日地研读《黄庭》《太清》《中经》《观天》《节解》等著作，以为道全都在这里。他的家人很忧虑，他自己也觉得惭愧和懊悔。一天，他忽然离开了家，并说道：“我的成仙之道修炼成了。”于是，他走进深山，平时用卖柴的钱买衣服穿。三年后，因为无法忍受劳苦便回到家中。他瘦骨嶙峋，脸色发黑，还欺骗家人说：“我只是做了个地仙，地位卑微，为太上老君管理几十条龙。其中有一条五色斑龙，老君曾送给了我。后来我与仙人赌博玩，又把它输掉了。因此，我便受到了贬谪，被流放到昆仑山下给三四顷地的灵芝锄草。这些灵芝都生长在细碎的石头里，杂草又多，很苦。按规定得十年之后才能回来。一天，正赶上偓佺、子

乔等大仙来此巡察，我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一起帮我想办法，我才免遭那么大的苦难。”出自《抱朴子》。

须曼卿

蒲坂有须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来迎我，乘龙升天。龙行甚疾，头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过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贵处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饮我，辄不饥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谒拜失仪，见斥来还。令更自修责，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刘安，升天见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称寡人，遂见谪，守天厕三年。吾何人哉？”河东因号曼卿为斥仙人。出《抱朴子》。

马太守

兴古太守马氏在官，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住外，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辩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明，跛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赴之如市，而钱帛固已山积矣。又敕诸来治病者：“虽不便愈，其当告人已愈也，如此则必愈也；若告人言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承信。”于是后人问前来者，辄告之云已愈，无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间，乃致巨富焉。出《抱朴子》。

邺城人

北齐后主武平中，和士开讽百官奏胡太后临朝。所在皆言有狐魅，截人头发。邺城北两三坊无人居住，空墙。时有某家婢子，年十六七，独行。荷一大黄襖，襖内有锦被。忽逢一姬，年可五十余，面作白妆，漫糊可畏，以皂巾

须曼卿

蒲坂有个叫须曼卿的人说：“我在深山里精心修道三年，后来有个神仙来接我，乘龙升上了天。那龙飞得极快，昂着头低着尾巴，使

坐在上面的人十分害怕。到天上后，先进了紫府，那里的金床玉几，闪闪发光，真是个富贵的地方。神仙取一杯流霞给我喝，便再也不觉得饥渴。后来忽然想家了，去拜见天帝时又礼仪不周，便被天帝斥责一顿赶了回来。叫我重新修炼，才可以回去。当年淮南王刘安升天去见上帝，盘腿大坐地说着大话，还自称寡人，随即遭到贬谪，在天宫的厕所看守了三年。与他相比我算什么呀？”因此河东一带称须曼卿为斥仙人。出自《抱朴子》。

马太守

兴古太守马某在任时，有个亲戚来投奔他，乞求体恤帮助。马太守就让他住到外边去，并假称：“此人是神仙道士，治病无不手到病除。”他又找了几个能言善辩的人四处游说，为他虚张声势，说：“他能使瞎子复明，使瘸子立即能走。”于是，四面八方的人们都聚集而来，像赶集似的，因此钱物自然就堆积如山了。他还告诉各位前来的病人说：“你的病虽然没有好，但当着别人的面要说好了，这样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如果你告诉别人说没有好，那最终也不会好的。道法就是这样，你不可不信服。”于是后来的病人问先来的病人怎么样，都说病已经好了，没有敢说没治好的。一个月之间，他就变成了一个富翁。出自《抱朴子》。

邺城人

北齐后主武平年间，和士开讽劝百官，奏请胡太后临朝听政。当时到处都在说有狐狸精，截取行人的头发。在邺城北面有两三条街巷无人居住，只剩下一座座空房子。当时某家有个婢女，十六七岁，独自在这里行走。她背着一个大黄包袱，包袱里有锦锻做的被子。忽然她与一个老太太相遇，这老太太年纪五十多岁，脸上化着居丧的白妆，模糊一片挺吓人，还用黑布巾

抹头。四顾无人，便走逐婢子，脱却皂巾，头发尽作屈髻十余道，绾束之，手持一剃刀，云：“我是狐魅，汝急舍襖反走！”此姬得襖，趋走入东坊。婢子行啼，逢同州人乘马来，借问何为。云：“狐夺我被

襍，始入东坊。”人驰马往，执得之，盖是人也。数百人看之，莫不竞笑。天下有如此造妖事，经略财货。殴击垂死，行路劝放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纻干狐尾

并州有人姓纻干，好剧。承间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缀着衣后。至妻旁，侧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叩头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遂至邻家，邻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惧告言：“我戏剧，不意专欲杀我。”此亦妖由人兴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 恒

陈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为验。陈留县尉陈增妻张氏，召李恒。恒索于大盆中置水，以白纸一张，沉于水中，使增妻视之。增妻正见纸上有一妇人，被鬼把头髻拽，又一鬼，后把棒驱之。增妻惶惧涕泗，取钱十千，并沿身衣服与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还以大盆盛水，沉一张纸，使恒观之。正见纸上有十鬼拽头，把棒驱之，题名云“此李恒也”。

扎着头发。她瞅瞅四下无人，便向婢女追来，摘掉黑布巾，可以看见她的头发盘了十几道髻，都用线扎着，手中拿着一把剃头刀，对婢女说：“我是狐狸精，你赶快放下包袱回去！”这老太太得到包袱后，转身钻进了东边的胡同。婢女边走边哭，正赶上有个同乡人骑马过来，就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狐狸精把我的包袱夺走，钻进了东边的胡同。”那人打马追赶，将她抓住，原来是个人扮的。数百人前来围观，没有不大笑的。想不到天下有这样装妖弄鬼的事情，来谋取他人的财物。那老太太被打个半死，后来经过路人劝说才把她放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纻干狐尾

并州有个人复姓纻干，喜欢开玩笑。当时外面正闹狐狸精，他得

到一条狐狸尾巴，就拴在了衣服后面。来到妻子身旁，他侧身而坐，故意将狐狸尾巴露在外边。妻子见了，心里怀疑他是狐狸精，于是便悄悄操起斧头，想要砍他。他连忙磕头说：“我不是狐狸精！”妻子不相信，他就跑到邻居家，邻居们又拿起刀棍追逐不已。他惊慌害怕，哀告道：“我这是恶作剧，不料你们竟然一心要杀死我。”看来，这狐妖一说也是由人的作用才兴盛起来的啊！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李 恒

陈留县有个男子叫李恒，以行巫术为职业。县城里的人，常常找他验个吉凶祸福。陈留县尉陈增的妻子张氏，将李恒请入府中。李恒向她要一个大盆，装上水，然后把一张白纸沉入水中，喊她过来看。张氏只见纸上有一个女人，被鬼拽着头发，后面还有个鬼拎着棒子驱赶她。张氏吓得哭了起来，掏出十贯钱，又送了套随身的衣服给他，求他做法祈祷。陈增回来后，妻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第二天，陈增又把李恒唤到府中，还用那大盆装水，将一张纸沉进去，让李恒过来看。只见纸上有十个鬼拽住一个人的脑袋，用棒子驱赶，上面还写着“这个人是李恒”。

惭愧走，遂却还昨得钱十千及衣服物，便潜窜出境。众异而问，增曰：“但以白矾画纸上，沉水中，与水同色而白矾干。”验之亦然。出《辨疑志》。

惠 范

周有婆罗门僧惠范，奸矫狐魅，挟邪作蛊，赳赳鼠黠，左道弄权。则天以为圣僧，赏赉甚重。太平以为梵王，接纳弥优，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孝和临朝，常乘官马，往还宫掖。太上登极，从以给使，出入禁门。每入，即赐绫罗金银器物。气岸甚高，风神傲诞，内府珍宝，积在僧家。矫说妖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也。出《朝野僉载》。

史崇玄

唐道士史崇玄，怀州河内县缝靴人也，后度为道士。矫假人也，附太平，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出俗，立为尊师。每入内奏请，赏赐甚厚，无物不赐。授鸿胪卿，衣紫罗裙帔，握象笏，佩鱼符。出入禁闱，公私避路。神武斩之，京师中士女相贺。出《朝野金载》。

岭南淫祀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刺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

李恒又是羞愧又是害怕地跑掉了，又当即把昨天得到的十贯钱和衣物还了回去，便偷偷地逃出县境。人们惊异不解，前来询问，陈增说：“只要用白矾在纸上画好，沉入水中，渐渐纸同水色，白矾就显出来了。”大家一验证，果然如此。出自《辨疑志》。

惠 范

武周时有个婆罗门僧人叫惠范，奸诈谄媚，靠邪术蛊惑人心，像老鼠一样阴险狡猾，又喜欢玩弄权术搞旁门左道。武则天把他当成圣僧，赏赐厚重。太平公主把他当成梵王，对他更加热情接待，使他培植起自己的党羽，身价日增。孝和皇帝主政时，惠范常常骑着官马，往返于宫中嫔妃所居之处。太上皇登基，他又随侍左右，出入宫禁。每次入宫，都能得到金银器物 and 绫罗绸缎等赏赐。于是，他更加气焰高涨，傲慢无礼，府库中的珍宝，都集中到了他手中。他随意为他人占卜吉凶，乱言祸福。神武皇帝把他杀了，京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出自《朝野金载》。

史崇玄

唐代有个道士叫史崇玄，他本是怀州河内县一个缝制靴子的人，后来出家当了道士。他为人矫诈不实，依附于太平公主，成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两位公主出家，立他为尊师。每当他进入皇宫禀奏请安时，都能够得到十分丰厚的赏赐，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赐给他。他被

授予鸿胪卿一职，身穿罗裙紫衣，手持象牙笏板，佩戴着鱼符。每当他出入宫禁，官民都为他让路。神武皇帝将他斩杀，京城里的男男女女都奔走庆贺。出自《朝野僉载》。

岭南淫祀

岭南有个风俗，家里有人生病了，先杀鸡、鹅等进行祭祀，来为病人祈福；如果病情不见好转，就杀狗、猪进行祭祀；还不见好转，就再杀牛、羊、猪进行祭祀；如果仍然不见好转，那就是命了，便不再祭祀。人死后，就在堂前打鼓鸣钟，一直等到埋葬完毕。

初死，但走大叫而哭。出《朝野僉载》。

贺玄景

唐景云中，有长发贺玄景，自称五戒贤者。同为妖者十余人，陆浑山中结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倾家产事之。给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为金薄袈裟，独坐暗室。令愚者窃视，云佛放光，众皆慑伏。缘于悬崖下烧火，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随风习颺。令众观之，诳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即得成道。克日设斋，饮中置茱萸子，与众餐之。女子好发者截取，为剃头，串仙衣，临崖下视，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时烧杀，没取资财。事败，官司来检，灰中得焦拳尸骸数百人。敕决杀玄景，县官左降。出《朝野僉载》。

瀛州妇人

唐景龙中，瀛州进一妇人，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按察使进之，授五品，其女妇留内道场。逆韦死后，不知去处。出《朝野僉载》。

薛怀义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

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纩以漆之。正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

刚死的时候，只是一边走一边哭喊而已。出自《朝野金载》。

贺玄景

唐景云年间，有个留着长发的人叫贺玄景，自称五戒贤者。跟他一起作妖弄怪的还有十多个人，在陆浑山中搭起草房，迷惑那些愚昧之人的子女，让他们倾家荡产地侍奉他。他哄骗人们说：“诚心来求我的人，必定成佛。”贺玄景穿上金箔袈裟，独自坐在暗室里。让愚昧的人们窥视，说这是佛在放光，众人都畏惧屈服了。他们在悬崖下面点上火，再派一些人来到悬崖半腰，披上红绿纱衣作为仙衣，随风飘扬。贺玄景让众人来看，骗他们说：“这就是神仙。”他让那些人都穿上仙衣，向悬崖飞去，就可以得道成仙了。约定好日子设斋，酒中放进茛菪子，给众人喝。头发长得好的女人都把头发剪了，为她们剃度，让她们披着仙衣，临悬崖往下看，一个个头晕眼花，神志恍惚。这时，贺玄景一伙将她们推到崖底，一时间都烧死了，所有的财物被这伙人窃取。后来事情败露，官府派人来侦查，从灰烬中发现烧焦的尸骸数百具。皇帝下令将贺玄景斩首，县官也被降职。出自《朝野金载》。

瀛州妇人

唐景龙年间，瀛州进献了一个女人，身上隐隐可以看到佛塔、寺庙及诸佛的形象。按察使把她献给皇上，皇上授他五品官，并将那女人留在宫内做道场。韦皇后被杀死，这女人便不知去向了。出自《朝野金载》。

薛怀义

武周证圣元年，法师薛怀义在明堂北面建造千尺高的功德堂。里面的大佛像有九百尺高，鼻子像能载千斛粮食的大船，小指中能够并

肩坐下几十个人，用夹纆脱空的方法塑成。正月十五日，要在朝堂举行无遮大会。会前，薛怀义派人掘地五丈深，用彩色丝绸装饰成宫殿台阁，弯竹子做成胎架，作为支柱和顶盖。

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谎言薛师膝上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飞焰冲天，洛城光如昼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余尺。又延烧金银库，铁汁流液，平地尺余。人不知错入者，便即焦烂。其堂煨烬，尺木无遗。至晓，乃更设会，暴风欬起，裂血像为数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百官倾库物以赎之。其夜电电霹雳，风雨暝晦。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非理之事，岂如来本意哉？”出《朝野僉载》。

胡僧宝严

唐景云中，西京霖雨六十余日。有一胡僧，名宝严，自云有术法，能止雨，设坛场，读经咒。其时禁屠宰，宝严用羊二十口，马两匹以祭。祈请经五十余日，其雨更盛。于是斩逐胡僧，其雨遂止。出《朝野僉载》。

胡超僧

周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二年而则天崩。出《朝野僉载》。

又造了一个金刚的大佛像，把它从坑中拽上来，骗人说它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接着又用刺出来的牛血，画成大佛的头，头高二百尺，骗人说这是用薛怀义膝上的血画的。观看的人们挤满了城郭，男女云集。宫里的人用车载着铜钱向观众抛洒，观众互相拥挤踩踏，老人和孩子被踩死的不止一个。到十六日，把那大佛像挂在天津桥南，设斋祝祷。二更天，功德堂起火了，蔓延到明堂，火焰冲天，照得整个洛阳

城如同白昼。功德堂刚建了没有一半，已经七十多尺高了。火势又蔓延到金银库，那些金银都化成水在流淌，平地都有一尺来深。有的人误入其中，立刻就烧焦了。功德堂化成了灰烬，一块木头也没剩下。天亮之后，重新设斋会，忽然来了一阵狂风，把那用牛血绘制的大佛像撕成了好几百块。浮休子说：“梁武帝出家同泰寺，文武百官倾尽府库把他赎了回来。那天夜里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天昏地暗。同泰寺的佛塔佛殿，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这种不合情理的事，难道说都是如来佛的本意吗？”出自《朝野金载》。

胡僧宝严

唐景云年间，长安一连下了六十多天雨。有一个叫宝严的胡僧自称有法术，能够使雨止住，于是便设祭坛，读经文念咒语。当时禁止屠宰，宝严却用二十只羊、两匹马来祭祀。他祈祷了五十多天，雨反而下得更大了。于是便将他斩了，雨随之而停。出自《朝野金载》。

胡超僧

武周圣历年间，洪州有个叫胡超的僧人，他出家学道，隐居在白鹤山，会些法术，自称已活了几百岁。武则天让他做长生不老药，耗资巨万，三年才做成。他亲自到三阳宫将药奉上。武则天将药服下，以为药力非凡，希望能活到彭祖那么大，便改年号为久视元年。她把胡超放回山中，并给予优厚的赏赐。然而，在服药之后两年，武则天便驾崩了。出自《朝野金载》。

调猫儿鸚鵡

则天时，调猫儿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鸚鵡以餐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出《朝野金载》。

骆宾王

唐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妓女骏马，亦不语。乃将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欷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讖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书唯有“青鹅”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鵞）’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出《朝野僉载》。

冯七姨

唐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为宜男。太和死，

调猫儿鹦鹉

武则天时，训练猫和鹦鹉同吃一个容器里的食，并命御史彭先觉监督，让文武百官及各地进京的使者都看一看。还没有传看完，猫饿了，便咬死鹦鹉饱餐了一顿。武则天十分难为情。武（鵞）是国姓，这恐怕是不祥之兆。出自《朝野僉载》。

骆宾王

唐代裴炎做中书令，当时徐敬业想谋反，让骆宾王出谋划策，与裴炎共同起事。骆宾王把脚踏在墙上，静静地考虑了一顿饭的工夫，便编了几句童谣说：“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然后，他便去教裴炎府上的孩子背诵这童谣，并且让京城里的孩子们也跟着唱。裴炎去拜访有学问的人，请他们把这首童谣解释一下。他把骆宾王请来，屡次送给他珠宝锦缎，可他却一言不发。裴炎又送来歌妓舞女和骏马，可骆宾王仍然不说话。裴炎于是将古代忠臣烈士的图像拿

出来，请骆宾王共同欣赏。当看到司马宣王时，骆宾王忽然站起身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大丈夫啊！”于是便说自古以来大臣执政，有不少都改朝换代了。裴炎非常高兴。骆宾王问道：“只是不知这童谣的意思。”裴炎就把“两片火是‘炎’字，绯衣是‘裴’字”的解释告诉了骆宾王。骆宾王随即走下来，面朝北拜道：“这才真是有大志的人啊！”于是他与徐敬业等人合谋造反。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裴炎做内应，他给徐敬业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上只有“青鹅”二字。有人告到朝廷，但朝臣没有一个能解开的。武则天说：“这个‘青’字，就是十二月；‘鹅（鵝）’字，就是我亲自参加（我自与）。”于是就把裴炎杀了，徐敬业等人不久也失败了。出自《朝野僉载》。

冯七姨

唐代韦皇后的妹妹，做了冯太和的妻子，号称七姨。她对歪道邪术十分相信，睡觉时用豹头枕头来辟邪，用白泽枕头来除鬼气，又做伏熊枕头，认为可以使自己生男孩。她丈夫太和死了，嗣虢王娶之。韦之败也，虢王砮七姨头送朝堂，即知辟邪之枕无效矣。出《朝野僉载》。

姜抚先生

唐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尝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数百岁。持符，兼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时人谓之姜抚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栖神物表，常有升仙之言。姜抚供奉，别承恩泽。于诸州采药及修功德，州县牧宰，趋望风尘。学道者乞容立于门庭，不能得也。有荆岩者，于太学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称山人。颇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尝谒抚，抚简踞不为之动。荆岩因进而问曰：“先生年几何？”抚曰：“公非信士，何暇问年几？”岩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抚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绝近，先生亦非长年之人。不审先生梁朝出仕，为复隐居？”抚曰：“吾为西梁州节度。”岩叱之曰：“何得诞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

使？”抚恚恨，数日而卒。出《辩疑志》。

虢王又娶了她。韦皇后的势力覆灭，虢王砍下七姨的脑袋送给朝廷，由此便知道那辟邪的枕头是无效的。出自《朝野僉载》。

姜抚先生

唐代的姜抚先生，不知道是哪人。常常穿戴道士的衣帽，自称已经好几百岁了。他手里拿着符，还有长生不老之药，度世成仙之术，当时的人们叫他姜抚先生。唐玄宗崇尚道教，垂拱无为，凝神物外，常说想要成仙。姜抚先生到宫中去侍奉皇帝，受到特别的恩宠。他到各州采药及做功德，各州县的官员都前去一睹他的风采。来向他学道的人想要见他一面，在门口站着都没有地方。有个叫荆岩的人，在太学念了四十年，却未能及第，便隐退到嵩山，自称山人。他颇为精通南北朝的历史，对近代人物也了如指掌。曾经有一次，荆岩去拜见姜抚，姜抚傲慢无礼，没有理睬荆岩。荆岩于是进前问道：“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姜抚说：“你又不信奉本教，何必来问我的年纪？”荆岩说：“先生既然不能说出自己的年纪，那么先生是什么朝代的人？”姜抚说：“梁朝的人。”荆岩说：“梁朝离现在很近，先生看样子也并不很老。不知先生在梁朝做官，还是隐居？”姜抚说：“我原来是西梁州节度使。”荆岩怒斥道：“你怎么能骗人呢！你上欺天子，下迷惑世人。梁朝在江南，哪里有西梁州？梁朝只设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什么地方设过节度使？”姜抚又惭愧又悔恨，几天之后就死了。出自《辩疑志》。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 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李长源
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轮咒
陈仆射	解元龟	蔡 畋	张守一	

李 泌

李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教家人遣洒扫，今夜洪崖来。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与君同倾。”倾未毕，阖者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还，亦无愧色。出《国史补》。

纸衣师

大历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缁絮布^纁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场安置，令礼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转崇敬。后盗禁中金佛，事发，召京兆府决杀。出《辩疑志》。

李 泌

李泌以虚妄荒诞自命。一次，他曾经当着客人的面，让家人去打扫房间，说今夜洪崖仙人要来。有人送来一坛美酒，恰巧来了个客人，李泌就对客人说：“这是麻姑神仙送来的酒，咱们一同把它喝了吧。”酒还没有倒上，看门的人喊：“某侍郎来取坛子了。”李泌赶紧让人把酒再倒回去，脸上也毫无羞愧之色。出自《国史补》。

纸衣师

大历年间有一个和尚，称为苦行僧。他不穿丝绵绸子之类的衣服，常穿着纸做的衣服，当时人们称他为纸衣禅师。代宗召他进宫，

安排在道场中，让他礼拜念经。每月可以外出一次，人们对他变得崇敬起来。后来，他因偷了宫中的金佛，事情败露，被京兆府处死。出自《辩疑志》。

明思远

华山道士明思远，勤修道箓三十余年，常教人金水分形之法，并闭气存思，师事甚众。永泰中，华州虎暴，思远告人云：“虎不足畏，但闭气存思，令十指头各出一狮子，但使向前，虎即去。”思远兼与人同行，欲暮，于谷口行逢虎。其伴惊惧散去，唯思远端然，闭气存思，俄然为虎所食。其徒明日于谷口相寻，但见松萝及双履耳。出《辩疑志》。

周士龙

周士龙者，婺州东阳人。能辨山冈，卜择坟墓之地，与叔父齐名。每至岁月大通，门庭车马如市，人之夭寿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断。大历五年，至邺中，邺中兵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龙占其冢：“一年合家破。”到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邺中之人，无不惊骇，相与谓之神人。又有兵马使娄瓘举大事，遂恳祈士龙卜地，前后餽千余贯。士龙大喜，遂与月余日寻访山原。忽得一处，说其地势回抱，是龙腹，三年内必得节度使。瓘亦以自负。岁中，邺中军变，瓘因此谓地势有凭，便有异图。事发，遂斩于军门，举家无复遗类。出《辩疑志》。

李长源

李长源常服气导引，并学禹步方术之事，凡数十年。自谓得灵精妙，而道已成。远近辈亲敬师事者甚多。

明思远

华山有位道士叫明思远，勤奋地钻研道教符箓三十多年，常常教

人金水分形之法，并告诉人家要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来向他拜师求教的人很多。永泰年间，华州闹起了虎患，明思远告诉人们说：“老虎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想象十个手指头各出来一只狮子，然后只管让它们冲上前，老虎立刻就会跑掉。”明思远与一伙人同行，天快黑的时候，在谷口遇上了老虎。同伴吓得四处逃散，只有明思远泰然端坐，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结果顷刻之间就被老虎吃掉了。第二天，他的徒弟们在谷口寻找，只看见松萝和一双鞋子。出自《辩疑志》。

周士龙

周士龙是婺州东阳县人。能够看风水选择坟地，与其叔父齐名。每当遇上好日子，他家总是门庭若市，他算人们寿命的长短、官职的升降，以及其他吉凶祸福，均以坟地风水来断定。大历五年，周士龙来到邺城，邺城兵马使姚希晟刚刚把死去的母亲埋葬在青都村，周士龙去看看坟地，说：“一年之内，这个家就得破败。”到了第二年，希晟因犯了事，连命也搭上了。邺城里的人，没有不感到震惊的，大家都称他为神人。又有一个兵马使娄瓘想要谋反，就恳请周士龙为他选一块好的坟地，前前后后给了他一千多贯钱。周士龙大喜，奔波一个多月寻访山陵原野。忽然找到一个好地方，说这里地势回抱，是龙之腹部，三年之内保他当上节度使。娄瓘听罢颇为得意。当年，邺城兵变，娄瓘满以为那坟地的地势就是好的凭证，便企图举兵谋反。结果事情败露，他被斩于军营门口，全家也没有留下一个人。出自《辩疑志》。

李长源

李长源曾经练过呼吸吐纳和导引之术，并学过道士做法的步法以及方术，有几十年了。自认为已领悟了其中精妙的要领，道法也练成了。远近不少人都向他表示尊敬，前来拜他为师。

洪州昼日火发，风猛焰烈，从北来。家人等狼狈，欲拆屋倒篱，以断其势。长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咒。俄然火来转盛，长源高声诵咒，

遂有进火飞焰，先著长源身，遂堕于屋下。所居之室，烧荡尽，器用服玩，无复子遗。其余图篆持咒之具，悉为灰烬。出《辩疑志》。

双圣灯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呼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渡涧，水缘崖侧，一十八里至峰，谓之灵应台。台上置塔，塔中观世音菩萨铁像，像是六军散将安太清置造。众传观世音菩萨曾见身于此台，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礼谒，去者皆背负米曲油酱之属。台下并侧近兰若四十余所，僧及行童，衣服饮食有余。每至大斋日送供，士女仅至千人，少不减数百，同宿于台上，至于礼念，求见光。兼云：“常见圣灯出，其灯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无定。”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众合声礼念，西南近台，见双圣灯。又有一六军健卒，遂自扑，叫唤观世音菩萨，步步趋圣灯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见者乃是虎目光也。出《辩疑志》。

路神通

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簪，鞞六百斤石，啮破石粟数十。背割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场神助之则力生。当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出《酉阳杂俎》。

一天，洪州白天起了火，风猛火大，自北而来。李长源的家里人十分狼狈，想推倒篱笆拆掉房子，切断火源。李长源制止了他们，随即上了房顶，迈着重道士的步法，念起了咒语。突然那火势变得更加凶猛，李长源高声诵念着咒语，马上就有火焰进射而来，先烧到他身上，他就滚到了房下。他们所住的房子，烧得片瓦不剩，所有的器物、服装等等，一件都没剩下。那些图篆咒符等做法用的东西，也全化成了灰烬。出自《辩疑志》。

双圣灯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也称为炭谷。进谷五里处，有座惠炬

寺。从寺西南越过一个山涧，涧水绕悬崖而流，再走十八里就到了一座山峰，叫灵应台。台上建了一座塔，塔里有观世音菩萨的铁像，这铁像是禁军将领安太清建造的。人们传说菩萨曾经在这里现过原形，又说铁像身上经常闪出佛光。长安城里的市井百姓，争先恐后前去拜谒，去的人都背着粮油酒酱之类。台下附近有四十多所寺庙，僧人以及杂役，吃穿都不用愁。每到大斋日供奉祭祀时，都有男男女女近千人来到，最少也不少于几百人，他们同住于台上，念佛礼拜，祈求见到佛光。还有人讲：“曾经看到圣灯出现，那灯有时在山腰，有时在平地，忽高忽低不定位。”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晚上，人们正同声念佛，靠近台顶的西南方出现了一对圣灯。这时，有一个禁军士卒立即冲过去，口中呼唤着观世音菩萨，一步步向圣灯跑去，忽然被老虎拽跑了。原来，他看见的是老虎眼睛的光。出自《辩疑志》。

路神通

段成式家里有个驾车的仆人称路神通，每次军中比武，他都能把石筍顶起来，脚上托着六百斤的石头，咬碎几十颗小石子。他背上刺着天王像，自称得到了神力，一上场神就来帮助他，自然就有了力气。每到初一、十五，他摆下用奶调的粥，点上香火袒胸而坐，让妻儿供奉参拜他背上的天王像。出自《酉阳杂俎》。

五福楼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闢造五福楼。符载为文记。出《国史补》。

鱼目为舍利

泽州僧洪密请舍利塔，洪密以禅宗谜语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请，妇人罗拜。洪密既辞，妇人于其所坐之处拾得百粒。人验之，皆枯鱼之目也。将辞去山中，要十数番粗毡，半日获五百番。其惑人也如此。出《北梦琐言》。

目老叟为小儿

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閤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观。”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辇蹇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出《玉堂闲话》。

五福楼

元和初年，风水先生们说五福太一神来到了蜀地，因此刘^闾建造了一座五福楼。符载写了篇文章记录这件事。出自《国史补》。

鱼目为舍利

泽州的僧人洪密请求造舍利塔，他用禅宗的一些隐语煽动蛊惑百姓，宣称自己身上能生出舍利。一次，他来到太原，一个富豪把他请进家中，妻妾们围着他跪拜。洪密起身告辞之后，妻妾在他坐过的地方拾到一百多粒。找人一检验，全是干鱼的眼珠子。他要离开返回山中，要了十几块粗毡子，结果半天就得到了五百块。他就是这样能骗人。出自《北梦琐言》。

目老叟为小儿

长安城最繁荣兴盛的时候，有一个会道术的人，自称得到了仙丹妙法，面容像二十来岁的样子，自己却说三百多岁了。京城里的人们都很羡慕他，那些拿着东西来换仙丹，拿着经书向他请教的人，使他家门庭若市。当时有几个朝廷官员到他家拜访，饮酒正酣，有个看门人来报告说：“少爷从庄上来了，想拜见您。”那个道士不悦地呵斥

他。听罢，有客人说：“令郎远道而来，不妨一见。”道士皱了半天眉，便说：“那就让他进来吧。”一会儿，只见进来个老头儿，鬓发皆白，佝偻着身子，老迈不堪，小步走上前向道士跪拜。拜完，道士呵斥他进了中门。然后道士缓缓地对客人们说：“小儿愚蠢呆笨，不肯服食仙丹，以至于变成这副样子。他还未满一百岁，便枯瘦衰老成这样，已被我驱逐到山村的庄上去了。”听罢，客人们更加觉得神奇。后来，有人暗地里询问道士的亲戚朋友，结果说：“那位佝偻身子的老头儿就是道士的父亲。”喜好道术的人们受到了他的欺骗蛊惑，就像欺骗婴儿一样。出自《玉堂闲话》。

于世尊

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鑿崖壁，列为佛像，所费莫知纪极。节度许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杀之，一无神变。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组，以牛载仅百驮，钱帛即可知也。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岂术神耶？将有物凭之耶？出《北梦琐言》。

捉佛光事

高燕公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堂佛光见。燕公判曰：“付马步使捉佛光过。”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出《北梦琐言》。

大轮咒

释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轮咒术，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摄人精魄，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啮瓷碗。闾阎敬奉，殆似神圣。此辈由是广获金帛。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民有周达者，贩鬻此术。一旦沸油煎其阴，以充供养，观者如堵，或惊或笑。初自忘痛，寻以致殂也。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僧号周大悲者，行此咒术，一旦炼阴而毙。与愚所见，

于世尊

遂州辖下有位村民，姓于号世尊，他和一个女儿，全能预先知道人的吉凶祸福，几个州的人都很信奉他们，施舍的财物堆积如山。他们便开凿悬崖峭壁，想刻上一排佛像，所花的费用不知道有多少。节度使许存认为于世尊二人兴妖作乱，就把他们召进府衙，让他们猜测扣着的盆底有什么东西。结果没有猜中，就把他们抓起来杀了，死时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变化。后来在他们的住处，翻到一批五色花纹的麻绳，用牛载了将近一百驮，财物之多就可想而知了。他们每天晚上聚会，自己扮作阿弥陀佛，还有宫殿池沼等，如同西天佛祖圣地。男男女女集中在一起，一心念佛而已。受骗的也都是些愚昧的人，难道他的道术很神妙吗？难道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吗？出自《北梦琐言》。

捉佛光事

高燕公镇守蜀地时，大慈寺的僧人来报告说，大殿上有佛光闪现。燕公判定说：“令马步使把佛光捉来。”派去的人秘密地进行调查，诱使小僧童露出线索，他们说：“和尚们用镜子承接太阳从门缝中射入的光影，再反射到大佛身上。”此事就这样败露了，和尚被抓去判了罪。出自《北梦琐言》。

大轮咒

佛教的五部持念中，有一种大轮咒术，用它来治病救命，也没有太多的效果。但它能摄取人的精神魂魄，使人全都不知不觉地狂奔乱走，或登上屋顶，或啃咬瓷碗。平民百姓却虔心敬奉，好像很神圣。通此咒术的人便广收金帛财物。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有个叫周达的村民，以此术为业。有一天，他用沸油煎自己的阴部，来充当献给佛的供养品，看热闹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人惊奇有人嘲笑。周达开始时不知疼痛，但很快就因此而死了。其间有个僧人昭浦说，朗州有位叫周大悲的僧人，行此大轮咒术，一天因煎炼阴部而死。他与我所看见的这位，

何姓氏恰同而其事无殊也？盖小人用道欺天，残形自罚。以其事同，因而录之。出《北梦琐言》。

陈仆射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拒而不与。迨后崔公移镇西川，陈敬瑄与杨师立、牛勗、罗元杲以打毬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度，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青城县妖人作弥勒会，窥此声势，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谕，亦差迎候。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羁縻之。未及旋踵，真陈仆射速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颖州俾隐而诛之。识者曰：“陈太师由阉宦之力，无涓尘之效。盗处方镇，始为妖物所凭，终亦自贻诛灭，非不幸也。”出《北梦琐言》。

解元龟

道士解元龟，本西蜀节将下军校。明宗入纂，言自西来，对于便殿，进诗歌圣德，自称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阙。上谓侍臣曰：“此老耄自远来朝此，期别有异见，乃为身名，甚堪笑也。”赐号知白先生，赐紫。斯乃狂妄人也。出《北梦琐言》。

为什么姓氏恰恰相同，并且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没有区别呢？大概是无知小人用道术欺骗上天，摧残形体，自我惩罚。因为这两件事相同，我便把它们记载下来。出自《北梦琐言》。

陈仆射

唐代军容使田令孜专权，权势极大。他曾经往许昌写过一封信，为其兄陈敬瑄谋求兵马使的职务，节度使、侍中崔安潜拒绝了他。后来，崔安潜镇守西川去了，陈敬瑄和杨师立、牛勗、罗元杲以打球来赌博，争夺三川之地。陈敬瑄赌赢了，朝廷授他西川节度使，顶替了

崔安潜。朝廷内外震惊不已。文报上说陈仆射的命令，但谁也不知道这个陈仆射是谁。青城县的妖人们举办弥勒斋会，探听到这个消息，便诈称是陈仆射的导从官，并说：“山东起了盗寇，皇帝必驾临蜀地，先派陈公走马上任。”他们推举出一个头目，其他妖人们都辅佐他。军府没有得到通知，也只好派人迎候。到附近的驿站，妖人中有个头目向军府索要四匹白马，心细的人感到事态非常，就假装笼络他们。没过多久，真陈仆射骑马赶到。于是，那伙妖人全被擒获看押起来听候处理，颍州命令将这伙妖人秘密处死。有见识的人评论说：“陈太师凭借宦官的势力升迁，却无一点微末的功绩。他窃取一方军事长官的职务，当初凭借妖人的迷惑，最后又自己害了自己，不是不幸，实在是自取其祸。”出自《北梦琐言》。

解元龟

道士解元龟，原来是西川节度使手下的军校。明宗入朝继位，解元龟说自己从西方来，被召入便殿问话，赋诗歌颂皇帝的圣明和贤德，自称是太白山正一道士。他上表乞请担任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并请求修缮西京的宫殿。皇帝对侍臣说：“这老头儿远道而来朝见我，希望他能发表什么高见，可没想到就是为了自身名誉，真是太可笑了。”于是，皇帝赐他为知白先生，赐一身紫衣。这老头儿真是一个狂妄的人。出自《北梦琐言》。

蔡 畋

唐高骈镇成都，甚好方术。有处士蔡畋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口，研丹一粒，涂半入火，烧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贫，人皆敬之，以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药于人，眩惑卖弄，为元戎杀之。出《北梦琐言》。

张守一

张守一者，沧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计。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后贫弊，不能自存，乃负一柳筐，鬻粉黛以贸衣食，

流转江淮间。吕用之以妖妄见遇，遂来广陵，客于萧胜门下。久不得志，将舍胜去。用之闻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诚期物，何患无知己？倘能与用之同，即富贵之事，当共图之。”由是为用之所荐。高骈见其鄙朴，常以真仙待之。及得志，虽僭侈不及用之，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为左骁卫军使，累转检校左仆射，其礼敬次于用之。每话道对酌，自旦及暮，不能自舍。诳惑之计，与用之常相表里，以致数年其事不泄。光启二年，伪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闽川奏守一，事未受而败。乃从杨行密入城，又请为诸将合太还丹。药未就，会有康知柔者，本郑昌图家吏，昌图判户部，以知柔为发运使。院胥伍讽，尝得罪于知柔，鞭之。杨行密入城，讽遂发知柔赃罪二十余事。至是，讽及知柔俱繫于军侯狱。

蔡 旼

唐代高骈镇守成都，特别喜好方术。有个叫蔡旼的隐士，以炼制黄金白银的法术去拜见高骈。他拿来一块瓦，将一颗仙丹研碎，涂上一半再放进火里烧，最后竟然烧成半截紫磨金，真是奇事。蔡旼自己虽然很贫穷，但人们都很敬仰他，把他当成住在人世间的神仙。高骈想将他请到府中却未成。时间一长，蔡旼便败露了，原来他是从别人手中得到一种药，便四处炫耀卖弄，后来被高骈杀了。出自《北梦琐言》。

张守一

张守一是沧州、景州一带的乡下人。从小懒惰散漫，不考虑谋生之道。自称能够变出金银，使一些好利者沉湎于此。后来他十分贫困，不能维持生活，便背着一个柳木小箱，靠贩卖脂粉换取衣食，流落到江淮一带。吕用之以妖妄邪术受到重用，张守一就来到广陵，客居于萧胜门下。在这里，他长时间郁郁不得志，便想离萧胜而去。吕用之听说此事，制止他说：“男子汉以诚心诚意待人接物，还担心没有知己吗？你倘若能与我同甘共苦，那么富贵之事，咱们就一块儿争取。”于是，他被吕用之引荐。高骈看他挺质朴，常以仙人对待他。他得志后，虽然不如吕用之那样过分奢侈，但贪财好利之心特别严

重。二都建立起来之后，张守一被任命为左骁卫军使，经多次升迁后任检校左仆射，待遇仅次于吕用之。他每次与高骈讲道对饮，总是从白天到晚上，舍不得离开。他诳骗诱惑他人的本领，总能与吕用之互相配合，互为表里，以至于数年都没有败露。光启二年，伪朝廷授予张守一德州刺史职务。第二年，高骈奏请张守一镇守闽川，未受任而事败。于是他跟随杨行密进了城，又请求为诸位将领炼制大还丹。药还没有炼成，有个叫康知柔的人，本是郑昌图的下属，昌图兼管户部时，任命康知柔为发运使。院吏伍諷曾经得罪过康知柔，被他打过鞭子。杨行密入城之后，伍諷便揭发康知柔二十多件贪污受贿的罪行。结果，伍諷和康知柔都被关押在军侯狱中。

知柔素与守一善，曰：“愿入财以赎罪。”守一即白于杨公。公以守一、知柔洎諷，事迹皆不可原，遂命就狱杀之。出《妖乱志》。

康知柔平时和张守一关系不错，就说：“愿意用财产抵罪。”张守一便将这话转告了杨行密。杨行密认为张守一、康知柔以及伍諷，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不可原谅的，就命令将他们在狱中处死。出自《妖乱志》。

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吕用之 诸葛殷 董 昌

吕用之

吕用之，鄱阳安仁里细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璜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诸贾，皆得欢心。时或整履摇箠，匿家与奴仆等居。数岁，璜卒家。乾符初，群盗攻剽州里，遂他适。用之既孤且贫，其舅徐鲁仁赙给之。岁余，通于鲁仁室，为鲁仁所逐。因事九华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谓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师之，传其驱役考召之术。既弘徽死，用之复客于广陵，遂縠巾布褐，用符药以易衣食。岁余，丞相刘公节制淮左，有蛊道置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惧，遂南渡。

高骈镇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轻举不死之道。用之以其术通于客次，逾月不召，诣渤海亲人俞公楚。公楚

吕用之

吕用之，是鄱阳安仁里的一名普通百姓。性格凶悍狡猾，略识些文字。他的父亲叫吕璜，以贩卖茶叶为业，来往于淮浙之间。当时天下太平，广陵一带是歌舞游乐之乡，这里的富翁巨商有一百多家。吕璜聪明机敏，又善于行酒令，经常跟商人们交际游玩。吕用之十二三岁，父亲把他带在身边。他很聪明，有悟性，把那些巨商们侍奉得很开心。有时穿戴整齐摇着扇子，藏在富商家中与奴仆住在一起。几年后，其父吕璜死在家中。乾符初年，强盗们攻掠州里，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时吕用之孤独无依而且又很贫寒，他的舅父徐鲁仁常常接济他。一年多后，吕用之与鲁仁妻子通奸，被鲁仁赶了出来。因此他便上了九华山侍奉道士牛弘徽。牛弘徽自称是个得道者，吕用之屈就于此并拜他为师，学习驱鬼召神之术。牛弘徽死后，吕用之又客居于

广陵，于是戴着有皱纹的纱巾、穿着粗布衣服，靠符咒药物来换衣食度日。一年多后，宰相刘公统辖淮左，有用歪门邪道蛊惑人心而触犯法律的，立即逮捕。他害怕了，随即渡江南下。

高骈镇守京口，网罗招致那些懂医药养生的人，以求飞升成仙、长生不老之道。吕用之凭自己的法术请客舍代为通报，结果一个多月仍未被召见，于是他去拜见高骈的亲戚俞公楚。公楚

奇之，过为儒服，目之曰江西吕巡官，因间荐于渤海。及召试，公楚与左右附会其术，得验。寻署观察推官，仍为制其名，因字之曰“无可”，言无可无不可。自是出入无禁，初专方药香火之事。

明年，渤海移镇，用之固请戎服，遂署右职。用之素负贩，久客广陵，公私利病，无不详熟。鼎灶之暇，妄陈时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渐加委仗。先是，渤海旧将有梁纆、陈拱、冯绶、董仅、公楚、归礼，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树置私党，伺动息。有不可去者，则厚以金宝悦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见利忘义，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书神符，无日无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贿赂公行，条章日紊，烦刑重赋，率意而为。道路怨嗟，各怀乱计。

用之惧其窃发之变，因请置巡察使，采听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诸军都巡察使。于是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狡猾者得百许人，厚其官佣，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隐语，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异己者，纵谨静端默，亦不免其祸，破灭者数百家。将校之中，累足屏气焉。出《妖乱志》。

对他感到惊奇，给他换上儒生的服装，把他看作自江西来的吕巡官，并找机会向高骈推荐。高骈将他召来进行试验，俞公楚与手下人串通一气，附和吕用之，使他的法术得到了验证。不久他被授予观察推官，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无可”，也就是说无可无不可。从此他随便出入，没有人可以禁止，开始他专管仙药香火之事。

第二年，高骈要去镇守别的地方，吕用之再三请求穿上军装，于是被授予武职。他原来一直当小商贩，长期客居广陵，官府及民间的流弊，没有他不了解的。炼丹之余，他胡乱地述说时政得失。高骈却

越来越觉得他很神奇，逐渐予以重用。开始，高骈的旧将梁纘、陈拱、冯绶、董仅、公楚、归礼等人，渐渐被疏远贬退，至此高骈已陷入孤立境地。吕用之便乘机网罗私党，观察动静。那些无法除掉的人，他使用大量金银财宝取悦拉拢。他身边的人，全是些见利忘义的市井小民，于是欺上瞒下，大肆兴妖作怪。那些所谓的仙书神符，他们天天带在身上，互相吹捧，不知道惭愧和羞耻。自此公然行贿受贿，使规章制度日渐紊乱，加重了赋税并使刑罚更加烦琐，任意胡为。百姓怨声载道，各自暗藏反叛之心。

吕用之怕突发变故，于是奏请设置巡察使，搜集探听府城中的密事。高骈便听从其建议，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充任各军都巡察使。于是，他便从府县中召募了一百多个曾因犯罪而被罢免的阴险刁猾的小吏，给予优厚的俸禄，以备自己指挥使用。这些人各带十多个人，横行街巷，被称为察子。至于官员和平民百姓打孩子骂老婆时说的一些私房话，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这样一来，道路上的人们都只能以眼神示意，不敢随便讲话。那些反抗的人，纵然谨慎小心静默无言什么话也不说，也免不了遭祸，家破人亡的有数百户之多。将校之中，也都叠足而立不敢出气。出自《妖乱志》。

诸葛殷

高骈嬖吏诸葛殷，妖人吕用之之党也。初自鄱阳，将诣广陵，用之先谓骈曰：“玉皇以令公久为人臣，机务稍旷，获谴于时君。辄遣左右一尊神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当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间优职縻之。”明日，殷果来。遂巾褐见骈于碧筠亭，妖形鬼态，辨诈蜂起，谓可以坐召神仙，立变寒暑。骈莫测也，俾神灵遇之，谓之诸葛将军也。每从容酒席间，听其鬼怪之说，则尽日忘倦。自是累迁盐铁剧职，聚财数十万缗。其凶邪阴妖，用之蔑如也。

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殷欲之而师儒拒焉。一日，殷谓骈曰：“府城之内，当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骈曰：“为之奈何？”殷曰：“当就其下建斋坛，请灵官镇之。”殷即指师儒之第为处。骈命军候驱出其家。是日雨雪骤

降，泥淖方盛。执事者鞭撻迫蹙，师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观者莫不愕然。殷迁其族而家焉。

殷足先患风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痒，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骈性严洁，甥侄辈皆不得侍坐，唯与殷款曲，未尝不废寝忘食。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风疽忽发，即恣意搔扞，指爪之间，脓血沾染。骈与之饮啖，曾无难色。左右或以为言，骈曰：“神仙多以此试人，汝辈莫介意也。”

诸葛殷

高骈有个宠吏叫诸葛殷，是妖人吕用之的党羽。他当初要从鄱阳去广陵，吕用之事先对高骈说：“玉皇大帝认为你当大臣的时间太长，使一些军国大事荒废了，受到了当代君主的责罚。于是派遣身边的一位神仙辅佐你，很快就要降临人世。你要好好对待他，如果不想让他走，你也可以安排一个人间的好职位留住他。”第二天，诸葛殷果然来了。他穿着平民服装在碧筠亭拜见高骈，妖模鬼样，诡诈之言口若悬河，说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召唤来神仙，能马上使冬夏颠倒。高骈不知底细，把他当成神仙看待，称他为诸葛将军。每次在酒筵间纵情畅饮，高骈听他的鬼怪之说，一天都不会感到疲倦。从此他连续升官至掌管盐铁的要职，聚财几十万缗。他的凶险狡诈，吕用之都赶不上。

有个大富商叫周师儒，他家中的花草树木和楼榭亭台奇美无比，堪称广陵第一。诸葛殷想占为己有却遭周师儒的拒绝。一天，诸葛殷对高骈说：“府城之中，有妖怪要作祟。如果让它得逞，那么水灾旱灾、兵戈战火的危害也不能与它相比。”高骈问：“这如何是好？”诸葛殷说：“应当在那下面建一座斋坛，请神官来镇守。”然后他指出周师儒的家正是设坛的地方。于是，高骈命手下军官将周师儒从家中赶出来。这天，突然降下大雨雪，泥泞不堪。那些奉命而来的人用皮鞭抽打逼迫，周师儒扶老携幼，在大道上连滚带爬，围观者都感到十分惊愕。诸葛殷便将自家迁居于此。

先前，诸葛殷的脚得了湿疹，现在越来越严重。每当躁痒起来，

他便让一个婢女用双手挠个不停，直至流出血来为止。高骈性格严肃整洁，外甥侄儿等晚辈来了都不准陪坐，却只对诸葛殷热情招待，甚至都废寝忘食。有时他们促膝亲密而坐，同杯共饮。遇到诸葛殷的湿疹忽然躁痒难忍，便尽情抓挠，弄得指甲里全是脓血。高骈跟他照样又吃又喝，脸上并无为难的神情。手下有人说了这件事，高骈说：“神仙往往都是这样考验人，你们不要介意啊。”

骈前有一犬子，每闻殷腥秽之气，则来近之。骈怪其驯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罗宫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复相识。”其虚诞率多如此。高虞常谓人曰：“争知不是吾灭族冤家？”

殷性躁虐，知扬州院来两月，官吏数百人，鞭背殆半。光启二年，伪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窜至湾头，为逻者所擒。腰下获黄金数斤，通天犀带两条。既缚入城，百姓聚观，交唾其面，^焯撮其鬓发，顷刻都尽。狱具，刑于下马桥南，杖至百余，绞而未绝。会师铎母自子城归家，经过法所，遂扶起避之，复苏于桥下。执朴者寻以巨木踣之。驸殿过，决罚如初。始殷之遇也，骄暴之名，寻布于远近。其族人竞以谦损戒殷。殷曰：“男子患于不得遂志，既得之，当须富贵自处。人生宁有两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弃尸道左，为仇人剜其目，断其舌。儿童辈以瓦砾投之，须臾成峰。出《妖乱志》。

又

高骈末年惑于神仙之术。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皆言能使鬼神，变化黄金。骈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党，恣为不法。其后亦虑多言者有所漏泄，因谓骈曰：“高真上圣，要降非难。所患者，学道之人，真气稍亏，灵咒遂绝。”骈闻之，以为信然，乃谢绝人事，屏弃妾媵。

高骈的身边有一只狗，每当闻到诸葛殷身上腥臭的气味，便跑上前去。高骈责怪它过于驯顺狎昵，诸葛殷笑着说：“我曾经在大罗宫玉皇大帝身边见过它，分别几百年了，它还认识我。”他常常是如此荒诞无稽。高虞曾经对人说：“怎知道他不是灭我家族的冤家呢？”

诸葛殷性情急躁暴虐，管理扬州院两个月来，几百名官吏当中，有一半人背上挨过他的鞭子。光启二年，伪朝廷任命诸葛殷兼任御史中丞，加金印紫绶。等到扬州城被攻陷后，他逃窜到水湾边，被巡逻的士兵擒获。在他的腰间搜出好几斤黄金，还有两条通天犀带。将他捆入城中后，百姓前来围观，都将唾沫吐到他脸上，用热水烫、用手撕扯他的头发胡子，顷刻便须发全无。他被戴上刑具，在下马桥南行刑，打了一百杖，又用绳子勒但没有勒死。这时正赶上师铎的母亲从内城回家，路过法场，便扶起他躲了起来，他在桥下苏醒过来。执刑的人见到他，便用大木头砸去。骑马的随从领他过堂，判决还和当初一样。诸葛殷刚刚发迹的时候，他的骄横暴虐之名，不久远近之人就全知道了。他同族的人都以谦虚自损告戒他。诸葛殷却说：“男子汉怕的是不能实现他的志向，既然实现了，就要尽享荣华富贵。一个人在一生中，难道还有死两遍的吗？”后来他果然两次被行刑。等到被弃尸路旁时，他被仇人剜掉了眼珠，割断了舌头。小孩子们拿起石头瓦块向他投去，很快就堆起了一座小山。出自《妖乱志》。

又

高骈到了晚年，被神仙之术所迷惑。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人，都说自己能够召神唤鬼，变出黄金。高骈对他们深信不疑，就被委以政务。吕用之等勾结朋党，胡作非为。后来，他也担心多嘴的人把他们干的坏事泄露出去，于是就对高骈说：“得道仙人与至圣之人，要降临人间并不困难。所令人忧虑的是，学道之人真气稍有亏损，灵咒也会随之失去效力。”高骈听了他的话，信以为真，便谢绝人世间的的事情，把爱妾们也抛到一边。

宾客将吏，无复见之。有不得已之故，则遣人先浴斋戒，诣紫极宫道士袪除不祥，谓之解秽，然后见之。拜起才终，已复引出。自此内外拥隔，纪纲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无人。岁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谓磻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称将军。有一萧胜者，谓之秦穆公附马。皆云上帝遣来，为令公道侣。其鄙诞不经，率皆如此。

江阳县前一地祇小庙，用之贫贱时，常与妻止其舍。凡所动静，祷而后行。得志后，谓为冥助，遂修崇之。回廊曲室，妆楼寝殿，百有余间。土木工师，尽江南之选。每军旅大事，则以少牢祀之。

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骈凡有密请，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楼居，请于公廨邸北，跨河为迎仙楼。其斤斧之声，昼夜不绝，费数万缗，半岁方就。自成至败，竟不一游。肩輿俨然，以至灰烬。是冬，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阁上干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此近诗妖也。

用之公然云：“与上仙来往。”每对骈，或叱咄风雨，顾揖空中，谓见群仙来往过于外。骈随而拜之。用之指画纷纭，略无愧色。左右稍有异论，则死不旋踵矣。见者莫测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灵仇，遣使

从此，宾客和他的部下，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便让人先为他沐浴斋戒，再到紫极宫请道士除凶消灾，称之为解秽，然后才能与人相见。可当见他的人下拜后刚刚站起来，便又被人领出门去。从此内外隔绝，纲纪日渐紊乱。吕用之等人于是作威作福，旁若无人。时间一长，他们的根基逐渐稳固。吕用之自称磻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是将军。有一个叫萧胜的人，说是当年秦穆公的驸马。他们都号称是上帝派下来，为高骈作修行的伴侣的。他们的荒诞不经，大多都是如此。

江阳县外有一座小土地庙，吕用之贫贱之时，曾经与妻子在这里居住。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祷告一番再行动。得志之后，吕用之说是得到了阴间神灵的帮助，于是重修了这座庙宇。回廊曲室，闺房寝殿，一共有一百多间。土木工匠，全是从整个江南挑选来的。每当遇到军旅大事，则要杀猪宰羊祭祀。

吕用之、张守一都说自己与神相遇过。高骈凡是有秘密请求，便派吕、张二人先去向神灵致意。中和元年，吕用之以神仙喜欢在楼里

居住为由，请求在衙门北边，跨河修造一座迎仙楼。斧头声昼夜不停，耗资几万缗钱，半年才修成。从修成到毁坏，竟然没有来过一次。门锁得好好的，最后却化成了灰烬。这年冬天，又在大厅西侧建起一座延和阁，共七间，八丈高，全装饰上珠玉，门窗雕刻之精美，几乎不像人工所做。每天早晨，都要烧名香，摆奇珍异宝，祈求王母娘娘降临。等到毕师铎之乱时，有人登上阁去，在天井的垂莲上看见了二十八个字，写的是：“延和高阁上千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这差不多是一首妖诗。

吕用之公然说：“我们与天上的神仙有来往。”每次当着高骈的面，就装作呼风唤雨，向空中作揖，并说看见仙人们来来往往，从外面经过。高骈随着跪地下拜。吕用之比划划，一点都不害羞。周围的人稍有不同的议论，死期就不远了。见到这种情况的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一个个只是捶胸顿足却不敢说话。吕用之忽然说：“后土夫人是我的神仙好友，派遣特使

就某借兵马，并李筌所撰《太白阴经》。”骈遽下两县，率百姓苇席数千领，画作甲兵之状，遣用之于庙庭烧之。又以五彩笺写《太白阴经》十道，置于神座之侧。又于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谓之韦郎。庙成，有人于西庑栋上题一长句，诗曰：“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刑。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好云侵鬓绿，两行嵬岬拂眉清。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好事者竞相传诵。

是岁，诏于广陵立骈生祠，并刻石颂。差州人采碑石于宣城。及至扬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牵至州南，凿垣架濠，移入城内。及明，栅缉如故。因令扬子县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悬购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骈大惊，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书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两都出兵仗鼓乐，迎入碧筠亭。至三桥拥闹之处，故埋石以碍之，伪云：“人牛拽不动。”骈乃朱篆数字，帖于碑上，须臾去石乃行。观者互相谓曰：“碑动也。”识者恶之。明日，扬子有一村姬，诣知府判官陈牒，云：“夜来里胥借耕牛牵碑，误损其足。”远近闻之，莫不绝倒。比至失守，师铎之众，竟至坏墉而进。

常与丞相郑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适得上仙书，宰执之间，有阴谋令公者。使一侠士来，夜当至。”骈惊悸不已，问计于用之。曰：“张先生少年时，尝学斯术于深井里聂夫人，近日不知更为之否？若有，但请此人当之，无不齏粉若。”

向我借兵马，还有李筌撰写的《太白阴经》。”高骈立即下令两个县，让百姓编了几千张苇席，并在上面画上兵士的模样，派吕用之到庙前把它们烧掉。又用五彩纸笺写《太白阴经》十道，放到神像身边。接着，又派人在后土夫人帐中塑了一个绿衣少年，称之为韦郎。庙修成了，有人在西屋房梁上题了一首长诗道：“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刑。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好云侵鬓绿，两行嵬岫拂眉清。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好事之徒竞相传诵。

这年，皇帝下诏在广陵为高骈建立一座祠堂，并刻石碑颂扬功德。于是，州中人便被派到宣城采集碑石。碑石运到扬子院，吕用之当天晚上就派人偷偷用五十头健牛把它拖到了州城南头，凿穿城墙越过护城河，转移到了城内。等到天亮之后，栅栏又恢复了原样。于是，吕用之让扬子县申报州府，说碑石在一夜之间不知去向，随即悬赏购买。到晚些时候才听说：“那碑石已被神人移到了街市之上。”高骈大吃一惊，就派人在碑石旁竖起一根大木柱，上面用金字写道：“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当即令两都派出仪仗鼓乐，将碑石迎进碧筠亭。到了三桥最拥挤喧闹之处，由于被故意埋的石头阻碍着，便谎称说：“人和牛都拽不动。”高骈便提笔写了几个红色的篆字，刻到碑石上，一会儿搬去那石头，石碑就被拉动了。围观者都说：“碑石动了。”有见识的人对此十分厌恶。第二天，扬子县有一个农村老太婆，到知府判官那里呈上一份状子，说：“昨夜村官到我家借耕牛拖碑石，误伤了牛腿。”周围的人们听到了，都笑弯了腰。等到城池失守，毕师铎的兵马竟从被凿坏的城墙处蜂拥而入。

高骈曾经与宰相郑公关系不融洽，吕用之知道了这件事，忽然对高骈说道：“我刚才得到天上神仙的书信，说宰相们当中，有人要暗害于您。他派了一个侠士来，今晚就该到了。”高骈又惊又怕，向吕用之询问对策。吕用之说：“张守一先生年轻的时候，曾经跟深井里

聂夫人学过一门道术，近日不知是否还用此道术？如果还用，只要请此人出来抵挡，非把对方击成粉末不可。”

骈立召守一语之。对曰：“老夫久不为此戏，手足生疏。然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妇人衣，匿于别室。守一寝于骈卧内。至夜分，掷一铜铁于阶砌之上，铿然有声。遂出皮囊中彘血，洒于庭户檐宇间，如格斗之状。明日，骈泣谢守一曰：“蒙先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捧金玉及通天犀带以酬其劳。

江阳县尉薛，失其名，亦用之党也。忽一日告骈曰：“夜来因巡警，至后土庙前，见无限阴兵。其中一人云：‘为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将兵数百万于此界游奕，幸王无虑他寇之侵轶也。’言毕而没。”群妖闻之大喜悦，竞以金帛遗之。未久，奏薛六合县令。

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长三尺五寸。时久雨初霁，夜印于后土庙殿后柏林中，及江阳县前，其迹如较力之状。明日，用之谓骈曰：“夜来有神人斗于夫人庙中。用之夜遣阴兵逐之，已过江矣。”不尔，广陵几为洪涛。骈骇然，遂以黄金二十斤，以饷用之。

后骈有所爱马死，园人惧得罪，求救于用之。用之乃又见骈曰：“隋将陈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东。杲仁诉以无马，令公大乌，骈良马名。且望一借。”顷刻，厩吏报云：“大乌黑汗发。”骈徐应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毙。

初，萧胜纳财于用之，求知盐城监。骈以当任者有绩，与夺之间，颇有难色。用之曰：“用胜为盐城者，不为胜也。昨得上仙书云：‘有一宝剑在盐城井中，须用灵官取之。’”

高骈立即召来张守一，把意图跟他说了。张守一回答说：“我好长时间没练此道术了，手脚生疏。但是为了您，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时辰临近，吕用之穿上女人的衣服，藏在另一个房间。张守一睡在高骈的卧室里。到了半夜时分，他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扔到了石阶上，发出响亮的声音。接着，他从皮袋子中拿出猪血，洒在门窗和房檐之间，像是经过一番格斗的样子。第二天，高骈哭着向张守一道谢说：“蒙先生再生之恩，我真是起死回生啊！”就亲自用车拉着黄金珠玉及通天犀带，作为酬谢。

江阳县薛县尉，不知他的名字，也是吕用之的同党。忽然有一天，他告诉高骈说：“昨晚我去巡逻，到后土夫人庙前，发现了无数阴兵。其中一个说：‘请替我们转告高骈，后土夫人派我率领数百万兵在这个地方巡逻，希望他不要担心其他贼寇入侵。’说完便销声匿迹。”那伙妖人听了十分欢喜，竞相把金银布帛送给这位薛县尉。不久，高骈奏报朝廷任命薛县尉为六合县令。

吕用之又用木头刻了一只巨人脚，三尺五寸长。当时久雨初晴，晚上他在后土夫人庙大殿后面的柏树林中，印上了巨人的脚印，一直印到江阳县前，那脚印呈现两人搏斗之状。第二天，吕用之对高骈说：“昨天晚上有神仙来到后土夫人庙中相斗。我派遣阴兵把他们赶跑了，已经过江而去了。”不久，广陵几乎被洪水淹没。高骈十分惊恐，便拿出二十斤黄金赠给吕用之。

后来，高骈有一匹心爱的马死了，喂马的人怕由此获罪，向吕用之求救。吕用之就去拜见高骈说：“隋朝的大将陈杲仁，我命令他到淮东办一件事情。他说没有马，想要你的大乌马，高骈那匹好马的名字。希望能借给他一用。”不一会儿，养马官来报告说：“大乌马身上直冒黑汗。”高骈慢慢地回答说：“我已经借给大司徒了。”一会儿养马官来报告说，大乌马死了。

起初，萧胜向吕用之行贿，谋求盐城监一职。高骈认为目前的在任者有政绩，考虑定夺之际，颇有为难之色。吕用之说：“用萧胜当盐城监，不是为了萧胜自己。昨天我收到天上神仙的书信说：‘盐城的井里有一把宝剑，但必须仙官才能把它取出来。’

以胜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骈俯仰许之。胜至监数月，遂匣一铜匕首献于骈。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骈甚异之，遂饰以宝玉，常置座隅。

时广陵久雨，用之谓骈曰：“此地当有火灾，郭邑之间，悉合灰烬。近日遣金山下毒龙，以少雨濡之。自此虽无大段烧蕪，亦未免小小惊动也。”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纵火，荒祠坏宇，无复存者。

骈当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无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扳状，隐起龙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

几上。骈见之，不胜惊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计其鸾鹤，不久当降。某等此际谪限已满，便应得陪幢节，同归真境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间一故事。”言毕，欢笑不已。遂相与登延和阁，命酒殽，极欢而罢。后于道院庭中刻木为鹤，大如小驷，鞚辔中设机捩，人或逼之，奋然飞动。骈尝羽服跨之，仰视空阔，有飘然之思矣。自是严斋醮，飞炼金丹。费耗资财，动逾万计。日居月诸，竟无其验。出《妖乱志》。

董 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日上生。’”昌得之大喜，

萧胜作为神仙身边的人，应该派他去啊。”高骈马上就应允了。萧胜到盐城上任几个月后，将一把铜匕首装在匣子里敬献给高骈。吕用之跪拜行礼说：“这是北帝所佩带的。得到它的人在百里之内，任何兵器都不敢侵犯他。”高骈十分惊异，就在剑上镶嵌宝玉，常常放在自己坐椅旁边。

当时广陵久雨不停，吕用之对高骈说：“这地方会有一场火灾，城内将化为一片灰烬。这两天我派金山下的毒龙，用小雨润润地。从此虽然不会有大片的火灾，也难免有小小的惊忧。”于是，吕用之每天晚上都悄悄派人放火，荒毁的庙宇便成了牺牲品，一座都没有幸存下来。

高骈应该接受道家的秘法了，然而吕用之、张守一却没有什高招了。于是，他们把一块大青石头，刻成用手扭过的样子，上面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蜿蜒盘曲的文字：“玉皇大帝授予白云先生高骈。”偷偷派手下人把它放在安道院的香案上。高骈看见了，不胜惊喜。吕用之说：“玉皇大帝念你焚香修德功绩显著，才有了这个命令。估计他派来的鸾凤和仙鹤，不久也该到了。我们几个到这时候，被贬谪到凡间的期限已满，应该陪着你的大驾，同归仙境了。将来有一天咱们在瑶

池宴上相逢，这也是人间的一段故事。”说完，欢笑不已。于是他们一起登上延和阁，命人摆上酒菜，尽欢而散。后来在道院庭中用木头刻起仙鹤来，大的如同小马一样，鞍垫和缰绳处安好机关，人走近时，就奋然而飞。高骈曾穿上仙衣跨上去，仰望天空，有飘然欲仙之感。从此更加严格地遵守斋戒，加快炼丹。耗费的金钱，动辄数万。但日积月累，竟然一点也不灵验。出自《妖乱志》。

董 昌

董昌在篡位前，山阴县有位老人，装模作样地向他进言说：“如今大王仁政惠及百姓，愿你在越地登基，为民造福。三十年前就已听到民谣，正与现在相符，所以来献给你。民谣说：‘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日上生。’”董昌听罢大喜，

因谓曰：“天命早已归我，我所为大矣！”乃赠老人百缗，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场，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雨中，有碧纸朱文，其文又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命与董氏。”又有王守真者，俗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续官属，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妖伪之际，悉由百艺幻惑所致。昌每言：“我得‘兔子上金床’讖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僭袞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俯而言曰。云云。词毕，复欲舞蹈。昌乃连声止之：“卿道得许多言语，压得朕头疼也！”缘土人所制天冠稍重，故有此言。时人闻，皆大笑之。出《会稽录》。

便对老人说：“天命早已归我，我所做的是大事啊！”就赠给老人一百匹绢，还免掉了他的税赋。董昌先派朱思远道士设立坛场，迎候上帝。忽然一天接到报告说，上天的符命降落到雨中，绿纸上写着红字，那字却不好认。朱思远说：“天命归于董氏。”又有一个叫王守真的人，老百姓称他王百艺，非常机智灵巧。董昌一开始为自己建立祠堂，雕刻形像，又塑造百官，及卫士兵卒，状貌如同鬼神一般，这全

是王百艺干的。兴妖作乱的时候，也全是王百艺用幻术迷惑所致。董昌常说：“我得到了‘兔子上金床’的预言。我是卯年生的，来年是卯年，二月二日也是卯月卯日，也就是卯年卯月卯日，还应当卯时。我千秋万代的宏图大业，只有在此开始才最为有利。”乾宁二年二月二日，董昌率领士兵及百姓好几万人，僭用皇帝的衣冠与仪仗，登上了内城的门楼，在境内实行大赦，建立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又命令所有官员士兵等全都高喊“圣人万岁”。官员士兵们又俯下身子说了一大堆话。说完之后，又要行舞蹈礼。董昌连声制止说：“你们讲了这么多话，把我的头都压疼了！”由于当地人造的皇冠太重，他才会这样说。当时人们听了，全都大笑起来。出自《会稽录》。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 娟	齐桓公
晋文公	郑繆公	晋平公	齐景公	妒女庙
伍子胥	屈 原	李 冰	土羊神	梅 姑
秦始皇	观亭江神	宛 若	竹 王	刘 向
何比干				

龙门山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色犬，行吠于前。禹计行十余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人面蛇身，禹因与之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于此图之侧。禹问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以授禹。简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度量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授简披图，蛇身之神，则羲皇之身也。出《拾遗录》。

龙门山

大禹开凿龙关之山，此山也叫龙门。来到一个岩洞，有数十里深，幽暗莫测，难以行进。大禹举着火把向前走。忽然，有一只像猪的野兽，衔着夜明珠，那珠光像蜡烛一样亮。又来了一只青色的狗，叫着跑在他的前面。大禹估计走了十多里，已经分不清白天还是夜里，渐渐觉得眼前明亮了，只见刚才的猪状兽和青色的狗都变成了人的模样，全穿着黑色的衣服。这时，又来了一个神仙，长着人的面孔和蛇的身子，大禹便跟他攀谈。那神仙拿出八卦图给大禹看，然后放在一块金板上。又来了八方之神，侍立在八卦图的两侧。大禹问

道：“听说华胥氏生了个贤德的儿子，是你吗？”那神仙回答说：“华胥氏是九江神女，是她生下了我。”于是他掏出一把玉简送给大禹。那玉简一尺二寸长，正符合每天十二时辰之数，那神仙让大禹用它来度量天地。大禹就带着这玉简，来治理山河水土。送给大禹玉简并让他看八卦图的这位蛇身神仙，就是伏羲氏。出自《拾遗录》。

太公望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妇人言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骤雨去者，皆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出《博物志》。

四海神

武王伐纣，都洛邑。明年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马车，从两骑，止王门外。师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内，方对天子。未有出时，且进热粥，以知寒。”粥皆毕，师尚父曰：“客可见矣。五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风伯、雨师耳。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颙顼，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风伯、雨师，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谒者于殿下门内，引祝融进。五神皆惊，相视而叹。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授命。”顾敕风伯、雨师，各使奉其职也。出《太公金匮》。

延 娟

周昭王二十年，东瓠贡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娱。俱辩丽词巧，能歌笑，步尘无迹，日中无影。及王游江汉，与二女俱溺。故江汉之间，至今思之，乃立祠于江上。后十年，人每见二女拥王泛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楔集祠间。

太公望

周文王任命姜太公为灌坛令，一年来，连把树枝吹得发声的风都没有。一日，文王梦见一个女人容貌艳丽，在路中央哭。问其缘故，那女人说：“我是东海泰山神女，嫁给西海神为妻。我想回东海去，灌坛令挡了我的道。考虑到太公有德，我不敢挟暴风骤雨而过。”文王从梦中醒来。第二天，他召见姜太公，这之后三日三夜，果然有狂风暴雨从这里经过，都是从西边来的。于是，文王就拜姜太公为大司马。出自《博物志》。

四海神

周武王伐纣，建都于洛邑。第二年气候阴冷，一连下了十几天雪，雪积一丈多深。甲子日清晨，五个人乘着马车，后面还跟着两个骑马的，停在武王门口。姜太公让人拿一盆稀粥出来，说：“大夫正在屋里答天子的话。还不知什么时候出来，请先喝点热粥，以避寒冷。”等他们喝完粥，姜太公说：“现在可以会见客人了。那五车两骑，是四海之神和河伯、风伯、雨师。南海之神叫祝融，东海之神叫勾芒，北海之神叫顓琐，西海之神叫蓐收。河伯、风伯、雨师，请让传唤的人直呼其名，予以召见。”武王坐在大殿上，传唤的人在殿下门内，把祝融领了进去。诸神大惊，相视而叹息。祝融等都向武王下拜。武王说：“天气阴冷，你们却远道而来，有何见教？”诸神都说：“上天要伐殷立周，我们是来领受命令的。”武王于是命令风伯和雨师，让他们各守其职。出自《太公金匮》。

延 娟

周昭王二十年，东瓠献来两位女子，一个叫延娟，一个叫延娱。她们都能言善辩，能歌善舞，走路不留脚印，在太阳下也没有影子。后来周昭王南游江汉，不幸与两位女子一起落水而死。因此江汉一带，至今人们还怀念她们，并在江边修建了祠堂。十年之后，人们常常看见这两位女子陪伴着昭王泛舟江上，嬉戏于水边。到了晚春上巳节这天，人们都聚集到祠堂前祭祀。

或以时鲜甘果，采兰杜包裹之，以沉于水中；或结五色彩以包之，或以金铁系其上，乃蛟龙不侵。故祠所号招祇之祠。出《拾遗录》。

齐桓公

齐桓公游于泽，管仲御。公见怪焉。管仲曰：“泽有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朱冠。见人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见也。”出《庄子》。

又

桓公北征孤竹，来至卑耳之溪十里，见人长尺，而人形悉具。右祛衣，走马前。以问管仲，管仲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余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之神见，走前导也。祛衣，前有水也。右祛，示从右涉也。”至如言。出《管仲子》。

晋文公

晋文公出，有大蛇如拱，当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梦天使杀蛇，谓曰：“蛇何故当圣君道？”觉而视之，蛇则臭矣。出《博物志》。

郑繆公

郑繆公昼日处庙，有神人面鸟身，素服，面状方正，繆公大惧。神曰：“无惧，帝厚汝明德，使锡汝寿十年，有的拿来当季的新鲜水果，采来兰草与杜若将其包好，沉入水中；有的用五彩线捆扎，还有的把金属系在上面，这样蛟龙就不会吃了。因此，这个祠堂被称为招祇之祠。出自《拾遗录》。

齐桓公

齐桓公到草泽间游玩，管仲为他驾车。齐桓公看见一个怪物。管

仲说：“这草泽中有条大蛇，有车轮子那么粗，有车辕那么长，穿着紫衣服戴着红帽子。见了人，它就把头昂起来直立着，谁如果看见它，差不多就可以成为霸主了！”齐桓公道：“你说的这条蛇就是寡人见到的怪物。”出自《庄子》。

又

齐桓公向北征讨孤竹，来到离卑耳溪十里处，看见一个人只有一尺高，而人体各部器官俱全。他右身袒露，走在齐桓公的马前。齐桓公问管仲，管仲说：“我听说登山之神有个叫余儿的，只有一尺高，而人的器官齐全。当霸王之君将兴时，登山之神就会出现，走在前面作为向导。他赤裸着身子，说明前面有水。他右侧赤裸，这是暗示我们应从右面渡过河去。”到了卑耳溪，果然都像管仲说的那样。出自《管仲子》。

晋文公

晋文公出巡时，有一条大蛇像拱形隆起，挡住他的路。于是文公回去修道积德，命一个小吏守护这条蛇。守护蛇的小吏睡着了，梦见天使来杀这条蛇，并说道：“这条蛇为何要挡圣君的路？”小吏醒来后再一看，那条蛇已经臭了。出自《博物志》。

郑繆公

郑繆公一天白天在庙里，看见有个神仙长着人的面孔，鸟的身子，穿着白衣服，脸型方正，繆公十分害怕。那神人说：“你不要害怕，天帝对你的圣明贤德十分厚爱，派我再赐你十年阳寿，使若国昌。”公问神名，曰：“予为勾芒也。”出《墨子》。

晋平公

晋平公至浚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车而随公之车。公问师旷，师旷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阳之神。饮

酒于霍太山而归，其逢君于浚乎，君其有喜焉！”出《古文琐语》。

齐景公

齐景公伐宋，过泰山，梦见二人怒。公恐，谓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汤与伊尹，为言其状，汤皙容，多髭须，伊尹黑而短，即所梦也。景公进军不听。军鼓毁，公恐，乃散军不伐宋。出《物异志》。

妒女庙

并州石艾、寿阳二界有妒女泉，有神庙。泉潢水深沉，洁澈千丈。祭者投钱及羊骨，皎然皆见。俗传妒女者，介子推妹。与兄竞，去泉百里，寒食不许断火，至今犹然。女锦衣红鲜，装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经过者，必雷风电雹以震之。出《朝野僉载》。

为的是使你的国家昌盛起来。”缪公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我就是勾芒。”出自《墨子》。

晋平公

晋平公来到浚水边，看见有人乘坐八匹白马拉的车而来。有一个长着狐尾狸身的怪物从那辆车上跳下来，紧紧跟在晋平公车子的后面。平公问师旷，师旷说：“狸身狐尾，它的名字叫首阳之神。它去霍山饮酒回来，恰与您在浚水边相遇，看来大王要有喜事了！”出自《古文琐语》。

齐景公

齐景公讨伐宋国时，路过泰山，梦见两个人大发雷霆。齐景公十分恐惧，以为他们是泰山之神。晏子认为这是宋国的始祖商汤和殷商国政伊尹，他对景公描述这两个人的模样，商汤脸色白皙，多胡须，伊尹是个黑黑的矮个子，这就是景公梦见的人。然而，齐景公却没有在意，继续向宋国挺进。结果，军鼓被毁坏，齐景公吓坏了，于是把士兵遣散了，不再讨伐宋国。出自《物异志》。

妒女庙

并州石艾、寿阳二县的交界处，有一个妒女泉，泉边有座神庙。这泉水是从地下很深的地方喷出来的，而且十分清澈，一泻千丈。来此祭拜的人投进去不少钱和羊骨头，明亮清晰，都能看得见。民间传说的妒女，就是介子推的妹妹。她与哥哥斗气，在离该泉方圆百里内，寒食节也不许断烟火，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妒女身穿锦缎红衣，盛装艳丽。等到有人采山丹、百合等野花从这里经过时，必然遭到风雨雷电及冰雹的袭击。出自《朝野金载》。

伍子胥

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鱃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每朝暮潮时，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庙前。高一二尺，广十余丈，食顷乃定。俗云：与钱塘江水相应焉。原缺出处。黄本作《钱唐志》。

屈原

屈原以五月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出《续齐谐记》。

李冰

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

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

伍子胥

伍子胥屡次规劝吴王，结果吴王赐给他属镂剑，让他自杀而死。临终之前，伍子胥告诉他的儿子说：“我死之后，把我的脑袋悬挂在南门上，我要亲眼看见越兵的到来。另外，用鱖鱼皮裹住我的尸身，投进江中，我要早晚乘潮而来，亲眼看见吴国的灭亡。”从此自海门山往这里，潮水汹涌异常，高数百尺，一直越过钱塘江入海口的渔场，才渐渐变小。那潮水每天早晚两次，其声音如同人在怒吼，雷鸣电闪般地涌过去，足有一百多里。当时，有人看见伍子胥乘着白车白马站在潮头，所以他修了一座庙来祭祀他。庐州城的淝河岸边也有一座子胥庙。每天早晚涨潮时，淝河的水也愤怒地鼓涨起来，一直涌到庙前。那浪头一二尺高，十余丈宽，一顿饭的工夫才能够平定下来。老百姓们说：这是与钱塘潮相呼应。原缺出处。黄刻本作出自《钱唐志》。

屈原

屈原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而死，楚国人纷纷哀悼他。到了这天，人们用竹筒装米，扔进水里来祭奠他。东汉建武年间，长沙有个人叫区曲，白天忽然看见一个读书人，自称三闾大夫，对区曲说：“得知你正要来此祭奠，很好。只是这些年大家送来的东西，常被蛟龙偷吃。今天你如果有什么要送的话，可以裹上楝树叶，再用彩线缠上，这两样东西是蛟龙害怕的。”区曲照他说的去做了。今天，百姓们在五月初五包粽子时，还要包上楝树叶、缠上五彩线，这都是汨罗江遗留下来的风俗。出自《续齐谐记》。

李冰

李冰在蜀郡做郡守的时候，有一条蛟龙年年兴风作浪，使得遍地洪水成灾。李冰于是下水去杀那蛟龙，他自己化作牛的模样，那江神上下跃动，李冰难以取胜。回到岸上之后，他挑了好几百名勇敢的士

兵，拿着强弓大箭，事先和他们约定说：“我刚才变成了一头牛，现在那江神必定也会变成一头牛。我把

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呼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湔湔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圯，虽甚秋潦，亦不移适。有石牛，在庙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志，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出《成都记》。

土羊神

陇州汧源县，有土羊神庙。昔秦始皇开御道，见二白羊斗，遣使逐之，至此化为土堆。使者惊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见二人拜于路隅。始皇问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来相谒。”言讫而灭。始皇遂令立庙，至今祭享不绝。出《陇州图经》。

梅姑

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姑庙。生时有道术，能著履行水上。后负道法，夫怒杀之，投尸于水。乃随波漂流，至今庙处。巫人常会殡敛，不须坟墓，即时有方头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时见水雾中，暖然有著履形。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辄有迷径溺没之患。巫云：“姑既伤死，所以恶见残杀。”出《法苑珠林》。

一条大白绢系在身上作为区别，你们去射杀那个无记号的。”于是李冰呼吼着进入水中。顷刻间风雷大作，天地一色。稍稍平静下来后，只见两头牛正在水上拼斗。李冰身上的绢带又长又白，士兵们便一齐射向江神，当即毙命。从此，蜀地百姓再也没有受过水患。直到现在发大洪水时，眼看就要冲到李冰祠堂了，却又向远处滚滚流去。因此春冬两季举行的斗牛表演，未必不是起源于这件事。李冰祠南边有好几千户人家，虽邻近江边，地势低洼，但即使秋季江水泛涨，人们也都不搬迁。那里有石牛，在李冰庙的院子里。唐太和五年，洪水泛滥

决堤。李冰的神灵化作一条龙，又同蛟龙在都江堰渠口处搏斗起来，还是以白绢为标志，江水于是急流而下。绵州、梓潼等地大水都溢满了山川峡谷，几十个郡都受了灾，只有西蜀安然无恙。出自《成都记》。

土羊神

陇州汧源县境内，有座土羊神庙。当年秦始皇开通御道，见两只白羊相斗，派使者去驱赶，两只白羊跑到这里时变成了土堆。使者大惊而回。秦始皇亲自来到这个地方，见两个人跪拜于路旁。秦始皇问有什么事，回答说：“我们不是人，而是土羊之神。因为您来到此地，所以来拜见。”说完便没了踪影。秦始皇随即下令修建了这座土羊神庙，至今祭祀不断。出自《陇州图经》。

梅姑

秦朝时，丹阳县的湖畔有座梅姑庙。这梅姑活着的时候有道术，能穿着鞋子在水面上行走。后来违反了道法，丈夫一气之下把她杀了，并抛尸水中。梅姑的尸体便随波漂流，一直漂到现在建庙之处。巫师们常在这里为安葬死者作祈祷，还未埋葬，祠堂下面就常有方头漆木棺材出现。每月十五以及最后一天，时常看见水雾之中，隐隐约约有人穿鞋的样子。庙的四周禁止渔猎，违犯者则有迷路或淹死的危险。巫师们说：“梅姑是被杀死的，所以她不愿再见到残杀的情景。”出自《法苑珠林》。

秦始皇

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所出处。传云：时有神能驱石下海。阳城十一山，今尽起立，巍巍东倾，如相随行状。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秦皇于海中作石桥，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与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乃从石桥入三十里，与神相见。帝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怒曰：“帝负

约，可速去！”始皇即转马。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出《三齐要略》。

观亭江神

秦时，中宿县十里外，有观亭江神祠坛。经过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变为虎。中宿县民至洛，及路见一行旅，寄其书曰：“吾家在亭庙前，石间悬藤即是也。但扣藤，自有应者。”乃归如言，果有二人从水中出，取书而沦。寻还云：“江伯欲见君。”此人不自觉随去。便睹屋宇精丽，饮食鲜香，言语接对，无异世间也。出《南越志》。

宛若

汉武帝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悼痛之，岁中亦死。死而有灵，其姒

秦始皇

秦始皇造石桥，想要过海去，看一看太阳升起的地方。据传说：当时有个神仙能把石头赶下大海。阳城有十一座山，如今全都巍然挺立，且向东倾斜，仿佛相随而行的样子。又说：石山走得太慢，那神仙就用鞭子抽打，这些石山都流出血来，全变红了，现在还是那个样子。秦始皇在海里造的石桥，有人说：不是人工所能完成的，而是由海神立的桥墩。秦始皇感谢他的恩惠，便祈祷礼敬，请求与神相见。海神说：“我的样子十分丑陋，咱们先约定好了，千万别把我画下来，这样我才能与你相会。”秦始皇便从石桥上向海中走了三十里，与神相见。皇帝身边有个能人，暗中用脚把海神的相貌画了下来。海神大怒道：“皇帝负约了，赶紧回去吧！”秦始皇只好打转马头。那马前腿刚刚落地，后腿下面的石桥就崩塌了，仅仅使他登到岸上而已。出自《三齐要略》。

观亭江神

秦朝时，在中宿县十里外，有一座观亭江神祠坛。凡是经过这里而不恭谨的人，必定会发狂跑到山中，变成一只老虎。中宿县有个百姓到洛阳，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出外旅行的人，托他捎一封书信，并说：“我家在观亭江神祠前面，那乱石中间悬着枯藤的地方便是了。只要拽一拽藤子，就会有人迎出来。”那人返回时一切都照他说的去做，果然有两个人从水中出来，接过书信后又沉入水底。不一会儿，他们又回来说：“江神想见一见你。”这个人不知不觉地就跟了进去。只见眼前的房屋精美华丽，酒菜鲜美可口，待人接物及言谈举止等，与人世间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出自《南越志》。

宛 若

汉武帝修建柏梁台，用来安置神君。神君本来是长陵的一个女子，后来嫁给人家做了妻子。她生了一个男孩儿，没有几岁就死了。她悲痛万分，当年也死了。她死后显灵，她的姐姐

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人家小事，颇有验。平原君亦事之，其后子孙尊显。以为神君力，益尊贵。武帝即位，太后迎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责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福。今欲为淫，此非神明也。”自绝不复往，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命不长。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乃见断绝。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乃去。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妻，生子三人。与朔俱死。出《汉武故事》。

竹 王

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破之，得一男儿。及长，遂雄夷濮，氏竹为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后唐蒙开□犸，斩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帝封三子为侯。及死，配父庙，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出《水经》。

宛若祭祀她，于是就听见她说：“宛若当神主。”老百姓不断前来祈求福，说些别人家里的小事，还挺灵验。平原君也来供奉，以后她的子孙果然得到高官显位。他们认为这是神君在相助，对她更加尊崇。汉武帝即位时，太后把神君迎进宫中供奉起来。只能听见她在说话，却看不见神君本人。至此神君主动提出离宫，才营建柏梁台供她居住。当初，霍去病还未发迹时，常常到这里祈祷。有一次，神君现出原形，着意打扮了一番，想与霍去病发生关系。霍去病不肯，并斥责神君道：“我认为你是圣洁的，才斋戒并向你祈福。你今天却想与我淫乱，这样就不是真正的神明。”从此霍去病不再来，神君也感到十分惭愧。等到霍去病患了重病之后，皇帝让人向神君祈祷。神君说：“霍将军的精气不足，命不长了。我曾经想用太一精给他补充一下，可以延长寿命的。然而，霍将军不懂我的意思，而且再也没有去过我那里。现在他已经没有救了。”霍去病最终死去了。卫太子还未败亡的前一年，神君走了。东方朔纳宛若为妾，生了三个孩子，后来宛若也和东方朔一同死去。出自《汉武故事》。

竹 王

汉武帝时，有一位竹王兴起于豚水。那年，有一个女子在豚水边洗衣服，只见漂来三节大竹子，流到她的两脚之间，推都推不走。只听见竹子里有响动，她便将其破开，里边是一个小男孩儿。他长大后，便称雄于夷濮一带，以竹作姓。原来那三节被丢弃的破竹子，如今已在荒野里长成一片竹林，竹王祠旁边的那片竹林便是。竹王曾经带着随从来到一块大石头上，让随从做羹来吃。随从说：“没有水。”竹王用剑刺穿石头，水便流了出来，就是今天的竹王水。后来唐蒙开拓□犸，砍下了竹王的头。当地夷人都很怨恨，认为竹王并非人的血气所生，请求为他修建祠庙。汉武帝封他的三个儿子为侯。儿子死后，与父亲同庙而祭，如今竹王三郎祠里供奉的就是他们的神灵。出自《水经》。

刘 向

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说开辟以前。向因受《五行洪范》之文，辞说繁广，向乃裂裳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教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向子歆，从向授其术，向亦不悟此人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何比干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孙弘辟为廷尉右平，狱无冤民，号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阴雨，昼寝，梦有客车骑。觉而一老姬年八十余，头尽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姬衣履不濡。比干异之，延入座。须臾雨止，姬辞去，出送至门。跪谓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尧至晋有阴德，及公之身，当继公一人。今天赐策，以广公子孙。佩印绶者，当随简。”长九寸，凡百九十板。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当随此算。”姬东行，忽不见。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后三岁，复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姬如东行。及终，遗令东首。自比干已下，

刘 向

汉成帝末年，刘向在天禄阁校阅书籍，专心致志，用力极勤。一天夜里有一个老人穿着一身黑衣服，拄着一根青藜杖，扣门而入。看见正坐在暗处读书的刘向，老人吹了吹拐杖的顶端，冒出一道火光，举着拐杖为他照亮，并向他详细述说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刘向因此学得《五行洪范》的内容，因文长辞繁，刘向就撕下衣裳、解开衣带记录他说的话。天亮之后，老人才走。刘向问他姓名，他回答说：“我是太一之精，天帝听说刘氏之子中有个十分博学的，因此下来教他。”然后老人从怀中掏出竹简，上有天文地图之书，并说：“我大略地把这些内容传授给你吧。”刘向之子刘歆，跟着刘向学习整理典籍

的方法，可刘向却没有弄清楚这位老人是什么人。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何比干

汝南人何比干，精通律令法典。元朔年间，公孙弘征召他为廷尉右平，监狱中没有关押一个受冤的百姓，人们称他为何公。征和初年，他辞官回家。一天正下大雨，他白天睡着了，梦见有位客人乘马车而来。醒来之后，来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婆，头发全白了，请求在此避雨。当时雨下得正急，而她的衣服和鞋子却没有湿。何比干十分惊异，请她进屋坐下。一会儿雨停了，老太婆告辞离去，他送到门口。老太婆跪到地上对他说：“你的祖先是后稷，从尧帝到晋国已积下了阴德，现在到了你这代，应当有一个继承人。如今上天赐简策给你，以增加你子孙中做官的人。将来他们当中佩带官员印章的，应当和简的数量一样多。”那竹简九寸长，一共一百九十块。老太婆把它送给何比干，说：“你子孙中佩带印章的，应当和这简一样多。”老太婆说完向东走，忽然就不见了。何比干这年五十八，有六个儿子；三年后，他又生了三个儿子。他们迁居平陵时，去了八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留了下来，他常常在这里向着东方祭奠那位老太婆。何比干临终之前，留下遗嘱，把他的头朝东方安葬。自从何比干以后，与张氏俱授灵瑞，累世为名族。三辅旧语曰：“何氏策，张氏钧也。”出《三辅决录》。

他的后代同张氏一族都受到灵瑞的庇护，世代代为名门望族。三辅地区有句老话说：“何氏的竹简，张氏的陶钧（钧转陶以成器，比喻造就人才。）。”出自《三辅决录》。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栾 侯 阳 起 欧 明 李 高 黄 原
贾 逵 李 宪 张 璞 洛子渊 陈 虞
黄 翻 阳 雍 钱 祐 徐 郎 丁氏妇
阿 紫

栾 侯

汉中有鬼神栾侯，常在承尘上，喜食鲈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经处，禾稼辄尽。太守遣使告栾侯，祀以鲈菜。侯谓吏曰：“蝗虫小事，辄当除之。”言讫，翕然飞出。吏仿佛其状类鸠，声如水鸟。吏还，具白太守。即果有众鸟亿万，来食蝗虫，须臾皆尽。出《列异传》。

阳 起

河南阳起，字圣卿。少时疾疟，于社中得书一卷——《谴劾百鬼法》。为日南太守。母至厕上，见鬼，头长数尺。以告圣卿，圣卿曰：“此肃霜之神。”劾之来出，变形如奴。送书京，朝发暮返。作使当千人之力。有与忿恚者，

栾 侯

汉中有个叫栾侯的鬼神，常常住在天井上，喜欢吃腌制的食物，能卜吉凶。甘露年间，闹起了蝗灾，蝗虫经过之处，庄稼全被吃光了。太守派人将这件事告诉栾侯，并供奉上腌菜。栾侯对来说：“蝗虫小事而已，这就把它们除掉。”说罢，他忽然飞了出去。来的小吏看他的样子仿佛一只鸠鸟，还发出水鸟的叫声。小吏回去后，将此事禀报了太守。于是果然有成万上亿只鸟来吃蝗虫，一会儿就把它们全除尽了。出自《列异传》。

阳 起

河南人阳起，字圣卿。小时候患疟疾，在神社中得到了一部书——《谴劾百鬼法》。后来他做了日南太守。一日，他的母亲在厕所里看见一个鬼，头发有好几尺长。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阳起，阳起说：“这是肃霜之神。”于是就用劾鬼之法将他召来，这位肃霜之神就变成了一个奴仆。他去京城送信，早晨出发傍晚就回来了。干活时可以顶千人之力。有一个怨恨阳起的人，

圣卿遣神夜往，趣其床头，持两手，张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几死。出《幽明录》。

欧 明

庐陵邑子欧明者，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过，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见大道之上，有数吏皆著黑衣，乘车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过。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车载明，须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礼，故要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独求如愿耳。”既至，果以缙帛赠之。明不受，但求如愿。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愿，使随明去。如愿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将如愿归，所须辄得之，数年成富人。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正月岁朝，鸡初一鸣，呼如愿。如愿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走于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足以偃人。如愿乃于此逃，得去。明谓逃在积薪粪中，乃以杖捶粪使出。又无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辄往捶粪，云：“使人富。”出《博异录》。

李 高

王莽时，汉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庙，遗其书刀，遣小吏李高还取之。见刀在庙床上，有一人，著大冠绛袍，谓高曰：“勿道我，吾当祐汝！”后仕至郡守。年六十余，忽道见庙神，

阳起便派肃霜之神深夜赶到那人床前，张开两手，眼睛瞪得通红，大

舌头吐到地上，差一点儿把那人吓死。出自《幽明录》。

欧 明

庐陵城有个少年叫欧明，跟随商人们从彭泽湖经过。每次路过这里，不论船上有什么，都要多少往湖里投一些。一次，欧明看见大道上有几个黑衣吏乘车马而来，并说是清洪君的使者，要欧明跟他们走。欧明知道他们是神，但又不敢不去。黑衣吏们用车载着欧明，一会儿就来到了一座府院，门口站着吏卒。小吏说：“清洪君被你的彬彬有礼所感动，因此把你请来。如果他给你贵重的礼物，你什么都不要拿，只求得到如愿。”欧明进屋之后，清洪君果然送给他绫罗绸缎。欧明不要，只要如愿。清洪君对他知道如愿颇觉奇怪，很舍不得，不得已，只好唤如愿出来，让她跟欧明走。如愿是清洪君的一个婢女，经常为他取东西。欧明带着如愿回去后，他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几年后就成了富人。于是，他渐渐骄奢自满起来，不再爱如愿了。正月初一，鸡刚叫过一遍，欧明喊如愿。如愿没有马上起来，欧明大怒，想用棍子打她。如愿就跑到粪堆旁，那里有昨天除夕扫除时堆积的柴草，足以把人遮盖住。如愿就从这里逃跑了，得以脱身。欧明认为她钻进了粪堆中，于是就用木棍猛劲捶打，让她出来。可是不见人影，才知道找不到了。欧明于是说道：“你使我富起来就行了，我不再打你了。”如今，人们都要在大年初一鸡叫时去捶打粪堆，并且说：“使人富起来。”出自《博异录》。

李 高

王莽当朝的时候，汉中太守五更天去神庙祭拜，将一把写字时修改用的刀忘在庙中，便派小吏李高回去取。李高回到庙中，看见那把刀放在床上，有一个穿深红色袍子、戴大帽子的人，对李高说：“不要说见过我，我会保佑你的！”后来李高步入仕途，一直做到郡守。他六十多岁时，忽然把在庙中遇神的事讲了出来，言毕而此刀刺高心下，须臾而死。莽闻，甚恶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黄原

汉时，泰山黄原，平坦开门，忽有一青犬，在门外伏，守备如家养。原继犬，随邻里猎。日垂夕，见一鹿，便放犬。犬行甚迟，原绝力逐，终不及。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墙回匝。原随犬入门，列房可有数十间，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鲜丽，或抚琴瑟，或执博棋。至北阁，有三间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见原，相视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致妙音媼也。”一人留，一人入阁。须臾有四婢出，称：“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数应为君妇。”既暮，引原入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台，台四角有径尺穴，穴中有光，映照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礼既毕，晏寝如旧。经数日，原欲暂还报家。妙音曰：“人神道异，本非久势。”至明日，解佩分袂，临阶涕泗，后会无期，深加爱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斋戒。”四婢送出门，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见空中有辇车，仿佛若飞。出《法苑珠林》。

话音刚落，那把刀子就刺进了他的心口，顷刻便死了。王莽听说了这件事，十分厌恶。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黄原

汉朝的时候，泰山人黄原，一天清晨打开房门，忽然看见一只青色的狗在门口趴着，就像自家养的狗一样看家护院。黄原就用绳子牵着它，跟随邻里去打猎。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遇见一只鹿，黄原便放狗去追。狗虽然跑得很慢，但黄原拼命追逐，却还是没有追上。走了好几里，来到一个山洞，黄原入洞走了一百多步，忽然有一条平坦的大路，两旁栽着槐树和柳树，前面又有曲折回环的院墙。黄原随那条狗进了门，只见两旁有几十间房子，房子里全是女子，容貌娇艳妩媚，衣着鲜艳华丽，有的在弹琴，有的在下棋。到了北边的一座阁楼，这里有三间屋，两个女子侍立在一旁，仿佛在等候什么人。看见黄原来了，她们相视一笑，说：“这黑狗所引来的就是妙音的夫婿了。”然后一个留在原地，一个进入阁内。一会儿，四个婢女走了出来，说：“太真夫人告知黄公子，她有个女儿，已经成年，按冥数她

应当成为你的妻子。”天黑之后，她们领黄原入内。这里有一个方向朝南的厅堂，堂前有水池子，水池子里有个平台，平台四角各有直径一尺的孔穴，穴中有光，照映着帷帐和床席。那妙音姑娘容色美艳，楚楚动人，侍婢们长得也很漂亮。拜过天地之后，他们便入了洞房。过了几天，黄原想暂时离开这里，回家报告一声。妙音说：“人和神毕竟不同道，你我这夫妻本来就不是长久的。”到了第二天，两人互赠玉佩作为离别纪念，下台阶时都泪流满面，想到这一朝分手，后会无期，两人都更加深爱对方。妙音说道：“你如果还能够想起我，那么就请你在每年三月初一斋戒一日。”四个婢女将他送出门来，他半天便回到家中。从此，黄原神情恍惚，每到三月初一那一天，他常会看见空中有一辆带帷帘的车子，好像飞一般地朝他驶来。出自《法苑珠林》。

贾 逵

贾逵在豫郡亡，家迎丧去。去后，恒见形于项城。吏民以其恋慕彼境，因以立庙。庙前有柏树，有人窃来斫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树中，所著处寻而更生。项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贾逵碑》。

李 宪

龙舒陵亭有一大树，高数十丈，黄鸟十数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忽见一绣衣妇人曰：“我树神也，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为立祠。宪曰：“诸卿在此，吾居近水，当致少鲤鱼。”言讫，有鲤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兵，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袁术、刘表相攻，龙舒之民皆流去，唯宪里不被兵。出《搜神记》。

张 璞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

子女观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萧，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

贾 逵

贾逵在豫州的郡城里死了，家里人前去迎丧。迎走之后，人们还经常在项城看到贾逵的身影。官吏和百姓们都认为他仍留恋这个地方，便为他建起一座庙。庙前有柏树，有人偷偷前来砍伐，可是当他刚砍下去，那斧头便长在树上拔不出来，所砍之处一会儿就长好了。项城附近的人们无不震惊。出自《贾逵碑》。

李 宪

龙舒县的陵亭有一株大树，几十丈高，有十多只黄鸟在上面筑巢。当时久旱不雨，几位老人商议后说：“那棵树常有黄气出现，或许会有神灵，可以向它祈雨。”于是，人们拿着酒肉等供品前往。亭子里有个寡妇叫李宪，这天她半夜起来，忽然在房间里看见一个穿着绣花衣服的妇人对她说道：“我是树神，由于你洁身自好，所以我想帮助你生活下去。早晨来的父老乡亲都是来祈雨的，为此我已经向天帝请求过了。”到了第二天中午，果然下了一场大雨，人们于是为树神建了个祠堂。李宪说：“各位都在这里，我住在水边上，要送给各位一些鲤鱼。”她的话音刚落，就有几十条鲤鱼，飞落到堂前。在座的人们无不惊慌害怕。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一日，树神来跟李宪告别说：“不久这里将有一场战争，我今天是来向你辞行的。”然后留下一只玉环，说：“拿着它就可以避过此难。”后来袁术和刘表互相攻打，龙舒县的老百姓都逃走了，只有李宪住的乡里未遭兵乱。出自《搜神记》。

张 璞

张璞字公直，不知是哪里人。他做吴郡太守时，奉命回京城，途经庐山。孩子们进祠堂里参观，婢女指着神像开玩笑说：“让他做你

的丈夫。”当天夜里，张璞的妻子梦见庐山神君送来聘礼说：“感激您选择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为婿，送上礼物聊表心意。”张璞的妻子醒来后觉得奇怪，婢女向她道出了实情。于是她感到有些害怕，催促丈夫赶紧离开这里。他们的船行到江中央，

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及得度，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问女，言：“但见好屋吏卒，不觉在水中中也。”出《搜神记》。

洛子渊

后魏孝昌时，有虎贲洛子渊者，自云洛阳人。孝昌中，戍于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水乡。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见无人家。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问云：“从何而来？彷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既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备有。饮讫告退。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

却不动了，全船的人无不惊恐，于是纷纷把东西投入江中，然而船还是不动地方。有人对张璞说：“你把女儿扔入江中，这船才能走。”大家都说：“神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为了一个女儿而想害死全家，为什么呢？”张璞说：“我不忍心看女儿投水。”说完便爬进船顶舱里躺下，让妻子把女儿沉入水中。妻子不舍得，便用张璞死去哥哥的女儿代替。她把一张席子放到水中，然后把那孩子放到上面，这样船才向前行进了。张璞看见自己的女儿还在，怒气冲冲地对妻子说：“你这样做还让我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说罢，便将自己的女儿又扔入江中。等船渡到对岸，人们远远看见那两个被扔进水中的女孩子正在

下游岸边。有一个小吏站在岸边说：“我是庐山神君的主簿。庐山神君非常感谢你，但他知道鬼神是不能与人相配的，又十分敬重你的大义，因此派我把这两个女孩子全还给你。”张璞和妻子问那两个女孩子，她们说：“刚才才看见不少漂亮房屋和众多吏卒，没有感觉到是在水里面。”出自《搜神记》。

洛子渊

北魏孝昌年间，虎賁军中有个洛子渊，自称是洛阳人。孝昌年间，他戍守彭城。他同营里有个人叫樊元宝，请假返回京城，洛子渊求他捎一封信回去，并告诉他说：“我的家在灵台南边，离洛水乡不远。只要到了那个地方，家里人自然会出来迎接你。”樊元宝按照他说的，来到灵台南边，可一户人家也没有。他徘徊了一会儿正想离去，忽然看见一个老翁，向他问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流连？”樊元宝向他说明缘由。老翁道：“他是我的儿子。”老翁接过书信，请樊元宝进入家门。樊元宝随即看到屋宇楼阁，高大宽敞，十分漂亮。落座之后，老翁让婢女拿酒来。不一会儿，只见那婢女抱个死小孩儿走过来，樊元宝颇觉奇怪。一会儿，酒送上来了，颜色非常红，味道异常香美。又端上来美味佳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吃饱喝足，樊元宝起身告辞。老翁送他到门外，并说：“你我再见面就难了，很是遗憾。”

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崖对水，淥波东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出《洛阳伽蓝记》。

陈 虞

陈虞，字君度。妇庐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罗女乐以娱神。后一夕复会，弦管无声，歌音凄恻。杜氏常梦鬼子母，遑遑涕泗云：“凶人将来。”婢先与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将剥夺毕，加取影像焚铎而去也。出《异苑》。

黄 翻

汉灵帝光和元年，辽西太守黄翻上书：“海边有流尸，露冠绛衣，体貌完全。翻感梦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坏吾棺槨，求见掩藏。’民嗤视之，皆无病而死。”出《博物志》。

阳 雍

魏阳雍，河南洛阳人。兄弟六人，以佣卖为业。公少修孝敬，达于遐迩。父母歿，葬礼毕，长慕追思，不胜心目。乃卖田宅，北徙绝水浆处，大道峻坂下为居。晨夜辇水，将给行旅，兼补履屨，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为书生，问曰：“何故不种菜以给？”答曰：“无种。”

道别时情真意切。老翁刚回去，樊元宝却再也看不见那街巷和大门，只看见高崖下面的河水，清波滚滚向东流去。这时他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儿，刚刚淹死，鼻子里流出血来，才知道刚才喝下的酒，正是这孩子的血。等他回到彭城，那洛子渊已不知去向。樊元宝跟他一起戍守三年，却不知道他就是洛水之神。出自《洛阳伽蓝记》。

陈 虞

陈虞字君度。他的妻子是庐江人杜氏，常常侍奉鬼子母神，安排一些歌妓舞女供其娱乐。后来一天夜里又要演奏歌舞，可乐器却发不声来，歌声也变得凄凉而悲愤。杜氏曾梦见鬼子母神惶惶不安、泪流满面地说：“凶恶的人要来了。”有个婢女先与外人勾结，把梯子搭在墙上，那人登着梯子进来了。把神的衣服剥掉，又将神像焚毁后才离去。出自《异苑》。

黄 翻

汉灵帝光和元年，辽西太守黄翻上书说：“海边发现一具被冲上来的尸体，戴着缀玉的帽子，穿着深红色衣服，体貌完整无损。一日，他托梦给我说：‘我是伯夷的弟弟，也是孤竹君的儿子。海水冲坏

了我的棺材，请求你把我掩埋了。’凡是看到这具尸体而讥笑的人，全都无病而死了。”出自《博物志》。

阳 雍

魏时的阳雍，是河南洛阳人。他们兄弟六个，均以受人雇用、出卖劳动力为生。阳雍从小就孝敬父母，远近闻名。父母去世，阳雍将他们埋葬后，一直思念不已，心中不胜悲痛。于是他把房子和地全卖了，迁往北边缺水的地方，在一个大道旁的陡坡下面住下来。他日夜用车拉水，送给过往行人，还给他们修补鞋子，一律免费。就这样坚持了数年，从未松懈。天神变成一个书生，问道：“你为什么不种菜自己吃呢？”阳雍说：“没有种子。”

乃与之数升。公大喜，种之，其本化为白璧，余为钱。书生复曰：“何不求妇？”答曰：“年老，无肯者。”书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许。乃试求之，徐氏笑之，以为狂僻，然闻其好善，戏答媒曰：“得白璧一双，钱百万者，与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异，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诸阳，其后也。出《孝德传》。

钱 祐

会稽余姚人钱祐，夜出屋后，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还。说虎初取时，至一官府，见一人凭几坐，形貌壮伟，侍从四十人。谓曰：“吾欲使汝知数术之法。”留十五日，昼夜语诸要术。祐受法毕，使人送出，得还家。大知卜占，无幽不验，经年乃死。出《异苑》。

徐 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缕，常于江边拾流柴。忽见江中连船，盖川而来，径回入浦，对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当为徐郎妻。”徐入屋角，隐藏不出。母兄妹劝励强出。未至舫，先令于别室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

天神就给了他几升菜种。阳雍十分高兴，便种进了地里，长出来的根茎变成了白玉璧，其余的部分都变成了钱。天神又说：“你为何不娶个妻子呢？”阳雍回答说：“我的年纪大了，没有人肯嫁给我的。”天神说：“你向名门之女求婚，一定能成功。”有一家姓徐的，是右北平有名望的家族。他们有个女儿，名声品行都很好，有好多来求婚的人，但她均未相中。阳雍试着向她求婚，徐氏女淡淡一笑，认为阳雍太轻狂，后来得知他多行善事，便对媒婆开玩笑道：“如果他能送来一对白玉璧，一百万钱，我就嫁给他。”阳雍就把这些东西都送上门去。徐氏女大惊，只好嫁给阳雍做了妻子。他们一共生了十个儿子，全都人品高尚，才华出众，后来都官至公卿。如今，右北平众多姓阳的人家，都是他的后代。出自《孝德传》。

钱 祐

会稽余姚人钱祐，半夜到房后去，被一只老虎叼走了，十八天之后，他又自己回到了家中。他说老虎把他叼走后，来到一座官府，看见有个人坐在几案后面，仪表堂堂，高大伟岸，有侍从四十人。他对自己说：“我想让你懂得占卜之法。”于是，留他住了十五天，天天夜以继日地向他传授占卜要领。钱祐学成之后，那人派人将他送出大门，才得以还家。从此，他对占卜算命那一套十分精通，没有不灵验的，后来又活了好多年才死。出自《异苑》。

徐 郎

京口有位徐郎，家中十分贫困，常到江边捡大水冲下来的柴禾。一次他忽然看见江上来了一串大船，把江面都覆盖住了，船径直驶到岸边，面对徐郎停下来，派人来到他身边说：“天女现在要做你的妻子。”徐郎躲到墙角，隐藏起来不再露面。母亲、兄长、妹妹又是劝说又是鼓励，硬要他出去。未等上船，先有人奉命在别的屋里为他沐浴。沐浴的水芬香无比，非人世间所有。

赠以缁绉之衣。徐唯恐惧，累膝床端，夜无酬接之礼。女怒遣之使出。以所赠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骂。遂懊叹卒。出《幽明

录》。

丁氏妇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见形，著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即当相渡也。”丁姬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姬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姬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著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愧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少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置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姬遂还丹阳。江南人

然后，又送给他一套深红色的绸缎衣服。徐郎恐惧不已，两腿相叠坐在床边，整夜都没有理睬天女。第二天，天女愤怒地把他赶了出来。徐郎乞求把之前赠送的那套衣物送给自己，便匆匆告退。一家老小对他又是埋怨又是责骂。徐郎懊丧哀叹，不久便死了。出自《幽明录》。

丁氏妇

淮南全椒县有个姓丁的新娘子，本是丹阳丁家的女儿。年方十六岁，嫁给全椒的谢家。婆婆颇为严厉，每天让她干多少活都有规定，如果没按时完成，便棍棒抽打，让她不堪忍受。九月七日这天她上吊自尽了。于是就有了灵应在百姓间流传。她通过巫师说：“感念那些做媳妇的，辛苦劳作不知疲倦，从今以后可在九月七日这天停工歇息。”后来，丁氏女显了形，她穿着青白色的衣服，头戴青帽，后面跟着一个婢女，来到牛渚津想要渡江。这时，有两个男子坐在一只船

上撒网捕鱼，丁氏女向他们呼喊求助，想要登船。两个男子相视一笑，调戏她说：“只要你顺从听话，做我们的老婆，我们就把你送过江去。”丁氏女说：“以为你们是好人，却一点事都不懂。你们如果是人，就让你们入泥而死；如果是鬼，就让你们掉进水里。”说完便躲入草丛中。一会儿，有一个老头儿载着芦苇乘船而来，丁氏女请他帮忙渡江。老头儿说：“船上没有篷盖，怎么能让你们露天过江呢？恐怕不好载你们。”丁氏女说：“没关系。”老头儿就拿下一半芦苇，把她们安置在船上，径直渡江，到了南岸。临别时她对老头儿说：“我是鬼神，不是人，自己是能过江的。但也该让老百姓大概知道我。承蒙老人家厚意，卸掉苇子让我上船，使我深为惭愧和感动，我会想办法报答的。老人家快撑船回去，一定会有所见，也一定会有所得的。”老头儿说：“唯恐照顾不周，怎敢接受你的感谢？”他撑船回到西岸，看见那两个男子掉在水里。又向前走了几里，只见有数千条鱼在江边跳跃。被风一吹，全都落到了岸上，老头儿随即扔掉芦苇，载着满船的鱼回家了。于是，丁氏女又回到丹阳。江南人

皆呼为丁姑。九月七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出《搜神记》。

阿 紫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去，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躐不住。占众事，卜行年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僂，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捉。便自跃穿屋，永失所在。出《异苑》。

都喊她丁姑。九月七日不用干活，都把这一天当作休息日。至今当地还在祭祀她。出自《搜神记》。

阿 紫

世上有位紫姑神。自古以来，人们都传说她本是人家的小妾，遭

到了正妻的嫉恨，总是让她干那些最脏的活。正月十五日这天，她由于过度激愤而死。所以，人们都在这一天做出她的像，夜里拿着它到厕所或猪圈边迎候，并且还要祝祷说：“子胥不在，是她丈夫的名字。曹姑也回去了，是她丈夫的正妻。你可以出来玩了。”提着她的像的人感到有些沉重，便是神来了。于是，人们摆上酒肉瓜果祭祀，同时也觉得那像光辉有色，当即手舞足蹈。她能占卜各种事情，占卜当年桑蚕收成的好坏。她又善于猜测隐微难知的事情，如果是好事就狂舞起来，如果是坏事就躺下睡觉。平昌有个孟氏总是不相信有神，亲自前往想要捉住她。结果她纵身一跃穿墙而去，就再也不见踪影了。出自《异苑》。

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度朔君 蒋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顾邵

陈氏女 王表 石人神 圣姑 陈敏

费长房 胡母班 张诚之

度朔君

袁绍在冀州，有神出河东，号度朔君，百姓为立庙。庙有主簿，大福。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过谒庙。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为庸设酒曰：“贵子昔来，欲相见。”须臾子来。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人士苏氏，母病往祷。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须臾，一客来，着皂单衣，头上五色毛，长数寸。去，复一人着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谓君曰：“吾昔临庐山，食白李，忆之未久，已三千岁。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君谓士曰：“先来南海君也。”士是书生，君明通五经，善《礼记》，与士论礼，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东有故桥，人坏之。此桥乡人所行，卿母犯之。能复桥，便差。”

度朔君

袁绍在冀州时，河东出了一个神人，叫度朔君，百姓为他建了一座庙。庙里有位主簿，香火很旺。陈留蔡庸当时是清河太守，来庙中拜谒。他有个儿子叫蔡道，已经死去三十年了。度朔君摆酒招待蔡庸，说：“你的儿子之前来了，想与你相见。”一会儿，蔡庸的儿子来了。度朔君自称父辈当年在兖州做官。有个姓苏的读书人，因为母亲病重前去祈祷。主簿说：“度朔君正在和天士见面，请等一下。”这时，只听西北方一阵鼓响，度朔君来了。一会儿进来一位客人，穿着黑单衣，头上长着好几寸长的五色毛。他走后，又来了个穿白布单衣的客人，戴着高高的帽子，那帽子像鱼头，对度朔君说：“我当年去

庐山吃白李子，想起来好像没过多久，但实际上已经三千年了。时光容易逝去，使人感到惆怅。”走后，度朔君对他说：“刚才来的是南海神君。”这位姓苏的是个书生，度朔君精通五经，尤善《礼记》，与苏生论起礼来，苏生还不如他。苏生乞求他为自己的母亲治病，度朔君说：“你住的房子东边有座老桥，被人破坏了。这桥乡里人常走，你母亲被它伤害。如果能够把桥修好，她的病就会好。”

曹公讨袁谭，使人从庙换千匹绢，君不与。曹公遣张郃毁庙。未至百里，君遣兵数万，方道而来。郃未达二里，云雾绕郃军，不知庙处。君语主簿：“曹公气盛，宜避之。”后苏并邻家有神下，识君声，云：“昔移入胡，阔绝三年。”乃遣人与曹公相闻：“欲修故庙，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楼以居之。数日，曹公猎，得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软滑可爱。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闻楼上哭云：“小儿出行不还。”太祖拊掌曰：“此物合衰也。”晨将数百犬绕楼下。犬得气，冲突内外。见有物大如驴，自投楼下，犬杀之，庙神乃绝。出《搜神记》。

蒋子文

蒋子文，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青骨，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祐孙氏，宜为吾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有小虫如鹿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

曹操讨伐袁谭时，派人到庙里换一千匹绢，度朔君没有答应。于是，曹操就派张郃来捣毁庙宇。离庙一百里，度朔君就调集数万兵马，顺大道并排而来。张郃的部队离庙还有二里，他的兵马就被云雾缠绕起来，不知道庙在什么地方。度朔君对主簿说：“曹操气势太盛，最好能够避开。”后来，苏生家和邻居家都有神仙下凡，能分辨

出是度朔君的声音，说：“先前我移居胡地，分别已经三年。”于是他派人与曹操商议说：“想修复旧庙，但因那地方衰败，不适合居住，想先寄居到别处。”曹操说：“很好。”于是收拾城北一座楼给他居住。几天之后，曹操猎获一只怪物，像幼鹿那么大，长着四只大脚，浑身像雪一样白，皮毛软滑可爱。曹操用它来擦脸，没人能叫出它的名字。晚上听到楼上有哭声，说：“小儿出去就没有回来。”曹操拍掌说：“这东西真要衰败了。”第二天早晨，他们用几百条狗把这座楼包围起来。狗一闻到气味，就楼里楼外地奔突冲撞。这时，只见一只像驴一样大的东西，自己从楼上跳下来，狗上前就把它咬死了，从此庙神就灭绝了。出自《搜神记》。

蒋子文

蒋子文是广陵人。他贪酒好色，轻薄放纵，常自称有仙骨，死后能成神仙。汉末，他担任秣陵县尉，一次追捕盗贼到钟山脚下，被贼击伤额头，他解下自己的绶带包扎，但很快就死了。到东吴先主即位初年，蒋子文原来手下的小吏在路上见到了他。他骑着白马，拿着白羽扇，身后还跟着生前的侍从。那小吏吓得拔腿就跑，蒋子文追上去，对他说：“我要做这里的土地神，以福佑百姓。你可以向百姓宣告此事，为我立庙。不然，将有大祸。”这年夏天，瘟疫猖獗，百姓们都惊恐震动，不少人私下为他立庙供奉。蒋子文又降旨给巫师说：“我将要大大地保佑孙氏，应为我立庙。不然，我便让小虫子钻进人的耳朵，让他们遭殃。”不久就有像鹿虻一样的小虫飞来，钻进谁的耳朵谁就死，医生也治不了。百姓更加恐惧，吴主却不相信。蒋子文又降旨给巫师说：

“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孙主患之。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授，为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陈郡谢玉为琅邪内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

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着船，挟暮来至。逻将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太为不易，可止逻宿也。”相问讯既毕，逻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觉如有一黑衣人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挟刀隐树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着地，到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斫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着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云：“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

会稽鄞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贵人乘船，手力十余整顿。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我今正往彼，

“如果再不祭祀我，我将使这里发生大火灾。”这年，火灾频发，一天就有几十处。大火烧到皇宫了，吴主十分担心。议论的人认为如果让鬼有个归宿，就不会再这样肆虐胡为，应该想办法安抚它。于是便派使者封蒋子文为中都侯，封他的二弟蒋子绪为长水校尉，都赐予官印，又建起一座祠堂，改称钟山为蒋山，现在建康东北的蒋山便是。从此，灾患平息下去，老百姓们就开始大规模地祭祀蒋侯。

陈郡的谢玉任琅邪内史，住在京城里。那年闹虎患，伤害了许多人。有一个人，用小船载着一个少妇，并把大刀插在船头，傍晚来在此间。巡察将领出来告诉他说：“这地方近来常有老虎，你带着家眷，就这样轻率而行，太危险了，先到我们的驻地住一夜吧。”相互询问了一番，那将领刚回去，那少妇走上岸，便被老虎叼走了。她的丈夫拔出刀来大喊大叫，想去追赶。先前他供奉过蒋侯，于是向蒋侯请求救助。像这样大约走出十里地，忽然好像有一个黑衣人在前面领路，他便随后而行。又走了大约二十里地，看见一棵大树，到了一个洞穴。洞穴里的虎崽子听见响动，还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全钻了出来。那人就在洞口处将它们一一杀死，然后便拿着刀隐藏于树后。很久，母虎才叼着那位少妇回来，它将少妇放到地上，倒退着往洞穴里

拉，那人举刀上前将母虎拦腰砍断。老虎死了，那少妇还活着，天快亮的时候，她能够讲话了。丈夫问她，她说：“老虎刚把我叼走的时候，就把我背在它的身上，到这里之后才把我放下来。四肢没有什么大的损伤，只是被草木刮出点小伤。”丈夫扶她回到船上。第二天夜里，那人梦见有个人对他说：“蒋侯派人帮助了你，你知道吗？”夫妻二人回到家中，杀了一口猪祭祀蒋侯。

会稽郡鄞县东郊，有个女子姓吴，字望子，十六岁，长得美丽可爱。乡间有要去击鼓跳舞祭神的人，邀请她，她就去了。沿着池塘走到半路，她忽然看见一个贵人，非常端庄，仪表堂堂。这贵人乘着船，有十几个人划船，都穿戴得很整齐。他让人问望子：“要到哪里去？”望子如实相告。贵人说：“我今天正想去那里，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拜神坐，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啖鲙，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事奉。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

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己曰：“君等既已顾之，实贪会对，克期垂及，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

刘赤父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期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过切，乞蒙放恕。会稽魏过，多材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过何人，而有斯举！”赤父固请，终不许。寻而赤父死焉。

孙恩作逆时，吴兴分乱，一男子勿急突入蒋庙。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也。

咱们一起坐船走吧。”望子推辞不敢上船。那船忽然不见了踪影。等

望子到了庙里向神像跪拜时，看见刚才乘船的那位贵人，庄重地坐在那里，正是蒋侯的神像。蒋侯问望子为什么来迟了，便把两个橘子扔给她。因蒋侯多次显形相见，望子便生出了喜爱之情。望子心中想要什么，东西就会从天而降。一次望子想吃鱼，一对鲜活的大鲤鱼就随心而至。望子的这段风流韵事，在周围数里的范围内流传。她经常很灵验，全县都来供奉她。过了三年，望子忽然生了外心，蒋侯便和她断绝了往来。

咸安、宁康年间，太常卿韩伯的儿子，会稽内史王蕴的儿子，光禄大夫刘耽的儿子，三人同游蒋山神庙。庙中有好几个妇人的神像，非常端庄秀美。他们三个人喝醉了，就各指着其中一个神像开玩笑说要与之成婚。当天晚上，三个人做了同样一个梦，蒋侯派人来传话说：“我的这几个女儿长得都很丑，承蒙你们的眷顾，那就约定个日子，一起恭迎你们。”三个人都觉得此梦十分怪异反常，相互一探问，果然都做了这样的梦，而且完全相同。于是，他们十分恐惧，备下牛羊猪三牲，到庙里谢罪乞求原谅。他们又都梦见蒋侯亲自降临到自己面前说：“你们既然已经对她们产生了眷念之情，实际上就是想与她们婚配，如今约定的日期将要到了，怎么能容许中途反悔呢？”过了不长时间，这三个人都死了。

有个叫刘赤父的人，梦见自己被蒋侯任命为主簿。上任的日子日趋迫近，他到庙里陈述请求说：“家中母老子弱，这件事又十分紧迫，乞求宽恕。会稽人魏过，多才多艺，善于祭祀神灵。我想举荐魏过代替自己做主簿。”他把头都磕出血来了。庙里管香火的人说：“只希望你能屈就主簿一职，魏过是个什么人，你竟然这样举荐他？”刘赤父再三请求，终究没有被批准。很快刘赤父就死了。

孙恩作乱时，吴兴兵荒马乱，一个男子匆忙中忽然闯入蒋侯庙里。刚一进门，那神像就弯弓向他射了一箭，他当场就死了。路上的行人和守庙的人全看见了。

中书郎王长豫，有美名。父丞相导，至所珍爱。遇病转笃，导忧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积日。忽见一人，行状甚壮，着铠持刀。王问：“君是何人？”答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勿复忧。”王欣喜动容。即求食，食遂至数斗，内外咸未达

所以。食毕，忽复惨然，谓王曰：“中书命尽，非可救者。”言终不见也。出《搜神记》《幽明录》《志怪》等书。

葛 祚

葛祚，吴时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槎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出《幽明录》。

虞道施

虞道施乘车出行，忽有一人着乌衣径来上车，云：“令寄载十许里耳。”道施试视此人，头上有光，口皆赤，面悉是毛，异之。始时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临别，语道施曰：“我是驱除大将军，感汝相容。”赠银铎一双而灭。出《异苑》。

中书郎王长豫，名声很好。他的父亲是丞相王导，对他十分疼爱。王长豫患病转重，王导十分忧愁，只是坐在北床上，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忽然看见一个人，体貌雄壮，身穿铠甲手持刀。王导问：“你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蒋侯。你的儿子病重，我想为他请求保全生命，所以就来了，你不要再担心了。”王导欣喜感动。蒋侯于是吃饭，一下子就吃下了好几斗，相府内外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吃饱后，蒋侯忽然又神情惨然地对王导说：“中书郎的命已经到了尽头，没有办法可救了。”他说完就不见了。出自《搜神记》《幽明录》《志怪》等书。

葛 祚

葛祚，是吴国的衡阳太守。衡阳郡境内有一个大木筏子横在水上，能兴妖作怪，老百姓为它修了一座庙。过往行人向它祭祀祈祷，那木筏子才沉了下去，否则就浮在水面上，过往的船只便会遭到它的

破坏。葛祚将要离职而去，想大动刀斧，为民解除这一忧患。动手前夜，听见江里人声喧闹。葛祚去看，只见那木筏子自己移动，顺流行了好几里地，停在一处水湾里。从此，过往船只再也不用担心翻船沉没了。衡阳的老百姓为葛祚立碑，上面写着：“依靠正德祈祷除灾，神木便为之移动。”出自《幽明录》。

虞道施

虞道施乘着马车出门远行，忽然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径直走上车来，说：“请你拉我走十几里吧。”虞道施试探着看看这个人，只见他头上闪着光，嘴全是红的，满脸是毛，虞道施心中十分诧异。开始时就不敢打发他走，车行了十多里路后，那人如他说的那样下车离去。临别，他对虞道施说：“我是驱除大将军，感谢你让我坐你的车。”说完，送给虞道施一对银铃铛便没了踪影。出自《异苑》。

顾邵

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夜忽闻有排大门声，怪之，忽有一人，开阁径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君。邵独对之，要进上床。鬼即人坐。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相屈。邵叹其积辩，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邵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鬼频请退，邵辄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气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逊，求复庙，言旨恳至。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退。顾谓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当因此时相报。”邵曰：“何事匆匆？且复留谈论。”鬼乃隐而不见。视门阁，悉闭如故。如期，邵果笃疾，恒梦见此鬼来击之，并劝邵复庙。邵曰：“邪岂胜正？”终不听。后遂卒。出《志怪》。

陈氏女

乌伤陈氏有女，著屐上大枫树颠，了无危惧。顾曰：“我应为

神，今便长去。唯左苍右黄，当暂归耳。”家人悉出见之。拳手辞诀，于是飘耸轻越，极睇乃没。人不了苍黄之意，每春辄以苍狗，秋黄犬，设祀树下也。出《异苑》。

王 表

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语言饮食，与人无异，

顾 邵

顾邵任豫章太守的时候，兴办学校，禁止胡乱祭祀，形成良好的风气，并拆毁了许多庙宇。当拆到庐山庙时，全郡上上下下都劝阻他，他没有听。夜里他忽然听见有敲大门的声音，正觉奇怪，忽然有一个人，推开门径直向他走来，那人长得像驱鬼的神灵一般，自称是庐山神君。顾邵独自面对着他，就请他坐到床上。这鬼便像人一样坐了下来。顾邵通晓《左传》，那鬼便跟他谈起《春秋》，谈了一夜，谁也不服谁。顾邵惊叹他能言善辩，对他说道：“《左传》记载晋景公所梦见的大恶鬼，从古到今都有这个东西吗？”那鬼笑着说：“如今大是有的，恶鬼则不然。”这时，灯火燃尽了，顾邵也不再让人去取，便随手把《左传》烧着用来照亮。鬼连连请求告退，顾邵却挽留他。那鬼本想凌辱顾邵，没想到顾邵神情镇定，无机可乘。这样一来，那鬼反倒变得和气恭逊起来，请求顾邵把庙宇重新修复，言辞十分恳切。顾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去。回头对顾邵说：“今天晚上没能向你报仇，三年之内，你必定会衰败。到那时我再来报仇。”顾邵说：“什么事使你如此匆忙？再坐下谈一会儿吧。”那鬼却消失不见了。顾邵看看大门，紧闭如故。三年后，顾邵果然患了重病，总是梦见那鬼来打他，并劝他修复庙宇。顾邵说：“邪怎能压正？”始终不听。后来便死了。出自《志怪》。

陈氏女

乌伤县陈家有个女儿，穿着鞋爬到大枫树的树梢上，一点也不害怕。她环顾四周道：“我应当成为神仙，今天就要永远离开这里了。

只有当左苍右黄时，我才可以暂时回来。”家里人全跑出来看她。她抱拳拱手与大家诀别，然后耸身一跳飘然而起，人们极目望去，直至没影为止。家里人不知道她说的苍和黄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每年春天用苍狗、秋天用黄狗在树下祭祀她。出自《异苑》。

王 表

临海郡罗阳县有个神，自称王表。说话吃饭和人没什么两样，然不见其形。又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赉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出《吴志》。

石人神

石人神，在丰城县南。其石状似人形，先在罗山下水中，流潦不没。后有人于水边浣衣，挂著左臂。天忽大雨，雷电霹雳，石人臂折，走入山畔。时人异之，共立为祠，每有灵验，号曰石人神。出《豫章古今记》。

圣 姑

吴兴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圣姑祠庙在焉。《吴志》曰：姑姓李氏，有道术，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杀之。自死至今，向七百岁，而颜貌如生，俨然侧卧。远近祈祷者，心至则能到庙；心若不至，风回其船，无得达者。今每月一日沐浴，为除爪甲；每日妆饰之。其形质柔弱，只如寝者，盖得道欤？出《纪闻》。

陈 敏

陈敏，孙皓之世为江夏太守。自建业述职，闻宫亭庙神灵，枉帆过之，乞在任安稳，当上银杖一枝。限既满，作杖，插竹为干，以银度之。寻征为散骑常侍，还到江口，但是却看不见他的形体。他还有一个婢女，名叫纺绩。这个月，皇帝

派中书郎李崇带着辅国将军、罗阳王的印绶去迎接王表。王表跟着李崇一起出门上路，凡是经过名山大川，他就派遣婢女与那里的神通报一声。王表到了之后，暂且在苍龙门外为他建造了一座府第。王表预言一些旱涝之类的小事情，往往很灵验。出自《吴志》。

石人神

石人神，在丰城县南边。这块石头酷似人形，先前在罗山脚下的河中，洪水也不能将其淹没。后来，有人在河边洗衣服，把衣服挂在了它的左臂上。这时，天空忽然下起大雨，电闪雷鸣，石人的左臂被折断，便自己走到山边。当时，人们都感到惊异，共同为它修起一座祠堂，往往很灵验，于是大家便叫它石人神。出自《豫章古今记》。

圣姑

吴兴郡的边界上，有座洞庭山，山中有座圣姑祠庙。据《吴志》记载：圣姑原本姓李，有道术，能在水面上行走，她的丈夫一次发怒将她杀死了。从她死后到现在，已经七百年了，而容貌还像活人一样，很庄重地侧身躺着。远远近近来祈祷的人，心诚者就可以到达庙前；心不诚者，大风便会使他的船头调转，怎么也到不了庙前。现在，每月要有一天给圣姑沐浴，给她剪指甲；每天还要为她化妆打扮一番。她形体柔弱，就像个正在睡觉的人，大概是成仙得道了吧？出自《纪闻》。

陈敏

陈敏，孙皓在位时任江夏太守。他去建业述职回来，听说宫亭庙有神灵，便专程乘船去了一趟，祈求任职期间平安无事，如果灵验就送上一支银杖。任职期限已满，他用竹杆做了支手杖，然后镀上一层银。不久，他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又来到江口，

后宫亭送杖讫，即进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陈敏许我银杖，今以度银杖见与，使投水中，当送以还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从流而北，其疾如飞，径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惧，

取之，遣小吏到庙逊谢。小吏既发，惊风卒至，涌浪滔天，敏舟倾。唯小吏四人独在。出《神鬼传》。

费长房

费长房能使鬼神。后东海君见葛陂君，淫其夫人。于是长房敕系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东海，见其请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也。出《列异传》。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太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骑，呼班云：“太山府君召。”母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骑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骑请母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母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母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母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母班曰：“辄当奉书，不知何缘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母班乃辞出。昔骑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

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

去宫亭庙送完手杖，便上路出发。这天晚上，庙神降旨，叫巫师宣告说：“陈敏当年许愿说给我一支银手杖，今天却拿来一支镀银的竹杖送我，把它投入水中，再复还给他。他对我欺骗和蔑视之罪，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就把那支镀银的竹手杖扔到水面上，它便随水向北漂去，像飞一样径直来到陈敏船前，徘徊不去。陈敏害怕了，急忙取过手杖，派小吏到宫亭庙谢罪道歉。小吏们刚一出发，狂风大作，波浪滔天，陈敏的船翻入水中。只有到庙里谢罪道歉的四名小吏幸免于难。出自《神鬼传》。

费长房

费长房能够役使鬼神。后来，东海神君去见葛陂神君，奸污了他

夫人。于是，费长房下令将东海神君拘囚三年，这样一来，东海一带遭受了特大旱灾。费长房来到东海，见百姓求雨，就命葛陂神君把他放出来，随即就下了一场大雨。出自《列异传》。

胡母班

胡母班曾经到泰山边上，忽然在林木间遇见一位穿深红色衣服的骑士，招呼他说：“泰山神君要见你。”胡母班十分惊讶，迟疑不决，未作回答。又有一个骑士出来喊他，他只好跟着行进了几十步。那骑士请胡母班先闭上眼睛。一会儿，便看见了宫殿，十分威严壮丽。胡母班就进殿拜见泰山神君。神君请他吃饭，并对他说：“我想见你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求你捎封信给我的女婿。”胡母班问：“你的女儿在什么地方？”回答说：“我的女儿现在是河神的妻子。”胡母班说：“我马上去送这封信，但不知道怎样才能送到？”神君说：“现在你到河的中间，就敲船喊‘青衣’，便自会有人把书信取走。”胡母班于是告辞出来。当初那位骑士又让他闭上眼睛。一会儿，他又回到来的路上。

向西行去，胡母班照神君说的那样喊“青衣”。一会儿，果然有个女仆从水里出来，接过书信便又回到水中。不一会儿，那女仆又钻出水面说：“河神想见你一面。”她也让胡母班闭上眼睛，

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别，谓母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母班。母班出，瞑然忽得还舟。遂于长安经年而还。

至太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驺出，引母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遣报。”母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著械徒作，此辈数百人。母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母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死生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母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

还家岁余，儿子死亡略尽。母班惶惧，复诣太山，扣树求见。昔

驹遂迎之而见。母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生死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母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忻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而食之耳。”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母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出《搜神记》。

胡母班于是拜见了河神。河神大摆酒宴招待他，说话十分热情周到。临别，河神对胡母班说：“感谢你远道而来为我送信，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送的。”于是命令手下人说：“把我的青丝鞋取来。”赠给了胡母班。胡母班出来的时候，眼睛一闭便回到了船上。此后，他到长安住了一年才返回。

经过泰山边上的时候，他未敢悄然而过，于是敲击树干，自报姓名后说：“我刚从长安回来，想向神君回禀一下音信。”一会儿，当初那个骑士走出来，还像上次那样把他带进去。胡母班于是向神君报告了送信的经过。神君告诉他说：“我将对你另有报答。”胡母班向神君述说完经过后，去厕所的时候，忽然看自己的父亲戴着镣铐在服刑做苦役，像他这样的人有好几百。胡母班上前跪拜，流着眼泪问道：“您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父亲说：“我死后便遭遇不幸，被罚三年，如今已经满两年了。整日苦不堪言，无法忍受。知道你与神君相识，可以为我陈述一下，乞求免除我的苦役，并且我想去做土地神。”胡母班便照父亲说的那样，向神君叩头，陈述乞求。神君说：“生死不同道，不能相互接近，我不能可怜他。”胡母班苦苦哀求，神君才答应下来。于是告辞出来。

回家一年多，儿子差不多死光了。胡母班十分惶恐，再次奔向泰山，敲树求见。当年那位骑士迎接他去拜见神君。他自述道：“当年我言辞粗疏失当，回到家中后，儿子一个个全死光了。现在我担心这祸事还没有完结，所以来此禀报，希望能得到您的哀怜救助。”神君拍掌大笑道：“这就是当初我对你说‘生死不同道，不能相互接近’的原因。”于是向外传令召见胡母班的父亲。一会儿，他的父亲来到庭中，神君问他：“当初你请求回去当土地神，应当为家里人造福，而现在你的孙儿们全死了，这是为什么？”胡父回答说：“久别乡里，回

到家中自然十分欣喜；又赶上酒饭丰盛，实在想念孙儿们，便叫他们一块儿来吃。”因此，泰山府君就让人代替了他父亲的职位。老人哭泣着走了出去。胡母班回到家中，从此以后他生下的儿子都平安无事。出自《搜神记》。

张诚之

吴县张诚之，夜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举手招诚。诚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我。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诚如言，为作膏粥，自此年年大得蚕。世人正月半作膏粥，由此故也。出《续齐谐记》。

张诚之

吴县人张诚之，夜里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房子东南角上，举手招呼他。他便走过去，那女人说：“这里是你家养蚕的屋子，我就是地神。明年正月十五，最好做些白米粥，让油脂浮在上面，用它来祭祀我。这样我就能让你家的蚕桑增产一百倍。”说完，那女人就不见了。张诚之像她说的那样，做了一碗上面浮着油脂的白米粥祭祀她，从此年年养蚕都获得大丰收。如今人们正月十五做上浮油脂的粥，就是由这而来的。出自《续齐谐记》。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 祐	温 峤	戴文谔	黄石公	袁 双
商 康	贾 充	王文度	徐 长	陈 绪
白道猷	高雅之	罗根生	沈 纵	戴氏女
孙 盛	湛 满	竺昙遂	武 曾	晋孝武帝
蔺启之	王 猛	封驱之		

王 祐

散骑侍郎王祐，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祐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士类，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笃疾，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系生时贵贱。吾今见领兵千人，须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亡，前无供养。”遂歔歔不能自胜。其人怆然曰：“卿位为常伯，而家无余财。

王 祐

散骑侍郎王祐，病得很厉害，与母亲诀别。不久听到有通客的人说：“某郡某里某人，曾经任过别驾。”王祐也听说过此人的姓名。一会儿，客人突然来到，说：“我与你都是读书人，有天然的缘分，又是同州里人，感情上十分亲近。今年国家会有大事，把三位将军派出来，到各地征调兵将。我们这十来个人，都是赵公明府里的参佐，匆忙来到此地，见你有高门大屋，所以就投奔了。我与你十分投机，此缘分大不可言。”王祐知道他是鬼神，便说：“我不幸病情转重，死在旦夕，今天有幸遇到你，便想以性命相托。”客人回答说：“人生固

有一死，这是必然的事情。死去的人与生前的贵贱毫无关系。我现在率兵千人，正需要你，把簿策之类的事交给你。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你不应该推辞。”王祐说：“老母亲年纪太大了，又没有兄弟，我一旦死了，老母亲没人侍养了。”说着就唏嘘流涕，不能自己。那人也悲伤说道：“你官为皇帝的近臣常伯，而家无余财。

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土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因起去：“明日更来。”

其明日又来。祐曰：“卿许活吾，当卒恩不？”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志。祐家击鼓祷祀。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祐将为设酒食，辞曰：“不须。”因复起去，谓祐曰：“病在人体中如火，当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发被灌之。又曰：“为卿留赤笔十余枝，在荐下，可与人使著，出入辟恶灾。”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与之。”遂执祐手与辞。

时祐得安眠，夜中忽觉，忽呼左右，令开被：“神以水灌我，将大沾濡。”开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于是疾三分愈二，数日大除。凡其所道当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所道与赤笔人，皆经疾病及兵乱，皆亦无恙。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锺士季，各督数万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焉。出《搜神记》。

温 峤

古今相传，夜以火照水底，悉见鬼神。温峤平苏峻之难，及于湓口，乃试照焉。果见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见群小儿，两两为偶，乘轺车，驾以黄羊，睚眦可恶。温即梦见神怒曰：“当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出《志怪》。

刚才听你与老母亲诀别，言辞哀苦，但你的确称得上国土之才，怎么能让你死呢？我应当帮助你。”于是他起身离开说：“第二天再来。”

他第二天又来了。王祐说：“你答应救活我，最后会不会施

恩？”回答说：“我已经答应了你，还能骗你吗？”只见他的随从好几百人，全都二尺多高，穿黑色的军装，身上涂着红油为标志。王祐家里人击鼓祈祷祭祀，众鬼听见鼓响，都踏着鼓点跳起舞来，袖子甩得飒飒作响。王祐要为他们摆设酒席，那人告辞说：“不用。”便站起身准备离开，对王祐说：“病在人体中如同一团火，应当用水去化解它。”便拿来一杯水，掀开被子就灌。又说：“我给你留下十余支红笔，放在垫席下面，可以送人让他们插在头上，出入可驱除恶灾。”随后说道：“王甲、李乙，我都给过了。”便握着王祐的手同他告别。

当时王祐正安然入睡，夜里忽然醒来，急忙喊手下人，让他们打开被子：“神人用水灌我，就要全都浸湿了。”打开被子果然真的有水。那水在上下两层被子中间，不往被子里面浸渗，如露珠在荷叶上。量量这些水共有三升七合。于是王祐的病就好了三分之二，几天之后便彻底痊愈。凡是那个人说要选取的人，全都死了，只有王文英半年后才死。凡是他说要送给红笔的人，都遇上了疾病和兵乱，也都安然无恙。当初有妖书说：“上帝派三位将军赵公明、锺士季等，各率领数万鬼兵下来捉人。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王祐病好之后，看见了这本妖书，与那人所说的赵公明完全符合。出自《搜神记》。

温 峤

古今相传，夜里用火照水底，便能看见鬼神。温峤平定了苏峻的叛乱，来到江西湓口，就试着照了一把。果然看见了官府寺庙显耀盛大，人山人海；又看见一群小孩，两人一伙，乘坐轻便小车，让黄羊拉着，睁大眼睛向上看，十分可恶的样子。温峤当夜就梦见神人发怒道：“应该让你知道厉害。”温峤便得病了。出自《志怪》。

戴文谿

沛国戴文谿居阳城山，有神降，妻焉。谿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见作一五色鸟，白鸠数十枚从，有云覆之，不遂见。出《搜神记》。

黄石公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人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静不烹杀。诸祈祷者，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石室中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出《搜神记》。

袁 双

丹阳县有袁双庙，真第四子也。真为桓宣武诛，便失所在。灵在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既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于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尔日，常风雨忽至。元嘉五年，设奠乞，村人丘都于庙后见一物，人面鼯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气。未知为双之神，为是物凭也。出《异苑》。

商 康

乌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项籍庙，自号卞王，因改为名。山足有一石柜，高数尺。陈郡殷康，尝往开之，风雨晦暝，乃止。出《异苑》。

戴文谌

沛国人戴文谌住在阳城山，有神女降临此地，嫁给他做妻子。戴文谌怀疑她是妖怪，神女知道他的心思之后，便离开了。只见她变成一只五色鸟，有几十只白鸠相随。有云霞将它们盖住，再也看不见了。出自《搜神记》。

黄石公

在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座神庙。开凿山石成为庙室，山下有人供奉祭祀，神自称黄公。因此人们就说这神是张良所受指点的黄石

公神灵。神庙清净不杀生。来祈祷的人，拿一百文钱，一双笔，一块墨，到石室中，向前乞请。先听见石室里有声音，一会儿，便问来人有什么要求。来说出之后，神就会告诉你吉凶，不显现他的身形。到今天还是这样。出自《搜神记》。

袁 双

丹阳县境内有座袁双庙。袁双是袁真的四儿子。袁真被桓宣武杀死之后，袁双便不知去向。他的神灵在晋太元年间，在丹阳县显现身形，请求百姓为自己修一座庙。未等到修成，这里便闹起虎灾。被害者的家属，就梦见袁双来到身边，催促他们赶快把庙修建起来。百姓们把祠堂建起之后，虎灾于是就根除了。现在道家习俗在二月最后一天，擂鼓起舞，到祠庙祈祷。这一天，常常有风雨忽然降临。元嘉五年，祭祀完毕，村里人丘都在庙后看见一个怪物，长着人的面孔扬子鳄的身体，扎着葛布巾，五官端正，而有酒气。他不知道这是袁双的神灵，附在这个动物身上。出自《异苑》。

商 康

乌程卞山，原名叫土山。山上有座项羽庙，庙神自号称卞王，所以这座山改名为卞山。山脚下有一口石柜，好几尺高。陈郡有个人叫商康，曾经前往要打开石柜，顿时风雨交加，天昏地暗，只好停止。出自《异苑》。

贾 充

贾充伐吴时，尝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勒，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径。勒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之。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面坐，声色甚厉，谓充曰：“将乱吾家事，必尔与荀勗。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恺黜尔而不去，又使庾纯置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暗黷，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罪。”充因叩头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卫府之

勋耳。终当使孙嗣死于钟簏之间，大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亦略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年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充忽然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丧，经日乃复。其后孙谧死于钟下，贾后服鸩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出《晋书》。

王文度

晋王文度镇广陵，忽见二驺，持鹄头板来召之。王大惊，问驺：“我作何官？”驺云：“尊作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复召耶？”鬼云：“此人间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惧之，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鹄衣小吏甚多。王寻病薨。出《法苑珠林》。

贾 充

西晋大臣贾充讨伐孙吴时，曾经屯兵于项城，军营中忽然就不见了贾充的影子。贾充帐下有个都督叫周勒，当时正在白天睡觉，梦见一百多人，在追捕贾充，抓住之后把他押入一条小路。周勒惊醒了，听说贾充失踪了，便出去寻找线索。忽然他看到梦见的那条小道，就沿路去找，果然看见贾充走进一座府第，那里侍卫很多。府中长官面向南坐着，声色俱厉，对贾充说：“将来祸乱我们家大事的，必定是你与荀勖。既迷惑了我的儿子，又迷乱了我的孙子。这期间我派任恺罢免你，你也不离开；又派庾纯谴责你，你也不改。现在孙吴之寇应已平定，你又上表斩张华。你的愚昧和鲁莽的伎俩，都是这一类的行径。如果再不思悔改而谨慎起来，早晚会给你加以罪罚。”贾充便连连叩头流血。那长官又说：“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并有了如此的地位和名气，这都是因为你保卫官府有功。不过最后，你过继的外孙要死于钟簏之间，大孩子死于毒酒，小孩子被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也与你大致相同。但他以前的德行比你好一些，所以死在你的后面。数年之后，就要改朝换代了。”说完他就令贾充离开。贾充忽然回到军营，脸色憔悴，神志恍惚不清，过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后来，贾充的外孙（过继给贾充为嗣）死于钟下，贾充的女儿贾后服鸩酒而亡，小儿子贾午被审问时，最后是用大棒杖毙的。都跟那人说的一样。出自《晋

书》。

王文度

晋王文度镇守广陵时，忽然看见两个侍从，拿着鹄头板来召见他。王文度非常惊讶，问那两个小吏：“我将要做什么官？”回答说：“你将要做平北将军及徐州和兖州的刺史。”王文度说：“我已经当上了这样的官，为什么还要召见呢？”那鬼吏说：“这是人间，现在让你做的是天上的官。”王文度听后惊恐万分，不久梦见不少穿黑衣的官员和穿白衣的小吏来迎接他。不久，他便病死了。出自《法苑珠林》。

徐 长

吴兴徐长夙与鲍靓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术。先请徐宜有约，誓以不仕，于是授录。以常见八大神在侧，能知来见往。才识日异，州乡翕然美谈。欲用为州主簿，徐心悦之。八神一朝不见七人，余一人倨傲不如常。徐问其故，答云：“君违誓，不复相为。使身一人留卫录耳。”徐乃还录，遂退。出《世说》。

陈 绪

新城县民陈绪家，晋永和中，旦闻扣门，自通云：“陈都尉。”便有车马声，不见形。径进，呼主人共语曰：“我应来此，当权住君家，相为致福。”令绪施設床帐于斋中。或人诣之，斋持酒礼求愿，所言皆验。每进酒食，令人跪拜，授闾里，不得开视。复有一身，疑是狐狸之类，因跪，急把取。此物却还床后，大怒曰：“何敢嫌试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为扣头谢，良久意解。自后众不敢犯，而绪举家无恙，每事益利，此外无多损益也。出《幽明录》。

白道猷

章安县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峰特高，可三百余丈。晋泰元中，有外国道人白道猷，居于此山。山神屡遣狼怪形异声往恐怖之，

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诣之云：“法师威德严重，今推此山相与，弟子更卜所托？”道猷曰：

徐 长

吴兴徐长平素就跟鲍靓有神明之交，鲍靓想传授他神秘法术。他先和徐长约定，要他发誓今后不再做官，然后才把记载法术的籍录传授给他。徐长经常看见八大神仙在自己身边，能查知过去和未来。他的法术日新月异，越来越高，当地人传为美谈。官府要任用他为州主簿，徐长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八位神仙一天之内走了七个，剩下的一位傲慢无礼不如往常。徐长问他原因，这神仙回答说：“你违背了誓约，不能再帮助你了，派我一个人留下来是保护这套籍录的呵。”徐长便把籍录还回去，这个大神也走了。出自《世说》。

陈 绪

新城县民陈绪家里，在晋代永和年间，天刚亮听见有人敲门，自己通报：“我是陈都尉。”接着就听见车马声，却看不见人影。那人径直走进屋里，把主人喊出来与他说道：“我应该到这里来，暂且住在你们家，为你们祈福！”他让陈绪在斋房里架设床帐。有人来拜见他，拿着酒礼求愿，他所说的都很灵验。每当他饮酒吃饭，都让人跪拜，把酒饭送进帷帐里，不准打开看。一天，送饭人又看到一个身影，怀疑是狐狸之类，趁着跪下，急忙去抓取。那个东西退回到床后，大怒道：“你还敢怀疑试探都尉？”送饭人心痛欲死。陈绪急忙为他磕头谢罪，好久他才消了怒气。从此之后，众人谁也不敢冒犯他，而陈绪全家平安无事，什么事都很顺利，此外也没有什么好处和损失。出自《幽明录》。

白道猷

章安县西有座赤城山，方圆三十里，其中一峰特别高大，大约有三百多丈。晋代太元年间，有个外国道人白道猷，住在这座山上。山神屡次派遣狼变成十分可怕的样子，怪声怪气噪叫着吓唬他，白道猷

泰然自若。山神便又亲自上山拜见他，说道：“大法师德重威严，现在我把这座山送给你了，另外找个托身之地。”道猷说：

“君是何神？居此几时？今若必去，当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余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将来欲还会稽山庙。”临去，遗信赠三炷香。又躬来别，执手恨然，鸣鞞响角，凌空而逝。出《述异记》。

高雅之

晋太元中，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廐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耀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晨已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灭。出《幽明录》。

罗根生

豫章有庐松村。郡人罗根生，来此村侧垦荒，种瓜果。园中有一神坛，瓜始引蔓，忽见坛上有一新板，墨书云：“此是神地，可速出去。”根生祝曰：“审是神教，愿更朱书赐报。”明早往看，向板犹存，字悉以朱代墨。根生谢而去也。出《述异记》。

沈 纵

余姚人沈纵，家素贫。与父同入山，还未至家，见一人，左右导从四五百许，前车辐马鞭，夹道卤簿，如二千石。遥见纵父子，便唤住，就纵手中燃火。纵因问是何贵人，答曰：“是斗山王，在余杭南。”纵知是神，叩头云：“愿见祐助。”后入山，得一玉枕，从此如意。出《幽明录》。

“你是什么神？在这住了多长时间？现在如果一定要离开，你将去往何处？”山神回答道：“我是夏王的儿子，住在这里一千多年了。寒石山是我舅舅住的地方，我暂且去那寄居一段时间，将来想回到会稽山神庙去。”临走，留下一封信，又赠给白道猷三厘香。然后向白道猷躬身告别，握手时感到十分遗憾，吹响号角，敲击刀鞘，腾空而去。

出自《述异记》。

高雅之

晋代太元年间，高衡为魏郡太守，戍守石头城。他的孙子高雅之，在马棚中说：“有位神人降临，自称白头公，他拄的那根拐杖闪闪发光，把屋子都照亮了。他和我悄悄夜行，天黑时到了京口，第二天早晨已经返回来了。”后来，高雅之父子被桓玄所灭。出自《幽明录》。

罗根生

豫章有个庐松村。郡里有个叫罗根生的人，来到村边开荒，种瓜果。园中有一个神坛，当瓜开始爬蔓，忽然看见坛上出现一块新木板，上面用黑墨水写道：“这是神地，请速速离开。”罗根生祝祷说：“如果确实是神的旨意，希望再用红字赐教。”第二天早晨，罗根生去园中观看，先前那块木板还在，上面的字全用朱红代替了墨黑。罗根生拜谢后离开了。出自《述异记》。

沈 纵

余姚县人沈纵，家中一向贫穷。他跟父亲一起进山，回来时还没有到家，看见一个人，左右随从四五百人，前面有车辆马队，夹道站着仪仗队，如同二千石俸禄的高官。远远看见沈纵父子，那人便将他们喊住，靠近沈纵并在他手里点上火。沈纵便问他是何方贵人。回答说：“我是斗山王，住在余杭县南边。”沈纵知道他是神仙，就叩头说：“希望能够得到您的祐护和帮助。”后来，沈纵进山，得到一方玉枕，从此他们家万事如意。出自《幽明录》。

戴氏女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见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

祐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戴氏为巫，故名戴侯祠。出《搜神记》。

孙 盛

衡山白槎庙，古老相传，昔有神槎，皎然白色，祷之灵无不应。晋孙盛临郡，不信鬼神，乃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向上，但闻鼓角之声，不知所止。开皇九年废，今尚有白槎村在。出《湘中记》。

湛 满

须江县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于此，故有三石峰之异。有湛满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乱，不得归。满乃使祝宗言于三石之灵，能致其子，靡爱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边，见三少年，使闭目伏车栏中间，去如疾风。俄顷，从空中堕，恍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觉是家园中。出《十道记》。

竺昙遂

晋太元中，谢家沙门竺昙遂，年二十余，白皙端正，流落沙门。尝行经青溪庙前过，因入庙中看。暮归，梦一妇人

戴氏女

豫章郡有个姓戴的女子，久病不愈。她看见一块小石头，形状像木偶人。她便对石头说：“你长得像人形，难道是神仙吗？如果你能把我的老病治好，我将重重感谢你。”当天夜里，她梦见有人告诉她说：“我今后会保佑你的。”从此以后她的病情渐渐好转。戴家就在山下建起一座祠堂，戴氏就在那做巫师，这座祠堂因此叫“戴侯祠”。出自《搜神记》。

孙 盛

衡山有座白槎庙，很久以前人们就传说，从前有个神奇的木筏子，颜色洁白，向它祈祷没有不灵验的。晋代孙盛来此任郡守，他不信鬼神，便让人砍毁它，那斧子砍下去，木筏子竟然流出血来。当天夜里，水流奇迹般地将木筏子送往上游，只听鼓号之声，不知停在了什么地方。隋代开皇九年，这座庙便毁废了，如今还有个白槎村存在。出自《湘中记》。

湛 满

须江县境内有座江郎山，从前有一户江姓人家在山下居住，他们兄弟三人，都在这里成神，因此化为奇异的三石峰。有位叫湛满的人，也住在这座山下。他的儿子在洛阳做官，赶上永嘉之乱，有家不能回。湛满就请巫师向三石峰的神灵祈祷，说能让他的儿子回来，一定不会吝惜供奉祭祀的牲畜。十天之内，湛满的儿子出现在洛水边，看见三位少年，让他闭上眼睛伏在车栏中间，那车便像疾风一般跑起来。过了一会儿，车子突然从空中掉了下来，他茫然不知到了何处。过了好久，他才明白这是自己家的园子。出自《十道记》。

竺昙遂

晋太元年间，谢家和尚竺昙遂，二十多岁，白皙端正，流落当了和尚。曾从青溪庙前路过，便进庙看了看。晚上回来，梦见一妇人来，语云：“君当来作我庙中神，不复久。”昙遂问：“妇人是谁？”妇人云：“我是青溪姑。”如此一月许，便卒。临死，谓同学年少曰：“我无福，亦无大罪，死乃当作青溪庙神。诸君行便，可见看之。”既死后，诸年少道人诣其庙。既至，便灵语相劳问，音声如其生时。临去云：“久不闻呗声，甚思之。”其伴慧觀，便为作呗讌。犹唱赞，语云：“歧路之诀，尚有凄怆。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窃冥之叹，情何可言。”既而歔歔不自胜，诸道人等皆为流涕。出《续搜神记》。

武 曾

侯官县常有阁下神。岁终，诸吏杀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断之。经一年，曾迁作建威参军。当去，神夜来问曾：“何以不还食？”声色极恶，甚相谴责。诸吏便于道中买牛，共谢之，此神乃去。出《幽明录》。

晋孝武帝

晋孝武帝，殿北窗下见一人，著白帻，黄练单衣，自称华林园水池中神，名曰淋洿君。帝取所佩刀掷之，空过无碍。神忿曰：“当令君知之。”少时而暴崩。出《幽明录》。

蔺启之

蔺启之家在南乡，有樗蒲娄庙。启之有女名僧因，忽蹶而寤，云：“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帐中。”仍陈盛筵。以金银为俎案，五色玉为杯碗。与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出《述异记》。

来了，对他说：“你当来做我庙中之神，这一天不会太久了。”竺昙遂问：“妇人是谁？”妇人回答说：“我是青溪姑。”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竺昙遂便死了。临终前，他对年轻的僧人们说：“我这辈子没有福，也没有大的罪过，死后能做青溪庙之神。你们从那里路过方便的话，可以进去看看我。”竺昙遂死后，那些年轻道人到青溪庙拜见他。到达后，便与之对话互致问候。竺昙遂的声音跟生前一样。临别时，竺昙遂说：“很久没有听到诵经的声音，很想念啊！”他原来的同伴慧觀，便为他念诵了梵文经咒。接着，他也唱了赞偈，又说：“歧路之别，仍有悽怆之情。何况命运如此乖张，肉体 and 灵魂分离。叹阴间孤苦，情何以堪。”说罢，他感慨不能自己，和尚们都为他流下了眼泪。出自《续搜神记》。

武 曾

侯官县曾经有位阁下神。每年年底，各位官吏都要杀牛来祭祀他。沛郡武曾做县令后，便将祭品断了。过了一年，武曾升任建威参

军。临行前夜，那神人夜里来问武曾：“你为什么不祭祀我？”声色俱厉，对他痛加谴责。官吏们便在路上买牛祭祀，一起向阁下神谢罪，那神人才走了。出自《幽明录》。

晋孝武帝

东晋孝武帝，在宫殿北窗下看见一个人，头戴白帽，腰系黄带，身穿单衣，自称是华林园水池中的神仙，名叫淋涿君。孝武帝拿起佩刀向他砍去，一点儿也没有伤到他。神人气愤地说：“我应当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不久，孝武帝就暴死了。出自《幽明录》。

蔺启之

蔺启之家住在南乡，那里有座樗蒲茆庙。启之有个女儿名叫僧因，忽然跌倒昏迷，说：“樗蒲君派我迎接和尚，坐在斗帐之中。”蔺启之便摆上酒席筵菜，用金银做肉案子，五色玉做杯碗。与和尚共同吃了顿饭，又过了一宿才醒来。出自《述异记》。

王 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贫贱，曾至洛阳货畚。有一人，于市贵买其畚，而云无直，家近在此，可随我取。猛随去，行不觉远，忽至深山中。此人语猛，且住树下，当先启道君来。须臾，猛进，见一公据胡床，头鬓悉白，侍从十许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马公可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缘拜？”即十倍售畚价，遣人送猛出。既顾视，乃嵩山也。出《中兴书》。

封驱之

始兴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闷。晋大元初，民封驱之家仆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记》曰：“其夜，驱之梦神语曰：‘君奴不谨，盗银三饼。即日显戮，以银相偿。’觉视，则奴死银在

矣。”出《水经》。

王 猛

王猛，是北海郡人。年少贫贱，曾经到洛阳卖过畚箕。有一个人，在市场上花高价买他的畚箕，却又说没有带钱，家就住在附近，让王猛随他去取。王猛随他而去，走路没觉得多远，忽然到了深山里。这人告诉王猛，暂且站在树下，他得先去禀告道君有人要来。不一会儿，王猛便随他进了树洞，看见一个人坐在交椅上，鬓发皆白，有十多个侍从。有一个人引王猛来到老者跟前，说：“大司马公请进。”王猛便向老者跪拜，老者说：“王公为什么要拜我呢？”当即送王猛十倍于原价的畚箕钱，并派人把他送出树洞。王猛回头再看，这里原来是嵩山。出自《中兴书》。

封驱之

始兴林水源里有一个石室，室前大石头上，摆着一排十个陶瓮，里面全装着银饼。打柴的人经过这里，也不能拿走，拿了就会迷路。东晋太元初年，居民封驱之的仆人，偷偷拿了三块银饼子回来，到家揭开一看，有一条大蛇出来把他咬死。《湘州记》说：“那天晚上，封驱之梦见神人对他说：‘你的奴才不老实，偷走三块银饼子，当天就被处死了，就用那银饼子送你作为补偿吧。’封驱之醒来一看，那奴才果然死了，而银饼子还在。”出自《水经》。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陈 惺	宫亭庙	安世高	曲阿神
谢 奂	李 滔	树伯道	侯 褚	卢 循
陈 臣	张 舒	萧惠明	柳 积	赵文昭
河 伯	邵敬伯	吴兴人	刘子卿	

王僧虔

晋王僧虔秉政，使从事宗宝，统作长沙城。忽见一传教官语曰：“君何敢坏吾宫室？司命官相诛。”寻时宗宝乃坠马。其夜，僧虔梦见一贵人来通，宾从鲜盛，语僧虔曰：“吾是长沙王吴君。此所居之处，公何意苦我？若为我速料理，当位至三公。”僧虔于是立庙，自后祈祷无不应。出《湘中记》。

陈 惺

隆安中，丹徒民陈惺于江边作鱼簋，潮去，于簋中得一女，长六尺，有容色，无衣裳，水去不能动，卧沙中。与语不应。有一人就奸之。惺夜梦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簋中，小人辱我。今当白尊神，杀之。”惺不敢归，得潮来，自逐水而去。

王僧虔

晋代王僧虔主持政事，派从事宗宝，指挥修筑长沙城。忽然看见一个传教官说：“你怎么敢破坏我的宫室呢？我要叫司命官把你杀了。”不一会儿，宗宝从马上摔了下来。当天夜里，王僧虔梦见一位贵人来登门拜访，随从很多，衣冠鲜亮盛美，对王僧虔说：“我是长沙王吴君。这里是我住的地方，你何必要为难我？你如果能为我赶快下令停止修城，我保你位至三公。”王僧虔于是为他修了一座庙。此

后凡有祈祷，没有不应验的。出自《湘中记》。

陈 悝

东晋隆安年间，丹徒县百姓陈悝在江边用鱼簍子捕鱼，退潮之后，在鱼簍里得到一个女子，高六尺，颇有姿色，没有穿衣服，水退之后不能动弹，躺在沙滩上。和她说话也不应答。有一个人上前把她奸污了。陈悝夜里梦见那女子说：“我是江神。昨天迷了路，落入你的鱼簍里，小人侮辱了我。今天我要报告尊神，杀了他！”陈悝不敢回家，等到涨潮的时候，他便随水而去。

奸者寻亦病死矣。出《洽闻记》。

宫亭庙

南康宫亭庙，殊有神验。晋孝武世，有一沙门至庙。神像见之，泪出交流。因摽姓字，则是昔友也。自说：“我罪深，能见济脱不？”沙门即为斋戒诵经，语曰：“我欲见卿真形。”神云：“真形甚丑，不可出也。”沙门苦请，遂化为蛇，身长数丈，垂头梁上，一心听经，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庙亦歇绝。出《幽明录》。

安世高

安侯世高者，安息国王子。与大长者共出家，学道舍卫城。值主不称，大长者子辄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当至广州。”值乱，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负对，故远来相偿。”遂杀之。有一少年云：“此远国异人，而能作吾国言，受害无难色，将是神人乎？”众皆骇笑。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复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复辞王学道。十数年，语同学云：“当诣会稽毕对。”过庐山，访知识，遂过广州。见少年尚在，径投其家，与说昔事，大欣喜。便随至会稽。过嵇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长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便去。世高亦还船。有一少年上船，长跪前受咒愿，因遂不见。世高曰：“向少年即庙神，

得离恶形矣。”

不久，奸污女子的人也病死了。出自《洽闻记》。

宫亭庙

南康郡有座宫亭庙，特别有灵验。东晋孝武帝年间，有一和尚来到庙前。神像看见他，不由流出泪水。再看神像上标写的姓名，原来是他从前的朋友。神像自己说：“我罪孽深重，能早日解脱吗？”和尚当即为他斋戒诵经，并说：“我想看看你的真面目。”神像说：“我长得很丑，不可现出原形。”和尚再三请求，神像便变成一条蛇，身长好几丈，把头垂在房梁上，聚精会神地听僧人诵经，眼睛里冒出血来。到七天七夜时，蛇死了，这座宫亭庙也关了门。出自《幽明录》。

安世高

有位王侯叫安世高，是安息国王子，和大兄长一同出家，在舍卫城学道。遇上国王无道，兄长之子就大发脾气，安世高总是劝诫他。相处了二十八年，后来世高说：“我应该到广州去。”正值战乱，有一个人遇到安世高，随手拔刀说：“果然找到你了！”安世高大笑道：“我命中注定有所负欠，未予偿还，因此远道而来偿还。”那人便将安世高杀了。有一个少年说：“这位从遥远国度来的异人，却能够说我们国家的话，而且被害时毫无畏惧之色，难道是神人吗？”众人都惊异地笑起来。安世高的神魂又回到安息国，又托生为王子，名高。他二十岁的时候，又告别父王去学道。十几年过去了，他对同学者说：“我应当去会稽山了结因果报应。”于是经过庐山，访寻有造诣的人，随后来在广州。安世高得知当年那个说他是神人的少年还在，便径直来到他家，跟他说起从前的往事，二人都很高兴，便随安世高到会稽山，经过嵇山庙前，喊庙神一起说话。那庙神现出蟒的形状，身长好几丈，眼里在流泪。世高对它说了几句话，那蟒蛇便走了，世高也回到船上。这时，有个少年上船，长跪在安世高面前接受他的祝福，然后便不见了踪影。安世高说：“刚才那个少年就是庙神，他已经修炼得能够脱离原来丑恶的形体了！”

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后庙祝闻有臭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前至会稽，入市门，值有相打者，误中世高头，即卒。广州客遂瘞之于佛舍。出《幽明录》。

曲阿神

曲阿当大埭下有庙。晋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径至庙，跪请求救，许上一猪。因不觉忽在床下。追者至，觅不见。群吏悉见入门，又无出处。因请曰：“若得劫者，当上大牛。”少时劫形见，吏即缚将去。劫因云：“神灵已见过度，云何有牛猪之异？而乖前福。”言未绝口，觉神像面色有异。既出门，有大虎张口而来，径夺取劫，衔以去。出《神鬼传》。

谢 奂

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穀扶疏，鸟常产育其上。太元中，谢庆弹杀数头，即觉体中栗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出《异苑》。

李 滔

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盗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致讨执。东阳长山吏李滔，以义熙中，遭事在都。妇自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

又说庙神就是以前兄长的儿子。后来，到庙里祈祷的人闻到有一股腥臭气，才看见那条大蟒死了，庙也从此关门。安世高往前到了会稽，进了城门，正赶上有人在打架，不慎误伤了世高的脑袋，他当场毙命。广州客——那位少年便把他埋葬在寺庙。出自《幽明录》。

曲阿神

曲阿县大堤下有一座庙。东晋孝武帝当朝时，有一个逃犯，官府

派出十个人追捕他。那劫匪径直跑进庙里，跪下求救，许愿说过些日子送来一头猪。于是，不知不觉忽然就到了神案下。追捕他的人赶到了，找不到他。捕吏们都看见他进了这个门，又没有别的出口，便也向庙神祈祷说：“如果能让我们抓到劫匪，过几天会供上一头大牛。”过了一会儿，那劫匪露出马脚，捕吏们立即绑住他就要走。劫匪于是说：“神灵这样做太过分了，牛和猪对于你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违背先前的许诺？”话未说完，只见那神像的脸色有了变化。出门之后，有只大老虎张着大嘴扑将过来，径直夺下劫匪，衔着他跑掉了。出自《神鬼传》。

谢 奂

青溪境内有座小姑庙，传说庙神是蒋侯的第三个妹妹。庙里有株枝叶繁茂的大构树，鸟儿们经常在上面生儿育女。东晋太元年间，谢庆用弹弓杀死几只鸟儿后，就觉得身体颤栗不已。到了晚上，他梦见一个女人，衣裳整洁鲜亮，怒气冲冲地说：“这些鸟儿是我养的，为什么被伤害了？”过了一天，谢庆就死了。谢庆名为奂，他就是谢灵运的父亲。出自《异苑》。

李 滔

吴郡桐庐县有座徐君庙，东吴时所建。附近有抢劫盗窃等犯法的人，便像被绳子绑住一样，结果必被抓获。东阳长山吏李滔，于东晋义熙年间，在京都摊上了事。他的妻子出门求人料理此事。她从徐君庙经过，便进去祈祷请庙神施恩，并拔下头上的银钗许愿。

未至富阳，有鱼跳落妇前。剖腹，还得所愿钗。夫事寻散。出《异苑》。

树伯道

余杭县有仇王庙，由来多神异。隆安初，县人树伯道为吏，得假将归。于汝南湾觅载，见一朱舸，中有贵人，因求寄。须臾如睡，犹闻有声，若剧甚雨。俄而至家，以问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谢而

还。出《异苑》。

侯 褚

郟县西乡有杨郎庙。县有一人先事之，后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谯郡楼无陇诣褚，共至祠舍，烧神坐器服。无陇乞将一扇。经岁，无陇闻有乘马人呼楼无陇数四声，云：“汝故不还杨明府扇耶？”言毕，回骑如去。陇遂得瘵病而死。出《异苑》。

卢 循

义熙四年，卢循在广州，阴规逆谋，潜遣人到南康庙祈请，既奠牲奏鼓。使者独见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卢征虜若起事至此，当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众直造长沙，遣徐道覆逾岭。至南康，装艚十二，艚楼十丈余。舟装始办，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与循会巴陵。至都而循战败。不意神速其诛，洪濤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异记》。

没等她走到富阳，有条鱼跳落到她的面前。把鱼剖腹，又得到她许愿时的那支银钗。不久，她丈夫的事也解决了。出自《异苑》。

树伯道

余杭县有座仇王庙，从建庙以来发生不少神异之事。东晋隆安初年，县人树伯道为官，一天，他告假要回家。在汝南湾找船待渡时，看见来了只红船，里面有位贵人，便向他求载。不一会儿他如同睡着了一般，还听到一种声音，像下大雨似的。一会儿他便回到了家，向船夫询问，也说那官员便是仇王。树伯道望着远去的红船拜谢一番，才进到屋里。出自《异苑》。

侯 褚

郟县西乡有一座杨郎庙，县里有一个人先在庙里修道，后来又去投奔祭酒侯褚，希望能修得大道。遇到谯郡楼无陇也去拜见侯褚，二

人便一同来到庙里，身穿道服，烧香祷告。无陇向庙里要了一把扇子。过了一年，无陇听见一个骑马的人连喊他四声“楼无陇”，并说：“你为什么不还我们杨明府的扇子呢？”说完，掉转马头离开了。不久，楼无陇患痿病而死。出自《异苑》。

卢 循

义熙四年，卢循在广州阴谋造反，暗中派人到南康庙祈祷，并奏起鼓乐奉上祭品。使者只见一人，戴武将帽子穿红色衣服，在中间席位上坐着说：“征虏大将军卢循如果因为想造反起事来到此处，我应以水路相送。”义熙六年春天，卢循率兵马直奔长沙，派徐道覆越过山岭，到了南康，造了十二艘大船，每船都有十多丈高。船装刚置办完，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水涨四丈多高，徐道覆率船队顺流而下，与卢循在巴陵会师。到达京都建康后，卢循战败。想不到神这么快就把他杀了。洪水突然降临，使他自己断送了自己。出自《述异记》。

陈 臣

临川陈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见一人长丈许，面如方相，从竹中出，径语陈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去，当令汝知之。”去一月许日，家大失火，奴婢顿死，一年中便大贫。出《搜神记》。

张 舒

长山张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见一人，著朱衣平上帻，手握青柄马鞭，云：“汝可教，便随我去。”见素丝绳系长梯来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绮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长大，不巾帻，独坐绛纱帐中，语舒曰：“主者误取汝，赐汝秘术卜占，勿贪钱贿。”舒亦不觉受之。出《异苑》。

萧惠明

宋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后太守不敢上厅。”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曾为此郡，未闻有灾。”遂命盛设筵榻。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殒。出《异苑》。

柳 积

柳积，字德封。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中夕，闻窗外有呼声。积出见之，有五六人，各负一囊，倾于屋下，

陈 臣

临川陈臣家十分富有。宋武帝永初元年，陈臣在斋中坐着，院子里有一片筋竹林。大白天忽然看见一个一丈多高的人，四方大脸，从竹林中走出来，直接对陈臣说：“我在你家里很多年了，可你还不知道。现在我要走了，应该让你知道知道。”那人离开了一个多月，陈臣家里起了大火，奴婢们很快都死了。一年之内，他一下子就变成穷光蛋。出自《搜神记》。

张 舒

长山县张舒，在宋文帝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忽然看见一个人，穿着大红衣服用头巾包住头发，手拿一根青柄马鞭，对张舒说：“你是个可教之人，就随我来吧！”这时，只见一架用白丝绳系制的长梯从空中降下。张舒登上了梯子，来到一座大城，殿堂绮丽，洞室幽深，地面如铺着黄金一样闪闪发光。有一人身材高大，不戴头巾，独自坐在深红色纱帐中，对张舒说：“主事的人误选了你。我教给你一套占卜秘术，不要贪财受贿。”张舒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出自《异苑》。

萧惠明

南朝刘宋时萧惠明任吴兴郡太守，郡内有座卞山，山下有座项羽

庙。相传：“项羽常住在郡府厅堂里，前后太守不敢上大厅。”萧惠明向管家仆说：“孔季恭曾经当过这个郡的太守，没听说他遇到什么灾。”便命人陈设盛筵和坐榻。没过一会儿，惠明忽然看见一个人，一丈多高，拉弓搭箭射向自己，接着就不见了。不久萧惠明的背部长出个痈疽，十天后就死了。出自《异苑》。

柳 积

柳积，字德封。学习勤奋刻苦，晚上读书时烧树叶来代替灯照明。一天半夜，听见窗外有呼喊声。柳积出门一看，只见有五六个人，各背着一个口袋，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屋檐下，如榆荚。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旦视之，皆汉古钱，计得百二十千，乃终其业。宋明帝时，官至太子舍人。出《独异志》。

赵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吴郡赵文昭，字子业，为东宫侍讲。宅在清溪桥北，与吏部尚书王叔卿隔墙南北。尝秋夜，对月临溪，唱《乌栖》之词，音旨闲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罗之衣，绝美，云：“王尚书小娘子，欲来访君。”文昭问其所以，答曰：“小娘子闻君歌咏，有怨旷之心，著清凉之恨，故来愿荐枕席。”言讫而至，姿容绝世。文昭迷误恍惚，尽忘他志，乃揖而归。从容密室，命酒陈筵，递相歌送，然后就寝。至晓请去，女解金纓留别，文昭答琉璃盏。后数夜，文昭思之不已。偶游清溪神庙，忽见所与琉璃盏在神女之后，及顾其神与画侍女，并是同宿者。出《八朝穷怪录》。

河 伯

余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

计？”问：“女郎姓何？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

像榆钱儿。那些人对柳积说：“这是送给你读书用的钱粮，不必担心学业不成。”第二天早晨一看，全是汉代的古钱币，合计共一百二十千，柳积有了这些钱才完成学业。宋明帝时，他的职位升到太子舍人。出自《独异志》。

赵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吴郡赵文昭，字子业，为太子当侍讲。他的宅院在清溪桥北，与吏部尚书王叔卿家仅隔一道墙，成南北邻居。曾在一个深秋之夜，赵文昭临溪赏月，唱《乌栖曲》之词，声音寂寞幽怨。忽然有一个女子，穿着青罗衣，十分美丽，对赵文昭说：“王尚书的小娘子，想来拜访你。”赵文昭问其缘故，她回答说：“小娘子听你歌咏，有着怨旷孤苦之心，显出清净寂寞之遗憾，因此想来陪伴你。”她刚说完，那位小娘子就到了，姿容盖世无双。赵文昭被迷得神情恍惚，把别的一切全忘了，向小娘子拱手行礼把她带回家，在密室中，摆上酒席，饮酒对唱，然后便同床共枕。到天亮之后，小娘子与他辞别，并解下自己的金纓带留作纪念，赵文昭回赠她一只琉璃杯。后来过了几夜，赵文昭对她思念不已。一天，他偶然游清溪神庙，忽然看见他赠予的那只琉璃杯在神女像的身后放着。又观察那神像与画上的侍女，原来神像正是那天与他共宿的女子。出自《八朝穷怪录》。

河 伯

余杭县南面有个上湖，湖中央筑起堤坝。有一个人骑马看戏，带着三四个人到岑村喝酒，微醉，傍晚才回家。当时天气炎热，他便下马跳入水中，枕着石头在水里睡着了。马挣断绳子跑回家去，随从都追马去了，直到天黑也没见主人返回。这人睡醒后，已经快到傍晚了，不见了随从和马，只见一个女子走来，年纪大约十六七岁，说：“小女子拜见您！天色已经很晚了，这地方十分可怕。你打算怎

怎么办呢？”这人问：“女郎姓什么？怎么忽然知道这里可怕？”又有一个少年，十三四岁，很聪明的样子，乘坐新车，车后

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络绎把火，见城郭邑居。

既入城，进厅事，有信幡，题云“河伯”。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色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炙，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令就郎中婚。承白已办。进丝布单衣及袷、绢裙、纱衫裤、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礼。三日，经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当发遣去。”妇以金瓿、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兄丧，因还婚宦。出《幽明录》。

邵敬伯

平原县西十里，旧有社林。南燕太上时，有邵敬伯者，家于长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书，言：“我吴江使也，令吾通问于齐伯。吾今须过长白，幸君为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树叶投之于水，当有人出。敬伯从之，果见人引入。伯惧水，其人令敬伯闭目，似入水中，豁然宫殿宏丽。见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发函开书曰：“裕兴超灭。”侍卫者皆圆眼，具甲冑。敬伯辞出，以刀子赠敬伯曰：

跟着的二十人也赶到了，喊这人上车，说：“我家大人暂且想见你一面。”他只好上车随之而去。途中火把络绎不绝，看见了城市和房屋。

他们入城之后，进了厅堂，厅前信幡上，写着“河伯”二字。一会儿，见到一个人，年纪大约三十多岁，容貌俊美，侍卫众多。二人相见，都很高兴，主人吩咐端酒肉上来招待客人，对他说：“我有个女儿，很聪明，想许配你做妻子。”这个人知道他是神仙，不敢拒绝。

河伯便令手下人准备操办婚礼，在府中结婚。这时，手下人把一切都已办妥，各种绸缎衣服、鞋袜被褥，都是绝好的精品。又送上十个小吏，几十个仆人。新娘年龄大概十八九岁，姿容美丽妩媚。于是，便举行婚礼，大宴宾客三天，新郎婚后礼拜于女家。婚后第四天，河伯说：“婚期有限，应当送他回去了。”新娘把金银器皿和一个麝香囊送给丈夫作纪念，流泪惜别。最后，又给了他十万钱和三卷药方，说：“今后你要行善积德。”又说：“十年之后再迎接你。”这人回家之后，便不愿意再结婚，告别亲人，出家做了道人。他所得到的三卷方子是：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他四处周游，救命治病，都十分神奇灵验。后来母亲年迈，兄长又死了，他才回家结婚步入仕途。出自《幽明录》。

邵敬伯

平原县西十里，原来有一片祭土地神的地方。晋代南燕太上年间，有一个叫邵敬伯的人，家住长白山。有人寄给敬伯一封信，说：“我是吴江使者，奉命要和齐伯互通音讯。我现在需要经过长白山，希望你帮我疏通一下。”然后告诉敬伯，只要到祭土地神的地方，摘下几片树叶投入水中，就会有人出来。敬伯便照他说的去做了，果然有人出来要领他进去。邵敬伯怕水，那人就让他闭上眼睛，随即好像进了水中，当他睁开眼睛时，面前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只见一位老翁，年纪大约八九十岁，坐在水精床上，打开书信，说：“裕兴超灭。”侍卫们全瞪着圆圆的眼睛，穿着厚厚的甲冑。邵敬伯告辞出来，那老翁拿出一把刀子赠给他，说：

“好去，但持此刀，当无水厄矣。”敬伯出，还至社林中，而衣裘初无沾湿。果其年宋武帝灭燕。敬伯三年居两河间，夜中忽大水，举村俱没，唯敬伯坐一塌床，至晓著岸。敬伯下看之，床乃是一大鼃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传社林下有河伯家。出《酉阳杂俎》。

吴兴人

晋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死已百年。

忽诣陈氏宅，言是己旧宅：“可见还，不尔烧汝。”一夕大火，烧尽，因有鸟毛插地，绕宅周匝数重，百姓乃起庙。出《酉阳杂俎》。

刘子卿

宋刘子卿，徐州人也，居庐山虎溪。少好学，笃志无倦。常慕幽闲，以为养性。恒爱花种树，其江南花木，溪庭无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临玩之际，忽见双蝶，五彩分明，来游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复。子卿亦讶其大。

九旬有三日，月朗风清。歌吟之际，忽闻扣扃，有女子语笑之音。子卿异之，谓左右曰：“我居此溪五岁，人尚无能知，何有女子而诣我乎？此必有异。”乃出户，见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焕，容止甚都。谓子卿曰：“君常怪花间之物，感君之爱，故来相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谓二女曰：“居止僻陋，无酒叙情，有惭于此。”一女曰：“此来之意，

“好好去吧，只要拿上这把刀，就不会受到水的危害了。”邵敬伯从水中走出来，回到社林中，而衣服一点也没有湿！果然就在这年，宋武帝刘裕就把南燕的慕容超灭掉了。邵敬伯在两条河中间的地带居住了三年。一天夜里忽然发了大水，整个村子都淹没了，只有邵敬伯坐在一床榻上得以脱险，到天明时靠到岸上。敬伯下来一看，才发现那坐榻乃是一只大老鳖！敬伯死后，那把刀子也丢失了。世代相传，那片社林下面就是河伯的家。出自《酉阳杂俎》。

吴兴人

晋代隆安年间，吴兴县有个人，年纪大约二十岁，自称圣公，姓谢，已经死了一百年。忽然来到陈家的宅院，说是他自己的老房子：“应该还给我，不然就用火烧你们。”一天晚间起了大火，把房子烧个一干二净，便有不少鸟毛插在地上，绕宅院的废墟围了好几重。老百姓们就在这里修起一座庙。出自《酉阳杂俎》。

刘子卿

南朝宋刘子卿，徐州人，住在庐山虎溪。年轻时好学，笃志不倦。常羡慕清幽闲适的生活，认为那样可以陶冶性情。他一直喜爱养花种树，凡是江南一带的花木，虎溪庭院里无不栽种。文帝元嘉三年春，他正在游玩，忽然看见一双蝴蝶，五色分明，来到花间飞舞，像燕子那么大。一天之内，它们往来三四次。刘子卿也十分惊讶蝴蝶这么大。

九十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月朗风清，他正在吟歌赋诗，忽然听见敲门声，有女子说笑的声音。刘子卿十分惊异，对手下仆人说：“我住在这溪院五年，人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女子来找我呢？这里一定有异常。”于是就走出门去，看见两个女子，都十六七岁，衣服艳丽，容貌举止都很美。她们对刘子卿说道：“你常奇怪花间的那双蝴蝶，感谢你的怜爱之情，所以来拜访，却不知你意下如何？”刘子卿请她们坐下，对她们说：“这地方偏僻简陋，又无酒以抒怀，真是惭愧呀！”一个女子说：“我们来的意图，

岂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将垂晓，君子岂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斋，愿申缱绻。”二女东向坐者笑谓西坐者曰：“今宵让姊，余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谓子卿曰：“郎闭户双栖，同衾并枕。来夜之欢，愿同今夕。”及晓，女乃请去。子卿曰：“幸遂缱绻，复更来乎？一夕之欢，反生深恨。”女抚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后即次我。”将出户，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忧。”出户不知踪迹。

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谓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欢，今留与汝。汝勿贪多误，少惑刘郎。”言讫大笑，乘风而去。于是同寝。卿问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间之有，愿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劳执问？”乃抚子卿曰：“郎但申情爱，莫问闲事。”临晓将去，谓卿曰：“我姊实非人间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说于郎，郎必异传，故不欲取笑于人代。今者与郎契合，亦是因缘。慎迹藏心，无使人晓，即姐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数年会寝。后子卿遇乱归乡，二女遂绝。

庐山有康王庙，去所居二十里余。子卿一日访之，见庙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画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出《八朝穷怪录》。

难道是为了喝酒吗？况且山月已斜，天很快就要亮了，你到底有没有意呢？”刘子卿说：“我只有这茅屋，也想缠绵一番。”向东坐的女子对向西坐的女子笑了笑，说：“今天晚上让给姐姐，之后就该我了。”说罢起身，把刘子卿送到室内，说：“你们闭门共寝，同床共枕，明天晚上的欢乐，希望能同今晚一样。”天亮的时候，女子要走。刘子卿说：“有幸相会，你还能再来吗？一夜之欢，反而生出更深的遗憾。”女子抚摸着刘子卿的后背说：“今晚的时间属于我妹妹，在她之后就该我了。”临出门，女子又说：“只要心意在就好，希望你不必为此忧伤。”她出门之后便不见了踪影。

当天晚上，那两个女子又来了，饮宴如前。姐姐对妹妹说：“我暂且离开。昨天晚上的欢悦，今天就留给你了。你不要过于贪恋男女乐的欲望，不要把刘郎给迷惑住哟！”说罢大笑，乘风而去。于是，刘郎又与另一女子同寝。刘子卿问女子说：“我知道你们二人不是凡间之女，我想知道怎么回事。”女子说：“只要得到佳妻就行了，何必执意相问呢？”便抚摸刘子卿说：“郎君只要真情实爱，不要多问闲事。”天明之前要走时，对刘子卿说：“我们姐妹实在不是凡间之人，也不是山妖物怪。如果对你说了，你必然会当成怪异之事传出去，所以我们不想被人类取笑。现在与郎君结合，也是缘分。望你把这事深藏于心，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姐妹二人每十天来一次，以慰藉郎君的心。”就离开了。以后经常十天一来，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后来刘子卿遇战乱回到故乡，那两个女子也从此绝了踪迹。

庐山上有座康王庙，距离刘子卿原来住的地方二十多里。一天，刘子卿前去拜访，见到庙里有两座泥塑的女神像，墙壁上还画了两位女侍者。那两位女神的容貌依稀觉得在哪里见过，仿佛前几年遇见的那对女子。他怀疑这对女神就是那姐妹二人。出自《八朝穷怪录》。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黄 苗 龚 双 萧 总 萧 岳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阴子春 苏岭庙

卢元明 董 慎 李 靖

太室神

后魏太武时，嵩阳太室中有宝神像，长数尺。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疟于此庙，见太武来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许移都洛阳，当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谓左右曰：“虏性苛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之四百。”明年，孝文迁都洛阳，唯得四十年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黄 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黄苗，为州吏，受假违期。方上行，经官亭湖，入庙下愿：“希免罚坐，又欲还家，若所愿并遂，当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还。资装既薄，遂不过庙。行至都界，与同侣并船泊宿。中夜，船忽从水自下，其疾如风介。夜四更，苗至官亭，始醒悟。见船上有三人，

太室神

后魏太武年间，嵩阳太室山庙中有座宝神像，高数尺。孝文帝太和年间，有人逃避疟疾传染躲进此庙，看见太武帝来拜访庙神。庙神便说：“今日朝觐天帝，天帝允许迁都到洛阳，可以延续四百年统治。”庙神又说：“昨天已经得到天符了。”太武帝出去之后，庙神对左右说：“这北方民族的首领，生性苛刻而贪婪，天符只说四十年，而我顺着他说了个四百年。”第二年，孝文帝迁都到洛阳，只坐了四十年江山。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黄 苗

南朝宋元嘉年间，南康平固人黄苗，在州里当官，办公事延误了时间。正匆匆赶路的时候，经过宫亭湖，便进庙许愿：“希望能够免于处罚，又想能够回家。如果这些愿望能够实现，一定带着酒和猪来祭祀。”黄苗到州府后，这些愿望都实现了，便返回故里。由于他带的东西很少，经过庙门口时没再进庙。走到两州交界处，与同伴把船并连停泊江上。半夜，船忽然自动顺流而下，快如疾风。四更天，黄苗随船漂到宫亭湖时，才醒悟过来。这时，只见船上有三个人，并乌衣持绳，收缚苗。夜上庙阶下，见神年可四十，黄面，披锦袍。梁下悬一珠，大如弹丸，光辉照屋。一人户外白：“平固黄苗，上愿猪酒，遁回家。教录今到。”命谪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穷山林中，鑱腰系树，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忧思，但觉寒热身疮，举体生斑毛。经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鑱放之，随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应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后值与娣妹从后门出，诣亲家，女最在后，因取之。为此女难得，涉五年，人数乃充。吏送至庙，神教放遣，乃以盐饭饮之，体毛稍落，须发悉出，爪牙堕，生新者。经十五日，还如人形，意虑复常。送出大路。县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后所取人，遍问其家，并符合焉。髀为戟所伤，创瘢尚在。苗还家八年，得时疾死。出《述异记》。

龚 双

襄阳汉水西村有庙名土地主，府君极有灵验。齐永元末，龚双任冯翊郡守。不信鬼神，过见此庙，因领人烧之。忽旋风绞火，有二物挺出，变成双青鸟，入龚双两目。两目应时疼痛，举体壮热。至明便卒。出《汉沔记》。

都穿着黑衣服拿着绳子，将黄苗绑住，天没亮把他押到庙门口的石阶下。黄苗看见庙神年龄大约四十岁，黄色面孔，披着锦袍。屋梁下面悬挂着一颗珠子，弹丸般大小，其光芒照得满室生辉。一个人在门外说：“平固县黄苗，上次许愿说要献酒和猪，结果偷跑回家。派人又把他抓了回来。”庙神决定把他流放三年，捉三十个人回来。派小吏

把黄苗送进深山老林，用铁链子锁住腰并系在树上，天天把生肉给他吃。黄苗心神恍惚，忧虑不已，只觉得一阵冷一阵热，浑身长疮，整个身体都生出斑毛来。过了十天，那毛便遮蔽全身，兽的爪牙也长了出来，性情也变得好斗嗜杀。看管他的小吏打开锁放他走，随他自由行动。三年，黄苗一共抓了二十九个人。接着，他应该去找新淦县的一个女子。这女子出身士族之家，开始根本就不出门，后来有一次同姐妹们从后门出来，去串亲戚，女子走在最后，黄苗就把她抓住。因为这女子很难抓到，前后过了五年，人数才够。小吏把黄苗送到庙前，庙神让把他放了，并用饭和盐水喂他。于是，他身上的斑毛渐渐脱落，胡须和头发全长了出来，兽的爪牙也蜕掉了，生出来都是新的。十五天后，他又恢复了人形，神志也恢复了正常。他被送上大路，县令叫黄苗把事实经过写出来，提到前后所抓的人，查问他们的家人，全都符合事实。之前他的大腿被戟刺伤，伤疤还在。黄苗回家八年后，患流行病而死。出自《述异记》。

龚 双

襄阳郡汉水西村有座庙叫“土地主”，庙神极有灵验。南朝齐永元末年，龚双任冯翊郡守。他不信鬼神，路过这座庙前，便带人把它烧了。忽然刮起旋风卷起冲天大火，只见有两个怪物从大火中跳了出来，化作一对青鸟，钻进了龚双的眼睛。顿时，他感到双目疼痛难忍，全身奇热无比。到了天亮他便死了。出自《汉沔记》。

萧 总

萧总，字彦先，南齐太祖族兄瓌之子。总少为太祖以文学见重。时太祖已为宋丞相，谓总曰：“汝聪明智敏，为官不必资。待我功成，必荐汝为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总曰：“若讷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矜其口。吾专疚于心，未忘汝也。”总率性本异，不与下于己者交，自建业归江陵。

宋后废帝元徽后，四方多乱，因游明月峡，爱其风景，遂盘桓累岁。常于峡下枕石漱流，时春向晚，忽闻林下有人呼“萧卿”者数声，

惊顾，去坐石四十余步，有一女，把花招总。总勿异之，又常知此有神女，从之。视其容貌，当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闻。谓总曰：“萧郎遇此，未曾见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总恍然行十余里，乃见溪上有宫阙台殿甚严。宫门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并神仙之质。其寝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绸缪，以至天晓。忽闻山鸟晨叫，岩泉韵清，出户临轩，将窥旧路，见烟云正重，残月在西。神女执总手谓曰：“人间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欢会，万年一时也。”总曰：“神中之女，岂人间常所望也。”女曰：“妾实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间之官，来岁方终。一易之后，遂生他处。今与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陈也。”言讫

萧 总

萧总，字彦先，是南朝齐太祖族兄萧道瓌的儿子。萧总年少时便以文学辞章被太祖看重。当时太祖已经是南朝刘宋的丞相了，对萧总说：“你聪明灵敏，做官不必论资排辈，等我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定举荐你为太子詹事。”又说：“我因为嫌疑之故，事情未必遂心如意。”萧总说：“如果天意预言能应验，何止担任此官！”太祖说：“这话说得太狂妄悖谬了！你要谨慎小心，把嘴闭上。我内心忧苦不安，不会忘记你的事情。”萧总稟性孤傲，特立独行，从不与低于自己的人交往。他从建业回到江陵。

宋后废帝元徽末年，四处战乱纷起，萧总到明月峡游览，喜爱那里的风景，因此一逗留便是几年。他常常在峡下枕着石头任凭水流冲刷着身体，当时已是晚春，忽然听见林子里有人连喊数声“萧卿”，他不由惊起四顾，只见离他坐的石头四十余步处，有一个女子，摇动着手里花束招呼萧总。萧总感到慌乱惊奇，又常听说此地有神女，于是走了过去。看她的容貌，应该是十七八岁，所穿的衣服，不是人世所能有的；所佩带的香囊散发出的香气，也是人世间闻不到的。她对萧总说：“在此与萧郎相遇，未曾受你邀请，现在应该为这个美好的早晨而庆幸，我们有同宿的缘分。”萧总恍恍惚惚走了十余里，就看见溪水岩上有一座辉煌庄严的宫殿。宫门左右，有侍女二十人，都

十四五岁，都有神仙气质。那女子卧室里的衣物古玩等，也都是人世没有的，萧总心中十分高兴。一夜缠绵，直到天亮。忽然听见山雀在晨叫，山泉清亮，欢快流淌。萧总走出门来凭栏远望，想看看来的路，只见那里烟云正浓，残月尚悬在西天。神女握着萧总的手对他说：“一个是人间男子，一个是神仙女，我们这一夜欢会，一万年才能有一次。”萧总说：“神仙中的女子，哪里是世人能够看到的？”神女说：“我确实是此山之神。天帝让我们三百年换一次，不像人间的官，明年就到期了。一换下来之后，就托生别处。今天我与你相会，也是有因缘的，但内情不能说出来。”说完

乃别。神女手执一玉指环，谓曰：“此妾常服玩，未曾离手，今永别，宁不相遗？愿郎穿指，慎勿忘心。”总曰：“幸见顾录，感恨徒深，执此怀中，终身是宝。”天渐明，总乃拜辞，掩涕而别。携手出户，已见路分明。总下山数步，回顾宿处，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

他日，持玉环至建邺，因话于张景山。景山惊曰：“吾常游巫峡，见神女指上有此玉环，世人相传，云是晋简文帝李后曾梦游巫峡，见神女，神女乞后玉环，觉后乃告帝，帝遣使赐神女。吾亲见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与世人异矣！”总齐太祖建元末，方征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为中书舍人。初，总为治书御史，江陵舟中遇，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乐，乃赋诗曰：“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出《八朝穷怪录》。

萧 岳

齐明帝建武中，有书生萧岳，自毗陵至延陵季子庙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从三四侍女，貌皆绝世，以橘掷岳怀中。岳心异之，乃问其姓名。云：“葛氏。”岳因请舟中，命酒与歌宴。及晓请去，岳甚怅然。岳登舟望之，见庙前五六女相迎笑，一时入庙。岳异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庙中。见东壁上书第三座之女，细观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从也。画壁题云：

便与萧总告别。神女拿出一枚玉戒指，对萧总说：“这东西我一直戴

着赏玩，不曾离手，今天你我永别，怎能不送给你留念呢？希望你把它戴在手指上，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情义。”萧总说：“有幸得到你的眷顾，我十分感激又遗憾。我会把它放在怀中，终身当作宝贝。”天渐渐亮了，萧总拜辞神女，挥泪而别。二人手挽手走出门来，只见云雾散尽，归路分明。萧总顺着山路走了几步，回望住过的地方，仿佛是巫山神女的庙祠。

后来有一天，他拿着玉戒指来到建邺，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景山。张景山吃了一惊说：“我常游巫峡，看见神女峰上的神女手指上就戴着这枚戒指！人们相传，说当年晋简文帝时，李皇后有一次做梦去巫峡游玩，遇见了神女，那神女向皇后要她手上的玉戒指。醒来之后，李皇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简文帝，简文帝就派人把那戒指赐给了神女。我亲眼看见那枚戒指在神女手上戴着呢！现在你得到了它，这说明你与一般世人不同。”萧总在齐太祖建元末年，正要应召进京，没等动身，太祖萧道成便驾崩了。世祖萧赜即位，萧总连着当了几年中书舍人。起初，萧总为治书御史，坐船经过江陵，忽然想起当年神女之事，闷闷不乐，便赋诗一首道：“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出自《八朝穷怪录》。

萧 岳

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有个叫萧岳的书生，从毗陵来到延陵季子庙前，泊船赏月。忽然来了一个女子，年龄大约十六七岁，跟着三四个侍女，都美貌绝伦。那女子把一个橘子扔进萧岳怀中。萧岳颇感惊异，便问那女子姓名，回答说：“葛氏。”萧岳便请她上船，与她饮酒唱歌。天快亮时，她告别离去，萧岳十分惆怅。萧岳站在船头望去，只见庙前有五六个女子对她微笑相迎，一同进入庙中。萧岳感到惊异，等天亮之后，他便整理衣帽，来到延陵季子庙中。看见东面墙壁上画的第三个女子有些面熟，仔细一看不由笑了，果然是昨夜与他同宿的那位女子。再看她身旁的侍女，也都是昨天见过的随从。壁画上面题着：

“东海姑之神。”出《八朝穷怪录》。

尔朱兆

后魏孝庄帝既诛尔朱荣，荣子兆自汾州率骑攻洛。师自河梁西涉，掩袭京邑。先是，河边有一人梦神谓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波津令，当为缩水脉。”及兆至，见一人，自言知水深浅处，以草表插导，忽失所在。兆众遂涉焉，寻而陷京，弑庄帝。出《北史》。

蒋帝神

梁旱甚，诏于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载荻焚庙，并其神影。尔日开朗，将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盖，须臾骤雨。台中宫殿，皆自震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诚信遂深。自践祚比未曾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时魏将杨大眼来寇钟离，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暴涨六七尺，遂大克魏军，神之力也。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皆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出《南史》。

临汝侯猷

宗室临汝侯猷为吴兴太守，性倜傥，与楚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酬祀，尽欢极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祷必应。后为益州刺史。时江陵人齐狗儿反，众十余万，攻州城。猷兵粮已尽，人有二心，乃遥祷请救。是日，州界田父，

“东海姑之神。”出自《八朝穷怪录》。

尔朱兆

后魏孝庄帝杀死尔朱荣后，尔朱荣的儿子尔朱兆便从汾州率领骑兵进攻洛阳。兵马从河梁西涉水，偷袭京城。在这之前，河边有一个人梦见神对他说：“尔朱家要渡河，用你作波津令，你应当管束住那水脉。”等尔朱兆赶到河边时，见到一个人，自称知道何处水深何处水浅，并用草棍插上作为标记为他导向，然后那人忽然不见了。尔朱兆的大队人马就顺着标记渡过河去，不久攻陷了洛阳城，杀死了孝庄

皇帝。出自《北史》。

蒋帝神

南朝梁时天大旱，皇帝下诏向蒋帝神求雨。一百天过去了，雨仍未降下来，皇帝大怒，拉去柴草想把庙和神像全烧了。那天天气晴朗，刚要点火，神庙的正上方，忽然有一块伞盖般的云彩飘了过来，顷刻之间大雨倾盆。台中宫殿，全都自己摇动起来。皇帝害怕了，急忙又下诏停止焚烧庙宇，一会儿一切都恢复了安静。从此，皇帝对蒋帝神深信不疑。他从即位以来未曾到过庙上，于是备好法驾，带领文武百官前去拜谒。当时北魏将军杨大眼，率兵攻伐钟离郡。蒋帝神通报皇帝，答应一定要帮助抵挡。当时没有下雨，河水暴涨了六七尺，于是大败魏军，这都是神的力量。凯旋之后，庙中那些泥塑的人马脚下都沾着湿泥，当时人们都亲眼看见了。出自《南史》。

临汝侯猷

梁宗室临汝侯萧猷为吴兴太守，风流倜傥，与楚庙神有神交，饮酒能饮到一斛。每次祭祀酬酒，他都要喝得尽兴醉倒，而神像的脸上也有醉意，祈祷的必定应验。后来他为益州刺史。当时江陵人齐狗儿造反，带领十余万人，攻打州城。萧猷军粮已尽，军心浮动，他就在远处向楚庙神祈祷求助。这天，州界处有位田父，

逢一骑络铁，从东方来，问去城几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骑语父曰：“后人来，可令疾马，欲及日破贼。”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仍请饮。田父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当此时，庙中请祈无验。十余日，乃见侍卫土偶皆泥湿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儿焉。及猷卒，谥曰“灵”，与神交故也。出《南史》。

阴子春

梁阴子春为东莞太守。时青州刺史王神念，毁临海神庙坐。栋上有一蛇，役夫不擒，入于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一人诣其府，

云：“有人见苦，破坏所居，今既无托，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日，方知神念毁庙。因办牲醪，立宇祠之。数日，梦一朱衣人谢曰：“得君厚惠，当以一州相报。”经月余，魏君欲袭胸山，子春预知，设伏摧破。武帝以为南青州刺史。出《南史》。

苏岭庙

襄阳苏岭山庙，门有二石鹿夹之，故谓之鹿门山。习氏记云：“习郁常为侍中，从光武幸黎丘。郁与光武俱梦见苏岭山神，因使立祠。”郭重产记云：“双石鹿自立如斗，采伐人常过其下。或有时不见鹿，因是知有灵瑞。梁天监初，有蚌湖村人，于此泽间猎。见二鹿极大，有异于恒鹿，乃走马逐之。

遇见一位戴着盔甲的骑兵，从东方奔来，问他离州城还有几里地。田父说：“一百四十里。”太阳已经落山了，那骑马的人对田父说：“后面的人赶上来，告诉他们打马快行，我准备在今天大破贼寇。”一会儿，有几百骑兵如疾风般奔来，一个骑马的人请田父喝酒。田父问他是谁，他说：“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在这期间，去庙中祈祷都不灵验。十余天过去了，人们才看见楚庙里那些侍卫土偶身上都泥乎乎的很潮湿，仿佛流了汗。那天，萧猷果然大破齐狗儿。等到萧猷死后，他得到的谥号是“灵”，因为他与神有交情的缘故。出自《南史》。

阴子春

梁朝阴子春为东莞太守。当时青州刺史王神念，毁坏了临海神庙的神座。庙的大梁上有一条蛇，役夫们不敢去捉，看着它游进大海。这天夜里，阴子春梦见有个人来到府上，说：“有人害我，破坏了我的住处，现在已经无处安身，想在你管辖境内落个脚。”阴子春把这个梦悄悄记在心中。过了几天，才知道王神念毁庙一事。于是，他令人办好牺牲和酒等祭祀品，修建庙宇祭祀。几天之后，他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来感谢说：“得到你这么厚重的恩惠，应该用一个州来报答！”一个多月之后，北魏皇帝想袭击胸山，阴子春事先得到了情报，设下埋伏，摧毁了敌人的进攻。梁武帝便任命他为南青州刺史。

出自《南史》。

苏岭庙

襄阳苏岭有一座山庙，门前有两只石鹿相对而立，因此人们叫它鹿门山。《习氏记》说：“习郁曾经做过侍中，跟随光武帝刘秀驾幸黎丘。习郁和光武帝都梦见了苏岭山神，于是便派人修建祠庙。”郭重产记载说：“这对石鹿站在那里如同要搏斗，打柴的人常常从庙前走过。有时候竟然看不见鹿了，由此才知道有上天显示的祥瑞。梁武帝天监初年，有个蜚湖村人，在这山间湖畔打猎。看见两只鹿特别大，有别于平常的鹿，就驱马追赶它们。

鹿即透涧，直向苏岭。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见庙前二石鹿。猎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回。其夜梦见一人，著单巾帻，黄布裤褶，语云：‘使君遣我牧马，汝何驱迫？赖得无他，若见损伤，岂得全济？’”出《襄阳记》。

卢元明

北齐卢元明，聘于梁。其妻乘车，送至河滨。忽闻水有香气异常，顾见水神涌出波中，牛乃惊奔，曳车入河。其妻溺死，兄子十住尚幼，与同载，投下获免。出《北史》。

董 慎

隋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颜而谏之。虽加谴责，亦不知惧，必俟刑正而后退。常因授衣归家，出州门，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为录事。”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牘精练。将平疑狱，须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印甚分明。后署曰“倨”。慎谓事者曰：“府君呼我，岂有不行，然不识府君名谓何？”使者曰：“录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囊，内慎其中，负之出兖州郭，因致囊于路左，汲水调泥，封慎两目。慎都不知经过远近，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在？”使者

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慎追董慎，

那两只鹿就穿过山涧，直奔苏岭。那人追鹿追到神庙，就不见了鹿的踪影，只见庙前有两只石鹿。这猎人猜测是刚才那两只鹿所变，便回家了。当晚他梦见一个人，身穿单衣，头戴布巾，身穿黄布裤子，对他说：‘使君派我放马，你为什么追赶我？幸亏没有损伤，若有所损伤，怎么能够让你周全呢？’”出自《襄阳记》。

卢元明

北齐卢元明，受聘于南朝梁。他的妻子乘着牛车，送他到河边。忽然闻到水中有一股异常香气，回头一看，只见河神从波涛中涌了出来，拉车的牛便惊恐万状地狂奔起来，拽着车子跃入河中。他的妻子淹死了，他哥哥的儿子十住年龄还小，与他妻子同坐一车，从车上掉下来，幸免一死。出自《北史》。

董 慎

隋朝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秉性公正率直，精通法理。自都督以下的官员，凡有执法不公正的，他一定要犯颜直谏。有时虽然会受到谴责，他也无所畏惧，一定要等到刑罚公正合理之后方才告退。他曾因授衣假回家，走出州府的大门，遇见一位黄衣使者，对他说：“太山神君召你为录事。”于是从怀中掏出一纸文书让董慎过目。文书上写道：“董慎名声盛美，文书写得十分精练。将要平冤狱解疑案，必须依靠他的良知和才能，暂且任他为右曹录事。”文书上的字迹印章都十分清晰，最后署名为“倨”。董慎对使者说：“府君召我，怎么能不去呢？但是我不知道府君叫什么名字？”使者说：“录事不要问，到任之后就知道了。”说完，他拿出一个大布袋，把董慎装了进去，背着他就出了兖州城门，接着把布袋放在路边，取水和泥，封住董慎的两只眼睛。董慎不知道究竟走出多远，忽然听见一声高呼道：“范慎征召董慎到！”使者说：“是。”便快步走了进去。府君说：“你所征召的录事，现在在哪里？”使者说：“阴间幽深神秘，我怕

泄露出去，刚才用左曹录事的匿影布袋把他盛着带来了。”府君大笑说：“已死范慎征召董慎，

取左曹囊盛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也。”便令写出，挾去目泥，赐青缣衫、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邀登副阶，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请。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寔等六人，置无间狱。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亲，准令递减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讼，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为罚疑唯轻，亦令量减二等。予恐后人引例多矣，君谓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媸而人不怨者，以至清无情。况于天地刑法，岂宜恩贷奸慝？然慎一胥吏耳，素无文字，虽知不可，终语无条贯。当州府秀才张审通，辞彩隽拔，足得备君管记。”府君令帖召之。

俄顷至，审通曰：“此易耳，当为判以状申。”府君曰：“君善为我辞。”即补左曹录事，仍赐衣服如董慎。各给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审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画一。苟从恩贷，是资奸行。令狐寔前命减刑，已同私请；程翥后申簿诉，且异罪疑。傥开递减之科，实失公家之论。请依前付无间录狱。”仍录状申天曹，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

少顷，复持天符曰：“所申文状，多起异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礼》八议，一曰‘议亲’。又《元化匱》中《释冲符》亦曰‘无不亲’。是则典章昭然，有何不可！”

拿左曹录事的布袋子装右曹录事，可以说是防范谨慎了！”便让人把董慎放出来，擦掉董慎眼睛上的泥巴，赐给他青缣绸衫、鱼须笏板、豹皮靴子，上面有斑驳的花纹。府君请他登上殿阶，让身边的人搬来坐榻让他坐下，对他说：“由于你办事公正，所以才把你请来。现在有闽州司马令狐寔等六人，被关押在无间狱中。奉承天曹的旨决，因令狐寔是太元夫人三等亲戚的缘故，准许在量刑时罪减三等。昨天犯人程翥等一百二十人，援引法令条例喧闹公堂，无法制止。他们已经联名向天曹申诉，天曹认为对处罚有疑问的罪犯应从轻判处，也令对程翥等人减轻刑罚二等。我担心以后的罪犯都引用此例，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董慎说：“水可以照映出人们的美好和丑恶，可人对它无怨言，是因为水太清了，最清就无私情可言了。况且天地间的刑法大

事，怎么能随意施恩宽宥那些有罪的人呢？但我董慎只是一个办理文书的小吏，向来没有文章修养，虽然知道不可以这么做，但我最终无法有条理地说清楚。我所在的州府里有位叫张审通的秀才，文辞隽永超群，写文书是绰绰有余的。”府君让人执帖召他来。

张审通很快就到了，说：“这太容易了！我为您重新写文书申述。”府君说：“请先生替我好好写判词！”当即补任他为左曹录事，所赐衣服同董慎一样。各给他们一只黑狐狸，每次外出都骑着。审通判道：“上天本来是无私的，法律最好应该统一。假如宽宥罪犯，这是在助长恶人的罪行。上次命令给令狐寔减刑，已经等同于私下求情；程翥后来联名申诉，实在与有犯罪嫌疑不同。倘若开了递减罪行的先例，实际上是丧失了法律的公正严明。请依照原判还把他关进无间狱中吧。”仍旧写下文书申报天曹，当即有个穿黄衫的使者拿着状子去了。

一会儿，那使者又拿着天符回来了，天符上写道：“所申请的文书，多有不正确处。奉事天主适宜做的，是应该遵守其旨意。《周礼》八议，其中之一就是‘议亲’。又《元化匱》中《释冲符》上也说‘无不亲’。这些典章中写得清清楚楚，减罪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岂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亲！仍敢愆违，须有惩罚。府君可罚不衣紫六十甲子，余依前处分。”府君大怒审通曰：“君为判辞，使我受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无所闻。审通诉曰：“乞更为判申，不允，即甘当再罚。”府君曰：“君为我去罪，即更与君一耳。”审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无亲。若使有亲，何由得一！苟欲因情变法，实将生伪丧真。太古以前，人犹至朴；中古之降，方闻各亲。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观蜡之叹？‘无不亲’，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请宽逆耳之辜，敢荐沃心之药。庶其阅实，用得平均。令狐寔等，乞请依正法，仍录状申天曹。”黄衣人又持往。

须臾，又有天符来曰：“再省所申，甚为允当。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翥等并正法置处。”府君即谓审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狱。”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耳，安于审通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又谓慎曰：“甚赖君荐贤，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当加一周年相报耳。君兼本寿，得二十一年

矣。”即送归家。

使者复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欬如写出，而顾问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审通数日额觉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

难道可以让太元的功德，不能庇佑她的三等亲人吗！如果还敢拖延违抗，应该对当事人进行惩罚。可罚府君不穿紫衣三千六百年，其余的按以前的判决处置。”府君大怒，对张审通说：“你写的判词，使我受到了如此责罚！”立即让手下人取来小块肉，塞住他的一只耳朵，那只耳朵便什么也听不到了。张审通申诉道：“那就奏请再写判词申诉吧！如果还不允许，只好甘心情愿地再受惩罚。”府君说：“你能为我减去罪行，我便再给你一只耳朵。”张审通又重判说：“天地之所以广大，是因为没有什么亲疏，如果使它有了亲疏，怎么能够统一呢？如果为了私情而改变法律，将滋生奸伪而丧失公正。远古以前，人们还很淳朴；中古之后，才听到有亲疏差别之说。我们怎么能够使太古哺育万物的博爱之心丧失，生出孔子观蜡之叹呢？‘无不亲’，这句话是不公平的，何必要引经据典呢？请宽恕我忠言逆耳之罪，冒昧向您举荐公正处置之药方。希望您检查核实，执行法律公平合理。令狐寔等人，还是请求依法惩治吧！仍写文书再次申报天曹。”黄衣使者又拿着文书前往。

很快，使者又拿着天符返回，说：“再次审查申报来的文书。十分公正恰当。府君可升任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鸷等人，一起正法，请全权处置。”府君当即对张审通说：“没有你是不可能纠正此案的。”于是让手下把审通耳朵里的肉挖出来，让一个小孩儿把肉做成耳朵状，贴到张审通的额头上。府君说道：“塞住你一只耳朵，给了你三只耳朵，怎么样？”又对董慎说：“全靠你举荐贤能，才成全了我的美事。但是不能让你在此久留，应当增加一年阳寿来报答。加上您本来该享的寿命，您还能活二十一年。”随即送他回家。

使者再次用泥巴封住二人的眼睛，用布口袋装上，把他们分别送回家中。董慎感到自己迅速从布袋中倒出，便回头问妻子发生了什么事，妻子说：“你失去魂魄，已经十多天了！”董慎从这天算起，果然又活了二十一年而死。张审通到家后几天，便觉得前额发痒，随即冒

出一只耳朵。审通共有三个耳朵，而后冒

出者尤聪。时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称邻，后方知倨乃邻字也。出《玄怪录》。

李 靖

卫公李靖，始困于贫贱，因过华山庙，诉于神，且请告以官位所至。辞色抗厉，观者异之。伫立良久，乃出庙门百许步，闻后大声曰：“李仆射好去。”顾之不见人。后竟至端揆。出《国史记》。

出的这只格外灵敏。当时人们都开玩笑说：“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也有人称他为鸡冠秀才。董慎想起当初府君自称为邻，后来才知道“倨”就是“邻”字。出自《玄怪录》。

李 靖

卫公李靖，当初为贫贱所困，便在途经华山庙时，向庙神诉说了一番，并且请庙神告诉他将来能做什么官。他言辞严厉，声色刚直，围观的人们惊诧不已。李靖站立了好长时间，刚走出庙门一百多步，听到后面有人大声说：“李仆射请走好！”他回头看却没有看见说话的人。后来，他竟然当上了总持朝政的宰相。出自《国史记》。

太平广记

(第八册)

中華書局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菑 兖州人

丹丘子

隋开皇末，有老翁诣唐高祖神尧帝，状貌甚异。神尧钦迟之，从容置酒。饮酣，语及时事曰：“隋氏将绝，李氏将兴，天之所命，其在君乎，愿君自爱。”神尧惕然自失，拒之。翁曰：“既为神授，宁用尔耶？隋氏无闻前代，继周而兴，事逾晋魏。虽偷安天位，平定南土，盖为君驱除，天将有所启耳。”神尧阴喜其言，因访世故。翁曰：“公积德入门，又负至贵之相，若应天受命，当不劳而定。但当丹丘子之后。”帝曰：“丹丘为谁？”翁曰：“与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属，唯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复以世网累心。傥或俯就，公若不相持于中原，当为其佐。”神尧曰：“先生安在？”曰：“隐居鄆、杜间。”

帝遂袖剑诣焉。帝之来，虽将不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远，貌若冰壶，睹其仪而心骇神耸。至则伏谒于苫宇之下，

丹丘子

隋朝开皇末年，有一位老翁拜见后来的唐高祖李渊，他的相貌很不一般。李渊非常敬重他，布置酒筵。喝到兴起时，老翁谈到时局说：“隋朝将要灭亡，李氏宗族将要兴起，这是上天的旨意，不是你自身决定的，希望你能够自爱。”李渊感到忧虑不安，连忙推托。老翁说：“既然是天神授命，怎么能由你决定？隋朝不接受前代教训，继北周而兴，做事比晋魏还过分，虽然一时得到天子之位，平定了南方国土，只不过为你扫清障碍。上天将对你有所开导。”听罢此言，李渊暗自高兴，于是询问世事变故。老翁说：“你已经积了不少德了，又有大贵之相，如果应承天帝的旨意接受此命，一定会不费力就能取得成功。但是，你应该排在丹丘子的后面。”高祖问道：“丹丘是

谁呀？”老翁说：“跟你同宗，但你却不知道他。将来帝位所属，只有你们二人。然而，丹丘先生把精力和情感都专注到世俗之外的事，恐怕不会再为名利权位费心。倘若他屈就于此，你如果不打算和他在中原相争，就应该去辅佐他。”高祖说：“丹丘先生在什么地方？”老翁说：“隐居在鄆、杜之间。”

高祖随即藏剑于袖前去拜见。高祖的到来，虽然将对丹丘不利，然而丹丘道德玄妙幽远，品相高洁，看到他的仪表心灵就会敬畏不已。高祖来到之后就俯身在草屋下拜见，

先生隐几持颐，块然自处。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厌浊世，汝擅于时者，显晦既殊，幸无见忌。”帝愕而谢之，因跪起曰：“隋氏将亡，已有神告。当天禄者，其在我宗。仆夙叶冥征，谓钟未运。窃知先生之道，亦将契天人之兆。夫两不相下，必将决雄雌于锋刃，衒智力于权诈。苟修德不竞，仆惧中原久罹刘项之患。是来也，实有心焉，欲济斯人于涂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让，踞巢许之遐踪。仆所谓鹖鸡夏虫，未足以窥大道也。”先生笑而颌之。帝复进曰：“以天下之广，岂一心一虑所能周哉！余视前代之理乱，在辅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皋、夔之徒，秦汉以还，皆璆璆庸材不足数。汉祖得萧、张而不尽其用，可为太息。今先生尚不屈尧舜之位，固蔑视伊、皋矣。一言可以至昌运，得无有以诲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会稽五千之余众，卒殄强吴。后去越相齐，于齐不足称者，岂智于越而愚于齐？盖功业随时，不可妄致。废兴既自有数，时之善否，岂人力所为？且非吾之知也。”讫不对。帝知其不可挹也，怅望而还。

武德初，密遣太宗鄆杜访焉，则其室已墟矣。出《陆用神告录》。

丹丘先生靠着几案，以手托腮，泰然自若。高祖拜谒完还没来得及起身，丹丘先生忽然说道：“我厌恶凡世很久了，而你却一直热衷世事，你我二人对世事的态度，一显一隐相当悬殊，请不要猜忌我。”高祖愕然不已，向他道歉，便站起身说：“隋朝将要灭亡，已有神人告诉了我。应当承受天命的人，就在我们李氏宗族之内。我在往日梦中所见的征兆，称为‘钟未运’。我知道先生之道，也将与天人的征兆相符合。我们两个不相上下，必将用武力一决雌雄，凭借才智争权夺势。如果我专心修德不参与竞争，我担心中原大地会遭受像刘

邦、项羽争雄那样的灾乱。我今天到这里来，其实是有很多想法的，想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实在没想到先生放弃尧舜之揖让，而要步隐居不仕的巢父和许由的后尘。我所说的不过是夏虫一般的浅见，不足以参悟大道。”丹丘先生笑着点点头。高祖又进而说道：“凭天下之广大，难道是我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我看前朝治理乱世，在于得到适合的辅佐之人。如果不是伊尹、周公、皋陶和夔那样的良臣，秦汉以来，都是碌碌无为不算数的庸才。汉高祖刘邦得萧何、张良而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真令人叹息。现在先生尚且没有为尧舜之帝位而动心，当然蔑视伊尹、皋陶。一句话可使国运昌盛，您就没有什么可以教诲我的话吗？”丹丘先生说：“从前陶朱公范蠡凭借会稽山残余的五千多人，最终战胜了强吴。后来他离开越国到齐国为相，在齐国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难道这能说他在越国明智而到齐国之后就愚钝了吗？功业应该随着时机而兴，不可随便得到。废兴自有天数，时局好坏，难道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吗？况且这些不是我能够知道的。”说罢，丹丘不再应答什么了。高祖知道自己不能再引出他的话了，失望地回去了。

武德初年，高祖秘密派遣李世民到鄆、杜一带寻访，丹丘子的居室已经化成一片废墟了。出自《陆用神告录》。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冢。贞观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万余，旗帜鲜洁，围绕此冢。须臾，冢中又出鬼兵数千，步骑相杂，于冢傍力战。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复有鬼兵万余，自北而至，去冢数里而阵。一耕夫见之惊走。有一鬼将，令十余人擒之至前，谓曰：“尔勿惧，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将窃我爱妾，逃入此冢中。此冢张公，又借之兵士，与我力战。我离瀚海月余，未获此贼，深愤之。君当为我诣此冢告张公，言我自来收叛将，何乃藏之冢中？仍更借兵拒我，当速逐出。不然，即终杀尔！”仍使兵百人，监此耕夫往。耕夫至冢前，高声传言。良久，冢中引兵出阵。有二神人，并辔而立于大旗下，左右剑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传言曰：“我生为锐将三十年，死葬此，从我者步骑五千余，尽皆精强。今有尔小将投我，

我已结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坚欲与我力争，我终败尔，不使尔得归瀚海。若要且保本职，当速回！”耕夫又传于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进，令其众曰：“不破此冢，今夕须尽死于冢前！”遂又力战，三败三复。战及初夜，冢中兵败，生擒叛将。及入冢，获爱妾，拘之而回。张公及其众并斩于冢前，纵火焚冢，赐耕夫金带。耕夫明日往观，此冢之火犹未灭，冢傍有枯骨木人甚多。出《潇湘录》。

瀚海神

并州以北七十里处有一座古墓。唐代贞观初年，每当到了傍晚，就会出现一万多鬼兵，举着鲜艳的旗帜，把古墓包围起来。不一会儿，墓里又冲出几千鬼兵，步兵和骑兵相杂，双方在墓旁拼力厮杀。入夜时便各自退去，就这样闹了快一个月了。忽然一天晚上，又有一万多鬼兵，从北边冲杀过来，在离古墓几里远的地方摆下了阵势。一个农夫见状吓得拔腿就跑。有一位鬼将，派十几个兵把那农夫抓到跟前，对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是瀚海神。我的爱妾被手下一个小将带着私奔，逃进这座古墓里。这座古墓的主人张公，又借给他兵马，与我拼战。我离开瀚海一个多月了，尚未抓住这个贼，十分愤恨。你应为我到这古墓告诉主人张公，说我专门来捉拿叛将，他为何将此人藏在墓中？还借兵让他跟我对抗，应该马上把那叛将驱赶出来。否则，我就杀了你！”接着就派出一百多鬼兵，监视这农夫向古墓走去。农夫来到墓前，高声传达瀚海神说的话。过了好久，古墓里领兵列阵。只见有两个神人，骑马并辔站在大旗下，周围剑戟刀枪林立。神人急忙把农夫召到跟前，也让他传话说：“我生前当过三十年勇将，死后埋葬在这里，跟随我的五千多步兵和骑兵，都是精兵强将。现在你的一员小将投奔于我，我已经同他宣誓结交，不能不帮他的忙。如果你坚决想和我争下去，我最终将把你打败，使你无法再回到瀚海。如果想要暂且保住本来的职位，就应当立即返回。”农夫又把这番话传给了瀚海神，瀚海神大怒，带兵前进，对手下众兵卒发令说：“不攻破这座古墓，今晚就都战死于墓前！”随即又拼杀起来，瀚海神三次失败又三次冲锋，一直打到天黑，古墓中的兵马败下阵去，瀚海神活捉了那名叛将。接着他们又杀进墓中，找到了瀚海神的爱

妾，把她押送回去。张公及其手下兵士，都被斩杀于墓前，瀚海神命手下人放火烧了那座古墓，赐给那位农夫一条金带子。农夫第二天又到墓前观看，只见墓中火还没有灭，墓旁边有很多枯骨和木头人。出自《潇湘录》。

薛延陀

突厥沙多弥可汗，贞观年，驭下无恩，多有杀戮，国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于主人，引入帐，命妻具馔。其妻顾视，客乃狼头，主人不之觉。妻告邻人，共视之，狼头人已食其主人而去。相与逐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当灭，我来取之。”追者惧而返。太宗命将击之，其众相惊扰，诸部大乱。寻为回纥所杀，族类殆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睦仁蒨

唐睦仁蒨者，赵郡邯郸人也。少事经学，不信鬼神。常欲试其有无，就见鬼人学之，十余年不能得见。后徙家向县，于路见一人，如大官，衣冠甚伟，乘好马，从五十余骑。视仁蒨而不言。后数见之，经十年，凡数十相见。后忽驻马，呼仁蒨曰：“比频见君，情相眷慕，愿与君交游。”仁蒨即拜之，问：“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农人。西晋时为别驾，今任临湖国长史。”仁蒨问：“其国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已北，总为临湖国。国都在楼烦西北沙碛是也。其王即故赵武灵王。今统此国，总受泰山控摄。每月各使上相朝于泰山，是以数来至此与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预知祸难而先避之，可免横苦。唯死生之命与大祸福之报，不能移动耳。”仁蒨从之。

薛延陀

突厥的沙多弥可汗，在唐代贞观年间，对部下及百姓不施恩德，且大开杀戒，举国上下惶恐不安，人人自危。曾经有位客人来向主人乞食，主人把他引进帐内，让妻子准备饭食。他的妻子回头看去，那

客人长着一颗狼脑袋，主人却没有发觉。妻子去告诉邻居，一起来看，那个狼头人已经吃掉主人逃走了。人们聚到一起追赶它，来到郁督军山时，遇到两个人，追赶的人们告诉他们此行的原因。那二人道：“我们是神人。薛延陀应当灭亡，我们就是来取他的脑袋的。”追赶的人吓得跑了回来。唐太宗派将领率兵攻打薛延陀部落，部落里的人们相互惊扰，这样一来部落全乱了。不久，沙多弥可汗被回纥人所杀，薛延陀部族几乎灭亡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睦仁蒨

唐代的睦仁蒨，是赵郡邯郸人。从小就钻研经学，不相信鬼神。他常常想试探到底有无鬼神，接近看到过鬼的人并跟他学习，十多年还是不能见到鬼神。后来他把家迁往向县，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像个大官，衣帽十分威风而考究，骑着良马，随从五十多骑兵。他看着睦仁蒨却没有说话。后来几次看见他，过了十年，一共见过几十次。后来有一次那人忽然停下马来，喊睦仁蒨说：“近来经常看见你，有些眷恋倾慕，很想和你交往。”睦仁蒨就朝他揖拜，问：“你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鬼。姓成名景，本来是弘农县人。西晋时当过别驾，现在任临湖国的长史。”睦仁蒨问：“这个国家在什么地方？国君叫什么名字？”回答说：“黄河以北，统称为临湖国。国都建在楼烦西北处的沙漠地带。我们的国君是已经死去的赵武灵王。他现在统治这个国家，总体上还要受泰山府君的控制和管理。每月各派一名上相去泰山朝觐，所以我多次路过此地与你相遇。我能给你提供帮助，让你事先知道祸难而提前避开它，可以免去横祸。只有生死之事和大祸大福是早就有定数的，不能变动了。”睦仁蒨听从了成景的话。

景因命其从骑常掌事以赠之，遣随蒨行。“有事则令先报之，即尔所不知，当来告我。”如是便别。掌事恒随，遂如侍从者。每有所问，无不先知。

时大业初，江陵岑之象为邯郸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请仁蒨于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谓曰：“成长史语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与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饱，

常苦饥。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饱。众鬼多偷窃人食。我既贵重，不能偷之，从君请一食。”仁菑既告文本，文本既为具饌，备设珍羞。仁菑曰：“鬼不欲入人屋，可于外水边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文本如其言。至时，仁菑见景与两客来至，从百余骑。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谢以食之不精，亦传景意辞谢。初，文本将设食，仁菑请有金帛以赠之。文本问是何等物，仁菑云：“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金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毕，令其从骑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钱绢赠之。景深喜，谢曰：“因睦生烦郎君供给，郎君颇欲知寿命乎？”文本辞云：“不愿知也。”景笑而去。

数年后，仁菑遇病，不因困笃而不起。月余，仁菑问常掌事，掌事不知，便问长史。长史报云：“国内不知。后月因朝泰山，为问消息而相报。”至后月，长史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某，为泰山主簿。主簿一员阙，荐君为此官，故为文案，

成景便命令把他的从骑常掌事送给睦仁菑，派他跟随仁菑前行。“有什么事情就让他先告诉我，凡是你不知道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于是便告辞而去。常掌事一直跟随着睦仁菑，就像个侍从似的。每次睦仁菑提出问题，常掌事没有不事先知道的。

当时是隋代大业初年，江陵人岑之象为邯郸县令。岑之象的儿子叫文本，年纪不满二十。岑之象请睦仁菑到家中教导文本，睦仁菑把与鬼相遇的事告诉了文本，并对他说道：“成景长史对我说：‘有一事羞于启齿本不该告诉你，既然与你交往，也不能不告诉你。鬼神之道也是要吃饭的，但不能吃饱，常忍饥挨饿。如果能够得到人间的食物，一年之内都饱饱的。众鬼们都常常偷吃人间的饭食。我身份高贵，不能去偷，先生请我吃一顿吧！’”他告诉文本后，文本派人准备好饭食，备设珍馐。睦仁菑说：“鬼是不想进入人的房间的，可以在外面水边张幕设席，在上面摆上酒食。”文本照他说的去做了。时间到了，睦仁菑看见成景与两位客人赶到，随从一百多骑兵。落座之后，文本起身向酒席拜了拜，并道歉说自己准备的食物不够精细，也表示对成景的景仰之意。起初，文本将要设宴时，睦仁菑请他拿黄金玉帛赠给成景。文本问鬼的金帛是什么样的，睦仁菑说：“鬼所用的

东西，全都和人用的不一样。只有黄金和绢帛，能够通用，但也不如假的好。把黄金粉涂在大锡锭上作金子，用纸作绢帛，才是最贵重的上品。”文本照他说的去做了。等到成景吃完了，又把他的从骑叫过来坐着吃。文本把所做的金钱绢帛送给成景。成景十分喜欢，感谢道：“由于睦仁菑而劳烦郎君供给酒食，郎君想知道自己的寿命吗？”文本推辞道：“我不愿知道。”成景笑着离席而去。

几年后，仁菑生病了，病情没有加重但就是好不了。一个多月后，睦仁菑问常掌事，常掌事也不知道，便问长史。长史回答说：“临湖国内不知道原因。下个月要去泰山朝觐，问清因由再告诉你。”到了下个月，长史来报说：“是你的同乡赵某，为泰山主簿。主簿属下有一职空缺，推荐你当此官，所以正准备相关文案，

经纪召君耳。案成者当死。”仁菑问：“计将安出？”景云：“君寿应年六十余，今始四十。但以赵主簿横征召耳，当为请之。”乃曰：“赵主簿相问，睦兄昔与同学，恩情深至。今幸得为泰山主簿，适遇一员官阙，明府令择人，吾已启公，公许相用。兄既不得长生，命当有死。死遇济会，未必当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复止。愿决作来意，无所疑也。”仁菑忧惧，病愈笃。景谓仁菑曰：“赵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于府君陈诉，则可以免。”仁菑问：“何由见府君？”景曰：“往泰山庙东，度一小岭，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当见之。”仁菑以告文本，文本为具行装。数日，又告仁菑曰：“文书欲成，君诉惧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书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钱为画一座像于寺西壁。讫而景来告曰：“免矣。”

仁菑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问景云：“佛法说有三世因果，此为虚实？”答曰：“皆实。”仁菑曰：“即如是，人死当分入六道，那得尽为鬼？而赵武灵王及君，今尚为鬼耶？”景曰：“君县内几户？”仁菑曰：“万余户。”又曰：“狱囚几人？”仁菑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万户之内，有五品官几人？”仁菑曰：“无。”又曰：“九品已上官几人？”仁菑曰：“数十人。”景曰：“六道之义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万无一人，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得人道者，万有数人，如君县内

计划召你前去。一旦文案整理成，你也就该死了。”睦仁菑问：“那现

在有办法吗？”成景说：“你的寿命应该活到六十多岁，现在才四十岁。但因为赵主簿横竖都要把你征召去，我为你请求他一下。”回来才说：“赵主簿问候您，说睦兄与他昔日是同学，恩情深厚。现在他有幸被任为泰山主簿，正赶上属下一个官职空缺，明府下令选人，他已经把你的名字报到明府那里，明府默许用你。老兄既然不能够得到长生，命中注定必有一死。死时都集中到一起，你就未必能够当官了。何必吝惜一二十年的苟安生活呢？现在文案已经发出了，不可能再收回去。希望你坚定到此来的意志，不要迟疑。”睦仁菑又担忧又害怕，病情更加严重了。成景对睦仁菑说：“赵主簿一定想招你来，你可以自己前往泰山，向泰山府君陈诉，就能免去这个职务。”睦仁菑问：“怎么才能见到府君？”成景说：“前往泰山庙的东面，再过一个小山岭，那片平地就是府君的都府。你到了那个地方，自然就可以见到他了。”睦仁菑把这事告诉了文本，文本为他准备行装。几天后，成景又告诉仁菑说：“文状快要写成了，你前去陈诉恐怕不会被免除的。赶快做一尊佛像，这样那文书自然就会消失了。”睦仁菑嘱咐文本，花三千钱在寺院西壁画了一尊佛像。画完了，成景就来告诉他：“你的那件事终于免了！”

睦仁菑本不信佛，内心尚且半信半疑，便问成景说：“佛法说人有三世因果轮回，这是真是假？”成景回答说：“全是真的。”睦仁菑说：“即便如此，人死后应当分别进入六道，怎么会全变鬼呢？而赵武灵王和你这样的人，现在还是鬼吗？”成景说：“你们那个县共有多少户？”仁菑说：“一万多户。”成景又问：“监狱中押着多少人？”仁菑回答：“平时在二十人以下。”成景又问：“你们那万户之内，做五品官的有几个人？”仁菑回答：“没有一个。”又问：“做九品官以上的有几个人？”仁菑回答说：“几十个人。”成景说：“六道合乎通义的分别，跟这是一样的。能够进入天道的，一万人中没有一个，就像你们全县也没有一个做五品官的；能够进入人道的，一万人中有几个，这就像你们县里

九品数十人；入地狱者，万亦数十，如君狱内囚；唯鬼及畜生，最为多也，如君县内课役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级。”因指其从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菑曰：“鬼有死乎？”曰：“然。”仁

蒯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

仁蒯问曰：“道家章醮，为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总统六道，是为天曹。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泰山府君，如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书。若我辈国，如大州郡。每人间事，道士上章请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阎罗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诉云。宜尽理，勿令枉滥。’阎罗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诏也。无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当得申，何为无益也？”仁蒯又问：“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圣，无文书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宽宥。若福厚者，虽有恶道，文簿不得追摄。此非吾所识，亦莫知其所以然。”言毕即去。仁蒯一二日能起，便愈。

文本父卒，还乡里。仁蒯寄书曰：“鬼神定是贪谄，往日欲郎君饮食，乃尔殷勤。比知无复利，相见殊落漠。然常掌事犹见随。本县为贼所陷，死亡略尽。仆为掌事所导，故贼不见，竟以获全。”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赐射于玄武门，文本时为中书侍郎，自语人云尔。出《冥报录》。

做九品官以上的有几十个人；下地狱的，一万人中也有几十个，就像你们县监狱里关押的囚犯；只有做鬼和畜生的，才是最多的，就像你们县里纳税服役的人家一样。这六道中，也有等级之分。”于是他指指自己的随从说道，“这人就远远赶不上我了，不如他们的人更多。”睦仁蒯问道：“鬼也有一死吗？”成景回答说：“是的。”睦仁蒯又问：“鬼死之后进入什么道？”成景说：“不知道，这就像人知道生而不知道死后的事一样。”

仁蒯问道：“道家拜表设祭，到底有没有益处？”成景说：“道是天帝委派总管六道的人，称为天曹。阎罗王，就像人间的皇帝一样。泰山府君，如同现在尚书令的职位。五道神如同各位尚书。像我们那样的国家，就跟现在的大州郡一样。每次处理人间的事情，都是由道士上表求福，如求神之恩等等。天曹受理之后，通告阎罗王说：‘于某月某日，接到某人的申诉等。应当尽快公正地处理，不能冤枉，也不能放纵。’阎罗王恭敬接受，认真奉行，就像人世间的奉诏一样。无理的不能请求赦免，有冤屈也必然能得到申诉，怎么能说没有益处呢？”仁蒯又问：“佛家所说的修福怎么样？”成景说：“佛是大圣，没

有文书执行。修福的人，天神都会敬奉的，大多时候都会得到宽恕和谅解。如果福厚之人，虽然生前有过恶道，阴司的文簿上也不得追记。这些都不是我所明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完就离开了。睦仁菑一两天就能起床行走，病也好了。

文本的父亲死了，文本回到老家。睦仁菑给他写信说：“那些鬼神准是些贪婪且善于谄媚之辈，当初想让郎君供给食物，就那么殷勤热情。等到知道再无利可图，与我相见便十分冷淡。但是常掌事还一直跟着我。本县已被贼寇攻陷，人几乎死光了。我由常掌事领着，所以贼寇们看不见，竟然保全了性命。”唐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太宗皇帝赐文官们在玄武门前练习射箭，文本当时是中书侍郎，自己对别人讲出了上述之事。出自《冥报录》。

兖州人

唐兖州邹县人姓张，忘字，曾任县尉。贞观十六年，欲诣京赴选。途经泰山，谒庙祈福。庙中府君及夫人并诸子等，皆现形像。张遍拜讫，至第四子旁，见其仪容秀美。同行五人，张独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赋诗举酒，一生分毕，何用仕官？”及行数里，忽有数十骑马，挥鞭而至，从者云是四郎。曰：“向见兄垂顾，故来仰谒。”又曰：“承欲选，然今岁不合得官。复恐在途有灾，不复须去也。”张不从，执别而去。行百余里，张及同伴夜行，被贼劫掠，装具并尽。张遂祝曰：“四郎岂不相助？”有顷，四郎车骑毕至，惊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贼颠仆迷惑，却来本所。四郎命决杖数十。其贼□膊皆烂。已而别去。四郎指一大树，兄还之日，于此相呼也。

是年，张果不得官而归。至本期处，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张云：“相随过宅。”即有飞楼绮观，架迥凌空，侍卫严峻，有同王者。张既入，四郎云：“须参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经十余重门，趋而进，至大堂下谒拜。见府君绝伟，张战惧，不敢仰视。判事似用朱书，字皆极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与吾儿交游，深为善道。宜停一二日宴聚，随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别馆。盛设珍羞，海陆毕备。奏乐盈耳。即与四郎同室而寝。已经三宿。

兖州人

唐代兖州邹县有个人姓张，忘记他的名字了，曾经做过县尉。贞观十六年，他想到京城参加选试。路过泰山时，他进庙祈福。庙中府君及夫人连同几个儿子等，都有塑像。张某向他们一一揖拜完毕，当走到府君第四个儿子身边，见他仪容俊美出众。同行的五个人当中，只有张某祈祷道：“我如果能同四郎交往，饮酒赋诗，一生的福分就完备了，何必要当官呢？”等他走出几里，忽然有几十个骑马的人，挥鞭而来，随从告诉他说这就是四郎。四郎对张某说：“刚才见你对我青眼相加，所以前来拜见。”又说：“知道你想参加选考，但今年是不会得到官职的，又可能在中途遇到灾祸，不要再去了。”张某不听，执意告别而去。走出一百多里，张某和同伴赶夜路时，被强盗劫掠一空，衣物用具全被抢走了。张某于是祈祷说：“四郎怎么不来帮助我呀？”一会儿，四郎的车马全来了，惊叹了很久。立即派手下人追捕强盗。那强盗踉踉跄跄，神魂颠倒，又转回原地。四郎命人打他几十棍杖。那强盗的屁股和胳膊全被打烂了。不久张某与四郎告别而去。四郎指着一棵大树，告诉他回来的时候，可在这里喊他。

这一年，张某果然落选而归。到了原来约定的地方，他大声呼喊四郎。不一会儿四郎就来了。他领着张某说：“请随我到家里看看吧。”走了不远，就有飞楼华丽瑰奇，屋檐直伸空中，侍卫严肃，如同王府一样。张某走了进去，四郎说：“咱们必须去参拜府君，才能够平安无事。”四郎就领着他往里走。经过十几道门，快步前进，来到大堂之下恭恭敬敬拜见。只见那府君十分魁伟威严，张某有些胆战心惊，不敢仰视。府君审理文书好像用红笔书写，字都很大。府君让使者宣告说：“你能够同我的儿子交游，实在是好事。你应当在此住一两天，我再设宴招待你，先随意转转吧。”就让四郎领着张某出去了，到了一座客馆。这里已经摆下了丰盛的酒菜，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演奏的乐曲充满耳内。当天，张某就与四郎同室而睡。就这样过了三宿。

张至明旦，游戏庭序，徘徊往来，遂窥一院，正见其妻。于众官人前荷枷而立。张还，甚不悦。四郎怪问其故，张具言之。四郎大惊

云：“不知嫂来此也。”即自往造诸司法所。其类乃有数十人，见四郎来，咸去下陞，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报曰：“不敢违命，然须白录事知。”遂召录事，录事诺云：“乃须夹此案于众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断云：“此妇女勘别案内。常有写经持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归家。与四郎涕泣而别，仍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寿。”

张乘本马，其妻从四郎借马，与妻同归。妻虽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许，忽不见。张大怪惧。走至家中，即逢男女号哭，又知已殒。张即呼儿女，急往发之，开棺，妻忽起即坐，輶然笑曰：“为忆男女，勿怪先行。”于是已死经六七日而苏也。兖州人谓之云尔。出《冥报录》。

张某在第四天早晨，到庭院中游玩，到处闲逛时，看见一个院子，正好看见自己的妻子在里面。她戴着枷锁站在众官吏面前。张某回到房间，十分不高兴。四郎感到奇怪，便问他怎么回事，张某把刚才的事说了。四郎大吃一惊道：“不知道嫂子来到这里呀！”就亲自前往各司法部门询问。就有几十个人，见四郎来了，全都走下台阶，惶恐不安地站着。四郎用手势把一个司法官唤到跟前，跟他说了这件事。司法官回答说：“我们不敢违抗您的命令，但是也必须告诉录事知道。”于是把录事召了进来，录事答应说：“必须把这个案子夹在众多案子当中，才便于一起宣判，方可达到目的。”司法官就判决说：“这位妇女已经在别的案子里审问。她曾有抄写经书持斋多年的功德，不该立即处死。”于是释放了张某的妻子，让她回家。张某和四郎挥泪告别，四郎便说：“只有大作功德，才能够延年益寿。”

张某骑着原来的马，他妻子向四郎借了一匹马，夫妻一起往家走。妻子虽然是精魂，但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快走到家了，大约还有一百步远时，妻子忽然不见了。张某十分惊异恐惧。跑到家中，就碰到男女号哭，才知道已经出殓了。张某立即呼唤儿女们，急忙前去开棺，棺材打开了，妻子忽然坐了起来，笑着说道：“因为思念儿女，别怪我先到家一步。”于是，她已经死了六七天之后又苏醒过来了。这个故事是兖州人讲的。出自《冥报录》。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李 播 狄仁杰 王万彻 太学郑生

赵州参军妻

柳智感

唐河东柳智感，以贞观初为长举县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苏。说云：始忽为冥官所追。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见，谓感曰：“今有一官阙，故枉君任之。”智感辞以亲老，且自陈福业，未应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谓曰：“君未当死，可权判录事。”智感许诺谢。吏引退至曹，有五判官，感为第六。其厅事是长屋，人坐三间，各有床案，务甚繁拥，西头一坐处无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群吏将文书簿帐来，取智感署，置案上，退立阶下。智感问之，对曰：“气恶逼公，但遥以按中事答。”智感省读，如人间者，于是为判句文。有顷食来，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诸判官曰：“君既权判，不宜食此。”感从之。日暮，吏送智感归家，

柳智感

唐代河东地区有个叫柳智感的人，于贞观初年任长举县令。一天夜里他突然死去，第二天早晨又苏醒过来。他说：最初忽然被阴间的官吏追命。地府的使者传话智感进见，对智感说：“现在有一个官职空缺着，所以想请君屈就上任。”智感以双亲年迈推辞，并且自陈造福的功德，不应该现在就死。阎罗王派使者审查簿籍，果然这样。于是对他说：“你不该现在就死，可以暂时代理判案的录事。”柳智感答应下来并表示感谢。有位小吏领着他到官署上任，已经有五个判官了，柳智感为第六个人。办公厅堂是一个长形屋子，人坐其中三间，各有床铺和几案，公务繁忙，十分紧张。西头一个座位没有判官，小吏领着柳智感在空着的地方坐下。一群小吏拿来文书账簿，取了柳智感的署印，摆在他的几案上，然后都退到台阶下站好。柳智感问这是

怎么回事，回答说：“因为怕身上气味冲犯您，所以站在远处来回答您的问话。”柳智感审读了一下，同人世间的一样，于是便处理起来。一会儿饭送来了，各位判官都一起吃。柳智感也想过去吃，判官们说：“你既然是暂时代理的，就不该吃这样的饭菜。”柳智感听从了他们的话。傍晚时，小吏送智感回家，

苏而方晓，自归家中。日暝，吏复来迎，至旦如故。知幽显昼夜相反矣。于是夜判冥事，昼临县职。

岁余，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厕，于堂西见一妇女。年三十许，姿容端正，衣服鲜明，立而掩涕。智感问何人，答曰：“兴州司仓参军之妇也。摄来此，方别夫子，是以悲伤。”智感以问吏，吏曰：“官摄来，有所案问，且以证其夫事。”智感因谓妇人曰：“感，长举县令也。夫人若被勘问，幸自分就。无为牵引司仓，俱死无益。”妇人曰：“诚不愿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牵，可无逼迫之虑。”妇人许之。既而还州，先问司仓妇有疾。司仓曰：“吾妇年少无疾。”智感以所见告之，说其衣服形貌，且劝令作福。司仓走归家，见妇在机中织，无患也，不甚信之。后十余日，司仓妇暴死。司仓始惧而作福禳之。

又兴州官二人考满，当赴京选。谓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请问吾选得何官？”智感至冥，以某姓名问小录事。曰：“名簿并封左右函中，检之二日方可得。”后日，乃具告二人。二人至京选，吏部拟官，皆与报不同。州官闻之，以语智感。后问小录事，覆检簿，云：“定如所检，不错也。”既而选人过门下，门下审退之。吏部重送名，果是名簿检报者。于是众咸信服。

待他苏醒过来天才亮，自己回到家中。日落后，小吏又把他接去，到早晨像以前一样再送他回家。要知道，阴间和人世昼夜是相反的。于是，他晚上到阴间判案，白天去县衙办公。

一年多后，柳智感正在地府，要去厕所小解，于大堂西侧看见一个妇女。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姿容端庄，衣裳鲜艳明丽，正站在那里捂着脸哭泣。柳智感问她是什么人，那妇女回答说：“我是兴州司仓参军的夫人。被抓到这里，刚刚离开丈夫孩子，所以感到悲伤。”柳

智感向小吏询问此事，小吏说：“地府把她抓来，是因为有案子要问，并且让她证明丈夫的一些事情。”柳智感便对那妇女说：“我是长举县令。你如果被带去审问，希望你自己分清事实，不要牵连司仓，都死了并没有好处。”那妇女说：“我诚然不想牵连他，可只怕官府相逼呀！”柳智感说：“夫人千万别牵连他，可以免去被逼迫的忧虑。”那妇女答应下来。不久柳智感回到兴州，先去问那位司仓他夫人有没有病，司仓说：“我的夫人正年轻，没有病。”柳智感便把自己在阴间看到的告诉了他，并且说出他夫人所穿的衣服及音容笑貌，并劝他赶紧为妻子祈福。司仓跑回家中，见妻子正在机前织布，什么病也没有，不太相信柳智感的话。十几天之后，司仓的妻子突然死亡。司仓这才感到害怕而作福德祈祷驱除灾祸。

还有一次，兴州有两位官员任期已满，应当进京参加选官。他们对柳智感说：“你判决阴间的事情，请问我们能得到什么官职呢？”柳智感到了地府，报出二位的姓名询问小录事。小录事说：“名簿一起封在左右匣中，搜检两天才能找到。”后天，柳智感把这些详细告诉了那两个人。那二人进京赴选，吏部拟出任职名单，都跟小录事报的不一样。那二位州官听说此事，对柳智感讲了。柳智感后来问小录事，小录事重新检查一遍名簿，说：“一定跟名簿记载的一样，不会错的。”不久，中选的任职名单报到门下省，门下省审查没有通过又退了回去。吏部重拟名单报上，果然与名簿上的任职一样。因此大家都信服了。

智感每于冥簿，见其亲识名状及死时日月，报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权判三年，其吏部来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户，授正官以代。公不复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德凤，遣人往隆州审焉，其司户已卒。问其死日，即吏来告之时也。从此遂绝。

州司遣智感领囚，送至凤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忧惧，捕捉不获。夜宿传舍，忽见其故部吏来告曰：“囚尽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并已擒缚。愿公勿忧。”言毕辞去。智感即请共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来拒抗。智感格之，杀一囚，三囚受缚，果如所告。

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禄卿柳亨说之。亨为邛州刺史，见智

感，亲问之。然御史裴同节亦云，见数人说如此。出《冥报录》。

李 播

高宗将封东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问华山道士李播，为奏玉京天帝。播，淳风之父也。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问播封禅事。播云：“待问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谒庭下，礼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禅，如何？”府君对曰：“合封，后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时仁轨在播侧立，见府君屡顾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识府君，无宜见怪。”既出，谓仁轨曰：“府君薄怪

柳智感每每在生死簿上看到自己亲友和相识者的名状及死亡日期，都回来告诉本人，让他修德祈福，大多数都能幸免一死。柳智感代理了判官录事三年，地府吏部来人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隆州的李司户，正式授官取代你了。你以后不用再来这里办案了。”柳智感到了州府，便向刺史李德凤报告了这件事，李德凤立即派人到隆州调查，那位李司户已经死了。问起死亡日期，就是吏部来人通知他的那天。从此，他去地府的路便断绝了。

一天，州司派柳智感押解囚徒，送到凤州地界。结果四个囚徒都逃跑了。智感又忧虑又害怕，追捕半天一个也没有捉到。晚上他住在旅舍里，忽然看见原来地府中那位小吏告诉他说：“那四名囚犯全都找到了。一个死了，三个现在南山西谷中，并且已经被捕获。希望你不要忧愁。”说完，那小吏告辞而去。柳智感立即找人一同进了南山西谷，果然找到了四个囚徒。囚徒们知道逃不掉了，便顽强抗争。柳智感与他们格斗，杀了一个，其余三个被擒缚，果然跟那小吏说的一样。

柳智感现在还活着，任慈州司法。这是光禄卿柳亨说的。柳亨当邛州刺史时，见过柳智感，亲自问过他。御史裴同节也说，听到不少人都这样讲过。出自《冥报录》。

李 播

唐高宗李治要去泰山封禅祭祀天地，而天总下雨。高宗有些疑惑，派人询问华山道士李播，让他去奏报玉京天帝。李播，是李淳风的父亲。皇帝派仆射刘仁轨来到华山，向李播询问封禅之事。李播说：“等我问问泰山府君。”随即，刘仁轨让他把泰山府君喊来。过了很久，泰山府君到了，李播在庭下拜见，行礼特别恭敬。李播说：“唐朝皇帝想去封禅，怎么样？”府君回答说：“应该封，六十年之后，还得封一次。”李播向他揖拜，府君离开。当时刘仁轨在李播身旁站着，只见府君连着回头看了他几眼。李播又把府君喊了回来，说：“这位是唐朝的宰相，他不认识府君，不要见怪。”府君走出去之后，李播对刘仁轨说：“府君有点责怪

相公不拜，令左右录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处分耳。”仁轨惶汗久之。播曰：“处分了，当无苦也。”其后帝遂封禅。出《广异记》。

狄仁杰

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能焚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毁之。其后仁杰还至汴州，遇见鬼者曰：“侍御后有一蛮神，云被焚舍，常欲报复。”仁杰问：“事竟如何？”见鬼者云：“侍御方须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彼亦何所能为？久之，其神还岭南矣。”出《广异记》。

王万彻

武太后暮年，宫人多死，一月之间，已数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万彻，使视宫中。彻奏曰：“天皇以陛下久临万国，神灵不乐，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彻曰：“臣能禳之。”乃施席于殿前，持刀噉水，四向而咒。有顷曰：“皇帝至。”彻乃廷诘帝曰：“天道有去就，时运有废兴。昔皇帝佐陛下，母临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见推戴，万国归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圣灵在天，幽明理

隔，何至不识机会，

相公没有向他揖拜，让手下人记下了你的名字，我担心影响祭祀天地那样的大德之事，所以把他喊回来嘱咐了几句。”刘仁轨听罢惶恐不安了好长时间。李播说：“解释完了，应该没有什么担心的了。”之后皇帝顺利地登上泰山封禅。出自《广异记》。

狄仁杰

唐高宗时，狄仁杰任监察御史。江岭一带的庙宇，几乎被他烧光了。他来到端州，见这里有座蛮神庙，仁杰便想烧毁它。然而派去的人刚一进庙就死了。狄仁杰招募能烧毁此庙之人，悬赏一百千钱。当时有两个人前来应募。狄仁杰问他们去烧庙都需要什么，他们回答说：“想用一下皇帝给你的文牒。”狄仁杰把文牒交给他们。他们二人拿着它来到庙门口，便说有文牒，便将其打开走了进去，当即宣读起来。蛮神不再行动，整个庙随即被烧毁了。后来，狄仁杰回朝，到了汴州，遇到一个能相鬼的人对他说：“在你身后有一个蛮神，说他的房舍被烧了，常常想寻机报复。”狄仁杰问：“事情最终怎么样了？”那位相鬼的人说：“侍御正要当台辅这样的大官，还有二十多个鬼神跟着你。蛮神能有什么危害？时间长了，蛮神就都回到岭南去了。”出自《广异记》。

王万彻

武则天太后晚年，宫人多莫名其妙地死去，一个月之内，死了好几百人。太后就把驱鬼的王万彻招来，让他在宫中仔细勘察。王万彻奏报说：“先帝认为陛下统治大唐的时间太长了，神灵们不高兴，所以才出现这种事情。”太后说：“这如何是好？”王万彻说：“我能设法消除灾祸。”于是在殿前铺好席子，举着刀喷上水，向四周念着咒语。一会儿说：“皇帝到了。”万彻就在殿前诘问皇帝道：“天道有去有来，时运有废有兴。从前皇后辅佐陛下，统治四海，大力弘扬姜嫄、文母之教化，渐渐被拥戴，万国归心于大唐。这是天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陛下的圣灵已经升天，阴间和人世的事理不相通，怎

么能不顾际遇时会，

损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谓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诉冤得申耳。何止后宫，将不利于汝君。”太后及左右了了闻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迁太后于上阳宫，以幽崩。出《广异记》。

太学郑生

垂拱中，驾在上阳宫。太学进士郑生晨发铜驼里，乘晓月，度洛桥。下有哭声甚哀，生即下马察之。见一艳女，翳然蒙袂曰：“孤养于兄嫂，嫂恶，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须臾。”生曰：“能逐我归乎？”应曰：“婢御无悔。”遂载与之归所居。号曰汜人，能诵《楚辞》《九歌》《招魂》《九辩》之书，亦常拟词赋为怨歌。其词艳丽，世莫有属者。因撰《风光词》曰：“隆往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故室萸与处萸兮，潜重房以饰姿。见耀态之韶华兮，蒙长霭以为帟。醉融光兮眇眇潋潋，远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无婀娜之秣条兮，娉盈盈以披迟。酬游颜兮倡蔓卉，毅流倩兮发随旒。”生居贫，汜人尝出轻缣一端卖之，有胡人酬千金。居岁余，生将游长安。是夕，谓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谪而从君。今岁满，无以久留君所。”乃与生诀。生留之不能，竟去。

后十余年，生兄为岳州刺史，会上巳日，与家徒登岳阳楼，望鄂渚，张宴乐酣。生愁思吟曰：“情无限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声未终，有画舫浮漾而来，中为彩楼，高百余尺。其上帷帐栏笼，尽饰帷囊。有弹弦鼓吹者，皆神仙

伤害活人，且如此之残酷呢？”皇帝就在空中对王万彻说：“这不是我的本意，这是死去的王皇后在诉屈申冤。何止是后宫死几个人，还将大大不利于你的君主。”武太后和手下人听得清清楚楚。太后沉默无语，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便令人把席子撤掉。第二年，五个王支持辅佐中宗登基，把太后迁到上阳宫，在这里被软禁而死。出自《广异记》。

太学郑生

唐代垂拱年间，皇帝住在上阳宫里。太学进士郑生早晨由铜驼里出发，乘着天边的晓月，过洛桥。桥下有十分悲伤的哭声，郑生就下马察看。只见一个艳丽的女子，用衣袖蒙住脸说：“我是个孤儿，被兄嫂养着，嫂子十分凶狠，把我折磨得好苦。我今天想投水自尽，因此先哀伤一会儿。”郑生说：“能跟我一起回家吗？”那女子回答说：“即使当婢女也不会后悔的。”郑生就把她用车带回家中，称她为“汜人”，能背诵《楚辞》《九歌》《招魂》《九辩》等书，也常常模仿词赋写些幽怨之歌。她的词章艳丽，人世间没有比得上的。她便撰写《风光词》道：“隆往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故室蕙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见耀态之韶华兮，蒙长霭以为帏。醉融光兮眇眇□□，远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无姝娜之秾条兮，娉盈盈以披迟。酬游颜兮倡蔓卉，穀流倩电兮发随旋！”郑生家中贫困，汜人曾经拿出一端丝绸卖了，有位胡人付给她一千斤黄金。住了一年多，郑生要去长安游历。这天晚上，汜人对郑生说：“我是湖中蛟龙的妹妹，因被贬谪才跟随了你。今年期限已满，不能长住你这里了。”于是跟郑生诀别。郑生怎么也留不住，她终究走了。

十多年之后，郑生的哥哥任岳州刺史，赶上上巳节那天，郑生同家人登上岳阳楼，远望鄂渚，设宴酣饮。郑生不由生出一丝愁绪，吟道：“情无限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话音未落，有一个画舫顺水而来，中间扎着彩楼，一百多尺高。上面有帷帐栏杆，都装饰得十分讲究。有弹弦打鼓吹奏的，都是神仙

蛾眉，被服烟电，裾袖皆广尺。中一人起舞，含嚬怨慕，形类汜人。舞而歌曰：“溯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袅绿裾。荷拳拳兮来舒，非同归兮何如？”舞毕，敛袖索然。须臾，风涛崩怒，遂不知所往。出《异闻集》。

赵州参军妻

赵州卢参军，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数年，罢官还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续命物，上于舅姑。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顷而卒。卢生号哭毕，往见正谏大夫明崇俨，扣门甚急。崇俨惊曰：“此端午日，款关而厉，是必有急。”遂趋而出。卢氏再拜，具告其事。

明云：“此泰山三郎所为。”遂书三符以授卢：“还家可速烧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烧其次；若又不活，更烧第三符。横死必当复生，不来真死矣。”卢还如言，累烧三符，其妻遂活，顷之能言。

初云：被车载至泰山顶，别有宫室，见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余人拥入别室，侍妆梳。三郎在堂前，与他少年双陆。候妆梳毕，方拟宴会。婢等令速妆，已缘眷恋故人，尚且悲泪。有顷，闻人款门云：“是上利功曹，适奉都使处分，令问三郎，何以取卢家妇？宜即遣还。”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预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与往复，其辞甚恶。

般的美人，身上披着云霞和电光一样的服饰，衣襟和袖子都很宽大。中间有个人翩然起舞，皱着眉头，眼里含着幽怨之情，样子像是汜人。她边舞边唱道：“溯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袅绿裾。荷拳拳兮来舒，非同归兮何如？”跳完了舞，她神情黯然地收起袖子。不一会儿，狂风大作，波涛汹涌，于是不知道船到哪里去了。出自《异闻集》。

赵州参军妻

赵州有位卢参军，新婚之后上任，他的妻子非常漂亮。几年之后，他罢官回到家中。五月初五这天，妻子想到市场上去，买些有益长寿的食物，送给公婆。车已到了门口，妻子忽然心疼不止，一会儿就死了。卢某大哭一场之后，前去拜见正谏大夫明崇俨，敲门敲得很急。明崇俨吃惊地说：“今天是端午佳节，门敲得这样响，必定有什么急事。”于是快步迎出门去。卢某向他拜了两拜，详细地说了事情的经过。明崇俨说：“这是泰山府君的三公子干的。”于是画了三道符交给卢某，并告诉他：“回家可以立即烧第一道符，如果她走出十里便活不过来；如果没有活，就再烧第二道符；如果还没有活过来，再烧第三道符。意外死亡之人就必定能够复活，如果再不复活，那就是真死了。”卢某回到家中，照他说的去做，连续烧了三道符，妻子于是活了过来，一会儿便能讲话了。

她开始叙述：我被车拉到泰山顶上，那里别有宫殿，我看见一个

少年，说是叫三郎。他让十多个侍从婢女将我拥入另外一间屋子，为我梳妆打扮。三郎站在堂前，跟别的少年玩一种叫‘双陆’的博戏。等着我梳妆完毕，外面也正在准备婚礼的筵席。婢女们让我快点打扮，我因为眷恋夫君，还在悲伤地流着眼泪。过了一会儿，听人敲门说：“我是上利功曹，刚才奉都使的吩咐，让我问三郎，为什么要娶卢家的媳妇？应该立即送她回去。”三郎气冲冲地说：“我娶他人的媳妇，与都使有什么关系？”斥责功曹让他离开。二人反复往来酬对，言辞十分激烈。

须臾，又闻款门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卢家妇人。”对局劝之，不听。对局曰：“非独累君，当祸及我。”又不听。寻有疾风，吹黑云从崖顶来，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惧色。风忽卷宅，高百余丈放之，人物糜碎，唯卢氏获存。三使送还，至堂上，见身卧床上，意甚凄恨，被推入形，遂活。出《广异记》。

一会儿，又听到有人敲门说：“我是直符使者，都使让我带卢家媳妇回去。”对局的少年劝说三郎，三郎不听。对局者说：“这件事不单连累你，还祸及于我。”三郎还不听。接着有狂风吹来，从崖顶上吹过黑云，那二位使者拖长声音喊道：“太一直符，现在要到了！”三郎害怕了。大风忽然把整个宅院卷到空中，一百多丈高再抛下来，人和东西全摔得稀烂，唯独我一个人活了下来。功曹等三位使者把我的魂魄送回家中，来到堂前，见身体躺在床上，神情很凄苦，我的魂魄被推入形体，于是活了过来。出自《广异记》。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韦安道

韦安道

京兆韦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举进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于洛阳早出，至慈惠里西门，晨鼓初发，见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卫。前有甲骑数十队，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画裤襦，夹道前驱，亦数十辈。又见黄屋左纛，有月旗而无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宫监之属，亦数百人。中有飞伞，伞下见衣珠翠之服，乘大马，如后之饰，美丽光艳，其容动人。又有后骑，皆妇人才官，持钺，负弓矢，乘马从，亦千余人。时天后在洛，安道初谓天后之游幸。时天尚未明，问同行者，皆云不见。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为静路。久之渐明，见其后骑一宫监，驰马而至。安道因留问之：“前所过者，非人主乎？”宫监曰：“非也。”安道请问其事，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门，循墙而南，行百余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问其由，当自知矣。”

韦安道

京兆郡有个人叫韦安道，是起居舍人韦真的儿子。他赶考进士，始终没有中第。唐代大定年间，他从洛阳大清早出门，到慈惠里西门时，晨鼓刚响，只见前面大路中间有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像是帝王的卫士。前面有戴着甲胄的骑兵几十队，接着是官员，拿着大杖，衣衫又脏又破烂，夹道开路，也有几十个人。又看见帝王车盖左边的大旗，只有月旗而没有日旗。还有近侍才人宫女太监等，也有几百人。人群中间有一飞伞，伞下见一人身穿镶嵌着珠翠的衣服，骑着高头大马，好像是皇后的装饰，美丽光艳，容貌动人。她身后还有一些骑马的人，全是妇人才官，举着斧钺，背着弓箭，乘马紧随其后，也有一千多人。当时则天皇后住在洛阳，韦安道开始以为是天后出游。这时

天还没有亮，韦安道问同行的人，都说没看见。他又奇怪路上的治安警卫和巡街官吏，为何没有清检道路。过了很久天渐渐亮了，只见车仗后有个太监骑着马赶上来。韦安道便喊住他问道：“前面过去的，不是咱们的君主吗？”太监说：“不是。”韦安道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太监只是指指慈惠里西门说：“你尽管从那往前走，经里门，再顺着墙向南行，走一百多步，有一道朝西的红门，你上前敲门问问缘由，应该就知道了。”

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者出应门曰：“公非韦安道乎？”曰：“然。”宦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见一大门如戟门者，宦者入通，顷之，又延入。有紫衣宫监，与安道叙语于庭。延一宫中，置汤沐。顷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袭，其间有青袍牙笏绶及巾靴毕备，命安道服之。宫监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马，女骑道从者数人。宫监与安道联辔，出慈惠之西门，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东行，出建春门。又东北行，约二十余里，渐见夹道戍守者，拜于马前而去。凡数处，乃至一大城，甲士守卫甚严，如王者之城。凡经数重，遂见飞楼连阁，下有大门，如天子之居，而多宫监。安道乘马，经翠楼朱殿而过，又十余处，遂入一门内。行百步许，复有大殿，上陈广筵重乐，罗列樽俎，九奏万舞，若钧天之乐。美妇人十数，如妃主之状，列于筵左右。前所与同行宫监，引安道自西阶而上。

顷之，见殿内宫监如赞者，命安道西间东向而立。顷之，自殿后门，见卫从者，先罗立殿中，乃微闻环珮之声。有美妇人，备首饰袞衣，如谒庙之服，至殿间西向，与安道对立，乃是昔于慈惠西街飞伞下所见者也。宫监乃赞曰：“后土夫人，乃冥数合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间宾主之礼。遂去礼服，与安道对坐于筵上。前所见十数美妇人，亦列坐于左右，奏乐饮饌，及昏而罢。则以其夕偶之，尚处子也。如此者盖十余日，所服御饮饌，

韦安道照他说的那样敲门。过了好长时间，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官员出来开门道：“你就是韦安道吗？”韦安道说：“对。”那位官员说：“后土夫人等候你很长时间了。”便把他请了进去。韦安道看见一道大门，像一道立戟的宫门，那位官员走进通报，一会儿，又把他

请了进去。有位穿紫衣服的太监，同韦安道在庭前叙谈起来。随后，把他请到一座宫殿，备好热水让他沐浴。一会儿，有人用大箱子送来一套华美的衣服，其中还有青袍、牙笏、绶带以及头巾靴子等，十分齐全，让韦安道穿戴好。那位太监说：“这回可以去了。”便让韦安道骑上高头大马，还有几个骑马的女子随行。太监与安道并马而行，出了慈惠里西门，由正街西南，再从通利街往东走，出了建春门。再向东北走，大约走出二十多里，渐渐看见卫兵们夹道而立，他们在马前下拜后又走回原来的位置。这样的情况在好几处发生，他们才来到一座大城，甲士们守卫很严，仿佛皇宫一般。一共经过好几道关口，便看见飞楼连阁，下面有一道大门，像皇帝的住处，有不少太监。韦安道骑着马，经过翠楼朱殿，又走了十余处地方，便进入一道门内。走了一百来步，又有一座大殿，殿上盛宴已备，舞乐已设，杯盏罗列琳琅满目，九奏万舞，像钧天之乐。有十几个美女，像是妃子的样子，站立在筵席两侧。之前那位与韦安道同行的太监，领着他从西边的台阶走上去。

一会儿，只见殿内像主持赞礼的太监，让韦安道到殿堂西边朝东站好。随后，从大殿后门，走出不少侍卫和随从，先按顺序站在殿中，又隐隐听见环珮之声，走出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子，戴首饰穿袆衣，如同到庙里拜谒的服饰。她来到殿堂朝西边站好，与韦安道迎面而立，就是方才在慈惠西街飞伞下见到的女人。太监就唱赞道：“后土夫人，按注定的气数应当婚配了！”他让韦安道揖拜，夫人接受了；夫人揖拜，韦安道也接受了，就像人世间的宾主之礼。接着，夫人脱去礼服，与安道对坐在席上。前面见到的那十几个美妇人，也列坐在他们左右。一边奏乐一边饮酒吃饭，到傍晚才结束。韦安道就在那天晚上与后土夫人结为夫妻，夫人竟还是个处女。像这样一共住了十多天，所穿所吃，

皆如帝王之家。

夫人因谓安道曰：“某为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谓礼。愿从子而归，庙见尊舅姑，得成妇之礼，幸也。”安道曰：“诺。”因下令，命车驾即日告备。夫人乘黄犊之车，车有金翠瑶玉之饰，盖人间所谓库车也。上有飞伞覆之，车徒从，如慈惠之西

街所见。安道乘马，从车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数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余里，有朱幕城供帐，女吏列后，乃行宫供顿之所。夫人遂入供帐中，命安道与同处，所进饮饌华美。顷之，又去。下令命所从车骑，减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数里，复下令去从者。乃至建春门，左右才有二十骑人马，如王者之游。

既入洛阳，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车服之异。安道遂见其父母。二亲惊愕久之，谓曰：“不见尔者，盖月余矣，尔安适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为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妇即至，故先上告。父母惊问未竟，车骑已及门矣。遂有侍婢及阍奴数十辈，自外正门，传綉茵绮席，罗列于庭，及以翠屏画帷，饰于堂门，左右施细绳床一，请舅姑对坐。遂自门外，设二锦步障，夫人衣礼服，垂珮而入。修妇礼毕，奉翠玉金瑶罗纨，盖十数箱，为人间贺遗之礼，置于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诸姑家人，皆蒙其礼。因曰：“新妇请居东院。”遂又有侍婢阍奴持房帷供帐之饰，置于东院，修饰甚周，遂居之。

都像住在帝王家中一般。

一天，夫人便对韦安道说：“我做了你的妻子，你有父母，没告诉他们就娶了我，不能称为符合礼仪。我愿意跟你一块回去，拜见尊敬的公婆，完成我做媳妇的礼数，这是一件荣幸之事。”韦安道说：“好。”后土夫人于是命令手下人准备车马，当天就准备好了。后土夫人坐着黄牛犊拉的车，车上由金翠美玉作装饰，就是人间所说的库车。车上有飞伞遮盖，车马侍从，如同在慈惠西街见到的一样。韦安道骑着马，跟在车后面走，韦安道身旁的侍从也有十几人，都是武卒太监之流。走了十多里，只见路旁设有朱红色的帐篷，女官们排列着站在后面，这是用来休息的行宫。夫人进入帐中，让韦安道跟她一起，所进献的食品相当精美。一会儿，又向前走。夫人下令把跟随来的车骑，减十分之七八。接着又走了三五里地，夫人又下令减掉随从人员。等到了建春门时，身边还有二十骑人马，如君王出游。

进了洛阳城，快到家时，韦安道先进门，家里人奇怪他车马和服饰如此不寻常。韦安道便去拜见父母。二位老人惊愕了好久，对他说：“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你了，你过得舒心吗？”韦安道跪拜并且直言

相告：“我无意之中被一家人强迫成婚。”并说新婚妻子马上要到了，因此先来禀告父母。父母吃了一惊，还没问完，车马已到门前。随即有几十个侍婢及太监，从外面入门，铺进来绣着花草的垫子丝席，摆放在庭院，并用翠屏画帷装饰好堂门，左右各安放一个用细绳编的坐榻，请公婆相对而坐。接着又在门外安置两个锦绣步障，后土夫人穿着礼服，垂着珮玉款款而入。按照新媳妇的礼仪拜完公婆，献上一大批金玉珠宝绫罗绸缎，共有十几箱，作为人间的见面礼，放在公婆面前。接着，韦安道的叔伯姑婶兄弟姐妹等家人，也都收到了她的礼物。公婆说：“请新媳妇住在东院吧。”随即又有一些侍婢太监，拿着帷帐屏风等装饰物，安放在东院，装饰得十分周到讲究。于是便住了进去。

父母相与忧惧，莫知所来。是时天后朝，法令严峻，惧祸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请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忧。朕有善咒术者释门之师，九思、怀素二僧，可为卿去此妖也。”因诏九思、怀素往，僧曰：“此不过妖魅狐狸之属，以术去之易耳。当先命于新妇院中设馔，置坐位，请期翌日而至。”真归，具以二僧之语命之。新妇承命，具馔设位，辄无所惧。明日，二僧至，既毕馔端坐，请与新妇相见，将施其术。新妇遽至，亦致礼于二僧。二僧忽若物击之，俯伏称罪，目眦鼻口流血。

又具以事上闻。天后问之，二僧对曰：“某所以咒者，不过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从来，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谏大夫明崇俨，以太一异术制录天地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俨。崇俨谓真曰：“君可以今夕，于所居堂中，洁诚坐，以候新妇所居室上，见异物至而观。其胜则已，或不胜，则当更以别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夜，见有物如飞云，赤光若惊电，自崇俨之居，飞跃而至。及新妇屋上，忽若为物所扑灭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妇，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见物如赤龙之状，擎攫喷毒，声如群鼓，乘黑云有光者，至新妇屋上，又若为物所扑，有呦然之声而灭。使人候新妇，又如故。又至子夜，见有物朱发锯牙，盘铁轮，乘飞雷，轮锐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杀，称罪而灭。

韦安道的父母都感到忧虑恐惧，不知道这位儿媳妇是从哪里来

的。当时武则天后临朝执政，法令严酷，他们担心发生祸事连累自己，就把这件事向天后禀报请求赐罪。天后说：“这一定是妖魅怪物。你不要害怕，我有懂咒语会法术的佛门法师，九思、怀素两位神僧，能够为你除掉此妖。”于是，她下诏九思、怀素前去。这两位和尚说：“这不过是深山中的妖魅狐狸精之类，用法术除掉它很容易。你应当先在新妇院中摆设筵席，放好座椅，定好时间第二天就去。”韦安道之父韦真回到家中，全按照那两个和尚说的让新媳妇置办，新妇答应下来，准备饭菜，布置座椅，一点也不害怕。第二天，两个和尚到了，在准备好的筵席前端坐，请求与新妇见面，准备施展法术。新妇很快就来了，也向这两位和尚致礼问候。这两位和尚忽然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样，趴在地上自称有罪，眼角和鼻口都流出血来。

他们又把这件事上奏给天后听。天后再三询问，两位和尚回答说：“我们以为所要咒的，不过是妖魅鬼怪罢了。这妇人不知道究竟从哪里来的，想必是制服不了。”天后说：“有位正谏大夫叫明崇俨，能以太一异术制服天地间各位神仙，一定可以驱除她。”于是召见明崇俨。明崇俨对韦真说：“你可以在今天晚上，在你所住的房间里，洁身静心虔诚坐好，等新妇居住的房顶上出现什么异物时，留心观察。打胜了异物则已，倘若打不胜，就得再想别的办法制服她。”韦真照他所说的去等候。到了初更时分，他看见一物如同飞云，闪着雷电般的红光，从明崇俨家里飞跃而来。到了新媳妇屋子方，又仿佛被什么东西扑灭，因而便看不见了。韦真派人去新妇房中打探，仍平安如故。二更时，他又看见一个怪物像赤龙的样子，张牙舞爪地喷着毒气，声音如同群鼓齐敲，驾着黑云闪着光亮，落到儿媳的屋顶，又仿佛被什么东西扑打，它叫了几声便消失不见了。韦真派人再去新妇屋中打探，又平安如常。到了半夜，韦真又看见有个怪物长着红头发和锯齿般的牙，踩着铁轮，乘着飞雷，抡着闪闪发光的東西呼叫而来，等落到新妇的屋顶，又仿佛被什么东西扑杀，连称自己“有罪”而销声匿迹。

既而质明，真怪惧，不知其所为计，又具以事告。崇俨曰：“前所为法，是太乙符篆法也，但可摄制狐魅耳，今既无效，请更贖

之。”因致坛醮之策，使征八纮厚地，山川河渚，丘墟水木，主职鬼魅之属，其数无阙，崇俨异之。翌日，又征人世上天界部八极之神，其数无阙。崇俨曰：“神祇所为魅者，则某能制之，若然，则不可得而知也！请试自见而黜之。”因命于新妇院设饌，请崇俨。崇俨至坐，请见新妇。新妇方肃答，将拜崇俨，崇俨又忽若为物所击，奄然斥倒，称罪请命，目眦鼻口流血于地。

真又益惊惧，不知所为。其妻因谓真曰：“此九思、怀素、明正谏所不能制也，为之奈何？闻昔安道初与偶之时，云是后土夫人，此虽人间百术，亦不能制之。今观其与安道夫妇之道，亦甚相得，试使安道致词，请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道谢之曰：“某寒门，新妇灵贵之神，今幸与小子伉俪，不敢称敌；又天后法严，惧因是祸及，幸新妇且归，为舅姑之计。”语未终，新妇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为妇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从。”因以即日命驾而去，遂具礼告辞于堂下。因请曰：“新妇，女子也，不敢独归，愿得与韦郎同去。”真悦而听之，遂与安道俱行，至建春门外，其前时车徒悉至，其所都城仆使兵卫悉如前。

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见之像，遂见奇容异人之来朝，或有长丈余者，皆戴华冠长剑，

不久天就亮了，韦真又奇怪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把这件事对他讲了。明崇俨说：“以前我所做的法术，是太乙符篆法，只可制服狐精精魅之类的鬼怪，现在既然不见效果，那只好另想更精妙的法术。”便设坛举行祷神的祭礼，查验八维之地、山川河流、荒丘水木主管鬼魅的神灵，数量上一个都不缺，明崇俨觉得奇怪。第二天，又征召人世与天界间八极之神，数量也是一个不缺。明崇俨说：“神仙变鬼怪做坏事的，我能够制服它；可现在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请求面见这新妇试探试探。”韦真便令在新妇院中设筵，宴请明崇俨。明崇俨到后入座，请见新妇。新妇刚要恭敬应答，将拜见明崇俨时，崇俨也忽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猛然倒在地上，连称有罪并请求饶命，眼角和鼻口的血流到地上。

韦真更加惊恐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妻子便对他说：“这连九思、怀素和明崇俨都不能制服她，拿她有什么办法？听说从前安

道刚跟她成婚时，说她是后土夫人。现在虽然人世间有各种法术，也不能制服她。现在看她与安道颇合夫妻之道，恩恩爱爱，能否试着让安道跟她说说，请她离去，也许可行。”韦真就命安道向妻子道歉说：“我出身寒门，而你为尊贵的神女，很荣幸你与我结为夫妻，我却实在配不上你。再说，天后法令严酷，怕因此而祸及全家。为替公婆考虑，希望你能够暂且回去。”话没说完，妻子泪流满面地说：“我有幸与你结为夫妻，侍奉公婆。为妇之道，应当服从公婆的意志。现在公婆既然有命，我怎敢不从命。”便于当日下令起驾离开，她于是准备好礼物来到堂前向公婆告辞。并请求说：“我一个新婚女子，不敢独自回去，希望能与韦郎一块儿走。”韦真高兴地答应下来。后土夫人就和韦安道一起出发了，到了建春门外，以前离去的车马侍从全到了，夫人住的都城和仆使卫兵全跟从前一样。

回到所在都城后的第二天，后土夫人身披法服，坐在大殿之上，就像皇帝临朝的样子，接着就看见一些奇形怪状的异人前来朝拜，有身高的一丈多长，都戴着华丽的帽子，佩着长剑，

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内，岳渎河海之神。次有数千百人，云是诸山林树木之神而已。又乃天下诸国之王悉至。时安道于夫人坐侧置一小床，令观之。因最后通一人，云：“大罗天女。”安道视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谓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内小室中。

既而天后拜于庭下，礼甚谨。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数四辞，然后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谓天后曰：“某以有冥数，当与天后部内一人韦安道者为匹偶。今冥数已尽，自当离异，然不能与之无情。此人苦无寿，某当在某家，本愿与延寿三百岁，使官至三品，为其尊父母厌迫，不得久居人间，因不果与成其事。今天女幸至，为与之钱五百万，与官至五品，无使过此，恐不胜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谓天后曰：“此天女之属部人也，当受其拜。”天后进退，色若不足而受之。于是诺而去。

夫人谓安道曰：“以郎常善画，某为郎更益此艺，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于一小殿，使垂帘设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于前，令安道图写。凡经月余，悉得其状，集成二十卷，于是安道请

辞去。夫人命车驾，于所都城西，设离帐祖席，与安道诀别。涕泣执手，情若不自胜，并遗以金玉珠宝，盈载而去。

安道既至东都，入建春门，闻金吾传令，于洛阳城中访韦安道，已将月余。既至，谒天后。坐小殿见之，且述前梦，与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为魏王府长史，赐钱五百万。

穿着朱紫色的衣服，说是四海之内，岳渎河海之神。接着有成百上千人，说是各个山林中的树木之神。一会儿，天下各国的君王全到了。当时韦安道在夫人座椅旁边放了一张小坐榻，夫人让他观礼。最后通告一个人上来，自称：“大罗天女。”韦安道一看，原来是天后。夫人笑着对韦安道说：“这是你们国家的君主，你暂时回避一下。”她让韦安道走进殿内小屋中。

随即天后拜倒在殿下，大礼行得十分恭谨。夫人便请天后上前，天后推辞了好几次，然后登上大殿，又朝夫人拜谢而坐。夫人对天后说：“我因为命中定数，应当和天后国内一个叫韦安道的人结为夫妻。现在天数已尽，自然应当离异，但是我不能对他无情。这个人苦于寿命不长，我住在他家中，本想给他延长三百年的阳寿，并使他升至三品官。可我被他的父母逼迫，不能够久住在人世间，因此没办法把他的事情完成。今天天女幸好到了，为了我就请你给他五百万钱，再给他个五品官吧。官职不能超过五品，高了恐怕他难以胜任，韦安道命薄啊！”于是，后土夫人令韦安道出来，让他拜见天后。夫人对天后说：“这人是天女的属部的人，你应当受他一拜。”天后进退两难，神情惶恐地接受了韦安道的礼拜。于是答应下来后转身离去。

夫人对韦安道说：“因为你善于绘画，我想让你的技艺提高一步，可以成就千古之名。”接着，她把韦安道安置在一座小殿，派人垂帘设幕，将自古以来的帝王及有名的功臣召至面前，让韦安道画像。一共过了一个多月，这些人的容貌全被韦安道描画下来，集成了二十卷，于是韦安道请求离去。夫人派人准备车马，于都城西边，安排筵席饯行，与安道诀别。夫人拉着韦安道的手泪流满面，情意好像不能自己，并赠送他不少金玉珠宝，让他满载而归。

韦安道回到洛阳，刚进建春门，就听见卫军传令，在洛阳城里寻

访韦安道，已经快一个月了。韦安道到后，进宫拜见天后。天后坐在小殿接见他，并且向他述说自己不久前做的梦，与安道所讲的完全相同，便任命韦安道为魏王府长史，赐赏五百万钱。

取安道所画帝王功臣图视之，与秘府之旧者皆验，至今行于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于官。出《异闻录》。

她拿过韦安道所画的帝王功臣图仔细观赏一番，与秘阁中所珍藏的旧画完全一样。韦安道的那些画一直流传到现代。武周天策年间，韦安道最终死于长史任上。出自《异闻录》。

卷第三百 神十

杜鹏举 河东县尉妻 三 卫 李 湜 叶净能

王昌龄 张嘉祐

杜鹏举

景龙末，韦庶人专制。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亲宾将具小殓。夫人尉迟氏，敬德之孙也，性通明强毅。曰：“公算术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岂长往耶？”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温，翌日徐苏。数日方语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遂相引徼安门出。门隙容寸，过之尚宽。直北上邙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视不见底。使者令入，鹏举大惧。使者曰：“可闭目。”执手如飞，须臾足已履地。寻小径东行，凡数十里，天气昏惨，如冬凝阴。遂至一廨，墙宇宏壮。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趋拜颇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案后，命鹏举前。旁有一狗，人语云：“误姓名同，非此官也。”

杜鹏举

唐中宗景龙末年，韦后专权。已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当时做济源县尉，被州府召到洛阳城整理文字。一天夜里突然亡故，亲戚朋友准备为他更衣殓葬。他的夫人尉迟氏，是尉迟敬德的孙女，性格通达开明且坚强刚毅。她说：“我的丈夫神机妙算，自己说能够做到方伯那样的官，今天怎么会死呢？”她泰然自若甚至没有哭。过了两日三夜，杜鹏举的心窝有了热气，第二天慢慢苏醒过来。几天之后，他才对人们说出梦中情景：开始看见两个人拿着符节来召他，在他们的引导下从徼安门走了出去。那门缝只有一寸多，走过时却觉得很宽。他们一直向北上了邙山，大约走出十余里地，见到一个大坑，深不见底。那两位使者让杜鹏举进去，鹏举十分恐惧。使者们说：“你可以闭上眼睛。”他们拉着他的手如同飞翔一般，一会儿脚已着地。

沿着小道向东走，一共行了几十里，天色变得昏昏惨惨，如冬季里凝固般的阴天。随即来到一座官府，城墙和屋宇宏伟壮观。使者先走了进去。有位穿绿衣的官员走了出来，十分恭敬地向杜鹏举迎拜，然后引他入府。碧衣人蹲坐在案后，让杜鹏举走上前去。身旁有一只狗，说人话道：“名同姓不同，不是这位官员！”

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马，半身两足，跳梁而前曰：“往为杜鹏举杀，今请理冤。”鹏举亦醒然记之，诉云：“曾知驿，敕使将马令杀，非某所愿。”碧衣命吏取按，审然之，马遂退。旁见一吏，挥手动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脱。所证既毕，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门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编户。少府当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愿自保持。”言讫，而向所教之吏趋出，云：“姓韦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务本坊。”自称向来有力，祈钱十万。鹏举辞不能致。鼎云：“某虽生人，今于此用纸钱，易致耳。”遂许之。亦嘱云：“焚时愿以物籍之，幸不著地，兼呼韦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岂不要见当家簿书。”遂引入一院，题云“户部”。房廊四周，簿帐山积。当中三间，架阁特高，覆以赤黄帟帕，金字榜曰“皇籍”。余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盖之。韦鼎云：“宰相也。”因引诣杜氏籍，书签云“濮阳房”。有紫函四，发开卷，鹏举三男，时未生者，籍名已具。遂求笔，书其名于臂。意愿踟蹰，更欲周览。韦鼎云：“既不住，亦要早归。”遂引出，令一吏送还。吏云：“某苦饥，不逢此便，无因得出。愿许别去，冀求一食。但寻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鹏举遂西行。

绿衣官令人笞打使者，修改符令让杜鹏举回去。这时，有一匹马，只有半个身子两条腿，从梁上跳下到前面，说：“当年我被杜鹏举杀死，今天请大人为我申冤。”杜鹏举也清醒过来想起了那件事，申诉说：“我曾经管过驿站，遵敕命将马杀死，这并不是我自愿的呀！”绿衣官让小吏拿出案卷，审理后果然如此，那匹马随即退下。旁边走出一个小吏，朝杜鹏举挥手挤眼，教他应付此事的办法，意在庇护他得到解脱。取证完了，杜鹏举与之揖拜后走出来。绿衣官礼送到门外，说：“我是阳世之人，户籍在安州。将来你能做安州都督，因此我先向你施敬，愿您多多照顾。”说完，刚才那位教杜鹏举应付办法的小

吏跑出来，说：“我姓韦名鼎，也是阳世之人，住在京都长安的务本坊。”自称刚才出了大力，祈告要十万钱。杜鹏举推辞说不能送到这里。韦鼎说：“我虽然是阳世之人，现在在这里用冥间的纸钱，容易送到这里。”杜鹏举便应允下来。韦鼎又嘱咐说：“烧纸的时候，希望能用东西装着，不要让它着地，同时喊韦鼎，我就派人去取。”韦鼎又说：“你既然来到此地，难道不想看看你们家的簿书吗？”便领杜鹏举来到一个院内，门口写着“户部”字样。房间和走廊四周，簿册账本等物堆积如山。当中的三间房子里，阁板搭得相当之高，覆盖着红黄色的帏幔和帕布，镶金的榜上写着“皇籍”二字。其余的架子全露在外面，有些书函用紫色封套盖着。韦鼎说：“宰相的簿籍。”接着，韦鼎便领他来到杜氏家族的籍册旁，只见册签上写着“濮阳房”三个字，上面有四个紫色的封套。打开卷册，只见上面写着杜鹏举有三个儿子，当时还有没出生的，籍册上却也有名字。杜鹏举立即要来一支笔，把名字写在了胳膊上。他本想再徘徊一会儿，将四周的籍册再看一看。韦鼎说：“你既然不想留在这里，也就早点回去吧。”便把杜鹏举领出来，让一名小吏送他回家。小吏说：“我为饥饿所苦，不赶上这个方便，还没机会出来。希望你准许我告辞而去，希望能找点吃的。只要沿着这条道，你自己就可以回到家，千万别留下来。”杜鹏举便向西而行。

道左忽见一新城，异香闻数里，环城皆甲士持兵。鹏举问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来送。”鹏举曾为相王府官，忻闻此说。墙有大隙，窥见分明，天人数百，围绕相王。满地彩云，并衣仙服，皆如画者。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行近窥谛，衣裙带状似剪破，一如雁齿状。相王戴一日，光明辉赫，近可丈余。相王后凡有十九日，累累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须臾，有绋骑来迎。甲士令鹏举走，遂至故道，不觉已及徽安门。门闭闲过之，亦如去时容易。为群犬遮啖，行不可进。

至家，见身在床上，跃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记，如朽木书，字尚分明。遂焚纸钱十万，呼赠韦鼎。心知卜代之数，中兴之期，遂以假故，来谒睿宗。上握手曰：“岂敢忘德？”寻求韦鼎，适卒矣。

及睿宗登极，拜右拾遗。词云：“思入风雅，灵通鬼神。”敕宫人

妃主数十，同其妆服，令视执炉者。鹏举遥识之，乃太平公主也。问裙带之由，其公主云：“方熨龙袞，忽为火迸，惊忙之中，不觉熬带，仓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歔陈贺曰：“圣人之兴，固自天也。”鹏举所见，先睿宗龙飞前三年。故鹏举墓志云：“及睿宗践祚，阴鹭祥符。启圣期于化元，定成命于幽数。”后果为安州都督。出《处士萧时和作传》。

道旁忽然看见一座新城，异香之气，几里之外就能闻到。城四周全是拿着兵器、穿着盔甲的兵士。杜鹏举上前询问，兵士说：“相王李旦在这里当上了天子，现有四百个神仙来送他。”杜鹏举曾经做过相王府官员，听他这样一说十分欣喜。城墙有道大缝，杜鹏举看得非常清楚。天上的神仙有好几百个，紧紧围绕在相王周围，他们穿着仙衣，脚下一片彩霞，全跟画上画的一样。相王的前面有个女子，端着香炉在前引路。走到近前仔细一看，那女子的衣服和裙带像被剪开了似的，都如同雁齿的形状。相王头顶一轮太阳，光芒万丈，明亮辉煌，可达一丈多高。相王身后一共还有十九轮太阳，重叠成行，赫赫耀眼，全跟他头顶的那轮太阳一样。一会儿，有穿厚绸袍的骑兵来迎接相王。甲士让杜鹏举赶紧走，他于是回到原来那条路上，不知不觉已到了徽安门。大门关着，只好从门缝里钻过去，也跟出去时一样容易。被一群狗拦住去路不停地咬，使他行进不得。

好不容易回到家，只见自己的身子还躺在床上，他的灵魂刚扑到身体上，随即醒来。看看胳膊上记的儿子的名字，好像写在朽木上的字，字迹还看得清楚。他就烧了十万纸钱，说是送给韦鼎的。他心中清楚地知道王朝的气数，中兴的期限到了，于是借一个理由，来拜见睿宗。睿宗握着他的手说：“怎么敢忘记你的恩德呢？”于是寻访韦鼎，不巧他刚刚死去。

到睿宗登基之后，拜杜鹏举为右拾遗。任命的制书写道：“思入风雅，灵通鬼神。”睿宗下令让几十个宫女妃子，穿着同样的衣服，让杜鹏举找那位手拿炉的那个人。杜鹏举远远就认出来了，她就是太平公主。问她裙带是怎么回事，太平公主说：“正在熨烫龙袍，忽然火花迸出，惊慌匆忙之中，不知不觉裙带也点着了，仓惶中没来得及换衣服。”太平公主感叹不已，祝贺道：“圣人的兴达，一般都是天命

所定！”杜鹏举看见的情景，是在睿宗皇帝登基前三年。因此，鹏举的墓志铭上写道：“等到睿宗即位，是冥冥之中已注定的祥符。启圣期于造化之初，定天命于幽冥之间。”后来，他果然成为安州都督。出自《处士萧时和作传》。

又

一说，鹏举得释，复入一院，问帘下者为谁，曰：“魏元忠也。”有顷，敬挥至，下马，众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对推事。见武三思著枷，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著镣，李峤露头散腰立。闻元忠等云：“今年大计会。”果至六月，诛逆韦，宗、赵、韦等并斩，峤解官归第，皆如其言。出《朝野金载》。

河东县尉妻

景云中，河东南县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称三辅。李朝趋府未归，王妆梳向毕，焚香闲坐，忽见黄门数人，御驽车，自云中下至堂所。王氏惊问所以，答曰：“华山府君使来奉迎。”辞不获放，仓卒欲去，谓家人曰：“恨不得见李少府别。”挥泪而行，死于阶侧。俄而彩云捧车浮空，冉冉遂灭。李自州还，既不见妻，抚尸号恸，绝而复苏者数四。少顷，有人诣门，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谒，求见卫护。其人坐床上，觅朱书符。朱未至，因书墨符飞之。须臾未至，又飞一符。笑谓李曰：“无苦，寻常得活。”有顷而王氏苏。李拜谢数十，竭力赠遗。人大笑曰：“救灾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门不见。王氏既悟，云：“初至华山，见王，王甚悦。列供帐于山椒，与其徒数人欢饮。宴乐毕，方申缱绻，适尔杯酌。忽见一人，乘黑云至，云：‘太一令唤王夫人。’神犹从容，请俟毕会。寻又一人乘赤云，大怒

又

有一种说法，杜鹏举被释放后，又进了一个院子，他问帘下坐着的人是谁，回答说：“魏元忠。”过了一会儿，敬挥到了，跳下马来，

众人上前迎拜。说是掌管审判的大理卿对推事。他看见武三思戴着刑枷，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人戴着锁链，还看见李峤光着脑袋、连腰带也没有扎站在那儿。只听魏元忠等人说：“今年算总账！”果然到了六月，诛杀韦后，宗楚客、赵履温、韦温等一并被斩，李峤被罢官归家，全都跟他说的一样。出自《朝野金载》。

河东县尉妻

唐睿宗景云年间，河东南县县尉李某，娶妻王氏，王氏容貌美丽，在三辅地区出了名。李某早晨去州府办公事尚未回来，王氏梳妆完毕，正焚香闲坐时，忽然看见好几个黄门侍郎，赶着牛犊车，从云里下到堂前站定。王氏惊恐地询问他们要干什么，回答说：“华山府君派我们来迎接你。”王氏连忙推辞但没有被允许，急忙就要把她带走。王氏对家人说：“遗憾的是不能见到李少府和他告别了！”她挥泪而行，转身死在台阶旁边。一会儿，彩云驾起小牛车，缓缓升起腾空而去。李某从州府回来，看不见妻子，便伏在尸体上号啕恸哭，一连哭死过去好几次。过了一会儿，有人进门来，自称能够把夫人救活。李某把腰弯到最大限度向他拜跪，求他救护。那人坐到榻上，找红颜料画符。没有找到，便用墨汁画了一道符，抛了出去。一会儿，未见效果，他又画了一道符抛了出去，笑着对李某说：“不要担心，一会儿她就能活过来。”一会儿，王氏终于苏醒过来。李某向那人连拜几十下，并尽其所能赠送礼品。那人大笑一声说：“救灾除患，哪里用得着这些东西？”便出门不见了踪影。王氏清醒后说：“我刚到华山，见到府君，他很高兴，把帷帐置于山顶，和他手下一些人畅饮起来。酒宴舞乐结束之后，他正要与我缠绵，执杯劝酒时，忽然只见一个人，乘着黑云而来，说道：‘太一让我来找王夫人。’府君还很从容镇定，让他等婚礼完毕之后再说。旋即又有一个人乘着红云到了，大怒曰：‘太一问华山何以辄取生人妇？不速送还，当有深谴。’神大惶惧，便令送至家。”出《广异记》。

开元初，有三卫自京还青州，至华岳庙前，见青衣婢，衣服故恶，来白云：“娘子欲见。”因引前行。遇见一妇人，年十六七，容色惨悴。曰：“己非人，华岳第三新妇，夫婿极恶，家在北海，三年无书信，以此尤为岳子所薄。闻君远还，欲以尺书仰累，若能为达，家君当有厚报。”遂以书付之。其人亦信士也，问北海于何所送之，妇人云：“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者。”言讫诀去。

及至北海，如言送书。扣树毕，忽见朱门在树下，有人从门中受事，人以书付之。入顷之，出云：“大王请客入。”随行百余步，后入一门，有朱衣人，长丈余，左右侍女数千百人。坐毕，乃曰：“三年不得女书。”读书大怒，曰：“奴辈敢尔！”乃传教，召左右虞候。须臾而至，悉长丈余，巨头大鼻，状貌可恶。令调兵五万，至十五日，乃西伐华山，无令不胜。二人受教走出。乃谓三卫曰：“无以上报。”命左右取绢二匹赠使者。三卫不说，心怨二匹之少也。持别，朱衣人曰：“两绢得二万贯，方可卖，慎无贱与人也。”

三卫既出，欲验其事，复往华阴。至十五日，既暮，

道：‘太一质问华山府君为什么要娶活人的妻子呢？不快点送回去，必受严惩。’府君十分惶恐害怕，便派人把我送回了家。”出自《广异记》。

三 卫

唐玄宗开元初年，有个叫三卫的人从长安回青州，走到华岳庙前，看见一个青衣婢女，衣衫破旧不堪，上前说道：“我们娘子想见你一面。”便引他前行。来到一位妇人面前，年龄大概十六七岁，脸色憔悴。她说：“我不是凡人，我是华山府君第三个儿子的新妇人，丈夫十分凶恶。我娘家住在北海，三年没有通音讯了，因此尤其被华山府君的儿子轻视。听说你自远处还家，想捎封书信回去，如果能把书信送到，家父必有重谢。”于是把书信交给了他。三卫也是位讲诚信的人，就问在北海的什么地方才能把信送到，妇人说：“你找到海边的第二棵树，只要敲打树木，应该就会有人应答的。”说罢告别而去。

三卫来到北海，照那妇人所说的去送信。敲完了树，忽然看见树

下有一道红门，有人从门中接待事务。他把书信交给了守门人。守门人进去片刻，便出来说：“大王请客人进去。”三卫跟着他走了一百多步，后来又进了一道门。迎面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一丈多高，周围的侍女成百上千。请三卫坐下后，穿红衣的人说：“三年没有得到女儿的书信了！”他看完书信，大怒说：“这奴才的胆子也太大了！”于是传令召左右虞候上殿。不一会儿，二位虞候奉命赶到，他们都一丈多高，巨头大鼻子，相貌十分丑陋可怕。大王命令他们调集五万兵马，到十五日那天，向西进军讨伐华山，一定要取胜。二位虞候领命走出来。大王又对三卫说：“没有什么报答你的。”让左右侍从拿二匹绢布赠给使者。三卫不大高兴，心里埋怨二匹绢布太少了。握手告别时，大王说：“两匹绢布给两万贯，你才能卖，千万不要贱卖给人家。”

三卫出来后，想验证这件事，又往华阴走。到了十五日，天已晚，

遥见东方黑气如盖。稍稍西行，雷震电掣，声闻百里。须臾，华山大风折树，自西吹云，云势益壮，直至华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罢。及明，山色焦黑。三卫乃入京卖绢。买者闻求二万，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镌在西市。三卫因问买所用。丈夫曰：“今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赠遗。天下唯北海绢最佳，方欲令人往市，闻君卖北海绢，故来尔。”

三卫得钱，数月货易毕，东还青土，行至华阴，复见前时青衣云：“娘子故来谢恩。”便见青盖犊车，自山而下，左右从者十余辈。既至下车，亦是前时女郎，容服炳焕，流目清眇，迥不可识。见三卫，拜乃言曰：“蒙君厚恩，远报父母。自闹战之后，恩情颇深，但愧无可仰报尔。然三郎以君达书故，移怒于君，今将五百兵，于潼关相候。君若往，必为所害，可且还京，不久大驾东幸，鬼神惧鼓车，君若坐于鼓车，则无虑也。”言讫不见。三卫大惧，即时还京。后数十日，会玄宗幸洛，乃以钱与鼓者，随鼓车出关，因得无忧。出《广异记》。

李 湜

赵郡李湜，以开元中谒华岳庙，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宝帐中，备极欢洽。三夫人迭与结欢，言终

他远远看见东边黑云如车篷一般。再往西行，电闪雷鸣，百里之内都可以听到。一会儿，华山上刮起狂风把大树都折断了，从西边吹来云彩，云层越来越厚，直到华山。雷火喷射不已，遍山一片通红，连山泉都烤干了，闹了很长时间才罢休。到第二天天亮时，山色变成了焦黑。三卫进京城去卖绢布。买主们一听说要二万贯钱，没有不吃惊嘲笑的，认为他是个疯子。几天之后，有位骑白马的男子来买，一下子就给了他二万贯钱，毫不犹豫。这笔钱早就在西市里锁着呢。三卫便问他买这绢布干什么用。男子说：“今天渭川之神嫁女儿，我想用它送礼。天下只有北海的绢布最好，正想派人去买。听说你在卖北海的绢布，所以就来了。”

三卫得到了钱，几月之内他又用这钱置办了货物，东归回青州时，走到华阴，又看见当初那个青衣婢女说道：“我们娘子向你谢恩来了！”便见一辆青盖牛犊车，自山而下，左右跟着十几个随从。来到跟前下车，走出一个人，又是当初那位女郎，她服饰一新，容光焕发，目光顾盼，清澈有神，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她见到三卫，便拜谢说道：“蒙你的厚恩，把我的书信送给了远方的父母。自开战之后，我们夫妻间的感情有了好转，且日见深厚，但惭愧的是没有什么报答你的。然而三郎由于你送信的原因，迁怒于你，今天派出五百兵马，正在潼关等着你。你如果再往前走，必然遇害，可以暂且回到长安，不久，皇帝将去东方巡幸，鬼神都害怕鼓车，你如果坐在鼓车上，就不用担心了。”说完，她便不见了。三卫十分害怕，立即回到长安。几十天之后，正赶上玄宗皇帝去洛阳巡幸，三卫就用钱买通了推鼓车的人，随鼓车出了潼关，果然没有什么忧虑的事。出自《广异记》。

李 湜

赵郡有个人叫李湜，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拜谒华岳庙。经过三夫人院时，忽然看见那几位神女都是活着的人，邀请他进到宝帐里，尽情

欢乐，十分和睦融洽。三位夫人轮流与他交欢，情话说完

而出。临诀谓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当上计于天。至时相迎，无宜辞让。今者相见，亦是其时，故得尽欢尔。”自尔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气尽。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说云：“灵帐玳筵，绮席罗荐。摇月扇以轻暑，曳罗衣以纵香。玉珮清冷，香风斐亘。候湜之至，莫不笑开星靥，花媚玉颜。叙离异则涕零，论新欢则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伟于器，尤为所重，各尽其欢情。及还家，莫不惆悵呜咽，延景惜别。”

湜既悟，形貌流浹，辄病十来日而后可。有术者见湜云：“君有邪气。”为书一符。后虽相见，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骂云：“酷无行，何以带符为？”小夫人姓萧，恩义特深，涕泣相顾，诫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独损君，亦当损我。”湜问以官，云：“合进士及第，终小县令。”皆如其言。出《广异记》。

叶净能

开元初，玄宗以皇后无子，乃令叶净能道士奏章上玉京天帝，问：“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无子。”迹甚分明。出《广异记》。

王昌龄

开元中，琅邪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属风便，而舟人云：“贵识至此，皆令谒庙。”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

才走出。临别时，三位夫人对他说：“每年七月七日到十二日，庙神都上天去筹划事情。到时候我们在此迎候你，千万不要推辞。今天咱们相会，正巧也是庙神上天的日子，因此才能尽情欢乐。”从此一连七年，每逢庙神上天之日，李湜就会忽然气绝。家人守在身边，三天之后才能醒来。醒来之后他说：“宝帐内备好了盛筵，摆设着华丽的席具。三位夫人摇动着月扇以消暑气，拖曳着罗衣任香味四处飘散。玉珮清凉，香风浓烈。等我到了之后，她们莫不喜笑颜开，玉颜如花一般娇媚。谈起离别之情都涕泣泪下，说到重逢喜悦则情意融洽。三

位夫人都有这样的情谊。我才伟于器，这一点尤其被她们看重。我与她们各尽欢情。等我要回家，她们无不惆怅呜咽，依依惜别。”

李湜醒来之后，汗流浹背，总是病个十来天才能好。有位会法术的人见到李湜后说：“你身上有邪气。”便为他画了一道符，带在身上。后来，他虽然还能够看到那三位夫人，却不能相亲近。两位夫人一位姓王，一位姓杜，骂道：“冷酷而又缺德，为什么要带符前来？！”那位最小的夫人姓萧，特重恩义，望着他哭泣不止，告诫李湜三年之内不要把此事说出去。“如果说了不仅会伤害你自己，也会伤害我们。”李湜问自己能不能当官，她说：“你应该能中进士及第，最后是个小县令。”后来，都跟她说的一样。出自《广异记》。

叶净能

开元初年，玄宗皇帝因为皇后没生儿子，便让叶净能道士写一奏章，呈送玉京天帝，问：“皇后会有儿子吗？”过了好长时间，奏章下来，批复说：“无子。”那字迹十分清楚。出自《广异记》。

王昌龄

开元年间，琅琊王昌龄从吴郡去京城。乘船走到马当山，恰好遇到风浪很大。而船主说：“有学问的贵人来到这里，都要去庙里拜谒。”王昌龄不能下船，但先前也有祈祷神灵的

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庙，及草履致于夫人。题诗云：“青骢一匹昆仑牵，奏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毕而过。当市草履时，兼市金错刀一副，贮在履内。至祷神时，忘取之，误并将往。昌龄至前程，求错刀子，方知其误。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可长三尺，跃入昌龄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错刀，宛是误送庙中者。出《广博异志》。

张嘉祐

开元中，张嘉祐为相州刺史。使宅旧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回

祐家，备极扰乱。祐不之惧。其西院小厅铺设，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观之，见一女子。嘉祐问女郎何神，女云：“己是周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见使君陈论。”嘉祐曰：“敬当以领。”有顷而至，容服魁岸，视瞻高远。先致敬于嘉祐，祐延坐，问之曰：“生为贤人，死为明神。胡为宵^宰幽瞑，恐动儿女，遂令此州，前后号为凶阙，何为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殪，杨坚篡夺，我忝周之臣子，宁忍社稷崩殒？所以欲全臣节，首倡大义，冀乎匡复宇宙，以存太祖之业。韦孝宽周室旧臣，不能闻义而举，反受杨坚銜勒，为其所用。以一州之众，当天下累益之师。精诚虽欲贯天，四海竟无救助。寻而失守，一门遇害，合家六十余口骸骨，在此厅下。日月既多，

准备。见船主这么说，便派人带着酒肉纸马，献到庙上，送给庙神，再送一双草鞋给庙神的夫人。题了一首诗：“青骢一匹昆仑牵，奏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罢这首诗，船便顺利而过。当初王昌龄买草鞋时，同时还买了一把金错刀，放在了鞋内。到了向神祝祷时，忘了把错刀拿出来，误将它随草鞋一并献了上去。王昌龄向前走了一段，想用错刀，这才知道出了差错。又向前行了几里路，忽然有一条大约三尺长的红鲤鱼，跳入王昌龄的船上。王昌龄喊使者烹了它。剖开鱼腹一看，得到一把金错刀，仿佛是误送到庙上的那把。出自《广博异志》。

张嘉祐

开元年间，张嘉祐任相州刺史。刺史的住宅以前一直闹鬼，张嘉祐刚搬进去不久，便有鬼魂回他家，各种惊扰捣乱。张嘉祐并不害怕。一天，他家西院小厅的陈设及其他食物，又被鬼弄翻弄倒。嘉祐赶过去查看，见到一位女子。张嘉祐问女子是什么神仙，女子说：“我是南北朝时北周已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的女儿。家父有莫大的冤屈，想向大人陈述。”张嘉祐说：“我应当恭敬地聆听。”过了一会，那个人到了，他仪表堂堂，身材伟岸，目光高远有神。那人先上前向嘉祐致敬，嘉祐请他入座后，问道：“你生前为贤德之人，死后应作贤明之鬼。为什么总在昏暗的夜晚胡闹，吓得孩子不敢

动弹，结果使全州前后好多年称为“凶城”？为什么号称正直却做这样的事？”那人说：“从前北周将尽，杨坚篡夺政权。我身为周室旧臣，怎么能忍受社稷如此崩溃？所以想保全为臣的气节，首先倡导举兵征讨，希望挽救将亡之国，以延续宇文太祖开创的大业。韦孝宽也是北周的旧臣，不能听闻大义而行动，反被杨坚用官禄收买控制，为他所用。我们以一州军民，抵挡天下不断增加的兵马。尽管精诚日月可鉴，浩气贯天，四海之内竟无一人援助。很快相州城就陷落了，我们被满门杀害，全家六十多口人的遗骨，就埋在这厅下面。时间越长，幽怨愈甚，欲化别不可。欲白于人，悉皆惧死。无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顾盼。若沉骸愧得不弃，幽魅有所招立，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嘉祐许诺。他日，出其积骸，以礼葬于厅后。便以厅为庙，岁时祷祠焉。祐有女年八九岁，家人欲有所问，则令启白，神必有应。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见，以为常也。其后嘉祐家人有所适，神必使阴兵送出境。兵还，具白送至某处。其西不过河阳桥。出《广异记》。

幽怨越重，想要转世也不可能。想向人诉说，然而那些人都被我们吓死了。有冤无处诉，就这样一直等到现在。现在幸遇大人垂怜顾视。如果我们这些沉年遗骨不被抛弃荒野，幽魂能得到栖身之处，我们就会虽死犹生。”张嘉祐应允下来。另有一天，他令人掘出骸骨，按照礼仪葬于厅后，并将那厅堂改成了庙，一年四季常去祭祀祈祷。张嘉祐有个八九岁的女儿，家里人有什么事要问，就让她进庙诉说，每次一定能得到鬼神的答复。鬼神想告诉张嘉祐事情，也让她的小女儿出面，都习以为常了。从此以后，张嘉祐家中有人出门办事，那神灵必定派阴兵护送出门。阴兵回来后，都要报告送到什么地方。最西面最远也不越过河阳桥。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阴人 崔敏殼 张 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 峻

汝阴人

汝阴男子姓许，少孤。为人白皙，有姿调，好鲜衣良马，游骋无度。常牵黄犬，逐兽荒涧中，倦息大树下。树高百余尺，大数十围，高柯旁挺，垂阴连数亩。仰视枝间，悬一五色彩囊，以为误有遗者，乃取归，而结不可解。甚爱异之，置巾箱中。

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纸直前，云：“王女郎令相闻。”致名讫，遂去。有顷，异香满室，渐闻车马之声。许出户，望见列烛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马，从十余骑在前，直来诣许曰：“小妹粗家，窃慕盛德，欲托良缘于君子，如何？”许以其神，不敢苦辞。少年即命左右，洒扫别室。须臾，女车至，光香满路。侍女乘马数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拥女郎下车，

汝阴人

汝阴有个男子姓许，年少时失去父母。他生得皮肤白皙，风流潇洒。爱鲜衣良马，经常四处游玩无节制。有一次他牵着黄狗，在荒野追逐野兽，疲累了就在一棵大树下歇息。这大树高百余尺，粗数十围，高高的树枝向四旁张开，树荫好几亩大。他仰头看见树枝间挂着一个五色彩囊，以为是谁丢失的，就取下来带回家，但囊上的结怎么解也解不开。他很奇怪，也非常喜欢它，把它放在箱子里。

到黄昏时，那彩囊竟变成了一个女子，手里拿着写名字的纸笺径直上前，说：“我家府君的女儿让我来通报。”说罢将名帖留下，就离开了。不大一会儿，许某就闻到满屋异香，渐渐听到远处有车马声传来。许某走出门外，远远看见烛灯罗列排成行。有一位少年，骑着白

马，十多个侍卫在前面，径直来见许某说：“我妹妹是个粗陋的人，暗暗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和您结为良缘，不知您意下如何？”许某暗想这一定是神仙，不敢过分推辞，就应了下来。那少年立刻命左右清扫出另外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女郎的车子到了，满路是珠光香气。有几十个侍女骑着马，都很美貌。侍女们手持步障，簇拥着女郎下车，

延入别室，帟帐茵席毕具。家人大惊，视之皆见。少年促许沐浴，进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艳丽无双，著青袿襦，珠翠璀璨，下阶答拜。共升堂讫，少年乃去。房中施云母屏风，芙蓉翠帐，以鹿瑞锦障映四壁。大设珍馐，多诸异果，甘美鲜香，非人间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蕖叶碗，皆黄金隐起，错以瑰碧。有玉壘，贮车师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连心蜡烛，悉以紫玉为盘，光明如昼。

许素轻薄无检，又为物色夸眩，意甚悦之。坐定，许问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见顾之深，欢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为中乐南部将军，不以儿之幽贱，欲使托身君子，躬奉砥砺。幸过良会，欣愿诚深。”又问：“南部将军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别部所治，若古之四镇将军也。”酒酣叹曰：“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词韵清媚，非所闻见。又援箏作飞鸿别鹤之曲，宛颈而歌，为许送酒。清声哀畅，容态荡越，殆不自持。许不胜其情，遽前拥之。乃微盼而笑曰：“既为诗人感悦之讥，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顾令彻筵，去烛就帐，恣其欢狎。丰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妇礼，赐与甚厚。

积三日，前少年又来曰：“大人感愧良甚，愿得相见，使某奉迎。”乃与俱去，至前猎处，无复大树矣。但见朱门素壁，

请进了别室，帷帐茵席都准备好了。许家的人大为惊讶，看看又都是亲眼所见。那少年催促许某洗澡，给他送上新衣，便由侍女扶着进了女郎的屋子。那女郎年纪有十六七岁，艳丽无双，穿着一身青色衣服，戴着珠翠首饰，降阶答拜。然后二人一起进入屋后，那位少年就回避而去。屋内陈列着云母屏风，床上是芙蓉翠帐，用鹿瑞锦缎掩映着四壁。桌上已备好丰盛的酒席，诸多奇异果品，甘美鲜香，不是人

间所能有的。食具也十分华贵，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蕖叶碗，都是镶金嵌碧，光耀夺目。还有一个玉罍，里面装的是西域车师国的葡萄酒，芬芳醇美。座上放置着连心蜡烛，都是用紫玉制成的盘子，照得室内亮如白昼。

许某平日就轻薄不太拘检，又被器物美色吸引，心中十分高兴。坐定之后，许某问：“我是个鄙陋的俗人，居室又很低下狭窄，没想到竟得到您这样的眷顾，使我又喜又惊，不知所措。”女郎回答说：“我的父亲是中乐南部将军，不因为女儿卑贱，想把我托付给您，亲自侍奉。庆幸已促成这次相会，欣慰之情实在很深。”许某又问：“南部将军是现在的什么官呢？”少女说：“是嵩君别部管辖的，好像古代镇守四方的将军。”酒饮到畅快时，那女郎感叹地说：“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使我结识了这样出色的郎君。”她说话的声音清朗婉丽，闻所未闻。接着女郎又取过古筝，弹奏出飞鸿别鹤的曲调，边弹边歪着头唱歌，向许某敬酒，女郎歌声清丽哀婉，神态大胆奔放，几乎把持不住自己了。许某情不自胜，突然上前紧紧把女郎拥在怀中。女郎睨着眼睛嗔道：“让诗人嘲笑一下我们的轻浮，我们承担一下动作不雅的恶名，可以吗？”然后就让人撤了筵席，灭了灯火。二人进了罗帐，尽情欢爱，直到天亮。女子玉体娇美，皮肤柔滑如同软糖一般。第二天，那女子又把许家所有人都招来，履行妇人该尽的礼数，赏给许家人不少贵重的礼品。

过了三天，之前那少年又来说：“我家大人十分感激您，想与您相见，特派我来迎接。”许某就随他一起离开，来到以前许某打猎的地方，大树已经不见了。只见一幢白墙红门的府第，

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卫，皆迎拜，少年引入，见府君，冠平天幘，绛纱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设熏。许拜谒，府君为起，揖之升阶，劳问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庆无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许谢，乃与入内。门宇严邃，环廊曲阁，连亘相通。中堂高会，酣燕正欢，因命设乐。丝竹繁错，曲度新奇。歌妓数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罢，乃以金帛厚遗之，并资仆马，家遂赡给。仍为起宅于里中，皆极丰丽。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许体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审神人也。后时一归，皆女郎

相随，府君辄馈送甚厚。数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无损。后许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广异记》。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惧神鬼。年十岁时，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后活。自说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岁余获放。王谓敏殼曰：“汝合却还，然屋舍已坏，如何？”敏殼祈固求还，王曰：“宜更托生，倍与官禄。”敏殼不肯，王难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陈诉称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国，求重生药，数载方还。药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后家频梦敏殼云：“吾已活。”遂开棺，初有气，养之月余方愈。敏殼在冥中，检身当得十政刺史，

像是现在大官的府邸。大门左右排列着侍卫兵卒，见他们到来，都行礼拜迎。少年领许某进了大门，见到府君，他头戴平天巾，身着红纱袍，坐在大殿上，堂上排列着各种画戟和纛旗。许某赶忙下拜，府君起身迎下殿来，携许某走上台阶，慰问说：“我女儿从小失去母亲，如今有幸能托付给你，使我感激庆幸不已。然而这也是天意所定，如果不是精诚动天，怎么能有今天。”许某再次拜谢，府君就请他到内院去。但见房屋严整深邃，环廊曲阁，勾连相通。在中堂里举行了宴会，酒酣正欢，又命奏乐。各种乐器交错演奏，曲调清新奇妙。几十个歌妓献舞助兴，都姿色绝美。宴会结束后，府君赠给许某许多金银丝帛，还有一些仆人和良马。许生家就富裕起来。府君还为许某盖了一座宅院，都高大华丽，女郎精通养生益寿之术，许某体力精神越来越好，超过以前，由此更相信女子是神人。后来每隔一段时间，许某就到府君那里，女郎都每次都跟随同去，府君都有很丰厚的馈赠。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十年，女郎生了五个孩子，但仍像原来一样姿色娇美。后来许某去世，女郎也就带着孩子们一起离开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出自《广异记》。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情耿直，不怕鬼神。十岁那年，曾突然死去，过

了十八年又复活了。自称是被阴曹误夺了性命，敏毅死后向阎罗王苦苦申诉，过了一年多才获得释放。阎王对敏毅说：“你应该返回阳世，但是你的遗体已腐烂了，怎么办呢？”崔某坚持要求还阳。阎王说：“那你就重新托生吧，托生后给你加倍的俸禄。”崔某不愿意，阎王跟他讲不通道理，又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敏毅继续陈述冤情，阎王不得已，只好派人到西天，去求重生药，好几年才把药求来了。把药撒在崔某的白骨上，很快都长出了新肉，只有脚心不生肉，骨头还露着。之后敏毅的家人多次梦见敏毅说：“我已经复活了。”家人于是打开棺材，刚开始有微弱的气息，养了一个多月才活过来。敏毅在阴曹时，查得自己还阳后可做十任刺史，

遂累求凶阕，轻侮鬼神，卒获无恙。其后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厅，相传云，项羽故殿也。敏毅到州，即敕洒扫。视事数日，空中忽闻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毅何人，敢夺吾所居！”敏毅徐云：“鄙哉项羽！生不能与汉高祖西向争天下，死乃与崔敏毅竞一败屋乎！且王死乌江，头行万里，纵有余灵，何足畏也。”乃帖然无声，其厅遂安。后为华州刺史。华岳祠傍，有人初夜，闻庙中喧呼。及视庭燎甚盛。兵数百人陈列，受敕云：“当与三郎迎妇。”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飘风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无所见。出《广异记》。

张 安

玄宗时，诏所在功臣、烈士、贞女、孝妇，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张安者，性落拓不羁。有时独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则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终不愧耻。时或冠带洁净，怀刺谒官吏，自称浮生子。后忽无疾而终，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谒州牧，求立祠庙。言词慷慨，不异生存。时李玄为牧，气直不信妖妄。及累闻左右启白，遂朝服而坐，召问之，其魂随召而至。玄问曰：“尔已死，何能复化如人？言词朗然，求见于余，得何道致此？必须先言，余即与尔议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灵，无以尚之。物之妖怪，虽窃有灵，则云与泥矣。夫人禀天地和会之气，

于是多次寻求凶险的地方任职，轻视侮辱鬼神，始终没有出过什么灾

祸。后来出任徐州刺史。过去的刺史们都不敢住进刺史官邸的正厅，传说那是项羽原来的宫殿。敏穀到徐州后，就命令打扫正厅，他办公数日，一天忽然听见空中有人大喊：“我是西楚霸王，崔敏穀是什么人，敢来强占我的住处？”敏穀缓缓地说：“项羽呀，你可真卑劣极了。你活着时跟刘邦争不了天下，死了却跟我争一所破屋子吗？何况你自刎乌江而死，头却行到万里以外。纵然有点余魂儿，有什么威力能吓住我？”空中果然再没有声音，这个正厅从此也安宁了。后来，崔某又当了华州刺史。在华岳祠旁，有人在入夜时分，听到庙中传来喧哗的人声。等向里一看，祠中灯火通明。有几百名士兵正在列队，听命说：“去给三郎迎娶新娘。”又说：“崔使君在州中，你们千万不可乱施风雨惊动了他。”士兵们都说：“不敢。”那些人一出庙门，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出自《广异记》。

张 安

唐玄宗时，皇帝下诏书，命全国各地为功臣、烈士、贞女、孝妇立祠祭祀。江州有个叫张安的人，性情放荡不羁。有时喝醉了酒，就在街上放声高歌，有人嘲笑他，张安更加变本加厉，甚至手舞足蹈起来，毫不羞耻。有时又衣冠楚楚，带着自己的名帖去见官吏，自称“浮生子”。后来张安忽然无病而终，家人们只好将他安葬了。每到夜晚，张安的魂就去拜见州牧，要求也为自己立祠庙供奉。他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和活着时一模一样。当时李玄做江州牧，为人正直，从不相信妖怪神灵。后来他屡次听人们说起张安显灵要求立祠的事，就穿着官服坐在州衙大堂上，把张安的魂传来相问，张安的魂听召来到堂上。李玄就问道：“你已经死了，怎么能又化为人形呢？而且言辞洪亮，要拜见我，你是得了什么道才到达这地步的？必须先讲清楚这些事，我就和你谈立祠的事。”张安的魂说：“凡属人类的灵魂，无法超越。而物之为妖为怪，虽然也可以有灵性，但与人比是云泥之别。人秉承了天地会合的钟灵之气，

方能成形。故人面负五岳四渎之相，头象天之圆，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万事，自有勇可以敌百恶，又那无死后之灵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为生；死之日，不以死为死。其生也既异于众，其死也

亦异于众生。于今日闻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则后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妇人女子也。幸详而念之。设若庙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贵于生，又足以见人间贪生恶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贞妇之祠者，示劝戒，欲后人仿效之。苟立祠于尔，不知以何使后人仿效耶？”魂曰：“浮生子无功无孝无贞可纪也。使君殊不知达人之道，高尚于功烈孝贞也。”州牧无以屈，命私立祠焉。出《潇湘录》。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台村。应举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状若王者，裘马仆从甚盛。见嘉福有喜状，因问何适。嘉福云：“应举之都。”人云：“吾亦东行，喜君相逐。”嘉福问其姓，云：“姓白。”嘉福窃思朝廷无白氏贵人，心颇疑之。经一日，人谓嘉福：“君驴弱，不能偕行，乃以后乘见载。”

数日，至华岳庙，谓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须入庙鞠问。君命相与我有旧，业已如此，能入庙否？事毕，当俱入都。”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便见翠幙云黯，陈设甚备。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床坐嘉福。

他们的魂才能成形。所以人的脸上就带着江河山岳的形象，头象征着天的圆，脚象征着地的方。人有可以处理万事的智慧，有可以战胜万恶的勇气。人死后怎么能没有灵魂呢？况且我‘浮生子’活着的时候，并不认为我是活人；死了时，也不认为就是真死了。我活着时就与众不同，死了也和别人不同。现在我听说使君您贤明通达，又逢皇上的恩德，我如果不请求立个祠庙，那岂不让后代笑话我不如那些死了的死者，妇人、女子吗？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愿。如果能给我立祠供食，使我死了比生时还显贵，就足以显示人间贪生怕死的错误了。”李玄说：“皇上为前代的功臣、烈士、孝女、贞妇立祠，是为了劝诫，想让后代人学习效仿。如果我为你立祠，不知让后代人学习你的什么呢？”张安的灵魂说：“我浮生子固然没有什么功德和忠孝贞烈之事可以纪念。可使君难道不知道高洁放达的人，在道德情操上比那

些功烈孝贞的人还要高尚得多吗！”州牧李玄说不过张安，只好偷偷下令为他立了一座祠堂。出自《潇湘录》。

仇嘉福

唐代有个叫仇嘉福的，是京兆富平人，家住簿台村。他到洛阳去赶考，出了京城，遇见一个少年，状貌颇像宫廷里的王公贵族，车马仆从很多。少年看到嘉福很高兴，便问他到哪儿去。嘉福说：“到洛阳赶考。”少年说：“我恰好也要往东去，很乐意和你一起走。”嘉福问他姓什么，回答说：“姓白。”嘉福暗想朝廷里没有姓白的王公贵人，心里颇感疑惑。走了一天，少年对嘉福说：“你的驴子太瘦弱了，不能一起前行，你就坐在我的后车上吧。”

几天后，二人来到华岳庙，少年对嘉福说：“我不是凡间的人。天帝派我巡察天下鬼神，现在我必须要进华岳庙审问案子。你命中注定和我是朋友，已经走到这里了，能不能陪我进庙呢？事情结束后，我们再一同去洛阳。”嘉福不得已，随少年进了庙门。只见庙堂翠色帐幔低垂，各种陈设都很齐全。面前有床，那少年当案而坐，让嘉福坐在旁边竹倚床上。

寻有教呼岳神，神至俯伏。贵人呼责数四，因命左右曳出。遍召关中诸神，点名阅视。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阶语。请嘉福宜小远，无预此议。嘉福出堂后幕中，闻幕外有痛楚声，扶幕，见己妇悬头在庭树上。审其必死，心色俱坏。须臾，贵人召还，见嘉福色恶，问其故，具以实对。再命审视，还答不谬，贵人惊云：“君妇若我妇也，宁得不料理之！”遂传教召岳神，神至，问：“何以取簿台村仇嘉福妇，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后代对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见书状送。”贵人令持案来，敕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当持出，已自白帝。顾谓岳神：“可即放还。”亦谓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还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当以骏马相借。君后见思，可于净室焚香，我当必至。”言讫辞去。既出门，神仆策马亦至，嘉福上马，便至其家。家人仓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妇面衣候气。顷之遂活，举家欢庆。村里长老，壶酒相贺，

数日不已。其后四五日，本身骑驴，与奴同还，家人不之辨也。内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还即其魂也。

后岁余，嘉福又应举之都。至华岳祠下，遇邓州崔司法妻暴亡，哭声哀甚。惻然悯之，躬往诣崔，令其辍哭，许为料理，崔甚忻悦。嘉福焚香净室，心念贵人，有顷遂至。

接着少年让人传呼华岳神，华岳神来到，跪伏在下。少年对他斥责再三，便命侍从将他拖了出去。少年又传唤关中所有的神都来，点名查看。最后点到昆明池神时，叫该神上台阶问话，并让嘉福暂时回避一下，不要参与他们的谈话。嘉福走出正堂，到堂后的帐幕下，听到帐幕外有痛叫呻吟声，掀幕一看，看见自己的妻子被吊在庭院的树上。嘉福审度妻子一定死了，心情和脸色都十分糟糕。过了一会儿，少年召他回去，见他脸色很坏，问他原因，嘉福实话实说。少年让他再好好看看那吊着的女人，嘉福又看了看说不会有错。少年吃惊地说：“你的妻子就如同我的妻子，我岂能不处理一下！”于是立刻又把华岳神传来，华岳神到后，少年问：“为什么把簿台村仇嘉福的妻子抓来，导致她被毒打？”华岳神开始说不知道。有个穿绿衣的人，自称是判官，从华岳神身后代答：“这个女子的案子是天曹下令办的。现在天曹有书信来，让呈送案状。”少年命令把案卷拿来，附信一封让左右把案卷封起来，到天帝那里，把信取出，已向天帝做了说明。回头对华岳神说：“立刻把这女子放掉吧！”转身又对嘉福说：“本想到洛阳去，现在不可能了，赶快回富平吧。”边说边屈指算回程所需的日子，说：“你四天才可能到家，怕来不及了，我借你一匹快马。以后你若想念我，可以在一个洁净的房间焚香，我一定能来。”说罢辞别嘉福而去。嘉福出门后，见神仆已备好骏马，嘉福上马，片刻就到了家门口。只见家里人正忙碌悲泣，嘉福直奔屋内，揭开蒙在妻子脸上的尸布等她喘气，不一会她就活过来了。全家欢喜庆祝。村里长老，也提酒前来祝贺，一连好几天尚未结束。过了四五天，嘉福的躯体骑着驴，和仆人一起回来了，家里人惊奇难以分辨。从屋里出来的和从外进去的两个嘉福遇在了一起，立刻就合成了一个。这才知道先回来的原来是嘉福的魂灵。

一年多后，仇嘉福又到洛阳赶考。走到华岳祠下时，遇到邓州崔

司法的妻子突然死了，哭声十分哀伤。嘉福心生怜悯，亲自去见崔司法，让他们停止哭泣，答应帮着想办法，崔司法喜出望外。嘉福在一间净室焚香，心念少年贵人，果然很快就来到面前。

欢叙毕，问其故，“此是岳神所为，诚可留也。为君致二百千，先求钱，然后下手。”因书九符，云：“先烧三符，若不愈，更烧六符，当还矣。”言讫飞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违。始烧三符，日晚未愈。又烧其余，须臾遂活。崔问其妻：“初入店时，忽见云母车在阶下，健卒数百人，各持兵器，罗列左右。传言王使相迎，仓卒随去。王见喜，方欲结欢，忽有三人来云：‘太乙神问何以夺生人妻？’神惶惧，持簿书云：‘天配为己妻，非横取之。’然不肯遣。须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徒众骇散，独神立树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还。”嘉福自尔方知贵人是太乙神也。尔后累思必至，为嘉福回换五六政官，大获其力也。出《广异记》。

食羊人

开元末，有人好食羊头者。常晨出，有怪在门焉，羊头人身，衣冠甚伟。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属在羊。吾以汝好食羊头，故来求汝。辍食则已，若不尔，吾将杀之。”其人大惧，遂不复食。出《纪闻》。

二人欢聚，叙罢别情，嘉福问崔妻是怎么回事。少年说：“这事是华岳神干的，他的确想留住她。崔司法应先给二百千钱。你先要钱，然后再想别的办法。”说着少年便画了九张符交给嘉福，说：“先烧三张，如果不能复活，就再烧六张，那时一定能复活了。”说罢少年就腾空而去。嘉福就把符交给崔司法把神的话告诉了他。崔司法不敢违抗，就先烧了三张符，但到天黑也没见效。接着又烧了其余六张，一会儿果然妻子复活了。崔司法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刚入店时，忽然看见空中有云母车降在阶前，还有几百名强健的兵士，各持兵器，站在车的周围。有人传说大王让他们来迎接我，我匆忙跟随而去。大王看见我非常高兴，刚要和我交欢，忽然云中来了三个人，质问天王说：‘太乙神问你为什么夺世间人的妻子？’天王很害怕，拿出一张文书说：‘这个女人是上天配给我的，不是我夺来的。’看样子是

不打算让我回人间。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五六个大神，手里拿着金棒，来到大王庭院中，大王的侍从吓得纷纷逃散，只剩天王站在树下，恳求饶命。天王才让我又回到人间。”这时仇嘉福才知道那位少年贵人原来就是太乙神。后来，嘉福只要一思念他，他一定会到来，他为嘉福调换了五六任政官，嘉福得到少年很大的帮助。出自《广异记》。

食羊人

开元末年，有一个人喜好吃羊头。有一次他刚早晨一出门，有个怪物站在门口，羊头人身，穿戴着衣帽，显得十分高大。怪物对这个人说：“我是分管未时的神，未时属羊。我因为你好吃羊头，所以专门来求你。今后你别再吃羊头也就罢了，如果不改，我就宰了你。”这人吓坏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吃羊了。出自《纪闻》。

王 峻

王峻气充雄壮，有龙虎之状，募义激励，有古人之风。馭下整肃，人吏畏而义之。峻卒后，信安王祗，于幽州讨奚告捷，奏称，军士咸见峻领兵为前军讨贼。户部郎中杨伯成上疏，请为峻坟增封域，降使享祭，优其子孙。玄宗从之。出《谭宾录》。

王 峻

王峻精神饱满，雄伟强壮，生得气度如龙似虎，招募义士加以激励，颇有古代大将风度。他对待部下也严格有条理，部下对他十分敬畏，也钦佩他的仗义。王峻死后，信安王祗在幽州讨伐奚人，取得胜利，在给朝廷的奏章上说，军士们都看见已去世的王峻领兵在先锋攻击叛贼。户部郎中杨伯成上疏，请求为王峻扩充坟地的范围，派官员祭祀，并优抚他的后代。唐玄宗接受了这些奏请并一一照办。出自《谭宾录》。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卫庭训 韦秀庄 华岳神女 王恂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开元中，授华州参军。暴亡，其魂神若在长衢路中，夹道多槐树。见数吏拥彗，恂问之，答曰：“五道将军常于此息马。”恂方悟死耳，嗟叹而行。忽有黄衣吏数人，执符，言天曹追，遂驱迫至一处。门阙甚崇，似上东门，又有一门，似尚书省门。门卫极众，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须别通，且伺务隙耳。”恂拱立候之。须臾，见街中人惊矍辟易。俄见东来数百骑，戈矛前驱。恂匿身墙门以窥。渐近，见一老姥，拥大盖，策四马，从骑甚众。恂细视之，乃其亲叔母薛氏也。恂遂趋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驻马问恂：“是何人？都不省记。”恂即称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来此？”恂以实对。姥曰：“子侄中惟尔福最隆，来当误尔。且吾近充职务，苦驱驰，汝就府相见也。”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开元年间，授官为华州参军。突然死去，死后觉得自己的魂魄仿佛走在一条漫长的街道上，路两旁多是槐树。看见几个卒吏手持扫帚扫门迎客，皇甫恂上前询问，回答说：“五道将军常在这里下马歇息。”皇甫恂才明白自己死了，感叹着走开了。忽然有几个穿黄衣的卒吏，手执符牌，说天曹在追他，就驱赶他赶到了一个地方，这里门阙非常雄伟，好像是世间皇城的上东门。又有一个门，好像是尚书省的门。门卫众多，刚要带他进去，一个卒吏说：“大人正在办紧要公事，必须另外的时间再通报，你暂且等候大人办公的空隙吧。”皇甫恂拱手而立等着。一会儿，只见街上的人突然惊慌地到处躲避。很快又看见从东来了几百个骑马的人，手执戈矛在前开路，皇甫恂躲在门旁偷看。渐渐走近，只见一个老妇人坐在有

伞盖的四马车上，随从骑兵很多。他仔细一看，那老妇人竟是已经去世的婢娘薛氏。皇甫恂赶快跑出去跪伏在地，并报出自己的姓名。老妇人停下马来问：“你是什么人？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皇甫恂就说出自己的小名，老妇人一听笑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皇甫恂照实说了。老妇人说：“我的子侄中你的福气是最大的，你来肯定是他们弄错了。可是我最近当了官，苦于为公务奔走效劳，现在还有急事，你到我府上来相见吧。”

言毕遂过。逡巡，判官务隙命入。见一衣冠，昂然与之承迎，恂哀祈之。谓恂曰：“足下阳中有功德否？”恂对曰：“有之。”俯而笑曰：“此非妄语之所。”顾左右曰：“唤阍，古瓦反。割家来。”恂甚惶惧。忽闻疾报声，王有使者来，判官遽趋出，拜受命。恂窥之，见一阍人传命毕，方去。判官拜送门外，却入，谓恂：“向来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来，所司误耳。足下自见大使，便可归也。”

数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拥门，恂被命入。仰视，乃见叔母据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卫森然。旁有一僧趺宝座，二童子侍侧，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亲族，诲恂以仁义之道，陈报应之事。乃曰：“儿岂不闻地狱乎？此则其所也，须一观之。”叔母顾白僧：“愿导引此儿。”僧遂整衣，而命恂：“从我。”恂随后行。比一二里，遥望黑风，自上属下，烟涨不见其际。中有黑城，飞焰赫然。渐近其城，其黑气即自去和尚丈余而开。至城，门即自启。其始入也，见左右罪人，初剥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转其间，莫究其数，楚毒之声动地。恂震怖不安，求还。又北望一门，炽然炎火，和尚指曰：“此无间门也。”言讫欲归，忽闻火中一人呼恂。恂视之，见一僧坐铁床，头上有铁钉钉其脑，流血至地。细视之，是恂门徒僧胡辨也。惊问之，僧曰：“生平与人及公饮酒食肉，今日之事，

说完就走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判官办公务有了时间，就命皇甫恂上殿。皇甫恂看见殿上一个穿官服的人，扬着头迎过来，皇甫恂苦苦向他祈求。判官对皇甫恂说：“你在阳世积有什么功德吗？”皇甫恂说：“有功德。”判官俯首笑道：“这可不是容你胡说八道的地方。”说着就命令左右：“叫阍割家来。”皇甫恂非常恐惧。忽然听见外面有人

报告，大王有使者来了，判官赶快下殿去，跪拜听命。皇甫恂偷眼看，见一个太监模样的人向判官传达了命令，就走了。判官把使者恭送到门外，回来对皇甫恂说：“刚才使者传来大王的命令，说你不该到这里来，是主管官弄错了。你自己去见见大王，就可以还阳了。”

几个卒吏领着皇甫恂离开，向西走了三四里，来到一个府邸前，门外旌旗飘扬，皇甫恂被传令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婢母正端坐在大殿上。婢母命他上殿坐下，皇甫恂俯伏而坐，羽林卫士森然而立。婢母的旁边还有一个和尚盘坐在宝座上，两个童子站在两旁，皇甫恂也向和尚拜了一下。婢母才对皇甫恂说起远近亲戚们，教导他行仁义之道，陈说报应之事，并说：“孩子难道没听说过地狱吗？这里就是地狱啊。你来了就看一下吧。”说着看了看那个和尚说：“你就带他去吧。”和尚整了整衣裳，对皇甫恂说：“跟我走。”皇甫恂跟随和尚走出大殿，走了近一二里地时，远远看见一股黑风，自上而下，烟气弥漫不见边际。烟气中有一座黑城，城里烈火冲天。渐渐走近那城，那黑烟就在离和尚一丈多远处分开了。走到城前，城门也自动打开。进城后，只见两旁都是受刑的罪犯，刚刚被剥皮吸血，断肢碎肉，罪犯号叫喊冤之声，充斥其间，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拷打之声惊天动地。皇甫恂恐惧万分，请求快点回去。他们又向北望见一座门，只见门内烈焰万丈。和尚说：“这里叫无间门。”说罢正打算回去，忽然听见烈火中有一人喊皇甫恂的名字。一看，见一个和尚坐在铁床上，脑袋上钉着大铁钉，血流如注。皇甫恂仔细辨认，原来是自己的一个门徒僧胡辨。皇甫恂惊讶地问他怎么到了这个地步，胡辨说：“因为我平时爱和你们喝酒吃肉，才有今天的事，

自悔何阶。君今随和尚，必当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写《金光明经》一部，及于都市为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诺之。遂回至殿，具言悉见。叔母曰：“努力为善，自不至是。”又曰：“儿要知官爵否？”恂曰：“愿知之。”俄有黄衣抱案来，敕于庑下发视之。见京官至多。又一节，言太府卿贬绵州刺史，其后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归，再拜而出。出门后，问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

相与西行十余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啖，骂恂曰：“我待尔久

矣！何为割我一脚？”恂实不省，且问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县县尉厅上，夸能割羊脚。其时无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将去，我自此而毙。吾由尔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词以谢，托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同解纷。羊当路立，恂不得去。乃谢曰：“与尔造功德可乎？”羊曰：“速为我写《金刚经》。”许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须得同幸惠，各乞一卷。”并许之。更行里余，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寻此径。更一二里，有一卖浆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则到家矣。”遂别去。

恂独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瓮，不见人。恂窃取浆饮，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趁，骂云：“盗饮我浆。”恂大惧却走，翁甚疾来。恂反顾，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殛

自己后悔也没有办法了。你现在跟随和尚，一定会多福，希望能救我。”皇甫恂问：“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胡辨说：“你为我抄一部《金光明经》，再为我在城里造一个石幢，我才可以投胎做一个畜生。”皇甫恂难过地答应下来。于是回到大殿，皇甫恂把刚才的所见所闻都说了。婢母说：“只要你努力做好事，是不会到这个地步的。”又说：“侄儿想知道自己的阳间官运吗？”皇甫恂说：“想知道。”不一会儿就有一个穿黄衣的卒吏抱着一堆案簿走来，婢母命他在廊庑下翻看。皇甫恂见簿册里京官非常多，又一页，上面写着“府卿贬绵州刺史。”后面的字遮盖起来了。卒吏说：“以后的事你不该知道。”就派了两个小吏送皇甫恂回阳世，皇甫恂再拜后出门。出门后，问二位卒吏的姓氏，一个姓焦，一个姓王。

三人往西走了十多里，有一只三条腿的羊，堵住去路狂叫，骂皇甫恂道：“我等你多时了！为什么割了我一只蹄子？”皇甫恂实在记不起来了，就问羊是怎么回事，羊说：“你某年某日，在某县县尉大厅上，夸口说你能割羊蹄。当时没有杀好的羊，县尉就打屠户，屠户只好割了我一只蹄子送给你，我因此就死掉了。我因为你才死的。”皇甫恂才想起来，赶紧好言向羊赔罪，推脱说都是屠户做的。焦、王两个小吏也上来劝解纠纷，可是那只羊仍然挡着路站着，皇甫恂不能通过。就道歉说：“我为你造些功德行不行？”羊说：“快为我写一部《金刚经》吧。”皇甫恂答应后，羊才高兴地走开了。两个小吏又说，“我

俩有幸送你一路，也应得到同样的好处，我们也各求一卷。”皇甫恂一并答应了。又走了一里多路，两个小吏说：“我们只能送到这里，你自己沿着这路继续走吧。再走一二里地，有一个卖浆的小店，店旁有条斜路，走百步就是你家了。”两个小吏便告辞而去。

皇甫恂自己往前走，又累又渴。果然到了一个小店，店里有一个水瓮，看不见人，皇甫恂就偷偷取水浆来喝。忽然有一个老头愤怒大喊，拿着刀向皇甫恂逼过来，骂道：“竟然敢偷喝我的浆。”皇甫恂特别恐惧转身就逃，老头在后面紧追而来。皇甫恂回头看，忽然陷进一个坑里，一惊之下就复活了。而那时他已收殓

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觉有变，发视之，绵绵有气。久而能言，令急写三卷《金刚经》。其夜忽闻敲门声，时有风欬欬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举家闻之。更月余，胡辨师自京来，恂异之，而不复与饮。其僧甚恨，恂于静处，略为说冥中见师如此，师辄不为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顶疮，宿昔溃烂，困笃。僧曰：“恂言其神乎？”数日而卒。恂因为市中造石幢。幢工始毕，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一白色。自诣幢，环绕数日，疲困而卒。今幢见存焉。恂后果为太府卿，贬绵州刺史而卒。出《通幽记》。

卫庭训

卫庭训，河南人，累举不第。天宝初，乃以琴酒为事，凡饮皆敬酬之。恒游东市，遇友人饮于酒肆。一日，偶值一举人，相得甚欢，乃邀与之饮。庭训复酬，此人昏然而醉。庭训曰：“君未饮，何醉也？”曰：“吾非人，乃华原梓桐神也。昨日从酒肆过，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访君，适醉者亦感君之志。今当归庙，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访也。”言讫而去。

后旬日，乃访之。至庙，神已令二使迎庭训入庙。庭训欲拜，神曰：“某年少，请为弟。”神遂拜庭训为兄，为设酒食歌舞，既夕而归。来日复诣，告之以贫。神顾谓左右：“看华原县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来。”鬼遍索之，

在棺材里，死了已经五六天了。不久他的妻子发觉有些异常，揭开棺

材看，发现皇甫恂有微弱的气息。过了好久终于会说话了，急忙令人快写三卷《金刚经》。这天夜里忽然听到有敲门声，当时有阵阵风吹进屋来。空中有人大声说：“焦某王某，蒙受你的功德，今天要升天了！”全家都听到了这话。一个多月后，胡辨和尚从京城来了，皇甫恂很奇怪，但不再同他喝酒。和尚很生气，皇甫恂就把他拉到僻静之地，简单对他说了在阴间看见他受刑的事，和尚根本不信。不久和尚去了信州，突然头顶生了疮，一夜之间就烂透了，痛苦不堪。胡僧说：“皇甫恂说的真就这么神吗？”过了几天就死了。皇甫恂便为他在城里造了一座石幢。石幢刚完工，那天城里有个猪生了六只猪崽，其中一只是白色的。这个白猪竟独自跑到那根石幢前，围着石幢转了好几天，疲惫而累死了。这个石幢现在还立在城中。皇甫恂后来果然做了太府卿，贬为绵州刺史，死在了任上。出自《通幽记》。

卫庭训

卫庭训，河南人，多次科举都没考中。天宝初年，就日日弹琴饮酒，凡饮酒都和朋友们互相敬酬。他经常到东市游逛，遇见朋友就到酒肆共饮。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位举人，谈得很投机，就约他一同喝酒。庭训要回敬举人时，举人却已经昏沉沉地醉了。庭训说：“你还没喝，怎么就醉了？”举人说：“我不是凡人，是华原县的梓桐神。昨天从酒肆经过，已被你的酒灌醉了。所以今天拜访你，正表明醉的人也感念你的志趣。现在我该回庙去了。以后你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尽管找我。”说完就离开了。

过了十几天，庭训就到庙里去看他。到庙前，梓桐神已派了两个人迎接。进庙后，庭训想行礼，梓桐神说：“我比你小，做你的弟弟吧。”神于是拜庭训为兄，摆下酒食歌舞，庭训到天黑才回去。后来有一天，庭训又去见梓桐神，告诉自己很穷。神回头对左右说：“看看华原县里有没有命衰的富人，可以把他的魂拘来。”鬼到处搜索，其县令妻韦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韦氏忽心痛殆绝。神谓庭训曰：“可往，得二百千与疗。”庭训乃归主人，自署云：“解医心痛。”令召之。庭训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许之。庭训投药，即愈如

故。儿女忻忭，令亦喜，奉钱留宴饮。自尔无日不醉，主人谕之曰：“君当隐贫窶，何苦使用不节乎？”庭训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贫也！”主人以告令，令召问之，具以实告。令怒，逐庭训而焚梓桐神庙。

庭训夜宿村店，忽见梓桐神来曰：“非兄之过，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锦江立庙，极盛于此，可诣彼也。”言讫不见。庭训又往濯锦江，果见新庙。神见梦于乡人，可请卫秀才为庙祝。明日，乡人请留之。岁暮，神谓庭训曰：“吾将至天曹，为兄问禄寿。”去数日归，谓庭训曰：“兄来岁合成名，官至泾阳主簿。秩不满，有人迎充判官。”于是神置酒饯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释褐授泾阳县主簿。在任二载，分务闲暇，独立厅事，有一黄衫吏，持书而入，拜曰：“天曹奉命为判官。”遂卒于是夕。出《集异记》。

韦秀庄

开元中，滑州刺史韦秀庄，暇日来城楼望黄河。楼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紫衣朱冠。通名参谒，秀庄知非人类，问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问何来，答云：“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许。克后五日，大战于河湄，

发现县令的妻子韦氏，命运已衰，就把她的魂收了来，并把她的心堵住。韦氏忽然感到心痛得要死。神对庭训说：“你可以去那里，得到二百千钱才治她的病。”庭训就回到房主人那里，自己题字道：“我能治心痛病。”县令就将庭训召去。庭训听从神的教导，要二百千钱，县令同意了。庭训给了她药，韦氏果然立刻就好了。儿女们很欢喜，县令也十分高兴，送了钱后又留下庭训宴饮。从此以后天天狂饮无度。房主人告诫他说：“你应该还伪装穷困，何苦这样不节制呢？”庭训说：“有梓桐神在，我怕什么穷啊！”房主人把这话告诉了县令，县令把庭训叫来问，庭训把实情全说了。县令大怒，赶走了庭训，放火烧了梓桐神庙。

庭训夜里投宿在一个乡村小店，忽然看见梓桐神来了，对他说：“这事不是兄长的错，是我命中该遭此祸。现在我要去濯锦江立

庙，在这里极盛一时，可以到那里了。”说完就不见了。庭训又赶到濯锦江，果然看见了一座新庙。梓桐神又给人们托梦，说可以请卫秀才来当庙祝。第二天，人们都来请庭训留下当了庙祝。年末时，神对庭训说：“我要到天庭去，查看一下你的官运和寿数。”几天后神就回来了，说：“你明年能考中成名，官能做到泾阳主簿。此任不到期时，会有人迎你做判官。”于是梓桐神备酒为庭训饯行。庭训到京，第二年果然考中，脱去平民衣服被授予泾阳县主簿。在任上干了两年，有一天公务不忙，他独自站在官署厅里，突然有一个黄衣吏卒，拿着书信进来，叩拜说：“天曹派你去当判官。”卫庭训就在这天晚上去世了。出自《集异记》。

韦秀庄

唐朝开元年间，滑州刺史韦秀庄，闲暇时来到城楼上远望黄河。在楼中忽然看见一个人，只有三尺多高，身穿紫衣头戴红帽。这个人自报姓名向他参拜，韦秀庄知道他不是人类，就问他是什么神。他回答说：“是城隍之主。”又问他为何而来，他回答说：“黄河之神，打算摧毁这座城，为了端正黄河的河道，我坚决不允许。五天之后，我与他将在黄河边有一场大战，

恐力不禁，故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图之。”秀庄许诺，神乃不见。至其日，秀庄帅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命弓弩乱射白气。气形渐小，至灭，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出《广异记》。

华岳神女

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须臾，公主车声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寝，不敢出。公主于户前澡浴，令索房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见某，群婢大

骂。公主令呼出，熟视之曰：“此书生颇开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毕召之，言甚会意。使侍婢洗濯，舒以丽服。乃施绛帐，铺锦茵，及他寝玩之具，极世奢侈，为礼之好。

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宅在怀远里，内外奴婢数百人，荣华盛贵，当时莫比。家人呼某为驸马，出入器服车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诣宅起居，送钱亿贯，他物称是。某家因资，郁为荣贵。如是七岁，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为之娶妇，某甚愕，怪有此语。主云：“我本非人，

我担心打不过，所以特来向你求援。如果能支援我两千人，手持弓箭，观察时机适时相助，我就一定能打胜。这个城是你所管，请你考虑。”韦秀庄答应了，神就不见了。到了那天，秀庄率领两千名精壮士兵登上城楼。河面上忽然变得一团昏暗，一会儿，冒出一股十多丈高的白气，同时城楼上也射出一股青气，和河上的白气互相缠绕。秀庄命令弓箭手们向白气射出，白气渐渐变小，最后终于消失，只有青气独存。弯曲回旋有如云峰之状，又回到城楼里。起初，黄河的流水已逼近城下，后来才逐渐退回去。一直退到现在离城五六里的地方。出自《广异记》。

华岳神女

近来有位书生赴京赶考，走到关西，住进一个旅店小房里。不久有贵人的仆从数人，进店说：“公主要来这里住。”并用帷幕把旅店和周围几家店房都围了起来。人们开始很惊慌，但无法离开。很快，公主的车声隆隆而至，车上的人都下来了。店中客人只好关上房门休息，不敢出来。公主在书生住的小房门前沐浴，叫婢女搜索房内。婢女说：“不会有人。”不久看见书生，婢女们大骂起来。公主把书生叫出来，仔细看了看说：“这个书生很懂得人意，不应难为他。”公主就让书生到屋里呆着，洗浴后又招来书生，谈话很投机。公主就让婢女领书生去洗浴，并给他换上华贵的衣服。然后在屋里挂上华丽的红帐子，床上铺了锦缎被褥，以及其他睡眠用具，极尽世上奢华之物，为他们的结合之礼准备妥当。

第二天，公主和书生一起回到京城。公主的宅院在怀远里，内外有好几百名仆从婢女，荣华富贵，当时谁也比不上。公主家的人都叫书生为驸马，书生的出入用度、服饰车马，和王公贵族没什么不一样。书生有父母，在以前的老宅。公主派婢女到书生家里去侍候日常起居，并送钱亿贯，其他物品大抵与钱差不多。书生家里因此富裕起来，过起了豪华的生活。这样过了七年，公主生了两男一女。有一天公主忽然说，要为书生另外娶个妻子，书生非常惊讶，很奇怪公主说这样的话。公主说：“我不是凡人，

不合久为君妇，君亦当业有婚媾，知非恩爱之替也。”其后亦更别婚，而往来不绝。婚家以其一往辄数日不还，使人候之。见某恒入废宅，恐为鬼神所魅。他日，饮之致醉，乃命术士书符，施衣服中，及其形体皆遍。某后复适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门惆怅。公主寻出门下，大相责让云：“君素贫士，我相抬举，今为贵人，此亦于君不薄，何故使妇家书符相间，以我不能为杀君也？”某视其身，方知有符，求谢甚至。公主云：“吾亦谅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势不得住。”悉呼儿女，令与父诀，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装，即日出城。某问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华岳第三女也。”言毕诀去，出门不见。出《广异记》。

王 侗

王侗者，少应通事舍人举。开元末，入京。至阙西，息槐树下，闻传诏声。忽见数骑，状如中使，谓侗曰：“为所宣传，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后骑载侗。侗亦不知何人，仓卒随去。久之，至华岳神庙中。使置侗别院，诫云：“慎无私视。便尔入内。”侗独坐，闻棒杖楚痛之声，因前行窃窥。见其妇为所由系颈于树，以棒拷击。侗悲愁伫立，中使出，见惨怛而问其故。侗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迟延，待归之后，即不能救。

不能长久做你的妻子，你也应该有自己的妻室，要知道并不是我对你没有恩爱了。”后来书生又结婚了，但仍和公主来往不断。妻子家因为书生常常一出去就好几天不回家，就派人跟着，只见书生常去一个

破败的宅子，担心书生是被鬼神所迷。有一天，家里人把书生灌醉，叫道士写了符咒，放进他的衣服里，还有身体各处。后来书生到公主那里去，公主让家人挡住，不让进去。书生开始不知原因，靠在门上惆怅叹息。公主不久出门来，狠狠责备书生说：“你不过是一个贫困的书生，由于我的抬举，你现在才过上贵人的日子。我待你也不薄，你为什么让妻子家画符咒来间隔，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书生翻检自己的衣服，才知道身上藏着符，急忙向公主道歉赔罪。公主说：“我也理解你的这番情意，但是符咒已起了作用，我不能再住这里了。”说罢就把儿女们叫来，让他们和父亲诀别，书生痛哭哽咽。公主叫仆人赶快收拾行李，当天就要出城。书生忙问公主家住哪里，求公主把姓名告知。公主说：“我是华岳神的三女儿。”说完告别而去，一出门就不见了。出自《广异记》。

王 恂

王恂，年轻时参加过通事舍人的考试。唐朝开元末年，王恂进京城后，来到阙门西边，在一棵槐树下歇息。听见传达诏书的声音，忽然看到几个骑马的人，样子像是宫中的使者，对王恂说：“奉命传你，你果真做了通事舍人了。”便让王恂骑在后面的马上。王恂也不知他们是什么人，仓促地随他们去了。跑了半天，进了华岳神庙中。使者让王恂呆在另一个院里，告诫他说：“千万不许偷看。方便时再让你进来。”王恂正独自坐着，忽然听到阵阵拷打和哭叫声，便走向前偷看。竟然看见自己的妻子脖子吊在树上，被棍棒拷打。王恂痛苦地站在那里，那使者出来，见王恂惨痛的样子问是什么原因。王恂涕泪俱下，详细说出刚才看见的事。使者说：“本来打算把你留在这里，现在你的妻子已死，按理就不能留你了。若再延误时间，等你回去之后，你的妻子就没救了。

君宜速还开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驿马，送王舍人。俄见一狐来，恂不得已，骑狐而骋。其疾如风，两日至舍。骑狐乃其魂也，恂本身自魂出之后，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恂命开棺，其妻已活，谓恂曰：“何以至耶？”举家欢悦。后旬日，本身方至。外传云：“王郎归！”失音已十余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门迎往，遂

与其魂相合焉。出《广异记》。

你应快回去打开棺材，这里马上放你的妻子回去。”说罢让左右赶快牵马，送王侗回去。转眼看见一只狐狸来到。王侗没办法，只好骑上狐狸奔驰。那狐狸跑起来竟像风一样快，两天就到家了。骑狐狸回家的原来是王侗的魂，而王侗的肉身自魂离开之后，就不能说话了。王侗的魂到家后，家人正在悲哭。王侗立刻令人打开棺材，他的妻子已经活了。妻子对王侗说：“你怎么回来了？”全家分外高兴。过了十天，王侗的肉身才回到家。门外有人说：“王郎回来了！”已经十多天不能说话了。王侗的魂说：“王郎到了。”出门相迎，肉身于是和他的魂合到了一起。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韩光祚 宣州司户 崔 圆 郑仁钧 季广琛

刘可大 奴苍璧 南 缵 王 常

韩光祚

桃林令韩光祚，携家之官，途经华山庙，下车谒之。入庙门，而爱妾暴死。令巫请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请且免，至县当取。”光祚至县，乃召金工，为妾铸金为观世音菩萨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适华山府君，备车骑见迎。出门，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车骑不敢过。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钱一千，图菩萨像。如期又死，有顷乃苏曰：“适又见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车。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钱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钱出县，遇人执猪，将烹之。工愍焉，尽以其钱赎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既苏曰：“已免矣。适又见迎，车骑转盛，二僧守其门，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马，冲其骑，所向颠仆，车骑却走。神传言曰：

韩光祚

桃林县令韩光祚，带着家眷去上任，经过华山庙时，下车拜谒。进入寺庙，他的爱妾突然死去。韩光祚让巫师祈请，巫师说：“华山神三郎看上了你的爱妾，我已请求可暂时免她一死。等你们到了县里，三郎还会来娶她。”光祚到了县里，就召集金匠，为爱妾铸了一尊观世音菩萨金像，没有告诉爱妾。五天后，爱妾又突然死去，半日后才活过来，对他说：“刚才华山府君，派车马来迎我。一出门，就遇见一个金色的僧人挡在路上，车马不敢过去。三郎说：‘暂且留下，三天后再来娶我。’”光祚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再用一千钱画一幅菩萨像。三天后，爱妾果然又死了，过了一会儿醒过来说：“刚才又来迎我，这次是两个僧人在。我还没上车，三郎说：‘不可带走，过三天再

来接我。”光祚又给了金匠一千钱，叫他再造一尊像。金匠带着钱出了县府，遇见有人抓了一只猪，将要烹杀它。金匠怜悯那头猪，把造金像的钱赎了那头猪，金像就没造成。县令的妾又死了，很快苏醒，说：“这回我才彻底免死了。刚才又来接我，这次派的车马更多。但是两个僧人守着门，他们进不来。接着有一头像马那么大的豪猪，扑向车马，横冲直撞，车马转头逃走。神传说：

‘更勿取之。’于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盖信内教。出《纪闻》。

宣州司户

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开元末，宣州司户卒，引见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卫甲仗严肃。司户既入，府君问其生平行事，司户自陈无罪，枉见录。府君曰：“然，当令君去。君颇相识否？”司户曰：“鄙人贱陋，实未识。”府君曰：“吾即晋宣城内史桓彝也，为是神管郡耳。”司户既苏言之。出《纪闻》。

崔 圆

天宝末，崔圆在益州。暮春上巳，与宾客将校数十百人，具舟楫游于江，都人纵观如堵。是日，风色恬和，波流静谧，初宴作乐，宾从肃如。忽闻下流十数里，丝竹竞奏，笑语喧然，风水薄送，如咫尺。须臾渐近，楼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锦绣为帆，金玉饰舟，旄纛盖伞，旌旗戈戟，缤纷照耀。中有朱紫十数人，绮罗妓女凡百许，饮酒奏乐方酣。他舟则列从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严，泝沿中流，良久而过。圆即令访问，随行数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将幸巴剑，蜀中诸望神祇，迁移避驾，幸无深怪。”圆骇愕，因罢会。时朝廷无事，自此先为其备。明岁南狩，圆应卒无阙矣。出《集异记》。

‘再也不来迎我了。’于是车马散去。”韩光祚奇怪怎么会有猪抵抗那些人，金匠向他说明了真相。从此以后，韩光祚更加相信佛教。出自《纪闻》。

宣州司户

吴地风俗怕鬼，每个州县都一定供奉城隍神。开元末年，宣州司户死了，被引领着见城隍神。城隍神住在重门深院之内，宏伟殿堂之中，侍卫仪仗威严整肃。司户进去后，城隍神问他平生做了哪些事，司户自己陈述无罪，很冤枉被收录。城隍神说：“你说得对，应该放你离开。你认识我吗？”司户说：“我浅薄愚陋，实在不认识您。”城隍神说：“我就是晋朝宣城内史桓彝，成为主管全郡的城隍神了。”这些都是司户苏醒以后说的。出自《纪闻》。

崔圆

唐代天宝末年，崔圆在益州任职。暮春上巳节，他与宾客将校数十百人，乘舟船游江，城中百姓看热闹的人很多。这天，风和日丽，江上波平浪静。宴乐初奏时，宾客和仆从都很恭敬整饬。忽然听到江下游十几里处，丝竹齐鸣，笑语欢声，随着水风传来，仿佛近在咫尺。过了不久渐渐靠近，楼船有百余艘，几乎堵塞了江面，浩荡而至。船帆都是锦绣绸缎做的，船体镶金嵌玉。旄纛、伞盖五彩缤纷，旌旗戈戟光彩耀眼。其中一条船上有几十个穿红紫袍的人，还有近百个歌女舞伎，饮酒奏乐欢乐正浓。其他船上则排列着仆从官员武士五六千人，手持兵器，戒备森严，沿江巡察，浩浩荡荡的船队沿江过了很久。崔圆立即下令访问船队，跟随着走了几里，才靠近船队，船上的人说：“皇帝要巡幸四川剑阁，我们这些四川的各路小神仙，必须搬迁回避，希望你们不要责怪。”崔圆听说后大吃一惊，便中止了聚会。此时朝廷平安无事，崔圆从此就预先有所准备了。第二年，皇帝南行幸蜀，崔圆应付突发事变，无所欠缺。出自《集异记》。

郑仁钧

郑仁钧，钦说之子也，博学多闻，有父风。洛阳上东门外有别墅，与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杨国忠之子。时表弟因时疾丧明，眉睫覆目眊眊然。又自发际，当鼻准中分，至于颌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热如火而色赤。姑与弟皆哀怜之，不知其何疾

也。

时洛中有郑生者，号为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经洛阳，知郑生有术，乃召与俱行。及使回，入洛阳。郑生在后，至上东门道，素知仁钧庄居在路旁，乃诣之。未入里门，而郑生遽称死罪，或言合死，词色惶惧。仁钧问之，郑生无他言，唯云合死。仁钧固诘之，郑生曰：“某才过此，不幸饥渴，知吾宗在此，遂为不速之客。岂知殊不合来，此是合死于今日也。”仁钧曰：“吾与姑及弟在，更无异人，何畏惮如此？”郑生股栗愈惧。仁钧初以无目表弟，不之比数，忽念疾状冷热之异，安知郑生不属意于此乎？乃具语表弟之状。郑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谒之亦死，不谒亦死，礼须谒也。”遂书刺曰：“地府法曹吏郑某再拜谒。”时仁钧弟与表弟，堂上掷钱为戏。仁钧即于门屏呼引郑生，读其刺通之。郑生趋入，再拜谢罪而出。表弟再顾，长睫飒然，如有怒者。仁钧为谢曰：“彼不知弟在此，故来。愿贳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为兄恕之。”复诘之再三，终不复言。

郑仁钧

郑仁钧是郑钦说的儿子，博学多闻，有父亲的风采。他在洛阳上东门外有座别墅，和弟弟以及姑姑的儿子表弟住在一起。表弟还有个妹妹，嫁给了杨国忠的儿子。当时表弟因患季节性流行病失明，长得很长很密的眉毛睫毛盖住了双眼。并且从额头发际，一直到鼻梁中分，到下巴颏，他的左半面脸冷得像冰而面色惨白，右半面脸却热得像火而颜色通红。姑姑和弟弟都十分同情他，不知他得的什么病。

当时洛阳有个郑生，号称是占卜祝祷的人。此前御史大夫崔琳，奉命到河朔出使，经过洛阳，知道郑生有占卜之术，让郑生和他一起前行。等出使返回，崔琳先进了洛阳。郑生在他的后面，走到上东门道，早知道仁钧的别墅在路旁，就去拜访他。还没进里门，郑生就连说自己犯了死罪，今天非死不可，言词和神态十分恐惧的样子。郑仁钧问他怎么了，郑生不说别的，只不断地说自己该死。仁钧坚持追问他，郑生才说：“我刚才经过这里，不幸又渴又饿，知道您在这里，

未经邀请就来了。哪里知道我不该来，这是我应该死在今天啊。”仁钧说：“这里只有我和姑姑及弟弟在，再没有其他人，你怎么怕成这样？”郑生吓得两腿不住地抖。仁钧起初没有把失明的表弟算在数内，忽然想起表弟冷热不均的奇怪病状，怎么知道郑生不是在意这个呢？于是就把表弟奇怪的症状告诉了郑生。郑生听后说：“他是天曹判官，而我是阴曹地府的一名小吏。今天我是偶然来到这里，并不是我有意冒犯。然而现在我见他也是死，不见他也是死，按礼数我还是拜见他吧。”于是写了个求见的名帖说：“地府法曹吏郑某再拜谒。”当时仁钧的弟弟和表弟正在屋里玩扔钱的游戏。仁钧就在门口屏风处招呼引见郑生，念着郑生的名帖通报给表弟。郑生快步进屋，不断叩拜告罪后退出。表弟再次回头，长睫毛随风飘动，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仁钧为郑生求情说：“郑生不知道表弟在这里，所以才来，希望你能宽恕他，可以吗？”过了很久表弟大声说：“为了表哥就原谅他吧。”仁钧又再三追问，表弟始终不再说什么。

姑闻之，召于屏内，诱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终不肯述其由。

后数年，忽谓母曰：“促理行装，此地当有兵至，两京皆乱离。且擎我入城，投杨氏姊，丐三二百千，旬日便谋东归江淮避乱也。此时杨氏百口，皆当诛灭，唯姊与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异之，乃入京，馆于杨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于女。其姊素知弟有郑生之言，及见其状貌，益异之，密白其夫，以启其父。国忠怒曰：“姻亲须钱，何不以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终无一钱与之。其女告母曰：“尽箱篋所有，庶可得办，何以强吾舅？”时母子止杨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无过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万，与母去。临别，表弟谓其姊曰：“别与我一短褐之袍。”其姊以紫绫加絮为短褐，与之而别。

明年，禄山叛。驾至马嵬，军士尽灭杨氏，无少长皆死。其姊闻乱，窜于旅舍后，潜匿草中得脱。及兵去之后，出于路隅，见杨氏一家，枕籍而死。于乱尸中，得乳儿青衣，已失一臂，犹能言。姊问：“我儿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覆之。其姊遽往视之，则其儿尚寐，于是乃抱之东走。姊初走之次，忽顾见一老姬继踵而来，曰：“杨新妇缓行，我欲汝偕隐。”姊问为谁，曰：“昔日门下卖

履姬也。”兵散后能出及得儿者，皆此老姬导引保护，全于草莽。是无目表弟，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灭族之家，独漏此二人哉！出《戎幕闲谈》。

仁钧的姑姑听说了这事，把表弟召到屏风内，以母子之情劝说开导他，希望感动他能说出真情，但表弟仍是不肯说明原因。

过了几年，表弟忽然对他母亲说：“赶快收拾行装，这个地方很快要打仗，两京都要大乱。你带着我进城，去投奔杨氏姐姐，向她家要二三百千钱，十天后咱们再谋划东走江淮去避乱。到那时杨国忠全家一百多口人，都应被杀死，只有姐姐和外甥幸免于难。”母亲平常已知道表弟不同凡人，就带他进了京，客居在杨国忠家。母亲把表弟的话告诉了女儿，这位姐姐早就听说弟弟被郑生称为判官的话，等到看见弟弟的状貌，更加把他看成异人，偷偷把这些事告诉丈夫，让丈夫跟他父亲杨国忠汇报。杨国忠一听大怒，说：“亲戚要钱，为什么不直言相告，拿这些妖言能吓住我吗？”结果一个钱也没给他。女儿对母亲说：“我把箱子里的钱物全都拿出来，差不多可以凑齐，何必勉强我公公呢？”这时他们在杨家已住了四五天，表弟催促道：“不能超过十天。”姐姐凑了二三十万钱，表弟和母亲离开了杨家。临别，表弟对他姐姐说：“给我做一件短袍子。”他姐姐就用紫缎加絮做了件短袍，交给了他，他就告别了。

第二年，安禄山反叛。圣驾行至马嵬坡，军士杀了杨国忠全家，老的少的都死了。表弟的姐姐听见混乱，急忙逃到旅舍后面，藏在草丛中得以逃脱。叛军退走后，姐姐从路边出来，看到杨国忠一家，纵横而死。在乱尸里，发现了杨家的一个小奴婢，已被砍掉了一只胳膊，还能说话，姐姐问：“我的儿子还活着吗？”那奴婢说：“在主人的榻上，事先用紫缎短袍子盖上了。”姐姐急忙跑去看，见儿子还在睡觉，忙抱起向东走。刚走一个地方停下来，忽然回头看见一位老妇人跟着她走来，喊道：“杨夫人慢走，我想跟你一起隐居起来。”姐姐问他是谁，老妇人说：“我是过去在你家门前卖鞋子的。”兵士散去后姐姐能出来并找到儿子，都是靠这个老妇人引导保护，才保全于草莽之间。这是失明的表弟，使物保护的结果，不然的话，为何杨国忠全家都被杀害，单单遗漏了这二人呢？出自《戎幕闲谈》。

季广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广琛少时，曾游河西，憩于旅舍。昼寝，梦见云车，从者数十人，从空而下，称是女郎，姊妹二人来诣。广琛初甚忻悦，及觉开目，窃见仿佛犹在。琛疑是妖，于腰下取剑刃之。神乃骂曰：“久好相就，能忍恶心！”遂去。广琛说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将谢前日之过，神终不悦也。于是琛乃题诗于其壁上，墨不成字。后夕，又梦女郎神来，尤怒曰：“终身遣君不得封邑也。”出《广异记》。

刘可大

刘可大，以天宝中举进士，入京。出东都，途遇少年，状如贵公子，服色华侈，持弹弓而行，宾从甚伟。初与可大相狎，数日同行。至华阴，云：“有庄在县东。”相邀往，随至庄所。室宇宏壮，下客于厅。入室良久，可大窃于中门窥觑，见一贵人，在内厅理事。庭中囚徒甚众，多受拷掠，其声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惧欲去。初少年将入，谓可大慎无私视，恐有相累。及出曰：“适以咨白，何尔负约？然以此不能复讳，家君是华山神，相与故人，终令有益，可无惧也。”须臾下食，顾从者，别取人间食与刘秀才。食至相对，各饱，兼致酒叙欢，无所不至。可大求检己簿，当何进达，今年身事复何如，

季广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广琛年轻时，曾到河西一带游历，在旅店里休息。有一次白天睡觉，梦见有云车从空中落下，有几十个随从跟着，说是叫女郎，姊妹二人来看望他。广琛起初很高兴，等醒后睁开眼睛，看见那姊妹俩好像还在屋里。广琛疑心是妖怪，从腰下抽出宝剑想杀她们。姊妹俩骂他道：“一直喜欢你这个人才接近你，怎能容忍这样的坏心肠。”就离开了。广琛把这事告诉店主，店主说：“这是女郎神啊！”广琛便亲自去买了酒和肉作祭品，请求女郎神原谅自己前日的过失，然而女郎神始终不高兴。于是广琛就在墙上写诗以表明心

迹，可是墨硬是写不出字来。后一天的夜里，广琛又梦见女郎神来了，女郎神仍然愤怒地说：“叫你这辈子也不能得到封邑！”出自《广异记》。

刘可大

刘可大，在唐朝天宝年间进京考进士。出了东都洛阳，途中遇见一位少年，状貌如贵家子弟，衣冠华丽，手里拿着弹弓，向前赶路，随从很多。少年一开始就与刘可大很友好，在一起走了好几天。到华阴县时，少年说：“有自家的庄园在县城东面。”邀可大前往，可大就跟他到了庄园。房屋非常宏伟，少年安排可大在前厅。就进入室内，很久未出。可大从中门向里偷偷一看，见一个大官模样的人，正在内厅问案。庭院有很多囚犯，大多正被拷打用刑，哭叫声一片悲惨。可大怀疑这里大概不是人间，心里恐惧想赶快离去。当时少年要进入内院时，就告诉可大千万别偷看，恐怕会有所牵累。等到那少年出来了，就说：“刚才已告诉你不许偷看，你怎么辜负了约定？但既然你已经看见，我也不能瞒你了。我父亲是华山神，对于相交的朋友，总会给他益处的，你不必害怕。”不一会儿要开饭了，少年回头对左右吩咐，另外去拿些人间食物给刘秀才吃。食物拿来二人相对而食，各自吃饱，又边饮酒边欢叙，招待得无微不至。可大请少年查一查自己的命簿，今生官运如何，今年能不能考中。

回视黄衫吏为检。有顷吏云：“刘君明年当进士及第，历官七政。”可大苦求当年，吏云：“当年只得一政县尉。”相为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为改。吏去，屡回央央，惜其减禄。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后竟以此失职。明年辞去，至京及第，数年拜荥阳县尉而终。出《广异记》。

奴苍璧

相国李林甫家一奴，号苍璧，性敏慧，林甫怜之。忽一日暴死，经宿复苏。林甫问之，奴曰：“死时固不觉其死，但忽于门前见仪仗，拥一贵人经过，有似君上。方潜窥之，遽有数人走来擒之。随

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楼下。须臾，有三四人黄衣小儿至，急唤苍壁入。经七重门宇，至一大殿下。黄衣小儿曰：‘且立于此，候君命。’见殿上卷一珍珠帘，一贵人临阶坐，似刳割事。殿前东西立仗侍卫，约千余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乱国革位者安禄山，及相次三朝乱主。兼同时悖乱贵人先定案。’殿上人问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数，虽将足矣，寿命之数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节俭，本合折数。但缘不好杀，有仁心，固寿命之数在焉。’又问曰：‘安禄山之后，数人僭伪为主，杀害黎元。当须速止之，无令杀人过多，以伤上帝心，虑罪及我府。事行之时，当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绍位临御以来，天下之人，安堵乐业，

少年回头看看一个穿黄衣的小吏让他去查。过了一会儿，黄衣小吏说：“刘君明年可以考中进士，今生可以做七任官。”可大心急，苦苦请求今年就考中做官，黄衣小吏说：“如果今年考取，只能当一任县尉小官。”少年对此惋惜，可大仍然苦苦央求，少年只好为他把本子改了。黄衣小吏离开后，少年还数次陈述利害，为他削减官禄感到惋惜。刘可大怕鬼神不讲信用，坚决又一次求那少年改动，后来竟因此失去很多官职。第二年可大辞别那少年，到京城中了进士，几年后只当了个荥阳县尉，在任上去世。出自《广异记》。

奴苍壁

宰相李林甫家有个奴仆，名叫苍壁，十分聪明能干，李林甫很喜欢他。忽然有一天苍壁死了，过了一夜又复活了。李林甫问他，苍壁说：“死时并没有以为自己死了，只记得忽然在门前看见仪仗队，簇拥着一个贵人经过，像是天子的模样。我正藏在一旁偷看，突然有几个人跑来抓住我。我跟着他们离开，来到一个险峻挺拔的山上，随即走到一个大楼下面。过了片刻，有三四个黄衣小儿到了，急声叫苍壁快进去。经过七重门，来到一座大殿下。黄衣小儿说：‘先在这里站着，等君王的旨意。’只见殿上卷着珍珠帘，有一个大官坐在大殿上，像是个主管决断的人。殿前东西站着大约一千多名仪仗侍卫。有个穿红衣的人，拿着一个文簿奏报说：‘这是新奉命祸乱国家革除君位者安禄山，以及相继三朝乱主之臣。和同时悖乱的贵人的预定名册。’殿上

人问红衣人：‘大唐皇帝李隆基，做皇帝的气数是尽了，他做人还有没有阳寿？’红衣人说：‘大唐皇帝，奢侈不知节俭，本该扣减他的阳寿，但因为他的不好杀生，心地仁慈，所以阳寿之数还和以前一样。’又问道：‘安禄山反叛以后，有好几个人超越本分自称为王，杀害百姓。应该尽快制止他们，不要让他们杀人太多，以免伤了天帝的心，连我们也会吃罪不起。你只要发现他们要闹事，就马上制止。’红衣人回奏道：‘唐朝皇帝即位以来，天下之人，安居乐业，

亦已久矣。据期运推迁之数，天下之人，自合罹乱惶惶。至于广害黎元，必不至伤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杨国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奉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复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复乱也。虽嗣主复位，乃至末，终不治也。’谓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将日夕，有一小儿下，急唤苍壁令对见。苍壁方子细，见殿上一人，坐碧玉床，衣道服，戴白玉冠，谓苍壁曰：‘当却回，寄语林甫，速来我紫府，应知人间之苦。’苍壁寻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将乱矣，遂潜恣酒色焉。出《潇湘录》。

南 纘

唐广汉守南纘，常为人言：至德中，有调选同州督邮者，姓崔，忘其名字。轻骑赴任，出春明门，见一青袍人，乘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问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邮。”崔云：“某新授此官，君岂不误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与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数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谓崔生曰：“君为阳道录事，我为阴道录事。路从此别，岂不相送耶？”崔生异之，即与联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壮丽。青袍至厅，与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讠，次通词讼狱囚，崔之妻与焉。崔生大惊，谓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即避案后，令崔生自与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数日，君宜哀请录事耳！”

也已经很长时间了。按照世事机运的变化规律，天下之人，自当遭受惶惶灾乱。至于有些杀害百姓，这是劫数难逃，一定不会伤天帝的

心。殿上人说：‘应该先把李林甫、杨国忠抓来。’红衣人接受命令退下了。这时又有一个红衣人，捧着文簿到了，上奏说：‘这是唐朝第六个皇帝复位和辅佐大臣的名册。’殿上人说：‘可惜唐太宗李世民，煞费苦力，才得天下太平，如今天乱成这样。虽然第六位皇帝复了位，毕竟到了末世，终究是再无法治理好了。’他对红衣人说：‘你快想法子处理一下吧。’红衣人又退下去了。等到天色将晚，一个小儿从殿上下来，急声呼唤苍璧让他觐见。苍璧这才仔细慢慢看，见殿上一人，坐碧玉床，穿道服，戴白玉帽，对苍璧说：‘你应该回到人间，告诉李林甫，快到我紫府来报到，他应该知道人间之苦。’这样，苍璧才很快又回到人世。”李林甫知道天下不久将要大乱，便日日沉浸在酒色中了。出自《潇湘录》。

南 纘

唐代广汉太守南纘，曾对人讲：至德年间，有个被调派到同州去当督邮的人，姓崔，忘记他的名字了。崔某轻骑上任，出了春明门，遇见一个穿青袍的人，骑马出城，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二人相识后便一起走，慢慢地崔生问青袍人做什么官。青袍人说：“刚刚被任命为同州督邮。”崔生说：“我刚刚被授予此官，你难道没搞错吗？”青袍人笑了笑没回答。两人又继续同行，都说去上任。离同州几十里，到了一个岔路口，有官吏在路口迎接。青袍人对崔生说：“你是阳间的官，我是阴间的官，从这里咱俩就分开了，你不送我一程吗？”崔生心里十分惊异，就和青袍人并马走上一条斜路。他们随后来一座城市，街道布局，也十分壮丽。青袍人到了衙门的厅堂，和崔生一同坐下。衙门里的官属们通报官吏僧道完毕，又通告司法刑狱方面的情况，崔生的妻子也在狱囚中，崔生大吃一惊，对青袍人说：“不知道我妻子怎么会到了这里？”青袍人就回避到桌案后，让崔生自己和妻子说话。崔妻说：“我被抓来已好几天了，你快去求录事放了我吧。”崔生即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回。崔妻问犯何罪至此，青袍曰：“寄家同州，应同州亡人，皆在此厅勘过。盖君管阳道，某管阴道。”崔生淹留半日，请回，青袍命胥吏拜送曰：“虽阴阳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邮哉？”青袍亦钱送，再三勤款挥袂，又令

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问妻，云病七八日，冥然无所知，神识生人才得一日，崔生计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记阴道，见崔生言之，妻始悟如梦，亦不审记忆也。出《玄怪录》。

王 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而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终南山，遇风雨，宿于山中。夜将半，雨霁，月朗风恬，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祸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饥寒，而衣食自亦不充。天地神祇福善，顾不足信。”言讫，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谓常曰：“尔何为此言？”常按剑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化，虽不足平祸乱，亦可济人之饥寒。尔能授此术乎？”常曰：“我闻此乃是神仙之术，空有名，未之睹也。徒闻秦始、汉武好此道，而终无成，只为千载讥诮耳！”神人曰：“昔秦皇、汉武，帝王也。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也。尔无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化，真有之乎？”神人曰：“尔勿疑。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

崔生就向青袍人祈求，青袍人便让小吏快点放崔生的妻子回去。崔妻问自己犯了什么罪被逮到这里，青袍人说：“你家住在同州，若死了都是同州亡人，同州亡人都到此厅核对。你家夫君管阳世，我管阴间。”崔生停留了半日，要求回去。青袍人让小吏拜送说：“尽管阴阳有别，但都是同州人，怎么能不送送督邮大人呢？”青袍人也设酒送行，再三依依惜别，又命令送到斜路口才离开。崔生到了同州后，询问妻子情况，说已经病了七八天了，一直不省人事，神志清醒能辨识人才一天，崔生一算，正好是妻子被放回的那日。妻子完全不记得阴间的事，见崔生一说，妻子才觉得恍然如梦，也记不太清楚了。出自《玄怪录》。

王 常

王常，洛阳人。胸怀豪气而且为人仗义，见人做不平之事，一定亲手杀死他；见人饥饿寒冷，就解衣送食，从不感到为难。唐代至德二年，王常进入终南山，遇到风雨，就在山里过夜，将近半夜时，雨停了，月白风清，王常望着四面的月色感叹说：“我想平定天下祸乱，却没有管辖一个人的权力辅佐我，也没有一尺土的封赏资助我；我想救天下饥寒的人，自己却缺衣少食。天地神灵能够降福行善的话，看来不可信啊！”刚刚说完，就有一位神人从天而降，对王常说：“你为何这样说？”王常手按佩剑很久才说：“我是在感叹平生的志向不能实现。”神人说：“我有法术，可以炼石成黄金，也能化成水银。虽然不能平乱安邦，也能救人饥寒。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法术吗？”王常说：“我听说这是神仙之术，空有其名，没有亲眼见过。仅仅听说秦始皇、汉武帝喜欢这种法术，但终无所成，成为千百年的笑话。”神人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是帝王。他们处在可以救人的位置上，自有救人的办法却不施行，反而寻求神仙法术，真是大错特错了。你没有能救人的权力地位，却有救天下人的志向，就可以学会和使用这种法术。”王常问：“黄金成，水银化，真有这种法术吗？”神人说，“你不必怀疑。黄金生于山石之中，最初形态是山石的精液，

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偶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金若以水银欲化黄金，不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纯阳之气合，即化矣。君当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彼自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彼不以饥寒为念。济人之外，无奢逸。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愿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遇尔义烈之人，是付尔。”言讫而灭。常得此书读之，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乏绝。出《潇湘录》。

千年之后化成水银。水银因为受太阴之气，才流荡而不凝固，水银稍微与纯阳之气交合，则立刻能变成黄金。金属如果用水银化成黄金，不一定只有在山中才能化，不在山中就不能化。只要和纯阳之气交合，就化成了。你应当接受我的传授，不必怀疑。”王常就再次拜谢。神人从袖中拿出一卷书，交给王常，王常跪下来接过书。神人告

诫王常说：“他日应交给一个人，但不要轻易传授，不要泄露秘密；不要教给达官贵人，他们自会有救人的办法；不要教给不仁不义的人，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人的饥寒。你除了济世救人之外，绝不可用此法术让自己奢侈富贵。如果不这样，上天会使你的计划落空。”王常再次跪拜说：“我想知道您是什么神仙？”神说：“我是山神。从前有个道士把这卷书藏在我的山里，现在我遇见了你这位刚烈侠义的人，所以才把书托付给你。”说罢山神就不见了。王常得到这卷书阅读后，学会了法术。后来他经常游历天下，用他点化的黄金赈济那些饥寒穷困的人们。出《潇湘录》。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开业寺 女媧神 王 籍 畅 璿 乔龟年
张光晟 淮南军卒 元 载 张 谓 颍阳里正

开业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长，自寺外门至佛殿。先是闾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甲执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曳其门，扃^闩尽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而没。闾人惊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于京兆，京兆以闻。肃宗命中使验之，如其言。出《异室记》。

女媧神

肃宗将至灵武一驿。黄昏，有妇人长大，携双鲤，咤于营门曰：“皇帝何在？”众以为狂。上令潜视举止。妇止大树下，军人有逼视，见其臂上有鳞，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归京阙。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坟云：“天宝十三载，

开业寺

唐代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那天，丰乐里的开业寺，发现了一串很长的神人大脚印，从寺门外一直延伸到佛殿。先前看门人宿于门下，梦见一个两丈多高的人，穿着金铠甲拿着长矛，站在寺门外。过了一会，神人用手拉门，门上的锁就开了，神人俯身进寺，一直走到佛殿，四下张望了很久就消失了。守门人惊醒后，等到天亮去看寺门，门果然已经开了。他立即把梦中情形告诉寺里的和尚，和尚们一同来看，发现了神人的大脚印。于是把这事报告给京兆府，京兆尹又上奏朝廷。肃宗派宦官到开业寺查看，果然是这么回事。出自《异室

记》。

女娲神

唐肃宗将要到灵武境内的一个驿站。黄昏时，有一个又高又大的女人，手里拿着两条鲤鱼，在军营门前大喊：“皇帝在哪儿？”大家认为她是个疯子。肃宗命人偷偷观察她的行动。那女人停在一棵大树下，兵士有人靠近一看，看到她的胳膊上生有鱼鳞。不一会儿天黑了，女人也不见了。等到肃宗即位，返回京城。虢州刺史王奇光，在给皇帝的奏报里谈到女娲坟说：“天宝十三载，

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觉风雷声，晓见其坟涌出。上生双柳树，高丈余，下有巨石。”上初克复，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见。众疑妇人是其神也。出《酉阳杂俎》。

王 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会稽。其奴病死，数日复活，云，地下见吏，吏曰：“汝谁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见召汝郎作五道将军。”因为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见旌旗队仗，奴问为何所，答曰：“迎王将军尔。”既还数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见车骑缤纷，队仗无数。问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出《广异记》。

畅 璿

畅璿自负才气，年六十余，始为河北相卫间一宰。居常慷慨，在县唯寻术士日者，问将来穷达，而竟不遇。或窃言于畅曰：“何必远寻，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畅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阶答拜，命坐设食。伍伯恐耸，不知所为。良久谓之曰：“某自揣才业不后于人，年已六十，官为县宰。不辞碌碌守职，但恐终不出下流。要知此后如何，苟能晚达，即且守之，若其终无，即当解绶入山，服饵寻道。未能一决，知公是幽冥主者，为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异礼如此，是今日有隐于公，即负

大雨如注，天昏地暗，女娲的坟突然陷入地下。今月一日夜里，河上有人听到有风雷之声，到天亮时看见女娲坟又涌出地面，坟上生了两棵柳树，一丈多高，树下有块大石。”皇上在平定叛乱之初，就派主持祭典的人到女娲坟前祭祀，至此女娲坟出现。人们都怀疑那个高大女人就是女娲神。出自《酉阳杂俎》。

王 籍

王籍，是太常王璿的同族兄弟的儿子。乾元年间，王籍旅居在会稽县。他的仆人病死了，过了几天又复活了，说在阴间看见一个小吏，小吏问：“是谁家的仆人？”奴仆如实告诉了他。小吏说：“现在要召你家主人任五道将军。”便为这个仆人施了点力，仆人得以免罪放回。路上看见一大队旌旗仪仗，仆人们问他们要去哪里？回答说：“去迎接王将军。”仆人回来几天，王籍就死了。死的那天，人们看见车马不断，仪仗无数，问是怎么回事，都是来迎接王籍的人。出自《广异记》。

畅 璿

畅璿总认为自己很有才学，六十多岁时，才当了河北相卫间的一个小县官。平常很慷慨，在县上只寻找术士卜者，想问问将来的仕途穷达，但一直没遇到。有人私下对畅璿说：“何必到远处找，您部下当伍长的那个人，就是阴间的判官。”畅璿暗暗高兴，那日入衙，他穿上官服拿着朝笏，召请伍长，请伍长升到台阶恭恭敬敬地叩拜，然后让他坐下摆上酒食。伍长受宠若惊，不知道畅璿要做什么。过了很久畅璿才说：“我自感才能不比别人差，可年过六十才当了个县令。我倒不怕忙碌劳苦谨守职责，只是恐怕最终不能超出这低微的地位。我想知道将来怎么样，如果晚年还能高升一步，我就继续干。如果到老也做不成高官，我就干脆辞官进山，服仙药求仙道。现在我不能决断，知道你是冥府的主管，请为我说一说前程。”伍长听后，急忙惶恐地离席说：“小人受到大人如此大的礼遇，如果今日有所隐瞒，就辜负了

深恩；不隐即受祸，然势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明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于杖数量人之死生。凡人将有厄，皆先受数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误言于里中，未尝差也。”畅即诘之曰：“当今主者为谁？”曰：“公慎不可泄露，邻县令某是也。闻即当来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于某。”

旬日，邻宰果来，与畅俱诣州季集。畅凌晨远迎，馆于县宅，燕劳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余矣。当时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贵子弟。令长甚选名士，老宰谢畅曰：“公名望高，某寒贱。以明法出身，幸因邻地，岂敢当此优礼？”词色感愧，乃与之俱诣郡。又与同归，馆于县宅，益为欢洽。明日将别，其夜，延于深室，具簪笏再拜，如问伍伯之词，而加恳切。老宰厉声曰：“是谁言耶？”词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终不为公言也。”如是久之，畅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俯首拗怒。顷刻，吏白曰：“伍伯于酒垆间暴卒。”畅闻益敬惧，而乞曰转恳。乃徐谓畅曰：“愧君意深礼重，固不可隐，宜洒扫一院，凡有孔隙，悉涂塞之。严戒家人，切不得窥，违者祸及其身。堂上设一榻，置案笔砚纸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畅躬自扃锁。天明，持簪相迓于此。畅拂旦秉简，启户见之，喜色被面而出。遥贺畅曰：“官禄甚高，不足忧也。”乃遗一书曰：“慎不可先览，但经

您的大恩。可是如果不隐瞒就要遭到大祸，然而势不得已我还是实说了吧。我不是阴间的主管判官，只不过也是阴间的一个伍长。我的职责是以受杖责的数目来衡量人的死生。大凡人如果将有灾祸，在阴间都先受一些杖责，打二十杖以上的都必死无疑，二十杖以下的，只不过是大病一场而已。我以此判断，往往能预测人的生死，不曾有过差错。”畅遽忙问：“现在主管冥府的是谁？”伍长说：“您千万不可泄漏，现在冥府的主管就是咱们邻县县令。听说他最近要来，你可直接求他，千万不能说是从我这里得知的。”

过了十天，邻县县令果然来了，和畅瑾一同到州里去参加季度集会。畅瑾凌晨出城迎接，在县宅为他安排了房间，打算好好款待。等到了一看，竟是个老翁，七十多岁了。当时天下太平，河北各县主簿县尉，都是豪富子弟。各县县令很注重选有名气的长者担任，老县令

对畅璀道谢说：“你的名望很高，而我出身寒微。由于懂得法律才侥幸当了邻县县令，怎么敢当得起这样优厚的礼遇？”言辞和神色有惭愧之意，畅璀于是与县令一同到州郡。又一同回来，把他安顿在县宅，相谈更为融洽。第二天将要分别，当天夜里，畅璀把县宰请到密室，穿戴整齐向他隆重跪拜，并把对伍长说的话也对他讲了，态度更为恳切。老县令厉声怒问：“是谁对你说的？”言辞神态非常愤怒，说：“不告诉我说这话的人，我是不会对你说什么的。”这样僵持了很久，畅璀不得已，只好说出伍长的名字，接着俯首劝老县令息怒。顷刻间，一个小吏跑来报告说：“伍长在酒馆里突然死去。”畅璀听后更加敬畏，更诚恳地请求他。老县令才缓缓对他说：“你对我如此敬重款待，我就不再瞒你了，应该清扫一个院子，凡是有洞隙的地方，都要堵上。告诫你的家人，千万不能偷看，否则会引祸上身。堂上放一张榻，再摆上桌案笔砚和七八张纸。”这天晚上，老县令进了院子，让畅璀亲自把院门锁上，等天亮后再带钥匙在门前迎接。畅璀拂晓秉简，开门来见他，老县令满面喜色走出来，远远地向他祝贺说：“官运很好，不用担心了！”交给他一信封说：“千万不能先看，以后每遇一件

事，初改一官，即闻之。”后自此县辟从事，拜殿中侍御史，入为省郎谏议大夫。发其书，则除授时日皆不差。及贬辰州司马，取视之曰：“为某事贬也。”征为左丞，终工部尚书，所记事无有异词。出《戎幕闲谈》。

乔龟年

乔龟年者，善篆书。养母甚孝。大历中，每为人书大篆字，得钱即供甘旨。或见母稍失所，必仰天号泣，自恨贫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跃出，立于井傍，谓龟年曰：“君之贫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号泣诉天也？”龟年疑是神灵，遂拜而对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贵，以丰侍养。且母年老，而旨甘每阙，虽不惮勤苦于佣笔，其如所得资助，不足以济。是以不觉仰天号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极，上天知之矣。君当于此井中，收取钱百万，天之赐也。”言讫而灭。龟年乃取之，得钱一百

万。每建珍饈以奉母，仍多不出游贵达门。后三年，母亡，龟年号慕几灭性，仍尽以余钱厚葬其母，复又贫乏。累年，因闲步，至先得钱之井，怅然而言曰：“我往日贫，天赐我钱。今日贫，天不赐之。若天以我为孝子以赐我，岂今日我非孝子耶？”俄尔神人复自井跃出，谓龟年曰：“往日天知尔孝养老母，故赐尔钱，以为甘旨，非济尔贫乏。今日无旨甘之用，那得恨也。若尔，则昔日之意不为亲，乃为己也。”龟年惊愕惭惧，复遂再拜。神人又曰：“尔昔者之孝，闻于上天。今日之不孝，亦闻上天也。当自驱驰，

大事，或刚调动一次职务，就可以读了。”后来，畅璀就从这个县被征召为从事，后来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又当了门下省郎谏议大夫。打开信查看，上面写的升官时日一点都不错。等到他被贬为辰州司马，打开信一看，上面写道：“因为某件事被贬了。”后来，他又被征召为左丞，最后，官至工部尚书，所记的事与实际没有差别。出自《戎幕闲谈》。

乔龟年

乔龟年，善写篆书，很孝敬地奉养母亲。大历年间，常给别人写大篆字，换到钱后就买各种美食供养母亲。有时一见母亲稍微有所欠缺，就悲伤得仰天大哭，恨自己太穷。夏日，龟年到井边打水给母亲喝。忽然有个穿青衣的人，从井里跳出来，站在井旁，对龟年说：“你受穷是前世已定，何必总因为你母亲稍无美味，就一定要向天哭诉呢？”龟年怀疑这是位神灵，便施礼答道：“我常遗憾自己不能取得富贵，用丰富的食物奉养母亲。而且母亲年纪大了，常没有美味的食物，尽管我不辞辛苦为人写字，但所得费用，根本不够用。因此不知不觉就向天哭泣了。”神人说：“你的孝心已到极致，上天知道了。你可以从这个井里，取钱百万，这是上天的恩赐。”说完就不见了。龟年于是取钱，拿到了一百万。从此就常常买来珍肴美味给母亲吃，也不出去给有钱人写字换钱了。三年后，母亲死了，龟年悲痛得几乎丧命，把剩下的钱都用来办了丧事，结果又穷困起来。数年后的一天，他闲走又来到先前得过钱的井边，怅然若失地说：“我过去穷，上天赐给我钱。如今我又穷了，上天不给我钱了。若是上天因为

我是孝子才给我钱，难道现在我就不是孝子了吗？”不一会儿，那位神人又从井里跳出来，对龟年说：“过去上天知道你孝敬老母，才给你钱，让你买好东西，并不是救你的穷。今天你不用再置办美味了，你有什么可遗憾的。如果遗憾，就表明你过去对母亲的孝心是不真诚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心。”龟年听后十分惊愕惭愧，忙行礼告罪。神人又说：“你过去的孝心，上天知道。现在你不孝的私心，上天也知道了。你应自谋生路，

不然，则冻饿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讫复灭。龟年果贫困而卒。出《潇湘录》。

张光晟

贼臣张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壮年为潼关卒，屡被主将鞭笞。因奉役至华州，盛暑驱驰，心不平。过岳祠，遂脱衣买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张光晟身负才器，未遇知己。富贵贫贱，不能自料，惟神聪鉴，当赐诚告。”祀讫，因极饮大醉，昼寝于碑堂。忽梦传声云：“唤张光晟。”迫蹙甚急，即入一府署，严邃异常。导者云：“张光晟到。”拜跪讫，遥见当厅贵人，有如王者，谓之曰：“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言讫，惊寤冷汗，独怪之。后频立战功，积劳官至司农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从。已至开远门，忽谓同行朝官曰：“今日乱兵，乃泾卒回戈耳！无所统，正应大掠而过。如令有主，祸未可知。朱泚久在涇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倘收泾卒扶持，则难制矣。计其仓遑，未暇此谋。诸公能相逐径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诸公持疑，光晟即奔马诣泚曰：“人主出京，公为大臣，岂是宴居之日？”泚曰：“愿从公去。”命驾将行，而泾卒已集其门矣。光晟自将逃去，因为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战，常在其间。及神□之阵，泚拜光晟仆射平章事，

否则，就会冻饿而死。今天你在这里怨怪上天的一句话，罪过已经很大了，无法挽回了。”说罢又不见了。后来，龟年果然贫困交加，冻饿而死。出自《潇湘录》。

张光晟

叛臣张光晟，出身微贱，但颇有才干，生性放浪嗜酒。壮年时在陕西潼关当兵，多次被主将鞭打。有一次，他因奉差遭到华州，酷暑季节奔走赶路，心里很不平。路过华岳祠，便脱了衣服买酒，祭祀金天王，大声说：“我张光晟一身能耐，没遇到能赏识我的人。富贵贫贱，自己不能预料，只有大神您看得清楚，恳求您真诚地告诉我吧。”祭祀完之后，便喝了个大醉，大白天就睡在祠庙的碑堂里。忽然梦中听到有人传语说：“唤张光晟。”催促得很急，随即进入一座府衙，府第十分森严。引导者说：“张光晟到！”张光晟赶快跪拜，远远看见大厅上坐着一个贵人，看样子像是一位大王，对他说：“你不是想知道前程吗？只要张光晟当了丞相，天下就太平了。”那人说完，他就惊醒了，身上出了不少冷汗，暗自奇怪。后来，张光晟屡立战功，积累功劳升任了司农卿。到建中年间，德宗西行巡狩，张光晟追随着皇帝。已走到开远门，张光晟忽然对同行的官员们说：“今天的乱兵，是泾源的兵卒倒戈造反。他们现在还没有统率，这些乱兵只能到处抢掠而已。如果有了统率，大祸就不可预知了。朱泚长期驻官在泾源，一直很得民心。现在他就在城中，如果朱泚统率了乱兵扶持他，那就难以制服他了。现在我估计由于事发突然，时间仓促，朱泚还没有来得及图谋此事。各位能否一起赶到朱泚府上，召他和我们一起随皇帝西巡吗？”官员们正在迟疑不决，张光晟立即策马直奔朱府，对他说：“皇上出京，你是朝中大臣，怎么能在家里安居呢？”朱泚说：“愿意跟你去。”命人驾车刚要走，泾原倒戈的乱兵就聚到门外。张光晟本来想逃走，因被朱泚束缚住了，反而很卖力地支持朱泚，每有战事，张光晟都参加。到了神策之战，朱泚拜张光晟为相当于丞相的“仆射平章事”，

统兵出战，大败而还。方寤神告为征矣。出《集异记》。

淮南军卒

陈少游镇淮南时，尝遣军卒赵某使京师，遗公卿书。将行，诫之曰：“吾有急事，候汝还报。以汝骁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计日不至，当死。”赵日驰数百里，不敢怠。

至华阴县，舍逆旅中，寝未熟，忽见一人绿衣，谓赵曰：“我吏于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赵不测，即与使者偕行。至岳庙前，使者入白：“赵某至。”既而呼赵，趋拜阶下。其堂上列烛，见一人据案而坐，侍卫甚严，徐谓赵曰：“吾有子婿，在蜀数年，欲驰使省视，无可为使者。闻汝善行，日数百里，将命汝使蜀，可乎？”赵辞以“相国命西使长安，且有日期，不然当死。今为大王往蜀，是弃相国命也，实不敢还广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归乡里。非敢以他辞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径为我去，当不至是。自蜀还由长安，未晚也。”即留赵宿庙后空舍中，具食饮。忧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惧得罪；固辞不往，又虑祸及，计未决。

俄而渐晓，闻庙中喧阗有声，因出视，见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鸟，近数万。又有奇状鬼神千数，罗列曲躬，如朝谒礼。顷有诉讼者数人偕入，金天断理甚明，

让他统兵出战，结果大败而返，朱泚之乱终于被平定。这时张光晟才明白当年神说的那些话都应验了。出自《集异记》。

淮南军卒

陈少游镇守淮南的时候，曾派一个军卒赵某到京城出差，给公卿送一封信。赵某临上路时，陈少游告诫他说：“我有急事，等你回来报告。因为你健壮敏捷，所以才派你去。你路上绝不可停留，到期如果你不赶回来，我就处死你。”赵某一天奔驰几百里，丝毫不敢懈怠。

到了华阴县，赵某住在一个旅店里。还未睡熟，忽然看见一个穿绿衣的人，对赵某说：“我是金天王的属下，天王命我来召你，要快去！”赵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跟使者一起走了。到了岳庙前，使者先进去喊道：“赵某到了！”接着呼唤赵某，赵某快步走到阶下拜见金天王。大堂上罗列着蜡烛，只见一个人坐在桌案后面，侍卫十分森严。这时金天王慢慢地对赵某说，“我有个女婿，在蜀中好几年了。我想派人去看望，可派不着合适的使者。听说你善于走路，一天走几百里，我打算派你到蜀地，可以吗？”赵某推辞说：“相国陈少游派

我去长安，规定了日期，如果误了期就要处死我。现在如果为大王您到蜀地，这不是丢掉相国的使命吗？我还怎么敢回广陵交差？况且我父母妻儿都在，我怎么忍心不回乡里呢？不敢找其他借口不听大王的派遣，希望大王明察。”金天王说：“你尽管为我去，应当不至于这样。从蜀地回来你再去长安，也不会晚的。”就留赵某住在庙后的空屋子里，备了饭菜款待。赵某忧虑疑惑不敢睡觉。如果去蜀地，必然会被陈少游问罪；如果坚决推辞不去，又担心得罪了金天王也是大祸临头，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一会儿天渐渐亮了，听见庙里有喧哗声，便出屋去看，只见庭院里有好几万只虎豹麋鹿和狐兔禽鸟，还有上千个奇形怪状的鬼神，他们都排着队向金天王鞠躬，好像文武百官朝见皇帝的礼仪。不一会儿又有几个诉讼者一起进入，金天王断案十分严明，

良久退去。既而谓左右呼赵，应声而去。王命上阶，于袖中出书一通，付赵曰：“持此为我至蜀郡，访成都萧敬之者与之。吾此吏辈甚多，但以事机密，虑有所泄，非生人传之不可。汝一二日当疾还，无久留。”因以钱一万遗之，赵拜谢而行。至门，告吏曰：“王赐以万钱，我徒行者，安所赍乎？”吏曰：“置怀中耳。”赵即以钱贮怀中，辄无所碍，亦不觉其重也。行未数里，探衣中，皆纸钱耳，即弃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数千钱遗之，曰：“向吾误以阴道所用钱赐君，固无所用，今别赐此矣！”赵受之，昼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访萧敬之，以书付之。敬之启视，喜甚，因命席，谓赵曰：“我人也，家汝郑间。昔岁赴调京师，途至华阴，遂为金天王所迫为亲。今我妻在，与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则遂矣。故命君驰报。”即留赵一日，赠缣数段，以还书遣焉。

过长安，遂达少游书。得还报，日夜驰行。至华阴，金天见之大喜，且慰劳：“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还，设相国讯汝，但言为我使，遣汝为裨将，无惧。”即以数十缣与之，曰：“此人间缣帛，可用之。”赵拜谢而径归淮南，而少游讯其稽留，赵具以事对。少游怒不信，系狱中。是夕，少游梦一人，介金甲仗剑曰：“金天王告相国，向者实遣赵某使蜀。今闻得罪，愿释之。”少游悸寤，奇叹之且久。明日晨起，话于宾僚，即命释赵，署为裨将。元和中犹在。出《宣室

志》。

很久都退出去了。接着金天王就叫左右传赵某，赵某应声而到。金天王叫赵某上台来，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信，交给赵某说：“带着这封信帮我送到蜀郡，找到成都一个叫萧敬之的人，把信交给他。我的下属很多，但因为我这件事很机密，担心会泄露秘密，必须找一个活人去才妥当。你一两天就快回来，别停留太久。”便叫人给了赵某一万钱，赵某拜谢金天王后离开了。到了门口，问一个小吏道：“大王赏给我一万钱，我空手上路，这些钱怎么带呀？”那小吏说：“你就把钱揣在怀里不就完了。”赵某就把一万钱揣在怀里，一点也不碍事，也不觉得重。走了没几里，伸手往怀里掏出来看，原来全是冥府纸钱，就扔在路旁。一会儿有个人追上来，又给了赵某几千钱，说：“刚才我错把阴间用的钱给了你，你确实用不了，现在重新给你这些能用的钱。”赵某接了钱，日夜兼程地赶路，十天后就到了成都，找到了萧敬之，把信交给他。萧敬之拆开信一看，十分高兴，便命人设下宴席，对赵某说：“我是人世的人，家在汝州、郑州一带。前几年调到京师时，路过华阴县，便被金天王强迫和他女儿成亲。现在我妻子还在这里，她与世人没有任何不同。前些天我向金天王求个官职，现在他办成了。所以才劳你飞驰通报。”萧敬之就留赵某住了一天，送给赵某数段绢帛，并写了回信交给他。

赵某路过长安，就将陈少游的信送到公卿处。拿了回信，日夜往回赶。到了华阴县，金天王看见他十分高兴，慰劳说：“这趟差事真是非你不可。现在让你回去，如果相国问你，你就说为我出了一趟差，并且让他任命你做裨将，不用害怕。”就拿细绢数十段赠给赵某，说：“这是人间的绢帛，可以用。”赵某拜谢后径直赶回淮南。陈少游问为什么耽误了时间，赵某就实话实说了。陈少游很愤怒而且不相信他的话，下令把赵某关进了监狱。这天夜里，陈少游梦见一个人，身穿金盔甲手执宝剑说：“金天王通知相国，先前确实派赵某到蜀地去了一趟。现在听说赵某因此获罪，希望你放了他！”陈少游惊醒后，惊奇感叹了很久。第二天早晨起来，把这事告诉了僚属，并下令放了赵某，任命他做了裨将。赵某元和年间还活着。出自《宣室志》。

元载 张谓

元载布衣时，常与故礼部侍郎张谓友善。贫无仆马，弊衣徒行于陈蔡。一日天暮，忽大风雷，原野曠黑，二人相与诣道左神庙中以避焉。时有盗数辈，皆仗剑佩弧矢，匿于庙宇下。元张二人忽见之，惶惧益甚，且虑为其所害。二人即负壁而立，不敢动。俄闻庙中有呼者曰：“元相国、张侍郎且至，群盗当疾去，无有害于贵人。”群盗相目而惊，遂驰去。二人因偕贺：“吾向者以殍死为忧，今日真神人之语也。”且喜且叹。其后载果相代宗，谓终礼部侍郎。出《宣室志》。

颍阳里正

颍阳里正说某不得名，曾乘醉还村，至少妇祠醉，因系马卧祠门下。久之欲醒，头向转，未能起。闻有人击庙门，其声甚厉。俄闻中问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觅一人行雨。庙中云：“举家往岳庙作客，今更无人。”其人云：“只将门下卧者亦得。”庙中人云：“此过客，那得使他。”苦争不免，遂呼某令起。随至一处，濛濛悉是云气，有物如骆驼。其人抱某上驼背，以一瓶授之，诫云：“但正抱瓶，无令倾侧。”其物遂行。瓶中水纷纷然作点而下。时天久旱，下视见其居处，恐雨不足，因尔倾瓶。行雨既毕，所由放还。至庙门，见己尸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马还家。以倾瓶之故，

元载 张谓

元载为平民百姓时，曾和以前的礼部侍郎张谓关系很好。那时他们都很穷，没有仆人车马，穿着破旧的衣服步行到陈蔡。一天天色已晚，忽然狂风大作雷鸣电闪，田野上一片漆黑，两人一起到道边神庙里躲避。当时有一群强盗，都带着刀剑弓箭，也躲在庙宇下。元、张二人忽然发现他们，十分害怕，并且担心被他们害了。二人就紧紧靠着墙站着，不敢乱动。一会儿听见庙里有个声音大喊：“元相国、张侍郎快到了，盗匪们赶快离开，不要加害贵人！”强盗们吓得你看我我看你，很快就逃走了。两个人便一起祝贺说：“我们原先担心穷得饿死了，今天却听到真正的神人说的话了！”两个人又高兴又感叹。

后来元载果然做了代宗的宰相，张谓最后也做了礼部侍郎。出自《宣室志》。

颍阳里正

颍阳里正有个说某不知叫什么名，曾经喝醉了往家走，走到少妇祠，醉得走不动了，就把马拴好，在祠门下倒头便睡。睡了好久要醒，脑袋转了转，身子没起来。听见有人敲庙门，声音很大。一会儿又听到庙里有人问是什么人，敲门人回答原因，是要找一个人去行雨。庙里的人回答说：“全家都到岳庙作客去了，现在没有人去行雨了。”外面的人说：“那就让门下躺着的那个人去干吧。”庙里人说：“人家是过路的，怎么能让人家干？”庙里庙外争论了好半天不能免除，就把醉卧门下的说某叫起来。说某跟着到了一个地方，那里云雾蒸腾，还有一个像骆驼的动物。那人把说某抱上驼背，又交给他一个瓶子，告诫说：“必须把瓶子正抱着，别让瓶子歪了。”这时那动物就开始跑起来。瓶里的水化作水点一路洒了出来，变成了雨。当时天气大旱很久了，某人向下看到自己的住所，怕雨下得不足，就把瓶子倾斜了一下好让雨下大点。行雨结束后，主管官将他放回。到了庙门，见自己的尸体在水上飘着，往前一走魂灵进入了尸体，就又活了。于是骑马回家。由于他行雨时倾斜了瓶子的缘故，

其宅为水所漂，人家尽死。某自此发狂，数月亦卒。出《广异记》。

家里的宅子被大水淹没，全家人都淹死了。说某从此就疯了，几个月后也死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时 韦 皋 窦 参 李伯禽

萧复弟 李 纳 崔 汾 辛 秘

王法智

桐庐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历中，忽闻神作大人语声，法智之父问：“此言非圣贤乎？”曰：“然。我姓滕，名传胤。本京兆万年人，宅在崇贤坊。本与法智有因缘。”与酬对，深得物理，前后州县甚重之。桐庐县令郑锋，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对言语，深有士风，锋听之不倦。每见词人，谈经诵诗，欢言终日。常有客僧诣法智乞丐者，神与交言，赠诗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又曾为诗赠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邑人韩谓、苏修，集于锋宅。会法智至，令召滕传胤，久之方至，与晃等酬献数百言。因谓诸贤：“请人各诵一章。”诵毕，众求其诗，率然便诵二首云：“浦口潮来初淼漫，莲舟摇颺采花难。

王法智

桐庐县女子王法智，幼年时就供奉郎子神。大历年间，忽然听见神像发出大人的说话声，法智的父亲问：“这话不是圣贤说的吗？”神像说：“是的。我姓滕，名传胤。本是京兆万年人，家住崇贤坊。我原本和法智姑娘前世有因缘。”法智的父亲与他对策，神的话很有哲理，附近州县的人都很敬重他。桐庐县县令叫郑锋，是个好奇之人，曾经请法智到府宅。让她请滕十二郎，很久才到。郑锋与他辩论交谈，此神才华横溢像饱学之士一样，郑锋都听得入迷了。此神只要遇到会作诗词的人，就和他谈经诵诗，终日欢谈。曾经有个游方和尚到

法智处化缘，神和那和尚交谈，并赠诗说：“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又曾经写诗赠人：“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大历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县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还有县里士人韩谓、苏修等人，聚集在郑锋府上。正好法智也到了，令她召请滕传胤，很久才到，神与徐晃等唱和数百言，便对诸贤说：“请每人各诵一篇作品。”大家诵读完了，就要神作诗，神张口就诵了两首：“浦口潮来初淼漫，莲舟摇颺采花难。

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云：“众人莫厮笑。”又诵云：“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白云：“此作亦颇蹉跎。”又嘱法智弟与锋献酬数百言，乃去。出《广异记》。

李佐时

山阴县尉李佐时者，以大历二年遇劳，病数十日中愈，自会稽至龙丘。会宗人述为令，佐时止令厅数日。夕复与客李举，明灯而坐。忽见衣绯紫等二十人，悉乘戎器，趋谒庭下。佐时问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驱使。”佐时曰：“已在哀制，如是非礼。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义县令奚堪举君。”佐时云：“堪不相知，何故见举？”答云：“恩命已行，难以辞绝。”须臾堪至，礼谒，蕴籍如平人，坐谓佐时曰：“王求一子婿，兼令取甲族，所以奉举，亦由缘业使然。”佐时固辞不果。须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车骑云合。佐时下阶迎拜，见女容姿服御，心颇悦之。堪谓佐时曰：“人谁不死，如君盖稀。无宜数辞，以致王怒。”佐时知终不免。久之，王女与堪去，留将从二百余人，祇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诣佐时。佐时且说始末，云：“的以不活，为求一顿食。”述为致盛饌。佐时食雉臠，忽云：“不见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于食案，便卒。其妻郑氏在会稽，丧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时灵语云：

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诵完说：“大家别笑。”又吟诵

道：“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自语道：“这诗也写得很浅陋。”又让法智接着和县令郑铎酬对了数百言，才离开。出自《广异记》。

李佐时

山阴县尉李佐时，在大历二年劳累过度，病了几十天稍见好转，从会稽到了龙丘。正好是同宗李述当县令，佐时就在县令的衙署住了几天。一天晚上，李佐时在灯下和客人李举闲坐，忽然看见二十个穿红衣紫袍的人，都手执兵器，快步来到廊下拜见。佐时问他们是什么人，回答说：“是鬼兵。大王任命你做判官，特派我们迎接，我们听候你的差遣。”佐时说：“我正在丧期，接受这样的职务不合礼仪。况且你们大王怎么会知道我这个人呢？”回答说：“是武义县令窦堪举荐了你。”佐时说：“窦堪不认识我，怎么会举荐我？”回答说：“大王已经下了命令，难以推辞拒绝。”一会儿，窦堪也到了，行礼谒见，温文尔雅像平常人一样，坐下对佐时说：“大王想招一个女婿，并让在名门望族中选取，所以我举荐了你。也是因为原来就有这个缘分。”李佐时坚决推辞没有结果。不一会儿大王的女儿也来了，身上散发着芬芳的气息，车骑如云。李佐时走下台阶迎接拜见，见大王的女儿姿态美好服饰华贵，心里产生了爱慕之意。窦堪对佐时说：“人谁能不死，但像你有如此福分的太少了。不应再三推辞了，不然会让大王生气的。”李佐时知道终不能逃脱了。过了半天，大王的女儿和窦堪离开了，留下二百多随从，恭敬地护持着李佐时去上任当判官。第二天，李述和他弟弟李造，一起来看李佐时，佐时说了这些事的始末，然后说：“反正我已活不成了，给我弄些好吃的吧。”李述就为他备了一桌盛宴。佐时正在吃野鸡肉羹，忽然说：“碗不见了。”呵斥左右：“为什么把肉羹给撤了？”说完一头倒在桌上就死了。李佐时的妻子郑氏当时在会稽，运佐时尸体的丧船到家乡的那天晚上，一个奴婢忽然被佐时的魂灵附体说：

“王女已别嫁，但遣我送妻还。”言甚凄怆也。出《广异记》。

韦 皋

韦皋初薄游剑外，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以女妻之，既而恶焉，厌薄之情日露。公郁郁不得志，时入幕府，与宾朋从游，且摅其忿。延赏愈恶之，谓皋曰：“幕僚无非时奇，延赏尚敬惮之，韦郎无事，不必数到。”其轻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悯之曰：“男儿固有四方志，今厌贱如此不知，欢然度日，奇哉！妾辞家事君子，荒隅一间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饮，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强安，为有血气者所笑。”于是入告张行意，延赏遗帛五十匹。夫人薄之，不敢言。时有女巫在焉，见皋入西院，问夫人曰：“向之绿衣入西院者为谁？”曰：“韦郎。”曰：“此人极贵，位过宰相远矣。其禄将发，不久亦镇此，宜殊待之。”问其所以，曰：“贵人之所行，必有阴吏。相国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韦郎者，乃百余人。”夫人闻之大喜，遽言于延赏，延赏怒曰：“赠薄请益可矣，奈何假托巫妖，以相调乎？”韦行月余日到岐，岐帅以西川之贵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评事。寻以鞫狱平允，加监察，以陇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乱，驾幸奉天。陇州有泚旧卒五百人，兵马使牛勣主之。勣谋作乱，不克，率其众奔朱泚。

“大王的女儿已嫁给了别人，现在是派我把妻子送回家乡。”说话的声音十分悲伤。出自《广异记》。

韦 皋

韦皋当初为了微薄的俸禄到剑外做事，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把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但没过多久就看不上他了，厌恶之情日益显露。韦皋郁郁不得志，经常进入幕府，和宾客朋友一起出游，并表明自己的不满。延赏更加厌恶他了，对韦皋说：“幕僚无不是当今的奇才，连我都有些敬而畏之，你没事时不用天天到幕府里去。”可见岳父多么轻视他。后来有一天，他妻子尤为同情地对他说：“男儿志在四方，现在受到如此歧视竟感觉不到，还高高兴兴地过日子，真是太奇怪了。我愿离开相府随你而去，哪怕在荒野里住一间破草房，也是自己的住所，砍柴烧饭，簞食瓢饮，也是您自己的食物。何必像现在这样忍气吞声故作镇定，被有血性的男儿耻笑呢！”于是韦皋告诉延赏出走之意，延赏就给了他们五十匹绸缎。延

赏的夫人觉得给得太少，也不敢说什么。当时有个女巫在相府，看见韦皋进了西院，就问相国夫人：“刚才到西院去的那位穿绿衣的人是谁？”老夫人说：“是我女婿韦郎。”巫婆说：“这个人极尊贵，官位比宰相还高，他的官运马上就要来了，不久就会掌管此地，你们应该好好对待他。”老夫人问何以见得，女巫说：“凡是贵人行走时，必然有阴间的吏卒护从。相国随从的阴间吏卒不过一二十人，像韦郎这样的，随从有一百多人！”夫人听后大喜，赶快跑去告诉延赏。延赏大怒说：“要是嫌我送他们的东西太少可以再增加，何必假借巫婆的胡说来戏弄我！”韦皋走了一个月到了岐山。岐山的长官因为韦皋是节度使的贵婿，先请他到幕府任职，又奏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专管刑狱。不久由于他对狱政管理得出色，审案公正，又加任为监察，后来因为陇州刺史死了，他又出任知州管理事务。不久朱泚造反，皇上离京到奉天。陇州有朱泚的旧部五百人，头儿是兵马使牛云光。牛云光想作乱，没有成功，就率领众人投奔了朱泚。

道遇泚使，以伪诏除皋御史中丞，因与之俱还。皋受其命，谓云光曰：“受命必无疑矣，可悉纳器械，以明不相诈。”云光从之。翌日大飨，伏甲尽杀之，立坛盟诸将。泚复许皋凤翔节度，皋斩其使。行在闻之，人心皆奋，乃除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及驾还宫，乃授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延赏闻之，将自抉其目，以惩不知人。出《续玄怪录》。

窦 参

窦参常为蒲圻县令，县有神祠，前后令宰皆祀之，参至即欲除毁，有日矣。梦神谓己曰：“欲毁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盖以公当为相。然幸且相存，自知与君往来，可以预知休咎。”既惊觉，乃自入祠祭酹，以兄事之。后凡有迁命，皆先报之，颇与神交焉。其神欲相见，必具盛饌于空室之内，围以帘幕。参入之后，左右闻二人笑语声。参为柳州别驾，官舍有空院，参因闭之。俄闻有呼声三四，寻之则无人。参心动，乃具服仰问之曰：“得非几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两日内有北使到，君不免矣。”参依言处置讫，坐待使。不数日，王人遽至，果有后命。出《戎幕闲谈》。

在路上遇见朱泚派的使者，使者拿着朱泚的伪诏，任命韦皋为御史中丞，便和使者一起回到陇州。韦皋假装接受了任命，对牛云光说：“我接受了任命，你们就该信任我，请你把兵械都交上来，以表明不相互欺诈。”牛云光就照办了。第二天韦皋摆酒宴犒赏军队，事先埋伏好了甲兵，把反叛的士兵都杀光了，又设祭坛和诸将盟誓归顺朝廷。朱泚又派使者来给韦皋加官升任凤翔节度使，韦皋就把使者杀掉。皇上在行宫中听说了此事，人心都很振奋，就任韦皋为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等到圣驾还宫，就授命韦皋为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他的岳父张延赏听说这些后，真想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以惩罚自己不识人。出自《续玄怪录》。

窦参

窦参曾做过蒲圻县令，县里有座神庙，每任县令都去祭祀。窦参到任后就打算拆毁它，已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窦参梦见神对他说：“你要毁我的住所，我就断送你未得到的官，因为你将来能当相国。幸好你把我的房子保存着。我们以后经常来往，我可以预知你将来的吉凶。”窦参惊醒以后，就亲自进庙祭祀，把庙神看做自己的兄长。以后凡是有升迁调动，神都先向他报告，窦参和神交情很深。窦参如果想和神相见，一定在一个空屋里准备好盛宴，周围用帘幕围上。窦参进去之后，侍从能听到里面传出两人的笑语声。窦参为柳州别驾时，官舍里有一个空院子，就把它关闭了。一会儿听到有人喊了三四声，找了半天也没有人。窦参心中一动，就整好衣冠仰头拜问：“是我的兄长来了吗？”空中回答说：“正是我。你应该赶快料理一下家务，三两天内会有朝廷的北使到达，这次你不可避免了。”窦参就赶快按照神的话处理完家事，坐等使臣到来。不到几天，北使王臣忽然到了，果然有神告诉窦参的命令。出自《戎幕闲谈》。

李伯禽

贞元五年，李伯子伯禽，充嘉兴监徐浦下场采盐官。场界有蔡侍郎庙，伯禽因谒庙。顾见庙中神女数人，中有美丽者，因戏言

曰：“娶妇得如此，足矣。”遂沥酒祝语之。后数日，正昼视事，忽闻门外有车骑声。伯禽惊起，良久，具服迎于门，乃折旋而入。人吏惊愕，莫知其由。乃命酒馔，久之，祇叙而去。后乃语蔡侍郎来。明日又来，傍人并不之见。伯禽迎于门庭，言叙云：“幸蒙见录，得事高门。”再拜而坐，竟夕饮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许蔡侍郎论亲。”治家事，别亲党，数日而卒。出《通幽记》。

萧复弟

萧复亲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风》。因游衡湘，维舟江岸。见一老人，负书携琴。萧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风》耶？”曰：“素善此。”因请抚之，尤妙绝，遂尽传其法。饮酒数杯，问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归，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风》。有女子双鬟，挈一小竹笼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报也。”萧问何来此，曰：“采果耳。”去顷却回，曰：“娘子召君。”萧久在船，颇思闲行，遂许之。俄有苍头棹画舸至。萧登之，行一里余，有门馆甚华。召生升堂，见二美人于上，前拜。美人曰：“无怪相迎，

李伯禽

贞元五年，李伯的儿子伯禽，充任嘉兴监徐浦下场余盐官。场界内有个蔡侍郎庙，伯禽便到庙里拜谒。回头看见庙中有神女数人，其中有一个很美丽，伯禽便开玩笑说：“我要能娶上这样的老婆，就心满意足了。”说罢还朝地下洒酒祝告。后来过了几天，伯禽中午正在办公，忽然听到门外传来车马声。伯禽惊讶地起身，很久之后，穿好衣服出门迎接，然后很快又回到屋里。吏员惊讶不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伯禽又传命准备酒宴，过了很久，来客谈完话就走了。后来才说是庙神蔡侍郎来过。第二天，蔡侍郎又来了，旁人看不见他，伯禽在门庭迎接，对蔡侍郎说：“有幸承蒙收纳我，我才能进入你高贵的门第。”拜了几拜才坐下，蔡侍郎喝了一夜的酒才走。伯禽于是告诉家里人：“我已答应和蔡侍郎家结亲了。”接着料理好家事，告别亲戚朋友们，几天后就死了。出自《通幽记》。

萧复弟

萧复的弟弟，年少时爱好道家修炼之术，不求仕途。吃灵芝丹桂，能弹琴，尤其善弹《南风》。有一次他游衡山湘水，把船靠在江边，见一个老翁，背着书抱着琴。萧生拜了一拜老翁坐下问：“老伯会弹琴，会不会弹《南风》呢？”老翁说：“我一向善弹《南风》。”萧生便求老翁抚琴，老翁弹得精妙绝伦，于是老翁把弹这个曲子的诀窍都传给了萧生。喝了几杯酒，萧生问他家在哪儿，老翁笑笑不回答。等到萧生北上回家，到了沅江口，停船上岸，弹起了《南风》曲。这时有个梳着双鬟的女子，拿个小竹篮说：“我家娘子就在附近也喜欢琴，我现在跑去告诉她。”萧生问她来这儿做什么，她说：“采果子。”女子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说：“我家娘子请您去。”萧生坐了很久，正想闲逛一逛，就答应了。不一会儿，就有个老仆摇着一只画船来了。萧生上了船，走了一里多地，进了一座华贵的馆舍。有人请萧生到厅堂去，看见有两个美人在堂上，就上前拜见。美人说：“请不要怪罪我们接你来，

知君善《南风》，某亦素爱，久不习理，忘其半，愿得传受。”生遂为奏，美人亦命取琴。萧弹毕，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问生授于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状。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传与某，某即舜二妃。舜九天为司徒，已千年别，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数碗。生辞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于人。”遂出门，复乘画舸，至弹琴之所。明日寻之，都不见矣。出《逸史》。

李 纳

贞元初，平卢帅李纳病笃，遣押衙王祐，祷于岱岳。斋戒而往，及岳之西南，遥见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余三四人，杂服饰，乃从者也。碧衣持弹弓，弹古树上山鸟。一发而中，鸟堕树，从者争掩捉。王祐见前到山下人，尽下车却盖，向山齐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车：“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从者挥路人，令上车，路人踌躇，碧衣人自挥手，又令人上。持弹弓，于殿

西南，以弹弓斫地俯视，如有所伺。见王祐，乃召之前曰：“何为来？”祐具以对。碧衣曰：“君本使已来矣，何必更为此行，要见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见本使。”遂开西院门引入，见李纳荷校灭耳，踞席坐于庭。王祐惊泣前伏，抱纳左脚，噬其肤。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犹在殿阶，

知道你善弹《南风》，我们也喜欢弹这个曲子，只是很久没复习了，忘了一半了，希望得到您的传授。”萧生就弹了起来，美人也令人取来琴。萧生弹过后，两位美人和侍从都感动得流泪了。问是谁传授的琴艺，萧生说是一位老翁，并详细描述了老者的相貌。美人又哭了起来说：“那老翁就是舜啊！这也是上帝安排你接受这绝技，再让你传给我们。我们就是舜的两个妃子。舜在九天之上当司徒，已分别一千年了。我们学习这个曲子的时间太长了，也忘掉了。”她们便留萧生喝了几碗茶。萧生告辞离开了，说：“我会珍重这深厚的恩惠，然而也不想对任何人说这件事。”萧生于是走出门，又乘上这画船，回到了他弹琴的原地。第二天再去找，什么都没有了。出自《逸史》。

李 纳

贞元初年，平卢帅李纳病重，派押衙王祐，替他到泰山庙里祈祷。王祐斋戒后就起身了，到了泰山西南，远远看见山上有四五个人，穿绿色的半臂汗衫。其余三四个人，服色很杂，看来是侍从。穿绿衣的人手持弹弓，射古树上的山鸟。一下就打中，鸟从树上掉下来，随从们抢上去捉鸟。王祐看见先到山下的人，都下车并除下伞盖，向着大山叩头齐拜。等王祐到了山前时，朝拜的人都让王祐止步下车，说：“这就是泰山神的三公子和七公子。”王祐于是向绿衣人叩拜。绿衣人的随从向路上的人挥手，叫他们上车，路人犹豫不肯，绿衣人亲自挥手，又让人们快上车。绿衣人手持弹弓，在大殿西南，用弹弓敲打地面并低头看，好像寻找什么。看见王祐后，就召他向前来问：“你做什么来了？”王祐实话实说。绿衣人说：“你的长官已经来了，你何必还来？你想见你长官吗？”说着就命令一个人说：“领王祐去见长官。”于是打开西院门领王祐进去，只见李纳脖子上戴着刑具，将耳朵遮盖住了，正蹲坐在庭院席子上。王祐惊讶地哭着趴到他

面前，抱起李纳的左脚，咬了一口。领他来的人说：“王祐可以退下了。”就把他领出了西院。那绿衣人还在殿前阶上，

谓祐曰：“要见新使邪？”又命一人从东来，形状短阔，神彩可爱。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讫无言。祐似欠嚏而迟者久之，忽无所见，惟苍苔松柏，悄然严静。乃荐奠而回。见纳，纳呼入卧内。问王祐，祐但以荐奠毕，掷樗蒲投，具得吉兆，告纳。纳曰：“祐何不实言？何故噬吾足？”于是举足，乃祐所噬足迹也。祐顿首，具以实告。纳曰：“适见新使为谁？”祐曰：“见则识，不知其名也。”纳乃召三人出，至师古，曰：“此是也。”纳遂授以后事，言毕而卒。王祐初见纳荷校，问曰：“仆射何故如此？”纳曰：“平生为臣之辜也，盖不得已如何，今日复奚言也？”出《集异记》。

崔 汾

灋泉尉崔汾，仲兄居长安崇贤里。夏夜，乘凉于庭际。月色方午，风过，觉有异香。俄闻南垣土动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见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惊惧避之。道士缓步庭中，年可四十，风仪清古。良久，妓女十余，排大门而入，轻绡翠翹，艳色绝世。有从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击门惊之。道士小顾，怒曰：“我以此差静，复贪月色。初无延伫之意，敢此粗率！”乃厉声曰：“此处有地界耶？”欬有二人，长才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颐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亲属入阴籍，可领来。”

对王祐说：“想不想见见你的新长官？”说着就从东面叫过来一个人，短小粗壮，神态可爱。绿衣人说：“这位就是你的新长官。”王祐拜完没有说话。王祐感觉像是要打喷嚏但很久没有打出来，忽然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见庙里苍松翠柏，悄无声息十分肃静。王祐赶快上供祭奠了一番，赶路回来。见了李纳后，李纳把他叫到内室，问王祐情况怎样。王祐只告诉李纳已经祭奠过了，也投樗蒲占卜了，都很吉利。李纳说：“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我？你为什么咬我的脚？”于是抬起脚来，上面有王祐咬的牙印。王祐赶快叩头告罪，把实情都说了出来。李纳说：“你刚才看见的新长官是谁？”王祐说：“看见本人我能认出

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李纳就叫出三个人来，到师古时，王祐说：“这个就是。”李纳就向师古交待后事，说完就死了。当时在庙里王祐看见李纳戴着刑具时，问他说：“老爷为什么这样惨？”李纳说：“这是因为我平日做官犯下的罪过，不这样又如何？现在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出自《集异记》。

崔 汾

澧泉县尉崔汾，二哥住在长安崇贤里。夏天夜里，在院子边上乘凉。月上中天时，一阵风飘过，感觉有一股奇特的香气。一会儿又听见南墙上的土簌簌响动，崔生心想大概是蛇鼠之类。忽然看见一个道士，大声说：“多好的月色啊！”崔生吓得赶快躲起来。道士漫步院中，年龄大概有四十岁，风度仪态清雅很像古代人。过了很久，又有十几个能歌善舞的女子，推开大门进了院，个个穿着轻薄丝绸，戴着珠翠首饰，娇艳绝伦。有仆从准备了座席，大家都坐在月下。崔生怀疑他们是妖怪，就用枕头敲打门吓他们。道士稍稍往四周看了一下，生气地说：“我因为这里安静，想在这里赏月。开始并没有久留在这里的意思，为什么这么粗鲁无礼！”又怒喝一声：“这里有没有管事的地界神？”立刻就有两个人，三尺多长，大头小耳，伏在道士面前。道士用下巴指着崔生所在之处说：“这人应该有在阴间的亲属，给我带来！”

二人趋出。俄见其父母及兄悉至，卫者数人，捽拽批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纵子无礼乎？”父母叩头曰：“幽明隔绝，诲责不及。”道人叱遣之。复顾二鬼曰：“捉此疑人来。”二鬼跳及门，以赤物如弹丸，遥投崔生口中，乃细赤绁也。遂钓出于庭，又叱辱。崔惊失音，不得自理，崔仆妾悉号泣。其妓罗拜曰：“彼凡人，因讶仙官无状而至，似非大过。”怒解，乃拂衣由大门而去。崔生病如中恶，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醺谢，亦无他。崔生初隔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诘之，一婢泣曰：“几郎就木之时，面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吻。然旁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尤负此苦。”出《酉阳杂俎》。

辛 秘

辛秘五经擢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因息于树阴。旁有乞儿箕坐，痂面虬衣。访辛行止，辛不对即去，乞儿亦随之。辛马劣，不能相远，乞儿强言不已。前及一衣绿者，辛揖而与之俱行里余。绿衣者忽前马骤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儿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之曰：“君言时至何也？”乞儿曰：“少顷当自知之。”将及店，见数十人拥店门，问之，乃绿衣者卒矣。辛惊异，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脱乘乘之。乞儿初无谢意，语言往往两个人快步跑出去。不一会儿就看到崔生的父母和兄长都到了，押送的有好几个人，对他们又推又拽拳打脚踢。道士叱责说：“我在这里，你们竟敢纵容儿子放肆无礼吗？”崔生的父母叩头说：“阴阳隔绝，我们想教导责备都是不可能的呀。”道士让把他们押下去，又对两个鬼说：“把这个可疑的家伙带来！”二鬼跳到门前，用一个像弹丸般的红色物体，远远地投进崔生的嘴里，原来是红色的细绳子。便把崔生像鱼似的钓出到庭院，又对崔生辱骂斥责。崔生吓得说不出话来，没法为自己辩护，崔家的僮仆妻妾也都哭号起来。这时，道士周围的舞女求情说：“他是个凡人，仙官您突然到这里，怎能不害怕，好像不算什么大错。”道士的怒气消除，一甩衣袖出门而去。崔生像中邪一样病倒了，五六天才稍稍好转，于是立刻设道场摆酒祭祀谢罪，后来没再发生什么事。当初，崔生隔着门缝看到亡兄时，亡兄用帛遮着嘴唇，嘴唇好像破了的样子。仆人们都感到惊讶，一个婢女哭着说：“当时他装入棺材时，盖脸的面衣忘了开口，我匆忙给剪开，误伤了他的下唇，旁人并没看见。没想到他在阴间二十多年了，还在承受这个痛苦。”出自《酉阳杂俎》。

辛 秘

辛秘参加五经科考试中进士后，到常州去成亲。走到陕地时，在树荫下歇息。旁边有一个小乞丐叉腿坐着，满脸疮疤，衣服上净是虱子。乞丐问辛秘要到哪里去，辛秘没回答他就离开了，乞丐也跟着他走。辛秘的马不好，走不快，那乞丐一直跟着要和他说话。再往前赶

上一个穿绿衣的人，辛秘与他施礼后就一同走了一里多地。那绿衣人忽然打马急驰而去，辛秘感到奇怪，自言自语说：“这人怎么忽然这样？”那小乞丐搭话说：“他按时到达，难道能自由吗？”辛秘觉得这话不寻常，就问乞丐：“你说的按时到是什么意思？”乞丐说：“等一会儿你自然会知道。”将到一个旅店，见几十个人拥在店门前，一问，说是那个绿衣人死了。辛秘十分惊讶，顿时对乞丐十分谦卑，便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乞丐穿，又把自己的马让给乞丐骑。乞丐开始没有感谢之意，但说的话往往

有精义。至汴，谓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适何事也？”辛以娶约语之。乞儿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器酒与辛别，指相国寺刹曰：“及午而焚，可迟此而别。”如期，刹无故火发，坏其相轮。临去，以绫帊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当发视也。”积二十余年，辛为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会亲宾客，忽忆乞儿之言。解帊复结，得幅纸，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计别乞儿之日，妻尚未生。出《酉阳杂俎》。

意味深长。到了汴州，乞丐对辛秘说：“我就到此停下了。你去那里要干什么呀？”辛秘就说自己要去成亲。乞丐笑了笑说：“你是读书人，当然不会中止这次行动。但那个女人并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婚期还远着呢。”隔了一天，乞丐扛了一坛子酒来为辛秘饯别，并指着相国寺的塔说：“今天中午它就会着火，你可以比着火时晚一些再走。”像乞丐预期的一样，塔无缘无故着了火，火把塔顶的相轮都烧坏了。临分别时，乞丐送给辛秘一个绸手帕，带有一个结。乞丐对辛秘说：“以后你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打开看吧。”过了二十多年，辛秘任渭南尉时，才与一个姓裴的女子结婚。到了裴氏过生日时，辛秘请来宾客亲友，忽然想起当年乞丐的话，就把那绸手帕的结打开，得到一幅纸，大小如手板，上面写着：“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某日生。”正好就是这个日子。辛秘推算当年告别乞丐时，妻子还没出生呢。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陈袁生 冉 遂 魏 耽 卢 佩

陈袁生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来谒。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常职军伍间，今则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迥出于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析君平生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之惧，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将祸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祸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岁淫雨数月，居舍尽圯，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铄。且日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如一坏土耳。今我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言，不则去。无恨也。”袁生曰：“神既有愿，又何不可哉！”神曰：“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倘为我重建祠宇，以时奠祀，则真幸之甚者。愿无忘。”袁生诺之。既而又曰：

陈袁生

贞元初年，陈郡人袁生，曾在唐安任参军。卸任后到巴蜀之地游历，住在一个旅店里。忽然有个穿白衣的人来求见。坐下后，白衣人对袁生说：“我姓高，家在本郡新明县。以前曾在军队中任职，现在已经卸职，所以到这里旅游。”袁生与他谈话，觉得他聪慧善辩、精明博学，远高出常人，袁生把他当作奇人。白衣人又说：“我善于卜算，能分析出你平生的事。”袁生就问他，白衣人便历数袁生过去发生的事，一件一件好像专门用笔记过，袁生大为惊讶。这天夜里，夜已深，高生悄悄对袁生说：“我不是人，有一件事要对你说，可以吗？”袁生一听害怕了，就站起来问：“你不是人，是鬼吗？要加害于

我吗？”高生人说：“我不是鬼，也不会害你。我来的目的，是想托你办一件事。我是赤水神，有祠庙在新明县南边。去年连下了几个月的雨，我住的庙都坍塌了，郡里没有人管这事，使我遭受风吹日晒，并且每天被砍柴人放牛娃欺侮，乡里人都把我看作一堆废土了。今天我向你诉说求告，你觉得能办到就办，办不到我就走。就没有遗憾了。”袁生说：“神既然有愿望，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神说：“你明年会调补到新明去当县令，上任后如能为我重修祠庙，按时祭奠，那可真是我的大幸。希望你不要忘了。”袁生答应了。接着高生又说：

“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黷于我，君当屏去其吏，独入庙中。冀尽一言耳。”袁生曰：“谨奉教。”

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讯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遂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车吏，独入庙中。见其檐宇摧毁，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谓袁生曰：“君不忘前约，今日乃诣我，幸何甚哉！”于是偕行庙中。见阶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数人立其旁。袁生问曰：“此何为者？”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道成师也。有殃，故吾系之一岁矣。每旦夕则鞭捶之。从此旬余，当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生魄系之，则其人自沉疾，亦安能知吾之为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建庙，可疾图之。”袁生曰：“不敢忘。”

既归，将计其工。然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魄，当沉疾。又云，从此去旬余，当解之。吾今假以他语，俾建其庙宇，又安有疑乎？”于是径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成师者，卧疾一岁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则一身尽痛。”袁生曰：“师疾如是，且近于死矣，然我能愈之。师能以缗货建赤水神庙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缗货为事哉！”袁生即给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魂，具桎梏繫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繫于此。’吾怜师之苦，因告其神：‘何为繫生人，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余，当舍其罪。’”

“你刚到新明县上任时，应该到祠庙见我一面。然而人神相隔，我担

心你的仆从下属会侮慢我，到时你应该让他们退下，单独进到庙里。我们才能谈得尽兴。”袁生说：“记住您的教诲了。”

这年冬天，袁生果然补任新明县令。等到上任，一打听，果然有座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过了十多天，袁生就到庙上去。离庙不到百余步时，他下马屏退了车马仆从，单独进了庙。只见屋檐庙宇被摧毁，到处都是荒草堆积。袁生伫立着看了很久，有一个白衣男子从庙后走出来，果然是高生。袁生神情十分高兴，赶紧揖拜。神对袁生说：“你不忘以前的许诺，今天来看我，我太幸运了。”于是两人一起在庙里巡看，只见墙边有一个老和尚，披枷戴锁，几个人站在他身旁。袁生问：“这是怎么回事？”高生说：“他是县东寺庙里的道成和尚，有害于我，所以我已经把他押在这里一年了。每天早晚都要鞭打他。从现在再过十几天，我会放掉他的。”袁生又说：“这和尚既然活着，怎么能把他押在这里呢？”神说：“我拘押的是他的魂，他本人就会得上大病。他怎么能知道是我干的呢？”神又告诉袁生说：“你既然答应为我修庙，希望你快点办吧。”袁生说：“不会忘的。”

回到县里，袁生就张罗修庙的事。然而由于太穷，没有经费。便自言自语说：“赤水神说，拘押了道成僧的魂，使他生病。又说，从现在再过十几天，就放他的魂。我不如现在就借别的话，让道成和尚修庙，和尚哪里会怀疑呢？”于是他径直走到县东寺庙里去问，果然有位道成和尚，已经重病一年了。道成说：“我快要病死了，早晚就全身都痛。”袁生说：“您病成这样，怕快要死了，但我能使您痊愈。您能够出钱物修建赤水神庙吗？”道成说：“如果病真能好，又怎么能在乎修庙的钱物呢？”袁生就欺骗他说：“我善于与鬼神交往，最近拜谒赤水神庙，看到师傅的魂，正披着枷锁被捆绑在墙下。我就招来赤水神问怎么回事，他说：‘这个僧人过去犯了罪，所以才被拘押在这里。’我同情你的痛苦，就对赤水神说：‘为何拘押世上的活人，快放了他。我会让这僧人为你修庙，决不会违背。’神高兴地答应我说：‘从现在再过十多天，就会免罪放了他。’

吾故告师疾将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无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语曰：“敬受教。”

后旬余，果愈。因召门弟子告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法，

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君谓我曰：‘师之病，赤水神所为也，疾锺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祐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锺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一遗者。又明日，道成谒袁生。袁生喜曰：“师病果愈乎？吾之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计修赤水神庙也，不然，且惧为祸。”道成曰：“夫神所以赖于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潦淫则禴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有害于人焉，可不去之。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

后月余，吏有罪，袁生朴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路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耳！”袁生既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神曰：“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以报。”言已不见。生恶之，后数日，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我所以前来告诉师傅病快好了，希望你快修赤水神庙。不要因为病好了，就懈怠了修庙的心。这样灾祸还会到来的。”道成假装答应说：“我受教了。”

过了十多天，病果然好了。道成便招来庙里的弟子们说：“我少时就离家入庙，学习佛法，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不幸大病一场。之前县令袁君对我说：‘师傅的病，是赤水神作的怪，病好后可修缮赤水庙。’设置神庙，本是为能护祐百姓，为黎民祈福。现在赤水庙神既然加害于我，怎么能不除掉它？”就与他的徒众，带着镐锹到赤水神庙，把神像和庙宇都拆毁扔掉了，什么也没有留。过了两天，道成去见袁生。袁生高兴地说：“师傅的病果然好了，我没说错吧？”道成说：“对，幸亏你救了我，我怎么敢忘你的恩德呢！”袁生说：“那就赶快修赤水神庙吧，不然，怕会招来祸的。”道成说：“神所以被人依赖，是因为神能为我们施福消灾，天旱时给人间降雨，地涝了能够放晴晒干。所以皇帝才会让天下郡国，即使一邑一里，也一定要修寺建

祠庙，以便为民造福。然而像赤水神这样的，不仅不造福于人，反而害人，怎么能不除掉呢？我已经把赤水神庙彻底拆毁了。”袁生一听又惊又怕，连忙谢罪。道成心气更胜，袁生却更加恐惧了。

一个多月后，有位小吏犯罪，袁生杖打了他。不久那小吏死了，他的家人告到郡里说是袁生害的，袁生因此获罪被贬到端溪。袁生走到三峡，忽然遇见一个白衣人，站在道边。仔细一看，是赤水神。赤水神说：“先前我曾托你为我修庙，为何让道成毁了我的住所，扔了我的像？使我一时间无家可归，这都是你的罪过。现在你被贬到穷乡僻壤，也是我在向你报仇！”袁生谢罪说：“是道成毁了你的庙，为什么怪罪我？”赤水神说：“道成和尚福德正盛，我动不了他。现在你官运和气数都不行了，所以我能够报复你。”说完就不见了。袁生非常痛恨这件事，没几天，竟然病死了。出自《宣室志》。

冉 遂

冉遂者，齐人也，父邑宰。遂婚长山赵玉女。遂既丧父，又幼性不惠，略不知书，无以进达，因耕于长山。其妻赵氏，美姿质，性复轻荡。一日独游于林藪间，见一人衣锦衣，乘白马，侍从百余人，皆携剑戟过之。赵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锦衣人回顾笑之。左右问赵氏曰：“暂为夫可否？”赵氏应声曰：“君若暂为我夫，我亦怀君恩也。”锦衣遽下马，入林内。既别，谓赵氏曰：“当生一子，为明神，善保爱之。”赵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儿，发赤面青，遍身赤毛，仅长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杀之。”赵氏曰：“此儿托体于君，又何妖？或是异人，何杀之耶？必杀反为害，若何？”遂惧而止，赵氏藏之密室。

及七岁，其儿忽长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鸟飞下，儿走出，跃上鸟背飞去，其母朝夕哭之。经数月，儿自外来，擐金甲，佩剑弯弓，引兵士可千余人。至门直入，拜母曰：“我是游察使者子，幸托身于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报，我今日后，时一来拜觐，待我微答母恩，即不来矣。”赵氏曰：“儿自为何神也？”儿曰：“母慎勿言，我已补东方擒恶将军。东方之地，不遵明祇，擅为恶者，我皆得以诛

之。”赵氏取酒炙以饲之，乃谓儿：“我无多酒炙，不可以及将士。”儿笑曰：“母但以一杯酒洒空中，即兵士皆饮酒也。”母从之。见空中洒下如雨，兵士尽仰面而饮之。儿乃遽止曰：“少饮。”临别，谓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遥告，我当立至。”言讫，上马如风雨而去。

冉 遂

冉遂，齐地人，父亲是县令。冉遂娶了长山赵玉的女儿。后来父亲死了，冉遂又生来愚笨，又没念什么书，没有升官发财的本领，便只好在长山耕种。妻子赵氏，天生丽质，但性情轻浮。一天她独自在林中游玩，看见一个穿锦衣的人，骑着白马，带着一百多名持兵器的侍从走过。赵氏说：“我要是能得到他做丈夫，死而无憾。”身穿锦衣的人回头看着她笑了笑。侍卫们问赵氏：“让他给你做个暂时的丈夫你愿意不？”赵氏应声道：“如果他暂时做我的丈夫，我也不忘他的恩德。”锦衣人立刻下马，和赵氏一齐钻进树林里。分别时，他对赵氏说：“你会生下一个儿子，这儿子是明神。你要好好爱护他。”后来赵氏果然怀了孕，到了产期生下一个儿子，红发青脸，遍身红毛，只有五寸长，眼睛熠熠闪光。冉遂非常惊讶，说：“这一定是个妖精，可以杀掉他。”赵氏说：“这孩子是你的，怎么能是妖精呢？也许是个非常之人，为什么要杀他？如果一定要杀反而会招来祸事。你看怎么办好？”冉遂怕招祸就没有杀，赵氏把婴儿藏在密室。

到了七岁，这孩子忽然长成一丈高。一会儿有一个大鸟从天上飞下来，那孩子跑出去，跳上鸟背就飞走了。赵氏天天痛哭。过了几个月，那孩子又从外面回来了，身披金甲，佩剑弯弓，带着大约一千多士兵，来到门前径直进入，向母亲跪拜说：“我是游察使者的儿子，有幸托生于母亲。受你生育之恩，没有报答你。从今以后，我会常来看望你，等我多少能报答一点母恩，就不再来了。”赵氏说：“儿子是什么神？”儿子说：“母亲可千万别对别人说，我现在已补任东方擒恶将军。东方之地，凡是不敬神明和擅自作恶的人，我都能杀掉。”赵氏备了酒肉让儿子吃，并对儿子说：“我没有那么多酒肉，不能供你的将士们吃了。”儿子笑着说：“母亲只要拿一杯酒洒在空中，将士们就都有酒喝了。”赵氏按他的话做了，果然看见空中像下雨似的落下

了酒，将士们都仰着脸喝起来。儿子急忙制止说：“别喝多了。”临别时，儿子对母亲说：“如果有急事，只要焚香远远祷告，我立刻就会来。”说罢，骑上马像风雨一样离开了。

后一年，赵氏父亡，赵氏往葬之。其父家，每有鬼兵可千余，围其宅。有神扣门言曰：“我要为祠宇，尔家翁见来投我，尔当速去，不然，皆杀之。”赵氏忽思儿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儿引兵士千余至，令一使诘之，神人茫然收兵为队，自缚于儿前。儿呵责，尽杀其众。谓母曰：“此非神也，是强鬼耳。生为史朝义将，战亡之后无所归，自收战亡兵，引之来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适闻言，家翁已在我左右，尔试问之。”其儿令擒神人问之曰：“尔所谋事，我尽知之，不须言也。但何以无故追赵玉耶？今在何处？”其人泣告曰：“望将军哀念。生为一将，不能自立功，而死于阵前。死后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图。今日有犯斧钺，若或将军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节。”又问曰：“赵玉何在？”神曰：“寄在郑大夫冢内。”儿乃立命于冢内取赵玉至，赵玉寻苏。赵氏切劝儿恕神之罪，儿乃释缚，命于部内为小将。乃辞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当频出迹于人间，不复来矣，母善自爱。”又如风雨而去，迺后绝然不至矣。出《奇事记》。

魏 耽

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罢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颜色甚美丽。夏中，俱纳凉于庭。急仰视天裂，有长人于裂处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与君为女婿。”耽不敢阻，请俟排比，再三乃许。约期

过了一年，赵氏的父亲赵玉死了，赵氏前去为父亲料理丧事。她父亲家里，每天夜里被一千多鬼兵包围。还有个神敲门说：“我要把这里当作庙宇，你父亲现在到我那儿去了，你们也应该赶快离开，不然，把你们都杀掉。”赵氏忽然想起儿子留下的话，就焚香祷告。这天晚上，儿子带领一千多兵士到了，让一个使者上前质问那个神，神人立刻着急地收兵集合，自己把自己绑上跪在赵氏儿子面前。儿子把

那神训斥了一顿，把他的兵全杀了。然后对母亲说：“这不是神，是个很厉害倔强的鬼。他活着时是叛贼史朝义的将官，战死之后无处可归，才收集那些战死的士兵，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想擅自立个祠庙而已。”母亲说：“听他刚才说，我的父亲在他左右，你试着问问他。”儿子又把那个神带来问道：“你的阴谋我已经都知道了，你就不用说了，但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害赵玉呢？现在人在哪里？”那神人哭着哀告说：“求将军体念我的苦衷吧。我生前是个大将，没立什么大功，战死在阵中。死后想成为一个神，又不能正当谋求。今天我冒犯了将军，如果将军不把我的罪向上天报告，而把我留在你帐下，我一定拼死为你效力。”儿子又问他：“赵玉在哪里？”那神说：“关在郑大夫的坟墓里。”儿子立刻派他到郑大夫的坟中把赵玉带来，赵玉很快苏醒了。赵氏恳切地劝儿子饶恕神人的罪，儿子才给他松绑，让他在自己帐下当一名小将。然后就向赵氏告别，哭着说：“我在神界，不应经常到人世来，今后我不能再来了，望母亲多多保重！”说罢又如风雨一般很快离去，以后再也没有来过。出自《奇事记》。

魏 耽

贞元年间，吉州刺史魏耽，卸任后住在洛阳。他有个女儿，年龄刚十六岁，容貌非常美丽。夏天，家人都在庭院里乘凉。忽然仰头看见天空裂了个大口子，有个长得很高的人从裂口处落到地下，径直落到魏耽跟前。此人穿着紫衣佩着金饰物，面色很黑，胡子很长，说：“我姓朱，天帝派我来给你做女婿。”魏耽不敢拒绝，请求等等安排准备一下。再三请求那人才同意。约定期限

后月，乃腾空而去。耽与其妻，虽甚忧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圉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马而突入，太无礼也。”圉人曰：“窃见使君有忧色，故请言其事。”耽曰：“尔何要知之？”圉人固请，耽因告之。圉人曰：“使君不足忧，小事耳。”言讫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圉人复突入，佩金者见之，趋下再拜。圉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恕尔，罚汝在人间，奈何又复扰人如是？”对曰：“死罪。”复拜。圉人辄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圉人于大沙锣，取饮数器，器可三斗余。饮讫，又取一铁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锣饮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惧色，

乃饮之。唯言死罪，更无他词。圉人曰：“送天狱禁百日。”乃腾空而去。圉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昼夜焚修，今乃报之。适无礼者，即贼星也，今已禁之，请去他虑。”言讫而去。出《闻奇录》。

卢佩

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榻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寓于长乐里之别第，将欲竭产而求国医王彦伯治之。彦伯声势重，造次不可一见，佩日往祈请焉。半年余，乃许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来，佩候望于门，心摇目断。日既渐晚，佩益怅然。忽见一白衣妇人，姿容绝丽，乘一骏马，从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至佩处驻马，谓佩曰：“观君颜色忧沮，又似有所候待来，

为下个月，那人才腾空而去。魏耽和妻子，虽然忧心忡忡，也准备了酒食等着他。这天，有个马夫突然进屋向魏耽跪拜。魏耽说：“你不喂马，突然来这里做什么，太无礼了。”马夫说：“我见大人面带愁容，所以想请您说说是为什么事。”魏耽说：“你为什么要知道？”马夫坚持请求，魏耽就把实情告诉了他。马夫说：“大人根本不用愁，小事一桩。”说完就出去了。佩金者如期而至，马夫又突然闯进来。佩金者见了马夫，快步走下跪拜。马夫脸上变色，大怒责骂道：“上天宽恕了你，罚你到人间，为什么又这样骚扰他人？”佩金者回答说：“我有罪，我该死。”又拜了拜。马夫就进屋坐下，招呼佩金者坐下，命令拿酒来，马夫用大沙锣取酒饮了好几下，器皿大概可盛酒三斗多。喝完，又取来一个铁棍子，折断吃了起来。然后又把沙锣递给佩金者让他喝酒，佩金者很害怕的样子，就喝了。只是不断说死罪，再也没有别的话。马夫说：“送你到天牢里关押一百天！”佩金者腾空而去。马夫说：“我就是你的北斗本命星，你平时日夜烧香自修，现在我来报答你。刚才那个无礼的家伙，是一颗贼星，现在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就不用再犯愁了。”说完也离开了。出自《闻奇录》。

卢佩

贞元末年，渭南县丞卢佩，非常孝顺。他的母亲先是腰和脚有毛病，到了现在病得越来越重，连续多年连床榻也下不来了，日日夜夜痛得难以忍受。卢佩就辞去官职，护送母亲回了长安，住在长乐里的别墅中，打算竭尽家产以求国医王彦伯给母亲治病。王彦伯当时声名权势非常大，轻易不能见一面，卢佩天天去求告。半年后，王彦伯才答应去给看一次。卢佩和王彦伯约好在某天清早见面，到了这一天中午还没来，卢佩在家门前翘首以待，焦急得望穿双眼。天色渐晚，卢佩越来越失落。忽然看见一个白衣妇人，容貌端庄秀丽，骑着一匹骏马，带着一个使女，从巷子西边跑来，快速向东驰去。不一会儿，又从东面奔回来，来到卢佩家门前停下马，对卢佩说：“看您愁容满面，又好像是在等待什么人来，

请问之。”佩志于王彦伯，初不觉妇人之来，既被顾问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妇人曰：“彦伯国医，无容至此。妾有薄技，不减王彦伯所能，请一见太夫人，必取平差。”佩惊喜，拜于马首曰：“诚得如此，请以身为仆隶相酬。”

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闻佩言，忽觉小瘳。遂引妇人至母前，妇人才举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动矣。于是一家欢跃，竞持所有金帛，以遗妇人。妇人曰：“此犹未也，当要进一服药，非止尽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寿。”母曰：“老妇将死之骨，为天师再生，未知何阶上答全德。”妇人曰：“但不弃细微，许奉九郎巾栉，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则可，安敢论功乎？”母曰：“佩犹愿以身为天师奴，今反得为丈夫，有何不可？”妇人再拜称谢，遂于女僮手，取所持小妆奁中，取药一刀圭，以和进母。母入口，积年诸苦，释然顿平。

即具六礼，纳为妻。妇入朝夕供养，妻道严谨。然每十日，即请一归本家。佩欲以车舆送迎，即终固辞拒，唯乘旧马，从女僮，倏忽往来，略无踪迹。初且欲顺适其意，不能究寻，后既多时，颇以为异。一旦，伺其将出，佩即潜往窥之。见乘马出延兴门，马行空中。佩惊问行者，皆不见。佩又随至城东墓田中，巫者陈设酒馔，沥酒祭地，即见妇人下马，就接而饮之。其女僮随后收拾纸钱，载于马上，

即变为铜钱。又见妇人以策画地，巫者随指其处曰：“此可以为穴。”事毕，即乘马而回。佩心甚恶之，归具告母，

我想问问您怎么回事。”卢佩一直在守望王彦伯，全神贯注，开始没有觉察到女子的到来，已经被问了好几次，他才把实情都告诉她。妇人说：“王彦伯是国医，没有时间到这里。我也略通医术，不一定就比王彦伯技术差，请带我去见你们太夫人，一定能治好她的病。”卢佩又惊又喜，在马前叩拜说：“如果真能如此，我愿给你当奴仆来报答。”

卢佩就先进家告诉母亲，母亲正在床上痛苦地呻吟，一听卢佩的话，忽然觉得好了点。卢佩领着那妇人到母亲床前，妇人刚一抬手准备医治，他母亲就能自己动了。于是全家欢呼雀跃，争相拿来所有的金钱丝帛，送给那妇人。妇人说：“这还没完呢。还要吃一副药，不但能除去病根，还能延年益寿。”母亲说：“我一个垂死的老人，被天师你起死回生，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你的恩德。”妇人说：“如果您不嫌我卑微，允许我侍奉您儿子卢九郎的生活起居，能经常在太夫人身边就满足了，怎么敢论功呢？”母亲说：“卢佩本来只求给天师做奴仆，现在反而要做丈夫，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妇人一再行礼感谢，从女仆手里拿的梳妆匣里，取了一小包药调和好给卢母喝。卢母送药入口，多年来的各种病痛，一扫而光。

于是家里备好了聘礼，娶了妇人为妻。婚后妇人严守妇道，侍奉婆母无微不至。只是每过十天，妇人就请求回一次娘家。卢佩每次想用车马接送，女子都坚决拒绝，只骑着原来那匹马，带着使女，很快去很快回来，没有一点踪迹。起初卢佩尚且顺着妇人的意愿，不去追究。后来时间长了，觉得有点奇怪。一天早上，等女子又要回娘家出门，卢佩就偷偷跟在后面看。见妇人骑马出了延兴门，马突然腾空而起。卢佩惊讶地问路上的人，谁都看不见。卢佩又跟到城东墓地里，一个巫师在地上陈设酒菜，洒酒祭祀，看见妇人下了马，就迎接过去让妇人喝酒。那个使女跟在后面收拾起地上的纸钱，装在马上，纸钱立刻变成了铜钱。又见妇人用马鞭在地上一画，巫师就指着那里说：“这里可以做坟地。”事情结束，就乘马而去。看到这些后，卢佩心里对妇人十分厌恶，回来详细告诉了母亲。

母曰：“吾固知是妖异，为之奈何？”自是妇人绝不复归佩家，佩亦幸焉。

后数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妇人行，佩呼曰：“夫人何久不归？”妇人不顾，促辔而去。明日，使女僮传语佩曰：“妾诚非匹敌，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为君治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请相约为夫妇。今既见疑，便当决矣。”佩问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恭李谿议矣。”佩曰：“虽欲相弃，何其速欤？”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内人家丧葬所在。长须在京城中作生人妻，无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终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长为妻，九郎一家，皆为地仙矣。”卢佩第九也。出《河东记》。

母亲说：“我早就知道她是妖怪，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从此，妇人再也没有回卢佩家来，卢佩也暗自高兴。

几十天后，卢佩到南街中去，忽然遇见妇人带着行装。卢佩招呼她说：“夫人怎么这么久不回家？”女子不理睬，催马速行离开了。第二天，她让使女转告卢佩说：“我实在不配做你的妻室，只是由于为你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才给你治太夫人的病。太夫人病好以后，是你自己请求我们结为夫妻。现在既然怀疑我了，就应当分手了。”卢佩问使女：“娘子现在什么地方？”使女说：“娘子前几天已经改嫁靖恭李谿议了。”卢佩说：“虽然打算和我分手，但这也太快了吧？”使女说：“娘子是冥府地神，主管京兆府三百里以内人家的丧葬墓地，必须长久在京城给阳世人做妻子，没有自己的家。”使女又说：“娘子永远不会没有去处，只可惜九郎福气太薄，假使娘子长久做你的妻子，九郎你们一家，就都成地仙了。”卢佩排行第九。出自《河东记》。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 聿 党国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陈翁 乐 坤

永清县庙 崔 泽 韩 愈 李逢吉 樊宗训

裴 度 张仲殷 凌 华

沈 聿

贞元中，庶子沈华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别业，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于庄之北，平原十余里，垣古塹以建牛坊。秩满，因归农焉。

一日昼寝堂之东轩。忽惊寤，见二黄衣吏谓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谓官罢，无事诣府，拒之未行。二吏坚呼，聿不觉随出。经历亲爱洎家人，挥霍告语，曾无应者。二吏呵驱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芜荟，正衙之东街，南北二巨门对启。吏导入北门，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厅上读状，付司责问。聿惶惧而逃，莫知所诣，遂突入南门。门内有厅，重施帘幕，聿危急，径入帘下。则见紫衣贵人，寝书案后。聿欣有所投，

沈 聿

贞元年间，庶子沈华辞官归于永崇里。他儿子沈聿在三原当县尉。沈家原有座庄园，在三原城西边，沈聿因为在那里做官就把庄园整修了一番。在庄园的北面，有十多里的平原，沈聿以古墓道做围墙建了养牛场。沈聿任期满了以后，就回到庄园务农了。

一天，他白天在东屋窗下睡觉。忽然惊醒，看见两个黄衣小吏对沈聿说：“府司召见你。”沈聿说自己已经不做官了，没有什么公事须去见府司，就拒绝不去。两个小吏坚持叫他去，沈聿也就不知不觉地跟着走了。遇见家里的亲人们，沈聿迅速与他们打招呼，但没有人回应。两个小吏催促得很急迫，便向北走了大概二十多里。来到一个城

里。城中人很稀少，路上长满荒草。正衙的东街，南北两扇大门对开着。卒吏引导沈聿进了北面的衙门，让沈聿停在屏墙外面，进去报告说：“沈聿已经捉到。”过了很久，里面大厅上有人念状子，吩咐下属衙门责问。沈聿惊恐地逃跑，不知该向哪里去，就急速逃进了南门。门内有个大厅，有好几重帘子挡着。沈聿危急之下，径直躲进帘子下面，见有个穿紫衣的贵人，在书桌后面睡觉。沈聿为找到躲藏的地方而高兴，

又惧二吏之至，因声气撼动，紫衣遂寤。熟视聿曰：“子为何者？”聿即称官及姓名。紫衣曰：“吾与子亲且故，子其知乎？”聿惊惑未对。又曰：“子非张氏之弥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间，亦知张谓侍郎乎？”聿曰：“幼稚时则闻之。家有文集，尚能记念。”紫衣喜曰：“试为我言。”聿念：“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紫衣大悦。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遥拜，呼紫衣曰“生曹”，礼谒甚恭。紫衣谓曰：“沈聿吾之外孙也，尔可致吾意于秋局，希缓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尔死矣，宜速归。”聿谢辞而出，吏伺聿于门，笑谓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钱帛许之。忽若梦觉，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致奠二吏于野外。聿亦无恙。

又五日，聿晚于庄门复见二吏曰：“冤诉不已，须得郎为证。”聿即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冢，大被论理，候郎对辩。”聿谓曰：“此主役之家人银钥擅意也。”二吏相顾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见。其夜，银钥气蹶而卒。数日，忽复遇二吏，谓聿曰：“银钥称郎指教，屈辞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为告于生曹，二吏许诺。有顷复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潜遁，慎不得泄。藏伏三日，事则济矣。”言讫不见。聿乃密择捷马，乘夜独游。

又担心两个小吏追到这里，便喘气声音很大，紫衣人惊醒了。他仔细看了看沈聿说：“你是什么人？”沈聿就报了官职和姓名。紫衣人说：“我和你是亲戚，你知道吗？”沈聿十分惊讶，一时答不上话来。紫衣人说：“你不是张氏的外甥的儿子吗？我是你的舅爷爷。你在人间，也知道张谓张侍郎吧？”沈聿说：“小时听说过您。我家有张谓的

诗文集，我还能记得一些。”紫衣人高兴地说：“那你不能给我背几首呢？”沈聿背道：“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紫衣人大为高兴。这时那两个卒吏走到前面的庭院：“秋局召见沈聿。”遥相迎拜，称呼紫衣人为“生曹”，行礼拜谒十分恭敬。紫衣人说：“沈聿是我的外孙，你们可向秋局转达我的意思，请他们对沈聿缓期执行。”两个卒吏奉命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说：“秋局遵从您的吩咐。”紫衣人说：“你来到这里就是死了，现在放了你，赶快回家吧。”沈聿拜谢后退出来，那两个卒吏等在门外，笑着对沈聿说：“生曹的恩情，难道是可以忘的吗！”说完就领他向南走。沈聿以酒食钱帛对他们大加许诺。这时沈聿就突然醒了过来，一看太阳已经落了。这件事他谁也没有告诉，立刻派人带着酒饭纸钱到野外祭奠那两个卒吏，沈聿也没有灾祸。

到了第五天，沈聿晚上在庄园门外又看见那两个卒吏，对沈聿说：“冤诉还没停止，你必须去对案作证。”沈聿就问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案，两个卒吏说：“你家建牛场，平了十个古墓，你被人家告了，等你去对证。”沈聿说：“平坟的事是我的管家银钥擅自干的。”两个卒吏互相看了看说：“把他留下来抓管家，也许能行。”于是忽然不见了。这天夜里，银钥突然气绝死去。几天后，忽然又遇到两位吏卒，对沈聿说：“银钥说平坟的事是你指使他干的，叫屈的言辞十分真切，你应该自己去一趟。”沈聿又再三请求，只希望他们把这情形告诉那个当生曹的舅爷爷，两个吏卒答应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说：“生曹让你今晚悄悄逃出去躲一躲，这话千万不可泄露。你躲出去藏三天，事情就过去了。”说完就不见了。沈聿就偷偷选了快马，乘天黑独自逃出。

聿曾于同州法轮寺寓居习业，因往诣之。及至，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惧贻严君之忧，则径归京，不敢以实启。庄夫至云：“前夜火发，北原之牛坊，已为煨烬矣。”聿终免焉。出《集异记》。

党国清

晋阳东南二十里，有台骀庙，在汾水旁。元和中，王鐸镇河东

时，有里民党国清者，善建屋。一夕，梦黑衣人至门，谓国清曰：“台骀神召汝。”随之而去。出都门，行二十里，至台骀神庙。庙门外有吏卒数十，被甲执兵，罗列左右，国清恐悸不敢进。使者曰：“子无惧。”已而入谒。见有兵士百余人，传导甚严，既再拜。台骀神召国清升阶曰：“吾庙宇隳漏，风日飘损，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湿。且尔为吾塞其罅隙，无使有风雨之苦。”国清曰：“谨受命。”于是抔涂登庙舍，尽补其漏。既毕，神召黑衣者，送国清还。出庙门，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闻传呼之声，使者与国清俱匿于道左。俄见百余骑，自北而南，执兵设辟者数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马，仪壮魁伟，殿后者最众。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会食于李氏之门，今夕故先谒吾君于庙耳。”国清与使者俱入城门，忽觉目眦微惨，以手搔之，悸然而寤。明日，往台骀庙中，见几上有屋坏泄雨之迹。视其屋，果有补葺之处。及归，行未六七里，闻道西村堡中有箫鼓声，因往谒焉。见设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国清讯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尝为衙将，

沈聿曾在同州的法轮寺寄居读书，便打算到那里去。到了法轮寺，遇到与他交好的一位和尚出门了，沈聿就住在他房里。住了几天，怕自己的父亲挂念，就径直赶回京城，这些事都没敢实说。后来庄园的仆人来报告说：“前天晚上突然失火，北原上的牛场，已化为灰烬了。”沈聿终于免除了这场灾难。出自《集异记》。

党国清

晋阳东南二十里，有座台骀神庙，在汾水边上。元和年间，王鐸镇守河东时，有一个叫党国清的老百姓，善于盖房子。一天晚上，国清梦见一个黑衣人来到门前，对他说：“台骀神要召见你。”他就跟着黑衣人离开了。出了城门，走了二十里，来到台骀神庙。庙门外有吏卒几十个，穿铠甲持兵器，列在两旁，国清吓得不敢进去。使者说：“你别怕。”随后带他进庙拜见。只见庙内有兵士一百多人，传导的礼仪十分威严。国清赶快又下拜。台骀神召国清上殿，对他说：“我的庙宇漏了，风吹日晒，一到下雨天，我的衣服桌几就被淋湿。请你为我把房间漏缝的地方修补一下，使我免受风雨之苦。”国

清说：“我一定照办。”于是就和解了泥登上庙舍，把漏的地方全都补上了。干完以后，神就让那黑衣人送国清回家。出了庙门，往西北方向走，没走十里地，忽然听见喝道声，使者和国清一起藏在道旁。一会儿只见一百多骑兵，由北向南来，其中有几十个拿着兵器开路的人，有一个人头戴官帽、身穿紫色官服、佩带金饰，骑着白马，形貌魁伟，殿后的人数最多。使者说：“这是磨笄山神，因为明天要去参加姓李的人家的宴会，今晚先来我们这里拜见台骀神。”国清和使者一起进了城门后，国清忽然觉得眼角有点痛，用手一揉，就惊醒过来了。第二天，他前往台骀庙中，看见案上有屋坏漏雨的水渍痕迹。看屋顶，果然有修补堵漏的痕迹。等回来时，走了不到六七里路，听见路西村堡里有箫鼓声，就跑去看。看见一家人在准备酒筵，巫师在那里呼叫舞蹈，原来是在祭神。国清向人打听，人们说：“这是李家住宅。李存古曾当过衙将，

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军功，故宥其死，谪于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祷其庙，愿得生还，近者以赦获归。存古谓磨笄山神所祐，于是醺之。”果与国清梦同也。出《河东记》。

太原小吏

王鐔镇太原，尝一日亭午之际，有小吏，见一神人，长丈余，介金仗剑，自衙门缓步而来。既而伫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见之惧甚，白于衙将靳坦、张和。偕视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风起，因忽不见。后月余而鐔薨，时元和中也。出《宣室志》。

村人陈翁

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亦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毗陈翁者，因独行田间，忽逢一人，仪状甚异，擐金甲，左右佩弧矢，执长剑，御良马，朱纓金佩，光采华焕，鞭马疾驰。适遇陈翁，因驻马而语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农人，家于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为乎？且有厉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

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皆愈。出《宣室记》。

乐 坤

乐坤，旧名冲，累举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罢举东归，至华阴，夜祷岳庙，以卜进退之计。中夜，忽梦一青绶人，

从前范司徒因他怠慢法规要判他的罪，因为他曾有军功，所以免去死罪，把他流放到偏远的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庙，李存古常常到庙里去上供祷告，祈求得够活着回到故乡，最近被赦免放回来了。李存古认为这是磨笄山神保佑的结果，所以才摆设祭坛祭神。”果然和国清做的梦完全符合。出自《河东记》。

太原小吏

王锬镇守太原时，曾经在一天中午之际，他手下一个小吏看见一个神人，有一丈多高，穿着金甲执着宝剑，从衙门慢慢走来。然后站立了很长时间，好像在等什么。小吏看见他十分害怕，跑去告诉衙将靳坦、张和。两个人一同来看，果然和小吏说的一样。不一会儿突然狂风大作，那大神也忽然消失了。过了一个多月，王锬就去世了。这是元和年间的事。出自《宣室志》。

村人陈翁

云朔一带曾经大旱，当时天气十分炎热，乡里得了热病的人数以千计。有位种地的老人姓陈，一个人在田里耕作。忽然遇见一个人，形貌很特别，披着金铠甲，左右带着弓箭，手执长剑，骑着高头大马，盔上戴着红缨，衣上佩着金饰，光彩四射，正骑马飞奔。正好遇到陈翁，便停下马来说道：“你不是这个村的人吗？”陈翁说：“我是种田人，在这里已住多年了。”神人说：“我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天帝认为你们村里人都得了热病，并不是太阳太毒，而是你们村里有恶鬼作怪，所以村里人大多病了。上帝命令我来撵鬼。”说完就不见了。陈翁把这事告诉了村里人。从此云朔一带，得热病的人都好了。出自《宣室记》。

乐 坤

乐坤，原名叫乐冲，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考中。元和十二年，落第后东归，走到华阴县，夜里到华岳神庙进香祈祷，并卜算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半夜，忽然梦见一个佩带着青色绶带的人，

检簿书来报云：“来年有乐坤名已到，冥簿不见乐坤也。”冲遂改为坤。来年如其说。春闱后，经岳祈谢，又祝官位所至。梦中称官历四资，郡守而已，乃终于郢州。出《云溪友议》。

永清县庙

房州永清县，去郡东百二十里，山邑残毁，城郭萧条。穆宗时，有县令至任逾年，其弟宁省，乍睹牢落，不胜其忧。暇日，周览四隅，无非榛棘，见荒庙岿然，土偶罗列，无门榜牌记，莫知谁氏。访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与神相接。神曰：“我名迹不显久矣。郁然欲自述其由，恐为妖怪。今吾子致问，得伸积年之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隐，《吴书》有传。诛南山之虎，斩长桥之蛟，与民除害，阴功昭著。余素有壮志，以功佐时。余名廓，为上帝所命，于金商均房四郡之间，捕鸷兽。余数年之内，剿戮猛虎，不可胜数，生聚顿安。虎之首帅在西城郡，其形伟博，便捷异常，身如白锦，额有圆光如镜，害人最多，余亦诛之。居人怀恩，为余立庙。自襄汉之北，蓝关之南，凡三十余处，皆余憩息之所也。岁祀绵远，俗传多误，以余为白虎神。幸君子访问，愿为显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于襄阳从事，乃书版置于庙中。尘侵雨渍，文字将灭，大中壬申岁，襄州观察判官王澄，刻石于庙。出《集异记》。

翻检簿书来报告说：“明年有乐坤这个名已中举，但是阴司的簿册上没有乐坤这个名字。”乐冲于是改名叫乐坤。第二年正如梦中人说的一样。春天的京试结束后，乐坤经过岳庙，又进去祷告拜谢，并向神求问今后官位能到哪里。夜里梦见神对他说能做四任官，最高能做到郡守。果然，乐坤就终于郢州郡守。出自《云溪友议》。

永清县庙

房州永清县，离郡城以东一百二十里，山村残破，城郭萧条。穆宗时期，有个县令到永清县上任一年后，他的弟弟来看他，乍一看永清的破败景象，心里很忧虑。闲暇时，县令的弟弟周游四境，无非是荆棘丛生而已，只见一个荒庙岿然而立，里面排列着些土偶神像，庙门上没有匾额标识，不知庙主是谁。向地方上的小吏打听，只说是永清大王而已。县令的弟弟倚在庙门上好久，竟昏昏睡去，与神相遇。神说：“我的名字和事迹已经默默无闻很久了。很郁闷想倾诉一下我的处境，又怕人们把我当成妖怪。今天你问起我，使我得以发泄多年的忧愤。我是毗陵人，祖父是子隐，《吴书》上有他的传记。他曾杀过南山猛虎，斩过长桥蛟龙，为民除害，阴功很昭著。我向来有壮志，想立功业济世。我叫廓，受天帝的指派，在金、商、均、房四郡之间，捕杀恶禽猛兽。我几年之内，杀掉的猛虎不计其数，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虎群的首帅在西城郡，形体庞大，敏捷异常，身上的毛像白色锦缎，额头有像镜子般的圆光，这个虎害人最多，我也把它杀掉了。当地百姓感怀我的恩德，为我建了庙。从襄汉以北到蓝关以南，一共三十多个祠庙，都是我休息的地方。年代久远，民间传说多有错误，误把我当做白虎神。幸亏你来探访我，希望能让我的庙门显示名字，以纠正传说之误。”后来有一天，县令的弟弟把此事告诉了襄阳从事，就写了块木版放在庙里。后来天长日久雨打风吹，文字快看不见了，大中壬申年，襄州观察判官王澄，刻了石碑放在庙里。出自《集异记》。

崔 泽

王锬镇太原，有清河崔泽者，长庆中刺坊州。常避暑于庭，时风月晴朗。忽见一丈夫身甚长，峨冠广袖，自堂之前轩而降，立于阶所，厉声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见，泽惧而且恶，命家僮逼之，已亡见矣。是夕，泽被疾。至明日，发使献书，愿解官归老，相府不许。后月余，卒于郡。出《宣室志》。

韩 愈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绝 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而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出《宣室志》。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尝为司空范希朝从事于单于府。时金城寺有老僧无为者，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禅斋，负壁而坐，瞬目数息。忽有一介甲持杓者，由寺而至。食顷，闻报李从事来。自是逢吉将游金城寺，无为辄见向者神人先至，率以为常。衙将简郢，与无为弟子法真善，常为郢语之。出《宣室志》。

崔 泽

王锬镇守太原时，有个清河人崔泽，长庆年间在坊州当刺史。有一次，崔泽在院里避暑乘凉，当时月朗风清。忽然看见一个男子身材高大，戴着高帽子穿着宽袖衣服，从堂屋的前轩降落，站在台阶上，厉声呼叫，一共大叫了三声才停止。崔泽全家都看见了，崔泽又怕又讨厌，命令家仆威胁那人，这时那人已经不见了。这天夜里，崔泽病了。到了第二天，崔泽就派人送信，请求辞官还乡，相府不同意。一个多月后，崔泽就死在郡里了。出自《宣室志》。

韩 愈

吏部侍郎韩愈，在长庆四年夏天，因为患病不能处理公务。到秋天九月被免官，病更重了。冬季十一月的一天，韩愈在靖安里的家中白天躺卧着，看见一个神人，个子有一丈多高，身披盔甲手持宝剑，佩带着弓箭，仪态状貌十分威严，进入室内，站在床榻前，很久才对韩愈说：“天帝命我和你商量一件事。”韩愈赶快起来，整好衣冠坐着

说：“我不幸得病，只能叉脚坐着见大王。”神人说：“有一个威粹骨苑国，世代和韩氏为敌，现在想讨伐它但力量不足。你认为怎么办？”韩愈回答说：“臣愿意跟随大王去讨伐。”神人点点头离开了。韩愈于是把神人说的话写下来，放在座位旁边，好几天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到十二月，韩愈就死了。出自《宣室志》。

李逢吉

原相国李逢吉，曾在单于府做司空范希朝的从事。当时金城寺有个叫无为的老和尚，七十多岁了。曾有一天他一个人在禅房里，背靠着墙打坐，瞬目数息。忽然有一个穿甲冑持长枪的人，从寺里走来。过了一顿饭工夫，听到有人报告说李从事来了。从此每当李逢吉要游金城寺，无为和尚总是看见之前那个神人先到，渐渐习以为常了。李逢吉有个衙将叫简郢，和无为的弟子法真关系好，法真曾对简郢说了这件事。出自《宣室志》。

樊宗训

硖石县西有圣女神祠，县令韦谋，与前县令樊宗训游焉。宗训性疏复，不以神鬼为意，以鞭划其墙壁，抉剔其衣袂，言笑慢褻。归数日，邑中有狂僧，忽突入县门大呼曰：“县令当持法，奈何放纵恶人，遣凌轹恣横？”谋遣人逐出，亦不察其意也。旬余，谋小女病，召巫者视之曰：“圣女传语长官，土地神灵，尽望长官庇护，岂有教人侵夺？前者遣阿师白于长官，又不见喻。”韦君曰：“恶人是谁？即与捕捉。”曰：“前县令樊宗训，又已发，无可奈何。以后幸长官留意，勿令如此。小娘子疾苦即应愈。”韦君谢之，令人焚香洒扫，邑中皆加敬畏，其女数日即愈。出《述异记》。

裴 度

裴度少时，有术士云：“命属北斗廉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从之，奉事甚谨。及为相，机务繁冗，乃致遗忘。心恒不足，然未尝言之于人，诸子亦不知。京师有道者来谒，留之与语。

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护不已，亦有感于相公。”度笑而已。后为太原节度，家人病，迎女巫视之。弹胡琴，颠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请裴相公，廉贞将军遣传语：‘大无情，都不相知耶？’将军甚怒，相公何不谢之。”度甚惊。巫曰：“当择良日洁斋，于净院焚香，具酒果，廉贞将军亦欲见形于相公。”其日，

樊宗训

硖石县城西有座圣女神祠。县令韦谋，与前县令樊宗训到圣女神游玩。樊宗训为人粗疏轻浮，不把鬼神当回事。进圣女神祠后，他用马鞭划坏墙壁，挑起神像的衣袖，言笑中充满褻渎轻慢。他们回来几天后，街上有一个疯和尚，忽然闯进县衙大门大声叫道：“县令应该秉持法令，为什么放纵坏人，送走欺凌专横的人？”韦谋让手下人把他赶了出去，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十多天后，韦谋的小女儿病了，请巫师为女儿看病，巫师说：“圣女神给长官传话，土地神灵，都指望长官的保护，哪里有让人侵害的道理？前些天圣女神曾派阿师向长官告状，你没有明白。”韦谋说：“坏人是谁呢？我立即去抓他。”巫师说：“就是前县令樊宗训，他已经走了，没有办法了。以后希望长官留意，不要再出这样的事。你家小女儿的病就应该会好了。”韦谋向巫师表示感谢，命人到庙里焚香清扫，城中老百姓都更加敬畏圣女神。他女儿的病过了几天就好了。出自《述异记》。

裴度

裴度年少时，有个术士说：“你的命数属北斗廉贞星神，应该时常心存敬畏，备好果酒供奉祭祀。”裴度听从了他的话，很认真地供奉星神。到后来拜了相，公务繁忙，裴度就渐渐忘了。裴度心里觉得若有所失，不过这想法他没跟人讲过，他的儿子也不知道。有一次京城有个道士拜见，裴度留他谈话。道士说：“您过去尊奉天神，为什么中途停止了？虽然神对你守护不止，也对你有些想法了。”裴度笑笑罢了。后来裴度任太原节度使时，家里人生病，请来女巫看治。女巫弹着胡琴，颠倒了好半天，突然跳起来说：“有请裴相公，廉贞

将军传话说：‘你太不讲情义，都把他忘了吧？’将军很生气，相公为什么不请罪呢？”裴度很吃惊。女巫说：“应该选个好日子净身斋戒，在干净的院子焚香，摆上酒果，廉贞将军也想现形和你相见的。”这天，

度沐浴，具公服，立于阶下，东向奠酒再拜。见一人金甲持戈，长三丈余，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动，少顷即不见。问左右，皆云无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出《逸史》。

张仲殷

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于南山内读书，遂结时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聪利，但不攻文学，好习弓马。时与同侣挟弹，游步林藪。去所止数里，见一老人持弓，逐一鹿绕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惊赏。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获此一鹿，吾无所用，奉赠君，以充一饭之费。”仲殷等敬谢之。老人曰：“明日能来看射否？”明日至，亦见老人逐鹿。复射之，与前无异，复又与仲殷，仲殷益异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观子似可教也。明日复期于此，不用令他人知也。”

仲殷乃明日复至其所。老人还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渐低下，如入洞中，草树有异人间，仲殷弥敬之。约行三十余里，至一大庄，如卿相之别业焉。止仲殷于中门外厅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谒之状。出曰：“姨知君来此，明日往相见。”仲殷敬诺而宿于厅。至明日，敕奴仆与仲殷备汤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于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为起，亦无辞让。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视其状貌，不多类人，或似过老变易，又如猿獾之状。其所食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见其母动匕箸，

裴度沐浴净身，穿上官服，站在阶下，面向东方洒洒祭拜。只见一个人穿金甲持长戈，三丈多高，面朝北站着。裴度吓得出了一身汗，跪伏在地上不敢动。不一会儿，那大神就不见了。裴度问左右的人，都说没有看到。从此后他就更加尊奉大神，再也不敢有丝毫怠慢。出自《逸史》。

张仲殷

户部郎中张滂的儿子，叫仲殷，在南山内读书时，就结交了三四个当时的名流子弟。仲殷本性也聪明机灵，但不爱读书，喜欢骑马射箭。当时和同伴们带着弹弓，到树林里去游玩。在离他们住处几里远的地方，遇见一个老人拿着弓箭，正绕着林子追赶一只鹿。老人一箭就把鹿射中，鹿的胸被箭穿透倒在地上。仲殷惊叹赞赏。老人说：“你能达到这个程度吗？”仲殷说：“我倒是希望射得这么好。”老人说：“我得了这个鹿，也没什么用，送给你，充当一顿饭吧。”仲殷等十分感谢。老人说：“明天你们能来看我射箭吗？”第二天他们到了，又看见老人在追一头鹿。又是一箭射中，和之前一样，射中后又把鹿送给了仲殷，仲殷更加惊异佩服。像这样反复了三次，仲殷就拜求老人教给他箭法。老人说：“我看你好像可以教导。明天你再到这儿来，别告诉别人。”

仲殷第二天又来到这个地方，老人也来了，就领着仲殷往西走了四五里，走进一个山谷口。路渐渐低下去，好像走进一个洞里，里面的树木花草也和人间不一样，仲殷更加敬服老人。大约走了三十多里地，来到一个大庄园，像王公大臣的别墅。老人让仲殷在中门外厅等着，自己整好衣冠走进去，好像要对谁行大礼参见。出来后说：“姨知道你来这里了，明天再去见她。”仲殷恭敬允诺，并住在前厅。到了第二天，老人让仆人准备了热水给仲殷洗浴，换上新衣。老人在中堂摆好酒席，请仲殷参拜母亲。仲殷赶忙跪拜，老太太没起身，也没有辞让。老人又请仲殷升堂就座，仲殷看这位老太太的相貌，不太像人，或者好像是太老以后变了形，又像猿猴的形状。桌上的食物品种丰富，仲殷吃完了，也不见老太太动勺子和筷子。

倏忽而毕。久视之，敛坐如故，既而食物皆尽。老人复引仲殷出，于厅前树下，施床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首指一树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发矢十只，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谓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于床下曰：“敬服。”又命墙头上立十针焉，去三十步，举其第一也。乃按次射之，发无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势。但约臂腕骨，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满。故无强弱，皆不费力也。

数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抚之，谓仲殷曰：“止于此矣。勉弛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乱世也。”遂却引归至故处。而仲殷艺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虽童子妇人，即可与谈武矣。后父卒除服，偶游于东平军，乃教得数千人而卒。其老人盖山神也。善射者必趯度通臂，故母类于猿焉。出《原化记》。

凌 华

杭州富阳狱吏曰凌华，骨状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舍吏，当为上将军。”华为吏酷暴，每有縲绁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贿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将死，见黄衫吏赍诏而前，宣云：“牒奉处分，以华昔日曾宰剧县，甚著能绩。后有缺行，败其成功。谪官圜扉，伺其修省。既迷所履，

但是转眼间桌上的酒菜全都没有了。仲殷仔细看老太太，她还像原来那样端坐着，接着食物都吃完了。老人又领着仲殷出去走到院里，在厅前的树下，放了一张床榻坐下。接着老人令人拿来弓箭，抬头指着一根树枝说，“我发十箭射下一尺树枝来。”说着就连发十箭，射下来十段碎枝，拼接起来正好一尺。老人对仲殷说：“这个技术怎么样？”仲殷跪拜在床榻前说：“佩服之极！”老人又命人在墙头上扎上十根针，距离三十步外，距离第一根起，挨着顺序射箭，根根全都射中。老人接着教仲殷各种射箭时屈伸距跗的姿势，指点仲殷臂在拉弓时要尽力向内弯，臂腕骨互相支撑，也能把弓拉满。到了这个程度，那就不论拉强弓还是弱弓，都会毫不费力了。

过了几天，仲殷就已经掌握了射箭的诀窍。老人抚摸着，对仲殷说：“只教这些就够你用了。努力传扬你的名声，可以在亲信中再教五六千个善射的人，以平定乱世。”然后老人就把仲殷领到原来的山口。仲殷的箭法技艺越来越精，果然得了善射的美名。经过他指点的，即使是妇女儿童，都可与他谈论武艺兵法。后来仲殷的父亲死了，他料理完丧事，偶然到东平军游历，于是教了好几千将士后去世。原来那位老人就是山神。善于射箭的人都必然双臂特别健壮，所以老人的母亲就像猿猴了。出自《原化记》。

凌 华

杭州富阳典狱官名叫凌华，骨相很不一般。曾经遇到一个姓施的老翁给他相面后说：“如果你能舍弃这个小典狱官，将来能做上将军。”凌华为典狱官非常残暴。每每有新送来的犯人，一定要插入喉咙撞人家心口，以索取犯人对他的贿赂。元和初年，凌华病了一夜就死了。要死时，看见一个穿黄衣的小吏，带着诏书来到床前宣读说：“现在奉命进行处理，因为凌华过去曾在剧县为官，有不少功劳。可是后来有不少罪错，使你没能成大事。你现在被贬官，闭门思过，进行反省。既然你鬼迷心窍，

太乖乃心。玉枕巍然，委于庸贱。念兹贵骨，须有所归。今镇海军讨逆诸臣，合为上将。骨未圆实，难壮威棱。宜易之以得人，免块然而妄处。付司追凌华，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忧恤。”于是黄衫吏引入。有绿冠裳者隔帘语曰：“今日之来，德之不修也。见小吏而失禄，窃为吾子惜焉。”命左右取钳槌。俄顷，有缁衣豹袖执斤斧者三人。绿裳赐华酒五杯，昏然而醉。唯闻琢其脑，声绝而华醉醒。复止华于西阶以听命。移时，有宣言曰：“亡贵之人，理宜裨补。量延半纪，仍赍十千。”宣讫，绿裳延华升阶语曰：“吾汉朝隐屠钓之人也。盖求全身，微规小利。既歿之后，责受此官。位卑职猥，殊不快志。足下莫叹失其贵骨，此事稍大，非独一人。”命酒与华对酌别。饮数杯，冥然无所知。既醒，宛然在废床之上。扪其脑而骨已亡，其济流赙助，凡十千焉。后十五年而卒。出《集异记》。

辜负上天之心。玉枕骨端庄卓异，却为庸贱之人所有。考虑到你高贵的骨相，应该有所归属。现在镇海将军是讨伐逆贼的有功之臣，应该晋升为上将。然而他的骨相不够圆实，作为上将军很不威壮。所以应该把你高贵的骨头换给他们，以免贵骨还附在你卑劣的肉体中。现在派人追拿凌华，把他的玉枕骨凿下来上交。并命令办这事的官员，对凌华给予适当的体恤照顾。”于是黄衣小吏领着凌华进来。只听有个穿戴着绿衣帽的人隔着帘子说：“你今天到这里来受处理，是因为你不修品德。为了一个小官而失去上将军的前程，真私下为你感到可惜啊！”然后叫左右快取来钳子木槌。不一会儿，有三个穿黑衣挽着

豹皮袖口拿着刀斧的人进来。绿衣人赐给凌华五杯酒，凌华喝下去立刻就醉得不省人事。只听到有斧子在凿自己的脑袋，凿声停下后凌华也酒醒过来了。又让他站在西阶下听候吩咐。过了一段时间，又宣布说：“已失去了富贵的人，应该有所照顾补偿。考量增加十五年寿命，并发给十千钱。”宣布完后，那绿衣人请凌华上台阶对他说：“我是汉朝想做官而故意隐居在民间的人，以求保全自身，追求微薄的名利。我死之后，罚我当这个官。官位卑小职责琐细，特别不得志。你不要叹息失去了贵人的骨相，这事虽然有点大，但受这样处置的不只你一个人啊。”说罢叫人拿酒来，与凌华对饮告别。凌华喝了几杯，就昏沉沉不省人事。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破旧的床上。摸摸自己的脑袋，脑后骨隆起的部分已经没有了。他的朋友们为给他办丧事资助的钱，加在一起正好是十千。凌华又活了十五年后才死。出自《集异记》。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 回 李 序 蔡 荣 刘元迴 郑 翦

柳 澥 马 总 崔龟从

李 回

唐故相李回，少时常久疾。兄^耕，召巫覡，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面壁而卧，忽闻庭中喧然。回视，见堂下有数十人，或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将散，巫欲彻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其首俯于筵上，食之且尽，乃就饮其酒。俄顷，其貌^赭然，若有醉色。遂飞去，群鬼亦随而失。后数日，回疾愈。出《宣室志》。

李 序

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有李六郎，自称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与人言，不见其形。有王筠者，为之役。至霍丘月余，赁宅住，更无余物，惟几案绳床而已。有人请事者，皆投状。王筠铺于案侧，文字温润，须臾满纸。能书，

李 回

唐代原来的宰相李回，年少时曾得病很久不好。哥哥李^耕，为李回请来了巫师，在院中摆上酒食，以使神高兴。李回正面壁躺着，忽然听见院中人声嘈杂。回头一看，见堂下有好几十个鬼，有的穿黄衣有的穿绿衣，争抢着靠近酒食吃喝。过了好久快散去时，巫师想去撤掉桌子，忽然有一个人从空中飞下来，左右长着两只翅膀。那些鬼怪都吓得四下退避，并且说：“陆大夫神来了！”巫师也惊呼：“陆大夫神到了！”就命令赶快在院中重新摆上酒菜。那神就低头屈身伏在酒席

上，将食物几乎吃光了，又喝了酒。不一会儿，好像喝得满脸通红，好像有点醉了。才飞走了，那群鬼也随着都消失了。过了几天，李回的病就好了。出自《宣室志》。

李 序

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有个李六郎，自称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他和人说话时，人们看不见他的形体。有个叫王筠的，是他的仆人。李序主仆到霍丘县一个多月了，租了一间房子住，没多余的东西，只有桌案和绳床罢了。有人来请求事情，都要先投递状子。王筠把纸铺在桌上，文字温润，一会儿就写满字。李序善于书法，

字体分明，休咎皆应。时河南长孙郢为镇遏使，初不之信，及见实，时与来往。先是官宅后院空宽，夜后或杳鸣狐叫，小大为畏。乃命李六郎与疏理，遂云诺。每行，似风雨霏霏之声，须臾闻笳捶之声。遣之云：“更不得来。”自是后院遂安。时御史大夫李湘为州牧，侍御史张宗本为副史。岁余，宗本行县。先知有李序之异而不信，乃长孙郢召之，须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于牧守，取纸笔而请。序曰：“接对诸公，便书可乎？”张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笔，俄而忽失一管，旋见文字满纸。后云：“御史大夫李序顿首。”宗本心服，归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来数日，云：“是五狱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蕲州，某于阴道管此郡。”亦饮酒，语声如女人，言词切要，宛畅笑咏。常作笑巫诗曰：“魑魑何曾见，头旋即下神。图他衫子段，诈道大王嗔。”如此极多，亦不全记。后云：“暂往蕲州看舍弟。”到蕲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与长孙。邻近数州人，皆请休咎于李序。其批判处犹存。出《博异志》。

蔡 荣

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地，潜祝土地，至长未常暂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来，谓母曰：“蔡荣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见，乃速为妇人服饰。有来问者，必给之曰：‘出矣。’求其处，则亦意对，勿令知所在

也。”言讫走去。

字体分明，吉凶事都能应验。当时河南人长孙郢做镇遏使，起初不相信这件事，等看见是真的，就常和李序来往了。起初长孙郢的府第后院很空旷，半夜后有时有枭鸟狐狸号叫，一家大小都很害怕。长孙郢就请李六郎来整治，李六郎答应了。他每次行走时，像风雨飒飒之声，片刻就听见拷打捶敲声，听见李序大声斥责道：“都不许再来！”从此长孙郢的后院就安宁了。当时御史大夫李湘做寿州州牧，侍御史张宗本为副史。年末时，张宗本到各县巡视。先是听说了李序的奇异之处但不相信。长孙郢就把李序召了来，李序片刻就到了。张宗本就请李序写封书信，想呈给州牧。取来纸笔请他写，李序问：“接待应对诸公，用便信可以吗？”张宗本说：“可以。”起初，桌上有三管笔，一会儿就少了一管，接着就见纸上写满了字。后面还写着：“御史大夫李序顿首。”张宗本从心里信服了，他回去告诉李湘，李湘就派人把李序请来。两个人交往了好几天，李序说：“我是五狱神的弟弟，我的七弟在蕲州。我在冥间管理本郡。”李序也喝酒，说话的声音像女人，言词切中要害，谈笑风生。他曾做了一首嘲笑巫师的诗说：“魍魉何曾见，头旋即下神。图他衫子段，诈道大王嗔。”像这样的诗特别多，也没有全都记下来。后来，李序说：“他要暂时到蕲州去看弟弟。”他到蕲州是七月中旬，到后让王筠给长孙郢送去新粳米二斗和一封书信。邻近几州的人，都请李序预卜吉凶。他批写判词的地方现在还留存着。出自《博异志》。

蔡 荣

中牟县三异乡，有个叫蔡荣的木匠，从小就信神。每次吃饭总往地下放些饭食，暗暗祭祀土地神，到长大也未曾忘记过。元和二年春天，蔡荣卧床病了六七天。有天傍晚，有个武官跑到家里，对蔡荣的母亲说：“蔡荣的衣服用具快收起来，别让人看见，赶快给蔡荣穿上女人的服饰。有人来问，一定骗他说：‘蔡荣出去了。’问到哪里去了，你说个大概就行，别说出准地方。”说完就跑开了。

妻母从其言。才毕，有将军乘马，从十余人，执弓矢，直入堂中，呼

蔡荣。其母惊惶曰：“不在。”曰：“何往？”对曰：“荣醉归，怠于其业，老妇怒而笞之，荣或潜去，不知何在也，十余日矣。”将军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无丈夫，亦无器物。”将军连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诺。”责曰：“蔡荣出行，岂不知处。”对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将军曰：“王后殿倾，须此巧匠，期限向尽，何人堪替？”对曰：“梁城乡叶幹者，巧于蔡荣。计其年限，正当追役。”将军者走马而去。有顷，教藏者复来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荣每食必相召，故报恩耳。”遂去。母视荣，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闻梁城乡叶幹者暴卒。幹妻乃荣母之犹子也。审其死者，正当荣服雌服之时。有李复者，从母夫杨曙，为中弁团户于三异乡，遍闻其事。就召荣母问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见德者，岂其然乎？出《续玄怪录》。

刘元迴

刘元迴者，狡妄人也。自言能炼水银作黄金，又巧以鬼道惑众，众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师古镇平卢，招延四方之士，一艺者至，则厚给之。元迴遂以此术干师古，师古异之，面试其能，或十铢五铢，皆立成焉。盖先以金屑置于汞中也。师古曰：“此诚至宝，宜何用？”元迴贵成其奸，

蔡荣的妻子和母亲听从了武官的话。他们刚给蔡荣穿好衣服，就来了个骑马的将军，带着十多个随从，手拿弓箭，径直闯进屋里，呼喊蔡荣的名字。蔡母惊慌地说：“不在家。”将军问：“到哪儿去了？”母亲说：“蔡荣喝醉了酒回来，不好好干活，我生气用鞭子抽了他一顿，他赌气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已经十几天了。”将军叫卒吏到屋里搜查，搜查的人说：“屋里没有男人，也没有男人用的东西。”将军连声呼喊地界神出来，那个教蔡荣藏身的武官就出来说：“到。”将军斥责说：“蔡荣出走，你这个土地神难道不知道吗？”土地神回答说：“他是一怒之下独自出去的，没说上哪儿去。”将军说：“大王的后殿倾斜了，必须要找蔡荣这样的巧匠，期限快到了，有谁能替他去？”地界神回答说：“梁城乡有个叫叶幹的木匠，手艺比蔡荣还好。我算了算他的阳寿也到了，正应该让他去。”将军一听就上马去了。过了一会儿，那武官又来了，对蔡母说：“我就是这里的地界神。因

为蔡荣每顿饭都请我来同吃，所以我要报答他。”说完就走了。母亲去看蔡荣，见他出了一身大汗。从此病就好了。不久就听说梁城乡的叶幹突然死亡。叶幹的妻子，是蔡荣母亲的侄女。推算叶幹死的时候，正是蔡荣穿上女人衣服的那个时辰。有个叫李复的，他的姨夫杨曙，当时在三异乡为中弁团户，到处都能听到这件事，就招来蔡荣的母亲询问，回来都告诉了李复。那些广泛祭祀神明获得德报的人，难道不是一种回应吗？出自《续玄怪录》。

刘元迴

刘元迴，是个狡猾狂妄的人。他自己说能把水银炼成黄金，又花言巧语讲神论鬼迷惑众人，很多人迷信他，他也由此发家致富。李师古镇守平卢，招请四方有才能的居士，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受到优厚的待遇。元迴就跑去投奔李师古，说他会炼金术。师古感到惊异，当面考查他的才能，或十铢或五铢，都能马上炼成。原来这是事先把金末放在水银里了。师古说：“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技术，但应该干什么用呢？”刘元迴想促成他的奸计，

不虞后害，乃曰：“杂之他药，徐烧三年，可以飞仙；为食器，可以避毒；以为玩用，可以辟邪。”师古大神之，因曰：“再烧其期稍缓，子且为我化十斤，将备吾所急之器也。”元迴本炫此术，规师古钱帛，逡巡则谋遁去。为师古磨之，专令烧金。其数极广，元迴无从而致，因以鬼道说师古曰：“公绍续一方，三十余载，虽戎马仓廩，天下莫与之侔，然欲遣四方仰归威德，所图必遂者，须假神祇之力。”师古甚悦，因而询之，元迴则曰：“泰岳天齐王，玄宗东封，因以沉香刻制其像，所以玄宗享国永年。公能以他宝易其像，则受福与开元等矣。”师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驱而至，或恐卒不能办。且以黄金十五斤，铸换其首，因当获祐矣。”师古曰：“君便先为烧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齐虽曰贵神，乃鬼类耳。若以吾金为其首，岂冥鬼敢依至灵之物哉！是则斥逐天齐，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泽纯金而易之，则可矣。”师古尤异之，则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为，仍命元迴就岳庙而易焉。元迴乃以铅锡杂类，镕其外而易之。怀其真金以归，为师古作饮食器皿，靡不办集矣。师古尤加礼

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资奉甚厚。

明年，师古方宴僚属将吏，忽有庖人，自厨径诣师古。于众会之中，因举身丈余，蹈空而立，大诟曰：“我五岳之神，是何贼盗，残我仪质？我上诉于帝，涉岁方归。及归，

也不考虑后果，就说：“如果在黄金里掺杂一些药物，慢慢炼上三年，吃了就可以成仙。用来做食器，可以防毒；用来做玩物，可以避邪。”师古把他当成大神一样，便说：“可以慢慢烧炼，你暂且给我炼出十斤，以备我制造急需的武器。”刘元迴本来就是炫耀炼金术骗人的。这时就打算骗了师古的钱，得空就想办法逃掉。但被师古束缚着，让他专门炼金。他要的数量相当多，元迴没法弄到这些黄金，便使用鬼神之道骗师古说：“大人您镇守一方，三十多年，虽然你的兵马粮食，天下没有可与你匹敌的，然而要想四方的人都感恩于你的威德，你谋划的事都能成功，那就必须借助于神仙的力量。”师古十分兴奋，便问怎么借助神力，元迴就说：“泰山有天齐王，当年唐玄宗东巡到泰山，使用沉香木刻制了天齐王像供奉，所以玄宗当了一辈子皇上。如果您能以别的宝物换下那尊天齐王神像，那您所享的富贵就会和唐玄宗一样了。”师古狂妄放诞，就听信了。元迴就说：“如果把那尊天齐王像整个换下来，恐怕一时办不到。只要用十五斤黄金，铸成头像换下来，你便可以得到祐护了。”师古说：“你可以先为我烧炼所需黄金，快快办成这事。”元迴大笑说：“别看天齐神虽说是个大神，其实他不过是个鬼怪而已。如果用我所炼出的金给他铸头，难道鬼怪还敢依附于天齐神吗？因此他们会把天齐神赶走，那您还怎么求得他的福祐呢！你只要用山泽纯金给天齐神铸个头换上，就可以了。”师古更觉得他神异，就把家里藏的二十斤黄金给了元迴，放纵他所欲为，并令元迴去泰岳庙换天齐神的头。元迴就用铅、锡之类的金属铸了个头，表面镀了点金子给天齐神换上了。怀揣着真金回家了，为师古做了些饮食器具，没有办不成的了。师古更加器重他，把他敬为兄长。赠给他财物、美女和宅院，奉资特别丰厚。

第二年，李师古正要设宴招待属下官员和将士时，忽然有个厨师，从厨房径直跑到李师古面前。在众人宴会之中，身体向上变成一丈多高，跳到了空中站立，大骂说：“我是五岳之神，是哪个盗贼残

害我的躯体？我向天帝去告状，过了一年多才回来。等回来后，我之甲兵军马，帑藏财物，皆为黄石公所掠去。”则又极骂，复耸身数丈，良久履地。师古令曳去。庖人无复知觉，但若沉醉者数日。师古则令画作戎车战士，戈甲旌旗，及纸钱绫帛数十车，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迥之奸。方将理之，而师古暴病。不数日，脑溃而卒。其弟师道领事，即令判官李文会、虞早等按之。元迥辞穷，戮之于市。出《集异记》。

郑 翦

穆宗有事于南郊，将谒太清宫。长安县主簿郑翦主役，于御院之西序，见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黄帝过路，汝速实之。不然，罪在不测。”翦惶遽，使修之。其处已陷数尺，发之则古井也。惊顾之际，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护军中尉刘弘规奏之。帝至宫朝献毕，赴南郊，于宫门驻马。宰臣及供奉官称贺，遂命翰林学士韦处厚撰记，令起居郎柳公权，书于实井之上，名曰《圣瑞感应纪》。仍赐郑翦绯衣。出《唐统纪》。

柳 澥

柳澥少贫，游岭表。广州节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赠百余金，谕令西上。遂与秀才严烛、曾黯数人，同舟北归。至阳朔县南六十里，方博于舟中，忽推去博局，起离席，以手接一物。初视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带，泊舟而下。立于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与诸君同事。符命虽至，当须到

我的甲兵车马，仓库里所藏财物，都被黄石公抢掠一空。”又极力咒骂，又纵身数丈高。过了很久才落到地上。师古叫人把厨师拖走。厨师一直不省人事，但昏昏沉沉像喝醉的人一样好几天也不醒来。师古就叫人画了兵车战士、戈甲旌旗，还有几十车纸钱绫帛，到泰山前烧化。这时师古还没有完全看穿刘元迥的奸计。刚想弄个明白，李师古就得了暴病。不几天，因脑袋溃烂而死。他的弟弟李师道接管事务，就叫判官李文会、虞早等一起审理这件事。刘元迥理屈词穷，在市上

被斩首。出自《集异记》。

郑 翦

唐穆宗要驾幸南郊，打算去太清宫祭祀。长安县主簿郑翦负责皇帝的护卫和起居，在行宫的西厢房，见一位白衣老人说：“这下面有口井，正是皇帝要路过的地方，你快把他填上。不然，大罪不可预测。”郑翦十分害怕，赶快找人来修。这个地方已陷下去好几尺，挖开原来是一口古井。惊慌地回头张望之际，已找不到白衣老人了。当时功德使护军中尉刘弘规把这事奏报给皇上。皇上到太清宫祭祀完毕，赶往南郊，在宫门下马。文武大臣和供奉官都为此事祝贺皇上，穆宗就命翰林学士韦处厚撰写文章记录，命起居郎柳公权，书写下来刻成碑，竖在那口填实后的古井上，名叫《圣瑞感应纪》。皇上为此特别赏赐郑翦穿红袍。出自《唐统纪》。

柳 澥

柳澥年少时家里很穷，他到广州游历。广州节度使孔戣，待他很好，给了他一百多金，让他到西边求前程。于是柳澥和秀才严烛、曾黯几人，一同乘船北归。走到阳朔县南边六十里处，他们正在船上玩博棋，柳澥突然推开博局，离开座位，用手接了一件东西。最初看，好像有人投了一张名帖，就急忙命人拿来衣衫穿戴整齐，停船下岸，站在沙岸上，向空中作揖而拜说：“我柳澥有幸和各位一同共事。现在符命虽然已经到了，但我应当到

桂州。然议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严见澥之所为，不觉惶然，亦皆舐舐如有所睹。澥即却入舟中，偃卧吁嗟，良久谓二友曰：“仆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车乘吏从毕至，已与约至桂州矣。”自是无复笑言，亦无疾。但每至夜泊之处，则必箕踞而坐。指挥处分，皆非生者所为。阳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滩，常须舟人尽力乃过，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见二紫衣，具军容，执锤，驱百余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书才毕而卒。时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出《河东记》。

马 总

马总为天平节度使。暇日方修远书，时术人程居在傍。总凭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惨蹙，不类于常。程不敢惊，乃徐起，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总召元封，屏人谓曰：“异事异事，某适有所诣，严邃崇闳，王者之居不若也。为人导前，见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阶相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见。’因留连曰：‘祐之此官，亦人世之中书令耳。六合之内，靡不关由。然久处会剧，心力殆倦，将求贤自代。公之识度，诚克大用，况亲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总因辞退，至于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为愿，则且归矣。然二十年，当复相见？’”总既寤，大喜其寿之遐远。自是后二年而死，岂马公误听，将祐增其年，以悦其意也？出《集异记》。

桂州。然而还要讨论一下行程，你们应该在前面等我。”同船的曾黯和严烛见到柳澥的所作所为，不觉都又惊又怕，也都隐约好像看到了什么。柳澥又退回到船里，仰卧着叹息了半天，很久才对两位朋友说：“我已被任命为阴间的泰山主簿，刚才接我的车马仆从已经到了，我已和他们约定等我到桂州后再去上任。”从此就再也不说不笑，也没有生病。只是每到夜晚船停泊后，他就一定要叉开腿坐着。指挥处理事情，都不是活人的所作所为。阳朔离桂州尚且需要走三天的路程，其中五十个险滩，常常需要船夫尽最大力气才能过去，然而这船一夜就到了桂州。柳澥曾经看见有两个穿紫衣的人，具有军士的仪容，手拿锤子，指挥着一百多个兵，在水里推引他们的船。柳澥到了桂州，刚写完一封家书就死了。这时是在唐代元和十四年八月间。出自《河东记》。

马 总

马总为天平节度使。有一天闲暇时正写信给远方的友人，当时有位术士程居在他身边。马总靠着几案写着，忽然好像睡着了，但神色惨戚，不像平时。程居不敢惊动，就慢慢起来，找到马总的佐相元封告诉了他。不一会儿，马总把元封叫来，让人退下，然后说：“怪事怪事！我刚才去了一个地方，府第高大森严，帝王的宫殿也比不上。

有人领我走进去，看见了已死的司徒杜十丈。杜司徒笑着迎下台阶对我说：‘已经盼望你很久了，见到你很高兴。’便依依不舍地说：‘我在阴间这个官，也相当于人间的中书令了。天地间的事，都由我管。然而长久地处理公务，我心力交瘁，希望找个贤能的人换我的班。你有才有识，定能担此大任，况且我们又是亲朋好友，所以请你来，准备把我的官职授给你。’我苦苦推辞，最后都哭了。过了很久，杜司徒才说：‘既然你不愿意，那你就回去吧。不过二十年后，我们还会再见的。’”马总醒来后，很高兴他的寿命还很长。但从此过了两年就死了，难道是马公听错了？或者是杜司徒把两年增加到二十年，好让马总心里高兴罢了。出自《集异记》。

崔龟从

崔龟从，长庆三年，以大理评事从事河中府。一夕，梦与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见室内有人当阳，仪卫甚盛。又一人侧坐，容饰略同。皆隆准盱目，搢管视状，若决事者。因疾趋及阶，拜唯而退。行及西庙，视庑下牖间，文簿堆积于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问之：“此当是阴府，某愿知禄寿几何。”吏应曰：“二人后且皆为此州刺史，无劳阅簿也。”及出门，又见同时从事，席地而擣蒲。归寤，大异之，仿佛在目。唯所与同行者，梦中问之，其姓名是常所交游，及觉，遂妄其人。明日入公府，话于同舍，皆以为吉。解曰：“君梦得君，而又见擣蒲者，蒲也，君后当如主公，节临蒲州矣。”尔后每入祠庙，辄思所梦，尝屡谒河渚。及为华州，拜西岳庙宇神像，皆非梦中所见。

开成中，自户部侍郎，出为宣州，去前梦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实州人所严奉，每岁无贵贱，必一祠焉。其他祈祷报谢无虚日。以故廉使辄备礼祠谒。”龟从时病，至秋乃愈，因谒庙。及门恍然，屏上有画人，抱案而鞠躬，乃梦中之吏也。入庙所经历，无非昔梦，唯无同行者。归以告妻子。

明年七月，龟从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暮夜辄大剧。因自诊前梦，以为：“吏所告者，吾其终于此乎？”因心祷之。

崔龟从

长庆三年，崔龟从以大理评事的职衔在河中府当从事。一天晚上，他梦见和一个人走进一座官署，等进了庭院，望见室内有个人面朝南正面坐着，仪仗侍卫很多。还有一个人侧面坐着，容貌服饰和中间坐的人大致相同，都是高鼻大眼。拿着笔看状子，像是在决断大事。崔龟从赶快跑到台阶下，拜见后退出来。走到西庙，看见廊庑下的窗子里，一排一排架格堆放着文册簿籍，好像今天官府的办公处所。有个小吏抱着文册走出来，龟从便迎上去问道：“这里应是冥府吧，我想知道我的官运和寿命如何。”那小吏回答说：“你们两个以后都会当上这个州的刺史，不用费力查文簿了。”崔龟从走出大门，又看见自己的一个同事，正坐在地上玩擲菹的游戏。梦醒后，龟从感到特别奇怪，梦里的事好像就在眼前。只有那个和他同行的人，在梦里问他时，姓名是自己经常交往的熟人，醒后却想不起来了。第二天崔龟从到衙里去，把梦中的事说给同僚，大家都说这梦很吉利。并解说：“你梦见君王，又梦见玩擲菹，菹就是蒲州，预示着你以后像主公，将到蒲州当节度使。”从此以后，崔龟从每入祠庙，都想起梦见的事，曾屡次拜见河神庙。等到了华州做官时，拜西岳庙宇神像，都不是梦中所见到的。

开成年间，他从户部侍郎，调到宣州任刺史，离以前做的梦已经二十年了。五月到了宣州郡，郡吏告诉他：“这个州的人虔诚信奉敬亭神，每年无论贵贱穷富，一定要祭祀一次。平日庙里也香火不断，以往每一任州官都会备上祭礼祭祀。”当时崔龟从正在生病，到秋天病才好，便到神庙拜谒。到了庙门就恍然有所醒悟，看见墙上画有一个人，抱着文簿在鞠躬行礼，正是二十年前梦里遇到的那个小吏。进庙后看到的一切，都和以前的梦境相符，只是没有那个同行者。回家后把这事告诉了妻子。

第二年七月，崔龟从又病了，苦于腹泻不止，尤其不想吃饭，到了夜里就更严重了。便自己分析以前的梦，心想：“那个小吏说的意思，是不是我就要死在这里了？”便在心里不停地祷告。

既寐，又梦晨起视事如常时。将就便室，及侧门，有家吏姚珪者，附

耳言曰：“左府君使人传语。”闻之心悸而毛竖，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奔趋而入。视其状魁岸，面黝而加赤，不类人色。紫衣黼剥，乃敬亭庙中阶下土偶人也。未及语，龟从厉声言曰：“我年得几许？”遽应曰：“得六十几。”梦中记其言，及觉，遂忘其奇载，意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终欤？迟明，自为文以祝神，具道所以。命儿侄将酒牢庙中以祷。

先是疾作，医言疾由寒而发，服热药辄剧。遂求医于浙西，医沈中遂乘驿而至。既切脉，直言公之疾，热过而气壅，当以阳治之，药剂以甘草犀角为主。如其言，涉旬而稍间，经月而良已。自以为必神之助，又自为文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庙之坏隳，加置土偶人，写垣墉之画绘皆新之。大设乐以享神，自举襟袖以舞。始长庆感梦之时，绝不为五木之戏。及至江南，方与从事复为之。龟从后入相，罢为少保归洛。大中七年卒。出《龟从自叙》。

睡着后，又梦见自己早起像平时一样进衙办公。刚到休息室时，到了侧门，家中有个叫姚珪的仆吏，附在他耳上说：“左府君派使者来给你传话。”崔龟从听后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心想他一定不是普通人。进屋还没坐定，就有一个人，身穿戎装提着刀奔跑着闯了进来。只见这人身材高大，面孔黑红，不像人的肤色。紫衣服旧得露出黄黑色，才想起他就是敬亭神庙中阶下的土偶人。还没等那人说话，崔龟从就厉声问道：“我的阳寿到底是多少？”那人很快答道：“六十多年。”梦中记住了这句话，等醒来以后，就忘了那神人说的是六十几年了，暗想大概是神人不想让人知道究竟能活到那一年。天明以后，就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向神灵祈祷，把这些事都详细写上了。然后让儿子侄儿带上酒肉到敬亭庙中祭神祈祷。

当初他生病后，医生说疾病是因为受寒而发，服热性药后病情就加重了。于是就向浙西求医，医生沈中于是骑马赶来。号完脉，直率地说你的病是过热引起的气壅，应当按阳症治疗，服以甘草犀角为主的清热药。按照这个医生的话，十天后就见好转，一月后痊愈。龟从自认为这一定是神的佑护，又写了一篇祭神的文章。便拿出个人俸禄，修补庙里破败的地方，重塑了大殿前的土偶人，把墙上的壁画也重新画了。大设鼓乐以祭神，他自己也舞动衣袖跳起舞来。当初长庆

年间梦见去阴间之后，再也不玩五个木头的擲菹游戏了。等到了江南，才和同僚们又玩这种游戏。崔龟从后来当了相国，在任太子少保时退休回洛阳，大中七年去世。出自《龟从自叙》。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蒋琛 张遵言

蒋琛

霅人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霅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常获巨龟，以其质状殊异，乃顾而言曰：“虽入余且之网，俾免刳肠之患。既在四灵之列，得无愧于鄙叟乎？”乃释之。龟及中流，凡返顾六七。后岁余，一夕风雨晦冥。闻波间汹汹声，则前之龟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会，川渚诸长，亦闻应召。开筵解榻，密迓渔舟。以足下淹滞此地，持网且久，纤鳞细介，苦于数网。脱祸之辈，常怀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贮悃诚，由斯而来，冀答万一。能退咫尺以远害乎？”琛曰：“诺。”遂于安流中，缆舟以伺焉。

未顷，有龟鼉鱼鳖，不可胜计，周匝二里余，蹙波为城，遏浪为地。辟三门，垣通衢，异怪千余。皆人质螭首，

蒋琛

湖南霅县人蒋琛，精通诗经书经，曾经在乡里教书。每到秋冬之际，就在霅溪太湖中流，张网打鱼用来糊口。有一次，他曾捕到一只大龟，因为这大龟长得很特殊，就回头看着它说：“虽然你进了我的渔网，但我免了你被烹煮开膛之苦。既然你是四灵之一，能对我这个穷老头有点什么报答吗？”就释放了它。大龟游向湖中，一共回头看了六七次。一年多后，有一天晚上湖面上风雨大作。只听见湖中波涛汹涌，是之前那只大龟扣着蒋琛的船舷，像人似的站着说：“今晚太湖神、霅溪神和松江神聚会，很多江河的首领，也闻讯前来参加。到时他们开筵席摆床榻，怕会贴近你的渔船。因为您长年在这里打渔，捕了不少鱼鳖虾蟹。就是那些从你网中逃脱的，也对你心怀怨恨。恐怕水族们会乘机报复你以发泄对你的仇怨。过去你对我的恩德，我常

怀着诚恳报恩之心，所以特来通知你，希望报恩于万一。你能退得不离这么近以远离伤害吗？”蒋琛说：“我知道了。”就把船停在一个僻静的湾子里，把船系好等着。

不一会儿，就见到不可胜数的龟鼉鱼鳖，在水面二里宽的范围内容成一个圈，聚拢波涛变成了城，遏止水浪露出平地。开辟三个门，城里有四通八达的街道，有成千的水族怪物。都长着人的身子龙的头，

执戈戟，列行伍，守卫如有所待。续有蛟蜃数十，东西驰来，乃嘘气为楼台，为琼宫珠殿，为歌筵舞席，为座榻褥褥，顷刻毕备。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鱼数百，吐火珠，引甲士百余辈，拥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复见水兽亦数百，衔耀，引铁骑二百余，拥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来。至城门，下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觐，五纪于兹，虽鱼雁不绝，而笑言久旷。勤企盛德，衷肠惄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让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马。”于是二神立候焉。则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额，青其足，执蜡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余，拥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于门，设礼甚谨。

叙暄凉竟，江神曰：“此去有将为宰执者北渡，而神貌未扬，行李甚艰。恐神不识不知，事须帖屏翳收风，冯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礼宜躬亲。候吾子清尘，得免举罚否。然窃于水滨拉得范相国来，足以补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剑而前，溪湖神曰：“钦奉实久。”范君曰：“凉德未泯，吴人怀恩，立祠于江滨，春秋设薄祀。为村醪所困，遂为江公驱来。唐突盛筵，益增惭栗。”于是揖让入门。

既即席，则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闻辘辘车马声，则有绿衣玄冠者，气貌甚伟，驱殿亦百余。既升阶，与三神相见。曰：“适辄与汨罗屈副使俱来。”乃有服饰

手持戈戟，整整齐齐地列着队，守卫着像在等待什么。接着又有几十个蛟龙和大蛤蜊，从东西两方游来。它们吐出的气变为楼台，变为琼宫珠殿，变为歌舞宴席，变为座榻褥垫，这些都只在片刻间就准备好了。宫殿里陈设的尊罍器皿玩用之物，都是人间所没有的。又有几百

个神鱼，吐着火珠，引领一百多士兵，簇拥着一个穿青衣戴黑帽的大王，从雪溪南河口涌了过来。又见几百个水兽，嘴里叼着闪耀的灯，引导着二百多铁骑，簇拥着一位穿红衣戴红帽的大王，从太湖中流赶来。到了城门，两个大王下马互拜，溪神说：“咱们互相不见面转眼一百五十年了，虽然书信不断，却不能聊天说笑。我希望领略您的盛德，心里常感空旷寂寞。”湖神说：“我的心意也和你一样啊！”两个人正作揖谦让，只听一个老蛟在远处喊道：“安流王已经上马了！”于是溪、湖二神恭敬地站着等候。这时就有一个神人穿着虎豹皮衣，额头赤红，双脚青黑，手里举着蜡烛，引导持旌旗带戈甲的士兵，共一千多名，拥着一位紫衣红帽的大王，从松江西面来到城前。溪神和湖神在城门口十分恭敬地迎接，礼仪十分周到。

寒暄过后，松江神说：“这里也有一位将要当宰相的人要渡江北去。他神貌不扬，行旅不顺。恐怕各位神仙不认识他，还须写帖让风神屏翳收风，河神冯夷息浪。其实这也是奉上天之命，我应该亲自办，但我想各位都是德高望重的，不会因没有我护送而难为他吧？但我私自在水边把范蠡相国拉来参加咱们的聚会，就算是补偿我的失礼吧。”这时就有一个身穿短褐的人，接剑走上前来，溪湖神说：“对范相国我是钦佩很久了。”范蠡说：“我由于生前有微德，江南人感恩，为我在江边立了祠，经常以酒肉供奉我，我被村酒所困，就被松江神拉来了。唐突参加这样的盛筵，更增加了我的羞愧惶恐。”于是互相揖让一番进了门。

入席后，就听见老蛟在前面喊道：“湘王离城还有二里远的路程。”很快就听见隆隆车马声，有一位穿绿衣戴黑帽的人，气宇轩昂，带着几百个随从走进来了。上了台阶后，和三位神相见，说：“刚才是和汨罗江屈副使一同来的。”就见有衣服

与容貌憔悴者，伛偻而进。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负波涛之困，谗痕谤迹，骨销未灭，何惨面目？”更猎其杯盘。屈原曰：“湘江之孤魂，鱼腹之余肉，焉敢将喉舌酬对相国乎？然无闻穿七札之箭，不射笼中之鸟；剡洪钟之剑，不刳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功成身退，逍遥于五湖之上，辉焕于万古之后。故鄙夫窃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戏谑于绮席，特意气于放臣？

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剖腐肉于几上？窃于君子惜金镞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

君将饮，有女乐数十辈，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優扬言曰：“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其词曰：“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随步没，沉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歌竟，俳優复扬言：“谢秋娘舞《采桑曲》。”凡十余叠，曲韵哀怨。

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鸱夷君自海滨至。”乃随导而入。江溪湘湖，礼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眼之徒与？”对曰：“然。”屈曰：“余得朋矣。”于是朱弦雅张，清管徐奏。酌瑶觥，飞玉觞。陆海珍味，靡不臻极。舞竟，俳優又扬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叠，琛所记者唯三。其词云：“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沉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徒涟涟。誓将柔

破旧与面容憔悴的人，佝偻着身子走进来。刚入席，范相国就笑对屈原说：“你这个被朝廷放逐的臣子，受波涛吞没的困境，是不是那些谗言诽谤的痕迹，深入骨髓还没洗净，才这么悲愁吗？”说着还把屈原面前的杯盘抢了过来。屈原说：“我一个湘江的孤魂，被鱼虾吃剩下的身子，怎敢和你这高贵的相国争辩呢？然而你难道没听过能穿透七层铠甲的箭，不射笼中的小鸟；能劈开大钟的剑，不会用来切桌上的肉。范相国你生前灭了吴国使越国成了霸主，功成身退，活着时逍遥在江湖上，死后为万世传颂。所以我素来敬仰你范蠡的功德和盛名，不敢用平常的心意对待。为何今天你却在这隆重的宴会上当众嘲笑我这个被诬陷放逐的人，这和用利箭射笼中的病鸟，用宝剑切桌上的烂肉，有什么不同？我真替你可惜你那利箭和快刀啊！”一番话说得湘神也动容了，就命罚范蠡喝酒。

范相国刚要喝酒，有几十个舞女，都拿着擅长的乐器来到舞筵。有一位演滑稽杂戏的艺人高声说：“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歌词说：“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

兮呼不闻，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随步没，沉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歌毕，俳优又报说：“现在请谢秋娘舞《采桑曲》。”《采桑曲》共十余叠，曲韵十分哀怨。

舞还没结束，外面又有人报告说：“申徒狄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鸱夷君从海上来了。”他们被引进宫殿，江、溪、湘、湖四神，对这三位礼遇十分优厚。屈原说：“你就是进到瓮里抱着石头挖掉眼睛的人吧？”申徒狄回答说：“是。”屈原说：“我终于今天有知音朋友了。”于是朱弦雅张，清管徐奏。酌瑶觥，飞玉觞。山珍海味，无不丰盛异常。谢秋娘舞完后，俳优又高声说：“现在由曹娥唱《怨江波》。”共五叠，蒋琛只记下三叠。歌词是：“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沉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徒涟涟。誓将柔

荑抉锯齿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云斜月兮空婵娟。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为之惨容。

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转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复舟皆我曹。”江神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霅溪神歌曰：“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疑，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狩时。”

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浪阔波澄秋气凉，沉沉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袅碧云飘几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曰：“珠光龙耀火燿燿，夜接朝云宴渚宫。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闲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云

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

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曰：“凤鸾鸾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呈器兮，因砢砢之争辉。当侯门之四辟兮，瑾嘉谟之重扉。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剡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矜子子于空阔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篱秋。日晚晚兮川云收，棹四起兮悲风幽。羁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侑。当鼎足

奠抉锯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云斜月兮空婵娟。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筵。”曹娥唱完，座上的人们都为之哀伤难过。

这时江神举酒，太湖神起舞作歌道：“白露^清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复舟皆我曹。”这时江神干了一杯，起舞作歌道：“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接着湘王持杯，霅溪神歌唱道：“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传到溪神，湘王歌唱道：“渺渺烟波接九疑，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

接着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说：“浪阔波澄秋气凉，沉沉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袅碧云飘几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说：“珠光龙耀火燿燿，夜接朝云宴渚宫。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闲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

这时屈原大夫左手举杯，右手击盘，声音朗朗作歌道：“凤鸾鸾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呈器兮，因砢砢之争辉。当侯门

之四辟兮，瑾嘉谟之重扉。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剡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矜子子于空阔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篱秋。日晚晚兮川云收，棹四起兮悲风幽。羁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侑。当鼎足

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谗余持杯以淹留。”

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曰：“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灵鼉振冬冬，神龙耀煌煌。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渚王。谅予衰俗人，无能振颓纲。分辞皆乱世，乐寐蛟螭乡。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

鸱夷君衔杯作歌曰：“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垒。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国步颠蹶兮吾道遭遇。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赵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冬冬，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

歌终，雪郡城楼早鼓绝，洞庭山寺晨钟鸣，而飘风勃兴，玄云四起，波间车马音犹合沓。顷之，无所见。曙色既分，巨龟复延首于中流。顾眄琛而去。出《集异记》。

张遵言

南阳张遵言，求名下第，涂次商山山馆。中夜晦黑，因起厅堂督刍秣，见东墙下一物，凝白耀人。使仆者视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须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润，悦怿可爱。遵言怜爱之，目为捷飞，言

骏奔之甚于飞也。常与之俱，初令仆人张志诚袖之，每饮饲，则未尝不持目前。时或饮食不快，

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谗余持杯以淹留。”

这时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说：“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灵鼉振冬冬，神龙耀煌煌。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渚王。谅予衰俗人，无能振颓纲。分辞皆乱世，乐寐蛟螭乡。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

鸱夷君这时也喝了一杯作歌道：“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垒。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国步颠蹶兮吾道遘凶。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赵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冬冬，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

唱完这首歌，雪郡城楼的早鼓已敲完，洞庭山寺庙里的晨钟响了。这时风声阵阵，黑云四起，水波间还能隐约听到车马声杂合在一起。片刻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天将明时，那只大龟又从中流伸出头来，看了看蒋琛就离开了。出自《集异记》。

张遵言

南阳张遵言，赶考没有考中，回乡途中住在商山山馆。半夜时天很黑，张遵言便起来到厅堂检查马的草料。看见东墙下有个东西，白得耀眼。叫仆人去，是一只白色的狗，像猫那样大，胡须睫毛和爪子牙齿都像白玉，色彩光洁，十分可爱。遵言十分喜欢它，给它起名叫“捷飞”，是说这狗跑起来比飞还快。他常常和这白狗在一起，起初让仆人张志诚装在袖子里带着。每次喂它吃喝，都要把那白狗放到面前。如果狗不爱吃东西，

则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宁遵言辍味，不令捷飞之不足也。一年余，志诚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饮食转加精爱，夜则同寝，昼则同处，首尾四年。

后遵言因行于梁山路，日将夕，天且阴，未至所诣，而风雨骤来。遵言与仆等隐大树下，于时昏晦，默无所睹。忽失捷飞所在，遵言惊叹，命志诚等分头搜讨，未获次。忽见一人，衣白衣，长八尺余，形状可爱。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问白衣人何许来，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苏，第四。”谓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飞去处否？则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缘爱君恩深，四年已来，能活我至于尽力辍味，曾无毫厘悔恨，我今誓脱子厄。然须损十余人命耳。”言讫，遂乘遵言马而行，遵言步以从之。

可十里许，遥见一冢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长丈余，手持弓箭，形状瑰伟。见苏四郎，俯偻迎趋而拜，拜讫，莫敢仰视。四郎问何故相见，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言讫，偷目盗视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无礼，我与遵言往还，君等须与我且去。”四人忧悲啼泣，而四郎谓遵言曰：“勿忧惧，此辈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见夜叉辈六七人，皆持兵器，铜头铁额，状貌可憎恶，跳梁企踞，进退狞暴。遥见四郎，戢毒栗立，惕伏战悚而拜。四郎喝问曰：“作何来？”夜叉等霁狞毒为戚施之颜，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专取张遵言秀才。”

就一定等它想吃的时候再来喂它。如果饭食不够了，宁肯自己不吃，也不让捷飞的食物不够吃。一年多了，志诚一直放袖子里带着出行，好像有点懈怠了，因此张遵言每次出行，就自己放在袖子里。在饮食上变得更加精心，夜里和狗同睡，白天和狗同处，整整四年过去了。

后来张遵言因事走在去梁山的路上，天色将晚，而且越来越阴，仍然没到目的地，又忽然刮风下雨。张遵言和仆人等躲在大树下避雨。当时天昏地暗，什么也看不见。忽然发现捷飞不见了。遵言惊叹，就让志诚等分头去找，没有找到。忽然看见一个人，穿着白衣，有八尺多高，长得英俊可爱。遵言当时就觉得好像在月亮下站着，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就问白衣人从哪儿来，姓什么，白衣人说：“我姓苏，排行第四。”又对遵言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姓名了。你知道捷飞

去哪里了吗？我就是啊。你现在有必死的灾难，我因爱你恩情深厚，四年以来，你能够养着我，甚至都舍出自己的饭食来喂我，而且没有一丝一毫后悔，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救你逃脱大难，然而须损害十多人的生命。”说完，就骑上遵言的马走了，遵言步行跟在后面。

走了大约十里地，远远看见一个坟上有三四个人，穿白衣戴帽子，个个都有一丈多高，手持弓箭，形貌魁伟。见到苏四郎后，低头曲背快步迎拜。拜完，没有人敢仰视他。四郎问他们有什么事相见，白衣人说：“奉大王的帖子，捉拿秀才张遵言。”说完，还不住地偷看张遵言。遵言非常害怕，差点跌倒在地上。苏四郎说：“不许无礼！我与遵言有交情，你们快给我走开！”四个白衣人忧虑啼哭起来，四郎对遵言说：“不要担心，这些人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又走了十里，又看见六七个像夜叉的家伙，都拿着兵器，个个铜头铁额，样貌十分令人憎恶，他们蹬踢跳跃，动作凶暴。远远看见苏四郎后，他们立刻收敛起恶毒规规矩矩地站住，然后战战兢兢地向四郎叩拜。四郎喝问道：“你们干什么来了？”夜叉们立刻收起狰狞的面孔，换上一副老实可怜的表情，以肘前行爬到四郎跟前说：“我们奉大王的命令，专门来抓张遵言秀才。”

偷目盗视之状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时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铁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与去，某等尽死。伏乞哀其性命，暂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数十步外，流血跳进，涕泪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尔，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暗鸣而去。四郎又谓遵言曰：“此数辈甚难与语，今既去，则奉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见兵仗等五十余人，形神则常人耳，又列拜于四郎前。四郎曰：“何故来？”对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为追张遵言不到，尽以付法。某等惶惧，不知四郎有何术，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随我来，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

须臾，至大乌头门。又行数里，见城堞甚严。有一人具军容，走马而前。传王言曰：“四郎远到，某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于路。请且于南馆小休，即当邀迓。”入馆未安，信使相继而召，兼屈张秀

才。俄而从行，宫室栏署，皆真王者也。入门，见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礼甚轻易，言词唯唯而已。大王尽礼，前揖四郎升阶，四郎亦微揖而上。回谓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迎。”王曰：“前殿浅陋，非四郎所宴处。”又揖四郎。凡过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陈设盘榻食具供帐之备。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间所有。

然后都贼眉鼠眼地偷看张遵言，像之前的情景一样。四郎说：“张遵言是我的朋友，抓他当然不行！”夜叉等立刻用头撞地，叩得头破血流说：“刚才那四个白衣人，因为没有抓到张遵言，大王已下令每人挨五百铁棍，现在不知他们是死是活。现在四郎不让我们把张遵言带走，我们是非死不可了。请您救救我们的性命，暂时让我们把张遵言带走吧。”四郎大怒，把夜叉们痛斥了一顿，夜叉们吓得退避，崩倒在几十步外，但仍然淌着血流着泪跳着蹦着不断请求。四郎说：“小鬼竟敢如此大胆，再不滚开，我叫你们立刻都死！”夜叉们又哭又号地离开了。四郎又对遵言说：“这些家伙们很难说通，现在他们既然离开，我要做的事情就算成了。”又走了七八里，见手执兵器的五十多个人，形貌神色和平常人长得一样，又列队拜在四郎面前，四郎问：“你们来做什么？”他们的回答和夜叉一样。又说：“前面的夜叉牛叔良等七个人，因为没有抓到张遵言，都被法办了。我们非常害怕，不知四郎你有什么法术，能救我们活命。”四郎说：“你们跟着我，也许有希望。”那五十个人，有一半觉得可以跟着走。

过了一会儿，到了一个大乌头门。又走了几里，见城楼上戒备森严。有一个兵卒打扮的人，跑马来到四郎面前。传达大王的话说：“四郎远到，我应该出城去迎接四郎，但因为我的权力有限，按规定不能到路上迎拜。先请四郎在南馆休息片刻，我会立刻去迎接您。”四郎刚到南馆还没安顿好，大王派的信使就跟着来请，并且请张遵言也一同去。一会儿他们就一同前往，见宫殿楼阁，和人间真正的王一样华贵。进了宫门，见大王披着袞衣、帽子上垂着流苏，迎接四郎拜见，四郎答拜，行礼很随便，言词间只是唯唯而已。大王行完礼，向前揖请四郎升阶，四郎也稍微拜了下就随着走上去。回头小声对遵言说：“主人的情分，不能不接受。”大王说：“前殿太简陋，不是

宴请四郎的地方。”又揖请四郎，一共走过了三个大殿，每个殿都陈设盘榻食具供帐等物。到了第四个大殿里，才坐下，所吃的东西和用的器具，都不是人间所有的。

食讫，王揖四郎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尽饰明珠，其光如昼。命酒具乐，饮数巡，王谓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乐七八人，饮酒者十余人，皆神仙间容貌妆饰耳。王与四郎各衣便服，谈笑亦邻于人间少年。有顷，四郎戏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戏之，美人怒曰：“我是刘根妻，不为奉上元夫人处分，焉涉于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间许长史，于云林王夫人会上轻言，某已赠语杜兰香姊妹。至多微言，犹不敢掉谑，君何容易欤？”四郎怒，以酒卮击牙盘一声，其柱上明珠，穀穀而落，瞑然无所睹。

遵言良久懵而复醒，元在树下，与四郎及鞍马同处。四郎曰：“君已过厄矣，与君便别。”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极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归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赖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于商州龙兴寺东廊缝衲老僧处问之，可知也。”言毕，腾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辔适商州，果有龙兴寺。见缝衲老僧，遂礼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应？苏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谪官也，今居于此。”遵言以他事问老僧，老僧竟不对，曰：“吾今已离此矣。”即命遵言归，明辰寻之，已不知其处所矣。出《博异记》。

吃完了饭，大王又请四郎登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子上，都装饰着明珠，光亮如同白天。大王安排了酒宴音乐，酒过几巡后，大王对四郎说：“有助酒的人，想命他们上来不知可以吗？”四郎说：“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时来了女乐七八人，饮酒者十多人，都像是神仙的容貌和妆饰。大王和四郎各自换上了便服，在一起说话谈笑，好像是在人间的两个少年。过了一会儿，四郎和一个美女调笑，那美女态度很严肃，不理四郎。四郎又进一步调戏她，那美人发怒说：“我是刘根的妻子，如果不是受上元夫人的处置，怎么会到这里？你为什么这么轻浮呢？宴会上曾经有位许长史，在云林王夫人的宴会上口出轻薄之

言。我已经对杜兰香讲了这事。他至多不过是口出薄言，而不敢过于无礼，四郎怎么可以这样轻狂无礼呢？”四郎大怒，用酒杯使劲敲了一下盘子，震得柱子上的明珠，扑扑地落了下来，顿时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过了很久，张遵言好像大梦初醒，原来自己还在那棵避雨的树下，四郎和那匹马也都在跟前。四郎说：“你已经逃出了大难，咱俩该分别了。”遵言说：“我接受你这样大的恩惠，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以便今后对你有一点报答。我这一生，又有谁可以依靠呢？”四郎说：“我不能说出我所在的地方。你到商州龙兴寺东廊下缝补僧衣的和尚一问，就知道了。”说完，腾空而去。这时天色微明，遵言就驾车到了商州，果真有个龙兴寺。找到那位补僧衣的和尚，就上前拜见。起初和尚坚决拒绝对遵言说，后来遵言哀求不已，老和尚才在夜深人静时对遵言说，“既然你这样苦苦求我，我怎么能不告诉你呢？苏四郎，就是太白星精；大王，是仙界贬下来的官，现在住在我们这一方。”遵言再问老和尚别的事，老和尚终究不再回应，说：“我现在已经离开这里了。”老和尚就让遵言快回去，第二天遵言再去找他，老和尚已不知去向。出自《博异记》。

卷第三百一十 神二十

张无颇 王 筠 马 朝 郗元位 夏阳赵尉

卢嗣宗 三史王生 张 生

张无颇

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仆从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来主人舍，瞪视无颇曰：“子岂久穷悴耶？”遂脱衣买酒而饮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计，不旬朔，自当富贍，兼获延龄。”无颇曰：“某困饿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业疾。若常人求医，但言不可治；若遇异人请之，必须持此药而一往，自能富贵耳。”无颇拜谢受药，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时但出此合，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

无颇依其言，立表数日，果有黄衣若宦者，扣门甚急，曰：“广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见。”无颇志大娘之言，遂从

张无颇

长庆年间，有个进士张无颇，住在南康，在准备赶考之前，到广东番禺县去找一位认识的府帅求助。正好遇到府帅已调换到别处，他投靠无门。忧愁得病倒在一个旅店里，仆人都逃走了。这时忽然遇到一个会算命的袁大娘，来到旅店，瞪着眼看了看无颇说：“您怎么可能永远这样穷困下去呢？”就脱衣换酒请无颇喝。袁大娘说：“你现在穷困如此，如果能用我说的办法，不出十天半月，自然会富贵起来，而且还能延长你的寿命。”无颇说：“我如今又穷又饿，怎么敢不接受您的教诲。”大娘说：“我有一盒玉龙膏。不仅能起死回生，还可以因此遇到一个名贵女子。你只需立一个木牌，说你能治因恶业而生的

病。如果是普通人来求医，你就说病不能治了；如果遇到特殊人来求医，你就必须拿着这药去给他治，自然能得富贵。”无颇拜谢后接受了药，药用暖金盒盛着。袁大娘又说：“天冷时只要拿出这个暖金盒，整个屋里就立刻会暖和起来，连炉子都不用生了。”

无颇依照她的话，立了一个木牌，过了几天，果然有一个穿黄衣的人，像是宫中的太监，急急地敲门，对无颇说：“广利王知道你有仙丹灵药，所以派我来召见你。”无颇想起袁大娘的话，就随

使者而往。江畔有画舸，登之甚轻疾。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宦者趋而言曰：“召张无颇至。”遂闻殿上使轴帘，见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远游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招无颇曰：“请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统摄，幸勿展礼。”无颇强拜，王罄折而谢曰：“寡人薄德，远邀大贤，盖缘爱女有疾，一心钟念，知君有神膏。倘获痊平，实所愧戴。”遂令阿监二人，引入贵主院。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玕，翠瑯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氤郁，满其庭户。俄有二女褰帘，召无颇入。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罗缕金之襦。无颇切其脉，良久曰：“贵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龙膏，以酒吞之，立愈。贵主遂抽翠玉双鸾篋而遗无颇，目成者久之。无颇不敢受，贵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当有献遗。”无颇愧谢。阿监遂引之见王。王出骇鸡犀翡翠碗丽玉明珰，而赠无颇，无颇拜谢。宦者复引送于画舸，归番禺。主人莫能觉，才货其犀，已巨万矣。

无颇睹贵主华艳动人，颇思之。月余，忽有青衣，扣门而送红笺。有诗二首，莫题姓字。无颇捧之，青衣倏忽不见。无颇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词曰：“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又曰：“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寒闺欹

使者去了。江边停着一只画船，登上后船走得又轻又快。一顿饭工夫，忽然看到城宇高峻，守卫森严。太监领无颇走过十几道大门，来到大殿。殿前排列着很多美女，服饰鲜丽，卓然侍立。太监快步上殿报告说：“大王召的张无颇已经到了。”便听到殿上有人打开帘子，见

到一个男子，穿着皇帝的衣服，头戴远游冠，两个穿紫衣的侍女，搀扶着他走下殿阶，招呼无颇说：“不必跪拜了。”大王说：“我知道你不是南越人，不在我的统辖范围，不用行礼了。”无颇一定要拜，大王弯下腰来答谢说，“我实在德行浅薄，把你这位贤人从远方请来，因为爱女得了病，一心挂念，听说你有神膏。如果能给我的爱女治好病，我真是感激不尽。”说罢叫两个太监把无颇领到公主住的院子去。无颇又过了好几道大门，来到一个小殿。廊宇都装饰着明珠，门楣上镶着翠玉宝石，整个宫殿都镶金挂银，异香浓郁，充满庭院。不一会儿，有两个宫女打开珠帘，召无颇进了公主的寝宫。无颇见珍珠绣帐里有一个少女，看样子刚刚到十五岁，穿着绿色绸缎镶金边的衣裙。无颇就给这位公主把脉，过了半天说：“公主您的病，是心中有苦事。”然后拿出玉龙膏，请公主就着酒吃下去，公主立刻就好了。公主就从头上拔下一个翠玉作的双鸾篦送给无颇，声称已经做好很久了。无颇不敢接受，公主说：“这不足以酬报君子，只是表达我的心意罢了。我父王应该会酬谢你的。”无颇惭愧地拜谢收下了。太监就领无颇去见大王。大王拿出“骇鸡犀”“翡翠碗”等极贵重的金玉宝物，赠送无颇，无颇拜谢接受了。太监又领无颇出宫送他上了那只画船，回到番禺。主人不能察觉，无颇只卖那只“骇鸡犀”，已经得了银钱巨万了。

无颇见那位公主美丽动人，很想念她。一个多月后，忽然有个婢女，敲门送来一个红信笺。上面题着两首诗，没写姓名。无颇接过诗笺后，婢女忽然就不见了。无颇说：“这一定是仙女所写的诗。”词说：“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又说：“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寒闺欹枕不成梦，香炷金炉自袅烟。”顷之，前时宦者又至，谓曰：“王令复召，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忻然复往。见贵主，复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无颇降阶，闻环珮之响，宫人侍卫罗列。见一女子，可三十许，服饰如后妃。无颇拜之，后曰：“再劳贤哲，实所怀惭。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无颇曰：“前所疾耳，心有击触而复作焉。若再饵药，当去根干耳。”后曰：“药何在？”无颇进药合，后睹之默然，色不乐，慰喻贵主而去。后遂白王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

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愀然良久曰：“复为贾充女耶？吾亦当继其事而成之，无使久苦也。”

无颇出，王命延之别馆，丰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窃慕君子之为人，辄欲以爱女奉托，如何？”无颇再拜辞谢，心喜不自胜。遂命有司，择吉日，具礼待之。王与后敬仰愈于诸婿，遂止月余，欢宴俱极。王曰：“张郎不同诸婿，须归人间。昨夜检于幽府云，当是冥数，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为时人所怪。南康又远，况别封疆，不如归韶阳甚便。”无颇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饰异珍，金珠宝玉。无颇曰：“唯侍卫辈即须自置，无使阴人，此减算耳。”遂与王别，曰：“三年即到彼，无言于人。”

枕不成梦，香炷金炉自袅烟。”过了一会儿，先前那个太监又来了，对无颇说：“大王又召你去，我们公主又像开始一样病了。”无颇高兴地又随太监去了。见到公主，又给她切了脉。这时侍女们说：“王后到。”无颇赶快下阶相迎，只听到女人环珮的声音传来，宫女侍卫们排列开来。见一个女人，大概三十多岁，服饰像王后。无颇拜见她，王后说：“又辛苦你到这儿来，实在惭愧。可是我女儿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无颇说：“还是以前的病根，公主有心事触动所以又犯了。如果我再给她服一次药，定能除去病根。”王后说：“药在哪里呢？”无颇就把那个暖金盒的药呈给皇后，皇后一见药盒半天没说话，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安慰了几句公主就走了。王后回去对大王说：“咱们的儿女不是病了，而是和无颇有情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咱们宫里的暖金盒，会在无颇手里呢？”大王感叹良久说：“难道我们的女儿像汉代贾充的女儿吗？我们也只好尽快成全他们，别使女儿再吃苦了。”

无颇出来后，大王命人请他到别馆住下，设了丰厚的宴席犒赏。后来大王召见无颇说：“寡人敬慕你的为人，想把我的爱女许配给你，你意下如何？”无颇两次拜谢大王，心中喜不自胜。大王就命有关部司，选定良辰吉日，为无颇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王和王后对无颇的尊重，超过了对其他的女婿，无颇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每日欢宴游乐。大王说：“张郎不同于别的女婿，必须回到人间。昨夜我到冥府去查了生死簿，应当是冥冥之中的定数，这样，我的女儿不至于再生病了。你若回番禺去，离我们太近，恐怕会让人们感到奇

怪。如果让你到南康去，又离我们太远，况且南康是别人的管辖范围，不如回韶阳去，这样双方都很方便。”无颇说：“我也正是这个意思。”于是准备舟船，服饰奇珍，金珠宝玉。无颇说：“侍卫和仆从就由我自己安排吧，不要用阴间的人了，那样会减少年寿。”之后无颇与公主告别了大王，大王说：“以后我每隔三年就去看你们一次，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无颇挈家居于韶阳，人罕知者。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颇。无颇大惊，大娘曰：“张郎今日赛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宝赏之，然后告去。无颇诘妻，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后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后无颇为人疑讶，于是去之，不知所适。出《传奇》。

王 锜

天兴丞王锜，宝历中，尝游陇州。道憩于大树下，解鞍籍地而寝。忽闻道骑传呼自西来，见紫衣乘车，从数骑，敕左右曰：“屈王丞来。”引锜至，则帐幄陈设已具。与锜坐语良久，锜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卤莽。紫衣觉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谓为王耳。”锜曰：“未谕大王何所自？”曰：“恬昔为秦筑长城，以此微功，屡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驾，某为群小所构，横被诛夷。上帝仍以长城之役，劳功害民，配守吴岳。当时吴山有岳号，众咸谓某为王。其后岳职却归于华山，某罚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无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迹所稀，寂寞颇甚。又缘已被虚名，不能下就小职，遂至今空窃假王之号。偶此相遇，思少从容。”锜曰：“某名迹幽沉，质性孱懦，幸蒙一顾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缘奉慕，顾展风仪，何幸遽垂厚意，诚有事则又如何？”锜曰：“幸甚。”恬曰：

无颇带着公主住在韶阳，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住了一个多月，一天袁大娘忽然敲门来见无颇。无颇大吃一惊，袁大娘说：“张郎今天该报答说合姻缘的功劳了吧，你和小娘子酬谢我这个媒人就可以了！”二人各自准备珍宝答谢袁大娘，然后就告别走了。无颇问妻

子，妻子说：“袁大娘就是袁天纲的女儿，程先生的夫人。暖金盒就是我们宫中的宝物。”后来每隔三年，广利王一定夜里到张无颇家来。后来无颇被别人怀疑，就搬走了，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出自《传奇》。

王 锜

天兴县丞王锜，宝历年间，曾到陇州游历。半路上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解下马鞍来放在地上靠着睡觉。忽然听见路上一个骑兵呼喊着从西边来，只见一个紫衣人乘着车，后面跟着几个骑马的随从，命令左右说：“委屈王锜县丞到我这里来。”随从领王锜来见紫衣人，帐篷陈设已准备好了。紫衣人和王锜坐着谈了很久，王锜不知该怎么称呼他，每每答话，就吞吞吐吐觉得很鲁莽。紫衣人发觉了，就说：“我已经潦倒二十年了，不过您要称呼我，也可以叫我大王的。”王锜说：“不知大王从何处来？”紫衣人说：“我蒙恬当年为秦始皇修建长城，以这个微薄的功劳，多次蒙受重任。后来秦始皇归天了，我被一群小人陷害诬告，终于被杀了。天帝也认为修长城是劳民伤财害了百姓，发配我镇守吴岳。当时吴山有‘岳’的称号，人们都管我叫大王。可是后来岳的职位划归华山，而我罚配的年限还没满。官曹迁移后，我什么可管的都没有，只整日守着一座空山。山里人烟稀少，十分寂寞。又因为我已虚有了大王的称号，不能再放下架子当更小的官，于是到现在只是个名义上的大王而已。这次偶然和您相遇，想稍作停留。”王锜说：“我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县丞，既无能又懦弱，见到大王十分荣幸，不知道能为大王做些什么呢？”蒙恬说：“我是由于敬慕您，看您风采仪容十分出众。何其幸运突然得到您的垂青厚爱，如果真有事相求会怎样？”王锜说：“我一定遵命。”蒙恬就说：

“久闲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马处处有主，不可夺他权柄。此后三年，兴元当有八百人无主健儿。若早图谋，必可将领。所必奉托者，可致纸钱万张，某以此藉手，方谐矣。”锜许诺而寤，流汗霰霏，乃市纸万张以焚之。乃太和四年，兴元节度使李绛遇害，后节度使温造，诛其凶党八百人。出《河东记》。

马 朝

马朝者，天平军步卒也。太和初，沧州李同捷叛，诏郢师讨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与贼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郢馈食，适至军中。会战有期，朝年老，启其将曰：“长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来日之行，乞请自代。”主将许之。及战，郢师小北，而士俊连中重疮，仆于斗场，夜久得苏。忽有传呼，语言颇类将吏十数人者。且无烛，士俊窥之不见。但闻按据簿书，称点名姓。俄次士俊，则呼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讫遂过，及远，犹闻其检阅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归。四更方至营门，营吏纳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谓其已死，及见惊喜，即洗疮傅药。乃曰：“汝可饮少酒粥，以求寝也。”即出汲水。时营中士马极众，每三二百人，则同一井。井乃周围百步，皆为隧道，渐以及泉，盖使众人得以环汲也。时朝以罍缶汲水，引重之际，泥滑，颠仆于地。地中素有折刀，“我闲散这么久了，很想再能有点作为。现在兵马到处都有主管，我不能去硬夺别人的权柄。此后三年，兴元应该会有八百名无人统领的士兵。我如果早点做好准备，一定可以做这八百人的统领。我一定要托的事，是请你给我一万张纸钱，我用这些钱做军饷，就可以办成了。”王锜答应后就惊醒了，吓得出了一身汗，于是买了一万张纸烧了。到了太和四年，兴元节度使李绛被害，后任的节度使温造，把李绛手下的八百名士兵全杀了。出自《河东记》。

马 朝

马朝，是天平军中的一个步兵。太和初年，沧州李同捷叛乱，上面命令驻守郢城的军队前去讨伐，马朝也在平叛的队里。部队到了平原南面，和叛军对峙了十多天。马朝的儿子马士俊，从郢城送粮食，恰好到了军中。和叛军会战的日子已经定了，马朝年纪大了，就向主将报告说：“我的大儿子士俊，年轻有力，又善于射箭。过几天的会战，请允许他替代我参加。”主将同意了。等到战斗开始，郢城部队小受挫败，马士俊连续身受重伤，昏倒在战场上，深夜才苏醒过来。忽然听到传呼声，声音好像有十几个大小将吏就在附近。当时没有烛

光，士俊看不清是些什么人，只听见有人按照本子上的记录一个个点名。一会儿点到马士俊时，喊的却是父亲马朝。旁边有人说：“这不是马朝本人。赶快去把马朝捉回来。”说完这些人就走过去了，一直走了很远，还能听到他们检阅点名的声音。士俊很害怕也很疑惑，挣扎着爬起来慢慢往回走。四更才到了营门，营里的军官收留了他，便搀扶着他送到马朝所在的地方。马朝原以为士俊已经阵亡，等见到他又惊又喜，就赶快给他洗伤上药。然后说：“你可以喝一点兑了酒的粥，就能睡着了。”就出去打水。当时军营里兵马很多，每二三百人，才有一个井。井周围方圆一百多步，都是隧道，疏通到井泉，以便让众人能够围绕着打水。当时马朝用水罐打水，刚要提起来时，脚下泥滑，跌倒在地上。地上原来有一段折断了的刀，朝心正贯其刃。久而士俊惧其未回，告于同幕者。及到则已绝矣。士俊旬日乃愈。出《河东记》。

郗元位

河东衙将郗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辇。行至沙苑，会日暮。见一人，长丈余，衣紫佩金，容状丰伟。御白马，其马亦高丈余。导从近十辈，形状非常，执弧矢，自南来。元位甚惊异，立马避之。神人忽举鞭西指，若有所见，其导从辈俱随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无睹。及回视之，皆不见矣。元位瘁然汗发，髀战心栗，不觉堕马。因病热，肩舆以归，旬余方愈。时河东连帅司空李愿卒。出《宣室志》。

夏阳赵尉

冯翊之属县夏阳，据大河。县东有池馆，当太华中条，烟霭岚霏，昏旦在望。又有瀼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缕无隐。太和中，有赵生者，尉于夏阳。尝一夕雨霁，赵生与友数辈，联步望月于瀼泉上。忽见一人，貌甚黑，被绿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绿波空悠悠。”赵生方惊，其人忽回望水滨，若有所惧，遂入水，惟露其首，有顷亦没。赵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数十步，

有神祠，表其门曰瀟水神。赵生因入庙，见神坐之左右，抟埴为偶人，被绿袍者，视其貌，若前时所见水中人也。赵生曰：“此瀟壤也，尚能惑众，非怪而何？”将用划其庙。有县吏曰：“此神庙，马朝的心正好被刀穿透。过了很久，马士俊担心怎么不见父亲回来，告诉了同僚。等到井边一看，马朝已经死了。士俊十多天后才痊愈了。出自《河东记》。

郗元位

河东衙将郗元位，太和初年，曾经奉命去京城。走到沙苑，正好天色将晚。看见一个人，身长有一丈多，穿着紫袍佩着金饰，仪表魁伟。骑着白马，马也有一丈多高。前面开路的侍卫近十名，形貌也非同寻常，都带着弓箭，从南面驰来。郗元位很惊讶，停下马来躲避。只见那人忽然举起鞭子指着西方，好像看到了什么，那些导从都随着指的方向往西面张望。郗元位也往西面看，静悄悄的什么也没看见。等他回头一看，那群人都看不见了。元位吓出了一身汗，腿哆嗦得发颤，不觉跌下马来。因为生了热病，只好用轿子抬了回来，过了十多天才痊愈。后来才知道，当时河东连帅司空李愿死了。出自《宣室志》。

夏阳赵尉

冯翊管辖下有个夏阳县，靠着黄河。县东有个池塘，在太华山的中部，山间云雾缭绕，早晚都历历在目。城南又有个瀟泉穴，泉水清澈见底，丝毫东西都无法隐藏。太和年间，有位赵生，在夏阳当县尉。曾经有一晚雨过天晴，赵生和几个朋友，一起到瀟泉上赏月。忽然看见一个人，脸长得很黑，穿着绿袍子，在水流中间，游了很久。边游边吟道：“夜月明皎皎，绿波空悠悠。”赵生正吃惊，那个人也忽然回头向岸上望，好像很恐惧，就沉入水里，只露个脑袋，过了一会儿也就不见了。赵生第二天又到了瀟泉所在地。这里离岸边几十步，有一个神庙，门上标志写的是“瀟水神”。赵生便进了庙，见神座的左右两旁，排列着几个泥作的偶人，其中有一个穿着绿袍的土人，看他

的长相，很像昨天看见的水里的人。赵生说：“这个瀟水神庙旁的泥土，还能迷惑人，不是怪又是什么呢？”就打算把庙拆毁。有个县吏说：“这是神庙，

且能以风雨助生植。苟若毁其屋，适足为邑人之患。”于是不果隳。出《宣室志》。

卢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侧。土偶之容，颇尽巧丽。开成中，范阳卢嗣宗，假职于蒲津。一日，与其友数辈，同游舜庙。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戏曰：“吾愿为帝子之隶，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众皆谓曰：“何侮易之言，黷于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独游娥皇祠，酒酣，多为褻黷语。俄被疾，肩舁以归。色悸而战，身汗如沥，其夕遂卒。家僮辈见十余人，捽拽嗣宗出门，望舜祠而去。及视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为所扑。蒲之人咸异其事。出《宣室志》。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记其名，业三史，博览甚精。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旁有议者，必大言折之。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翦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虎间，肆目久之，乃还所止。

是夕才寐而卒。见十数骑，擒至庙庭。汉祖按剑大怒曰：“史籍未览数纸，而敢褻黷尊神。‘乌老’之言，出自何典？若无所据，尔罪难逃。”王生顿首曰：“臣常览大王《本纪》，

而且能够兴起风雨帮助庄稼生长，如果毁了庙，恐怕会给本地人民带来灾害。”于是就作罢了。出自《宣室志》。

卢嗣宗

蒲津县有舜的祠庙，又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祠，在舜祠的旁边。所塑土偶的容貌，极尽灵巧美丽。开成年间，范阳人卢嗣宗，到蒲津当代理地方官。一天，他和几位朋友，一同游览舜庙。到了娥皇、女英祠，卢嗣宗开玩笑说：“我想做舜帝妻子的奴仆，可以吗？”拜了几拜并且祝祷了很久。朋友们都说：“你怎么能用这样不敬的言辞，来侮辱女神呢？”卢嗣宗笑得更加放肆。从此他常常独自游娥皇祠，酒醉后，多言褻渎之语调笑侮辱女神。一会儿嗣宗突然得了病，被人用轿子抬了回来。只见他满脸恐惧，浑身颤栗，汗如雨下，当天夜里就死了。家里的仆人们看见闯进来十几个人，连打带拖把卢嗣宗拉出家门，直奔舜祠而去。等到观察嗣宗的尸体，发现他后背上有很多红道子，像是被鞭子抽打的。蒲县人都觉得这事太奇怪了。出自《宣室志》。

三史王生

有个王生，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专门攻读三史，读得很精。王生喜好夸耀学问，说话很随便。每当谈论古代的事，太多凭主观判断。旁边如果有人不同意，他就大肆攻击。王生曾到沛县游玩，喝醉酒进了汉高祖的庙，看着高祖的神像，笑着说：“你能提着三尺宝剑，灭了残暴的秦国，除了强大的楚国，却不能免去你母亲叫‘乌老’的称呼。白唱‘大风起兮云飞扬’了，怎么能威加四海呢？”王生在庙堂廊虎间徘徊，放肆盯着高祖神像很长时间，才回到自己的住所。

这天夜里王生刚睡下就死了。他看见十几个骑兵，把他抓到庙庭里。高祖手按宝剑大怒说：“没看过几页史书，就敢褻渎尊严的神灵。‘乌老’的话，出自什么书？要是你找不出依据，你就有罪难逃。”王生磕头说：“我曾读过关于大王的《本纪》，

见司马迁及班固云：‘母刘媪。’而注云乌老反。释云：‘老母之称也。’见之于史，闻之于师，载之于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于胸襟尔。”汉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长碑，昭然具载矣。曷以外族温氏，而妄称乌老乎？读错本书，且不见义，敢恃酒喧于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

语未终，而西南有清道者，扬言太公来。方及阶，顾王生曰：“斯何人而见辱之甚也？”汉祖降阶对曰：“此虚妄侮慢之人也，罪当斩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厉声而言曰：“臣览史籍，见侮慢其君亲者，尚无所贬。而贱臣戏语于神庙，岂期肆于市朝哉！”汉祖又怒曰：“在典册，岂载侮慢君亲者？当试征之。”王生曰：“臣敢征大王可乎？”汉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会群臣，置酒前殿，献太上皇寿。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既献寿，乃曰：‘大人常以臣无赖，不事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亲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尔，必遭杯羹之让也。”汉祖默然良久曰：“斩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发者搦之。一搦惘然而苏，东方明矣，以镜视腮，有若指踪，数日方灭。出《纂异记》。

张 生

进士张生，善鼓琴，好读孟轲书。下第游蒲关，入舜城。日将暮，乃排闥耸轡争进，因而马蹶。顷之马毙，生无所

看见司马迁和班固说：‘您母亲是刘媪。’在注释中说‘媪，乌老反’。又解释说：‘老母的称谓。’这事见于史书，闻于老师，记于典籍，像白日一样光耀明亮。不是臣下敢凭空编造的呀！”汉高祖更加愤怒地说：“朕中表兄弟的《泗水亭长碑》，明明白白记着我母亲的姓名。你怎敢以外族的‘温氏’，随意称我的母亲为‘乌老’呢？读错了本书，而且又不懂书中的真义，还敢借醉酒到我的大殿上胡言乱语，应该交给主管部门以犯上之罪处置你！”

高祖话还没说完，而西南方就有清道的人，大声说是高祖的父亲太公来了。太公刚走上大殿，回头看见王生说：“这是什么人，为何受到这样大的辱骂？”高祖下阶回答说：“这是一个狂妄无礼的人，犯了该斩的大罪！”王生睁大眼睛盯着太公，便厉声说：“我阅览史籍，见历史上侮慢君亲的人，都没有因而获罪。而我只不过在神庙说了几句话笑，难道要在街市上斩首吗？”汉高祖又愤怒地说道：“在史书

上，难道还记载有侮辱怠慢君亲的事吗？你试着举例给我看看。”王生说：“我就征引大王你的例子可以吗？”高祖说：“行。”王生说：“大王登了帝位后，大宴群臣，在前殿置酒，给太上皇献寿，有这事吗？”高祖说：“有啊。”王生说：“献寿时，你说：‘父亲您过去常说我是无赖，不置产业，不如我弟弟好。现在你看我的家业，和我弟弟比谁的多？’这事有没有？”高祖说：“有。”王生问：“殿上群臣听了你的话都高呼万岁，大笑起来，这事有没有？”高祖说：“有。”王生说：“你这是侮辱君亲。”太史公说：“这人有理不可辩解，应该快快赶走他。不然，你就要遭受‘分一杯羹’的责备了。”汉高祖沉默良久说：“杀了这家伙，怕弄脏了我的三尺宝剑。”命人扯着王生的头发打耳光。一耳光把王生打醒了，一看，东方已经亮了。用镜子照脸，见脸上有红红的指印，好几天才消失。出自《纂异记》

张 生

进士张生，善于弹琴，爱读孟子的书。科举结束后游历蒲关，进了舜帝城。天快黑了，张生于是推开城门打马飞驰争抢着往城里涌，因此马跌倒了。过了一会儿马就死了，张生无处

投足。遂诣庙吏，求止一夕。吏止檐庑下曰：“舍此无所诣矣。”遂止。

初夜方寝，见绛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书生。”生遽往，帝问曰：“业何道艺之人？”生对曰：“臣儒家子，常习孔孟书。”帝曰：“孔圣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与孔同科而语？”生曰：“孟亦传圣人意也。祖尚仁义，设礼乐而施教化。”帝曰：“著书乎？”生曰：“著书七千二百章，盖与孔门之徒难疑答问，及《鲁论》《齐论》，俱善言也。”帝曰：“记其文乎？”曰：“非独晓其文，抑亦深其义。”帝乃令生朗念，倾耳听之。念：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知也。’”

帝止生之词，恍然叹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谓矣。朕

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载，暴秦窃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图，蒙蔽群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后，经史差谬。辞意相及，邻于诙谐。常闻赞唐尧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盖明无事也。然则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至于滔天怀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则与垂衣之义乖矣。亦闻赞朕之美曰：‘无为而治。’乃载于典则云：‘宾四门，齐七政，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鲧，投宿，于是找到一个庙吏，请求留他住一宿。小庙吏指一指檐庑下说：“除了这里再也没地方了。”张生只好住下来。

夜里刚刚睡下，张生就看见两个穿红衣服的人，走上前来：“舜帝要召见你。”张生急忙跟着走。见到舜帝后，舜帝问道：“你有什么技艺？”张生回答说：“臣是儒家子弟，常读孔、孟的著作。”舜帝说：“孔子是位圣人，朕早就知道。孟子是什么人？你怎么能把他和孔子相提并论？”张生说：“孟子也是能传达圣人意志的人。他向来崇尚仁义，设礼乐对人民进行教化。”舜帝说：“孟子也写书吗？”张生说：“孟子著书有七千二百章，都是和孔子的弟子们探讨疑难问题的。他的《鲁论》《齐论》，都讲述了很好的道理。”舜帝又问：“你能记得孟子的文章吗？”张生说：“我不但能背诵孟子的文章，而且懂得文章中深刻的含义。”舜帝就让张生大声朗读，仔细倾听。张生念道：“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知也。”’”

舜帝让张生停止背诵，怅然叹息说：“原来也有并不真懂道理就写文章的人，这就是个例子啊。朕离开天下一千八百二十年了，秦始皇夺取了天下，毒害黎民，烧毁我的文献典籍，毁灭了我的谋划，蒙蔽百姓的言论，放纵他的私欲。百代之后，经史的记载也是错误百出。这些记载和事实出入太大，简直是笑话一样。比如我曾听说赞颂唐尧之美说：‘尧坐在皇帝的宝座上连衣服都不动就把天下治理好了。’意思说唐尧时天下太平无事。然而尧帝平抚百姓的骚乱，协调万国之间的矛盾，至于后来和天地山川搏斗，向下征询百姓的意见，像这些事实和‘垂衣而治’的说法不就差得更远了吗？我也听说史书上赞

扬我的功绩说：‘无为而治。’可史书上又偏偏记载：‘接待四方来的宾朋，把七种政事都理顺管好，像天帝一样尊贵，祭祀祖先，视察高山大河，为民祭告所有的神灵。流放了驩 兜和共工，杀死治水不利的鲧，

窜三苗。’夫如是与无为之道远矣。今又闻号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于父母，而诉于旻天也。何万章之问，孟轲不知其对？传圣人之意，岂宜如是乎？”嗟不能已。

久之谓生曰：“学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顾左右取琴，曰：“不闻鼓五弦，歌《南风》，奚足以光其归路？”乃抚琴以歌之曰：“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荡荡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传。”

歌讫，鼓琴为《南风弄》。音韵清畅，爽朗心骨，生因发言曰：“妙哉！”乃遂惊悟。出《纂异记》。

赶跑了三苗。’像这些和‘无为而治’相去太远了吧。现在又听说我“号泣于旻天”，是因为心中积怨太多，这更不是我干的事了。不能做成的事做成了，这是靠天的祐护；不能达到的目的达到了，这是靠命运。我之所以哭，是怨我的命运，跟父母不合，只能向苍天哭诉了。为何万章之问，孟子回答不出万章的问题呢？传达圣人的意志，难道能这样吗？”说罢又感叹不已。

过了很久舜帝又问张生：“学弹琴吗？”张生说：“喜欢弹，但弹得不好。”舜帝就让侍从取来琴，对张生说：“你不听一听我弹五弦琴，唱《南风》曲，怎么能明白自己的归路呢？”就抚琴唱了起来：“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荡荡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传。”

歌唱完了，又弹了一曲《南风弄》。音韵清新流畅，令人心情舒畅，张生忍不住大声赞叹说：“太美妙了！”然后就突然惊醒过来。出自《纂异记》。

卷第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萧 旷 史 遂 田 布 进士崔生 张 偃

裴氏子 韦 骆

萧 旷

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憩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

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榼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

萧 旷

太和年间有位处士叫萧旷，从洛水向东游历。到了孝义后住下来，晚上他到双美亭上游玩小歇，当时月朗风清。萧旷善于弹琴，就取琴弹了起来。半夜时，曲调十分凄苦。忽然听见洛水之上，有人发出长叹声，渐渐地越来越远，竟是一个美貌女子。萧旷便放下琴起来作揖说：“您是什么人？”女子说：“我就是洛神。从前陈思王曾作《洛神赋》，你不记得了吗？”萧旷说：“记得。”萧旷又问道：“有人听说洛神就是甄皇后，她去世后，陈思王在洛水边遇到了她的魂魄，才写了《感甄赋》。后来觉得这事不正当，才改名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是不是这样呢？”女子说：“我就是甄后。当初因为我倾慕陈思

王的才华，魏文帝大怒，把我幽禁而死。后来我的魂灵在洛水边遇见了陈思王，我向他倾诉了我的哀怨，他才写了《感甄赋》。后来觉得这事不正当，就改名叫《洛神赋》了。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一会儿有一个梳着双髻的少女，拿着坐垫，准备了酒菜到了。对萧旷说：“我刚嫁到袁家为新妇时，很喜欢弹琴。每当弹到《悲风》和《三峡流泉》，常常会弹上一夜。刚才我听到您的琴声清新典雅，想再听一遍。”萧旷就弹了《别鹤操》

及《悲风》。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俦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亮，为梁昭明之精选尔。”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见为遮须国王。”旷曰：“何为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

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王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闻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者蛟螭辈也。”旷又曰：“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哉！但宝剑灵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剑不获，乃妄言为龙。且雷焕只言化去，张司空但言终合，俱不说为龙。任剑之灵异，且人之鼓铸锻炼，非自然之物。是知终不能为龙，明矣。”旷又曰：“梭化为龙如何？”女曰：“梭，木也，龙本属木，变化归木，又何怪也？”旷又曰：“龙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马师皇疗之？”女曰：“师皇是上界高真，哀马之负重引远，故为马医，愈其疾者万有匹。上天降鉴，化其疾于龙唇吻间，欲验师皇之能。龙后负而登天，天假之。非龙真有病也。”

和《悲风》。神女听罢长叹道：“您的琴艺真能和蔡邕相媲美了。”又问萧旷说：“您觉得陈思王的《洛神赋》写得怎么样？”萧旷说：“描摹事物清朗明亮，堪称是梁代昭明选出的精品了。”洛神微笑着说：“赋

中形容我的举止说‘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也不是很恰当的啊。”萧旷问：“陈思王的灵魂现在在哪里？”洛神说：“他现在是遮须国国王。”萧旷说：“什么叫遮须国？”洛神说：“刘聪的儿子死而复生，对他父亲说：‘有人对我说，遮须国一直没有国王，等你父亲来当国王。’说的就是这个遮须国。”

不一会儿有一个使女，引导着一个女子走来说：“织绡娘子到了。”洛神说：“这是洛浦龙王的女儿，她在水府善于织绡。是我刚刚把她请来的。”萧旷就问织绡娘子说：“近来人世有传说柳毅与龙女联姻的事，是真有此事吗？”织绡娘子说：“十成有四五成是对的，其他都是编造的了，不要被骗了。”萧旷说：“我听说龙最怕铁器，是真的吗？”织绡女说：“龙有神力，即使金玉铁石，都能穿透，怎么会只怕铁呢？真正怕铁的是蛟、螭之类。”萧旷又问：“传说雷氏子佩带丰城宝剑，到了延平津，剑跳入水里，变成了龙。有这样的事吗？”织绡女说：“错了。龙属木，剑属金。金与木相克，而不相生，剑怎么能变成龙呢？怎么能与鸟雀入水变成蛤，野鸡入水变成蜃一样呢？宝剑是有灵性的东西，金水相生，入水生出雷来，所以不能在泉中沉没。一定是他的下属捞不到剑，就胡说宝剑已变成龙了。其实雷焕只不过说‘宝剑化去’，张司空则说‘终合’，都没说变龙的事。宝剑虽然灵异，但毕竟是由人类煅烧锤炼而成的，并不是自然中的东西。由此可知最终不可能变成龙，你明白了吗？”萧旷又说：“织布的梭子能变成龙吗？”织绡女说：“梭子，是木头做的，龙本来就属木，梭变龙后仍归为木，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萧旷又说：“龙变化如神，为什么龙病了还要请马医师来治呢？”织绡女说：“师皇是天界高真，他同情马一生受尽了负重奔波之苦，所以才当了马医，经他治好了的马成千上万。天帝俯察，就把马的病情转化到龙的唇齿间，想试试师皇的医术。后来龙背着师皇上了天，是上天故意安排的。并不是龙真的有了病。”

旷又曰：“龙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龙之清虚，食饮沆瀣。若食燕血，岂能行藏？盖嗜者乃蛟蜃辈。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诞妄之词尔。”旷又曰：“龙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数百岁。偃仰于洞穴，鳞甲间聚其沙尘。或有鸟衔木实，遗弃其上。乃甲拆生

树，至于合抱，龙方觉悟。遂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澄其神而归寂灭。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晖，若未凝结。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术，与造化争功矣。”旷又曰：“龙之修行，向何门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术何异？上士修之，形神俱达；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堕。且当修之时，气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为上天谴谪尔。”

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若左琼枝而右玉树，缱绻永夕，感畅冥怀。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玉箸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织绡诗曰：“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真珠。”旷答二女诗曰：“红兰吐艳间天桃，自喜寻芳数已遭。珠佩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

萧旷又说：“龙爱喝燕子的血，有这事吗？”织绡女说：“龙是清虚之物，吃的是露水云雾。如果真吃燕血，还能在云间藏身游弋吗？喜欢喝燕血的是蛟蜃之辈。你别信那些胡编的话，都是梁朝四公们胡说八道的话。”萧旷又说：“龙有什么特别的爱好？”织绡女说：“龙很爱睡觉。大睡能睡千年，小睡也能睡几百年。它在洞穴里仰卧着，鳞甲间聚集了很多泥土灰尘。有时有鸟衔着树木的种子，丢落在龙身上。就会长出树来，甚至能长得又高又大直到一个人合抱那么粗，龙才知道。于是奋起修行，挣脱形体进入虚空，澄清精神归于寂灭。自然界中的形与气，任凭龙变化使用。龙散入真空，如没有形成的胚胎，没有凝结的形体。又像物有恍惚，精奇渺茫。当此之时，即使整个形体，都可进入极微小的芥子之内。随便行动，没有不能达到的，这就是得到了返本还原的本领，可与天地争功了。”萧旷又问：“龙的修行，是向哪里求得的呢？”织绡女说：“与高真的修行又有什么不同呢？上等人修行，形和神都能达到仙人的境界；中等人修行，精神能成仙肉体却不行；下等人修行，形和神都会毁灭。况且修行的时候，

心气清爽而全神贯注，这时就会感到自身的超脱，正像老子说的‘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至于修行中更奥妙的方法，我不敢泄露，担心会受到上天的谴责和贬谪。”

这时洛神就让侍从倒酒，举杯叙谈，场面融洽。两位神女娇艳动人，如同左边是琼枝而右边是玉树。他们缠绵了整个晚上，畅聊心中情怀。萧旷说：“今天在这里有幸遇见二位仙女，怪不得这个亭子叫做‘双美亭’啊！”忽然听见雄鸡啼鸣，洛神就写了首诗留赠：“玉箸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织绡娘子也作诗说：“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真珠。”萧旷酬答二位神女的诗说：“红兰吐艳间天桃，自喜寻芳数已遭。珠佩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洛神就拿出了明珠和翠羽两件物品赠给萧旷说：“这就是陈思王的赋里说的‘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所以我就把这两件东西送给你，以符合《洛神赋》

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匹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讫，超然蹁跹而去，无所睹矣。后旷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备写其事。今遁世不复见焉。出《传记》。

史 遂

会昌中，小黄门史遂，因疾退于家。一日，忽召所亲，自言初得疾时，见一黄衣人，执文牒曰：“阴司录君二魂对事。量留一魂主身。”不觉随去。出通化门，东南入荒径，渡灞浐，陟蓝田山。山上约行数十里，忽见一骑执黑幡，云：“太一登殿已久，罪人毕录。尔何迟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翼门。直北至一宫，宫门守卫甚严。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萧屏间，有一吏自内出曰：“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苍山主录大夫侍者，始则恭恪，中间废堕，谪官黄门，冀其省悟。今大夫复位，侍者宜迁，付所司准法。”遂领就一院，见一人，白须鬓，紫衣，左右十数列侍。拜讫仰视，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为翰林小吏，因问曰：“少傅何

为至此？”白怡然曰：“侍者忆前事耶？”俄如睡觉，神气顿如旧。诸黄门闻其疾愈，竞访之。是夕，居易薨于洛中。临终，谓所亲曰：“昔自蓬莱，与帝有

所咏叹的境界。”龙女拿出一匹轻绡送给萧旷说：“如果有胡人买它，必须一万金才能卖。”洛神又说：“您有奇骨异相，应该会淡泊名利，超出尘俗。只要粗茶淡饭，远离世俗，豁达胸襟修真养性，我会暗暗帮助你的。”说罢，轻轻地腾空而去，什么也看不见了。后来萧旷保存着明珠和轻绡，常常游嵩山。有朋友曾经遇到过他，详细地写出了这些事。现在萧旷已经从世间消失，再也没见过他。出自《传记》。

史 遂

会昌年间，有个小黄门史遂，因病在家休养。一天，他忽然把家里人都找来，自称刚得病时，看见一个黄衣人，手拿文牒对他说：“阴司召你的二魂应对公事，考虑给你留下一魂管你的身子。”史遂不知不觉地就跟着走。出了通化门，向东南走上一条很荒僻的路，又渡过灞水浐河，登上蓝田山。在山上大概走了几十里，忽然看见一个骑马的人拿着黑幡，说：“太一神登殿很久了，要审的罪人都点过了名。你怎么这么晚才来。”督促他们快走。来到一座城池，城门两边排列着很多兵士。进城一直向北到了一个宫殿，宫门守卫也很森严。有个穿红衣的小吏，引着使者一同走进去。在影壁墙间，有一个小吏从里面出来，说：“快听旨意。”使者鞠躬受命。那官员宣读公文说：“史遂前世曾任括苍山主录大夫的侍者，起初还恪尽职责，中间就有些懈怠了，所以才贬到黄门当小官，希望他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现在括苍山主录大夫官复原位，史遂这个侍者也应该升转了。交付主管部门批准。”就把史遂带到另一院子，见到一个人，须鬓皆白，身穿紫袍，左右有十几个侍从站着。史遂拜完抬头一看，竟是少傅白居易。史遂元和初年在翰林院当小官，便问道：“白少傅到这儿来做什么呢？”白居易高兴地说：“侍从不记得以前的事了吗？”这时史遂突然像睡醒了一样，神色顿时和没生病时完全一样了。众黄门听说史遂病好了，争相来看望他。这天晚上，白居易病死在洛中。临终时，对家人说：“从前在蓬莱仙宫时，我曾和武宗皇帝有

阎浮之因。帝于阎浮为麟德之别。”言毕而逝，人莫晓也。较其日月，当捐馆之时，乃上宴麟德殿也。出《唐年补录》。

田 布

唐相崔铉镇淮南。卢耽罢浙西，张择罢常州，俱经维扬，谒铉。铉因暇日，与二客方奕，吏报女巫与故魏博节度使田布偕至，泊逆旅某亭者。铉甚异之，复曰：“显验与他巫异，请改舍于都候之廨。”铉趣召巫者至，乃与神迭拜曰：“谢相公。”铉曰：“何谢？”神答曰：“布有不萧子，黠货无厌，郡事不治。当犯大辟，赖公阴德免焉。使布之家庙血食不绝者，公之恩也。”铉矍然曰：“异哉。”铉为相日，夏州节度奏银州刺史田铔，犯赃罪，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帝赫怒曰：“赃自别议。且委以边州，所宜防盗。以甲资敌，非反而何？命中书以法论，将赤其族。”翌日，铉从容言于上曰：“铔 赃罪自有宪章。然是弘正之孙，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觐，奉吏员。布亦成父之命，继以忠孝，伏剑而死。今若行法以固边圉，未若因事弘贷，激劝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远郡司马。而铉未尝一出口于亲戚私昵，已将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服而见焉。谓之曰：“君以义烈而死，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使乎？”神曰：“布尝负此姬八十万钱，今方忍耻偿之。”铉与二客及监军

‘人间’的因缘。皇帝在人世间为麟德之别。”说完就死了，人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一推算日子，才知道他死的那天，正是皇上在麟德殿赐宴的日子。出自《唐年补录》。

田 布

唐代相国崔铉镇守淮南时，卢耽在浙西罢官，张择在常州罢官，一起经过扬州，拜访崔铉。崔铉便在一个闲暇日，与两位客人正在下棋时，有小吏报告女巫和已经去世的魏博节度使田布一块来了，正停在旅店的某个亭子间。崔铉很奇怪，小吏又说：“这个女巫的话很灵验，和其他女巫不一样，请他们到都衙官舍来住吧。”崔铉赶快让人把女巫招来，女巫和田布的神魂相继拜崔铉说：“谢崔相国。”崔铉

说：“为什么要谢我呢？”田布的神魂回答说：“我有不肖的儿子，做官时贪得无厌，不理政事，理当被处以死刑，全仗着您的阴德佑助才使他免了一死，使我田布家祖庙香火不至断绝，是您的大恩大德啊！”崔铉惊奇地说，“这事可太怪了！”原来，崔铉当相国时，夏州节度使曾奏报说银州刺史田铢犯了贪赃罪，用私自打造的铠甲，在边境上换马匹和布帛。皇上一听大怒说：“贪赃自当别论。况且派在边境州府的官员，本身的职责就是防盗寇的。现在田铢竟拿军用品资助敌人，这和造反有什么不同？立刻交付中书按法严办，诛灭九族！”第二天，崔铉从容地对皇上说：“田铢的贪赃罪的确应该依法严办。然而他是田弘正的孙子，是田布的儿子。田弘正首先把河朔交给皇上，奉献出了吏员。田布也完成他父亲的遗命，继以忠孝，最后也伏剑而死。现在如果皇上想严办田铢以巩固边防，还不如宽恕了他，以他父亲、爷爷的忠义事迹激励他。”皇上的情绪消解了，只把田铢降调到边远州郡当司马。然而崔铉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连自己现在都忘了。现在神说的正是这件事。于是崔铉就请神到廊下，素服相见。对田布的魂说：“你因忠义刚烈而死，怎么能被一个愚昧无知的妇人所驱使呢？”田布的神灵说：“我曾欠这个巫婆八十万钱，现在我正忍辱还她呢。”崔铉和两位客人以及监军

使幕下，共偿其钱。神乃辞去，因言事不验。梁棣李琪作传。

进士崔生

进士崔生，自关东赴举，早行潼关外十余里。夜方五鼓，路无人行，惟一仆一担一驴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帜戈甲，二百许人，若方镇者。生映树自匿，既过，行不三二里，前之导从复回，乃徐行随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迟，生因问为谁。曰：“岳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应举，何不一谒，以卜身事？”生谢以无由自达，健步许侦之。

既及庙门，天犹未曙，健步约生伺之于门侧。入良久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见，甚喜。逡巡岳神至，立语，便邀崔侍御入庙中。陈设帐幄，筵席鼓乐极盛。顷之，张乐饮酒。崔临赴宴，约敕侍

者，祇待于生，供以汤茶所需，情旨敦厚。

饮且移时，生倦，徐行周览，不觉出门。忽见其表丈人，握手话旧。颜色憔悴，衣服褴褛。生曰：“丈人久辞人间，何得至此？”答曰：“仆离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诣。近作敷水桥神，倦于送迎，而窘于衣食。穷困之状，迨不可济。知侄与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荐，故来投诚。若得南山鬻神祇，即粗免饥穷。此后迁转，得居天秩矣。”生辞以“乍相识，不知果可相荐否，然试为道之”。使幕下，一起为田布还了钱。田布的神灵才离去，从此巫婆说出的事都不应验了。梁楫李琪作传。

进士崔生

进士崔生，从关东进京赶考，早晨走出潼关外十几里时，才打过五更鼓。路上没有行人，只有一个仆人一个担子一头驴而已。忽然遇见前面排列着火把并有人喝道，旗帜戈甲，有二百多人，好像是那一方的镇守使。崔生躲在一棵树后，等队列过后，刚走了不到二三里，前面的那个导从又回来了，崔生就跟在队伍后头慢慢走。有一个健壮的士兵押运着茶器，走得很慢，崔生便问他是谁。那士兵说：“这是岳神去迎接天官崔侍御。您这位秀才要去赶考，何不去见一见，卜问自己的前程呢？”崔生道谢说没办法去见面，那士兵答应帮他看情况。

已到了庙门，天还没亮，士兵让崔生躲在庙门旁，自己进去了很久才出来说：“已经跟崔侍御说了。”然后引崔生见了崔侍御，崔生很高兴。不一会岳神来了，站着说了两句话，就请崔侍御进了庙里。庙里陈设了帐幕，摆下了酒宴。不一会儿，奏乐喝酒。崔侍御临开宴时，特别命令手下人，好好招待崔生，提供所需要的汤茶，显得很热情。

饮酒饮了很长时间，崔生觉得有些疲倦，慢慢走着四处溜达，不觉走到庙门外。忽然看到他的表丈人在门外，忙上前握手叙话。表丈人面容憔悴，衣衫破烂。崔生说：“表丈人已经去世很久了，怎么到了这里？”表丈人回答说：“我离开人世，已经十五年了，没处可去。

近来做敷水桥神，每天送往迎来十分疲惫，而且连衣食都很窘迫。穷困的情形，一点也得不到帮助。我知道侄儿你和天官崔侍御关系好，你们又都姓崔，一定能替我推荐一下，所以来找你。如果我能被任命为南山翦神，就能免于冻饿之苦了。以后升迁调转，还有可能调到天界去做官。”崔生推辞说：“和侍御刚刚认识，不知道是否可以推荐。然而我可以试着跟他说一说。”

侍御寻亦罢宴而归，谓曰：“后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试亦可。余少顷公事亦毕，即当归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翦神似人间选补，极是清资，敷水桥神卑杂，岂可便得？然试为言之，岳神必不相阻。”即复诣岳神迎奉。生潜近伺之，历闻所托，岳神果许之。即命出牒补署。俄尔受牒入谢，迎官将吏一二百人，侍从甚整。生因出贺，翦神泣曰：“非吾侄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后一转，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滥，侄庄当飘坏。一道所损三五百家，已令为侄护之，五六月必免此祸。更有五百缣相酬。”须臾，翦神驱殿而去，侍御亦发，岳神出送。

生独在庙中，欬如梦觉。出访仆使，只在店中，一无所睹。于是不复入关，回止别墅。其夏，渭水泛滥，漂损甚多，惟崔生庄独免。庄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后，船有绢五百匹。明年果擢第矣。出《录异记》。

张 偃

进士张偃者赴举，行及金天王庙前，遇大雨，于庙门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诣店，遂入庙中门宿。至四更，闻金天视事之声，喤喝甚厉。须臾，闻唤张偃，来日午时，行至某村，为赤狸虎所食。偃闻之甚惧，候庭下静，遂于门下匍匐

过了一会儿，崔侍御也吃完了饭要回去，对崔生说：“你后年才能考中，今年不去参加会试也没关系。我等一会儿公事也办完了，也要立即赶回去，日程很紧，不能在这里久留了。”崔生就把表丈人的请求对他说了。崔侍御说：“南山翦神好像人间的选补官，要求有较高的资历。敷水桥神官职卑微，哪里是容易得到的？不过我可以试着

说一说，我想岳神是不会拒绝我的。”说罢就又把岳神请来，两个人在一起商量。崔生偷偷靠近等着，听清崔侍御在和岳神讲情，岳神果然答应了。当时就命令发出文牒让崔生的表丈人补上了南山翦神。不大一会儿，崔生的表丈人就接受任命进庙拜谢，迎接他上任的官员仆从有一二百人，很是严整。崔生就走上前向表丈人祝贺，表丈人哭着说：“没有侄儿出力，我绝不可能得到这个官位。下一次调动，我就可以进入天司了。今年渭河会发大水，侄儿的村庄本应受洪水侵害，一起受害的有三五百家。但我已下令保护你的田庄，五六月间一定能免除这场灾祸。我还会给你五百匹绸缎来酬谢你。”过了一会儿，翦神就带着仆从侍卫奔驰而去。这里崔侍御也要上路，岳神出来送行。

只有崔生独自留在庙里，恍然如一场梦刚醒。他出去寻找仆人，仆人说他一直在店里，什么也没看见。于是崔生就不再进关赶考了，直接回到家乡。这年夏天，渭水果然泛滥，很多村庄都被淹没，唯独崔生的田庄没有受到水害。庄子前停着一只空船，水退之后，见船里放着五百尺绸缎。第二年崔生果然考中了进士。出自《录异记》。

张 偃

进士张偃参加科举考试，走到金天王庙前，遇到大雨，就在庙门下避雨，雨一直到傍晚也不停。来不及投宿客店，就到庙中门睡下。到四更时分，听到金天王问案的声音，吵喊得很厉害。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喊张偃，在明天午时，走到某村，将被一只赤狸虎吃掉。张偃听后十分恐惧，等庙堂上静下来，就从庙门下匍匐

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来？”遂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来。”须臾虎至。金天曰：“与二大兽食而代偃。”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检虎何日死？”有一吏来曰：“未时为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命张偃过所食时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见人喧闹，问之，乃曰：“某村王存，射杀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亲往庙谢之。出《闻奇录》。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于东阆学孤林法。淫其亲表妇女，事发系狱。每日供其饮食，悉是孤林法神为致之。狱吏怪而谓其神曰：“神既灵异，何不为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远害，方便济人。既违戒誓，岂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殷勤，以酬香火之功。”竟笞杀之。出《录异记》。

韦 骆

韦骆者，明五音，善长啸，自称逸群公子。举进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岂屈节于风尘哉！”游岳阳，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骆亲弟騊，舟行，溺于洞庭湖。骆乃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其庙，曰：“千里估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忽于舟中假寐，梦神人盛服来谒，谓骆曰：“幽冥

着爬到庙堂前，自报姓名跪拜，金天王说：“你是活人，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张偃就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金天王。金天王说：“把那只虎给我招来。”片刻虎就到了。金天王说：“给你两只大兽吃，把张偃换下来，行不行？”虎说：“我和他是冤家就该吃他，什么东西都不能替代。”金天王说：“给我查一查，这只虎什么时候死？”有一个小吏查完来报告说：“老虎在未时为某村的王存射死。”金天王说：“叫张偃过了老虎吃他的时间再走。”后来，等到张偃走到前路，果然看见前面路上人声喧闹，一打听，人们告诉说：“某村的王存，射死了一只赤狸虎。”果然应验了金天王所说的话。张偃就自己买了酒和鹿脯，亲自到庙里去祭谢。出自《闻奇录》。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年间，在东阆学孤林法术。此人竟奸淫了亲戚中的妇女，事情被揭发后下了大狱。每天的饮食供应，都是孤林法神给裴某送来。管监狱的官感到奇怪，就对孤林法神说：“您既然这么灵通，为何不让他免去这个刑罚呢？”法神说：“学我的法术的人，只能用法术来防身避害，救助他人。现在裴某既然犯了训诫和誓

言，别说是人间王法不容，神也不能容他。我现在给他殷勤地送饭，仅仅是回报他给神烧香上供的功德而已。”后来裴某竟被鞭子抽死了。出自《录异记》。

韦 骆

韦骆，懂音律，善长啸，自称“逸群公子”。参加进士考试，一次没考中就再也不考了。他说：“男子汉志在四方，岂能为世俗所折节呢。”后来韦骆游历到岳阳，岳阳太守因为是亲友就征召他，几月后他称病离去。韦骆的弟弟叫韦驃，船出发时，淹死在洞庭湖中。韦骆就在水滨痛哭，他把船停泊在湖神庙下，想把庙烧掉，说：“十里之外做生意的胡人，尚且能够安稳地度过去。我弟弟穷困憔悴，却遭此大难，要你这湖神庙有什么用？”忽然在船上睡着了，梦见一个神人穿着官服来拜见他，对他说：“阴间

之途，无枉杀者。明公先君，昔为城守，方闻说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当废者有二。二神上诉，帝初不许，固请十余年，乃许与后嗣一人，谢二废庙之主。然亦须退不能知其道，进无以补于时者，故贤弟当之耳。倘求丧不获，即我之过，当令水工送尸湖上。”骆惊悟，其事遽止。遂命渔舟施钩缁，果获弟之尸于岸。是夕，又梦神谢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诚也。君今为人果敢。昔洞庭张乐，是吾所司。愿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观咸池之节奏，释浮世之忧烦也。”忽睹金石羽籥，铿锵振作。骆甚叹异，以为非据，曲终乃寤。出《甘泽谣》。

之道，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人。你的先父，过去做过这里的地方官，他为人刚正不阿，鬼神都怕他的正气。他撤掉了很多不该建立的淫祠，其中有两座庙是不该废的。这两座庙里的神就向上告状，天帝最初不管，二神一直告了十多年。后来天帝答应让你们韦家的后代中死一个人，来向二位庙神谢罪。然而亦需要找一个退不能懂道，进无补于时的人去死，你弟弟正好是这样的人。如果你找不到你弟弟的尸体，那就是我的失职，我应立刻让水工把你弟弟的尸体给你送来。”韦骆惊醒后，停止了烧湖神庙的事，便令渔船放下绳和钩，果

然在岸上找到了弟弟的尸体。当天夜晚，韦谯又梦见湖神来向他道谢说：“鬼神不怕人忿怒，但怕那些果敢的人，因为他们心地至诚。你现在就是一个果敢的人。过去洞庭湖里奏乐，都是我负责。我愿用最美的音乐酬答您的恩惠，希望你也可以听一听神界的节奏，来减轻浮世的烦恼。”韦谯突然看见金石羽箫等乐器，奏起了动听的乐曲。韦谯十分惊叹，认为音乐奏的都是没有谱子作依据的。音乐奏完了韦谯才醒了。出自《甘泽谣》。

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謩宗儒 滑 能 柳 晦
刘山甫 尔朱氏 李仲吕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祯 徐 焕 罗弘信 李 峣

楚州人

近楚泗之间，有人寄妻及奴婢数人于村落。客游数年，一日归至。村中长少，相率携酒访之，延入共饮，酒酣甚乐。村人唯吹笛为《乐神曲》。殆欲彻曙，忽前舞者为著神下语云：“大王欲与主人相见，合与主人论亲情。”此子大惊，呵责曰：“神道无欺，我且无儿女，与汝何亲情？”神曰：“我合聘得君妻，可速妆梳，少顷即来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为舞者村人，醉言无识。少顷即天明，忽闻门外马嘶鸣，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见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長丈余，首出墙头。唤曰：“娘子可发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于室中仆倒而卒。出《原化记》。

楚州人

邻近楚州泗州交界处，有个人让妻子和几个奴仆寄住在一个村庄里。自己在外地游历了几年，一天回到村庄。村里的老少乡亲，都招呼着带着酒去拜访他。他把人们请到家里一同饮酒，大家喝得十分酣畅。村里人只吹笛奏《乐神曲》。快要天亮时，忽然前面一个跳舞者被大神附体说：“大王想和主人相见，并要与主人共议亲事。”主人大惊，生气地大声说：“大神不应该欺侮人。我并没有儿女，怎么和你论亲事？”神说：“我应该娶你的老婆为妻，让她快快梳妆，稍等片刻我就会来迎娶她。”此人大怒，客人们也都各自散去，认为是那个跳舞的村人，喝醉了胡言乱语。不一会儿天就亮了，忽然听见门外有马的嘶叫声，此人感到非常奇怪，想出去把马赶跑。一出屋就看见一个

胡人模样的神，穿着紫衣胡子很长，身高一丈多，头伸出墙头。呼喊道：“娘子，可以出发上路了。”这个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妻子在屋里一头倒在地上就死了。出自《原化记》。

陷河神

陷河神者，嵩州嵩县有张翁夫妇，老而无子。翁日往溪谷采薪以自给。无何，一日，于岩窦间刀伤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叶塞之而归。他日复至其所，因抽木叶视之，乃化为一小蛇。翁取于掌中，戏玩移时。此物眷眷然，似有所恋，因截竹贮而怀之。至家则啖以杂肉，如是甚驯扰。经时渐长。一年后，夜盗鸡犬而食。二年后，盗羊豕。邻家颇怪失其所畜，翁寝不言。其后县令失一蜀马，寻其迹，入翁之居，迫而访之，已吞在蛇腹矣。令惊异，因责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杀之。忽一夕，雷电大震，一县并陷为巨湫，渺弥无际，唯张翁夫妇独存。其后人蛇俱失，因改为陷河县，曰蛇为张恶子。

尔后姚苌游蜀，至梓潼岭上，憩于路傍。有布衣来，谓苌曰：“君宜早还秦，秦人将无主。其康济者在君乎！”请其氏，曰：“吾张恶子也，他日勿相忘。”苌还后，果称帝于长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获，遂立庙于所见之处，今张相公庙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庙出十余里，列伏迎驾。白雾之中，仿佛见其形，因解佩剑赐之，祝令效顺。指期贼平，驾回，广赠珍玩，人莫敢窥。王铎有诗刊石曰：“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出《王氏见闻》。

陷河神

陷河神的事是说，^嵩州嵩县有姓张的老夫妇，年龄大了没有孩子。老头每天到溪谷里砍柴来自给自足。没过多久，有一天，老头砍柴时在岩缝间被划破了手指，流了不少血，血滴落在一个小石坑里，老头就用树叶把小坑盖上回家了。又有一天老头又到了这个地方，便拿开树叶看，竟变成一条小蛇。老头把小蛇放在手掌上，戏玩了半天。那小蛇也好像依依不舍，似乎有所眷恋，老头就砍了一截竹筒，

把小蛇装进去，揣在怀里回家了。到家后老头就用一些碎肉喂这蛇，像这样蛇十分驯顺。蛇随着时间越长越大。一年后，常在夜里出来把鸡、狗偷吃掉。两年后，就偷吃羊和猪。邻居们很奇怪丢了家畜，老头和老太太也不吱声。后来，县令丢了一匹蜀马，沿着踪迹，进了老头家里，催促着追查，才知道马已被蛇吞在肚里了。县令大惊，便责骂老头怎么养了这么个恶毒的东西。老头只好认罚，想杀掉这条大蛇。忽然一天晚上，雷电大作，整个县城突然都变成了一个湖，湖水无边无际，只有张氏夫妇活着。后来老头老太太和大蛇都不知哪里去了。从此这个县就改名叫“陷河县”，人们把那蛇叫做“张恶子”。

后来姚苻到蜀地去，走到梓潼岭上，在路旁休息。见有一个平民走过来，对姚苻说：“先生最好快点回秦地去吧，秦地的人将没有主帅了。他们的安康幸福就在你了。”姚苻问他的姓名，那人说：“我就是张恶子，将来你别忘了我就行。”姚苻回到秦地后，果然在长安称了帝。便命人到蜀地寻访张恶子，没有找到，就在遇见张恶子的地方建了一座庙，这就是现在的张相公庙。后来僖宗巡幸蜀地，张相公庙神从庙中出来到十几里外，列队迎接。白雾之中，好像看见张恶子本人现形了，僖宗就解下自己的佩剑赐给他，并希望他为自己效力。不久叛乱被平息，圣驾回京，僖宗送给张恶子很多珍宝，人们都不敢偷看。王铎有首刻在石碑上的诗说：“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出自《王氏见闻》。

蹇宗儒

黔南军校姓蹇者，不记其初名。性鲠直，贫而乐。所居邻宣父庙，家每食，必先荐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蛮寇侵境，廉使阅兵，择将未获。蹇忽梦一人，冠服若王者，谓曰：“吾则仲尼也。愧君每倾心于吾，吾当助若。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贵矣。”既觉，喜而请行，兼请易名。是时人尽难之，忽闻宗儒请行，遂遣之。一战而大破蛮寇，余孽皆遁。黔帅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满诣京师，累迁司农卿，赐赀复多。数年卒官。出《南楚新闻》。

滑 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诏滑能，棋品最高。有张生者，年可四十，来请对局。初饶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张随手应之，或起行庭际。候滑生更下，又随应之。及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将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张曰：“不必前适，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棋耳。”滑惊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出《北梦琐言》。

柳 晦

柳晦，河东人，少有文学，始以荫补。咸通末，官至拾遗，因上疏不纳，乃去官，庐于终南山。一日入城，访故友于宣阳里。忽遇一人求食，晦与之。此人但三黜而已，

蹇宗儒

黔南有个姓蹇的军校，不知道他原叫什么。性格正直，虽然贫穷但生活得很快乐。他的家紧挨着孔子庙，家中每顿饭，一定要先分出一些给孔子上供，很多年都这样做。咸通二年，异寇入侵。廉使检阅军队，要找一个带兵剿寇的将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姓蹇的军校夜里忽然梦见一个人，看穿戴像是一位王，对他说：“我就是孔仲尼。很惭愧你一直对我竭尽诚心，我要帮助你。你以后改名叫宗儒，就会富贵了。”他梦醒后很高兴，就向主帅请求率兵平寇，并请求改名为宗儒。这时人们都把出征看成难事，忽然听说宗儒主动请战，就派他带兵平寇。宗儒一战就击溃了贼寇，剩下的坏人都纷纷逃窜。主帅上奏为宗儒请功，朝廷就任命宗儒为朗州刺史。任期满后调入京城，连续升任司农卿，皇帝的赏赐和俸银也更多了。几年后，蹇宗儒死在任上。出自《南楚新闻》。

滑 能

唐代咸通年间，翰林院有个待诏叫滑能，棋下得非常好。有个张生，年纪大约四十岁，请求和滑能对局。一开始张生让滑能一路，滑能苦苦思考很久，才下一个棋子，张生随手就对上一个，有时张生来到院里散步，等滑能往棋盘上落子，又随即可以应对。后来等黄巢

造反，攻入长安，僖宗驾幸蜀中，滑能将赶去皇帝的行宫护驾，想走金州这条路入蜀。张生说：“你不必去了，我并不是棋手，天帝令我来取回你的棋艺。”滑能大惊，妻子儿女都哭了起来，滑能忽然就死了。出自《北梦琐言》。

柳 晦

柳晦，河东人，少年时就有学之才，开始是继承祖上的袭职做官。咸通末年，做到朝廷的拾遗官。因为给皇帝上疏没被采纳，就罢了官，隐居在终南山。一天柳晦进城，到宣阳里拜访朋友。忽然遇见一个人向他讨吃的，柳晦就给了他食物。那人只是闻了三次而已，晦怪而问之，答曰：“吾阴府掌事者，蒙君设食，深愧于心。君自此三年，当为相。”言讫不见。晦未之信也。及黄巢犯阙，求能檄者，或荐晦。巢乃驰骑迎之，逼使为檄。檄达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弃遗。何讪谤之甚耶？”贼平，议不赦。巢命晦为中书舍人，寻授伪相。出《补录记传》。

刘山甫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于岭外，侍从北归，舟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天王祠，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火不续。山甫少有才思，因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何为见侮？”俄而惊觉。风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过，令撤诗板，然后方定。出《山甫自序》。

尔朱氏

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于巫峡，每岁贾于荆益瞿塘之壤。有白马神祠，尔朱尝祷焉。一日，自蜀回，复祀之，忽闻神语曰：“愧子频年相知，吾将舍兹境，故明言与君别耳。”客惊问：“神安适耶？”曰：“吾当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于三峡民，遂此升擢

耳。然天下将乱，今天子亦不久驭世也。”

柳晦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那人回答说：“我是阴间管事的。蒙你赏给我食物，心里十分感激。从现在开始三年后，你会当宰相的。”说完就不见了。柳晦听后并不相信。等到黄巢攻入京城长安，要找一个能写讨伐唐僖宗的檄文的人，有人推荐了柳晦。黄巢就派人飞驰把柳晦接了来，逼着柳晦写了檄文。檄文传到僖宗的行宫，僖宗知道是柳晦写的，就说：“柳晦当初是自己不愿当官，并不是朕不用他，为什么对朕如此恶毒地诽谤呢？”黄巢之乱平息后，柳晦被判不赦的大罪。黄巢曾任命柳晦为中书舍人，不久又拜他当了伪宰相。出自《补录记传》。

刘山甫

唐朝彭城人刘山甫，乃是当朝士族。他的父亲在岭外做官，刘山甫服侍着父亲回北方，有一天把船停在青草湖中。上岸后，看见有个北方天王祠，便走进祠里。看到庙宇破败不堪，香火不续。刘山甫年轻时就颇有才气，就在一块木板上题诗说：“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这天夜里他梦见被天王责怪。天王说：“我不是天王，是南岳神。这里是我主管的地盘，你为什么侮辱我？”刘山甫顿时惊醒。湖上突然掀起狂风大浪，船马上就要沉下去了，山甫急忙起来忏悔自己的过错，叫人撤掉那块题诗的木板，湖上立刻风平浪静。出自《山甫自序》。

尔朱氏

咸通年间，有个姓尔朱的人，家住巫峡。每年于荆州、益州、瞿塘之间经商。有个白马神庙，尔朱每次经过都进庙祭祀。有一天，从蜀地回来，又到庙里烧香，忽然听见神说：“很惭愧蒙你多年相知，我要离开这里了，所以直言相告和你作别。”尔朱氏惊讶地问：“大神要到哪里去？”神说：“我要到湖南去当城隍神。上帝因为我在这里为三峡百姓积了一些功德，所以才提升了我。然而天下就要大乱，当今的皇帝也管不了多久的朝政了。”

尔朱复惊曰：“嗣君谁也？”曰：“唐德尚盛。”客请其讳，神曰：“固不可泄。”客恳求之，乃云：“昨见天符，但有双日也。”语竟，不复言。是岁懿皇升遐，僖宗以晋王即位。出《南楚新闻》。

李仲吕

姑臧李仲吕，咸通末，调授汝之鲁山令。为政明练，吏不敢欺。遇旱，请祷群望，皆不应。仲吕乃洁斋，自祷于县二十里鲁山尧祠，以所乘乌马及驹人张翰为献。祭毕，将下山，云雾暴起，及平泽而大雨，仆马皆暴殒。于是仲吕复设祭，图仆马于东壁。出《三水小牒》。

新昌坊民

青龙寺西廊近北，有绘释氏部族曰毗沙门天王者，精彩如动，祈请辐凑。有居新昌里者，因时疫，百骸绵弱，不能胜衣，医巫莫能疗。一日，自言欲从释氏，因肩置绘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于寺庑。逾旬，梦有人如天王之状，持筋类纆，以食病者。复促迫之。咀嚼坚韧，力食褻丈，遽觉绵骨木强。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驰，逾月以力闻。先是禁军悬六钧弓于门，曰：“能引其半者，倍粮以赐，至满者又倍之。”民应募，随引而满，于是服厚禄以终身。出《唐阙史》。

尔朱氏又惊讶地问：“接下来的皇上是谁呢？”神说：“唐朝的气数还很盛。”尔朱氏请神说出新皇帝的名字，神说：“这个绝对不能泄漏。”尔朱氏再三恳求，神才说：“昨天我看见天符，说将会有两个太阳了。”说罢，就再也不说话了。这年懿宗皇帝驾崩，僖宗以晋王的身分即位当了皇帝。出自《南楚新闻》。

李仲吕

姑臧李仲吕，在咸通末年，调任汝州鲁山县当县令。他为政精明练达，手下的人都不敢欺骗他。这年遇到大旱，他望天企盼祈祷求雨，都不灵验。于是李仲吕就沐浴斋戒，亲自到离县城二十里的鲁山尧祠去祈祷求雨，愿拿自己乘的黑马和驾车马的侍从张翰作祭礼。祭

祀结束后，刚要下山，云雾突然兴起，到了平地上天下起了大雨，李仲吕的侍从和马都突然死亡。于是李仲吕又到庙里进行祭祀，并在祠庙的东墙上画了仆人和马的像。出自《三水小牋》。

新昌坊民

青龙寺西廊近北端，有佛门弟子毗沙门天王的画像，画得十分传神，像要活了似的，所以到这个画像前祈祷的人特别多。有个住在新昌里的坊民，因为得了流行病，体弱无力，连衣服都撑不起来，不论医生还是巫师都没能治好他。一天，这人自称要皈依佛门，家人就把他抬到那个毗沙门天王的画像下，又给了庙里主管僧很丰厚的布施，吃住都在寺院西廊下。过了十天，梦见有个像天王模样的人，拿着一根像绳子似的筋，让这个有病的人吃。又催促他快点吃。这东西咀嚼起来特别有韧劲，努力吃下去一丈，立刻觉得软绵绵的骨头像木棍似的强硬了。第二天就能走了，第三天就能跑了，过了一个月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力士。在他病好前，禁军在营门上挂了一张六钧的弓，说：“凡能把弓拉开一半的，赐给多于他人一倍的粮，能拉满弓的，赏赐再加一倍。”这人就应募去拉弓，一拉就把弓拉满了。于是赏他终身享受厚禄。出自《唐阙史》。

裴氏女

唐黄巢之乱，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趋汉中。才发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难挥霍，不暇藏殓。行及洛谷，夜闻其女有言，不见其形。父母诘之，女云：“我为浐水神之子强暴，诱我归其家。其父责怒，以妄杀生人，遽笞之。兼逊谢抚慰，令人送来。而旦夕未有所托，且欲随大人南行，俾拔茅为抱致于箱笥之中，庶以魂识依止。”饮食语言，不异于常。尔后又言已有生处，悲咽告辞而去。出《北梦琐言》。

夏侯祯

汝州鲁山县西六十里，小山间有祠，曰女灵观。其像独一女子

焉，低鬟嘶蛾，艳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后平地，左右围数亩，上擢三峰，皆十余丈，森如太华。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风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乡里，立祠于前山，山名女灵，吾持来者也。”咸通末，县主簿皇甫枚，因时祭，与友人夏侯禎偕行。祭毕，与禎纵观。禎独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禎少年无有匹偶，今者仰覩灵姿，愿为庙中扫除之隶。”既舍爵乃归。其夕，夏侯生悄恍不寐，若为阴物所中。其仆来告，枚走视之，则目瞪口呆，不能言矣。谓曰：“得非女灵乎？”禎颌之。枚命吏祷之曰：“夏侯禎

裴氏女

唐代黄巢之乱时，有一个姓裴的京官，带着妻子和女儿，向南往汉中逃跑。刚从京城出发，他的女儿突然死去，当时兵荒马乱，顾不上埋葬。走到洛谷，夜里听见女儿说话，但看不见女儿的身形。父母问她，女儿说：“我被浚水神的儿子施暴非礼，把我骗到他家。他父亲愤怒地责骂儿子，因为他随便杀害无辜的活人，就用竹板打他。并向我赔罪安慰，派人送我再托生人间。可是一时半会儿我还投不了胎，并且我想跟着父母往南走。请你们拔一抱茅草放在箱子里，我的魂就可以有所依附跟着你们走了。”女儿饮食说话，和平常没有差别。后来女儿又说已经找到投胎的地方了，哭着和父母告别离开了。出自《北梦琐言》。

夏侯禎

汝州鲁山县城西六十里，小山间有座祠堂，叫女灵观。里面只供奉着一尊女神像，双鬟低垂双眉微皱，娇艳美丽但有一种愁怨的神色。祠堂后是平地，左右围着几亩地，上面有三座山峰拔地而起，都十多丈高，像太华山一样壮观。当地父老说，大中初年，此地忽然来了一阵狂风暴雨，下了一夜才停，地上便耸起了这三座山。女神显形对打柴的人说：“我是商於的女儿，天帝命我到这里管辖周围百里之境。你可以告诉乡里百姓，让他们在前山为我立一个祠庙，山名就叫‘女灵山’，这山就是我带来的。”咸通末年，鲁山县主簿皇甫枚，按

照时节去祭祀，与朋友夏侯祜同行。祭祀完毕，与夏侯祜在庙里游览。夏侯祜看着女灵神像，恋恋不舍不愿离开，并要了一杯酒，洒在地上祝祷说：“我夏侯祜年少没有配偶，今天瞻仰了女神的风姿，甘愿在庙里当一个洒扫庙堂的奴仆。”祝告完毕扔了酒杯就走了。这天夜里，夏侯祜恍恍惚惚不能入睡，好像中了什么阴邪。他的仆人跑去告诉皇甫枚，皇甫枚急忙跑去看，只见夏侯祜已经目瞪口呆，不能说话了。皇甫枚就问：“难道是女灵神的缘故吗？”夏侯祜点点头。皇甫枚就命一个小吏到女灵神像前祷告说：“夏侯祜

不胜盍簋之余，至有慢言，黷于神听，今疾作矣。岂降之罚耶？抑果其请耶？若降之罚，是以一言而毙一国士乎？违好生之德，当专戮之辜，帝岂不降鉴，而使神滋虐于下乎？若果其请，是以一言舍贞静之道，播淫佚之风：念张硕而动云辇，顾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阍一叫，必贻帑帑不修之责言。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听之。”莫讫，夏侯生康豫如故。出《三水小牋》。

徐 焕

弋阳郡东南，有黑水河，河渚有黑水将军祠。太和中，薛用弱自仪曹郎出守此郡，为政严而不残。一夕，梦赞者云：“黑水将军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须目雄杰，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顷溺于兹水，自以秉仁义之心，得展上诉于帝。帝曰：‘尔阴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为立祠河上，当保佑斯民。”言许而寤。遂命建祠设祭，水旱灾沴，祷之皆应。用弱有葛溪宝剑，复梦求之，遂以为赠。仍剡神前柱，并匣置之，外设小扉，加扃鐃焉。乾符戊戌岁，大理少卿徐焕，以决狱平允，授弋阳郡。秋七月出京，时方霖霖，东道泥泞。历崱函，度东周，由许蔡，略无霁日。既渡长淮，宿于嘉鹿馆，则弋阳之西境也。时方苦雨凄风，

多喝了几杯，不胜酒力，以致说了些对神轻慢的话，玷污了英明的听察力。现在他已经病倒了。这是神降罪惩罚他呢？还是接受了他的请求呢？如果是降罪惩罚他，这是因为一句话而害了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样做就违背了神灵的好生之德，应当承担擅杀的罪名。这件事

上帝难道不会明察，而允许女神这样残害生灵吗？如果是神接受了夏侯祯的请求准备把他接到身边，这样是因为夏侯祯的一句话就舍弃了自己的贞静之道，更会助长淫邪之风：就像传说中的仙女为张硕而乘云车下凡与之幽会，神女为交甫所诱惑而解下衣上的佩玉与之结交。如果身居深宫的天帝一城，一定会责备您不修私德的。何况天下的美丈夫多的是，何必一定要夏侯祯呢？请女灵神还是听从我的劝告吧。”祭奠完毕，夏侯祯果然康复，和以前一样了。出自《三水小牋》。

徐 焕

弋阳郡东南，有条黑水河，河岸上有座黑水将军祠。太和年间，薛用弱自仪曹郎调任弋阳郡守，政令严格但不残酷。一天晚上，他梦见黑水庙的执事说：“黑水将军到了。”就赶快请了进来。黑水将军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大丈夫，满面胡须目光炯炯，穿着铠甲腰挎弓箭。请他坐下后，黑水将军说：“我生前是在黑水河里淹死的，自认为一生秉持仁义之心，就向上帝请求放还。上帝说：‘你在阴界的官运正盛，就授命你这个官职吧。’请郡守大人在河岸给我立个祠庙，我可以保佑这一带的百姓。”薛用弱答应后就醒了。于是就下令建庙设祭，从此不论水旱灾害，到庙里祈祷都能应验。薛用弱有一把葛溪宝剑，又梦到黑水神来索求，薛用弱就把剑赠给了他。他让人把神像前的柱子挖了个槽，把宝剑装在匣子里放进柱子，外面设个小门，用锁锁上。乾符戊戌年，大理少卿徐焕，由于执法公正办案有功，被任为弋阳刺史。秋天七月出京赴弋阳上任，这时正赶上连绵的秋雨，往东去的道路十分泥泞。徐焕经崤山函谷关，过东周，经由许蔡，天仍不放晴。后来渡过淮河，徐焕住在嘉鹿的旅店，这里是弋阳的西境了。当时正是凄风苦雨，

徒御多寒色。焕具酒祈之，其夕乃霁。焕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亲之。明年冬十月，贼党数千人，来攻郡城。焕坚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义阳。时有无赖者，以庙剑言于贼裨将。将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晓出纵掠，气雾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执之，令前导。既越山雾开，乃义营张周寨也。卒与贼遇，尽杀之，张周亲擒其首，解其剑，复归诸庙，至今时享不废。出《三水小牋》。

罗弘信

中和年，魏博帅罗弘信，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于魏州观音院门外，其地有神祠，俗号白须翁。巫有宗千者，忽诣弘信谓曰：“夜来神忽有语，君不久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复以此言来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岁，果有军变，推弘信为帅。弘信状貌丰伟，多力善射，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累加至太尉临淮王。出《北梦琐言》。

李 峤

唐乾宁中，刘昌美为夔州刺史。属夏潦，峡涨湍险。里俗云：“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旅辍棹以候之。学士李峤，挈家，自蜀沿流，将之江陵。昌美以水势正恶，止之。峤忽遽而行，俄尔舟覆，一家溺死焉。唯乳姬一人，

仆从和侍卫们都冻得受不了。徐焕准备了酒到黑水神庙去祭祀，当晚就雨过天晴了。徐焕由此对黑水神更加敬服了，每到春秋两次大的祭典，徐焕一定亲自参加。第二年冬天十月，有几千名叛军来，攻打弋阳郡城。徐焕坚守阵地，叛军始终攻不下城，只好引兵转向西面去攻义阳。当时有个无赖，把庙里有宝剑的事告诉了叛军的副将。副将就带人进了庙，劈开柱子把宝剑拿走了。不久到了拂晓时分，叛军四处烧杀抢掠，雾气迷漫四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忽然遇见一个砍柴的少年，叛军就抓住少年，让他为前导带路。少年带着叛军翻过山后，浓雾顿时消散，竟来到平叛的义军将领张周的军营前。义军与叛军相遇，把叛军全部消灭，张周亲自活捉了叛军的那个副将，解下那把宝剑，又送回庙里，到现在黑水将军庙的香火仍然终年不断。出自《三水小牍》。

罗弘信

中和年间，魏博统帅罗弘信，最初只是本军的步射小校，掌管放牧养马的差事，曾住在魏州观音院门外，当地有个神庙，俗名“白须

翁”。有一天，一个叫宗千的巫师，忽然来找罗弘信说：“夜里神忽然对我说，你不久会当本地的主管官。”弘信生气地说：“你想害我吗？”另有一天，巫师又来说那话，弘信就让他千万保密。不到一年，果然发生了兵变，推举弘信当统帅。弘信状貌魁伟，力大无比，又善射箭，虽然名声不太大，大家却很敬服他。后来，屡次加官直到太尉临淮王。出自《北梦琐言》。

李 峤

唐代乾宁年间，刘昌美任夔州刺史。当时正值夏季久雨水大，三峡里的水涨得又急又险。当地有句俗语说：“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人旅客只好停了船等候水退。有个学士名叫李峤，带着家眷，从蜀中沿江行船，将要到江陵去。刘昌美因水势正猛，又急又大，劝阻他等等再走。李峤却忽然急急忙忙地走了，不一会儿船就翻了，全家都被淹死了。只有一个奶妈，

隔夜为骇浪推送江岸而苏。先是永安盐灶户陈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见崖下有一人，裹四缝帽，著窄白衫，青裤，执铁蒺藜。问峤行程，白云迎候。及乳姬既苏，亦言于刺史云，李学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门白壁，寮吏参贺。又闻云，此行无乳姬名，遂送出水。出《北梦琐言》。

隔了一夜被大浪推送到岸上苏醒过来。在此以前，永安盐灶户陈小奴，划着一只空船下瞿塘，看见江边山崖下有一个人，戴着四缝帽，穿着很窄的白衫，青色裤子，手里拿着铁蒺藜。向他问学士李峤的行程，自称正在迎接他。等那奶妈苏醒后，也对刺史说，李学士被领到一个官署去上任，那官署红门白墙，很多官员都向他参拜祝贺。后来奶妈又听到有人说，这一行人的名单里没有奶妈的名字，于是奶妈就被送出了水面。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杨 鐔 张 璟 崔从事 王审知 张怀武
李 玫 赵 瑜 关承湍妻 李冰祠 郑君雄
锺离王祠 盘古祠 狄仁杰祠 葛氏妇 马希声
庞 式

杨 鐔

唐杨鐔，相国收之子，少年为江西从事。秋祭大孤神，鐔悦神像之容，偶以言戏之。祭毕回舟，而见空中云雾，有一女子，容质甚丽，诣鐔，呼为杨郎，云：“家姊多幸，蒙杨郎采顾，便希回桡，以成礼也，故来奉迎。”鐔惊怪，乃曰：“前言戏之耳。”神女曰：“家姊本无意辄慕君子，而杨郎先自发言。苟或中辍，立恐不利于君。”鐔不得已，遂诺之。希从容一月，处理家事。归家理命讫，仓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补阙薛泽，与鐔有姻，尝言此事甚详。近者故邓州节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泽，甚聪俊，方修举业。自别墅归，乘醉入泰山庙，谓神曰：“与神作第三儿可乎？”自是归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逾月而卒。出《北梦琐言》。

杨 鐔

唐代杨鐔，是相国杨收的儿子，年轻时当过江西从事。秋天祭祀大孤神时，杨鐔喜欢神像的容貌，偶然对神像说了玩笑话。祭祀完毕回到船里，忽然看见空中云雾弥漫，有一个女子，容貌很美，来见杨鐔，称他为“杨郎”，并说：“我的姐姐能被杨郎眷顾，感到十分荣幸。希望你把船摇回去，好举行婚礼，所以我来迎接你。”杨鐔又惊又怪，就说：“我刚才只不过开了个玩笑。”神女说：“我姐姐原本没有倾慕你的意思，是你先说那样的话。如果你中途打退堂鼓，恐怕马上就会对你不利！”杨鐔不得已，便答应了婚事。请求给一个月的时间，

回去处理家事。杨钁回到家刚把事情料理完，很快就死了，好似有鬼神迎接他。补阙薛泽，是杨钁的姻亲，曾经很详细地说了这件事。近来已故邓州节度判官史在德郎中，有个儿子叫史光泽，非常聪明英俊，正在准备科举考试。有一天从学馆回家，乘着喝酒醉进了泰山庙，对神像说：“我给泰山神作第三个儿子，可以吗？”从这回到家后，光泽就变得精神恍惚，好像有人招他的魂，过了一个月就死了。出自《北梦琐言》。

张 璟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中，以所业之桂州。至衡州犬噪滩，损船上岸，寝于江庙，为神所责。璟以素业对之，神为改容。延坐从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庙神为理之于岳神，无人作奏。”璟为草之，既奏，岳神许之，庙神喜，以白金十饼为赠。刘山甫与校书郎廖鹗，亲见璟，说其事甚详。出《北梦琐言》。

崔从事

福建崔从事，忘其名，正直检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遇贼。同行皆死，唯崔仓皇中，忽有人引路获免。中途复患疟疾，求药无所。途次延平津庙，梦为庙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彭城刘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彝为郎中，宅在东都毓财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圯李宅。出《北梦琐言》。

王审知

福州海口黄碇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思欲制置，惮于役力。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言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甫往设祭，祭未终，海内灵怪俱见。山甫憩于僧院，凭高观之。

张 璟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年间，凭着自己的学业到桂州谋职。到衡州犬嗅滩，他离船上岸，睡在江边一个庙里，被神责备不该贸然闯进庙里住宿。张璟就以所学课业回答他，神因此改变态度，请他坐下闲谈，并说：“有个叫巫立仁的，犯了该灭族的罪，庙神想替他到岳神那儿据理申诉，但没人写状子。”张璟就为庙神写了状子。状子递上去后，岳神准了庙神的请求，庙神非常高兴，拿出十块饼状的白金赠给张璟。刘山甫和校书郎廖鹭，亲眼见过张璟，他们很详细地说过这个事。出自《北梦琐言》。

崔从事

福建有位姓崔的从事，忘了他叫什么名了，为人正直做事检点，幕府很器重他。有一次他奉命到湖湘去公干，办完公事回去复命，路上遇到了强盗，一起同行的人都被强盗杀了，只有崔从事在仓皇奔逃中，忽然发现有人给他指路，才幸免于难。后来在途中又得了疟疾病，无处求医，住在延平津神庙里，梦见被庙神赐了三个药丸，吃下以后，惊醒了，病也好了。彭城刘山甫自称，他的外祖父李敬彝为郎中时，家住东都毓财坊，那里的土地神最灵验。他的家人张行周，供养土地神有回应。有一次未发大水之前，土地神预先托梦告诉了张行周，并向他要吃的东西。洪水到来的那天，土地神率众遏止住水头，洪水就没有冲毁李家的宅院。出自《北梦琐言》。

王审知

福州海口黄碕岸一带，怪石嶙峋，一向是行船的一大祸患。王审知在福建为观察使时，打算好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但苦于人力不足。乾宁年间，他梦见一个穿铠甲的大神，自称是吴安王，答应帮助开凿这个工程。等梦醒后，他把这事说给幕僚，并派判官刘山甫前去祭祀金甲神。祭祀还没结束，海上灵怪都出现了。当时刘山甫在寺院休息，就登高观望远方。

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乃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驿表以闻，赐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

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出《北梦琐言》。

张怀武

南平王锺傅，镇江西。遣道士沈太虚，祷庐山九天使者庙。太虚醮罢，夜坐廊庑间。恍然若梦，见壁画一人，前揖太虚曰：“身张怀武也，常为军将。上帝以微有阴功及物，今配此庙为灵官。”既寤，起视壁画，署曰“五百灵官”。太虚归，以语进士沈彬。彬后二十年，游醴陵，县令陆生客之。方食，有军吏许生后至，语及张怀武，彬因问之。许曰：“怀武者，蔡之裨将，某之长史也。顷甲辰年大饥，闻豫章独稔。即与一他将，各率其属奔豫章。既即路，两军稍不相能。比至五昌，一隙大构。克日将决战，禁之不可。怀武乃携剑上戍楼，去其梯，谓其徒曰：‘吾与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图，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战。夫战，必强者伤而弱者亡。如是则何为去父母之国，而死于道路耶？凡两军所以致争者，以有怀武故也。今为汝等死，两军为一。无构难矣。’遂自刎，于是两军之士，皆伏楼下恸哭。遂相与和亲，比及豫章，无一人逃亡者。”许但怀其旧恩，亦不知灵官之事，彬因述记，以申明之。

只见风雷突然兴起，只见有一个怪物，既不是鱼也不是龙，黄鳞红鬣。这样过了三天，风雷才停。一看已经另外开出一个港湾，行船非常方便。王审知通过驿站上表奏闻皇上，赐号甘棠港。在福建当从事的刘山甫，是本朝的旧族，他写的《金溪闲读》十二卷，其中详细记载着这件事。出自《北梦琐言》。

张怀武

南平王锺傅，镇守江西时，派道士沈太虚，到庐山九天使者庙祭祀祝祷。沈太虚祭祀完了，夜里坐在廊庑下。恍然像在做梦，看见壁画中有一个人，向前朝他施礼说：“我是张怀武，曾经在军伍中做过将官。上帝因为我曾积过些阴功救助了他人，现在让我在这个庙里当灵官。”太虚道士醒后，起来细看壁画，题写着“五百灵官”。太虚道士回来后，把这事说给进士沈彬。二十年后，沈彬到醴陵去游玩，县令

陆生请他做客宴饮。刚要开宴，有位军官许生后到了。在席间，许生提到了张怀武，沈彬就问张怀武到底是什么人。许生说：“张怀武，原来是蔡某的一名副将，也曾是我的长史。先前甲辰那年闹饥荒，听说只有豫章那边庄稼收成好。张怀武就和另外一个将官，各自率领着部属奔豫章去求食。上路以后，两支部队各不相让。等走到五昌，两支部队的矛盾更激烈了。眼看就要火拼决战，带兵的统帅也禁止不了。张怀武就带着宝剑登上城楼，撤去了梯子，对他的部下说：‘我和你们今天走到这里，并没有别的图谋，是为了让大家不要饿死。为何不能克制忍受一些小的矛盾，却和另一支部队互相攻杀。如果真打起来，必然是强者伤弱者亡。这样何必离开家乡，死在路上呢？现在两支部队相争，是因为有我张怀武。现在我决定为你们而死。我死后，两支军队必然会合二为一，就不会制造灾难了。’说罢就自杀了。于是两支部队的兵士，都趴在城楼下痛哭失声，从此合成一支部队，亲近友好，等到了豫章，没有一个人逃亡。”许生对张怀武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也不知道张怀武死后当了庙中灵官的事。沈彬便把这件事记述下来，希望能让人们明白真相。

岂天意将感发死义之士，故以肸蚘告人乎？出《稽神录》。

李 玫

天祐初，舒州有仓官李玫，自言少时因病，遂见鬼，为人言祸福，多中。淮南大将张顥，专废立之权，威振中外。玫时宿于灊山司命真君庙。翌日，与道士崔^绾然数人，将入城。去庙数里，忽止同行于道侧，自映大树以窥之。良久乃行，^绾然曰：“复见鬼耶？”曰：“向见一人，桎梏甚严，吏卒数十人卫之，向庙而去，是必为真君考召也。虽意气尚在，已不自免矣。”或问为谁，久之乃肯言曰：“张顥也。”闻者皆惧，共秘之，不旬日而闻顥诛。李宗造开元寺成，大会文武僧道于寺中。既罢，玫复谓^绾然曰：“向坐中有客，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则团练巡官陈绛也。不数日，绛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亲见之。出《稽神录》。

赵 瑜

明经赵瑜，鲁人，累举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于岳庙。将出门，忽有小吏自后至曰：“判官召。”随之而去。奄至一厅事，帘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为祈死？”对曰：“瑜应乡荐，累举不第。退无躬耕之资，湮厄贫病。无复生意，故祈死耳。”良久，闻帘中检阅簿书，既而言

难道天意要激发那些为义气而死的人，所以才用神灵感应的方式告诉人们吗？出自《稽神录》。

李 玫

天祐初年，舒州有个管仓库的官叫李玫，自称年轻时因为得病，于是见到过鬼。为别人预言祸福，大都说得很准。当时淮南大将张顥，把持皇帝废立的大权，威震宫廷内外。李玫有一次住在灊山的司命真君庙里。第二天，和道士崔缙然等几人，将要进城去。离开司命真君庙数里，李玫忽然让同行的人赶快停在道旁，他自己躲在一棵树后偷看。过了很久才让大家继续走。缙然道士说：“又看见鬼了吗？”李玫说：“我刚才看见一个人，披枷戴锁，被几十个人押着直奔真君庙而去，大概是被真君考察召去的。虽然意气还在，但已经难免一死。”有人问他是谁，他半天之后才愿意说：“就是张顥。”听到的人都非常害怕，一起保守这个秘密，不到十天就听到张顥被杀的消息。还有一次，李宗建造开元寺，竣工以后，在寺里召集了很多文武僧道聚会。聚会结束后，李玫又对缙然道士说：“我刚才看见座中有一个客人，被两个阴间的小吏给请走了，看样子那位客人是活不了多久了。”说起那位客人的相貌服饰，是团练巡官陈绛。没过几天，陈绛得了急病死了。道士邵修默，是崔缙然道士的弟子，亲眼看见过这件事。出自《稽神录》。

赵 瑜

明经赵瑜，山东人，多次参加科举都没考中，特别穷困。便去太山游历，向岳庙中的神求死。刚走出庙门，忽然有一个小吏从身后喊他说：“阴间的判官召你去一趟。”赵瑜就跟着他走。忽然来到一个大

厅上，门帘后面有人说：“人们都十分看重生，你怎么偏要求死呢？”赵瑜回答说：“我参加乡试，几次都考不中。连回家种田的钱都没有，又贫病交加。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才求死。”过了很久，听见帘子里检阅簿书的声音，不久帘里的人说

曰：“君命至薄，名第禄仕皆无分。既此见告，当有以奉济。今以一药方授君，君以此足给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则贫矣。”瑜拜谢而出。至门外，空中飘大桐叶至瑜前，视之，乃书巴豆丸方于其上，亦与人间之方正同。瑜遂自称前长水令，卖药于夷门市。饵其药者，病无不愈，获利甚多。道士李德阳，亲见其桐叶，已十余年，尚如新。出《稽神录》。

关承湍妻

青城县岷江暴涨，漂垫民居。县民关承湍妻计氏，有孩提子在怀抱，乃上木柜，为骇浪推漾大江。唯见赤帟佩刀者，泊朱衣乘筒者，安存之，令泊县溉植。乃随流泛泛，至县溉，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无恙。出《北梦琐言》。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涨，将坏京口江灌堰上。夜闻呼噪之声，若千百人，列炬无数，大风暴雨而火影不灭。及明，大堰移数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帜皆湿。是时，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出《录异记》。

郑君雄

郑君雄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见兵士数千人，在水东灞内，旗帜戈甲，人物喧闹，与军行无异。不敢诘问，警备而已。未晓，密侦之，大军已去，只三五人在后。侦者问

道：“你福分很薄，命中注定既不能中榜也不能做官。但是你既然把这告诉了我，我应该帮你一把。现在送给你一个药方，你可以靠这个

药方丰衣足食，但你不能广置家产，否则，你就还得受穷。”赵瑜拜谢后走出来。到了门外，空中飘下来一个大桐树叶子，落到赵瑜跟前，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巴豆丸”的药方，也和人间的药方正好相同。赵瑜就自称过去当过长水县令，在夷门集市上摆摊卖药。吃了他药的人，病都能治好，他因此获利很多。道士李德阳，曾亲眼看见过那片桐叶，虽然已经十多年了，桐叶还像新的一样。出自《稽神录》。

关承湍妻

青城县岷江发大水，淹没了不少房屋。县民关承湍的妻子计氏，抱着个孩子，就伏在一个木柜上，被大浪推到洪水中。只见一个戴红头巾佩腰刀的人，把她带到一个穿红衣手拿竹板的人面前，安全地保护她，命令送她到县内江堰上登陆。于是木柜随水流漂行，漂到江堰，被划船的船夫救出来，母子都很平安。出自《北梦琐言》。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天，成都下大雨，岷江猛涨，即将冲坏京口江灌都江堰上游。这天夜里，人们听见江上传来一片呐喊呼叫的声音，好像江中有成百上千人，排列着无数火把，虽然大风暴雨火把却仍不熄灭。等到天明一看，大堰已移动了几百丈，堰水流入了新津江。李冰祠庙中立的旗帜都是湿的。此时，新津嘉眉一带常常闹水灾，但京江却没有泛滥。出自《录异记》。

郑君雄

郑君雄在遂州当刺史时，一天晚上，忽然看见好几千兵士，在水东面大壩里，旗帜戈甲齐备，人声喧哗，和行军一模一样。郑君雄不敢去问，只是加强警备罢了。天没亮时，派人偷偷侦察，大军已撤走，只有三五个人落在后面。侦察的人问

之，曰：“江□神也。数年川府不安，移在峡内。今远近安矣，却归川中。”复视之，有下营及火幕踪迹，一一可验焉。出《录异记》。

锺离王祠

遂州东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帻，立于道左。语村人曰：“我锺离王也。旧有庙在下流十余里，因水摧损。今像溯流而止，将至矣。汝可于此为我立庙。”村人诣江视之，得一木人，长数尺，遂于所见处立庙，号唐村神。至今祷祈皆验。或云：初见时如道士状。出《录异记》。

盘古祠

广都县有盘古三郎庙，颇有灵应。民之过门，稍不致敬，多为殴击，或道途颠蹶。县民杨知遇者，尝受正一明威箓。一夕醉甚，将还其家。路远月黑，无伴还家，愿得神力，示以归路。俄有一炬火，自庙门出，前引至其家。二十余里，虽狭桥编路，无蹉跌，火炬亦无见矣。乡里之人尤惊。原缺出处，今见《录异记》卷四。

狄仁杰祠

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醑。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

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说：“我们是江口神。几年来川府动荡，我们转移到峡内。现在远近都安定了，我们就回四川去了。”再仔细看，地上有安营扎寨和生火的踪迹，都看得十分清楚。出自《录异记》。

锺离王祠

遂州东岸有个唐村，村里传说：当年有一个人，穿着宽袖袍子，戴着古代人的头巾，站在道旁。对村里人说：“我是锺离王。过去我在河的下游十几里有庙宇，因为大水把庙冲毁了。现在我的神像逆流而上，马上就要到了。你们可以在这里给我建个庙。”村里人跑到江上去看，果然看到一个木头神像，有几尺长，于是就在看见锺离王的地方建了庙，叫做唐村神庙。到现在祈祷仍十分灵验。有的人说：刚

见到锺离王时，他打扮得像个道士。出自《录异记》。

盘古祠

广都县有座盘古三郎庙，很有灵验。百姓走过庙门，稍不恭敬，大多会被殴打，或者在路上摔个大跟头。有个叫杨知遇的县民，曾学过正一明威箓。有一天晚上喝得大醉，将要返回家去。路远天黑，又没有同伴陪他，路过神庙时，祈求得到神力相助，找到回家的路。一会儿就有一个火炬，把从庙门里出来，在前面引领他到了家。一共二十多里路，即使经过很窄的桥，走过很偏僻的小道，也没摔倒，到家了火炬也没了。乡里的人们都特别惊奇。原缺出处，今见《录异记》卷四。

狄仁杰祠

魏州南城有座狄仁杰庙，是他的“生祠堂”。武则天后执政时，狄仁杰任魏州刺史，政绩很好，当地官员和百姓就为他立了生祠。等到狄仁杰入朝为官，魏州的百姓每到月首，都到祠里去用酒供奉。狄仁杰每月初一去上朝，这天也带着醉意。则天后

素知仁杰初不饮酒，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庄宗观霸河朔，尝有人醉宿庙廊之下。夜分即醒。见有人于堂陛下，罄折咨事，堂中有人问之，对曰：“奉符于魏州索万人。”堂中语曰：“此州虚耗，灾祸频仍，移于他处。”此人曰：“诺。请往白之。”遂去。少顷复至，则曰：“已移命于镇州矣。”语竟不见。是岁，庄宗分兵讨镇州，至于攻下，两军所杀甚众焉。出《玉堂闲话》。

葛氏妇

兖之东钹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齐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齐王之爱子，其神甚灵异。相传岱宗之下，樵童牧竖，或有逢羽猎者，骑从华丽，有如侯王，即此神也。鲁人畏敬，过于天齐。朱梁时，葛周镇兖部署，尝举家妇女游于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二郎者，其妇美容止，拜于三郎君前，熟视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

闷绝久之。举族大悸，即祷神，有顷乃瘳。自是神情失常，梦寐恍惚，尝与神遇。其家惧，送妇往东京以避之。未几，其神亦至，谓妇曰：“吾寻汝久矣，今复相遇。”其后信宿辄来，每神将至，妇则先伸欠呵嚏，谓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属耳伺之，则闻私窃语笑，逡巡方去。率以为常。其夫畏神，竟不敢与妇同宿，久之妇卒。出《玉堂闲话》。

一向知道狄仁杰不喝酒，就问是怎么回事，狄仁杰就说了百姓用酒祈祷的事。天后派人调查，才相信了。后唐庄宗巡察霸河朔时，曾有一人醉酒后住在狄仁杰祠的庙廊下。半夜酒醒，看见有人站在庙堂的台阶下，毕恭毕敬请示公事，堂中有人问是什么事，那人回答说：“奉上天之命，要在魏州索取一万人的性命。”堂中人说：“魏州这地方很穷困，灾祸连年不断，还是到别的地方找吧。”奏事的人说：“好。我这就去向上面报告。”就离开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就说：“已经命令改到镇州了。”说完就消失了。这一年，庄宗分兵讨伐镇州，直到攻下为止，两军在战场上死了很多人。出自《玉堂闲话》。

葛氏妇

兖州东钞里泗水上有亭子，亭子下有座天齐王祠，祠中供有三郎神的神像。巫师说，三郎神是天齐王的爱子，非常灵验。相传在泰山下面，曾有打柴少年或放牧孩子，有人遇见过一个打猎的人，侍从和仆人打扮得华丽盛大，就像人间的王侯，就是三郎神。鲁人对三郎神很敬畏，超过了天齐王。后梁年间，葛周镇守兖州部署，曾经带着全家男女老少游泗水亭，就进了神庙。葛周有个儿子十二郎，他的妻子美艳绝伦。进庙后在三郎神前叩拜，仔细看了半天才退下。一会儿她就犯了心痛病，一头栽到地上休克了很久。全家人极为恐惧，赶快向神祷告，少妇人过了一会儿才稍好了些。但从此就神情失常了，睡梦中也恍恍惚惚地遇见三郎神。家里人十分恐慌，就把妇人送到东京去躲了起来。没过多久，三郎神也追到东京，并对妇人说：“我找你很久了，现在我们又重逢了。”从这以后，三郎神每夜都来，每次三郎神要来时，少夫人就又伸懒腰又打喷嚏，并对侍者说：“他已经来了。”说完就起身进入帷帐中去了。侍者竖耳偷听，就听见帐内男女

窃窃私语的说笑声，过了很久三郎神才离开。这样的事已习以为常了。妇人的丈夫十二郎怕神，一直不敢和妇人同宿。过了很长的时间，妻子死了。出自《玉堂闲话》。

马希声

湖南马希声，嗣父位。连年亢旱，祈祷不应。乃封闭南岳司天王庙，及境内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谏之，饮酒至中夜而退。闻堂前喧闹，连召希振复入，见希声倒立于阶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亲信舆上，以帛蒙首。翌日发丧，以弟希范嗣位。先是，大将周达自南岳回，见江上云雾中，拥执希声而去，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时而卒。出《北梦琐言》。

庞式

唐长兴三年，进士庞式，肄业于嵩阳观之侧，临水结庵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返。庵内唯薛生，东郡人也，少年纯悫，师事于式。晨兴，就涧水盥漱毕，见庵之东南林内，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缝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语音清响，目光射人，香闻十余步。薛生惊异，遍拜之。问薛曰：“尔何人？”生具以对。又问：“尔能随吾去否？”薛辞以父母年老，期之异日。又曰：“尔既不去，吾当书尔之背志之。”遂令肉袒。唯觉其背上如风之吹，书毕，却入林中，并失其处。斯须庞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见朱书字一行，字体杂以篆籀，唯两字稍若官体贵人字，余皆不别。

马希声

湖南马希声，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当时连年大旱，祈祷求雨也不灵应，马希声就下令封闭南岳司天王庙以及境内所有的神庙，然而仍然不下雨。马希声的哥哥希振，来劝他别这样做，两个人喝酒到半夜，希振才回去。刚走出弟弟的院门，就听到大堂前声音喧哗，有人连声招呼希振再进院看看。希振一回院子，只见希声倒立在台阶下，衣服也没披，脑袋已经碎了。于是赶快让亲信把尸体抬到车上，用白

绸子蒙上他的头。第二天为马希声办完丧事，希振让他的弟弟马希范继承了官职。在这事发生之前，有个大将周达从南岳回来时，看见江上的云雾中，鬼卒们拥着马希声离开，回来后周达当成秘密没敢说。这天晚上，空中飘下一大块像黑幕一样的大物，突然闯入了空荡的大堂，马希声立刻就死了。出自《北梦琐言》。

庞 式

后唐长兴三年，进士庞式，在嵩阳观旁边读书，临水盖了一座庵住着。一天早上，庞式到前村去没有回来。庵内只有一个薛生，薛生是东郡人，年少诚实，跟着庞式学习。一天清早，他到涧水边洗漱完毕，看见庵东南的树林里，有五个人，都头戴星冠身披霞帔，有的穿着儒生的衣着，各人的服色也不一样，神采超然，语声朗朗，目光炯炯有神，身上发散的香气十几步外都能闻到。薛生十分惊奇，就走过去一一拜见。他们问薛生说：“你是什么人？”薛生就把自己的情况如实说了。他们又问：“你能跟我们走吗？”薛生推辞说父母年纪大了，等着他有一天回去。其中一个人说：“既然你不去，我给你背上写几个字作为标记。”就让薛生脱下上衣把后背露出来。薛生只觉得背上好像有风吹过。写完了，那五个人就转入林中，一起消失不见了。过了一阵子庞式回来，薛生详细说了刚才的事，并把后背给庞式看。只见后背上写着一行红色的字，字体杂以篆书籀文，只有两个字有点像当时通用字体“贵人”二字，其余的字都认不出来。

薛生又以手扪之，数字掣破，色鲜如血，数日，香尚不销。后庞式登第，除乐乡县令，为叛帅安从进所杀，薛氏子寻归滑台，殁于家。出《玉堂闲话》。

薛生又用手摸后背，好几个字被碰破了，颜色像血一样鲜红，过了好几天，字的香气还不消失。后来庞式中了进士，被任命为乐乡县令，结果被叛将安从进杀了。薛生不久回到滑台，死在家中。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清泰主 仆射陂 李泳子 谯义俊 刘 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 宣

黄 鲁 张铤 郭 厚 浚阳县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鲍 回 刘 皦 崔练师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晋高祖之妇兄也。明宗始为太原将帅，二主军职未高。因击鞠，入赵襄子庙，俱见土偶避位而立，甚讶之，潜亦自负。及明宗功高，常危惧。二主曰：“赵襄子终能致福邪？”尔后二主迭享大位。出《北梦琐言》。

仆射陂

乙未岁，契丹据河朔，晋师拒于澶渊。天下骚然，疲于战伐。翰林学士王仁裕，奉使冯翊，路由于郑，过仆射陂。见州民及军营妇女，填咽于道路，皆执错彩小旗子，插于陂中，不知其数。询其居人，皆曰：“郑人比家梦李卫公云：‘请多造旗幡，置于陂中。我见集得无数兵，为中原剪除戎寇，’

清泰主

后唐清泰主李从珂，是晋高祖妻子的哥哥。其父明宗起初是太原将帅，当时李从珂和兄弟李从厚军职不高。有一次因为玩击鞠游戏，他进了赵襄子庙，看见庙里的土偶都离了座位站起来，十分惊讶，也感到很自负。后来看到明宗军功很高，常害怕继承不了皇位。二人说：“赵襄子最终能保佑我得到福禄吗？”后来，二人轮流当了皇帝。出自《北梦琐言》。

仆射陂

乙未年间，契丹占据河朔一带，晋朝军队在澶渊一带与契丹对峙。当时天下混乱，疲于兵荒马乱之苦。翰林学士王仁裕，奉命出使到冯翊去，经过郑州的仆射陂时，见老百姓和军营的妇女们，涌在大道上，都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子，插在仆射陂中，不可计数。王仁裕就问当地居民是怎么回事，都说：“郑州每家人都梦见李卫公说：‘请多制造军营里用的旗幡，放置在仆射陂中。我现在已经集合起无数兵士，为中原消灭敌寇，

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别献此幡帜。”初未之信，以为妖言，果旬月之间，击败胡虏。及使回，过其陂，使仆者下路，访于草际，存者尚多。出《玉堂闲话》。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尝归郫城别墅。过桥，见一婴儿，以蕉叶荐之，泳怜其形相貌异，收归，哺养为子。六七年，能书，善谭笑，父母钟爱之，过于亲子。至十二岁，经史未见者，皆览之如夙习，人皆谓之神智。尝独居一室中阅书，父母偶潜窥之，见一人持簿书，复有二童子接引呈过，其子便大书数行，却授之去。父母异之，来日，因侍立，泳款曲谓之曰：“吾夜来窃有所睹，汝得非判阴府事乎？”曰：“然。”重问则唯拜不对。泳曰：“阴府人间，事意不同，吾不欲苦问，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后六年，一旦白父母：“儿只合与少卿夫人为儿一十八年，今则事毕。来日申时，却归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为之出涕。泳问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来日申时，其子卒，故泳有退闲之志。未久，坐事遂罢。出《野人闲话》。

谯义俊

罗江县道士谯义俊，壮年，忽梦太山府君追之，赐以黄敕，补为杖直。昼归阳间，夜赴冥府，如此二十余年。常说

缺少的就是旌旗了。’因此家家都为李卫公献旗帜。”王仁裕起初不相信，认为是妖言惑众。可是不到一个月，传来捷报，契丹已被击败。等王仁裕完成使命后回去，经过仆射陂，让仆人下到陂里草丛中去察看，存留的小彩旗还有很多。出自《玉堂闲话》。

李泳子

西蜀大理少卿李泳，有一次曾回到郾城别墅。过桥时，看见一个婴儿，用芭蕉叶子包着。李泳怜爱这孩子貌相不凡，就收留了抱回家去，当成儿子哺养。六七岁时，这孩子擅长写字，善于说笑，父母十分疼爱他，待他比亲生儿子还要好。到了十二岁，不论是什么没见过的经书史籍，这孩子阅读时都像是从前就熟悉一样，人们都称这孩子是神童。曾有一次儿子独自在屋里读书，父母偶然偷偷从窗外看。只见有一个人拿着文书簿册，又有两个童子接过簿册呈递给儿子，儿子就挥动大笔在簿册上写上几行字，然后交给童子拿走。父母觉得他不寻常，第二天，趁着侍立一旁，李泳就委婉地对儿子说：“昨夜我偷偷看见了你的事了。你莫非是在处理阴曹地府的公事吗？”儿子说：“是的。”李泳再问，儿子就只是叩拜不回答了。李泳说：“阴府和人间是不同的，我不想过多追问，希望你多多保重。”儿子又拜。又过了六年，一天早晨儿子忽然对父母说：“我只该给你们做十八年儿子，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明天申时，我就要回冥府去了。”说完就哭了半天，李泳和妻子也哭了一场。李泳问儿子说：“我的官能做到多大？”儿子回答说：“你只能做到现在的大理少卿。”果然第二天申时，儿子就死了，李泳也想辞去官职。没过多久，因事被罢了官。出自《野人闲话》。

谯义俊

罗江县有个道士叫谯义俊，正值壮年，有一次他忽然梦见太山府君把他召去，赐给他黄色敕命，增补他为阴府的杖直官。他白天回到阳间，夜晚赶到阴府，这样过了二十多年。他曾说
人间有命未终为恶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阳间之病或贫乞是也。往

见亲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视之，皆验，然恒愿得免。忽于冥间遇道士，不言姓名，谓曰：“尔何不致名香？昼于阳间上告南辰北极，必得免。”又俊依此虔告。忽尔太山府君却追黄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有余。出《野人闲话》。

刘 峭

辛酉岁，金水主簿刘峭，因游云顶山，睹山庙盛饰一堂，有土偶，朱衣据鞍。峭讶之，诘于山主昭讷，昭讷曰：“余三夕连梦见王，语近辟一判官，宜设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满，还成都，遇都官员外孙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顷为安仲古弥留之际，语长幼：‘云顶山王已具书马聘礼，辟吾作判官。’言绝，俨然端坐长逝。”出《撒诚录》。

袁州父老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谨厚，为乡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车仆甚盛，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设食甚至，遍及从者。老父侍食于前，因思长吏朝使行县，当有顿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觉之，谓曰：“君疑我，我不能复为君隐。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曰

如果一个人的阳寿未尽没有一直作恶，被阴间抓去生魂拷打，这个人在阳间就会生病或受穷乞讨。他每每在阴间看见被拷打的是亲戚或邻居，第二天过去看，果然应验，但他一直希望能摆脱这个官。有一次他忽然在阴间遇见一个道士，不说自己的姓名，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给神烧有名的香？明天你回阳间去，赶快烧上好香，向南辰北极神求告，你一定能免这个官。”谯又俊就按那道士的话做了。不久太山府君追回了任命他的黄敕，他从此避免了在阴间的官。后来他专门攻读《易经》，活到八十多岁。出自《野人闲话》。

刘 峭

辛酉这年，金水县主簿刘峭，到云顶山游玩，看见山庙中隆重装饰了一个庙堂，其中供奉了一个泥神像，穿着红衣服骑在马鞍上。刘峭很奇怪，就问山主昭讷，昭讷说：“我连着三个夜晚梦见云顶山王，说最近将招一个新的判官到云顶山来上任，应该新设一个大堂，并塑一个穿红衣的神像供祀。所以才有这个做法。”刘峭不信。第二年刘峭任满，回成都，遇见都官员外郎孙逢吉。说起这件事，孙逢吉说：“昭讷做梦时正是安仲古弥留之际，安仲古对家里人说：‘云顶山王已准备好文书车马聘礼，征召我当判官。’说完后，端端正正地坐着死去了。”出自《撒诚录》。

袁州父老

袁州村中有位老父，为人谨慎厚道，为乡里人所尊敬，家境也很富裕。一天有个穿紫袍的少年，带着很多车马仆从，来到老父家要吃的。老父立刻把少年请进屋，周到地安排了饭食，遍及仆从们。老父向前奉食，便想如果是州里长官或朝廷使者到县里来，都会有安顿的地方，他是什么人呢？神情很疑惑。少年察觉到了，对老父说：“您怀疑我，我也就不隐瞒您了。我就是仰山山神。”老父吃惊地叩拜，说：“仰山神庙里每天

厌于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从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当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长者，故从君求食尔。”食讫，辞让而去，遂不见。出《稽神录》。

朱廷禹

江南内臣朱廷禹，言其所亲泛海遇风，舟将覆者数矣。海师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载，弃之水中。”物将尽，有一黄衣妇人，容色绝世，乘舟而来，四青衣卒刺船，皆朱发豸牙，貌甚可畏。妇人竟上船，问有好发髻，可以见与。其人忙怖，不复记，但云：“物已尽矣。”妇人云：“在船后挂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鸟爪也。持髻而去，舟乃达。廷禹又言，其诸亲自江西如广陵，携十一岁儿，行至马当泊，登岸晚

望。及还船，失其儿。遍寻之，得于茂林中，已如痴矣。翌日，乃能言，云：“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长啸，有山禽数十百只，应声而至，毛彩怪异，人莫能识。自尔东下，时时吹啸，众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复入。博访医巫治之，久乃愈。出《稽神录》。

祭祀供奉酒食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出来求食呢？”仰山山神说：“人们祭祀我，都是向我求福的。凡是我能力所限办不到的，或者那些命中不该受福的人供奉的食物，我都不敢享用。因为您是一位可敬的老人，没有什么求我的事，所以才向你求食。”吃完后，少年再三拜谢，辞别了老人，然后就不见了。出自《稽神录》。

朱廷禹

江南内臣朱廷禹，说他的亲戚一次在海上航行遇见了风暴，船被大浪颠簸得好几次都要翻了。掌舵的海师说：“这是海神在要东西。可把船里的东西往海里扔一些。”船上的物品快扔完时，有一个穿黄衣的妇人，容貌绝美，乘着小船赶来，有四个穿青衣的小吏为她划船，都是红头发猪牙齿，面目十分可怕。那妇人居然上了大船，问船上有没有好的假发可以给她。当时船上的人又慌乱又害怕，不记得她说的什么假发有没有，只是说：“东西已扔完了。”然而那妇人却说：“就在你们船后舱挂在墙上的箱子里。”船上的人按她的话果然找到了假发。船舱上放着些干鱼腊肉，那妇人就拿了给那四个划船的兵吃。看那女人的手，竟是鸟的爪子。那女人拿了假发走了，船才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朱廷禹又说，有一次他的亲戚从江西坐船到广陵，带着个十一岁的孩子。船到了马当停下，大家上岸游玩。等回到船上时，发现那孩子丢了。四下分头去找，才在密林中找到，孩子已经像痴傻一样了。第二天，孩子才能说话，说：“被人召走以后，有人教我东西。”于是吹起长啸，有几百只山鸟应声而至。这些鸟的毛色十分奇异，人们认不出来是什么鸟。从这向东顺流而下，小孩常常吹啸，众多山鸟听到声音一定会飞到船头。后来船到了白沙，不敢再走。到处请医生和巫师给那孩子看病，过了很长时间才把病治好。出自《稽神录》。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不见居人，问之，对云：“顷时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痼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去，倏忽不见，唯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也，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困而复卧。及觉，已日出，不复见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轻健，若无疾者。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处，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出《稽神录》。

司马正彝

司马正彝者，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正彝谢之，妇人云：“至都，有好粉胭脂，宜以为惠。”正彝许诺。至建业，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遗之。具告其处，既至，不复见店，但一神女庙，因置所遗而去。正彝后为溧水令，相传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审。出《稽神录》。

僧德林

浙西有个和尚叫德林，年轻时游舒州，在路边看见一个男子，正拿着锄头治理一丈见方的土地。周围几十里，不见人家，和尚就问那男子怎么在这里。男子回答说：“不久前我从舒州往桐城去，走到这里突然发起了疟疾，走不动了，便躺在草丛里。等稍微清醒过来时，天已黑了。四下望去没有人烟，只听得虎豹吼叫，自己寻思一定会死在这里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像个大将带着部下随从。到这里下马，坐在胡床上。过了很久，他叫来两个兵，对他们说：‘好好保护这个人，明天把他送到桐城县下。’说完就上马走了，转眼已不见踪影，只剩下两个兵守着我。我就勉强坐起来问他们，他们说：‘这是茅将军，’

经常夜里出来猎虎，担心你被虎伤，所以特派我们保护你。’我想再仔细问问，因为太困乏又躺下了。等我醒来，太阳已出来了，两个兵也不见了，我就爬起来赶路，只觉得两腿特别轻快，跟没病时一样。到了桐城，一下子病完全好了。所以我就在遇见茅将军的地方，给他修个祠庙祭祀他。”德林和尚到舒州呆了十年，等回来时一看，村子里到处都建有茅将军的祠庙。出自《稽神录》。

司马正彝

司马正彝，开始时是个小官。有一次他走到溧水道中，离前面投宿的地方还很远，又饿又渴，十分忧虑。不久遇见家新草店有好几间房子，只有一个女子出来迎客，为他安排了很丰盛的饭菜。正彝十分感谢她，女子说：“到了京城，有好粉胭脂，给我捎点来就行。”司马正彝答应了她。到了建业，正好遇到一个朋友要回溧水，就买了些脂粉托朋友捎给那个开店的女子，并详细地说了那客店的位置。朋友到了那个地方，根本没看见旅店，只有一个神女庙，就把脂粉放在庙里离开了。司马正彝后来当了溧水县令，人们传说，常常有人遇见神女，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出自《稽神录》。

刘 宣

戊寅岁，吴师征越，败于临安。裨将刘宣伤重，卧于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数人，持簿书至，遍阅死者。至宣，乃扶起视之曰：“此汉非是。”引出十余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贼退，宣乃得归。宣肥白如瓠，初伏于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动。后疮愈，肉不复生，臀竟小偏。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黄 鲁

徐三海为抚州录事参军，其下干力黄鲁者，郡之俚人。年少，颇白皙，有父母在乡中，数月一告归，归旬日复来。一旦，归月余不至，三海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归矣。”于是散寻之。又月余，乃见在深山中，黄衣屣履，挟弹而游。与他少年数人，皆衣服相

类。捕之不获。鲁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间以伺之。数日，果擒之，而诸少年皆走。既归，问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纳我为婿。”他无所言。留数日，复失去，又于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后一日竟去，遂不复见。寻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临川人采石之所，盖石之神也。出《稽神录》。

张 铤

张铤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称。后为彭泽令，使至县宅。堂后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乌鸢野禽，群巢其上，粪秽积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铤大恶之，使巫祈于神曰：

刘 宣

戊寅那年，吴国的军队征讨越国，在临安大败。副将刘宣受了重伤，卧在乱尸堆里。这天夜里，有几个官员，拿着簿书到了，一一对照查看死者。查到刘宣时，就把他扶起来看着说：“这家伙不在本子上。”把他拖出去十几步，扔在道旁走了。第二天贼兵退后，刘宣才得以归营。刘宣长得又白又胖像个大葫芦，他当初趴在地上时，越兵割下了他屁股上的肉，他也没敢动。后来伤好了，肉不再生了，屁股竟然是歪的。十几年后刘宣才死。出自《稽神录》。

黄 鲁

徐三诰任抚州录事参军时，手下有个很能干的人叫黄鲁，是本郡百姓。黄鲁很年轻，皮肤白净，他的父母都在乡下。黄鲁每过几个月就请假回去探亲，回家十几天后再回来。一天，他请假回家，一个多月也没回来。三诰派人到黄鲁家召见他。他家人说：“黄鲁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于是派人四下寻找。又过了一个多月，才在深山中见到他，黄鲁这时穿着黄衣服和草鞋，挟着个弹弓正在游逛。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少年，衣服打扮都一样。人们想抓住黄鲁，没有抓到。黄鲁家很富有，就雇了很多仆人，上山藏在草丛里等着。几天后，才把他抓住了，其他少年都逃跑了。回家后，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山里

有个石氏，家里像王公一样富，招我做了女婿。”其他的就不说了。在家里呆了几天，又找不见了。再到山里去抓，像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后来有一天离开，就再也找不到了。找姓石的人家，也找不到。这山是临川人采石的地方，那“石氏”其实就石神。出自《稽神录》。

张 铤

张铤，曾当过几任邑宰，以廉洁正直著称。后来升为彭泽令，迁到县宅内。县衙宅堂后面有个神庙，庙前巨木成林，乌鸦老鹰等野鸟，一起在树上搭窝，弄得宅堂到处是鸟粪。人们害怕鸟是神庙的，所以不敢管它们。张铤十分厌恶，让女巫向神祝祷说：

“所为土地之神，当洁清县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秽如是邪？尔三日中，当尽逐众禽。不然，吾将焚庙而伐树矣！”居二日，有数大鸮，奋击而至，尽坏群巢。又一日大雨，粪秽皆净。自此宅居清洁矣。出《稽神录》。

郭 厚

李宗为舒州刺史，重造开元寺。工徒始集，将浚一废井。井
“土寇犯阙，天下乱。僧辈利吾行资，杀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为我白李公，幸葬我，无见弃也。”主者以告宗，翌日亲至井上，使发之，果得骸骨。即为具衣衾棺槨，设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复仆地。鬼告曰：“为我谢李公，幽魂处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补我为土地之神，配食于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录》。

浔阳县吏

庚寅岁，江西节度使徐知谏，以钱百万施庐山使者庙。浔阳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尝入城，召一画工俱往，画工负荷丹彩杂物从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带投地。画工以为醉，而随之。须臾，复脱衣弃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庙涧水中，有一卒，青衣，白

韦蔽膝。吏至，乃执之。画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谁能得会。”竟擒之，坐于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庙中告人。

“你是这一方的土地神，应该保证县衙的清洁，以满足住在这里的人，怎么弄得像这样又腥又臭呢？请你在三天之内，把鸟都赶走。不然，我就要烧庙砍树了。”过了两天，突然来了几只大鹗，向鸟群猛攻，把鸟窝也都毁了。又一天来了一场大雨，把鸟粪都冲净了。从此宅堂就干净了。出自《稽神录》。

郭 厚

李宗任舒州刺史时，重新修造开元寺。工匠们集结后，要清理寺里的一口废井。井□□□□□□□□□□□□□□□□□□□□“贼寇进犯京城，天下大乱。和尚们抢去我的行资，把我杀死后扔到这井里，现在这副骨头还在井里。请替我告诉李宗刺史，希望能把我埋葬，千万别再抛掉我。”管事的人报告给李宗，第二天李宗亲自来到井边，命人下去挖，果然得到一副骸骨。就为他准备了衣服棺材，祭奠之后把骸骨埋葬了。埋葬的那天，前导役卒又仆倒在地。鬼魂说：“请为我向李刺史致谢。我的幽魂在井中已呆了三十年，由于李刺史的恩惠，现在九州社令，已经补任我为土地神，就在这寺里上任了。”开元寺中至今还供奉着这个土地神。出自《稽神录》。

浔阳县吏

庚寅年间，江西节度使徐知谏，给庐山使者庙布施了百万钱。浔阳县令派了一个小县吏到庐山庙去主管这件事。这个县吏曾经进城去，找了一个画工一同前往，画工背着颜料画具等杂物跟着走。刚出城，那县吏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昏昏沉沉，把腰带解下来扔到地上。画工以为他醉了，就抬起腰带跟着走。不一会儿，县吏又脱了衣服扔了帽子，等走到庐山时，县吏几乎已脱得裸身了。走到庙前的河边，看见有一个鬼卒，穿青衣，白皮子护膝。县吏一到，鬼卒就抓住了他。画工救县吏说：“这是个醉人。”鬼卒生气地说：“啰嗦吵闹些什么，谁

理会那一套！”直接抓住县吏，拖到河水里坐着。画工知道他不是人，就跑到庙里告诉其他人。

竟往视之，卒已不见，其吏犹坐水中，已死矣。乃阅其出给之籍，则已干没过半。进士谢岳亲见之。出《稽神录》。

朱元吉

乌江县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风，同行者数舟皆没，某既溺，不复见水，道路如人间。其人驱之东行，可在东岸山下，有大府署，门外堆坏船板木如丘陵，复有人运诸溺者财物入库中，甚众。入门，堂上有官人，遍召溺者，阅籍审之。至某独曰：“此人不合来，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复至舟所。舟中财物，亦皆还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举船俨然，亦无沾湿。出《稽神录》。

沽酒王氏

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称。癸卯岁，二月既望夜，店人将闭外户，忽有朱衣数人，仆马甚盛，奄至户前，叱曰：“开门，吾将暂憩于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则已入坐矣。主人因设酒食甚备，又犒诸从者，客甚谢焉。顷之，有仆夫执捆绳百千丈，又一人执橛杙数百枚，前白：“请布围。”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钉地，系绳其上，围坊曲人家使遍。良久白事讫，紫衣起至户外。从者曰：“此店亦在围中矣。”紫衣相谓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尔，何为不可？”即命移杙，

人们赶快跑出来看，鬼卒已经不见了，县吏还坐在水里，已经死了。人们就查看他身上带的账本，才发现他已经把给庙里的钱贪污了一多半。这件事是进士谢岳亲眼见到的。出自《稽神录》。

朱元吉

乌江县令朱元吉，说他的朋友有一次乘船到采石矶。遇上大风，

同行的好几条船都沉没了，他的朋友溺水后，就不见了水，道路像人间的一样。这个人就沿着路往东走，大约到了东岸山下，有一个很大的府衙，门外堆着破船烂板像丘陵一样，又有人把淹死者的财物往仓库里运，特别多。他进了门，见大堂上有个官人，把淹死的都召了来，按着卷宗一个个审查。审到这个人时单单说：“这个人不该来，可以把他送回去。”小吏就把他领出来，他又来到船边。船上的财物，也都还给了他。他恍恍惚惚的也不自知，从水中出来，发现自己已经在西岸沙滩上了。整条船也完好无损，一点也没沾湿。出自《稽神录》。

沽酒王氏

建康江宁县衙的后面，有个卖酒的王氏，以公平正直闻名。癸卯年，二月十六日夜里，店里人正要关外门，忽然有几个穿红衣服的人，带着不少车马仆从，突然来到店前，大喊说：“开门，我们要暂时在这里歇一会儿。”伙计赶快跑去告诉主人王氏。主人说出门迎接，那些人都已经进来坐下了。主人赶快准备了好多酒菜殷勤招待，又犒劳随从们，客人们都很感激。不一会儿，有个仆从拿着几百千文的一捆绳，又有一个人拿着几百个木橛子，向前请示道：“现在就用布围起来吗？”紫衣人说可以。那两个人就出去，把木橛钉在地上，把绳子拴在橛上，把整个一条街的住户都围在绳圈里了。过了很久有人报告说都弄好了，紫衣人就出去到门外了。一个仆从说：“这家店也围在里面了。”紫衣人对他说：“店主人待我们很好，免了这家店怎样？”大家都说：“就免这一家，有什么不行呢？”于是就让人把木橛子挪开，

出店于围外。顾主人曰：“以此相报。”遂去，倏忽不见。顾视绳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欧阳进逦巡夜，至店前，问何故深夜开门，又不灭灯烛何也。主人具告所见，进不信。执之下狱，将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桥西至凤台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出《稽神录》。

鲍回者，尝入深山捕猎，见一少年，裸卧大树下，毛发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杀我，富贵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杀之。无何回卒。出《稽神录》。

刘 皞

汉宗正卿刘皞，忽梦一人，手执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禄，乃诘之，仍希阅己将来穷达。吏曰：“作齐王判官，后为司徒宗正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乐却为王府官职。梦觉，历历记之，亦言于亲友。后衔命使吴越，路由郢州，忽于公馆染疾。恍惚意其曾梦为齐王判官，恐是太山神天齐王也。乃令亲侍就庙，陈所梦，炷香掷茭以质之。一掷果应，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将明恳神祈，俟过海回，得以从命。频掷不允，俄卒于邮亭。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玉堂闲话》。

把酒店让出绳子外。回头对店主王氏说：“就用这报答你吧。”说完离开了，转眼就消失了。再回头看地上的绳子木橛，也都没了。一会儿，巡使欧阳进带人巡夜，来到酒店前，问王氏为什么深夜开着门，还点着灯烛？王氏把见到的就都告诉他了，欧阳进不相信。把王氏抓走关进监狱，准备判她妖言惑众罪。过了两天，建康发生大火灾，从朱雀桥往西直到凤台山，居民烧了个片瓦无存。这个店的四周都被烧成一片灰烬，只有王氏安然无恙。出自《稽神录》。

鲍 回

鲍回，有一次曾进深山打猎，看见一个少年，光着身子躺在大树下，很长的毛发拖在地上。鲍回想射死他，少年说：“我是山神，没来得及躲开你。请别杀我，我可以使你富贵。”鲍回用刀刺进少年的嘴里，血却都倒着流回嘴里，鲍回就把少年杀了。不一会儿鲍回也死了。出自《稽神录》。

刘 皞

后汉宗正卿刘皞，有一次忽然梦见一个人，手拿文簿，大概像是

冥府的小吏，推测他大概知道人的命运仕途，就向他盘问，请求查查自己未来的官运穷达。小吏说：“先做齐王判官，后来为司徒宗正卿。”刘皞自认为朝官职位很高，不高兴却当了王府的官职。梦醒后，记得很清楚，也告诉了亲友。后来他被委命出使吴越，经过郢州，忽然在公馆里生了病。恍惚间想到过去做梦说自己当齐王判官，恐怕是指的到阴间给太山神天齐王判官吧。就让侍从到庙里，陈述了自己的梦，并烧上香后用菰米掷卦请神说明。一掷卦果然应验了，宗卿因家里有事没办完，就又向神恳求，等过海回来后，再归阴上任命。连掷好几卦神都不答应，不久他就死在官驿的旅舍里了。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玉堂闲话》。

崔练师

晋州女道士崔练师，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輜车一乘，佣而自给。或立小小阴功，人亦不觉。一旦，车于路辗杀一小儿，其父母诉官，追摄驾车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车偿死儿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练师处租来。”官司召练师，并縶之。太守栾元福，夜梦冥司崔判官谓曰：“崔练师我之侄女，何罪而縶之？”梦觉，召练师，以梦中之言告之。练师对曰：“某虽姓崔，莫知是何长行。”俄而死儿复活。周高祖闻而异之，召崔练师入京，仍择道士，往晋州紫极宫修斋焉。出《玉堂闲话》。

崔练师

晋州女道士崔练师，忘了叫什么名，也不知道她修行的是什么道术。崔练师购置了一辆有帷盖的车子，靠租车的佣金维持生活。有时做点小小的功德，人们也不能觉察到。有一天，她的车在路上轧死了一个小孩，小孩父母告了官，官府把车夫抓来押起来，并打算把牛车给小孩家做赔偿。车夫说：“这车是从崔练师处租来的。”官府就把崔练师也抓了起来。太守栾元福，夜里梦见冥府一位崔判官对他说：“崔练师是我侄女，有什么罪要把她抓起来？”太守梦醒后，把崔练师招来，并把梦中的话告诉了她。崔练师回答说：“我虽然姓崔，却不知道冥府的崔判官是我什么时候的长辈亲戚。”一会儿那个被辗

死的孩子又复活了。后周高祖听说这事，感到很惊奇，召崔练师进京，又选派道士，到晋州紫极宫持斋修行。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淫祠附

梨山庙 吴延瑫

淫祠

余光祠 鮑父庙 鮑君 张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树 狄仁杰檄 飞布山庙 有目无文

画琵琶 壁山神

梨山庙

建州梨山庙，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庙。回贬为建州刺史，后卒于临川。卒之夕，建安人咸梦回乘白马，入梨山。及凶问至，因立祠焉，世传灵应。王延政在建安，与福州构隙，使其将吴某，帅兵向晋安。吴新铸一剑，甚利。将行，携剑祷于梨山庙，且曰：“某愿以此剑，手杀千人。”其夕，梦人谓己曰：“人不当发恶愿，吾祐汝，使汝不死于人之手。”既战败绩，左右皆溃散。追兵将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剑自刎而死。出《稽神录》。

吴延瑫

广陵豆仓官吴延瑫者，其弟既冠，将为求妇。邻有媒

梨山庙

建州梨山庙，当地人说，是已故相国李回的庙。李回被贬到建州做刺史，后来死在临川。死的那天晚上，建安人都梦见李回乘着白马，进了梨山。等到李回的死讯传来，当地人才在梨山给李回建了祠庙，世人都说很灵应。后来王延政在建安时，和福州发生了冲突，派手下一个姓吴的将领，带兵去攻打晋安。吴某新铸了一把剑，十分锋利。将出发时，他带着剑到梨山庙里祈祷，并发愿说：“我愿用这宝

剑，杀死一千人！”这天夜里，吴某梦见李回对他说：“人祈祷时不应该发恶愿，我将保佑你，使你不至于死于他人之手。”吴某一战大败，手下士兵都四散溃逃。追兵眼看就到了，吴某自己估量免不了一死，就用那把宝剑自刎而死。出自《稽神录》。

吴延瑫

广陵豆仓官吴延瑫，弟弟已成年，将为他提亲。邻居有个媒姬，素受吴氏之命。一日，有人诣门云：“张司空家使召。”随之而去。在政胜寺之东南，宅甚雄壮。姬云：“初不闻有张公在是。”其人云：“公没于临安之战。故少人知者。”久之，其家陈设炳焕，如王公家。见一老姥，云是县君，之坐。顷之，其女亦出，姥谓姬曰：“闻君谓吴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姬曰：“吴氏小吏贫家，岂当与贵人为婚邪？”女因自言曰：“儿以母老，无兄弟，家业既大，事托善人。闻吴氏子孝谨可事，岂求高门邪！”姬曰：“诺，将问之。”归以告延瑫，异之，未敢言。

数日，忽有车舆数乘，诣邻姬之室，乃张氏女与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丰，皆张氏所备也。其女自议婚事，瑫妻内思之，此女虽极端丽，然可年三十余。其小郎年节少，未必欢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系前定，义如有合，岂老少邪？”瑫妻耸然，不敢复言。女即出红白罗二匹曰：“以此为礼，其他赠遗甚多。”至暮，邀邻姬俱归其家，留数宿，谓姬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吴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高至屋，因开示之。一厨实以金，二厨实以银。又指地曰：“此中皆钱也。”即命掘之，深尺余，即见钱充积。又至外厅，庭中系朱鬣白马，傍有一豕。曰：“此皆礼物也。”厅之西复有广厦，百工制作毕备。曰：“此亦造礼物也。”至夜就寝，闻豕有如惊，呼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为蛇所啮也。”姬曰：

婆，一直受吴延瑫的托付寻找合适的女子。一天，有人敲媒婆家门说：“张司空家有请。”媒婆就跟着他去了。在政胜寺东南，张家宅院很是雄伟壮观。媒婆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说有张司空住在这里？”接她的人说：“张司空在临安之战中去世了，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过了

很久才到，看见院内的陈设光彩华丽，像是王公家。见一个老太太，说是县君，请媒婆坐下。过了一会儿，这家的女儿也出来了。老太太对媒婆说：“听说你帮吴家求婚，我打算把这个女儿许配给吴家公子。”媒婆说：“吴家官小家贫，怎么敢和你们这样的贵人结亲呢？”张氏女便自称：“我因为母亲已经走了，又没兄弟，家业这么大，想托付给一个好人。听说吴家公子孝顺恭谨，可以托付，我们哪里还敢求什么高门贵第呢？”媒婆说：“好，我回去问问。”媒婆回去把情况告诉了吴延瑫，吴延瑫心里觉得有些异样，没敢说什么。

过了几天，忽然有几辆车来到媒婆家，是张氏女和两个老女仆一起来了。她们请吴延瑫的妻子到媒婆家赴宴，置办了丰盛的酒菜，都是张氏女准备的。张氏女又自己提婚事，吴延瑫的妻心中暗想，这个女子长得虽然十分端庄美丽，但是看样子大概有三十多岁了。我家兄弟岁数太小，不一定喜欢。那张氏女立刻就说：“夫妻姻缘都是前世所定，如果命该结合在一起，难道在乎年长年少吗！”吴延瑫妻心里一惊，不敢再说什么。张氏女就拿出红白两匹绸子说：“用这做定礼吧，别的礼品还有很多。”到天黑时，张氏女请媒婆和她一块回家，并留住了几天，对媒婆说：“我家非常富，别人不知道，将来这一切都归吴郎所有。”屋里有三个大橱柜，和屋顶一样高，张氏女便打开让媒婆看。一个橱柜装金，一个橱柜装银，又指指地下说：“这里面都是钱。”说完就叫人来挖，才挖了一尺多，就见里面全是钱。又来到外厅，庭院中拴着一匹红鬃白马，旁边有一只大猪，说：“这些都是结婚礼物。”外厅西面又有一个高大的房屋，各种家具用品已制作完毕，张氏女说：“这都是造的结婚礼物。”到晚上准备睡觉时，就听院里的猪像受了惊，张氏女就招呼使女们说：“那猪不应该在外面，一定是被蛇咬了。”媒婆说：

“蛇岂食猪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与秉烛视之，果见大赤蛇，自地出，萦绕其豕，复入地去，救之得免。

明日，方与姬别，忽召二青衣，夹侍左右，谓姬曰：“吾有故近出，少选当还。”即与青衣凌虚而去，姬大惊。其母曰：“吾女暂之天上会计，但坐，无苦也。”食顷，乃见自外而入，微有酒气，曰：“诸仙留饮，吾以媒姬在此，固辞得还。”妇归，益骇异而不敢言。

又月余，复召姬去。县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姬至葬，葬于杨子县北徐氏村中，尽室往会。徐氏有女，可十余岁。张女抚之曰：“此女有相，当为淮北一武将之妻，善视之。”既葬，复后赠姬，举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姬归，访其故居，但里舍数间。问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传云张司空之居，竟不得其是。”后十年，广陵乱，吴氏之弟归于建业，亦竟无恙。出《稽神录》。

淫祠

余光祠

汉灵帝初平三年，起裸游馆。盛夏避暑，长夜饮宴醉，迷于天晓。内官以巨烛投于殿下，帝乃惊悟。及董卓破京师，焚其馆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烛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时人以为神光，于此立室，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出《拾遗记》。

“蛇还能吃猪吗？”张氏女说：“这是常有的事。”就一起拿着蜡烛到院里看，果然看见有条大红蛇，从地下钻出来，缠绕住猪，又往地下拖，张氏女把猪救了下来。

第二天，张氏正和媒婆告别时，忽然叫来两个婢女，侍奉在她左右，对媒婆说：“我有事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说罢就和两个婢女腾空而去。媒婆大惊失色。张老太太说：“我女儿暂时到天上办事，快坐，你别担心。”有一顿饭的工夫，就看到张氏女从外面进来，微有酒气，说：“几位神仙留我喝酒，我因为说媒婆在家，坚决推辞才得以脱身。”张氏女回来后，媒婆更加吓得不敢说话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张氏女又召媒婆过去。老太太病重，等媒婆赶到，老太太已死。就让媒婆帮忙料理丧事，葬在杨子县北徐氏村里，张氏全家都参加了葬礼。徐氏有个女儿，大概十多岁了。张氏女爱抚她说：“这女孩命相好，将来应是淮北一名武将的妻子，你们要好好待他。”葬礼之后，张氏女又送给媒婆很多礼物，然后全家都往南迁走了，不知迁到了什么地方，婚事竟也没有办成。媒婆回来后，去寻访张家的故居，只有几间很普通的房子。问村里的人，都说：“张氏

女住在这里很久了，传说那是已故张司空的房子，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也没弄清。”十年后，广陵战乱，吴延瑫的弟弟回到建业，倒也没出什么事。出自《稽神录》。

淫祠

余光祠

汉灵帝初平三年，盖了个“裸游馆”。盛夏在此避暑，灵帝整夜饮酒作乐，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灵帝才惊醒明白。等到董卓攻破京都，烧了灵帝的馆舍。到魏咸熙年间，当年扔蜡烛的地方，深夜有光如星星般闪闪发亮。当时的人们认为是神光，就在那里立了个祠，名叫“余光祠”，以祈祷降福。到明帝末年，才渐渐不供这座祠庙了。出自《拾遗记》。

鮠父庙

会稽石亭墟，有大枫树，其中朽空。每雨，水辄满。有估客携生鮠至此，辄放一头于朽树中。村民见之，以鱼鮠非树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树起室，宰牲祭祀，未尝虚日，目为鮠父庙。有祷请及秽慢，则祸福立至。后估客复至，大笑，乃求鮠臠食之，其神遂绝。出刘敬叔《异苑》。

鲍君

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设绳置，以捕獐而得者。其主未觉，有行人见之，因窃取獐去，犹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鲍鱼，乃以一头置置中而去。本主来，于置中得鲍鱼，怪之以为神，不敢持归。于是村里因共而置屋立庙，号为鲍君。后转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钟鼓不绝。病或有偶愈者，则谓有神。行道经过，莫不至祠焉。积七八年，鲍鱼主后行过庙下，问其故，人具为说。乃曰：“此是我鲍鱼耳，何神之有？”于是乃息。出《抱朴子》。

张 助

南顿人张助者，耕于田中。种禾，见一李核，意欲持归，乃掘取之，以湿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后作远职，不在。其后里中人见桑中忽生李，谓之神。有病目痛者，荫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

鮠 父庙

会稽县石亭埭，有棵大枫树，树身中间已经朽空了。每次下雨，树身中就灌满了水。有一个商人带着一些活鮠鱼到了这里，就把一只活鮠鱼放进树身中。村民们发现了鱼，认为鮠鱼不是在树里生长的东西，都把它当作神。就挨着树修了座庙，并宰杀牲畜祭祀，天天不断，把这庙叫“鮠父庙”。对鮠父神恭敬祈祷或污蔑怠慢，祸福马上就到。后来，那个当初放鱼的商人又路过这里，见此情景哈哈大笑，就把树洞里的鮠鱼取出来作成鱼羹吃了，那神于是绝迹了。出自刘敬叔《异苑》。

鲍 君

从前汝南有个人，在田野里设下绳网，用来捕获獐子，果然捕到了一头。这位主人还没发现，有一个过路的人看见了，便偷偷取走了獐子，又考虑到没有等到主人就取走了太不够意思，他带着鲍鱼，就放一头在网里离开了。主人到来后，在网里得到了鲍鱼，惊怪地认为这是神，不敢拿回去。于是村里的人们便一起在得鱼的地方建屋立祠庙，叫“鲍君”。后来传说开来，祭祀的人很多。庙的楹柱漆成红色，屋梁上的短柱也画了花纹，日日钟鼓不断。有的病人求鲍神后偶然好了，就更说这神特别灵。走路的人经过庙门，没有不进去祭祀的。过了七八年，那个当初放鲍鱼的主人经过祠庙，问是怎么回事，村人就详细告诉了他。这人说：“这是我放在网里的鲍鱼，哪里有什么神呀！”从此人们才不再敬奉“鲍君”了。出自《抱朴子》。

张 助

南顿人张助，在田间耕种。有一次种禾苗时，发现了一棵李子核，想带回家去，就把它挖了出来，用湿土培上根，顺手放在一棵桑树洞里，回家时却忘取了。张助后来到外地当差，走了很久。后来，村里人突然发现桑树上忽然长出了李树，认为是神。有一个闹眼病的人，来到桑树下休息，便祈祷，说“李君如果能治愈我的眼睛，谢一豚”。其目偶愈，便杀豚祭之。传者过差，便言此树能令盲者得视。远近翕然，互来请福。其下常车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数年，张助罢职来还，见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斫去。出《风俗通》。

著饵石人

又汝阳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以归。天热，过荫彭氏墓口树下，以所买饵，暂著石人头上。及去，忘取之。后来者见石人头上有饵，求而问之，或人调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如此转以相语，云：“头痛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石人腹，亦还以自摩，无不愈者。”遂千里来就石人治病。初具鸡豚，后用牛羊，为立帷帐，管弦不绝。如此数年，前忘饵母闻之，乃为人说，无复往者。出《抱朴子》。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坏多时，水满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疮。夏日行人，有病疮烦热，见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疮偶便愈。于是诸病者闻之，悉往自洗。转有饮之以治腹内者。近墓居人，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而往买者，又当祭庙中。酒肉不绝，而来者转多。此水行尽，于是卖者常夜窃运他水以益之。其远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遗信买。于是卖水者大富。或言其无神，官家

我就祭祀一头猪道谢”。这人的眼病碰巧好了，便杀了一头猪来祭祀。这件事一传开就走了样，便说这树能让盲人得以复明。远近的人一致称颂，络绎不绝来求福。树下总是车马堵满了道路，祭神的酒肉成堆。这样过了几年，张助罢职回到家乡，看见了这情形，就

说：“这李树是我当年放在桑树洞里的李核罢了，哪里有什么神呢？”于是把树砍了。出自《风俗通》。

著饵石人

汝阳县有座彭氏墓，靠近大路，墓口立着一个石人。有个农家老太太到集市，买了几块饵饼回来。天气炎热，经过彭氏墓前的树下乘凉，就把买的饵饼，暂时放在石人头上。等离开的时候忘了拿走。后来的人看见石头上有饵饼，就寻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就开玩笑说：“大概是这石人有灵，能治病，病好了的拿饵饼来谢神的吧。”就像这样传来传去，说：“头痛的人，摸石人头。肚子痛的人，摸石人肚子，然后回家后再抚摸自己的头或肚子，没有不能好的。”后来竟有人千里迢迢来求石人治病。起初只用鸡和猪祭祀，后来都用牛羊了，还给石人搭了帷帐，管弦不断。这样过了好几年，当初那个忘了饵饼的老太太听说后，就给人把事说破了，人们才不再来了。出自《抱朴子》。

洛西古墓

洛西有座古墓，已经坍塌很久了，里面灌满了水，水里多含石灰汁，能主治疮疖。夏天的行人，有的生了疮受不了天热，看见这墓里的水清凉，就用来洗浴，疮偶然也有好了的。于是，得各种病的人听说之后，都前往清洗。还有喝水来治腹内病的。古墓附近的居民，就在墓所在之地立了个庙舍，专门卖这水。去买水的人，又到庙里祭祀。酒肉祭礼不断，后来到这里的人变多了。这墓里的水快干了，于是卖水的常常在夜里偷偷运别处的水往里加。远道的人来不了，都依靠出门的人，或者托人带着器具来买。于是卖水的发了大财。后来有人说那水根本没有那么神灵，官府禁止，遂填塞之，乃绝。出《抱朴子》。

豫章树

唐洪州有豫章树，从秦至今，千年以上，远近崇敬。或索女妇，

或索猪羊。有胡超师，云，隐于白鹤山中，时游洪府。见猪羊妇女遮列，诉称此神枉见杀害，超乃积薪将焚之，犹惊惧。其树上有鸛雀窠数十，欲烧前三日，鸛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边居宅栉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烧。于时大风起，吹焰直上，旁无损害，遂奏其地置观焉。出《抱朴子》。

狄仁杰檄

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其略曰：“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几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作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隳圯，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贞符，当四灵之钦运。俯张地纽，彰凤纪之祥；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大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实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监，岂不惜哉！

也禁止再卖，把古墓给填了，这事才算结束了。出自《抱朴子》。

豫章树

唐代洪州有棵豫章树，从秦朝到现在，已活了千年以上，远近的人都崇敬这树。树神有时索要妇女，有时索要猪羊祭祀。有个叫胡超的大师，说他在白鹤山中隐居，这时来到洪州游历。看见很多猪羊妇女挡在面前，诉称他们被这个树神冤杀，胡超就堆起柴要把树烧掉，他还很害怕。这树上有好几十个鸛雀窝，打算烧树的前三天，鸛鸟就在空中飞翔，徘徊着不往树上落。树四周的房宅鳞次栉比，都是竹木构造，有人担心火会蔓延。烧树那天刮起了大风，把火焰直吹上天去，周围没有一点损害，于是就在烧树的地方盖了一座道观。出自《抱朴子》。

狄仁杰檄

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安抚大师狄仁杰，写了一篇檄文，声讨西楚霸王项羽和他手下的军官等神灵，并下令拆除烧毁项羽的祠庙。文章大意说：“盛名不可以冒充，帝位不可以力争。顺应天时的人才会受到拥戴，违背时势的人不能成为见微知著的王侯。自从秦始皇当政之后，乱杀诸侯。秦二世时任凭奸臣赵高独揽大权，导致忠臣大将蒙恬惨遭杀害。赵高发动沙丘政变立秦二世为帝作祸于前，望夷宫谋杀秦二世导致秦朝灭亡在后。宗庙被毁塌，百姓被屠杀。鸟儿希望在天空安静地飞翔，鱼儿岂能在开水里生存？汉高祖刘邦功德昭著，受命于上天。接受了赤帝之子的祥符，承担了四灵的祝福佑护。他俯问地维，彰显出岁历的祥瑞；仰观天纲星，沉淀出王者兴起的征兆。而你项羽只不过是江南泽国的一个莽汉，在水乡聚集起一些乌合之众。自恃有扛鼎的雄壮，卖弄拔山的蛮力，蔑视天意和命运的安排。在关中举事，最终兵败垓下。其实是由于你的所作所为导致的悲剧，哪里能归于上天使你灭亡呢？虽然驱使百万之兵，最后白白葬送了八千子弟。以此作为借鉴，难道不可惜吗！

固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帷销尽，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出《吴兴掌故集》。

飞布山庙

正文原缺，共六行，行二十二字。

画琵琶

原缺首二行，行二十二字。泊船。书生因上山闲步。入林数十步，上有一坡。见僧房院开，中有床。床塌，门外小廊数间，傍有笔砚。书生攻画，遂把笔，于房门素壁上，画一琵琶，大小与真不异。画毕，风静船发。僧归，见画处，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台山圣琵琶。”当亦戏言，而遂为村人传说，礼施求福甚效。书生便到杨家，入吴经年，乃闻人说江西路僧室，有圣琵琶，灵应非一。书生心疑之，因还江西时，令船人泊船此处。上访之，僧亦不在。所画琵琶

依旧，前幡花香炉。书生取水洗之尽，僧亦未归。书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归，觉失琵琶。以告，邻人大集，相与悲叹。书生故问，具言前验，今应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潜隐。书生大笑，为说画之因由，及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灵圣亦绝耳。出《原化记》。

你应该把魂魄藏在东方山峰和北方边远之处。有什么资格在庙里白白享受人间的供奉祭祀，浪费牲畜来祭祀呢？我狄仁杰受命治理这一方，需要有很多革新和建树。现在我派人烧毁祠庙，削平庙中的台舍，使帷幔帐幕烟消云散。你要快快迁走，不要成为人们的祸患。这篇檄文到了就如同我的命令。”出自《吴兴掌故集》。

飞布山庙

正文原缺。共六行，每行二十二字。

画琵琶

原书缺开头两行，每行二十二字。……停了船，书生便上山闲游。进入树林几十步，上面有一个坡。书生看见僧房的院门开着，中间有一张床。床已经塌了，门外有小廊数间，旁边放着笔砚。书生擅长画画，就拿起笔来，在房门白墙上画了一只琵琶，大小和真琵琶没什么不同。画完后，风停了，书生就上船走了。和尚回来后，看见墙上的琵琶，不知是谁画的，就对村里人说：“恐怕是五台山圣琵琶。”这本来是一句戏语，被村人传开后，人们竟信以为真，还说向圣琵琶祈祷求福很灵。书生就到了杨家，到吴地去了几年，就听人说江西路有个僧房，有只圣琵琶，十分灵应。书生心里怀疑，便在回江西时，让船又停在此处。上岸访庙，和尚又不在。他画的琵琶还在，前面供着旗幡香炉。书生取水把墙上的琵琶洗掉了，和尚仍没回来。书生当晚睡在船上，第二天又上岸到庙里来。和尚夜里已经回来了，睡醒后发现琵琶没了，告诉了村里人，村里人聚在一起，不断悲叹。书生故意问他们，他们说那琵琶十分灵验，现在一定是有人做了不敬的事，琵琶才悄悄藏起来了。书生大笑起来，向大家说了画它的缘由和洗掉它的原因。和尚和村人这才恍然大悟，“琵琶圣”也从此不再灵验了。出自《原化记》。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蜀僧善晓，早为州县官，苦于调选，乃剃削为沙门，坚持戒律，云水参礼。行经此庙，乃曰：“天地郊社，荐享有仪，斯鬼何得僭于天地？牛者稼穡之资，尔淫其祀，无乃过乎！”乃命斧凿碎土偶数躯，残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苏其气，方次击之。庙祝祈僧曰：“此一神从来蔬食。”由是存之。军州惊愕，申闻本道，而僧端然无恙。斯以正理责之，神亦不敢加祸也。出《北梦琐言》。

壁山神

合州有个壁山神，乡人祭祀时，一定要宰杀牛羊上供，否则就会招来灾祸，州里人都非常害怕这神。每年宰杀牲畜，不计其数。有一个蜀僧法名善晓，早年做州县的官，苦于官场的升降调动，就辞官剃度当了和尚，他坚守佛门戒律，云游各地参拜名寺。他经过这个庙，就说：“祭祀天地社稷，才配享有这样的礼仪。你这个鬼怎么能超过天地呢？牛是人们种地的依靠，让人们这样宰杀无度，不是太过分了吗！”说罢要来一把斧子，砸毁了好几个神像，最后只剩下一个神像了，而善晓和尚也没有力气了。就稍微休息一会儿，过一会儿再打这个神像。这时，庙祝向僧恳求说：“这个神一直是吃素的。”由此这个神像才留下了。军州大惊，上报到本地道府那里，然而善晓和尚一直安然无事。这说明用正理责备错误，神也是不敢降祸害人的。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韩 重 公孙达 鲜于冀 卢 充 谈 生
陈 蕃 刘 照 张汉直 范 丹 费 季
周 式 陈阿登

韩 重

吴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韩重，年十九。玉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玉结气死，葬阖门外。

三年重归，问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恻，具牲币往吊。玉从墓侧形见，谓重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谓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歌毕，歔歔涕流，不能自胜。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道，惧有尤愆^①，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

韩 重

吴王夫差，有个小女儿叫吴玉，十八岁。童生韩重，十九岁。吴玉很喜欢韩重，偷偷与他互通书信，答应做他的妻子。韩重求学于齐鲁之间，嘱咐他的父母到吴王那里去求婚。吴王一听大怒，不同意这婚事，吴玉生气郁结而死，埋在了皇宫阖门外。

三年后韩重回来，问他的父母，父母说：“吴王大怒不同意，吴玉生气郁结而死，已经埋葬了。”韩重痛哭失声，准备了纸钱祭品前往祭吊。吴玉从墓旁现形，对韩重说：“当初你走之后，让你的父母

来和父王求婚，我原以为一定会实现咱们美好的心愿。没想到一别之后，却遭到如此悲惨的命运。”吴玉向左转头唱道：“南山有乌，北山张罗。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唱完后，涕泪交加，哭得不能自己。要求韩重和她一起回到墓中去，韩重说：“阴阳两界不能相通，怕有更惨的后果，不敢从命。”吴玉说：“死生异路，我也知道。可是今天分别就再也见不到了，你是怕我为鬼而伤害你吗？想诚心待你，

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愿郎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

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重脱走，至玉墓所诉玉。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玉妆梳忽见，王惊愕悲喜，问曰：“尔何缘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今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出《录异传》。

公孙达

任城公孙达，甘露中，陈郡卒官，将敛，儿及郡吏数十人临丧。达五岁儿，忽作灵语，音声如父，呵众人哭止。因呼诸子，以次教诫。儿等悲哀不能自胜，及慰勉之曰：“四时之运，犹有始终。人修短殊，谁不致此？”语千余言，皆合文章。儿又问曰：“人亡皆无所知，惟大人聪明殊特，有神灵耶？”答曰：“鬼神之事，非尔所知也。”因索纸笔作书，辞义满纸，投地遂绝。出《列异传》。

你难道不相信我吗？”韩重被她的言语感动，就送她回到墓中。吴玉和韩重宴饮，欢聚了三天三夜，尽夫妇之礼。韩重临走时，吴玉拿出一个直径一寸大的明珠送给韩重说：“我现在的名声已经被毁了，也

没有和你生聚的可能，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唯愿你多多珍重，如果能到我家去，就把这个明珠给我父王看看。”

韩重回来后，便去见吴王，自述他和吴玉相见的事。吴王大怒说：“我女儿已经死了，你却编这套谎话来骗我，玷污了我女儿的亡灵。这明珠只不过是盗墓得来的，竟然假托鬼神。”催促着就要把韩重抓起来，韩重赶快逃掉了，到吴玉的墓前诉说这事。吴玉说：“你别愁，我现在就直接去告诉父王。”吴玉梳妆得整整齐齐，忽然出现在吴王面前，吴王十分惊异，悲喜交加，问道：“女儿是怎么死而复活的？”吴玉跪下说：“从前书生韩重来求婚，父王不允许。如今我名义俱毁，已经死了。韩重从远方归来，听说女儿已死，所以带着祭品到我的坟上祭吊。女儿感激他的真情，就和他相见。便把明珠赠给他，不是他盗墓所得，请父王不要惩治他。”这时吴王的夫人听见了，跑出来一把抱住女儿，然而吴玉却像一股青烟般消失了。出自《录异传》。

公孙达

任城的公孙达，在甘露年间，死在陈郡的任上。将要入殓时，他的儿子和郡吏等几十人临丧。公孙达有个五岁的儿子，忽然作灵语，声音像父亲，呵斥众人停止哭泣。然后呼唤儿子们，一个个进行教导嘱咐。儿子们都悲伤得不能自己，公孙达就安慰勉励说：“一年四季的运行，还有始有终。人不论是寿长寿短，谁不死呢？”说了一千多字的话，记下来的都成了文章。儿子们又问说：“人死后都什么也不知道，只有父亲您特别聪明，才有神灵吗？”回答说：“鬼神的事，不是你们该知道的。”说罢就要了纸笔写信，写了满满一张纸，然后才倒在地上断了气。出自《列异传》。

鲜于冀

后汉建武二年，西河鲜于冀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后守赵高，计功用二百万，五官黄秉、功曹刘适言四百万钱。冀乃鬼见，白日导从入府。与高及秉等，对共计校，定为适、秉所割匿。冀

乃书表自理，其略言：“高贵尚小节，亩垄之人，而踞遗类，研密失机，婢妾其性，媚世求显，偷窃狠鄙，有辱天官，《易》讥负乘，诚高之谓，臣不胜鬼言，谨因千里驿闻，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车马皆灭，不复见。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状闻。诏下，还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为差代，以弭幽中之讼。出《水经》。

卢 充

卢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充冬至一日，出宅西猎，射獐中之，獐倒而起，充逐之。不觉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襦新衣，曰：“府君以遗郎。”充着讫进见，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为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父亡时，充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歔歔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便可使女妆严，既就东廊。

鲜于冀

后汉建武二年，西河鲜于冀任清河太守，上任后修造办公场所，没盖完就死了。继任的太守赵高，向上面呈报说鲜于冀办这工程费用是二百万，五官黄秉、功曹刘适则说花了四百万。鲜于冀的鬼魂就突然现形，大白天带着人进了太守府，和赵高、黄秉等人，一笔笔地对账查工程费用，断定是刘适、黄秉虚报贪污了工程费。鲜于冀就写了奏章向朝廷申诉，大意说：“赵高居高贵之位不重节操，他本是个乡野之人，却傲慢自大，未能及时审察下属的阴谋，那些小人本来就是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献媚求荣，偷窃的手段恶劣卑鄙，赵高失职，有辱朝廷命官的身份。《易经》讥刺那种居于君子之位的小人，说的就是赵高这种人啊。如果真如赵高等人所说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我做了鬼也要申辩，现在我把奏章通过千里驿使呈交皇上，请赵高替我上奏。”写完奏章，就坐上车奔西北方三十多里而去。车马都消失不见了。黄秉等人都伏在地上死去，赵高把鲜于冀的奏章呈给皇帝。皇帝下诏，发还了被没收的鲜于冀在西河的田宅和充为官婢的妻子，并

委官去接任工作，以安抚阴间的申诉。出自《水经》。

卢 充

卢充，是范阳人。家西边三十里，有座崔少府墓。卢充二十岁那年，冬至的一天，去家的西边打猎，射中了一头獐子，獐子倒下又爬起来跑，卢充就追它。不知不觉间忽然看见道北一里多的地方，有一排高门瓦房，周围有如府舍。看不见獐子，只见大门的门铃下，有个人大声说请贵客前往，有个人给了卢充一套新衣，说：“府君让我给你的。”卢充穿好衣服进见，少府对卢充说：“令尊不因我家鄙陋，最近收到他的信，为你聘我的女儿为婚，所以特地把你接来了。”说罢就拿出卢充父亲的书信给他看。父亲去世时，卢充尽管还小，但已能认得父亲的手迹。卢充抽泣叹息不再推辞了。崔少府就向里面说，卢郎已到，快让女儿梳妆打扮，然后到东廊去。

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毕，崔语充：“君可至东廊。”既至，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女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养。”敕内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

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遣传教将一人捉襦衣与充。相问曰：“姻缘始尔，别甚怅恨。今故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母见，问其故，充悉以状对。

别后四年三月，充临水戏，忽见傍有犊车，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其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女抱儿以还充，又与金碗，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今时一别后，何得重会时？”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充后乘车入市卖碗，冀有识者。有一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婢言。乃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著棺中。可说得碗本

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还。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

到了黄昏，里面说女郎已梳妆好了，崔少府对卢充说：“你可到东廊去。”卢充到时，崔女已经下车，站在筵席前面，两人拜堂成婚，历时三天。卢充在崔府吃住三天后，少府对卢充说：“你可以回去了。我女儿如果生男孩，会把孩子送去，不要怀疑；如果生女孩，就留在我这里养着。”命里面派车送客。卢充便告辞离去，崔女送到中门，握住卢充的手流下眼泪。

出门看见一个仆人驾着一辆牛车，又见自己原来穿的衣服和弓箭还在门外。崔女也叫人拿来一套衣服送给卢充，安慰说：“我俩姻缘刚开始，今日分别心里很难过。现在赠你这件衣服和一套被褥做纪念吧。”卢充上了车，车快如闪电，一会儿就到家了。卢充母亲看见了衣服被褥，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了全部的详情。

和崔氏女分别四年三个月后，有一天卢充在河里戏水，忽然看见旁边有一辆牛车，一会儿沉没一会儿又浮起，不久牛车上了岸，和卢充一起玩的人都看见了。卢充过去打开牛车的后门，见崔氏女和一个三岁的男孩一起坐着。崔氏女把儿子交还给卢充，又给他一个金碗，赠诗说：“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今时一别后，何得重会时？”卢充接过儿子、金碗和诗后，崔氏女突然不见了。卢充随后就坐着车到街上去卖碗，希望能有认识这碗的人。有一个女仆认出了这碗，跑回去对女主人说：“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坐着车，卖崔氏女棺材中的金碗。”女主人正是崔氏女的亲姨，她立刻派儿子到街上去看，果然和女仆说的一样。儿子到车上自报姓名，对卢充说：“当年我姨嫁给崔少府，女儿没出生就死了，家里人都很悲痛，赠了一个金碗放到棺材中葬。你说一下得到这金碗的经过吧。”卢充就如实说了。这个儿子也十分悲痛，回家对母亲说了。母亲就让到卢充家迎接孩子回来。许多亲戚都来看望，见那孩子长得既像崔氏又像卢充。孩子和金碗都验明了，姨妈说：“这就是我的外甥了，就叫温休。”温休，意思是阴阳通婚。

遂成令器，历郡守。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幹，有名天下。出《搜神记》。

谈 生

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书。忽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言：“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上已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此必发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果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衣，以为主婿。表其儿以为侍中。出《列异传》。

陈 蕃

陈蕃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妇夜产，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里有人应云：“门里有人，不可前。”相告云：“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

后来卢温休果然成了大器，当上了郡守。他的子孙辈辈做官，一直传承到现在，卢充有一个后代叫卢植，字叫幹，是个名扬天下的人。出自《搜神记》。

谈 生

谈生，四十岁了，还没有娶妻，常奋激读书。忽然半夜有个女子，年龄大约十五六岁，容貌服饰很美，称得上绝代佳人，前来主动要求和谈生结为夫妻，女子说：“我和人不一样，请不要用灯火照我。三年之后，才可以照。”他们结为夫妻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

已经两岁了。谈生忍不住好奇心，夜里等女子睡着后，偷偷点灯看她，只见她腰以上已经长出和人一样的肉了，但腰以下还有白骨。女子惊醒后，便对谈生说：“你辜负了我，我就要复活了，你怎么就不能再忍一年却终究用灯光照我呢？”谈生急忙赔罪。女子哭个不停说：“我和你只能永别了，只是惦念我们的儿子，你以后如果穷得养活不了他，就暂时交给我。我也准备送你些东西。”谈生随女子离开，进入一座华贵的房屋，屋中陈设器物不同凡响。女子拿了一件缀着珍珠的袍子赠给谈生说：“卖了这袍子就可维持生活。”女子撕下谈生的一块衣襟，留作纪念就离开了。后来谈生抱着珠袍到市场上卖，被睢阳王家的人买去，得钱千万。睢阳王一看袍子就说：“这是我女儿的袍子，一定是盗墓所得。”就带走谈生拷问。谈生实话实说，睢阳王仍不信。就到女儿坟上去看，见坟墓完好如初。打开墓穴看，果然在棺盖下发现了谈生的一块衣襟。后来又看谈生的儿子，果然长得像自己的女儿，睢阳王才相信了，就把谈生请来，又把珠袍还给了他，认他为公主的女婿。后来又上表给朝廷，赐给谈生的儿子侍中的官衔。出自《列异传》。

陈 蕃

陈蕃寒微时，曾经出门投宿在主人黄申家。黄申的妻子夜里生孩子，陈蕃并不知道。睡到半夜，有敲门声，过了很久，听到里面有人回应道：“门里有人，不可前进。”又告诉他说：“从后门走。”不一会儿听到叫门的人回来了，门里的人问他：“看见

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蕃闻而不信。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征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栋亡没。出《幽明录》。

刘 照

刘照，建安中，为河间太守。妇亡，埋棺于府园中。遭黄巾贼，照委郡走。后太守至，夜梦见一妇人往就之。后又遗一双锁，太守不

能名。妇曰：“此菱蕤锁也，以金缕相连，屈申在人，实珍物。吾方当去，故以相别，慎无告人。”后二十日，照遣儿迎丧。守乃悟云云，儿见锁感恻，不能自胜。出《录异传》。

张汉直

陈国张汉直，至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学《左氏传》。行后数月，鬼物持其妹，为之扬言曰：“我病死，丧在陌上。常苦饥寒，操一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在北牖下。皆忘取之。又买李幼牛一头，本券在书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妇尚不知有此。妹新归宁，非其所及。家人哀伤，益以为审。父母兄弟，椎结迎丧。去精舍数里，遇汉直与诸生相随。汉直顾见家人，怪其如此。家见汉直，良以为鬼也。惆怅有间，汉直乃前，为父说其本末如此，得知妖物之为。出《风俗通》。

什么样的孩子了？叫什么名？能活到多大？”回来的人说：“是个男孩，叫阿奴，能活到十五岁。”又问说：“将来是怎么死的？”回答说：“帮助人盖房子，掉到地上摔死的。”陈蕃听见了但不相信。十五年后，陈蕃当了豫章太守，派小吏去查问从前叫阿奴的孩子现在何处。他家人说，帮着东家盖房子，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出自《幽明录》。

刘 照

刘照，建安年间，任河间太守。他的妻子死了，棺材埋在府园里。后来遭遇黄巾军造反，刘照扔下一个郡就逃跑了。继任的太守到任后，夜里梦见一个女人来和他同房。后来又送给他一个双锁，太守不知这锁叫什么名。女人说：“这个叫菱蕤锁，中间用金线相连，可屈可伸，实在是一件宝物。我要走了，所以用它作为离别纪念，千万不要对人说。”过了二十天，刘照派儿子迎运他妻子的棺材。新任太守才恍然大悟，并把锁给刘照的儿子看，儿子看见母亲的随葬锁十分悲痛，不能自己。出自《录异传》。

张汉直

陈国张汉直，到了南阳，跟京兆尹延叔坚，学习《左传》。他走了几个月以后，一个鬼怪附在了他妹妹的身上，以张汉直的口气大声说：“我病死在大道上，经常饥寒交加。咱家的秤不外借，挂在那屋后楮树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在北窗下。都忘了拿了。又买了李家一头小牛，买卖契约在书箱里。”按照他说的去找，果然都像他说的一样，张汉直的妻子都不知道这些事。妹妹刚回娘家来，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事。家人得知张汉直的死讯十分悲痛，更加信以为真。父母兄弟，都穿着丧服拄着哭丧棒出门去迎张汉直的尸体。在离僧舍几里的地方，遇见张汉直和诸生在一起。汉直回头看见家里人，十分惊奇这样的穿戴。家里人看见汉直，真的以为是见了鬼了。双方愣了半天，汉直才上前，为父亲说清事情的始末，大家才知道是鬼怪搞的鬼。出自《风俗通》。

范 丹

陈留外黄范丹，字史云，少为尉从佐，使檄谒督邮。丹有志节，自恚为厮役小吏。及于陈留大泽中，杀所乘马，捐弃官帻，诈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云也，为劫人所杀，疾取我衣于陈留大泽中。”家取得一帻，丹遂之南郡，转入三辅。从英贤游学，十三年乃归，家人不复识焉。陈留人高其志行，及歿，号曰“贞节先生”。出《搜神记》。

费 季

吴人费季，客贾数年。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去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仍以著户楣上。临发忘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行来归还。出《搜神记》。

周 式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视之？”式扣头流血，

范 丹

陈留郡外黄范丹，字史云，年轻时任县尉的随从官。有一次，派他去给督邮送公文。范丹有气节，自己怨恨当个为人驱使的小吏。等走到陈留大泽时，杀掉所骑的马，扔掉官家的头巾，假称是被强盗打劫了。有个神怪向他家里人说：“我就是史云，被强盗杀死，快到陈留大泽来取我的衣物。”家人赶到只找到一块头巾，后来范丹去了南郡，又转到三辅。跟从一些大学问家游历学习，过了十三年才回家，家里人都不认识他了。陈留人赞赏他的志行，等他死后，称他为“贞节先生”。出自《搜神记》。

费 季

吴地人费季，在外经商好几年。当时路上强盗很多，他的妻子十分担心。有一次费季和几个同伴住在庐山下的旅店中，大家互相询问离家多久了，费季说：“我离开家已好几年了。出发时，和妻子告别，我向她要她头上的金钗，想看看她的想法，是不是真的给我。我拿到了金钗，就偷偷把钗放在门的横梁上面。临走时忘了告诉她了，这只钗应该还在门梁上。”这天夜晚，费季的妻子梦见费季说：“我在路上遇见强盗，已死了两年了。你如果不信我的话，我向你索要了金钗，没有拿走，就放在门框上，你可以去取来。”妻子惊醒后，果然在门梁上找到了钗。家里就办了丧事。后来过了一年多，费季却回来了。出自《搜神记》。

周 式

汉代下邳人周式，一次曾到东海去，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小吏，拿着一卷书，请周式带他一起走。走了十几里后，小吏对周式说：“我暂时有点事，先把书寄放在你船里，但你千万不要打开那书。”小吏离开后，周式偷偷打开书看，都是死人的名录，后面也有周式的名字。不大一会儿小吏回来了，周式还在看书，小吏大怒说：“特意告诉你不要看，为什么不听？”周式叩头流血，

良久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相为得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时，见来取，便死。出《法苑珠林》。

陈阿登

汉会稽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及门，见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至，有一少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家女自伴。夜共弹箜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结。汝欲知我姓，姓陈名阿登。”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说昨所见。母惊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尔。”出《灵怪集》。

过了很久小吏说：“感谢你替我远道带着这本书，这书上的名字是抹不掉的。你今天回家后，三年之内不要出门，你就可以躲过去不死了。不要说看过我的书。”周式回到家后坚持不出门，已经过了两年多了，家里人都感到十分奇怪。有个邻居忽然去世，周式的父亲很生气，让他去吊唁，周式不能阻止。刚一出门，周式就碰见了那个小吏，小吏说：“我叫你三年别出门，你今天却出门了，这就没办法了。因为我找你找不到，我受了好几次鞭打。现在我既然看见你，没办法只能把你带走了。三天后中午，我会来接你。”周式回到家涕泪交加，详细说了这件事。他的父亲不信，母亲昼夜守在周式身边哭泣。到了三天后的中午，小吏来带走他，周式果然死了。出自《法苑珠林》。

陈阿登

汉代会稽句章有个人，到东野外回来。晚上没到家时，看见路旁小屋里生着火，就进去投宿。进屋后，有一个少女，因为不愿和男子同住，找来了邻居的女孩一起做伴。夜里她们一起弹箜篌，边弹边唱：“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纒。汝欲知我姓，姓陈名阿登。”第二天这人到东城外，有个卖饭的女人在店铺中。这个人暂时借坐，便对卖饭的女人说了昨晚看见的事。那女人大吃一惊说：“这是我的女儿，最近死了，已埋在城外了。”出自《灵怪集》。

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吴 祥 周翁仲 田 畴 文 颖 王 樊
秦巨伯 宗 岱 郑 奇 鍾 繇 夏侯玄
嵇 康 倪彦思 沈 季 糜 竺 王 弼
陈 仙 胡 熙 鲁 肃

吴 祥

汉诸暨县吏吴祥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见年少女子，彩衣甚美，云：“我一身独居，又无乡里，唯有一孤姬，相去十余步耳。”祥闻甚悦，便即随去。行一里余，即至女家，家甚贫陋，为祥设食。至一更竟，闻一姬唤云：“张姑子。”女应曰：“诺。”祥问是谁，答云：“向所道孤姬也。”二人共寝至晓，鸡鸣，祥去。二情相恋，女以紫巾赠祥，祥以布手巾报。行至昨所遇处，过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都不见昨处，但有一冢耳。出《法苑珠林》。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为太尉掾。妇产男。及为北海相，吏周光能见鬼，署为主簿。使还致敬于本郡县，因告之曰：“事

吴 祥

汉代诸暨县有个县吏叫吴祥，害怕差役劳累，想逃到深山里。走到一条溪边，天快黑了，遇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女，说：“我一个人住，也没有邻居，只有一个孤老太太，离我家十几步。”吴祥听了挺高兴，就随女子去了。走了一里多，就到了女子家。女子家中很穷，给吴祥做了饭。到了一更天末，听见一个老妇喊：“张姑子。”女子

答：“诺。”吴祥问是谁，女子说：“之前说的那个孤老太太。”二人同寝到天亮，鸡叫时吴祥离去。二人恋恋不舍，女子送吴祥一条紫巾，吴祥也回赠一条布手巾。吴祥走到昨天二人相遇处，由于溪水夜里暴涨，没法过去，只好回转去找那女子家，然而没有找到，那里只有一座坟墓。出自《法苑珠林》。

周翁仲

汝南人周翁仲，最初当太尉掾。妻子生了个男孩。后来周翁仲当上北海相时，府里有个小吏叫周光，能看见鬼，被任为主簿。周翁仲派他回汝南向本郡县的官员致意，并告诉他说：“事

讫，腊日可与小儿俱侍祠。”主簿事讫还，翁仲问之，对曰：“但见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绶数人，彷徨堂东西厢，不进，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剑上堂，谓姬曰：“汝何故养此子？”姬大怒曰：“君常言，儿体貌声气喜学似我。老翁欲死，作为狂语。”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姬泣涕言：“昔以年长无男，不自安，实以女易屠者之男，畀钱一万。”此子年已十八，遣归其家。迎其女，已嫁卖耕者妻。后适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阳太守。见《风俗通》。

田畴

田畴，北平人也。刘虞为公孙瓒所害，畴追慕无已，往虞墓，设鸡酒之礼哭之。音动林野，翔鸟为之凄鸣，走兽为之悲吟。畴卧于草间，忽有人通云：“刘幽州来，欲与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畴神悟远识，知是刘虞之魂，既进而拜，畴泣不自止，因相与进鸡进酒。畴醉，虞曰：“公孙瓒购求子甚急，宜窜伏避害。”畴对曰：“君臣之道，生则尽其义。今见君之灵，愿得同归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万古之高士也，深慎尔仪。”奄然不见，而畴醉亦醒。出《王子年拾遗记》。

情办完后，腊月可与小儿一起祭祀我家祖先。”周光办完差事回来后，周翁仲问他，他说：“在祭祀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屠夫，穿着破

衣头上挽蠡髻坐在神位上，拿着刀在割肉。还有几个带青墨绶的士人在大堂东西厢房里徘徊不进去，不知是为什么。”周翁仲就手持宝剑来到堂上，对自己的老夫人说：“你为什么生了这么个儿子？”老夫人大怒说：“你不是常说，你儿子的长相性格都像你吗？你这个老家伙要死了，说这种疯话。”周翁仲就把儿子的事说了，并说祭祀时就是如此，要是不说实话，就立刻把他们母子都斩了。这时老夫人才哭着说：“当年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没有男孩儿心里不安，我就偷偷把新生的女孩儿和一个屠夫换了个男孩儿，并给了那屠夫一万钱。”现在这孩子已经十八了，周翁仲就把他又送还给屠户家，把自己女儿重新接了回来，她已嫁给了一个卖饼的做老婆。后来她改嫁给西平人李文思，李文思官至南阳太守。见《风俗通》。

田 畴

田畴是北平人。当时刘虞被公孙瓒杀害，田畴知道后，由于对刘虞特别敬慕，就备了酒和鸡肉到刘虞的墓上去祭奠痛哭。哭声震动了山林和田野，飞鸟都被感动得哀鸣，走兽也被感动得悲号。田畴躺在草丛里，忽然有人通报说：“刘幽州来了，想和田子泰说说生平的事。”田畴本来就是十分聪明有见识的人，知道这是刘虞的鬼魂现形，就参见礼拜，仍然痛哭不止，刘虞就和田畴一起喝酒吃鸡肉。田畴喝醉了，刘虞说：“现在公孙瓒悬赏捉拿您，很是急迫，您应该赶快躲起来以免被害。”田畴说：“自古君臣的大义就是为臣的在活着时对君王尽忠尽义。现在见到您的魂灵，我也愿意一同魂归九泉。尸骨尚且不朽，我怎么会逃走呢？”刘虞说：“您真是千古少有的仁人志士，愿您能永远保持自己的气节。”说完消失不见了，田畴也醒过来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文 颖

汉南阳文颖，字叔长，建安中，为甘陵府丞。过界止宿，夜三鼓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暂住须

舆。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怆然，即寤。访诸左右，曰：“梦为虚耳，何足怪？”颖乃还眠。向晨，复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奈何不相慰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汪芒氏之神。”颖曰：“子棺今何所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十数步，水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诺。”忽然便寤。天明可发，颖曰：“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过。”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率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没半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之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葬之而去。出《搜神记》。

王 樊

《燉煌实录》云，王樊卒，有盗开其冢。见樊与人樽蒲，以酒赐盗者。盗者惶怖，饮之。见有人牵铜马出冢者。夜有神人至城门，自云：“我王樊之使，今有发冢者，以酒墨其唇讠。旦至，可以验而擒之。”盗既入城，城门者乃缚诘之，如神所言。出《独异志》。

文 颖

汉朝南阳人文颖，字叔长，建安年间任甘陵府丞。有一次到外地去，晚上住下后，夜里三鼓时，梦见一个人跪在他面前说：“过去我祖上把我埋在这里。现在我的墓被水淹了，棺木一半浸在水里，我自己没有办法取暖。听说您在这里，所以来求您。希望您明天不要走，再停留一阵儿，将我迁移到高处干燥的地方吧。”鬼让文颖看自己的衣服，果然都湿了。文颖心里很难过，就醒了。醒后问随从，都说：“梦都是假的，有什么奇怪的？”文颖就接着睡。睡到拂晓，又梦见那鬼来说：“我把我的困苦告诉了您，您怎么不可怜我呢？”文颖在梦中问：“您是谁？”鬼说：“我本来是赵地的人，现在归汪芒神管。”文颖问：“您的棺木现在何处？”鬼说：“只离您住地北面十几步远，水边的一根枯杨树下，我就在那里。天快亮了，不能再见到您了，请您别忘了。”文颖回答说：“诺。”忽然就醒了。天亮后可以出发

了，文颖说：“虽然说梦不足怪，我这梦做得也太真实了。”随从们说：“也用不了多少时间，何不去验一验呢？”文颖就领着十几个人去了，他在前面带路，顺河上行，果然看见一棵枯杨树。说：“就是这儿。”往下挖，没一会儿就看见一个棺木，已经朽坏，被水淹了一半。文颖就对随从们说：“都说梦是虚的，人们的传说，得检验后才能证明啊。”于是把棺材挪了，埋葬以后才离去。出自《搜神记》。

王 樊

《檄煌实录》上说：王樊死后，有盗墓人挖开他的坟，看见王樊在墓中和人玩樗蒲。看见盗贼，王樊请他喝酒。盗贼惊慌害怕，就喝了酒。然后就看见一个人牵着一匹铜马出了坟墓。当天夜里有位神人来到城门前说：“我是王樊派来的。有一个人盗墓，王樊用酒染黑了他的嘴唇。天亮后请查验抓住他。”盗墓贼进城时，被守城门的人认出来，绑起来一审，果然像那神说的一样。出自《独异志》。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捽伯颈着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孙惊惋，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著火灸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后月，又佯酒醉夜行，怀刀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又恐为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杀之。出《搜神记》。

宗 岱

宗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无能屈者。邻州咸化之。后有一书生，葛巾，修刺诣岱。与之谈甚久，岱理未屈，辞或未畅，书生辄为申之。次及《无鬼论》，便苦难岱，岱理欲屈。

书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绝，遂失书生，明日而岱亡。出《杂语》。

郑 奇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宿止多死亡，或亡发失精。郡侍奉掾宜禄郑奇来，去亭六七里，有美妇人

秦巨伯

琅邪人秦巨伯，六十岁。有一次夜里出去喝酒，路经蓬山庙。忽然看见他的两个孙子迎上前来，扶他走了一百多步，便把他的脖子揪住往地上按，还骂道：“老东西，你那天打我，我今天就该杀了你。”秦巨伯一想，前几天真是揍过这个孙子。他就装死，两个孙子就扔下他走了。回到家后，秦巨伯就要收拾两个孙子。孙子又奇怪又害怕，磕头说：“我们做孙子的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恐怕是鬼怪作祟。您再试试看。”秦巨伯心里就明白了。几天后，他又装醉来到庙前，果然又见两个孙子迎上来搀扶。秦巨伯迅速抓住他们，让他们动弹不了。拖到家里一看，还是那两个人。秦巨伯用火烤他们，直烧得肚子后背全都胡焦了，把他们扔到院子里，他们乘着天黑逃掉了，秦巨伯只恨抓不到他们。一个月后，他又假装喝醉了，怀揣着刀夜晚出去，家里人都不知道。夜深还没回来，他的两个孙子担心他再被鬼怪所困，就一块儿出去迎接，结果全被他杀了。出自《搜神记》。

宗 岱

宗岱当青州刺史时，禁止淫祀，还写了《无鬼论》，道理讲得很精辟，没人能驳倒他，连邻州的人们也被他说服了。后来有个戴葛巾的书生递了名帖来见宗岱。两个人谈了很久，遇到宗岱理不屈而言辞不通畅时，书生就替他申明。后来谈到《无鬼论》，书生就一再地驳斥，宗岱有点说不过了。书生就整整衣服站起来说：“您断了我们的祭祀供奉二十多年。因为您有青牛和长须仆人，我们拿您没办法。如

今奴仆叛逃，青牛已死，我们可以制服您了。”说完书生就不见了。第二天，宗岱就死了。出自《杂语》。

郑 奇

后汉时，汝南汝阳的西门亭闹鬼。住在这里的宾客很多都死了，或者头发突然被鬼剃光，或者精神失常。有个当郡侍奉掾的宜禄人郑奇到西门亭去，在离亭六七里处遇见了一个美丽的女子

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吏卒白楼不可上。奇曰：“我不恶也。”时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接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死妇，大惊，走白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享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复上。出《风俗通》。

锺 繇

锺繇忽不复朝会，意性有异于常。寮友问其故，云：“常有妇人来，美丽非凡间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后来止户外，曰：“何以有相杀意？”元常曰：“无此。”殷勤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伤之，便出去，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至一大冢，棺中一妇人，形体如生，白练衫，丹绣襦 裆，伤一髀，以襦 裆中绵拭血。自此便绝。出《幽明录》。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马景王所诛，宗人为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于边，悉敛果鱼酒肉之属，以内颈中毕，还自安其头。既而言曰：“吾得请于帝矣，子元无嗣也。”寻有永嘉之役，军还，世宗殂而无子。出《异苑》。

要求搭他的车，郑奇起初不答应，后来就让她上了车。到了西门亭，直趋楼下，吏卒劝郑奇别上楼。郑奇说：“我不在乎。”当时天已经黑

了，就上了楼。郑奇当晚和那女子同宿，天没亮就走了。亭卒上楼打扫，看见那女子已死去，大吃一惊，赶快去报告亭长。敲鼓召集各屋的吏卒一起来看死者，才认出是亭西北八里的吴家女子，刚刚死去，夜里临到入殓时灯火突然灭了，等再点上灯才发现女尸不见了。于是女子家把她的尸体领回去了。郑奇上路后，走了几里地突然肚子痛。走到南顿的利阳亭，肚子痛得更厉害了，很快就死了。后来那楼就再也没人敢上去了。出自《风俗通》。

锤 繇

锤繇有一阵忽然不去上朝了，性情也和过去不一样。同僚朋友问他怎么回事，锤繇说：“常有一个女子来，美丽非凡间所有。”朋友说：“一定是个鬼怪，应该杀了她。”后来那女人又来了，停在门外说：“为什么有了杀我的心思？”锤繇说：“没有的事。”非常亲切地把那女人叫进屋来。锤繇不忍心，就用刀轻轻砍伤了她。女人逃出屋，用新绵边跑边擦身上的血，血滴了一路。第二天，叫人顺着血迹找到一个坟墓，棺里躺着个女人，像活人似的，穿着白绸衫和绣花红坎肩，一条大腿受了伤，用坎肩里的绵擦的血。从此那女人不再来了。出自《幽明录》。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马师杀了以后，族人为他陈设祭品。看见他来到灵座上，把自己的头摘下来放在一边，把供桌上的鱼果酒肉往脖腔里塞，塞完自己又把头安上。接着说：“我已经上请于天帝了，司马师将没有后人。”不久就发生了永嘉之战。军队回来后司马师就死了，没有儿子。出自《异苑》。

嵇 康

嵇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尝行，去洛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

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挹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胜怅然。出《灵鬼志》。

倪彦思

吴时，嘉兴倪彦思，居县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与人语，饮食如人，唯不见形。彦思奴婢，有窃骂大家者，云“今当以语”。彦思治之，无敢置之者。彦思有小妻，魅从求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馔既设，鬼乃取厕中草粪，布著其上。道士便盛击鼓，召请诸神。魅乃取虎伏，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有顷，道士忽觉背上冷，惊起解衣，乃伏虎也。

嵇康

嵇康有一次在灯下弹琴，忽然出现了一个人，高一丈多，穿黑衣服，腰扎皮带。嵇康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吹灭了灯说：“和你这样的妖怪同在灯光下，我真感到羞耻！”还有一次，他出门远行，走到离洛阳几十里的地方，住在月华亭里。这亭里有鬼魅杀人。嵇康为人潇洒旷达，一点也不怕。一更时他在亭中弹琴，弹了好几个曲子。琴声悠扬动听，空中有人叫好。嵇康边弹边问：“您是谁呀？”回答说：“我是一个古时的人，死在这里。听您的琴弹得清新悠扬，我以前爱好琴，所以来欣赏。我不幸死于非命，形象损毁了，不应该现形和您见面。然而我十分喜欢您的琴艺，自当与您相见，您不要害怕讨厌。您再弹几只曲子吧。”嵇康就又为鬼魂弹琴，鬼魂就合着琴声打拍子。嵇康说：“夜已深了，您怎么还不现形见我，形骸之间，不值得计

较。”鬼魂就现了形，用手提着自己的头说：“听您弹琴，不觉心开神悟，仿佛又复活了。”于是就和嵇康谈论音声之趣，谈得很有道理。他对嵇康说：“请您先把琴给我。”于是弹了《广陵散》。嵇康要求鬼魂把这首曲子教给他，鬼魂就教了。嵇康过去学过的，远远不如。鬼魂让嵇康发誓决不再教给别人。天亮时鬼魂告别说：“虽然我们只交往了一夜，但友情可以胜过千年，现在要永别了。”两人心里都十分悲伤。出自《灵鬼志》。

倪彦思

吴时嘉兴有个倪彦思，住在县城的西埏里。有个鬼住在他家，能吃能喝能跟人说话，只是不现形。倪彦思的仆人婢女，有骂主人的，鬼就说：“我要告诉你们的主人。”倪彦思知道后就处罚仆人，仆人再不敢偷骂了。倪彦思有一个小老婆，鬼要求得到她。倪彦思于是请了道士来驱鬼。道士刚摆好酒肉，鬼就弄来厕所的粪洒在酒肉上。道士就使劲敲鼓召请诸神，鬼就拿起一只虎伏跳到神座上吹出军中画角的声音。不一会儿，道士忽然觉得背上发凉，吃惊地起身脱了衣服查看，原来是那只虎伏。

于是道士罢去。彦思夜于被中，窃与姬语，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谓彦思曰：“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即隆隆有声。彦思惧梁断，取火照视，魅即灭火，截梁声愈急。彦思惧屋坏，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视梁如故。魅大笑，问彦思：“复道吾不？”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谓典农曰：“汝取官若干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三年后去，不知所在。出《搜神记》。

沈季

吴兴沈季，吴天纪二年，为豫章太守。白日，于厅上见一人，著黄巾练衣，自称汝南平舆许子将，求改葬，倏然不见。季求其丧，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出《豫章记》。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贵拟王侯，有宝库千间。竺性能振生死，家马厩屋侧有古墓，中有伏尸。竺夜寻其泣声，忽见一妇人，袒背而来，云：“昔汉末为赤眉所发，扣棺见剥，今袒肉在地，垂二百余年，就将军求更深埋，并乞弊衣自掩。”竺即令为石椁瓦棺。设祭既毕，以青布裙衫，置于冢上。经一年，行于路曲，忽见前妇人葬所，青气如龙蛇之形。或有人问竺曰：“将非龙怪耶？”竺乃疑此异，乃问其家童，云：“时见青芦杖，自然出入于门，疑其神也，不敢言。”竺为性多忌，信厌术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道士于是停止做法离去了。夜里倪彦思和老婆在被窝里窃窃私语，为鬼的事发愁，鬼就在屋梁上说：“你敢和你老婆议论我，我现在就当截断你的房梁。”接着就听见隆隆的截梁声。倪彦思怕房梁断了，就点上灯看，鬼把灯吹灭，截梁声更急了。倪彦思怕屋子倒塌，就让家中老小都躲出去，再点上灯看，房梁却好好的。这时鬼大笑说：“还不敢不敢议论我了？”郡里的典农官听说后说：“这个鬼一定是狸物。”鬼就跑去对典农官说：“你偷了官仓里几百斛谷子藏在某地了，当官的贪污，还有脸议论我。我要把你的丑事告官，让人搜出你藏的粮食。”典农官吓坏了，忙向鬼道歉赔罪，以后再也不敢讲鬼的事了。三年后，这鬼就没了，也不知去了哪里。出自《搜神记》。

沈季

吴兴人沈季在吴天纪二年当豫章的太守。大白天在厅上看见一个人，头戴黄巾身穿白绸衣，自称是汝南平舆的许子将，请求给他迁坟，说完就不见了。沈季找他的坟，找不到，只好招魂行了安葬礼。出自《豫章记》。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之术，日增亿万之利，资产比得上王侯，有上千间宝库。糜竺能救死扶伤。他家马圈旁边有一座古墓，里面有一具伏

尸。有天夜里糜竺听见哭声就出去找，只见一个光着上身的女人向他走来说：“汉代末年赤眉军挖了我的墓，砸了棺材剥去我的衣服，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下已二百多年了，请将军把我深葬，并给我件衣服遮身子。”糜竺就命人做了石椁瓦棺，设祭完毕后，在她墓上放了一套青布衫裙。过了一年后，糜竺走路时忽然见到那女人坟上缭绕着像龙蛇形的青气。有人问他：“难道是龙怪？”糜竺感觉奇怪，就问他的家童，家童说：“常常看见一根青芦杖，自己出入于门，我怀疑是神，没敢说。”糜竺为人好忌多疑，相信厌胜术士，有人言语犯了忌讳，就会加以刑戮，

故家童不言。竺货货如丘山，不可算记，内以方诸为具，及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故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

数日，忽见有青衣童子数人来云：“糜竺家当有火厄，万不遗一。赖君能恻愍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来禳却此火，当使君财物不尽。自今已后，亦宜自卫。”竺乃掘沟渠，围绕其库内。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阳燧得旱烁，自能烧物也。火盛之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云，覆火上即灭。童子又云，多聚鸛鸟之类以禳灾，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鸛 鸛 数千头，养于池渠之中，厌火也。竺叹曰：“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竺惧为身之患，时三国交兵，军用万倍，乃输其珍宝车服，以助先主。黄金一亿斤，锦绣绣毡罽，积如丘山，鬃马千匹。及蜀破后，无所有，饮恨而终。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 弼

王弼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无意。”于时夜分，忽闻外阁 有著屐声，须臾便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凿文句，而妄讥诋老子也。”极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恶之，后遇疴而卒。

陈 仙

吴时，陈仙以商贾为事。驱驴行，忽过一空宅，广厦朱门，都不

见人。仙牵驴入宿，至夜，闻有语声：“小人无畏，敢见行灾。”便有一人，径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辄入官舍。”时笼月暧昧，见其面上黥深，目无瞳子，唇褰齿露，手

所以家童不敢多说话。糜竺家里的财物堆积如山，无法计数。他的内室以大蚌壳为器具，像鸡蛋大小的珍珠散放了一院子，所以称之为宝庭，不许外人看。

几天后，忽然有几个青衣童子来说：“糜竺家将发生火灾，一切都将烧尽。由于您能可怜枯骨，上天念您的功德，派我们来救火，使您的财物不至于全毁于大火。从现在起，您自己也要防卫。”糜竺就让人在库房周围挖了沟渠防火。十天后火从库房内部着起来，珠玉珍宝烧得只剩十分之一。这是因为库里的阳燧能聚火，自己把东西烧着了。大火旺时，看见几十个青衣童子前来救火，有像云似的青气盖在火上，火就灭了。童子又让糜竺多养些鸛鸟之类以消灾，因为鸛鸟能把水存在窝里。于是他的家人收集了几千只鸛 鸛 养在水池里以防火。糜竺感叹地说：“看来人的财运是有限度的，不能超过。”糜竺担心招来杀身之祸，当时三国交战，军队用度很大，糜竺就向刘备献了珍宝车马衣物，黄金一亿斤，还有数不尽的绫罗绸缎锦绣毡毯，堆得像山，还献了一千匹骏马，以帮助刘备。后来蜀国亡了，糜竺变得一无所有，含恨而死。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王 弼

王弼给《易经》作注，常嘲笑郑玄为儒生，说：“那老东西没有意味。”一天夜里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片刻进来一个人，自称是郑玄，斥责他说：“您这样年轻，做学问只不过是穿凿附会而已，怎么竟敢嘲笑挖苦老子呢？”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王弼十分厌恶，后来得了痼病死了。

陈 仙

吴时陈仙以经商为业。他赶着驴经过一座空宅，这宅子高屋大院红门，但不见里面有人。陈仙牵着驴进去住下了，半夜听见有人

说：“这小子胆子真不小，不怕摊上灾祸。”只见一个人来到面前喝斥道：“你怎么敢私闯我的官舍？”当时月色迷蒙，见那人脸上黑乎乎的，眼眶里没有眼珠子，豁嘴唇外露着牙齿，手里执黄丝。仙既奔走后村，具说事状。父老云：“旧有恶鬼。”明日，看所见屋宅处，并高坟深隧。出《幽明录》。

胡 熙

吴左中郎广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许嫁当出，而歎有身，女亦不自觉。熙父信，严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杀之，歎有鬼语腹中，音声啧啧曰：“何故杀我母，我某月某日当出。”左右惊怪，以白信。信自往听，乃舍之。及产儿遗地，则不见形，止闻儿声，在于左右。及长大，言语亦如人，熙妻别为施帐。时自言，当见形，使姥见。熙妻视之，在丹帷裏，前后钉金钗，好手臂，善弹琴。时问姥及母所嗜欲，为得酒脯枣之属以还。母坐作衣，儿来抱膝缘背数戏，中不耐之，意窃怒曰：“人家岂与鬼子相随！”即于旁怒曰：“就母戏耳，乃骂作鬼子。今当从母指中，入于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渐渐上入臂髀，若有贯刺之者，须臾欲死，熙妻乃设饌，祝请之，有顷而止。出《录异传》。

鲁 肃

孙权病，巫启云：“有鬼著绢巾，似是故将相，呵叱初不顾，径进入宫。”其夜，权见鲁肃来，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录》。

拿着黄绳子。陈仙跑到后村，对村人说了这事。村里人说：“那里原来就有恶鬼。”第二天陈仙再去看昨晚住的地方，原来是一座高大的坟茔，和深深的墓道。出自《幽明录》。

胡 熙

吴时左中郎广陵相胡熙字元光。他有个女儿叫胡中，已经许给了人等待出嫁时，忽然有了身孕，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胡熙的

父亲胡信治家很严，就命令胡熙的妻子丁氏杀掉女儿。突然听见女儿肚子里有鬼在啧啧地叫着说：“为什么要杀我母亲？我某年某月某日就要出生了。”左右又惊又怪，就告诉了胡信。胡信来一听，果然如此，就没有杀。后来婴儿生下后，只能听到小孩的声音却不见形体。稍大以后，说话也和人一样。胡熙的妻子为这鬼孩另设了床帐。有一天鬼孩说将现一次形让姥姥看看。胡熙的妻子一看，鬼孩在一块红布里包着，前后缀着金钗，手臂长得很好，善于弹琴。鬼孩常问姥姥和母亲爱吃什么，就弄来些果脯酒枣之类孝敬。鬼孩的母亲坐着缝衣，鬼孩就来抱母亲的腿、攀爬母亲的后背玩耍了几次，胡中不耐烦了，暗自恼怒地说：“人岂能和鬼子在一起。”鬼孩就在旁边生气地说：“我不过和母亲玩玩，就骂我是鬼子。我现在要从母亲的手指进到肚里去，让母亲知道知道。”胡中立刻就觉得手指强直而且很痛，慢慢上到手臂、大腿里，像被刺穿一样，须臾之间，痛得要死。胡熙的妻子赶快摆上祭品求告，过了一会儿，痛终于止住了。出自《录异传》。

鲁 肃

孙权得了病，一个巫师报告说：“有个鬼戴着绢头巾，像是已经故去的将相。呵叱他他也不理，一直走进宫里来。”当夜，孙权果然看见已死的鲁肃来拜见，衣服头巾和巫师说的完全一样。出自《幽明录》。

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陆 机 赵伯伦 朱 彦 桓 回 周子长
荀 泽 桓 軺 朱子之 杨 羨 王肇宗
张 禹 邵 公 吴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 经 谢邈之 彭虎子 司马恬 阮德如
陈庆孙 甄 冲

陆 机

陆机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师。时阴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见一少年，神姿端远，置《易》投壶。与机言论，妙得玄微。机心伏其能，无以酬抗，既晓便去。税骖逆旅，逆旅姬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有山阳王家冢耳。”机往视之，空野霾云，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异苑》。

赵伯伦

秣陵人赵伯伦，曾往襄阳。船人以猪豕为祷，及祭，但□肩而已。尔夕，伦等梦见一翁一姥，鬓首苍素，皆著布衣，手持桡楫，怒之。明发，辄触沙冲石，皆非人力所禁。

陆 机

陆机第一次到洛阳去，进了河南，先到偃师。当时天色阴暗，看见道旁好像有民房，就进去投宿。见屋里一个少年，神姿端庄超脱，身旁放着一本《易经》，正在玩投壶游戏。少年和陆机谈起经学，谈得十分玄妙深奥。陆机心中十分赞佩，没法和少年对话辩论，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到旅店去投宿，听旅店的老妇说：“旅店以东十几里没有村落，只有山阳王家的一座坟墓。”陆机就跑去看，只见空旷的

原野上乌云翻卷，高大的树木遮住了阳光，才知道昨天遇见的少年就是王弼。出自《异苑》。

赵伯伦

秣陵人赵伯伦到襄阳去，船夫用猪祭祷江神以保平安，然而到祭祷时，只用了猪腿。这天晚上赵伯伦等梦见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婆婆，鬓发苍白，都穿着布衣，手里拿着船桨，满面怒容。第二天船出发后，不是陷于沙滩就是撞上礁石，非人力能够克服。

更施厚饷，即获流通。出《幽明录》。

朱彦

永嘉朱彦，居永宁。披荒立舍，便闻弦管之声，及小儿啼呼之音。夜见一人，身甚壮大，吹杀其火。彦素胆勇，不以为惧，即不移居，亦无后患。出《异苑》。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刘聪建元三年，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有乐工成凭，今何职？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君若相见，令知消息。”回问姓字，曰：“我吴郡麻子轩也。”言毕而失。回见凭，具宣其意。凭叹曰：“昔有此人，计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彦舒闻之，为造祝文，令凭设酒饭，祀于通衢之上。出《异苑》。

周子长

周子长，居武昌五大浦东冈头。咸康三年，子长至寒溪中嵇家，家去五大数里。合暮还五大，未达。先是空冈，忽见四匝瓦屋当道，门卒便捉子长头，子长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经呗不？”子长先能诵《四天王》及《庶子经》。诵之三四过，捉故不置，便骂之曰：“武昌痴鬼，语汝，我是佛弟子，为汝诵经数偈，故不放人？”捉者便放，不复见屋。鬼故逐之，过家门前，

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声。而将鬼至寒溪寺中过，子长便擒鬼胸云：“将

于是赶快摆上丰厚的食品祭告江神，船行才顺利起来。出自《幽明录》。

朱彦

永嘉人朱彦住在永宁。他在野外开了块荒地盖房，就听到野地里有音乐声和小孩儿哭叫声。夜里来了个身材高大的人把他生的火给弄灭了。朱彦一向胆大，毫不害怕，就是不挪地方，结果后来也平安无事。出自《异苑》。

桓回

在并州当祭酒的桓回，于刘聪建元三年，在道上遇见一个老人，向他打听说：“有个乐师叫成凭，现在任什么职？我和他有过交往，为致清谈，使他得以举荐为孝廉。您如果见到他，请替我问候。”桓回问老人姓名，老人说：“我是吴郡的麻子轩。”说完就不见了。桓回见到成凭就转达了老人的问候。成凭叹息说：“过去有过这个人，但已经死了五十年了。”中郎荀彦舒听说了这件事，就写了一篇祭文，让成凭准备了祭品，在大路上祭奠了老人。出自《异苑》。

周子长

周子长住在武昌五大浦东冈头。咸康三年，他到寒溪中嵇家去串门，嵇家离五大浦不过几里地。周子长晚上回家去，还没到达。先到空冈上，四周突然出现了瓦房堵住了道，看门的人就抓住子长的头，子长说：“我是佛门弟子，你凭什么抓我？”那看门人说：“你要是佛门弟子，能诵经吗？”子长就诵《四天王》和《庶子经》。诵了好几遍，那看门人仍抓住他不放，子长就骂道：“你这个武昌呆鬼，告诉你，我是佛门弟子，给你诵了好几遍经，凭什么还不放我？”捉他的人就松开了，屋子也顿时不见了。但鬼还是在后面追他，追到他家门口堵着门不让子长进，子长也说不出话来。他引着鬼往寒溪寺走去，

抓住鬼的胸口说：“我要把

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长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后鬼谓捉者曰：“放为，西将牵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长复为后者曰：“寺中正有秃辈，乃未肯畏之？”后一鬼小语曰：“汝近城东逢秃时，面何以败？”便共大笑。子长比达家，已三更尽矣。出《灵鬼志》。

荀 泽

颍川荀泽以太元中亡，恒形见还，与妇鲁国孔氏媿婉绸缪，遂有娠焉。十月而产，产悉是水。别房作酱，泽曰：“我知丧家不当作酱，而故为之。今上官责我数豆粒，致令劬不复堪。”经少时而绝。出《异苑》。

桓 軺

桓軺，太元中为巴东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陈，儿道生随軺之郡，堕濂死。道生形见云：“今获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暂还。”母哀至，軺有一黑乌，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从此便不得复哭。出《异苑》。

朱子之

东阳郡朱子之，有一鬼恒来其家。子之儿病心痛，鬼语之：“我为汝寻方。”云：“烧虎丸饮即差。汝觅大戟与我，我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与鬼，鬼持戟去，须臾还。放戟中庭，掷虎丸著地，犹尚暖。出《齐谐记》。

杨 羨

孝武帝太元末，吴县杨羨有一物似猴，人面有发。羨你抓到庙里去见和尚。”鬼也抓着子长的胸口，互相拖着蹉过五丈塘后往西走。后面一个鬼对拖子长的鬼说：“快放了他吧，不然再往西就把咱们弄到庙里去了。”这鬼说：“已经抓住了不能放。”子长又对后

面的鬼说：“寺中正有秃和尚，你们就不怕吗？”后面的鬼小声说：“你在走近城东遇见和尚时怎么脸色都变了？”就都大笑起来。子长回到家，已经过三更了。出自《灵鬼志》。

荀 泽

颍川人荀泽太元年间死了，死后鬼魂经常现形，并和妻子鲁国女人孔氏同居，孔氏怀孕了。十个月后生下了一摊水。孔氏家别的房里正在做酱，荀泽说：“我知道死人的家里不该做酱，可是你偏偏做，如今阴间的上司责罚我数豆粒，使我疲劳不堪。”过了一段时间鬼魂就消失了。出自《异苑》。

桓 軺

桓軺在太元年间当巴东太守，把家留在江陵。妻子的奶妈姓陈，儿子道生随桓軺去巴东上任，掉在急流中淹死了。道生死后现形说：“我现在是河伯神的侍从，给了我二十天假暂时回来。”道生的母亲十分悲痛。桓軺养着一只黑乌，突然用翅膀掩住道生母亲的嘴，她舌上就长了个瘤，从此就再也不能哭了。出自《异苑》。

朱子之

东阳郡朱子之的家中，常有一个鬼光临。有一次朱子之的儿子得了心口疼的病，鬼说：“我替你找药方。”又说：“把虎丸烧了喝就能好。你给我找一把大戟，我去给你弄。”家里人就拿来一把戟，鬼拿着戟走了，不大工夫就回来了。他把戟放在院里，把虎丸扔在地上，还热乎乎的呢。出自《齐谐记》。

杨 羨

孝武帝太元末，吴县杨羨家有个东西像猴子，人面有发。杨每食，鬼恒夺之。羨妇在机织，羨提刀杀鬼，鬼走向机，妇形变为鬼，羨因斫之。见鬼跳出，抚掌大笑。鬼去，羨始悟。视妇成十余

段，妇妊身殆六月，腹内儿发已生，羞惋痛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后形见，于其母刘及妻韩共语。就母索酒，举杯与之，曰：“好酒。”语妻曰：“与卿三年别耳。”及服终妻疾，曰：“同穴之义，古之所难。幸者如存，岂非至愿。”遂不服药而歿。出《述异记》。

张 禹

永嘉中，黄门将张禹曾行经大泽中。天阴晦，忽见一宅门大开，禹遂前至厅事。有一婢出问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报之，寻出，呼禹前。见一女子，年三十许，坐帐中，有侍婢二十余人，衣服皆灿丽。问禹所欲，禹曰：“自有饭，唯须饮耳。”女敕取铛与之，因燃火作汤，虽闻沸声，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冢墓之间，无以相共，惭愧而已。”因歔歔告禹曰：“我是任城县孙家女，父为中山太守。出适顿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岁。亡后，李氏幸我旧使婢承贵者。今我儿每被捶楚，不避头面。常痛极心髓，欲杀此婢。然亡人气弱，须有所凭。托君助济此事，当厚报君。”禹曰：“虽念夫人言，缘杀人事大，不敢承命。”妇人曰：“何缘令君手刃？唯欲因君为我语

羞每次吃饭，鬼都来抢着吃。一次，杨羞妻子在织布时，杨羞拿刀追杀鬼，鬼跑向织机，把杨妻变成了鬼，杨羞猛砍下去。只见鬼从妻子身中跳出来拍手大笑。鬼离开了，杨羞才醒悟过来。一看妻子已经碎成了十几段。妻子已怀孕六个月，胎儿已长出头发，杨羞惋惜悲痛而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肇宗

太原人王肇宗病死后现形，和他的母亲刘氏及妻子韩氏一起叙谈。他向母亲要酒喝，母亲给他倒了酒，他说：“好酒。”他对妻子说：“咱们也就是分别三年而已。”妻子穿了三年丧服，服满后就病

了，她说：“自古以来夫妻死能同穴是很难办到的。有幸同穴，就与生存一样，岂不是我的最大愿望。”于是韩氏拒不服药而死。出自《述异记》。

张 禹

永嘉年间，黄门将张禹外出时路过一个大泽。当时天色阴暗，忽然看见一个府宅大开着门，就走进了厅里。有一个婢女出来询问，张禹说：“路上遇见了雨，想求宿。”婢女进去报告，不一会儿出来请张禹进去。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坐在帐子里，有二十多个婢女，衣服都十分华丽。女子问张禹想要点什么，张禹说：“我自己带着饭，只想要点喝的。”女子叫人拿了个锅来给他，于是点火做汤，都听见汤沸腾的声音了，但一摸锅还是冷的。女子说：“我是已经死了的人。坟墓里没有什么能和您共享的东西，我很惭愧。”接着就哭泣着告诉张禹说：“我是任城县孙家的女孩，父亲是中山太守。我嫁给顿丘的李氏，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十一，女孩七岁。我死后，李氏宠幸我的婢女叫承贵的。现在我儿子经常被承贵没头没脸地打。我十分悲痛忿恨，打算杀了承贵。然而我一个死去的人力量不足，必须有所凭借。我想托您帮助我，定会重谢。”张禹说：“我虽然同情你，但人命关天，我不敢干。”女子说：“我不是让您亲自杀她，只想请您为我告诉

李氏家，说我告君事状。李氏念惜承贵，必作禳除。君当语之，自言能为厌断之法。李氏闻此，必令承贵莅事，我因伺便杀之。”禹许诺。及明而出，遂语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惊愕，以语承贵。大惧，遂求救于禹。既而禹见孙氏自外来，侍婢二十余人，悉持刀刺承贵，应手扑地而死。未几，禹复经过泽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杂彩以报禹。出《志怪》。

邵 公

邵公者，患疟，经年不差。后独在墅居，疟作之际，见有数小儿持公手足。公因阳瞑，忽起，捉得一小儿，化成黄鹄，其余皆走。仍

缚以还家，悬于窗，将杀食之。及曙，失鹄所在，而疟遂愈。于时有患疟者，但呼邵公即差。出《录异传》。

吴士季

嘉兴令吴士季者，曾患疟。乘船经武昌庙过，遂遣人辞谢，乞断疟鬼焉。既而去庙二十余里，寝际，忽梦塘上有一骑追之，意甚疾速，见士季乃下，与一吏共入船后，缚一小儿将去，既而疟疾遂愈。出《录异传》。

周子文

元帝末，谯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晋陵郡延陵县。少时猎射，常入山射猎，伴侣相失。忽山岫间见一人，长五尺许，捉弓箭。箭镞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唤曰：“阿鼠！”子文不觉应诺。此人牵弓满，向子文，便伏，不能复动，遂不见此人。猎伴寻求子文，都不能语，舆还家，

李氏，我跟您说过的事情。李氏念惜承贵，一定会做法事除灾。那时您就说您有办法让承贵消灾免难，那时李家一定会让承贵亲自参加祭事，我就可找机会杀了她。”张禹答应了。天明后张禹离开孙氏女的坟墓，找到李氏说了详情。李氏大惊，就告诉了承贵。承贵十分害怕，就向张禹求救。这时只见孙氏女带着二十多婢女涌进屋来用刀刺死了承贵。几天后，张禹又经过大泽，孙氏女派婢女送来五十匹彩绸报答张禹。出自《志怪》。

邵公

邵公得了疟疾，好几年治不好。后来他独自在别墅里住，疟疾发作时，看见有几个小孩子抓着他的手脚。邵公假装瞑目，突然起来，抓住一个小孩，小孩变成黄鹄鸟，其余的都跑了。邵公就把鸟绑上带回家挂在窗上，打算杀了吃。到天亮，鸟没了，他的疟疾也好了。当时有得疟疾的，只要呼唤邵公就能痊愈。出自《录异传》。

吴士季

嘉兴县令吴士季，曾得了疟疾。他坐船经过武昌庙时，派人去庙里祈祷神赶走疟鬼。离开庙二十多里后，就入睡了，忽然梦见水塘上有人骑马追来，好像有急事，看见吴士季后下了马，和一个吏员一同进船，绑着一个小孩带走了，吴士季的病也就好了。出自《录异传》。

周子文

元帝末年，谯郡周子文，小名阿鼠，家在晋陵郡延陵县。他年轻时爱打猎，有一次进山打猎，和同伴走散。忽然在山间看见一个约五尺高的人，手持弓箭。箭头约有二尺宽，白如霜雪。那个人忽然喊了一声：“阿鼠！”周子文不觉就答应了一声。那人拉满了弓，对准了周子文。周子文吓得立刻趴下动弹不了，那人就消失不见了。伙伴找到周子文时，他已经不会说话了，用车拉回家去，数日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恭伯

晋世王恭伯，字子升，会稽人，美姿容，善鼓琴。为东宫舍人，求假休吴。到阖门邮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从一女，谓恭伯曰：“妾平生爱琴，愿共抚之。”其姿质甚丽，恭伯留之宿，向晓而别。以锦褥香囊为诀，恭伯以玉簪赠行。俄而天晓，闻邻船有吴县令刘惠基亡女，灵前失锦褥及香囊。斯须，有官吏遍搜邻船，至恭伯船，获之。恭伯惧，因述其言：“我亦赠其玉簪。”惠基令检，果于亡女头上获之。惠基乃恸哭，因待恭伯以子婿之礼。其女名稚华，年十六而卒。出邢子才《山河别记》。

李 经

桂阳人李经与朱平角，平带戟逐焉。行百余步，忽见一鬼，长丈余，止之曰：“李经有命，岂可杀之？无为，必伤汝手。”平乘醉，直往经家，鬼亦随之。平既见经，方欲奋刃，忽屹然不动，如被执缚，

果伤左手指焉。遂立庭间，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语汝，云何不从？”言终而灭。出《幽明录》。

谢邈之

谢邈之为吴兴郡，帐下给使邹览，乘樵船在部伍后。至平望亭，夜风雨，前部伍顿住。览露船，无所庇宿，顾见塘下有人家灯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织薄。别床有小儿，年十岁。览求寄宿，此人欣

不几天就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恭伯

晋代的王恭伯，字子升，会稽人，长相俊美，擅长鼓琴。他是东宫舍人，请假回吴地休息。到阊门驿站后对月弹琴。忽然有个女子带着一个女子走来说：“我平生爱弹琴，希望能跟你一起弹。”女子十分美艳，恭伯就留她同住，拂晓分别。女子送了恭伯锦缎褥子和香荷包为纪念，恭伯也送了女子玉簪。天亮后，听说邻船上吴县令刘惠基死去女儿的棺前丢了锦褥和香荷包。不一会儿，就有官吏到邻船搜查，在恭伯船上搜到了。恭伯害怕了，说：“我也赠给她一个玉簪。”县令检验，果然在亡女的头上找到了玉簪。县令悲痛得大哭，以女婿之礼待王恭伯。他女儿名叫稚华，死时才十六岁。出自邢子才《山河别记》。

李 经

桂阳人李经和朱平角斗，被朱平拿着戟追杀。走了一百多步，忽然看见一个鬼有一丈多高，挡住朱平说：“李经还有阳寿，怎能杀他？如果不听话，你的手一定受伤。”朱平乘酒醉一直追到李经家，鬼也跟着来了。朱平看见李经，刚一举刀，忽然就站着不能动了，好像被绑住了似的，果然伤了左手指。朱平站在院里直到天黑才醒过来走了。鬼说，“我事先对你说了，你怎么不听呢？”说完就不见了。出自《幽明录》。

谢邈之

谢邈之去赴任当吴兴郡守，手下有个当给使的邹览乘坐装柴的船跟在大部队的后边。到了平望亭时天黑了，刮起风下起了雨，前面的大部队停下来。邹览乘的船是露天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遮蔽风雨。他看见塘下有人家灯火，就前往投奔。他来到一座草房，屋里有个男人大约五十岁，在深夜里编织草帘。旁边另一个床上有个小孩，有十岁。邹览请求寄宿，那男人痛快地

然相许。小儿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晓。览问何意，曰：“是仆儿，其母当嫁，悲恋故啼耳。”将晓览去，顾视不见向屋，唯有两冢，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谓览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从中出？”览具以昨夜所见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儿，实欲改适，故来辞墓。”因哽咽。至冢号咷，不复嫁。出《录异传》。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诫之云：“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遽遑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出《稽神录》。

司马恬

邓艾庙在京口，止有一草屋。晋安北将军司马恬，于病中梦见一老翁曰：“我邓公，屋舍倾坏，君为治之。”后访之，乃知艾庙，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与女子会于神座上，有一蛇来，绕之数四匝。女家追寻见之，以酒脯祷祠，然后得解。出《幽明录》。

阮德如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谓之曰：“人言鬼可憎，果

然。”鬼赧而退。出《幽明录》。

答应了。那小孩一直在哭，男人怎么哄也哄不住，一直哭到天亮。邹览问那男人孩子为什么这样哭，男人说：“这是我的孩子，他娘要改嫁，他舍不得，所以才哭。”天亮后邹览上路，回头看根本没有草房，只有两座坟，埋在很深的野草中。走了一阵儿碰见个女人坐船来，对邹览说：“这一带根本没有人走，您怎么从那里走出来？”邹览就把昨夜看见的事告诉了女人，女人说：“那孩子就是我儿子，我打算改嫁，所以来墓上告别。”说完就抽泣起来。女人到了坟前就号啕大哭起来，不再改嫁了。出自《录异传》。

彭虎子

彭虎子年轻有力气，常说世上没有鬼神。母亲死后，巫师告诫他说：“某天殃煞要回来，见人就杀，最好出去躲避一下。”全家老少都逃出去躲避，只有虎子不走。半夜，只见有人推门进来，到东屋西屋都没找到人。第二次又进屋，直接到虎子的住室。虎子惊惶没办法，看见床头有个大瓮，就跳进瓮里去，用块板子盖着头。他觉得母亲坐在板子上，有人问：“板子下没有人吗？”母亲说：“没有。”然后就相继走了。出自《稽神录》。

司马恬

邓艾庙在京口，只有一间草屋。晋安北将军司马恬在病中梦见一个老翁对他说：“我是邓公，我的房子坍塌损坏，请您给修修。”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邓艾庙，就给庙改成了瓦屋。隆安年间，有个人和一个女子在邓艾庙的神座上幽会，来了一条大蛇，把他们缠了好几圈。后来女家的人赶来，用酒肉祭祷，蛇才松开他俩。出自《幽明录》。

阮德如

阮德如曾在茅厕看见一个鬼，一丈多高，色黑眼睛大，穿着白单衣，头戴平上帻，离他很近。阮德如平心静气慢慢地笑道：“都说鬼

可憎，果然如此。”那鬼羞惭地走了。出自《幽明录》。

陈庆孙

颍川陈庆孙家后有神树，多就求福，遂起庙，名“天神庙”。庆孙有乌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庆孙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儿果死。复言：“汝不与我，至五月杀汝妇。”又不与。至时，妇果死。又来言：“汝不与我，秋当杀汝。”又不与。至秋，遂不死。鬼乃来谢曰：“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愿莫道此事，天地闻之，我罪不细。实见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干，见君妇儿终期，为此欺君索食耳，愿深恕亮。君录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当奴仆相事。”遂闻稽顙声。出《幽明录》。

甄 冲

甄冲，字叔让，中山人，为云社令。未至惠怀县，忽有一人来通，云：“社郎须臾便至。”年少，容貌美净，既坐寒温，云：“大人见使，贪慕高援，欲以妹与君婚，故来宣此意。”甄愕然曰：“仆长大，且已有家，何缘此议？”社郎复云：“仆妹年少，且令色少双，必欲得佳对，云何见拒？”甄曰：“仆老翁，见有妇，岂容违越？”相与反覆数过，甄殊无动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当自来，恐不得违尔。”

既去，便见两岸上有人著帻，捉马鞭，罗列相随，行从甚多。社公寻至，卤簿导从如方伯，乘马^輶，青幢赤络，覆车数乘。女郎乘四望车，锦步障数十张，婢子八人，夹车前，衣服文彩，所未尝见。便于甄傍边岸上，张幔屋，舒荐席。

陈庆孙

颍川陈庆孙家后面有一棵神树，来求福佑的人多了，就立了个庙，叫“天神庙”。陈庆孙有头黑牛，神在空中说：“我是天神，很喜欢你的黑牛，你要不给我，下月二十日我就杀了你儿子。”陈庆孙

说：“人的寿命是天定的，你管不着。”到了下月二十日，他儿子真死了。天神又来说：“再不给我牛，五月里杀你妻。”陈庆孙还是不给牛。到五月，妻子也死了。天神又来说：“再不给我牛，秋天就杀了你。”陈庆孙还是不给。但到了秋天，陈庆孙并没死。鬼反倒跑来向他赔罪说：“您为人心正，将来还会有大福。请您别对别人说这事，要让天地知道了，我罪过不小。我是看见阴司管人间寿命的小鬼，从他那里得知您儿子和您妻子的寿命期限，才来欺骗您好骗些吃食，请千万饶了我。您的阳寿簿子上写的是八十三，您家也正走好运，鬼神都在暗中佑护您。我也要当奴仆事奉您。”接着就听见了磕头声。出自《幽明录》。

甄 冲

甄冲字叔让，中山人，任云社县令。他出行还没走到惠怀县，忽然有个人来通报说：“社郎一会儿就到。”社郎很年轻英俊，坐下问过寒暖以后说：“我父亲派我来是因为对您十分敬慕，想高攀您，打算把我妹妹许配给您，先让我来表示一下这个意思。”甄冲惊讶地说：“我这么大岁数，而且有妻室，这话从何说起？”社郎又说：“我妹妹正值芳龄，容貌无双，一定要选一个好配偶，您何必拒绝呢？”甄冲说：“我是个老翁，现在有夫人，这事怎么能胡来呢？”两个人反复争论了几次，甄冲毫不动摇。社郎脸上现出怒色，说：“我父亲会亲自来，恐怕不能违背。”

社郎离去后，就见两岸有些戴头巾的人拿着马鞭，罗列相随，侍从很多。社公很快到了，仪仗侍卫之气派堪比地方大员。他坐着马车，青伞盖，红缨络，覆车数辆。一个女郎乘着四望车，车前后有几十张锦缎步幃，有八个婢女卫侍在车前，衣服的纹样色彩世所罕见。接着就在甄冲附近的河岸上搭起了帐屋，铺上座席。

社公下，隐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壶，以玳瑁为手巾笼，捉白麝尾。女郎却在东岸，黄门白拂夹车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当六十人，命作乐，器悉如琉璃。社公谓甄曰：“仆有陋女，情所钟爱，以君体德令茂，贪结亲援。因遣小儿，已具宣此旨。”甄曰：“仆既老悴，已有室家，儿子且大。虽贪贵聘，不敢闻命。”社公

复云：“仆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备。今在岸上，勿复为烦，但当成礼耳。”甄拒之转苦，谓是邪魅，便拔刀横膝上，以死拒之，不复与语。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两虎来，张口正赤，号呼裂地，径跳上。如此者数十次，相守至天明，无如之何，便去。留一牵车，将从数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怀上县中住，所迎车及人至门中。有一人著单衣帻，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余日，方敢去。故见二人著帻捉马鞭，随至家。至家少日而染病，遂亡。出《幽明录》。

社公下了车，屈膝坐在一张桌前，坐的是白毡垫，旁边是玉痰盂，玳瑁做的手巾笼，手持白鹿尾的拂尘。女郎在东岸，黄门侍卫拿着白拂尘在车旁站立，婢女在前面。社公引左右的官员向前坐，官员有六十人。然后命奏乐，乐器都像琉璃。社公对甄冲说：“我有个女儿，我十分钟爱，因为您品德高洁，想和您结亲。刚才我派我的儿子已经说明了我的意思。”甄冲说：“我已经年迈，而且已有家室，儿子也大了。虽然承蒙看重，我也不敢从命。”社公又说：“我女儿年方二十岁，姿容颇佳，四德也具备。现在就在岸上，希望您不要再推辞，赶快行大礼成婚吧。”甄冲推辞得更坚决了，心想一定是妖魔，就拔出刀来放在膝上以死抗拒，不再跟社公说话。社公大怒，下令召来了两只斑纹虎，虎张开血盆大口，狂吼裂地，径直要扑上来。如此几十次，相守到天明。社公无计可施，便走了。留下一辆牵车和几十个侍从，打算接甄冲去。甄冲就转移到惠怀县县城去住，社公留的车和侍从也跟着进了大门。有一个穿单衣戴头巾的人向他作揖，让他就在这里住下，不能再往前了。甄冲停了十几天才敢走。但又看见两个社公派来的人戴着头巾，捉着马鞭，一直跟他到了家。甄冲到家没几天就得病死了。出自《幽明录》。

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张子长 桓道愍 周临贺 胡茂回 阮 瞻
临湘令 顾 氏 江州录事 陈 素 胡 章
苏 韶 夏侯恺 刘 他 王 戎 王仲文

张子长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见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寢息，衣皆有漉，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陈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颜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

张子长

晋朝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任上死去一个女儿。女儿十八岁，暂且葬在郡城北面。后来有个叫张世之的接任郡守的职务，张世之的儿子字子长，二十岁，在官署中服侍父亲。一天夜里子长梦见一个女子，有十七八岁，容貌美丽。她自称是前任长官的女儿，不幸早亡，如今快要复活了，因为喜欢子长，前来幽会。他俩这样幽会了五六夜，女子突然在白天出现，衣服上有奇异的香气，子长就和女子做了夫妻。每次交欢后女子的衣服上都有色污，和处女一样。后来李仲文派婢女去察看女儿的墓，顺便来拜访问候张世之的妻子。这个婢女进入官署中，看见这女子的一只鞋在张子长的床下，就一把抓在手里哭

了起来，指责张家盗墓。她把女鞋拿回来给李仲文看。李仲文十分惊异，跑去质问张世之说：“您儿子怎么会有我死去女儿的鞋？”张世之把儿子叫出来问，儿子如实说了，李仲文和张世之都认为太奇怪。打开了棺材，一看女儿尸骨上已经长了肉，容貌和生前一样，只有右脚穿着鞋。后来张子长梦见女子来说：“我快要复生了，却被打开了棺材，从此以后只能肉烂人死，再也不能复活了。万恨之心，还有复何言？”泣涕而别。出《法苑珠林》。

桓道愍

晋桓道愍，谯人也，隆安四年丧妇，内顾甚笃，缠痛无已。其年，夜始寝，视屏风上，见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风外，乃其妇也。形貌妆饰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惧，遂引共卧。言语往还，陈叙存亡，道愍曰：“卿亡来初无音影，今夕那得忽还？”答曰：“欲还何极。人神道殊，各有司属，自由自任耳。新妇生时，差无余罪，止恒疑君怜爱婢使，以此妒忌之心，受报地狱，始获免脱。今当受生为人，故来与君别也。”道愍曰：“当生何处？可得寻之不？”答曰：“但知当生，不测何处。一为世人，无容复知宿命，何由相寻求耶？”至晓辞去，涕泗而别。道愍送至步廊下而归，已而方大怖惧，恍惚时积。出《法苑珠林》。

周临贺

晋义兴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小草屋，见一女子出门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见周过，谓曰：“日已暮，前村尚远，临贺诘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曰：“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至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出《法苑珠林》。

什么可说的？”女子和张子长哭泣着诀别了。出自《法苑珠林》。

桓道愍

晋朝的桓道愍是谯人，隆安四年妻子去世，因为夫妻感情特别好，桓道愍十分悲痛想念。有一天，他夜里刚睡去，看见屏风上有一只人手。他起来点上蜡烛到屏风外看，竟是妻子，形貌、服饰都和活着时一样。道愍一点也不怕，领妻子一同上床躺下，细叙别离情和死生之间的事。道愍说：“你死后一直没有音信，今晚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妻子说：“我太想回来了。人和鬼不同道，各有自己的主管，不能自由。我生前没有什么别的罪过，只是常怀疑您喜欢婢女。我就因为这种嫉妒心，死后被下到地狱受惩罚，刚刚被放出来。最近我就要转世到人间去了，特来和您告别。”道愍说：“你转世在什么地方？能不能找到你？”妻子说：“只知道我该转生了，但不知道是转生在哪里。一旦成为世人，就不会再知道宿命了，上哪里去找我呢？”天亮时妻子告辞，哭泣着走了。道愍送到步廊下回来，这才觉得十分害怕，恍惚了好久。出自《法苑珠林》。

周临贺

晋代义兴人周某，永和年间和两个人一同骑马出城。没到村庄天已经快黑了。道旁有座新小草房，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走出门来张望。姑娘生得很美丽，衣服鲜洁。看见周某经过，姑娘说：“天已晚了，前面村子尚远，临贺你怎么能赶到呢？”周某就请求寄宿。姑娘为他点火做饭。将近一更时，听见外面有个小孩呼唤阿香，姑娘答应：“诺。”一会儿又说：“官家叫你去推雷车。”姑娘就向周某告辞说：“我出去有点事。”夜里雷雨大作。凌晨姑娘回来，周某上马后，回头看昨晚住宿的地方，只有一座新坟，坟口有马尿和剩下的草料。周某十分惊讶惋惜。五年后，周某果然当了临贺太守。出自《法苑珠林》。

胡茂回

晋淮南胡茂回能见鬼，虽不喜见，而不可止。后行至扬州，还历阳。城东有神祠，正值民将巫祝祀之。至须臾，有群鬼相叱曰：“上

官来。”各进走出祠去。茂回顾，见二沙门来，入祠中。诸鬼两两三相抱持，在祠边草中望伺，皆有怖惧。须臾沙门去后，诸鬼皆还祠中。茂回于是精诚奉佛。出《法苑珠林》。

阮 瞻

阮瞻素秉无鬼论。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诣之，寒温，聊谈名理。客甚有才情，未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即变为异形，须臾便灭。阮嘿然，意色大恶，年余病死。出《幽冥录》。

临湘令

隆安初，陈郡殷氏为临湘令。县中一鬼，长三丈余，跂上屋，犹垂脚至地。殷入，便来命之。每摇屏风，动窗户，病转甚。其弟观亦见，恒拔刀在侧，与言争。鬼语云：“勿为骂我，当打汝口破。”鬼忽隐形，打口流血。后遂喎偏，成残废人。出《幽明录》。

顾 氏

吴中人姓顾，往田舍。昼行，去舍十余里，但闻西北隐隐。因举首，见四五百人，皆赤衣，长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围之。顾气奄奄不通，辗转不得，旦至晡，围不解。口不

胡茂回

晋朝时淮南人胡茂回能看见鬼，虽然他不愿意见，但也没办法。有一次他去扬州，回来时路过历阳。城东有一座神祠，当时巫师正领着人们祭神。他到了不一会儿，就有一群鬼大呼小叫地说：“上官来了。”然后就四散逃出祠门。茂回一看，原来是两个和尚来到庙祠。群鬼三三两两地抱在一起躲在草丛里窥探，都很害怕。过了片刻和尚走了，那群鬼才又回到庙祠。从此茂回就更加虔诚地拜佛了。出自《法苑珠林》。

阮 瞻

阮瞻向来秉持无鬼论。有个鬼来拜访他，通报姓名并寒暄后，两个人谈起了名理。鬼客很有才情，最后谈到鬼神之事，争论得很激烈。鬼客理屈，就变脸说：“古今的圣贤都承认有鬼神，怎么您就偏偏说没有？”说着就变为异形，一会儿就消失了。阮瞻默默地说不出话来，气色也十分坏，过了一年多就病死了。出自《幽明录》。

临湘令

隆安初年，陈郡人殷某当临湘县令。县里有个鬼，高三丈多，坐在房上脚还垂在地上。殷某一进县衙，这鬼就来找麻烦，不是摇屏风就是动窗户，而且越来越厉害。殷某的弟弟也看见了，常拔出刀来站在鬼身旁和鬼争吵。鬼说：“不要骂我，我要打破你的嘴。”鬼就突然隐了形把他的嘴打得直流血。后来他的嘴就向上歪着成了残疾。出自《幽明录》。

顾 氏

吴中人顾某回他乡村的家里去。白天上路，走到离家十几里时，听见西北天空隐隐有声。抬头看，有四五百个穿红衣两丈高的鬼，忽然来到面前，把他层层包围起来。顾某被憋得上不来气也转不了身。从早上到下午，一直围着他不让走。顾某说不

得语，心呼北斗。又食顷，鬼相谓曰：“彼正心在神，可舍去。”豁如雾除。顾归舍，疲极卧。其夕，户前一处火甚盛而不燃，鬼纷纭相就，或往或来，呼顾谈，或入去其被，或上头而轻于鸿毛，开晨失。出《幽明录》。

江州录事

晋桓豹奴为江州时，有甘录事著，家在临川郡治下。儿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东群冢之间。旬日，忽闻东路有打鼓倡乐声，可百许人，径到甘家，问：“录事在否？故来相诣。贤子亦在此。”止闻人

声，亦不见其形也。乃出数罍酒与之，俄顷失去，两罍皆空。始闻有鼓声，临川太守谓是人戏，必来诣己。既而寂尔不到，闻甘说之，大惊。出《幽明录》。

陈 素

晋昇平元年，剡县陈素家富，娶妇十年无儿。夫欲娶妾，妇祷祠神明，忽然有身。邻家小妇亦同有，因货邻妇云：“我生若男，天愿也；若是女，汝是男者，当交易之。”便共将许。邻人生男，此妇后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养至十三。当祠祀，家有老婢，素见鬼，云：“见府君家先人，来至门首便住。但见一群小人，来座所食啖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见鬼人至。祠时转令看，言语皆同。素便入

出话来，只是在心里默念北斗。又过了一顿饭工夫，鬼们互相说：“这个人正心在神，就放了他吧。”一下子像浓雾散了似的都消失了。顾某回到家，十分疲累，就躺下了。当天晚上，看见门前一个地方有一堆很旺的火，却不燃烧，那些鬼纷纷靠近，或往或来，还和顾某谈话，有的鬼跑进屋来揭开顾某的被子，有的还爬到他头上，顾某觉得鬼比鸿毛还轻。天亮时都不见了。出自《幽明录》。

江州录事

晋朝桓豹奴在江州做官时，手下有个叫甘著的录事，家在临川郡管辖的地方。甘录事有个十三岁的儿子病死了，埋在家东面的坟地里。十天后，突然听见大路边有敲鼓奏乐声，听去像有一百多人，一直来到甘录事家，问：“甘录事在家没有？我们特地来拜访。你的儿子也在这里。”光听见人声不见人形。甘录事就搬出几坛子酒招待。不一会儿就都走了，再一看，两个坛子里的酒全空了。临川太守刚听见鼓乐声时，以为是艺人演戏，一定会来自己这里的。后来就寂尔不闻了，听甘录事一说，真吓了一跳。出自《幽明录》。

陈 素

晋昇平元年，剡县有个陈素，家里很富，娶妻十年了也没儿子。陈素想讨小老婆，妻子就到庙里祈祷得子，忽然就怀了孕。邻居家一个穷人的老婆也和她同时怀了孕，陈素妻就买通了邻人妻，说：“我要是生个男孩，那就是天遂我愿了；要是生个女孩，你生了男孩，咱俩就换。”两人就谈妥了。后来邻家女人果然生了男孩，陈妻三天后生了女孩，就偷偷做了交换。陈素很高兴，把这男孩养到十三岁。应该参加祭祖了，家里有个老婢女能看见鬼，她说：“我看见主人家的祖先，走到家庙门口就不进去了，只见一群穷人在神座上抢祭品吃。”陈素很奇怪，就找了见鬼人来。祭祀时让他再看。说的和老婢女完全一样。陈素就进去

问妇，妇惧，且说言此事。还男本家，唤女归。出《幽明录》。

胡 章

剡县胡章与上虞管双喜好干戈。双死后，章梦见之，跃刃戏其前，觉甚不乐。明日，以符贴壁。章欲近行，已泛舟理楫，忽见双来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贯千载，昨夜就卿戏，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厌，大丈夫不体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出《幽明录》。

苏 韶

苏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为南中郎军司而亡。诸子迎丧还，到襄城。第九子节，夜梦见卤簿，行列甚肃，见韶，使呼节曰：“卿犯卤簿，罪应髡刑。”节俯受剃，惊觉摸头，即得断发。明暮，与人共寝，梦见韶曰：“卿髡头未竟。”即复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备甚谨，明灯火，设符刻，复梦见韶。髡之如前夕者五。节素美发，五夕而尽。间六七日，不复梦见。

后节在车上，昼日，韶自外入。乘马，著黑介帻，黄练单衣，白袜幽履。凭节车辕，节谓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视，无所见。问韶：“君何由来？”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当更来。”出门不见，数日又来。兄弟遂与韶坐，节曰：“若必改葬，别自敕儿。”韶曰：“吾将为书。”节授笔，韶不肯，曰：“死者书与生者

异。”为节作其字，像胡书也，乃笑，即唤节为书曰：“古昔魏武侯，浮于西河，

问老婆是怎么回事。陈妻害怕，就说了和邻家妻子换儿子的事。于是把男孩送还，把女儿接了回来。出自《幽明录》。

胡 章

剡县人胡章和上虞县的管双，喜欢在一块练武。管双死后，胡章梦见他在自己面前舞刀，心里很不痛快。第二天，画了一道符贴在墙上。胡章想出门到附近去，已经上了船拿起桨，忽然看见管双跑来挽留说：“人生相知，情贯千载，昨天夜里我去找你玩，赶上你睡觉，我就走了。今天你为何贴了符厌胜我？大丈夫不懂得天下之理，我恐怕什么符咒吗？”出自《幽明录》。

苏 韶

苏韶字孝先，安平人，当中牟县令时死了。他的伯父苏承，当南中郎军司时也死了。家中子弟迎丧还乡，到襄城。苏承的九儿子苏节夜里梦见一支仪仗队，队列严整肃穆，见到苏韶叫人把苏节叫过来说：“你冲犯了仪仗队，应该受髡刑。”苏节低下头让剃，忽然惊醒，一摸头，果然有断发。第二天晚上苏节和别人在一个屋睡，梦见苏韶说：“你的头还没剃完。”又像昨晚那样被剃了一通。第三天晚上苏节防备得很严，点着灯睡，还贴了符咒，但又梦见苏韶来接着剃头。这样的鬼剃头持续了五天。苏节的一头美发被剃了个精光。间隔了六七天，再没有梦见苏韶。

后来苏节乘车，大白天看见苏韶从外面进来。他骑着马，戴黑头巾，穿黄粗布单衣，白袜黑鞋，用手扶着苏节的车辕。苏节对兄弟们说：“中牟县令在这里。”兄弟们都很有吃惊，谁也看不见他。苏节问苏韶：“您来做什么？”苏韶说：“我想改葬到别处。”说：“我还会来的。”出门就不见了，几天后又来了。兄弟们于是和苏韶一同坐下，苏节说：“如果一定要改葬，应该指使您的儿子呀。”苏韶说：“我这就写封信。”苏节给他笔，他不要，说：“阴间的字和人世不一样。”给苏

节写了些字，像胡人文字，于是笑了，就让苏节替他写信给儿子说：“古时魏武侯在西河上乘船漫游，

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吾性爱好京洛，每往来出入，瞻视邙上，乐哉，万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济济之盛。此志虽未言，铭之于心矣，不图奄忽，所怀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在军司墓次，买数亩地，便足矣。”节与韶语，徒见其口动，亮气高声，终不为傍人所闻。

延韶入室，设坐祀之，不肯坐，又无所飧，谓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鱼，可少饮。”韶手执杯饮尽，曰：“佳酒也。”节视杯空，既去，杯酒乃如故。前后三十余来，兄弟狎玩。节问所疑，韶曰：“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颜渊、卜商，今见在，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圣者，今项梁、成贤者、吴季子。”节问死何如生，韶曰：“无异，而死者虚，生者实，此其异也。”节曰：“死者何不归尸体？”韶曰：“譬如断卿一臂以投地，就剥削之，于卿有患不？死之去尸骸，如此也。”节曰：“厚葬以坟垅，死者乐此否？”韶曰：“无在也。”节曰：“若无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诚无所在，但欲述生时意耳。”弟曰：“儿尚小，嫂少，门户坎轲，君顾念否？”韶曰：“我无复情耳。”节曰：“有寿命否？”韶曰：“各有。”节曰：“节等寿命，君知之否？”曰：“知语卿也。”节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刘孔才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为徒众。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诛灭矣。”节曰：“前梦君剪发，君之卤簿导谁也？”韶曰：“济南王也。卿当死，

到了中游时对吴起说：‘美哉河山之固，这是魏国的宝物呀！’我特别喜欢京洛一带，我在世时，每次往来出入那一带，放眼看邙山，就不由得高兴地想，真是万代之墓啊。那里北靠孟津的滔滔河水，南可以看见雄伟繁盛的京城。虽然我没对人说过，但心里一直有这个志向。然而没想到突然就死了，所向往的事也没办成。很快就是十月了，希望赶快给我改葬。在我伯父苏承的坟旁买几亩地，就行了。”苏节和苏韶说话，只见他嘴动，声音也很大，但旁边的人谁也听不见。

后来苏节请苏韶到屋里去要为他设座祭祀，苏韶不肯坐，也没什么可供飧的。苏节对苏韶说：“哥哥生前好喝酒吃鱼，可以稍微喝一

点。”苏韶就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并说：“好酒！”苏节看见酒杯空了，但等苏韶走后，酒杯还是满的。苏韶前后来三十多次，兄弟之间很是亲热。苏节问哥哥一些不懂的问题，苏韶说：“说起天上地下的事，我也不全知道。颜渊、卜商现在还在，当修文郎。修文郎一共有八个。鬼之圣者现在有项梁、成贤者、吴季子。”苏节问死和生有什么不同，苏韶说：“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死者是虚的生者是实的罢了。”苏节问：“死者为什么不归尸体？”苏韶说：“假如把你的一只胳膊砍下来扔在地上，再砍削那只断臂，你还能感到疼吗？死者的尸体同样也不会有感觉的。”苏节又问：“把死人厚葬在坟墓，死者本人高兴不？”苏韶说：“不在乎。”苏节说：“既然不在乎，您为什么还要求迁坟呢？”苏韶说：“我的确不在乎，只不过是说我活着时的一种想法而已。”苏节又问：“哥哥的儿子尚小，嫂嫂年轻，生活艰难，哥哥牵挂他们吗？”苏韶说：“我死了就没有什么人间情了。”苏节问：“鬼有寿命吗？”苏韶回答说：“每个鬼都有自己的寿命。”苏节又问：“我等的阳寿，您知道吗？”苏韶说：“知道后会告知的。”又问：“今年发生的瘟疫是怎么回事？”苏韶说：“太山公刘孔才在阴间想造反，私自在人间抓人帮他打仗。北帝知道刘孔才的阴谋，现在已经把他杀了。”苏节说：“前些日子梦见您剪我的头发，你们那仪仗队是护送谁的？”苏韶说：“那是济南王。你冲犯了仪仗罪应该死，

吾念护卿，故以刑论卿。”节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时自发意念生，则吾所益卿也。若此自无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无益也。”节曰：“前梦见君，岂实相见否？”韶曰：“夫生者梦见亡者，亡者见之也。”节曰：“生时仇怨，复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杀，不得自从。”节下车，韶大笑节短，云：“似赵麟舒。”赵麟舒短小，是韶妇兄弟也。

韶欲去，节留之，闭门下锁钥，韶为之少住。韶去，节见门故闭，韶已去矣。韶与节别曰：“吾今见为修文郎，守职不得来也。”节执手，手软弱，捉觉之，乃别。自是遂绝。出王隐《晋书》。

夏侯恺

夏侯恺，字万仁，病亡。恺家宗人儿狗奴，素见鬼，见恺数归，欲取马及其弟阮公将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恺长子统，向其家说：“昨梦人见缚，与力大争，尔乃得解。”语讫，阁门忽有光明如昼，见恺著平上帻单衣，入坐如生平。坐西壁大床，悲笑如生时，声讫，便切齿作声，言：“人易我门户，诬统藏人。袒衫见缚，赖我遣人救之，得解。将数十人，大者在外，小行随恺。”阮牵床离壁，恺见语阮：“何取床？”又说：“家无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恺曰：“卿与共居尔许年，而作此语也。诸鬼中当有一人达。”阮问谁，恺曰：“儿辈意，不足悦也。”呼见孙儿，云：“少者气弱，勿令近我。”又说：“大女有相，勿辄嫁之。”恺

是我护着你，让你受了髡刑就保住了命。”苏节又问：“鬼能保佑活人吗？”苏韶回答说：“死者有时自己产生意念，所以我才会保护你。如果没有感情，活人就是再祭祀求福也没用。”苏节又问：“以前梦见您，是您真的来相见了吗？”苏韶回答说：“凡是活人梦见死人，都是死人现形。”苏节又问：“活着时有仇，死后能杀了仇人吗？”苏韶回答说：“鬼杀活人的事由不了鬼自己。”苏节下车时，苏韶笑话他个子太矮，说：“像赵麟舒。”赵舒麟个子很小，是苏韶妻子的兄弟。

苏韶要走了，苏节挽留他，关上门，上了锁，苏韶为此多留了一会儿。后来苏韶走了，苏节见门依旧关闭着，而苏韶已经不见了。苏韶跟苏节告辞说：“我现在已经当了修文郎了，要守职，不能再来了。”苏节握哥哥的手，手很软，只能感到是手而已，于是分别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出自王隐《晋书》。

夏侯恺

夏侯恺，字万仁，得病去世。有个同宗人的儿子叫狗奴，常见到鬼。狗奴曾看见夏侯恺几次回家想把马和他弟弟阮公带走。阮公逃到狗奴家，狗奴劝解夏侯恺，到冬天才罢休。夏侯恺的长子叫统，对家里人说：“昨天我梦见一个人要绑我，我和那人斗了半天才得解脱。”刚说完，阁门突然亮得像白天，只见夏侯恺穿着单衣戴着平上帻，进屋坐下，一如生前。他坐在靠西墙的大床上，谈笑悲欢像活着

时一样，并咬牙切齿地说：“有人轻视我的门户，诬陷夏侯统窝藏人，致使他裸露着被擒，全凭我派人救他，才得以脱身。领来数十个人，大人在外边，小的跟随着我。”阮公把床拉离了西墙，夏侯愷就现出了身体说：“为什么拉床？”又说：“家里没有主人，就不成为家。”阮公问为什么不娶个妻子，夏侯愷说：“你我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咱们家死的人中，有一个能有出息。”阮公问是谁，夏侯愷说：“是儿子辈的，不值得高兴。”他招呼要见孙子，说：“他太小，气弱，别让他靠近我。”又说：“大女儿命相好，不要随便嫁出去。”夏侯愷

问阮：“欲见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愿见也。”愷曰：“数欲见父，而禁限未得见。”又说：“我本未应死，尚有九年。官记室缺，总召十人，不识书，不中，皆得出。我书中，遂逼留补缺。”出王隐《晋书》。

刘 他

刘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裤。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褰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于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向夜，令作糜，著于几上，以盆覆之。后闻鬼外来，发盆取糜。既吃，掷破瓯出去。须臾，闻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刘先以防备，与斗，亦不敢入户，至四更中，然后遂绝。出《续搜神记》。

王 戎

安丰侯王戎，尝赴人家殡敛。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在厅事上。安丰车中卧，忽见空中有一异物，如鸟，熟视转大。渐近，见一乘赤

马车，一人在中，著帻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车，径入王车中，回几容之。谓王曰：“君神明清照，

又对阮公说：“如果想见死去的女儿，可以叫她来相见。”阮公说：“女儿死了很久了，不想见她。”夏侯恺说：“你女儿几次想见你，但阴间限制得太严，没能见上。”夏侯恺还说：“我本来不应该死，还有九年阳寿，由于阴间缺记事官，一共召去了十个人，都不识字，都不中用，就都放回阳间了。我写的字被选中了，就硬逼着我在阴间补了官缺。”出自王隐《晋书》。

刘 他

刘他在下口住时，忽然来了一个鬼，住到他家。起初屋里暗，好像看见鬼现形和人一样，穿着白布裤。从那以后，几天就来一次，也不隐形，还不走。这鬼爱偷吃的，虽然不害人，但也很讨厌，起初不敢骂他。有个叫吉翼子的，为人倔强不信鬼，到刘家来问道：“你家的鬼在哪里？把他叫来，我替你骂他。”这时就听见屋梁上有声音。当时有很多客人，一齐抬头看，鬼就扔下一个东西来，正好扔到吉翼子的脸上。拿下来一看，是刘妻的内衣，上面还有血污。众人都大笑起来，吉翼子很是羞惭，洗了脸跑了。有人对刘他说，这个鬼吃东西东西就没了，一定是个有形之物，可以下毒药药他。刘他就在别人家煮了二升冶葛汁，偷偷拿回来。这天晚上让家人做了肉粥，兑上毒药，放在桌上，用盆盖好。后来就听见鬼从外面来，揭开盆子取肉粥，吃了几口就把盆摔破跑出去了。不一会儿，听见鬼在房头呕吐，而且发怒发狂地用棍打窗户。刘他事先已有防备，就和鬼斗了起来。鬼也不敢进屋，到四更时分就消失不见了。出自《续搜神记》。

王 戎

安丰侯王戎有一次到某家参加葬礼。这家棺木还没做好，来送丧的人都在客厅里。王戎在车里躺着，忽然看见空中有一个怪物，像鸟，眼看着变大了。渐渐靠近，是一辆红马拉的车，车上一人穿红衣戴头巾，手里拿着一把斧子。车落地后下车径直钻进王戎的车里，挪

动几案容下身，对王戎说：“您神明清照，

物无隐情，亦有事，故来相从。然当赠君一言，凡人家殓葬送，苟非至亲，不可急往。良不获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马，则可褻之。”谓戎：“君当致位三公。”语良久，主人内棺当殓，众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户，鬼便持斧，行棺墙上。有一亲趣棺，欲与亡人诀，鬼便以斧正打其额，即倒地，左右扶出。鬼于棺上视戎而笑，众悉见，鬼亦持斧而出。出《续搜神记》。

王仲文

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缙氏县北。得休应归，道经水泽，见后有一白狗，仲文甚爱之。欲便取，忽变如人，长六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齿嚼舌，甚有憎恶。欲击之，或却，或欲上车。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车，佐奴共又打，亦不禁。并力尽，不能复打，于是舍走。告人家，合十余人，持刀捉火，自来视之，便不知所在。月余日，仲文忽复见之，与奴并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出《续搜神记》。

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您的眼睛，我也有事情，所以来找您。不过我要向您进一言：以后凡是谁家有了殓葬丧事，除非死者是自己的亲人，不要着急去。如果非去不可，您可以乘青牛，让大胡子仆人赶着。或乘白马，有灾也可免除。”又说：“您今后能做到三公这样的大官。”两人谈了半天，那家棺材已做好准备将死人入殓了，吊唁的人们都进去了，这个鬼也跟过去了。一进屋鬼就持斧在棺材沿上来回走。有一个死者的亲属凑在棺材旁，想向死者诀别，鬼就用斧子向那人额头打去，那人立刻倒地，被人扶了出去。鬼站在棺材上看着王戎笑，人们都看见了，然后鬼就拿着斧头走了出去。出自《续搜神记》。

王仲文

王仲文是河南郡的主簿，家在缙氏县北。有一次他休假回家，路过一个湖塘，看见一只白狗在后面跟着，王仲文很是喜爱。他想去抱狗，那狗突然变成了人形，六尺高，像个驱鬼的方相。眼睛像火一样

红，错着牙嚼着舌头，像是非常憎恶王仲文。王仲文想打它，它就往后退，还想上车去。王仲文吓坏了，就让仆人打。但仆人也奈何不得那鬼怪。王仲文就下车，和仆人一起打，仍然制不住鬼。两人打得筋疲力尽，不能再打，只好扔下鬼逃走。他求告人家，集合起十多个人持刀举着火把，再去找，那鬼已经不见了。过了一个多月，王仲文忽然又看见了那个鬼怪，就和仆人一起逃跑，没到人家就都倒地死了。出自《续搜神记》。

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蔡 謨 姚元起 閻 勣 孙 稚 索 邈
冯 述 任怀仁 王 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 牛 桓 恭 阮瑜之 刘 澄 刘道锡
赵 吉 司马隆

蔡 謨

蔡謨征为光禄大夫，在家，忽闻东南啼哭声，有若新死。便见一少年女，此人并离啼哭。不解所为，恐是人家忿争耳。忽闻呼魂声，便见此女从空中去上天。意甚恶之，少时疾患，遂薨。出《灵异志》。

又

一说，謨在厅事上坐，忽闻邻左复魄声。乃出庭前望，正见新死之家，有一老姬，上著黄罗半袖，下著缥裙，飘然升天。闻一唤声，辄回顾，三唤三顾。徘徊良久，声既绝，亦不复见。问丧家，云亡者衣服如此。出《幽明录》。

蔡 謨

蔡謨被任命为光禄大夫，有一天在家里忽然听见东南方有啼哭声，好像新死了人。只见一个年轻女子，不跟众人在一起，单独啼哭。蔡謨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家人在争吵。忽然又听到叫魂声，就见那女子腾空而起升上了天。蔡謨心里很讨厌，不久就得了病死去了。出《灵异志》。

又

又一种说法是：蔡謨在家中厅堂上坐着，忽然听见左边邻居家有

叫魂的声音。他就走出庭院前去张望，正好看见新死了人的邻居家，有一个老太太，上身穿黄罗半袖衫，下身穿淡青色裙子，飘然升上天空。听见下面招魂声，她就回一次头，下面喊了三次，老太太回了三次头。在空中徘徊了好久，地上的喊魂声没了，老太太才消失。蔡謨问丧家，那家人说死者穿的衣服就是那样子的。出自《幽明录》。

姚元起

河内姚元起，居近山林，举家恒入野耕种，唯有七岁女守屋，而渐觉瘦。父母问女，女云：“常有一人，长丈余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号高天大将军，来辄见吞，径出下部。如此数过。云：‘慎勿道我，道我，当长留腹中。’”阖门骇惋，遂移避。出《灵鬼志》。

闫 勣

吴兴武唐闫勣，凌晨闻外拍手，自出看。见二乌帟吏，径将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勣桡，二吏^绁挽。至嘉兴郡，暂住逆旅。及平望亭，潜逃得归。十余日，外复有呼声，又见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将至船，犹多菽，又令捉桡船，二吏^绁挽始前。至嘉乐故冢，谓勣曰：“我须过一处，留汝在后，慎勿复走。若有饮食，自当相唤。”须臾，一吏呼勣上。见高门瓦屋，欢宴盈堂。仍令勣行酒，并赐炙啖。天将晓，二吏云：“而见去，汝且停。”顷之，但见高坟森木。勣心迷乱，其家寻觅，经日方得。寻发大疮而死。出《灵鬼志》。

孙 稚

晋孙稚，字法晖，齐般阳县人也。父祚，晋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

祚后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门于法阶行尊像。

姚元起

河内人姚元起，居处靠近山林，全家人常到山野中种地，只留一个七岁的女儿看家。后来就发现女孩日渐消瘦，父母问是怎么回事，女孩说：“家里经常有个人来，这人一丈多高，有四张脸，每张脸上都有七窍。他自称是高天大将军，每次来都把我吞下去，然后又拉出来。这样做了好几次。他说：‘不许提起我，如果说了，就把你永远留在肚子里。’”全家一听十分害怕，赶快迁到别处去躲避。出自《灵鬼志》。

闫 勤

吴兴县的武唐有个闫勤，早晨听见外面有拍手声，就出去看。看见两个戴黑头巾的官吏，将他抓住径直带到洲渚上，说：“官府让你驾船把豆子送去。”就让闫勤划桨，两个官吏拉绳。到了嘉兴郡，暂时住进旅店。后来走到平望亭，闫勤终于逃脱跑回家。十几天后，又听见外面有喊他的声音，又看见那两个官吏对他说：“你怎么竟敢抗命脱逃？”二人又把他弄到船上，这次船上还是有很多豆子，还是让他划桨，两个官吏拉绳才继续前行。船到了嘉乐的一片老坟地时，他们对闫勤说：“我们须去一个地方，留你在后面，这回可不许再逃。如果有吃喝，我们会来叫你的。”不大工夫一个官吏来叫他上岸。进了一个高门的大瓦房，里面一屋子人正在吃酒席。他们让闫勤喝酒，还给他肉吃。天快亮时，两个官吏说：“我们现在走了，你先等一等。”一转眼间什么都没了，只见周围是高大的坟墓和阴森的树林。闫勤心迷神乱，他家里找了很久才找到他。不久他就生大疮死去了。出自《灵鬼志》。

孙 稚

晋代孙稚，字法晖，齐般阳县人。父亲叫孙祚，是晋朝太中大夫。孙稚从小就信奉佛法，咸康元年八月，才十八岁就死了。

孙祚后来迁居武昌，到三年四月八日，和尚于法阶游行佛像。经家门，夫妻大小出观，见稚亦在人众之中，随侍像行。见父母，见跪问讯，随共还家。祚先病，稚云：“无他祸祟，不自将护所致耳。

五月当差。”言毕辞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复归，跪拜问讯，悉如生时。说其外祖父为泰山府君，见稚，说母字曰：“汝是某甲儿耶？未应便来，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将来，欲以代谪，有教推问，欲鞭罚之，稚解救得原。

稚兄容，字思渊，时在其侧，稚谓曰：“虽离故形，在优乐处。但读书，无他作，愿兄勿忧也，他但勤精进，福自随人矣。我二年学成，当生国王家。同辈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学成，皆当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应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缘缠缚，故独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复归。”说邾城当有寇难，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无传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谪，宜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须复营，但救先人也。愿父兄勤为功德。作福食时，务使鲜洁，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费设耳。当使平等，心无彼我，其福乃多。”祚时有婢，稚未还时，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与鞭，不复得去耳。”推问婢云，前实欲叛，与人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出《法苑珠林》。

索 逊

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乘船往晋陵。会暗发，回河行数里，有人寄索载，云：“我家在韩冢，脚痛不能行，寄君

经过孙祚家时全家都出来看，只见孙稚也在游行的人群中，守护着神像走。孙稚看见了父母，就跪下问安，并一起回到家里。孙祚此前已得病，孙稚说：“这病没祸祟，是由于父亲不注意护养才得的，到五月就会好的。”说完就走了。这年七月十五孙稚又回家来，跪拜问安和活着时一样。他说外祖父是泰山府君，见到孙稚，向他提到母亲的名字说：“你不是某某的儿子吗？你不该来，怎么就来了？”孙稚回答是伯父将他带来的，想让他代替受罪。外祖父命令审问孙稚的伯父，准备施以鞭罚，孙稚解救才得免罪。

孙稚的哥哥孙容，字思渊，当时正在旁边，孙稚对哥哥说：“我虽然离开人世了，却也身在优乐之中。每天只是读书，没有别的事情，哥哥不必为我担心，只要勤奋努力，福分也就随之而来了。我再

学两年就期满，将投生到国王家。我们一同学习的有五百人，现在全在福堂，学成了，都会升到第六层天上去。我本来也可以升到六层天，但因为解救伯父，人间的因缘纠缠不断，所以才让我投胎到人间的国王家去。到咸康五年七月七日还会回来。”他说郗城将会有寇难，还说了不少事，后来都应验了。他家人保密不说，所以没有传出去。孙稚还说：“先人多有罪过，应该多做功德。我现在已经快转世人间了，不必再为我做功德，只救先人就可以了。希望父亲兄弟勤做功德。做功德的食物一定要新鲜洁净，一一如法者能得到上等的福佑，次者受次福。如果不能这样，等于白费劲。对神灵要平等对待，不分你我，这样福才会多。”孙祚当时有个婢女在孙稚没回来时忽然病得要死了，全身疼痛。孙稚说：“咱家这个婢女打算逃跑，我前几天抽了她一顿鞭子，她再不能跑了。”后来审问这个婢女，果然前几天和一个人约好在某一天逃跑，到了那天婢女却没能跑成。出自《法苑珠林》。

索 逊

昇平年间，徐州刺史索逊坐船去晋陵。赶上天黑出发，沿岸行了几里，有人要求搭船，说：“我家在韩冢，脚痛走不动了，让我船去。”四更时，至韩冢，此人便去。逊二人牵船，过一渡，施力殊不便。骂此人曰：“我数里载汝来，径去，不与人牵船。”欲与痛手。此人便还，与牵，不觉用力而得渡，人便径入诸冢间。逊疑非人，使窃寻看，此人经冢间，便不复见。须臾复出，至一冢呼曰：“载公。”有出者应。此人说：“我向载人船来，不为共牵，奴便欲打我，今当往报之。欲暂借甘罗来。”载公曰：“坏我甘罗，不可得。”此人曰：“无所苦，我试之耳。”逊闻此，即还船。须臾，岸上有物来，赤如百斛簃，长二丈许，径来向船，逊便大呼：“奴载我船，不与我牵。不得痛手！方便载公甘罗，今欲击我。今日要当打坏奴。”甘罗忽然失却，于是遂进。出《续搜神记》。

冯 述

上党冯述，晋元熙中，为相府将。假归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绳及杖，来赴述。述策马避，马不肯进，四人各捉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问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测，既无舟楫，何由得过？君正欲见杀耳？”四人云：“不相杀，当持君赴官。”遂复捉马脚，涉河而北。述但闻波浪声，而不觉水。垂至岸，四人相谓曰：“此人不净，那得将去。”时述有弟服，深恐鬼离之，便当溺水死，乃鞭马作势，径登岸。述辞谢曰：“既蒙恩德，何敢复烦劳！”出《续搜神记》。

任怀仁

晋昇平元年，任怀仁年十三，为台书佐。乡里有王祖

搭您的船去吧。”四更时到了韩冢，那人就上岸走了。索邈他们有两个人拖船过一个渡口，难于使力，就骂那个人说：“你坐我们船走了好几里，只管走了，也不来帮忙拉拉船。”就想揍他。那人就回来帮着拉船，船一点也不费力就过了渡口，那人随后径直走进坟地间。索邈怀疑那人是鬼，就派人跟在后面偷偷观察，那人走到坟墓中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那人又出来了，走到一个坟前喊道：“载公。”坟里就钻出个人来答应。那人说：“我刚才搭一个人的船回来，没帮他们拉船，他们就要打我，我要去报复他们。把你的甘罗借给我用。”载公说：“把甘罗弄坏了，我没处再弄到。”那人说：“不会弄坏的，我不过试试。”索邈听到这里就跑回船上。不一会儿就见岸上来了个东西，赤色，像个能装一百斛粮食的大囤子，有两丈多高，径直而来，索邈就大叫道：“这个家伙白坐我的船，不帮忙拉船。并没有打他。又借了载公的甘罗来撞我。今天非打烂这个东西。”甘罗忽然消失了，他们才接着上路了。出自《续搜神记》。

冯 述

上党人冯述，晋元熙年间当相府将。休假回虎牢，路上忽然遇到四个人，都拿着绳子和木杖，直奔冯述而来。冯述忙策马躲避，马不肯动。那四个人一人抓住一条马腿，冯述一下就落马摔倒在河边。四个人问冯述：“想过河吗？”冯述说：“河水深不可测，又没有渡船，怎

么过得去？你们这是要杀了我吗？”四个人说：“我们不是要杀您，而是要带您去官府。”于是他们又抓着马腿，蹚河而过。冯述只听得到波浪声一点没觉得有水。快上岸时，那四个人商量说：“这个人不干净，带他去怎么行？”当时冯述正为死去的弟弟服丧，生怕鬼丢下他而被淹死，就打马跳上岸去。冯述辞谢说：“已经领受了你们的恩德，不敢再麻烦你们了！”出自《续搜神记》。

任怀仁

晋昇平元年，任怀仁十三岁，在官府任书佐。乡里有个王祖复为令史，恒宠之。怀仁已十五六矣，颇有异意，祖衔恨。至嘉兴，杀怀仁，以棺殓埋于徐祚家田头。祚后宿息田上，忽见有冢，至朝中暮三时食，辄分以祭之，呼云：“田头鬼，来就我食。”至瞑眠时，亦云：“来伴我宿。”如此积时。后夜忽见形云：“我家明当除服作祭，祭甚丰厚，君明随去。”祚云：“我是生人，不当相见。”鬼云：“我自隐君形。”祚便随鬼去。计行食顷，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将祚上灵座，大食灭，合家号泣，不能自胜，谓其儿还。见王祖来，便曰：“此是杀我人。”犹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惊，具问祚，因叙本末。遂随祚迎丧，既去，鬼便断绝。出《幽明录》。

王 明

东莱王明儿，居在江西，死经一年，忽形见还家。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敕儿曰：“吾去人间，便已一周，思睹桑梓。”命儿同观乡间。行经邓艾庙，令烧之，儿大惊曰：“艾生时为征东将军，没而有灵，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铠，十指垂掘，岂其有神？”因云：“王大将军亦作牛，驱驰殆毙。桓温为卒，同在地狱。此等并困剧理尽，安能为人损益？汝欲求多福者，正当恭慎，尽忠孝顺。无恚怒，便善流无极。”又令可录指爪甲，死后可以赎罪。又使高作户限，鬼来入人室内，记人罪过，越限拨脚，则忘事矣。出《幽明录》。

被起用当了令史，一直很宠着他。任怀仁到十五六岁时，很想离开他，王祖怀恨在心。二人一起去嘉兴时，王祖杀了任怀仁，装进棺材埋在徐祚家的地头上。徐祚后来种田休息时发现了新坟，每天早中晚三餐都分出些饭菜祭祀，招呼说：“田头鬼，来我这儿吃饭吧。”晚上睡觉时也说：“田头鬼，来伴我睡吧。”这样过了很久。后来有一天夜里任怀仁忽然现形说：“我家明天要为我除服作祭，祭祀的食物十分丰盛，您明天随我去吧。”徐祚说：“我是活人，不应该去的。”任怀仁说：“我可以让您隐形。”徐祚就跟着任怀仁走了。一顿饭工夫就到了任家。家里有很多客人，鬼就带徐祚到灵座上，把祭坛上的酒肉一扫而光。全家号啕，不能自胜，说是儿子回来了。任怀仁看见王祖也来了，就说：“他就是杀我的人。”还很畏惧，赶快跑了。徐祚即显形，任家人大惊，问徐祚是怎么回事，徐祚就如实说了。于是任家人就跟着徐祚到田头去接回任怀仁的棺材，从此鬼就没有了。出自《幽明录》。

王 明

东莱王明儿，住在江西，死了一年后突然现形回家了。一天后，他让招来亲朋好友，叙述平生，说：“天曹允许我暂时还阳回家看看。”一说到很快又要分别，就涕泪交流。问候乡亲们生活，十分重感情。他对儿子说：“我离开人间已经一年，很想看看乡里。”他让儿子领他到家乡各处走走看看。经过邓艾庙时，让把庙烧掉，儿子大惊说：“邓艾生前是征东将军，死后也有神灵，百姓都向他祈求保佑呢，为什么要烧？”王明儿生气地说：“邓艾现今在尚方干的是擦磨铠甲的差事，十个手指都快磨坏了，哪有什么神？”并说：“王大将军也做了牛，被人驱赶快要累死了。桓温当了小卒，同在地狱。这些人都在阴间受各种罪，能给人间带来什么福？你们想求福，只需恭敬谨慎，尽忠尽孝，不恼怒，就会福善无穷。”他还让把指甲剪下来以后积存起来，死后可以赎罪。还让把门坎建得高一些，鬼到家来记人的罪过，走时让高门坎一绊，就把记的罪过都忘了。出自《幽明录》。

王彪之

晋王彪之，年少未官。尝独坐斋中，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歔。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当日见白狗，若能东行出千里，三年，然后得免灾。”忽不复见。彪之悲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行装，将往会稽。及出千里外，所见便肃然都尽。过三年乃归，复还先斋住。忽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从吾，故来庆汝。汝自今已后，年逾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出《幽明录》。

王凝之

晋左军琅邪王凝之，夫人谢氏，顿亡二男，痛惜过甚，衔泪六年。后忽见二儿俱还，并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儿并有罪谪，宜为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勤为求请。出《幽明录》。

姚 牛

须县民姚牛，年十余，父为乡人所杀，牛尝卖衣服，市刀戟，图欲报仇。后在县门前相遇，手刃之于众中，吏擒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又为州郡论救，遂得无他。令后出猎，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数处。马将趣之，忽见一翁，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将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堕耳。”令曰：“汝为何

王彪之

晋人王彪之，年纪很轻，也没有做官。有一次，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忽然听见书房前的竹丛中有人叹息，声音像是他死去的母亲，王彪之惶恐而惊讶，就出去看。看见母亲穿着活着时的衣服站在那里，彪之哭着跪拜。母亲说：“你马上要有大祸临头。从今以后，你会每天看见白狗，如果能东行一千里，三年以后你就能免灾了。”说完母亲就突然不见了。彪之一夜悲痛至极。天亮后，只有他能看见一只白狗。这狗总随时随地跟着他。他便收拾行装，打算到会稽去。等

走出千里以外后，那个跟他的白狗就不见了。三年后，王彪之才回来，还是住进原来的房子。忽然又听见他母亲的声音，出去又看见了母亲，母亲说：“你听了我的话，所以我来祝贺你。你以后可以活到八十以外，官可以做到台司。”后来一切都像他母亲说的一样。出自《幽明录》。

王凝之

晋时左军琅邪人王凝之的两个儿子突然死去，夫人谢氏悲痛欲绝，哭了六年。有一天两个儿子忽然一块儿回来了，都戴着枷锁。他俩劝母亲说：“请您节哀，我俩都有罪，应该为我们做功德。”谢氏得以止哀，转而勤为祈祷。出自《幽明录》。

姚 牛

须县百姓姚牛，才十多岁，父亲被乡人杀害了，姚牛卖了衣服买来刀枪，立志报仇。后来在县衙门前姚牛遇见了杀父仇人，当着众人的面亲手把他杀死了。衙吏把姚牛抓去。县令感念姚牛的孝心和胆量，就设法为他开脱，正好遇见大赦，得以免死。县令又给郡里州里写呈文营救姚牛，最后姚牛得以无罪释放。后来县令有一次出去打猎，追着一头鹿进入了草丛中。草丛里有几口古井。马要奔入时，忽然出来一个老人举起拐杖打马。马一惊就躲开了，结果没有追上鹿。县令命令随从拉起弓来要射那老人，老人说：“草丛里有井，怕您陷入井中。”县令说：“你是人？”翁长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因灭不见。出自《幽明录》。

桓 恭

桓恭为桓石民参军，在丹徒，所住廨，床前一小陷穴，详视是古墓，棺已朽坏。桓食，常先以鲑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后眠始觉，见一人在床前云：“吾终没以来，七百余年，后绝嗣灭，烝尝莫寄。君恒食见播及，感德无已。依君籍，当应为宁州刺史。”后果如言。出

《幽明录》。

阮瑜之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兴佛图前。少孤贫不立，哭泣无时。忽见一鬼，书砖著前云：“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后鬼恒在家，家须用者，鬼与之。二三年，家小康，为鬼作食，共谈笑语议。阮问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问：“君那得来？”鬼云：“仆受罪已毕，今暂生鬼道，权寄君家。后四五年当去。”曰：“复何处去？”答云：“当生世间。”至期，果别而去。出《幽明录》。

刘 澄

晋义熙五年，彭城刘澄，常见鬼。及为左卫司马，与将军巢营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语，见一小儿赭衣，手把赤帟，团团似芙蓉花。数日，巢大遭火。出《幽明录》。

谁？”老人长跪说：“我是姚牛的父亲，感谢您救了他的命，我特来报答您。”说完就不见了。出自《幽明录》。

桓 恭

桓恭担任桓石民参军，住在丹徒，他的住所里，床前有一个塌下去的小洞，仔细看原来是个古墓，棺木已坏。从此桓恭每次吃饭时都要先夹些饭菜鱼肉扔到小洞里，这样持续了一年。后来有一天桓恭刚睡醒时看见一个人站在床前说：“我已经死了七百多年了，后嗣绝灭，没有人为我祭飨。现在您经常给我东西吃，使我万分感激。依您阴司的簿子，您应当官至宁州刺史。”后来果然应验。出自《幽明录》。

阮瑜之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住在始兴佛塔前。他年少时失去父母，家中

贫困不能自立，经常痛哭。忽然看见一个鬼，在砖上写了字放在他面前，上面写着：“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从此鬼就在家住下了，家里要用的东西鬼都能弄来。这样过了两三年，家境好了一些，阮瑜之就给鬼做饭，与鬼谈论十分融洽。阮瑜之问鬼的姓名，鬼说：“我姓李叫留之，是您的姐夫。”阮瑜之又问：“您从哪里来？”鬼说：“我的罪已经受完，现在暂生鬼道，到您家来小住。再过四五年就走了。”阮瑜之问：“还要去哪里？”鬼答：“转世到人间去。”过了四五年，鬼果然告别而去。出自《幽明录》。

刘 澄

晋义熙五年，彭城有个刘澄，常常看见鬼。后来刘澄当了左卫司马，他的公府和巢营将军的紧挨着。有一次刘澄夜里到他那里坐着闲聊，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小孩，手里拿着红旗，团团转着像一朵芙蓉花。几天后，巢营的房子就遭了大火。出自《幽明录》。

刘道锡

刘道锡与从弟康祖，少不信有鬼。从兄兴伯，少来见鬼。但辞论，不能相屈。尝于京口长广桥宅东，云：“有杀鬼，在东篱上。”道锡笑，便问其处，牵兴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兴伯在后唤云：“鬼击汝。”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杖声。道锡因倒地，经宿乃醒，一月日都差。兴伯复云：“厅事东头桑树上有鬼，形尚孺，长必害人。”康祖不信，问在树高下，指处分明。经十余日，是月晦夕，道锡逃暗中，以戟刺鬼所住，便还，人无知者。明日，兴伯早来，忽惊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复动，死亦当不久。”康大笑。出《幽明录》。

赵 吉

邺县故尉赵吉，常在田陌间。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边。后二十余年，有一远方人，过赵所门外。远方人行十余步，忽作蹇，赵怪

问其故，远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戏耳。”出《幽明录》。

司马隆

东魏徐，忘名，还作本郡卒，墓在东安灵山。墓先为人所发，棺柩已毁。谢玄在彭城，将有齐郡司马隆、弟进及东安王箱等，共取坏棺，分以作车。少时三人悉见患，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箱母灵语子孙云：“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隆等死亡丧破，皆由此也。”出《幽明录》。

刘道锡

刘道锡和堂弟康祖从小就不相信有鬼。堂兄兴伯却从小就能看见鬼。双方一辩论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一次在京口长广桥住宅的东面，兴伯说：“有一个杀鬼，就在东面篱笆上。”刘道锡笑着问清在哪里，就拉着兴伯一同奔鬼而去，拿着大刀想去砍鬼。兴伯在身后喊：“鬼要打你了！”刘道锡还没走到鬼躲的地方，就听见好像有大棍的声音。接着就倒在地上昏过去，过了一夜才醒过来，一个多月才好。有一次兴伯又说：“大厅东头桑树上有个鬼，样子还很小，长大后一定会害人。”康祖不信，问那小鬼在树的什么地方，兴伯很清楚地指出来。过了十几天，这个月月末的晚上，刘道锡藏在暗中，用长戟向鬼躲的地方刺去，刺完就回去了，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一早，兴伯来后忽然惊讶地说：“那个鬼昨晚让谁给刺了？快死了，都不能动了，肯定活不了多久了。”康祖大笑起来。出自《幽明录》。

赵吉

邺县原来的县尉赵吉常在田间小路里闲逛。过去曾有一个瘸腿人死后埋在路边。二十多年后，有一天有一个远方人路过赵吉门口。他走了十多步后，忽然瘸着走路。赵吉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那人笑着说：“前面有一个瘸鬼，我是在学他闹着玩呢。”出自《幽明录》。

司马隆

东魏有个徐某，忘了他的名字，回到本郡做太守时去世，墓在东安灵山上。墓先被人挖开了，里面的棺材已经损坏。谢玄在彭城时，齐郡的司马隆、司马隆的弟弟司马进、东安王箱等人，把墓中的坏棺木取来分了做车。不久三个人都遭了灾，后来祸事就一个接着一个。王箱的母亲被鬼附身，对子孙们说：“王箱以前和司马隆兄弟取了徐府君墓中的棺木做车，所以他们的死亡以及家中的破败，都是因为那件事造成的。”出自《幽明录》。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 翻	王瑗之	牵 腾	新 鬼	刘青松
庾 亮	司马义	李元明	张 闾	庾绍之
韦 氏	胡馥之	贾 雍	宋定伯	吕 光

郭 翻

晋郭翻，字长翔，武昌人，敬言之弟子也，征聘不起。亡数日，其少子忽如中恶状，不复识人，作灵语，音声如其父。多知阴世，所问皆答。而昔时庾亮欲取为上佐，不就，家问曰：“君生有令德，没为神明，今岂有官职也？”答曰：“我本无仕进之志，以庾公欲见取，不愿，放得脱。今复为羈縻，不得从初愿，故尔戚戚也。”问：“庾今何官？”答云：“为天所用，作抚军大将军。现居东海之东，统领神兵，取吾为司马。本欲取谢仁祖为之，选官以为资望未足，且蒋大侯先取为都尉，是以不能。”因问：“陶太尉何官？”答云：“陶辛苦不可言，方在罪谪之候。过此，大得叙用也。”又问：“王丞相今何职？”答曰：“王公为尚书郎，大屈事更万机。”

郭 翻

晋人郭翻，字长翔，武昌人，是敬言的弟子，官府征聘他做官，他没有应征。他去世后几天，他的小儿子突然像中了邪，不再认识人，说起了鬼话，声音像他的父亲郭翻。而且知道很多阴间的事，问他什么他都回答。过去郭翻在世时，庾亮曾想请他做属官，他没干，家里人就问他：“您在世时为人节操高洁不愿出仕，现在死后成为神明，是不是在阴间做了官呢？”回答说：“根本就没有当官的想法，那时庾公想请我出仕，我不愿意，才得以脱身。然而现在还是庾公强使我在阴间任了职，违背了我过去的意愿，所以现在心里很难过。”问他：“庾公现在阴间做什么官？”回答说：“庾公为天所用，当抚军大将

军。现在他住在东海的东面，统领着神兵，任命我做他的司马。他本来想任命谢仁祖，但选官觉得谢仁祖资历声望都不够，而且谢仁祖已经被蒋大侯任命当了都尉，所以不能再用他。”又问：“陶太尉现在任什么官职？”回答说：“陶太尉现在苦不堪言，因为他还在服罪。过了这个阶段他就可以得到重用了。”又问：“王丞相现在任什么职？”回答说：“王公现在当了尚书郎，身受重任公务极忙。

位虽不及生时，而贵势无异也。”诸人曰：“亡后还思后人否？”长翔曰：“亡已久则不复念生人，如吾始死，私心未歇，犹自有念也。”灵语儿，求纸笔，欲作书与亲旧，捉笔以命儿书之。皆横行，似胡书，已成一纸，曰：“此是鬼书，人莫能识。”使人持纸，口授作书。书毕，诸人言，苏孝先多作此语。已而复作诗一首曰：“神散登旻苍，性躯忽以亡。追念畴昔志，精魂还逍遥。秉心不得令，不免时所要。薄言告所亲，恐谓所言妖。忘大没无识，在昔有苏韶。”于是绝响而去。

王瑗之

广汉王瑗之，为信安令。在县，忽有一鬼，自称姓蔡名伯喈。俄复谈议诗，揆知古今，靡所不谙。问是昔日蔡邕否，答云：“非也，与之同姓字耳。”问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甚是受福，甚快乐。非复畴昔也。”出《齐谐记》。

牵 腾

牵腾，以咸和三年为沛郡太守。出行不节，梦乌衣人告云：“何数出不辍，唯当断马足。”腾后出行，马足自断。腾近行廓外，忽然而暗，有一人，长丈余，玄冠白衣，遥叱将车人，使避之。俄而长人至，以马鞭击御者，即倒。既明，从人视车空，觅腾所在，行六七十步，见在榛莽中，隐几而坐，云：“了不自知。”腾五十日被诛。出《幽明录》。

地位虽赶不上他在世时那么高，但权势和活着时没有不同。”大家问：“死后还想念后人吗？”他说：“死得时间久了就不会再想念活着的

人。我刚死不久，私心未断，所以还是很想念。”说着就向儿子要纸和笔，要给亲友写信。郭翻的魂灵把着他儿子的手写信。字都是横着写的，像胡字，已经写完了一张，才说：“这是鬼文，人间不会认识的。”于是叫人拿来纸，他口授别人代写。写完后大家说，苏孝先曾多次说这样的话。此后又口授作了两首诗：“神散登旻苍，性躯忽以亡。追念畴昔志，精魂还逍遥。秉心不得令，不免时所要。薄言告所亲，恐谓所言妖。忘大没无识，在昔有苏韶。”然后就声音断绝离去了。

王瑗之

广汉人王瑗之是信安县令。有一天他在县衙里忽然看见一个鬼，鬼自称姓蔡名伯喈。于是就谈论诗艺，博古通今，无所不知。王瑗之问鬼是不是当年的蔡邕，鬼说：“不是，只是与他同姓同名而已。”问那位蔡伯喈如今在哪里，鬼说：“在天上当神仙呢，现在他可真有福，十分快活，可比他在人世时强太多啦！”出自《齐谐记》。

牵 腾

牵腾在咸和三年出任沛郡太守。他爱好出游，不知节制，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警告他说：“你为什么不断地出游，我要截断你的马腿。”牵腾后来又出游，马腿果然自己就断了。牵腾到城外去，天空突然黑暗，有个一丈多高穿白衣戴黑帽的人，在远处大喊让牵腾的驾车人闪开。片刻间那大个子人奔到眼前，用马鞭打倒了驾车人。天又复亮后，随从们见牵腾的车是空的，就到处找，在六七十步外的榛树丛里找到了牵腾，见他正躲在桌子后坐着。问他刚才的事，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五十天后，牵腾被诛杀。出自《幽明录》。

新 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

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吾家贫，令鬼推磨。”乃犂麦与之。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犂谷与之。”又给婢簸筛。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自与卿为婚姻，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瓯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去，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出《幽明录》。

刘青松

广陵刘青松，晨起，见一人著公服，赍板云：“召为鲁郡太守。”言讫便去，去后亦不复见。至来日复至，曰：“君便

新 鬼

有个新死的鬼，形容憔悴身体消瘦。他忽然遇见了生前的友人，已死了二十多年了，这个鬼又肥又壮，问新鬼说：“你怎么弄得这副样子啊？”新鬼说：“我饿得难以忍受。老兄大概知道不少窍门儿，教教我好吧？”友鬼说：“太简单啦，你只要到人们家里去作怪，他们一定会很害怕，就会给你吃的。”新鬼就去了大墟东头的一家，这家人十分信佛。西厢房里有一盘磨，新鬼就像人那样推起磨来。这家主人就向他的儿子们说：“佛可怜咱们家穷，派来一个鬼为咱家推磨了。”于是用车拉来麦子往磨上续。干到天黑，新鬼磨了好几斛麦子，累得跑掉了，去骂友鬼说：“你这家伙怎么骗我？”友鬼又说：“你再去一家，保证能行。”新鬼又到墟西头的一家。这家信道教，门旁有个舂米的石碓，新鬼就上了碓，像人一样捣起谷来。这家主人

说：“昨天鬼帮助某甲，今天来帮咱家啦，可用车拉谷子来给他。”又让婢女们跟着又簸又筛。新鬼一直干到天黑，累坏了，也没混上一口吃的。晚上回去见到友鬼，大发脾气说：“咱俩在人世时还是姻亲呢，交情非同一般，你怎么总骗我？我白帮人干了两天活，连一盆吃喝也没混上。”友鬼说：“老兄运气不好，这两家不是信佛就是信道，情自难动。你再到平常百姓家去作怪，保你能成。”新鬼就又到了一家。这家门口有竹竿，新鬼进了门，看见一群女子在窗前吃东西。到了院子里看见一只白狗，新鬼就把狗举起来在空中走。那家人看见大惊，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怪事。请来巫师占卜，巫师说：“有个外来的鬼讨吃的，你们把狗杀掉，再备些酒饭果品，放在院子里祭祀，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这家人照着办了，新鬼饱餐了一顿，自此就常常作怪，这都是友鬼教会的。出自《幽明录》。

刘青松

广陵人刘青松，一天早上起来后，看见一个身穿官服的人，手拿一个上朝用的笏板对他说：“召您去做鲁郡太守。”说完就走，走后就不见了。第二天那个人又来了，对刘青松说：“您该应到职。”青松知必死，入告妻子，处分家事。沐浴。至晡，见车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绝。家人咸见其升车，南出百余步，渐高而没。出《幽明录》。

庾亮

庾亮镇荆州，亮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庾乃攘臂，以拳击之，应手有声，缩入地。因而寝疾，遂亡。出《甄异录》。

司马义

金吾司马义妾碧玉，善弦歌。义以太元中病笃，谓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别嫁。当杀汝。”曰：“谨奉命。”葬后，其邻家欲娶之，碧

玉当去。见义乘马入门，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亟，姿态失常，奄忽便绝。十余日乃苏，不能语，四肢如被挝损。周岁始能言，犹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声见取，既被患，遂不得嫁。出《甄异录》。

李元明

前唐李元明，尝在床上卧，时夜半，忽闻人呼云：“元明，元明。”久乃出应，有二人便牵将去。入屋下，舍去，不知所在。至逾时，竟鲜所见。徐扪所坐床，是棺木，四壁皆是冢。恐怖不安，欲去，难如升天，不复能出。家人左右索，不知所往，因率领仆从乃共大呼其名，元明于冢中闻，遥应之，乃凿门出之。

到任了。”刘青松知道是非死不可了，就进入内室告诉了妻子儿女，处理妥当家务。沐浴。到晡时，看见车马随从已到，就突然死去。家中人都看见他上了车，车向南走出百余步就渐渐升起，越来越高，最后在空中消失了。出自《幽明录》。

庾亮

庾亮坐镇荆州时，有一次上厕所，忽然看见厕所里有个东西，模样像方相，两眼通红，身上放光，渐渐从土里冒出来。庾亮挽起袖子伸手就给了它一拳，应手有声，就又缩回地里了。于是庾亮就病了，不久就死了。出自《甄异录》。

司马义

金吾司马义有个小老婆叫碧玉，擅长弹琴唱歌。太元年间司马义病死前对碧玉说：“我死后你不许再嫁，不然我就杀了你。”碧玉说：“我一定遵命。”司马义埋葬后，邻家打算娶碧玉，碧玉也愿意了。这天只见司马义骑着马进了家门，拉弓就向碧玉射了一箭，正射中咽喉。碧玉喉咙剧痛，姿态失常，突然就断了气。过了十几天才苏醒过来，不能说话，四肢有伤痕，像是曾被打过。过了一年才能说话，但仍说不清楚。碧玉模样并不太出色，只是歌唱得好。现在唱不

了歌，也就再嫁不出去了。出自《甄异录》。

李元明

前唐的李元明，有一次在床上躺着，当时是半夜，忽然听到有人喊：“元明，元明。”过了半天他出去答应，立刻被两个人拽走。到了一个屋里，两个人扔下他走了，李元明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什么都看不见。他慢慢摸所坐的床，竟是棺木，四面墙都是墓室。他恐惧不安，想离去，却比升天还难，不能出去。家里的人到处找他，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就带着很多仆人大声喊他的名字。李元明在坟墓里听见了，就远远地答应。家人听见了，凿开墓门才把他救出来。

张 闾

□城张闾，以建武二年，从野还宅，见一人卧道侧，问之，云：“足病，不能复去，家在南楚，无所告诉。”闾悯之，有后车载物，弃以载之。既达家，此人了无感色，且语闾曰：“向实不病，聊相试耳。”闾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答曰：“我是鬼耳，承北台使来相收录。见君长者，不忍相取，故佯为病卧道侧。向乃捐物见载，诚衔此意。然被命而来，不自由，奈何？”闾惊，请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为酹享。于是流涕，固请求救，鬼曰：“有与君同名字者否？”闾曰：“有侨人黄闾。”鬼曰：“君可诣之，我当自往。”闾到家，主人出见，鬼以赤髹髹其头，因回手，以小铍刺其心。主人觉，鬼便出，谓闾曰：“君有贵相，某为惜之，故亏法以相济。然神道幽密，不可宣泄。”闾去后，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闾年六十，位至光禄大夫。出《甄异录》。

庾绍之

晋新野庾绍之，小字道覆，湘东太守。与南阳宗协，中表昆弟，情好绸缪。绍元兴末病亡。义熙中，忽见形诣协。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两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协问何由得来，答

云：“暂蒙假归，与卿亲好，故相过也。”协问鬼神之事，言辄漫略，不甚谐对。唯云：“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食肉之时，勿□物心。”协云：“五脏与肉，乃有异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也，

张 闾

□城张闾，建武二年有一天从野外回家时，看见道旁躺着一个人，就去问他怎么了，那人说：“脚痛，走不动了，家在南楚，也没办法给家里捎个信儿去。”张闾很可怜他，就把车上装的东西扔掉，让他搭车。到家后，那人一点感谢的意思都没有，还对张闾说：“我刚才脚并没痛，是想试试您。”张闾大怒说：“您是什么人，竟敢戏弄我！”那人说：“我是个鬼，奉了北台使的命令来收您去阴间。看见您是位长者，不忍心抓您走，就装病躺在道旁。刚才您把自己的东西扔掉让我搭车，使我十分感动。然而我受命而来，公事不敢违抗，我也没有办法啊。”张闾大吃一惊，就留住鬼，安排了酒菜祭祀鬼，鬼就享用了祭品酒饭。张闾哭着苦苦哀求鬼救他一命，鬼就问道：“有没有和您同名字的人？”张闾说：“有个外乡人叫黄闾。”鬼说：“您到黄闾家去一趟，我随后就到。”张闾来到黄闾家，黄闾出门迎接，鬼就用红标插上黄闾的头，并一回手用小刀刺了他心口一下。他刚一感觉到，鬼就跑了出来，对张闾说：“您有贵相，我很同情您，所以才违法救了您。然而神道幽密，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张闾走后，那个黄闾突然发作心疼病，半夜就死了。张闾则活到六十岁，官做到光禄大夫。出自《甄异录》。

庾绍之

晋代新野的庾绍之，小字道覆，任湘东太守。他和南阳的宗协是表兄弟，两人处得很亲密。元兴末年庾绍之病死。义熙年间，忽然现形来看望宗协。衣服相貌都和活着时一样，但脚上戴着脚镣子。进屋后，庾绍之把镣子摘下放在地上坐下。宗协问他怎么能来看望，回答说：“请了假暂时回来，因为和你生前处得好，所以特来看你。”宗协

问他鬼神的事，庾绍之总是扯些别的，不直接回答，只是说：“要勤于精进，不可杀生。如果不能完全做到不杀生，那就千万别杀牛。吃肉的时候，不要吃动物的心。”宗协问：“五脏和肉，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心是神居住的地方，

其罪尤重。”具问亲戚，因谈世事。未复求酒，协时饷茱萸酒，因为设之。酒至，对杯不饮，云有茱萸气。协曰：“为恶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独我也。”绍之为人，语声高壮，此言论时，不异恒日。有顷，协儿邃之来。绍闻屐声，极有惧色，谓协曰：“生气见陵，不复得住，与卿三年别耳。”因贯械而起，出户便灭。协后为正员郎，果三年而卒。出《冥祥记》。

韦 氏

安定人姓韦，北伐姚泓之时归国，至都，住亲知家。时□□扰乱，齐有客来问之，韦云：“今虽免虑，而体气憊然，未有气力。思作一羹，尤莫能得，至凄苦。”夜中眠熟，忽有叩床而来告者云：“官与君钱。”便惊出户，见一千钱在外，又见一乌纱冠幘子执板背户而立。呼主人共视，比来已不复见，而取钱用之。出《幽明录》。

胡馥之

上郡胡馥之，娶妇李氏，十余年无子而妇卒。哭之恸：“汝竟无遗体，怨酷何深？”妇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人定后见就，依平生时，当为君生一男。”语毕还卧。馥之如言，不取灯烛，暗而就之。复曰：“亡人亦无生理，可侧作屋见置。须伺满十月然后殓。”尔后觉妇身微暖，如未亡。即十月后，生一男，男名灵产。出《幽明录》。

所以吃心获罪更重。”谈话中庾绍之不断打听亲友的情况，谈论些人间的事情。最后又向宗协要酒喝。宗协正好在喝茱萸酒，就给他斟上。酒斟进杯中，庾绍之不喝，说有茱萸气。宗协问：“你是讨厌这气味吗？”回答说：“不光是我，阴间的人都怕茱萸。”庾绍之活着时说话就声高气壮，现在说话谈论还和生时一样。一会儿，宗协的儿子突

然回来了。庾绍之听到了脚步声，显得十分害怕，对宗协说：“生气太重了我受不了，不能再停留了，不过我们也就再分别三年而已。”说完自己戴上镣子站起来，出门就不见了。宗协后来当了正员郎，果然三年以后去世。出自《冥祥记》。

韦 氏

安定有个姓韦的，北伐姚泓的那年回国，到京都后住在亲友家。当时□□扰乱，有个从齐地来的人问他，韦某说：“现在虽然不再提心吊胆了，但身体困乏，没有力气。想做一碗羹吃都做不了，十分凄苦。”夜晚韦某正熟睡时，突然有人敲着床告诉他说：“官府给您送钱来了。”韦某惊醒到门外看，看见有一千钱放在那里，还有一人头戴乌纱帽拿着手板站在门后。韦某招呼主人来看时，那个来人已不见了。韦某就把钱拿来用了。出自《幽明录》。

胡馥之

上郡的胡馥之娶李氏为妻，过了十几年，还没生下孩子李氏就死了。胡馥之大哭着说：“你竟没有留下个孩子就去了，多么狠心啊！”李氏忽然坐起来说：“您这样悲痛地悼念我，使我很感动。我不会马上烂掉，您可以在夜深人静时和我交合，像我活着时一样，我会给您生个男孩的。”说完就又躺下了。胡馥之就照妻子的话，没有点灯，在黑暗中和妻子同房。李氏又说：“死人没有复活之理，您可以另外盖间屋子把我放在那里。等十个月以后再埋葬我。”以后就觉得李氏的身子微微地热了，就像没死一样。十个月以后，果然生了个男孩，起名叫灵产。出自《幽明录》。

贾 雍

豫章太守贾雍，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

宋定伯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恶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听之了然无水音。定伯自渡，漕漕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尔，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出《列异传》。

吕 光

吕光承康元年，有鬼叫于都街曰：“兄弟相灭，百姓弊。”徼吏寻视之，则无所见。其年光死，子绍代立。五日，绍庶兄篡，杀绍自立。出《述异记》。

贾 雍

豫章太守贾雍有神奇的法术。一次出州讨伐贼寇时被杀死，头没了。他上马奔回营房，用胸腔说：“战斗失利，被贼寇杀了。各位看有头好呢，还是没有头好呢？”部下哭着说：“有头好。”贾雍说：“不然，没头也很好。”说完就死了。

宋定伯

南阳人宋定伯，年轻时夜里走路遇到一个鬼。问他是谁，鬼说：“我是鬼。”鬼问：“你是谁？”定伯骗鬼说：“我也是鬼。”鬼问：“上哪儿去？”定伯说：“要去宛市。”鬼说：“我也要去宛市。”于

是就一起走了好几里。鬼说：“步行太慢了，咱俩轮流背着对方走，怎么样？”定伯说：“太好了。”鬼就先背定伯走了几里地。鬼说：“你这么沉，一定不是鬼。”定伯说：“我是新鬼，所以就重。”定伯背鬼时，背上一点也不重。这样换着背了好几次。定伯又问：“我是新鬼，不知道咱们鬼有什么忌怕的？”鬼说：“鬼最不喜欢人吐唾沫。”于是又一起往前走。前面是条河，定伯让鬼先过河，鬼过去了，一点也听不见有水声。等定伯过时，河水哗啦啦响。鬼又问：“你过河怎么还有声？”定伯说：“我刚死不久，不熟悉渡河，所以有声，别怪我吧。”快到宛市时，定伯就把鬼背到肩上，猛地紧紧把鬼抓住。鬼大喊起来，咋咋叫个不停，让定伯把他放下来，定伯不听。定伯背着鬼一直进了宛市，把鬼放到地上，鬼变成了一只羊，定伯就把这只羊卖了。怕它变化，就向它唾了几口。卖羊得了一千五百钱，定伯拿着钱回家了。当时人们都传说：定伯卖鬼，得钱千五。出自《列异传》。

吕 光

吕光承康元年，有个鬼在京都的街上喊道：“兄弟相灭，百姓遭殃。”吕光命官员出去查找，没有找到。这年吕光死了，他的儿子吕绍代立。五天后，吕绍的庶出兄长篡位，杀死吕绍，自立为帝。出自《述异记》。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侃	谢尚	襄阳军人	吕顺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义	袁乞	王恒之	刘遁	王思规
华逸	张君林	蛮兵	陈皋	袁无忌

新蔡王昭平 远学诸生

陶侃

陶侃，字士行，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单衣平上帻，自称后帝，云：“君长者，故出见。三载勿言，富贵至极。”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所。《杂五行书》曰：“厕神曰后帝也。”出《异苑》。

谢尚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动起行。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

陶侃

陶侃字士行，一次上厕所，看见数十人，都持大印。其中一人穿单衣戴平上帻，自称是后帝，说：“您是长者，所以来相见。三年不言，富贵至极。”陶侃站起来，那人就消失了。再看茅坑里有大印作“公”字。《杂五行书》记载：“厕神叫后帝。”出自《异苑》。

谢 尚

夏侯弘说自己能看见鬼，并能和鬼谈话。镇西将军谢尚的马突然死了，谢尚十分恼火地来找夏侯弘说：“你如果能让我的马起死回生，就证明你确实能看见鬼。”夏侯弘就出去了半天，回来后对谢尚说：“是庙里的神喜欢您的马，把马弄去了。您这马还能活。”谢尚坐在死马跟前，不一会儿，看见自己的马从外面跑回来，跑到死马跟前就消失了，那死马立刻就能动走了。谢尚又对夏侯弘说：“我一直没有儿子，这是神鬼对我的惩罚吗？”夏侯弘很久没告诉他没有儿子是因为什么，他说：“我过去所

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着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不可使之绝祀。”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时诚有此事。”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随从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捉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此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恶，辄用乌鸡薄之，弘之由也。出《志怪录》。

襄阳军人

晋太元初，苻坚遣将杨安侵襄阳。其一人于军中亡，有同乡人扶丧归，明日应到家，死者夜与妇梦云：“所送者非我尸，仓乐面下者是也。汝昔为吾作结发犹存，可解看便知。”迄明日，送丧者果至。妇语母如此，母不然之。妇自至南丰细检他家尸，发如先，分明是其手迹。出《幽明录》。

吕 顺

吕顺丧妇，更娶妻之从妹，因作三墓。构累垂就，辄无成。一日顺昼卧，见其妇来就同寝，体冷如冰。顺以死生

见的都是小鬼，他们必不知道原因。”后来，夏侯弘忽然遇见一个鬼，乘新车，带着十多个随从，穿着青丝布袍。夏侯弘上前抓住牛鼻子，车里的鬼问：“为什么拦住我？”夏侯弘说：“想打听件事。镇西将军谢尚没有儿子，他风流潇洒有名望，可别让他断了香火。”车里的鬼很难过地说：“您说的谢尚正是我的儿子。他年轻时曾和一个婢女私通，发誓说绝不再结婚却违约。现在那婢女死了，在阴间告他，所以他没有儿子。”夏侯弘把这些话如实转告谢尚。谢尚说：“我年轻时确实有过这件事。”有一次夏侯弘在江陵看见一个大鬼提着矛戟，后面跟着几个小鬼。夏侯弘害怕，躲在路旁。大鬼过去后，他抓住一个小鬼，问拿的是什么，小鬼说：“我们用这矛戟杀人。如果用它刺中人的心腹，人们没有不死的。”又问那小鬼：“治这病有没有药方？”小鬼说：“用乌鸡敷在心腹上就能治好。”又问：“这是要上哪儿去？”鬼说：“我们到荆、扬二州去。”不久荆州、扬州心腹病流行起来，得病的没有不死的。夏侯弘就教人杀乌鸡敷心腹而治，十有八九都好了。现在凡是中邪的都用乌鸡治，就是夏侯弘传下来的。出自《志怪录》。

襄阳军人

晋代太元初，苻坚派大将杨安攻打襄阳。有个人在战斗中死了，他的同乡护送他的尸体回家乡，到家的前一天的夜晚，死者托梦给自己妻子说：“运回来的不是我的尸体，在仓乐脸朝下的才是我。你当初给我做的结发还在，你打开一看就知道了。”第二天送丧的果然到了家。妻子把做的梦告诉母亲，母亲不信。妻子就自己到南丰细细查看别的尸体，果然找到了丈夫的尸体，结发分明就是自己做的。出自《幽明录》。

吕 顺

吕顺死了妻子后，续娶了妻子的堂妹，并打算修三座墓，死后好葬在一起。然而墓每次将修好时就塌了。一天吕顺白天睡觉，看见死

去的妻子来和他一同睡，身体冷似冰块。吕顺以死人活人

之隔，语使去。后妇又见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复何限，汝乃与我共一婿，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妇俱殁。出《幽明录》。

桓 恭

桓恭为桓石民参军，在丹阳所住廨，床前有一陷穴。详见古冢，视之果有坏棺。恭每食，常先以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忽见一人在床前，云：“吾没已来七百余年，嗣息绝灭，烝尝莫及。常食见餐，感君之德，报君以宁州刺史也。”未几果迁。出《幽明录》。

庾 崇

庾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死。尔日即还家见形，一如平生，多在妻乐氏室中。妻初恐惧，每呼诸从女作伴，于是鬼来渐疏。时或暂来，辄恚骂云：“贪与生者接耳！反致疑恶，岂副我归意耶？”从女在内纺绩，忽见纺绩之具在空中，有物拨乱，或投之于地。从女怖惧皆去，鬼即常见。有一男，才三岁，就母求食，母曰：“无钱，食那可得？”鬼乃凄怆，抚其儿头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穷乏，愧汝念汝，情何极也。”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云：“可为儿买食。”如此经年，妻转贫苦不立，鬼云：“卿既守节，而贫苦若此，直当相迎耳。”未几，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出《幽明录》。

不能相通，就让亡妻走了。后来亡妻又来，看见了堂妹，怒骂道：“天下男人何其多，你怎么一定要和我共嫁一个丈夫？坟墓总造不成，就是我使它如此的。”不久吕顺和他的续妻都死了。出自《幽明录》。

桓 恭

桓恭当桓石民参军时，他在丹阳的住所里，床前有一个塌陷的小洞。桓恭仔细查看，才发现下面是个古墓，有坏棺木。桓恭每次吃饭前先往洞里扔些饭食。这样做了一年，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来到床前

对他说：“我已死七百多年，子孙断绝无人祭祀，吃不到任何东西。您经常分餐给我，我十分感激您的恩德，以宁州刺史的职务报答您。”过了不久桓恭果然升任宁州刺史。出自《幽明录》。

庾 崇

建元年间，有个叫庾崇的人在江州淹死。当天他的鬼魂就回家现了形，像活着时一样，经常待在妻子乐氏的屋里。乐氏起初很害怕，就找了几个侄女来做伴，于是庾崇就不常来了。有时来一次，就生气地责骂妻子说：“我喜欢和生人接近罢了！你却怀疑厌恶我，岂不辜负了我回家的一片心意了吗？”侄女们在屋里纺织，忽然看见纺织的工具腾空而起，有东西乱拨乱动，或者被扔下地来。侄女们都吓跑了，从此鬼就常常来。他们有一个男孩儿，才三岁，向母亲要吃的，母亲说：“没有钱，上哪儿去买吃的？”鬼就十分难过地抚摸着儿子的头说：“我不幸早死，让你受穷，我对你惭愧极了，想念极了。”有一次鬼突然把二百钱放在妻子面前说：“给孩子买些吃的吧。”这样过了一年，妻子越发贫穷无法过活，鬼说：“你为我守节，而如此贫苦，我还是把你接了去吧。”不久，妻子就得病死了，鬼也从此消失了。出自《幽明录》。

曹公船

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竽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志都

马仲叔、王志都，并辽东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后年忽形见，谓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无妇，当为卿得妇。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诣卿家，但扫除设床席待之。”至日，都密扫除施设，天忽大风，白日昼昏，向暮风止。寝室中忽有红帟自施，发视其

中，床上有一妇，花媚庄严，卧床上，才能气息。中表内外惊怖，无敢近者，唯都得往。须臾便苏，起坐。都问卿是谁，妇曰：“我河南人，父为清河太守。临当见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语其意，妇曰：“天应令我为君妻。”遂成夫妇。往诣其家，大喜，亦以为天相与也，遂与之。生一男，后为南郡太守。出《幽明录》。

唐 邦

恒山唐邦，义熙中，闻扣门者，出视，见两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将至县东岗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语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滥取唐邦？”敕鞭之，遣将出。唐福少时而死。出《异苑》。

曹公船

濡须口有条大船，沉在水里，水小时船就露出来了。年纪大的人说：“那是曹公的船。”经常有渔人晚上宿在曹公船附近，把自己的船拴在大船上。夜里只听得传来笙管笛箫的奏乐声，还不时飘来很重的香气。渔人刚睡着，就梦见有人来赶他说：“别靠近官妓。”传说当年曹公的载妓船在这里翻了，现在那船还在江底呢。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志都

马仲叔、王志都都是辽东人，是至交好友。马仲叔先死了，过了一年忽然现形来看王志都，说：“我不幸先死了，心中常常想念你。想到你还没结婚，应该给你找个妻子。十一月二十日，我会把她送到你家，你只需打扫房屋准备床褥就行。”到了那天，王志都偷偷打扫房屋准备床褥，忽然刮起了大风，大白天就天昏地暗，到傍晚时风停了。卧室里忽然自己挂起了红帐。揭开红帐一看，床上躺着个女子，容貌端庄秀丽，看样子昏迷不醒刚能喘气。一家人都十分惊恐，不敢接近那女子，只有王志都敢走近。不一会儿女子苏醒坐了起来。王志都问她是谁，女子说：“我是河南人，父亲是清河太守。我将要出嫁了，不知什么缘故，忽然到了这里。”王志都就把实情告诉了她。女

子说：“这是上天让我做您的妻子啊。”于是二人结为夫妇。二人一起回到女子的家，家人也十分高兴，认为他们是天作之合，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后来他们生了个男孩，后来做了南郡太守。出自《幽明录》。

唐 邦

恒山人唐邦，义熙年间有一天听见有人敲门，出去一看，见有两个穿红衣的官吏，说：“官府让你走一趟。”说罢就把他抓到县城东岗殷安的坟墓里。坟里有人对红衣官吏说：“叫你们抓唐福，怎么胡乱把唐邦给抓来了？”传令把两个官吏抽了顿鞭子，把唐邦送了出来。过了不久，唐福就死了。出自《异苑》。

王 矩

衡阳太守王矩，为广州。矩至长沙，见一人长丈余，着白布单衣。将奏在岸上，呼：“矩奴子过我。”矩省奏，为杜灵之。入船共语，称叙希阔。矩问：“君京兆人，何时发来？”答矩朝发。矩怪问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见使来诣君耳。”矩大惧。因求纸笔，曰：“君必不解天上书，乃更作。”折卷之，从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无开，比到广州，可视耳。”矩到数月，悁悁，乃开视，书云：“令召王矩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恶，因疾卒。出《幽明录》。

周 义

汝南周义，取沛国刘旦孙女为妻。义豫章艾县令弟，路中得病，未至县十里，义语：“弟必不济。”便留家人在后，先与弟至县。一宿死，妇至临尸，义举手别妇，妇为梳头，因复拔妇钗。殓讫，妇房宿，义乃上床，谓妇曰：“与卿共事虽浅，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离隔人室家，终没不得执别，实为可恨。我向举手别，又拔卿钗，因欲起，人多气逼不果。”自此每夕来寝息，与平生无异。出《述异记》。

袁 乞

吴兴袁乞，妻临亡，把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曰：“不忍。”后遂更娶。白日见其妇语云：“君先结誓，何为

王 矩

衡阳太守王矩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走到长沙时，看见一个一丈多高的人，穿着白布单衣，拿着文牒站在河岸上喊：“王矩，你小子到我这儿来。”王矩细看文牒，原来是杜灵之。两人进船交谈，互道久别后的思念之情。王矩问道：“您是京城人，什么时候出发的？”杜灵之说是早晨出发的。王矩非常奇怪，又问，杜灵之才说：“我是从天上的京城来的，我是鬼，奉命特地来见您的。”王矩吓坏了。这时杜灵之让人拿来纸笔写了些字，又说：“您一定不认识天上的字，重写吧。”写完后卷起来，向王矩要了个箱子装起来，把箱子封好交给王矩后说：“您现在不要看，到了广州后就可以看了。”王矩到广州几个月，又忧愁又烦闷，就打开箱子拿出那张纸看，见上面写着：“召王矩任左司命主簿。”王矩十分厌烦，就此得病死去。出自《幽明录》。

周 义

汝南人周义，娶沛国刘旦的孙女为妻。周义是豫章艾县县令的弟弟，跟哥哥去赴任，途中得了病。离县城十里，周义对他哥哥说：“我不行了。”他哥哥便把家人留在后面，先和他到达县衙。过了一宿，周义死去。周义妻子到后哭吊，周义举手向妻子告别，其妻为他梳理头发，他又拔了她的头钗。入殓以后，其妻入房睡觉，周义跟着上了床，对妻子说：“和你一起生活的时间虽然短暂，然而感情却很深，不幸我夭折了。兄长不仁义，把你我分开，最终不能作别，实在可恨。我之前举手道别，又拔你的头钗，是想站起来，可是人多阳气盛站不成。”从此每晚都来和妻子共寝，和生前一样。出自《述异记》。

袁 乞

吴兴人袁乞，妻子临死前握着他的手问：“我死后，您会再娶妻子吗？”袁乞回答说：“我不忍心再娶。”后来袁乞又娶了个妻子。大白天看见他的前妻来对他说：“您已发过誓不再续娶，为什么负言？”因以刀割阴，虽不致死，人理永废也。出《异苑》。

王恒之

沙门竺法师，会稽人，与北中郎王恒之周旋甚厚，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当相报语。后王于庙中，忽见法师来曰：“贫道以某月日命过，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檀越当勤修道德，以升跻神明耳。先与君要，先死者相报，故来相语。”言讫，不复见。出《续搜神记》。

刘 遁

安帝义熙中，刘遁母忧在家。常有一鬼，来住遁家。搬徙床几，倾覆器物，歌哭骂詈。好道人之阴私，仆役不敢为罪。遁令弟守屋，遁见绳系弟头，悬著屋梁，狼狽下之，因失魂，逾月乃差。遁每爨欲熟，辄失之。遁密市野葛，煮作糜，鬼复窃之，于屋北乃闻吐声，从此寂灭。故世传刘遁药鬼。遁后为刘毅参军，为宋高祖所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思规

长沙王思规，为海盐令。忽见一吏，思规问是谁，吏云：“命召君为主簿。”因出板置床前。吏又曰：“期限长远，在十月。若不信我，到七月十五日日中时，视天上，当有所见。”思规敕家人，至期看天。闻有哭声，空中见人，垂旒罗违背誓言？”说罢用刀割下了袁乞的阳物。袁乞虽然没死，但也不算不上是个男人了。出自《异苑》。

王恒之

和尚竺法师是会稽人，和北中郎王恒之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在一起议论生死、罪福、因果报应等等事情，常常弄不清楚，于是两人互相约定：如果谁先死了，要告诉没死的那一个。后来王恒之在庙里忽然看见竺法师来对他说：“我已经在某月某日去世了。我俩生前议论过的罪福、报应都是有的，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感应迅捷。只希望施主今后好好修身积德，这样死后就可以升到神仙界了。因为生前和您有约，先死的要向生者通告，所以特来告诉您。”说完就不见了。出自《续搜神记》。

刘 遁

安帝义熙年间，刘遁在家为母亲守丧。有一个鬼来到刘遁家住下了。这鬼又搬桌椅又挪床，常把器具打翻损坏，有时又骂又叫又哭又闹，还好揭人隐私，家里的仆人都不敢得罪他。有一次刘遁让弟弟看家，回来一看弟弟的头被绳绑着吊在房梁上，慌忙跑去解下来。弟弟已丢了魂，一个多月后才好转。刘遁每次做饭，饭刚要熟就没了。于是刘遁就偷偷买来野葛，煮成粥。鬼又来偷吃，接着就听见屋子北面有呕吐声，从此鬼就没了。当时人们都传说刘遁药鬼的事。后来刘遁给刘毅当了参军，被宋高祖杀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思规

长沙人王思规，任海盐令。一天忽然看见一个官吏，思规问是什么人，官吏说：“我奉命召您任主簿。”说完拿出了笏板放在床前。又说：“您赴任的期限还很长，在十月。您要不信我的话，可以在七月十五中午看天上，当有所见。”思规就告诉家里人，到了那天看天。先是听见了哭声，又看见空中有人，招魂幡罗

列，状如送葬。出《甄异录》。

华 逸

广陵华逸，寓居江陵，亡后七年来还。初闻语声，不见其形。家

人苦请，求得见之。答云：“我困瘁，未忍见汝。”问其所由，云：“我本命虽不长，犹应未尽。坐平生时罚撻失道，又杀卒反奴，以此减算。”云：“受使到长沙，还当复过。”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等当勤自勸励。门户沦没，岂是人子？”又责其兄不垂教诲，色甚不平，乃曰：“孟禹已名配死录，正余有日限耳。”尔时，禹气强力壮，后到所期，暴亡。出《甄异录》。

张君林

吴县张君林，居东乡杨里。隆安中，忽有鬼来助驱使。林原有旧藏器物中破甑，已无所用，鬼使撞瓮底穿为甑。比家人起，饭已熟。此鬼无他须，唯啖甘蔗，自称高褐。或云，此鬼为反语。高褐者葛号，丘垅累积，尤多古冢，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独见之，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许，面青黑色，遍身青衣。乃令林家取白罍，盛水，覆头。明旦视之，有物在中。林家素贫，遂致富。尝语：“毋恶我，日月尽自去。”后果去。出《甄异记》。

列，和送葬一样。出自《甄异录》。

华 逸

广陵人华逸，寓居于江陵，死了七年后回家来了。家里人起初只能听见他的说话声，看不见他本人。家人苦苦哀求他现形见一面。华逸说：“我形貌十分难看，不忍心让你们看。”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我的阳寿虽然不算长，但也没到该死的日期。都因为我生前毫无道义地惩罚别人，又杀害虐待下属和仆役，所以才减了寿命。”又说：“我这次是被派去长沙，回来时还会到家家。”到期华逸果然又回来了。这次他教导两个儿子说：“我既然这么早去世，你们就应该努力自强自勉。不然咱们家门户就会沦没，你们当儿子的对得起我吗？”又责备他的哥哥不管教两个侄子，说得很气忿。他还说：“孟禹的名字已编入死籍，寿命也不长了。”当时孟禹正身强力壮，然后后来到了日期，就突然死去了。出自《甄异录》。

张君林

吴县有个张君林，家住东乡的杨里。隆安年间，忽然有个鬼到他家来供他驱使。张君林家的旧藏器物中有一只破饭锅，已经不能用了，鬼就把一个瓮的瓮底敲下来做成了饭锅。常常是家里人刚起床，鬼就把饭做熟了。这个鬼不需要别的什么，只吃甘蔗，自称名叫高褐。有人说：这是鬼在说反话。高褐就是葛号，葛号那一带大多是丘陵，有很多古墓，这鬼可能就是从那里来的。张君林常常独自看见这个鬼，长相如同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青黑色的脸，穿一身黑衣服。这鬼让张君林家拿一个大白罐子来，里面装上水盖好。第二天早上看，里面就会有东西。张君林家一向很穷，有了这鬼后，就富了起来。鬼曾说：“别讨厌我，到日子我就会走的。”后来果然走了。出自《甄异记》。

蛮 兵

南平国蛮兵，义熙初，随众来姑熟，便有鬼附之。声呦呦细长，或在檐宇之际，或在庭树上。若占吉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于时郗倚为府长史，问当迁官，云：“不久持节也。”寻为南蛮校尉，予为国郎中，亲领此土。荆州俗语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出《灵鬼志》。

陈 皋

平原陈皋，于义熙中，从广陵樊梁后乘船出。忽有一赤鬼，长可丈许，首戴绛冠，形如鹿角，就皋求载，倏尔上船。皋素能禁气，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张眼。以杖竿掷之，即四散成火，照于野。皋无几而死。出《灵鬼志》。

袁无忌

晋陈国袁无忌，寓居东平。永嘉初，得疫疠，家百余口，死亡垂尽。徙避大宅，权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寝，板床荐席数重。夜

眠及晓，床出在户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不能得眠。后见一妇人，来在户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户外。时未曙月明，共窥之，彩衣白妆，头上有花插及银钗象牙梳。无忌等共逐之。初绕屋走而倒，头髻及花插之属皆堕，无忌悉拾之。仍复出门南走。临道有井，遂入其中。无忌还眠，天晓，视花钗牙梳，并是真物。遂坏井，得

蛮 兵

义熙初年，南平国的一个蛮兵跟随众人来到姑熟，就有鬼附身了。这个鬼叫声又细又长，有时在房檐上待着，有时又趴在庭树上。如果有人向鬼求问吉凶，鬼就先要一个琵琶，边弹边讲。当时郗倚是府里的长史，就问鬼自己还能不能升官。鬼说：“你不久会持节的。”果然不久就被任命为南蛮校尉，予为国郎中，统领着那一方土地人民。当时荆州人说郗倚的官是老鼠给成全的，把郗倚称作“鬼侯”。出自《灵鬼志》。

陈 皋

义熙年间，平原人陈皋坐船从广陵的樊梁后面出门。突然有个红色的鬼，有一丈来高，头戴一顶像鹿角的绛色帽子，要求搭船，而且一下子就上了船。陈皋一向会禁气，就放声唱起了俗家南地的民谣，那鬼就又吐舌头又瞪眼睛。陈皋投掷棍子打鬼，鬼立刻散成一团团火，把周围都照亮了。陈皋不久就死了。出自《灵鬼志》。

袁无忌

晋时陈国的袁无忌，寓居在东平。永嘉初年得了瘟疫，一家一百多口人快死绝了。袁无忌就逃离原来住的大院子，暂且搬到乡下农舍去住。袁无忌和弟弟同住一个小屋，板床上铺着好几层席子。第二天早上，却发现床挪到屋外了。这样持续了好几天。他们又奇怪又害怕，不能入睡。后来看见一个女人来到门前，发现他们弟兄没睡着，就在门外停下了。当时天虽未亮却有月亮，弟兄俩偷偷看，见那女人彩衣白妆，头上有花插、银钗和象牙梳。无忌就和弟弟起来驱赶她。

那女人起初绕着房子跑，后来摔倒了，头上的发髻和花插之类都掉在地上，无忌就都拾起来。那女人爬起后又出院门往南走。最后进了道旁的一个深井里。无忌就回来睡觉。天亮后看夜里拾来的花插、银钗和象牙梳子，都是人间的真东西。于是就挖开那个深井，发现了一楸棺，俱已朽坏。乃易棺并服，迁于高燥处葬之，遂断。出《志怪录》。

新蔡王昭平

晋世新蔡王昭平，犊车在厅事上，夜无故自入斋室中，触壁而后出。又数闻呼噪攻击之声，四面而来。昭乃聚众，设弓弩战斗之备，指声弓弩俱发，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出《搜神记》。

远学诸生

有诸生远学，其父母夜作，儿忽至，叹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复生人。”父母问之，儿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时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当殓，来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虽复颠倒，那得及汝！”儿曰：“外有车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从之，上车忽若睡，比鸡鸣，已至所在，视其驾乘，但魂车木马。遂与主人相见，临儿悲哀，问其疾消息，如其言。出《续搜神记》。

一口楸木棺材，已经朽烂了。于是袁无忌买了新棺木，并给那女尸换了殓衣，迁葬在比较高的干燥地方，从此那女鬼再也没出现。出自《志怪录》。

新蔡王昭平

晋朝时，新蔡的王昭平家，有一天夜里，本来在厅堂里放着的牛车突然自己闯进了住室里，撞着墙后又自己出去了。又几次听到喊叫和格斗的声音从四面传来。王昭平就集合起很多人，拿起弓箭准备战斗，并向发出喊声的地方射箭，而鬼应声接箭，有好几支都倒插进土中。出自《搜神记》。

远学诸生

有位诸生到远方求学，他的父母夜里干活时，儿子突然回来了，叹息着说：“我已不在人世，只是魂魄回来了。”父母问他，他说：“这个月初我得了病，在今天某时已病死，现在停尸在琅邪的任子成家。明天我就要入殓，特来请父母去。”父母说：“琅邪离这里上千里，我们怎样奔波也赶不及啊！”儿子说：“外面已经备好了车，只要坐上车，很快就能到。”父母就听从了，一上车就像睡着了一样，到鸡叫时已到了琅邪。再看所乘的车，都是冥器。于是和那家主人相见，哭吊致哀，问起儿子得病和死亡的时间，都和儿子说的相符。出自《续搜神记》。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张 隆	吉 岩 石	富阳人	给 使	甄法崇
谢 晦	谢灵运	梁 清	徐道饶	东莱陈氏
谢道欣	沈寂之	王 胡	陶继之	朱 泰
戴承伯	章 授	施续门生	张道虚	

张 隆

宋永初三年，吴郡张隆家忽有一鬼，云：“汝与我食，当相佑助。”后为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处。便闻数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又闻云：“主人家有破船，奴甚爱惜，当取为棺。”见取船至，有釜锯声。日既暝，闻呼唤举尸置船中。隆皆不见，惟闻处分。便见船渐升空，入云霄中。及灭后，复闻如有数十人大笑云：“汝那能杀我也，但向以恶我憎汝，故隐没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问吉凶及将来之计。语隆曰：“汝可以大瓮著壁角中，我当为觅物也。”十日一倒，有钱及金银铜铁鱼腥之属。出《幽明录》。

张 隆

南朝宋代永初三年，吴郡张隆家里忽然来了个鬼，对张隆说：“你给我东西吃，我就保佑你帮助你。”张隆做好了饭给鬼吃，然后对着鬼吃饭的地方用大刀猛地砍下去，就听见几十个人都哭了起来，而且哭得很悲痛，说：“死了上哪儿弄棺材去啊？”又听鬼说：“主人家有条破船，奴才们很爱惜，可以拿来做棺材。”然后就看见鬼把船抬来了，并听见斧子锯子的声音。天黑后，只听得鬼们吵吵嚷嚷地把尸体放在船里。但张隆却看不见，只能听见他们在忙忙碌碌地干什么。过了一阵儿，就见那破船渐渐升起在空中，一直钻进云层里了。等到什么都消失以后，又听见好像有几十个人大笑着说：“你能杀得了我吗？刚才是因为你讨厌我，我报复你才故意把你的船弄走

了。”张隆就改了主意，开始敬奉这个鬼，并向鬼求问吉凶及将来之计。鬼对张隆说：“你可以在墙角放一个大坛子，我会给你找来东西放进去的。”后来张隆每十天倒一回坛子，里面就会有钱和金银铜铁以及鱼虾等一类东西。出自《幽明录》。

吉岩石

吉未翰从弟名岩石，先作檀道济参军。尝病，因见人著朱衣前来，揖云：“特来相迎。”岩石厚为施设，求免。鬼曰：“感君延接，当为少停。”乃不复见。岩石渐差。后丁艰，还寿阳，复见鬼曰：“迎使寻至，君便可束装。”岩石曰：“君前已留怀，今复得见慰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为主簿，又使随至，不可辞也。”便见车马传教，油戟罗列于前，指示家人，人莫见也。岩石介书呼亲友告别，语笑之中，便奄然而尽。出《幽明录》。

富阳人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渚中作蟹簋。旦往视，见一材头，长二尺许，在簋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簋，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见材复在簋中，败如前。王又治簋，再往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纳蟹笼中，系担头归，云：“至家当破燃之。”未之家三里，闻中倅倅动，转顾，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此实入水破若蟹簋，相负已多，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使全簋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转顿，请乞放，又频问君姓名为何，王回顾不应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

吉岩石

吉未翰的堂弟叫岩石，早先给檀道济做参军。有一次生了病，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来到面前向他作揖说：“我是专门来接您的。”岩石安排了丰盛的酒饭款待鬼，然后请求鬼免他一死。鬼说：“感谢您对我的盛情款待，我可以给您缓一些日子。”说完鬼就不见了。岩石

的病也渐渐好了。后来嵇石的老人去世，他回到寿阳，又看见那个鬼来对他说：“迎接您的专使一会儿就到，您快收拾一下吧。”嵇石对鬼说：“上次您已经放过了我，现在不能再可怜我一次吗？”鬼说：“上一次是我想召您去替我出点力，所以我可以说了算，就暂时放了您。这次是泰山府君任命您当主簿，而且派来接您的专使是跟着我来的，没法再拖延了。”这时只见车马随从排着队来到跟前，传达命令。嵇石指给家里人看，他们都看不见。嵇石就派人送书信给亲友，叫他们来告别，谈笑之中就奄然而逝。出自《幽明录》。

富阳人

南朝宋元嘉初年时，有个姓王的富阳人在小河里插了栅栏抓蟹。第二天去看，发现一个二尺来长的棺材头把栅栏撞裂，螃蟹都跑了。王某就修好栅栏，把那个棺材头弄到了河岸上。第二天再去看，见那个棺材头又跑到栅栏里，栅栏又给撞坏了。他就又修好栅栏，再去看来，又是那样。王某就怀疑那个棺材头是什么妖物，就把它装进蟹笼里，绑在扁担头上带回家，说：“到家我就把你劈开烧掉。”离家还有三里地时，听见蟹笼子里沙沙的有动静，回头一看，那棺材头变成了个怪物，人脸猴身，只有一只手一只脚。怪物对王某说：“我生性爱吃螃蟹，你的栅栏确实是我弄坏的，实在太对不起您了，希望您能原谅我。把笼子打开放了我吧，我是山神，您放了我，我能帮助您，让您的栅栏保全，抓很多螃蟹。”王某说：“你祸害我，前后不止一次，罪自当死。”那妖物变得委顿，请求放掉它，并再三询问王某的姓名，王某回过面不理它。离家越来越近了，那怪物说：“既不放我，又不告诉我

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无复异。土俗谓之山魈，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问，正欲害人自免。出《述异记》。

给使

近世有人得一小给使，频求还家未遂。后日久，此吏在南窗下

眠。此人见门中有一妇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艰难。吏眠失覆，妇人至床边，取被以覆之。回复出门去，吏转侧衣落，妇人复如初。此人心怪，明问吏：“以何事求归？”吏云：“母病。”次问状貌及年，皆如所见，唯云形瘦不同。又问母何患，答云：“病肿。”而即与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丧。”追计所见之肥，乃是其肿状也。出《幽明录》。

甄法崇

宋甄法崇，永初中，为江陵令，在任严明。其时南平繆士为江安令，卒于官。后一年，崇在厅，忽见一人从门而入，云：“繆士谨通。”法崇知其亡，因问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时所行，善不补恶，罹系苦，复勤剧理墨。”又云：“卿县民某甲，负我米千余石，无券书，悍不还。今儿累穷弊，乞为严敕。”法崇曰：“卿可作词。”士云：“向不赍纸，且又不复书矣。”法崇令省事取笔，疏其语，士口授，其言历历。辞成，

您的姓名，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等死了。”王某到家以后，立刻点起火把那棺材头烧了，从此再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原来那个怪物就是民间所说的山魈。据说：山魈如果知道了人的姓名，就会伤害那个人，所以那怪物再三问王某的姓名，正是想害了他以逃脱。出自《述异记》。

给 使

近代有个人雇了个小听差，他屡次请求回家，主人都没答应。过了很久，有一天小听差在南窗下睡觉。主人看见门中有一个女人，有五六十岁，特别胖，走路都很困难。小听差睡觉时被子掀开了，那女人就来到床边，取被子给他盖好。然后就出门走了。小听差翻身时衣服又掉了，那女人又进来把衣服给他盖好。主人心里很奇怪，第二天就问听差：“为什么要请假回家？”小听差说：“母亲病了。”主人又问他母亲的身材相貌和年龄，结果都和他看见的那个女人相同，只是说他母亲挺瘦，这一点和那女人不同。又问他母亲得了什么病，回答

说：“得了浮肿病。”于是主人就准假让他回家。便有人送来了家信，说：“母亲已去世。”主人回想他所见的肥胖，正是她病肿的样子。出自《幽明录》。

甄法崇

宋时永初年间，甄法崇在江陵当县令，执政严明。当时南平人缪士是江安县令，死在任上。一年后，有一天甄法崇正在县衙大厅上，忽然看见一个人从门外进来说：“缪士特来拜访。”甄法崇知道缪士已经死了，就问他怎么这样消瘦，缪士说：“我活着的时候，所做的好事不如坏事多，受罪罚之苦，又加上不断地抄写，才这样消瘦。”又说：“贵县有个百姓某甲，欠我一千多石米，因为没写契约，现在他硬是赖账不还。现在我的儿子贫穷困苦，请您严肃处理这件事。”甄法崇说：“你可以写个状子。”缪士说：“我一向不带纸，而且也不再写字了。”甄法崇就叫手下人取来纸笔，由缪士口授，说得清清楚楚，为他代写了一张状子。写完后，谢而去。法崇以事问缪家，云：“有此。”登时摄问，负米者畏怖，依实输还。出《渚宫旧事》。

谢 晦

谢晦在荆州，壁角间有一赤鬼，长可三尺，来至其前，手擎铜盘，满中是血。晦得乃纸盘，须臾而没。出《异苑》。

谢灵运

谢灵运以元嘉五年，忽见谢晦，手提其头，来坐别床，血流淋落，不可忍视。又所服貂裘，血淹满筐。及为临川郡，饭中欸有大虫。遂被诛。出《异苑》。

梁 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师新亭。腊月将祀，使婢于爨室造

食，忽觉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见瓿器自运，盛饮斟羹，罗列案上，闻哺餽之声。清曰：“何不形见？”乃见一人，著平上帻，乌皮裤褶，云：“我京兆人，亡没飘寄，闻卿好士，故来相从。”清便席地共坐，设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图某郡，先以访鬼，鬼云：“所规必谐。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优闲，吾愿周旋。”清答：“甚善。”后停舟石头，待之五日，鬼不来。于是引路，达彭城，方见至。同在郡数年，还都，亦相随而返。出《述异记》。

缪士拜谢后走了。甄法崇去缪士家询问此事，缪家人说：“确有此事。”于是迅速把某甲抓来，一审问，某甲十分害怕，立刻如数把米还给了缪士家。出自《清官旧事》。

谢 晦

谢晦在荆州时，看见墙角有一个红色的鬼，有三尺来高。鬼来到他面前，手里拿着个铜盘子，里面满满一盘血。谢晦接过来，铜盘变成了纸盘，不一会儿鬼就不见了。出自《异苑》。

谢灵运

元嘉五年时，谢灵运忽然看见死去的谢晦手里提着自己的头，进屋坐在另一个床上，鲜血不停地流，惨不忍睹。后来他又发现自己装貂皮袍子的衣箱被血浸满了。后来谢灵运当临川郡守时，吃饭时饭里忽然大虫子。不久他就被杀了。出自《异苑》。

梁 清

宋文帝时，天水人梁清，家住京城新亭。腊月祭神前，他让婢女在厨房做饭菜，忽然空中有个东西用棒子打婢女。婢女跑去告诉梁清，梁清到厨房看，只见盆盆罐罐自己在动，吃的喝的都盛在碗盘里摆在桌上，并听到吃喝的声音。梁清就说：“何不现形来见？”鬼就现了形，戴着平上帻，穿着黑皮军裤。鬼说：“我是京城人，死后到处游荡。听说你喜欢结交读书人，特地来拜访你。”梁清就和鬼一起坐

在地上，摆上酒菜和鬼一起吃喝。鬼说：“我知道你家有祭祀的事。”梁清正活动着要当某郡的郡守，就请教鬼。鬼说：“你的谋划一定能成功。某月某日就会任命的。”到了鬼说的那个日子，梁清果然被任命了。鬼说：“此郡很是轻闲自在，我也愿意与你同住。”梁清说：“很好。”后来梁清坐船停在石头城，船停着等了五天，鬼没有来。于是就上路了，到了彭城，鬼才来。鬼和梁清一块儿在郡里待了好几年，后来梁清回到京城，鬼也跟他一同回京了。出自《述异记》。

徐道饶

徐道饶，以元嘉十年，忽见一鬼，自言是其先人。于时冬日，天气晴朗，先积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谷，天方大雨，未有晴时。”饶从其教，鬼亦助犂。后果霖雨。时有见者，形如猕猴。饶就道士请符，悬著窗户。鬼便大笑：“欲以此断我，我自能从狗窦中入。”虽则此语，而不复进。经数日，叹云：“徐叔宝来，吾不宜见之。”后日果至，于是遂绝。出《异苑》。

东莱陈氏

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便诣师，师云：“此大怪，应灭门。便归大作械，械成，使置门壁下，坚闭门在内。有马骑麾盖来叩门者，慎勿应。”乃归，合手伐得百余械，置门屋下。果有人至，呼不应。主帅大怒，令缘门入。从人窥门内，见大小械百余，出门还说如此，帅大惶愧。语左右云：“教速来。不速来，遂无复一人当去，何以解罪也？从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当之。”后十日中，此家死亡都尽。此家亦姓陈。出《搜神记》。

徐道饶

元嘉十年，徐道饶忽然看见一个鬼，自称是他家的先辈。当时是冬天，天气晴朗，徐家库房里堆积着很多稻子，鬼就对徐道饶说：“明天你可把稻子运到场上晒一晒，天将下大雨，后头再没有晴

的时候。”徐道饶听从了鬼的指教，把稻子运出来晒上，鬼也帮着他运。日后果然下起了连绵大雨。这鬼有时也现形，像只猴子。徐道饶就去请道士写了一道驱鬼的符挂在窗子上。鬼就大笑说：“你想用符挡住我吗？我从狗洞子也能钻到你家来。”鬼虽然这样说了，但以后再也没进屋。过了几天，听见鬼叹息说：“徐叔宝要来，我可不能看见他。”两天后，徐叔宝果然到家来了，那鬼从此就再也不来了。出自《异苑》。

东莱陈氏

东莱有一家姓陈的，全家一百多口。有天早上做饭，怎么烧也不沸，揭开锅一看，一个白发老头从锅里跳了出来。陈某就跑去问巫师，巫师说：“这是个大妖怪，你家将遭到灭门之灾。你回去赶快多做一些武器，做好了就放在门壁下，然后把大门好好关严。如果有骑马带着麾盖的来敲门，千万不要应声开门。”陈某回来后，大家动手砍伐制作了一百多件武器，做好后放在屋门下。不久果然有人来敲门，叫了半天也没有应。领头的大怒，叫手下人从门上翻过去。这时有个手下人看见堆在门内的大小一百多件武器，就出门告诉了领头的。领头的一听又害怕又懊恼。他对手下人说：“叫他们快点出来。他们不快点出来，就一个替死的都抓不回去，我们怎么赎罪呀？从这儿往北走，再走八十里吧，那里有个人家全家有一百零三口，只好去抓他们顶数了。”以后十天以内，八十里外那家人果然都死尽了。那家也姓陈。出自《搜神记》。

谢道欣

会稽郡常有大鬼，长数丈，腰大数十围，高冠玄服。郡将吉凶，先于雷门示忧喜之兆。谢氏一族，忧喜必告。谢弘道未遭母艰数月，鬼晨夕来临。及后将转吏部尚书，拊掌三节舞，自大门至中庭，寻而迁问至。谢道欣遭重艰，至离塘行墓地。往向夜，见离塘有双炬。须臾，火忽入水中，仍舒长数十丈，色白如练。稍稍渐还赤，散成数百炬，追逐车从而行。悉见火中有鬼，甚长大，头如五石笋，其状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孙恩作乱，会稽大小，莫不翼戴。时以

为欣之所见，乱之征也。禹会诸侯会稽，防风之鬼也。出《志怪录》。

沈寂之

吴兴沈寂之，以元嘉中，忽有鬼于空中语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灵车，鬼共牵走，车为坏。寂之有长刀，乃以置瓮中。有大镜，亦摄以纳器中。出《异苑》。

王 胡

宋王胡者，长安人也。叔死数载，元嘉二十三年，忽形见还家。责胡以修谨有缺，家事不理，罚胡五杖。傍人及邻里，并闻其语及杖声，又见杖瘢，而不见其形。唯胡独得亲接。叔谓胡曰：“吾不应死，神道须吾筭诸鬼录。今大

谢道欣

会稽郡曾有过一个大鬼，好几丈高，腰有好几十围粗，戴着高帽子，穿着黑色衣服。郡里将要有什么吉凶福祸，这鬼会先在雷门上给出预兆。谢氏一族的忧喜，必会告知。谢弘道的母亲死前几个月，那鬼就早晚都来。后来他快提升当吏部尚书时，那鬼就又拍手又跳舞，从大门到院里来回地蹦。不久升迁喜讯就到了。谢道欣父母相继去世，他们到离塘去经过墓地。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只见离塘里有两支火把。不一会儿，火把忽然进了水中，又延伸了好几十丈，火色像白绸。渐渐又变成红色，后来又散开变成了几百支火把，追逐着车队并行。在火光中可以看见一个很高的鬼，头有能装五石米的大箩筐那么大，像喝醉了似的，两旁有小鬼们搀扶着。这一年孙恩造反，会稽的人都辅佐拥戴。所以当时的人都认为谢道欣看见的那些情景，就是天下大乱的预兆。这鬼就是古时大禹在会稽召集诸侯时的防风氏之鬼。出自《志怪录》。

沈寂之

元嘉年间，吴兴人沈寂之忽然听见鬼在空中说笑，有时唱歌有时号哭，到夜晚就闹得更厉害。沈寂之有台灵车，被这些鬼拉着跑，把车都搞坏了。沈寂之有把长刀，鬼把它塞进了瓮中。沈寂之有面大镜子，也让鬼装进了器皿中。出自《异苑》。

王 胡

宋代的王胡，是长安人。他的叔叔死了好几年后，突然在元嘉二十三年现形回家了。他责备王胡行为不检点，不好好管理家中的事，应该罚打五棍子。旁人和邻里都听到了打棍子声和王胡叔叔的说话声，又看见王胡身上被杖打后的印迹，但看不见叔叔本人，只有王胡才能看得见。叔叔对王胡说：“我本来不该去世，是由于阴间需要我登记鬼的簿录。我这次来带了不少

从吏兵，恐惊损邻里，故不将进耳。”胡亦大见众鬼纷闹于村外。俄而辞去曰：“吾来年七月七日，当复暂还。欲将汝行，游历幽途，使知罪福之报也。不须费设，若意不已，止可茶食耳。”至期果还，语胡家人云：“吾今将胡游观，观毕当还，不足忧也。”胡即顿卧床上，泯然如尽。

叔于是将胡遍观群山，备观鬼怪。未至嵩高山，诸鬼道胡，并有饌设，其品味不异世中，唯姜甚脆美。胡怀之将还，左右人笑云：“止可此食，不得将远也。”胡又见一处，屋宇华旷，帐筵精美，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为设杂果槟榔等。胡游历久之，备见罪福苦乐之报，及辞归，叔谓曰：“汝既已知善之当修，返家寻白足阿练。此人戒行精高，可师事也。”长安道人足白，故时人谓为白足阿练也。甚为魏虏所敬，虏王事为师。胡既奉此训，遂与嵩山上年少僧者游学。众中忽见二僧，胡大惊，与叙乖阔，问何时来此。二僧云：“贫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意与君相识。”胡复说嵩高之遇，众僧云：“君谬耳，岂有此耶？”至明日，二僧不辞而去。胡乃具告诸沙门，叙说往日嵩山所见，众咸惊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

鬼吏和鬼卒，怕他们惊动乡亲们，所以没让他们进来。”王胡也真看见村外有不少鬼在吵吵闹闹。叔叔待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时

说：“我明年七月七日还会回来一趟。那时我打算领你一起走，让你游一游阴曹地府，好知道罪福和因果报应的事。到时候你也不用拿更多的东西供祀我。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只需供一点饭食茶水就可以了。”第二年七月初七，王胡的叔叔果然又回来了。叔叔对家里人说：“我现在要带王胡到阴间看一看，看完就让他回来，你们不必担心。”只见王胡随即倒在床上，就像死了一样无声无息。

叔叔就领着王胡游遍了阴曹地府的山，看了所有的鬼怪。最后来到嵩高山，鬼怪们都来和王胡交谈，并摆下吃食招待王胡。王胡吃那些东西和人间的食品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姜吃起来又脆又香。王胡就揣了几块姜打算带回人世，鬼怪们笑着说：“只能在这儿吃，不能带远啊。”王胡又来到一个地方，见房舍高大华丽，陈设十分精美，里面住着两个年轻的和尚。王胡就拜访了他们。两个和尚为王胡拿来些杂果和槟榔请他吃。王胡在阴间游历了很久，把罪福苦乐因果报应的事都看全了，临回阳间前，叔叔对他说：“你现在既然知道在人世应该积德行善，那你回去后就去找白足阿练。这个人修行的境界很高，你可以拜他为师。”长安道人足白，所以当时人叫他白足阿练。魏国那些敌人们很敬重他，连魏王都拜他为师。王胡记住了叔叔的教导，回来后，就和嵩山上的年轻和尚一起游学。有一天，忽然在和尚群里看见了在阴间认识的那两个和尚，王胡大吃一惊，连忙上前问候，问他们什么时候到阳间的嵩山来的。两个和尚说：“我们本来就是这个寺里的，过去我们从来没见过你呀！”王胡就说起在嵩高山上相识的事，旁边的和尚都说：“您弄错了吧，哪有这种怪事？”第二天，那两个和尚却不辞而别了。王胡就把他游历阴间遇见两位和尚的事告诉了众僧，大家都很吃惊，就去找那两个和尚，但没找到。

陶继之

陶继之，元嘉末为秣陵令，尝枉杀乐伎。夜梦伎来云：“昔枉见杀，诉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须臾复出，乃相谓曰：“今直取陶秣陵，亦无所用，更议上丹阳耳。”言讫并没。陶未几而卒，王丹阳果亡。出《述异记》。

朱 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殓，忽形见，还坐尸侧，慰勉其母，众皆见之，指挥送终之具，务从俭约，谓母曰：“家比贫，泰又亡歿，永违侍养，殓殮何可广费？”出《述异记》。

戴承伯

宋戴承伯，元徽中，买荆州治下枇杷寺，其额乃误东空地为宅。日暮，忽闻悲骂之声。起视，有人形状可怪，承伯问之，答曰：“我姓龚，本居此宅。君为何强夺？”承伯曰：“戴瑾卖地，不应见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预瑾乎？不速去，当令君知。”言讫而没。承伯性刚，不为之动。旬日，暴疾卒。出《渚宫旧事》。

章 授

丹阳郡吏章授，使到吴郡，经毗陵。有一人，年三十余，黄色单衣，从授寄载笥。行数日，略不食，所过乡甲，辄周旋。里中即闻有呼魄者，良久还船。授疑之，伺行后，发

陶继之

元嘉末年，陶继之当秣陵令时，错杀过乐伎。夜里陶继之梦见乐伎来对他说：“过去你错杀了我们，我们告到阴司，阴司已经受理了，现在就来抓您去。”说罢就跳进陶继之的嘴里，又落进他肚子里。不一会又钻出来，互相说：“我们今天直接把他抓去也没什么用，还是商量一下去丹阳吧。”说完就不见了。陶继之不久就死了，丹阳尹王某果然也死了。出自《述异记》。

朱 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年间，朱泰病死，还没有入殓，他的鬼魂突然现形，就坐在自己的尸体旁，劝慰他的母亲，并告诉料理丧事的

人，一切用品都要节俭，这情形当时在场的人都看见了。朱泰的鬼魂还对母亲说：“咱家这么穷，我又死了，永远也不能侍奉赡养您老人家了，丧事怎么可以多花钱呢？”出自《述异记》。

戴承伯

宋元徽年间，戴承伯买下荆州治下的枇杷寺。由于买价牵涉，在寺东空地上建了住宅。天黑时，忽然听见有谩骂的声音。起来看，有一个形状奇怪的人。戴承伯问他，他说：“我姓龚，本来住在这里。您为什么强夺我的住宅？”承伯说：“是戴瑾卖给我的，不应该责备我。”鬼说：“您利己而妨害别人，和戴瑾有什么关系？不快快搬走，我让您知道厉害！”说完就消失了。承伯为人刚强，没理那一套。十多天后，就得了暴病死了。出自《渚宫旧事》。

章 授

丹阳郡有个官吏叫章授，奉派到吴郡出差，经过毗陵。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穿着黄色单衣，请求往章授的船上寄存一个箱子。这人和章授一块走了好几天，却不吃东西，所经过的村镇，那人都要去转一转。然后就会听见村镇里传出来哭丧招魂声，过很久那人才回到船上。章授起了疑心，就趁那人走后打开

其笥，有文书数卷，皆是吴郡诸人名。又有针数百枚，去或将一管。后还，得升余酒，数片脯，谓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载相烦，求得少酒，相与别。所以多持针者，当病者，以针针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阳别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从乞药，答言：“我但能行病杀人，不主药治病也。”元嘉末，有长安僧什昙爽，来游江南，具说如此也。出《法苑珠林》。

施续门生

吴兴施续有门生，常秉无鬼论。忽有一单衣白袷客，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

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云：“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余，安著都督头，便拳椎打之。都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出《搜神记》。

张道虚

吴郡张道虚、张顺，知名士也，居在闾门。遭母丧中，买新宅。日暮，闻人扣门云：“君是佳人，何为危人自安也？”答云：“仆自买宅，得君棺器，为市甓作冢相移，有何负？”鬼曰：“移身著吴将军冢，吾是小人，日夜斗，不可堪忍。不信，君可随我视之。”于是二张恍惚，便至闾门外。

他的箱子，见里面有几卷文书，上面都是吴郡的一些人名。箱子里还有几百根针。每次那人上村镇里去时都拿一管针。后来他回来了，拿了一升酒、几片肉，对章授说：“您知道我是鬼了，劳烦您让我搭乘，我要来了一点儿酒，来和您告别。我每次拿一些针走，都是去找那些应该得病的人，用针扎他们的魂灵。现在我去找的都是本郡人，丹阳郡另外有人去。今年得病的多，您千万别到病人家。”章授向他求药，他说：“我只能传病杀人，不会治病救人。”元嘉末年，有个法名叫什昙爽的长安和尚到江南游历，说了这件事。出自《法苑珠林》。

施续门生

吴兴的施续有个门生，常常坚持无鬼论。有一天，忽然来了个穿单白袍子的人和他谈话，谈及鬼神。谈了一天，白袍人说不过门生了，就说：“您很能说，但道理不能服我。我就是个鬼，您怎么说没有鬼呢？”门生问鬼来做什么，鬼说：“我奉命来抓您，明天吃饭的时候就是您的死期。”门生就苦苦哀求别抓他，鬼就问：“有没有和您相似的人呢？”门生说：“施续帐下的都督和我相似。”鬼就和门生一同到都督那儿去。他们和都督相对而坐，鬼拿出一个铁凿子，有一尺多长，对准都督的头，就举起铁锤打凿子。都督说：“我觉得头有点儿痛。”不一会儿头就疼得十分厉害，一顿饭工夫就死了。出自《搜神

记》。

张道虚

吴郡的张道虚、张顺，是知名的学士，住在阊门。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买了新府宅。一天晚上，听见有人敲门说：“您是有教养的名人，怎么干出这种利己害人的事呢？”他们回答说：“我们买下这住宅时，发现了您的棺木，为您买了砖把坟迁移了，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呢？”鬼说：“您把我移到吴将军的坟地，我是个小小老百姓，他们日夜欺负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不信，您可以跟我去看看。”于是张道虚、张顺两个人就恍恍惚惚地到了阊门外。

二张听之，但闻冢中淘淘打拍。鬼便语云：“当令君知。”少时兄弟俱亡。出《神鬼录》。

一听，果然坟墓里传出噼噼啪啪的拍打声。鬼说：“我让您知道我的厉害。”不久，二张兄弟就都死了。出自《神鬼录》。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 树 竺惠炽 郭 铨 贺思令 山 都
区敬之 刘 隽 檀道济 石秀之 夏侯祖观
张承吉 梁 清 崔茂伯 巢 氏 胡庇之
索 颐

秦 树

沛郡人秦树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尝自京归，未至二十里许，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见一女子，秉烛出云：“女弱独居，不得宿客。”树曰：“欲进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树既进坐，竟以此女独处一室，虑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过嫌，保无虑，不相误也。”为树设食，食物悉是陈久。树曰：“承未出适，我亦未婚。欲结大义，能相顾否？”女笑曰：“自顾鄙薄，岂足伉俪？”遂与寝止。向晨树去，乃俱起执别，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莫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树低头急去数十步，顾其宿处，乃是冢墓。居数日，亡其指环，结带如故。出《甄异录》。

秦 树

沛郡人秦树，家住曲阿小辛村。有一次他从京城回来，离家二十多里时，天黑得看不见道了。看见远处有灯光，就直奔而去。看见一个女子端着蜡烛走出来说：“我一个弱女子独自住着，没法留客人住宿。”秦树说：“我想往前走，但晚上实在没法再赶路了，请允许我在外屋借住一下吧。”女子答应了。秦树进屋以后，因与这女子独处一室，怕她丈夫回来，就不敢安眠。女子说：“你何必这么拘束，就放心在这儿住吧，不会有什么事的。”女子为秦树摆下了饭菜，但饭菜看样子都是搁了很久的了。秦树说：“你还没有出嫁，我也没有结

婚，我想和你结为夫妻，不知你能不能同意？”女子笑着说：“我这样鄙陋微贱的女子，怎么配做你的终身伴侣呢？”后来他们就同床共枕。到天亮后，秦树要上路了，二人起床告别，女子哭着说：“和您只有这一面之缘，以后就永别了。”女子送给秦树一对指环，结在秦树的衣带上后，一直送出门外。秦树低头急忙离去，走了几十步后，回头看昨晚住的地方，乃是一座坟墓。过了几天，指环丢失了，但衣带上那个结还在。出自《甄异录》。

竺惠炽

沙门竺惠炽，住江陵四层佛寺，以永初二年卒。葬后，弟子七日会，举寺悉出，唯僧明道先患病，独停。忽见惠炽，谓明曰：“我生不能断肉，今落饿狗地狱，令知有报。”出《异苑》。

郭 铨

郭铨，字仲衡，义熙初，以党附桓玄被杀。乃元嘉八年，忽乘舆导从，显形谓女婿刘凝之曰：“仆有谪事，可四十僧会，得免脱也。”又女梦云：“吾有谪罚，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设会不能见矜耶？”女问当何处设斋，答曰：“可归吾舍。”倏然复没。办会毕，有人称铨信，与凝之言：“感君厚惠，事始获宥。”出《冥祥记》。

贺思令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出《幽明录》。

山 都

山都，形如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眼张口如笑。好居深树中，翻石觅蟹啖之。《述异记》曰，南康有神，名曰

竺惠炽

有位和尚叫竺惠炽，住在江陵的四层佛寺，于永初二年去世。埋葬以后，弟子们办七日会，全寺的和尚都参加了，只有一个名叫明道的和尚因为生病，独自留下了。忽然看见竺惠炽来了，对明道说：“我生前因为不能戒掉吃肉，如今已被投入饿狗地狱了。这是报应，特地来提醒你知道。”出自《异苑》。

郭 铨

郭铨字仲衡，义熙初年时，因为和桓玄是同党被杀。到了元嘉八年时，忽然现了形，乘着车带着侍从，对他的女婿刘凝之说：“我将要获罪受处罚，请你为我设一个四十名和尚参加的法会，我就能得以免罪。”后来郭铨的女儿也梦见父亲说：“我将要获罪受罚，让你丈夫为我作福，怎么到现在还不能可怜可怜我抓紧办呢？”女儿问应该在哪里设斋，郭铨说：“在我家里办就行。”说完就突然消失了。刘凝之给郭铨办了斋会后，有人给刘凝之传来郭铨的话说：“感谢您的厚恩，我的罪已经得到宽恕赦免了。”出自《冥祥记》。

贺思令

会稽人贺思令琴弹得很好。有一天夜里，贺思令在月下坐着，临风抚琴。忽然有一个身材魁伟戴着刑具的人来到院中，看脸色十分凄惨。这人夸赞贺思令的琴艺，贺思令就和他交谈起来。这人自称是晋代的中散大夫嵇康，对贺思令说：“你弹琴下手极快，但这不合乎古代的弹奏技法。”然后就把《广陵散》传给了贺思令。贺思令学会了，使《广陵散》得以流传下来。出自《幽明录》。

山 都

山都形状像昆仑人，全身长毛，见人就闭眼张嘴好像在笑。它们喜欢住在深林中，翻石头找螃蟹吃。《述异记》说，南康有神叫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发黄披身。于深山树中作巢，

窠形如卵而坚，长三尺许，内甚泽，五色鲜明。二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体质虚轻，颇似木筒，中央以鸟毛为褥。此神能变化隐形，猝睹其状，盖木客、山樛之类也。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树，可二十围，老树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县治民有道训、道灵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窠还家。山都见形，骂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预汝事？山木可用，岂可胜数？树有我窠，故伐倒之。今当焚汝宇，以报汝之无道。”至二更中，内外屋上，一时起火，合宅荡尽矣。木客，邓德明《南康记》曰，木客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高岩绝岭，然后居之。能斫榜，索著树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买榜，先置物树下，随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将榜与人，不取亦不横犯也，但终不与人面对与交作市井。死皆加殓殓之。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鱼生肉遗宾，自作饮食，终不令人见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杪，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营伐船兵说，往亲睹葬所，舞唱之节，虽异于人，听如风林泛响，声类歌吹之和。义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装舟楫，木客乃献其榜而不得见。出《南广记》。

区敬之

南康县营民区敬之，宋元嘉元年，与息共乘舫，自县溯流。深入小溪，幽荒险绝，人迹所未尝至。夕登岸，停止舍

山都，形状像人，有二尺多高，黑色红眼，黄头发披在身上。在深山的树里筑窝窠。山都的窠是蛋形但很坚硬，三尺来长，里面很有光泽，五色鲜明。两个窠擦在一起，中间连着。当地人说，上面那个是雄性山都住，下面那个是雌性山都住。窠旁都开圆形的口，整个窠非常轻，很像个木筒，里面用鸟的毛做褥子。山都神能变化隐身，乍一看，很像是木客、山樛之类。赣县西北十五里有个古塘，叫余公塘。上面有一棵二十围的大梓树，这棵树中心空了，山都在里面做了窠。宋元嘉元年，县城里有道训、道灵兄弟二人砍倒了大梓树，把山都的窠带回了家。山都于是现了形，骂两兄弟说：“我在荒山野岭里住着，碍你们什么事了？能用的山木数不胜数，可这棵树有我的窠，你们却偏偏给砍了。为了报复你们的胡作非为，我现在要烧掉你们的房

子。”到二更时分，弟兄俩的家中里外屋都着起了大火，烧得片瓦无存。至于木客，邓德明著的《南康记》里说，木客的形貌和说话的声音，和人并不是完全不同，只是木客的手脚爪子锐利得像钩子。他们专门在高岩峻岭上住。他们也能砍木柱，用绳索绑聚在树上。过去曾有人想买他们的木柱，就先把要给木客的物品放在树下，买多少木柱就放多少东西。如果木客觉得满意，就把木柱给人，不取物品也不侵犯人，但始终不跟人面对面做交易。木客死后也是装进棺木埋葬。曾有人看见过木客的殡葬，也是用酒、鱼和生肉招待宾客，自己吃喝，始终不让人看见他们。他们常常把棺木葬在高岸或树枝上，或者藏在石窠里。南康三营的伐船兵说，曾亲眼去看木客的葬所，听他们在丧礼上跳舞唱歌，虽然不同于人类，听起来像风吹过树林，好像是唱歌和音乐演奏都融合在一起了。义熙年间，徐道覆到南方去，派人砍木头用来做船帮，木客就献出了木头，但仍然不露面。出自《南广记》。

区敬之

南康县的营民区敬之，宋元嘉元年时和自己的孩子一同乘船，从县里逆流而上，深入了一条小河，幽深荒僻，地势十分险峻，是个人迹不到的地方。晚上他们上了岸，在一个屋子里歇息

中，敬之中恶猝死，其子燃火守尸。忽闻远哭声，呼阿舅。孝子惊疑，俯仰间，哭者已至。如人长大，被发至足，发多蔽面，不见七窍。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惧，遂聚薪以燃火。此物言：“故来相慰，当何所畏？”将须燃火，此物坐亡人头边哭。孝子于火光中窃窥之，见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须臾裂剥露骨。孝子惧，欲击之，无兵仗。须臾，其父尸见白骨连续，而皮肉都尽。竟不测此物是何鬼神。出《述异记》。

刘 隽

元嘉初，散骑常侍刘隽，家在丹阳。后尝遇骤雨，见门前有三小儿，皆可六七岁，相率狡狴，而并不沾濡。俄见共争一匏壶子，隽引弹弹之，正中壶，霍然不见。隽得壶，因挂阁边。明日，有一妇人入

门，执壶而泣，隼问之，对曰：“此是吾儿物，不知何由在此？”隼具语所以，妇持壶埋儿墓前。间一日，又见向小儿持来门侧，举之，笑语隼曰：“阿侬已复得壶矣。”言终而隐。出《幽明录》。

檀道济

檀道济居清溪，第二儿夜忽见人来缚己，欲呼不得，至晓乃解，犹见绳痕在。此宅先是吴将步闾所居，谚云：“扬州青，是鬼营。”青溪青扬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诛。出《异苑》。

时，区敬之中了邪突然死去，他儿子点上火守在尸体旁。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哭声，哭的人喊阿舅。区敬之的儿子十分奇怪，转眼间那个哭丧的已经来到面前。他个子和人一样高，长头发一直垂到脚上。由于头发太密盖住了脸，看不见这人的七窍。这人叫着孝子的名字，并说了些安慰吊唁的话。孝子非常害怕，就聚拢柴禾点火。那怪物说：“我是专门来慰问你的，你怕什么呢？”刚要点火，见那怪物坐在死尸的头旁哭起来。孝子借火光偷偷看，见那怪物把自己的脸盖在死尸的脸上，片刻间死尸脸上的肉就被撕裂剥掉，露出骨头。孝子吓坏了，想打那怪物，但手边没有家伙。不大工夫，他父亲的尸体就只剩下一架白骨，皮和肉都没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怪物是什么鬼神。出自《述异记》。

刘 隼

元嘉初年，散骑常侍刘隼家住在丹阳。有一天下起暴雨，他看见门前有三个六七岁的小孩儿，正一起玩游戏，没被雨水打湿。不一会儿就见三个小孩儿在抢一个葫芦做的小壶，刘隼用弹弓打那壶，一下子打中了，小孩们就突然不见了。刘隼把壶拿来，挂在房子边上。第二天，一个女人进门来，抓住那只壶哭了起来，刘隼问她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我儿子的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刘隼就把情况说了，那女人就把壶拿走埋在她儿子的墓前。过了一天，刘隼又看见那些小孩儿来到门边，手里举着那个壶，笑着对刘隼说：“我又得到我的壶喽！”说完就不见了。出自《幽明录》。

檀道济

檀道济住在青溪。他的二儿子夜里忽然梦见有人来把他绑上了，想喊也喊不出来，到天亮才解开。一看，被绑过的绳印子还在身上。檀道济住的是吴国的将领步阐的旧居，当地人传说：“扬州青，是鬼营。”是说青溪和青扬都是鬼营。从步阐到檀道济，都是被诛杀的。出自《异苑》。

石秀之

丹阳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著平巾帻，乌布裤褶，擎一板及门，授之曰：“闻巧侔班、垂，刻杭尤妙。太山府君故使相召。”秀之自陈：“止能造车，制杭不及高平刘儒。”忽持板而没。刘儒时为朝请，除历阳郡丞，数旬而歿。出《广古今五行记》。

夏侯祖观

元嘉中，夏侯祖观为兖州刺史，镇瑕丘，卒于官。沈僧荣代之。经年，夏侯来谒僧荣，语如平生，每论幽冥事。僧荣床上有一织成宝饰络带，夏侯曰：“岂能见与，必以为施，可命焚之。”僧荣令对烧之，烟焰未灭，已见夏侯带在腰上。僧荣明年在镇，夜设女乐，忽有一女人在户外，沈问之，答：“本是杜青州弹箏妓采芝，杜以致夏侯兖州为宠妾，唯愿座上一妓为伴戏。”指下坐琵琶。妓啼云：“官何忽以赐鬼？”鬼曰：“汝无多言，必不相放。”入与同房别，饮酌未终，心痛而死。死气方绝，魂神已复人形，在采芝侧。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承吉

魏郡张承吉息元庆，年十二。元嘉中，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有鳞甲。来招元庆，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撻之。俄闻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与罚。”张有

石秀之

宋代元嘉年间，丹阳人石秀之家忽然来了一个人，头戴平巾帻，穿黑布军裤，手持文牒进了门，交给石秀之，说：“听说你手艺精巧可以比得上鲁班、工倕，尤其善于造船，所以太山府君召你前往。”石秀之忙陈诉说：“我只会造车，造船比不上高平人刘儒。”那人拿着文牒忽然就消失了。刘儒当时被宫廷请去，被任命为历阳郡丞，几十天后就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夏侯祖观

元嘉年间，夏侯祖观当兖州的刺史，坐镇瑕丘，后来死在任上。沈僧荣代替了他的职务。一年后，夏侯突然来拜访僧荣，谈吐像他活着时一样，谈话中常常说到阴间的事。僧荣床上有一条刚织好的镶有宝石装饰物的腰带，夏侯说：“把它送给我好吗？如果愿意，你可以把带子烧掉。”僧荣就当着夏侯的面命人把那带子烧了，烟火还没灭，就见夏侯的腰上已系着那条带子了。第二年，僧荣在他的驻所，夜间找来些歌妓一起奏乐玩乐，忽然有一个女子来到门外。僧荣问她，她说：“我原来是青州杜大人的弹筝妓女，名叫采芝。杜大人把我送给夏侯大人，我成了他宠爱的妾，现在我希望能在你的乐妓里找一位和我做伴玩耍。”说着女子就指了指正在乐队里弹琵琶的女子。弹琵琶的女子立刻哭了起来说：“长官怎么就把我送给鬼了呢？”采芝说：“你少废话，我不会放过你的。”弹琵琶的女子只好回屋和同伴们告别。宴会还没散，琵琶女就突发心痛病死了。她刚断气，魂魄就复成人形，站在采芝身旁。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张承吉

魏郡人张承吉的儿子元庆十二岁。元嘉年间，元庆看见一个鬼，有三尺高，只有一只脚，脚是鸟爪，背上有鳞甲。这鬼来招元庆，元庆就神情恍惚，像发了狂，到处乱跑，父母就打他。就听见空中那鬼说：“是我让元庆这样的，请不要责罚他。”张承吉有

二卷羊中敬书，忽失所在。鬼于梁上掷还，一卷少裂坏，乃为补治。王家嫁女，就张借□，鬼求纸笔代答。张素工巧，尝造一弹弓，鬼借

之，明日送还，而皆折坏。出《异苑》。

梁 清

宋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扬州右尚方间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数有异光，又闻擗笋声，令婢子松罗往看。见二人，问，云：“姓华名芙蓉，为六甲至尊所使。从太微紫室仙人，来过旧居。”仍留不去。或鸟首人身，举面是毛。松罗惊，以箭射之，应弦而灭，并有絳污染箭。又睹一物，仿佛如人，行树樛。令人刺中其脾，堕地淹没。经日，又从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团饭授之，顿造二升。数日，众鬼群至，丑恶不可称论。拉拽床障，尘石飞扬，累晨不息。婢采菊，路逢一鬼，著衣帻，乘马。卫从数十，谓采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问何以恒掷秽污，答曰：“粪污者，钱财之像也；投掷者，速迁之征也。”顷之，清果为扬武将军、北鲁郡太守。清厌毒既久，乃呼外国道人波罗叠诵咒，见诸鬼怖惧，逾垣穴壁而走，皆作鸟声，如此都绝。在郡少时，夜中，松罗复见威仪器械，从众数十人，戴帻。送书粗纸，七十许字，笔迹婉媚，远拟羲、献。又歌云：“坐依

两卷羊中敬的书。忽然丢失了。那鬼从房梁上扔还了书。原来其中的一卷有些损坏了，鬼还回来时已给修补好了。有个姓王的，女儿要出嫁，向张承吉借□，鬼就要了纸笔替张承吉写答书。张承吉一向手巧，曾做了个弹弓，鬼借去了，第二天送还时，把弹弓给折坏了。出自《异苑》。

梁 清

宋代安定人梁清，字道脩，住在扬州右尚方的桓徐州的旧宅院。元嘉十四年二月，宅院中几次发出奇怪的亮光，又听见劈劈竹笋的声音，梁清让一个叫松罗的婢女去看。松罗看见了两个人，问他们是谁，回答说：“姓华名芙蓉，是六甲至尊派来的。跟着太微紫室仙人来重访过去的居所。”他们就留下来没有离去。他们鸟头人身，满脸都是毛。松罗大吃一惊，用箭射，他们随着射出的箭消失了，看看箭

头，上面沾着深红色的脏东西。又看见一个怪物，好像是人，行走在树间。梁清让人刺中了它的大腿，掉下地来不见了。过了一天，这怪物又在房上瘸着腿走，并向婢女要吃的。婢女做了饭团给它吃，一顿竟吃了二升米的饭。几天后，来了一群鬼，个个奇模怪样无法描述。他们拉扯床障，搞得尘土飞扬，折腾了好几个早晨也没个完。有个婢女叫采药，在路上碰到个鬼，穿着衣服戴着头巾，骑着马，带着几十个随从，对采菊说：“我是天上的神仙，不要叫我鬼。”采菊问他为什么常常到处乱扔肮脏的东西，回答说，“粪便一类的脏东西，是钱财的象征。扔这些东西，是很快要升官的预兆。”果然过了不久，梁清就升任了扬武将军、北鲁郡太守。梁清憎恨那些在他院子里胡闹的鬼怪很久了，就请来一个叫波罗叠的外国道人念咒驱鬼。只见那群鬼一听咒语就吓得翻墙钻洞地逃掉了，一面逃一面发出像鸟叫似的声音。从此这院子的鬼才彻底消失了。梁清刚到北鲁郡上任时，半夜里，婢女松罗又看见一队鬼怪，仪仗威严，有几十个随从，戴着头巾。他们送给梁清一张粗纸写的信，有七十多个字，笔迹柔美秀丽，很像王羲之、王献之的风格。鬼唱道：“坐依

孔雀楼，遥闻凤凰鼓。下我邹山头，仿佛见梁鲁。”鬼有叙吊，不异世人。鬼传教曾乞松罗一函书，题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笺。”以吊其叔丧。叙致哀情，甚有铨次。复云，近往西方，见一沙门，自名大摩杀，问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与。清先本使燉煌，曾见此僧。清家有婢产，于是而绝。原缺出处，今见《异苑》卷六。

崔茂伯

崔茂伯女，结婚裴祖儿。婚家相去五百余里，数岁不通。八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日将暮，女诣裴门，拊掌求前。提金罍，受二升许。到床前而立，裴令坐，问所由。女曰：“我是清河崔府君女，少闻大人以我配君，不幸丧亡。大义不遂，虽同牢未显，然断金已著，所以故来报君耳。”便别以金罍赠裴。女去后，裴以事启父，父欲遣信参之。裴曰：“少结崔氏姻，而今感应如此，必当自往也。”父许焉。裴至，女果丧，因相吊唁。裴具述情事，出罍示茂伯，先以此罍送女入瘞，既见罍，遂与裴俱造女墓。未至十余里，裴

复见女在墓言语，傍人悉闻声，不见其形。裴怀内结，遂发病死，因以合葬。

孔雀楼，遥闻凤凰鼓。下我邹山头，仿佛见梁鲁。”原来鬼界也有吊唁的礼节，和人世没什么不同。鬼还通过松罗向梁清要了一函书，给书上题着：“故孔修之死罪白笺。”以哀悼他死去的叔叔。吊文中叙述悲痛的心情，非常合乎祭悼的文体。鬼又说，最近到西方去时，遇见一个和尚，自称叫大摩杀，向梁清问候，并让他捎来五丸香交给梁清。原来梁清过去曾出使过燉煌，在那里曾见过大摩杀和尚。梁清家中有个婢女生产，从此鬼再也不来了。原缺出处，今见《异苑》卷六。

崔茂伯

崔茂伯的女儿许配给了裴祖的儿子。两家相距五百多里地，好几年不通音信。八月间，崔女突然死亡，这消息裴家并不知道。有一天黄昏时分，崔女突然来到裴家门前，拍着手掌请求向前。她拿着一个能装约二升东西的金坛子。崔女来到裴家公子的床前站住，裴公子请她坐，问她来做什么。崔女说：“我是清河崔府君的女儿，小时候听我父母说把我许配给您了，但我不幸去世了。不能和您成婚，虽然没能共同生活，但婚约已经确定，所以我特地来告诉您。”崔女告别时，把那金坛子送给了裴公子。崔女走后，裴公子把这事告诉了父亲，父亲打算写信去向崔家询问。裴公子说：“我和崔氏女小时就定了亲，现在有这样的感应，我应该亲自去一趟才是。”父亲答应了。裴公子到了崔家，崔女的确已经死了，于是就吊唁。裴公子说了崔氏女显灵的事，还拿出了崔氏女赠给他的金坛子。崔家本来是把金坛子给女儿随殓的，现在见裴公子拿着来了，就和他一起到崔氏女的墓地去。离墓地还有十几里时，裴公子又听见崔氏女在墓地里说话的声音，旁边的人也听到了，只是看不见崔氏女的形象。裴公子由于悲痛郁结在心中而得病死去。后来就把他和崔氏女合葬在一起了。

巢氏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为湘县令，居晋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

追之，如相问讯，遂共通情。随婢还家，仍住不复去。巢恐为祸，夜辄出婢。闻与婢讴歌言语，大小悉闻，不使人见，见者唯婢而已。恒得钱物酒食，日以充足。每与饮，吹笛而歌，歌云：“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鸣。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长生。”出《幽明录》。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尝为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胧月，户牖小开，有人倚立户外，状似小儿。户闭，便闻人行，如著木屐声。看则无所见，如此甚数。二十八年二月，举家悉得时病，空中投掷瓦石，或是干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掷之势更猛。乃请道人斋戒转经，竟从倍来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经卷而已。秋冬渐有音声，瓦石掷人，肉皆青黯，而亦甚痛。有一老奶，好骂詈，鬼在边大吓。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驱逐，渐复歇绝。至二十九年，鬼复来，剧于前。明年，丞廨火频四发，狼狽浇沃并息。鬼每有声如犬，家人每呼吃噏，后忽语音似吴。三更叩户，庇之问：“谁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无所见。

数日，三更中，复外户叩掌，便复骂之。答云：“君勿骂

巢氏

元嘉年间，太山人巢氏，曾当过湘县的县令，现在住在晋陵。他家的一个婢女出去打柴时，忽然有个人追上来，和她问候攀谈，两人之间产生了感情。那人跟着婢女回到巢氏家，而且住下不走了。巢氏怕招来祸事，晚上就把婢女赶出家门。全家老小都能听见婢女和那个外来的人谈笑唱歌，但看不见那个人，只能看见婢女一个人。那人常常能得到些钱财和酒饭，日子过得很富足。每次他喝酒，就吹起笛子唱歌，唱的是：“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鸣。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长生。”出自《幽明录》。

胡庇之

宋代豫章人胡庇之，曾当过武昌郡的郡丞，元嘉二十六年他一到任时，就发现他的府宅已经有鬼了。每当半夜，月色迷蒙，门窗微开着，就能看见有人靠在门外站着，看样子像个小孩儿。如果关上门，就能听见穿着木制拖鞋走路的声音，却什么也看不见，像这样的事有过不少次。元嘉二十八年二月，胡庇之全家得了传染病。这时空中不时扔下来瓦片石块，或是干土。到夏天过了一半时，家人的病都好了，但空中往下扔石头瓦片更厉害了。胡庇之只好请来道士持斋念经，可是鬼怪扔东西加倍凶猛起来，像下雨似的，只是不往道士和经书上扔而已。到秋冬以后，渐渐能听见鬼的声音，而且瓦片石块砸到人身上，把人的皮肉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很痛。胡家有个老太太，好骂人，鬼就在她旁边大喊大叫地吓唬人。胡庇之又请来道士，以酒祭祀，上表请神，又施了符咒驱鬼，慢慢鬼才不再来骚扰了。到元嘉二十九年，鬼又来了，而且闹得比以前更凶。第二年，胡家的府宅好几次起火，拼命扑救才把火浇灭。鬼有时发出像狗叫的声音，家人们就大声呵斥一通。后来鬼忽然说话，口音像吴人。三更时分来敲门，胡庇之问：“是谁？”鬼说：“程邵陵。”等端着灯出来看时，又什么都看不见。

几天后三更，鬼又在门外拍掌，胡庇之又骂。鬼说：“您别骂我，我是善神，非前后来者。陶御史见遣报君。”庇之云：“我不识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与之周旋。”庇之云：“吾与之在京日，服事衡阳，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处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后相侵，是沈公所为。此廨本是沈宅，来看宅，聊复投掷狡狴。忿戾褻却太过，乃至骂詈。命婢使无礼向之，复令祭酒上章，告罪状，事彻天曹。沈今为天然君，是佛三归弟子，那不从佛家请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愿专意奉法，不须与恶鬼相当。”庇之因请诸僧诵经斋戒。经一宿后，复闻户外御史相闻：“白胡丞，今沈相讼甚苦。如其所言，君颇无理。若能归诚正觉，习经持戒，则群邪屏绝。依依曩情，故相白也。”出《法苑珠林》。

索 颐

宋襄城索颐，其父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辄死，父便买居之，多年安吉，子孙昌盛，为二千石。当徙家之官，临去，请会内外亲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来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迁官，鬼为何在？自今以后，便为吉宅，居无嫌也。”语讫如厕，须臾，见壁中有一物，为卷席大，高五尺许。颐父便还取刀斫之，中断，便化为两人。复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夺取刀，

我，我是个好神，不是以前的那个鬼。是陶御史派我来见您的。”胡庇之说：“我不认识什么陶御史。”鬼说：“陶敬玄御史，您过去和他很有交情的嘛。”胡庇之说：“我和陶敬玄在京城时，服事衡阳王，他根本没当过御史。”鬼说：“陶敬玄现在可到了福地了，他是在天上做御史。过去到您的府宅来捣乱的是沈公。您现在住的府宅本来是他的，他来看他的旧宅，扔石头瓦片只是恶作剧开玩笑而已。可是您却十分恼怒，又请道士又画符的，太过分了，还破口大骂。又让奴婢无礼地对待他，尤其是您请来道士祭酒，上表请神，这事已经弄得天曹都知道了。沈公现在是天界的天然君，是佛门的三归弟子，您不去佛门上供奉福，反而让道士祭酒，上表请神。所以希望您今后要诚心诚意地遵奉佛门的法规，千万不要再把沈公当成恶鬼来对待。”胡庇之就请来一些和尚念经持斋，向神求得福佑。经过一夜之后，又听鬼在窗外说：“御史让我告诉胡丞，沈公现在对您控告得很厉害。如果依他所说，您并不太有理。如果您能皈依佛门，学经文，坚守戒律，就能使一切邪祟都绝迹了。我依依于过去的友情，所以相告。”出自《法苑珠林》。

索 颐

宋代襄城人索颐，他父亲不信妖魔鬼怪。有一个凶宅，凡住进去的人都会死掉，索颐的父亲就买下搬进去了。住了不少年都是太平平，子孙后代也很昌盛，当了一个年俸二千石的官。他们准备搬家去赴任。临走前，请来了亲戚族人，聚餐告别。酒宴开始，索颐的父亲说：“天下哪有什么吉凶。这所宅子过去都说是凶宅，从我住进来以后，多年来太平无事，而且我还升了官。可见根本就没有什么鬼怪存

在。从今以后，这个府宅就是吉宅，就放心地住吧。”说完后，他起身去厕所，不一会儿就看见墙里有一个东西，像卷起来的席子那么大，五尺来高。他就跑回去拿来一把刀去砍它，一刀把席子从中间砍断后，席子就变成了两个人。他又横着去砍，又变成了四个人。他们夺下刀，

反斫索，杀之。持刀至座上，斫杀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异姓无他。颐尚幼，乳母抱出后门，藏他家，止其一身获免。颐字景真，位至湘东太守。出《法苑珠林》。

反把他杀掉了。然后鬼怪们持刀冲上座位，对索家的子弟乱杀乱砍。凡是姓索的都被杀死了，只有外姓人没遭此横祸。当时索颐还很小，奶妈抱着他从后门逃出去藏在别人家，结果索家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索颐字景真，后来官至湘东太守。出自《法苑珠林》。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聘之 孟 襄 司马文宣 虞 德 严 猛

郭庆之 薄绍之 索万兴 郭秀之 庾季随

申翼之 王怀之 柳叔伦 刘 廓 王 瑶

王文明 夏侯文规

王聘之

瑯邪王聘之妻，陈郡谢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经年后，王以妇婢招利为妾，谢元嘉八年病终。王之墓在会稽，假瘞建康东冈，既窆反虞，輿灵入屋，凭几忽于空中掷地。便有嗔声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而行耶？”聘之云：“非为永葬，故不具仪耳。”出《法苑珠林》。

孟 襄

孟襄，字宝称，元嘉十一年为吴宁令。其妻蔡氏，在县亡。未几，忽有推窗打户，长啸歌吟，撒掷燥土。复于空中挥运刀矛，状欲加人。数数起火，或发箱篋之内，衣物焦而外不觉。因假作蔡氏言语，一如平生。襄因问曰：“卿何以短寿？”答曰：“是天命耳。然有一罪，为女时曾宰一鸡，

王聘之

瑯邪王聘之的妻子是陈郡的谢氏，生了个男孩小名叫奴子。一年后，王聘之娶了谢氏的婢女招利为妾，谢氏于元嘉八年病逝。王家的祖坟在会稽，暂时把谢氏埋在了建康东冈。落葬后举行虞祭，灵牌入室，凭几忽从空中摔到地上。就听见谢氏恼怒地责怪说：“为什么不作挽歌？让我冷清地上路？”王聘之说：“这里不是你永久的坟地，所以就没有举行仪式。”出自《法苑珠林》。

孟 襄

孟襄，字宝称，于元嘉十一年当了吴宁县令。他的妻子蔡氏在县里死了。没过多久，忽然有鬼怪来推门敲窗户，又叫又唱，还从空中往下撒干土，并在空中挥舞刀枪，看样子是要伤害人。家里还失了好几次火，有时打开衣箱，见箱内的衣物都烧焦了，外面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有时鬼还模仿蔡氏说话，就像她活着时一样。孟襄就问鬼：“你为什么这么短命？”鬼说：“这是我命中注定了的。不过我曾犯过一个罪过，在做姑娘时曾杀过一只鸡。

被录到地狱三日。闻人说，铸铜像者可免，因脱金指环一双以助之，故获解免。”时县有巫覡者，襄令召而看之，鬼即震惧。良久，巫者云：“见二物，其一如豕，一似雄鸡，两目直竖。作亡人言是鸡形者。”时又有慧兰道人，善于咒术，即召之，令诵经咒。鬼初犹学之，有顷，失所在。出《法苑珠林》。

司马文宣

司马文宣，河内人也，颇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艰，弟丧数月，望旦，见其弟在灵座上，不异平日，回遑叹咤，讽求饮食。文宣试与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经言，应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坠此鬼中？”即沉吟俯仰，默然无对。文宣即夕梦见其弟云：“生所修善，蒙报生天。灵床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

文宣明旦请僧转《首楞严经》，令人扑击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户外，形稍丑恶，举家骇惧，詈叱遣之。鬼云：“饥乞食耳。”经日乃去。顷之，母灵床头有一鬼。肤色赤色，身甚长壮。文宣长子孝祖与言，往反答对周悉。初虽恐惧，久稍安习之。鬼亦转相附狎，居处出入，殆同家人。于京师转相报告，往来观者，门限迭迹。

时南林寺有僧，与灵珠寺僧舍沙门，与鬼言论，亦甚

为这罪我被罚，该到地狱里待三天。听人说铸铜像可以免罪，就把一双金指环捐助了，所以才免了下地狱的罪。”当时县里有个巫师，孟

襄就派人把他找来让他看看是怎么回事。鬼一见他就很害怕。过了半天，巫师说：“看见了两个怪物，一个像猪，另一个像公鸡，两眼直瞪瞪的。学死去的蔡氏说话的，是那个像鸡的怪物。”当时还有个慧兰道人，善于咒术。孟襄就把道人请来，让他诵经咒。鬼一开始还学道人，不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出自《法苑珠林》。

司马文宣

河内人司马文宣，虔诚地信佛。元嘉元年，他为母亲守丧期间，他的弟弟去世了。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司马文宣看见弟弟在灵座上，和活着时一模一样。弟弟徘徊哀叹，要求给点吃喝。文宣尝试着和鬼对话，就问他：“你活着时那样积德行善，如果按佛经上说的，应该升天当神仙，或者转世为人，怎么你竟落到当鬼的份上呢？”鬼就沉吟俯仰，默默无对。这天夜里，文宣梦见他弟弟说：“我生前行善积德，已经得到了升天的好因果。在灵床上的那个鬼，是个妖怪，并不是我。我怕哥哥你疑怪，特地来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文宣请来和尚念《首楞严经》，并叫人打鬼，鬼就躲在了床底下。又逃到门外，形象非常丑恶，把全家人都吓坏了，大家又喊又骂地赶他。鬼说：“我不过是因为饿了来要些吃的罢了。”过了一天这个鬼才离去。可是这个鬼刚走，文宣母亲的灵床上又来了一个鬼。这个鬼身材粗壮高大，全身都是红色。文宣的大儿子孝祖和这个鬼谈话，向鬼提出些问题鬼都回答得很详细。起初家里人都挺怕这个鬼的，后来时间长了，大家渐渐有点习惯了。鬼也变得和大家十分亲近，日常生活出出入入，简直成了家里的成员了。京城里渐渐传开了这件事，来文宣家里看这个鬼的人络绎不绝。

当时南林寺有个和尚和灵珠寺的舍和尚，与鬼谈话，也十分款曲。鬼云：“昔世尝为尊贵，以犯众恶，受报未竟，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病。所应罹灾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横极众，多滥福善，故使我来监察之也。”僧以食与之，鬼曰：“我自有粮，不得进此食也。”舍曰：“鬼多知，我生来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来，出家因缘，本誓愿也。”问诸存亡生死所趣，略

皆答对，具有灵验，条次繁多，故不曲载。舍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为久留？”鬼曰：“此间有一女子，应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难可得。比日稽留，因此故也。藉乱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后，不甚见形。复往视者，但闻语耳。时元嘉十年也。

至三月二十八日，语文宣云：“暂来寄住，而汝倾家营福，见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听汝寄住，何故据人先亡灵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属，此座空设，故权寄耳。”于是辞去。出《冥报记》。

虞德 严猛

武陵龙阳虞德，流寓益阳，止主人夏蛮舍中。见有白纸一幅，长尺余，标蛮女头，乃起扳取。俄顷，有虎到户而退。寻见何老母嫫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语蛮，于是相与执杖伺候。须臾虎至，即共格之。同县黄期，具说如此。

融洽。鬼说：“我前世曾身份高贵，因犯众恶，受报应还没有结束，所以仍然是鬼身。”又说：“寅年有四百部鬼到人间大肆散播瘟疫。凡是不信神拜佛的人都遭到瘟灾。瘟疫会传播得非常广，不少积德行善的人也被误伤，所以派我来监督察问这件事。”和尚给鬼东西吃，鬼说：“我有我自己的粮食，不能吃这儿的東西。”舍和尚说：“鬼知道的事情多，能不能告诉我，我这辈子怎么成了出家人呢？”鬼回答说：“出家人本来就是人世间的人，因为你自己的誓愿，你自然就出家修行了。”又问了一些生死存亡的趋向，鬼都简单扼要地回答了，全有灵验，这些事情很多，就不一一记载了。舍和尚说：“人鬼殊途，你到人间既然不是找吃的，怎么待了这么久呢？”鬼说：“这里有一个女子，应该抓到阴间去。但这女子行善积德非常诚心，所以难于收捕。我长时间在人间停留，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在这里给主人家添了不少麻烦，真是太抱歉了。”从此以后，这个鬼就不常现形了。一些到文宣家看鬼的人，只是能听见鬼说话而已。当时是元嘉十年。

到了三月二十八那天，鬼对文宣说：“我只是暂时在你家住，而你全家营福，对我这样敬畏，我怎么能长住下去呢。”孝祖说：“你尽

可以住，但为什么非要占据我先人的灵座呢？”鬼回答说：“你家死去的人，都有了自己的归属，这个灵座只是空设在那里的，所以我就暂且住下了。”于是这个鬼就走了。出自《冥报记》。

虞德 严猛

武陵龙阳人虞德，旅居于益阳，住在主人夏蛮的家中。他看见有一张一尺多长的白纸，插在夏蛮女儿的头上，就把它取了下来。不一会儿，有一只老虎来到门口又退回去了。不久看见何老母把那张纸又如前插上，虞德就又把纸拿下来，这样重复了好几次。虞德就告诉了夏蛮，夏蛮就和虞德一块儿拿着棍子等着。不一会儿老虎又来了，两个人就一起和老虎格斗起来。同县的黄期细述如此。

又会稽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后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见妻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妇举手指□，状如遮护。须臾，有二胡人前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媚得无他。出《异苑》。

郭庆之

黄州治下有黄父鬼，出则为祟。所著衣袷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疠。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自不出已十余年，土俗畏怖。庐陵人郭庆之有家生婢，名采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称山灵，如人裸身，长丈余，臂脑皆有黄色，肤貌端洁，言音周正，土俗呼为黄父鬼，来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数来，常隐其身，时或露形，形变无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气，或为石，或作小儿，或妇人，或如鸟如兽。足迹如人，长二尺许，或似鹅迹，掌大如盘。开户闭牖，其入如神，与婢戏笑如人。出《述异记》。

薄绍之

薄绍之尝为臧质参军，元嘉二十四年寄居东府之西宾别宅中，与祖法开邻舍。开母刘寝疾弥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

绍之见群鼠，大者如豚，鲜泽五色，或纯或驳，或著平上帻，或著笼头，大小百数，弥日累夜。

还有一件事是，会稽人严猛的妻子出去打柴，被老虎残害了。第二年，严猛在草丛中走路时，他的妻子突然出现了，对他说：“您今天出门一定会遇到祸事，不过我可以帮您免祸消灾。”说罢两人一起往前走，忽然遇到一只老虎，窜跳着向严猛扑过来。他妻子举起手来指画，作出遮护的样子。不一会儿，有两个胡人从面前走过，妻子就指他们，虎立刻扑向两个胡人，严猛得以平安无事。出自《异苑》。

郭庆之

黄州所辖地区有个黄父鬼，一出现就会作祟。黄父鬼穿一身黄衣服，进了谁家以后就张开嘴笑，这家人就一定会得瘟疫。这鬼高矮不定，随着住家的篱笆或高或矮。这鬼已有十多年没出现了，当地人都非常畏惧。庐陵人郭庆之家有一个家生婢女，名叫采薇，年轻，长得也俊俏。宋孝建年间，忽然有一个人，自称是山灵，像人一样但全身赤裸，一丈多高，手臂和脑门上都有黄色，但皮肤洁净，相貌也很端正，说话也很标准。这就是当地人称的黄父鬼。这鬼来和采薇私通，据采薇说，这鬼的一切都和一样。这个鬼经常来，但经常隐身，有时候也现形，但变化无常，时大时小。有时像一股烟，有时又变成一块石头，有时变成小孩、女子，有时又变成鸟或兽。黄父鬼的脚印像人，但有二尺长。有时脚印又像鹅掌，有盘子那么大。这鬼来时，开门关窗，出入如神，和采薇说笑戏闹，也和一样。出自《述异记》。

薄绍之

薄绍之曾当过臧质的参军。元嘉二十四年，他借住在丞相家的幕僚宅子里，与祖法开是邻居。祖法开的母亲刘氏卧病在床十多天，在元嘉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半夜时去世。五月二日，薄绍之看见一群老鼠，大的像小猪，毛皮光亮，各种颜色都有，有的鼠是一种颜色，有的鼠是杂色的，有的鼠戴着平上帻，有的鼠套着笼头，大大小小的有近百只，从白天到晚上，这些老鼠不断地出现。

至十九日黄昏，内屋四檐上有一白鼠，长二尺许，走入壁下，入处起火，以水灌之，火不灭，良久自灭。其夜见人，修壮赤色，身光如火，从烧壁中出，径入床下，又出壁外。虽隔一壁，当时光明洞彻，了不觉又隔障。四更，复有四人，或与绍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迄旦，后夕复烧屋。有二人，长九尺许，骑马挟弓矢，宾从数十人，呼为将军。绍之问：“汝行何向？”答云：“被使往东边病人还。”二十一日，群党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至晓辄还。尔夕试系之，须臾，有一女子来云：“勿系此狗，愿以见乞。”答便以相与，投绳竟不敢解，倏然走出。狗于是呻唤垂死，经日不能动。有一人披锦袍，弯弧注镞，直向绍之。谓：“汝是妖邪，敢干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寻收治汝。”鬼弛弦纵矢，策马而去。出《述异记》。

索万兴

燉煌索万兴，昼坐厅事东间斋中，一奴子忽见一人著帻，牵一驄马，直从门入。负一物，状如乌皮隐囊，置砌下，便牵马出门。囊自轮转，径入斋中，缘床脚而上，止于兴膝前。皮即四处卷开，见其中周匝是眼，动瞬甚可憎恶。良久，又还更舒合，仍轮转下床，落砌西去。兴令奴子逐至厅

到了十九日黄昏，里屋四檐上有一只白老鼠，长约二尺，爬到墙下面。它钻进墙里的地方立刻起了火，用水灌进去，火也不灭，过了半天，火才自己熄灭。这天夜里看见一个人，又高又壮，全身红色，发出像火似的光芒。这人从起过火的墙里走出来一直钻到床底下，又钻出墙外。虽然隔着一道墙，但当时通明透亮，一点儿也不觉得隔着什么。到了四更，又来了四个人，他们有的和薄绍之说可以保佑他，有的对他瞪眼睛吐舌头。从晚上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晚上，屋子又起了火。有两个人，高约九尺，骑着马挟着弓箭，带着几十个侍卫，侍卫们称他们是将军。薄绍之问：“去哪里了？”他们回答说：“被派到东面去散布瘟疫使人生病，刚刚回来。”二十一日，那帮家伙又来了。家里原来有一只白狗，自从家里闹鬼，这只白狗一到晚上就消失了，到第二天早上就又回来了。这天晚上试着把狗拴上，不一会

儿，有一个女人来说：“别拴这狗，把它送给我吧。”答应把狗送给她，把绳子递给她，那女人竟不敢解开，很快就走出去了。那狗就开始号叫呻吟，整天躺在地上不能动，快要死了。又有一个人穿着锦缎袍子，拉弓搭箭对准了薄绍之。绍之说：“你是妖怪吗？你少吓唬人，我不怕你。你要不快快滚蛋，我马上让有至高法力的大神把你抓去，狠狠整治你！”鬼一听，立刻放松弓箭，打马跑掉了。出自《述异记》。

索万兴

嫩煌人索万兴，白天坐在厅堂东边的斋子中，他的仆人忽然看见一个戴头巾的人，牵着一匹青白杂色马进了大门。马身上驮着一件东西，看上去像一个黑色的皮包。那人把皮包扔在台阶下就牵着马出门走了。这时，只见那黑皮包自己转动起来，径直转进了斋子，顺着床腿滚上来，停在索万兴的膝前。接着，那黑皮包就自动从四边打开，只见里边全都是眼睛，每个眼睛都眨动着，十分可怕。过了半天，黑皮包又自动合上，仍然像车轮般骨碌下了床，转到台阶下又往西转去。索万兴叫仆人追到厅堂

事东头灭，恶之，因得疾亡。出《述异记》。

郭秀之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枣树，高四丈许。小婢晨起，开户扫地，见枣树上有一人，修壮黑色，著皂褙帽，乌韦裤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举家出看，见了。秀之扶杖视之，此人谓秀之曰：“仆来召君，君宜速装。”日出便不复见，积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后便绝。出《述异记》。

庾季随

庾季随，有节概，膂力绝人。宋元嘉中，得疾昼卧。有白气如云，出于室内，高五尺许。有顷，化为雄鸡，飞集别床。季随斫之，应手有声，形即灭，地血滂流。仍闻蛮姬哭声，但呼阿子，自远而

来，径至血处。季随复斫，有物类猴，走出户外，瞋目顾视季随，忽然不见。至晡，有二青衣小儿，直从门入，唱云：“庾季随杀官！”俄而有百余人，或黑衣，或朱衣，达屋，齐唤云：“庾季随杀官！”季随挥刀大呼，鬼皆走出灭形，还步忽投寺中。子忽失父所在，至寺，见父有鬼逐后，以皮囊收其气。数日遂亡。出《述异记》。

的东头，那怪物就消失了。索万兴越想越憎恶，接着就得了病，很快就死了。出自《述异记》。

郭秀之

郭秀之寄住在海陵。宋代元嘉二十九年，郭秀之已七十三岁了，生病住在堂屋里。堂屋北面有棵大枣树，约四丈高。一天早晨，小婢女起来开门扫院子，看见枣树上有人，又高又壮，全身黑色，头戴黑布帽，穿黑色军裤，手里拿着弓箭，面朝南直直地站着。全家听说后都出来看，都看得很清楚。后来郭秀之扶着拐杖也出来看，树上那人就对郭秀之说：“我是来召您的，您还是快准备行装上路吧。”太阳出来后，那个鬼就不见了，这样过了五十三天，天天如此，直到郭秀之去世，那鬼才不再来了。出自《述异记》。

庾季随

庾季随是个很有气魄的大丈夫，有过人的力气。宋元嘉年间，他得了病，白天躺在屋里。忽然有一股像云似的白气从屋里冒出来，约有五尺高。不大会儿，白气变成了一只公鸡，飞到另外一个床上。庾季随抄起刀向鸡砍去，应手有声，那公鸡不见了，地下顿时鲜血横流。接着就听见一个蛮子老妇的哭声，一边哭一边呼叫阿子，哭喊声由远而近，一直来到地上有血的地方。庾季随挥刀又砍，有东西像猴一样，走出户外，还不时回头用眼睛瞪庾季随，突然就不见了。到下午三四点钟时，有两个青衣小儿从大门外一直走进屋来，大叫说：“庾季随杀了官人！”接着来了一百多人，有的穿黑衣，有的穿红衣，涌进屋后一齐大喊：“庾季随杀死了官人！”庾季随挥舞着刀也大喊大叫，鬼们都逃走不见了，很快又都跑进寺庙里了。庾季随的儿子

突然发现父亲没了，急忙赶到庙里去，看见有鬼紧追在他父亲身后，用皮袋子收他父亲的气。没过几天，庾季随就死了。出自《述异记》。

申翼之

广陵盛道儿，元嘉十四年亡，托孤女于妇弟申翼之。服阕，翼之以其女嫁北卿严齐息，寒门也，丰其礼赂始成。道儿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乏气，举门户以相托，如何昧利忘义，结婚微族！”翼大惶愧。出《搜神记》。

王怀之

王怀之，元嘉二十年，丁母忧。葬毕，忽见□树上有姬，头戴大发，身服白襦裙，足不践柯，亭然虚立。还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仍变作向树杪鬼状。乃与麝香服之，寻如常。世云，麝香辟恶，此其验也。出《异苑》。

柳叔伦

宋孝武大明初，太尉柳叔伦，住故衡阳王故第。大明五年，忽见一脚迹，长二寸。伦有婢细辛，使取水浣衣，空中有物，倾器倒水。伦拔刀唤婢，在侧闻有物行声，以刀斫之，觉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后二十日，婢病死。伦即移尸出外，明日觅尸，不知所在。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 廓

宋沈攸之在镇，朱道珍尝为孱陵令，刘廓为荆州户曹，

申翼之

广陵人盛道儿，元嘉十四年去世，临死前把唯一的女儿托付给自己的小舅子申翼之。办完丧事服孝期满后，申翼之把盛道儿的女儿嫁

给了北卿严齐息。严家是寒门，花了大量的财礼贿赂申翼之，这门亲事才成。这天，盛道儿忽然在屋里大发脾气嚷道：“我临死前只剩一口气的时候，把门户托付给了你，你怎么竟昧着良心，见利忘义，为我女儿结了这么个贫家小户的亲呢？”申翼之听了又害怕又惭愧。出自《搜神记》。

王怀之

元嘉二十年，王怀之的母亲去世了。埋葬以后，忽然看见□树上有一个老太婆，头戴大假发，身穿白罗裙，双脚并没有踩在树枝上，而是凌空站着。王怀之回家后向家人说了这件事后，他的女儿突然就得了急病，面孔变成了刚才树上那个老太婆的样子。王怀之就拿来一点麝香让女儿吃下去，女儿的面孔才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世间都说麝香能避邪恶，这就是一个很灵验的例证。出自《异苑》。

柳叔伦

宋代孝武帝大明初年，太尉柳叔伦住在已去世的衡阳王的旧府宅。大明五年时，有一天柳叔伦忽然在地上看到一个脚印，有两寸长。柳叔伦有个婢女叫细辛，当她去打水洗衣服时，空中有个怪物把器皿倾翻倒掉了水。柳叔伦抽出刀来招呼婢女，就听得身旁有怪物走路的声音，用刀猛砍下去，觉得砍中了。拿灯来一照，地上全是血。过了二十天，婢女细辛得病死了。柳叔伦就把细辛的尸体挪到外面去。第二天再去看，尸体却不知哪里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刘 廓

宋时沈攸之镇守江陵，朱道珍曾当孱陵令，刘廓当荆州户曹，各相并居江陵，皆好围棋，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日亡，至数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授廓云：“朱孱陵书。”题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顾。”廓读毕，失信所在，寝疾寻卒。出《渚宫旧事》。

王 瑶

王瑶，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瑶亡后，有一鬼，细长黑色，袒著犊鼻褌，恒来其家，或歌啸，或学人语，常以糞秽投入食中。又于东邻庾家犯触人，不异王家时。庾语鬼：“以土石投我，了非所畏，若以钱见掷，此真见困。”鬼便以新钱数十，正掷庾额。庾复言：“新钱不能令痛，唯畏乌钱耳。”鬼以乌钱掷之，前后六七过，合得百余钱。出《述异记》。

王文明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于外为母作粥，将熟，变而为血。弃之更作，复如初。母寻亡。其后儿女在灵前哭，忽见其母卧灵床上，如平生，诸儿号戚，奄然而灭。文明先爱其妻所使婢，妊身将产。葬其妻日，使婢守屋，余人悉诣墓所。部伍始发，妻便入户打婢。其后诸女为父办食，杀鸡，割洗已竟，鸡忽跳起，轩首长鸣。文明寻

他们都住在江陵，都喜欢下围棋，常常不分昼夜地聚在一起下棋。朱道珍在元徽三年某月六日去世。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刘廓在屋里坐着，忽然来了一个人，拿着一封信交给刘廓说：“这是朱道珍给你的信。”刘廓打开信，见信上写道：“经常想起咱们在一起下棋的美好往事，想不到如今相隔遥远。但我俩有缘相会，我想最近就能见到你了。”刘廓读完了信，信就消失了，不久刘廓就病死了。出自《渚宫旧事》。

王 瑶

宋朝大明三年，王瑶在京城病故。王瑶死后，有一个鬼，细高个儿，浑身黑色，上身光着，下身穿一条犊鼻褌。这个鬼常常到王瑶家来，有时唱歌，有时大叫，有时学人说话，还常常把糞便等脏东西扔进食物里。后来这鬼又跑到王瑶家的东面邻居庾家去祸害人，和在王家一模一样。庾某就对鬼说：“你拿泥土石块打我，我才不怕呢。你

要是拿钱打我，那我可真受不了。”鬼就拿了几十个新钱打下来，正打在庾某的额头上。庾某又说：“新钱打不痛我，我只怕乌钱。”鬼就拿乌钱打庾某，前后打了六七次，庾某一共得了一百余钱。出自《述异记》。

王文明

王文明，宋代太始末年任江安县县令。他的妻子得病已经很久了，他的女儿在外面给母亲煮粥，粥快熟的时候，忽然变成了血。女儿把血倒掉又重新煮粥，粥又变成了血。她母亲很快就死去了。后来，儿女们在母亲的灵前哭丧，忽然看见母亲躺在灵床上，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儿女们哭得更悲痛了，但母亲又突然消失了。王文明过去曾宠爱他妻子的婢女，婢女已怀了孕将要临产。妻子出殡那天，让婢女看家，其他人都一块到墓地去了。送殡的人们刚刚走出去，王文明已死的妻子就跑进屋里痛打那婢女。后来，王文明的女儿们为他做饭，杀了鸡之后把鸡都褪净切好了，那鸡竟突然跳起来，昂首打起鸣来。王文明很快就

卒，诸男相续丧亡。出《述异记》。

夏侯文规

夏侯文规居京，亡后一年，见形还家。乘犊车，宾从数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设饌，见所饮食，当时皆尽，去后器满如故。家人号泣，文规曰：“勿哭，寻便来。”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辄来，或停半日。其所将赤衣驹导，形皆短小，坐息篱间及厢屋中。不知文规当去时，家人每呼令起，玩习不为异物。文规有数岁孙，念之抱来，其左右鬼神抱取以进。此儿不堪鬼气，便绝，不复识人，文规索水喂之，乃醒。见庭中桃树，乃曰：“此桃我所种，子甚美好。”其妇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为不畏？”答曰：“桃东南枝长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见地有蒜壳，令拾去之，观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出《甄异记》。

死了，他的儿子们也都陆续死去。出自《述异记》。

夏侯文规

住在京城的夏侯文规，死后一年现形回家。他坐着牛车，带着几十个随从，自己说已当上了北海太守。家里人为他设下了祭祀的酒饭，摆好后不一会儿饭食就光了，等他走后，碗碟里的食物又是满满的了。当时家里的人都悲痛地哭号着，夏侯文规说：“别哭，我很快还会再来的。”从此以后，每隔一个月或四五十天，夏侯文规就回家一次，有时来家后能停留半天。他带来的穿红衣服的开道骑卒个子都十分矮小，坐在篱笆间或厢房里休息。家里人不知道夏侯文规什么时候走，就招呼他们，跟他们在一起游戏玩耍，一点也没把他们当成鬼怪。夏侯文规有一个才几岁的孙子，非常想念，让人抱来看看，他左右的鬼神就把小孙子抱来交给他。小孙子由于太小受不了鬼的阴气，一下子就断了气，不认得人了，文规就要来水喷了下去，那孩子才苏醒过来。夏侯文规看见院子里的桃树就说：“这棵桃树是我种的，结的桃子很好吃。”他的妻子就问他：“都说鬼最怕桃树，您怎么不怕呢？”夏侯文规说：“桃树上东南朝着太阳的树枝长二尺八寸的，我很讨厌，但不一定害怕。”夏侯文规看见地上有蒜皮，就让家里人拾起来扔出去。看他的意思，好像是讨厌蒜，也害怕桃树。出自《甄异记》。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 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刘 导

刘 氏 崔罗什 沈 警

袁 炳

宋袁炳，字叔焕，陈郡人。泰始末，为临湘令。亡后积年，友人司马逊，于将晓间如梦，见炳来，陈叙阔别，讯问安否。既而谓逊曰：“吾等平生立意著论，常言生为驰役，死为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为人，务驰求金币，共相赠遗。幽途此事，亦复如之。”逊问罪福应报，定实何如。炳曰：“如我旧见，与经教所说，不尽符同，将是圣人抑引之谈耳。如今所见，善恶大科，略不异也。然杀生故最为重禁，慎不可犯也。”逊曰：“卿此征相示，良不可言，当以语白尚书也。”炳曰：“甚善，亦请卿敬诣尚书。”时司空王僧虔为吏部，炳、逊世为其游宾，故及之。往返可数百语，辞去。逊曰：“阔别之久，恒思少集。相值甚难，何不且住？”炳曰：“止暂来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辈语，不容得委悉。”揖别而去。初炳来暗夜，逊亦了不觉所以，天明得睹见。

袁 炳

宋人袁炳，字叔焕，陈郡人。泰始末年任临湘县令。在他死去多年之后，他的朋友司马逊，在天快亮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袁炳来了，叙说别后衷肠，询问他近况怎样。然后对司马逊说：“我们这辈子立意著论，常说活着就是奔波劳累，死了才是休息。今天我才明白，绝不是这么回事。经常忧虑的是，人活在世上，总要为求财而奔波，为互赠而忙碌。其实，在阴曹地府，这种事也是一样。”司马逊又向袁炳问起祸福报应的事究竟如何。袁炳说：“正如我过去的观点，而和佛经所说不全相同，也许是圣人有所掩饰或发挥。现在我认为善恶两大类，一点没有不一样的。但是杀生是大禁，切不可

犯。”司马逊说：“您这样明确地告诉我，真是妙不可言，应该将这话告诉尚书。”袁炳说：“太好了，也请您将此话敬告尚书大人。”当时，司空王僧虔任吏部尚书，袁炳和司马逊做过他的幕僚，所以谈到了他。他们说了几百句话，袁炳要辞别而去。司马逊说：“分别了这么久，经常想稍稍聚一下，再相见也很难，为什么不暂住呢？”袁炳说：“这只是暂时来一下，不能够久留。而且我刚才说这些话，也不能说太详细。”然后拜别而去。起初袁炳来的时候是黑夜，司马逊也不觉得黑暗，都看得很清楚。

炳既去，逊下床送之，始蹑履而还暗，见炳脚间有光，可尺许，亦得照其两足，余地犹皆暗云。出《冥祥记》。

费庆伯

宋费庆伯者，孝建中，仕为州治中。假归至家，忽见三驹，皆赤帻，同来云：“官唤。”庆伯云：“才谒归，那得见召？且汝常黑帻，今何得皆赤帻也？”驹答云：“非此间官也。”庆后方知非生人，遂叩头祈之，三驹同词，因许回换，言：“却后四日，当更诣君。可办少酒食见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为力矣。”庆伯欣喜拜谢，躬设酒食，见鬼饮啖不异生人。临去曰：“哀君故尔，乞秘隐也。”庆伯妻性猜妒，谓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庆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状。俄见向三驹，楚挞流血，怒而立于前曰：“君何相误也？”言讫，失所在。庆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出《述异记》。

刘朗之

梁安成王在镇，以罗舍故宅，借录事刘朗之。尝见丈夫衣冠甚伟，敛衿而立，朗之惊问，忽然失之。未久，而朗之以罪见黜，时人谓君章有神。出《述异记》。

长孙绍祖

长孙绍祖，常行陈蔡间。日暮，路侧有一人家，呼宿，

袁炳离开后，司马逊下床送他，刚穿上鞋子，就暗了下来，看到袁炳两脚之间有光亮，约一尺长，也能够照到他的两脚，周围其他地方还是很暗。出自《冥祥记》。

费庆伯

南朝宋时，有个名叫费庆伯的人，在孝建年间，任州治中。他请假回到家里，忽然看见三个官卒，都戴着红色的头巾，一起来到说：“长官叫您去。”费庆伯说：“刚刚我才拜见他回来，怎么会还要召见我呢？而且你们经常戴黑头巾，今天为什么戴起红的了？”官卒答道：“我们可不是阳间的官。”费庆伯才知道这些人不是活人，忙跪拜祈求活命。三个官卒商量后，答应换个人捉了交差，对他说：“四天后当再来拜访。可置办些酒饭招待，千万不可泄露天机。”到了那日子果然又来了，说：“我们已经为您出力了。”费庆伯高兴极了，忙拜谢他们，亲自摆设了宴席款待，看见这三个鬼吃喝的样子和活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临走时说：“我们可怜您才这样做，希望您千万保密。”费庆伯的妻子生性十分多疑，对费庆伯说：“这一定是妖怪所变来骗你的。”费庆伯不得已便把前因后果全都告诉了妻子。时间不长，就看见那三个官卒全身被鞭打流血，愤怒地站在他面前，说：“您为什么要害我们？”说完就不见了。费庆伯马上就得了暴病，不到天亮就死了。出自《述异记》。

刘朗之

南朝梁安成王在镇所时，把罗舍以前的住宅，借给了录事刘朗之。刘朗之曾经看见过一个男子穿戴很华贵，整肃着衣服站在那里，刘朗之吃惊地询问，那男子突然就不见了。不久，刘朗之犯罪被贬黜，当时的人们传说那是君章显灵了。出自《述异记》。

长孙绍祖

长孙绍祖曾行路陈蔡间。天黑了，路边有户人家，招呼求宿，

房内闻弹箜篌声。窃于窗中窥之，见一少女，容态闲婉，明烛独处。绍祖微调之，女抚弦不辍，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会稀。欲持留客被，一愿拂君衣。”绍祖悦怿，直前抚慰，女亦欣然曰：“何处公子，横来相干？”因与会合，又谓绍祖曰：“昨夜好梦，今果有征。”屏风衾枕，率皆华整。左右有婢，仍命饌，颇有珍羞，而悉无味。又饮白醪酒，女曰：“猝值上客，不暇更营佳味。”才饮数杯，女复歌，歌曰：“星汉纵复斜，风霜凄已切。薄陈君不御，谁知思欲绝。”因前拥绍祖，呼婢彻烛共寝，仍以小婢配其苍头。将曙，女挥泪与别，赠以金缕小合子：“无复后期，时可相念。”绍祖乘马出门百余步，顾视，乃一小坟也。怆然而去，其所赠合子，尘埃积中，非生人所用力也。出《志怪录》。

刘 导

刘导，字仁成，沛国人，梁真简先生璩三从侄。父璩，梁左卫率。导好学笃志，专勤经籍。慕晋关康曾隐京口，与同志李士炯同宴，于时秦淮初霁，共叹金陵，皆伤兴废。

俄闻松间数女子笑声，乃见一青衣女童，立导之前曰：“馆娃宫归路经此，闻君志道高闲，欲冀少留，愿垂顾盼。”语讫，二女已至。容质甚异，皆如仙者，衣红紫绢縠，馨香袭人，俱年二十余。导与士炯，不觉起拜，谓曰：“人间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视而笑曰：“住尔轻言，愿从容以陈

听见屋里有弹箜篌的声音。他偷偷从窗口看了一下，看见一个少女，容貌美好仪态闲雅，亮着蜡烛独自在内。绍祖稍稍挑逗她，少女弹着箜篌不停下，微笑着唱道：“宿昔相思苦，今宵良会稀。欲持留客被，一愿拂君衣。”绍祖很高兴，上前爱抚她，少女也高兴地说：“你是哪里的公子，突然来这儿干什么？”于是便与其欢会。少女又对绍祖说：“昨晚我做了一个好梦，今天果然应验了。”她家的屏风被枕都十分华丽整齐。周围还有婢女。少女派人备好酒席，还真有一些珍贵佳肴，只是都没有味道。又喝了几杯白醪酒。少女说：“突遇贵客，没有时间再置办好的酒席。”刚喝了几杯，少女又唱歌，歌词是：“星

汉纵复斜，风霜凄已切。薄陈君不御，谁知思欲绝。”便上前拥抱绍祖，叫婢女撤去灯烛，二人共寝，又把她的婢女匹配给绍祖带的仆夫。天快亮时，少女挥泪和他告别，把金缕小盒子赠给他，说：“不会有见面的日子了，它可让你想念着我。”绍祖骑马出门走了一百多步，回头一看，竟是一座小坟。他悲怆地离去，女子所赠送的盒子，里面积满灰尘，不是活人所用的东西。出自《志怪录》。

刘 导

刘导，字仁成，沛国人，是梁朝真简先生刘^猷的三从侄。他的父亲是刘骞，任梁朝的左卫率。刘导好学专一，钻研经史典籍。他仰慕晋朝的关康曾经隐居在京口，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李士炯一同欢宴，当时秦江江面刚刚放晴，便共叹金陵，感慨兴亡。

他们突然听见松林之间有几个女子的笑声传来，便看见一个穿青衣的女童，站在刘导的面前对他说：“我们从馆娃宫回来经过此地，听到您二位志向高雅，想在此稍留一段时间，请予以垂顾。”她刚说完，另外两位女子就已经到了。她们容颜很特别，都像仙女一样美丽，穿着红色和紫色的绢绸衣服，香气袭人，年龄都在二十多岁。刘导和杨士炯不自觉地起身行礼，对她们说：“人间下俗，怎么能降下你们这样的仙女来？”两个女子互相看了看，笑着说：“快停下你们这轻薄的话吧，希望你们能从容地说出

幽抱。”导揖就席谓曰：“尘浊酒不可以进。”二女笑曰：“既来叙会，敢不同觞。”衣红绢者，西施也，谓导曰：“适自广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愿思饮焉。”衣紫绢者，夷光也，谓导曰：“同官三妹，久旷深幽，与妾此行，盖谓君子。”导语夷光曰：“夫人之姊，固为导匹。”乃指士炯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视之。西施曰：“李郎风仪，亦足相匹。”夷光曰：“阿妇夫容貌，岂得动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寝。

临晓请去，尚未天明。西施谓导曰：“妾本浣纱之女，吴王之姬，君固知之矣。为越所迁，妾落他人之手。吴王死后，复居故国。今吴王已薨，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贡吴王者。妾与夷光

相爱，坐则同席，出则同车。今者之行，亦因缘会。”言讫惘然。导与士炯深感恨，闻京口晓钟，各执手曰：“后会无期。”西施以宝钗一只，留与导。夷光拆裙珠一双，亦赠士炯。言讫，共乘宝车，去如风雨，音犹在耳，顷刻不见。时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也。出《穷怪录》。

刘 氏

梁武帝末年，有人姓刘，而不知名。于堂屋脊，见一物，面如狮子，两颊垂白毛，长尺许，手足如人，徐徐举一足。须臾不见，少时刘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崔罗什

长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扬天下，清河崔罗什弱冠有令望，被征诣州，道经于此。忽见朱门粉壁，

你们深远的抱负。”刘导揖请两位女子就席说：“尘世浑浊的酒，不敢进呈。”两位女子笑着说：“既然来和二位相叙，怎么能不一起饮酒呢？”穿红衣的女子是西施，她对刘导说：“我们刚才从广陵渡江而来，疲劳得受不了，很想喝一杯酒。”穿紫衣的是夷光，对刘导说：“同官三妹，在幽邃的地方隐居很久了，和我一同出来，为的就是君子。”刘导对夷光说：“您的姐姐是我的良配。”又指着李士炯说：“这是您的佳偶呀。”夷光大笑，仔细看着李士炯。西施说：“李郎的仪表风采，足以匹配。”夷光说：“我这个丈夫的容貌又怎能动人呢？”席上的人都哈哈大笑，离席就寝。

快到清晨时，两个女子请求离去，天还没大亮。西施对刘导说：“我原本是浣纱的女子，吴王夫差的姬妾，您本来知道这些情况。吴国被越国所灭，我落入别人手中。吴王死后，又回到故国。而今吴王已经年老，不能再照应我们了。夷光是越王的女儿，就是越国过去进贡给吴王的那个。我和夷光相互友爱，坐便同席，出门便同坐一车。今日之行，也是缘分。”说完，显出精神恍惚的样子。刘导和李士炯深感遗憾，听到京口清早鸣钟声，各自执手说：“后会无

期。”西施把一只宝钿赠给刘导。夷光拆了裙上的一对玉珠也给了李士炯。说完，两个女子乘着宝车像细雨轻风一样离开了，她们的声音还像在耳边，顷刻就不见了。那时是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出自《穷怪录》。

刘 氏

梁武帝末年，有个姓刘的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一天突然看见堂屋屋脊上有一个东西，脸像狮子一样，两边面颊上垂着白毛，长约一尺，手和脚都像人，缓缓地抬起一只脚。那怪物一会儿便不见了，很快刘氏就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崔罗什

长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王时，搜罗天下英才，清河崔罗什年轻有很名望，被征赴州，路经此地。他忽然看见红门白墙，楼阁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语什曰：“女郎须见崔郎。”什恍然下马，两重门内，有一青衣，通问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既不叙，无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刘府君之妻，侍中吴质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见。”什遂前。什就床坐，其女在户东坐，与什叙温凉。室内二婢秉烛，女呼一婢，令以玉夹膝置什前。

什素有才藻，颇善讽咏，虽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见崔郎息驾，庭树皆若吟啸，故入一叙玉颜。”什遂问曰：“魏帝与尊公书，称尊公为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岁。”什仍与论汉魏时事，悉与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备载。什曰：“贵夫刘氏，愿告其名。”女曰：“狂夫刘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摄，乃去不返。”什下床辞出，女曰：“从此十年，当更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环赠什。什上马行数十步，回顾，乃见一大冢。什屈历下，以为不祥，遂躬设斋，以环布施。

天统末，什为王事所牵，筑河堤于桓家冢。遂于幕下，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岁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园中食杏，忽见一人云：“报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尽而卒。十二为郡功曹，

为州里推重，及死，无不伤叹。出《酉阳杂俎》。

沈 警

沈警，字玄机，吴兴武康人也。美风调，善吟咏，为梁楼阁相接。不久，有一个婢女从楼阁里出来，对崔罗什说：“我家女主人要见您。”崔罗什恍惚下马，过了两重门，又有一个婢女通报引路。崔罗什说：“行路途中，忽然被厚爱，一向没什么来往，不宜深入。”婢女说：“我家女主人是平陵刘府君的妻子，侍中吴质的女儿，刘府君先走了，所以她想要见您。”崔罗什便跟着进去了。崔罗什在床上坐下，那女子在户东坐着，和崔罗什互相寒暄。房中有两个婢女手拿蜡烛，那女子叫一个婢女，让她把玉夹膝放在崔罗什的前面。

崔罗什平常很有文采，很善于讽喻吟诗，他虽疑心这些都不是活人，却也满心欢喜。女子说：“刚刚见您在这里停留，院子里的树木都好似在吟啸，所以请您进来见您一面。”崔罗什便问：“魏帝给您父亲一封信，尊您父亲为元城令，是不是呢？”那女子说：“我父亲做元城令时，是母亲生我的那一年。”崔罗什便和她谈论汉魏时事，全都和魏史记载一一符合，说的话很多，不能都记载。崔罗什又说：“您的丈夫姓刘，希望您能告诉我他的名字。”那女子说：“狂夫是刘孔才的第二个儿子，名叫瑶，字是仲璋。因为犯罪被捉去，竟一去不回来。”崔罗什下床辞别，那女子说：“再过十年，会再见面的。”崔罗什便拿头上的玳瑁簪给了那女子，女子也把手指上的玉环赠给了崔罗什。崔罗什上马走了几十步，回头便看到一个大坟。崔罗什走到历下，认为这事很不吉利，便亲自设斋，广为布施。

天统末年，崔罗什被王事所牵累，在桓家冢修筑河堤。崔罗什便在幕僚中，把这些事告诉了济南人奚叔布，还哭着说：“今年就是十年了，会怎么样呢？”崔罗什在园中吃杏，忽然看见一个人说：“我来报告女郎的口信。”不久就离去了，崔罗什一个杏还没吃完就死了。崔罗什十二岁就做了郡功曹，被州里所推重，等到死了，没有不感伤的。出自《酉阳杂俎》。

沈 警

沈警，字玄机，是吴兴武康人。他有风韵，善吟咏，做过梁东宫常侍，名著当时。每公卿宴集，必致骑邀之。语曰：“玄机在席，颠倒宾客。”其推重如此。后荆楚陷没，入周为上柱国，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旅行多以酒肴祈祷，警独酌水具祝词曰：“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岩谷。虽致之非遥，而荐之随俗。丹诚在此，神其感录。”既暮，宿传舍。凭轩望月，作《凤将雏含娇曲》。其词曰：“命啸无人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续为歌曰：“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

吟毕，闻帘外叹赏之声，复云：“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音旨清婉，颇异于常。忽见一女子褰帘而入，拜云：“张女郎姊妹见使致意。”警异之，乃具衣冠，未离坐而二女已入，谓警曰：“跋涉山川，因劳动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岂意女郎，猥降仙驾。愿知伯仲。”二女郎相顾而微笑，大女郎谓警曰：“妾是女郎妹，适庐山夫人长男。”指小女郎云：“适衡山府君小子，并以生日，同觐大姊。属大姊今朝层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怀，辄欲奉屈，无惮劳也。”遂携手出门，共登一辎辎车，驾六马，驰空而行。

俄至一处，朱楼飞阁，备极焕丽。令警止一水阁，香气自外入内，帘幌多金缕翠羽，间以珠玑，光照满室。须臾，二女郎自阁后，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馔。于是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援琴，为数弄，皆非人世所闻。警嗟赏良久，愿请琴写之。小女郎笑而谓警曰：“此是秦穆公、周灵王太子、神仙所制，不可传于人间。”警粗记数弄，不复

代的东宫常侍，在当时很有名。每当有王公贵族摆宴请客，一定要派人用马去接他参加。当时流传说：“只要有沈警在宴席上，就一定能够使宾客倾倒。”人们推崇他到这样的程度。后来荆楚陷没，沈警就来到北周做上柱国一职。一次他奉命出使秦陇，途中经过张女郎庙。旅行的人多用酒菜祈祷，沈警单单酌水祝祷，词曰：“酌彼寒泉水，红芳掇于岩谷。虽然不是取于远方，而随俗献上祭品。诚意在此，望

神能感知。”日落后，住宿在旅馆。他靠在窗边望月，作了《凤将雏含娇曲》。歌词是：“命嗙无人嗙，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继续作歌道：“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

吟咏完毕，听到帘外有赞叹欣赏的声音，又说道：“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声音清越婉转，与常人不一样。忽然看见一个女子挑帘进来，行礼说：“张姑娘姊妹派我来向您问候。”沈警感到奇怪，就整理衣帽，还没等他离开座位，两位女郎已经进来，对沈警说：“您翻山越岭辛苦了。”沈警说：“旅行在路途，春夜多感触，聊以几句诗，略消愁苦。哪想到你们二位仙驾屈尊来临，想知道你们谁大谁小。”两位女子相视微笑，大女郎对沈警说：“我是张女郎的妹妹，嫁给了庐山夫人的长子。”指着小女郎说：“她嫁给衡山府君的小儿子，我们都因为生日，一同去看大姐。我们大姐今天朝见层城还没回来，山里幽寂，夜色这么好，我们又多有感怀，特意诚挚地请您前去赴会，同欢共乐，怕是委屈您了，请您别怕劳累。”于是携手出门，一同登上辘辘车子，车驾六马，凌空而去。

不久就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红楼飞阁，非常华丽。两位女郎让沈警停在一个水阁里，香气从外面飘进来，帘幌多为金缕翠羽所制，夹有珠玑，光照满屋。不一会儿，两个女郎从阁后飘然而来。她们拜过沈警请他就座，又准备了酒菜。于是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抚琴，弹了几曲，都不是人间所能听到的。沈警叹赏很久，希望借琴谱写。小女郎笑着对沈警说：“这是秦穆公、周灵王太子、神仙所创制的，不能传给人间。”沈警粗略记下几弄，不敢

敢访。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后会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桓。”小女郎歌曰：“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遒。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又题曰：“陇上云车不复居，湘川斑竹泪沾余。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警歌曰：“义熙曾历许多年，张硕凡得几时怜。何意今人不及昔，暂来相见更无缘。”二女郎相顾流涕，警亦下泪。小女郎谓警曰：“兰香姨、智琼姊，亦常怀此恨矣。”警见二郎歌咏极欢，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顾小女郎曰：“润玉，此人可念也。”

良久，大女郎命履，与小女郎同出。及门，谓小女郎曰：“润玉可使伴沈郎寝。”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门，已见小婢前施卧具。小女郎执警手曰：“昔从二妃游湘川，见君于舜帝庙读相王碑，此时想念颇切，不意今宵得谐宿愿。”警亦备记此事，执手款叙，不能自己。小婢丽质，前致词曰：“人神路隔，别促会赊。况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织女无赖，已复斜河。寸阴几时，何劳烦琐。”遂掩户就寝，备极欢昵。

将晓，小女郎起，谓警曰：“人神事异，无宜卜昼，大姊已在门首。”警于是抱持置于膝，共叙衷款。须臾，大女郎即复至前，相对流涕，不能自胜。复置酒，警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万里阻关情。只今陇上分流水，更泛从来呜咽声。”警乃赠小女郎指环，小女郎赠警金合欢结。歌曰：“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警瑶镜子，歌曰：“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赠答极多，不能备记，粗忆数首而已。遂相与出门，复驾辘辘车，送至下庙，乃执手呜咽而别。

再问。等到酒酣，大女郎唱道：“人神相合兮后会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桓。”小女郎唱道：“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遒。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又写道：“陇上云车不复居，湘川斑竹泪沾余。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沈警唱道：“义熙曾历许多年，张硕凡得几时怜。何意今人不及昔，暂来相见更无缘。”两个女郎相视流泪，沈警也流下了眼泪。小女郎对沈警说：“兰香姨和智琼姐也常怀这种遗憾啊。”沈警看见两个女郎歌咏极为欢畅，却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有过交往，沈警回头看小女郎说：“润玉，这个人实在让人想念。”

过了很久，大女郎穿上鞋，和小女郎一同出去。到了门口，对小女郎说：“润玉可陪伴沈郎睡觉。”沈警欣喜得不得了，就携手入门，已看见小婢女铺好了被褥。小女郎拉着沈警的手说：“过去跟两位妃子游玩湘川，看见您在舜帝庙读相王碑，当时非常想念您，没想到今夜能遂了盼望已久的愿望。”沈警也记得此事，二人执手叙谈，不能自己。小婢女美丽端庄，上前致词道：“人神路隔，别时仓促，相会难得。况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织女无赖，银河已斜。寸阴几时，何

劳烦琐。”于是他们关上门睡觉了，非常欢爱。

快天亮时，小女郎起床，对沈警说：“人神情况不一样，不能等到天亮，大姐已在门口了。”沈警于是抱她放在膝上，共叙衷肠。不一会儿，大女郎就又来到面前，相对流泪，不能控制自己。又摆上酒，沈警又唱道：“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万里阻关情。只今陇上分流水，更泛从来呜咽声。”沈警就赠给小女郎指环，小女郎赠给沈警金合欢结，唱道：“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给沈警瑶镜子，唱道：“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赠答很多，不能全都记下，略记几首罢了。于是她们和沈警走出门，又驾上那辆輶辇车，送到下庙，就执手呜咽而别。

及至馆，怀中探得瑶镜、金缕结。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时同侣咸怪警夜有异香。警后使回，至庙中，于神座后得一碧笺，乃是小女郎与警书。备叙离恨，书末有篇云：“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从此遂绝矣。出《异闻录》。

沈警回到旅馆后，从怀中拿出瑶镜、金缕结。过了很久，沈警才告诉主人，夜里就不知道去向了。当时同伴都奇怪沈警夜里有种特别的香味。沈警后来出使回来，到庙里，在神座后面找到一个绿笺，竟是小女郎给沈警的信，详尽叙说离别之恨，信尾写道：“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沈警和小女郎从此就断绝了一切音信往来。出自《异闻录》。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马道猷 顾 总 邢 鸾 萧摩侯
道人法力 萧思遇 任 胄 董寿之 樊孝谦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魏 徵 唐 俭

崔子武

齐崔子武幼时，宿于外祖扬州刺史赵郡李宪家。夜梦一女子，姿色甚丽，自谓云龙王女，愿与崔郎私好。子武悦之，牵其衣裾，微有裂绽。未晓告辞，结带而别。至明，往山祠中观之，傍有画女，容状即梦中见者，裂裾结带犹在。子武自是通梦，恍惚成疾。后逢医禁之，乃绝。出《三国典略》。

马道猷

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见鬼满前，而傍人不见。须臾两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履上。指以示人：“诸君见否？”傍人并不见。问魂形状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虾蟆。”云：“必无活理，鬼今犹在耳中。”视其耳皆肿，明日便死。出《述异记》。

崔子武

南齐崔子武小时候住在外祖父扬州刺史赵郡人李宪家。夜里梦见一个女子，姿色很美丽，自称是龙王的女儿，愿意同崔子武私下交好。子武很高兴，牵着她的衣襟，微微拉出一条裂缝。天没亮她就告辞，子武给她衣带打上一个结就分别了。到了白天，子武去山祠中参观。旁边的墙上挂有一个女子的画像，容貌体态就是梦中见到的那个女子，裂缝的衣襟和打着结的带子还在。子武自此在梦中常见那女子，恍恍惚惚得了病。后来遇到医生禁止他的梦昧，就断绝了。出自

《三国典略》。

马道猷

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永明元年，在尚书省坐着，忽然看见眼前全是鬼，而旁人都看不见。一会儿，两个鬼进入他耳中，推出他的魂，落在鞋上。马道猷指着魂示意旁人：“诸位看到了吗？”旁人并没有看见。问魂的形状什么样，道猷说：“魂正像虾蟆。”他说：“我一定活不成了，鬼现在还在我的耳中。”看他的耳朵，都肿了，第二天就死了。出自《述异记》。

顾 总

梁天监元年，武昌小吏顾总，性昏黷，不任事，数为县令鞭朴。尝郁郁怀愤，因逃墟墓之间，彷徨惆怅，不知所适。忽有二黄衣，见顾总曰：“刘君颇忆畴日周旋耶？”总曰：“弊宗乃顾氏，先未曾面清颜，何有周旋之问？”二人曰：“仆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刘桢，为坤明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当自知矣。然公言辞历历，犹见记事音旨。”因出袖中轴书示之曰：“此君集也，当谛视之。”总试省览，乃了然明悟，便觉文思坌涌。

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后数篇记得。诗一章，题云《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在汉绳纲绪，溟渎多腾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静波澜。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文皇在春宫，蒸孝逾问安。监抚多余暇，园圃恣游观。末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銮。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团。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玕。被命仰为和，顾已试所难。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今来坤明国，再顾簪蝉冠。侍游于离宫，足蹑浮云端。却想西园时，生死暂悲酸。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其余七篇，传者失本。

王粲谓总曰：“吾本短小，无何娶乐进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后，改娶刘荆州女，寻生一子。荆州与字翁奴，今年十

八，长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参丈人也。当渠年十一，与予同览镜，予谓之曰：‘汝首魁梧于予。’渠立应予曰：‘防风骨节专车，不如白起头小而锐。’予又谓之曰：‘汝长大当为将。’又应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承大人严训，敢措意于斫刺乎？’予知其了了过人矣。不知足下生来，有郎娘否？”

顾 总

梁天监元年，武昌小吏顾总性情愚鲁而刚直，不能担事，曾多次被县令鞭打。他有一天心情抑郁，满怀愤怒，因而逃避到坟地里，彷徨惆怅，不知去哪里。忽然有两个黄衣人拜见顾总，说：“刘君还记得我们昔日的来往吧？”顾总说：“我姓顾，以前未曾见过面，怎么会这么问？”二人说：“我们是王粲、徐幹，您前生是刘桢，是坤明侍中，因收受贿金而贬为小吏。您应该自己知道。您言辞清楚明白，依然如见当年做记室时的言谈。”于是从袖中拿出一轴书给他看，说：“这是您的文集，应该仔细看看它。”顾总试着翻阅，才了然明悟，就觉文思喷涌。

那本集子人们多有传本，只记刘桢死后几篇。有诗一章，题目是：《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在汉绳纲绪，溟渎多腾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静波澜。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文皇在春宫，蒸孝逾问安。监抚多余暇，园圃恣游观。未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銮。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团。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玕。被命仰为和，顾已试所难。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今来坤明国，再顾簪蝉冠。侍游于离宫，足躡浮云端。却想西园时，生死暂悲酸。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剩余七篇，被传写者丢失。

王粲对顾总说：“我生来矮小，没想到娶了乐进的女儿。女儿像她父亲，更加矮小。自与您分别以后，改娶刘荆州的女儿，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刘荆州给他起名叫翁奴，今年十八岁，身高七尺三寸。遗憾的是未能参拜您。当他十一岁的时候，和我一起照镜子，我对他

说：“你的脑袋比我大。”他立刻回答我说：“防风氏一个骨节就要用一辆车来装，不如白起的头小而精明。”我又对他说：“你长大应该当将军。”他又回答我说：“仲尼是三尺孩童的时候，就耻于谈及霸道。况且我承蒙大人严训，怎敢执意于砍砍杀杀呢？”我知道他聪明过人。不知您生来，有没有儿女？”

良久沉思，稍如相识，因曰：“二君既是总友人，何计可脱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执前集，诉于县宰则脱矣。”总又问：“坤明是何国？”幹曰：“魏武开国邺地也。公昔为其国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无恙。贤小娇羞娘，有一篇《奉忆》，昨者已诵似丈人矣。诗曰：‘忆爷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就他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诵讫，总不觉涕泗交下，因为一章《寄娇羞娘》云：“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时移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重寻。”

既而王粲、徐幹与总殷勤叙别，乃遗《刘桢集》五卷。见县令，具陈其事。令见桢集后诗，惊曰：“不可使刘公幹为小吏。”既解遣，以宾礼待之。后不知总所在，集亦寻失。时人勸子弟，皆曰：“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可不修进哉！”出《玄怪录》。

邢 鸾

后魏洛阳永和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鸾、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掘此地，辄得金玉宝玩之物。时邢鸾家，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后卓夜中随鸾索此物，鸾不与之，终年而鸾卒。出《洛阳伽蓝记》。

萧摩侯

后魏胡太后末年，泽州田参军萧摩侯家人，浣一黄衫，
顾总沉思了很久，好像稍稍认出了他们，就问：“二位先生既然

是顾总的朋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我当小吏的厄运呢？”徐幹说：“您只要拿着以前的文集向县宰说明，就解脱了。”顾总又问：“坤明是什么国家？”徐幹说：“是魏武帝开国时的邺地。您以前是其国侍中，竟然忘了吗？您在坤明的家小都没有祸患。您的小娇羞娘，有一篇《奉忆》之作，写得跟您一样好了。诗曰：‘忆爷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就他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诵完，顾总不觉涕泪交流，就写了一首《寄娇羞娘》，诗云：“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时移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重寻。”

接着王粲、徐幹与顾总殷勤话别，赠送他《刘桢集》五卷。顾总面见县令，详细陈述了这件事。县令见到刘桢文集后面的诗，惊叹道：“不能让刘公幹为小吏。”马上解除了差遣，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后来不知道顾总在什么地方，文集不久也消失了。当时人们勉励后辈都说：“死去的刘桢还能庇护活着的顾总，难道可以不求上进吗？”出自《玄怪录》。

邢 鸾

后魏洛阳永和里，是汉太师董卓的宅子。永和里的南北都有水池，是董卓建造的，水冬夏不干。里中有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鸾、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所住宅，都有高高的门楼，华丽的房子，斋馆宽敞明丽，楸树、槐树遮阴道路，桐树、杨树夹道种植。当时是著名的富贵的里弄。挖掘此地，常会得到金玉宝玩等物。当时邢鸾家曾挖到丹砂及铜钱几十万枚，钱铭为：“董太师之物。”后来董卓夜间跟邢鸾索要这些东西，邢鸾不给他，一年后邢鸾就死了。出自《洛阳伽蓝记》。

萧摩侯

后魏胡太后末年，泽州田参军萧摩侯的家人，洗一件黄衫，晒之庭树，日暮忘收。夜半，摩侯家起出，见此衣为风所动，仿佛类人。谓是窃盗，持刀往击，就视乃是衣。自此之后，内外恐惧。更数

日，忽有二十骑，尽为戎服，直造其家，扬旗举杖，往来掩袭，前后六七处。家人惶惧，不知何方御之。有一人云：“按药方，烧羖羊角，妖自绝。”即于屠肆得之，遂烧此等。后来至，掩鼻云：“此家不知烧何物，臭秽如此！”翻然回，自此便绝。出《五行记》。

道人法力

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诣厕，于户中见一鬼，状如昆仑，两目尽黄，裸身无衣。法力素有膂力，便缚着堂柱，以杖鞭之，终无声。乃以铁锁缚之，观其能变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出《述异记》。

萧思遇

萧思遇，梁武帝从侄孙。父恚，为侯景所杀。思遇以父遭害，不乐仕进。常慕道，有翼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居虎丘东山，性简静，爱琴书。每松风之夜，罢琴长啸，一山楼宇皆惊。常雨中坐石酣歌。忽闻扣柴门者，思遇心疑有异，令侍者遥问。乃应曰：“不须问。”但言雨中从浣溪来。及侍童开户，见一美女，二青衣女奴从之，并神仙之容。思遇加山人之服，以礼见之，曰：“适闻夫人云，从浣溪来。雨中道远，不知所乘何车耶？”女曰：“闻先生心怀异道，以简洁为心，不用车舆，乘风而至。”

晾在庭院的树上，晚上忘了收回来。半夜，摩侯家人起身出来，看见这件衣服被风吹动，像人一样。他以为是盗贼，持刀朝它打去，走近一看是件衣服。从此以后，摩侯家内外都很恐惧。过了几天，忽有二十个骑马的人，都穿着军服，径直来到他家。扬着旗帜，高举木棍，来来往往掩杀奔袭，前后六七拨。摩侯家里人惶惧不安，不知用什么方法抵御它们。有人告诉他说：“按药方烧羖羊角，妖孽自然就没了。”摩侯就从肉市场买来羖羊角烧了。那些人过后又来到他家，捂着鼻子说：“这家不知烧什么东西了，如此臭秽。”转身就走，从此不再来了。出自《五行记》。

道人法力

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快到早晨的时候去厕所，在门口遇见一鬼，模样像昆仑人，两眼都是黄色的，裸露着身体没穿衣服。法力一向力气大，把鬼绑在柱子上，用木棍打它，鬼始终不出声。法力又用铁锁锁住它，看鬼能不能变走。天色昏暗后，就失去了鬼的踪影。出自《述异记》。

萧思遇

萧思遇是梁武帝的堂侄孙。他的父亲萧憺，被侯景所杀。思遇因为父亲被害，不喜欢仕途进取。他常仰慕道家，寄希望于神人，故起名叫思遇，字望明，意即希望遇见神明。他居住在虎丘东山，性情闲静，爱好琴书。每当松风之夜，他弹罢琴一声长啸，满山的楼堂殿宇都为之而惊。他常常在雨中坐在石头上尽情歌唱。一天夜里，他忽然听到扣柴门的声音，心里想着是否有异人出现，就叫侍人远远地问一问。那人回答说：“不用问。”只说是雨中从浣溪来的。等待童打开门，就看见了一个美女，后面有两个穿青色衣服的侍女跟从，都像神仙一样美貌。思遇穿上山人的衣服，以礼节会见了这个女子，说：“刚才听夫人说从浣溪来，下着大雨，道路又远，不知夫人所乘的是什么车？”女子说：“听说先生心怀神异之道，心境简洁，我不用车子，乘风而来。”

思遇曰：“若浣溪来，得非西施乎？”女回顾二童而笑，复问：“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虑怀，应就寝耳。”及天晓将别，女以金钏一只留诀。思遇称：“无物叙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时来？”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劳情意。”思遇亦怆然。言讫，遂乘风而去。须臾不见，唯闻香气犹在寝室。时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出《博物志》。

任 胄

东魏丞相司马任胄，谋杀高欢，事泄伏诛，其家未之知。家内忽

见其头在饭甑上，相召看之。少顷，失所在。俄知被戮。出《三国典略》。

董寿之

北齐董寿之被诛，其家尚未之知。其妻夜坐，忽见寿之居其侧，叹息不已。妻问夜间何得而归，寿都不应答。有顷出门，绕鸡笼而行，笼中鸡惊叫。其妻疑有异，持火出户视之，见其血数斗，而寿失所在。遂以告姑，因与大小号哭，知有变。及晨，果得死闻。出《续搜神记》。

樊孝谦

北齐樊孝谦，少有才名。年二十二，答秀才策，累迁至员外散骑侍郎。尝于其门首观贵人葬车，揖方相而别。是后周年，至此葬日，有人扣门。孝谦出视，乃见所揖方相门首立云：“君去年此日共我语否？”孝谦惊倒，须臾便卒。贞观初，崔信明为洋州，与县丞向瓘无二说。出《五行记》。

思遇说：“若从浣溪来，莫非是西施？”那女子回头看着两个侍女笑了笑，又问：“先生怎么知道？”思遇说：“不要心怀疑虑，应该睡觉休息了。”到天亮，那女子就要告别了，她留给思遇一只金钏子作为告别之物。思遇说：“我没有什么东西来表示情意。”又说：“只有此心不忘。”夫人说：“这是最珍贵的。”思遇又说：“夫人这一去，什么时候再来？”夫人就抹着眼泪说：“不敢商定日期，空劳您挂念。”思遇也感到悲伤。夫人说完，就乘风而去，一会儿就不见了，只闻得香气还在房内。这是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的事情。出自《博物志》。

任 胄

东魏丞相司马任胄，谋杀高欢，事情败露被杀，他的家人还不知道。家里人忽然看见他的头在饭锅里，互相招呼着来看。一会儿，头不见了。不久知道他被杀了。出自《三国典略》。

董寿之

北齐董寿之被杀了，他家人还不知道。他的妻子夜里坐着，忽然看见寿之在她身旁叹息不停。妻子问他晚上怎么回来了，寿之都不回答。一会儿，寿之出门绕着鸡笼行走，笼中鸡惊叫起来。他的妻子怀疑有异常，拿着灯火出门观看，见有好几斗血，而寿之却不见了。她就告诉了婆婆，于是家里大小一同号哭，知道大事不好了。到了早晨，果然得到寿之的死讯。出自《续搜神记》。

樊孝谦

北齐樊孝谦，少年时代就有才名。二十二岁那年，应秀才策试，累迁至员外散骑侍郎。他曾在门口看贵人的葬车，向方相作揖就回来了。这之后一年，到了这个葬日，有人敲门。孝谦出来一看，就看见了他去年拜揖的方相站在门口说：“您去年的今天和我说话了吗？”孝谦惊倒在地，一会儿就死了。贞观初年，崔信明任洋州刺史，和县丞向瓘说的一样。出自《五行记》。

李文府

隋文帝开皇初，安定李文府，住邺都石桥坊。曾夜置酒瓶于床下，半夜觉，忽闻瓶倒漏酒声，使婢看之，酒瓶不倒，盖塞如旧。须臾，复闻有物啗水声，索火照看，屋内静无所见。灭烛下关，未睡，似有以手指斫其膝。至三，文府起扪之，又无所得。乃拔刀四面挥之，即闻有声如飞蝉曳响，冲而出。文府后仕兖州须昌县丞。至开皇八年，见州故录事孔瓚，即须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厅前再拜，文府惊问何为，云：“太山府君选好人，瓚以公明干，辄相荐举。”文府忧惶叩头。瓚良久云：“今更为方便，慎勿漏言。”至十年，自说之，说讫，便觉不快，须臾而死。出《五行记》。

史万岁

长安待贤坊，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

辄死，万岁不信，因即居之。夜见人衣冠甚伟，来就万岁。万岁问其由，鬼曰：“我汉将军樊哙，墓近君居厕，常苦秽恶。幸移他所，必当厚报。”万岁许诺。因责杀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杀也。”及掘得骸骨，因为改葬。后夜又来谢曰：“君当为将，吾必助君。”后万岁为隋将，每遇贼，便觉鬼兵助己，战必大捷。出《两京记》。

房玄龄

房玄龄、杜如晦微时，尝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适有酒肉，夜深对食。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若有所请，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顷复出，若掬，又各斟酒与之，遂

李文府

隋文帝开皇初年，安定人李文府，住在邺都石桥坊。他曾在晚上把酒瓶放在床下，半夜醒来，忽然听到酒瓶倒了洒了的声音。让婢女看看，酒瓶没倒，盖塞依旧。一会儿，又听到有东西喝水的声音，拿火照看，屋内静悄悄的没看到什么。灭烛躺下没睡着，好像有手指砍他膝部。到第三次，文府起身去按，又没有什么。他就拔刀向四面挥砍，随即听到好像飞蝉的声响冲出门去。文府后来官至兖州须昌县丞。到开皇八年，看见了兖州以前的录事孔瓚。孔瓚是须昌人，已经死了。忽然白天到文府厅前拜见，文府惊讶地问来干什么，孔瓚说：“泰山府君选贤，我因您有才干，就举荐了您。”文府仓皇叩头。孔瓚过了半天说：“我再想办法吧，千万不要说出去。”到了开皇十年，文府自己说出了这件事，说完就觉得不舒服，不久就死了。出自《五行记》。

史万岁

长安待贤坊，是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的住宅。这个宅子开始常闹鬼，住的人都死了，万岁不信，就住进了这个宅子。夜里见一个人衣冠高大华美，来见万岁。万岁问他来的事由，鬼说：“我是汉将军

樊哙，墓地靠近您住宅的厕所，常常苦于秽恶之气。如果有幸移葬他处，必当厚报。”万岁答应了。进而责问他杀人的缘由，鬼说：“他们各自因害怕而死，不是我杀的。”后来挖出棺木，改葬他处。鬼夜里又来道谢，说：“您能成为将军，我一定帮助您。”后来万岁为隋朝将军，每每遇到贼军，就觉得有鬼相助，每战必定大胜。出自《两京记》。

房玄龄

房玄龄、杜如晦未显贵时，曾一起从周地去秦地，宿于敷水店。正好有酒肉，深夜对坐而食。忽然看见两只黑毛手出现在灯下，好像有什么请求，就各自拿一块烤肉放在手中。一会儿，又出现了，像捧着东西的样子，房、杜又各自斟酒给他，就

不复见。食讫，背灯就寝。至二更，闻街中有连呼王文昂者，忽闻一人应于灯下。呼者乃曰：“正东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丰，汝能去否？”对曰：“吾已醉饱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劳君相召。”呼者曰：“汝终日饥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语也？”对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赐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时间命，即子行吾走矣。”呼者谢而去。出《续玄怪录》。

魏 徵

郑国公魏徵，少时好道学，不信鬼神。尝访道至恒山，将及山下，忽大风雪，天地昏暗，不能进。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悬《黄庭经》，亦至路次。谓徵曰：“何之？”徵曰：“访道来此，为风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会语乎？”徵许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凉，内即雕刻。延徵于深阁，对炉火而坐，进以美酒嘉馔。从容论道，词理博辨，徵不能屈。临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徵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诬鬼神乎？有天地来有鬼神，夫道高则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则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轻之哉？”徵不答。及平旦，道士复命酒以送徵，仍附一简，达恒山中隐士。徵既行，寻山路，回顾宿处，乃

一大冢耳。探其简，题云：“寄上恒山神佐。”徵恶之，投于地，其简化一鼠而走，徵自此稍信鬼神。出《潇湘录》。

没再出现。吃完饭，两人背对着灯就睡觉了。到了二更时，听到街中有人连声呼唤王文昂，忽然听见一个人在灯下答应。喊的人就说：“正东二十里，有村人祭神的筵席，酒菜很丰盛，你能不能去？”回答说：“我已酒足饭饱，还有公事，去不了。劳烦您招呼我。”喊的人说：“你整天被饥饿所困，哪来的酒肉？你本来不是官吏，怎么会有公差？为什么要说谎呢？”回答说：“我受阴界官吏差遣来给二位丞相值班，承蒙二相赐我酒肉，所以不能去。若平时听到招呼，立刻就随您去了。”喊的人辞别而去。出自《续玄怪录》。

魏 徵

郑国公魏徵年轻时喜好道学，不信鬼神。他曾到恒山去访道，快到山下时，忽然刮起了大风雪，天地昏暗，不能前进。忽然有个道士拿着青竹杖，上面挂着《黄庭经》，也到了路边。他对魏徵说：“去什么地方？”魏徵说：“访道来此，被风雪阻隔。”道士说：“离这儿一二里路就是我家，愿意去聊上一宿吗？”魏徵同意了，于是二人就一起走到一个宅院，外面很是荒凉，内里却是雕梁画栋。道士请魏徵到里间，对着炉火而坐，端上美酒佳肴。他从容论道，词理雄辩，魏徵不能把他说服。临近天亮的时候，道士谈及鬼神之事，魏徵直言鬼神不能侵犯正直之人。道士说：“您所尊奉的是仙道，为什么要完全否定鬼神呢？有天地的时候就有了鬼神。道行高，则鬼神妖怪必然降伏；若自身道行不高，反而可能被鬼神控制。怎么能轻视它呢？”魏徵没有回答。到了早晨，道士又设酒来送别魏徵，还让他捎上一封信，送给恒山中的隐士。魏徵就走了，找到了山路，回头看昨夜住的地方，乃是一个大坟墓。拿出那封书信一看，上面写着：“寄上恒山神佐。”魏徵讨厌它，就扔在地上，那封信变成一只老鼠跑了。魏徵自此稍信有鬼神。出自《潇湘录》。

唐 俭

唐俭少时，乘驴将适吴楚。过洛城，渴甚，见路傍一小室，有妇人年二十余，向明缝衣，投之乞浆，则缝袜也。遂问别室取浆：“郎渴甚，为求之。”逡巡，持一盂至。俭视其室内，无厨灶，及还而问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贫无以炊，侧近求食耳。”言既，复缝袜，意绪甚忙。又问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贫贩者也，事之十余年矣，未尝一归侍舅姑，明早郎来迎，故忙耳。”俭微挑之，拒不答，俭愧谢之，遗饼两轴而去。

行十余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归洛取之。明晨复至此，将出都，为涂刍之阻。问何人，对曰：“货师薛良之柩也。”骇其姓名，乃昨妇人之夫也，遂问所在，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发其柩，将祔先茔耳。”俭随观焉，至其殓所，是求水之处。俄而启殓，棺上有饼两轴，新袜一双。俭悲而异之，遂东去。

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有士子二人，各领徒，相去百余步，发故殓者。一人惊叹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执锺，碎其柩而骂之。俭遂造之，叹者曰：“璋姓韦，前太湖令，此发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适开易其棺，棺中丧其履，而有妇人履一只。彼乃裴翼，前江都尉，其发者爱姬也。平生宠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满将归，不忍弃去，将还于洛。既开棺，丧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只。

唐 俭

唐俭年轻时，有一次骑驴要去吴楚。经过洛城的时候，渴得很厉害，看见路旁有个小屋，有个妇人，年纪有二十多，对着光亮缝衣服。唐俭到她这里讨要水浆，近前一看她在缝袜子。她就到别的屋子去取，说：“郎君渴得厉害，我为他求水浆。”很快拿着一个盆子回来了。唐俭看她屋里，没有厨灶，等她回来就问：“夫人的住处，怎么不生火？”回答说：“贫穷没有东西做饭，向附近人家求食。”说完又继续缝袜子，看样子很匆忙。唐俭又问她为什么缝得这么着忙，回答说：“我的丈夫薛良，是个贫穷的小商贩，我嫁给他十多年了，不曾

回家服侍过公婆，明天早晨我丈夫来接我，所以很忙。”唐俭微微引诱她，妇人拒而不答。唐俭羞愧地道歉，留下两轴饼离去了。

走了十多里，唐俭忽然想起所看的书有忘带的，就回洛阳去取。第二天早晨又到了这个地方，正要出城，被送葬的仪仗拦住了。唐俭问是什么人出殡，回答说：“是商人薛良的灵柩。”唐俭吃惊于这个名字是昨天那个妇人的丈夫的，就问葬在哪里，回答说：“薛良结婚五年妻子就死了，葬在故城中。又过了五年薛良死了，薛良的哥哥挖出薛良妻子的棺材，想要合葬于祖坟。”唐俭跟着观看，到了墓地，正是唐俭要水的地方。一会儿打开棺材，棺材上有饼两轴，新袜子一双。唐俭伤感而且很惊异这件事，就继续东行。

他乘船行至扬州禅智寺东南，见有两个男子，各领一些人，相距百余步，在挖掘旧坟。一人叹息良久，他领的那伙人在一起笑。一个人拿着铁锹打碎棺材骂着。唐俭就去造访，叹息的人说：“我姓韦名璋，是前任太湖令。这个挖开的坟，是我死去的儿子的。已经埋了十年了，刚才打开想换个新棺材，棺材里失去了一只鞋，却有妇人的鞋一只。他叫裴冀，是前任江都尉。他开掘的是他爱姬的墓。平生宠爱她。裴冀到任二年她死了，葬在这儿一年了。现在裴冀任期已满将要回家，不忍心弃她而去，想迁还洛城。等打开棺材，见丢失了一只鞋，却有男人的鞋一只。

两处互惊，取合之，彼此成对。盖吾不肖子淫于彼，往复无常，遂遗之耳。”俭闻言，登舟静思之曰：“货师之妻死五年，犹有事舅姑之心。逾宠之姬，死尚如此，生复何望哉。士君子可溺于此辈而薄其妻也？”出《续玄怪录》。

双方都很惊异，拿来一配，彼此正好是一对。这是因为我的不肖之子和她淫乱，往复无常，把鞋留在这里了。”唐俭闻言，登船想道：“商人的妻子死了五年，还有照顾公婆之心。受到特别宠爱的姬妾，死了尚且如此，活着的时候还能希望她怎么样呢？那么，君子还应该沉溺在这种人身上而轻视自己的妻子吗？”出自《续玄怪录》。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襌人	漕店人	张琮
刘门奴	阎庚	明崇俨	王怀智	沙门英禅师
陈导	王志	巴峡人	陆余庆	

慕容垂

唐太宗征辽，行至定州，路侧有一鬼，衣黄衣，立高冢上，神彩特异。太宗遣使问之，答曰：“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言讫不见，问之，乃慕容垂墓。出《灵怪集》。

李勣女

贞观元年，李勣爱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庐于墓侧。一日，女子忽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大树之神窃我。今值其神出朝西岳，故得便奔出。知尔在此，是以来。我已离父母，复有此辱耻，不可归。幸尔匿我，我能以致富报尔。”家僮骇愕，良久乃许，遂别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晓来，行步如风。一月后，忽携黄金十斤以赐，家僮受之。出卖数两，乃民家所失，主者执家僮以告。洛阳令推穷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此女已失，其余金尽化为黄石焉。出《潇湘录》。

慕容垂

唐太宗征辽的时候，走到定州，路旁有一鬼，穿着黄色的衣服，站在高高的坟墓上面，神采特异。太宗派人问他，鬼回答说：“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说完不见了。太宗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慕容垂的墓。出自《灵怪集》。

李勣女

贞观元年，李勣心爱的女儿死了，葬在北邙，让家僮住在坟墓的旁边。一天，女子忽然告诉家僮说：“我本来不应该死，是被大树之神偷去的。现在趁着那个大树之神去朝拜西岳，我得便跑出来了。我知道你在这里，就来了。我已经离开了父母，又受到这样的羞辱，不能回去了。希望你把我藏起来，我能用致富来报答你。”家僮惊愕了半天才答应，于是把她安置在别的屋子里。那女子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晨归，行走如风。一个月以后，忽然带来黄金十斤送给他，家僮收下了。拿出去卖了几两，才知道是百姓家丢的，失主抓住家僮来告官。洛阳令盘问原委，家僮详述此事，等到追取的时候，那女子已经不见了，剩下的金子都变成了黄色的石头。出自《潇湘录》。

解襍人

江南有数人行船，见岸上两人，与船并行数里。岸上人云：“暂寄歇息。”船人许之。怪其跳踉上船，其疾如风。须臾，两人云：“暂至村，各有小襍，且寄船上，慎勿开也。”殷勤戒之。两人去后，船中一人解襍共看。每襍有五百帖子，似纸，非篆隶，并不可识。共惊，还结如故。俄顷二人回，云：“开讫，何因讳？”乃捉解襍人云：“是此人解。”遂掷解襍上岸，如掷婴儿。又于村中取人，拥之而去。经数日，一人欲放解襍者，一人不许，曰：“会遣一二年受辛苦。”乃将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马，恒于庭中置槽，自看饮饲。此时已夜，堂门闭，欲取富人无由。一人云：“此人爱马，解马放，即应开门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担之，应手即死。取得富人，遂弃解襍人而去。此家忙惧，唯见此人在，即共殴。缚之送县，以解襍等事为辞。州县不信，遂断死，此人自雪无由，久禁乃出。出《异闻录》。

漕店人

贞观中，长安城西漕店人，葬父母，凶具甚华。一二年后，忽见亡弟来，容貌憔悴。言为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为林皋驿马，祇承困苦不堪，故来请兄代。兄大惊惧，更多与纸钱，遣努力且作。其后数月，又见弟来云，祇承不济，兄遂不免去。其兄应时而卒。出《异闻

录》。

张 琮

永徽初，张琮为南阳令。寝阁中，闻阶前竹下有呻吟

解襖人

江南有几个人行船，看见岸上有两个人与船并行了好几里。岸上人说：“暂且到船上歇息一下。”船上人同意了。岸上人跳上船来，其快如风，船上人觉得奇怪。一会儿，两人说：“我们要到村里去一下，我们各有个包袱，先放在船上，千万不要打开。”再三告诫。两人离开后，船上一个人解开包袱，大伙一齐看。每个包袱有五百帖子，好像是纸，字不是篆隶，都不认识。大伙都很惊讶，照原样系上。一会儿两人回来了，说：“解开包袱了，为什么隐瞒？”就抓住解包袱人说：“是这人解开的。”就把解包袱人扔到岸上，像扔婴儿一样。又从村中找来人，簇拥而去。过了几天，一人想放走解包袱人，一人不同意，说：“应该让他受一二年的辛苦。”就把他带到一个富人家。这户人家有好马，总在院中置槽，自己看管马的饮食。这时已经半夜了，堂门紧闭，想抓获富人没有机会。一人说：“这人爱马，解开马放了，他就会开门出来。”照此办理，富人果然出来了。一人上前打他，触手就死了。抓获了富人，就丢开解包袱人走了。这家慌乱惊恐，只看见这个人在，就一块打他。绑上他送到县衙，解包袱人就将解开包袱等事讲了，为自己开脱。州县不信，就判他死罪。这人无法自雪冤屈，被关了很久才放出来。出自《异闻录》。

漕店人

贞观年间，长安城西漕店人安葬他的父母，祭具非常豪华。一二年之后，忽然看见他死去的弟弟来了，容貌憔悴。说因为哥哥厚葬父母的缘故，他被差为林皋驿马。因不堪忍受困苦，所以来请哥哥代替他。哥哥大为惊恐，给了他更多的纸钱，让他努力去干。过了几个月，又见弟弟来了，说承受不了，哥哥不能不去。他哥哥马上就死

了。出自《异闻录》。

张 琮

张琮永徽初为南阳令。在阁中睡觉时，听到阶前竹下有呻吟之声，就视则无所见。如此数夜，怪之，乃祝曰：“有神灵者，当相语。”其夜，忽有一人从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陈曰：“朱粲之乱，某在兵中，为粲所杀。尸骸正在明府阁前，一目为竹根所损，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辄投告。幸见移葬，敢忘厚恩。”令谓曰：“如是何不早相闻。”乃许之。明日，为具棺槨，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贯其左目。仍加时服，改葬城外。其后令笞杀一乡老，其家将复仇，谋须令夜出，乃要杀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烧十余家。令将出按行之，乃见前鬼遮令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将有异谋。”令问为谁，曰：“前时得罪于明府者。”令乃复入。明日，掩捕其家，问之皆验，遂穷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铭于前曰：“身殉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出《广异记》。

刘门奴

高宗营大明宫，宣政殿始成，每夜，闻数十骑行殿左右，殿中宿卫者皆见焉，衣马甚洁。如此十余日，高宗乃使术者刘门奴问其故，对曰：“我汉楚王戊之太子也。”门奴诘问之：“案《汉书》，楚王与七国谋反，汉兵诛之，夷宗覆族，安有遗嗣乎？”答曰：“王起兵时，留吾在长安。及王诛后，天子念我，置而不杀，养于宫中。后以病死，葬于此。天子怜我，殓以玉鱼一双，今在正殿东北角。史臣遗略，是以不见于书。”门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扰扰乎？”对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宫中，动出颇见拘限，甚不乐。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诚所望也。慎无夺我玉鱼。”门

之声，靠近一看也没发现什么。这样过了几晚，张琮很奇怪，就祈祝说：“有神灵降临，应该和我说话。”这天晚上，忽然有一人从竹林中走出，相貌很丑陋，上前自我介绍说：“朱粲叛乱时，我在军中，被朱粲所杀。尸体正好在您家楼前。一只眼睛被竹根伤了，不能忍受痛

苦。因您仁义贤明，所以来相告。如有幸被移葬他处，不敢忘了您的大恩。”张琮对他说：“如果这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就答应了。第二天，为他准备了棺材，命人挖掘竹林，果然见到一具尸体，竹根穿过他的左眼睛。为他穿上时新衣服，改葬在城外。后来，张琮用笞刑打死了一个乡下老人，他的家属想要复仇，谋划着只要张琮晚上出来，就要杀他。不久，城中失火，蔓延烧了十几家。张琮正要出去巡视火情，就见前几天那个鬼拦住马说：“您深夜去什么地方？有人要图谋您。”张琮问是谁，鬼说：“前些时得罪您的人。”张琮就又回去了。第二天就缉捕了他的家属，经过审问都验证了鬼说的事，便穷究惩治。晚上又祭拜鬼的墓，刻石碑立在墓前。铭文说：“身殉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出自《广异记》。

刘门奴

高宗建造大明宫，宣政殿刚刚完成的时候，每到晚上都听见数十名骑马的人行驰在殿的左右，殿中守夜的卫兵都看见了，衣服马匹非常整洁。如此十多天，高宗让术士刘门奴去问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我是汉代楚王戊的太子。”门奴质问他：“按《汉书》的说法，楚王和七国串通谋反，汉军杀了他，覆灭了宗族，怎么能有遗留的后代呢？”回答说：“楚王起兵时，留我在长安。楚王被诛后，天子顾念我，没杀我，养在宫中。后来因病而死，埋在这个地方。天子可怜我，用玉鱼一双殉葬，现在放在正殿的东北角。史官漏掉了这些事，所以不见于史书。”门奴说：“现在皇帝在此，你怎敢在庭中骚扰？”回答说：“这是我过去住的地方，现在既然在天子宫中，行动很受拘束，很不痛快。请把我改葬在高敞的美地，这是我真诚希望的。千万不要拿走我的玉鱼。”门

奴奏之，帝令改葬。发其处，果得古坟，棺已朽腐，傍有玉鱼一双，制甚精巧。乃敕易棺槨，以礼葬之于苑外，并以玉鱼随之。于此遂绝。出《广异记》。

阎 庚

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窃父资，以给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贩之流，彼才学之士，于汝何有，而破产以奉？”仁亶闻其辞，谓庚曰：“坐我累君，今将适诣白鹿山。所劳相资，不敢忘也。”庚久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别，谓仁亶曰：“方愿志学，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许焉。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

六日至陈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内房，房外有床。久之，一客后至，坐于床所。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饮。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因求问己荣位年寿，鬼言：“亶年八十余，位极人臣。”复问庚，鬼云：“庚命贫，无位禄。”仁亶问何以致之，鬼云：“或绊得佳女，配之有相，当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极贵。顷已绊与人讠，当相为解彼绊此，以成阎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当有大雨濡湿，以此为信。”因诀去。

仁亶与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装湿污。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门，久之方出，谢客云：“家有小不得

奴向皇帝上奏了这件事，皇帝命令改葬。挖开这个地方，果然有一座古墓，棺木已经腐朽了，旁边有玉鱼一双，制造很精巧。皇帝下令换了棺材，以礼节把他移葬在宫外，并把玉鱼随葬。此后就没有鬼出现了。出自《广异记》。

阎 庚

张仁亶小时贫穷，常在东都北市寄居。有个叫阎庚的人，是马牙阎荀子的儿子。阎庚以好善自喜，仰慕仁亶的品德，常常偷他父亲的钱财来接济仁亶的吃穿，持续了好几年。阎荀子总是怒骂阎庚说：“你是商贩之流，他是才学之士，对你来说有什么理由破费钱财来奉养他呢？”仁亶听到这话，对阎庚说：“因为我而连累了您，现在我正要去白鹿山。劳烦您相送财物，不敢忘记。”阎庚早已是仁亶形

影不离的朋友，心中不忍分别，对仁亶说：“我也正有志于学，现在想和您一同去。”仁亶惊叹他有此志向，同意了。阎庚就私下准备好了驴马粮食一同走了。

六天后，到了陈留，住在客店。仁亶住在内房，房外面也有床。过了很久，来了一个客人，坐在床上。仁亶看他气质非凡，让阎庚到外面拿壶酒来。仁亶先请客人喝，客人不敢接受，仁亶坚持请他，于是一起喝酒。酒喝得很高兴，就一同回房休息。半夜，仁亶问他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不是人，是地下的官吏。地府令我主持河北一带婚姻事宜，为男女作合。”仁亶解开他的衣装看，看见了袋中的细绳，才相信。仁亶就问他自己的官位年寿，鬼说：“你能活到八十多岁，位极人臣。”又问阎庚的情况，鬼说：“阎庚命苦，不能做官。”仁亶问用什么办法能得来位禄，鬼说：“如果能找到好女子，与他配得合适，当能得到。现在河北离白鹿山一百余里的村中王老的女儿，面相极贵。已经跟别人拴在一起了，我当解开那边拴上这边来成全阎侯。只是需要马上走，将到村子的时候，会有场大雨，以此为凭信。”说完就告别而去。

仁亶和阎庚走了六七天，到村边遇大雨，衣装都污湿了。就来到村西，到王家求宿。敲门半天，才有人出来道歉：“家里有不顺意，所以迟迟，无讶也。”仁亶问其故，云：“已唯一女，先许适西村张家。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决罢婚矣。”仁亶等相顾微哂。留数日，主人极欢，仁亶乃云：“阎侯是已外弟，盛年志学，未结婚姻。”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以马驴及他贄为贄。数日成亲毕，留阎侯止王氏，仁亶独往，主人赠送之。其后数年，仁亶迁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出《广异记》。

明崇俨

唐正谏大夫明崇俨，少时，父为县令。县之门卒有道术，俨求教。教以见鬼方，兼役使之法。遗书两卷，俨阅之，书人名也。俨于野外独处，按而呼之，皆应曰：“唯。”见数百人。于是每须役使，则

呼其名，无不立至者。俨尝行，见名流将合祔二亲者，辄车已出郊，俨随而行，召其家人谓曰：“汝主君合葬二亲乎？”曰：“然。”曰：“汝取灵柩，得无误发他人冢乎？”曰：“无。”俨曰：“吾前见紫车，后有夫人，年五十余，长大名家妇也。而后有一鬼，年甚壮，寡发弊衣，距跃大喜，而随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谓也？’汝试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谏有言如此。”祔亲者闻之，大惊，泣而谓俨曰：“吾幼失父，昨迁葬，决老竖取之，不知乃误如此。”崇俨乃与至发墓所，命开近西境，按铭记，果得之。乃弃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俨在内言事，及人间厌胜至多，备述人口，故不繁述。出《纪闻》。

心的事，所以开门迟了，不要见怪。”仁亶问起缘由，他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先前许配西村张家。今天过嫁妆，想不到很单薄，这是轻视的意思，已经决定解除婚约了。”仁亶、阎庚相视微笑。住了几天，主人很高兴。仁亶就说：“阎庚是我外弟，正当盛年，有志于学，没有婚配。”主人以田舍之家推辞，但面露喜色。仁亶执意相求，主人就同意了。阎庚用驴马及其他携带的东西当作聘礼。几天后成亲完毕，仁亶留阎庚在王家，独自走了，主人馈赠送行。这之后几年，仁亶官至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来阎庚屡蒙提携，最后官至一州刺史。出自《广异记》。

明崇俨

唐正谏大夫明崇俨，年轻时，父亲是县令。有个门卒会道术，崇俨向他求教，他教给崇俨见鬼和驱使鬼的方法。还送给崇俨书两卷，崇俨一看，书上写着人名。崇俨在野外独处时，就按书上的人名召唤他们，都回答说：“唯。”见了几百人。于是每当需要驱使他们，就召唤名字，没有不立刻就到的。崇俨有次出行，看到名流之家想合葬双亲，丧车已出了郊外，崇俨随之而行，召唤他的家人说：“你家主人想合葬双亲吗？”回答说：“是这样。”崇俨说：“你们挖取棺材会不会误挖了别人的坟呢？”回答说：“不会。”崇俨说：“我刚才看见紫车后面有个夫人，年纪有五十多岁，是个名家妇女。后面有一个鬼，年纪正当壮年，头发稀少，衣服破旧，跳跃着很惊喜地跟随着夫人。夫人哭泣着怒斥他说：‘干什么合葬啊？’你试着把我说的话告诉你家主

人，就说是明正谏这样说的。”合葬双亲的人听到这话，非常惊讶，哭着对崇俨说：“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昨天迁坟，是由老仆办理的，不知道会错到这种程度。”崇俨就和他们一起来到挖掘墓地的地方，让挖开靠近西侧的地方，按照铭文，果然找到了。于是抛开别人的尸骨而将亲人合葬在一起。明崇俨在朝内言事，以及在民间厌胜，事例很多，传诵人口，所以就不多说了。出自《纪闻》。

王怀智

唐坊州人上柱国王怀智，显庆初卒，其母孙氏及弟怀善、怀表并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经七日，背上已烂而苏，云在地下见怀智，见任太山录事。遣此人执笔，口授为书，谓之曰：“汝虽合死，今方便放汝归家，宜为我持此书至坊州。访我家，白我母曰：‘怀智今为太山录事，幸蒙安太。但家中曾贷寺家木作门，此既功德物，早偿之。怀善将死，不合久住。速作经像救助，不然，恐无济理。’”此人既苏，即赍书特送其舍。所谓家事，无不暗合。至三日，怀善暴死。合州道俗闻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勋卫侯智纯说之。出《法苑珠林》。

沙门英禅师

唐法海寺沙门英禅师，具言每见鬼，寺主沙门慧兰，怪而问焉。英曰：“向秦庄襄王遣人传语饥虚甚，以师大慈，又自有所见，从者二百许人，勿辞劳费也。吾已报云后日晓食书来，专相候待。”慧兰便备酒脯之类。至时秦王果来，侍从甚众，贵贱罗列，坐食甚急，谓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问其故，答曰：“吾生时未有佛法，地下见责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茆孤应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陈轸，多为虚诈。”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为杀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从人索食，而自受饥窘也？”答曰：“慈心少，且余人又不相见。吾贵人，不可妄作祸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将来耶？深耽愧。”临去时，谓英曰：

王怀智

唐朝坊州人上柱国王怀智，显庆初年死了，他的母亲孙氏和弟弟怀善、怀表还都活着。到了显庆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死了七天了，背上已经腐烂了，又苏醒过来，说他在地下见到了怀智，现任太山录事。怀智让他执笔口授了一封信，对他说：“你虽然应该死，现在我行方便放你回家，应该替我拿这封信到坊州。找到我家，告诉我母亲说：‘怀智现在是太山录事，幸蒙安泰。只是家中曾借寺庙的木头做门，这既然是功德之物，就应该早早还给寺庙。怀善快要死了，不应久住。快点造经像救助，不然恐怕没有机会了。’”这人死而复生后，就带着书信特意送到他家。所说的家事，无不暗合。到了第三天，怀善暴死。全州道家、俗家听说了这件事，无不增修功德。这是鄆州人勋卫侯智纯说的。出自《法苑珠林》。

沙门英禅师

唐时法海寺僧人英禅师，说他常常见到鬼，寺主僧慧兰就觉得奇怪而询问他。英禅师说：“方才秦庄襄王派人传话，说他饿得厉害，以太师的慈悲心肠，又自有所见，跟随他的二百多人，请不辞劳费。我已经告诉他了，后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来，专门等候招待。”慧兰就准备了酒肉之类的东西。到时秦王果然来了，侍从很多，贵贱罗列而坐，吃得很急。秦王对英禅师说：“我已经八十年没吃饭了。”英禅师询问原因，秦王回答说：“我活着的时候还没有佛法，在地下被责问到功德之事，我只以放生、抚恤孤寡来应付。因为欠缺福德，受罪没完。今天吃这一顿饭，要过四十年才能再吃。”于是秦王又指着座上人说：“这是陈轸，太虚伪奸诈。”又指着二人说：“这是白起、王翦，因为杀人太多，受罪也没完。”英禅师说：“怎么不朝人索要食物，而自己忍受饥饿呢？”回答说：“好心人太少了，况且其他人也看不见我。我是富贵之人，不能轻易去人间做坏事，所以就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又指着酒肉说：“这是寺主带来的吧？非常惭愧。”临走时对英禅师说：

“甚愧禅师，弟子有物在，当相送。城东门通化外尖冢，是弟子墓。”

时人不知，妄云吕不韦冢耳。”英曰：“往赤眉贼发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贼将粗物去，细者深，贼取不得，见在。”英曰：“贫道出家，无用物处，必莫将来。”言讫谢去。出《两京记》。

陈 导

唐陈导者，豫章人也，以商贾为业。龙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见一舟溯流而来，亦宿于此。导乃移舟近之，见一人，庞眉大鼻如吏，在舟检勘文书，从者三五人。导以同旅相值，因问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庞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导乃邀过船中，庞眉亦随之。导备酒馔，饮经数巡，导乃问以姓氏，庞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来充使。”导又问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见问。君子此行，慎勿以楚为意，愿适他土耳。”导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导惊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灾，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报耳。然君须以钱物计会，方免斯难。”导恳苦求之，弁曰：“但俟我从楚回，君可备缗钱一二万相贖，当免君家。”导许诺，告谢而别。是岁果荆楚大火，延烧数万家，荡无子遗。导自别弁后，以忧虑系怀，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导以慳鄙为性，托以他事，未办所许钱，使者怒，乃令从者持书一缄与导。导开读未终，而宅内掀然火起，凡所财物悉尽。是夕无损他室，惟烧导家。弁亦不见，盖以导慳啬，负前约而致之也。出《集异记》。

“很对不起禅师，我有东西在，应该送给您。城东门通化外尖尖的坟，是我的墓。人们都不知道，胡说是吕不韦墓。”英禅师说：“以前赤眉贼兵挖掘过了，怎么还能有东西在呢？”鬼说：“贼兵将粗糙的东西拿去了，细软在里面，贼兵拿不走，还在。”英禅师说：“我是出家人，没有用东西的地方，千万不要拿来。”英禅师说完，秦王告别走了。出自《两京记》。

陈 导

唐朝陈导是豫章人，以经商为业。龙朔年间，他乘船去楚地，夜

晚船停在江边，看见一只船逆流而来，也停在这个地方。陈导就移舟靠近它，看见一个人，浓眉大鼻好像官吏，在船上检查文书，有三五个随从。陈导因为是旅途相遇，就问他说：“您去哪儿？有幸同住这里。”浓眉人说：“因公事到楚地，有幸在此相遇。”陈导就邀请他到自己的船中，浓眉人就随他过来了。陈导准备了酒菜，酒过数巡，陈导就问他姓名，浓眉人说：“我姓司徒，名弁。被差往楚地，充当使者。”陈导又问：“办什么公事呢？”司徒弁说：“您不该问。您这次出行，千万不要去楚地，去别的地方吧。”陈导问：“为什么？”司徒弁说：“我不是人，是阴间使者。”陈导惊讶地说：“什么原因不能去楚地呢？”司徒弁说：“我去楚地行布灾难，您也是应得灾的。感谢您的恩惠，所以才告诉您。但您必须用钱财物品打点，方能免除这场灾难。”陈导恳切地苦求他，司徒弁说：“只等我从楚地回来，您可准备纸钱一二万相送，就能免去您家的灾祸。”陈导答应，告谢分别了。这年荆楚之地果然起了大火，接连烧了几万家，没有幸存的。陈导自从和司徒弁分别后，因忧虑在心，就乘船回去了，等到了豫章，司徒弁也来了。陈导吝啬成性，假托有别的事，没有置办他许下的钱财，使者生气了，就让一个随从送给陈导一封信。陈导拆开没有读完，而家中立刻起了大火，财物全都烧光了。这晚没有损害别人家，只烧了陈导家。司徒弁也不见了。这都是因为陈导吝啬，违背了以前的诺言造成的。出自《集异记》。

王 志

唐显庆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考满还乡。有女美，未嫁道亡，停县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夜初见此女来，妆饰华丽，欲伸繾綣，学生纳之。相知经月，此女赠生一铜镜，巾栉各一。令欲上道，女与生密共辞别。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于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缚此生，以为私盗。学生诉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开棺检之，果无此衣。既见此征，于是释之。问其乡里，乃岐州人，因从父南任，父母俱亡，游诸州学问，不久当还。令给衣马装束同归，以为女夫，怜爱甚重。出《法苑珠林》。

巴峡人

调露年中，有人行于巴峡。夜泊舟，忽闻有人朗咏诗曰：“秋径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其音甚厉，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数十遍。初闻，以为舟行者未之寝也，晓访之而更无舟船，但空山石泉，溪谷幽绝，咏诗处有人骨一具。出《纪闻》。

陆余庆

陆余庆，吴郡人，进士擢第。累授长城尉，拜员外监察。久视中，迁凤阁舍人，历陕州刺史、洛州长史、大理卿、少府监。主睿宗轡车不精，出授沂州刺史。余庆少时，尝冬日于徐、亳间夜行，左右以囊橐前行，余庆缓辔蹑之。寒甚，会群鬼环火而坐，庆以为人，驰而遽下就火。讶火焰炽而不暖，庆谓之曰：“火何冷，为我脱靴。”群鬼但俯而笑，不

王 志

唐显庆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任期已满要还乡。他有个女儿很美，未出嫁就死在了回乡路上，停在县州寺庙中几个月了。寺中先就有个学生住在一间屋里。这夜天刚黑，看见这个女子来了，装饰华丽，想和他欢好，学生接纳了她。相好了一个月，这个女子赠给学生一面铜镜，毛巾、梳子各一个。县令王志打算上路，女子与学生暗里辞别。女子家人找不到这些东西，县令让按屋查找，在学生房中找到了。县令让随从绑上学生，以为他是盗贼。学生讲述了他们的事，还说不但有这些东西，还留下了上下两件衣服。县令派人打开棺材检查，果然没了这些衣服。既然有了这些证据，就把学生放了。问他原籍，乃是岐州人，因跟从父亲去南方任职，父母都死了，他就游历各地、增长见识，不久就该回乡了。县令给了他衣服马匹，一起还乡，把他当成女婿，非常怜爱。出自《法苑珠林》。

巴峡人

调露年间，有人行经巴峡。晚上停船，忽然听见有人诵诗：“秋径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声音非常凄厉，激昂悲越。这样朗诵了一宿，有几十遍。刚开始听到，还以为行船的人没有睡觉，早晨访求才知道没有其他船停泊，只有空山石泉，溪谷幽绝，诵诗之处有一具死人尸骨。出自《纪闻》。

陆余庆

陆余庆，吴郡人，进士及第。先后任长城尉、员外监察。武则天久视年间，任凤阁舍人，又历任陕州刺史、洛州长史、大理卿、少府监。主管睿宗辂车不胜任，出任沂州刺史。余庆年轻的时候，曾于冬在徐、亳州之间夜晚赶路，仆人带着行李在前面走，余庆放松马缰跟着。非常冷，遇到一群鬼围火而坐，余庆以为是人，就打马过去下来烤火。惊讶火焰炽烈而不暖，余庆就问他们：“火为什么不暖和呢？给我脱靴子。”群鬼只是低头而笑，不

应。庆顾视之，郡鬼悉有面衣。庆惊，策马避之，竟无患。其傍居人谓庆曰：“此处有鬼为祟，遭之者多毙。郎君竟无所惊惧，必福助也，当富贵矣！”出《御史台记》。

回答。余庆仔细一看，他们都戴着遮面布。他十分吃惊，打马而走躲避他们，竟然没有后患。附近住户对余庆说：“这地方有鬼作祟，遇到的人大多死了。您竟然没被吓倒，一定是有福佑，必定富贵！”出自《御史台记》。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刘 讽

相州刺史 王 湛 狄仁杰 李 曷 张守珪

杨 场

夏文荣

周长安年初，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时人以为判冥事。张鷟^鷟时为御史，出为处州司仓，替归，往问焉。荣以杖画地作柳字，曰：“君当为此州。”至后果除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荣克时日，晷漏无差。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则天之表侄也，贪猥无厌，著词曰：“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傍人不得抵触。”差摄御史康豈推，奏断死。时母在都，见夏文荣。荣索一千张白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祷。后十日来，母如其言。荣曰：“且免死矣，后十日内有进止。”果六日有敕：“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荣书卫、汉、郴字曰：“卫多不成，汉、郴二州，交加不定。”后果唱卫州录事，关重，即唱汉州录事。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诉天官注拟不平。则天责侍郎崔玄^晦，^晦奏：“臣注官极平。”则天曰：“若尔，吏部

夏文荣

武周长安初年，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当时的人认为他兼判阴冥间事。张鷟^鷟当时是御史，出任处州司仓，被替任而归，去求问夏文荣。夏文荣用木棍在地上画了个柳字，说：“您应该出任这个州。”到后来张鷟^鷟果然任柳州司户，后来改任德州平昌令。夏文荣预算时间，和晷漏一样没有差错。又苏州嘉兴县令杨廷玉，是武则天的表侄，贪得无厌，有人写词说：“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傍人不得抵触。”皇帝让代理御史康豈调查，上奏判了他死

罪。当时他的母亲在京城，求见夏文荣。文荣要一千张白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祈祷。让她过十天再来，杨母听从了文荣的话。文荣说：“已免掉死罪了，十天内当有消息。”果然到了第六天有了敕令：“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访文荣，文荣写了卫、汉、郴字，说：“卫州多半不行，汉、郴二州，交替不稳定。”后来，果然宣布柳无忌任卫州录事，因任命重复，又改任汉州录事。当时，鸾台凤阁令史上书朝廷，控告天官选拔官员不公平。武则天责备侍郎崔玄^玮，玄^玮上奏说：“臣选拔官员很公平。”武则天说：“若是那样，让吏部

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出《朝野僉载》。

张希望

周司礼卿张希望，移旧居改造。见鬼人冯毅见之曰：“当新厩下，有一伏尸，极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长已来，未曾信如事，公勿言。”后月余，毅入，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适及阶，鬼引弓射中肩膊，希望觉背痛，以手抚之，其日卒。出《志怪》。

郑从简

周左司员外郎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宁，令巫者视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厅基之下。”使问之曰：“君坐我门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之为也。”掘地三尺，果得旧骸，有铭如其言。移出改葬，于是遂绝。出《朝野僉载》。

房颖叔

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闻外有人唤云：“王老不须起，房侍郎不上。后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晓，房果病，两日而卒。所司奏状下，即除李迥秀为侍郎，其日谢，即上。王老以其言问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

明所告也。出《朝野僉载》。

令史官和鸾台凤阁交换一下。”就让柳无忌做了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出自《朝野僉载》。

张希望

武周司礼卿张希望，迁到一处旧房子，稍做改造后住下。有个能看到鬼的人叫冯毅，一天见到张希望，告诉他说：“在您新盖的马厩下面，有一个伏尸，他很恼怒，您应该回避他。”张希望笑着说：“我从小到大，从不相信这类事，您不要多说了。”一个多月后，冯毅来了，看见鬼拿着弓箭，跟随在张希望后面。张希望刚走到台阶，鬼就发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张希望觉得背痛，用手抚摸，当天就死了。出自《志怪》。

郑从简

武周左司员外郎郑从简，他的住处大厅经常不安宁。他请巫师到家检视，巫师说：“这里有伏尸，姓宗，妻子姓寇，在大厅的地基下面。”郑从简让巫师问鬼，鬼说：“您坐在我门上，我出入常碰到您，您自然就感到不好了，不是我故意的。”郑从简命人挖地三尺，果然有陈旧的尸骨，有铭文和鬼说的一样。郑从简把尸骨移出改葬别处，从此就清静了。出自《朝野僉载》。

房颖叔

武周地官郎中房颖叔，官拜天官侍郎，第二天要去上任。这天晚上，有个厨子王老，半夜起来，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王老不必起来，房侍郎上不了任。三天后，李侍郎才能上任。”王老就一觉睡到天亮。房颖叔果然病了，两天后死去。主管部门上报了情况，就任命了李迥秀任侍郎，李迥秀当天去拜谢，就去上任了。王老拿这些话去问大伙儿，都说不知道，王老才明白这是神明的预告。出自《朝野僉载》。

刘 讽

文明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不寝，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绶取西堂花茵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传语道：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咏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回避也。”

未几而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紫绶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杓，绿罽花觥，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录，一女郎为明府，举觞酹酒曰：“惟愿三姨婆寿等祁山，六姨姨与三姨婆等，刘姨夫得太山府纠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朱余国太子，溢奴便作朱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总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望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蔡家娘子赏口。”翘翘时为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空称纠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欢。请吃一盞。”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诚知被罚，直缘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传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紫绶下坐，使说令。紫绶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

三更后，皆弹琴击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又歌曰：“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绣帘斜卷千条入。”又歌曰：“玉口金缸，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绮缤纷，

刘 讽

唐文明年间，竟陵官吏刘讽，晚上投宿在夷陵空馆。月光很亮睡不着，忽然有一个女郎从西轩来，仪态温和、美丽，轻歌慢步，徐徐

而至中轩。她回头告诉婢女说：“紫绶取西堂花垫来，顺便邀请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带来。传我的话：这地方好风月，很可游乐。弹琴咏诗，非常好。虽然有竟陵判司在，此人已睡着了，明月下不用回避。”

不一会儿，三个女郎来了，还有一个小孩儿，都容貌倾国。紫绶在院中铺好花垫，她们互相施礼列坐。座中设有犀角酒杯，象牙杓，绿罽花觥，白琉璃盏。酒气馨香，弥漫远空。女郎们谈笑歌咏，声音清脆、婉转。一个女郎为录事，一个女郎为明府，举杯祝酒说：“祝愿三姨婆寿比祁山，六姨姨和三姨婆齐寿，刘姨夫得到太山府纠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给朱余国太子，溢奴便做朱余国宰相。我们三四个女伴，都嫁给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给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那平生的心愿就满足了。”一时都笑着说：“要给蔡家娘子赏酒。”翘翘这时是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娘子酒，说：“刘姨夫才貌温和美善，为什么不让他做五道主使，空称纠成判官，怕六姨姨不高兴。请喝一杯。”蔡家娘子立刻拿着酒杯说：“知道该被罚，只是因为姨夫年纪大糊涂，恐怕看不了五道黄纸文书，误了大神伯公事。喝一杯又何妨。”于是众女郎都笑倒了。又一个女郎站起来，行酒令，仍抽出一个翠簪。急说，传翠簪行酒令，行不通就罚。令辞是：“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行过数巡，因令翠绶坐在末席，让她说酒令。翠绶一向木讷，酒令到了，她只说“鸾老鸾老”。众女郎都大笑说：“以前贺若弼作弄长孙鸾侍郎，因其年老口吃，又没有头发，所以制作了这个酒令。”

三更以后，女郎们都弹琴击筑，轮流唱歌互相唱和，歌曰：“明月秋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她们又唱道：“杨柳杨柳，裊裊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绣帘斜卷千条入。”又唱道：“玉口金缸，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顾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

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入拜曰：“娑提王命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传语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嚷

咳，视庭中无复一物。明旦，拾得翠钗数只，将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出《玄怪录》。

相州刺史

唐王道坚为相州刺史，州人造板籍，毕则失之。后于州室梁间散得之，籍皆中截为短卷，遂不用矣，弃之。又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将祀社，夜洁斋，卧于厅事。梦其父母尽来迎己，觉而恶之，具告其妻。因疾，数日卒。朱希玉为刺史，宅西院恒闭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髻，乘马直入，二苍头亦乘导之，至阁乃下。直吏以为亲姻家通信也，从而视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门为之开，入已复闭。乃索苍头及马，皆无之。走白希玉，希玉命开中院，但见四周除扫甚洁，帐幄围匝，施設粲然，华筵广座，馐饌穷极水陆，数十人食具器物，尽金银也。希玉见之大惊，乃酌酒酹之以祈福。遂出，闭其门。明日更开，则如旧矣。室宇封闭，草蔓荒凉。二年而希玉卒。出《纪闻》。

王 湛

王湛判冥事，初叔玄式，任荊州富阳令，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后诬以他事，决杀之以灭口。式带别优，并有上下考，五选不得官，以问，湛白为叔检之。经宿曰：“叔前

翠眉红妆。王欢顾眄，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

唱完已四更了，便有一个黄衫人，头上有角，相貌很雄伟，走入行礼说：“婆提王让娘子速来。”女郎们都起身受命，说：“不知王召见，刚才我们一起到这里赏月，怎敢不去。”就让婢女收拾筵席。刘讽就大声咳嗽，看院中已无一物。第二天早晨，刘讽拣到几个翠钗，拿给别人看，谁也不知道是何物。出自《玄怪录》。

相州刺史

唐朝王道坚任相州刺史，州中人编造户籍册，完成后就丢失了。

后来在州府屋中的房梁上零散地找到了，户籍都从中间裁断，成了短卷，就不用了，丢弃了它。有个李使君在本州，第二天早上将要祭祀社神，夜里沐浴斋戒，睡在大厅。夜里梦见他的父母都来迎接自己，醒了之后很讨厌这个梦，便告诉了他妻子。他就病了，几天后就死了。朱希玉是刺史，家宅的西院总是关闭的。朱希玉从衙门回来，忽然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的衣服，梳着高高的发髻，骑马直入，两个随从也骑马前导，到了阊前才下马。值班的属吏以为是替亲家送信的，跟随着看。那人端正衣冠慢慢行走，直接进入中院，院门为他而开，进去后又关上了。再看随从和马匹，都没有了。他们跑去告诉了希玉，希玉就让打开中院，只见四周打扫得非常干净，帐幄围匝，设施粲然，筵席豪华，席位宽敞，美酒佳肴都是水中陆地最好的，几十个人的食具器物，都是金银的。希玉看见这些很吃惊，就洒洒在地上来祈福。做完这些就退出来，关上了门。第二天再打开看，就像以前一样了。屋子都是关闭的，野草荒凉。两年后希玉死了。出自《纪闻》。

王 湛

王湛判理阴间的事，当初他的叔叔王玄式任荆州富阳令，拿了治下百姓吴实一百贯钱。后来以别的事诬陷他，杀了他灭口。王玄式得了别优的考语，考察定位上等下，五次选官都没有选上，就问王湛，王湛说为叔叔检看一下。过了一宿说：“叔叔以前

任富阳令日，合有负心事。其案见在，冥司判云：‘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曰：“诚有此事，吾之罪也。”出《朝野金载》。

狄仁杰

则天时，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杰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后无敢居者。且榛荒棘毁，已不可居，请舍他所。杰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锁葺治，居之不疑。数夕，诡怪奇异，不可胜纪。杰怒谓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为不识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听明

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无惧汝之心，徒为千变万化耳。必理要相见，何不以礼出耶？”斯须，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阶西树下，体魄为树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顷前数公，多欲自陈，其人辄死。幽途不达，以至于今。使君诚能改葬，何敢迁延于此！”言讫不见。明日，杰令发之，果如其言，乃为改葬，自此绝也。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广异记》。

李 嵩

唐兵部尚书李嵩，时之正人也。开元初，有妇人诣嵩，容貌风流，言语学识，为时第一，嵩不敢受。会太常卿姜皎至，嵩以妇人与之。皎大会公卿，妇人自云善相，见张说曰：“宰臣之相。”遂相诸公卿，言无不中。谓皎曰：“君虽有相，然不得寿终。”酒阑，皎狎之于别室。媚言遍至，将及

当富阳令时，做了亏心事。案底现在还有，冥司判决说：‘杀人之罪，身后按律惩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叔说：“真有一事，是我的罪过。”出自《朝野僉载》。

狄仁杰

武则天当政时，狄仁杰任宁州刺史。他那所住宅一向很凶，先前在那儿住过的刺史死了十多个了。狄仁杰刚到，差吏说官舍久凶，先后没有人敢住。再说草木荒凉，已经不能住了，请改住在别的地方吧。狄仁杰说：“刺史不住在本宅，怎么能住别的地方呢？”就让人们打开锁头，修理整治，居之不疑。接连几个晚上，发生的奇异怪诞的事，多不胜数。狄仁杰愤怒地说：“我是刺史，这是我的宅子。你没理我有理，为什么不讲道理，反而以阴邪冒犯正直。你如果是神，就尽快听从我的教诲；你如果是鬼魅，怎么胆敢来冒犯我！我绝没有惧怕你的意思，你白白地费心思变化吓人。你一定要相见的话，为什么不礼貌地出来呢？”不一会儿，有一个人穿戴着衣帽走上前来说：“我是某朝代的官员，葬在堂阶西边树下，尸体被树根穿过，疼痛难忍。我想告诉前任的几位刺史，哪知道刚想要说，那些人就一个个地死

了。幽途不通，以至于到了今天这地步。您若能够改葬，怎么敢迁延于此。”说完不见了。第二天，狄仁杰让人挖地，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就为他改葬，从此后就再也没有闹鬼了。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自《广异记》。

李 曷

唐朝兵部尚书李曷是当时的正人君子。开元初年，有个妇人来见李曷，她容貌风度、言语学识，都为当时第一，李曷不敢接纳。恰好太常卿姜皎到来，李曷把妇人给了他。姜皎大会公卿，妇人自称会看相，看见张说说：“宰臣之相。”于是为诸公卿相面，言无不中。妇人对姜皎说：“您虽有好相，但不能寿终。”酒席将散的时候，姜皎与妇人在别的屋子亲昵。把媚语都说尽了，就要

其私。公卿迭往窥睹，时曷在座，最后往视。妇人于是呦然有声，皎惊堕地。取火照之，见床下有白骨。当时议者，以曷贞正，故鬼神惧焉。出《广异记》。

张守珪

幽州节度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军校皆勤勇善斗，每探候深入，颇以劫掠为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天竺国，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锦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既而索驮，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于僧前追悔，辍踊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辈前身，皆负守将命，唯趁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将禄位重，后当为节度、大夫等官。此辈亦如君，何不白守将，为修福耳。然后数年，守将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骑还白守珪，珪留僧供养，累年去。后守珪与其徒二十五人，至伊兰山探贼。胡骑数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马脱鞍，示以闲暇。骑来渐逼，守珪谓左右：“为之奈何？若不获已，事理须战。”忽见山下红旗数百骑，突前出战，守珪随之，穿其一角，寻俱得出。虏不敢逐。红旗下将谓守珪曰：“吾是汉之李广，知君有难，故此相救。后富贵，毋相忘也。”言讫不见。守珪竟

至幽州节度、御史大夫。出《广异记》。

杨 珣

开元中，洛阳令杨珣常因出行，见槐阴下有卜者，令过，端坐自若。伍伯诃使起避，不动。珣令散手拘至厅事，将捶之，

交合了。公卿们纷纷前去偷看，当时李嵩在场，最后一个去看。妇人突然呦地叫起来，姜皎惊吓得掉在地上。取来烛光一照，见床下有一堆白骨。当时议论的人都说，那是因为李嵩坚贞刚正，所以鬼才惧怕他。出自《广异记》。

张守珪

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年轻时是河西主将，驻守玉门关。他的军兵都勤奋、勇敢、善战，每次出去侦察，总以抢劫为事。有个西域胡僧，从西京制了二十多驮袈裟，回还天竺国，徒众有二十多人。探兵以为是锦锻等物品，就抢劫了，杀了众人。到了杀胡僧的时候，刀棒胡乱打下而不能伤着他，探兵很是惊异。随即拿来行驮，只得到袈裟，探兵非常后悔。他们在胡僧面前追悔，捶胸顿足哭了好一会儿，胡僧才说：“这些人的前身都违背了守将的命令，只有那个趁僧鬼是冤死的。但你们的守将禄位很重，以后应该成为节度使、大夫等官。这些人跟你们一样，何不告诉守将，多修点福。而后几年，守将当有小灾，也有免除的办法。”探兵骑马回报守珪，守珪收留胡僧供养起来，几年后走了。后来守珪和兵丁二十五人，到伊兰山打探敌情。胡人骑兵几千人突然到来，守珪力不能抗，就下马脱鞍，以闲暇示敌。敌兵渐渐逼近，守珪对左右的兵丁说：“怎么办？实在没办法，只能力战。”忽然看见山下有打着红旗的几百名骑兵，冲到前边作战，守珪跟随他们，冲破敌兵一角，不久大家都突围了。敌兵不敢追。红旗下的将领对守珪说：“我是汉朝的李广，知道您有难，特意来相救。以后富贵，不要忘了我。”说完就不见了。张守珪后来果然官至幽州节度使、御史大夫。出自《广异记》。

杨 场

开元年间，洛阳令杨场有一次出行，看见槐树树阴下有一个占卜的人，杨场经过时，他端坐自若。差役训斥他，让他起来回避，他不动。杨场让衙吏把他抓到府衙，想要打他，

躬自责问。术者举首曰：“君是两日县令，何以责人？”场问其事，曰：“两日后，君当命终。”场甚愕，问何以知之，术者具告所见，举家惊惧，谓术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场再拜求解，术者曰：“当以君之闻见，以卫执事。免之与否，未可知也。”乃引场入东院亭中。令场被发跣足，墙面而立，已则据案而书符。中夕之后，喜谓场曰：“今夕且幸免其即来。明日，可以三十张纸作钱，及多造饼饌，与壶酒，出定罪门外，桑林之间，俟人过者则饮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饮饌，君其无忧。不然，实难以济。君亦宜易衣服，处小室以伺之，善为辞谢，问以所欲。予之策尽于是矣。”

场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饌将罄，而皂裘不至，场深以为忧。须臾遂至，使人邀屈，皂裘欣然，累有所进，场乃拜谒。人云：“君昨何之，数至所居，遂不复见。疑于东院安处，善神监护，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场再拜求救者千数，兼烧纸钱，资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当与府中诸吏同来谋之，宜盛饌相待。”言讫不见。

明日，场设供帐，极诸海陆。候之日晚，使者与其徒数十人同至，宴乐殊常浩畅，相语曰：“杨长官事，焉得不尽心耶？”久之，谓场：“君对坊杨锡，亦有才干，今揩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声动，宜于锡门相候。若闻哭声，君则免矣。”场如其言往，见鬼便在树头，欲往锡舍，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从缺墙中入，迟回闻哭声，场遂获免。出《广异记》。

亲自审问。那术士抬头说：“您只不过是两天的县官，为什么要责打我？”杨场询问情由，术士说：“两天后，您就死了。”杨场非常惊讶，问术士怎么知道的，术士详细地告诉了他所看到的一切，杨场全家惊恐不安，对术士说：“先生既然能知道这件事，一定能禳解，怎么样

才能免除呢？”杨场拜了又拜求解，术士说：“应该以您的所见所闻来防护。能否免除，我现在还不能知道。”说完就引导杨场到了东院亭中。他让杨场散开头发赤着脚，面对墙壁站着，自己就依靠桌案画符。半夜之后，高兴地对杨场说：“今天晚上有幸让他暂且不来了。明天，可以用三十张纸当钱，多做些饼，准备一壶酒，出定罪门外，到桑林中间，等人过来就请他喝酒。穿着黑色的皮衣服，袒露右臂的人，就是召您的使者。如果能留他吃喝，就没有忧患了。不这样的话，实在难以济事。您也应该换件衣服，在小屋里伺候他，多说感谢的话，问他需要些什么。我的办法就是这些了。”

杨场照他说的，等到日影西斜时，酒饭眼看就要没了，黑衣人也还没来，杨场非常着急。又过了一会儿，黑衣人来了，杨场派人邀请他，黑衣人欣然前往，接连上了几道酒菜之后，杨场才来拜见他。鬼说：“您昨天去了哪里？我几次到您的住所，都没能见到。我怀疑您在东院安处，有善神保护，所以不敢侵犯。现在地府还在相招，怎么办？”杨场不停地拜求，并烧纸钱，来资助他出行的费用。鬼说：“感谢您施舍恩惠，明天，我和地府中各位差吏同来商量，您可要准备好丰盛的酒菜来招待。”说完就不见了。

第二天，杨场摆设供桌酒席，全是些山珍海味。等到天黑，黑衣使者和他的同伴几十人一起来了，宴会非同寻常地盛大、欢畅，大伙儿说：“杨长官的事，怎么能不尽心呢？”过了很久，对杨场说：“您家对坊的人杨锡，也有才干，现在把王字旁改成金字旁去取他。您到五更，听鼓声一响，就在杨锡门前等候。若是听到哭声，您就得救了。”杨场照他的话去做了，看见鬼在树枝上，想去杨锡家，被狗所吠，不能近前。随后又从断墙中跳进去，过了一会儿听到了哭声，杨场得免一死。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张果女	华妃	郭知运	王光本	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鉴
李令问	僧韬光	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

张果女

开元中，易州司马张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远弃，权瘞于东院阁下。后转郑州长史，以路远须复送丧，遂留。俄有刘乙代之。其子常止阁中，日暮仍行门外，见一女子，容貌丰丽，自外而来。刘疑有相奔者，即前诣之，欣然款浹。同留共宿，情态缠绵，举止闲婉。刘爱惜甚至，后暮辄来，达曙方去。经数月，忽谓刘曰：“我前张司马女，不幸夭没，近殡此阁。命当重活，与君好合。后三日，君可见发，徐候气息，慎无横见惊伤也。”指其所瘞处而去。刘至期甚喜，独与左右一奴夜发，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开视之，女颜色鲜发，肢体温软，衣服妆梳，无污坏者。举置床上，细细有鼻气。少顷，口中有气，灌以薄糜，少少能咽，

张果女

开元年间，易州司马张果的女儿，十五岁那年，得病死了。张果不忍把女儿葬在远处，就暂时埋在东院阁子下。张果后来转任郑州长史，因为路远需要再次送丧不方便，就留在了这里。时间不长就有刘乙接替他。刘乙的儿子常到这阁子里来，有一天太阳落山了还在门外走动，看见一个女子，容貌很美丽，从外面进来。刘子以为她是私自来投奔的，就上前相见，双方都非常高兴，情投意合。他们留在阁中共住，女子感情缠绵，举止闲静温顺。刘子非常怜爱她，以后每天日落就来，到天亮才离去。过了几个月，女子忽然对刘子说：“我是前任张司马的女儿，不幸早死，就近殡葬在这个阁子下。命里注定应当

复活，与您结成夫妻。过三天，您可以挖掘棺木，慢慢地等待我恢复气息，您千万不要横加惊扰。”她指明自己的葬地就离去了。刘子等到约定的日子非常高兴，独自与身边的一个奴仆在夜里挖掘墓地，挖了四五尺，找到一个漆棺。慢慢地打开看，见女子面容非常鲜丽焕发，四肢温软，衣服妆梳都没有损坏。抬起她放在床上，微微有鼻气。不一会儿，嘴里有了气，用稀粥喂她，稍稍能下咽，

至明复活，渐能言语坐起。数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辞以习书，不便出阁，常使赍饮食诣阁中。乙疑子有异，因其在外送客，窃视其房，见女存焉。问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床下，乙与妻歔歔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闻？”遂匿于堂中。儿不见女，甚惊。父乃谓曰：“此既神契殊会，千载所无，白我何伤乎？而过为隐蔽。”因遣使诣郑州，具以报果，因请结婚。父母哀感惊喜，则克日赴婚，遂成嘉偶，后产数子。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俱作出《广异记》。

华 妃

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悉取藏内珍宝，不可胜数，皆徙置伪冢。乃于城中，以輶车载空棺会。日暮，便宿墓中，取诸物置魂车及送葬车中，方掩而归。其未葬之前，庆王梦妃被发裸形，悲泣而来曰：“盗发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败于春明门也。”因备说其状而去。王素至孝，忽惊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万年令，以物色备盗甚急。及盗载物归也，欲入春明门，门吏诃止之，乃搜车中，皆诸宝物，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

等到天亮就复活了，渐渐能坐起来说话。几天后，刘子才担心父母知道这件事，于是用温书不方便出阁子作借口，常派人把饭菜送到阁中。刘乙疑心儿子有些怪异，便趁儿子到阁外送客，偷偷地看他的房屋，看见一个女子在那里。问她从哪里来，她全都告诉了刘乙。此时

棺材还在床下。刘乙和妻子叹息着说：“这既然是生命中的至诚感通，为什么不尽早使我们知道？”于是将女子藏在堂屋中。刘乙的儿子不见了女子，很是吃惊。父亲便对儿子说：“这既然是神交殊会，千载所无，告诉我又有什么，却如此遮掩。”于是刘乙派人到郑州，把这件事全都报告给张果，并请求结婚。女子的父母由悲哀转为惊喜，便约定了日子结婚，于是刘乙的儿子和张果的女儿结成好夫妻，以后生了几个孩子。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俱作出自《广异记》。

华 妃

开元初年，华妃得宠，生下庆王琮，死后葬在长安。到开元二十八年，有盗贼想挖华妃墓，于是在坟墓旁一百多步的地方，假造大坟，像要埋葬人。又在坟内暗挖地道，直通华妃的墓中。剖开棺木，只见华妃面容如活人，四肢都可以弯曲伸直，盗贼等恣行凌辱。他们截断她的手腕拿下金钏，还又割掉她的舌头。他们又害怕她托梦，把尸体侧立起来，而且在阴部放上蜡烛。把棺内的珍宝全都取走了，不可胜数，都放在假坟中。又从城中用丧车装上空棺材回来。日落后，便住在墓中，取出各种东西放在魂车和送葬的车中，才遮掩着回来。在他们没去送葬之前，庆王梦见华妃披发裸体，悲伤哭泣而来，说：“盗贼挖了我的坟墓，又加以凌辱，孤魂冤屈，如何可言？但是我一定要等他在春明门毁败。”于是详尽地说了他们的形貌后离去了。庆王一向非常孝顺，忽然惊起流泪哭泣。第二天早晨入朝奏明情况，皇帝便召集京兆尹、万年令，让他们紧急去侦察捕捉盗贼。这些盗贼载着赃物回来正要进入春明门，门吏呵止他们，搜查车中，全是各种宝物，于是逮捕了全部盗贼。一经拷打，他们立即就招服了。逮捕

捕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出《广异记》。

郭知运

开元中，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去州百里，于驿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驿长锁房勿开，因而却回府，徒从不知也。至舍四十余日，处置公私事毕，遂使人往驿，迎己丧。既至，自看其殓。殓讫，因与家人辞诀，投身入棺，遂不复见。出《广异记》。

王光本

王光本，开元时为洛州别驾。春月，刺史使光本行县。去数日，其妻李氏暴卒。及还，追以不亲医药，意是枉死。居恒恸哭，哀感傍邻。后十余日，属诸子尽哭。光本因复恸哭百余声，忽见李氏自帟而出，靓妆炫服，有逾平素。光本辍哭，问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犹在此堂。闻君哀哭恸之甚，某在泉途，倍益凄感。语云：‘生人过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兹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嘱家人，度女为尼，放婢为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许，谓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讫，入堂中遂灭。男女及他人，但闻李氏言，唯光本见耳。出《广异记》。

了几十个人，都是些无品行的豪门亲戚子弟。庆王请求用为首的五个人亲自为母亲报仇，皇帝答应了他。他把这五个人的五脏都拿出来，烹饪后祭祀华妃，其余的盗贼都在京兆门外杖杀。庆王改葬了贵妃，服心丧三年。出自《广异记》。

郭知运

开元年间，凉州节度使郭知运出去巡察，离开州城百里地，在驿站暴死。郭知运的魂魄离开了身体，让驿长锁住房门不要打开，而自己又返回府衙中，他的随从都不知道。郭知运的魂魄回到家里四十多天，处理安排公私事结束后，才派人去驿站迎回自己的尸体。运回来以后，郭知运亲自看着自己的尸体入殓。装殓完毕，郭知运就和家人辞别，投身入棺，再也没有出现过。出自《广异记》。

王光本

王光本，开元年间任洛州别驾。春季，刺史让王光本去巡行各县。他离家几天，妻子李氏突然死去。王光本返回家中，追想没能亲自请医购药，认为妻子是枉死。他在那儿总是痛哭，哀痛感动了四邻。过了十多天，他和孩子们一起痛哭完毕。王光本因为太痛苦又放声痛哭了一阵儿，忽然看见李氏从帏帐中走出来，穿着漂亮的衣服，超过平常。王光本停止了痛哭，问她死的事，李氏说：“我还没有离开这里，还在这个大堂。听到您哭得很哀痛，我在黄泉路上，倍感凄凉。听人说：‘活人过于悲痛，使幽魂不安。’这话的确不假。从此以后，不想让您这样难过，而牵累阴间。”于是李氏嘱咐家人，把女儿度为尼姑，散放婢女为平民，件件事都有条理。过了一顿饭左右时间，李氏对王光本说：“人与鬼道路不同，不适合长久待在这里，这实在令人遗憾。”说完，进入堂中就不见了。儿女与其他人，只听见李氏说话，只有王光本看见了她。出自《广异记》。

幽州衙将

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后娶妻李氏，悍妒狼戾，虐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母墓前，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得诗，以呈其父。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敕李氏决一百，流岭南，张停所职。出《本事诗》。

韦氏女

洛阳韦氏，有女殊色。少孤，与兄居。邻有崔氏子，窥见悦之。厚赂其婢，遂令通意，并有赠遗。女亦素知崔有风调，乃许之，期于竹间红亭之中。忽有曳履声，疑崔将至，遂前赴之。乃见一人，身長七尺，张口哆唇，目如电光，直来擒女。女奔走惊叫，家人持火视之，但见白骨委积，血流满地。兄乃诘婢得实，杀其婢而剪其竹也。出《惊听录》。

崔 尚

开元时，有崔尚者，著《无鬼论》，词甚有理。既成，将进之。忽有道士诣门，求见其论。读竟，谓尚曰：“词理甚工，然天地之间，若云无鬼，此谬矣。”尚谓：“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则鬼也，岂可谓无？君若进本，当为诸鬼神所杀。”

幽州衙将

开元年间，有个幽州衙将姓张的，他的妻子孔氏，生了五个孩子，后来死了。张某后来又娶了个妻子李氏，她凶妒蛮横，虐待五个孩子，每天用鞭子打他们。五个孩子不堪其苦，就去他们母亲的坟墓前哭泣，母亲忽然从坟墓里出来，抚摸她的孩子，悲痛哭泣了很久。她于是在白布巾上写诗赠给张某说：“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个孩子得到诗，拿给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痛哭，向连帅诉说这事，连帅听到这件事，又上报给皇帝。皇帝下诏，判决李氏受刑一百杖，流放岭南，张某停职。出自《本事诗》。

韦氏女

洛阳韦氏有个女儿容貌出众。韦氏女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和哥哥同住。邻居有个崔氏子，窥见了她，很是喜欢。他用厚礼贿赂韦氏女的婢女，让她为他传情达意，并赠送了礼品。韦氏女也一向知道崔氏子有风情，便答应了他，约定在竹林间红亭之中见面。韦氏女等候时忽然听到有脚步声，猜想是崔氏子要到了，就迎上前。就看见一个人，身長七尺，张着大嘴，目如电光，直奔来抓她。韦氏女奔跑惊叫，家人拿火把来看，只看见一堆白骨，血流满地。她哥哥便拷问婢女，得知了实情，杀了婢女，伐去了竹子。出自《惊听录》。

崔 尚

开元年间，有个崔尚，著有《无鬼论》，论述很有道理。写成之后，准备向上进献。忽然有个道士到他家拜访，请求看看那本书。道士读完后，对崔尚说：“说理很严密，但是天地之间，如果说没有鬼，这是错误的。”崔尚问他说：“凭什么这么说？”道士说：“我就是鬼，怎么能说没有？您若进献此书，当被诸鬼神杀害。

不如焚之。”因尔不见，竟失其本。出《玄怪录》。

河湄人

开元六年，有人泊舟于河湄者，见岸边枯骨，因投食而与之。俄闻空中愧谢之声，及诗曰：“我本邯郸士，祇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劳君行路悲。”出《灵怪录》。

中 官

有中官行，宿于官坡馆，脱绛裳，覆锦衣，灯下寝。忽见一童子，捧一樽酒，冲扉而入。续有三人至焉，皆古衣冠，相谓云：“崔常侍来何迟？”俄复有一人续至，凄凄然有离别之意，盖崔常侍也。及至举酒，赋诗联句，未即崔常侍之词也。中官将起，四人相顾，哀啸而去，如风雨之声。及视其户，扃闭如旧，但见酒樽及诗在。中官异之。旦，馆吏云：“里人有会者，失其酒樽。”中官出示之，乃里人所失者。联句歌曰：“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出《灵怪集》。

王 鉴

兖州王鉴，性刚鸷，无所惮畏，常陵侮鬼神。开元中，乘醉往庄，去郭三十里。鉴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来，会日暮，长林下见一妇人，问鉴所往。请寄一褛，而忽不见。乃开褛视之，皆纸钱枯骨之类。鉴笑曰：“愚鬼弄尔公。”策马前去，忽遇十余人聚向火。时天寒，日已

不如烧了它。”道士说完就不见了，同时那本书也消失了。出自《玄怪

录》。

河湄人

唐开元六年，有个人把船停泊在河岸边，看见岸边有枯骨，于是扔了些吃的东西给它。不一会儿，听到空中有愧谢之声，还念诗道：“我本邯郸士，祇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劳君行路悲。”出自《灵怪录》。

中 官

有个宦官出行，在官坡馆住宿，他脱去红外衣，盖着锦缎衣，在灯下睡觉。忽然看见一个童子捧着一杯酒，冲门而进。接着有三个人也都来到这里，都穿戴古代的衣服、帽子，互相说着话：“崔常侍来得怎么这样迟？”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跟着进来，凄凄然有离别的情态，大概是崔常侍。及至举杯，赋诗联句，最后一句就是崔常侍的词句。宦官将要起来，四个人互相看了看，哀叹长啸而去，像风雨之声。等到再看那个门，像原来那样关着，只见酒杯和诗还在。宦官很奇怪。天亮时馆吏说：“乡里人有举办宴会的，丢了酒杯。”宦官拿出酒杯给他看，就是乡里人丢失的。联句歌是：“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出自《灵怪集》。

王 鉴

兖州人王鉴，性格凶猛，无所惧怕，经常凌辱鬼神。开元年间，有一次他喝醉了骑马去了村庄，离城里三十里地。王鉴已有五六年不走这条路了。他走了十里路，正赶上日落黄昏，高高的树林下出现了一个妇人，问王鉴要去哪里。妇人请他寄送一个包裹，就忽然不见了。王鉴便打开包裹看，里面都是纸钱和白骨之类的东西。王鉴笑着说：“蠢鬼戏弄我。”他骑着马继续向前走，忽然遇到十多个人围聚在一堆火旁。当时天气很冷，天色已

昏，鉴下马诣之。话适所见，皆无应者。鉴视之，向火之人半无头，有头者皆有面衣。鉴惊惧，上马驰去。夜艾，方至庄，庄门已闭。频

打无人出，遂大叫骂。俄有一奴开门，鉴问曰：“奴婢辈今并在何处？”令取灯而火色青暗，鉴怒，欲挞奴，奴云：“十日来，一庄七人疾病，相次死尽。”鉴问：“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向者闻郎君呼叫，起尸来耳。”因忽颠仆，即无气矣。鉴大惧，走投别村而宿。周岁，发疾而卒。出《灵异集》。

李令问

李令问，开元中为秘书监，左迁集州长史。令问好服玩饮饌，以奢闻于天下。其炙驴罍鹅之属，惨毒取味。天下言服饌者，莫不祖述李监，以为美谈。令问至集州，染疾，久之渐笃。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恒令夜开城门，纵令问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尝夜与奴私出游。至城门，遥见甲仗数百人，随一火车，当街而行。惊曰：“不闻有兵，何得此辈？”意欲驰告父，且复伺其所之。寻而已至城濠，火车从水上过，曾不渍灭，方知是鬼。走投其门，门已闭。不得归，遂奔令问门中处之。既入，火车亦至令问中门外。其子虽恐惧，仍窃窥之。忽闻堂中十余人诵经，甲仗等迟回良久。有一朱衣鬼，径三蹋关，声如霆震，经声未绝。火车移上堂阶，遥见堂中灯火清静，尚有十余人侍疾。朱衣鬼又扶窗棂，其声如前，令问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门

晚，王鉴下马走过去。他说了刚才见到的情况，却没有一个人回应。王鉴看着他们，烤火的人一半儿没有头，有头的人都戴着面纱。王鉴惊恐，上马飞奔离去。夜深了才到庄子，可是庄门已关上了。他不断地敲门也没人出来，于是大叫大骂。不一会儿，有一个奴仆来开门，王鉴问道：“奴婢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王鉴让那奴仆取来灯，可是火光黯淡。王鉴大怒，想要鞭打奴仆，奴仆说：“十天来，一个庄子七个人患病，一个接一个都死光了。”王鉴问道：“那你怎么样？”奴仆回答道：“我也已经死了。刚才听到郎君您呼叫，就站起来了。”说完便忽然颠倒下去，就没有气了。王鉴非常恐惧，跑到别的村庄投宿。一年以后，他就发病死了。出自《灵异集》。

李令问

李令问，开元年间做秘书监，降职为集州长史。李令问讲究服玩饮食，以奢侈闻名天下。他烧烤驴肉、腌制鹅肉之类，用惨毒法取其美味。天下讲究美服美食的人，没有不效法李监的，当作美谈。李令问到集州后，染上了疾病，后来渐渐严重。刺史因为他是名士，同时又是同宗，经常让人夜间打开城门，放李令问家人出入。刺史之子曾在夜间和奴仆偷偷地出去游玩。到了城门，很远便看见几百名卫士，跟着一辆火车，正当街行进。他便惊讶地问道：“没听说有兵事，为什么来这些人？”他想要奔回告诉父亲，又想探察他们要到哪里。不久就到了护城河，火车从水上经过，不曾被浸灭，才知道是鬼。他跑向城门，城门已经关闭。他不能回家，于是逃奔到李令问屋里停留。进去以后，火车也到了李令问中门外。刺史的儿子虽然恐惧，仍然偷偷看外面。忽然听到屋里十多人念诵经书，那些卫士在那里逗留了很久。有一个穿红衣服的鬼，一直连踢那个门，声如雷霆，读经书的声音也不停。火车移上堂前的台阶，很远地看见屋中点着灯火，非常清静，还有十多个人侍候病人。穿红衣服的鬼又戳坏了窗棂，那声音像刚才的一样，李令问左右的人都走散了。鬼从门

持令问出，遂掷于火车中，群鬼拥之而去。其子还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问疾，令问家中余口，无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惊，至今战惧未已。令问尸为鬼所掷，在堂西北陈重床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出《灵怪录》。

僧韬光

青龙寺僧和众、韬光，相与友善。韬光富平人，将归，谓和众曰：“吾三数月不离家，师若行，必访我。”和众许之。逾两月余，和众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寻韬光。和众日暮至，离居尚远，而韬光来迎之曰：“劳师相寻，故来迎候。”与行里余，将到家。谓和众曰：“北去即是吾家，师但入须我，我有少务，要至村东，少选当还。”言已东去。和众怪之，窃言曰：“彼来迎候，何预知也？欲到家舍吾，何无情也？”至其家扣门，韬光父哭而出曰：“韬光师不幸，亡来十日，殡在村东北。常言师欲来，恨不奉见。”和众吊唁毕，父引入，于韬光常所居房舍之。和众谓韬光父曰：“吾适至村，而韬光师自迎吾

来，相与谈话里余。欲到，指示吾家而东去。云要至村东，少间当返。吾都不知是鬼，适见父，方知之。”韬光父母惊谓和众曰：“彼既许来，来当执之，吾欲见也。”于是夜久，韬光复来，入房谓和众曰：“贫居客来，无以供给。”和众请同坐，因执之叫呼。其父与家人并至，秉烛照之，形言皆韬光也。纳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忽哀诉曰：“吾非韬光师，乃守墓人也。知师与韬光师善，故假为之。如不那儿抓着李令问出来，把他扔到火车中，群鬼簇拥着离去了。刺史的儿子回到家里，陈述刚才的事。刺史第二天派人去探问李令问的病情，李令问家里剩下的人，没有敢站起来的。刺史派去的人呼叫，他们才出来，说：“昨夜受到惊吓，至今害怕不已。李令问的尸体被鬼扔掉，在堂屋西北角的重床下。”家人于是聚在一起痛哭。出自《灵怪录》。

僧韬光

青龙寺僧和众、韬光，两人很要好。韬光是富平人，将要回家，对和众说：“我几个月不离开家，师傅如果去，一定要来看看我。”和众答应了他。过了两个多月，和众去中都，路过富平，就去找韬光。和众日落时到了，离韬光居住的地方还很远，可韬光却亲自来迎接和众说：“烦劳师傅找我，所以就来迎候您。”两人走了一里多地，就要到家了。韬光对和众说：“向北去就是我家，师傅只管进去等我，我有一点儿事情，要到村东，一会儿就当回来。”说完已向东走去。和众对此感到奇怪，自言自语道：“他来迎候我，他是怎么知道我要来的？快要到家他却扔下我，为什么这样无情？”到了他家敲门，韬光父亲哭着出来说：“韬光师傅不幸，过世十多天了，葬在村东北边。他常说您要来，遗憾不能见面。”和众吊唁完毕，韬光父亲带他进入室内，让他住在韬光常住的屋子里。和众对韬光父亲说：“我刚才到村子里时，韬光师傅亲自来迎接我，一起说着话走了一里多地。就要到您府上了，他指明哪个是您家就向东去了。说要到村东，稍稍过一会儿就当回来。我不知道是鬼，刚才见了您，才知道。”韬光父母吃惊地对和众说：“他既然答应回来，回来就当拦住他，我想见他。”于是深夜，韬光又来了，进入房内对和众说：“贫居来了客人，没有什

么招待的。”和众请求同坐，于是拉着他喊人。他的父亲和家里人一同来了，拿着蜡烛照他，相貌、说话都是韬光。把他放到大瓮里，用盆盖上他。瓮里忽然有哀痛诉说声：“我不是韬光师傅，是守墓的人。知道师傅您和韬光师傅很好，所以假装是韬光。如果不相烦，可恕造次，放吾还也。”其家不开之，瓮中密祈请转苦。日出后却覆，如惊魑飞去，而和众亦还。后不复见焉。出《纪闻》。

僧仪光

青龙寺禅师仪光，行业至高。开元十五年，有朝士妻丧，请之至家修福。师住其家数日，居于庑前，大申供养。俗每人死谒巫，即言其杀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门潜去，不告师。师但于堂明灯诵经，忽见有二人侍之。夜将半，忽闻堂中人起，取衣开门声，有一妇人出堂，便往厨中营食，汲水吹火。师以为家人，不之怪也。及将曙，妇人进食，捧盘来前，独带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劳师降临，今家人总出，恐斋粥失时，弟子故起，为师造之。”师知是亡人，乃受其献。方祝，祝未毕，闻开堂北户声。妇人惶遽曰：“儿子来矣。”因奔赴堂内，则闻哭。哭毕，家人谒师，问安否。见盘中粥，问师曰：“弟子等夜来实避殃祸，不令师知，家中无人，此粥谁所造？”师笑不答，堂内青衣惊曰：“亡者夜来尸忽横卧，手有面污，足又染泥。何谓也？”师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惊异焉。出《纪闻》。

尼员智

广敬寺尼员智，尝与同侣于终南山中结夏。夏夜月明下，有哭而来者，其声雄大，甚悲。既至，乃一人，长八尺余，立于庐前。声不辍，遂至夜半，声甚呜咽，涕泪横流。尼等执心正念不惧，而哭者竟不言而去。出《纪闻》。

麻烦，请您原谅我的鲁莽，放我回去吧。”韬光家里人不打开盖子，瓮里的鬼就苦苦请求。日出后拿开盖子，像急风吹走一样，鬼消失不见了，和众也回去了。以后没再见到他。出自《纪闻》。

僧仪光

青龙寺禅师仪光，修持极其高深。开元十五年，有个朝士的妻子死了，请仪光到他家修福。仪光师傅住在他家几天，住在廊庑之前，大加供养。那时的风俗是有人死了都要拜问巫师，巫师说出死煞出现的时日，必有妨害，死人家大多出去躲避。那天夜里，这家人都从北门偷偷出去了，没有告诉禅师。禅师只管在正屋里点灯念经，忽然看见有两个人侍奉他。快到半夜时，忽然听到堂屋有人起来，拿衣服开门，有一个妇人走出堂屋，就到厨房里做吃的，打水吹火。师傅以为是家人，没有感到奇怪。天快亮了，妇人送来食物，端着盘子上前来，只戴着面纱，光着脚。她拜了拜说：“烦劳师傅来到，现在家人都出去了，恐怕斋粥不能及时供奉，所以弟子起来给师傅做饭。”师傅知道这是亡人，就接受她的进献。正祷告，还没结束，听到堂屋北门打开的声响。妇人害怕地说：“儿子来了。”于是跑到堂屋内，就听到有哭声。哭声停止，家里人拜见师傅，问他安否。看见盘里的粥，问师傅说：“弟子们夜晚离开这里躲避灾祸，没让师傅知道，家里没有人，这粥是谁做的呢？”师傅笑着不回答，屋内婢女惊讶地说：“死了的人夜间忽然尸体横卧，手上有面迹，脚上沾有泥土，是为什么呢？”师傅就指着粥给他们看，那家人非常惊讶。出自《纪闻》。

尼员智

广敬寺有个尼姑叫员智，曾经和同伴儿在终南山中静居。夏夜明月下，忽然有人哭着走来，声音很大，非常悲凉。等到了跟前，是一个人，高八尺多，站在屋前。他不停地哭，一直哭到半夜，声音呜咽，涕泪横流。尼姑们执心正念，毫不畏惧，于是哭着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就消失了。出自《纪闻》。

杨元英

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冢中剑。心异之，问削师：“何得此剑？”云：“有贵人形状衣服，将令修理，期明日午时来取。”子意是父授，复疑父冢为

人所开。至日，与弟同往削师家室中，伺之。至时取剑，乃其父也，骑白马，衣服如生时，从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剑下马，引诸子于僻处，分处家事。末问：“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叹息，谓子曰：“我有公事，不获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当取少资，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诫之云：“数日须用尽。”言讫诀去，子等随行涕泣。元英又谓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宁有百年父子耶？”言讫诀去。子随骑出上东门，遥望入邙山中，数十步忽隐不见。数日，市具都尽。三日后，市人皆得纸钱。出《广异记》。

杨元英

杨元英，武则天时做太常卿，到开元年间，过世已有二十年了。他的儿子因为到冶成坊削家，认出了他父亲坟墓中的剑，心里感到奇怪，问削师：“怎么得到这把剑的？”答道：“有个贵人，长某某样，穿某某衣服，拿来让我修理，约定明天中午来取。”杨元英的儿子料想是父亲给的，又怀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开了。到了第二天，他和弟弟一同去削师家里，等候那人。到了取剑时间，竟然是他的父亲，骑着白马，穿的衣服像活着时穿的一样，有五六个随从。兄弟俩在道旁出来拜见父亲，悲泣了很久。杨元英拿剑下马，引领两个儿子到偏僻的地方，交代了家里的事。最后问：“你们的母亲在家没有？”他们说：“合葬已十五年了。”杨元英说：“我完全不知道。”再三叹息，对儿子说：“我有公事，不能久住。明天，你们可以再到这儿，我要拿来一些钱财，资助你们的艰辛生活。”儿子按期来到了，元英也到了，儿子拿到三百千钱，父亲告诫他们说：“几天内一定要用完。”说完要诀别离去，儿子们就跟随哭泣。元英又对儿子说：“你们不懂这事，人鬼道路不一样，哪里有百年父子？”说完就诀别离去。儿子跟着骑上马一直走到东门，遥望父亲进入邙山中，走了几十步忽然隐藏不见了。过了几天，他们买东西把钱用光了。三天后，商人所得都变成了纸钱。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 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 霸 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裴 盛 杨 溥 薛 直
刘 洪

薛 矜

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一日于东市市前，见一坐车，车中妇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银镂小合，立于车侧。妇人使侍婢问价，云：“此是长安薛少府物，处分令车中若问，便宜饷之。”妇人甚喜谢，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谓矜曰：“我在金光门外，君宜相访也。”矜使左右随至宅。翌日往来过，见妇人门外骑甚众，踟蹰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己在门，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厅，令矜坐，云：“待妆束。”矜觉火冷，心窃疑怪。须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遥见一灯，火色微暗，将近又远，疑非人也。然业已求见，见毕当去，心中恒诵《千手观音咒》。至内，见坐帐中，以罗巾蒙首，矜苦牵曳，久之方落。见妇人面长尺余，正青色，有声如狗，矜遂绝倒。

薛 矜

开元年间，薛矜任长安尉，掌管宫市，按日轮换往来于东西两市。一天，在东市市前，看见一辆坐车，车中有一妇人，手白如雪。薛矜心生爱慕，于是派手下人拿一只银镂小盒，站在车旁。妇人让侍婢去问价钱，手下人说：“这是长安薛少府的东西，吩咐说如果车中人问，就便宜卖给她。”妇人很高兴地道了谢，薛矜稍稍挑逗，妇人竟很高兴，对薛矜说：“我住在金光门外，您应该去看看我呀！”薛矜派手下人跟着去了她住的地方。第二天，薛矜来到妇人的住处，看到门外有很多坐骑，犹豫着没有通报。渐渐客人们都散去了，薛矜叫通

稟说自己在门外，并让手下人呈上自己的名片。于是薛矜被邀请到外厅落座，说：“请等打扮完毕。”薛矜觉得很冷，心中暗暗生疑。不一会儿，薛矜被领入堂中。堂上的帐幔是黑布的，远远地看见一盏灯，灯光有点儿暗淡，将近又远，薛矜怀疑这女子不是人。可是已经要求见面，只好见面后再离去，心中一直默诵《千手观音咒》。走到内室，见那妇人坐在帷帐中，用罗巾蒙着脸。薛矜用力拉，好一会儿才拉下来。只见妇人的脸有一尺多长，纯黑色，发声如狗，薛矜被吓得昏倒在地。

从者至其室宇，但见殡宫，矜在其内，绝无间隙。遽推壁倒，见矜已死，微心上暖。移就店将息，经月余方苏矣。出《广异记》。

朱七娘

东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姬也，有王将军，素与交通。开元中，王遇疾卒，已半岁，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来朱处。谈坐久之，日暮，曰：“能随至温柔坊宅否？”朱欲许焉，其女弹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将军止此故佳，将还有所惮耶？”不获已，王以后骑载去。入院，欢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灵床被，见一妇人在被中，遽走还白。王氏诸子，惊而来视。问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恻久之，遂送还家焉。出《广异记》。

李光远

李光远，开元中，为馆陶令。时大旱，光远大为旱书，书就暴卒。卒后，县申州，州司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恸哭者，皆曰：“长官不死，宁有是耶？”其夜，光远忽乘白马，来诣旱坊，谓百姓曰：“我虽死，旱不虑不成。司马何人，敢沮斯议。”遂与百姓诣司马宅，通云：“李明府欲见。”司马大惧，使人致谢。光远责云：“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为准？宜速成之，不然，当为厉矣。”言讫，与百姓

他的手下人来到内室，只见是一座坟墓，薛矜正在里面，里面一点空隙都没有。手下人立即推倒墙壁，看见薛矜已经昏死过去，只有心房

上还有点儿热气。手下人把他抬到店中歇息，过了一个多月才醒过来。出自《广异记》。

朱七娘

东都洛阳思恭坊的朱七娘是个妓女，当时有位王将军，一向和朱七娘有交往。唐朝开元年间，王将军患病死去，已经过了半年了，朱七娘还不知道。那年七月，王将军忽然来到朱七娘的住处。他们坐着交谈了很长时间，天色已经很晚了，王将军说：“能跟我到温柔坊我的住处吗？”朱七娘想跟他去，但朱七娘那位歌舞弹唱很有名气的女儿，不愿让母亲去，就说：“将军留在这里本来挺好的，还有什么顾忌吗？”女儿没有阻止住母亲，王将军把朱七娘放在坐骑后面载着她一起去了。进入院内，就像过去一样与朱七娘欢爱。第二天早上，王将军的妻子让婢女收拾灵柩的床被，看见被中有个妇人，立即跑回去报告。王将军的几个儿子，感到很惊奇，个个都跑来看。寻问缘故，才知道是亡父领来的。大家哀痛了很久，后来就把朱七娘送回家去了。出自《广异记》。

李光远

开元年间，李光远做馆陶令。当时天大旱，李光远认真书写了申报旱情的奏书，写完就突然死去了。他死后，县里报告州里，州司马复查，说旱情不实。百姓都很怨恨，有人痛哭，都说：“长官要是不死，哪有这样的死？”那天夜里，李光远忽然乘着白马，来到旱灾地区，对百姓说：“我虽然死了，旱情不考虑不行。司马是什么人，竟敢阻止我的申报！”于是和百姓到司马宅府去，通告说：“李明府求见。”司马非常惊惧，派人表示歉意。李光远责骂道：“您不是人，旱灾是百姓的事，怎么能以我的生死作判断？应该尽快解决这事，不然，必当成为祸害了。”说完，和百姓辞诀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赖焉。出《广异记》。

李霸

岐阳令李霸者，严酷刚鸷，所遇无恩。自丞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婞音胥。恨也。自喜，妻子不免饥寒。一考后暴亡。既敛，庭绝吊客。其妻每抚棺恸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令妻子受此寂寞。”数日后，棺中忽语曰：“夫人无苦，当自办归。”其日晚衙，令家人于厅事设案几，霸见形，令传呼召诸吏等。吏人素所畏惧，闻命奔走，见霸莫不战惧股栗。又使召丞及簿尉。既至，霸诃怒云：“君等无情，何至于此！为我不能杀君等耶？”言讫，悉颠仆无气。家人皆来拜庭中祈祷，霸云：“但通物数，无忧不活。”卒以五束绢为准，绢至便生。各谢讫去后，谓两衙典：“吾素厚于汝，何故亦同众人？唯杀汝一身，亦复何益？当令两家马死为验。”须臾，数百匹一时皆倒欲死。遂人通两匹细马，马复如故，因谓诸吏曰：“我虽素清，今已死，谢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匹绢毕。指令某官出车，某出骑，某吏等修，违者必死。一更后方散。

后日，处分悉了，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馐飧，飧毕，又上马去。凡十余里，已及郊外，遂不见。至夜，停车骑，妻子欲哭，棺中语云：“吾在此，汝等困弊，无用哭

告辞诀别才离去。那年是大旱年被认定了，百姓多亏了李光远。出自《广异记》。

李 霸

岐阳县令李霸，残酷凶猛，从没有给别人施过恩惠。从丞尉以下到典吏都遭到过他的毒害。他秉性以清婞音胥。恨也。自喜，他的妻子儿女不免跟他受饥寒。李霸当了一任县令后突然死去了。他入殓以后，灵堂没有来给他吊唁的。他的妻子每次抚棺痛哭，都要哭诉：“李霸在世时怎么样？让妻子儿女忍受这样的寂寞。”过了几天，棺材里忽然传出话语，道：“夫人不要痛苦，我会自己办理后事的。”就在这天该上晚衙的时候，李霸让家人在厅堂摆设案几，之后他现出身形，让传呼小吏们。小吏们平时就很惧怕他，听到传呼，急忙跑来，见到李霸个个都吓得浑身发抖，腿打哆嗦。李霸又派人召来县丞及主簿、县尉。他们到了以后，李霸怒喝道：“你们无情无义，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以为我不能杀了你们吗？”说完，这些人全都

倒下断了气。他们的家人都来到庭院中祈祷，李霸说：“只要送上礼物，就不愁不能使他们复活。”最后以五匹绢为准，绢送到，他们就复活了。众人各自谢过后离去，李霸对两个衙典说：“我一向厚待你们，为什么你们也同其他人一样？只杀了你们一条命，也没有什么好处，应该让你们两家的马死，作为验证。”过了不久，两家的几百匹马一下都倒下，眼看就要死了。于是两人各送来两匹好马，其他的马又都复苏如平常了。于是李霸对小吏们说：“我虽然一直很清廉，可现在我已经死了，与诸君永别，你们不能不给我一些好处吧？”又以五匹绢为准才作罢。李霸指令某官出车，某某出马，某吏等修治祭品，违者必死。一更后众人才散去。

到第三天，全都处理停当了，家人便上路了。每到一个祭祀的地方，就留下祭献的物品，祭献完毕，又上马离去。约走了十多里，已到了郊外，李霸就不见了。到了夜晚，停下车马，妻子想要哭，棺材里传出话来，说：“我在这里，你们很疲劳，不要哭

也。”霸家在都，去岐阳千余里，每至宿处，皆不令哭。行数百里，忽谓子曰：“今夜可无寐，有人欲盗好马，宜预为防也。”家人远涉困弊，不依约束，尔夕竟失马。及明启白，霸云：“吾令防盗，何故贪寐？虽然，马终不失也。近店东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余里，有丛林，马系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

及至都，亲族闻其异，竞来吊慰，朝夕谒请，霸棺中皆酬对，莫不踖蹑。观听聚喧，家人不堪其烦。霸忽谓子云：“客等往来，不过欲见我耳。汝可设厅事，我欲一见诸亲。”其子如言，众人于庭伺候。久之曰：“我来矣！”命卷帋，忽见霸，头大如瓮，眼赤睛突，瞪视诸客等。客莫不颠仆，稍稍引去。霸谓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殡野外。”言讫不见，其语遂绝。出《广异记》。

洛阳鬼兵

开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东京。百姓相惊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冲击破伤。其鬼兵初过于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渐至水北。闻其过时，空中如数千万骑甲兵，人马嘈嘈有声，俄而过尽。每

夜过，至于再，至于三。帝恶之，使巫祝禳厌，每夜于洛水滨设饮食。尝读《北齐书》，亦有此事。天宝中，晋阳云有鬼兵，百姓竞击铜铁以畏之，皆不久丧也。出《纪闻》。

了。”李霸家在都城，离岐阳一千多里，每次到了住宿的地方，都不让他们哭。这样走了几百里，李霸忽然对儿子说：“今夜不要睡觉，有人要来偷好马，应该防备！”家里人长途跋涉，都很疲惫，没有依照李霸说的做，这天夜里，竟真的丢了马。天亮时告诉了李霸，李霸说：“我让你们防备盗贼，为什么贪睡？虽然如此，马还是没有丢。靠近店东面有一条向南的路，走十多里，有片丛林，马就拴在丛林下，去把它牵回来。”家人照他说的去做，找到了马。

到了都城，亲戚们听说了李霸这奇异的事，争着来吊唁他。早晚拜见，李霸在棺材中都应对，客人们都恭恭敬敬地，却又局促不安。很多人来观听，聚在一起议论，人声喧闹，家人不堪其烦。李霸忽然对儿子说：“客人们来来往往，不过是想见见我罢了。你可以把厅事布置一下，我想见一下各位亲朋。”他的儿子照他说的做了，大家在厅堂等候。过了很久，李霸说：“我来了。”命令卷起帏帐，忽然看见李霸，头大如瓮，眼睛红红的，眼珠凸出来，瞪着眼睛看各位宾客。客人没有不吓得跌倒的，渐渐相引离去。李霸对儿子说：“人神的道路不一样，屋里不是我长久居住的地方，快把我葬到郊外。”说完就不见了，从此也听不见他说话了。出自《广异记》。

洛阳鬼兵

唐开元二十三年夏六月，皇帝在东都洛阳。百姓因传说有鬼兵而相互惊吓，都不知逃到哪里去了，有的自相冲撞受伤。那些鬼兵刚从洛水之南经过，街市喧闹，渐渐到了洛水以北。听说鬼兵经过的时候，天空中像有几千万穿着铠甲的骑兵，人马嘈嘈声不断，不久全都过去了。每夜鬼兵都要过，一而再，再而三。皇帝非常厌恶这件事，派巫师祝祷禳消，每夜在洛水边摆设饮食。我曾经读过《北齐书》，书上也记有这样的事。天宝年间，晋阳说有鬼兵，百姓争着击打铜铁来吓唬他们，都是不久前丧命的士兵。出自《纪闻》。

道德里书生

唐东都道德里有一书生，日晚行至中桥，遇贵人部从，车马甚盛。见书生，呼与语，令从后。有贵主，年二十余，丰姿绝世，与书生语不辍。因而南去长夏门，遂至龙门，入一甲第，华堂兰室。召书生赐珍饌，因与寝。夜过半，书生觉，见所卧处，乃石窟。前有一死妇人，身王洪涨，月光照之，秽不可闻。书生乃履危攀石，仅能出焉。晓至香山寺，为僧说之，僧送还家，数日而死。出《纪闻》。

安宜坊书生

开元末，东京安宜坊有书生，夜中闭门理书。门隙中，忽见一人出头。呵问何辈，答云：“我是鬼，暂欲相就。”因邀书生出门。书生随至门外，画地作十字，因尔前行。出坊，至寺门铺，书生云：“寺观见，必不得度。”鬼言：“但随我行，无苦也。”俄至定鼎门内，鬼负书生从门隙中出，前至五桥，道傍一家，天窗中有火光。鬼复负书生上天窗侧，俯见一妇人，对病小儿啼哭，其夫在傍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灯，妇人惧，呵其夫云：“儿今垂死，何忍贪卧！适有恶物掩火，可强起明灯。”夫起添烛，鬼回避妇人。忽取布袋盛儿，儿犹能动于布袋中。鬼遂负出，至天窗上，兼负书生下地。送入定鼎门，至书生宅，谢曰：“吾奉地下处分，取小儿，事须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烦君。当可恕之。”言讫乃去。其人初随鬼行，所止之处，辄书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验。因至失儿家问之，亦同也。出《广异记》。

道德里书生

唐代东都洛阳道德里有一个书生，有天晚上走到中桥，遇到显贵人及部下随从，车马很多。他们看见书生，招呼他让他跟在后面。其中有位公主，二十多岁，容貌超群，她和书生不停地说着话。因而向南走离开长夏门，到了龙门，进入一座豪华的住宅，有华丽的厅堂幽静的屋子。公主招呼书生，赐予他美酒佳肴，又与他同床共枕。过了半夜，书生醒来，看见所躺的地方，竟是石窟。前面有一个死了的妇

人，身体肿胀，月光照着她，污秽不堪，臭不可闻。书生便踩着危险的地方攀缘石头，勉强走出来。天亮时到了香山寺，对寺僧说了这件事。寺僧送他到家，没几天就死了。出自《纪闻》。

安宜坊书生

开元末年，东京安宜坊有位书生，夜里关门温书。忽然看见一个人从门缝中露出头来。书生呵问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鬼，想暂来相就。”于是邀请书生出门。书生随他到门外，在地上画了个十字，便向前走。走出安宜坊，到了寺门铺，书生说：“寺观出现，一定不能通过。”鬼说：“只管随我走，不用担心。”不久，到了定鼎门内，鬼背着书生从门隙中出来，向前走到五桥，道旁有一户人家，天窗中有火光。鬼又背着书生上到天窗南侧，低下头看见一个妇人，对着有病的小孩儿啼哭，她的丈夫在旁边假寐。鬼就穿窗而下，用手遮挡灯光，妇人害怕，呵呼丈夫说：“儿子现在快要死了，你怎么忍心贪睡？刚才有个恶物遮掩灯光，起来把灯弄亮些吧。”丈夫起来添灯油，鬼回避妇人。忽然拿出布袋包小孩，小孩还能在布袋里动。鬼就背着出来，到天窗上，又背着书生下到地上。送他进了定鼎门，回到书生的住宅，道谢说：“我奉地府之命，来取小孩，这事须活人做伴，所以这次麻烦您了。应该可以宽恕我吧。”说完就离开了。那书生当初随鬼去时，在停的地方都画了十字。第二天，书生领他的兄弟察看，果然见到了那些十字。又到丢孩子的人家里询问，也都相同。出自《广异记》。

裴 盛

董士元云，义兴尉裴盛昼寝，忽为鬼引，形神随去。云：“奉一儿。”至儿家，父母夹儿卧，前有佛事。鬼云：“以其佛。”生人既至，鬼手一挥，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儿出床，抱儿喉有声，父母惊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其至舍，推入形中乃悟。出《广异记》。

杨 溥

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天宝五载，有杨溥者，与数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飞，山深寄宿无处。有大木横卧，其中空焉，可容数人，乃入中同宿。而导者未眠时，向山林再拜咒曰：“土田公，今夜寄眠，愿见护助。”如是三请而后寝。夜深雪甚，近南树下，忽有人呼曰：“张礼。”树头有人应曰：“诺。”“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与去来。”树头人曰：“有客在此，须守至明。若去，黑狗子无知，恐伤不宥。”树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饮食，理须同去。”树上又曰：“雪寒虽甚，已受其请，理不可行，须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装毕，撤所卧毡，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长三尺而蛰不动，方惊骇焉。出《纪闻》。

薛 直

胜州都督薛直，丞相纳之子也，好杀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县还归，去州二驿，逢友人自京来谒。直延入驿

裴 盛

董士元说，义兴尉裴盛白天睡觉，忽然被鬼牵引，魂魄离开形体随着离去。鬼说：“要取一个孩子。”到了那家，父母夹着儿子躺着，前面有佛事。鬼说：“因为那种佛事，所以请你来。”生人来了，鬼手一挥，那孩子的父母就都睡去了。鬼让裴盛抱孩子出床，抱孩子时那孩子喉咙发出声响，父母惊醒起床。鬼就领裴盛出来，裴盛苦苦邀鬼到他的房舍，将自己的魂推入形体中他才醒过来。出自《广异记》。

杨 溥

豫章各县都出产好木材，谋利的人去采伐木材，运到广陵，利润有几倍。天宝五载，有个叫杨溥的人，和几个人到树林中找好木材。冬天的傍晚，满天飞雪，深山中没有住处。有个粗大的木头横卧在那里，它里面是空的，可容纳几个人，他们就进入里面同住。向导没睡的时候，对着山林拜了两拜祈祷说：“土田公，今夜寄宿在这里，希望得到您的护助。”这样祈祷了几次之后才睡觉。深夜，雪更大了，

靠南边树下，忽然有人喊道：“张礼。”树上有人答应道：“诺。”“今夜北村有一家嫁女，有丰盛的酒饭，我们一起去吧。”树上人说：“有客人在这里，要守候到天亮。如果离开，黑狗子无知，我担心伤害到他们，就不可宽恕了。”树下的人又说：“大雪天这么冷，姑且找点吃喝，理当同去。”树上的人又说：“下雪天虽然冷得厉害，已经接受他的请求，按理不应该去，应防备黑狗子。”喊他的人就离去了。到了天亮，杨溥他们收拾完毕，撤掉铺的毡子，有条黑蛇在下面，其大若瓶，长三尺而冬眠不动，大家方才惊骇不已。出自《纪闻》。

薛 直

胜州都督薛直，是丞相薛纳的儿子，生性好杀伐，不相信有鬼神。薛直在胜州时，去所属之县巡视，结束后返回州城。距离州城还有两个驿站，遇见朋友从京城来拜见他。薛直请他进入驿站

厅，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谓何？”友人曰：“佛经云，有旷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杀，故制此戒。又俗所传，每食先施，得寿长命。”直曰：“公大妄诞，何处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诳，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盖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声云：“薛直，汝大狂愚！宁知无佛！宁知无鬼！来祸于君，命终必不见妻子。当死于此，何言妄耶？”直闻之大惊，趋下再拜，谢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诲之。”空中又言曰：“汝命尽午时，当急返，得与妻孥相见。不尔，殒越于此矣！”直大恐，与友人驰赴郡，行一驿，直入厅休偃。从者皆休，忽见直去，从者百余人，皆左右从人。驿吏入户，已死矣。于是驿报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与别曰：“吾已死北驿，身在今是鬼，恐不得面诀，故此暂来。”执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复乘马出门，奄然而歿。出《记闻》。

刘 洪

沛国刘洪，性刚直，父为折冲都尉，薛楚玉之在范阳，召为行军。洪随之蓟，因得给事楚玉，楚玉悦之。楚玉补屯官，洪请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者辄死，屯遂荒废，洪乃请为之。楚玉以凶难之，

洪曰：“妖由人兴，妖不自作。洪且不惧，公何惜焉？”楚玉遂以为太和屯官。

洪将人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运斧而度，木自折举，击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

厅里，命令上饭，朋友没吃饭先祭祀，薛直说：“拿出这些饭食干什么？”朋友说：“佛经上说，有旷野鬼，吃人的血肉，佛能去感化他，让他不杀人，所以制定了这样的戒律。又有俗间流传，每次吃饭前先施舍，能够长寿。”薛直说：“您太荒诞不经了，什么地方有佛？谁是鬼？俗人互相迷惑，愚蠢的人跟着人云亦云，聪明的人不会被迷惑的。您大概也是俗人吧。”刚说完不久，空中传来话语声，说：“薛直，你太狂妄愚蠢了！怎么知道没有佛？怎么知道没有鬼？就要来祸害你了，到死一定见不到妻子儿女。你应当死在这里！为什么口出狂言呢？”薛直听到这些大吃一惊，急忙走下来拜了又拜，道歉说：“我愚昧固执，不知道有神，请神教诲我吧。”空中又说道：“你会在午时死去，应当赶紧回家，能够和妻子儿女见上一面。不然就要死在这里了。”薛直非常恐惧，和朋友骑马急奔回州郡，走到一个驿站，进入厅里休息。随从都休息了，忽然看见薛直离去，跟着他的一百多人，都是左右随从。驿站小吏进门一看，薛直已经死了。驿站的人于是去报告薛直家人。薛直已经回到家里，招呼妻子和她诀别说：“我已经死在北边驿站，现在成了鬼，害怕不能当面诀别，因此暂且前来。”他握着妻子的手，只是勉励她，后又骑马出门，奄然而逝。出自《记闻》。

刘 洪

沛国人刘洪，性情刚直。他父亲任折冲都尉，薛楚玉在范阳时，被征召为行军。刘洪跟着到了蓟地，因此得以在薛楚玉处供职，薛楚玉很喜欢他。薛楚玉要补任一位屯官，刘洪要求担任。檀州有个屯子叫太和屯，谁担任屯官谁就死，屯子就荒废了，刘洪请求到这里任职。薛楚玉以那里太凶而阻止他，刘洪说：“妖怪是由人兴起的，不能自己作怪。我都不怕，您有什么顾惜的？”薛楚玉就把他补为太和屯官。

刘洪带着人马来到了太和屯。屯子有处废墟，刘洪依傍着废墟盖起了房屋。匠人正举斧掂量着如何砍下去时，木头自己就断了，把匠人砸死了。刘洪大怒，训斥吏卒，扶着匠人站起来就

笞之。询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则干之，罪死不赦！”笞数发，匠人言说：“愿见宽恕，吾非前后杀屯官者也。杀屯官者，自是辅国将军。所居去此不远，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旧佛殿也。以其净所，故守之。吾因为人有罪，配守此基。基与地平，吾方得去。今者来，故诉于公。公为平之，吾乃去为人矣。”洪曰：“汝言辅国不远，可即擒来。”鬼曰：“诺。”须臾，匠人言曰：“刘洪，吾辅国将军也。汝为人强直，兼有才干，吾甚重之，将任汝以职。今当辟汝，即大富贵矣。勉之。”因索纸，作诗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诗。及其下笔，书迹特妙，可方王右军。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诗曰：“乌鸟在虚飞，玄驹遂野依。名今编户籍，翠过叶生稀。”其二章曰：“个树枝条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谁觉□□□。”诗成而去。

匠人乃屯属役。数日疾甚，舁至范阳。其父谒名医薛，亦会疾。洪言语如常，而二冷密冷气侵□□□□□。洪初得鬼诗，思不可解。及卒，皆黑，遂以载棺。“名今编户籍”，盖洪名。“生希”者，言洪死像也。其二章“个树枝条朽”，故条枝朽也。“三花五面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谓“三花”也。五人哭之，所谓“五面啼”。

洪死后二十日，故吏野外见洪紫衣，从二百骑，神色甚壮。告吏曰：“吾已为辅国将军所用，大富贵矣。今将骑从向都迎母。”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养于刘氏，年与洪齿，尝与洪言曰：“吾闻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扰乱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须臾得前，又引其巾，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

鞭打。询问说：“你是什么鬼，我刚刚管理屯子，你就冒犯我，罪该当死不可饶恕。”鞭打了很多下，匠人说：“愿您宽恕我，我不是先后杀屯官的人。杀屯官的人是辅国将军。他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我是看守佛殿地基的鬼。这废墟是旧佛殿。因为是清静之地，所以守着它。我因做人时有罪过，安排我守护这个殿基。殿基和地齐平，我才

能离去。现在来，就是为了向您诉说。您给我平了，我就去做人了。”刘洪说：“你说辅国将军离这里不远，可以立刻把他捉来。”鬼说：“诺。”不一会儿，匠人说：“刘洪，我是辅国将军。你做人刚强正直，又有才干，我很器重你，我要委任你职务。现在就要征召你，你立即就大富大贵了。努力吧。”于是要来纸张，写了两首诗。那个匠人只是个小卒，一向不懂诗。等到他下笔，字迹很漂亮，可以与王羲之相比。薛楚玉要过来珍藏起来。那诗是：“乌鸟在虚飞，玄驹遂野依。名今编户籍，翠过叶生稀。”第二首是：“个树枝条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谁觉□□□。”诗写成就离去了。

匠人就给屯官役使。几天后，刘洪得了重病，被抬到了范阳。他的父亲拜见薛名医，也病了。刘洪说话像平常一样，而二冷密冷气侵□□□□□。刘洪刚刚得到鬼诗时，想不明白其意。等到他死了，都黑了，就装在了棺材里。“名今编户籍”，是刘洪的名字。“生希”，是说刘洪死的模样。第二首诗的“个树枝条朽”，是旧枝条朽。“三花五面啼”，是刘洪家有八口人，刘洪和两个人死了，是所说的“三花”；五人哭，是所说的“五面啼。”

刘洪死后二十天，过去的屯吏在野外看见刘洪穿着紫色衣服，跟着二百个骑兵，表情很庄重。他告诉小吏说：“我已经被辅国将军所用，大富大贵了。现在率领骑兵到都城去迎接母亲。”刘母先前在都城。最初，刘洪舅舅有个女儿，是刘母养大的，与刘洪同龄，曾经和刘洪说：“我听说死的人有意识，我们两个人，先死的一定扰乱活着的人，让他知道。”这天，舅舅的女儿在刘母前面走，忽然有人拽她衣服，让她不能向前，她很奇怪。一会儿能向前走了，又有人拽她头巾，拿她的梳子，像和她狎戏。刘母

惊曰：“洪存日尝有言，须来在军，久绝书问。今见死乎？何与平生言协也？”母言未毕，洪即形见庭中，衣紫金章，仆从多至。母问曰：“汝何缘来？”“洪已富贵，身亦非人。福乐难言，故迎母供养。”于是车舆皆进，母则升舆，洪乃侍从，遂去。去后而母殂，其见故吏时，亦母殂之日也。出《记闻》。

吃惊地说：“刘洪活着时曾经有相扰的话，他近来在军中，很久没有书信来了。现在死了吗？为什么和以前所说的这样相合呢？”她没说

完，刘洪就在庭院中现出身形，穿着紫衣服，佩戴金印，仆从很多。母亲问他说：“你为什么而来？”刘洪说：“我已富贵，现在已不是活人。福乐难言，所以来迎接母亲供养。”于是车马都进来了，刘母上车，刘洪侍候着，离去了。离开后刘母就死了。刘洪看见过去的小吏的时候，就是刘母死的那天。出自《记闻》。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 晁 萧正人 韦 镒 赵夏日 茹子颜

刘子贡 刘 平 萧颖士

唐 晁

唐晁者，晋昌人也。其姑适张恭，即安定张^軻之后。隐居滑州卫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进士擢第。女三人，长适辛氏，次适梁氏，小女姑钟念，习以诗礼，颇有令德。开元中，父亡，哀毁过礼，晁常慕之。及终制，乃娶焉，而留之卫南庄。开元十八年，晁以故入洛，累月不得归。夜宿主人，梦其妻隔花泣，俄而窥井笑，及觉，心恶之。明日，就日者问之，曰：“隔花泣者，颜随风谢；窥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数日，果有凶信。晁悲恻倍常。

后数岁，方得归卫南，追其陈迹，感而赋诗曰：“寝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又曰：“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恍惚人事改，冥冥委荒丘。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清夜庄台月，空想画眉愁。”是夕风露清虚，晁耿耿不寐。更深，悲

唐 晁

唐晁是晋昌人。他姑姑嫁给张恭，就是安定人张^軻的后人。张恭隐居在滑州的卫南，人们都很推崇看重他。他有三个儿子，都考取了进士。有三个女儿，长女嫁到辛家，次女嫁到梁家，小女儿深得母亲钟爱，让她学习诗、礼，所以女儿很有美德。开元年间，她父亲死了，她由于哀伤过度损害了身体，唐晁对她十分爱慕。等到她守完孝，就娶了她，而且把她留在卫南庄。开元十八年，唐晁因有事到洛阳，几个月不能回家。夜里住宿在主人家，梦见他的妻子隔着花哭泣，后来又看着井发笑，等到睡醒，心里就充满了厌烦。第二天，他

就找人问卜。回答说：“隔花哭泣，是容颜随风而谢，窥井而笑，是喜欢黄泉路。”过了几天，果真传来了妻子亡故的凶信。唐晅悲痛异常。

唐晅在此居住了好几年之后，才得以回到卫南。回想当年，看见过去和妻子共同生活的地方，唐晅感慨地作诗道：“寝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又吟道：“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清夜庄台月，空想画眉愁。”这天晚上风清露凉，唐晅心里有事，难以入眠。夜深了，他悲

吟前悼亡诗。忽闻暗中若泣声，初远，渐近。晅惊恻，觉有异，乃祝之曰：“傥是十娘子之灵，何惜一相见叙也？勿以幽冥，隔碍宿昔之爱。”须臾，闻言曰：“儿郎张氏也，闻君悲吟相念，虽处幽冥，实所恻怛。愧君诚心，不以沉魂可弃，每所记念，是以此夕与君相闻。”晅惊叹，流涕呜咽曰：“在心之事，卒难申叙。然须得一见颜色，死不恨矣。”答曰：“隐显道隔，相见殊难。亦虑君亦有疑心，妾非不欲尽也。”晅词益恳，誓无疑贰。

俄而闻唤罗敷取镜，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罗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与七郎相见。”晅问罗敷曰：“我开元八年，典汝与仙州康家。闻汝已于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赎来，今看阿美。”阿美即晅之亡女也。晅又恻然。须臾命灯烛，立于阼阶之北。晅趋前，泣而拜，妻答拜，晅乃执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谓晅曰：“阴阳道隔，与君久别，虽冥冥无据，至于相思，尝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诚恳，放儿暂来。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又小，嘱付无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灯入室，施布帷帐。不肯先坐，乃曰：“阴阳尊卑，以生人为贵，君可先坐。”晅即如言。笑谓晅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闻已再婚，新故有间乎？”晅甚作。妻曰：“论业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语：“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问：

吟那几首悼亡诗。忽然听到黑暗中有像是哭泣的声音，开始很遥远，渐渐近了。唐晅又惊恐又悲伤，觉得有些奇怪，就祈祷说：“如果是

十娘子的魂灵，就不要顾虑，和我见一面叙叙旧吧？不要因为你在阴曹地府，就阻隔了我们过去的恩爱吧。”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人说：“我就是您的妻子张氏，听到您悲吟相念，虽然我身在阴间，也实在是悲伤怆然。感激您的诚意，不因我成了鬼魂而背弃我，还时常思念我，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地来和您相见。”唐晷惊叹，流着泪呜咽着说：“在心底的事，仓促间难说清楚。我要能看一看你的容颜，就死也无憾了。”回答说：“阴间与阳间道路相隔，相见极难。也怕您真看见我以后会增添疑虑，我并不是不想满足您的心愿。”唐晷言词更加诚恳，发誓不会猜忌离心。

不久听到张氏召唤罗敷让她拿来镜子，又听到暗中飒飒地有人走路的声音，罗敷先现形走出来上前拜见唐晷，说：“娘子想和您叙旧，正期望和您见面。”唐晷问罗敷说：“我在开元八年，把你卖给了仙州康家。听说你已经在康家死了，现在怎么能在这里呢？”罗敷回答说：“我是被娘子赎来的，现在我看护阿美。”阿美就是唐晷已经死去的女儿。唐晷又很悲伤。过了一会儿，张氏命令点上蜡烛，站在台阶的北面。唐晷赶紧上前，哭泣下拜，妻子回拜，唐晷就握着她的手，叙说过去的事。妻子也流泪对唐晷说：“阴阳道路相隔，和您久别，虽然说死去没有依凭，但我日夜思念您，从来没有一天忘怀过您。今天是六合之日，阴官被您的诚意感动，放我暂时回来。这样的机遇千年才能遇见一次，真使我悲喜交加。再加上美娘又小，托付无人。今夕何夕，能再次表达情意。”唐晷就让家里的亲人列拜问候。然后就端起蜡烛进入室内，安排好床帐。妻子不肯先坐，就说：“阴阳尊卑，以活人为贵，您应该先坐。”唐晷就听她的话坐下。张氏又笑着对唐晷说：“您对我的情意虽然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然而听说您已再婚，新旧妻子有什么不一样吗？”唐晷非常惭愧。妻子说：“照理说您应该再婚。您的新妻子在淮南，我也知道她很朴实和善。”唐晷问：“人生长短，本来就有定数吗？”她答道：“有定数。”又问：

“佛称宿因，不谬乎？”答曰：“理端可鉴，何谬之有？”又问：“佛与道孰是非？”答曰：“同源异派耳。别有太极仙品，总灵之司，出有入无之化，其道大哉。其余悉如人间所说。今不合具言，彼此为累。”晷惧，不敢复问。

因问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备，唯无浆水粥，不可致耳。”晁即令备之。既至，索别器，摊之而食，向口如尽。及撤之，粥宛然。晁悉饭其从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伊是旧人，不同群小。”谓晁曰：“此是紫菊奶，岂不识耶？”晁方记念。别席饭。其余侍者，晁多不识，闻呼名字，乃是晁从京回日，多剪纸人奴婢，所题之名。问妻，妻曰：“皆君所与者。”乃知钱财奴婢，无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镂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无有人知处。”晁取果得。又曰：“岂不欲见美娘乎？今已长成。”晁曰：“美娘亡时襦褌，地下岂受岁乎？”答曰：“无异也。”须臾，美娘至，可五六岁。晁抚之而泣，妻曰：“莫抱惊儿。”罗敷却抱，忽不见。晁令下帘帷，申繯绶，宛如平生。晁觉手足呼吸冷耳。又问：“冥中居何处？”答曰：“在舅姑左右。”晁曰：“娘子神灵如此，何不还返生？”答曰：“人死之后，魂魄异处，皆有所录，查不关形骸也。君何不验梦中，安能记其身也？儿亡之后，都不记死时，亦不知殡葬之处。钱财奴婢，君与则知。至如形骸，实总不管。”

既而绸缪夜深，晁曰：“同穴不远矣。”妻曰：“曾闻合葬“佛家说的前世因缘，是对的吗？”答道：“道理正确可鉴，怎么会是错的？”又问：“佛和道哪个对哪个错？”答道：“同一源流不是一个派别罢了。另有太极仙品，是总管灵魂的官，出有入无之化，其道极深。其余的都跟人间听说的一样。如今不宜详谈，彼此都受牵累。”唐晁心里有些恐惧，不敢再问。

唐晁又问她想吃什么饭菜，回答说：“阴间美味也全都有，只是没有浆水粥，因为浆水粥送不到阴间。”唐晁就命家人准备浆水粥。送到以后，张氏另外要了一份餐具，摆好了就吃，全都吃光了。等到撤下后，粥还像刚才的样子一点也没动。唐晁让张氏带来的随从一起来吃，有位老太太，不肯一同坐下。妻子说：“她是老人，与那些晚辈不一样。”对唐晁说：“她是紫菊奶，您难道不认识吗？”唐晁这才想起来。就给她另设一桌吃饭。其余侍从，唐晁大多数不认识，听到招呼名字，竟是唐晁从京城回来时，用纸剪的那些奴婢，所题的名字。问妻子，妻子说：“都是您给的。”才知道祭悼时烧化的那些钱财奴婢，阴间没有收不到的。妻子又说：“往日我总是爱摆弄一个金刻的

盒子，把它藏在堂屋西北的斗栱里，那是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唐晅去拿，果然找到了。又说：“难道您不想见到美娘吗？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唐晅说：“美娘死时还在襁褓中，在地下也增长岁数吗？”回答说：“阴间和阳间没什么不同。”过了一会儿，美娘到了，约五六岁。唐晅抚摸着她就哭了。妻子说：“不要抱，别吓着她。”罗敷就抱过去，忽然就不见了。唐晅就叫仆人放下帘帷，夫妻二人情意缠绵，就像张氏活着时一样。唐晅觉得张氏的手脚和呼吸都是冰冷的。又问：“在阴间住什么地方？”回答说：“在公婆旁边。”唐晅说：“娘子如此神灵，为什么不返生呢？”回答说：“人死之后，魂魄都在别处，都有所记录，和形骸毫不相干。就像您在梦中一样，哪能记下自己身处何地？我死了之后，都不记得死时的事，也不知道殡葬的地方。纸钱和奴婢，您给我就知道，至于形骸，确实没有理会。”

恩受到深夜，唐晅说：“离合葬不远了。”妻子说：“曾听闻合葬之礼，盖同形骸。至精神，实都不见，何烦此言也？”晅曰：“妇人没地，不亦有再适乎？”答曰：“死生同流，贞邪各异。且儿亡，堂上欲夺儿志，嫁与北庭都护郑乾观侄明远。儿誓志确然，上下矜闵，得免。”晅闻抚然，感怀而赠诗曰：“峩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曰：“方见君情，辄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带题诗曰：“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又曰：“兰阶兔月斜，银烛半含花。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晅含涕言叙，悲喜之间，不觉天明。

须臾，闻扣门声。翁婆使丹参传语：“令催新妇，恐天明冥司督责。”妻泣而起，与晅诀别，晅修启状以附之，整衣，闻香郁然，不与世同，“此香何方得？”答言：“韩寿余香，儿来，堂上见赐。”晅执手曰：“何时再一见？”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罗帛子，与晅为念。晅答一金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内，若于墓祭祀，都无益。必有相飧，但于月尽日、黄昏时，于野田中，或于河畔，呼名字，儿尽得也。匆匆不果久语，愿自爱。”讫，登车而去，扬袂，久之方灭。举家皆见，事见《唐晅手记》。出《通幽记》。

萧正人

琅邪太守许诚言，尝言幼时，与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处有鬼？”言未终，

的礼仪，只是把两人的尸体埋葬在一起。至于灵魂，其实都看不见，何必这样说！”唐晅说：“女人死了，在阴间也有再婚的吗？”回答说：“死生同样，贞节和淫邪每个人都不同。我死了以后，父母想让我改嫁给北庭都护郑乾观的侄子明远。我发誓不嫁，上上下下的人都很怜悯我，才得以脱免。”唐晅听后感伤，感而赋诗道：“峩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子说：“看见您情义如此深重，也想作一首诗来酬答，可以吗？”唐晅说：“从前你从不写文章，怎么现在能作诗了呢？”妻子说：“我一向喜欢诗文，怕您猜嫌才不作诗。以诗言志，今夜是多么合适啊！”于是撕下腰带在上面写诗道：“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又写道：“兰阶兔月斜，银烛半含花。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唐晅含泪和张氏叙说深情，悲喜之间，不觉天已亮了。

不一会儿，听到敲门声。是阴间的公婆让丹参来传话：“催促新妇人，担心天亮冥官督责。”妻子哭泣着起来，和唐晅诀别，唐晅写了封书信交给妻子带上。张氏整理衣服，香气浓郁，和世间不同。唐晅问：“这种香是从哪儿得到的？”张氏回答说：“是韩寿剩下的，我来时，父母赏赐的。”唐晅握着妻子的手说：“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妻子回答说：“四十年后吧。”妻子留下一条罗巾作纪念，唐晅回赠她一个金钿盒子。张氏说：“回去的日期有限制，不能久留了。在这四十年内，若在我墓地上祭祀，都没有用处。如一定要祭飨，只在每月的最后一天，黄昏的时候，在田野中，或者在河畔，叫我的名字，我就全能得到。匆匆一面，不能再多说话了，希望您多多珍重。”说完，她就上车离去，挥动着衣袖，很久才消逝。全家都看见了，此事见于《唐晅手记》。出自《通幽记》。

萧正人

琅邪太守许诚言，曾说他小时候，和堂表兄弟在夜里说到鬼神。

他们中有勇敢的，就说：“我不信邪，哪里有鬼？”没等说完，前檐头鬼忽垂下二胫，胫甚壮大，黑毛且长，足履于地。言者走匿。内弟萧正人，沉静少言，独不惧，直抱鬼胫，以解衣束之甚急。鬼举胫至檐，正人束之，不得升，复下，如此数四。既无救者，正人放之，鬼遂灭。而正人无他。出《记闻》。

韦 镒

监察御史韦镒，自贬降量移虢州司户参军。镒与守有故，请开虢州西郭道。镒主之，凡开数里，平夷丘墓数百。既而守念镒，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镒妻死。镒妻亡七日，召寺僧斋。镒神伤丧志，诸僧慰勉。斋罢，镒送僧出门，言未毕，若有所见，则揖僧退，且言曰：“弟子亡妻形见。”则若揖让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为平夷丘墓之祸焉。出《记闻》。

赵夏日

宁王文学赵夏日，文章知名，以文学卒官。终后，每处理家事如平生，家内大小，不敢为非。常于灵帐中言，其声甚厉。第二子常见之，率常在宅。及三岁，令其子传语，遍别人，因绝去。出《记闻》。

茹子颜

吴人茹子颜，以明经为双流尉，颇有才识，善医方，由是朝贤多识之。子颜好京兆府博士，及选，请为之。既拜，

前面房檐头有个鬼忽然垂下两条腿，腿很粗大，生着很长的黑毛，脚踩在地上。刚才说话的人吓得逃掉躲藏起来。许诚言的内弟萧正人，沉静寡语，单单不怕鬼，径直抱住鬼的腿，快速脱下衣服把鬼捆上。鬼想抬起腿到屋檐上，因为腿被萧正人捆住了，上不去。只好又下来，像这样折腾了几次。当时没有相救的人，萧正人就放了他，鬼就逃脱消失了，而萧正人也没受什么灾祸。出自《记闻》。

韦 镒

监察御史韦镒，从贬降之职量移为虢州司户参军。韦镒和太守有老交情，请求修筑虢州西的道路。韦镒主持修路，修筑了几里，夷平几百处坟墓。不久太守让韦镒到湖县审查核实刑狱。这时有人到湖县，报告说韦镒的妻子死了。韦妻死了七天以后，韦镒请来了寺庙的和尚作斋。韦镒十分悲伤，寺僧们都安慰劝勉他。作斋结束，韦镒送僧人出门，话没说完，像看见了什么东西，就向寺僧作揖告退，又说道：“弟子的亡妻现形了。”于是作出揖让酬答的样子，走到厅堂就倒在地上死了。人们认为他的猝死是因为他主持修路时夷平了坟墓的缘故。出自《记闻》。

赵夏日

宁王的文学官赵夏日，文章很有名，后来死在任上。他死后，常常处理家事，就像活着时一样。家里老老少少，不敢做任何错事。赵夏日常常在灵帐里说话，话语声很严厉。他家的二儿子经常看见他，总在屋子里。过了三年，赵夏日让他儿子传话，告别所有的家人，然后就再也没来。出自《记闻》。

茹子颜

吴地人茹子颜，以明经及第当上了双流县的县尉。他很有才识，善于治病，因此朝中大臣很多都认识他。茹子颜喜欢京兆府博士的职位，等到选官的时候，请求担任。授给他官职以后，

常在朝贵家。及归学，车马不绝。子颜之娅张虚仪，选授梓州通泉尉。家贫，不能与其妻行。仍有债数万，请子颜保。虚仪去后两月余，子颜夜坐，忽檐间语曰：“吾通泉尉张虚仪也，到县数日亡。今吾枢还，已发县矣。吾平生与君特善，赴任日，又债负累君。吾今亡，家又贫匮，进退相扰，深觉厚颜。”子颜问曰：“君何日当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发时日，且求食。子颜命食，于坐谈笑如故。至期，丧果至。子颜为之召债家，而归其负。鬼又旦夕来谢恩，

其言甚恳，月余而绝。子颜亦不以介意。数旬，子颜亦死。出《纪闻》。

刘子贡

京兆人刘子贡，五月二十二日，因病热卒。明日乃苏，自言被录至冥司，同过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括其头，加钉镣焉，命击之，曰：“此二人罪重，留，余者且释去。”又引子贡历观诸狱，但空墙垣为数十院，不见人。子贡问曰：“此为何处？”人曰：“此皆地狱也。缘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暂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惊骇耳目。”子贡娶于难江县令苏元宗，见元宗于途，问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过，故留。然事已办，今将生天，不久矣。”又问：“二子先死者何在？”“长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儿贼而杀，见在地狱。”又遇邻人季^晔，^晔曰：“君为传语吾儿，吾坐前坐罪，大被拘留。为吾造观世音菩萨像一，写《妙法莲花经》一部，则生天矣。”又遇

他经常出入于朝廷中的显贵人家。每次他回学校，来拜见他的车马不断。子颜的连襟张虚仪，被选官授为梓州通泉尉。他家境贫寒，不能带妻子一起去。还有几万银两的外债，请子颜做的保人。虚仪离开后两个多月，子颜夜里正坐着，忽然听到屋檐间有说话声：“我是通泉尉张虚仪，到县里几天就死了。现在我的灵柩返还，已经从县里出发了。我平生和您特别友好，我赴任的时候，又负债连累您。我现在已经死了，家境又贫困，进退相扰，很觉惭愧。”子颜问道：“您什么时候能到京城？我派人迎候您。”鬼就说了出发的时间，又请求给些饭吃。子颜命令上饭，鬼就坐着谈笑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到了张虚仪说的期限，他的灵柩果然到了。子颜把张虚仪的债主们叫来，替他还了债。鬼又天天早晚来谢恩，言辞恳切，一个多月后就不再来了。子颜也并不介意。几十天后，子颜也死了。出自《纪闻》。

刘子贡

京兆人刘子贡，五月二十二日，得了热病死过去。第二天才苏

醒，自言被拘捕到阴间，一同过堂的有十九人。冥官招呼其中的两个人出来，用木枷夹他们的头，又加钉铁叶子，命令把他们关押起来，说：“这二人罪恶深重，留下来，其余的放掉。”又领着子贡去看各个地狱，只看见几十处空空的墙院，看不见人。子贡就问：“这是什么地方？”那人说：“这都是地狱。由于同光王降生，所以让罪人们休息七天，在此受罪的也暂停。如果遇到他们受苦，那可是触目惊心。”子贡娶了难江县令苏元宗的女儿，看见元宗在阴间道上，就问他说：“岳父在世时常爱做善事，怎么在这里呢？”元宗说：“我生前有过失，所以留下来。但是事情已经处理完，现在将要升天，没多久了。”子贡又问：“已死的两个儿子在哪里？”便告诉他说：“大儿子诚实讲信义，一死就升天了；小儿子奸诈好杀，现在在地狱里。”又遇到邻居季晔，季晔说：“请您给我儿子捎个话，我因为以前所犯的罪过，将被拘押很久。给我造一个观世音菩萨像，写一部《妙法莲华经》，我就能升天了。”又遇

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弹杀鸟兽故，每日被牛头狱卒烧铁弹数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数百道，纳热弹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见身存者多为鬼。子贡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矣。出《记闻》。

刘 平

唐咸通中，有五经博士卢翥，得神仙补养之道。自言生于隋代，宿旧朝士皆云童幼时见，奕世奉之，不卜其寿。安史之乱，隐于终南山中。其后或出或处。令狐绀喻以柱下、漆园之事，稍从宦于京师。常言与处士刘平善。天宝中平居于齐鲁，尤善吐纳之术，能夜中视物，不假灯烛。安禄山在范阳，厚币致于门下。平见禄山左右，常有鬼物数十，殊形诡状，持炉执盖，以为导从。平心异之，谓禄山必为人杰。及禄山朝觐，与平俱至华阴县。值叶法善投龙西岳，平旋见二青衣童子，乘虚而至。所谓禄山鬼物，皆弃炉投盖，狼狈而走。平因知禄山为邪物所辅，必不以正道克终。及禄山归范阳，遂逃入华山而隐。出《剧谈录》。

萧颖士

兰陵萧颖士，为扬州功曹，秩满南游。济瓜洲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视颖，相顾曰：“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颖士即鄱阳曾孙，乃自款陈。二子曰：“吾识尔祖久矣。”颖士以广众中，未敢询访。俟及岸，方将问之，二子忽遽负担

到他的父亲刘慎，刘慎说：“我因为同光王降生，所以能够假释在外面。不然的话，每天受罪，苦不可言。我犯了弹杀鸟兽的罪，牛头狱卒每天烧几千个铁弹，颜色如火，把我身上的皮肉打烂几百处，热弹陷进皮肉，痛苦得不堪忍受。”子贡又看见不少活着的人大多是鬼。子贡在二十三日复活了，活了七天，到二十九日又死了，从此没再复活。出自《记闻》。

刘 平

唐代咸通年间，有个五经博士卢翥，得到了神仙补养的方法。他自己说生在隋代，当朝元老都说小时候见过他，几代人都供奉他，不知道他的年纪有多大。安史之乱时，他隐居在终南山里。以后有时出现有时隐退。令狐绹给他讲了老子、庄子曾做过柱下史、漆园令的事，他才开始到京城做官。他曾自言和隐士刘平友善。天宝年间，刘平住在齐鲁一代，尤其善于道家吐纳之术，在夜里能看东西，不用灯光。安禄山在范阳，用厚礼把他请到门下。刘平看见安禄山左右，总有几十个鬼，奇形怪状，拿着香炉举着华盖，给安禄山做向导。刘平很是奇怪，说安禄山一定是豪杰。等到安禄山朝见皇帝，和刘平一起来到华阴县。正遇上叶法善乘龙降落在西岳华山，刘平就看见两个青衣童子，乘云而至。安禄山手下的鬼怪，都丢掉香炉华盖，狼狈而逃。刘平于是知道安禄山被妖邪鬼怪所辅佐，一定不会得到好下场。到安禄山回归范阳，刘平也逃到华山隐居起来，怕受到安禄山的牵连。出自《剧谈录》。

萧颖士

兰陵人萧颖士，任扬州功曹，任职期满南游。他从瓜洲渡江，船上有两个少年，紧盯着萧颖士，相互说：“此人很像鄱阳忠烈王。”萧颖士就是鄱阳忠烈王的曾孙，就做了自我介绍。两个少年说：“我们很早就认识你的祖先了。”萧颖士因为在众人面前，没敢细问。等到了岸上，正要询问，两个少年匆忙挑着担子

而去。颖士必谓非神即仙，虔心向嘱而已。明年，颖士比归，至于盱眙，方与邑长下帘昼坐，吏白云：“擒获发冢盗六人。”登令召入，束缚甚固，旅之于庭，二人者亦在其中，颖士大惊，因具述曩事。邑长即令先穷二子，须臾款伏，左验明著，皆云发墓有年。尝开鄱阳公冢，大获金玉。当门有贵人，颜色如生，年方五十许，须鬓斑白，僵卧于石塌，姿状正与颖士相类，无少差异。昔舟中相遇，又知萧氏，固是鄱阳裔也，岂有他术哉！出《集异记》。

离去了。萧颖士以为这两个人，不是神就是仙，于是虔诚地向他们祈祷。第二年，待到萧颖士回家时，到了盱眙，白天正和邑长在帘下坐着，小吏来禀报说：“擒获挖掘坟墓的盗贼六名。”邑长立刻命令把他们带上来。他们被捆绑得很牢固，排列于庭院里，两个少年也在其中，萧颖士非常惊讶，于是细说了从前的事。邑长就让先追究两个少年，不一会儿他们就服罪招认，证据确凿，都说挖掘坟墓有几年了。曾经打开鄱阳公坟墓，获得很多金银玉器。正当墓门有位贵人，面容像活人，年龄大概有五十岁，鬓发斑白，僵卧于石塌上，容貌和萧颖士很像，没有一点儿差异。过去在船上相遇，又知道姓萧，断定是鄱阳忠烈王的后裔，哪里有其他法术啊！出自《集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阳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 咸 季 攸
武德县田叟 裴 徽 李 陶 长洲陆氏女 刁 绅
王无有 王 昇 高 生

黎阳客

开元中，有士人家贫，投丐河朔，所抵无应者。转至黎阳，日已暮，而前程尚遥。忽见路傍一门，宅宇甚壮，夜将投宿，乃前扣门。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辄寄外舍，可乎？”奴曰：“请白郎君。”乃入。

须臾闻曳履声，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闲远，昂然秀异。命延客，与相拜谒，曰：“行李得无苦辛，有弊庐，不足辱长者。”客窃怪其异，且欲审察之，乃俱就馆，颇能清论，说齐、周已来，了了皆如目见。客问名，曰：“我颍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设酒馔，皆精洁，而不甚有味。有顷，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问曰：“郎君今为何官？”曰：“见为河公主簿，慎勿

黎阳客

开元年间，有一位读书人家境贫寒，就到河朔一带找人求助，所到之处没有肯帮忙的。他又转奔黎阳，天色已晚，可是前程还很遥远。忽然看见路旁有一个门，宅院房子很壮观。夜里他要投宿，就上前敲门。过了很久，奴仆才出来。客人说：“天晚了，赶不到前面的住处，想寄居在外舍，可以吗？”奴仆说：“需要报告郎君。”就进去了。

不一会儿，听到走路声，等到出来一看，竟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美男子，姿态闲远，潇洒秀美。美男子吩咐请客人进来，和客人相互拜

见，说：“旅行辛苦了，有个破屋子，实在委屈长者了。”黎阳客暗自感到怪异，就想要观察一下，于是和他一起到了馆舍。那男子很能高谈阔论，说起齐、周以来的事，清清楚楚都如亲眼所见。黎阳客询问那男子的名字，他说：“我是颍川荀季和，父辈因做官到此，于是住在这里。”又命令摆设酒菜，都很精洁，可是不太有味。过了一会儿，那男子让人在舍中准备被褥，邀请客人进来，又让一个婢女侍候睡觉。客人等候婢女变亲近了，就问她：“郎君现在做什么官？”婢女说：“现在做河公主簿，千万不要

说也。”俄闻外有叫呼受痛之声，乃窃于窗中窥之。见主人据胡床，列灯烛，前有一人，被发裸形，左右呼群鸟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谓曰：“何人也？”曰：“何须强知他事。”固问之，曰：“黎阳令也，好射猎，数逐兽，犯吾垣墙，以此受治也。”客窃记之。明旦顾视，乃大冢也。前问，人云是荀使君墓。

至黎阳，令果辞以目疾。客曰：“能疗之。”令喜，乃召入，具为说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乡正，具薪数万束，积于垣侧。一日，令率群吏，纵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谢客而不告也。后客还至其处，见一人头面焦烂，身衣败絮，蹲于榛棘中，直前诣，客不识也。曰：“君颇忆前寄宿否？”客乃惊曰：“何至此耶？”曰：“前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运穷耳。”客甚愧悔之，为设薄酹，焚其故衣以赠之。鬼忻受遂去。出《广异记》。

李迥秀

尚书李迥秀，素与清禅寺僧灵贞厚善。迥秀卒数年，灵贞忽见两吏，赍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处，若官曹中。须臾延谒，一人朱衣银章，灵贞自疑命当未死。朱衣曰：“弟子误相追，阁梨当还。”命敕前吏送去。欲取旧路，吏曰：“此乃不可往，当别取北路耳。”乃别北行，路甚荒塞，灵颇不悻。可行数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丽。门吏前呵云：“可方便见将军。”即引入，见一人紫衣，据厅

说出去。”不久听到外面有人叫呼遭受痛苦的声音，就悄悄到窗户那

偷看。看见主人坐在胡床上，摆着灯烛，前面有一个人，披发裸体，左右的人呼叫群鸟啄他的眼睛，血流到地上。主人很生气，说：“还敢欺凌我吗？”客人问：“是什么人？”回答说：“何必硬要打听别的事。”客人坚持问，回答说：“是黎阳令，喜好射猎，几次追赶野兽，冲撞了我家的围墙，因此受惩治。”客人偷偷记下了。第二天回去一看，竟是一座大坟墓。向前打听，别人说是荀使君坟墓。

到了黎阳，黎阳令果然因为眼病推辞不见。客人说：“我能治疗。”县令很高兴，就招呼客人进来，客人全都跟他说了。县令说：“确实有这样的事。”就暗暗让乡正准备柴禾几万捆，堆在墙旁边。一天，县令率领群吏放火烧了荀使君墓，还迁走了坟墓，县令的眼睛就好了。县令用厚礼谢客却不告诉他真相。后来客人回到他的住处，看见一个人头面焦烂，身穿破衣，蹲在荆棘中，径直上前拜见，客人不认识他。他说：“您还记得以前寄宿的事吗？”客人就惊奇地说：“怎么落到这地步了？”那人回答说：“不久前被县令所害，但是也知道不是您的本意，我自己运气不好罢了。”客人很惭愧后悔，为他摆设薄酒，烧了自己的旧衣服赠给他。鬼愉快地接受就离开了。出自《广异记》。

李迥秀

尚书李迥秀，一向和清禅寺和尚灵贞很友好。迥秀死了几年，灵贞忽然看见两个小吏，持符追来，就逼迫他上路，灵贞奄然死去。到前面一个地方，很像官府。不一会儿就让灵贞进去拜见，看见一个人穿着红衣服，佩戴银章，灵贞自己疑心命不该死。穿红衣的人说：“弟子错追了，高僧该回去。”命令原来的小吏送他回去。灵贞想从旧路回去，小吏说：“这条路回不去，应当另走北路。”就另往北走，路很荒塞，灵贞很不高兴。大约走了几十里，又到了一个府城，府衙很华丽。门吏上前大声说：“可以就便去见将军。”就引领灵贞进去，看见一个穿紫衣的人，坐在厅堂

事，年貌与李公相类，谓曰：“贞公那得远来？”灵贞乃知正是。因延升阶，叙及平旧。临别握手曰：“欲与阍梨论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见泪下。灵贞固请之，乃曰：“弟子血祀将绝，无复奈何。可报季

友等，四时享奠，勤致丰洁。兼为写《法华经》一部，是所望也。”即挥涕诀。灵贞遂苏，具以所见告。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焉，为设斋及写经。唯斋损独怒曰：“妖僧妄诞，欲诬玷先灵耳！”其后竟与权梁山等谋反伏诛，兄弟流窜，竟无种嗣矣。出《广异记》。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过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见甚欢，为设杂果。客探取怀中犀靶小刀子，将以割梨，主人色变，遂奄然而逝。所见乃冢中物也。客甚惧，然亦以此刀自护。且视冢傍有一穴，日照其中颇明，见棺槨已腐败，果盘乃树叶贮焉。客匍匐得出，问左右人，无识此冢者。出《广异记》。

崔 咸

博陵崔咸，少习静，家于相州，居常葺理园林。独在斋中，夜雷雨后，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逾垣而入。拥之入室，问其所从来，而终无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将旦而毙，咸惊惧，未敢发。乃出于里内，覩其失女家。须臾，有奴婢六七人，丧服行语，若有寻求者。相与语曰：“死尚逸，况生乎？”咸从而问之，对曰：“郎君何用问？”固问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来三日。昨夜方斂，被雷震，尸起出，

上，年龄相貌跟李公很相似，对灵贞说：“贞公怎会远道而来？”灵贞才知道正是李公。李公便延请灵贞登阶上堂，叙说平素旧事。临别握手说：“想要和高僧谈家事，又不忍说出。”说着就流下泪来。灵贞坚持请他说，李公就说：“弟子的儿孙将要断绝了，无可奈何。可告诉季友等人，四季享奠要丰富洁净。同时给我写一部《法华经》，这是我所希望的。”随即挥泪诀别。灵贞就苏醒了，把看见的事全都相告。迥秀的儿子们和季友，他们一向诚挚纯厚，就给李迥秀设斋、写经书。只有斋损发怒说：“妖僧荒诞，想要诬玷先父之灵吧。”以后竟然和权梁山等人谋反，被杀，他的兄弟也逃跑了，最终李迥秀没有后代了。出自《广异记》。

琅邪人

琅邪有个人路过任城，夜晚住宿在城郭外。主人见着他很高兴，给他摆设杂果。客人取出怀中犀牛角柄的小刀子，想要用刀割梨。主人一见变了脸色，于是突然死去。客人所见的都是坟中的东西。客人很恐惧，就用这把刀自卫。他看到坟旁边有一个洞穴，太阳照着里面很明亮，棺材已经腐烂，果盘里装的是树叶。客人爬出来，问附近的人，没人知道这座坟墓是谁的。出自《广异记》。

崔 咸

博陵崔咸，自少好静，家住相州，平时常修理园林。这天独自在书斋中，夜里雷雨过后，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年龄十六七岁，越墙而入。崔咸抱着她进入屋内，问她从哪里来，她始终没说。崔咸怀疑她是逃跑的人，就把她深藏起来。天快亮时她死了，崔咸很恐惧，不敢声张。他就出门来到街上，想偷偷打探哪家丢了女子。过了一会儿，有六七个奴婢，穿着孝服边走边说，像在找人。互相说：“死人还能逃跑，何况活人？”崔咸跟着问她们，她们回答说：“郎君何必问！”崔咸坚持问，她们才说：“我们家的小娘子，死了已三天。昨夜才装殓，遭到雷震，尸体从棺中出来，忽不知所向。”咸问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状。引至家验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污。其家大异之。归将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语之，乃去。时天宝元年六月。出《通幽记》。

季 攸

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携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则嫁己女，己女尽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结怨而死，殡之东郊。经数月，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有失胥，推寻不得。意其为魅所惑也，则于墟墓访之。时大雪，而女殡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则闻屋内胥叫声，而殡宫中甚完，不知从何入。遽告主簿，主簿使发其棺，女在棺中，与胥同寝，女貌如

生。其家乃出胥，复修殡屋。胥既出如愚，数日方愈。女则下言于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怜己女，不知有吾，故气结死。今神道使吾嫁与市吏，故辄引与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须见嫁。后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见期，而违神道。请即知闻，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婿礼。至月一日，当具饮食，吾迎杨郎。望伏所请焉。”主簿惊叹，乃召胥一问，谓之为婿。杨胥于是纳钱数万，其父母皆会焉。攸乃为外生女造作衣裳帷帐，至月一日，又造饌大会。杨氏鬼又言曰：“蒙恩许嫁，不胜其喜，今日故此亲迎杨郎。”言毕，胥暴卒，乃设冥婚礼，厚加棺敛，合葬于东郊。出《纪闻》。

不知到哪里去了。”崔咸问她的容貌穿着是什么样子，正是夜里跑来的那个人，就把昨夜的情况全都说了。领她们到家里验证，果然是那个人的尸体，衣裳鞋子上都沾了污泥。那家的人感到非常奇怪。要抬回去入葬，那尸体沉重得抬不起来，崔咸就祭酒祈祷，才抬回去了。当时是天宝元年六月。出自《通幽记》。

季攸

天宝初年，会稽主簿季攸，有两个女儿，上任时还带着父母双亡的外甥女。有来求婚的，就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自己的女儿都嫁完了还不让外甥女出嫁。外甥女很忌恨，因此结怨而死，葬在东郊。过了几个月，季主簿手下一个姓杨的市胥吏，是个大家族儿子，家里很有钱，相貌又美。这个胥吏忽然就丢了，他家到处找也找不到。料想被鬼迷惑了，就在废墟坟墓中寻找。当时下大雪，而季攸外甥女的殡室内竟露出来一截衣裙。胥吏家人一扯，就听到棺内有胥吏的叫声，可是棺材很完好，不知道是从哪里进去的。杨家人立刻报告主簿，主簿让人打开那棺材，外甥女在棺材里，和胥吏睡在一起，外甥女的容貌像活着时一样。他家就抬出胥吏，又修整殡室。胥吏出来以后像傻了，几天才缓过来。外甥女显灵对主簿说：“我恨舅舅不嫁我，只怜爱自己的女儿，不知道有我，所以气绝而死。现在神道让我嫁给市吏，所以我就领引他，和他同床。既然这个城邑已经知道，按理应当出嫁。后月一日，可结为婚姻。只怕舅舅看不上胥吏，而违背神道。请马上听着，接受他的聘礼，以对待女婿的礼节对待他。到了

那月一日，应当准备饭菜，我迎接杨郎。希望按我说的去做。”主簿惊叹，就召来胥吏一问，认作女婿。杨胥吏家纳了几万钱彩礼，他的父母也都来会见了。主簿季攸就给外甥女做衣裳帷帐，到了那月一日，又做好饭菜大会宾客。杨氏鬼又说：“蒙恩许嫁，不胜欣喜，今天因此亲自迎接杨郎。”说完，胥吏暴死，就办了阴间婚礼，厚加棺殓，合葬在东郊。出自《纪闻》。

武德县田叟

武德县酒封村田叟，日晚，将往河内府南，视女家礼事。出村，有二人随之。与叟言，谓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随。”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视之非凡，乃下驴谓之曰：“吾与汝非旧相识，在途相逢，吾观汝指顾，非吉人也。汝姑行，吾从此南出。汝若随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随。如不愿俱，请从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适会田叟邻舍子，自东来，问叟何为，叟具以告。邻舍子告二人：“老父不愿与君俱，可东去，从老父南行，君何须相绊也？”二人曰：“诺。”因东去，叟遂南。邻舍子亦西还，到家未几，闻父老家惊叫。邻舍子问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计今适到。而所乘驴乃却来，何谓也？”邻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状，因与叟男寻之。至与二人言处，叟死沟中，而衣服甚完，无损伤。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出《记闻》。

裴 徽

河东裴徽，河南令回之兄子也。天宝中，曾独步行庄侧，途中见一妇人，容色殊丽，瞻靚艳洸。久之，徽问：“何以独行？”答云：“适婢等有少交易，迟迟不来，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艳词相调，妇人初不易色，亦献酬数四。前至其家，邀徽相过。室宇宏丽。入门后，闻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来？名教中宁有此事！”女辞门有贤客，家人问者

武德县田叟

武德县酒封村田叟，天晚时，将要去河内府南面，参加女儿家的礼事。他走出村子，有两个人跟着他。他们和田叟说话，对田叟说：“我们去河南府北面，很高兴一道走。”等到上大道时，那两个人不肯离去。田叟看他们不同寻常，就从驴上下来对他们说：“我和你们不是老相识，只在路上相遇，我看你们指点观望的样子，不是吉祥的人。你们姑且走吧，我从这儿往南走。你们如果跟着我，我就返回，不能一起走。”那两个人说：“羡慕您的功德，所以这样陪伴着您。如果不愿意一起走，我们就离开，您何必发怒呢！”就在他们对话之时，田叟邻居的儿子从东面来了，问田叟做什么，田叟把刚才的事全都告诉了他。邻居的儿子跟那两个人说：“老人不愿意和你们一起走，你们可以向东去，却跟着老人往南行，你们为啥偏要纠缠他呢？”那两个人说：“诺。”于是他们向东去，田叟就向南走。邻居的儿子也向西返回，他到家不久，就听到老人家里有惊叫声。邻居的儿子前去询问，田叟的儿子说：“父亲去女儿家，盘算时间现在正好在那儿。可是所骑的驴却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邻居的儿子就把田叟碰见两个人的情况都告诉了他，还和他去找田叟。到了和那两个人说话的地方，看见田叟已经死在沟里，而衣服很完好，没有损伤。才知道那两个人是要田叟命的鬼。出自《记闻》。

裴 徽

河东人裴徽，是河南令裴回兄长的儿子。天宝年间，他曾独自一人步行在村庄边，在路上看见一个妇人，容貌特别漂亮，光艳照人。过了一会儿，裴徽问她：“为什么一个人走？”妇人回答说：“刚才婢女们有点东西要买，迟迟没来，所以出来等候她们。”裴徽很有才思，用艳词挑逗她，妇人脸色毫不改变，也应酬几句。往前走到了她的家，妇人请他进去。她家室宇宏伟壮丽。进了大门以后，听到老婢女发怒说：“你为什么让别人进来？名教中哪有这样的事？”女子解释说门外的客人很贤德。家人过来询问的

甚众。有顷老婢出，见徽辞谢，举动深有士风。须臾，张灯施幕，邀徽入坐。侍数人，各美色，香气芬馥，进止甚闲。寻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须相避？”妇人出，不复入。徽窃见室中甚器，设绮帐锦

茵，如欲嫁者，独心喜欲留。会腹胀，起如厕，所持古剑，可以辟恶。厕毕，取剑坏纸，忽见剑光粲然，执之欲回，不复见室宇人物。顾视在孤墓上丛棘中，因大号叫。家人识徽，持烛寻之，去庄百余步，瞪视不能言，久之方悟尔。出《广异记》。

李 陶

天宝中，陇西李陶寓居新郑。常寝其室，睡中有人摇之，陶惊起，见一婢袍裤，容色甚美。陶问：“那忽得至此？”婢云：“郑女郎欲相诣。”顷之，异香芬馥，有美女从西北隙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语，妇人惭怍却退。婢慢骂数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耻无量。”陶悦其美色，亦心讶之，因给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见，可更呼之。”婢云：“来。”又云：“女郎重君旧缘，且将复至，切勿如初，可以殷勤也。”及至，陶下床致敬，延止偶坐，须臾相近。女郎貌既绝代，陶深悦之，留连十余日。陶母躬自窥覩，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己志，亦终不出。妇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无坐罪于我？”陶乃诣母，母流涕谓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妇乎？”陶云改之。自尔留连，半岁不去。其后陶参选，之上都，留妇在房。陶后遇疾笃，鬼妇在房，谓其婢云：“李郎今疾亟，为之奈何？当相与

有很多。过了一会儿老婢女出来，看见裴徽表示歉意，一举一动很有大家风度。很快，他们点灯施幕邀请裴徽进来坐。几个侍女各有美色，香气浓郁，举止很闲雅。不久让妇人出来，说：“裴郎何须相避？”妇人出来，不再进去。裴徽暗自觉得屋里很喧闹，摆设着绮帐锦绣垫子，像要嫁人似的，独自欣喜想要留下。正好他觉得腹胀，就起身到厕所，所拿的古剑，可以避邪。上完厕所，他拿剑削纸，忽然看见剑光璀璨，他拿剑要回去，却没再看见屋里的人和物。环顾周围发现自己在孤墓上的丛棘中，于是大声号叫。家人听出是裴徽，拿蜡烛寻找他，见他离村庄一百多步，瞪着眼说不出话，很久才明白过来。出自《广异记》。

李 陶

天宝年间，陇西人李陶寄居于新郑。有一天他睡在屋中，觉得有人摇晃自己，李陶吃惊地起来，看见一个婢女穿着袍裤，容貌很美丽。李陶问她：“怎么忽然能来此？”婢女说：“郑女郎想要来拜访。”顷刻之间，异香芬芳，有个美女从西北角的板壁里出来，到床那儿拜了两拜。李陶知道她是鬼，一句话也不和她说，美女惭愧地退去。婢女连连谩骂：“田舍郎，能这样待人吗？让我们女郎羞愧得无地自容。”李陶喜欢她的美色，心里也非常惊讶，于是哄骗说：“女郎在哪里？我根本没有看见，可以再招呼她来。”婢女说：“来吧。”又说：“女郎看重您的前缘，还将再来，不要再像当初那样，应该热情对待。”等她到了，李陶下床表示敬意，邀请她并坐，不一会儿又靠近点儿。女郎相貌绝代，李陶非常喜欢，留连了十多天。李陶的母亲亲自窥视，多次让左右的人招呼李陶，李陶担心母亲反对自己，就始终不出来。妇人说：“老太太招呼您，为什么不出去？该不会怪罪我吧？”李陶去见母亲，母亲哭着对李陶说：“你要承继李家宗嗣，该有鬼妇吗？”李陶说要改正。可是她还留连不舍，半年也不离去。后来李陶参加选职，到了上都，留妇人在房里。李陶后来得了重病，鬼妇在房里，对她的婢女说：“李郎现在病急，该怎么办？应当和我往省问。”至潼关，为鬼关司所遏，不得过者数日。会陶堂兄亦赴选入关，鬼得随过。其夕，至陶所，相见忻悦。陶问：“何得至此？”云：“见卿疾甚，故此相视。”素所持药，因和以饮陶，陶疾寻愈。其年选得临津尉，与妇同众至舍。数日，当之官。鬼辞不行，问其故，云：“相与缘尽，不得复去。”言别凄怆，自此遂绝。出《广异记》。

长洲陆氏女

长洲县丞陆某，家素贫。三月三日，家人悉游虎丘寺，女年十五六，以无衣不得往，独与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叹投井而死。父母以是为感，悲泣数日，乃权殡长洲县。后一岁许，有陆某者，曾省其姑。姑家与女殡相近，经殡宫过，有小婢随后，云：“女郎欲暂相见。”某不得已，随至其家。家门卑小，女郎靓妆，容色婉丽。问云：“君得非长洲百姓耶？我是陆丞女，非人，鬼耳。欲请君传语与

赞府。今临顿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义难自嫁。可与白大人，若许为婚，当传语至此。”其人尚留殡宫中。少时，当州坊正，从殡宫边过，见有衣带出外，视之，见妇人，以白丞。丞自往，使开壁取某，置之厅上，数日能言。问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对，丞叹息。寻令人问临顿李十八，果有之，而无恙自若。初不为信，后数日乃病，病数日卒。举家叹恨，竟将女与李子为冥婚。出《广异记》。

刁 绅

宣城太守刁绅，本以武进。初为玉门军使，有厕神形

去探问。”到了潼关，被鬼关司阻拦，好几天也不能通过。正好李陶堂兄也去赴选，进潼关，鬼得以跟着过关。那天晚上，到了李陶住的地方，相见很高兴。李陶问她：“怎么会到这里？”回答说：“看见您病得厉害，所以来探视。”她把平时带的药调好了给李陶喝，李陶不久就好了。李陶那年当选为临津尉，和妇人一同回到家。过了几天，李陶要去上任了。鬼告辞不去，问她原因，就说：“和您的缘分已尽，不能再去。”凄怆言别，从此就销声匿迹了。出自《广异记》。

长洲陆氏女

长洲县丞陆某，家境一向贫寒。三月三日，家人全去游览虎丘寺，女儿年龄十五六岁，因为没有衣服不能去，独自和一个婢女看家。父母走了以后，她慨叹投井而死。父母因此很悲伤，悲泣了好几天，就把她暂且殡葬在长洲县。以后一年左右，有个姓陆的，曾经探望他的姑姑。姑姑家和那个女子殡葬的地方很近，经过殡宫，有个小婢女跟在后面，说：“女郎想要见一面。”陆某不得已，跟着到她的家。家门很窄小，女郎打扮出众，容貌婉丽。问道：“您不是长洲百姓吗？我是陆丞的女儿，不是人，是鬼。想请您传话给我家。现在临顿李十八求婚，我是未嫁的女儿，从道义上说难以自己出嫁。可以告诉大人，如果答应成婚，应当传话到这里。”那人还留在殡宫里。不多会儿，州里坊正从殡宫边经过，看见有衣带露出来，仔细一看，见是妇人，告诉了陆丞。陆丞亲自去，让人打开殡宫墙壁取出陆某，放

在厅里，几天才能说话。陆丞问陆某怎么能到那儿，陆某把女子的话告诉了他，陆丞叹息。派人寻问临顿李十八，果然有这个人，却没有病很正常。最初不相信，过几天就病了，几天后就死了。全家叹息悔恨，最终让女儿和李十八结为阴间婚姻。出自《广异记》。

刁 绅

宣城太守刁绅原以武功进身。最初做玉门军使，有厕神现形见外厩，形如大猪，遍体皆有眼，出入溷中，游行院内。绅时不在，官吏兵卒见者千余人。如是数日。绅归，祭以祈福，厕神乃灭。绅旬日迁伊州刺史，又改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遂贵矣。出《纪闻》。

王无有

楚丘主簿王无有，新娶，妻美而妒。无有疾，将如厕，而难独行，欲与侍婢俱，妻不可。无有至厕，于垣穴中，见人背坐，色黑且壮。无有以为役夫，不之怪也。顷之，此人回顾，深目巨鼻，虎口鸟爪，谓无有曰：“盍与我鞋？”无有惊，未及应，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见，如食肉状，遂尽之。无有恐，先告其妻，且尤之曰：“仆有疾如厕，虽一婢相送，君适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妇犹不信，乃同观之。无有坐厕，怪又见，夺余一鞋，咀之。妻恐，扶无有还。他日，无有至后院，怪又见，语无有曰：“吾归汝鞋。”因投其傍，鞋并无伤。无有请巫解奏，鬼复谓巫：“王主簿禄尽，余百日寿。不速归，死于此。”无有遂归乡，如期而卒。出《纪闻》。

王 昇

吴郡陆望寄居河内。表弟王昇，与望居相近。晨谒望，行至庄南故村人杨侃宅篱间，忽见物两手据厕，大耳深目，虎鼻猪牙，面色紫而黝烂，直视于昇，惧而走。见望言之，望曰：“吾闻见厕神无立死，汝其勉之。”昇意大恶，及还即死。出《纪闻》。

在外面的马圈里，模样像大猪，全身都有眼睛，出入厕中，游荡在院内。刁绅当时不在家，官吏兵卒看见的有一千多人。这样过了好几天。刁绅回来，祭祀以求福，厕神才消失。刁绅十天后升到伊州做刺史，又改任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从此富贵了。出自《纪闻》。

王无有

楚丘主簿王无有新娶了个妻子，长得漂亮却好妒。王无有病了，要到厕所，却难以自己去，想和侍女一起去，妻子不答应。王无有到厕所，在墙洞里，看见有人背坐着，肤色黑又很健壮。王无有以为是役夫，没有感到奇怪。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回头看，只见他长着深眼窝，大鼻子，虎口乌爪，对王无有说：“为什么不给我鞋？”王无有大惊。没等回答，妖怪从洞穴中伸出手，径直来拿他的鞋，放嘴里嚼。鞋里出现血，像吃肉的样子，就吃光了。王无有惊恐，先告诉他的妻子，又责怪她说：“我有病到厕所，仅仅让一个婢女送我，你就坚决阻拦。果真遇到妖怪了，怎么办？”妻子还不信，就一同去看。王无有到了厕所，妖怪又出现了，夺他剩下的那只鞋，嚼着。妻子惊恐，搀扶王无有回屋。另一天，王无有到后院，妖怪又出现了，对王无有说：“我还给你鞋。”于是将鞋扔在王无有旁边，鞋并没有损坏。王无有请巫师禳解，鬼又对巫师说：“王主簿禄命已尽，还有一百多天活头。不快回家，就死在这儿了。”王无有于是回家，到日子就死了。出自《纪闻》。

王昇

吴郡人陆望寄住在河内。表弟王昇，和陆望住得很近。王昇早晨去拜见陆望，走到村庄南边已经死去的村人杨侃家的篱笆间，忽然看见个怪物，两手趴在厕上，大耳朵，深眼窝，虎鼻猪牙，面容呈紫色而且斑斑点点，直看着王昇。王昇惊恐地逃跑了。他见了陆望说了这事，陆望说：“我听说看见厕神的没有不立刻死的，你要小心呀。”王昇心里很是厌恶，回家就死了。出自《纪闻》。

高 生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热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可以及。”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臆中动摇。有顷，吐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长数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间。出《宣室志》。

高 生

天宝年间，有个渤海的高生，忘了他的名字，得了热病身体瘦弱，胸中痛不可忍。找来医生看病，医生说：“有鬼在你的胸中，药可以治到。”于是煮药喝了，忽觉胸中摇动。过了一会儿，吐出口水有一斗多，其中有个不可解化的固体。用刀剖开它，有一个人从口水中立起。开始很小，很快长到几尺。高生想要让他吃点儿苦头，那个人赶紧出来，跑下台阶立刻不见了。从此病就好了。出自《宣室志》。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杨 准 王 乙 韦 栗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郑德懋 朱 敖 裴 虬 赵 佐 岐州佐史

杨 准

唐杨准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见一妇人，容色殊丽。准见挑之，与野合。经月余日，每来斋中，复求引准去。准不肯从，忽尔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当随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随妇人行十余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门户卑小。妇人为准设食，每一举尽碗。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后方知。每准去之时，闭房门，尸卧床上，积六七日方活。如是经二三年。准兄渭准曰：“汝为人子，当应绍续。奈何忍与鬼为匹乎？”准惭惧，出家被缁服，鬼遂不至。其后准反初服。选为县尉，别婚家人子。一年后，在厅事理文案，忽见妇人从门而入，容色甚怒。准惶惧，下阶乞命，妇人云：“是度无放君理。”极辞搏之，准遇疾而卒。出《广异记》。

杨 准

唐代杨准是宋城人，士流名族。他有事到荒野郊外，看到一位妇人，容貌特别漂亮。杨准引诱她，与她野合。过了一个多月，那妇人经常来书斋中，反复请求杨准跟她走。杨准不肯听从，忽然心痛不能忍受，就说：“一定没办法了，该随你去，何至于这样对我？”他的病马上就好了，于是跟随妇人走了十多里，到了一座房舍，院宇分明，可是门很窄小。妇人给杨准摆上饭菜，每次他一拿起碗，饭就没了。杨准心里感到奇怪，但是也不知道是鬼。以后才知道。每次杨准离去后，妇人都关闭房门，像尸体那样躺在床上，需六七天才能活过来。这样过了两三年。杨准的哥哥对杨准说：“你是人的后代，应当传宗接代。怎忍心和鬼结为配偶呢？”杨准惭愧惧怕，出家当了和尚，鬼

才不来了。后来杨准又还了俗。他被选为县尉，另娶了某人家的女儿。一年后，杨准在厅堂办理文案，忽然看见妇人从前门进来，脸色很气恼。杨准恐惧，下了台阶乞求饶命。妇人说：“这次没有放您的道理。”杨准极力辩解，还是得病死了。出自《广异记》。

王 乙

临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许李氏庄王乙者，因赴集，从庄门过。遥见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悦，使侍婢传语。乙徘徊槐阴，便至日暮，因诣庄求宿。主人相见甚欢，供设亦厚。二更后，侍婢来云：“夜尚未深，宜留烛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绸缪。事毕，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识，幸相见招。今叙平生，义即至重，有何不畅耶？”女云：“非不尽心，但适出门闭，逾垣而来。墙角下有铁爬，爬齿刺脚，贯彻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视之。言讫辞还，云：“已应必死。君若有情，回日过访，以慰幽魂耳。”后乙得官东归，涂次李氏庄所，闻其女已亡。私与侍婢持酒饌至殡宫外祭之，因而痛哭。须臾，见女从殡宫中出，乙乃伏地而卒，侍婢见乙魂魄与女同入殡宫，二家为冥婚焉。出《广异记》。

韦 栗

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亦不记宿事。秩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余之，少年与漆背金花镜，径尺余。别一人云：“有镜胜此，只取三千。”少年复减两千。女因留连，色授神与，须臾辞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随去，至其所居。须臾至铺，但得黄纸三贯，少年持至栗船

王 乙

临汝郡有个官渠店，距离店北半里路左右的李家庄有个王乙，因

赶集从庄门经过。他远远看见一个女子，年龄约十五六岁，高兴地等他，并派婢女传话。王乙徘徊在槐树树阴下，到了黄昏的时候，就到庄上一户人家求宿。主人见着他很欢喜，招待得很优厚。二更后，婢女来说：“夜还没深，应该留下蜡烛相待。”女子不久到了，二人缠绵起来。事后，女子悄然不快起来。王乙说：“本来不相识，有幸蒙招相见。现在叙说平生事，情义已经这样深重，为什么不畅快呢？”女子说：“不是没诚意，只是我出来时门关闭了，我是越墙而来。墙角有个铁爬，爬齿扎了脚，痛彻肺腑，不可忍受。”便伸出脚来让王乙看。说完告辞回去，说：“已应必死。您如果有情，回来的时候来看看我，以慰幽魂吧。”后来王乙做官东归，途经李家庄，听说那个女子已经死了。他私下和婢女拿酒菜到殡宫外祭祀她，并且痛哭起来。不一会儿，看见那女子从殡宫里出来，王乙就趴在地上死了，婢女看见王乙的魂魄和那女子一同进入殡宫，两家为他们结成了冥婚。出自《广异记》。

韦 栗

韦栗，天宝年间做新淦丞，有个女儿十多岁。韦栗前去上任，走到扬州，女儿向父亲要求，想买一面漆背金花镜。韦栗说：“我上任艰辛，哪能得到这样的东西？等到了官府再给你寻求。”一年多后，女儿死了，韦栗也不记得过去的事了。任满之后，韦栗带丧回家，乘船到了扬州，停在河岸。有个女子让一个婢女拿钱买镜子，店铺的人看她容貌很美丽，模样像富贵人家的女儿，都争着想卖给她。有一个少年年龄二十多，皮肤白皙可爱，女子用黄钱五千多买他的镜子，少年给她一个漆背金花镜，直径一尺多。另一个人说：“有面镜子比这面镜子好，只要三千。”少年又减两千。女子留连，眉目传情，过了一会儿才告辞离开。那少年有意调戏她，派人跟着，到她住的地方。少年过了一会儿进了店铺，却只得到黄纸三贯。少年拿着它到了韦栗所乘的船

所，云：“适有女郎持钱市镜，入此船中。今成纸钱。”栗云：“唯有一女，死数年矣。君所见者，其状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之。女正复如此。因领少年入船搜检，初无所得。其母剪黄纸九

贯，置在栳边案上，检失三贯，众颇异之，乃复开棺，见镜在焉，莫不悲叹。少年云：“钱已不论。”具言本意，复赠十千，为女设斋。出《广异记》。

河间刘别驾

河间刘别驾者，常云：“世间无妇人，何以适意？”后至西京通化门，见车中妇人有美色，心喜爱悦，因随至其舍，在资圣寺后曲。妇人留连数宵，彼此兼畅。刘侯不觉有异，但中宵寒甚，茵衾累重，然犹肉不暖，心窃怪之。后一日将曙，忽失妇人并屋宇所在，其身卧荒园中数重乱叶下，因此遇痼病。出《广异记》。

王玄之

高密王玄之，少美风彩，为蕲春丞，秩满归乡里，家在郭西。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妇人从西来，将入郭，姿色殊绝，可年十八九。明日出门又见，如此数四，日暮辄来。王戏问之曰：“家在何处？向暮来此？”女笑曰：“儿家近在南冈，有事须至郭耳。”王试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数夜辄一来，后乃夜夜来宿。王情爱甚至，试谓曰：“家既近，许相过否？”答曰：“家甚狭陋，不堪延客，且与亡兄遗女同居，不能无嫌疑耳。”王遂信之，宠念转密。

上，说：“刚才有个女郎拿钱买镜子，进入这只船中。现在这钱变成纸钱了。”韦栗说：“我只有一个女儿，死了几年了。您所看见的女子，相貌怎样？”少年把她的服饰容貌详细说了，韦栗夫妇痛哭起来。他们的女儿正是这个样子。于是领着少年进入船中搜寻，最初毫无所得。她的母亲剪了纸钱九贯，放到棺材旁边的桌子上，再翻检查看时，少了三贯，大家很奇怪，就又打开那棺材，看见镜子在那里，没有不悲叹的。少年说：“钱就算了吧。”把他的本意全说了，又赠钱十千，给那女子设斋。出自《广异记》。

河间刘别驾

河间刘别驾常常说：“世间没有好妇人，怎能满足心愿？”后来到

西京通化门，看见车里有位妇人很有美色，心里喜欢爱恋，就跟随到了她的房舍，在资圣寺后面的小巷里。妇人和他留连几夜，两个人都很欢畅。刘侯不觉有异，只是半夜特别寒冷，盖几重锦被，身体还是不暖和，暗自奇怪。后来有一天，天要亮时，妇人和房舍忽然都不见了，刘侯躺在荒园中几重乱叶下，因此患了痼病。出自《广异记》。

王玄之

高密人王玄之，年少俊美有风采，做蕲春丞，任满回到乡里，家在城西。曾经有一天黄昏时，王玄之从屋里出来斜靠在门外，看见一个妇人从西面走来，将要进入城中。她姿色艳丽绝世，年龄约十八九岁。第二天王玄之出门又看见她，如此数次，天色晚了就来。王玄之戏谑地问她：“你家在哪里？为什么一到天黑就来这里？”妇人笑着说：“我家近在南冈，有事必须要到城里。”王玄之试着挑逗她，妇人就很快活，于是留下来住宿，两人很亲热，第二天早上才告辞离去。妇人隔几夜就来一次，后来就夜夜来住。王玄之情爱至深，试着对她说：“你家既然很近，我过去看看行不？”回答说：“家很狭窄简陋，不便请客人去，况且我和亡兄的女儿同住，得避嫌。”王玄之就相信了她的话，更为宠爱惦念她。

于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制，见者莫不叹赏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随其后。虽在昼日，亦不复去。王问曰：“兄女得无相望乎？”答曰：“何须强预他家事？”

如此积一年。后一夜忽来，色甚不悦，啼泣而已。王问之，曰：“过蒙爱接，乃复离去，奈何？”因呜咽不能止，王惊问故，女曰：“得无相难乎？儿本前高密令女，嫁为任氏妻，任无行见薄，父母怜念，呼令归。后乃遇疾卒，殁于此。今家迎丧，明日当去。”王既爱念，不复嫌忌，乃便悲惋，问明日得至何时，曰：“日暮耳。”一夜叙别不眠，明日临别，女以金缕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王以绣衣答之，握手挥涕而别。

明日至期，王于南冈视之，果有家人迎丧。发棨，女颜色不变，粉黛如故。见绣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环。家人方觉有

异。王乃前见陈之，兼示之玉杯与环，皆捧之而悲泣。因问曰：“兄女是谁？”曰：“家中二郎女，十岁病死，亦殓其旁。”婢亦帐中木人也，其貌正与从者相似。王乃临枢悲泣而别，左右皆感伤。后念之，遂恍惚成病，数日方愈。然每思辄忘寝食也。出《广异记》。

郑德懋

荥阳郑德懋，常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鄂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宜相匹敌。”郑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夫人

她的针线活特别好，王玄之穿的衣服，都是她裁制的，看见的人没有不叹赏的。妇人身边有个婢女也很漂亮，总是跟在她后面。虽然在白天，也不离去。王玄之问道：“亡兄的女儿难道不盼着你回去吗？”妇人回答道：“何必强行干预别人的家事呢？”

就这样过了一年。后来有一夜她忽然来了，很不高兴，一个劲儿地哭。王玄之问她，她说：“蒙你爱怜接纳，就要离开了，怎么办？”于是呜咽不停。王玄之惊问缘故，妇人说：“这不是难为我吗？我本是前任高密令的女儿，嫁给任氏为妻。任氏无行慢怠我，父母可怜我，召我回去。后来得病死去，殡葬在这里。现在家里要来接我回去，明天就该走了。”王玄之既然已经爱恋她，不再猜忌，就悲伤起来，问她明天什么时候启坟，回答说：“日暮。”他们一夜叙别没有睡觉，第二天要分别时，妇人把金缕玉杯和一双玉环留赠王玄之，王玄之用绣衣赠答，两人握手挥泪而别。

第二天到了迎丧时刻，王玄之在南冈观望，果然有她家里的人前来迎丧。打开棺材，那女尸的容颜未变，装束如故。看见一箱绣衣在棺材中，却丢失了所送的金杯和玉环。家人才察觉有些特别。王玄之就上前述说了这件事，同时给他们看玉杯和玉环，家人都捧着它们悲伤哭泣。又问她的家人：“兄弟的女儿是谁？”回答说：“是家中二儿子的女儿，十岁就病死了，也殡葬在她旁边。”她的婢女就是殓帐中的木头人，它的容貌和那女子身边的婢女相似。王玄之到灵枢前悲泣而

别，左右的人都很悲伤。王玄之后来常想念她，于是恍惚成病，几天才好。然而每每想起她就忘了吃饭睡觉。出自《广异记》。

郑德懋

荥阳郑德懋，曾经独自骑马，遇到一个婢女，非常漂亮，来到马前拜见说：“崔夫人奉迎郑郎。”郑郎惊讶地说：“从来不认识崔夫人，我又没结婚，为什么迎我？”婢女说：“夫人的小女儿很有姿色，况且都是清门令族，许配给你是很合适的。”郑郎知道她不是人，想要拒绝她，立即有穿黄衣服的十多个男仆到来，说：“夫人趣郎进。”辄控马。其行甚疾，耳中但闻风鸣。

奄至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梅绿罗裙，可年四十许，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谒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清族美才，愿托姻好。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鬘荐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垂碧箔，银钩珠络。长筵列饌，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以比。食毕命酒，以银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极甘香。

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严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佩。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及门，步致花烛，乃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后遂成礼。明日，夫人命女与就东堂，堂中置红罗绣帐，衾褥茵席，皆悉精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何在许？”曰：“今已反矣。”

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嫌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托契会，得侍巾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适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冥殊涂，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

催郑郎进去。”上前就拉住他的马。他们跑得很快，耳边只听到风响。

不久来到一个地方，高墙高门，外面栽植着一排排的楸桐。郑郎站在门外，婢女先去报告。不一会儿，命令领郑郎进去。经过几道门，馆楼很壮观。夫人穿着梅绿罗裙，年龄约四十左右，姿容可爱，站在东阶下。婢女八九个，都穿着鲜艳整齐。郑郎上前施礼拜见。夫人说：“别怪我委屈你。因为郑郎出身名门有才华，愿意跟你联姻。小女不堪，望能垂意。”郑郎被她逼迫，不知道怎样答对，只好唯唯而已。夫人就在厅堂上让人领郑郎从西阶上来。堂上全都是用花毯铺地，左右的人布置局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上垂有竹帘，银钩珠络。长筵列饌，都极其丰盛洁净。夫人就让郑郎坐下。夫人善于清谈，讲话很有分寸，世人难以相比。吃罢命令上酒，用银器盛着，约三斗多，琥珀色，用镂杯斟酒。婢女行酒，味道非常甜香。

到了晚上，一个婢女上前报告说：“女郎已打扮好了。”夫人就让人带领郑郎来到外间，用百味香汤沐浴，左右的人送来衣帽鞋佩。十个漂亮的婢女扶着郑郎进入新房，尽情戏谑。从厅堂到新房门，步步设置花烛，于是请郑郎进入帐内。那女子年龄十四五岁，非常漂亮，前所未见。她穿着艳丽，在当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郑郎于是非常高兴，而后就成了夫妇之礼。第二天，夫人让女子与郑郎到东堂。堂中设置着红罗绣帐，被褥垫席都极其精美。女子善弹箜篌，曲调歌词都新颖特别。郑郎问：“迎婚以前我骑来的马，现在在哪里？”回答说：“现在已经返回家里去了。”

这样过了一百多天。郑郎虽然情爱很深，可心里却稍有嫌忌，于是对女子说：“能和我一起回去吗？”女子悲哀地说：“有幸相遇，结成夫妻。阴曹与世间本来是相隔的，不能跟你回去该怎么办？”于是涕泣交下。郑郎明白了她的怪异，就对夫人说：“家里丢了我，很是疑怪，请让我回去吧。”夫人说：“承蒙看重，深感钦慕。然而阴阳殊途，理当暂时分离。分离之际，能不悲痛吗？”

郑亦泣下。乃大宴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若未相

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郑郎，乃前青骢，被带甚精。

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来。”郑始寻其故处，唯见大坟，旁有小冢，茔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崔夫人及小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乐处，吾复何忧？”乃悉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卒。出《宣室志》。

朱 敖

杭州别驾朱敖旧隐河南之少室山。天宝初，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使骑招敖。乘马便骋，从者在后，稍行至少姨庙下。时盛暑，见绿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丽。敖意是人家臧获，亦讶其暑月挟纊。驰马问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庙中。敖亦下马，不见有人。遂壁上观画，见绿袍女子，乃途中睹者也，叹息久之。至寺具说其事，舒等尤所叹异。尔夕既寐，梦女子至，把被欣悦，精气越洩，累夕如此。嵩岳道士吴筠为书一符辟之，不可。又吴以道术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于法清静，神乃不至。敖后于

郑郎也流泪了。于是安排盛大宴会，与郑郎告别说：“三年后，必当迎接你。”郑郎就拜谢告别。妇人出门，挥泪握着郑郎的手说：“虽然后会可期，还需延以年月。欢会尚浅，而分离苦长，请努力自爱。”郑郎也很悲悽。妇人把贴身的红衬衫和一双金钗赠给郑郎作别，说：“若未相忘，以此为念。”于是分手离去。夫人命人送郑郎，便有人牵上一匹青骢马，马的披带很精美。

郑郎骑马出门，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家。奴仆就说：“家里丢你已有一年了。”看妇人赠送的东西，都是真的。他家人告诉他说：“郎君出门后，你的马自己回来了，未见有人送来。”郑郎开始寻找他住过的地方，只看见一座大坟墓，旁边有座小坟墓，坟前有一排树，都已经枯死了。可是以前所看见的，都是茂密成荫的树林。附近的人告

诉说这是崔夫人和她小儿子的坟墓。郑郎很是奇怪，自己认为过了三年的期限，一定该死了。后来到了日期，果然看见从前所使的婢女乘车来迎接他。郑郎说：“生死本来自有定命，只要能够安乐，我又有何忧虑？”就全都吩咐了家事，预测了终期，第二天就死了。出自《宣室志》。

朱 敖

杭州别驾朱敖过去隐居在河南的少室山。天宝初年，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派骑兵招朱敖来。朱敖便骑马驰骋而去，跟从的人在后面，不久就到了少姨庙下。当时正值盛夏，朱敖看见一个穿绿袍的女子，年龄十五六岁，容貌特别漂亮。朱敖料想是别人家的奴婢，也惊讶她暑天还穿着棉衣。朱敖就骑马上前问她，女子笑着却不说话，走进庙中。朱敖也下马，没看见有人。他就欣赏壁画，看见上面的绿袍女子，就是道上遇到的那个，叹息了很久。到了寺庙，朱敖把刚才的事都说了，李舒等人尤其惊叹诧异。那天晚上睡着了，朱敖梦见女子来到，入被交合，朱敖只觉得精气涣散，几天晚上都是这样。嵩岳道士吴筠给他写了一张符篆避邪，不管用。吴筠又用道术制止，也不行。有一天，朱敖住在程道士房里。程道士修行清静，那神才没再来。朱敖后来在

河南府应举，与渭南县令陈察微往诣道士程谷神。为设薯药，不托莲花，鲜胡麻饌。留连笑语，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云腾踊，中掣火电。须臾晦昧，骤雨如泻。敖与察微从者一人伏枥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异光，与日月殊状。忽于光中遍是松林，见天女数人，持一舞筵，周竟数里，施为松林上。有天女数十人，状如天仙，对舞筵上。兼有诸神若观世音。终其两舞，如半日许。曲终，有数人状如俳優，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复不见人。敖等夤缘夜半，方至舍耳。出《广异记》。

裴 虬

苏州山人陆去奢亭子者，即宋散骑戴颙宅也。天宝末，河东裴虬

常旅寄此亭，暴亡，久之方悟。说云：“初一人来云：‘戴君见召。’虬问戴为谁，人曰：‘君知宋散骑常侍戴颙乎？’虬曰：‘知之。’曰：‘今呼君者，即是人也。’虬至见颙，颙求以己女妻虬，虬云：‘先以结婚，不当再娶。’颙曰：‘人神殊道，何苦也？’虬言：‘已适有禄位，不合为君女婿。’久之，言相往来。颙知虬不可屈，乃释之，遂活也。”出《广异记》。

赵 佐

赵佐者，天宝末补国子四门生。常寝疾，恍惚有二黄衣吏拘行至温泉宫观风楼西，别有府署，吏引入，始见一人如王者。佐前拜谒，王谓佐曰：“君识我否？”佐辞不识。王曰：“君闻秦始皇乎？我即是也。君人主于我家侧造诸宫殿，每奏妓乐，备极奢侈，诚美王也。故我亦如此起楼以观乐。”因访问人间事甚众。又问佐曰：“人间不久大乱，宜自

河南府应举，与渭南县令陈察微去拜访道士程谷神。程道士给他们配了薯药，不托莲花，鲜胡麻饌。他们留连笑语，日落才回去。离开少室山五里左右，忽然嵩岳黑云腾涌，空中雷电闪闪。不久天昏地暗，骤雨如泻。朱敖和陈察微的一个随从趴在栢树林中，旁边邻着深沟。过了很久，出现一种奇异的光，与日月不一样。忽然光内全是松林，看见几个天女，拿着一张舞席，方圆竟达数里，放在松林上。有几十个天女，状如天仙，对舞在席上。同时有各种神，像观世音。跳完两支舞大约用了半天左右。曲子结束，有几个人形态像歌舞艺人，卷起舞席回去，天地随之昏暗，又不见人了。朱敖等人迁延到半夜，才回到住处。出自《广异记》。

裴 虬

苏州山人陆去奢的亭园，就是宋时散骑戴颙的房子。天宝末年，河东人裴虬曾旅居此亭，突然死去，很久才苏醒过来。他说：“刚才一个人来说：‘戴君要召见。’我问戴君是谁，那人说：‘您知道宋散骑常侍戴颙吗？’我说：‘知道。’那人说：‘现在招呼您的就是这个人。’我

前去见了戴颙，戴颙请求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我说：‘我已经结婚，不能再娶。’戴颙说：‘人与神不同道，何必担忧？’我说：‘已经有禄位了，不该做您的女婿。’这样言语问答了很久。戴颙明白我不会屈从，就放了我，于是我就活了。”出自《广异记》。

赵 佐

赵佐，天宝末年补为国子四门的太学生。有一次生病了，恍惚间有两个黄衣小吏拘捕他走到温泉宫观风楼西面。旁边另有个官府，小吏领他进去，看见一个像王的人。赵佐上前拜见，那王对赵佐说：“您认识我不？”赵佐说不认识。王说：“您听说过秦始皇吗？我就是。您的君主在我家旁边建造诸宫殿，每奏妓乐，极尽奢侈，实在是美王。所以我也这样建筑楼阁来观乐。”王问了许多人间的事。又告诉赵佐：“人世间不久要大乱，应该自己谋免难，无久住京城也。”言讫，使人送还。出《广异记》。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尝因事至京，停兴道里。忽见二人及一无头人来云王令追己。佐史知其鬼，因问：“君在地下，并何职掌？”云：“是捉事。”佐史谓曰：“幸与诸君臭味颇同，能相救否？事了，当奉万张纸钱。”三人许诺：“期后五日，若不复来者，即是事了。其钱可至天门街烧之。”至五日不来，吏乃烧钱毕，因移居崇仁里。后京中事了，西还岐州，至杏树店，复逢二人，问：“何所来？顷于旧处相访不是，所处分事已得免。劳致钱，贱地所由已给永年优复牒讫。非大期至，更无疾病耳。”出《广异记》。

设法免除灾难，不要长久住在京城。”说完，派人把他送回来了。出自《广异记》。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曾经因事到京城，停留在兴道里。他忽然看见两个人和

一个无头人来说，王命令追捕你。佐史知道他们是鬼，就问：“你们在阴间做什么官？”回答说：“是捉事。”佐史对他们说：“有幸和你们做同样的事，能救救我吗？事后，必当送给你们万张纸钱。”那三人答应说：“五天后，如果不再来，就是事成了。那纸钱可送到天门街烧掉。”到了第五天没来，佐史就烧完纸钱，移居到崇仁里。后来京中事了，西回岐州，到了杏树店，佐史又碰见那两个人，问他：“从哪儿来？前不久在老地方找你没找到，所安排的事已经办妥。烦劳你送钱给我们。阴间的吏卒已给永年县发了优免公文。不到死期，再不会有疾病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萧品 梁守威

浚仪王氏

浚仪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婿裴郎饮酒醉，入冢卧棺后，家人不知，遂掩圹。后经数日不见裴郎，家诬为王氏所杀，遂相讼。王氏实无此，举家思虑，葬日恐在圹中，遂开圹得之，气息奄奄，以粥灌之，数日平复。说云，初葬之夕，酒向醒，无由得出。举目窃视，见人无数，文柏为堂，宅宇甚丽。王氏先亡长幼皆集，众鬼见裴郎甚惊，其间一鬼曰：“何不杀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杀？”苦争得免。既见长筵美饌，歌乐欢洽。俄闻云：“唤裴郎。”某惧不敢起。又闻群婢连臂踏歌，词曰：“柏堂新成乐未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名秬华，以纸烛烧其鼻准成疮，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诸鬼等频令裴郎歌舞。饥请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与之，如此数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复有本形像。出《广异记》。

浚仪王氏

浚仪王氏是个读书人。他母亲下葬的时候，女婿裴郎喝醉了，进入坟墓躺在棺材后面，家里人不知道，就掩埋了坟墓。过了几天不见裴郎，裴家诬告被王氏杀了，就打起了官司。王氏实在没干这事，全家思虑，担心下葬那天裴郎可能在墓穴里，就打开坟墓找到了裴郎。裴郎气息奄奄，用粥灌他，几天后康复了。他说，刚埋上那晚，酒就醒了，没办法出来。抬起眼睛偷看，见人无数。文柏木造的厅堂，屋子非常美丽。王家先死之人，老幼都聚集在一起。众鬼看见裴郎非常吃惊，其中一个鬼说：“怎么不杀了他？”丈母娘说：“小女还小，要仰仗他，怎么能杀了他呢？”苦苦相争，得免一死。裴郎又看见了丰盛的筵席，美酒佳肴，歌舞欢乐，十分融洽。一会儿又听到有人

说：“招呼裴郎。”他害怕不敢起身。又看见群婢连臂跳踏歌舞，歌词是：“柏堂新成乐未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女名叫穠华，用纸烛烧他鼻子成了疮，他痛不可忍，就起身向群鬼遍拜，群鬼频频让裴郎歌舞。裴郎饿了要吃东西，丈母娘说：“鬼的食物不能吃。”叫人拿瓶中的食物给裴郎，这样过了几夜。奴婢们其实都是纸木所扎的随葬品，但现在已经不是本来形象了。出自《广异记》。

章仇兼琼

唐天宝中，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数载入朝。蜀川有张夜叉者，状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琼将行，呼而问之，夜叉云：“大使若住蜀，有无涯之寿。若必入朝，不见其吉。”兼琼初甚惶惧，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汉州，入驿，堕马身死，独心上微暖。彭州刺史李先令濠阳尉马某送药酒罨药兼起居。濠阳去汉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汉州入驿，到兼琼所，忽然颠倒而卒。后兼琼乃苏，云地下所由，以马尉见免。马氏亦死，便至其家，家人惊异，云：“适尔奉命，还何遽也？”不言，视天太息。其妻再问：“殡从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马殊不言。遽挥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适于地下苦论，地下所由并为他，无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浅，远客孤弱，故还取别。”举家悲号。又谓其妻曰：“无苦，我代其死，彼亦当有深恤，无忧不得还乡。但便尔仓卒，死生永隔，以此为恨耳！”言讫不见。子等初犹恍然疑之，寻见床舁尸还。兼琼翌日还成都，赉马氏钱五百万，又敕彭州赉五百万，兼还四年秩禄云。出《广异记》。

李林甫

唐李林甫为相既久，自以阴祸且多，天下颇怨望，有鬼灾，乃致方术士以禳去之。后得一术士曰：“相国豪贵久矣，积怨者亦多矣。为祸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虽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之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林甫乃于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尝厕军伍间，以善射称，近为病贫，他无所知。林甫即资

章仇兼琼

唐天宝年间，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使，几年后入朝。蜀川有个叫张夜叉的，状如狂人，预言事情多被说中。兼琼将要起程，召来他询问，夜叉说：“大使若住在蜀地，有无涯之寿。若一定入朝，不见吉祥。”兼琼开始很害怕，时间长了就说：“怎么一定会有这样的事呢？”就出发了。兼琼到了汉州进入驿站，从马上掉下来死了，只是心口还有一点热气。彭州刺史李先让濠阳县尉马某送去药酒、菟药，兼问生活起居。濠阳离汉州五十里，马某接到命令就走。到了汉州驿站兼琼的房前，忽然倒地死了。后来，兼琼苏醒过来，说阴间的差吏让马某替他死了。马某死后，回到他家，家人很惊奇，说：“刚刚奉命而行，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马某不说话，仰天长叹。他妻子又问：“随从在哪儿？又不拿着笏版，为什么？”马某还是不说话。妻子就挥手让他走，马某流着眼泪说：“我已经代替章仇大使死了。刚才在阴间苦争了一番，可是地下差吏都向着他，没有什么办法啊！自己想到做官时间短，远离家乡，没有依靠，所以回来告别。”全家悲痛哭号。他又对妻子说：“不要愁苦。我代他死，他也能有丰厚的抚恤，不必忧虑不能还乡。只是我突然就死了，生死永隔，以此为恨。”说完就不见了。孩子们开始还恍然惊疑，不久就见用床把尸体抬回来了。兼琼第二天返回成都，给马家治丧费五百万，又下文让彭州给五百万，并且支付了四年的俸禄。出自《广异记》。

李林甫

唐朝李林甫当宰相已经很久了，自己知道阴祸积了太多，天下颇为怨恨，有鬼为灾，就找术士来禳除。后来他找到一个术士，术士说：“相国豪贵这么久了，积怨者也实在太多。灾祸的原因，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虽然这样，也可以免除眼前的灾祸。”李林甫说：“怎么办？”术士说：“可在长安市中找一个善于射箭的人准备着。”李林甫就从西市招募来一个。他自己说曾经当过兵，以善射著称。近来困于贫穷，其他没什么了。李林甫就资助

其衣食，月计以给。后一夕，林甫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

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无闻矣。乃默筹曰：“夜未阑，忽如是，非有他耶？抑术士之言耶？”乃执弓矢，逾垣以入伺之。忽见垣之南，有一物堕而下，又一人逾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林甫长乐之地，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啖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状者。因视垣南堕下之物，即一囊而结者。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以赖此人，不然几为所祸。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期十年也。出《宣室志》。

陈希烈

陈希烈为相，家有鬼焉。或咏诗，或歌呼，声甚微细激切，而历历可听。家人问之曰：“汝何人而在此？”鬼曰：“吾此中戏游，游毕当去。”或索衣服，或求饮食，得之即去，不得即骂。如此数朝，后忽谈经史，鬼甚博览。家人呼希烈侄婿司直季履济，令与鬼谈，谓履济曰：“吾因行，故于此戏，闻君特谕，今日豁然。有事当去，君好住。”因去。出《纪闻》。

杨国忠

唐天宝中，杨国忠权势薰灼，朝廷无比。忽有一妇人，诣宅请见，阍人拒之，妇人大叫曰：“我有大事，要见杨公，尔何阻我！若不见我，当令火发，尽焚杨公之宅！”阍人惧，告国忠。国忠见之，妇人谓国忠曰：“公为相国，何不知否泰之道？耻公位极人臣，又联国戚，名动区宇，亦已久矣。

他吃穿，按月付给。后来有天晚上，李林甫在庭院宴请宾客，美人们在旁侍奉。一曲未了，忽然中途停止。善射的人感觉异常就静听动静，没听到什么。他暗思道：“夜未深，忽然这样，莫非有事？果然如术士说的那样吗？”就拿着弓箭跳墙进来等待。忽然看见墙的南边有一个东西掉下来，又有一个人跳墙进来。善射的人一箭射中了他，才惊慌逃走了。善射的人来到李林甫玩乐之地，见唱歌跳舞的都闭着

嘴不能出声，站立着不能动弹，无声无息，像木偶似的。看南墙掉下来的东西，是个系着的口袋。解开口袋，里面几百个竹签，写的都是李林甫和家僮的姓名。他于是按名呼叫，一一答应，这才宴饮如初。第二天，术士来贺，说：“全仗善射的人，不然，几乎造成灾祸。那是含冤而死的鬼魂。明公久掌机要，积罪万状。此后十年，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后来李林甫被抄家，果然距此时整十年。出自《宣室志》。

陈希烈

陈希烈是宰相，家里有鬼，有时吟诗，有时唱歌，声音非常细微激切，却历历可听。家人问他：“你是什么人？怎么在这里？”鬼说：“我在这里游玩，玩完就走。”有时索要衣服，有时索要饮食，得到就走，得不到就骂。如此几天，后来鬼忽然谈起经史，知识非常渊博。家人召出陈希烈的侄婿司直季履济，让他和鬼谈。鬼对履济说：“我因为出来行走，到这儿游戏。听到您的教诲，今天豁然明白。有事该离开了，您保重。”就离开了。出自《纪闻》。

杨国忠

唐朝天宝年间，杨国忠权势熏天，朝中没人能和他相比。忽然有一个妇人，来到杨宅请见杨国忠，门人拦住她，妇人大叫说：“我有大事，要见杨公，你为什么阻拦我！若不见我，我就让这儿起大火，烧掉杨公的住宅。”门人害怕了，告诉了杨国忠。杨国忠会见了她，妇人对杨国忠说：“您是相国，不知否泰之道吗？我耻于您位极人臣，又做上了皇亲国戚，名震宇内，也已经很久了。

奢纵不节，德义不修，而壅塞贤路，谄媚君上，又亦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踪迹，不以社稷为意，贤与愚不能别。但纳贿于门者，爵而禄之。大才大德之士伏于林泉，曾不一顾。以恩付兵柄，以爱使牧民。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国忠大怒，问妇人曰：“自何来？何造次触犯宰相，不惧死罪也？”妇人曰：“公自不知死罪，翻以我为死罪。”国忠怒，命左右欲斩之，妇人忽不见。国忠惊

未已，又复立于前。国忠乃问曰：“是何妖耶？”妇人曰：“我实惜高祖、太宗之社稷，被一匹夫倾覆。公不解为宰相，虽处佐辅之位，而无佐辅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国朝自此弱，几不保其宗庙。胡怒之耶？我来白于公，胡多事也？今我却退，胡有功也？公胡死耶？民胡哭也？”言讫，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见。后至禄山起兵，方悟“胡”字。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宣室志》，今见《说郭》三三《潇湘录》。

李叔霁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赵郡李叔霁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妻与二子死于路，叔霁游荆楚。久之，禄山既据东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出城采樵，遥见犊车走甚急，有紫衣人骑马在后。车中妇人频呼洛女，既近，问：“识我否？”婢惊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尔独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阳，叔霁及两儿并死于贼。我缘饥饿，携小儿女嫁此车后人。”遂与洛女见姑。哭毕，问姊姊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速，不可复待。”留停半日许，时民饥，姑乃设食，粗粝无味。妻子

奢侈放纵不加节制，不修道义，而堵塞纳贤的道路，谄媚皇上，也已经很久了。一点儿不能效仿前朝房、杜的踪迹，不以国家大事为重，贤和愚不能区别。只要谁肯贿赂，就予以封官晋爵。大才大德之人埋没于林泉之下，也不曾一顾。因为有恩惠就交给兵权，因为喜爱就让他役使百姓。噫！想要国家安定，想要保住家族，一定不能这样了！”杨国忠大怒，问妇人说：“你从哪儿来？为什么轻易冒犯宰相，不怕死罪吗？”妇人说：“您自己不知死罪，反而认为我有死罪。”杨国忠大怒，命令卫兵杀她，妇人忽然不见了。杨国忠惊讶未已，妇人又站在他面前。杨国忠问道：“你何方妖怪？”妇人说：“我实在可惜高祖、太宗的江山，被一个匹夫葬送。您不懂怎样当宰相，虽然处在辅佐的位子上，却没有辅佐的功劳。您死是小事，可悲的是，国朝从此衰弱，几乎不能保住宗庙。胡怒之耶？我来告诉您，胡多事也？现在我退回去，胡有功也？公胡死耶？民胡哭也？”说完笑着走了。杨国忠让人追她，不见了。后来安禄山起兵，才知道“胡”字的意思。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宣室志》，今见《说郭》三三《潇湘录》。

李叔霁

唐朝天宝末年，安禄山作乱。赵郡人李叔霁和他的妻子从武关南逃往襄阳。妻子和两个儿子死于途中，李叔霁则游历在荆楚一带。过了很久，安禄山已经占据了东京洛阳。李妻的姑姑寡居在家不能逃难，还住在城里，非常辛苦。她让婢女洛女出城砍柴，远远地看见一个牛车走得很快，有个穿紫衣服的人骑马跟在后面。车中有个妇人连声招呼洛女，等走近了，问婢女：“你认识我吗？”婢女惊喜地说：“李郎去哪儿了？娘子怎么独行？”李妻就悲痛地哭着说：“走到襄阳，叔霁和两个儿子都死在贼兵手里。我因为饥饿，就带着小儿女嫁给了车后面那个人。”她就和洛女一起去见姑姑。哭完问姐妹们在哪里，姑姑说最近在外面。李妻说：“这次出来很急，不能过多停留。”他们在姑姑家待了半天，当时百姓饥荒，姑姑就准备了饭菜，粗劣没有味道。李妻

于车中取粳米饭及他美饌，呼其夫与姑餐，餐毕便发。临别之际，谓曰：“此间辛苦，亦合少物相留，为囊贲已前行。今车中唯有一匹半绢，且留充衣服，深以少为恨也。”乾元中，肃宗克复二京，其姑与子同下扬州。月余，叔霁亦至，相见悲泣，再叹其妻于客中因产殁故，兼小儿女相次夭逝。言讫又悲泣。姑初惭怍，为其侄女为贼所掠。及见叔霁情至，因说其事。云所著裙，即此留绢也。叔霁咨嗟而已。吴郡朱敖，尝于陈留贼中识一军将，自言索得李霁妇云。出《广异记》。

新繁县令

新繁县令妻亡，命女工作凶服。中有妇人，婉丽殊绝，县令悦而留之，甚见宠爱。后数月，一旦惨悴，言辞顿咽。令怪而问之，曰：“本夫将至，身方远适，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谁如我何？第自饮食，无苦也。”后数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银酒杯一枚为别。谓令曰：“幸甚相思，以此为念。”令赠罗十匹。去后恒思之，持银杯不舍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县尉已罢职还乡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远来移转。投刺谒令，令待甚厚。尉见银杯，数窃视之。令问

其故，对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叹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论妇人形状音旨，及留杯赠罗之事。尉愤怒终日。后方开棺，见妇人抱罗而卧，尉怒甚，积薪焚之。出《广异记》。

姚萧品

姚萧品者，杭州钱塘人。其家会客，因在酒座死。经

就从车中拿出粳米饭及其他好吃的东西，招呼她丈夫和姑姑来吃，吃完就走了。分别之际，李妻对姑姑说：“这里艰苦，我该以一点东西相赠，只是行李盘缠走在前面。现在车中只有一匹半绢，先留下来做点衣服，太少了，非常遗憾。”乾元年间，肃宗收复二京，她姑姑和儿子一起去扬州。一个月后，叔霁也来了，见面悲泣，再三叹惜他妻子在途中因生产而死，小儿女也相继夭亡。说完又哭了。姑姑开始因侄女被贼兵掳掠而惭愧，等见到叔霁情真意切，就说了那件事。说身上穿的裙子就是她留下的绢做的。叔霁叹息不已。吴郡人朱敖，曾在陈留的贼兵中认识一个军将，他自己说过抢到了李叔霁的妻子的话。出自《广异记》。

新繁县令

新繁县令的妻子死了，让女工做丧服。有个妇人，相貌极其美丽，县令喜欢就留下她，很是宠爱。几个月之后，一天她忽然忧伤憔悴，言语哽咽。县令感到奇怪就问她，她说：“我丈夫要来了，我将要远行，所以悲痛。”县令说：“我在这里，谁奈我何？只管吃饭，不必苦恼。”过了几天，妇人请求离开，县令阻止不了，她留下一枚银酒杯作告别礼物，对县令说：“幸蒙相思，把这个当作纪念吧！”县令赠给她锦罗十匹。她离开后，县令总是想念她，拿着银杯不离手，每到公衙，就放在桌案上。有个县尉已经停职回了家乡，他妻子的灵柩还在新繁，所以远来移灵。投书拜见县令，县令待他非常热情。县尉看见银杯，几次偷偷地观看。县令问他缘由，回答说：“这是我死去的妻子棺材中的东西，不知什么原因到了这里？”县令叹息良久，就详细地告诉了他前后的事情，还描述了妇人的音容笑貌及留杯赠罗的

事。县尉气了很久。后来打开棺材，看见妇人怀抱锦罗躺着，县尉非常愤怒，堆些柴草烧掉了棺材。出自《广异记》。

姚萧品

姚萧品是杭州钱塘人。家里宴请客人，他死在座位上。过了食顷乃活，云初见一人来唤，意是县家所由。出门看之，便被捉去。至北郭门，有数吏在船中。捉者令品牵船，品云：“忝是绪余，未尝引挽。”遂被捶击，辞不获已，力为牵之。至驿亭桥，已八九里，其鬼不复防御，因尔绝走得脱也。出《广异记》。

梁守威

唐肃宗时，安史之党方乱。邢州正在贼境，刺史颇有安时之志。长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辨自负，自长安潜行，因往邢州，欲说州牧。

至州西南界，方夜息于路傍古墓间，忽有一少年手携一剑亦至，呵问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游说之士，欲入邢州说州牧，令立功报君。”少年曰：“我亦游说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论以世乱。少年曰：“君见邢牧，何辞以说？”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国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尽灭丑类。故不假多辞，邢牧其应声而奉我教也，可谓乘势因时也。”少年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传位，上皇犹在。君以为天下有主耶？有归耶？然太子至灵武，六军大臣推戴，欲以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设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征兵四海，力剪群盗，收复京城，唯抚而辑之，爵赏军功，亦行后而闻之，则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欲安天下，宁群盗，必待仁主得位。君无说邢牧，我若可说，早已说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长叹曰：“我何之？昔刘琨闻天下乱而喜，我今遇天下乱而忧。”

一顿饭的工夫又活过来，说开始时见一个人来招呼他，以为是县衙的

差人。出门一看，就被捉去了。到了北郭门，有几个衙役在船中。抓他的人让他拉纤，姚萧品说：“我是世家子弟，不曾拉过纤。”就被捶打，没有办法，就拼力为他们拉船。到了驿亭桥，已牵了八九里，那鬼不再防备，他就快跑才得以脱身。出自《广异记》。

梁守威

唐肃宗时，安史之党作乱。邢州正处在贼兵境内，刺史大有安时之志。长安人梁守威，以文武才辨自负，从长安偷偷出来去邢州，想游说州牧。

到了邢州的西南界，这天晚上在路旁古墓间休息。忽然有一个少年手提宝剑也来到这里，斥问守威说：“你是什么人？”守威说：“我是游说之士，想去邢州游说州牧，让他立功报答皇上。”少年说：“我也是游说之士。”守威高兴地向他行礼。两个人一起坐在草中，谈论当世的乱事。少年说：“您见到州牧，用什么话来说服他呢？”守威说：“现今天子登基，太上皇还在，辅佐国家的大臣，足可戮力同心来消灭丑类。所以无须多说，邢州牧就能马上听从我的劝告，可以说是乘势因时啊！”少年说：“您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太子登基，太上皇还在。您以为天下有主了吗？有归宿了吗？但太子到灵武，六军大臣都拥戴他，想把他当成天下之主。奈何他自立为帝是不孝，只能激起天下的愤怒，又怎能成为天下之主呢？假如太子只尊奉太上皇，四海征兵，拼力剪除群匪，收复京城，安抚贼兵，犒赏军功，实施之后，天下知晓，这样不久天下就安定了。现在大势已去，终不能平定天下了。我不曾听说谁身负不孝之名，却想杀不忠之辈。想安定天下，平息群盗，一定要等到仁主继位。您不必游说邢州牧，我若能说，早已经说服他了。”守威知道少年有雄才大略，就长叹一声，说：“我去哪儿呢？昔日刘琨听说天下大乱而高兴，我现在遇到天下大乱而忧虑。”

少年乃命行，诣一大林。及达曙，至林下，见百余人，皆擐甲执兵，乃少年之从者。少年索酒饌，同欢话而别。谓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当听之。但回长安，必可取爵禄也。太子新授位，自贱而贵者

多矣。关内乱之极也，人皆思治愿安，君但以治平之术教关内诸侯，因依而进，何虑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谢而回，才行十步已来，顾之不见。乃却诣林下访之，唯见坏墓甚多。出《潇湘录》。

少年于是请他同行，去一处大树林。天亮时到了林中，看见了一百多人，都身披战甲，手执兵器，是少年的随从。少年要来酒菜，和守威畅谈而别。他对守威说：“我赠您一句话，您应该听从。只管回长安去，一定能得到官做。太子刚继位，从贫贱升到权贵的人很多。关内纷乱之极，人们盼着太平安宁，您只以整治平定天下之术教关内诸侯，依靠他们进身，何愁不能立功呢？”守威辞谢而返，才走十几步，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了。他返回刚才去的林中寻找，只看见很多毁坏的坟墓。出自《潇湘录》。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常 夷 张守一 郑 望 宇文觊 李 莹

裴 臧 李 氏

常 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览经典，雅有文艺。性耿正清直，以世业自尚。家近清溪，常昼日独坐。有黄衫小儿赍书直至阁前曰：“朱秀才相闻。”夷未尝识也，甚怪之。始发其书，云：“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书中悉非生人语，大抵家近在西冈，幸为善邻，思奉颜色。末有一诗云：“具陈□□□，□□□□□。平生游城郭，殂没委荒榛。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牛羊久来牧，松柏几成薪。分绝车马好，甘随狐兔群。何处清风至，君子幸为邻。烈烈盛名德，依依伫良宾。千年何旦暮，一室动人神。乔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门恍无隔，向与折龙津。”其纸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叹异久之，乃为答书，殷勤切至。仍直克期，请与相见。既去，令随视之，至舍西一里许，入古坟中。

至期，夷为具酒果。须臾，闻扣门，见前小儿云：“朱秀才来谒。”夷束带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单衣曳履，可年五十许，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与相劳苦，秀才曰：“仆梁朝时，本州举秀才高第。属四方多难，遂无宦情，屏居求志。

常 夷

唐朝建康人常夷，字叔通，博览经典，高雅善文。他性情清正耿直，操持着祖辈留下的产业。家近清溪，经常白日里独自坐着。有个穿黄衫的小孩儿，拿着书信直奔他家，说：“朱秀才向您问候。”常夷不曾认识，觉得奇怪。他拆开书信，上面写着：“吴郡秀才朱均致敬常高士。”信中都不是活人说的话，大致说他家在西冈附近，有幸成

为邻居，想见上一面。最后有一首诗写道：“具陈□□□，□□□□□。平生游城郭，殂没委荒榛。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牛羊久来牧，松柏几成薪。分绝车马好，甘随狐兔群。何处清风至，君子幸为邻。烈烈盛名德，依依伫良宾。千年何旦暮，一室动人神。乔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门恍无隔，向与折龙津。”纸墨都很破旧。常夷感慨颇深，叹息良久，就写了封回信，殷勤邀请，约定日期，和他见面。小孩儿走了，常夷让人跟随，只见他到住宅西约一里路的地方，进入古墓中了。

到了约定之期，常夷准备了酒菜水果。一会儿听到敲门声，看见前次来的小孩说：“朱秀才来拜见。”常夷整饰服装出来迎接。秀才戴着角巾，穿着葛布单衣，拖拉着鞋，年纪约五十岁，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两人互相问候，秀才说：“我在梁朝时，考中了本州秀才。时值四方多难，就无心做官，隐居起来修身养性。

陈永定未终此地，久处泉壤，常钦风味，幽明路绝，遂废将迎。幸因良会，大君子不见嫌弃，得申郁积，何乐如之。”夷答曰：“仆以暗劣，不意冥灵所在咫尺，久阙承稟，幸蒙殊顾，欣感实多。”

因就坐，啖果饮酒，问其梁、陈间事，历历分明。自云朱异从子。说异事武帝，恩幸无匹。帝有织成金缕屏风，珊瑚钿、玉柄麈尾，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皆帝所秘惜。常于承云殿讲竟，悉将以赐异。昭明太子薨时，有白雾四塞。葬时，玄鹄四双，翔绕陵上，徘徊悲鸣，葬毕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讳之。为湘东镇荊州，王尝使博士讲《论语》。至于“见瞽者必变色语”，不为隐，帝大怒，乃鸩杀之。又尝破北虏，手斩一裨将。于谨破江陵，帝见害，时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约母拜建昌太夫人时，帝使散骑侍郎就家读策受印绶，自仆射何敬容已下数百人就门拜贺，宋、梁已来命妇，未有其荣。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颇多艺术。尝盛夏会客，向空大嘘气，尽成雪，又禁诸器物悉住空中。简文帝诏襄阳造凤林寺，少刹柱木未至，津吏于江中获一樟木，正与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贵嫔柩，涕泣不绝，卧痛溃烂，面尽生疮。侯景陷台城，城中水米隔绝，武帝既敕进粥，宫中无米，于黄门布囊中赍得四升，食尽遂绝，所求不给而崩。景所得梁人，为长枷，悉纳其头，命军士以三投矢乱射杀之，虽

衣冠贵人，亦无异也。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又说陈武微时，家甚贫，为人庸保以自给。常盗取长城豪富包氏池中鱼，擒得，以担竿系，甚困。即祚后，灭包氏。此皆史所脱遗。事类甚多，不可悉载。

南陈永定末年死在这里，长期处于黄泉，总是仰慕高士风范，阴阳路绝，阻碍了我们的交往。幸亏有了这次很好的机会，您不嫌弃，得以倾诉心中的抑郁，有什么快乐能像这样呢？”常夷说：“我愚昧，不曾想冥灵近在眼前，一直没有拜见。幸蒙光顾，非常高兴。”

两人就座，吃果饮酒，问他陈、梁间的事，讲得历历分明。他自称是朱异的侄子。说朱异为武帝做事，受到的恩宠无人能比。武帝有用金缕织成的屏风，珊瑚钗、玉柄麈尾拂尘，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都是武帝珍爱之物。曾在承云殿说，要把这些东西都赐给朱异。昭明太子死的时候，有白雾四下涌来。下葬时有玄鹄四双，绕着陵墓飞翔，徘徊悲鸣，下葬完毕才飞走。元帝一只眼睛失明，非常忌讳。在湘东镇守荆州时，曾让博士给他讲《论语》。讲到“见盲人必变色”时，博士言语不隐讳，元帝大怒，就毒死了他。又曾在攻破北虏时，亲手杀掉一名副将。于谨攻破江陵，元帝被害时，持刀的人是他儿子。沈约的母亲封为建昌太夫人时，皇帝让散骑侍郎到其家宣读策书，授予她绶印，从仆射何敬容以下几百人登门拜贺，宋、梁以来的命妇没有这样的荣耀。庾肩吾小时师从陶先生，颇多艺术。曾经在盛夏时会宴宾客，向天空大口吹气，都成了雪，又让各种器物全停留在空中。简文亲下诏在襄阳建造凤林寺庙宇，做柱子的木头没到，掌管渡口的官吏在江中得到一根樟木，正好和那些柱子一样。简文帝极孝顺，在丁贵妃的灵柩前哭泣不绝，俯卧着地的部位溃烂了，脸上都生了疮。侯景包围台城，城中断了水米，武帝下令进粥，宫中没米，从太监的布袋中找到四升米，吃完就再也找不到粮食，就死了。侯景捕获梁人，全部用长枷把他们的头锁在一起，让军士三次胡乱射箭，杀了他们，虽是衣冠贵人，也不能幸免。陈武帝杀了王僧辩，下了一百多天大雨。又说陈武帝未显达时家里很穷，给别人当雇工生活。曾偷长城富豪包氏池塘中的鱼，被抓获后绑在了扁担上，很是困苦。他当了皇帝后，就灭了包家。这都是史书中遗漏的事。故事很多，不能

一一记录。

后数相来往，谈宴赋诗，才甚清举，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预报之。后夷病甚，秀才谓曰：“司命追君为长史，吾亦预巡察，此职甚重，尤难其选，冥中贵盛无比。生人会当有死，纵复强延数年，何似居此地？君当勿辞也。”夷遂欣然，不加药疗，数日而卒。出《广异记》。

张守一

乾元有张守一，为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狱，死囚出免者甚多。后当早朝，有白头老人，伛偻策杖，诣马前拜谢。守一问故，请避从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贱，无以报德。明公倘有切身之求，或能致耳。请受教。”守一曰：“贤子无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当此。忝列九卿，颇得自给，幸无劳苦。”再三慰遣之，鬼曰：“当尔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见。俄尔有诏赐酺，城中纵观，守一于会中窥见士人家女，姿色艳绝，相悦之，而防闲甚急，计无从出，试呼前鬼：“颇能为我致否？”言讫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时，才可七日。”曰：“足矣，得非变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仆以他物代取其身。”遂营寂静之处，设帷帐。有顷，奄然而至。良久寤惊曰：“此何处？”唯守一及鬼在傍，给云：“此是天上天使。”因与款昵，情爱甚切。至七日，谓女曰：“天上人间当隔异，欢会尚浅，便尔乖离如何？”因流涕取别。鬼复掩其目送还。守一后私覩女家，云：“家女卒中恶，不识人，七日

两人以后多次来往，谈宴赋诗，才华甚是清俊超逸，成了密友。常夷家有什么吉凶之事，朱秀才都预报给他。后来常夷病得厉害，秀才对他说：“司命任命您为长史，我也要做巡察，这个职务很重要，很难得到，在阴界中尊贵无比。活着的人都会死的，纵然勉强多活几年，怎么比得上在阴间做官呢？您不应该推辞。”常夷于是欣然同意，不用药物治疗，几天后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张守一

乾元年间有个张守一是大理寺少卿。他性情宽仁，平反冤案，死囚获免出狱的很多。后来一天，当张守一上早朝时，有个白发老翁，伛偻着身体，拄着拐杖到马前拜谢。张守一问原因，老翁请求回避随从，说：“我不是活人，是明公放出的死囚的父亲。我在阴间身份卑微，没有机会报答恩德。倘若明公有切身之求，或许能用到我，请告诉我。”张守一说：“贤子无罪，不是我枉法施恩，不敢接受你的谢意。我身为九卿，生活能得到保障，没有什么需要劳苦你的。”再三安慰送走他。鬼说：“那就先走了，如果有所求而不可得时，请想起我。”说完就不见了。不久皇帝下诏举行宴会，城里尽情观赏。张守一在酒会中，看见一个士人家的女儿，长得美丽绝伦。张守一喜欢她但那家人防范很严，没有办法，试着招呼以前那个鬼：“能为我把她弄来吗？”说完，鬼就到了，说：“这是容易的事，但时间不能长，只可七天。”张守一说：“足矣，该不会是用变化来迷惑我吧？”鬼说：“明公怎么这样怀疑我？我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她的身体。”就在寂静的地方建了一个帷帐。不一会儿，女子突然来了，老半天才惊醒过来，说：“这是什么地方？”只有张守一和鬼在旁边，骗她说：“这是天上的天使。”于是和她亲昵，情爱非常深切。到了第七天，张守一对女子说：“天上人间相隔不同，欢会尚浅，就要分离了。”就流泪告别。鬼又蒙住她的眼睛送回去了。后来张守一偷偷打听女子家的动静，她家人说：“家中女儿突然中了邪，不认识人了，七天而醒。”后经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当承诀。今奉药一丸，此能点化杂骨为骨髄，刀把之良者。愿公宝之，有急当用。”因歔歔而去。药如鸡卵许大。至武太后时，守一以持法宽平，为酷吏所构，流徙岭表，资用窘竭，乃以药点骨，信然。因取给，药尽遂卒。出《广异记》。

郑 望

乾元中，有郑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于道侧见人家，试问门者，云是王将军，与其亡父有旧。望甚喜，乃通名参谒，将军出，与望相见，叙悲泣，人事备之，因尔留宿，为设饌饮。中夜酒酣，令呼蘼蓀三娘唱歌送酒。少间，三娘至，

容色甚丽，尤工唱《阿鹊监》，及晓别去。将军夫人传语，令买锦裤及头髻花红朱粉等。后数月，东归过，送所求物。将军相见欢洽，留宿如初。望问：“何以不见蘼蓀三娘？”将军云：“已随其夫还京。”以明日辞去，出门不复见宅，但余丘陇。望恍然却回，至野狐泉，问居人，曰：“是王将军冢。冢边，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苇席裹尸，葬将军坟侧。故呼曰‘蘼蓀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归葬长安讫。”出《玄怪录》。

宇文觊

韩彻者，以乾元中任陇州吴山令。素与进士宇文觊、辛稷等相善，并随彻至吴山读书，兼许秋赋之给。吴山县令号凶阹，前任多死。令厅有大槐树，觊、稷等意是精魅所

才醒过来。”后来过了十年，张守一又遇到这个鬼，鬼说：“天曹召唤，就要永别了。现在送您一丸药，这药能点化杂骨为骨^融，效果很好。您应该珍惜它，有急事再用。”说完就叹息着走了。药像鸡蛋般大小。到武太后时，张守一因执法公平，被酷吏诬陷，流放到岭外，费用没了，生活窘迫，就用药点骨，果然像鬼说的那样。靠着这药周济生活，药用尽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郑望

乾元年间有个叫郑望的人，自东都入京，晚上去野狐泉店投宿，还离着五六里路天就黑了。忽然在道旁看见一户人家，试问守门人，说是王将军家，和他死去的父亲有旧交。郑望非常高兴，就通报姓名请求拜见。将军出来与郑望相见，悲泣着叙说往事，留他住了一宿，为他设置酒菜。半夜喝得兴起，让人叫蘼蓀三娘来唱歌助酒兴。一会儿三娘到了，非常美丽，尤其精于演唱《阿鹊监》，天亮就告别走了。将军夫人传话说让郑望捎带着给买锦裤及头髻、花红、朱粉等东西。过了几个月，郑望从京城回来，送来夫人让买的东西。与将军再次相见，非常高兴，和当初一样留住了一宿。郑望问：“怎么不见蘼蓀三娘？”将军说：“她已经跟随自己的丈夫回京城了。”第二天郑望告

辞，出门后没再看到房子，只剩下荒丘。郑望怅然而归，走到野狐泉，问当地的居民，居民说：“是王将军坟。坟旁边，是有个唱戏的住在客店，他的妻子暴病而死，用苇席裹尸葬在将军坟侧。所以称她为‘蘧蔭三娘’。十天前唱戏的已经迁移她的尸体归葬在长安了。”出自《玄怪录》。

宇文覲

韩彻这个人，乾元年间任陇州吴山县令。他一向与进士宇文覲、辛稷等友善，他们一起跟随韩彻到吴山读书，韩彻还付给他们秋天赶考的费用。吴山县令这个职位号称凶阕，前几任都死了。县令宅子的大厅内有棵槐树，宇文覲、辛稷等认为是精魅盘

凭，私与典正欲彻不在，砍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彻。彻谓二子曰：“命在于天，责不在树，子等无然。”其谋遂止。后数日，覲、稷行树，得一孔，旁甚润泽，中有青气，上升为云。伺彻还寝，乃命县人掘之。深数尺，得一冢，冢中有棺木，而已烂坏，有少齿发及胫骨胯骨犹在。遥望西北陬有一物，众谓是怪异，乃以五千雇二人取之。初缒，然画烛一束，二人衔刀缘索往视，是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檎缒夹等物，泻出地上，悉如烟销。

彻至，命佐史收骨发，以新棺敛葬诸野。佐史偷钱，用小书函，折骨埋之。既至舍，仓卒欲死，家人白彻，彻令巫视之。巫于彻前灵语，云：“己是晋将军契苾钊，身以战死，受葬于此县。立冢近马坊，恒苦糞秽，欲求迁改。前后累有所白，多遇合死人，遂令冥苦无可上达。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钱市椁，甚惠厚。胥吏酷恶，乃以书函见贮骨发，骨长函短，断我胯胫，不胜楚痛，故复仇之耳。”彻辞谢数四，自陈：“为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伪欺。当令市椁，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诚幸也。”又灵语云：“寻当释之，然创造此谋，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岂敢忘之？辛侯不久自当擢禄，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无位，虽获一第，终不及禄，且多厄难。无当救其三死，若忽为官，虽我亦不能救。”言毕乃去。佐史见释，方获礼葬。

觐家在岐山，久之，镌忽空中语云：“七郎夫人在庄疾亟，适已往彼营救，今亦小痊。寻有庄人来报，无可惧也。

踞的地方，私下与典正商量，想趁韩彻不在的时候，砍去这棵槐树。过了一天，就告诉了韩彻。韩彻对二位先生说：“命在于天，责任不在于树，先生们不必这样。”他们就停止了这个计划。几天后，宇文觐、辛稷走到树前看到一个洞，旁边非常湿润，中间有青气冒出，上升成了云彩。等韩彻回去休息了，他们就让县人挖掘这个洞。几尺深的地方有一个坟，坟中有棺木，已经腐烂了。有少许的牙齿和头发，胫骨、胯骨还在。远看西北角有个东西，大家都说怪异，就用五千金雇了两个人去取。开始用绳子送他们下去时，点燃了一束画烛，二人衔刀顺着绳索下去看，是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擒缢夹等物，倒在地上，都像烟一样消散了。

韩彻来了，让佐史收拾骨头和头发，用新棺材葬在野外。佐史贪污钱财，折断骨头用小书套装起来埋葬了。等回到家，突然快要死了，他家人告诉韩彻，韩彻让巫师去看看。巫师在韩彻面前传灵语说：“我是晋代将军契苾镌，因为战斗而死，被葬在此县。坟墓靠近马厩，常常苦于臭粪的污秽，想请求迁坟。前后多次诉说，都遇上该当死亡之人，使我在阴间受的苦无处上达。现在明府施恩于我，拿钱买棺材恩惠极厚。胥吏可恶，用书套装我的骨头、头发。骨头长，书套短，他就折断我的胫骨和胯骨，使我痛楚难忍，所以我报复了他。”韩彻多次拜谢，自陈：“我为官不明，让吏人有这样欺诈的事。我应当派人买棺材，再送些衣被给您。如能赦免他的罪过，那就万幸了。”巫师又传灵语说：“马上就放过他。但促成这件事的，是宇文七和辛四。我铭感于心，怎敢忘记呢？辛侯不久就能升官，足以光耀其身。宇文生命薄无位，虽然进士擢第，最终不能做官，而且多灾多难。我能救他三次死难，假如他做了官，我也不能救助了。”说完就走了。佐史被释，就以礼安葬了他。

宇文觐的家在岐山，过了很长时间，契苾镌忽然在空中对他说：“七郎夫人在庄中病得很厉害，刚才我已经去那里营救过了，现在已经快好了。一会儿会有庄人前来报告，您可不必担心。

若还，妻可之后，慎无食马肉。”须臾使至，具如所白。觐入门，其

妻亦愈。会庄客马驹死，以熟肠及肉馈覬。覬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乱，闷而绝气者数矣。忽闻鶚言云：“令君勿食马，何故违约？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无活理；我在，亦无苦也。”遂令左右执笔疏方，药至服之，乃愈。

后覬还吴山，会岐州土贼欲僭伪号，署置百官，覬有名，被署中书舍人。贼寻被官兵所杀，覬等七十余人，系州狱待旨。鶚复至覬妻所，语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为求请，然要三千贯钱。”妻辞贫家，实不能办。鶚曰：“地府所用，是人间纸钱。”妻云：“纸钱当力办之。”焚毕，复至狱中谓覬曰：“我适于夫人所得三千贯，为君属请，事亦解矣。有刘使君至者，即当得放，饱食无忧也。”寻而诏用刘晏为陇州刺史，辞日奏曰：“点污名贤，曾未相见，所由但以为逆所引，悉皆系狱。臣至州日，请一切释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毕，悉召狱囚，宣出放之。

覬既以为贼所署，耻而还家。半岁余，吕崇贲为河东节度，求书记之士。在朝多言覬者，崇贲奏覬左卫兵曹河东书记，敕赐衣一袭，崇贲送绢百匹。敕至，覬甚喜。受敕，衣绿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鶚灵语叹息久之，谓覬：“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覬云：“今却还之，如何？”答云：“已受官毕，何谓复还？千万珍重，不复来矣。”后四日，覬遇疾卒。初，女巫见鶚衣冠甚伟，鬓发洞赤，状若今之库莫奚云。出《广异记》。

若还家，妻子病愈之后，千万不要吃马肉。”一会儿，报信的人到了，说的跟契苾鶚告诉的一样。宇文覬进了家门，他的妻子病也好了。正赶上庄客的马驹死了，把一些熟肠及马肉送给宇文覬。宇文覬忘了契苾鶚的话就吃了，染上霍乱，呼吸困难昏死过去好几次。忽然听到契苾鶚的话语：“让您不要吃马肉，为什么不听呢？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您没有活的可能；我在，就不用担心了。”就让身边的人拿笔开药方，药服下就好了。

后来宇文覬回吴山，碰上岐山土贼另立朝廷，设置百官，宇文覬有名，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贼兵不久被官军擒杀，宇文覬等七十余人被关在州中监狱等候发落。契苾鶚又到宇文覬妻子的住所说：“七郎犯事了。我在地下为他大力求情，但需要三千贯钱。”妻子推辞说贫

穷之家，实在不能办到。契苾鐸说：“地下所用的是人间的纸钱。”妻子说：“纸钱应该极力办到。”烧完纸钱，契苾鐸又到狱中对宇文颢说：“我刚才从夫人那里拿了三千贯钱为您求情，事情也解决了。有个刘使君到来，您就能得以释放，饱食无忧。”不久朝廷下令任命刘晏为陇州刺史，他在离朝赴任那天上书言道：“玷污名贤，不曾有根据，差吏因为他们被逆贼所引，全都关押在牢狱。臣到州上的时候，请求将他们全部赦免。”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请。刘晏到州赴任后，召来全部狱中囚犯，宣布释放。

宇文颢因为被贼兵封官，耻于还乡。半年后，吕崇贲为河东节度使，想找一个可任书记的人。朝中很多人推荐宇文颢。吕崇贲奏请任命宇文颢为左卫兵曹河东书记，皇帝下诏赐衣一袭，崇贲送绢百匹。诏书到了，宇文颢非常高兴。接过圣旨，穿上绿衣服向西拜谢。一个奴仆忽然倒在地上，契苾鐸附在他身上，叹息良久，对宇文颢说：“我不让您做官，为什么要接受任命呢？这次不能相救了。”宇文颢说：“现在拒绝怎么样？”回答说：“已经接受了，怎么能说再退回去呢？千万珍重，我不再来了。”四天后，宇文颢因病而死。当初，女巫见到契苾鐸的时候，说他衣冠楚楚，鬓发全是红色的，很像现在的库莫奚。出自《广异记》。

李 莹

寿昌令赵郡李莹，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随诸兄南渡，卒，葬于吴之海盐。其亲兄岷，庄在济源，有妹寡居，去庄十余里。禄山之乱，不获南出。上元中，忽见妹还，问其由来，云为贼所掠，言对有理，家人不之诘。姊以乱故，恐不相全，仓卒将嫁近庄张氏。积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惠，靡所不了，恒于岷家独爨一房，来去安堵。岷家田地，多为人所影占，皆公讼收复之。永泰中，国步既清，岷及诸弟自江东入京参选。事毕还庄，欲至数百里。妹在庄，忽谓婢云：“诸兄弟等数日当至，我须暂住张家。”又过姊别，姊问其故，曰：“频梦云尔。”婢送至中路，遣婢还。行十余步，回顾不复见，婢颇怪之。后二日，张氏报云已死，姨及外甥等悲泣适已，而诸兄弟遂至。因发张氏妹丧。岷言：“渠上元中死，殡在海盐，何得至

此？恐其鬼魅。”因往张家临视，举被不复见尸。验其衣镜，皆入棺时物。子亦寻死。出《广异记》。

裴 臧

河东裴臧，幼好弹箏。时有弹箏师善为新曲，臧妹欲就学，难其亲受。于是臧就学，转受其妹，遂有能名。久之，臧客江湖，卒于南楚。母妹在家，臧忽轻身独还。家惊喜，问其故，云：“囊赍并奴等在后，日暮方至。”欢庆之后，因求箏弹，复令其妹理曲。有所误错，悉皆正之。累正十余曲，因不复见。须臾，丧舆乃至云。出《广异记》。

李 莹

寿昌县令赵郡人李莹，有个堂妹，排行第十三，没有出嫁。至德初年，和她的哥哥们一起南渡，死了，葬在吴地的海盐。她的亲哥哥李岷，庄子在济源，有个妹妹寡居在外，离庄子有十几里路。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她没能南行。上元年间，忽然看见妹妹回来了，问她从哪儿来，她说被贼兵掳掠了，言辞答对有根有据，家人不再对她盘问。姐姐因为战乱的缘故，害怕不能照顾她，仓促间将她嫁给了附近村子的张家。过了四五年，有了一个儿子，非常聪明，没有不知道的，常在岷家独占一个房间，来去在此休息。岷家田地，很多被别人冒认占有，都打官司收了回来。永泰年间，国家清靖，李岷和各位兄弟从江东入京参加选官。完事返回庄子，还有几百里就要到了。妹妹在庄子，忽然对婢女说：“各位兄弟几天内就会回来，我须暂时住到张家。”又过去与姐姐告别，姐姐问她原因，她说：“总做梦。”婢女送到途中，她让婢女回去了。婢女走了十几步回头一看，她不见了，婢女感觉非常奇怪。两天后，张家来报说她已经死了，姐姐和外甥刚刚哭完，各位兄弟就到了。于是发送妹妹的丧事。李岷说：“她上元年间就死了，葬在海盐，怎么能到这里？恐怕是她的鬼魅。”就到张家去看，掀开被子不见尸体。验看她的衣物、镜子，都是当时入殓时的东西。儿子不久也死了。出自《广异记》。

裴 臧

河东人裴臧，小时爱好弹箏。当时有个弹箏的师傅善于弹奏新曲，裴臧的妹妹想跟他学，难于亲自教授。于是裴臧就学完再转授给他妹妹，于是有了名声。过了很长时间，裴臧客居江湘，死在南楚。母亲和妹妹在家，裴臧忽然轻装独自还家。家人惊喜地问他原因，裴臧说：“行李和仆人在后面，晚上才能到。”欢庆之后，就要来箏弹，又让他妹妹整理曲子。有错误的地方，他都纠正过来。共纠正了十多支曲子，就不见了。一会儿，丧车就到了。出自《广异记》。

李 氏

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者，昼坐家堂，忽见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幘巾，径来逐己。李氏绕床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门绝骋。崎岖之中，莫敢支吾救援之者。有北门万骑卒，以马鞭击之，随手而消，止有幘头布，掩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髅骨焉。出《广异记》。

李 氏

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白天坐在家中，忽然看见她丈夫死去的妹妹，身穿白色衣服，戴着布头巾，径自来追李氏。李氏绕床躲避着跑，她追逐不止，李氏就出门狂奔。困厄之中，没人敢帮她。在北门遇见姓万的骑兵，用马鞭打那追逐的女人。她随手消失了，只有布头巾悄然坠地，在它下面看到一具骷髅。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韦 璜 薛万石 范 俶 李 潣 张 勛

牛 爽 李 咸 李 昼 元 载 萧 审

韦 璜

潞城县令周混妻者，姓韦名璜，容色妍丽，性多黠惠。恒与其嫂妹期曰：“若有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报。”

后适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余，忽至其家，空闻灵语，谓家人曰：“本期相报，故以是来。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家人问见镬汤剑树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见是事？”后复附婢灵语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妆梳，所以见召。明日事了，当复来耳。”明日，婢又灵语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极荣贵。令我为女作妆，今得胭脂及粉，来与诸女。”因而开手，有胭脂极赤，与粉，并不异人间物。又云：“府君家撒帐钱甚大，四十鬼不能举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钱，钱大如盏。复谓：“府君知我善染红，乃令我染。我辞已虽染，亲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以，但承已指挥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暂将婢去，明日当遣之还。”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夺之？”韦云：“但借两日耳。若过两日，汝宜击髻呼之。夫髻声一振，鬼神毕闻。”

韦 璜

潞城县令周混的妻子，姓韦名璜，容貌妍丽，生来狡黠聪明。曾与她嫂妹定约说：“若有先死的，幽冥的事，希望能来相报。”

她后来嫁给周混，生了两个女儿，于乾元年间死了。过了一个多月，忽然回了家，在空中显灵传语，对家人说：“原来约好相报，所以就来了。我已见到阎罗王和亲人。”家人问她是否见过汤锅和剑树，她回答说：“我是什么人，能见到这些？”后来又附在婢女身上显

灵说：“太山府君嫁女儿，知道我会梳妆，所以被召去。明天事一完，还会再来。”第二天，婢女又传灵语说：“我到了太山，府君嫁女儿，极其豪华。让我为他女儿梳妆，现得到胭脂和粉，来送给女儿们。”就摊开手，有极红的胭脂和粉，并不异于人间的东西。又说：“府君家撒帐钱很大，四十个鬼不能举动一枚，我也得了。”空中于是撒下钱，大如杯子。又说：“府君知道我会染红，就让我染。我说自己虽然会染，不亲自动手，平时是家中的婢女所做，只是听从我的指挥罢了。府君让我来取婢女，现在不得已，暂将婢女借去，明天就能送她回来。”女儿说：“一家人都只靠这个婢女，怎么能夺走她？”韦璜说：“只借两天。要是过了两天，你们就击磬石招呼她。磬石一响，鬼神都能听到。”

婢忽气尽，经二日不返，女等鸣磬。少选，复空中语云：“我朝染毕，已遣婢还，何以不至？当是迷路耳。”须臾婢至，乃活，两手忽变作深红色。

又制五言诗，与姊嫂夫数首，其寄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题云“泉台客人韦璜”。诗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天舜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其一：“早知别离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寞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赠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诗曰：“赤心用尽为相知，虑后防前只定疑。案牒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见其亲说云尔。出《广异记》。

薛万石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数月，忽谓其妻曰：“后十日家内食尽，食尽时，我亦当死。米谷荒贵，为之奈何？”妇曰：“君身康强，何为自作不祥之语？”万石云：“死甚可恶，有言者，不得已耳。”至期果暴卒，殁毕，棺中忽令呼录事、佐史等。既至，谓曰：“万石不幸身死，言之凄怆。然自此未尝扰君，今妻子饥穷，远归无路。所相召者，欲以亲爱累君。”尔时永嘉米贵，斗至万钱，万石于录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凶惧，罔不

依送。迨至丞、尉亦有赠。后数日，谓家人曰：“我暂往越州谒见薛公。汝辈既有粮食，吾不忧矣。”自尔十余日无言，妇悲泣疲顿，昼寝，忽闻其语，惊起曰：“君何所来？”答云：“吾从越还，中丞已知吾亡，见令张卿来迎，又为见两女择得两婿。兄弟之情，可为厚矣。宜速装饰，张卿到来，即可

婢女忽然气绝，过了两天没有回来，女人们敲响磬石。一会儿，韦璜又在空中说：“我早上染完，已经让婢女回去了，怎么没到？可能是迷路了。”一会儿，婢女到了，就活了过来，两手忽然变成了深红色。

韦璜又写了五言诗，赠给姊妹、嫂子和丈夫几首，赠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又有两首赠给丈夫，落款云“泉台客人韦璜”。诗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天舜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另一首是：“早知别离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寞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赠嫂一首，序说：“阿嫂相疑，留诗一首。”诗曰：“赤心用尽为相知，虑后防前只定疑。案牍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这事是她的亲属讲的。出自《广异记》。

薛万石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年，浙东观察使薛兼训任薛万石为永嘉令。几个月后，万石忽然对他妻子说：“十天后家中吃的东西就没了，那时，我也就会死了。粮食稀少昂贵，怎么办？”妻子说：“你的身体健康强壮，怎么能说不吉利的话呢？”万石说：“死很可恶，但就像人们说的，不得已啊！”到时万石果然暴死，入殓完毕，棺中忽然命令招呼录事、佐史等人。他们到了后，万石对他们说：“我不幸身死，说起来凄怆。但从前不曾打扰过你们，现在妻子孩子贫穷饥饿，回老家又路途遥远。所以招呼你们，就是想把亲人托付给你们。”那时永嘉米贵，一斗达到一万钱，万石就向录事以下官吏每人讨了些米，数量不等。官吏非常害怕，无不依言相送，就连县丞、县尉也都有赠送。几天后，万石对家人说：“我暂且去越州拜见薛公。你们既

然有了粮食，我就不担心了。”从此十多天没有消息，妻子悲泣疲困，大白天睡着了，忽然听到他说话，惊醒说：“您从什么地方来？”回答说：“我从越州回来，中丞已经知道我死了，现让张卿来迎接，又为两个女儿选择了两个女婿。兄弟之情，可谓深厚。快些整治行装，张卿到来，就立即

便发。不尔，当罹山贼之劫，第宜速去也。”家人因是装束。会卿至，即日首途，去永嘉二百里，温州为贼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即焚香谄白，必有所言。不问即否。亲见家人白之。出《广异记》。

范 俶

范俶者，广德初，于苏州开酒肆。日晚，有妇人从门过，色态甚异。俶留宿，妇人初不辞让，乃秉烛，以发覆面，向暗而坐。其夜与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觅不得。临别之际，啮俶臂而去。及晓，于床前得一纸梳，心甚恶之。因而体痛红肿，六七日死矣。出《广异记》。

李 澣

河中少尹李澣，以广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设斋毕，忽于中门见澣独骑从门而入。奴等再拜，持澣下马，入座于西廊。诸子拜谒泣，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搅亡者心耳。”判嘱家事久之。澣先娶项妃妹，生子四人。项卒，再娶河南窦滔女，有美色，特为澣所爱。尔时窦惧不出，澣使呼之。逆谓之曰：“生死虽殊，至于恩情，所未尝替，何惧而不出耶？每在地下闻君哭声，辄令凄断。悲卿亦寿命不永，于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义重，如今同行，岂不乐乎？人生会当有死，不必一二年为胜。卿意如何？”窦初不言，澣云：“卿欲不从，亦不及矣。后日，当使车骑至此相迎，幸无辞也。”遂呼诸婢，谓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从行。”复取其妻衣服，手自别之，分为数袋，以付四婢，曰：“后日可持此随娘子来。”又谓诸子曰：“吾虽先婚汝

出发。不然就会遇到山贼，应该快点离开。”家人于是收拾行装。等

张卿到了，当天就出发了，离永嘉二百里时温州被贼攻破。家人在途中危急，就焚香告诉他，一定会回复。不问就不说话。有人亲眼看见他家人和他说话。出自《广异记》。

范 俶

范俶这个人，广德初年，在苏州开酒馆。有天晚上，有个妇人从门口经过，面色神态非同一般。范俶留她住宿，妇人并没有推辞，手拿蜡烛，用头发盖住脸面，对着暗处坐着。这天晚上和范俶偷偷交好，天不亮请求离开，说丢失了梳子，找不到。临别之际，咬了范俶臂膀而去。待到天亮，范俶在床前找到了一个纸梳子，心里很讨厌它。于是身体红肿疼痛，过了六七天死了。出自《广异记》。

李 澣

河中少尹李澣，在广德二年死了。初七日，家人设祭完毕，忽然从中门看见李澣独自骑马从门外进来。仆人等拜了两拜，扶李澣下马，进西廊坐下来。孩子们哭着拜见，李澣说：“生死是命，何必悲伤？只能搅扰死者的心。”安排嘱咐家事很长时间。李澣先娶项妃的妹妹，生了四个孩子。项氏死后，又娶河南窦滔的女儿，有美色，特别被李澣宠爱。窦氏害怕不敢出来，李澣让人招呼她，迎着她对她说：“生死虽然不一样，但恩情是不会改变的，何必害怕不出来？我每在地下听到你的哭声，就悲痛到极点。伤心你也寿命不长，和我相隔不过二年。夫妻情深义重，如今同行，岂不快乐？人生都会有死，不必在乎一二年的人间的乐趣。你意如何？”窦氏开始没有说话，李澣说：“你不听从也来不及了。后天就让车马到这儿相迎，不要推辞。”就召唤几个婢女，对她们四个人说：“你们一向侍奉娘子，也应跟着一起走。”又拿来妻子的衣服，亲自分开，分为几袋，把它们交给四个婢女，说：“后天可拿这东西跟随娘子来。”又对孩子们说：“我虽然先娶了你们的

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见，不宜以汝母与吾合葬，可以窦氏同穴。若违吾言，神道是殛。”言毕便出。奴等送至门外，见澣驶骑走，而从东

转西不复见。后日车骑至门，他人不之见，唯四婢者见之。便装束，取所选衣服，与家人诀，遂各倒地死亡。出《广异记》。

张 勍

代宗时，河朔未宁，寇贼劫掠。张勍者，恒阳人也，因出游被掠。其后亦自聚众，因杀害行旅，而誓不伤恒阳人。一日引众千人至恒阳东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余人，列花烛，奏歌乐，与数妇人同行。见勍，遥叱之曰：“官军耶？贼党耶？”勍左右曰：“张将军也。”行人曰：“张将军是绿林将军耶？又何军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勍，请杀之，因领小将百人与战。行人持戈甲者不过三二十人，合战多伤士卒。勍怒，自领兵直前，又数战不利。

内一人自称幽地王，得恒阳王女为妻，今来亲迎。比夜静月下涉原野，欲避繁杂，不谓偶逢将军。候从无礼，不及避之。因而犯将军之怒。然素闻将军誓言，不害恒阳人。将军幸不违言。以恒阳之故，勍许舍之，乃曰：“君辈皆舍，妇人即留。”对曰：“留妇人即不可，欲斗即可。”勍又入战，复不利，勍欲退。左右皆愤怒，愿死格。遂尽出其兵，分三队更斗，又数战不利。见幽地王挥剑出入如风，勍惧，乃力止左右。勍独退而问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见伤？”幽地王笑言曰：“君为短贼之长，行不平之事，而复欲与我阴军竞力也。”勍方下马再拜。又谓勍

母亲，但在地下没有相见，不宜把你们母亲和我合葬，可以把窦氏与我合葬。如果违背了我的话，神鬼就会杀了你们。”说完就出去了。仆人们送到门外，看见李泚骑马跑了，从东转西就看不见了。后天车马到了门口，其他的人都没看见，只有四个婢女看见了。她们就为窦氏准备，拿着所选的衣服，同家人告别，随后各自倒地死了。出自《广异记》。

张 勍

代宗时，河朔一带不安宁，寇贼劫掠。张勍是恒阳人，曾经因出游被掳掠。后来张勍自己也聚众抢劫，杀害行旅之人，但发誓不伤害

恒阳人。一天，张勳率一千人到了恒阳东界。夜半月明，正歇息在林中，忽然遇到一百多人，列举花烛，高奏歌乐，和几个妇人一起走。看到张勳，远远地喝问：“是官军，还是贼寇？”张勳左右的人说：“是张将军。”行人说：“张将军是绿林将军吧？怎么军容如此整齐，士卒威武呢？”张勳左右的人很生气，就报告了张勳，请求杀了他们，于是率领士卒百余人出战。那一队人拿兵器的不过二三十人，交战起来张勳的士卒却多有损伤。张勳大怒，亲自领兵上前，又数战不利。

对方有一人自称幽地王，娶恒阳王的女儿为妻，现在亲自来迎娶。在夜深人静之时走过原野，想要躲避繁杂，不料偶遇张将军。随从无礼，不及避让，因而惹怒了将军。但一向听说将军发誓不伤害恒阳人，希望将军不要违背誓言。因恒阳人的原因，张勳便准许放他们走，就说：“你们这些人可以走，妇人要留下。”对方回答说：“留下妇人不行，想再打还可以。”张勳再次跟对方打起来，又未取胜，想退却。左右的人很生气，愿意以死相拼。于是就出动了全部兵力，分三队又战，又数战不利。只见幽地王挥剑像风一样出入战阵，张勳害怕了，就尽力制止了左右的人。张勳独自退却问道：“您的兵士是人，还是非人？怎么不受伤？”幽地王笑着说：“您是毛贼的首领，干不正当的事，还想和我们阴曹地府的士兵较量。”张勳才下马拜了两拜。幽地王又对张勳

曰：“安禄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为盗，奚不以众归之，自当富贵？”勳又拜曰：“我无战术，偶然贼众推我为长，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书一卷，以授之而去。勳得此书，颇达兵术。寻以兵归史思明，果用之为将。数年而卒。出《潇湘录》。

牛 爽

永泰中，牛爽授庐州别驾。将之任，有乳母乘驴，为镫研破股。岁余，疮不差。一旦苦疮痒，抑搔之，若虫行状。忽有数蝉从疮中飞出，集庭树，悲鸣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颇通神鬼。巫至，向树呵之，咄咄语。诘之，答：“见一鬼，黑衣冠，据枝间，以手指蝉以导，其词曰：‘东堂下，余所处。享我致福，欺我致祸及三女。’”巫

又言：“黑衣者灶神耳。”爽不信之，网蝉杀之，逐巫者。后岁余，无异变。爽有三女，在闺房。夏月夜褰闼，爽忽觉前床有一长大尸，白衾覆而僵卧。爽大怖，私语其妻，妻见甚惧。爽尝畜宝剑，潜取击之，划然而内惊叫。及烛，失其鬼，而闺中长女腰断矣，流血满地，爽惊恟失据。大小乱哭，莫知其由。既后半年，夜晦冥，爽列灯于室，方寝心动，惊觉。又见前鬼在床，爽神迷，仓卒复刎之，断首。闺中乱喧，次女又断腰矣。举家惶振，议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与竞，爽终不改。明年又见，卒杀三女。而亲友强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蝉言。

说：“安禄山父子已经死了，现在史思明僭越主事，您是盗贼，怎么不率众归顺他？自然就富贵了。”张勣又拜谢说：“我不懂兵法，偶然被贼众推为首领，我怎么能辅佐别人呢？”幽地王就拿出一卷兵书，给了他之后就走了。张勣得到这部书之后，颇精通兵法。不久率部归顺史思明，史思明果然任用他当将军。几年后死了。出自《潇湘录》。

牛 爽

永泰年间，牛爽被任命为庐州别驾。就在上任途中，牛爽有个乳母骑驴被脚蹬磨破了大腿。一年多了，伤口也没愈合。一天，乳母苦于腿疮的瘙痒，就抓挠了几下，像有虫子在爬。忽然有几只蝉从疮中飞出来，停在庭院中的树上，哀叫了一晚。家中让巫师卜算这事。有个女巫，很精通神鬼之道。巫师来后，对着树咄咄训斥。人们问她，她回答说：“看见一个鬼，穿戴着黑色衣帽，站在树枝上，用手指着蝉传过话来：‘东堂下面，是我居住的地方。供奉我就能得到福报，欺骗我就会有祸降临到三个女儿身上。’”女巫又说：“黑衣人是灶神。”牛爽不信，用网捉住蝉杀死了它，赶走了巫师。后来过了一年多没有发生变故。牛爽有三个女儿在闺房中。在一个夏天的夜里，房门开了，牛爽忽然发觉前床有一具很大的尸体，白衣覆盖僵卧。牛爽非常害怕，偷偷告诉了他的妻子，妻子见了也很害怕。牛爽曾保存有一把宝剑，偷偷拿出来击打，划地一下里面发出惊叫声。等点亮灯火，鬼就消失了，可是闺中长女的腰已经断了，血流满地，牛爽惊讶悲痛，不知所措。一家大小乱哭，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以后半年的

一天，夜里昏暗，牛爽在屋里点了灯，刚刚就寝，心中一动有了警觉。又看见以前的鬼在床上。牛爽神志迷糊，又挥剑刺杀，斩断了那鬼的头。闺阁中混乱喧哗，次女的腰也断了。全家惊惶失措，人们劝说牛爽搬家，说不能跟鬼神争胜，牛爽始终不改。第二年鬼又出现了，杀死了三女儿。亲友们强行让牛爽搬了家。牛爽也染病死了，果然像蝉说的那样。

后有华岳道士褚乘霞，善驱除，素与爽善，闻之而来。郡以是宅凶，废之。霞至独入，结坛守。其日暮，内闻雷霆搜索及明，发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锹锬，发堂下丈余，得古坟，铭曰“卓女坟”。道士说，宵中，初有甲兵与霞战，鬼败而溃散。须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许，叩头谢，言是卓女郎。霞让之，答曰：“非某过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尽，且不修德，而强梁诬欺，自当尔。”乘霞遂徙其坟，宅后不复凶矣。出《通幽录》。

李 咸

太原王容与姨弟赵郡李咸，居相、卫间。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传。次邓州，夜宿邮之厅。时夏月，二人各据一床于东西间，仆隶息外舍。二人相与言论，将夕各罢息，而王生窃不得寐。

三更后，云月朦胧，而王卧视庭木。荫宇萧萧然，忽见厨屏间有一妇人窥覩，去而复还者再三。须臾出半身，绿裙红衫，素颜夺目。时又窃见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谓李昔日有契，又必谓妇人是驿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窥其变。俄而李子起就妇人，相执于屏间，语切切然。久之，遂携手大门外。王生潜行阴处，遥覩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须臾，见李独归，行甚急，妇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烛，开出书笥，颜色惨凄。取纸笔作书，又取衣物等，皆缄题之。王生窃见之，直谓封衣以遗妇人，辄不忍惊，伺其睡，乃拟掩执。封衣毕，置床上却出。顾王生且睡，遂出屏，与妇人语。久之，把被俱入下厅偏院。院中有堂，堂有床帐，供树森森然。既入食顷，王生自度曰：“我往

后来有个华山道士褚乘霞善于驱鬼，一向同牛爽友好，听说了这

事就来了。这个郡的人以为这个宅子不吉利，荒废了它。褚乘霞到了这里独自进去，设坛守着。那天晚上，听到里边雷霆大作，搜索交战，直到天亮，废掉了屋子，拔掉了树木。道士报告了郡里，让人用铁锹挖开堂下一丈多深，找到一座古坟，墓铭写着“卓女墓”。道士说，半夜时，有甲兵和他战斗，鬼败而溃散。一会儿有个女子，年龄约二十左右，叩谢说她是卓女。乘霞责怪她，她回答说：“不是我的过错，命运如此。恰好牛爽和女儿命到头了，并且不修德行而蛮横欺诈，自然该这样。”乘霞就迁走了她的坟，宅子后来就没有凶事了。出自《通幽录》。

李 咸

太原人王容和姨弟赵郡人李咸，住在相州、卫州之间。永泰年间，有事去荆襄，借口出公差乘坐驿车。到了邓州，晚上住在邮驿的大厅。当时是夏天，两人各自睡在屋里的东西床上，仆隶在外屋休息。两人说着话，很晚了才各自休息，而王容睡不着。

三更后，云月朦胧，王容躺着看庭院中的树。荫宇萧萧，忽然看见厨屏间有一个妇人偷看，往返了好几次。不久现出半身，绿裙红衫，素颜夺目。又看见李咸起身坐起来，抬手来挑逗她。王容以为李咸以前和她有私情，又认定妇人是驿站差吏的妻子，就假装睡觉静观其变。一会儿李咸起身走近妇人，手挽手在屏风后，言语切切的样子。过了很久，两人携手出了大门。王容偷偷地走到暗处，远远地偷看。两人都坐着，说笑着互相调情。一会儿，看见李咸独自回来，走得很快，妇人在外面站着等待。李咸到厨房取出蜡烛，打开书箱，面色凄惨。拿出纸笔写字，又拿出衣物，都署上名字。王容偷偷看到，以为要把衣服送给妇人，就不忍心惊动他，想等他睡着后再偷偷抓住。李咸包裹完衣服，放在床上就出去了。他看见王容已经睡了，就出屏和妇人说话。过了很久，两人拿着被子一起去了下厅偏院。院中有堂屋，堂屋有床帐，树木森森的样子。进去一顿饭的工夫，王容想：“我去

袭之，必同私狎。”乃持所卧枕往，潜欲惊之。比至入帘，正见李生卧于床，而妇人以披帛绞李之颈，咯咯然垂死。妇人白面，长三尺

余，不见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仓卒惊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妇人遂走。王生乘势奔逐，直入西北隅厨屋中。据床坐，头及屋梁，久之方灭。童隶闻呼声悉起，见李生毙，七窍流血，犹心稍暖耳。方为招魂将养，及明而苏。王生取所封书开视之，乃是寄书与家人，叙以辞诀，衣物为信念。不陈所往，但词句郑重，读书恻怛。

及李生能言，问之，都不省记。但言仿佛梦一丽人，相诱去耳，诸不记焉。驿之故吏云，旧传厕有神，先天中，已曾杀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则说，劝人夜不令独寐。出《通幽录》。

李 昼

李昼为许州吏，庄在扶沟。永泰二年春，因清明归，欲至伯梁河。先是路傍有冢，去路约二十步，其上无草，牧童所戏。其夜，李昼忽见冢上有穴，大如盘，兼有火光。昼异之，下马跻冢焉。见五女子，衣华服，依五方，坐而纫针。俱低头就烛，矻矻不歇。昼叱之一声，五烛皆灭，五女亦失所在。昼恐，上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从冢出，逐昼。昼走不能脱，以鞭挥拂，为火所熏。近行十里，方达伯梁河，有犬至，方灭。明日，看马尾被烧尽，及股胫亦烧损。自后遂目此为五女冢，今存焉。出《博异志》。

元 载

大历九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入朝，有献文

偷袭他们，他们一定睡在一起。”就拿着枕头去了，偷偷地走想去惊吓他们。等到了帘内，正看见李咸躺在床上，妇人用披着的绸带绞李咸的脖子，发出咯咯的声音，就快死了。妇人白脸，三尺多长，不见面目，下按用尽力气来勒他。王容仓促间惊叫起来，就用枕头打她，没打着，妇人就跑了。王容趁势追逐，妇人径直进入西北角的厨房中。她在床上坐着，脑袋触到了房梁，很久才消失。仆童听到叫声都起来了，看见李咸死了，七窍流血，只是心口还热着。就为他招魂抢救，到天亮才苏醒过来。王容拿来他写的书信打开一看，竟是寄信给家人，叙述告别，留下衣物作念想，没说去什么地方，但词句郑重，

读来令人伤感。

等到李咸能说话了，问他，他都记不住了。只说仿佛梦见一个丽人，引诱他离开，其他的事都不记得了。驿站的老吏说，以前传说厕所所有鬼神，先天年间，曾经杀死一个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就说，告诫别人夜晚不能独自睡觉。出自《通幽录》。

李 昼

李昼是许州官吏，庄子在扶沟。永泰二年的春天，清明回家，想到伯梁河。路旁有座坟墓，离大道约二十步，那上面没草，是牧童游戏的场所。这天晚上，李昼忽然看见坟上有洞穴，大如盘，还有火光。李昼诧异，下马登上坟墓。看见五个女子，身穿华丽的衣服，按五个方位坐着缝补。她们都低着头凑近灯光，孜孜不停。李昼呵叱了一声，五个烛光都灭了，五个女子也消失了。李昼害怕，上马就逃。还没走上大道，五炬火光从坟里出来追赶李昼。李昼跑不掉，用马鞭挥打，被火烧着了。走了十里，才到伯梁河。有犬来了，火才灭。第二天看，马尾巴被烧没了，大腿和小腿也烧伤了。从此后就把这个坟叫作五女坟，现在还在。出自《博异志》。

元 载

大历九年春天，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起上朝，有人献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载读，载云：“候至中书，当为看。”人言：“若不能读，请自诵一首。”诵毕不见，方知非人耳。诗曰：“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衔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载后竟破家，妻子被杀云。出《玄怪录》。

萧 审

萧审者，工部尚书旻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性贪暴，然有理迹，邑人惧惮焉。审居长洲三年，前后取受无纪极。四年五月，守门者见紫衣人三十余骑，从外入门。迎问所以，骑初不言，直至堂院。

厅内治书者皆见。门者走入，白审曰：“适有紫衣将军三十骑直入，不待通。”审问：“其人安在？焉得不见？”门者出至厅。须臾，见骑从内出，以白衫蒙审，步行。门者又白奇事，审顾不言。诸吏送至门，不复见。俄闻内哭，方委审卒。后七日，其弟宇复墓，忽倒地作审灵语，责宇不了家事，数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还至舍，记事白嫂，婢尔日亦灵语云然。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出《广异记》。

章，元载让随从收下来。这人想让元载读，元载说：“等回到中书省，再为你看。”那人说：“若不能读，让我自诵一首。”诵完就不见了，才知道不是人。诗曰：“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衔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元载后来家道败落，妻子和孩子都被杀了。出自《玄怪录》。

萧 审

萧审是工部尚书萧旻的儿子。永泰年间为长洲令，性情贪婪暴戾，但有政绩，邑人非常惧怕他。萧审在长洲三年，前前后后收取贿赂不计其数。永泰四年五月，看门人看见三十多个紫衣人骑马从外边进入门内。看门人迎上去问干什么，骑马的人根本不说话，径直来到堂院。厅内的文书都看见了。看门人走进报告萧审，说：“刚才才有三十个紫衣将军径直闯进来，来不及通报。”萧审问：“那些人在哪儿？怎么不见？”看门人出来到厅堂。一会儿，看见骑马的人从里边出来，用白衣服蒙住萧审步行出来。看门人又说真是奇事，萧审看着他不说话。几位官吏送到门口，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听到里面有哭声，才知道萧审死了。七天后，他弟弟萧宇去扫墓，忽然倒地，被萧审附灵传语，责怪萧宇不会治家，说了几百句话。又说：“安胡这个人，将我的米二百石、绢八十匹，拿去经营挣钱。现在安胡庆幸我死了，辜负我的恩情跑掉了。明天吃饭的时候，要想办法抓住他。”萧宇回家，将他所记得的这些事情说给嫂子听，婢女这天也传灵语这样说。萧宇就详细地告诉了刺史常元甫，元甫命令衙役等候捉

拿，果然捉住了安胡。米和绢都在，当初显灵时还说：“米是自己的钱买的，绢是贪赃枉法之物，可以施舍给别人。”萧宇就把绢施舍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卢仲海 王 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窦 裕

商 顺 李 载 高 励 萧 遇 朱自劝

卢仲海

大历四年，处士卢仲海与从叔缵客于吴。夜就主人饮，欢甚，大醉。郡属皆散，而缵大吐，甚困。更深无救者，独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筐中之物药以护之。半夜缵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暖，计无所出。忽思礼有招魂望反诸幽之旨，又先是有方士说招魂之验，乃大呼缵名，连声不息，数万计。忽苏而能言曰：“赖尔呼救我。”

即问其状，答曰：“我向被数吏引，言郎中令邀迎。问其名，乃称尹。逡巡至宅，门阙甚峻，车马极盛。引入，尹迎劳曰：‘饮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纵思，忽承戾止。浣濯难申，故奉迎耳。’乃遥入，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进酒，杯盘炳曜，妓乐云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际，忽闻尔唤声。众乐齐奏，心神已眩，爵行无数，吾始忘之。俄顷，又闻尔唤声且悲，我心惻然。如是

卢仲海

大历四年，处士卢仲海和堂叔卢缵客居在吴地。晚上和主人喝酒，非常高兴，大醉。其他人都走了，而卢缵大吐，很不舒服。夜深没有救助的人，只有卢仲海服侍他。卢仲海孝顺友爱，拿出盒中的所有药品来救护他。半夜卢缵死了，卢仲海非常悲痛惶恐，一看他心口还热，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忽然想到祭礼上有招反死人之魂的说法，以前又有术士说过招魂灵验的事例，就大喊卢缵的名字，连声不停，有几万次。卢缵忽然苏醒过来说：“全靠你呼喊救了我。”

卢仲海忙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我刚才被几名差吏引导，说

是郎中令请我。问他名字，说是姓尹。顷刻之间就到了一处宅子，大门非常高大，车马很多。进去后，尹迎接出来说：“酒量如何？我常常怀念从前豪情喝酒的日子，后来因出错就戒了。难以洗雪，所以请您前来。”远远进来，到了竹亭坐下。客人都穿官服，互相行礼坐下。左右进酒，杯盘闪耀，妓乐云集，我很开心，都忘了旅行之事了。宴会中途，忽然听到你的召唤声。各种乐器一齐演奏，我的心神已经迷乱，饮酒无数，我就忘了。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你的召唤声，非常悲痛，我的心情也很悲痛。就这样

数四，且心不便，请辞，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暂放我来，当或继请。授吾职事，吾向以虚诺。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梦。今但畏再命，为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隐，复无可行。前事既验，当复执用耳。”因焚香诵咒以备之。

言语之际，忽然又没，仲海又呼之，声且哀厉激切，直至欲明方苏。曰：“还赖尔呼我，我向复饮，至于酣畅。坐寮径醉，主人方敕文牒，授我职。闻尔唤声哀厉，依前惻怛。主人讶我不怡，又暂乞放归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来。今去留未决。鸡鸣兴，阴物向息，又闻鬼神不越疆。吾与尔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计也。”即具舟，倍道并行而愈。出《通幽录》。

王 垂

太原王垂与范阳卢收友善。唐大历初，尝乘舟于淮、浙往来。至石门驿旁，见一妇人于树下，容色殊丽，衣服甚华，负一锦囊。王、卢相谓曰：“妇人独息，妇囊可图耳。”乃弥棹伺之，妇人果问曰：“船何适？可容寄载否？妾夫病在嘉兴，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虚舟且便，可寄尔。”妇人携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妇人正容曰：“暂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怍。垂善鼓琴，以琴悦之。妇人美艳粲然，二人振荡，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妇人曰：“少所习。”王生拱琴以授，乃抚轸泛弄冷然。王生曰：“未尝闻之，有以见文君之诚心矣。”妇人笑曰：“委相如之深也。”

一连几次，我的心中不得安宁，请求告辞，主人苦苦挽留，我告诉他家中有急事，主人就暂时放我回来，还要再次邀请我。他授予我官职，我假意答应了。等到了这里，才知道是死了。若不召唤我，我都忘掉自己的身体在这里了。先前去的时候，宛然如梦。现在只是害怕再来请我，该怎么办呢？”卢仲海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上次既然应验了，就应该再使用。”卢缵就焚香吟诵咒语以防不测。

正说着话呢，卢缵忽然又死了，卢仲海又呼唤他，声音哀厉激烈，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苏醒过来。他说：“还是靠你呼唤我，我又去饮酒，喝到酣畅。坐在小路上醉了，主人正下文书，授我官职。听到你召唤我的声音哀厉，像先前那样悲痛。主人惊讶我心情不悦，我又再三请求他暂时放我回去。主人笑着说：‘太奇怪了。’就放我回来了。现在去留没有决断。鸡叫之后，阴间的东西就消失了，又听说鬼神不越过这个界线。我和你逃走，行吗？”卢仲海说：“这是上策。”就准备了船，加快速度逃走了。出自《通幽录》。

王 垂

太原人王垂和范阳人卢收是好朋友。唐朝大历初年，他们曾乘船在淮、浙间行走。到石门驿旁，看见一个妇人在树下，容貌非常美丽，衣服非常华美，背着一个锦囊。王垂、卢收商量说：“妇人独自一人，她的包裹可以图谋。”于是就停桨等她。妇人果然问：“船往什么地方去？能否捎上我？我丈夫生病在嘉兴，现在想去探望他，脚疼不能走。”二人说：“空船方便，可以捎上你。”妇人带着包裹上船，坐在船头。二人慢慢挑逗她，妇人正色道：“暂时求助你们，怎么能不正经呢？”二人露出惭愧的表情。王垂善于弹琴，用琴声取悦她。妇人露出美丽的笑容，二人极其振奋，就说：“娘子本来也会弹琴吗？”妇人说：“小时学过。”王垂拱手把琴给她，妇人弹奏起来，清脆悦耳。王垂说：“不曾听过，好像见到了卓文君的真情。”妇人笑着说：“凝聚着对司马相如的深情。”

遂稍亲合，其谈谐慧辩不可言，相视感悦，是夕与垂偶会船前。收稍

被隔碍，而深叹慕。夜深，收窃探囊中物，视之，满囊髑髅耳。收大骇，知是鬼矣，而无因达于垂。听其私狎，甚缱绻。既而天明，妇人有故暂下。收告垂，垂大惧曰：“计将安出？”收曰：“宜伏簷下。”如其言。须臾，妇人来，问：“王生安在？”收拾之曰：“适上岸矣。”妇人甚剧，委收而追垂。望之稍远，乃弃囊于岸，并棹倍行数十里外。不见来，夜藏船闹处。半夜后，妇人至，直入船，拽垂头。妇人四面有眼，腥秽甚，啮咬垂，垂困。二人大呼，众船皆助，遂失妇人。明日，得纸梳于席上，垂数月而卒。出《通幽记》。

武丘寺

苏州武丘寺，山嵌崟，石林玲珑，楼雉叠起，绿云窈窕，入者忘归。大历初，寺僧夜见二白衣上楼，竟不下，寻之无所见。明日，峻高上见题三首，信鬼语也。其词曰：“幽明虽异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两孤坟。”其二示幽独居。“高松多悲风，萧萧清且哀。南山接幽陇，幽陇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长夜台。虽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恸哭心肝摧。恸哭更何言，哀哉复哀哉。”其三答处幽子。“神仙不可学，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围我门。虽复隔生死，犹知念子孙。何以遣悲惋，万物归其根。寄语世上人，莫厌临芳樽。”庄上有墓林，古冢累累，其文尚存焉。出《通幽记》。

于是就稍稍亲热了一些。妇人谈吐机智风趣而又能言善辩，妙不可言，与王生眉目传情，这天晚上就与他在船前苟合。卢收稍被隔开，非常羡慕。夜深时，卢收偷偷拿妇人包裹中的东西看，满包全是髑髅。卢收非常害怕，知道妇人是鬼，但没有机会告诉王垂。听他们调情，非常缠绵。天亮后，妇人因故暂时下船。卢收告诉了王垂，王垂非常害怕，说：“有什么办法？”卢收说：“你该藏在床席下。”王垂照他的话做了。一会儿，妇人回来了，问：“王垂在哪儿？”卢收骗她说：“刚才上岸去了。”妇人反应很快，抛开卢收去追王垂。看她走远了一点儿，就把那个布囊丢到岸上，加快速度行船，走到了几十里开外。没见妇人来，晚上把船藏在热闹的地方。半夜后，妇人来了，直奔船上，去拽王垂的头。妇人四面都有眼睛，腥秽之气强烈，咬着王

垂，王垂被困。二人大声呼救，各船上的人都过来帮助，妇人就逃走了。第二天，在席上得到一个纸梳子，王垂几个月后死了。出自《通幽记》。

武丘寺

苏州的武丘寺，在山间高耸着，石林精巧，楼台和城墙叠起，绿云环绕着，进来的人都流连忘返。大历初年，寺里的僧人在夜里看见两个穿白衣服的人上了楼，竟然没有下来，找他们没找到。第二天，峻高处有题诗三首，都是鬼的语言。其词曰：“幽明虽异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两孤坟。”其二是写给幽独君的。“高松多悲风，萧萧清且哀。南山接幽陇，幽陇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长夜台。虽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恸哭心肝摧。恸哭更何言，哀哉复哀哉。”其三是答处幽子的。“神仙不可学，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围我门。虽复隔生死，犹知念子孙。何以遣悲惋，万物归其根。寄语世上人，莫厌临芳樽。”庄上有个墓地，古墓累累，那几首诗还在那里。出自《通幽记》。

李佐公

李佐公，大历中在庐州。有书吏王庾请假归，夜行郭外，忽值引驹呵避，书吏映大树窥之，且怪此无尊官也。导骑后，一人紫衣，仪卫如大使。后有车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车轳索断。”紫衣曰：“检簿。”遂见数吏检之，曰：“合取庐州某里张道妻脊筋修之。”乃书吏之姨也。顷刻吏回，持两条白物，各长数尺，乃渡水而去。至姨家，尚无恙。经宿患背痛，半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窦裕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将之成都，至洋州，无疾卒。常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年矣，声尘两绝，莫知其适。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月晴朗，夜将半，生独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寝。俄见一白衣丈夫，自门步来，且吟

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生见之，甚觉类窦裕，特起与语，未及，遂无见矣。乃叹曰：“吾与窦君别久矣，岂为鬼耶？”明日驾而去，行未数里，有殡其路前。有识者曰：“进士窦裕殡宫。”生惊，即驰至馆，问馆吏，曰：“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即致奠拜泣而去。出《宣室志》。

李佐公

李佐公，大历年间在庐州。有个书吏叫王庾，请假回家。晚上在郊外行走，忽然遇到骑马的导引侍从大声呵避。书吏躲在大树后偷看，并且奇怪这里并没有高官。在导引侍从的后面，有一个身穿紫衣的人，仪仗排场好像节度使。后面有一辆车，正在渡河，驾车的人上前报告说：“拉车的绳子断了。”紫衣人说：“查看簿子。”就看见几名差吏查看簿子，说：“应该取来庐州某里张道妻子的脊筋修理。”他们说的那个人是书吏的姨。差吏很快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两条白色的东西，各长几尺，就渡水走了。书吏来到他姨家，姨还没有生病。过了一宿，发觉背痛，半天就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窦裕

大历年间，有个进士叫窦裕，寄居在淮海。他落榜后要去成都，走到洋州无疾而卒。窦裕和淮阴县令吴兴人沈生关系好，分别有一年了，互相断绝了消息，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沈生从淮海调补为金堂县令，到了洋州，住在馆亭中。这天晚上，风清月朗，快到半夜时，沈生独自一人若有所失，睡不着觉。一会儿，见一白衣男子，从门外走进来，一边吟诵一边叹息，似有遗憾不能消解的样子。过了很长时间，他吟诵着：“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沈生看见他，觉得很像窦裕，特意起来和他交谈，没等起身，他就不见了。沈生就叹息着说：“我和窦君分别很久了，难道碰见鬼了？”第二天驾车离去，没走几里路，看见前面有坟墓。有认识的人说：“这是进士窦裕的下葬之处。”沈生大惊，就奔回馆亭问馆

吏，馆吏说：“有个进士窦裕，从京城到蜀地游玩，走到这里暴死。太守命令葬在馆南边二里之外，大道左边的墓地就是。”沈生就到坟前哭祭一番离去了。出自《宣室志》。

商 顺

丹阳商顺娶吴郡张昶女。昶为京兆少尹，卒葬浚水东，去其别业十里。顺选集在长安，久之，张氏使奴入城迎商郎。顺日暮与俱往，奴盗饮极醉，与顺相失。不觉其城门已闭，无如之何，乃独前行。天渐昏黑，雨雪交下，且所驴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驴所诣。计行十数里，而不得见村墅，转入深草，苦寒甚战。少顷，至一涧，涧南望见灯火，顺甚喜。行至，乃柴篱茅屋数间，扣门数百下方应。顺问曰：“远客迷路，苦寒，暂欲寄宿。”应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狭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问张尹庄去此几许，曰：“近西南四五里。”顺以路近可到，乃出涧，西南行十余里，不至庄。雨雪转甚，顺自审必死，既不可至，行欲何之，乃系驴于桑下，倚树而坐。须臾，见一物，状若烛笼，光照数丈，直诣顺前，尺余而止。顺初甚惧，寻而问曰：“得非张公神灵导引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当示归路。”视光中有小道，顺乃乘驴随之，稍近火移，恒在前尺余。行六七里，望见持火来迎，笼光遂灭。及火至，乃张氏守茔奴也。顺问何以知己来，奴云：“适闻郎君大呼某，言商郎从东来，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庐中，明旦方去。出《广异记》。

李 载

大历七年，转运使吏部刘晏在部为尚书，大理评事李载摄监察御史，知福建留后。载于建州浦城置使院，浦城至建州七百里，犹为清凉。载心惧瘴疠，不乐职事，经半载

商 顺

丹阳人商顺娶了吴郡人张昶的女儿。张昶是京兆少尹，死后葬在

浚水之东，离他家的别业有十里。商顺因选官而赴长安，时间长了，张氏让仆人进城迎接。商顺在傍晚和仆人一起回来，仆人偷偷喝酒，大醉，和商顺失散了。不知不觉城门已经关闭，商顺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就独自前行。天渐渐黑了，雨雪交加，并且所骑之驴行动迟缓，又迷了路不知去哪儿，只能听任驴子自己走。大约走了十几里，看不到村庄，走到深草之处，冷得发抖。一会儿，到了一个山涧，看见涧南有灯火，商顺非常高兴。他走到那里，有几间茅草屋，敲了几百下门才有人答应。商顺说：“我是客人，迷了路，非常冷，想借住一宿。”回答说：“夜深了，雨雪这么大，谁知您是什么人？而且居处狭小简陋，不能借宿。”坚决拒绝了。商顺就问张尹庄离这儿多远，对方说：“在此西南方四五里。”商顺以为路近可以赶到，就出了山涧，往西南方走了十几里，也没到庄子。雨雪转大，商顺自认为必死无疑，既然不能赶去那里，还走什么呢，就把驴拴在桑树下，倚树而坐。一会儿，看见一个东西，形状像灯笼，光照几丈远，直接走到商顺面前一尺多远的地方停住了。商顺最初非常害怕，过了一会儿才问：“莫非是张公神灵来引导我吗？”就上前拜谢说：“若是丈人，请指示回家的路。”见灯光下有条小道，商顺就骑驴跟随，稍稍靠近，灯光就移开，总在他前面一尺多远。走了六七里，看见有人拿着灯火来迎接，那笼光就灭了。等灯火到了一看，是张家看坟的仆人。商顺问他怎么知道自己来，仆人说：“刚才听见郎君大声招呼我，说商郎从东边来，快去迎接。如此几次，因此知道了。”商顺就住在仆人的草房中，第二天早晨才离开。出自《广异记》。

李 载

大历七年，转运使吏部刘晏在吏部任尚书，大理评事李载兼任监察御史，任福建留后。李载在建州浦城设置使衙，浦城距建州七百里，非常荒凉。李载心里害怕瘴疫，不愿意任职，过半年

卒。后一日，复生如故。家人进食，载如平常食之。谓家人曰：“已死，今暂还者，了使事耳。”乃追其下未了者，使知一切，交割付之。后修状与尚书别，兼作遗书，处分家事。妻崔氏先亡，左右唯一小妻，因谓之曰：“我死，地下见先妻，我言有汝，其人甚怒，将欲

有所不相利益，为之奈何？今日欲至，不宜久留也。”言讫，分财与之，使行官送还北。小妻便尔下船，行官少事未即就路。载亦知之，召行官至，杖五下，使骤去。事毕食讫，遂卒。出《广异记》。

高 励

高励者，崔士光之丈人也。夏日，在其庄前桑下，看人家打麦。见一人从东走马来，至励再拜，云：“请治马足。”励云：“我非马医，焉得疗马？”其人笑云：“但为胶黏即得。”励初不解其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马是木马，君但洋胶黏之，便济行程。”励乃取胶煮烂，出至马所，以见变是木马。病在前足，因为黏之。送胶还舍，及出，见人已在马边。马甚骏。还谢励讫，便上马而去。出《广异记》。

萧 遇

信州刺史萧遇少孤，不知母墓数十年。将改葬，旧茔在都。既至，启，乃误开卢会昌墓。既而知其非，号恸而归。闻河阳方士道华者，善召鬼，乃厚币以迎。既至，具以情诉，华曰：“试可耳。”乃置坛洁诚，立召卢会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伟，呵之曰：“萧郎中太夫人茔，被尔墓侵杂，使

就死了。过了一天，又复活了，同往常一样。家人端来饭，李载像平常一样吃饭。他对家人说：“我已经死了，现在暂时回来，是要了结公事。”就追问属下没办完的事，让他们知道一切，分别交付给人。后来又写了封信与尚书告别，同时算作遗书，处理家事。他的妻子崔氏先死了，身边只有一个小妾，就对她说：“我死后，在地下见到了先前的妻子，我说有了你，她非常生气，将要有不利你的事，怎么办？今天她快来了，不宜久留。”说完，分了一些财物给她，让行官送她回北边。小妾到了船上，行官有点小事，未能即刻上路。李载也知道了，召来行官，打了五杖，让他快去。事情处理完，吃完饭，他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高 励

高励是崔士光的丈人。这年夏天某日，他在庄子前面的桑树下，看人家打麦。看见一个人从东边骑马过来，到高励面前拜了两拜，说：“请治疗马脚。”高励说：“我不是马医，怎么能治马？”那人笑着说：“只用胶粘上就行了。”高励开始不明白他的话，那人就告诉他说：“我不是人，是鬼。这匹马是木马，您只多用一些胶粘上它，它就可以行走了。”高励就取出胶煮烂，出来到马前，看见那匹马已经变成了木马。病在前脚，就给它粘上。高励送胶回屋，等到出来，看见那人已在马旁边。马非常骏伟。那人谢过高励，就上马而去。出自《广异记》。

萧 遇

信州刺史萧遇小时候就成了孤儿，几十年都不知道母亲的墓在哪里。准备改葬，旧墓地在京都。到了那儿，打开坟墓，却错开了卢会昌的墓。萧遇不久知道弄错了，就伤心地回去了。他听说河阳有个方士叫道华，善召鬼，就重金聘来。方士来了之后，萧遇就把详情告诉了他，道华说：“可以试试。”就设置法坛，诚恳祈祷，很快就把卢会昌召来了，是一个男子，衣冠非常气派。道华呵叱他说：“萧郎中太夫人的墓，被你的墓侵犯搅扰，使

其迷误。忽急寻求，不尔，当旦夕加罪。”会昌再拜曰：“某贱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则不知矣。但管内无萧郎中太夫人墓，当为索之。以旦日为期。”及朝，华与遇俱往。行里余，遥见会昌奔来曰：“吾缘寻索，颇扰鬼神，今使按责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讫而灭。二人去之数百步，顾视，见青黑气覆地，竟日乃散。既而会昌来曰：“吾为君寻求，大受阴司谴罚，今计穷矣。”请辞去。

华归河阳，遇号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梦中，闻户外有声，呼遇小名曰：“吾是尔母。”遇惊走，出户拜迎。见其母，母从暗中出。遇与相见如平生，谓遇曰：“汝至孝动天，诚达星神，祇灵降鉴，今我与汝相见，悲怆盈怀。”遇号恸久之，又叹曰：“吾家孝子，

有闻于天，虽在泉壤，甚为众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达神，非惟毁形灭性，所尚由哀耳。”因与遇论幽冥报应之旨，性命变通之道。乃曰：“祸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临，实如影响。其有树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同耳。”言叙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闻过奖之言，庶万分不恨矣。”乃述迷误茆域之恨，乃曰：“吾来亦为此。年岁浸远，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见乌鹊群集，其下是也。”又曰：“若护我西行，当以二魂舆入关。”问其故，答曰：“为叔母在此，亦须归乡。”遇曰：“叔母为谁耶？”母曰：“叔母则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怜吾孤独，尝从咸阳来此伴吾。后因神祇隔绝，不得去，故要二魂舆耳。”言讫而去，倏忽不见。遇哀号待晓，即于乌鹊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于下得母墓，方得合葬。出《通幽记》。

萧郎中迷惑搞错。赶快寻找，不然，马上就会惩治你。”卢会昌拜了两拜说：“我是卑贱的仆役，所管地盘共深三尺，方圆十里，只管这么大。这个范围外的就不知道了。只是我的地盘内没有萧郎中太夫人墓，我应为他寻找。以明天为期限。”到了早晨，道华和萧遇都去了。走了一里多地，远远地看见卢会昌跑过来说：“我因为寻找，颇多打扰鬼神，现在他们派人来抓我了，很紧急，你们两个应该快点离开。”说完就没了。两人走了几百步，回头一看，见青黑气盖地，一天才散。不久卢会昌来说：“我给您寻找，大受阴司责罚，现在我一点儿办法没有了。”请求辞去。

道华回到河阳，萧遇号哭。从此安居一室。一天晚上，忽然如在梦中，听到门外有声音，叫着萧遇的小名说：“我是你的母亲。”萧遇惊讶地跑出，到门外拜迎。看见他的母亲从黑暗中走出。萧遇和她相见像母亲在世时一样。母亲对萧遇说：“你的至孝感动了上天，精诚传达到星神，地神垂怜，现在我和你相见，悲怆满怀。”萧遇号哭悲恸了很久。母亲又说：“我家的孝子，闻名于天，我虽在黄泉，很被众人仰慕。但孝子感动天地之神，不只是因为损害身体，还在于真心哀念。”就和萧遇谈论幽冥报应、性命变通的道理。她说：“祸福由人，但可积德。上天报应，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感应迅捷。也有做了善事没有报答的，是因为心不诚。”谈了很久，萧遇的悲痛得以宽

慰，感慨地说：“没想到母亲如此夸奖，小子实在没有遗憾了。”就说了迷误墓地的遗憾。母亲说：“我来也是为了这事。年代久远，你那时还小，怎么能知道？我的坟上已经有了李五娘墓，也已经平坦了，怎么能辨别呢？你明天只要看见乌鹊聚集处，那下面就是。”又说：“若送我西行，应该用两个灵车进关。”问她原因，回答说：“因为叔母在这儿，也要还乡。”萧遇说：“叔母是谁？”母亲说：“叔母就是你的外婆，我称她为叔母，她可怜我孤独，曾从咸阳到这儿陪伴我。后因地神隔绝，不能离开，所以要两个灵车。”说完就离去，很快不见了。萧遇悲伤地哭到天亮，就在乌鹊聚集的平地挖掘。果真是李五娘的墓，又在下面挖到母亲的墓，才得以合葬。出自《通幽记》。

朱自劝

吴县朱自劝以宝应年亡。大历三年，其女寺尼某乙，令婢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于河西见自劝与数骑宾从二十人，状如为官。见婢歔歔，问：“汝和尚好在，将安之？”婢云：“命市胡饼作斋。”劝云：“吾此正复有饼。”回命从者，以三十饼遗之，兼传问讯。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饼为众人所食。后十余日，婢往市，路又见自劝，慰问如初。复谓婢曰：“汝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饼亦复不食。今可将三十饼往，宜令食也。”婢还，终不食。后十日，婢于市复见自劝。问讯毕，谓婢曰：“方冬严寒，闻汝和尚未挟纩。今附绢二匹，与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还，以绢授尼。尼以一匹制裤，一留贮之。后十余日，婢复遇自劝，谓曰：“有客数十人，可持二绢，令和尚于房中作馔，为午食。明日午时，吾当来彼。”婢还，尼卖绢，市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灵语因言客至。婢起祇供食，食方毕，又言曰：“和尚好住，吾与诸客饮食致饱，今往已。”婢送自劝出门，久之方悟，自尔不见。出《广异记》。

朱自劝

吴县人朱自劝在宝应年间死亡。大历三年，他的女儿，寺里某尼姑，让婢女去买胡饼，充当斋饭。婢女在河西看见朱自劝和骑马的随

从二十人，像做了官的样子。他看见婢女就叹息起来，问：“你家和尚好吗？你要去哪儿？”婢女说：“让我买胡饼当斋饭。”朱自劝说：“我这儿正好还有饼。”回头命令跟从的人给了她三十个饼，并让她向女儿传达问候。婢女回到寺院向尼姑说了这件事，尼姑悲泣不吃，饼被众人吃了。过了十几天，婢女去买东西，路上又见到了朱自劝，又像上次一样慰问她。朱自劝又对婢女说：“你家和尚不明白，死生是正常的道理，怎么可以悲伤落泪呢？以前给她的饼也不吃。现在可把三十个饼带去，应该让她吃。”婢女回来，尼姑始终不吃。又过了十天，婢女在市上又看到朱自劝。问候完毕，对婢女说：“正是冬天严寒，听说你家和尚没有棉衣。现在给你两匹绢，给和尚做御寒的衣服。”婢女奉命拿回来，把绢给了尼姑。尼姑用一匹绢做了裤子，一匹绢留下存放起来。十多天后，婢女又遇到朱自劝，朱自劝对她说：“有几十个客人，可以拿两匹绢，让和尚在房中做饭，当午餐。明天午时，我当去那里。”婢女回去，尼姑卖绢，买了各种珍奇美食。第二天等待他们，到了午时，婢女忽然很久不省人事，显灵传语说客人到了。婢女起来恭奉饭食，刚吃完，又说道：“和尚保重，我和各位客人吃饱了，现在走了。”婢女送朱自劝出门，很久才醒过来，从此再没看见朱自劝。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罗元则 李元平 刘 参 阎敬立 崔书生

李 则 陆 凭 浔阳李生

罗元则

历阳罗元则，尝乘舟往广陵，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载，元则引船载之。察其似长者，供待甚厚。无他装囊，但有书函一枚，元则窃异之。夜与同卧，旦至一村，乃求：“暂下岸，少顷当还。君可驻船见待，慎无发我函中书也。”许之，乃下去。须臾，闻村中哭声，则知有异，乃窃其书视之，曰：“某日至某村，当取某乙。”某村名良是。元则名次在某下，元则甚惧而鬼还，责曰：“君何视我书函？”元则乃前自陈伏，因乞哀甚苦。鬼愍然，谓：“君尝负人否？”元则熟思之曰：“平生唯有夺同县张明通十亩田，遂至失业，其人身已死矣。”鬼曰：“此人诉君耳。”元则泣曰：“父母年老，惟恃元则一身，幸见恩贷。”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载，今舍去，君当趋归。三年无出门，此后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则归家中，岁余，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辞之。父怒曰：“田

罗元则

历阳的罗元则，曾经乘船到广陵去，途中遇雨，有一人请求搭乘，罗元则将船靠岸让他上船。看他像个长者，待他特别好。他没有什么行装，只有一封书信，元则暗自觉得奇怪。夜间一起睡觉，第二天早晨到达一个村庄，那人请求说：“暂时下船上岸，一会儿就回来。您可停船等一下，千万不要打开我的书信。”罗元则答应了，那人就下船离去。一会儿，听到村中有哭声，元则明白有异常情况，就私自打开他的信看，上面写道：“某日到某村，应该取某人。”那村名正是这个村。元则的名字排在某人的下面。元则非常恐惧而那鬼回来了，责备道：“您为什么看我的书信？”元则上前陈诉认错，苦苦哀

求。鬼露出怜悯的样子，问他：“您曾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吗？”元则细细想后说：“一生只抢夺过同县张明通十亩田地，于是造成他失去生计，那人已经死了。”鬼说：“那人告您了。”元则哭着说：“父母年老，只靠我一人，希望您发发慈悲。”鬼过了很久才说：“念您厚恩让我乘船，现在放您离去，您应该赶紧回家。三年内不要出家门，此后可延长十年寿命。”鬼就下船离去。元则回到家中，过了一年多，他的父亲让他到田里去收割稻谷，元则坚决推辞。父亲生气地说：“种田

家当自力，乃欲偷安甘寝，妄为妖辞耶？”将杖之，元则不得已，乃出门，即见前鬼，髡头裸体，背尽疮烂，前持曰：“吾为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既相逢，不能相置。”元则曰：“舍我辞二亲。”鬼许，具以白父。言讫，奄然遂绝。其父方痛恨之，月余亦卒。出《广异记》。

李元平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岁余暮际，忽有一美女服红罗裙襦，容色甚丽，有青衣婢随来，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识，遽尔见逼，非所望王孙也。”元平初不酬对，但求拜见。须臾，女从中出，相见忻悦，有如旧识，欢言者久之，谓元平曰：“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谓女曰：“任当言之，仆亦何惧？”女云：“已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门夫，恒在使君家长直，虽生于贫贱，而容止可悦。我以因缘之故，私与交，通君才百日，患霍乱没。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咒》，所愿后身各生贵家，重为婚姻。以朱笔涂君左股为志，君试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验矣。”元平自视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欢愜亦甚。欲曙，忽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讫悲涕，云：“后身父今为县令，及我年十六，当得方伯。此时方合为婚姻，未间，幸无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言讫诀去。出《广异记》。

人家应当亲自出力，你只想偷安做美梦，妄说什么鬼话！”要用杖打他。元则没有办法，于是出了门，就看见了以前的那个鬼，光头裸体，背上都是烂疮，上前抓住他说：“我为您落到这种地步，又不能保护自己。今既相遇，不能放过。”元则说：“放我辞别二老双亲。”鬼答应了，他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了父亲。说完就断了气。他的父亲才痛苦悔恨，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出自《广异记》。

李元平

李元平是睦州刺史伯成的儿子，于大历五年客居在东阳精舍读书。一年后的一个傍晚，忽然有一个美女穿着红罗衣裙，容貌姿色甚美，有青衣婢女跟随，进入元平所住院子其他僧房中。元平高兴地跑去，问她们要到哪里去，以及她的姓名。青衣婢女怒道：“素不相识，就来逼问，真不是所盼望的贵家子弟啊。”元平根本不答对，只求拜见。一会儿，那女人从屋里出来，相见很高兴，好像是旧相识，欢快地谈了好久，她对元平说：“我之所以来，就是要见您，谈谈往昔的事。我已经不是人，您不害怕吗？”元平内心喜悦，没有一点疑虑，对女人说：“任凭你说，我有什么害怕的。”女人说：“我父亲从前做江州刺史，您前生是江州门夫，长期在刺史家当差，您虽然生长在贫贱人家，可是容貌举止令人喜欢。我以因缘之故，私自与您交往，仅仅才百日，您就患霍乱死亡。但我不敢哭，倍感哀伤。我平素奉持《千手千眼菩萨咒》，但愿来世各自投生到高贵人家，重新结为婚姻。我用红笔涂您左大腿作为记号，您看看。如有红的，我说的就验证了。”元平自己看了，果然如此，更加相信，于是留她住下。过了很久，二人情投意合，非常欢愉。天快亮了，她忽然对元平说：“投生时辰已到，不能久留，感到非常遗憾。”说完悲伤痛哭，又说：“投生后的父亲现在做县令，到我十六岁时，能做地方长官。那时才能完婚，不到时候，希望不要结婚。天命已定，即使您想结婚，也是办不到的。”说完告别离去。出自《广异记》。

刘 参

唐建中二年，江淮讹言有厉鬼自湖南来，或曰毛鬼，或曰毛人，或曰柩，不恒其称，而鬼变化无方。人言鬼好食人心，少女稚男，全取之。民恐惧，多聚居，夜烈火不敢寐，持弓刀以备。每鬼入一家，万家击板及铜器为声，声振天地。人有狂悞而死者。所在如此，官禁不能息。前兖州功曹刘参者，旧业淮泗，因家广陵。有男六人，皆好勇，刘氏率其子，操弓矢夜守。有数女闭堂内，诸郎巡外。夜半后，天色暝晦，忽闻堂中惊叫，言鬼已在堂中，诸郎骇。既闭户，无因入救，乃守窥之。见一物方如床，毛鬣如猬，高三四尺，四面有足，转走堂内。旁又有鬼，玄毛披体，爪牙如剑，把小女置毛床上，更擒次女。事且迫矣，诸郎坏壁而入，以射毛床，毛床走，其鬼亦走。须臾，失鬼所在，而毛床东奔，中镞百数，且不能走。一人擒得，抱其毛，力扞之。食顷，俱堕河梁，大呼曰：“我今抱得鬼。”鬼困。急以火相救，及以火照之，但见抱桥柱耳。刘子尽爪损，小女遗于路。居数日，营中一卒夜见毛鬼飞驰屋上，射之不可，叫呼颇动众。明日伏罪，以令百姓，因而有盗窃，托以妖妄。既而自弥，亦不知其然。出《通幽记》。

阎敬立

兴元元年，朱泚乱长安。有阎敬立为段秀实告密使，潜途出凤翔山，夜欲抵太平馆。其馆移十里，旧馆无人已久，敬立误入之，但讶莱芜鳃涩。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控轡至厅，即问此馆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对曰：“亦可

刘 参

唐朝建中二年，江淮一带谣传有厉鬼从湖南来，有的说是毛鬼，有的说是毛人，有的说是木柱子，说法不一，而鬼变化无常。人们传说鬼喜欢吃人的心脏，遇害的少女少男的心脏全都被挖走了。老百姓害怕，大多数都聚集起来居住，夜间点燃烈火不敢睡觉，拿着弓箭大刀以备不测。每当鬼进入一户人家，万家都击打木板和铜器发出声响，响声震天动地。有人因惊吓而死。到处都是如此，官府禁止也不能平息。前任兖州功曹刘参，籍贯在淮泗，家迁广陵。他有六个儿

子，都好斗，刘参率领他们，操持弓箭守夜。有几个女儿关在屋内，儿子们在外巡视。半夜后，天色昏暗，忽然听到屋内惊叫，说鬼已在屋里，儿子们惊惧。门已关闭，无法进入救人，就守在外面往里看。看见一物，方形，像床，刚毛像刺猬，高有三四尺，四面有脚，在屋内转着跑。旁边又有一鬼，黑毛披散在身体上，爪和牙像利剑，把小女儿放在毛床上，接着去抓次女。情况紧急，儿子们破墙而入，用箭射毛床，毛床跑，那鬼也跑。一会儿，失去鬼的踪影，毛床向东奔跑，中箭数百，不能跑了。一个儿子捉到它，抱住它的毛，用力拽它。一顿饭的工夫后，一起掉到河里，儿子大叫道：“我现在抱住鬼了！”鬼被困住。赶紧用火相救，等到用火照时，只见他抱着的是桥柱。刘参的儿子身上都是抓伤，小女儿被扔在路上。过了几天，军营中有一个士兵，夜间看见一个毛鬼飞奔到屋上，射它没有射着，叫喊惊动了很多人。第二天受到惩处，用以使百姓明白，这是有盗贼盗窃，借故推托是妖怪。以后自行消失，也不知那是怎么回事。出自《通幽记》。

阎敬立

兴元元年，朱泚作乱长安。阎敬立是段秀实的告密使，偷出凤翔山，夜晚要到太平馆去。那馆已迁移了十里，旧馆久已无人。敬立误入旧馆，只是惊奇荒芜阻滞。有两个黑衣人迎门而拜，拉着马辔到大厅，敬立问此馆为何如此荒凉，黑衣人说：“也可

住。”既坐，亦如当馆驿之礼。须臾，皂衫人通曰：“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敬立见之，问曰：“此馆甚荒芜，何也？”对曰：“今天下榛莽，非独此馆，宫阙尚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语论皆出人右。俶乃云：“此馆所由并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昆仑奴，一名道奴，一名知远，权且应奉尔。”敬立因于烛下，细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昆仑，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覘厨中，有三数婢供饌具，甚忙，信是无所由。

良久，盘筵至，食精。敬立与俶同餐，甚饱。畜仆等皆如法，乃寝。敬立问俶曰：“缘倍程行，马瘦甚，可别假一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驾欲发，俶又具饌，亦如法。俶处分知远，取

西槽马，送大使至前馆。兼令道奴被东槽马：“我钱送大使至上路。”须臾马至，敬立乃乘西槽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即却回执别，异于常馆官。

别后数里，敬立觉所借马，有人粪之秽，俄而渐盛，乃换己马被驮。而行四五里，东方似明。前馆方有吏迎拜，敬立惊曰：“吾才发馆耳。”曰：“前馆无人，大使何以宿？”大讶。及问所送仆马，俱已不见，其所驮辎重，已却回百余步置路侧。至前馆，馆吏曰：“昔有前官凤州河池县尉刘少府殡宫，在彼馆后园，久已颓毁。”敬立却回验之，废馆更无物，唯墙后有古殡宫，东厂前有搭鞍木马，西侧中有高脚木马，门前废墩子二，殡宫前有冥器数人。渐觉喉中有生食气，须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烂气，如黄衣曲尘之色。斯乃榛中送亡人之食也。童仆皆大吐，三日方复旧。出《博异记》。

以住。”坐下后，一切都遵照馆驿的礼数进行着。过了一会儿，黑衣人通报说：“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到。”阎敬立接见他，问道：“这馆很荒芜，为什么？”回答说：“现在天下都是一片草莽，不单单这个驿馆，宫殿还生荆棘呢。”敬立觉得他的话奇怪，谈论比一般人高明。刘俶说：“此馆所用的人都已逃走。”指着两个黑衣人说：“这都是我家的昆仑奴，一个叫道奴，一个叫知远，暂且来侍奉。”阎敬立于是在灯烛下，细看那奴仆。黑衫下都穿着紫白衣服，面容都是昆仑奴的样子，再加上脸上有白色印字很分明，确实是刘俶家的人。让去看看厨房，说是有几个女仆在陈设食具，很忙，确实没有其他人。

过了很久，筵席摆上，食物精美。阎敬立和刘俶一起进餐，吃得很饱。马匹和仆人等也都吃饱了，才睡觉。阎敬立问刘俶道：“一路兼程，马累得很瘦，能另外借一匹马吗？”回答说：“小事罢了。”到了四更天，阎敬立命令整理车马准备出发，刘俶又像昨天一样准备了饭菜。刘俶安排知远取西槽的马，送大使到前边的驿馆。并让道奴备好东槽的马，说：“我亲自送大使上路。”一会儿马到了，阎敬立骑西槽马前行，刘俶也跟着走。走了约二里地，刘俶就执手告别返回，和平常的馆官不同。

分别后走了几里，阎敬立感觉所借的马，有人粪的秽气，一会儿

渐渐味大，于是换自己的马骑。走了四五里，天像要亮了。前边驿馆正好有馆吏迎拜，阎敬立吃惊地说：“我才出驿馆呀。”那馆吏说：“前馆没有人，大使是怎么住宿的？”大惊。再找所送的仆从、马匹，全都不见了，那所驮的輜重，已退回百余步放到路边。到了前馆，馆吏说：“从前有原做凤州河池县尉的刘少府的墓地，在那驿馆的后园，早已废毁。”阎敬立回去验证，废馆再无什么东西，只是墙后有个古墓，东厂前有个搭鞍的木马，西侧中有个高脚木马，门前有废土堡两座，墓前有冥器数人。阎敬立渐渐感觉嗓子眼有生食味，一会儿，吐出昨夜所吃的食物，都有腐烂味，像酒曲发了霉的颜色。这是棺材里送给死人的食物。童仆等人都大吐，三日后才复旧。出自《博异记》。

崔书生

博陵崔书生，住长安永乐里。先有旧业在渭南。贞元中，尝因清明节归渭南，行至昭应北墟垆之间，日已晚，歇马于古道左。比百余步，见一女人，靓妆华服，穿越榛莽，似失路于松柏间。崔闲步剾逼渐近，乃以袂掩面，而足趾跌蹶，屡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规之，乃二八绝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诘之曰：“日暮何无侑侣，而怵惶于墟间耶？”默不对。又令一童，将所乘马逐之，更以仆马奉送。美人回顾，意似微纳，崔乃倭而缓逐之，以观其近远耳。美人上马，一仆控之而前。才数百步，忽见女奴三数人，哆口坌息，踉跄而谓女郎曰：“何处来？数处求之不得。”拥马行十余步，则长年青衣驻立以俟。崔渐近，乃拜谢崔曰：“郎君愍小娘失路，脱骖仆以济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矣？”崔曰：“小娘子何忽独步凄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兴酣至此。”

取北行一二里，复到一树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顷，一青衣出，传主母命曰：“小外生因避醉逃席失路，赖遇君子，恤以仆马。不然日暮，或值恶狼狐媚，何所不加。阖室戴佩。且憩，即当奉邀。”青衣数人更出候问，如亲戚之密。顷之，邀崔入宅。既见，乃命食。食毕酒至，从容叙言：“某王氏外生女，丽艳精巧，人间无双，欲待君子巾栉，何如？”崔放逸者，因酒拜谢于座侧。俄命生出，实神仙也。一住三日，宴游欢洽，

无不酣畅。王氏常呼其姨曰玉姨。玉姨好与崔生长行，爱崔口脂合子。玉姨输，则有玉环相酬。崔输且多，先于长安买得合子六七枚，半已输玉姨，崔亦赢玉指环二枚。

崔书生

博陵姓崔的书生，住在长安永乐里。祖先有旧业在渭南。贞元年间，曾经在清明节回渭南，走到昭应北的荒坟之间，天色已晚，在古道旁歇马。百余步外，看见一女子，浓妆华服，穿越在芜杂丛生的草木中，好像在松柏间迷了路。崔生漫步前行渐渐走近，那女子用衣袖遮脸，而脚下跌跌撞撞，几次险些摔倒。崔生让小童走近看她，是个年方二八的绝代美人。于是让小童问她：“天已晚，为什么没有伴侣，凄怆惊慌地在荒坟之中行走呢？”女子沉默不回答。又让另一童骑马追她，又把仆人和马匹送她使用。美人回头看看，意思像同意接受，崔生就弯着身子慢慢地追她，看她到何处去。美人上马，一仆人牵马在前。才走了几百步，忽然看见几个女奴，张口喘息，踉跄而来对女郎说：“从何处来？到处找你找不到。”簇拥着马走了十余步，一个年长的婢女站立等待。崔生渐渐走近，婢女拜谢崔生说：“郎君怜悯小娘子迷路，让出马匹和仆人帮助她，现在天色已晚，邀请郎君到庄上可以吗？”崔生曰：“小娘子为什么独自行走凄怆惊慌到如此程度？”婢女说：“因喝酒喝尽兴了才这样的。”

取道向北走了一二里，又到一树林，林中房屋很美，桃李香气很浓。又有七八个婢女，迎接女郎进去。片刻，一婢女出来，传达女主人的命令说：“小外甥女因避醉，逃离宴席迷了路，幸亏遇着您，周济了仆人和马匹。不然的话，天晚了，如果遇上恶狼狐狸精，怎么能不遇害。我们全家都很感激。您暂且休息一下，马上邀您进去。”几个婢女连续出来问候，像亲戚那样亲密。一会儿，邀请崔生进屋。见面后，命令上饭。吃完又上酒，女主人缓缓说：“王氏是我的外甥女，姿色艳丽精巧，人间无二，想要嫁给您，怎么样？”崔生是个豪放的人，乘着酒兴在座侧拜谢。女主人一会儿命外甥女出来，确实是神仙。崔生一住就是三天，饮宴游玩欢乐融洽，无比畅快。王氏常叫她姨为玉姨。玉姨喜欢与崔生赌长行，喜爱崔生的口脂合子。玉姨输

了，就给玉环酬对。崔生输得多，先前在长安买的六七个合子，一半输给了玉姨，崔生也赢了两个玉指环。

忽一日，一家大惊曰：“有贼至。”其妻推崔生于后门出。才出，妻已不见，但自于一穴中。唯见荒花半落，松风晚清，黄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却省初见美人之路而行，见童仆以锹钺发掘一墓穴，已至椁中，见铭记曰：“后周赵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怜重王氏外生，外生先歿，后令与生同葬。”棺柩俨然，开椁，中有一合，合内有玉环六七枚。崔比其赌者，略无异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数枚，乃崔生输者也。崔生问仆人，仆曰：“但见郎君入柏林，寻觅不得，方寻掘此穴，果不正也。”玉姨呼崔生奴仆为贼耳。崔生感之，急为掩瘞仍旧矣。出《博物志》。

李 则

贞元初，河南少尹李则卒，未斂，有一朱衣人来，投刺申吊，自称苏郎中。既入，哀恸尤甚。俄顷尸起，与之相搏。家人子惊走出堂，二人闭门殴击，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共卧在床，长短形状，姿貌须髯衣服，一无差异。于是聚族不能识，遂同棺葬之。出《独异志》。

陆 凭

吴郡陆凭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笃信谦让。家于湖州长城，性悦山水，一闻奇丽，千里而往，其纵逸未尝宁居。贞元乙丑岁三月，游永嘉，遭疾而歿。凭素与吴兴沈苌友善，苌梦凭颜色憔悴，曰：“我游至永嘉，苦疾将困。君为知我者，愿托家事。”苌悲之。又叙旧欢，宴语久之。因述文章，话虚无之事，乃谓苌曰：“赠君《浮云诗》一篇，以寄其怀。诗曰：‘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

忽然一天，全家大惊说：“来贼了。”崔生的妻子推他从后门出去。才出去，妻子已经不见了，只有自己在一个洞穴中。只见荒花半落，松间夜晚的清风，黄萼紫英，草上的露水沾湿了衣服罢了。那赢

的玉指环还在衣带上。沿着当初见美人的路走去，看见童仆用锹挖掘一个墓穴，已挖到棺材，发现那上面刻记着：“后周赵王女玉姨之墓。平生爱怜王氏这个外甥女，外甥女先死，后让与外甥女同葬。”棺柩整齐完好。打开棺材，里面有一个合子，合子里有玉环六七十个。崔生和他赌赢的比较，没有一点差异。另有一合，里面有口脂合子数个，是崔生输的。崔生问仆人，仆人说：“只见您进入柏林，寻找不着，才追寻挖掘这个墓穴，果然不错。”原来玉姨惊呼的贼是崔生的奴仆。崔生感慨，立刻掩埋如旧。出自《博物志》。

李 则

贞元初年，河南少尹李则死了，未下葬，有一个红衣人来，投上名片想要吊唁，自称是苏郎中。进去后，哀伤恸哭特别厉害。一会儿尸体起来，与他搏斗。全家人吓得跑出屋，二人关门殴打，到晚上才平息，孝子才敢进去。见两具尸体一起躺在床上，长短形状，姿态容貌胡须衣服，没有一点儿差别。于是全族的人都不能辨别，就同棺埋葬了他们。出自《独异志》。

陆 凭

吴郡人陆凭年少就有志向和品行，神采秀美，诚信谦让。他家在湖州长城，天性喜欢山水，一听到有奇丽的景观，不远千里而往，他恣纵豪放未曾安稳住过。贞元乙丑年三月，游览永嘉，得病而死。陆凭平时与吴兴人沈苕友好，沈苕梦见陆凭脸色憔悴，说：“我游览到永嘉，病得要死了。您是我的知己，想把家事托付于您。”沈苕很悲痛。又叙说过去的欢乐，闲谈了很久。又谈论文章，说些虚无的事，对沈苕说：“赠您《浮云诗》一篇，以寄托我的情怀。诗为：‘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

亦非吾躬。’”悲吟数四。临去曰：“凭船已发来，明日午时到此。”执手而去。及觉，所记甚分明，乃书而录之。如期而凭丧船至。苕抚孤而恸，赙助倍礼。词人杨丹为之志，具旌神感，铭曰：“笃生府君，美秀而文。没而不起，寄音浮云。”出《通幽记》。

浔阳李生

李生者，贞元中，举进士，下第归浔阳，途次商洛。会汉南节使入觐，为道骑所迫，四顾唯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时日暮马劣，无仆徒，见荆棘之深，有殡宫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过，方将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几何，乃叹曰：“吾之寄是，岂非命哉？”于是止于殡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庐山，下第南归，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既不得进，又不得退，是以来。魂如有知，愿容一夕之安。”既而闲望，时风月澄霁，虽郊原数里，皆可洞见。又有殡宫，在百步外，仿佛见一人，渐近，乃一女子，妆饰严丽，短不尽尺，至殡宫南，入穴中。生且听之，闻其言曰：“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风月好，可以肆目，时难再得，愿稍留念。”穴中应曰：“属有贵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欢，不足甚矣。”其人乃去，归殡宫下。生明日至逆旅问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随父为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出《宣室志》。

亦非吾躬。”悲吟多遍。临去时说：“我的船已开来，明天午时到这里。”握手离去。沈荃睡醒后，记忆特别清楚，就写了下来。陆凭的丧船如期到了。沈荃抚摸着遗孤而痛哭，拿出很多丧仪资助办丧事。词人杨丹为他写墓志，很是旌扬他的神感，墓志铭写道：“先生生而得天独厚，美秀而有文才。虽然去世了，却留下浮云诗寄托情怀。”出自《通幽记》。

浔阳李生

李生，贞元年间考进士，落榜回浔阳，途经商洛。适逢汉南节使入京会见天子，被道骑所逼迫，四外望去只有苍山万重，不知道应到哪里去。当时天晚马累，没有仆人，只看见深深的荆棘，有殡宫在那里，李生于是藏匿在里面。节使过后，李生继续向前走，又不知道前路有多远，就叹息说：“我寄住在这里，难道是命吗？”于是就留在了殡宫中，先拜谢而祷告说：“我家在庐山，落第向南回家，到这里被府公前驱所逼迫，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这才来到这里。鬼魂如果有知，希望能容我安睡一晚。”接着四下闲看，当时风清月朗，即

使郊野几里，都可以看见。又有一座殡宫，在百步以外，仿佛看见一个人，渐渐走近。是一个女子，妆饰端整美丽，身高不足一尺，走到殡宫南面，进入墓穴中。李生姑且听着，听到她说：“金华夫人奉告崔女郎，今晚风月美好，可以观望，时机再难得到，希望您能赏脸。”穴中应答应说：“适值有贵客，住在我的馆舍，我不忍心离去，耽误一夕的欢乐，不是特别可惜的。”那人于是离去，回到了殡宫。李生第二天到客舍打听，有了解的，说这是博陵崔氏女，跟随父亲赴江南尉任，到这儿死了，于是埋葬在那里。李生感激她，用酒食祭奠后离去。出自《宣室志》。

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韩 弇 卢 瑱 李章武

韩 弇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与西蕃会盟，蕃戎背信，掌书记韩弇遇害。弇素与栎阳尉李绩友，因昼寝，忽梦弇被发披衣，面目尽血。绩初不识，乃称姓名，相劳勉如平生。谓曰：“今从秃发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辱不可言，间来奉诣耳。别后有一诗奉呈。”悲吟曰：“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游魂自呜咽。”临别，谓绩曰：“吾久饥渴，君至明日午时，于宅西南，为置酒馔钱物，亦平生之分尽矣。”绩许之，及觉，悲怆待旦。至午时，如言祭之。忽有黑风自西来，旋转筵上，飘卷纸钱及酒食皆飞去。举邑人观之，时贞元四年。出《河东记》。

卢 瑱

贞元六年十月，范阳卢瑱家于钱塘，妻弘农杨氏。其姑王氏，早岁出家，隶邑之安养寺。瑱宅于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瑱家贫，假食于郡内郭西堰。堰去其宅数十步，每令小金于堰主事。常有一妇人不知何

韩 弇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同西蕃结盟，西蕃背信弃义，掌书记韩弇被害。韩弇平素同栎阳尉李绩友好，李绩在白天睡觉，忽然梦见韩弇头发散乱披着衣服，脸上都是血。李绩开始没认出来，韩弇于是自报姓名，像平常那样慰问勉励。韩弇对李绩说：“我现在跟随秃发大使填漳河，憔悴窘困受辱不可言状，我是找了个机会来见您的。分别后有一诗相赠。”他悲伤地吟道：“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游魂自呜咽。”临别时，对李绩说：“我又饿又渴很久了，您到明

天午时，在屋子的西南方，给置办些酒食钱物，也算尽了我们平生的情分。”李绩答应了，等睡醒了，悲伤凄怆直到早晨。到了午时，按他吩咐的祭奠了。忽然有黑风从西边来，旋转在宴席上，把纸钱和酒食都卷走了。全城的人都看见了，时间是贞元四年。出自《河东记》。

卢 项

贞元六年十月，范阳卢项家住钱塘，妻子是弘农杨氏。她的婆婆王氏，早年出家于县城的安养寺。卢项住在寺之北里，有个家奴叫小金，年龄十五六岁。卢项家贫，在郡内郭西堰乞食。江堰离他家几十步远，常让小金在江堰主事。曾有一妇人不知从何

来，年可四十余，著瑟瑟裙，蓬发曳漆履，直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数日。时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须臾，妇人至，顾见床下炭，怒谓小金曰：“有炭而焚烟薰我，何也？”举足踏火，火即灭。以手批小金，小金绝倒于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岁，在傍大骇，驰报于家。家人至，已失妇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强如束。命巫人祀之，释然。如是具陈其事。居数日，妇人至，抱一物如狸状，而尖鬣卷尾，尾类犬，身斑似虎。谓小金曰：“何不食我猫儿？”小金曰：“素无为之，奈何？”复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扑灭。童子奔归以报，家人至，小金复瞑然。又祝之，随而愈。自此不令之堰。

后数日，令小金引船于寺迎外姑。船至寺门外，寺殿后有一塔，小金忽见塔下有车马，朱紫甚盛。伫立而观之，即觉身不自制。须臾，车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见一紫衣人策马，问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对答。二人举扶阶上，不令损。紫衣者驻马，促后骑曰：“可速行，冷落他筵饌。”小金问傍人曰：“行何适？”人曰：“过大云寺寺主家耳。”须臾，车马过尽。其院中人来，方见小金倒于阶上，复惊异载归，祀酹之而醒。

是夕冬至除夜，卢家方备梁盛之具，其妇人鬼倏闪于牖户之间。以其闹，不得入。卢生以二虎目系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寝，妇人忽曳，小金惊叫，妇人怒曰：“作饼子，何不啖我？”家人惊起，小

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即言“还你”，遂掷窗有声，烛之果得。后数日视之，帛裹干茄子，不复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来坐，话其事未毕，而妇人来，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惧，方食，遂策一

处来，年龄约四十岁，穿着青绿色的衣裙，蓬松头发拖着漆鞋，径直走到小金前坐下。她自称姓朱，排行十二，坐了很久才离去。如此多日。当时天气寒冷，小金点火取暖。一会儿，妇人来了，看见床下的木炭，生气地对小金说：“有木炭而烧烟薰我，为什么？”抬脚踏火，火就灭了。用手打小金，小金气绝倒在地上。小金有个弟弟年约四五岁，在旁大惊，跑回家报信。家人赶到，妇人已失去踪影，而小金闭着眼睛像在睡觉，身体僵硬像被捆住了。让巫人祭祀祷告，才恢复原样。她如此这般述说那些事情。过了几天，妇人来了，抱着一个东西像狸，可是尖嘴卷尾巴，尾巴像狗，身上的斑纹像虎。她对小金说：“为啥不喂我猫？”小金说：“从来没有做过，怎么办？”妇人又用手打她，小金又倒地，火也扑灭了。童子跑回家报信，家人来到，小金又闭眼像睡着的样子。又祷告，随后又复原。从此不让她到堰上去。

又过了几天，让小金引船到寺庙迎接岳母。船到了寺门外边，寺殿后有座塔，小金忽然看见塔下有车马，朱紫颜色非常气派。小金站立观看，就觉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一会儿，车马出来，左右退避，小金于是倒在地上。看见一个紫衣人策马，问小金是什么人，旁边有一人回答。二人把她抬扶到台阶上，以免她受伤。紫衣人停马，督促后边骑马的人说：“快点走，别耽误了宴会。”小金问旁边的人：“到哪里去？”那人说：“到大云寺寺主家。”一会儿，车马过完了。那院中人过来，才看见小金倒在台阶上，又很惊异，用车把她拉回家，祭奠后才苏醒。

这天晚上是冬至除夜，卢家正在准备祭祀供品，那女鬼突然闪到门窗之间。因为吵闹，也不能进去。卢生把二虎目系在小金的左右臂。夜深了，家人疲乏睡觉，妇人忽又飘然而来，小金惊叫，妇人怒道：“做饼子，为何不让我吃？”家人惊起，小金才醒，而左臂失去一虎目。忽听窗外说“还你”，接着有掷到窗上的声音，用烛照果然是虎

目。过后几天看它，是用帛裹着的干茄子，不是虎目了。冬至才亮天，有女巫来坐，事还没说完，妇人又来了，小金又昏睡过去。那女巫非常害怕，正在吃饭，于是夹起一

枚^煇饨，置户限上，祝之。于时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吃^煇饨，以两手拒地，合面于^煇饨上吸之。”卢生以古镜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若得一顿^煇饨，及雇船钱，则不复来。”卢生如言，遂诀别而去。方欲焚钱财之时，已见妇人背上负钱。焚毕而去，小金遂释然。

居间者，小金母先患风疾，不能言，忽于厨中应诺，便入房，切切然语。出大门，良久，抠衣阔步而入，若人骑马状，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惊，花容即杨氏家旧婢，死来十余年，语声行动酷似之，乃问花容：“何得来？”答曰：“杨郎遣来，传语娘子，别久好在。”杨郎，卢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来。卢生具传，恳辞以留，受语而出门。久之，复命曰：“杨郎见传语，切令不用也，急作纸人代之。”依言剪人，题其名字，焚之。又言：“杨郎在安养寺塔上，与杨二郎双陆。”又问：“杨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问：“小金前见车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罚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树中有穴，久而能变化通灵，故化作妇人。”又问：“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家中偷来。”又问：“前抱来者何物？”言：“野狸。”遂辞去。即酌一杯令饮，饮讫，更请一杯与门前钁八。问：“钁八是何人？”云：“是杨二郎下行官。”又问：“杨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祸否？”答曰：“如他杨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风如雨。在虚中，下视人如蝼蚁然，命衰者则自祸耳，他亦无意焉。”言讫而去。至门方醒，醒后问之，皆不知也。

后小金夜梦一老人，骑大狮子。狮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奋迅，不可视。旁有二昆仑奴操轡。老人谓小金曰：“吾闻尔被鬼物缠绕，故万里来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点尔

个馄饨，放到门槛上祷祝。这时小金笑着说：“笑朱十二吃馄饨，用两手抓地，俯脸对着馄饨用嘴吸。”卢生用古镜照，小金于是哭泣，说：“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若能得到一顿馄饨，和雇船钱，就不再来

了。”卢生遵从她的话，于是告别离去。正要烧钱财之时，已看见妇人背上了钱。焚化完就走了，小金也恢复了原样。

这期间，小金母亲以前患过中风病，不能说话了，忽然在厨房中应答，又进了屋，说得清楚明白。她出了大门，过了很久，提起衣襟大步进来，像人骑马的样子，直到堂前施礼说：“花容请安。”全家大惊，花容是杨家的旧婢女，死了十多年，话语行动很像她，于是问花容：“从哪里来？”答道：“杨郎派来，传话给娘子，问久别可安好。”杨郎是卢生的妻舅，要小金母子，所以派人来取。卢生言辞恳切地要求将她们留下，花容听了就出门了。过了许久，来复命说：“杨郎听了您的话，就令不用了，赶紧做纸人代替她们。”按她说的剪纸人，写上她们的名字，烧掉了。又说：“杨郎在养安寺塔上，与杨二郎玩双陆。”又问：“杨二郎是什么人？”回答说：“是神人。还有木下三郎，也在那里。”又问：“小金之前看见的车马里是什么人？”回答说：“是精灵。原本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平生狠毒，被罚作蛇身。现在在天竺寺楮树中有洞穴，时间久了能变化通灵气，所以能变作妇人。”又问：“既然是蛇身，怎么能有衣裳穿？”回答说：“从某家坟里偷来的。”又问：“先前抱来的是什么东西？”回答说：“是野狸。”于是告辞要离去了。斟了一杯酒让她喝，喝完，又要一杯给门前的钁八。问：“钁八是什么人？”回答说：“是杨二郎的下行官。”又问：“杨二郎如此出入，人遇上他会有祸患吧？”答曰：“像杨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风如雨。在虚幻中，向下看人像蝼蚁一样，生命力衰弱则有祸，其他的没什么。”说完离去。到门口才醒，醒后问她，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小金在夜间梦见一位老人，骑着一头大狮子。狮子像文殊天尊的坐骑，毛色光彩夺目，行动迅速，令人不能直视。旁边有两个昆仑奴，抓着缰绳。老人对小金说：“我听说你被鬼纠缠，特意不远万里前来救你。今年你命里多灾多难，所以鬼点你

作客。”云：“以取钱应点而已，渠亦自得钱。汝若不值我来，至四月，当被作土户，汝则不免死矣。汝于某日拾得绣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样，绣取七躯佛子，七口幡子。”言讫，又曰：“作八口，吾误言耳。八口，一伴四口，又截头发少许，赎香以供养之，

其厄则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为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昆仑奴向前，令展手，便于手掌摩指，则如黑漆，染指上。便背上点二灸处。小金方醒，具说其事，即造佛及幡。视背上，信有二点处，遂灸之，背痛立愈。

卢瑒秉志刚直，不信其事，又骂之曰：“焉有圣贤来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梦老人曰：“吾哀尔疾危，是以来救。汝愚郎主，却唤我作鬼魅也，吾亦不计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户。然至三月末，当须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县各异，亦犹人有逃户。”小金曰：“于余杭可乎？”老人曰：“余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兴可乎？”曰：“可。”老人曰：“汝于嘉兴投谁家？”答曰：“某家有亲，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还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灵筵，神道交通，他则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则可矣。又临发时，脱汝所爱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领缝襟带，余处尽去之。缚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阴暗处，汝则易衣而潜去也。”小金曰：“诺。圣贤前度灸背，当时获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尔腰者，令尔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复于昆仑手掌中研黑，点腰间一处而去。悟而验之，信有点迹，便灸之，又差。其后妇人亦不来矣。至三月尽，如言潜之嘉兴，自后无事。出《通幽录》。

做客。”又说：“取钱是点你做客的借口罢了，她虽然得了钱，但你如果不遇上我来，到四月份，你就要成为土户了，就免不了一死了。你在某天拾到绣佛子了吗？”小金说：“是的。”“你照这个样子，绣七个佛子，七口幡子。”说完，又说：“做八口，我说错了。八口，四口一对，再剪下头发少许，烧香供奉它，那苦难就解除了。”小金说：“接受教诲了。现在我苦于腰背疼痛，不可忍受，请发发慈悲给除掉吧。”老人说：“容易呀。”就让昆仑奴上前，让展开手，便在手掌上磨手指，就像黑漆，染在指上，在小金背上点了两处穴位。小金醒了，全部述说了这些事情，马上制作佛与幡。看背上，确实有两个点处，于是针灸，背痛立刻消失了。

卢瑒秉性刚直，不信这些事，又骂道：“哪有圣贤来救一个婢女？这一定是鬼。”那夜又梦见老人说：“我可怜你危险，这才来救你。你那愚蠢的主人，却说我是鬼魅，我也不计较这事。你到四月必

死。然而到三月末，应离开杭州地界以避之。那鬼神所管辖的，州县各不相同，就好像人有逃户的。”小金说：“到余杭可以吗？”老人说：“余杭也属杭州，有什么用？”又说：“嘉兴可以吗？”说：“可以。”老人问：“你到嘉兴投奔谁家？”回答说：“某家有亲属关系，想投奔他。”老人说：“某家有孝，你现在避鬼，还投奔有鬼人家，有什么用？凡是守孝的有灵筵，神道交往，他就知道你的所在。你投奔吉祥人家，才可以。临出发时，脱掉一件你爱惜的衣服，剪去衣身，留着领缝襟带，其余部分都去掉。扎一个草人让它穿上，放到屋子的阴暗处，你换上衣服偷偷地离去。”小金说：“诺。圣贤前次给针灸背部，当时就好了，现在还苦于腰痛。”老人说：“我以前不根除你的腰痛病，是让你知道有我。你现在要根除吗？”又在昆仑奴手掌中研出黑色，点腰一处而离去。醒后验证，确实有点的痕迹，于是针灸，又好了。那以后妇人也不来了。到了三月末，小金依言偷偷地到了嘉兴，从那以后就平安无事了。出自《通幽录》。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飞卿，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学，皆得极至。虽弘道自高，恶为洁饰，而容貌闲美，即之温然。与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访辩论，皆洞达玄微，研究原本。时人比之张华。

贞元三年，崔信任华州别驾，章武自长安诣之。数日，出行，于市北街见一妇人甚美，因给信云：“须州外与亲故知闻。”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则其子妇也，乃悦而私焉。居月余日，所计用直三万余，子妇所供费倍之。既而两心克谐，情好弥切。无何，章武系事，告归长安，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仍赠诗曰：“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章有仆杨果者，子妇赍钱一千以奖其敬事之勤。

既别，积八九年。章武家长安，亦无从与之相闻。至贞元十一年，因友人张元宗寓居下邳县，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忽思曩好，乃

回车涉渭而访之。日暝达华州，将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门，则阒无行迹，但外有宾榻而已。章武以为下里或废业即农，暂居郊野，或亲宾邀聚，未始归复。但休止其门，将别适他舍。见东邻之妇，就而访之，乃云：“王氏之长老，皆舍业而出游，其子妇歿已再周矣。”又详与之谈，即云：“某姓杨，第六，为东邻妻。”复访郎何姓，章武具语之。又云：“曩曾有僭姓杨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为里中妇五年，与王氏相善。尝云：‘我夫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飞卿，他的祖先是中山人。他生来聪敏博学，遇事就能明白。工于文章学问，都达到极高造诣。虽然志大清高，可是不愿整洁修饰，而容貌文雅俊美，又很温和。他与清河人崔信友好，崔信也是个高雅的人，收集了很多古物，因为章武精明敏慧，每次拜访谈论，都能透彻地说明其玄妙，研究其根本。当时人把他比作张华。

贞元三年，崔信任华州别驾，李章武从长安来拜访他。住了几天，李章武外出旅游，在市北街上看见一个妇人，很美，就欺骗崔信说：“需要去城外看望亲朋故友。”于是租住在了妇人家。主人姓王，那妇人是他儿媳妇，李章武喜欢她并和她私通。住了一个多月，花费三万多，而妇人所花费的还要加倍。不久两人心心相印，情深意切。不久，李章武有事要回长安，二人殷勤叙别。李章武留给那妇人交颈鸳鸯绮一端，又赠诗道：“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妇人答谢李章武白玉指环一个，又赠诗道：“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李章武有个仆人叫杨果，妇人送给他一千钱，用来奖励他做事勤奋。

这样一别就是八九年。李章武家住长安，也没有办法与她通信。到了贞元十一年，因为友人张元宗寄住在下邳县，李章武又从京城去与张元宗会面。忽然想起从前的相好的，就回转车渡过渭水去拜访。天黑到华州，要住在王氏家，到了她家门前，寂静没有行迹，只是在外面有客人睡过的床罢了。李章武以为他们去乡里或者停业务农去了，暂时住在郊外，或者亲朋好友邀请聚会，还没回来。他只好在

她门前停下，准备到别处去投宿。看见了东邻的妇人，就走近询问她，东邻妇人说：“王式的长者，都抛弃家业出游了，他的儿媳妇死去已两年了。”又详细和她谈，她说：“我姓杨，排行第六，是东邻的妻子。”又问他姓啥，李章武告诉了她。又问：“从前曾有仆人姓杨名果的吗？”答：“有。”于是哭诉道：“我做里中的媳妇五年，与王氏友好。她曾说：‘我夫

室犹如传舍，阅人多矣。其于往来见调者，皆殫财穷产，甘辞厚誓，未尝动心。顷岁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见之，不觉自失，后遂私侍枕席。实蒙欢爱，今与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终夜无寝。我家人故不可托，复被彼夫东西，不时会遇。脱有至者，愿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参差，相托祇奉，并语深意。但有仆夫杨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妇寝疾。临死，复见托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顾。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托，万一至此，愿申九泉衔恨，千古睽离之叹。仍乞留止此，冀神会于仿佛之中。’”

章武乃求邻妇为开门，命从者市薪刍食物。方将具^细席，忽有一妇人持帚出房扫地，邻妇亦不之识。章武因访所从者，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诘之，即徐曰：“王家亡妇，感郎恩情深，将见会。恐生怪怖，故使相闻。”章武许诺，云：“章武所由来者，正为此也。虽显晦殊途，人皆忌惮，而思念情至，实所不疑。”言毕，执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门，即不复见。乃具饮饌，呼祭。自食饮毕，安寝。至二更许，灯在床之东南，忽尔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变，因命移烛背墙，置室东南隅。旋闻室北角悉窣有声，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状。视衣服，乃主人子妇也。与昔见无异，但举止浮急，音调轻清耳。章武下床，迎拥携手，款若平生之欢。自云：“在冥录以来，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与狎昵，亦无他异，但数请令人视明星，若出，当须还，不可久住。每交欢之暇，即恳托在邻妇杨氏，云：“非此人，谁达幽恨。”

家犹如旅舍，看到的人很多。其中有来调戏的人，都用尽了钱财，甜言厚誓，未曾动心。不久，有个李十八郎，曾经住在我家。初次相见，我就迷上了他，于是与他私通。他对我情深义重，现在和他分别多年了。我太想念他了，有时全天不吃饭，整夜睡不着。我家人本不

可托付，又苦于李郎非东即西地四处奔波，也就无相见之望了。倘或他来了，希望靠形貌姓名认出他。如无差错，拜托好好照顾他，并说明深意。只要是有仆夫叫杨果的就是。’没过两三年，王氏患病了。临死，又托付我说：‘我本出身寒微，曾蒙君子厚爱。心常感激想念，久而成疾，自己料想治不好了。不要忘了从前所托付的，万一他到这儿了，请告诉他我九泉含恨、千古离别的嗟叹。请让他留在这里，希望在冥冥之中能够神会。’”

李章武求邻妇给开了门，让跟从的人买柴草食品。正要整理床席，忽然有一个妇人拿着笤帚出房扫地，邻妇也不认识她。李章武于是问跟从的人，说是屋里的人。又走近问她，于是慢慢地说：“我是王家死去的媳妇，感谢您的恩重情深，才来与您相会。担心您会怪异害怕，特意让您知道。”李章武答应说：“章武来此的原因，正是为此。虽然是阴阳殊途，人都顾忌和畏惧，可我思念情深，肯定不会疑虑。”说完，拿笤帚人高兴地去了。很快到了门前，立即不见了。李章武就准备了酒食，呼唤祭祀。他自己吃喝完，安息就寝。到二更左右，灯在床的东南处，忽然稍暗，如此多次。李章武心知有变故，于是让挪移灯烛背墙，放到屋子的东南角。很快就听到屋子的北角有窸窣的声响，好像有人影，慢慢来到。距五六步远，就可分辨她的样貌了。看她的衣服，是主人的儿媳。与从前相见没有两样，只是举止浮躁，音调轻清罢了。李章武下床，迎接拥抱拉手，像以前那样欢会。她说：“在冥府以来，都忘掉了亲戚，只是思念您的心，跟从前一样。”李章武加倍与她亲热，她也没有其他异样，只是多次让人看启明星，如果出来，就必须回去，不可久住。每次交欢的空闲，就恳切拜托感谢邻妇杨氏，说：“不是这个人，谁能替我表白心意。”

至五更，有人告可还，子妇泣下床，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却入室，自于裙带上解锦囊，囊中取一物以赠之。其色绀碧，质又坚密，似玉而冷，状如小叶，章武不之识也。子妇曰：“此所谓鞞鞞宝，出昆仑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于西岳与玉京夫人戏，见此物在众宝瑯上，爱而访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宝，皆为光荣。’以郎奉玄道，有精识，故以投献，常愿宝之，此非人间之有。”遂赠诗曰：“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

郎更回抱，终天从此诀。”章武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并答诗曰：“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妇又赠诗曰：“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闭穷泉。”章武答曰：“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叙别讫，遂却赴西北隅。行数步，犹回顾拭泪，云：“李郎无舍念此泉下人。”复哽咽伫立，视天欲明，急趋至角，即不复见。但空室窅然，寒灯半灭而已。

章武乃促装，却自下邳归长安武定堡。下邳郡官与张元宗携酒宴饮。既酣，章武怀念，因即事赋诗曰：“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吟毕，与郡官别。独行数里，又自讽诵。忽闻空中有叹赏，音调凄恻，更审听之，乃王氏子妇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于此别，无日交会。知郎思眷，故冒阴司之责，远来奉送。千万自爱。”章武愈感之。及至长安，与道友陇西李助话，亦感其诚而赋曰：“石沉辽海阔，剑别楚天长。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

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因闲召玉工视所得鞮鞢宝。工不知，不敢雕刻。后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槲叶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贮怀中。至市东街，偶见一胡僧，忽近马叩头云：“君有宝玉在怀，乞一见尔。”

到了五更，有人告诉应该回去了，妇人哭泣下床，与李章武挽臂出门。她仰望天空，于是呜咽悲怨。又退回屋，自己从裙带上解下锦囊，从囊中取出一物赠给他。那东西颜色绀碧，质坚紧密，像玉而冷，状如小叶，李章武不认识。妇人说：“这就是所说的鞮鞢宝，出自昆仑玄圃中，那里也不易得。我最近在西岳与玉京夫人玩，看见此物在众宝瑯上，喜爱问她，夫人就把它送给我。说：‘洞天群仙得到这个宝贝，都认为是光荣。’因为您信奉玄道，卓有见识，所以献给您，希望能珍惜，这不是人间有的。”又赠诗道：“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抱，终天从此诀。”李章武取出白玉宝簪一个酬谢，并答诗道：“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于是相持哭泣。过了好久，妇人又赠诗道：“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闭穷泉。”李章武答：“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

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深情话别后，她就向西北角走去。走了几步，还回看拭泪，说：“李郎不要忘记我这泉下人。”又哽咽伫立，看天要亮了，急忙奔到角落，便不见了。只有空屋幽暗，寒灯半灭罢了。

李章武整顿行装，从下邳回长安武定堡。下邳郡官和张元宗携酒宴请他。喝到尽兴时，李章武怀念妇人，于是即事赋诗道：“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吟罢，与郡官告别。他独自行走了几里，又自己吟诵。忽然听到空中有人赞赏，音调凄恻，再仔细听，是王氏儿媳。她说：“冥府各有地界，现在在此分别，再无相见之期了。知道您思念我，因此甘冒阴司责罚，远来送行。千万珍重。”李章武越发感念。等到了长安，与道友陇西人李助交谈，也感其诚而赋诗道：“石沉辽海阔，剑别楚天长。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

李章武后来在东平丞相府做事，空闲时让玉工看他所得的鞞鞫宝。玉工不懂，不敢雕刻。后来他奉命到大梁去，又找来玉工，粗略能辨识。于是根据它的形状，雕成欂叶象。又奉命到京城去，每每把这一宝物放在怀里。到了市东街上，偶然遇见一个胡僧，忽然靠近马叩头说：“您有宝玉在怀里，请让我看一看。”

乃引于静处开视。僧捧玩移时，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间有也。”章武后往来华州，访遗杨六娘，至今不绝。出李景亮为作传。

就领他到安静的地方拿出让他看。胡僧捧着欣赏了好一会儿，说：“这是天上极好的宝物，不是人间有的。”李章武后来经常去华州，探望杨六娘，至今不绝。出自李景亮给作的传记。

太平广记

(第九册)

中華書局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驯 魏朋

道政坊宅 郑琼罗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举进士，连不中第。贞元二年，有故人国子祭酒包佶者，通于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当以名闻执政。初五更，俊将候佶，里门未开，立马门侧。傍有卖糕者，其气熇熇。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小囊毡帽，坐于其侧，颇有欲糕之色。俊为买而食之，客甚喜，啖数片。

俄而里门开，众竟出，客独附俊马曰：“愿请问。”俊下听之，曰：“某乃冥之吏送进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寻之。”因出视。俊无名，垂泣曰：“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者亦十年。今复无名，岂终无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禄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难。但于本录耗半，且多屯剥，才获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问：“几何可？”曰：“阴钱三万贯。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考进士，连续多次没有考中。贞元二年，有个旧友，即国子监祭酒包佶，通融于主司，帮助他考上了。发榜前一天，应当把名字通报给执政。刚五更，李俊就要去等候包佶，当时里门没开，遂停马在门旁。旁边有卖糕的，那糕热气腾腾。有一个小吏好像是外郡来投递文书的，头戴小囊毡帽，坐在他的旁边，露出很想吃糕的神色。李俊买糕让他吃，客人很高兴，吃了几片。

一会儿里门打开了，众人都走出去了，客人独自靠近李俊的马

说：“请私下说几句话。”李俊下马听他说：“我是冥府送进士名的小吏。您也是来应举的吗？”李俊说：“是的。”那人说：“送堂上的榜在这里，您可自己寻找。”于是拿出来让他看。李俊的名字没在上边，他低头哭泣道：“苦心读书写文章二十多年，赴京参考也有十年了。现在又落榜了，难道终身也不能成就功名吗？”客人说：“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后，官位很高。现在要得到它，也并不难。只是要耗减一半官禄，而且多遭遇不幸，才能获得一郡，怎么样？”李俊说：“所要追求的是功名，功名得到就满足了。”客人说：“可以向冥吏稍微贿赂一下，就在这上面找同姓的换掉他的名字，可以吗？”李俊问：“多少钱可以？”说：“阴间的钱三万贯。

某感恩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牒吏。来日午时送可也。”复授笔，使俊自注。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名，俊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动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无违约。”

既而俊诣佶，佶未冠，闻俊来怒，出曰：“吾与主司分深，一言状头可致，公何躁甚？频见问，吾其轻语者耶？”俊再拜对曰：“俊愚于名者，若恩决此一朝。今当呈榜之晨，冒责奉谒。”佶唯唯，色犹不平。俊愈忧之。乃变服伺佶出随之，经皇城东北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佶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诚知获罪，负荆不足以谢。然迫于大权，难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谓无阻，闻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于豪权，留之不得。窃恃深顾，外于形骸，见责如此，宁得罪于权右耳。”请同寻榜，揩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去“温”字，注“俊”字。

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处。其日午时，随众参谢，不及赴糕客之约。迫暮将归，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为君所误，得杖矣。牒吏将举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实有重杖者。俊惊谢之，且曰：“当如何？”客曰：“来日午时，

我感谢您的恩惠而诚心告诉您，那钱不是我敢要的，要送给牒吏。明

天午时送钱就可以。”又给他笔，让李俊自己改。上边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的名字，李俊要擦去，客人急忙说：“不可以，这个人俸禄重，不能轻易改动。”又在他的下面有李温的名字，客人说：“这个可以。”便擦去“温”字，写上“俊”字。客人就急忙卷起名榜，边走边说：“不要失约。”

不久之后李俊来见包拯，包拯还没梳洗穿戴，听说李俊来了就生气了，出来说：“我和主司交情深，有我一句话状元都能得到，您为什么这么急躁？频频来问，我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李俊拜了两拜回答说：“我一心追求功名，能不能得到您的恩德取决于今天早晨。今天早晨呈送榜文，所以冒着责怪来拜见。”包拯答应了，犹有不平之色。李俊更加担心。他就变换服饰等包拯出来后跟随着他，经过皇城东北角，遇着一个礼部官员怀揣那榜文，将要到中书省。包拯作揖问道：“以前和您说的办没办？”礼部官员说：“确实知道对不住您，负荆也足谢罪。可是迫于大权，难于答应您的要求。”包拯自以为交情深厚，心想不会有问题，听了这话生气地说：“季布所以在天下闻名，是因为能够说话算数。现在您使我成为说话不算数的人，大概是认为我是个闲官。平生的交情，今天断绝！”不作揖就走了，礼部官忙追上他说：“迫于豪门权贵，留不得。我仗着您对我感情好，我对您随便了些，被如此责怪，只好得罪于权右了。”于是请包拯一起查看榜文，擦名填上李俊的名字。祭酒打开榜，看见李夷简，要擦，礼部官急忙说：“此人是宰相安排的，不能擦去。”指着他下边的李温说：“这个可以。”于是擦去“温”字，写上“俊”字。

等到名榜发出，李俊的名字果然在以前所指的地方。那天午时，李俊随着大家参拜谢恩，没能按照糕客的要求去办。天黑了要回去，在路上遇见了糕客，糕客哭泣着让看他的背并说道：“被您耽误，我受了杖打。牒吏将要检举调查我，我又去求了别人，才一起阻止了他。”糕客的背上确实有被重重杖打过的痕迹。李俊惊恐地谢罪，并且说：“现在该怎么办呢？”糕客说：“明天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俊曰：“诺。”及到时焚之，遂不复见。然俊筮仕之后，追勘贬降，不绝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几而终。出《续玄怪录》。

李 赤

贞元中，吴郡进士李赤者，与赵敏之同游闽。行及衢之信安，去县三十里，宿于馆厅。宵分，忽有一妇人入庭中，赤于睡中蹶起，下阶与之揖让。良久即上厅，开篋取纸笔，作一书与其亲，云：“某为郭氏所选为婿。”词旨重叠，讠，乃封于篋中。复下庭，妇人抽其巾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妇人乃收巾而走。及视其书，赤如梦中所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驿，白昼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厕，见赤坐于床，大怒敏之曰：“方当礼谢，为尔所惊。”浹日至闽，属寮有与赤游旧者，设燕饮次，又失赤。敏之疾索于厕，见赤僵仆于地，气已绝矣。出《独异志》。

韦 浦

韦浦者，自寿州士曹赴选，至闽乡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归元昶，常力鞭策之任，愿备门下厮养卒。”浦视之，衣甚垢而神采爽迈，因谓曰：“尔何从而至？”对曰：“某早晚冯六郎职在河中，岁月颇多，给事亦勤，甚见亲任。昨六郎、绛州轩辕四郎同至此，求卜判官买腰带。某于其下丐茶酒直，遂有言语相及。六郎谓某有所欺，斥留于此。某佣贱，复黜资用，非有符牒，不能越关禁。伏知二十二郎将西去，偿因而获归，为愿足矣。或不弃顽下，终赐鞭驱，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许之。

送五万缗钱，亦可无追查的灾难。”李俊说：“诺。”等到时焚化了，就再没看见糕客了。可是李俊自做官以后，接连被追查贬谪降职。才做了岳州刺史，不久就死了。出自《续玄怪录》。

李 赤

贞元年间，吴郡进士李赤，与赵敏之一起去闽地游览。他们走到衢州的信安，距离县城三十里，住在驿馆里。夜半时分，忽然有一个妇人进到院中，李赤从睡梦中急忙起来，走下台阶向她作揖谦让。李赤过了很久才进屋，打开书箱，拿出纸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父母，

说：“我被郭氏选作女婿了。”词意重叠。写完，就把信封在书篋中。他又下到庭院，妇人抽出巾带勒他，赵敏之跑出来大叫，妇人就收起巾带跑了。等到看那书信，觉得像是在梦中写的。第二天，又一起出行，向南走，住在建中驿，大白天的李赤又失踪了。赵敏之就急忙到茅房，看见李赤坐在凳子上，非常生气地对赵敏之说：“正要行礼，就被你惊醒了。”十天后到达闽地，属下有和李赤交游的，设宴款待，李赤又失踪了。赵敏之急忙到茅房去找，看见李赤僵硬地倒在地上，已经断气了。出自《独异志》。

韦 浦

韦浦，自寿州士曹去参选官吏，到达阆乡旅馆里，正要吃饭，忽有一人上前拜见说：“我是归元昶，平常做马夫工作，希望在您门下做个马夫。”韦浦看他，衣服很脏，可是精神豪爽超逸，于是问他：“你从哪里来？”回答说：“我以前在冯六郎处任职，在河中，时间很长了，办事也勤快，很被信任。昨天六郎和绛州轩辕四郎一同到这里，求卜判官买腰带。我向他要茶酒钱，说了几句话。六郎认为我欺骗他，责备我把我留在了这里。我身份低微，又少钱物，没有符牒，不能过关禁。我知道二十二郎将向西去，倘若能跟着一起回去，就满足了。如不嫌弃我，让我为您效劳，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就是十分荣幸了！”韦浦答应了他。

食毕，乃行十数里，承顺指顾，无不先意，浦极谓得人。俄而憩于茶肆，有扁乘数十适至，方解轭纵牛，斲草路左。归趋过牛群，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鸣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见，遽将求医，归谓曰：“吾常为兽医，为尔疗此牛。”即于墙下捻碎土少许，傅牛脚上，因疾驱数十步，牛遂如故。众皆兴叹。其主乃赏茶二斤，即进于浦曰：“庸奴幸蒙见诺，思以薄伎所获，效献芹者。”浦益怜之。次于潼关，主人有稚儿戏于门下，乃见归以手捏其背，稚儿即惊闷绝，食顷不寤。主人曰：“是状为中恶。”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则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传语主人，此客鬼为祟，吾且录之矣。”言其状与服色，真归也。又曰：“若以兰汤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儿立愈。浦见归所为，已恶之。及巫者有说，

呼则不至矣。

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傍忽见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负而顾步甚重，曰：“某不敢以为羞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复言，已见责于华岳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为此界不果闲行，受笞至重。方见二十二郎到京当得本处县令，无足忧也。他日亦此伫还车耳。”浦云：“尔前所说冯六郎等，岂皆人也？”归曰：“冯六郎名夷，即河伯，轩辕天子之爱子也。卞判官名和，即昔刖足者也。善别宝，地府以为荆山玉使判官，轩辕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冯六郎意。今日违蹶，实此之由。”浦曰：“冯何得第六？”曰：“冯水官也，水成数六耳。故黄帝四子，轩辕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选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虽无所睹，肝鬲如有物焉。出《河东记》。

吃完饭，走了十几里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不如意的，韦浦认为得到了满意的人。不久在茶馆里休息，有几十辆小车来到这里，正解开车辕放牛在路边吃草。归元昶快步走过牛群，用手打一牛足，牛就鸣叫疼痛不能前行。主人开始没看见他，就要找兽医，归元昶对他说：“我曾经当过兽医，给你治疗这头牛。”就在墙下捻少量碎土，敷在牛脚上，又让快跑几十步，牛便如从前一样。大家都赞叹不已。那主人就赏了他二斤茶叶，他送给韦浦说：“我承蒙您收留，想用小小的伎俩赚点东西敬献给您。”韦浦更加喜欢他了。他们住在潼关，主人有个小儿子在门前玩，就见归元昶用手撞他的背，小孩子就惊吓没气了，过了一顿饭的时间都没醒。主人说：“这状态是中邪。”赶紧去叫二娘，很久才到。二娘是巫婆，到了就用琵琶迎神，打了半天哈欠，说：“三郎到了。传告主人，这是客鬼作祟，我把他记下来了。”说他的样貌和服色，真是归元昶。又说：“如果用兰汤给他洗澡，这病患就消除了。”按照说的去做，小孩儿立刻就好了。韦浦见了归元昶所做的事情，已经感到厌恶了，等巫婆说完，呼叫他却不再来了。

第二天又走，来到赤水西。在路旁忽然看见归元昶，穿着破紫衫，好像背负着东西脚步沉重，说：“我不敢因为羞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我是客鬼，昨天的事不敢再说，已被华岳神君责罚了。巫师所

说的三郎，就是金天。我为在这里的邪行，挨了重笞。方才知道二十二郎到京都能担任本处县令，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他日还在这里伫立迎候您回还。”韦浦说：“你以前所说的冯六郎等，难道都是人吗？”归元昶说：“冯六郎名叫夷，就是河伯，是轩辕天子的爱子。卞判官名叫和，就是从前刖足的。善于区分宝贝，地府让他做荆山玉使判官，是轩辕家奴客，因小事不能互相容忍，就令我在冯六郎那里失意了。今天如此艰难不利，实在是这缘由。”韦浦问：“冯为什么得第六？”回答说：“冯夷是水官，水成数是六。黄帝有四个儿子，轩辕是四子，是最小的。”韦浦那年被选作霍丘县令，与他所言相合。上任途中来到这里，虽然什么也没看见，隐隐约约好像有东西在那里。出自《河东记》。

郑 驯

郑驯，贞元中进士擢第，调补门下典仪，第三十五。庄居在华阴县南五六里，为一县之胜。驯兄弟四人，曰驯，曰驥，曰駒。駒与驯，有科名时誉，县大夫泊邑客无不倾向之。驯与渭桥给纳判官高叔让中外相厚，时往求丐。高为设鲙食，其夜，暴病霍乱而卒。时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为具棺槨衾遂敛之，冥器奴马，无不精备。题冥器童背，一曰鹰儿，一曰鸽子。马有青色者，题云撒豆驄。十数日，柩归华阴别墅。

时邑客李道古游虢川半月矣，未知驯之死也。回至潼关西永丰仓路，忽逢驯自北来，车仆甚盛，李曰：“别来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气忻然，谓李曰：“多荷渭桥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鹰儿、鸽子参李大郎。戏谓曰：“明时文士，乃蓄鹰鹞耶？”驯又指所乘马曰：“兼请看仆撒豆驄。”李曰：“仆颇有美色如何？”驯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难。”乃相与并辔，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驯以马策过，曰：“去家咫尺，何必食为。”有顷，到华阴岳庙东。驯揖李曰：“自此径路归矣。”李曰：“且相随至县，幸不回路。”驯曰：“仆离家半月，还要早归。”固不肯过岳庙。

须臾，李至县，问吏曰：“令与诸官何在？”曰：“适往县南慰郑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郑三十五郎，今月初向渭桥

亡，神枢昨夜归庄耳。”李輶然曰：“我适与郑偕自潼关来。”一县人吏皆曰不虚，李愕然，犹未之信，即策马疾驰，往郑庄。中路逢县吏崔频、县丞裴悬、主簿卢士琼、县尉庄儒，及其弟庄古，邑客韦纳、郭存中，并自郑庄回。立马叙言，李乃大惊，良久方能言，且忧身之及祸。后往来者，往往于京城中闹处即逢，行李仆马，不异李之所

郑 驯

郑驯，贞元年间考中进士，调补门下典仪，排行第三十五。庄园在华阴县南五六里处，是一县的胜地。郑驯兄弟四人，其他三人叫郑驹、郑骥、郑驹。郑驹和郑驯，有科名和名望，从县大夫到邑客没有不佩服的。郑驯与渭桥给纳判官高叔让交情深厚，时常去求助。高叔让请他吃鲙鱼，那夜，突然得霍乱病死了。当时正是暑天，来不及等他家人，就给他备齐了棺槨衣被后入殓，冥器奴马无不精心准备。在冥器童子背上题字，一个叫鹰儿，一个叫鹞子。马是青色的，题名撒豆骢。十多天，灵枢运回华阴别墅。

当时邑客李道古游览虢川半月了，不知道郑驯死了。回到潼关西永丰仓路，忽然遇到郑驯从北边过来，车马仆从很盛大，李道古说：“分别十来天，行李为什么这么盛大呢？”郑驯神采飞扬，对李道古说：“渭桥老高给操办的。”就叫两个童子鹰儿、鹞子参拜李大郎。李道古开玩笑说：“盛明之时的文人学士，也养鹰和鹞呀？”郑驯又指着所乘的马说：“请看看我的撒豆骢。”李道古说：“我很羡慕你，怎么办？”郑驯说：“只要努力修炼美德，得到这些有什么困难的？”两人就骑马并行，到了野狐泉，李道古想留郑驯吃饭，郑驯打马而过，说：“离家很近了，何必吃饭。”一会儿，到了华阴岳庙东边。郑驯向李道古作揖说：“从这小路回去了。”李道古说：“我们一起去县里去吧，正好不绕道。”郑驯说：“我离家已半月，还要早点回去。”坚持不肯过岳庙。

一会儿，李道古到了县里，问小吏：“县令和各位官员在哪里？”小吏说：“到县南慰问郑三十四郎去了。”李道古说：“因何事慰问？”小吏说：“郑三十五郎，今月初去渭桥死了，灵枢昨夜回庄。”李

道古笑着说：“我刚才和郑训一同从潼关来。”一县人都说郑训确实死了，李道古很吃惊，还不信他们，就策马疾驰，前往郑庄。中途遇见县吏崔频、县丞裴悬、主簿卢士琼、县尉庄儒，及其弟庄古，邑客韦纳、郭存中，一起从郑庄回来。停马叙说，李道古才大惊，很久才能说出话，担忧自己将遭灾祸。以后来往的人，往往在京城热闹地方遇见郑训，行李仆从马匹，不异于李道古所

见，而不复有言。出《河东记》。

魏 朋

建州刺史魏朋，辞满后，客居南昌。素无诗思，后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勿索笔抄诗言：“孤坟临清江，每睹白日晚。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恨为泉台客，复此异乡县。愿言敦畴昔，勿以弃疵贱。”诗意如其亡妻以赠朋也。后十余日，朋卒。出《玄怪录》。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东，贞元中，有小宅，怪异日见，人居者必大遭凶祸。时进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无患，乃夸于众云：“仆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谓此宅凶，于次卿无何有。”李直方闻而答曰：“是先辈凶于宅。”人皆大笑。后为东平节度李师古买为进奏院。是时东平军每贺冬正常五六十人，鹰犬随之，武将军吏，烹炰屠宰，悉以为常。进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负壮气。诘朝，访太史丞徐泽，遇早出，遂憩马于其院。此日东平军士悉归，忽见堂上有伛背衣黧^① 绀老人，目且赤而有泪，临阶曝阳。西轩有一衣暗黄裙白褙裆老母，荷担二笼，皆盛亡人碎骸及驴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于其髻为钗，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为至此？”老母应曰：“高八丈万福。”遽云：“且辞八丈移去，近来此宅大蹀^② 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姻亲说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而粉饰耳。出《乾^③ 闥子》。

郑琼罗

段文昌从弟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还洛，暮达瓜洲，宿看见的，只是不再说话。出自《河东记》。

魏 朋

建州刺史魏朋，辞官后，客居在南昌。平素没有想过吟诗作赋，后来得病，精神失常，好像有人牵引他，忽然要笔抄写诗句：“孤坟临清江，每睹白日晚。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恨为泉台客，复此异乡县。愿言敦畴昔，勿以弃疵贱。”看诗意好像是他的亡妻赠送的。过了十多天，魏朋死了。出自《玄怪录》。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东，贞元年间，有处小宅院，每天都有奇异现象，人住进去必遭大灾。当时进士房次卿租住在西院，几个月也没遭祸患，于是当众夸口说：“我肯定前程无忧。都说这个宅院凶，对于我却没有什么。”李直方听了答道：“这是他比宅院还凶。”众人大笑。宅子后来被东平节度李师古买去作了进奏院。这时东平军每当庆贺冬至，常常有五六十人，鹰犬相随，武将军吏，烹煮屠宰，悉以为常。进士李章武刚刚及第，很有勇气。一天早晨，去拜访太史丞徐泽，正巧他清早外出，于是在那宅院停马休息。这天东平军士都回家了，李章武忽然看见堂上有一个曲背穿着黑红色衣服的老人，眼睛发红而且有泪，靠着台阶晒太阳。西轩有一个穿着暗黄色裙白褙子的老太太，肩上担着两个笼子，都盛着死人的碎骨和驴马等骨，又在她的发髻上插着六七个人的肋骨当发钗，好像挪动要走。老人叫道：“四娘子为啥到这里？”老太太应道：“高八丈万福。”又急忙说：“暂且辞别八丈离去，近来这个宅院杂乱吵闹，住不下去了。”李章武听姻亲说过这是个凶宅。有人说李章武因此把这宅子说得更凶了。出自《乾闥子》。

郑琼罗

段文昌堂弟某，贞元末年从信安回洛阳，晚上到达瓜洲，住于舟中。夜久弹琴，忽外有嗟叹声，止息即无。如此数四，乃缓辎还寝。梦一女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没，遂来杨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将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颈自杀。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其夕，再见梦于杨子令石义，竟不为理。复见冤气于江，石尚谓非烟之祥，图而表奏。抱恨四十年，无人为雪。妾父母俱善琴，适听君琴声，奇弄翕响，不觉来此。”寻至洛北河清县温谷，访内弟樊元则，少有异术。居数日，忽曰：“兄安得一女鬼相随？请为遣之。”乃张灯焚香作法，顷之，灯后窸窣有声，元则曰：“是请纸笔也。”即投纸笔于灯影中。少顷，满纸疾落，灯前视之，书盈于幅。书若杂言七字，辞甚凄恨。元则遽令录之，言鬼书不久辄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元则复令具酒脯纸钱，乘昏焚于道。有风旋灰直上数尺，及闻悲泣声。诗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语不甚晓，词故不载。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出《酉阳杂俎》。

在船里。夜深弹琴，忽然听到外面有叹息声，他停止弹琴，叹息声便没有了。这样几次后，他便松开琴弦回去睡觉。梦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形容憔悴，衣裳破旧，上前拜见他说：“我姓郑叫琼罗，原本住在丹徒。父母早亡，依靠孀嫂。嫂子不幸又死去了，便到杨子寻找姨母。晚上到了客舍，市吏子王惟举乘着酒醉要强行侮辱我，我知道不能逃脱，便用领巾缠住脖子自杀了。市吏子便偷偷地将我埋在鱼行的西渠中。那天晚上，我托梦给杨子令石义，他竟然不加理睬。我又让冤气出现在江上，石义还说那不是祥烟，画下来上奏了。怨恨存在心里四十多年了，无人替我昭雪。我父母都擅长弹琴，刚才听到您的琴声，实在太美妙了，不知不觉便来到这儿。”段某到洛北河清县温谷拜访他的内弟樊元则，元则会一些特异的法术。住了几天，樊元则忽然说：“老兄你怎么有一个女鬼尾随？请让我遣走她。”于是张灯烧香作法，一会儿，灯后发出窸窣的声响。樊元则说：“这是要纸笔。”立即将纸笔投在灯影中。一会儿，整张纸急速落下，在灯前观

看，上面写满了字。写的像七言杂诗，措辞非常凄楚怨恨。樊元则便令人赶紧记下来，说鬼写的字不久就会漫灭。到了破晓，纸上像被煤弄污了似的，不再有字迹。樊元则又令人准备了酒菜纸钱，黄昏时在道上焚烧。有风旋转着刮走了灰，一直吹到几尺高，还听到悲切的哭泣声。诗一共二百六十二个字，表达的都是冤屈的意思，话语不太明白，所以此处不载录了。其中的二十八个字是：“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

独孤穆

唐贞元中，河南独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仪县宿，未至十里余，见一青衣乘马，颜色颇丽。穆微以词调之，青衣对答甚有风格。俄有车路北下道者，引之而去。穆遽谓曰：“向者粗承颜色，谓可以终接周旋，何乃顿相舍乎？”青衣笑曰：“愧耻之意，诚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独居，性甚严整，难以相许耳。”穆因问娘子姓氏及中外亲族，青衣曰：“姓杨第六。”不答其他。

既而不觉行数里，俄至一处，门馆甚肃。青衣下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馆曰：“自绝宾客，已数年矣。娘子以上客至，无所为辞。勿嫌疏漏也。”于是秉烛陈榻，衾褥备具。有顷，青衣出谓穆曰：“君非隋将独孤盛之后乎？”穆乃自陈，是盛八代孙。青衣曰：“果如是，娘子与郎君乃有旧。”穆询其故，青衣曰：“某贱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当自出申达。”须臾设食，水陆毕备。食讫，青衣数十人前导曰：“县主至。”见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绝代。拜跪讫，就坐，

独孤穆

唐德宗贞元年间，河南独孤穆客居淮南。夜晚要到大仪县投宿，走了未到十里余，看见一乘马的侍女，姿色很美丽。独孤穆稍稍用话调戏她，侍女回答很有风格。一会儿，有一辆车从路北驶到道上，带着她离去。独孤穆于是对她说：“先前粗略地看到你的姿色，认为终究可以交往，为什么要立刻离去呢？”侍女笑着说：“羞愧的想法，实在也不过分。只是娘子少年独居，性情很严正，难以答应。”独孤穆于是问娘子姓氏和家庭内外亲属，侍女说：“姓杨排行第六。”不回答其他事情。

不一会儿，不知不觉走了好几里，旋即到了一个处所，门馆很庄严。侍女下马入内，很久才出来，请客人入馆说：“自从谢绝宾客，已好多年了。娘子认为是贵客到来，没什么可推辞的。不要嫌弃不周到之处。”于是拿着蜡烛布置床铺，被褥备办齐全。不久，侍女出来对独孤穆说：“你莫非是隋将独孤盛的后代？”独孤穆就自我陈述，是独孤盛的第八代孙子。侍女说：“果然是这样，娘子与你有旧交。”独孤穆问其中原因，侍女说：“我是地位低下的人，不知道那缘由，娘子自然会自己说明。”片刻摆上饭食，山珍海味都很齐备。吃完饭，侍女几十人在前引导说：“县主到了。”看见一女子，年龄能有十三四岁，姿色可谓举世无双。拜跪完，就座，

谓穆曰：“庄居寂寞，久绝宾客，不意君子惠顾。然而与君有旧，不敢使婢仆言之，幸勿为笑。”穆曰：“羁旅之人，馆谷是惠，岂意特赐相见，兼许叙故。且穆平生未离京洛，是以江淮亲故，多不识之，幸尽言也。”县主曰：“欲自陈叙，窃恐惊动长者。妾离人间，已二百年矣。君亦何从而识？”初穆闻其姓杨，自称县主，意已疑之，及闻此言，乃知是鬼，亦无所惧。县主曰：“以君独孤将军之贵裔，世稟忠烈，故欲奉托，勿以幽冥见疑。”穆曰：“穆之先祖，为隋室将军。县主必以穆忝有祖风，欲相顾托，乃平生之乐闻也。有何疑焉？”县主曰：“欲自宣泄，实增悲感。妾父齐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倾覆，妾之君父，同时遇害。大臣宿将，无不从逆，唯君先将军，力拒逆党。妾时年幼，常在左右，具见始末。及乱兵入宫，贼党有欲相逼者，妾因辱骂之，遂为所害。”因悲不自胜。穆因问其当时人物及大业末事，大约多同隋史。

久之，命酒对饮。言多悲咽，为诗以赠穆曰：“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豺虎恣吞噬，戈干日纵横。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膏血浸宫殿，刀枪倚檐楹。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白刃污黄屋，邦家遂因倾。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哀哀独孤公，临死乃结缨。天地既板荡，云雷时未亨。今者二百载，幽怀犹未平。山河风月古，陵寝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华轩一会顾，土室以为荣。丈夫立志操，存没感其情。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穆深嗟叹，以为班婕妤所不及也。因问其平生制作，对曰：“妾本无才，但好读古

集。常见谢家姊妹及鲍氏诸女皆善属文，私怀景慕。帝亦雅好文学，时时被命。当时薛道衡名高海内，妾每见其文，心颇鄙之。向者情发于中，

对独孤穆说：“在山庄里居住很寂寞，好久谢绝宾客，没想到你今天光临。然而与你有旧交，不敢让婢仆说明，希望不被你笑话。”独孤穆说：“作客他乡的人，供给食宿这就够优惠的，哪里想到特意相见，又答应叙谈故旧。再说我平生没离开过京洛，因此江淮的亲戚故交，大多不相识，希望详尽说明。”县主说：“想要亲自陈说，私下里担心惊吓着你。我离开人间，已经二百年了。你怎么能认识我呢？”开始独孤穆听说她姓杨，自称是县主，心里已经怀疑了，到听了这些话，就知道是鬼，也没怎么害怕。县主说：“因为你是独孤将军的后代，世代秉承忠烈，所以有事想要托付于你，不要因为幽冥两隔，就有所疑虑。”独孤穆说：“我的先祖，是隋王室的将军。县主必然因为我有祖辈的风尚，想托付于我，这是我平生的乐事。有什么疑虑呢？”县主又说：“我想要发泄心中的积郁，那实在是增加悲哀和伤感。我父亲是齐王，隋帝的二儿子。隋朝灭亡，我的父亲同时遇害。大臣、宿将，没有不顺从逆党的，只有你的父亲独孤将军，奋力抵抗逆党。我当时年幼，常常在他身边，完全看见了事情的始末。等到叛军闯入宫中，有贼党要逼迫我，我便辱骂他们，于是被杀害。”于是不胜悲痛。独孤穆趁机问她当时的人物和大业灭亡的事情，大致和隋史记载的相同。

过了一段时间，县主令摆酒对饮。谈话中不时悲伤哭泣，作了首诗赠给独孤穆道：“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豺虎恣吞噬，戈干日纵横。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膏血浸宫殿，刀枪倚檐楹。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白刃污黄屋，邦家遂因倾。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哀哀独孤公，临死乃结纆。天地既板荡，云雷时未亨。今者二百载，幽怀犹未平。山河风月古，陵寝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华轩一会顾，土室以为荣。丈夫立志操，存没感其情。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独孤穆深深叹息，认为班婕妤也赶不上她。就问她平生的创作，回答说：“我本来没什么才气，只是喜欢读些古集。常看见谢氏姐妹和鲍氏诸女都善于写文章，心里景仰羡慕。皇帝

也雅好文学，常常受命。当时薛道衡名扬天下，我每看见他的文章，心里很鄙视他。刚才情发于心中，

但直叙事耳，何足称赞？”穆曰：“县主才自天授，乃邺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拟？”穆遂赋诗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祸，隋室若缀旒。患难在双阙，干戈连九州。出门皆凶竖，所向多逆谋。白日忽然暮，颓波不可收。望夷既结衅，宗社亦贻羞。温室兵始合，宫闱血已流。悯哉吹箫子，悲啼下凤楼。霜刃徒见逼，玉笋不可求。罗襦遗侍者，粉黛成仇雠。邦国已沦覆，余生誓不留。英英将军祖，独以社稷忧。丹血溅黼宸，丰肌染戈矛。今来见禾黍，尽日悲宗周。玉树已寂寞，泉台千万秋。感兹一顾重，愿以死节酬。幽显傥不昧，中焉契绸缪。”县主吟讽数四，悲不自堪者久之。

逡巡，青衣数人皆持乐器，而有一人前白县主曰：“言及旧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独郎新至，岂可终夜啼泪相对乎？某请充使，召来家娘子相伴。”县主许之。既而谓穆曰：“此大将军来护儿歌人，亦当时遇害，近在于此。”俄顷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乐，纵饮甚欢。来氏歌数曲，穆唯记其一曰：“平阳县中树，久作广陵尘。不意阿郎至，黄泉重见春。”良久曰：“妾与县主居此二百余年，岂期今日忽有佳礼？”县主曰：“本以独孤公忠烈之家，愿一相见，欲豁幽愤耳，岂可以尘土之质，厚诬君子？”穆因吟县主诗落句云：“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县主微笑曰：“亦大强记。”穆因以歌讽之曰：“金闺久无主，罗袂坐生尘。愿作吹箫伴，同为骑凤人。”县主亦以歌答曰：“朱轩下长路，青草启孤坟。犹胜阳台上，空看朝暮云。”来氏曰：“曩日萧皇后欲以县主配后兄子，正见江都之乱，其事遂寝。独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对，正为嘉耦。”穆问县主所封何邑，县主云：“儿以仁寿四年生于京师，时驾幸仁寿宫，因名寿儿。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县主。上幸江都宫，徙封

只是平铺直叙自己的经历罢了，哪里值得称赞？”独孤穆说：“县主的才能是天授给的，是邺中七子一类的，薛道衡怎么能和你比拟呢？”独孤穆于是赋诗而答谢她道：“皇天昔降祸，隋室若缀旒。患难在双阙，干戈连九州。出门皆凶竖，所向多逆谋。白日忽然暮，颓波不可收。望夷既结衅，宗社亦贻羞。温室兵始合，宫闱血已流。悯哉

吹箫子，悲啼下凤楼。霜刃徒见逼，玉笋不可求。罗襦遗侍者，粉黛成仇雠。邦国已沦覆，余生誓不留。英英将军祖，独以社稷忧。丹血溅黼宸，丰肌染戈矛。今来见禾黍，尽日悲宗周。玉树已寂寞，泉台千万秋。感兹一顾重，愿以死节酬。幽显傥不昧，中焉契绸缪。”县主吟诵多遍，悲痛得不能忍受了很久。

过了一阵子，几个穿青衣的侍女，手里都拿着乐器，有一人上前劝慰县主说：“说起旧事，恐怕只能使人感到悲伤，况且独孤郎新到，怎么能整夜啼哭洒泪相对呢？我愿充当使者，招来家娘子相伴。”县主答应了她。然后对独孤穆说：“这人是大将军来护儿的歌人，也是当时遇害，就住在附近。”来氏顷刻就到了，很有姿色，善于说笑。于是鼓乐齐奏，大家举杯畅饮，很是欢乐。来氏唱了几支曲子，独孤穆只记住其中一曲：“平阳县中树，久作广陵尘。不意阿郎至，黄泉重见春。”过了很久说：“我和县主在这儿住了二百多年，哪里想到今天忽然有好礼？”县主说：“本来因为独孤公是忠烈之家，愿意与他相见，要疏散一下幽怨愤恨之事，怎能以庸俗之躯，厚损于君子呢？”独孤穆于是吟咏县主末尾两句诗道：“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县主微笑道：“真是好记性。”独孤穆于是用诗歌暗示道：“金闺久无主，罗袂坐生尘。愿作吹箫伴，同为骑凤人。”县主也用诗歌答道：“朱轩下长路，青草启孤坟。犹胜阳台上，空看朝暮云。”来氏说：“从前萧皇后想把县主许配给皇后哥哥的儿子，正遇上江都的叛乱，那事就搁置了。独孤是仕宦盛族，忠烈人家，今天相遇，可算是佳偶。”独孤穆问县主所封何地，县主说：“我于仁寿四年生于京城，当时皇帝到仁寿宫，因此叫寿儿。第二年，太子即位，封为清河郡主。皇上到江都宫，改封

临淄县主。特为皇后所爱，常在宫内。”来曰：“夜已深矣，独孤郎宜且成礼，某当奉候于东阁，伺晓拜贺。”于是群婢戏谑，皆若人间之仪。

既入卧内，但觉其气奄然，其身颇冷。顷之，泣谓穆曰：“殂谢之人，久为尘灰。幸将奉事巾栉，死且不朽。”于是复召来氏，饮宴如初。因问穆曰：“承君今适江都，何日当回？有以奉托可乎？”穆曰：“死且不顾，其他有何不可乎！”县主曰：“帝既改葬，妾独居此，

今为恶王墓所扰，欲聘妾为姬。妾以帝王之家，义不为凶鬼所辱。本愿相见，正为此耳。君将适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书符于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终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阳北坂上，得与君相近。永有依托，生成之惠也。”穆皆许诺，曰：“迁葬之礼，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颓莹未迁。自我居此，于今几年。与君先祖，畴昔恩波。死生契阔，忽此相过。谁谓佳期，寻当别离。俟君之北，携手同归。”因下泪沾巾。来氏亦泣语穆曰：“独孤郎勿负县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维阳，在天一方。驱马悠悠，忽来异乡。情通幽显，获此相见。义感畴昔，言存缱绻。清江桂州，可以遨游。惟子之故，不遑淹留。”县主泣谢穆曰：“一辱佳觐，永以为好。”

须臾，天将明，县主涕泣，穆亦相对而泣。凡在坐者，穆皆与辞诀。既出门，回顾无所见，地平坦，亦无坟墓之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树一株以志之。家人索穆颇甚，忽复。数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于市，遂获一符。既至恶王墓下，为旋风所扑三四，穆因出符示之，

临淄县主。只因被皇后喜爱，常在宫内。”来氏说：“夜已深了，独孤郎应该姑且完成婚礼，我当在东阁等候，到天亮再向你们朝拜祝贺。”于是众奴婢闹起洞房来，都像人间的礼仪。

进入卧室后，独孤穆只觉得县主的气息若有若无，身体很凉。一会儿，县主哭着对独孤穆说：“死亡的人，时间久了就变成尘灰。有幸做了你的妻室，死了也不会腐朽。”便又召来氏，饮宴如初。于是问独孤穆说：“承蒙你今天来江都，什么时候回去？有件事拜托你可以吗？”独孤穆说：“死都不顾惜，其他的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县主说：“皇上已改葬，我单独住在这，现在被恶王墓所骚扰，想娶我做姬妾。我因出身帝王之家，道义上不能被凶鬼所侮辱。我与你相见的本意，正是为了这件事。你将要到江都去，路过他的墓下，因为我的原因，一定被他所困扰。道士王善交在淮南市写符，能制止鬼神。你如果求他，就可免祸。”又说：“我住在这里也是终究不安心，你从江南回来的时候，能够带我一起离去，把我葬在洛阳的北坡上，能和你

邻近。永远有个依靠，是让我再生的恩惠。”独孤穆都答应了，说：“迁葬的礼事，是我家的事。”喝到尽兴处，县主靠着独孤穆而歌道：“露草芊芊，颓茔未迁。自我居此，于今几年。与君先祖，畴昔恩波。死生契阔，忽此相过。谁谓佳期，寻当别离。俟君之北，携手同归。”于是滴下泪水沾湿了手巾。来氏也哭着跟独孤穆说：“独孤郎不要辜负了县主的深情厚谊。”独孤穆于是用诗歌回答说：“伊彼维阳，在天一方。驱马悠悠，忽来异乡。情通幽显，获此相见。义感畴昔，言存缱绻。清江桂州，可以遨游。惟子之故，不遑淹流。”县主哭着谢别独孤穆说：“承蒙你的恩赐，永远结为同好。”

一会儿，天要亮了，县主哭泣，独孤穆也相对哭泣。所有在座的，独孤穆都和他们一一道别。出门后，回头看，什么也看不到了，地势平坦，也没有坟墓的迹象。独孤穆精神恍惚，良久才定下神，于是移植过来一棵柳树做下标记。家里人焦急地找他，他忽然又回来了。几天后，他来到淮南市，果然遇见了王善交，于是要到一个符。他到了恶王墓下，被旋风扑了几次，就拿出符让他看，乃止。

先是穆颇不信鬼神之事，及县主言，无不明晓，穆乃深叹讶，亦私为所亲者言之。时年正月，自江南回，发其地数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敛之。穆以其死时草草，葬必有阙，既至洛阳，大具威仪，亲为祝文以祭之，葬于安善门外。其夜，独宿于村墅，县主复至，谓穆曰：“迁神之德，万古不忘。幽滞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旧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间，所不奉见者，以君见我腐秽，恐致嫌恶耳。”穆睹其车舆导从，悉光赫于当时。县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赐也。岁至己卯，当遂相见。”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为数千里迁葬，复倡言其事，凡穆之故旧亲戚无不毕知。

贞元十五年，岁在己卯，穆晨起将出，忽见数车至其家，谓穆曰：“县主有命。”穆曰：“相见之期至乎？”其夕暴亡，遂合葬于杨氏。出《异闻录》。

华州参军

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搵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蓉。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子入永崇里。柳生访其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轻红。柳生不甚贫，多方赂轻红，竟不之受。

他日，崔氏母有疾，其兄执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请为子纳焉。崔氏不乐，其母不敢违兄之命。女曰：“愿嫁得才停止。

以前独孤穆很不信鬼神之事，等到县主所说的都一一明晰起来，独孤穆才深感惊叹，也私下里讲给了亲友听。这年正月，独孤穆从江南回来，挖地数尺，挖得骸骨一具，用衣被装殓她。独孤穆想，她死的时候草草地安葬，装殓一定有不足，到了洛阳后，准备了完备的礼仪，亲自写祝文来祭祀她，把她安葬在安善门外。那天夜里，独孤穆独自住在村庄别墅，县主又来了，对他说：“迁我神魄的恩德，万古不忘。阴间滞留的人，没有享受这种厚待已很久了。幸亏你没忘旧好，使我永远得到安稳的住宅。道途之间，不与你相见的原因，是怕你见到我腐烂秽气，招致嫌弃厌恶。”独孤穆看到她的车辇和引导随从，都光彩显赫于当时。县主就指着那些说：“都是你赐给的。到了己卯年，我们终究会相见。”那天晚上县主就住在独孤穆的处所，到天明才离开。独孤穆已经为她到几千里外迁葬，又四处宣扬这件事情，凡是独孤穆的朋友亲戚没有不知道的。

贞元十五年，正是己卯年，独孤穆早晨起来将要外出，忽然看见几辆车到了他家，对独孤穆说：“县主有命。”独孤穆说：“相见的日期到了？”晚上暴病身亡，就同杨氏合葬了。出自《异闻录》。

华州参军

华州的柳参军，是名门望族的后代。欲望淡薄而早年丧父，没有哥哥弟弟。罢官后，在长安闲游。上巳日，在曲江看见一辆车子，镶嵌金玉，半停在浅水里。后帘慢慢地揭开，露出一只纤美像白玉的手，指划着让人摘芙蓉。女子的容貌绝代，斜眼看了柳生很久。柳生

策马跟随她，就看见车子驶入永崇里。柳生打听她姓崔，她还有母亲，有婢女，名字叫轻红。柳生不很穷，多方贿赂轻红，轻红始终不接受。

有一天，崔氏的母亲生了病，崔母哥哥王氏任执金吾官，借问候自己的妹妹的机会，跟她说，要为自己的儿子娶崔氏。崔氏不高兴，她的母亲不敢违背哥哥的命令。崔氏说：“希望能够嫁给

前时柳生足矣。必不允，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轻红于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柳生为轻红所诱，又悦轻红，轻红大怒曰：“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待于君。某一微贱，便忘前好，欲保岁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谢不敏然。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乐适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约。君可三两日内就礼事。”柳生极喜，自备数百千财礼，期内结婚。后五日，柳挈妻与轻红于金城里居。

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独，被侄不待礼会，强窃女去矣。兄岂无教训之道？”金吾大怒，归笞其子数十。密令捕访，弥年无获。无何，王氏殁，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里赴丧。金吾之子既见，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处纳采娶妻，非越礼私诱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无所明，遂讼于官。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王家。金吾子常悦慕表妹，亦不怨前横也。

经数年，轻红竟洁己处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义里。崔氏不乐事外兄，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时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兼赍看圃竖，令积粪堆与宅垣齐，崔氏女遂与轻红蹑之，同诣柳生。柳生惊喜，又不出城，只迁群贤里。后本夫终寻崔氏女，知群贤里住，复兴讼夺之。王生情深，崔氏万途求免，托以怀孕，又不责而纳焉。柳生长流江陵。二年，崔氏女与轻红相继而歿，王生送丧，哀恻之礼至矣。轻红亦葬于崔氏坟侧。

前时见到的柳生就满足了。一定不答应的话，我与表兄最终恐怕不能保全性命。”她的母亲非常顾念自己的女儿，就让轻红到荐福寺僧道省院转告崔氏的心意。柳生被轻红诱惑，又取悦轻红，轻红大怒

道：“你的品性确实粗俗，奈何小娘子如此待你。我一个微贱的人，就让你忘了前好，要保住长情，那是可能的吗？我将把你的事告诉小娘子。”柳生拜了又拜，谢罪说自己糊涂。轻红这才说：“夫人怜惜小娘子情真意切，现在小娘子不愿意嫁王家，夫人因此要偷偷地完成婚约，你可在三两日内完成婚礼。”柳生非常高兴，自己准备了几百千的彩礼，在约定的时间里成了婚。结婚后五天，柳生携带妻子和轻红住到了金城里。

到了一个月后，执金吾到永崇里，崔氏的母亲王氏哭着说：“我丈夫去世，子女孤单，遭受侄儿的无礼相待，强行窃取女儿离去。哥哥难道没有教训他的方法？”执金吾大怒，回去鞭打他的儿子几十下。密令追捕查访，一年也没有捕获。不久，王氏去世，柳生携带妻子和轻红从金城里前来奔丧。执金吾的儿子看见后，于是告诉了他的父亲，执金吾擒住柳生。柳生说：“我在岳母王氏处纳采娶妻，不是越礼私自诱骗，家里人老少都是熟知此事的。”王氏已死，无人证明，于是诉讼到了官府。官府断定王家先下了财礼，应归王家。执金吾的儿子一直喜欢爱慕表妹，也不怨恨先前发生的事。

过了几年，轻红始终洁身自好。执金吾又死了，王家搬到崇义里。崔氏不乐意侍奉表兄，就让轻红寻访柳生所在，这时柳生还住在金城里。崔氏又让轻红和柳生约定时间，同时赏赐看园子的童仆，让他积粪堆与院墙一样高。崔氏就和轻红踏着粪堆翻墙出去，一起去找柳生。柳生又惊又喜，又没出城，只是搬迁到群贤里。后来本夫终于寻到崔氏，知道在群贤里居住，又告状夺回来。王生一往情深，崔氏多方祈求解除婚约，以身体怀孕进行推托，王生又不责备而宽容了她。柳生顺江漂流到江陵。过了二年，崔氏和轻红相继死去，王生送葬，哀伤悲恸达到极点。轻红也葬在了崔氏的坟旁。

柳生江陵闲居，春二月，繁花满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闻扣门甚急，俄见轻红抱妆奁而进，乃曰：“小娘子且至。”闻似车马之声，比崔氏女入门，更无他见。柳生与崔氏女叙契阔，悲欢之甚。问其由，则曰：“某已与王生诀，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专，必果夙愿。”因言曰：“某少习乐，箜篌中颇有功。”柳生即时买箜篌，调弄绝妙。二年间，可谓尽平生矣。

无何，王生旧使苍头过柳生之门，见轻红惊，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问闾里，又云流人柳参军，弥怪。更伺之，轻红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于柳生，匿之。王生苍头却还城，具以其事言于王生。王生闻之，命驾千里而来。既至柳生之门，于隙窥之，正见柳生坦腹于临轩榻上，崔氏女新妆，轻红捧镜于其侧，崔氏匀铅黄未竟。王生门外极叫，轻红镜坠地，有声如磬。崔氏与王生无憾，遂入。柳生惊，亦待如宾礼。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与王生从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异之。相与造长安，发崔氏所葬验之，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衣服肌肉，且无损败，轻红亦然。柳与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终南山访道，遂不返焉。出《乾闥子》。

赵叔牙

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将赵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动摇窗纸声。问之，其物自称是鬼：“吴时刘得言，窟宅在公床下，往来稍难。公为我移出，城南台雨山下有双大树，是我妻墓，墓东埋之，后必相报。”叔牙

柳生在江陵闲住，初春二月，繁花满院，思念崔氏，凝思苦想她的形影，又不知道她是生是死。忽然听到急促的叩门声，一会儿看见轻红抱着妆奁进来，还说：“小娘子将要到了。”听到像有车马的声音，等到崔氏进门，再没有见到别人。柳生和崔氏叙谈阔别之情，悲伤欢乐达到极点。问她缘由，就说：“我已与王生诀别，从此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人生心意专一，夙愿一定能实现。”于是又说道：“我年少就学习乐器，对箜篌很有功夫。”柳生当即买了箜篌，崔氏弹奏得非常好。两年间，可以称得上尽了平生的欢乐。

不久，王生家的一个旧家奴路过柳生家门口，看见轻红很吃惊，不知道她为何还活着。又怀疑人有相似的，未敢立刻上前去问。打听闾里，又说有个外来人柳参军，更加奇怪了。再去探察，轻红也知道是王生的家奴，于是全都告诉了柳生，柳生将她们藏了起来。王生的家奴回到城里，把这事全都告诉了王生。王生听了，令驾车千里寻来。到了柳生门前，从缝隙往里窥视，正看见柳生坦腹躺在靠窗的榻

上，崔氏正着新妆，轻红捧镜在她身边，崔氏匀抹铅黄未完。王生在门外极力喊叫，轻红手中镜子掉到地上，声音像击磬一样。崔氏与王生没有怨恨，于是闯了进来。柳生吃惊，也以宾礼招待了他。一会儿崔氏不见了。柳生与王生慢慢地聊起这件事，二人相看，不能明白怎么回事，非常奇怪。一起到长安，挖掘崔氏墓葬验证，那在江陵所施用的铅黄如新，衣服肌肉尚无损坏腐败，轻红也是这样。柳生与王生互相发誓不再留念红尘，重新埋葬了她们。二人进入终南山访道求仙，就再也没有返回来。出自《乾 骊子》。

赵叔牙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戊寅初夏五月，天下大旱，徐州散将赵叔牙搬入新宅。夜里听到有一个东西在窗外动摇窗纸的声音。问他，那个东西自称是鬼，说：“我是东吴时期的刘得言，我的墓穴在你的床下，出入有些困难。你把我移出来，城南台雨山下有两棵大树，是我妻子的坟墓，在墓东埋葬我，以后一定报答你。”赵叔牙

明旦出城，视之信。即日掘床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来言谢，曰：“今时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长史。”叔牙至明通状，请祈雨，期三日雨足。节度使司空张建封许之，给其所须，叔牙于石佛山设坛。至三日，且无雨，当截耳，城中观者数千人。时与寇邻，建封以为诈妄有谋，晚衙杖杀之。昏时大雨，即令致祭，补男为散骑。时人以为事君当诚实，今赵叔牙隐鬼所报雨至之期，故自当死耳。出《祥异记》。

周济川

周济川，汝南人，有别墅在扬州之西。兄弟数人俱好学。尝一夜讲授罢，可三更，各就榻将寐。忽闻窗外有格格之声，久而不已。济川于窗间窥之，乃一白骨小儿也，于庭中东西南北趋走。始则叉手，俄而摆臂，格格者，骨节相磨之声也。济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厉声呵之，一声小儿跳上阶，再声入门，三声即欲上床。巨川元呵骂转急。小儿曰：“阿母与儿乳。”巨川以掌击之，随掌堕地，举

即在床矣，腾越之捷若猿猴。家人闻之意有非，遂持刀棒而至。小儿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棒击之，其中也，小儿节节解散如星，而复聚者数四。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远犹求乳。出郭四五里，掷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抛掷跳跃自得。家人辈拥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悬巨石而沉诸河。欲负趋出，于囊中仍云：“还同昨夜客耳。”余日又来，左手携囊，右手执断索，趋驰戏弄如前。家人先备大木，凿空其中，

第二天出城，看了确实那样。当天挖掘床下，挖了三尺深，挖得骸骨，按着他说的埋葬了。那天夜里，鬼来道谢说：“现时大旱，不出三天就有雨。你可以告诉长史。”赵叔牙到天明向上通报，请求祈雨，约定三天期限雨下足。节度使司空张建封答应了他，提供给他所必要的东西，赵叔牙在石佛山设祭坛。到了三天，还没下雨，到了截止时间，城里观看的有几千。当时与盗寇邻近，张建封认为赵叔牙是欺骗虚妄另有图谋，晚上在衙门里用棍杖打死了他。天黑时下了大雨，就令人祭奠他，补他儿子做了散骑。当时人认为事奉君上应当诚实，现在赵叔牙隐瞒鬼所报下雨的时间，所以自己应该死去。出自《祥异记》。

周济川

周济川是汝南人，在扬州的西边有座别墅。他们兄弟几人都很好学。曾有一天晚上听完讲授，大约三更天，各自躺在床上将要睡觉。忽然听到窗外有“格格”的声音，很久不停。周济川从窗缝往外看，是一个白骨小孩，在院子里东西南北地奔跑。开始叉手，一会儿又摆臂，格格声是骨节相摩擦的声音。周济川招呼兄弟们一起看。过了很久，他的弟弟周巨川厉声呵斥小孩，第一声小孩跳上台阶，第二声进了门，第三声就要上床。周巨川原先的呵骂声越来越急。小孩说：“阿母给我奶吃。”周巨川用手掌打他，随着手掌落下小孩掉到地上，抬起手掌就跳到床上，跳跃敏捷像猿猴。家人听说认为非同小可，于是拿着刀棒而来。小孩又说：“阿母给我奶吃。”家人用棍棒打他，那打中的，小孩的骨头一节一节地散开像流星，接着又聚集起来多次。还说：“阿母给我奶吃。”家人用布袋装上他，提出很远时他还

要奶。出城四五里，投到一个枯井里。第二天夜里又来了，手擎着布袋，抛掷跳跃自觉得意。家人们抓住他，又用布袋像先前的办法装上他，用绳子束紧袋口，捆上大石头沉他到河里。要背他走时，他在袋中仍然说：“还同昨夜一样来做客。”几日又来，左手拿着口袋，右手拿着断绳，奔跑戏弄像从前一样。家人先准备了个大木头，其中凿空，

如鼓扑，捆小儿于内，以大铁叶冒其两端而钉之，然后鑱一铁，悬巨石，流之大江。负欲趋出，云：“谢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复来，时贞元十七年。出《祥异记》。

像个鼓扑，把小孩装在里面，用大铁片覆盖两头，又用钉子钉上，然后用一把铁锁锁上，捆上大石头，放到大江里。背着要走的时候，小孩说：“感谢用棺槨相送。”从此再没有回来，时间是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出自《祥异记》。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陆 乔 庐江冯媪 奚 玉 李和子 李僖伯

陆 乔

元和初，有进士陆乔者，好为歌诗，人颇称之。家于丹阳，所居有台沼，号为胜境。乔家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晴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入，与生谈议朗畅，出于意表。乔重之，以为人无及者，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曰：“某一贱士，不意君之见临也，愿得少留，以侍谈笑。”既而命酒。约曰：“吾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人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某常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

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谓约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宾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久之，约呼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有一儿至，年可十岁余，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也，少聪敏，好

陆 乔

唐宪宗元和初年，有个叫陆乔的进士，喜欢写诗歌，人们都很称赞他。家在丹阳，所住的地方有平台和水池，号称胜地。陆乔家富有而且好客。一天晚上，风清月白，有叩门的。出去看，见是一男子，衣冠很壮美，仪态俊秀飘逸。陆乔请他进屋，和他谈论爽朗畅快，出于意想之外。陆乔很尊重他，认为一般人没有赶得上他的，于是问他的姓名，说：“我是沈约。听说你善于写诗，所以来问候你。”陆乔震惊地站起说：“我是一个地位卑微士人，没想到您亲自光临，请您能稍停留一会儿，以便陪你说笑。”然后令人上酒。沈约说：“我平生不喝酒，不是拒绝你。”又对陆乔说：“我的朋友仆射范云，你知道他

吗？”陆乔回答说：“我经常读梁史，熟悉范公的名字很久了。”沈约说：“我要邀请他。”陆乔说：“好极了。”沈约就让侍者邀请范仆射。

一会儿，范云到了，陆乔赶忙拜见延请他入座。范云对沈约说：“休文你怎么到这里来呢？”沈约说：“我爱慕主人能写诗，又好客，踏着月光来到这里了。”于是大家一起谈笑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沈约招呼左右的人说：“去叫青箱过来。”一会儿有一小儿到了，年龄大约有十多岁，风采容貌清明秀气。沈约指了指他对陆乔说：“这是我的爱子，小时候聪明伶俐，喜欢

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传吾学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谒君。”即命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射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即讽之曰：“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

乔叹赏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明所集之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诗，乃效今体，何哉？”约曰：“今日为之，而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昇俱游于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此时之欢，不可追矣。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日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践危机。’此言不虚哉！”约亦吁嗟久之。又叹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风月，不异当时，但人物潜换耳，能不悲乎！”既而谓云曰：“吾辈为蔡公郢州记室，常梦一人告我曰：‘吾君后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归矣。”因相与去，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岁。”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

乔话于亲友。后岁余，李锜叛，又一年而乔卒。出《宣室志》。

庐江冯媼

冯媼者，庐江里中嗇夫之妇，穷寡无子，为乡民贱弃。元和四

年，淮楚大歉，媼逐食于舒。途经牧犊墅，暝值风雨，读书。我非常喜爱他，于是用青箱给他起了名字。想让他传承我的学问，不幸的是死在我的前边。现在让他来见见你。”就让他儿子拜见陆乔。又说：“这个孩子也喜欢写诗，近来跟着我和仆射同到台城。”于是让他作《感旧诗》，拿笔立刻写成，甚是可观。当场吟诵道：“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

陆乔赞赏了很久，于是问沈约说：“我常看昭明太子所集录的选篇，看他编录的诗句，都不拘泥于音律，称之为齐梁体。从唐朝的沈佺期、宋之问才喜欢作律诗。青箱的诗，是仿效今体，为什么呢？”沈约说：“今天写的，应为今体，还有什么奇怪的呢？”范云又对沈约说：“从前我与你及谢朓、任昉一起游历于竟陵王萧子良的门下，日夜笑说卢博。那时的欢乐，不能追回了。到萧公萧衍禅代，我与你一起做佐命之臣。虽然地位很高，恩泽优厚，可是心里常常是忧虑恐惧，没有从前的欢乐了。诸葛长民有句话：‘贫贱时常想着富贵，富贵又面临着危机。’这话不假呀！”沈约也感叹了好久。又叹息道：“从梁到现在，四百年了。江山风月，与当时没有差别，只是人物悄悄地更换了，能不悲伤吗！”不久又对范云说：“我们给蔡公做郢州记室时，曾梦见一个人告诉我说：‘你以后能当宰相，可是终究没有做到台司。’到我做仆射尚书令，谈论的人都很相信这个，可是终究不能得到。才知道人事无非是命。”当时夜已很深，范云对沈约说：“应该回去了。”于是一起离去，对陆乔曰：“此地不超过两年，应有兵祸发生。”陆乔送到门口，没走几步，全都不见了。

陆乔讲给了亲友。后来一年多，李锜叛乱，又过了一年，陆乔死去。出自《宣室志》。

庐江冯媼

冯媼，是庐江里一个嗇夫的老伴儿，贫穷潦倒，寡居没有儿子，被乡里人所鄙弃。唐宪宗元和四年，淮楚一带闹灾荒，粮食颗粒无收，冯媼讨饭到了舒地。路经牧犊墅，晚上赶上刮风下雨，

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媼因诣求宿。见一女子，年二十余，容服美丽，携三岁儿，倚门悲泣。前又见老叟与媼，据床而坐，神气惨戚，言语咕囁，有若征索财物追逐之状。见冯媼至，叟媼默然舍去。女久乃止泣，入户备飧食，理床榻，邀媼食息焉。媼问其故，女复泣曰：“此儿父，我之夫也，明日别娶。”媼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于汝何求而发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别娶，征我筐筥刀尺祭祀旧物，以授新人。我不忍与，是有斯责。”媼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阴令梁倩女，适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随父，女即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即其人也。江官为鄆丞，家累巨产。”发言不胜呜咽，媼不之异，又久困寒饿，得美食甘寝，不复言。女泣至晓。

媼辞去，行二十里，至桐城县。县东有甲第，张帘帷，具羔雁，人物纷然。云：“今日有官家礼事。”媼问其郎，即董江也。媼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媼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询其处，即董妻墓也。询其二老容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详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媼去。媼言于邑人，邑人皆为感叹。是夕，董竟就婚焉。

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玘、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出《异闻录》。

冯媼在桑下歇息。忽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屋子，灯烛发出微弱的光，冯媼于是前往求助住宿。看见一位女子，年龄二十多岁，容貌服饰美丽，带着一个三岁小孩，靠着门悲伤哭泣。上前又看见一老头和老太婆，靠床而坐，神情凄楚，低声耳语，好像被索要财物追逼的样子。看见冯媼进来，老头与老太婆默默地躲开了。女子好久才停止哭泣，进门准备饭食，整理床铺，邀请冯媼吃饭休息。冯媼问她原因，女子又哭泣起来说：“这女儿的父亲，是我的丈夫，明天要另娶妻室。”冯媼问：“先前那两位老人，是什么人？向你要什么而发怒？”女子说：“是我的公公和婆婆，现在他儿子要另娶妻室，要我筐筥刀尺和祭祀用的旧物，送给新娘。我不忍心给他们，这才有那种指责。”冯

媼问：“你的前夫在哪里？”女子说：“我是淮阳县令梁倩的女儿，嫁给董氏七年，生有二男一女。男孩都跟他父亲，女儿就是这个。现在前邑中的董江，就是那个人。董江的官位是鄮丞，家里积蓄巨额财产。”说话时忍不住不断地哭泣，冯媼没有怀疑她，又因长久疲劳寒冷饥饿，吃完美食就甜美睡着了，不再说话。女子哭到了天亮。

冯媼告辞离去，走了二十里，到达桐城县。县城东边有一座豪门宅第，张挂着帘子和帐幕，备办了羔羊鹅子，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说：“今天有官家婚礼大事。”冯媼打听新郎是谁，正是董江。冯媼说：“董江有妻子，为什么再娶呢？”邑人说：“董妻和女儿都死了。”冯媼说：“昨天晚上我遇到下雨，寄住在董妻梁氏的屋里，怎么说她死了？”邑人询问那处所，就是董妻的墓地。询问那两位老人的容貌，正是董江去世的父母。董江本是舒州人，里中的人都知道此事。有人告诉了董江，董江以邪说不实之名怪罪她，让部下赶紧把冯媼赶走。冯媼告诉城邑里的人，城邑里的人都为此感叹。这天晚上，董江还是成了婚。

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奉命至京城，回来时住在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儆、河南宇文鼎在旅舍聚会，晚上谈话征求怪异的事，各自尽说见闻。高钺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李公佐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出自《异闻录》。

奚 玉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于同州。时宾馆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试。既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绳系门。自牖而窥其内，独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笼，此外更无有。问其邻，曰：“处士奚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厢为窄，思与同居，甚嘉其无姬仆也。

及暮，奚处士者，一驴一仆，乘醉而来。夷、胜前谒，且曰：“胜求解于郡，以宾馆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无姬仆，又是方外之人，愿略同此室，以俟郡试。”玉固辞，接对之色甚傲。夜深将寝，忽闻异香。惊起寻之，则见堂中垂帘帷，喧然语笑。于是夷、胜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盘珍膳，

不可名状。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丽无比，与窦对食，侍婢十余人，亦皆端妙。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儿郎，突冲人家？”窦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以致辞，啜茗而出。既下阶，闻闭户之声，曰：“风狂儿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邻者，岂虚言哉！”窦辞以非己所居，难拒异客，必虑轻侮，岂无他宅。因复欢笑。

及明，往覘之，尽复其故。窦独僵于褐衾中，拭目方起。夷、胜诘之，不对。夷、胜曰：“君昼为布衣，夜会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丽人？不言其实，即当告郡。”窦曰：“此固秘事，言亦无妨。比者玉薄游太原，晚发冷泉，将宿于孝义县，阴晦失道，夜投入庄。问其主，其仆曰：‘汾州崔司马’

窦 玉

进士王胜、盖夷唐宪宗元和年间，到同州求职举荐。当时宾馆已住满，借住在郡功曹王翥的宅第，等待应试。不久其他的屋子都住满了客人，只有正屋，用小绳拴系着门。从窗向里看，唯独床上有粗布被子，床北边有个破笼子，此外再没有什么。问他的邻人，说：“处士窦三郎窦玉住在这里。”两位客人认为西厢房狭窄，想和他同住一屋，很高兴他没有姬妾奴仆。

到了晚上，窦玉骑着毛驴带着一仆人，乘着醉意回来。盖夷、王胜上前拜见，并且说：“我们到郡里求取功名，因为宾馆喧闹，所以住到这里。安排在西廊屋，太狭窄。你既然没有姬妾奴仆，又是方外的人，想要与你同住一屋，等待郡试。”窦玉坚决推辞，回复的态度非常傲慢。夜深，盖夷、王胜将要睡觉，忽然闻到特殊的香味。惊起寻找，就见堂中垂挂着帘帐，里面说笑声嘈杂。于是盖夷、王胜突然闯入，那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花的盘子盛着奇珍异膳，无法用言辞形容。有一个女子，年龄大约十八九，妖妍美丽无比，与窦玉对饮，侍婢十多人，也都端庄美妙。银炉的茶刚煮好，坐着的人起来散入西厢帷帐中，侍婢也都跟着躲了进去，说：“是什么人，突然冲入人家？”窦玉面色如土，端坐不语。盖夷、王胜一时答不上来，

喝了口茶水便退了出去。已经下了台阶，听到关门的声音，说：“疯狂的儿郎，为什么住在一起？古人所以要选择邻居的原因，难道是说说而已吗！”窦玉推辞说不是自己的住处，难以拒绝怪客，一定想到轻视欺负，难道就没有其他的住宅。于是又说说笑笑起来。

天明，盖夷、王胜过去看，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窦玉一人仰卧在粗布被子里，擦拭眼睛才起床。盖夷、王胜问他，窦玉不回答。盖夷、王胜说：“你白天是百姓，夜间会见王公诸侯，如果不是妖幻之术，凭什么招来美丽的女人？不说出实情，就告到郡里。”窦玉说：“这本来是秘事，说说也无妨。从前我游历太原，晚上从冷泉出发，要到孝义县住宿，天色晦暗迷失道路，夜间投奔到一个村庄。问那庄主是谁，那仆人说：‘是汾州崔司马

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马年可五十余，衣绯，仪貌可爱。问窦之先及伯叔昆弟，诘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亲，重其为表丈也。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问殷勤，情礼优重。因令报其妻曰：‘窦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见之。从宦异方，亲戚离阻，不因行李，岂得相逢？请即见。’有顷，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陈设之盛，若王侯之居。盘饌珍华，味穷海陆。既食，丈人曰：‘君今此游，将何所求？’曰：‘求举资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内无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落然，蓬游无抵，徒劳往复。丈人有侍女，年近长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给，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谢，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亲戚中配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既具，便取今夕。’谢讫复坐，又进食。食毕，憩玉于西厅，具浴。浴讫，授衣巾。引相者三人来，皆聪朗之士，一姓王，称郡法曹；一姓裴，称户曹；一姓韦，称郡督邮，相揖而坐。俄而礼舆香车皆具，华烛前引，自西厅至中门，展亲御之礼。因又绕庄一周，自南门入及中堂，堂中帷帐已满。成礼讫，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间，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阴道汾州，非人间也。相者数子，无非冥官。妾与君宿缘，合为夫妇，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属？以为夫妇，便合相从，何为一夕而别也？’妻曰：‘妾身奉君，固无远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驾。常令君篋

中有绢百匹，用尽复满。所到，必求静室独居，少以存想，随念的庄宅。’让那个人告诉庄主，出来说：‘请进。’崔司马年龄大约有五十多岁，穿着红色衣服，仪表容貌可爱。他打听我的祖先和伯叔兄弟，问我的中外表亲。自己介绍亲族，却是我的亲戚，我应尊称他为表丈。我从小也曾经听说过这个丈人，只是不知道他做什么官。招待殷勤，感情礼遇优厚。于是让人报告了他的妻子说：‘窦秀才是右卫将军七哥的儿子，是我的表侄，夫人也是丈母，可相见。我做官在外，亲戚分离阻隔，不是因为表侄远行到这里，怎么能相逢？请立刻相见。’过了一会儿，一侍女说：‘请委屈三郎进去。’那中堂摆设的丰盛，像王侯的人家。盘中盛着珍奇精华食品，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吃完饭，丈人说：‘你现在到此游玩，想要什么？’我说：‘要求荐举的资金呵。’丈人问：‘家住在什么郡？’我说：‘海内没有家。’丈人说：‘你生涯如此，只身凄然像蓬一样飘零没有根柢，往返都是徒劳。我有一侍女，年近成年，今天便成婚侍奉你。以后衣食的供给，不求别人。可以吗？’我站起拜谢，夫人高兴道：‘今天晚上很好，又有酒食。亲戚间匹配婚娶，何必广招宾客？吉礼已完全具备，就选取今天晚上吧。’拜谢完又坐下，又上食品。吃完，窦玉在西厅休息，准备洗浴。洗完，给我衣巾。做引相的三人来到，都是聪明开朗的人，一位姓王，称做是郡法曹；一位姓裴，称做是户曹；一位姓韦，称做是郡邮督，互相施礼而坐。片刻礼车香车都准备好了，华丽烛灯在前引路，从西厅到中门，行了迎亲的礼节。于是又绕庄一周，从南门进入到中堂，堂中帷帐已布满。成婚礼完成，三更初，我的妻子告诉我说：‘这不是人间，是神道。所说的汾州，是阴间的汾州，不是人间。做相的几个人，无非都是冥府的官。我与你有宿缘，结合成夫妇，所以能相遇。人神路不一样，不能久住，你应立刻离开。’我说：‘人神既然不一样，怎能匹配？已经成为夫妇，就应相随相从，怎么能一个晚上就离别呢？’妻子说：‘我侍奉你，本来没什么远近。只是你是活人，不宜在此久住，你速命起驾。我会让你的箱子里总是装满绢百匹，用完再装满。所到之处，一定找安静的屋子独自住下，稍稍想念，我随着你的感念

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间，昼别宵会尔。’玉乃入辞。崔

曰：‘明晦虽殊，人神无二。小女得奉巾栉，盖是宿缘，勿谓异类，遂猜薄之，亦不可言于人。公法讯问，言亦无妨。’言讫，得绢百匹而别。自是每夜独宿，思之则来。供帐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

夷、胜开其篋，果有绢百匹，因各赠三十匹，求其秘之。言讫遁去，不知所在焉。出《玄怪录》。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猫食之，为坊市之患。常臂鹄立于衢，见二人紫衣，呼曰：“尔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揖之。又曰：“有故，可隙处言也。”因行数步，止于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给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怀中，出一牒，印文犹湿。见其姓名分明，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和子惊惧，乃弃鹄拜祈之，曰：“我分死耳，必为我暂留，当具少酒。”鬼固辞，不获已。初将入毕罗四，鬼掩鼻，不肯前。乃延于旗亭杜氏，揖让独言，人以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饮三碗，六碗虚设于西座，且求其为方便以免。二鬼相顾：“我等受一醉之恩，须为作计。”因起曰：“姑迟我数刻，当返。”未移时至，曰：“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许诺，以翌日及午为期，因酬酒直，酒且返其酒。尝之，味如水矣，冷复冰齿。和子遽归，如期备酬焚之，见二鬼挈其钱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间三日也。出《酉阳杂俎》。

就会出现。十年以后，可以与你同行不离开，白天分别夜晚聚会。’我进去辞别崔司马。崔司马说：‘阴阳虽然不一样，人神却没有两样。小女能做你的妻室服侍你，这是宿缘，不要认为不是同类，就猜疑轻视她，也不可以告诉别人。公法讯问，说也无妨。’说完，得到百匹绢而告别。从此每夜独自住宿，思她就来，供帐餐具，都是她带来的。像这样已经五年了。”

盖夷、王胜打开他的箱子，果然有百匹绢，于是各赠给三十匹，要他们保密。说完逃离，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玄怪录》。

李和子

唐宪宗元和初年，长安东市有一恶少名叫李和子，父亲名叫李努眼。李和子生性残忍，经常偷狗和猫吃，成为街坊的祸患。一天，李和子臂上架着一只鹞子站在街上，看见两个穿紫衣的人，喊他：“你不是李努眼的儿子名叫和子吗？”李和子就作了个揖。那俩人又说：“有事情，到僻静处告诉你。”于是走了几步，在人群外停下，说：“冥司捕你，应立即去。”李和子开始不接受，说：“你们是人，为什么说谎？”那俩人又说：“我们是鬼。”于是向怀里摸取，拿出一文牒，印文还是湿的。看那上面姓名分明，是四百六十头猫狗控诉的事。李和子惊慌恐惧，就放开了鹞子跪拜央求说：“我自应死了，一定让我暂留一时，应当准备点酒喝。”二鬼坚决拒绝，最后不得已只好答应了。李和子起初要进毕罗四，鬼遮掩鼻子，不肯向前。又请到旗亭杜氏店，作揖谦让独自说话，人们认为他疯了。李和子于是要了九碗酒，自己喝了三碗，六碗在西座虚设，又求他们给予方便免死。二鬼互相看看，说：“我们受一醉的恩惠，应给他想个办法。”于是站起来说：“姑且等我们几刻，就回来。”不多时他们返了回来，说：“你备办四十万钱，为你借三年命。”李和子答应，以第二天到中午为期限，于是付了酒钱，剩的酒又返给店家。尝它，味道像水一样，冷得冰牙。李和子立刻回去，按期备办筹钱焚烧，看见二鬼拿着钱离去。到了三天，李和子死了，鬼说的三年，是人间的三天。出自《酉阳杂俎》。

李僖伯

陇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温县。常为予说，元和初，调选时，上都兴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访同选人，忽于兴道东门北下曲，马前见一短女人，服孝衣，约长三尺已来，言语声音，若大妇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万忍，终须决一场。我终不放伊！”弹指数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动后出，心思异之，亦不敢问。日旰，及广衢，车马已闹，此妇女为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两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无何，僖伯自省门东出，及景风门，见广衢中人闹已万万，如东西隅之戏场。大围之，其间无数小儿环坐，短女人

往前，布幂其首，言词转无次第，群小儿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则来拏攫，小儿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转众。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儿突前，牵其幂首布，遂落，见三尺小青竹，挂一触髅髑然。金吾以其事上闻。出《乾闥子》。

李僖伯

陇西的李僖伯，唐宪宗元和九年在温县任职。曾经对我说，元和初年，前去等待选官时，借居在长安兴道里。早晨前往崇仁里探访一起待选的人，忽然在兴道里东门北边的拐角处，看见一个矮女人立在马前，穿着孝服，身高大约三尺左右，说话声音像个大妇人，发出“咄咄”声，好像有所责怪。就说：“千忍耐万忍耐，终究要决战一场。我终究不放过他！”弹了几下手指说：“太奇怪太奇怪。”李僖伯晨钟敲响后离开，心里感到很奇怪，也不敢问。天色已晚，到了大街上，车马喧闹，这个妇女让行路人感到奇怪，不知是怎么回事。如此两天，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只在崇仁里北街。过了不久，李僖伯从省门东出来，到景风门，看见大街上喧闹的人已经很多很多，像东西角的戏场似的。大家围着她，那里边有无数的小孩环坐在她周围，矮女人走上前，用布遮着她的头，说话变得没有次序，孩子们一同嗤笑。有孩子要靠近她，她就来抓取，小孩又后退。像这样到了中午，看的人越来越多。矮女人才坐下，有个小孩突然上前，拽下她的遮头布，于是布落地，看见一个三尺长的小青竹，挂着一个骷髅。执金吾把这件事报知了上司。出自《乾闥子》。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王裔老 张弘让 寇 鄘 呼延冀 安 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 价

王裔老

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兰若，而无僧居。

唐元和八年，翰林学士白居易丁母忧，退居下邽县。七月，其从祖兄白皤，自华州来访居易，途出于兰若前。及门，见妇女十许人，衣黄绫衣，少长杂坐，会语于佛屋下，声闻于门。皤热行方渴，将就憩，且求饮。望其从者萧士清未至，因下马，系缰于门柱。举首，忽不见，自意其退藏于窗闼之间。从之不见，又意其退藏于屋壁之后。从之，又不见。周视其四旁，则堵墙环然无隙缺。覆视其聚谈之所，尘埃冱然，无足迹。由是知其非人，悸然大异之。上马急驱，来告居易。且闻其所言，云云甚多，不能殚记，大抵多云王裔老如此，观其词意，若相与数其过者。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因同往访焉。其地果有王裔者，即其里人也。方徙居于兰若之东北百余步，葺墙屋，筑场艺树仅毕，明日而入。既入，不浹旬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

王裔老

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叫延年里。里西南有一旧庙，却没有僧人居住。

唐宪宗元和八年，翰林学士白居易母丧，返回下邽县居住。七月，他的堂兄白皤从华州来探访白居易，途经庙前。到庙门，看见十多个妇人，穿着黄绫衣，青少年长杂乱而坐，正在佛屋下说话，于门前就能听到声音。白皤走得又热又渴，要在那休息，想要点水喝。回头看，和他一起来的萧士清没到，于是下马，在门柱上系好缰绳。抬

头，那些人忽然不见了，自己心想她们退藏在窗门之间。跟着进去也没看见，又想她们退藏到屋墙的后面。进去，又没看见。环视四周，墙壁环绕没有缺口。低头看她们聚集谈话的地方，尘埃密布，没有足迹。因此知道她们不是人，又惊悸又感到很奇异。上马急驰，来告诉白居易。讲了他听到的话，那些人说了很多，不能全记住，大概多数在说王裔老怎么样，听他们的口气，好像一起在数落他。那地方距离白居易的住舍有八九里，于是一同前往寻访。果然有叫王裔的，就是那里的人。才搬到庙东北百余步的地方居住，修理房屋，筑场植树刚完毕，第二天搬进去。入住后，不到十天就死了，不超过一个月妻子就死了，

不逾时而裔之二子二妇及一孙亦死。止余一子，曰明进。大恐惧，不知所为。意新居不祥，乃撒屋拔树。夜徙去，遂免。出《白居易集》。

张弘让

元和十二年，寿州小将张弘让，娶兵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为刺史。弘让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让与具。后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进乍退，弘让心终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汤饼，弘让与具之。工未竟，遇军中给冬衣，弘让遂请同志王士徵妻为饌，弘让乃去。士徵妻饌熟，就床欲进，忽见弘让妻，自额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床，流血殷席。士徵妻惊呼，告营中。军人妻诸邻来，共观之，竟问莫知其由。俄而吏报通，使人检视。其日又非昏暝，二妇素无嫌怨，遂为吏所录。

弘让奔归。及丧所，忽闻空中妇悲泣云：“某被大家唤将看儿去。烦君多时，某不得已，君终不见弃。大家索君恳求耳。”先是弘让营居，后小圃中有一李树，妇云：“君今速为某造四分食，置李树下。君则向树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让依其言，陈饌，恳祈拜之。忽闻空中云：“还汝新妇。”便闻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让如其言接之，俄觉赫然半尸薄下，弘让抱之。遽闻王氏云：“速合床上半尸。”比弘让拳曲持半尸到床，王氏声声云：“勘其剖处，无所参差。”弘让尽力与合之，令等其旧。王氏云：“覆之以衾，无我问三

日。”弘让如其教。三日后，闻呻吟，乃云：“思少

不超过一个季节王裔的二子二妇和一个孙子也死了。只剩下个儿子，叫明进。他非常恐惧，不知该怎么办。心想新居不吉利，就撒屋拔树。夜间搬走，便幸免于害。出自《白居易集》。

张弘让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寿州小将张弘让，娶兵马使王暹女儿为妻。淮西用兵正危急，令狐通此时为淮西刺史。张弘让的妻子重病已有好几个月，每当想吃什么，张弘让就给她做什么。后来又不吃了，像这样从夏天到秋天，忽然好忽然坏，张弘让的心意终究不懈怠。冬十月，他的妻子忽然想吃汤饼，张弘让给她去做。还没做好，遇到军中发放冬衣，张弘让于是请同僚王士徵的妻子给继续做，张弘让才离开。王士徵的妻子做好了汤饼，靠近床要给张弘让的妻子吃，忽见张弘让的妻子，从额鼻中间分为两半，一手一大腿在床上，流血染红了床席。王士徵的妻子吃惊喊叫，报告到军营里。军人的妻子们和各位邻居前来，一起围观，争相探问，没有知道那原因的。一会儿官吏急速通报，派人检验。那天又不昏暗，两位妇人平素没有仇怨，于是那里的情形被官吏记录下来。

张弘让飞奔回家。赶到丧亡的地方，忽然听到空中妇人悲伤哭泣着说：“我被大家叫去看小孩。烦劳你多时，我没有办法，你始终不抛弃我。大家要你恳求把我领回去。”先前张弘让住在营房，房后的小园中有一棵李子树，妇人告诉他：“你现在赶紧给我准备四份饭，放到李子树下。你就向树下哀求祈祷，我一定能再回到人间。”张弘让按着她说的，在李子树下摆好食品，恳切地祈祷跪拜。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还给你新媳妇。”就听到王氏说：“用力接我。”张弘让按照她说的接她，片刻间明显的有半具尸体轻轻落下，张弘让抱住她。立刻听到王氏说：“赶快与床上半具尸体合上。”等张弘让蜷曲身子把半具尸体抱到床上，王氏一声接一声地说道：“看准那剖开的地方，不要有长短不齐。”张弘让尽力给合上，让她恢复原样。王氏说：“用被子盖上，三日不要问我。”张弘让照她教的那样做了。三日

后，听到呻吟声，说：“想少

饘粥。”弘让以饮灌其喉，尽一杯，又云：“具无相问。”七日则泯如旧，但自项及脊彻尻，有痕如刀伤，前额及鼻，贯胸腹亦然。一年，平复如故。生数子。此故友庞子肃亲见其事。出《乾闥子》。

寇 鄱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悬榜云：“但有人敢居，即传元契奉赠，及奉其初价。”大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得，后卖与王炯，传受凡十七主，皆丧长。布施与罗汉寺，寺家赁之，悉无人敢入。

有日者寇鄱，出入于公卿门，诣寺求买，因送四十千与寺家。寺家极喜，乃传契付之。有堂屋三间，甚庠，东西厢共五间，地约三亩，榆楮数百株；门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鄱又与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为门徒。其夜，扫堂独止，一宿无事。月明，至四更，微雨，鄱忽身体拘急，毛发如磔，心恐不安。闻一人哭声，如出九泉。乃卑听之，又若在中天。其乍东乍西，无所定。欲至曙，声遂绝。鄱乃告照曰：“宅既如此，应可居焉。”命照公与作道场。至三更，又闻哭声。满七日，鄱乃作斋设僧，方欲众僧行食次，照忽起，于庭如有所见，遽厉声逐之，喝云：“这贼杀如许人。”绕庭一转，复坐曰：“见矣见矣。”遂命鄱求七家粉水解秽，俄至门崇屏，洒水一杯，以柳枝扑焉。屏之下四尺开，土忽颓圯，中有一女人，衣青罗裙红裤锦履绯衫子。其衣皆是纸灰，风拂，尽飞于庭，即枯骨籍焉。乃命织一竹笼子，又命鄱作三两事女衣盛之，送葬渭水之沙洲，仍命

喝点稠粥。”张弘让往她嘴里灌下去，喝完一碗，又说：“全都不要再问。”七日后，伤口愈合，只是从颈项经脊背到臀部，有像刀伤的痕迹，前额，鼻子到胸腹也是这样。一年后，平复得像原来一样。生了几个孩子。这是老朋友庞子肃亲眼看见的事情。出自《乾闥子》。

寇 鄱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长安永平里西南角，有一个小宅院，悬挂的榜文上写着：“只要有人敢居住，就把房契奉赠给他，只需付当初的房价。”唐代宗大历年间，安太清最初用二百千钱买到这个宅子，后来卖给王灼，传卖共十七个房主，家家都在这里死了长者。布施给罗汉寺，寺家出租它，全都无人敢入住。

有个占卜的人叫寇鄴，在公卿之家出入，到寺院要买这个宅院，于是送四十千钱给寺家。寺家非常高兴，就把房契给了他。宅院有正房三间，很低矮，东西厢房共五间，土地大约三亩，榆树、楮树几百棵；门前有高大屏风，八尺高，基厚一尺，都是用炭灰抹的。寇鄴又成为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的门徒。那天夜里，打扫了屋子独自住了进去，一宿无事。月明，到四更天，下了小雨，寇鄴忽然感到身体拘束紧张，毛发像要分裂，心里恐惧不安。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好像出自地下。再俯身去听，又好像在半空中。那声音忽东忽西，没有固定的地方。要到天亮时，声音才断绝。寇鄴便告诉普照：“房子既然这样，还是可以居住的。”让普照给做道场。到了三更天，又听到哭声。满七天，寇鄴才设斋饭招待僧人，刚要让众僧坐定吃饭，普照忽然站起来，在院子里好像看见了什么，就厉声叫喊追逐，喝道：“这贼杀了这么多人。”在院子里绕了一圈，又坐下说：“看见了看见了。”于是让寇鄴要七家的米汤粪便，一会儿到门的高大屏风前，洒水一杯，用柳枝抽打，屏风下边裂开四尺宽的裂缝，土突然掉落，中间有一女人，穿着青罗裙、红裤子、锦鞋、红衫子。那穿的都是纸灰，风一吹，在院里飞尽，就露出了纷乱的枯骨。便让人编织了一个竹笼子，又让寇鄴做三两件侍女服装上，送到渭水的沙洲安葬，仍然命令

勿回头，亦与设酒饌。自后小大更无恐惧。

初，郭汾阳有堂妹，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阳王夫人之顶谒其姑，从人颇多。后买此宅，往来安置。或闻有青衣不谨，遂失青衣。夫人令高筑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谨，泄漏游处，由是生葬此地焉。出《乾闥子》。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携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盗，尽夺其财物，乃至裸形。冀遂与其妻于路傍访人烟。俄逢一翁，问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数里，即我家，可与家属暂宿也。”冀乃与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于一室内，设食遗衣。至深夜，亲就冀谈话。复具酒馔，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携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来迎，亦可。我见君贫，必不易相携也。”冀思之良久，遂谢而言曰：“丈人既悯我如是，我即以心素托丈人。我妻本出官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艺。然好酒，多放荡，留之后，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无忧，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临别，妻执冀手而言曰：“我本与尔远涉川陆，赴一簿官，今不期又留我于此。君若不来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纳我之人也。”泣泪而别。

冀到官，方谋远迎其妻，忽一日，有达一书者，受之，是其妻书也。其书曰：“妾今自裁此书，以达心绪，唯君少览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宫禁，以清歌妙舞为称，固无妇德妇容。及宫中有命，掖庭选人，妾得放归焉。是时也，不须回头，也给摆设了酒食。从那以后大人小孩再没有恐惧了。

当初郭汾阳有个堂妹，出家在永平里宣化寺，汾阳王夫人去摩拜她的小姑子，跟随的人很多。后来买了这个宅第，以便来往休息。有人听说有个婢女不谨慎，婢女后来失踪了。夫人让修筑了高大的屏风，此宅于是就有了这些事。也有人说，婢女不谨慎，泄漏了她们的住处，因此活埋在这里。出自《乾闥子》。

呼延冀

晋成帝咸和年间，呼延冀被授予忠州司户，带着他的妻子上任。到达泗水，遇到强盗，把他们的财物全都夺去，致使他们赤身露体。呼延冀就和他的妻子在路旁寻找人家。一会儿遇见一个老翁，老翁问他们怎么回事，呼延冀如实告诉了他。老翁说：“向南走几里，就是我家，你可以和家属暂住。”呼延冀就和老翁一同到他家。进入林子里，看见一个大宅院。老翁把他们安排在一屋内，摆设饭食赠送衣

服。到了深夜，老翁来找呼延冀聊天。又准备了酒菜，说：“我家只有老母，你如果不能携妻子离去，要暂且留下她，等到任再来迎接，也是可以的。我看你贫穷，一定不适合携带家眷呀。”呼延冀想了很久，于是拜谢说道：“丈人既然如此怜悯我，我就诚心诚意托付于丈人。我妻子本来出自官宦人家，能歌，还略微有些文艺才能。可是喜欢酒，放荡成性，留下她以后，希望丈人约束她。”老翁说：“不用担心，你只管自己去赴任。”第二天，呼延冀就留下妻子而离开。临分别时，妻子拉着呼延冀的手说道：“我本来与你远涉水陆，奔赴一小官，现在没想到又留我在这里。你如果不来接我，我一定私奔离开，一定有要我的人。”二人哭泣洒泪而别。

呼延冀到任，正想远道去接他的妻子，忽然一天，有人送来了一封信，接过来一看，是他妻子的信。那信中说：“我现在亲自写这封信，来表达我的心情，希望你能看一看。我本来是个歌妓的女儿，幼时进入宫廷，凭着清歌妙舞而出名，本来就没有妇德妇容。直到宫中有命令，掖庭选人，我才得以放出回家。那时，

君方年少，酒狂诗逸，在妾之邻。妾既不拘，君亦放荡。君不以妾不可奉蘋蘩，遽以礼娶妾。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间同步，月下相对，红楼戏谑，锦闱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义绝？君以妾身，弃之如履，留于荒郊，不念孤独。自君之官，泪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贞洁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归之矣。君其知之。”

冀览书掷书，不胜愤怒，遂抛官至泗水。本欲见老翁及其妻，皆杀之，访寻不得，但见一大冢，林木森然。冀毁其冢，见其妻已死在冢中，乃取尸祭，别葬之而去。出《潇湘录》。

安 凤

安凤，寿春人，少与乡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学。本约同游宦长安，侃性纯孝，别其母时，见母泣涕不止，乃不忍离。凤至长安，十年不达，耻不归。后忽逢侃，携手叙阔别，话乡里之事，悲喜俱不自胜。同寓旅舍数日，忽侃谓凤曰：“我离乡一载，我母必念我，我当

归。君离乡亦久，能同归乎？”凤曰：“我本不勤耕凿，而志切于名宦。今日远离乡国，索米于长安，无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荡，大丈夫之气概，焉能以面目回见故乡之人也？”因泣谓侃曰：“君自当宁亲，我誓不达不归矣！”侃留诗曰：“君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与离恨，泉下亦难忘。”凤亦以诗赠别曰：“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离情吟诗处，麻衣掩泪频。泪别各分袂，且及来年春。”凤犹客长安。因夜梦侃，遂寄一书达寿春。首叙长安再相见，话幽抱

你正年少，喝酒纵情写诗豪放，在我的邻舍。我既然不拘谨，你也放荡不羁。你不因为我不做家务，仓促下按照礼仪娶了我。我与你成为配偶后，各位邻里都认为我们是才子佳人。每当想起在花间共同散步，月下相对，红楼戏谑，锦闺中发誓，就没想到今天的事情，可悲呀！因何情义绝断？你把我的身体像鞋一样抛弃，留在荒郊野外，不考虑我的孤独。从你上任，眼泪流得不能制止。想到你的薄情，我又为什么坚守贞洁呢！老父家有一个少年儿子，很爱慕我，我已经嫁了他。现在让你了解这一切。”

呼延冀看完信后把信扔在地上，无比愤怒，于是弃官到泗水。本来想看见老翁和他的妻子，把他们都杀掉，却访寻不着，只见一个大坟，周围林木森然。呼延冀毁掉那坟，看见他的妻子已死在坟中，就取出尸体祭奠，安葬到别处而离开了。出自《潇湘录》。

安 凤

安凤是寿春人，年少时与乡里徐侃交好，都有才学。本来约定一起到长安去做官，徐侃生性孝顺，临别时，见母亲泣涕不止，就不忍心离开。安凤到了长安，十年未得通达，认为耻辱不回家。后来忽然遇见徐侃，携手共叙阔别之情，谈论乡里的事情，悲喜之情都不能自禁。一同住在旅馆里多日，忽然徐侃对安凤说：“我离开家乡一年了，母亲一定想念我，我该回去了。你离开故乡也很久了，能和我一起回去吗？”安凤说：“我本来就不勤于耕作，热衷于功名官位。现在

远离故乡，寄食于长安，没有一个公卿认我。十年的漂泊流荡，大丈夫的气概，怎能凭这面目回去见故乡的人呢？”于是哭着对徐侃说：“你自己应该回去看望亲人，我发誓不达目的决不回去！”徐侃留诗道：“君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与离恨，泉下亦难忘。”安凤也以诗赠别道：“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离情吟诗处，麻衣掩泪频。泪别各分袂，且及来年春。”安凤还客居长安。因为夜梦徐侃，于是往寿春寄了一封信。先叙述长安再次相见，谈论心里抱负

之事。侃母得凤书，泣谓附书之人曰：“侃死已三年矣。”却至长安，告凤，凤垂泣叹曰：“我今日始悟侃别诗中‘泉下亦难忘’之句。”出《潇湘录》。

成叔弁

元和十三年，江陵编户成叔弁有女曰兴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诣门云：“有田家郎君，愿结姻媛，见在门。”叔弁召其妻共窥之，人质颇不惬，即辞曰：“兴娘年小，未办资装。”门外闻之，即趋入曰：“拟田郎参丈人丈母。”叔弁不顾，遽与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尔女不得耶？”即笑一声，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见有一女，某今商量，确然不可。二郎以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议。况小郎、娘子魂识已随足下，慕足下深矣。黎庶何知？不用苦怪。”言讫，而兴娘大叫于房中曰：“嫁与田四郎去！”叔弁既觉非人，即下阶辞曰：“贫家养女，不喜观瞩。四郎意旨，敢不从命？但且坐，与媒氏商量，无太匆匆也。”四人相顾大笑曰：“定矣。”

叔弁即令市果实，备茶饼，就堂垂帘而坐。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满，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总是词人，请联句一篇然后定。”众皆大笑乐曰：“老姬但作媒，何必议他联句事。”媒氏固请，田郎良久乃吟曰：“一点红装出翠微，秋天云静月离离。”田请叔弁继之。叔弁素不知书，固辞，往复再四。食顷，忽闻堂上有人语曰：“何不云‘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从他九族卑’？”言讫，媒与三人绝倒大笑曰：“向

道魔语，今欲何如？”四人一时趋出，不复更来。其女若醉

的事情。徐侃的母亲得到安凤的信，哭着对寄递书信的人说：“徐侃已死三年了。”送信人回到长安，告诉安凤，安凤垂泪叹道：“我今天才明白徐侃赠诗中‘泉下亦难忘’这句诗的含义。”出自《潇湘录》。

成叔弁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江陵编户成叔弁有个女儿叫兴娘，十七岁。忽然有个媒人登门说：“有个田家公子，愿与你家结成姻缘。现在门外。”成叔弁招呼他的妻子一起看他，长相很不满意，就推辞说：“兴娘年龄小，没有备办嫁妆。”门外的田家郎听说了，就急忙走进屋说：“田郎参拜丈人丈母。”成叔弁不看，马上与妻子回避他。田家郎说：“田四郎是上界香郎，要你的女儿还不行吗？”就笑了一声，便有两个人从空中落下来，说：“招呼我们有什么事？”田家郎说：“成家现有一女，我现在和他们商量，确实不愿意。二位公子认为如何？”二人说：“他本来不知道，怎么能不可以？希望让我和他们谈谈。况且小公子和小娘子灵魂已相识，已经跟随了你，深深地爱慕你。黎民百姓怎么能明白？不要太责备他们。”说完，兴娘在房中大叫道：“嫁给田四郎去！”成叔弁已经感觉到不是普通人，就下了台阶道歉道：“贫家养活的女儿，不喜欢观看。四公子的旨意，怎敢不从命？只是暂且坐下，和媒人商量商量，不要太匆忙。”四人相看大笑道：“定了。”

成叔弁就让人去买果品，准备茶饼，在堂上垂帘而坐。媒人说：“田家认为也不美满，四公子也太匆忙。现在三公子毕竟是个词人，请联句一篇然后再定。”众人都大笑乐道：“老太婆只是做媒，何必说让他联句的事。”媒人坚持请联句，田家郎过了很久才吟道：“一点红裳出翠微，秋天云静月离离。”田家郎请成叔弁接着联。成叔弁本来不知书，坚决推辞，往复再三。一顿饭的工夫，忽然听到堂上有人说道：“为什么不说‘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从他九族卑’？”说完，媒人与三人笑得前仰后合道：“才刚说鬼话，现在要怎么办？”四人同时急忙走出，没有再来。他女儿像醉

人狂言，四人去后，亦遂醒矣。出《河东记》。

襄阳选人

于颀 镇襄阳时，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朗。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歧径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曰：“流水涓涓长芹芽，织乌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刘归襄阳州，因往寻访举人，惟有殡宫存焉。出《酉阳杂俎》。

祖 价

进士祖价，咏之孙也。落第后，尝游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驿。去驿半里已来，有一空佛寺，无僧居。价与仆夫投之而宿。秋月甚明，价独玩月，来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后出，揖价共坐，语笑说经史，时时自吟。价烹茶待之，此人独吟不已。又云：“夫人为诗，述怀讽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动人。今夕偶相遇，后会难期，辄赋三两篇，以述怀也。”遂朗吟云：“家住驿北路，百里无四邻。往来不相问，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冈夜萧萧，青松与白杨。家人应有梦，远客已无肠。”又吟：“白草寒路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诗讫，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问邻人，云：“此前后数里，并无人居，但有书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后南冈上。”价度其诗，乃知是鬼，为文吊之而去。出《会昌解颐录》。

人说胡话，四人离开后，也就醒了。出自《河东记》。

襄阳选人

于颀 镇守襄阳时，选人刘某进京，遇到一个举人，年龄二十岁左右，言谈明了响亮。一起走了几里，意趣很合得来，于是在草地上坐下来。刘某有酒，倒了几杯。天色渐晚，举人指着岔道说：“我的住处距离这里只有几里，能够光顾吗？”刘某推辞说旅途时间紧，举人于是赋诗道：“流水涓涓长芹芽，织乌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到天亮，刘某回到襄阳州，就去寻访举人，

只有殡宫在那里。出自《酉阳杂俎》。

祖 价

进士祖价，是祖咏的孙子。落第后，曾游览商山。旅途窘困，晚上来到一个驿馆。距离驿站半里左右，有一空佛寺，没有僧人居住。祖价与仆人投宿那里。秋月很明亮，祖价独自欣赏月光，来回地走动。忽然有一个人，从寺殿后面出来，与祖价作揖后一起坐下，笑谈经史，时时自己吟诵。祖价煮茶招待他，这人只是吟诵不停。又说：“人作诗，抒发情怀，讽咏时物，如果不精粹不确切，就不能感动人。今晚偶然相遇，以后相会就很难有日子了，就赋诗三两篇，来表达我的胸怀吧。”于是朗诵道：“家住驿北路，百里无四邻。往来不相问，寂寂山家春。”又吟诵道：“南冈夜萧萧，青松与白杨。家人应有梦，远客已无肠。”又吟诵道：“白草寒路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诗吟诵完，又再三吟诵。夜深，于是作揖而退去。到了第二天，祖价寻问邻居，回答说：“这前后几里，并没有人居住，只有一个客死的书生，葬在佛殿后边的南冈上。”祖价猜度他的诗，才知道是鬼，写了祭文吊唁后离去了。出自《会昌解颐录》。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张 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军将

郭 翥 裴通远 郑 绍 孟 氏

郭承嘏

郭承嘏，尝宝惜法书一卷，每携随身。初应举，就杂文试，写毕，夜犹早，缄置篋中。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帖。却归铺，于烛笼下取书帖观览，则程试宛在篋中。计无所出，来往于棘阊门外。见一老吏，询其试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倘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承嘏许之。逡巡，赍程试入，而书帖出，授承嘏。明日归亲仁里，自以钱送诣兴道里。款问久之，吏家人出，以姓氏质之，对曰：“主父死三日，力贫，未办周身之具。”承嘏惊叹久之，方知棘阊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出《尚书谈录》。

张 庾

张庾举进士，元和十三年，居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仆夫他宿，独庾在月下，忽闻异香满院。方惊之，

郭承嘏

郭承嘏，曾经把一卷法书当作宝贝一样珍惜，常常随身携带。当初应举考试，应考杂文，写完，夜还早，就把试卷封好放到书箱中。到了交卷时而错交了所珍藏的书帖。回到住处，在灯烛下取书帖观看，那试卷清楚地放在书箱中。实在想不出办法，在考场的荆门外徘徊。看见一老吏，询问他考试的情况，他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老吏。老吏说：“我能换它。可是我家贫穷，住在兴道里，如果能给你换成，希望你给三万钱作为酬劳。”郭承嘏答应了他。不一会儿，把

试卷放入，把书贴换出，交给郭承嘏。第二天回到亲仁里，亲自把钱送到兴道里。打听了很久，老吏的家人出来，按姓氏问他，回答说：“父亲死了三月，家里很贫穷，没有办理全身的安葬用品。”郭承嘏惊讶叹息了很久，才知道在棘闾看见的是鬼。于是把钱赠送给了他的家人。出自《尚书谈录》。

张 庾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张庾应考进士，住在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初八日那天夜里，仆人在其他地方住宿，只有张庾独自坐在月光下，忽然闻到院子里有一股奇异的香味。正吃惊间，

俄闻履声渐近。庾履履听之，数青衣年十八九，艳美无敌，推门而入，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只此院小台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艳绝，服饰华丽，宛若豪贵家人。庾走避堂中，垂帘望之。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床榻，雕盘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

丝管方动，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张乐，得无慢乎？既是衣冠，邀来同欢可也。”因命一青衣传语曰：“娣妹步月，偶入贵院。酒食丝竹，辄以自乐，秀才能暂出为主否？夜深，计已脱冠，纱巾而来，可称疏野。”庾闻青衣受命，畏其来也，乃闭门拒之。青衣扣门，庾不应，推不可开，遽走复命。一女曰：“吾辈同欢，人不敢预。既入其门，不召亦合来谒。闭门塞户，羞见吾徒，呼既不来，何须更召？”于是一人执樽，一人纠司。酒既巡行，丝竹合奏。骰馐芳珍，音曲清亮。庾度此坊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谓从坊中出，则坊门已闭。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顷见迷，何能自悟？于是潜取搯床石，徐开门突出，望席而击，正中台盘，纷然而散。庾逐之，夺得一盏，以衣系之。及明视之，乃一白角盏，奇不可名。院中香气，数日不歇。盏鏤于柜中，亲朋来者，莫不传视，竟不能辨其所自。后十余日，转观数次，忽堕地，遂不复见。庾明年，进士上第。出《续玄怪录》。

一会儿听到有脚步声渐渐走近。张庾拖着鞋子走近听，几个年龄十八九岁的青衣女，娇艳美丽无比，推门而入，说：“踏着月光追逐胜景，不必去乐游原，只要有这个院子的小台藤架就行了。”于是带着少女七八个人，容貌都是艳丽绝妙，服装首饰非常华丽，好像豪门贵族家的人。张庾跑到堂中躲避，垂帘看她们。诸女慢慢行走，直接走到藤架下。一会儿，摆好床榻，摆置的雕盘、玉樽、杯杓都是奇异的珍品。八人围坐，青衣女中拿着乐器的有十人，拿着拍板站着的有两人，左右侍候站立的有十人。

刚要奏乐，座上一人说：“不告诉主人，就要奏乐，是不是怠慢了呀？既然是这里的士绅，可以邀请来一起欢乐。”于是让一青衣女传话说：“姐妹踏着月光，偶然进入贵院。酒食乐器已准备好，就在这里自行欢乐，秀才能否暂且出来做主人？夜已深了，想来已经脱掉帽子，戴上纱巾来，正和我辈粗疏相称。”张庾听到青衣女受旨承令，怕她进来，就关门拒绝她。青衣女叩门，张庾不回应，门推不开，急忙跑回去复命。一女说：“和我们一起欢乐，是人家不敢希求的。已经进了他家门，不招呼也应该来拜见。闭门关窗，害羞见我们，叫他既然不来，那何必要再招呼呢？”于是一人拿着酒杯，一人督察，行起酒令来。酒已经过了几巡，丝竹音乐一起奏响。美味佳肴摆满，音乐曲调清亮。张庾自忖这个坊的南街，都是废墟坟墓，绝对没有人住；说从坊中出来，可是坊门已经关闭。那么她们不是妖狐，就是鬼怪。现在我还没有被迷惑，可以赶跑她们。一会儿被迷惑，怎能自己醒悟呢？于是偷偷地取出支床的石头，慢慢开门，突然冲出，向宴席扔去，正好打中台上的盘子，她们纷纷逃散。张庾追赶她们，夺得一盏，用衣带绑上它。到天亮看它，是一个白角盏，稀奇不能说它的名字。庭院中的香气，多日不尽。把盏锁放在柜中，亲朋来人，没有不传看的，竟然不能辨别出它的出处。又过了十多天，传递观赏多次，忽然掉在地上，于是就消失不见了。张庾第二年，考中了进士。出自《续玄怪录》。

刘方玄

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馆。厅西有巴篱隔之，又

有一厅，常扃鐔。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开矣。中间为厅，廊崩摧。郡守完葺，至新净，而无人敢入。方玄都不知之。

二更后，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篱西有妇人言语笑咏之声，不甚辨，惟一老青衣语稍重而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骠，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坠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则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天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无。”复闻相应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细，若曳缕之不绝。复吟诗，吟声切切，如含酸和泪之词，不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可谓‘绵绵思远道’也。”仅四更，方不闻。

明旦，果大雨。呼馆吏讯之，吏云：“此西厅空无人。”方叙宾客不敢入之由。方玄因令开院视之，则秋草苍苔没阶，西则连山林，无人迹也。启其厅，厅则新净，了无所有。唯前间东柱上有诗一首，墨色甚新，其词曰：“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视其言，则鬼之诗也。馆吏云：“此厅成来，不曾有人居，亦先无此题诗处。”乃知夜来人也。复以此访于人，终不能知之。出《博异记》。

光宅坊民

元和中，光宅坊民失姓名，其家有病者，将困。迎僧持念，妻儿环守之。一夕，众仿佛见一人入户，众遂惊逐，乃

刘方玄

隐士刘方玄从汉南到达巴陵，夜间住在江边的古馆。厅西有篱笆隔开，还有一厅，总锁着门。据说，多有怪物，使人不安稳，已经十年不开了。中间是厅，廊屋倒塌。郡守全部修葺，让厅堂又新又干净，可是无人敢进入。刘方玄完全不知道这些。

二更以后，月色照满庭院，江山冷清寂静。只听到篱笆西边有妇人说笑的声音，听得不很清楚，只有一老婢女说话声稍大而且是秦地

腔调，说道：“往年阿郎贬官的时候，常常让我骑着偏面驄，抱着阿荆郎。阿荆郎娇气，不肯稳坐，有时偏在左，有时偏在右，掉下来损伤了我的左胳膊。到现在要阴天，就酸疼。如今又复发了，明天一定下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了，不清楚他还知道有没有我。”又听到应答的。一会儿有个唱歌的，歌声清脆细腻，像拖着的线不断绝。又吟诗，吟诵声凄厉，像含着辛酸和眼泪的词，不能听清那些字。过了好久，老婢女又说：“从前的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现在可称得上‘绵绵思远道’了。”将近四更，才听不到声音了。

第二天早晨，果然下了大雨。招呼馆吏打听，馆吏说：“这个西厅空着无人。”才说明宾客不敢进入的原因。刘方玄于是让打开院门看看，只见那秋草苍苔遮没了台阶，西边连着山林，没有什么人迹。打开厅门，厅里崭新干净，一无所有。只是前屋东边的柱子上有诗一首，墨迹很新，那词是：“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着。”看那文字，是鬼写的诗。馆吏说：“这厅建成以来，不曾有人居住，先前也没有这题诗的地方。”才知道夜里有人来过。又就这事去寻访别人，终究没能查明。出自《博异记》。

光宅坊民

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个光宅坊平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家有个病人，病势渐重。请僧人诵经，妻儿环坐在病人旁边，守着他。一天晚上，众人好像看见一人进门来，于是惊起追逐，那人就投于瓮间。其家以汤沃之，得一袋，盖鬼间取气袋也。忽听空中有声，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将别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掷还之，病者即愈。出《酉阳杂俎》。

淮西军将

元和末，有淮西军将，使于汴州，止驿中。夜久，眠将熟，忽觉一物压己。军将素健，惊起，与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夺得手中革囊。鬼暗中哀祈甚苦，军将谓曰：“汝语我物名，我当相还。”鬼良久

曰：“此蓄气袋耳。”军将乃举臂击之，语遂绝。其囊可盛数升，绛色，如藕丝，携于日中无影。出《酉阳杂俎》。

郭 翥

元和间，有郭翥者，常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显不得通，约先没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翥居华阴。一夕独处，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闻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也，曰：“可一面也。”曰：“请去烛，当与子谈耳。”翥即彻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历然。又言冥途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受。即以手而扪之，其躯甚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揽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子。”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见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

投到瓮里。他们家用热水灌，得到一个袋子，可能是阴间取气袋。忽听空中有声音要那袋子，甚是哀切，并且说“我将取别人来代替病者”。这家人便投掷给他，病者就好了。出自《酉阳杂俎》。

淮西军将

唐宪宗元和末年，有个淮西军将，被派遣到汴州，住在驿馆里。夜深，将熟睡时，忽然觉得有一物压着自己。军将一向健壮，惊起，和那怪物较量厮打，那物于是就退却了，趁机夺得他手中的皮袋。怪物在暗中苦苦祈求，军将对他说：“你告诉我这物品的名字，我就还给你。”怪物过了很久才说：“这是蓄气袋。”军将就举起砖头击打他，话语音就消失了。那袋子可盛好几升东西，绛色，像藕丝，拿到日光下没有影子。出自《酉阳杂俎》。

郭 翥

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个叫郭翥的，曾经做过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交好。二人每在一起闲谈，总遗憾阴阳间不能相通，约定先死的应当来讲讲阴间的事。后来刘执谦死了几个月，郭翥居住在华阴。一天晚上，他独住一处，听到窗外有叹息声，过了很久说道：“听说郭君无病。”郭翥听他的声音，知道是刘执谦，就说：“可以见一面了。”刘执谦说：“请撤去蜡烛，当和你谈谈。”郭翥就撤去蜡烛，拉着他的袖子进来，与他坐在同一个床榻上，谈论历历在目的往事。又说阴间的罪福非常分明，不能欺骗。夜已深，郭翥忽然闻到有污秽的气味散发在左右，片刻都不能忍受了。就用手摸他，他的身躯很大，不像刘执谦。郭翥很有气力，知道是别的怪物，于是抓住他的衣袖，用身子压住，牢不可动，捂着鼻子躺着。那人不久说要离去，郭翥假装和他谈话，留他到天亮。那人要求离开越发着急了，说：“要天亮了，不打发我走，祸患将要累及到你。”郭翥不回答，一会儿，就没再听到言语。不久天亮了，看见是一个胡人，身長七尺多，像死了几天的样子。当时是暑天，污秽得不可接近，就让人把他扔到郊外。忽然有几个里人望见，

疾来视之，惊曰：“果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尸而去。出《宣室志》。

裴通远

唐宪宗葬景陵，都城人士毕至。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于通化门。及归，日晚，驰马骤。至平康北街，有白头姬步走，随车而来，气力殆尽。至天门街，夜鼓时动，车马转速度，姬亦忙遽。车中有老青衣从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问其所居，对曰：“崇贤。”即谓曰：“与姬同里，可同载至里门耶。”姬荷愧，及至，则申重辞谢。将下车，遗一小锦囊。诸女共开之，中有白罗制为逝者面衣四焉。诸女惊骇，弃于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出《集异记》。

郑 绍

商人郑绍者，丧妻后，方欲再娶。行经华阴，止于逆旅。因悦华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数里，忽见青衣谓绍曰：“有人令传意，欲暂邀君。”绍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书女也。适于宅内登台，望见君，遂令致意。”绍曰：“女未适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求佳婿，故止此。”

绍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数人出，命绍入，延之于馆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质殊丽，年可初笄。从婢十余，并衣锦绣。既相见，谓绍曰：“既遂披觐，当去形迹，冀稍从容。”绍唯唯随之，复入一门，见珠箔银屏，灿烂相照，闺闼之内，块然无侣。绍乃问女：“是何皇尚书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亲焉在？嘉耦为谁？虽荷宠招，幸

急忙来看，吃惊地说：“果然是我的哥哥。死了几天，昨晚忽然失踪了。”于是认领了尸体离开。出自《宣室志》。

裴通远

唐宪宗安葬到景陵时，都城人士都到了。原集州司马裴通家在稍远的崇贤里，妻子儿女们也乘车到通化门恣意观看。等返回时，天色已晚，便驱马往回快跑。到了平康北街，有个白发老太婆徒步奔跑，随车而来，快没气力了。到了天门街，夜鼓报时声响，车马转快，老太婆也加快了速度。车中有老婢女跟随四小女子，其中有个哀怜她奔跑的，问她住所，回答说：“在崇贤里。”就对她说：“和你同在一个里住，可以载你一起坐到里门口。”老太婆感到很惭愧，等到了地方，一再表示感谢。将要下车，赠送了一个小锦囊。诸女一起打开它，里面有白罗做成死人的衣服四件。诸女惊恐，弃掷到路上。不到十天，四女相继死去。出自《集异记》。

郑 绍

商人郑绍，丧妻以后，正想再娶。行路经过华阴，住在旅馆。因为喜欢华山的秀美峻峭，就从旅店往南走。大约几里地，忽然看见一婢女对郑绍说：“有人让我传话，要邀请你暂时去一趟。”郑绍问：“是

什么人？”婢女说：“是南宅皇尚书的女儿。刚才在宅院内登台，看见你，于是让我来传达心意。”郑绍说：“那女子没嫁人吗？因为什么住在这里？”婢女回答说：“女郎正在自己寻找佳婿，所以住在这里。”

郑绍前往，不久到了一个大宅院，又有几个侍婢迎出，让郑绍进去，请他到馆舍。一会儿，有个女子出来，容貌非常美丽，大概刚成年。跟随的婢女十多人，都穿着锦绣衣服。相见后，对郑绍说：“既然已经开诚相见，就应去掉那些客套，希望稍稍放松些。”郑绍顺从地跟着，又进入一门，看见珠帘银屏，光彩相照，内室里没有别人与女子相伴。郑绍就问女子道：“是什么皇尚书家？怎么能如此独居呢？父母亲在哪里？佳偶是谁？虽然幸蒙宠招，希望

祛疑抱。”女曰：“妾故皇公之幼女也。少丧二亲，厌居城郭，故止此宅。方求自适，不意良人，惠然辱顾。既愜所愿，何乐如之！”女乃命绍升榻，坐定，具酒馔，出妓乐，不觉向夕。女引一金罍献绍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宁无自得？妾虽惭不称，敢以金罍合卺，愿求奉箕帚，可乎？”绍曰：“余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岂敢与簪缨家为眷属也？然遭逢顾遇，谨以为荣，但恐异日为门下之辱。”女乃再献金罍，自弹箏以送之。绍闻曲音凄楚，感动于心，乃饮之交献，誓为伉俪。女笑而起。时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红烛笼前导成礼。至曙，女复于前阁备芳醪美馔，与绍欢醉。

经月余，绍曰：“我当暂出，以缉理南北货财。”女郎曰：“鸳鸯配对，未闻经月而便相离也。”绍不忍。后又经月余，绍复言之曰：“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盖是常也。虽深承恋恋，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愿勿以此为嫌，当如期而至。”女以绍言切，乃许之。遂于家园张祖席，以送绍，乃囊囊就路。至明年春，绍复至此，但见红花翠竹，流水青山，杳无人迹。绍乃号恸，经日而返。出《潇湘录》。

孟 氏

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多在于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其妻孟氏者，先寿春之妓人也，美容质，能歌舞，薄知书，稍有词藻。孟氏独

游于家园，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祗对花流。”吟诗罢，泣下数行。

除去疑虑。”女子说：“我是已故皇公的幼女。年少时丧失了父母，厌烦在城里居住，所以住在这个宅院里。正在寻求自嫁，没想到承蒙君子屈身惠顾。已满足了我的心愿，什么快乐比得上这个！”女子便让郑绍上床，坐定后，备办了美酒佳肴，叫来歌妓奏乐，不知不觉天色将晚。女子拿来一个金盃献给郑绍说：“我寻找佳婿，已经三年了。今天既然遇上了你，自己怎么能不高兴呢？我虽然羞愧不能使你称心如意，敢用金盃合卺，情愿做你的妻子侍奉你，可以吗？”郑绍说：“我是一个商人，大都游南闯北，只图赚钱，怎敢与官宦人家结成眷属？但能相逢相遇，深感荣幸了，只怕他日玷污了你的门庭。”女子就再次献上金盃，亲自弹筝送给他。郑绍听那曲调凄楚，内心受到感动，就饮下了献上来的交杯酒，发誓结成夫妻。女子笑着起来。当时夜已深，左右的侍婢用红烛灯笼在前引导完成婚礼。到了天亮，女子又在前厅备办了好酒美食，与郑绍欢畅饮酒。

过了一个多月，郑绍说：“我应该暂时离开，调理南北的货物财产。”女子说：“鸳鸯配对，没听说过了一个月就离开的。”郑绍不忍心没离开。后来又过了一个多月，郑绍又对她说：“我本是商人，走江湖，闯南北，才算是正常的。虽然承蒙你的眷恋，可是如果长久地不出去，也使我的心情不痛快。希望不要因此被怨恨，我会按期回来。”女子因为郑绍说得恳切，就答应了他。于是在家园摆设饯行的酒席，送别郑绍。郑绍就带着行囊上路了。到了第二年春天，郑绍又回到这里，只见红花翠竹，流水青山，全无人迹。郑绍于是号啕大哭，过了一天才返回。出自《潇湘录》。

孟 氏

扬州的万贞是大商人，经常在外，运送财宝，以这做买卖。他的妻子孟氏原来是寿春院的妓女，体态美丽，能歌善舞，略知诗书，稍有文采。孟氏在自家的花园独自游玩，四处张望后吟诵道：“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祗对花流。”吟诗完了，掉下几

行眼泪。

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逾垣而入，笑谓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惊曰：“君谁家子？何得遽至于此，而复轻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检，唯爱高歌大醉。适闻吟咏之声，不觉喜动于心，所以逾垣而至。苟能容我于花下一接良谈，而我亦或可以强攀清调也。”孟氏曰：“欲吟诗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几何？繁花正妍，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千端！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孟氏曰：“妾有良人万贞者，去家已数载矣。所恨当兹丽景，远在他方。岂惟惋叹芳菲，固是伤嗟契阔。所以自吟拙句，盖道幽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闻雅咏，今睹丽容，固死命犹拼，且责言何害！”孟氏即命笺，续赋诗曰：“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诗，乃报之曰：“神女得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归己舍。

凡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忧且泣，少年曰：“勿尔，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讫，腾身而去，顷之方没，竟不知其何怪也。出《潇湘录》。

忽然有一个少年，容貌很秀美，跳墙而入，笑着对孟氏说：“为什么吟得这么凄苦呢？”孟氏大惊道：“你是谁家的子弟？怎么突然来到这里，又说轻佻的话呢？”少年说：“我性情落魄，不能自我约束，只爱高歌醉酒。刚才听到你吟咏的声音，不知不觉在内心感到喜欢，所以翻墙来到这里。如果能在花下容我好好跟你谈谈，那么我也许可以勉强攀谈诗词。”孟氏说：“想要吟诗呀？”少年说：“人生如寄托，年少能几何？繁花正娇妍，黄叶又坠落。人间的遗憾，何止千端！哪如暂且偷片刻的欢乐呢？”孟氏说：“我有丈夫叫万贞，离家已经几年了。所遗憾的是当此美景，他人却远在他方。哪里只是感叹花草，本来是感伤离别之情。所以自己吟咏诗句，倾吐隐藏在内心的情感。没想到你跑到我这地方，是什么原因？”少年说：“我从前就听过你优雅的吟咏，现在看到你美丽的容貌，本来命都可以拼上，听些责骂的话又有何妨！”孟氏就让人拿来纸张，接着赋诗道：“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到诗，又回报道：“神女

得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从此孟氏就和他私通，领回自己的屋子。

大概过了一年，丈夫从外地回来。孟氏担心并且哭泣，少年说：“你不要这样，我本来知道那是不会长久的。”说完，腾身离开，一会儿就没有了，竟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怪物。出自《潇湘录》。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使者 臧 夏

踏歌鬼 卢 燕 李 湘 马 震 刘惟清

董 观 钱方义

利俗坊民

长庆初，洛阳利俗坊，有民行车数两，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有哭声。受寄者因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绠，内有一物，其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民惊，遽敛结之。有顷，其人亦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行数里，可乎？”民知其异，乃许之。其人登车，览囊不悦，顾谓民曰：“君何无信？”民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陕、虢、晋、绛，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其年夏，诸州人多患赤疮，亦有死者。出《宣室志》。

利俗坊民

唐穆宗长庆初年，洛阳利俗坊有个百姓驾着数辆车，将要出长夏门。有个人背着布袋，要把布袋寄放在车上，并且告诉说不要乱打开，于是返回利俗坊。刚进坊门，就听到有哭声。接受寄存的这百姓就打开口袋看，那口袋用绳子打着结，里面有个东西，那形状像牛的胞胎，牵扯黑绳长几尺。那百姓大惊，立刻收起打上结。不久，那放布袋的人又来了，说：“我脚疼，想在你的车中休息，走几里，行吗？”那百姓知道他不寻常，就答应了他。那人上了车，看了看口袋，很不高兴，回头对那百姓说：“你怎么不守信用呢？”那百姓道歉。又说：“我不是人，冥司派我收录五百人，我走遍了陕、虢、

晋、绛几个州，才来到这里。人多生虫，只得到二十五人，现在要到徐、泗去。”又说：“你明白我说的生虫吗？患赤疮就是生虫。”车走了二里，就告辞登程，对车主说：“不能久留，你有寿命，不用担忧。”忽然背着口袋下了车，不见了踪影。那年夏天，各州有很多人患赤疮，也有死的。出自《宣室志》。

太原部将

长庆中，裴度为北部留守，有部将赵姓者，病热且甚。其子煮药于室，既置药于鼎中，构火。赵见一黄衣人，自门来，止于药鼎傍。挈一囊，囊中有药屑，其色洁白，如麦粉状，已而致屑于鼎中而去。赵告其子，子曰：“岂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药。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又致药屑于鼎中。赵恶之，亦命弃去。复一日昼寝，其子又煮药，药熟而赵寤，遂进以饮之，后数日，果卒。出《宣室志》。

成公逵

李公颜居守北都时，有部将成少仪者，其子曰公逵，常梦一白衣人曰：“地府命我召汝。”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属龙人，汝既属龙，何以逃之？”公逵给曰：“某非属龙者，君何为见诬？”使者稍解，顾曰：“今舍汝归，当更召属龙者。”公逵惊寤，且以其梦白于少仪。少仪有卒十余人，常在其门下，至明日，一卒无疾而卒。少仪因讯其年，其父曰：“属龙。”果公逵之所梦也。出《宣室志》。

送书使者

昔有送书使者，出兰陵坊西门，见一道士，身長二丈余，长髯危冠。领二青裙，羊髻，亦长丈余。各担二大瓮，瓮中数十小儿，啼者笑者，两两三三，自相戏乐。既见使者，道士回顾羊髻曰：“庵庵。”羊髻应曰：“纳纳。”瓮中小儿齐声曰：“嘶嘶。”一时北走，不知所之。出《河东记》。

太原部将

唐穆宗长庆年间，裴度任北部留守，有个姓赵的部将，生病发高烧很厉害。他的儿子在屋里煮药，已经把药放到鼎里，点着了火。这个姓赵的看见一个黄衣人从门外进来，停在药鼎旁。拿出一个袋子，袋中有药末，那颜色洁白，像麦粉的样子，旋即把药末放到鼎里而离去。姓赵的告诉他的儿子，儿子说：“莫非是鬼吗？这是要加重我父亲的病。”就去掉了药。姓赵的看见先前的黄衣人又来了，又把药末放到鼎里。姓赵的厌恶，又让把药扔掉。又一天，姓赵的白天睡着了，他的儿子又煮药，药煮好后，姓赵的睡醒过来，于是给他喝了，过了几天，果然死了。出自《宣室志》。

成公逵

李颜驻守北都的时候，有个部将叫成少仪，他的儿子叫成公逵，曾经梦见一个白衣人说：“地府命我来召你。”成公逵拒绝前往。使者又说：“冥官派遣我召一个属龙的人，你既然属龙，为什么逃脱？”成公逵哄骗说：“我不属龙，你为什么胡说？”使者稍稍缓和，看着他说：“现在放你回去，应该另召一个属龙的。”成公逵惊醒，并且把他的梦告诉了成少仪。成少仪有士卒十多人，常在他的门下，到了第二天，一个士卒无病而死。成少仪于是打听他的年龄，死者的父亲说：“属龙。”果然是成公逵梦到的。出自《宣室志》。

送书使者

从前有个送书信的使者，出了兰陵坊西门，看见一个道士，身高二丈多，长长的胡须，戴着高高的帽子。带领两个穿黑裙子的人，梳着羊髻，也高一丈多。各挑着两个大瓮，瓮里有几十个小孩，哭的笑的，两两三三，互相戏乐。看见使者，道士就回头看着梳羊髻的人说：“庵庵。”梳羊髻的回应说：“纳纳。”瓮里的小孩齐声说：“嘶嘶。”立刻向北跑，不知去向。出自《河东记》。

臧 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有陆氏宅，制度古丑，人常谓凶宅。后有进士臧夏猷居其中，与其兄咸尝昼寝，忽梦魇，良久方寤，曰：“始见一女人，绿裙红袖，自东街而下。弱质纤腰，如雾濛花，收泣而云：‘听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辞曰：‘卜得上峡日，秋天风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出《河东记》。

踏歌鬼

长庆中，有人于河中舜城北鹳鹊楼下见二鬼，各长三丈许，青衫白裤，连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言毕而没。出《河东记》。

卢 燕

长庆四年冬，进士卢燕，新昌里居。晨出坊北街，槐影扶疏，残月犹在。见一妇人，长三丈许，衣服尽黑。驱一物，状若羝羊，亦高丈许。自东之西。燕惶骇却走。妇人呼曰：“卢五，见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出《河东记》。

李 湘

卢从史以左仆射为泽潞节度使，坐与镇州王承宗通谋，贬驩州，赐死于康州。

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归阙。自以海隅郡守，无台阁之亲，一旦造上国，若沧海泛扁舟者。闻端溪县女巫者，知未来之事，维舟召焉。巫曰：“某乃见鬼者也，见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与人言；贫贱者，气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

臧 夏

长安安邑坊十字街东面，有个陆家宅院，样式古怪丑陋，人们常说是凶宅。后来有个进士臧夏租赁住在那里，和他哥哥臧咸曾在白天

睡觉，忽然做噩梦，很久才醒过来，说：“方才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绿裙红袖，从东街而来。体弱腰细，像雾濛花，停止哭泣而说道：‘听我一篇幽恨诗句吧。’那词是：‘卜得上峡日，秋天风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出自《河东记》。

踏歌鬼

唐穆宗长庆年间，有人在河中舜城北鹳鹊楼下看见两个鬼，各高三丈多，穿着青衫白裤，挽着臂膊踏歌道：“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说完就消失不见了。出自《河东记》。

卢 燕

唐穆宗长庆四年冬，进士卢燕住在新昌里。早晨到坊北街，槐树影子摇摆，残月还在。看见一个妇人，高三丈多，穿着一身黑衣。驱赶着一个东西，样子像只公羊，也高有一丈左右。从东向西去。卢燕惊恐地往回跑。妇人呼喊道：“卢五，看见人不要多说。”竟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出自《河东记》。

李 湘

卢从史以左仆射的身份任泽潞节度使，犯了与镇州王承宗合谋的罪，贬到驩州，赐死在康州。

唐敬宗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离郡返回京城。自己认为是偏远之地的郡守，台阁中没有亲近的人，一旦回到京都，就像在沧海里漂流的扁舟。他听说端溪县有个女巫，能知未来的事，便停船派人请她前来。女巫说：“我是能看见鬼，见到了都能昭示。可是鬼有两等，福德的，精神俊爽，往往自己与人说话；贫贱的，气势低靡精神憔悴，借助我说事情。全在所遇到的鬼，不是我

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问之？”曰：“厅前楸树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称泽潞卢仆射，可拜而请之。”湘乃公服执简，向树而拜。

女巫曰：“仆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阶。空中曰：“从史死于此厅，为弓弦所迫，今尚恶之。使君床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时驿厅副阶上，唯有一榻，湘偶忘其贵，将坐问之。女巫曰：“仆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将吏视之？仆射大怒，去矣。急随拜谢，或肯却来。”湘匍匐下阶，问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数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敌吾军一裨将，奈何对我而自坐？”湘再三辞谢。巫曰：“仆射回矣。”于是拱揖而行，及阶，巫曰：“仆射上矣。”别置榻，设褥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问？”对曰：“湘远官归朝，伏知仆射神通造化，识达未然。乞赐一言，示其荣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当刺梧州。”湘又问，不复言。湘因问曰：“仆射去人寰久矣，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愁胜而发白，神败而体羸。方寸之间，波澜万丈，相妒相贼，猛如豪兽。吾已免离，下视汤火，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且夫据其生死，明晦殊殊。学仙成败，则无所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则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无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圆者，三寸耳。飞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万乘之主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炼形之道，可得闻乎？”曰：“非使君所宜闻也。”复问梧州之后，终不言，乃去。

能知道的。”李湘说：“怎么能遇到鬼而问他呢？”女巫说：“厅前的楸树下，有个穿紫衣佩带金饰的，自称泽潞卢仆射，可以向他施礼请教。”李湘就穿着公服拿首简牍，面向大树跪拜。女巫说：“仆射已经答拜了。”李湘于是拱揖上了台阶。空中有声音说道：“从史我死在这厅里，被弓箭所杀害，现在还厌恶它。你床上的弓，希望拿掉。”李湘让人移走了弓。当时驿厅副阶上，只有一张坐榻，李湘偶然忘记那贵客，要坐下问他。女巫说：“仆射是高官，为什么不请他坐，却当做差吏对待他呢？仆射大怒，走了。你赶紧跟上去行礼道歉，或许他肯回来。”李湘匍匐下了台阶，问他去的方向，一步一拜，共计走了几十步。空中传来声音说：“你的官职赶不上我军中的一个副将，怎么能面对我而自己坐下？”李湘再三道歉。女巫说：“仆射回来了。”李湘于是拱揖而走，等到了台阶，女巫说：“仆射上来了。”另外安置了坐榻，放上坐垫请他坐下。女巫说：“坐下了。”李湘才坐下。空中的

声音说：“你要问什么？”李湘回答说：“我是偏远之地的官吏回朝，知道仆射神通造化广大，通达未发生的事。乞求您恩赐一言，明示那荣升与困顿。”空中的声音说：“大有人接待引荐，到京城一个月，就能任命为梧州刺史。”李湘又问，卢仆射不再说话了。李湘于是问道：“仆射离开人间很久了，为什么不回到人间来，而长久处在寂寞的冥府？”空中的声音说：“唉！这是什么话？人世间劳苦，万愁缠心，都像飞蛾扑灯，争名夺利，愁到极点而头发变白，精神颓败而身体瘦弱。内心里，波澜万丈，互相嫉妒互相仇视，凶猛得像巨大的野兽。我已经幸免脱离，向下看如汤似火的人间，难道再低身而生活在那里吗？再说根据那生与死，阴间阳间没有什么两样。学仙成败，就没有什么差别。我已得到炼形之术。那法术从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那么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没有不可以的。我的形还没有炼圆满，只差三寸了。飞行自由自在，出入阴阳之间，是可以的。君王也赶不上我，何况平民呢？”李湘问：“炼形之道，可以听听吗？”卢仆射回答说：“不是你应该听的。”又问梧州之后的事情，终究没说，就离去了。

湘至京，以奇货求助，助者数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竟终于梧州，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也欤？出《续玄怪录》。

马 震

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其家实无人来，且付钱遣之。经数日，又闻扣门，亦又如此。前后数四，疑其有异，乃置人于门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妇人，从东乘驴来，渐近识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于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时者。震惊号奔出，已见下驴，被人觉，不暇隐灭。震逐之，环屏而走，既而穷迫，入马厩中，匿身后墙而立。马生连呼，竟不动。遂牵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俨然，而体骨具足。细视之，有赤脉如红线，贯穿骨间。马生号哭，举扶易之，往南山，验其坟域如故。发视，棺中已空矣。马生遂别卜，迁窆之，而竟不究其理。出《续玄怪录》。

刘惟清

平阴北把关，南御并山滨济，空阔百里，无人居。地势险厄，用兵者先据此为胜。迄今天阴日暮，鬼怪往往而出。

长庆三年春，平卢节度使薛苹遣衙门将刘惟清使于东平，途出于此。时日已落，忽于野次，遥见幕幄营伍，旌旗人马甚众，烟火极远。惟清少在戎旅，计其部分，可五六万人也。惟清不知，甚骇之。俄有辘重鼓角，部队纷纭，或歌或

李湘到了京城，用奇货求人帮助，帮助他的有几个人。不到一个月，官拜梧州刺史。最后死在梧州，这就是卢从史不再说他后事的原因吗？出自《续玄怪录》。

马震

扶风的马震，居住在长安平康坊。正在白天，听到叩门声，上前去看，见一租驴的小孩说：“刚才有位夫人，从东市租了我的驴，到这进入宅院，没给租驴的钱。”他家确实没有人来，暂且付钱打发小孩走了。过了几天，又听到叩门声，也是如此。这样前后多次，怀疑这里有特殊情况，就安排人在门的左右，天天候着。这一天，果然有一位妇人，从东乘驴来，渐渐走近，认出了她，是马震的母亲，死了已经十一年了。葬在南山，她的衣服还是安葬时穿的。马震吃惊地哭着跑出来，已经看见她下了驴，被人发觉，没有时间隐身。马震追她，绕着屏风跑，不久实在没法，进到马厩里，藏身在后墙站立着。马震连声喊叫，竟然不动。于是拽她的衣襟，突然倒地，是堆白骨。衣服依然如故，而尸骨完整无缺。细看它，有像红线的赤脉，贯穿在骨骼间。马震号啕痛哭，抬扶整理好尸骨，到南山查验那坟依旧。打开看，棺材里已经空了。马震就另外选了块墓地，把坟迁到那里落葬，可最终也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出自《续玄怪录》。

刘惟清

平阴北把关，南边挨着泰山，濒临济水，空旷开阔百里，无人居

住。地势险要，用兵打仗先占据这里就能取胜。到现在天阴日晚时，鬼怪常常出来。

唐穆宗长庆三年春，平卢节度使薛平派衙门将刘惟清出使到东平，途经这里。当时太阳已经落山，忽然在野地里远远看见军营帐篷，旌旗人马很多，烟火很远。刘惟清年少时就在军旅中，估计那片人马，大约有五六万。刘惟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害怕。一会儿有鞞重鼓角响起，部队纷纷行动，有的唱歌有的

语，喧然竞进。惟清乃缓辔出于其中。忽有衣赭者徒行叩惟清，将夺马。惟清与之力争，因跃马绝道，而赭者执之愈急。惟清有膂力，以所执铁鞭连捶其背。赭者不甚拒，良久舍去。惟清复路，则向之军旅已过矣。夜阑，方及前驿，会同列将浑钊。自滑使还，亦馆于此。闻惟清至，迎之，则惟清冥然无所知。众扶持环视，久之乃寤，遂话此事。

不二三日，至东平，既就馆，亦不为他人道。先是东平有术士皇甫晔者，落魄不仕，衣赭蓝缕，众甚鄙之。一日，惟清出游，晔于途中遥指曰：“刘押衙。”惟清素衣未识，因与相款。晔曰：“本恐他人取马，故牵公避道，奈何却以铁鞭相苦？赖我金铠在身，不迨，巨力坚策，岂易当哉！”笑而竟去。惟清从人辞谢，将问其故，晔跃入稠人中，不可复见。后四年，李同捷反于沧景，时天下兵皆由平阴以入贼境，岂阴兵先致讨欤？出《异闻录》。

董 观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唐元和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习道卒，观亦归并州。宝历中，观游汾泾，至泥阳郡。会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数千百编，观遂留止，期尽阅乃还。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鐍，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力，曰：“某愿得之。”遂居焉。

旬余，夜寐，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说话，喧闹着竞相前进。刘惟清就拉着缰绳缓慢地走在队伍之中。忽

然有个穿丧服的步行过来向刘惟清叩首，要夺他的马。刘惟清和他用力争夺，于是跃马跑出道外，而穿丧服的抓着缰绳更紧了。刘惟清有体力，用拿的铁鞭连打他的背部。穿丧服的不怎么抵抗，很久才松手离去。刘惟清重新上路，前面的那些军马已经走过去了。夜深，才到达前边的驿站，会见同列将浑钊。浑钊从滑地出使回来，也住在这里。听说刘惟清到来，去迎接他，可是刘惟清恍惚什么也不知道。大家扶持环视他，很久才醒，于是讲起路上的事。

没过两三天，刘惟清到达东平，住在馆舍里之后，也没对别人提及此事。从前东平有个术士叫皇甫喈，落魄不当官，穿着草鞋破衣服，大家都鄙视他。一天，刘惟清出去游玩，皇甫喈在路上遥遥指着他说：“刘押衙。”刘惟清一向不认识他，就和他应答。皇甫喈说：“本来怕别人夺取你的马，所以引你躲避道边，你怎么却用铁鞭打我？靠我金铠在身，不然的话，巨大的力气、坚硬的鞭子，难道容易抵挡吗！”笑着最后离开了。刘惟清跟着那人道歉，要问那缘故，皇甫喈跑到稠密的人群中，不能再寻见了。过了四年，李同捷在沧景反叛，当时天下的兵卒都由平阴关而进入贼境，难道是阴兵先来讨伐了吗？出自《异闻录》。

董 观

董观是太原人，擅长阴阳占卜之术。唐宪宗元和年间，与僧人灵习交好。一同到吴楚一带去，灵习死在路上，董观也回到并州。唐敬宗宝历年间，董观到汾泾一带游览，到了泥阳郡。在龙兴寺会见僧人，龙兴寺堂宇宏伟壮丽，有经书数千百编，董观就停留在这里，打算都阅读完再回去。先前这院的东边廊房的北屋，空着而且上着门锁，董观于是请求居住。寺僧不同意，说：“住在这个屋子，多生病或者死去了，又有很多妖异。”董观凭着年少气壮，说：“我想住进去。”于是住了进去。

十多天，夜间睡觉，就有十几个胡人，携乐器持酒，歌笑其中，若无人。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

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候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僵，如寝熟，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耶？”习曰：“何子之言失而忧之深乎？夫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尚安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常闻我教中有阴去身者，谁为耶？”习曰：“吾与子谓死而未更生也。”遂相与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碍，于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红碧，如毳毯状。

行十余里，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于地府耶？”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裤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树蒙蔽，庐舍骈接。习与观曰：“与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舍家归佛氏。”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几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牵衣跃而过。

好像没有别人。像这样几个晚上，董观虽然害怕，还没有对寺僧说。一天念完经，天已经昏黑，董观疲劳到极点，关门睡觉。尚未睡熟，忽然看见灵习在床前，对董观说：“师傅走吧。”董观吃惊并且愤怒地说：“你是鬼，为什么到这来？”灵习笑着说：“你的运数已到尽头，所以我来侍候你。”就拽着董观的袖子离开床，董观回头看，看见他的身体还躺在床上，像睡熟了，就叹息道：“唉！我家离这儿很远，父母还在，现在死在这里，谁来掩埋我的尸体呢？”灵习说：“为什么你说这样的糊涂话，担忧得这么深重呢？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能运动手脚，善于看和听罢了。这都是精魂扶植使它这样，不是天然的。精魂离开身体所以叫死，因此手脚不能运动，看和听不能实施，即使是六尺的躯体，还有什么用呢？你还值得惦念吗！”董观感谢他，于是问灵习道：“曾经听说我教中有能隐去形体的，谁能够这样做呢？”灵习说：“像你我这样死了但尚未托生的就是。”于是就 and 灵习一

块动身。他们一路上，关卡虽然很严，但对他们也并无阻碍，于是出了泥阳城向西走去。那地方有很多的草，重叠繁密，花红碧绿，像毳毯铺开的样子。

走了十多里，看到一条河宽不到几尺，向西南方向流去。董观问灵习，灵习说：“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奈河，它的源头出在地府。”董观便细看那河水，都是血，散发着腥臭味不可接近。又看见岸上有冠带裤襦共几百件。灵习说：“这是死人的衣服，由这就奔向去地府的道路了。”又看到河西有两座城，南北距离约有一里，被草木遮蔽，房屋相互连接。灵习对董观说：“和你一起往那里去，你降生到南城的徐氏家，为次子。我降生到北城的侯氏家，做长子。降生十年后，应该重新和你舍弃家园皈依佛门。”董观说：“我听说人死应当被冥官追捕，考察登记他的罪福。如果平生做事行为没有大的过错，然后再降生到人间。现在我死不到一个夜晚，就能如此吗？”灵习说：“不是这样，冥府和人间没有差别。倘或不做不说，难道手铐脚镣能到你的身上吗！”说完，灵习就提着衣襟跳过了河。

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余。观惊眙惶惑，忽有牵观者，观回视一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东西指郡城而归。未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持去，将无籍。”顷之，遂至寺。时天以曙，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寺僧曰：“观卒一夕矣。”于是具以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人像，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留阅《藏经》，虽寒暑无少堕。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也。

会昌中，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门，言事往往而中。常为沂州临沂县尉。余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也。出《宣室志》。

钱方义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故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之子。宝历初，独居长乐第。夜如厕，僮仆从者，忽见蓬头青衣数尺来逼。方义初惧，欲走，又以鬼神之来，走亦何益，乃强谓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与君殊路，何必相见？常闻人若见君，莫不致死，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方义家居华州，女兄衣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顾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辞乎？”蓬头者复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见者，正气不胜，自致夭横，非登杀之。”

董观正攀附河岸要下去，河水豁然而开，宽有一丈多。董观惊恐惶惑，忽然有人拽他，回头看见一人，整个身体都是毛，样子像狮子，面貌却是人。好久才对董观说：“师傅要到哪里去？”董观回答说：“往南城去。”那人说：“我让你阅读《大藏经》，应该赶紧回去，不可长久停留。”于是抓住董观的胳膊，急忙向着郡城的方向往回走。没走几里，又看见一人，样子像先前招呼董观的，大叫道：“可以带回去，还没有注册。”一会儿，就到了寺院。当时天已经亮了，看见所住的屋里有几十个僧人，拥塞着他的房门；又见自己的身体躺在床上。二人推董观进门，忽然感到有水从上浇灌他的身体，于是就醒了。寺僧说：“你死了一夜了。”董观于是把这事详细地告诉了寺僧。过了几天，在佛殿上看见两个土制偶像，是左右的侍者，是董观先前看见的。于是董观发誓专心致志阅读《大藏经》，即使是严寒酷暑也没有稍微地懈怠。几年后才返家，当时是唐敬宗宝历二年五月十五日。

唐武宗会昌年间，皇帝诏令清除天下的佛寺，董观也被排斥离去。后来到了长安，以占卜游说于公卿人家，说的事情往往能中。曾经做过沂州临沂县尉。我在京城，听到了关于董观的这些事情。出自《宣室志》。

钱方义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是原华州刺史、礼部尚书钱徽的儿子。唐敬宗宝历初年，独自住在长乐坊的府第里。晚上上厕所，童仆跟随，忽然看见一个头发散乱、穿青衣、身高几尺的人逼近。钱方义开始害

怕，想要跑，又认为鬼神来了，跑又有什么用，就勉强对他说：“你莫非是厕神郭登吗？”回答说：“是。”钱方义说：“和你是阴阳不同路，何必相见？曾听人说如果看见你，没有不死的，难道是我命该死才看见你吗？我家住华州，姐姐出家也在这里。我一天突然死在你的手里，命不敢吝惜，想到做弟弟的情谊还不完备，能容许我与她当面告辞吗？”蓬头的人又说：“我不害人，出来也有限。人看见我，正气不足，自己招致横死，不是我杀的。”

然有心曲，欲以托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贵人福禄无疆，正气充溢，见亦无患，故敢出相求耳。”方义曰：“何求？”对曰：“登久任此职，积效当迁，但以福薄，须人助。贵人能为写金字《金刚经》一卷，一心表白，回付与登，即登之职，遂乃小转。必有后报，不敢虚言。”方义曰：“诺。”蓬头者又曰：“登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正强，不成疾病，亦当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则无苦。”方义至中堂，闷绝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则无苦。父门人王直方者，居同里，久于江岭从事。飞书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选经工，令写金字《金刚经》三卷，令早毕功。功毕饭僧，回付郭登。

后月余，归同州别墅。下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别已十年，忽自门入，径至方义阶下。方义遂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门。”遂前行，方义从之，及门失之矣。见一紫袍象笏，导从绯紫吏数十人，俟于门外。俯视其貌，乃郭登也。敛笏前拜曰：“弊职当迁，只消《金刚经》一卷。贵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极多，超转数等，职位崇重，爵位贵豪，无非贵人之力。虽职已骤迁，其厨仍旧。顷者当任，实如鲍肆之人。今既别司，复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贵人量察，更为转《金刚经》七遍，即改厨矣。终身铭德，何时敢忘！”方义曰：“诺。”因问丈人安在，曰：“贤丈江夏寝疾，今夕方困。神道求人，非其亲导，不可自己，适诣先归耳。”又曰：“厕神每月六日例当出巡。”

然而我有心事，想托付于人，因为这个好久不敢出来。只有你福禄无边，充满正气，看见我也没有祸患，所以才敢出来向你求助。”钱方义说：“有什么相求？”回答说：“我担任这个职务很久了，积累的业绩

应该升迁，只是因为福气浅薄，必须有人帮助。你如果能用金字给我抄写《金刚经》一卷，诚心表白，回向给我，那么我的职务就能小小的转迁。以后一定报答你，不敢说空话。”钱方义说：“好吧。”蓬头的人又说：“我用阴气侵夺了你的阳气，你虽然福分体力正强盛，不会得病，也会有稍微地不舒适。应该立刻服用生犀角、生玳瑁，用麝香堵塞鼻子，就没有痛苦了。”钱方义回到中堂，烦闷得要倒地，立刻服用了麝香等药物并堵塞鼻子，就没有痛苦了。父亲的弟子王直方，与钱方义住在同一个里，长时间在江岭做事。钱方义飞信向他求得生犀角，又服了下去，很久才安定下来。第二天早晨，选择经工，让他们用金字抄写《金刚经》三卷，让他们早点抄完。抄完后招待僧人，回向郭登。

一个多月后，钱方义回到他的同州别墅。下马后正在休息，有个姓裴的老人，寄住在鄂渚，分别已经十年，忽然从门口进入，直接走到钱方义的堂阶之下。钱方义就立刻向他行拜礼。老人说：“有客人，你暂且跟我出门看看。”丈人便在前边走，钱方义跟在后面，到了门口老人就不见了。看见一人身穿紫袍，拿着象笏，穿红紫色衣服的差役几十人前呼后拥，等候在门外。低头看那人相貌，是郭登。郭登收起笏板前行拜礼道：“卑职要升迁，只需《金刚经》一卷。你的仁义想法，特意抄送给三卷。现在功德极高，越级升迁了几等，职位崇高重要，爵位高贵豪迈，无不是你的大力相助。虽然职位已经迅速升迁，那厨房依旧。短时间还对付，实际像咸鱼店的人。现在离开旧司，再去就餐，才知道以前的痛苦，几乎不能忍受。你能体谅明察，再给反复念《金刚经》七遍，就能换个厨师。终身铭记你的恩德，什么时候敢忘记！”钱方义说：“行。”于是又问老人在哪里。回答说：“那老人在江夏生病，今晚正病危。神道求人，不是他亲自引导，不能自己前来，刚才先回去了。”又说：“厕神每月六日照例应该出去巡查。

此日人逢，必致灾难，人见即死，见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病六旬，盖言登巡毕将归，瞥见半面耳。亲戚之中，递宜相戒避之也。”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众，无所得食，率常受饿。必能食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见斯众暗中陈力，必救灾厄。”方义

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见，数日不平。意欲所言，幸于梦寐。转经之请，天曙为期。”唯唯而去。

及明，因召行敬僧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及明祝付与郭登。功毕，梦曰：“本请一七，数又六之，累计其功，食天厨矣。贵人有难，当先奉白，不尔，不来黥也。泛祭之请，记无忘焉。”出《续玄怪录》。

这一天人遇见他，一定招致灾难，人看见他就死，他看见人就生病。先前的八座有病已六旬，说我巡行完将要回去时，瞥见过半面。亲戚之间，应该传递互相回避的。”又说：“冥府的差役，福分薄得多，没有地方得到吃食，经常挨饿。一定能吃的慷慨施舍给他们，广泛祭祀一切鬼神，这心意我不会忘记。所见的这众鬼神都会暗中出力，一定能救你灾祸。”钱方义说：“阴阳路不同，偶然相遇，每次相见，我会多日不平静。心里想说的，希望在梦中告知。反复念经的请求，天亮就开始。”郭登恭敬地答应后离去。

等到天亮，钱方义就召集行敬僧人持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又明确地祝告给郭登。念完经，梦见郭登说：“本来请念一个七遍，你又将数量增加了六倍，累计那功德，可以享用天厨了。你要有难，应先奉告，不然的话，不来骚扰。广泛祭祀的请求，记住不要忘了。”出自《续玄怪录》。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吴任生 邬涛 曾季衡 赵合 韦安之

李佐文 胡湮

吴任生

吴郡任生者，善视鬼，庐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时任生在舟中，且语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识之。”然顾一妇人，衣青衣，拥竖儿，步于岸。生指语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之生魂耳。”杨曰：“然则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窃生人之子乎？”其妇人闻而惊惧，遂疾回去。步未十数，遽亡见矣。杨生且叹且异。及晚还，去郭数里，岸傍一家，陈筵席，有女巫，鼓舞于其左，乃醮神也。杨生与任生俱问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寤矣。故设筵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真妇人所拥者。诸客惊叹之，谢任生曰：“先生真道术者，吾不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吴任生

吴郡的任生，善于看鬼，住在洞庭山。他的面貌总像个孩童，按照吴楚的风俗，不能算出他的岁数。唐敬宗宝历年间，有个前昆山尉杨氏的儿子，侨居在吴郡。曾经有一天，里中几个人，共同荡着小船，一起游览虎丘寺。当时任生在船里，又说到鬼神的事情。杨生说：“人和鬼的踪迹不一样，所以鬼的踪迹不能看见。”任生笑着说：“鬼很多，人不能识别罢了，我单单能识别。”这样，他们看到一个妇人，穿着青色衣服，抱着个小孩，在岸边走。任生指着说：“这是鬼。她抱的是婴儿的灵魂。”杨生说：“那么凭什么辨别她是鬼

呢？”任生说：“你只管看我和他说话。”就大声叫道：“你是鬼，偷活人的孩子吗？”那妇人听后很惊惧，就快步往回走。走了不到十几步，就立刻不见了。杨生又赞叹又惊异。到晚上回家，离城有几里，岸边有一人家，摆设宴席，有个女巫，在那左边鼓动挥舞，是祈祷神灵。杨生和任生一起问他，女巫说：“今天里中人有个婴儿突然死去，现在又醒过来了。所以设宴谢神。”就让把婴儿抱出来看，正是妇人所抱的那个。各位客人震惊叹服，感谢任生说：“先生是真正有道术的人，我们是不能知道的。”出自《宣室志》。

邬 涛

邬涛者，汝南人，精习坟典，好道术。旅泊婺州义乌县馆。月余，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进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顾降于君。”涛视之，乃绝色也。谓是豪贵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于怀，妾何以奉托？”涛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玩于涛寝室，炳以银烛，又备酒食。饮数巡，王氏起谓涛曰：“妾少孤无托，今愿事君子枕席，将为可乎？”涛逊辞而许，恩意款洽。而王氏晓去夕至，如此数月。涛所知道士杨景霄至馆访之，见涛色有异，曰：“公为鬼魅所惑，宜断之，不然死矣。”涛闻之惊，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与符二道，一施衣带，一置门上，曰：“此鬼来，当有怨恨，慎勿与语。”涛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见符门上，大骂而去，曰：“来日速除之，不然生祸！”涛明日访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来，可以吾咒水洒之，此必绝矣。”涛持水归。至夜，女子复至，悲恚之甚。涛乃以景霄咒水洒之，于是遂绝。出《集异记》。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孙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壮丽，而季衡独处之。有仆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终于此，乃国色也。昼日其魂或见于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愿睹其灵异，终不以人鬼为间。频注名香，颇疏凡俗，步游闲处，恍然凝思。

邬 涛

邬涛是汝南人，精习三坟五典，喜欢道术。出游住在婺州义乌县馆。住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个女子，由两个婢女奉侍着夜晚来到。一个婢女进前说：“这是王氏小娘子，今天晚上特意前来看望你。”邬涛看她，是绝色佳人。认为这是豪门权贵家的女子，不敢答话。王氏笑着说：“秀才不把酒色放在心上，我用什么奉献托付？”邬涛就站起拜谢道：“我是平凡鄙陋的人，不敢有这种奢望。”王氏让侍婢解下外衣在邬涛的寝室里玩，点燃银色的蜡烛，又备办了酒饭。喝了几巡，王氏站起对邬涛说：“我年少丧失父母没有依靠，现在愿意侍奉你枕席，可以吗？”邬涛恭顺地答应，恩爱亲密。王氏早晨离去晚上回来，如此几个月。邬涛所认识的道士杨景霄到县馆拜访他，看见邬涛的脸色异常，说：“你被鬼魅所迷惑，应该断绝她，不然的话就死了。”邬涛听说很吃惊，把整个事情全都告诉了杨景霄。杨景霄说：“这是鬼呀！”就给了他两道符，一道放在衣带上，一道放在门上。说：“这鬼来，会怨恨你，千万不要和她说话。”邬涛按照方法接受了。女子这天晚上来到，看见符在门上，大骂而去，说：“明天赶紧去掉它，不然要造成祸患！”邬涛第二天拜访杨景霄，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杨景霄说：“今晚再来，可以用我的咒水泼洒她，这一定能断绝了。”邬涛拿着水回去。到了晚上，女子又来了，悲愤到了极点。邬涛就用杨景霄的咒水泼洒她，于是就绝迹了。出自《集异记》。

曾季衡

唐文宗太和四年春，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个孙子叫曾季衡，住防御使宅院的西偏院。堂屋壮丽，曾季衡单独住在这里。有个仆人告诉他说：“从前王使君的女儿在这里突然死去，王家女儿有着倾国的容貌。她的灵魂白天在这里有时能看见，你要谨镇小心。”曾季衡少年好女色，想要看她的灵魂，终究不把人和鬼当作隔阂。他频频点上名香，与凡俗很疏远，无论步游还是闲处，都在领悟和沉思。

一日晡时，有双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讫，瞥然而没。俄顷，有异香袭衣，季衡乃束带伺之。见

向双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问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丽真。父今为重镇，昔侍从大人牧此城，据此室，无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间存没，颇思神会。其来久矣，但非吉日良时。今方契愿，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会，移时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时再会，慎勿泄于人。”遂与侍婢俱不见。

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余日。季衡不疑，因与大父麾下将校，说及艳丽，误言之。将校惊惧，欲实其事，曰：“郎君将及此时，愿一扣壁，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季衡亦终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见季衡，容色惨怛，语声嘶咽，握季衡手曰：“何为负约而泄于人？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季衡惭悔，无词以应。女曰：“殆非君之过，亦冥数尽耳。”乃留诗曰：“五原分袂真吴越，燕拆莺离芳草竭。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诗，耻无以酬，乃强为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女遂于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曰：“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季衡搜书篋中，得小金缕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虽非珍异，但贵其名如意，愿长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时更会？”女曰：“非一甲子，无相见期。”言讫，呜咽而没。

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体羸瘵。故旧丈人王回，推其方术，疗以药石，数月方愈。乃询五原纫针妇人，曰：

一天黄昏时分，有一个梳着双鬟的婢女上前作揖道：“王家小娘子派我传达她的深厚情意，要当面拜访你。”说完，一转眼就不见了。一会儿，有奇异的香味袭来，曾季衡就束上带子等候她。看见先前的那梳着双鬟的婢女，领着一女子而来，真是像神仙中的人。曾季衡向她拱手，问她的姓氏，回答说：“我姓王，名字叫丽真。父亲现在做重镇，从前跟随父亲来到这个城邑，住在这屋里，不久死去。感谢你幽思深远，情意激烈达到地下深处，所以我不顾生死隔阂，很想与你相会。过来已很久了，只是没有吉日良辰。现在才合心愿，希望有留我的心意。”曾季衡留下她亲切私会，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去。她握着曾季衡的手说：“明天这个时间再相会，千万不要泄露给别

人。”就与侍婢都不见了。

从此每到黄昏时就过来，这样将近六十多天。曾季衡没有疑虑。和祖父部下的将校说到她的艳丽，不慎失言了。将校惊惧，想要查清那事，说：“你等她来到这里的时候，希望你敲下墙壁，我和两三个人偷偷地看看。”曾季衡终究也没敲墙壁。这天，女子一见曾季衡，面色忧伤，声音嘶哑，握着曾季衡的手说：“为什么违背约定泄露给别人？从此不能够再继续欢乐了。”曾季衡感到惭愧悔恨，无话回答。女子说：“大概不是你的过错，也是冥数尽了。”就留给他诗道：“五原分袂真吴越，燕拆莺离芳草竭。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曾季衡不能写诗，羞愧没有什么酬谢，就勉强写了一篇道：“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女子于是从衣带上解下蹙金结花盒子，又抽出翠玉双凤翘一只，赠给曾季衡说：“希望他日睹物思人，不要因为幽冥成为阻隔。”曾季衡在书箱中寻找，找得小金缕花如意酬谢她。曾季衡说：“这东西虽然不是珍奇，但是贵在它叫如意，希望长在你的手里操持着。”又说：“这次分别什么时候再相会？”女子说：“不是一甲子年，没有相见的日期。”说完，哭着就不见了。

曾季衡从此日夜思念，身体瘦弱憔悴。旧友前辈王回用他的方术，药物治疗，几个月才治好。向五原的一位缝纫妇人询问，她说：“王使君之爱女，不疾而终于此院。今已归葬北邙山，或阴晦而魂游于此，人多见之。”则女诗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出《传奇》。

赵 合

进士赵合，貌温气直，行义甚高。大和初，游五原，路经沙碛，睹物悲叹，遂饮酒，与仆使并醉，因寝于沙碛。中宵半醒，月色皎然，闻沙中有女子悲吟曰：“云鬟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合遂起而访焉。果有一女子，年犹未笄，色绝代。语合曰：“某姓李氏，居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镇帅，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虏，至此捽杀，劫其首饰而去。后为路人所悲，掩于沙内，经今三载。知君颇有义心，傥能为归骨于奉天城南

小李村，即某家粉榆耳，当有奉报。”合许之。请示其掩骼处，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于囊中。

伺旦，俄有紫衣丈夫，跃骑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启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悦尚书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濠，昼夜攻击。城中负户而汲者，矢如猬毛。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厉其居人，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犬戎于城北造独脚楼，高数十丈，城中巨细，咸得窥之。某遂设奇计，定中其楼立碎。羌酋愕然，以为神功。又语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烧，吾且为汝取薪。积于城下，许人钓上。’又太阴稍晦，即闻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动，声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慑栗，不敢暂安。某曰：‘不然！’潜以铁索下

“王使君的爱女，没病而死在这个院里。现在已安葬在北邙山，有时阴暗时魂灵就在这里游荡，很多人都看见过她。”这就是那女子在诗里所说的“北邙空恨清秋月”。出自《传奇》。

赵 合

进士赵合，容貌温和，性情直爽，品行高尚。唐文宗太和初年，游历五原，路过沙碛，睹物悲叹，于是喝酒，和仆人都喝醉了，就睡在了沙碛中。半夜醒来，月色明亮，听到沙碛中有个女子悲吟道：“云鬟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赵合于是起身寻访她。果然有一个女子，年纪还未到十六岁，容貌绝代。她告诉赵合说：“我姓李，住在奉天。有个姐姐嫁给洛源镇帅，我便前往探视，在路上遭到羌人俘获，到这儿被打死了，抢去了我的首饰逃离。后来被过路人哀怜，掩埋在沙中，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听说你颇有仁义之心，倘能把我的尸骨送回到奉天城南的小李村，就是我的故乡，一定会报答你。”赵合答应了。让她指明掩埋尸骨的地方，女子感激得哭着告诉了他。赵合于是收起她的尸骨，包在口袋里。

等到早晨，不久有个穿紫衣的男子骑马而来，向赵合作揖

道：“知道你仁义，守信廉洁。女子的请求，尚有感动。我是李文悦尚书。元和十三年，曾驻守五原。被犬戎三十万大军包围，逼近城池的四角，包围的士兵各厚十几里，连续发出的箭像下雨，飞梯密集地排列像云一般，穿墙掘沟，昼夜攻击。城中人背着门板汲水的，被箭射得像刺猬。那时，守军才三千人。我激励那里的居民，妇女老幼背土而立，不知道冷饿。犬戎在城北建造了独脚楼，高几十丈，城里的详细情况，他们都能看见。我于是设下奇计，射那楼立刻射得粉碎。羌的头领非常吃惊，认为是神功。我又对城中人说：‘千万别拆房子当柴烧，我将给你们寻柴火。柴火堆在城下，允许把柴火钩上城。’有一天特别阴暗，就听到城的四角有很多人行动，敌军声言说：‘夜间攻城！’城中震慑战栗，不敢暂且安歇。我说：‘不是这样！’偷偷地用铁索缀下

烛而照之，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余丈。将遇昏晦，群胡大喜，纵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遂下皮墙障之。一夕，并工暗筑，不使有声，涂之以水。时寒，来日冰坚，城之莹如银，不可攻击。又羌酋建大将之旗，乃赞普所赐，立之于五花营内。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众羌号泣，誓请还前掳掠之人，而赎其旗。纵其长幼妇女百余人，得其尽归。然后掷旗而还之。时邠泾救兵二万人临其境，股栗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将，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达宥州，一昼而攻破其城。老少三万人，尽遭掳去。以此利害，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但当时时相，使余不得仗节出此城，空加一貂蝉耳。余闻锺陵韦夫人，旧筑一堤，将防水潦，后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问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当时守壁不坚，城中之人，尽为羌胡之贱隶，岂存今日子孙乎？知子有心，请白其百姓，讽其州尊，与立德政碑足矣。”言讫，长揖而退。

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语百姓及刺史。俱以为妖，不听，惆怅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谢合曰：“君为言，五原无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当有火灾。方与祈求幽府，吾言于五原之事，不谐，此意亦息。其祸不三旬而及矣。”言讫而没。果如期灾生，五原城饑死万人，老幼相食。

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访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侧，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而言曰：“感君之义，吾大父乃

烛光照视，是敌军空赶着牛羊逼近城池，兵士稍微心安。又一天西北城角被攻，城墙被摧毁十多丈。将要天黑时，群胡非常高兴，纵情喝酒，狂歌乱舞，说：‘等到明天早晨就攻进城。’我用马弩五百张瞄准，全部放下皮墙遮挡。一夜之间，同时用人暗地修筑，不让有声音，用水浇上。当时天寒，第二天凝成坚冰，城墙莹白像银子一样晶莹，不可攻击。又一天，羌的头领竖起大将的旗帜，是赞普所赐给的，立在五花营内。我夜里像飞一样穿墙夺取了它，众羌兵号啕痛哭，宣称用以前掳去的人，换回那大旗。他们释放那长幼妇女一百多人，全部放回。然后我把旗掷还给他们。当时邠泾救兵两万人临境，两腿发抖不敢进军。如此相持了三十七天。羌的头领遥遥拜道：‘这城内有神将，我现在不敢欺侮他们。’于是收兵离去。不到两夜，到达宥州，一个白天就攻破了那城。老少三万人都会被掳去。根据这种利益和害处的比较，那么我对这个城的功劳是不小的。但是当时的宰相，让我不能拿着符节离开这城，只是空加了一幅貂蝉而已。我所说锺陵的韦夫人，从前修筑了一个大堤，要防水灾，三十年后，还有百姓和观察使周公，感念她的功德奏请立了巍峨的德政碑。如果我那时守城不牢固，城中的百姓都将成为羌胡的卑贱的奴隶，哪能有现在的子孙呢？我知道你是有心的人，请告诉那里百姓，委婉劝说那州官，为我立个德政碑，我就心满意足了。”说完，长揖而离去。

赵合应承后，到了五原，把这事告诉了百姓和刺史。大家都认为是妖言惑众，不听信，赵合失望地返回。到了沙漠，又遇见先前的神灵，感谢赵合说：“你已经为我说了，五原百姓无知，刺史不贤明，这个城当有火灾。我正想祈求于幽府，我所说的五原的事不能随心，这种想法也就停止了。那灾祸不超过三旬就要发生了。”说完就不见了。果然按期发生了灾祸，五原城里饿死的有一万多人，老少相食。

赵合带着女子的尸骨到达奉天，找到小李村葬了她。第二天在道边，遇到先前的女子来拜谢，说：“感谢你的恩义，我祖父是

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子能穷之，龙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舍举，究其玄微，居于

少室，烧之一年，皆使瓦砾为金宝；二年，能起毙者；三年，饵之能度世。今时有人遇之于嵩岭耳。出《传奇》。

韦安之

韦安之者，河阳人，时至阳翟，拟往少室寻师。至登封，逢一人，问欲何往，曰：“吾姓张名道，家金乡，欲往少室山读书。”安之亦通姓字。所往一志，乃约为兄弟，安之年长，为兄。同入少室，师李潜。经一年，张道博学精通，为学流之首。一日，语安之曰：“兄事业全未，从今去五载，方成名，官亦不过县佐。”安之惊异曰：“弟何以知之？”道曰：“余非人，乃冥司主典也。泰岳主者欲重用，为以才识尚寡，给一年假于人间学。今年限已满，功业稍成，将辞君去。慎勿泄于人。”言讫，辞其师。安之送道下山，涕泣而别。道曰：“君成名之后，有急，当呼道，必可救矣。”安之五年乃赴举，其年擢第，授杭州於潜县尉，被州遣部物。将抵河阴，至淇泽浦，为淮盗来劫。安之遂虔启于道，俄而雷雨暴至，群盗皆溺。安之为龙兴县丞卒。出《灵异录》。

李佐文

南阳临湍县北界，秘书郎袁测、襄阳掾王汧皆立别业。大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庄。佐文琴棋之流，颇为袁、王之所爱。佐文一日向暮，将止袁庄。仆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阴风骤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劣乘独行，迷误

贞元年间得道的人，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你能读完，龙虎丹药，不久就能成功。”赵合接受了它，女子就不见了。赵合就放弃了求举之事，研究那部经书的玄妙，住在少室山，炼了一年龙虎丹，都能使瓦砾变成金宝；两年，能让死者回生；三年，吃了丹药就能度世。现在还常有人在嵩山遇见他。出自《传奇》。

韦安之

韦安之是河阳人，当时到了阳翟，打算到少室山寻访老师。到达登封，遇见一人，问要到哪里去，说：“我姓张名字叫道，家在金乡，想要到少室山读书。”韦安之也报了姓名。前往的志向是一样的，于是结为兄弟，韦安之年龄大，做哥哥。一起到了少室山，拜李潜为师。经过一年，张道学识广博学业精进，是学生中的第一。一天，他告诉韦安之说：“兄长的事业还没有完成，从现在开始还得五年，才能成名，做官也不过是个县佐。”韦安之惊异道：“弟弟凭什么知道？”张道说：“我不是人，是冥司的主典。泰山神要重用我，认为我才识还少，给一年的假，到人间学习。现在年限已满，功业稍有成就，将要辞别你而去。千万不要泄露给别人。”说完，辞别他的老师。韦安之送张道下山，二人哭泣分别。张道说：“你成名以后，有急难，要呼唤我，一定能够救你。”韦安之五年后才去应考，那年考中，授杭州於潜县尉，被州派遣到外地。将要到河阴，到达淇泽浦，被淮盗抢劫。韦安之就虔诚地呼唤张道，一会儿雷雨突然到来，群盗都被淹没。韦安之任龙兴县丞时去世。出自《灵异录》。

李佐文

南阳临湍县北边，秘书郎袁测、襄阳掾王洸都建了别墅。唐文宗太和六年，有个客人李佐文寄食二庄。李佐文是个擅长琴棋的人，颇受袁、王二人喜爱。李佐文一天将晚时，要到袁庄休息。仆夫抱着被先走了。没走到一二里，冷风突然刮起，风沙刮得天昏地暗。一会儿夜变得漆黑，李佐文乘着劣马独自行进，迷失道路

甚远。约三更，晦稍息，数里之外，遥见火烛。佐文向明而至，至则野中迴室，卑狭颇甚。中有田叟，织芒屨。佐文逊辞请托，久之，方延入户。叟云：“此多豺狼，客马不宜远繫。”佐文因移檐下，迫火而憩。叟曰：“客本何诣而来此？”佐文告之。叟晒曰：“此去袁庄，乖于极矣。然必俟晓，方可南归。”而叟之坐后，纬萧障下，时闻稚儿啼号甚痛。每发声，叟即曰：“儿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则复啼，叟辄以前语解之。佐文不谕，从而诘之。叟则低回他说。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携之近火？”如此数四，叟则携致就炉，乃八九岁村女子耳。见客初无羞骇，但以物画灰，若抱沉恨。忽而怨咽惊

号，叟则又以前语解之。佐文问之，终不得其情。

须臾平晓，叟即遥指东南乔木曰：“彼袁庄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马四顾，乃穷荒大野，曾无人迹，独田叟一室耳。行三数里，逢村妇，携酒一壶，纸钱副焉。见佐文曰：“此是巨泽，道无人。客凌晨何自来也？”佐文具白其事。妇乃附膺长号曰：“孰为人鬼之遇途耶？”佐文细询之，其妇曰：“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则我亡夫之殡间耳。我佣居袁庄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薨之女又亡。贫穷无力，父子同瘞焉。守制罄居，官不免税，孤穷无托，遂意再行。今夕将适他门，故来夫女之瘞告诀耳。”佐文则与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殡宫也，历历踪由，分明可复。妇乃号恸，泪如縠縠。因弃生业，剪发于临湍佛寺，

很远。大约三更天时分，昏黑稍微止息，几里地外，远远看见了灯光。李佐文向着光亮处走去，到了眼前却是荒野中几间陋室，很低矮狭窄。屋里有个年老的种田翁，正在编织草鞋。李佐文恭顺地请求投宿，很久才请进门。种田翁说：“这里豺狼很多，客人的马不应系缚在远处。”李佐文于是将马移到檐下，靠近火休息。种田翁说：“客人因为什么来到这里？”李佐文告诉了他。种田翁晒笑道：“这里距离袁庄，相隔很远。这样必须等到天亮，向南去才能到达。”种田翁坐下后，草帘子屏障下边不时传出小孩非常痛苦的啼哭声。每当发出哭声，种田翁就说：“孩儿应该停止，事已如此，悲哭能怎么样？”一会儿又哭，种田翁还用前边的话劝说。李佐文不明白，就问种田翁。种田翁就迂回曲折说其他的事情。李佐文于是说：“孩子小怕冷，为什么不领他靠近火？”如此多次，种田翁才把她带到火炉边，是个八九岁的农村女孩。看见客人开始没有害羞和惊怕，只是用东西画灰，像怀着深深的怨恨。忽然悲哭惊号，种田翁就又用前边的话劝她。李佐文问他，终究没能问到那实情。

不久天亮，种田翁就远远指着东南的乔木说：“那就是袁庄，离这有十里远近。”李佐文上马环顾四周，是片很大的荒野，不曾有人的痕迹，只有种田翁一座房子。走了三里多，遇到一个村妇，带着一壶酒、纸钱和一些附带的东西。看见李佐文说：“这是巨泽，路上没人。客人一清早从哪里来的？”李佐文把经历的事全告诉了她。村妇

就拍胸大哭道：“为什么人和鬼能在路上相遇呢？”李佐文细问她，那村妇道：“像客人说的昨晚寄宿的房子，是我亡夫的坟墓。我受人雇用住在袁庄七年了。前年春天，丈夫得急病死去。第二天，才七岁的女儿又死了。因为贫穷没有能力，将父女一起埋葬。我遵守丧规寡居，官府不给免税，孤独穷困没有依托，就想再嫁。今天晚上将要嫁到别人家，所以来丈夫女儿的埋葬之地告别。”李佐文就和她一同前往。等到了昨晚的房子，是个殡宫，经由的踪迹历历在目，分明可以踏着再走。村妇就号啕大哭，泪如绳索。于是她放弃了谋生之业，在临湍佛寺剪发修行，

役力誓死焉。其妇姓王，开成四年，客有见者。出《集异记》。

胡 瀼

安定胡瀼，家于河东郡，以文学知名。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时贾餗为礼部侍郎。后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国事。是岁冬十月，京兆乱，餗与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诏捕甚急。时中贵人仇士良，护左禁军，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部将谓士良曰：“胡瀼受贾餗恩，今当匿在瀼所。愿骁健士五百，环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请。于是部将拥兵至瀼门，召瀼出，厉声道：“贾餗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与餗同罪。”瀼度其势不可以理屈，抗辞拒之。部将怒，执瀼诣士良，戮于辕门之外。时瀼弟湘在河东郡，是日，湘及家人，见一人无首，衣绿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门而入，步至庭。湘大怒，命家人逐之，遽不见。后三日，而瀼之凶闻至。出《宣室志》。

劳苦出力发誓到死。那个妇女姓王，唐文宗开成四年，有人看见过她。出自《集异记》。

胡 瀼

安定的胡瀼，家在河东郡，以文章学问出名。唐文宗太和七年春考中进士，当时贾餗任礼部侍郎。两年后，文宗皇帝提拔贾餗做相国。这年冬天十月份，京城叛乱，贾餗和王涯以下朝臣一起逃走。皇上有诏书捉拿很紧急。当时宦官仇士良监领左禁军，命令部将拿着兵

器极力寻找他们踪迹。部将对仇士良说：“胡灏承受贾餗的恩惠，现在应该藏在胡灏家中。愿带领五百名勇猛矫健的士兵，包围他的住所捉拿他。”仇士良允许了他的请求。于是部将率领士兵到达胡灏家门，召唤胡灏出来，厉声叫道：“贾餗在你家中，你应当立刻把他交出来！不这样，与贾餗同罪！”胡灏考虑他的来势不能用道理说服，就严词拒绝。部将大怒，捉拿胡灏到仇士良处，杀死在辕门外。当时胡灏的弟弟胡湘在河东郡，这天，胡湘和家人看见一个人没有头，穿着绿衣，衣服上有血染的痕迹，从门进入，走到庭院。胡湘大怒，命令家人驱逐他，立刻就不见了。三天后，胡灏的死讯就到了。出自《宣室志》。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郭_郭李全质 沈恭礼

牛 生 韦齐休

辛神邕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时有佣者刘万金，与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数月，将死。一日，万金他出，自勤僵于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广袂，貌枯形瘠，巨准修髯，自门而入。至榻前，谓自勤曰：“汝强起，疾当间矣。”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先是室之东垣下，有食案，列数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状若稻实而色青，即以十余粒置食器中，谓自勤曰：“吾非人间人，今奉命召万金，万金当食而死。食尔勿泄吾语，不然，则祸及矣。”言讫遂去。是日，万金归，脸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虚热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尽，自勤疾愈，万金果卒。出《宣室志》。

唐燕士

晋昌唐燕士，好读书，隐于九华山。常日晚，天雨霁，

辛神邕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在唐文宗太和五年冬，从原白水尉调到京城任职。当时京城里有个靠做工谋生的人叫刘万金，与辛神邕的家童自勤同住一间屋子。自勤一连病了几个月，病重将死。有一天，刘万金出门在外，自勤躺在床上。忽然有个穿着紫色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衣袖肥大，面容枯槁，高高的鼻子，长长的胡须的人从门外进来。到了床前，对自勤说：“你勉强支撑着起来，病一会儿就好了。”于是扶自勤靠墙坐着。先前这屋子的东墙下有餐桌，上面摆着

各种餐具。紫衣人从袖中取出一把东西，样子像稻粒，青色，就把十多粒放在食器中，对自勤说：“我不是人间的人，现在奉命来召刘万金，刘万金吃了这个就会死。他吃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不然，就要大祸临头了。”说完就走了。这天刘万金回来，脸红而又气喘，并且说：“我因肚子空而发热，大概不能治了。”于是拿起食器就吃，将吃完的时候，自勤的病好了，刘万金果然死了。出自《宣室志》。

唐燕士

晋昌唐燕士好读书，隐居在九华山。曾有一天傍晚，雨过天晴，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拥其道，不得归。惧既甚，遂匿于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纱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涧而来，吟步自若。伫立且久，乃吟曰：“涧水潺潺声不绝，溪垄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归，长时唯对空山月。”燕士常好为七言诗，颇称于时人。闻此惊叹，将与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归，以貌问里人，有识者曰：“是吴氏子，举进士，善为诗，卒数年矣。”出《宣室志》。

郭 郛

郭郛罢栎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华，困甚。舂蠶间，常有二物，如猿獐，衣青碧，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郛俱往。所造诣，如碍枳棘。亲友见之，俱若仇隙。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别者久，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郛既喜其去，遂问所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之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将往散之。”郛曰：“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计于安品子矣。”晓鼓忽鸣，遂失所在。郛既兴盥栉，便觉愁愤开豁。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旬，见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郛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好奇，闻之，未信之也。知胜业王氏隶左军，自是常往伺之。

他踏着月光上山。夜已经很深，有群狼把他围在路上不能回家。他非

常恐惧，就藏在林子深处。不一会儿，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子，头戴纱巾，相貌孤傲、俊俏，年纪将近五十岁，顺着山涧走过来，边走边吟，样子泰然自若。然后站了许久，又吟诵道：“涧水潺潺声不绝，溪垄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归，长时唯对空山月。”唐燕士一向喜好作七言诗，很受当时人称赞。听到这人的吟诵惊叹不已，正要跟他搭话，还没等开口，那人就消失了。第二天，唐燕士回来，拿他的相貌向乡里人打听，有从前认识他的人说：“是个姓吴的，中了进士，擅长写诗，已经死了许多年了。”出自《宣室志》。

郭 郛

郭郛的栢阳县县尉任期结束以后，很久不能得到调任，穷困潦倒住在京城，日子很窘迫。他隐约之间感觉，常有二物，像猿獾，穿着青碧色衣服，自己不论出入起卧，这二物无时无刻不跟随着。凡是郭郛打主意想去请求索讨什么，必跟着他一块去。所到之处，没有不像遇到榛针、荆棘一样妨碍着他。亲友看到他，像见到仇人一样。郭郛或者用咒符驱赶，或者逃往山林躲避，这种情况几年都没有间断。一天晚上，这二物忽来告别，说：“我俩趁你遭厄运，相随已经很久了，如今等明早我们就要走了，不再回来了。”郭郛很高兴他们离开，就问他们到哪里去，那二物说：“世间像我俩这样的很多，只是世人看不见罢了。现在我们要到胜业坊姓王的富人那里，将去败坏他的家财。”郭郛说：“他家聚敛的财物丰厚、殷实，怎么能很快耗尽呢？”那二物回答说：“得先从安品子那想办法了。”五鼓忽然敲响，那二物就不知去向了。郭郛起来洗漱之后，便觉心胸开阔，愁闷全无。试着去拜访亲友，亲友也无不改观相迎。未到十天，去拜见宰相，当面讲述了上述情况，于是又被授予通事舍人的官职。郭郛有个表弟姓张，做金吾卫佐，交往的都是豪侠之人。这人年轻好奇，听到这件事不大相信。他知道胜业坊的王氏隶属左军管辖，从此就常常去那里察看。

王氏性俭约，所费未常过分。家有妓乐，端丽者至多，外之衺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生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置酒为欢，张生预焉。访

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生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輿辇资货，日输其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耳。出《剧谈录》。

李全质

陇西李全质，少在沂州，尝一日欲大蹴鞠，昧爽之交，假寐于沂州城横门东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圆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质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别有人来奉追也。”须臾，一绿衣人来，曰：“奉追。”其言忽遽，势不可遏。全质曰：“公莫有所须否？”绿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须。”紫衣人谓绿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横门，紫衣人承间谓全质曰：“适蒙问所须，岂不能终诺乎？”全质曰：“所须何物？”答曰：“犀佩带一条耳。”全质曰：“唯。”言毕失所在。主者报“蹴鞠”，遂令画犀带。日晚，具酒脯，并纸钱、佩带，于横门外焚之。是夜，全质才寐，即见戴圆笠紫衣人来拜谢曰：“蒙赐佩带，惭愧之至，无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处，某则必至焉。”

洎太和岁初大水，全质已为天平军裨将，兼监察。有切务，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桥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谙委，程命峻速，片时不可驻，行从等面如死灰，信讐

王氏生性节俭，消费也很少有过分之处。家中有歌舞艺妓，其中长相端庄秀丽的很多，她们外穿华丽衣服，着意打扮，也不会轻易改变王氏的心志。有一天，他和宾朋经过鸣珂曲，有个妇人浓妆艳抹站在门口，王生勒马停留，心动于她的相貌。于是召宾朋摆酒寻欢，张生也参与其间。打听这个人，就是安品子的府第。安品子善于唱歌，这天唱了几支曲子，王氏都拿出财物馈赠，在座的人都感到惊讶。从此经常看到车马载着财货往安品子家里运，没过几年，王家就贫困不堪了。出自《剧谈录》。

李全质

陇西的李全质，年少时在沂州，曾经有一天要踢蹴鞠，天快亮

时，在沂州城的横门东庭前闭目休息。忽然有个穿紫色衣服、头戴圆斗笠的人直奔他面前来，说：“奉命拘拿。”李全质问：“什么人拘拿我？”紫衣人说：“不是我拘拿你，是另外有人奉命来拘拿你。”一会儿，一个穿绿色衣服的人过来，说：“奉命拘拿。”那人说话时神色急促，看情势是无法抗拒得了。李全质说：“你难道没有什么需要吗？”绿衣人说：“奉命拘拿，怎敢说有什么需要。”紫衣人对绿衣人说：“不用拘拿他。”用手一挥，让绿衣人离开横门，紫衣人趁机对李全质说：“刚才蒙您问起我们的所需，难道您最后能兑现您的许诺吗？”李全质问：“你需要什么？”那人回答说：“一条犀牛佩带罢了。”李全质回答说：“行。”说完那人就不见了。主持踢球的人报说“开始踢球”，李全质就派人置办犀牛佩带。当天晚上，备办了酒肉、纸钱和佩带，在横门外焚烧了。这天夜里，李全质刚刚入睡，就梦见戴圆斗笠、穿紫色衣服的人来拜谢说：“承蒙您赐给我佩带，惭愧极了，无以报答。然而您平生将要遭水难，只要您遇有危难，我就一定前来相助。”

等到唐文宗太和初年发大水，李全质已经做了太平军副将，兼做监察。一次有紧急军务，要从中都到梁郡城，向西走到离百歇桥二十里的地方，水深而冰薄。李全质向来又不熟悉水运，军命严厉紧急，片刻不可停留，随从都吓得面如冷灰，只好信马由缰，

委命而行。才三数十步，有一人后来，大呼之曰：“勿过彼而来此！吾知其径，安而且捷。”全质荷之，反辔而从焉。才不三里，止泥泞，而曾无寸尺之阻，得达本土。以财物酬其人，人固让不取。固与之，答曰：“若仗我而来，则或不让；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终不肯受。全质意其鲜焉，乃益之。须臾复来，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圆笠，岂非横门之人欤？

开成初，衔命入关，回宿寿安县。夜未央而情迫，时复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数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须臾，马旁见一人，全质诘之：“谁欤？”对曰：“邮牒者。”更于马前行。寸步不可睹，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导之，或曰树，或曰桩，或曰险，或曰培塿，或曰穷，全质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驿，憩焉。才下马，访邮牒者欲酬之，已不见矣。问从者，形状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复非横门之人欤？

会昌壬戌岁，济阴大水，谷神子与全质同舟，诘全质何惧水之甚，询其由，全质乃语此。又云：“本性无惧水，紫衣屡有应，故兢栗之转切也。”出《传异记》。

沈恭礼

阆乡县主簿沈恭礼，太和中，摄湖城尉。离阆乡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卧。忽有人绕床数匝，意谓从行厅吏雷

听天由命地向前走。才走了三十几步远，有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大声呼喊：“不要到那里去，往这边走！我知道有条路，安全而且便捷。”李全质让那人上了马，把缰绳交给他，自己跟从那人而行。走了不到三里，道路只是有点泥泞，竟没有半点阻碍，就到达了驻地。李全质用财物去酬谢那人，那人坚决推辞不要。李全质又坚持要酬谢，那人回答说：“您依靠我来到这，我也许不该谦让；现在您跟着我来到这里，我又有什么劳苦呢？”始终不肯接受。李全质认为那人觉得少，便回去多取些。不一会儿，再来找那人，那人已经不知去向了。回来后仔细回想，那人穿紫衣，头戴圆斗笠，岂不是横门外遇见的那个人？

唐文宗开成初年，李全质奉命入关，回来后投宿到寿安县。未到半夜，情况紧迫，当时天又非常昏暗，不得已走出旅馆。走了三里多地，天下起大雨，回旅馆已不可能。不一会儿，马旁边出现一人，李全质问他：“是谁？”回答说：“驿站传递文书的邮牒。”那人改在马前行走。那天夜里，前边寸步远的地方都看不清，那人常用前边路上的景物来引路，有时说有树，有时说有树桩，有的地方说危险，有的地方说是小土丘，有的地方说是绝路，路上一切危险可能造成的伤害，李全质全都避免了。又过了很长时间，到了三泉驿站，要休息一下。李全质刚刚下马，去找刚才那个邮牒想酬谢他，那人已经不见了。问随行的人说起那人的衣着打扮，还是穿紫色衣服，头戴圆斗笠，莫非又是横门外的那个人？

唐武宗会昌壬戌年，济阴发大水，谷神子与李全质同坐一条船，他对水给李全质造成的恐惧非常惊讶，打听原因，李全质讲述了这些

事。并且又说：“我本来不怕水，紫衣人屡次有应验，所以一遇到水情，就越来越恐惧了。”出自《传异记》。

沈恭礼

阆乡县主簿沈恭礼，在唐文宗太和年间代理湖城尉。离开阆乡的那天，他的身体有点不适。晚上到了湖城，就在前堂睡下了。忽然觉得有人围床绕了几圈，沈恭礼以为是随行厅吏雷

忠顺。恭礼问之，对曰：“非雷忠顺，李忠义也。”问曰：“何得来此？”对曰：“某本江淮人，因饥寒佣于人，前月至此县，卒于逆旅。然饥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礼许之，曰：“遣我何处送与汝？”对曰：“来暮，遣驿中厅子张朝来取。”语毕，立于堂之西楹。恭礼起坐，忠义进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辄敢裨补。”恭礼曰：“可。”遂言：“此厅人居多不安。少间，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强来参谒，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与之言。或托是县尹家人，或假四邻为附，辄不可交言，言则中此物矣。”

忠义语毕，却立西楹未定，堂东果有一女子，峨鬟垂鬓，肌肤悦泽，微笑转盼，谓恭礼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风动，梧叶堕阶。如何罪责，羈囚如此耶？”恭礼不动。又曰：“珍簟床空，明月满室，不饮美酒，虚称少年。”恭礼又不顾。又吟曰：“黄帝上天时，鼎湖元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恭礼又不顾，逡巡而去。

忠义又进曰：“此物已去，少间，东廊下有敬寡妇、王家阿嫂，虽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与语。”少顷，果有一女郎，自东庑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来？”俄然有曳红裙，紫袖银帔而来，步庭月数匝，却立于东庑下。忠义又进曰：“此两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间，纵有他媚来，亦不足畏也。”忠义辞去，恭礼止之：“为我更驻，候怪物尽即去。”忠义应唯。

忠顺。沈恭礼询问时，那人回答说：“不是雷忠顺，是李忠义。”沈恭礼问他：“怎么来到这里？”回答说：“我是江淮人，因为冻饿给别人干活，上个月来到这个县，死在旅馆里。然而冻饿得厉害，现在投奔你，要讨点吃的，再要一顶小帽，可以吗？”沈恭礼答应了，并问

道：“让我到哪里送给你？”回答说：“明天晚上，让驿中厅子张朝来取。”说完，站在了堂上西边的柱子下。沈恭礼坐起身，李忠义上前说：“你刚到这个地方，另外还有事，我斗胆告诉你。”沈恭礼说：“行。”那人于是说：“这厅里的人住在这大多不安宁。一会儿，将有一女子，年龄大约十七八岁，硬要来见你，她的名字叫‘蜜陀僧’，你要谨慎不能与她讲话。她有时假托是本县县官的家人，有时又以四邻为依靠，你则一定不要同她搭话，一搭话，就会正中她的奸计。”

李忠义说完，就又站回到堂上西边的柱子下面，还没等站稳，堂东果然有一女子，高高的发髻，青丝垂鬓，皮肤细腻而有光泽，面带笑容，顾盼含情，对沈恭礼说：“秋室寂寥，明月当空，蟋蟀唧唧。夜深风动，梧叶落阶。怎奈这等寂寞清苦，囚犯也不过如此吧？”沈恭礼不动声色。那女子又说：“铺着精美竹席的床榻空虚，明朗的月光装满了屋子，不饮美酒，真是虚度了青春时光。”沈恭礼又不动。那女子又吟道：“黄帝上天时，鼎湖元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沈恭礼又置之不理，那女人徘徊一阵，然后离开了。

李忠义又上前说：“此物已去，一会儿，东廊下还有敬寡妇、王家阿嫂，她们虽然不敢像蜜陀僧那样，然而也不能同她们搭话。”不一会儿，果然有一女郎，从东厢房出来，穿白衣服，头上插着白簪，一面用手整理着披袍，回头叫着：“王家阿嫂，为什么还不出来？”顷刻有个拖着红色长裙，穿着紫色上衣，披着银色披肩的女人，在院子里踏月转了几圈，回身站在东厅下。李忠义又上前说：“这两物已去，可以高枕无忧了。一会儿，即使有别的女妖来，也不值得害怕了。”说完李忠义就要辞去，沈恭礼阻止他说：“为了我再待一会儿，等着妖怪全部没了你再走。”李忠义答应了。

而四更已，有一物，长二丈余，手持三数髑髅，若跃丸者，渐近厅檐。忠义谓恭礼曰：“可以枕击之。”应声而击，□然而中手，堕下髑髅。俯身掇之，忠义跳下，以棒乱殴，出门而去。恭礼连呼“忠义”，不复见，而东方已明。与从者具语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厅子张朝诘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为厅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义。”恭礼便付帽子及盘餐等去。

其夜，梦李忠义辞谢曰：“蜜陀僧大须防备，犹二三年奉扰

耳。”言毕而去。恭礼两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来，终不敢对。后即归闾乡，即隔夜而至，然终亦不能为患。半年后，或三夜五夜一来。一年余，方渐稀。有僧令断肉及荤辛，此后更不复来矣。出《博异志》。

牛 生

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汤饼。昏时，有一人穷寒，衣服蓝缕，亦来投店。牛生见而念之，要与同食。此人曰：“某穷寒，不办得钱，今朝已空腹行百余里矣。”遂食四五碗，便卧于床前地上，其声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床前曰：“请公略至门外，有事要言之。”连催出门。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报。公为置三幅纸及笔砚来。”牛生与之。此人令牛生远立，自坐树下，袖中出一卷书，牒之，看数张，即书两行，如此三度讫。求纸封之，书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谓牛生曰：“公若遇灾难危笃不可免者，

四更已过，有一物，长两丈多，手拿几块死人的头骨，像扔球一样，慢慢地走近厅檐下。李忠义对沈恭礼说：“可以用枕头打它。”沈恭礼应声把枕头扔出去，“扑”的一声正打在那物的手上，头骨落在地上。那物俯下身子去拾，李忠义跳下，用棍棒乱打一阵，然后出门而去。沈恭礼连喊“忠义”，再也没有了踪影，这时东方已发亮。沈恭礼向随从详细讲了昨晚的经历，就让他们准备酒席并买来帽子。招来厅子张朝向他打听。张朝说：“我本是巫人，最近为生计所迫而做了厅吏，我清楚有一个新客死在这里，叫李忠义。”沈恭礼就赠给他了帽子和饭食，然后离开了。

这天夜里，沈恭礼梦见李忠义来辞别说：“蜜陀僧大需防备，大约在二三年内还会打扰你。”说完就走了。沈恭礼两个月来，在湖城，每晚蜜陀僧都来，沈恭礼始终不敢与她搭话。后来回到闾乡，就隔夜来一次，然而始终未能得逞。半年后，有时三夜、五夜来一次。一年多以后，就逐渐少了。有僧人让他断肉及荤腥，此后就再也不来了。出自《博异志》。

牛 生

牛生从河东进京应考，走到距华州三十里的地方，住在一个乡村小店里。那天雪下得很大，牛生让店主人做汤饼。傍晚，有个贫寒、衣裳破烂的人也来住店。牛生见了很怜悯他，要跟他一块吃。这人说：“我很穷，弄不到钱，今早已空着肚子走了一百多里路了。”于是吃了四五碗，就躺在牛生床前的地上睡着了，鼾声像牛一样。到五更时，这人走到牛生床前说：“请你暂时到门外一下，我有事要跟你说。”那人连连催促牛生出门。牛生出门后，那人说：“我不是人，是阴司里的一个差役罢了。很惭愧昨晚吃了你一顿饭，现在要稍有报答。请你给我拿三张纸及笔砚来。”牛生给了他。这人让牛生远远地站着，自己坐在树下，从袖中取出一卷书来，翻开书页，看几页，就写两行，像这样反复进行了三次，写完了。然后要纸封上它，在上面写上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的字样。对牛生说：“你如果遇到灾难危险非常危急无法解脱时，

即焚香以次开之视。若或可免，即不须开。”言讫，行数步不见矣。牛生缄置书囊中，不甚信也。

及至京，止客户坊，饥贫甚，绝食。忽忆此书，故开第一封，题云：“可于菩提寺门前坐。”自客户坊至菩提寺，可三十余里。饥困，且雨雪，乘驴而往。自辰至鼓声欲绝方至寺门。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内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为何人而至此？若冻死，岂不见累耶？”牛生曰：“某是举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门前一宿，明日自去耳。”

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贫道院也。”既入，僧乃为设火具食。会语久之，曰：“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远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晋阳手书，令识之，皆不谬。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与。”

牛生先取将钱千贯，买宅，置车马，纳仆妾，遂为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复开第二封书，题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如言，诣张氏，独止于一室，下帘而坐。有数人少年上楼来，中有一人白

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令请添至七百千，此外即力不及也。”一人又曰：“进士及第，何惜千缗？”牛生知其货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贯奉郎君，别有二百千，奉诸公酒食之费，不烦他议也。”少年许之，果登上第。历任台省，后为河中节度副使。经一年，疾困，遂开第三封，题云：“可处置家事。”乃沐浴，修遗书，才讫而遂终焉。出《会昌解颐录》。

就烧香，依次打开信看。如果可以免灾，就无须打开了。”说完，走了几步不见了。牛生封好信放在书袋里，不大相信他的话。

等到了京城，住在客户坊，贫困饥饿得厉害，没有一点吃的。忽然想起那三封信，于是打开第一封，上面写着：“可于菩提寺门前坐。”从客户坊到菩提寺，大约三十多里。牛生又饿又乏，天又下着雪，就骑着驴前往。从早晨辰时开始走，直到晚上鼓声将尽时才赶到寺门前。还没等坐稳，有一个僧人从寺里出来，呵斥牛生说：“下这样大雪，你是什么人而来此地？如果冻死了，我们岂不被你连累？”牛生说：“我是参加科考的举人，到这里正好天黑了，姑且借寺门前住一夜，明日自然就离开了。”

僧人说：“不知你是秀才，可住在贫道院里。”牛生进去了，僧人给他生火、准备饭食。跟他交谈了很久，说：“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关系远近？”牛生说：“那是我叔叔。”僧人让人拿出晋阳长官的手书，让他辨认，他说得都分毫不差。僧人高兴地说：“晋阳长官曾寄存三千贯文在这，一定不会再来取。我年老了，一旦突然死去，就没有地方交付这笔钱了，现在全把它交给你吧。”

牛生先拿出千贯钱买了住宅，办置车马，雇用奴仆，娶妻纳妾，于是成为富户。后来又因为求功名没有门路，于是打开第二封信，上面写着：“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按信中说的找到张家，独自在一间屋中垂下帘子坐下。有几个年轻人上楼来，其中有一个穿白衫的坐下，忽然说：“我本只有五百千，如果再向家里要，可以添到七百千，其余的我就力所不及了。”一个人又说：“进士及第，还吝借千缗钱吗？”牛生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在买卖进士及第。等追到外面向他拱手见礼，才知那人就是省试主考官的儿子。牛生说：“我把千贯钱送给你，另外二百千钱送给诸位做酒食之费，你们不用再麻烦地

找别人了。”那年轻人答应了他，后来果然考中了头几名。他历任台省，以后又做了河中节度副使。又过了一年，牛生病得很重，就打开第三封信，上面写着：“可以处理好家事。”等他洗完澡，写完遗书，刚写完就死去了。出自《会昌解颐录》。

韦齐休

韦齐休，擢进士第，累官至员外郎，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三更后，将小敛，忽于西壁下大声曰：“传语娘子，且止哭，当有处分。”其妻大惊，仆地不苏。齐休于衾下厉声曰：“娘子今为鬼妻，闻鬼语，忽惊悸耶？”妻即起曰：“非为畏悸，但不合与君遽隔幽明。孤惶无所依怙，不意神识有知，忽通言语，不觉惛绝。诚俟明教，岂敢有违？”齐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妇之道，重在人伦。某与娘子，情义至深，他生亦未相舍。今某尸骸且在，足宽襟抱。家事大小，且须商量。不可空为儿女悲泣，使某幽冥间更忧妻孥也。夜来诸事，并自劳心，总无失脱，可助仆喜。”妻曰：“何也？”齐休曰：“昨日湖州庾七寄买口钱，苍遑之际，不免专心部署。今则一文不欠，亦足为慰。”良久语绝，即各营丧事。才曙，复闻呼：“适到张清家，近造得三间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烦劳他人，更借下处矣。”其夕，张清似梦中，忽见齐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买茔三亩地，可速支关布置。”一一分明，张清悉依其命。

及将归，自择发日，呼唤一如常时。婢仆将有私窃，无不发摘，随事捶挞。及至京，便之茔所，张清准拟皆毕。十数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报堂前，萧三郎来相看。可随事具食，款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语，历历可听。

韦齐休

韦齐休考取了进士及第，不断升迁最后做了员外郎，担任王璠管辖下的浙西团练副使。唐文宗太和八年，死在润州的官舍中。三更后，准备小殓时，他忽然站在西墙下大声说：“转告我娘子，不要哭，我定有安排处理。”他的妻子非常惊慌，倒在地上昏死过去。韦

齐休又在尸布下面大声说：“娘子现在成为鬼妻，听到鬼说话，忽然害怕了呀？”他的妻子苏醒过来，从地上爬起来说：“不是我害怕，只是不忍心与你骤然间分居阴阳两地。我以后的生活将孤苦凄楚没依靠，没想到你魂神有灵，忽能跟我讲话，我不觉地昏死过去。现在我真地期待着你的教诲，哪里敢违背你的心愿呢？”韦齐休说：“生死的期限，是上帝决定的；夫妻的情分，主要决定于人间的伦理道德。我与娘子间情意深重，来生也不会舍弃你。现在我的尸骸尚且在，足以使你宽心。家里大大小小的事，还需商量。不要白白地做小儿女般悲伤哭泣，使我在阴司里再为妻儿担忧。今夜以来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亲自用心操劳，到底还是没有疏忽和遗漏，更让我高兴。”他的妻子说：“你说的是什么事？”韦齐休说：“昨天湖州庾七托付的人头税钱，仓促遑急之中，免不了专心去安排布置。现在已一文不欠，也足以宽慰了。”很长时间韦齐休不再说话了，家里人便各自办理丧事。才亮天，又听他大叫：“刚才到张清家，他最近盖了三间草屋。前边的一间就足够了，不必去麻烦别人，再寻找别处下葬。”那天晚上，张清好像在梦中，忽然看见韦齐休来说：“我昨天已死，先让你给买三亩坟地，可以赶快去安排布置。”一样一样地都非常清楚，张清都按他的吩咐办了。

等灵柩要归乡，韦齐休又自己选择了发丧日期，吩咐做什么事，都像平时一样。奴仆有隐情，没有不被他发现，然后依事给以处治的。到了京城，便下葬到墓地，张清都安排妥当了。又过了十多天，快到三更时，忽然听到韦齐休在下面大声招呼说：“快起来，告诉前堂的人，萧三郎来看我了。可根据情况准备饭食，像从前一样款待，以免他着急。”两个人说话，听得清清楚楚。

萧三郎者，即职方郎中萧彻。是日卒于兴化里，其夕遂来。俄闻萧呼叹曰：“死生之理，仆不敢恨，但可异者，仆数日前，因至少陵别墅，偶题一首诗，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诗。”因吟曰：“新构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齐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诗，盖是自讖。仆生前忝有科名，粗亦为人所知。死未数日，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殊为著钝，然虽细思之，已是落他芜境。”乃咏曰：“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

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亦叹美之曰：“韦四公死已多时，犹不甘此事。仆乃适来人也，遽为游岱之魂，何以堪处？”即闻相别而去。

又数日，亭午间，呼曰：“裴二十一郎来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来。至启夏门外，瘁然神耸，又素闻其事，遂不敢行吊而回。裴即长安县令，名观，齐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动即罪责，不堪其惧，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出《河东记》。

萧三郎，就是职方郎中萧彻。这一天死在兴化里，当天晚上就来了。一会儿听到萧三郎叹息说：“死生的理数，我不敢抱怨，只是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几天前，到少陵别墅去，偶尔写了一首诗，现在想起来，竟是活人写鬼诗。”于是吟诵道：“新构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韦齐休也悲叹惊诧地说：“先生的诗，是预知后事的先兆啊。我生前小有科第和名气，也略为人所知。死后没过几天，就有一个无名小鬼赠我一首诗，我的和诗虽然非常拙劣，然而仔细想来，已是落入他人的荒芜之境。”于是吟道：“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三郎也赞叹而羡慕地说道：“韦四公死已多时，还不甘心吟诗作赋这类事。我是刚刚来的，马上成为泰山的游魂，怎能忍受得了呢？”接着听到二人相别而去。

又过了几天，正午时分，又听到韦齐休喊：“裴二十一郎来看我，可准备酒食，我亲自去迎他。”那一天，裴氏兄弟果然来了。到了启夏门外，突然悲伤恐惧，加之平素又听说有关韦齐休的事，于是不敢来悼念而中途返回了。裴二十一郎就是长安县令，名叫裴观，是韦齐休妻子的哥哥。他的府衙里的子弟，动辄受到责罚，受不了他的淫威，到现在也还没有终止，不知裴公后来怎么样呢？出自《河东记》。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房 陟 王 超 段 何 韦鲍生妓 梁 璟

崔御史 曹 唐

房 陟

房陟任清河县尉，妻荥阳郑氏，有容色。时村中有一老姬，将诣谒禅师。未至，而中路荒野间，见一白衣妇人，于蓁棘中行，哭极哀。绕一丘阜，数十步间，若见经营之状者。姬怪而往问，及渐逼，妇人即远，姬适回，而妇人复故处。如是数四。姬度非人，天昏黑，遂舍之。及至禅师处，说所见，兼述妇人形状、衣服。禅师异之，因书记屋壁。后月余日，房陟妻暴亡，果葬于前所哭绕丘阜间，而容貌衣服，一如老姬前见者。出《通幽录》。

王 超

太和五年，复州医人王超，善用针，病无不差。死经宿而苏，言如梦：至一处，城壁台阁，如王者居。见一人卧，

房 陟

房陟任清河县尉，妻子是荥阳人，姓郑，很有姿色。当时村子中有个老妇人，要去拜见一位禅师。还没到，中途路过一片荒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妇人，在荆棘草丛间行走，哭得非常悲哀。又见她围绕着一个土丘，在距离自己几十步远的地方，好像在干什么。老妇人感到很奇怪，走过去想问她，等稍稍靠近了，那妇人就远离了她；老妇人走回来，那妇人就又在原来的地方。像这样有很多次。老妇人估计她不是人间人，天黑下来，就丢开她自去赶路了。等到了禅师那里，叙述路上所见，又说了那妇人的样子及装束。禅师认为很奇怪，于是就把这事写在墙壁上。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房陟的妻子突然死

了，果然埋葬在那妇人哭和徘徊的小土丘一带，而容貌、衣服，全像老妇人先前见到的一样。出自《通幽录》。

王 超

唐文宗太和五年，复州医士王超，擅长针灸。经他医治的病人，没有治不好的。王超死了一夜又苏醒过来。醒后说像做了场梦：梦中他来到一处，高墙台阁，像王侯所居。见一人躺在那里，

召前脉视，右膊有肿，大如杯，令超治之。即为针出脓升余。顾黄衣吏曰：“可领视毕也。”超随入一门，门署曰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视内迭瞬明灭。黄衣曰：“此即‘毕’也。”俄有二人，形甚奇伟，分处左右，鼓巨箎，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飞，或走，为人者，顷刻而尽。超访其故，黄衣曰：“有生之类，先死为毕。”言次忽活。出《酉阳杂俎》。

段 何

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太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昼日因力栲沐，凭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缝中出，裳而不衣，呼啸立于何前，熟顾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尔病卒，则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举子贫寒，无意婚娶。”其人曰：“请与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观，中外清显。姻属甚广，自有资从，不烦君财聘。”何曰：“未成名，终无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礼，亦可矣。今便与君迎来。”其人遂出门，须臾复来，曰：“至矣。”俄有四人，负金壁舆，从二青衣，一云髻，一半髻，皆绝色。二苍头，持装奁衣篋，直置舆于阶前。媒者又引入阁中，垂帏掩户，复至何前曰：“迎他良家子来，都不为礼，无乃不可乎？”何恶之，兼以困惫，就枕不顾。媒又曰：

那人招呼王超上前给他诊脉，病人的右臂长了一个肿瘤，像杯子一样大，让王超给他治疗。王超用针给他排出一升多浓水。那个病人回头对身穿黄衣的小吏说：“可以带他去看看毕院。”王超跟随黄衣人走进一个门，门上标有“毕院”二字。庭中有数千只眼睛，眼睛聚在一起，

像山一样，瞬间明灭、闪亮。黄衣人说：“这就是‘毕’呀。”不一会儿，有二人，身材高大，分别站在两边，挥舞着巨大的扇子，扇动着那些聚在一起的眼睛。扇子一动，那些眼睛就有的飞，有的跑，就像人一样，顷刻间那些眼睛就消失了。王超问是什么缘故，黄衣人说：“有生命的物类，先死叫‘毕’。”黄衣人说完王超就复活了。出自《酉阳杂俎》。

段 何

进士段何在客户里租房子住。唐文宗太和八年的夏天，他得了一场病，卧床了一个多月，稍稍有好转。白天他勉力起身梳洗后，靠几案坐着休息。忽然有一个男子，从所住地方的墙壁的夹缝中走出来，只穿下衣，光着上身，大声呼喝着站在段何面前，仔细地看段何说：“你病成这样，为什么不娶一个妻子，让她伺候你的病？如果你突然死了，那可怎么办？”段何知道他是鬼，便说：“我是个举子，家境贫寒，没有心思娶妻。”那人说：“让我给你做个媒人吧。现在有个人的女儿，容貌、品德都值得一看，无论内心、外表都很纯洁、高贵。亲朋故友也很多，自有资财来源，又不麻烦你花费聘礼。”段何说：“没成名，始终没有这个想法。”那人说：“不举行成婚的仪式，也可以。现在我马上为你迎来。”说完，那人就出了门，不一会儿又回来了，说：“到了。”一会儿，就见四个人抬着用金玉装饰的轿子，后面跟着两个婢女，一个梳着高高的发髻，另一个发髻低垂，都是绝色美女。两个男仆拿着妆奁、衣箱，径直把轿子抬到台阶前才放下。媒人又把轿中的女子引入闺房中，放下帘子，关上门，然后又到段何面前说：“迎娶她这样良家女子，连礼仪都不举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段何听后非常厌恶，加上困乏疲惫，就躺下不理睬了。媒人又说：

“纵无意收采，第试一观。”如是说谕再三，何终不应。食顷，媒者复引出门，舆中者乃以红笺题诗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诗云：“乐广清羸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其书迹柔媚，亦无姓名，纸末唯书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出《河东记》。

韦鲍生妓

酒徒鲍生，家富畜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同憩水阁。鲍置酒，酒酣，韦谓鲍曰：“乐妓数辈焉在？得不有携者乎？”鲍生曰：“幸各无恙，然滞维扬日，连毙数驷，后乘既阙，不果悉从，唯与梦兰、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欢矣。”顷之，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遂坐韦生、鲍生之右。搯丝击金，响亮溪谷。酒阑，鲍谓韦曰：“出城得良马乎？”对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历乌延，抵平夏，止灵武而回，部落骏马获数匹。龙形凤颈，鹿胫鳃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鲍抚掌大悦，乃停杯命烛，阅马于轻槛前数匹。与向来夸诞，十未尽其八九。韦戏鲍曰：“能以人换，任选殊尤。”鲍欲马之意颇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妆，顷之乃至。命捧酒劝韦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又歌送鲍生酒云：“风飏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因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乃召御者，牵

“即使你无意娶她，但是也可以试着看一看。”类似的话，那人反复说了许多遍，段何始终不答应。过了一顿饭的工夫，那自称媒人的人又带着这一行人出了门，轿子中那女人用红笺纸写了一首诗，放在段何面前的几案上走了。诗中写道：“乐广清羸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那字迹轻柔漂亮，也没写姓名，唯独在纸末写了个“我”字。从此以后，段何的病也一天天好转起来。出自《河东记》。

韦鲍生妓

酒徒鲍生，家里很富有，养活着很多艺妓。唐文宗开成初年，他去历阳的途中，止歇在定山寺，遇到落榜东归的表弟韦生，二人一起在水阁休息。鲍生备办了酒席，喝到尽兴的时候，韦生对鲍生说：“那些艺妓在哪？没有带来吗？”鲍生说：“幸好都没出什么事，然而滞留扬州的那些日子，接连死了几匹马，后来车就少了，无法把她们全带来，只带着梦兰、小倩她们一起来了。今天也足可以供我们娱

乐了。”一会儿，两个头上梳着双髻的艺妓抱着胡琴、方响走过来，就坐在韦生、鲍生的右边。那二人抚拭琴弦，敲击乐器，响亮的乐曲声回荡在溪谷。酒快喝完的时候，鲍生对韦生说：“出城买到良马了吗？”韦生回答说：“我初春去游历塞外，从鄜坊经过乌延，到达平夏，最后到灵武，然后返回来，买到了几匹部落的骏马。龙形凤颈，鹿胫鳃胸，眼大足轻，脊平肋密，样样都有。”鲍生听后，拍着手非常高兴，就放下酒杯，让人拿着蜡烛，到马圈去看了几匹马。这些马与方才韦生所夸耀吹嘘的，还不到十分之八九。韦生对鲍生开玩笑地说：“你若肯用人来换，随便你挑选最好的马。”鲍生想要马的心情非常迫切，就暗自让人把四弦，更换衣服，浓妆打扮，一会儿就到了。鲍生让这人拿着酒杯向韦生劝酒，这人唱了一支曲子赠送给韦生，歌词是：“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又唱了一首歌为鲍生助兴，歌词是：“风飏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因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生便招来看管马匹的人，牵

紫叱拨以酬之。鲍意未满，往复之说，紊然无章。

有紫衣冠者二人，导从甚众，自水阁之西，升阶而来。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阖户以窥之。而杯盘狼籍，不暇收拾。时紫衣即席，相顾笑曰：“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因命酒对饮。一人须髯甚长，质貌甚伟，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赋云：‘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绝后矣。对月殊不见赏‘风霏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长须云：“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幹、鲍明远看试秀才，予窃入司文之室，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叶’之对，为纰缪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稍远’‘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不亦异哉！”谓长须曰：“吾闻古之诸侯，贡士于天子，尊贤劝善者也。故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尊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犹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深，尚有遗漏者。乃每岁季春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而礼聘

之。当是时，儒墨之徒，岂尽出矣？智谋之士，岂尽举矣？山林川泽，岂无遗矣？日月照临，岂得尽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诸侯贡之又如此，聘礼

出那匹“紫叱拨”送给鲍生以表示酬谢。鲍生的心里仍未满足，反反复复地叨念着，语言杂乱而无次序。

这时有两个穿紫衣、戴紫帽子的人，前呼后拥地带着一大群人，从水阁西边登上台阶向这边走过来。鲍生、韦生二人认为定山寺当是使者频繁往来的要路，疑心是权臣夜里到此，就慌张地躲进了屋子，关上门向外偷看。外面杯盘乱七八糟，还未来得及收拾。紫衣人这时已到座位上了，两个人相顾笑了笑说：“这就是方才听到的以妾换马的宴席。”于是让人拿酒，二人对饮。其中一人长着长长的络腮胡须，身材高大魁伟，举起酒杯，遥望月亮，沉吟了好一会儿，说：“先生的大作说：‘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可是空前绝后的佳句了。面对明月何不欣赏‘风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呢？”另一个长胡须的人说：“多年前我来在长安，承蒙乐游王把我推荐给南宫，进入了都堂，与刘公幹、鲍明远主管科举取士，我偷偷进入主考官的屋子，在烛光下观看能人的作品。见他们连缀文章、吟诗和赋对仗颇切，然而赋有‘蜂腰鹤膝’的弊病，诗有‘重头重尾’的缺点。像先生的‘洞庭’‘木叶’这类对句一样，那就错了。我的赋中‘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稍远’‘忽起’之声韵，都遭到黜退了，不也让人奇怪吗！”络腮胡须对长胡须的人说：“我听说古代的诸侯举荐人才给天子，是尊重贤才、勉励从善。所以第一次举荐适用是好德，第二次推荐适用是尊贤，第三次推荐适用就是有功了，就要加九赐了。不举荐人才的，根据情况，轻者免除爵位，其次没收封地，最重的就既免除爵位又没收封地了。古代天子这样选拔接纳人才，还担心像搜山到不了高处，又像搜索森林到不了林子深处，也还是有遗漏人才的情况。于是每年季春打开官府仓库，拿出钱物，周历天下，以礼接纳那些有才之士。那时候，儒、墨等各家的贤才，难道都选拔出来了吗？聪慧善谋的人难道都被举荐出来了吗？山林深泽没有一处遗漏了吗？日月高照，难道普遍地照到所有的地方了吗？天子这样选拔人才，诸侯这样举荐人才，选聘人才

的制度

复如此，当有栖栖于岩谷，郁郁不得志者。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是贡举之道隳矣。贤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隐岩冗者，自童髻穷经，至于白首焉；怀方策者，自壮岁力学，讫于没齿。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州府贡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诗赋。蜂腰鹤膝，谓不中度；弹声韵之清浊，谓不中律。虽有周、孔之贤圣，班、马之文章，不由此制作，靡得而达矣。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体，其可闻乎？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而隳张古之大体？况予乃诉皓月长歌之手，岂能拘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昼，吟咏时发，杯觞间行，能援笔联句，赋今之体调一章，以乐长夜否？”曰：“何以为题？”长须云：“便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彼倾城，求其骏足’为韵。”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启书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长须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琼之瑛；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额，爱无异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文通赋四韵讫，芭蕉尽。

韦生发篋取红笺，跪献于庑下。二公大惊曰：“幽显

又这样完备，还有隐居深山巨谷郁郁不得志的人。我听说现在求贤纳士的制度如此欠缺，这就是推荐选拔人才之道被毁坏了。贤的和不对的同途，有才的和无才的同流；隐居在岩谷等闲散的地方的人，从孩童时候起，就竭力诵读经典，一直到白头；胸怀良策的人，从身强力壮的时候开始努力学习，一直到衰老掉牙为止。即使每年乡里把人才推荐给州府，州府又把他们举荐给有司，有司再考察他们诗文。诗赋有‘蜂腰鹤膝’的毛病，认为不合乎要求；追求声韵上有清有浊，认为不合乎韵律。即使有周公、孔子那样的圣贤，班固、司马迁那样的著作，不经过诗赋考试，也无法获得并使之显达了。这样古代帝王的王

道霸道，兴衰治乱的根本道理，还能听到吗？现在你为何赞扬如今诗赋的雕虫小巧之技，而损害了发扬古代圣贤的大体呢？况且我是个喜欢面对明月、高声吟咏、抒发感情的人，怎能受得了雕文刻句的束缚呢！现在露珠已散尽，桂月朗照，如同白昼，吟诗作赋的兴致即时而发，其间我们频频举杯，能否提笔联句，吟咏现在的诗体一首，以便在长夜中相娱乐呢？”长胡子说：“以什么为题？”络腮胡子说：“就以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彼倾城，求其骏足’为韵。”令左右的人折下庭前的一片芭蕉叶，打开书囊，取出毛笔握在手中，各占一韵。络腮胡子就是江淹江文通，吟诵道：“彼佳人兮，如琼之瑛；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长胡须就是谢庄谢希逸，他吟诵道：“原夫人以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江文通道：“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颌，爱无异于凝脂。”谢希逸道：“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江文通将四韵写完，芭蕉叶已经用完。

韦生开箱取出红笺纸，跪献于廊下。二人大惊说：“阴阳隔世，路殊，何见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后有爵禄，不可与鄙夫相遇。”谓生曰：“异日主文柄，较量俊秀轻重，无以小巧为意也。”言讫，二公行十余步间，忽不知其所在矣。出《纂异记》。

梁 璟

有梁璟者，开成中，自长沙将举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馆亭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于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环席递酌。

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佳宾在席，不可无诗也。”因举题联句，以咏秋月。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次至诸葛长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为事。”长史沉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

既而中郎又曰：“良会不可无酒佐。”命玉山召蕙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与吾何事？”美人曰：

道路不同，怎么能这样强求我们？然而你将来若不是要封爵受禄的人，就不能再与庸俗鄙陋的我们相见了。”又对韦生说：“他日你如果掌握以文章取士的权柄，衡量优劣高下，不要着眼于雕虫小技上。”说完，二人走了十几步，忽然不知去向了。出自《纂异记》。

梁 璟

有个叫梁璟的，唐文宗开成年间，从长沙出发要去参加选拔孝廉的考试，途中停留在商山，住宿在馆亭中。当时正好是八月十五的晚上，天下雨刚晴，空气清新，明月高悬。梁璟躺下而没有睡着。到半夜，忽然看见三个男子，衣帽装束很古朴，全都穿着绿色衣服，珠光宝气的，缓步向这边走来。到了庭院里，一边吟诵，一边观赏，后面跟着许多人。梁璟心里虽然知道他们是鬼，但是他向来有胆量，于是走下台阶向那三个人拱手见礼。那三个人也没有一点畏惧的神色，他们自称是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随即就命在院子里设筵，各自坐下。那三个人对梁璟说：“没料到良夜能跟你在这里相见！”于是招呼童仆说：“玉山拿酒来。”酒拿来后，就环绕坐席依次斟酒。

一会儿，王步兵说：“当着这样大好的清风朗月，况且又有嘉宾在座，不能没有诗。”于是命题联句，来歌咏中秋之月。王步兵首先诵道：“秋月圆如镜。”萧中郎吟道：“秋风利似刀。”梁璟吟诵道：“秋云轻比絮。”最后轮到诸葛长史，诸葛长史沉默了许久，那二人催促他说：“希望你虽然拙但速度快些。”诸葛长史沉吟不语，又过了一顿

饭时间，才吟出：“秋草细同毛。”萧中郎和王步兵都大笑说：“拙是拙了些，为什么这样慢呢？”诸葛长史说：“这是萧中郎的过错，搞了生僻的音韵，限制了我这敏捷之才了。”

不一会儿，萧中郎又说：“良辰聚会不能没有助酒的。”就让玉山召惠娘来。玉山离开，一会儿，有个美人，穿着鲜艳的衣服，从门里出来，微笑着拜见了席间的各位。诸葛长史开玩笑地对女郎说：“你自去接受萧中郎的征召罢了，与我有什么干系？”美人说：

“安知不为众人来？”步兵曰：“欲自明，无如歌以送长史酒。”蕙娘起曰：“愿歌凤楼之曲。”即歌之。清吟怨慕，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中郎又歌，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即曰：“山树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今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杯盘亦亡见矣。

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也。出《宣室志》。

崔御史

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置宏丽。里中传其中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则暴死。讎闭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职于广陵。至，开门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岂能为灾耶？”即白廉使而居焉。

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独寝于堂中。惕然而寤，衣尽沾湿，即起。见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迁于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谓天下无鬼，今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为了大家而来？”王步兵说：“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唱一支曲子，劝诸葛长史进酒了。”惠娘起身说：“愿唱凤楼一曲。”于是就开始唱。淡淡地倾吐哀怨慕艳之情，梁璟听了之后顿时

忘了疲倦。很久，唱完了，萧中郎又唱，唱完之后说：“山色天光渐亮，愿再连缀一篇，以便尽享欢乐。”即吟诵道：“山树高高影。”王步兵接着吟诵道：“山花寂寂香。”吟完便指着诸葛长史说：“方才是为了回避冷僻的音韵，确实是萧中郎错怪了你，现在该接续往下联句，以便让大家见识你敏捷的才能。”诸葛长史应和道：“山天遥历历。”满座的人都大笑，说：“吟得慢的，不如吟得快的，而且又拙笨，原来敏捷之才是这样的啊？”诸葛长史显出不平的神色。轮到梁璟，梁璟吟诵道：“山水急汤汤。”萧中郎用空洞言辞假意赞美，又问梁璟说：“你不是中了进士吗？”梁璟说：“将去考取孝廉。”萧中郎讥笑说：“孝廉怎么懂得写诗联句呢？”梁璟于是怒斥他，诸葛长史也挽起袖子愤怒地站起来，满席的坐客都惊散了，于是不知去向，就连杯盘也不见了。

梁璟从此患病，精神恍惚，常常梦见萧中郎和王步兵前来，心里很厌恶。以后到了长安，遇见一个懂法术的李生给他写了避鬼符带上，于是以上的情况就消失了。出自《宣室志》。

崔御史

广陵有座官舍，方圆几百步，建造宏伟华丽。乡里传说那里是鬼住的屋子，所以住在那里的人，一个晚上就会突然死了。到现在已经封锁关闭多年了。有一个姓崔的御史，在广陵任职。到了这官舍，打开门说：“妖怪，不要再闹事了，我刚刚住在这儿，怎能害我呢？”于是就住在白廉使住过的那个地方。

这天晚上下起了小雨，崔御史让仆人们都住在其他房间，自己则独自睡在厅堂中。半夜他猛然惊醒，衣服全浸湿了，赶忙起身。发现自己睡的床榻移到了院子里，他把床榻搬回，又回到厅堂睡下了。没到一顿饭的工夫，他的床榻又被迁到院子里。像这样反复搬了三次。崔御史说：“我认为天下没有鬼，现在看来

则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闻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当自安其居，岂害生人耶？虽苟以形见，以声闻者，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或将求一饭以祭者。则见于人，而人自惊悸而死，固

非神灵害之也。吾甚愚，且无畏惮，若真有所诉，直为我言，可以副汝托，虽汤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闻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诚不当以鬼干人，直将以深诚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峻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语其冤。倘君以仁心，为我棺而葬于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呜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后所居者，皆欲诉其事，自是居人惊悸而死。某儿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虽然，如何不见我耶？”鬼曰：“某鬼也，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乎？既诺我之请，虽处冥昧中，亦当感君子恩，岂可徒然而已？”言讫，遂告去。

明日，召工人，于堂东北隅发之，果得枯骸，葬于禅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宅遂安。出《宣室志》。

曹 唐

进士曹唐，以能诗，名闻当世，久举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胜，每自临玩赋诗，得两句曰“水底有

果然有鬼呀！”就让人准备簪和笏板，穿戴好，命人洒酒祭地祷告说：“我听说住在这儿的很多人都突然死了，况且人和神不同道，应该各自安于自己的生活，怎么能危害活人呢？即使苟且让人看到鬼的形态，听见鬼的声音，这也是他们有冤悒郁想有所申诉，或要求得世人用饭食祭祀啊。那么让人看见鬼，人自己惊吓而死，本来不是神灵害他们啊。我虽然愚笨，但我毫不畏惧，如果真有什么冤屈要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讲，我可以帮助实现你的托付，即使赴汤蹈火也不推辞。”像这样洒酒祷告了三次，一会儿听到空中传出声音说道：“你是人，我是鬼。确实不该让鬼干扰生人，只是想真诚地把心里话告诉你。”崔御史说：“你只管说吧。”鬼说：“我是女子。我有姊妹三人，都未成年就死了，父母把我们埋在县城北已经很久了。那以后，府公在这加高城池、造城屋。做工的人把我们墓地里的树几乎砍光了，又

把我们迁到这座房子的东北角，使得我们受拘束的灵魂不得安宁，无处栖身。不料今晚有幸见到你这贤明君子，我才能诉说我们的冤情。倘若能靠你的仁慈心为我们把棺木移葬到旷野，对我们真是最大的恩惠了。”说完就哭起来。一会儿又说：“我在这十年了。对于前后住在这里的人，我都想说这件事，只是那些人都惊吓而死。我是女子，并不是有意想害别人。”崔御史说：“我先前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我见见你？”鬼说：“我是鬼，怎敢用阴司的形骸去见你呢？既然你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即使在幽府中，也一定感谢你的大恩，怎能白白地就此了却。”说完，就告辞而去。

第二天，崔御使招做工的人，在官舍的东北角挖掘，果然挖出骨骼，把它埋葬到禅智寺的空地里。乡里人都去祭奠她们，把这坟叫做“三女坟”。从此那座宅子就安宁了。出自《宣室志》。

曹 唐

进士曹唐因为善于作诗而闻名于世，但他长期参加科举考试屡次要未考中，曾寄居在江陵佛寺的亭沼中。这地方环境很幽美，曹唐常常自己在这里游玩赋诗，吟得两句，道“水底有

天春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为常制皆不及此作。

一日还坐亭沼上，方用怡咏，忽见二妇人，衣素衣，貌甚闲冶，徐步而吟，则唐前所作之二句也。唐自以制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迫而讯之，不应而去。未十余步间，不见矣。唐方甚疑怪。唐素与寺僧法舟善，因言于舟。舟惊曰：“两日前，有一少年见访，怀一碧笺，示我此诗。适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颇惘然。数日后，唐卒于佛舍中。出《灵怪集》。

天春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吟咏了不长时间，自认为以前写的都不如这两句。

一天，曹唐还是坐在亭沼上，正想尽情吟诗，忽然看见两个妇人，穿着白衣裳，样子很闲适，徐步而来，口中吟诵的正是曹唐前日写的两句诗。曹唐心想，自己写的这两句诗，没过两天，别人根本不

知道，她们怎么那么快就知道呢。于是追上去询问，那二人没回应就离开了。未到十几步远，就不见了。曹唐这才为此感到疑惑奇怪。曹唐平素与寺僧法舟很要好，于是把这情况告诉了法舟。法舟吃惊地说：“两天前，有一青年来访，怀中揣着蓝纸笺，让我看的就是这两句诗。我方才正要跟你说。”于是拿出来给曹唐看，曹唐很怅惘。数日后，曹唐死在佛寺中。出自《灵怪集》。

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许 生 颜 濬 郝惟谅 浮梁张令 欧阳敏

奉天县民

许 生

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生策马前进，问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复问，但继后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喷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谓生曰：“吾闻三四君子，今日追旧游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连骑也。”生固请从，叟不对而去。

生纵辔以随之。去甘棠一里余，见车马导从，填隘路歧，生麾盖而进。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于丛棘之下，屏气以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金紫，

许 生

唐武宗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落榜东归。住在寿安，要投宿到甘泉店。在甘棠馆西一里多地，遇到一个穿白衣服的老翁，骑着青骢马，从西边过来。后边跟着一大群随从，这老翁酒后容光焕发，精神振奋，边走边朗诵：“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许生策马向前，问那老翁姓名，老翁微笑不回答。又吟诵一篇道：“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许生知道他是鬼，也就不再问了，只是跟在他们后面走。大约走了二三里，太阳已经落山。到了喷玉泉牌堠西边，老

翁笑着对许生说：“我告知三四个老朋友，由于怀念旧地，今日重来此泉游览。我昨日已被召，将从这里继续往南走，你们就不要跟随了。”许生坚持请求同去，老翁不答，默然离去。

许生执辔策马相随。离甘棠店一里多路，见前面车马随从，堵塞了一条岔路，许生举起伞盖向前走。到泉亭后，才下马，就潜伏在灌木丛中，屏住呼吸偷看。看见四个男子，一个青年英俊、神采飞扬；一个身材矮小，仪容举止潇洒大方；一个高大魁梧但胡须甚少；还有一个清瘦，而言语、眼光疾敏。都是紫绶金带高官打扮，

坐于泉之北矶。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曰：“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赏叹之若是。”叟曰：“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怜其终章皆有意思。乃曰：‘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座中闻之，皆以襟袖拥面，如欲恸哭。神貌扬扬者云：“我知作诗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

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言长句。”白衣叟倡云：“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垄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渚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长大少须髯者诗云：“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

共来泉际话孤魂。”

坐在泉北的一块大石头上。老翁来到之后，那四个人问：“玉川为什么来得这么晚？”老翁回答说：“刚才到石墨涧近旁观赏游览，驻马在甘棠馆亭休息，在西边的柱子上偶然见到某诗人题写的一首诗，就停下来吟咏、诵读，不觉耽搁了很长时间。”坐首位的那个人问：“是什么篇章？能博得先生这样的赞叹。”老翁说：“这诗的内容跟在座的二位有相似之处，但隐去了姓名。可嘉的是篇末的几句都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在座的人听了，都用衣袖掩面，像要痛哭。年轻英俊、神采飞扬的那人说：“我知道作诗的人了，莫不是在伊水上接受我的食物和脱衣相赠的那个人？”

过了好一会儿，白衣老翁催促举杯畅饮，共饮过几巡，座中唏嘘慨叹之声未断。白衣老翁说：“重游旧地，无以消遣，应该用吟诗作赋来代替音乐。”于是命左右取出笔砚，出题道：“《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写七言长句。”白衣老翁首先吟唱道：“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垄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神采飞扬的年轻人吟道：“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身材矮小而又潇洒大方的人作诗道：“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目光疾敏的人吟诵道：“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渚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高大魁梧但少胡须的人吟道：“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

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逡巡，怪鸟鸱枭，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鸣叫。顷之，骤脚自东而来，金铎之声，

振于坐中，各命仆马，颇甚草草，惨无言，掩泣攀鞍，若烟雾状，自庭而散。生于是出丛棘，寻旧路，匹马屹草于涧侧，蹇童美寝于路隅。未明，达甘泉店。店媪诘冒夜，生具以对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马挈壶，就我买酒，得非此耶？”开柜视，皆纸钱也。出《纂异录》。

颜 濬

会昌中，进士颜濬，下第游广陵。遂之建业，赁小舟，抵白沙。同载有青衣，年二十许，服饰古朴，言词清丽。濬揖之，问其姓氏，对曰：“幼芳姓赵。”问其所适，其所适曰：“亦之建业。”濬甚喜，每维舟，即买酒果，与之宴饮。多说陈隋间事，濬颇异之，即正色敛衽不对。抵白沙，各迁舟航，青衣乃谢濬曰：“数日承君深顾，某陋拙，不足奉欢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阁，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况君风仪才调，亦甚相称。望不逾此约。至时，某候于彼。”言讫，各登舟而去。

濬志其言，中元日，来游瓦官阁。士女阗咽，及登阁，果有美人，从二女仆，皆双鬟而有媚态。美人倚栏独语，悲叹久之。濬注视不易，美人亦讶之。又曰：“幼芳之言不缪矣。”

诗成，各自吟咏诵读，朗朗的诵读声此起彼伏，震动山谷。刹那间，怪鸟鸱枭相继不停地“啾唧”，大狐老狸也一个接一个地嗥叫。一会儿，马蹄声从东边过来，铜铃的叮当声传入席间，于是诸人各自吩咐仆从准备车马，仓促匆忙，悲切无语，忍泣上马，像烟雾一样从庭院里散去了。许生于是从灌木丛中出来，找到原路，见马在涧旁吃草，跛脚牧童甜睡在路边。天未亮，到达甘泉店。店中老妇人问为什么冒着黑夜赶路，许生把路上经历的事告诉了她。老妇人说：“昨天夜里三更天，一伙人骑着马、带着壶，到我这里买酒，莫非就是你说的这些人。”打开柜看昨晚收的钱，都是纸钱。出自《纂异录》。

颜 濬

唐武宗会昌年间，颜濬参加进士考试，落榜后去游历广陵。于是

到了建业，租了条小船到白沙游玩。同船有个青衣女子，二十岁刚出头，服饰古朴，说话口齿清晰，辞藻华丽。颜濬上前拱手见礼，问她姓氏，那女子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幼芳，姓赵。”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回答说：“也是去建业。”颜濬很高兴，每当停船，就买些酒肉果品，跟她宴饮。她说的大都是前代陈朝、隋朝间的事，颜濬感到很奇怪，就板着脸孔、整理着衣襟不予回答。到白沙后，各自搭船上路，分别前那青衣女子上前道歉说：“几天来蒙你细心照顾，我浅陋拙笨，不能陪伴你玩乐。然而有件事，可以略表酬谢。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那天，你一定要去游瓦官阁，那时我会介绍你去见一个神仙中的人物。况且你的风度、仪表和才气，与她也很相称。希望你不要错过这次约会。到那时，我在那里恭候你。”说完，各自登船而去。

颜濬记着青衣女子的话，到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那天，去游瓦官阁。那里少男少女挤满楼台，等他登上阁楼，果然看见有个美人，后面跟从两个女仆，头上都梳有双髻，娇媚多情。那美人靠着栏杆自言自语，长吁短叹了很长时间。颜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那美人看见他也很惊讶。颜濬心想：“幼芳的话果然不错。”

使双鬟传语曰：“西廊有惠鉴阁黎院，则某旧门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甚喜，蹑其踪而去，果见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与美人叙寒暄，言语竟日。僧进茶果。至暮，谓濬曰：“今日偶此登览，为惜高阁，病兹用功，不久毁除，故来一别，幸接欢笑。某家在清溪，颇多松月，室无他人，今夕必相过。某前往，可与幼芳后来。”濬然之，遂乘轩而去。

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数里而至。有青衣数辈，秉烛迎之。遂延入内室，与幼芳环坐。曰：“孔家娘子相邻，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宾相访，愿同倾觞，以解烦愤。’”少顷而至，遂延入，亦多说陈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审夫人复何姓第，颇贮疑讶。”答曰：“某即陈朝张贵妃，彼即孔贵嫔。居世之时，谬当后主采顾，宠幸之礼，有过嫔嬙。不幸国亡，为杨广所杀。然此贼不仁可甚。于刘禅、孙皓，岂无嫔御？独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种亡国，我后主实即风流。诗酒追欢，琴樽取乐而已。不似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冤女旷，父寡子孤。途穷广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鉴，为我报仇

耳！”孔贵嫔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欲。”美人大笑曰：“浑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后为贵妃侍儿。国亡之后，为隋宫御女。炀帝江都，为侍汤膳者。及化及乱兵入，某以身蔽帝，遂为所害。萧后怜某尽忠于主，因使殉葬。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时至此谒贵妃耳。”

美人派丫鬟传话给颜濬说：“西廊有惠鉴高僧院，那里有我的旧门徒。你可以到那里去，幼芳也在那里。”颜濬很高兴，跟着她们到了高僧院，果然看见同船的那个青衣女子，出来对他微笑。颜濬于是就跟那美人寒暄，谈了整整一天。有僧人送来茶果。到了晚上，美人对颜濬说：“今天偶尔来此登楼观览，是可惜这高大的楼阁，费了那么多的功力，不久就要毁了，所以特来告别，有幸与你们一起欢笑。我家在清溪，松多月朗，家里没有别人，今晚你一定要过去探访。我先走了，你和幼芳可随后来。”颜濬同意了，美人于是乘车而去。

到了晚上，幼芳带着颜濬前去，大约走了几里地就到了。有几个婢女拿着蜡烛出来迎接。把颜濬请到里间屋子，跟幼芳等人围成环形坐着。那美人说：“孔家娘子住在隔壁，派人邀请她说：‘今晚偶有嘉宾来访，希望能同斟共饮，以解烦闷忧愤。’”不一会儿，孔氏来了，就请了进来，也多说一些陈朝的往事。颜濬于是起身说：“不知夫人姓什么，出身什么门第，颇存疑念。”美人回答说：“我就是陈朝的张贵妃，她是孔贵嫔。活在世上的时候，被后主错爱和顾怜，宠幸的待遇，超过一般的嫔妃。不幸陈朝灭亡了，我们被杨广杀害。然而杨广这贼不仁到了极点。刘禅、孙皓难道没有嫔妃侍候？唯独这贼这样结冤暴虐。同样都是亡国，我们的后主实际上就是风流。吟诗、饮酒寻欢，抚琴、捧杯取乐罢了。不像杨广那样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子屈死，女子悲亡，父寡儿孤。到广陵走到了穷途末路，死于普通人之手，也是上天明鉴，为我们报了冤仇！”孔贵嫔说：“不要说这种话，在座的有人不愿意听。”美人大笑说：“我全忘了。”颜濬问：“什么人不愿意听这话？”幼芳说：“我本是江令公家很受宠幸的人，后来做了贵妃的侍儿。亡国之后，又做了隋朝的宫女。隋炀帝在江都时，我是为他端汤送饭的人。等到宇文化及的乱兵侵入的时候，我用身体去遮挡掩护隋炀帝，于是被乱兵杀害。萧后怜惜我对主子一

片忠心，于是让我陪葬。后来隋炀帝改葬于雷塘侧，我不能跟从他了。到现在我又来拜会贵妃了。”

孔贵嫔曰：“前说尽是闲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欢耳。”遂命双鬟持乐器，洽饮久之。贵妃题诗一章曰：“秋草荒台响夜蛩，白杨声尽减悲风。彩笺曾擘欺江总，绮阁尘清玉树空。”孔贵嫔曰：“宝阁排云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清溪犹有当时月，夜照琼花绽绮筵。”幼芳曰：“皓魄初圆恨翠娥，繁华浓艳竟如何？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逝作波。”濬亦和曰：“箫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倚窗斜。惭非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俄闻叩门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仪来谒贵妃！”曰：“窃闻今夕佳宾幽会，不免辄窥盛筵。”俱艳其衣裾，明其珥佩而入坐。及见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又与新狎客题诗也。”

顷之，闻鸡鸣，孔贵嫔等俱起，各辞而去。濬与贵妃就寝，欲曙而起。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尽欢情。别日更当一小会，然须谕祈幽府。”呜咽而别。濬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寻曩日地，则近清溪，松桧丘墟。询之于人，乃陈朝宫人墓。濬惨恻而返，数月，阁因寺废而毁。后至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因以酒奠之。出《传奇》。

郝惟谅

荆州民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醉卧冢间。宵分始寤，将归，道左见一人家，室绝卑陋，虽张灯而颇昏暗，遂诣乞浆。有一

孔贵妃说：“方才说的都是些闲事，不如摆上酒，略可延续一下往日的欢乐啊。”于是命丫鬟取来乐器，高高兴兴地痛饮了许久。孔贵妃写诗一首吟诵道：“秋草荒台响夜蛩，白杨声尽减悲风。彩笺曾擘欺江总，绮阁尘清玉树空。”孔贵妃吟诵道：“宝阁排云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清溪犹有当时月，夜照琼花绽绮筵。”幼芳吟诵道：“皓魄初圆恨翠娥，繁华浓艳竟如何？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逝作波。”颜濬也和道：“箫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倚窗斜。惭非

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一会儿，听见外面叩门报告说：“江修容、何婕妤、袁昭仪来拜见贵妃！”这三人进来后说：“我们私下听说今晚有嘉宾幽会，禁不住想见识一下盛筵。”都是换上艳丽的衣裙、佩戴珠光宝饰而入座。等见到方才四人写的诗，捧在手中，禁不住流下泪来，说：“今晚不料能再遇见三阁聚会，又与新狎客吟诗作赋。”

一会儿，听到鸡叫声，孔贵妃等都站起来，各自告辞离去。颜濬与张贵妃一起睡，天快亮了才起身。张贵妃送给他避尘簪一枚，说：“他日你看见这东西，就可以想起我。昨晚正赶上人多，未能尽享欢乐。他日还当相见，然而必须咨请冥府。”说完后哭着而别。第二天，颜濬迷迷糊糊地，好像丢了什么东西，睡下了，睡了两个晚上，再找前几日相聚的地方，就找到清溪，那里长满了松树桧树，到处是土丘。向人打听，竟是陈朝的宫人墓。颜濬怀着感伤哀怜之情返回来，几个月后，瓦官阁因为寺庙坍塌而被毁。后来到了广陵，寻访到吴公台隋炀帝的旧陵，果然有宫人赵幼芳的墓，于是洒酒祭奠她。出自《传奇》。

郝惟谅

荆州的百姓郝惟谅，性格鲁莽、率直，勇于打架斗殴。唐武宗会昌二年寒食节那天，他跟同伴到郊外游玩，跟大家一起蹴鞠、角力，喝醉酒后躺在坟冢之间睡着了。到了半夜才醒过来，将要回家，看到道旁有一户人家，房子十分低矮、简陋，虽然点着灯，屋里也很昏暗，于是郝惟谅进去想要讨点东西喝。那屋中有一个

妇人，容色惨悴，服装雅素，方向灯绠缝。延郝，良久谓郝曰：“知君有胆气，故敢情托。妾本秦人，姓张氏，嫁与府衙健儿李自欢。自欢太和中，戍边不返，妾遭疫而歿。别无亲戚，为邻里殡于此，已逾一纪，迁葬无因。凡死者肌骨未复于土，魂神不为阴司所辖。虽散恍惚，如梦如醉。君能使妾遗骸得归泉壤，精爽有托，斯愿毕矣。”郝曰：“某生业素薄，力且不办。如何？”妇人云：“某虽为鬼，不废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与胡氏佣作，凡数年矣。所聚十三万，葬备有余也。”郝许诺而归。迟明，访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

以告。即与偕往殓所，毁瘞视之，散钱培椁，数如其言。胡氏与郝，哀而异之。复率钱于同辈，合二十万，盛其凶仪，瘞于鹿顶原。其夕，见梦于胡、郝。出《酉阳杂俎》。

浮梁张令

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至华阴，仆夫施幄幕，陈樽罍，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姬曰：“今五坊弋罗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

妇人，面色憔悴，衣服朴素，正对着灯做针线活。那妇人把郝惟谅邀请进屋，停了好一会儿，才对他说：“我知道你有胆量、有气魄，所以才敢有事情托付你。我本是秦人，姓张，嫁给府衙里的健儿李自欢。李自欢唐文宗太和年间，被派遣守边一去不返，我也得病死了。我无亲无故，后来被邻居发丧埋葬在这里，现在已经过了十二年，没有机会迁葬了。凡死人尸骨没盖上土的，魂神都不被阴司列入户籍。于是灵魂到处飘散，迷迷糊糊的，像做梦和醉酒一样。你如果能让我的遗骨回归地下，灵魂有所寄托，我的心愿也算了结了。”郝惟谅说：“我的生业财路一向薄浅，即使用力去办，恐怕也做不到。你看怎么办？”那妇人说：“我虽然是鬼，但一直没有丢开针线活。自从住在这儿，常常缝制雨衣，给一家姓胡的做雇工，总共做了许多年了。积攒的钱有十三万，安葬等一切费用还有剩余。”郝惟谅答应了她，就回去了。天亮时分，访到了姓胡的，察看一下完全与那妇人说的相符，就把事情告诉了他。就跟他一块到坟地去，打开棺木一看，钱都零散地堆在里面，数一数，果然像妇人说的那么多。姓胡的与郝惟谅又怜惜又惊讶。之后又拿着这些钱及从朋友那里筹集的钱，总共二十万，很隆重地给她举行了安葬仪式，重新葬在鹿顶原。当天晚上，那妇人就托梦给了胡、郝二人。出自《酉阳杂俎》。

浮梁张令

浮梁的张县令，家业遍布在江淮一带，积累的财宝和粮食，多得无法计算。为官期满，到京城去，常提前一程准备饮食，海陆珍奇各种美味佳肴全都具备。到了华阴，仆人搭好帐篷，摆好杯盘，厨师正好把羊也烤熟了，有个穿黄衫的对着盘子坐下来。仆人连声呵斥，那人神色不变。店主老妇人说：“现在五坊衙门追捕的不法之徒，在关内横行，这人就属于这类吧。不能跟他争执。”仆人刚想找自己的长官斥责他，张县令到了，仆人就吧黄衫人的事全部告诉了他。张县令说：“别呵斥他。”把黄衫人招来问他说：

“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奩中饌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

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观乎？”曰：“便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囊中，计所直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贐，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迫。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

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峰，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

“你从什么地方来？”黄衫人只是唯唯应诺罢了。张县令催促温酒，酒拿来了，让黄衫人用大金钟饮酒。黄衫人虽然不表示感谢，但表情好像有惭愧之色。黄衫人喝完酒，回头盯着那只烤羊，目不转睛。张县令亲自动手割羊肉给他吃。一条羊腿吃完了，好像没有吃饱，张县令

又把食盒中十分之四五的食物拿出来给他吃，他一共喝了二斗多的酒。

酒喝到很尽兴的时候，黄衫人对张县令说：“我四十年前曾经在东店吃饱喝足过一次，直到现在。”张县令听后很惊讶，就殷勤恳切地打听他的姓氏。黄衫人回答说：“我不是人，只是送关中死人簿籍的小吏罢了。”张县令吃惊地向他打听缘由。黄衫人说：“太行山招募人魂，要将死去的人的名簿都交送各岳，让各岳捕送。”张县令说：“能拿来给我看看吗？”那个黄衫人回答说：“即便看了也没有什么妨害。”于是解开皮囊，拿出一卷纸笺来，打开看那上面第一行写着：“太行主者牒金天府。”第二行写着：“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就是张县令。张县令看到自己的名字，乞求黄衫使者说：“人的寿命有限，谁敢惜死呢？只是我正身强力壮，没为送终做准备，家业这样浩大，还没有托付。有什么办法能延缓我的死期呢？我的袋子里财物总计不少于几十万，都可以奉献给你。”黄衫使者说：“一顿酒饭的恩惠，我确实应该报答。百万巨款的馈赠，对我有什么用呢？现在有个仙官叫刘纲，被贬在莲花峰，你应该竭尽全力径直前往，悲伤地诉说、奏请，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昨天听说金天王和南岳王博戏，没取胜，输掉二十万，被催逼得很厉害。你可以到岳庙，用巨额的钱财许诺给他，他一定能在仙官那里给你出力。即使他出不了力，也可以从莲花峰下轻取登山之路。否则，荆榛遍布，密密层层，川谷阻断，你无法到达那里。”

张县令便带了牛、羊、猪三牲祭品，骑马直奔岳庙，许诺千万钱财。然后径往莲花峰，找到了登山的小路。总共走了几十里，到达峰下。折向东南，有个茅草房，见到个道士在小几案后面坐着。道士问张县令：“你这块腐骨秽肉，灵魂即将耗尽的人，怎么能

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晞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顷为隋朝权臣一奏，遂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扎也。仙官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顷，

天符乃降，其上署“彻”字，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狗尔一眚，我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致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汨没心源；爱恶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扬己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怠，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汨于五味，欲致不坏，其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首已失所在。

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字。”吏曰：“吾姓锺，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

到这里来？”张县令说：“钟已击响，漏壶已报晓，露水顷刻间就晒干了。我私下听说仙官能使朽骨复活惊魂，让白骨长出肌肉。我既然还有求生之心，怎会吝惜一切财力向仙官奏请呢？”道士说：“我曾经替隋朝权臣启奏过一次，就被贬居在这莲花峰下。你对我有什么恩德，想让我做终生孤守寒山的老翁呢？”张县令哀求之情更迫切，仙官神色上很愤怒。一会儿，来了个使者，送来一封信，就是金天王的书信。仙官看完信，笑着说：“关节既然到了，很难不回应了。”招来使者回告说：“不会又因此受上帝谴责吧？”于是打开玉函，然后又写了一阵子，烧香拜了两拜打发使者回去。共有一顿饭的工夫，上天的符命就下来了，那上面写着个“彻”字，仙官又烧香拜了两拜打开看，上面写着：“张某弃背祖宗，窃居名位，不顾礼法，苟且窃取了为官的荣耀，而又贪鄙聚敛，诡诈无实。县官百里之任，已是忝居；千乘王侯之富，现在是苟且获得。让人审查的罪状已经核实，等着问责你的灵魂。为何要上报奏章，请求延长你的性命？但以扶危拯溺者，为大道所崇尚；解除刑罚宽宥过错者，为玄门所尊重。屈从了你一人，我全了弘扬德化，希望你悔改邪恶，重新做人。过分贪婪生命的酌量延长五年之寿，上报奏章的不能视为无罪。”仙官看完，对张县令说：“大凡世人的寿命，都可活到百岁。然而人因为有喜怒哀乐之

情，弄乱了人的心性；爱、憎、嗜好、欲望，残害了生命的根源。宣扬夸大自己的本领，而掩盖他人的长处，扰乱心性，顷刻万变。就会使人的精神疲乏、倦怠，难以保全天和。就像淡水之泉，投进五味，想让淡水之泉仍不改变味道，这可能吗？所以我勉励你回归正道，不要忘记我的教诲。”张县令拜别告辞，低头抬头之间，那人已不知去向。

张县令又重寻原路返了回来，心里稍觉平和宁静了。走了十多里路，黄衫小吏迎上前向他道贺。张县令说：“我想要感谢你，希望能知道你的姓名。”黄衫小吏说：“我姓锺，活着的时候做宣城县传递文书的差事，死在华阴，于是又被阴司录用，做传递文书的差事。投递文书的差役，跟生前一样劳苦。”张县令说：

“何以勉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子为閻人，则吾饱神盘子矣。天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事别，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贍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明旦，遂东至偃师，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闥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螫。”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出《纂异记》。

欧阳敏

陕州东三十里，本无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远迎安泊，及晓前进，往往有死者。扬州客欧阳敏，侵夜至，其鬼即为一老叟，迎归舍。夜半后，叟诣客问乡地，便以酒炙延待。客从容谈及阴鹭之事，叟甚有惊怍之色。客问怪之，乃问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无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犹人间之贼盗耳。若妖鬼之害人，偶闻于明神，必不容，亦不异贼盗之抵宪法也。”叟复深有忧色，客怪之甚，遂谓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处，必诉于尊神，令尽剪除。”叟不觉起拜，叩头而言曰：“我强鬼也，虑至晓，君子不容，

今幸望哀恕。”仍献一卷书与客曰：

“用什么办法可以免去你这差事的辛苦？”回答说：“只要你能实现对金天王许下的愿，且请他安排我做守门人，我也就可以饱食金天王的祭品了。送天符的时间已经耽搁了半天，不便再停留了。”张县令便与黄衫小吏告别，黄衫小吏进了庙南柘林中三五步远的地方就不见了。这天晚上，张县令停车住在华阴，决定东归，实现对金天王的许愿，花费要超过二万，就对他的仆人说：“二万可以供我十天行程的物资和粮食，怎么可能受福祉于上帝，而又私自去拜谒土偶呢？”第二天早晨就向东走，到了偃师，住在县馆。只见原来那个黄衫小吏拿着天符推门进来，怒叱张县令说：“你怎么这样虚妄荒诞？现在就要大祸临头了！由于你偿还对三峰的承诺没能实现，使我对你一饭之恩的报答也有始无终。悒郁之心，像被毒虫咬了一样疼。”说完，就不见了。顷刻间，张县令得了病，要写封遗书给妻子，还没写完就死了。出自《纂异记》。

欧阳敏

陕州东边三十里处本来没有旅馆，往来旅客有时傍晚到达这里，就有人老远地去迎接住宿，到天亮出发时，常常有死的。有个扬州旅客欧阳敏，在夜色降临时来到了这里，那鬼就变成老头，把他迎到了旅馆。半夜后，老头到欧阳敏的住处，打听他的家乡，又用酒肉款待他。欧阳敏从容地说到上天默默地安定下民的事，老头显出非常吃惊和惭愧的神色。欧阳敏感到奇怪，趁机问他说：“鬼神能侵害人吗？人能害鬼吗？”老头回答说：“鬼神的事，人不了解，人怎么能害鬼？鬼神也一定不肯无缘无故地侵害人。有侵害人的，恐怕也是妖鬼，就像人间的盗贼罢了。如果妖鬼害了人，偶尔被明察之神得知，一定不能宽容，跟盗贼触犯法规也没什么不同。”老头又现出忧虑的神色，欧阳敏更感诧异，于是对老头说：“我如果知道妖鬼在什么地方，一定到尊神那去控告他，让他把妖鬼全部铲除。”老头听后，不自觉地起身下拜，叩头说：“我是强鬼，估计你知道全部真情，不会宽恕我，现在希望你能可怜我，饶恕我。”老头于是献出一卷书给欧阳敏，并说：

“此书预知帝王历数，保惜保惜。”客受之。至曙，不辞而出。回顾乃一坏坟耳。其书是篆字，后客托人译之，传于世。出《潇湘录》。

奉天县民

会昌五年，奉天县国盛村民姓刘者，病狂。发时乱走，不避井堑。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才至，刘忽起曰：“我暂出，不假尔治。”因杖薪担至田中，袒而运担，状若击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适打一鬼头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咒者，犹以为狂，遂同往验焉。刘掘出一髑髅，戴赤发十余茎，其病竟愈。出《酉阳杂俎》。

“这书能预先知道帝王的历数，你要好好保存，好好爱惜。”欧阳敏接受了它。到早晨，老头不辞而去。回头再一看，却是一座颓毁的坟墓。那书是篆字书写，欧阳敏后来托人转译过来，流传于世上。出自《潇湘录》。

奉天县民

唐武宗会昌五年，奉天县国盛村有位姓刘的村民得了狂病。发病时到处乱跑，遇到水井和沟塘也不知躲避。他家给他请了禁咒人侯公敏来给他治病。侯公敏刚到，姓刘的村民忽然起身说：“我先出去，不需要你治。”于是手拄着扁担到了田里，光着膀子，挥舞着扁担，好像在打什么东西，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笑着说：“我的病已经好了，刚才打落了一个鬼头，埋在田地里。”他的兄弟及禁咒人，还以为发了狂病，于是同去田中察看。姓刘的村民挖出一死人头骨，上面长着十多根红色头发，他的病竟然就好了。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 群 李 重 王 坤 苏太玄 房千里

韦氏子 李 浚 段成式 鬼 葬 董汉勋

邢 群

刑部员外邢群，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群素与御史朱瑄善。时瑄自淮海从事罢居伊洛，病卒，而群未知。尝昼卧，忽闻扣门者。令视之，见瑄骑而来，群即延入坐。先是群闻瑄病，及见来，甚喜，曰：“向闻君疾，亦无足忧。”瑄曰：“某尝病，今则愈矣。然君之疾，亦无足忧，不一二日，当间耳。”言笑久之，方去。瑄访群之时，乃瑄卒也。出《宣室志》。

李 重

大中五年，检校郎中、知盐铁河阴院事李重罢职，居河东郡。被疾，旬日益甚，沉然在榻。一夕，告其仆曰：“我病不能起矣。”即令扃键其门。忽闻庭中窅然有声，重视之，

邢 群

刑部员外郎邢群，唐宣宗大中二年时因前任歙州刺史的关系住在洛中，得了重病。邢群向来和当御史的朱瑄是好朋友。当时朱瑄被免去了淮海从事的官位，居住在伊水、洛水一带，不久就病死了，可是邢群并不知道好友朱瑄的死讯。有一个白天，邢群在家里躺着，忽然听见敲门声。让人开门看，看到是朱瑄骑马来到门前，邢群就请朱瑄进屋坐下。邢群曾听说朱瑄生了病，等见他来了，很高兴地说：“以前听说你生了病，看你现在这样，我也就不用担心了。”朱瑄说：“我是曾生过病，现在好了。你这个病也不用愁，一两天就会痊愈的。”两个人谈笑了半天，朱瑄才告辞。事后才知道，朱瑄来看望邢

群的时候，正是他刚刚死去的时候。出自《宣室志》。

李 重

唐宣宗大中五年，李重被免去了检校郎中、知盐铁河阴院事等本、兼各职，居住在河东郡。生了病，十天以后病情更加严重，竟卧床不起。一天晚上，他对仆人说：“我病得起不来床。”就让仆人去把门关好。忽然听见庭院里有“窸窣”声，李重一看，

见一人衣绯，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叠衣，在其后。重与行己善，即惊曰：“蔡侍御来！”因命延上，与白衣者俱坐。顷之，见行己身渐长，手足口鼻，亦随而大焉。细视之，乃非行己也。重心异之，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觉身稍可举，即负壁而坐，问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中于此乎？”其人曰：“君之疾当间矣。”即指白衣者：“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于袖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既而其猿左右跳踯，数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无足忧。当至六十二，然亦有灾。”重曰：“侍御饮酒乎？”曰：“安敢不饮？”重遂命酒，以杯置于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饮器。”乃于衣中出一杯，初似银，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细视，乃纸为者。二个各尽二杯，已而收其杯于衣中。将去，又诫重曰：“君愈之后，慎无饮酒，祸且及矣。”重谢而诺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无所见。视其外门，扃键如旧。又见其榻前，酒在地，盖二鬼所饮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饮酒如初，其年，谪为杭州司马。出《宣室志》。

王 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为国子博士。有婢轻云，卒数年矣。一夕，忽梦轻云至榻前。坤甚惧，起而讯之，轻云曰：“某自不为人数年矣，尝念平生时，若絜而不忘解也。

来了一位身穿红袍的官员，原来是他的好友河西县令蔡行己。还有一人，穿白叠衣，跟在他的身后。李重与蔡行己交好，就惊喜地说：“原来是蔡侍御到了！”说罢忙让人请蔡行己进来，和那位白衣人

一起坐下。片刻之间，只见蔡行己身材渐渐长高起来，手脚口鼻也随着长大。仔细看竟不是蔡行己。李重心里非常奇怪，但是仍以“蔡侍御”叫他，这时，李重觉得自己身体不那么沉重了，可以坐起来，就挣扎着靠墙坐了起来，向那人问道：“我已经病了一个来月了，现在越来越重，是不是快死了呢？”那个高大的人说：“你的病该好了。”说着指了指那个白衣人说：“这是我的小弟弟，他善于算卦。”然后就让白衣人给李重算上一卦。白衣人从衣袖里拿出一个小木制猿猴放在床上。不久那小猿猴在床上又蹦又跳，半天才停下来。白衣人说：“卦已算出来了，你的病不用担心。你可以活到六十二岁，但你还会有灾。”李重说：“侍御喝点酒不？”那人说：“哪敢不喝？”李重就让仆人备酒，将酒杯放在那人面前。那人说，“我自带着酒具呢。”说着就从身上拿出一只杯子，刚一看像是银杯，但倒上酒后，杯子晃动很厉害。再仔细看，却是一只纸杯。两个人各自喝了两盅酒后，不久那红衣人又把杯子揣回衣中。二人将要离去时，红衣人又告诫李重说：“你病好之后，千万不要喝酒，否则会有祸事临头。”李重拜谢并答应一定不喝酒，过了半天，那两个人就走了。他们刚走到院子里，就消失不见了。李重察看大门，大门仍然是锁着的。再看床前，酒都泼在那里，这才知道喝酒的是两个鬼怪。李重病愈不久，照样喝酒，一年后，李重被贬为杭州司马。出自《宣室志》。

王 坤

太原人王坤在唐宣宗大中四年春任国子监博士。他有个婢女叫轻云，已经死了好几年了。有天晚上，王坤忽然梦见轻云来到床前。王坤很害怕，起身问她来意，轻云说：“我离开人世好几年了，常念我活着时，就像被绳索捆系着身子和你难分难解。

今夕得奉左右，亦幸会耳。”坤懵然若醉，不寤为鬼也。轻云即引坤出门，门已扃，隙中导坤而过，曾无碍。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饥，语于轻云。轻云曰：“里中人有与郎善者乎？可以诣而求食也。”坤素与太学博士石贯善，又同里居，坤因与偕行。至贯门，而门已键闭，轻云叩之。有顷，阖者启扉曰：“向闻扣门，今寂无睹，何也？”因阖扉。轻云又扣之，如是者三，阖者怒曰：“厉鬼安

得辄扣吾门！”且唾且骂之。轻白坤云：“石生已寝，固不可诣矣，愿郎更诣他所。”

时有国子监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经其门。吏与主月俸及条报除授，坤甚委信之。因与俱至其家。方见启扉，有一人持水缶，注于衢中。轻云曰：“可偕入。”既入，见小吏与数人会食。初，坤立于庭，以为小吏必降阶迎拜。既而小吏不礼，俄见一婢捧汤饼登阶，轻云即殴婢背，遽仆于阶，汤饼尽覆。小吏与妻奴俱起，惊曰：“中恶！”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绂银印，立于庭前。”因祭之，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门，焚纸钱于门侧。轻云谓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随出里中，望启夏而去。至郊野

今天晚上我能奉侍你身边，也算得上是幸会了。”王坤被她的柔情感动得如痴如醉，竟忘了她是鬼。轻云便领着王坤往外走，虽然大门紧锁，但王坤随着轻云从门缝中一下就钻出去了，竟无障碍。他们一同来到街上，在月光下徘徊游荡了很久，后来王坤忽然觉得很饿，就告诉了轻云。轻云说：“里中有和你不错的朋友吧？可以去向他们要些东西吃。”王坤平素和太学博士石贯交好，又在同里居住，就领着轻云一起前往。来到石贯家门口，大门已经锁上了，轻云上前敲门。敲了半天，守门人才打开了门，一看门外没有人，奇怪地说：“我刚才听见敲门声，现在沉寂看不见人，是怎么回事呢？”说着就又把门关上了。轻云又敲，守门人开门看还是看不见人，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守门人在里面大怒地嚷道：“恶鬼怎么能一再地敲我家大门！”一面朝地上吐唾沫一面咒骂他们。轻云就对王坤说：“你的朋友石生已经睡了，不要找他了，希望你去找别的地方吧。”

当时，国子监里有个小吏也和王坤住在同里，王坤每次出门，经常经过小吏家的门口。小吏也常常给王坤捎来每月的薪金或文件，因此王坤非常信任他。于是王坤领着轻云一同来到那小吏家。刚要开门，见门内有个人提着水罐出门往路上倒水。轻云对王坤说：“咱们趁此机会跟他一起进去吧。”二人进院以后，见那小吏正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开始，王坤就站在庭院里，心想那小吏一定会走下台阶拜迎他。然而小吏不理睬他们，不一会儿，看见有个婢女端着汤饼登上台阶往屋里送，轻云就往婢女的背上打了一拳，婢女立刻摔倒在台

阶上，汤饼洒了一地。这时那小吏带着妻子、奴仆从都站起来，惊恐地大喊：“中了邪啦！”然后马上就请来了一名巫师，巫师看了看，说：“来了一位神怪，头戴有纓穗的帽子，胸前佩着银制的官印，就站在庭院前。”于是巫师就领着大家一块祭祀祷告，王坤和轻云一起就座，趁机大吃了一顿祭品，吃完就一块走了。那女巫在后面把他们送出门外，并在大门旁烧了些纸钱。轻云对王坤说：“你现在可带着我一起走。”王坤就跟着轻云走出里中，直奔启夏门而去。他们出城在郊野

数十里，见一墓，轻云曰：“此妾所居，即可随而入焉。”坤即俯首曲躬而入，墓口黝黑不可辨。

忽悸然惊寤，背汗股栗。时天已晓，心恶其梦，不敢语于人。是日，因召石贯。既坐，贯曰：“昨夕有鬼扣吾门者三，遣视之，寂无所睹。”至晓，过小吏，则有焚纸钱迹，即立召小吏，讯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会食，忽有婢中恶。巫云，鬼为祟，由是设祭于庭，焚纸于此。”尽与坤梦同。坤益惧，因告妻孥。是岁冬，果卒。出《宣室志》。

苏太玄

阳朔人苏太玄，农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还家，但闻语而不见形。云：“命未合终，冥司未录。”每至，必怜抚其子，为之纫补。经旬月，邻仵乃知，或占卜吉凶，述善恶，一一符验。有乡人在府充职，被疾，其家请卜之。俄顷云：“至凉风馆南，地名柘木林，遇虎当道，不敢过，遂却回。”卜者请逼，因请再往。俄顷曰：“至府，见所疾已愈。”疑其不实，遂问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曾至府，又未识病者，一一言之，无差异。又有人来卜，谢无物奉酬，深为不足。徐氏曰：“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称无？”卜者请取之。逡巡，负致其前，众皆愕然。如

走了几十里后，看到一座坟墓，轻云说：“这是我的住处，你可随我进去。”王坤就低头弯腰钻入墓穴里，墓穴内一片漆黑，不可分辨。

王坤突然就惊醒了，吓得背部出冷汗，大腿战栗。这时天已破

晓，王坤心里讨厌这个梦，但是没敢把这噩梦告诉任何人。这天，王坤请来他的好友石贯。坐下后，石贯就对王坤说：“昨天夜里有个鬼三次敲我家大门，我让人去看，寂静得什么也没看见。”到了早上，王坤造访那小吏家，见他家门边有一堆烧纸钱的痕迹，就立刻找他，问他为什么烧纸钱。小吏说：“我昨晚和朋友们会餐时，忽然有个女婢中了邪，当即请来了巫师。巫师说是鬼在作怪，于是在院中进行了祭祀，又在门边烧了纸钱。”王坤一听，都和自己梦中的经历完全一样，心里更加恐惧，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儿女。这年冬天，王坤果然死了。出自《宣室志》。

苏太玄

阳朔人苏太玄是个农夫，他的妻子徐氏生了三个儿子后死去了。埋葬后，徐氏一天忽然回家来了，人们只能听到徐氏的声音，却看不见人形。徐氏说：“我不该命终，阴间不收录我。”徐氏每次回家，对她的孩子十分疼爱，为他们缝缝补补。过了一个月，邻居们才知道，有的人向徐氏求卦或问吉凶祸福，徐氏告诉他们善恶，都能一一应验。有个在府里做事的乡人生了病，家人请徐氏占卜。不一会儿，徐氏说：“我走到凉风馆以南的柘木林，遇到一只猛虎挡住了去路，不敢过去，于是就回来了。”占卜的人再三央求，于是恳求徐氏再去一趟。又过了片刻，徐氏说：“到了府里，看到他的病已经好了。”家里人还担心徐氏说得不准确，就向徐氏询问他们家的住址和病人的相貌。徐氏生前根本没去过那生病的人家，也不认识病人，但一一说出来，没有一点差异。后来，又有个人来求徐氏给占卦，并事先说抱歉没有钱物答谢，请徐氏谅解。徐氏说：“你们家西屋明明有三斗粟放着，你怎么说你家什么也没有呢？”那占卜的人请求去取来。不大一会儿，果然把粮食给背到了面前，大家一看都十分惊讶。像

此不一。忽一旦，言帝舜发兵讨蚩，有人求至驿，助擎熟食，更一两日当还。如期而归，将一分细食，致夫前曰：“此饭曷若人间过军者？”夫尝之，倍珍于他食。又一旦，泣告曰：“无端泄阴事，获罪被追。此去难再还，好看儿女。”泣别遂绝。出《桂林风土记》。

房千里

春州南门外有仙署馆，馆中有卢公亭。房千里贬官，寻医于斯州，太守馆之于是。东厢有内室，仆夫假寐，忽有朱衣人，甚魁伟，直来其前。仆辈惊走，告千里。既一二夕，又然。千里不信，然不复置于室内。后累月，徙居溪亭，复有假掾吏寄与东室。昼日，见一男子披纱裳，屣履而来，曰：“若无久驻此！”掾惊出户，俱以状白于僚吏。有老牙门将陆建宗曰：“元和中，诛李师道，其从事陆行俭流于是州，赐死于是。”掾所白之状，果省不谬。出《投荒杂录》。

韦氏子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阅甚盛。尝纳妓于洛，颜色明秀，尤善音律。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妓随笔改正，文理晓然。是以韦颇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韦悼痛之，甚为羸瘠。弃事而寐，意其梦见。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

这样的事不只一件。忽然有一天，徐氏突然说舜帝兴兵讨伐蛮狄，有人来求她去驿站随军做饭，过一两天就能回来。徐氏果然如期回来了，带回了一份点心放到丈夫面前说：“这饭比人间犒劳军队的食物怎样？”丈夫一尝，果然比人间食物好吃。又过了一天，徐氏哭着对丈夫说，“我由于泄漏了阴间的事，问罪被追捕。这一去难再回来了，我去后，你可要好好照看儿女们。”洒泪而别以后，再也没见到她了。出自《桂林风土记》。

房千里

春州南门外有座仙署馆，馆中有个卢公亭。房千里被贬官后到这个州求医，春州太守把房千里安置在了仙署馆。东厢房有个内室，一天，仆人正在东厢房内室里休息，忽然有个穿红衣十分魁伟的人，直接来到他的面前。仆人吓得跑出来，告诉了房千里。过了一两个晚上，那红衣大汉又来了。房千里虽然不信鬼神，也不再在馆里住了。后来几个月，迁居在溪亭，又有一位代理掾吏借住在仙署馆的东厢

房。一个白天，掾吏忽然看见一个男子披着纱裳、拖着鞋走进来，说：“你不许在这里长住！”那掾吏吓得跑了出去，把这情形告诉了同僚们。有位老牙门将陆建宗说：“唐宪宗元和年间，朝廷诛杀李师道时，将曾经给李师道当从事官的陆行俭流放到这个州，并在这里赐死。”那掾吏所说的样子，果然一点没错。出自《投荒杂录》。

韦氏子

京兆韦氏子参加进士科考，门庭十分显赫。韦氏子在洛阳时曾蓄养了一名妓女，这妓女容貌秀美，尤其精通音律。韦氏子曾经让妓女抄写一部杜甫诗集，原来的底本上错讹很多，妓女在抄录时随笔改正，文理十分晓畅明白。韦氏子因此就更迷恋她了。那妓女二十一时就死了，韦氏子十分悲痛，由于思念她，身体都消瘦了很多。他经常扔下要做的事就去睡觉，希望能在梦里见到她。一天，韦氏子听家里的童仆说，嵩山有位姓任的

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召而求其术。任命择日斋戒，除一室，舒帟于室，焚香。仍须一经身衣以导其魂。韦搜衣笥，尽施僧矣，惟余一金缕裙。任曰：“事济矣。”是夕，绝人屏事，且以□近悲泣为诫。燃蜡炬于香前，曰：“睹烛燃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任忽长叹，持裙面帟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叹之声。俄顷，映帟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泣，任曰：“无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泪揖之，无异平生。或与之言，颌首而已。逾刻，烛尽及期，欵欲逼之，纷然而灭。生乃捧帟长恸，既绝而苏。任生曰：“某非猎食者，哀君情切，故来奉救。沤沫槿艳，不必置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韦尝赋诗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备录。韦自此郁郁不悛，逾年而歿。出《唐阙史》。

李 浣

咸通中，中牟尉李浣，寓居圃田别墅。性刚戾，不以鬼神为意。每见人酹酒，必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风眩，方卧

隐者，有能为死者招魂的法术。韦氏子就把任某请来，请他用法术为妓女招魂。任某让韦氏子选了个日子斋戒，安排了一个房间，在屋里挂上帐幕，燃上了香。还要一件妓女生前穿过的衣服好招她的魂灵。韦氏子翻找衣箱，妓女的衣服都已施舍给僧院了，只剩下了—件金缕裙。任某说：“这就可以了。”这天晚上，任某让韦氏子摒绝—切人事，并告诫说到时候绝—不许和妓女的魂灵亲近，也不许哭。任某在香前点了一支蜡烛说：“看到蜡烛烧到—寸长时，魂灵就又返回了。”韦氏子身穿洁净的衣服，屏住呼吸，牢记着任某的告诫。这天夜里，万籁无声，星河澄明。任某忽然长长地叹了口气，手里举着那件裙子朝着帐子招魂，反复了几次后，忽然听见女子悲叹之声。—会儿，帷帐中露出了—点那女子的身影，斜着眼站立着，幽芳怨态，好像悲伤得不能自持的样子。韦氏子惊起又啼哭了起来，任某立刻提醒说：“你千万不要惊动她，会让她立刻就会回去了！”韦氏子只好强忍着哭泣向那女子拜礼，看她那模样，和活着时完全相同。韦氏子和她说话，她只是点点头而已。过了—会儿，蜡烛快要燃尽，那女子的归期很快就要到了，韦氏子忙扑上前去，女子就突然消失了。韦氏子捧着帏帐痛哭起来，哭得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任某对韦氏子说：“我不是用招魂术挣钱的那种人，同情你的情真意切，所以前来帮你—把。其实男女之情就像水上的泡沫、树上的鲜花，转眼就会消失，你不必这样挂在心上。”韦氏子想好好酬谢任某，任某不受，头也不回地就走了。后来，韦氏子曾为这事写了—首诗：“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韦氏子悼亡的诗写了很多，这里不—一记载了。韦氏子自此—直郁郁寡欢，第二年就死去了。出自《唐阙史》。

李 浔

唐懿宗咸通年间，河南中牟县的县尉李浔住在圃田的别墅里。李浔生性刚愎暴戾，从来不信鬼神。每当他看到有人向鬼神祭酒，—定生气地制止。有—天，他突然得了风眩病，正躺在

于庑下，忽有田父立于榻前，云：“邻伍间欲来省疾。”见数人，形貌尪劣，服饰或紫或青。有矮仆，提酒两壶，历阶而上。左右妻子，悉

无所睹。谓浔曰：“尔常日负气，忽于我曹。醪醴之间，必为他人爱惜。今有醇酎数斗，众欲为君一醉！”俄以巨杯，满酌饮浔，两壶俱尽，余沥满席。谓浔曰：“何以常时惜酒也耶？”自尔百骸昏悴，如宿醒惺然，数月方愈。出《剧谈录》。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相国文昌子也，与举子温庭筠亲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闲辇下，是岁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门者。仆夫视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庭筠初谓误，发筒获书，其上无字。开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乃焚香再拜而读，但不谕其理。辞曰：“恻发幽门，哀归短数！平生已矣，后世何云？况复男紫悲黄，女青惧绿。杜陵分绝，武子成颢。自是井障流鸢，庭钟舞鹄。交昆之故，永断私情。慨慷所深，力占难尽。不具。荆州牧段成式顿首。”自后寂无所闻。书云“颢”字，字书所无，以意读之，当作“群”字耳。温、段二家，皆传其本。子安节，前沂王傅，乃庭筠婿也，自说之。出《南楚新闻》。

廊屋下，就见几个农夫来到床榻前说：“邻居们听说你病了，想来探病。”李浔看这几个人相貌丑陋，有的穿紫有的穿青。又见一个很矮的仆人，提着两壶酒沿着庭院的台阶走上来。但这些人李浔的妻子和周围的人全都看不见。那矮个仆人对李浔说：“你平时负气，不肯屈居人下，轻视我们。甜酒之间，必为他人爱惜。今天我带来几斗好酒，大家和你一起喝个醉！”一会儿，就拿来一个很大的酒杯，倒满了酒给李浔喝，把两壶酒都倒光了，席上还洒满了剩酒。那矮个仆人又对李浔说：“为何平时你那么珍惜酒呢？”自那次李浔被鬼怪们灌得醉成了一摊泥，像宿醉一样困顿虚弱，过了几个月才好。出自《剧谈录》。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是相国段文昌的儿子，和举人温庭筠是好友，死

于唐懿宗咸通四年六月。当时温庭筠正在京城闲住，这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日，下起了大雪，一大早有人敲温庭筠的门。仆人去开门看，隔着门塞进一个竹筒，外面的人说：“段成式送信来了。”温庭筠起初以为听错了，打开竹筒拿出信札，上面没有字。再把信札展开，果然是段成式手写的信札。温庭筠大吃一惊，飞跑出门，送信人已经不见了。温庭筠于是烧上香，拜了两拜后才把信拿来看，只是看不懂上面的意思。信上写道：“我悲痛地进了阴府之门，哀叹我的寿数太短促了！我这一生是完了，后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何况男紫为黄叶飘零而悲叹，女青为春深而心惊。自从在陕西杜陵分别之后，继之而来的人成群结队。真是院中井栏上流鸛飞翔，庭上的鹄鸟伴着钟声起舞。我们这样的老朋友，却永远断绝了情谊。想到这些，我真是感慨万端，写也写不尽啊。就说到这里吧。荆州牧段成式再拜。”从这次以后，就再也没听到段成式的消息了。那封信中的“嫫”字，任何字书里都没有，按照大意去读，应该是个“群”字。温家和段家一直流传着那封信的原本。儿子段安节，曾为沂王的太傅，是温庭筠的女婿，这些事都是他亲口说的。出自《南楚新闻》。

鬼 葬

辰州溆浦县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黄闵《沅川记》云：其中岩有棺木，遥望可长十余丈，谓鬼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昼昏，唯闻斧凿声。人家不觉失器物刀斧，七日霁，所失之物，悉还其主，钁斧皆有肥腻腥臊。见此棺俨然，横据岸畔。出《沅闻记》。

董汉勋

汝坟部将董汉勋，善骑射，力兼数人，赳 捷能斗。累戍于西北边，羌人惮之。乾符丙申岁，为汝之龙兴镇将。忽一日，谓其妻曰：“来日有十余故人相访，可丰备酒食。”其家以为常客也。翌日，盛设厅事。至辰巳间，汉勋束带，出镇门，向空连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让而登厅。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陈祭焉。既罢，其妻诘之，汉勋曰：“皆曩日边上阵没同侪也，久别一来耳，何异之

有？”后汉勋终亦无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贼王仙芝数万人奄至。时承平之代，郡国悉无武备。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令勇将纛洪主之，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尽为贼所擒，唯一骑走至郡。郡人大惊，遂闭门登陴，部分固守。汉勋以五百人据北门。九月朔旦，贼至合围，一鼓而陷南门，执太守王镣。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中矢者皆应弦饮羽，所杀数十人，矢尽，贼已入。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剑既折，乃抽屋椽

鬼 葬

辰州溆浦县城西四十里，有座鬼葬山。黄闵所著的《沅川记》中说：这山的山腰悬有一个巨大的棺木，远看大约有十几丈长，那就是葬鬼之地。所以当地老人们说，鬼们制造这口棺木时，连着七个白日都是天昏地暗，只听见斧凿声。很多人家的刀斧等器具都不翼而飞，七天后，天晴了，那些丢失的工具又都自己回到物主家里，钁、斧子上都油腻，沾上了腥臊的气味。再看此棺齐整地横放在山崖边上了。出自《洽闻记》。

董汉勋

镇守河南汝坟的部将董汉勋，擅长骑马射箭，力气和几个人的一样大，身手敏捷，勇猛善斗。他曾多次戍守西北边镇，羌族人都很忌惮他。唐僖宗乾符丙申年，董汉勋为镇守汝州龙兴的部将。忽然有一天他对妻子说：“明天将有十几个老朋友来看我，你可多准备些好酒好菜。”他的家人以为是常客。第二天，董汉勋在堂屋里摆好了盛筵。到了辰、巳之间，他装束整齐，出了镇门，向空中不断地行拜礼，嘴里叫着一些人的排行或名字，说笑礼让着客人进入厅堂。家里人十分惊讶，不断地往大厅里端酒上菜，像祭祀上供一样。宴席结束后，董汉勋的妻子问他请的都是谁，他说：“他们都是我以前在边疆打仗时阵亡的同辈，分别很久了，来看看我，有什么奇怪的呢？”后来董汉勋始终也没出什么事。到第二年秋天八月最后的一天，青土贼王仙芝带着数万人突然杀来。当时天下太平日久，郡、国都没有武力装备。这天，郡里挑选了五百名精兵，令一名叫纛洪的勇将率领迎

敌，出郡城向东二十里至苦慕店，全部被贼寇俘获，只有一个人骑马返回郡城。城里人大惊，赶快关了城门登上了城墙，部署守城。董汉勋带着五百人把守城北门。九月初一早晨，贼寇围城，一举攻陷了南门，抓住了太守王镣。董汉勋在北门据城苦战，拉弓猛射，每射必中，杀死贼兵数十人。后来董汉勋的箭射完了，贼兵终于攻进城门。董汉勋又拔剑杀了几十名贼兵。后来剑也砍断了，就抽了一根屋椽击之，又杀数十人。日上饥疲，为兵所殄，贼帅亦嗟异焉。出《三水小牋》。

搏斗，又杀死数十人。杀到天亮腹内饥饿，精疲力竭，被贼兵杀死，贼兵的统帅也感叹他勇力非凡。出自《三水小牋》。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颖 游氏子 李云 郑总 王绍

王鲋 李戴仁 刘璪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冯生

牟颖

洛阳人牟颖，少年时，因醉，误出郊野，夜半方醒，息于路傍。见一发露骸骨，颖甚伤念之，达曙，躬身掩埋。其夕，梦一少年，可二十已来，衣白练衣，仗一剑，拜颖曰：“我强寇耳，平生恣意杀害，作不平事。近与同辈争，遂为所害，埋于路傍，久经风雨，所以发露。蒙君复藏，我故来谢君。我生为凶勇人，死亦为凶勇鬼。若能容我栖托，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应君指使。我既得托于君，不至饥渴，足得令君所求狗意也。”颖梦中许之。及觉，乃试设祭飧，暗以祀祷祈。夜又梦鬼曰：“我已托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声，轻言其事，我必应声而至也。”颖遂每潜告，令窃盗，盗人之财物，无不应声遂意，后致富有金宝。

牟颖

有个叫牟颖的洛阳人，少年时因喝醉酒误走到城郊野地，睡在路旁，半夜才醒。醒来后，发现身旁有一具裸露出坟地的尸骨，牟颖心里很可怜它，天明时就亲自用土把那尸骨掩埋了。这天夜里，牟颖梦见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穿着一身白练衣，手拿一把剑，向牟颖行礼说：“我生前是一名强盗，平生肆意杀了不少人，干了很多坏事。近来因为和同伙争斗，于是被他们杀害，把我埋在路边，久经风吹雨击，所以才暴骨坟墓之外。承蒙您把我重新掩埋，我所以来致谢。我活着时是个凶汉，死后也是个凶鬼。您如果能容我栖身，只要您每夜用点祭品祭奠我，我就随时听您的指使。我既然能寄托在您

这，不至于饥渴，完全可以让您的所求得到满足。”牟颖在梦中答应了那青年鬼魂。等醒来后，他就试着摆设了祭品，暗自祈祷了一番。当天夜里，牟颖又梦见鬼来说：“我已托付您了。今后您每当想指派我，就喊一声‘赤丁子’，小声说您有什么事要我办，我定会应声而至的。”牟颖于是就常常暗中召唤赤丁子，让他偷盗财物，赤丁子每次都能把盗来的财物送给他，后来牟颖成了拥有金银宝物的富人。

一日，颖见邻家妇有美色，爱之，乃呼赤丁子令窃焉。邻妇至夜半，忽自外逾垣而至，颖惊起款曲，问其所由来，妇曰：“我本无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梦觉，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计，却得还家。”悲泣不已。颖甚闵之，潜留数日。而其妇家人求访极切，至于告官。颖知之，乃与妇人诈谋，令妇人出别墅，却自归，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妇人至家后，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颖家，不至晓，即却送归。经一年，家人皆不觉。妇人深怪颖有此妖术，后因至切，问于颖曰：“若不自我，我必自发此事。”颖遂具述其实，邻妇遂告于家人，共图此患。家人乃密请一道流，洁净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门，见符篆甚多，却反，白于颖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与君力争，当恶取此妇人。此来必须不放回也！”言讫复去。须臾，邻家飘风骤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篆禁法之物，一时如扫，复失妇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来颖宅擒捉。颖乃携此妇人逃，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游氏子

许都城西之北隄，有赵将军宅。主父既没，子孙流移，其处遂凶，莫敢居者。亲近乃榜于里门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许有游氏子者，性刚悍，拳捷过人，见榜曰：

一天，牟颖看见邻家妇人很漂亮，动了心，就呼叫赤丁子，让他去把那妇人偷来。这天半夜，邻家妇人忽然从外翻墙过来，牟颖惊喜地起来，殷勤地应酬她，问她怎么来的。妇人说：“我根本不想来，忽然夜里被一个人把我抓到你家里。像一场噩梦刚醒，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怪物。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回到我家去。”说罢痛哭不已。牟

颖挺可怜她，偷偷留她住了几天。妇人的家里人找她极切，并最后报了官。牟颖听说后，就暗地和妇人合谋，让她走出别墅，自己回到家中，对她家里人说不知被什么妖怪抓去现在又回来了。那女人回到家后，每隔三五天，仍然夜晚被赤丁子背到牟颖家，不到天亮就送回去。这样达一年，妇人家里谁也没发现。妇人心里很奇怪牟颖有这么高明的妖术，后来好奇得厉害，就追问牟颖到底是怎么回事，并说：“若不告诉我，我会自己向别人坦白这件事。”牟颖无奈，于是将全部事情都讲给了妇人。妇人于是把这事告诉了家里人，大家一起商量怎么能除掉这个祸害。家人私下里请来了一名道士，道士施了法术后等在家中。这天夜里，赤丁子刚到那妇人的家门，看见门上贴着很多符篆，就回到牟颖家对牟颖说：“她家施了法术阻挡我，但法力并不大。我想为您力争，用硬手段把那妇人弄来。这次她来后，您必须不能再把她放回去了！”说罢就转回去了。不一会儿，邻家院里突然刮起了风，整个宅院都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贴的所有符篆禁法，一扫而光，风停后，那妇人又丢了。天亮后，妇人的丈夫就告到官府，官府立刻派人和他一起来捉拿牟颖。牟颖就带着那妇人逃了，至今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潇湘录》。

游氏子

许都城西北角，有一座赵将军宅。宅子的主人死后，子孙流离四散，这座宅子就成了凶宅，没有人敢住进去。亲戚就在里门口贴了幅告示，说：“有想住这府宅的，便奉送给他。”唐僖宗乾符初，许都有个游氏子，生性刚毅强悍，拳脚过人，看见告示后说：

“仆猛士也，纵奇妖异鬼，必有以制之。”时盛夏，既夕，携剑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广袤，游氏子设簟庭中，绶 绌而坐。一鼓尽，阒寂无惊，游氏子倦，乃枕剑面堂而卧。再鼓将半，忽听轧然开后门声，蜡炬齐列，有役夫数十，于堂中洒扫。辟前轩，张朱帘绣幕，陈筵席宝器，异香馥于檐楹。游子心谓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将观其终。少顷，执乐器，纁朱紫者数十辈，自东厢升阶。歌舞妓数十辈自后堂出，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绿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许人。言笑自若，揖让而坐。于是丝竹合奏，飞觞举白，歌舞间作。游氏子欲前

突，擒其渠魁，将起，乃觉髀间为物所压，冷且重，不能兴。欲大叫，口哆而不能声。但观堂上欢洽，直至严鼓，席方散，灯火既灭，寂尔如初。游氏子骇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门，良久方能语。其宅后卒无敢居者。出《三水小牒》。

李 云

前南郑县尉李云，于长安求纳一姬，其母未许。云曰：“予誓不婚。”乃许之。号姬曰楚宾。数年后，姬卒。卒后经岁，遂婚前南郑令沈氏女。及婚日，云及浴于净室，见楚宾执一药来，径前，谓云曰：“誓余不婚，今又与沈家作女婿。无物奉，赠君香一贴，以资浴汤。”泻药未入浴斛中，钗子搅水讫而去。云甚觉不安，困羸不能出浴，遂卒。

“我是个勇猛的人，即使是妖魔鬼怪我都制服得了。”当时正值盛夏，夜晚，游氏子拿着一把宝剑进了赵将军宅。只见庭院深深，前庭宽敞，游氏子就在院中放了一张竹席，铺了一块粗麻布坐在上面。一更鼓响过之后，院子里仍然安静无声，游氏子困倦了，就头枕宝剑面朝着堂屋睡下了。二更过了一半时，忽然听见后门轧然开了的声音，庭院中亮起了一排排蜡烛火把，有好几十个仆役打扫庭院。打开前门，掀起了朱帘绣幕，摆设筵席、宝器，檐楹间不时传来一阵阵奇异的香味。游氏子心想这些不过是小妖魅，不想去理它们，要看看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过了一阵子，又来了几十个穿着大红大紫衣服的人，手拿着乐器从东厢登上台阶。从后堂走出来几十名歌舞伎，来到前堂。穿紫衣的在前，穿朱绿衣和白衣的跟在后面，也是二十多个人。她们谈笑自如，互相礼让着坐下。这时乐器奏响，宴会上飞觞举白，中间穿插着歌舞，十分热闹。游氏子想猛冲过去，抓住鬼怪的头子，要站起时，才觉得腿上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着，又凉又重，不能站起来。他想大声喊叫，干张嘴却喊不出声。只能看见鬼怪们在堂上兴高采烈地狂欢宴饮，一直到急促的更鼓声传来，筵席才散，灯火熄灭，和先前一样寂静。游氏子吓得浑身冷汗，心跳迅速，连滚带爬出了院门。到了里门，过了好久才能说出话来。从那以后，那座赵将军宅就再也没有人敢住进去了。出自《三水小牒》。

李 云

前南郑县尉李云，在长安时想娶一女子，他母亲不答应。李云说：“如果不能娶她，我发誓今生永不结婚。”他的母亲就应允了。他称这姬妾叫楚宾。几年后，楚宾死了。第二年，李云又娶了前任南郑县令沈氏的女儿。等结婚这天，李云在浴室里洗浴，见楚宾拿着一包药，直接走到面前，说：“你发誓说不再结婚，现在却又给沈家当女婿。我没什么好礼给你，送你一包香料，帮你洗浴吧。”说罢将药倒进澡盆中，用头钗搅了搅水，就离去了。李云心里觉得很不安，又困又乏，出不了浴盆，很快就死了。

肢体如绵，筋骨并散。出《闻奇录》。

郑 总

进士郑总，以妾病，欲不赴举。妾曰：“不可为一妇人而废举。”固请之，总遂入京。其春下第东归，及家妾卒。既葬旬月后，夜深，偶未寝，闻室外有人行声，开户观之，乃亡妾也。召入室而坐，问其所要，但求好茶。总自烹与之。啜讫，总以小儿女也睡，欲呼与相见。妾曰：“不可，渠年小，恐惊之。”言讫辞去。才出户，不见。出《闻奇录》。

王 绍

明经王绍，夜深读书，有人隔窗借笔。绍借之，于窗上题诗曰：“何人窗下读书声，南斗阑干北斗横。千里思家归不得，春风肠断石头城。”诗讫，寂然无声，乃知非人也。出《闻奇录》。

王 鲊

凤翔少尹王鲊，礼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与童儿辈戏于果园竹林下，见二枯首为粪壤所没，乃令小仆择净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后数夕阴晦，忽闻窗外窸窣有声，良久问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芜秽，未知所酬，聊愿驱策。尔后凡有吉凶，胖蟹间必来

报。”如此数年，遂与灵物通彻。

死后肢体像棉花一样柔软，全身的筋骨都被药水泡散了。出自《闻奇录》。

郑 总

有位叫郑总的进士，因为爱妾生病，不打算进京赶考。妾劝他说：“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误了功名大事。”坚持让他上路，郑总于是就动身赴京。这年春天郑总落榜后回家，到家后小妾已经病死。埋葬了一个月后，有天深夜，郑总正好没有入睡，听见屋外有脚步声，开门一看，竟是死去的爱妾。郑总把爱妾召入屋里坐下，问她需要什么，她说只想喝一杯好茶。郑总亲自煮了茶端来，小妾喝完后，郑总想把她已经睡了的小儿女叫醒和她见见面。小妾说：“不行，她们年纪小，会吓着她的。”说罢就告辞了。刚一出门，就不见了踪影。出自《闻奇录》。

王 绍

有一位考取了明经的书生王绍，深夜读书，有人隔着窗子向他借笔。王绍隔窗把笔递出去后，那人在窗纸上题了一首诗：“何人窗下读书声，南斗阑干北斗横。千里思家归不得，春风肠断石头城。”题诗完了，便沉静下来没了声音，这才知道借笔的不是人。出自《闻奇录》。

王 鲔

凤翔府的少尹王鲔，是礼部侍郎王凝之的叔父。王鲔十四五岁时，和孩童们在果园竹林里玩耍，看见粪堆里埋着两个死人头骨，就让小仆人找了块干净的地方掩埋了，并摆了酒食祭奠了一番。后来连着几个晚上阴天，王鲔忽然听见窗外有“窸窣”的声音，过了很长时间问外面是谁，只听窗外说：“我们蒙受你的大恩，被你救出了污秽间，不知该怎样报答你，姑且愿意任你指使。你以后只要有什么祸事，我们感受到必会前来报答你。”这样几年之后，王鲔就和精灵们

精神互通了。

崔珙为度支使，雅知于鲋。一夕，留饮家酿，酒酣稍欢，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视之，云：“理妆才罢，忽病心痛，请饮汤而出。”珙复坐。鲋具言歌者仪貌，珙怪问之。云：“适见一人，著短绦绯衣，控马而去。”语未毕，家仆报中恶，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鲋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甚干事，以善价取之，不逾时而至。鲋令扶歌者，置于净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横取板，安牛头于其上。设席焚香，密封其户，且诫曰：“专伺之，晓鼓一动，闻牛吼，当急开户，可以活矣。”鲋遂去。禁鼓忽鸣，果闻牛吼，开户视之，歌者微喘，盆酒悉干，牛怒目出于外。数日方能言。云：其夕治妆既毕，有人促召，出门，乘马而行。约数里，见室宇华丽，开筵张乐。四座皆朱紫少年，见歌者至，大喜，致于妓席。欢笑方洽，忽闻有人大呼，声振庭庑，座者皆失色相视，妓乐俱罢。俄见牛头人，长丈余，执戟径趋前，无不狼狈而走，唯歌者在焉。牛头引于阶前，背负而出，行十数步，忽觉卧于室内。珙后密询其事，鲋终不言。出《剧谈录》。

当时任度支使的崔珙，和王鲋志趣相投，是很好的朋友。一天晚上，崔珙留王鲋喝家酿的酒，喝到高兴时，崔珙说：“我这里有个唱得不错的歌妓。”叫人召她来唱一首助兴，但好半天那歌妓也没有来，崔珙自己到后面去看，回来对王鲋说：“她梳妆刚完事，忽然犯了心痛病，要喝口水就出来。”崔珙又坐了下来。王鲋就对他描述那歌女的衣着和长相，崔珙很奇怪，就问王鲋怎么会知道。王鲋说：“刚才我看见一人，穿着红绦短衣，骑着一匹马走了。”话未说完，崔珙的仆人就来报告说那歌妓中了邪，救不活了。崔珙听说后非常难过，王鲋就私下对他说：“有一种方法或许可以救活她，须要一只白牛头和一斛酒来。”崔珙于是招来手下，叫他们快分头去找。恰好度支所里有，就出了高价买了来，没超过时间把白牛的头送到崔珙家。王鲋就让人扶着那死去的歌妓，把她抬到净室的床榻上，前面放了一大盆酒，盆上横了一块板子，把白牛头放在板上。摆上供桌烧上香，把门关得严严的，并告诫崔珙说：“在门外专心守候，晨鼓一

响，听见牛吼叫声，当立刻把门打开，歌女就可以复活。”交代完之后王鲋就走了。天亮时晨鼓忽然响了，果然听到那牛头吼叫起来，忙打开门看，见歌妓已能微弱地喘气，那盆酒全干了，牛的两只眼鼓出了很高。过了几天后那歌妓才能说话。据她说：那天晚上梳妆刚完，就有人催着召见，她出门后骑上了一匹马前行。跑了约几里地后，看见一座华丽的府宅，宅内正大摆筵席，演奏音乐。座中都是穿红衣紫衣的少年，看见她来了十分高兴，把她请到歌妓的席位上坐下。大家正在欢笑饮乐时，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呼喊，声音震得满院都起了回音，座上的人都大惊失色，互相对望，歌妓和乐队也停止了演唱。顷刻间，只见一个身高一丈多的牛头怪物，手拿着一把戟径直奔向前来，大伙吓得都狼狈而逃，只有她没动地方。那牛头怪物把她领到台阶前，背上她就走，走了十几步，她突然觉得躺在屋里床上，就醒来了。崔珙后来私下里问王鲋到底是怎么回事，王鲋始终没有说出来。出自《剧谈录》。

李戴仁

江河多伥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李戴仁尝维舟于枝江县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见一姬一男子，出水面四顾，失声云：“此有生人！”遽驰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当阳令苏洵居江陵，尝夜归，月明中，见一美人被发，所著裾裾，殆似水湿。洵戏云：“非江伥耶？”妇人怒曰：“唤我作鬼！”奔而逐之。洵走，遇更巡方止，见妇却返所来之路。出《北梦琐言》。

刘 璟

汉江北邓州界，地名穴口，本无镇戍。有小河，南流入于汉，久为沙拥，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刘璟，丙子岁，往彼州访亲知，至穴口，宿旧知韩氏家。家人曰：“邻村张家新妇，卒来三日，适来却活。”主人暂往省之。至夜，韩家归云：“张妇为侧近庙神召去，见其中外亲眷亡者咸在焉，为庙神造军顿，无人作饼，故令召来。见厅上门外，将士列坐。言开穴口江水，士卒踏沙，手皆血流。供顿毕，乃放回。”乡里未之信，不久，沙壩相次摧垫，江路乃通。出《北梦琐

言》。

李 矩

成纳镇荆州，有垫江县令崔令，与主簿李矩不协，邻于水火。一旦，群盗劫县，杀崔令。贼过后，矩入宅检校，

李戴仁

江河边多有伥鬼，他们往往呼叫人的名字，答应的人必然会溺水而死，这是那些伥鬼在引诱他们。李戴仁，曾经停船在湖北枝江县的曲浦游玩。月色皎洁，忽见江面上冒出一个妇人和一个男子，他俩四下看了看，吃惊地说：“这里有生人！”接着就在江面上跑了起来，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很快地登岸逃走了。当阳县令苏訥住在江陵时，有一天夜里回家，月光下见一个美女披散着头发，身上所穿的衣裙都是湿的。苏訥就开玩笑说：“你莫非是江边的伥鬼？”那妇人大怒说：“你凭什么把我叫做鬼！”说罢就追赶苏訥。苏訥吓得奔跑起来，直到遇见一个巡夜的更夫才停下来，回头一看，只见那妇人又顺原来的路返回江边了。出自《北梦琐言》。

刘 璨

汉江北面的邓州地界，有个叫穴口的地方，原本没有军队戍守。有一条小河向南流入汉江，小河长期被沙石堵塞，河道很窄。丙子那年，前任江陵县令刘璨前往邓州去走访亲友，到穴口以后，住在一个姓韩的朋友家。韩家的人对他说：“邻村张家的新媳妇死了三天，最近又活了。”韩氏前去看望。这天夜里，韩氏回来了，说：“张家媳妇被附近的庙神召去，看见她家死去的亲属都在，为庙神做军中需用的饭食，因为没人做饼，所以才让人把她召了去。去后只见院里门外都是一些将士在坐着。听他们说，他们去挖穴口的水道，挖沙子把手都抠出了血。供这些士兵吃完饭后，就把她放回来了。”乡里人不相信，不久以后，穴口河道的沙堆相继塌了，河水开始畅通无阻。出自《北梦琐言》。

李 矩

成纳镇守荆州的时候，当时垫江县的县令崔令和县里的主簿李矩不和，闹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一天早上，群盗打劫县城，杀了崔令。匪贼们退走以后，李矩赶到崔令家去察看情况，

有一厅子方避贼，见矩，以为与贼通，明日，言镇将。众咸知矩与崔失欢，颇疑之，执送中州。推问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厢狱。厢吏速于具狱，推吏常某言于判官范某曰：“李矩诋谰，须拷究之。”范固不许，常竟锻炼以成之。矩临刑，戒家人多烧纸笔，讼于地下。才一月，常某暴亡。后李矩主簿见身，范见矩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感造次，但冥府只要为证耳。”及妻子以诚祈之，乞容旬月，区分家事。虽无痛苦，饮食如常，但困惫，逾月而卒。出《北梦琐言》。

陶 福

蜀将陶福，少年无赖，偷狗屠牛。后立功，至郡守，屯戍兴元府之西县。暴得疾，急命从人朱军将，诣府迎医李令蔼。令蔼与朱军将连骑驰往。至夜，抵西县近郭诸葛亮庙前，见秉炬三对前导，拥一人步行。荷校縶缚，众人相从，后有陶亲叟，抱衣裘而随之。令蔼先未识陶福，朱军将指谓令蔼曰：“此是我家太尉，胡为如此？”逡巡恐悚，亦疑是鬼。晓至其营，已闻家人哭声，向来执录，乃福之魂也。出《北梦琐言》。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县，乱后官舍残毁，移居塞中，稍可自固。

正赶上有一个差役在崔令家躲贼，看见了李矩，误以为他和盗匪相通，第二天就报告了镇将。人们都知道李矩和崔令不和，对这事也很怀疑，于是就把李矩抓起来送到中州。审问李矩，不服，于是又解送到江陵，关进右厢的监狱里。厢吏们急于定案，有个管刑狱的推官常某对判官范某说：“李矩这人狡辩抵赖，必须动大刑拷打他。”范判官坚决不同意，常某竟然拷打折磨迫使李矩招认了罪行。李矩临刑前告

诉家里人多焚烧些纸和笔，准备到了阴间继续申诉。才一个月，常某突然暴亡。后来李矩现形，范判官看到李矩来了，对他说：“我生前蒙受判官的大恩，这次我请你到阴间去绝不是恩将仇报，只是冥府需要你去为我作证而已。”范判官的妻儿诚心祈求，让范某暂缓一个月再去阴间，处理下家务事。这一个月里，表面看没什么痛苦，范判官和平常一样饮食，只是感到困顿疲惫，一个月后，范某果然死去。出自《北梦琐言》。

陶 福

蜀将陶福，少年时是个无赖，偷狗宰牛什么坏事都干。后来他立了功，当上了郡守，屯戍在兴元府的西县。有一次陶福突然得了急病，忙叫手下的朱军将到州府去请医生李令蔼。李令蔼与朱军将两个人骑马往回奔。到了晚上，抵达西县城郊的诸葛亮庙前，忽然看见六个人举着火把引路，押送一个犯人步行而来。那犯人扛着枷锁被绳索牢牢地捆着，很多人跟随在后面，当中有陶福的父母，抱着衣物跟着。李令蔼以前并不认识陶福，同行的朱军将指着犯人说：“那犯人就是我家主人陶福，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两个人跟前跟后地徘徊了很久，又惊又怕，也怀疑是鬼怪。天亮时，他们赶到军营，没进大门就听见陶福家人的哭声，先前他们在路上遇见的抓捕的陶福，正是阴间捉拿陶福的魂灵。出自《北梦琐言》。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县经战乱，官舍被破坏，便移置寨子里，稍可自卫。

崔某为令，尝有健卒盗寨木，令擒送镇将斩之。卒家先事壁山神，卒死，神乃与令家为祟。或见形往来，或空中诟骂，掷火毁器。钱帛衣服，无故遗失，箱篋^篋闭如初，其中衣服，率皆剪碎。求方术禳解，都不能制。令罢官还千里，鬼亦随之。又日夕饮食，与人无异，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费用甚多，吏力将困。

忽一旦，举家闻大鸟鼓翼之声，止于屋，久之，空中大呼，自称大王，曰：“汝比有灾，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计，损失财

物，作诸怪异，计汝必甚畏之，今已遣去矣。汝灾尽福生，吾自来暂驻，亦将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居。此天蓬样极好，借上天上，传写一本，三五日即送来。”数日后，置天蓬于舍檐上。自此日夕常在，恒与主人语。今小大诵诗赋，作音乐，一一随声唱之。所诵文字，或有谬误，必为改正。其言多劝人为善，亦令学气术修道。或云寻常乘鹤，往来天上。初，邑中有群鹤现，神云：“数内只有两只真鹤，我所骑来，其余皆常鸟矣。”又自云姓张，每日饮食，与人无异。有女名锦绣娘，及妻妾，食物所费亦不少。凡见善人君子，即肯与言，稍强暴之人，即不与语。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来谒之，言词无度，有所凌毁，因不语。僧去后，徐谓人曰：“此僧食狗肉，凶暴无良，不欲共语。”人之所行，善恶灾福，言无不中。至于小名第行，一一皆知。

当时的县令姓崔，曾经把偷盗寨木的兵士捉拿送交镇将斩首。这个兵士家里的神龕中以前供奉着山神，兵士被处死后，山神就跑到崔某家作怪。有时山神现了原形在崔某家出出进进，有时就在空中高声辱骂，或是投火烧崔家的器物。崔家的钱财衣物无故丢失，箱子锁闭如初，但其中的衣服却全被剪碎。崔某求道士施法术驱妖，都不能制服。后来崔某罢官回到千里以外的家乡，鬼怪仍然跟着他。这鬼平日吃喝起居和人们一样，崔某全家侍奉着鬼怪，不敢有所怠慢。养这个鬼花去家中不少钱，崔某快负担不起了。

忽然有一天，崔某全家都听到有一只大鸟扇动着翅膀的声音，停在房上，过了半天，听见空中有声音大喊，自称大王，说：“你们最近有灾祸，那是因为我在雍溪的兄弟对你们不客气，毁坏你家的器物，使你们损失了不少钱财，干了很多兴妖作怪的事，想必你们很怕他，现在我已把他打发走了。以后你们就祸尽福来了，我自己将到你们家暂住一段时间，也不会太久。暂且借你家屋外天棚上的神龕居住。你家的天棚式样很好，我要把它借到天上去，照样画出一个图样，三五天就还给你。”几天后，那神把天棚安放在屋檐上。从此他就每天住在那儿，常常和崔某交谈。崔家的人诵读诗赋或演奏音乐时，那神也一一随声唱和。有时读书读了错字，神必给改正。他还总劝人行善，还让崔某练气修道。那神说他经常骑着鹤往来于天上。当

初，城邑中出现了一群鹤，神说：“其中只有两只是真鹤，是我骑来的，其余都是平常的鸟类。”神又自己说姓张，每天的饮食和普通人一样。还说他有女儿叫锦绣娘，还有妻妾，家中饮食花费也不小。还说，他只要遇到君子好人就愿意和他交谈，对稍强暴之人，就不跟他说话。还说有一次他在天上时，忽然有个醉和尚领着两个士兵来见他，他见那醉和尚说话无节制，有所凌辱诋毁，就一直不说话。和尚走后，他才慢慢地对人说：“这和尚吃狗肉，凶暴不善，我不想理他。”这神对人们的行为和吉凶祸福都了如指掌，没有说不中的。甚至人们的小名叫什么，兄弟排行，他都一清二楚。

细问之，即以他语为对。未知是何神也。出《录异记》。

冯 生

遂宁有冯生见鬼，知人吉凶。颍川陈绚，为武信军留后，而刘知俊代之。据其旧事，冯谓绚曰：“刘公虽号元戎，前无幢节，殆不久乎？幸勿忧也。”未逾岁而知俊被杀。有林泳者，闽人，常谓其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终日见鬼乎！无听其袄！”冯闻之，对众谓之曰：“君为事多不克终，盖曾杀一女人为祟。以公禄寿未尽，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惭惧，言诚于冯，许为解其冤也。出《北梦琐言》。

如果仔细问他，他就避而不答说些别的，所以人们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位什么神仙。出自《录异记》。

冯 生

遂宁有位冯生，能和鬼交往，所以能预知别人的吉凶祸福。颍川人陈绚曾在武信军中担任留后官，后来被刘知俊取代了。冯生和陈绚谈起旧事时说：“刘知俊虽然做了统帅，出行前面并没有幢节，大概他是干不长了吧？你不用忧愁。”果然不到一年，刘知俊就被杀了。有个闽地人叫林泳，常对同僚们说：“怎么会有活人能终日见到鬼的！别听那些妖惑之言！”冯生听说后，就当众对林泳说：“你的所作所为多数不能善终，是因为你曾杀害过一个女人，那女人会对你作怪

的。由于你的禄寿还没尽，那女人暂时还没有动手。我现在能说出那女人的姓名，你信不信？”林泳听后又害怕又惭愧，就将实情告诉了冯生，并许诺要化解她的冤情。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陈 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张飞庙祝	僧彦脩	建康乐人	黄延让	张 璠
婺源军人妻	陈德遇	广陵吏人		

皇甫枚

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将赴调行在，与所亲裴宜城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县。县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云昼晦，日昃风劲，惑于多歧。上一长坂，下视有茅屋数间，槿篱疏散，其中有喧语声，乃延望之。少顷，有村妇出自西厢之北，著黄故衣，蓬头败屨。连呼之不顾，但俯首而复入。乃循坂东南下，得及其居，至则荆扉横葛，萦带其上，茨棘罗生于其庭，略无人踪，如涉一二年者矣。枚与裴生，愕立久之。复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至则邮吏将往端氏县者也，乃与俱焉。是夜宿端氏。出《三水小牍》。

皇甫枚

唐僖宗光启年间，僖宗巡幸梁州。秋天九月时，皇甫枚将奉调去僖宗的行宫，和他的好友裴宜城一同上路。十月，从相州到了高平县。走到县西南四十里处，翻过山又越过玉溪。这天路上的行人很少，大白天烟雾笼罩了天空，日色无光，傍晚时分，风刮得很猛，他们在岔道口上迷了路。他们登上一道高坡后，看见坡下有几间草房，草房外围着稀疏的槿木篱笆，屋里传出喧哗的人声，就站在坡上伸长脖子看。不一会儿，有个村妇从西屋出来往北走，穿着黄色的旧衣服和一双破鞋，蓬头散发的样子。皇甫枚连喊了几声，那村妇也不理，只是低着头又回屋去了。皇甫枚和裴生就顺东南坡而下，来到草屋

前，却见柴门上横生了许多藤萝，像带子缠绕在上面，院子里是一片野草荆棘，根本没有人影，好像已经一两年没有住人了。皇甫枚和裴生惊讶地在院外站了很久。又回到高坡上远望，看见大道上有行人，就用鞭子催着跛脚驴追上去。原来是往端氏县送信的邮差，于是就结伴一块走。当天夜晚，他们就在端氏县住下了。出自《三水小牍》。

陈 璠

陈璠者，沛中之走卒也，与故徐帅时浦，少结军中兄弟之好。及浦为支辟所任，璠亦累迁右职。黄巢之乱，支辟简劲卒五千人，命浦总之而西，璠为次将。浦自许昌趋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阴。浦乃矫称支命，追兵回，于是引师与璠合，屠平阴，掠圃田而下。及沛，支虑其变，郊劳及解甲，盛设厚赂之。乃令所亲讽支曰：“军前不安，民望见追，且请公解印，以厌众心。”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馆。浦自称留后。璠谓浦曰：“支尚书惠及沛人，若不杀之，将貽后悔。”浦不可，璠固请，与浦往复十余翻，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诈为浦命，谓之曰：“请支行李归阙下。”支以为诚也，翌日遂发。璠伏甲于七里亭，至则无少长皆杀之。沛人莫不流涕。

其后浦受朝命，乃表璠为宿州太守。璠性惨酷喜杀，复厚敛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货贿山积。浦恶之，乃命都将张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处别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人围友，迟明，友自领骁果百余人突之。璠溃，与十余人骑走出数十里，从骑皆亡。璠弃马微服乞食于野，野人有识之者，执以送。友繫之，驰白浦，浦命斩之于郡。璠本粗悍木朴，不知书，临刑，忽索笔赋诗曰：

陈 璠

陈璠，是沛县的一个走卒，年轻时就和原徐州节度使时浦在军中结为兄弟。等到支辟启用时浦，陈璠也不断升迁任了重要的官职。黄巢造反时，支辟挑选了五千精兵，让时浦率领西去迎战，陈璠被任命为时浦的副将。时浦从许昌直奔洛邑后，陈璠却带着一千人在平阴县造反。时浦听说后，就假传支辟的军令带着队伍追赶陈璠，于是带着

队伍与陈璠的队伍会合在一起，在平阴、圃田一带杀戮抢掠，然后直逼沛县。等到沛县，支辟怕陈璠、时浦搞兵变，在城郊犒赏他们的部队，趁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设盛宴收买他们。陈璠、时浦让他们的亲信去劝告支辟说：“军心不稳，民心所向，希望你交出统帅大印来压覆众心。”支辟不能控制他们，于是带着妻子儿女离开军营住进了大彭的馆舍。时浦自称为留后官，接过了兵权。这时陈璠对时浦说：“支辟对沛县老百姓有恩，如果不杀掉他，会给我们留下后患。”时浦认为不可，陈璠一再请求，和时浦争论了十几次，时浦生气地说：“你自己看着办吧！”陈璠就假传时浦的军令对支辟说：“请你作为军使到京城去一趟。”支辟信以为真，第二天就出发了。陈璠在七里亭埋伏了人马，支辟来到后，不分老少都被陈璠杀掉。沛县人听说后都悲痛得流下眼泪。

后来时浦接受朝廷的任命，就上表请求将陈璠任命为宿州太守。陈璠生性残酷嗜杀，又横征暴敛，滥施刑罚，百姓们怨声载道。五年中，陈璠贪赃受贿的财物堆积成山。时浦十分痛恨陈璠，就派都将张友取代陈璠。陈璠大怒，拒不接受时浦的命令。张友到宿州后，住在别的地方，等待陈璠先出动。夜晚，陈璠带着手下五百人包围张友，黎明时分，张友亲自率领一百多精兵突破了包围。陈璠被张友击溃后，带着十几个人马逃出去几十里地，这时随从们都各自逃亡。陈璠只好扔掉战马换了便衣在乡间讨饭，乡下人中有人认出了陈璠，把他扭送给张友。张友又押着他骑马去见时浦，时浦下令将陈璠带到郡里斩首。陈璠本是一名凶悍愚昧的武夫，没读过书，临斩前忽然要了一支笔写下一首诗：

“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时以为鬼代作也。出《三水小牋》。

豫章中官

天复甲子岁，豫率居人近市者，夜恒闻街中若数十人语声，向市而去，就视则无人。如是累夜，人家惶恐，夜不能寐。顷之，诏尽诛阉官，豫章所杀，凡五十余。驱之向市，骤语喧噪，如先所闻。出《稽神录》。

邵元休

汉左司员外郎邵元休，当天复年中，尚未冠，居兖州廨宅，宅内惟乳母婢仆。堂之西序，最南是书斋。时夜向分，举家灭烛熟寐，书斋内灯亦灭。邵枕书假寐，闻堂之西，窸窣若妇人履声，经于堂阶。先至东序，皆女仆之寝室也。每至一房门，即住少时。遂闻至南廊，有闾子门，不扃键，乃推门而入。即闻轰然，若扑破磁器声，遂西入书斋。窗外微月，见一物，形状极伟，不辨其面目，长六七尺，如以青黑帛蒙首而入，立于门扉之下。邵不惧，厉声叱之，仍问数声，都不酬答，遂却出，其势如风。邵欲扞枕击之，则已去矣。又闻行往堂西，其声遂绝。迟明，验其南房内，则茶床之上，一白磁器，已坠地破矣。后问人云，常有兵马留后居

“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当时的人都认为这首诗是鬼替他作的。出自《三水小牋》。

豫章中官

唐昭宗天复甲子那年，江西豫章城中临街住的人们夜里常听到街上约有几十个人说话的声音，一面说着一面向街里走去，如果开门往街上看，却一个人也看不见。这样过了好几夜，居民惊恐，夜里都不敢睡觉。过了不久，皇帝下诏杀尽太监。豫章城中就有五十多个太监被杀。当把这些太监绑赴刑场时，只听到他们疾声呼叫声喧哗吵闹，就像以前每晚听到的声音那样。出自《稽神录》。

邵元休

五代十国时的南汉朝左司员外郎邵元休，在唐昭宗天复年间还没到二十岁，住在兖州自己的府宅里，府宅里只有奶妈和仆人婢女。堂屋的西厢房，最南边是书房。一天夜里，全家都熄灯睡了，书房里的灯也熄灭了。邵元休枕在书上小睡，这时忽然听见堂屋西面有“窸窣”声，像女人的脚步声，经过堂屋的台阶。先走到东厢房的一排房里，那里都是女仆们的住处。那脚步声每到一间房门口，就停顿一会

儿。后来就听到脚步走到南廊，那里有扇阁子门，没有上锁，就听推门而入。接着就听到“轰”的一声，好像是打破瓷器的声音，脚步声又往西而来进了书房。这时窗外月色迷蒙，只见一个东西，十分高大，看不清面目，有六七尺高，好像是用青黑布蒙着头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邵元休并不害怕，先是厉声叱骂，接着又问了好几声，那东西都不回答，但退了出去，快得像一溜风。邵元休抄起枕头砸它，那东西已经不见了踪影。过了一阵子，又听见脚步声往堂屋的西面走去，渐渐听不见了。天亮后察看南房内，见茶桌上的一件白色瓷器已经摔碎在地上。后来一打听，有人说曾经有位任兵马留后官的人住过是宅，女卒，权于堂西作殡宫。仍访左右，有近邻识其女者，云，体貌颇长，盖其魄也。出《玉堂闲话》。

何四郎

梁时，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以鬻妆粉自业。尝于一日五更初，街鼓未鸣时，闻百步之外，有人极叫何四郎者，凡数声而罢，自是率以为常。约半月后，忽晨开肆毕，有一人若官僚之仆者，直前揖之云：“官令召汝。”何意府尹之宅有取，未就路，仆又促之。何方束带，仆又不容，俄以衣牵之北行。达于东西之衢，何乃欲回归，仆执之尤急。何乃愈疑，将非人耶？尝闻所著鞋履，以之规地自围，亦可御其邪魅。某虽亟为之，即被掷之于屋，知其无能为也。且讶且行，情甚恍惚。遂正北抵徽安门，又西北约五七里，则昏冥矣。忽有朱门峻宇，若王者之府署。至更深，延入。烈炬荧煌，供帐华丽，唯妇人辈款接殷勤。云：“是故将相之第，幼女方择良匹，实慕英贤，可就吉席。”何既睹妖冶，情亦惑之，婉淑之姿，亦绝代矣。比晓，则卧于丘冢之间，寂无人迹。遂望徽安门而返，草莽翳密，堕于荒井之中。又经一夕，饥渴难状，以衣襟承露而饮之。有樵者见而问之，遂报其家，缒而出之，数日方愈。出《玉堂闲话》。

这个府宅，他的女儿死在这里时，暂且将屋的西厢房做了停尸殡殓的殡宫。向邻居们打听，有位近邻认得那驰去的女子，说她身材很高，看来夜游的大概是那位女子的魂灵吧。出自《玉堂闲话》。

何四郎

梁代时，西京洛邑的中州街市上有个何四郎，靠卖胭脂粉为业。曾在一天五更刚过，街鼓没响时，他听到百步以外有人大声喊何四郎，喊了几声就不喊了，从此就经常这样。大约半个月后，何四郎早晨起来打开店门后，忽然有一个像大官的仆役模样的人一直走到他面前作了个揖说：“官家让我召你去一趟。”何四郎以为是府尹的家宅里找他勒索化妆品，就没动地方，那仆役又催他。何四郎打算穿好衣服系好腰带，仆役不容许，立刻扯起他的衣服就往北而去。走到东西大街上，何四郎想回去，那仆役却抓他抓得更紧了，使他无法挣脱。何四郎心里更加疑惑，心想这家伙会不会是鬼呢？他曾听人说，如果自己穿的鞋印画圈把自己围起来了也可以防御邪魅。这时他虽然着急这样做，可那仆役却把他的鞋给脱下扔到房上去，知道怎么做可做不到。何四郎又惊又怕地跟着走，神情开始恍惚。于是就到了正北的徽安门，出城门又向西北走了五七里时，天已黑了。忽然前面出现了一座红门大院，看样子像是王侯的府署。到半夜时，那仆役才领他进去。只见里面灯火辉煌，绸幕锦帐，有很多女人走来走去迎接款待客人。仆役说：“这是以前将相的府宅，今天府上小女儿正择选良偶，府上一直仰慕你的英明贤能，现在请到贵宾席入座吧。”何四郎见那位小姐十分娇艳，心里还真有些动情了，婉约淑丽之姿，堪称是绝代佳人。天亮了，何四郎忽然发现自己则躺在一个乱坟堆里，四周没有一点人迹。就朝着徽安门往回走，然而坟地里野草茂密，何四郎失足掉近荒井里。在里面又待了一个晚上，饥渴难以形容，只好用衣襟接了露水喝。有个打柴的路过发现了询问他，何四郎于是报了家门，打柴的用绳子把他从荒井里拽上来，何四郎受了惊吓之后，过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出自《玉堂闲话》。

青州客

朱梁时，青州有贾客泛海遇风，飘至一处，远望有山川城郭，海师曰：“自顷遭风者，未尝至此。吾闻鬼国在是，得非此耶？”顷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庐舍田亩，不殊中国。见人皆揖之，

而人皆不见己。至城，有守门者，揖之，亦不应。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宫，正值大宴，君臣侍宴者数十。其衣冠器用丝竹陈设之类，多类中国。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窥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还，亟召巫者视之。巫至，“有阳地人至此，阳气逼人，故王病。其人偶来尔，无心为祟，以饮食车马谢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设座于别室，巫及其群臣皆来祀祝，客据按而食。俄有仆夫驭马而至，客亦乘马而归。至岸登舟，国人竟不见己。复遇便风得归。时贺德俭为青州节度，与魏博节度杨师厚有亲，因遣此客使魏，其为师厚言之。魏人范宣古，亲闻其事，为余言。出《稽神录》。

周元枢

周元枢者，睢阳人，为平卢掌书记。寄居临淄官舍。一夕将寝，忽有车马輜重甚众，扣门使报曰：“李司空候谒。”元枢念亲知辈皆无此人，因自思，必乡曲之旧，吾不及知矣。即出见之，延坐，请问其所从来。曰：“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居此宅矣。”元枢惊曰：“何至是？”

青州客

五代后梁时，青州有个商人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漂流到一个海岛边上，远望岛上有山川城郭，海师说：“以前遇到过风暴，但从来没有到过这一带。我听说鬼国就在这里，难道就是这个岛？”不一会儿，船靠了岸。他们登岸奔城郭而走。岛上的房舍田园，和中原没有什么两样。岛上的人相见也互相作揖，但他们却都看不见商人们。到了城门前，有守门的，大家向守门的人行礼，守门的人也不理。他们进城以后，见街道房宇很繁华。接着进了王宫，王宫里正在举行宴会，君、臣和侍从有好几十人。他们的衣帽穿戴、器用陈设、丝竹管乐，也很像中原的。客人们登上大殿，靠近国王的王位仔细观察。不一会儿，国王生了病，左右把他扶下去，急忙找来巫师诊视。巫师到了，说“有阳间人来到这里，他们身上的阳气逼人，才使得大王生了病。他们是偶然来到这里，并不是成心来作怪，只要给他们一些饮食

车马送他们走就行了”。于是国王令摆设酒食，在另外一个厅堂里设了座位，巫师和大臣们都来祭祀祝祷，商人们就坐在桌案旁大吃起来。不一会儿，一名仆役牵着一些马来，商人们就骑上马返回。来到海岸，登船出发，岛上的人竟谁也看不见他们。这伙人又乘着顺风回到青州。当时贺德俭任青州节度使，他和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是亲戚，就派这些商客去了魏博，向杨师厚报告他们在海上去过鬼国的事。魏博人范宣古曾亲自听到这件事，然后又告诉了我。出自《稽神录》。

周元枢

周元枢，是睢阳人，任平卢掌书记。寄居在临淄县的官舍里。一天晚上，他刚要就寝，忽然来了一队车马，车上装载着很多东西，使者敲门说：“李司空来拜见。”周元枢暗想自己亲友中都没有李司空这个人，自己想了想，便觉得一定是故乡的故旧，自己不知道。就出门迎见，并请到堂上就座，询问他从何处来。李司空说：“我也是刚搬家到此地，还没找到住处，请你能允许我住到这宅府里。”周元枢惊讶地说：“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对曰：“此吾之旧宅也。”元枢曰：“吾从官至此，相传云，书寄之公署也。君何时居此？”曰：“隋开皇中尝居之。”元枢曰：“若尔，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许我立庙于此，故请君移去尔。”元枢不可，曰：“人不当与鬼相接，岂吾将死，故君得凌我耶？虽然，理不当以此宅授君。吾虽死，必与君讼！”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纸笔于棺中，将与李君对讼。”即具酒与之饮，相酬数百杯，词色愈厉。客将去，复留之。良久，一苍头来云：“夫人传语司空，周书记木石人也，安可与之论难？自取困哉！”客于是辞谢而去。送之出门，倏忽不见。元枢竟无恙。出《稽神录》。

朱延寿

寿州刺史朱延寿，末年，浴于室中，窥见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发青衣，手执文书。一人曰：“我受命来取。”一人曰：“我亦受命来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寿因呼侍者，二人即灭。侍者至，

问外有何人，皆云无人，俄而被杀。出《稽神录》。

秦进忠

天祐丙子岁，浙西军士周交作乱，杀大将秦进忠、张胤凡十余人。进忠少时，尝怒一小奴，刃贯心，杀而并埋之。末年，恒见此奴捧心而立，始于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

李司空说：“因为这是我的旧宅。”周元枢说：“我做官到了这里，就听说这个宅子一直是书记官的公署。你什么时候在这里住过？”李司空回答说：“隋朝开皇年间我曾在这里住过。”周元枢说：“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你肯定是鬼了。”李司空回答说：“是的。冥府答应给我在这里建庙，所以请你搬出去。”周元枢不答应，说：“人不应该和鬼交接办事，难道说我要死去，你才能这样欺侮我？就算真是这样，道理上我也不该把这座住宅交给你。即使我真的死了，到了阴间我也要和你打官司！”接着他叫来妻子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在我的棺材里多放些纸和笔，我要和这位李先生打官司。”然后就摆了酒和李司空对饮，两人喝了有好几百杯，周元枢的言辞和声色越来越严厉。李司空要告辞离开，周元枢还挽留他。过了一会儿，李司空的一位老仆人来对他说：“夫人让我来告诉老爷，周元枢木石心肠，你怎么能和他讨论呢？真是自找难堪呀！”李司空于是告辞而去。周元枢把他送出大门，转眼之间李司空就消失不见了。周元枢竟什么灾祸也没有发生。出自《稽神录》。

朱延寿

寿州刺史朱延寿，晚年时有一天在家里洗浴，发现窗外有两个人，都是青面、红头发、黑衣裳，手里拿着公文。其中一个说：“我受命来抓朱延寿。”另一个也说：“我也是受命来抓朱延寿。”一个人又说：“我在你前面接受的使命。”朱延寿就大声呼叫仆人，两个鬼顿时消失没了踪影。仆人来了以后，朱延寿问外面有什么人，都说没有什么人，说话间，朱延寿就被杀了。出自《稽神录》。

秦进忠

唐昭宗天祐丙子年，浙西军士周交作乱，杀了大将秦进忠、张胤总共十多人。秦进忠少年时，曾一时发怒杀了一个小仆，用刀穿透了他的心，杀死后就埋葬了。秦进忠晚年时，常常看见那小仆捧着自己的心站立着，开始在百步之外，越来越近。这天

将出，乃在马前，左右皆见之。而入府，又遇乱兵，伤胃而卒。张胤前月余，每闻呼其姓名，声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对面，入府皆毙矣。出《稽神录》。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罢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聪慧。令尝饮酒暮归，去家数百步，见二子来迎，即共禽而驱之。令惊大怒，大呼，而远方人绝，竟无知者。且行且驱，将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门，二子复迎于堂下，问之，皆云未尝出门。后月余，令复饮酒于所亲家，因具白其事，请留宿，不敢归。而其子恐其及暮归，复为所驱，即俱往迎之。及中途，见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从者击之，困而获免。明日令归，益骇其事。不数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善为此厉，盖黎丘之徒也。出《稽神录》。

张飞庙祝

梓州去城十余里，有张飞庙，庙中有土偶，为卫士。一夕感庙祝之妻，经年，遂生一女。其发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状。至于长大，人皆畏之。凡莅职梓州者，谒庙，则呼出验之，或遗之钱帛。至今犹存。出《野人闲话》。

秦进忠要外出，一看那小仆又捧着心站在马前，周围的人都看见了。等他到了府衙，就遇见了叛军，被刺伤了胃死去。张胤死前一个多月，也常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声音非常清朗，也是越来越近。到张胤被杀的那天，他听到有人就像在他面前喊他的名字，等他一追入府衙，就被乱兵杀了。出自《稽神录》。

望江李令

望江县令李某，任满后住在舒州。他有两个儿子，十分聪慧。李某曾在外喝了酒晚上回家，离家几百步远，看见两个儿子来接他，走到跟前，两个儿子就一起抓住他狠揍起来。李某又惊又怒，大喊起来，但地方偏远没有人，竟然没人知道。两个儿子一边走一边打，快到家门口，两个儿子都逃走了。等进了门，两个儿子又在堂下恭迎他，问他们，都说未曾出过门。一个多月后，李某又到亲友家喝酒，并向亲友说了上次挨打的事，请求住下，说不敢回家。这时他的两个儿子担心父亲回来晚了再挨打，就一起出门迎接。半路上遇见了父亲，父亲大怒说：“你们为什么晚上出来！”说罢就让随行的人打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费了很大劲口才逃脱了。第二天李某回家后听儿子们说了这事，心里更加害怕。过了没几个月，李某父子就都死了。郡里的人说，舒州有一种山鬼，专门兴妖作怪，大概是那种专门假装别人的儿子而害人的“黎丘鬼”。出自《稽神录》。

张飞庙祝

离梓州城十几里的地方有一座张飞庙，庙里有一个土塑的偶像，是个卫士。一天晚上，这个土偶卫士，和庙祝的妻子有了感应，一年后，庙祝的妻子于是生了个女儿。红头发，眉眼手脚都像那个土偶的样子。这女孩长大以后，人们都很怕她。凡是到梓州上任做官的，参拜张飞庙时都要把那红发女孩叫来看看，并给她些钱物。现在这个女孩还活着。出自《野人闲话》。

僧彦脩

草书僧文英大师彦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从荣，复厚遇之。后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见秦王拥二十骑诣寺，访彦脩。彦脩问大王何以以来，恰未对，倏而不见。彦脩方访于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出《北梦琐言》。

建康乐人

建康有乐人，日晚如市，见二仆夫云：“陆判官召。”随之而去。至大宅，陈设甚严。宾客十余人，皆善酒，惟饮酒而不设食，酒亦不及乐人。向曙而散，乐人困甚，因卧门外床上。既寤，乃在草间，旁有大冢。问其里人，云，相传陆判官之冢，不知何时人也。出《稽神录》。

黄延让

建康吏黄延让尝饮酒于亲家，迨夜而散。不甚醉，恍然而身浮。飘飘而行，不能自制。行可十数里，至一大宅，寂然无人。堂前有一小房，房中有床，延让困甚，因寝床上。及寤，乃在蒋山前草间，逾重城复堑矣。因恍惚得疾，岁余乃愈。出《稽神录》。

张 瑗

江南内臣张瑗日暮过建康新桥，忽见一美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讶，谛视之，妇人忽尔回头，化为旋风扑瑗。瑗马

僧彦脩

擅长草书的僧人文英大师彦脩，起初住在洛阳。后唐明宗的世子秦王从荣，对彦脩也非常好。后来彦脩因故南迁到江陵西湖的曾口寺。有一天，彦脩精神恍惚，忽然看到秦王带着二十多骑士来到寺庙见他。彦脩就问秦王为什么到这里来，秦王还没回答，就突然不见了。彦脩正打算向别人打听，没几天，就传来了秦王遇害的消息。出自《北梦琐言》。

建康乐人

建康有位乐师晚间上街，遇见两个仆役对他说：“陆判官叫你去一趟。”乐师跟随前往。来到一个很大的府宅，里面摆设非常庄严华美。有十几个宾客都善喝酒，只是光有酒没有饭菜佐酒，也不让乐师喝酒。天亮时，人们散去，乐师又困又乏，就躺在门外一个床上睡

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却躺在草丛中，旁边有座大坟冢。问当地人，他们说，相传那是陆判官的坟，至于陆判官是什么时候的人，就不得而知了。出自《稽神录》。

黄延让

建康有个小吏黄延让有一次到亲友家喝酒，直到深夜才散去。他喝得不十分醉，恍惚间觉得自己的身子非常轻地飘了起来。在空中飘飘而行，自己也控制不住。飞行了大约十几里，来到一个大府宅，宅里寂静没有人。堂前有一间小房，房子里有张床，他十分困乏，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等醒来，自己则躺在蒋山前的草丛中，越过道道城墙，又掉进深沟。后来他就精神恍惚得了病，一年多病才痊愈。出自《稽神录》。

张 瑗

江南有个宦官张瑗黄昏时过建康新桥，忽然看见一个美人，敞着衣服裸露上身放肆没有忌惮地奔跑。张瑗十分惊讶，他仔细地看，那美人忽然回头，化成一股旋风扑向张瑗。张瑗的马

倒伤面，月余乃复。初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归，自是每过此桥，马辄提一足而行，竟无他怪。出《稽神录》。

婺源军人妻

丁酉岁，婺源建威军人妻死更娶。其后妻虐遇前妻之子过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见亡妻自门而入，大怒后妻曰：“人谁无死，孰无母子之情，乃虐我儿女如是耶？吾比诉与地下所司，今与我假十日，使我诲汝。汝遂不改，必能杀君！”夫妻皆恐惧再拜，即为具酒食。遍召亲党邻里，问讯叙话如常。他人但闻其声，唯夫见之。及夜，为设榻别室，夫欲从之宿，不可。满十日，将去，复责励其后妻，言甚切至。举家亲族共送至墓，去墓百余步，曰：“诸人可止矣。”复殷勤辞诀而去。将及柏林中，诸人皆见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没。建威军使汪延昌言如是。出《稽神录》。

陈德遇

辛亥岁，江南伪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直宿库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梦二吏，手把文书，自门而入。问：“此陈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库中。”吏将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库官陈德遇者，家近在东曲。”二吏相视而嘻曰：“几误矣。”遂去。迨日，德遇晨

被旋风刮倒，伤了自己的脸，一个多月后才好。那时马受伤后爬起来，就抬起一只蹄子跛着走回去，从此那马只要一走上建康桥，就会抬起一只蹄子跛着走，一直也没有发生其他的怪事。出自《稽神录》。

婺源军人妻

丁酉年，婺源建威军中有一个军人，妻子死后又娶了一房。他的后妻虐待前房的儿女十分厉害，军人管不了她。有一天，忽然看见亡妻从门外进来，对后妻发怒地说：“人谁能不死，谁没有母子之情，你为什么这样虐待我的儿女？我已经向阴司控告了你，现在阴司给了我十天假，叫我来劝导并警告你。你若再不改过，就会杀了你！”军人和后妻都吓得跪在地上一再叩头，并为她备办了酒食。前妻让军人把亲戚邻居都请来，她和大家问好谈话和平常一样。大家只听到她的声音，只有军人能看到她。到了夜晚，军人为前妻安排在另一个房间，想要和她一起过夜，她没有答应。过了十天，前妻假期满了要回阴间，临走时又一次告诫、鼓励后妻，言辞十分恳切。军人全家的亲戚族人一起送她回墓地，离墓地几百步，前妻说：“大家可以止步了。”然后又和大家殷勤地辞别离去。她走到柏树林中，众人都看到了她，她的衣服、容貌和活着时候完全一样，走到坟墓跟前就消失了。建威军军使汪延昌这样讲的。出自《稽神录》。

陈德遇

辛亥年，江南叛军的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在仓库里值晚班，他的妻子在家里。五更初，陈妻忽然梦见两个官吏手里拿着文书

从门外进来问：“这是陈德遇家吗？”他的妻子说：“是。”又问：“陈德遇在哪儿？”他的妻子说：“在仓库里。”两名官吏转身要走，他的妻子忙追说着：“我丈夫叫陈居让，德遇是他的字，有个管衣库的官，名叫陈德遇，他家住在东巷里。”两个官吏相视一笑说：“差点弄错了。”说罢就走了。第二天，那个名叫陈德遇的早上

起如厕，自云有疾，还卧，良久遂卒。二人并居治城之西。出《稽神录》。

广陵吏人

广陵吏姓赵，当暑，独寝一室。中夜，忽见大黄衣人自门而入，从小黄衣七人，谓己曰：“处处寻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黄衣前曰：“天年未尽，未可遽行，宜有以记之可也。”大人即探怀，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视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识其下，右若“仙”字，左若“记”字，其上不可识。赵后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起来上厕所，觉得有病，回到屋里又睡下，过了半天就死了。这两个姓陈的人都住在县城的西面。出自《稽神录》。

广陵吏人

广陵有个姓赵的官吏，盛夏时独自在屋里睡觉。半夜忽然看见一位大个子黄衣人，带着七位小个子黄衣人从门外走进屋里，对他说：“我们到处找不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呵斥他快点起来，说：“可以走了！”这时一个黄衣人上前说：“他的阳寿没尽，不能马上带走，应当给他留下个记号就行了。”大个子黄衣人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印，在姓赵的官吏的左臂上印了一下就走了。姓赵的官吏天亮后看，印文深深印进肉里，字体像古时的篆字，看印的下面，右面像是“仙”字，左边像是“记”字，印上方的字不认识。这姓赵的官吏后来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杨 瑊 袁继谦 邠州士人 王 商 谢彦璋
崇圣寺 任彦思 张仁宝 杨蕴中 王延镐
僧惠进 田达诚 徐彦成 郑 郊 李 茵
柳鹏举 周 洁

杨 瑊

兖州龙兴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经藏。有法宝大师者，常于灵神佛堂之前见一白衣叟，如此者数日，怪而诘之。叟曰：“余非人，乃杨书记宅之土地。”僧曰：“何为至此？”叟曰：“彼公愎戾，兴造不辍，致其无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祸之？”答曰：“彼福寿未衰，无奈之何。”言毕不见。后数年，朱瑾弃城而遁，军乱，一家皆遇害。杨名瑊，累举不第，为朱瑾书记。出《玉堂闲话》。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尝居兖州，侍亲疾，家在子城东南隅。有仆人自外通刺者，署云“前某州长史许延年”，后云“陈慰”。

杨 瑊

兖州龙兴寺西南廊的第一个院子里，收藏着珍贵的经书。有一位法宝大师，曾经在灵神佛堂前看到一位白衣老者，连着看到了好几天，感到很奇怪，就上前询问。白衣老者说：“我不是人间的人，是杨书记官宅里的土地神。”法宝大师问他：“为何到庙里来？”白衣老者说：“杨书记官刚愎暴戾，挖地基造房子不停止，以致我被挤得没地方住了。”法宝大师问他：“您为什么不给他降灾呢？”白衣老者说：“他的福寿气数未尽，我拿他没办法。”说完就不见了。过了几

年，朱瑾丢下兖州逃跑了，军中大乱，杨书记全家都遭杀害。杨书记名叫杨瑊，赴考几次都没考中，给朱瑾当了书记官。出自《玉堂闲话》。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曾住在兖州，为侍奉老人的病，当时他住在子城的东南角。有一天，有个仆从从门外拿来一个求见者的名帖，上面署名是“前某州长史许延年”，后面写着“陈慰”二字。

继谦不乐，命延入。及束带出，则已去矣。仆云，徒步，衣故皂衣，张帽而至，裁投刺入车门则去矣。其年亲卒，遂以其刺兼冥钱焚之。出《玉堂闲话》。

邠州土人

朱梁时，有土人自雍之邠，数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进。行至旷野，忽闻自后有车骑声，少顷渐近。土人避于路旁草莽间，见三骑，冠带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谈话。土人蹑之数十步，闻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数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试为筹之。”其一曰：“当以兵取。”又一曰：“兵取虽优，其如君子小人俱罹其祸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为然。既而车骑渐远，不复闻其言。土人至邠州，则部民大疫，死者甚众。出《玉堂闲话》。

王商

梁贞明甲戌岁，徐州帅王殷将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昼，居人咸闻通衢队伍之声。自门隙觐之，则皆青衣兵士而无甲冑。初谓州兵潜以捕盗耳，俄闻清啸相呼，或歌或叹，刀盾矛槊，器隘闾巷，怪状奇形，甚可畏惧，乃知非人也。比自府廨，出于州南之东门，扃键无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诏，朝命刘鄩以兵五万致讨，凡八月而败，合境悉罹

袁继谦不想见，勉强让仆从请他进来。等到自己穿戴整齐后出来时，那人却已经走了。仆人说，那人是徒步走来的，穿着一身很旧的黑衣

服，戴着帽子，刚把名帖送进大门就转身走了。这一年袁继谦的老人死了，袁继谦就把那张名帖和一些纸钱一同烧化成灰。出自《玉堂闲话》。

邠州士人

五代后梁时，有个士人从雍州到邠州来，离邠州还有百多里地时，已是晚上，赶上天气晴朗，月光皎洁，士人就趁着月光夜间赶路。走到旷野，忽然听见身后有车马声，一会儿，离得越来越近。士人躲到路边的草丛里，只见三个骑马的人，看衣冠像是君王，后面也有徒步而行的，一面走一面谈着什么。士人偷偷跟在他们后面走了几十步，听见他们说：“现在咱们奉命前往邠州，取三千多人的性命，不知用什么方法夺取才妥当，请二位试着出出主意吧。”一个人回答说：“应该通过打仗夺取。”另一个人说：“打仗的办法虽然好，但是如果让君子和小人都遭受战祸怎么办？我看应当散布瘟疫为好。”同行的几个人都非常赞同用瘟疫的办法。不久车骑走得越来越远了，不再听到他们说什么。士人到了邠州后，邠州果然闹起了瘟疫，在瘟疫中病死的人很多。出自《玉堂闲话》。

王 商

梁末帝贞明甲戌年，徐州统帅王殷将要叛变。八月二十日夜里，月明如昼，城中居民都听见大街上军队经过的声音。从门缝往外看，只见都是穿着黑色布衣的兵士，却没有穿盔甲的兵士。起初以为是州里的兵士在偷偷地缉捕盗贼，忽然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啸声，还有歌声和叹息声，夹杂着刀盾矛槊的撞击声，响彻里巷，再看那些兵士一个个奇形怪状，很让人害怕，才知道都是鬼兵。他们从府衙出来，冲出州城南面的东门，城门虽然上了锁他们照样出入。等到这年仲冬，王殷果然叛变，朝廷派刘鄩带了五万大军征讨平叛，攻打了八个月叛乱才平息，徐州全境都受到

其祸。出《玉堂闲话》。

谢彦璋

梁许州节度使谢彦璋遇害，朝廷命宣和库副使郝昌遇往许昌籍其家财。别开一室，见彦璋真像之左目下，鲜血在焉，竟不知自何而有，众共异之。彦璋性嗜鳖，镇河阳，命渔者采以供膳，无虚日焉，不获则必加重罚。有渔人居于城东，其日未曙，将往取之。未至二里，遇一人，问其所适，以实对。此人曰：“子今日能且辍否？”渔人曰：“否则获罪矣。”又曰：“子若不临网罟，则赠子以五千钱，可乎？”渔人许之，遂获五千，肩荷而回。比及晓，唯呀其轻，顾之，其钱皆纸矣。出《玉堂闲话》。

崇圣寺

汉州崇圣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气貌甚伟，驱殿仆马极盛。寺僧谓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与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语。命笔，各题一绝句于壁。朱衣诗曰：“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酴醾夹岸香。缅想十年前往事，强吟风景乱愁肠。”紫衣诗曰：“策马暂寻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国破一场梦，惆怅又逢寒食天。”题罢，上马疾去。出松径，失其所在，但觉异香经月不散。其诗于今见存。出《玉堂闲话》。

任彦思

蜀昌州牧任彦思家，忽闻空中有乐声，极雅丽悲切，战乱的祸害。出自《玉堂闲话》。

谢彦璋

后梁的许州节度使谢彦璋遇害，朝廷派宣和库的副使郝昌遇到许昌去清理谢彦璋的家产。他打开一间偏房后，见谢彦璋的画像上左眼下边有鲜血，大家始终不清楚这鲜血是从哪儿来的，都觉得奇怪。谢彦璋天生喜欢吃鳖，他镇守河阳时，令打鱼的每天膳食必须供应他活鳖，如果渔夫捕不到鳖，就会受到重罚。有个渔夫居住在城东，有一

天天还未亮，要下河捕鳖。没走出一二里地，遇见了一个人，问他到哪儿去，渔夫说要下河捉鳖。那人又说：“你今天能否不去捉？”渔夫说：“不行啊，捉不到鳖要挨罚的。”那人说：“你如果不再下网，我就送给你五千钱，行不行？”渔夫答应了，就收了那人五千钱，背上钱往回走。等天色大亮时，渔夫奇怪背上的铜钱越来越轻，一看，原来都是些冥府纸钱。出自《玉堂闲话》。

崇圣寺

有一年的寒食节，汉州崇圣寺里忽然来了一个穿红袍的和一个人穿紫袍的人，二人气度不凡，带着很多车马和仆从。寺里的和尚以为是州里的官员到了，忙跑出去迎接，一看不是。二人对和尚很恭敬地施礼，但很少说话。只是让人拿来两支笔，每人在墙上题了一首七言绝句。穿红袍的人题诗是：“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酴醾夹岸香。缅想十年前往事，强吟风景乱愁肠。”穿紫袍的题诗是：“策马暂寻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国破一场梦，惆怅又逢寒食天。”题完诗后，他们上马很快地离去。出了松林中的小路就不见了，只留下来一股异香一个月都不消散。到现在，庙里墙壁上还留着他们题的诗。出自《玉堂闲话》。

任彦思

蜀昌州牧任彦思居家，忽然听见空中传来音乐声极其典雅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与吾设食。”任问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乃与静室设之，如人食无遗。或不与食，即致破什器，虫入人耳，烈火四起。彦思恶之，移去回避，亦常先至，凡七八年。忽一日不闻乐声，置食无所飧，厅舍楸上血书诗曰：“物类易迁变，我行人不见。珍重任彦思，相别日已远。”彦思尤恶其所题，以刀划之，而字已入木，终不知何鬼也。

张仁宝

校书郎张仁宝素有才学，年少而逝，自成都归葬阆中，权殡东津

寺中。其家寒食日，闻扣门甚急，出视无人，唯见门上有芭蕉叶，上有题曰：“寒食家家尽禁烟，野棠风坠小花钿。为今空有孤魂梦，半在嘉陵半锦川。”举族惊异。端午日，又闻扣门声，其父于门罅伺之，乃见其子，身長三丈许，足不践地。门上题“五月午日天中节”，题未毕，其父开门，即失所在。顷之克葬，不复至矣。

杨蕴中

进士杨蕴中得罪下成都府狱。夜梦一妇人，虽形不扬，而言词甚秀。曰：“吾即薛涛也，顷幽死此室。”乃赠蕴中诗曰：“玉漏深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一整天也没断。后来又听见空中有人说：“快给我摆设酒食。”任彦思问是谁，空中的人始终不肯回答。任彦思就在一个安静的屋子里摆好酒食，不一会儿就像人一样把它们吃光了。后来经常这样，如果不给摆酒食，家里的东西就会被毁坏，虫子会钻进人的耳朵，或无缘无故到处着起火来。任彦思十分憎恶，就搬了家躲避开，但那鬼怪仍然常来，一直闹腾了七八年。任彦思忽然一日听不到音乐声，发现摆设的食物没有被吃掉，只见厅堂的柱子上用血题着一首诗：“物类易迁变，我行人不见。珍重任彦思，相别日已远。”任彦思十分厌恶房梁上鬼题的这首诗，用刀子去刮，然而那字却渗入木头里去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鬼怪。

张仁宝

校书郎张仁宝向来有才学，年纪很轻就死了，死后，他家将他的灵柩从成都运回家乡阆中下葬，没下葬前，暂时停放在东津寺里。寒食节这天，家里人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开门看外面却没有，只发现门上有一片芭蕉叶，上面题着一首诗：“寒食家家尽禁烟，野棠风坠小花钿。为今空有孤魂梦，半在嘉陵半锦川。”全家十分惊异。端午节这天，又听见敲门声，张仁宝的父亲从门缝向外看，果然是儿子张仁宝，但身材有三丈高，双脚不沾地。当时张仁宝正在大门上题诗，题了一句“五月午日天中节”，还没题完，他父亲打开门，张仁宝就突

然消失了。后来家人很快地将棺材埋葬，张仁宝就再也没来。

杨蕴中

进士杨蕴中犯了罪，被押在成都的府衙狱中。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女人，虽然姿色不佳，但谈吐十分文雅。她说：“我就是薛涛啊，以前就是死在这间牢房里的。”说罢赠了杨蕴中一首诗：“玉漏深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王延镐

梓州有阳关神，即蜀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也。灵应严暴，州人敬惮之。龙州军判官王延镐纳成都美妓人霞卿，甚宠之，携之赴官。经阳关神祠前过，霞卿暴卒，唯所生一女，非延镐之息，倍哀悯之。一日传灵语，具云：“为阳关神所录，辞而得解。”从此又同寝处，写其貌而凭之，至于盥漱饮食皆如生。乃曰：“俟我嫁女，方与君别。”延镐将更娶，告之，鬼亦许焉，乃娶沈彦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翩掠筵席而过，卒以为常。其后延镐为新津令，方嫁其女，资送甚备，自是无闻。

僧惠进

西蜀有僧惠进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资福院门，见一人长，身如靛色，迫之渐急。奔走避之，至竹箐桥，驰入民家。此人亦随至，撮拽牵顿，势不可解，僧哀鸣祈之。此人问：“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异。”乃舍之而去。僧战摄，投民家，移时稍定，方归寺中。是夕，有与之同名异姓者死焉。出《录异记》。

田达诚

庐陵有贾人田达诚，富于财，颇以周给为务。治第新城，有夜扣门者，就视无人，如是再三。因呼问之：“为人耶？

王延镐

梓州有阳关神，就是蜀国的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这阳关神既灵验又严厉，梓州人对他又敬又怕。龙州军判官王延镐娶了成都一个很漂亮的妓女名叫霞卿，十分宠爱她，带着她去梓州上任。他们经过阳关神的祠庙时，霞卿突然死了，只留下一个女儿，还不是王延镐亲生的，王延镐十分悲痛哀怜。有一天，霞卿传灵语说：“我是被阳关神捉去了，经我一再请求才得以暂时解脱。”从此后，又和王延镐住在一起，并画了她的像以为凭证，至于梳妆打扮、饮食起居和过去活着时完全一样。她对王延镐说：“等我把儿女嫁出去，就和你告别了。”王延镐打算再娶个女人，告诉霞卿，霞卿也同意，就娶了沈彦循的女儿。从此家里如果来了女客时，就会有一只黑蝴蝶在筵席上飞来飞去，大家也习以为常，知道那蝴蝶就是霞卿。后来王延镐当了新津令，才将霞卿的女儿嫁了出去，给了很丰厚的嫁妆，从此就再也没听到霞卿的消息。

僧惠进

西蜀有位和尚，俗姓王，法名惠进，住在福感寺。有一天他清晨出门，走到资福院门口时，看见有一个浑身发蓝的大个子跟在身后，而且越追越急。和尚赶快奔走躲避，到了竹簧桥，和尚一头扎进一个老百姓家。那怪物也追了进来，死死拽住和尚不放，和尚挣不脱，就哀叫求告。那怪物问：“你姓什么？”和尚说：“姓王。”那家伙说：“名倒是姓王，姓却不对。”就放了和尚而去。和尚非常恐惧，投奔居民家，很长时间心神稍稍安定下来，这才回到寺里。这天夜里，果然有一个与和尚同名不同姓的人死了。出自《录异记》。

田达诚

庐陵有个商人叫田达诚，富有钱财，但并不吝啬守财，颇以周济穷人为务。他在新城造了一所宅院，夜里有人敲大门，开门看却没有，这样反复了好几次。田达诚就喊问道：“敲门的是人呀？

鬼耶？”良久答曰：“实非人也，比居龙泉，舍为暴雨所毁，求寄君家，治舍毕乃去耳。”达诚不许，曰：“人岂可与鬼同居耶？”对曰：“暂寄居耳，无害于君。且以君义气闻于乡里，故告耳。”达诚许之。因曰：“当止我何所？”达诚曰：“唯有厅事耳。”即拜辞谢而去。数日复来，曰：“家已至厅中，亦无妨君宾客。然可严整家人慎火，万一不意，或当云吾等所为也。”达诚亦虚其厅以奉之。

达诚尝为诗，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诗耶？吾亦尝好之，可唱和乎？”达诚即具酒，置纸笔于前。谈论无所不至。众目视之，酒与纸笔，俨然不动。试暂回顾，则酒已尽，字已著纸矣，前后数篇，皆有意义，笔迹劲健，作柳体。或问其姓字，曰：“吾傥言之，将不益于主人，可诗以寄言之。”乃赋诗云：“天然与我一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吾家真姓字，天地南头一段红。”众亦不谕也。

一日复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树神女，将以某日成礼，复欲借君后堂三日，以终君大惠，可乎？”达诚亦虚其堂，以幕围之。三日复谢曰：“吾事讫矣，还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谓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达诚辞谢，召婢，笞数下，鬼曰：“使之知过，可止矣。”达诚徐问其婢，言曾穴幕窃视，见宾客男女，厨膳花烛，与人间不殊。后岁余，乃辞谢而去。

还是鬼呀？”好半天才听到回答说：“我并不是人，原住在龙泉，家里被洪水淹了，求你收留我暂住几天，等我家房子盖好我就走。”田达诚不同意，说：“人和鬼怎么能住在一起呢？”鬼说：“我只是寄宿几天，不会祸害你。而且因为你以义气闻名乡里，我才来投奔你的。”田达诚就答应了。鬼于是问：“我应当住在哪里？”田达诚说：“只有堂屋可住。”鬼拜谢了田达诚就走了。过了几天鬼又来了，说：“我的家已搬到你堂屋里了，也不会妨碍你的宾客。只是你严肃告诫家里人小心火烛，不然万一出了意外发生了火灾，有人会以为是我干的。”田达诚也把堂屋空出来供鬼自己住。

有一次，田达诚作诗，鬼忽然在空中说：“你竟能作诗？我也曾喜欢作诗，咱俩可一起作几首诗吗？”田达诚就准备了酒，把纸、笔摆在面前。那鬼谈论起作诗的道理十分精通，无所不及，大家看着时，桌上的酒和纸笔却一点也没动。可是大家一回头的工夫，酒就被

喝没了，纸上已写好了诗句，而且写了好几首，都很有新意，字是柳体，笔力遒劲。有人问鬼叫什么名字，鬼说：“我倘若说出我的名字，将会对主人不利，我还是把名字写进诗中吧。”于是鬼就写了一首诗道：“天然与我一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吾家真姓字，天地南头一段红。”大家看后，仍不知晓鬼的名字叫什么。

又一天，鬼又告诉田达诚说：“我有个小儿子，娶樟树神的女儿为妻，将要在某日办喜事，想借你的后厅用三天，同时也报答你对我这么大的恩惠，你看行不行？”田达诚也把后厅腾出来，用布幔围上给鬼用。三天后，鬼感谢地说：“我家喜事已办完，后厅还给你。你对我的恩情，可以说到达极点了。但你家的那个老女仆，你真该打她一百板子。”田达诚忙向鬼赔礼，并把那名老女仆叫来用板子打，刚打了几下，鬼就劝道：“打她几下，让她知错也就算了。”后来田达诚慢慢地问那老女仆做了什么错事，她说她曾在后厅的幔幕缝中偷看，见里面办喜事的男女宾客礼仪、美食花烛陈设，和人间没什么不同。过了一年多，那鬼告辞走了。

达诚以事至广陵，久之不归，其家忧之。鬼复至曰：“君家忧主人耶？吾将省之。”明日还曰：“主人在扬子，甚无恙，行当归矣。新纳一妾，与之同寝，吾烧其帐后幅，以戏之尔。”大笑而去。达诚归，问其事皆同。后至龙泉，访其居，亦竟不获。出《稽神录》。

徐彦成

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汭口场，无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从二仆往来岸侧，状若访人而不遇者。彦成因延入舟中，为设酒食，宾敬之。少年甚愧焉，将去，谢曰：“吾家近此数里别业中，君旦日能辱顾乎？”徐彦成许诺，明日乃往。行里余，有仆马来迎，奄至一大宅，门馆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丰备。从容久之，彦成因言住此久，无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当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往辞少年。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卖，今以此赠君。至吴，当获善价。”彦成回，始至秦淮，会吴帅殂，纳杉板为

棺。以为材之尤异者，获钱数十万。彦成大市珍玩，复往汭口，以酬少年。少年复与交市，如是三往，颇获其利。间一岁，复诣之，村落如故，了无所见。

后来，田达诚到广陵去办事，去了很久没回来，家里人十分担忧。这时那个鬼又来了，说：“你们是不是挂念主人的安危？我可以去看看。”第二天鬼就回来了，对家人们说：“主人在扬州，一切平安，快回来了。他新纳了个小妾，和他同住，我把他们帐子的后幅给烧了，和他们开了个玩笑。”说罢大笑着走了。田达诚回家后，家里人问他在外的事，他说的和鬼所报告的完全一样。后来田达诚到龙泉去打听鬼的住址，也始终没有打听到下落。出自《稽神录》。

徐彦成

军吏徐彦成以买卖木材为固定职业，丁亥年，他到江西信州的汭口场，那里没有木头可买卖，船在岸边停了很久。一天晚上，有个少年带着两名仆人在江岸上徘徊，看样子好像是找什么人没找到。徐彦成就把少年请到船上，为他摆设酒食，像对待贵宾一样恭敬地招待他。少年很惭愧，临告辞时向徐彦成道谢说：“我家在离这儿数里的别墅里，您明天能否屈尊到敝舍坐坐？”徐彦成答应了少年的邀请，第二天就往少年家去。走出一里多地，少年已派仆人牵马来迎接，不一会儿来到一个大府宅院前，门楼屋舍高大华贵。少年站在门外迎接，大厅上已为徐彦成备下了丰盛的酒席。聊天聊得时间长了，徐彦成于是提到在这里住了很久也买不到木材，少年立刻说：“我有很多木材在山里，我明天当让他们给您运出来就是。”徐彦成住了一两天后，果然从山里运来了大批的木材，物美而价廉。买卖完毕，就去向少年辞别。少年又叫人抬出四块大杉木板说：“先前那些木材，是我卖给您的，这四块板材，是我奉送给您的。运到吴地会卖上好价钱。”徐彦成运着木材回返，才到秦淮河，正赶上吴国的国师去世了，就把那四块杉板买去，做了棺木。徐彦成因为板材独特，卖了数十万。又买了大量的珍宝古玩返回汭口酬谢少年。少年又与他买卖，如此来来往往几次，徐彦成获利很多。隔了一年，徐彦成又到汭口去访少年，村子还是原样，但少年的华丽府宅却不见了。

访其里中，竟无能知者。出《稽神录》。

郑 郊

郑郊，河北人，举进士下第，游陈、蔡间。过一冢，上有竹二竿，青翠可爱，因驻马吟曰：“冢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久不能续，闻冢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郊惊问之，不复言矣。

李 茵

进士李茵，襄阳人。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茵收贮书囊。后僖宗幸蜀，茵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名云芳子。有才思，茵与之款接，因见红叶，叹曰：“此妾所题也！”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及绵州，逢内官田大人识之，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快怅。其夕，宿逆旅，云芳复至，曰：“妾已重赂中官，求得从君矣。”乃与俱归襄阳。数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往年绵竹相遇，实已自经而死。感君之意，故相从耳。人鬼殊途，何敢贻患于君！”置酒赋诗，告辞而去矣。出《北梦琐言》。

柳鹏举

唐龙纪中，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避雨于伍相庙。

徐彦成在村里打听，竟没人知道有少年这个人。出自《稽神录》。

郑 郊

郑郊，河北人，考进士落了榜，在陈州、蔡州一带游历。有一次路过一座坟冢，见坟上有两竿竹子长得青翠可爱，就停下马来口吟一诗：“冢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下两句想了很久也不能续出，这时忽然听见坟里有人应道：“为何不作成‘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

晓’呢？”郑郊大惊，再问下去，坟里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李 茵

进士李茵是襄阳人。他曾游御苑，看见有片红叶从宫中的御河沟流出来，上面题了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李茵把这片红叶收藏在书囊中。后来唐僖宗出逃到蜀地，李茵逃到南山一个老百姓家，遇见一个宫女，自称是宫中侍书，叫云芳子。云芳子很有才思，李茵和她交往后，云芳子发现了那片红叶，哀叹说：“这红叶上的诗就是我写的啊！”云芳子和李茵一起往蜀地去，一路上云芳子讲了很多皇宫里的事。到了绵州时，遇上一个宫中的太监田大人，认出了云芳子，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强迫她上马，将她带走了，李茵非常难过。这天夜里，李茵住在旅店中，云芳子突然又回来了，说：“我已用重金贿赂了田大人，求得今后跟你在一起了。”于是李茵带着云芳子一起回到襄阳。几年后，李茵得了病身体消瘦，有个道士说他脸上带有鬼气。这时云芳子才向李茵说：“那年在绵竹和你相遇时，我其实已经上吊死了。为了报答你的情义，我才跟了你。然而人、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怎敢害了你呢！”说罢摆下酒菜和李茵对饮，又写了诗，然后就告辞而去。出自《北梦琐言》。

柳鹏举

唐昭宗龙纪年间，读书人柳鹏举游历杭州，在伍相庙避雨。

见一女子，抱五弦，云是钱大夫家女仆。鹏举悦之，遂诱而奔。藏于舟中，为厢吏所捕，女仆自经而死。一日，却到柳处，柳亦知其物故。其仆具道其情，故留之，经时而去。出《北梦琐言》。

周 洁

霍丘令周洁，甲辰岁罢任，客游淮上。时民大饥，逆旅殆绝，投宿无所。升高而望，远见村落烟火，趋而诣之。得一村舍，扣门久之，一女子出应门。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饥饿，老幼皆病，无

以延客，至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于前，少顷，其妹复出，映姊而立，不见其面。洁自具食，取饼二枚，以与二女。持之入室，闭关而寝，悄无人声。洁亦耸然而惧，向晓将去，便呼二女告之，了无声应者。因坏户而入，乃见积尸满屋，皆将枯朽，唯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饼犹置胸上。洁后皆为瘞之云。出《稽神录》。

这时看见一个女子，抱着一把五弦琴，自称是钱大夫家的女仆。柳鹏举很喜爱她，就引诱她和自己私奔。将她藏在船中，后来女仆还是被厢官抓住送回去，上吊身亡。有一天，这女仆却到柳鹏举这里来了，柳鹏举知道她已经死去。女鬼说了很多想念柳鹏举的话表达她的情意，柳鹏举就把她留了下来，过了很久女鬼才离去。出自《北梦琐言》。

周 洁

霍丘县令周洁，甲辰年罢官后在淮水一带游历。当时百姓正闹饥荒，哪里也没有旅店，周洁无处投宿。有一天，他登高远望，远远看见有个村庄有炊烟，就直奔村庄而去。到了一个村舍前，敲了半天门，一个女子出来应门。周洁说要投宿，女子说：“家里饥饿，老少都病了，没法待客，堂屋中有一张床榻可以睡觉。”周洁就进了村舍。那女子在周洁面前侍立着，不大一会儿，女子的妹妹也出来了，躲在姐姐背后站着看不见她的面孔。周洁自己带着食物，就拿出两个饼给了两个女子。她们拿着饼进了里屋，关上门睡下，再也听不到声音了。周洁心里也有点害怕，天亮后周洁要走，招呼两个女子辞别，但喊了几次里屋没有人回应。周洁就破门而入，只见满屋都堆满了死尸尸体，都将朽烂，只有那女子看来像死了十多天，她的妹妹脸部已经干枯了，两只饼还放在她们的胸口上。后来，周洁把这些尸体都掩埋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诘妻 林昌业 潘 袭

胡 澄 王 攀 郑守澄 刘 鹭

杨副使

壬午岁，广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实甚急。或问所用，云：“吾长官明日上事。”有问长官为谁，云：“杨副使也。”又问官署何在，云：“金山之东。”遂去，不可复问。时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扬都，明日，船至金山，无故而没。出《稽神录》。

僧珉楚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常与中山贾人章某者亲熟。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为掠剩？”曰：“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常，过

杨副使

壬午年，广陵瓜州的街上，有个人急着买果子。有人问买它做什么用，回答说：“我家长官明天要上任。”又有人问长官是谁，回答说：“是杨副使。”又问杨副使的官府在哪里，说：“在金山之东。”说罢，买水果的就走了，不能再问了。当时，浙西有一名副使被召到扬都，第二天，他坐的船走到金山时无缘无故地就沉没在江中。出自《稽神录》。

僧珉楚

广陵法云寺有个和尚叫珉楚，曾和中山县的商人章某熟识。章某死了，珉楚为他设斋念经。几个月后，珉楚突然在街上遇见了章某。当时珉楚还没吃饭，章某就请他进了饭馆，为他买了胡饼。二人吃完饭，珉楚就问道：“你已经死了，怎么能出现在这里呢？”章某说：“是的。我因为生前的一点不大的罪而在阴府未能解除惩罚，现在发配我到扬州当掠剩鬼。”又问他：“什么叫掠剩？”鬼说：“凡是官员商販，他们的利润都有一定的数目，超过了

数得之，即为余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顷之，有一僧过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也。顷之，相与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亦鬼，所卖花，亦鬼用之，人间无所见也。”章则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辞而去。其花红芳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人见花，颇有笑者。至寺北门，自念吾与鬼同游，复持鬼花，亦不可，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同院人觉其色甚异，以为中恶，竞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具言其故。因相与覆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无恙。出《稽神录》。

陈守规

军将陈守规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馆。馆素凶，守规始至，即鬼物昼见，奇形怪状，变化倏忽。守规素刚猛，亲持弓矢刀杖，与之斗。久之，乃空中语曰：“吾鬼神，不欲与人杂居。君既坚正，愿以兄事，可乎？”守规许之。自是常与交言，有吉凶，辄先报。或求饮食，与之，辄得钱物。既久，颇为厌倦，因求方士，手书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骂曰：“吾与君为兄弟，奈何上章诉我？大丈夫结交，当如是耶？”守规曰：“安得有此事？”即于空中掷下章疏，纸笔宛然。又曰：“君图我居处，谓我无所止也。吾今往

这个数目就是不该得的，得了他就叫‘余剩’，我就可把这些剩余的钱物掠为己有。现在派在人间和我一样的鬼很多。”说着就指着路上的一些男女说某人某人都是掠剩鬼。不一会儿，有一个和尚走过他们面前，章某指着和尚说：“他也是个掠剩鬼。”说着就把和尚叫到跟前，

和他聊了半天，那和尚也看不见珉楚。不一会儿，他们一块往南走，遇见一个卖花的妇人，章某说：“这卖花的妇人也是鬼，她卖的花也是鬼用的，人间无法看见。”章某说着就掏出一些钱买了一束花，给珉楚说：“凡是看见这花就笑的，都是鬼。”说完告辞而去。那束花红艳芳香，好看而且很重，珉楚拿着花昏昏沉沉地往回走，一路上看见花就笑的还颇有一些。到了寺庙北门，心想我和鬼在一起游了半天，手里又拿着鬼花，这怎么行，就把花扔到了水沟里，花落水溅起了声音。回来后，庙里的人都觉得他脸色很不正常，以为是中了邪，都抢着送来汤药来救他。过了很久，珉楚才恢复了常态，说了他遇见鬼的经过。大家就一起到水沟里去找那束花，捞上来一看，竟是一只死人的手。后来珉楚倒很平安，没有出什么事。出自《稽神录》。

陈守规

军将陈守规曾因犯法被流放到信州，住在公馆里。这公馆一向是个凶宅，陈守规刚住进去，大白天鬼怪就出现了，各个奇形怪状，瞬间千变万化。陈守规向来凶猛刚强，就自己抄起弓矢刀杖和鬼怪们搏斗。打了半天，听得空中说：“我们鬼神不想和人杂居。既然你为人正派刚毅，我们愿意以兄长侍奉你，可以吗？”陈守规同意了。从此陈守规和鬼怪们经常交谈，有什么吉凶，鬼怪们也先来报告。有时鬼怪们向他要东西吃，他就给，鬼怪则给他钱物。日久之后，陈守规十分厌倦和鬼怪们打交道，就求一个方士手写了一道奏章告到上帝那里。第二天，鬼怪们大骂说：“我们和你是兄弟，你为什么写状子告我们？男子汉大丈夫结交，能这么办吗？”陈守规说：“哪有这事？”鬼怪们就从空中扔下来那份奏章，还有写状子用过的纸和笔也都扔了下来。鬼怪说：“你图谋我们的住处，别以为我们离开这房子就没处去了。现在我们要去

蜀川，亦不下于此矣。”由是遂绝。出《稽神录》。

广陵贾人

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

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风起，因泊山下。顷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侧。贾人疑之，相与议：“此必群盗也，将伺夜而劫我。”前浦既远，风又益急，逃避无所。夜即相与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风雨雷电，蒙覆舟所，岸上则星月了然。食顷，雨止云散，见巨舟稍稍前去，乃敢归。舟中所载柏木什器，都不复见，余物皆在。巨舟犹在东岸，有人呼曰：“尔无恨，当还尔价。”贾人所载既失，复归广陵。至家，已有人送钱三十万，置之而去。问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出《稽神录》。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闻于其姑。逾年，忽夜扣门，号哭而归。其母惊骇，相与哀恻。曰：“汝真死耶？”曰：“儿实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暂归。”因坐母膝，言语如平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责其妻曰：“我此有金，尔何供老母而自藏耶？”即欲杀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僥杀是人，必谓吾所杀也。”于是哭，辞母而去。

蜀地，那里比这儿一点也不差。”从此这里就再不闹鬼了。出自《稽神录》。

广陵贾人

广陵有个商人，用柏木制作床，总共制作了一百多件，做工十分精巧。已花去了二十万本钱。他把这些家具运到建康，打算卖了挣钱。晚上船到了瓜步山时起了微风，就被困停泊在山下。片刻间，驶来一艘大船，船里是空的，只有三个船工划着船，也停在商船的旁边。商人很怀疑，一起议论，认为：“这些人一定是强盗，将等到了夜里就会抢劫商船。”前面码头还很远，风也越来越大，没处逃避。夜里就一起上了岸，钻进深林中躲避。不一会儿，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把江上的船都遮得看不见了，但岸上却非常晴朗，星星月亮清晰地挂在空中。一顿饭工夫，雨住云散，只见那大船慢慢开走，商人才敢回到自己船上。船上所载的柏木家具都不见了，其余的东西还都

在。那只大船还在东岸，船上有人喊道：“你别难过，我们会给你钱的。”商人既然把货都丢了，只好又回到广陵。到家后，才知道已有人往他家送了三万钱，扔下钱就走了。询问那人的情况，家里人说那人送钱来的时间，正是他的船停在瓜步山下的第二天。出自《稽神录》。

浦城人

有个年轻的浦城人死在了外乡，他家里有一斤金子，被他妻子偷偷藏了起来，没告诉她的婆婆。一年之后，已死的年轻人忽然夜里敲门，哭着回到家门口。他母亲大吃一惊，母子抱头一起痛哭。母亲问：“你真的死了吗？”儿子说：“我确实已经死了，因为有一件不平的事，因此暂时回来一趟。”说着就坐在母亲膝上，说话像活着一样，但手脚冷得如冰。说完就抄起一把刀责问妻子说：“我这里的一斤金子，你为什么不供养我的母亲而自己把金子藏起来？”说着就要杀了妻子。母亲说：“你已经死了，倘若你把她杀了，人们会认为她是我杀的。”于是他哭了起来，辞别了母亲而去。

复自提刀，送其妻还父家。迨晓，及门数十步，忽然不见。出《稽神录》。

刘道士

庐山道士刘某，将游南岳，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家至贫，复丧其子，未有以敛。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来，但抚膺而呼曰“可惜可惜”。刘出视之，见面白如雪，作两髻结，径入其家，负其尸去，莫知所之。出《稽神录》。

清源都将

清源都将杨某，为本郡防过营副将，有大第在西郭。某晨趋府未归，有人方食，忽有一鹅，负纸钱，自门而入，径诣西廊房中。家人云：“此鹅自神祠中来耶？”乃令奴逐之。奴入房，但见一双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惊走。某归，闻之怒，持杖击之，鬼出没四隅，变化倏

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讫，当复来击杖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诺。”杨有二女，长女入厨切肉，且食，肉落砧辄失去。女执刀向空四斫，乃露一大黑毛手，曰：“请斫！”女走气殆绝，因而成病。次女于大瓮中取盐，有一猴，自瓮突出，上女子背。女走至堂前，复失之，亦成疾。乃召巫女，坛召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甚于巫。巫不能制，亦惧而去。顷之，二女及妻皆卒。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某而去，尔因遂绝。某其年亦卒。出《稽神录》。

又自己提着刀把妻子送回他岳父家。到了早晨，离大门几十步，忽然就消失不见了。出自《稽神录》。

刘道士

庐山道士刘某，打算去游南岳衡山，走到宜春城外时，投宿到村子一户人的家中。这家非常穷，又死了儿子，还没有入殓。晚上，忽然有个男子哭着走来，用手抚摸着胸口不断喊着“可惜可惜”。刘道士出门看，只见那人脸色像雪一样白，头发扎成两个结，直接走进门来，扛起这家儿子的尸体就走，转眼间就不知去了哪里。出自《稽神录》。

清源都将

清源有个姓杨的都将，是本郡防过营里的副将，他在城西有一座大宅院。有天早晨他到公府去没有回来，家中人正在吃饭，忽然一只大鹅背着一些纸钱从门外进来，直奔西廊房而去。家里人说：“这鹅是从神祠中来的吗？”就让家仆去驱赶它。仆人进了屋，只见屋里坐着一个双髻白胡子的老人，家里人都吓得跑了。杨某回家，听说这事后大怒，拿起棍子去追打那个老鬼，那鬼四处游走，瞬息变化万端，棍子打不着他。杨某更加恼怒，说：“等我吃完饭还会来接着揍你！”那老鬼才向杨某施礼说：“好吧。”杨某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进厨房切肉吃，可是肉一切到菜板上就没有了。她拿刀向空中乱砍，只见空中出现了一只很大的长黑毛的手，说：“请你随便砍！”大女儿吓得

差点没了气就病倒了。二女儿在大瓮里取盐，突然从瓮中钻出一只猴子爬上了她的背。二女儿走进屋里，那猴子又不见了，二女儿也病了。杨某招来了巫师，女巫设下神坛抓鬼。但鬼也摆了坛作法，比巫师还厉害。巫师制不住鬼，也吓跑了。不久，杨某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死了。后来杨某请来一位善作魔法的人，叫做明教，请他在家持诵了一夜的经，那鬼才大骂着逃掉，杨家于是不再闹鬼了。杨某这年也死去。出自《稽神录》。

王谏妻

王谏者，南安县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凭之言：“我陈九娘也，以香花祠我，当有益于主人。”谏许之。乃呼林为阿姐，为人言祸福多中。半余岁乃见形，自腰已下可见。人未常来者，亦不见也，但以言语相接。乡人有召者，不择远近，与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陈氏自召神名，祝词明惠，听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间，获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谓林曰：“我累生为人女，年未及笄而夭。闻于地府，乃前生隐没阿姐钱二十万，故主者令我为神，以偿此钱讫，即生为男子而获寿。今酬已足，请置酒为别。”乃尽见其形，容质端媚，言辞婉转。殷勤致谢，呜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见。出《稽神录》。

林昌业

林昌业，漳浦人也。博览典籍，精究术数。性高雅，人不可干。尝为泉州军事衙推，年七十余，退居本郡龙溪县羊额山之阳，乡里宗敬之。有良田数顷，尝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功力未集。忽有双髻男子，年可三十，须髯甚长，来诣林。林问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对。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饱而去。翌日，忽闻仓下砮谷声，视之，乃昨日男子，取谷砮之。而林问：“无故辛苦耶？”鬼亦笑不言。复置丰饌，饭蔬而已。凡月余，砮谷不辍，鬼复自

王谏妻

王诤是南安县大盈村人。他的妻子林氏忽然得了病，有个鬼附在她身上说：“我是陈九娘，你们必须用香花供奉我，那样对主人才会有利。”王诤答应了。从此鬼就称林氏为大姐，为别人说吉凶的事也非常灵验。半年后，鬼才现出人形，从腰以下可以看得见。但不常来的人还是看不见，只能跟鬼交谈。村里人有人请鬼去办事，鬼不管道路远近，就和林氏一同去。如果谁家有祭祀的事，只要备了酒食，鬼自己就去召唤神灵，而且念着很动听的祝祷词，使听的人都忘了疲倦。而林氏这时只是拱身坐着，两年时间，获利很多。这天，鬼忽然哭着对林氏说：“我活着时也是好人家的女儿，没成年就死了。我在阴间查问，才知道是因为前世偷藏了姐姐二十万钱，所以阴曹令我为神灵，用祭祀收来的钱来偿还前世的债，还完了债，我就可以转世为男子而且还能长寿。现在我已经筹集够了钱，就要转世去了，请你备些酒为我饯别吧。”说罢完全现出了人形，这陈九娘容貌端庄美丽，言辞婉转。她向林氏殷勤致谢，呜咽着嘱咐林氏“珍重珍重”，然后就不见了。出自《稽神录》。

林昌业

林昌业，漳浦人。他博览典籍，尤其精通术数。性情高雅，谁也不敢冒犯他。他曾当过泉州军事衙门的推官，七十多岁辞职回乡，住在本郡龙溪县羊额山南坡，乡间邻里都十分崇敬他。他家种着几顷良田，曾打算舂谷成米，运到州里去卖掉，但是年纪大、人手少没法办成。这天忽然有个梳着双髻、留着长胡子的三十几岁的男子来拜访林昌业。林昌业问他是谁，那人光笑不回答。林昌业知道那家伙是个鬼，就让家里人给他拿饭来，吃饱后鬼就走了。第二天，林昌业忽然听见仓房里有磨谷声，一看，竟是昨天那个鬼正在取谷子磨成米。林昌业问鬼：“什么缘故那么辛苦呀？”鬼仍是笑而不语。林昌业就又给他准备丰富的饭食，不过是粗菜淡饭而已。那鬼总共一个多月不停地磨谷子，又自己

斗量，得米五十余石，拜辞而去。卒无一言，不复来矣。出《稽神录》。

潘 袭

潘袭为建安令，遣一手力赍牒下乡，有所追摄。手力新受事，未尝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门求宿。其家唯一妇人膺门，云：“主人不在，又将移居，无暇延客也。”手力以道远多虎，苦苦求之，妇人即召入门侧，席地而寝。妇人结束箱篋什器之类，达旦不寐。手力向晓辞去，行数里，乃觉失所赍牒，复返求之。宿处乃是一坟，方见其家人改葬。及开棺，席下得一书，即所失之牒也。出《稽神录》。

胡 澄

池阳人胡澄，佣耕以自给。妻卒，官给棺以葬。其平生服饰，悉附棺中。后数年，澄偶至市，见列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问其人，云：“一妇人寄于此，约某日来取。”澄如期复往，果见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蹑其后，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时，官给秘器，虽免暴骨，然至今为所司督责其直。计无所出，卖此以偿之尔。”言讫不见。澄遂为僧。出《稽神录》。

王 攀

高邮县医工王攀，乡里推其长者，恒往来广陵城东。用斗量，磨出了五十石，然后才拜别而去。走时这鬼也没说一句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来过。出自《稽神录》。

潘 袭

潘袭任建安县令时，曾派了一个干练的公差带着文书下乡去抓捕犯人。那差役初次接受这种差事，也未曾走过这条路，走到晚上，看见道边有一间草房，就上前敲门求宿。这家只有一个女人来应门，说：“主人不在，又要搬家，没有工夫招待你。”差役说路途远又多老虎，苦苦哀求，妇人就召他进屋，让他在门边席地而睡。那妇人正在整理箱篋器具等杂物，一夜也没有睡。差役天亮后告辞那妇人上路，

走了几里，才发觉把文书弄丢了，又返回去找。昨晚投宿的地方竟是一座坟冢，看到坟主的家人正在迁葬。等家人打开棺材，席下发现一文书，正是差役所丢失的那份。出自《稽神录》。

胡 澄

池阳人胡澄，受雇给别人种田为生。他妻子死了，官家给了一副棺材安葬。胡澄把妻子生前穿戴过的衣服首饰都放在棺木里埋葬了。几年后，胡澄偶然到集市上，遇见一个摆摊卖首饰的，仔细看，那人卖的则是妻子的随葬品。问那人怎么回事，那人说：“一个妇人寄卖在我这里的，约定某天来取钱。”胡澄按照那个日子又前往集市，果然看到妻子来找卖首饰的人取钱，钱拿到手就走了。胡澄就偷偷跟在后面，到了郊外，胡澄追上了她，问是怎么回事，妻子说：“当初我下葬时，虽然官家给了一副棺材以免我暴尸荒郊，但至今一直被所司不断催要棺材钱。我没有办法，只好卖首饰还债了。”说完就不见了。后来胡澄因此出家当了和尚。出自《稽神录》。

王 攀

高邮县有位医工王攀，乡里推崇他为长者，常往来于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自念明日当赴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与亲友饮于酒家，不觉大醉，误出参佐门，投一村舍宿。向晓稍醒，东壁有灯而不甚明，仰视屋室，知非常宿处，因独叹曰：“吾明日须至县，今在何处也？”久之，乃闻其内蹑履声，有妇人隔壁问曰：“客将何之？”因起辞谢曰：“欲之高邮，醉中误至于此。”妇曰：“此非高邮道也，将使人奉送至城东，无忧也。”乃有一村竖至，随之而行。每历艰险，竖辄以手捧其足而过。既随至城东尝所宿店，告辞而去。攀解其襦以赠之，竖不受，固与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乃见其襦故在腰下。即复诣宿处寻之，但古冢耳，并无人家。出《稽神录》。

郑守澄

广陵裨将郑守澄，新买婢，旬日，有夜扣门者曰：“君家买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开门视之，无所见，方怪之。数日，广陵大疫，此婢亦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吊客数人，转相染着，皆卒。甲寅岁春也。出《稽神录》。

刘 鹭

洪州高安人刘鹭，少遇乱，有姊曰粪扫，为军将孙金所掳，有妹曰乌头，生十七年而卒。卒后三岁，孙金为常州团练副使。粪扫从其女君会宴于大将陈氏，乃见乌头在焉。

每隔几个月就要到县里去一次。这天他算着明天又该去县城了，就决定今天晚上出东水门夜乘小船，等天亮了就能到县里。接着与亲友在酒家喝酒，不觉地喝了大醉，误出了参佐门，半夜在一间村舍里投宿。天亮时稍醒了酒，睁眼看见东墙下有盏不太亮的灯，仰头看看屋里，才知道这儿不是自己向来投宿的那个旅店，不觉独自叹了口气说：“我明天必须赶到县里，可现在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过了半天，就听见里屋有轻轻的脚步声，接着就听到一个妇人隔墙问道：“客官要去哪里呀？”王攀起来辞谢说：“我要去高邮，因为喝醉酒竟走错了路来到了这里。”妇人说：“这里不是去高邮的路，我找个人送你到东城，你不用担心。”就有一个村童来了，王攀跟着村童走。每次遇到艰险，村童就用手捧起王攀的脚飞一样地越过。一直跟到城东他经常投宿的旅店后，村童才告辞而去。王攀脱下身上的短袄送给村童，村童不要，王攀坚持送给他，他才拿着袄走了。王攀进了旅店换衣服，突然发现送给村童的短袄仍在自己腰上掖着。随即，王攀又到他曾误投的村舍去寻找，只有一座古冢，根本就没有人家。出自《稽神录》。

郑守澄

广陵副将郑守澄新近买了个丫鬟，十天后夜里听见有人敲门说：“你买的那个丫鬟，她的户籍在我这里，你万万不可以留她！”郑守澄开门看，什么也没看见，心理非常奇怪。过了几天，广陵突然流

行大瘟疫，那个婢女也得了病就死了，接着郑守澄也病死了。连前来祭吊的数人也传染了瘟疫都相继死去。这是甲寅年春天的事。出自《稽神录》。

刘 鹭

洪州高安县人刘鹭，少年时遇到战乱，他有个姐姐名叫粪扫，被一名叫孙金的军官抢掳去，他有个妹妹名叫乌头，十七岁上死了。死后三年，孙金当上了常州团练副使，粪扫跟着她的女主人参加大将陈某的宴会，突然看见妹妹乌头也在客人中间。

问其所从来，云：“顷为人所掳，至岳州，与刘翁媪为女。嫁得北来军士任某，即陈所将卒也，从陈至此尔。”通信至其家，鹭时为县手力。后数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谒孙金，即诣任营中。先遣小仆覘之，方见洒扫庭内，曰：“我兄弟将至矣。”仆良久扣门，问为谁，曰：“高安刘之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鹭多髯者乎？昨日晚当至，何为迟也？”即自出营门迎之。容貌如故，相见悲泣，了无少异。顷之，孙金遣其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宴叙良久。乌头曰：“今日乃得二兄来，证我为人，向者恒为诸甥辈呼我为鬼也。”任亦言其举止轻捷，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为同作者，饮食必待冷而后食。鹭因密问：“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对曰：“兄无为如此问我，将不得相见矣。”鹭乃不敢言之。久任卒，再适军士罗氏，隶江州。陈承昭为高安制置使，召鹭问其事，令发墓视之。墓在米岭，无人省视，数十年矣。伐木开路而至，见墓上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测。众惧不敢发，相与退坐大树下，笔疏其事，以白承昭。是岁，乌头病，鹭往省之，乃曰：“顷为乡人十余辈，持刀杖劫我，几中我面。我大责骂，力拒之，乃退坐大树下，作文书而去。至今举身犹痛。”鹭乃知恒出入墓中也，

粪扫问乌头从哪儿来，乌头说：“先前也是被人所掳，到了岳州，给了刘家老夫妇做养女。后来又嫁给从北方来的军士任某，任某是陈将军的下属，就跟着他来到此地。”于是粪扫给家里通了这个消息，刘鹭当时在县里当一名得力的杂役。几年后，刘鹭到城里办公事，就前往毗陵去看望姐妹。一天晚上住在旅店中，第二天先去拜见孙金，找

到姐姐粪扫，然后领她到任某的军营里去找乌头。刘鹭先派了个童仆在门外偷看，正看见乌头在打扫庭院，一面打扫一面说：“我兄弟来看我来了。”仆人敲了半天门，乌头问门外是谁，童仆说：“我是高安县刘鹭派来的家使。”乌头说：“莫非是我那大胡子名叫刘鹭的二哥吗？昨天晚上就该来，为什么迟呢？”说着自己就出了营门迎接。刘鹭见妹妹容貌和过去完全一样，兄妹相见悲伤地哭起来，丝毫没有疑心。过了一会儿，孙金派他的几个外甥拿着酒食到任某这里来，欢宴了很久。乌头说：“今天幸亏我二哥来，才证明我是人，过去我一直被外甥们当做鬼。”任某也说乌头行动举止十分轻快，针线活也极快捷，常常夜里做活干到天亮，就像有不少人和她一起做针线活一样，还说乌头每次吃饭必须等饭凉后才能吃。刘鹭于是背后偷偷问乌头：“你当年已经死了，怎么现在到了这里呢？”乌头说：“哥哥不要再如此追问我这些事，我们将不能相见了。”刘鹭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不久之后，乌头的丈夫任某死了，乌头又嫁给一个姓罗的军官，罗某驻守江州。后来陈承昭当了高安县的制置使，听说乌头死而复生的事后，招来刘鹭询问，并下令挖开乌头的墓查看。墓在米岭山上，根本没人照管，已经荒芜了几十年。人们砍伐通往墓地的树木，开了条路到那里，只见墓上有个洞，像碗口大，里面深不可测。大家都很怕，不敢挖墓，一起退坐在大树下，用笔记录了墓地的情况呈报给陈承昭。这一年，乌头生了病，刘鹭去探望，乌头对刘鹭说：“前些日子有十几个乡人拿着刀杖拦劫我，差点砍伤我的脸。我大骂他们一顿，用力反抗他们，才吓得退回去坐在树下，写了一篇文章才离去了。到现在我全身还痛得要命。”这时刘鹭才知道妹妹乌头经常在坟穴里出入，

因是亦惧而疏之。罗后移隶晋王城成。显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罗陷没，不知所在，时年六十二岁矣。出《稽神录》。

确实是鬼，因而对她也有些惧怕而疏远了她。姓罗的军官后来又调归山西的晋王柴荣部，周世宗显德五年，后周军占领了淮南一带，罗军官所在的部队被消灭，不知他带着乌头去了什么地方，算来乌头那年应该是六十二岁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哥舒翰 章仇兼琼 杨慎矜 江南吴生 朱岷女

杜 万 韦自东 马 燧

哥舒翰

哥舒翰少时，有志气，长安交游豪侠。宅新昌坊。有爱妾，曰裴六娘者，容范旷代，宅于崇仁，舒翰常悦之。居无何，舒翰有故，游近畿，数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殡于堂奥。既无他室，舒翰曰：“平生之爱，存没何间？”独宿_纒帐中。夜半后，庭月皓然，舒翰悲叹不寐，忽见门屏间有一物，倾首而窥，进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长丈许，著豹皮裤，锯牙披发，更有三鬼相继进。乃拽朱索，舞于月下，相与言曰：“床上贵人奈何？”又曰：“寝矣。”便升阶，入殓所，拆发，舁槨于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体，环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物狼藉。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贵人，

哥舒翰

唐代名将哥舒翰少年时就很有志气，在京城长安结交了很多豪杰侠士。他住在新昌坊。有个爱妾叫裴六娘，容貌绝代，家住崇仁里，哥舒翰十分宠爱她。不久，哥舒翰因公事到京郊巡视，几个月后才回来。回来后，裴六娘已经病死，哥舒翰十分悲痛，傍晚，就来到她的住所。当时裴六娘还没有埋葬，停尸在堂屋里。哥舒翰来后没有别的屋子可住，就说：“裴六娘是我这一生所爱的人，她不论是活是死在我有什么顾忌呢？”因此就在灵帐里睡下了。半夜时，庭院里月光皎洁，哥舒翰悲伤哀叹不能入睡，忽然看见外面大门和影壁墙之间有一个东西在探头探脑窥看，进退徘徊，然后进到院子里，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夜叉。这夜叉有一丈多高，穿着豹皮裤，牙像锯齿，披散着长发，接着又有三个鬼跟着进来。他们一起扯着红色的绳子在月

光下跳舞，边跳边说：“床上的贵人怎么样了？”其中一个说：“已经睡了。”说罢，他们就走上庭院的台阶，进入停尸的堂屋，把棺材抬到外面月光下，打开棺材盖，把尸体取出来，切割肢体，围坐着一起吃起来，尸体的血流在院子里，死者的尸衣撕扯得扔了一地。哥舒翰越看越怕，也十分痛心，暗想：“这些鬼怪刚才称我为‘贵人’，

我今击之，必无苦。”遂潜取帐外竿，忽于暗中掷出，大叫“击鬼”。鬼大骇走，舒翰乘势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后，不得上，舒翰击中流血，乃得去。家人闻变乱，起来救之，舒翰具道其事，将收余骸。及至堂，殓所俨然如故，而啖处亦无所见。舒翰恍忽，以为梦中，验其墙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后数年，舒翰显达。出《通幽录》。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镇蜀日，佛寺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童儿舞于竿杪，忽有一物，状如雕鹗，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而神形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如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饲果实饮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书故实》。

杨慎矜

开元中，杨慎矜为御史中丞。一日，将入朝，家童开其外门，既启锁，其门噤不可解。慎矜且惊且异。泊天将晓，其导从吏自外见慎矜门有夜叉，长丈余，状极异，立于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门。火吻电眸，盼顾左右。从吏见之，俱惊栗四去。久而衢中舆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

我现在如果攻击他们，一定不会吃什么苦头。”就偷偷抄起帐外的一根竿子快速从暗中掷出去，大声喊叫“打鬼”。鬼怪们惊吓得四散而逃，哥舒翰趁势追到院子西北角，鬼怪们纷纷翻墙而逃。有一个鬼跑在最后，没来得及上墙，被哥舒翰打中，这鬼勉强爬上墙，地上留下了血迹。这时家里人听见外面乱哄哄的，就跑出来救助，哥舒翰把刚

才发生的事详细地说给大家听，让大家收拾被夜叉撕碎的尸体。等到了堂屋，却见里面的棺槨和原来完全一样，鬼撕咬尸体的地方也毫无痕迹。哥舒翰恍惚，以为自己在梦中，但验看墙上有夜叉留下的血，院里也有鬼走过的痕迹，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几年之后，哥舒翰官居显位，成了大将军。出自《通幽录》。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镇守蜀郡时，有一次寺院里举行盛大的斋会。庙院里正在演百戏，有个十岁的童子正在竹竿顶上做各种惊险的动作，这时空中突然飞来一个像雕鹗的怪物将竹竿上的童子掠去。人们大惊，表演也只好停了。几天后，那孩子的父母发现孩子在高塔顶上，竖梯子爬上去把孩子抱下来，孩子变得又呆又痴。过了好久才说，他当时看见有一个像壁画上的飞天夜叉的怪物，突然把他掠到塔里，每天用果子食物喂他，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十天后，孩子才恢复了正常。出自《尚书故实》。

杨慎矜

唐玄宗开元年间，杨慎矜任御史中丞。一天，他准备上朝，家童去给他开大门，门锁打开后，门却怎么也打不开。杨慎矜又惊讶又奇怪。一直等到天快亮后，他的导从官来催他上朝，看见杨慎矜家的大门外有一个夜叉，一丈多高，形状极其怪异，站在大门的廊宇下，伸出两只手从外面拽住了门扇。这夜叉红嘴如火、目光似电，左顾右盼。导从官和侍卫们看见了夜叉，都吓得四处逃散。过了半天，街上车马行人渐渐多了，那夜叉才向南而去。

行者见之，咸辟易仆地。慎矜闻其事，惧甚。后月余，遂为李林甫所诬，弟兄皆诛死。出《宣室志》。

江南吴生

有吴生者，江南人。尝游会稽，娶一刘氏为妾。后数年，吴生宰县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旷烈

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怒。殴其婢仆，或啮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戾，心稍外之。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潜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俯然不语。吴生怒，讯其婢，婢曰：“刘氏食之尽矣。”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鹿献，吴生命致于庭。已而吴生始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目眦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数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俱战栗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竟不如所在。出《宣室志》。

朱岷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数百寻。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扬，则浮屠势若摇动，故里人无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

行人见到夜叉，有的赶快躲藏，有的吓得顿时仆倒在地。杨慎矜后来听说这些情况，心里更为恐惧。一个多月后，就被奸相李林甫诬陷，兄弟们都被诛杀。出自《宣室志》。

江南吴生

有位吴生，江南人。曾宦游于会稽，娶了一个姓刘的女子为妻。几年后，吴生被任命为雁门郡的某县县令，便带着妻子刘氏同去上任。刘氏刚嫁给吴生时贤淑柔顺是出了名的，几年后忽然变得十分暴躁乖戾不可控制，往往有不如意就大怒。殴打婢女仆人，甚至用牙齿把仆人咬得鲜血直流仍不解气。吴生从知道刘氏脾气暴戾开始，心里渐渐有所厌恶。曾经有一天，吴生和雁门郡的几位部将到野外打猎，猎得不少狐狸兔子，放在厨房里。第二天，吴生外出，刘氏就偷偷钻进厨房，抓起狐兔就生啃活吞地吃了。快吃完时，吴生回来，盘问猎来的野物哪去了，刘氏只是低头不语。吴生很生气，就问丫鬟，丫鬟

说：“刘氏把它们吃光了。”吴生这才开始怀疑刘氏是妖怪。十多天后，有位县里的官员献给吴生一头鹿，吴生让人放在院子里。然后对刘氏谎称自己要出远门，出门后就躲在僻静处偷看。只见刘氏散发露臂，眼睛瞪得全裂了开，状貌立刻就不同了。她站在庭院中，左手扯起鹿，右手掏出鹿的内脏就大吃起来。吴生非常害怕，吓得瘫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过了半天，才招来十几名吏卒，拿着刀枪冲进庭院。刘氏见吴生来了，干脆脱去了衣裳，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原来是个母夜叉。只见她眼睛发出的光像闪电，牙齿像戟的尖刃，身上筋骨棱嶒，全身青色。这时吏卒都吓得不敢靠前。那夜叉却四处观望着，好像也有点怕什么东西。僵持了一顿饭工夫，夜叉突然向东跑去，脚步十分急促，竟然不知去了哪里。出自《宣室志》。

朱岷女

武陵郡有座佛塔祠，高近百丈。下面俯瞰着大江，每当江水暴涨时，佛塔也像在晃动，所以当地人不敢登上塔顶。有个商人朱岷，家极赡，有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霁，郡民望见浮屠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缣衣，郡民且以为他怪。岷闻之，即往观焉。望其衣装，甚类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见女也。岷惊讯其事，女曰：“某向者独处，有夜叉长丈余，甚诡异，自屋上跃而下，入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日，方稍寤，因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饮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见，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暮归，某因诘之：‘何为惧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则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不以太牢为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来，至浮屠下，望某而语曰：‘何为有异志而弃我乎？使我终不得近子矣。从此别去！’词毕，即东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归。”出《宣室志》。

杜 万

杜万员外，其兄为岭南县尉，将至任，妻遇毒瘴，数日卒。时盛夏，无殓斂，权以苇席裹束，瘞于绝岩之侧。某到官，拘于吏事，不复重斂。及北归，方至岩所，欲收妻骸骨。

岷，家里极富有，有一个女儿，不久丢失了。全家到处寻找，十多天了也不知她去了什么地方。有一天，雨过天晴，郡里的人看见塔顶上好像站着个人，看上去，塔上的人隐约穿着花绸衣，郡里的人以为是个什么怪物。朱岷听说后，就跑到塔下看。看那人的衣装很像丢失的女儿，就叫人登上塔顶去接，一看果然是女儿。朱岷惊恐地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说：“那天我正一个人玩，有个奇形怪状一丈多高的夜叉，从房上跃下来，进了我的屋子，对我说：‘不要怕我。’接着夜叉就用自己衣服裹上我飞奔而去，一直把我弄上塔顶。随后我痴痴呆呆像喝醉了酒，几天后才渐渐清醒了，心里也更加害怕。那夜叉一般一大早都会到塔底下的村庄里去弄来食物给我吃。这天夜叉刚走，我就从塔顶往下看，见夜叉在村子里走路时遇见一个穿白衣的人，夜叉见了吓得立刻退避于百步以外，不敢偷看那白衣人。等晚上夜叉回到塔里，我就问夜叉：‘为什么怕那白衣人？’夜叉说：‘那个白衣人从小就不吃牛肉，所以我不敢接近他。’我问夜叉这是什么原因，夜叉说：‘牛是种地的，是人们生活的根本。人不吃牛肉，上天就保佑他，所以我不敢接近他。’我暗想：‘我是个人，现在离开了父母，和一个鬼怪在一起，多么可悲啊！’第二天，夜叉走后我就暗暗祝祷说：‘我也发誓不吃牛肉！’这样祷告了三次，那夜叉忽然从郡里回到塔下向我喊道：‘你为什么对我变了心要抛弃我呢？让我今后再也不敢接近你了。我们从此别过！’夜叉说完，就向东飞走了，始终不知去了哪里。我心中大喜，这才从塔上得以回到您身边。”出自《宣室志》。

杜 万

杜万员外郎，他的哥哥是岭南县尉，就要去上任，他的妻子染上毒瘴，没几天就死了。当时正是盛夏，一时找不到棺材装殓，暂时用一领苇席把她卷了起来埋葬在一个悬崖的边上。杜万的哥哥上任后，

受官事限制，没来得及回来重新去埋葬妻子。等到他又回北方时，才再次来到那悬崖边，想要收殓妻子的骨骸。

及观坎穴，但苇尚存。某叹其至深而为所取，悲感久之。会上岩有一径，某试寻。行百余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狰狞，不可复识。怀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状类罗刹。极呼方寤，妇人口不能言，以手画地，书云：“我顷重生，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书之悲涕。顷之，亦能言，谓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当杀君。”某问：“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儿，随某至船所，便发。夜叉寻抱大儿至岸，望船呼叫，以儿相示。船行既远，乃擘其儿作数十片，方去。妇人手中之子，状如罗刹，解人语。大历中，母子并存。出《广异记》。

韦自东

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尝游太白山，栖止段将军庄。段亦素知其壮勇者。一日，与自东眺望山谷，见一径甚微，若旧有行迹。自东问主人曰：“此何诣也？”段将军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顶，殿宇宏壮，林泉甚佳。盖唐开元中，万回师弟子之所建也。似驱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问樵者说，其僧为怪物所食，今绝踪二三年矣。又闻人说，有二夜叉于此山，亦无人敢窥焉。”自东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颡，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将军止曰：“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自东不顾，

等看那墓穴，就只剩下苇席了。他感叹自己深爱的妻子的骨骸被取走了，心里难过了很久。恰好山岩上有一条小道，他试着去找寻。走了一百多步，来到一个石洞里，果然找到了妻子，但妻子浑身裸露，面貌狰狞，不能再辨认出是他妻子。她怀中抱着一个小孩，小孩旁还有一个小孩，状貌像罗刹。杜某极力呼喊，妻子才醒来，但嘴里不能说话，只是用手在地上画字，写道：“我当初已经重生了，被夜叉捉来。现在这两个孩子就是我生的。”一面写一面悲啼。过了一会儿，也能说话了，她说：“你快离开吧，夜叉倘若回来，定会杀了你。”杜某问妻子：“你能离开吗？”妻子说：“能离开。”便站起来抱上那个小

儿，随杜某上了船，便开船了。船开以后，那个公夜叉很快抱着大儿子赶到岸边，望着船大声呼叫，并把手中的孩子举在手上示意。看着船走远了，那夜叉气得把抱着的孩子撕成几十片才离去。妻子手里抱的那个小孩，形状也像夜叉，但能懂得人话，一直到唐代宗大历年间，她们母子还都活着。出自《广异记》。

韦自东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名叫韦自东的，是个性格刚毅、讲究义气的人。他曾游历太白山，住在段将军的庄园里。段将军也向来知道韦自东的威武勇敢。有一天，段将军和韦自东眺望山谷，见有一条小路，尽管很细，却像有人走过的足迹。韦自东问段将军：“这条小路通往什么地方？”段将军说：“过去有两个和尚住在这个山顶上，山顶上有一座庙，殿宇宏伟壮观，附近的山林泉水也很秀美。这庙大概是唐玄宗开元年间万回大师的弟子建造的。真像是驱使鬼工，不是靠人力所能建得了的。据打柴的人说，那两个和尚后来被怪物吃掉，已经有两三年不见和尚的踪影了。又听人说有两个夜叉住在山上，所以谁也不敢到山上去了。”韦自东一听非常生气地说：“我向来就愿干铲除强暴、抱打不平的事，夜叉是什么东西，竟敢吃人！今天晚上，我一定拎来夜叉的头，扔在你的门外。”段将军拦阻说：“空手斗虎、徒步过河都是鲁莽人干的事，冒险丧命，难道你死也不后悔吗？”韦自东没理会，

仗剑奋衣而往，势不可遏。将军悄然曰：“韦生当其咎耳。”

自东扞萝蹻石，至精舍，悄寂无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户，履锡俱全，衾枕俨然，而尘埃凝积其上。又见佛堂内，细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寝之处。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类，或庖炙之余，亦有锅镬薪。自东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树，径大如碗，去枝叶，为大杖。扞其户，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昼，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扞^鐏，大叫，以首触户，折其石佛，而踣于地。自东以柏树挝其脑，再举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阖其扉。顷之，复有夜叉继至，似怒前归者不接己，亦哮吼，触其扉，复踣于户闕，又挝

之，亦死。自东知雌雄已殒，应无侪类，遂掩关烹鹿而食。及明，断二夜叉首，挈余鹿而示段，段大骇曰：“真周处之侪矣！”乃烹鹿饮酒尽欢，远近观者如堵。

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东曰：“某有衷恳，欲披告于长者，可乎？”自东曰：“某一生济人之急，何为不可？”道士曰：“某栖心道门，悬志灵药，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为吾配合龙虎丹一炉，据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灵药将成，而数有妖魔入洞，就炉击触，药几废散。思得刚烈之士，仗剑卫之。灵药倘成，当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东踊跃曰：“乃平生所愿也！”遂仗剑从道士而去。

手持宝剑振衣直奔山上而去，其气势不可阻挡。段将军忧伤地说：“韦生要自讨苦吃了。”

韦自东手拽着山上的藤萝、脚蹬着岩石上了山，进入寺庙中，寂静的没有一个人影。又见两个和尚的住处大敞着门，鞋子和传经用的锡杖都在，被褥枕头也整齐摆放在床上，但上面蒙着很厚的尘土。又见佛堂里，小草茸茸，草上似乎有巨物躺在上面睡觉的痕迹。佛堂的四壁挂了很多野猪黑熊之类，也有些是烧熟吃剩的肉，还有锅灶和柴火。韦自东于是知道砍柴人说有怪物的话是对的，心想夜叉没回来，就拔了一棵柏树，像碗口一样粗，去掉枝叶，做成一根大棍。把大门锁好，又用一个石佛堵在门口。这天夜里，月明如昼，半夜时分，那夜叉扛着一只鹿回来，生气门锁着，就吼叫起来，用头撞门，并撞断了石佛倒在地上。韦自东抡起大棍朝夜叉头上打下去，打了两棍就将夜叉打死了。然后把死夜叉拖进佛堂，又把门关上。不一会儿，又有夜叉跟着回来了，好像为前面回来的夜叉不迎接他而恼怒，也大声吼叫咆哮起来，用头撞门，又摔倒在门槛上，韦自东又用棍子猛打，也将它打死了。韦自东看雌雄两只夜叉都死了，应该没有夜叉的同类了，就关上门煮鹿肉吃。天亮后，他割下两只夜叉的头，拿着吃剩的鹿肉回来给段将军看，段将军大惊地说：“你真是传说中除掉三害的那位英雄周处的同类呀！”于是就煮了鹿肉一起喝酒尽欢，远近来了很多围观的人，围成了一堵人墙。

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道士，向韦自东施礼说：“贫道有个真诚的请求，想向你倾诉一下，不知行不行？”韦自东说：“我一生专门救人

急难，有什么不可？”道士说：“我潜心于道门，一直诚心专意炼制仙丹灵药，不是一朝一夕了。两三年前，一位神仙为我配合了一炉龙虎金丹，在神仙的山洞里炼制，有些时日了。如今灵药就要炼成，可总有妖魔入洞中捣乱，撞击炼丹炉，药丹也差点报废。我想找一位勇武刚烈的人拿着刀剑守护。倘若我的仙丹能炼成，我会分给他的。不知你能不能随我去呢？”韦自东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平生愿意做的！”就带着剑跟道士走了。

济险蹊峻，当太白之高峰，将半，有一石洞，可百余步，即道士烧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约曰：“明晨五更初，请君仗剑，当洞门而立。见有怪物，但以剑击之。”自东曰：“谨奉教。”久立烛于洞门外，以伺之。俄顷，果有巨虺长数丈，金目雪牙，毒气氤郁，将欲入洞。自东以剑击之，似中其首，俄顷若轻雾而化去。食顷，有一女子，颜色绝丽，执芰荷之花，缓步而至。自东又以剑拂之，若云气而灭。食顷，将欲曙，有道士，乘云驾鹤，导从甚严，劳自东曰：“妖魔已尽，吾弟子丹将成矣，吾当来为证也。”盘旋候明而入，语自东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诗一首，汝可继和。”诗曰：“三秋稽颡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自东详诗意曰：“此道士之师。”遂释剑而礼之。俄而突入，药鼎爆烈，更无遗在。道士恸哭，自东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涤其鼎器而饮之。

自东后更有少容。而适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将军庄尚有夜叉骷髅见在，道士亦莫知所之。出《传奇》。

马 燧

马燧贫贱时，寓游北京，谒府主，不见而返。寄居于园吏，吏曰：“莫欲谒护戎否？若谒，即须先言，当为其歧路耳。”

他们渡过险滩，翻过峻岭，来到太白山的高峰，峰的半腰有一个石洞，进洞大约百余步就是道士炼丹的屋子，只有一个弟子在里面。道士跟韦自东相约说：“明天早晨五更时分，请你手持宝剑站在洞口。如果看见有怪物，你只管用剑砍杀它。”韦自东说：“谨慎地奉行您的教令。”韦自东在洞口点了一支蜡，长久地站立在那，等着那怪

物。不一会儿，果然有条几丈长的大蛇，金目白牙，裹着浓重的毒雾来到洞口，要进洞里。韦自东挥剑猛砍，好像砍中了它的头，迅速化成一股轻雾而去。约一顿饭工夫，洞口又来了个女子，容貌绝美，手里拿着一束荷花，慢慢走来。韦自东又砍了一剑，那女子化成云气消失了。又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天要亮了，只见一个道士驾着云彩，骑着仙鹤，带着很多侍从自空中而来，慰劳韦自东说：“妖魔已经除尽，我弟子炼的丹就要成功了，我特地来验一验他的丹炼成没炼成。”骑鹤的道士在空中盘旋，等天亮后进到洞中，对韦自东说：“我弟子的丹炼成了，我很高兴，我现在作一首诗，你可跟着和一首。”说着就念了四句诗：“三秋稽颡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韦自东揣摩了下骑鹤道士念的诗，心想：“这一定是炼丹道士的师傅。”就收起宝剑向他行礼。那道士却突然冲进洞里，接着就听见炼丹炉轰隆一声爆炸，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炼丹道士失声痛哭，韦自东这才知道上了当，心中非常悔恨自责。韦自东和道士用泉水洗了炼丹的锅鼎，喝了洗鼎的水。

从此以后，韦自东面容变得年轻了。后来韦自东去了南岳衡山，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段将军的庄园里还有那两只夜叉的头骨，道士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出自《传奇》。

马燧

马燧贫贱的时候，游历到了北京太原府，找晋身的门路，他去求见府台，府台不见他，扫兴而归。寄居在一个管园林的园吏那儿，园吏对他说：“你莫不是要去拜见护戎官啊？如果想去见他，就须先跟我说，我当为你疏通下，以免走错了门找不到他。

护戎讳数字而甚切，君当在意，若犯之，无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则所益与诸人不同。慎忽暗投也，某乃护戎先乳母子，得以详悉，而辄赞君子焉。”燧信与疑半。明晨，入谒护戎，果犯其讳，庭叱而去。畏惧之色见于面，园吏曰：“是必忤护戎耳。”燧问计求脱，园吏曰：“君子戾我，而恟惶如是，然败则死，不得渎我也。”遂匿燧于粪车中，载出郭而逃。于时护戎果索燧，一报不获，散铁骑者，每门十

人。燧狼狈窜六十余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败室之中。尚未安，闻车马蹄歛声，人相议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护戎之使也。俄闻车马势渐远，稍安焉。未复常息，又闻有窸窣人行声，燧危栗次。忽于户牖见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绝长，手携一襖曰：“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对。又曰：“大惊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安慰，无生忧疑也。”燧乃应诺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过，尚有余恐矣。君固馁，我食汝。”乃解所携襖，有熟肉一瓯，胡饼一个，燧食甚饱。却令于旧处，更不可动，胡二姊以灰数斗，放于燧前地上，横布一道，仍授之言曰：“今夜半，有异物相恐劫，辄不可动。过此厄后，勋贵无双。”言毕而去。

夜半，有物闪闪照人，渐近户牖间。见一物，长丈余，乃夜叉也。赤发猬奋，金身锋铄，臂曲瘿木，甲驾兽爪，衣

护戎官忌讳几个字，忌讳得很厉害，你应当注意，不然犯了他的忌，是不能逃脱一死的。但是如果你幸运地讨得他的满意，你就会得到别的人讨不到的好处。要谨慎，不能去暗投，我是护戎官的已故奶娘的儿子，我能详细地了解他，来助你一臂之力。”马燧对园吏的话半信半疑。第二天早晨，去拜见护戎官，果然犯了护戎官所忌讳的字，当庭挨了训斥离开了。马燧脸上露出畏惧的神色，园吏说：“这一定触犯了护戎官。”马燧就向园吏讨脱身之计，园吏说：“先生你不听我的，才落得这样不安，我可以帮你一把，但是不成功，我们都得死，不能轻慢我不听我的。”于是把马燧藏在粪车里，送出城让他逃走了。这时护戎官果然到处捉拿马燧，没有抓到，就派了一些骑兵每个城门十人地搜寻追捕他。马燧狼狈逃窜了六十多里，傍晚，估计自己逃不出境，就躲藏进一家逃荒扔下的破房子里。还没安顿下来，就听见外面传来车马的隆隆声，还能听见外面人相互议论着：“还能再往前追二三十里吗？”果然是护戎官的追兵。不久听到车马声渐渐远去，马燧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还没恢复正常的喘息，又听到外面有“窸窣”的脚步声，马燧的心又恐惧战栗起来。忽然从窗口看见一个女人，身穿布衣，身材极高，手里拿着个布包袱，问道：“马燧在这里吗？”马燧没有应声，不敢说话。那女人又说：“吓坏了是不是？胡二姐知道你在这里，特地来安慰你，不要担心生疑虑。”马燧这才应

声出来。胡二姐又说：“你的大难已过，还剩下点恐慌。你一定饿了，我给你送饭来了。”说着就解开手里的包袱，是一碗熟肉，一个胡饼，马燧吃得很饱。胡二姐让他还待在原地不要动，拿来几斗灰土放在马燧面前的地上，还用几斗灰在他面前的地上横着撒了一道，然后警告说：“今天半夜里可能有怪物来劫你，你千万不要动。等你过了这场小灾，以后就会富贵无双了。”胡二姐说完就走了。

半夜时，果然有个怪物光闪照人，渐渐靠近窗前。这怪物一丈多高，是个夜叉。红头发像刺猬刺似的直竖着，金色的身子闪着光，臂上的肌肉像木头疙瘩，指甲伸开像野兽的利爪，穿着

豹皮裤，携短兵，直入室来。犴目电变，吐火喷血，跳踯哮吼，铁石消铄。燧之惴栗，殆丧魂亡精矣。然此物终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撒一门扉，藉而熟寝。俄又闻车马来声，有人相谓曰：“此乃逃入室，不妨马生匿于此乎？”时数人持兵器，下马入来。冲啼夜叉，夜叉奋起，大吼数声，裂人马啖食，血肉殆尽。夜叉食既饱，徐步而出。四更，东方月上，燧觉寂静，乃出而去，见人马骨肉狼藉，乃获免。后立大勋，官爵穹崇。询访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报不获，乃每春秋祠飨，别置胡二姊一座，列于庙左。出《传异记》。

豹皮裤，手执短刀，直奔屋里来。这夜叉狰狞的双目一开一合像电光，嘴里吐火喷血，又跳又吼，铁石会被它熔化似的。马燧恐慌战栗，差点吓得魂飞魄散了。然而这个夜叉始终不敢越过胡二姐撒的那道灰。那夜叉折腾了半天，后来摘下一扇门，躺在上面睡着了。不一会儿，又听见驶过来的车马声，有人在屋外说：“这是逃荒人扔下的破屋子，姓马的会不会藏在这里呢？”接着几个人手持兵器下马进了屋。一看见夜叉就吓得大叫起来，夜叉被惊醒，一跃而起，大吼几声，抓住人和马，撕裂人马而食，连血带肉吃了个精光。夜叉吃饱后，慢慢走出屋去。这时已是四更天，东方还挂着月亮，马燧听听再也没有什么动静，就出了屋门，见外面人马的骨肉扔得到处都是，他竟然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来马燧果然立了大功，得到了很高的官位。他到处寻访当年救他的胡二姐，却一直找不到，想要报答她也无法报答，只好每到春秋祭祀神灵时，单独给胡二姐设一桌供品，放在庙旁

祭祀他。出自《传异记》。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东洛张生 薛 淙 丘 濡 陈越石 张 融

蕴都师

东洛张生

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有东洛客张生，应进士举，携文往谒。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远，歇于树下。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马，张生与僮仆宿于路侧，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觉。见一物如夜叉，长数丈，擎食张生之马。张生惧甚，伏于草中，不敢动。才讫，又取其驴，驴将尽，遽以手拽其从奴，提两足裂之。张生惶骇，遂狼狈走，野叉随后，叫呼诟骂。里余，渐不闻。路抵大冢，冢畔有一女立，张生连呼救命。女人问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冢，内空无物，后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张生遂寻冢孔，投身而入，内至深，良久亦不闻声。须臾，觉月转明，忽闻冢上有人语，推一物，便闻血腥气。视之，乃死人也，身首皆异矣。少顷，又推一人，至于数四，

东洛张生

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有个从东洛来的张生去应考进士，带着自己的文章前来拜见他。张生走到半路，遇上了暴雨冰雹，这时天已昏黑，离客店还远，就在大树下歇息。过了一会儿，雨停了，月色朦胧，就卸下马鞍放开了马，和童仆睡在路旁，由于困倦睡得很熟，过了很久才醒过来。看见一个怪物像个夜叉，有好几丈高，正撕扯着张生的马吞食。张生吓坏了，伏在草丛中不敢动。夜叉才吃完了马，又去吃童仆骑的驴，驴快吃完了，又用手拽起童仆，抓着两条腿撕成两半。张生非常害怕，于是狼狈奔逃，夜叉紧跟在后面又吼又骂。张生跑出一里多地，后面夜叉的追赶声渐渐听不见了。来到一个大坟冢边上，见坟冢旁站着个女子，张生连呼救命。女子问他，他说了详情，

女子说：“这是个古冢，里面什么也没有，坟后有个洞口，你暂且躲进去吧。不然就没命了。”张生于是找到洞口，钻了进去，里面非常深，过了半天，也听不见外面的动静了。不久觉得有月色照了进来，想走出来，忽然听见坟冢上有人说话，接着就有个东西被推进坟冢里来，张生立刻闻到一股血腥气。一看是个死人，身子和脑袋已经分家了。片刻之间，又推进来一个死人，这样连着推进来几个，

皆死者也。既讫，闻其上分钱物衣服声，乃知是劫贼。其帅且唱曰：某色物与某乙，某衣某钱与某乙。都唱十余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罢去。张生恐惧甚，将出，复不得，乃熟念其贼姓名，记得五六人。

至明，乡村有寻贼者，至墓旁，睹其血，乃围墓掘之，睹贼所杀人，皆在其内。见生惊曰：“兼有一贼墮于墓中！”乃持出缚之。张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贼，杀人送于此，偶墮下耳。”笞击数十，乃送于县。行一二里，见其从奴驴马鞍驮悉至，张生惊问曰：“何也？”从者曰：“昨夜困甚，于路傍睡着。至明，不见郎君，故此寻求。”张生乃说所见，从者曰：“皆不觉也。”遂送至县。牛公先识之，知必无此，乃为保明。张生又记劫贼数人姓名，言之于令。令遣捕捉，尽获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于张生，以擒贼耳。出《逸史》。

薛 淙

前进士薛淙，元和中，游河北卫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与数人同访主人僧，主人僧会不在，唯闻库西黑室中呻吟声，迫而视，见一老僧病，须发不剪，如雪，状貌可恐。淙乃呼其侣曰：“异哉病僧！”僧怒曰：“何异耶？少年子要闻异乎？病僧略为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

都是死人。上面停了下来，听见上面传来分钱物衣服的声音，这才知道是一伙盗贼。盗贼头子叫着同伙的名字，说：这件东西分给你，那件衣服那些钱物分给他。陆续叫了十多人的名字。还听到因为分赃不均有的人埋怨有的人怒骂，过了好久强盗们才各自散去了。张生十分

害怕，想要出去又不能，心里就熟记了五六个盗贼的姓名。

天亮后，村子里的人四处搜寻盗贼，来到坟冢旁，看见了血迹，就围着坟把坟挖开，见盗贼杀死的人都在里面。发现张生后，村里人惊讶地说：“还有一个盗贼掉进坟里了！”就把张生抓出来绑上。张生说了自己的所有情况，村里人都不信，说：“你就是盗贼，杀了人往坟里送时偶然自己掉了下去。”于是把张生打了几十棍子送到县里。走了一二里时，张生看见自己的童仆和驴、马全过来了，就惊问：“怎么都还活着？”童仆说：“昨天夜里太困了，在路旁睡着了。天亮后发现不见了你，所以来这里找你。”张生向童仆说了昨夜那夜叉吃驴马的事，童仆说：“都没感觉。”村里人把张生送到县上。县尉牛僧孺本就认识张生，知道张生是个读书人，绝不会干抢劫的事，就替他作证保了下来。张生又把记在心里的几个盗贼的姓名告诉县令，县令派人捕捉，全都一一捉拿归案，张生才完全解脱出来。细细推究，其实是神灵冤魂借助于张生擒贼而已。出自《逸史》。

薛 淙

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个前科进士薛淙，到河北卫州地界的一个乡村去寻访一座古庙。傍晚，想在庙里住下，和几个游客一同去拜访庙里的住持和尚，住持和尚恰巧不在，人们只听到庙中仓库西面的黑屋里传出呻吟声，近前一看，见屋里有个生病的老和尚，胡须头发都不修剪、白得像雪，形貌很可怕。薛淙就招呼同伴们说：“这个得病的和尚太奇怪了！”那和尚生气地说：“我有什么怪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想听听真正的奇怪是什么样子吗？我就大概地给你们讲讲。”薛淙和朋友们说好好。和尚就说：“我

年二十时，好游绝国，服药休粮。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数里，日欲出，忽见一枯立木，长三百余丈，数十围，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窥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数里，遥见一女人，衣绯裙，跣足袒膊，被发而走，其疾如风。渐近，女人谓僧曰：‘救命可乎？’对曰：‘何也？’云：‘后有人觅，但言不见，恩至极矣。’须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见一人，乘

甲马，衣黄金衣，备弓箭之器，奔跳如电，每步可三十余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骤如一。至僧前曰：‘见某色人否？’僧曰：‘不见。’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飞天夜叉也。其党数千，相继诸天伤人，已八十万矣。今已并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获。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来，至此已八万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获罪于天，师无庇之尔。’僧乃具言。须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观之，天使下马，入木窥之，却上马，腾空绕木而上。人马可半木已来，见木上一排点走出，人马逐之，去七八丈许，渐入霄汉，没于空碧中。久之，雨三数十点血，意已为中矢矣。此可以为异。少年以病僧为异，无乃陋乎！”出《博异传》。

丘 濡

博士丘濡说，汝州傍县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数岁，忽自归。言初被物寐中牵去，倏止一处。及明，乃在古塔中，

二十岁时爱到偏僻而遥远的国度去游历，而且只服丹药不进饮食。我往北到过居延关，离西海只有三五十里路。有一天黎明时分，我已走了十多里，太阳快要出来时，忽然看见一株枯立的树，有三百丈高，好几十围粗，树心却是空的。我顺着树根往上看，这树直通云天，里面可以住人。然后我又往北走了几里地，远远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红衣裙，光着脚，袒露着胳膊，披头散发地奔跑，其快如风。女人渐渐靠近了我，对我说：‘能救我一命吗？’我问：‘怎么回事？’她说：‘有人在后面追我，只要对追我的人说没看见我，就感恩不尽了。’说罢，那女人很快就钻进枯树里。我又走了三五里，忽然又看见一个骑着披甲的马，穿着黄金衣，手持弓箭的人，奔跳像闪电，每一步就能跨三十多丈远，有时在半空，有时在地上，跑的步伐一样。这人来到我面前问：‘看见什么人没有？’我说：‘没看见。’那人说：‘千万不要帮她躲藏，她不是人类，是飞天夜叉。她们一共有好几千，陆续在天界已伤害了八十万。现在那几千飞天夜叉已经一起被抓住杀掉，只剩下这个最厉害的逃脱了。我昨夜接到天帝三次命令，从沙吒天追捕而来，跑到这里已经跑了八万四千里了。天帝已派了跟我一样的八千天使四处追捕那飞天夜叉，因为她是获罪于天界，大师不要庇护她呀。’我就

说了实话。片刻间，那骑马的天使就奔到了枯树前。我跑回去看，见那天使下马进了枯树察看，又跑出来骑上马腾空绕着枯树追上去。人马大约到树的一半时，只见一个红点从树里出来，天使骑马紧追，追了大约有七八丈高后，渐渐追上云天，消失在碧空中。过了半天，空中落下几十点血，看样子那飞天夜叉已中了箭。这件事才称得上是怪事。你们这些年轻人看我这个病和尚奇怪，你们不是太少见多怪了吗！”出自《博异传》。

丘 濡

博士丘濡说，汝州邻县五十年前有个村民丢失了女儿，过了几年，那女儿忽然自己回来了。说当年她被一个怪物在熟睡中拽走，转眼来到一个地方。等到天亮，才发觉在一座古塔中，见美丈夫，谓曰：“我天人，分合得汝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惧。”且诫其不窥外也。日两返下取食，有时炙饵犹热。经年，女伺其去，窃窥之，见其腾空如飞，火发蓝肤，磔耳如驴，至地，乃复人焉。女惊怖汗洽。其物返，觉曰：“尔固窥我。我实夜叉，与尔有缘，终不害尔。”女素慧，谢曰：“我既为君妻，岂有恶乎？君既灵异，何不居人间，使我时见父母乎？”其物言：“我罪业，或与人杂处，则疫作。今形迹已露，任尔纵观，不久当归尔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视，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与人杂。或有白衣尘中者，其物敛手则避。或见枕其头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见。及归，女问之：“向者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戏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予得而欺矣。遇忠直孝养，释道守戒律法策者，吾误犯之，当为天戮。”又经年，忽悲泣，语女：“缘已尽，候风雨送尔归。”因授一青石，大如鸡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气。后一夕风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释氏言，屈伸臂顷，已至其家，坠在庭中。其母因磨石饮之，下物如青泥斗余。出《酉阳杂俎》。

陈越石

颍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张氏者。

塔里有位英俊的男子，对她说：“我是天神，命中注定该得到你做妻子。自然有个年限，不会永远留你在这里，你不必猜疑也不必害怕。”男子还告诫她不许向塔外偷看。这男子每天两次到塔下去取饭，有时拿来的烤熟的食物还是热的。过了一年，女子趁他外出时悄悄察看，见那男子腾空如飞，红头发，蓝皮肤，竖着两只长耳像驴耳一样，等落到地面时，就又恢复了人形。女子惊吓得浑身冷汗，才知道他是妖怪。怪物返回塔中后已有所察觉，对女子说：“你到底偷看了我。我实际是夜叉，和你有缘分，终究不会伤害你的。”女子本来就贤惠，就赔礼道：“我既然已经做了你的妻子，怎会对你有恶意呢？夫君你既然灵异，为什么不到人间去居住，让我能时时见到父母呢？”怪物说：“我有罪业，如果和人们住在一起，就会引发人间瘟疫。现在形迹已经暴露，就任随你看，不久我当送你回家。”那座古塔离人居住区很近，女子经常往下看，见怪物在空中腾飞时不能变化形体，一落地才能变成人形和人杂处。但怪物偶然遇见尘世间白衣人，就垂手侧身躲避。有时又见夜叉靠近人的头、吐人的脸，那人全像是看不见。夜叉回来，女子问道：“刚才你在街上，对有些人尊敬而远之，对有些人戏耍捉弄，这是怎么回事？”怪物笑着说：“世上有些吃牛肉的，我遇见就欺侮捉弄他们。遇见那些讲究忠诚正直孝养亲人信守戒律法策的佛家道家人，我必须尊敬他们，如果失误冒犯了他们，当会被天帝严惩杀死我。”又过了一年，怪物忽然悲伤地哭泣，告诉那女子说：“我们的缘分已经到头了，等有风雨时我就送你回家。”说着送给女子一块鸡蛋大的青石，说带回家，可磨碎了服用，能去除毒气。第二天晚上，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怪物突然挟起女子说：“你可以回去了。”正如佛家形容的那样，屈伸手臂的工夫，女子已到了家里，坠落在庭院中。女子的母亲把那块青石磨碎了让她喝下去，拉出了一斗多像青泥一样的脏东西。出自《酉阳杂俎》。

陈越石

颍州人陈越石，原名黄石，住在郊外的王屋山下。有个妾姓张。

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之声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之状。越石深知其怪，恶而且惧。久之，闻烛影下有语：“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致掌中，幸无见阻。”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曰：“妖鬼何为辄来，宜疾去。不然，且击之，得无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肉见惠乎？”越石谓张氏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惧。以手击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视。明日，穷其迹，于垣上有过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将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顷，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数里外有呼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也？”连呼不止。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且恶其见呼，于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进士，至会昌二年，卒于蓝田令。出《宣室志》。

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一天陈越石和张氏一起吃夜宵，忽然听见烛影后面有很怪的呼吸声。接着一只手伸到陈越石面前，看那手是青黑色，手指很短，指甲细长，手臂上长满了黄毛，样子像讨东西吃。陈越石一看这手就清楚是个妖怪，心里又厌恶又害怕。过了半天，又听得烛影下的妖怪说：“我实在太饿了，所以来拜访。希望你往我手里少搁一点肉吧，希望不要拒绝我。”陈越石就夹了一小块肉扔到地下，那怪物用手迅速捡起来离开了。又说：“这肉很美味。”吃完了，又伸手到陈越石前。陈越石怒骂道：“妖魔，你怎么要起来没完了，当快离去。不然，我要揍你，你可别后悔！”那手就立刻缩回去了，好像有些害怕。但不一会儿，又把手伸到张氏面前，对张氏说：“姑娘，能给我点肉吗？”陈越石对张氏说：“千万别给他！”张氏到底没有给。又过了半天，怪物忽然从烛影后露出了脸，原来是一个夜叉，一头披散的红发，两眼像闪电，四个牙齿像锋利的刀刃的样子，很让人害怕。夜叉伸手就打张氏，张氏立刻仆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不能动了。陈越

石有胆量和勇力，立刻跳起来追打夜叉，夜叉就不回头地逃跑了。第二天陈越石寻找夜叉的脚印，见墙上有夜叉翻墙的痕迹。陈越石估计：“这个夜叉今天晚上会再来。”于是到了夜里，拿着根大棍子站在东北墙根，等着那个夜叉。只有一顿饭的工夫，夜叉果然来了，翻过墙后脚还没落地，陈越石就扑上去用棍子连打了几十下。等夜叉逃走以后，陈越石举着蜡烛察看，见墙下有很多血，还有块一尺多的皮，也掉在地上，大概是用棍子打掉的夜叉的皮。从那以后，张氏的病就好了。一天晚上，陈越石听见几里地外那个挨了揍的夜叉大喊：“陈黄石，为什么不把我的皮还我？”连声呼叫不止。连续一个月，每天晚上常听到夜叉的喊声。陈越石暗想不能禁止，又非常厌恶听那喊声，就迁到别处躲避开，把名字也从“黄石”改成了“越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陈越石考中了进士，到唐武宗会昌年间任兰田县令，后来死在任上。出自《宣室志》。

张 融

渤海张融，字眉峒。晋咸宁中，子妇产男，初不觉有异，至七岁，聪慧过人。融曾将看射，令人拾箭还，恒苦迟。融孙云：“自为公取也。”后射才发，便赴，遂与箭俱至棚，倏已捉矢而归，举坐怪愕。还经再宿，孙忽暴病而卒。将殓，呼诸沙门烧香，有一胡道人谓云：“君速敛此孙，是罗刹鬼也，当啖害人家。”既见取箭之事，即狼狽阖棺，须臾，闻棺中有扑摆声，咸辍悲骇愕，遽送葬埋。后数形见，融作八关斋，于是便去。出《宣验记》。

蕴都师

经行寺僧行蕴，为其寺都僧。尝及初秋，将备盂兰会，洒扫堂殿，齐整佛事。见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莲花，向人似有意。师因戏谓所使家人曰：“世间女人，有似此者，我以为妇。”其夕归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莲花娘子来！”蕴都师不知悟也，即应曰：“官家法禁极严，今寺门已闭，夫人何从至此？”既开门，莲花及一从婢，妖姿丽质，妙绝无伦，谓蕴都师曰：“多种中无量胜因，常

得亲奉大圆正智。不谓今日，闻师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谪为人，当奉执巾钵。朝来之意，岂遽忘耶？”蕴都师曰：“某信愚昧，常获僧戒。素非省相识，何尝见夫人，遂相给也？”

张 融

张融，字眉嵎，渤海郡人。晋武帝咸宁年间，儿媳生了个男孩，起初不觉得有异，到七岁时，就聪明过人。有一次张融带孙子去看自己射箭，箭射出后叫人去把箭拾回来，常苦恼箭拾回来得慢。这时张融的小孙子说：“我亲自去给爷爷拾回来。”后来，张融刚把箭射出去，那孩子就起跑，竟和箭跑得一样快，和箭同时到达靶棚，转眼间已经捉住箭返回来了，全座的人都大感奇怪惊异。从射箭场回来第二天，孩子忽然暴病而死。将要出殡前，张融叫来些和尚烧香，这时有一个西城来的和尚对张融说：“您快快把您孙子装殓埋掉吧，他是个罗刹鬼，会吃掉你们家人的。”张融见孙子取箭的事已经怀疑他不是人类，就急忙盖上棺材，一会儿，听见里面有折腾撞击的声音，家人都吓得不再悲伤，很快抬出去埋掉了。后来那罗刹鬼又几次现形，张融按佛经的要求，做出“八关斋戒”的法事，那罗刹鬼便离开了。出自《宣验记》。

蕴都师

经行寺里有个行蕴和尚，是寺里的都僧。一年初秋，寺里准备盂兰节的盛会，大家清扫庙宇殿堂，准备做佛事。行蕴和尚看见一尊佛前有个用蜡塑成的“化生”女子塑像，姿容美艳，手拿一支莲花，对人似乎有情意。行蕴和尚就和家人们开玩笑地说：“世间如果有哪个女子能像她这样美貌，我就娶她为妻。”晚上回到庙院，未到半夜，听到有人敲门说：“莲花娘子到了！”行蕴和尚还没想起白天开玩笑的事，就回应道：“官家的法规极严，现在庙门已闭，夫人怎么到了这里呢？”开门之后，看见莲花娘子带着一个侍女，艳丽的姿容，娇美绝伦，对行蕴和尚说：“万物中有着无量的殊胜善因，使得我能亲自侍奉大圆正智佛。不料今天，听到你那番话，使我忽生凡念。现在我被贬到人世，当为你铺床叠被结为夫妻吧。你白天向我吐露的心

意，难道立刻就忘了吗？”行蕴和尚说：“我的确天性愚昧，然而也常记着佛家戒律。我一向不认识你，曾什么时候见过夫人，就说这些骗人的话呢？”

“即日，师朝来佛前见我，谓家人曰，悦貌类我，将以为妇。言犹在耳，我感师此言，诚愿委质。”因自袖中出化生曰：“岂相给乎？”蕴师悟非人，回惶之际，莲花即顾侍婢曰：“露仙，可备帷幄。”露仙乃陈设寝处，皆极华美。蕴虽骇异，然心亦喜之，谓莲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莲花大笑曰：“某天人，岂凡识所及？且终不以累师。”遂绸缪叙语，词气清婉，俄而灭烛，童子等犹潜听伺之。未食顷，忽闻蕴失声，冤楚颇极，遽引燎照之，至则拒户闩，禁不可发。但闻猞猁啮嚼骨之声，如胡人语音而大骂曰：“贼秃奴，遣尔辞家剃发，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岂嫁与尔作妇耶！”于是驰告寺众，坏垣以窥之，乃二夜叉也，锯牙植发，长比巨人，哮叫擎获，腾蹕而出。后僧见佛座壁上，有二画夜叉，正类所睹，唇吻间犹有血痕焉。原缺出处，黄本、许本、明抄本俱作“出《河东记》”。

那莲花娘子说：“今天，你早上在佛前看见我，就对家人说，倘若有容貌像我的女人，将娶为妻子。这话还在我耳边，我感于你的这番话，真心想委身于你。”说着从袖子里取出那个化生塑像说：“哪里是我骗你呢？”行蕴和尚暗想这个女子不是人类，正在眩惑恐惧之时，莲花娘子就回身对待女说：“露仙，你可以准备床帐了。”露仙就陈设睡眠之处，都十分华丽。行蕴和尚尽管害怕诧异，但心里也喜欢上了莲花娘子，对她说：“我便立定心愿吧！只是寺里僧法不容你我久居寺里，怎么办？”莲花娘子大笑说：“我是天神，凡俗之人哪能发现我呢？我终究不会连累你的。”于是二人情意切切地交谈起来，莲花娘子言辞语气清丽温婉，不一会儿，就吹灭了蜡烛，窗外的童子等还在偷听，看他们在干什么。未到一顿饭工夫，忽然听见行蕴和尚失声惨叫，听来十分痛苦，外面的人赶快拿来火把照看，到了则门在里面闭着，打不开。只听得屋里传出恶狗争食般撕肉啃骨的声音，还听到一个像胡人的口音在大骂：“你个贼秃和尚，让你剃发出家，凭什么生出了妄想之心？如果我真是女人，哪里会嫁给你这个秃驴做妇！”外

面的人于是赶快告诉寺里的僧众，推倒墙垣一看，竟是两个夜叉，牙齿像锯，头发直立，像巨人一样高，吼叫着捕捉着对方，蹦跳着逃走了。后来有些和尚在佛座后面的墙壁上看见画有两个夜叉，正像看见的那两个，它们嘴上还留有血痕。原缺出处，黄本、许本、明抄本都作“出自《河东记》”。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庞阿 马势妇 无名夫妇 王宙 郑齐婴

柳少游 苏莱 郑生 韦隐 齐推女

郑氏女 裴珙 舒州军吏

庞阿

钜鹿有庞阿者，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内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阿妻极妒，闻之，使婢缚之，遂还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氏之父大惊曰：“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乃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眙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父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尔彷彿，即梦诣阿。及入户，即为妻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灭者盖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

庞阿

钜鹿县有个叫庞阿的人，容貌仪表俊美。同郡石氏有个女儿，曾偷偷看见过庞阿，心里暗暗喜欢上了他。不久，庞阿突然看见石氏女来看他，庞阿的妻子非常嫉妒，听说了，命婢女把石氏女捆了起来，送回石家。半路上，石氏女就化成一股烟气消失了。婢女便直接到石家报告这件事。石氏的父亲听后大吃一惊说，“我的女儿都不出门，你们怎能这样诽谤她！”庞阿的妻子从此常常留意观察。一天晚上，庞妻正遇上石氏女又来到庞阿的书斋里，就又把石氏女绑起来，送回石家。石氏女的父亲看见后，更加惊愕地说：“我刚从后屋来，明明看见我女儿和她母亲在一起坐着，怎么能被你们绑到这里来了

呢？”说罢就让仆人到内室把女儿叫出来，这时，先前被绑的那个女子顿时消失了。石氏女的父亲疑心这里一定有鬼，就让妻子问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石氏女说：“当年庞阿来咱家时，我曾偷偷看过他，从此我好像做梦到了庞阿家。刚一进门，就被庞阿的妻子捆了起来。”石氏女的父亲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事！”为精纯至深的情所感动，灵神也会暗中附着，那幻灭的大概是魂神吧。后来石氏女发誓不嫁人。

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征，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出《幽明录》。

马势妇

吴国富阳人马势妇，姓蒋。村人应病死者，蒋辄恍惚，熟眠经日。见人人死，然后省觉，则具说。家中不信之。语人云：“某中病，我欲杀之，怒强魂难杀，未即死。我入其家内，架上有白米饭几种鲑。我暂过灶下戏，婢无故犯我，我打脊甚，使婢当时闷绝，久之乃苏。”其兄病，有乌衣人令杀之。向其请乞，终不下手。醒语兄云：“当活。”出《搜神记》。

无名夫妇

有匹夫匹妇，忘其姓名。居一旦，妇先起，其夫寻亦出外。某谓夫尚寝，既还内，见其夫犹在被中。既而家童自外来云：“即令我取镜。”妇以奴诈，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适从郎处来也！”乃驰告其夫，夫大愕，径入示之，遂与妇共观，被中人高枕安眠，真是其形，了无一异。虑是其魂神，不敢惊动，乃徐徐抚床，遂冉冉入席而灭。夫妇惋怖不已。经少时，夫忽得疾，性理乖误，终身不愈。出《搜神记》。

过了一年，庞阿的妻子忽然得了邪病，吃什么药都没有起色，最后死了，庞阿就送了财礼娶了石氏女为妻。出自《幽明录》。

马势妇

吴国富阳县有个叫马势的，妻子姓蒋。村里只要有人得了重病要死，蒋氏就会恍恍惚惚神志不清地熟睡一天。梦中看到得重病的人死了，蒋氏然后醒过来，就向人们一一讲述那病死者的情形。家里人们都不相信她的话。有一次她又对人们说：“某人得了重病，我打算去杀死他，愤怒顽强的魂灵难以杀死，没有马上死去。我进了他家，见他家厨房架上有白米饭和几种鲑鱼。我跑到炉灶前玩，他家的婢女无故冒犯我，我狠狠打了她一顿，让那婢女当时就昏过去了，很久才苏醒。”还有一次，蒋氏的哥哥病了，来了个黑衣人命令蒋氏把她哥哥杀死。蒋氏再三向黑衣人求情，终于没有下手。蒋氏苏醒后对她哥哥说：“你会活的。”出自《搜神记》。

无名夫妇

有一对普通的夫妻，忘了他们的姓名。有一天早晨，妻子先起床外出，不久丈夫也出去了。妻子回屋以后，以为丈夫还在睡觉，就进了寝室，见丈夫还在被窝里。这时他家的童仆从外面进来说：“男主人让我来取镜子。”妻子认为童仆在骗人，就指指床上的丈夫让童仆看。童仆吃惊地说：“我真是刚从主人那里来呀！”说罢就跑出去告诉男主人，丈夫一听大吃一惊，直接跑回屋里，和妻子一起往床上看，只见被窝里的人高枕安眠，真是丈夫的形貌，二人没有丝毫差别。丈夫心想这床上的大概是自己的真魂，不敢惊动，就慢慢抚摸床上的人，那人才慢慢隐没于床席消失了。夫妻俩看到这情景又惊又怕。不久以后，丈夫忽然得了病，脾气变得暴躁古怪，一生都没治好。出自《搜神记》。

王 宙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恻，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

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若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

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

王 宙

武后天授三年，清河人张镒因在衡州做官，把家也搬到了衡州。张镒性情喜好简约沉静，缺少知交。没有儿子，有两个女儿。长女早亡，次女叫倩娘，生得端丽绝代。张镒的外甥太原人王宙，从小就十分聪明有悟性，长得也很俊美，张镒对这个外甥也非常器重，常常说：“将来你长大了，我把倩娘许给你当妻子。”后来，倩娘和王宙都长大成人，二人常常日夜彼此思念，但这些事家里人不知道。后来，张镒的同僚中有一个赴官选的求娶倩娘，张镒答应了。倩娘听说后，心情抑郁，王宙知道后也十分怨恨。以将调官为由请求到京城去，张镒劝阻，王宙也没听，张镒只好给了王宙很厚的礼金，送他赴京。王宙含恨忍泪告别张家上了船。傍晚时分，船行到离一个山城几里的地方，半夜，王宙睡不着觉，忽然听见岸上有一个人快步行走的声音，片刻就来到船上。王宙一问，竟是倩娘光着脚徒步从家里走到这来了。王宙惊喜若狂，拉着倩女的手问她怎么跑出来的，倩娘哭着说：“你对我的深情厚谊如此，我睡觉吃饭都能感受得到，现在他们要剥夺我爱你的心意，我又知道郎君对我的深情坚定不移，我想豁出性命来报答郎君，所以就不顾性命私奔而来。”王宙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特别欢跃，就把倩娘藏在船中，连夜逃走。王宙带着倩娘日夜兼程，几个月后到了蜀地。五年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和张镒断绝

了音信，然而倩娘常常思念双亲，一日哭着对王宙说：“我当年不能辜负郎君的真情，放弃父母离家投奔你。到现在五年了，和父母天涯远隔，父母的养育像天覆地载，我怎么有脸不管双亲自己独自生存呢？”王宙也悲伤地说：“你别苦恼自己，我们就一同回去吧。”于是一起返回衡州。

回到家乡衡州后，王宙先独自一人来到张镒家，见到张镒后，为带着倩女出逃谢罪。张镒说：“倩娘病在闺房中好几年了，你胡说什么呀？”王宙说：“倩娘现在就在船上。”张镒非常吃惊，就派人到船上去看。果然看见倩娘在船上，神色怡和舒畅，问仆人说：“二老身体安康吗？”仆人十分惊异，赶快跑回家向张镒报告。闺房中生病的女儿听说后，顿时高兴地起了床，梳妆更衣，

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陈玄祐《离魂记》云。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茱萸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出《离魂记》。

郑齐婴

郑齐婴，开元中，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将归，途次华州，忽见五人，衣五方色衣，诣厅再拜。齐婴问其由，答曰：“是大使五藏神。”齐婴问曰：“神当居身中，何故相见？”答曰：“是以守气，气竭当散。”婴曰：“审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婴仓卒求延晷刻，欲为表章及身后事，神言还至后衙则可。婴为设酒馔，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新衣，卧西壁下，至时而卒。出《广异记》。

柳少游

柳少游善卜筮，著名于京师。天宝中，有客持一缣，诣少游。引入问故，答曰：“愿知年命。”少游为作卦，成而悲叹曰：“君卦不吉，合尽今日暮。”其人伤叹久之，因求浆。家人持水至，见两少游，不知谁者是客。少游指神为客，令持与客。客乃辞去，童送出门，数步

遂灭。俄闻空中有

只笑而不说话。梳妆完毕，她出门去迎接正往家来的倩娘，两个倩娘突然合成了一体，两套衣服也都重叠在一起。家中人认为这事太邪性，对外而不谈，只是亲戚中有暗中知道的。四十年后，王宙夫妻都去世，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被举为孝廉，官做到丞尉。其事见于陈玄祐的《离魂记》。陈玄祐少年时就常听说这个故事，但有很多相似和不同之处，有人说这件事是假的。唐代宗大历末年，陈玄祐遇见莱芜县令张仲规，张仲规详细地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始末。张镒是张仲规的堂叔，说得特别详细，所以就记了下来。出自《离魂记》。

郑齐婴

唐玄宗开元年间，郑齐婴任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回归故里，途经华州时，忽然看见五个人，穿着青、白、赤、黑、黄五色的衣服到厅堂向他拜了两拜。郑齐婴问他们缘由，回答说：“我们是你身体里的五脏神。”郑齐婴问道：“五脏神应该在我身体里待着，为什么出来见我？”回答说：“我们为你身守气，气如果快要枯竭了，我们自然就散了。”郑齐婴说：“这样仔细分析，我是不是就要死呢？”回答说：“是的。”郑齐婴急忙哀求暂缓片刻，想处理下奏章，身后事也要安排下，五脏神说到后衙去办就行。郑齐婴为五脏神摆下酒宴，五脏神皆拜谢领受了。郑齐婴写好奏章，洗了澡，换上新衣服后，躺在西墙下的床上，到时辰就死去了。出自《广异记》。

柳少游

柳少游擅长算卦，在京城颇有名气。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人拿着一匹缣来见柳少游。请进来问那人有什么事，回答说：“想知道天年寿数。”柳少游给客人算了一卦，卦成之后悲叹地说：“您的卦不吉利，今天傍晚就会死。”那客人也悲叹了半天，要求喝口水。家人拿了水来，见屋里竟有两个柳少游，分不清楚谁是客人。柳少游指着神说他是客人，让把水端给他，客人就告辞走了，童仆送客出门，几步客人就消失不见了。这时听到空中传来

哭声，甚哀，还问少游：“郎君识此人否？”具言前事，少游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缣，乃一纸缣尔，叹曰：“神舍我去，吾其死矣。”日暮果卒。出《广异记》。

苏 莱

天宝末，长安有马二娘者，善于考召。兖州刺史苏诜，与马氏相善。初诜欲为子莱求婚卢氏，谓马氏曰：“我唯有一子，为其婚娶，实要婉淑。卢氏三女，未知谁佳，幸为致之，一令其母自阅视也。”马氏乃于佛堂中，结坛考召。须臾，三女魂悉至，莱母亲自看。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当为刺史妇。”苏乃娶次女。天宝末，莱至永宁令，死于禄山之难，其家惩马氏失言。洎二京收复，有诏赠莱怀州刺史焉。出《广异记》。

郑 生

郑生者，天宝末，应举之京。至郑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问其姓，郑以实对。内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从姑。”须臾，见一老母，自堂而下。郑拜见，坐语久之，问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孙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见任淮阴县令，与儿门地相埒。今欲将配君子，以为何如？”郑不敢辞，其夕成礼，极人世之乐。遂居之数月，姑谓郑生：“可将妇

哭声，十分悲哀，回来问柳少游：“你认得刚才那个客人是谁吗？”并说了刚才拜访、算卦的事，这时柳少游才知道那个来求卦的客人就是自己的精魂。柳少游赶紧派人去看客人送的缣，原来是纸做的，悲叹地说：“我的神魂已经离我而去，我就要死了。”到了傍晚，柳少游果然死了。出自《广异记》。

苏 莱

唐玄宗天宝末年，长安有个马二娘，擅长考召的法术。兖州刺史苏诜和马二娘交好。起初苏诜想为儿子苏莱向卢氏求婚，就对马二娘

说：“我只有这一个儿子，想给他婚娶，一定要娶个温婉贤淑的媳妇。卢家有三个女儿，不知哪一个好，希望你为我们把她们都招来，全让他母亲自己看看。”马二娘就在佛堂里设坛招魂。不大一会儿，卢家三个女儿的魂就都被招来了，苏莱的母亲亲自一个一个地端详。马二娘说：“卢家大女儿不是不好，但不如次女，我看她将来一定能成为刺史夫人。”苏莱就娶了卢家二女儿。天宝末年，苏莱任永宁县令，死于安禄山造反的战乱中，苏家怪罪马二娘当初没说准。后来安禄山之乱平息，东、西二京收复，皇帝下诏，追授苏莱为怀州刺史，马二娘当初的话并没说错。出自《广异记》。

郑 生

唐玄宗天宝末年，有一位郑生进京赶考。天将黑时，到了郑州西郊，投宿到一户人家。这家主人问他姓氏，他说姓郑。这时里屋忽然派了一个婢女出来对郑生说：“我家娘子应该是你的堂姑。”片刻，就见一个老妇从堂屋里出来。郑生连忙拜见，二人坐着谈论了很久，堂姑问起郑生的婚姻，郑生说没结婚，堂姑就说：“我有个外孙女在这里，姓柳，她父亲现任淮阴县令，和你门第相当。我现在想把她许给你为妻，你看如何？”郑生不敢推辞，这天晚上，郑生和柳氏就举行了婚礼，入了洞房，二人享尽了人世之乐。住了几个月后，堂姑对郑生说：“你可以带着你媳妇

归柳家。”郑如其言，携其妻至淮阴。先报柳氏，柳举家惊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妇生女，怨望形言。俄顷，女家人往视之，乃与家女无异。既入门下车，冉冉行庭中，内女闻之笑，出视，相值于庭中，两女忽合，遂为一体。令即穷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孙女之魂焉。生复寻旧迹，都无所有。出《灵怪录》。

韦 隐

大历中，将作少匠韩晋卿女，适尚衣奉御韦隐。隐奉使新罗，行及一程，怵然有思，因就寝。乃觉其妻在帐外，惊问之，答曰：“愍君涉海，志愿奔而随之，人无知者。”隐即诈左右曰：“欲纳一妓，将

侍枕席。”人无怪者。及归，已二年，妻亦随至。隐乃启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体，其从隐者乃魂也。出《独异记》。

齐推女

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适陇西李某。李举进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临月，迁至后东阁中。其夕，女梦丈夫，衣冠甚伟，瞋目按剑叱之曰：“此屋岂是汝腥秽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祸！”明日告推，推素刚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数日，女诞育，忽见所梦者，

回柳家了。”郑生听了她的话，就带着柳氏去了淮阴。到淮阴后，郑生派人先去柳家通报，柳家全家都十分惊愕。柳县令的妻子心里怀疑丈夫有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女儿，怨怒之情流露在言语中。不一会儿，柳家派人出去看，见来的女子和家中的女儿一模一样。柳氏进门下车后，慢慢走进庭院中，家里那个女儿听说了也笑着走出来看，两个柳氏女在庭院中相遇，忽然合成了一个。柳县令于是追查这件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死了很久的岳母，把她外孙女柳氏的魂魄许给了郑生。后来郑生再去寻找郑州西郊他曾投宿过的地方，那里已什么都没有了。出自《灵怪录》。

韦 隐

唐代宗大历年间，将作少匠韩晋卿之女嫁给了在宫内尚衣局当奉御的韦隐为妻。后来韦隐奉诏出使新罗国，上路走了一程后，思念妻子心里觉得很难过，就睡下了。竟然发现妻子就在帐外，惊讶地询问怎么会来这里，妻子回答说：“你渡海远行我实在不放心，愿意跑來跟你一齐走，别人没有知道的。”韦隐就骗手下人说：“想收个妓女在身边奉侍。”人们都没觉得奇怪。等到返回，已经两年了，妻子也跟着回到家中。韦隐先向岳父岳母赔罪，而妻子清楚地待在屋里。两个妻子走近后忽然合成了一体，原来跟韦隐去新罗的，是妻子的魂魄。出自《独异记》。

齐推女

唐宪宗元和年间，饶州刺史齐推的女儿，嫁给了陇西的李某。李某去应考进士，齐推的女儿正好怀孕，就留在了家里。将临产时，迁到后院的东阁中。这天夜里，齐推的女儿梦见一个大汉，穿戴着很威严的衣冠，怒目圆睁，手按宝剑，呵斥她道：“这间屋子哪里是你生孩子的地方？快搬走！不然，会遭到大祸！”齐推的女儿第二天就把这梦告诉了父亲齐推，齐推一向刚毅暴烈，生气地说：“我忝为这家的地主，是什么妖孽，敢来侵扰？”几天后，齐推的女儿分娩了，忽然看见曾梦着过的那个大汉闯了进来，

即其床帐乱殴之，有顷，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伤痛女冤横，追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归葬于李族。遂于郡之西北十数里官道，权瘞之。

李生在京师，下第将归，闻丧而往。比至饶州，妻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终，悼恨既深，思为冥雪。至近郭，日晚，忽于旷野见一女，形状服饰，似非村妇。李即心动，驻马谛视之，乃映草树而没。李下马就之，至则真其妻也。相见悲泣，妻曰：“且无涕泣，幸可复生。俟君之来，亦已久矣。大人刚正，不信鬼神，身是妇女，不能自诉，今日相见，事机校迟。”李曰：“为之奈何？”女曰：“从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儿。此九华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来，或冀谐遂。”

李乃径访田先生，见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称曰：“下界凡贱，敢谒大仙。”时老人方与村童授经，见李惊避曰：“衰朽穷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说？”李再拜，扣头不已，老人益难之。自日晏至于夜分，终不敢就坐，拱立于前。老人俯首良久曰：“足下诚恳如是，吾亦何所隐焉。”李生即顿首流涕，具云妻枉状。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诉？今屋宅已败，理之不及。吾向拒公，盖未有计耳。然试为足下作一处置。”

扑到床上就乱打起来，一会儿，把妻子打得耳目鼻都流出血，死在了床上。齐推夫妇为女儿的蒙冤横死极为悲痛，追悔莫及，马上派人去告诉赶考的李某，等他回来，再将女儿归葬于李家的墓地。就暂且把

女儿葬在离郡城西北十几里处的官道旁。

李某在京城落了榜，正要回去，听到妻子的死讯就急忙奔丧回家。等他赶到了饶州，妻子已死去半年了。李某也大概知道他妻子横死没能享尽天年的原因，痛恨之情深埋心里，就想着为妻子到阴间昭雪冤情。他快到饶州城外时，天色已晚，忽然在旷野上看见一个女子，看外貌服饰不像是村妇。李某就心里一动，停下马来细看，那女子躲进树丛里不见了。李某下马靠过去，走到跟前一看，真是自己已死去的妻子。二人相见痛哭流涕，妻子说：“你先不要哭，幸好我还能够复活。我等你回来，也已等了很久了。我父亲为人刚烈正直，不信鬼神，我身为女子也不能自己到阴间控诉，今日见到你，行事的时机稍迟。”李某问：“我该做些什么呢？”妻子说：“从这里一直往西走五里地有个鄱亭村，村里有个老人姓田，正在教授村童。他是天界九华洞里的仙官，人们都不知道。如果你能和他真诚交往，也许能寄希望他帮你我实现心愿。”

于是李某直接去寻访田先生，见面后，他跪地膝行到田先生面前，拜了两拜才说：“我这下界的凡贱之人，斗胆来拜见大仙。”当时田先生正在教村童读经书，见李某这样，惊慌地躲在一边说：“我不过是个老迈无能、早晚都会突然死掉的老头子，郎君你怎么能称我大仙呢？”李某又拜了两拜，不断地叩头，老人显出更加为难的样子。从黄昏到半夜，李某始终不敢就座，一直拱手在田先生面前站着。田先生低头沉思了很久才说：“你这样诚恳，我也就不向你隐瞒身份了。”李某立刻哭着跪下叩头，详细地向他诉说了妻子冤死的遭遇。田先生说：“我早就知道了，只是你为什么早点来申诉呢？现在屋子已经毁败，受理此事已经晚了。我刚才拒绝你，也是因为我一时想不出计策来。然而试着为你作一处置吧。”

乃起从北出，可行百步余，止于桑林，长啸。倏忽见一大府署，殿宇环合，仪卫森然，拟于王者。田先生衣紫帔，据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传教呼地界，须臾，十数部各拥百余骑，前后奔驰而至。其帅皆长丈余，眉目魁岸，罗列于门屏之外，整衣冠，意绪苍惶，相问今有何事。须臾，谒者通地界，庐山神、江渚神、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生问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事

甚冤滥，尔等知否？”皆俯伏应曰：“然。”又问：“何故不为申理？”又皆对曰：“狱讼须有其主，此不见人诉，无以发摘。”有问：“知贼姓名否？”有一人对曰：“是西汉鄱县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至今犹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无可奈何。”田先生曰：“即追来。”

俄顷，缚吴芮至。先生诘之，不伏，乃命追阿齐。良久，见李妻与吴芮庭辩。食顷，吴芮理屈，乃曰：“当是产后虚弱，见某惊怖自绝，非故杀。”田先生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遂令执送天曹。回谓速检李氏寿命几何，顷之，吏云：“本算更合寿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谓群官曰：“李氏寿算长，若再生，议无厌伏。公等所见何如？”有一老吏前启曰：“东晋邙下有一人横死，正与此事相当。前使葛真君，断以具魂作本身，却归生路。饮食言语，嗜欲追游，一切无异，但至寿终，不见形质耳。”田先生曰：

说罢就起身从北门出屋，大约走了一百多步，在一片桑林里停下，仰天长啸了一声。顿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府署，殿宇环绕，仪仗警卫森严，很像一座王府。田先生穿着紫袍在大殿的公案后面坐下，左右站立着两排差官随从。一会儿，田先生传令，让把各方的地界神仙招来，片刻间十数部一百余名地界神仙骑着坐骑，陆续奔驰而来。领头的都是身高一丈多，魁伟英武，他们站在门外，整理衣冠，情绪上惊惶，互相打听今日有什么事。一会儿，传令者通达了地界，庐山神、江渚神、彭蠡神等都快步进入。田先生问道：“现有本州刺史齐推的女儿，因分娩被暴鬼所杀。那女子死得实在冤枉，这件滥杀无辜的事，你们知道吗？”地界神仙都伏在地上回答说：“知道。”田先生又问：“为什么不申报也不处理？”大家又都回答说：“狱讼必须有控主，此案一直不见人申诉，所以我们没法子立案处理。”田先生又问：“知道那贼人的姓名吗？”有一个地界神仙回答说：“杀人的是西汉年间的鄱县王，名叫吴芮。现在饶州刺史齐推的府宅就是当年吴芮所住的房子。到现在吴芮还倚恃雄豪，侵占土地，常常横行霸道，人们拿他没办法。”田先生说：“马上把吴芮给我抓来！”

不一会儿，吴芮就被绑来。田先生审问，吴芮不服，田先生又让把李某的妻子传来。过了好长时间就见李妻和吴芮在大堂上辩理。过

了一顿饭的时间，吴芮理屈词穷，但仍狡辩说：“应当是李妻产后身子虚弱，看见我以后由于惊恐畏惧自己吓死了，不是我故意杀死的。”田先生说：“用木棍与用刀杀人又有什么区别？”就令人把吴芮绑送天曹治罪。接着田先生回头又让手下人速查李妻的寿数是多少，不一会儿，吏官报告说：“李妻本来还有寿命三十二年，应该生四男三女。”田先生对官员们说：“李妻寿命长，如果不让她还阳，议处不能让李氏折服。你们看该怎么办？”这时一位年老的官吏上前说：“东晋邺下有一个人暴亡，正与此事差不多。当时派葛真君审案，他判决那邺下暴死人以‘具魂’做他的本身，返回阳间。返回后虽然饮食、言语、嗜好、游乐都和生人没什么不同，但一直到他寿终也没有成为人形。”田先生问：

“何谓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则散离，本无所依。今收合为一体，以续弦胶涂之。大王当街发遣放回，则与本身同矣。”田先生：“善。”即顾谓李妻曰：“作此处置，可乎？”李妻曰：“幸甚。”

俄见一吏，别领七八女人来，与李妻一类，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药，状似稀汤，即于李妻身涂之。李氏妻如空中坠地，初甚迷闷。天明，尽失夜来所见，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顾谓李生曰：“相为极力，且喜事成，便可领归。见其亲族，但言再生，慎无他说。吾亦从此逝矣。”李遂同归至州，一家惊疑，不为之信。久之，乃知实生人也。自尔生子数人。其亲表之中，颇有知者，云：“他无所异，但举止轻便，异于常人耳。”出《玄怪录》。

郑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郑君讯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以平生为善，以幽冥祐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令歿之日，此女当愈。”郑君急发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令果以女疾愈之日，无疾卒。出《宣室志》。

“什么叫做‘具魂’呢？”老吏说：“阳间的人都有三魂七魄，死后则魂魄离人而散，本来无所依托。如果把人的魂魄收集在一起，用续弦胶粘好。再由大王当街发送回阳世，那就和本身一样了。”田先生说：“很好。”转身问李妻说：“用这办法让你还阳，你看如何？”李妻说：“太好了。”

一会儿，看见一个官吏领了七八个女人上堂来，与李妻同是一类，就往一起推合成了一个。又有一个官吏拿着一罐药，好像是稀糖水，就涂抹在李妻身上。李妻突然觉得像是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起初还迷迷糊糊，气闷。天亮后，夜里所见的全都消失没有了，只见田先生和李某加上自己三个人一起在桑树林中。田先生回头对李某说：“我为你尽了最大的力量，高兴的是事情办成了，你可以把妻子领回去啦。回去以后，见到亲族，只对人说妻子死而复活就行了，别的事千万不要说。我也要从现在消失了。”李某于是和妻子一起回到饶州家里，全家十分惊疑，不敢相信。过了很久，才相信李妻不是鬼，是真的复活了。从那以后李妻又生了好几个儿女。他们的亲戚中有些颇了解情况的，说：“李妻还阳后跟过去没什么不同，只是举止十分轻便，这一点和常人有些不同。”出自《玄怪录》。

郑氏女

通州有位王居士，会道术。唐武宗会昌年间，刺史郑某有个小女儿，他非常喜爱这个孩子，然而这个女孩从小就多病，好像先天就精气不足似的。郑某于是就把王居士请来给看看。王居士说：“这孩子不是有病，而是她的魂没有附在她的身上。”郑某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居士说：“某县的一个县令，就是你小女儿的前身。他几年前就该死了，但由于他平生做了很多好事，因为地府护佑他，才使他的阳寿过了期，今年他已有九十多了。这个县令去世的那天，你小女儿当会好起来。”郑某忙派人赶到王居士所说的那个县里去察访，那县令果然九十多岁了。一个月后，郑女忽像大醉后醒来，病体痊愈了。郑某又派人去看那老县令，果然在女孩病好的那天，没有任何病就死了。出自《宣室志》。

裴 珙

孝廉裴珙，家洛阳。仲夏，自郑西归，及端午以觐亲焉。日晚，方至石桥，忽有少年，骑从鹰犬甚众。顾珙笑曰：“明旦节日，今当蚤归，何迟迟也？”乃以后乘借之。珙甚喜，谓二童曰：“尔可缓驱，投宿于白马寺西表兄窦温之墅，明日徐归可也。”因上马疾驱，俄顷，至上东门，归其马，珍重而别。珙居水南，促步而进，及家暝矣。入门，方见其亲与珙之姊妹张灯会食。珙乃前拜，曾莫瞻顾。因俯阶高语曰：“珙自外至！”即又不闻。珙即大呼弟妹之辈，亦无应者。珙心神忿感，思又极呼，皆亦不知，但见其亲叹曰：“珙那今日不至也。”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岂为异物邪？”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贵人导从甚盛，遥见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鞬者，出于道左，曰：“地界启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终。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鹰回，借马送归，以为戏耳。今当领赴本身。”贵人微哂曰：“小儿无理，将人命为戏。明日与尊父书，令笞之。”既至而囊鞬者招珙，复出上东门，度门隙中，至窦庄。方见其形僵仆，二童环泣呦呦焉。囊鞬者令其闭目，自后推之，省然而苏。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桥，察郎君疾作，语言大异，惧其将甚，投于此。既至，则已绝矣。”珙惊叹久之，少顷无恙。出《集异记》。

裴 珙

孝廉裴珙，家住在洛阳。这年仲夏，他从郑州西归洛阳，想赶着端午节到家看望双亲。这天黄昏时，正走到石桥，忽然有个少年带着很多随从，架着鹰带着狗，迎面而来。少年回头对裴珙笑着说：“明天就过节了，今日该早点回家，为什么走得慢吞吞的？”就把备用的快马借给裴珙。裴珙很高兴，对两个书童说：“你们可以慢点走，投宿到白马寺西面我表兄窦温的别墅，明天再慢慢回家就行了。”交代完就上马疾驱而去，不一会儿，就到了洛阳的上东门，把马还给那少年，互道珍重后告别。裴珙家在水南，快步往家赶，到家天色已黑。进门后，正看见父母姐妹们正在张灯会食。他就上前拜见，竟没有人理睬他。他又俯在台阶下高声说：“我从外地赶回来了！”然而堂上的

双亲又没听见。裴珙就大声喊兄弟姐妹，也没有人答应。裴珙心里很生气，也有些怨恨，心想再大声喊他们，他们也都听不见，只是见父母叹息说：“珙儿到今天还不回来。”说着就流下眼泪，兄弟姊妹们也都跟着哭泣起来。裴珙心下奇怪：“难道我成了鬼了吗？”就走出家门来到街上，徘徊了半天。这时有一个带着很多随从的贵人远远地看见裴珙，就用鞭子指指裴珙说：“那是活人的魂灵。”接着有一个佩着箭囊的人从道旁走过来，对他说：“地界神特别通知，孝廉裴珙寿数未尽。他走路时遇见了昆明池神的七公子放鹰归来，七公子把马借给他送他的魂魄回家，那是和他开了个玩笑。现在他的魂魄当归回本体了。”那个贵人微微一笑说：“七公子太无理了，拿别人的性命当儿戏。明天我给昆明池神写信，让他好好笞打下他那七公子。”那佩箭囊的神招了裴珙的魂魄又出了上东门，从门缝走过去，来到窦庄。裴珙才看见自己的形体僵卧在地上，两个书童正围在旁边哭。佩带箭囊的神让裴珙闭上眼睛，从身后推了他一下，裴珙的形体才复苏过来。两个书童都说：“刚才走到石桥上时，我们看见你疾病发作，说话也与平时非常不同，我们十分害怕，便赶奔这里。来到这儿，你已断了气。”裴珙惊叹了很久，过了一会儿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出自《集异记》。

舒州军吏

王琪为舒州刺史，有军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广陵富家子，居通泗桥之西。前生欠君钱十万，今地府使我为神，偿君此债尔。”因为人占候祸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贫告琪，求为一镇将，因问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诺，吾将问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镇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识矣。”既而得双港镇将，以为其言无验。未及之任，忽谓方曰：“适得军牒，军中令一人来为双港镇将，吾今以尔为皖口镇将。”竟如其言。凡岁余，鬼忽言曰：“吾还君债足。”告别而去，遂寂然。方后至广陵，访得杜氏，问其弟子，云：“吾弟二子，顷忽病，如痴人，岁余愈矣。”出《稽神录》。

舒州军吏

王琪任舒州刺史时，有个姓方的军吏家里忽然降下个鬼。鬼自称：“姓杜，二十岁，是广陵富家子弟，住在广陵通泗桥西。前生欠了你十万钱，现在地府让我到你家来设神坛施法术，还你这笔债。”后来鬼就为人占卜祸福，所说的都很准。姓方的军吏曾以家贫为理由，请求刺史王琪提升他当镇将，这时方某就问：“我当镇将的请求能不能成？”鬼说：“好吧，我去问问王琪。”过了很久鬼才回来，对方某说：“你一定会当上镇将，你镇守的地方，名字上有一字是正方形的，其他的字我不认识。”不久方某被任命为双港镇将，心想鬼说的也不对呀。然而他还没去双港上任，忽然上级对方某说：“刚得到军事公文，军中已另派一个人到双港任镇将，我现在派你当皖口的镇将。”竟然像鬼所预言的那样。一年多后，鬼忽然对方某说：“我已还清你的债了。”鬼就告别而去，以后再也没来。方某后来到广陵，查访鬼说过的那个杜家，问他们家中子弟的情况，回答说：“我弟弟的次子前些时忽然得了病，像个痴儿，一年后才好。”出自《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武都女	东方朔	双头鸡	张 辽	翟 宣
臧仲英	顿丘人	王 基	应 璩	公孙渊
诸葛恪	零陵太守女	荥阳廖氏	陶 璜	赵王伦
张 骋	怀 瑶	裴 楷	卫 瓘	贾 谧
刘 峤	王 敦	王 献	刘 宠	桓温府参军
郭 氏				

武都女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出《华阳国志》。

东方朔

汉武帝东游，至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长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酒灌之，灌之数斛而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忧，

武都女

武都有一个男子变化成女子，十分美丽娇艳，大概是个山妖。蜀王把这女妖纳为妃子。女妖不服水土，想走，蜀王再三挽留，并让歌伎演唱东平之歌来讨她的欢心。没有多久，那女妖死了，蜀王非常悲哀，派了五名大力士，从那妃子的家乡武都担来土为她作坟。坟墓大概占了好几亩地，高七丈，上有石镜。现在成都城北角上的武担山，就是那蜀王妃的墓地。出自《华阳国志》。

东方朔

汉武帝刘彻东巡走到函谷关，被一个怪物挡住了道路。这怪物身长好几丈，形状像牛，青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四只脚深深陷进泥土中，扭动着身子却不挪地方。随行百官又惊又怕。东方朔就请求拿酒灌那怪物，灌了几十斛酒后，那怪物就消失了。汉武帝问是什么原因，东方朔回答说：“这怪物叫‘忧’，

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罪人徒作地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于此乎！”出《搜神记》。

双头鸡

汉太初二年，大月氏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致于甘泉馆，更有余鸡媲之，得种类也。而不能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至西关，鸡返顾，望汉宫而哀鸣。言曰：“三七末，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弘多，宫掖中并生蒿棘，家无鸡犬。此鸡未至月支，乃飞，而声似鸚鸡，翱翔云里。出《拾遗录》。

张 辽

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居陂陵。田中有大树，十余围，盖六亩，枝叶扶疏，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数下，树大血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树汗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之。又有一空处，白头发翁长四五尺，突出趁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杀之。四五老翁并出，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虑恬然如旧。诸人徐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树年中，叔高辟司空御史兖州刺史。出《法苑珠林》。

是‘患’所生的。此地必定是秦朝的监狱的所在地，不然就是犯人的流放地。只有酒能忘‘忧’，所以用酒能消除这怪物。”皇帝赞叹说：“博达通晓各种事物的读书人，竟然广博到了这个地步！”出自《搜神记》。

双头鸡

汉武帝太初二年，西域的大月氏国进贡了一只长着两个头的鸡。这鸡四只爪子一只尾巴，两个头如果打鸣都打鸣。武帝把它放养在甘泉馆里，让其他的母鸡和它交配，孵出了鸡种。然而双头鸡却从此不再打鸣，武帝认为不吉利，就命人送回西域。到了西关，那双头鸡回头望着汉家的宫殿哀叫起来。人们议论道：“三七末，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移，当有九虎争为帝。”到王莽篡位时，他任用的将领有“九虎”之称。从那以后，战乱多起来，宫廷中并生出野草荆棘，老百姓流离失所，家中鸡犬皆无。那双头鸡没到月支就飞走了，听声音像是天上的仙鸟鹓鸡，飞到云层之间翱翔去了。出自《拾遗录》。

张 辽

桂阳郡太守张辽，是江夏人，字叔高，家住在陂陵。他家附近的田中有株大树，十几围粗，树荫能盖住六亩地，枝叶茂密，树下的土地不能长庄稼生野草。张辽就派人去把树砍掉。刚砍了几斧，树流出很多血。砍树的人大惊，跑回去告诉张辽，张辽生气地说：“这是老树出汗，有什么奇怪的？”说罢自己跑去砍，果然一砍就大量流出血来。张辽不理会继续砍。树又现出了个大洞，里面是空的，从洞里钻出一个四五尺高的白头发老翁，猛冲出来攻击张辽。张辽用刀迎面砍去，杀了他。接着四五个老头一起冲出，左右的人们吓得都伏在地上，张辽神虑淡然如旧。大家慢慢抬起头看那些老头，像人不是人，像兽不是兽，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木石之怪夔龙魍魉之类吧？张辽砍树这年，被提升为司空御史兼兖州刺史。出自《法苑珠林》。

翟 宣

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知其将篡也，谋举兵。兄宣，教授诸生满堂，群雁数十中庭，有狗从而啗之。皆惊，比救之，皆断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数日，莽夷其三族。出《搜神记》。

臧仲英

扶风臧仲英为侍御史，家人作食，有尘垢在焉。炊熟，不知釜处。兵弩自行，火从筐中起，衣尽烧而筐簏如故。儿妇女婢使，一旦尽亡其镜，数日后，从堂下投庭中，言：“还汝镜。”女孙年四岁，亡之，求之不知处。二三日，乃于園中粪下啼。若此非一。许季山上之曰：“家当有青狗。内中御者名盖喜，与共为之。”诚欲绝之，杀此狗，遣盖喜归乡里，从之遂绝。仲英迁太尉长史鲁相。出《搜神记》。

顿丘人

黄初中，顿丘界骑马夜行者，见道中有物，大如兔，两眼如镜，跳梁遮马，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犯之。人惧惊怖，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往。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问讯，因说向者之事变如此，今相得甚欢。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前，

翟 宣

王莽摄理朝政，东郡太守翟义知道他将篡位，谋划兴义兵讨伐。翟义的哥哥翟宣，当时正在教满堂学生读书，家里有几十只鹅在庭院中，接着闯进来一只狗扑咬鹅。大家都很吃惊，等着跑去救鹅，鹅的脖子已经都被狗咬断了。狗跑出门后，不知去处。翟宣越想心里越厌恶，果然几天后，王莽篡位，诛杀了翟宣、翟义的三族老少。出自《搜神记》。

臧仲英

右扶风人臧仲英曾任侍御史，他家里人做饭，饭里会被拌上灰尘和污垢。有时饭做熟了，却不知道饭锅哪去了。兵器弓弩会自发地活动起来，衣箱会起火，里面衣服全烧毁了但箱子却完好如初。有时家中女眷们用的镜子会在一个早上全都丢失，几天后那些镜子又从堂屋扔进院子里，同时空中还有声音说：“还你们镜子。”这家孙女四岁

时，失踪不见了，到处找不到。两三天后，竟发现孙女在厕所粪坑中啼哭。像这样的怪事不只一件。后来有个下属许季山说：“大概你家里有个青狗成了精在作妖。宫内有个车夫叫盖喜，他也和那青狗一起作怪。”臧仲英实在想除掉祸患，就杀了家中的青狗，并把那个叫盖喜的车夫遣送回乡，从此才太平。后来臧仲英升任为太尉长史、兼任鲁相。出自《搜神记》。

顿丘人

魏文帝黄初年间，顿丘县有个人骑马夜行，看见大道当中有个东西，像兔子般大，两只眼像镜子一样闪光，不断地蹦跳着挡在马前，让他不能前行。那人于是吓得掉下马来，那怪物就上去扑咬他。那人又惊又怕，过了好久才得脱身，怪物也不见了，不知到哪里去了。那人又上马，向前走了几里地，遇见一个行人相互打了招呼，就向他说了刚才的事，两个人谈得很融洽。行人对顿丘人说：“我独行，能和你做伴好得不能说。你骑在前面快些跑，

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乃问：“向者物何如，乃令君如此怖？”对曰：“身如兔，眼如镜，形状可恶。”人曰：“试顾我眼。”又观视之，犹复是也。魅就跳上马，人遂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事如此状。出《搜神记》。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数有怪，使管辂筮之。卦成，辂曰：“君之卦，当有一贱人生一男，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大小共视，须臾便去；又鸟来入室，与燕斗，燕死鸟去。有此三卦。”王基大惊曰：“精义之致，乃至于此。幸为处其吉凶。”辂曰：“非有他祸，直以官舍久远，魑魅魍魉，共为妖耳。儿生入灶，宋无忌之为也；大蛇者，老书佐也；鸟与燕斗者，老铃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乱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今卦中不见其凶，故知假托之类，非咎妖之征。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雉；太戊之阶，非桑所生。然而妖并至，二年俱兴，安知

三事不为吉祥？愿府君安神养道，勿恐于神奸也。”后卒无他，迁为安南将军。出《搜神记》。

我在后面跟着。”于是两个人一起前行。那个行人又问：“刚才你遇见什么东西把你吓成那样？”顿丘人说：“那怪物身子像兔子，眼睛像镜子，形貌非常丑恶。”那人说：“现在你试着看看我的双眼。”顿丘人回头看他，果然还是那怪物。说话间怪物就跳上马，顿丘人一下子被推跌到地下，吓死了。家里人见只有那马独自回来了，非常奇怪，立即沿路寻找，在道边找到了他。过了一夜他才复苏，说了他遇见怪物的事。出自《搜神记》。

王 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里多次发生怪事，就找来管辂，让他算算都发生过什么怪事。管辂占卜完后，对王基说：“你的这卦，应当是你们家曾有一个女仆生了个孩子，孩子一落地就跑，掉到炉灶里死了；你家床上当有过一条大蛇口里衔着笔，大小孩一起看它，大蛇就立刻不见了；还有一次一只鸟进入屋里和燕子争斗，鸟把燕子咬死，鸟也飞走了。有这样三个卦象。”王基大惊说：“你的卦算得精准，竟然到了这个地步。有幸请你算算住在这里是吉是凶？”管辂说：“没有什么祸患，只是因为你的房宅太古老了，就会有很多妖魔鬼怪一起出来兴妖作怪罢了。孩子生下来钻进了炉灶，这是火神宋无忌干的；大蛇是过去一个老书佐的精魂；鸟和燕子争斗，是一个早已死去的老门官的魂在作怪。神明如果纯正，妖物就不能作怪；万物的千变万化，不是道术能使它停止的；年代久远的精怪们，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我给你算的卦中并没见什么凶卦，所以知道是这些小妖小怪依托，不是妖怪造成灾祸的征兆。当年殷高宗武丁祭祀的大鼎，不是雉鸣叫的地方；殷中宗太戊的朝堂的台阶上，不是桑树穀木长出的地方。然而如果群妖都一齐作怪，闹上两年，怎么就知道三件怪事不是吉祥的呢？唯愿大人安神养道，不要怕那些妖魔作怪干扰。”后来王基就没再发生什么事，升任为安南将军。出自《搜神记》。

应 璩

朱建平善相，相应璩曰：“君年六十二，位为常伯。先此一年，当独见白狗也。”璩年六十一，为侍中，直内省。忽见白狗，众人悉不见。作急游观，饮宴自娱，六十二卒。出《魏志》。

公孙渊

魏司马太傅懿平公孙渊，斩渊父子。先时，渊家有犬，著朱帔绛衣。襄平城北市生肉，有头目，无手足而动摇。占者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出《搜神记》。

诸葛恪

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参佐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故地则死。’无谓神明而异之，诸君偶未之见耳。”出《搜神记》。

零陵太守女

零陵太守史，阙其名。有女，悦书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残水饮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晬，太守令抱出门，儿匍匐入吏怀，吏推之，仆地化为水。穷问之，省前事，太守遂以女妻其吏。出《搜神记》。

应璩

朱建平擅长相面，他给应璩看相后说：“你寿命是六十二岁，那时官可以做到常伯。死的前一年，你会独自看见一只白狗。”应璩六十一岁时果然当了侍中，在内省值班，忽然看见一只白狗，别人都看不见。他知道自己只能活到六十二岁，就抓紧时间游玩观览、吃喝自娱，六十二岁时果然去世。出自《三国志·魏书》。

公孙渊

三国时，魏国的太傅司马懿平定公孙渊，杀了公孙渊父子。在这之前，公孙渊家有一只狗，扎着红头巾穿着绛红色衣服。还有人在襄平城北面集市上看见一块生肉，肉上有头有眼，没有手脚，却能晃荡。根据这些怪事，占卜的人说：“有形不成，有体无声，这个国家必亡。”出自《搜神记》。

诸葛恪

诸葛恪任丹阳太守时，出去打猎。在两山之间遇见一个怪物像小孩，伸手要拉他。诸葛恪就让他伸手来拉，拉他离开原地，怪物马上就死了。之后，参佐问缘由，认为那小孩是神灵，诸葛恪说：“这事在《白泽图》里有记载。上面说‘两山之间，有一种妖怪像小孩，见人就伸手来拉，名字叫‘俟’，使之离开原来的地方，怪物就死。’不要把它当成什么神灵而感到惊奇，你们只是偶然没见过罢了。”出自《搜神记》。

零陵太守女

零陵太守史某缺他的名字。有个女儿，看上了府中的书吏，就偷偷派丫鬟将书吏洗漱的剩水喝了。喝了后竟怀了孕，十月后生了个孩子。孩子满周岁后，太守让把孩子抱出门，孩子一见到书吏，就爬到他的怀中，书吏把他推开，倒在地上化为一摊水。太守追问女儿，女儿说了实情，太守就把女儿嫁给了书吏。出自《搜神记》。

荥阳廖氏

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曾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又有沙门昙游，戒行清苦。时刻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而死。昙游曾诣之，主人下食，游便咒

焉。见一双蜈蚣，长尺余，于盘中走出，游因饱食而归，竟无他。出《灵鬼志》及《搜神记》。

陶 璜

卢王将陶璜掘地，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蚕，长数丈，大十围余，蠕蠕而动，莫能名。剖腹，内如猪肪，遂以为臠，甚香美。璜啖一杯，于是三军尽食之。《临海异物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肠，无目，有三十足，如钗股。大者一头长尺余，中肉味。又有阳遂虫，其背青黑，肠下白，有五色，长短大小皆等，不知首尾所在。生时体软，死则干脆。”出《感应经》。

赵王伦

永康初，赵王伦篡位。京师得一鸟，莫能名。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以问人。积日，有一小儿见之，自言曰：“鸛鵒。”

荥阳廖氏

荥阳郡有个姓廖的人家，祖祖辈辈以养殖毒虫为生，靠这个致富。后来廖家娶进来一个新媳妇，事先没告诉她家中养有毒虫。有一天，赶上家里人都外出了，只留新媳妇看家。她忽然看见屋里有个大缸，试着打开，见里面有太蛇，就跑去烧了一锅开水倒缸里把太蛇烫死了。等家里人回来，新妇说了这事，全家又吃惊又惋惜。没过多久，全家就得了瘟疫，几乎全都病死了。还有一个法名叫昙游的和尚，持戒修行清苦。当时刻县也有一家专养毒虫，凡是到他家去的客人，吃了他家的饭喝了他家的水，没有一个不吐血而死。昙游和尚听说后就到这家去看，主人给他端来食物，他就念起咒来。不一会儿，就见一双尺多长的蜈蚣从饭碗中爬出来，和尚于是吃饱了肚子回去，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出自《灵鬼志》及《搜神记》。

陶 璜

卢王的部将陶璜有一次挖地时，在地洞中挖出一样东西，这东西白色，形状像蚕，有好几丈长，十几围粗，还不断地蠕动，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切开它的肚子，里面像猪的脂肪，就用它作了肉羹，味道很清香鲜美。陶璜吃了一碗，于是三军将士们都吃了它。《临海异物志》这本书里记载：“有一种名叫‘土肉’的东西，颜色纯黑，像小孩手臂那样大，五寸长，里面有肠子，没有眼睛，有三十只像女人头钗样子的脚。‘土肉’最大的有一尺多长，里面有肉味。还有一种阳遂虫，背是青黑色，肠下白色，这种虫子有五种颜色，长短大小都一样，分不清头部和尾部。活着时身体是软的，死后则变得又干又脆了。”出自《感应经》。

赵王伦

晋惠帝永康初年，赵王司马伦篡位。当时京城里捕得一只怪鸟，不知叫什么。赵王伦叫人拿它出去，盘旋城邑到处询问是什么鸟。过了几天，有个小孩见了，自言自语地说：“鸛鹞鸟。”

即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儿。明日视之，封闭如故，悉不见。时伦有目瘤之疾，故言鸛鹞。伦寻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 骋

晋大安中，江夏功曹张骋，乘车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乱，吾甚极为，乘我何之？”骋及从者数人皆惊惧，因给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至家，未释驾，牛又言曰：“归何也？”骋益忧惧，秘而不言。安陆县有善卜者，骋从之。卜之曰：“大凶，非一家之祸，天下将有起兵。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骋还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观。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诳曜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额，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骋兄弟并为将军都尉，未期而败，于是一郡残破，死伤者半，而骋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出《搜神记》。

怀 瑶

晋元康中，吴郡娄县怀瑶家，闻地中有犬子声隐隐。其声上有小穿，大如螾。怀以杖刺之，入数尺，觉如有物，及掘视之，得犬，雌雄各一，目犹未开，形大于常犬也。

拿鸟的人就回来告诉赵王伦。赵王伦又令人再去找那小孩，又见到了那小孩，于是将小孩带进宫里。把鸟装进笼子，把小孩也关押起来。第二天一看，笼子关着，关小孩的门也锁着，但小孩和鸟都不见了。当时赵王伦眼睛上长了个瘤子，所以叫“鸕鹚”。赵王伦不久就被杀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张 骋

晋惠帝太安年间，江夏郡功曹张骋，乘车出游，拉车的牛说道：“天下正乱，我也卖尽了力气，你们还坐我拉的车去哪？”张骋和跟随的数人都十分惊恐害怕，就骗那牛说：“我们让你回去，你别再说话了。”于是驾着牛车半路上就返了回去。到家，还没把牛卸下来，牛又说话了：“回来干什么？”张骋更加担忧害怕，但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安陆县有个善于占卜的，张骋去请他给算一算。占卜的说：“这是个大凶兆，而且不是一户人家的祸，天下将有人起兵造反。全郡百姓都要家破人亡了！”张骋回家，又见那牛像人一样站起来用两条腿走路，百姓聚在一起围观。这年秋天，张昌起兵造反，先攻占了江夏，蒙骗迷惑百姓说要复兴汉朝皇室，并说有凤凰预示祥瑞，将有新王降世。造反的军队都用红色抹额，以彰显火德的吉祥。百姓人心浮动，参加叛乱都像回家一样积极。张骋兄弟一起当了叛军的将军都尉，不久就都被打败，全郡都遭到战乱的蹂躏，百姓死伤了一半，而张骋家被诛灭了九族。西汉易学的创始者京房曾在他的《易妖》中说：“如果牛说了话，就可以按它的话来预卜吉凶祸福。”出自《搜神记》。

怀 瑶

晋惠帝元康年间，吴郡娄县怀瑶家的地下，能隐隐约约听到小狗的叫声，声音是从一个小洞传上来的，洞有蚯蚓的洞穴那么大。怀瑶用棍往下插，插入几尺，觉得似乎碰到个东西，就把地挖开看，挖出了狗，一公一母两只，眼睛尚未睁开，身形比平常的狗大。

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观焉。长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当养活。”以为目未开，还置穿中，覆以磨砢。宿昔发视，左右无孔，而失所在。瑶家积年无他福祸也。出《搜神记》。

裴 楷

晋裴楷家中炊，黍在甑，或变为拳，或化为血，或作芜菁子。未几而卒。出《五行记》。

卫 瓘

卫瓘家人炊，饭堕地，悉化为螺，出足而行。寻为贾后所诛。出《五行记》。

贾 谧

贾谧字长渊。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电。谧斋柱陷，压毁床帐。飘风吹其服，上天数百丈，久乃下。出《异苑》。

刘 峤

永嘉末，有刘峤居晋陵。其兄蚤亡，嫂寡居。夜，嫂与婢在堂中眠，二更中，婢忽大哭，走往其房，云：“嫂屋中及壁上，奇怪不可看。”刘峤便持刀然火，将妇至。见四壁上如人面，张目吐舌，或虎或龙，千变万形。视其面长丈余。嫂即亡。出《广古今五行记》。

喂它们吃食，邻居们都跑来看。其中一位年纪大的说：“这东西叫犀犬，得到它的家里就会富裕兴旺，应该好好养活它。”怀瑶看它们的眼睛还没睁开，就又放回洞里，用磨石盖上。过了一晚上揭开看，左右都没了洞，找不到犀犬在什么地方了。不过怀瑶家以后多年也没什

么灾祸。出自《搜神记》。

裴 楷

晋时有个叫裴楷的，在家中做饭，把米下到甑里以后，不是变成拳头就是化成血，有时还变成芜菁的籽。过了不久，裴楷就死了。出自《五行记》。

卫 瓘

卫瓘家里人做饭，饭撒在地上全都变成了田螺，而且伸出脚来爬行。过了不久，他就被贾后杀了。出自《五行记》。

贾 谧

贾谧，字长渊。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的一天夜里，天降暴雨，雷电交加。贾谧屋中的柱子坍倒，把床帐砸坏了，狂风把他的衣服吹到几百丈高的空中，过了很久才落下来。出自《异苑》。

刘 峤

晋怀帝永嘉末年，有个叫刘峤的人住在晋陵。他的哥哥早年去世了，嫂子寡居。一天夜晚，嫂子和婢女在堂屋里睡觉，二更时分，婢女忽然大哭，跑到刘峤屋里，说：“嫂子屋里和墙上有奇形怪状的东西，没法看。”刘峤便拿起刀，点上灯，跟着婢女来到嫂子屋里。只见四面墙上出现像人脸的东西，瞪眼吐舌，一会儿是虎一会儿是龙，变化各种形状。看那面孔都有一丈多长。嫂子马上就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 敦

元帝时，王敦在于武昌。铃下仪仗生花，如莲花，五六日而萎落。干宝曰：“荣华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尸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 献

王献失镜，镜在罍中。罍才数寸，而镜尺余。以问郭璞，曰：“此乃邪魅所为。”使烧车辖以拟镜，镜即出焉。出《搜神记》。

刘 宠

东阳刘宠字道弘，居姑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斗，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日。后宠为折冲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炒亦为虫，火愈猛而虫愈壮。宠遂北征，军败于檀丘，为徐龛之所杀。出《搜神记》。

桓温府参军

穆帝末年，桓温府参军夜坐，忽见屋梁上有伏兔，张目切齿向之。兔来转近，以刀斫之，见正中兔，而实及伤膝流血。复以刀重斫，又还自伤。幸刀不利，不至于死。出《幽明录》。

郭 氏

毕修之外祖母郭氏，尝夜独寝，唤婢，应而不至。郭屡唤犹尔。后闻蹋床声甚重，郭厉声呵婢，又应诺诺不至。

王 敦

晋元帝时，王敦在武昌。他的令旗铃铛下的仪杖上长出花来，形状像莲花，过了五六天就凋谢了。干宝说：“富贵荣华到极盛，像旺盛的花一样不会永不衰落。”后来王敦因违抗圣命自杀，还加了戮尸的刑罚。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 献

王献丢失了镜子，后来发现镜子在酒瓮里。瓮口才有几寸，而镜

子一尺多大。王献问郭璞这是怎么回事，郭璞说：“这是妖怪干的。”让王献烧了车轴上的铜门做成一面铜镜，掉在瓮里的镜子自己就出来了。出自《搜神记》。

刘 宠

东阳人刘宠，字道弘，住在姑熟。每天夜里，他家门口都有好几斗鲜血，不知从何而来。这样连续了三四天。后来刘宠当上折冲将军，被派到北方打仗。军队要开拔时，军营中做好的饭都变成了虫子，他家人做的饭、炒的菜也变成了虫子，火越旺虫子长得越大。刘宠北征，在檀丘被打败，被徐龛之杀了。出自《搜神记》。

桓温府参军

晋穆帝末年，大司马桓温的公府中有个参军官夜里值班，忽然看见屋梁上趴着一只兔子，对他瞪着眼睛磨牙发狠。那兔子渐渐爬近了参军，参军举刀砍去，明明看见砍中了兔子，却实际把自己的膝盖砍伤血流不止。参军又举刀再砍，还是砍伤自己。幸亏刀不快，没能把自己砍死。出自《幽明录》。

郭 氏

毕修的外祖母郭氏，有一次夜晚独自睡在屋里，她召唤婢女，婢女答应了却不见过来。郭氏又喊了几声，还是如此。后来听见有很重的脚踏床板的声音，郭氏大声呵斥，婢女又是应声而不来。

俄见屏风上有一面，如方相，两目如升，光明一屋，手中如簸箕，指长数寸，又挺动其耳目。郭氏道精进，一心至念，凡物乃去。久之，婢辈悉来，云：“向欲应，如有物镇压之者，体轻便来。”出《幽明录》。

不一会儿，她突然看见屏风上有一张大脸，好像是民间送丧时举的方相神，两眼像升那么大，目光照得屋里通亮，手掌像簸箕，手指长好几寸，还不时地扇动耳朵、眨巴眼睛。郭氏向来修炼佛道的精进法，

这时心中专注地默念，那怪物就消失了。不久婢女都过来说：“我们刚才就想起侍护你，但觉得有个很重的东西压着我们。现在身子轻便了我们就来了。”出自《幽明录》。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 翼	庾 谨	商仲堪	寿 颀	李 势
郗 恢	庾 寔	乞佛炽盘	姚 绍	桓 振
贾弼之	江陵赵姥	诸葛长民	盐官张氏	王 愉
朱宗之	虞定国	丁 ^译 富阳王氏	乐 遐	
刘 斌	王 徵	张仲舒	萧思话	傅氏女
郭仲产	刘 顺	王 谭	周登之	黄 寻
荆州人	田 骚	邓 差	司马申	段 晖

庾 翼

庾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夜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头如方相，两眼大而有光，从土中出。庾乃攘袂，以拳击之，应拳有声，忽失所在。出《渚宫故事》。

庾 谨

新野庾谨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闻床前狗斗声非常，举家共视，了不见狗，只见一死人头在地，犹有血，两眼尚动。其家怖惧，夜持出于后园中埋之。明旦视之，出在土上，两眼犹尔。即又埋之，后旦已复出。乃以砖著头，令埋之，不复出。后数日，其母遂亡。出《幽冥录》。

庾 翼

庾翼任南蛮校尉南郡太守时，有次夜里上厕所，忽然发现厕所里有个怪物，头像出殡时纸扎的方相神，两眼很大，闪闪发光，从粪土里钻出来。庾翼捋起衣袖，挥拳向怪物打去，怪物挨打后叫了一声，

顿时消失。出自《渚宫故事》。

庾 谨

新野县有个庾谨，母亲生病，兄弟三人都在侍护。忽然听见床前一片很厉害的狗打架的声音，全家一起去看，根本看不见狗，只看见地上有个死人的头，头上还有血，两眼还在动。家人们害怕，趁天黑拿到后园子里埋掉了。第二天去看，那人头又钻出土来，两眼还在闪动。就又埋了，后天那人头又出来了。就用砖坯压在人头上，让人埋入土里，这回人头不再出来了。几天后，母亲病死了。出自《幽冥录》。

商仲堪

晋商仲堪曾从桓玄行，至鹤穴，逢一老公，驱一青牛。形色瑰异。堪即以所乘牛，易而取之。行至零陵溪，牛忽骏^疾非常，因息驾顾之，牛乃径走入江，伺之终日不出。堪心以为怪。未几玄败，堪亦被诛戮矣。出《幽冥录》。

寿 颁

晋孝武大元十二年，吴郡寿颁道志，边水为居。渚次忽生一双物，状若青藤，而无枝叶，数日盈拱。试共伐之，即有血出。声在空中，如雄鹅叫，两音相应。腹中得一卵，形如鸭子，其根头似蛇面眼。出《异苑》。

李 势

蜀王李势宫人张氏，有妖容，势宠之。一旦，化为大斑理蛇，长丈余。送于苑中，夜复求寝床下。势惧，遂杀之。复有郑美人，势亦宠之，化为雌虎，一夕食势宠姬。未几，势为桓温所杀。出《独异志》。

郗 恢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内，忽有一物如蜥蜴。每来，辄先扣户，则便有数枚，便灭灯火。儿女大小，莫不惊惧。以白郗，不信，须臾即来。至龙安二年，郗恢与殷仲堪谋议不同，下奔京师，道路遇害，并及诸子。出《幽冥录》。

商仲堪

晋代时有个商仲堪，曾跟随江州刺史桓玄出行，走到鹤穴时，遇见一个老人赶着一头青牛。商仲堪见那牛长得奇异，就把自己驾车的牛和老人换了。走到零陵溪，那牛忽然跑得极快，商仲堪就停下车来看，那牛一直跑进江水中，等了一天也没有出来。商仲堪感到十分奇怪。不久桓玄起兵失败，商仲堪也被诛杀。出自《幽冥录》。

寿 颁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吴郡有个叫寿颁的，字道志，靠江边住着。看见江边忽然长出一对奇怪的东西，形状像青藤又没有枝叶，几天就长到两手合围那么粗。尝试着找人来一齐砍它们，一砍就流出血来。它们在空中发出一种怪叫声，像公鹅的声音，两个声音互相呼应。又在怪物的肚子里找到一个卵，像鸭蛋大小，它们的根顶端像蛇的面孔和眼睛。出自《异苑》。

李 势

蜀王李势宫中有个宫女张氏，有着妖艳的容貌，李势十分宠爱她。一天，张氏忽然变成一条大斑纹蛇，有一丈多长。把这蛇送到御苑里，到了夜晚张氏又来要求睡在李势的床下。李势害怕，就把她杀了。还有一个郑美人，李势也很宠爱，后来郑美人变成一只母老虎，一天晚上把李势宠爱的妃子吃了。过了不久，李势就让桓温杀死了。出自《独异志》。

郗 恢

晋安帝隆安初年，雍州刺史高平人郗恢家中，忽然发现一个像壁虎的怪物。怪物每次来都先敲门，一来就是好几只，家里人只好吹灭灯火。全家儿女大小，都十分害怕。家里人把这事告诉郗恢，郗恢不信，说话间怪物就又来了。到龙（隆）安二年，郗恢因为和殷仲堪在政见上发生了分歧，就去了京城，走到半路就被杀害，连带他的儿子们也被害。出自《幽冥录》。

庾 寔

义熙中，新野庾寔妻荥阳毛氏。五月暴晒荐席，忽有三岁女在席下卧，惊惶乃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女夭。出《五行记》。

乞佛炽盘

西秦乞佛炽盘，都长安。端门外又有井，人常宿汲亭中。忽一夜闻磕磕有声，惊起照视，瓮中如血。中有丹鱼，长可三寸，而有寸光。时东羌西虜，互相攻伐，国寻灭亡。出《异苑》。

姚 绍

后秦姚泓义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将军绍帅众攻函谷关。厨人为绍炊饭，气蒸汗溜辄成血，腥甚。如此积日。绍心恶之，令勿复炊，乞饭于诸军。后八十日，绍病死，泓为晋将刘裕所擒，斩于建康市。出《五行记》。

桓 振

桓振在淮南，夜闻人登床声。振听之，隐然有声，求火看之，见大聚血。俄为义师所灭。桓振，玄从父之弟。出《异苑》。

贾弼之

河东贾弼之，晋义熙中，为琅琊府参军。夜梦一人，面丑甚，

多须大鼻。诣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

庾 寔

晋安帝义熙年间，新野县有个庾寔，娶了荥阳女子毛氏为妻。五月的一天，毛氏把草垫和床席拿到外面晒晾，忽然看见三岁的女儿在席下躺着，一受到惊吓就不见了，这时毛氏女儿的真形正在另一张床上，和往常一样。不到十天，女儿就死了。出自《五行记》。

乞佛炽盘

西秦人乞佛炽盘，建都长安。当时长安端门外有一口井，人们常在汲水亭里过夜。忽然有一天夜里听到井里有“嗒嗒”的声音，人们惊起后点上灯照视，瓮中都是如血的红水。里面还有三寸长的红鱼，而且发出一寸多长的光。当时东方、西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不断地互相攻伐，后来西秦很快就灭亡了。出自《异苑》。

姚 绍

后秦人姚泓在晋安帝义熙十三年，派他的叔父、大将军姚绍率军攻打函谷关。当时，厨师为姚绍做饭，饭汤的蒸气凝结成了血，腥气很重。连着几天都是这样。姚绍心里十分厌恶，下令不再做饭，每次吃饭都到各军去讨要。八十天后，姚绍病死，姚泓也被晋军将领刘裕活捉，在建康的闹市上斩首。出自《五行记》。

桓 振

桓振在淮南时，夜里听见有人上床的声音。桓振听见隐隐约约有声音，让人点上灯去看，只见一大摊血。不久，桓振就被义军杀死。桓振是桓玄的叔伯弟弟。出自《异苑》。

贾弼之

晋安帝义熙年间，河东人贾弼之在琅琊府当参军。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人，面貌非常丑陋，胡子多，鼻子大。这人到贾弼之面前，对他说：“我真喜欢你漂亮的面貌，咱俩换头怎么样？”

弼曰：“人各有头面，岂容此理？”明昼又梦，意甚恶之，乃于梦中许之。明朝起，不觉，而人见悉惊走。弼取镜自看，方知怪异。还家，家人悉惊。入内，妇女走藏，曰：“那得异男子。”弼自陈说良久，并遣至府检阅，方信。后能半面笑，两手各执一笔俱书，辞意皆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出《西明杂录》。

江陵赵姥

江陵赵姥，以酤酒为业。义熙中，屋内土忽自隆起，察为异，朝夕以酒酹土。尝见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邻人闻土下朝夕有声，如哭。后人掘宅，见一异物，蠢而动，不测大小，须臾失之。谓土龙。出《异苑》。

诸葛长民

安帝时，诸葛长民为豫州刺史。有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不可解。令移各一处，俱遥相唤。又长民在豫州时，见屋中柱及椽相间，悉见有如蛇头。令人以刀斫之，应刃藏隐。或一月，或数十日，辄于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毛脩之尝与之同宿，骇愕不达此意。长民曰：“此物奇健，非我无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长民曰：“我正见一物甚黑，而有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状。而来辄共斗，深自

贾弼之说：“人各有自己的头脸，真是岂有此理！”第二天白天，贾弼之又做了同样的梦，心中十分厌恶，就在梦中答应和那人换头。第二天早晨起来，自己没发觉，但看见他的人都吓得逃走了。他取出镜子一看，才知自己的脸真的被梦中人换去。回到家里，家中的人也都大惊。进到屋里，妇女们都吓得跑掉躲起来，说：“哪里来了这么个又怪又丑的男人？”贾弼之自己解释了很久，家中的人又派仆人到他供职的府衙里去查问，才相信真是贾弼之。后来，他只有半边脸会笑，

还能两手各拿一支笔同时写文章，词意都很美。不久晋安帝驾崩，晋恭帝继位。出自《西明杂录》。

江陵赵姥

江陵有个姓赵的老太太以卖酒为生。晋安帝义熙年间，赵姥屋里的土地突然鼓了起来，发觉是怪异的东西，就早晚用酒祭洒土地。曾看见土里钻出一个怪物，头像驴，当时地上并没有洞穴。后来赵姥死了，邻居听到屋中地下早晚有声音像在哭。赵姥的儿女们掘开宅基地，挖出一个怪物，还蠢蠢而动，一会大一会小，不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有人说那怪物叫“土龙”。出自《异苑》。

诸葛长民

晋安帝时，诸葛长民任豫州刺史。有一次，几个捣衣棒槌相互之间说了话，声音和人一样，但说的是什么听不懂。让人把它们各自放置一处，隔着很远棒槌仍然互相招呼。还有一次，诸葛长民在豫州时，看见屋里的中柱和椽梁间都出现好像蛇头的东西。让人拿刀去砍，刀一到它们立刻躲起来。从那以后，有时间隔一个月，有时间隔几十天，诸葛长民常常在睡梦中惊起，又跳又蹦，好像和什么人打架。毛脩之曾和诸葛长民同住，见他梦中起来蹦跳，心里很害怕但不知是怎么回事。诸葛长民说：“这怪物特别有力气，除了我别人制不住它。”毛脩之问：“是什么怪物？”诸葛长民说：“我只看见一怪物很黑，有手有脚，不分明，看不清它是什么形状。每次它来我就和他斗，我自己内心也挺

惧焉。”长民俄而伏诛。出《五行记》。

盐官张氏

晋末有张氏，在盐官，闲居端坐，忽闻煎食香。斯须，风吹一盘食至，酒肉肴饌毕备。有黄袍人乘舆来，上床，与张共食。问其姓，含笑不答。久之，登舆而去。后张为孙恩所害而已。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 愉

王愉字茂和。义熙初，愉在庭中行，帽忽自脱，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丧，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酒器须臾下地，覆还登床。寻而第三儿绥怀贰伏诛。出《异苑》。

朱宗之

会稽国司理令朱宗之，常见亡人殡，去头三尺许，有一青物，状如覆瓮。人或当其处则灭，人去随复见。凡尸头无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殡时，鬼无不暂还临之。出《幽冥录》。

虞定国

余姚虞定国，有好仪容，同县苏氏女，亦有美色，定国尝见，悦之。后见定国来，主人留宿。中夜，告苏公曰：“贤女令色，意甚钦之，此夕宁能令暂出否？”主人以其乡里贵人，便令女出从之。往来渐数，语苏公：“无以相报，害怕它。”过了不久，诸葛长民就被杀了。出自《五行记》。

盐官张氏

晋朝末年有个姓张的盐务官，在家中闲坐，突然闻到煎食品的香气。不一会儿，风吹来一盘食物放到他面前，盘里酒肉佳肴俱全。接着有个穿黄袍的人乘车而来，上了坐榻，和张某一同吃起来。张某问他的姓名，黄袍人笑而不答。过了很久，黄袍人才登车而去。后来姓张的盐官被孙恩杀害。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 愉

王愉，字茂和。晋安帝义熙初年，有一天王愉在院子里行走，帽子忽然自行脱落，停在空中，像空中有人戴着它似的。后来王愉母亲死了，当月的初一设祭品祭奠，供桌上摆着酒具，酒具一会儿落到地

上，接着又上了床。不久，王愉的三儿子王绥因对朝廷心怀反意被诛杀。出自《异苑》。

朱宗之

会稽国的司理令朱宗之，经常看到别人家死人出殡，距离尸体头部三尺多高的地方有一个青色的东西，形状像是一个倒扣着的瓮。人一来就不见了，人走了那东西就又出现。凡是死人的头上都有这个青色的东西。又有一说，每当死人入殡时，他的鬼魂都会暂时返回到场的。出自《幽冥录》。

虞定国

余姚人虞定国生得俊美潇洒，同县有位苏氏的女儿也有美色，虞定国曾见过苏氏，心里非常喜欢。后来虞定国到苏家去做客，苏家主人留他住下。半夜，虞定国对苏公说：“你家女儿十分美丽，我心里十分爱慕她，今晚能不能让她出来见一见呢？”苏公觉得虞定国是乡里的贵人，就让女儿出来相见。从此虞定国和苏家儿女来往越来越频繁，虞定国对苏公说：“我没有可报答的，

若有官事，其为君任之。”主人喜，自尔后有役召事，往造定国。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此必有异。”具说之。定公曰：“仆宁当请人之父而淫人之女？君复见来，便斫之。”后果得怪。出《搜神记》。

丁 诤

东阳丁诤 出郭，于方山亭宿。亭渚有刘散骑，遭母艰，于京葬还。夜中，忽有一妇，自通云刘女郎，“患疮，闻参军能治，故来耳”。诤 使前，姿形端媚，从妇数人。命仆具肴饌。酒酣，叹曰：“今夕之会，令人无复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岂顾老夫？”便令妇取琵琶弹之，歌曰：“久闻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体虽朽老，亦足悦人情。”放琵琶，上膝抱头，又歌曰：“女形虽薄贱，愿得忻作媼。缱绻靓良宵，千载结同契。”声气婉媚，令人绝倒。便令灭火，共展

好情。比晓，忽不见。吏云，此亭旧有妖魅。出《幽冥记》。

富阳王氏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渎中作蟹断。旦往视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都出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

以后你有什么公事要办，就让我为你承担吧。”苏公听后很高兴，从此以后苏公家被派给官府服徭役，就前来造访虞定国。虞定国大惊说：“我从来没跟你见过面说过话，你为什么来求我呢？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苏公就说了虞定国和他女儿来往并答应帮忙疏通官府的事。虞定国说：“我怎么能既求人之父而又乱人之女呢？以后你只要再看见他到你家，你尽管拿刀砍他。”后来苏公家里果然捉住了那个冒充虞定国的妖怪。出自《搜神记》。

丁 诤

东阳人丁^诤出城游玩，在方山亭住宿。亭下江边有位姓刘的散骑官，母亲刚去世，从京城回来安葬母亲。这天深夜，忽然有个女子，自我通报是刘女郎，说：“我身上生了疮，听说你能治，所以找你了。”丁^诤让她往前站，见这女子身姿外貌端庄秀丽，身后有几个侍女跟着。就让仆从摆上酒菜，二人对饮。酒喝得半醉时，那女子叹气说：“今天和你相会，真担心让自己失去自持丢失了贞洁的节操。”丁^诤说：“像你这样德貌俱佳的女郎，还会顾虑我这个老头子会有什么失礼举动吗？”女子让身边的妇人取来了琵琶，女子边弹边唱道：“久闻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体虽朽老，亦足悦人情。”唱完就放下琵琶，坐在丁^诤腿上，抱住他的头，又接着唱道：“女形虽薄贱，愿得忻作婿。缱绻觐良宵，千载结同契。”唱得婉转动人，令人陶醉。唱完，那女子就让熄了灯，和丁^诤同床。天亮时，那女子忽然不见了。据有的官员说，这个方山亭过去就常有鬼怪出现。出自《幽冥录》。

富阳王氏

宋文帝元嘉初年，富阳人王某，在河汊里安置了捉蟹的竹栅栏。早上去看，见一块二尺长多的木头在栅栏里，栅栏却被弄断裂了，已拦在栅栏中的螃蟹全都跑了。王某就把栅栏修好，把那块木头扔到岸上。第二天去看，那块木头又在栅栏里，栅栏像先前那样又被弄坏了。王某只好又把栅栏修好，把那块木头扔出去，

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束头担归，云：“至家，当斧斫然之！”未至家三里，闻笼中窸窣动，转头，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祐助，并令断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恳告苦请乞放，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何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异。土俗谓之山猱，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出《搜神记》。

乐 遐

元嘉九年，南阳乐遐尝在内坐，忽闻空中有人，呼其夫妇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惊惧。后数日，妇屋后还，忽举体衣服悉是血。未一月，夫妇相继病卒。出《幽冥记》。

刘 斌

刘斌在吴郡时，娄县有一女，忽夜乘风雨，恍恍至郡城内。自觉去家正一炊顷，衣不沾濡。晓在门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延我，当大富贵。不尔，必有凶祸。”刘问所来，不自知。后二十许日，刘被诛。出《幽冥录》。

第三天早上再去看，又和前一天一样。王某怀疑那块木头是妖物，就把它装进蟹笼里挑回去，一面走一面说：“到家，我就用斧头把你这块木头劈了烧火！”离家还有三里地时，听见笼子里有“窸窣”的响动，回头一看，看见那块木头变成了一个人面猴身、一手一脚的怪物，对

王某说：“我生性爱吃蟹，前几天是我下水弄坏了你的栅栏，进去吃了蟹，实在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打开笼子把我放走。我是山神，会佑助你，并让你今后栅栏中天天都抓住满满的蟹。”王某说：“你祸害人，而且前后不是一次，依罪就应该把你弄死。”这个怪物苦苦恳求放掉他，王某只回头看看不答应。怪物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想知道。”不停地追问，王某就是不出声。离家不远时，怪物又说：“你不放我，又不告诉我姓名，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是等死罢了。”王某到家后，把那块木头烧了，以后再也没出什么怪事。当地人把这种怪物叫“山獠”，说它如果知道人的姓名，就能加害中伤，所以它才一再问王某姓名，是为了害人来解脱自身。出自《搜神记》。

乐 遐

宋文帝元嘉九年，南阳人乐遐曾经在家中闲坐，忽然听见空中有人呼叫他们夫妇的名字，呼叫声很急促。一直喊到半夜才停，乐遐自己又惊又怕。几天后，乐遐的妻子从屋后回来，忽然全身的衣服上都是血。没出一个月，夫妻俩先后病死了。出自《幽冥记》。

刘 斌

刘斌在吴郡时，娄县有个女子，夜里忽然冒着风雨恍惚地进了郡城。她自己觉得离家只有一顿饭工夫，虽在风雨中，衣服却一点也没湿。这女子清晨来到刘斌家门外要求通报拜见刘斌，说：“我是天使，主人应当起身请我进去，就会大富贵。如果不见我，一定会有凶祸。”刘斌问那女子是从哪里来的，女子自己也不知道。二十多天后，刘斌被杀害。出自《幽冥录》。

王 徵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车出行，闻其前铮铮有声，见一辆车当路，而余人不见，至州遂亡。出《幽冥记》。

张仲舒

张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间，辄见门侧有赤气赫然。后空中忽雨绛罗于其庭，广七八寸，长五六寸，皆以笺系之。纸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𦵏。仲舒恶而焚之，信宿，暴疾而死。出《异苑》。

萧思话

萧思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忽于其下，得二死雀。思话叹曰：“斗覆雀殒，其不祥乎？”既而被系。出《宋书》。

傅氏女

北地傅尚书小女，尝折荻作鼠，以狡狴，放地，荻鼠忽能行，径入户限土中。又折荻更作，咒之云：“汝若为家怪者，当更行，不者不动。”放地，便复行如前。即掘限内觅，入地数尺，了无所见。后诸女相继丧亡。出《列异传》。

郭仲产

郭仲产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斋屋，

王 徵

宋文帝元嘉年间，太原人王徵出任交州刺史，刚拜官时，乘车出门，听见前面发出“铮铮”的声音，一看，是一辆灵车在前面挡住了去路，然而和他同行的人谁也看不见那辆灵车，结果王徵一到了交州就死了。出自《幽冥记》。

张仲舒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中，张仲舒晨夕之间就会看见自家门旁有一大团鲜亮的红色气体。后来空中忽然像下雨一样在庭院里降下很多红色绛罗，七八寸宽，五六寸长，都用纸带捆着。纸的长宽和绛罗一样，从天上纷纷往下落时非常快。张仲舒心里很厌恶，就把这些东西

给烧了，过了两个晚上，张仲舒就得了急病突然而死。出自《异苑》。

萧思话

萧思话在青州时，常常把所用的铜斗扣在药橱下面。这天，他忽然在铜斗下发现两只死雀。他叹息道：“铜斗扣着，雀死在里面，莫非是个不祥的预兆？”不久他就被逮捕入狱。出自《宋书》。

傅氏女

北地郡傅尚书的小女儿，有一次用芦苇编了个很狡猾的小老鼠，放在地上，那芦苇编的老鼠忽然能走动起来，一直钻进门槛下的土中。她又用芦苇编了一只，编好以后念咒说：“你如果是要到我家作怪，就再跑，如果不是，你就不动。”放在地上，老鼠又像先前的那只跑了。家里人就挖开门槛下的土向里寻找，入地数尺什么也没找到。后来傅尚书家的几个女儿都先后死去。出自《列异传》。

郭仲产

郭仲产的府宅在江陵枇杷寺以南。元嘉年间，又盖了间斋屋，竹以为窗棂。竹遂渐生枝叶，长数丈，郁然成林，仲产以为吉祥。及孝建中，被诛。出《述异记》。

刘 顺

宋大明中，顿丘令刘顺，酒酣，蚤入妾许眠。晨起，见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刘是武人，了不惊怪，乃令作齏。亲自切血，染齏食之，弃其有余。后十许载，至元徽二年，为王道隆所害。出《述异记》。

王 谭

大明中，琅琊王谭，字思玄，为南阳太守。母丧去职，寄郡城

南，设庐位于庭。有一光，大如鸭卵，黄色分明，从东来，入厅事上。俄顷，又二枚续至，其状如前，良久而去。自此夕夕来往，或单至双来，久停则灭，一夜或四五来，如此十许日不见。其年，谭二婢死，明年弟亡，谭患疾，至都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登之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时，统诸灵庙，甚被恩宠。母谢氏，奉佛法。泰始三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隐烟雾，垂头，属厅事前地，头如大赤马，饮庭中水。登之惊骇，谓是善神降之，汲水益之。饮百余斗，水竭乃去。二年而谢氏亡，后半岁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业衰败。出《述异记》。

用竹子做窗棂。后来竹子渐渐生出枝叶，长了好几丈长，长成了茂盛的竹林，郭仲产以为这是吉祥的预兆。但到了宋孝武帝孝建年间，郭仲产却被诛杀了。出自《述异记》。

刘 顺

宋孝武帝大明年间，顿丘县令刘顺喝酒喝高兴了，早早进入了小妾的屋里睡下。早上起来，看见床上有一摊干血，像是一个扣着的盆子的形状。刘顺是个武人，丝毫不惊怪，就让人把那块干血拿去做了菜的调味。他亲自把血切碎，拌了菜吃，剩下的就扔掉了。过了十几年，到宋后废帝元徽二年，刘顺被王道隆杀害。出自《述异记》。

王 谭

宋孝武帝大明年间，琅琊人王谭，字思玄，任南阳太守。后来因为母亲去世，王谭离职，在郡城南边母亲的坟旁盖了草庐，按当时的礼制为母亲守孝。有一天，他看见一团光，像鸭蛋一样大，黄色分明，从东面过来，进了堂屋。不一会儿，又接着来了两个，形状和前一个一样，很久才飞走。从此这怪物夜夜都来，有时是单数，有时是双数，来后停久了就灭，有时一夜来四五次，像这样十几天不再来

了。这一年，王谭的两个婢女死了，第二年王谭的弟弟死了，他自己也生了病，到京城后去世。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周登之

周登之的家在京城，宋明帝时，派他管理灵庙，很被宋明帝宠信。他的母亲谢氏，尊奉佛法。宋明帝泰始三年，夏天的一次暴雨，雾气中隐约有一个怪物。这怪物低着头，盯着堂屋前面的地，它的头像个大红马，饮院子里的雨水。周登之大惊，认为是个吉祥的天神下凡来了，就打了水给它喝。那怪物喝了一百多斗水，喝光就走了。两年后，周登之的母亲谢氏去世，过了半年后，宋明帝驾崩，周登之的事业也从此衰败下来。出自《述异记》。

黄 寻

后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人黄寻，先居家单贫，忽风雨飞钱至其家，后巨富，钱至数万。其年被诛。出《五行记》。

荆州人

梁元帝天监元年，荆州荆人杀了，其人不僵，首堕于地，动口张目，血如箭，直上丈余，然后如雨细下。是岁荆州大旱，与晋愍帝督运令史淳于伯同。出《广古今五行记》。

田 骚

田骚，南阳人。梁末，晚暮执弓箭，从妇家还。去舍十里，无伴畏惧。遥望前路坂头，有绯衣小儿，急逐之，及到，问曰：“汝何村小儿？”小儿曰：“家在树头。”骚谓欺己，谓之曰：“吾长者，与尔童稚共语，何为轻薄见报？”更行百许步，至坂头，道边有极大树，小儿径上树，状如猿猴。心以为异，乃张弓绕树觅，见一物如蛇，长数丈高而灭。至家，困病几死。出《五行记》。

邓 差

梁邓差，南郡临沮人，于麦城耕地，得古铜数斛，因此大富。行值雨，止于皂荚树下，遇一老公，谓差曰：“君虽富，明年舍神若出，方衰耗之后，君必因火味获殃。”差以为此叟假称邪术，妄求施与，都不采录。明年，宅内见一物，青黑色，似鳖而非，可长二尺许。自出自入，或隐或见，

黄 寻

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海陵人黄寻，先前家境孤贫，有一天，忽然风雨把钱吹到他家中，吹来了数万，一下子变成了巨富。然而就在这年他就被诛杀了。出自《五行记》。

荆州人

梁元（武）帝天监元年，荆州执行一名犯人死刑，头砍去后，犯人身子不僵倒，头掉到地上，嘴动目张，血像箭似的向上冲了一丈多高，然后像细雨一样落下来。这一年荆州大旱，和晋愍帝时的督运令史淳于伯的那次一样。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田 骚

田骚，南阳人。梁朝末年，有天晚上带着弓箭从妻子家往回走。离家十里地，由于没有同伴，心里有点怕。这时，他远远看见前面的坡上有一个穿红衣的小孩子，就急忙追他，追上去问：“你是哪个村的孩子？”小孩说：“我家在树顶上。”田骚以为小孩骗他，对他说：“我是个大人，跟你小孩子说话，你为什么不好好回答呢？”又走了一百多步，到了坡上，道边有棵极大的树，只见那小孩直飞到树上，像猿猴那样敏捷。田骚心里觉得奇怪，就张起弓、搭上箭绕着树寻找，见树上有一个像蛇似的东西，长了几丈高以后就消失了。田骚回家后就得了病，差点死去。出自《五行记》。

邓 差

南朝梁时，南郡临沮人邓差在麦城耕田，挖到了好几斛古铜，因而变得非常富有。有一次他走路遇到下雨，就停在一棵皂荚树下避雨，遇见一个老者，他对邓差说：“你虽然富了，可是明年你家舍神如果出来，正当衰败消耗之后，你一定会因火味而遭灾。”邓差认为这老人是借着称道邪术骗他给些钱，根本没听信老人的话。第二年，邓差的住宅里出现了一个东西，青黑色，有点像鳖但不是鳖，大约有两尺多长。自己随便爬进爬出，时隐时现，

伸缩举头。狗见，辄围绕共吠，吠则缩头，家人亦不敢触。如此者百余日。后有人种作，黄昏从外入，见之，谓是虻，乃以镰斫之，伤其足血，曳脚入稻积下，因失所在。自后遭火，儿侄丧亡，官役连及。差又于道逢估人，先不相识，道边相对共食，罗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饮，谓曰：“观君二人，游行商估，势在不丰，何为顿尔珍羞美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终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复进甘美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归。至家，宰鹅以自食，动箸咬骨，哽其喉，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司马申

陈后主时，幸臣司马申任右卫将军，常谮毁朝臣。后于尚书省昼寝，有鸟啄其口，流血及席。时论以谮毁之效，而陈渐微之征。后主竟降。出《广古今五行记》。

段 晖

段晖，字长祚。有一童子辞归，从晖请马，晖戏作木马与之。童子谓晖曰：“吾泰山府君子，谢子厚赠。”言终，乘木马，腾空而去。出魏收《后魏书》。

伸头缩脑。狗看见后，就围着它一同狂叫，狗一叫它就缩头，家里人也不敢碰触它。像这样过了一百多天。后来有一个种田人黄昏从外面

进来，看见了那怪物，说是“虺”，就用镰刀去砍，砍伤了它的脚，流出了血，然后拎着脚把它扔到稻子堆下，就不见了。自那以后家里遭了火灾，邓差的儿子和侄子先后死去，官府又接连向邓差派劳役。后来，邓差又在路上遇见了两个商人，原先不认识，在路旁对坐着用餐，看他们罗列着甘甜鲜美的食品，都是些珍肴美味。两个人招呼邓差一起喝酒，邓差说：“我看您二位在外奔波行商，这种情况不可能丰足，怎么能这样大吃豪饮这些美味佳肴呢？”商人说：“每寸光阴都值得珍惜，人生在世，说到底是为了吃穿。一旦病死，还怎能再吃美味呢？我们终究不能像临沮的那个叫邓差的人，平生舍不得享用，甘心做守财奴。”邓差听了这番话，也没说自己的姓名，默默地往回走。到家以后，宰了鹅煮了自己吃，动筷子，咬骨头，结果让鹅骨头卡住喉咙憋气而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司马申

陈后主时，宠臣司马申任右卫将军，常常谗毁朝中的大臣。有一天，司马申在尚书省的府衙里睡午觉，忽然飞来一只鸟啄他的嘴，血流到地上的席子上。对这件怪事，当时的人们议论说这是对谗毁他人的报应，也是朝廷逐渐衰败的征兆。果然不久陈后主投降，国家灭亡。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段 晖

段晖，字长祚。有一次，他的一个童仆辞工回家，向段晖要一匹马，段晖开玩笑，做了个木马送给他。那童仆说：“我是泰山府君的儿子，谢谢你赠我这么重的礼物。”说罢，骑上木马，腾空而去。出自魏收的《后魏书》。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崔季舒	安阳黄氏	齐后主	王惠照	独孤陀
杨素	滕景贞	元邃	刘志言	素娥
张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载言	范季辅
洛阳妇人	裴休贞	牛成	张翰	南郑县尉
李泮	元白虚			

崔季舒

北齐崔季舒，位至侍中特进。忽尔其家池中莲，皆化为人面，著鲜卑帽。又其妻曾昼寝，见一神人，身長丈余，遍体黑毛，前来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将军，入宅者不祥也。”又庭中忽流血，有一白物，大如斛，自天而下，当其子首，未至尺余，乃灭。季舒又见其家内厅中，有一大手，长丈余，从地而出，满室光耀，问左右，皆云不见。寻以非罪见诛。出《北史》。

安阳黄氏

北齐武成时，安阳县有黄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巨富，有巫师占君家财物欲出，好自防守，若去，家即大贫。

崔季舒

北齐的崔季舒，官位做到侍中特进。忽然有一天，他家池里的莲花，全变成人脸，戴着鲜卑人的帽子。还有，他妻子曾经大白天睡觉，见到一个神人，身高一丈多，满身黑毛，向前逼近自己。巫师说：“那神人是五道将军，他来到宅第里是不吉祥的。”还有，庭院里忽然间流出血水，有一个像斛那么大的白东西，从天而降，当掉到他儿子的头还不到一尺多远的时候，那白东西就消失了。崔季舒还看

到他家的内厅中，有一只大手，一丈多长，从地里伸出来，满屋光亮。他问左右的人看见了什么，左右的人都说没看见什么。不久，他以诋毁罪而被杀。出自《北史》。

安阳黄氏

北齐武成帝时，安阳县有个姓黄的人家，住在古城的南边。他家的祖先代代都巨富，有个巫师给他占卜，说他家的财物要离去，应该好好防守，如果财物离去了，他家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穷。

其家每夜使人分守。夜有一队人，尽着黄衣，乘马，从北门出；一队白衣人，乘马，从西门出；一队青衣人，乘马，从东园门出。悉借问赵虞家此去近远。当时并忘，去后醒觉，抚心懊悔，不可复追。所出黄白青者，皆金银钱货。良久，复见一人，跛脚负薪而来，亦问赵虞，家人忿极，命奴击之。就视，乃家折脚铛也。自此之后，渐贫，死亡都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五年，如晋阳，在路，兵人于幕下忽唱叫。讯之，曰：“见无数人，皆骑小马如狐，争挥刀稍，故叫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惠照

武平末，广平都省主事王惠照，息休为郡学生。刻木作一小儿，盛衣带里，每食必食之，告云：“奴啖。”方自食。自此后迷，为魍魉著之，时饷不饲，则病发垂死。渐不向菜蔬，要素酒肉。休兄窃取，以火焚之，休病转困。其家事急，顾工匠刻木，妙写形状，为置灵床之处。下语云：“烧毁我如此，重刻何益？”岁余，休成狂病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独孤陀

隋独孤陀，字黎邪，文帝时，为延州刺史，性好左道。

他家每夜都派人分别看守。夜里，有一队人全都穿黄色衣服，骑着马，从北门走出来；一队白衣人，骑着马，从西门走出来；一队青衣人，骑着马，从东园门走出来。他们都打听赵虞家离这多远。当时人们都忘了财物要离去的事，几队人马离去之后才明白过来，抚着心懊悔，但是已经不能再追回了。走出去的黄、白、青几队人，全都是金银钱货。很久以后，又见到一个瘸腿人背着柴薪走出来，也打听赵虞家，家人非常愤怒，让奴仆们打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他家折了一条腿的锅。自此以后，他家渐渐穷了，到他死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五年，有一次齐后主到晋阳去，正行走在路上，兵卒们在帐下忽然高声叫喊。他问兵卒们为什么叫喊，兵卒们说：“看见有许多人，都骑着狐狸那么大的小马，争相挥舞着刀枪长矛，所以就大叫起来。”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惠照

北齐后主武平末年，广平都省主事为王惠照，他的儿子王休是郡里的秀才。王休用木头刻了一个小孩儿，装在衣袋里，每顿饭都一定要给它东西吃，告诉它说：“你吃。”自己才吃。从此以后，王休就变得痴迷了，被鬼怪附了体，一旦吃饭的时候忘了给木孩儿东西吃，他就病得要死。渐渐地，他不吃蔬菜，要吃肉喝酒。王休的哥哥偷偷地把小木孩儿拿出来，用火烧了，王休的病变得更重了。他家里见事情紧急，就雇工匠重新刻了那个木孩儿的形状，放在他的灵床上。木刻的小孩儿从灵床下来说道：“把我烧成这个样了，重刻有什么用？”一年多之后，王休发狂病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独孤陀

隋朝的独孤陀，字黎邪，隋文帝时为延州刺史，生性喜欢左道。

其外家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因转入其家。帝微闻之而未信。其姊为皇后，与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视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乃杨素之异母妹也，由是疑陀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讽陀。言无有。上不悦，左迁陀，陀遂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颎、纳言苏威、大理杨远、皇甫孝绪杂按之。而陀婢徐阿尼供言：“本从陀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猫鬼每杀人，被杀者家财遂潜移于畜猫鬼家。”帝乃以事问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犍车载陀夫妻，将死，弟诣阙哀求，于是免死除名，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有人诉其母为猫鬼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是，乃诏赦诉行猫鬼家焉。陀亦未几而卒。出《北史》。

杨 素

大业五年，尚书令杨素于东都造宅，潜于宫省，遣人就卫尉少卿萧吉，请择良日入新宅。吉知其不终，乃以书一卷付之。此书专是述死丧之事。素开而恶之，乃焚于前庭。素宅内造沉香堂，甚精丽。初成，闭之三日，然后择日，始开。视之，四壁如新血所洒，流于地，腥气触人。素甚恶之，竟遇鸩而死。九年，素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庭中无故有血洒地，玄感惧，遂举兵反，伏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他外祖父家姓高，以前供奉的猫鬼，已经害死了他的舅父郭沙罗，于是就转到他家里来了。隋文帝暗中听说了这件事却不肯相信。独孤陀的姐姐是皇后，和杨素的妻子郑氏都有病，找来医生一看，都说：“这是猫鬼病。”隋文帝因为独孤陀是皇后的异母弟弟，独孤陀的妻子是杨素的异母妹妹，因此怀疑是独孤陀所为，暗中下令让独孤陀的哥哥独孤穆用亲情开导他，又派左右的人去劝说他。独孤陀说没做过这件事。隋文帝不高兴，贬了他的官职，他于是便有了怨言。隋文帝派左仆射高颎、纳言苏威、大理杨远、皇甫孝绪一块去审查他。他的婢女徐阿尼供认说：“我本来是从独孤陀的母亲家来的，经常侍奉猫鬼。常常在子日的夜间祭祀猫鬼，说‘子’就是老鼠。猫鬼常常杀人，被杀者家里的财物就暗中移到养猫鬼的人家。”隋文帝就向公卿们讯问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奇章公牛弘说：“妖由于人而兴起，杀了

那个人，妖也可以灭绝了。”隋文帝下令用牛车拉着独孤陀夫妻要处死刑，他的弟弟跑到宫中哀求，于是免了他一死，除了他的功名，让他妻子杨氏出家做了尼姑。在这以前，有家人说自己的母亲是被猫鬼害死的，隋文帝认为怪诞荒谬，一怒之下把他遣送到外地去了。到这时，才下诏书赦免了说猫鬼行凶的一家。独孤陀不久也死了。出自《北史》。

杨 素

隋炀帝大业五年，尚书令杨素在东都营建宅院，暗中派人到宫中接近卫尉少卿萧吉，求他选个良辰吉日迁入新居。萧吉知道杨素不得善终，就把一卷书交给他。这卷书是专门讲述死丧之事的。杨素打开一看很厌恶，就在前庭把它烧了。杨素在宅内建了一个沉香堂，非常精致宏丽。刚建成时，关了三天，然后选日子，才打开。打开一看，四壁像洒了鲜血，流在地上，腥气袭人。杨素非常讨厌这事，他最后饮鸩酒而死。大业九年，杨素的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的院子里无缘无故有血洒地，杨玄感恐惧，就起兵造反，结果伏法被杀。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滕景贞

滕景贞在广州七层寺，永徽中，罢职归家。婢炊，釜中忽有声如雷，米上芄芄隆起。滕就视，声转壮。甑上生花数十，长似莲花，色赤如金，俄顷萎灭。旬日，景贞卒。出《酉阳杂俎》。

元 邃

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白日在堂坐，忽见屏外有小人骑小马入来。人长二三尺，马亦相称，衣甲具装，光彩辉日，于庭内巡墙驰走，良久方灭。此后每常欲自杀，合家守之，经年稍怠。母夜卧，以衣置被中自代，便即走出。侍者觉之，分觅，以投于井。比及出之，殆亦绝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志言

长安刘志言任华州下邽县尉，此癖素凶，遂于里内借宅，然宅内不免有怪。婢晨起理发，梳堕地，婢俯取梳，见床下有布袋，中似有数岁小儿。婢引手取之，袋内跳出。婢惊惧走出。举家就视，了无所见。志言秩满而卒。出《五行记》。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乔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晓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艺也。未几，沉于洛水，遂族乔氏之家。左右有举素娥曰：“相州凤阳门宋

滕景贞

滕景贞住在广州七层寺，唐高宗永徽年间，他罢职回到家中。一次，他的婢女做饭，锅里忽然有打雷般的声响，米眼看着就鼓起来。滕景贞走近去看，声音变得更响。甑子上生出几十朵小花，长得像莲花，颜色像金一样赤红，不一会儿就枯萎消失了。十天后，滕景贞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元 邃

唐高宗永淳初年，陕西同州司功元邃，他的母亲大白天在堂屋里坐着，忽然看见有一个小人骑着一匹小马从影壁外走进来。小人高二三尺，马也和他相称，衣服、铠甲全有，光彩映日，在庭院里顺着墙奔跑，很久才消失。自此以后她常常想自杀，全家人看守着她，过了一年，人们对她的看护稍微懈怠了。他母亲夜里睡觉，把衣服放在被子里代替她自己，就跑了出去。侍候她的人发觉之后，分头去寻找，她已经投到井里。等到把她打捞出来，几乎已经绝命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刘志言

长安人刘志言任华州下邽县的县尉，他住的官舍一向不吉利，于是就在乡里借房住，然而宅院里不免有鬼怪。婢女早晨起来梳头，梳子掉到地上，婢女弯腰取梳，见床下有一个口袋，里边好像有一个几岁的小孩。婢女伸手去取，小孩从口袋里跳出来，婢女惊惧地跑出来。全家走近去看，什么也没见到。刘志言任期刚满就死了。出自《五行记》。

素 娥

素娥，是武三思的歌妓。武三思当初得到一个姓乔的丫鬟叫窈娘，会唱歌跳舞。武三思懂得音乐，他认为窈娘的歌舞，是天下最美妙的技艺。没过多久，窈娘淹死在洛水，于是武三思杀了乔氏全家。有人向武三思推荐素娥说：“相州凤阳一个姓宋的

媼女，善弹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毕集，唯纳言狄仁杰称疾不来。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罢，有告仁杰者。明日谒谢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应召。然不睹丽人，亦分也。他后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门？”素娥闻之，谓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不可无，请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傥阻我宴，必族其家！”

后数日，复宴，客未来，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内寝，徐徐饮酒，待诸宾客。请先出素娥，略观其艺。遂停杯，设榻召之。有顷，苍头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见。忽于堂奥隙中闻兰麝芬馥，乃附耳而听，即素娥语音也。细如属丝，才能认辨，曰：“请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复生也。”三思问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来。亦以多言荡公之心，将兴李氏。今梁公乃时之正人，某固不敢见。某尝为仆妾，敢无情！愿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无遗种矣。”言迄更问，亦不应也。三思出，见仁杰，称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礼。仁杰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则天叹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出《甘泽谣》。

张易之

张易之将败也，母韦氏，号阿藏，在宅坐，家人报云，

老太太家的女儿，善于弹奏五弦琴，是世上出众的美人。”武三思就用三百段帛去聘请她。素娥来到之后，武三思非常喜欢她，于是他举办盛大宴会让素娥出来亮相。公卿大夫全都聚集来了，只有纳言狄仁杰称病不来。武三思很生气，在席间说了些不满的话。宴会结束之后，有人告诉狄仁杰。第二天，狄仁杰去拜见武三思，道歉说：“我昨天老毛病突然发作，没能参加你召唤的宴会。然而没有见到丽人，也是我没有这福分。以后如果还有良宴，我怎敢不提前到门上来呢？”素娥听说了，对武三思说：“狄仁杰是个刚毅之士，不是个轻薄狎狭之人，何必一定固执地压抑他的性情呢？不可能不再举办宴会，请不要召他来了。”武三思说：“如果他敢拒绝我的宴请，我一定杀他全家！”

几天之后，又举办宴会，客人们还没到，狄仁杰果然先到了。武三思特意把狄仁杰迎进内室坐下，慢慢地饮酒，等待众宾客。狄仁杰请求先让素娥出来，他要领略一下素娥的技艺。于是就放下酒杯，摆好坐榻叫素娥出来。过了一会儿，奴仆出来说：“素娥藏起来了，不知她在哪里。”武三思亲自进屋去叫她，全都没见到。忽然在堂屋深处墙缝中嗅到兰麝的香气，就附耳去听，是素娥说话的声音。她的声音像丝一样细，刚刚可以辨清，她说：“我请你不要找狄仁杰，现在固执地把他请来了，我不能再活了。”武三思问为什么，她说：“我不是别的精怪，是花月之妖，上帝派来的。也是要我用言语动摇你的心意，要复兴李氏天下。如今，狄仁杰是时下的正派之人，我根本不敢见他。我曾经做过你的仆妾，哪敢无情！希望你好好对待狄仁杰，不要萌生别的想法。不然，你武氏家族就没有传人了。”她说完，武三思又问，她也不再回答。武三思出来，见到狄仁杰，说素娥突然病了，不能出来尽事奉之礼。狄仁杰不知其中原因。第二天，武三思秘密地向武则天奏明此事，武则天叹道：“上天的安排，不能废止。”出自《甘泽谣》。

张易之

张易之要败落时，他母亲韦氏阿藏，坐在家里，家人报告说，有车马骑从甚多，至门而下，疑其内官也。藏出迎之，无所见。又野狐数擎饭瓮墙头而过。未旬日而祸及。垂拱之后，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则天之应也。出《朝野金载》。

李承嘉

唐神龙中，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不解书，为御史大夫兼洛州长史。名判司为狗，骂御史为驴，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见野狐无数，直入宅。须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笔管，手中直裂。别取笔，复裂如初。数日，出为藤州员外司马卒。出《朝野金载》。

泰州人

大足年中，泰州赤水店，有郑家庄。有一儿，年二十余，日晏，于驿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姿容殊丽。问之，云：“欲到郑县，待二婢未来，踌蹰伺候。”此儿屈就庄宿，安置厅中，供给酒食，将衣被同寝。至晓，门久不开，呼之不应。于窗中窥之，惟有脑骨头颅在，余并食讫。家人破户入，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冲门飞出。或云是罗刹魅也。出《朝野金载》。

梁载言

唐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忽有物如蝙蝠，从南飞来，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绞痛，数日而卒。出《朝野金载》。

有很多车马和骑马的随从，来到门前就下车下马，怀疑是宫内的官员。阿藏出去迎接，什么也没看到。还有，野狐几次举着饭瓮从墙头上越过。不到十天祸事就到了。武则天垂拱年之后，各州有许多把母鸡变成的公鸡进献到宫来的，这是武则天当政的征兆。出自《朝野金载》。

李承嘉

唐中宗神龙年间，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认识字，不懂书，却做了御史大夫兼洛阳长史。他叫判司是狗，骂御史是驴，威风震动朝廷。他在西京建造一所堂屋，刚建成，街坊有人看到无数的野狐直跳进宅中。不一会堂舍四下裂开，瓦木堆积到一起，判事的笔管，在手里直接就裂开了。他另取一管笔，又像先前的一样裂开了。几日后，他被贬为藤州员外司马而死。出自《朝野金载》。

泰州人

武后大足年间，泰州赤水店有个郑家庄。庄里有个年轻的男子，二十多岁，一天日暮时分，他在驿道上看见一位穿青衣的女子独自走路，女子姿容特别美丽。他上前询问，女子说：“要到郑县去，正在等两个婢女，婢女还没来，她便在这里徘徊等候。”这个年轻人让女子委屈一下到庄上住宿，把她安置在堂屋里，供给她酒食，拿来衣被与她同寝。到天明，门很久不开，喊他他也不应。从窗子往里一看，见他只剩下了头骨，其余的部分都被吃完了。家人破窗而入，在梁上的黑暗处，见到一只大鸟，冲着门飞出去。有的人说，这是罗刹鬼。出自《朝野金载》。

梁载言

唐朝怀州刺史梁载言，白天坐在厅堂里，忽然有一个像蝙蝠的东西，从南边飞来，一直飞入他的口中，一张一合像吞下一个东西，肚子里于是就绞痛起来，几天后就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范季辅

鄆城尉范季辅，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开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阶下。身如狗，项有九头，皆如人面，面状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丑者、老者、少者、蛮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长，五色。崔氏恐，以告季辅。问诸巫，巫言焚之五道，灾则消矣。乃于四达路积薪焚之。后数日，崔氏母殂。又数日，崔氏死。又数日，季辅亡。出《记闻》。

洛阳妇人

玄宗时，洛阳妇人患魔魅，前后术者治之不愈。妇人子诣叶法善道士，求为法遣。善云：“此是天魔，彼自天上负罪，为帝所谴，暂在人间。然其谴已满，寻当自去，无烦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词，故求祐助。善云：“诚不惜往。”乃携人深入阳翟山中。绝岭有池水，善于池边行禁。久之，水中见一头髻，如三间屋，冉冉而出，至两目，睒如电光。须臾，云雾四合，因失所在。出《广异记》。

裴休贞

金吾将军裴休贞，微时，居教业里。有客过之，休贞饮客，其弟皆预。日晚客去，休贞独卧厅事。昏后，休贞醒，绕床有声曰：“哥哥去娘子。”如此不绝。休贞视呼者，状甚可畏，绕之不止。休贞惧，跳门呼奴，奴以灯来，其弟亦至。于是怪依灯影中，状若昆仑，齿大而白，长五尺。休贞弟

范季辅

鄆城县尉范季辅，没有娶妻。有个姓崔的美人，家在永平里，常常依靠范季辅。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早晨起来走下堂来，见有个东西死在阶下。身体像狗，脖子上有九个脑袋，都像人的脸，面相各不一样，有怒的、喜的、俊的、丑的、老的、少的、野蛮的、温和的，都像拳头那么大，那东西尾巴很长，五色。崔氏害怕，把这事告诉了范季辅。范季辅向巫师询问，巫师说把它焚烧在五条道路上，就可以消灾。范季辅就在通达四方的路口堆起柴火烧了那东西。过了几天，崔氏的母亲死了。又过了几天，崔氏死了。又过了几天，范季辅死了。出自《记闻》。

洛阳妇人

唐玄宗时，洛阳有一妇人患了魔症，前后经许多术士治疗都没治好。妇人的儿子拜见叶法善道士，求他为母亲作法除邪。叶法善

说：“这是天魔，它在天上犯了罪，被玉帝谴责，暂时留在人间。但是它的谴责期已满，不久当自动离去，不必麻烦地去打发它。”妇人的儿子认为这是推脱的话，所以要求佑助。叶法善说：“我确实不吝惜前往。”于是就带着人深入到阳翟山中。断崖上有一个水池，叶法善在池边作禁妖邪的法术。过了很久，水中出现一个头髻，像三间屋那么大，慢慢露出来，露到两眼，眨动如电光。不一会儿，云雾四起，就不知它到哪里去了。出自《广异记》。

裴休贞

金吾将军裴休贞，家境微贱时，住在教业里。有一客人来拜访他，裴休贞请那客人喝酒，他的弟弟们都参加了。天晚了客人离去，裴休贞独自躺在厅堂里。黄昏后，裴休贞醒了，听到床周围有声音说：“哥哥让娘子离去。”这样的声音不断出现。裴休贞看那说话的人，样子很可怕，绕床不止。裴休贞害怕了，跳到门外喊奴婢，奴婢捧着灯来，他的弟弟们也来了。于是那怪物依在灯影中，样子像昆仑奴，牙齿很大而且白，五尺长。裴休贞的弟弟

休元，素多力，击之以拳，应手有声，如击铁石，怪形即灭。其岁，休贞母殂。出《记闻》。

牛 成

京城东南五十里，曰孝义坊。坊之西原，常有怪。开元二十九年，牛肃之弟成，因往孝义，晨至西原，遇村人任杲，与言。忽见其东五百步，有黑气如轳车，凡十余。其首者高二三丈，余各丈余。自北徂南，将至原穷，又自南还北，累累相从。日出后，行转急，或出或没。日渐高，皆失。杲曰：“此处常然，盖不足怪。数月前，有飞骑者，番满南归，忽见空中有物，如角馱之像。飞骑刀刺之，角馱涌出为人，身長丈余，而逐飞骑。飞骑走，且射之，中。怪遂少留，又来踵，飞骑又射之，乃止。既明，寻所射处，地皆有血，不见怪。因遇疾，还家，数日而卒。”出《纪闻》。

张 翰

右监门卫录事参军张翰，有亲故妻，天宝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有一无首孩子，在傍跳跃。揽之则不见，手去则复在左右。按《白泽图》曰，其名曰“常”。依图呼名，至三呼，奄然已灭。出《纪闻》。

南郑县尉

南郑县尉孙旻，为山南采访支使，尝推覆在途，舍于裴休元，一向很有力气，用拳打那怪物，随着打出去的手有回声，像打在铁石之上，那怪物的身形就不见了。那年，裴休贞的母亲死了。出自《记闻》。

牛 成

京城东南五十里，叫孝义坊。孝义坊西边的原野上，常常有怪物。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牛肃的弟弟牛成，因为要到孝义坊，早晨来到西原，遇到村里人任杲，就跟他说话。忽然看见在他们东面五百步的地方，有黑气像灵车似的，一共十几团。那为首的一团有两三丈高，其余的各一丈多高。从北往南走，要走到原野的尽头时，又从南回头向北来，一团一团地跟随着。日出后，行速转快，有时出现，有时隐没。太阳渐渐升高，黑气全都消失。任杲说：“这地方常常这样，不足为怪吧。几个月之前，有个骑马飞奔的人，轮班休假结束，急着南归，忽然看见空中有一个东西，像长角的驮马。飞骑用刀刺它，长角的驮马涌出来，变成人，身高一丈多，反而来追飞骑。飞骑快跑，并且回头射它，射中了。那怪物就停留了一会儿，又来追赶飞骑，飞骑又射它，它才停止。天亮之后，找到射它的地方，满地都是血，没见到怪物。于是得了病，回到家里几天就死了。”出自《纪闻》。

张 翰

右监门卫录事参军张翰，有一个亲友的妻子，在唐玄宗天宝初年

生孩子，刚把生下的男孩抱起来，又有一个没头的孩子在旁边跳跃。用手去抓他就不见了，手离开就又出现在左右。按照《白泽图》的说法，无头的孩子叫“常”。依照图上的教法喊它的名字，喊到第三遍，就忽然消失了。出自《纪闻》。

南郑县尉

南郑县尉孙旻，任山南采访支使，曾在去办案的途中，住在山馆。忽有美妇人面出于柱中，顾旻而笑。旻拜而祈之，良久方灭，惧不敢言也。后数年，选授桑泉尉，在京遇疾，友人问疾，旻乃言之而卒。出《记闻》。

李泮

咸阳县尉李泮，有甥勇而顽，常对客自言，不惧神鬼，言甚夸诞。忽所居南墙，有面出焉，赤色，大尺余，趺鼻^闕目，锋牙利口，殊可憎恶。甥大怒，拳殴之，应手而灭。俄又见于西壁，其色白，又见东壁，其色青。状皆如前，拳击亦灭。后黑面见于北墙，貌益恐人，其大则倍。甥滋怒，击数拳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乃去墙来掩，甥手推之，不能去，黑面遂合于甥面，色如漆。甥仆地死。及殓殓，其色终不改。出《记闻》。

元自虚

开元中，元自虚为汀洲刺史。至郡部，众官皆见。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称萧老，“一家数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厅堂”，言讫而没。自后凡有吉凶，萧老为预报，无不应者。自虚刚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见怪异，或见有人坐于檐上，脚垂于地；或见人两两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婴儿，问人乞食；或有美人，浓妆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掷砖瓦。家人乃白自虚曰：“常闻厨后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虚怒，殊不信。

山中的旅馆里。忽然有一个美妇从柱子里露出她的脸来，看着孙旻微

笑。孙旻向她行拜礼并祷告了很久，那女子才消失不见了，孙旻害怕，没敢说出去。几年之后，他被选授为桑泉县尉，在京城得了病，朋友问他是怎么病的，孙旻就说了这件事，然后死了。出自《记闻》。

李 泮

咸阳县尉李泮，有个外甥勇猛顽皮，常对客人说自己不怕鬼神，说得非常夸张荒诞。忽然有一天，他的住宅的南墙，出来一张脸，红色，大小有一尺多，塌鼻子，眊^𥇏眼，牙齿尖利，非常让人憎恶。李泮的外甥大怒，挥拳打过去，那脸接触到拳头就消失了。不一会儿，那脸又出现在西墙上，是白色的，又出现在东墙上，是青色的。样子都像先前的那样，用拳打，也消失了。后来又有一个黑色的脸出现在北墙上，样子更吓人，大小是先前的一倍。李泮的外甥更加生气，连击几拳也没离去，就拔刀刺它，才刺中。那脸竟离开墙壁扑过来遮掩他，李泮的外甥用手推它，不能把它推开，黑脸于是就长到了他的脸上，色如黑漆。他倒地而死。一直到出殡，他的脸色始终不改。出自《记闻》。

元自虚

唐玄宗开元年间，元自虚任汀州刺史。他到郡部，众官都来拜见。有个人，年近八十，自称萧老，说“我一家几口，住在这府宅中几辈子了，还好，没有侵占厅堂”，说完就不见了。从此以后，凡是有吉凶之事，萧老一定提前来报告，没有不应验的。元自虚为人刚正，常常不信。然而家人常常在夜里见到怪事，有时看到有人坐在房檐上，脚垂到地面上来；有时看到三三两两的人，在空中行走；有的抱着孩子，向人家要东西吃；有的是美人，化着浓妆，穿着美服，在月下说笑，总是投掷砖瓦。家人就跟元自虚说：“曾听说厨房后面的空屋子是神堂，以前的人都用香火敬奉。如今不这样做，所以妖怪才如此的。”元自虚很生气，更不信。

忽一日，萧老谒自虚云：“今当远访亲旧，以数口为托。”言讫而去。自虚以问老吏，吏云：“常闻使宅堂后枯树中，有山魈。”自虚令积柴

与树齐，纵火焚之，闻树中“冤枉”之声，不可听。月余，萧老归，缟素哀哭曰：“无何远出，委妻子于贼手。今四海之内，子然一身，当令公知之耳。”乃于衣带，解一小合，大如弹丸。掷之于地，云：“速去速去。”自虚俯拾开之，见有一小虎，大才如蝇。自虚欲捉之，遂跳于地，已长数寸。跳掷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门，其家大小百余人，尽为所毙，虎亦不见。自虚者，亦一身而已。出《会昌解頔录》。

忽然有一天，萧老来拜见元自虚说：“我现在要出远门去访一位亲友，把数口之家托付给您了。”说完这话就走了。元自虚向老吏请教这件事，老吏说：“曾听说，大人堂后的枯树中，有山怪。”元自虚让人堆积柴薪和树一般高，点火焚烧，听到树里有喊“冤枉”的声音，惨不忍闻。一个多月之后，萧老回来了，穿着白色衣服哀哭道：“出远门不几天，把妻子儿女委托在贼人之手。如今四海之内，只我子然一身了。我应该让你知道知道我啦！”于是就从衣带上解下一个小盒，像弹丸那么大。他把小盒扔到地上说：“快离开，快离开！”元自虚俯身把小盒拾起来打开，见里面有一只小老虎，才苍蝇那么大。元自虚想捉到它，它就跳到地上，已经长到几寸长。它连跳不止，不多时变成一只大虎，跑到中门里，将元家大小一百多口人全都咬死，老虎也不见了。元自虚也只剩下子然一身而已。出自《会昌解頔录》。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长孙绎 韦虚心 裴镜微 李 虞 武德县妇人
怀州民 武德县民 张司马 李適之 李林甫
杨慎矜 姜 皎 晁良贞 李 氏 张周封
王 丰 房 集 张 寅 燕凤祥 王 生
梁仲朋

长孙绎

长孙绎之亲曰郑使君，使君惟二子，甚爱之。子年十五，郑方典郡，常使苍头十余人给其役。夜中，苍头皆食，子独坐，忽闻户东有物行来，履地声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户前，遂至床下。乃一铁小儿也，长三尺，至粗壮，朱目大口。谓使君子曰：“嘻！阿母呼，令吮乳来。”子惊叫，跳入户。苍头既见，遽报使君。使君命十余人，持棒击之，如击石。徐而下阶，望门南出。至以刀斧锻，终不可伤。命举火爇之，火焚其身，则开口大叫，声如霹雳，闻者震倒。于是以火驱之，既出衙门，举足募一车辙，遂灭。其家亦无休咎。出《纪闻》。

长孙绎

长孙绎的亲戚郑使君，只有两个儿子，他很爱他们。儿子十五岁时，他正当郡守，平常让十几个奴仆听他差遣。夜里，奴仆们都在吃饭，儿子独自坐在那里，忽然听见门东有什么东西走来，脚踏地的声音很重，每走一步声音都很大。不一会儿，那东西来到门前，就走到床下。原来是一个小铁孩儿，三尺高，极粗壮，红眼大口。它对郑使君的儿子说：“喂！你妈叫你，让你来吃奶。”儿子吓得大叫，跳到门里去。奴仆们看见以后，急忙向使君报告。使君派十多人拿大棒打那小铁孩，像敲打石头一样。它慢慢地下了台阶，朝门南走出。甚至用

刀斧砍它，也到底没有砍伤它。又让人举火烧它，它就开口大叫，声像霹雳打雷一样，听到的人都震倒在地上。于是用火驱赶它，走出衙门之后，它抬脚跨过一道车辙，就消失了。他家也没发生什么福事和祸事。出自《纪闻》。

韦虚心

户部尚书韦虚心，有三子，皆不成而死。子每将亡，则有大面出手床下，瞋目开口，貌如神鬼。子惧而走，大面则化为大鹞，以翅遮拥，令自投于井。家人觉，遽出之，已愚，犹能言其所见，数日而死。如是三子皆然，竟不知何鬼怪。出《纪闻》。

裴镜微

河东裴镜微，曾友一武人，其居相近。武人夜还庄，操弓矢，方驰骑，后闻有物近焉。顾而见之，状大，有类方相，口但称渴。将及武人，武人引弓射，中之，怪乃止。顷又来近，又射之，怪复住，斯须又至。武人遽至家，门已闭，武人逾垣而入。入后，自户窥之，怪犹在。武人不敢取马，明早启门，马鞍弃在门，马则无矣。求之数里墓林中，见马被啖已尽，唯骨在焉。出《纪闻》。

李 虞

全节李虞，好大马，少而不逞。父尝为县令，虞随之官，为诸慢游。每夜，逃出自窦，从人饮酒。后至窦中，有人背其身，以尻塞穴。虞排之不动，以剑刺之，剑没至镡，犹如故。乃知非人也，惧而归。又岁暮，野外从禽，禽入墓林。访之林中，有死人面仰，其身洪胀，甚可憎恶。巨鼻大目，挺动其眼，眼仍光起，直视于虞。虞惊怖殆死，自是不敢畋猎焉。出《纪闻》。

韦虚心

户部尚书韦虚心，有三个儿子，都不到成年就死了。每个儿子每

到要死的时候，就有一张大脸从床下伸出手来，瞪眼张口，样子像鬼神。儿子害怕逃跑，大脸就变成鴟鸟，用翅膀遮拦推拥着他，让他自己投到井里去。家人发现了，立刻救出来，已经变得愚傻了，但是还能说出他看到了什么，几天后他就死了。三个孩子都这样，到底也不知是什么鬼怪。出自《纪闻》。

裴镜微

河东的裴镜微，曾经和一个练武的人交朋友。他们的住处相近。武人一天夜里回庄，拿着弓箭，正骑马前进，听到身后有什么东西靠近了。回头一看，那东西挺大，有点类似纸扎的方相神，嘴里只称口渴。要到武人眼前时，武人拉弓射它，射中了，怪物便停止了。不一会儿，它又靠过来，他又射，怪物又停住，不一会儿又靠过来。武人急忙来到家门前，但是门已经关了，他跳墙进去。进去后，从门缝往外偷看，那怪物还在。武人不敢出去取马，第二天早晨开门，见马鞍子丢在地上，马却不见了。找到几里外的墓地里，见马已经被吃光，只剩下骨头了。出自《纪闻》。

李 虞

全节的李虞，喜欢大马，年轻但是不恣意放纵。他父亲曾做过县令，李虞随父亲来到官署，为的是能够四处游历。常常在夜里，从一个洞里钻出去，跟别人去喝酒。后来他来到那个洞前，见有人背向他，用屁股堵在洞口。李虞用手推也推不开，就用剑去刺，剑没到剑首里，那东西还不动。李虞才知道不是个人，心里害怕，就返回来了。还有，在一个年末，他在野外追赶一只鸟，鸟飞到墓丛中。他追到墓丛中去，见有个死人仰面倒在那里，身上肿胀，非常可怕。那死人大鼻子大眼睛，活动一下那死人的眼睛，他眼里仍然有光亮，直看着李虞。李虞吓得差一点死过去，从此不敢再打猎了。出自《纪闻》。

武德县妇人

开元二十八年，武德有妇娠，将生男。其姑忧之，为具，储糗。其家窳，有面数豆，有米一区。及产夕，其夫不在，姑与邻母同膳之。男既生，姑与邻母具食。食未至，妇若饥渴，求食不绝声。姑馈之，尽数人之餐，犹言馁。姑又膳升面进之，妇食食无遗，而益称不足。姑怒，更为具之。姑出后，房内饼盎在焉，妇下床，亲执器，取饼食之，饼又尽。姑还见之，怒且恐，谓邻母曰：“此妇何为？”母曰：“吾自幼及长，未之见也。”姑方询怒，新妇曰：“姑无怒，食儿乃已。”因提其子食之，姑夺之不得，惊而走。俄却入户，妇已食其子尽，口血犹丹，因谓姑曰：“新妇当卧且死，亦无遗。若侧，犹可收矣。”言终，仰眠而死。出《纪闻》。

怀州民

开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怀州武德、武陟、修武三县人，无故食土，云味美异于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妇人，相与采拾，聚而言曰：“今米贵人饥，若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马，从十人来过之，谓妇人曰：“何忧无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试尝之。”妇人取食，味颇异，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面为饼，饼甚香。由是远近竟取之，渠东西五里，南北十余步，土并尽。牛肃时在怀，亲遇之。出《纪闻》。

武德县妇人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武德县有个妇人怀了孕，将要生一个男孩。她的婆婆很担心，为她准备一些用具，储备了一些干粮。这一家很穷，有几豆面有一瓯米。临产那天晚上，她的丈夫不在家，她的婆婆和邻居的老太太为她做饭。男孩生下来之后，婆婆与邻居老太太给她端上吃的东西来。饭还没吃完，她就像很渴很饿似的，不住声地要吃的。婆婆就赶紧给她拿来，她吃了几个人的饭，还说饿。婆婆又用一升面做熟给她送来，她又吃了个一点没剩，还说不够。婆婆生气了，又去给她准备。婆婆出去后，房中装饼的器具还在，妇人走下床，亲自拿过来，打开取饼吃，饼又吃光了。婆婆回来看见了，又生

气又害怕，对邻居老太太说：“这媳妇是怎么回事？”邻人老太太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婆婆正生气地询问，妇人说：“婆婆不要生气，我把孩子吃了就不饿了。”于是她提起孩子就吃，婆婆上去夺没夺下来，吓跑了。不一会儿返回来，妇人已把孩子吃光了，嘴上的血还通红的，妇人对婆婆说：“我应该倒下去死了，也不拉屎了。如果拉屎，还可以收回去呢！”说完，仰面躺倒，睡死了。出自《纪闻》。

怀州民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怀州武德、武陟、修武三个县的人，无缘无故吃土，说土的味道很美，与别的土不同。以前这是因为武德县期城村的妇人们一块出去采拾，聚到一起说道：“如今米贵人饿，怎么活呀！”有一个穿紫衣、骑白马的老父，率领着十个随从拜访她们，对妇人说：“何愁没东西吃？这渠水边的土很好，可以吃，你吃吃试试。”妇人取土一吃，味道很奇异，于是老父不见了。妇人就把土带回家去，拌上面做成饼，饼非常香。从此，远近的人争相挖取，渠水的东西两边五里之内，南北十余步内，土全被取光。牛肃当时在怀州，亲自遇到过这种事。出自《纪闻》。

武德县民

武德县逆旅家，有人锁闭其室，寄物一车。如是数十日不还，主人怪之，开视囊，皆人面衣也，惧而闭之。其夕，门自开，所寄囊物，并失所在。出《纪闻》。

张司马

定州张司马，开元二十八年夏，中夜与其妻露坐，闻空中有物飞来，其声戢戢然。过至堂屋，为瓦所碍，宛转屋际，遂落檐前，因走。司马命逐之，逐者以蹴之，乃为狗音。擒得火照，则老狗也，赤而鲜毛，身甚长，足甚短，可一二寸。司马命焚之，深忧其为怪。月余，改深州长史。出《纪闻》。

李適之

李適之既贵且豪，常列鼎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家僮告適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斗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罢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时人知其祸未止也。俄为李林甫所陷，贬宜春太守。適之男雪，为卫尉少卿，亦贬巴陵郡别驾。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终。时人以林甫迫杀之。雪乃迎丧至都，李林甫怒犹未已，令人诬告，于河南府杖杀之。適之好饮，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谈话赋诗，曾不备于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日，曾赋诗曰：“朱门长不备，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及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及死非其罪，时人冤叹之。出《明皇杂录》。

武德县民

武德县的一家旅店，有人锁闭了一间屋子，寄存了一车东西。这样锁了几十天也没回来，店主人感到奇怪，打开屋子，看屋里的口袋，一看，口袋里全是人皮面具，因害怕又锁了起来。那天晚上，门自己开了，里边寄放的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出自《纪闻》。

张司马

定州的张司马，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夏天，半夜和妻子在屋外坐着，听到空中有什么东西飞来，那声音像羽翼飞动。那东西来到堂屋，被瓦阻碍，在屋外萦绕，于是撞到屋檐跌落下来，就跑。张司马让人去追，追赶的人用脚踢那东西，发出狗的声音。捉到后用火一照，就是一条老狗，红色，毛很少，身体很长，腿很短，有一二寸。张司马让人用火烧它，很怕它作怪。一月以后，张司马改任深州长史。出自《纪闻》。

李適之

李適之又富贵又豪爽，常把鼎摆在庭院前，用它来准备饭食。一

天早晨，院中的鼎跳出来互相打斗。家童报告给李適之，李適之就来到院中，祭酒明誓，但是鼎还是打斗不止，鼎的耳和脚都打落了。第二天，李適之被罢知政事，改任太子少保。当时人们知道他的祸事还没停止。不久，他被李林甫陷害，贬为宜春太守。李適之的儿子李雪，是卫尉少卿，也被贬为巴陵郡别驾。李適之到了州上，不到十天就死了。当时人们认为是李林甫迫害死的。李雪就去把父亲的灵柩迎回京都，李林甫怒气未消，让人诬告李雪，在河南府把他用棍杖打死了。李適之好喝酒，退朝之后，就找亲戚朋友谈话赋诗，不曾防备李林甫。当初，李適之在相位上的时候，曾赋诗说：“朱门长不备，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等到他罢了相位，作诗说：“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他到死也不是那种罪名，当时人们都感叹他太冤枉了。出自《明皇杂录》。

李林甫

李林甫宅，亦屡有怪妖。其南北隅沟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奏于其地立嘉猷观。林甫将疾，晨起将朝，命取书囊，即常时所要事目也。忽觉书囊颇重于常。侍者开视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即变为狗。苍色壮大，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声，狗形即灭。林甫恶之，称疾不朝，其日遂病，不逾月而卒。出《明皇杂录》。

又

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第也。林甫于正寝之后，别创一堂，制度弯曲，有却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华丽，剗削精巧，当时莫俦也。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将败，林甫于堂上，见一物如人，遍体被毛，毛如猪立，踞身钩爪，长三尺余，以手戟林甫，目如电光而怒视之。林甫连叱不动，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经于厩，厩中善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败。出《开天传信记》。

杨慎矜

杨慎矜兄弟富贵，常不自安，每诘朝礼佛像，默祈冥卫。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尘三堆，如冢状。慎矜恶之，且虑儿戏，命扫去。一夕如初，寻而祸作。出《酉阳杂俎》。

李林甫

李林甫的宅子里，也屡次出现妖怪。那南北角的沟壑中，起了很高的火光，时或还有小孩拿着火把出出入入。李林甫厌恶这些，奏请皇帝在那里建起嘉猷观。李林甫要病倒的时候，早晨起来将上朝，命人把书囊取来，这是平常要做的事项。他忽然觉得书囊比平常重很多。侍从打开书囊一看，就有两只老鼠跑出来。把老鼠扔到地上，立刻变成了狗。两只狗都是苍色的，又壮又大，瞪着眼，呲着牙，仰视着李林甫。李林甫让人用箭射它们，发出很响的声音，狗的形体便消失了。李林甫讨厌这件事，称病不上朝，那天他就病了，没过一个月他就死了。出自《明皇杂录》。

又

平康坊南街的废蛮院，就是李林甫的旧宅第。李林甫在正堂的后面另造一堂，结构弯弯曲曲的，有弯月的形状，命名叫“偃月堂”。土木建筑华美，雕刻精巧，当时世上无双。李林甫每次要破灭人家的时候，就进到偃月堂，精思熟虑，喜悦地走出来，那一人家便不存在了。等到他要衰败的时候，他在堂上看到一个像人的东西，遍身披着毛，毛就像猪毛那样立着，身子蹲踞着，脚爪钩曲着，三尺多高，并且用手来抓挠李林甫，目光如电怒视着他。李林甫连声呵斥它，它动也不动，就让人用箭射它。毛人笑着跳到前堂去，堂中的一位婢女，与它相遇而暴死，它经过马厩，马厩中的好马也死了。不到一个月，李林甫就败落了。出自《开天传信记》。

杨慎矜

杨慎矜兄弟二人富贵，经常心有不安，每天早晨礼佛，默默地祈求神灵保佑。一天，神像前的土榻上，聚积了三堆灰尘，样子像坟

堆。杨慎矜心里嫌恶，又以为是小孩的游戏，让人扫了。一夜之后，三堆灰尘如旧，不久，祸事就发生了。出自《酉阳杂俎》。

姜 皎

姜皎常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献酒整鬟，未尝见手，众怪之。有客被酒，戏曰：“非支指乎？”乃强牵视，妓随牵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祸焉。出《酉阳杂俎》。

晁良贞

晁良贞能判知名。性刚鸷，不惧鬼。每年，恒掘太岁地竖屋，后忽得一肉，大于食魁。良贞鞭之数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阴影听之。三更后，车骑众来至肉所，问太岁：“兄何故受此屈辱？不仇报之？”太岁云：“彼正荣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出《广异记》。

李 氏

上元末，复有李氏家，不信太岁，掘之，得一块肉。相传云，得太岁者，鞭之数百，当免祸害。李氏鞭九十余，忽然腾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尽，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灭尽，夜中，令奴悉作鬼装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后袭封蒯公。出《广异记》。

又

宁州有人，亦掘得太岁，大如方，状类赤菌，有数千眼。其家不识，移至大路，遍问识者。有胡僧惊曰：“此太岁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旧处。经一年，人死略尽。出《广异记》。

姜 皎

姜皎曾到禅定寺闲游，京兆尹为他举办了丰盛的饭局。等到饮酒

的时候，座上有一位妓女，容貌绝美，无论献酒还是整理头发，总见不到她的手，大伙感到奇怪。有一位客人乘着酒劲儿，开玩笑说：“你不是六指吧？”就硬拉过来看。那妓女随着被拉而倒下，竟是一具枯骨架子。姜皎竟因此遭及祸事。出自《酉阳杂俎》。

晁良贞

晁良贞以善于判案而知名。他性情刚烈勇猛，不怕鬼。每年，他总是挖掘太岁所在的位置盖房子，后来他忽然挖到一块肉，比食魁还大。晁良贞打了它几百鞭子，送到大道上。那天夜里，他派人在阴影里听着。三更之后，很多坐着车、骑着马的人来到放肉的地方，问道：“太岁兄为什么受这样的屈辱？不报仇吗？”太岁说：“他正在荣耀旺盛时期，能把他怎样？”天亮的时候，那肉就不见了。出自《广异记》。

李氏

唐肃宗上元末年，又有一姓李的人家，不相信太岁，挖地，挖出来一块肉。相传，得到太岁的，打它几百鞭子，就能免除祸患。李氏打了它九十多鞭子，它忽然腾空而起，就不知哪儿去了。李氏家有七十二口人，差不多死光了，只有小蒯公还活着。李氏兄弟怕他家死绝，半夜让奴仆全穿上鬼的衣服，劫走小蒯公，把他藏起来。只有这个儿子活下来了，后来袭封为蒯公。出自《广异记》。

又

宁州有个人，也挖到了太岁，大小像写字的方板，样子像赤菌，有几千只眼睛。他家不认识，把它移到大道上，四处向有见识的人打听。有位胡僧吃惊地说：“这是太岁，应该赶快埋起来！”那人急忙把太岁送回原处。过了一年，这一家的人几乎死光了。出自《广异记》。

张周封

工部员外张周封，言旧庄在城东狗架觜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工不至，率庄客，指挥复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列地著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谒巫，酹地谢之，亦无他。出《酉阳杂俎》。

王 丰

莱州即墨县，有百姓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坑，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肉长，塞于庭。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出《酉阳杂俎》。

房 集

唐肃宗朝，尚书郎房集，颇持权势。暇日，私弟独坐厅中，忽有小儿，十四五，髡发齐眉，而持一布囊，不知所从来，立于其前。房初谓是亲故家遣小儿相省。问之不应，又问囊中何物，小儿笑曰：“眼睛也。”遂倾囊，中可数升眼睛，在地四散，或缘墙上屋。一家惊怪，便失小儿所在，眼睛又不复见。后集坐事诛。出《原化记》。

张 寅

范阳张寅尝行洛阳故城南，日已昏暮，欲投宿故人家。经狭路中，马忽惊顾，踟局不肯行。寅疑前有异，因视路傍

张周封

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说他的旧庄在城的东面狗架觜的西面，曾经在太岁上砌了墙。一天晚上，墙全倒了，还以为它基础不实，做工不精，就带上庄客指挥着再砌。砌了不到几尺高，做饭的人惊叫道：“妖怪作怪啦！”人们急忙看去，几斗米饭，全都从锅里跳出来排在地上，附在墙上，均匀得像蚕子，没有一粒重叠的。粘了墙的一半

高，就像一条分界线。于是就请来巫师，以酒洒地祭祷，致歉谢罪，也没发生别的事。出自《酉阳杂俎》。

王 丰

莱州即墨县，有个叫王丰的百姓，兄弟三人。王丰不相信方位有什么禁忌，曾经在太岁上挖坑，挖见一块肉，斗那么大，蠕蠕地动着。于是就把那坑又填上了，但是那块肉随填随长而冒出坑外。王丰害怕，把它扔下不管了。经过一个晚上，肉长大了，填塞在院子里。王氏兄弟三人以及奴婢，几天内全都暴死，只剩一个女孩还活着。出自《酉阳杂俎》。

房 集

唐肃宗朝，尚书郎房集很有权势。闲暇之日，独坐在自家厅堂里，忽然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头发剪得齐眉，拿着一个布袋，不知从什么地方走来，站在他的面前。房集一开始以为是亲友故旧家打发小孩来看望他的。他问小孩话小孩不回应，又问口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小孩笑道：“是眼睛。”于是就把口袋倒过来，里边大约有几升眼睛，倒出来之后，在地上四处散开，有的顺着墙到了屋顶上。一家人又惊又怪，小孩却不知哪里去了，眼睛也不见了。后来房集因事被杀。出自《原化记》。

张 寅

范阳的张寅曾经在洛阳故城的南边行走，天色已昏黑，想到朋友家投宿。经过一条狭窄的道路时，马忽然惊惧地掉转了头，戒慎畏惧，不肯前行。张寅怀疑前面有异常情况，就看向路边

坟，大柱石端有一物，若似纱笼，形大如桥柱上慈台，渐渐长大，如数斛。及地，飞如流星，其声如雷，所历林中宿鸟惊散。可百余步，堕一人家。寅窃记之，乃去。后月余，重经其家，长幼无遗矣。乃询之邻人，云：“其妇养姑无礼，姑死，遂有此祸。”出《广异记》。

燕凤祥

平阳燕凤祥，颇涉六艺，聚徒讲授。夜与其妻在家中，忽闻外间暗鸣之声，以为盗，屣履视之，正见一物。白色，长丈许，在庭中，遽掩入户。渐闻登阶，呼凤祥曰：“夜未久，何为闭户？”默不敢应，明灯自守。须臾，门隙中有一面，如猴，即突入。呼其侣数百头，悉从隙中入，皆长二尺余，著豹皮犊鼻褌，鼓唇睚目，貌甚丑恶。或缘屋壁，或在梁栋间，跳踉在后，势欲相逼。凤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妇琵琶，即以掷之，中者便去。至明方尽，遂得免。恍惚常见室中有衣冠大人，列在四壁，云：“我平阳尧神使者。”诸巫祝祠祷之，终不能去，乃避于精舍中。见佛榻下有大面，瞪目视之，又将逃于他所。出门，复见群鬼，悉戏巷中，直赴凤祥，不得去。既无所出，而病转笃。乃多请僧设斋，结坛持咒。亦迎六丁道士，为作符禁咒，鬼乃稍去。数日，凤祥梦有一人，朱衣墨帻，住空中，云：“还汝魂魄。”因而以物掷凤祥，有如妇人发者，有如绛衣者数十枚，凤祥悉受，明日遂愈焉。出《广异记》。

的坟地，见大石柱的一头有个东西，好像纱笼，形状大小像桥柱上的慈台，渐渐地长大，像几斛那么大。触及地上，飞起来速度快得像流星一样，发出的声音大得像雷鸣。它所经过的林子里宿鸟都惊散了。飞了大约一百步远，它坠落到一户人家。张寅暗暗地记在心里，就离开了。后来过了一个多月，张寅重又经过那户人家，一看，那家男女老少一个没剩。就向邻人打听，邻人说：“那家的媳妇对婆婆不好，婆婆死了，就发生了这种祸事。”出自《广异记》。

燕凤祥

平阳人燕凤祥，广泛涉猎六艺，就召集弟子讲学。夜里他与妻子在家中，忽然听到外间屋里有“呜呜”的声音，以为是盗贼，就拖着鞋轻手轻脚去偷看，正好看到一个东西。那东西，白色，一丈多高，待在院子里，燕凤祥立刻掩上门躲进屋里来。渐渐听到怪物登上台阶，喊燕凤祥说：“夜不深，为什么关了门？”燕凤祥沉默着不敢出声，点着灯守在那里。一会儿，门缝中出现一张脸，像猴，突然就冲进来。

喊来它几百个同伴，都从门缝中钻进来，都二尺多高，穿着豹皮牛犊鼻子裤，鼓唇瞪眼，样子非常丑陋。有的爬到墙壁上，有的跳到梁栋之间，徘徊在他的身后，想要逼近他。燕凤祥的身边，只有一个枕头，以及妻子的一个琵琶，就立刻把枕头和琵琶扔过去，被打中的就离去了。到天亮才走光，他这才得免。他恍恍惚惚地，常常看到屋里有衣冠楚楚的大人物，出现在四面墙上，说：“我们是平阳尧神的使者。”燕凤祥请巫师祭祝祷告，到底也没有除掉，就避到和尚庙里。他看到佛榻下有一张大脸，瞪眼看着他，他又要逃到别处去。刚出门，又看见一群鬼，全在胡同里嬉戏，直扑向燕凤祥，让他没法离开。已经出不去了，病就变重了。就请了许多和尚设斋，筑坛念咒。又请了六个道士，为他画符念咒，鬼才慢慢离去。几天之后，燕凤祥梦见一个红衣服、黑头巾的人，停留在空中，说：“还给你魂魄。”就把什么东西扔给燕凤祥，有的像女人的头发，有的像红衣的几十枚，燕凤祥全都接受，第二天病就好了。出自《广异记》。

王 生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扬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卧，手垂于床，其妻恐风射，举之。忽有巨手出于床前，牵王臂坠床，身渐入地。其妻与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状，初余衣带，顷亦不见。其家并力掘之，深二丈许，得枯骨一具，已如数百年者。竟不知何怪。出《酉阳杂俎》。

梁仲朋

叶县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庄，常朝往夕归。大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无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杨。是时，秋景落木。仲朋跨马及此，二更。闻林间槭槭之声，忽有一物，自林飞出。仲朋初谓是惊栖鸟，俄便入仲朋怀，鞍桥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黑色，头便似人，眼^眈如珠。便呼仲朋为弟，谓仲朋曰：“弟莫惧。”颇有膺羯之气，言语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门外，见人家未寐，有灯火光，其怪歛飞东南上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说。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

仲朋遂召弟妹，于庭命酌，或啸或吟，因语前夕之事。其怪忽从屋脊上飞下来，谓仲朋曰：“弟说老兄何事也？”于是小大走散，独留仲朋。云：“为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细视之，颈下有瘿子，如生瓜大，飞翅

王 生

唐代宗永泰初年，有个姓王的年轻男子，住在扬州孝感寺北。夏天的一个月夜，他醉酒躺在床上，手垂在床下，他妻子怕他受风，把他的手抬起来。忽然有一只大手从床前伸来，抓住王生的手臂把王生拉到床下，身体渐渐地没入地里。他妻子和奴婢们一起去拽他，也不能拽住。地像裂开了似的，起初还露着衣带，一会儿也不见了。他家倾尽全力往外挖他，挖到两丈深的时候，挖到一具枯骨，已经像埋了几百年了似的。到底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作怪。出自《酉阳杂俎》。

梁仲朋

叶县人梁仲朋，家住在汝州西城的街南。水渠西有个小村庄，他常常早晨去晚上回来。唐代宗大历初年，八月十五日，天地间没有云雾和尘埃。距离此处十五六里外，有一个大族的墓林，栽种的全是白杨树。这个时候，一派秋日景象，到处是落叶的树木。梁仲朋骑着马来到这里，已经是二更天。他听到林子里有“槭槭”的声音，忽然有一个东西，从林子里飞出来。梁仲朋起初以为是惊起来的栖鸟，不一会儿那东西飞到梁仲朋怀中，坐到了鞍桥上。月光照耀下，见它就像能装五斗米的箩筐那么大，毛是黑色的，头就像人，眼睛鼓起像个圆珠子。它称梁仲朋为弟，对梁仲朋说：“老弟不要怕。”它身上有股很大的腥膻气，说话完全像人。一直走到汝州城门外，见城中还有人家没睡觉，还有灯火的光亮，那怪物就忽然向东南飞去，不知它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梁仲朋到家好多天，也不敢向家里人讲这件事。忽然有一天夜里，夜已深，月亮升起来，而且天色很好，梁仲朋于是召弟弟妹妹们在庭院里饮酒，他们有的长啸，有的吟诵，他就讲了前几天晚上的那件事。那怪物忽然从屋顶上飞下来，对梁仲朋说：“老弟

说我什么事啊？”于是老老少少都吓得跑散去，只有梁仲朋留下来。那怪物说：“我来做东儿。”它不停地要酒。梁仲朋仔细地看了看它，见它脖子下面有个瘤，像瓜那么大，飞翅

是双耳，又是翅，鼻乌毛斗犄，大如鹅卵。饮数斗酒，醉于杯筵上，如睡着。仲朋潜起，砺阔刃，当其项而刺之，血流迸洒。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却映屋脊，不复见，庭中血满。三年内，仲朋一家三十口荡尽。出《乾 馘子》。

则是它的两耳，又是它的两翅，它鼻上的黑毛交杂，鼻大如鹅蛋。它喝了几斗酒，醉倒在酒桌上，像睡着了。梁仲朋悄悄起来，磨了一把大刀，向它的脖子刺去，血流喷涌射出。它就起来说：“大哥大哥，老弟别后悔。”它退出去躲上屋顶，不再出现，院子里到处是血。三年内，梁仲朋家三十口人全都死光了。出自《乾 馘子》。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韦 滂 柳 氏 王 慤 李 哲 卢 瑗

庐江民 扬州塔 高邮寺 刘积中

韦 滂

唐大历中，士人韦滂，膂力过人，夜行一无所惧。善骑射，每以弓矢随行。非止取鸟兽烹炙，至于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之类，见则食之。尝于京师暮行，鼓声向绝，主人尚远，将求宿，不知何诣，忽见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锁门。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邻家有丧，俗云，妨杀入宅，当损人物。今将家口于侧近亲故家避之，明日即归。不可不以奉白也。”韦曰：“但许寄宿，复何害也？杀鬼吾自当之！”主人遂引韦入宅，开堂厨，示以床榻，饮食皆备。滂令仆使歇马槽上，置烛灯于堂中，又使入厨具食。食讫，令仆夫宿于别屋，滂列床于堂，开其双扉，息烛张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尽，忽见一光，如大盘，自空飞下厅北门扉下，照耀如火。滂见尤喜，于暗中，引满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声，火乃掣掣如动。连射三箭，光色渐微，

韦 滂

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个叫韦滂的读书人，体力过人，夜间走路什么都不怕。他擅长骑马射箭，常常把弓箭带在身上走路。他不仅猎取飞鸟走兽煮烤而食，就连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之类，见了就吃。曾经在京城里夜行，鼓声将绝，离主人家还很远，要找个地方住下，不知到何处去，忽然望见市中有一个士大夫之家，搬出宅子，子弟正要锁门。韦滂上前去求借宿，主人说：“此宅邻居家有丧事，俗话说，克死人之气进宅子，是会损害人和物的。现在我带着家口在附近找亲朋故旧家避一避，明天就回来。我不能不告诉你。”韦滂说：“只要你让我在这住一夜，又能有什么损害呢？克死鬼我自己去

挡！”主人于是领韦滂进了宅子，打开堂屋和厨房，把床榻指给他看，吃的东西全都有。韦滂让仆人把马拴到马槽上，在堂上点上灯，又让他到厨房做饭。吃完饭，他让仆人睡在另外的屋里，自己把床摆在堂中，打开两扇门，熄了灯，拉开弓，坐在那里等着。等到三更要尽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束亮光，像大盘子，从空中飞下，来到厅北门扇之下，像火一样照耀着。韦滂见了很高兴，在暗影中拉满了弓射过去，一箭正好射中，发出爆炸似的声来，火光一抽一抽地好像在动。他连射三箭，光亮渐渐减弱，

已不能动。携弓直往拔箭，光物堕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团肉。四向有眼，眼数开动，即光。滂笑曰：“杀鬼之言，果不虚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极甚。煮令过熟，乃切割，为羹啖之，尤觉芳美。乃沾奴仆，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归，见韦生，喜其无恙。韦乃说得杀鬼，献所留之肉，主人惊叹而已。出《原化记》。

柳 氏

唐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有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后，见一老人，白衣，两牙出吻外，熟视之，良久渐近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藏。见老人口大如箕，子方叫，一无所见，婢已骨矣。数月后，亦无他，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纳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取置堂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骤然分为两扇，空中转轮，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著于树。其物飞去，竟不知何怪也。出《酉阳杂俎》。

王 愬

建中三年，前杨府功曹王愬，自冬调选，至四月，寂无音书。其妻扶风窦氏，忧甚。有二女，皆国色。忽闻门有

已经不能动了。他拿着弓直接过去拔箭，发光的东西掉到地上。韦滂喊仆人拿火来照，原来是一团肉。肉的四个方向有眼，眼几次开动，

就有光。韦滂笑道：“克死鬼的说法，果然不是瞎说。”就让仆人把肉煮了，肉的味道极香。煮得烂熟了，才切割，蘸着酱吃它，更觉得香美无比。就分一些给仆人吃，留一半送给主人。到天明，主人回来，见到韦滂，为他的无恙感到高兴。韦滂就将克死鬼之事讲了，献上留给主人的肉，主人惊叹不已。出自《原化记》。

柳 氏

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个读书人，他的庄园在渭南，自己生病死在京城。他的妻子柳氏，于是在庄园里住下了。有一个儿子，十一二岁。一个夏夜，他的儿子忽然恐惧惊悸，睡不着觉。三更之后，见到一位老人，穿白衣，两颗牙长出唇外，瞪眼看着他，好久，才慢慢靠近床前。有一婢女睡得正香，白衣老人就扼住她的喉咙，发出咬东西一样的声音。婢女的衣服随手被撕碎，他抓起来就吃。很快婢女便露出了骨头，他又把她举起来，吃她的五脏。只见老人的口大如簸箕，儿子一声惊叫，白衣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婢女的骨头了。几个月之后，也没发生别的事情。士人去世一周年的那个晚上，柳氏坐在露天地儿纳凉，有一只胡蜂绕着她的头乱飞，柳氏用扇子把胡蜂打落在地，原来是一枚胡桃。柳氏把胡桃拾起放到屋里，于是胡桃开始变大。一开始像拳、像碗那么大，惊看的时候，已经像盘子那么大了。“爆”一声响分成两扇，在空中转如飞轮，声音像纷飞的一窝蜂子。两扇胡桃忽然合到柳氏头上，柳氏的头就碎了，她的牙齿崩到了树上。那怪物便飞走了，最终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怪物。出自《酉阳杂俎》。

王 愬

唐德宗建中三年，前杨府功曹王愬，从冬季调到京城选官，一直到来年四月也杳无音信。他的妻子，扶风人窦氏，非常忧虑。他有两个女儿，都有倾国的美色。忽然听到门外有一个以

卖卜女巫包九娘者，过其巷，人皆推占事中，遂召卜焉。九娘设香水讫，俄闻空间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来，与夫人看功曹有何事？”

更无音书，早晚合归？”言讫而去。经数刻，忽空中宛转而下，至九娘喉中曰：“娘子酬答何物？阿郎归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共四人长行。缘选场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官。见今作行李次，密书之。”五月二十三日初明，愬奄至宅，窦氏甚喜。坐讫，便问：“君何故用策子，令选事不成？又于某月日西市举钱，共四人长行。”愬自以不附书，愕然惊异。妻遂话女巫之事。即令召巫来，曰：“忽忧，来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牵二水牛，患脚，可勿争价买取，旬月间，应得数倍利。”至时，果有人牵跛牛过，即以四千买买。经六七日，甚肥壮，足亦无损。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买。

初，愬宅在庆云寺西，巫忽曰：“可速卖此宅！”如言货之，得钱十五万。又令于河东，月僦一宅，贮一年已来储。然后买竹，作粗笼子，可盛五六斗者，积之不知其数。明年春，连帅陈少游议筑广陵城，取愬旧居，给以半价。又运土筑笼，每笼三十文，计资七八万，始于河东买宅。神巫不从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孙，名思儿，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钱，今已偿足，与之别归，故来辞耳。”吁嗟久之，不见其形。

占卜为生的女巫包九娘从这条巷子路过，人们都推崇她占卜的事情很准，于是就请她进来占卜。包九娘把香、水等准备完毕，不久听到空中有一个人降下来。包九娘说：“三郎来，给夫人看看，王功曹到底有什么事？还没有音信，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包九娘说完，三郎就离去了。数刻之后，三郎又忽然婉转地从空中降下来，到包九娘的喉咙中说：“娘子用什么东西报答我？你丈夫很平安地回来了。今天他在西市的绢行里赌钱，一共四个人在玩长行这种博戏。因为他在选场上考试的时候带进书策，被人告发，所以没能选上官。现在待在西市绢行，请悄悄记下来。”五月二十三日天刚亮，王愬忽然回到家中，窦氏非常高兴。他坐定之后，窦氏便问他：“您为什么故意用书策，使选官的事情没有办成？某月某日是不是在西市赌钱，是不是共有四个人玩长行？”王愬自以为没给妻子写信，妻子却知道得如此详细，愕然惊异。窦氏就说出了女巫占卜的事。王愬立即让人把女巫找来，女巫说：“不要愁，来年你一定得一个好官职。今天西北方向上有

人牵着两条水牛来，牛有脚病，你可以不讲价把它买下来，十天半月就可以获取几倍的利。”到时候，果然有人牵着瘸牛路过，王愬就用四千钱买下了。经过六七天，牛长得非常肥壮，脚也不瘸了。同乡一户以推磨为业的人家，两头牛突然死了，仓促间没买到牛，于是就花十五千钱买了王愬的两头牛。

当初，王愬的宅第在庆云寺以西，女巫忽然对他说：“你应该赶快把这所宅子卖了！”王愬按照她的话把宅子卖了，得钱十五万。女巫又让他在河东按月租赁了一处宅子，那卖房子的钱存了一年已经有了利息。然后买了竹子，编粗笼子，编的都是能装五六斗的笼子，编完就积攒起来，积了不知多少。第二年春，连帅陈少游提议修筑广陵城，征用了王愬的旧居，给了半价。又运土用笼子，每个笼子三十文来买，王愬算下来得钱七八万，这才在河东买了宅第。一天，神巫没有跟包九娘一起而自己来了，说：“我姓孙，名思儿，寄住在巴陵。欠包九娘的钱，现在已经还清，和她告别回去，所以来辞行。”神巫叹息半天，却见不到他的身形。

窦氏感其所谋，谓曰：“汝何不且住？不然，吾养汝为儿，可乎？”思儿曰：“娘子既许，某更何愁？可为作一小纸屋，安于堂檐，每食时，与少食，即足矣。”窦氏依之。

月余，遇秋风飘雨，中夜长叹。窦氏乃曰：“今与汝为母子，何所中外！不然，向吾床头柜上安居，可乎？”思儿又喜，是夕移入。便问拜两娣，不见形，但闻其言。愬长女好戏，因谓曰：“娣与尔索一新妇。”于是纸画一女，及布彩绩，思儿曰：“请如小娣装索。”其女亦戏曰：“依尔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对。即云：“新妇参二姑姑。”愬堂妹事韩家，住南堰，新有分娩。二女作绣鞋，欲遗之，方命青衣装。思儿笑，二女问笑何事，答曰：“孙儿一足肿，难著绣鞋。”窦氏始恶之，思儿已知。更数日，乃告辞，云：“且归巴陵，蒙二娣与娶新妇，便欲将去。望与令造一船子，长二尺已来。令娣监将香火，送至扬子江，为幸足矣！”窦氏从其请。二女又与一幅绢，画其夫妻相对。思儿着绿乘板，具小船上拜别。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长女嫁外兄，亲礼夜，卒于帐门。以烛照之，其形若黄叶尔。小女适张初，初嫁亦如其娣。愬终山阳郡司马。出《乾 牒

子》。

李 哲

唐贞元四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家于丹阳县东郭。去五里有庄，多茅舍，昼日无何，有火自焚。救之而灭，视地，

窦氏对他多次出谋帮助很感激，对他说：“你为什么暂且住下？要不然，我把你当儿子养着，可以吗？”思儿说：“娘子既然容许，我还有什么可愁的？您可以为我做一个小纸屋，放在屋檐下，每当吃饭的时候，少给一点吃的就足够了。”窦氏照他的话做了。

一个多月之后，赶上秋风飘雨，思儿夜里长叹。窦氏就说：“我现在和你是母子，为什么分里外！要不，你到我床头柜上来住，可以吗？”思儿又很高兴，当天晚上小纸屋就移入窦氏屋里。于是就拜问两位姊妹，见不到他的身形，只能听到他的声音。王愬的大女儿喜欢开玩笑，便对他说：“我给你找一个新媳妇。”当时就用纸画了一位女子，等到彩绘的时候，思儿说：“请按小妹的装束来画。”女儿也开玩笑道：“就照你说的办。”夜里便听到说笑，像真有新妇相对。长女就说：“新妇参见二位小姑。”王愬的一位堂妹嫁给了姓韩的，住在南堰，最近生了孩子。两个女儿为孩子做了绣鞋，想要送去，就让婢女把鞋包起来。思儿就笑，两个女儿问他笑什么，思儿回答说：“新生的孩子一只脚肿胀，很难穿上绣鞋。”窦氏开始讨厌他了，他已经知道。又过了几天，就告辞说：“我暂时回巴陵去，蒙二位妹妹给我娶了新媳妇，就想把她一块带回去。希望能让人给我做一条小船，长二尺左右。请让两位妹妹监造点燃香火，把我送到扬子江，有这样的荣幸，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窦氏答应了他的请求。两个女儿又给了他一幅绢，画上他们夫妻相对。思儿穿着绿衣服，拿着板具，在小船上拜别。从他离去，两个女儿都像精神欠佳似的。两年后，大女儿嫁给表兄，成亲大礼的那天夜里，死在帐子前。用灯烛一照，她的脸色就像黄叶一般。小女儿嫁给张初。刚嫁过去，也像她的姐姐那样死掉了。王愬死在山阳郡司马的任上。出自《乾 骊子》。

李 哲

唐德宗贞元四年的春天，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在丹阳县的东城安家。离家五里处有个庄园，庄园里多半是茅草屋，大白天无缘无故茅草屋就自己燃烧了起来。人们把火扑灭，一看地上，

麻屨迹广尺余，意为盗，索之无状。旬时屡灾而易扑，方悟其妖异。后乃有投掷空间，家人怖悸，辄失衣物。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常见一丈夫，出入随之。或为胡形，须髯伟然，羔裘貂帽，间以朱紫，倏闪出来。哲晚习《春秋》于阁，阿万见胡人窃书一卷而去，驰报哲。哲阅书，欠一卷，方祝祈之。须臾，书复帙中，亦无损污。李氏患之，意其庭竹笋茂，鬼魅可栖，潜议伐去之，以植桃。忽于庭中得一书：“闻君议伐竹种桃，尽为竹筹。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买一船粟，幸速图之。”其笔札不工，纸方数寸。哲兄子士温、士儒，并刚勇，常骂之，辄失冠履，后稍祈之，而归所失。复投书曰：“惟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君始骂我而见祈，今并还之。”书后言“墨荻君状”。居旬，邻人盗哲犬，杀而食之。事发，又得一书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数旬之后，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为盗，又一书言：“刘长卿诗曰：‘直氏偷金枉。’君谓我为盗。今既得盗，如之何？”士温、士儒竟捍御之。

是夏夜，士温醉卧，背烛床头，见一丈夫，自门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烛前。士温忽跃身擒之，果荻，烛亦灭。于暗中捍御尽力，久之，喀喀有声，烛至坚渐，是一瓦，瓦背画作

有一尺多宽的麻鞋脚印，认为是盗贼干的，但是到处搜索也查不出线索。十天之内，多次发生这样的火灾，但很容易扑灭，这才明白是妖异所为。后来竟有东西从空中投掷下来，家人十分害怕，动不动就丢失衣物。有一位叫阿万的乳母，有通鬼神的灵性。她常常看见一位男子，跟着她出出入入。有时是胡人的打扮，络腮胡子，伟岸超群，羊皮袄，貂皮帽，间杂有红色紫色，倏地闪出来。李哲晚上在阁楼上读《春秋》，阿万看见胡人偷去一卷书，就跑去向李哲报告。李哲一看，书确实少了一卷，才祭祝祷告。片刻之间，书又恢复了编次，也没有破损弄脏。李哲害怕了，想到庭院里的竹林很高很茂盛，鬼怪可以在里边栖息，就暗中商议，要把竹林砍去，用来栽种桃树。忽然在庭院里拾到一封信，信上说：“听说你决议砍竹种桃，把竹子都做成

筹筴。州下粮食正便宜，一船竹子可以换一船粮，希望赶快行动。”写信的字迹不工整，纸有几寸见方大小。李哲的侄子李士温、李士儒都很刚勇，常常骂这妖物，动不动就丢了帽子和鞋，后来也略微祷告一番，丢失的东西便又回来了。妖物又投信来说：“圣人只要被蒙蔽心念就会变成狂人，狂人只要克制自己的心念就会变成圣人。你当初骂我，如今又祈祝我，现在把东西都还给你。”信后署名是“墨荻君状”。过了十天，邻居偷去了李哲的狗杀着吃了。事发后，又得到一封书信，说：“邻里有仁德风气是美好的，不选择有仁德风气的地方居住，哪里能有明智可言！”几十天之后，他家的东西丢失了许多，家人以为是那个鬼物偷走了。那鬼物又送来一封信，说：“刘长卿的诗说：‘直氏偷金枉。’你们认为我是盗贼，如今既然知道谁是盗贼了，你们能把盗贼怎么样呢？”李士温、李士儒竟然开始抵御起鬼物来。

这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李士温醉卧在床上，背着烛光的床头，看见一位男子，从门外直接进来，不怕屋里有人，直接来到灯下。李士温忽然跳起来捉他，果然捉到了，灯烛也灭了。黑暗里李士温尽全力抵御他，过了很长时间，有一种“喀喀”的声音，有人把灯烛送来，一看，那男子渐渐变硬，是一块瓦，瓦的背面画有

眉目，以纸为头巾，衣一小儿衣，又以妇人披帛，缠头数匝，方结之。李氏遂钉于柱，碎之。数日外，有妇人丧服哭于圃，言杀我夫。明日哭于庭，乃投书曰：“谚所谓‘一鸡死，一鸡鸣’，吾属百户，当相报耳。”如是往来如初。尝取人衣著中庭树，扶疏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中，出入不碍。旬时，士儒又张灯，见一妇人外来，戏烛下，复为士儒擒焉。捍力良久，杀而硬，烛之，亦瓦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复有其类哀哭。常畏二侄，呼为二郎，二郎至，即不多来。李氏潜欲徙其居，而得一书曰：“闻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韩儿，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复食，常摇尾戏于空暗处，遂毙之。自后家有窃议事，魅莫能知之。一书：“自无韩大、猛二，吾属无依。”又家人自郭返，至其里，见二丈夫于道侧，迎问家人曰：“闻尔家有怪异，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顾已不见。

李氏于润州迎山人韦士昌。士昌以符置诸瓦椽间，以压之。鬼书至曰：“符至圣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轻为？”士昌无能为，乃去。闻淮楚有卫生者，久于咒术，乃邀之。卫生至，其鬼颇惮之，其来稍疏。卫生乃设道场，以考召。置箱于坛中，宿昔箱中得一状，状件所失物，云：“若干物已货讫，得钱若干；买果子及梳子等食讫，其余若干，并送还。”验

眉眼，用纸做头巾，穿了一件小孩衣裳，又用妇人的披帛，把头缠了几圈，才打了个结。李氏于是就把这块瓦钉到了柱子上，把它打碎了。几天之后，有个妇人穿着丧服在园子里哭，说杀了她的丈夫。第二天，又到庭院里哭，还投信说：“谚语所说的‘一鸡死，一鸡鸣’，我们同类有上百户，一定会对你们报复的。”就这样，像当初一样来往。曾经把人的衣服拿去挂到院子里的树上，随风飘动，谁也不知从哪来的，有人来找，衣服就自己落下来。她又把大器物扔到小器物之中，出入竟然没有障碍。十天之后，李士儒又在张灯时分看见一位妇人从外面进来，在灯下嬉戏，又被李士儒捉住了。扭动撕扯了半天，用侧手一打，觉得挺硬，用灯烛一照，也是一块穿了衣服的瓦，于是把它摔成粉末。第二天又有那样的哀哭。怪物常怕李哲的这两个侄子，呼他二人为“二郎”，二郎到了，妖怪就不多来。李氏暗中想要搬家到别处去，得到一封书信说：“听说你要搬家，我已经先搬到那个地方了。”李氏有两条老狗，一只叫“韩儿”，一只叫“猛子”。自从有了这妖怪，狗就不再吃食，常常摇着尾巴在空暗处嬉戏，于是就把它打死了。从此以后，家中有私下议论的事，鬼怪就不能知道了。鬼怪又投来一信说：“自从没了韩大和猛二，我们没有依靠了。”还有，一位家人从城中回来，走到庄外，看见两位男子在道旁迎住家人问道：“听说你们家闹鬼，怎么办呢？”家人就把事情讲给他们听。等到走的时候，回头一看，两位男子不见了。

李氏从润州请来了一个叫韦士昌的山人。韦士昌把符放到各个瓦椽之间，用来镇压鬼魅。鬼投信来说：“符是最神圣的东西，而你却把它放到屋顶之上，不也太不尊重了吗？”韦士昌无能为力，就离开了。听说淮楚一带有一个姓卫的年轻人，对咒术研究了很长时间，就邀请他。姓卫的到了之后，那些鬼很害怕他，来得次数逐渐就少了。

姓卫的就设道场，用考召术招引妖鬼。他在祭坛中放了一只箱子，过了一夜在箱子里得到一张状纸，状上分列所丢失的东西，说：“若干东西已经卖出去了，得了若干钱；买果子和梳子等，吃了用了，其余的若干东西全部奉还。”查验

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铛子，其实不取，请问诸水滨。”状言狐_膠等状，自此更不复来。异日，于河中果得铛子，乃验水滨之说也。出《通幽记》。

卢 瑗

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卢瑗家于东都康裕坊。瑗父正病卒，后两日正昼，忽有大鸟色苍，飞于庭，巡翔空间。度其影，可阔丈四五。家人咸见。顷之，飞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飞出。人往视之，其井水已竭，中获二卵，大如斗。将出破之，血流数斗。至明，忽闻堂西奥有一女人哭。往看，见一女子，年可十八九，乌巾帽首，哭转哀厉。问其所从来，徐徐出就东间，乃言曰：“吾诞子井中，何敢取杀？”言毕，却往西间，拽其尸，如糜散之，讫，奋臂而去，出门而灭。其家大震惧，取所留卵，却送于野，使人驰问桑道茂。道茂令禳谢之。后亦无征祥，而莫测其异也。出《通幽记》。

庐江民

贞元中，有庐江都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崦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

那些东西，全都在箱子里。状上还说：“家里讲丢了铛锅，我确实没拿，请到各水边上去找一下。”状上还说了狐_膠等情况，从此便不再来了。有一天，果然在河里找到了以前丢失的铛锅，这就应验了“到各水边上去找一下”的话。出自《通幽记》。

卢 瑗

唐德宗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卢瑗家住东都康裕坊。卢瑗的父亲卢正病死了，两天之后正是白天，忽然有一只苍色大鸟飞到院子里来，在院子上空来回飞翔。从它的影子估量，有一丈四五尺宽。家里人全都看见了。过了一会儿，大鸟飞进西南角的一口井里，好长时间又飞出来。人们跑去一看，那井中的水已经枯竭，从井里拾到两个鸟蛋，斗那么大。把蛋弄出来打破，淌出来几斗血。到了天亮，忽然听到堂屋的西角有一位女子在哭。过去一看，见有一位年龄大约十八九岁、头戴乌巾小帽的女子，哭得更加哀伤凄厉。问她从哪来，她慢慢地来到东屋，才说道：“我在井里生了儿子，你们怎么敢弄出杀死他们呢？”说完，她退往西间，拽那尸体，像糜烂了一般把它散开，弄完之后，奋臂离去，出门就消失了。卢家非常震惊恐惧，把留下的那只蛋拿出来，送到野外，派人骑马去问桑道茂。桑道茂让他们祭祀消灾。后来也没什么征兆，也没有弄清楚那是什么妖异。出自《通幽记》。

庐江民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一个家住江都的人，因为采药和打柴进到山里。正赶上天色已晚，忽然看到一个胡人，有一丈多高，从日落的山腰中走出来，穿着黑色的衣服，手里拿着弓箭。那个人很害怕，急忙跑到古树林中躲藏起来，偷偷地往外看。胡人站在那里望了很久，忽然向东射了一箭。那人随着箭望去，看见百步之外有一个东西，样子像人，全身长着几寸长的黄毛，蒙着黑头巾站在那里。箭头射中了它的肚子，它动也不动。胡人笑道：“果然不是我能办到的！”于是就离开了。又来了一位胡人，

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之，不觉惶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

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西向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去其巾，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罪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辈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颌之。良久，遂导而入山崦。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其何物也。出《宣室志》。

扬州塔

谘议朱景玄，见鲍容说：“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出《酉阳杂俎》。

高邮寺

高邮县有一寺，不记名。讲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马车马影，悉透壁上。衣红紫者，影中卤莽可辨。壁厚数尺，难以理究。辰午之时则无。相传如此。二十余年，

也是一丈多高，比前边那个更魁伟。也拿着弓箭，也向东射了一箭，他射中了那东西的胸部，那东西也不动。胡人又说：“非将军亲自来不可！”也离开了。不一会儿，有几十个胡人，穿黑衣，手里拿着弓、腰间挎着箭，像是前导。又见有一个巨胡，高几丈，披紫衣，相貌与众人极不相同，缓步走来。那人一看，不由得感到畏惧。巨胡向东望了望，对那些前导的人说：“射它的喉咙！”那些胡人争先射它，巨胡告诫说：“非雄舒射它不可！”别的胡人都后退，有一个胡人上前，拉满弓一发，于是射中了那东西的喉咙。那东西也不怕，慢慢用手拔掉了三支箭，拿着一个巨大的石块，向西走来。胡人都有畏惧之色，上前报告巨胡：“事情紧迫，不如投降算了！”巨胡就让大家喊：“将军愿意投降！”那东西就把大石块扔到了地上，自己除去了头巾，样子像一个妇人，没有头发。它来到群胡跟前，把他们拿的弓和箭全都收夺过去折断。于是就让巨胡跪在地上，用手连连打自己的面

颊。胡人哀求，一个劲儿说自己犯了死罪，才饶了他。群胡两手相抱高抬胸前站在那里，不敢乱动。那东西慢慢用头巾蒙了头，向东走去。胡人相贺说：“多亏今天是好日子，不然，我们不都得死吗！”然后，都跪拜在巨胡面前，巨胡点头。很久，于是就由人引导着走进日落的山腰中。那时候天要黑了，那位江都人一身大汗地回到家中，最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出自《宣室志》。

扬州塔

谘议朱景玄见了鲍容说：“陈少游在扬州的时候，东市上的塔影忽然倒了。”老人说：“海影翻转就如此。”出自《酉阳杂俎》。

高邮寺

高邮县有一座寺院，记不得它的名字了。寺院的讲堂西壁紧挨着大道，每天晚上，道路上的人、马、车辆的影子全映射在墙壁上。穿红戴紫的官人，在影子中都能隐约地分辨出。墙厚几尺，很难弄清其中道理。辰午之时就没了。相传是这样。二十多年，或一年半年不见。出《酉阳杂俎》。

刘积中

刘积中，常于西京近县庄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妇人，白首，长才三尺，自灯影中出，谓刘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刘素刚，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灭。妻因暴心痛，殆将卒。刘不得已，祝之。言已复出，刘揖之坐。乃索茶一瓯，向日如咒状，顾令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后时时辄出，家人亦不之惧。经年，复谓刘曰：“我有女子及笄，烦主人求一佳婿。”刘笑曰：“人鬼路殊，难遂所托。”姥曰：“非求人也，但为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刘许诺，因为具之。经宿，木人失矣。又谓刘曰：“兼烦主人作铺公铺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车舆奉迎。”刘心计无奈之何，亦许之。

至一日，过酉，有仆马车乘至门，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刘与妻各登其车马。天黑至一处，朱门崇墉，笼烛列迎，宾客供帐之盛，如王公家。引刘至一厅，朱紫数十，有相识者，有已死者，各相视无言。妻至一堂，蜡炬如臂，锦翠争焕，亦有妇人数十，存殁相识各半，但相视而已。及五更，刘与妻恍惚，却还至家，如醉醒，十不记其一二。数日，姥复来拜谢曰：“我小女成长，今复托主人——”刘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扰之！”姥随枕而灭，妻遂疾发。有时候是一年半年不出现这种情况。出自《酉阳杂俎》。

刘积中

刘积中，曾住在西京长安附近县的村庄里。他的妻子病得很重。一天晚上，他还没睡，忽然有个妇人，白发，三尺来高，从灯影中走出，对刘积中说：“夫人的病，只有我能治，为何不求我？”刘积中一向刚直，呵斥她。老妇人慢慢叉手说：“别后悔别后悔！”于是就消失了。妻子于是突然心痛，几乎要死了。刘积中不得已，只好祭祀祷告。话刚说完，那妇人就又出现了，刘积中作揖请她坐下。老妇人就要来一盏茶，朝向太阳像念咒的样子，回头让刘积中用茶灌夫人。茶才入口，夫人的病痛就没了。后来这妇人常常出现，家人也不怕她。一年以后，她又对刘积中说：“我有个女儿成年了，烦你给找个好女婿。”刘积中笑道：“人鬼之路不同，我很难完成你的心愿。”老妇人说：“不是要找个人，你只要用桐木为她刻个比较工细的就行了。”刘积中答应了，就为她准备了一个桐木人。经过一宿，木人不见了。妇人又对刘积中说：“再麻烦你夫妇二人做铺公铺母。如果可以，那天晚上，我亲自备好车辆来迎接。”刘积中心里觉得无可奈何，也答应了。

到了那一天，过了酉时，就有仆人乘马车来到门前，老妇人也到了，她说：“二位可以走了。”刘积中和妻子各自登上车马。天黑来到一处，朱红的大门，高高的院墙，奴婢挑着灯笼举着烛炬列队迎接，宾客之多，排场之大，犹如王公之家。妇人领刘积中来到一个厅堂，穿红戴紫的人有好几十，有相识的，也有已经去世的，各都相视而不

说话。妻子来到一个堂屋，蜡烛像胳膊那么粗，锦翠争焕，也有几十位妇人，活着的、死去相识的各占一半，大家只相视而已。到了五更，刘积中和妻子恍恍惚惚地回到家中，就像醉了之后刚醒，晚间的事记不得十分之一二了。几天之后，那妇人又来拜谢，说：“我的小女儿也长大了，今天又来拜托你——”刘积中不耐烦了，用枕头去扔她，说：“老鬼，你敢如此打扰我！”老妇人碰到扔过来的枕头消失了，妻子于是旧疾发作。

刘与男女酹地祷之，不复出矣。妻竟以心痛卒。

刘妹复病心痛。刘欲徙居，一切物胶着其处，轻若履屐，亦不可举。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

刘常暇日读药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缓步，大言：“刘四，颇忆平昔无？”既而嘶咽曰：“省躬近从泰山回，路逢飞天野叉，携贤妹心肝，我已夺得。”因举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顾似有所命，曰：“可为安置。”又觉袖中风生，冲帘幌。婢入堂中，乃对刘坐，问存殁，叙平生事。刘与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举止笑语，无不肖也。顷曰：“我有事，不可久留。”执刘手呜咽，刘亦悲不自胜。婢忽倒，及觉，一无所记。其妹亦自此无恙。出《酉阳杂俎》。

刘积中和儿女们一起以酒酹地，跪着祷告，老妇人不再出来。妻子最终因心痛而死。

刘积中的妹妹又得了心痛病。刘积中想搬家，所有东西都像被胶粘在那里，即便像鞋那样轻的也拿不起来。请道士上表求神，请和尚来念咒，都不管用。

刘积中闲暇无事翻读药方，他的婢女小碧从外边进来，垂着手，慢举步，大声说：“刘四，你很想念以前的事情不？”然后又呜咽着说：“省躬我最近从泰山回来，路上遇到飞天夜叉，他携带着你妹妹的心肝，我已经把它夺回来了。”于是她举了举袖子，袖子里有东西在蠕动。又扭头向左看像是命令谁：“可去安排一下。”又觉袖子里生风，吹动了帘帷。婢女来到堂中，面对刘积中而坐，问谁死了谁活着，叙平生的往事。刘积中和杜省躬同一年考中进士，二人是好朋友，他的婢女小碧此时的举止谈笑，无一不像杜省躬。过了一会儿，

小碧说：“我有事，不能久留。”握着刘积中的手哭泣，刘积中也不胜悲伤。婢女忽然倒在地上，等她醒来，刚才的事，什么也不记得了。刘积中妹妹的病也从此痊愈了。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李 鹄 僧智圆 南孝廉 谢 翱

僧法长 河北村正 僧弘济 金友章 于 凝

江淮士人

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余，尝病厌。其父一日饮茗，瓯中忽醲起如沔，高出瓯外，莹净若琉璃。有人长一寸，立于沔上，高出瓯中。细视之，衣服状貌，乃其子也。食顷爆破，一无所见，茶碗如旧，但有微沬耳。数日，其子遂著神，译神言，断人休咎不差。出《酉阳杂俎》。

李 鹄

前秀才李鹄，覲于颍川，夜至一驿。才卧，见物如猪者，突上厅阶。鹄惊走，透后门，投驿廐，潜身草积中，屏息伺之。怪亦随至，声绕草积数匝，瞪目视鹄所潜处，忽变为巨星，腾起，数道烛天。鹄左右取炬，索鹄于草积中，鹄已卒矣。半日方苏，因说所见。未旬，无疾而卒。出《酉阳杂俎》。

江淮士人

江淮地区有个读书人住在村庄里，他的儿子二十多岁，曾经长年生病。有一天，做父亲的喝茶，茶碗里忽然鼓起一个水泡，高出茶碗之外，晶莹明净像琉璃。有一个一寸高的小人站在水泡上，高出茶碗来。细看那个人，衣服模样，竟是他的儿子。一顿饭的工夫，水泡爆破，什么都看不到了，茶碗和原来一样，只有轻微的裂纹。几天之后，他的儿子就有神灵附着在身上，能翻译神的语言，判断人的祸福丝毫不差。出自《酉阳杂俎》。

李 鹄

有个还未授官的进士叫李鹄，回颍川探望父母，夜间走到一家驿站。他刚躺下，看见一个猪一样的东西，冲上厅堂的台阶。李鹄吓得跑开，通过后门，来到驿站的马棚，藏在草堆里，屏住呼吸窥伺着。那怪物也随着来到，声音绕着草堆转了几圈，瞪着眼睛看李鹄藏身的地方，忽然变成一颗巨星，腾空而起，几道亮光照彻天空。李鹄手下的人取来火把，在草堆里找到了李鹄，李鹄已经昏死过去。半天才醒过来，于是他就述说他见到了什么。未到十天，李鹄无病而死。出自《酉阳杂俎》。

僧智圆

郑余庆在梁州，有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敕勒之术，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数十人候门，智圆老，稍倦。郑颇敬之，因求住城东隙地，起草屋而居，有沙弥行者各一人。数年，暇日，智圆向阳科脚甲，有布衣妇人，甚端丽，至阶作礼，泣曰：“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危病。知师神咒助力，乞加救护。”智圆曰：“贫道本厌城隍喧湫，兼烦于招谢。弟子母病，可就此为加持也。”妇人复再三泣请，且言母病亟，不可举扶。智圆亦哀而许之。乃言从此向北二十余里，至一村，村侧近有鲁家庄，但访韦十娘所居也。智圆诘朝如言行二十余里，历访不得，乃还。明日，妇人复至。僧责曰：“贫道昨日远赴约，何差缪如此？”妇人言：“只去师所止处二三里耳。师慈悲，必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妇人乃大声言：“慈悲何在耶？今事须去。”因上阶牵僧臂。僧惊迫，亦疑其非人，恍惚以小刀刺之。妇人遂倒，乃沙弥误中刀，流血死矣。僧遽与行者瘞于饭瓮下。

沙弥本村人，家去兰若十余里。其日，家人悉在田，有人皂衣褐襪，乞浆于田中，且说其事。沙弥父母，举家号哭，诣僧。僧犹给焉。其父及锹索而获，即诉于官。郑公大骇，俾求盗吏细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陈状，复白：“贫道宿债，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论。僧求假七日命，持念，

僧智圆

郑余庆在梁州的时候，龙兴寺里有一个叫智圆的和尚，擅长总持敕勒的法术，驱邪治病，多有显著效果。每天都有几十人等候在他的门口，智圆老了，渐渐地倦怠了。郑余庆很敬重他，就请他到城东的空地去住，盖起一所草房子，还有小和尚和行者各一人。几年之后，一个闲暇之日，智圆晒着太阳剪脚趾甲，有一个穿布衣的妇人，容貌端庄秀丽，来到阶下行礼，哭着说：“我很不幸，丈夫死了，儿子还小，老母亲病得很重。知道大师您的神咒很灵验，恳求您救护。”智圆说：“贫僧一向厌恶城里的喧闹，又厌烦应酬交际。你的母亲病了，可到这儿来，我对她加以护持。”妇人又再三哭请，说母亲病情危急，不能搀扶前来。智圆也很可怜她，就答应了。妇人就说，从此向北二十多里，到一个村子，村附近有个鲁家庄，只要打听韦十娘住的地方就行了。智圆一大早就照妇人说的那样走了二十多里，到处打听也没找到，就返回来了。第二天，妇人又来了。智圆责备她说：“贫僧昨天远道去赴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错？”妇人说：“我住的地方只离大师去的地方二三里了。大师慈悲，一定要再走一趟。”智圆生气地说：“贫僧年老力衰，如今坚决不出去了。”妇人就大声说：“你的慈悲在哪里呢？今天你非去不可。”于是走上台阶去拽智圆的胳膊。老和尚惊慌窘迫，又怀疑她不是人，恍惚间用小刀刺了她。妇人于是便倒下了，仔细一看竟是小和尚误中了一刀，流血死了。智圆急忙和行者把小和尚埋到了盛饭的瓦器底下。

小和尚是本村人，家离寺院有十几里路。那一天，小和尚的家人都在田间劳作，有一个穿黑衣、戴粗布头巾的人到田间来讨水喝，就说了那件事。小和尚的父母和全家都放声痛哭，来见老和尚。老和尚还欺骗他们。小和尚的父亲用铁锹找到了小和尚的尸体，于是告到了官府。郑余庆非常吃惊，派捉拿盗贼的官吏细察此案，认为他一定是冤枉的。老和尚详细地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又说：“这是贫僧欠的一笔老账，只得一死了。”查案的人也说他该死。和尚请求七天后再处死他，用这七天持戒念咒，

为将来资粮。余庆哀而许之。僧沐浴设坛，急印契缚□，考其魅。凡

三夕，妇人见于坛上，言：“我类不少，所求食处，辄为师破除。沙弥且在，能为誓不持念，必相还也。”智圆恳为设誓，妇人喜曰：“沙弥在城南某村古丘中。”僧言于官吏，如其言寻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矣。发沙弥棺中，乃一苕帚也。僧自是绝其术。出《酉阳杂俎》。

南孝廉

唐南孝廉，失其名，莫知何许人。能作鲙，縠薄缕细，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炫伎，先起架以陈之。忽暴风雨，震一声，鲙悉化为胡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出《酉阳杂俎》。

谢 翱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终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纈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郎非见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帷帘，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

为来生积累一些功德。郑余庆可怜他，就答应了。老和尚沐浴净身，设下斋坛，急忙印契施法，捆绑木人当鬼魅，严加拷问。到第三晚，那妇人出现在坛上，说：“我的同类有不少，求食的地方，动不动就被大师破除了。小和尚还在，如果你能发誓不念咒了，我一定把他还给你。”智圆恳切地发誓，妇人高兴地说：“小和尚在城南某村的古墓里。”智圆对官吏讲了，官吏照他讲的去找，小和尚果然在那儿，但已神志不清。打开小和尚的棺材，里边装的是一把苕帚。智圆从此不再使用他的法术了。出自《酉阳杂俎》。

南孝廉

唐朝有位姓南的孝廉，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氏。他善于切鱼片，切得像绉纱一样薄，丝丝缕缕，轻得可以吹起来。他用刀的声音响亮轻捷，好像合乎节奏。于是他就会集宾客，炫耀他的技艺，先搭起架子把鱼摆上。忽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一声雷震，鱼全都变成蝴蝶飞走了。南孝廉又惊又怕，于是折断了刀，发誓不再切鱼片。出自《酉阳杂俎》。

谢 翱

陈郡的谢翱，曾经去考进士，喜欢作七言诗。他以前寄居在长安城升道里，住的院子里，有许多牡丹花。一天晚上雨后天晴，他从家里出来，向南走出百步远，眺望终南山。伫立了很久，他望见一人骑马从西奔来，那人仿佛用锦绣绘制的一样，近看才发现是个婢女，高高的发髻，漂亮的妆容，姿色非常美丽。她来到谢翱跟前，停下来对他说：“郎君不是在等人吧？”谢翱说：“我走到这儿，只是望望山罢了。”那婢女就笑，下马行礼说：“请郎君回家吧。”谢翱不明白什么意思就回来了。远望自己的住处，看见三四个婢女站在门外，谢翱更加诧异。进了门，几位婢女一齐上前来拜。进了屋，见堂中铺着地毯，挂着幔帐，锦绣交相辉映，异香满室。谢翱又惊又怕，不敢多问。一人上前说：“郎君怕什么，保证不会害您。”

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有所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时。”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诮。”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笺中，唯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其笔札甚工，翱嗟赏良久。美人遂顾左右，撤帐帘，命烛登车。翱送至门，

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与人马，俱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贻美人诗笺中。

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因步月长望，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闺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因曰：“某今亦归洛阳，

过了一会，有一辆金色的车子来到门前。只见一位美人，十六七岁，风度文雅，容貌秀丽，世所罕见。美人下车走进来，与谢翱相见，坐到西窗下，对谢翱说：“听说这地方有名花，所以来和您饮酒赏花。”谢翱的恐惧这才稍有缓解。美人就命人摆下酒菜与谢翱一同享用，所用的器皿没有不珍贵的，所吃的食物没有不丰盛的。美人拿出一只玉杯，命人斟上酒与谢翱传递着饮酒。谢翱便问道：“姑娘是干什么的？不会是别的仙怪吧？”美人笑而不答。谢翱坚持请她回答，美人才说：“你只要知道我不是人就行了，何必要问呢？”夜深了，美人对谢翱说：“我家很远，现在就要回去，不能久留在这儿。听说您善作七言诗，很想得到您的馈赠。”谢翱很失意的样子，就命人拿笔，赋诗道：“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时。”美人读了之后，潸然泪下，说：“我也曾学过作诗，想要作诗答您所赠，请不要见笑。”谢翱很高兴，请她作诗。美人想要深红色的纸笺，谢翱看那书箱里，只有一幅碧绿色的，就给了她。美人题诗道：“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她的文笔甚精，谢翱叹赏了好久。美人于是看了看左右，撤去帐幔，命人带上灯烛上车。谢翱送到门口，挥泪而别。没走上十步，车和人马全不见了。谢翱感到这事很奇怪，就把美人的诗藏在书箱里。

第二年春天，他落榜东归，走到新丰，晚上住在客店里。他在月下散步远望，有感于以前的事，又作诗道：“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

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然后就朗诵这首诗。忽然听到几百步外，有车马的声音从西来得很急。不一会儿，见一位高贵女子，几个骑马的随从跟着，看那随从，原来是以前的那个婢女。他吃惊地去问，婢女急忙到车前相告，于是停了车，车中人让人对谢翱说：“大道上只恨不能相见。”谢翱请她到客店住下，她坚决不肯。又问她要到哪儿去，她说：“要到弘农去。”谢翱就说：“我现在也要回洛阳，

愿偕东，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月，以怨结遂卒。出《宣室志》。

僧法长

河南龙门寺僧法长者，郑州原武人。宝历中，尝自龙门归原武。家有田数顷，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马行田间，马忽屹不前，虽鞭扶，辄不动，唯瞪目东望，若有所见。时月明，随其望数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兀然而来。长惧，即回马走道左数十步，伺之。其物来渐近，乃白气，高六七尺，腥秽甚，愈于鲍肆。有声绵绵，如呻吟，西望而去。长策马随其后，常远数十步。行一里余，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长驻马伺之。顷之，忽闻其家呼曰：“车宇下牛将死，可偕来视之！”又顷，闻呼：“后舍驴蹶仆地，不可救！”又顷，闻惊哭。有出者，长佯过讯之，曰：“主人有子十余岁，忽卒。”语未竟，又闻哭音，或惊叫，联联不已。夜分后，声渐少，

愿意和你一起往东走，可以吗？”美人说：“我走得很急，不可以。”就挑起车帘对他说：“感谢您对我的深情厚意，所以见上一面。”说完，

她放声悲泣，不能自禁。谢翱也为此悲伤哭泣，于是就念了她作的诗。美人说：“没想到您这样忘不了我，我是多么荣幸啊！”又说：“我想再酬答一首。”谢翱就把纸笔给她。不一会儿诗就写成了，诗道：“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谢翱向她致谢，很久才别去。才走了百余步，又不见了。谢翱虽然知道她是仙怪，却眷恋地忘不了。等到了陕西，就改道去了弘农，逗留了几天，希望再见到那美人，却始终毫无消息。于是他回到洛阳，拿出那两首诗，说给友人。不几个月，就因悲怨郁结死去了。出自《宣室志》。

僧法长

河南龙门寺的僧人法长，是郑州原武人。宝历年间，他从龙门回到原武老家。家里有几顷地的庄稼，成熟了还没有收割。一天晚上，他骑着马走到田间，马忽然停止不前，即使用鞭子抽打它，它也一动不动，只是瞪着眼睛向东望，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当时月光很亮，法长随着它向几百步之外望去，只见有一个东西，颜色像古树，突然走来。法长害怕，就回马跑到道旁十几步远的地方，等候在那里。那东西渐渐向近处来，原来是一团白气，六七尺高，又腥又臭，比卖鲍鱼的铺子气味还难闻。那东西发出连续不断的声音，好像是在呻吟，向着西边走去。法长策马跟在它后面，总保持几十步的距离。走了一里多，来到乡民王家门前，那东西就冲了进去。法长停下马守在外边。等了一会儿，忽然听到这家人喊：“车棚里的牛要死了，大家快来看啊！”又过了一会儿，听有人喊：“后屋的驴倒在地上，不能救了！”又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人惊哭。有人走出来，法长装作路过这里一打听，那人说：“我家主人有个十多岁的儿子，忽然死了。”话还没说完，又听到了哭声，还有人惊叫，连连不断。夜半以后，声音渐少，

迨明而绝。长骇异，即具告其邻，偕来王氏居侦之。其中悄然无闻，因开户，而其家十余人皆死，鸡犬无存焉。出《宣室志》。

河北村正

处士郑宾于言：尝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敛。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进，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如在梁栋间，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其家惊惧，时月黑，亦不敢寻逐。一更，村正方归，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骂寻之。入墓林，约五六里，复觉乐声在一柏林上。及近树，树下有火荧荧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击之，尸倒，乐声亦止，遂负而还。出《酉阳杂俎》。

僧弘济

医僧行儒说：福州有僧弘济，斋戒精苦。尝于沙岸得一颅骨，遂贮衣篮中。归寺数日，忽眠中有物啮其耳，以手拨之落，声如数升物，疑其颅骨所为也。及明，果坠在床下。遂破为六片，零置瓦沟中。夜半，有火如鸡卵，次第入瓦下烛之。弘济责曰：“尔不能求生人天，凭朽骨何也？”于是怪绝。出《酉阳杂俎》。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内人，隐于蒲州中条山，凡五载。山有等到天亮就彻底没声了。法长又惊又怕，就都告诉了邻居，大家一块儿到王家来看。院中悄然无声，破门而入，见这家十多口人都死了，连鸡犬也没有活着的。出自《宣室志》。

河北村正

处士郑宾于说：他曾经客游河北，有一个村长刚死了妻子，还没有入殓。傍晚时分，儿女们忽然听见有音乐声越来越近，来到庭院时，那尸体就动弹了。等到音乐声进了屋，好像萦绕在房梁之间，尸体便起来跳舞。音乐声又出去，尸体就倒下了。不一会儿尸体出了门，随着音乐声而去。这一家人又惊又怕，当时天黑，也不敢出去寻找。一更时分，村长刚回来，知道了此事，就折了胳膊粗的一根桑树

枝，喝得大醉，大骂着到处寻找。他走进墓地，大约走了五六里，又觉得音乐声在一棵柏树上。等走到树前，见树下有闪烁的火光，尸体正在那儿跳舞。村长抡棒就打，尸体倒下去，音乐声也停止了，于是他就背着尸体回来了。出自《酉阳杂俎》。

僧弘济

行医和尚行儒说：福州有一个叫弘济的和尚，持斋守戒，修行刻苦。他曾经在沙滩上拾到一个颅骨，就把它放在了衣篮中。回到寺里几天后，忽然在睡觉的时候有东西咬他的耳朵，他用手把那东西打落，声音像几升东西落地那样重，他怀疑是那颅骨干的。等到了天亮一看，那颅骨果然掉在床下。于是他把颅骨打碎成六片，散放在屋瓦间的泄水沟中。夜半时分，有鸡蛋大的火球，依次进入瓦下照着屋里。弘济责怪道：“你不能求得托生人道或天道，凭着几块烂骨头也想作怪？”于是这怪物就消失了。出自《酉阳杂俎》。

金友章

金友章是河内人，隐居在蒲州中条山，有五年了。山中有女子，日常挈瓶而汲溪水，容貌殊丽。友章于斋中遥见，心甚悦之。一日，女子复汲，友章蹑屣企户而调之曰：“谁家丽人，频此汲耶？”女子笑曰：“涧下流泉，本无常主，须则取之，岂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儿止居近里，少小孤遗。今且托身于姨舍，艰危受尽，无以自适。”友章曰：“娘子既未适人，友章方谋婚媾，既偶夙心，无宜遐弃。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见鄙，妾焉敢拒违？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讫，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妇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读书，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

一夕，友章如常执卷，而妻不坐，但伫立侍坐。友章诘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寝，妻曰：“君今夜归房，慎勿执烛，妾之幸矣。”既而友章秉烛就榻，即于被下，见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叹良久，复以被覆之。须臾，乃复本形。因大悸怖，而谓友章曰：“妾

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为鬼使所录，榜妾铁杖百，妾受此楚毒，不胜其苦。向以化身未得，岂意金郎视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恋。盖此山中，凡物总有精魅附之，恐损金郎。”言讫，涕泣呜咽，因尔不见。友章亦凄恨而去。出《集异记》。

一位女子，常带着罐子到溪边打水，容貌非常美丽。金友章在屋里远远望见那女子，心里很喜欢她。一日，女子又到溪边打水，金友章踉拉着鞋子站在门口调戏她说：“这是谁家的美人，总到这里打水呀？”女子笑着说：“山涧下的流水，本来没有主人，需要了就来取，哪里有什么一定之限？之前我们也不认识，你怎么这样放肆！然而我就住在这附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现在暂且住在姨母家里，受尽了艰难，自己也没有个归宿。”金友章说：“娘子既然没有嫁人，我正在谋求婚姻，内心又一直仰慕娘子，就请不要远相抛弃。不知你意下如何呢？”女子说：“您既然不嫌我长得丑，我哪敢拒绝？但是要等到夜晚我才能来与您相会。”说完，女子打了水就离开了。这天晚上，她果然来了。金友章把她迎到屋里，两个人从此做了夫妻，时间越久越是互相尊敬。金友章每天晚上读书，常读到半夜，妻子总是坐着陪伴他，就这样过了半年。

一天晚上，金友章照常捧卷阅读，而妻子却不坐下，只站在那里侍候他。金友章问她怎么了，她就用别的事来推脱。金友章就让她去睡觉，妻子说：“你今晚回房的时候，千万不要拿蜡烛，这就是我的万幸啦。”后来金友章拿着蜡烛回屋上床，在被子之下，看见他的妻子竟然是一具枯骨。金友章惋惜嗟叹了好长时间，又用被子盖上了。不一会儿，她就恢复了本形。金友章特别害怕，她对金友章说：“我不是人，是山南的一个枯骨精，住在这山的北面。有个恒明王，是鬼的首领，平常每月要朝见他一次。我自从嫁给你，半年都没到他那儿去了。刚才被小鬼捉去，打了我一百铁棍，我受到这样的毒打，痛苦无法忍受。刚才还没有变形完，哪想到让你看到了！事情已经暴露了，你应该马上离去，不要再留恋。这山里边，所有东西都有妖精鬼魅附身，恐怕对你有害。”说完，她呜咽哭泣，于是就不见了。金友章也含恨离开。出自《集异记》。

于 凝

岐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来邠泾间。故人宰宜禄，因访饮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醒未愈，令童仆先路，以备休憩。时孟夏，麦野韶润，缓辔而行，遥见道左嘉木美荫，因就焉。至则系马藉草，坐未定，忽见马首南顾，鼻息恐骇，若有睹焉。凝则随向观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于荒冢之上，五体百骸，无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珑，枝节可数。凝即跨马稍前，枯骨乃开口吹嘘，槁叶轻尘，纷然自出。上有乌鸢纷飞，嘲噪甚众。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节绝伟。凝心悸，马亦惊走，遂驰赴旅舍。而先路童仆出迎，相顾骇曰：“郎君神思，一何惨悴！”凝即说之。适有泾倅十余，各执长短兵援蓐，觐以东，皆曰：“岂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辈，集聚极众。凝即为之导前，仍与众约曰：“傥或尚在，当共碎之。虽然，恐不得见矣。”俄至其处，而端坐如故。或则叫噪，曾不动摇；或则弯弓发矢，又无中者；或欲环之前进，则亦相顾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势已晚，众各恐讐，稍稍遂散。凝亦鞭马而回，远望，尚见乌鹊翔集，逐去不散。自后凝屡经其地，及询左近居人，乃无复见者。出《集异记》。

于 凝

岐州人于凝，生性嗜酒，常常往来于邠州、泾州之间。他有个老朋友叫宰宜禄，一次于凝去找他喝酒，过了十来天才回来。不久于凝饮酒隔夜未醒，就让童仆先上路，以提前找好休息的地方。当时正是初夏，麦田清新湿润，他骑马徐徐而行，远远望见道旁有一处很美的树荫，就走了过去。到了那里就拴上马，坐在草地上，还没坐稳，忽见马向南看，鼻子里喘着气，显得十分惊恐，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于凝就随着它看的方向看去，见百步之外，有一具雪白的枯骨，张开两腿坐在荒坟上，身体各部位的骨骼没有不具备的，眼睛和鼻子都透明，脊背和肋条清晰可见，一枝一节都能数出来。于凝就跨上马，慢慢走上前去，枯骨竟开口吹气，枯叶和灰尘纷纷自己飘出来。上边有乌鸦和老鹰纷纷飞来，十分吵闹。于凝好久才渐渐走近，枯骨就直挺

挺地站立起来，骨节非常粗大。于凝心中惊悸，马也吓跑了，于是跑到了客店。提前上路的童仆出来迎接，见了他害怕地说：“公子的神情怎么这样凄惨憔悴！”于凝就说了路上的事情。碰巧有十几个泾州的兵卒，各自拿着长短兵器去换防，他们向东方侦察巡视，都说：“哪有这样的事呢？”再加上客店里的年轻人，这时已聚集了很多。于凝就为他们在前边引路，还和大伙儿约定说：“如果那东西还在，就一起上去打碎它。这样虽好，只恐怕已经看不见了。”不多时来到那地方，那枯骨照旧端坐在那里。有人大叫，它居然不动不摇；有人拉弓放箭，也没有射中的；有人想要包围它，却互相看着没人先往前走。过了好久，枯骨突然自己站起来，慢慢向南而去。天色已晚，众人恐惧，慢慢就散了。于凝也打马回来了，远远望去，还看见乌鸦鸟雀飞翔聚集，赶也赶不散。此后于凝多次经过这里，又打听左右的居民，竟没有再见到的。出自《集异记》。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王申子 韩 欣 许 敬 张 闲 太原小儿

李师古 孟不疑 戴 警 杜 惊 郑细

河北军将 宫山僧

王申子

贞观中，望苑驿西有民王申，手植榆于路傍，成林，构茅屋。夏月，常馈浆于行人，官客即延憩具茗。有儿年十三，每令伺客。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年甚少，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南十余里，夫死无儿，今服禪矣，将适马嵬访亲情，丐衣食。语言明晤，举止可爱。王申乃留食，谓曰：“今日已暮，可宿此，达明去也。”女亦欣然从之。其妻内之后堂，呼为妹，倩裁衣数事。自午至戌，悉办。针指细密，殆非人工。申大惊异，妻尤爱之。乃戏曰：“妹能为我作新妇乎？”女笑曰：“身既无托，愿执井灶。”王申即日借衣赏酒，礼纳为新妇。其夕暑热，戒其夫：“近多盗，不可辟门。”即举巨椽，捍户而寝。及夜半，

王申子

贞观年间，望苑驿西边有个百姓叫王申，他亲手在路旁栽种榆树，长成树林，盖了几间茅屋。夏天，他常送水给行人喝，遇上做官的就请到屋里歇息并献茶。他有个十三岁的儿子，常让儿子迎候客人。一日，儿子对父亲说，路上有个女子要水喝，父亲就让儿子把她叫进来。这女子特别年轻，穿着绿色短衣，戴着白色头巾，自己说家在南边十几里的地方，丈夫死了，没有孩子，如今服丧期满，要到马嵬坡去走亲戚，要点吃的穿的。她说话清楚明白，举止惹人喜爱。王申就留她吃饭，对她说：“现在天已经黑了，可以住在这里，明天天亮再走。”女子也就欣然接受。王申的妻子把她安排在后堂，称她为

小妹，请她帮忙裁几件衣服。从午时到戌时，她全做完了。针脚细密，几乎不是人工所能达到的。王申非常惊异，妻子也很喜欢她。王申就开玩笑说：“小妹能给我做儿媳妇吗？”女子笑道：“我已经没有依靠了，愿意为您操持家务。”王申当天就借新衣服、赊酒，举办婚礼娶她为儿媳妇。那天晚上很热，她告戒丈夫说：“最近有许多盗贼，不能开着门睡觉。”丈夫就拿来一根大椽子，把门顶上再睡。到了半夜，

王申妻梦其子被发诉曰：“被食将尽矣！”妻惊，欲省其子。王申曰：“渠得好新妇，喜极吃言耶！”妻还睡，复梦如初。申与妻秉烛，呼其子及新妇，悉不应。扣其户，户牢如键。乃坏门闩，才开，有一物，圆目凿齿，体如蓝色，冲人而去。其子唯余脑骨及发而已。出《酉阳杂俎》。

韩 饮

韩饮在桂州，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先是，尝行野外，见黄蝶数十，因逐之，至大树下而灭。掘得石函，素书大如臂，遂成左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气者，我必胜。”至期，果有紫气如匹帛，亘于州城上。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忽大雾，至午稍霁。州宅诸树，滴下铜佛，大如麦，不知其数。是年韩卒。出《酉阳杂俎》。

许敬 张闲

唐贞元中，许敬、张闲同读书于偃月山。书堂两间，人据其一，中隔有丈。许西而张东，各开户牖。初敬遽相勸励，情地甚狎。自春徂冬，各秉烛而学。一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许生户而入。初意其张生，而不之意。其物已在案侧立。及读书遍，乃回视。方见一物，长可五尺余，虎牙狼目，毛如猿獾，爪如鹰鹞，服豹皮褙。见许生顾盼，乃叉手端目，并足而立。许生恐甚，遂失声，连叫张生相救。如是数百声，张生灭烛，柱户佯寝，竟不应之。其物忽倒行，

王申的妻子梦见儿子披散着头发诉说道：“我要被吃光了！”妻子吃

惊，要去看儿子。王申说：“他得到一个好媳妇，高兴得说梦话呢！”妻子继续睡觉，又做了同样的梦。王申和妻子就拿着蜡烛，喊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妇，全都不答应。去敲门，门就像上了锁一样打不开。于是就把门砸开，门刚打开，有一个瞪着圆眼、齿长如凿、遍体蓝色的怪物冲着人跑了出去。他们的儿子被吃得只剩下头骨和头发了。出自《酉阳杂俎》。

韩 欣

韩欣在桂州的时候，有个叫封盈的妖贼，能兴起几里的云雾。首先，封盈曾在野外行走，看到几十只黄色蝴蝶，于是就去追，追到大树下就不见了。他就地挖到了一个石匣，匣中有一卷粗如手臂的文书，于是他就走上了邪道。四方百姓都去归附他，使他家门庭如市。他声言道：“某天要攻打桂州，有紫气的时候，我必定胜利。”到了那时候，果然有紫气像布帛一样，横贯在州城上空。这时有一道白气直冲向紫气，紫气就散了。忽然起了大雾，到中午才略微散去。州城房宅的树上，都滴下了小铜佛，有麦粒那么大，不计其数。当年，韩欣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许敬 张闲

唐贞元年间，许敬、张闲同在偃月山读书。书堂两间，两人各占一间，中间隔了一丈远。许敬在西，张闲在东，各开各的门窗。起初二人互相敬重，互相勉励，感情亲密。从春到冬，都夜以继日地学习。一夜二更，忽然有一个怪物，推开许敬的门走进来。开始许敬以为是张闲来了，没有在意。那怪物已在书案旁边站定。等到许敬读完一遍，才回头看。这才看到那怪物，大约五尺多高，虎牙狼眼，毛像猿猴，爪子像鹰鹞，穿着豹皮裤子。它见许敬转头看，就交叉双手，目光直视，并脚站立。许敬非常害怕，就失声连连大叫张闲来救他。如此喊了几百声，张闲却熄了灯，用柱子顶上门装睡，居然没有答应。那怪物忽然倒着走，就北壁火炉所，乃蹲踞视。许生呼张生不已。其物又起，于床下取生

所用伐薪斧，却回而坐，附火复如初。良久，许生乃安心定气而言曰：“余姓许名敬，辞家慕学，与张闲同到此。不早谒诸山神，深为罪耳。然浮俗浅识，幸勿责之。”言已，其物奋起，叉手鞠躬，唯唯而出。敬恨张生之甚也，翌日，乃撤书而归。于是张生亦相与俱罢，业竟不成。出《传信志》。

太原小儿

严绶镇太原，市中小儿如水际涵戏。忽见物中流流下，小儿争接。乃一瓦瓶，重帛幂之。儿就岸破之，有婴儿长尺余，遂迅走，群儿逐之。顷间，足下旋风起，婴儿已蹈空数尺。近岸舟子，遽以篙击杀之。发朱色，目在顶上。出《酉阳杂俎》。

李师古

李师古治山亭，掘得一物，类铁斧头。时李章武游东平，师古示之。武惊曰：“此禁物也，可饮血三斗。”验之而信。出《酉阳杂俎》。

孟不疑

东平未用兵时，有举人孟不疑客昭义。夜至一驿，方欲濯足，有称淄青张评事者至，仆从数十。孟欲谒之，张被酒，初不顾。孟因退就西间。张连呼驿吏，索煎饼。孟默窥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饼至。孟见一黑物如猪，

走到北墙下的火炉处，蹲在那里看着。许敬不停地喊张闲。那怪物又站起来，在床下拿起许敬砍柴的斧子，退回来坐下，像原先一样守在火炉旁。许久，许敬才安心静气地说：“我姓许名敬，离家来求学，和张闲一块儿来到这里。没有早一点去拜见各位山神，实在是罪。我见识浅薄，请不要怪罪。”说完，那怪物奋然而起，交叉两手鞠了个躬，连声答应着退出去了。许敬恨张生太过分了，第二天就收拾好书回家了。于是张闲也只好和他一起不学了，学业到底没成。出自《传信志》。

太原小儿

严绶镇守太原的时候，城里的小孩儿们到水边游泳嬉戏。忽然看见一个东西从水中顺流而下，小孩儿们争抢着去接。原来是一个瓦罐，用几层布盖着。小孩儿们把它拿到岸上打碎，里边有一个一尺多高的小婴儿，一出来就马上跑开了，小孩儿们就去追。顷刻间，脚下旋风起，婴儿已腾空几尺。靠近河岸有一个船夫，急忙用篙把婴儿打死。一看，他的头发是红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出自《酉阳杂俎》。

李师古

李师古修建山亭，挖到一个东西，类似铁斧头。当时李章武游历东平，李师古就把那东西给李章武看。李章武吃惊地说：“这是禁物，能喝三斗血。”经过验证，果然如此。出自《酉阳杂俎》。

孟不疑

东平还没有战事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孟不疑的举人客居在昭义军。一天夜里他来到一家驿站，刚要洗脚，有一个自称是淄青张评事的人来到驿站，还带着几十个仆从。孟不疑想去拜见他，张评事刚喝过酒，一开始没理睬。孟不疑于是回到西屋。张评事连喊驿站里的官吏，要煎饼。孟不疑默默地看着，对他的傲慢很生气。许久，煎饼到了。孟不疑看到一个黑东西像猪一样，

随盘，至灯影而灭。如此五六返，张竟不察。孟恐惧不睡。张寻太鼾。至三更，孟才寐。忽见一人皂衣，与张角力。久乃相摔入东偏房，拳声如杵。顷之，张被发双袒而出，还寝床上。至五更，张乃唤仆使，张烛巾栉。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厅。”因命食，谈笑甚欢。时时小声曰：“昨夜甚惭长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复曰：“某有故，不可早发，秀才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贐，乞密前事。”孟不敢辞，即前去。行数里，方听捕杀人贼。孟询诸道路，皆曰：“淄青张评事，至其驿早发。及明，但空鞍，失张所在。骑吏返至驿寻索，驿西阁中有席角，发之，白骨而

已，无泊一蝇肉也。地上滴血无余，唯一只履在傍。相传此驿旧凶，竟不知何怪。”举人祝元膺尝言：“亲见孟不疑说，每诚夜食必须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释氏。颇能诗，其句云：‘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后尝持念，溺于游览，不复应举。”出《酉阳杂俎》。

戴 簪

临川郡南城县令戴簪，初买宅于馆娃坊。暇日，与弟闲坐厅中，忽闻外有妇人聚笑声，或近或远，簪颇异之。笑声渐近，忽见妇人数十散在厅前，倏忽不见。如是累日，簪不知所为。厅际有枯梨树，大合抱，意其为祥，因伐之。根下

随着盘子进来，到灯影之下就消失了。如此往返了五六次，张评事居然没有察觉。孟不疑心中害怕没敢睡。张评事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到了三更，孟不疑才睡下。忽然看见一个黑衣人与张评事搏斗。许久才互相扭打着进了东偏房，拳击声就像用杵舂米一样。过了一会儿，张评事披散着头发袒露着双肩出来了，回到床上睡觉。到了五更，张评事喊奴仆，吩咐点灯，洗脸梳头。他来到孟不疑这里说：“我昨天喝醉了，完全不知道秀才也住在这里。”于是让人摆下酒饭，说说笑笑很高兴。张评事又不时地小声说：“昨晚让您见笑了，请不要声张。”孟不疑只是一声声地答应。张评事又说：“我有点事，不能早出发，您可以先走。”他伸手到靴子里，拿出来一挺金子，送给孟不疑说：“一点小意思，请为昨天的事保密。”孟不疑不敢推辞，就提前离开了。走了几里，才听到官府追捕杀人凶犯。孟不疑向路上的人打听，都说：“淄青张评事，在那驿站一早就出发了。到了天明，只剩下空马鞍，不知张评事哪儿去了。骑马的官吏回到驿站寻找，驿站西阁中有席子的一角，揭开一看，只见一堆白骨，上面没有一丝血肉。地上一滴血也没有留下，只有一只鞋在旁边。相传这个驿站以前就有凶事，到底也不知道是什么怪物。”举人祝元膺曾说：“亲自听见孟不疑常常警告说，夜间吃饭必须祭祀。”祝元膺又说：“孟不疑一向不信佛。他很能作诗，有两句诗是：‘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这事过后，他经常持念佛经，四处游览，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出自《酉阳杂俎》。

戴 簪

临川郡南城县的县令戴簪，当初在馆娃坊买了一处宅子。闲暇之日，他和弟弟闲坐在厅堂中，忽然听到外面有妇人聚到一起哄笑的声音，忽近忽远，戴簪觉得很奇怪。那笑声渐渐地近了，忽然看到几十个妇人散站在厅堂前，忽地又不见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戴簪不知道该怎么办。厅堂边上有一棵枯梨树，有合抱那么粗，戴簪认为它是不祥之兆，于是就把它砍了。树根下

有石，露如拳，掘之转阔，势如釜形。乃烈火其上，沃醋复凿，深五六尺，不透。忽见妇人绕坑，拊掌大笑。有顷，共牵簪入坑，投于石上。一家惊惧。妇人复还，大笑，簪亦随出。簪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簪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簪至死，不肯言其状。出《酉阳杂俎》。

杜 惊

杜惊未达时，游江湖间。值一程稍遥，昏暝方达一戌。有传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惧而卒。驿将见惊骨气非凡，内思之，此或贵人，若宿而无恙，必将相也。遂请惊舍于内，供待极厚。至夜分，闻东序隙舍，汹汹如千万人声。惊取纸，大署己之名，系于瓦石，掷之喧聒之处，其声即绝。又闻西序复喧，即如前掷之，寻亦寂然，遂安寝。迟明，驿吏问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贵，以束素饷之。及大拜，即访吏擢用。出《玉堂闲话》。

郑 纲

唐阳武侯郑纲罢相，自岭南节度入为吏部尚书，居昭国里。弟缙为太常少卿，皆在家。厨饌将备，其釜忽如物于灶中筑之，离灶尺余，连筑不已。其傍有铛十余所，并烹庖将热，皆两耳慢摇。良久悉能行，乃止灶上。每三铛负

有一块石头，露出来有拳头大小，向下挖便越来越大，样子像是平底锅的形状。就在它上面点上火，浇上醋再凿，凿了五六尺深，也没凿

透。忽然看见那群妇人绕着坑，拍掌大笑。过了一会儿，她们一起拉着戴警进到坑里，把他扔到石头上。一家人又惊又怕。妇人们又上来，放声大笑，戴警也跟着走出来。戴警刚走出来，他的弟弟又不见了。家人悲伤地大哭，只有戴警不哭。他说：“他现在也很快活，何必要哭呢？”戴警一直到死，也不肯说出实情。出自《酉阳杂俎》。

杜 惊

杜惊还没有发达的时候，漫游在江湖上。正赶上一段路程比较远，黄昏的时刻才到达一个城堡。城中有驿站，客人大都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恐惧而死。驿吏见杜惊气概不凡，心里想，这也许是个贵人，如果在这儿过夜而没有什么灾难，必定是将相之才。于是就请杜惊进去住下，对他的待遇很丰厚。到了夜半时分，听到东厢的空屋里，沸沸扬扬地好像有千万人的声音。杜惊拿出纸来，用大字写下自己的名字，系在瓦石上，扔到喧闹的地方，那声音立刻就停止了。又听到西厢屋里也很喧闹，就和东厢一样把名字扔过去，不一会儿也没声了，于是就安心睡觉。天将亮，驿吏来问安，杜惊详细述说了夜间发生的事，驿吏才知道他一定会富贵，拿出一束绢帛为他送行。等到杜惊当了宰相，就打听当年那个驿吏，把他提拔重用了。出自《玉堂闲话》。

郑 纲

唐朝阳武侯郑纲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又从岭南节度使入朝做了吏部尚书，住在昭国里。他的弟弟郑缙是太常少卿，一天他和弟弟都在家。厨房的饭菜将要准备好时，大锅忽然像被什么东西在灶中敲打似的，离灶一尺多高，仍被连续不停地敲打。那旁边有十几个锅，都在煮着东西，将热的时候，两耳都慢慢地摇动。过了好久，这些锅都能走路了，就停在灶上。每三个锅架起

一釜而行，其余列行引从，自厨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废不用者，亦跳踉而随之。出厨，东过水渠，诸铛并行，无所碍，而折足者不能过。其家大小惊异，聚而视之，不知所为。有小儿咒之曰：“既能为

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诸铛乃弃釜于庭中，却过，每两铛负一折足者以过。往入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定。乃闻空中轰然，如屋崩，其铛釜悉为黄埃黑煤，尽日方定。其家莫测其故。数日，少卿卒，相国相次而薨。出《灵怪集》。

河北军将

湖城逆旅前，尝有河北军将过。行未数里，忽有旋风如斗器，起于马前。军将以鞭击之，转大。遂旋马首，鬣起竖如植。军将惧，下马观之，觉鬣长数尺，中有细绠，如红绶。马时人立嘶鸣，军将怒，乃取佩刀拂之。因风散灭，马亦死。军将剖马腹视之，腹中已无肠，不知何怪。出《酉阳杂俎》。

宫山僧

宫山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耸峭，迥出众峰。环三十里，皆无人居。贞元初，有二僧至山，荫木而居。精勤礼念，以昼继夜。四远村落，为构屋室。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勉励，誓不出房，二十余载。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东西廊，朗声呗唱。空中虚静，时闻山下有男子恸哭之声。稍近，须臾则及院门。二僧不动，哭声亦止，

一口大锅行走，其余的列队作引导随从，从厨房走出来。地上有折断脚的，有废弃不能用的，也一蹦一跳地跟上去。出了厨房，向东过水渠，那些锅都并排行走，没有什么阻碍，而断了脚的过不去。他家老老少少都很惊异，聚集在一起观看，不知怎么办好。有一个小男孩咒骂道：“既然能作怪，断了脚的为什么不能往前走？”于是那些锅就把大锅扔在院子里，退回来，每两个锅起一个断了脚的走过去。走到少卿的堂屋前，大小排列站定。就听见空中轰轰作响，像房子崩塌，那些锅和大锅都变成了黄色的尘埃和黑色的煤屑，闹腾了一整天才安定下来。他们家谁都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过了几天，郑缙死了，郑綯也相继死去。出自《灵怪集》。

河北军将

湖城旅店前，曾有个河北的军将经过。走了不几里，忽然有形如漏斗的旋风在马前刮起。军将用鞭子打它，它变得更大了。那旋风笼罩着马头，马的鬃毛都一根根直立了起来。军将害怕了，下马来看，觉得马的鬃毛长了几尺，中间有一根细绳犹如红线。马不时像人那样立起来嘶鸣，军将生气了，就拿佩刀砍。于是旋风散灭，马也死了。军将剖开马肚子一看，肚子里已经没有肠子了，不知道那是什么怪物。出自《酉阳杂俎》。

宫山僧

宫山在沂州西部边远的地方，它孤峰挺拔，高耸陡峭，远远超过众峰。周围三十里，全都没人居住。贞元初年，有两个和尚来到山中，在树荫下居住。他们精心勤苦地礼拜念经，夜以继日。四周村落的人，给他俩建造了屋室。不到十天，院落屋宇就建起来了。两个和尚更加勤勉，发誓不再出屋，如此二十多年。元和年间，冬夜里月光正明，两个和尚各在东西廊下高声诵经。此时空中寂静，时不时听到山下有男子痛哭的声音。那声音渐渐靠近，不多时便来到院门。两个和尚不动，哭声也停止了，

逾垣遂入。东廊僧遥见其身绝大，跃入西廊，而呗唱之声寻辍。如闻相击扑争力之状，久又闻咀嚼啖噬，啜吒甚厉。东廊僧惶骇突走。久不出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气力殆尽。回望，见其人踉跄将至，则又跳进。忽逢一水，兼衣径渡毕，而追者适至。遥诟曰：“不阻水，当并食之。”东廊僧且惧且行，罔知所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隐身于其中。

夜久，雪势稍晴。忽见一黑衣人，自外执刀枪，徐至栏下。东廊僧省息屏气，向明潜窥。黑衣踟蹰徙倚，如有所伺。有顷，忽院墙中般过两囊衣物之类。黑衣取之，束缚负担。续有一女子，攀墙而出，黑衣挈之而去。僧惧涉踪迹，则又逃窜，恍惚莫知所之。不十数里，忽坠废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离，血体犹暖，盖适遭杀者也。僧惊悸，不知所为。俄而天明，视之，则昨夜攀墙女子也。久之，即有捕

逐者数辈偕至，下窥曰：“盗在此矣！”遂以索缢人，就井繫缚，加以毆击，与死为邻。及引上，则以昨夜之事本末陈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识为东廊僧者。然且与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于邑。又细列其由，谓西廊僧已为异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寻验，西廊僧端居无恙。曰：“初无物。但将二更，方对持念，东廊僧忽然独去。久与誓约，不出院门，惊异之际，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则不知。”邑吏遂以东廊僧诬妄，执为杀人之盗。榜掠薰灼，

那人就跳墙进来。东廊下的僧人远远看见来者身形非常高大，跳到西廊下，诵经之声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好像听到互相打斗拼搏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啮咬咀嚼，以及十分猛烈的吞咽声。东廊下的僧人十分惊恐，急忙冲出去逃跑了。他很久不出山，都忘了路途，前仆后倒，气力几乎用尽。回头一望，见那人踉踉跄跄将要追来，就又跳起来逃跑。忽然遇上一条河，他穿着衣服径直渡过去，而追他的人恰好也到了。那人远远地骂道：“要不是被水阻挡，我就把你一块儿吃了。”东廊僧人边走边感到恐惧，不知要到哪里去。不一会儿下大雪了，咫尺之内也看不清。忽然看到一户人家的牛棚，他就到里边藏身。

在夜里又过了很久，天气渐渐转晴。忽然看见一个黑衣人，拿着刀枪从外面慢慢来到牛棚下。东廊僧屏住呼吸，从暗处向明处偷看。黑衣人徘徊往复，好像在等候什么。一会儿，忽然院墙里扔出来两包衣物之类的东西。黑衣人拿起来，捆绑了一下背在肩上。接着有一个女子，翻墙而出，黑衣人领着她离去。僧人怕受嫌疑，就又逃窜，恍惚间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走了不到十几里，忽然掉进一口废井里。井里有个死人，已身首异处，血淋淋的尸体还有温热，大概是刚被杀的。僧人惊惧，不知如何是好。不久天亮了，一看，是昨夜翻墙的那个女子。过了很久，就有几个追捕的人一块儿来到，往下一看说：“盗贼在这儿呢！”于是用绳子往上吊他，一到井上就把他捆绑起来，加上拳打脚踢，快把他折腾死了。等到把他拉上来，他就把昨夜的事从头到尾陈述了一遍。村里有人曾经到过山中，认识他是东廊僧。然而他和死了的女子被一块儿找到，没办法自己说清楚，就把他送到县里。他又细说了事由，说西廊僧已被鬼怪吃了。县官派人到山

中寻找查验，西廊僧却还在那里安然无恙。西廊僧说：“一开始没什么东西。只是快到二更天，我们两人正要相对念经，东廊僧忽然独自离去。很早我们就有誓约，不出院门，正在惊异的时候，追喊他已经来不及了。山下的事，我就知道了。”县吏于是认为东廊僧撒谎，捉拿为杀人凶手。又是拷打，又是火烤烟呛，

楚痛备施。僧冤痛诬，甘置于死。赃状无据，法吏终无以成其狱也。逾月，而杀女窃资之盗，他处发败，具得情实。僧乃冤免。出《集异记》。

备受痛苦。僧人冤枉，为受诬告而悲痛，情愿一死了之。由于告他盗窃的罪状没有证据，法官始终没办法判罪。过了一个月，杀女人偷东西的那个盗贼，在别的地方败露了，详细地供出了真实情况。僧人这才洗清了冤枉。出自《集异记》。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杜元颖	朱道士	郑生	赵士宗	曹朗
矧儿	李约	张缜	马举	韦琛
张谋孙	李黄	宋洵	张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欧阳璨

杜元颖

杜元颖镇蜀年，资州方丈大石走行，盘礴数亩。新都县大道观老君旁泥人须生数寸，拔之，俄顷又出。都下诸处有栗树，树叶结实，食之，味如李。鹿头寺泉水涌出，及猫鼠相乳之妖。蛮欲围城，城西门水，有人见一龙与水牛斗，俄顷皆灭。又说，李树上皆得木瓜，而空中不实。出《戎幕闲谈》。

朱道士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常游庐山。憩于涧石，忽见蟠蛇如堆缯锦，俄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武。朱道士又曾游青城山丈人观。至龙桥，见岩下有枯骨，背石平坐，

杜元颖

杜元颖镇守蜀地的时候，资州有一块一丈见方的大石头能自己行走，占据了好几亩地的地方。新都县大道观老君像旁边的泥人长出了几寸的胡须，把它拔了，过一会儿又长出来。城下各处有栗子树，树叶上结出果实，吃它，味道像李子。鹿头寺的泉水涌出来，还有猫给鼠喂奶的怪事。南蛮军队想要围城，城西门有一条河，有人见一条龙和水牛打斗，不一会儿全都消失了。又有人说，李子树上都结了木

瓜，但是里边是空的，没有瓢。出自《戎幕闲谈》。

朱道士

朱道士太和八年曾游庐山。他在山涧的大石上休息，忽然看到一条盘曲的大蛇有如一堆锦缎，顷刻间变成了一头大龟。他向山上的老翁打听，说是玄武。朱道士还曾经游青城山丈人观。他走到龙桥，见岩下有一具枯骨，背对石头平坐在那里，

接手膝上。钩鏤，附苔络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常见。出《酉阳杂俎》。

郑生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杀”。大和中，有郑生者，常于隰川与郡官略于野。有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主将命解而视之，忽无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讯之。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略，常遇一妖鸟，事与此同也。出《宣室志》。

赵士宗

会昌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复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辨何制。云：“关将军遣来采木，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收。”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雨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漂二十余人。州基地有陷十丈处，大石如三间屋者，积堆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退。知州官虞藏玘及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州水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唯开元寺玄宗真容，去旧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一无有者。出《酉阳杂俎》。

两手相接放在双膝上。骨骼勾连在一起如同锁链一样，上面附着着苔

藓和藤蔓，颜色白得像雪。他说他祖父已曾见过。出自《酉阳杂俎》。

郑 生

民间传说人死了，过了几天，会有鸟从灵柩中飞出来，那鸟叫“杀”。太和年间，有一位郑生，曾经在隰川和郡官到野外巡视。有人网到一只大鸟，苍青色羽毛，五尺多高。主将让人把它解下来看看，忽然什么也看不见了。郑生很是吃惊，就去拜访乡里百姓，打听这件事。有百姓回答说：“乡里有个人死了几天了，占卜的人说，今天‘杀’会离去的。这家人等候在那里看着，有一只苍青色大鸟，从灵柩中飞出来。你所捕获的，就是这只鸟吧？”天宝年间，京兆尹崔光远一次外出巡游，曾经遇到一只妖鸟，情形和这相同。出自《宣室志》。

赵士宗

会昌元年，戎州江水暴涨，水上的浮木堵塞了江流。刺史赵士宗让水军把浮木段打捞上来。戎州官署低矮窄小，用不了这么多，于是剩下的木头就都用来修建开元寺。后来过了一个多月，有一个夷人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像猴，穿一件旧的青色衣服，从衣服也辨不出是何身份。这人说：“关将军派我来采木头，被这个州收了去，没有办法，要明年再回来收了。”夷人把这事告诉给戎州人。到了第二年七月，天将亮，忽然大水来了。州城一面临江，一面靠山，每次发大水，还离州城五十多丈远。这次水高一百多丈，冲走二十多人。州城城基有陷下去十丈的地方，有大石头像三间房子那么大，堆积在州城城基。水又黑又腥，到了晚上才退。州署官员虞藏玘和其他官吏们，这时候才能够乘船靠岸。一个月后，州城里的水才干，除了大石头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只有开元寺唐玄宗的雕像，被冲到离旧地方十几步处，直立在沙滩上。其它铁石器物，全都没有了。出自《酉阳杂俎》。

曹 朗

进士曹朗，文宗时任松江华亭令。秩将满，于吴郡置一宅。又买小青衣，名曰花红云。其价八万，貌甚美，其家皆怜之。至秋受代，令朗将其家人入吴郡宅。后逼冬至，朗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簾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至除前一日，朗姊妹乃亲，皆办奠祝之用。铛中及煎三升许油，旁堆炭火十余斤。妹作饼，家人并在左右，独花红不至。朗亲意其惰寝，遂召之至，又无所执作。朗怒，笞之，便云头痛。忽有大砖飞下，几中朗亲。俄又一大砖击油铛，于是惊散。厨中食器，乱在阶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并将小儿。及扃堂门，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谕其怪。朗取炭数斤燃火，俄又空中轰榻之声，火又空中上下。忽见东窗下床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两髻，衣短黄襦裤，跪于床，似效人碾茶。朗走起擒之，绕屋不及。逡巡，匿芦簾积中。朗又踏之，啾然有声，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鸡鸣，方敢开门。乳母花红熟寝于西室。

朗召玉芝观顾道士作法。数日，有人长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皋。前因节日，求食于此，君家不知云何见捕？”朗具茶酒，引之与坐。皋谓朗曰：“吾元和初，游上元瓦棺阁，第二层西隅壁上，题诗一首。”朗苦请，皋曰：“方心事无惊，

曹 朗

进士曹朗，文宗时任松江华亭县的县令。任期将满，他在吴郡购置了一处宅院。又买了一个小婢女，名叫花红。她的价钱是八万，容貌非常美，这一家人都很怜爱她。到了秋天，曹朗的官职被别人接替，他就将全家人迁入吴郡的宅子里。后来将近冬至，曹朗因为新堂的修理尚未完毕，在堂内的西间，还存放了二百斤炭。东间窗下有一张床，新铺设的席子，那上面有修车用的细芦苇编成的席子十领。往东走是南屋，西廊的北面有一间房，当库房用。一间房是花红和乳母的住处，一间房是厨房。到除夕的前一天，曹朗的姐妹和母亲，都动手置办祭奠祝祷用的东西。锅里煎着三升左右的油，旁边堆着十几斤炭火。妹妹做饼，家人都在旁边，只有花红没到。曹朗的母亲以为她

在睡懒觉，就把她找了来，她又不干什么事。曹朗生气了，用鞭子打她，她便说头痛。忽然有一块大砖飞下来，差一点打中曹朗的母亲。不一会儿又有一块大砖砸到油锅里，于是大家惊散。厨房里的食器在台阶下乱作一团。天已经晚了，人们都来到西屋，又转移到堂上，还抱着小孩。等关上堂门，母子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曹朗拿来几斤炭生上火，顷刻间空中又有轰塌的声音，火焰悬在空中上下飞动。忽然看到东窗下的床上，有个女子，年龄大约十四五岁，梳着两个发髻，穿黄色短衣裤，跪在床上，好像在模仿人碾茶。曹朗跑过去捉拿她，绕着屋子追也追不上。她迅速地藏到了芦席堆中。曹朗又上去用脚踏，里面发出啾啾的声响，于是她就消失了。大家坐着到了天明，听到鸡叫，才敢开门。乳母和花红却正在西屋熟睡。

曹朗请玉芝观的顾道士来家里做法。几天之后，有一个人长叹说：“我是梁苑的宾客枚皋。之前趁着节日，到这儿来要饭吃，你家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捉起来了？”曹朗准备了茶和酒，请枚皋入座。枚皋对曹朗说：“我在元和初年时游览过上元瓦棺阁，在第二层西边角落的墙壁上，题有一首诗。”曹朗苦苦请求枚皋告诉他那首诗的内容，枚皋说：“我正有心事不太高兴，

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录之。足下之崇，非吾所为。其人不远，但问他人，当自知。”朗遂白顾道士，舍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红头痛未起。巫强呼之出，责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脉寸余隆起。曰：“贤圣宅于此，夫人何故惊之？”花红拜，唯称不由己。朗惧，减价卖之。历二家，皆如此。遂放之，无所容身，常于诸寺纫针以食。

后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龄过，说花红本是洞庭山人户共买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庙。后为洞庭观拓北境二百余步，其庙遂除。人户卖与曹时，庙中山魅无所依，遂与其类巢于其臂。东吴人尽知其事。出《乾闥子》。

彭城刘刺史，会昌中进士上第。大中年，授鄆县尉卒。妻王氏，归其家，居洛阳敦化里第礼堂之后院。咸通丁亥岁，夜聚诸子侄藏钩，食煎饼。厨在西厢，小僮矜儿，持器下食。时月晦云惨，指掌莫分。矜儿者，忽失声仆地而绝。秉炬视之，则体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发灸指，少顷而苏。复令数夫束缁火循廊之北。于仓后得所持器。仓西则大厠，厠上得一煎饼，厠中复有一饼焉。出《三水小牋》。

但仍有幸与你相识。以后到了金陵，你可以自己去抄录。你家妖怪作祟，不是我干的。那人离此不远，只要问一问别人，你就会知道的。”曹朗就把这事告诉了顾道士，不让他再做法了。乡间有一个女巫叫朱二娘，曹朗又把她找来占卜。女巫让家人全都出去，只有花红头痛没起来。女巫硬把她叫出来，责备她说：“为什么这样呢？娘子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说？”于是就来拽她的胳膊，她胳膊近肘处隆起了一寸多长的青筋。花红说：“有贤圣住在这儿，夫人为什么要惊动他们？”花红又下拜，只说自己是身不由己。曹朗害怕了，就把她减价卖给了别人。她又经历了两家，都发生了同样的事。于是就把她驱逐出去了，她无处容身，常到各寺院去做些针线活维持生计。

后来有一个叫申屠千龄的包山道士来拜访曹朗，说花红本来是洞庭山的一些人家共同买的一个别家女子，让她守洞庭山庙。后来因为洞庭观向北拓展了二百多步，那座庙就废除了。那些人家把她卖给曹朗时，庙中的山妖鬼怪无所依存，就和它们的同类在她的胳膊上巢居下来。东吴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出自《乾闥子》。

矜 儿

彭城的刘刺史，会昌年间考中进士。大中年间授鄆县县尉，死在任上。他的妻子王氏回到老家，住在洛阳敦化里宅第礼堂的后院。咸通丁亥年，一天夜里她聚集各位子侄来玩猜物的游戏，还吃煎饼。厨房在西厢，有个小童叫矜儿，拿着食器来送饭。当时月色昏暗乌云低垂，伸手不见五指。矜儿忽然失声摔倒而气绝。人们拿来灯烛一看，只见他身体冰冷，面色发黑，口鼻流血。人们揪他的头发，熏灼他的手指，过了一会儿他才苏醒过来。又让几个男子捆绑破麻做成火把，

顺着廊檐向北去寻找。在库房后边找到了矜儿所拿的食器。库房的西头就是厕所，在厕所找到了一张煎饼，粪坑里还有一张煎饼。出自《三水小牍》。

李 约

咸通丁亥岁，陇西李夷遇为邠州从事。有仆曰李约，乃夷遇登第时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邮书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约自京还邠，早行数坊，鼓始绝，倦憩古槐下。时月映林杪，余光尚明。有一父皤然，伛而曳杖，亦来同止。既坐而呻吟不绝，良久谓约曰：“老夫欲至咸阳，则蹒跚不能良行。若有义心，能负我乎？”约怒不应，父请之不已。约乃谓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约知其鬼怪也，阴以所得哥舒棒，自后束之而趋。时及开远门，东方明矣。父数请下，约谓曰：“何相侮而见登？何相惮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语无次，求哀请命，约不答。忽觉背轻，有物坠地。视之，乃败枢板也，父已化去。掷于里垣下，后亦无咎。出《三水小牍》。

张 缜

处士张缜，多能善琴。其妻早亡于江陵，纳妾甚丽。未旬日，主庖小青衣于灶下得一铜人，长可一寸，色如火。须臾渐大，长丈余，形状极异。走入缜室，取其妾食之，毛发皆尽。食讫渐小，复如旧形，入灶下而失。出《闻奇录》。

李 约

咸通丁亥年，陇西李夷遇任邠州从事。他有个仆人叫李约，是李夷遇科举及第的时候就使用的仆人。李约朴实敏捷，还善于走路，所以李夷遇经常让他到京城去送信。那年秋天七月，李约从京城回邠州，早早起来，走过几条街巷，更鼓才不响了，他因疲倦，在一棵古槐树下休息。当时月亮映在林梢，余光还比较明亮。有一个白头发老头儿，弯着腰拄着拐杖，也来到槐树下休息。他坐下之后就呻吟不止，过了好一会儿，他对李约说：“老汉我想到咸阳去，但步履蹒跚

不能很好地走路。你假是有义心，能背我吗？”李约很生气，没有答应，老头儿不停地请求。李约这才对他说：“你可以爬到我背上来。”老头儿高兴地爬到他背上。李约知道他是鬼怪，暗中把带在身边的哥舒棒拿出来，从后边把他控制住往前跑。到了开远门的时候，东方已经放亮了。老头儿几次请求下来，李约对他说：“你为什么欺侮我而骑到我身上？为什么害怕了又要离去？”说着，他控制得更紧了。老头儿语无伦次，苦苦地哀求饶命，李约就是不答应。忽然他觉得背上变轻了，有东西坠落到地上。一看，是一块烂棺材板子，老头儿已变化而去。李约把棺材板子扔到里巷的墙下，后来也没什么灾祸。出自《三水小牋》。

张 缜

处士张缜，很善于弹琴。他的妻子早年死在了江陵，于是他又纳了一个妾，长得非常美丽。不到十天，负责做饭的小丫环在灶台下拾到一个铜人，约有一寸来高，颜色像火。不一会儿，那铜人渐渐长大，长到一丈多高，形状容貌极其特别。铜人跑到李缜的屋子里，抓住李缜的爱妾就吃，连头发都吃光了。吃完了它又渐渐变小，又变回原来的样子，回到灶台下就消失了。出自《闻奇录》。

马 举

马举常为山南步奏官。间道入蜀，时兵后僻路，绝无人烟。夜至一馆，闻东廊下有人语声，因往告之。有应者云：“中堂有床，自往宿去。”举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云：“无火。”求席，隔屋擲出一席，可重十余斤。举亦壮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来。举以铁椎急击之，叫呼而走。及明告别，其人怒去，更云：“夜来见伊独处，令儿子往伴，打得几死。”举推其门，不可开。自隙窥之，积壤而已。举后为太原大将，官至淮南节度使。出《稽神录》。

韦 琛

昭义从事韦琛，幼年时尚在学院。冬节夜，捧书以归，及寝堂，绝无人，独厨中有构火烹油之所。因窥之，则铛长数尺，久而复低，如是者三四。琛大恐，奔出于门，方见其家。悉于外寝，营享奠之所矣。琛神色惨栗，且告之故。家人咸叱之，以为稚子妄语也。俄顷，厨中有主庖青衣，就铛作食，仍映小儿于怀抱间。儿踊身索哺，因误坠铛中。沸油涌溢，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长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则转炽，盖膏水相激也。乃杂掷罍盎茵毯之类，久之方灭。火灭，儿已焦矣。阖室惊怖，为之罢节。青衣亦以此发悸而死。出《唐阙史》。

马 举

马举曾经做过山南步奏官。他从小道到蜀地去，那时战乱刚过，偏僻小路上没有人烟。他夜晚来到一家旅馆，听到东廊下有人说话的声音，就过去告诉人家。有人答应说：“中堂有床，你自己去睡吧。”马举来到中堂，见里边只有土炕。他要火，有人回答说：“没有火。”他要席子，隔壁屋扔出来一张席子，约有十来斤重。马举也是个壮士，一点也不在意。半夜，有一个猴一样的东西跑到炕上来。马举用铁锤使劲打它，它大呼小叫地跑了。等到天明告别时，那人生气地离去，还说：“夜里见你独自在那儿，让儿子去跟你作伴，你差点把他打死了。”马举去推那门，推不开。从门缝往里一看，只是土堆而已。马举后来当了太原大将，官位升至淮南节度使。出自《稽神录》。

韦 琛

昭义军从事韦琛，幼年的时候还在学校读书。冬至节那天晚上，他捧着书回家，走到堂屋，一个人也没有见到，只有厨房里在架火烧油。于是他就向厨房里窥视，见到一个长了几尺高的锅，过了好久这锅又变低了，如此反复了三四次。韦琛十分害怕，就跑出门来，这时才看到全家人。家人们都集中在外屋，正在布置祭奠的场所。韦琛的神情凄惨悲痛，向家人述说了刚才的事情。家人全都呵叱他，以为是小孩子胡说八道。片刻之间，厨房里有一个负责做饭的婢女，在锅前做饭，还映现出一个小孩在她的怀抱里。小孩往上跳想要吃奶，结果

不小心掉到了锅里。沸腾的油溢出来，婢女大叫。火已经烧到屋里，家中男女老少都跑来救火。有的人用水浇，火焰却变旺了，大概是油水相激的原因。于是就乱扔了一些瓶子、罐子、垫子、毯子之类的东西，老半天才把火扑灭。火灭了，那个小孩也烧焦了。全家人都吃惊恐惧，因此不再过节了。那婢女也因为这件事惊悸而死。出自《唐阙史》。

张谋孙

广州副使张谋孙，虽出于闾葺，有口辩，善心计，累为王府参佐。咸通初，从交广辟，遂为元寮。性贪侈，聚敛不倦。南海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及府罢北归，止于汝坟。于郡西三十里，郁阳驿南，汝水之上，构别业，穷极华敞。常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涨之。或曰：“此处今年太岁所在也。”谋孙诚役夫曰：“掘得太岁则止。”明日及泉，获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余，色白，如粟粒，忽跳跃四散而隐。谋孙遂中暴病，信宿而死。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三水小牋》。

李 黄

渠州刺史李黄，夏日憩于小厅。见鼠穴中有一人，长数寸，执彗，扫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长三二寸，舁一镬，添水爨薪。须臾，镬前有一夜叉，执铁钁，叉一人。披紫袍，执象笏，长三二寸，形色状貌，乃李也。黄虽惧而不敢惊之。乃咄黄脱衣，入镬中，须臾而出，黄衣服而入穴中。又见一妇人出火中，乃黄之孀姊，寓岳州久矣。主镬者挈黄姊入镬中，须臾又出。姊服衣亦入穴中。主镬者亦入，又二人舁镬入，而拥彗者又扫去其灰烬。数日如此，黄大忧，遣访其姊，亦无恙，数年方卒。黄十余年方卒。出《闻奇录》。

张谋孙

广州副使张谋孙，虽然出身贫寒，但是有口才，有心计，多次升官后担任王府参佐。咸通初年，他从岭南被征召，于是成为了重臣。

他性情贪婪奢侈，聚敛无厌。南海一带奇货很多，像犀角、象牙、珍珠、贝壳之类，多得不可胜数。等到他卸任北归故里，走到古汝水堤岸处，便停了下来。他在郡西三十里，郁阳驿之南，汝水岸边，建造了一座别墅，豪华宽敞至极。他曾经凿了一个水池，想要从北面引官渠里的水灌满它。有人说：“这里今年是太岁所在的地方。”张谋孙告诫为他干活的工匠们说：“挖到太岁就停止。”第二天挖到了泉水，发现一个土囊，打破一看，里边有一升多东西，颜色是白的，像谷粒，忽然跳起来四散而隐没。张谋孙于是突然得了重病，过了两宿就死了。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三水小牒》。

李 黄

渠州刺史李黄，夏天在小厅里休息。看到耗子洞里有一个小人，几寸高，拿着扫帚，扫完了洞口就回去了。又有两个人，也是二三寸高，抬着一口锅，添上水，烧上火。不一会儿，锅前有一个夜叉，拿着铁叉，叉起一个人。这个人穿着紫色袍子，拿着象牙笏板，高二三寸，看他的神色样貌，竟是李黄。李黄虽然害怕，但是也不敢惊扰。夜叉呵叱李黄脱去衣服，进到锅里去，一会儿又出来，李黄穿好衣服进入了洞中。又看见一个妇人从火中出来，此人是李黄守寡的姐姐，寄居在岳州很久了。看锅的把李黄的姐姐又到锅里，不多时又出来了。姐姐也穿好衣服进到洞中。看锅的也进去了，又有二人抬着锅进洞里，拿扫帚的人又扫去那些灰烬。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李黄非常担心，派人打听他的姐姐，却安然无恙，几年后才死。李黄是十几年之后才死的。出自《闻奇录》。

宋 洵

进士宋洵，下第南归。兄波，为金州石泉令。洵以县邑喧杂，于县东数里葺一山居。未毕，役者闻山石中有妇人语云：“宋三郎来矣！”及洵居之，因月夜，于书堂侧履步，又自闻石中云：“宋三郎来矣！”驻步听之，石门忽开。见妇人数辈，再拜笑曰：“请三郎入来。”洵欲走，为数辈所擒。入其室，石门遂闭。仆夫急告波，穿石

求之，终不能得。出《闻奇录》。

张氏子

唐文德中，京官张，忘其名，寓苏台。子弟少年，时往文人陆评事院往来，为一美人所悦。来往多时，心疑之，寻病瘠。遇开元观道士吴守元，云有不祥之气，授一以符。果一盟器婢子，背书“红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绝。闻于刘山甫。出《北梦琐言》。

僧十朋

刘建封寇豫章，僧十朋与其徒奔分宁，宿澄心僧院。初夜，见窗外有光。视之，见团火，高广数尺。中有金车子，与火俱行，呕轧有声。十朋始惧，其主人云：“见之数年矣。每夜，必出于僧堂西北隅地中，绕堂数周，复没于此。以其不为祸福，故无掘视之者。”出《稽神录》。

宋 洵

进士宋洵，落榜后南归故乡。他的哥哥宋波，是金州石泉县令。宋洵因为县城里喧闹嘈杂，在县东几里的山中盖一间房子居住。还没有盖完，干活的人们听到山石间有一个妇人说道：“宋三郎来了！”等到宋洵住进去之后，一次他趁着月夜，在书堂旁边散步，自己又听到石中说：“宋三郎来了！”他停下脚步去听，一扇石门忽然开了。他看到里边有好几位妇人，连连下拜，笑着说：“请三郎进来。”宋洵想要离开，被妇人们捉住了。进到里边，石门就关上了。仆人们急忙告诉宋波，宋波凿穿石头寻找，始终没能找到。出自《闻奇录》。

张氏子

唐朝文德年间，有一个姓张的京官，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寄居在姑苏台。他的子侄中有位少年，时常往来于文人陆评事的家里，被一

个美人喜欢上了。来往了很长时间，他心里对那美人很着迷，不久便病得消瘦了。遇上开元观道士吴守元，守元说他有不祥之气，就把一张符交给了他。后来果然发现一个制作成婢女模样的陪葬器，背面写着“红英”二字，就在空屋柱子上的洞穴里。于是他把符烧了，那妖就灭绝了。这是从刘山甫那里听来的。出自《北梦琐言》。

僧十朋

刘建封进犯豫章时，僧人十朋和他的弟子们跑到分宁，住在澄心僧院里。刚入夜，他们看见窗外有光。一看，只见一团火，高和宽各有几尺。火中有辆饰金的车子，和火一块儿移动，发出摇橹一样的响声。十朋一开始很害怕，僧院主人说：“已见过多年了。每天夜里，它必定出现在僧堂西北角的地里，绕着僧堂走几圈，再在那地方隐没。因为它没有带来什么祸事，所以没有人挖开地看它是怎么回事。”出自《稽神录》。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后，井邑芜没。堂西屋梁上，有小窗，窗外隙荒数十亩。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顷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应弦而落。时已夕，不能即视。明旦寻之，西百余步，有方杉板，带一矢，即昨所射也。出《稽神录》。

朱从本

李遇为宣州节度使，军政委大将朱从本。本家厩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马，见一物如驴，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据地而食此猴，见人乃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诛。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军城有变，此物辄出，出则满城皆臭。田頔将败，出于街中，巡夜者见之，不敢逼。旬月祸及。”出《稽神录》。

周 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扬都，舍于邸第。遇私讳日，独宿外斋，张灯而寐。未熟，闻室中有声划然。视之，见火炉冉冉而上，直传于屋，良久乃下，飞灰勃然。明日，满室浮埃覆物，亦无他怪。出《稽神录》。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还，至于白石镇，裨将王宗信止普安

宜春人

天祐初年，有个人游宜春，住在一所空宅子里。正值战乱之后，城乡荒芜破落。堂西的房梁上，有一个小窗，窗外是几十亩空闲荒地。天黑之后，窗外有一个东西，正方形，从下边往上来。顷刻之间，把窗全挡上了。这人拉弓去射，那东西随着弓弦声落下去了。当时已是夜间，不能马上出去看。第二天早晨一找，向西走了一百多步，有一块方形杉木板，带着一支箭，就是昨夜他射中的东西。出自《稽神录》。

朱从本

李遇任宣州节度使时，军政大事都委托给大将朱从本去办。朱从本家的马厩里养着一只猴子，养马的人夜里起来喂马，看到一个像驴一样的怪物，身上是黑色的，还长着毛，手脚都像人。那东西坐在地上吃那只猴子，见有人来就离开了，猴子已被吃掉了一半。第二年，他家遭到灭族的灾难。宣城的老人们说：“郡里常出现这种怪物，每当军城中有变故发生时，这东西就出现，一出现就满城都是臭的。田頔将要败落的时候，它出现在街上，巡夜的看见了，不敢走近它。一个月后灾祸就来临了。”出自《稽神录》。

周 本

信州刺史周本到扬州去朝覲，住在客店里。正赶上家中先人的忌

日，他就独自住在外屋，点着灯睡觉。还没有睡熟，听到屋子里有声音一下子划过。一看，只见火炉慢慢地升了起来，一直逼近屋顶，过了很长时间才下来，飞灰纷纷扬起。第二天，满屋子的浮灰覆盖着东西，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怪事。出自《稽神录》。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打岐山回来，到白石镇，副将王宗信住在普安禅院僧房。时严冬，房中有大禅炉，炽炭甚盛。信拥妓女十余人，各据僧床寝息。信忽见一姬飞入炉中，宛转于炽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离火，衣服并不焦灼。又一姬飞入如前，又救之。顷之，诸妓或出或入，各迷闷失音。有亲吏隔驿墙，告都招讨使王宗俦。宗俦至，则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视之，衣裾纤毫不毁，但惊悸不寐。讯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见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诸僧立于前，令妓识之。有周和尚者，身长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数百，云有幻术。此僧乃一村夫，新落发，一无所解。又缚手足，欲取炽炭熬之。宗俦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讫不知何妖怪。出《王氏见闻》。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有峰，大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如数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出《稽神录》。

欧阳璨

三传欧阳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瞑矣。是夕阴晦，约行三十里，则夏雨大澍，雷电震发。路之半，有山林夹道，密林邃谷，而多鸢兽。生怖惧不已。既达山路，雨势弥盛。俄见巨物出于面前，

禅院僧房里。当时正是严冬，房中有一个大禅炉，炭火烧得很旺。王宗信被十几个妓女拥簇着，都各自占好床位准备睡下。王宗信忽然看

到一个妓女飞进炉里，在炭火上回旋翻滚。王宗信急忙上去救她。等到离开火一看，她的衣服并没烧焦。又有一个妓女像刚才那样飞进去，又救出来。顷刻之间，妓女们有的飞进去，有的被救出来，一个个昏迷不醒无法说话。有一位亲随的小吏隔着驿站的墙告诉了都招讨使王宗侑。王宗侑来到，慢慢进屋，一个个提着胳膊拽出来。一看，衣服裙子丝毫没烧坏，只是又惊又怕不能睡觉。问她们，说是被一个胡僧提进火里的。她们看到的都相同。王宗信大怒，把所有的僧人都找来站在眼前，让妓女们认一认。有一个周和尚，个子很高，相貌像胡人。妓女们都说是他。王宗信就打了她几百鞭子，说他有幻术。这个僧人其实是一个村民，刚落发出家，什么都不懂。王宗信又捆了他的手脚，想要拿炭火烧他。王宗侑知道他冤屈，就把他解开让他跑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妖怪。出自《王氏见闻》。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一座乌石山，这山有座山峰，峰上凿了三个大字，叫“薛老峰”。癸卯年，一天晚上风雨大作，人们听到山上好像有几千人喧哗吵闹的声音。等到天亮，发现薛老峰倒立着。“峰”字反过来向上了。城里的石碑，全都自己转换了方向。这一年闽国灭亡了。出自《稽神录》。

欧阳璨

考中过三传科的欧阳璨，家住在徐州城南五十里的地方。一次，他有事到城里去，傍晚时分才回来。走出不到一二里地，天就已经昏暗下来了。这天晚上是个阴天，他大约走了三十里，就夏雨滂沱，雷电大作。半路上，有山石树林在道路两旁，林密谷深，有很多猛兽。欧阳璨恐惧不已。走上山路之后，雨势更大了。忽然，他看见一个庞大的东西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裁十余步。长丈余，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状，但导前而行。生恐悸尤极，口常诵《大悲神咒》，欲朗诵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数遍则能言矣。诵之不辍，俄失其妖。去家渐近，雨亦稍止。自尔，

昏暝则不敢出庭户之间矣。出《玉堂闲话》。

才离他十几步远。那东西一丈多高，纯白色，也看不清手脚是什么样子，只是引导着他往前走。他害怕极了，平时嘴里常念叨着《大悲神咒》，这时他想要大声念。但嘴里已经念不出来了，只好在心里默默地念，念了三五遍就能发出声音了。于是他就不停地大声念，过了一会儿就不见了那妖物了。离家渐渐近了，雨也渐渐停了。从此，他一到黑天就不敢离开家门了。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人妖附

妖怪

东柯院	王守贞	彭 颢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 极	熊 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张镞	宗梦徵	黄仁濬	孙德遵	

人妖

东郡民	胡 頊	乌程县人	李宣妻	赵宣母
马氏妇	杨欢妻	寿安男子	崔广宗	许州僧
田 暉	元 镐	无足妇人	娄 逞	孟 姬
黄崇嘏	白项鸦			

妖怪

东柯院

陇城县有东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槛可以眺远，虚窗可以来风。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异起。空中掷下瓦砾，扇扬灰尘，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装道具，有时失之复得。有道士者闻之曰：“妖精安敢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门，于殿上禹步，诵《天蓬咒》，其声甚厉。良久，失其冠。人见其空中掷过垣墙矣。

妖怪

东柯院

陇城县有一座东柯僧院，十分幽雅别致。站在高处的栏杆边可以

眺望远处，有洞的窗纱可以迎来微风。这里的游人多如集市。忽然有一天，有妖魅出现了。空中扔下来瓦砾，飘下来纷纷扬扬的灰尘，人们没有敢端正站立的。居住在院中的僧人一到夜晚就不得安宁，他们的衣装用具有时候失而复得。有一位道士听到这里的事情后说：“妖精怎敢如此？我能把它除掉。”院里的僧人非常高兴，马上就把他找来了。道士进了门，在大殿上走禹步施法，念诵《天蓬咒》，声音十分高亢。过了好长时间，他的帽子不见了。有人看见他的帽子被扔到墙外边去了。

复取之，结纓而冠，诵咒不已。逡巡，衣褌带解，裤并失。随身有小襪，贮符书法要，顷时又失之。道士遂狼狈而窜。累日后，邻村有人，于藩篱之下掘土，获其襪。县令杜延范，正直之人也，自往观之，曰：“安有此事？”至则箕踞而坐。妖于空中抛小书帖，纷纷然不知其数，多成绝句，凌谑杜令。记其一二曰：“虽共蒿兰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绿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怜木边土，非儿不似女。瘦马上高山，登临何自苦。”延范觉之，亦遽还。其不记者，绝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纬，恃其血气方刚，往而诟詈，至则为大石中腰而回。出《玉堂闲话》。

王守贞

徐州有寄褐道士王守贞，蓄妻子而不居宫观，行极凡鄙。常游太满宫，窃携道流所佩之箬而归，置于卧榻蓐席之下，覆以妇人之衣，褻黷尤甚。怪异数见：灯檠自行，猫儿语：“莫如此，莫如此。”不旬日，夫妻皆卒。出《玉堂闲话》。

彭 颢

宣州盐铁院官彭颢，常病数月，恍忽不乐。每出外厅，辄见俳優乐工数十人，皆长数寸。合奏，百戏并作，朱紫炫目。颢视之，或时欣笑，或愤懣，然无如之何，他人不见也。颢后病愈，亦无复见。后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他又捡回来，系好帽带重新戴上，不停地念咒。很快，他的衣带解开

了，衣服也脱下来了，连裤子也一起不见了。他随身带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放的是道教符书和法术要领之类的东西，顷刻间也不见了。道士于是狼狈地逃走了。几天之后，邻村有一个人在篱笆下挖土，挖到了道士的小包袱。县令杜延范是个正直的人，亲自去看，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到了以后就傲慢地坐在那里。妖怪从空中往下抛掷小书帖，乱纷纷地不计其数，书帖上写的多是绝句，侮辱取笑杜县令。记得其中一二首，一首是：“虽共蒿兰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绿袍人，空中且歌舞。”另一首是：“堪怜木边土，非儿不似女。瘦马上高山，登临何自苦。”杜延范觉察出来，也急忙回去了。那些没记住的，其中很多是绝句。还有一个叫王昭纬的巡官，依仗自己血气方刚，到东柯僧院来破口大骂，刚到就被大石头打中了腰而灰溜溜地回去了。出自《玉堂闲话》。

王守贞

徐州有个不出家的道士叫王守贞，他娶了妻子，也不住在道观里，行为十分庸俗鄙陋。他曾游太满宫，偷拿道士们佩带的符箓回来，放在床上的褥子底下，用女人的衣服盖上，亵渎得非常严重。他家里怪事屡屡出现：烛台自己会走，猫会说话，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到十天，夫妻二人都死了。出自《玉堂闲话》。

彭颢

宣州盐铁院的官员彭颢，曾经病了好几个月，精神恍惚，郁郁不乐。他每次走出外厅，就看见歌妓乐工几十人，都只有几寸高。各种乐器合奏，各种戏曲一块儿表演，五彩斑斓，炫人眼目。彭颢见了，有的时候欣然微笑，有的时候气愤烦闷，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别人看不见这些。彭颢后来病好了，也没有再看见这些。后来过了十几年他才死。出自《稽神录》。

吕师造

吕师造为池州刺史，颇聚敛。常嫁女于扬都，资送甚厚。使家人

送之，晚泊竹簰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状若狂人，来去奔走。忽跃入舟，直穿舟中过。随其所经，火即大发。复登后船，火亦随之。凡所载之物，皆为煨烬，一老婢发亦尽。余人与船，了无所损。火灭，道士亦不复见。出《稽神录》。

崔彦章

饶州刺史崔彦章，送客于城东。方宴，忽有小车，其色如金，高尺余，巡席而行，若有求觅。至彦章前，遂止不行。彦章因即绝倒，舆归州而卒。出《稽神录》。

润州气

戊子岁，润州有气如虹，五彩夺目。有首如驴，长数十丈，环厅事而行，三周而灭。占者曰：“厅中将有哭声，然非州府之咎也。”顷之，其国太后殂，发哀于此堂。出《稽神录》。

黄 极

甲午岁，江西馆驿巡官黄极子妇生子男，一首两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长数十步，广者数丈，狭者七八尺。其年，节度使徐知询卒。出《稽神录》。

吕师造

吕师造任池州刺史，很能勒索百姓财物。他曾经把女儿嫁到扬州，陪嫁的东西非常多。他派仆人往扬州送这些东西，晚上停泊在竹簰江岸边。忽然有一个道士，样子像个疯子，来回地奔跑。忽然又跳到船边，直接从船中穿过。随着他经过的地方，立刻着起大火。他又登上后面一条船，火也跟过去。凡是船中装载的东西，全都化为灰烬，一位老奴婢的头发也烧光了。其余的人和船，丝毫没有损坏。火灭了，道士也不见了。出自《稽神录》。

崔彦章

饶州刺史崔彦章，在城东送客。刚开宴，忽然有一辆一尺来高的金色小车，沿着宴席而走，好像在寻找什么。小车走到崔彦章跟前，就停止不前了。崔彦章随即昏倒，用车运回州城就死了。出自《稽神录》。

润州气

戊子年，润州出现了一股像彩虹一样的气体，五彩夺目。有一颗像驴一样的头，几十丈长，环绕着官署厅堂而行，绕了三圈之后才消失。占卜的人说：“这厅中将要有人哭，但不是州府内部的灾祸。”不一会儿，国中皇太后死了，在这座厅堂中发丧。出自《稽神录》。

黄 极

甲午年，江西馆驿巡官黄极的儿媳妇生了一个男孩，一个脑袋，两个身子背靠背，四只手四只脚。建昌一百姓家的牛生了一头小牛，每条腿上又长出了一条腿。把它扔到江中，第二天漂在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有几十步长，宽的地方几丈，窄的地方七八尺。这一年，节度使徐知询死了。出自《稽神录》。

熊 勋

军吏熊勋，家于建康长乐漫之东。常日晚出，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来相驰逐。家人骇惧。有亲客壮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辟纁彩包一鸡卵壳也。剖而焚之，臭闻数里。其一走去，不复来矣。家亦无恙。原缺出处，明抄本作《稽神录》。

王建封

江南军使王建封，骄恣奢僭，筑大第于淮之南。暇日临街，坐窗下，见一老姬，携少女过于前。衣服褴褛，而姿色绝世。建封呼问

之，云：“孤贫无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纳尔女，而给养尔终身，可乎？”姬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袭以衣之。姬及女始脱故衣，皆为凝血，聚于地。旬月，建封被诛。出《稽神录》。

广陵士人

广陵有士人，常张灯独寝。一夕，中夜而寤，忽有双髻青衣女子，资质甚丽，熟寐于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惧不敢近，复寝如故。向晓乃失，门户犹故扃闭。自是夜夜恒至。有术士，为书符，施髻中。其夜，佯寝以伺之。果见自门而入，径诣髻中，解取符，灯下视之，微笑。讫，复入置髻中，升床而寝。甚惧。后闻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访之。既登舟，遂不至。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

熊 勋

军吏熊勋，家在建康长乐漫的东面。他曾经在天晚的时候出门，见屋上有两个东西，鸡蛋那么大，色红而有光，一来一往互相追逐。家人十分害怕。有一位强壮勇敢的客人，爬到屋上去捉那两个东西。捉到一个，原来是一个边缘用彩色丝绸装饰的包裹，里面包着一个鸡蛋壳。砍碎它后用火烧，臭味传出好几里。另外一个跑掉了，没有再来。他家也安然无恙。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稽神录》。

王建封

江南有位军使叫王建封，骄横放纵，奢侈逾礼，在淮水南面造了一处大宅第。一日闲来无事，他面向大街坐在窗下，看见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少女从眼前走过。那少女衣服破烂，但是姿色绝世。王建封呼喊并询问老太太，她说：“我们孤苦贫穷没有依靠，要饭来到这里。”王建封说：“我纳你女儿为妾，供养你终身，可以吗？”老太太很高兴。王建封就让她们到家里来，让人取来两套新衣服给她们穿上。老太太和少女刚脱下旧衣服，就全都变成凝血，聚积在地上。一个月后，王建封被诛杀。出自《稽神录》。

广陵士人

广陵有位读书人，常常点着灯独自睡觉。一天晚上，他睡到半夜就醒了，忽然有一位梳着双髻的青衣女子，姿色非常美丽，熟睡在他的脚边。他知道她是妖怪，吓得不敢接近她，就又像原来一样睡了。天将亮的时候那女子才不见了，门仍然像原来一样关闭着。从此，这女子夜夜都来。有一位术士，为他写了一道符，让他放到发髻中。那天夜里，他装睡等着她。果然见她从门外进来，径直到他发髻中取出那符来，在灯下看了看，并微笑。看完了，又放回他发髻中，上床睡下。他非常害怕。后来听说玉笥山有位道士，符篆禁咒非常神妙，就前去求访。上船之后，女子就不来了。中途停在豫章，在暑天的夜晚，他借着月光行船。

时甚热，乃尽开船窗而寝。中夜，忽复见，寐于床后。某即潜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统然有声。因尔遂绝。出《稽神录》。

张 镗

兖州录事参军张镗者，少年时尝居淄州。第中忽多鬼怪，唯不睹其形质。家僮辈捧执食饌，皆为鬼所搏，复置空器。或以器皿掷于空中，久之方堕。或合自行于地，更相击触。又飞火块著人身，烧而不痛。若有诟詈之者，即砖石瓦砾，应声而至。常有一儒生，不信其事，仗剑入宿于舍，其剑为瓦石所击，锋刃缺折。又有称禁咒者，将其入其门，倏见瓦石交下，不能复前。宾客来者，或被搏其巾帻，掷致他所，至有露顶而逸者。如是累旬方已，其家竟亦无他。出《玉堂闲话》。

宗梦徵

晋蔡州巡官宗梦徵，善医，居东京。开运二年秋，解玉巷东有病者，夜深来召，乘马而至。将及四更，去解玉巷口民家门前，有一物，立而动，其形颇伟，若黑雾亭亭然。仆者前行，愕立毛竖，马亦鼻鸣耳耸不进。宗则强定心神，策马而去。比其患者之家，则不能诊

脉，尤觉恍惚矣。既归伏枕，凡六七日方愈。出《玉堂闲话》。

黄仁濬

舒州司士参军黄仁濬自言，壬子岁罢陇州汧阳主簿，

当时很热，他就把船窗都打开睡觉。睡到半夜时，那女子又出现了，就睡在床后。于是他偷偷地起来，急忙捉住她的手脚，把她扔到江里去，发出了打鼓一样的声音。于是这妖物就绝迹了。出自《稽神录》。

张 钏

兖州录事参军张钏，年轻的时候曾经住在淄州。他府中忽然出现了许多鬼怪，只是看不到鬼怪的模样。家童们捧着的饭菜，全都被鬼夺去，又把空食器放回来。有时把器皿扔到空中，很长时间才掉下来。有时器皿全都自己走在地上，还互相撞击。还把火块扔到人身上，烧而不痛。如果有诟骂鬼怪的，立即就会有砖瓦石块应声打来。曾经有一个儒生，不相信这件事，带着剑住进来，那剑被瓦石打中，锋断刃缺。又有一个自称会符咒的，刚要进这门的时候，突然看到瓦石纷纷落下，不能再往前走。来过的宾客，有的被抢去了头巾，扔到别的地方，以至有光着脑袋就逃走的。如此折腾了几十天才停止，他家最终也没有别的怪事。出自《玉堂闲话》。

宗梦徵

后晋蔡州巡官宗梦徵，擅长医术，住在东京。开运二年秋天，解玉巷东有一个病人，深夜来找他看病，是骑马来的。将近四更的时候，在解玉巷口一户人家的门前，发现一个东西，站着而且会动，形体很大，像高高立起的一团黑雾。仆人走在前面，吓得站在那里，毛发耸立，马也鼻子里发出声响，耳朵竖起，不敢前进。宗梦徵勉强镇定心神，驱马走过去。等到了患者家，他已经不能诊脉了，感到精神特别恍惚。回家之后就病倒了，六七天之后才好。出自《玉堂闲话》。

黄仁濬

舒州司士参军黄仁濬自称，壬子年他罢任陇州汧阳县主簿，至凤翔城。有文殊寺，寺中土偶数十躯。忽自然摇动，状如醉人，食顷不止。观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知其应。出《稽神录》。

孙德遵

舒州都虞候孙德遵，其家寝堂中铁灯擎忽自摇动，如人撼之。至明日，有一婢偶至灯擎所，忽尔仆地，遂卒。出《稽神录》。

人妖

东郡民

汉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无故瓮器自发，匍匐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辄失子。如是数岁，人共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著一室中，隐藏户间伺之。果复来发。闻声，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挝之。至久，于室隅闻有呻呼之声，乃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状貌，颇类于兽。遂周问，及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后岁余，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犹以为此翁。出《搜神记》。

胡 頊

夏县尉胡頊，词人也。尝至金城县界，止于人家。人为具食，頊未食，私出。及还，见一老母，长二尺，垂白寡发，到了凤翔城。凤翔城里有一座文殊寺，寺中有几十个泥像。这些泥像忽然自发摇动起来，样子像喝醉了的人，一顿饭的工夫也没停止。围观的人像一堵墙一样多，官府出面禁止围观。至今不知是什么征兆。出自《稽神录》。

孙德遵

舒州都虞候孙德遵，他家堂屋的铁灯架忽然自己摇动，像有人用手在摇它。到了第二天，有一个婢女偶然来到灯架旁边，忽然倒在地上，于是就死了。出自《稽神录》。

人妖

东郡民

汉朝建安年间，东郡一户人家有怪事。无缘无故坛子、罐子自己就打开了，发出轰轰的响声，就像有人击打似的；盘案本来在眼前，忽然就没了；鸡生了蛋动不动就不见了。如此好几年，人们都很讨厌。就多做了些好吃的，覆盖起来放在一个屋里，偷偷藏在门后窥视。妖怪果然又来作祟了。一听到声音，人们便关了门在屋里转来转去地追它。屋里什么也看不见，就在黑暗中用木棒打它。过了很久，听到屋角上有呻吟的声音，这才打开门来看。有一个老头儿，约有一百多岁，说话和模样，很像野兽。于是就到处打听，在几里外找到了他家。家里人说：“他走丢十多年了，找到他真是又悲又喜。”后来一年多，他又走丢了。听说陈留一带又有这样的怪物，当时人们还以为就是这个老头儿。出自《搜神记》。

胡 頊

夏县县尉胡頊，是个文人。有一次他到金城县去，住在一户人家。人家给他准备了吃的东西，胡頊没吃，就私自跑了出去。等到回来，他看见一位老婆婆，有二尺高，垂着稀疏的白头发，

据案而食，饼果且尽。其家新妇出，见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户。頊就而窥之，纳母于槛中，窥望两目如丹。頊问其故，妇人曰：“此名为魅，乃七代祖姑也。寿三百余年而不死，其形转小。不须衣裳，不惧寒暑。爰之槛，终岁如常。忽得出槛，偷窃饭食得数斗。故号为魅。”頊异之，所在言焉。出《记闻》。

乌程县人

吴孙休时，乌程有人，因重疾愈而能响言，音闻十数里外。所闻之处，即若座间。其邻家，有子居外，久不归省。其父假之，使为责词。子闻之，以为鬼神，颠沛而归，亦不知所以然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宣妻

晋安帝义熙中，魏兴李宣妻樊氏有娠，过期不孕。而额上有疮，儿穿之而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赵宣母

长山赵宣母妊身，臂上生疮，儿从疮中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马氏妇

后蜀李势末年，马氏妇妊身，儿从肋下出，母子无恙。其年，势为桓温所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靠着桌案正在吃东西，饼子、果子都要被她吃光了。那家的媳妇出来，见了她很生气，揪着她的耳朵拽进屋里。胡頊走上前去窥视，见媳妇把老婆婆装进笼子里，两只眼睛向外窥望，红如丹砂。胡頊问这是为什么，妇人说：“这个怪物叫做魅，是我家上七辈的祖奶奶。活了几百多岁而不死，身形就变小了。她不需要衣服，不怕冷热。锁在笼子里，一年到头都和平常一样。偶然从笼子里跑出来，偷饭吃能吃好几斗。所以才叫做魅。”胡頊感到惊奇，就到处说这件事。出自《记闻》。

乌程县人

吴国孙休在位的时候，乌程县有一个人，得了重病痊愈后便能喊出很响亮的话，声音能传出十几里外。所能听到的地方，就像邻座的人说话一样。他的邻居，有个儿子住在外地，很长时间没回来探亲。他父亲就借助这个人来对儿子说了些责备的话。儿子听到了，以为是

鬼神，就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也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李宣妻

晋安帝义熙年间，魏兴人李宣的妻子樊氏怀了孕，过了产期也没生。然而她额头上长了个疮，婴儿穿破疮口生了出来。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赵宣母

长山人赵宣的母亲怀了孕，臂上生了个疮，婴儿从疮口生了出来。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马氏妇

后蜀李势在位的末年，一个姓马的妇女怀了孕，孩子从两肋之下生出来，母子都安全无恙。那年，李势被桓温灭亡。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杨欢妻

宋孝武时，荆州人杨欢妻于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业立。狂暴，被废见害。所生女，至齐犹存。出《广古今五行记》。

寿安男子

寿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出《朝野僉载》。

崔广宗

清河崔广宗者，开元中为蓟县令。犯法，张守珪致之极刑。广宗被梟首，而形体不死，家人舁归。每饥，即画地作“饥”字，家人遂屑

食于颈孔中，饱即书“止”字。家人等有过犯，书令决之。如是三四岁，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于一日书地云：“后日当死，宜备凶具。”如其言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许州僧

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岁已后，每寝熟，即喉声如鼓簧，若成韵节。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二十余年如此。出《酉阳杂俎》。

田 暲

秀才田暲云，大和六年秋，梁州西县百姓妻产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两面，顶上发一穗，长至足。时朝伯峻为县令。出《酉阳杂俎》。

杨欢妻

宋孝武帝时，荆州人杨欢的妻子从大腿上生了个女儿。到孝武帝死后，刘子业登基。他狂妄背理，被废黜杀害。杨欢妻子所生的女儿，到了齐朝时还活着。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寿安男子

寿安有一位男子，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胳膊肘能拍板，鼻子能吹笛，口能唱歌。能半张脸笑，半张脸哭。他有一只黑狗能听懂人话，它按照人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和人没什么两样。出自《朝野金载》。

崔广宗

清河人崔广宗，开元年间是蓟县县令。他犯了法，张守珪判他死刑。崔广宗被砍了头，但是躯体没有死，被家人抬了回去。每当他饿了，就地上写一个“饥”字，家人就从脖孔中填加碎食物，饱了就写

一个“止”字。家人有犯过错的，他就写字判定怎么处置。如此三四年，他的世俗情感也没有消退，他妻子又生了一个男孩。有一天他在地上写道：“后天我就会死，应该准备好丧事用的东西。”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许州僧

许州有一位老僧，从四十岁以后，每当睡熟，喉咙中就像奏乐一样发出声音，好像很合音韵节奏。许州的艺人们等他睡了，就把他发出的声音写成乐谱，用乐器一奏，都合乎古乐。老僧醒了，自己也不知道。二十多年都这样。出自《酉阳杂俎》。

田 暉

秀才田暉说，太和六年秋天，梁州西县一个百姓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四只手四只脚，一个身子两张脸，头顶上有一绺长长的头发，发长到脚。当时朝伯峻是县令。出自《酉阳杂俎》。

元 镐

故京兆少尹元镐任虢县令日，怒一狱子王行约者。命曳之，去巾，既无毛发，而有两角，长三四寸。镐曰：“真牛头也。”遂舍之。出《闻奇录》。

无足妇人

晋少主之代，有妇人，仪状端严，衣服铅粉，不下美人。而无腿足，繇带以下，如截而齐，余皆具备。其父载之于独车，自邺南游浚都，乞丐于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华屋朱门，无所不至。时人嗟异，皆掷而施之。后京城获北戎间谍，官司案之，乃此妇为奸人之领袖，所听察甚多，遂戮之。出《玉堂闲话》。

娄 逞

南齐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会棋博，解文义。游公卿门，仕至扬州从事而事泄。明帝令东还，始作妇人服。叹曰：“有如此伎，还为老嫗，岂不惜哉！”史臣曰：“此人妖也。阴为阳，事不可。”后崔惠景举事不成应之。出《南史》。

孟 姬

彭城刘颇常谓子婿进士王胜话，三原县南董店，店东壁，贞元末有孟姬，年一百余而卒。店人悉曰张大夫店。颇自渭北入城，止于嫗店。见有一嫗，年只可六十已来，衣黄绢大裘，乌帻，跨门而坐焉。左卫李胄曹，名士广。

元 镐

原京兆少尹元镐任虢县县令的时候，对一个叫王行约的狱卒很生气。让人上前拽他，除去他的头巾，见他没有头发，却长了两只角，角长三四寸。元镐说：“真是牛头。”于是就放了他。出自《闻奇录》。

无足妇人

晋少主在位的时候，有一位妇人，仪表容貌端庄，衣服华丽，脂粉鲜艳，不比美人差。但是她没有腿和脚，从腰带以下好像切的一样整齐，其余的器官都具备。她父亲单独用一辆车载着她，从邺城南游浚都，在市上要饭，每天都聚集上千人。至于深街曲巷、豪门大家，她没有不去的地方。当时人又叹息又惊奇，都投掷钱物施舍她。后来京城抓获一个北朝的间谍，官府一查，原来这妇人是奸细的首领，她弄到的情报很多，于是就杀了她。出自《玉堂闲话》。

娄 逞

南齐东阳县有个女子叫娄逞，变换服饰扮作男子。她多少懂一些棋艺博戏，粗通文义。交游于公卿之门，做官做到扬州从事，事情就败露了。明帝让她东归，才穿上女人的服装。她叹道：“我有这样的

本事，回家当个老太太，岂不可惜！”史臣说：“这是人事中的反常现象。阴变成阳，这样的事是不可以的。”后来崔惠景谋反不成，应了这件事。出自《南史》。

孟 姬

彭城人刘颇曾对他的女婿进士王胜说，三原县南董店东面隔壁，贞元末年有一个姓孟的老妇人，活了一百多岁才死。这个店的人们都叫它张大夫店。刘颇从渭河北面入城，住在老妇人店里。见有位老妇人，年龄大约只有六十来岁，她穿黄绸子大皮袄，戴黑头巾，跨着门槛坐在那里。左卫李胄曹，名叫李士广。

其姬问广何官，广具答之。其媼曰：“此四卫耳，大好官。”广即问媼曰：“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于张警为妻。警为人多力，善骑射。郭汾阳之总朔方，此皆部制之郡，灵、夏、邠、泾、岐、蒲是焉。吾夫张警，为汾阳所任，请重衣赐，常在汾阳左右。警之貌，酷相类吾。警卒，汾阳伤之。吾遂伪衣丈夫衣冠，投名为警弟，请事汾阳。汾阳大喜，令替阙。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阳之薨，吾已年七十二。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茆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迩来复诞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儿也，颇每心记之。与子婿王胜，话人间之异者。出《乾 闥子》。

黄崇嘏

王蜀有伪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时临邛县送失火人黄崇嘏，才下狱，便贡诗一章曰：“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览诗，遂召见。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祇对详敏，即命释放。后数日，献歌。周极奇之，召于学院与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书画。翌日，荐摄府司户参军。颇有“三语”之称，胥吏畏伏，案牍丽明。周既重其英聪，又美其风采。在任将逾一载，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状谢，仍贡诗一篇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板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

天速变作男儿。”周览诗，

那老妇人问李士广做什么官，李士广做了详细回答。那老妇人说：“这是四卫之一，是个很好的官。”李士广就问老妇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妇人说：“我二十六岁的时候，嫁给张警为妻。张警很有力气，善于骑马射箭。郭子仪统领朔方镇，这都是他所管辖的郡，灵、夏、邠、泾、岐、蒲各州郡就是。我丈夫张警，被郭子仪任用，受到过许多赏赐，常在郭子仪的左右。张警的相貌，和我特别相像。张警死后，郭子仪很悲伤。我就伪装起来，穿了男子的衣服，戴了男子的帽子，用张警弟弟的名字投递名帖，请求到郭子仪手下做事。郭子仪大喜，让我顶替了空缺。就这样又寡居了十五年。郭子仪死时，我已经七十二岁了。军中连连奏请，让我兼任御史大夫。我忽然觉得很孤独，就嫁给这个店潘老汉为妻。近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叫潘滔、潘渠。潘滔五十有四，潘渠五十有二。”这两个儿子，刘颇常常在心中记起。他和女婿王胜，述说人间的怪异事。出自《乾 驥子》。

黄崇嘏

王蜀政权的伪宰相叫周庠，当初在邛南幕府中，分管府中事务。当时临邛县送来一个叫黄崇嘏的纵火犯，刚刚下狱，便献诗一首说：“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庠读完诗，就召见他。他自称是乡贡进士，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恭敬地回答问题，详细敏捷，周庠就下令释放了他。几天后，他献来一首歌。周庠十分惊奇，把他召入学院，与各位读书的子侄为伴。黄崇嘏擅长下棋和弹琴，精于书画。第二天，他被推荐为代理司户参军。他颇有西晋王衍称赞阮修“三语掾”的风度，小官吏们敬畏他，他办的案牘文书漂亮清楚。周庠既器重他的聪明才智，又赞美他的风度神采。他在任将要超过一年，周庠想要把女儿嫁给他为妻。于是黄崇嘏又带上一封辞谢信，仍献诗一首说：“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板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周庠看完诗，

惊骇不已，遂召见诘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奶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旋乞罢，归临邛之旧隐，竟莫知存亡焉。出《玉溪编事》。

白项鸦

契丹犯阙之初，所在群盗蜂起，戎人患之。陈州有一妇人，为贼帅，号曰白项鸦。年可四十许，形质粗短，发黄体黑。来诣戎王，袭男子姓名，衣巾拜跪，皆为男子状。戎王召见，赐锦袍、银带、鞍马，署为怀化将军。委之招辑山东诸盗，赐与甚厚。伪燕王赵延寿召问之。妇人自云能左右驰射，被双鞬，日可行二百里。盘矛击剑，皆所善也。其属数千男子，皆役服之。人问有夫否，云前后有夫数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闻者无不嗟愤。旬日在都下，乘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马从之。此人妖也。北戎乱中夏，妇人称雄，皆阴盛之应。妇人后为兖州节度使符彦卿戮之。出《玉堂闲话》。

惊骇不已，于是召见并责问他。原来黄崇嘏是黄使君的女儿，从小失去父母之爱，只和老奶妈同居，一直没有嫁人。周庠更加仰慕她的贞洁，郡城中的人全都感叹惊异。不久她请求免官，回到临邛旧居，后来竟不知生死。出自《玉溪编事》。

白项鸦

契丹进犯朝廷之初，他们所到之处盗贼蜂起，这些契丹人很是担忧。陈州有一个妇人，是盗贼首领，号称白项鸦。年龄约有四十来岁，长得又矮又胖，头发黄，身体黑。她来拜见契丹首领，用的是男子的姓名，衣服头巾，拜跪的礼节，全是男子模样。契丹首领召见她，赐给她锦袍、银带、马和马鞍，任命她为怀化将军。委派她招安山东的盗贼，赏赐非常丰厚。伪燕王赵延寿召见并询问她。这妇人自己说，她能骑着马左右开弓射箭，带着两个箭筒，一天能走二百里。舞矛击剑，都是她擅长的。她手下有几千男子，都听她使唤。有人问她有丈夫没有，她说前后有丈夫几十人，稍有不如意，就全都让她亲手杀了。听了的人没有不嗟叹气愤的。十天后在都城，她骑着马出

入。还有一个男子，也骑着马跟着她。这是人事中的反常现象。北方外族人扰乱中华，妇人称英雄，都是阴盛的表现。这妇人后来被兖州节度使符彦卿杀死。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杂器用 偶像附

阳城县吏 桓 玄 徐氏婢 江淮妇人 刘 玄
游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琼 清江郡叟 韦 训
卢赞善 柳 崇 南中行者 魏秀才 虢国夫人

杂器用

阳城县吏

魏景初中，阳城县吏家有怪。无故闻拍手相呼，伺无所见。其母夜作倦，就枕寢息。有顷，复闻灶下有呼曰：“文约，何以不见？”头下应曰：“我见枕，不能往，汝可就我。”至明，乃饭黍也。即聚烧之，怪遂绝。出《搜神记》。

桓 玄

东晋桓玄时，朱雀门下，忽有两小儿，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笼歌》。路边小儿从而和之数十人。歌云：“芒笼茵，绳缚腹。车（車）无轴，倚孤木。”声甚哀楚，听者忘归。日既夕，二小儿还入建康县，至阁下，遂成一双漆鼓槌。鼓吏刘云：“槌积久，比恒失之而复得，不意作人也。”明年

杂器用

阳城县吏

魏景初年间，阳城县一个县吏家里发生了怪事。无缘无故就听到有人拍手互相呼唤，去看又什么也看不见。县吏的母亲晚上干活很疲

倦，靠着枕头歇息。不一会儿，又听到灶下有人喊道：“文约，为什么不露面？”她头下有声音答应说：“我被枕住了，不能过去，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到天亮一看，原来是盛饭用的铲子。于是把它们集中起来烧了，妖怪就灭绝了。出自《搜神记》。

桓 玄

东晋桓玄当权时，在朱雀门下，忽然有两个通身黑如墨的小孩，一唱一和地唱《芒笼歌》。路边的小孩跟着唱和的有几十人。歌说：“芒笼茵，绳缚腹。车（車）无轴，倚孤木。”歌声非常哀伤凄楚，听的人都流连忘返。傍晚，两个小孩回到建康县城，来到阁楼下，就变成了一对漆鼓槌。姓刘的打鼓吏说：“这鼓槌年代久远，最近常常丢失了又找回来，没想到它们变成了人。”第二年

春而桓玄败。言“车（車）无轴，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败笼茵包裹之，又以芒绳束缚其尸，沉诸江中。悉如童谣所言尔。出《续齐谐记》。

徐氏婢

东海徐氏婢兰，晋义熙中，忽患病，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出《异苑》。

江淮妇人

江淮有妇人，为性多欲，存想不舍，日夜常醉。旦起，见屋后二少童，甚鲜洁，如宫小吏者。妇因欲抱持，忽成扫帚，取而焚之。出《幽明录》。

刘 玄

宋中山刘玄居越城。日暮，忽见一著乌裤褶来取火，面首无七孔，面莽党然。乃请师筮之。师曰：“此是家先代时物，久则为魅杀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刘因执缚，刀断数下，乃变为一

枕。此乃是祖父时枕也。出《集异记》。

游先朝

广平游先朝，丧其妻。见一人著赤裤褶，知是魅，乃以刀斫之。良久，乃是已常著履也。出《集异记》。

春天桓玄兵败。所谓“车（車）无轴，倚孤木”，是个“桓”字。荆州把桓玄的首级送回来，用破旧的竹笼草垫包裹着，又用麻绳捆绑他的尸体，沉到了大江之中。完全像童谣说的那样。出自《续齐谐记》。

徐氏婢

东海徐家有一个叫兰的婢女，晋朝义熙年间，忽然得了病，打扫灰尘的动作与平常不同。大家一起偷偷地观察她，见扫帚从墙角走来，快步走到婢女的床边，于是大家就把扫帚拿出来烧了。出自《异苑》。

江淮妇人

江淮间有一个妇人，由于性欲旺盛，总是不停地想入非非，日夜都沉醉其中。一天早晨起来，看见屋后有两个小男孩，长得洁净无瑕，像宫中的小吏。妇人于是想要抱走，小孩忽然变成了扫帚，妇人就把它拿出来烧了。出自《幽明录》。

刘玄

南朝宋时，中山人刘玄住在越城。一天傍晚，忽然看见一个穿着黑衣黑裤的人来取火，脸上没有七窍，脸型十分宽广。刘玄于是请巫师占卜。巫师说：“这是你家先辈时候的东西，时间久了就变成鬼魅杀人。趁它还没有长出眼睛，可以及早除掉它。”刘玄于是把那个怪物捉拿捆绑起来，用刀砍了几下，竟变成了一个枕头。这是他祖父那时候的枕头。出自《集异记》。

游先朝

广平人游先朝，死了妻子。他看见一个穿红衣红裤的人，知道是鬼怪，就用刀砍他。过了好一会儿一看，原来是自己经常穿的鞋。出自《集异记》。

居延部落主

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好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数人各殊，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麋者，姓卫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碗珠，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臆臆恰恰，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合。”骨低悦，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残两人。长者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赍遣之。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翩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等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首，哀乞亲属。伶者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

骨低深怒，欲用衅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

居延部落主

周静帝初年，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凶残暴虐，奢侈放逸，喜欢玩乐，居住的地方非常华丽。忽然有几十人来到门前，一个人首先上前

递上名帖说：“我是省名部落主成多受。”于是就快步走进门去。勃都骨低问道：“省各部落是个什么部落？”成多受说：“我们几十人各不一样，名字都不另起。有姓马的、姓皮的、姓鹿的、姓熊的、姓麋的、姓卫的、姓班的，但是名字都叫受。只有我这个当统帅的叫多受。”勃都骨低说：“你们都像是艺人，有什么擅长的？”成多受说：“通晓舞碟弄碗之戏，生性不喜欢世俗，说的话都合乎经书的要义。”勃都骨低很高兴，说：“我从未见过。”有一个艺人立即上前说道：“我们肚子饥饿，咕咕噜噜地响，肚皮都可以绕身体三圈儿。主人的饭食如果不充足，我们开口说笑终究也不会符合您的要求。”勃都骨低很高兴，又命人增加饭菜。一个人说：“请让我表演一个‘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一个高个子吞了一个矮个子，一个胖子吞了一个瘦子，高个子和胖子又互相吞了。高个子又说：“请让我表演‘终始相生’吧。”于是他吐出一个人，吐出来的人又吐出一个人，相递吐出来，人数又够了。勃都骨低非常吃惊，就重重地赏赐了他们，让他们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表演的把戏和原来一样。如此一连表演了半个月，勃都骨低很烦，不再为他们准备饭食了。艺人们都生气地说：“主人应该把我们的表演当成幻术，请把你的妻子、孩子借给我们试一试。”于是把勃都骨低的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都吞到肚子里去。肚子里的人都哭哭啼啼大呼救命，勃都骨低恐慌害怕，走到台阶下来磕头，哀求把亲属放回来。艺人们都笑着说：“这没关系，不要愁。”于是就把人吐出来，亲属们都完好如初。

勃都骨低非常生气，想找机会杀死他们。于是派人秘密查访，见他们走到一座古宅院的墙基就消失了。勃都骨低让人去挖，挖了几尺，在瓦砾下挖到一个大木笼，笼中有几千只皮袋。笼旁有谷物，用手一碰就变成灰。从笼中找到一份竹简，文字已销磨得不能辨识。只隐隐约约有几个字，像是“陵”字。勃都骨低

知是诸袋为怪，欲举出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灭。缘李都尉留水银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

音，如焚袋时，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周岁，无复子遗。水银后亦失所在。出《玄怪录》。

僧太琼

唐上都僧太琼者，能讲《仁王经》。开元初，讲于奉先县京遥村，遂止村寺。经两夏，于一日，持钵将上堂。阖门之次，有物坠檐前。时天才辨色，僧就视之，乃一初生儿，其襁褓甚新。僧惊异，遂袖之。将乞村人，行五六里，觉袖中轻。探之，乃一敝帚也。出《酉阳杂俎》。

清江郡叟

唐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仅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封君怒曰：“岂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

知道是这些皮袋在作怪，想要弄出来烧了它们。皮袋们就在笼子里哭喊道：“我们没有好命，不久就该灭亡。因为李都尉留有水银在这里，所以我们才能暂时存活。我们是都尉李少卿的搬粮袋，屋倒了，平压下来，经过很长的时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生命，被居延山神收为艺人。请求你看在神的情分上，不要杀我们。从此我们不敢再骚扰您的府第了。”勃都骨低认为水银有用，就把那些皮袋全烧了，他们无不发出冤枉痛楚之声，血流满地。烧完了，勃都骨低的房廊门窗，全发出冤枉痛苦的声音，和烧皮袋时一样，一个多月这种声音也没有停止。那一年，勃都骨低全家都病死了。一年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保存下来。水银后来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出自《玄怪录》。

僧太琼

唐朝时京城有一个僧人叫太琼，能讲《仁王经》。开元初年，他

到奉先县京遥村去讲经，就住在村寺里。经过两个夏天，有一日，他拿着钵盂要到斋堂去。关门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掉到屋檐下。当时天刚蒙蒙亮，僧人靠近一看，竟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那襁褓很新。僧人非常惊异，于是就放到衣袖里。他打算去求村人养活这孩子，走了五六里地，忽然觉得衣袖变得很轻。伸手一摸，原来是一把破笤帚。出自《酉阳杂俎》。

清江郡叟

唐朝开元年间，清江郡有个老头曾在郡南田间牧牛。忽然听到有怪异的声音从地下发出来，老头和几个牧童都吓得跑开了。从此老头有病发烧一天重似一天。将近十几天，病稍微好些了。他梦见一位男子，穿着青色短衣，对他说：“把我迁到开元观去。”老头惊醒了，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几天后，又到野外去，又听到那怪异的声音，他就把这事报告给郡守。郡守生气地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把他哄了出去。这天晚上，老头又梦见穿青色短衣的男子告诉他说：“我寄身地下已经好长时间了，

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惧。及晓，与其子偕往郡南，即凿其地。约丈余，得一钟，色青，乃向所梦丈夫色衣也。遂再白于郡守，郡守置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异而惊叹。郡守因其事上闻，玄宗诏宰臣林甫写其钟样，告示天下。出《宣室志》。

韦训

唐京兆韦训，暇日于其家学中读《金刚经》。忽见门外绯裙妇人，长三丈，逾墙而入，遥捉其家先生，为捽发曳下地。又以手捉训，训以手抱《金刚经》遮身，仓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随而呼之，乃免。其鬼走入大粪堆中，先生遍身已蓝淀色，舌出长尺余。家人扶至学中，久之方苏。率村人掘粪堆中，深数尺，乃得一绯裙白衫破帛新妇子。焚于五达衢，其怪遂绝焉。出《广异记》。

卢赞善

卢赞善家有一瓷新妇子。经数载，其妻戏谓曰：“与君为妾。”卢因尔惘惘，恒见一妇人，卧于帐中。积久，意是瓷人为祟，送往寺中供养。有童人，晓于殿中扫地，见一妇人，问其由来，云是卢赞善妾，为大妇所妒，送来在此。其后见卢家人至，因言见妾事。赞善穷核本末，所见服色，是瓷人。遂命击碎，心头有血，大如鸡子。出《广异记》。

你赶快把我弄出来，不然你就要得病。”老头特别害怕。到了天明，和他的儿子一块儿来到郡南，就挖那地。大约挖了一丈多深，挖到一口钟，青色，就是之前梦见的那个男子的衣服颜色。于是又去报告郡守，郡守把钟放到了开元观。这一天辰时，没人敲它它自己响了，声音特别响亮。清江的人们，都感到十分怪异而惊叹。郡守就把这事上奏给皇帝知道，唐玄宗让宰相李林甫去画下钟的样子，告示全天下。出自《宣室志》。

韦 训

唐朝京兆人韦训，闲暇之日在家塾里读《金刚经》。忽然看见门外有一个穿红色衣裙的妇人，三丈多高，跳墙进来，远远地伸手去捉他家的教书先生，先生被她揪住头发拽下地来。又伸手来捉韦训，韦训用手抱起《金刚经》遮挡身体，仓促间躲开了。教书先生被拽到一户人家，人们跟在后面喊叫，才得以幸免。那鬼跑进大粪堆里，教书先生已经全身靛蓝色，舌头吐出来一尺多长。家人把他扶到家塾中，好长时间才醒过来。韦训领人挖那个粪堆，挖到几尺深时，竟挖到一个穿破烂红裙白衫的少妇尸体。把它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烧掉，那怪就灭绝了。出自《广异记》。

卢赞善

卢赞善家有一个陶瓷做的少妇人偶。放了几年，他的妻子开玩笑对他说：“让她给你当小老婆吧。”卢赞善因此涉想迷茫，总能看到一个妇人，躺在他的帐中。时间长了，他料到这是瓷人在作怪，就把它送到寺院里供养起来了。有一个童子，早晨在殿前扫地，看见一位妇

人，问她从哪儿来，她说她是卢赞善的小老婆，被大老婆嫉妒，送到这儿来了。后来童子见卢家人来，就说起见到卢赞善小老婆的事。卢赞善详细弄清了事情的始末，根据童子见到那人的服饰，断定就是那个瓷人。就让人把它打碎，它心头流了血，心有鸡蛋那么大。出自《广异记》。

柳 崇

越州兵曹柳崇，忽疡生于头，呻吟不可忍。于是召术士夜观之，云：“有一妇女绿裙，问之不应，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访窗下，止见一瓷妓女，极端正，绿瓷为饰。遂于铁臼捣碎而焚之，疮遂愈。出《朝野僉载》。

南中行者

南中有僧院，院内有九子母像，装塑甚奇。尝有一行者，年少，给事诸僧。不数年，其人渐甚羸瘠，神思恍惚。诸僧颇怪之。有一僧，见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寝宿，徐见一美妇人至，晚引同寝，已近一年矣。僧知塑像为怪，即坏之。自是不复更见，行者亦愈，即落发为沙门。出《玉堂闲话》。

鞠秀才

道士叶法善，精于符篆之术，上累拜为鸿胪卿，优礼特厚。法善居玄真观，常有朝客十余人诣之，解带淹留。满坐思酒，忽有人扣门，云鞠秀才。法善令人谓之曰：“方有朝寮，无暇晤语，幸吾子异日见临也。”语未毕，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许，肥白可观。笑揖诸公，居于末席，抗声谭论，援引今古。一坐不测，众耸观之。良久暂起，如风旋转。法善谓诸公曰：“此子突入，词辨如此，岂非妖魅为眩惑乎？试与诸公取剑备之。”鞠生复至，扼腕抵掌，论难锋起，势不可当。法善密以小剑击之，随手丧元，坠于阶下，

柳 崇

越州兵曹柳崇，忽然头上生了个疮，痛得一个劲地呻吟，难以忍受。于是找来术士夜里观察，术士说：“有一个穿绿裙子的妇女，问她她也不答应，在你窗下。应该赶紧除掉她。”柳崇察看窗下，只看见一个陶瓷做的妓女，很端庄，用绿瓷为服饰。于是把它放到铁臼中捣碎之后烧了，疮就好了。出自《玉堂闲话》。

南中行者

南中地区有一座僧院，院内有一座九子母塑像，装饰雕塑得非常奇特。曾经有一个行者，很年轻，为和尚们做事。不几年，这个人渐渐变得十分瘦弱，神志恍惚不清。和尚们感到很奇怪。有一个和尚，看见这位行者到了夜间就进入九子母堂睡觉，一会儿看见一个美丽的妇人来到，拉他一块儿睡，已经将近一年了。和尚们知道是塑像在作怪，就把塑像毁坏了。从此不再能看见那妇人出现，行者也好了，就落发当了和尚。出自《玉堂闲话》。

麴秀才

道士叶法善，对使用符篆的法术很有研究，皇帝让他做官，一直做到鸿胪卿，给他的优待和礼遇特别丰厚。叶法善住在玄真观，曾经有十几个朝中官员到观中来，不拘礼节地闲坐着。满座都想喝酒，这时忽然有人敲门，说他是麴秀才。叶法善派人对他说：“正有朝中的同僚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和你交谈，希望你改日再来。”叶法善话还没说完，就见一个穷书生傲慢地直闯进来，此人年龄二十岁左右，又白又胖很好看。他笑着向各位拱手行礼，然后坐到了末席，高声谈论，援引古今。满座人都不知何故，全都踮起脚来看他。很长时间后，他才起身告辞，像风一样旋转而去。叶法善对大家说：“这个人突然进来，又如此能言善辩，恐怕是妖怪在迷惑人吧？我想拿出剑来为各位防备他。”说话间，那麴书生又来了，他时而扼腕，时而击掌，不断地辩论驳难，势不可当。叶法善偷偷地用小剑击他，剑起头落，掉到台阶下，

化为瓶盖。一坐惊惶遽，视其处所，乃盈瓶^醪 酤也，咸大笑。饮

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抚其瓶曰：“麴生，麴生，风味不可忘也！”出《开天传信记》。

虢国夫人

长安有一贫僧，衣甚缁缕。卖一小猿，会人言，可以驱使。虢国夫人闻之，遽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见之，问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余年。偶群猿过，遗下此小猿。怜悯收养，才半载以来。此小猿识人意，又会人言语，随指顾，无不应人使用，实不异一弟子耳。僧今昨至城郭，资用颇乏，无计保惜，得此小猿，故鬻之于市。”夫人曰：“今与僧束帛，可留此猿，我当养之。”僧乃感谢，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爱怜之。后半载，杨贵妃遗夫人芝草，夫人唤小猿令看玩。小猿对夫人面前倒地，化为一小儿，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怪，呵而问之。小儿曰：“我本姓袁，卖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随父入山采药，居林下三年，我父常以药苗啖我。忽一日，自不觉变身为猿。我父惧而弃我，所以被此僧收养，而至于夫人宅。我虽前日口不能言，我心中之事，略不遗忘也。自受恩育，甚欲述怀抱于夫人，恨不能言。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变人身，即不测尊意如何。”夫人奇之，遂命衣以锦衣，侍从随后，常秘密其事。又三年，小儿容貌甚美，贵妃曾屡顾之。复恐人见夺，因不令出，别安于小室。小儿唯嗜药物，夫人以侍婢常供饲药食。忽一日，小儿与

变成一个瓶盖。满座人又惊又怕，看刚才书生待的地方，竟是满满一瓶好酒，大家全都大笑。喝那酒，味道特别好。客人们醉着抚摸那瓶子说：“麴生，麴生，你的味道让人忘不了啊！”出自《开天传信记》。

虢国夫人

长安有一个穷和尚，衣服非常破旧。他到处卖一只小猿猴，这只小猿猴懂人话，可以驱使它做事。虢国夫人听说了，急忙让和尚到自己家里来。和尚到了之后，夫人见了猿猴，就问它是从哪儿来的。和尚说：“贫僧本来住在西蜀，在山中住了二十多年。偶然有一次一群

猿猴路过，丢下了这小猿猴。我怜悯它，就把它收养了，才半年。这小猿猴能明白人的意思，又懂人的语言，随着你的指示，事事都可以听从人的驱使，真和一名弟子没什么两样。贫僧昨天才到城里来，很缺盘缠，没有办法生存，有这只小猿猴，所以就在市上卖它。”夫人说：“现在我给你成捆的丝帛，可以把小猿猴留下，我会喂养它的。”和尚感谢了一番，留下小猿猴就离开了。那小猿猴从早到晚在夫人左右，夫人非常喜欢它。半年后，杨贵妃赠送给虢国夫人一株灵芝草，夫人喊小猿猴，让它来看守着。小猿猴在夫人面前倒在地上，变成了一个小孩子，容貌端庄秀美，年龄大约十四五岁。夫人很奇怪，呵叱着问他。小孩说：“我本姓袁，卖我的那个和尚以前在西蜀山中。一次我跟着父亲进山采药，在林中住了三年，我父亲常喂一些药草给我吃。忽然有一天，自己不知不觉变成了猿猴。我父亲害怕，就把我扔了，所以被那和尚收养，又到了夫人家。我虽然以前不能说话，但我心中的事一点也没忘。自从受到夫人的恩育，很想和夫人说说心里话，只恨自己不能说话。每到深夜，只能自己哭泣。今天没想到竟然变回人身，就不知夫人尊意如何了。”夫人很是惊奇，就命人拿来漂亮衣服给他穿，侍从随侍左右，一直保密，不说出去。又过了三年，小孩越长越好看，杨贵妃曾屡次惦记他。夫人怕被人夺走，就不让他出来，另安排他住在一个小屋里。这小孩只爱吃药物，夫人常让侍婢供给他药物。忽然一天，小孩和

此侍婢俱化为猿。夫人怪异，令人射杀之，其小儿乃木人耳。出《大唐奇事》。

这个侍婢都变成了猿猴。夫人感到怪异，让人射杀它们，那小孩原来是个木头人。出自《大唐奇事》。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杂器用

苏丕女 蒋惟岳 华阴村正 韦 谅 东莱客

交城里人 岑 顺 元无有 李楚宾

杂器用

苏丕女

武功苏丕，天宝中为楚丘令，女适李氏。李氏素宠婢，因与丕女情好不笃。其婢求术者行魇蛊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粪土中。又缚彩妇人形七枚，长尺余，藏于东墙窟内，而泥饰之，人不知也。数岁，李氏及婢，相继死亡。女寡居四五年，魇蛊术成。彩妇人出游宅内，苏氏因尔疾发闷绝。李婢已死，莫知所由。经一载，累求术士，禁咒备至，而不能制。后伺其复出，乃率数十人掩捉，得一枚。视其眉目形体悉具，在人手中，恒动不止。以刀斫之，血流于地，遂积柴焚之。其徒皆来焚所号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上。烧毕，宅中作炙人气。翌日，皆白衣号哭，数日不已。其后半岁，累获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复逸，逐之，忽乃入粪土中。

杂器用

苏丕女

武功人苏丕，天宝年间是楚丘县县令，女儿嫁给了一个姓李的人。姓李的素来宠爱一个婢妾，因而和苏丕的女儿感情不那么好。那婢妾求一个术士做诅咒的巫术，把符埋在李家宅院里的粪土堆中。又用彩绢扎制了七个妇人形状的人偶，每个都是一尺多高，藏在东墙的墙洞中，又用泥伪装好，谁也不知道。几年之后，姓李的和婢妾相继

死亡。苏氏女寡居了四五年，诅咒人的巫术成了。彩绢扎成的妇人偶在宅中游荡，苏氏女因而病发昏倒。李氏婢妾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经过一年，多次请术士，什么样的禁咒都用了，就是不能制止。后来等它们再出来，就率领几十人捕捉，捉到一个。看它眉目形体全都具备，在人手中，总是不停地动。用刀砍它，血流到地上，于是就堆柴草烧它。它的同伴们都来烧它的地方嚎叫，有的在空中，有的在地下。烧完，宅院里有一股烤人肉的气味。第二天，它的同伴们都穿白衣嚎哭，几天不止。此后半年，陆陆续续捉到六个，全都烧了。只有一个捉到后又跑了，去追它，它忽然钻进粪土堆中。

苏氏率百余人掘粪，深七八尺，得桃符。符上朱书字，宛然可识。云：“李氏婢麀苏氏家女，作人七枚，在东壁上土龕中。其后九年当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丕女自尔无恙。出《广异记》。

蒋惟岳

蒋惟岳不惧鬼神。常独卧窗下，闻外有人声，岳祝云：“汝是冤魂，可入相见。若是闲鬼，无宜相惊。”于是窅然排户，而欲升其床。见岳不惧，旋立壁下，有七人焉。问其所为，立而不对。岳以枕击之，皆走出户。因走趁，没于庭中。明日掘之，得破车辐七枚，其怪遂绝。又其兄常患重疾，岳亲自看视。夜深，又见三妇人鬼至兄床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出《广异记》。

华阴村正

华阴县七级赵村，村路因啮成谷，梁之以济往来。有村正常夜渡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闻啾啾曰：“射著我阿连头。”村正上县回，寻之，见破车轮六七片，有头杪尚衔其箭者。出《酉阳杂俎》。

韦 谅

乾元中，江宁县令韦谅堂前忽见小鬼，以下唇掩面，来至灯所，

去又来。使人逐之，没于阶下。明旦，掘其没处，

苏氏女率领一百多人挖粪，挖到七八尺深，挖到一块桃符。符上有红色字迹，依稀可以辨识。那上面写的是：“李氏的婢妾用巫术诅咒苏家的女儿，做了七个人偶，在东墙上的土龕中。九年后会成功。”于是就打破东墙，又捉到仅剩下的那一个。苏丕的女儿从此就没有什么事了。出自《广异记》。

蒋惟岳

蒋惟岳不怕鬼神。他曾独自躺在窗下，听到外面有人的声音，蒋惟岳祷告说：“你是冤魂，可以进来相见。如果是闲鬼，不要来惊扰我。”于是鬼魂窸窸窣窣地推开门，想要到他床上来。见蒋惟岳不怕，就又站到墙边去了，共有七个。蒋惟岳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站着不答。蒋惟岳用枕头击打他们，他们就都跑出门去。于是他跑去追赶，见他们消失在庭院里。第二天挖掘庭院，挖到破车辐条七根，那怪就绝迹了。另外，他哥哥曾经患重病，蒋惟岳亲自照看。夜深了，又看见三个女鬼来到哥哥床前。他大声呵叱让鬼退下，喊了三遍，鬼全都倒在地上，好长时间才出去。他哥哥于是就痊愈了。出自《广异记》。

华阴村正

华阴县七级赵村，村路因为雨水冲刷而形成深沟，就在上面架了一座桥以便通行。有个村长曾夜里过桥，看见一群小孩聚在火堆旁边玩耍。村长知道他们是鬼魅，用箭射他们，声音就像射中了木头，火就灭了。听见一个声音啾啾地说：“射着我阿连的头了。”村长从县里回来，找到那地方，只见六七个破车轮，其中一个的头梢上还插着他射出去的那支箭。出自《酉阳杂俎》。

韦 谅

乾元年间，江宁县县令韦谅在堂屋前忽然看见一个小鬼，用下嘴唇盖着脸，来到放灯的地方，离去之后又回来。韦谅派人去追它，它

消失在了台阶下。第二天早晨，在它消失的地方挖掘，得一故门扇，长尺余，头作卷荷状。出《广异记》。

东莱客

东莱郡有馆亭，其西轩常有怪异。客有寝其下者，夜常闻有犬吠，声甚微。以烛视之，则一无所见。如是者累年矣。其后郡守命庾键为库。尝一夕月皎，有库吏见一犬甚小，苍色，自轩下环庭而走。库吏怪其与常犬异，因投石击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轩下。明日，库吏以其事白于郡守，郡守命于西轩穷其迹。见门上狗有苍毛甚多，果库吏所见苍犬之色，众方悟焉。出《宣室志》。

交城里人

交城县南十数里，常夜有怪见于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后里中人有执弧矢夜行者，县南见一魁然若巨人状，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缓步而来，欹偃若其醉者。里人惧，即引满而发，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惧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语其事。明日，抵县城，见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贯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归，镞有血甚多。白于县令，令命焚之。由是县南无患。出《宣室志》。

岑 顺

汝南岑顺，字孝伯，少好学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于陕州，贫无第宅。其外族吕氏，有山宅，将废之，顺请居焉。

挖到一块旧门扇，长一尺多，边缘像卷曲着的荷叶的形状。出自《广异记》。

东莱客

东莱郡有一个驿亭，它的西廊常有怪异的事发生。有睡在那里的客人，夜里常常听到有狗叫声，声音非常小。用灯烛去照，却什么也

没看到。如此好几年了。后来郡守命令把此亭上锁做仓库。曾经在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有一个守库人看见一只很小的狗，是青色的，从廊下绕着庭院跑。守库人因它与平常的狗不同，感到奇怪，就扔石头打它。那小狗叫着跑开了，跑进西廊下。第二天，守库人把这事报告郡守，郡守命人在西廊下彻底寻找它的踪迹。看见门上画的狗有很多青色的毛，果然是守库人看见的青色狗的颜色，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出自《宣室志》。

交城里人

交城县南十几里，常常夜间有鬼怪在人前出现，见到的人大多因惊惧而病得很重。乡里人忧虑这事很久了。后来乡里有人带着弓箭夜间出行，在县南见到一个像巨人一样的庞然大物，穿红衣服，用黑头巾蒙着头，慢慢走来，斜躺着像个喝醉了的人。那乡里人害怕了，就拉满弓射箭，果真射中了，那怪就退了。那人的恐惧稍有缓解，就向北跑到旅店，并讲了这件事。第二天，他到达县城，见城西的一棵桂树上有一支箭插在上面，果然是乡里人射出的那支箭。他把它拿回了家，箭头上有许多血。他报告给县令，县令下令把桂树烧了。从此县南就没有祸患了。出自《宣室志》。

岑 顺

汝南人岑顺，字孝伯，年轻的时候好学有文才，长大之后尤其精通军事谋略。他旅居在陕州，穷得没有房子住。他的亲戚吕氏在山上有一座宅子，将要废弃，岑顺就请求住在那里去。

人有劝者，顺曰：“天命有常，何所惧耳！”卒居之。后岁余，顺常独坐书阁下，虽家人莫得入。夜中闻鼓鼙之声，不知所来，及出户则无闻。而独喜，自负之，以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阴兵助我，若然，当示我以富贵期。”数夕后，梦一人被甲胄，前报曰：“金象将军使我语岑君，军城夜警，有喧诤者。蒙君见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禄，幸自爱也。既负壮志，能猥顾小国乎？今敌国犯垒，侧席委贤，钦味芳声，愿执旌钺。”顺谢曰：“将军天质英明，师贞以律。猥

烦德音，屈顾疵贱。然犬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复命。

顺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梦之征。俄然鼓角四起，声愈振厉。顺整巾下床，再拜祝之。须臾，户牖风生，帷帘飞扬。灯下忽有数百铁骑，飞驰左右，悉高数寸，而被坚执锐，星散遍地。倏闪之间，云阵四合。顺惊骇，定神气以观之。须臾，有卒赍书云：“将军传檄。”顺受之。云：“地连獯虏，戎马不息。向数十年，将老兵穷，姿霜卧甲。天设勍敌，势不可止。明公养素畜德，进业及时，屡承嘉音，愿托神契。然明公阳官，固当享大禄于圣世，今小国安敢望之？缘天那国北山贼合从，克日会战。事图子夜，否灭末期，良用惶骇。”顺谢之。室中益烛，坐观其变。夜半后，鼓角四发。先是，东面壁下有鼠穴化为城门，垒敌崔嵬。三奏金革，

有人劝他，岑顺说：“天命是一定的，怕什么呢！”最后还是住进去了。后来过了一年多，一次岑顺独自坐在书阁里，即使家人也不能进入。夜间他听到军鼓的声音，不知从哪来的，等到走出门就听不到了。岑顺因而暗自高兴，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遇到了像后赵石勒发迹那样的吉兆。他祈祷说：“这一定是阴间的军队帮助我，如果真是那样，应当把富贵的日期预示给我。”几个晚上之后，他梦见一个人披甲戴盔，前来报告说：“金象将军派我来告诉岑先生，军城中夜里报警，有喧哗争吵的。承蒙您的赞许，怎敢不听您的命令。您定有高官厚禄，希望您自己爱惜自己。既然心怀壮志，不知能否屈尊顾念我们小国？现在敌国侵犯城池，我们空着席位等待贤人，十分钦敬您的美名，希望您来统帅军队。”岑顺致谢说：“金象将军天资聪明，军队纪律严明。烦劳将军发出命令，让您屈尊来看望我这微贱之人。那么我这效犬马之劳的志向，愿意为将军所用。”使者回去复命。

岑顺忽然醒了，恍然若失，坐在那里思考梦的征兆。忽然间鼓角声四起，声音越来越响。岑顺整理头巾下床，连连下拜进行祷告。不一会儿，门窗有风吹进，帷帘飞动。灯下忽然有几百名铁骑，飞奔左右两边，他们全都几寸高，却披着坚硬的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像星星那样散落在地上。刹那间，军队从四面合拢。岑顺又惊又怕，定下神来观看。不一会儿，有个小卒送来书信说：“将军传下作战的檄

文。”岑顺接了过来。檄文说：“国土连接匈奴，战争连年不断。过去几十年，将军年老，兵力穷尽，任凭霜雪覆盖铠甲。但老天布下强敌，情势不可阻止。您有修养，又有道德，文武学业进步及时。屡次听到您的美名，愿意与您神交。但是您是阳间的官，本来应该在圣世享受高官厚禄，现在我们小国怎敢奢望用您？由于天那国北山贼联合起来，约定日期要决战。事情定在半夜，胜负不能预知，实在令人惶恐害怕。”岑顺道谢。他在屋里又点了几支蜡烛，坐在那里观看事情的变化。半夜以后，战鼓号角从四面八方响起。先前，在东边的墙下有个老鼠洞变成了城门，抗敌的堡垒高大森严。三次鸣锣击鼓，

四门出兵，连旗万计，风驰云走，两皆列阵。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辘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王单马南驰，数百人投西南隅，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药臼，王栖臼中，化为城堡。金象军大振，收其甲卒，舆尸横地。顺俯伏观之，于时一骑至禁，颁曰：“阴阳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风驱连激，一阵而胜，明公以为何如？”顺曰：“将军英贯白日，乘天用时，窃窥神化灵文，不胜庆快。”如是数日会战，胜败不常。王神貌伟然，雄姿罕俦。宴饌珍筵，与顺致宝贝明珠珠玑无限。顺遂荣于其中，所欲皆备焉。

后遂与亲朋稍绝，闭门不出。家人异之，莫究其由。而顺颜色憔悴，为鬼气所中。亲戚共意有异，诘之不言。因饮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亲人潜备锹钬，因顺如厕而隔之。荷钬乱作，以掘室内，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像戏行马之势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宝贝，皆墓内所畜者。顺阅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悦，宅亦不复凶矣。时宝应元年也。出《玄怪录》。

四门出兵，军旗相连，数以万计，迅速行军，双方都排列成阵。那东墙下的是天那军，西墙下的是金象军，部署之后各方压住阵脚。军师

进诗说：“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辘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国王说：“好。”于是击鼓。两军都有一个骑兵，斜着前进了三尺后停止。又击鼓，各方都有一个步兵，横行了一尺。又击鼓，战车前进。像这样战鼓渐渐急促，双方各自抛出装东西的包裹，炮石箭矢混杂射出。不一会儿，天那军大败，逃奔溃散，尸横遍野。国王独自骑马往南逃跑，几百人奔向西南角，才得以幸免。原先西南角有药臼，大王栖身在药臼中，变化成城堡。金象军军威大振，集合士兵，此时车辆、尸体满地都是。岑顺低身观看他们，这时一个人骑马跑到禁地，发布公文说：“生杀之事都有规则，顺应它的就能昌盛。天威高耸，像刮风一样迅速，一场战役就胜利了，您认为怎么样呢？”岑顺说：“将军的英明能够遮蔽太阳，秉承天意，把握战机，能识别神化灵文，我不胜愉快。”像这样会战了几天，双方各有胜负。大王相貌出众，雄姿无双。摆宴吃山珍海味，给了岑顺珍奇异宝无数。岑顺就在他们当中荣华富贵起来，想要的都得到了。

以后，岑顺就和亲戚朋友渐渐断绝来往，闭门不出。家里人觉得奇怪，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岑顺面色憔悴，像是中了鬼气。亲戚都认为其中有异，盘问他，他也不说。于是，让他喝美酒，喝醉后他终于泄露了这事。他的亲人偷偷准备好铁锹，趁岑顺上厕所的时候把他隔离开。拿着铁锹在他房间乱挖一气，挖到八九尺深的时候，忽然陷落成坑，是一个古坟。坟里有砖砌的内堂，里面陪葬的器物很多，铠甲头盔有几百套，前面有金床和象棋的棋盘，棋盘上摆满了马，都是金铜做成的，行军作战的装备也非常齐全。于是明白了军师的诗，就是象棋走马的步骤。家人于是烧了它们，平整了那块地。得到了很多宝贝，都是坟内储藏的。岑顺看过这些，恍然醒悟，大吐起来。从此他精神焕发，房宅也不闹鬼了。当时是宝应元年。出自《玄怪录》。

元无有

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若此，吾辈岂不为一

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文即曰口号联句也。吟咏既朗，无有听之具悉。其一衣冠长人即先吟曰：“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诗曰：“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屣相牵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诗曰：“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羨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出《玄怪录》。

李楚宾

李楚宾者，楚人也。性刚傲，惟以畋猎为事。凡出猎，无不大获。时童元范家住青山，母尝染疾，昼常无苦，至夜即发。如是一载，医药备至，而绝无瘳减。时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归豫章，路经范舍，邯为筮之。乃谓元范曰：“君今日未时，可具衫服，于道侧伺之，当有执弓挟矢过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范如言，果得楚宾张弓骤马至。元范拜请过舍，宾曰：

元无有

宝应年间，有个元无有，曾经在二月末，独自行走在扬州的郊外。正赶上天晚了，狂风暴雨忽至。当时正是兵荒马乱之后，百姓大多逃跑了，于是他进入道旁一座空庄院里。不久天晴了，天边的月亮渐渐升起来。元无有坐在北窗下，忽然听到西廊有行人的脚步声。不一会儿，看见月中有四个人，衣服帽子都很奇异，互相交谈说笑，吟诗咏诵十分欢畅。他们于是说：“今晚像秋季，清风明月这样美，我们怎能不作诗，以抒平生之志呢？他们作诗的形式就叫做口号联句。吟诵诗的声音很洪亮，元无有听得很清楚。其中一个穿衣戴帽的高个子就首先吟诗道：“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第二个黑衣黑帽矮小貌丑的人吟道：“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第三个穿戴着破旧的黄衣黄帽，也是矮小丑陋，吟道：“清冷之

泉候朝汲，桑纆相牵常出入。”第四个穿戴着旧黑色衣帽的人吟道：“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元无有并不认为这四个人是奇异之人，四个人也没料想到元无有就在堂下。他们四人相互褒奖欣赏，都表现出很自负的样子，就连阮籍的《咏怀》，也不能超过他们的诗。四人到天亮后才回去，元无有去寻找他们，堂屋中只有旧杵、灯台、水桶、破锅，才知道四个人就是这些物件变化的。出自《玄怪录》。

李楚宾

李楚宾，是楚地人。他性情刚强傲慢，只以打猎为事。凡是出去打猎，没有不大获而归的。当时童元范家住在青山，母亲得了病，白天常常没事，到晚间就发作。这样过了一年，医药全都用到了，但一点没有减轻。当时是建中初年，有位擅长《易经》的人朱邕回豫章，路经童元范家，朱邕为他占卜。于是他对童元范说：“您今天未时，可准备一件上衣，在道边守候，会有个拿弓挟箭的过路人。您如果能求这个人，一定能治愈您母亲的病，并且能弄清病的来源。”童元范像他说的那样，果然遇到李楚宾张弓驰马而来。童元范揖拜并邀请李楚宾到家里，李楚宾说：

“今早未有所获，君何见留？”元范以其母疾告之，宾许诺。元范备饮膳，遂宿楚宾于西庑。是夜，月明如昼。楚宾乃出户，见空中有一大鸟，飞来元范堂舍上，引喙啄屋，即闻堂中叫声，痛楚难忍。楚宾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两发皆中，其鸟因尔飞去，堂中哀痛之声亦止。至晓，楚宾谓元范曰：“吾昨夜已为子除母害矣。”乃与元范绕舍遍索，俱无所见。因至坏屋中，碓桯古址，有箭两只，所中箭处，皆有血光。元范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绝。母患自此平复。出《集异记》。

“今天早晨没有收获，您为什么还留我呢？”童元范把他母亲的病告诉了他，李楚宾答应了。童元范准备了吃喝，让李楚宾在西厢房住。这天晚上，月光明亮得像白昼一样。李楚宾就走出房门，看见空中有只大鸟，飞到童元范的堂屋上，伸嘴啄屋，立即听到堂屋中有叫声，痛苦难以忍受。李楚宾推测说：“这个鸟就是妖魅。”于是引满弓射它，

两发都中了，那个鸟便飞走了，堂屋中哀痛的声音也停止了。到拂晓，李楚宾对童元范说：“我昨晚已为您母亲除去病害了。”于是和童元范绕着房舍遍地搜索，都没有发现什么。于是到破屋中，在原来支撑碓臼的木架上，有两只箭，中箭的地方，都有血光。童元范就用火烧了它，那妖精才灭绝。母亲的病从此痊愈了。出自《集异记》。

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姚司马 崔 穀 张秀才 河东街吏

韦协律兄 石从武 姜 修 王屋薪者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元和中，国子监学生周乙者，尝夜习业。忽见一小儿，髫髻头，长二尺余，满颈碎光如星，荧荧可恶。戏弄笔砚，纷纭不止。学生素有胆，叱之稍却，复傍书案。因伺其所为，渐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辞颇苦切。天将晓，觉如物折声，视之，乃弊木杓也，其上黏粟百余粒。出《酉阳杂俎》。

姚司马

姚司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戏钓溪中，未尝有获。忽挠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鳖者而鳃。其家异之，养于盆池。经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元和年间，国子监学生周乙，一次正在夜间温习功课。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头发散乱，有二尺多高，满脖颈有像星星一样细碎的光亮，荧荧发光，令人厌恶。他随意摆弄周乙的笔和砚，弄得乱七八糟也不停止。周乙向来有胆量，呵叱他，他稍微向后退了退，一会儿又

靠到书桌旁边。周乙就等着看他要干什么，他渐渐逼近，周乙就把他捉住了。他蹲坐在那里求饶，言辞非常凄苦恳切。天要亮的时候，周乙听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折断的声音，一看，原来是一把破木勺，那上面粘了一百多粒粟米粒。出自《酉阳杂俎》。

姚司马

姚司马寄居在邠州，住所紧靠一条小溪。他有两个小女儿，常在溪上钓鱼玩，不曾有什么收获。忽然钓竿抖动，二女各钓到一个东西，一个像鲮鱼而有毛，一个像鳖而长鳃。家人觉得很奇怪，把它们养在小池中。经过一夜，两个女儿都精神恍惚。夜里常

明炷，对作戏。染蓝涅皂，未尝暂息，然莫见其所取也。时杨元卿在邠州，与姚有旧，姚因从事邠州。又历半年，女病弥甚。其家尝张灯戏钱，忽见二小手出灯影下，大言曰：“乞一钱。”家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无礼？”一称乌郎，一称黄郎，后常与人家狎昵。杨元卿知之，因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标^钗界绳，印手敕剑，召之。后设血食盆酒于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剑，蹑步大言，极力刺之。其物匣刃而步，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后宇角中，见若乌革囊，大可合簪，喘若鞞囊，盖乌郎也。遂毁薪焚杀之，臭闻十余里，一女即愈。自是风雨夜，门庭闻啾啾。次女犹病。瞻因立于前，举伐折罗叱之，女恐怖叩额。瞻偶见其衣带上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视之，乃小簪也。遂搜其服玩，簪勘得一簪，簪中悉是丧家搭帐衣，衣色唯黄与皂耳。瞻假将满，不能已其魅，因归京。逾年，姚罢职入京，先诣瞻，为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肿起如沔，大如瓜。瞻禁针刺，出血数合，竟差。出《酉阳杂俎》。

崔 穀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郑来，侨居长安延福里。常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垣下
点亮灯烛，相对玩耍嬉戏。洗洗染染，一刻也不停歇，但是也没见到

她们做出什么来。当时杨元卿在邠州，和姚司马有交情，姚司马就在邠州做官。又过了半年，二女病得更厉害了。家里曾玩点灯数钱的游戏，忽然看见两只小手从灯影下伸出来，大声说：“请给一枚钱。”家里有人啐它。它又说：“我是你家女婿，怎么敢无礼？”一个叫乌郎，一个叫黄郎。后来就和家人混熟了。杨元卿知道了这件事，就去请京城瞻和尚。瞻和尚擅长驱使鬼神的法术，持念禁咒治疗鬼魅作祟的病，多能见效。瞻和尚来到姚家，用灯作标，用绳划界，用手按出指印，用剑发出敕令，召引它们。后来又在界外摆设了祭祀用的酒肉。半夜，有个牛一样的东西，用鼻子去闻那酒。瞻和尚就藏起剑，趺拉着鞋大声说话，极用力地刺它。那东西带着剑就跑了，血流如注。瞻和尚率领左右的人们，举着火把追寻，循着它的血迹，来到后屋角上，看到一个东西像黑色皮口袋，有土筐那么大，喘息像风箱一样，大概是乌郎。于是燃柴把它烧死了，臭气飘出去十多里，一个女儿痊愈了。从此，风雨之夜，总听到门庭有啾啾的声音。另一个女儿还是病着。瞻和尚就站在她面前，举起金刚杵怒叱她，女儿吓得叩头。瞻和尚偶然见她衣带上有个黑袋子，就让婢女解下来看，里面装了一把小钥匙。于是就搜寻她的衣饰器物，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一个柜子，柜子里全是死人时搭设丧帐的布，布的颜色只有黄和黑两种。瞻和尚的假期将满，不能把鬼魅整治完，于是就回京城了。过了一年，姚司马免了官职进京城，先去拜访瞻和尚，瞻和尚为他女儿加强功力治病。过了十天，他女儿胳膊上肿起来一个瓜那么大的泡。瞻和尚念咒，用针刺那泡，泡出了几次血，病终于好了。出自《酉阳杂俎》。

崔 穀

元和年间，博陵人崔穀，从汝州、郑州一带来，侨居在长安城的延福里。曾经有一天，崔穀正在窗下读书，忽然看见一个小童，这小童身高还不到一尺，露着发髻，穿着黄色衣服，从北墙边

趋至榻前，且谓穀曰：“幸寄君砚席，可乎？”穀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穀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穀前，乃诗也。细字如粟，历然可辨。诗曰：“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

钩？”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僮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又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穀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穀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穀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出《宣室志》。

张秀才

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得肄业，常忽忽不安。自念为男子，当抱慷慨之志，不宜恒怯以自软。因移入中堂以处之。夜深欹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剌剌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砉割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绝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见二物相谓曰：

走到床前，对崔穀说：“我想住在你读书的地方，可以吗？”崔穀不吱声。小童又说：“我还健壮，愿意供你使唤，为什么拒绝得这样厉害呢？”崔穀还是不理睬他。不一会儿那小童上了床，迅速地拱手站好。许久，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小幅文书，送到崔穀面前，原来是诗。小字像小米粒那么大，清晰可辨。诗云：“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崔穀看完，笑着对他说：“既然你愿意跟着我，可不要后悔呀？”小童又拿出来一首诗，放到几案上。诗云：“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崔穀又说：“我没有王羲之的才华，即使得到你，有什么用？”一会儿又呈上一首，说：“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崔穀开玩笑说：“可惜你不是五色笔。”那小童笑着下了床，就走向北墙，进入一个洞中。崔穀就让仆人挖掘那下面，挖

到一支毛笔。崔穀就拿起来写字，笔锋挺健如新。用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发生别的怪事。出自《宣室志》。

张秀才

东都陶化里，有处空宅院。太和年间，张秀才借住此地修习学业，常恍恍惚惚感到不安。想到自己身为男子汉，应该抱有慷慨之志，不应该怯懦自软。于是就搬到中堂去住。夜深了他躺在枕头上，就看见道士和尚各十五人，从堂中出来，模样高矮都差不多，排成六行。他们仪容举止庄重威严，都十分可敬。张秀才以为是神仙聚会，不敢大声出气，就假装睡着了偷看。许久，另有两个东西，辗转不定地来到地上。每个都有二十一只眼，内侧有四只眼，闪闪发光，颜色像火。它们互相追赶，目光转动，有唰唰的声音。突然，和尚道士三十多人，有的奔有的跑，有的东有的西，有的南有的北。一个道士独自站在一处，被一个和尚打跑了。那两个东西周旋穿梭在和尚道士之间，不曾有暂时的停歇。如此互相搏斗击打，或者分或者聚。有一个人忽然叫道：“妙极啦！”说完，和尚道士们都默然而止。就见那两个东西互相说：

“向者群僧与道流，妙法绝高，然皆赖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称卓绝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掷之。僧道三十人与二物，一时惊走，曰：“不速去，吾辈且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见。明日，搜寻之，于壁角中得一败囊，中有长行子三十个，并骰子一双耳。原缺出处，按见《宣室志补遗》。

河东街吏

开成中，河东郡有吏，常中夜巡警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俯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俯而不顾。叱且久，即朴其首。忽举视，其面貌极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具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见。出

《宣室志》。

韦协律兄

太常协律韦生，有兄甚凶，自云平生无惧惮耳，闻有凶宅，必往独宿之。其弟话于同官，同官有试之者。且闻延康东北角有马镇西宅，常多怪物，因领送其宅。具与酒肉，夜则皆去，独留之于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韦生以饮酒且热，袒衣而寝。夜半方寤，乃见一小儿，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来，循阶而上，以至生前，

“刚才和尚道士们的法术绝妙高超，然而全靠我们两个指教得法。不然，哪能称得上绝妙呢？”张秀才这才知道他们一定是妖怪，于是就把枕头扔过去打他们。和尚道士三十人和这两个东西，一时间都吓跑了，他们说：“不赶快离开，我们就要被这个穷酸秀才制住了。”于是全都不见了。第二天，一搜寻，在墙角里找到一个烂口袋，里边有博戏用的长行子三十个，还有两只骰子。原缺出处，按见《宣室志补遗》。

河东街吏

开成年间，河东郡有一个小吏，常常半夜巡察街道。一天晚上天晴月明，他来到景福寺前。看到一个人俯身坐在那里，两手交叉抱住膝盖，身上全是黑的，安然不动。小吏害怕了，就呵叱他，那人还是俯着身不理睬。呵叱了许久，小吏就击打他的头。他忽然抬头看小吏，他的面貌极特别，几尺高，肤色白而且瘦，样子非常可怕。小吏一开始吓得扑倒在地上，老半天，才渐渐能站起来。看他，他已经不见了。小吏因此怕得更厉害，就跑回去，详细地告诉了别人。后来重建景福寺门，挖地时，挖到一个漆桶，有几尺高，上边有白泥封闭桶顶，果然是巡街小吏见到的那怪物。出自《宣室志》。

韦协律兄

太常官中有个姓韦的协律郎，他有个哥哥很勇猛，自称平生没有惧怕的事物，听说哪里有凶宅，就一定去独自住在那里。协律郎把

这事说给同僚们，同僚中有一个人想试试他哥哥。又听说延康里东北角有马镇西的府第，常有许多怪物出现，就领着协律郎的哥哥，把他送到那宅子里去。人们给他准备了酒肉，天黑就全都离开了，只留他自己在在大池子西边的孤亭中过夜。韦生因为喝了酒身上发热，就袒露着身体睡下了。半夜时分才醒，看到一个小男孩，约有一尺多高，身短腿长，肤色很黑。小男孩从池中出来，慢慢地向前走来，沿着台阶而上，最后来到韦生面前，

生不为之动。乃言曰：“卧者恶物，直又顾我耶？”乃绕床而行。须臾，生回枕仰卧，乃觉其物上床，生亦不动。逡巡，觉有两个小脚，缘于生脚上，冷如水铁，上彻于心，行步甚迟。生不动，候其渐行上，及于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则一古铁鼎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带系之于床脚。明旦，众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韦生之凶，而能绝宅之妖也。出《异怪录》。

石从武

开成中，桂林裨将石从武，少善射。家染恶疾，长幼罕有全者。每深夜，见一人自外来，体有光耀。若此物至，则疾者呼吟加甚，医莫能效。从武他夕，操弓映户，以俟其来。俄而精物复至，从武射之，一发而中，焰光星散。命烛视之，乃家中旧使樟木灯擎，已倒矣。乃劈而燔之，弃灰河中。于是患者皆愈。出《桂林风土记》。

姜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检，嗜酒，少有醒时，常喜与人对饮。并州人皆惧其淫于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乌帽，身才三尺，腰阔数围，造修求酒。修饮之，甚喜，乃与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内酒不常满。若腹满，则既安且乐。若其不满，我则甚无谓矣。君能容我久托迹乎？我尝慕君高义，

韦生却不为所动。小男孩就说：“躺着的坏东西，只是又来看我吗？”于是就绕着床走。不一会儿，韦生回过头来仰卧着，就觉得那

东西上床了，但韦生还是不动。突然，他觉得有一双小脚爬到了他脚上，像水和铁那样凉，一直凉透心，迈步很慢。韦生不动，等到小男孩渐渐走到上边来，到肚子上时，他才急忙用手一摸，原来是一个古代的铁鼎，已经缺了一只脚。于是他用衣带把铁鼎系在床脚上。第二天早晨，众人来观看，他详细地说明了夜间的事。就用铁杵砸碎了鼎，鼎上微微透出血色。从此，人们都相信韦协律的哥哥很勇猛，能除掉凶宅中的妖怪。出自《异怪录》。

石从武

开成年间，桂林副将石从武，从小就擅长骑马射箭。他家里人染上恶病，男女老少很少有安全无恙的人。每到深夜，他就看见一个人从外边进来，身上闪着光亮。如果这个怪物到了，那些有病的人就呻吟得更加厉害，医生也不能医治。另一个晚上，石从武拿着弓箭藏在门后，等着那怪物来。不大一会儿那怪物又来了，石从武射它，一箭就射中了，那光亮像星星一样散灭了。让人拿来灯烛一照，原来是家里以前使用的樟木灯架，已经倒了。就把它劈碎烧了，把灰扔到河里。于是有病的人就都痊愈了。出自《桂林风土记》。

姜修

姜修，是并州一个开酒店的。他生性不拘小节，喜欢喝酒，很少有清醒的时候，平常喜欢和人饮酒。并州人都害怕他沉湎于酒，有时他请人同饮，人们大多躲着他，所以姜修很少有朋友。忽然有一位客人，黑衣黑帽，身高才三尺，腰粗好几围，去拜访姜修要酒喝。姜修给他酒喝，特别高兴，就和来客坐近了一起饮酒。客人笑着说：“我平生好喝酒，但是常恨肚子里的酒总不是满的。如果肚子满了，我就安宁快乐。如果不满，我就觉得很没意思。你能让我一直寄身于此吗？我常仰慕你的高尚情义，

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与我同好，真吾徒也，当无间耳。”遂相与席地饮酒。客饮近三石，不醉。修甚讶之，又且意其异人，起拜之，以问其乡闾姓氏焉，复问：“何道能多饮邪？”客曰：“吾姓成，名

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于时耳。我今既老，复自得道，能饮酒。若满腹，可五石也。满则稍安。”修闻此语，复命酒饮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叹曰：“乐哉！乐哉！”遂仆于地。修认极醉，令家僮扶于室内。至室客忽跃起，惊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见客误抵一石，割然有声，寻不见。至晓睹之，乃一多年酒瓮，已破矣。出《潇湘录》。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老僧，常独居一茅庵，朝夕持念，唯采药苗及松实食之。每食后，恒必自寻溪涧以澡浴。数年在山中，人稍知之。忽一日，有道士衣敝衣，坚求老僧一宵宿止。老僧性僻，复恶其尘杂甚，不允。道士再三言曰：“佛与道不相疏，混沌已来，方知有佛。师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见容一宵，陪清论耳？”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道士曰：“夫道者，居亿劫之前，而能生天生人生万物。使有天地，有人，有万物，则我之道也。亿劫之前，人皆知而尊之，而师今不知，即非人也。”老僧曰：“我佛恒河沙劫，皆独称世尊。大庇众生，恩普天地，又岂闻道能争衡？我且述释迦佛世尊，是国王之子。其始也，舍王位，入雪山，乘曩劫之功，证当今之果。天上天下，

希望你能好好招待我。”姜修说：“你能和我有共同的喜好，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应该亲密无间。”于是和他一块儿席地而坐喝了起来。客人喝了将近三石也不醉。姜修非常惊讶，料想他绝非常人，就起来参拜他，问他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又问他：“你有什么道术能喝这么多？”客人说：“我姓成，名德器。早先多住在郊外，偶然遇上老天降恩，使我有用于当时。我现在已经老了，又自己得了道，能喝酒。要装满肚子，得喝五石。喝满了就安然无所求。”姜修听了这话，又让人取酒给他喝。不一会儿喝到五石，客人这才喝醉，就发狂地唱歌跳舞，自己叹息说：“高兴啊！高兴啊！”然后就倒在地上。姜修见他已经大醉，就让家仆扶他到屋内。到了屋内客人忽然跳起来，惊慌地跑出来。家人就去追赶他，见他误撞到一块石头上，砰的一声就找不到了。到天亮一看，原来是一个多年的酒瓮，已经破了。出自《潇湘

录》。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位老僧，常独居在一个茅草庵里，朝夕念经，只采药草和松籽来吃。每次吃完饭，总要自己寻一处溪涧来洗澡。他几年来一直住在山里，人们慢慢了解他了。忽然一天，有位穿破旧衣服的道士，执意请求老僧让他在庵中住一宿。老僧性格孤僻，又讨厌道士有很多尘俗之气，不答应。道士再三地说：“佛教和道教不相排斥，开天辟地以来，才知道有佛。你现在是佛门弟子，我现在是道门弟子，为什么不能容我住一宿，陪你清谈呢？”老僧说：“我是佛门弟子，根本不知道有道家能比得上佛家的地方。”道士说：“道，产生在亿万劫之前，能生天生人生万物。使人间有了天，有了地，有了人，有了万物，这都是我们道的功劳。亿万劫之前，人们都知道它，尊崇它，而你现在还不知道，就不是人了。”老僧说：“我佛经历了多如恒河之沙的劫难后，人们都独称他为世尊。他广泛地庇护众生，恩泽遍及天地，又哪里听说道能和他抗衡？我且来说一说释迦佛世尊，他是国王的儿子。当初，他舍弃王位，进入雪山，历万劫而不灭，得成正果。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故使外道邪魔，悉皆降伏。至于今日，孰不闻之？尔之老君，是谁之子？何处修行？教迹之间，未闻有益，岂得与我佛同日而言？”道士曰：“老君降生于天，为此劫之道祖，始出于周。浮紫气，乘白鹿，人孰不闻？至于三岛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灵异，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岂独师以庸庸之见而敢蔑耶？若以尔佛，舍父逾城，受穿膝之苦，而与外道角胜，又安足道哉？以此言之，佛只是群魔之中一强梁者耳。我天地人与万物，本不赖尔佛而生。今无佛，必不损天地人之万物也。千万勿自言世尊，自言世尊，世必不尊之，无自称尊耳。”老僧作色曰：“须要此等人，设无此等，即顿空却阿毗地狱矣！”道士大怒，伸臂而前，拟击老僧。僧但合掌闭目。须臾，有一负薪者过，见而怪之，知老僧与道士争佛道优劣。负薪者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

耶？无居我山，扰乱我山居之人！”遂遽焚其茅庵，仗伐薪之斧，皆欲杀之。老僧惊走入地，化为一铁铮，道士亦寻化一龟背骨。乃知其皆精怪耳。出《潇湘录》。

只有我为尊。所以让邪魔外道全都降服。直到今天，谁不知道他？你的太上老君是谁的儿子？他在什么地方修行？他的传道事迹中，没听说有什么好的地方，怎能和我佛同日而语？”道士说：“太上老君降生在天上，他作为这一劫的道祖，是从周朝开始的。他驾着紫气，骑着白鹿，谁没听说过？至于三岛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灵异，五尺高的儿童都知道。难道是你这个和尚凭着庸俗的见解可以蔑视的吗？至于你们佛祖，抛弃父亲丢掉城池，受穿透膝盖的痛苦，而与外道争强斗胜，又哪里值得一说呢？从这方面讲，佛只是群魔之中强横的那一个罢了。我们的天、地、人以及万物，本就不是依靠你们佛而生的。现在没有佛，一定不会给天、地、人以及万物带来什么损失。千万不要自己说自己是世尊，自己说自己是世尊，世一定不尊，不要自称尊了。”老僧变了脸色说：“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假设没有你们这样的人，那么阿毗地狱一下子就空了呀！”道士非常生气，伸臂向前，要打老僧。老僧只是合掌闭着眼睛。不一会儿，有一个背着柴的人路过，见了他二人觉得奇怪，知道是老僧和道士争佛和道的优劣。背柴人捋起袖子呵斥他们说：“你们两个都是父母生的却不奉养父母，都住在帝王的土地上却不对帝王称臣。不耕田就吃饭，不养蚕就穿衣。不但在人间苟且偷生，还要为了什么佛道争优劣吗？不要住在我们山上，扰乱我们居住在山上的人！”于是马上烧了那茅庵，拿着砍柴的大斧，要把他们全杀了。老僧吓得跑进地里，变成一口铁钟，道士也很快变成一块龟背骨。这才知道他们都是妖怪。出自《潇湘录》。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杂器用

独孤彦 姚康成 马 举 吉州渔者

凶器上

梁 氏 曹 惠 竇不疑

杂器用

独孤彦

建中末，有独孤彦者，尝客于淮泗间。会天大风，舟不得进，因泊于岸。一夕步月登陆，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会去，彦步绕于庭。俄有二丈夫来，一人身甚长，衣黑衣，称姓甲，名侵讦，第五。一人身广而短，衣青衣，称姓曾，名元。与彦揖而语，其吐论玄微，出于人表。彦素耽奇奥，常与方外士议语，且有年矣。至于玄门释氏，靡不穷其指归。乃遇二人，则自以为不能加也，窃奇之，且将师焉。因再拜请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愿为门弟子，其可乎？”二人谢曰：“何敢！”彦因征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卢氏，吾少以刚劲闻。大凡物有滞而不通者，

杂器用

独孤彦

建中末年，有个叫独孤彦的人，曾在泗水、淮水间做客。遇到大风，船无法行驶，于是停泊在岸边。一天夜晚，他趁着月光登上岸，来到一座佛寺。寺院里的和尚都去赴村民的集会了，独孤彦就漫步在庭院中。不一会儿有两个男子走来，一个人身材很高，穿着黑衣裳，自称姓甲，名侵讦，排行第五。一个人身材粗矮，穿着青色衣裳，自

称姓曾，名元。两个人同独孤彦施礼，交谈起来，两个人的言谈论述深奥玄妙，十分出众。独孤彦平时就喜欢钻研奇情奥理，经常和一些世外高人高谈阔论，已经有很多年了。对于道教和佛学，无不深入钻研其妙谛。如今他遇到了这两个人，感觉到自己远远不如他们，心中暗自惊奇，打算拜他们为老师。于是连连施礼说：“我是个好奇之人，今天有幸遇到两位先生，想要做你们的弟子，可以吗？”两个人辞谢说：“不敢当！”独孤彦于是询问他们从何处来。黑衣人说：“我的祖先原本姓卢，我年少时以刚毅强劲而闻名。大凡事物如果有滞塞不通畅的，

必侵犯以讦悟之。时皆谓我为‘侵讦’，因名之。其后适野，遇仇家击断，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药术，尝忝侍医之职。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于人。后以年老力衰，上欲以我为折腰吏，吾固辞免，退居田间。吾有舅氏，常为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尝不俱。然我自摈弃，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见矣。今夕君子问我，我得以语平生事，幸何甚哉！”语罢，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后也。唯陶唐之官，受姓于姚曾者，与子孙以字为氏，故为曾氏焉，我其后也。吾早从莱侯，居推署之职，职当要热。素以褊躁，又当负气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腾之谤，因而解去。盖吾忠烈之罪。我自弃置，处尘土之间，且有年矣。甘同瓦砾，岂敢他望乎？然日者与吾父遭事，吾父性坚正，虽鼎镬不避其危。赍人之急，要赴汤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于旧职，窘若囚系。余以父弃掷之故，不近于父，迨今亦数岁。足下有问，又安敢默乎？”语未卒，寺僧俱归。

二人见之，若有所惧，即驰去，数十步已亡见矣。彦讯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尝见焉，惧为怪耳。”彦奇其才，且异之，因析其名氏。久而悟曰：“所闻曾元者，岂非‘甌’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甌’字也。名元者，盖以‘瓦’中之画，致‘瓦’字之上，其义在矣。甲侵讦者，岂非铁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东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辩，其‘杵’字乎？名侵讦者，

必须要用侵犯刺激的方法使其醒悟。当时人们都叫我‘侵讦’，所以便以此作为自己的名字。后来到郊外，遇到仇人把我击断，就改姓甲，

以逃避祸患。我还精于医药之术，曾经滥充医官。不是不能精通医术，而是升降上下，都要借助于别人。后来因为年老体衰，皇上想叫我做个小官，我坚持辞掉，退居田园。我有个舅舅，曾和我是同事，行动坐卧，常形影不离。然而我自从离开，还常常思念舅舅。只是因为做官与归隐的志向不同，致使我们一直没能再见。今晚您询问我，使我有机会把平生的事都讲出来，多么庆幸啊！”说完，曾元说：“我的祖先，是陶唐氏的后代。陶唐氏的官，有从姚曾那里接受姓氏的，就让子孙以字为姓，所以就姓曾了，我就是曾姓的后人。我早先跟随莱侯，任推署之职，职位显赫重要。我平素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又好任气犯上，由此遭受小人激烈的诽谤，因此被免除官职。这都是我过于正直忠烈所导致的结果。我自从被弃置不用，处在尘世之间，已经很多年了。我甘愿像瓦石一样，哪敢有其他奢望呢？然而昔日我和父亲遭受祸事，我父亲性情坚贞正直，即使鼎镬在前也不避危险。为解除别人的急难，甘愿赴汤蹈火，人们也因此敬重他。现在他拘守原职，困窘得像监狱里的囚犯一样。因为被父亲抛弃的缘故，我不亲近父亲，已经有好几年了。你询问我，我又怎敢沉默不语呢？”话没说完，寺院里的和尚都回来了。

那两个人看见寺里的和尚，似乎很害怕，就逃跑了，跑了十几步远就看不见了。独孤彦向和尚询问那两个人的来历，一个和尚说：“我居住在这座寺院里很久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恐怕是妖怪吧。”独孤彦赞叹那两个人的才华，也感到有些怪异，就分析那两个人的姓名。许久才想明白，他说：“所谓曾元，难道不是‘甑’吗？从字的结构来说，‘瓦’字加个‘曾’字，是‘甑’字。名叫元，大概是把‘瓦’字中的一划，移动到‘瓦’字的上面，它的意义就在这儿了。甲侵汙，难道不是铁杵吗？把‘午木’合在一起是‘杵’字。姓甲，是取东方对应甲乙，对应木。排行第五，也是借‘午’字的音。由此推想，不正是个‘杵’字吗？名叫侵汙，

盖反其语为‘金截’。以‘截’附‘金’，是‘铁’字也。总而辩焉，得非甑及铁杵耶！”明日，即命穷其迹，果于朽壤中，得一杵而铁者；又一甑自中分，盖用之余者。彦大异之，尽符其解也。出《宣室志》。

姚康成

太原掌书记姚康成，奉使之汧陇。会节使交代，入蕃使回，邮馆填咽。遂假邢君牙旧宅，设中室，以为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废，庭木森然。康成昼为公宴所牵，夜则醉归，及明复出，未尝暂歇于此。一夜，自军城归早，其属有博戏之会，故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复召客，客无至者。乃命馆人取酒，遍赐仆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寝。二更后，月色如练，因披衣而起，出于宅门，独步移时，方归入院。遥见一人，入一廊房内，寻闻数人饮乐之声。康成乃蹑履而听之，聆其言语吟啸，即非仆夫也。因坐于门侧，且窥伺之。仍闻曰：“诸公知近日时人所作，皆务一时巧丽。其于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赋一篇，以取乐乎？”皆曰善。乃见一人，细长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人，亦长细而黄，面多疮孔，而吟曰：“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直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又一人肥短，鬓发垂散，而吟曰：“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

是因为这两个字先正切再倒切，就是‘金截’。‘截’附‘金’字旁，是‘铁’字。综合起来分析，不正是甑和铁杵吗！”第二天，他叫人寻找那两个人的踪迹，果然在腐土之中，找到一个铁杵；又找到一个从中间裂开的甑，大概是被人用剩下的。独孤彦大为惊异，完全符合其推论。出自《宣室志》。

姚康成

太原节度掌书记姚康成，奉命出使到汧水、陇山一带。正赶上节度使替换，出使外邦的使臣返回，所以驿馆十分拥挤。姚康成便借邢君牙的旧宅，把堂屋布置了一下，作为休息的地方。那个房子空废很久了，庭院中草木茂密。姚康成白天忙于应酬赴宴，晚上喝醉了才回来，到天明又出去，未曾在这里好好休息。一天晚上，他从军城回来得早了一点，他的部下赌博聚会去了，所以他没有喝醉。他坐在堂上，叫人上茶，又想招呼客人，但客人也没有来。于是他叫驿馆的侍

从拿来酒，赏赐给每一个仆人，对他们一路上的辛勤侍奉表示慰劳。不一会儿大家都喝醉了，姚康成也躺下休息。二更以后，月色皎洁如同白绢，他穿衣服起来，走出宅院大门，独自散了一会儿步，才返回宅院。这时他远远看见院子里有一个人，进入一间厢房里，不久又听到几个人喝酒说笑的声音。姚康成就轻轻地走过去听，听他们说话和吟诵，知道不会是仆人。于是他坐到门边，偷偷地观察这些人。听到其中一人说：“各位知道近来文人的作品，都是追求一时的辞藻华丽。在寄托情感以表达自己的见解、描写事物以抒发志向，都有所不足。”又说：“现在我们三个人可否各自赋诗一首，以助酒兴呢？”几个人都表示赞成。这时姚康成看见一个人，身材修长而皮肤黝黑，吟诵道：“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个人，也身材修长而肤色微黄，脸上还有很多疮疤，吟诵道：“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直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又见一个人肥胖粗矮，鬓发垂散，他吟诵道：“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

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康成不觉失声，大赞其美。因推门求之，则皆失矣。俟晓，召舒吏询之，曰：“近并无此色人。”康成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寻其处。方见有铁钁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秃黍稷帚而已。康成不欲伤之，遂各埋于他处。出《灵怪集》。

马 举

马举镇淮南日，有人携一棋局献之，皆饰以珠玉。举与钱千万而纳焉。数日，忽失其所在。举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诣门，请见举。多言兵法，举延坐以问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时也，公何不求兵机战术，而将御寇仇？若不如是，又何作镇之为也？”公曰：“仆且治疲民，未暇于兵机战法也。幸先生辱顾，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废也，废则乱生，乱生则民疲，而治则非所闻。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后将校精，将校精而后士卒勇。且夫将校者，在乎识虚盈，明向背，冒矢石，触锋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汤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为列藩连帅，当有为帅之才，不可旷职也。”举曰：“敢问为帅之事何如？”叟曰：“夫为帅

也，必先取胜地，次对于敌军。用一卒，必思之于生死；见一路，必察之于出入。至于冲关入劫，虽军中之余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舍大，急杀而屡逃。据其险地，张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

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姚康成不觉失声叫好，对他们的诗十分赞美。于是推开门进去找他们，但这些人都不见了。等到天亮，姚康找来驿馆的官员询问那几个人的来历，官员回答：“近来没有这样的人。”姚康成怀疑他们一定是鬼魅，于是便寻找他们的踪迹。这才看见只是一柄小铁锅、一管破笛子和一把秃头扫帚而已。姚康成不想伤害它们，就将它们找个地方埋了。出自《灵怪集》。

马 举

马举镇守淮南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一个装饰着珍珠宝玉的棋盘献给他。马举给了那人很多钱，把棋盘收下了。过了几天，棋盘忽然不见了。马举叫人寻找，但没有找到。一天忽然有一个老头，拄着拐杖来到门前，求见马举。老头谈论的大多是兵法，马举请他入坐并询问他。老头说：“当今正是用兵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研究兵法战术，准备防御敌寇的入侵呢？若不这样，你镇守此地又有什么作为呢？”马举说：“我忙于治理疲弱的百姓，没有时间研究兵法战策。有幸让先生屈尊赶来，您有什么指教呢？”老头说：“兵法不可荒废，荒废了就会生乱，生乱就会导致百姓疲困，那时候再想治理好就是闻所未闻的事了。何不先以法来整顿军队，军队整顿好了将校才能精干，将校精干以后士兵才能勇敢。况且作为将校，重要的在于能够识别虚实，明察人心的向背，敢于冒险冲锋，拼杀格斗。作为士兵，要不怕赴汤蹈火，出生入死，遵守命令始终如一。现在您既然统领藩镇，身为节度使，就应具备帅才而不可失职。”马举说：“敢问主帅应当做些什么呢？”老头说：“做主帅的，一定要首先立足于制胜之地，其次才是对付敌军。使用一名士兵，一定要先考虑他的生死；遇见一条道路，一定要先弄清进退之路。至于破关打阵，虽然是军中的次要事情，也都不可忽视。还有为了保全一小部分，而舍弃大部分，急速杀敌而屡次逃走的情况。重要的是占据险要的地势，布置疑惑敌人的兵

力。妙在急速进攻，不可疑心过重或犹豫寡断。

其或迟速未决，险易相悬，前进不能，差须求活。屡胜必败，慎在欺敌。若深测此术，则为帅之道毕矣。”举惊异之，谓叟曰：“先生何许人？何学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强之人也。自幼好奇尚异，人人多以为有韬玉含珠之誉。屡经战争，故尽识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内，物无不衰，况假合之体，殊不坚牢，岂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辞，公坚留，延于客馆。至夜，令左右召之，见室内唯一棋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镜照之。棋局忽跃起，坠地而碎，似不能变化。公甚惊异，乃令尽焚之。出《潇湘录》。

吉州渔者

吉州龙兴观有巨钟，上有文曰：“晋元康年铸。”钟顶有一窍，古老相传，则天时，钟声震长安。遂有诏凿之，其窍是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钟所在，至旦如故。见蒲牢有血痕并菰草。菰草者，江南水草也，叶如薤，随水浅深而生。观前大江，数夜，居人闻江水风浪之声。至旦，有渔者见江心有一红旗，水上流下。渔者棹小舟往接取之，则见金鳞光，波涛汹涌，渔者急回。始知蒲牢斗伤江龙。出《玉堂闲话》。

凶器上

梁 氏

后魏洛阳阜财里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

强弱险易相差悬殊无法前进时，要寻求退路，保存力量。屡胜必败，重要的是诱敌深入。如果深刻地领会掌握了这些原则，便是具备了做主帅的条件。”马举非常惊奇，问老头说：“先生是哪里人？为什么有这么高深的学问呢？”老头说：“我是南山中质朴倔强的人。自幼好奇喜怪，人们都认为我胸怀韬略，腹有良谋。因为我屡经战事，所以尽知用兵之法。但天地之间，事物没有不衰败的，何况我这勉强凑合的

身体，很不硬朗，怎么能长久呢？我们见面，就是说一说用兵打仗的要点罢了，希望能引起你的一点注意。”说完就要告辞，马举坚持挽留他，把他请到馆驿休息。到了晚上，马举叫手下人去请老头，见室内只有一个棋盘而已，就是丢失的那个。马举知道那老头是个妖怪，就命令手下人用古镜照它。那棋盘忽然跳起来，落到地上摔碎了，好像也不能变化。马举很惊异，就命人把棋盘碎块烧光了。出自《潇湘录》。

吉州渔者

吉州龙兴观有一口大钟，钟上有一行字：“晋元康年铸。”大钟顶上有一个洞，据老辈人相传，武则天的时候，这钟声震动长安。于是武则天命令凿坏它，大概就是这个洞了。天祐年间的一天晚上，大钟突然丢失，第二天早晨又回到原处。钟上所铸的神兽蒲牢身上有血迹，并挂着菰草。菰草是江南的一种水草，叶子像薤草，随着水的深浅而生长。龙兴观前的大江，一连几天夜里，住在那里的人都听到江水风浪的巨大响声。到天亮时，有一个打鱼的人看见江心有一面红旗，从上游漂下来。打鱼的人划着小船去取红旗，只见水中鳞光闪烁，波涛汹涌，打鱼的人急忙回转。这才知道是神兽蒲牢斗伤了江龙。出自《玉堂闲话》。

凶器上

梁氏

北魏洛阳阜财里有座开善寺，是京兆人韦英的住宅。韦英早卒，其妻梁，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箭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化为茅马。从者数人，尽为蒲人。梁氏惶惧，舍宅为寺。出《洛阳伽蓝记》。

曹 惠

武德初，有曹惠为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妙，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红、轻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无异于人。惠问曰：“汝何物，颇能作怪？”轻素与轻红曰：“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隐侯哀宣城无常，葬日故有此赠。时素圻中，方持汤与乐夫人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夫人畏惧，跣足化为白蜃。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时颌瑟瑟环，亦为贼敲颐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平二年也。自尔流落数家，陈末麦铁杖犹子将至此。”

惠又问曰：“曾闻谢宣城婚王敬则女，尔何遽云乐夫人？”轻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乐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种，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犹与宣城不睦。伺宣城严颜，则磔石拄关，以为威胁。宣城自密启于天帝，许逐之，二女

死，他的妻子梁氏没有办理丧事就改嫁了，招赘河内人向子集为丈夫。虽说是改嫁，但仍然居住在韦英的房宅里。韦英得知梁氏改嫁，在一天白天回到家中。他骑着马，带了几个人，来到庭院前，高喊：“阿梁，你忘记我了吗？”向子集惊慌害怕，拉开弓射韦英。韦英中箭倒地，立刻变成了桃木人。骑的马变成了茅草马。跟随的几个人，也都变成了蒲草扎的。梁氏害怕，于是把房宅捐作寺院。出自《洛阳伽蓝记》。

曹 惠

武德初年，有个叫曹惠的任江州参军。官府有一座佛堂，堂里有两个木偶人，一尺多长，雕刻装饰得十分巧妙，但涂料已经剥落。曹惠就拿回家给小孩玩。后来小孩正在吃饼，木偶也伸手要饼。小孩惊讶地告诉曹惠，曹惠笑着说：“拿木偶来。”木偶立即说：“轻红、轻素自有名字，为什么叫我们木偶？”于是转眼间就跑了，和人没有什么

两样。曹惠问道：“你们是什么时代的木偶，能如此作怪？”轻素和轻红说：“我们是宣城太守谢朓陪葬的木偶。当时天下的能工巧匠，都比不上沈隐侯家的老仆人孝忠。轻素、轻红就是孝忠制造的。沈隐侯哀伤谢朓早逝，埋葬谢朓时就放入这木偶。一天轻素在墓中，正拿热水给乐夫人洗脚，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拿着武器发出告诫的声音，乐夫人很害怕，光着脚就变成了白螭蛄。一会儿，有两个盗贼拿着火把进来，把墓中财物全部盗走了。谢朓当时嘴里含的瑟瑟环，也被盗贼敲碎下巴拿走了。盗贼用火把照着轻红和轻素说：‘这两个冥器挺好，可以给小孩当玩具。’于是拿了出去。当时是天平二年。我们从此流落了几家，到陈朝末年，麦铁杖的侄子又把我们带到这里。”

曹惠又问：“听说谢太守娶的是王敬则的女儿，你为什么说是乐夫人呢？”轻素说：“王氏是他生前的妻子，乐氏是阴间的婚配。王氏本是低贱人的后代，性情粗鲁莽撞，到了阴曹地府，还和谢太守不和。她见谢太守面色不悦，就投掷石头、顶住门来威胁他。谢太守秘密地报告了天帝，天帝允许驱逐她，两个女儿

一男，悉随母归矣。遂再娶乐彦辅第八女，美姿质，善书，好弹琴，尤与殷东阳仲文、谢荆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寻。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词人，唯不及东阿耳。其余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见为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同列，乘肥衣轻，贵于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晋、宋、齐、梁，可以为劳，近闻亦已停矣。”

惠又问曰：“汝二人灵异若此，吾欲舍汝，如何？”即皆言曰：“以轻素等变化，虽无不可，君意如不放，终不能逃。庐山山神欲取轻素为舞姬久矣，今此奉辞，便当受彼荣富。然君能终恩，请命画工，便赐粉黛。”惠即令工人为图之，使搞锦绣。轻素笑曰：“此度非论舞伎，亦当彼夫人。无以奉酬，请以微言留别。百代之中，但以他人会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言曰：‘鸡角入骨，紫鹤吃黄鼠，甲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

后有人祷庐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纳二妾，要翠钗花簪，汝宜求之，当降大福。”祷者求而焚之，遂如愿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访之时贤，皆不悟。或云，中书令岑文本识其三句，亦不为人说。出《玄怪录》。

窦不疑

武德功臣孙窦不疑为中郎将，告老归家。家在太原，宅于北郭阳曲县。不疑为人勇，有胆力，少而任侠。常结伴十数人，斗鸡走狗，樗蒲一掷数万，皆以意气相期。而太原城东北数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阴雨昏黑后，多出。人见之，或怖而死。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与钱五千。”

和一个儿子，都随母亲回娘家了。于是又娶了乐彦辅的第八个女儿，她姿容美丽，善书法，好弹琴，尤其和东阳太守殷仲文、荆州刺史谢晦的夫人相处得很好，每天形影不离。谢太守常说：“我的才华同古代文人相比，只是不如曹植。其他文人，都是我案板上的肉，可以任意宰割。”现在谢朓任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地位相当，骑骏马，穿皮裘，比生前富贵百倍。然而十个月朝拜一次晋、宋、齐、梁，可能他非常辛苦，听说近来已经停止了。”

曹惠又问：“你二人如此灵异，我想放了你们，怎么样？”轻素和轻红立即回答：“虽然凭着我们的变化，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您不想放，我们也终究无法逃脱。庐山山神早就想娶轻素作舞妓，如今领命告辞，应当就可以去那里享受荣华富贵了。如果您能最终成全我们，就请您找画工，给我们化妆涂色。”曹惠就命令画工为她俩涂色，使她们色彩鲜艳美丽。轻素笑着说：“这回别说是舞妓了，都可以做庐山山神的夫人了。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请让我们说几句隐语作为临别赠言。百代之中，但凡有能明白这几句话的，无不是忠臣和高官。这句话是：‘鸡角入骨，紫鹤吃黄鼠，甲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

后来有人祭祀庐山神时，女巫说：“山神新娶了两个小妾，要翠钗花簪，你应该为他找来，山神就会降洪福给你。”祈祷的人找到后送去焚烧了，果然如愿以偿。曹惠不能理解那几句隐语的意思，求教于有学问的人，都解释不了。有人说，中书令岑文本理解其中三句话，但也不为别人解说。出自《玄怪录》。

窦不疑

武德年间的功臣子孙窦不疑曾任中郎将，后来告老还乡。他家在太原城北的阳曲县。窦不疑胆大勇敢，少年时就很侠义。常聚集十多个人斗鸡斗狗，玩樗蒲时一赌就是几万，都以意气相投。太原城东北几里远的地方，道上经常闹鬼，鬼的身高两丈，经常在阴雨天或昏黑的夜晚出现。人们看见后，有的竟被吓死了。少年们都说：“能够前去射死路上鬼的人，给赏钱五千。”

余人无言，唯不疑请行。迨昏而往，众曰：“此人出城便潜藏，而夜给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随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于岸下，不疑乃还。诸人笑而迎之，谓不疑曰：“吾恐子潜而给我，故密随子，乃知子胆力若此。”因授之财，不疑尽以饮焉。明日，往寻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则编荆也，今京中方相编竹，太原无竹，用荆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亦从此以雄勇闻。

及归老，七十余矣，而意气不衰。天宝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阳曲，从人饮，饮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尽令从者皆留，己独乘马，昏后归太原。阳曲去州三舍，不疑驰还。其间则沙场也，狐狸鬼火丛聚，更无居人。其夜，忽见道左右皆为店肆，连延不绝。时月满云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转众，有诸男女，或歌或舞，饮酒作乐，或结伴踏蹄。有童子百余人，围不疑马，踏蹄且歌，马不得行。道有树，不疑折其柯，长且大，以击。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复见二百余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来绕不疑，踏蹄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树柯击之，长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见非常，乃下道驰。将投村野，忽得一处百余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门求宿，皆无人应，虽甚叫击，人犹不出。村中有庙，不疑入之，系马于柱，据阶而坐。时朗月，夜未半，有妇人

人们听了都不说话，只有窦不疑要去。黄昏时窦不疑出发，大家说：“他要是出城后就藏起来，而夜里欺骗我们说已用箭射了那鬼，能让人相信吗？我们何不秘密地跟在他的后面。”窦不疑到了鬼出现的地方，正巧鬼出来。窦不疑追上去用箭射鬼，鬼中箭逃跑。窦不疑继续追赶，一共射中三箭，鬼一头栽到河岸下，窦不疑才返回。少年们笑着迎接他，对他说：“我们怕你藏起来欺骗我们，所以偷偷跟踪

你，这才知道你胆子竟这么大。”于是把钱给了他，他全都用来喝酒了。第二天，人们到鬼被射中的河岸下寻找，找到一个驱疫避邪的神像，是用荆条编成的，现在京城里驱疫避邪的神像是用竹子编的，太原一带没有竹子，所以用荆条编成。它的旁边又找到三支箭。从这以后，道路上的鬼就消失了，窦不疑也从此以雄猛勇敢而闻名。

等到他告老还乡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他的胆气依旧不衰。天宝二年冬十月，窦不疑去阳曲同别人饮酒，喝醉了想回家，主人苦苦挽留他。窦不疑命令仆从都留下，自己独自骑马，在黄昏后返回太原。阳曲距太原州城有九十里，窦不疑疾行而回。经过的道路是古战场，狐狸与鬼火聚集，更没有人居住。那天夜里，窦不疑忽然看见道两旁都是店铺，连绵不断。当时月圆云淡，窦不疑觉得很奇怪。不一会儿店铺变得更多了，有很多男女在唱歌跳舞，饮酒作乐，还有人结伴用脚打着拍子。有小童一百多人，围住了窦不疑的马，边打拍子边唱歌，马不能前进。道旁有树，窦不疑折断树上又长又大的树枝，用来击打他们。唱歌的人逃跑了，窦不疑才能往前走。又到一个旅店，又看见二百多人，身材又高又大，衣服很华丽，上前围绕着窦不疑，打着拍子唱歌。窦不疑大怒，又用树枝击打他们，那些高个子便都消失了。窦不疑有些害怕，认为看到的東西太奇怪了，就走下大道纵马疾驰。想找村庄投宿，忽然遇到一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房屋众多。窦不疑敲门投宿，全都没有人回应，即使他使劲敲门，仍然没有人出来。村中有座庙，窦不疑进来，把马拴到柱子上，坐在台阶上。这时月光明亮，快到半夜时，有一个女人

素服靓妆，突门而入，直向不疑再拜。问之，妇人曰：“吾见夫婿独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为夫婿？”妇人曰：“公即其人也。”不疑知是魅，击之，妇人乃去。厅房内有床，不疑息焉。忽梁间有物，坠于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殴之，则为犬音。自投床下，化为火人，长二尺余，光明照耀，入于壁中，因尔不见。不疑又出户，乘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憩止，天晓不能去。会其家求而得之，已愚且丧魂矣。昇之还，犹说其所见。乃病月余卒。出《纪闻》。

穿着淡雅的服装、擦着脂粉，破门而入，径直走过来向窦不疑连连下拜。窦不疑问她，她说：“我知道我的丈夫独居，所以前来相伴。”窦

不疑说：“谁是你的丈夫？”女人说：“你就是。”窦不疑知道她是鬼魅，上前打她，她才离开。厅堂内有床，窦不疑到床上休息。忽然房梁上有个东西，掉到他的肚子上，大小像个盆。窦不疑打它，竟发出狗的叫声。那东西自己滚到床下，变成了一个火人，长二尺多，光辉照耀，进入墙壁中，就看不见了。窦不疑又走出门，骑马离开，终于找到一处树林进去休息，天亮以后已不能走路。正好这时家里人找到了他，他已经呆傻并且失魂落魄了。把他抬回家后，他还讲述了见到的事。病了一个多月就死了。出自《纪闻》。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彦范 蔡 四 李 华 商乡人 卢 涵

张不疑

凶器下

桓彦范

扶阳王桓彦范，少放诞，有大节，不饰细行。常与诸客游侠，饮于荒泽中。日暮，诸客罢散，范与数人大醉，遂卧泽中。二更后，忽有一物，长丈余，大十围，手持矛戟，瞋目大唤，直来趋范等。众皆俯伏不动，范有胆力，乃奋起叫呼，张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树，范手断一枝，持以击之，其声策策，如中虚物。数下，乃匍匐而走。范逐之愈急，因入古坟中。洎明就视，乃是一败方相焉。出《广异记》。

蔡 四

颍阳蔡四者，文词之士也。天宝初，家于陈留之浚仪。吟咏之际，每有一鬼来登其榻，或问义，或赏诗。蔡问：“君何

凶器下

桓彦范

扶阳王桓彦范，年轻时放荡不羁，注重大节，但不注重细小琐碎的事物。他曾经和朋友们外出行侠，在荒野中喝酒。黄昏时，大家散去，桓彦范等几个人喝得大醉，于是就睡在荒野。二更天以后，忽然

有一个怪物，一丈多高，粗有十抱，手里拿着长矛，瞪着眼睛大声呼喊，直朝桓彦范等人走过来。其他人都吓得趴着不动，只有桓彦范胆大，就跳起来大喊大叫，挥动拳头向怪物冲去，那怪物便返身往回走。遇到一棵大柳树，桓彦范用手拽断一根树枝，拿着打那怪物，发出唰唰的声音，像是打中了虚空物体。打了几下，那怪物匍匐着逃跑了。桓彦范越追越急，最后追到一座古墓之中。等到天亮后去察看，原来是一个破神像。出自《广异记》。

蔡 四

颍阳人蔡四是一个文人。天宝初年，他家住在陈留的浚仪县。每当他吟咏诗词的时候，就常有一个鬼来到他的床上，有时向他请教文义，有时一块儿欣赏诗词。蔡四问道：“您是什么鬼神，忽此降顾？”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来耳。”蔡初甚惊惧，后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欢乐。蔡氏故人有小奴，见鬼，试令观之，其奴战栗。问其形，云：“有大鬼，长丈余，余小鬼数人在后。”蔡氏后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诸果木其外。候鬼至，谓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与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辞谢主人。其后每言笑毕，便入此居偃息，以为常矣。久之，谓蔡氏曰：“我欲嫁女，暂借君宅。”蔡氏不许曰：“老亲在堂，若染鬼气，必不安稳。君宜别求宅也。”鬼云：“大夫人堂，但闭之，必当不入，余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后方还住，而安稳无他事也。后数日，云设斋，凭蔡为借食器及帐幕等。蔡云：“初不识他人，唯借己物。”因问欲于何处设斋，云：“近在繁台北。世间月午，即地下斋时。”问：“至时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适不可。”蔡氏以鬼，举家持《千手千眼咒》。家人清净，鬼即不来；盛食荤血，其鬼必至。欲至其斋，家人皆精心念诵，着新净衣，乘月往繁台。遥见帐幕僧徒极盛，家人并诵咒，前逼之。见鬼惶遽纷披，知其惧人，乃益前进。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与徒侣十余人北行。蔡氏随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没，记其所而还。明与家人往视之，是一废墓，中有盟器数十，当圻者最大，额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积火焚之，其鬼遂绝。出《广异

记》。

鬼神，忽然光顾至此？”鬼说：“我姓王，排行老大。因仰慕你的才华品德而来。”蔡四开始很害怕，后来渐渐同鬼亲近起来。那个鬼每次来时，他们都互相称王大、蔡四，一起言谈欢笑。蔡四的朋友有个小仆人，能看见鬼，蔡四就试着让他观察王大，小仆人看后吓得直哆嗦。蔡四问他长什么样，小仆人说：“有个大鬼，身高一丈多，还有几个小鬼跟在后面。”于是蔡四制作了一个小木屋，放到宅院的西南角，外边栽植了各种果树。等到鬼来了，蔡四对鬼说：“人鬼有别，这你是知道的。昨天给你做了一间小屋，请你到那儿去住。”鬼很高兴，感谢了主人。从那以后他们每次谈笑结束，鬼就进入那个小屋休息，形成了习惯。又过了段时间，鬼对蔡四说：“我想嫁女儿，临时借你的房子一用。”蔡四不同意，说：“老母亲还健在，假如染上鬼气，一定不会安稳。你应该去找别人的房子。”鬼说：“老夫人的房间，只要关好门，我们一定不进去，我只借七天。”蔡四不得已答应了。七天以后才回去住，倒也平安无事。过了几天，鬼说要设斋宴，想托蔡四借些食物器皿及帐幕等。蔡四说：“我不认识别的人，只能借给你自己的物品。”他又问鬼想在什么地方摆设斋宴，鬼说：“就在不远处的繁台北面。阳间的午夜，就是阴间吃斋的时候。”又问：“到时候去观看，可以吗？”鬼说：“怎么不可以。”蔡四因为有鬼，让全家人都念诵《千手千眼咒》。家里人心清意净，鬼就不来了；如果吃丰盛的荤腥食物，那么鬼一定会来。快到鬼设斋那天，蔡四家的人都认真诵经念咒，穿着新的干净衣服，踏着月色去繁台。从远处看见帐幕与和尚非常多，家里人一齐诵经，向前逼近。看见那群鬼慌乱起来，知道他们怕人，于是又往前走。走到跟前，鬼忽地一下就逃散了。那个王大和十几个同伴往北逃去。蔡四在后面跟踪，走了大约五六里，来到一处满是树木的坟地时，鬼不见了，蔡四记住鬼消失的地点就回来了。第二天他和家人去观看，那里是一个荒废的坟墓，墓中有几十件陪葬的器物，墓中间的那个最大，上面有个“王”字。蔡四说：“这个大概就是王大吧！”于是放火将墓葬器物全都烧掉，鬼就灭绝了。出自《广异记》。

李 华

唐吏部员外李华，幼时与流辈五六人，在济源山庄读书。半年后，有一老人，须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骑院墙坐，以石掷华等，当窗前后。数月，居者苦之。邻有秦别将，善射知名。华自往诣之，具说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复来，投石不已。秦乃于隙中纵矢，一发便中，视之，乃木盟器。出《广异记》。

商乡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乡之郊。初与一人同行，数日，忽谓人曰：“我乃是鬼，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战斗。欲假一言，以定祸乱，将如之何？”云：“苟可成事，无所惮。”会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坟。鬼指坟，言是己冢：“君于冢前大呼‘有敕斩金银部落’，如是毕矣。”鬼言讫，入冢中，人便宣敕。须臾间，斩决之声。有顷，鬼从中出，手持金银人马数枚，头悉斩落。谓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报恩耳。”人至西京，为长安捉事人所告。县官云：“此古器，当是破冢得之。”人以实对。县白尹，奏其事。发使人随开冢，得金银人马，斩头落者数百枚。出《广异记》。

卢 涵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去十余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守茔青衣，

李 华

唐吏部员外郎李华，小时候和五六个同伴，在济源的山庄里读书。半年后，有一个胡子眉毛都白了的老人，经常拿着一袋拳头大小的石头，每到晚上，就骑在院墙上，用石头投掷李华他们，掷到窗子前后。一连几个月，大家都被他折腾得受不了。邻居有个姓秦的将军，以善于射箭闻名。李华亲自去拜见他，详细说了这事。秦将军很

痛快地拿着弓箭来到山庄等候。到晚上那老人又来了，不停地投掷石头。秦将军便在乱石的空隙中射箭，一箭便射中了他，一看，原来是个木制的陪葬器。出自《广异记》。

商乡人

近代有个人，旅行到商乡的郊外。开始和一个人一同行，几天后，那人忽然对他说：“我是鬼，因家中陪葬的器物叛乱，日夜战斗。想借助你一句话，用来平定祸乱，你看怎么样？”这人回答说：“如果可以成事，没什么不行的。”这时正是晚上，走近道旁一座大墓。鬼指着墓，说这是自己的墓：“请您在墓前大喊‘有诏令斩杀金银部落’，这样就可以了。”鬼说完进入墓中，这个人就宣布诏令。一会儿，听到斩杀的声音。不久，那鬼从墓中出来，手里拿着几个金银做的人和马，头都斩掉了。对这人说：“得到这些足够使您一生幸福的，用这来报答您的恩情。”这人到了长安，被长安的捕快告发。县官说：“这是古器，一定是盗墓所得。”这人将实情报告县官。县官向府尹报告此事。派人跟随这个人挖开那座墓，得到被斩落头的金银人马好几百个。出自《广异记》。

卢 涵

开成年间，有个学究叫卢涵，家住洛阳，有座庄园在万安山北面。夏季麦子丰收，瓜果又成熟了，卢涵独自骑上小马去庄园。还有十几里，他看到大柏树林边上，有几间新建的洁净房舍，是作店铺用的。这时太阳快落山了，卢涵于是停下来休息。他看见一个少女，容貌十分娇媚。问她是谁，她说是为耿将军看坟的侍女，

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言多巧丽，意甚虚襟，盼睐明眸，转资态度。谓涵曰：“有少许家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捧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极欢。青衣遂击席而讴，送卢生酒曰：“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涵恶其词之不称，但不晓其理。酒尽，青衣谓涵曰：“更与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烛挈樽而入。涵蹑足窥之，见悬大乌蛇，以刀刺蛇

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掷出户，解小马而走。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方大，且与我趁，取遮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重，相去百余步。涵但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隐隐雪白处。有人言云：“今宵必须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当受祸。”涵闻之，愈怖怯。及庄门，已三更。扃户阒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跼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汉径抵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小儿。但见小儿手足捞空，于戟之巅，只无声耳。良久而去。

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逃户环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盟器婢子，高二尺许，傍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骨。

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卢涵很喜爱她，和她谈话。她言辞乖巧，态度谦和，眼神顾盼，姿态动人。她对卢涵说：“有少量自家酿的酒，您能喝两杯吗？”卢涵说：“不错。”于是她捧着一个古铜樽走出来，和卢涵畅饮。随后那侍女击打着坐席唱歌，为卢涵助兴道：“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卢涵厌恶这歌词写得不好，但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酒喝光了，侍女对卢涵说：“再为您进屋添酒去。”于是拿着蜡烛和酒樽进屋。卢涵放轻脚步偷偷观察，只见屋内悬挂着一条大黑蛇，侍女用刀刺出蛇的血，滴到酒樽中，变成酒。卢涵非常害怕，这才明白遇到鬼魅了，于是立刻纵跃出门，解开小马骑上逃走。侍女连喊数声说：“今晚要留郎君住一宿，不要离去！”她知道留不住卢涵，又喊：“东边的方大，快给我追，拦住郎君！”不久听见柏树林中，有一个大汉，高声答应着。卢涵回头看去，有个像大枯树一样的怪物追上来，脚步非常沉重，距离一百多步。卢涵只顾加鞭疾驰，又经过一个小柏树林，有个巨大的怪物，隐隐约约是雪白色的。只听到耳边有人说：“今晚必须抓住这个

人，否则，明天早晨您会遭受灾祸。”卢涵听了，越发恐惧。到了庄园门前，已经三更天了。庄门关得好好的，只有几辆空车在门外。一群羊正在吃草，没有一个人。卢涵下马，偷偷地蜷缩在车箱下边。看见那大汉一直追到门前，墙虽然很高，但只到这个人的腰胯。大汉手拿着戟，向庄内观察，然后用戟刺庄内的小孩。只见小孩手脚抓空，被挑到戟尖上，只是没有声音。大汉很久才离去。

卢涵估计他已经走远，才起来敲门。庄客开门，惊讶卢涵夜间到来，卢涵喘气冒汗不能说话。到第二天早晨，忽然听到庄院内客人的哭声，说：“三岁小孩，昨晚睡觉就再没苏醒过来。”卢涵十分憎恨那鬼怪，就率领家丁和庄客十几个人，拿着刀斧弓箭去搜寻鬼怪。见昨夜饮酒的地方，只有逃走的人家剩下的几间空房子而已，一个人都没有。于是又去搜寻柏树林，看见一个很大的做成婢女模样的陪葬器物，二尺多高，旁边有一条死去的黑蛇。又在东边柏树林中，看见一个大大的除鬼驱妖的神像骨架。

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堑而已。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出《传奇》。

张不疑

南阳张不疑，开成四年宏词登科，授秘书。游京，假丐于诸侯。乃以家远无人，患其孤寂，寓官京国。欲市青衣，散耳目于闾里间。旬月内，亦累有呈告者，适憎貌未偶。月余，牙人来云：“有新鬻仆者，请阅焉。”不疑与期于翌日。及所约时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称前浙西胡司马。揖不疑就位，与语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场，几及成事。曩以当家使于南海，蒙携引数年。记于岭中，偶获婢仆等三数十人，自浙右已历南荆，货鬻殆尽，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语毕，一青衣捧小盘，各设于宾主位，俄携银樽金盏，醪醴芳新，馨香扑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觉饮数杯。徐命诸青衣六七人，并列于庭，曰：“唯所选耳。”不疑曰：“某以乏于仆使，今唯有钱六万，愿贡其价。却望高明，度六万之直者一人

以示之。”朱衣人曰：“某价翔庠各有差等。”遂指一鸦鬟重耳者曰：“春条可以偿耳。”不疑睹之，则果是私目者矣。即日操契付金。春条善书录，音旨清婉，所有指使，无不惬意。又好学，月余日，潜为小诗，往往自于户牖间题诗云：“幽室鑱妖艳，无人兰蕙芳。春风三十载，不尽罗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两月余。

于是都叫人拆毁烧掉。又去寻找昨夜那个会说话的白色怪物，原来是一具人的白骨，四肢关节联缀，一块都不少。用铜斧头砍它，怎么也没有砍开，就扔到沟里了。卢涵原来有风湿病，竟因为饮了蛇酒而好了。出自《传奇》。

张不疑

南阳张不疑，在开成四年考中宏词科，授职秘书郎。他游遍京城，拜求各位大臣多加照顾。因为远离家乡，身边无人，在京城做官，他担心会孤单寂寞。于是想买一个婢女，就派人到坊间去物色。一个月里，有很多人来推荐人选，张不疑都嫌相貌一般而拒绝。过了一个多月，有个买卖介绍人来说：“刚有一个想卖婢女的，请你去看看。”张不疑和介绍人约定第二天去看。第二天去了主人家以后，有个穿红衣拿象牙笏板的人，自称是前浙西胡司马。他行礼请张不疑就座，同张不疑交谈得很爽快，他说：“我年轻时在名场上混迹，几乎成名。那时因为一个本家出使南海，承蒙他提携了几年。记得在岭南，偶然得到婢女几十人，从浙西到荆南，卖得只剩下六七个人了。承蒙介绍人领您前来。”说完，一个婢女捧着小盘，摆在宾主各人的位置上，又取来金杯银杯，斟上美酒，立刻酒香扑鼻。张不疑信奉道教，平时节制酒肉。今天却不知不觉喝了好几杯。主人就命令六七个婢女并排站在院子里，然后对张不疑说：“请随便选择吧。”张不疑说：“我因为没有仆从，所以想买个婢女，如今只有六万钱，情愿都拿出来。请您把她们当中值六万钱的出示一个给我看看。”主人说：“我这里的婢女价格高低确实有差异。”于是指着一个发髻乌黑遮住耳朵的婢女说：“春条值这个价钱。”张不疑一看，正是自己暗中看中的那个。当天便写了契约付了钱。春条能书善写，语音清脆婉转，指使她干的活，没有不让张不疑满意的。她还十分好学，一个多月的

时间，自己写了几首小诗，有的还题在门窗上，诗说：“幽室^黠妖艳，无人兰蕙芳。春风三十载，不尽罗衣香。”张不疑深深爱惜春条的才貌双全。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

不疑素有礼奉门徒尊师，居旻天观。相见，因谓不疑曰：“郎君有邪气绝多。”不疑莫知所自。尊师曰：“得无新聘否？”不疑曰：“聘纳则无，市一婢耳。”尊师曰：“祸矣！”不疑恐，遂问计焉。尊师曰：“明旦告归，慎勿令觉。”明早，尊师至，谓不疑曰：“唤怪物出来。”不疑召春条，泣于屏幕间，亟呼之，终不出来。尊师曰：“果怪物耳。”斥于室内，闭之。尊师焚香作法，以水向东而嚬者三，谓不疑曰：“可往观之，何如也？”不疑视之曰：“大抵是旧貌，但短小尺寸间耳。”尊师曰：“未也。”复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门而喷者三，谓不疑：“可更视之，何如也？”不疑视之，长尺余，少时，僵立不动。不疑更前视之，乃仆地，扑然作声。视之，一朽盟器，背上题曰“春条”。其衣服若蝉蛻然，系结仍旧。不疑大惊。尊师曰：“此虽然腰腹间已合有异。”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颈间果有血，浸润于木矣。遂焚之。尊师曰：“向使血遍体，则郎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郁悒无已，岂有与明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每一念至，惘然数日，如有所失，因得沉痾，遂请告归宁。明年，为江西辟。至日使淮南，中路府罢。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后一日，尊夫人继歿。道士之言果验。原缺出处，明抄本与下条相连，云出《博异志》。

又

一说，张不疑常与道士共辨往来。道士将他适，乃诫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膝下，又不可进买婢仆之辈。某去矣，幸勉之。”不疑即启母卢氏。卢氏素奉道，

张不疑平时有位礼敬的道教师父，住在旻天观。相见后，师父对张不疑说：“你身上有很多邪气。”张不疑不知道邪气是从哪儿来的。师父问：“你最近有没有娶妻纳妾？”张不疑说：“娶妻纳妾倒没有，只是买了一个婢女。”师父说：“灾祸啊！”张不疑害怕起来，就询问解救办法。师父说：“明天早上回去，不要让她知道。”第二天早晨，师父

来到张不疑家，对张不疑说：“召唤怪物出来。”张不疑召唤春条，她在屏风帐幕间哭泣，叫她好几次，怎么也不肯出来。师父说：“果然是怪物。”于是朝屋里呵斥，并把她关在了屋里。师父焚香施法，向东喷水三次，对张不疑说：“可以去看一看，她怎么样了？”张不疑看后说：“大体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是身材短小了几寸。”师父说：“不行。”又迈禹步施法，向门喷水三次，对张不疑说：“再去看看，怎么样了？”张不疑看到春条只剩一尺多长，不一会儿，在那里僵立不动。张不疑再走上前去看，春条扑的一声倒在地上。一看，是一个已经腐坏了的陪葬器，背上题着“春条”二字。她的衣服像蝉蜕一样，还像原来那样系着。张不疑非常吃惊。师父说：“这个怪物的腰腹部已有怪异的迹象了。”叫张不疑拿刀砍她，果然腰部有血，已浸到木头里了。张不疑于是将她烧了。师父说：“假如使她血遍布全身，那么你们全家，都要遭受这个妖物的祸害了。”从此张不疑郁郁寡欢，他想自己怎会和陪葬器物同居却不知道，恐怕活不长了。每次一想到这事，就好几天都怅然若失，因此得了重病，只好告假回家。第二年，他被征召到江西。到任后便出使淮南，中途又罢了官。再一年的八月死去。他死后第二天，他母亲也死了。道士的话果然应验了。原缺出处，明抄本与下一条相连，称出自《博异志》。

又

还有一说，张不疑经常和一个道士一起讨论过往和将来。一天道士要到别处去，告诫张不疑说：“你将有灾，不应该居住在你母亲身边，也不可以买进婢女仆人。我走了，希望你多保重。”张不疑就向母亲卢氏讲了这件事。卢氏素来尊奉道教，

常日亦多在别所求静，因持寺院以居，不疑旦问省。数月，有牙侏言：“有崔氏孀妇甚贫，有妓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钿，有姿首，最其所惜者。今贫不得已，将欲货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即酬其价十五万而获焉。宠侍无比。金钿美言笑，明利轻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惑之。无几，道士诣门。及见不疑，言色惨沮，吁叹不已。不疑诘之，道士曰：“嘻！祸已成，无奈何矣。非独于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惊怛，起曰：“别后皆如师教，尊长寓

居佛寺，某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祸？且如之何？”哀祈备至。道士曰：“皆无计矣，但为君辨明之。”因诘其别后有所进者，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买一婢耳。”道士曰：“可见乎？”不疑即召之，金缸不肯出。不疑连促之，终不出。不疑自诟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缸大骂曰：“婢有过，鞭撻之可也。不要，鬻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忧乎？何物道士，预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之乎？”不疑曰：“此事唯尊师命，敢不听德？”道士即以拄杖击其头，沓然有声，如击木。遂倒，乃一盟器女子也，背书其名。道士命焚之，掘地五六尺，得古墓，柩傍有盟器四五，制作悉类所焚者。一百五十千，在柩前俨然，即不疑买婢之资也。复瘞之，不疑恹恹发疾，累月而卒。亲卢氏，旬日继歿焉。出《博异记》，又出《灵怪集》。

平常也多在别的地方寻求清静，于是到寺院里居住，张不疑每天早晨去给母亲请安。几个月后，有买卖介绍人对张不疑说：“有个崔氏寡妇很穷，家有歌妓四人，都已经卖掉。现在她有一个婢女叫金缸，容貌美丽，是她最爱惜的。如今穷得没办法，想卖掉她。”张不疑很高兴，就让介绍人将金缸找来，付了十五万买下，宠幸爱惜无比。金缸谈吐婉转动听，聪明伶俐，做事敏捷，侍奉张不疑，总是事先知道张不疑心中的想法。张不疑越发迷恋上她。没过多久，道士来访。看到张不疑后，神色凄惨沮丧，长吁短叹不停。张不疑问是什么原因，道士说：“唉！灾祸已成，无可奈何了。不仅对于你，你母亲也难以幸免了。”张不疑十分惊恐，站起来说：“离别以后都按师父的教诲，母亲寄居在佛寺，我遵守道规丝毫不敢懈怠。不知为什么会造成灾祸？又该怎么办呢？”他向道士苦苦哀求。道士说：“都没有办法了，可还是要为你找出祸根。”于是询问他离别以后买进什么了，张不疑说：“家里缺少人力，前些日子只买了一个婢女。”道士说：“可以见见吗？”张不疑立即叫金缸，金缸不肯出来。张不疑连连催促她，始终不肯出来。张不疑骂她，她出来了。道士说：“就是她了。”金缸大骂说：“奴婢有过错，鞭打可以。不想要，卖了也可以。十五万钱还是值的，有什么可忧虑的？你这道士是个什么东西，干预别人家的事！”道士说：“可惜她吗？”张不疑说：“这事全听从师父的命令，怎敢不听从教诲？”道士就用手杖击打金缸的头，发出像击打木头似的

声音。金缸于是倒地，原来是一个女子模样的陪葬器物，背上写着她的名字。道士命令把它烧了，挖地挖到五六尺深，有一座古墓，棺材旁边有陪葬的器物四五件，制作得都像金缸那样。十五万钱，在棺材前放得好好的，就是张不疑买婢女的钱。把墓重新掩埋好后，张不疑迷离恍惚得了病，几个月就死了。母亲卢氏十天后也相继去世。出自《博异记》，又出自《灵怪集》。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贾 耽 刘希昂 范 璋 胡 荣 杨 祯

卢 郁 刘 威

土

马希范

火

贾 耽

唐相贾耽退归第，急令召上东门卒至，耽严戒之曰：“明日当午，有异色人入门，尔必痛击之，死且无妨。”门卒稟命。自巳至午，果有二尼，自东百步，相序而至，更无他异。直至门，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艳佚，如倡人之妇。其内服殷红，下饰亦红，二尼悉然。卒计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挝痛击之，伤脑流血，叫号称冤，返走，疾如奔马。旋击，又旋伤其足，殆狼籍毁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树，已失所在，更无踪焉。门卒报耽，具述别无异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异。耽曰：“打得死否？”具对伤脑折足，痛楚殆极，

火

贾 耽

唐宰相贾耽退朝回到自己的府第，急忙下令召上东门的看门小卒来，严厉地告诫他说：“明天正午，有穿着打扮怪异的人进门，你必须狠狠地打他，打死也没关系。”门卒领命。从巳时等到午时，果然有两个尼姑，从东面百步远的地方，一前一后地走来，并无异常之

处。一直到门口才看清，这两个尼姑涂脂抹粉，姿容妖冶艳丽，很像娼妓。她们的内衣是殷红色的，下身服饰也是红的，两个尼姑都是这样。门卒心想：“尼姑没有这样的。”于是使用鼓槌痛打她们，打伤脑袋直流血，连喊冤枉，转身就往回跑，跑得像马一样快。门卒很快又追上去打，打伤了她们的脚，狼狈不堪几乎把脚打断了。她们逃出百步外，在花草树木掩映下，已经失去了踪影。门卒回来向贾耽报告，详细述说了没有看见其他怪异之人，只遇见两个尼姑，衣饰姿容十分反常。贾耽问：“打死了吗？”门卒回答说，已经打得她们脑伤足折，疼痛难忍，

但打不死而失所在，无可寻之。耽叹曰：“然不免小有灾矣。”翌日，东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出《芝田录》。

刘希昂

元和中，内侍刘希昂将遇祸。家人上厕，忽闻厕中云：“即来，且从容。”家人惊报希昂。希昂自往听之，又云：“即出来，即出来。”昂曰：“何不出来？”遂有一小人，可长尺余。一家持枪跨马，而走出迅疾，趁不可及，出门而无所见。未几而复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独行至门，曰：“缘游看去家远，暂借后院盘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领过，姿质甚分明。良久不见出，遂令人觐之，已不见。希昂不信，自去观之，无所见，唯有一火柴头在厕门前。家属相谓曰：“此是火灾欲起。”觅术士镇厌之，当镇厌日，火从厨上发，烧半宅且尽。至冬，希昂忤宪宗，罪族诛。出《博异志》。

范 璋

宝历二年，明经范璋居梁山读书。夏中深夜，忽厅厨中有拉物声，范慵省之。至明，见束薪长五寸余，齐整可爱，积于灶上。地上危累蒸饼五枚。又一夜，有物扣门，因拊掌大笑，声如婴儿。如此经三夕。璋素有胆气，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状如小犬，连却击之，变成火，满川而灭。出《酉阳杂俎》。

但没等打死便不见了踪影，无处可寻。贾耽叹息道：“还是免不了要

有小的灾祸。”第二天，东市发生火灾，烧了成百上千家，经过扑救才熄灭。出自《芝田录》。

刘希昂

元和年间，内侍刘希昂将要遭遇灾祸。家里人上厕所，突然听到里面说：“就来，请不要着急。”家人惊恐地向希昂报告。希昂亲自去听，里面又说：“就出来，就出来。”希昂便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出来？”于是走出一个小人，一尺多高。全家人跨马持枪追打起来，但那小人跑得极快，怎么也追不上，一出大门就不见了。不久他又来了。七月十三日中午，忽然有个穿白衣服的女人，独自来到门口，说：“我因为外出游玩离家已远，只好暂借你家后院厕所一用，可以吗？”希昂答应了，让家人带她过去，她的身形容貌十分明艳。去了好久却不见她出来，于是希昂让家人偷偷去看，她已经不见了。希昂不信，亲自去看，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根烧火的干柴在厕所门前。家人们议论说：“这是要起火灾。”便寻找有法术的人来施法镇压，施法的那天，大火从厨房着起来，几乎烧光了半个宅院。到了冬天，希昂触怒了宪宗皇帝，遭灭族之祸。出自《博异志》。

范 璋

宝历二年，明经及第的范璋在梁山读书。夏天的一个深夜，忽然听到厨房有拉东西的声音，他懒得去看。到天亮时，只见一捆五寸多长的柴火，整整齐齐地摆在锅台上。地上还摆着五枚蒸饼。又一天夜晚，有个东西来敲门，并拍掌大笑，声音像婴儿。一连三天都是这样。范璋平时很有胆量，就趁它笑的时候，拽起一块大木柴追了出来。那东西样子像小狗，连续不断地击打，竟然变成了火，照亮了整个山谷才熄灭。出自《酉阳杂俎》。

胡 荣

长庆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荣家有精物，或隐或见。或作小儿，为着女人红裙，扰乱于人，或称阿姑。时复一处火发，所烧即

少，皆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烧河市营戍庐舍殆尽。岁中，胡云亦死。出《祥异集验》。

杨 祜

进士杨祜，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旬余，有红裳既夕而至。容色姝丽，姿华动人，祜常悦者，皆所不及。徐步于帘外，歌曰：“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鏤霜叶红。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祜曰：“歌者谁耶？何清苦之若是？”红裳又歌曰：“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祜拜迎于门。既即席，问祜之姓氏，祜具告。祜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曾游石瓮寺者，无不熟识。祜异之曰：“得非鬼物乎？”对曰：“吾闻魂气升于天，形魄归于地，是无质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对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中其媚，祸必能及。某世业功德，实利生民。某虽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祸乎？”祜曰：“可闻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于人，乃统丙丁，镇南方。复以德王神农、陶唐氏，后又王于西汉，因食采于宋。远祖无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亲，遂为白泽氏所执。今樵童牧竖，得以知名。汉明帝时，佛法东流，摩胜、竺法兰二罗汉，奏请某十四代祖，令显扬释教，遂封为长明公。魏武季年，灭佛法，诛道士，而长明公幽死。”

胡 荣

长庆元年春天，楚州淮河岸边的屯田官胡荣家中有个妖精，时隐时现。有时候变成个小孩儿，穿着女人的红裙子，袭扰家人，有人称她阿姑。当时又有一个地方发生了火灾，但烧毁的财物很少，都被扑灭了。三月，一场大火灾发生了，火势蔓延到河边集市、军营、民房，几乎烧了个干干净净。这年内，胡荣据说也死了。出自《祥异集验》。

杨 祜

进士杨祜，家住在渭桥旁。因这里繁华喧闹，很妨碍他读书，他便到了昭应县，长期寄居于石瓮寺文殊院。住了十多天，有位红衣女子在一天晚上到来。她容貌美丽，姿色动人，杨祜平时喜爱的女子，都赶不上她。她在帘外漫步，唱道：“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鐾霜叶红。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杨祜问：“唱歌的是谁？为什么唱得如此凄凉？”那女子又唱道：“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杨祜礼拜着迎到门外。就座之后，她问杨祜的姓名，杨祜全说了。杨祜的祖父母、叔伯兄弟及内外亲族，凡是游历过石瓮寺的人，她没有不熟悉的。杨祜惊异地问道：“你难道是鬼吗？”那女子回答道：“我听说人死后魂气升上天，形魄归入地，无形体可言，哪里有什么鬼呢？”杨祜又问：“那你是狐狸吧？”女子回答道：“狐狸专门媚惑人，一旦染上它的媚气，灾祸就要临头。我祖祖辈辈有功德于世，有利于民。我虽无才无德，但又怎么会媚惑别人而使人遭难呢？”杨祜说：“可以告诉我你的姓氏吗？”女子说：“我是燧人氏的后代，始祖对人类有大功绩，得以掌管火，镇守南方。又依靠贤德统治神农氏、陶唐氏，以后又统治西汉，承袭宋的封邑。远祖无忌，因声威猛烈，脾气暴躁，人们不能亲近他，以至于被白泽氏捉住。现在连樵夫牧童都知道他的名字。汉明帝时，佛法东传，摩胜和竺法兰二位高僧奏请我十四代祖，让他宣扬佛教，于是封为长明公。魏武帝末年，毁佛法，杀道士，长明公遭囚禁而死。

魏文嗣位，佛法重兴，复以长明世子袭之。至开元初，玄宗治骊山，起至华清宫，作朝元阁，立长生殿，以余材因修此寺。群像既立，遂设东幢。帝与妃子，自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陀伽竟，妃子谓帝曰：‘当于飞之秋，不当今东幢岿然无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为西明夫人。因赐琥珀膏，润于肌骨；设珊瑚帐，固予形貌。于是巽生蛾郎，即不复强暴矣。”祜曰：“歌舞丝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盖承先祖之明德，稟炎上之烈信，故奸声乱色，不入于心。某所能者，大则铄金为五兵，为鼎鬲钟镛；小则化食为百品，为炮燔烹炙。动即煨山岳而烬原野，静则烛幽暗而破昏蒙。然则抚朱弦，咀玉管，骋纤腰，矜皓齿，皆冶容之末事，是不为也。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籍甚既久，愿一款颜。由斯而来，非敢自献。然宵清月朗，喜覩良人，桑中之讥，亦不能耻。傥运与时会，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

德。”祜拜而纳之。

自是晨去而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常遇风雨，有婴儿送红裳诗，其词云：“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畏飘风。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每侵星请归，祜追而止之。答曰：“公违晨夕之养，就岩谷而居者，得非求静，专习文乎？奈何欲使采过之人，称君为亲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涤乎？非但损公之盛名，亦当速某之生命耳。”归半年，家童归，告祜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出《纂异记》。

魏文帝继位后，重兴佛法，又让长明公世子袭位。到开元初年，唐玄宗在骊山，造华清宫，修朝元阁，建长生殿，用剩余的材料修造起这个寺院。佛像都塑好后，就设立东幢。皇帝与妃子在温泉浴室宴会过后，微服来到庙前，礼佛完毕，妃子对皇帝说：‘如今正当你我夫妻比翼双飞之时，不应当让东幢孤零零地矗立在这儿。’皇帝当天就命令设立西幢，随即封我为西明夫人。并赐给我琥珀膏，滋润我的肌骨；设立珊瑚帐，保护我的身形容貌。于是风神与飞蛾，便不再对我不敬了。”杨祜问：“歌舞丝竹，你最擅长哪一种？”女子回答说：“不是我不会这些，因为我继承祖先的明德，禀承刚烈的性情，所以那些邪声淫色，进不了我的内心。我所能做的，大的就是把金属铸成各种兵器，炼成巨鼎大钟；小的就是把五谷变成上百种食物，用各种烹饪方法进行制作。我一动就能使山岳起火并烧尽原野，一静就能照亮幽暗而冲破昏蒙。然而抚弄琴弦，吹奏玉箫，展示纤腰，炫耀皓齿，都是妖艳的女子们做的末等事，这些我不做。先前听说你有隐居的志向，入寺很久了，所以想见见尊颜。我是因为这个目的来的，不敢自荐。然而值此月明风清之良宵，喜逢良人，即使因男女私下相会而被讥笑，我也并不觉得可耻。倘若命中注定，能与你相交，一定不会影响你的盛德。”杨祜拜谢并把她留在了身边。

从此，她早晨离开晚上回来，只是阴雨天不来。曾遇到风雨，有个小孩送来红衣女子的诗，写道：“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畏飘风。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每到天明要回去时，杨祜都追出来挽留她。她说：“你不在

家侍奉双亲，到深山居住，不是为了寻求安静，好专心温习功课吗？怎么能让那些挑毛病的人，说你娶亲成婚呢？一旦玷污了声名，怎么能洗得清呢？不但毁了你的大名，也会缩短我的生命。”杨祯回家半年，家童回家后就此事告诉了杨祯的奶娘。奶娘就偷偷藏在佛台底下，等到天明时一看，那女子果然从门缝溜出去，进入西幢，原来是一盏清澈明亮的灯。于是把它扑灭，此后就再也见不到那红衣女子了。出自《慕异记》。

卢 郁

进士卢郁者，河朔人，徙家长安。尝北游燕赵，遂客于内黄。郡守馆郁于廨舍。先是其舍无居人，及郁至，见一姥，发尽白，身庠而肥，被素衣来。谓郁曰：“妾侨居于此且久矣，故相候谒。”已而告去。是夕，郁独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风雪，其姥又至。谓郁曰：“贵客独处，何以为欢耶？”命坐语。姥曰：“妾姓石氏，家于华阴郡，后随吕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贫，幸贵客见哀。”于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顾。郁问之曰：“姑何为不食？”姥曰：“妾甚饥，然不食粟。以故寿而安。”郁好奇，闻之甚喜，且以为有道术者，因问曰：“姑既不食粟，何饱其腹耶？岂常饵仙药乎？”姥曰：“妾家于华阴，先人好神仙，庐于太华。妾亦常隐于山中，从道士学长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绝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审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问曰：“某早岁常遇至人，教吸气之术，自谓其妙。后以奔走名利，从都国之贡，昼趋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语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岂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闻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则吞火固其宜也。”郁曰：“愿观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于是以手采炉中火而吞之，火且尽，其色不动。郁且惊且异，遂起束带再拜，谢曰：“鄙野之人，未尝闻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异，实平生所未闻者。”姥曰：“此小术尔，何足贵哉！”言讫，且告去，郁因降阶送之。

既别，郁遂归于寝堂。既深，有仆者告郁曰：“西虎下

卢 郁

进士卢郁是河北人，迁居到长安。他曾向北游历过燕赵之地，就客居在内黄县。郡守把他安置在官署。这里先前没人居住，卢郁来了之后，看见一位老妇，头发全白了，身体矮小且肥胖，披着白色的衣服而来。她对卢郁说：“我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所以来拜见你。”不久就告辞而去。这天晚上，卢郁独自住在前厅。夜间寒气袭人，风雪交加，那个老妇又来了。她对卢郁说：“贵客独自在此，用什么寻欢？”卢郁请她坐下说话。老妇说：“我姓石，家在华阴郡，后来随吕御史来到这里，将近四十年了。我家很穷，希望贵客垂怜。”于是，卢郁让仆人拿来食物，而老妇却看都不看。卢郁问她：“你为什么不吃饭？”老妇说：“我很饥饿，但不吃粮食。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能长寿平安。”卢郁本就好闻奇事，听了她的话后十分高兴，并认为她是个有道术的人，于是问道：“你既然不吃粮食，那用什么充饥呢？难道总吃仙药么？”老妇说：“我家住华阴，祖先喜好神仙之术，在太华山搭了间草房子。我也曾隐居山中，跟道士学长生之法。道士教我吞火，从此断食。现在已经九十岁了，从没有因为寒暑变化而患过病。”卢郁又问道：“我早年曾经遇到一位高人，教我吸食天地精气的功夫，自认为很玄妙。后来为了名利而奔走，进京参加科举，白天奔波夜晚而息。想不到今晚有幸遇到了你，说到我平生的喜好。可是，不知道吞火之术是不是神仙的法术？”老妇说：“你没听说凡是高人，寒暑都不能侵犯他吗？因此进火，火不能烧；入水，水不能淹。这样，吞火之术对他们来讲本就是很正常的事。”卢郁说：“想看看你吞火可以吗？”老妇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她用手抓起炉子里的火就吞了下去，火吞光了，她仍不动声色。卢郁又惊又奇，于是起身整理衣带向她拜了又拜，惭愧地说：“鄙陋粗野之人，不知道神仙的事情。今晚遇到仙姑，展示吞火的奇术，实在是我平生未闻之事。”老妇说：“这是小法术，有什么值得称道呢？”说完，便告辞而去，卢郁于是走下台阶相送。

分别后，卢郁就回屋睡下。半夜，仆人告诉他说：“西厢房下有火发。”郁惊起而视之，其西庑舍已焚。于是里中人俱至，竞以水沃之，迨旦方绝。及穷火发之迹，于庑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败草积其上，故延而至烧。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

所谓姓石氏，居于华山者也。郁因质问吕御史，有郡中老吏，谓郁曰：“吕御史，魏之从事也，居此宅，迄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自移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路。出《宣室异录记》。

刘 威

丁卯岁，庐州刺史刘威移镇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庐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获。或射之殪，就视之，乃棺材板腐木败帚之类，郡人愈恐。数月，除张宗为庐州刺史，火灾乃止。出《稽神录》。

土

马希范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开濠毕，忽有一物，长十丈余，无头尾手足，状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出入俱无踪迹，或谓之“土龙”。无几何而马氏亡。出《稽神录》。

起火了。”卢郁惊恐地跑出去观看，那西厢房已经焚烧起来。于是邻里的人都来了，竞相泼水救火，天亮时才把火扑灭。等到查找引发火灾的原因，在西厢房下的一个陷坑中，找到一个石火通，里面还有许多火。此前有枯草堆在它的上面，因此蔓延开来以至起火。这时卢郁才明白，那位老妇就是这个火通。果然如她所说的，姓石，住在华山中。卢郁于是就询问起吕御史来，郡中有个老吏，对他讲：“吕御史是魏州的属官，居住在这个房子里，到现在已四十年了。”这跟老妇讲的完全一样。又听说，青州济南平陵城北的石虎，一夜之间自己移动到城东南的善石沟上，有一千多只狼和狐狸跟随着它，走过之处竟踩出了一条路。出自《宣室异录记》。

刘 威

丁卯年，庐州刺史刘威调任去镇守江西，离任后郡中发生了大火。庐州负责稽查的官员急忙巡察火情，常常看见有人举着火把趁着夜色行走，捉又捉不到。有时用箭射死一看，原来是烂棺材板子或破扫帚之类的东西，郡中人越发恐惧。几个月后，委任张宗为庐州刺史，火灾才停止发生。出自《稽神录》。

土

马希范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刚刚挖完护城河，忽然有一个怪物，十多丈长，没头没尾没手足，像座土山一样。这怪物从北岸冒出来，在水上游泳。游了半天，到南岸就不见了。它出入均无痕迹，有人叫它“土龙”。没多久，马希范就死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三百七十四 灵异

鳖 灵	玉梁观	湘 穴	耒阳水	孙坚得葬地
聂 友	八阵图	海畔石龟	钓台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 颜	文水县坠石	玄宗圣容	渝州莲花
玉 马	华山道侣	郑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庐山渔者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鳖 灵

鳖灵于楚死，尸乃溯流上。至汶山下，忽复更生。乃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瓮江蜀民多遭洪水，灵乃凿巫山，开三峡口，蜀江陆处。后令鳖灵为刺史，号曰西州皇帝。以功高，禅位与灵，号开明氏。出《蜀记》。

玉梁观

汉武帝时，玉笥山民感山之灵异，或愆旱灾蝗，祈之无不应。乃相谓曰：“可置一观，彰表灵迹。”既构殿，阙中梁一条。邑民将选奇材，经数旬未获。忽一夜，震雷风裂，达曙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条，可以尺度，严安其上，光彩莹目，因号为玉梁观。至魏武帝时，遣使取之。

鳖 灵

鳖灵在楚地死了，尸体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到汶山脚下，忽然又活了。于是他去拜见望帝，望帝封他为宰相。当时巫山瓮江的蜀民常遭受洪水灾害，鳖灵就开凿巫山，打开三峡口，蜀江两岸的陆地就可以居住了。后来望帝任命鳖灵为刺史，号为西州皇帝。因为功劳高，

望帝把帝位禅让给他，号称开明氏。出自《蜀记》。

玉梁观

汉武帝时，玉笥山的百姓有感于山神灵异，有时遇到旱灾虫害，祈祷它没有不灵验的。于是大家商量说：“应该建一座寺观，表彰它的灵迹。”建造大殿时，缺一条主梁。百姓们要选择最好的木材，寻找几十天却未能找到。忽有一夜，风吼雷鸣，到天亮才晴。这时天空降下一条白玉梁，正合尺寸，严密地安放在大殿上，光彩夺目，因此称为玉梁观。魏武帝时，皇帝派人去取玉梁。

至其山门，去观数里。亭午之际，雷电大镇，裂殿脊，化为白龙，擘烟雾而去，没观之东山下。晋永嘉中，有戴氏，不知其谁之子，每好游岩谷。偶入郁木山下，见两座青石，搯一条白玉梁于岩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扪摸其上，见赤书五行，皆天文云篆。试以手斧敲之，声如钟，又如隐雷之声，鳞甲张起。戴氏惊异，奔走告人。再求寻之，不知其所。唐大历初，有无瑶黄生，因猎亦见。后数数有人见之，皆隐而不闻于人。自玉梁飞去后，其处莫能居之，皆为猛兽毒蛇所逼。出《玉笥山录》。

湘 穴

湘穴中有黑土，岁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出干宝《搜神记》。

耒阳水

耒阳县有雨濑。此县时旱，百姓共壅塞之，则甘雨普降。若一乡独壅，雨亦遍应。随方所祈，信若符刻。出盛弘之《荆州记》。

孙坚得葬地

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时富春

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兵于长沙。出《异苑》。

那些人刚到外门，距寺观还有好几里。正午时分忽然雷电大作，将殿脊击裂，那玉梁化作一条白龙，冲破云雾而去，隐没在寺观的东山脚下。晋代永嘉年间，有个戴氏，不知道是谁的儿子，经常喜欢到山谷中游玩。一次，他偶然来到郁木山下，看见两块青石，在岩下支撑着一条白玉梁。戴氏走上前看去，用手一摸，见上面有五行红字，都是道家符篆。他试着用斧头敲，那玉梁发出的声音如钟，又如闷雷，并张起鳞甲。戴氏十分惊异，奔走告诉他人。等再去寻找，却不知去向。唐代大历初年，无瑶有个黄生，打猎时也看见过。后来常常有人见过它，但都隐瞒不说。自从玉梁飞走之后，那个地方人再也不能居住了，都被毒蛇猛兽逼走了。出自《玉笥山录》。

湘 穴

湘水边一处洞穴中有黑土，大旱之年，人们共同灌水，堵塞这个洞穴。洞穴被水淹没之后，大雨立刻就来了。出自干宝《搜神记》。

耒阳水

耒阳县有一段可以用来求雨的水流。这个县时常发生旱灾，老百姓共同堵塞住它，甘雨就会普降大地。假如县中一个乡单独堵它，雨也普降四处。随便在任何地方祈祷，都像符契一样灵验可信。出自盛弘之《荆州记》。

孙坚得葬地

孙坚死了父亲，要找埋葬之处。这时，忽然有个人对他说：“你想百代做诸侯呢？还是想四代称帝呢？”孙坚回答说：“要称帝。”那个人于是用手指出一个地方，欣然而逝。孙坚认为很奇异，就照办了。当时富春有大沙滩露出水面。等到孙坚任监丞时，邻里们前来相送，走到那片大沙滩上。父老们说：“这沙滩狭窄而绵长，看来你以后要去长沙做官了。”果然，孙坚后来从长沙举兵起义。出自《异苑》。

聂友

新淦聂友少时贫。尝猎，见一白鹿，射中后见箭著梓树。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宣室志》，今见《说郭》二五《小说》引作《怪志》。

八阵图

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鹤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汹涌混漾，可胜道哉！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碣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人奔山上，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洒推激，迄今不动。出《嘉话录》。

海畔石龟

海畔有大石龟，俗云鲁班所作。夏则入海，冬则复止于山上。陆机诗云：“石龟常怀海，我宁忘故乡？”出《述异记》。

又

临邑县北有燕公墓碑。碑寻失，唯趺龟存焉。石赵世，此龟夜常负碑入水，至晓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见龟将入水。因叫呼，龟乃走，坠折碑焉。出《酉阳杂俎》。

聂友

新淦的聂友少年时很贫穷，一次打猎时，他遇见一只白鹿，射中之后见箭竟然穿进了梓树里。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宣室志》，今见《说郭》二五《小说》引作《怪志》。

八阵图

夔州西市，下临长江江岸，沙石下面有诸葛亮留下的八阵图。它

像簸箕一样伸展，像羽翼一样舒张，其势如鹅似鹤，一堆堆石头依然清清楚楚地分布在那里。三峡水涨、蜀地大雪融化的时候，大水汹涌澎湃，浩浩荡荡，那景象怎能用语言描述呢！十抱粗的大树，百丈长的枯枝，石磨般大的石头，一起随急流拥塞而下。江水和堤岸齐平，人们纷纷跑到山上，那么石头堆成的堆会被冲垮，便可想而知了。等到水落江平，万物都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只有诸葛亮的八阵图，那些小石头堆子，还有序地排列在那里，仍然和原来一样。将近六七百年了，年年被大水淘洗冲刷，推拍击打，八阵图到现在还是一动不动。出自《嘉话录》。

海畔石龟

海边有个大石龟，相传是鲁班所造。它夏季就进入大海，冬季又爬到山上。陆机有诗道：“石龟常怀海，我宁忘故乡？”出自《述异记》。

又

临邑县北有燕公的墓碑。那墓碑不久丢失了，只有驮碑的石龟还在。后赵时期，此龟常常在夜晚背着碑入水，天亮之后才从水里出来。身上常沾满了浮萍和水藻。有人去偷看，果然见到龟正要入水。于是他大喊大叫，龟就跑了，碑也坠落摔断了。出自《酉阳杂俎》。

钓台石

大业七年二月，初造钓台之时，多运石者。将船兵丁，困弊于役，嗟叹之声，闻于道路。时运石者，将船至江东岸山下取石，累构为钓台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余，自山顶飞下，直入船内，如人安置，船无伤损。出《大业拾遗记》。

汾州女子

隋末筑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败，如此数四焉。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筑，城终无合理。”家人莫

信，邻里晒之。此后筑城，败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后瓮盛吾，埋于筑处。”言讫而终。如其言瘞之。瘞讫，即板筑，城不复毁。出《广古今五行记》。

波斯王女

吐火罗国缚底野城，古波斯王乌瑟多习之所筑也。王初筑此城，即坏。叹曰：“吾今无道，天令筑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见父忧患，问曰：“王有邻敌乎？”王曰：“吾是波斯国王，领千余国。今至吐火罗中，欲筑此城，垂功万代，既不遂心，所以忧耳。”女曰：“愿王无忧，明旦令匠视我所履之迹筑之，即立。”王异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遗血成踪。匠随血筑之，城不复坏。女遂化为海神，其海至今犹在堡下，水澄清如镜，周五百余步。出《酉阳杂俎》。

钓台石

大业七年二月，刚建造钓台的时候，有很多搬运石头的役夫。牵拉船只的兵丁，对服劳役感到疲惫不堪，悲叹之声，路上到处都可以听见。当时运石头，要拉船到江东岸的山下搬取，然后一层一层构建起钓台的台基。一天，忽然有十多块牛一样大小的石头，从山顶飞下来，径直滚入船中，像是人安放的一样，船却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出自《大业拾遗记》。

汾州女子

隋朝末年修筑汾州城时，只有西南角不能合拢，早晨建成晚上就倒，像这样有好几次了。城中有位女童，年龄十二三岁，告诉家里人说：“如果不参与筑城，此城终究难以合拢。”家里人不相信，邻居们也讥笑她。从这以后修筑城墙，仍像当初一样，朝成夕倒。女童说：“我今天就要死了，死后你们用坛子盛殓我，埋在筑墙之处。”她说完就死了。人们就像她说的那样收葬了她。葬完，人们开始立板筑墙，那墙便再也不倒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波斯王女

吐火罗国的缚底野城，是古波斯王乌瑟多习建成的。波斯王刚建此城时，建了马上就倒塌了。他叹息道：“我如今没有德行，上天不让我筑成此城啊！”他有个小女儿名字叫那息，见父亲忧伤烦恼，便问道：“父王是忧虑邻国侵扰吗？”他说：“我是波斯国王，统领一千多个附属国。如今征服了吐火罗国，要建造此城，使功绩流传万代，然而却不顺心，我因此十分忧愁。”女儿说：“请父王不要担忧，明天早晨令工匠按我走的足迹筑墙，就能修成了。”波斯王觉得奇怪。第二天，女儿从西北起步，自己切断右手的小指，滴血成迹。工匠们沿着血迹筑墙，城墙就不再塌了。女儿随即变为海神，那海至今还在城堡下面，水清澈如镜，周长有五百多步。出自《酉阳杂俎》。

程 颜

程颜税居新昌里，调选不集，贫而复病。有老妪谓曰：“君贫病，吾能救之，复能与君致妻。”言讫而去。是夜三更，果有人云：“陈尚令持礼来。”颜莫测其由，开关，乃送绫绢数十束。颜问陈尚何人也，使者曰：“医也。”乃附药一丸，令带之，能愈一切疾。颜带之，果疾愈。数日后，夕有大旋风入颜居。须臾风定，见担舆三乘，有一女，三青衣从之。问其故，曰：“越州扶余县赵明经之女，父母配事前扶余尉程颜，适为大风飘至此。”颜无所遣，因纳之。既而以其事验之，信然。而越州自有人，与颜姓名同。出《闻奇录》。

文水县坠石

唐贞观十八年十月，文水县天大雷震，云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脊高腹平，县丞张孝静奏。时有西域摩伽陀菩提寺长年师到西京，颇推博识。敕问之，是龙食，二龙相争，故落下耳。出《法苑珠林》。

玄宗圣容

玄宗皇帝御容，夹纻作，本在整屋修真观中。忽有僧如狂，负之，置于武功潜龙宫。宫即神尧故第也，今为佛宇。御容唯衣绛纱衣幅巾而已。寺僧云：“庄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东赴伊瀍之岁，额上皆有汗流。”学士张沆尝闻之而未之信，及经武功，乃细视之，果如其说。

程 颜

程颜在新昌里租了间房子住，应选授官没有成功，贫病交加。有位老妇人对他说：“你贫穷而又生了病，我能救你，还能给你娶个妻子。”说完便离去了。这天夜里三更，果然有人说：“陈尚让我拿礼物来了。”程颜不解其故，打开了门，那人送来了几十束绸缎。程颜问陈尚是什么人，使者说：“是个医生。”于是给了他一丸药，让他带在身上，说是能治疗一切疾病。程颜带上它，果然病好了。几天之后，晚上有大旋风刮进程颜的房宅。一会儿风停了，只见三顶轿子，还有一个女子，后面跟着三个婢女。问她们为什么到这儿来，那女子回答说：“我是越州扶余县赵明经的女儿，父母把我许配前扶余县尉程颜为妻，刚才被大风刮到这里。”程颜无处打发她，就娶了她。不久他根据女子所说去验证这件事，结果属实。而越州竟另有他人，与程颜姓名相同。出自《闻奇录》。

文水县坠石

唐贞观十八年十月，文水县雷电大作，云中落下一块石头，大小像捣米的杵，脊梁高高的，腹部平平的，县丞张孝静上奏了这件事。当时西域摩伽陀菩提寺有位老僧来到长安，他学识渊博，颇受尊崇。皇帝问老僧那块石头是个什么东西，他说这是龙的食物，二龙相互争斗，所以掉下来了。出自《法苑珠林》。

玄宗圣容

唐玄宗的御像，是用塑胎脱空的方法制作的。原来摆在整屋县修真观中。忽然有一天，有个和尚疯也似地背着它，把它放到了武功潜

龙宫。此宫就是唐高祖的旧宅，现在变成了佛寺。御像只穿一件绛色纱衣，用一幅绢束着头发而已。寺院的僧人说：“庄宗进入开封，明宗进入洛阳，一直到清泰帝东去伊水、澧水那年，这御像额头上都有汗水流淌。”学士张沆曾听说此事却不相信，直到经过武功时，细看了一下，果然像传说的一样。

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则无。自天福之后，其汗遂绝。高陵县又有神尧先世庄田，今亦为宫观矣。有柏树焉，相传云，高祖在襁褓之时，母即置放柏树之阴，而往饷田。比饷回，日斜而树影不移，则今柏树是也。史传不载，而故老言之。出《玉堂闲话》。

渝州莲花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迹十二，皆长三尺许，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余步。贞观二十年十月，寺侧泉内，忽出红莲花，面广三尺。游旅往还，无不叹讶。经月不灭。昔齐荆州城东天子井出锦，于时士女取用，与常锦不异，经月乃歇。亦此类也。见吴均《齐春秋》。

玉 马

沈傅师为宣武节度使。堂前忽马嘶，其声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声极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余，遇小空洞，其间得一玉马，高三二寸，长四五寸，嘶则如壮马之声。其前致碎朱砂，贮以金槽。粪如绿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朱砂喂之。出《闻奇录》。

华山道侣

处士元固言，贞元初，尝与道侣游华山。谷中见一人股，袜履甚新，断处如膝头，初无痕迹。出《酉阳杂俎》。

他又怀疑那是漏雨造成的，可御像的头巾上却没有水滴。天福年间之后，御像上的汗水就没有了。高陵县还有唐高祖先辈的庄田，如今也变成寺观了。那里长着一株柏树，人们传说，唐高祖在襁褓中时，母

亲把他放在柏树的树阴下，就到田地里去送饭了。待她回来时，只见日头斜了但树影却未移动，就是现在的那株柏树。这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是听老人们传说的。出自《玉堂闲话》。

渝州莲花

渝州西一百里相思寺北的石山上，有十二个佛的脚印，都三尺左右长，一尺一寸宽，九寸深，中间有鱼形花纹，就在佛堂北面十多步远的地方。贞观二十年十月，寺院旁边的泉水中，忽然长出红莲花，花朵足有三尺宽。游观者来来往往，没有不惊叹的。这莲花一个月也没有凋谢。当年齐朝荆州城东的天子井曾冒出锦缎，当时百姓们纷纷拿用，与平常的锦缎没有什么区别，经过一个月才消失。也跟这忽然长出莲花的事类似。见于吴均《齐春秋》。

玉 马

沈傅师任宣武节度使。一天，忽然听见堂前有马嘶鸣，声音很近，却又找寻不到。后来有一天，那马叫声更近了，好像就在堂下。挖了一丈多深，遇到一个小洞穴，从里面找到一只玉马，二三寸高，四五寸长，叫起来像壮马嘶鸣。在它的前面放着一些碎朱砂，装在一个金马槽里。马粪如绿豆大小，颜色赤黄如金。沈公经常用朱砂喂它。出自《闻奇录》。

华山道侣

处士元固说，贞元初年，他曾经和道友游览华山。他们在山谷中看见一条人的大腿，袜子和鞋都很新，断处像膝盖骨的头，却一点伤痕也没有。出自《酉阳杂俎》。

郑仁本弟

唐大和中，郑仁本表弟，不记姓名，常与一王秀才游嵩山。扪萝越涧，境极幽夔，忽迷归路。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间，忽觉丛中鼾

声，披榛窥之，见一人布衣，衣甚洁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径，迷路，君知向官道无？”其人举首略视，不应复寝。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顾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问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多为日烁其凸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予即一数。”因开襆，有斤凿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曰：“分食此，虽不足长生，无疾耳。”乃起，与二人指一歧径，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见。出《酉阳杂俎》。

楚州僧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无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长尺二，阔四寸，赤如榴花。每面有六龟子，紫色可爱，中若可贮水状。僧偶击一角视之，遂沥血，半月日方止。出《酉阳杂俎》。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贍，力渐丰足。

郑仁本弟

唐代太和年间，郑仁本有个表弟，记不住他的姓名了，曾经和一个王秀才游嵩山。他们攀援藤萝，越过山涧，所到之处，幽深僻静，却忽然迷失了归途。将近黄昏，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正徘徊间，忽然听到树丛中有打鼾的声音，拨开荆棘一看，只见一个穿布衣的人，衣裳很洁白，枕着一个包袱，刚刚睡熟。二人将他唤醒，说：“我们偶然来到此地，迷了路，你知道去往大道该怎么走吗？”那人抬头看了他们一眼，不吱声继续睡。二人又再三喊他，他才坐起来，转过头来说道：“到这里来。”二人于是走上前去，并问他来自何方。那个人笑着说：“你们知道月亮是由七种宝物合成的吗？月亮的形状像圆球，上面的阴影多是太阳照在它表明凸起的地方形成的。常常有八万二千人在修凿月亮，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于是他打开包袱，里面有

斧凿等物。他拿出两包用玉屑做成的饭，送给二人说：“分吃这个东西，虽然不足以长生不老，但也可以免除疾病了。”然后站起来，给二人指了一条岔道，说：“只要从这儿向前走，自然就可以上大道了。”话音刚落，人已不见踪影。出自《酉阳杂俎》。

楚州僧

楚州境内有座小山，山上有房屋但是没有水。智一和尚挖了口井，挖到三丈深时遇到一块石头。凿穿石头见到土，又挖了五十尺深，找到一块玉。这玉一尺二寸长，四寸宽，像石榴花一样红。每个面都有六只小龟，紫色的，非常可爱，中间像能盛水的样子。智一和尚偶然撞击了一个角一看，那玉石开始滴血，半个月才停止。出自《酉阳杂俎》。

胡氏子

洪州胡氏有个儿子，不知道他的名字。胡家原来很贫穷，一共有五个儿子，其中最小的那个，气质容貌十分魁伟。这孩子一生下来，家里便渐渐宽裕起来，种田养蚕，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未至间，江岸险绝，牵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势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钱数百万，乃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市，稍亲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马跪地不进。顾谓其仆曰：“船所抵处得钱，今马跪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之，得金五百两，赍之还家。他日复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头中有珠，使人诱而狎之，饮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额上有肉，隐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后，其肉遂陷。既还家，亲友眷属，咸共嗟讶之。自是此子精神减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计亦渐亡落焉。出《录异记》。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播迁汉中，蜀先主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掷骰

子，六只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骇之。他日霸蜀，因幸兴元，访当时僧院，其僧尚在。问以旧事，此僧具以骰子为对。先主大悦，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庐山渔者

庐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渔钓者。后唐长兴中，有钓者得一物，颇觉难引，迤迤至岸。见一物如人状，戴铁冠，积岁莓苔裹之。意其木则太重，意其石则太轻，

乡里人都感到奇怪。一天，家里让他押着载麦子的船，逆流而上去洪州集市上卖。快要洪州前，大江两岸峭壁险绝，拉纤的人无法通过。只好横江而渡，结果船撞到岸边，怎么也控制不了，最后冲垮了堤岸。不料，从堤岸的一个洞穴中得到了好几百万钱，于是他便扔掉麦子载着钱回去了。从此他家越发富足了，雇仆人买车马，买好看的衣服。人们都说这小子有福气。他不想久居乡下，家里就让他经常往城里跑，渐渐地就学坏了。一日行至中途，他骑的马跪在地上不往前走。他回头对仆人说：“上次咱们是在撞船处得到的钱，现在马跪地不起，也恐怕会有什么好宝贝。”于是让手下人挖地，结果找到五百两黄金，就拿回家去了。后来有一天他又进城去，遇到一位经商的胡人，胡商见他头上有珍珠，便让人引诱并亲近他，后来将他灌醉，把他头上的珍珠拿跑了。原来他的额头上有个肉瘤，暗暗突起如球状，失去珍珠之后，那肉瘤就陷下去了。他回到家中，亲友家人都惊叹不已。从此，他精力减退，竟患病而死，家道也渐渐衰落下来。出自《录异记》。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流离迁徙到汉中，蜀先主王建任禁军都头。一日，他与同僚们在僧院里玩掷骰子，六只骰子点数依次相重合，从一点到六点。大家都为此事感到惊骇。后来王建在蜀地称霸，一次巡幸兴元，来到当时的那座僧院，和尚还在。问起旧事，那和尚详细地用骰子的事答对。王建非常高兴，厚厚地赏赐了他。出自《北梦琐言》。

庐山渔者

庐山中有一深潭，叫落星潭，常有人来此垂钓。后唐长兴年间，有个钓鱼人钓到一个怪物，觉得拉起来十分吃力，费了一番周折才把它拖上岸。他看见这怪物像人的样子，戴着铁帽子，被多年的青苔包裹着。说它是木头又太重，说它是石头又太轻，

渔者置之潭侧。后数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为风日所剥落，又经雨淋洗，忽见两目俱开，则人也。欻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頤面。众渔者惊异，共观之。其人即询诸渔者本处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详审。问讫，却入水中，寂无声迹。然竟无一人问彼所从来者。南中吏民神异之，为建祠坛于潭上。出《玉堂闲话》。

桂从义

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家人入山伐薪，常所行山路，忽有一石崩倒。就视之，有一室。室有金漆柏床六张，茱萸芒簟皆新，金翠积叠。其人坐床上，良久，因揭簟下，见一角柄小刀，取内怀中而出。扶起崩石塞之，以物为记，归呼家人共取。及至，则石壁如故，了无所见。出《稽神录》。

金精山木鹤

虔州虔化县金精山，昔长沙王吴芮时，仙女张丽英飞升之所，道馆在焉。岩高数百尺，有二木鹤，二女仙乘之。铁锁悬于岩下，非傍道所及，不知其所从。其二鹤，恒随四时而转，初不差忒。顺义道中，百胜军小将陈师粲者，能卷簾为井，跃而出入。尝与乡里女子遇于岩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鹤目，即可。”师粲即一发而中。臂即无力，归而病卧。如梦非梦，见二女道士绕床而行。每过，辄以手拂师粲之目，数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鹤，自尔不复转，其一犹转如故。辛酉岁，其女子犹在。师粲之子孙，亦为军士。出《稽神录》。

钓鱼人把它扔到了潭边。几天之后，那怪物身上的淤泥和青苔因风吹

日晒而剥落，又经雨水冲洗，忽然见其睁开双眼，原来是个人。他忽然站起来，走到潭边撩着水洗手洗脸。众垂钓者惊讶不已，都围上去看。那人就询问垂钓者们这里土地山川的名字，以及朝代年月等，问得很详细。问罢，转身钻入水中，便无声无迹了。但竟无一人问他从何而来。南方的官民们觉得此事怪异而神奇，为他在潭边修建起一座祠堂。出自《玉堂闲话》。

桂从义

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他的家人进山砍柴，平常行走的山路旁，忽然崩塌下来一块山石。家人上前去看，那里露出一间石室。室内有六张金漆的柏木床，草垫芒席都是新的，金银珠翠堆了很多。他在床上坐了很久，揭开席子，看见一把用兽角做柄的小刀，拿着揣进怀里就走了出来。接着，他扶起那块崩石塞住洞口，并用东西做了个记号，回家招呼人一起去拿那些财宝。等大家赶到后，只见那石壁完好如初，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到。出自《稽神录》。

金精山木鹤

虔州虔化县有座金精山，当年长沙王吴芮时期，仙女张丽英就在此飞升上天，如今道观还在。此处山岩有几百尺高，还有两只木鹤，是二位仙女骑乘的。有铁锁链子悬在岩石下，不是旁边的道路能走得到的，不知它是怎么来的。那两只木鹤，总是随着四季变化而转动，一点也不差。顺义道中，百胜军有个年轻将领叫陈师粲，能将竹篮卷成井筒状，自由地跳进跳出。一次他与一个乡里女子在岩下相遇，便向她求婚。那女子说：“你能射中那鹤眼，就可以。”师粲一发即中。不料他立刻觉得臂软无力，回来就病倒在床。似梦非梦中，他见两个女道士绕床而走。每走一圈就用手摸摸他的眼睛，几次之后她们才离去。师粲竟失明而死。被射中的那只鹤从此不再转动，另一只还转动如初。辛酉年，那乡里女子还在。师粲的子孙也做了军士。出自《稽神录》。

卖饼王老

广陵有卖饼王老，无妻，独与一女居。王老昼日，自卖饼所归家，见其女与他少年共寝于北户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跃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杀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满身。吏呵问之，不知所对。拘之以还王老之居，邻伍方案验其事。王老见而识之，遂抵罪。出《稽神录》。

桃林禾

闽王审知，初为泉州刺史。州北数十里，地名桃林。光启初，一夕，村中地震有声，如鸣数百面鼓。及明视之，禾稼方茂，了无一茎。试掘地求之，则皆倒悬在土下。其年，审知克晋安，尽有瓯闽之地，传国六十年。至于延羲立，桃林地中复有鼓声。时禾已收，惟余梗在田。及明视之，亦无一茎。掘地求之，则亦倒悬土下。其年，延羲为左右所杀，王氏遂灭。出《稽神录》。

王延政

王延政为建州节度，延平村人夜梦人告之曰：“与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终无所得。尔夕，复梦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无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于是明日复入。向暮，息大树下，见方丈之地独明净，试掘之，得赤土如丹。既无他物，则负之归。饰以墙壁，焕然可爱。人闻者，竞以善价，从此人求市。延政闻之，取以饰其宫室，署其人以牙门之职。数年，建州亦败。出《稽神录》。

卖饼王老

广陵有位卖饼的王老，死了妻子，独自和一个女儿居住。一天白天，王老从卖饼处回家，看见女儿和一个少年正在北窗下同床共枕。王老大怒，拿起刀就追。那少年跃起逃跑，得以幸免。王老生气极了，就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而少年跑在半路上，忽然满身流血。官吏斥问他，他又说不出原因。于是，便将他拘捕押到王老家里，这时邻居们正在查验王老女儿被杀之事。王老认出那位少年，于是就让他抵

了罪。出自《稽神录》。

桃林禾

闽王王审知，当初任泉州刺史。在州城以北几十里处，有个地方叫桃林。光启初年，一天晚上，村中发生地震，声响很大，如几百面鼓在敲。待到天亮一看，那长得正茂盛的庄稼已不见一株。试着挖地寻找，原来那禾苗都倒悬在土下。那年，王审知攻克晋安，完全占领了瓯闽一带，传国六十年。到王延羲登基时，桃林地里又响起鼓声。这时庄稼已经收了，只剩下禾梗还在田间。等到天明去看，也没有剩一棵。挖地一找，竟然也是倒悬在土下。那年，王延羲被身边的人杀害，王氏覆灭。出自《稽神录》。

王延政

王延政任建州节度使时，延平村有个人夜里梦见有人告诉他：“我想给你富贵，明天早晨进山去找吧。”第二天，那个人进了山，结果一无所获。这天晚上，又做了和之前一样的梦。村人说：“我早晨已经进山，什么也没找到。”那个人说：“只管去找，哪有找不到之理？”于是，他第二天又进山了。傍晚，他在大树下休息，看见前面有块一丈见方的土地特别明亮干净，他试着挖下去，找到一些色如丹砂的红土。也没有其他东西，他就将那红土背回家中。用来粉刷墙壁，光彩明亮非常可爱。人们听说了，竞相用高价来买。王延政听说了此事，拿那红土来粉刷宫室，并授予那个人军官职务。几年后，王延政也败亡了。出自《稽神录》。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岩石之下。藤萝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绝世，闭目端坐，衣帔皆如新。众观之不能测，或为整其冠髻，即应手腐坏。众惧散去。复寻之，不能得。出《稽神录》。

洪州樵人

洪州的樵夫们到西山岩石下砍柴。那里藤萝密布，其中有一位姿色绝代的女道士，闭目端坐，衣裳霞帔都像是新的。大家看了半天不知是怎么回事，有人便上前为她整理道冠发髻，不料他手一碰，那道冠发髻就腐坏了。众人吓得四散而逃。再来寻找她，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 妯	范明友奴	陈 焦	崔 涵	柳 苕
刘 凯	石函中人	杜锡家婢	汉宫人	李 俄
河间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陈朗婢	干宝家奴
韦讽女奴	邺中妇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东莱人女

史 妯

汉陈留考城史妯，字威明。年少时尝病，临死谓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于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视，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复如故。后与邻船至下邳卖锄，不时售，云欲归。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暂得归耶？”答曰：“一宿便还。即不相信，作书取报，以为验实。”一宿便还，果得报。考城令江夏酈贾和姊病在乡里，欲急知消息，请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还报。出《搜神记》。

范明友奴

汉末人发范明友冢，家奴死而再活。明友是霍光

史 妯

汉代陈留考城有个史妯，字威明。年少时曾经患过大病，临死时对母亲说：“我死后会再生的。你们把我埋葬之后，把一根竹杖插在坟头，如果竹杖折断，就把我再挖出来。”等到他死之后，家人便把他埋了，按他说的把竹杖插在坟头。七天之后再去看，那竹杖果然断了。家人当即把他挖出来，人已经活了。他走到井边沐浴，恢复得跟原来一样。后来，他与邻家乘船到下邳卖锄头，结果卖不动，说想回趟家。邻人不相信，说：“千里之遥，你怎么能说回去就回去呢？”他

回答说：“我一宿就可以回来。要是不信，你们写封信我给捎回去，用它作证。”结果他一宿就回来了，果然带来了回信。考城县令江夏鄆县人贾和的姐姐病在老家，贾和想早点知道消息，请求史狗去探望她的病。路途有三千里之遥，史狗两宿就回来向他报了信。出自《搜神记》。

范明友奴

汉末有人挖开范明友的坟，其家奴死而复生。明友是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此奴常游走民间，无止住处，竟不知所在。出《博物志》。

陈 焦

孙休永安四年，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出《五行记》。

崔 涵

后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义。沙门达多，发墓取砖，得一人以送。时太后与孝明帝在华林堂，以为妖异，谓黄门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不？”纥曰：“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后令纥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时复游行，或遇饮食，如梦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门下录事张隽，诣阜财里，访涵父母。果有崔畅，其妻魏。隽问畅曰：“卿有儿死不？”畅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隽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主上在华林园，遣我来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隽具以实闻，后遣送涵向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无殃。”涵遂舍去，游于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视天，又畏水火

的女婿，这个家奴讲述霍光家的事情，以及废旧帝、迎立新帝时的事情，大部分与《汉书》相符合。这个家奴常常到民间游历，没有固定的住所，后来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出自《博物志》。

陈 焦

吴景帝孙休永安四年，吴国人陈焦死了，埋葬六天之后又起死回生，穿土走了出来。出自《五行记》。

崔 涵

北魏的菩提寺，是西域人修建的，建在洛阳慕义里。一个叫达多的和尚挖坟取砖，结果挖出一个活人并把他送到官府。当时太后和孝明帝在华林堂，认为这是妖异，对黄门郎徐纥说：“上古以来，有过这种事吗？”徐纥说：“从前曹魏时挖坟挖出霍光女婿范明友的一个家奴，他能说出汉朝废旧帝、立新帝的历史，与史书记载相符，此类事不足为奇。”太后让徐纥问那个人的姓名，死了几年，都吃些什么。那人回答说：“我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氏。父亲名畅，母亲姓魏，家住城西阜财里。我死时十五岁，现在二十七岁。在地下活了十二年，常常像喝醉酒一样躺着，不吃什么食物。有时还到处游走，也许能遇到些吃的喝的，但如同在梦中，记得不是很清楚。”太后就派遣门下录事张隽到阜财里，寻找崔涵的父母。果然有个叫崔畅的，他的妻子姓魏。张隽问崔畅说：“你有个儿子死了吗？”崔畅说：“我有个儿子叫崔涵，十五岁就死了。”张隽说：“他被人挖了出来，如今已经复活了。主上在华林园，派我来了解一下。”崔畅听了十分害怕，说：“我实际上没有这个儿子，刚才瞎说的。”张隽把实情告诉了太后，太后便派人把崔涵送回家。崔畅听说儿子到了，就在门前点起火，拿着刀，魏氏手持桃木拐杖前来拦阻。崔畅说：“你不要进来，我不是你父亲，你也不是我儿子。快点走吧，免得遭灾。”崔涵只好离去，在京城漫游，常常睡在寺院门口。汝南王得知此事，赏赐给他黄衣一套。崔涵怕见太阳，不敢仰视天空，还畏惧水火及兵刃之属。常走于路，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洛阳大

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槨。涵谓曰：“柏棺勿以桑木为槨。”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发鬼兵。有一鬼称是柏棺，应免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槨。’遂不免兵。”京师闻此，柏木涌贵。人疑卖棺者货涵，故发此言。出《塔寺》。

柳 苙

梁承圣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苙卒，子褒葬于九江。三年，因大雨冢坏，移葬换棺。见父棺中目开，心有暖气。良久，乃谓褒曰：“我生已一岁，无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横死，遣地神以乳饲我，故不死。今雨坏我冢，亦江神之所为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出《穷神秘苑》。

刘 凯

唐贞观二年，陈留县尉刘全素家于宋州。父凯，曾任卫县令，卒于官，葬于郊三十余年。全素丁母忧，护丧归卫，将合葬。既至，启发，其尸俨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跃举扶。将夕能言曰：“别久佳否？”全素泣而叙事。乃曰：“勿言，吾尽知之。”速命东流水为汤。既至，沐浴易衣，饮以糜粥，神气属。乃曰：“吾在幽途，蒙署为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滞，以功业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

和兵器之类的东西。他经常在路上跑，累了就停下，从不会慢慢地走。当时人们还说他是鬼。洛阳大集市北边有个奉终里，里巷中的人，大多是卖殡葬用品和各类棺槨的。崔涵对他们说：“柏木棺材千万不要用桑木做衬里。”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在地下，曾看见征鬼兵。有个鬼说自己是柏木棺材，应当免征。有位小吏说：‘你虽然是柏木棺材，却是用桑木做衬里。’结果就没有免征。”京城里听到这个传说，柏木的价格一下子就贵了。有人怀疑是卖柏木棺材的人向崔涵行贿，所以他才说出这种话。出自《塔寺》。

柳 苙

梁承圣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的主簿柳苙死了，儿子柳褒把他埋在了九江。三年以后，大雨冲毁了坟墓，于是移葬换棺材。柳褒发现父亲在棺中睁开了眼睛，心口窝有热气。过了好一会儿，父亲对儿子说：“我已经活过来一年了，没有机会让你知道。九江神知道我是因意外而死的，就派土地神用奶喂我，所以没有死。现在大雨冲坏我的坟，也是江神干的。”儿子把他扶了出来，他又活了三十年才死。出自《穷神秘苑》。

刘 凯

唐贞观二年，陈留县尉刘全素居住在宋州。他父亲刘凯，曾任卫县县令，死在官任上，埋葬在郊外三十多年了。全素又遭逢母亲故去，他护送灵柩回卫县，准备同父亲合葬。到卫县后，打开棺材，只见父亲的尸体宛然如生。渐渐活了过来，全素高兴地扶起他。父亲傍晚就能说话了，问道：“分别这么久一向可好？”全素哭着向他叙述这些年的事。父亲竟说：“不要讲了，这些事我全知道。”他速让人取东流的河水烧好。送来后，他沐浴更衣，喝了一些粥，精神便恢复了。于是他说：“我在阴曹地府，被任命为北酆都城主事三十年。考察那些未被重用的人才，因为功业卓著获得再生。恐怕你不相信，所以才把这些事粗略地说说。”

仍戒全素不得泄于人。全素遂呼为季父。后半年，之蜀不还，不知所终。出《通幽记》。

石函中人

上都务本坊，贞元中，有一人家因打墙掘地，遇一石函。发之，见物如丝满函，飞出于外。视之次，忽有一人，起于函中，披发长丈余，振衣而起，出门失所在。其家亦无他。前记中多言此事，盖道太阴炼形，日将满，人必露之。出《酉阳杂俎》。

杜锡家婢此已下妇人再生。

汉杜锡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祔葬，而婢尚生。

问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资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出《搜神记》。

汉宫人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时宫人冢者，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中，常在左右。问汉时宫内事，说之了了，皆有次叙。郭崩，哭泣过礼，遂死。出《博物记》。

李 俄

汉末，武陵妇人李俄，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俄邻舍有蔡仲，闻俄富，乃发冢求金。以斧剖棺，俄忽并告诫儿子不能向外人泄露。全素于是叫他叔父。半年之后，刘凯去蜀地再没有回来，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出自《通幽记》。

石函中人

京城的务本坊，贞元年间，有一户人家因为砌墙挖地基，找到一个石匣子。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装满了丝一样的东西，飞到匣子外边。看着看着，忽然有一个人，从匣子里坐了起来，披散头发有一丈多长，抖抖衣服就站起来，一出门便不知去向了。这家倒也没遇到什么灾祸。以前的记载中大多言及此事，这大概是道教的太阳炼形之术，时间到了，就必然被人挖出来。出自《酉阳杂俎》。

杜锡家婢此篇以下为妇人再生。

汉代杜锡家在埋葬死人时，一个婢女误留在坟中没能出来。十多年之后，开坟举行合葬的时候，这个婢女还活着。人们问她，她说：“刚开始时像是闭上了眼睛，以为要在坟中住上一两夜。”她刚被埋时，年龄十五六岁。到开坟时，姿容如旧。又活了十五六年，出嫁之后还生了孩子。出自《搜神记》。

汉宫人

汉朝末年，关中大乱。这时，有人掘开西汉宫女的坟，那宫女还活着。出来之后，就恢复得像原来一样。魏国郭太后十分爱怜她，将她收在宫中，常常跟随左右。问她汉时宫廷中的事，她述说得清清楚楚，都很有条理。郭太后去世，这个宫女痛哭不已，超越了平常的礼法，于是也死了。出自《博物记》。

李 俄

汉朝末年，武陵有位妇人叫李俄，六十岁那年因病而死，埋葬在城外已经半个月了。李俄的邻居有个叫蔡仲的，听说她家很富足，就去挖她的墓寻找财宝。他拿斧子劈向棺材，李俄忽然

棺中呼曰：“蔡仲护我头！”仲惊走，为县吏所收，当弃市。俄儿闻母活，来迎出之。太守召俄问状，俄对曰：“误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门外，见外兄刘文伯，惊相对泣。俄曰：‘我误为所召，今复得归。既不知道，又不能独行，为我求一伴。我在此已十余日，已为家人所葬，那得自归也？’文伯即遣门卒与户曹相闻。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俄邻舍，令蔡仲发出。’于是文伯作书与儿，俄遂与黑同归。”太守闻之，即赦蔡仲。仍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如俄所述。文伯所寄书与子，子识其纸，是父亡时所送箱中之书矣。出《穷神秘苑》。

河间女子

晋武帝时，河间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愿行，父母逼之而去，寻病死。其夫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胜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平复。后夫闻，乃诣官争之。郡县不能决，以谏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请还开棺者。出《搜神记》。

徐玄方女

晋时东平冯孝将，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岁余。独卧厕中，夜梦见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出入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

在棺材中喊道：“蔡仲，当心我的头！”蔡仲吓得转身就跑，被县吏抓了去，应当判死刑。李俄的儿子听说母亲活了，就接她出来。太守召来李俄询问情况，李俄回答说：“我误被司命官召去，到了之后又被放回来。刚出大门，就看见了表兄刘文伯，我们惊诧地相对而哭。我说：‘我是被错召去的，现在又可以回去了。可我既不认路，又不能独行，为我找个伴吧。我在这里十多天了，已经被家人埋葬了，哪能自己回去呢？’表兄就派门卒去告知户曹。户曹回答说：‘现在武陵西界，有个男子叫李黑，也要放回去，可以找他做伴。再令李黑到李俄邻舍，让蔡仲把李俄挖出来。’于是表兄写信给他儿子，我就跟李黑一块儿回来了。”太守听罢，当即赦免了蔡仲。还派一骑马小吏到西界盘问李黑，结果跟李俄说的一样。刘文伯寄给儿子的信，他儿子认识那信纸，是父亲死时陪葬在箱子中的文书。出自《穷神秘苑》。

河间女子

晋武帝时，河间有一对男女相爱，订立了婚约。但男子从军后，很多年都没回来。女子家人想把她嫁给别人，她不愿意，父母逼其从命，结果她不久便病死了。男子戍边归来，问那女子在何处，她的家人便全讲了。男子来到坟前，想大哭一场以诉哀痛，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于是他挖坟开棺，那女子当即就复活了。他将她背回家，将养恢复。她的后夫听说此事，就到官府起诉，与他争妻。郡县不能决断，就上报给廷尉判决。廷尉认为，因为他们的至诚使天地感动，因此才死而复生。这是件不寻常的事，不能用常理来判决，请将她还给开棺的人。出自《搜神记》。

徐玄方女

晋代东平的冯孝将，任广州太守。他的儿子名叫马子，年龄二十多岁。一天，马子独自睡在马棚中，晚上梦见一个女子，十八九岁的年纪。她说：“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的女儿，不幸夭亡。已死了大约四年，是被鬼所枉杀的。根据生死簿上的记录，

当年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凭，乃得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可尔。”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有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愈分明。始悟所梦者，遂屏左右。便渐额面出，次头形体顿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寝息。每戒云：“我尚虚。”借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待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厩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至，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语毕拜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醑其丧前，去厩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令婢四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始开口，能咽粥，积渐能语，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午礼，聘为夫妇。生二男，长男字元庆，永嘉初为秘书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出《法苑珠林》。

蔡支妻

临淄蔡支者，为县吏。曾奉书谒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乃盛设酒馔，毕付一书，谓曰：“掾为我致此书与外孙也。”

我应该活到八十多岁，所以允许我复活。但应当有所依凭，我才能活过来，还应当做你的妻子。你能接受我的委托救活我吗？”马子回答说：“可以。”那女子和马子约定好了日期出来。到了这一天，马子发现床前有头发，正与地面齐平，让人扫去，结果越扫越明显。马子这才明白正是梦中之事，就让左右的仆从退下。于是那女子的颜面渐显，接着整个头和身体也露了出来。马子就与她对榻而坐，她所讲的话，非常奇妙，当晚就和马子睡在了一起。她总是告诫马子：“我的

身体还很虚弱。”马子问她什么时候可以从坟中出来，她回答说：“要等到我原来的生日那天，现在时候还没到。”说完她就进了马棚。她说的话，人们都能够听见。这女子计算复活的日子到了，就详细告诉马子救出并保养自己的方法，说完便一拜而去。马子听从了她的话。到了那一天，用红公鸡一只，黄米饭一盘，祭祀用的酒一升，摆祭在她的丧灵前面，离马棚只有十多步远。祭灵完毕，把棺材挖了出来。打开一看，那女子身体完好如初。马子将她慢慢抱出，放入毡帐中，她只是心口有点温热，嘴里有呼吸。马子命婢女四面看守护理她，不断用青羊乳汁滴润她的两眼。她开始张开嘴，能咽粥，并渐渐能讲话了，二百天之后就可以拄杖行走了。一年之后，脸色肌肤气力完全恢复了正常。于是派人向徐家报告，徐家上上下下都来了，选择吉日下彩礼，二人结为夫妻。后来生了二个男孩，长子字元庆，永嘉初年任秘书郎；小儿子字敬度，做了太傅掾。他们还有个女儿嫁给了济南刘子彦，这刘子彦是隐士刘延世的孙子。出自《法苑珠林》。

蔡支妻

临淄有个蔡支，是位县吏。一次，他带着书信去拜谒太守，忽然迷了路，来到了泰山脚下，看见前面好像是座城郭，就走进去送信。他见到一个官员，仪仗侍卫很是严整，颇像太守，就把书信呈了上去。于是那官员便设宴隆重款待他，酒宴过后那官员交给蔡支一封信，对他说：“请你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外孙。”

吏答曰：“明府外孙为谁？”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孙天帝也。”吏方惊，乃知所至非人间耳。掾出门，乘马所之。有顷，忽达天帝座太微宫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书讫，帝命坐，赐酒食。仍劳问之曰：“掾家属几人？”对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经几年矣？”吏曰：“三年。”帝曰：“君欲见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户曹尚书敕司命辍蔡支妇籍于生录中，遂命与支相随而去。乃苏归家，因发妻冢，视其形骸，果有生验。须臾起坐，语遂如旧。出《列异传》。

陈朗婢

义熙四年，琅邪人陈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归，行冢前，闻土中有人声，怪视之。婢曰：“我今更活，为我报家。”其日已暮，旦方开土取之，强健如常。出《五行记》。

干宝家奴

干宝字令升，父莹，为丹阳丞。有宠婢，母甚妒之。及莹亡，葬之，遂生推婢于墓。干宝兄弟尚幼，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恩情如旧，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出《五行记》。

韦讽女奴

唐韦讽家于汝颖，常虚默，不务交朋。诵习时暇，缉园林，亲稼植。小童薅草锄地，见人发，锄渐深，渐多而不乱，

蔡支说：“府君的外孙是谁？”那官员回答说：“我是泰山神，我的外孙就是天帝。”蔡支大吃一惊，才知道这地方不是人间。他出了门，骑马而去。一会儿就到了天帝座太微宫。这里的左右侍臣，都和天子一样。蔡支呈上书函，天帝让他坐下，并赐予酒食。天帝又慰劳般地问他：“你家里几个人？”他回答说父母妻子全都死了，还未再娶。天帝又问：“你妻子死几年了？”蔡支说：“三年。”天帝说：“你想见见她吗？”蔡支说：“请天帝施恩。”天帝就命户曹尚书敕令司命官把蔡支妻子的户籍放回生录中，然后让她与蔡支一同离去。蔡支苏醒后回到家中，就挖开妻子的坟，看她的形体，果然有活过来的迹象。她一会儿便坐了起来，说起话来跟过去一样。出自《列异传》。

陈朗婢

义熙四年，琅琊人陈朗的婢女死了，已经埋葬。有位小吏休夏假回来，走到坟前，听到土中有人的说话声，便好奇地去看。那位婢女说：“我现在又活了，替我报告给家人吧。”那时天色已晚，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挖出来，其身体强健如常。出自《五行记》。

干宝家奴

干宝字令升，父亲名莹，任丹阳县丞。他有个宠爱的婢女，干宝的母亲很嫉妒她。等干莹死后下葬时，就把婢女活着推进坟中。当时干宝兄弟尚幼，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十多年后，母亲死了，挖开那座坟，那婢女竟趴伏在棺材上像活着一样。用车将她拉回来，一天后就醒了。她说干宝的父亲对她恩爱如旧，在阴间也不觉得不舒服。不久她便嫁了人，还生了孩子。出自《五行记》。

韦讽女奴

唐代韦讽家住在汝颍间，常清虚守静，不好交朋友。诵读诗书的闲暇，便整修园林，亲自种庄稼栽树木。一天，小童割草锄地时发现了人的头发，渐渐深挖下去，头发也渐渐变多且不散乱，

若新梳理之状。讽异之，即掘深尺余。见妇人头，其肌肤容色，俨然如生。更加锹锬，连身背全，唯衣服随手如粉。其形气渐盛，顷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丽容。初有过，娘子多妒。郎不在，便生埋于园中，托以他事亡去，更无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处，大阙广殿，赅勇甚严。拜其王，略问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某亦不敢诉娘子。须臾，引至一曹司，见文案积屋，吏人或二或五，检寻甚闹。某初一吏执案而问，检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因妒，非理强杀。其断减娘子十一年禄以与某。又经一判官按问，其事亦明。判官寻别有故，被罚去职，某案便被寝绝。九十余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来搜求幽系冥司积滞者，皆决遣，某方得处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数，盖以下贱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绛服朱冠，羽骑随从。方决幽滞，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禄。”讽问曰：“魂既有所诣，形何不坏？”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药傅之，遂不至坏。”讽惊异之，乃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许来。其后潜道幽冥中事，无所不至，讽亦洞晓之。常曰：“修身累德，天报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数年后，失讽及婢所在，亲族于其家得遗文，纪在生之事。时武德二年八月也。出《通幽记》。

如新梳理的一样。韦讽认为这事很奇异，就又挖下一尺多深。看见一颗妇人头，其肌肤和面色，宛如活的一样。再用锹往深里挖，那妇人连身带背全露了出来，只是衣服随手一摸就粉碎了。她渐渐恢复了元气，很快就能够站起来，便上前向韦讽一拜再拜，她说：“我是您祖父的女仆，名叫丽容。开始有点小过错，遭娘子嫉妒。趁丈夫不在时，娘子就把我活埋在园中，并假托别的事情逃跑，根本没有外人知道。我刚死的时候，被两个黑衣人领去，走到一个地方，这里有高大的门楼和广阔的殿堂，虎贲勇士十分威严。我参拜了这里的大王，大王向我粗略地问了问情况。黑衣人详细述说了事情的原委，我也没敢控告娘子。一会儿，他们领我来到一个衙门，只见这里的文书案卷堆满屋子，小吏们三五成群，正在查寻案卷，十分喧闹。我开始被一个拿着案卷的官吏查问，查完案卷，他说我命不该死，因娘子嫉妒，无理强行杀人。因此判处削减娘子十一年寿命给我。又经过一个判官审问，这事也就明确了。不料，判官不久因为别的原因遭到处罚，被免除了职务，我的案子就被搁下了。到现在九十多年了，彼此离散，各走各的道。昨天，忽然有个天官来搜查阴曹地府中积压的案子，都判决后遣返，我的事情才得到解决。像我这样的，还有很多，大概是因为地位低下，阴曹的官吏也不急于给办吧。那天官好像现在的道士，深红色的衣服，红色的帽子，还带着一些骑马侍从。刚处理完积案，就让我复活，这样就不会减少原判给我的十一年寿命了。”韦讽问道：“魂魄既然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形体为什么不腐坏呢？”她回答说：“凡是有事未了的人，都由阴间的地方长官用药敷在其身上，因此不至于腐烂。”韦讽十分惊异，就让她沐浴更衣，看容貌她好像二十来岁的样子。这以后，她便私下讲些阴间的事，什么都说了，韦讽对阴间的事也有了很清楚的了解。他常常说：“修养自身积累德行，上天就会赐福于你。神仙之道，应该努力去寻求。”几年之后，不知道韦讽和婢女到哪里去了，亲戚们在他家找到了遗书，上面记载着韦讽在世时的事。当时是武德二年八月。出自《通幽记》。

邺中妇人

窦建德常发邺中一墓，无他物。开棺，见妇人，颜色如生，姿容

绝丽，可年二十余。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气息，乃收还军养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宫人，随甄皇后在邺，死葬于此。命当更生，而我无家属可以申诉，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时也。”说甄后见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宠爱之。其后建德为太宗所灭，帝将纳之。乃具以事白，且辞曰：“妾幽闭黄壤，已三百年，非窦公何以得见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饮恨而卒，帝甚伤之。出《神异录》。

李仲通婢

开元中，李仲通者，任鄱陵县令。婢死，埋于鄱陵。经三年，迁蜀郫县宰。家人扫地，见发出土中，频扫不去，因以手拔之。鄱陵婢随手而出，昏昏如醉。家人问婢何以至此，乃曰：“适如睡觉。”仲通以为鬼，乃以桃汤灌洗，书符御之，婢殊不惧，喜笑如故。乃闭于别室，以饼哺之，餐啖如常。经月余出之，驱使如旧。便配与奴妻，生一男二女，更十七年而卒。出《惊听录》。

崔生妻

元和间，有崔生者，前婚萧氏，育一儿卒，后婚郑氏。萧卒十二年，托梦于子曰：“吾已得却生于阳间，为吾告汝母，能发吾丘乎？”子虽梦，不能言。后三日，又梦如此，子终不能言。郑氏有贤德，萧乃下语于老家人云：“为吾报

邺中妇人

窦建德曾经挖开邺城中的一座坟，没有得到别的东西。开棺后看见一个妇人，面色像活人一样，容貌绝美，年纪大概二十多岁。看其衣物的样式，不是近代的人。等了一会儿，她好像有了气息，于是就带回军中养起来。三天之后她就活了，还能够说话。她说：“我是魏文帝的宫女，随甄皇后在邺城，死后葬在这里。我命该当复活，但无家人进行申诉，就到了阴间。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说起甄皇后遇害一事，她说得清清楚楚。窦建德很宠爱她。后来窦建德被唐太宗

所灭，皇帝要招纳她进宫。她就把自己的事都禀明了，并回绝说：“我被埋在黄土之下，已经三百年，没有窦公哪能见到今日？陪窦公去死是我的本分。”于是她含恨而死，皇帝十分悲伤。出自《神异录》。

李仲通婢

开元年间，李仲通任鄢陵县令。他的婢女死了，就埋在了鄢陵。三年后，他调任蜀地郫县的县令。一天，家人扫地时发现头发从土中露出，怎么扫也扫不掉，于是就用手拔。不料那位埋在鄢陵的婢女随手就被拔了出来，昏昏沉沉像喝醉酒一样。家人问她怎么到了这里，她说：“刚才像睡觉似的。”仲通认为她是鬼，就用桃木汤浇她，写咒符镇住她，可她一点也不害怕，喜笑如常。于是就把她关进另一个房间，拿饼喂她，她吃起来跟常人一样。一个多月后将她放出，还像原来那样使唤她。后来就把她配给一男仆为妻，生一男二女，又活了十七年才死。出自《惊听录》。

崔生妻

元和年间，有位崔生，先娶了萧氏，萧氏生下一个儿子就死了，就又娶了郑氏。萧氏死了十二年后，托梦给儿子说：“我已经被允许复活到阳间，替我告知你母亲，能挖开我的坟吗？”儿子虽然做了这个梦，但是没有说。三日后，又做了这个梦，但他始终没有讲。郑氏有贤德，萧氏就托梦告诉老家人说：“替我报告

郑夫人，速出吾，更两日，即不及矣。”老家人叫曰：“娘子却活也！”夫人卜之曰：“无生象。”即罢。来日家人又曰：“娘子却活也！”郑夫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即开坟，果活动矣。异归，郑夫人以粥饮之，气通能言，具说幽途知抚育贤德之恩。又说：“初有一龟，环绕某遗骸而去。数日，又来环绕。将去复来，啗某足指。”则知前卜无生象者，龟止环饶而已；后云有生象者，是龟咬足指也。萧氏与郑氏为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终。出《芝田录》。

东莱人女

东莱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见捕得还，乃敕两吏送之。鬼送墓中，虽活而无从出。鬼亦患之，乃问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谁最念汝？”女曰：“独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来劫墓，季父见汝活，则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恻，未尝有过，岂能发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与诸劫贼，发意开棺，女忽从棺中起。季父惊问之，具以前白季父，季父大加惭愧。诸贼欲遂杀之，而季父号泣哀求得免，负之而归。出《广异记》。

郑夫人，快点让我出去吧，再过两天就来不及了。”老家人叫喊着：“娘子复活了！”郑夫人去占卜，卜卦人说：“没有活象。”只得作罢。第二天老家人又喊：“娘子复活了！”郑夫人再去占卜，卜卦人说：“有活象了。”就挖开坟墓，那萧夫人果然活动了。家人把她抬回来，郑夫人用粥喂她，于是气息畅通能讲话了，她详细述说在阴间也知道郑夫人对儿子的抚育之恩。又说：“开始有一只龟，围着我的尸体绕了一圈就离开了。不几天，它又来绕着我转。将要离去时又回来了，咬我的脚趾头。”这才知道前一卦说没有生象，是因为龟只是环绕而已；后一卦说有生象，是因为龟在咬脚趾头。萧氏和郑氏像姐妹一样住在一起，感情像亲骨肉。萧氏又活了十年才死。出自《芝田录》。

东莱人女

东莱有一家死了个女儿，已经埋葬。姑娘到阴曹后，因为是被错抓来的，又被放回，还派了两个官吏送她。鬼把她送到坟中，虽然活了却无法出去。鬼也挺焦虑，就问她说：“你家中除父母之外，谁最疼爱你？”姑娘说：“只有叔父。”一个鬼说：“我能让他来盗墓，叔父见你活了，你也就死而复生了。”姑娘说：“叔父仁义且有恻隐之心，不曾有过错，怎么会挖我的坟呢？”鬼说：“我换他的心。”一鬼留下看守，另一鬼便去了。一会儿，她叔父和盗墓贼们来了，决定打开棺材，这时姑娘忽然从棺材中坐了起来。叔父惊异地问她，她把之前的事都对叔父说了，叔父非常悔恨惭愧。盗墓贼们想杀死姑娘，叔父号

哭着哀求，才得以幸免，背起她就回家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郑 会 王 穆 邵 进 李太尉军士 五原将校

范令卿 汤氏子 士人甲 李 简 竹季贞

陆 彦

郑 会

荥阳郑会，家在渭南，少以力闻。唐天宝末，禄山作逆，所在贼盗蜂起，人多群聚州县。会恃其力，尚在庄居，亲族依之者甚众。会恒乘一马，四远覘贼，如是累月。后忽五日不还，家人忧愁。然以贼劫之故，无敢寻者。其家树上，忽有灵语，呼阿奶，即会妻乳母也。家人惶惧藏避。又语云：“阿奶不识会耶？前者我往探贼，便与贼遇，众寡不敌，遂为所杀。我以命未合死，频诉于冥官，今蒙见允，已判重生。我尸在此庄北五里道旁沟中，可持火来，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于沟中得其尸，失头所在。又闻语云：“头北行百余步，桑树根下者也。到舍，可以穀树皮作线，牵之。我不复来矣，努力勿令参差。”言讫，作鬼啸而去。家人至舍，依其牵凑毕，体渐温。数日，乃能视。恒以米饮

郑 会

荥阳郑会，家住渭南，少年时凭着力气大而闻名。唐天宝末年，安禄山作乱，所到之处盗贼蜂拥而起，百姓们大多聚居在州县城里。郑会仗仗自己的勇力，仍住在乡下，亲戚中有很多人都投靠他。郑会常骑着一匹马，四处侦察盗贼，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后来，他忽然五天没回来，家人十分忧愁。但是因为盗贼到处劫掠的缘故，谁也不敢去寻找。他家的树上，忽然有幽灵在说话，呼喊阿奶，也就是郑会妻子的奶娘。家人惶恐不安，都躲藏起来。树上又传来说话声：“阿奶不认识郑会了吗？前些日子我去侦察盗贼，和盗贼相遇，寡不敌众，

被他们杀害了。可我因为命不该死，屡次向冥府官员申诉，如今承蒙恩准，已经判我重生。我的尸体在这个庄子北边五里道旁的水沟中，可以拿着火和衣服来找我。”家人如他所说，在水沟中找到了他的尸体，但头却不见了。又听他说：“头就在北面一百多步远的桑树根下。回到家后，可以用穀树皮作线，缝上它。我不再来了，争取别出差错。”说完，他像鬼那样叫着就走了。家人找到头带回家，照他说的缝连完毕，身体就渐渐温暖了。几天就能看见东西了。经常用米汤灌之，百日如常。出《广异记》。

王 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为鲁旻部将。于南阳战败，军马奔走。穆形貌雄壮，马又奇大，贼骑追之甚众。及，以剑自后斫穆颈，殪而陨地。筋骨俱断，唯喉尚连。初冥然不自觉死，至食顷乃悟，而头在脐上，方始心惋。旋觉食漏，遂以手力扶头，还附颈。须臾复落，闷绝如初，久之方苏。正颈之后，以发分系两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马，初不离穆，穆之起，亦来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发解，头坠怀中，夜后方苏。系发正首之后，穆心念，马卧方可得上，马忽横伏穆前，因得上马。马亦随之起，载穆东南行。穆两手附两颊，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余人群行，亦便路求穆。见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贼界四十余里，众心恼惧，遂载还旻军，军城寻为贼所围。穆于城中养病，二百余日方愈，绕颈有肉如指，头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徇王事，差摄南阳令，寻奏叶令。岁余，迁临汝令。秩满，摄枣阳令，卒于官。出《广异记》。

邵 进

唐大历元年，周智光为华州刺史，劫剥行侣，旋欲谋反。遣吏邵进潜往京，伺朝廷御伐之意。进归告曰：“朝廷喂他，百日之后便恢复正常了。出自《广异记》。

王 穆

太原王穆，唐代至德初年任鲁旻的部将。他在南阳战败了，军马四处逃散。王穆体形魁伟强健，马又异常高大，不少贼兵骑着马追他。追上之后，用剑从后面砍向王穆的脖颈，王穆被砍死，倒在地上。他的筋骨全断了，只剩喉咙还连着。开始，他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到吃饭时才明白过来，原来头已经落到肚脐上了，心中这才一阵凄惋。随即他觉得食物从脖颈漏出，就用手用力扶着头，把它安回脖颈上。一会儿又掉下来，他又像刚才一样昏了过去，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他把头重新安在颈上，将头发分开，系在两边，才能够坐起来。他心中还是很茫然，不知自己能否幸免。而他的马，怎么也不离去，见他坐起来，那马也走过来站在他的面前。王穆扶着它站立起来，系在左臂上的头发松开了，头又坠落到怀中，一夜后才苏醒。再次系发、正头之后，王穆心想，这马卧下才能骑上去，那马忽然就横卧在他面前，于是他才上了马。马也随他而起，驮着他往东南走。他两手托着两颊，骑马走了四十里。王穆部下十多个散兵聚在一起，也边走边寻找王穆。相见之后，扶他去村舍投宿。此地距离敌人四十多里，众人又烦恼又害怕，于是用马驮王穆回到鲁旻军中，军城不久被敌人围困。王穆在城中养病，二百多天才痊愈，环绕着他的脖颈长出一圈肉，像手指那么粗，头竟然稍稍偏斜了一点。鲁旻觉得王穆是名门子弟，又以身殉职，就让他代理南阳县令，不久表奏他任叶县令。一年多后，迁任临汝县令。任满，又代理枣阳县令，死在了任上。出自《广异记》。

邵 进

唐代大历元年，周智光担任华州刺史，抢劫行旅钱物，不久就想谋反。他派遣手下官吏邵进偷偷地到了京城，刺探朝廷有无防范、讨伐他的意向。邵进回来之后向周智光报告说：“朝廷

无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给于己，遽命斩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儿。妻即以针纫颈，俄顷复活，以药傅之。然犹惧智光，使人告光曰：“进本蒲人，今欲归葬。”光亦赙赠之。既至蒲，浹旬，其疮平愈，乃改姓他游。后三十年，崔颢为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颢召见，讯其由，进曰：“明公昔为周智光从

事。”因叙其本末。颞乃省悟，与缣帛。揖之而去。出《独异志》。

李太尉军士

长安里巷说，朱泚乱时，李太尉军中有一卒，为乱兵所刃，身颈异处。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但觉胛骨称硬，咽喉强于昔时，而受刃处痒甚。行步无所苦，扶持而归本家。妻儿异之，讯其事，具说其所体与颈分之时，全不悟其害，亦无心记忆家乡。忽为人驱入城门，被引随兵死数千计。至其东面，有大局署，见录衣长吏凭几，点籍姓名而过。次呼其人，便云：“不合来。”乃呵责极切，左右逐出令还。见冥司一人，髭桑木如臂大，其状若浮沕钉。牵其人头身断处，如令勘合，则以桑木钉自脑钉入喉。俄而便觉，再见日月，不甚痛楚。妻儿因是披顶发而观，则见隆高处一寸已上，都非寻常。皮里桑木黄文存焉，人或谓之粉黛。元和中，温会有宗人守清，为邠镇之权将。忽话此事，守清便呼之前出。乃云是其麾下甲马士耿皓，今已七十余，

没有怀疑您的迹象。”周智光大怒，认为他这是串通朝廷欺骗自己，立即令人把他杀了。但过后很后悔，又立即派人把邵进的头送给他的妻儿。妻子就用针把他的头缝到脖颈上，不久就活了，将药涂在伤口上。但邵进还是惧怕周智光，让人告诉周智光说：“我本来是蒲州人，现在想回老家埋葬。”周智光便送了些丧葬钱物给他。邵进回到蒲州十天，他的伤口便平复愈合，于是改名换姓漫游四方。三十年后，崔颞任宋州刺史，早晨升堂时，有一个人来投递名帖，说他是上面派来的官吏。崔颞召见了，他，询问其来由，邵进说：“你当年是周智光的僚属。”于是便讲述了过去的一些事情。崔颞方才省悟，赏给他一些绢帛。邵进揖拜之后离去。出自《独异志》。

李太尉军士

长安里巷传说，朱泚作乱时，李太尉军队中有一个小卒，被乱兵所杀，身首异处。过了七天，忽然不知怎么回事自己又站了起来，只觉得颅骨稍有些硬，咽喉比过去强直，而遭刀砍的地方很痒。行走倒

没有什么痛苦，便扶着东西回到家中。老婆孩子都很惊异，问是怎么回事，他详细地告诉家人，当身体和头颈分离时，他全然不觉被杀，也无心回忆家乡。就记得忽然被人驱赶进一座城门，同时被赶去的战死士卒有好几千。到了城东面，有一个大衙门，只见一绿衣官吏靠在几案上，一一点录堂下人的姓名。按顺序喊到他时，那官吏说：“你不该来。”他被狠狠地责斥了一顿，左右将他赶出，让他回去。这时只见一个冥官，把一根桑木削得像胳膊那么粗，形状如同门钉。他牵住那个士卒的头身断绝处，对合在一起，然后用桑木钉从脑部钉进咽喉。不久他就苏醒过来，重见天日，并不是很痛苦。妻儿于是拨开他头顶上的头发察看，只见受伤处隆起一寸多高，的确和往常不同。皮肉里桑木上的黄纹还在，有人说像化了妆。元和年间，温会有个同宗叫守清，是邠镇的将领。一次忽然说起这件事，守清就喊那个士卒出来。他说这是麾下的甲马士耿皓，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臂力犹可支数夫。会因是亲睹其异。出《定命录》。

五原将校

五原遣将校往扬子，请衣赐。校有所知，能承顾问。院官与之款曲，顾见项上有一肉环围绕，瘢痕可惧。院官与之熟，因诘其所来，具对。昔岁巡边，其众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虏骑掩袭。众数千，悉是骑兵。此五百短兵，全军陷歿，积尸为京观，其身首已异矣。至日入，但魂魄觉有呵喝，状若官府一点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杀却？”胥者扣头求哀。官曰：“不却活，君须还命。”胥曰：“活得。”遂许之。良久而喝回，又更约束：“须速活，勿误死者。”胥厉声唱喏。某头安在项上，身在三尺厚叶上卧，头边有半碗稀粥，一张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渐能食。即又迷闷睡著。眼开，又见半碗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杖却投本处。荏苒今日，其瘢痕是也。出《芝田录》。

范令卿缢死复再生

隋文帝开皇二年，汴州浚仪县功曹范钦子令卿，在家与族人文志

校书，竟工拙。令卿以手反击文志，鼻血出不止，因即殒。文志父乃执令卿，以绳悬缢于屋梁，移时气绝。文志父母恐令卿却活，复用布重绞之。死经三日，令卿却苏，文志长逝。出《五行记》。

体力还可以抵得过好几个人。温会因此亲眼看到了那个士卒的奇异之处。出自《定命录》。

五原将校

五原派遣一个军官去扬子，请求调拨军衣赏赐。这个军官在当地有熟人，能够办好所托之事。到后，院官对他殷勤接待，看见他脖子上长了一圈肉环，疤痕十分可怕。院官和他很熟悉，便问其来由，他便详细地说了。当年巡视边境，他率部下五六百人，深入边境要塞，遭受胡虏的突然袭击。对方有好几千人，全是骑兵。自己带去的五百名持短兵器的士兵全部战死了，尸体堆积得像一座小山，他也落了个身首异处。到太阳下山后，他只觉得自己的魂魄被人呵斥，好像是官府中一个点名的官吏。来到他跟前，那官怒道：“这个人不该死，为什么杀他？”胥吏叩头哀求。那官说：“不把他复活，你就得偿命。”胥吏说：“能活。”当官的点点头。过一会儿又把胥吏喊回来，再次告诫他道：“你要快点使他复活，不要耽误死者。”胥吏大声答应着。醒来后，他发现自己的头已经安到脖子上了，身子躺在三尺厚的树叶上，头边有半碗稀粥，一把断把羹匙插在碗中。他能够伸手拿羹匙，舀粥送到嘴里，渐渐能下咽了。但马上又迷迷糊糊睡着了。再睁开眼时，又见半碗粥，碗里还是放着羹匙。这样一连过了六七天，能够行走，便拄着拐杖回到原来军中。一直到了现在，那疤痕就是这么来的。出自《芝田录》。

范令卿勒死后再生

隋文帝开皇二年，汴州浚仪县功曹范钦之子范令卿，在家里与同宗文志勘校书籍，比较水平高低。令卿用手回击文志，打得他鼻血不止，结果一命呜呼。文志的父亲捉住令卿，用绳子把他悬吊在房梁上，一会儿就断气了。文志的父母怕令卿再活过来，又用布条勒了又

勒。令卿死了三天之后，却又复活了，文志则永远死去了。出自《五行记》。

汤氏子

汤氏子者，其父为乐平尉。令李氏，陇西望族。素轻易，恒以吴人狎侮，尉甚不平。轻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数四，尉不能堪。某与其兄，诣令纷争。令格骂，叱左右曳下，将加捶楚，某怀中有剑，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后数日死。令家人亦击某系狱。州断刑，令辜内死，当决杀。将入市，无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当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绳，决毕气绝。牵曳就狱，至夕乃苏。狱卒白官，官云：“此手杀人，义无活理。”令卒以绳缢绝。其夕三更，复苏。卒又缢之，及明复苏。狱官以白刺史，举州叹异，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毙之。及于州门，对众缢绝。刺史哀其终始，命家收之。及将归第，复活。因葬空棺，养之暗室，久之无恙。乾元中，为全椒令卒。出《广异记》。

士人甲易形再生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无缘得归。主者数人共愁，相谓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归，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主者承敕出，将易之。

汤氏子

有个汤氏的儿子，父亲任乐平县尉。县令李氏，是陇西的名门贵族。李氏平素轻浮简慢，常常因县尉是吴地人而对他戏弄侮辱，县尉对此忿忿不平。他被县令随便侮辱，已经有好几次了，实在不堪忍受。他的这个儿子便和哥哥到县令处争辩。县令又打又骂，喊左右将他们拽下，正要施杖刑，儿子怀中有剑，径直上前刺向县令，刺中县

令胸部而不深，几天后县令死了。他的家人告发了汤氏的儿子，并将其送进监狱。州里判刑，县令是在辜限内死的，应当判处死刑。行刑那天，把他带到刑场，他脸上没有一点愁容。有个善于看相的人说：“这少年有五品官的相，定当不死。假如死了，我今后就不给人相面了。”行刑的人用绳子缠住他的脖子，行刑完他便气绝身亡。然后把他的尸体拉回监狱，到晚上就复活了。狱卒向狱官报告，狱官说：“他亲手杀了人，按道理就不该让他活。”于是命令狱卒用绳子把他勒死。不料那天晚上三更时又活了。狱卒再勒，天亮又活了。狱官向刺史报告，全州上下惊叹不已，但限于法律非杀不可。喊来其父，让他亲手将儿子处死。其父在州城城门上，当众把儿子勒死。刺史可怜他被折腾了这么多次，就让家人收葬。等把他的尸体抬回家后，他又复活了。因而埋葬了空棺材，将他养在暗室，多少年都平安无事。乾元年间，他是在任全椒县令时死的。出自《广异记》。

士人甲改换形体后再生

晋元帝时有个人，出身士绅家庭。一天突然发病而死，被人带上天去，拜见司命。司命又推究核对，发现他的寿命未尽，不应错召上天。管事的下令将其遣返。他脚特别疼，不能走，没法回去。管事的几个人都挺发愁，互相商量说：“他假如因为脚疼最后不能回去，我们就得承担冤枉他人的罪名。”于是一起向司命汇报。司命想了很久，说：“方才新召来的胡人康某，在西门外。这个人已到死期，他的脚很健康，让他们二人换脚，彼此都没有什么损失。”管事的接受这个命令后出来，就要给他们换脚。

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甲终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长诀留此耳。”不获已，遂听之。主者令二并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土，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殓，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著胡体。正当殓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

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出《幽明录》。

李 简

唐开元末，蔡州上蔡县南李村百姓李简，痼病卒。瘞后十余日，有汝阳县百姓张弘义，素不与李简相识，所居相去十余舍，亦因病死，经宿却活，不复认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名亮。”遂径往南李村，入亮家。亮惊问其故，言方病时，梦二人着黄，赍帖见追。行数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处，如人间六司院，留居数日，所勘责事，委不能对。忽有一人自外来，称错追李简，可即放还。有一吏曰：“李身坏，别令托生。”一时忆念父母亲族，不欲别处受生，因请却复本身。少顷，见领一人至，通曰：“追到杂职汝阳张弘义。”吏又曰：“张弘义

那胡人形貌十分丑陋，脚更难看，对方怎么也不肯换。管事的说：“你要是不换，就得长留此间了。”他迫不得已，只好服从。管事的让他俩都闭上眼睛，很快，他们的脚就换了过来。那人当即被遣送回来，一下子就活了，详细向家人说了这事。脱鞋一看，果然是双胡人脚，汗毛丛生，而且有胡臭气。他本来是个读书人，爱摆弄手脚，但忽得这样一双脚，一点也不想看见。虽然获得再生，却常惆怅慨叹，几乎想死。旁人中有认识那个胡人的，说他死了还没有出殡，家住附近茄子浦。那个人亲自去看那胡人的尸体，果然看见自己的脚长在他的身上。正要殓殓，亲属们对着尸体哭泣。胡人的儿子们对父亲很有感情，每当过节时，儿子们都很思念父亲。他们跑到那个人家，抱住他的脚号啕大哭。走路时偶然相遇，也要拽住他啼哭。因此，他每次出入家门时，总要让人守住门，以防那胡人的儿子。他一辈子都厌恶那双脏脚，连不小心看上一眼都从来没有过。即使在三伏盛夏，也一定要穿好几层衣服，一刻也不让它露出来。出自《幽明录》。

李 简

唐代开元末年，蔡州上蔡县南李村的百姓李简，患痼病病死去。埋葬十多天之后，汝阳县有个百姓叫张弘义，与李简素不相识，且居

住地相距三百多里，也因病而死，过了一宿又复活了，但不再认识父母妻儿。并说：“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亲名叫李亮。”然后径直走到南李村，进了李亮家。李亮惊讶地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张弘义说自己刚病时，梦见两个穿黄衣裳的人，手持公文追捕自己。走了几十里，到了一座大城，题名“王城”。他被领到一个地方，像人间的六司官衙，住了几天，所追查的一些事，他实在是回答不上来。一天，忽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说是错抓了李简，应该立即放回去。有个官吏说：“李简的身体腐坏了，让他到别处托生吧。”他一时想念父母亲族，不想到别处托生，因此请求恢复本身。不一会儿，看见领进一个人来，通报说：“干杂活的汝阳张弘义捉拿到了。”那官吏又说：“张弘义

身幸未坏，速令李简托其身，以尽余年。”遂被两吏扶却出城。但行甚速，渐无所知，忽若梦觉。见人环泣，及屋宇，都不复认。亮问其亲族名氏，及平生细事，无不知也。先解竹作，因息入房，索刀具，破蔑盛器。语音举止，信李简也，竟不返汝阳。时段成式三从叔父，摄蔡州司户，亲验其事。昔扁鹊易鲁公扈、赵齐婴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咨。以是稽之，非寓言矣。出《酉阳杂俎》。

竹季贞

陈蔡间，有民竹季贞，卒十余年矣。后里人赵子和亦卒，数日忽寤，即起驰出门。其妻子惊，前讯之。子和曰：“我竹季贞也，安识汝？今将归吾家。”既而语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随之。至季贞家，见子和来，以为狂疾，骂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贞，卒十一年，今乃归，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语，果季贞也。验其事，又季贞也。妻子俱骇异，诘之，季贞曰：“我自去人世，迄今且一纪。居冥途中，思还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间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请案据，得以名闻冥官。愿为再生者，既而冥官谓我曰：‘汝宅舍坏久矣，如何？’案据白曰：‘季贞同里赵子和者，卒数日，愿假其尸与季贞之魂。’冥官许之。即遣使送我于赵氏之舍，我故得归。”因话平昔事，历然可听，妻子方信而纳之。自是季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

的身体幸亏没坏，快让李简托他的身体复活，以度余年。”于是，他便被两个官吏搀出那座城。他只觉走得极快，渐渐失去知觉，忽然又像做梦醒来。见不少人围着自己哭，还有那些房屋，自己都不认识。李亮问他李氏的亲族姓名，以及李简的平生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李简原来会编竹器，于是到内室休息时，他就找来刀具，把竹子破成篾条，然后编成竹器。言谈举止，真的就是李简，他最终没有再回汝阳去。当时段成式的堂叔为代理蔡州司户，亲自验证了这件事。当年扁鹊换鲁公扈、赵齐婴的心，等苏醒之后，都能返回对方的住处，两家人都互相惊叹。由此看来，李简的事并不是编造的。出自《酉阳杂俎》。

竹季贞

陈、蔡之间，有个百姓叫竹季贞，死了十多年了。后来乡里人赵子和也死了，过了几天又忽然苏醒过来，立即起身跑出门去。妻子和孩子惊讶地上前询问，子和说：“我是竹季贞，哪里认识你？我要回自己家去。”连声音都不是赵子和的了。妻子和孩子就跟着他。到了竹季贞家，竹家人见赵子和来了，以为这个人疯了，骂着驱赶他。子和说：“我是竹季贞，死十一年了，现在又回来了，为什么要赶我走呢？”竹家人听他的说话声，果然是竹季贞的。又通过一些事情验证，也是竹季贞。妻子和孩子们都十分惊异，追问他，他说：“我自从离开人世，至今将近十二年了。在阴曹地府里总想回来看看老婆孩子，一天也没有忘。然而，那里每隔三十年，才能让一个死者复活，让他们谈谈生前有过什么罪，行过什么善。昨天我请求管案子的人，才使自己的名字被冥官知道。我向他表示希望能够成为再生者，一会儿冥官对我说：‘你的身体已经腐烂很久了，怎么办？’管案子的人禀报说：‘竹季贞的同乡赵子和，刚死几天，我想让竹季贞的魂魄借赵子和的尸体复活。’冥官准许了。于是派人把我送到赵子和家，我这才能活转过来。”接着说起平生往事，都清清楚楚的，妻子和孩子这才相信并接纳了他。从此竹季贞不再吃酒肉，穿着粗布短衣，

行乞陈蔡汝郑间。缙帛随以修佛，施贫饿者。一还家，至今尚存。出《宣室志》。

陆彦

余杭人陆彦，夏月死十余日，见王。云：“命未尽，放归。”左右曰：“宅舍亡坏不堪。”时沧洲人李谈新来，其人合死。王曰：“取谈宅舍与之。”彦遂入谈枢中而苏。遂作吴语，不识妻子。具说其事，遂向余杭，访得其家。妻子不认，具陈由来，乃信之。出《朝野金载》。

在陈、蔡、汝、郑一带乞讨。得到的钱帛随时用来修造佛寺，施舍给贫穷饥饿的人。他自从回家后，到现在还活着。出自《宣室志》。

陆彦

余杭人陆彦，在夏天死了十多日后，去拜见冥王。冥王说：“这个人寿命没得，放他回去吧。”左右的人说：“他的身体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这时沧州人李谈刚到，这个人该死。冥王说：“拿李谈的身体给陆彦。”陆彦就进入李谈的棺材中苏醒过来。复活后说话的口音是吴语，也不认识妻儿。陆彦将还阳的事详细讲了一遍，便前往余杭，寻访到他的家。妻儿不认他，待一一陈述经过后，妻儿才相信。出自《朝野金载》。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赵 泰 袁 廓 曹宗之 孙回璞 李强友

韦广济 郗惠连

赵 泰

晋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圣典，有誉乡里。当晚乃仕，终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时，尝卒心痛，须臾而死。下尸于地，心暖不冷，屈伸随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声如雨，俄而苏活。说初死之时，梦有一人，来近心下。复有二人，乘黄马，从者二人，夹扶泰腋，径将东行。不知可几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将泰向城门入。经两重门，有瓦室，可数千间，男女大小，亦数千人。行列而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条疏姓字，云：“当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须臾，将泰与数千人男女，一时俱进。府君西向坐，阅视名簿讫，复遣泰南入里门。有人著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问生时何作罪，行何福善，涕泣等以实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在人间，疏记善恶，具有条状，不可得虚。

赵 泰

晋朝人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祖父任京兆太守。郡府举荐赵泰为孝廉，官府征他为官，他却拒不应征。他精心钻研圣人经典，在乡里百姓间很有名望。直到晚年才做官，临终时任中散大夫。赵泰三十五岁时，曾突然感到心痛，片刻就死了。尸体被埋在地下，但心仍温热而不冷，四肢可随意屈伸。死后十天，忽然他的喉咙中有像下雨的声音，顷刻便苏醒过来。他说他刚死的时候，梦见有一个人来到他心下。又有两人骑着黄马，还有两个随从，一边一个扶着赵泰的两臂，径直向东走。不知走了多少里，走到一座大城，高大险峻，城墙是青黑色的，他们便带着赵泰进入城门。经过两重门后，看到数千间

瓦房，还有数千男女老少。有五六个小吏排列成行，身穿黑衣，按顺序上报每个人的姓名，并说：“应该分门别类地呈报给府君。”赵泰排在第三十名。一会儿，将赵泰和数千名男女一齐带进地府。府君面西而坐，看过名册后，又让赵泰向南进入里门。见有人穿着深红色衣服，坐在大屋里，按顺序呼叫名字。问他们活着的时候犯过什么罪，行过什么善事，并让他们注意一定要如实说明。地府一直派遣六部使者在人间，记录每个人的善恶，每个人的表现都有记载，不能说假话。

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学而已，无所事也，亦不犯恶。”乃遣泰为水官监作吏，将二千余人，运沙裨岸，昼夜勤苦。

后转泰水官都督，知诸狱事。给泰兵马，令案行地狱。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仗，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坠，随沸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极，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竞，而身体割截，尺寸离断。泰见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狱中涕泣。泰出狱门，见有二人，赍文书来，说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为于塔寺中悬幡烧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见三人，自狱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诣一门，名开光大舍。有三重门，朱彩照发。见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随入。前有大殿，珍宝周饰，精光耀目，金玉为床。见一神人，姿容伟异，殊好非常，坐此座上。边有沙门，立倚甚众。见府君来，恭敬作礼。泰问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号名世尊，度人之师。”有顷，令恶道中人，皆出听经。时有万九千人，皆出地狱，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众生也。行虽亏殆，尚当得度，故开经法。七日之中，随本所作善恶多少，差次免脱。

泰未出之顷，已见十人，升虚而去。出此舍，复见一城，方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地狱考治已毕者，

赵泰回答说：“我父亲和我哥哥当官时都是两千石的俸禄。我年少时在家，读书学习而已，没有做什么事，也没犯过什么罪恶。”于是任

命赵泰为水官监作吏，率领两千多人，运沙石修堤岸，昼夜忙碌。

后来又让赵泰任水官都督，掌管各监狱的事务。给他兵马，命他巡视地狱。他所到的各狱，酷刑各有不同。有的针穿舌头，遍身流血；有的披头散发，赤身裸足，相互牵引而行。有人拿着大棒子，在后边催促。铁床铜柱，用火烧得通红。逼迫着有罪的人抱住铁床趴在上面，身体马上被烫得焦烂，过一会儿又活过来。还有火炉和大锅烧煮罪人，身首粉碎，随着沸水翻滚。有拿着叉的鬼站在旁边。有三四百人站在一侧，按顺序进入锅内，都互相拥抱着哭泣。有非常高大宽广的剑树，无边无际，树的根茎枝叶都是用剑做成的。人们互相诋毁抱怨，自顾自地攀登，好像很高兴似的互相比试，而身体却被截成一段一段的。赵泰看见他的祖父祖母和二弟，在这个狱中哭泣。赵泰走出了狱门，看见两个人抱着文书走来，告诉狱吏，说有三个人，他们的家人在塔寺中为他们悬幡烧香，解救了他们的罪过，可以离开监狱了。不一会儿，见三人从狱中走出，身上已经穿着原来的衣服，很齐整。向南来到一门，名叫开光大舍。有三重门，红光闪耀。见这三人进入开光大舍中，赵泰也随着进去了。前面有座大殿，用珍宝装饰，精光耀眼，用金玉做床。看见一个神人，身姿容貌魁伟出众，特别漂亮，坐在殿中座上。旁边有许多和尚站在那里。他见府君走来，恭敬地行礼。赵泰问座中人是谁，向府君施礼。狱吏说：“他号称世尊，是超度人的法师。”一会儿，命令地狱中的人都出来听经。这时有一万九千人，全都走出地狱，进入百里城。到这里的人，都是世间尊奉佛法的人。虽然他们的行为尚有不足之处，还是可以得到超度的，所以请人来讲经说法。七天之中，根据本人所做的善恶多少，按等级赦免他们的罪过。

赵泰还没出去时，已见十个人升空而去。走出大舍后又见一座城，方圆二百多里，名为受变形城。在地狱中受完拷问的人，当于此城，更受变报。泰入其城，见有土瓦屋数千区，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壮，栏槛采饰。有数百局吏，对校文书。云：“杀生者当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盗者当作猪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鹤鹑麋；两舌作鸱枭鸺鹠；捍债者为骡驴牛马。”泰案行毕，还水官处。主者语泰：“卿是谁者子？以何罪过而来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

二千石。我举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众恶。”主者曰：“卿无罪，故相使为水官都督。不尔，与地狱中人无以异也。”泰问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乐报？”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进持戒，得乐报，无有谪罚也。”泰复问曰：“人未事法时，所行罪过，事法之后，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语毕，主者开藤筐，检年纪，尚有余算三十年在，乃遣泰还。临别，主者曰：“已见地狱罪报如是，当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恶随人，其犹影响，可不慎乎？”时亲表内外候视泰者，五六十人，同闻泰说。

泰自书记，以示时人。时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为祖父母二弟，延请僧众，大设福会。皆命子孙，改意奉法，课观精进。士人闻泰死而复生，多见罪福，互来访问。时有太中大夫武城孙丰、关内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会，款曲寻问，莫不惧然，皆即奉法。出《冥祥记》。

袁 廓

宋袁廓字思度，陈郡人也。元徽中，为吴郡丞。病经

就进到这座城，接受变形的报应。赵泰进入这座城内，看见土瓦房数千处，各处都有房舍。正中的瓦房非常高大，栏杆都用彩色装饰。有数百名小吏，正在校阅文书。小吏说：“前世杀生的人应变作蜉蝣，早晨生晚间就死；抢劫偷盗的人应变成猪羊，任人宰割；淫乱放荡的人应变成飞禽走兽；搬弄是非的人应变成猫头鹰一类的恶鸟；抗债不还的人应变成牛马骡驴。”赵泰巡视完之后，又回到了他的水官督府。主事的人问赵泰：“你是谁的儿子？因为什么罪过到这里来的？”赵泰回答说：“我的祖父和兄弟，都是两千石俸禄的官。我被乡里推举为孝廉，官府召我去任职，我没去。修养品德一心向善，从来不做各种恶事。”主事人说：“你没有罪，所以才派你做水官都督。不然的话，你和地狱中的人就没什么不同了。”赵泰又问主事人说：“怎样为人，死后才能得到好的报应？”主事人说：“唯有尊奉佛法的弟子，努力修持，才能得到好报，而不受惩罚。”赵泰又问：“人在未奉佛法时所犯的罪过，奉佛法以后能免除吗？”回答说：“都可以免除。”说完，主事人打开藤箱，检视赵泰的寿命，发现他还有三十年

阳寿，便叫赵泰回还人世。临别时，主事人说：“你已经见过地狱中犯罪报应的情形，你应当告诉世上的人，让他们都要做善事。善恶与人相随，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能不慎慎吗？”当时来探视赵泰的远近亲戚有五六十人，都听到了赵泰这样说。

赵泰亲自将这些事记录下来，用以告示世人。当时正是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他又为祖父母、二弟请来和尚举行盛大的祈福活动。又叫自己的子孙都改奉佛法，并考核督促他们修持善法的成果。人们听说赵泰死而复生，在阴间见到了许多因果报应的事，便都来访问。当时有太中大夫武成人孙丰、关内侯常山人郝伯平等十余人，一齐聚集在赵泰家，诚恳地寻问，听后都很惧怕，都立即开始信奉佛法。出自《冥祥记》。

袁 廓

南朝宋袁廓字思度，陈郡人。元徽年间，担任吴郡丞。病了少日，奄然如死，但余息未尽。棺衾之具并备，待毕而殓。三日而能转动视瞬。自说云，有使者称教唤，廓随去。既至，有大城池，楼堞高整，阶闼崇丽。既命廓进，主人南面，与廓温凉毕，命坐。设酒炙，果粽菹者等味，不异世中。酒数行，主人谓廓曰：“主簿不幸有阙，以君才颖，故欲相屈，当能顾怀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辞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穷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当以幽显异方，故辞耳。此间荣禄服御，乃胜君世中。甚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复固请曰：“男女藐然，并在韶胤，仆一旦供任，养视无托。父子之恋，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颡。主人曰：“君辞让乃尔，何容相逼？愿言不获，深为叹恨。”就案上取一卷文书，勾点之。既而廓谢恩辞归。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将廓行，经历寺署甚众，未得一垣门，盖囹圄也。将廓入中，叙趣一隅有诸屋宇，骈阗相接。次有一屋弊陋，见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异平生，见廓惊喜。户边有一人，身面伤疾，呼廓。廓惊问谁，羊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识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时，不信报应。虽无余罪，正坐鞭撻婢仆过苦，受此罚。亡来痛楚，殆无暂休。今特小时宽隙耳。前唤汝姊来，望以自代，竟无所益，徒为忧

聚。”言毕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娣时亦在侧。有顷，使人复将廓去，经涉巷陌，闾里整顿，

没几天，便像死了似的，只有一息尚存。棺槨被子等物都已准备好，只等死后入殓。三天后他却能转动眼珠了。他自己说，有个使者说要传唤他，他便跟了去。到了之后，看到一座大城，城墙高大整齐，台阶和城门都很华丽。于是叫袁廓进去，主人面南而坐，与袁廓寒暄后，让袁廓坐下。摆下酒肉瓜果等各种食物，和人间没有什么不同。酒过数巡后，主人对袁廓说：“我这里缺少一个主簿，知道你很有才华，所以想请你屈尊担任此职，不知你是否愿意？”袁廓知道这是在阴间，于是以自己平庸浅薄为由坚决推辞此事，认为自己不能胜任，再加上从小孤苦贫穷，兄弟也都死亡凋零，所以请求开恩放他回去。主人说：“你可能认为阴间与阳世很不相同，所以才推辞。这里的荣华富贵吃穿使用，要比你在世间强得多。我很想和你共事，想你必然会屈尊同意，不辜负我的期望。”袁廓又坚持请求说：“家中儿女尚小，正是幼稚的年龄，我一旦在这里任职，他们就没人抚养了。父子之爱，理应得到怜悯同情。”袁廓痛哭流涕，跪在地上磕头作揖。主人说：“你既然这样推辞，我怎能逼迫你？我的愿望没有实现，深感遗憾。”主人从桌案上取出一卷文书，用笔勾点。然后袁廓便要谢恩回去。主人说：“你不想看一看死去的先人吗？”便派人领袁廓走，一路上衙署很多，最后到了一个门前，大概是一座监狱。把袁廓领进去，先到的一角建有很多房屋，一座连着一座。接着又有一屋比较简陋，袁廓看见自己的生母羊氏在这里，面容很脏，衣服很破，和活着时很不一样，她看见袁廓又惊又喜。门边还有一人，脸上和身上都有伤痕，招呼袁廓。袁廓很吃惊地问这人是谁，羊氏说：“这是王夫人，你不认识了吗？”王夫人说：“我在世的时候，不相信报应。虽然没有别的罪，却因为鞭打丫环仆人太厉害，才受到这样的惩罚。死后遭受这样的痛苦，几乎一刻也没停过。今天特别给了一点时间的宽限。前些天唤你姐姐来，本想让她代替我受苦，最终也没什么用处，只能增加更多的烦恼。”说完便痛哭流涕。王夫人是袁廓父亲的正妻，袁廓的妹妹也在旁边。一会儿，来人又将袁廓带走，经过了很多街巷，屋舍整齐，

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篱茅屋，见父凭案而坐。廓入门，父扬手遣廓曰：“汝既蒙罢，可速归去，不须迟也。”廓跪辞而归，至家即活。出《法苑珠林》。

曹宗之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寝不寤，旦亡。晡时气息还通。自说所见：一人单衣帻，执手板，称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唤，宗之随去。殿前中庭，有轻云，去地数十丈，流荫徘徊。帷幌之间，有紫烟飘飘。风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阶下，今入白之。”须臾，传令谢曹君：“君事能可称，久怀钦迟，今欲相屈为府佐。君今年几？尝经卤簿官未？”宗之答：“才干素弱，仰惭圣恩。今年三十一，未尝经卤簿官。”又报曰：“君年算虽少，然先有福业，应受显要，当经卤簿官。乃辞身，可且归家，后当更议也。”寻见向使者送出门，恍惚而醒。宗之后任广州，年四十七。明年职解，遂还州病亡。出《述异记》。

孙回璞

唐殿中侍医孙回璞，济阴人也。贞观十三年，从车驾幸九成宫三善谷，与魏徵邻家。尝夜二更，闻外有一人，呼孙侍医者。璞谓是魏徵之命。既出，见两人谓璞曰：“官唤。”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马乘之。随二人行，乃觉天地如昼日光明，璞怪而不敢言。出谷，历朝堂东，又东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见有两人，持韩凤方行。好似民房。最后有一个宅院，是竹篱笆草房，袁廓看见父亲坐在桌案前。袁廓走进门，父亲挥手打发他说：“你既然被允许回去，应该赶紧走，不要迟误。”袁廓跪下辞别了父亲便回去了，到家中便活了过来。出自《法苑珠林》。

曹宗之

高平人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时在彭城，晚间睡觉没醒过来，天亮就死了。到了下午气息相通，又活了过来。他自己述说了所见所

闻：见一个人身穿单衣，扎着头巾，手拿笏板，自称是北海王的使者，说北海王要招唤曹宗之，曹宗之便随他去了。殿前的庭院中，离地数十丈处有轻云飘荡笼罩着。帷幔之间，有紫气飘摇。风吹到人前，传来阵阵异香。使者说：“你在台阶下等着，我进去禀报一声。”一会儿，传令问曹宗之说：“你很有才干和能力，已经钦佩你很久了，今天想请你在府中担任佐吏。你今年多大年龄？曾经做过有仪仗护卫的高官吗？”曹宗之回答：“我的才干一向不高，愧对您的恩德。今年三十一岁，没当过有仪仗护卫的高官。”又对曹宗之说：“你虽然年龄还小，但原先积过德，应得到显要的职务，会做高官的。你现在可以告辞暂且回家，以后再说吧。”一会儿，刚才那个使者便把他送出门，他恍惚间醒来。曹宗之后来在广州任官，年龄四十七岁。第二年卸任，回到高平便病故了。出自《述异记》。

孙回璞

唐殿中侍医孙回璞，是济阴人。贞观十三年，他跟随皇上到九成宫三善谷，与魏徵家相邻。有一天夜里二更，听到外面有一人呼唤孙侍医。孙回璞以为是魏徵的命令。出来后，见两个人对孙回璞说：“当官的叫你。”孙回璞说：“我不能步行。”便牵来马骑上。随着二人走，竟觉得天地间像白天一样明亮，孙回璞感觉奇怪，但不敢说。出了三善谷，经过朝堂东侧，又往东北走了六七里，到了苜蓿谷。远远地看见两个人正挟持着韩凤方而行。

语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错追，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还，了了不异平生行处。既至家，系马，见婢当户眠，唤之不应。越度入户，见其身与妇并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声唤妇，终不应。屋内极明光，壁角中有蜘蛛网，中二蝇，一大一小。并见梁上所著药物，无不分明，唯不得就床。自知是死，甚忧闷，恨不得共妻别。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惊觉，身已卧床上，而屋中暗黑，无所见。唤妇，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视蜘蛛网，历然不殊，见马亦大汗。凤方是夜暴死。

后至十七年，璞奉敕，驿驰往齐州，疗齐王佑疾。还至洛州东孝

义驿，忽见一人来问曰：“君是孙回璞？”曰：“是。君何问为？”答：“我是鬼耳。魏太监追君为记室。”因出书示璞。璞视之，则魏徵署也。璞惊曰：“郑公不死，何为遣君送书？”鬼曰：“已死矣。今为太阳都录太监，令我召君。”回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谢。璞请曰：“我奉敕使未还，郑公不宜追。我还京奏事毕，然后听命，可乎？”鬼许之。于是昼则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阌乡。鬼辞曰：“吾今先行，度关待君。”次日度关，出西门，见鬼已在门外。复同行，到滋水。鬼又与璞别曰：“待君奏事讫，相见也。君可勿食荤辛。”璞许诺。既奏事毕，访徵已薨。校其薨日，则孝义驿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与家人诀别。而请僧行道，造像写经。可六七夜，梦前鬼来召，引璞上高山，山巅有大宫殿。

他们对领孙回璞的这两个人说：“你们抓错了，我们抓到的这个才是，你们应放了他。”这两个人便放了孙回璞。孙回璞顺着原路往回走，和原来走过的地方完全一样。到了家，拴好马，看见丫环在门旁睡觉，叫也不答应。他越过丫环进了屋里，看到他的身体正和妻子一齐躺着，想上床却上不去。只好靠着南墙站着，大声叫他妻子，却始终不应声。室内特别亮，墙角有蜘蛛网，网上有两个苍蝇，一大一小。还看见了房梁上放着的药物，样样分明，可就是上不去床。他知道自己死了，很忧愁，遗憾不能和妻子告别。他靠在南墙上，慢慢睡着了，又忽然惊醒，身体已躺在床上了，屋里很暗很黑，什么也看不到。叫他妻子，让她起来点燃灯火，而此时孙回璞身上大汗淋漓。起来看那蜘蛛网，和原来一样，还看到马也在流汗。韩凤方当夜暴病而死。

后来到了贞观十七年，孙回璞奉皇帝的命令乘驿马去齐州，为齐王李佑治病。回来时走到洛州东边的孝义驿站时，忽然见到一个人来问他说：“你是孙回璞吗？”孙回璞回答：“是的。你问我有什么事？”那人说：“我是鬼。魏太监召你去当记室。”并拿出文书给孙回璞看。孙回璞一看，确是魏徵的署名。孙回璞吃惊地说：“郑国公还没有死，为什么派你来送文书？”鬼说：“他已经死了。现在任阴间的太阳都录太监，让我来召你。”孙回璞请鬼就座一起吃饭，鬼很高兴很感谢。孙回璞请求说：“我是奉皇上的命令出使，还没有回去，郑国

公不应召我。等我回京向皇上禀奏之后再听命，可以吗？”鬼允许了。于是孙回璞和鬼白天同行，夜间同宿，走到了阆乡。鬼告辞说：“我先走了，过了关等你。”第二天过关后，出了西门，看见鬼已等在门外了。于是他们又同行，到了滋水。鬼又和孙回璞告别说：“等你回京奏事后我们再见。你可不要吃荤腥辛辣的东西。”孙回璞答应了。孙回璞回京奏事后，打听到魏徵已死。查对魏徵死的日期，正好是他到孝义驿站的前一天。孙回璞自认为必然要死了，便和家里人诀别。并请和尚做法场，造佛像写经文。大约过了六七夜，孙回璞梦见以前遇见的那个鬼来召他，把他领上一座高山，山顶上有座大宫殿。

既入，见众君子迎谓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堕山，于是惊悟。遂至今无恙矣。出《冥祥记》。

李强友

李强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强友天宝末，为剡县丞。上官数日，有素所识屠者，诣门再拜。问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领过太山。见大郎作主簿，因往陈诉，未合死至，蒙放得还，故来拜谢。”大郎者，强友也。强友闻，惆怅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亦复何忧？”因问职事何如。屠者云：“太山有两主簿，于人间如判官也，宾从甚盛。鬼神之事，多经其所。”后数日，强友亲人死，得活，复云被收至太山。太山有两主簿，一姓李，即强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论别，年尚未尽。忽闻府君召王主簿，去顷便回。云：“官家设斋，须漆器万口。”谓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即当放。”此人来诣强友云：“被借漆器，实无手力。”强友为嘱王候，久之未决。又闻府君唤李主簿，走去却回。谓亲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转令与觅漆器。此事已急，无可致辞，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将手力来取。拣阅之声，家人悉闻。事毕，强友领过府君，因尔得放。既愈，又为强友说之。强友于官严毅，典吏甚惧。衙后多在门外，忽传赞府出，莫不罄折。有窃视，见强友著帽，从百余人，不可复识，皆怪讶之。如是十余日，而强友卒。出《广异记》。

他们进去，看到很多人迎上来说：“这个人行善修福，不能留在这里，可放他回去。”便将孙回璞推落山下，于是惊醒。至今也无病无灾。出自《冥祥记》。

李强友

李强友是御史李如璧的儿子。强友在天宝末年任刻县县丞。上任几天后，有一个他平日相识的屠夫来登门拜谢。他问为什么，屠夫回答说：“我因得病突然死去，到了阴间，被人领着去拜见太山府君，看见大郎你在那里当主簿，便向你诉说。你说我还没到死的时候，我便被放了回来，所以才来向你拜谢。”大郎就是李强友。强友一听，伤感了很久，说：“死后能当太山主簿，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便问屠夫在那里主簿都干些什么事。屠夫说：“太山有两个主簿，和人间的判官一样，手下随从很多。鬼神的事大都由他们办。”几天后，强友的一个亲人死了，又复活了，也说他被收到太山。太山有两个主簿，一个姓李，就是强友；一个姓王。强友的亲人死在王主簿手下，他向王主簿苦苦辩白，说自己阳寿还未尽。忽然听到太山府君召王主簿，去了一会儿便回来了。王主簿说：“官家要设斋，需要一万多只漆器。”他又对强友亲人说：“你家有这种器皿，可借来用一用。你快回去取来，事办完就放你。”此人来找强友说：“借这么多漆器，实在没有人手去取。”强友替他叮嘱王主簿等候一会儿，但很久也没有解决。又听到太山府君召唤李主簿，强友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他对亲近的小吏说：“官家责怪王主簿没办成事，又让我去寻找漆器。这事很急，不能推辞，应该马上去取。”小吏不得已，便带领人手去取。家里人都听到了挑拣器皿的声音。事办完后，强友领亲人去见太山府君，于是被放还。他复活痊愈后，又对强友说了这件事。强友为官严厉果断，手下官吏都很惧怕他。衙役大都站在门外，忽传强友要出府，就都弯腰低头。有人偷看，见强友戴着帽子，后跟一百多人，几乎认不出来了，看的人都感到奇怪惊讶。就这样过了十几天，强友便死去了。出自《广异记》。

韦广济

韦广济，上元中暴死。自言初见使持帖，云阎罗王追己为判官。已至门下，而未见王。须臾，衢州刺史韦黄裳复至。广济拜候。黄裳与广济为从兄弟。问：“汝何由而来？”答云：“奉王帖，追为判官。”裳笑曰：“我已为之，汝当得去。”命坐，久之，命所司办食。顷之食至，盘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谓济曰：“此鬼道中食，弟既欲还，不宜复吃。”因令向前人送广济还。及苏，说其事。而黄裳犹无恙，后数日而暴卒。其年，吕延之为浙东节度，有术士谓曰：“地下所由云，王追公为判官。速作功德，或当得免。”延之惶惧，大造经像。数十日，术者曰：“公已得免矣，今王取韦衢州，其牒已行。”延之使人至信安，遽报消息。后十日，黄裳竟亡也。出《广异记》。

郗惠连

大历中，山阳人郗惠连，始居泗上，以其父尝为河朔官，遂从居清河。父歿，惠连以哀瘠闻。廉使命吏临吊，赠粟帛。既免丧，表授漳南尉。岁余，一夕独处于堂，忽见一人，衣紫佩刀，趋至前，谓惠连曰：“上帝有命，拜公为司命主者，以册立阎波罗王。”即以锦纹箱贮书，进于惠连曰：“此上帝命也。”轴用琼钿，标以纹锦。又象笏紫绶、金龟玉带以赐。惠连且喜且惧，心甚惶惑，不暇顾问，遂受之。立于前轩，有相者趋入，赞曰：“驱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数百人，绣衣红额，左右佩兵器，趋入，罗为数行，再拜。

韦广济

韦广济在上元年间突然死去。自己说一开始看见一个使者拿着帖子，说阎王要他去当判官。他到了阎王门前，却没看到阎王。不一会儿，衢州刺史韦黄裳也到了这里。韦广济上前拜见问候。黄裳和广济是堂兄弟。黄裳问广济：“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广济答道：“阎王下帖，召我为判官。”黄裳笑着说：“我已经当了，你应当回去。”于是叫广济坐下，待了一会儿，命管事的人去准备饭食。很快饭菜已到，盘中都是人的鼻子、手指等物。黄裳对广济说：“这是阴间的食物，你既然要回去，就不应该再吃。”于是叫带广济来的那人把广济送回

去。他醒来后，便说了他的见闻。而韦黄裳却平安无事，几天后才突然死去。那年，吕延之任浙东节度使，有个江湖术士对他说：“地狱的官吏说，阎王召你为判官。你应该赶快做些功德，或许能免除。”吕延之很害怕，便造了很多佛像。数十天后，那术士对他说：“你已经获免，如今阎王打算去召韦衢州，文书已经发出。”吕延之派人到信安，及时报告消息。十天后，韦黄裳死去。出自《广异记》。

郗惠连

大历年间，山阳人郗惠连，起初住在泗水边，因为他父亲曾在河北为官，他便随同父亲住在清河。父亲死后，他由于过度悲痛身体消瘦而闻名。观察使派人前去吊唁，赠以粮食布帛。守孝结束后，观察使上表推荐他做了漳南县尉。一年多后，一天晚上，他一人独坐堂前，忽然看见一个人，身穿紫衣腰佩刀，小步走到他面前，对他说：“上帝有命，任你为司命主者，去册封阎波罗王。”于是就把一个装着文书的锦纹箱递给惠连说：“这是上帝的命令。”公文的卷轴上镶嵌着美玉，用带花纹的锦绣装裱，又把象牙笏板和紫色绶带，以及金龟玉带都赐给惠连。他又喜又怕，心里很惶恐，没有时间细问，便接受了。他站在廊前，有个司仪小步走上前来，说：“护从的吏卒马上就到了。”然后有身穿绣衣、头包红巾、佩带着兵器的几百人小步走上前来，站成数行，拜了又拜。

一人前曰：“某幸得为使之吏，敢以谢。”词竟又拜。拜讫，分立于前。相者又曰：“五岳卫兵主将。”复有百余人趋入，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礼器乐悬吏，鼓吹吏，车舆乘马吏，符印簿书吏，帑藏厨膳吏。”近数百人，皆趋而至。有顷，相者曰：“诸岳卫兵及礼器乐悬、车舆乘马等，请使躬自阅之。”惠连曰：“诸岳卫兵安在？”对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连即命驾，于是控一白马至，具以金玉。其导引控御从辈，皆向者绣衣也。数骑夹道前驱，引惠连东北而去，传呼甚严。可行数里，兵士万余，或骑或步，尽介金执戈，列于路。枪槊旗旆，文绣交换。俄见朱门外，有数十人，皆衣绿执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属吏也。”其门内，悉张帷

帘几榻，若王者居。惠连既升阶，据几而坐。俄绿衣者十辈，各赍簿书，请惠连判署。

已而相者引惠连于东庑下一院，其前庭有车舆乘马甚多，又有乐器鼓箫，及符印管钥。尽致于榻上，以黄纹帊蔽之，其榻绕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以篆籀书，盘屈若龙凤之势。主吏白曰：“此阎波罗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来谒，惠连与抗礼。既坐，谓惠连曰：“上帝以邺郡内黄县南兰若海悟禅师有德，立心画一册，为阎波罗王礼，甚重。以执事有至行，故拜执事为司命主者，充册立使。某幸列宾掾，故得侍左右。”惠连问曰：“阎波罗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擐冠岳渎，总幽冥之务。非有奇特之行，不在是选。”惠连思曰：“吾行册礼于幽冥，岂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

有一人上前说：“我有幸成为你的下属，表示谢意。”说完又拜。拜完，他们分成两排站在前面。司仪又说：“五岳卫兵主将到。”又有一百多人小步走进来，站成五行，衣服为五方之色，都拜了又拜。司仪又说：“掌管礼仪用品的官、管吹奏的官、管车轿马匹的官、管符印文书的官、管库藏伙食的官到。”将近几百人，都小步走进来。过了一会儿，司仪说：“诸岳卫兵以及礼仪、车马等官，请使者亲自检阅。”惠连说：“诸岳卫兵在哪里？”回答说：“都在这里，都在这里。”惠连于是命令出发，于是有人牵一匹白马来，马身上装饰着金玉。引路驾车侍从的人，都是刚才穿着绣衣的那些人。好几个骑兵在道两旁前导，领惠连往东北方而去，传令呼喝十分庄严。队伍走出大约几里路，看见一万多士兵，有的骑马有的步行，都金甲执戈站在路旁。枪矛旗帜，交相辉映。不久，看见朱门外有数十人，都穿着绿衣，手执笏板，弯腰而拜。司仪说：“这都是你属下的官吏。”门内，悬挂着帷幔，摆设着桌几床榻，好似君王的居室。惠连走到台阶上，坐在几案旁。马上有十多个穿绿衣的人，各自带着册簿文书，请惠连裁决签署。

然后，司仪领惠连来到东厢的一个院内，庭院的前面有很多车轿马匹，又有鼓箫等乐器，以及符印钥匙等。都摆放在床榻上，用带黄纹的帕子盖着，床榻四周是墙壁。又有一个玉册，上面是用紫金写的

篆体字，每个字都盘绕屈曲有龙飞凤舞之势。主管的官吏禀报说：“这是阎波罗王受册封的文书。”有一人头戴冠冕前来拜见，惠连与他行礼。就座之后，他对惠连说：“上帝因为邺郡内黄县南佛寺中的海悟禅师有德，便写下文书一册，举行册封他为阎波罗王的仪式，十分隆重。又因你有很高的品行，因此拜你为司命主者，来担任册立的使者。我有幸成为你的属下，所以能侍奉在你的左右。”惠连问道：“阎波罗王管什么事？”那属下说：“他是地府中最尊贵的人。威震五岳四渎，总管阴间的一切事务。没有奇特品行的人，是不能选上的。”惠连心想：“我在阴间掌管册封的礼仪，莫非我已经死了吗？”又想到了妻子儿女，流露出怏怏不乐的神色。那属下已经觉察出他的心思，

谓惠连曰：“执事有忧色，得非以妻子为念乎？”惠连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礼用明日，执事可暂归治其家。然执事官至崇，幸不以幽显为恨。”言讫遂起。惠连即命驾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据案假寐。及寤，已在县。时天才晓，惊叹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为理命。又白于县令，令曹某不信。惠连遂汤沐，具绅冕，卧于榻。是夕，县吏数辈，皆闻空中有声若风雨，自北来，直入惠连之室。食顷，惠连卒。又闻其声北向而去，叹骇。因遣使往邺郡内黄县南问，果是兰若院禅师海悟者，近卒矣。出《宣室志》。

对惠连说：“我看你面色忧郁，是不是挂念家中的妻子儿女？”惠连说：“对。”属下又说：“册封的典礼在明天举行，你可以暂时回家看看。然而您的官职非常高，希望不要因为阴阳两隔而怀有怨恨。”说完就起身走了。惠连便命令车马送他离开，却觉得昏昏沉沉像喝醉了似的，便伏在案上睡着了。等到醒来，已经是在县里了。当时天刚亮，他回想起这段经历惊叹了很久。他想到这是上帝的命令，自然是不可推脱的，便把这事告诉了妻儿，要立下遗嘱。他又告诉了县令，县令曹某却不相信。惠连于是沐浴，穿戴好衣冠，躺在床上。这天晚上，县里的好几个官吏，都听到了空中有刮风下雨的声音，从北边来，直入惠连屋内。一顿饭的时间，惠连便死了。又听到那声音往北去了，大家都惊叹不已。因此又派人到邺郡内黄县南面询问，果然是寺院的禅师海悟最近死了。出自《宣室志》。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刘 宪 张 汶 隰州佐史 邓 俨 贝 禧

干 庆 陈 良 杨大夫 李主簿妻

刘 宪

尚书李寰镇平阳时，有衙将刘宪者，河朔人，性刚直，有胆勇。一夕，见一白衣来至其家，谓宪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宪怒曰：“吾军中裨将，未尝有过，府僚安得见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辞，不然祸及。”宪震声叱之，白衣驰去，行未数步，已亡所在。宪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宪。宪私自计曰：“吾闻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即与偕往。出城数里，至一公署，见冥官在厅，有吏数十辈，列其左右。冥官闻宪至，整巾帻，降阶尽礼。已而延坐，谓宪曰：“吾以子勇烈闻，故遣奉命。”宪曰：“未委明公见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渎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刚烈者不可以委焉。愿足下俯而任之。”宪谢曰：“某无他才，愿更择刚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于是命案掾立召洪洞县吏王信讫，

刘 宪

尚书李寰镇守平阳时，手下有个军将叫刘宪，是河北人，性情刚直，十分勇敢。一天晚上，刘宪看到一个白衣人来到他家，对他说：“府官召你十分急切，你应急速去应召。”刘宪愤怒地说：“我是军中一员副将，不曾有过错，府官为什么召我去？”白衣人说：“你只管去，不要推辞，不然就要大祸临头。”刘宪大声斥责他，白衣人急忙走了，走了没几步，便不知哪里去了。刘宪这才意识到是鬼。夜深时，白衣人又来招呼刘宪。刘宪自己寻思：“我听说生死有命，怎么能逃脱呢？”便和他一同前往。出城走了数里，到了一个官署，见地府的官坐在堂上，有好几十个小吏，站在他的左右。地府的官听说刘

宪来了，整理衣巾，走下台阶以礼相迎。然后请他坐下，对刘宪说：“我听说你因勇敢刚烈而出名，所以派人请你。”刘宪说：“不知道你为什么召我。”地府官说：“地府中有巡察使，用来巡查五岳四渎的大小道路，有不守法的，就要察办。这也是个重要的职务，不是刚直勇烈的人是不能委任的。希望你屈尊就任此职。”刘宪辞谢说：“我没有别的才能，请你另选刚烈勇敢的人委任。”地府官又说：“你为什么这么坚决地拒绝呢？”于是命令掌管案卷的小吏立即去召洪洞县吏王信来，

即遣一吏送宪归。宪惊寤。后数日，襄命宪使北都，行次洪洞县，因以事话于县寮。县寮曰：“县有吏王信者，卒数日矣。”出《宣室志》。

张 汶

右常侍杨潜，尝自尚书郎出刺西河郡。时属县平遥有乡吏张汶者，无疾暴卒，数日而寤。初汶见亡兄来诣其门，汶甚惊，因谓曰：“吾兄非鬼耶？何为而来？”兄泣曰：“我自去人间，常常属念亲友，若瞽者不忘视也。思平生欢，岂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得归而省汝。”汶曰：“冥官为谁？”曰：“地府之官，权位甚尊。吾今为其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异路，不可诣汝之门。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惧，辞之不可，牵汶袂而去。行十数里，路曠黑不可辨，但闻马车驰逐，人物喧语。亦闻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议丧具。”汶但与兄俱进，莫知道途之几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闻人死，当尽见亲友之殁者。今我即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伦者，卒且数年，与汶善，即呼之，果闻季伦应曰：“诺。”既而俱悲泣。汶因谓曰：“今弟之居，为何所也？何为曠黑如是？”季伦曰：“冥途幽晦，无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尽，今将去矣。”汶曰：“今何往？”季伦曰：“吾平生时，积罪万状，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闻兄之语，故来与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别。呼亲族中亡殁者数十，咸如季伦，应呼而至。多言身被涂炭，词甚凄咽。汶虽前去，亦不知将止何所，但常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语音，历然在左右。因遍呼其名，则如不闻焉。

然后就派一个小吏送刘宪回家。刘宪惊醒。数日后，李寰命刘宪出使北都，走到洪洞县，便把这事告诉了县吏。县吏说：“我们县有个小吏叫王信，已经死了好多天了。”出自《宣室志》。

张 汶

右常侍杨潜，曾经由尚书郎出任西河郡守。当时辖下的平遥县有个乡吏叫张汶，无病暴死，几天后又苏醒。起初张汶看到亡兄来到家门前，张汶很吃惊，就问他：“哥哥莫不是鬼吗？你来干什么？”他哥哭泣着说：“我自从离开人间，常常想念亲友，就像盲人渴望光明一样。思念平生的欢乐，但怎么可能得到呢？现在冥官让我回来看看你。”张汶说：“冥官是谁？”他哥说：“地府的官权势地位很高。我现在在他手下当小吏，经常奉命到我们村来。过去因为阴间阳间本是异途，不能随便到你家来。如今冥官要召你，你要赶紧去。”张汶害怕，推辞不去，被亡兄牵着衣袖而去。走了十多里，路很黑不能辨认，只听见车马奔跑和人们的喧闹声。又能听到妻儿兄弟呼叫哭泣的声音，都说：“快准备丧葬用具吧。”张汶只知和亡兄往前走，不知走了多远。于是他自己暗想：“我现在已经死了。然而常听说人死后，都能见到已死的亲友。现在我就喊他们，怎知就见不到他们呢？张汶有个表弟叫武季伦，已死多年，和张汶很好，张汶便叫他，果然听到季伦答应道：“是。”随即两人都悲伤哭泣。张汶问表弟说：“你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样黑？”季伦说：“阴间的路黑暗，是因为没有日月之光。”又说：“悔恨难尽，现在我要走了。”张汶说：“你要去哪里？”季伦说：“我生时积罪很多，自从到阴间，每天都受到摧残和羞辱。方才听到你的喊声，所以才来和你说话。现在不能停留了。”又悲伤哭泣了很久才分别。张汶又喊了死去的几十个亲戚，都像季伦那样应声而到。大都说身体遭受了痛苦摧残，言辞凄惋，喉咙哽咽。张汶虽然往前走，也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只是常听到妻儿兄弟号哭和说话的声音，十分清楚，好像就在身边。于是便挨个叫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又好像没听见。

久之，有一人厉呼曰：“平遥县吏张汶！”汶既应曰：“诺。”又有一人责怒汶，问平生之过有几。汶固拒之。于是命案掾出汶之籍。顷

闻案掾称曰：“张汶未死，愿遣之。”冥官怒曰：“汶未当死，何召之？”掾曰：“张汶兄今为此吏，向者许久处冥途，为役且甚，请以弟代。虽未允其请，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为自召生人，不顾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归。汶谢而出，遂独行，以道路曠晦，惶惑且甚。俄顷，忽见一烛在数十里外，光影极微。汶喜曰：“此烛将非人居乎？”驰走，望影而去。可行百余里，方觉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见己身偃卧于榻。其室有烛，果汶见者，自是寤。汶即以冥中所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议丧具，讯其家，无一异者。出《宣室志》。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死，数日后活。云：初阎罗王追为典史，自陈素不解案。王令举其所知，某荐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问佐史：“汝算既未尽，今放汝还。”因问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杀一犬一蛇。”王曰：“犬听合死，蛇复何故？枉杀蛇者，法合殊死。”令某回头，以热铁汁一杓，灼其背。受罪毕，遣使送还。吏就某索钱一百千文。某云：“我素家贫，何因得办？”吏又觅五十千，亦答云无。吏云：“汝家有胡钱无数，何得诉贫？”某答：“胡钱初不由己。”吏言：“取之即得，何故不由？”领某至家取钱，胡在床上卧，

过了很久，有一人厉声喊道：“平遥县吏张汶！”张汶应声回答：“是。”又有一人愤怒地斥责张汶，问他平生犯过多少过错。张汶拒不回答。于是令掌管案卷的小吏取出张汶的册籍。不一会儿听到小吏说：“张汶还不应该死，希望能把他送回去。”冥官愤怒地说：“张汶不应当死，为什么把他召来？”小吏说：“张汶的哥哥如今在这儿当小吏，之前他在阴间已经很长时间了，被驱使折磨得很厉害，想叫他弟弟替代他。虽然没允许他的请求，现在他却自己把弟弟召来了。”冥官对张汶哥哥发怒说：“为什么自己随意召来活人，不顾我们的法条？”立即命人将他囚禁起来，而让张汶回去。张汶拜谢后离去，他一人独行，因为道路黑暗，他很惶恐。不一会儿，忽然看见一点烛光在数十里外，光影很微弱。张汶高兴地说：“这烛光莫非是人住的地方？”他快步走，奔光影而去。走了一百多里，才感觉那光影稍近。便走近光影，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身子躺在床上。屋内有烛光，果然就

是张汶方才看到的，到此他才苏醒。张汶便将在阴间听到的妻儿兄弟号哭和商议丧事的事与家人对证，没有一点出入。出自《宣室志》。

隰州佐史

隰州有位佐史死了，几天后又复活了。他说：起初阎罗王召我去当典史，我说从来没办过案子。阎王又叫我举荐一个我所知道的人，我便举荐了一个同事，阎王便派人带着文书去追召。阎王对我说：“你的寿数既然还没到，现在放你回去。”又问他手下人：“这人在活着的时候有没有犯过罪？”手下说：“这人曾杀死过一只狗和一条蛇。”阎王说：“狗可以任他杀死，杀蛇是为什么？无故杀蛇的，按照法律应当处死。”让我回头，用一勺热铁汁烫我的背。受完刑后，派人送我回来。送我的小吏向我索要一百千钱。我说：“我家向来贫穷，这怎么能办到？”小吏又要五十千，我也说没有。小吏说：“你家有许多胡人的钱，怎么能说贫穷？”我说：“那胡人的钱根本不由我支配。”小吏说：“拿来就是了，怎么说不由你支配？”小吏领我到家取钱，胡人在床上躺着，

胡儿在钱堆上坐，未得取钱，且暂入庭中。狗且吠之，某以脚蹴，狗叫而去。又见其妇营一七斋，取面作饭。极力呼之，妇殊不闻。某怒，以手牵领巾，妇蹶于地。久之，外人催之。及出，胡儿犹在钱上。某劲以拳拳其胁，胡儿闷绝，乃取五十千付使者。因得放，遂活。活时，胡儿病尚未愈。后经纪竟折五十千也。出《广异记》。

邓 俨

会昌元年，金州军事典邓俨先死数年。其案下书手蒋古者，忽心痛暴卒，如人捉至一曹司，见邓俨，喜曰：“我主张甚重，籍尔录数百幅书也。”蒋见堆案绕壁，皆涅槃朱书，乃给曰：“近损右臂，不能搦管。”旁有一人谓邓：“既不能书，可令还也。”蒋草草被领还，隕一坑中而觉。因病，右手遂废。出《酉阳杂俎》。

贝 禧

义兴人贝禧，为邑之乡胥。乾宁甲寅岁十月，宿于茭渚别业。夜分，忽闻扣门者，人马之声甚众。出视之，见一人绿衣秉简，西面而立，从者百余。禧摄衣出迎。自通曰：“隆，姓周，弟十八。”即延入坐，问以来意。曰：“身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为北曹判官尔。”禧初甚惊惧。隆曰：“此乃阴府要职，何易及此，君无辞也。”俄有从者，持床榻、食案、帷幕，陈设毕，满置酒食，对饮良久。一吏趋入白：“殷判官至。”复有一绿衣秉简，二从者捧箱随之，

胡人的儿子在钱堆上坐着，没法取钱，只好暂时到庭院中。狗狂吠，我用脚踢狗，狗叫着跑了。又看见妻子为了给我烧头七，正在拿面做饭。我用力大叫，可妻子一点也没听到。我大怒，用手扯她的领巾，她便跌倒在地上。很久，外面的小吏又催我。出来后，看见那胡人的儿子还坐在钱堆上。我使劲用拳头打他的两肋，他便昏过去了，于是拿了五十千钱给了那小吏。这才把我放了，我才活过来。活过来时，胡人儿子的病还没好。后来治疗照看他的病竟正好花了五十千。出自《广异记》。

邓 俨

会昌元年，金州军事典官邓俨先前已死了数年。他手下的抄书吏蒋古忽然心痛暴死，好像被人抓到一个衙门中，看到了邓俨，邓俨高兴地说：“我负责的案卷太多了，你帮我抄录几百张文书吧。”蒋古一看书案上堆着、墙边放着，满满都是黑纸红字，便欺骗他说：“我近来伤了右臂，不能拿笔。”旁边有一个人对邓俨说：“既然不能写字，就叫他回去吧。”蒋古便被忽忽忙忙地领了回去，掉到一个大坑中后苏醒了。后来他生了一场病，右手残废了。出自《酉阳杂俎》。

贝 禧

义兴人贝禧，在本地乡间当小吏，乾宁甲寅年十月，他在茭渚的别墅中过夜。半夜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有很多人叫马嘶的声音。出去一看，见一个穿绿衣拿竹简的人，面朝西站着，随从一百多人。贝禧整好衣服出门迎接。绿衣人自我介绍说：“我姓周，名隆，排行

第十八。”贝禧请他到屋内坐，并询问来意。绿衣人说：“我是地府南曹判官，奉阎王之命，召你去做北曹判官。”贝禧开始很惊恐。周隆说：“这是地府中重要的职务，很不易得到，你不要推辞。”不久，有随从拿来床榻、饭桌、帷幔，摆设好后，又摆满了酒菜，二人对饮了很久。一个小吏小步走进来说：“殷判官到。”又有一个穿绿衣拿竹简的人来了，两个随从捧箱跟随，

箱中亦绿衣。殷揖禧曰：“命赐君，兼同奉召。”即以绿裳为禧衣之。就坐共饮。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相与同行。禧曰：“此去家不远，暂归告别，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纵归，可复与家人相接耶？”乃出门，与周、殷各乘一马，其疾如风，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无居人。虽设灯烛，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余里矣。向晓复行，久之，至一城，门卫严峻。周、殷先入，复出召禧。凡经三门，左右吏卒皆趋拜。复入一门，正北大殿垂帘。禧趋走参谒，一同人间。既出，周谓禧曰：“北曹阙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须整缉。君可暂止吾家也。”即自殿门东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于东厅。顷之，有同官可三十余人，皆来造请庆贺。遂置宴，宴罢，醉卧。至晓，遍诣诸官曹报谢。复有朱衣吏，以王命至，钱帛车马饗饩甚丰备。

翌日，周谓禧曰：“可视事矣。”又相与向王殿之东北，有大宅，陈设甚严，止禧于中。有典吏可八十余人，参请给使。厅之南大屋数十间，即曹局，簿书充积。其内厅之北，别室两间，有几案及数书厨，皆杂宝饰之。周以金钥授禧曰：“此厨簿书，最为秘要，管钥恒当自掌，勿轻委人也。”周既去，禧开视之，书册积叠，皆方尺余。首取一册，金题其上“陕州”字。其中字甚细密，谛视之，乃可见，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复开一厨，乃得常州簿。阅其家籍，见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钩之。至晚，周判官复至曰：“王以君世寿未尽，遣暂还。寿尽，当复居此职。”禧即以金钥还授于周。禧始阅簿时，尽记其家人

箱中也装着绿衣。殷判官向贝禧拱手说：“这是阎王命令赐给你的，同时召你去。”于是为贝禧穿上绿衣。接着便坐下共饮。大约到五更天时，殷判官说：“王命不可拖延。”于是便一起上路。贝禧说：“这儿

离我家不远，暂且回去告别家人，可以吗？”二人都说：“你现在已经死了，就是回去，还能再和家人有所接触吗？”贝禧便出门，与周、殷各骑一马，行走如风，渡水不湿。到傍晚时，住在一家乡村旅店中，店中备了酒食，却无人照看。虽然点了灯烛，却像隔着帷幔一样昏暗。他们说已经走了两千多里。天亮了又继续走，走了很久，到了一座城，门卫森严。周、殷二人先进去，一会儿又出来叫贝禧。经过三道门，左右吏卒都前来揖拜。又进入一门，正北大殿悬挂着帷帘。贝禧小步走上前参拜，一切和人间一样。出来后，周隆对贝禧说：“北曹缺官多年，宅院官署都需要整修。你可暂住我家。”便出殿门向东走，约一里，有一座大宅，让贝禧住在东厅。一会儿，有三十多个同僚都来拜访庆贺。于是设宴，酒宴过后便醉卧休息。天亮时，贝禧又到各官署拜谢。又有穿红衣的官吏，奉阎王之命而来，送来了十分丰厚的钱帛车马和山珍海味。

第二天，周隆对贝禧说：“你可以办公了。”又和贝禧一起走到阎王殿东北，有座大宅院，陈设严整，让贝禧住在这里。有典吏八十多人，请求给予差使。厅南有大屋数十间，就是北曹的官署，堆满了册簿文书。内厅之北另有两间屋子，有几案和几个书柜，都装饰着各种宝物。周隆把金钥匙给贝禧说：“这柜里的簿书最为机密，钥匙要始终自己掌管，不要轻易委托他人。”周隆走后，贝禧开柜看视，书册堆积，都一尺见方。他先拿了一册，题有“陕州”两个金字。里面的字密密麻麻，仔细看，才能看清，都是世上人的名字。贝禧想知道他家的事，就又开了一个柜子，找到了常州的簿册。看他家的簿籍，见到他和家人世世代代的名字，都很详细，已死的，用墨笔勾掉。到了晚上，周隆又回来说：“阎王说你阳寿未尽，让你暂且回去。到寿尽时，再回来任此职。”贝禧便将金钥匙还给周隆。贝禧开始看簿册时，全部记住了家人

及己祸福寿夭之事，至是昏然尽忘矣。顷之，官吏俱至，告别。周、殷二人送之归。翌日夜，乃至茆渚村中。入室，见已卧于床上，周、殷与禧各就寝。俄而惊寤，日正午时，问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既愈，一如常人，亦无小异。又四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干 庆已下遇仙官再生。

晋有干庆者，无疾而终。时有术士吴猛，语庆之子曰：“干侯算未穷。我为试请命，未可殡敛。”尸卧静舍，唯心下稍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许，庆苏焉，旋遂张目开口，尚未发声。阖门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洒，乃起，吐血数声，兼能言语。三日复。初见十数人来，执缚桎梏到狱。同辈十余人，以次旋对。次未至，俄见吴君北面陈释，王遂敕脱械令归。所经官府，皆见迎接吴君，而吴君与之抗礼，即不知悉何神也。出《幽明录》。

陈 良

大元中，北地人陈良与沛国刘舒友善，又与同郡李焉共为商贾，曾获厚利，共致酒相庆。焉遂害良，以苇裹之，弃之荒草。经十许日，良复生归家。说死时，见一人著赤帻，引良去，造一城门。门下有一床，见一老人，执朱笔，点校籍。赤帻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陈名良，游魂而已，未有统摄，是以将来。”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

和自己的灾祸富贵、寿命长短之事，可现在却迷迷糊糊全都忘了。一会儿，官吏都到了，便相互告别。周、殷二人送贝禧回来。第二天晚上，才到茆渚村中。进入屋内，看见自己躺在床上，周、殷二人与贝禧各自就寝。一会儿贝禧惊醒，正是午时，问他身边的人，说他死了才半天。而他在地府中已经四天了。贝禧痊愈后，一切与平常人一样，没有一点不同之处。又活了四十多年才死。出自《稽神录》。

干 庆以下为遇神仙再生。

晋代有个叫干庆的人，无病而死。当时有个术士叫吴猛，他对干庆的儿子说：“你父亲干侯的阳寿未尽。我想试着为他请求复生，你先不要将他装入棺材。”尸体躺在清静的屋子内，只有心窝处稍有热气。躺了七天后，吴猛凌晨到了，用水浇尸体。到了中午，干庆苏醒了，接着便能睁眼张嘴，但还不能说话。全家都又悲又喜。吴猛又叫

人口中含水喷洒干庆，干庆便坐起来了，吐了几口血，也能说话了。三日后完全康复。当初，他见十几个人来，把他捉住，戴上枷锁送到狱中。和他一齐来的还有十余人，按次序接受讯问。还没有问到他，就看见吴猛向着北面陈述辩白，阎王便下令摘掉枷锁让他回家。所经过的官府，都见到有迎接吴猛的人，吴猛也与他们行对等的礼，却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出自《幽明录》。

陈 良

太元年间，北地人陈良和沛国人刘舒很要好，又与同郡的李焉共同做买卖，曾获厚利，于是共同摆酒庆贺。李焉借机杀害了陈良，用苇子包裹他的尸体，扔在荒草丛中。过了十几天，陈良又复活回家了。他说死时，见一个戴红头巾的人，领着他离去，到了一个城门。门下有张床，见一个老人手拿朱笔校点册籍。戴红头巾的人说：“下界有一人姓陈名良，是个游魂，无处收他，所以带来了。”校点册籍的老人说：“可叫他回去。”陈良出来后，

忽见友人刘舒，谓曰：“不图于此相见。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厕屋后桑树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数数横受苦恼。卿归，岂能为我说此耶？”良然之。既苏，乃诣官疏李焉而伏罪。仍特报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树，得狸杀之，其怪遂绝。出《幽明录》。

杨大夫

杨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岁，为冥官所摄，无疾而死。经日而苏，云，既到阴冥间，有廨署官属，与世无异。阴官以案牒示之，见名字历历然。云年寿十八岁而已，杨亦无言请托。旁有一人，为其请乞，愿许再生，词意极切。久之而冥官许，即令却还。其人亦送杨数百步，将别，杨愧谢之：“不知即今再生之恩，何以为报？”问其所欲，其人曰：“或遗鸣砂弓，即相报也。”因以大铜钱一百余与杨，俄然而觉，平复无苦。自是求访鸣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宫阙屋宇，焚而报之，如是者数矣。

杨颇留心炉鼎，志在丹石，能制返魂丹。有疾疫暴病死者，研丹

一粒，拗开其口，灌之即活。尝救数人。有阍官夏侯，得杨丹五粒。戒云：“有急即吞一丸。”夏侯一旦得疾，状甚危笃，取一粒以服之。既而为冥官追去，责问之次，白云：“某曾服杨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还。夏侯得丹之效，既苏，尽服四丸。岁余，又见黄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随去，至高山之下，有宫阙焉。及其门，见二道士，问其平生所履，一一对答。

忽然见到好友刘舒，他对陈良说：“没想到在此相见。你如今有幸能让尊神放回来。我家厕所后面的桑树上有一只狸猫，常兴妖作怪，我家多次遭受其害。你回去，能为我跟家人说说这件事吗？”陈良答应了。苏醒之后，他去官府告了李焉，李焉伏法。又特意去刘舒家转告相托之事，刘舒家人哭着说：“都照您说的办。”于是伐掉桑树，抓住并杀了那狸猫，兴妖作怪的事便没有了。出自《幽明录》。

杨大夫

杨大夫是个做官的，不知其名。十八岁时被冥官拘捕，无病而死。过了一天又复活了，他说，到了阴间，也有官署衙门，和人间一样。阴官拿案卷给他看，见他的名字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说他的寿命只有十八岁，杨大夫也没托人為自己求情。旁边有一人，却为他求情，希望放他再生，言词十分恳切。乞求了很长时间，冥官准许了，命杨大夫回到人世间。那人把杨大夫送出几百步，临别时，杨大夫很羞愧地感谢他说：“不知你对我的再生之恩，我该如何报答呢？”问他有什么要求，那人说：“你能送我鸣砂弓，就是报答我了。”于是给了杨大夫一百多枚大铜钱。一会儿杨大夫便苏醒了，平复如初没有痛苦。杨大夫从此便去寻找鸣砂弓，并没有找到。有时做些宫殿房屋，焚烧了用来答谢再生之恩，这样做了好多次。

杨大夫喜欢炼制丹药，自己能制返魂丹。有染上瘟疫得急病暴死的，只要研碎一粒返魂丹，撬开嘴灌下就能复活。他曾救活数人。有个宦官姓夏侯，得到杨大夫的五粒返魂丹。杨大夫告诫说：“特别危急时就服一粒。”一天夏侯得病，病情危险，取了一粒服下。不久被冥官捉到阴间，责问他后，他便说：“我曾服了杨大夫一粒丹药。”冥

官又叫他生还。夏侯得到丹药的效力便活了，就把那四丸都吃了。一年多后，又有黄衣使者追捕他，说不是阴曹抓他，是泰山神召他。夏侯跟着去了，到了高山下，有座宫殿。走到门口，见两个道士，问他的生平经历，他都一一回答。

徐启曰：“某曾服杨大夫丹五粒矣。”道士却令即回。夏侯拜谢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续年命，愿改名延，可乎？”道士许之。复活，因改名延矣。

杨自审丹之灵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归京，未明，行二十余里，歇于大庄之上。忽闻庄中有惊喧哭泣之声，问其故，主人之子暴卒。暄解衣带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杨物产贍足，早解所任，纵意闲放，唯以金石为务。未尝有疾，年九十七而终。晚年，遇人携一弓，问其名。云：“鸣砂弓也。于角面之内，中有走砂。”杨买而焚之，以报见救之者。其返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制，故无能得其术者。出《神仙感遇传》。

李主簿妻

选人李主簿者，新婚。东过华岳，将妻入庙，谒金天王。妻拜次，气绝而倒，唯心上微暖。过归店，走马诣华阴县求医卜之人。县宰曰：“叶仙师善符术，奉诏投龙回，去此半驿，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单马奔驰五十余里，遇之。李生下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师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与先行。谓从者曰：“鞍驮速驰来，待朱钵及笔。”至店家，已闻哭声。仙师入，见事急矣，且先将笔墨及纸来。遂画符焚香，以水喂之。符化北飞去，声如旋风，良久无消息。仙师怒，又书一符，其声如雷，又无消息。少顷，鞍驮到，取朱笔等，令李左右煮少许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书一道符，喷水叱之，声如霹雳。须臾，口鼻有气，渐开眼能言。

他慢慢地说：“我曾服用过杨大夫的五粒丹药。”道士就让他回去了。夏侯拜谢道士说：“我是得了神丹之力，延年益寿，想改名叫延，可以吗？”道士答应了。他便复活了，因此改名延。

杨大夫自己明白丹药的神效，经常用它救人。他的儿子杨暄，从

京城附近的县回京，天不亮就走了二十多里，在一个大庄院休息。忽然听到庄内有惊叫哭泣之声，他问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主人的儿子暴病而死。杨暄便解开衣带，取丹药一粒，叫人研碎灌服，过了一段时间也复活了。杨大夫家产丰足，很早就解职还乡，逍遥自在，只以炼丹为事。未曾有过病，活到九十七岁才死。他晚年时，遇见一个人带着一张弓，他便问这弓叫什么名字。那人说：“是鸣砂弓。在弓胎内装有流动的沙子。”杨大夫买来焚烧掉，以报答那人当年在冥府中的再生之恩。他的返魂丹药方，说是救他的人传授给他的，他自己秘密炼制，所以没人能得到他的炼制方法。出自《神仙感遇传》。

李主簿妻

候选官员李主簿刚刚结婚。东过华山时，他带着妻子进入庙中，参拜金天王。妻子参拜时，忽然断气倒在地上，唯有心窝还有些温热。带回客店，他便骑上马去华阴县城请医生占土。县令说：“叶仙师会符咒之术，奉皇帝旨意去祈雨刚回来，他离这里只有半站路，你快去迎他。”李主簿自己骑马跑了五十多里，遇到了。李主簿下马，向叶仙师伏地而拜，痛哭流涕地讲了妻子得病的经过。仙师说：“是什么鬼怪敢这样？”便和李主簿先走了。他告诉随从说：“快用马去驮东西来，等着用朱钵和笔。”到了客店，已听到哭声。仙师走进来，见情况紧急，就先要来笔墨和纸。然后画符烧香，用水喷符。符化作一道神气往北飞去，声音像刮旋风似的，很久没动静。仙师大怒，又画一符，声音如雷，又没动静。一会儿，东西驮到了，取出朱笔等物，又让李主簿手下人煮一点稀粥，等李妻起来食用。又用朱笔画了一道符，喷水呼叫，声如霹雳。不一会儿，李妻口鼻有气，渐渐睁开眼能说话了。

问之，某初拜时，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归院。适已三日，亲宾大集，忽闻敲门，门者走报王。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逡巡，门外闹甚。门者数人，细语于王耳。王曰：“且发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龙飞入，正扼王喉，才能出声，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装以谢，叶师一无所取。是知灵庙女子不得入也。出《逸史》。

问她，她说自己刚参拜时，金天王说：“是位漂亮的夫人啊！”第二拜时，他说：“把她留下！”并派手下把她扶进宅院。到第三天，亲朋都来了，忽听敲门声，守门人来报告金天王。金天王说：“为何不赶走？”这就是那第一道符。很快，门外十分吵闹。好几个守门人对金天王细声耳语。金天王说：“权且放回去吧。”这就是第二道符。一会儿有红色的龙飞进来，一把扼住金天王的咽喉，金天王只能勉强发出声来，说：“放她回去。”就有人送她回来了。这就是第三道符。李主簿倾尽其财答谢仙师，叶仙师却一无所取。由此可以知道，神灵的庙女子是不能进的。出自《逸史》。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刘 薛 李 清 郑师辩 法 庆 开元选人

崔明达 王 抡 费子玉 梅 先

刘 薛

晋太元九年，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薛者，暴疾亡，而心下犹暖。其家不敢殓殓，经七日而苏。言初见两吏录去，向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重地狱。随报轻重，受诸楚毒。忽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再生，可作沙门。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不堕地狱。”语竟，如坠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法名惠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西望，见长千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聚众掘之。入地一丈，得石碑三，下有铁函，函中复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薛乃于此处造一塔焉。出《塔寺记》。

李 清

李清者，吴兴於潜人也，仕桓温大司马府参军督护。于府得病，还家而死，经夕苏活。说云，初见传教，

刘 薛

晋太元九年，西河郡离石县有个胡人叫刘薛，患暴病死亡，心窝处却还温热。家人不敢入殓，七日后又复活了。他说，起初见两个小吏把他捉去，向北走，不知走了多远，到了十八重地狱。根据生前罪过的轻重，受各种酷刑。忽然听见观世音说：“你的尘缘未尽，若能再生，可当和尚。现在洛阳、齐城、丹阳、会稽都有阿育王塔，你可前去礼拜。死了以后，就不会进地狱。”说完，他就像从高山上坠下

来一样，忽然醒来。他从此出家，法名惠达，到处云游，礼拜塔庙。到了丹阳时，不知塔在何处。他便登高向西望，见长干里一带有奇异的气象，他便前往礼拜，果然是先前阿育王塔所在的地方。由此断定这里必有舍利子，就召集众人挖掘。入地一丈，得到三个石碑，下面有铁匣子，其中又有银匣，银匣中又有金匣，里面盛着三颗舍利子和指甲、头发。刘薛便在这里建了一座塔。出自《塔寺记》。

李 清

李清是吴兴於潜人，任桓温大司马府参军督护。他在府中得病，回家便死了，一夜后又活了。他说，起初看见传召的差役，持信幡唤之，云：“公欲相见。”清谓是温召，即起束带而去。出门，见一竹輦，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驰。至一朱门，见阮敬。时敬死已三十年矣。敬问清曰：“卿何时来？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暴恶。”敬便雨泪，言：“知吾子孙如何？”答云：“且可。”敬云：“我今令卿得脱，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若能如此，不负大恩。”敬言：“僧达道人是官师，甚被敬礼，当苦告之。”还内良久，遣人出云：“门前四层寺，官所起也。僧达常以平旦入寺礼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见一沙门语曰：“汝是我前七生时弟子，已经七世受福，迷著世乐，忘失本业。背正就邪，当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当相助。”清还先輦中，夜寒噤冻。至晓门开，僧达果出。清便随逐稽颡。僧达云：“汝当革为善，归命佛、法，归命比丘僧。受此三归，可得不横死。受持勤者，亦不经苦难。”清便奉受。又见昨所遇沙门，长跪请曰：“此人是僧前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将受苦。先缘所追，今得归命，愿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当易拔济耳。”便还向朱门，俄遣人出云：“李参军可去。”敬时亦出，与清一青竹杖，令闭眼骑之。清如其言，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乡亲塞堂，欲入不得。会买材还，家人及客，赴监视之，唯尸在地。清入至尸前，闻其尸臭，自念悔还。得外人逼突，不觉入。少时，于是而活。即营理敬家，分宅以居。于是归心法宝，劝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出《冥祥记》。

手拿幡旗叫他，并说：“主公想见你。”李清以为桓温召他，便起来扎

好腰带跟着走了。一出门看见一辆竹车，让他上车，两个人推车，很快地奔跑。来到一座朱漆大门前，见到了阮敬。当时阮敬已经死了三十年。阮敬问李清：“你什么时候来的？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吗？”李清说：“你家突然遭到不幸。”阮敬便流下泪来，又问：“知道我的子孙怎么样吗？”答道：“还可以。”阮敬说：“我现在让你脱身回去，你能照看好我家吗？”李清说：“若能这样，我不会辜负了你的恩德。”阮敬说：“僧达道人是冥府尊师，很受尊重，应苦苦哀求他。”阮敬进去很久，派人出来说：“门前那座四层的寺庙，是官府建造的。僧达常在每天清晨入寺礼拜，应去哀求他。”李清就去了那个寺，见一个和尚对他说：“你是我七世以前的弟子，已经享了七世福，却迷恋世间的欢乐，忘记了本业。弃正亲邪，应当受大罪。现在该改悔了。和尚明天出来，定能相助。”李清又回到竹车中，夜间寒冷，冻得直打哆嗦。天亮时门开了，僧达果然出来了。李清便跟上去伏地叩拜。僧达说：“你应该改恶行善，皈依佛、法，皈依比丘僧。你受此三皈，就不会死于非命。修习勤勉的人，也不会遇到苦难。”李清便接受了。又看到昨天遇见的和尚，向僧达长跪请求说：“这个人是我的前世弟子，忘记了正路，背离了佛法，正要受苦。由于前定因缘的追引，他才来到这里接受您的训导，愿您以慈悲之心解除他的痛苦。”和尚道：“他原先是有福之人，应当容易援救。”说完便走回朱漆大门，一会儿派人出来说：“李参军可以回去了。”阮敬这时也走出来了，给李清一根青竹杖，叫他闭眼骑上。李清照办，忽然就到家了。家人正在啼哭，乡亲们挤满了堂屋，他想进却进不去。趁买棺材回来的机会，家人和客人都去看棺材，只剩尸体在地上。李清到尸体前，闻到了尸臭味，心里后悔回来。结果被外边的人冲挤，他不自觉地进入了尸体中。不一会儿，便复活了。他立即去料理阮敬的家业，各支分宅而居。于是皈依佛法，并劝人信奉佛教，以后便成了出众的佛门弟子。出自《冥祥记》。

郑师辩

唐东宫右监门兵曹参军郑师辩，年未弱冠，暴死三日而苏。自言初有数人见收，将人入官府大门。有见囚百余人，皆重行北面立，凡

为六行。其前行者，形状肥白，好衣服，如贵人。复行渐瘦恶，或著枷锁，或但去巾带，偕行连袂，严兵守之。师辩至，配入第三行，东头第三立，亦去巾带，连袂。辩忧惧，专心念佛。忽见平生相识僧来，入兵团内，兵莫之止。因至辩所，谓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辩求请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诺。”须臾，吏引入诸囚至官前，以次诘问。寻于门外，僧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额，谓曰：“日西当活。”又以黄帔一枚与辩，曰：“披此至家，置净处也。”仍示归路，辩披之而归。至家，掖帔至床角上，既而目开身动，家人惊散，谓尸欲起。唯母不去，问曰：“汝活耶？”辩曰：“日西当活。”辩意时疑日午，问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违，昼夜相反。既到日西，能食而愈，犹见帔在床头。及辩能起，帔形渐灭，而尚有光，七日乃尽。辩遂持五戒。

后数年，有友人劝食猪肉。辩不得已，食一脔。是夜，梦已化为罗刹，爪齿各长数尺，捉生猪食之。既晓，觉口醒唾血。使人视口，尽是凝血。辩惊，不敢复食肉。又数年，娶妻，家逼食，后乃无验。然而辩自五六年来，身臭有大疮，溃烂不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唐临昔与辩同直东宫，见其自说。出《冥报记》。

郑师辩

唐朝东宫右监门兵曹参军郑师辩，年龄不到二十，暴病而死三日后又复活了。他自己说，起初有很多人来收捕他，把他带进官府大门。看见囚徒一百多人，都排成一行一行地向北面站着，共六行。排在前行的人个个身体肥胖白皙，穿着漂亮衣服，像富贵之人。后面几行越往后越瘦，有的戴枷锁，有的只是去掉了头巾腰带，他们并肩站立，有士兵严加看管。师辩去了，被排在第三行，东数第三位，也去掉头巾腰带，与其他人并肩站立。师辩忧虑恐惧，于是专心念佛。忽然看到一个生时认识的僧人走过来，进入守兵的包围圈内，守兵没有阻止他。他走到师辩那里，对师辩说：“你生时不修福，现在怎么样？”师辩求僧人救他。僧人说：“我现在救你出去，你能严守戒律吗？”师辩答道：“能。”片刻，差役领各囚犯到官员面前，依次盘问。一会儿到了门外，僧人为师辩传授佛门五戒，用瓶中的水浇他的额

头，对他说：“日落西山时就可以活了。”又拿一件黄披肩给师辩，说：“披着这个到家，然后放在洁净的地方。”又告诉他回去的路，师辩就披着披巾回去了。到家，把黄披肩塞在床角，然后他就睁开了眼睛，身子也会动了，家里人被吓坏了，以为要诈尸。只有他母亲没走，问：“你活啦？”师辩说：“日落西山时就活了。”师辩认为当时是正午，问母亲，母亲说：“现在是半夜。”他才知道阴间和阳间是相违背的，白天和黑夜是相反的。到日头西落时，他能吃东西了，便痊愈了，那黄披肩还在床头。等到师辩能起来时，黄披肩的形象逐渐消失了，但还有光在，七天后才完全消失。从此师辩严守五戒。

数年后，有朋友劝他吃猪肉。师辩不得已吃了一块。当夜，梦见了自已变成了一个罗刹恶鬼，爪子、牙齿都好几尺长，捉生猪吃。天亮时，觉得口中有血腥味。叫人看自己口中，都是凝结的血块。师辩很吃惊，不敢再吃肉了。又过了几年，娶了妻，家人逼他吃肉，也没出现什么反应。然而师辩这五六年以来，身上发臭生大疮，大疮溃烂总也长不好，这恐怕是破戒的缘故吧。唐临以前和师辩同在东宫当值，听师辩自己说的。出自《冥报记》。

法 庆

凝观寺有僧法庆，造丈六挟纆像，未成暴死。时宝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并苏。云，见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仪仗甚众。见法庆在前，有一像忽来，谓殿上人曰：“庆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检文簿，云：“庆食尽，命未尽。”上人曰：“可给荷叶以终寿。”言讫，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苏。众异之，乃往凝观寺问庆，说皆符验。庆不复能食，每日朝进荷叶六枝，斋时八枝，如此终身。同流请乞，以成其像。出《两京记》。

开元选人

吏部侍郎卢从愿父素不事佛。开元初，选人有暴亡者，以筭未尽，为地下所由放还。既出门，逢一老人著枷，谓选人曰：“君以得还，我子从愿，今居吏部。若选事未毕，当见之。可为相谕，已由不

事佛，今受诸罪，备极苦痛。可速作经像相救。”其人既活，向铨司为说之。从愿流涕请假，写经像相救毕。却诣选人辞谢，云：“已生人间，可为白儿。”言讫不见。出《广异记》。

崔明达

崔明达，小字汉子，清河东武城人也。祖元奖，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将军、冀州刺史。明达幼于西京太平寺出家，师事利涉法师。通《涅槃经》，为桑门之魁柄。开元初，斋后，房中昼寝。及寤，身在檐外。还房，

法 庆

凝观寺有个僧人叫法庆，在建造一丈六尺高的塑胎脱空佛像时，没完成便暴病而死了。当时宝昌寺的僧人大智，也在同一天死去。三日后又都苏醒过来。大智说，他看见一座官署，大殿上有个像君王的人，仪仗很多。看见法庆在前，有一尊像忽然走来，对殿上的人说：“法庆造我的像未成，为什么叫他死？”便检视文簿，说：“法庆的饭食已尽，但寿命未尽。”殿上人说：“可给他荷叶吃，让他寿终。”说完，忽然什么都没有了，大智便苏醒了。众人感到惊异，便去凝观寺问法庆，说法都一样。法庆从此不能再吃饭了，每天早晨吃六枝荷叶，进斋时吃八枝，就这样度过终生。他在同寺僧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塑像。出自《两京记》。

开元选人

吏部侍郎卢从愿的父亲从来不信佛。开元初年，应选官员中有个得暴病死亡的，因为阳寿未尽，被阴间的官员放回。刚出门，遇到一个戴枷的老人，对应选官员说：“你能回到人间了，我儿子从愿，在吏部当官。若是选官的事没结束，你应当能见到他。替我告诉他，我由于不信佛，现在受了很多罪，饱尝各种痛苦。叫他赶快修造佛像、抄写佛经来救我。”这个人活了之后，便向负责选官的衙署说了此事。卢从愿听后痛哭流涕，马上请假写经造像救他的父亲。事办完

后，卢从愿的父亲到应选官员处致谢，说：“我已经生还人间，可以替我告诉我的儿子。”说完就不见了。出自《广异记》。

崔明达

崔明达，小字汉子，是清河东武城人。他的祖父崔元奖，曾任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亲崔庭玉，任金吾将军、冀州刺史。崔明达幼年时于长安太平寺出家，拜利涉法师为师。通晓《涅槃经》，是众僧中的佼佼者。开元初年，有一天，崔明达吃完斋饭后在房中午睡。睡醒之后，他发现自己身在屋外。回屋后，

又觉出。如是数四，心甚恶之。须臾，见二牛头卒，悉持死人，于房外炙之，臭气冲塞。问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达曰：“第无令臭，不惮行。”卒乃于头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历相识甚众，明达欲对人告诉，则不可。既出城西，路径狭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系片骨，引明达行，甚亲之。行数里，骨复不见。明达惆怅独进，仅至一城，城壁毁坏。见数百人，洋铁补城。明达默然而过，不敢问。更行数里，又至一城。城前见卒吏数十人，和塹修方丈室。有绯衫吏，呵问明达，寻令卒吏推明达入室。累塹塞之，明达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试，无苦也。”须臾，内传王教，召明达师。明达随入大厅，见贵彩少年，可二十许。阶上阶下，朱紫罗列，凡数千人。明达行入庭，窃心念：“王召我，不下阶。”忽见王在阶下，合掌虔敬，谓明达曰：“冥中深要阳地功德，闻上人通《涅槃经》，故使奉迎，开题延寿。”明达又念：“欲令开讲，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见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达上座开题，仍于塔下设席。王跪，明达说一行，王云：“得矣。”明达下座至，王令左右送明达法师还。临别，谓明达：“可为转一切经。”

既出，忽于途中见车骑数十人，云是崔尚书。及至，乃是其祖元奖。元奖见明达不悦。明达大言云：“己是汉子，阿翁宁不识耶？”元奖引至厅，初问蓝田庄，次问庭玉，明达具以实对。元奖云：“吾自没后，有职务，未尝得还家，存亡不之知也。”寻有吏持案至元奖处。明达窃见籍有明达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毕，元奖

问明达：“得窥也？”

又觉得出去了。反复了好几次，心里很烦。一会儿，他看见两个牛头小卒，都抱着死人，在房外烤，臭气冲天。他问是怎么回事，小卒说：“正想召你。”明达说：“只要不再出臭味，就敢跟你们走。”小卒便从明达的头上拔出他的灵魂，随后便领他走出城外。一路遇见很多熟人，明达想告诉他们，但却做不到。走出城西，路很狭窄，突然两个牛头卒又不见了，有红绳拴着骨片，领着明达走，相距很近。走了数里，骨片又不见了。明达惆怅地独行，到了一座城，城墙已毁坏。看到数百人，正在熔铁补城。明达默默地走过去，不敢问。又走了数里，又到了一座城。在城前看见卒吏数十人，正在做砖坯修建一间一丈见方的小屋。有个穿红衣的官吏，呵斥着问明达，随即命令卒吏把明达推进屋内。用砖坯将门堵住，明达大叫冤枉。卒吏说：“只是想试一下，没什么痛苦。”一会儿，里边传出王命，召明达法师。明达便跟着进入一间大厅，看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年，约二十岁。台阶上下排列着数千穿红穿紫的人。明达走进庭院，心中暗想：“王召见我，却不下台阶。”忽然看见王在台阶下，双手合十虔诚恭敬地对明达说：“冥府中也十分需要阳间的功德，听说你通晓《涅槃经》，所以派人迎接你，请你开坛讲经，为人增寿。”明达又想：“让我讲经，却不设置塔座，如何讲演呢？”又忽然看见塔座已在西廊下，王指示明达上塔座开讲，又在塔座下设了很多席位。王跪下，明达讲了一遍，王说：“我懂了。”明达下了塔座，王派手下人送明达法师回去。临别时对明达说：“你真的能为我们传授一切经典啊。”

明达走出来之后，在途中忽然看见车马数十人，说是崔尚书。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他的祖父崔元奖。元奖见了明达不太高兴。明达大声地说：“我是汉子，爷爷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元奖将明达领进厅内，一开始询问蓝田庄，又问其父崔庭玉，明达都以实相告。元奖说：“我死之后，便有了职务，还一直没回过家，家里生死存亡的情况我都不知道。”随即有小吏拿着案卷走到元奖面前。明达偷偷看见案卷上有自己的名字，上面写道：“太平寺僧，嵩山五品。”看完之后，元奖问明达：“你看见了么？”

明达辞不见。乃令二吏送明达诣判官，令两人送还家。判官见，不甚

致礼。左右数客云：“此是尚书嫡孙，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处分二吏送明达，曰：“此辈送上人者，岁五六辈，可以微赐劳之。”出门，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于市致焚之，吾等待钱方去。”及房，见二老婢披发哭，门徒等并叹息。明达不识其尸，但见大坑。吏推明达于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举手。左右云：“要纸钱千贯？”明达颌之。及焚钱讫，明达见二人各持钱去，自尔病愈。初明达至王门，见数吏持一老姥，至明达所居，云是鄆县灵岩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萨戒，乃尔不洁。令放还，可清洁也。”及出，与明达相随行，可百余步，然后各去。明达疾愈，往诣灵岩，见姥如旧识也。出《广异记》。

王 抡

天宝十一年，朔方节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抡，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苏。初疾亟属纆之际，见二人追去，恍惚以为人间，不知其死也。须臾入大城门，见朔方节度李林甫，相见拜揖，以为平生时也。又见李邕、裴敦复数人，于一府庭言责林甫命。抡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纸笔，与邕等辨对。俄而见其案，冥司断曰：“林甫死后破家，杨国忠代为相。”其冬，林甫死，杨国忠果代之。抡兄摄，亡已六年，时见之。摄云：“尔未当死，若得钱三千贯，即重生也。”抡家在西定远，去中城数百里。便见一山下有崎岖小道，驰归其家。斯须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

明达说没看见。便令两个小吏送明达去见判官，又令两个人送明达回家。判官见到明达，不太以礼相待。身边几位客人说：“这是尚书的嫡孙，怎能以普通客人相待？”判官便吩咐两个小吏送明达，说：“这些送回阳间的，每年有五六次，可以给点报酬慰劳他们。”出门后，两个小吏每人向明达要钱五百千。小吏说：“到家了，可以到市上买纸钱烧了，我们拿到钱就回去。”明达回到家中，看见两个老奴婢披头散发地哭，弟子们也都在叹息。明达不认识自己的尸体，只见有个大坑。小吏将明达推进坑，明达便活了。但是他神志还有些昏迷，不能说话，只是不停地举手。旁边人说：“要纸钱一千贯？”明达点头。等烧了纸钱，明达看见那两个小吏各自拿钱走了，从此病就痊愈了。

开始时明达到王门前，看见好几个小吏挟持着一个老太婆到明达居处，说是鄆县灵岩人。进去后，王很生气地说：“你这个老奴婢，虽然持守菩萨戒，却这样不洁净。放你回去，便可洁净了。”出来后，这老太婆跟在明达后面走，走了一百多步后就各自去了。明达病愈后去灵岩，看到这老太婆好像是旧日相识。出自《广异记》。

王 抡

天宝十一年，朔方节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抡，巡视到中受降城时病死了。十六天后又复活了。当初病危即将死去时，被两个人捉去，恍恍惚惚以为还在人间，不知自己已经死了。不一会儿，进了一座大城门，看见朔方节度使李林甫，见面后互相揖拜，以为还在人世间。又见到李邕、裴敦复等数人，在一个衙门中指责李林甫，让他偿命。王抡才意识到自己死了。李林甫手拿纸笔，向李邕等人申辩。一会儿，看见了李林甫的案卷，冥府判词说：“李林甫死后家庭破落，杨国忠代替他当宰相。”这年冬天，李林甫死，杨国忠果然代替了他。王抡之兄王摄已死六年，王抡当时见到了他。王摄说：“你不该死，若拿出三千贯钱，就能重生。”王抡家在西边的定远，离中受降城数百里。他见山下有条崎岖小路，便疾驰回家。不一会儿他进屋告诉妻子说：“我已经死了，

若得钱三千贯，即再生。”其夕，举家咸闻窗牖间窅然有物声，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梦抡已死，求钱三千贯。即取纸剪为钱财，召巫者焚之。抡得之，即与人间钱不殊矣。冥中无昼夜，长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阴雪时。有鬼王，衣紫衣，决罪福，判官数十人。其定罪以负心为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抡在生时无他过，及定罪，唯举食肉罪。旁见小吏，曰：“此人虽食肉，不故杀。”然食肉者信罪矣，杀而食之，罪又甚焉。

抡未病时，曾解衣写《金光明经》，手自封裹，置于佛堂内。及冥中，以此业得见地藏菩萨。“汝由此善，当得更生。”即令取经，经即抡所封裹之经也。鬼王判官数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见恍惚，不叙故。亦见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后，都无问讯，如不相识。又见诸先

亡兄弟，亦无兄弟情。兄摄近亡，相睦如生，当以日近故也。至其视事之所，见亲故有当贵及寿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归，有一吏曰：“君有禄及寿，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泄之。”言毕，奄然而活，亡已十六日也。出《通幽记》。

费子玉

天宝中，犍为参军费子玉官舍夜卧，忽见二吏至床前。费参军子玉惊起，问谁。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属王国，何得见召？”吏云：“阎罗。”子玉大惧，呼人鞞马，无应之者，仓卒随吏去。至一城，城门内外各有数千人。子玉持诵《金刚经》，尔时恒心诵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萨，当诉以屈。”须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欢然。

如果拿出三千贯钱，即可再生。”这天晚间，全家都听到窗户间好像有什么东西窸窣作响，狗也朝着那里叫。到天亮，他妻子哭着说，梦见王掄已死，要三千贯钱。于是取纸剪成纸钱，叫来巫师焚烧。王掄得到钱，和人间的钱一样。阴间无昼夜之分，总像阳间十一月十二月冬季下雪时。有个鬼王穿着紫衣，管判决祸福，还有判官数十人。他们定罪时以负心罪为最重，被他们拷问的人，多是僧人尼姑和士大夫阶层。王掄生时没有什么大过错，定罪时，只举了一条吃肉的罪。旁边的小吏说：“这人虽然吃肉，但没有故意杀生。”然而吃肉的人本身就是有罪的，如果又杀又吃，罪就更重了。

王掄没病时，曾解下衣服抄写《金光明经》，并亲手封裹，放在佛堂内。到了阴间，因这一行为而见到了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说：“你有此善举，应当再生。”于是叫人取经，这经就是王掄所封裹的经。几个鬼王判官，都是王掄生时好友，见面时都恍恍惚惚的，没有叙说旧事。也见到了他死去的母亲，揖拜之后，什么也没问，像不认识似的。又见到先死的兄弟们，也没有了兄弟之情。他哥哥王摄是最近死的，还像生时一样和睦，是因死的日子近的缘故。到了他办公的地方，看见亲属故旧有富贵的和长寿、短命的，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一会儿便放他回来，有一小吏说：“你有福有寿，但这里的

事，一定不要泄露。”说完，他一下子就活了过来，已死了十六天了。出自《通幽记》。

费子玉

天宝年间，犍为参军费子玉晚上在官舍中睡觉时，忽见两个小吏来到床前。费子玉惊起，问是谁。小吏说：“大王召见你。”子玉说：“我是州官，不属于你们王国，怎能召见我？”小吏说：“是阎罗王。”子玉很害怕，招呼人备马，可没人应声，便匆匆忙忙地跟他们走了。到了一座城，门内外各有数千人。子玉平日总念《金刚经》，这时就专心地念诵。又心想：“若遇菩萨，应去诉说冤屈。”片刻，阎王命人领他进去。子玉拜了又拜，很高兴。

俄见一僧从云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复扬言，欲见地藏菩萨。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礼拜。菩萨云：“何以知我耶？”因谓王曰：“此人一生诵《金刚经》，以算未尽，宜遣之去。”王视子玉，忽怒问其姓名。子玉对云：“嘉州参军费子玉。”王曰：“犍为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为菩萨苦论，且释君去。”子玉再拜辞出，菩萨云：“汝还，勿复食肉，当得永寿。”引子玉礼圣容，圣容是铜佛，头面手悉动。菩萨礼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礼，礼毕出门。子玉问：“门外人何其多乎？”菩萨云：“此辈各罪福不明，已数百年为鬼，不得托生。”子玉辞还舍，复活。后三年，食肉又死，为人引证。菩萨见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违约？”子玉既重生，遂断荤血。初子玉累取三妻，皆云被追之，亦悉来见。子玉问：“何得来耶？”妻云：“君勿顾之耳。”小妻云：“君于我不足，有恨而来。所用己钱，何不还之？”子玉云：“钱亦易得。”妻云：“用我铜钱，今还纸钱耶？”子玉云：“夫用妇钱，义无还理。”妻无以应，迟回各去也。出《广异记》。

梅 先

钱塘梅先恒以善事自业，好持佛经，兼造生七斋，邻里呼为居士。天宝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说，初死为人所领，与徒十余辈见阎

罗王。王问：“君在生复有何业？”先答曰：“唯持经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虚耳。”令检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却生，宜崇本业也。”再拜。会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复讯问，次至钱塘里正包直。问：“何故取李平头钱？不为属户。”直曰：“直为

一会儿见一个僧人从云中下来，子玉便上前致敬。又高声叫喊，说想见地藏菩萨。阎王说：“子玉，这就是。”子玉上前致礼揖拜。菩萨说：“你怎么知道我呢？”又对阎王说：“此人一生念诵《金刚经》，因为他的寿命未尽，应该让他回去。”阎王看了看子玉，忽然愤怒地问他的姓名。子玉回答说：“嘉州参军费子玉。”阎王说：“是犍为郡，为什么说嘉州？你本该死，因为菩萨苦苦讲情，暂且放你回去。”子玉连连拜谢告辞出来，菩萨说：“你回去不要再吃肉，就能长寿。”领子玉到圣容前礼拜，圣容是一尊铜佛，头、脸、手都能动。菩萨礼拜时，手和脚都舒展开了。子玉也上前礼拜，然后出门。子玉问：“门外怎么这么多人？”菩萨说：“这些人都是因为罪福不明，已经当了几百年鬼了，不能托生。”子玉告辞回家，便复活了。三年后，他因为吃肉又死了，被人带到阴间去对证。菩萨见了他，很愤怒地说：“当初我不叫你吃肉，你为什么违约？”子玉又重生后，便断绝荤腥。当初子玉先后娶了三个妻子，都被捉到阴间，也都来见他。子玉问：“为什么来？”妻子说：“你别管。”小妾说：“你对不起我，我含恨而来。你用我的钱，为什么不还？”子玉说：“钱很容易得到。”小妾说：“当初用我的铜钱，现在还我纸钱吗？”子玉说：“丈夫用妻子的钱，没有还的道理。”妻子们无话可说，迟疑了一会儿就各自走了。出自《广异记》。

梅 先

钱塘梅先一贯坚持做善事，喜欢持念佛经，兼做生七斋，邻里称他为居士。天宝年间暴病而死，之后又复活了。他自己说，刚死时被人领着，和十多人一起去见阎王。阎王问：“你在世时都做过什么事？”梅先答道：“只有诵经念佛而已。”阎王说：“你能做这样的善事，冥冥之中可以得福，不会白做的。”令人检看梅先的生死簿，高

兴地说：“你还不该死，现在放你复生，你应该继续坚持做以前的事。”梅先拜了又拜。恰巧没人送他，他便留在了阴府中。阎王继续讯问，下面轮到钱塘的里长包直。问他：“你为什么拿李平头的钱？他又不是你辖下的民户。”包直说：“我是

里长团头，身常在县，夜归早出，实不知，乞追子问。”王令出帖追直子。须臾，有使者至，令送直还，遂活。说其事，时其子甚无恙，众人皆试之。后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出《广异记》。

里长的头领，常在县里，早出晚归，实在不知道这事，请把我儿子召来问问他。”阎王又令人持帖去追捕包直的儿子。一会儿，有使者到，叫送包直还阳，包直便活了。说了这事，当时他儿子什么病也没有，大家都想看看这事的結果。五六天后，包直的儿子果然病了，两天后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王琇 魏 靖 杨再思 金坛王丞 韩朝宗

韦延之 张 质 郑 洁

王 琇

唐尚书刑部郎中宋行质，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谤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书都官令史王琇暴死，经二日而苏。言初死之时，见四人来云：“官府追汝。”琇随行。入一大门，见厅事甚壮。西间有一人坐，形容肥黑。东间有一僧坐，与官相当。皆面向北，各有床几案褥。侍童二百许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阶下有吏执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缚，立东阶下。琇至庭，亦已被缚。吏执纸笔问琇曰：“贞观十八年，在长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须达籍？”答曰：“琇前任长安佐史，贞观十六年转选。至十七年，蒙授司农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琇罪也。”厅上大官，读其辞辩，顾谓东阶下老囚曰：“何因妄诉耶？”囚曰：“须达年实未至，由琇改籍，加须达年，岂敢妄耶？”琇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见在，请追验之。”官呼领琇者三人解琇缚，将取告身。既至，大官自读之，谓老囚曰：

王 琇

唐尚书刑部郎中宋行质是博陵人。平生不信佛，还常有诽谤神佛的言词。永徽二年五月病死。到六月九日，尚书都官令史王琇也暴病而死，两天后又苏醒过来。他说刚死时，看见四个人来对他说：“官府召你。”王琇便跟他们走了。进入一个大门，见厅堂高大。西间坐着一个人，又胖又黑。东间坐着个僧人，像官一样。二人都面向北，各自都有床褥几案。侍童有二百多人，有的戴着普通帽冠，有的戴着皮帽，容貌都很美。阶下有吏拿着文案。有一个老人，戴着枷锁被绑着，站在东面阶下。王琇到庭时也被绑着。小吏拿着纸笔问王

琇：“贞观十八年，你在长安任佐史的时候，为什么给李须达改簿籍？”王琇回答：“我以前担任过长安佐史，贞观十六年就改任别的官职了。到贞观十七年，授我司农寺府史。十八年改簿籍，不是我的罪过。”厅上的大官听了王琇的辩辞，回头对东阶下的老囚说：“为什么要诬告？”老囚说：“须达年寿实在没到，由于王琇改了簿籍，增加了须达的年龄，我怎敢诬告？”王琇说：“贞观十七年改任司农寺府史的文告现在还在，请派人查验。”大官命令押解王琇的三个人解了他的绑绳，去取文告。取回后，大官亲自读过，对老囚说：

“他改任分明，汝无理。”令送老囚出门外。门外昏暗有城，城上皆有女墙，似是恶处。大官因书案上，谓琇曰：“汝无罪，放汝去。”琇辞拜。吏引琇至东阶拜辞。

僧印琇臂曰：“好去。”吏引琇出，东南行，度三重门，皆勘视臂印，然后出。至四门，门甚壮大，重楼朱粉，三户并开，状如城门，守卫严切。又验印，听出门。东南行数十步，闻有人从后唤琇，琇回顾，见郎中宋行质，面色惨黑，色如湿地，露头散腰，著故绯袍，头发短垂，如胡人者，立于厅事阶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许。大书牌曰：“此是勘当拟过王人。”其字大方尺余，甚分明。厅上有床座几案，如官府者，而无人坐。行质见琇悲喜，云：“汝何故得来？”琇曰：“官追，勘问改籍，无事放还。”行质捉其两手，谓琇曰：“吾被官责问功德簿，吾平生无，受此困苦，加之饥渴寒苦不可说。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语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数四嘱之，琇乃辞去。行数十步，又呼琇还。未及言，厅上有官人来坐，怒琇曰：“我方勘事，汝何人，辄至囚处？”使卒搭其耳，推令去。

琇走，又至一门。门吏曰：“汝被搭耳，耳当聋，吾为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鸣，乃验印放出。门外黑如漆，琇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墙壁，唯东无障碍，而暗不可行。立待少时，见向者追琇之吏从门来，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钱一千？”琇因愧谢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铜钱，欲得白纸钱，期十五日来取。”

“他改任的事很清楚，是你没理。”便派人送老囚出门。门外很昏暗，

有一座城，城上都有矮墙，像是个凶恶的地方。大官在案上写了写，对王琇说：“你没罪，放你回去吧。”王琇拜谢告辞。小吏领王琇到东阶去拜谢告辞。

僧人在王琇臂上印了一个印记说：“好好走吧。”小吏领王琇出去，往东南走，过了三道门，都查验臂上的印记，然后才出来。走到第四道门，门很高大，有几层高的门楼，都是粉红色的，三个门一齐开着，样子像城门，守卫严密。又检验印记，验后才让出门。往东南走了几十步，听有人从后边叫王琇，王琇回头看，是刑部郎中宋行质，他面色很黑，像潮湿的土地，露着头发松开腰带，穿一件旧的红色袍子，头发短而下垂，像胡人一样，站在厅堂阶下，有差吏看守。西面靠近城墙处，有一个大木牌，高一丈二尺左右。上面用大字写着：“这里是经阎王审核议定过的罪人。”每个字都一尺见方，特别清楚。厅上有床座几案，好像官府，但没有人坐。宋行质见了王琇又悲又喜，说：“你为什么事来的？”王琇说：“是官府捉来的，查问改簿籍的事，没什么事就放我回去了。”行质握住王琇的双手，对王琇说：“我是被官府责问功德簿的事，我平生没做什么功德，所以就受了这样的苦，再加上饥饿寒冷，实在是苦不堪言。请你尽量去趟我家，马上告诉我家人，让他们诵经布施做些功德。”像这样殷勤地嘱咐再三，王琇最后辞别而去。走了几十步，又叫王琇回来。没等说话，厅上有官员来坐堂了，怒斥王琇：“我们正在审案，你是什么人，擅自到囚犯待的地方？”叫士卒打王琇的耳光，推他走。

王琇继续往前走，又到一门。门吏说：“你被打耳光，耳朵应当聋，我为你去掉耳中的东西。”他便用手掏他的耳朵，耳中鸣响，又查验了臂上的印记，然后放他出去。门外漆黑，王琇不知在哪里，用手摸西面和南面，都是墙壁，唯有东面没有障碍，却黑暗没法走。站着等了一会儿，看见以前追捕他的小吏从门中出来，说：“你还能等我，很好。能给我一千钱吗？”王琇愧谢地说：“可以。”小吏说：“我不用铜钱，想要白纸钱，等十五天后来取。”

琇许，因问归路。吏曰：“但东行二百步，有墙穿破见明，可推倒，即至君家。”琇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门矣，于是归家。见人坐泣，入户而苏。至十五日，琇忘与钱，明日复病，困绝。见吏来怒

曰：“君果无行，期与我钱，遂不与，今复将汝！”因即驱行，出金光门，令入坑。琇 拜谢百余，遂即放归，又苏。琇 告家人，买纸百张，作钱送之。明日，琇 又病困，复见吏曰：“君幸能与我钱，而钱不好。”琇 辞谢，请更作，许之，又苏。至二十日，琇 令用钱，别买白纸作钱，并酒食，自于隆政坊西渠水上烧之。既而身轻体健，遂平复如故。出《冥报记》。

魏 靖

魏靖，钜鹿人，解褐武城尉。时曹州刺史李融，令靖知捕贼。贼有叔为僧，而止盗赃。靖案之，原其僧。刺史让靖以宽典，自案之。僧辞引伏，融命靖杖杀之。载初二年夏六月，靖会疾暴卒，权殓已毕，将冥婚舅女，故未果葬。经十二日，靖活，呻吟棺中，弟侄惧走。其母独命斧开棺，以口候靖口，气微暖。久之目开，身肉俱烂。徐以牛乳乳之。既愈，言初死，经曹司，门卫旗鼓甚肃。引见一官，谓靖何为打杀僧。僧立于前，与靖相论引，僧辞穷。官谓靖曰：“公无事，放还。”左右曰：“肉已坏。”官令取药，以纸裹之，曰：“可还他旧肉。”既领还。至门闻哭声，惊惧不愿入，使者强引之。及房门，使者以药散棺中，引靖臂推入棺，

王琇 答应了，又问了回去的路。小吏说：“只要向东走二百步，那里有堵墙，穿破墙就能看到光明，推倒墙，就到你家了。”王琇 按他说的办，就已经到了他住的隆政坊的南门，于是回家。他看见人们坐着哭，进门后便苏醒过来了。到了第十五天，王琇 忘了给小吏送钱，结果第二天又犯病了，生命垂危。看见小吏来愤怒地说：“你果然没有德行，答应给我钱，又不给了，今天再把你带走！”立即驱赶他走，出了金光门，叫他进一个大坑。王琇 跪拜了一百多次，才把他放回来，又苏醒了。王琇 告诉家里人，买了一百张纸，剪成纸钱送去。第二天，王琇 又病危，又见到了那小吏，小吏说：“有幸你能给我钱，但这钱不好。”王琇 道歉，请求重做，小吏允许，就又苏醒了。到第二十天，王琇 叫人用钱另买了白纸做钱，并备了酒食，亲自在隆政坊西的水沟旁烧了。烧完后便感到身轻体健，恢复得像过去一样。出自《冥报记》。

魏 靖

魏靖是钜鹿人，任官武城尉。当时曹州刺史李融令魏靖负责捕捉盗贼。此贼有个叔叔当和尚，只是盗窃了一些财物。魏靖查究后，赦免了和尚。李融责备魏靖用刑太宽，便亲自查办。和尚供认了罪行，李融命令魏靖用杖打死和尚。载初二年夏六月，魏靖得病暴死，暂时入殓完毕，为了和他舅舅的女儿举行冥婚，所以没马上下葬。十二天后，魏靖又活了，在棺材中呻吟，弟弟和侄子都吓跑了。他母亲却叫人用斧子砍开棺材，把嘴靠近魏靖嘴边，感觉到他呼出的气尚温热。过了很久眼也睁开了，身上的肉都烂了。只能慢慢地喂些牛奶。痊愈后，他说刚死时，到了地府，门卫执旗执戟很威严。领他见一个官，问他为什么要打死和尚。和尚就站在面前，和魏靖辩论，和尚理亏词穷。那官对魏靖说：“你没事了，放你回去。”左右人说：“他的肉已经烂了。”那官叫人取药，用纸包裹着，说：“可以还他旧肉。”于是领他回去。到门口听见哭声，他很害怕不愿进去，使者强领他进去。到了房门，使者把药撒在棺中，拉他的胳膊，把他推进棺中，颓然不复觉矣。既活，肉蠹烂都尽，月余日如故。初至宅中，犬马鸡鹅悉鸣，当有所见矣。出《广异记》。

杨再思

神龙元年，中书令杨再思卒，其日中书供膳亦死，同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问再思：“在生何得有许多罪状？既多，何以收赎？”再思言：“己实无罪。”王令取簿来。须臾，有黄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国家遣兵赴救少，不敌。有人上书谏，再思违谏遣行，为默啜所败，杀千余人。大足元年，河北蝗虫为灾，烝人不粒。再思为相，不能开仓赈给，至令百姓流离，饿死者二万余人。宰相變理阴阳，再思刑政不平，用伤和气，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数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床，毛鬣可畏，攫再思，指间血流，腾空而去。王问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对云：“欲问其人。”云：“无过，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说其事。为中宗所闻，召问，具以实对。中宗命列其事迹

于中书厅记之云。出《广异记》。

金坛王丞

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以充纲领户税在京，于左藏库输纳。忽有使者至库所云：“王令召丞。”甲仓卒随去。出城行十余里，到一府署。入门，闻故左常侍崔希逸语声。王与希逸故三十年，因问门者，具知所以，求为通刺。门者入白。希逸问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见惊喜。谓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复问

他就萎靡不振地没有知觉了。复活后，肉几乎都烂了，一个多月后才和原来一样。他初到宅院时，狗、马、鸡、鹅都叫了起来，它们可能是看见了什么。出自《广异记》。

杨再思

神龙元年，中书令杨再思死了，同日中书供膳也死了，一同被地府差役领到阎王那里。阎王问再思：“生时为什么有那么多罪状？这么多，怎么能赎回来？”再思说：“我实在没有罪。”阎王令取簿册来。一会儿，有黄衣吏拿簿册来，大声念再思的罪状说：“如意元年，默啜攻陷瀛、檀等州，朝廷准备派去救援的士兵太少，敌不过默啜。有人上书进谏，杨再思违背谏言派兵前往，被默啜所败，被杀千余人。大足元年，河北发生蝗灾，百姓颗粒无收。再思身为宰相，不能开仓赈济灾民，使百姓流离失所，饿死两万余人。宰相应调理阴阳，但再思执法理政不能公平，大伤平和之气，使得河南三郡遭遇洪水，淹死数千人。”这样的罪状有六七件，给再思看，再三叩拜认罪。忽然有一只手像床那样大，长着毛很可怕，抓再思，手指间流出了血，腾空而去。阎王问中书供膳为什么到这里。差役回答说：“要问他本人。”阎王说：“无过错，应放回。”供膳便活了，经常向人说起这件事。后来被唐中宗听到，召他去问，他都据实回答。唐中宗命令把这件事记录在中书厅。出自《广异记》。

金坛王丞

开元末年，金坛县丞王甲，因负责运送税款而在京城，到左藏库缴纳。忽然有使者到库房说：“阎王命我召你。”王甲匆忙地跟着去了。出城走了十多里，到一处官府。进门，听到故去的左常侍崔希逸的声音。王甲与希逸是三十年故交，就问看门人，说自己与他有交情，请代为通报。看门人进去说了。希逸问此人在哪儿，便急忙叫他进去，二人相见又惊又喜。希逸对王甲说：“知道这是地府吗？”王甲才知自己死了，悲伤了很久。希逸又问

曾见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来，为开库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轻薄士，以死生易怀。”因问其来由。王云：“适在库中，随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顷，外传王坐。崔令传语白云：“金坛王丞，是己亲友，计未合死。事了，愿早遣。时热，恐其舍坏。”王引入，谓甲曰：“君前任县丞受赃相引。”见丞着枷，坐庭树下。问云：“初不同情，何故见诬？”丞言：“受罪辛苦，权救仓卒。”王云：“若不相关，即宜放去。”出门，诣希逸别。希逸云：“卿已得还，甚善。传语崔翰，为官第一莫为人作枉，后自当之，取钱必折今生寿。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当获大福。”甲问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间事，卿勿预知，但有福即可。”言毕送出，至其所，遂活。出《广异记》。

韩朝宗

天宝中，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来迟，决五下。将过县令，令又决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后于冥司下状，言朝宗，宗遂被追至。入乌颈门极大，至中门前，一双桐树。门边一阁，垂帘幕。窥见故御史洪子舆坐。子舆曰：“韩大何为得此来？”朝宗云：“被追来，不知何事。”子舆令早过大使。入屏墙，见故刑部尚书李义，朝宗参见。云：“何为决杀人？”朝宗诉云：“不是朝宗打杀，县令重决，因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过。”又问：“县令决汝，何牵他主簿？朝宗无事，然亦县丞，悉见例皆受行杖。”亦决二十，

曾见到崔翰没有，崔翰是希逸的儿子。王甲说：“进入京城后就在忙碌库中事务，没有时间到你家。”希逸笑着说：“你真是个轻薄的人，

因为生死就改变了想法。”便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王甲说：“我正在库中，随使者到了这里，不知原因。”过了一会儿，外面传话说阎王已入坐。希逸便叫人传话告诉阎王说：“金坛王县丞是我的好友，他还不应该死。事完后，愿早点送他回去。现在天热，恐怕他的身体腐烂。”带进去后，阎王对王甲说：“你的前任县丞收受赃物，牵涉到你，才把你带到这里。”只见前任县丞戴着枷，坐在院中树下。王甲问他：“我和你的事毫不相干，你为什么诬告我？”县丞说：“受罪太苦，得想办法解救自己，仓促间说出了你。”阎王说：“若和他没关系，就应该放他回去。”出门后，王甲到崔希逸处告别。希逸说：“你已经能回去了，很好。你告诉崔翰，为官第一件事是别冤枉别人，以后要好自为之，贪不义之财必然折寿。每到初一、十五，要送一瓶清水到寺中佛殿上，就能得到大福。”王甲问这种功德是什么意思，希逸说：“阴间的事，你不必预先知道，只要有福就行。”说完送出王甲，王甲到家便复活了。出自《广异记》。

韩朝宗

天宝年间，万年县主簿韩朝宗，曾因一人迟到而追究责任，打了他五板子。见过县令，又打了十板子。这人因得了传染病而死。后来他到冥府中去告状，说到了韩朝宗，朝宗便被冥府捉去。进了一座黑大门，到中门前，有两棵梧桐树。门边还有个小门，挂着帘幕。朝宗偷偷看见死去的御史洪子舆坐在那里。子舆说：“朝宗为什么到这儿来？”朝宗说：“被捉来，不知什么事。”子舆叫他早些去见大使。走到影壁后，见到死去的刑部尚书李义，朝宗上前参拜。李义说：“为什么打死人？”朝宗申辩说：“不是我打死的，是县令判重了，又因得了传染病自己死的，不是我的错。”又问那个人：“是县令重判打的你，为什么牵连到主簿？朝宗虽然没事，但也是县官，按惯例都要受杖刑。”也打了二十下，

放还。朝宗至晚始苏，脊上青肿，疼痛不复可言，一月已后始可。于后巡检坊曲，遂至京城南罗城。有一坊，中一宅，门向南开，宛然记得追来及吃杖处。其宅空无人居，问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信之。出《朝野僉载》。

韦延之

睦州司马韦延之，秩满，寄居苏州嘉兴。大历八年，患痢疾。夏月独寐厅中，忽见二吏云：“长官令屈。”延之问：“长官为谁？”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归。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须去，还欲何之？”延之身在床前，神乃随出。去郭，复不见陂泽，但是陆路。行数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将延之过大使，大使传语领过判官。吏过延之。判官褊笏下阶敬肃甚谨，因谓延之曰：“有人论讼，事须对答。”乃令典领于司马对事。典引延之至房，房在判官厅前，厅如今县令厅。有两行屋，屋间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内板床坐人。典令延之坐板床对事。须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锁，或露首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论讼韦司马取钱，今冥献酬自直也。”问云：“所诉是谁？”曰：“是韦冰司马，实不识此人。”典便贺司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贺，处分令还，白大使放司马回。典复领延之至大使厅，大使已还内，传语放韦司马去，遣追韦冰。须臾，绿衫吏把案来，呵追吏，何故错追他人。各决六十，流血被地，

就放他回去了。朝宗到晚上才苏醒，脊背上又青又肿，那疼痛简直没法说，一月后才完全恢复。后来他在街巷巡视时，到了京城南边的外城。在一个居民区中有一座宅院，门向南开，他清楚地记得这里就是被捉去受杖刑的地方。这宅院已无人居住，问别人，说：“这是公主的凶宅，人们不敢住。”他这才知道凡是大凶宅，都是鬼神住的地方，他相信了。出自《朝野金载》。

韦延之

睦州司马韦延之，任满之后，曾寄居在苏州的嘉兴县。大历八年，他得了痢疾。夏天时他独自睡在厅中，忽然看见两个小吏说：“长官让我们来请你。”延之问：“长官是谁？”小吏说：“奉命召你，别的事不知道。”延之怀疑他们是鬼，便下地要回去。小吏便上前拉住他的袖子说：“召你就必须去，还想到哪儿去？”延之身体虽然仍在床前，魂却随着出去了。走出城，看不见湖泽，只有陆路。走了

数十里，到了一个有官署的地方。小吏带延之去见大使，大使传话叫领着他去见判官。小吏便领延之去见判官。判官穿长袍执笏板走下台阶，很恭敬严肃地对延之说：“有人告你，有些事需要你来回答。”便令主管领韦司马去对答。主管领延之来到一个房间，房间在判官厅前，厅像现在县令的厅堂。有两行屋子，屋子之间都是房间，房间前有斜眼窗格，窗格内的板床上坐着人。主管叫延之坐在板床上对答。一会儿，领来六七个囚徒，有的戴枷，有的戴锁，有的露着脑袋，到延之所在的地方。主管说：“你们状告韦司马索取过你们的钱财，今天冥司召来当事人让你们自己当面对质。”他问囚徒：“你们告的是谁？”囚徒说：“是韦冰司马，实在不认识这个人。”主管便向延之祝贺说：“你现在可以重生了。”延之很高兴。便领延之到判官处，把方才的经过说了。判官也为延之祝贺，判他回去，并告诉大使放延之回去。主管又领延之到大使的厅堂，大使已回内室，传话放韦司马回去，又派人去追捕韦冰。一会儿，穿绿衣的官吏拿着案卷过来，呵斥追捕吏，为什么错抓了人。各打六十板，血流遍地，

令便送还。延之曰：“欲见向后官职。”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请。吏开簿，延之名后，但见白纸，不复有字。因尔遂出。行百余步，见吏拘清流县令郑晋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问：“汝何故来？”答曰：“被人见讼。”晋客亦问延之云：“何故来？”延之云：“吾错被追，今得放还。”晋客称善数四，欲有传语，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回顾云：“舅氏千万！”延之至舍乃活。问晋客，云死来五六日。韦冰宅住上元，即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韦冰卒。出《广异记》。

张 质

张质者，猗氏人，贞元中明经，授亳州临涣尉。到任月余，日暮，见数人执符来追，其仆亦持马俟于阶下，乘马随之出县门。县吏列坐门下，略无起者。质怒曰：“州司暂追，官不遽废，人吏敢无礼耶？”人亦不顾。出数十里，至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马。”遂步行百余步，入城，直北有大府门，署曰“北府”。入府，径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

死？”质被摔抢地。呼曰：“质本任解褐得，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牒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言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冤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刺录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临涣尉。

令马上送回延之。延之说：“我想看看我以后还能任什么官职。”官吏说：“知道这个干什么？”延之苦苦请求。官吏便打开簿子，延之名字的后边，只见白纸，没有字。于是延之便出来了。走了百余步，看到有小吏拘捕清流县令郑晋客到这儿，他是延之的外甥。延之问：“你为什么被抓来？”晋客答道：“被人告了。”晋客也问延之：“您是什么原因来的？”延之说：“我被错抓了，现在放回去。”晋客不断说好，想叫延之传话，但被小吏带走，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只得频频回头说：“舅舅千万保重！”延之回到家便活了。打听郑晋客，说死了五六天了。韦冰家住在上元，在延之重生的第二天韦冰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张 质

张质是猗氏人，贞元年间以明经中举，授官亳州临涣县尉。到任一月多的一天傍晚，他看见很多人拿着符来追捕他，他的仆人也牵马在阶下等着，他便骑马跟着这些人出了县衙的门。县里的官吏们都坐在门前，没有一个站起来的。张质生气地说：“州衙门刚刚追捕我，我的官职并没有马上被罢免，你们这些小吏怎敢这样无礼？”他们仍然不理他。走出数十里，到了一片柏树林，使者说：“到这儿应该下马。”便步行了一百多步，进了城，正北面有座大府门，署名“北府”。进了府，径直往西有门，题名“推院”，官吏士卒很多。守门人叫：“临涣县尉张质。”他便进去了。见一个穿红衣、胡须很漂亮的人靠着案桌坐着，斥责地问：“为官本应治理百姓，为什么不能公正处理事情，以致使人冤枉而死？”张质被拽倒在地上。他大声呼叫：“我任官到现在才一个月，还没处理过案件。”红衣人又说：“案卷很清楚，告状的人离这儿又不远，上面下令追查，你还敢欺骗本官！”于是用枷锁上。张质又说：“告状的既然在这附近，我要和他见面。”红衣人

说：“把受冤人召来。”有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人从西房走出，很快地看了一眼张质，说：“这个人年轻，不是办我案子的人。”便命令案卷库查看猗氏张质的案卷，是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任临涣县尉。

又检诉状被屈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状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本典决十下，改追正身。”执符者复引而回，若行高山，坠于岩下，如梦觉，乃在柏林中，伏于马项上。两肋皆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处。隐隐闻樵歌之声，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来，惊曰：“县失官人及马，此非耶？”竟来问，质不能对。扶正其身，策以送归县。质之马为鬼所取，仆人不知。县既失质，其宰惑之，且疑质之初临，严于吏，吏怨而杀之。是夜坐门者及门人当宿之吏，莫不禁锢。寻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质归，憩数日，方能言，然神识遂阙。出《续玄怪录》。

郑 洁

郑洁，本荥阳人，寓于寿春郡，尝以假摄丞尉求食。婚李氏，则善约之犹子也。洁假摄停秩，寄迹安丰之里。开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于空云：“且更乞！”须臾间而卒，唯心尚暖耳。一家号恸，呼医命巫，竟无效者，唯备死而已。至五更，鸡鸣一声，忽然回转，众皆惊捧。良久，口鼻间觉有嘘吸消息。至明，方语云，鬼两人，把帖来追。初将谓州县间，犹冀从容。而俄被使人曳将，怕惧，行亦不觉甚难。至一城郭，引入，见一官人，似曹官之辈。又领入曹司，聆读元追之由。

又查看诉状中被冤屈的事实，并下文书去阴府中的亳州查阅下列信息：那年三月到临涣任县尉者的年龄、姓名，如果已更替，更替者的年龄、姓名，以及替任的日期。文书回来了，那年三月任县尉的是江陵的张质，年龄五十一岁。他于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被接替。替职的人是猗氏的张质，年龄四十七岁。核查后，判官说：“因为姓名碰巧相同，便不再审查了。按照法典要打十

板，改捕正犯。”执符者于是又领张质回去，好像走在高山上，忽然掉到崖下，如梦初醒，原来在柏树林中，趴在马脖子上。他两肋痛得直不起身，而且不知现在何处。隐隐约约听到砍柴人的歌声，知道这里有人，便大呼救命。砍柴人来了，吃惊地说：“县里丢失了当官的和马匹，莫非这就是？”大家都来问，张质不能回答。大家把他身子扶正，赶着马送回县里。张质的马被鬼牵走，仆人竟不知道。县里找不到张质，县令很疑惑，怀疑张质刚到任，对下属官吏太严，官吏怨恨他把他杀了。那夜坐在门前的和守门值宿的小吏，都被监禁起来了。已经七天了，还没找到。张质回来后，休息了数日，才能说话，然而神智已经有所损伤。出自《续玄怪录》。

郑 洁

郑洁，本是荥阳人，寄居在寿春郡，曾以代理县丞县尉谋生。与李氏婚配，李氏是李善约的侄女。郑洁做代理官员任期满后，寄居在安丰县的里巷中。开成五年四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李氏忽然心痛，像疯子一样说胡话，向空中边拜边说：“乞求再给一次机会！”片刻就死了，唯有心窝尚温热。全家人悲痛哭叫，找医生找巫婆，都无效果，只能为她准备后事了。到五更，鸡叫一声，她竟忽然好转，众人吃惊地簇拥过来。良久，口鼻间便觉得有呼吸了。到天亮才能说话，她说，有两个鬼，拿着帖子追捕自己。开始以为到州县里来，还希望没什么大事。一会儿便被使者拉着走，很害怕，走路时也不觉太困难。到了一座城，被领进去，见到一个官员，像衙门里的官。又领进官衙，听他宣读追捕的理由。

云某前生姓刘，是丈夫，有妻曰马氏。马氏悍戾，刘乃杀而剔其腹，令马氏无五脏，不可托生。所诉者马母。某便告本司云：“居欲得马氏托生，即放某回。尽平生所有，与作功德，为计即可也。若今追某，徒置于无间狱，亦何裨于马氏哉？”本司云：“此则自辨之。”须臾，马氏者到。李恐马氏无礼，遂对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对之。官人问马氏曰：“何如？”马氏曰：“冤系多年，别罪受毕，合归生路无计，伏取裁断。”李氏又云：“且请检某算寿几何。若未合来，即请依前说；若合命尽，伏听处分。”官人云：“灼然有

理。”遂召司命。须臾，一主者抱案入来，云：“李未合来，昨追时已检讫。”须臾更检，检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间。”本司云：“且令随衙勘责，夜则放归耳。”彼处欲夜，所司放出，似梦而归也。自是人间日暮，追使即来，鸡鸣即放回，如常矣。

郑虽贫苦，百计祇待来使。三五日后，使人惭谢郑曰：“百味之物，深所反侧，然不如赐茶浆水粥耳，茶酒不如赐浆水。又贫居之易辨。”自是每晚则备浆水及粥，纸钱三五张。月十日后，每来皆语言商议，出拔李氏。李氏初每归来，并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许微说冥间事。常言人罪之重者，无如枉法杀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间饥寒。如有余，即分锡类。更有余，则救街衢间也。其福最大。”郑君兼凭问还往间一人寿命官爵，回报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寿，已欲尽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即得终此秩。若踵前，则不离任矣。”又云：

说自己前生姓刘，是个男的，有妻子马氏。马氏性情凶狠不讲理，刘氏便杀了她，剖腹取出五脏，叫她不能托生。告状者是马氏的母亲。她便问本衙门的官员说：“要想让马氏托生，就立刻放我回去。我用平生所有的财物为她做功德，这个办法是可行的。若是现在把我捕来，只能关在无间地狱里，对马氏有什么好处？”官员说：“这事你自己去向她解释。”一会儿马氏到了。李氏害怕马氏对她无理，便对官员说：“怎能这样狠毒？”李氏又把对官员说的话了一次。官员问马氏说：“怎么样？”马氏说：“冤枉了这么多年，各种罪都受过，想托生又没办法，我听您的裁决。”李氏又说：“请查验一下我的阳寿还有多少。若是没到寿限，就请按我前边说的办；若是我的寿命已尽，我听从处分。”官员说：“很有道理。”便召来司命官。一会儿，一个主事官抱着案卷进来，说：“李氏还不应该来，昨天追捕时已查验过。”马上又查，查完后捧给官员说：“还有十八年在人间。”官员说：“暂且让她随衙听查，晚上就放她回去。”那里快黑夜了，她便被衙门放出，像做了个梦似的回来了。从此每当人间日落时，追捕的使者就来了，鸡叫就放回去，如此已成常例。

郑家虽然贫苦，却想尽办法款待来使。三五天之后，使者惭愧地感谢郑洁说：“各种味道的东西都是我很想吃的，但不如给些茶水稀

粥，给茶酒不如给些汤水。而且这是贫苦人家容易办到的。”以后每晚都准备汤水和粥，还有纸钱三五张。四十天后，每次来都和他商议，怎样救出李氏。李氏最初每次回来，都不敢说什么。自从使者和她比较和气，才允许她稍微说点阴间的事。常说人最重的罪，莫过于枉法杀人而获取别人的财物。又说：“若想布施，不一定要造佛寺，不如先解救骨肉间的饥寒。如有余力，就把钱财分给朋友。还有余力，就解救那些沿街乞讨的人。这样做福最大。”郑洁还让她顺便问问一个朋友的寿命和官职，回报说：“这个人好接受别人的财物，现在被折寿，已经要寿尽了。但是他还有一任官职，如果能改正，就可以做完这一任官。若是还和以前一样，就只能在现在的官职上死去。”又说：

“每烧钱财，如明旦欲送钱与某神祇，即先烧三十二张纸钱，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获矣。如寻常烧香，多不达。如是春秋祭祀者，即不假告报也。其烧时，辄不得就地，须以柴或草荐之，从一头以火爇，不得搅碎，其钱即不破碎，一一可达也。”

至八月中，李却回，忽喜曰：“已有计可脱矣。”郑询之曰：“奈何？”“然须致纸钱三五万，令他行下可矣。”郑乃求于还往，一邑官吏并知之，共与同力，依言救之。后数日，方肯说。因云：“冥司又有剔五脏而杀人者，冥司勘覆未毕，且取彼五脏，置诸马氏腹，令托生矣。”自是追乎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毕，所言受罪亦不见，其余但拷问科决而已。”又尝言当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时更无差谬。又郑君自云：“某即合得摄安丰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为崔中丞邀摄安丰县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后，更免其追呼矣。郑君自有记录四十余纸，此略而言也。出《博异记》。

“每次烧纸钱，如果白天想送给某位神灵，就先烧三十二张纸钱，以求五道将军，那位神灵必定能得到。像平常那样烧香，多半得不到。如果是春秋时祭祀，就不用先告知五道将军。但烧的时候不能就地烧，需要用柴草垫上，从一头开始点燃，不能用棍棒搅碎，这样钱就不破碎，便都可以送到了。”

到八月，李氏回来后忽然高兴地说：“已有办法可以脱身了。”郑

洁问她：“怎么办？”她说：“要送去三五万纸钱，让阴间另下文书才可以。”郑洁就求助于亲朋，一城的官吏全知道了，和他共同努力，按他所说的去救助。几天以后，李氏才肯说出真相。她说：“冥府又有挖人五脏杀人的，审理还没结束，暂且取那个人的五脏，放到马氏的肚子里，马氏就托生了。”从此以后对她的追召放松了，有时十天才去一次。只是说：“审理文案还没完，那些应受的罪也没受，其余的也就是拷问判决罢了。”又曾说城里某街某人，应该到某月某日死，到了那时毫无差错。郑洁还自己说：“我应该得到代理安丰县尉的职务。”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三，他果然被崔中丞邀请去代理安丰县尉，这都是他妻子事先知道的。自正月以后，便免去了来追召的事。郑洁自己有记录四十余页，在此只是简略地说说而已。出自《博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赵文若 孔 恪 霍有邻 皇甫恂 裴 龄

六合县丞 薛 涛 赵 裴 邓 成 张 瑶

赵文若

隋大业中，雍州长安县人赵文若，死经七日，家人大殓，将欲入棺，乃缩一脚。家人惧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属喜问所由。文若云，初有人引至王所。王问：“汝生存之时，作何福业？”文若答王：“受持《金刚般若经》。”王叹云：“善哉！此福第一。汝虽福善，且将示汝其受罪之处。”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墙孔，令文若入。隔壁有人引手，从孔中捉文若头引出，极大辛苦，得度墙外。见大地狱，镬汤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众多猪羊鸡鸭之属，竞来从文若债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见逼？”诸畜生云：“汝往时某处食我，头脚四肢，节节分张，人各饮啖。何讳之？”文若一心念佛，深悔诸罪，不出余言，求为修福报谢。诸畜各散，使人将文若却至王所。王付一碗钉，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钉钉文若头顶及手足，然后放回。

赵文若

隋朝大业年间，雍州长安县人赵文若，死了七天，家人准备把他入殓，将要放在棺材里时，竟然有一只脚缩了回来。家里人都很害怕，不敢把他放入棺中，文若便活过来了。家里的亲戚们惊喜地问他怎么回事。文若说，开始时有人领着他到阎王处。阎王问他：“你在活着的时候，做过什么好事？”文若回答阎王的话说：“我常念《金刚般若经》。”阎王感叹地说：“好啊！这是头等的好事。你虽然做了好事，但要让你看看受罪的地方。”叫一个人领文若向北走了十步，来到一个墙洞，叫文若钻进去。隔壁有人伸过手来，从墙洞中捉住文若的头拉他出去，十分痛苦，才到了墙外。看见一个很大的地狱，油锅

开水等各种残酷的刑具，罪人受的苦，不可一一述说。还有很多猪羊鸡鸭之类的家畜，争先恐后来向文若讨命。文若说：“我没有吃你们，为什么相逼？”那些畜生都说：“你以前在某个地方吃过我们，头脚四肢，处处分解，各个吃肉喝汤。为什么不敢承认？”文若一心念佛，深深地悔恨各种罪恶，不多说一句话，请求修行福业，回报恩德。那些畜生各自散去，使者带着文若回到阎王处。阎王给他一碗钉子，叫文若吃了，并用五颗钉子钉文若的头和手脚，然后放他回去。

文若得苏。其说此事，然患头痛及手足。久后修福，痛渐得差。后尔已来，精勤诵持《金刚般若》，不敢遗漏寸阴。但见道俗亲疏，并劝受持。后因使，至一驿厅上，暂时偃息。于时梦见一青衣妇女，急来乞命。文若惊寤，即唤驿长问曰：“汝为吾欲杀生不？”驿长答云：“实为公欲杀一小羊。”文若问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羊。”文若报云：“汝急放却，吾与价直。”赎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资感应也。出《冥祥记》。

孔 恪

唐武德中，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苏。自说，被收至官所，问何故杀牛两头。恪云：“不杀。”官曰：“汝弟证汝杀，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数年矣。既至，枷械甚严。官问：“汝所言兄杀牛虚实？”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贼，使某杀牛会之，实奉兄命，非自杀也。”恪曰：“使弟杀牛会是实，然国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杀牛会獠，以招慰为功，用求官赏，以为己利，何为国事也？”因谓恪弟曰：“汝以证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杀，汝便无罪，放任受生。”言讫，弟忽不见，亦竟不得言叙。官又问恪：“因何复杀两鸭？”恪曰：“前任县令杀鸭供客，岂恪罪耶？”官曰：“客自有料，杀鸭供之，将求美誉，非罪而何？”又问：“何故杀鸡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鸡卵。唯忆九岁时寒食日，母与六枚，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说其因耳。”官曰：“汝杀他命，当自受之。”

文若得以苏醒。他说起这件事，头和手脚还都痛。以后便做起好事，

疼痛便逐渐减轻了。从此以后，诚心勤勉地念诵《金刚般若经》，不敢浪费一寸光阴。看见的人不论是僧是俗，是亲是疏，都劝他们念经。后来因为公差，到了一个驿站，暂时躺下休息。梦见一个青衣女子，急急忙忙地来讨命。文若惊醒，立即招呼驿站的长官问道：“你是不是为我杀生了？”驿长回答说：“确实想为你杀一头小羊。”文若问道：“这个羊是什么颜色的？”回答说：“是青色的母羊。”文若告诉他说：“你赶快把羊放了，我给你钱。”就把羊赎回放了。这都是由于《般若经》的威力，冥冥之中给予的感应。出自《冥祥记》。

孔 恪

唐武德年间，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而死，一天后又苏醒过来。他自己说，被抓到一个官府，问他为什么杀了两头牛。孔恪说：“没杀。”官说：“你弟弟证明你杀了，为什么不承认？”于是招呼孔恪的弟弟，他已死了多年了。来到后，看他身上戴着十分沉重的枷锁刑具。官问：“你说你哥哥杀牛是真是假？”弟弟说：“我哥哥以前奉命招抚蛮贼，让我杀牛宴请他们，确实是奉兄命，不是我自愿杀的。”孔恪说：“让弟弟杀牛宴请是事实，但那是为了国家大事，我有什么罪过？”官说：“你杀牛宴请蛮贼，以招抚为功，用来求得官府的奖赏，来为自己谋利，怎么是为国家的事呢？”于是对孔恪的弟弟说：“你为证实你哥哥，所以久留于此。既然是他派你杀的，你便无罪，放你去托生。”说完，弟弟忽然不见了，最终也来不及再说什么。官又问孔恪：“为什么又杀两只鸭子？”孔恪说：“前任县令杀鸭请客，难道是我的罪过吗？”官说：“客人自有吃的东西，杀鸭子请他们，想得到他们的赞誉，不是罪过是什么？”又问：“为什么杀鸡蛋六枚？”孔恪说：“我平生不吃鸡蛋。只记得九岁寒食节那天，母亲给我六个鸡蛋，就煮着吃了。”官说：“难道你想把罪过推给母亲吗？”孔恪说：“不敢，只是说出原因。”官说：“你杀了别的生命，自己应该受到惩罚。”

言讫，忽有数十人来执恪，将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滥！”官闻之，呼还曰：“何枉滥？”恪曰：“生来有罪皆不遗，生来修福，皆不见记者，岂非滥耶？”官问主司：“恪有何福，何不为录？”主司对

曰：“福亦皆录，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论其福。”官怒曰：“虽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讫，血流溅地。既而唱恪生来所修之福，亦无遗者。官谓恪曰：“汝应先受罪，我更令汝归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遂苏。恪大集僧尼，行道忏悔，精勤苦行，自说其事。至七日，家人辞诀，俄而命终也。出《冥报记》。

霍有邻

开元末，霍有邻为汲县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简严酷，下寮畏之。日中后索羊肾，有邻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杀羊，破肋取肾。其夕，有邻见吏云：“王追。”有邻随吏见王。王云：“有诉君云，不待杀了，生取其肾。何至如是耶？”有邻对曰：“此是段使君杀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简食料，为阅毕，谓羊曰：“汝实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诉霍少府？”驱之使出，令本追吏送归。有邻还，经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邻问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并是，何但于此？”复问大夫为谁，曰：“狄仁杰也。”有邻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见。”吏令门者为通，须臾召入。仁杰起立，

说完，忽然有数十人来抓孔恪，带他出去。孔恪大叫道：“官府冤枉好人滥罚无辜！”那官听了，叫他回来说：“哪里冤枉好人滥罚无辜了？”孔恪说：“生来所有罪过都不遗漏，生来做的好事，却都不见有记载，这岂不是滥罚无辜吗？”那官问主事官说：“孔恪做过什么好事，为什么不给记录？”主事官回答说：“好事也都记录了，这要看罪过的多少。如果好事多罪过少，就先让他享受福份；罪过多好事少，就先让他受罪。然而孔恪做的好事少而罪过多，所以没有考虑他做的好事。”官大怒说：“虽然要先受罪，但为什么不把好事告诉人家？”叫人鞭打主事官一百下。很快便鞭打完，血流满地。随即宣读孔恪生来所做的好事，也没有遗漏的。那官对孔恪说：“你应当先受罪，我再叫你回去七天，你要努力补做好事。”于是派人送他出去，他就苏醒了。孔恪请来很多僧尼，做法事进行忏悔，精心勤勉地修行，并自己说了这些事。到了第七天，家人与他诀别，一会儿他便死去了。出自《冥报记》。

霍有邻

开元末年，霍有邻任汲县县尉，在州中为刺史值勤。刺史段崇简凶狠残酷，下属们都很害怕他。午后，刺史突然索要羊肾，有邻急忙催促，杀羊的人惊慌害怕，没待把羊杀死，就剥开肋骨取出羊肾。当晚，有邻看见一个差役说：“阎王追捕你。”有邻跟随差役去见阎王。阎王说：“有人告你的状说，你不待杀死，就活生生地取出羊肾。怎么残忍到了如此程度？”有邻回答说：“这是段刺史杀的羊，根本由不得我。”阎王叫人拿来段崇简吃的东西，看完后，对羊说：“你确实应该供给段使君吃，为什么乱告霍县尉？”把羊驱赶出去，叫原来追捕的差役送有邻回去。有邻回去时，经过一个院落，叫御史大夫院。有邻问差役：“这是什么官署？”差役说：“官署到处都是，你为什么只问这一处？”又问大夫是谁，说：“狄仁杰。”有邻说：“狄公是我已故的舅舅，想见上一面。”差役叫守门的人通报，一会儿便召他进去。仁杰站起身，

见有邻，悲哭毕，问：“汝得放还耶？”呼令上坐。有佐史过案，仁杰问是何案，云：“李適之得宰相。”又问天曹判未，对曰：“诸司并了，已给五年。”仁杰判纸余，方毕，回谓有邻：“汝来多时，屋室已坏。”令左右取两丸药与之：“持归，可研成粉，随坏摩之。”有邻拜辞讫，出门十余里，至一大坑，为吏推落，遂活。时炎暑，有邻死经七日方活，心虽微暖，而形体多坏。以手中药作粉，摩所坏处，随药便愈，数日能起。崇简占见，问其事，嗟叹久之。后月余，李適之果拜相。出《广异记》。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开元中初为相州参军，有疾暴卒，数食顷而苏。刺史独孤思庄，好名士也。闻其重生，亲至恂所，问其冥中所见。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说之。”顷者，恂初至官，尝摄司功。有开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适尔被追，乃是为僧所引。既见判官，判官问何故杀牛。恂云：“生来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负枷至，谓恂曰：“已杀与

君，君实不知。所以相引，欲求为造福耳。”因白判官：“杀牛已自当之，但欲与参军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谓恂曰：“君后至同州判司，为我造陀罗尼幢。”恂问：“相州参军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贫，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则已，必得之，幸不忘所托。然我辩伏，今便受罪。”

看见有邻，放声大哭，哭完问：“你被放还了吗？”招呼他坐下。有佐史拿过案卷，仁杰问是什么人的案卷，说：“李適之要做宰相。”又问天庭批了没有，回答说：“各衙门都通过了，已给五年任期。”仁杰在纸上批答，批完后，回头对有邻说：“你来了已经好长时间，形体已经腐坏。”叫手下拿出两丸药给有邻说：“拿回去，可以磨成粉末，往坏的地方擦上它。”有邻拜谢告辞，出门走了十多里，到了一个大坑边，被差役推下去，便活了。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有邻死后经过七天才活过来，心头虽然微微有点暖气，然而形体大部分已腐坏。把手中的药磨成粉末，擦在腐坏的地方，药到之处便好了，数日就能起来。崇简召见他，问起这件事，感叹良久。一个多月以后，李適之果然当了宰相。出自《广异记》。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开元年间刚刚任相州参军，便暴病而死，过了几顿饭的工夫又苏醒过来。刺史独狐思庄，是个喜欢名士的人。听说皇甫恂死而复生，就亲自到他的住处，问他在阴间所见到的一切。皇甫恂说：“记得很清楚，但我苦于没有力气，稍等一下慢慢说给你听。”当初，皇甫恂刚上任时，曾做过代理司功。有一个开元寺的住持，送了他二十斤牛肉。开始他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只是接受并吃了这牛肉。此前被追捕就是被这个僧人供出来的。去见判官，判官问为什么杀牛。皇甫恂说：“我平生都吃素，不曾杀牛。”判官招呼那僧人过来，不一会儿僧人戴着枷锁来到，对皇甫恂说：“我杀牛给了你肉，你确实不知。把你供出来，是想求你为我做些功德。”于是对判官说：“杀牛的罪过我自己承担，但是我想和参军说几句话。”判官说：“行。”和尚就来到皇甫恂的身边，对他说：“你以后做同州判司时，为我制作一个陀罗尼经幢。”皇甫恂问：“相州的参军怎么能够成

为同州的属官呢？而且我又十分贫寒，经幢是不容易制作的，那该怎么办呢？”僧人说：“如果不到同州当官也就罢了，一定能当上的话，希望不要忘记我所嘱托的事。当然我甘愿伏罪，现在就可以受罪。

及君得同州，我罪亦毕，当托生为猪。君造幢之后，必应设斋庆度。其时会有所睹。”恂乃许之。寻见牛头人以股叉叉其头去。恂得放还。思庄素与僧善，召而谓之。僧甚悲惧，因散其私财为功德。后五日，患头痛，寻生三痛，如叉之状，数日死。恂自相州参军迁左武卫兵曹参军。数载，选受同州司士。既至，举官钱百千，建幢设斋。有小猪来师前跪伏，斋毕，绕幢行道数百转，乃死。出《广异记》。

裴 龄

开元中，长安县尉裴龄常暴疾数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后，堂前忽见二黄衫吏持牒，云：“王追。”龄辞己疾病，呼家人取马，久之不得，乃随吏去。见街中灯火甚盛，吏出门行十余里，烟火乃绝，唯一径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墙壁尽黑，无诸树木。忽逢白衣居士，状貌瑰伟，谓二吏曰：“此人无罪，何故追来？”顾视龄曰：“君知死未？”龄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业，至此，今为之奈何？求见料理。”居士谓吏曰：“此人衣冠，且又无过，不宜去其巾带。”吏乃还之，因复入城。数里之间，见朱门爽丽，奇树郁茂。前谒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领付典，勘其罪福。典云：“君无大罪，理未合来。”龄便苦请救助。检案云：“杀一驴，所以追耳。然其驴执是市吏杀，君第不承，事当必释。”须臾，王坐，主簿引龄入。王问何故追此人，

等到你得到同州官职后，我受的罪也就结束了，该托生为猪。你造完经幢之后，必定会办斋会超度祈福，到时会有所见。”皇甫恂于是答应了。随即看见牛头人用股叉叉着和尚的头离开。皇甫恂得以放还。独孤思庄平时与那和尚要好，招呼他并对他说了这件事。和尚特别悲伤害怕，因而散发他的私有财产以积功德。五天后，和尚头痛，随即生了三个疮。像是被钢叉叉过的样子，几天后就死了。皇甫恂从相州参军升迁到左武卫兵曹参军。数年后被选为同州司士。上任后，他拿

出官钱一百千，用来建经幢设斋。有一头小猪来到法师面前跪下，斋会结束，围绕着经幢做法事数百圈，然后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裴 龄

开元年间，长安县尉裴龄曾突然患病好多天。到正月十五日，二更以后，忽然看见堂前有两个穿黄衫的差役拿着公文说：“阎王抓你。”裴龄说自己有病，呼唤家人把马牵来，过了很久也不见来，于是就随差役去了。看见街上灯火辉煌，差役带着他出门走了十多里，灯火就没了，只在枯草中有条小路。约走了五十里，到了一座城，墙壁全是黑色的，周围也没什么树木。忽然又遇到一位白衣居士，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对两个差役说：“这个人没有罪，为什么抓来？”回过头来看看裴龄说：“你自己知道自己死了吗？”裴龄痛哭流涕，合掌作揖告诉白衣居士：“生来不曾做过有罪的事情，就到了这里，现在该怎么办？请帮我想想办法。”居士对差役说：“这个人是位官员，而且又没有罪过，不应该拿去他的头巾衣带。”差役于是还给了他，接着又进了城。走了几里，看见一座华丽的红漆大门，四周奇树繁茂。上前拜见一个官员，说是主簿。主簿派人带裴龄去见主管官，审查他的罪福。主管官说：“你没有大罪过，按理不应该来。”裴龄便苦苦请求他帮助和解救。检查案卷的人说：“杀过一头驴，所以抓你。然而这头驴实际上是管市场的小吏杀的，你只要不承认，事情一定能解决。”一会儿，阎王入坐，主簿领裴龄进来。阎王问为什么抓这个人，

主簿云：“市吏便引，适以诘问，云实求肠，不遣杀驴。”言讫，见市吏枷项在前，有驴、羊、鸡、豕数十辈，随其后。王问市吏，何引此人。驴便前云：“实为市吏所杀，将肉卖与行人，不关裴少府事。”市吏欲言，其他羊豕等各如所执。王言：“此人尚有数政官录，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迟延，恐形骸隳坏。”因谓龄曰：“令放君回，当万计修福。”

龄再拜出，王复令呼，谓主簿：“可领此人观诸地狱。”主簿令引龄前行，入小孔中。见牛头卒以叉刺人，随业受罪。龄不肯观，出小

孔，辞主簿毕，复往别吏。吏云：“我本户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间不得。君可为写《金光明经》《法华》《维摩》《涅槃》等经，兼为设斋度，我即得生人间。”龄悉许之。吏复求金金钱各三千贯。龄云：“京官贫穷，实不能办。”吏云：“金钱者，是世间黄纸钱；银钱者，白纸钱耳。”龄曰：“若求纸钱，当亦可办，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钱于都市，其钱多为地府所收。君可呼凿钱人，于家中密室作之。毕，可以袋盛。当于水际焚之，我必得也。受钱之时，若横风动灰，即是我得。若有风飏灰，即为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为常占。然鬼神常苦饥，烧钱之时，可兼设少佳酒饭，以两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辞讫，行数里，至舍。见家人哭泣，因尔觉痛。遍身恍惚，迷闷久之，开视遂活。造经像及烧钱毕，十数日平复如常。出《广异记》。

主簿说：“是管市场的小吏攀扯上他的，刚才已经盘问过，说其实是要肠子，没让杀驴。”说完，看见那小吏脖子上带着枷锁在前面走，有驴、羊、鸡、猪数十只跟在他的后边。阎王问那小吏，为什么攀扯这个人。驴便走上前去说：“我实际上是被这小吏所杀，他把肉卖给了过路的人，这件事与裴县尉没有关系。”小吏刚想说话，其他的羊、猪等纷纷上前，说它们也是被他杀死的。阎王说：“这个人还有几任官要做，不可久留，应该赶快把他放回去。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他的身体会腐烂变坏。”于是对裴龄说：“叫人放你回去，应该千方百计修善造福。”

裴龄拜了又拜走了出来，阎王又招呼他回来，对主簿说：“可以领着这个人去看看地狱。”主簿叫人领着裴龄往前走，进了一个小洞中。看见牛头卒正用叉子刺人，按照所犯的罪受不同的惩罚。裴龄不肯看，走出小洞，告别主簿后，又到其他差役那里。差役说：“我原来是户部令史。”另一个说：“我原来是京兆府史，长期生活在地府，请求托生到人间，得不到允许。你可为我抄写《金光明经》《法华》《维摩》《涅槃》等经，再为我设斋超度，我就能到人间托生了。”裴龄都答应了。差役又请求给他们金金钱各三千贯。裴龄说：“京官贫穷，实在没有办法。”差役说：“金钱，就是人间的黄纸钱；银钱，就是白纸钱。”裴龄说：“如果要纸钱，那还可以办到，不

知道如何送给你们？”差役说：“人世间在城中集市上制作纸钱，这些钱大多数被地府收去了。你可以叫制钱的人，到家中密室里做。做完后，用袋子装好。要在水边烧了它，我们一定能收到。给钱时，如果看见横风吹动纸灰，那就是我们收到了。如果有大风把纸灰扬起来，那就是被地府及地下的鬼神所收。情况一般都是这样。然而鬼神常常挨饿，烧钱时还可以再备办一些好酒饭，把两束草立在席子上，我们就能用草作遮蔽坐在那里，这样就能吃到食物了。”辞别后，走了几里回到家。看见家人都在哭泣，因而感觉到身上很痛。他整个身子忽忽悠悠的，迷糊了很久，才睁开眼睛，于是活了。造佛像、抄佛经、烧纸钱完毕后，十几天就恢复到和平常一样了。出自《广异记》。

六合县丞

六合县丞者，开元中暴卒，数日即苏。云初死，被拘见判官，云是六合刘明府，相见悲喜。问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迹，不曾还耶？”令云：“冥阳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无横。但夫人年老，微有风疾耳。”令云：“君算未尽，为数羊相讼，所以被追。宜自剖析，当为速返。”须臾，有黑云从东来，云中有大船，轰然坠地，见羊头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杀此辈？”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头寂然。判官骂云：“汝自负刺史命，何得更讼县丞？”船遂飞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会当见帝论之。”判官谓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辈何由得见？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见，不亦难乎？然终须为作功德尔。”言毕，放丞还。既出，见一女子，状貌端丽，来前再拜。问其故，曰：“身是扬州谭家女，顷被召至，以无罪蒙放回。门吏以色美，曲相留连。离家已久，恐舍宅颓坏。今君得还，幸见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随行，当奉千贯，兼永为姬妾，无所吝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判官谓丞曰：“千贯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余六百属君。”因为书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为功德。”便呼吏问：“何得勾留谭家女子？”决吏二十，遣女子随丞还。行十余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谭家访女。至门，女闻语声，遽出再拜。辞曰：“尝许为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适他人。今将二百千赎身，余一千贯如前契。”

六合县丞

六合县的县丞在开元年间突然死去，几天后又苏醒了。他说刚死的时候，被拘捕去见判官，说是六合县的刘县令，见面后悲喜交加。县令问自己家中是否平安，县丞说：“你家离这儿特别近，不曾回去吗？”县令说：“阴间和阳间的路不同，怎么能回去呢？”县丞说：“您儿子早已及第，家里也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只是夫人年势已高，轻微患有风湿症。”县令说：“你阳寿未尽，只因为几只羊告你，所以被追捕。你应当自己去解释清楚，这样就能尽快回去。”不一会儿，有黑云从东边来，云中有条大船，轰隆一声落在地上，看见有四颗羊头。判官说：“为什么无故杀死这些羊？”县丞回答说：“这是刺史要吃的东西，不是我的罪过。”两颗羊头沉默无言。判官大骂说：“你们本来就欠刺史的命，为什么又告县丞呢？”于是，船就飞走了。羊大声说：“判官徇私情，我们要到帝那里理论这件事。”判官对县丞说：“帝是指天帝，这些羊怎么能见得着呢？就像人间的天子，百姓要想求见，不也是很难吗？然而，最终还是要为它们做些功德。”说完，放县丞回去。刚出去，看见一个女子，身材相貌端庄秀丽，上前拜见。问她为什么到这儿来，说：“我是扬州谭家的女儿，刚才被召到这里来，因没有罪而被放回。守门的差吏看我长得美丽，想尽办法挽留我。我离开家已经很久，恐怕尸体腐烂。现在你能够回去，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我家素来富有，如果能跟你一起走，一定奉送一千贯钱，并永做你的姬妾，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以此来求得你的同情。”县丞进去对判官说这事，判官对县丞说：“一千贯钱得给我二百贯，给我儿子二百贯，余下六百贯归你。”于是写在纸上让他看。判官说：“我的二百贯钱可用来做功德。”就喊门吏问道：“为什么扣留谭家女子？”打了门吏二十杖，让女子随县丞回去。走了十余里，分路各回各的家，便都活了。县丞痊愈后，就到谭家拜访那女子。到了门口，女子听到说话声，就出来拜见。她却推辞说：“曾答应与你为妾，但身不由己，父母已将我许给他人。现在我用二百贯来赎身，那一千贯还按以前的约定。”

丞得钱，与刘明府子，兼为设斋功德等。天宝末，其人尚在焉。出《广异记》。

薛 涛

江陵尉薛涛，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祐”字。涛未审是何王，鞚马便去。行可十余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厅中一人羽卫如王者。涛入再拜。王问：“君是荆州吏耶？”涛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诉君者，不可胜数。”对曰：“往任成固县尉，成固主进鹰鹞，涛典其事，不得不杀，杀多诚有之。”王曰：“杀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于公。”王曰：“诚之，然君禄福有厚，寿命未已。彼亦无如君何，不得不追对耳。”令涛出门，遍谢诸命。涛至，见雉兔等遍满数顷，皆飞走逼涛。涛云：“天子按鹰鹞，非我所为。观君辈意旨，尽欲杀我，其何故也？适奉命为君写经像，使皆托生，何必众人杀一命也？”王又令人传语。久之，稍稍引去。涛入，王谓之曰：“君算未尽。故特为君计，还宜作功德，以自赎耳。”涛再拜数四。王问：“君读书否？”曰：“颇常读之。”又问：“知晋朝有羊祐否？”曰：“知之。”王曰：“即我是也。我昔在荆州，曾为刺史，卒官舍。故见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讫辞出，命所追之吏送之归舍，遂活。出《广异记》。

县丞得到钱，给刘县令的儿子，又为那四只羊设斋做功德。天宝末年，这个人还在世。出自《广异记》。

薛 涛

江陵县尉薛涛，在乾元年间死后三天又复活了。他自己说，一开始遇见一个差役，拿着帖子说：“王让我拘捕你。”帖子上签了一个“祐”字。薛涛不清楚是哪个王，就备马跟着这个差役去了。走了大约十几里，到了一座城，差役推开门便走了进去。来到一座厅堂，厅内有一人，从仪仗侍卫来看，像是个当王的。薛涛进去后拜了又拜。王问：“你是荆州的官吏吗？”薛涛说：“是的。”王说：“你的罪过为什么那么多？现在告你状的都数不过来。”薛涛回答说：“我以前任成固县尉，成固负责进贡老鹰和鹞子，我是主管这件事的人，不得不杀生，确实杀得比较多。”王说：“有为私事而杀的吗？”说：“也

有。”“公和私哪个多？”说：“私少于公。”王说：“确实如此，然而你的福禄还很长，寿命还没完。它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只是不得不拘捕你来对证罢了。”叫薛涛出门，挨个向被杀的生命道歉。他来到外面，看见鸡、兔等站满了好几顷地，都飞腾奔走，逼近薛涛。薛涛说：“天子要调驯老鹰和鸽子，不是我要做的。看你们的意思，都想杀死我，这是为什么呢？刚才奉命为你们抄佛经造佛像，使你们都能托生，何必大家一齐杀我一个人呢？”王又叫人传下话去。过了好长时间，它们才渐渐离开。薛涛进来，王对他说：“你的阳寿未尽。所以特地为你考虑，回去之后应该做功德，以自赎其罪。”薛涛连连拜谢。王问：“你读书吗？”说：“我经常读书。”又问：“知道晋朝有个叫羊祜的人吗？”薛涛说：“知道。”王说：“那就是我呀。我以前在荊州，曾经当过刺史，死在官府里。所以看见你这个江陵的小官，就更有感情了。”说完告辞出去，羊祜叫拘捕他的差役送他回家，他就复活了。出自《广异记》。

赵 裴

明经赵裴，贞元中，选授巴州清化县令。失志成疾，恶明，不饮食四十余日。忽觉室中雷鸣，顷有赤气如鼓，轮转至床，腾空上，当心而住。初觉精神游散，奄如梦中。有朱衣平帻者，引之东行。出山断处，有水东西流，久立视之。又东行，一桥饰以金碧。过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众。见妹婿贾奕，与己争杀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间。墙如石，黑，高数丈。厅有呵喝声，朱衣者遂领入大院。吏通曰：“司命过人。”复见贾奕，因与辨对。奕固执之，无以自明。忽有巨镜径丈，虚悬空中，仰视之，宛见贾奕鼓刀，赵负明，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入院，一人褐帔紫霞冠，状如尊像。责曰：“何故窃他褻头二事？在滑州市，隐橡子三升。”因拜之无数。

朱衣复引出，谓曰：“能游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临流水，其水悬注腾沫。人随流而入者千万，不觉身亦随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晕道。朱衣者变成两人，一导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无尘。行数里，旁有草如红蓝，茎叶密，无刺，其花拂拂然，飞散

空中。又有草如茛，附地，亦飞花，初出如马勃，破，大如叠，赤黄色。过此，见火如山，横亘天，候焰绝乃前。至大城，城上重雉，街列果树，仙子为伍，迭谣鼓乐，仙姿绝世。凡历三重门，

赵 裴

贞元年间，以明经中举的赵裴被选任为巴州清化县令。结果仕途不得志，酿成疾病，怕见光亮，四十多天不吃不喝。忽然听见屋里有像雷鸣一样的声音，片刻间又有红色的气团像鼓一样，旋转翻滚到床前，腾跃上床，到赵裴心口上才停住。他起初觉得精神恍惚，像在梦中。有个穿红衣服戴平顶头巾的人，领他往东走。走到山崖处，有一条河自东向西流，他们站在这里看了好久。又往东走，有一座用黄金碧玉装饰的桥。走过桥再朝北，进了一座城，到了官府里，百姓和官吏特别多。赵裴看见妹夫贾奕正在与自己争论杀牛的事。他怀疑是阴间，便急忙躲到一堵墙壁间。墙像石头砌的，很黑，高数丈。厅里边有大声喝斥的声音，穿红衣服的人于是将赵裴领进一个大院。差役通报说：“司命官提审犯人。”又看见贾奕，就与贾奕当面对质。贾奕坚持己见，赵裴无法自证清白。忽然有一面直径一丈的大镜子，虚悬在空中，抬头看，清楚地看见贾奕在舞刀杀牛，赵裴背过身去，脸上露出不忍心的表情。贾奕这才认罪。红衣人又领赵裴到官府，进院，一个人披着褐色披肩，戴着紫霞冠，状貌如同一尊佛像。这个人指责说：“为什么偷别人的两条头巾？又在滑州街市藏匿橡子三升。”赵裴于是认错，叩拜无数。

红衣人再次领他出去，对他说：“能游上清仙境吗？”于是一同登上一座山，山下就是激流，那水飞流直下，腾起水花。顺流而下的人千千万万，不知不觉自己也随着水漂流了。过了很久，停在一块大石上，上边有青白两条模糊的道路。红衣人变成两个人，一人在前领路，一人在后督促。于是又登上石崖站着，上面平坦干净没有尘土。走了数里，路旁有草像红花，茎叶茂密，无刺，花瓣飘飘洒洒，飞散在空中。又有草像茛苢菜，贴地生长，也有花在飞散，刚开时像马勃，等到完全开放，大如碟子，赤黄色。过了这地方，看见大火像山一样，横贯天空，等火熄了才向前走。到了一座大城，城上有双层望

楼，街道两旁果树成行，仙女们聚在一起，轮翻唱歌奏乐，姿容绝伦，盖世无双。一共走过三道门，

丹腹交换，其地及壁，澄光可鉴。上不见天，若有绛晕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见道士一人，如旧相识。赵求为弟子，不许。诸乐中有如琴者，长四尺，九弦，近头尺余方广，中有两道横，以变声。又一如酒榼，三弦，长三尺，腹面上广下狭，背丰满。顷有过录，乃引出。阙南一院，中有绛冠紫帔，命与二朱衣人坐厅事。乃命先过戊申录。录如人间辞状，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纪，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过，日下具之。如无，即无字。赵自视其录，姓名生辰日月，一无差也。过录者，数盈亿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过录，以考校善恶，增损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门，至向路，执手别曰：“游此是子之魂，可寻此行，勿反顾，当达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梦觉，死已七日矣。赵著《魂游上清记》，叙事甚该悉。出《酉阳杂俎》。

邓 成

邓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余，曾暴死。所由领至地狱，先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见成悲喜，具问家事。成语之，悉皆无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归，传语于我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论放汝讫。”久之，王召成问云：“汝在生作何罪业？至有尔许冤对。然算犹未尽，当得复还。无宜更作地狱冤也。”寻有畜生数十头来噬成。王谓曰：“邓成已杀尔辈，复杀邓成，无益之事。我今放成却回，令为汝作功德，皆使汝托生人间，朱门红光辉映，地面和墙壁光可照人。向上看不见天，好像有红色的光晕笼罩着。有三重正殿，全都供奉着神像。看见一个道士，好像是熟人。赵裴请求做他的弟子，道士没答应。在各种乐器中有一种像琴的东西，长四尺，九根弦，靠近头的地方有一尺多宽，中间有两道横梁，用来调节声音。又有一种乐器像酒具，三根弦，长三尺，腹部上宽下窄，背部丰满。一会儿，有审查簿录的，于是领他出去。门楼南边有一个院子，院中有一个戴红色帽子披紫色披肩的人，叫他与两个

穿红衣服的人坐在大厅里。于是叫人先审查戊申年的簿录。这本簿录就像人间的供词一样，首先记载人的生辰，其次是姓名年龄，下面注明出生日期。另起行横列六十年甲子，所有功过都在日期下边记载下来。如果没有功过，就没有字。赵裴亲自看他的记录，姓名和出生日期，一点不差。登记在册的人超过亿兆。红衣人说：“每六十年，天下所有的人都要记录一次，用来考评善恶，据此增减寿限。”红衣人把赵裴领出北门，到了原路上，拉着手告别说：“在这里游荡的是你的灵魂，可沿着这条路走，不要回头，就能到家。”赵裴按照他的话，走得稍急了一点，突然摔倒，如梦方醒，死了已经七天了。赵裴著有《魂游上清记》，叙述此事特别详尽。出自《酉阳杂俎》。

邓 成

邓成是豫章人，二十多岁时，曾突然死去。差役领他到地狱，先见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也就是邓成的表伯父。黄麟看见邓成悲喜交加，详细询问家中的事。邓成对他说，一切都好。邓成于是哀求他，黄麟说：“我也想让你回去，传话给我兄弟们。”于是进去向王说明。出来后说：“已决定放你回去了。”过了很久，王召见邓成问道：“你活着时做了什么有罪的事？以至有这么多冤家对头。但你寿命还没完，可以再回去。回去后不要再给地狱增添冤鬼了。”一会儿有畜牲数十头前来咬邓成。王对他们说：“邓成已经杀了你们，反过来再杀邓成，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我现在放邓成回去，让他为你们做功德，让你们都托生人间，

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杀邓成耳。”王言：“如此于汝何益？杀邓成，汝亦不离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为人身也。”诸辈多有去者，唯一驴频来踢成，一狗啮其衣不肯去。王苦救卫，然后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过麟，麟谓成曰：“至喜莫过重生。汝今得还，深足忻庆。吾虽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少当见之。”俄有一牛头卒，持火来，从麟顶上然至足，麟成灰，遂灭，寻而复生。悲涕良久，谓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归，可传语弟，努力为造功德，令我得离此苦。然非我本物，虽为功德，终不得之。吾先将官料置得一庄子，今将此造经佛，即当得之。或恐诸

弟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还，以示之。”因拔头上簪与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于财，怜其子重生，数日之内，造诸功德。成既愈，遂往黄氏，为说麟所托，以玉簪还之。黄氏识簪，举家悲泣，数日乃卖庄造经也。出《广异记》。

张 瑶

东阳张瑶病死，数日方活。云被所由领过一府舍，中有贵人，僮从如王者。瑶至庭内，见其所杀众生尽来对。瑶曾杀一牛，以布两端，与之追福。其牛亦在中庭，角戴两布。又曾供养病僧，其僧亦来，谓所司曰：“张瑶持《金刚经》，满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写《法华经》一部，

不也是好事吗？”畜牲们都说：“我们不要功德，只想杀了邓成。”王说：“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杀了邓成，你们也脱离不了畜牲的身子。你们倒不如接受功德，就可以改为人身了。”这些畜牲多数走开了，只有一头驴频频来踢邓成，一只狗咬住他的衣服不肯放开。王极力救助保护邓成，才得到幸免。于是派拘捕邓成的差役送他回去。出去见过黄麟，黄麟对邓成说：“再大的喜事也没有超过重生的。你今天能够回去，很值得庆贺一番。我虽然是判官，然而天天在受罪。你暂且待在这里，一会儿就能看个明白。”很快有一个牛头小卒，拿着火走来，从黄麟头顶上一直烧到脚，黄麟变成了灰，火才灭了，一会儿又活过来。他悲伤哭泣了很长时间，对邓成说：“我受的罪就是这样，怎么可以忍受呢！你回去之后，可传话给我弟弟，努力为我做些功德，让我能够脱离这些苦难。然而如果不是我自己的东西，即使做了功德，也终究得不到。我以前用做官得到的薪俸购置了一个庄园，现在卖了它来抄写佛经修造佛像，我就可以得到。恐怕弟弟们认为你神志不清，不相信你的话，你拿着我的玉簪回去，给他们看。”于是拔了头上的簪子给邓成。黄麟面前有一个大水坑，叫邓成闭上眼睛，把他推进坑里，于是就复活了。他的父母很有钱，可怜自己的儿子能够重生，数日之内就做了许多功德。邓成痊愈后，就到黄家去向他家人说黄麟委托的事情，把玉簪还给他们。黄家认识簪子，全家悲痛哭泣，数日后就卖掉了庄园写经造像。出自《广异记》。

张 瑶

东阳张瑶病死，数日后又活了。他说被差役领到一个官府，里边有个身份高贵的人，从左右侍从来看像个大王。张瑶来到院子中，看见他所杀的众多生灵都来和他对质。张瑶曾杀过一头牛，用两卷布为它祈福。这头牛也在院子中，角上挂着两块布。又曾供养过有病的僧人，这个僧人也来了，对主管官员说：“张瑶念诵《金刚经》已满三千遍，功德很深；又抄写《法华经》一部，

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秤之，畜生尽起，而瑶犹在地上。所司取司命簿勘之，一紫衣引黄衫吏抱黄簿至，云：“张瑶名已掩了，合死。”视簿，有纸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顷之，亦紫衣吏人引黄衫吏持簿至，云：“张瑶掩了，合死。”又命取阁内簿检，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问瑶：“汝名两处全掩，一处掩半。六分之一，五分合死，故不合复生。以功德故，放汝归阎浮地，勿复杀生。”命瑶入地狱，遍见受罪，火坑镬汤，无不见有。僧曰：“汝勿复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将此为信。”既活，印甚分明，至今未灭。出《广异记》。

福多罪少，所以不应该死。”主管官员命人权衡一下张瑶的罪与福，畜牲们都站了起来，而张瑶还跪在地上。主管官员叫人拿来司命簿检查，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领着一个穿着黄衫、抱着黄色簿册的差役来到，说：“张瑶的名字已经被盖上了，该死。”再看司命簿，有纸帖盖上了他的名字。又叫拿太山簿。很快，也是紫衣人领着黄衫差役拿着簿子来到，说：“张瑶的名字盖上了，该死。”又叫拿阁内簿检查，使者说：“名字才盖上一半，不该死。”王问张瑶：“你的名字两处全盖上了，一处盖上一半。六分之一，五分该死，所以不应该再生。因为你有功德的缘故，放你回到人间世界，不要再杀害生灵。”叫张瑶去地狱，挨个看看那些受罪的人，火坑油锅等各种酷刑无一不有。僧人说：“你不要再犯罪了。”于是就用印印在他的大腿上，说：“用这个作为记号。”复活以后，印的地方仍然很清楚，至今还在。出自《广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 旦 梁 甲
任义方 齐士望 杨师操 裴则子 河南府史
周 颂 卢 弁

支法衡

晋沙门支法衡，得病旬日亡，经三日而苏。说死时，有人将去。见如官曹舍者数处，不肯受之。俄见有铁轮，轮上有爪，从西转来，无持引者，而转^转如风。有一吏呼罪人当轮立，轮转来辄之，翻还，如此数，人碎烂。吏呼衡道人来当轮立。衡恐怖自责：“悔不精进，今当此轮乎？”语毕，吏谓衡曰：“道人可去。”于是仰首，见天有孔，不觉倏尔上升，以头穿中，两手搏两边，四向顾视，见七宝官船及诸天人。衡甚踊跃，不能得上，疲而复下。所将衡去人笑曰：“见何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为舵工。衡曰：“我不能持舵。”强之。有船数百，皆随衡后。衡不晓捉舵，踰沙洲上。吏司推衡，以法应斩。引衡上岸，雷鼓将斩，忽有五色二龙，推船还浮。吏乃原之，衡大恐惧。

支法衡

晋代和尚支法衡，得病十来天后死了，三天后又苏醒过来。他说死时，有人带着他走。看见很多处像官府一样的房舍，都不肯接纳他。不久看见一个铁轮子，上边有很多爪，从西面滚来，没人推它，它却转动如风。有个差吏喊罪犯站在轮前，轮子轧过来又轧过去，如此数次，人已被压碎。那差吏又招呼支法衡站在轮前。支法衡又恐惧又自责：“后悔生前没有精勤上进，如今要被轮子碾轧了？”说完，差吏对他说：“你可以走了。”于是支法衡抬头，看见天上有个洞，不知不觉身体一下子就升了上去，用脑袋穿过洞，两手把住洞的两边，向

四周看，看见了七宝官船和诸位仙人。支法衡使劲往上跳，也没上去，最后因为太累就下来了。把支法衡带去的人笑着对他说：“看见什么了，上不去吗？”于是就把他送到船官那里，船官驾船，让他掌舵。支法衡说：“我不会掌舵。”船官强迫他掌舵。有数百条船都跟在支法衡的身后。由于他不会掌舵，船搁浅在了沙滩上。官府追究他的责任，依法应当斩首。把他带上岸，正擂鼓准备斩首时，忽然有两条五彩的龙，把船重新推浮到水上。官吏于是赦免了他，他非常恐惧。

望见西北有讲堂，上有沙门甚众。闻经呗之声，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阶，始蹑一阶，见亡师法柱，踞胡床坐。见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来？”因起临阶，以手巾打衡面曰：“莫来。”衡甚欲上，复举步登阶，柱复推令下。至三乃上，见平地有一井，深三四丈，砖无隙际。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边有人谓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尚见法柱，故倚望之。谓衡：“可复道还去，狗不啮汝。”衡还水边，亦不见向来船也。衡渴，欲饮水，乃堕水中，因便得苏。于是出家，持戒菜食，尽夜精思，为至行沙门。比丘法桥，衡弟子也。出《冥祥记》。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来正道，莫逾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为胜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殓殮，数日得苏。说初死时，见十许人，缚录将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缚也。”乃解其缚，散驱而去。道路修平，而两边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驱诸罪人，驰走其中，身随著刺，号呻聒耳。见道惠行在平路，皆叹羨曰：“佛弟子行路，复胜人也。”道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道惠因自忆先身奉佛，已经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恶人，未达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径进厅事。见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见道惠惊曰：“君不应来。”有一人著单衣帻，持簿书，对曰：“此人伐社杀人，罪应来此。”

看见西北方有个讲堂，那里有很多僧人。远远传来念经之声，他就赶紧走过去。讲堂有十二级台阶，刚走到第一阶，就看见死去的师父法

柱正在胡床上坐着。法柱见了支法衡说：“我的弟子为什么来到这里？”说完便起身走到台阶前，用手帕打支法衡的脸说：“不要过来。”支法衡很想走上去，就又抬步登阶，法柱又推他下来。这样反复三次才上去，看见平地上有一口井，井深三四丈，井里的砖一点缝隙也没有。支法衡心想，这个井大概是天然形成的。井边有个人对他说：“不是天然的，怎能成为井？”支法衡尚能看见法柱，因此希望得到他的指点。法柱对他说：“你可以原道返回，狗不会咬你。”支法衡回到水边，也没看见原来的船。他渴了想喝水，就掉到了水里，因此就醒过来了。从此他便出家修炼，严守戒律，只吃素食，整夜专心思索，成为德行极高的僧人。法桥和尚就是他的弟子。出自《冥祥记》。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世代信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他常说：“自古正道，没有超过老子的，为什么要迷信胡人之言，把佛教视为好的宗教？”太元十五年，程道惠病死。心口尚暖，家人就没有入殓，几天后就苏醒过来了。他说刚死时，见十多个人，捆绑着将他带走。碰见一个和尚，和尚说：“此人前世积德，不能绑他。”于是给他松绑，赶着他走。道路很平，但两边荆棘茂密，不能涉足。驱赶着罪人在荆棘里走，荆棘划破他们周身，号哭、呻吟之声不绝于耳。他们看见道惠走在平路上，都感叹羡慕地说：“佛家弟子走路，就是胜过一般人。”道惠说：“我不信佛。”和尚笑了笑说：“只是你忘了而已。”道惠就回想起前世曾经信佛，已经历五生五死。由于忘记了本来的信仰，所以今生在世从小就遇到了恶人，分不清邪与正，才被邪道所迷惑。来到一座大城，径直走到一座官署厅堂。看见一个人，约四五十岁，面朝南坐着。看见道惠惊讶地说：“你不该来。”有个穿单衣戴头巾的人，拿着簿册，回答说：“这个人毁坏土地庙还杀人，按罪应该来这儿。”

向逢比丘，亦随道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杀人虽重，报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罚所录人。”命道惠就坐，谢曰：“小鬼谬滥，枉相录来，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正法故也。”将遣道惠还，乃使暂兼覆校将军，历观地狱。道惠欣然辞出，

导从而行。行至诸城，皆是地狱，人众巨亿，悉受罪报。见有獠狗，啮人百节，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鸟，其嘴如锋，飞来甚速，入人口中，表里贯洞。其人宛转呼叫，筋骨碎落。观历既遍，乃遣道惠还。复见向所逢比丘，与道惠一铜物，形如小铃。曰：“君还至家，可弃此门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当有厄。诚慎过此，寿延九十。”

时道惠家于京师大桁南，自还，达皂荚桥，见亲表三人，驻车共语，悼道惠之亡。至门，见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见也。道惠将入门，置向铜物门外树上，光明舒散，流飞属天，良久还小，奄尔而灭。至户，闻尸臭，惆怅恶之。时宾亲奔吊，哭道惠者多。不得徘徊，因进入尸，忽然而苏。说所逢车人及市婢，咸皆符同。道惠后为廷尉，预西堂听诵，未及就列，欷然顿闷，不识人，半日乃愈。计其时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顷之，迁为广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出《广异记》。

僧善道

僧善道者，在新野时，见有一人来寺中会，叉手恭敬，精进过常。善道问：“贤者何乃用心如此？”其人曰：

原来遇到的和尚，也随道惠进来了，极力为道惠申辩，说：“毁坏土地庙不是他的罪过，这个人前生修福很多，虽然杀人多，但报应还没到。”面朝南坐着的人说：“应该惩罚逮捕他的人。”让道惠坐下，并赔礼说：“小鬼乱来，错抓了你，但也是因为你忘记了前世的信仰，不知信奉佛法的缘故。”准备送道惠回去，先让他暂时兼任覆校将军，逐一看地狱。道惠欣然接受并告辞出去，在向导的引导下到地狱去。所到达的各城，都是地狱，很多罪人正在遭受犯罪的报应。看见有疯狗，正在撕咬人的各个关节，骨肉散落，血流满地。又看见一群鸟，嘴像刀尖，快速飞来，钻进罪人的嘴里，从里往外啄洞。那个罪人翻来覆去地惨叫，筋骨碎落。看遍了各地狱，就送道惠回去。又看见一开始碰见的那个和尚，和尚赠给道惠一个铜的东西，形状像小铃铛。和尚说：“你回家时，可以把它丢在门外，不要带进屋内。某年

某月某日，你将有灾难。要谨慎地度过此难，就可以活到九十岁。”

当时道惠家住在京城朱雀桥南，他自己回家，走到皂荚桥，看见三个亲人，正停下车来说话，悼念自己的死亡。到了家门口，看见婢女们正哭着出去买东西。刚才的亲人和婢女都没有看见他。道惠进门，就把之前和尚给的铜的东西放在门外的树上，那东西便发出光亮，飞射满天，很长时间后又逐渐变小，突然又消失了。进屋后，闻到尸体的臭味，他心中惆怅而厌恶。当时亲人朋友都来吊丧，哭道惠的人很多。他不能再徘徊，便进入尸体中，忽然苏醒过来。说起刚才遇见的停车的亲人以及在街上哭的婢女，都完全相同。后来道惠做了廷尉，一次他在西堂审案，没等坐下就突然觉得很闷，也认不清人，半天才好。计算这个时间，正是和尚告戒的那个日期。不久，他升任广州刺史。元嘉六年死去，终年八十九岁。出自《广异记》。

僧善道

善道和尚在新野时，见一个人来寺中礼拜，合掌交叉，十分恭敬，其虔诚超过常人。善道问：“您为什么这样用心？”那人说：

“我曾死三日，见有十余间瓦屋，下有数吏。有一轮，如作瓮均，径广二丈余。有铁叉，叉著均上，均转如风。求死不得，一宿二日，眼眩心闷。有赤帻吏来，捉数枚简及一笔，问此是何人。均边人曰：‘佛弟子，时不精进，但持生礼行就人，无有慈心。’吏问曰：‘此人罪略当毕，遣归。’于是得去，乃活。弟子未更此一死，实喜以生礼行就人。嫁女取妇家，恒五升面二双鸡，礼士大夫。今日叉手呼佛，手适相离，已后恐堕均上。”出《神鬼传》。

李旦

宋李旦，字世则，广陵人也。以孝谨质素，著称乡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不冷，七日而苏。啥以饮粥，宿昔复常。云有一人，将信幡来至床头，称府君教唤，旦便随去。直向北行，道甚平净。既至，城阙高丽，似今宫阙。遣传教慰劳，呼旦可前。至大厅上，见有三十人，单衣青帻，列坐森然。一人东坐，被袍隐几，左右

侍卫，可有百余。视旦而语坐人云：“当示以诸狱，令世知也。”旦闻言已，举头四视，都失向处，乃是地狱中。见群罪人，受诸苦报，呻吟号呼，不可忍视。寻有传教称：“府君放君还去，当更相迎。”因此而还。至六年正月复死，七日又活。述所见事，较略如先。或有罪人寄语报家，道生时犯罪，使为作福。稍说姓字亲识乡伍，旦依言寻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当行疾病，杀诸恶人。佛家弟子，作八关斋，修心善行，

“我曾死去三天，看见有十多间瓦房，房下有好多官吏。有个大轮子，像做瓮的转轮，直径有两丈多。有铁叉安在轮上，那轮旋转如风。我求死不得，这样一夜两天，我眼花心闷。来了一个戴红头巾的官吏，拿着几片竹简和一支笔，问我是谁。轮子旁一个人回答说：‘他是佛家弟子，修行不够精勤，一味地拿活物当礼品送给别人，没有慈悲之心。’官吏说：‘这个人罪不大，放他回去吧。’于是我得以离开并复活。我没经过这次死亡之前，确实喜欢拿活物当礼品送人。嫁女儿娶儿媳，都是用五升面和四只鸡来礼敬士大夫。今日合掌叉手专心念佛，是害怕双手刚刚分开，就会再掉到那轮子上。”出自《神鬼传》。

李 旦

南朝宋李旦，字世则，广陵人。因为孝顺恭谨质朴而闻名乡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他暴病而死，心口尚有余温，七天后又苏醒过来。他喝了一点粥，过了一夜便恢复正常了。他说有一个人，拿着幡旗来到床前，说府君叫他去，他就跟着走了。一直向北走，道路很平坦干净。到了要去的地方，只见城楼高大壮丽，很像现在的宫殿。府君派人慰劳，并叫李旦上前边来。到大厅上，看见有三十人，都是穿单衣戴青头巾，排列而坐，非常整齐。有一人面朝东而坐，披着袍子坐在几案后面，左右侍卫足有百余人。那个人看着李旦对在座的人说：“应该让他看看各个地狱，让世人也了解这里。”李旦听到他说的话后，抬头四顾，原来的一切都消失了，竟然已在地狱中。看见一群罪人，正在受到各种痛苦的报应，呻吟呼喊，不忍目睹。一会儿有人传话说：“府君放你回去，以后再来接你。”因此才得以活过来。到了元嘉六年正月他又死了，七天后又复活。叙说死时所见到的事，与前

一次大致相同。有的罪人让他传话给自己家里人，说自己活着时犯了罪，让家人为他修福。那些罪人简单地说了自己的姓名、亲朋、街坊邻居，李旦按他们说的去找，都找到了。李旦又说甲申年要有瘟疫，会除掉一些恶人。又说佛家弟子，做八关斋，修心行善，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酒，即欲弃录本法，道民谏制，故遂两事，而常劝化作八关斋。出《冥报记》。

梁 甲

北齐时，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将死，谓其妻子曰：“吾平生所爱奴马，使用日久，称人意。吾死，可以为殉。不然，无所乘也。”及死，家人囊盛土，压奴杀之，马犹未杀。奴死四日而苏，说云，初不觉去，忽至官府，留止在门。经宿，见亡主被钁，兵卫引入。见奴谓曰：“我谓死人得使奴婢，故遗言唤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关。今当白官放汝。”言毕而入。奴从屏外窥之，见官问守卫人曰：“昨日压脂多少乎？”对曰：“得八斗。”官曰：“更将去，压取一斛六斗。”主则被牵出，竟不得言。明旦又来，有喜色，谓奴曰：“今当为汝白也。”又入。官问：“得脂乎？”对曰：“不得。”官问何以，吏曰：“此人死三日，家人为请僧设会，每闻经呗声，铁梁辄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将去。”吏白官：“请放奴。”官即令放。与主俱出门，主遣传语妻子曰：“赖汝追福，获免大苦。然犹未脱，更能造经像以相救，冀因得免。自今无设祭，既不得食，而益无罪。”言毕而别。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设会。于是倾家追福，合门练行。出《法苑珠林》。

可以免除这场灾难。李旦本是道教的祭酒，于是想放弃道教信仰，信道教的人劝阻他，他便兼信佛、道二教，常常劝别人做八关斋。出自《冥报记》。

梁 甲

北齐时，有个做官的人姓梁，非常富有。快死的时候，对他的妻儿说：“我平生喜爱的奴仆和马匹，经常使用，他们很称我的心意。

我死后就让他们殉葬。不然，我没有可以骑乘的。”等到姓梁的死时，家人就用袋子装上土，把奴仆压死，马没有杀死。奴仆死后四天又苏醒过来，说开始时并不觉得自己死了，忽然来到一座官府，被留在门外住了一宿。第二天，看见故去的主人被锁着，由卫兵领进府。姓梁的见了奴仆说：“我以为死人也可以使用奴仆，才留下遗言叫你来。现在各自受苦，各不相关。我现在去请求官吏放你回去。”说完就进去了。奴仆从屏风外窥视，看见官吏正问守卫人员说：“昨天去压取了多少油水？”守卫人员说：“有八斗。”官吏说：“再把他带走，压取他一斛六斗。”于是姓梁的被领出来，竟没有机会说话。第二天他又来了，面带喜色，对奴仆说：“今天可以为你求情了。”又进入屋内。官吏问：“压到油水了没有？”回答说：“没有。”官问为什么，差吏说：“这个人已死三天了，家人为他请和尚设道场，每当听到念经的声音，铁梁就会折断，所以没有收获。”官吏说：“先带他走吧。”差吏向那官吏禀告说：“请放了那个奴仆。”官吏就答应放了他。于是奴仆与主人一同出门，主人让奴仆传话给他的妻儿说：“多亏你们设道场为我追福，才免除了更大的痛苦。但我仍然没有解脱，还要造佛像来解救我，希望因此而免除灾难。从这以后不要再祭祀，我得不到，都让那些无罪的人享用了。”说完就分别了。奴仆复生后，把一切都说了，家中果然是在他死后第三天为他设了道场。于是全家为他追福，都念佛修行了。出自《法苑珠林》。

任义方

唐括州刺史乐安任义方，武德年中死经数日而苏。自云被引见阎罗王，王令人引示地狱之处，所说与佛经不殊。又云地下昼日昏暗，如雾中行。时其家以义方心上少有温气，遂即请僧行道，义方乃于地下闻其赞叹之声。王检其案，谓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错追？”遂放令归。义方出，度三关，关吏皆睡。送人云：“但寻呗声，当即到舍。”见一坑当道，意欲跳过，遂落坑中，应时即起。论说地狱，画地成图。其所得俸禄，皆造经像，曾写《金刚般若》千余部。义方自说。出《法苑珠林》。

齐士望

魏州武强人齐士望，贞观二十一年，死经七日而苏。自云，初死之后，被引见王，即付曹司，别遣勘当。经四五日，勘簿云：“与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语士望曰：“汝生平好烧鸡子，宜受罪而归。”即命人送其出门。去曹司一二里，即见一城门，城中有鼓吹之声，士望忻然趋走而入之。入后，城门已闭，其中更无屋宇，遍地皆是热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计，烧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顾，城门并开，及走向门，其扉即掩。凡经一日，有人命门者曰：“开门，放昨日罪人出。”即命人送归。使者辞以路遥，迁延不送之，始求以钱绢，士望许诺。遂经历川涂，践履荆棘。行至一处，有如环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惧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内，不觉渐苏。寻乃造纸钱等待焉，使者依期还到，士望妻亦同见之。出《法苑珠林》。

任义方

唐朝括州刺史乐安任义方，武德年间死后数日又复活了。他自己说被领去见阎王，阎王命人带他去看地狱，他所说的地狱与佛经里说的没有什么不同。又说阴间白天黑夜都很昏暗，就像在雾中行走一样。当时家人因为他死后心口处还有些温暖，就立即去请和尚做法事，义方就在地下听到了和尚为他念经的声音。阎王核验了生死簿，对差吏说：“他不应该现在死，为什么错抓了他？”于是就让放他回去。义方离开地府，连过了三道关，守卫关口的差吏都睡着了。送他的人说：“只要你按照念经的声音一路寻去，就能到家。”任义方看见一个坑挡住了去路，想跳过去，却掉在坑中，马上就活过来了。之后他诉说起地狱的情形，并在地上画图解说。他所得到的俸禄，都用来修造佛像，并抄写《金刚般若经》千余部。这是义方自己说的。出自《法苑珠林》。

齐士望

魏州武强人齐士望，贞观二十一年，死后七天又复生。他自己

说，刚死之后，被领去见阎王，阎王又把他交给官署，让官署另外审问核查。过了四五天，查看名册的人说：“他与该死的人同名同姓，不该现在死。”判官对士望说：“你生平喜欢烧小鸡，应当受罪后再回去。”于是派人把他送出门。离官署一二里的地方，看见一座城门，城中有鼓乐吹奏之声，士望欣然地走了进去。进去后，城门就关上了，城中根本没有屋子，遍地都是热灰。士望惊恐不知所措，热灰烧灼他的脚，非常痛苦。士望环顾四周，城门都开了，等走到门口，门又马上关闭。这样过了一天，有人命令看门的人说：“把门打开，放昨天的罪人出来。”于是就派人送他回来。差役推说路太遥远，拖延很长时间也不送他，并向士望索求钱物，士望答应了他。之后，他们跋山涉水，披荆踏棘。走到一个地方，好像四周都是围墙，其中还有一个坑，又深又黑。士望很害怕，使者推他，他就掉进坑内，不知不觉苏醒过来。之后，他就找纸造钱等待使者来取，使者如期来到，士望的妻子也一同见到了使者。出自《法苑珠林》。

杨师操

雍州醴泉县人杨师操，贞观中任蓝田县尉。尉后以身老还家，躬耕为业。然立性毒恶，喜见人过，每乡人有事，无问大小，即录告官。县令裴瞿昙，用为烦碎，初不与理。师操或上表闻天，人皆不喜。每谓人曰：“吾性虽急暴，从武德已来，四度受戒，日诵经论。然有人侵己，则不能忍。”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见著青衣人，骑白马从东来，云：“东阳大监追汝。”须臾不见。师操身忽倒，已到东阳都录处。于时府君大衙未散，师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床席。见囚人，或著枷锁，露头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不可算数。师操向东行，到一处，有孔极小，唯见小星流出，臭烟蓬勃。有两人手把铁棒，修理门首。师操问：“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狱，拟著持戒不全人。闻有杨师操，一生喜论人过，逢人诈言惭愧，有片言侵凌，实不能忍。欲遣入此，故修理之。今日是四月八日，其家为师操身死，布施斋供，曹司平章欲放归，未得进止。我在此待。”师操便叩头礼谢云：“杨师操者，弟子身是，愿作方便。”答云：“尔但志礼十方佛，勤心忏悔，改却毒心，即往生乐处。”师操依语声发愿，遂蒙

放还，经三日却活。操具述于慧靖禅师，改过忏悔。今见年七十五，每一食长斋，六时礼念。后梦前追使者云：“尔既止恶，更不来追。但勤诚修善而已。”出《冥祥记》。

裴则子

唐曹州离狐人裴则男，贞观末，年二十，死经三日而

杨师操

雍州醴泉县人杨师操，贞观年间任蓝田县尉。后来他告老还乡，以耕田为生。然而他生性恶毒，喜欢抓别人的过错，每当乡里人有事，不论大小，他都记下来去报告官府。县令裴瞿昙，因为他报告的都是小事，根本不予受理。师操有时就上书皇帝，人们都不喜欢他。师操常对人说：“我虽性情暴虐，但从武德年间以来，四次受戒，日日诵经。然而如果有谁侵犯我，我就不能忍受。”到了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他看见一个穿青衣的人，骑白马从东边来，说：“东阳大监追捕你。”片刻就不见了。师操忽然倒地而亡，就到了东阳都录那里。当时府君还没散衙，师操就私下来到官署，那里都设有几案床席。见有囚犯，有的戴着枷锁，有的没扎头巾和腰带，有坐着的，也有行走或停留的。像这样的犯人不可胜数。师操向东走，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孔，只见有小火星流出，臭烟熏天。有两个人手拿着铁棒，正在修理大门。师操问：“这是什么官署？”回答说：“是猛火地狱，准备惩罚那些不严守戒律的人。听说有个叫杨师操的，一生喜欢举报别人的过错，遇到被自己举报过的人还假惺惺地说惭愧，一句话触犯了他，他就不能容忍。打算把他关到这里，所以才修理这门。今天是四月八日，他的家人因他已死，正为他布施财物、设斋供奉，官署正商量着想放他回去，还没有最后判定。我们在这儿等待。”师操听后叩头谢罪说：“我就是杨师操，请你们指点赐教。”他们回答说：“你只要诚心礼拜各方神佛，专心忏悔，改掉毒心，就会投生到乐土。”师操依言发誓，于是被放还，三天后就复活了。师操把这些经过都对慧靖禅师说了，从此改过忏悔。现在他已经七十五岁了，长

期坚持过午不食，一天到晚礼佛念经。后来，他梦见以前追捕他的使者对他说：“你已经不再做恶，就不再来追捕你了。只要你诚心勤勉地修善积德就可以了。”出自《冥祥记》。

裴则子

唐曹州离狐县人裴则之子，贞观末年，二十岁，死后三天又苏。自云，初死，被一人将至王所，王遣将牛耕地。诉云：“兄弟幼小，无人扶侍二亲。”王即愍之，乃遣使将向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数千人头皆被斩，布列地上，此头并口云大饥。当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时有未死，见在镬汤前燃火。观望讫，还至王前，见同村人张成，亦未死。有一人诉成云：“毁破某屋。”王遣使检之，报云：“是实。”成曰：“犁地，不觉犁破其冢，非故然也。”王曰：“汝虽非故心，终为不谨。”且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顷，王曰：“汝更无事，放汝早还。”乃使人送去，遣北出逾墙。及登墙，望见己舍，遂闻哭声，乃跳下墙，忽觉起坐。既苏之后，具为乡曲言之。邑人视张成，腰上有杖迹，迹极青黑。问其毁墓，答云：“不虚。”老母寻病，未几而死。出《冥报拾遗》。

河南府史

洛阳郭大娘者，居毓财里，以当垆为业，天宝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经一年，暴卒，数日复活。自说，初被追见王，王云：“此人虽好酒，且无狂乱，亦不孤负他人，算又未尽，宜放之去。”处分讫，令所追人引入地狱，示以罪报。初至粪池狱，从广数顷，悉是人粪。见其妻粪池中受秽恶，出没数四，某悲涕良久。忽见一人头，从空中落，堕池侧，流血滂沱。某问此是何人头也，使者云：“是秦将白起头。”某曰：“白起死来已千余载，那得复新遇害？”答曰：“白起以诈坑长平卒四十万众，天帝罚之，每三十年一斩其头，迨一劫方已。”又去一城中，悉是塘煨火，

复活了。他自己说，刚死时，被一个人带到阎王那里，阎王派他驾牛耕地。他申诉道：“我兄弟幼小，没人服侍父母。”阎王怜悯他，就派

人带他向南走。过了第三道门，进去后看见大油锅及刀山剑树，数千人的头被斩掉，堆在地上，这些头上的嘴都说非常饥饿。同村有一个老妇人，年近七十，当时还没死，在油锅前烧火。看完这些后，他又回到阎王跟前，看见同村人张成，也还未死。有一人告张成说：“他毁坏了我的房屋。”阎王派人查验这件事，回报说：“是事实。”张成说：“我犁地时，无意间犁破了他的坟墓，不是故意的。”阎王说：“你虽不是故意的，但毕竟是不谨慎。”于是命人打张成的腰七下。过了一会儿，阎王对裴则的儿子说：“你已经没事了，放你早点回去。”就派人送他走，让他向北越过一道墙。他登上墙头，看见了自己的家，并且听到哭声，就跳下墙，忽然间苏醒并坐了起来。活了之后，和乡里人详细说了这中间的经过。乡里人看张成的腰，果然有被打的伤痕，痕迹青黑明显。问他毁墓的事，他说：“不假。”张成的老母亲不久便得了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出自《冥报拾遗》。

河南府史

洛阳郭大娘住在毓财里，以卖酒为生，天宝初年病故。她的丈夫姓王，是河南府史。一年后，她丈夫暴死，几天后又复活了。他自己说，刚死时被捕去见阎王，阎王说：“这个人虽好喝酒，但并不胡作非为，也不愧对他人，命数又未尽，应该放他回去。”阎王处理完毕，就命追捕他的人把他带进地狱，让他看看犯罪的报应。首先带他到粪池地狱，有数顷地那么大，都是人粪。看见他的妻子正在受污秽罪，在粪池中沉浮多次，他悲痛地哭了很久。忽然看见一个人头，从空中坠落到粪池旁，血流如注。他问这是什么人的头，使者说：“这是秦朝大将白起的头。”他又说：“白起已死了一千多年，怎么能重新遇害？”使者答：“白起用欺诈手段坑杀长平之战中的四十多万士卒，天帝惩罚他，每三十年斩一次头，直到满一劫为止。”又来到一座城中，这里遍地都是炭火灰，

有数千人奔走其间。遥望城间驰欲出，至辄已闭。盘回其间，苦痛备急。事了别王，王言：“汝好饮酒，亦是罪。终须与一疾，不然无诚将来。”令左右以竹杖染水，点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脚上点处，成一钉疮，痛不可忍。却后七年方死。出《广异记》。

周 颂

周颂者，天宝中进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为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将颂见王。门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问颂：“何以至此地狱耶？”初颂虽死，意犹未悟。闻道地狱，心甚凄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异城，奈何而死？求见修理。”乘言：“当相为白，君第留此。”入门，闻呵叱云：“判官见王。”久之乃出，谓颂曰：“已论遣，君宜暂见王，无苦也。”有顷，使者引颂入见王。王形貌甚伟，头有两角。问颂曰：“公作官，不横取人财否？”颂云：“身是平时进士出身，官至慈溪县令，皆是累历，未常非理受财。”王令检簿，检讫，云：“甚善，甚善，既无勾当，即宜还家。衣裳得无隳坏耶？”颂意谓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适尔辞家，衣裳故当未损。”再拜辞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释，理可早去。”颂云：“道路茫昧，何尔归去？”乘令追人送颂。行数里，其人大骂云：“何物等流，使我来去迎送如是！独不解一言相识，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贯，当送汝还。”颂云：“纸钱五千贯，理易办。”因便许之。使者乃行十余里，至一石井，坐其侧，复求去。人言：“入井

有数千人奔走在里面。他们远远地看见城门想跑出去，等跑到门口，城门就关闭了。他们徘徊在炭火中，痛苦万分。看完地狱，他告别阎王，阎王说：“你好饮酒，也有罪。终究该让你得点病，否则无以告诫后人。”于是命手下人用竹杖沾上水，点在他的脚上，并把他推到坑中，这样就复活了。脚上被点的地方，从此长了一个疮，痛不可忍。回去后七年他才死。出自《广异记》。

周 颂

周颂，天宝年间考取进士。永泰年间，授官慈溪县令。在任期间，一天夜里突然死去，被地府官吏追捕。到了一座城，这个官吏将周颂带去见阎王。在门外忽然遇到吉州刺史梁乘，问周颂：“为什么来到这个地狱？”当初周颂虽死，但还没意识到自己已死。听说这是地狱，心里很凄楚悲伤，因此流泪哽咽地对梁乘说：“我母亲岁数大了，孩子还小，我又漂泊在他乡，为什么让我死呢？请你求见阎王述

说其理。”梁乘说：“应当为你说情，你先留在这里。”梁乘进门，听到呵叱声说：“判官进见阎王。”很久梁乘才出来，对周颂说：“已决定让你回去，你先见见阎王，不会受苦的。”过了一会儿，使者带周颂进去见阎王。阎王形貌魁伟，头上有两只角。阎王问周颂说：“你做官时，不强取百姓的钱财吗？”周颂说：“我在太平时期以进士出身，官至慈溪县令，都是正常升迁，从未收过不义之财。”阎王令查看簿册，查看之后说：“很好，很好，既然没做坏事，就该马上放你回家。衣裳没有损坏吧？”周颂以为衣裳就是形骸，便回答说：“刚刚离开家，衣裳没有损坏。”拜了又拜便告辞了。梁乘很高兴地说：“阎王已经放了你，应该早些回去。”周颂说：“道路遥远迷茫，怎么回去呢？”梁乘就派追捕他的人送他回去。走了几里，送他的大骂说：“你算什么东西，让我这样回去送你！你就不会说一句感谢的话，如此忘恩负义？如果你给我五千贯，我就送你回去。”周颂说：“纸钱五千贯，容易办到。”于是就答应了。使者就又带他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一口石井边，坐在井旁，周颂还想再走。那人说：“入井

即活，更何所之？”遂推颂落井而活。出《广异记》。

卢 弁

卢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东都就省，夜宿第二谷。梦中见二黄衣吏来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后，欲过判官。属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领住一舍下，其屋上有盖，下无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边有妇女数百，磨恒自转。牛头卒十余，以大箕抄妇人，置磨孔中，随磨而出，骨肉粉碎。苦痛之声，所不忍闻。弁于众中见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见悲喜，各问其来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妒忌，以至于此。”弁曰：“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刚经》，试为我诵，或当灭罪。”弁因持经，磨遂不转，受罪者小息。牛头卒持叉来弁所，怒曰：“何物郎君，来此诵经，度人作事？”弁对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伯母，可与俱去。”弁遂将伯母奔走出城，各归就活。初，弁唯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还报，会弁已苏。后数日，至湖城，入门，遇伯设斋。家人见弁，惊

喜还报。伯母迎执其手曰：“不遇汝，当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出《广异记》。

就活了，你还要去哪里？”便把周颂推入井中，他便复活了。出自《广异记》。

卢 弁

卢弁的伯父任湖城县令。卢弁从东都前去省亲，晚上住在第二谷。梦中看见两个穿黄衣的差役来追捕他，把他带到一个地方，那里有城墙。入城之后，要去见判官。正好有使臣来到，判官出迎。差役领卢弁在一座房子里住下，房子有盖，但没有梁。柱子下有十个大磨，磨边有妇女数百人，磨一直自己转动。有十多个牛头卒，用大簸箕撮起妇人，倒入磨眼中，随磨的转动而流出粉碎的骨肉。痛苦之声，惨不忍闻。卢弁在人群中看见他的伯母，就是湖城县令的妻子，两人相见悲喜交加，互问来这里的原因。卢弁说：“受这样的罪是因为什么？”伯母说：“是因为嫉妒，才到这地步。”卢弁说：“这怎么办呢？”伯母说：“你平时持念《金刚经》，试着为我念诵，或许可以给我减罪。”卢弁就开始念经，磨便不转了，受罪的妇女也暂时可以停止受苦。牛头卒拿着叉来到卢弁跟前，愤怒地说：“你是什么人，来此念经，替别人超度亡灵？”卢弁说：“我伯母在这里。”牛头卒说：“如果心疼你的伯母，可以带她一起走。”卢弁就带着伯母跑出城，各自回家，得以复活。当初，卢弁只与一个小奴同行，卢弁已经死了半天，小奴正准备回去报告，恰好卢弁已苏醒。几天后，卢弁到了湖城，进门时正赶上伯父设斋。家人看见卢弁，惊喜地回报。伯母迎出来拉着卢弁的手说：“不遇见你，我就得进入磨孔中。今日得以重生，都是你出的力呀。”出自《广异记》。

太平广记

(第十册)

中華書局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卢贞 琅邪人 胡 勒 颜 畿 馀杭广
曲阿人 贺 瑀 食牛人 丘 友 庾 甲
李 除 张 导 石长和 古元之

索卢贞

北府索卢贞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晋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经一宿而苏。云，见羨之子粹，惊喜曰：“君算未尽，然官须得三将，故不得便尔相放。君若知有干捷如君者，当以相代。”卢贞即举龚颖。粹曰：“颖堪事否？”卢贞曰：“颖不复下己。”粹初令卢贞疏其名，缘书非鬼用，粹乃索笔，自书之，卢贞遂得出。忽见一曾邻居者，死已七八年矣，为太山门主。谓卢贞曰：“索都督独得归耶？”因嘱卢贞曰：“卿归，为谢我妇。我未死时，埋万五千金于宅中大床下。我乃本欲与女市钏，不意奄终，不得言于妻女也。”卢贞许之。及苏，遂使人报其妻，已卖宅移居武进矣。因往语之，仍告买宅主，令掘之，果得钱如其数焉，

索卢贞

北府军的索卢贞，原是中郎荀羨手下的官吏，晋太元五年六月病故，过了一夜又复活了。他说，在阴间看见了荀羨的儿子荀粹，荀粹又惊又喜地说：“你的阳寿还没到期，可是官府需要选拔三名将领，所以不能这样放掉你。不过你如果知道有像你一样的人，就可以让他替代你，放你还阳。”卢贞就举荐了龚颖。荀粹问：“龚颖能胜任吗？”卢贞说，“他一点也不比我差。”荀粹开始让卢贞把龚颖的名字写下来，卢贞写了以后，荀羨一看他写的不是阴间通用的字，就要了笔亲自写下龚颖的名字，然后就放卢贞出来了。卢贞忽然遇见一位已死了七八年的邻居，现在做太山门主。这邻居对卢贞说：“索都督竟然

被放回去了吗？”接着就拜托卢贞说：“您还阳以后，请替我向我的妻子陪个罪。我生前，曾偷偷在屋里的大床下埋了一万五千金。我本想用这钱给女儿买手镯，没想到我突然死了，没法告诉妻子和女儿。”卢贞就答应了。卢贞还阳以后，就派人去告诉邻居的妻子，然而她已经将原住的房子卖掉搬到武进去了。卢贞就去武进传话给她，又告诉买房子的主人，让他按说的地点挖掘，果然挖出了那一万五千金，

即遣其妻与女市钏。寻而龚颖亦亡，时辈共奇其事。出《幽明录》。

琅邪人

琅邪人，姓王，忘名，居钱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三孤儿。王复以其年四月暴死。时有二十余人，皆乌衣，见录云。到朱门白壁，状如宫殿。吏朱衣素带，玄冠介帻。或所被著，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仪服。复将前，见一人长大，所著衣状如云气。王向叩头，自说妇已亡，余孤儿尚小，无相奈何，便流涕。此人为之动容，云：“汝命自应来，为汝孤儿，特与三年之期。”王诉云：“三年不足活儿。”左右一人语云：“俗尸何痴！此间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活三十年。出《幽明录》。

胡 勒

湖熟人胡勒，以隆安三年冬亡，三宿乃苏。云为人所录，赭土封其鼻，以印印之。将至天门外，有三人从门出曰：“此人未应到，何故来？且裸身无衣，不堪驱使。”所录勒者云：“下土所送，已摄来到，当受之。”勒邻人张千载，死已经年，见在门上为亭长。勒苦诉之，千载入内，出语勒：“已语遣汝，便可去。”于是见人以杖挑其鼻土印封落地，恍惚而还。见有诸府舍门，或向东，或向南，皆白壁赤柱，禁卫严峻。始到门时，遥见千载叔文怀在曹舍料理文书。

于是就让邻居的妻子用这钱给女儿买了手镯。不久，龚颖也死了，当时的人听说这件事后，都觉得十分惊奇。出自《幽明录》。

琅邪人

有个姓王的琅邪人，忘了他的名字是什么，住在钱塘。他的妻子朱氏，在太元九年病故，撇下三个孩子。这年四月，王某又突然去世。王某死后看见二十多个穿黑衣的人，把他捉了去。到了一个白墙红门的地方，像是宫殿。官吏们穿着红衣，系着白腰带，戴着黑帽冠，扎着长耳头巾。有的还穿着用珠玉连缀而成的衣服，不像人世间的服饰。王某被领到殿前，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穿的衣服好像云雾似的。王某就向他磕头，并诉说妻子已经先死了，留下年幼的孩子，没有人照顾，说着就流起眼泪来。那个人被打动了，对王某说：“你命中注定要到这儿来，但因为你的孩子太可怜，我特别再多给你三年的阳寿。”王某仍哭诉说：“三年不足以养活我的孩子。”他旁边有个人说：“你这个俗鬼怎么这样傻！阴间的三年，就是阳间的三十年。”于是就把王某放回人间，又活了三十年。出自《幽明录》。

胡 勒

湖熟人胡勒，在隆安三年冬天死去，过了三天又复活了。他说被人抓去后，用红泥堵住了鼻子，并盖上了印记。被带到天门外时，见门里走出三个人说：“这个人还不该来，怎么把他抓来了？而且还光着身子连件衣服都没穿，不好使唤。”抓胡勒的人说：“他是阳间送来的，既然已经抓来了，就该留下他。”胡勒已经死了一年的邻居张千载也在这里，现在是天门的亭长。胡勒就向他苦苦哀诉，张千载进了天门，不一会儿出来对胡勒说：“已经答应放你回去，你可以走了。”于是看见有人用棍子将封在他鼻子上的红泥印挑落到地上，他就迷迷糊糊地往回走。看见有不少府宅，有的门朝东，有的门朝南，都是白墙红柱，警卫森严。刚到天门时，远远看见张千载的叔叔张文怀在官署中整理文书。

文怀素强，闻勒此言，甚不信之。后百余日，果亡。勒今为县吏，自说病时，悉脱衣在被中，及魂爽去，实裸身也。出《广异记》。

颜 畿

晋咸宁中，琅邪颜畿，字世都，得病，就医张瑳，死于瑳家。家人迎丧，旛每绕树不可解。乃托梦曰：“我寿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我。”乃开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伤。渐有气，急以绵饮沥口，能咽。饮食稍多，能开目，不能言语。十余年，家人疲于供护，不复得操事。其弟弘都，绝弃人事，躬自侍养。以后便衰劣，卒复还死也。出《搜神记》。

馮杭廣

晋昇平末，故章县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馮杭廣求为妇，不许。公后病死，女上县买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穷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吾还者，便为君妻。”廣许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为杀，以饴作儿。”廣至女家，但闻屋中有拊掌欣舞之声。廣披离，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廣把杖大呼，入门，群鬼尽走。廣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

张文怀为人向来倔强，听胡勒说了这些事后，根本不相信。过了一百多天，张文怀果然死了。胡勒现在是县吏，据他自己说，他生病时脱光了衣服躺在被子里，所以等他的魂魄抓到阴间去时，他确定是光着身子的。出自《广异记》。

顏 畿

晋代咸宁年间，琅邪人颜畿，字世都，生病后请医生张瑳治疗，后来死在了张瑳家中。颜家的人到张瑳家迎回灵柩时，招魂幡总是缠在树上解不开。接着颜畿就给家人托梦说：“我寿数未到，本来不该死，只是由于吃药太多，伤了五脏。我会复活的，千万别把我埋葬。”家人就打开棺木，见颜畿的尸体还像原先一样，气色也有些像活人。棺材板上有被他手指甲抠坏的印迹。后来颜畿就渐渐能喘气了，家人赶快用丝绵沾了水润他的嘴，他也能把水咽下去。吃东西也渐渐多了，能睁眼，只是不能说话。就这样过了十多年，家里人疲于

供养护理，没法再做别的事了。他的弟弟弘都辞去了公私事务，亲自来照顾他。然而颜畿却一天比一天衰弱，最终又死去了。出自《搜神记》。

馮杭廣

晉代昇平末年，故章縣一個老人有個女兒，他們一同住在深山里。馮杭廣向老人的女兒求婚，老人沒有答應。後來老人病故，女兒到縣里去買棺材，走到半路上，碰見馮杭廣，就把老人的死訊說了。她接着說：“我已經走投無路，如果你能到我家替我為父親守靈，我從縣里回來後，就嫁給你。”馮杭廣答應了。女子又說：“我家有一口豬，你可以把豬殺了，好招待幫忙辦喪事的人。”馮杭廣來到女子家，只聽見屋里有拍着手高興地跳舞的聲音。他扒開籬笆一看，只見一群鬼正在堂上，擺弄老人的屍體。馮杭廣就抄起一根棍子大喊着進了門，那群鬼都逃掉了。馮杭廣就守護着老人的屍體，并把豬殺了。到了夜里，又見一個老鬼在老人的屍體旁邊，伸手向他討肉吃。他一把抓住老鬼的手臂，

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即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為婦。出《幽明錄》。

曲阿人

景平元年，曲阿有一人病死，見父于天上。謂之曰：“汝算錄正余八年，若此限竟死，便入罪謫中。吾比欲安處汝，職局無缺者，唯有雷公缺，當启以补其职。”即奏按入内，便得充此任。令至辽东行雨，乘露车，中有水，东西灌洒。未至，于中路复被符至辽西。事毕还，见父苦求还，云不乐处职。父遣去，遂得苏活。出《幽明录》。

賀瑀

會稽山陰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尚溫，居三日

乃苏。云，吏将上天，见官府，府君居处甚严。使人将瑀入曲房，房中有层架，其上有印及剑，使瑀取之。然虽意所好，短不及上层，取剑以出。问之：“子何得也？”瑀曰：“得剑。”吏曰：“恨不得印，可以驱策百神。今得剑，惟使社公耳。”疾既愈，每行，即社公拜谒道下，瑀深恶之。出《录异记》。

老鬼想逃也逃不掉，越抓越紧。这时就听外面有一群鬼喊道：“老家伙太贪吃了，真快呀！”馮杭广对老鬼说：“这位老人一定是你杀的，你赶快把他的魂还回来，我就放了你。不然的话，你休想逃脱。”老鬼说：“是我的儿子们杀的。”说罢就喊他的鬼儿子们，让他们快快把魂还给老人。老人渐渐活转过来了，馮杭广就把老鬼放了。老人的女儿拉了棺材回来，一见父亲复活，又惊又悲。于是馮杭广就娶她为妻了。出自《幽明录》。

曲阿人

景平元年，曲阿有个人病死了，在天上见到了他的父亲。父亲对他说：“你的阳寿正好还有八年，但如果你现在死了，就会获罪受到处分。我想给你安排一个好位置，但府衙里没有缺额，现在只有一个雷公的缺，我会向上面请求让你补这个缺。”父亲就向上司奏报，批准他担任雷公。上司派他到辽东降雨，他就乘着装满了水的车子，在天上从东到西向地下洒雨。还没洒完，半路上又传来命令让他到辽西。降雨回来后，他见到父亲，苦苦哀求放他回去，说不愿意干这个差使。他父亲就放了他，于是他就复活了。出自《幽明录》。

贺瑀

会稽山阴人贺瑀，字彦琚。有一次得了病，病得不省人事，只有心口还有点温热，三天后才苏醒。他说，被一个差役带到天上，看见一座官府，府君的住宅戒备森严。差役把他带进一间密室，屋里有一层层的架子，上面放着官印和宝剑，那人让他随意拿。然而虽然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取，但由于他个子太矮，够不到上层，就拿了一把剑出来了。差役问他：“你拿了什么？”他说：“拿了一把剑。”差役

说：“很遗憾你没拿到官印，那样你就可以驱使众神了。如今你拿了把剑，就只能管管土地神而已。”后来贺瑀病好了，每当一出门，就会有土地神站在路旁拜见，贺瑀特别讨厌。出自《录异记》。

食牛人

桓玄时，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云，死时见人执录，将至天上。有一贵人问云：“此人何罪？”对曰：“此坐食疫死牛肉。”贵人云：“今须牛以转轮，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复杀之！”催令还。既更生，具说其事。于是食牛肉者无复有患。出《幽明录》。

丘 友

乌程丘友，尝病死，经一日活。云，将去上天，入大廨舍，见一人著紫帟坐。或告友：“尔祖丘孝伯也，今作主录。”告人言友不应死，使人遣之，友得还去。出门，见其祖父母系一足，在门外树。后一月亡。出《录异记》。

庾 甲

颍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犹温，经宿未殓，忽然而寤。说初死，有两人黑衣来，收缚之，驱使前行。见一大城，门楼高峻，防卫重复。将庾入厅前，同入者甚众。厅上一贵人南向坐，侍直数百，呼为府君。府君执笔，简阅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尚未尽。”催遣之。一人阶上来，引庾出，至城门，语吏差人送之。门吏云：“须覆白，然后得去。”门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闲丽，曰：“庾君幸得归，

食牛人

桓玄掌权时，牛疫盛行。有一个人吃了死牛肉，得病死了。他复活后说，死后被人捉去，带到了天上。有个大官问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罪？”拘拿他的人回答说：“他犯了吃病死牛肉的罪。”那个大官

说：“如今人世间的牛命该轮回转世，它们的肉可以用来充当百姓的食物，你们怎么把吃牛肉的人杀死带到阴间呢？”命令赶快把他放还人间。这个人复活后，向人们详细地说了他在阴间经历的事。于是吃牛肉的人们再也没有得病的了。出自《幽明录》。

丘 友

乌程人丘友，曾经得病而死，过了一天又活过来了。他说，死后被带到天上，进了一座大府衙，看见一个戴紫色头巾的官坐在堂上。有人对丘友说：“这是你的祖父丘孝伯，现在是这里的主录官。”他说丘友不应该死，就派人送丘友回去，丘友得以离开。丘友出了阴府的大门，看见自己的祖父和祖母一只脚被绑在门外的树上。丘友还阳后一个月，他的祖父母果然死了。出自《录异记》。

庾 甲

颍川有个姓庾的，宋孝建年间得病死去，但心口还温热，一夜没有入殓埋葬，忽然又苏醒过来。他说刚死之后，有两个黑衣人来绑了他，赶着他往前走。来到一座大城，城楼很高，防卫一重又一重。他被带到一个大厅前，一起被带来的人很多。只见厅上朝南坐着一个大官，周围有好几百名侍从，都称他为府君。府君手拿着笔，查点被带来的人。点到庾某时，府君说：“这个人阳寿还未到期。”就催人放庾某还阳。一个人走下台阶，带庾某出去，来到城门前，告诉门官派人把庾某送回阳间。门官却说：“我得回府君那儿再请示一下，才能放他。”这时城门外有个女子，年纪有十五六岁，长得文雅秀丽，对庾某说：“你有幸能够生还，

而留停如此，是门司求物。”庾云：“向被录轻来，无所赍持。”女脱左臂三只金钏，投庾云：“并此与之。”庾问女何姓，云：“姓张，家在茅渚，昨霍乱亡。”庾曰：“我临亡，遣赍五千金，拟市材。若更生，当送此钱相报。”女曰：“不忍见君艰厄。此我私物，不烦还家中也。”庾以钏与吏，吏受，竟不覆白，便差人送去。庾与女别，女长叹泣下。庾既恍惚苏。至茅渚寻求，果有张氏新亡少女云。出《还冤记》。

李 除

襄阳李除，中时气死，其妇守尸。至夜三更，崛然起坐，抐妇臂上金钏甚遽，妇因助脱。既手执之，还死。妇伺察之。至晓，心中更暖，渐渐得苏。既活云：“吏将去，比伴甚多。见有行货得免者，乃许吏金钏，吏令还，故归取以与吏。吏得钏，便放令还。”见吏取钏去，不知犹在妇衣内。妇不敢复著，依事咒埋。出《续搜神记》。

张 导

齐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张导，字进贤。少读书，老饷术。每食不过二味，衣服不修装。既得疾，谓妻朱氏曰：“我死后，棺足周身。敛我服，但取今著者，慎勿改易。”

却被这样留下来，这是门官在向你索东西。”庾某说：“我被抓来时身上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带。”女子就摘下左臂上戴的三只金镯子递给庾某说：“就把这个给门官吧。”庾某问女子姓什么，女子说：“姓张，家在茅渚住，昨天因为得了霍乱病死的。”庾某说：“我死前，曾让人拿五千钱，是准备买棺木的。如果我能复生，一定用这钱报答你。”女子说：“我是不忍心看你在门官面前为难。这镯子是我私房的东西，就不麻烦你到我家去还了。”庾某把金镯子给了门官，门官就接受了，也没再去请示，便派人把庾某送出城来。庾某和那女子告别，女子长叹一声哭泣起来。庾某迷迷糊糊地就苏醒了。后来他到茅渚去寻找，果然有个张家的少女刚刚死去。出自《还冤记》。

李 除

襄阳人李除，得了流行传染病而死，他的妻子在尸旁守灵。到夜里三更时分，李除突然坐了起来，并用手急促地捋妻子手上的金镯子，妻子忙帮他把手上的镯子摘下来。李除拿着镯子，立刻又躺下死去了。妻子仔细地观察李除。到了早上，发现李除的心口变暖了，渐渐地苏醒过来。复活后，他对妻子说：“有差役把我带走，和我一起走的人很多。我看见有人给那差役送礼，差役就把他放了，我就对差役说我

要送给他金镯子，差役就让我回来，于是我就回来取了给他。他得了金镯子，就把我放回来了。”李除虽然看见那差役把金镯子拿走了，却不知金镯子还在妻子的衣服里。不过妻子不敢再戴那镯子了，就念了符咒把镯子埋了。出自《续搜神记》。

张 导

齐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张导，字进贤。他年轻时读书，老来常服食白术。每顿饭都不超过两样菜，穿衣服也不讲究。后来他得了病，对妻子朱氏说：“我死后，做的棺材只要能把我的尸身装进去就行。我的寿衣也用我现在穿的旧衣服，千万不要换别的。”

及卒，子乾护欲奉遗旨，朱氏曰：“汝父虽遗言如此，不忍依其言。”因别制四时服而敛焉。敛后一月日，家人忽闻棺中呼乾护之声，人皆一时惊惧。及至殡棺，见导开目，乃扶出于旧寝。翌日，坐责妻曰：“我平生素俭，奈何违言，易我故服？”谓子曰：“复敛我故服。”乾护乃取故衣敛之。敛后又曰：“但安棺中，后三日看之。若俨然，即葬；如目开，必重生矣。”后三日，乾护等启棺，见眼开，人皆惊喜，扶出遂生。谓子曰：“地府以我平生修善著德，放再生二十年。”导后位至建德令而卒。出《穷神秘苑》。

石长和

赵石长和者，赵国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余卒。家贫，未及殓，经四日而苏。说初死时，东南行，见二人治道，在长和前五十步。长和行有迟疾，二人亦随缓速，常五十步。而道之两边，棘刺森然，如鹰爪。见人甚众，群足棘中，身体伤裂，地皆流血。见长和独行平道，俱叹息曰：“佛子独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楼可数千间，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状大，著皂袍四缝，临窗而坐。长和拜之，阁上人曰：“石君来耶？一别二千余年。”长和便若忆得此别时也。相识中有冯翊牧孟丞夫妻，先死已积岁。阁上人曰：

张导死后，他的儿子乾护本打算按他的遗愿办丧事，但张导的妻子说：“你父亲虽然有这样的遗言，但我实在不忍心按他说的办。”就另

外做了四季的寿衣为张导装殓了。没过多久，家里人忽然听见张导在棺材里喊儿子乾护的声音，一时间家人都非常害怕。将要埋棺时，竟看见张导睁开了两眼，就把他扶出来送回他过去住的屋里。第二天，张导坐起来责备妻子说：“我一辈子都十分节俭，你为什么不按我的遗言料理我的丧事，竟把旧衣服换了下来？”接着就对儿子说：“重新用旧服装殓我。”乾护于是拿来旧衣服，重新装殓了父亲。装殓后张导又说：“你们只管把我放在棺材里，过三天再来看我。那时如果我表情严肃，就把我埋葬；如果我眼睛睁开，那就是我复活了。”过了三天，乾护和家人打开棺木，见张导两眼睁着，全家又惊又喜，立刻把张导扶出棺材，他就复生了。张导对儿子说：“地府见我一生行善积德，所以把我放回来再活二十年。”张导后来当了建德县令，才死去。出自《穷神秘苑》。

石长和

石长和，赵国高邑人。十九岁时，生病一个月后死去。他家很穷，还没等将他入殓，过了四天又复活了。他说刚死以后，往东南走，看见前面离他五十步远的地方，有两个人正在修路。长和走得时快时慢，那两个人也随着他走路的速度时缓时急，但始终保持着和长和五十步的距离。而道路的两旁长满了像老鹰爪子一样的荆棘。只见很多人在荆棘里跋涉，遍体鳞伤，地上都是血。这些人看见长和走在平坦的路上，都感叹地说：“只有信佛的人才能走在平坦的大路上。”长和再向前走，来到一片瓦屋，有好几千间楼房，房子都很高。楼上临窗坐着一个很高大魁梧、面方耳大的人，身穿有四条衣缝的黑袍子。长和拜见了他，楼上的人说：“石君来啦？我们一别已经有两千多年了。”长和听了这话，好像记起真和那人分别过似的。他相识的人中有冯翊的地方长官孟丞夫妻二人，他们已经死去很多年了。楼上的人说：

“君识孟丞不？”长和答曰：“识。”阁上人曰：“孟丞生时不能精进，今恒为我司扫除之役。孟妻精进，居处甚乐。”举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开窗，见长和，厚相慰问，遍访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还时，可更见过，当因附书也。”俄见孟丞执帚提箕，自阁

西来，亦问家消息。阁上人曰：“闻鱼龙超精进，为信耳。何所修行？”长和曰：“不食鱼肉，酒不经口，恒转尊经，救诸疾痛。”阁上人曰：“所传不妄也。”语久之，阁上人问都篆主者：“审案石君篆，勿谬滥也。”主者按篆：“余三十年。”阁上人曰：“君欲归不？”长和对：“愿归。”乃敕主者，以车骑两吏送之。长和拜辞，上车而归。前所行道，更有传馆吏民饮食储峙之具。倏忽至家，恶其尸，不欲附之，于尸头立。见其亡妹于后推之，踣尸面上，因得苏。法道人山，时未出家，闻长和所说，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时人也。出《冥祥记》。

古元之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斫棺，开已却生矣。元之云，当昏醉，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一神人，衣冠绛裳，曳帔，仪貌甚俊。顾元之曰：

“你认不认识孟丞？”长和说：“认识。”楼上人说：“孟丞在人世间不能积德行善，所以死后一直在我这里当清扫杂役。孟丞的妻子生前积德行善，所以她现在过得十分快乐。”说着用手指指西南一间房子说：“孟丞的妻子就住在那里。”这时孟妻打开窗子，看见了长和，就十分热情地问候他，一一打听自己家里的老老少少是否平安，并说：“石君回去时，请再去看看他们，顺便托您给我家捎封信。”不一会儿，长和看见孟丞拿着扫帚提着簸箕，从楼的西边走来，也向长和打听家里的情况。这时楼上的人说：“我听说鱼龙超行善积德做得很好，是真的。他是怎样修行的呢？”长和回答说：“他不吃鱼肉荤腥，不喝酒，持之以恒地诵经，平日常救危扶困解人疾苦。”楼上人说：“看来对他的传说是真实的了。”又谈了很久，楼上人问主管文书的官吏说：“你查一查石长和的案卷，千万别弄错了。”那官吏查完后回答说：“石长和还有阳寿三十年。”楼上人问长和道：“你想回人间吗？”长和回答说：“想回。”楼上人就指示管事的派两个官吏用车马送长和还阳。长和拜谢辞别后上车往回走。见来时的路上，增加了驿馆以及供过往官员百姓饮食用的器具。不大一会儿，长和就回到了自己

的家里，看见自己的尸体后心里十分厌恶，不想再让魂去附自己的肉身，就站在尸体的头旁边。这时长和已死的妹妹在他身后猛地一推，长和跌倒在自己的尸体上，因而苏醒过来。当时，法山道人还没有出家，听了长和讲述阴间的事，才下决心出家学佛。法山是咸和年间的人。出自《冥祥记》。

古元之

北魏尚书令古弼同族兄弟的儿子古元之，小时候寄养在古弼家，因贪酒而死。古弼十分疼爱这孩子，死后三天将他装殓。古弼很思念他，想再和他道个别，就让人把棺材打开，一看，古元之竟然复活了。古元之说，他喝酒喝得昏沉沉的，恍恍惚惚就像做梦一样。有人往他身上洒冷水，抬头一看，看见一个神人，穿着深红色衣裳，披着彩虹披肩，相貌很英俊。他看着元之说：

“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

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珉。石际生青彩箬筱，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晰。山顶皆平整如砥，清泉进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隰滋茂，莠秽不生。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纆，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经纬。异锦纤罗，不假蚕杼。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蠓蚁虱蜂蝎蛇虺守宫蜈蚣蛛蠹之虫，又无枭鸱鸢鵂鹠蝙蝠之属，及无虎狼豺豹狐狸菑駮之兽，又无猫鼠猪犬扰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暗聋跛蹙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欻然失其所在，虽亲族子

孙，皆忘其人，故常无忧戚。

“我叫古说，是你的远祖。我正要到和神国去，没有人为我挑行李做我的侍从，所以把你召来了。”说罢就让古元之背起一个大行囊，约有三十斤重。又给他一根一丈二尺多长的竹杖，让他骑上一匹马跟随在后面，飞行得非常快，常常腾起在半空中。

往西南走，不知走了多少里，过高山跨大河，突然就落下平地，已经到了和神国。这和神国里没有大山，最高的山也不过几十丈，山上全是碧绿的美石。石缝里生长着颜色深浅不一的细竹，到处都是奇花异果，细草散发着香气，各种珍禽在啼叫。山顶都像磨刀石一样平坦，有二三百条清泉从山石缝中流出飞溅到山下。原野上没有普通的树，结满各种果实以及相思子和石榴之类。每株果树都开着花，结着鲜红的果子，掩映在一丛丛翠绿的树叶里，纷繁交错结满树枝，一年四季不凋零。只是每年一次，悄无声息地花开花落，结出新果代替旧果，重新长出嫩的来，人们都察觉不到。田地到处都生长着瓠瓜，瓠瓜里长满了五谷粮食，这些粮食特别香甜美味，人世间的粮食没法和它相比。这粮食足够人吃的，人们不必依靠耕种。土地十分肥沃湿润，一点杂草都不长。每年一次，树木的枝干上会长出各种颜色的丝线，人们喜欢什么色的就从树上拿，然后随意编织。奇异细密的锦缎，不需要养蚕纺织就可以获得。一年四季气候总是温和美好，像人世间二三月时一样。这里没有蚊、虻、蟥、蚂蚁、虱子、马蜂、蝎子、毒蛇、壁虎、蜈蚣、蜘蛛、蠨蛸之类的害虫，也没有乌鸦、猫头鹰、鸱鸺、八哥、蝙蝠之类的飞禽，也没有豺、狼、虎、豹、狐狸、鼯鼠等凶猛的野兽，也没有猫、鼠、猪、狗之类侵扰危害性的动物。这里的人高矮美丑都一样，人们没有贪欲爱憎等等私欲。每一对夫妻都生二男二女，邻居间世代代通婚，女孩子一成人就出嫁，小伙子一到二十岁就娶妻。人们的寿命是一百二十岁，一辈子也不会发生疾病、夭亡、耳聋、哑巴、跛腿的事。百岁以下的人都能记得自己的年龄；百岁以上的人，就不知道自己多大岁数了。寿数到了的人会突然消失，不知去了哪里，即使他的亲戚子孙也很快就把他忘了，所以人们从来没有忧愁悲伤。

每日午时一食，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

无私积囤仓，余粮栖亩，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人人有婢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刍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而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知身之在事，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袭万物不至于摇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各各明惠。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

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之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吾既至此，回即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其所终也。出《玄怪录》。

这里的人每天中午才吃一次饭，其它时间就只喝点酒吃些水果。吃下去的东西也不知道消化到哪里去了，这里从来没有厕所。人们从来不私自存储粮食，多余的粮食都放在田地里，谁需要谁就去拿。这里的人也从来不种菜卖菜，野菜就足够人吃了。每十亩地里有口酒泉，味道甘美香醇。这个国的人每天扶老携幼地到处游玩，唱歌吟咏十分快乐，到晚上就散去，也没有人会喝醉。每个人都有仆人婢女，他们都天生谨慎，理解主人的需要，不用主人支使他们。随便一座房舍宅院，都华丽无比。这个国里的家畜只有马，都十分顺服，而且都是良马，从来不喂草料，自己吃野草，也不走近积聚粮食的田地。人们要骑就抓来骑，骑完就放掉，也没有人管它们。这个国里各种官员无一不备，但当官的人却感觉不到自己在当官，和老百姓们混在一起，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公务要他们处理。虽然有皇帝，但皇帝也不自认为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混在官员们中间，因为从来没有官员升降的事需要皇上来处理。这里也从没有雷电风雨，风总是轻柔温暖的，吹什么也不会吹掉。每十天下一次雨，而且下雨一定是在夜里，使土地滋润，河水通畅，但绝不会泛滥淹没什么。全国的人都相亲相爱，如同亲

戚，人人聪明智慧。没有什么经商买卖的事，因为谁也不贪图小利。

古说到这个国家后，对古元之说：“这就是和神国。虽然不是仙界，但风俗还不错。你回人间后，要向人们说说这里的情形。我已经到这里了，回去时会找别人给我背行囊，不用你了。”说罢就拿来酒请古元之喝。元之喝满几杯后，不知不觉地昏昏醉去，等醒来时，自己已经复活了。从此以后，古元之就对世事人情看得越来越淡漠了，做官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游山玩水，自号知和子。后来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出自《玄怪录》。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 及 阿 六 崔 君 刘 溉

朱 同 郇 澄 王 勋 苏履霜 景 生

许 琛

周子恭

唐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见大帝于殿上坐，裴子仪侍立。子恭拜，问：“为谁？”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唤许子儒，何为错将子恭来？即放去。”子恭苏，问家中曰：“许侍郎好在否？”时子儒为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则天闻之，驰驿向并州，问裴子仪。仪时为判官，无恙。出《朝野佥载》。

李 及

李及者，性好饮酒，未尝余沥，所居在京积善里。微疾暴卒，通身已冷，唯心微暖，或时尸语，状若词诉。家人以此日夜候其活。积七八日方苏。自云，初有鬼使追他人。其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饮酒不浇漓，乃引鬼使追及。

周子恭

唐武则天时，地官郎中周子恭突然亡故。他看见高宗在大殿上坐着，裴子仪站在旁边侍候。子恭叩拜高宗，高宗问：“这人是谁？”裴子仪说：“周子恭被带来了。”高宗说：“我叫的是许子儒，怎么把周子恭错抓来了？快放回去。”子恭苏醒后，问家人说：“许侍郎还安好吗？”当时许子儒任天官侍郎，已经病了，当天夜晚就死了。武则天听说这件事，便派人乘驿马到并州，打听裴子仪的消息。裴子仪当时任判官，没出什么事。出自《朝野佥载》。

李 及

有个叫李及的，非常爱喝酒，喝起酒来一滴也不洒，家住在京城积善里。有一天他得了很小的病，却突然死去，全身已冰凉，只有心口还有温热，还不时地嘟囔几句话，像是在申诉。家里人因此都日夜守在他的旁边盼望他活过来。过了七八天，李及才苏醒过来。他自己说，起初有个鬼卒在追捕别人。李及家原来有个女鬼，由于李及平日喝酒时一点也不洒在地上，女鬼喝不到酒，就把外面追捕别人的鬼卒领进来，让鬼卒把李及抓去了。

及知错追己，故屡尸语也。其鬼大怒，持及不舍。行三十余里，至三门，状若城府。领及见官，官问：“不追李及，何忽将来？”及又极理称枉。官怒，挞使者二十，令送及还。使者送及出门，不复相领。及经停曹司十日许，见牛车百余具，因问吏：“此是何适？”答曰：“禄山反，杀百姓不可胜数，今日车般死按耳。”时禄山尚未反，及言：“禄山不反，何得尔为？”吏云：“寻当即反。”又见数百人，皆理死按甚急。及寻途自还，久之至舍。见家人当门，不得入，因往南曲妇家将息。其妇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随还。见尸卧在床，力前便活耳。出《广异记》。

阿 六

饶州龙兴寺奴名阿六，宝应中死，随例见王。地下所由云：“汝命未尽，放还。”出门，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卖饼为业，亦于地下卖饼。见阿六忻喜，因问家人，并求寄书。久之，持一书谓阿六曰：“无可相赠，幸而达之。”言毕，推落坑中，乃活。家人于手中得胡书，读云：“在地下常受诸罪，不得托生，可为造经相救。”词甚凄切。其家见书，造诸功德。奴梦胡云：“劳为送书，得免诸苦。今已托生人间，故来奉谢，亦可为谢妻子。”言讫而去。出《广异记》。

李及知道自己被错抓，就不断申辩。鬼卒十分生气，抓住李及不放。带他走了三十多里，来到三座门前，样子好像是座官府。领他见官，官问鬼卒说：“我并没有让你抓李及，你怎么忽然把他抓来了？”李及忙大喊冤枉。官员大怒，打了那鬼卒二十鞭子，命令把李及送回人

间。鬼卒把李及送出门，就不再管他了。李及在官署待了大约十天，看见有一百多辆牛车，就问官吏：“这些车要到哪里去？”官吏说：“安禄山造反，杀死的百姓不计其数，这些牛车都是运死人案卷的。”当时安禄山还没有造反，李及就问：“安禄山没有造反，为什么这样做呢？”官吏说：“马上就会造反的。”接着又看见好几百人，都急急忙忙地在整理死人的案卷。后来，李及自己找到路往回走，很久才到家。他见家里人都堵在大门前，自己进不去，只好到南面巷子的妻子家里暂歇一阵。李及的妻子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就拿着李及的衣服器物，在半路上招李及的魂，李及就跟着妻子回家了。见自己的尸体躺在床上，李及用力向前一扑，就活过来了。出自《广异记》。

阿 六

饶州龙兴寺有个仆人叫阿六，宝应年间死了，按照惯例去见阎王。阴间的官员说：“你阳寿未尽，把你放回阳间。”临出门时，阿六遇见一个以前关系不错的胡人。这胡人活着时是卖饼的，现在他在阴间还是卖饼。他看见阿六后十分高兴，向阿六打听自己家人的情况，并求阿六给他往家捎封信。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封信对阿六说：“我没什么礼物送你，只有麻烦你把信捎给我家吧。”说完，猛地把阿六推进一个坑里，阿六就复活了。家人在阿六手里得到胡人的信，信上说：“我在阴间常受各种刑罚，不能托生转世，要为我抄写佛经才能使我得救。”信里的话说得很凄凉悲伤。胡人的家人见了信以后，就为他做各种功德。后来阿六梦见胡人对他说：“劳烦你为我送信，使我不再受苦遭罪。现在我已经托生到人世，特来感谢你，并请代我谢谢我的妻儿。”说完就离去了。出自《广异记》。

崔 君

故崔宁镇蜀时，犍为守清河崔君，既以启尹真人函，事具《灵仙篇》也。是夕，崔君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吕_諲也，与崔君友善。相见悲泣，已而谓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贵郡，何为辄开？今奉上帝命，召君按验，将如之何？”崔谢曰：“昏俗聒瞽，不识神仙

事，故辄开真人之函。罪诚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识不知者，俱得原赦。倪公宽之，庶获自新耳。”^譚曰：“帝命至严，地府卑屑，何敢违乎？”即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顷，按掾至，白曰：“崔君余位五任，余寿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寿十三年，尽夺其官。”崔又谢曰：“与公平生为友，今日之罪，诚自己招。然故人岂不能宥之？”^譚曰：“折寿削官，则固不可逃。然可以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廩禄，用副吾子之托。”崔又载拜谢。言粗毕，忽有云气蔼然，红光自空而下。^譚及庭掾仆吏，俱惊惧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于一室中，崔即于隙间潜视之。见^譚具巾笏，率庭掾，分立于庭，咸俯而拱。云中有一人，紫衣金鱼，执一幅书，宣道帝命。于是^譚及庭掾再拜受书。使驾云而上，顷之遂没。^譚命崔君出坐，启天符视之，且叹且泣，谓崔曰：“子识元三乎？元相国第三，名载也。”崔曰：“乃布衣之旧耳。”

崔 君

当初崔宁镇守蜀地时，犍为郡守清河人崔君因为打开了尹真人的一个匣子，这件事记载在《灵仙篇》中。当天晚上，就被阴曹地府召去了。那里的冥官就是已故的相国吕^譚，吕^譚生前和崔君是好友。在阴间相见后，两个人都悲伤地哭了起来，接着吕^譚对崔君说：“尹真人有个石匣子在你所管辖的郡里，你为什么随便地去打开它呢？现在我奉了上帝的命令，召你来查问这件事情，你让我怎么办？”崔君谢罪说：“我凡俗糊涂，寡闻少见，根本不懂得神仙的事，才随便打开了尹真人的石匣子。我的罪确定是很重的，但法典中有三种可以宽恕的情况，那些不了解情况不知道真相的，都应该被原谅赦免。如果您能饶恕我，我一定会改过自相的。”吕^譚说：“上帝的命令很严格，我这地位卑微的阴曹地府，怎么敢违抗上帝呢？”说罢就叫来一个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吏，叫他查一查崔君的卷宗。过了一会儿，小吏来向吕^譚报告说：“崔君在人间还可以再做五任官，还有十五年阳寿。现在根据上帝的旨意，把崔君的寿命减去十三年，并剥夺他的全部官职。”崔君听后又谢罪说：“我和您生前是好朋友，今天的罪，全是我自己招来的。然而作为老朋友就不能宽恕我一次吗？”吕^譚说：“折你

的寿命削你的官职，这本身是逃不掉的。但我可以想办法让你在人间再做两年代理的职务，然而薪俸是很高的，以不辜负你的嘱托。”崔君于是又连连拜谢。刚说完，忽然弥漫起了云雾，有一道红光从天而降。吕_谨以及堂上的官吏、仆役们都惊慌地站起来说：“天符来了！”吕_谨于是请崔君到另一个屋里暂避一下，崔君从门缝中向外偷看。见吕_谨戴好头巾拿好笏板，率领着官吏们分别站在厅堂两边，个个都低头拱手。这时云里有一个人，穿着佩有金鱼袋的紫色官服，手里拿着一张文书，宣读上帝的圣旨。宣读完了，吕_谨和官吏们连连跪拜并接过了圣旨。那使者便驾云而去，很快就不见了。吕_谨请崔君出来坐下，打开天符看，一面感叹一面哭泣，他问崔君说：“你认识元老三吗？元相国排行第三，名叫元载。”崔君说：“我和元载没做官时就是朋友。”

谨曰：“血属无类，吁，可悲夫！某虽与元三为友，至是亦无能拯之，徒积悲叹。”词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归。再拜而出，与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于榻，妻孥辈哭而环之。使者引崔俯于榻，魂与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装，尽室往蜀，具告于宁。宁遂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万。时元载方执国政，宁与载善，书遗甚多。闻崔之言，惧其连坐，因命亲吏赍五百金，赂载左右，尽购得其书百余幅，皆焚之。后月余，元载籍没。又二年，崔亦终矣。出《宣室志》。

刘 溉

彭城刘溉者，贞元中，为韩城令，卒于官。家甚贫，因寄韩城佛寺中。岁未半，其县丞窦亦卒，三日而寤。初窦生昼寐，梦一吏导而西去，经高原大泽数百里，抵一城。既入门，导吏亡去。生惧甚，即出城门。门有卫卒，举剑而列。窦生讯之，卫卒举剑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窦始知身死，背汗而髀栗。即南去，虽殆，不敢息。俄见十余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窦生，挈其手以泣。熟视之，乃刘溉。曰：“吾子何为而来？”窦具以告。曰：“我自与足下别，若委身于陷阱中，念平时时安可得？”因涕泣。窦即讯冥途事，

吕_諲说：“他将要被灭族了，唉，真是太可悲了！我和元载虽然是朋友，到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办法救他，只能增加我的悲叹。”说罢又哭了起来。然后，吕_諲就派了一个小吏送崔君还阳。崔君再三拜谢后，和那小吏一同上路。他们来到郡城官署后，崔君看见自己的尸体正躺在床上，妻儿们正围着哭泣。那使者领着崔君，让他俯身在床上，他的灵魂和肉身立刻合为一体，就醒过来了。崔君的家人对他说：“你已经死了三天，郡里已将你的死讯向观察使报告了。”崔君于是整理行装，全家赶到成都，把自己死而复活的事报告给了崔宁。崔宁就让崔君当代理副使，每月二十万钱俸禄。当时元载正执掌朝政，崔宁和元载是朋友，书信来往很多。崔宁听了崔君的话，怕自己受到元载的牵连而获罪，就派了个亲信带五百金，贿赂了元载身边的人，把他和元载的一百多封信都买回来，全烧掉了。过了一个多月，元载因罪被抄家。两年之后，崔君也死了。出自《宣室志》。

刘 溉

贞元年间，彭城人刘溉在韩城当县令，死在任上。他家很穷，家人只好暂时寄居在韩城的寺庙里。不到半年，这个县的县丞窦某也死了，过了三天又苏醒过来。起初窦生有一次白天睡觉，梦见来了一个差役领他上路往西走，经过高山大泽，走了好几百里，来到一座城下。刚进城门，领他的那个差役就不见了。窦生十分害怕，就又回头走出城门。城门两旁有很多举着刀剑的卫士。窦生就向他们问路，一个卫士用剑指南面说：“往这儿走，就是活路。”窦某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立刻吓得双腿发抖冷汗淋漓。赶快往南奔去，虽然累得要死，也不敢歇一口气。忽然看见有十几个人站在道旁，其中有一个人叫窦某的名字，并拉着他的手哭了起来。窦某仔细一看，原来是已死去的县令刘溉。刘溉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窦某就说了详情。刘溉说：“我自从和你分别以后，就像掉进了一个陷阱里，想回到生前，又怎么可能呢？”说罢便流下眼泪。窦某就向他打听阴间的情况，

溉泣不语。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无恙乎？”窦曰：“贤子侨居韩城佛寺中，将半岁矣。”溉曰：“子今去，为我问讯。我以穷泉困辱，

邈不可脱。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显之恨，何可尽道哉！”别谓窦曰：“我有诗赠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已而又泣。窦遂告别，未十余里，闻击钟声极震响，因悸而寤。窦即师锡从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语于人。出《宣室志》。

朱 同

朱同者，年十五时，其父为癭陶令。暇日出门，忽见素所识里正二人云：“判官令追。”仓卒随去。出癭陶城，行可五十里，见十余人临河饮酒。二里正并入岸坐，立同于后。同大忿怒，骂云：“何物里正，敢作如此事？”里正云：“郎君已死，何故犹作生时气色？”同悲泪久之。俄而坐者散去，同复随行。行至一城，城门尚闭，不得入。里正又与十余辈共食，虽命同坐，而不得食。须臾城开，内判官出。里正拜谒道左，以状引同过判官，判官问里正引同入城。立衙门，尚盘桓，未有所适，忽闻传语云：“主簿退食。”寻有一青衫人，从门中出，曳履徐行，从者数四。其人见同识之，因问：“朱家郎君，何得至此？”同初不识，无以叙展。主簿云：“曾与贤尊连官，情好甚笃。”遂领同至判官，与极言相救。

刘溉哭着不说话。好半天才问道：“我的妻子和孩子怎么样了，还平安吗？”窦某说：“你的儿子借住在韩城的寺庙里，快半年了。”刘溉说：“你回人间后，替我问候他们吧。我在阴间受困受辱，长久无法解脱。常常思念妻子和孩子，就像被人拉住后总想摆脱一样。阴阳两界生离死别的悲痛，怎能完全表达得出来呢？”他又对窦某说：“我赠你一首诗，这诗是：‘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说罢又哭了起来。窦某于是告别了刘溉，走了不到十多里，听见一阵很响亮的钟声，他吓了一跳，就苏醒过来了。窦某就是师锡的本家哥哥，他的外甥崔氏之子，常向人说起这件事。出自《宣室志》。

朱 同

朱同十五岁时，他的父亲是癭陶县令。有一天闲暇无事出门玩，忽然看见平时很熟的两个里长说：“判官让我们带你去。”朱同就慌忙地跟着去了。出了癭陶城，走了约五十里，看见十几个人在河边喝酒。两个里长一起走到岸边坐下，让朱同站在他们的身后。朱同大怒，骂道：“你们这两个里长算什么东西，怎么敢这样对待我？”里长说：“你已经死了，何必还像你活着时那样气势汹汹呢？”朱同一听，悲伤地哭了好一阵子。一会儿喝酒的人散了，朱同就又跟着里长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前，城门还没开，进不去。这时里长又跟十几个人在一起吃饭，虽然这次让朱同坐下来了，却不给朱同东西吃。不大会儿城门开了，一个判官走出来。里长就在道旁拜见了判官，又拿着解送公文带朱同一起参见判官，判官就让里长领着朱同进城。来到衙门前，徘徊了一阵，正不知该做什么时，衙门里面忽然传出话来说：“主簿大人退堂准备吃饭了。”不一会儿有一个穿青色衣衫的官员走出衙门口，趿拉着鞋慢腾腾地走，后面跟着好几个仆役。这位主簿认识朱同，问道：“朱家公子，到这儿来做什么呀？”朱同根本不认识主簿，不知说什么好。主簿说：“我曾和你父亲共过事，感情很好。”说完就领着朱同去见判官，极力替朱同求情想救他出阴间。

久之，判官云：“此儿算亦未尽，当相为放去。”乃令向前二里正送还。同拜辞欲出，主簿又唤，书其臂作主簿名，以印印之，诫云：“若被拘留，当以示之。”同既出城，忽见其祖父奴下马再拜云：“翁知郎君得还，故令将马送至宅。”同便上马，可行五十里，至一店。奴及里正，请同下马，从店中过。店中悉是大镬煮人，人熟，乃将出几上，裁割卖之。如是数十按，交关者甚众。其人见同，各欲烹煮。同以臂印示之，得免。前出店门，复见里正奴马等。行五十里，又至店。累度二店，店中皆持叉竿弓矢，欲来杀同。以臂印示之，得全。久之，方至癭陶城外。里正令同下马，云：“远路疲极，不复更能入城。”兼求还书与主簿，云送至宅讫。同依其言，与书毕，各拜辞去。同还，独行入城，未得至宅，从孔子庙堂前过，因入廊歇。见堂前西树下有人自缢，心亦不惧。乃入堂中假寐，忽然便醒。醒后使人视树，果有死人。出《广异记》。

郗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尝因选集，至东都。骑驴行槐树下，见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恶之，母云：“彼此俱闲，何惜来相？”澄坐驴上，以手授之。母看毕，谓澄曰：“君安所居？道里远近？宜速还家，不出十日，必死。”澄闻甚惧，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粮狱，或得福助。

过了半天，判官说：“这个少年的阳寿也还没尽，应该放他还阳。”说罢就让刚才送朱同来的那两个里长送他回去。朱同拜谢告辞后刚要走，主簿又叫住他，在朱同的手臂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印章，告诫他说：“如果在回去的路上被谁拘捕，你就把臂上的名字和印章给他们看。”朱同出了城，忽然看他祖父的仆人下马拜见说：“你祖父知道你被放回阳间，所以派我牵着马来送你回家。”朱同就骑上马，走了约五十里，来到一个店铺。里长和仆人请朱同下马，到店中来。店里尽是个大锅，锅里正在煮人肉，煮熟了，就捞出来放在案子上，切割着卖。这样的肉案子有几十个，前来进行交易的人很多。店里的人看见朱同，就抢着要把朱同下汤锅烹煮。朱同把臂上的印给他们看，才免了下汤锅。走出店门，又看见里长和牵马的仆人。走了五十里，又到了一家店铺。总共经过两家店，店里都是些拿着叉子、棍子、弓箭的人，要来杀死朱同。朱同又给他们看臂上的印，才得以幸免。走了很久，才来到瘿陶城外。里长让朱同下马，说：“我们一路奔波实在太累了，就不送你进城了。”又请朱同给主簿写封回信，说已经把他送到家了。朱同就按里长的要求写了信交给他们，互相拜别而去。朱同一个人进了城，没到家之前，从孔子庙前路过，就进去歇脚。看见庙堂西面的树下有一个人上吊，心里也没感到害怕。于是就到堂上小睡，忽然就醒过来了。醒来后他让人去看那棵树，树下果然有死人。出自《广异记》。

郗澄

郗澄，京兆武功人。曾因等候选官，到东都洛阳去。他骑着驴走到一棵槐树下，看见一个老妇，对他说：“我善于看手相。”请求给郗澄看一看。郗澄起初很讨厌她，老妇说：“你我都闲着没事，给你看看又有何妨？”郗澄就坐在驴上，把手伸给老妇。老妇看完后说：“你

家在哪里？离这里有多远？你最好赶快回家，因为不出十天你一定会死。”郜澄听了很害怕，就求老妇帮帮他。老妇说：“你给监狱的囚犯施舍些吃食，也许能得到神的佑助。

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粮狱。事毕，往见母，令速还，澄自尔便还。至武功，一日许，既无疾，意甚欢然，因脱衫出门。忽见十余人，拜迎道左。澄问所以，云：“是神山百姓，闻公得县令，故来迎候。”澄曰：“我不选，何得此官？”须臾，有策马来者，有持绿衫来者，不得已，著衫乘马，随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马趋澄拜。问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闻公新除长史，故此远迎。”因与所乘马载澄，自乘小驴随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夺澄马。澄问：“何故相迎，今复无礼？”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

其徒因驱澄过水，水西有甲宅一所，状如官府。门榜云“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问：“有何屈？”答云：“澄算未尽，又不奉符，枉被鬼拘录。”中丞问：“有状否？”澄曰：“仓卒被拘，实未有状。”中丞与澄纸，令作状，状后判检。旁有一人，将检入内。中丞后举一手，求五百千，澄遥许之。检云：“枉被追录，算实未尽。”中丞判放，又令检人领过大夫通判。至厅，见一佛廩小胡，头冠毡帽，著麋靴，在厅上打叶钱。令通云：“中丞亲人，令放却还生。”胡儿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复至王所通判，守门者就澄求钱。领人大怒曰：“此是中丞亲眷，小鬼何敢求钱？”还报中丞，中丞令送出外。

不然，一定不能免死。”郜澄按老妇说的，买了很多食物施舍给监狱。办完以后，又去见那老妇，老妇让他快快回家，郜澄就回家去了。到了武功，过了一天左右，他无病无灾，心里挺高兴，就脱了衣衫出门。忽然看见十多个人，在道旁跪拜迎接他。他问是怎么回事，那些人说：“我们是神山的百姓，听说大人被任命为县令，所以来迎候大人。”郜澄说：“我还没有参加选官，怎么会得了这个官呢？”不一会儿，有赶着马和拿着绿色官服的人来迎接，郜澄不得已，只好穿上官袍骑上马，跟他们走。走了十里，又有一个穿青绿袍子的官员，下马向郜澄跪拜。问是谁，回答说：“我现任慈州博士，听说大人新被

任命为长史，特来相迎。”说罢就把他的马给郜澄骑，他自己骑上小驴随行。走了二十多里，那博士突然把郜澄的马抢了去。郜澄问：“为什么你来迎接我，现在又如此无礼？”博士大笑说：“你不过是个刚死的鬼，阴司要抓你去，你哪是什么官呀！”

那些人赶着郜澄过了一条河，河西有一座府宅，像是衙门。门上的匾写着“中丞理冤屈院”。郜澄就大喊冤枉。中丞派人问他：“有什么冤屈？”他回答说：“我阳寿未到，也没有阴曹的符录传我，却被鬼卒硬抓了来。”中丞问：“有没有状子？”他说：“急匆匆被抓来，没有状子。”中丞就给郜澄纸，让他写状子，写完后中丞让人去查一查。只见旁边一个官员拿着簿子到里面去查。中丞又举起一只手掌，暗示向郜澄要五百千钱作贿赂，郜澄远远地示意答应给钱。不一会儿去查验的官员报告说：“郜澄是被错抓来的，他的阳寿确实没尽。”中丞听了就判决释放，又让那官员领他去见大夫进行裁决。来到一个厅前，见一个佛廩国的胡人少年，头戴毡帽，脚穿鹿皮靴子，在厅上玩打叶钱。领郜澄来的官员让他进去通报说：“这是中丞的亲属，命令放他还阳。”那胡人少年拿着公文进去，大夫同意中丞的判决，郜澄就出来了。又来到王所在的地方进行裁决，门口把守的人向郜澄索贿。领郜澄来的官员大怒说：“这是中丞的亲属，你这小鬼竟敢要钱？”又回去向中丞报告，中丞就让人把郜澄送出门外。

澄不知所适，徘徊衢路。忽见故妹夫裴氏，将千余人西山打猎。惊喜问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几成闲鬼，三五百年，不得变转，何其痛哉！”时府门有赁驴者，裴呼小儿驴，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钱与之。澄得还家，心甚喜悦。行五六里，驴弱，行不进。日势又晚，澄恐不达。小儿在后百余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儿走至，以杖击驴。惊澄堕地，因尔遂活。出《广异记》。

王 勋

华州进士王勋，尝与其徒赵望舒等入华岳庙。入第三女座，悦其倩巧而蛊之，即时便死。望舒惶惧，呼神巫，持酒饌，于神前鼓舞，久之方生。怒望舒曰：“我自在彼无苦，何令神巫弹琵琶呼我为？”众

人笑而问之，云：“女初藏已于车中，适缝综，被望舒弹琵琶告王，令一黄门搜诸婢车中。次诸女，既不得已，被推落地，因尔遂活矣。”出《广异记》。

苏履霜

太原节度马侍中燧小将苏履霜者，顷事前节度使鲍防。从行营日，并将伐回纥。时防临阵指一旗刘明远，以不进锋，命履霜斩之。履霜受命，然数目明远，遽进，

郗澄不知该往哪里走，就在大道上徘徊。忽然看见已亡故的妹夫裴氏带着一千多人去西山打猎。裴氏惊喜地问郗澄：“你怎么到这里来了？”郗澄就详细说了情况。裴氏说：“你如果不遇见我，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到处游荡的闲鬼，三五百年也不能转世，那将多么悲惨啊！”当时府门外有租驴的，裴氏就叫来一个赶驴的少年，让他把郗澄送回家去，自己拿出二十五千钱付了驴钱。郗澄能回家了，心里很高兴。走了五六里地，驴因为太瘦弱走不动了。而且天色将晚，郗澄担心到不了家了。那赶驴的少年在他后面有百余步，正悠闲地唱着歌。郗澄大声招呼他，少年走过来，用棍子打了驴一下。郗澄吓了一跳，摔了下来，就活过来了。出自《广异记》。

王 勋

华州有位进士叫王勋，有一次和同伴赵望舒等人逛华山岳庙。他们来到庙中第三座女神像前，王勋看那女神像非常美丽动人，就勾引调戏女神，当时就倒地死去了。赵望舒吓坏了，立刻找来女巫，供上酒肉，在神像前又唱又跳，过了很久，王勋才苏醒过来。王勋苏醒后很生气地对赵望舒说：“我在那边一点罪都没遭，你为什么让神婆子弹琵琶喊我？”大家笑着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王勋说：“我一开始被神女藏在她的车子里，两个人刚要缠绵交欢，被赵望舒找的神婆子弹着琵琶告到大王那里，大王下令让黄门官搜查每个婢女的车。搜到这个神女的车时，她没办法，才把我推到地上，我就活过来了。”出自《广异记》。

苏履霜

太原节度使、侍中马燧的手下有位年轻将领名叫苏履霜，曾在前任节度使鲍防帐下任职。在跟随鲍防的日子里，曾跟鲍防一起率部队讨伐回纥。当时鲍防亲自在阵前指挥，他指着第一旗的刘明远，因他没有往前冲，就命令苏履霜斩了他。苏履霜得到命令，几次用眼神向刘明远示意，刘明远立即冲上前去，

得脱丧元之祸。后十余年卒。履霜亦游于冥间，见明远。乃谓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无因酬德，今日当展素愿。”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趋此途，必遇舍利王。王平生曾为侍中之部将也。见而诉之，必获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间，果逢舍利王弋猎。舍利素识履霜，惊问曰：“何因至此？”答曰：“为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来，宜速反。”遂命判官王凤翔令早放回，兼附信耳。谓履霜曰：“为余告侍中，自此二年，当罢节。一年之内，先须去，入赴朝廷。郎君早弃人世。慎勿泄之。”凤翔检籍放归。至一关门，逢平生饮酒之友数人，谓履霜曰：“公独行归，余曹企慕，所不及也。”生五六日，遂造凤翔。凤翔逆已知之，问云：“舍利何词？”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凤翔曰：“余亦知之。汝且归，余候隙，当白侍中。”旬日，遂与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讯之，履霜亦具所见。凤翔陈告后，所验一如履霜所言。盖凤翔生自司冥局，隐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还生而泄也。出《玄怪录》。

景 生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于经籍，授胄子数十人。岁暮将归，途中偶逢故相吕谭。以旧相识，遂以后乘载之而去。群胄子乃散报景生之家。而景生到家，身已卒讫，

逃脱了丢脑袋的大祸。过了十多年，刘明远死了。苏履霜此时也去了阴间，见到了刘明远。刘明远就对履霜说：“昔日蒙你好心救过我的命，想报答却没机会，今天正好了却我的心愿。”说罢指着前面一条长满荆棘的路说：“你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定会遇到舍利王。舍利王生前曾是马侍中的部将。你看见舍利王后向他求诉，他一定能救

你逃出阴间。”说完就让履霜快走，履霜就走上了刘明远指的路。走了一二十里，果然遇见正在打猎的舍利王。舍利王认识履霜，惊奇地问：“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履霜说：“是被冥府召来的。”舍利王说：“你不该来，最好赶快回去。”说完就命令判官王凤翔快放履霜回人间，并让履霜捎信。他对履霜说：“替我告诉马侍中，两年内，他会被免去节度使的官。所以一年之内，要先自动离职，到朝廷去。他的儿子会很早就死去。这些事千万不要泄露出去。”王凤翔就查验簿册放履霜还阳。履霜走到一个城关的门前，遇见了他在人间的几个酒友，他们对履霜说：“你独自被放回人间，我们太羡慕你了，可真是比不了你。”履霜复活后，过了五六天，就去见王凤翔。其实王凤翔事先已经知道了，问：“舍利王说了些什么？”履霜说：“他说了些话，但不让我告诉别人。”王凤翔说：“我也知道。你先回去吧，我找机会，就告诉马侍中。”过了十天，他就和履霜一同去禀报马侍中。马侍中召履霜讯问，履霜就说了他在阴间所经历的事。王凤翔说了情况以后，一验证，和履霜说的完全一样。原来王凤翔在人世时就在阴间任有官职，一直保密没有人知道，由于履霜的复活，这事才泄露了。出自《玄怪录》。

景 生

景生是河中猗氏人。他对儒家典籍十分精通，曾教授过几十个国子学的生员。年末要回家的时候，他在路上偶然遇到了已去世的相国吕谭。吕谭因为和景生过去有交往，就让景生坐在自己随从的马车里，带着他走了。景生的学生们于是纷纷到景生家里去报信。然而景生已经在家里了，并且已经死了，

数日乃苏。云：“冥中见黄门侍郎严武、朔方节度使张或然。”景生善《周易》，早岁兼与吕相讲授，未终秩，遇吕相薨。乃命景生，请终余秩。时严、张俱为左右台郎，顾吕而怒曰：“景生未合来，固非冥间之所勾留。奈何私欲而有所害？”共请放回，吕遂然之。张尚书乃引景生，属两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闰正月三日，当起北屋，妨曾子新妇。为报止之，令速罢，当脱大祸。及景苏数日，而后报其家。屋已立，其妻已亡矣。又说曾子当终刺史，夫子亦为刺史，而不

正拜。后果如其言。出《玄怪录》。

许 琛

王潜之镇江陵也，使院书手许琛因直宿，二更后暴卒，至五更又苏。谓其侪曰：初见二人黄衫，急呼出使院门，因被领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荆棘榛莽之中微有径路。须臾，至一所楔门。高广各三丈余，横楣上，大字书标榜，曰“鸦鸣国”。二人即领琛入此门。门内气黯惨，如人间黄昏已后。兼无城壁屋宇，唯有古槐万万株。树上群鸦鸣噪，咫尺不闻人声。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许，方过其处。又领到一城壁，曹署牙门极伟，亦甚严肃。二人即领过曰：“追得取乌人到。”厅上有一紫衣官人，据案而坐，问琛曰：“尔解取鸦否？”琛即诉曰：“某父兄子弟少小皆在使院执行文案，实不业取鸦。”官人即怒，因谓二领者曰：

过了几天又复活了。他说：“我在阴间见到了黄门侍郎严武和朔方节度使张或然。”景生通晓《周易》，过去曾经给相国吕谭讲授过，还没讲完，吕相国就去世了。这次吕相国把景生召到阴间，就是让他把剩余的讲完。当时严武和张或然分别担任左右台郎，他们生气地对吕谭说：“景生不应该来，阴间本身就不是他的逗留之地。怎能为了你的私欲而加害于他？”他们一起请求把景生放回去，吕谭就同意了。张或然于是拉过景生，托他照顾自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曾子，一个叫夫子。曾子打算闰正月初三盖北屋，但这北屋会妨害他新娶的妻子。他托景生告诉家里人，让他们立即停止盖房，就可以免去大祸。景生复活后，过了几天才去告诉曾子家不要盖房的事。然而房已经盖起来了，曾子的妻子已经死了。景生在阴间时又听张或然说，曾子最终的官职会是刺史，夫子也能当上刺史，但不是通过正式任命当上的。后来果然是这样。出自《玄怪录》。

许 琛

王潜镇守江陵时，使院里有个叫许琛的抄书吏夜里值宿，二更后突然死去，到了五更又复活了。他对同事们说：起初看见两个穿黄衫

的人，很急促地把他叫出使院门外，就带着他走了。往北走了约六七十里，荆棘草丛中隐约有条小路。不一会儿来到一座两旁立有木柱的大门前。大门高宽都有三丈多，横楣处挂着一块大字写的牌匾，上写“鸦鸣国”。那两个人就领许琛进了门。门内阴森昏暗，像人世间黄昏以后那样。也没有城墙房舍，唯有千万株古槐。树上成群的乌鸦在乱叫，声音大得人面对面说话都听不见。又走了大约四五十里，才算过了这块地方。两个人又领许琛来到一堵城墙下，见官府衙门建造得十分宏伟，也很庄严。两个人就领他进府衙报告说：“捕杀乌鸦的人已抓到。”堂上有一个紫衣官人坐在桌子后面，问许琛说：“你很会捕捉乌鸦吗？”许琛连忙辩解说：“我的父兄子弟从小就在使院里从事文案工作，实在没有捕捉过乌鸦。”那官人大怒，对两个领他来的人说：

“何得乱次追人？”吏良久惶惧伏罪，曰：“实是误。”官人顾琛曰：“即放却还去。”

又于官人所坐床榻之东，复有一紫衣人，身长大，黑色，以绵包头，似有所伤者，西向坐大绳床。顾见琛讫，遂谓当案官人曰：“要共此人略语。”即近副阶立，呼琛曰：“尔岂不即归耶？见王仆射，为我云，武相公传语仆射，深愧每惠钱物。然皆碎恶，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万张纸钱，望求好纸烧之，烧时勿令人触，至此即完全矣。且与仆射不久相见。”言讫，琛唱喏。走出门外，复见二使者却领回。云：“我误追你来，几不得脱。然君喜当取别路归也。”琛问，曰：“所捕鸦鸣国，周递数百里，其间日月所不及，终日昏暗，常以鸦鸣知昼夜。是虽禽鸟，亦有谪罚。其阳道限满者，即捕来，以备此中鸣噪耳。”又问曰：“鸦鸣国空地奚为？”二人曰：“人死则有鬼，鬼复有死。若无此地，何以处之？”初琛死也，已闻于潜。既苏，复报之。潜问其故，琛所见即具陈白。潜闻之，甚恶即相见之说，然问其形状，真武相也。潜与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于月晦岁暮焚纸钱以报之。由是以琛言可验。遂市藤纸十万张，以如其请。琛之邻而姓许名琛者，即此夕五更暴卒焉，时大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仆射亡矣。出《河东记》。

“你们怎么可以乱抓人呢？”两个人惊惶恐惧了半天，认罪说：“我们确

实是抓错了。”官人看着许琛说：“现在就放你回人间去。”

官人坐的床榻东面还有一个紫衣人，身材高大，黑皮肤，头上包着绵布，好像是受了伤，脸朝西坐在一张大绳床上。他看了看许琛，对坐在桌案后面的官人说：“我要跟他说几句话。”就站到旁边的台阶处，招呼许琛说：“你不是马上要回人间了吗？你看见王仆射，替我传话，就说武相公告诉他，十分感谢他常送来钱物。但钱都是破的，没法使用。现在我这里有急事，需要五万张纸钱，希望他一定用好纸钱烧掉，烧的时候不要让人碰，这样我收到的纸钱就能是完整的了。此外我和王仆射不久就会相见了。”说完后，许琛大声地答应了。走出大门外，又看见抓他来的那两个人来送他回家。他们说：“我们错抓了你，差点使你回不了人世。然而可喜的是你可以走另一条路回家了。”许琛问他们鸦鸣国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抓你的鸦鸣国，方圆好几百里，太阳月亮都照不进这个国来，常年黑暗，只能以乌鸦的叫声来区分昼和夜。这些乌鸦虽然是鸟类，对它们也有贬谪和惩罚。那些在人世间寿命已到期的乌鸦，就被抓到这里，让它们在这里鸣叫。”许琛又问：“鸦鸣国里的那些空地是干什么用的？”二人说：“人死了变成鬼，但鬼也会死。如果没有这些空地，鬼死了以后往何处放呢？”许琛当初死的消息已有人报给王潜了。许琛复活后，又报告了王潜。王潜就问许琛到底是怎么回事，许琛详细述说了在阴间的经历见闻。王潜听说武相公说很快就会与自己相见，心里很厌恶，然而问许琛武相公的长相，还真就是他。王潜当初和武相公关系很好，每次升官都是武相公提拔的，所以武相公死后，王潜经常在月末和年末烧些纸钱报答他。所以他认为许琛说武相公的事是真的。于是王潜就买了十万张藤纸烧了，以满足武相公的请求。这天夜里五更，许琛一个同名同姓的邻居突然死去，这是太和二年四月的事。到了太和三年正月，王仆射也死了。出自《河东记》。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

崔 绍 辛 察 僧彦先 陈龟范

崔 绍

崔绍者，博陵王玄^晔曾孙。其大父武，尝从事于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从事于南海，常假郡符于端州。直处官清苦，不蓄羨财，给家之外，悉拯亲故。在郡岁余，因得风疾，退卧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贫，无何，寝疾复久，身谢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属辈不克北归。绍遂孜孜履善，不堕素业。南越会府，有摄官承乏之利，济沦落羁滞衣冠。绍迫于冻馁，常屈至于此。贾继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则绍之子婿，因缘还往，颇熟其家。大和六年，贾继宗自琼州招讨使改换康州牧，因举请绍为掾属。康之附郭县曰端溪，端溪假尉陇西李彘，则前大理评事景休之犹子。绍与彘，锡类之情，素颇友洽。崔、李之居，复隅落相近。彘之家，畜一女猫，常往来绍家捕鼠。南土风俗，恶他舍之猫产子其家，以为大不祥。彘之猫产二子于绍家，绍甚恶之，因命家童絜三猫于筐篋，加之以石，复以绳固筐口，投之于江。

崔 绍

崔绍是博陵王崔玄^晔的曾孙。他的祖父叫崔武，曾在桂林做官。父亲崔直，元和初年也在南海做官，曾代理端州刺史。崔直为官清苦，从不聚敛余财，所得薪俸除了养家糊口外，都用于周济亲朋。他在郡里待了一年多，因为得了中风，退居客舍，卧床不起好几年。本来就很穷，又得了重病卧床很久，身死之日，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因此家里的亲戚也没有能力回北方故土。崔绍于是勤勉行善，从未丧失清白的节操。南越的节度使府可以安排代理官职，以帮助那些漂泊、沦落的士大夫。崔绍迫于饥寒，常常屈身来到这里。贾继宗的表兄夏侯氏的儿子，就是崔绍的女婿，因为这层关系，二人交往很密，

贾继宗对他家很熟。太和六年，贾继宗由琼州招讨使改任康州刺史，就举荐崔绍到州衙里任佐吏。康州所属有个县叫端溪，代理县尉陇西人李彧是前任大理评事李景休的侄子。崔绍与李彧有同僚的交情，一直处得很融洽。崔、李两家住得也很近。李彧家里养了一只母猫，常跑到崔绍家抓耗子。南方有种民俗，十分讨厌别人家的猫在自己家产崽，认为这是很不吉利的事。李彧家的母猫在崔绍家生了两只猫崽，崔绍十分厌恶，就让家童把三只猫拴在一个筐子里，弄了些石头装在里面，又用绳子把筐口拴死，扔到了江里。

是后不累月，绍丁所出荥阳郑氏之丧，解职，居且苦贫。孤孀数辈，饘粥之费，晨暮不充。遂薄游羊城之郡，丐于亲故。

大和八年五月八日发康州官舍，历抵海隅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达雷州。绍家常事一字天王，已两世矣。雷州舍于客馆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热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殁。将殁之际，忽见二人焉，一人衣黄，一人衣皂，手执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绍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为恶，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杀无辜三人，冤家上诉，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当与冤家对命，奈何犹敢称屈，违拒王命？”遂展帖示。绍见文字分明，但不许细读耳。绍颇畏誓，不知所裁。顷刻间，见一神人来，二使者俯伏礼敬。神谓绍曰：“尔识我否？”绍曰：“不识。”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为尔家供养久矣，每思以报之。今知尔有难，故来相救。”绍拜伏求救。天王曰：“尔但共我行，必无忧患。”王遂行，绍次之，二使者押绍之后。通衢广陌，杳不可知际。行五十许里，天王问绍：“尔莫困否？”绍对曰：“亦不甚困，犹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逡巡，遥见一城门，墙高数十仞，门楼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侧立敬惧。更行五里，又见一城门，四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之礼，亦如第一门。又行三里许，复有一城门，其门关闭。天王谓绍曰：“尔且立于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过。食顷，闻摇铎之声，城门洞开。见十神人，

此后不到一个月，崔绍的母亲荥阳人郑氏去世，崔绍罢官守孝，生活更加贫苦了。家里有好几辈的孤儿寡母，连喝粥的钱都供不上，天天吃不饱饭。崔绍实在没办法，就在广州游荡，向亲戚朋友们乞求。

他于太和八年五月八日从康州官舍出发，走遍了海边的几个郡，到这年的九月十日，到了雷州。崔绍家里经常供奉一字天王，已经供了两代。崔绍到雷州后住在旅店里，当月二十四日，他突然得了热病，过了一夜更重了，第二天就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两个人，一个穿黄衣，一个穿黑衣，手里拿着公文对他说：“我们奉大王的命令追捕你。”崔绍一开始很抗拒，说：“我一辈子做善事，从未做过恶，如今我犯了什么罪，要被你们捉去呢？”两个使者大怒，说：“你杀害了三个无辜的人，被害人告了你，上天下了公文，让大王审问你。准备让你为受害人抵命呢，你怎么还敢叫屈，抗拒王命？”说罢展开手中的公文给他看。崔绍见上面的字写得很清楚，但不许他细看。崔绍这时心里十分害怕，不知如何是好。顷刻间，见来了一个神人，两个使者赶快伏在地上恭敬叩拜。神人对崔绍说：“你认识我吗？”崔绍说：“不认识。”神说：“我就是一字天王。你家供奉我多年了，我常常想报答你。现在我知道你遭了难，所以来救你。”崔绍跪伏在地下求一字天王相救。天王说：“你尽管跟我走吧，一定不会有灾难。”说罢天王就走了，崔绍紧跟着天王，那两个使者在崔绍身后押着。四通八达的宽广大路，不知其边际。走了五十多里，天王问崔绍：“你累不累？”崔绍回答说：“也不太累，还能支撑二三十里。”天王说：“快到了。”很快，远远看见一个城门，城墙有几十仞高，门楼很高大，有两个神把守着。他们见天王来了，都敬畏地侧身站立。又走了五里，又看见一个城门，有四个神守着。这四个神见了天王后，表现得也像第一个城门前的神那样。再走三里多地，又有一个城门，但城门关着。天王对崔绍说：“你先站在这儿等着，我先进城去。”说罢天王就腾空飞进了城。过了一顿饭工夫，听见城门上的大锁有摇动声，城门大开。见有十个神人，

天王亦在其间，神人色甚忧惧。更行一里，又见一城门，有八街，街极广阔，街两边有杂树，不识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数，皆罗立于树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门，门两边各有数十间楼，并垂帘。街衢人物颇众，车马合杂，朱紫缤纷。亦有乘马者，亦有乘驴者，一似人间模样。此门无神看守。更一门，尽是高楼，不记间数。珠帘翠幕，眩惑人目。楼上悉是妇人，更无丈夫。衣服鲜明，装饰新异，穷极奢丽，非人寰所睹。其门有朱旗，银泥画

旗，旗数甚多，亦有著紫人数百。

天王立绍于门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领绍到一厅，使者先领见王判官。既至厅前，见王判官著绿，降阶相见，情礼甚厚，而答绍拜，兼通寒暄，问第行，延升阶与坐，命煎茶。良久，顾绍曰：“公尚未生。”绍初不晓其言，心甚疑惧。判官云：“阴司讳死，所以唤死为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吃，此非人间茶。”逡巡，有著黄人，提一瓶茶来。云：“此是阳官茶，绍可吃矣。”绍吃三碗讫。判官则领绍见大王，手中把一纸文书，亦不通入。大王正对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只为此人来。”大王曰：“有冤家上诉，手虽不杀，口中处分，令杀于江中。”天王令唤崔绍冤家。有紫衣十余人，齐唱喏走出。顷刻间，有一人著紫襦衫，执牙笏，下有一纸状，领一妇人来，兼领二子，皆人身而猫首。

天王也在中间，看他们的神色都很忧虑恐惧。又走了一里地，又见一个城门，城里有八条街，街道十分宽阔，两边种着各种树木，认不出来是什么树。街上有很多的神人，数不清有多少，都排列着站在树下。八条街中有一条街最大。顺着这条街往西走，又有一个城门，门两旁各有好几十间楼房，都挂着帘子。街道上各种人很多，车轿混杂，高官繁多。有骑马的，也有骑驴的，和人世间的街市一模一样。这个城门没有神看守。又过了一道城门，尽是高楼，数不清有多少间。楼上的房门都挂着珠帘翠幕，看得人眼花缭乱。楼上全都是女人，没有一个男人。她们的衣服十分鲜艳华丽，佩戴的首饰非常新奇，极尽高贵绚丽，非人间所见。每家门上都挂着朱红的旗子，用银粉绘制，旗子数量很多，还有好几百个穿紫衣服的人。

天王让崔绍在城门外先站一会儿，自己先走进去了。那两个使者领着崔绍来到一座大厅堂上，让他先见一见王判官。到了大堂前，穿着绿袍的王判官谦逊地和崔绍相见，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崔绍施礼回拜，问寒问暖，问他在兄弟间的排行，并请崔绍走上大堂就座，还让人煎茶。过了很长时间，王判官才看着崔绍说：“你还没有生。”崔绍不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心里十分惊慌。王判官解释说：“阴间忌讳说死，所以把死叫作生。”说罢就催人快点上茶，茶端上来以后，王判官说：“这茶你不要喝，因为它不是人世间的茶。”很

快，有个穿黄衣服的人提了一壶茶来。王判官说：“这才是阳间的官茶，你可以喝了。”崔绍喝了三杯茶。判官于是带他去见大王，手里拿着一张公文，也不经过通报就进去了。大王正和一字天王对面而坐。天王问大王说：“我就是为这个人而来的。”大王说：“有受害人上诉，尽管他没有亲手杀人，但是他曾经亲口下了命令，让别人把受害人杀死在江里。”天王命人传唤被崔绍杀害的人。有十几个穿紫衣服的人齐声答应并叉手行礼，走出了大堂。不一会儿，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的袍衫，手里拿着象牙笏板，笏板下有一张状纸，领着一个女人上了堂，还跟着两个孩子，这三个人都是猫头人身。

妇人著惨裙黄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冤家号泣不已，称崔绍非理相害。天王向绍言：“速开口与功德。”绍忙惧之中，都忘人间经佛名目，唯记得《佛顶尊胜经》，遂发愿，各与写经一卷。言讫，便不见妇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绍升阶与坐，绍拜谢大王，王答拜。绍谦让曰：“凡夫小生，冤家陈诉，罪当不赦，敢望生回。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绍实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毕，即还生路。存殁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问绍：“公是谁家子弟？”绍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与公是亲家，总是人间马仆射。”绍即起申叙：“马仆射犹子礪夫，则绍之妹夫。”大王问：“礪夫安在？”绍曰：“阔别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来，奉天符令勘，今则却还人道。”便回顾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处？”判官曰：“便在某厅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绍复咨启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极崇，则合却归人天，为贵人身。何得在阴司职？”大王笑曰：“此官职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职，总滥蒙司徒知爱，举以自代，所以得处此位。岂容易致哉？”绍复问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严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处此，杜公替之。”绍又曰：“无因得一至此，更欲咨问大王，绍闻冥司有世人生籍。绍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间官职。然顾有亲故，愿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则不可得见，缘与公是亲情，特为致之。”大王顾谓

那女人穿着淡色裙子黄衫子，一个女孩穿着同样的衣服，一个男孩穿着黑衫。三个受害人在大堂上哭号不止，说崔绍无缘无故地杀害了他

们母子。这时天王对崔绍说：“你赶快答应为他们做功德。”崔绍由于又慌又怕，竟一时想不起在人间常念的佛经的名字了，只记得有一部《佛顶尊胜经》，就忙许愿说为他们各自抄写一卷经文。刚许完愿，那三个告状的就消失了。大王和一字天王就让崔绍走上台阶来坐下，崔绍忙向大王拜谢，大王也施礼回拜。崔绍非常谦恭地说：“我是一个凡夫俗子，被受害人控告，是不该得到宽恕的，怎敢期望生还。大王尊贵显要，还这样向我还礼，我实感不安。”大王说：“你的事已经处理完了，马上可以返回人间了。死生是完全不同的两界，所以我不该接受你的拜礼。”大王崔绍问：“你是谁家的子弟？”崔绍详细说出了自己的族系。大王说：“你说的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和你还是亲戚，我就是马总，人世间的马仆射。”崔绍一听立刻站起来说：“马仆射的侄子碯夫，就是我的妹夫。”大王问：“碯夫现在何处？”崔绍说：“我们分别很久了，只知道他寄居在杭州。”大王又说：“这次捕你到阴间请不要责怪我，我是奉了上天的命令审你的案子，现在放你还阳吧。”说着回头问王判官道：“崔公子现在在什么地方住？”王判官说：“就在我厅中安置。”天王说：“很好。”崔绍又询问大王：“大王在世时，德高望重，官位颇尊，现在应该归入天界，成为仙人。怎么在阴司做官呢？”大王笑着说：“我这个官职很来之不易。我的前任是杜司徒，我受司徒的赏识喜爱，所以他才推荐我代替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岂是随随便便就能当上的？”崔绍又问：“杜司徒又替换了谁的官职呢？”大王说：“杜司徒替换的是李若初。因为李若初性情严酷不够宽厚，所以上帝不让他长期任此官，就让杜司徒替换了他。”崔绍又说：“我偶然到阴间来一趟不容易，还想请问大王，我听说冥府有登记投生者的名册。我没有什么才能，又身患疾病，不敢奢望做官了。然而我还有些亲友，我想知道一下他们的情况，不知行不行？”大王说：“别人的是不许看的，看在你我是亲戚的份上，特别照顾你一下吧。”大王回头对

王判官曰：“从许一见之，切须诚约，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则终身暗哑。”又曰：“不知绍先父在此，复以受生？”大王曰：“见在此充职。”绍涕泣曰：“愿一拜觐，不知可否？”王曰：“亡歿多年，不得相见。”

绍起辞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绍到王判官厅中，铺陈贍给，一似人间。判官遂引绍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楼，便引绍入门。满壁悉是金榜银榜，备列人间贵人姓名。将相二色，名列金榜。将相以下，悉列银榜。更有长铁榜，列州县府僚属姓名。所见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谢世者，则随所落籍。王判官谓绍曰：“见之则可，慎勿向世间说榜上人官职。已在位者，犹可言之，未当位者，不可漏泄，当犯大王向来之诫。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报。其阴司诛责恶人颇甚。”绍在王判官厅中，停止三日。旦暮严，打警鼓数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绍问判官曰：“冥司诸事，一切尽似人间。惟空鼓而无角，不知何谓？”判官曰：“夫角声者，象龙吟也。龙者，金精也。金精者，阳之精也。阴府者，至阴之司。所以至阴之所，不欲闻至阳之声。”绍又问判官曰：“闻阴司有地狱，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狱名目不少，去此不远。罪人随业轻重而入之。”又问：“此处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绍又问：“王城之人如海，岂得俱无罪乎？而不入地狱耶？”判官曰：“得处王城者，是业轻之人，不合入地狱。候有生关，则随分高下，各得受生。”

王判官说：“允许他看一下吧，不过千万提醒他，不许有丝毫泄露。如果泄露，就会一辈子成为哑巴。”崔绍又问：“不知道我已故的父亲是仍在阴间，还是已经转世托生了呢？”大王说：“他现在在阴间任职。”崔绍哭着说：“我想和先父见上一面，不知允许不允许？”大王说：“他已经去世多年，你们不能见面了。”

崔绍起身告辞大王，由一字天王送崔绍到王判官的厅堂上，厅堂里铺陈摆设的物品都和人间一样。王判官领着崔绍来到一个瓦廊下，那里又有一座楼房，判官便领他进了门。只见满墙都是金榜和银榜，上面写满了人间贵人的姓名。凡是为将为相的，名字都列在金榜上。将相以下的官员，都列在银榜上。还有一块很长的铁榜，上面列的是州、府、县的官员姓名。崔绍看到的这三块榜上的人，都是在世的官员。如果去世了，名字就没有了。王判官对崔绍说：“看看就可以了，回去后千万别向人说榜上人的官职。已经在位的说了尚不要紧，还没任命的，千万不能泄露，否则就犯了刚才大王对你的警告。世上的人如果心地善良，就必会得到善报。如果作恶，那阴间惩罚恶人的

法度是非常严厉的。”崔绍在王判官那里停留了三天。这里早晚警戒很严，敲击好几百面警鼓，只是不吹号角。崔绍问判官说：“阴间的各种事，都和人间一样。唯有这光敲鼓不吹号角，不知是什么原因？”判官说：“这是因为号角声很像龙吟。龙是金精。金精就是阳气的精华。而阴曹地府是最阴的地方。这最阴的地方，是不能听到最有阳气的声音的。”崔绍又问王判官：“听说阴间有地狱，不知这地狱在哪里呢？”判官说：“地狱的种类有不少，离这里不远。罪人按他们罪过的大小分别进入各种地狱。”崔绍又问：“这里的城市怎么那么繁华，城里人怎么那么多？”判官说：“这里是阴间的王城，繁华热闹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崔绍又问：“王城里人山人海，难道他们都没有犯罪吗？怎么不入地狱呢？”判官说：“能够在王城里居住的人，都是罪很轻的人，不该入地狱。他们在这里等待，一旦有转世的机会，就会随着他们业力的高低，各自转世托生了。”

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评事，流到州二年，与绍邻居。绍、洪复累世通旧，情爱颇洽。绍发康州之日，评事犹甚康宁。去后半月，染疾而卒。绍未回，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见田生在彼。田、崔相见，彼此涕泣。田谓绍曰：“洪别公后来，未经旬日，身已谢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绍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寻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托。洪本无子，养外孙郑氏之子为儿，已唤致得。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责以夺他人之嗣，以异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孙归本族。见为此事，被勘劾颇甚。令公却回，望为洪百计致一书，与洪儿子，速令郑氏子归本宗。又与洪传语康州贾使君，洪垂尽之年，窜逐远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后，又发遣小儿北归，使道体归葬本土，眷属免滞荒陬。虽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浅劣，何以当之？但荷恩于重泉，恨无力报。”言讫，二人恸哭而别。居三日，王判官曰：“归可矣，不可久处于此。”一字天王与绍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颇盛，道引骑从，阗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处分，与绍马骑。尽诸城门，大王下马，拜别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从绍相别。绍跪拜，大王亦还拜讫，大王便回。

绍与天王自归。行至半路，见四人，皆人身而鱼首，著惨绿衫，

把笏，衫上微有血污，临一峻坑立，泣拜诸绍曰：“性命危急，欲堕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绍曰：“仆何力

有一个宋州的院官叫田洪，职务是评事，由于获罪被流放到康州两年了，和崔绍是邻居。两家几辈人都有交情，处得很融洽。崔绍离开康州时，田洪还平安无事。离开半月后，田洪就得病死了。因为崔绍还没回去，所以根本不知道田洪的死讯。等崔绍被捉到阴间，已经看见田洪在那里了。两个人相见之后都哭了起来。田洪对崔绍说：“自从和你分别以后，没有几天我就死了。不知你因为什么事，突然来到阴间呢？”崔绍说：“我被大王传来查问一件小事，事情已处理完了，即将放我回人间。”田洪说：“我有一件小事，想拜托你料理一下。我本来没有儿子，收养了外孙郑氏的儿子做我的儿子，已经取名叫致得。我六十岁，才自己得了个儿子。现在我被阴司捕来，就是因为我夺了别人的儿子，以异姓人作为子嗣，自己已经有儿子了，又不让外孙回归自己本族。现在我正为这件事，被追查得很紧。希望你回到人世后，想方设法替我捎封信给我的儿子，让他赶快让郑氏的儿子回归他自己的宗族。再替我给康州的贾使君捎个信，我田洪在垂老之年，被流放到边远的地方，贾使君对我情意深重，事事帮助我。我死后，他又让我儿子护送我的灵柩北归，使我能在故土安葬，使我的家眷不至于困留在荒远的地方。虽说出于仁者之心，应当如此。但我田洪这样一个鄙陋的俗人，怎么担当得起呢？我如今在九泉之下，也是愧恨无力报答贾使君。”说罢，田洪和崔绍痛哭着告别。过了三天，王判官说：“你该回家了，不可长时间停留在阴间。”一字天要和崔绍一同回去，大王出来相送。天王的导从人员非常多，开道的和骑马的随从，把整条街都堵塞了。天王驾着一座小山自己走，大王吩咐给崔绍一匹马骑。过完各个城门，大王下马拜别天王，天王坐在山上没下来，只是和崔绍一同与大王拜别。崔绍跪拜行礼，大王也回拜后，就回去了。

崔绍和天王一起往阳间走。半路上，遇见四个人，都是人身鱼头，穿着浅绿色衣衫，手拿笏板，衣衫上有点点血迹，站在一个大深坑边上，哭拜着向崔绍说：“我们性命危在旦夕，马上就要跌进这深坑里，只有你能救我们的性命。”崔绍说：“我哪有能力

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许诺则得。”绍曰：“灼然得。”四人拜谢，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讫，更欲启难发之口，有无厌之求，公莫怪否？”绍曰：“但力及者，尽力而应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经》，则得度脱罪身矣。”绍复许。言毕，四人皆不见。却回至雷州客馆，见本身僵卧于床，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则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惧。”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苏，问家人辈，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苏后一日许，犹依稀见天王在眼前。又见阶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养四鲤鱼。绍问此是何鱼，家人曰：“本买充厨膳，以郎君疾殒，不及修理。”绍曰：“得非临坑四人乎？”遂命投之于陂池中，兼发愿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出《玄怪录》。

辛 察

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边上从事魏式暴卒于长安延福里沈氏私庙中。前二日之夕，胜业里有司门令史辛察者，忽患头痛而绝，心上微暖。初见有黄衫人就其床，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顾本身，则已僵矣。其妻儿等，方抱持号泣，嚙水灸灼，一家仓惶。察心甚恶之，而不觉随黄衣吏去矣。至门外，黄衫人踟蹰良久，谓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钱二千缗，便当相舍。”察曰：“某素贫，何由致此？”黄衫曰：“纸钱也。”遂相与却入庭际，大呼其妻数声，皆不应。

救你们呢？”那四个人说：“你只要答应救我们就行了。”崔绍说：“我当然愿意。”四个人连忙拜谢，又说：“我们的性命已被您救了，现在还想开难开之口，提出一个贪得无厌的请求，您不会怪罪我们吧？”崔绍说：“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尽力为你们办。”那四个鱼人说：“我们四个人一同向您请求为我们抄一部《金光明经》，我们的罪身就可以获得超度了。”崔绍又答应了。说完，那四个鱼人就消失了。崔绍回到阳间，来到雷州的客舍，看见自己的尸体还僵卧在床上，用被子盖着手脚。天王说：“这就是你的肉身，你要慢慢进入你的身子，别害怕。”崔绍按照天王的话，慢慢进入自己的肉身，就复活了。苏醒后，问家中的亲人，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七天了，只有心和口鼻尚有一丝暖气。复活后过了一天多，崔绍还隐约看见天王在

眼前。他又看见院子台阶前有一个木盆，盆里用水养着四只鲤鱼。崔绍就问这鱼是怎么回事，家里人说：“鱼本来是买了准备下厨做菜的，后来您突然得病死去，鱼就没来得及处理。”崔绍说：“这不就是在坑边向我求救的那四个鱼人吗？”就让人把鱼投进池塘里，并许愿为它们抄写了一部《金光明经》。出自《玄怪录》。

辛 察

太和四年十二月九日，任边疆从事的魏式突然死在长安延福里沈氏的家庙中。他死前两天的晚上，胜业里有个司门令史叫辛察，忽然得了头痛病死去，但心口还有点温热。他先是看见一个黄衫人来到他的床前，用手搀着他走出门去。他回头看躺在床上的自己，已经僵硬了。他的妻子儿女们，正抱着自己的尸体号哭，又是喷水又是灸疗地抢救他，一家人十分惊慌。辛察看到这情景心里十分厌恶，就不知不觉地跟着黄衫人走了。到了门外，黄衫人徘徊了很久，对辛察说：“你不该到阴间去，只要你能给我二千缗钱，我就放掉你。”辛察说：“我向来贫穷，上哪里弄这些钱给你？”黄衫人说：“我要的是纸钱。”于是辛察就和黄衫人又回到院子里，辛察向他妻子大喊了几声，妻子都没有应声。

黄衫晒曰：“如此，不可也。”乃指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达语求钱。于是其家果取纸钱焚之。察见纸钱烧讫，皆化为铜钱，黄衫乃次第抽拽积之。又谓察曰：“一等为惠，请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余步，有一力车佣载者，亦常往来，遂与黄衫俱诣其门。门即闭关矣，察叩之。车者出曰：“夜已久，安得来耶？”察曰：“有客要相顾，载钱至延平门外。”车曰：“诺。”即来。装其钱讫，察将不行。黄衫又邀曰：“请相送至城门。”三人相引部领，历城西街，抵长兴西南而行。时落月辉辉，钟鼓将动。黄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当且止延福沈氏庙。”逡巡至焉，其门亦闭。黄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余，紫裙白襦，自出应门。黄衫谢曰：“夫人幸勿怪，其后日当有公事，方来此庙中。今有少钱，未可遽提去，请借一隙处暂贮收之。后日公事了，即当般取。”女人许之。察与黄衫及车人，共般置其钱于庙西北角。又于户外，见有苇席

数领，遂取之覆。

才毕，天色方晓，黄衫辞谢而去，察与车者相随归。至家，见其身犹为家人等抱持，灸疗如故，不觉形神合而苏。良久，思如梦非梦，乃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恶，作君语，索六百张纸作钱，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颇惊异。遽至车子家，车家见察曰：“君来，正解梦耳。夜来所梦，不似寻常。分明自君家，别与黄衫人载一车子钱至延福沈氏庙，历历如在目前。”察愈惊骇，复与车子偕往沈氏庙。

黄衫人嘲笑地说：“你这样办根本行不通。”说罢就指着一个家仆，让辛察用手扶着他的后背，然后通过家仆的嘴说需要纸钱。于是他家里人果然拿来纸钱烧了。辛察看见纸钱烧完后，都变成了铜钱，黄衫人就一枚一枚地把铜钱抽过来堆放好。然后又对辛察说：“同样都是做好事，请你再找个脚夫把这些钱送出城去吧。”辛察想了好半天，忽然想起他家西边一百多步远，有一个推车拉脚的人，过去也常有来往，就和黄衫人一起来到他家。大门关着，辛察就敲门。车夫出来后说：“夜已深了，你来做什么？”辛察说：“有位客人要雇你的车拉脚，运些钱到延平门外。”车夫说：“好吧。”于是就来了。把那些钱都装上了车，辛察打算留在家里不走了。黄衫人又请求他说：“请把我送到城门。”他们推着车一起走，经过城西街，到了长兴里又往西南走。这时落月洒着清光，晨钟就要敲响。黄衫人说：“天要亮了，不能再走了。咱们先到延福里沈氏家庙去吧。”不一会儿来到了沈氏家庙前，庙门也关着。黄衫人前去敲门，一会儿有个女人，五十多岁，身穿白袄紫裙，出来开门。黄衫人向女人陪礼说：“夫人请不要见怪，我后天有公事，才到这庙里来。现在我有些钱，不能马上带走，请借庙里一个角落暂时寄存一下。后天公事办完，我就把钱拿走。”那女人同意了。辛察、黄衫人和车夫就一同把钱搬放在庙的西北角。又在门外看见几张芦席，便取来把钱盖上。

刚弄完，天已破晓，黄衫人辞别而去，辛察和车夫一起往回走。到家后，辛察看见自己的肉身还被家里人抱着，仍然在用灸灼的方法抢救，就不知不觉形神相合而苏醒了。过了很久，辛察回想起这件事觉得像梦又不像梦，就问：“刚才都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告诉他说，

家仆突然中了邪，发出辛察的声音，让家里弄六百张纸做成纸钱，然后烧掉。这正是之前经历的事，辛察十分惊奇。他又立即到那车夫家，车夫一见辛察就说：“你来了，正好给我解解梦。我昨夜做了个梦，很不寻常。我记得清清楚楚，从你家和一个黄衫人运了一车钱到延福里的沈氏庙，现在这些事还历历在目。”辛察听后更是又惊又怕，就和车夫一同去沈氏庙。

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既于庙西北角，见一两片芦席，其下纸缙存焉。察与车夫，皆识夜来致钱之所，即访女人。守门者曰：“庙中但有魏侍御于此，无他人也。”沈氏有臧获，亦住庙旁。闻语其事，及形状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闻打门声，使候之，即无所见。如是者三四，式意谓之盗。明日，宣言于县胥，求备之。其日，式夜邀客为煎饼，食讫而卒。察欲验黄衫所言公事，尝自于其侧侦之，至是果然矣。出《河东记》。

僧彦先

青城宝园山僧彦先尝有隐愿。离山往蜀州，宿于中路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摄，诣一官曹。未领见王，先见判官。诘其所犯，彦先抵讳之。判官乃取一猪脚与彦先，彦先推辞不及，僦受之，乃是一镜。照之，见自身在镜中，从前愆过猥褻，一切历然。彦先惭惧，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遍与人说，然不言所犯隐秽之事。出《北梦琐言》。

陈龟范

陈龟范，明州人，客游广陵，因事赞善马潜。一夕暴卒，至一府署，有府官视牒曰：“吾追陈龟谋，何故追龟范耶？”范对曰：“范本名龟谋，近事马赞善，马公讳‘言’，故改一字耳。”府公乃曰：“取明州簿来。”顷之，一吏持簿至，

他俩从来都没去过那里，但很快就像昨天晚上一样很自然地走到了庙前。在庙的西北角，他们看见有一两张芦席，下面的纸钱还在。辛察和车夫都认得昨夜寄存钱的地方，就去找那个开门的女人。守门人

说：“这沈氏庙只有魏侍御，此外再没有任何人。”沈氏有个仆人也住在庙旁。听说了这件事，又听辛察和车夫描述那女人的衣服和相貌，就哭着说：“那就是我家太夫人。”原来那天夜里五更时分，魏式全家都听见了敲门声，让人去看，却什么也没看见。这样好几次，魏式想大概是盗贼。第二天，就报告了县吏，要求防备盗贼。这天夜里，魏式请客人一同吃煎饼，刚吃完魏式就死了。辛察想验证一下黄衫人那夜所说的公事是什么，就自己到庙周围偷偷探听，果然抓魏式去阴间就是黄衫人所说的公事。出自《河东记》。

僧彦先

青城宝园山的和尚彦先有些见不得人的罪过。一次他离开宝园山到蜀州去，半路上住在天王院，突然死去。他被人追捕后，来到一座官府中。那人没领他去见王，先去见了判官。判官问彦先犯的什么罪，彦先抵赖不认罪。判官就拿来一个猪蹄给他，他推辞不过，就勉强接受了，那猪蹄原来是一面镜子。彦先一照，看见自己在镜子里，从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都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彦先惭愧惊恐，不知该怎么办。判官安抚他，告戒了他一番就放他还阳了。彦先再生后，到处说这件事，然而对他曾做过的那些坏事却一字不提。出自《北梦琐言》。

陈龟范

明州人陈龟范到广陵游历时，曾事奉赞善马潜。一天夜里陈龟范突然死去，到了一个府衙，一位府官看了公文后说：“我要抓陈龟谋，怎么把陈龟范抓来了？”陈龟范说：“我原名叫陈龟谋，近来在马赞善手下做事，他忌讳‘言’字，所以我就改了一个字。”府官就说：“把明州的簿册取来。”一会儿一个小吏拿来了簿册，

视之，乃龟谋也。因引至曹署，吏云：“有人讼君，已引退矣，君当得还也。”龟范因自言：“平生多难，贫苦备至。人生固当死，今已至此，不愿还也。”吏固遣之。又曰：“若是，愿知将来穷达之事。”吏因为检簿曰：“君他日甚善，虽不至富贵，然职禄无阙。”又问：“寿几

何？”曰：“此固不可言也。”又问：“卒于何处？”曰：“不在扬州，不在鄂州。”送还家寤。后潜历典二郡，甚见委用。潜卒，归于扬州，奉使鄂州，既还，卒于彭泽。出《稽神录》。

府官一查，果然陈龟范原名叫陈龟谋。于是把他领上公堂，堂上的官员说：“有人告你，但现在原告已撤诉，你可以回人间了。”陈龟范便说：“我在人间多灾多难，受尽穷苦。反正人早晚免不了一死，我既然来了，就不愿回去了。”官员坚持要送他还阳。他又说：“如果非让我回去，我想知道我将来的命运怎样。”官员就替他查看簿册，告诉他说：“你日后的命运很好，虽然不至于大富大贵，但官职俸禄是不会缺的。”陈龟范又问：“我还有多少年阳寿？”官员说：“这个可就不能告诉你了。”又问：“最后死在哪里？”官员说：“既不死在扬州，也不死在鄂州。”把他送回了家，他就复活了。后来马潜先后在两个郡当了郡守，很重用陈龟范。马潜死后，陈龟范回到扬州，又奉命到鄂州，回来的时候，死在了彭泽。出自《稽神录》。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

贾 偶 章 泛 谢弘敞妻 梁 氏 朱 氏
李强名妻 荆州女子 周哲滞妻 刘长史女 卢瑒表姨
刘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赵某妻

贾 偶

汉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少女子独行。文合问曰：“子类衣冠，何乃徒步？姓字为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令，昨被召而来，今得却还。遇日暮，惧获瓜田李下之讥。望君之容，必是贤者，是以停留，依冯左右。”文合曰：“悦君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贞专为德，洁白为称。”文合反复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去。文合卒以再宿，停丧将殓，视其面有色，扪心下稍温，少顷却苏。

贾 偶

汉代建安年间，南阳人贾偶字文合，得病去世。当时有一个差吏带着他来到太山，司命复核生死簿子，对官员说：“应该召的是某某郡的文合，怎么把这个南阳郡的给召到阴间来了？快把他送回阳世吧。”当时天已黄昏，贾文合被放还出了阴间的城门后，在城外一棵树下歇息。他看见一个少女在独身走路，就问女子：“你很像是大家闺秀，怎么一个人徒步走路呢？你叫什么名字？”少女说：“我是三河人，我父亲现在是弋阳县的县令。昨天我被召到阴间来，今天被放回阳世。我看天色晚了，在别处休息怕男女之间多有不便，被人议论；看见你后，觉得你的容貌风度一定是个很贤德的人，所以我才走到你这儿来和你作个伴。”文合对女子说：“我一看见你便萌生出喜爱的感

情，今夜我们就作成夫妻吧。”少女说：“我常听母亲、姨妈、姑母这些长辈说，女子的至德就是保持贞节，只有纯贞的姑娘才为人称赞。”文合反复向少女解释、求爱，但少女始终不动心。天亮后，两个人分道而去。文合已死了两夜，家里人停丧后准备装殓他，但看他脸上还有活人的气色，摸他的心口还有些温热。果然一会儿他就苏醒复活了。

文合欲验其事，遂至弋阳，修刺谒令，因问曰：“君女宁卒而却苏耶？”具说女子姿质服色，言语相反复本末。令入问女，所言皆同。初大惊叹，竟以女配文合焉。出《搜神记》。

章 泛

临海乐安章泛年二十余，死经日，未殡而苏。云，被录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时，有少女子同被录送，立住门外。女子见泛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钏三只及臂上杂宝托泛与主者，求见救济。泛即为请之，并进钏物。良久出，语泛已论，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于是俱去。脚痛疲顿，殊不堪行，会日亦暮，止道侧小屈。状如客舍，而不见主人。泛共宿嫵接，更相问。女曰：“我姓徐。家吴县乌门，临渚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明晨各去，遂并活。泛先为护军府吏，依假出都，经吴，乃对乌门，依此寻索。得徐氏舍，与主人叙阔，问：“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泛因说昔日魂相见之由。秋英先说之，所言因符，主人乃悟。惟羞不及寝嫵之事，而其邻人或知，以语徐氏。徐氏试令侍婢数人递出示泛，泛曰：“非也。”乃令秋英见之，则如旧识。

文合复活后，想验证他在阴间的事，就去了弋阳县。他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见县令，问县令说：“你有个女儿死后又复活了吗？”并详细说了女子的相貌服饰，以及和自己谈话的经过。县令进内宅问女儿，女儿所说的和文合的话完全相符。县令先是又惊又感叹，最后把女儿许配给了文合作妻子。出自《搜神记》。

章 泛

临海郡乐安县有个章泛，二十多岁，死了没装殓，一天后他又复活了。他说被召到天曹，天曹的主管官员是他的大舅哥，经过疏通得以免死还阳。章泛刚到天曹时，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和他一起被捉来，在门外等着。后来女子见章泛得以还阳，知道他在阴间有得力的人帮忙，就哭着摘下三只金镯子和臂上的其他宝物，托章泛交给主管生死的官员以求疏通营救。章泛就替女子向大舅子求情，并把金镯子等物送了上去。过了很久章泛出了大门，因为天曹主官说：“章泛的案子已了结，遣回人世，秋英也一同送回阳世。”秋英就是那女子的名字。于是章泛和秋英就一同上路返回阳世。但秋英脚痛疲乏，实在不能再走，加上天色已晚，两个人就在道旁一个小房歇息。小房像个旅店，却不见主人。这天夜里，章泛就和秋英作了夫妻。章泛又仔细问女子的情况，女子说：“我姓徐，家在吴县的乌门。家住河边，门前有一株倒了的枣树，那就是我家。”第二天早晨，两人就分手各自回家，两个人都还了阳。章泛原来在护军府当府吏，他请假出了城，到吴县去，找到了乌门，然后按秋英说的去访寻，找到徐氏的家。章泛向徐氏问候叙谈，并问秋英在哪里。徐氏说：“我的女儿从来不出门，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章泛细说了他在阴间和秋英相遇的事。秋英复活后，已向父母先讲了这件事，徐氏一听章泛说的和秋英说的一样，就明白了。只是秋英由于害羞，没有说她在阴间和章泛作成夫妻的事。但徐氏的邻居有的知道，就告诉了徐氏。徐氏就把家里的几个丫环叫出来，挨个让章泛认，章泛都说不是。最后让秋英出来。秋英和章泛一见面，两人就像老相识一样。

徐氏谓天意，遂以妻泛，生子名曰天赐。出《异苑》。

谢弘敞妻

唐吴王文学陈郡谢弘敞，妻高阳许氏。武德初，遇患死，经四日而苏。说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狱，未见官府，即闻唤。虽不识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语音。许问云：“语声似是沈丈，何因无头？”南人呼姑娘夫，皆为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头，置于膊上，而诫许曰：“汝且在此，勿向西院。待吾为汝造请，即应得出。”许遂住。吉光经再宿始来，语许云：“汝今此来，王欲令汝作女伎。倘引见，不

须道解弦管。如不为所悉，可引吾为证也。”少间，有吏抱案引入，王果问：“解弦管不？”许云：“不解，沈吉光具知。”王问吉光，答曰：“不解。”王曰：“宜早放还，不须留也。”于时吉光欲发遣，即共执案人筹度。许不解其语。执案人曰：“娘子功德虽强，然为先有少罪，随便受却，身业俱净，岂不怪哉！”更东引入一院，其门极小。见有人受罪，许甚惊惧。乃求于主者曰：“平生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净碗盛食与亲，须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铜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苏时，口内皆烂。吉光即云：“可于此人处受一本经，记取将归，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余。”

徐氏说这是天意促成的姻缘，就把秋英许配给章泛。后来他们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天赐。出自《异苑》。

谢弘敞妻

唐朝时，吴王有名文学名叫谢弘敞，是陈郡人。他的妻子是高阳的许氏，在武德初年得病死去，过了四天又苏醒过来。据她说，她被二三十人拘捕后送到地狱，没见到审案官本人，就听到官员喊自己的名字。虽然没见到人，听声音像是自己的姑夫沈吉光。许氏就问道：“听说话声像是沈丈，为什么没有脑袋呢？”南方人把姑夫姨夫都叫“某姓丈”。这时只见沈吉光用手提着自己的头，把头放在胳膊上，并警告许氏说：“你就在这儿呆着，千万不要到西院去。等我为你向上司求情，得到允许后你再出来。”许氏就在原地住下。沈吉光过了两夜才来见许氏，对许氏说：“这次把你拘到阴间，是因为大王想让你作乐伎。如果大王接见你，你就说不懂乐器。如果大王不信，你就让我为你作证。”过了片刻，有个官员抱着卷宗领许氏上堂，大王果然问许氏懂乐器不。许氏说：“不懂，沈吉光最知道我。”大王就问沈吉光，沈吉光回答说：“她真的不懂音乐。”大王说：“那还是早点把她送回去，这里不要留她了。”当时沈吉光想送许氏还阳，就和管案卷的官员商量办法。许氏不懂他俩说些什么。管案卷的官员对许氏说：“你在人世虽然积了很多功德，但你过去也犯过小罪。如果你在这里把罪赎净，带着一个干干净净的无罪之身回到人世，那该多么痛快！”说罢就领着许氏向东进了一个小院。小院门非常小。许氏看见

院里有人正在受刑，心里十分害怕，就向主管的官员哀求道：“我在人世时一直行善积德，没犯过什么罪，为什么要让我到这里来受刑啊？”主管回答说：“你曾经用不干净的碗盛饭给老人吃，所以要受此刑后才能回人世。”然后就把烧化了的铜汁灌进许氏的嘴里。许氏觉得嘴里又苦又疼，等苏醒时，嘴里全烧烂了。沈吉光就对她说：“可以在此处接受一本佛经，把它带回去，念经拜佛不要懈怠，从此以后，就可以保你活到八十多岁。”

许氏时素未诵经，苏后，遂诵得一卷。询访人间，所未曾有，今见受持不阙，吉光其时尚存。后二年，方始遇害。凡诸亲属，有欲死者，三年前并于地下预见。许之从父弟仁则说之。出《冥杂记》。

梁 氏

咸阳有妇人姓梁，贞观年中，死经七日而苏。白云，被收至一大院，见厅上有官人，据案执笔，翼侍甚盛。令勘问：“此妇人合死不？”有吏人赍一案云：“与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误追。”官人敕左右，即放还。吏白官人云：“不知梁有何罪，请即受罪而归。”官人即令勘按。云：“梁生平唯有两舌恶骂之罪，更无别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执斧斫之，日常数四。凡经七日，始送令归。初似落深崖，少时如睡觉。家人视其舌上，犹大烂肿。从此以后，永断酒肉，至今犹存。出《冥报拾遗》。

朱 氏

唐郑州武阳县妇女姓朱，其夫先负外县人绢，夫死之后，遂无人还。贞观末，因病死，经再宿而苏。白云，被人执至一所，见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史。汝夫生时，负我家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归，宜急具物，至某县某村，送还我母。如其不送，追捉更切。兼为白我娘，努力为造像

许氏在人世时从来没有念过经，还阳后，她背诵了一卷经文。遍访人世间谁也不会她念的这一本经。一直到现在，许氏坚守佛戒从不松懈。沈吉光那时还活着，两年后他被人害死。凡是他的亲属中将要死

的人，三年前沈吉光就会在阴间看到。许氏的叔伯弟弟仁则曾说过这件事。出自《冥杂记》。

梁 氏

咸阳有个姓梁的女人，唐贞观年间，死了七天后又活了过来。她自己说，自己死后被拘押在一个大院里，见堂上有个大官伏在桌子上，手里拿着笔，两旁站着很多侍从。大官命手下人查一查梁氏该不该死。这时有个官员拿来一个卷宗报告说：“梁氏和一个该死的人同名同姓，所以抓错了她。”大官告诉左右的人立刻放梁氏回阳世。这时有名小吏向大官说：“不知道这个梁氏在人间犯没犯罪，如果她有罪，应该让她受刑赎罪后再还阳。”大官就命人查看梁氏的卷宗。查完后小吏报告说：“梁氏只有一项好骂人的罪，别的罪倒没有。”于是命一个鬼卒把梁氏的舌头拔出来，另一个鬼卒用斧子砍舌头，每天上好几次这样的刑罚。过了七天，才送梁氏回人间。梁氏先是觉得好像掉下一个深崖，过了片刻又像是突然睡醒了，就复活过来。家里人看她的舌头，仍然又肿又烂。从此以后，梁氏不但不再骂人，而且不再喝酒吃肉。至今她还活着。出自《冥报拾遗》。

朱 氏

唐代郑州武阳县有个妇女姓朱，她的丈夫原先欠一名外县人绢绸，她丈夫死后，就没人去还了。贞观末年，朱氏病死，过了一夜又苏醒过来。据她自己说，她被人抓到一个府衙，衙里的一个官员说：“我是司命府史。你丈夫生前欠了我家的若干匹绢绸没有还，所以我把你抓来了。现在我马上把你放回去，你回去后要赶快准备好绢绸，到某县某村还给我母亲。如果不还，我会马上再把你抓到阴间来！你还绢时顺便告诉我娘，要好生造神像修福。”朱即告某乙乡闾，得绢送还其母。具言其男貌状，有同平生。其母亦对之流涕，歔歔久之。出《法苑珠林》。

李强名妻

陇西李强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开元二十二年，强名为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广州器热，死后埋棺于土，其外以塹围而封之。强名痛其妻夭年，而且远官，哭之甚恻，日夜不绝声。数日，妻见梦曰：“吾命未合绝，今帝许我活矣。然吾形已败，帝命大鼠为吾生肌肤。更十日后，当有大鼠出入塹棺中，即吾当生也。然当封闭门户，待七七，日，当开吾门，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强名言之，而其家仆妾梦皆协。十余日，忽有白鼠数头，出入殡所，其大如□。强名异之，试发其柩，见妻骨有肉生焉，遍体皆尔。强名复闭之。积四十八日，其妻又见梦曰：“吾明晨当活，盍出吾身。”既晓，强名发之，妻则苏矣。扶出浴之。妻素美丽人也，及乎再生，则美倍于旧。肤体玉色，倩盼多姿。袷服靓妆，人间殊绝矣。强名喜形于色。时广州都督唐昭闻之，令其夫人观焉，于是别驾已下夫人皆从。强名妻盛服见都督夫人，与抗礼，颇受诸夫人拜。薄而观之，神仙中人也。言语饮食如常人，而少言，

积功德。”朱氏还阳后就把这事告诉了同乡的某乙，拿了绢绸还给那人的母亲，并诉说了阴间当司命的那个人的相貌。那人的母亲一听，他儿子的模样跟活着时一样，就对着朱氏哭了一场，感叹了很久。出自《法苑珠林》。

李强名妻

陇西人李强名的妻子清河人崔氏，长得很漂亮，有个儿子已经七岁了。开元二十二年，李强名担任南海丞。正是天热的时候，他妻子崔氏得了急病死了。广州那地方特别热，崔氏死后棺材入土，又在棺外用砖坯子封死。崔氏正当盛年暴死，强名又远在边地做官，所以他心里十分悲痛，哭得十分伤心，好几天哭声不绝。几天后，妻子忽然托梦给强名说：“我的阳寿还没尽，现在天帝答应让我复活。可是我的肉身已腐烂了，天帝要派天上的老鼠为我生出肌肉皮肤。十天以后，会有大老鼠在我的棺材里出入，那时我就会复活了。不过你得把咱家的门窗关严，等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再开我的门，抬出我的身子，那时我才真复活了。”第二天早上，强名向家里人说他昨夜的梦，没想到他家的仆人和他的妾也做了同样的梦。十多天后，忽然看

见有几只像小猪那么大的白色老鼠在崔氏的坟墓里出入。强名很奇怪，就试着把棺材打开。他看见妻子的骨头上果然长出了肉，全身都如此。强名赶快把棺材再封好。过了四十八天，崔氏又托梦说：“我明天早晨就复活了，该把我抬出来了。”天亮后，强名打开棺材，见妻子已经活过来了。他把妻子扶出来，为她洗了澡。崔氏本来就很漂亮，等到复活以后，比过去更加美丽。她的肤色像美玉一样，体态婀娜多姿，衣服华美，装束漂亮，简直是人世上的绝色美人。强名喜不自胜。当时的广州都督唐昭听说这事，就让自己的夫人到强名家去看。唐昭的夫人带着别驾官以下的夫人们来到强名家，崔氏盛装见都督夫人，和夫人平等地行礼拜见，并接受了其他夫人的施礼。大家仔细一看，崔氏简直美得像天仙一样。崔氏说话饮食和正常人一样，只是很少说话。

众人访之，久而一对。若问冥间事，即杜口，虽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请至家。诸官夫人皆同观之，悦其柔姿艳美，皆曰：“目所未睹。”既而别驾长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请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静异于畴日。既强名使于桂府，七旬乃还。其妻去后为诸家所迎，往来无恙。强名至数日，妻复言病。病则甚，间一日遂亡。计其再生，才百日矣。或曰，有物凭焉。出《记闻》。

荆州女子

开元二十三年，荆州女子死三日生。自言具见冥途善恶，国家休咎。鬼王令其传语于人主，荆州以闻，朝廷骇异，思见之。敕给驿骑，令至洛。行至南阳，遂暗不能言，更无所识。至都，以其妄也，遽归。出《记闻》。

周哲滞妻

汝南周哲滞妻者，户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宝中，暴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舍为功德。唯有一红地绣珠缀背裆，是母所赐，意犹惜之，未施。其疾转剧。又命佛工，以背裆于疾所铸二躯

佛，未毕而卒。初群鬼搏撮席氏，登大山。忽闻背后有二人唤，令且住，群鬼乃迁延不

大家问她话，好半天她才应一句。如果问她阴间的情形，她就绝口不谈，就是她的丈夫问她也不说。第二天，唐都督的夫人设了酒宴请来崔氏，众官员的夫人都来看崔氏。她们都非常赞赏崔氏艳丽端庄，都说从没见过这样的美人。接着，别驾夫人、长史夫人等都陆续设宴，请崔氏到家中做客，都督夫人也每次都参加宴会作陪。这样过了二十天，崔氏出入举止都和常人一样，只是比未死前更沉静寡言。后来强名到桂林出差，七十天才回来。强名出差在外时，很多人家还是依次接待崔氏，她也没有一点病或不适。强名回来后没几天，崔氏又说有病，而且病得很重，一天后就死了。算一算她复活到再次死去，正好是一百天。有的人说，这大概是有什么东西依附在她身上。出自《记闻》。

荆州女子

唐代开元二十三年，荆州有个女子死了三天后又复活了。她说不但看见了阴间的一切善恶因果，而且知道了国家的兴衰大事，并说鬼王让她给人间的皇帝带了口信。荆州把此事上报朝廷，朝廷十分震惊，皇上想亲自见一见这名女子。于是皇上命人给她派来了驿站的马，让她到洛阳去。然而荆州这名女子走到南阳就突然变成了哑巴，不能说话，而且也分辨不清什么。到了京都，朝廷一看她这个样子，认为她是疯子，立刻把她打发回去了。出自《记闻》。

周哲滞妻

汝南周哲滞的妻子是户部侍郎席豫的女儿。唐天宝年间，席氏得了急病，病危得快要死了。席氏平时有些衣服，大都施舍给穷人积了功德，只有一件红底刺绣缀着珠子的坎肩，由于是她母亲给的，非常喜爱，没有施舍出去。后来，席氏的病更加重了，就让工匠把坎肩卖掉，在她患病的地方塑两尊佛像。佛像还没最后完工，席氏就死了。死后她被一群鬼又打又拉地拽着爬一座大山，忽然听到背后有两个人

呼喊，让他们站住，鬼卒们就都站住不

敢动。二人既至，颜色滋黑，灰土满面。群鬼畏惧，莫不骇散。遂引席氏还家，闻家人号哭，二人直至尸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铸二佛也。出《广异记》。

刘长史女

吉州刘长史无子，独养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长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刘素与司丘掾高广相善，俱秩满，与同归，刘载女丧还。高广有子，年二十余，甚聪慧，有姿仪。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两船相去百余步，日夕相往来。一夜，高氏子独在船中披书。二更后，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丽，直诣高云：“长史船中烛灭，来乞火耳。”高子甚爱之，因与戏调，妾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顾，家中小娘子，艳绝无双，为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惊喜，意为是其存者，因与为期而去。至明夜，婢又来曰：“事谐矣，即可便待。”高甚踊跃，立候于船外。时天无纤云，月甚清朗。有顷，遥见一女，自后船出，从此婢直来，未至十步，光彩映发，馨香袭人。高不胜其意，便前持之。女纵体入怀，姿态横发，乃与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后夜夜辄来，情念弥重。如此月余日，忽谓高曰：“欲论密事，得无嫌难乎？”高

敢动。那两个人赶了上来。他俩浑身漆黑，满脸是灰土。那群鬼吓得都逃散了。那两个人就领着席氏回家。到家后听见家里人正在号哭。两个人领着席氏一直来到她的尸体前，让她进入自己的身子里，席氏就活过来了。那两个人，原来就是新塑的两个佛像。出自《广异记》。

刘长史女

吉州的长史刘某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都十分秀丽。刘长史很喜欢她们。他的长女十二岁时，病死在官舍里。刘长史向来和司丘掾高广处得很好，两个人做官的任期都满了，就一同回故乡。刘长史用船载着死去的女儿，高广也乘船一同上路。高广有个儿子，二十多岁，十分聪明，仪表也很潇洒。船走到豫章郡时，由于江水枯浅船不

能走，只好停下来等水涨后再走。刘、高两家的船相离只有一百多步，所以两家人天天有来往。一天夜里，高广的儿子独自在船里看书。二更以后，有一个丫环，约十四五岁年纪，长得很不错，直接来见高公子说：“刘长史船里的蜡烛灭了，向您借个火。”高公子看这个丫环生得貌美，心里很喜爱，就和她调笑，丫环也半推半就地不拒绝。后来丫环说：“我算不了什么，我们家小姐那才叫艳丽无双呢。我可以替你通通消息，一定能成你俩的美事。”高公子又惊又喜，以为丫环说的小姐就是现在活着的，就和丫环约好了时间。第二天夜里，那丫环又来了，对高公子说：“事已成了，你现在就等着吧。”高公子喜不自胜，就站在船外等待。这时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月色十分清朗。过了片刻，远远看见一个女子从后面的船上走出来，和那丫环一齐向他走来。离着还有十几步，就觉得那小姐光彩焕发，香气袭人。高公子心旌摇荡得控制不住自己，就迎上前去拉起小姐的手。小姐也一下扑进高公子怀里，十分动情。两个人就进了船里，亲亲热热地过了一夜。从此小姐每夜都来，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小姐忽然对高公子说：“我想告诉你一件十分秘密的事，你不会嫌我怪我吧？”高公子

曰：“固请说之。”乃曰：“儿本长史亡女，命当更生。业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采，当为白家令知也。”高大惊喜曰：“幽明契合，千载未有。方当永同枕席，何乐如之！”女又曰：“后三日必生，使为开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饮以薄粥，当遂活也。”高许诺。

明旦，遂白广。广未之甚信，亦以其绝异，乃使诣刘长史，具陈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烂，宁有玷辱亡灵，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转苦。至夜，刘及夫人俱梦女曰：“某命当更生，天使配合，必谓喜而见许。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觉，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许焉。至期，乃共开棺，见女姿色鲜明，渐有暖气，家中大惊喜。乃设帷幕于岸侧，举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昼哺饮。父母皆守视之。一日，转有气息，稍开目，至暮能言，数日如故。高问其婢，云：“先女死，尸柩亦在舟中。”女既苏，遂临，悲泣与诀。乃择吉日，遂于此地成婚，后生数子。因名其地，号为礼会村也。出《广异记》。

说：“你尽管说吧。”小姐就说：“我本来是刘长史死去的女儿，命里该着复生。如今我已经得以承命侍奉郎君你，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并愿意娶我为妻，就应该告诉家里，让他们知道。”高公子听后大为惊喜，说：“阴阳两界的男女结合，这是千年没有的事。而且我俩还能终生结为夫妻，这是多么好的事啊！”小姐又说：“三天后我必定会复活，你让人打开我的棺木。夜里让我的脸承接天上的霜和露水，白天做稀粥给我喝，我就能活过来了。”高公子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他就把这事告诉了父亲高广。高广不太相信，但他也觉得这事太奇怪了，就让高公子去和刘长史说这事。刘长史的夫人听后十分生气地说：“我的女儿连尸体都烂了，你怎么竟敢这样玷污死去的人呢？”她坚决不答应高公子的请求。高公子苦苦地向她哀求。这天夜里，刘长史和夫人都梦见死去的女儿来对他们说：“我命中该复生，上天让我和高公子结合，我以为你们定会高兴地应允。现在你们这样坚决地拒绝，莫非不愿意让女儿我复生吗？”刘长史和夫人醒来后，才恍然大悟。再加上高公子描述他女儿的衣服容貌都十分对头，就答应了高公子。三天以后，两家人共同打开刘小姐的棺木，见小姐的气色非常好，身上已有了暖气。家里人又惊又喜，就在河岸上围起了布幕，把小姐抬到里面。夜里仰面来接露水，白天做稀粥给小姐喝。她的父母都守在她身旁。一天，小姐开始能呼息了，并稍稍睁开了眼睛；到了晚上就能说话了，几天后就恢复得和好人一样了。高广问刘长史丫环是怎么回事，刘长史说：“这丫环是在女儿之前死的，丫环的棺材也在船中放着。”现在小姐复活了，那丫环就来了，哭着和小姐诀别。于是高、刘两家选定了一个好日子，就在当地为高公子和刘小姐举行了婚礼。后来他们生了好几个孩子。这件事使这河边的村子也出了名，人们把这村子叫作“礼会村”。出自《广异记》。

卢琐表姨

洺州刺史卢琐表姨常畜一狝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为人所毙。后数月，卢氏忽亡。冥间见判官姓李，乃谓曰：“夫人天命将尽，有人切论，当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谢而出。行长衢中，逢大宅，有丽人，侍婢十余人，将游门屏，使人呼夫人入。谓曰：“夫

人相识耶？”曰：“不省也。”丽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兽畜之贱，常加育养。某今为李判官别室，昨所嘱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广其请，只加一纪，某潜以改十二年为二十，以报存育之恩。有顷李至，伏愿白之本名，无为夫人之号，恳将力祈。”李逡巡而至，至别坐语笑。丽人首以图乙改年白李，李将让之。对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报，万不获一，料必无难之。”李欣然谓曰：“事则匪易，感言请之切。”遂许之。临将别，谓夫人曰：“请收余骸，为座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墙，委粪之中。”夫人既苏，验而果在，遂以子礼葬之，后申谢于梦寐之间。后二十年，夫人乃亡也。出《玄怪录》。

刘氏子妻

刘氏子者，少任侠，有胆气，常客游楚州淮阴县，交游多市井恶少。邻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许。后数岁，

卢琐表姨

洛州刺史卢琐的表姨曾经养了一只小狗，名叫“花子”，卢氏十分喜爱它。有一天，花子忽然丢了，可能是被人打死了。过了几个月，卢氏忽然死了。她到了冥间，见到一个姓李的判官。李判官对她说：“夫人的阳寿快要完了，但有人替你重新算了一下，让你再活十二年。”卢氏拜谢后走出来，在阴间的大街上看见一个高大的府第，里面有个美人，被十几个丫环簇拥着。美人刚走出门前的影壁，看见了卢氏，就让丫环把卢氏请到家里，问卢氏道：“夫人还认识我吗？”卢氏说：“我想不起来了。”美女说：“我就是花子啊。在阳间，我承蒙你不以我是个畜牲而轻视我，对我加以养育，我感恩不尽。我现在是李判官的姨太太，昨天在大堂上为你争取添加阳寿的就是我。冥司没有完全允准我的请求，只给你加寿十二年，我偷偷地把十二年改为二十年，以报答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一会儿李判官来，希望把你的原名告诉我，不要说你当夫人的名号，我就用你的本名再向李判官为你说情增寿。”一会儿李判官来了，坐在一旁和美人说笑。美人就向李判官说已把卢氏的十二年阳寿改为二十年。李判官正要责备她，

美人说：“我平生得到夫人的恩德，以此来回报，只不过是报答了人家万分之一罢了，想来你不会为难她的。”李判官很痛快地答应说：“这事虽然不好办，但念你这样恳切地求我，就答应你吧。”美人和卢氏告别时说：“请您把我的尸体收起来，把我埋掉。我的尸体在履信坊街的北墙下，被人扔在粪坑里。”卢氏还阳后，按美人说的地方去找，果然找到了花子的尸体。于是她用埋葬儿子的礼节把花子的尸体埋掉。后来，花子又给卢氏托梦表示感谢。后来卢氏果然又活了二十年才去世。出自《玄怪录》。

刘氏子妻

有个刘姓人家的儿子，年轻时抑强扶弱，以侠义自任。他胆子也很大，曾到楚州淮阴县游历，结交了不少市井恶少。刘某的邻居王氏有个女儿，刘某曾去求婚，王氏没有同意。过了几年，

因饥，遂从戎。数年后，役罢，再游楚乡。与旧友相遇，甚欢，常恣游骋。昼事弋猎，夕会狹邪。因出郭十余里，见一坏墓，棺柩暴露。归而合饮酒。时将夏夜，暴雨初止，众人戏曰：“谁能以物送至坏冢棺上者？”刘秉酒恃气曰：“我能之。”众曰：“若审能之，明日，众置一筵，以赏其事。”乃取一砖，同会人列名于上，令生持去，余人饮而待之。生独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谛视之，乃一死妇人也。生舍砖于棺，背负此尸而归。众方欢语，忽闻生推门，如负重之声。门开，直入灯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发半披。一座绝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拥尸至床同寝。众人惊惧。至四更，忽觉口鼻微微有气。诊视之，即已苏矣。问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与之洗面濯手，整钗髻，疾已平复。乃闻邻里相谓云：“王氏女将嫁暴卒，未殓，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众咸叹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惧也。出《原化记》。

延陵村人妻

延陵灵宝观道士谢又损，近县村人有丧妇者，请又损为斋。妇死

已半月矣，忽闻推棺而呼，众皆惊走。其夫开

因为生活无着落，刘某就从军当了兵。几年后兵役期满，刘某又回到楚州，和当年结交的那帮哥们儿重逢，十分高兴，常常和他们在一起骑马出游。他们白天打猎，晚上就在花街柳巷聚会。有一次刘某一伙又出城游玩。离城十多里地，他们看见一个塌坏的坟墓，棺材暴露在外面。游玩回来他们聚在一起喝酒。这时是夏天的夜晚，一场暴雨刚停。大家就开玩笑说：“谁敢把一件东西送到那座坏墓的棺材上？”刘某仗着酒力胆气更壮，就说：“我能！”大家说：“如果你真能做到，明天我们大家共同出钱办一桌酒席来犒赏你。”于是就拿来一块土坯，把众人的名字都写在坯上，让刘某拿到墓地去，其他人一边喝酒一边等着。刘某独自一个人上了路，半夜时分来到坏墓前。这时月亮刚刚出来，他影影绰绰看见有个东西蹲在棺材上。仔细一看，是个死了的女人。刘某就把那块土坯放在棺材上，背起那具女尸往回走。朋友们正在屋里谈笑，忽然听得刘某推门，好像背着一件很重的东西。门开后，刘某一直走到灯前，把女尸放在地上。那女尸竟直挺挺地站着，脸上还擦着胭粉，头发半披着。朋友们都惊呆了，有的吓得逃掉，有的吓得趴在地上。刘某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妻子。”然后就搂着女尸上床一同睡下了。大家更加害怕。睡到四更时分，刘某忽然觉得女子的鼻子和嘴微微有气，仔细察看，这女子竟活过来了。问她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她是王氏之女，得急病死了，不知怎么会到了这里。这时天还没亮。刘某打来水，让女子洗脸洗手，整理梳妆，这女子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后来乡邻们就纷纷传告，说王氏女将出嫁时突然死亡，还没入殓，昨天夜里打雷时，尸体忽然不见了。刘某就到王氏家讲了这件事，王氏悲喜交加，就把女儿嫁给了他。人们都惊叹阴阳两界竟能成就了婚事，也佩服刘某的胆量。出自《原化记》。

延陵村人妻

延陵的领县有个村人的妻子死了，这个人就请灵宝观的道士谢又损来作道场超度亡灵。他的妻子死了已有半个月，忽然听见她在棺材里喊叫着推棺材，人们都吓得逃散了。她的丈夫打开

棺视之，乃起坐，顷之能言。云，为舅姑所召去，云我此无人，使之执爨。其居处甚闲洁，但苦无水。一日，见沟中水甚清，因取以漉馈。姑见之，大怒曰：“我不知尔不洁如是，用尔何为？”因逐之使回。走出门，遂苏。今尚无恙。出《稽神录》。

赵某妻

丁亥岁，浙西有典客吏赵某妻死。未及大殓，忽大叫而活。云为吏所录，至鹤林门内，有府署，侍卫严整，官吏谘事及领囚禁者甚众。吏持己入，至庭下，堂上一绿衣一白衣偶坐。绿衣谓吏曰：“汝误，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也？”绿衣不从，相质食顷。绿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己疾趋出，路经一桥，数十人方修桥，无板有钉。吏持之走过，钉伤足，因痛失声，遂活。视足果伤，俄而邻妇暴卒，不复苏矣。出《稽神录》。

棺材，看到那女人竟坐了起来，不一会就能说话了。她说：“我是被公婆召到阴间去的，他们说身边没人侍奉，召我去给他们做饭。他们住的地方很宽敞干净，只是苦于没有水。有一天，我看见一条沟里有很清的水，就打了水淘米作饭。婆婆看见了大怒说：‘我不知道你竟是这么不干净！让你来有什么用？’然后就把我赶出了门。我一出门，就苏醒过来了。”这个女人到现在还活得很太平。出自《稽神录》。

赵某妻

丁亥年，浙西有个在官府当礼宾官的赵某。他的妻子死了还没有入殓，忽然大叫一声活了过来。她说被一个阴间的官吏抓了去，到了鹤林门里，来到一个府衙前。门前警卫森严，里面审案的官员和领出领进的囚犯很多。那官吏把她带到大堂下，只见堂上两个官员相对而坐，一个穿绿衣，一个穿白衣。绿衣官员看见她后就对带她来的官吏说：“你抓错了，不是她，快把她送回去吧。”白衣官员却说：“既然已经抓来了，何必再送回去呢？”绿衣官员不同意，两个官员争执了有一顿饭工夫。绿衣官员生气了，斥责那个官吏说：“我命令你马上把她送回去！”那官吏抓着她急忙出了府衙。路上经过一座桥，有几十

个人正在修桥，但桥上没有板子，只有钉子。官吏抓着她过桥，钉子扎伤了她的脚，她痛得大喊了一声，就活过来了。看她的脚上，果然有伤。不久，赵某邻居的一个女人突然死了，而且再也没有复活。出自《稽神录》。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

羊 祐 王 练 向靖女 崔彦武 岐王范

太华公主 马家儿 采 娘 刘三复 圆 观

羊 祐

晋羊祐三岁时，乳母抱行，乃令于东邻树孔中探得金环。东邻之人云：“吾儿七岁堕井死，曾弄金环，失其处所。”乃验祐前身，东邻子也。出《独异记》。

王 练

王练字玄明，琅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晋中书令。相识有一胡沙门，每瞻珉风采，甚敬悦之，辄语同学云：“若我后生，得为此人作子，于近愿亦足矣。”珉闻而戏之曰：“法师才行，正可为弟子耳。”顷之，沙门病亡，亡后岁余而练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国语。及绝国奇珍，铜器珠贝，生所不见，未闻其名，即而名之，识其产出。又自然亲爱诸胡，

羊 祐

晋朝人羊祐三岁的时候，乳母抱着他出去游玩，他让乳母在东邻的树洞中找到一只金环。东邻说：“我儿子七岁的时候落到井里淹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曾经玩弄过这只金环，但不知道他丢到哪里去了。”于是请算命先生推算羊祐的前身，结果正是东邻的儿子。出自《独异记》。

王 练

王练字玄明，他是琅琊人，任南北朝时宋的侍中。王练的父亲王珉，字季琰，东晋时做过中书令。王珉认识的人中有一个胡人和尚，

这个和尚每当看到王珉的风采，都十分崇敬和欣喜。和尚经常对他的师兄弟说：“如果我生得晚，能给王珉作儿子，就心满意足了。”王珉听说后同他开玩笑说：“法师的才能和品行，正可以作我的儿子。”过了不长时间，和尚就病死了。和尚死后一年多王练出生。王练刚会说话，就懂得外国的语言。国内少见的奇珍异宝、铜器珠贝，王练生下来后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但他却能立即叫出名字来，而且能够说出这些东西出产在什么地方。王练还非常愿意亲近各国的胡人，过于汉人。咸谓沙门审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练，遂为大名云。出《冥祥记》。

向靖女

向靖字奉仁，河内人也。在吴兴郡，有一女，数岁而亡。女始病时，弄小刀子，母夺取不与，伤母手。丧后一年，母又产一女。女年四岁，谓母曰：“前时刀子何在？”母曰：“无也。”女曰：“昔争刀子，故伤母手，云何无耶？”母甚惊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犹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录之。”靖曰：“可更取数个刀子，合置一处，令女自识。”女见大喜，即取先者。出《冥祥记》。

崔彦武

隋开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彦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惊喜。谓从者曰：“吾昔常在此邑中为妇人，今知家处。”因乘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门。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谒。彦武入家，先升其堂，视东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处。客谓主人曰：“吾昔所读《法华经》并金钗五只，藏此壁中高处是也。其经第七卷尾后纸，火烧失文字。吾今每诵此经，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记得。”因令左右凿壁，果得经函，开第七卷尾及金钗，并如其言。主人涕泣曰：“已妻存日，常诵此经，钗亦是其物。”彦武指庭前槐树：“吾欲

超过了亲近汉族人。人们都说王练的前身就是那个胡人和尚，所以王珉给他取名叫阿练，后来就成了他的大名。出自《冥祥记》。

向靖女

向靖的字叫奉仁，是河内人。他住在吴兴郡的时候，有一个女儿，活了几岁就死了。他女儿刚得病的时候，有一次玩一把小刀，她母亲夺刀她不给，争夺中小刀刺伤了她母亲的手。女儿死后一年，她母亲又生下一女。女孩四岁那年，对她母亲说：“从前那把小刀在哪？”她母亲说没有了。女儿说：“过去为争夺小刀，还刺伤了母亲的手，怎么说没有了呢？”她母亲感到非常惊奇，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向靖。向靖问：“先前那把小刀还在不在？”女孩的母亲回答说：“因为思念从前那个女儿，心里很悲痛，所以那把小刀一直没再使用。”向靖说：“你可以拿几把同样的小刀，同原来那把混放在一起，让女儿辨认。”女孩见到小刀非常高兴，立即从中找出了先前那把小刀。出自《冥祥记》。

崔彦武

隋朝开皇年间，魏州刺史博陵人崔彦武因巡视所管辖的部属，来到一个市镇。他突然又惊又喜，对跟随他的人说：“我从前曾经在这里做过女人，现在仍记得原来的住处。”于是他带着手下骑马走进深长的小巷，拐弯抹脚来到一家门前，命人敲门。这家的男主人年龄很大，他走出来拜见客人。崔彦武走进门去，先来到客厅，向东墙上看。那里离地七八尺高的地方有一处隆起。他对主人说：“我过去读的《法华经》和五只金钗一起藏在这面墙壁中隆起的地方。那部经书第七卷最后一页，被火烧去几行文字。我现在每当背诵这部经书到第七卷的末尾，总是想不起来失去的文字。”于是他令人凿开墙壁，果然得到了一个装经书的匣子。打开经书查看第七卷的末尾和拿到的金钗，同他说的一样。主人哭泣着说：“我妻子在世的时候，经常读这部《法华经》，金钗也是她的东西。”崔彦武指着庭前的槐树说：“我快要

产时，自解发置此树空中。”试令人探树中，果得发。于是主人悲喜。彦武留衣物，厚给主人而去。出《冥杂录》。

岐王范

开元初，岐王范以无子，求叶道士净能为奏天曹。闻天曹报答云：“范业无子。”净能又牒天曹，为范求子。天曹令二人取敬爱寺僧为岐王子，鬼误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应误，我修兜率天业，不当为贵人作子。当敬爱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见，竟以此亡。经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岁，恒求敬爱寺礼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历，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余，竟不行善，唯好持弹，弹寺院诸鸽迨尽耳。出《广异记》。

太华公主

世传太华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后身，虽为武妃所生，而未尝欢颜，见妃辄嗔。年数岁，忽求念珠。左右问：“何得此物？”恒言有，但诸人不知。始皇后虽恶终，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后保母抱公主从殿所过，因回指云：“我珠在殿宝帐东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出《广异记》。

生孩子的时候，自己剪下了一缕头发放在了这棵槐树的树洞中。”他试着叫人在树洞中寻找，果然找到了头发。主人见此情景悲喜交集。崔彦武留下一些衣物，又给了主人很多钱，然后离开了。出自《冥杂录》。

岐王范

唐朝开元初年，岐王李范因为没有儿子，请道士叶净能为他奏请天曹赐给他一个儿子。天曹回复说，李范命中无子。净能又第二次奏请天曹，为李范求子。天曹命令两个小鬼去敬爱寺索取一个和尚作岐王李范的儿子，可是两个小鬼竟错误地来到善慧寺大德和尚的房中。大德说：“这一定是弄错了，我修兜率天业，不应当作富贵人家的儿子，应当是敬爱寺的和尚某某。”两个小鬼于是不见了，敬爱寺的某某和尚果然死去。过了一年，岐王生了个儿子。这孩子到了六七岁时，总是要求到敬爱寺去礼拜。岐王也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就听凭他

到那里去。他儿子来到敬爱寺，像是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到了十多岁时，这孩子竟然不行善事，只是喜欢玩弹弓，把寺院里的鸽子全都用弹弓打光了。出自《广异记》。

太华公主

传说太华公主的前身是唐高宗的王皇后，所以她虽然是武妃所生，可是从来没有露出过笑容，而且见了武妃就生气。她几岁的时候，忽然要念珠。服侍她的人问她哪里有念珠，她坚持说有，但服侍她的人不知道放在哪里。虽然当年王皇后死得很惨，但她生前所居住的宫殿以及平时的一些玩物还保存着。后来保姆抱着公主从王皇后住过的宫殿经过，公主回头指着宫殿说：“我的念珠就在殿内宝帐的东北角。”派人去寻找，果然找到了。出自《广异记》。

马家儿

相州滏阳县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赵氏。其兄子，先身于同村马家为儿，至贞观未死。临死之际，顾谓母曰：“儿于赵宗家有宿因缘，死后当与宗为孙。”宗即与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点儿右肘。赵家妻又梦此儿来云：“当与娘为息。”因而有娠。梦中所见，宛然马家之子。产讫，验其黑子，还在旧处。及儿年三岁，无人导引，乃自向马家，云：“此是儿旧舍也。”出《法苑珠林》。

采娘

郑氏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侃，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慎有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夜，梦云輿羽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汝求何福？”曰：“愿工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观之，则空纸矣，其针迹犹在。张数女皆卒，采娘忽病而不言。张氏有娠，叹曰：“男女五人矣，皆夭，复怀何为？”将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曰：“某之身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

急，是以呼耳。”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

马家儿

相州滏阳县智力寺的和尚玄高，俗姓赵。他哥哥的儿子，前世是同村马家的儿子，在贞观末年死去。临死的时候，他对母亲说：“儿子与赵宗家命中有缘，死后应当给同村的赵宗作孙子。”赵宗就与他在同村。他母亲不信，就用墨在儿子的右胳膊肘上点了一个记号。赵宗的儿媳妇也梦见马家的儿子来说：“我应当给娘做儿子。”赵家儿媳因此而怀孕。她梦中见到的人，和马家的儿子一样。孩子生下来后，查看他胳膊上的黑色墨迹，还在原来的地方。这个孩子长到三岁时，没人引导就自己走向马家，并说：“这是我原来住的地方。”出自《法苑珠林》。

采 娘

有一个姓郑的人在唐肃宗时做润州刺史。他的哥哥叫郑侃，嫂子姓张。他哥嫂有个女儿十六岁，名叫采娘，贤淑而懂规矩。七月初七的夜晚，采娘摆上香案，向织女祈祷。当天夜里，她梦见仙人乘坐的用羽毛装饰的车盖遮蔽了天空，车子停下后有人对采娘说：“我是织女，你请求得到什么福分？”采娘说：“愿我能获得高超的针线活技艺。”于是织女送给采娘一根金针。针长一寸多，缀在纸上，放在采娘的裙带里。织女告诉采娘只要三天不说话，就会变得特别巧；如果做不到，就会变成男人。过了两天，采娘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感到奇怪要看那根针，见只是空纸，但针迹还在。张氏原有几个儿女都已经死了，采娘自发生这件事后又忽然病得不能说话。张氏这时又有了身孕，她叹息说：“男女五个孩子都没有养大，我还要孩子干什么？”就要吃药打掉胎儿。她端起药碗正要喝下去的时候，采娘在昏迷之中突然喊“杀人”。张氏惊异地问采娘为什么喊杀人，采娘说：“我的女身死去后，当成为男子，母亲怀着的就是。我见母亲要服药，情急之下就那样喊了。”张氏感到奇怪，就不再吃药。采娘不久就死了。埋葬了采娘后，张氏十分悲痛，非常想念她，就把她平常玩耍的

物品收拾好保存起来。不到一个月，张氏就生下一个男孩。

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啼哭。张氏哭女，其儿亦哭。罢即止。及能言，常收戏弄之物，官至柱史。出《史遗》。

刘三复

刘三复者，以文章见知于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诣阙求试。及登第，历任台阁。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嘶，伤其蹄则连心痛。”后三复乘马，硃确之地，必为缓辔，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门限，虑伤马蹄也。其子邺，敕赐及第。登廊庙，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灵柩，归葬洛中，报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出《北梦琐言》。

圆 观

圆观者，大历末，洛阳惠林寺僧。能事田园，富有粟帛。梵学之外，音律贯通。时人以富僧为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谏议源，公卿之子，当天宝之际，以游宴歌酒为务。父愷居守，陷于贼中，乃脱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将家业为寺公财。寺人日给一器食一杯饮而已。不置仆使，绝其知闻。唯与圆观为忘言交，促膝静话，自旦及昏。时人以清浊不伦，颇招讥诮，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约游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访道求药。圆观欲游长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出三峡。争此两途，半年未决。李公曰：“吾已绝

有人动张氏收藏起来的那些东西，男孩就哭。张氏思念女儿哭时，男孩也哭，张氏不哭了男孩也不哭了。到了男孩能说话的时候，经常拿起采娘原来玩过的东西。后来这男孩官做到柱史。出自《史遗》。

刘三复

刘三复因为文章写得好而得到李德裕的赏识。李德裕在浙西的时候，推荐他到朝廷去考试。他考中后被录用，多次担任尚书。刘三复能记住三辈子的事，他说：“我前世曾经作过马，马经常口渴，远远

地看见驿站就因高兴而嘶鸣，如果伤了蹄子就痛得连心。”后来刘三复骑马时，遇到坚硬而贫瘠的土地必然放慢速度，遇到石头多的道路必然让人清理掉。他家不设门槛，害怕伤了马蹄。他儿子刘邺，皇上下诏赐他进士及第。刘邺当官后，上表为李德裕昭雪，并将李德裕的灵柩归葬洛中，以报答李德裕对他父亲的恩惠。朝中的官员无不称赞刘邺。出自《北梦琐言》。

圆 观

唐朝大历末年，洛阳惠林寺有个叫圆观的和尚。他会耕种田地，有很多粮食和布匹。圆观除了研究佛学之外，对音乐也很精通，当时人们都叫他富和尚，但没人知道他的来历。谏议大夫李源，本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天宝年间，他整天吃喝玩乐，沉醉于歌舞之中。他父亲李愔镇守边关，被贼兵俘虏。李源被迫吃粗粮穿粗布衣服，落脚在惠林寺，将全部家产捐献给寺院。寺里的和尚每天给他一份饮食，不给他仆人使用，并且不告诉他外界的消息。他只和圆观结为知心朋友，两人经常促膝谈话，从早晨能谈到黄昏。当时的人认为他们两人在一起不伦不类，所以经常讥讽和嘲笑他俩。这样过了三十年，两人都老了。一天，两位老人相约要同游蜀州，到青城山、峨嵋山去访仙求药。圆观想从斜谷出去游长安，李源想从三峡出去到荆州。他们为这两条路线争论，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李源说：“我已经断绝了

世事，岂取途两京？”圆观曰：“行固不由人，请出从三峡而去。”遂自荆江上峡。行次南泊，维舟山下，见妇女数人，僦达锦铛，负瓮而汲。圆观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见其妇人也。”李公惊问曰：“自此峡来，此徒不少，何独泣此数人？”圆观曰：“其中孕妇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逾三载，尚未娩怀，以某未来之故也。今既见矣，即命有所归。释氏所谓循环也。”谓公曰：“请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驻行舟，葬某山下。浴儿三日，亦访临。若相顾一笑，即其认公也。更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与公相见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为之一恸。遂召妇人，告以方书。其妇人喜跃还家，顷之，亲族毕至。以枯鱼酒献于水滨，李公往为授朱字，圆观

具汤沐，新其衣装。是夕，圆观亡而孕妇产矣。李公三日往观新儿，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财，厚葬圆观。明日，李公回棹，言归惠林。询问观家，方知已有理命。

后十二年秋八月，直诣余杭，赴其所约。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叩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圆观也。李公就谒曰：“观公健否？”却问李公曰：“真信士矣。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缘未尽，但愿勤修，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公以无由叙话，望之潸然。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

尘世的事情，怎么能从两朝的京城路过呢？”圆观说：“走哪条路本来由不得个人意愿，就从三峡出去吧。”于是两人从荆江上三峡。船行到南泊时，停在山脚下。他们看见有几个妇女，衣裙艳丽，背着水罐到江边打水。圆观看着她们流下泪说：“我不想到这里，就是怕见到这几个妇人啊。”李源惊讶地问：“我们从此峡出来，见到不少这样的妇女，你为什么只哭这几个女人？”圆观说：“他们当中有一个姓王的孕妇，是我来世托身的处所。她怀孕三年还没有把孩子生下来，就是因为我没死的缘故。今天既然见到了她，是我命有所归，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循环轮回。”然后他又对李源说：“请您为我念诵咒语，使我快点投生。你的行船小驻几天，把我埋葬在山下。婴儿出生三天后，你到那家去寻访，要是婴儿见到你一笑，就是他认识你。十二年以后，中秋月夜，在杭州天竺寺外，是我与你相见的日子。”李源于是对这次出行很后悔，并为这件事感到悲哀。于是他将那个妇人叫过来，告诉她做好生孩子的准备。那个妇人高兴地回到家里。不一会，妇人的亲属都到了，以鱼干和酒祭献于江边。李源前往为她授朱字。圆观沐浴后，换了一身新衣服。当晚，圆观死了而孕妇生下了孩子。李源过了三天去看新生的婴儿，襁褓中的婴儿果然朝李源一笑。李源的泪水流了下来，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王氏。于是王氏拿出很多钱来埋葬了圆观。第二天，李源上船，返回惠林寺。他向算命先生请教，才知道这件事是命中注定的。

到了第十二年的秋八月，李源直接来到杭州，赴圆观的约会。当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洒满月色，他正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圆观，突然

看见葛洪川畔有个牧童。牧童唱着竹枝词，骑在牛背上敲打着牛角，扎着两个发髻，穿着一身短衣，一会儿就到了天竺寺前。这人就是圆观。李源上前拜见说：“观老可健康？”牧童却对李源说：“你真是诚信之士。我与你走的道路不同，小心不要相互接近。你俗缘未尽，但愿能勤奋修行。如果你勤奋修行不懒惰，我们还会很快相见。”李源因为不能同圆观畅叙以往的友情而望着圆观流泪。圆观又唱起竹枝词，一步步向前走去。山

长水远，尚闻歌声，词切韵高，莫知所谓。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溪山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后三年，李公拜谏议大夫，二年亡。出《甘泽谣》。

长水远，还能听见歌声。歌词深切，韵律高亢，不知唱的什么。初到寺前时唱的是：“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还有一段唱的是：“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溪山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又过了三年，李源当上了谏议大夫，两年后死去。出自《甘泽谣》。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

顾非熊 齐君房 刘 立 张克勤 孙缅家奴

文 澹 王 鄂 僧道杰 袁 滋 崔四八

马思道

顾非熊

顾况有子，数岁而卒，况悲伤不已，为诗哭之云：“老人哭爱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断猿惊，迹随飞鸟灭。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子虽卒，魂神常在其家，每闻父哭声，听之感恻。因自誓：“忽若作人，当再为顾家子。”一日，如被人执至一处，若县吏者，断令托生顾家，复都无所知。勿觉心醒开目，认其屋宇兄弟，亲爱满侧，唯语不得。当其生也，已后又不记。至年七岁，其兄戏批之，忽曰：“我是尔兄，何故批我？”一家惊异。方叙前生事，历历不误，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即顾非熊也。出《酉阳杂俎》。

顾非熊

顾况有一个儿子，活了几岁就死去了。顾况悲痛不止，作诗悼念儿子说：“老人哭爱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断猿惊，迹随飞鸟灭。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顾况的儿子虽然已死，但他的魂魄却经常在家中飘荡。每当他听到父亲的哭声，心里非常感伤悲痛。于是他发誓：如果将来再投生为人，还做顾家的儿子。有一天，他好像被人带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像县官模样的人判决命令他到顾家托生，再往后他就失去了知觉。过了一段时间，他忽然觉得心里明白了，睁开眼睛，认出了家和自己的弟兄。他的身边站满了亲人，唯独不能说话。他于是知道自己已经重新托生。对从这以后的事情，他又记不清了。他长到七岁时，他的哥哥和他玩耍时打了他，他忽然说：“我是你的哥哥，你为什么打我？”一家人都很惊诧。这时，他才把前生的事讲

述出来，每件事都丝毫不差。弟弟、妹妹的小名他也全都能叫出来。他就是顾非熊。出自《酉阳杂俎》。

齐君房

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则不甚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于吴楚间，以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虽时所获，未尝积一金。贮布袋，脱满一绳，则必病，罄而复愈。元和初，游钱塘，时属凶年箕敛，投入十不遇一，乃求朝飧于天竺。至孤山寺西，馁甚，不能前去，因临流零涕，悲吟数声。

俄尔有胡僧自西而来，亦临流而坐。顾君房笑曰：“法师，谙秀才旅游滋味否？”君房曰：“旅游滋味即足矣。法师之呼，一何谬哉！”僧曰：“子不忆讲《法华经》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盘桓吴楚间，未尝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说乎？”僧曰：“子应为饥火所恼，不暇忆前事也。”乃探钵囊，出一枣，大如拳。曰：“此吾国所产，食之知过去未来事，岂止于前生尔！”君房馁甚，遂请食之。食讫甚渴，掬泉水饮之。忽欠伸枕石而寝，顷刻乃寤。因思讲《法华》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礼僧曰：“震和尚安在？”曰：“专精未至，再为蜀僧，今则断攀缘矣。”“神上人安在？”曰：“前愿未满，又闻为法师矣。”“悟法师焉在？”曰：“岂不忆香山寺石像前，戏发大愿，若不证无上菩提，必愿

齐君房

齐君房家住吴地。他自幼家境贫苦，虽然勤奋学习，但是能熟记的却很少。成年以后，尽管写了一些文章，但没有什么太新颖的地方。他曾为饥寒所迫而奔走于吴楚一带，拿一些自己创作的四、五、六、七言诗句去求拜访一些达官贵人，但多半不被赏识。虽然偶尔也能换来几文赏钱，但从来没有积攒下银两。他把钱存放到钱袋中，但只要攒够一串就必然得病；等到把钱用光了，病也就好了。元和初年，他漫游钱塘江。这时正值灾荒年，官府却趁机搜刮钱财。因此，

他投奔十人也遇不到一个接待他的，只好每天到天竺寺去讨早饭吃。有一天，他刚走到孤山寺西面，因为饿得受不了而无法继续赶路，只好面对江水哭泣流泪，悲痛地呻吟。

一会儿，有个胡僧从西面走来，也面对着大江坐下，然后转过头对齐君房笑着说：“法师，尝到秀才在外旅游的滋味了吧？”齐君房说：“旅游的滋味已经尝够了，‘法师’这个称呼可太荒诞了。”僧人说：“你不记得在洛中同德寺讲《法华经》的事情了吗？”齐君房说：“我活了四十五岁，只往返于吴楚之间，从来没有渡过长江，又怎么有洛中一说呢？”僧人说：“你现在正被饥饿所烦恼，没有时间来回忆以前的事情。”说着便伸手去口袋中摸出一枚像拳头那么大的红枣来，对齐君房说：“这是我国出产的，吃下去可以知道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岂止前生的事呢！”齐君房饿极了，就把枣吃了。吃完后他觉得口中非常干渴，就到泉边捧泉水喝。喝完水后他打个呵欠，伸个懒腰，头枕着石头就睡着了。醒来后他忽然记起了在同德寺讲《法华经》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于是他流着眼泪向僧人施礼问道：“震和尚如今在哪里？”僧人说：“他钻研佛经没有达到顶峰，再度到蜀地做和尚了。现在他已经断了向上爬的尘缘了。”齐君房又问：“神上人现在何处？”僧人回答说：“他以前的心愿未能了结，听说又做法师了。”“悟法师在哪里？”回答说：“你难道不记得他在香山寺石像前玩笑间许下的志愿吗？假若不能达到悟无上菩提的境界，就要为赳赳贵臣。昨闻已得大将军。当时云水五人，唯吾得解脱，独尔为冻馁之土耳。”君房泣曰：“某四十余年日一餐，三十余年拥一褐。浮俗之事，决断根源。何期福不圆修，困于今日。”僧曰：“过由师子座上，广说异端，使学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禅味曾膻，声浑响清，终不可致。质伧影曲，报应宜然。”君房曰：“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无计矣。他生之事，庶有警于吾子焉。”乃探钵囊中，出一镜，背面皆莹彻。谓君房曰：“要知贵贱之分，修短之限，佛法兴替，吾道盛衰，宜一览焉。”君房览镜，久之谢曰：“报应之事，荣枯之理，谨知之矣。”僧收镜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余步，旋失所在。

是夕，君房至灵隐寺，乃剪发具戒，法名镜空。大和元年，李玫

习业在龙门天竺寺，镜空自香山敬善寺访之，遂闻斯说。因语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腊方十二。持钵乞食，尚九年在。舍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诘之，默然无答。乃请笔砚，题数行于经藏北垣而去，曰：“兴一沙，衰恒沙。兔而置，犬而擎。牛虎相交亡角牙，宝檀终不灭其华。”出《纂异记》。

刘 立

刘立者，为长葛尉。其妻杨氏，忽一日泣谓立曰：“我以弱质，托附君子，深蒙爱重。将谓琴瑟之和，终以偕老。何期一旦，舍君长逝。”哽咽涕泗，不能自胜。立曰：“君素

成为有权势的将相。前不久听说他已经做了大将军了。当时我们五个云游僧人，唯独我得以解脱，也只有你还是个受冻挨饿的人啊。”齐君房流着泪说：“我四十多年来每天只吃一餐饭，三十多年间只有一件粗布衣服。人世间的俗事，早就想同它断绝牵涉。为什么总是不能功德圆满，反而受难到现在呢？”僧人说：“过错是你在教弟子的讲堂之上大讲异端邪说，使弟子们产生疑惑；歪曲佛经真义，使禅味沾染了膻味。虽然你讲经声音浑厚响亮，但始终不能修成正果。你身斜影歪，所以得到如今的报应。”齐君房又问：“如今我应该怎么办呢？”僧人说：“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前世之事，希望能够对你有所警戒。”说着他伸手到口袋中拿出一面镜子，镜子的正面和背面都晶莹剔透。僧人对齐君房说：“要知道贫贱的差别、苦乐的短长、佛法的兴衰交替、我们教门的前途，可以看一看这面镜子。”齐君房拿过镜子仔细观看，过了很久他道谢说：“因果的报应，荣枯的道理，我都知道了。”僧人将镜子收入口袋里走了。他走出十多步远，便踪迹皆无。

这天晚上，齐君房到灵隐寺剪掉头发，受了戒，取法号为“镜空”。大和元年，李玫在龙门天竺寺攻习学业，镜空从香山敬善寺来看望他，对李玫讲了这段往事。镜空还对李玫说：“我现在已经五十七岁了，做佛家弟子才十二年，拿钵讨吃的日子还有九年。我弃世而去那天，佛法将会衰落！”李玫问什么缘故，镜空只是沉默而不答

话。接着他叫人拿来笔砚，在藏经阁的北墙上题了几行字：“兴一沙，衰恒沙。兔而置，犬而擎。牛虎相交亡角牙，宝檀终不灭其华。”出自《纂异记》。

刘 立

刘立是长葛县尉。他的妻子杨氏，有一天突然哭着对他说：“我把自己孱弱的身体托附给您，深受你的厚爱。本以为可以夫妻和睦，白头偕老，没想到我就要舍弃你而离开人世。”杨氏说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悲伤到无法控制自己。刘立说：“你平时无疾恙，何得如此？”妻言：“我数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济矣，且以小女美美为托。”又谓立曰：“他日美美成长，望君留之三年。”其夕杨氏卒。

及立罢官，寓居长葛，已十年矣。时郑师崔公，即立之表丈也。立往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贫，令宾幕致书于诸县，将以济之。有县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县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赵长官庄。行三二里，见一杏园，花盛发，中有妇女十数人。立驻马观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窥。立又行百许步，乃至赵长官宅。入门，见人物匆遽，若有惊急。主人移时方出，曰：“适女子与亲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与赵耳语，赵起入内，如是数四，又闻赵公嗟叹之声，乃问立曰：“君某年某月为长葛尉乎？”曰：“然。”“婚杨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仆名秋笋乎？”曰：“然。仆今控马者是矣。”赵又叹息惊异。旋有人唤秋笋入宅中，见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谓曰：“美美安否？”对曰：“无恙也。”仆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讶之。徐问赵曰：“某未省与君相识，何故知其行止也？”赵乃以实告曰：“女适看花，忽若暴卒，既苏，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虽隔生，而情爱未断。适窥见公，不觉闷绝。”立歔歔久之。须臾，县令亦至，众客具集。赵具白其事，众咸异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

一点病都没有，怎么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呢？”杨氏说：“我这几天十分困

乏，精神恍惚，我想一定不会好了。我把小女儿美美托付给你。”接着又对刘立说：“等到美美长大成人后，希望你能留她两三年再嫁人。”当天晚上杨氏就死去了。

十年以后，刘立不再做官，仍居住在长葛县。当时的郑师崔公就是刘立的表丈人。刘立去拜访他，崔公待他很好。考虑到他很贫穷，崔公便让幕僚给各县写信，希望能接济他。有个县令某邀请刘立到城外去赏花。到了赏花那天，县令临时有事，不能一同前往，让刘立先走一步，到郊外赵长官的庄院。刘立走了二三里路，看见一个杏园，杏花开得正艳，园中有十多个女子正在赏花。刘立勒住马站在那里观看。其中有个女子，年纪大约十五六岁，也走到墙边偷偷看刘立。刘立又走了百十步，就到了赵长官的宅院。进院后，他看见人们匆忙地跑来跑去，好像发生了什么急事。主人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会客，他告诉刘立：“刚才女儿同家人一起赏花，忽然得了急病，因此未能出来迎接你。”刚坐了一会，有一个婢女同赵长官耳语几句，赵长官起身进入内室。这样出出进进好几次，接着又听到赵长官的叹息声，然后他问刘立说：“你某年某月做过长葛县尉吗？”刘立说：“做过。”赵长官又问：“娶的是杨氏吗？”刘立说：“对。”赵长官又问：“你有个女儿叫美美，有个仆人叫秋笋吗？”刘立说：“是，今天给我牵马的就是那个仆人。”赵长官又感叹又惊讶。一会儿，有人唤秋笋进内宅。秋笋看见一个女子，大约十五六岁，流着泪问她：“美美好吗？”秋笋回答说：“平安无事。”秋笋拜别出来，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刘立也对这事感到惊讶，他慢慢地问赵长官：“我不记得过去同您相识，为什么您对我的一切都很了解呢？”赵长官就把实情告诉他说：“小女儿刚才赏花，忽然昏死过去。她醒来后说前世是你的妻子。现在虽然隔世转生，可是与你的情爱并没有断绝。刚才见到你心情激动，不觉昏死过去。”刘立听了感叹了很久。不多时县令也赶来了，客人全部到齐，赵长官把这件事又详细讲述了一遍，大家都感到很惊奇。刘立说：“我现在年纪还不算太大，

亦有名官，愿与小娘子寻隔生之好。”众共成之，于是成婿。而美美长于母三岁矣。出《会昌解颐录》。

张克勤

张克勤者，应明经举，置一妾，颇爱之而无子。其家世祝华岳神，祷请颇有验。克勤母乃祷神求子，果生一男，名最怜，甚慧黠。后五年，克勤登第，娶妻经年，妻亦无子，母亦祷祈之。妇产一子，而最怜日羸弱，更祷神求祐。是夕，母见一人，紫绶金章，谓母曰：“郎君分少子，前子乃我所致耳。令妇复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救也。”但谢其祭享而去。后最怜果卒，乃以朱涂右膊，黛记眉上，埋之。明年，克勤为利州葭萌令，罢任，居利州。至录事参军韦副家，见一女至前再拜。克勤视之，颇类最怜。归告其母，母取视之，女便欣然。谓家人曰：“彼我家也。”及至，验其涂记，宛然具在。其家人使人取女，犹眷眷不忍去焉。

孙緬家奴

曲沃县尉孙緬家奴，年六岁，未尝解语。后緬母临阶坐，奴忽瞪视。母怪问之，奴便笑云：“娘子总角之时，曾着黄裙白袷襦，养一野狸，今犹忆否？”母亦省之。奴云：“尔时

也还有功名地位，愿意同小姐求得隔生之姻缘。”大家都赞成此事。于是刘立就做了赵家的女婿。女儿美美反而比母亲大了三岁。出自《会昌解颐录》。

张克勤

张克勤参加明经考试，娶了一个小妾。他对这小妾非常宠爱，但是小妾没有给他生孩子。他们家世代信奉华岳神，祝祷祈求非常灵验。张克勤的母亲便祈祷神灵赐给他家一个孩子。后来克勤的小妾果然生了个男孩，取名叫最怜。这孩子非常聪明。五年以后，张克勤考中进士，娶妻多年也没有生孩子。他的母亲又去祈求神灵，儿媳果然也生了男孩。可是从那以后，最怜一天比一天消瘦，他母亲只好再去求神保佑。当天晚上，克勤的母亲梦见一个人，系着紫丝带，佩带黄金印，对她说：“你的儿子命中少子，先前生的那个孩子是我送来

的，后来又让媳妇生了第二个，头一个儿子一定不会保全了。这不是我的力量所能挽救的。”这个人感谢了他们的祭品后就走了。后来最怜果然死了。家里人把朱砂涂在他的右胳膊上，把黑色涂在他的眼眉上，把他埋葬了。第二年，张克勤任利州葭萌县令；免职后，他仍居住在利州。有一天他到录事参军韦副家去做客，见到一个小女孩前来同他见礼。张克勤看她长得非常像最怜，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母亲。他母亲让人把她领来看一看，小女孩听到后非常高兴，并对家里人说：“那里也是我的家啊。”等到女孩来了，察看涂记的那些地方，印迹清清楚楚地都在。女孩家派人前来领她回去，她还非常留恋地不愿离去。

孙緬家奴

曲沃县尉孙緬有名家奴，六岁了还不会说话。有一天，孙緬的母亲在台阶上坐着，家奴忽然用眼睛直瞪着她。孙緬的母亲很奇怪，就问为什么这样看自己。家奴笑着说：“夫人您小时候，曾经穿过黄色的裙子，白色的短袄，并且养过一只野猫。您现在还记得不？”孙母也记得这些事。家奴又说：“当时的

野狸，即奴身是也。得走后，伏瓦沟中，闻娘子哭泣声，至暮乃下，入东园，园有古冢，狸于此中藏活。积二年，后为猎人击殪。因随例见阎罗王，王曰：‘汝更无罪，当得人身。’遂生海州，为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饥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见王，王云：‘与汝作贵人家奴。奴名虽不佳，然殊无忧惧。’遂送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犹无恙有福，不其异乎！”出《广异记》。

文澹

前进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生三四岁，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才五岁，学人诵诗书，颇亦聪利。无何，失足坠井而卒。父母怜念，悲涕不胜。后乃生澹，澹一旦语父母曰：“儿先有银葫芦子并漆毬香囊等，曾收在杏树孔中，不知在否？”遂与母寻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怜惜过于诸兄。志学之年，词藻俊逸。后应举，翰

林范学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出《野人闲话》。

王 鄂

唐王鄂者，尚书郾之弟也。西京乱离，郾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鄂年七岁，忽云：“我曾有经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内。”因令家人相随，访获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较其所夭之年，与王氏子所生之岁，果验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长仕蜀，官至令录。

那只野猫，就是我的前身。后来我得机会逃走，潜伏在房顶上面的瓦沟里，听到夫人的哭声了。夜里我下来，进入东园，园内有座古坟，我就在那里藏身生活；两年后被猎人打死。死后我照例去见阎王，阎王说：‘你没有罪过，应当托生为人身。’于是我就托生到了海州，给一个乞丐当儿子。我一生都在饥寒之中，二十岁就死了。死后又去见阎王，阎王说：‘就让你做富人的家奴吧。家奴的名称虽然不好听，但是没有什么忧虑和恐惧。’于是得以来到这里。现在奴才我已经转世三次了，夫人依然健在，尚且健康有福，不是很不寻常吗？”出自《广异记》。

文 澹

前进士文澹品德行为高尚，人们都推重他。他三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前生的事情。文澹的父母先前有过一个儿子，五岁就开始跟别人学读诗书，非常聪明伶俐，但不久失足坠入井中溺死了。父母非常怀念他，悲痛到了极点。后来又生了文澹。文澹有一天对父母说：“我先前有银胡芦子和漆球、香袋等东西，被我放在杏树洞中，不知还不在那里？”于是他同母亲一起去寻找，果然找到了。父母才知道文澹就是先前那个儿子转生的，对他喜爱的程度超过了他的几个哥哥。文澹十五岁时，文章就写得词藻华丽，隽咏清秀。后来他参加科举考试，经翰林院学士范禹偁的主考，考中进士。文澹的哥哥叫文谷。出自《野人闲话》。

王 鄂

唐朝王鄂是尚书王郢的弟弟。西京动乱时，王郢带领全家前往蜀郡，沿着嘉陵江而下。行到利州百堂寺前，当时才七岁的王鄂忽然对家里人说：“我曾经有一卷经书藏在这座寺院的石龕之内。”说完让家人跟着他去找，果然找到了，同时还找到一柄旧木梳。寺里的和尚见到他说：“这孩子是我过去的童子。”查对童子夭亡的时间，同王氏生王郢的时间果然相同。他前生的父母还在。王郢成年后在蜀郡做官，一直做到令录。

僧道杰

相州滏阳县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释典，年二十九，至显庆五年春正月死。死后月余，其兄法观寺僧道杰，思悼不已，乃将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与语。道杰又颇解法术，乃作一符，摄得元方，令巫者问其由委。巫者不识字，遣解书人执笔。巫者为元方口授，作书一纸，与同学冯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诗二首。及其家中，亦留书启。文理顺序，言词凄怆。其书疏大抵劝修功德，及遣念佛写经，以为杀生之业，罪之大者，无过于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狱，亦不堕鬼中，全蒙冥官处分。令于石州李仁师家为男。但为陇州吴山县石名远，于华岳祈子，及改与石家为男。又再受生日逼，匆迫不得更住。从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诞育。愿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讫，涕泣而去。河东薛大造寓居滏阳，前任吴山县令，白云，具识名远。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说之。出《冥报拾遗》。

袁 滋

复州青溪山，秀绝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居复郢间。晴日偶过峻峰，行数里，渐幽奇险怪，人迹罕到。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家焉。袁公与语，言甚相狎，因留宿。乃问曰：“此处合有灵隐者，曾从容不？”答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两三日一至，不知居处。某虽与之熟，亦不肯言。”袁曰：“某来修谒，得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求美酝一榼，就此宿候，或得见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

僧道杰

相州滏阳县人信都元方，小时候就有高尚的品德志尚，尤其喜好佛经。他二十九岁时，在显庆五年春天正月里死去。死后一个多月，他的哥哥法观寺和尚道杰因为十分怀念他，就把一个巫师请到家中，让他作法使自己和元方的灵魂对话。道杰自己也精通法术，他写了一道符，摄来了元方的灵魂，让巫师问他问题。巫师不认字，让会写字的人执笔记录。巫师替元方口授写了一封信，交给同学冯行基，陈述了一生的经历和志愿，同时还作了两首诗。给他的家属也留下了书信。文理顺畅，言词凄惨悲凉。他的信大致是规劝人们修行功德和让人们念佛写经的。他认为杀生之罪最大。他还说：“元方没有入地狱，也没有堕入鬼道，这全靠阴间官员安排。原来让我去做石州李仁师的儿子，只因陇州吴山县石名远到华岳拜祭求子，又改为去做石家的儿子。如今托生的日子逼近，时间紧迫不能久留。从二月怀胎，到十二月诞生。希望哥哥等亲人到那里去看我。”说完，哭泣着离去。住在滏阳的河东人薛大造是前任吴山县令，他说认识名远。智力寺僧人慧永和法真等也讲述过这件事。出自《冥报拾遗》。

袁 滋

复州青溪山景色秀丽，天下无比。袁滋还没有功名的时候，曾居住在复州、郢州一带。有一天，天气晴好。袁滋偶尔路过青溪山，走过几里地后，山势越来越幽深险峻，人迹很难到达那里。他遇到一个以卖药为生的读书人，这书生的家就住在这里。袁滋同他交谈，言语非常投机，于是当晚他就住在书生家里。袁滋问书生：“这里应该有隐居的仙人，你见过他们吗？”书生回答说：“有五六个道士，每隔两三天到这来一次，不知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我虽然同他们很熟悉，但他们也不肯告诉我。”袁滋说：“我想来拜见他们，可以吗？”书生说：“他们非常厌恶生人，可是喜欢饮酒。你如果能够准备一坛好酒，然后住在这里等候，或许能够见到他们。”袁滋离开后，弄到了一坛好酒，带来等候仙人。

数夕果到，五人鹿皮冠或纱帽，藜杖草履，遥相与通寒暄，大笑，乃

临涧濯足戏弄。儒生置酌列席，少顷，尽入茅舍，睹酒甚喜。

曰：“何处得此？”既饮数杯，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携来，愿谒仙兄。”乃导袁公出，历拜俯偻。五人相顾失色，且悔饮此酒，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扰。”儒生曰：“兹人诚志可赏，况是道流，稍许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复睹袁公恭甚，乃时与语笑。目袁生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顷半酣，颇欢，注视袁公，相谓曰：“此人大似西峰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屈指数日，此僧亡来四十七年矣。”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相顾抚掌曰：“觅官职去，福禄至矣，已后极富贵。”遂呼主人别，袁公拜，道流皆与握手。过涧上山顶，们萝跳跃，有若飞鸟，逡巡不见。出《逸史》。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儿息，颇为念。有僧常游崔氏之门者，崔因告之，且问其计。僧曰：“请夫人盛饰而游长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诣之。彼若不顾，更之他所。若顾我厚，宜厚结之，俾感动其心，则其后身为公子矣。”如其言，初适三处，不顾。后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仙人果然来了。五个仙人有的戴鹿皮冠，有的戴纱帽，拄着藜杖，穿着草鞋。书生远远地和他们互相问候。这些人哈哈大笑到了小溪边，一边洗脚一边说笑。书生立即摆上酒席。不一会儿，仙人们进到茅草房里，看见酒非常高兴，就问书生：“在哪里弄到的酒？”喝了几杯以后，书生说：“不是我弄到的酒，是位客人带来的，他希望拜见几位仙长。”于是书生引袁滋出来，袁滋挨个对仙人们施礼。五个仙人互相看了看，变了脸色，都后悔喝了这酒。他们又对书生发脾气说：“你不应该引外人来打扰我们。”书生说：“这个人的诚心值得嘉奖，况且他也是信奉道教的人，让他与你们交往有什么不好呢？”仙人们的态度才缓和了一些。他们又看到袁滋非常恭敬地站在那里，便改变态度，不时同他笑谈，并对袁滋说：“坐吧。”袁滋拜了两拜坐下。不一会儿，酒喝到一半，大家都很高兴。几位仙人仔细看着袁滋，相互说：“这个人非常像西峰的坐禅和尚。”过了好一会儿，又说：“真是他。屈指一算，这个和尚已经死了四十七年了。”问

袁滋多大年岁，正好四十七岁。几位仙人互相看着拍手说：“寻求官职去吧，福禄全都会有的，你以后会非常富贵显赫。”然后仙人招呼主人告别，袁滋也向他们施礼拜别。几位仙人都同他握手。他们越过山涧上了山顶，拉着藤萝跳跃着，像飞鸟一样，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出自《逸史》。

崔四八

崔慎由起初因为没有儿子而感到忧虑。有个和尚经常到崔家作客，崔慎由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且问他有什么办法。和尚说：“请夫人好好打扮修饰一下去朝拜长安大寺。如果有老僧院就进去拜见。他如果不理你们，再到其他的寺庙。假如遇到热情接待你们的，你们就要同他好好结交。如果能够打动他的心，那么他死后一定会转生为你们的儿子。”按照和尚的说法，他们起初到过三个寺院，都没有遇到愿意接待他们的和尚。后来来到一座寺庙，遇到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和尚，接待他们非常周到，

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绝。僧乃曰：“身老矣，自度无以报公，愿以后身为公之子。”不数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纲僧”二字。出《玉堂闲话》。

马思道

洪州医博士马思道，病笃。忽自叹曰：“我平生不省为恶，何故乃为女子，今在条子坊朱氏妇所托生矣。”其子试寻之，其家妇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实女子也。出《稽神录》。

崔慎由也施舍给他很多钱财。从这以后，崔家不间断地供给施舍这个和尚。和尚说：“我老了，自己揣度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愿来生做您的儿子。”不几年，和尚死了，而崔四八出生了。有人说，崔四八的手文上有“纲僧”二字。出自《玉堂闲话》。

马思道

洪州医生马思道病得十分严重。一天，他忽然叹息说：“我一生之中从不做坏事，为什么让我托生为女子？如今要到条子坊朱氏那里托生了。”他的儿子试探着去寻找，朱家的女人果然已经怀孕，并且做好了襁褓等候孩子降生。等到马思道死的时候，正好朱氏生产，确实生了个女孩。出自《稽神录》。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聪明花树	相思木	广川王	袁安	丁姬
浑子	王粲	孙钟	吴纲	陆东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王伯阳	羊祜
阆丘南阳	古层冢	隋王	楚王冢	舒绰
李德林	郝处俊	徐勣	韦安石	源乾曜
杨知春	唐尧臣	陈思膺		

聪明花树

李正字弘卿，学道。见东王父，教之。十七年后，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而冢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见此花，皆聪明，文章盛。出《武陵十仙传》。

相思木

晋战国时，卫国苦秦之难，有民从征，戍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叶皆向夫所在而倾，因谓之相思木。出《述异记》。

聪明花树

李正的字叫弘卿，他是个学道之人。他去见东王父，东王父就教授他道术。十七年后，李正死去，家人把他埋葬在武陵。后来他的坟上长出一颗花树，高七尺。凡是看到过这棵花树的人，都变得很聪明，文章写得非常好。出自《武陵十仙传》。

相思木

战国时代，卫国饱受秦国的威胁。有一个平民应征入伍，戍守在与秦国接壤的边界处，一直没有回来。他的妻子因思念他而死。把她埋葬以后，她的坟上长出一棵树，枝叶都朝向丈夫所在的方向，因此人们称它为“相思木”。出自《述异记》。

广川王

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游猎，罍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爰猛说，大父为广川王中尉，每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为刘向说十许事，记之如左。

魏襄王冢，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三十人。以手扞椁，滑易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见床上玉唾盂一枚，铜剑二枚，金杂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

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无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咒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扇，开钥，得石床，方六尺。石屏风，铜帐^𦏧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帟帐^𦏧，而铜^𦏧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尘埃胝^𦏧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象，或有执盘奉食之形。无余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二十许，

广川王

广川王刘去疾喜好聚集一些无赖少年一起游玩打猎。他做事没有节制，封国内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过。爰猛说他祖父在广川王手下做中尉时，经常规劝广川王，但广川王不听，他祖父只好称病还家。据他祖父讲述，广川王挖掘的古墓多得无法统计，其中奇异的有一百多

座。他给刘向列举了十多座，被刘向记录如下。

魏襄王墓，是用带纹理的石料做成的外椁。外椁高八尺，宽窄能容纳三十人。用手触摸，光滑得像新的一样。外椁中间有石床和石屏风，摆放周正。棺柩和陪葬的珍宝全部不见踪影，只见床上有一个玉痰盂、两把铜剑。几件日常应用的金器像新的一样，广川王拿来佩带在自己的身上。

襄王墓，上面是用铁水灌注的，开凿了三天才打开。墓穴里冒出的黄色气体浓得像雾一样，又苦又辣，强烈地刺激人们的眼睛和鼻子，使人无法进入。广川王只好暂时用兵把守，七天以后气才出净了。最初进到一个门里，门上没锁。里面的石床四尺见方，上面有石几。左右各有三个石人站立侍奉，都是武士装扮，身佩刀剑。再进入一室，石门上有锁。推开门就看到了棺材，黑亮亮的可以照人。用刀砍不进去，用锯截开，才知道是用生漆杂以犀牛皮做成的棺材，有好几寸厚，裹了十多层。因力量小打不开，只好作罢。再进入一室，也有石门，打开锁，看到一张六尺见方的石床。有石屏风和装饰铜叶的帐幔一具。铜叶有的散落在床上，有的掉在地上。显然是因为帐子腐烂了，所以铜叶坠落到地上。床上还有一个石枕，还有很厚一层黑乎乎的灰尘，好像是衣服腐烂后形成的。床的左右各有二十个站立的侍女，有的是拿着面巾、梳子、镜子的形像，有的是端着盘子送饭的姿态。没有其他的器物，只有数百面铁镜。

魏王的儿子且渠的墓，既浅又窄。墓中没有棺材，只有一张石床。石床宽六尺，长一丈。还有一面石屏风。床下全都是云母。床上有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全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俱东首裸卧，无衣衾，肌肤颜色如生人。鬓发齿牙爪，不异生人。王惧，不敢侵，还拥闭如旧。

袁盎冢，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

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鹰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九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成水书滴。

幽公冢，甚高壮。羨门既开，皆是石堊。拨除丈余，乃得云母。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余悉女子。或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栾书冢，棺枢明器，朽烂无余。有白狐儿，见人惊走。左右逐戟之，莫能得，伤其左脚。夕，王梦一丈夫，鬓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脚？”仍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此不差。出《西京杂记》。

袁 安

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贡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葬此地，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五公。出《幽明录》。

两具尸体头朝东裸身躺卧，没有盖被和穿衣服。他们皮肤的颜色像活人一样，鬓发、牙齿和手指同活人没有什么差异。广川王非常恐惧，不敢冒犯他们，退出去后像当初那样将墓穴掩盖。

袁盎墓，用陶瓦做棺槨，里面只有一面铜镜，没有其他的器物。

晋灵公墓，非常瑰丽壮观。四角都放置用石头雕刻成的鹰犬，捧着蜡烛。男女石人四十多个，都站立在周围侍奉。棺槨已经朽烂不成原形，但尸体还没有坏，九窍之中都放有金玉。墓穴内其他的器物全都朽烂得无法辨认。唯有一个拳头大的玉蟾蜍，腹中是空的，可以容纳五合水，光洁润滑像新的一样。广川王拿它储水磨墨用。

幽公墓，很高大壮观。墓道的门打开以后，里面全是白石灰。将白石灰拨除一丈多深以后，才见到云母。再挖下去一尺左右，才见到一百多具尸体，横七竖八相互枕压，都没有朽烂。只有一个是男子，其余全是女子。这些尸体有的坐着，有的躺卧，也有站着的，衣服的形色同活人一样。

栾书墓，棺槨和器物全都朽烂了。墓穴中有一只白色的狐狸，看见有人来吓跑了。随从们追赶着去刺它，没能抓到，只把它的左脚刺

伤了。当天晚上，广川王梦见一个男子，鬓发眉毛都是白的，前来对他说：“为什么刺伤我的脚？”并用手杖敲打他的左脚。广川王醒后，脚肿痛生疮，一直没有痊愈。出自《西京杂记》。

袁 安

袁安的父亲死了，他的母亲让袁安带着鸡和酒去卜问如何选择墓地。途中他碰到三个书生，问袁安干什么去，袁安把事情告诉了他们。书生说：“我知道一个好墓地。”袁安立即用携带的鸡和酒招待他们。吃喝完毕，他们将墓地的具体地点告诉了袁安，说：“应当葬在此地，子孙世代能做大官。”然后同他分别。袁安走出几步后，回头看三个书生都不见了。袁安怀疑他们是神仙，就把父亲葬在那个地方。后来袁安果然官做到司徒，子孙昌盛，四代人中有五人做了三公。出自《幽明录》。

丁 姬

王莽秉政，贬丁姬号，开其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冢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恭王母傅太后坟及丁姬冢，二旬皆平。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今其坟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出《水经》。

浑 子

昆明池中有冢，俗号浑子。相传昔居民有子名浑子者，尝违父语，若东则北，若水则火。父病且死，欲葬于高陵之处，矫谓曰：“我死，必葬于水中。”及死，浑子泣曰：“我今日不可更违父命。”遂葬于此。盛弘之《荆州记》云，固城临洱水，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汉时，有人葬洱北，墓将为所坏。其人有五女，共创此墩以防墓。又云，一女嫁阴县恨子，家资万金。自少及长，不从父言。临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从，乃言必葬我渚下碛上。恨子曰：“我由来不取父教，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以土绕之，

遂成一洲，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余石如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出《酉阳杂俎》。

丁 姬

王莽执政期间，贬除了丁姬的称号，并命令兵士掘开她的坟墓。兵士掘墓时，有火从墓道里喷出，火焰达四五丈远。兵士用水把火浇灭后才得以进入墓中。进入后他们烧掉了墓中的器物。王公大臣派遣子弟、学生和家奴等十余万人，拿着工具，帮助掘平恭王母亲傅太后墓和丁姬墓，二十多天把两座坟都挖平了。又在四周围上棘藜，用来警戒世人。有人说，当时有数千只燕子，衔土投到丁姬的墓穴中。如今丁姬的坟墓高大壮美，墓中的建筑曲折相承，墓地四周筑了几道围墙，正面有几重门贯通着。出自《水经》。

浑 子

昆明池中有座坟，俗名叫作浑子。相传过去有户人家，他家有儿子名叫浑子。浑子曾经违背他父亲的话，他父亲如果叫他到东面去，他一定去北面；如果让他提水，他一定去烧火。他父亲病得快死了，想要死后葬到高处，特意把话颠倒着对儿子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葬在水中。”等到父亲死了，浑子哭着说：“我这次不能再违背父命了。”于是将父亲葬到这里。盛弘之的《荆州记》记载：固城靠近洱水，水的北岸有座五女墩。西汉时，有人被安葬于洱水北岸，他的墓即将被水侵蚀。这个人共有五个女儿，五个女儿共同修造了这座土堆，用来防止洱水侵蚀墓地。《荆州记》上面还记载：一个女子嫁给阴县一个逆子，这个人有万贯家财，从小到大从不听他父亲的话。他父亲临死想葬在山上，恐怕儿子不听，就说：“一定要把我葬到水中的河丘上。”逆子说：“我从来不听父亲的教诲，如今应该听他这句话。”于是卖掉家中所有的财产，造了一座石坟，用土围住四面。后来就成了一个小洲，有几百步长。这个小洲元康年间才被水冲坏。现在还留下像半张床那么大的石头数百块，堆在水中。出自《酉阳杂俎》。

王 粲

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冈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大墓，有礬石满茔。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鄡山，而见此异。曹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此言为当。出《异苑》。

孙 钟

孙钟家于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岁荒，以种瓜自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曰：“此山下善，可葬之，当出天子。君下山百许步，顾见我去，即可葬处也。”钟去三四十步，便反顾，见三人成白鹤飞去。钟记之，后死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常有光怪，云五色，气上属天。及坚母孕坚，梦肠出，绕吴阖门。以告邻母，曰：“安知非吉祥！”出《祥瑞记》。

吴 纲

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预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开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出《水经》。

王 粲

魏武帝北征蹋顿时，登山远眺，看到一个小山冈，上面什么草也没长。王粲说：“那一定是座古墓。这个人在世的时候，服用过生礬石，死后石气挥发到外面，因此花草不能生长。”魏武帝就让人凿开来看，果然是个大墓，里面填满礬石。还有一种说法：王粲在荆州时，跟随刘表登上鄡山，看见了上述怪异现象。魏武帝平灭乌桓时，王粲还在江南，所以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出自《异苑》。

孙 钟

孙钟家住富春。他幼年丧父，侍奉母亲非常孝顺。遇到灾荒年头，他以种瓜为生。一天，忽然有三个少年来到孙钟的瓜地要瓜吃。孙钟很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三人对孙钟说：“这山下地势非常好，人死后葬在这里，后代能够出天子。你下山走一百多步，回头看到我们离去时的那块地方，就是可以埋葬的地点。”孙钟走了三四十步便回头观看，看到三个少年变成白鹤飞走了。孙钟记住了那个地方，他死后就葬在那里。那地方在县城的东面，坟墓上常有一些光环和五色云气，直冲云天。到孙坚的母亲怀孙坚时，做梦梦到肠子出来了，环绕着吴国的阊门。她把这个梦告诉了邻居老太太，老太太说：“怎么知道这不是吉祥的预兆呢！”出自《祥瑞记》。

吴 纲

三国魏黄初末年，吴国人挖掘吴芮的坟墓挖取木料，准备在县里建一座孙坚的庙。打开墓穴后，见到吴芮尸体的面目、衣服都同活着的时候一样。吴国被消灭以后，过去挖掘坟墓的人在寿春见到南蛮校尉吴刚，对他说：“您的形貌为什么非常像长沙王吴芮呢？只是您稍矮一些。”吴纲惊讶地说：“吴芮是我的先祖。”从吴芮死到坟墓被打开前后四百年，到再看到吴纲，又过去四十多年了。出自《水经》。

陆东美

吴黄龙年中，吴都海盐有陆东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离，时人号为比肩人。夫妇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后妻卒，东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岁，冢上生梓树，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常宿于上。孙权闻之嗟叹，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双梓”。后子弘与妻张氏，虽无异，亦相爱慕。吴人又呼为“小比肩”。出《述异记》。

潘 章

潘章少有美容仪，时人竞慕之。楚国王仲先，闻其美名，故来求为友，章许之。因愿同学，一见相爱，情若夫妇，便同衾共枕，交好

无已。后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于罗浮山。冢上忽生一树，柯条枝叶，无不相抱。时人异之，号为“共枕树”。

胡 邕

吴国胡邕，为人好色，娶妻张氏，怜之不舍。后卒，邕亦亡。家人便殡于后园中，三年取葬，见冢上化作二人，常见抱如卧时。人竞笑之。出《笑林》。

戴 熙

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气。”桓温仗钺西下，停武昌。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无头脚。时亦动摇，斫刺不陷。乃纵著江中，得水，

陆东美

吴国黄龙年间，都城海盐有个叫陆东美的人。他的妻子朱氏，仪容举止很好。他们夫妻二人互相敬重，形影相随寸步不离，被人称为“比肩人”。夫妻二人都说：“两人比翼双飞，恐怕不会有好的结局。”后来妻子死去，陆东美也绝食而死。家人非常悲伤，就把他们合葬在一起。不到一年，他们的坟墓上长出一棵梓树，同根双干，相互拥抱合成一棵树。经常有一对鸿雁栖身于树上。孙权听到这件事深有感慨，封这个地方叫“比肩”，墓叫“双梓”。后来陆东美的儿子陆弘和他的妻子张氏也一样相亲相爱，吴人又称他们为“小比肩”。出自《述异记》。

潘 章

潘章少年时容貌气质十分出众，人们都很羡慕他。楚国的王仲先听到他的美名，特地赶来同他交朋友。潘章同意与他同学。两人一见如故，互相爱护，感情好得像夫妻。于是两人同床共枕，无比相好。后来两人一起死去，家人哀怜他们，就将他俩合葬在罗浮山。坟墓上

忽然长出一棵树，枝条树叶全都相互缠绕在一起。人们感到奇怪，就把这棵树称为“共枕树”。

胡 邕

吴国的胡邕喜好美色，他娶张氏为妻子，十分爱她，一刻也不忍分离。后来张氏死去，很快胡邕也死了。家里人把他们的灵柩停放在后园中，三年后要埋葬他们时，看见坟上的土化作两个人，相互拥抱好像躺卧睡觉时一样。人们纷纷嘲笑他们。出自《笑林》。

戴 熙

武昌人戴熙家境贫寒，他的坟墓在樊山南面。算命的人说：“这座墓有君王的气象。”桓温领兵西下、在武昌停留时，挖开戴熙的坟墓，得到一个东西，有水牛那么大，黑色，没头没脚。它有时候也动一下身子，用刀砍不进去。就把它抛到江中。一到水中，便有声如雷，响发长川。熙后嗣沦胥殆尽。出《异苑》。

王伯阳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钁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

一说，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二漆棺，移置南冈。夜梦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吾日夜不得安。”后于灵座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出《搜神记》。

羊 祜

晋有相羊祜墓者云：“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以坏其相。相者云：“墓势虽坏，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堕马折臂，果至三公。《幽明录》曰：羊祜工骑乘，有一儿，五六岁，端明可善。掘墓之后，儿即亡。羊时为襄阳都督，因乘马落地，遂折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此出《世说新语》。

阎丘南阳

范阳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号“文将军冢”。晋安帝隆安中，阎丘南阳将葬妇于墓侧，是夕从者数十人，皆梦云：“何故危人以自安？”觉说之，人皆梦同。虽心恶之，

这个东西便发出像雷鸣那样的响声，响声震动山川。从此戴熙的后代相继被牵连，几乎死绝。出自《异苑》。

王伯阳

王伯阳家住京口，他家的东面有一座坟，相传是鲁肃墓。王伯阳的妻子是郗鉴哥哥的女儿，她死后，王伯阳平掉那座墓来埋葬她。几天后，王伯阳白天坐在厅里，看见一个贵人乘坐轿子来到。有数百名侍卫，人马络绎不绝。贵人远远走过来对王伯阳说：“我是鲁子敬，你为什么毁我的墓？”于是用眼睛示意左右把他拖下床，拿刀头上的铁环打了他数百下离去。王伯阳气绝后又苏醒过来，他身上被击打的地方全部生疮溃烂，几天后他就死了。

另一种说法是，王伯阳死后他的儿子营造坟墓，掘出两具漆画棺材，把它们移到南冈上安放。夜里他梦到鲁肃发怒说：“我要杀了你的父亲。”一会儿又梦见王伯阳说：“鲁肃同我争坟墓，我日夜不得安宁。”后来在灵座褥上发现很多血，他怀疑是鲁肃的缘故。鲁肃墓现在在长广桥东一里处。出自《搜神记》。

羊 祜

晋朝有个风水师看过羊祜的墓地后说：“后代能出受命天子。”羊

祐讨厌这个说法，就让人掘断墓地的地脉，以破坏这个风水。风水先生说：“墓地的地势虽然被破坏了，还是能出摔断胳膊的三公。”不久，羊祐坠马摔折了胳膊。他做官果然做到了三公。《幽明录》说：羊祐善长骑乘，他有个五六岁的儿子，正直聪明，心地善良。羊祐掘墓之后，他儿子就死了。羊祐当时为襄阳都督，因为骑马时摔下来，摔折了胳膊。当时的士大夫们都感叹他的忠诚。这种说法出自《世说新语》。

閻丘南阳

范阳粉水口有一座墓，墓前有石虎石柱，名为“文将军墓”。晋安帝隆安年间，閻丘南阳想把死去的妻子葬在墓侧。这天晚上他的随从数十人都梦见有人说：“为什么要危及别人来安慰自己？”睡醒后大家都说做了同样的梦。尽管閻丘心里厌恶这事，

耻为梦回。及葬，但鸣鼓角为声势。闻墓上亦有鼓角及铠甲声，转近，及至墓，死于墓门者三人。既葬之后，閻丘为杨佺期所诛族。人皆为以文将军之崇。出《荊州记》。

古层冢

古层冢，在武陵县北一十五里二百步，周回五十步，高三丈，亡其姓名。古老相传云，昔有开者，见铜人数十枚，张目视。俄闻冢中击鼓大叫，竟不敢进。后看冢土，还合如初。出《朗州图经》。

隋 王

齐隋王尝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梦樊姬怒曰：“独不念封崇之义，奈何溷我，当令尔知。”诘旦，王被病，使巫覡引过设祀，积日方愈。出《渚宫旧事》。

楚王冢

南齐襄阳盗发楚王冢，获玉屐玉屏风青丝编简，盗以火自照，王僧虔见十余简，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阙文。”

舒 绰

舒绰，东阳人，稽古博文，尤以阴阳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杨恭仁，欲改葬其亲。求善图墓者五六人，并称海内名手，停于宅，共论葬，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孰是，乃遣微解者，驰往京师，于欲葬之原，取所拟之地四处，各作历，

但是他认为因做梦而改变主意是不光彩的。到安葬的时候，便采用敲锣打鼓吹号角来壮声势。这时听到文将军墓上也有鼓角和铠甲碰撞的声音。送葬队伍渐渐接近墓地，等到了墓前，竟有三人突然死在墓门边。安葬妻子之后，阊丘及其家族被杨佺期所诛杀。人们都认为这是文将军在作祟。出自《荆州记》。

古层冢

古层墓在武陵县北面一十五里又二百步的地方。墓周围五十步，高三丈，已经不知道葬者的姓名了。很早就传说，过去有人掘开墓穴，看到有数十个铜人瞪着眼睛向外看。片刻又听到墓中击鼓喊叫，掘墓人最终没敢进去。后来他看到掘开的坟墓又自动合拢成先前的样子。出自《朗州图经》。

隋 王

齐隋王曾率随从人员到樊姬墓前喝酒喧闹。当天晚上，隋王梦见樊姬生气地对他说：“难道就不想想加高坟墓的意义，为什么这样扰乱我？我要让你受到教训。”第二天早上，隋王就病了。隋王让巫师代替自己设祭认错，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出自《渚宫旧事》。

楚王冢

南齐襄阳的盗墓贼挖开楚王墓，得到玉鞋、玉屏风和用青丝编的书简。盗贼拿火把照看，王僧虔看到十多支简后说：“这是用科斗文书写的《考工记》《周官》中短缺的文字。”

舒 绰

东阳人舒绰通今博古，尤其喜好阴阳之术，善长看墓地风水。吏部侍郎杨恭仁想要改葬父母，请来五六位并称海内名手、擅长墓地风水的先生。这些人住在他家，共同论证，互相评说对方的正确与否。杨恭仁不知道谁对谁非，便派一个略微懂卜墓之道的人赶往京城，到预选的四处墓地分别做了标记，

记其方面，高下形势，各取一斗土，并历封之。恭仁隐历出土，令诸生相之，取殊不同，言其行势，与历又相乖背。绰乃定一土堪葬，操笔作历，言其四方形势，与恭仁历无尺寸之差。诸生雅相推服，各赐绢十匹遣之。绰曰：“此所拟处，深五尺之外，有五谷，若得一谷，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绝。”恭仁即将绰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瓮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经为粟田，蚁运粟下入此穴。当时朝野之士，以绰为圣。葬竟，赐细马一匹，物二百段。绰之妙能，今古无比。出《朝野僉载》。

李德林

隋内史令李德林，深州饶阳人也。使其子卜葬于饶阳城东，迁厝其父母。遂问之：“其地奚若？”曰：“卜兆云，葬后当出八公。其地东村西郭，南道北堤。”林曰：“村名何？”答曰：“五公。”林曰：“唯有三公在，此其命也，知复云何。”遂葬之。子伯药，孙安期，并袭安平公。至曾孙，与徐敬业反，公遂绝。出《朝野僉载》。

郝处俊

唐郝处俊，为侍中死。葬讫，有一书生过其墓，叹曰：“葬压龙角，其棺必斫。”后其孙象贤，坐不道，斫俊棺，焚其尸。

并记录各个墓地的方向、地形；又各取一斗土，和标记一起封好带回。杨恭仁把标记藏起来，拿出采来的土样让各位风水先生观察。几个人所说的取土的位置很不同，所说的地形地势又与标记的相背离。舒绰认定其中的一个地点可以选作墓地，就拿笔写出那地方四周的地

形、地貌，结果同杨恭仁记录的一点不差。其他人都表示服气。杨恭仁赏给其他几人每人十匹绢让他们走了。舒绰说：“选定的这地方，五尺深以下有五谷，如果得到其中的一种谷物，就证明是福地，世世代代不断公侯。”于是杨恭仁带着舒绰来到京城，让人在选定的墓地处向下挖了七尺。他看到一个洞穴，有装五石粮的瓮那么大，里面有七八斗谷子。这个地方曾经是谷地，蚂蚁把谷子运到了这个穴洞中。当时无论官员和普通民众都把舒绰当做圣人。安葬结束，杨恭仁赐给舒绰一匹骏马和两百段纺织品。舒绰的超人才能，古今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出自《朝野僉载》。

李德林

隋朝内史令李德林是深州饶阳人。他让儿子去请教风水先生，想要在饶阳城的东面选择一处墓地，用来迁移父母的灵柩。事后他问儿子：“那地方怎么样？”儿子回答：“卜兆说葬后我家能出八个公侯。那地方东有村，西有城，南有道，北有堤。”李德林问：“村名叫什么？”回答说：“五公。”李德林说：“只有三公在，这是命中注定的，知道又怎样呢？”于是将父母葬在那里。李德林的儿子伯药和孙子安期都袭封为安平公。到曾孙一代，因和徐敬业谋反，公侯的封爵从此断绝。出自《朝野僉载》。

郝处俊

唐朝时，郝处俊在做侍中时死去。郝处俊被埋葬后，有一个书生经过他的墓地时感叹说：“坟地压住了龙角，棺木将来一定会被砍断的。”后来郝处俊的孙子郝象贤因犯“不道”罪被诛杀，朝廷派人掘开郝处俊的坟，砍开他的棺木，烧了他的尸体。

俊发根入脑骨，皮托毛着髑髅，亦是奇毛异骨，贵相人也。出《朝野僉载》。

徐勣

唐英公徐勣 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闻

之，私谓人曰：“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孙敬业扬州反。弟敬贞答款曰：“敬业初生时，于蓐下掘得一龟，云大贵之象。英公今秘而不言，果有大变之象。”则天怒，斫英公棺，焚其尸，“灰”之应也。出《朝野金载》。

韦安石

神龙中，相地者僧泓师，与韦安石善。尝语安石曰：“贫道近于凤栖原见一地，可二十余亩，有龙起伏形势。葬于此地者，必累世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别业，在城南。待闲时，陪师往诣地所，问其价几何。同游林泉，又是高兴。”安石妻闻，谓曰：“公为天子大臣，泓师通阴阳术数，奈何一旦潜游郊野，又买墓地，恐祸生不测矣。”安石惧，遂止。泓叹曰：“国夫人识达先见，非贫道之所及。公若要买地，不必躬亲。”夫人曰：“欲得了义，兼地不要买。”安石曰：“舍弟缙，有中殇男未葬，便与买此地。”泓曰：“如贤弟得此地，即不得将相，位止列卿。”已而缙竟买其地，葬中殇男。缙后为太常卿礼仪使，卒官。出《戎幕闲谈》。

人们看到郝处俊的发根都扎到了头骨里去了，皮托着毛附在骷髅上。郝处俊也算是一个奇毛异骨的贵相人了。出自《朝野金载》。

徐 勣

唐朝的英国公徐勣当初占卜墓地时，卜辞说：“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听到了，私下里对别人说：“这是算命先生的过错。应该是‘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来李勣的孙子敬业在扬州造反，敬业的弟弟敬贞说：“敬业刚出生时，在草垫子下面挖到一只龟，说是大贵之象。英国公一直保密不说，果然是大变故的征兆。”武则天大怒，命人砍开英国公的棺材，焚烧了他的尸体。“棺中见灰”的说法应验了。出自《朝野金载》。

韦安石

唐中宗神龙年间，看风水的僧泓师同韦安石是好朋友。他曾经对韦安石说：“我最近在凤栖原看见一块地，大约有二十多亩，有龙起伏的架势。葬在这个地方的人，一定会连续几代都做宰相。”韦安石说：“我有个别墅在城南。等到闲暇时我陪法师到那地方看看，问问他卖多少钱。我们还可同游林泉，更是件高兴的事。”韦安石的妻子听说了，对他说：“你身为天子的大臣，僧泓师精通阴阳法术，你怎么能同他一起偷偷到郊外野游？还要买墓地，恐怕会引来不可预测的大祸啊。”韦安石心里害怕，就打消了这一念头。僧泓师感叹说：“还是夫人见识高，看得远，我是赶不上的。您要买地，不必亲自去。”夫人说：“要得到最圆满的义谛，就不要在活着的时候买死后的用地。”安石说：“我弟弟韦绹，有个十几岁死去的儿子，现在还没安葬，可以给他买这块地。”僧泓师说：“如果贤弟得到这块地，就不能得到将相那样高的官位，只能做到卿一级的官职。”后来韦绹买了那块地，把未成年就死去的儿子葬在那里。韦绹后来果然做到太常卿礼仪使，死在任职期间。出自《戎幕闲谈》。

源乾曜

泓师自东洛回，言于张说：“缺门道左有地甚善，公试请假三两日，有百僚至者，贫道于帘间视其相甚贵者，付此地。”说如其言，请假两日，朝士毕集。泓云：“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地，反以为祸。”及监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谓说曰：“此人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说召乾曜与语。源云：“乾曜大茔在缺门，先人尚未启祔。今请告归洛，赴先远之期，故来拜辞。”说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辞以家贫不办此，言：“不敢烦师同行。”后泓复经缺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回谓说曰：“天赞源氏者，合洼处本高，今则洼矣；合高处本洼，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缺之所，皆作者。问其价，乃賒买耳。问其卜葬者，村夫耳。问其术，乃凭下俚斗书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贵矣。”乾曜自京尹拜相，为侍中近二十年。出《戎幕闲谈》。

杨知春

开元中，忽相传有僵人在地一千年，因墓崩，僵人复生，不食五谷，饮水吸风而已。时人呼为地仙者，或有呼为妄者，或多知地下金玉积聚焉，好行吴楚齐鲁间。有二贼，乘僵人言，乃结凶徒十辈，于濠寿开发墓。至盛唐县界，发一冢，时呼为白茅冢。发一丈，其冢有四房阁，东房皆兵器，弓矢枪刃之类悉备；南房皆缛彩，中穹隔，皆锦绮，上有

源乾曜

泓师从东洛回来，对张说讲：“缺门道左有块地非常好。您可请两三天的假，待同僚来看您时，我在帘后察看他们。如果有长相显贵的人，就把那块地交给他。”张说按照他的说法，请了两天假。来探望他的朝中官员全到了，泓师说：“有的已经很富贵了，太大的福份不会再来了。有的不适合葬在那里，否则反而会因此带来灾祸。”等到监察御史源乾曜来到时，泓师对张说说：“这个人的富贵相同您一样，您把他请过来，好把那块地交给他。”张说将源乾曜请来，同他说了这件事。源乾曜说：“乾曜家的墓地在缺门。对先人还未进行祭祀，现在请求回归洛川，去祭奠死去的先辈，特意前来辞行。”张说把泓师的话详细述说了一遍，认为一同去查看墓地更好。源乾曜以家里贫困不能做这事来推辞，并说不敢麻烦法师同行。后来泓师又经过缺门，见到这个地方已经成为源家的墓地了。他回来对张说说：“老天保佑帮助源家，应当是洼地的地方，原来本是高冈，现在洼下去了；应当是高冈的地方，本来洼，现在高起来了。那墓门缺角的地方，全都修补了。问价钱，才知是赎买的。问那看风水的人，原来是个村夫。问他师门流派，原来是凭借乡村流传的一本书罢了。那营造墓地的规矩却这样一一合乎自然。源家子孙必然大富大贵。”后来源乾曜从京尹升为丞相，做侍中近二十年。出自《戎幕闲谈》。

杨知春

唐玄宗开元年间，人们忽然传说有一个埋在地下一千年的僵尸，由于坟墓崩塌而得以复活。这复活的僵尸不吃五谷杂粮，只是喝水吸

风。人们叫他地仙，也有人叫他为狂人。他似乎知道很多地下金玉珠宝埋藏的地点，喜欢活动在吴、楚、齐、鲁一带。有两个盗贼根据他说的话，召集了十多个歹徒，在濠寿开掘古墓。他们在盛唐县界挖了一座被人们称为白茅墓的古墓。挖到一丈深，看到墓穴中有四间墓室。东室全是兵器，弓、箭、枪、刀齐全。南室全是丝织品，中间梳妆台上全是上等布匹。上面有块

牌云，周夷王所赐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俨然如生。绿发稠直，皓齿编贝，秣纤修短中度，若素画焉。衣紫帔，绣袜珠履，新香可爱。以手循之，体如暖焉。玉棺之前，有一银樽满。凶徒竞饮之，甘芳如人间上樽之味。各取其锦彩宝物，玉女左手无名指有玉钏，贼争脱之。一贼杨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诸宝已不少。”久不可脱，竟以刀断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赎，卒断其指，痛哉。”众贼出冢，以知春为诈，共欲杀之。一时举刀，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知春获存，遂却送所掠物于冢中，粗以土瘞之而去。知春诣官，自陈其状，官以军人二十余辈修复。复寻讨铭志，终不能得。出《博异志》。

唐尧臣

张师览善卜冢，弟子王景超传其业。开元中，唐尧臣卒于郑州，师览使景超为定葬地。葬后，唐氏六畜等皆能言，骂云：“何物虫狗，葬我著如此地？”家人惶惧，遽移其墓，怪遂绝。出《广异记》。

陈思膺

陈思膺，本名聿修，福州龙平人也。少居乡里，以博学为志。开元中，有客求宿。聿修奇其客，厚待之。明日将

牌子写着“周夷王所赐锦三百端”。下面一隔，全是金玉宝物。西室全是漆器，新得就像是昨天才做好的一样。北室中有一口玉棺，棺中有一美女，好像活的一样。美女头发乌黑稠密，牙齿洁白整齐，胖瘦高矮适中，好像是画上的美人一样。她身着紫色的帔巾，脚穿绣花袜子

和镶嵌珍珠玉石的鞋子。用手抚摸一下，她好像还有体温。玉棺的前面有一个银杯，里面盛满酒。歹徒们竞相将酒喝了。酒味甘甜芬香，和人间的上等美酒一样。歹徒们各取锦缎宝物。玉女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玉环，贼人争着去摘。一个叫杨知春的盗贼说：“何必拿它，各种宝物已经不少了。”盗贼由于长时间摘不下玉环，竞相用刀砍断了美人的手指。手指中流出好像赤豆汁一样的血来。杨知春说：“太不仁义了！这么多的宝物难道不能换取一个玉环吗，还要砍断她的手指？痛心啊！”众盗贼走出坟墓，认为杨知春这个人不可靠，想共同杀死他。他们同时举刀，忽然互相之间不认识了。九个人自相残杀，最后都死了，只有杨知春没死。他把抢掠来的宝物又送回墓中，草草用土埋上离去。杨知春去见地方官，向官员陈述了这次作案的情况。官员派二十多名士兵去修复这座古墓。再去寻找墓志铭，终究没有找到。出自《博异志》。

唐尧臣

张师览擅长看风水选择墓地，他的弟子王景超继承了他的技能。开元年间，唐尧臣死在郑州，张师览让王景超给他选定埋葬的地方。安葬了唐尧臣后，唐家的六畜都会说话了，它们骂道：“什么猪狗东西，将我葬到这个地方？”家里人都很惊恐，急忙迁移了唐尧臣的坟墓，怪事从此没有了。出自《广异记》。

陈思膺

陈思膺的本名叫聿修，是福州龙平人。他年轻时居住在乡里，以博学作为自己的志向。开元年间，有客人来他家投宿。聿修见客人的相貌奇特，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第二天，客人要

去，乃曰：“吾识地理，思有以报。遥见此州上里地形，贵不可言，葬之必福昆嗣。”聿修欣然，同诣其处视之。客曰：“若葬此，可世世为郡守。”又指一处曰：“若用此，可一世为都督。”聿修谢之。居数载，丧亲。遂以所指都督地葬焉。他日拜墓，忽见其地生金笋甚众，遂采而归。再至，金笋又生。及服阕，所获多矣。因携入京，以计行

赂。以所业继之，颇致闻达。后有宗人名思膺者，以前任诰牒与，因易名干执政。久之，遂除桂州都督。今壁记具列其名，亦有子孙仕本郡者。出《桂林风土记》。

离开时对聿修说：“我懂得风水地理，想要报答你的盛情招待。我从远处看此州上里那地方的地形，好得不容随便说出来。如果作为墓地，一定能降福于后代。”聿修非常高兴，同他一起去那地方察看。客人说：“假如能葬在这个地方，可以世世代代做郡守。”又指着一个小地方说：“如果采用这个地方，可一世为都督。”聿修向他表示感谢。过了几年，聿修的父母死去，聿修就把他们葬在当初客人所说的可以做都督的地方。有一天祭奠时，聿修忽然看见墓地上长出了很多金笋，就采了回去。再去时，金笋又长了出来。到守孝三年期满，得到的金笋已经很多了。聿修携带金笋进京，用以行贿；金笋不够，又用家产补充。他因此获得很大声誉。后来他同宗有一个叫陈思膺的，将以前朝廷发给自己的任命文书送给聿修，聿修便冒名顶替结交执政官员。时间久了，聿修果然被任命为桂州都督。如今的壁记上还列着他的名字，他也有子孙在本郡做官。出自《桂林风土记》。

卷第三百九十 冢墓二

奴官冢	卢 涣	赵冬曦	丁永兴	严安之
女媧墓	李 邕	贾 耽	张 式	樊 泽
齐景公墓	郭 谊	寿安土棺	李思恭	武 瑜
曹王墓	韩 建	海陵夏氏	庐陵彭氏	武夷山
林赞尧	张绍军卒	马黄谷冢	秦进崇	和 文

奴官冢

鄮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出《广异记》。

奴官冢

鄮县有座后汉奴官墓。当初村里人在墓的旁边种田，每到秋收的季节，靠近墓的田里便有很多庄稼因失去穗而减少收成。这样过了几年，村里人对此十分苦恼，后来便经常在夜里去探察。一天夜里，有人看见有四只大鹅从坟墓中出来吃庄稼，前去追赶大鹅便又回到墓中。村里人一向听说奴官墓中有宝物，于是就结伴去挖掘。刚进入墓道，就看到有鹅张开翅膀击打人。盗贼用木棒反击，鹅都不再动了，原来是铜鹅。渐渐进入墓室外厅，得到两只宝剑，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器物。最后到了放置棺槨的主墓室。地上有很深的积水，有个穿紫衣

的人站在门前同盗贼搏斗。盗贼群起攻击，那个人冲出包围逃了出去。他来到县衙大叫：“有贼劫我的墓！”管事的人问他：“你的墓在哪里？”回答说：“奴官墓就是我的墓。”县令派里长去驱赶盗贼，到了墓地将盗贼全部抓获。开元末年，明州刺史讲述了三十多件这类事。出自《广异记》。

卢 涣

黄门侍郎卢涣，为洺州刺史。属邑翁山县，溪谷迴无人，尝有盗发墓。云：初行，见车辙中有花砖，因揭之，知是古冢，乃结十人。县投状，请路旁居止，县许之。遂种麻，令外人无所见，即悉力发掘。入其隧路，渐至圻中，有三石门，皆以铁封之。其盗先能诵咒，因斋戒近之。至日，两门开。每门中各有铜人铜马数百，持执干戈，其制精巧。盗又斋戒三日，中门半开，有黄衣人出曰：“汉征南将军刘，忘名。使来相闻，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敕令护葬，又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日仪卫。奉计来此，必要财货，所居之室，实无他物。且官葬不瘞宝货，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已，当不免两损。”言讫复入，门合如初。又诵咒数日不已，门开，一青衣又出传语，盗不听。两扇欬辟，大水漂荡，盗皆溺死。一盗能泅而出，自缚诣官，具说本末。涣令复视其墓，中门内有一石床，骷髅枕之。水漂，已半垂于床下。因却为封两门，窒隧路矣。出《玄怪录》。

赵冬曦

华阴太守赵冬曦，先人塋在鼓城县。天宝初，将合附焉。启其父墓，而树根滋蔓，围绕父棺，悬之于空，遂不敢发。以母柩置于其傍，封墓而返。宣城太守刁绅，改葬二亲，绅亦纳母棺于其侧，封焉，后门绪昌盛也。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当世，四人至二千石。绅三为将军，门施

卢 涣

黄门侍郎卢涣任洺州刺史。洺州属地翁山县的河谷中无人居住。

曾有盗贼去掘墓，他说，当初他刚走那里，看见车辙中有花砖，就揭开观看，知道是古墓，于是聚集了十个人，给县令写了封信，请求在谷中路旁居住。县令批准了。他们在古墓周围种上麻，使外人看不见里面，随后就全力挖掘。打开隧道，渐渐进入墓穴。古墓有三个石门，全都用铁封住。盗墓贼先念咒语，接着斋戒后接近石门。念咒、斋戒日满，两门打开。每个门内各有数百铜人铜马，全都手持兵器，制作非常精巧。盗贼又斋戒三日，中门半开，有个穿黄衣服的人出来说：“汉征南将军刘忘名字。让我来告诉你们，他生前征战多次，立有大功，死后皇帝下令护葬，又铸了铜人马等，以象征生前的仪仗卫队。你们千方百计来这里，一定是想要陪葬财物，但他所居住的墓室里，实在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况且官葬不埋珍宝，何必苦苦用咒语相侵扰呢？假如再不停止挖掘，免不了两方都会受到损害。”说完又进去了，门像先前那样关闭。盗贼坚持多日不停地念诵咒语，门又开了。一个婢女又出来传话，盗贼还是不听。两扇门忽然打开，大水漂荡起来，盗贼都被淹死。有一个会游水的盗贼游了出来，他把自己捆住去见官自首，讲了盗墓的经过。卢涣派人再去查看那个古墓，看到中门内有一张石床，有个骷髅躺在石床上。水漂上来，淹到床下一半。于是封了两门，堵塞了墓道。出自《玄怪录》。

赵冬曦

华阴太守赵冬曦祖先的坟墓在鼓城县。天宝初年，他想将父母合葬。挖开他父亲的坟墓，看到树根滋生蔓延，围绕着他父亲的棺木，把棺木悬在空中。于是他不敢再挖，便把他母亲的棺柩安放在旁边，封上墓穴回去了。宣城太守刁绅改葬父母，也是把母亲的棺木埋葬在父亲的棺木旁边，然后封土。后来刁绅家族繁荣，人丁兴旺。赵冬曦兄弟七人都是秀才，在当时很有名望，有四个人享俸禄二千石。刁绅做了三次将军，他家门前放置

长戟。开元二十年，万年有人，父歿后，家渐富，遂葬母。父柩亦为萦绕，不可解。其人遂刀断之，根皆流血，遂以葬。既而家道稍衰，死亡俱尽。出《纪闻》。

丁永兴

高唐县南有鲜卑城，旧传鲜卑聘燕，享于此城。旁有盗跖冢，冢极高，贼盗尝私祈焉。天宝初，县令丁永兴，有群盗劫其部内。兴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祀者，乃执诣县，按杀之。自后祀者颇绝。

《皇览》言盗跖冢在河东，按盗跖死于东陵，此地古名东平陵，疑此近之。出《酉阳杂俎》。

严安之

天宝初，严安之为万年县捕贼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马，自门驰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见被贼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领所由并器械，往掩捕。见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堙路，一时擒获。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贼方开冢，天子何以知之？”至县，乃尽召贼，讯其事。贼曰：“才开墓，即觉有异，自知必败。至第一门，有盟器敕使数人，黄衣骑马。内一人持鞭，状如走势，幞头脚亦如风吹直竖，眉目已来，悉皆飞动。某即知必败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状貌，两盟器敕使耳。出《逸史》。

长戟。开元二十年，万年县有一个人，他父亲死后，家里渐渐富起来。后来这个人安葬母亲时，见到父亲的棺木也被树根围绕，无法解开，就用刀砍断了树根。结果树根全都流出了血。自从他这次合葬父母以后，家道开始衰落，人也逐渐死光了。出自《纪闻》。

丁永兴

高唐县南有座鲜卑城，过去传说鲜卑遣使访问燕国，就在这座城中欢宴。城外有盗跖的墓，墓很高大，盗贼曾经私下在这里祭奠祈祷。天宝初年，高唐县令是丁永兴。当时有一伙盗贼在本县作案，丁永兴暗中派人在盗跖墓旁埋伏。果然有人前来祭祀，差人便把他们缉拿到县衙，审问后处死。从那以后，祭祀的人便绝迹了。《皇览》上说，盗跖墓在河东。据考证盗跖死在东陵，这地方古地名叫东平陵，想来盗跖墓在此地比较可信。出自《酉阳杂俎》。

严安之

唐玄宗天宝初年，严安之任万年县捕贼官。一天中午，有位黄衣太监骑马从大门跑进来，宣读皇帝的命令说：“城南十里某公主的墓现在被盗贼挖劫，命令你带人去缉拿，不得使一人漏网。”严安之立刻带领手下人携带器械棍棒，前去捕捉。赶到那里看到六七个人正在挖地，刚刚进入墓道。就把他们全部抓获。严安之让人去找那个太监没有找到，因而想道：“盗贼刚刚开始挖掘，皇帝怎么知道的？”到了县衙，他把盗贼全部召集起来，审问盗墓的经过。盗贼说：“刚打开墓道就觉得有些异常，意识到这次盗墓一定要失败。到了第一道门，看见有几个冥器，是为皇帝送信的黄衣太监骑在马上。其中有一个手里拿着鞭子，姿势像是正在纵马奔跑，头巾的一角像是被风吹得直竖起来，眼睛和眉毛也都在动。我们就知道这次盗墓一定不会成功。”严安之回忆前来宣读敕书的太监的相貌，原来是冥器敕使。出自《逸史》。

女媧墓

潼关口河^渾上，有树数株，虽水暴涨，亦不漂没。时人号为女媧墓。唐天宝十三年五月内，因大风吹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史王奇光上言：“今月一日，河上侧近，忽闻风雷。晓见坟踊出，上有双柳树，下巨石，柳各高丈余。”出《唐历》。

李 邕

刘晏判官李邕，庄在高陵，庄客欠租课，积五六年。邕因罢归庄，方将责之，见仓库盈美，输尚未毕。邕怪问，悉曰：“某久为盗，近闻一古墓，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锢以铁汁，累日泮沃之，方开。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设机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

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髁。众惊恐退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为沙埋死。乃同酹地谢之，誓不发冢。”

女媧墓

潼关口河边沙滩上有几棵树，虽然河水暴涨，也没淹没和冲走它。当时人称它为女媧墓。唐玄宗天宝十三年五月里，这几棵树被大风吹走，不知吹到哪里去了。唐肃宗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使王奇光上奏说：“本月一日，河畔附近忽然有打雷刮风的声音。早上看见有一座坟墓从水下冒出来，上面有两棵柳树，树下面有巨石。每棵柳树都高一丈多。”出自《唐历》。

李 邕

刘晏的判官李邕的庄院在高陵。庄客欠他的地租已有五六年之久，李邕因罢官回到庄院准备去催讨，看见仓库堆满好东西，还在不断地向里运。李邕觉得奇怪，就问庄客。他们都说：“我们长时间做盗贼，最近听说有一座古墓，在由庄院向西走十里地的位置，坟墓非常高大。进入松林二百来步，才到了墓地。墓的旁边有块石碑，折断倒在草丛中，碑上的字迹已经磨损得没法辨认了。刚开始从墓的侧面挖掘，挖了数十丈深时遇到一个用铁水浇固的石门。连日用粪水浇它，才打开。刚打开时，箭像雨点一样射出，射死好几个人。众人害怕想要出来，我仔细察看了一下，感到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一定是设置的机关，就让他们向里面投石块。每投一次，箭就从里边射出来。投了十多次石块，不再有箭向外射了。于是众人举着火把进入墓中。到打开第二道门的时候，看到有十多个木人，瞪着眼睛，舞动利剑，又伤了几个人。众人用棍棒还击，兵器全被打落。看看四壁，那上面都画着卫兵的形象。紧靠南面石壁有个很大的涂漆棺材，用铁索悬吊在半空。棺材下面堆满金、银、玉器、珠宝等。大家看到后都很害怕，没有马上就去抢掠。这时，棺材的两个角忽然飒飒作响，刮起风来，同时有沙子扑面而来。片刻之间风更大了，沙子像水一样喷出，

不久就埋过了脚踝。大家非常惊慌，纷纷退了出来。等逃出来时，门已被沙子堵塞住了，有一个人还被沙子埋死。于是大家一起洒酒祭奠谢罪，发誓再也不盗墓了。”

《水经》言越王句践都琅琊，欲移尤常冢，冢中生风，飞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汉旧仪，将作营陵之内方丈，外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此机也。出《酉阳杂俎》。

贾 耽

贾耽在滑州境内。天旱，耽召大将二人谓曰：“今岁荒，烦君二人救民也。”皆言：“苟利军州，死不足辞。”耽笑曰：“君可辱为健步。明日，当有两骑，衣惨绯。所乘马，蕃步鬣长。经市出城，可随之，识其所灭处，则吾事谐矣。”二将乃裹粮，衣皂衣，寻之。果有二绯衣，经市至野，行二百余里，映大冢而灭。遂累石表之，信宿而返。耽大喜，发数百人，具畚鍤，与二将偕往发冢，获陈粟数十万斛，人竟不之测。出《酉阳杂俎》。

张 式

张式幼孤，奉遗命，葬于洛京。时周士龙识地形，称郭璞青乌之流也。式与同之外野，历览三日而无获，夜宿村舍。时冬寒，室内惟一榻，式则籍地，士龙据榻以憩。士龙夜久不寐，式兼衣拥炉而寝。欻然惊寤曰：“亲家。”士龙遽呼之，式固不自知，久而复寐。又惊寤曰：“亲家。”士龙又呼之，式亦自不知所谓。及晓，又与士龙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龙驻马遥望曰：“气势殊佳。”则与式步履久之。

《水经》记载：越王句践建都琅琊，想迁移尤常墓。结果墓中起风，飞沙射人，人不能靠近，就作罢了。根据汉朝旧有的制度，将作官营造陵墓，在墓室的一丈见方之处要设置伏弩、伏火弓矢及沙。大概古代的墓葬制度里就有这些机关。出自《酉阳杂俎》。

贾 耽

贾耽带兵驻扎在滑州境内时，天大旱。贾耽召见两名大将对他们说：“今年是荒年，劳烦二位去拯救百姓。”两人都说：“如果对军州有利，万死不辞。”贾耽笑着说：“你们受点委屈走一次长路。明天，会有两个骑马的人，他们穿暗红色的衣服，骑的马迈蕃步、披长鬃。他们经这市镇出城，你们要跟着他们，记住他们消失的地方，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两位将军就带着干粮，穿上黑色的衣服，去寻找那两个人。他们果然看见两个骑马穿红衣服的人，经过闹市到野外去了。这两个红衣人走了二百多里路，在一座大墓前消失了。于是二将垒起几块石头作为标记，连夜返回。贾耽大喜，派出几百人，带着铁锹、箕畚，同两名将军一起前往挖掘古墓，挖到了数十万斛陈粮。人们最终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出自《酉阳杂俎》。

张 式

张式幼年时就死了父母，他奉遗命要将父母葬在洛京。当时有个叫周士龙的人会识别地形，称得上是郭璞、青乌一类的名家。张式同他到野外勘察了三天，没有什么收获。夜晚他们宿在村民家中。当时正值寒冬，室内只有一张床。张式打地铺，周士龙睡在床上。周士龙夜里久久没睡着，张式和衣抱炉而睡。忽然，张式在梦中喊到：“亲家。”周士龙急忙叫醒他，张式不知道自己喊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张式又睡着了，又在梦中惊叫：“亲家。”周士龙又叫醒他，张式还是不知自己喊的什么。天亮以后，俩人又一起出发，到了村南。南面有个土山，周士龙勒住马远远看着说：“这山的气势太好了。”就同张式步行观察测量了很长时间。

南有村夫伐木，远见士龙相地，则荷斧遽至曰：“官等得非择葬地乎？此地乃某之亲家所有。如何？则某请导致焉。”士龙谓式曰：“畴昔夜梦再惊，皆曰亲家。岂非神明前定之证与！”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贵。出《集异记》。

樊 泽

樊泽为襄阳节度。有巡官张某者，父为邕管经略使，葬于邓州北

数十里。张兄弟三人，忽同时梦其父曰：“我坟墓某夜被劫，贼将衣物，今日入城来，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后，即不得矣。”张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门，见泽，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党六人，并贼帅之妻皆获。泽引入，面问之曰：“汝劫此墓有异耶？”贼曰：“某今日之事，亦无所隐，必是为神理所殛。某夫妻业劫冢已十余年，每劫，夫妻携酒熬火，诸徒党即开墓。至棺盖，某夫妻与其亡人，递为斟酌。某自饮一盏，曰：‘客欲一盏。’即以酒沥于亡人口中，云：‘主人饮一盏。’又妻饮一盏遍，便云：‘酒钱何处出？’其妻应云：‘酒钱主人出。’遂取夜物宝货等。某昨开此墓，见棺中人紫衣玉带，其状如生。某依法饮酒，及沥酒云：‘至主人一盏。’言讫，亡人笑。某等惊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带，亡人呼曰：‘缓之，我腰痛。’某辈皆惊惧，遂驰出。自此神魂恍惚，即知必败。”悉杀之。数日，邓州方上其事。出《逸史》。

南山有个村夫在砍柴，远远看到周士龙在看风水，就带着斧子快步走过来说：“两位官人莫非要选择坟地么？这个地方是我的亲家的，怎么样？如果你们相中了这块地，我可以带你们到他家去。”周士龙对张式说：“昨天晚上你从梦中惊醒两次，喊的都是‘亲家’，这难道不是神明所定的证明吗！”于是选中了这块墓地。后来张式家历代显贵。出自《集异记》。

樊 泽

樊泽任襄阳节度使时，有个巡官张某，他父亲曾做过邕管经略使，死后葬在邓州北面数十里的地方。一天夜晚，张某兄弟三人同时梦到父亲对他们说：“我的坟墓某天夜晚被劫，盗贼带着盗来的衣物今天进城，将在席帽行停留。你们应当急速前往捉拿他们，太阳出来以后，就抓不到他们了。”张某兄弟半夜起身，哭泣着相互通知这件事。天还没亮，兄弟三人就去扣打州衙的大门，见到樊泽，把这事详细诉说了一遍。樊泽立即召见都虞候，让他带人去缉捕盗贼。盗贼同党六人以及头目的妻子全被抓获。樊泽命令将他们带进来，当面审问说：“你们去盗这个墓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盗贼头目说：“现在这事，我们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一定是神灵要诛杀我们。我们夫妻

已经盗墓十多年了，每次去盗墓都带上酒和火把，其他的同党就开始挖墓。打开棺盖的时候，我们夫妻要同死去的人共同喝酒。我自己先饮一杯，说：‘客人先喝一杯。’再把酒洒到死者的口中，说：‘主人也喝一杯。’接着，妻子喝完一杯，然后我说：‘酒钱谁拿？’妻子回答说：‘酒钱主人拿。’于是开始拿衣物宝物等。昨天挖这座墓，看到棺中的人紫衣玉带，神色好像是活人一样。我依照老办法饮酒，到洒酒时说：‘请主人喝一杯。’说完，死者笑了。我们都很惊慌，便把他扶起来，原来只是个枯骨。便解他的腰带，死者大叫‘慢点，我的腰痛’。我们这些人人都很害怕，就急忙跑了出来。从那以后精神恍惚，就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败露。”樊泽将他们都杀了。过了几天以后，邓州才把这件事上报。出自《逸史》。

齐景公墓

贝邱县东北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出《酉阳杂俎》。

郭 谊

潞州军校郭谊，先为邯郸郡牧使。因兄亡，遂入郢州，举其先，同茔于磁州滏阳。县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者卒，共凿石为穴。谊之所卜，亦凿焉。即日倍加，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长可四尺。形如守宫，支体首尾毕具。役者误断焉，谊恶之。将别卜地，白于刘从谏，从谏不许，因葬焉。后月余，谊陷于厕，几死，骨肉奴婢相继死者二十余口。自是尝恐悸，寤寐不安，因表请罢职。从谏以都押衙焦长楚之务，与谊对换。及刘稹阻兵，谊为共魁，军破梟首，其家无少长悉投死井中。盐州从事郑宾于言，石守宫见在磁州官库中。出《酉阳杂俎》。

寿安土棺

寿安之南有土峰甚峻，乾宁初，因雨而圯。半壁衔土棺，棺下有

木，横亘之。木见风成尘，而土形尚固。邑令涂之，泥汨于水粉，腻而蜡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征近代，无以土为周身之器者。载记云，夏后氏塋周，盖其时也。出《唐阙史》。

齐景公墓

贝邱县东北有齐景公的墓，近代曾有人发掘过这座墓。向下挖三丈，在一个石匣中看到一只鹅，这只鹅拍打着翅膀拨打石匣。再往下挖一丈，便有青烟向上升腾，看上去好像是烧制陶器的窑中冒出的烟。有飞鸟从上空飞过，立即坠地而死。于是没人再敢进入这座墓。出自《酉阳杂俎》。

郭 谊

潞州军校郭谊起初为邯郸郡牧使。因为哥哥死了，他就到了郅州，把父亲同哥哥一起安葬在磁州滏阳。那地方同山相接，泥土中石头很多。从事劳作的人死去，众人就一起为他凿石为穴墓。郭谊所选择的墓穴也在那开凿。工匠每天加倍用力打凿，忽然凿透一个地穴，穴中有块石头，长大约四丈，形状像壁虎，肢体、头尾全都有。工匠失手把它打断了。郭谊厌恶这事，想要到别的地方再找一处墓地，就向刘从谏说了这个想法。刘从谏不同意，于是就葬在那里。一个月后，郭谊掉进茅厕中，几乎死去，他的家人和奴婢等相继死了二十多口。从那以后，郭谊经常恐惧心跳，坐卧不安，就写了辞官报告。刘从谏用都押衙焦长楚的职务同郭谊对换。后来刘稹起兵造反时，郭谊为叛军首领之一，兵败被砍头，全家不论老幼全都被投到井里淹死。盐州从事郑宾于说，石壁虎现在在磁州的官库中。出自《酉阳杂俎》。

寿安土棺

寿安的南面有座土峰，非常险峻。乾宁初年，土峰因天下大雨被冲塌。有一面土壁的中间衔着一个土棺，土棺的下边有一根木头，横在那里。木头见风后变成了尘土，而土棺的形状还很坚固。邑官让用水浇它，泥块很快变成水粉，滑腻腻的呈蜡黄色。把泥棺从中间剖

开，依稀可见里面的骸骨。考察近代人的风俗，没有用土做棺材的。史书上记载：“夏后氏烧土为砖做棺。”这个土棺大约就是那时的墓葬。出自《唐阙史》。

李思恭

乾宁三年丙辰，蜀州刺史节度参谋李思恭埋弟于成都锦浦里北门内西回第一宅，西与李冰祠邻。距宅之北，地形渐高，冈走西南，与祠相接。于其堂北，凿地五六尺，得大冢，砖甃甚固。于砖外得金钱数十枚，各重十七八铢，径寸七八分，圆而无孔。去缘二分，有隐起规，规内两面，各有书二十一字。其缘甚薄，有刃焉。督役者驰其二以白思恭，命使者入青城云溪山居以示道士杜光庭，云：“此钱得有石余。”思恭命并金钱复瘞之，但不知谁氏之墓也。其地北百步所，有石笋，知石笋即此墓之阙矣。自此甚灵，人不敢犯。其后蜀主改置祠堂享之。出《广异记》。

武瑜

安州城东二十余里，有大墓。群贼发之，数日乃开。得金钗百余枚，合重百斤。有石座，杂宝古腰带陈列甚多。取其一带，随手有水涌，俄顷满墓。所开之处，寻自闭塞。盗以二钗，子献刺史武瑜。夜梦一人古服，侍从极多，来谒云：“南蛮武相公也，为群盗坏我居处，以君宗姓，愿为修之。盗当发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群盗三十余人，同时发狂，相次皆卒。出《录异记》。

曹王墓

永平乙亥岁，有说开封人发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马砖石之属。见其棺宛然，而随手灰灭，无复形骨，但有金器

李思恭

唐朝乾宁三年丙辰，蜀州刺史节度参谋李思恭把弟弟埋在成都锦

浦里北门内西回第一宅，西面与李冰祠相邻。宅的北面地势渐渐高起来，高冈的走向是西南向，同李冰祠相连接。在宅堂的北面，挖地五六尺深，看到一个大墓，墓的砖壁非常坚固。在砖壁外挖到数十枚金钱，每个重十七八铢，直径一寸七八分，圆形而中间没有眼。离边缘二分处有凹槽，槽内两面各有二十一个字。金钱的边缘非常薄，有刃。监工的人急忙带了两枚钱骑马给李思恭报信。李思恭派人进青城云溪山居把两枚钱送给道士杜光庭看。杜光庭说：“这种钱大概有一石多。”李思恭命令把金钱放回墓中重新埋上，但是不知是谁的坟墓。墓地北面一百步左右，有一尊石笋，李思恭知道石笋就是这个墓的阍门。从那以后，那里非常灵验，没人敢侵犯。后来蜀主把那里改作祠堂，用于祭祀。出自《广异记》。

武 瑜

安州城东二十多里处有座大墓。群贼去盗墓，好多天才挖开。盗得一百多枚金钗，合起来有一百斤重。墓中有个石座，石座上面陈列了许多宝物腰带。盗贼拿起其中的一条，随手涌出许多水，不一会墓室里面水就满了。挖掘开的地方也自己封闭了。盗贼把两个金钗献给刺史武瑜。武瑜夜晚做梦，梦见一个穿古代衣服的人带着众多侍从来见他说：“我是南蛮武相公，群盗破坏了我的住处。因为你是我的同宗，希望你替我修好。盗贼都会发狂，不用缉捕他们了。”武瑜就让人去修好了大墓。那群盗贼三十多人同时发狂，相继都死了。出自《录异记》。

曹王墓

前蜀永平乙亥年间，传说开封人发掘了曹王皋的坟墓，取走了那里的石人、石羊、石马、砖石之类的东西。看着棺槨仍完好，可是用手一碰就像灰尘似的飞散，一点尸骨也没有了，只有金器

数事。棺前有铸银盆，广三尺，满盆贮水。中坐玉婴儿，高三尺，水无减耗。则泓师所云：墓中贮玉，则草木温润；贮金多，则草木焦枯。曹王自贞元之后，历二百岁矣，盆水不减，玉之润也。出《录异

记》。

韩 建

韩建丧母，卜葬地。有术云：“祇有一穴，可置大钱，而不久即散。若华州境内，莫加于此也。”建乃于此葬母。明年，大驾来幸。四海之人，罔不臻凑。建乃广收商税，二载之后，有钱九百万贯。复三年，为朱梁所有。出《中朝故事》。

海陵夏氏

戊戌岁，城海陵县为郡，侵人冢墓。有市侩夏氏，其先尝为盐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开棺，唯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俨然如新，无所损污。有红锦被，文彩尤异。夏方贫，皆取卖之，人竞以善价买云。其余冢，虽历年未及，而皆腐败矣。出《稽神录》。

庐陵彭氏

庐陵人彭氏，葬其父。有术士为卜地曰：“葬此，当世为藩牧郡守。”彭从之。又掘坎，术士曰：“深无过九尺。”久之，术士暂憩他所，役者遂掘丈余。欸有白鹤自地出，飞入云中，术士叹恨而去。今彭氏子孙，有为县令者。出《稽神录》。

几件。棺槨前面有一个银盆，盆口三尺，盆中贮满水。中间坐着一个玉石婴儿，高三尺，水一点也没有减少损耗。正如泓师所说的：墓中贮藏玉器，草木就温润新鲜；贮藏金多，草木就焦枯。曹王自从贞元年间被葬之后，他的墓已经历了二百年，而盆中的水一点不减少，就是玉滋润的结果。出自《录异记》。

韩 建

韩建的母亲去世，请风水先生选择墓地。风水先生说：“只有一处较好的墓地，葬在那里可以得到许多钱财，但不久就会失去。假如

葬在华州境内，没有比这再好的地点了。”韩建就在这个地方埋葬了他母亲。第二年皇帝驾临，全国各地的人都往这里聚集，韩建就趁机收取商税。两年之后，家里积蓄了九百万贯钱。又过了三年，这里就归朱梁所有了。出自《中朝故事》。

海陵夏氏

戊戌年间，海陵县建郡城侵占了一些坟地。有一个买卖的中间介绍人姓夏，他的先辈曾经做过盐商，坟墓在城的西面。夏氏只好改葬他的祖先。他家的祖坟已经有一百一十年了，开棺时里面的尸体已成白骨，可是衣服器物还都像新的一样，一点没有污损。有床红锦被，花纹和色彩尤其特殊。姓夏的生活贫困，便把从墓中取出来的东西全拿去卖。人们争着以高价来买。其余的坟墓虽然年头没有这么长，可全腐朽了。出自《稽神录》。

庐陵彭氏

庐陵有个姓彭的人准备安葬他的父亲。有个术士为他选择墓地，告诉他说：“葬在这个地方，就世代可做藩牧郡守。”彭氏听从了他的话。挖坑时，术士说：“深不要超过九尺。”过了一段时间，术士暂时离开去休息，干活的人就向下挖了一丈多深。忽然有一只白鹤从地里飞出，一直飞到云中。术士叹息遗憾着离开了。现在这姓彭的子孙，有做县令的。出自《稽神录》。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中有胫骨一节，土人谓之仙人换骨函。近代有人深入绝壑，俯见一函，其上题云：润州朝京门内染师张某第三女。好事者记之。后至润州，果得张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数岁。”因发其墓，则空棺矣。出《稽神录》。

林赞尧

丙午岁，漳州裨将林赞尧杀监军中使，据郡，及保山岩以为营。掘地，得一古冢，棺槨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生，举体犹有暖气。军士取其金银钗钏，而弃其尸。又发一冢，开棺，见一人被发覆面，蹲于棺中。军士骇惧，致死者数人。赞尧竟伏诛。出《稽神录》。

张绍军卒

丙午岁，江南之师围留安，军政不肃。军士发掘冢墓，以取财物，诸将莫禁。监军使张匡绍所将卒二人，发城南一冢，得一椰实杯，以献匡绍。因曰：“某发此冢，开棺，见绿衣人面如生，惧不敢犯。墓中无他珍，唯得此杯耳。既还营，而绿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数见，意甚恶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战死。出《稽神录》。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上，有时在风雨夜会听到有人喊马叫、箫管吹奏的声音。等到天亮时，人们看见一口棺槨在悬崖之上，棺槨中有一块小腿骨。当地人称它为“仙人换骨函”。近代有人攀上绝壁，俯身看见一函，上面题字：“润州朝京门内染师张某第三女。”好事的人把这记了下来。后来到润州，果然找到了张氏家。张氏说：“第三个女儿没出嫁就死了，已经好几年了。”于是打开她的棺木查看，看到里面已经空了。出自《稽神录》。

林赞尧

丙午年间，漳州副将林赞尧杀了监军中使，占据了郡城，依据山岩作为营地。军士在挖地的时候，看到一座古墓，棺槨全都腐烂了。棺中有一个女子，衣服容貌全都像是活人一样，整个身体还有温暖的气息。军士们拿走了她的金银钗环等首饰而丢弃了她的尸体。又掘开一个坟墓，打开棺材时，看见有一个人披发遮面，蹲在棺材中。军士们非常害怕，有几个人竟被吓死。林赞尧最后被杀了。出自《稽神录》。

张绍军卒

丙午年间，江南的军队包围了留安。这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士们到处挖掘坟墓来寻取财物，将官们也不禁止。监军使张匡绍所带的两个士兵挖掘城南一座坟墓，挖到一个椰子壳做的杯子，献给了张匡绍。这两名士兵告诉他说：“我们挖掘这座坟墓，打开棺材时，看见一个绿衣人，脸色好像活人一样，因恐惧没敢触动他。墓中没有什么别的珍宝，只得到这个杯子。等到我们回到营房时，绿衣人已经坐在营房里了。一天看见好几次，我们感到非常厌恶。”过了一两天，这两名士兵都战死了。出自《稽神录》。

马黄谷冢

安州城南马黄谷冢左有大家，棺槨已腐，唯一髑髅，长三尺。陈人左鹏，亲见之焉。出《稽神录》。

秦进崇

周显德乙卯岁，伪连水军使秦进崇，修城，发一古冢。棺槨皆腐，得古钱破铜镜数枚。复得一瓶，中更有一瓶，黄质黑文，成隶字云：“一双青乌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其明年，周师伐吴，进崇死之。出《稽神录》。

和 文

蜀人王昭远，戊午岁为巡边制置使。及文州，遇军人喧聚，问之，言旧冢内有尸不坏，或以砖石投之，其声铿然。昭远往，见其形质俨然，如新逝者，冢中得石版云：“有唐故文州马步都虞候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于此。”昭远致祭，复令掩闭之，于墓侧刻石以铭之。出《野人闲话》。

马黄谷冢

安州城南马黄谷墓左面有座大墓，棺槨已经腐烂了，只有一个三尺长的骷髅。陈地人左鹏曾亲眼见过这座墓。出自《稽神录》。

秦进崇

后周显德乙卯年，伪连水军使秦进崇领兵修城时，挖开一座古墓。墓中的棺槨全都腐烂了，从墓中找到几枚古钱和几面破铜镜。还找到一个瓶子，瓶中又有一个瓶。瓶是黄色的，上面有黑色的字，用隶书写着：“一双青乌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第二年，后周军队进攻吴国，秦进崇被杀。出自《稽神录》。

和 文

蜀郡人王昭远戊午年任巡边制置使。一次他到文州，路遇军人聚集在一块喧闹。他上前询问原因，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个古墓内有具没腐烂的尸体，把砖石等扔进去，发出的声音很响亮。王昭远去察看，看见那尸体形状清楚，好像是新近死去的人一样。他在墓中找到一块石板，上面刻着：“有唐故文州马步都虞候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于此。”王昭远进行了祭奠，又命令士兵将墓穴重新埋好，并在墓的侧面刻碑来记这件事。出自《野人闲话》。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李 斯 夏侯婴 张 恩 高流之 高显洛
谢灵运 王 果 丰都冢 樊钦贵 姜师度
邬 载 郑钦悦

李 斯

周末，有发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当时莫识，遂藏书府。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汉时，叔孙通识二字。出《述异记》。

夏侯婴

汉夏侯婴以功封滕公，及死将葬，未及墓，引车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独异志》。

张 恩

后魏天赐中，河东人张恩盗发汤冢，得志云：“我死后二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钟磬，皆投于河。此又别见《圣贤城冢记》。出《史系》。

李 斯

周朝末年，有人在挖掘古墓时得到一块玉石，上面刻着一篇文章，共计八十个字。当时的人都不认识这些字，便把它藏在书馆中。到了秦朝时，李斯认出八个字，为“上天作命，皇辟迭王”。到汉朝时，叔孙通又认出两个字。出自《述异记》。

夏侯婴

汉朝的夏侯婴因功劳而被封为滕公，等到他去世将要安葬的时候，灵车尚未到墓地，拉车的马便仆倒在地再也不往前走。派人在这里往下挖掘，竟然挖到一个石屋。石屋中有铭文写道：“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于是将滕公改葬在这里。出自《独异志》。

张 恩

后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盗掘商汤古墓，挖到一篇铭志，写着：“我死后二千年，困于恩。”张恩将得到的古钟磬全投进河里。此事又见于《圣贤城冢记》。出自《史系》。

高流之

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决滹沱河水绕城，破一古墓。得铭曰：“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流之为造棺椁衣物，取其枢而改葬焉。出《朝野僉载》。

高显洛

洛阳大统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洛宅。洛每于夜见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铭云：“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谓此地苏秦旧时宅，当时元义秉政，闻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与之。案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铭之类，颂声绩也。出《洛阳伽蓝记》。

谢灵运

宋浦阳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甃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甃诣京，咸传视焉。乃验龟繇，古冢已八百矣。出《水经》。

王 果

唐左卫将军王果被责，出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见岩腹中有一棺，临空半出。乃缘崖而观之，得铭曰：“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叹曰：“吾今葬此人。被责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高流之

后魏时，高流之任徐州刺史。他要开掘滹沱河引水绕城作为防护，施工中挖开一座古墓。墓中的铭文写道：“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高流之重新给墓主造了棺槨制备了衣物，取出他的灵柩，改葬于别处。出自《朝野僉载》。

高显洛

洛阳大统寺南面有三公令史高显洛的宅第。每当夜晚高显洛便发现有赤光在堂前移动，这样的事已不止一次。他向发光的地点挖下去一丈多深后，得到了一百斤黄金。黄金上刻写着：“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高显洛于是为他修建了招福寺。世人又说此处便是苏秦以前的宅第。当时是元义执政，听说高显洛得到这些金子，就向他索要，高显洛给了他二十斤。查考苏秦那个时代还没有佛教，所说的“功德”，不一定是建造寺庙，或者用碑铭之类来颂扬名声业绩。出自《洛阳伽蓝记》。

谢灵运

南朝宋代浦阳江边有一处地方叫琵琶圻，圻上有一座古墓，被江水冲毁。墓砖上有隐约的文字是：“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把那块砖带到京城，人们都传着看。于是查验龟卜，证实这座古墓已有八百年了。出自《水经》。

王 果

唐朝左卫将军王果被处分，出任雅州刺史。在乘船赴任的途中，有一天他把船停泊在江上，一抬头发现在岸边悬崖的半山腰有一口棺材，那棺材有一半悬空在外。于是他沿着悬崖爬上去观看，看到一行铭文，上写：“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王果喟然长叹道：“我现在就重新埋藏此人吧。我被贬雅州，原来是命中注定的啊！”于是他将棺材中的人落葬后才离去。

丰都冢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之东北。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无砖甃。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上著平上帻，朱衣。得铭云：“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出《朝野僉载》《两京记》。

樊钦贲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郛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实真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御历，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出《宣室志》。

姜师度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划室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

丰都冢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的东北面。最初建城墙时，挖出一座古墓，是土藏，四周没砌砖，棺木已经腐朽，一碰就散架了。尸体头戴平上帻，身穿红衣。还有一行铭文，写道：“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经通晓这方面知识的人对照查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出自《朝野僉载》《两京记》。

樊钦贻

寇天师字谦之，是后魏时的得道之人。他曾在石头上刻字记事，然后将这块刻字的石头藏于嵩山中。唐朝上元初年，洛川郃城县有一百姓因到山中采药，得到这块石头，把它献给了县令樊文。县令将此事禀报州官，州官又上奏给皇帝，高宗皇帝下诏将石头藏于内府。这块石上刻字记述的事很多，而且深奥难解。简要地说，有“木子当天下”，又说“止戈龙”“李代代不可移宗”“中鼎显真容”“基千万岁”等等。所谓“木子当天下”，是说唐朝李氏受天命当皇帝。所谓“止戈龙”，是说则天武后临朝当政；“止戈”为“武”，指武则天。所谓“李代代不可移宗”，是说中宗皇帝使唐朝重新振兴起来，使天地再度焕然一新。所谓“中鼎显真容”，其实是指睿宗的庙讳，因为“真”是睿宗的徽号。能不对吗？所谓“基千万岁”，“基”是玄宗的名字，“千万岁”是指他当皇帝的时间长。后来中宗皇帝登位，樊文的儿子钦贻把石记本献上，皇帝下令将它编入国史。出自《宣室志》。

姜师度

卫大经先生是解梁人，他因有学问而远近闻名。他不媚俗，经常闭门谢绝与他人来往。他生来天资聪慧而有很高悟性，通晓天文历象，对天宇间的玄奥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后来他寿终正寝后，葬于解梁郊外。唐开元年间，解梁发大水，姜师度奉皇帝之命开凿无咸河，用以灌溉盐田。他拆除了很多房舍，铲平了很多坟丘，解梁的百姓都很不满。等挖到卫先生墓前，

发其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度。师度异其事，叹咏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出《宣室志》。

邬 载

开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数千。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邬君载往巡之。载至江南，忽见道傍有古墓，水渍其穴。公念之，命迁其骸于高原上。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词曰：“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出《宣室志》。

郑钦悦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意有所问，别日垂访。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任南阳王帐下，于钟山悬崖圯圻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龟言土，蓍言水。旬服黄钟启灵趾。瘞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孟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天

在向地下挖土时发现一块石头，石上刻字为铭，是当年卫先生留下的话。他写道：“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修河工看到铭文后，便把这一情形禀报姜师度。姜师度对此事十分惊奇，他感叹良久，回头对僚属们说：“卫先生真是奇士啊！”就立即命令修河工们改变河道走向，离开卫先生的墓地几十步远。出自《宣室志》。

邬 载

唐朝开元年间，江南发大水，淹死好几千人。郡守把这一情况上

报给皇帝，玄宗下令让侍御史邬载前往巡察。邬载来到江南，忽然发现道旁有座古墓，被水冲坏了墓穴。邬载心生怜悯，便叫人把墓中的骨骸迁到高地上。等到挖墓的时候，发现有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文字，是记载这坟墓情况的。志后有铭文二十字，是占卜此地的人说的话。他写道：“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邬载看了后感到很奇怪，于是查验这墓的年代，果然有一千年了。出自《宣室志》。

郑钦悦

唐朝天宝年间，商洛有名隐士名叫任昇之。有一次，他给右补阙郑钦悦写信说：“昇之所言是这样的：我隐退后居住在商洛，很久没有写信了。我独往山林，亲情之间断绝往来。今日有事想向你求问，他日再去拜访。昇之的上五代先祖曾在梁朝做官任太常，当初在南阳王帐下作官时，在钟山悬崖一处坍塌的坟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铭文。这篇铭志没有说明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说：‘龟言土，誓言水。旬服黄钟启灵趾。瘞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文字虽有剥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场大雨之后，才坠落下来而得到的。当时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数日后，恰逢盂兰大会，先祖随从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将铭文抄录下来拿给史官姚訢及诸学官看。他们仔细地研讨了几个月，却没有一个人能知晓它的意思。当时抄录的文字，现在还装在筐笥之中。您的学问可以说是天

生而知，计舍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乐安任昇之白。”

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发圯者未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圯时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原卜者

之意，隐其事，微其言，当待仆为龚使耳。不然，何忽见顾访也！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

生而知之，谋略、运筹两者兼备。像您这样有学识的人即使是前贤也比不上，近代也从未听说过。愿您能选其要旨，综合它的要义，将遗简的内容注释阐发出来，以了却先祖的遗愿。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乐安任昇之白。”

数日后，郑钦悦回信说：“送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涤除我胸中的烦闷。您不忘旧情，甚至要屈驾来访。又把大同年间的古铭抄给我看，连前辈贤才都不能通晓，我没有那么高学识，怎敢轻言狂语呢？这让我更加惭愧了。我现在正在途中，没有什么资料可查阅，只是在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颇有收益。修建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选择这个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称得上是绝代的贤才。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推论事情的始终，丝毫不差，比隗炤能预测到将有姓龚的使者来访还要高明。不说葬者的年岁，先记载坍塌的时间。从坍塌的时间来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晓了。姚史官也可称得上是当世的学者，反复多次与诸儒研讨，琢磨一个多月，竟不知那里面包含的旨意。当然还不止是这一点。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说得含蓄些，话说得深奥些。这是等待我来作那个测算的龚使。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忽然来信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种历术学说，揣测那些微词，试着作一次探索，希望能揣测出此铭的深意。当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里说的‘旬服’，即是五百；‘黄钟’即是十一。是说到五百一十一年坟墓将坍塌。从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

即戊子年。‘三上庚’，说的是三月上旬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过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钟山的。‘七中巳’，说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过十日便是己巳日，这便是坟墓刚刚坍塌的日子。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浹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为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数，十八可知是万数。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旬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浹辰交’；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据历计之，无所差也。所言年则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矣。原卜者之意，当待仆言之。吾子之问，契使然也。从吏已久，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复难远测。足下更询能者，时报焉，使还不代。郑钦悦白。”

记：贞元中，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时宗人巽为户部郎中。于南宫暇日，语及近代儒术之士，谓吉甫曰：“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于术数研精，思通玄奥，盖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天阍当世，名不甚闻，子知之乎？”吉甫对曰：“兄何以核诸？”巽曰：“天宝中，商洛隐者任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古铭，其文隐秘。博求时儒，莫晓其旨。因缄其铭，诫诸子曰：‘我代代子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恨。’至昇之，颇耽道博雅，闻钦悦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钦悦曰：‘子当录以示我，我试思之。’昇之书遗其铭，会钦悦适奉朝使，方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绎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则释然悟矣。故其书曰，‘据鞍运思，颇有所得’。不亦异乎！”

寅初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计为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所以铭上说‘二九重三四百圯’。这里所说的只是年月日的数，按年说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旬服黄钟’；按月算则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合于‘六千三百浹辰交’；按日算则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法计算，没有

什么差错。所说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能相符合了。当初卜者的用意，就是等待我来讲清楚的。你向我来询问，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我从政已经很久了，学业早已荒芜；古人的意思，又很难推测。您可以再问问别人，如有收获可及时告诉我。派使者送还此信面谢。郑钦悦启。”

据记载，贞元年间，李吉甫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当时宗人李巽为户部郎中。有一次在南宫，闲暇的时候谈到近代儒学术数的著名人物，李巽对李吉甫说：“已故的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于术数研究精深，尤其对玄奥的事物能够深思通达，是僧一行所达不到的。因他在那时受到当朝者的压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吗？”李吉甫回答说：“兄长用什么来证实呢？”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的隐士任昝之，自称他的五代先祖曾在梁朝做太常。大同四年，他的先祖在钟山下得到一块古墓铭，那上面的文字隐秘难懂。他到处求教于儒学之士，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它的意思。于是他的这位先祖封存了古铭，并告诫儿子们说：‘我代代子孙，要用这个古铭访寻于通晓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晓者，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到了任昝之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学。当他了解到郑钦悦的名气后，就把先祖的意愿告诉了郑钦悦。郑钦悦说：‘你应当抄录下来给我看看，我好试着研琢它。’任昝之便将铭文抄给他。此时正巧郑钦悦奉朝命出使，刚刚从长乐驿骑马出发，便得到铭文而对它进行解释。行到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郑钦悦就悟出了其中的奥秘。所以他在信中写道：‘据鞍运思，颇有所得。’这不也是件奇事吗？”

辛未岁，吉甫转驾部员外郎，钦悦子克钧，自京兆府司录授司门员外郎，吉甫数以巽之说质焉，虽且符其言，然克钧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获见，吉甫甚惜之。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海岛之中，有隐者姓张氏，名玄阳，以明《易经》，为州将所重。召置阁下，因讲《周易》卜筮之事，即以钦悦之书示吉甫。吉甫喜得其书，扑逾获宝。即编次之，仍为著论曰：“夫一丘之土，无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乱之运，穷达之命。圣贤不逢，君臣偶合。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传说梦达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

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废欤？余不可得而知也。钦悦寻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时宰李林甫所恶，斥槟于外，不显其身。故余叙其所闻，系于二篇之后。以著蓍筮之神明，聪哲之悬解，奇偶之有数，贻诸好事，为后学之奇玩焉。时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出《异闻记》。

辛未年，李吉甫转任驾部员外郎，郑钦悦的儿子郑克钧也由京兆府司录调任司门员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说的话去问他，虽然暂且符合事实，但郑克钧自己却说丢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铭文的玄奥至深而又见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觉得非常惋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贬为明州长史。在海岛之中，有一个隐士姓张，名叫玄阳，因为他明白《易经》，为州将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阁内。因他讲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郑钦悦的书信给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兴得到这封信，高兴得超过得到宝物，于是立刻将它编成册，又为它写文章论述道：“一堆黄土，没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现象。而深明象数的人，把这偶然发生的事判定在十八万六千四百天之前。何况是在理乱的时运，而又艰难困厄之时，圣与贤不能相遇，君与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腾达而被称作尚父，孔子没有风车却周游列国，传说在岩下因梦被提拔，张良在桥上得神人传授，这都是必定要应验的事。然而孔子无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达黔而受挫，为什么要那样做？孟子去齐而匆忙得饭都来不及做；贾谊去湘江而凭吊屈原，又是这样眷恋。难道这些大圣大贤，还迷惑于宿命的说教吗？这是不是献身而存教，诏示人道而不可偏废呢？我无法知道。郑钦悦很快从右补阙升为殿中侍御史，被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排斥在外，使他不能显达。所以我才要叙述对他的所闻，放在这两篇书信之后，用来昭著蓍筮的神明，聪哲对玄妙疑难解释的本事，奇偶变化的有数，以此赠送给各位好事者，成为后世学子奇妙的玩味品。时间是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出自《异闻记》。

卷第三百九十二 铭记二

韩 愈 裴 度 张惟清 王 璠 柳 光

李 福 熊 博 王敬之 王承检

韩 愈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螭，尝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闻山南有雷震暴兴，震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泊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流汗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既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铭，且识其异也。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

韩 愈

泉州之南有座大山，山势峻拔如壁耸立。山下有一个水潭，深不可测，面积有十几亩地那么大。潭中有条蛟龙，曾为人患。人不小心走近或牛马到潭边饮水，常常被它吃掉。泉州人受它的害已有多年了。因此靠近山边居住的人，都领着妻子儿女迁往他乡，以逃避其祸患。唐元和五年，有一天晚上，人们听到山南雷声大作，声震数百里之远，就像山崩一样。全郡百姓都很惊惧，乡里的人以至牛马鸡犬全都失声趴在地上，汗流全身。房屋上的瓦相互撞击，树木摇晃并连根拔倒。从戌时一直到子时，雷电才停息。第二天早晨人们去察看，只见那大山被摧塌，数百丈的峭壁全部化为平地，山石全都填进了深潭。潭水四溢，注满周围的原野。蛟龙的血到处都是。而石壁上却凿

出了十九个字。字的形状很古奥，郡中有学问的人也没有能认识的。从此百姓再也没有担心了。恐惧没有了，迁往外地的人也都回来了。于是他们又重新造房架屋，一家挨一家地住了下来。郡守据石壁上的文字把此地命名为石铭里，也是为了记载这里发生的奇异之事。后来有个人到泉州来，能传递这些字，就把字抄下来带到东京洛阳。当时原吏部侍郎韩愈已由尚书郎改任河南令，他看见这些字识别了出来。

其文曰：“诏示黑水之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蚪篆书，故泉州人无有识者矣。出《宣室志》。

裴 度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帅吴少诚死，子元济拒命。诏邻淮西者，以兵四攻之，凡数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晋国公裴度将而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发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为铭，封人持以献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得之，以示从事，令辩其义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逆天子命，纵狂兵为反谋。赖天子威圣，与丞相德合。今日逆竖成擒矣，敢贺丞相功。”度惊讯之，对曰：“封人得石铭，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者，言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帅，且喻其荣也。‘鸡未肥’者，言无肉也。夫以‘肥’去‘肉’，为‘己’字也。‘酒未熟’者，言无水也。以‘酒’去‘水’，为‘酉’字。‘障车儿郎’，谓兵革之士也。‘且缩’者，谓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则己酉日当克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喜，顾左右曰：“卒辨者也。”叹而异之。是岁冬十月，相国李愬将兵入淮西，生得元济，尽诸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于是度益奇卒之辨，擢为裨将。出《宣室志》。

那文字是：“诏示黑水之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而详细探究其义，似乎是天帝斥责蛟龙之词，下令要戮杀这一祸害。那些字是蝌蚪篆书，所以泉州没有能认识它的人。出自《宣室志》。

裴 度

唐宪宗元和元年九月，秋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死去，其子吴元济叛变。皇帝下令邻近淮西的各路将领率兵从四方围攻他，然而围了好几年也没有攻克。元和十三年，又命丞相晋国公裴度率兵去歼灭他。裴度来到淮西后，便命令封人深挖水沟。在挖地时，有人得到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文字为铭。封人把石头献给裴度。那铭文写道：“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裴度得到这块石头后，拿给部下们观看，并叫他们辨别那文字的意思，结果他们都不能明白。裴度刚刚在揣度，很快有一名兵卒从队伍中跳起来祝贺道：“吴元济逆天子之命，指使狂兵谋反。仰仗天子的圣威，与丞相的贤德相合，今天这个叛逆之人就要被擒获了。应当庆贺丞相的功劳！”裴度很惊讶地询问他，他说：“封人得石铭，这是个吉兆。且看‘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是说吴少诚原不过是队伍中的一名小卒，后来拥有了十万兵，成为一方统帅。这是喻说他的荣耀。‘鸡未肥’，是说没有肉。如果把‘肥’字去掉‘肉’，就成了‘己’字。‘酒未熟’，是说没有水。如果把‘酒’字去掉‘水’，就变成了‘酉’字。‘障车儿郎’，是说兵革之士。‘且须缩’，是说应该退守于自己的驻地。推论这些话的意思，是己酉日才可攻克淮西。假如未到时间，则可以等待。”裴度听后大喜，对左右道：“这士兵是一个很有辨析能力的人啊。”他又感慨又惊异。这年冬十月，相国李愬率兵攻入淮西，活擒吴元济，将反叛者全部消灭。裴度于是与铭文核对日期，果然是己酉日。于是裴度越发惊叹那位士兵的辨析之才，提拔他为副将。出自《宣室志》。

张惟清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于卫公庙且久矣，子幸迁我于军城中。”已而遂去。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今庙宇隳残，飘濡且甚，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语。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状其政绩。请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钱文其事，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碑石，惟清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铲其西，得一石，方而长，

其下有刻出“张”字，历然可辨。工人持以献惟清，惟清喜曰：“天赐吾之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于是以石为碑，刻高公之文焉。出《宣室志》。

王 璠

大和中，王璠廉问丹阳。因沟其城，既凿深数尺，得一石。铭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献于璠。详其义，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辨之，皆无能析其理者。数日，有一吏请谒璠之吏，且密谓曰：“吾闻王公得石铭，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义为何如？君岂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峯，峯生璠，以文而观，是‘山有石’也。璠生璠，是‘石有

张惟清

黑山的北面有座李卫公庙。唐敬宗宝历年间，张惟清奉命都护匈奴。他的从事官卢立曾经梦见一个身体颇长、穿着黑色衣服的人。此人告诉卢立说：“我在卫公庙居住的时间很久了，希望你能把我迁到军城中。”说完就离去了。天亮后，卢立并没对其他人说这件事，他入内对张惟清说：“卫公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如今庙宇残破，不避风雨，并越来越严重，希望能重新修建一下。”张惟清一听很高兴，同意了他的请求。在此之前，匈奴单于府因张惟清有美好的德行，已为他写好了政绩，并请护军骆忠上表告知皇上。皇上曾下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钱著文表彰他的事迹并刻到碑上。诏书已经到了而还没有碑石。张惟清不久前刚命人去云中郡采石，至今还未回来。可是在修卫公庙时，铲西侧的土时得到一块长方形的石头，石的下方还刻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张”字。做工的人把它献给张惟清，张惟清大喜道：“这是天赐我碑石啊！”随即叫从事来观看。卢立看后又惊讶又奇怪，他于是起身向张惟清祝贺并说了从前做梦一事。于是就用这块石头做石碑，在上面刻上高公的文字。出自《宣室志》。

王 璠

唐文宗大和年间，王璠管辖丹阳。当时在城外挖掘护城河，当开掘到数尺深的时候，得到一块石碑，上面有铭文说：“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做工的人得到后，就把石碑献给王璠，并把挖出石碑前后的情形都告诉了他。王璠想要了解文字的含义，但看了很长的时间也解不开，就命他的僚属们来解释，可是谁都不能解释出其中的道理。数日后，有一位老者来求见王璠下属的一个官吏，并秘密地问他道：“我听说王公得到了石铭，如今有能解释出它的人吗？”那官吏说：“王公正在琢磨。那意思是什么，难道你能探究出来吗？”老者说：“是不祥之兆啊！‘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都是叙述王公家世的。王公的祖父叫峯，峯生礎，从文字上看，这是‘山有石’。礎生璠，这是‘石有

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绝之兆，推是而辨，其绝绪乎？”吏谢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出《宣室志》。

柳 光

太和中，有柳光者，尝南游。因行山道，会日晚，误入山崦中，松引盘曲。行数里，至一石室，云水环拥，清泉交贯。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对霞翠，固非人境。光因临流凝伫，忽见一缶，合于地。光即趋之，其缶下有泉，周不尽尺，其水清激。举卮以饮，若甘醴，尽十余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晓方寤。因视石壁，有雕刻文字极多，遂写其字，置于袖。词曰：“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扃。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年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元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辨，其东平子。”光先阅，阅而异之，遂行。出径数十步，回望其室，尽亡见矣。光究之不得。

有吕生者，视而解之，未几告曰：“吾尽详矣，此乃得道者语也。夫唐氏之初，建号武德。武之二年，其岁己卯，则武之在卯，其义见矣，盖武德二年也。‘尧王’者，谓高祖之号神尧。曰‘八季’者，亦

二年也。‘我弃其寝，我去宸’者，言其去，盖绝去之时，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者，言其隐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者，言君者来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余矣。

玉’。璠的儿子叫瑕休，这便是‘玉有瑕即休’。而‘休’是绝的征兆。这样推究来辨析，他是要断绝世系了！”官吏谢了他，那老者说完便走了。到大和九年冬，王璠死而他全宗族被斩杀。果然符合老者的解释。出自《宣室志》。

柳 光

太和年间，有个叫柳光的人曾经南游。因为在山道中前行，天色已晚，误入到山中，松树枝杈屈曲盘旋。走了几里地后，来到一个石屋内。石屋的周围云水环抱，清清的泉流纵横交错。屋内有草榻，好像是有人在这里居住。榻前映着灿烂的晚霞和青翠的松柏，好像是仙境一样。柳光临溪伫立凝视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缶，放在地上。柳光急忙走过去。那缶的下面有泉水，周长不足一尺，泉中的水非常清澈。他于是拿起杯子舀泉水喝。泉水好像甘甜的美酒一样，柳光喝了十多杯后已大醉，于是躺在床榻上睡着了，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睡醒。他醒后四下观望，看到石壁上刻有许多字，柳光就抄录下那些字，放在袖中。刻字是：“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宸。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熠熠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元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辨，其东平子。”柳光先是看，越看越觉得奇怪，就走了。走出那条小路，回头再看那个石屋，已经踪影全无。柳光想探究文义，但是没有结果。

有个叫吕生的人，看到柳光带回的文字后加以解读，不久告诉他说：“我完全明白了这里面的意思。这是得道人的话。那上面写的是：唐氏初年，建号为武德。武德二年那年是己卯年，那么‘武之在卯’的含义就清楚了，那就是武德二年。‘尧王’说的是高祖的号‘神尧’。‘八季’指的也是二年。‘我弃其寝，我去宸’说的是离去，就是离去

的时间是武德二年。‘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说的是他隐居而外人不知。‘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说的是您来了。而且从唐初到现在确实二百多年了。

‘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谓岁在丁未也，焰者火，岂非南方之丙丁之谓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谓今天子建号曰太和其始，盖元年也。‘东方有兔，小首元尾’者，叙君之名氏。东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也。‘经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义。谁人以辨，其东平子’谓其义奥而隐，独吾能辨之。东平吾之邑也，即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遗记也。”出《宣室志》。

李 福

洛京北邙太清观钟楼，唐咸通年中，忽然摧塌。有屋橑一条，其中空虚，每撑动触动转，内敲磕有声。人遂相传，来竞观之。道士李威仪不欲聚人，乃令破之，于其间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谁无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赍呈洛中诸官，皆不能详之。李福相公罢镇西川归洛，见此隐文，反复详读数四，遂谓观主曰：“但请度工鸠徙，当以俸余之金，独立完葺也。百年之前，智者勒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兴观宇乎！”洎观成，或请其由。福曰：“‘山水谁无言’者，今上御名也。咸通名淮也。‘元年遇福’者，改元之初作镇，获俸而回，福其不修，复待何人者哉！”出《玉堂闲话》。

熊 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冢。藤蔓缠其棺，旁有石铭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

‘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之句，‘焰焰其光’是说在丁未年，‘焰’就是火的意思。这难道不是指南方的丙丁吗？‘未’也是火之位。‘和和其始’是说今天子建年号叫太和是从这开始的，那就是元年。‘东方有兔，小道元尾’说的是您的姓名。东方是甲乙木，兔是卯，卯附在木上，就是

个‘柳’字。‘小首元尾’，是‘光’字。‘经吾道，来吾里’说的是你来了。‘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说的是您的逗留驻足。‘刻乎其壁，奥乎其义。谁人以辨，其东平子’，说的是那当中的意义深奥而又隐晦，唯独我能辨别解释它。东平是我家的地名，这就又让人相信了吧。像这样来解释，才符合得道之人的遗记。”出自《宣室志》。

李 福

洛京北邙山太清观的钟楼在唐咸通年间突然倒塌。有一条屋橰，中间是空的。每当用手拍打、触动或转动它，里面就有敲磕的声响传出来。人们就相互传说，竞相来看。道士李威仪不愿意聚众，就让人劈开它。从橰中间得到一块黑漆板，板上有阴文金字。金字是：“山水谁无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把它拿给洛中的众官员看，都不能明了它的意思。这时李福相公从西川卸任回归洛阳，他看见这个隐文，反复细读多次后，就对观主说：“只管请些木工、瓦工之类的人，我要用我俸禄中的余钱，来独力完成修葺。百年前的智者刻下的志文，已经应合在今天。怎么能不重新振兴观宇呢？”到观修好后，有人问李福为什么要出钱修观。李福说：“‘山水谁无言’这句说的是现在天子的名字。咸通帝的名叫淮。‘元年遇福’，说的是我在改元之初任节度使，获俸禄而归洛阳。李福我不修这观，还等什么修呢？”出自《玉堂闲话》。

熊 博

熊博原本是管理建安津的官吏。有一天建安津旁的河岸塌陷，露出一座古墓。只见藤蔓缠绕着棺木，旁边有块石头，上面刻有铭文说：“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博时贫老，僧为率钱葬之。博后至建州刺史。出《稽神录》。

王敬之

故邺都之西北门，曰芳林乡。齐村民王敬之，编户中尤贫者，常

以樵苏为业。丙午岁秋九月，因掘一株铜雀台下，其地欻然小陷。随而锸之，三尺许，得一苍石，大如盆。遂力索之，石忽破为二。若摧壳然，中有苍石匣，长尺有咫，厚三寸，广四寸。敬之骇，内诸瓮中以归。洁之以水，则温润昭烂，真奇宝也。四傍及背引起龙骧凤翥及花葩之状，雕镂奇诡，殆非人工。徐启之，中有白玉板，上刻大篆六行。文曰：“上土巴灰除虚除，伊尹东北八九余，秦赵多应分五玉，白丝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主留难如国如。”于是敬之持以献魏帅乐彦真，彦真赉以束帛，而蠲其地征焉，亦无能洞达其隐词者。噫，当曹氏石氏高氏之代，斯则邺之王气休运所钟，于是诸贤众矣。焉知不有阴睹后代，总括风云，幅裂山河之事，而瘞玉以讖之。今石既出，其事将兆矣。出皇甫枚《玉匣记》。

王承检

王蜀秦州节度使王承检，筑防蕃城。至上邽山下，获瓦棺，内无尸，唯有一片舌，肉色红润，坚如铁石。其舌上只有一髑髅，中有一古钱，有二蝇，振然飞去。片石刻篆字曰：“大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张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于崇，三年而娠。恶其妊娠，遂卒。”铭曰：“车道之北，

后遇熊博。”熊博当时很贫困，僧人们集钱替他安葬了古棺。熊博后来官至建州刺史。出自《稽神录》。

王敬之

原邺都的西北门外，有个叫芳林乡的地方。齐村有个平民百姓叫王敬之，他在所有在册的平民中是最为贫困的，曾靠打柴割草为业。丙午年秋九月间，他在铜雀台下挖一棵树，地面突然下陷，于是他就往下挖。挖到三尺多深时，发现一块青石，大小如同盆一样。于是他就用力往外挖。结果石头忽然破裂为两半，像裂开的果核一般。里面有一个青石匣，长一尺多，厚三寸，宽四寸。王敬之很惊惧，把匣放到竹筐中拿回去。用水洗干净后，发现那石匣光滑璀璨，真是一件奇宝。石匣四面及背上均有盘龙雕凤和花葩图形，雕刻得十分奇特，绝

非人工所制。慢慢地把它打开，里边有块白玉板，上面用大篆刻了六行字，写的是：“上土巴灰除虚除，伊尹东北八九余，秦赵多应分五玉，白丝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主留难如国如。”于是王敬之拿着它献给了魏帅乐彦真。乐彦真赏给他五匹帛，并免除了他的租税等。后来再也没有人能洞察通晓那些隐词。唉，当年曹氏、石氏、高氏各个朝代，全都是凭借邺都的王气所钟爱，因此圣贤出得很多。谁知道它不荫庇后代呢？总括风云变幻、江山易代之事，都可以用埋在地里的玉石来预言。如今石头已出，那些事将要得到应验了。出自皇甫枚《玉匣记》。

王承检

五代前蜀秦州节度使王承检修筑防备外族入侵的城池，修筑到邽山下时，挖到一口瓦棺，棺内没有尸首，只有一片舌头。舌头的肉色红润，坚硬如铁石。舌头上面只有一块死人的头骨，内含一枚古钱。有两只苍蝇从里面振翅飞走。有片石头上刻着篆字说：“大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张崇妻夫人王氏，二十五岁时嫁于张崇，三年后怀孕。妊娠期间患病而死。”铭文说：“车道之北，

邽山之阳，深深葬玉，郁郁埋香。刻斯贞石，焕乎遗芳。地变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坏者合郎。”是岁伪乾德六年，丙子岁也。言“坏者合郎”，即王承检小字也。出《玉溪编事》。

邽山之阳，深深葬玉，郁郁埋香。刻斯贞石，焕乎遗芳。地变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坏者合郎。”这年正好是伪蜀后主乾德六年，丙子年。铭文中说的“坏者合郎”，“合郎”就是王承检的小名。出自《玉溪编事》。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李叔卿 杨道和 石 勒 虢州人 封元则
僧道宣 苏践言 狄仁杰 偃 师 雷 斗
漳泉界 包 超 张须弥 蔡希闵 徐景先
欧阳忽雷 宣 州 王 幹 华亭堰典 李师道
李 鄘 徐 谏

李叔卿

汉河南李叔卿，为郡工曹，应孝廉。同辈疾之，宣言曰：“叔卿妻寡妹。”以故不得应孝廉之目，叔卿遂闭门不出。妹悲愤，乃诣府门自经，叔卿亦自杀，以明无私，既而家人葬之。后霹雳，遂击杀所疾者，以置叔卿之墓。所震之家，收葬其尸。葬毕，又发其冢。出《列女传》。

杨道和

晋扶风杨道和，夏于田中，值雷雨，至桑树下。霹雳下击之，道和以锄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余。状如六畜，头似猕猴。出《搜神记》。

李叔卿

汉代河南有个叫李叔卿的人，是郡府的工曹，被举荐为“孝廉”。同事们忌妒他，散布流言说叔卿和他寡居的妹妹通奸，因此没有资格得到“孝廉”的名衔。于是叔卿便闭门不出。他的妹妹非常悲愤，就到官府门前自缢了。接着，叔卿也自杀了，以表明自己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接着家里人就和他们埋葬了。有一天，霹雳大作，把造谣中伤叔卿的人击死，并将这人的尸体抛在叔卿的坟墓旁。这人的家属将他

收葬。埋葬完毕，这个人的坟墓又被霹雳击开了。出自《列女传》。

杨道和

晋代扶风人杨道和，夏天在田里劳动时赶上雷雨，便到桑树下躲避。霹雳来击他，他使用锄头与它格斗，并将其胳膊打断。那霹雳随即落到地上不能逃走。它的嘴唇像丹砂一样红，眼睛似镜子一样亮，头上的两只毛角有三尺多长，状如猪狗，头像猕猴。出自《搜神记》。

石 勒

后赵石勒时，暴风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倒，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洼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问徐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故有此灾。”出《五行记》。

虢州人

唐虢州有兄弟析居，共分堂宇。至显庆元年夏夜，雷震烈风可畏。其兄甚惧，欲于弟舍避之，将去复止。门前数十步，先有长坑。风雨拔住屋及老小十一口，皆投坑死。所拔之处，尽坑也。仍卷数千巨细家用物，咸入于坑，讫无遗者，惟墙壁不动。庭槐大可数围，枝条甚茂，拔其根茎。洪纤俱尽，遂失所在，终寻不得。先是一年，其妻见树有羊，但共怪之，后遂遭此变。而弟所居，但拔露椽瓦，有似人拆之，余无所损。有子卫士，在京番直，刺史于立政奏之，敕放子还，仍赐物三十件。时桓思绪为司功，亲检其事。出《广古今五行记》。

封元则

唐封元则，渤海长河人。显庆中，为光禄寺太官掌膳。时于闐王来朝，食料余羊，凡数十百口，王并托元则送僧寺长生。元则乃窃令屠家烹货收直。龙朔元年夏六月，洛阳大雨，雷震杀元则于宣仁门外街中，折其项，血流洒地。

石 勒

十六国后赵石勒当政年间，暴雨大风雷雹成灾。建德殿的端门和襄国市西门都倒塌了，砸死五个人。雹灾发生于西河介山，雹子鸡蛋般大小，平地积了三尺多厚，低洼处过丈，致使行人及飞禽走兽被砸死数以万计。在千余里范围内，树木被折断摧毁，禾苗庄稼荡然无存。石勒问徐光这是为什么，徐光回答说：“去年寒食节那天没有按老规矩禁火寒食，而介之推乃帝乡之神，因此有这场灾祸。”出自《五行记》。

虢州人

唐代虢州有兄弟二人，他们分家后各住在老屋的一头。显庆元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狂风霹雳骤起，令人生畏。哥哥非常害怕，想去弟弟房间躲避，可刚一起身又止住脚步。原来门前十几步远处有一个大长坑，暴风雨把住房连同他的全家十一口人卷进大坑内，全都摔死了。拔除之处全是大坑，数千件大小家用器物全被卷入坑中，一件也未剩下，只有墙壁没有动。院内有一棵大槐树，需几个人才能围拢，枝条非常繁茂，也被连根带叶拔走。最终什么也没找到。事情发生的前一年，他的妻子看见树上有只羊，只是觉得奇怪，后来就遇到了这场变故。而弟弟所住的房屋，只是露出了椽子和瓦，像被人拆过一样，其他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坏。他有一个儿子在京城服役担任宿卫，刺史于立政上奏了这件事，皇帝下诏放其子回家，还赐给他三十件物品。当时桓思绪做司功，亲自处理了这件事。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封元则

唐代封元则是渤海郡长河人。显庆年间，他给光禄寺大官掌管膳食。正值于阗王前来朝拜，用做膳食的羊还剩余有近百只，于阗王委托元则把它们送给寺里的僧人饲养，元则却偷偷地让人宰杀、烹制，收取钱财。龙朔元年夏六月，洛阳大雨滂沱，雷电把元则击死在宣仁门外的大街上。他的脖子断了，血流遍地。

观者盈衢，莫不惊愕。出《法苑珠林》。

僧道宣

唐刘禹锡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谓有蛟螭凭焉。衣出而声不已，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禹锡曰：“在龙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终不免。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出《嘉话录》。

苏践言

司礼寺苏践言，左相温国公良嗣之长子，居于嘉善里。永昌年六月，与其弟崇光府录事参军践义，退朝还第。弘道观东，猝遇暴雨。震雷电光，来绕践言等马，回旋甚急，雷声亦在其侧。有顷方散。其年九月，元肃言与赵怀节谋逆，践言妻妾并被縲绁数月，仍各解职。及良嗣薨，并放流荒裔。出《五行记》。

狄仁杰

唐代州西十余里，有大槐，震雷所击，中裂数丈。雷公夹于树间，吼如霆震。时狄仁杰为都督，宾从往观。欲至其所，众皆披靡，无敢进者。仁杰单骑劲进，迫而问之。乃云：“树有乖龙，所由令我逐之。落势不堪，为树所夹。若

看热闹的人挤满了大街，没有不感到惊愕的。出自《法苑珠林》。

僧道宣

唐代刘禹锡讲：道宣执戒律最严。忽然有一天，霹雳在道宣的屋外绕来绕去，响声不断。道宣说：“我坚守戒律没有发生违犯之事；但有没有前生的罪业，就知道了。”于是他脱下三件衣服放到屋外，因为他觉得有蛟龙附在衣服上。但衣服送出之后，霹雳声仍然不

止。道宣观看自己的十个手指甲，只见在右手的小指上有一个芝麻似的小黑点。他颇为疑惑，就把那手指从窗户眼中伸出。结果一声霹雳，小手指被震掉半截。原来那黑点是蛟龙的藏身之处。刘禹锡说：“尽管蛟龙特别善于寻找躲避之处，但最后还是不能幸免。看来一切都是早已注定的，怎么能够逃脱呢？”出自《嘉话录》。

苏践言

司礼寺苏践言是左丞相温国公苏良嗣的长子，他住在嘉善里。唐代永昌年间六月的一天，践言与他在崇光府任录事参军的弟弟践义一起退朝回府。行至弘道观的东面，突然遇到暴雨。雷鸣电闪，在他们身前马后隆隆作响，一声紧似一声，半晌才停。这一年九月，元肃言和赵怀节谋反，践言和妻妾们一起被关押数月，还被解除了职务。等到苏良嗣死后，他们全家又被流放到了边远的地方。出自《五行记》。

狄仁杰

唐时代州西面十多里处的一株大槐树，有一次被雷所击，中间裂开好几丈长的口子，将雷公夹于其间，疼得它吼声震天动地。当时狄仁杰任都督，他带着宾客和随从前去观看。快要到达那地方时，众人都纷纷惊退，没有敢向前走的。仁杰独自骑马前行。他靠近大树后问雷公这是怎么回事，雷公回答说：“树里有个孽龙，上帝命我把它赶走；但因我击下的位置不佳，被树夹住了。如果相救者，当厚报德。”仁杰命锯匠破树，方得出，其后吉凶必先报命。

偃 师

唐元和元年六月，偃师县柏李村，震电于民家。地裂，阔丈余，长十五里，测无底。所裂之处，井厕相通；所冲之墓，棺出地。亦不知所由也。

雷 斗

唐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鲸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出《广异记》。

漳泉界

唐开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讼于台者，制使不能断。迨数年，辞理纷乱，终莫之决。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应。俄而雷雨大至，霹雳一声，崖壁中裂。所竞之地，拓为一径。高千尺，深仅五里，因为官道。壁中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广数尺。虽约此为界，人莫能识。贞元初，流人李协辩之曰：“漳泉两州，分地太平。永安龙溪，山高气清。千年不惑，万古作程。”所云永安龙溪者，两郡界首乡名也。出《录异记》。

能够将我救出，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你的恩德。”仁杰让木匠把树锯开，雷公才得以解脱。从此之后，凡有吉凶祸福之事，他都预先向狄仁杰报告。

偃 师

唐代元和元年六月，在偃师县的柏李村，雷电击中了老百姓的家。地裂开了一丈多宽，十五里长，探测不到底。凡是裂开之处，水井和厕所相连通；受到冲击的坟地，棺木都被掀到了地面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雷 斗

唐代开元末年，雷州发生了雷公与鲸格斗的事。鲸的身体跃出水面，雷公有好几十个，在天空中上下翻腾。他们有的施放雷火，有的边骂边打，经过七天才结束。在海边的居民都前去观看，不知它们谁取得了胜利，只看到海水都变成了红色。出自《广异记》。

漳泉界

唐代开元年间，漳州和泉州因为疆界划分不均而诉讼到府台，制置使不能判定此案。过了几年之后，这案子越来越乱，最终也没有个结果。于是二州官便焚香祷告，祈求天地山川之神给予回应。不久大雷雨来到，霹雳一声，将悬崖峭壁从中间劈裂。裂开之处，开辟出一条小路，有一千多尺高，只有五里深，因而将其作为一条官道。峭壁上有六行古篆字，一共二十四个，每个都有好几尺长。两州虽以此为界，但那些字没人认识。贞元初年，流亡在外的李协辨认出这些字，是：“漳泉两州，分地太平。永安龙溪，山高气清。千年不惑，万古作程。”这上面所说的永安、龙溪，就是两州交界处第一乡的名字。出自《录异记》。

包 超

唐安丰尉裴翹，士淹孙也，云：“玄宗尝冬月，诏山人包超，令致雷声。”对曰：“来日午当有雷。”遂令高力士监之。一夕，醮式行法，及明至巳，曾无纤翳。力士惧之，超曰：“将军视南山，当有黑气如盘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顷风起，黑气弥漫，疾雷数声。上令随哥舒翰西征，每阵尝得胜风。出《酉阳杂俎》。

张须弥

唐上元中，滁州全椒人仓督张须弥，县遣送牲诣州。山路险阻，淮南多有义堂及井，用庇行人。日暮暴雨，须弥与沙门子邻，同入义堂。须弥驱驮人王老，于雨中收驴。顷之，闻云中有声堕地，忽见村女九人，共扶一车。王有女阿推，死已半岁，亦在车所。见王悲喜，问母妹家事，靡所不至。其徒促之乃去。初扶车渐上，有云拥蔽，因作雷声，方知是雷车。出《广异记》。

蔡希闵

唐蔡希闵，家在东都。暑夜，兄弟数十人会于厅。忽大雨，雷电晦暝。堕一物于庭，作飒飒声。命火视之，乃妇人也，衣黄绢裙布衫，言语不通，遂目为天女。后五六年，能汉语。问其乡国，不之

知。但云：“本乡食粳米，无碗器，

包 超

唐代安丰县尉裴翹是裴士淹的孙子。他说，玄宗皇帝曾经在农历十一月里，召见山人包超，让他引来雷声。包超回答说：“明天中午应该有雷。”于是玄宗命令高力士前去监督。一天傍晚，包超开始祭祀祈祷，施行法术，一直到天亮再到中午，天空仍然没一丝云彩。高力士十分担心。包超说：“将军请往南山看，那里应当有黑气盘旋不散了。”高力士望去，果然像包超说的那样。不一会刮起了风，黑云扩散开来，响起几声霹雳。后来皇帝命令包超跟随哥舒翰征讨西方，每仗都取得了胜利。出自《酉阳杂俎》。

张须弥

唐代上元年间，滁州府全椒县县官派遣仓督张须弥押送牲畜去滁州。山路崎岖难行，淮南一带很多地方都有义堂和水井，用来庇护过往的行人。太阳落山时下起了暴雨，张须弥和佛门弟子们一起进了义堂。须弥督促赶驮人王老汉冒雨把驴圈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听见云里有声音落在地上，王老汉忽然看见九个村里的女子一起扶着一辆车。他有个女儿叫阿推，死了已经半年，也站在车子旁边。阿推见到王老汉悲喜交加，询问母亲和妹妹等家里的事情，没有她问不到的。和她一起的人再三催促，她才离去。她刚刚扶住车子，那车子就渐渐升起。有云在周围遮蔽，并发出响雷声，人们才知道是雷车。出自《广异记》。

蔡希闵

唐代有个叫蔡希闵的人，家住东都洛阳。一个暑天的夜晚，蔡希闵家的兄弟数十人聚集在大厅中。忽然下起了大雨，雷鸣电闪，天变得一片昏暗。忽然间，天上掉下一个东西落在院子里，飒飒作响。希闵让人拿来火把观看，竟是一个妇人，穿着黄绸子做的裙衫。跟她说话，言语却不通。于是便把她视为天上来的仙女。五六年之后，这个

妇人懂得了汉语，可问起她的故国家乡来，她仍一无所知。只是说她的老家吃粳米，没有碗，

用柳箱贮饭而食之。”竟不知是何国人。初在本国，夜出，为雷取上，俄堕希闵庭中。出《广异记》。

徐景先

唐徐景先，有弟阿四，顽黠纵佚，每诃辱之，而母加爱念，曲为申解，因厉声应答。云雷奄至，曳景先于云中。有主者，左右数十人，诃诘。景先答曰：“缘弟不调，供养有缺，所以诟辱。母命释之，非当置母。”主者不识其言。寻一青衣，自空跃下，为景先对。曰：“若尔放去，至家，可答一辩。钉东壁上，吾自令取之。”遂排景先堕舍前池中，出水，了无所损。求纸答辩，钉东壁，果风至而辩亡。出《广异记》。

欧阳忽雷

唐欧阳忽雷者，本名绍，桂阳人，劲健，勇于战斗。尝为郡将，有名，任雷州长史。馆于州城西偏，前临大池，尝出云气，居者多死。绍至，处之不疑。令人以度测水深浅，别穿巨壑，深广类是。既成，引决水，于是云兴，天地晦冥，雷电大至，火光属地。绍率其徒二十余人，持弓矢排镞，与雷师战。衣并焦卷，形体伤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电飞散，池亦涸竭。中获一蛇，状如蚕，长四五尺，无头目。斫刺不伤，蠕蠕然。具大镬油煎，亦不死。洋铁汁，方焦灼。仍杵为粉，而服之至尽。南人因呼绍为忽雷。出《广异记》。

用柳木制成的容器盛饭吃。最终也不知道是哪国人。她说，当年她在本国，夜晚出门时被雷抓上天空，接着掉落在希闵家院子里。出自《广异记》。

徐景先

唐代徐景先有个弟弟叫阿四，愚顽凶暴，放荡无羁。景先每次教

悔他时反而要遭到他的侮辱。可他的母亲却倍加溺爱他，多方为他申辩。景先于是和母亲疾声争辩。一天，雷雨突然而至，把徐景先拽到空中。有个主人和几十名随从责问训斥他。景先回答说：“由于弟弟不好，在供养母亲方面做得很差，为此骂他。母亲为他开脱，但我并不是骂母亲。”主人听不懂他的话。随即有一婢女从空中跳下，与景先对话。她说：“如果放你回去，到家之后可写一申辩词，钉在东面墙壁上，我自有办法取它。”于是把景先推落入房前水池中。景先出水后一点也没有受伤。他找纸写好答辩词，钉在东墙上。果然一阵风刮来那申辩词就不见了。出自《广异记》。

欧阳忽雷

唐代有个人叫欧阳忽雷，本名叫绍，桂阳人氏，强健有力，善于打斗。他曾经当过郡府的武官，有名气，任雷州长史。他的寓所坐落在州城的西面，前面有个大池塘，曾溢出云气，在这居住的人死了不少。欧阳绍来此之后，毫不怀疑地治理它。他让人测量水的深浅，又开凿出一个大沟，深和宽都和那个大池塘一样。大沟挖成以后，他命人把池塘凿开一道口子。于是黑云滚滚而来，天地一片昏暗，雷鸣电闪，火光连地。欧阳绍带领部下二十多人，拉弓射箭，与雷公交战。他衣服烧焦了，身体受伤了，也不罢休。从辰时一直打到酉时，雷电散去，池塘也干涸了。从里面抓出一条像蚕一样的蛇，四五尺长，没有头和眼睛，砍刺均伤不了它，仍然在蠕动。拿来大锅用油煎炸，它也不死。最后放在铁水里才把它烧焦。欧阳绍把它捣成粉末，全部喝了进去。南方人因此称欧阳绍为欧阳忽雷。出自《广异记》。

宣 州

唐贞元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堕地，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啗之。俄顷云暗而失，时皆图而传之。出《酉阳杂俎》。

王 幹

唐贞元初，郑州王幹，有胆勇。夏中作田，忽暴雨，因入蚕室

中避之。有顷，雷电入室中，黑气陡暗。幹遂掩户，荷锄乱击。雷声渐小，云气亦敛。幹大呼，击之不已。气复如半床，已至如盘。忽然堕地，变为熨斗折刀小折足铛焉。出《酉阳杂俎》。

华亭堰典

唐贞元中，华亭县界村堰典，妻与人私，又于邻家盗一手巾。邻知觉，至典家寻觅。典与妻共诋詈骂，此人冤愤，乃报曰：“汝妻与他人私，又盗物。仍共诋骂，神道岂容汝乎？”典曰：“我妻的不奸私盗物，如汝所说，遣我一家为天霹。”既各散已。至夜，大风雨，雷震怒，击破典屋，典及妻男女五六人并死。至明，雨尤未歇，邻人但见此家屋倒，火烧不已。众共火中搜出，觅得典及妻，皆烧如燃烛状。为礼拜，求乞不更烧之，火方自熄。典胁上题字云：“痴人保妻贞，将家口质。”妻胁上书：“行奸仍盗。”告县檢視，远近咸知。

宣 州

唐代贞元年间，宣州忽然下了一场大雷雨。一个东西落到地上，长着猪头，手脚各有两个指头，正抓着一一条红蛇吃。不一会儿云变暗了，这东西也不见了。当时有人画成图传扬这件事。出自《酉阳杂俎》。

王 幹

唐代贞元初年，郑州有个人叫王幹，胆大而勇猛。一个夏天的中午，他正在田里劳作，忽然来了大雷雨，他就进入蚕房躲避。不一会儿，雷电射入室内，一团黑气，天地顿时昏暗起来。王幹急忙关上房门，拿起锄头到处乱打。雷声逐渐变小，云气也收敛了。王幹大声呼喊，仍不停地打。云气渐渐变得像半张床那么大，又变成盘子那么大，然后忽然堕地，变为熨斗、折刀、断腿小锅等物。出自《酉阳杂俎》。

华亭堰典

唐代贞元年间，华亭县界村有个叫堰典的人，他的妻子与人私通，又偷了邻居的一条手巾。邻居知道了，到堰典家里寻找。堰典和妻子都不承认并辱骂他，邻居感到冤屈愤怒，就对堰典说：“你妻子和别人私通，又偷东西，你们都不认帐并且骂我，上天怎么能容忍你们呢？”堰典说：“我妻子没有和别人通奸，也没偷东西！如果像你说的那样，让我们全家遭雷霹！”之后他们各自散去。到了晚上，大风雨来了，雷霆震怒，击破了堰典家的房屋，堰典夫妻及家人男女五六口全被劈死了。到天亮时，雨还没停，邻居只见他家房倒屋塌，大火燃烧不止。众人在火中搜寻，找到了堰典和他妻子的尸体，已经都烧成了点燃的蜡烛状。邻居急忙跪拜，祈求不要再烧他们，火才自己熄灭。堰典的肋上写着这样一行字：“傻子想保妻子贞操的名声，拿全家人的性命作抵押。”他妻子的肋上写道：“与人通奸并偷东西。”邻居报告到县里来验尸，于是远近都知道了这件事。

吴越闻震死者非少，有牛及鳙鱼树木等。为雷击死者，皆闻于县辩识。或曰：“人则有过，天杀可也。牛及树木鱼等，岂有罪恶而杀之耶？又有弑君弑父杀害非理者，天何不诛？请为略说。”洞庭子曰：“昔夏帝武乙，射天而震死。晋臣王导，寝柏而移灾。斯则列于史籍矣。至于牛鱼，以穿踏田地，水伤害禾苗也。”或曰：“水所损亦微，何罚之大？”对曰：“五谷者，万人命也，国之宝重，天故诛之，以诫于人。树木之类，龙藏于中，神既取龙，遂损树木耳。天道悬远，垂教及人，委曲有情，不可一概。余曾见漳泉故事，漳泉接境，县南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忽一年大雷雨，霹一山石壁裂，壁口刻字：‘漳泉两州，分地太平。万里不惑，千秋作程。南安龙溪，山高气清。’其文今犹可识。天之教令，其可惑哉！且《论语》云：‘迅雷风烈必变。’又《礼记》曰：‘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又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夫圣人奉天教，岂妄说哉！今所以为之言者，序述耳。因为不尔，岂足悲哉！夫然弑君弑父杀害无辜，人间法自有刑戮，岂可以区区之意，而责恢恢之网者欤！”出《原化记》。

李师道

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覲。宪宗命将讨之，王师不利。而师道益

听说吴越一带被雷震死的人不少，还有牛、鳝鱼和树木等被雷震死。被雷震死者的家属，听说此事后都到县里辩白。有人说：“人若有过错，老天杀他是可以的；但牛和树木、鱼之类，难道也有罪恶而该杀么？另外，还有杀害君王、杀害父亲和无故杀人的，老天为什么不杀死他们呢？请给我们大概地讲讲这个道理。”洞庭子说：“当年夏帝武乙，因射天而被雷震死；晋代大臣王导，因卧在柏树上而躲避了灾祸。这些都记载于史书典籍中。至于牛、鱼等，是由于踩踏田地、引水伤害禾苗而受到惩罚。”又有人说：“水所损害的很小，为什么惩罚得这么重？”回答说：“五谷是百姓的命根子，是国家最重要的财宝，因此上天要杀死它们，以此告诫人们。至于树木之类，龙藏身其中，天神既然要杀死龙，就必然损害树木了。天道深奥高远，教训下面的人，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有情理，不可以一概而论。我曾听到过漳泉的故事：漳泉二州边界相连，县南面的龙溪，边界划分不清，自古以来争而不决。有一年，忽然一阵霹雳，将峭壁劈裂，壁口上刻：‘漳泉两州，分地太平。万里不惑，千秋作程。南安龙溪，山高气清。’这些文字现在还可以辨认。上天的教诲怎么可以疑惑呢？而且《论语》中也说：‘迅雷风烈必变。’还有《礼记》说：‘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纵然在夜间也必须起来，和衣戴冠而坐。又说：‘反反复复的雷震，君子们应当感到恐惧而不断地反省自己。’孔圣人是根据天意教诲我们的，难道是瞎说吗？现在之所以讲这些，是为了叙述一下；因为不这样，难道不是很悲哀的吗？何况杀害君王、父亲及无辜的人，自然有人间法律对他们进行惩治。我们怎么能够以个人的怀疑去指责疏而不漏的天网呢？”出自《原化记》。

李师道

唐代元和年间，李师道占据青、齐二州，屯集精兵勇将，地广千里，蓄积金银数百万两，不向朝廷纳贡，也不进京朝见皇帝。宪宗皇帝派军队讨伐他，结果却打了败仗。李师道从此越发

骄，乃建新宫，拟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圯。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者。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谪见于天，安可逃其戾乎？”旬余，师道果诛死。出《宣室志》。

李 鄘

唐李鄘，北都介休县民。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夜半，闻人叩门云：“介休王暂借霹雳车，某日至介休收麦。”良久，有人应曰：“大王传语，霹雳车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见五六人秉烛，自庙后出，介山使者亦自门骑而入。数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环缀旗幡，授与骑者曰：“可点领。”骑即数其幡，凡十八叶，每叶有光如电起。民遂遍报邻村，令速收麦，将有大风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亲戚，据高阜，候天色。乃午，介山上有云气，如窑烟，须臾蔽天，注雨如绳，风吼雷震，凡损麦千余顷。数村以民为妖，讼之。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亲睹其推案。出《酉阳杂俎》。

徐 诩

唐润州延陵县茅山界，元和春，大风雨。堕一鬼，身二丈余，黑色，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又有半服绛袿，豹皮缠腰，手足两爪皆金色。执赤蛇，足踏之，瞪目

骄横，甚至模仿皇宫正殿的样子建造宫殿，卜算吉日搬进去居住。当天傍晚，乌云骤起，天地昏暗，狂风霹雳撼天动地，这座宫殿就被震塌了。不一会儿又燃起天火，烧得片瓦无存。青、齐二州的百姓奔走相告说：“臣子背叛君主，自然要遭此灾祸。现在天已经怪罪下来，怎么能逃脱惩罚呢？”过了十多天，李师道果然被杀死。出自《宣室志》。

李 鄘

唐代有个叫李鄘的人，是北都介休县的平民。一天他解送文书，夜里住在晋祠内。半夜，他听见有人敲门说：“介休王要临时借用霹

雳车，某天到介休来收麦子。”过了很久，有人回答说：“大王让我转告你，霹雳车现在正忙，不能借。”敲门那人再三要借。于是，就见五六个人拿着蜡烛从庙后走出来，介山使者也骑着马自门而入。好多人共同抬着一件东西，像仪仗用的旗子，旗杆上环缀着旗幡。他们将这件东西交给骑马的那位使者，并说：“清点一下你就可以拿走。”使者数数这些旗幡，共十八面，每一面都闪闪发光，像放电一样。李鄘把此事告诉了邻村百姓，让他们赶紧收麦，不久将有大风雨。人们都不相信，李鄘就独自收割。到了那一天，李鄘带领亲属站在高高的土山上，观察天气变化。到了中午，介山上出现了云气，像窑里冒出的烟，一会儿就布满了天空。随即大雨倾盆，风吼雷鸣，共损坏一千多顷麦子。不少村民认为李鄘是妖人，向官府告他。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亲自见到县官审理这件案子。出自《酉阳杂俎》。

徐 诒

唐代润州府延陵县有个叫茅山界的地方。元和年间的一个春天，在一阵狂风暴雨中，从天上掉下一个鬼，身長二丈多，身体呈黑色，脸长得像猪头一样，角长五六尺，肉质的翅膀有一丈多长，长着豹子一样的尾巴。这个鬼身上穿着半服绛裤，腰间缠着豹皮，手脚和爪子全是金色。它抓着一條紅蛇，用脚踩着，瞪着眼睛

欲食，其声如雷。田人徐诒，忽见惊走，闻县。寻邑令亲往睹焉，因令图写。寻复雷雨，翼之而去。出《录异记》。

要吃蛇的样子，声音如雷。种田人徐诒突然见到它后吓跑了，并把这事报告给县里。县令立即亲自前往观看，并令人把它画下来。一会儿又来了雷雨，那鬼便展开翅膀飞走了。出自《录异记》。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

陈鸾凤 建州山寺 萧氏子 周 洪 萧 澣
僧文净 徐智通 雷公庙 南 海 陈 义
叶迁韶 元 稹 裴 用 东阳郡山 段成式伯
智 空

陈鸾凤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海康者，有雷公庙，邑人虔洁祭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岁闻新雷日，记某甲子。一旬复值斯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应如响。时海康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鸾凤大怒曰：“我之乡，乃雷乡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酹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殫尽，焉用庙为！”遂秉炬爇之。其风俗，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鸾凤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将有所伺。果怪云生，恶风起，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乃以刃上挥，

陈鸾凤

唐朝元和年间，有个叫陈鸾凤的，是海康人。他自负气节，不怕鬼神，乡亲们称他为后起的周处。海康有座雷公庙，当地人虔诚地打扫祭祀它。祈祷祝愿的事多了，妖邪妄诞的现象也时时发生。当地人每年听到第一声雷响时，就记下这个日子，以后每旬的这一天，所有工作都不能干。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个而违犯了，夜晚睡下时必定遭雷击而丧命。这种应验就像回声那么准。当时正赶上海康地方大旱，当地人来到雷公庙祈祷降雨，然而毫无响应。鸾凤十分恼怒，说：“我的家乡乃是雷公的故乡，雷公身为神灵不降福，况且还受到人们如此虔诚的祭奠和供奉！如今禾苗已经枯死，池塘已经干涸，牲

畜都拿来做了供品，还要这座庙干什么？”说完他便举起火把烧了庙。当地的风俗是不允许人们将黄鱼和猪肉掺到一起吃，有谁这样吃了，也是必定要被雷击死。这一天，鸾凤手持竹制砍柴刀站立在田野里，将当地风俗所忌讳的这两样东西掺在一起吃了下去，然后站在那里等着雷击。果然有怪云出现，妖风刮起，迅雷挟着暴雨向他袭来。鸾凤便将手中的刀在空中挥舞起来，

果中雷左股而断。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鸾凤知雷无神，遂驰赴家，告其血属曰：“吾断雷之股矣，请观之。”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啗其肉。为群众共执之曰：“霆是天上灵物，尔为下界庸人。辄害雷公，必我一乡受祸。”众捉衣袂，使鸾凤奋击不得。逡巡，复有云雷，裹其伤者，和断股而去。沛然云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长幼共斥之，不许还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来事，又为逐出。复往僧室，亦为霆震，焚爇如前，知无容身处，乃夜秉炬，入于乳穴嵌孔之处，后雷不复能震矣，三暝然后返舍。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如此二十余年，俗号鸾凤为雨师。至大和中，刺史林绪知其事，召至州，诘其端倪。鸾凤云：“少壮之时，心如铁石。鬼神雷电，视之若无当者。愿杀一身，请苏万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骋其凶臆也！”遂献其刀于绪，厚酬其直。出《传奇》。

果然砍中了雷公的左腿，将它砍断了。雷公跌落在地上，它的形状像熊和猪一样，身上有毛有角，还有青色的肉翅膀，手里握着短把的金刚石斧，伤处血流如注。此时，云和雨都消失了。鸾凤知道雷公并没有什么神威，便跑到家里告诉亲人道：“我把雷公的腿砍断了，请你们快去观看！”亲人听了又惊又怕，跟着他一起前去观看，果然看到雷公的腿已被砍断。鸾凤又举起刀来要把雷公的脖子砍断，还要吃它的肉。众人将他拉住，制止他说：“雷公是天上的神灵，你是下界的凡人，再要加害雷公，必定使我们全体乡民遭受灾祸。”众人死劲儿扯住他的衣襟，致使鸾凤不能奋力举刀去砍雷公。不一会儿，又有乌

云雷电笼罩上来，挟带起受伤的雷公和它的断腿离去了。接着便下起了大雨，从午时一直下到酉时，干枯的禾苗都复苏挺立了起来。由此，鸾凤便遭到老幼乡人们的一致训斥，不许他回家。鸾凤只好带着刀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妻子的哥哥家。到了夜晚，他又遭到雷霆的袭击，住的房子也被天火烧了。他又持刀站在院子里，雷公终于未能伤害他。很快有人将他从前砍伤雷公的事告诉了他的妻兄，于是鸾凤又被赶了出来。他又到僧人居住的房屋里落脚，到了夜晚同样遭到雷击，房子跟以前一样遭到天火的烧害。鸾凤知道已经没有容纳自己的地方，便趁夜举着火把走进溶洞里。雷火再也不能来袭击他了。在岩洞里住了三夜之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自此以后，海康一带每当遭逢旱灾，当地人便凑钱给鸾凤，求他按照从前的办法将黄鱼和猪肉掺在一起吃下去，像上次那样持刀站在田野里。这样每次都有滂沱大雨从天而降，而鸾凤本人一直遭不到雷击。这样过了二十多年，民间称鸾凤为雨师。到了太和年间，刺史林绪得知此事，便把鸾凤召到州府衙门，询问此事的前因后果。鸾凤说：“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气威胆壮，心如铁石，诸如鬼神雷电之类完全不放在眼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万民百姓。天帝即使掌握着天下万物的生杀大权，又怎能使雷鬼恣意逞凶呢！”说完便将自己那把刀献给林绪。林绪送给他很多钱，作为他献刀的报酬。出自《传奇》。

建州山寺

唐柳公权侍郎，尝见亲故说：元和末，止建州山寺。夜半，觉门外喧闹，潜于窗棂中窥之。见数人运斤造雷车，宛如图画者。久之，一嚏气，忽斗暗，其人双目遂昏。出《酉阳杂俎》。

萧氏子

唐长庆中，兰陵萧氏子，以胆勇称。客游湘楚，至长沙郡，舍于仰山寺。是夕，独处撤烛。忽暴雷震荡檐宇，久而不止。俄闻西垣下，窅窅有声。萧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槌，持至垣下。俯而扑焉，一举而中。有声甚厉，若呼吟者。因连扑数十，声遂绝，风雨

亦霁。萧喜曰：“怪且死矣。”迨晓，西垣下睹一鬼极异，身尽青，伛而庠。有金斧木楔，以麻缕结其体焉。瞬而喘，若甚困状。于是具告寺僧观之。或曰：“此雷鬼也，盖上帝之使耳。子何为侮于上帝？祸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云气曛晦，自室中发，出户升天，鬼亦从去。既而雷声又兴，仅数食顷方息。萧气益锐，里中人皆以壮士名焉。出《宣室志》。

建州山寺

唐朝的侍郎柳公权，有一次他听一名亲友说了一件事：元和末年，他住宿在建州的一座山寺里。半夜醒来时，听到门外一片喧闹声，他便隐蔽在窗后从缝隙间偷偷看。见有几个人在挥舞斧子砍削木头制造雷车，雷车的样子就像画上画的那样。看的时间长了，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顿时四面一片漆黑，他的两只眼睛便什么也看不清了。出自《酉阳杂俎》。

萧氏子

唐朝长庆年间，兰陵一家姓萧的有个儿子，以胆大勇猛著称。这名萧氏子在湘楚一带游历，到了长沙，住宿在仰山寺内。这天夜里，他灭掉蜡烛，独自一人呆在屋里。突然有暴雷响起，震得房檐都在颤动，好长时间雷声也不平息。一会儿他又听到西面墙脚下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萧氏子依仗着自己力大过人，并不觉得惧怕。床前有一根粗大的木棒，他便操起木棒走到西墙跟前，弯腰扑了过去，一下子便打中了目标。只听棒下发出尖厉的叫声，好像在呼唤什么。他便连续扑打了几十下。叫声于是停止了，风雨也停了。萧氏子高兴地说：“妖怪已经死了！”等到天亮时，他看到西墙下面看见有一个鬼，形状极为奇异：通身都是青色，驼背而瘦小，身边有把金斧头和木楔，有麻绳捆在他的身上。过了一会儿，这个鬼便急促地喘起气来，十分痛苦的样子。萧氏子便将这些情况都告诉寺里的僧人，让他们来观看。有人说：“这是专管打雷的鬼，是天帝的使者。你为什么侮辱上帝？大祸就要临头了！”当地居民摆上猪羊与酒等供品进行祭祀。

一会儿便有一缕昏黑的云气从屋里冒了出来，飞出门户升上天空，那个鬼也跟着去了。接着又响起了雷声，响了几顿饭的功夫才平息。萧氏子见此情形胆气更威更壮。当地人都称他为壮士。出自《宣室志》。

周 洪

唐处士周洪云：宝历中，邑客十余人，逃暑会饮。忽骤风雨，有物堕如攫，两目眈眈，众惊伏于床下。倏忽上阶周视，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顾，但耳悉泥矣。邑人云，向来雷震，牛战鸟坠，而邑客止觉殷殷然。出《酉阳杂俎》。

萧 澣

唐萧澣，初至遂州，造二幡刹，施于寺。斋庆毕，作乐。忽暴雨雷震刹，俱成数十片。至来岁雷震日，澣死。出《酉阳杂俎》。

僧文净

唐金州水陆院僧文净，因夏屋漏，滴于脑，遂作小疮。经年，若一大桃。来岁五月后，因雷雨霆震，穴其赘。文净睡中不觉，寤后唯赘痛。遣人视之，如刀割，有物隐处，乃蟠龙之状也。出《闻奇录》。

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州医士也。夏夜乘月，于柳堤闲步。忽有二客，笑语于河桥，不虞智通之在阴翳也。相谓曰：“明晨何以为乐？”一曰：“无如南海赤岩山弄珠耳。”答曰：“赤

周 洪

唐朝有个隐士叫周洪，他讲了一件事：宝历年间，有十几个客人来到乡下避暑，一起饮酒。突然来了一阵暴风雨，有个东西从天上落

下来。这东西像只大母猴一样，两只眼睛一闪一闪的。众人见了都吓得钻到床底下去了。突然这个东西跳上门前的台阶向四周观看，眨眼之间它又不见了。等到风息雨停后，众人从床下慢慢爬了出来，互相看了看，只见各人的耳朵里全塞满了泥土。当地人说，以前雷震时，牛被震得浑身颤抖，禽鸟则从天上被震落到地上，而这些客人只是觉得有些震动而已。出自《酉阳杂俎》。

萧 澣

唐朝有个叫萧澣的人，他刚到遂州便营造了两根幡竿，赠送给寺院。斋庆结束后奏起了音乐。这时，突然响起迅雷，震击着这两根幡竿，幡竿全被霹雳轰击成几十片碎片。等到第二年幡竿遭受雷击的这一天，萧澣就死去了。出自《酉阳杂俎》。

僧文净

唐朝金州水陆院有个僧人叫文净。一次夏季房子漏雨，雨水滴在他头上，就变成个小疮。过了一年，小疮变得像个大桃子。第二年五月以后，由于雷雨震击，文净头上的那个赘疣被击穿一个洞。文净当时正在酣睡中，一点也不知觉，睡醒后只感到头上的赘疣疼痛。让人来察看，只见穿孔处好像用刀割的一样，里面有个东西隐藏着，就像一条龙蟠在里面的样子。出自《闻奇录》。

徐智通

唐朝有个人叫徐智通，是楚州的医生。一个夏季的夜晚，他借着月光在柳树成排的河堤上散步，忽然发现有两个陌生人站在河桥上说笑。这俩人没想到徐智通就站在他们附近的暗影里，他们互相谈论道：“明天早晨如何取乐呢？”一个人说：“什么也比不上去南海赤岩山弄珠子玩有意思呀！”另一个人说：“赤

岩主人嗜酒，留客必醉。仆来日未后，有事于西海，去恐复为萦滞也。不如只于此郡龙兴寺前，与吾子较技耳。”曰：“君将何

戏？”曰：“寺前古槐，仅百株。我霆震一声，剖为纤茎，长短粗细，悉如食箸。君何以敌？”答曰：“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我霆震一声，尽散其发，每缕仍为七结。”二人因大笑，约诺而去。智通异之，即告交友六七人，迟明，先俟之。是时晴朗，已午间，忽有二云，大如车轮，凝于寺上。须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两声，人畜顿踣。及开霁，寺前槐林，劈析分散，布之于地，皆如算子。小大洪纤，无不相肖。而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发悉解散，每缕皆为七结。出《集异记》。

又

洛京天津桥，有儒生，逢二老人言话，风骨甚异。潜听之，云：“明日午时，于寺中斗疾速。一人曰：‘公欲如何？’一人曰：‘吾一声，令寺内听讲驴马尽结尾。’一人曰：‘吾一声，令十丈幡竿尽为算子，仍十枚为一积。’”儒生乃与一二密友，于寺候之。至午，果雷雨。霹雳一声，客走出视，驴马数百匹尽结尾。一声，幡竿在廊下为算子，十枚一积。出《录异记》。

岩山主人喜欢喝酒，到那里去的客人个个都要喝醉。我明天未时后有事要去西海，去赤岩山恐怕又要因喝醉酒而耽误事。倒不如就和本郡的龙兴寺前，与你比比技艺吧。”问：“你要表演什么把戏？”答道：“寺前有百余棵老槐树，我发一声雷响，把它们劈成细条，长短粗细都像筷子一样。你用什么技艺与我相比？”答道：“寺前一向是本州郡游戏作乐的场所，每天前来围观的群众总共不下三万人。我将发一声雷响，将这些人的发辫全都劈散开来，并让他们的每一缕头发上都有七个结。”于是二人大笑，约定好后便离去了。徐智通见此大为惊异，立即去告诉了六七个好朋友。天刚放亮，他们就来到寺前，先在那里等候着。当时天气晴朗，将近中午时，忽然有两片像车轮大的云彩出现了，静静地停留在寺庙的上空。刹那间天昏地暗，咫尺之远都分辨不出事物。不一会儿，又发出两声雷鸣，人与牲畜都被震倒在地上了。等到天放晴时，只见寺前的槐树林子中，一棵棵树都被劈成碎片。散落在地上，全部像计数用的竹签子，大小粗细，没有不相像的。而寺前挑担做买卖的、演戏卖唱的、围着看热闹的共计数万人，

各人的发辫全部都散开了，每缕头发上又打着七个结。出自《集异记》。

又

洛阳京城的天津桥上有一个书生，一天，他遇到两个风貌气概与众不同的老年人，便在一旁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们正在说明天中午，要在寺庙里比赛谁的手法快。一个说：“你打算怎么比？”另一人答道：“我要发一声响，让在寺内听讲的人的驴马尾巴全都结在一起。”一个便说：“我要发一声响，让十丈高的旗杆全部碎成计算用的签子，并且每十根为一堆。”书生听了，便与一两个亲密朋友第二天到寺庙等候。到了中午，果然雷雨交加。一声霹雳响过后，香客们走出寺庙观看，见他们的数百匹驴马的尾巴全都结在了一起。又一声霹雳响过，便见十丈高的旗杆倒在房前碎成一根根签子，每十根为一堆。出自《录异记》。

雷公庙

雷州之西雷公庙，百姓每岁配连鼓雷车。有以鱼鼈肉同食者，立为霆震，皆敬而惮之。每大雷雨，多于野中得鼈石，谓之雷公墨。叩之铤然，光莹如漆。又如霹雳处，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小儿佩带，皆辟惊邪；孕妇磨服，为催生药。必验。出《岭表录异》。

南海

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见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此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见忽有震雷，则飓风不作矣。舟人常以为候，预为备之。出《岭表录异》。

陈 义

唐罗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为海康郡。雷之南濒大海，郡盖因

多雷而名焉，其声恒如在檐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声如在寻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谨，每具酒馐奠焉。有以彘肉杂鱼食者，霹雳辄至。南中有木名曰棹，以煮汁渍梅李，俗呼为棹汁。杂彘肉食者，霹雳亦至，犯必响应。牙门将陈义传云：“义即雷之诸孙。昔陈氏因雷雨昼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数月，卵破，有婴儿出焉。目后日有雷扣击户庭，入其室中，就于儿所，似若乳哺者。岁余，儿

雷公庙

雷州西边有座雷公庙，百姓每年祭祀时，都要配享连鼓雷车。如果有人把鱼和猪肉一起吃了，此人就会立即遭到雷击。因此，人们对这座雷公庙既敬重又惧怕。每逢大雷雨过后，常常在野外找到黑色的石头，人们称它为“雷公墨”。这种石头敲击起来铿然作响，晶莹光洁犹如涂了漆一般。还能在霹雳响过的地方或者土中、树木中，得到一种斧子样的东西，人们称它为“霹雳楔”。小孩将它佩带在身上，都能镇惊避邪；孕妇将它磨碎服用，可以当做催生药。十分灵验。出自《岭表录异》。

南海

南海每当夏秋之间，有时云雾笼罩，天色暗淡，同时会看到像彩虹一样的一段光晕出现，有六七尺长。出现这种天象时，一定会有台风发生。因此，人们称它为台风之母。如果突然有惊雷震响，那么台风就不会发生了。使船的人常常以这些现象作为征候，事先做好准备。出自《岭表录异》。

陈义

唐朝时候，从罗州往南二百里直至雷州，属于海康郡。雷州南面紧靠大海，此郡大概因为雷多而取了这个名字。雷的声音每每就像在屋顶和房檐上。雷州北面地势较高，也多雷，雷声响时就像在一丈之外。当地人对于雷既虔敬又畏惧，常常准备酒肉来祭奠它。如果有人把猪肉与鱼掺到一起食用，霹雳就会降临。南中有一种棹树，用它煮

出的水浸泡酸梅和李子，民间称为“棹汁”。若将“棹汁”与猪肉掺在一起食用，也会导致霹雳临头。违犯这一禁忌者必定立即得到报应。牙门将陈义的传记中记载道：陈义就是雷的子孙。从前在一个因雷雨大作而变得昏暗的白天，陈义的母亲在院子里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卵，把它覆盖几个月后，卵壳破裂，有个婴儿钻了出来。从那以后每天都有雷神扣打门户，进入他的房间，好像在给他喂奶的样子。过了一年多，小孩

能食，乃不复至，遂以为己子。义即卵中儿也。”又云：“尝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将猎，必笞犬，以耳动为获数，未尝偕动。一日，诸耳毕动。既猎，不复逐兽，至海傍测中嗥鸣。郡人视之，得十二大卵以归，置于室中。后忽风雨，若出自室。既霁就视，卵破而遗甲存焉。后郡人分其卵甲，岁时祀奠，至今以获得遗甲为豪族。或阴冥云雾之夕，郡人呼为雷耕。晓视野中，果有垦迹，有是乃为嘉祥。又时有雷火发于野中，每雨霁，得黑石，或圆或方，号雷公墨。凡讼者投牒，必以雷墨杂常墨书之为利。人或疾，即扫虚室，设酒食，鼓吹幡盖，迎雷于数十里外。既归，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门。邻里不敢辄入，有误犯者为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谢之。三日又送，如初礼。”又云：“尝有雷民，因大雷电，空中有物，豕首鳞身，状甚异。民挥刀以斩，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厉，其夕凌空而去。自后挥刀民居室，频为天火所灾。虽逃去，辄如故。父兄遂殡出，乃依山结庐以自处，灾复随之。因穴崖而居，灾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图雷以祀者，皆豕首鳞身也。”出《投荒杂录》。

能吃食物了，雷神就不再来了。陈氏便把这个小孩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陈义就是从卵中生出来的那个婴儿。另有传说，曾有个雷州居民养了只猎犬，生着十二只耳朵。此人每当出去打猎时，必定抽打猎犬，凭着它有几只耳朵活动来判定扑获猎物的数量。这只猎犬的十二只耳朵从未全部活动过。有一天，猎犬的十二只耳朵全都活动了。他出去打猎时，看到野兽便不再追逐，来到海边沙滩上大声嚎叫。人们跑来一看，见他捡到十二只大卵往回走。他将大卵放在屋里后，忽然来了一阵风雨，就像从屋子里生出来的。雨过天晴后再到屋里察看，看到卵都破了，只有蛋壳留在那里。事后，当地人将那些蛋壳分别拿

回家里，每年都按时进行祭奠。直到今天，凡是当年拿到蛋壳的人家，都是当地的豪门望族。有时赶上云雾笼罩的阴暗的傍晚，当地人称这是雷公在耕地。第二天拂晓到田野里一看，就会发现果真有耕垦的痕迹。有这种情况出现，便是吉祥的征兆。另外，还常常有雷火出现在田野里。每当雨过天晴后，就能拾到黑色的石头，有的呈圆形，有的呈方形，人们称其为“雷公墨”。凡是有人诉讼投状子，必定用“雷公墨”混和着普通墨来书写才是吉利。如果有人得了病，就打扫出一间空房子，摆设酒食供奉，吹吹打打，举着旗子伞盖，到数十里以外去迎请雷公。回来之后，杀猪宰牛进行祭奠。因为祭品摆放在门前，邻人便不敢随便进去。有人误入就被视为冒犯，是最大的不敬，必须拿出猪和牛来谢罪。三天之后又要送雷公，仪式和礼节与迎请时一样。还有传说道，曾有个雷州居民，在雷电大作时看到空中有个怪物，长着猪脑袋，身上全是鳞甲，形状十分奇异。他便抡刀去砍，这个怪物便跌落在地上，鲜血流到路上，而雷声愈加尖厉。当天晚上，怪物腾空而去。此后，挥刀乱砍的那个人居住的房子连续遭到天火的焚烧。他无论逃到哪里，天火都照旧去烧他的房子。他的父兄便把他逐出家门。他只好在靠山的地方搭间茅屋供自己藏身，但天火之灾又跟着他降临。他便到石崖的岩洞里居住，灾祸这才停止。有人说，那个人的刀仍然存在。雷州居民画来供自己祭祀的雷公像，都是猪脑袋，身上有鳞。出自《投荒杂录》。

叶迁韶

唐叶迁韶，信州人也。幼岁樵牧，避雨于大树下。树为雷霆，俄而却合，雷公为树所夹，奋飞不得迁。韶取石楔开枝，然后得去。仍愧谢之，约曰：“来日复至此可也。”如其言至彼，雷公亦来，以墨篆一卷与之，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闻雷声，但唤雷大雷二，即相应。然雷五性刚躁，无危急之事，不可唤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尝于吉州市大醉，太守擒而责之，欲加楚辱。迁韶于庭下大呼雷五，时郡中方旱，日光猛炽，霹震一声，人皆颠沛。太守下阶礼接之，请为致雨。信宿大霪，田原遂足，因为远近所传。游滑州，时方久雨，黄河泛滥。官吏备水

为劳，忘其寝食。迁韶以铁札，长二尺，立一符于河岸上。水涌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垫溺，如今传之。或有疾请符，不择笔墨，书而援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间周游，好啖荤腥，不修道行。后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元 稹

唐元稹镇江夏。襄州贾墅有别业，构堂，架梁才毕，疾风甚雨。时户各输油六七瓮，忽震一声，瓮悉列于梁上，都无滴汙于外。是年稹卒。出《剧谈录》。

叶迁韶

唐朝时有个叫叶迁韶的，是信州人。他小时候有一次在野外打柴放牧，在大树下面避雨。大树被雷劈开了，很快又合到了一起。雷公被合上的树夹住，无论怎样用力也飞不动。迁韶用石片把树分开后雷公才得以脱身。雷公惭愧地向他致谢，并和他约定说：“第二天还到这个地方就行。”迁韶按雷公说的来到这里时，雷公也来了。它把一卷用篆字写成的书送给迁韶，说：“照这本书上写的去做，就可以招来雷雨，驱除疾苦，立功救人。我们兄弟五人，你要想听雷声，只喊雷大、雷二就行，保证应声而出。但是，雷五性情刚烈暴躁，没有危急的事情你不要喊他。”从此，迁韶写符招雨，每次都有特效。他曾在吉州大街上喝得大醉，太守把他抓去大加训斥，并想对他施加苦刑。迁韶在堂上大声呼叫雷五。当时吉州境内正值大旱，天空烈日炎炎。忽听一声霹雳巨响，人们都被震倒在地上。太守见此，急忙走下台阶，对迁韶以礼相待，请他招雨。夜间果然下起了大雨，田地吸足了水份。迁韶能够求雨除害的事，因此传遍远近各地。他到滑州游历时，正赶上久雨不晴，黄河水泛滥成灾。官吏们整日为防水淹而辛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迁韶便在长二尺的铁片上画了符，拿来立在河岸上。洪峰像小山一样奔涌而来，然后顺着河床滚滚流下，不敢越过立符的界限。人们避免了被水淹没的灾难。这件事至今仍在传扬。有人得了病请他给画符，他便绝不挑捡笔与墨的优劣，写完就送

给人家。这些符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迁韶大多在江浙一带周游。他喜欢吃荤腥，不按照修道的规矩约束自己。后来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神仙感遇传》。

元 稹

唐朝时元稹镇守江夏。襄州贾墅有座别墅，他在这里建造堂屋，刚把房梁架好，就来了狂风暴雨。当时，他所管辖的住户每户都要缴纳六七瓮豆油。突然一声雷响，所有的油瓮都排列在房梁上，没有一滴油污洒在瓮外面。这一年，元稹去世了。出自《剧谈录》。

裴 用

唐大和，濮州军吏裴用者，家富于财。年六十二，病死。既葬旬日，霆震其墓，棺飞出百许步，尸柩零落。其家即选他处重瘞焉，仍用大铁索系缆其棺。未几，震如前。复选他处重瘞，不旬日，震复如前，而棺柩灰尽，不可得而收矣。因设灵仪，招魂以葬。出《集异记》。

东阳郡山

唐东阳郡，滨于浙江，有山周数百里，江水曲而环焉，迁滞舟楫，人颇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云物曛晦，暴风雷电，动荡室庐。江水腾溢，莫不惶惑。迨晓方霁，人往视之，已劈而中分，相远数百步，引江流直而贯焉。其环曲处，悉填以石，遂无萦绕之患。出《宣室志》。

段成式伯

唐段成式三从伯父，少时于阳羨亲旧舍，夜值雷雨，每电起光中，见有人头数十，大于栲栳。出《酉阳杂俎》。

智 空

唐晋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闻于里中，年七十余。一夕既阖关，忽大风雷，若起于禅堂，殷然不绝。烛

裴 用

唐文宗大和年间，濮州有个叫裴用的军吏，家资富有。他六十二岁时病故。埋葬十天后，雷霆袭击了他的坟墓，棺材飞出约一百步远，尸骨与灵柩摔碎后散落满地。他的家属立即选取其他地方重新安葬他，并用大铁链子把棺材捆牢。但没多久又像前次那样遭到了雷击。再次选取其他地方重葬，不满十天，又一次同以前那样遭到了雷击，而且连棺材和尸骨都化为灰烬，再也不能收拾了。于是只好摆设灵位，招回魂魄来进行安葬。出自《集异记》。

东阳郡山

唐朝东阳郡坐落在浙江岸边，郡城旁边有一座方圆几百里之大的山，江水弯弯曲曲地环绕此山流过。进出郡城的船只行驶起来十分不便，行旅之人颇以此山的阻隔而苦恼。常侍敬昕于大和年间出任东阳郡太守。这座大山在一天晚上被云雾笼罩着，天色十分昏暗，狂风夹着雷电，剧烈地震动着房屋。江水翻腾奔涌，大有冲出江堤之势。人们见此情状无不惊恐惶惑。直到天亮才雨过天晴。人们来到山下观望时，只见大山已被从中间劈开，两边相距几百步远，江水从这里一直穿流过去。原来环绕弯曲的河道，全被石头填平了。从此以后，再没有环山绕行的困苦了。出自《宣室志》。

段成式伯

唐代段成式的堂伯父，年轻时住在阳羨亲属的旧房子里。碰上夜晚打雷下雨时，他常常在闪电的光亮中看见有几十颗人头晃动，一颗颗人头比栲栳还大。出自《酉阳杂俎》。

智 空

唐朝晋陵郡建元寺内，有个僧人叫智空。他是本地人，道行闻名于当地，已有七十多岁了。一天晚上寺门关闭后，忽然起了大风雷，就像从禅堂内升起的一样。雷声隆隆不绝，蜡烛

灭而尘坌，晦黑且甚，檐宇摇震。矍然自念曰：“吾弃家为僧，迨兹四纪，暴雷如是，岂神龙有怒我者？不然，有罪当雷震死耳。”既而声益甚，复坐而祝曰：“某少学浮屠氏，为沙门迨五十余年，岂所行乖于释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龙耶？设如是，安敢逃其死？傥不然，则愿亟使开霁，俾举寺僧得自解也。”言竟，大声一举，若发左右。茵榻倾糜，昏霾颠悖，由是惊慑仆地。仅食顷，声方息，云月晴朗。然觉有腥腐气，如在室内，因烛视之，于垣下得一蛟皮，长数丈，血满于地。乃是禅堂北有槐，高数十寻，为雷震死，循理而裂，中有蛟蟠之迹焉。出《宣室志》。

被狂风吹灭，尘土扬起，四周十分黑暗，房檐被雷声震得直抖。智空惊惶地环顾四周，自言自语道：“我抛弃家人落发为僧，至今已有四十八载。暴雷如此逞狂，莫不是神龙有生我气的事情？如不是这样，就是我有罪该当被雷震死。”后来雷声更大了，他又坐下来祷告说：“我从少年起修学佛教，当和尚已有五十余年，难道我的行为违背了佛祖的教义吗？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有亵渎神龙的地方吧？如果是这样，我怎敢逃脱死亡的惩罚？如若不是这样，那就希望赶快让天开晴，以使全寺的僧人得到解脱。”说完，只听一声巨响，好像就从身边发出。坐垫和床铺都被崩碎了，一阵黑烟袭来，他惊吓得仆倒在地上。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声音才平息下来，云散月出，天气晴朗。但他感觉到有一股腥腐气味，好像就在自己屋内，于是举着蜡烛察看起来。他在墙脚下搜到一张蛟龙的皮，有几丈长，鲜血流了满地。原来这座禅堂北面有一棵槐树，有几十丈高。这棵槐树被雷震死，沿着纹理被劈开了，里面有蛟龙蟠踞的痕迹。出自《宣室志》。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

百丈泓	杨询美从子	高邮人	王忠政	史无畏
张应	天公坛	申文纬	法门寺	陈 绚
彭城佛寺	欧阳氏	庐山卖油者	李 诚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姬	甘露寺	南康县	

百丈泓

唐河东郡东南百余里，有积水，谓之百丈泓。清澈，纤毫必鉴。在驿路之左，槐柳环拥，烟影如束，途出于此者，乃为憩驾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阳抵河东，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暂息，且吟且望。将午，忽闻水中有细声，若蝇蚋之噪。俄而纤光发，其音稍响，辘若击毂，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异之，声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间起，震光为电，接云气。至旅次，遽话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岁旱，未尝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吾师命属官祷焉。”巫者曰：“某日当有甚雨。”果是日矣。出《宣室志》。

百丈泓

唐朝河东郡东南方向二百余里处，有个水池，叫百丈泓。池水清澈透明，极细小的东西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百丈泓位于驿道旁边，周围有槐树和柳树簇拥环绕着，烟波与树影交相辉映。路过这里的人，便把此地当做歇脚的优美处所。唐文宗太和五年夏天，有个徐生从洛阳去河东，走到百丈泓水边时，感到十分困乏，于是停下来暂时休息。他一边吟诵诗句一边观望景色，将近中午时，忽然听到水中有细微的声响，好像苍蝇蚊子在喧闹。不一会儿又见细微的光亮从池水中发出，水里的声音也渐渐大了起来，轰轰烈烈犹如车轮撞击的声音，那光线也像一条绳索被牵动着一样。徐生开始惊异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声音越来越繁杂，便有雷声从波浪间响起来。雷声发出闪电，与

云气相接。徐生赶到旅店后，急忙向别人讲起这件事。那人回答：“这个水池就是百丈泓。大旱年头，没有不指望向百丈泓求雨的。如今旱情特别严重，我的老师正让下属向百丈泓祈雨呢。”一位施行法术求雨的巫师说：“某日一定有大雨。”结果正是这一天。出自《宣室志》。

杨询美从子

唐御史杨询美，居广陵郡。从子数人皆幼，始从师学。尝一夕风雨，雷电震耀。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闻雷有鬼，不知鬼安在，愿得而杀之，可乎？”既而雷声愈震，林木倾靡。忽一声轰然，若在于庑。诸子惊甚，即驰入户，负壁而立，不敢辄动。复闻雷声，若天呵地吼，庐舍摇动，诸子益惧。近食顷，雷电方息，天月清霁。庭有大古槐，击拔其根而劈之。诸子觉两髀痛不可忍，具告询美。命家僮执烛视之，诸髀咸有赤文，横布十数，状类杖痕，似雷鬼之所为也。出《宣室志》。

高邮人

唐进士郑翬家在高邮，亲表卢氏庄近水。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雨发，数家陷溺无遗。卢宅当中，唯一家无恙。出《因话录》。

王忠政

唐泗州门监王忠政云，开成中，曾死十二日却活。始见一人，碧衣赤帻，引臂登云曰：“天召汝行，汝隶于左落队。”其左右落队，各有五万甲马，簇于云头。俯向下，重楼深室，囊柜之内，纤细悉见。更异者，见米粒长数尺。凡两队，一队于小项瓶子，贮人间水。一队所贮如马牙硝，谓之

杨询美从子

唐时，御史杨询美住在广陵郡。他的几个侄儿年龄都小，刚刚开始跟随教师学习。有一天傍晚，风雨大作，雷鸣电闪，几个孩子都到屋外观望，边笑边骂道：“我听说打雷时有鬼，不知鬼究竟在哪里。我希望捉到后杀掉它，可以吗？”他说完后，雷声更大了，树木都倒在地上。忽然一声轰鸣，好像发生在堂屋的游廊。孩子们十分吃惊，立即跑进屋内，背靠墙壁站着，不敢随便行动。又听到一声雷鸣，宛如天呼地吼，房屋震得直晃动，孩子们更加害怕起来。将近一顿饭的时间，雷鸣电闪才停息了，天空晴朗，月光皎洁。院子里有一棵挺大的老槐树，被连根拔起劈为两半。孩子们都觉得两条大腿疼痛难忍，于是把情况告诉了询美。询美让家僮拿来蜡烛照着察看，只见每人的大腿上全有红色条纹，条纹横向排列着，有十几条之多，好像是棍子抽打的痕迹，似乎是雷鬼干的。出自《宣室志》。

高邮人

唐朝进士郑翬家住高邮，他的表亲卢氏住的村庄靠近河水。一次，几家邻居一起杀死了一条白蛇。没过多久，忽然大雷雨降临，河水暴涨，这几家邻居全被淹没了，没有一家幸免。卢家的房子处在他们中间，却只有他一家安然无恙。出自《因话录》。

王忠政

唐朝泗州城的守门官王忠政说，开成年间，他曾死了十二天后又复活了。当时的情形是：他先是看见一个穿绿衣服戴红头巾的人，这人拉着他的胳膊飞上云端，并说：“天帝召唤你跟我走，你隶属于左落队。”那左、右两个落队各有五万披着铠甲的马匹，聚集在云端。俯身向下，只见下面有重重楼阁和深宅大院；屋内口袋和箱柜里的东西无论多么细小，都能看得见。更为奇异的是，他看到米粒有几尺长。这两队中，一队在短脖瓶子里装入人间的水，另一队所装的东西好像马牙硝，人们称它为

干雨。皆在前，风车为殿。每雷震，多为捉龙。龙有过者，谪作蛇鱼，数满千，则能沦山。行雨时，先下一黄旗，次下四方旗，乃随龙

所在。或霆或雷，或雨或雹，若吾伤一物，则刑以铁杖。忠政役十一日，始服汤三瓯，不复饥困。以母老哀求，得归。出《唐年小录》。

史无畏

唐史无畏，曹州人也，与张从真为友。无畏止耕垅亩，衣食窘困。从真家富，乃谓曰：“弟勤苦田园，日夕区区。奉假千缗货易，他日但归吾本。”无畏忻然赍缗，父子江淮射利，不数岁，已富。从真继遭焚爇，及罹劫盗，生计一空。遂诣无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缗之报，可相济三二百乎？”闻从真言，辄为拒捍，报曰：“若言有负，但执券来。”从真恨怨填臆，乃归。庭巾焚香，泣泪诅之，言词慷慨，闻者战栗。午后，东西有片黑云骤起，须臾，霖雨雷电兼至。霹雳一震，无畏遽变为牛，朱书腹下云：“负心人史无畏。”经旬而卒。刺史图其事而奉奏焉。出《会昌解颐录》。

张应

唐张应，自荥阳被命至河内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驷惊逸。及北岸，视后足有物萦绕，状如大螭，绛色。乃抽佩

干雨。这两队都排在前面，而风车排在最后。每次发生雷震，大多是为了捉龙。龙有过错的，被贬为蛇或鱼。被贬的数目达到一千时，就能把山淹没。在行雨的时候，先落下一面黄旗，然后是四面方形旗，要依龙所在的位置而确定：或者施暴雷或者普通的雷，或者下雨或者下冰雹。如果我们伤害了一样东西，天帝就用铁棒来惩罚。王忠政在那里服了十一天役。他刚去时喝了三小杯汤，便不再饥饿困乏。他以母亲年迈需要服侍为由哀求放他回来，这才得以回家。出自《唐年小录》。

史无畏

唐代有个叫史无畏的，是曹州人，与张从真是朋友。无畏只能种田，生活窘迫困顿。从真家里很富有，便对无畏说：“贤弟勤劳辛苦地种田，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收获却很少。我借给你一千串钱去做生

意，日后只还我本钱就可以。”无畏高兴地拿了这些钱，父子一起到江淮一带做生意赚钱，没有几年便已富裕起来。从真家在遭受火灾之后，又遇到强盗抢劫，财产荡然一空，生活毫无着落。他便到无畏那里去说：“今天我有困难，不想要你那一千串钱的回报，你可以接济我二三百串钱吗？”无畏听了从真的话，当即拒绝了，答复他道：“如果说我欠你钱，请拿凭据来！”从真怨恨满腹，只好回去了。他在院里烧起香，边哭泣边诅咒无畏，言辞激昂慷慨，听到的人都浑身战栗。中午过后，东西两面有大片乌云骤然升起，不大一会儿便有暴雨雷电一起来到。霹雳一声巨雷响过，无畏顿时变成一头牛，腹部有红色字迹写道：“负心人史无畏。”过了十天牛便死了。刺史知道后，将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上表报告给皇帝。出自《会昌解颐录》。

张 应

唐代有个人叫张应，他奉命从荥阳到河内郡。从九鼎渡涉水过河时，张应所骑的小马受惊跑了。到了北岸，张应看见马的后腿上有东西缠绕着，形状像只大蚯蚓，深红色。他就拔出佩

刀，断于地，辄复相续，坚缩如白角栳，红影若缕，横络之。遂置诸囊中，事毕而还，复渡河，至平阴。天景歛蒸，憩于园井，就之盥濯。因与园叟话之，取角栳置盆水上。忽然黑气勃兴，浓云四合，狂电震霆，雨雹交下。食顷方霁，盆涸而栳已亡。出《三水小牋》。

天公坛

巴蜀间，于高山顶或洁地，建天公坛，祈水旱。盖开元中上帝所降仪法，以示人也。其坛或羊牛所犯，及预斋者饮酒食肉，多为震死。新繁人王莼，因往别业，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斋回，乃即席食肉。王谓曰：“尔不惧雷霆耶？”曰：“我与雷为兄弟，何惧之有？”王异之，乃诘其所谓。曰：“我受雷公策，与雷同职。”因取其策验之，果如其说。仍有数卷，或画壮夫，以拳扞地为井，号拳扞井。或画一士负薪栳，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簌之，号七山簌。江陵东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策。或云，三洞法策外，有一百二法，为天师

子嗣师所禁。唯许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责阴诛也。出《北梦琐言》。

刀，把它砍断在地上。断了之后这东西又自行连接起来，紧紧地蜷缩着，好像一枚白色的牛角梳子。梳子上面有红色花纹，好像丝线一样横向缠绕着。他便把它捡起来放到口袋里。张应办完事情往回走时，又渡过那条河，到了平阴。当时，天气晴朗，烈日当空，地上的热气直往上冒。张应便在茶园的水井旁边休息，到井前洗洗手脸，顺便与园内的老头说起这件事，并拿出白色兽角梳子放在盆里水上。忽然，黑气勃然兴起，浓云从四面合拢过来，电闪雷鸣，暴雨与冰雹倾泻而下。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才雨过天晴。此时，盆里的水干了，那个白色梳子也已经无影无踪。出自《三水小牋》。

天公坛

巴蜀境内，常常看到在高山顶上或者干净的地方建有天公坛，用以祈祷解除水旱之灾。这大概是开元年间天帝所降下的礼仪办法，用来昭示人们的。如果有牛羊去触犯那天公坛，以及有原先吃素的人又喝酒吃肉的，多数被雷击死。新繁有个人叫王莼，因为要离家到他的别墅去，本村人便煮了猪肉款待他。有个人从天公坛斋戒回来，便坐到桌前吃肉。王莼对他说：“你不怕遭雷击？”答道：“我和雷公是兄弟，有什么可怕的！”王莼感到奇怪，便追问他原因。他说：“我接受了雷公箴，与雷公的职位相同。”于是拿出他的雷公箴让人检验，果然像他说的那样。除了画着他之外，还有好几卷，有的画着强壮的男子用拳把平地掬成一口井，号称“拳掬井”；有的画着壮士背负着柴禾，号称“一谷柴”；有的则用七只手撮起山来颠簸，号称“七山簸”。江陵东村的李道士家也有这样的箴。有人说，三洞法箴之外，还有一百零二法，为天师的后代所严加看管。这些箴法只允许用来拯救生灵，如果用于不正当的事情，必定要受到天帝的严厉拷问责罚乃至暗中杀戮。出自《北梦琐言》。

申文纬

尉氏尉申文纬，尝话，顷以事至洛城南玉泉寺。时盛夏，寺左有池，大旱，村人祈祷，未尝不应。池之阳有龙庙，时文纬俯池而观，有物如败花，叶大如盖，因以瓦砾掷之。僧曰：“切不可，恐致风雷之怒。”申亦不以介意。逡巡，白雾自水面起，才及山趾。寺在山上，石路七盘。大雨，霆电震击，比至平地，已数尺，溪壑暴涨。驴乘泊仆夫，随流漂荡，莫能植足。昼日如暮，霆震不已。申之口吻皆黑，怖惧非常。俄至一村，寻亦开霁。果中伤寒病，将晓有微汗，比明无恙。岂龙之怒？几为所毙也。出《玉堂闲话》。

法门寺

长安西法门寺，乃中国伽蓝之胜境也，如来中指节在焉。照临之内，奉佛之人，罔不归敬。殿宇之盛，寰海无伦。僖、昭播迁后，为贼盗毁之。中原荡□，人力既殫，不能复构，最须者材之与石。忽一夕，风雷骤起，暴雨连宵。平晓，诸僧窥望，见寺前良材巨石，阜堆山积，亘十余里，首尾不断，有如人力置之。于是鸠集民匠，复构精蓝，至于貌备。人谓鬼神送来，愈更钦其圣力。育王化塔之事，岂虚也哉？出《玉堂闲话》。

申文纬

尉氏县的县尉申文纬曾经说过，不久前他因有事，来到洛阳城南的玉泉寺。当时正是盛夏，寺的旁边有个水池，大旱时节村里人前来祈祷求雨，没有不应验的。水池的北面有座龙王庙。当时文纬哈腰对着池水观看，见里面有个东西，好像残败的花，大叶子犹如伞盖，他便投掷瓦片去打它。旁边有个僧人说：“切切不可如此，这样会招致风雷发怒的。”申文纬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不一会儿，白茫茫的雾气从池水中升起，刚刚弥漫到山脚。玉泉寺座落在山上，有石头铺成的路盘绕七匝才到山下。这时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等他走到山下时，大水已有数尺深，河流沟壑都已涨满。驴车及车夫都泡在水里随着水流漂荡，不能站稳脚跟。大白天就像黄昏一样迷蒙昏暗，暴雨一直响个不停。申文纬非常恐怖惧怕，嘴唇全都变成了黑色。他很快来

到一个村庄。过了一会儿天也晴了。文纬果然受了寒，将近拂晓时出了少许汗，等到天亮才好了。难道是龙发怒了？文纬差点为此葬送了性命。出自《玉堂闲话》。

法门寺

座落在长安西边的法门寺，乃是中国佛寺建筑的佼佼者，如来佛中指的一节就供奉在这里。在很大的范围之内，凡是信奉佛教的人，无不归心敬仰此寺。寺院殿堂之宏伟，四海之内无与伦比。唐僖宗、唐昭宗流离在外后，寺庙为盗贼破坏。由于中原一带被洗劫一空，人力也已耗尽，所以不能重新修建。其中最为需要的物资便是木材与石头。忽然有一天晚上，风雷突然出现，暴雨下了一宿。天亮时，僧人们从屋内向外观望，只见寺庙前面的优质木材与大块石头堆积如山，绵延十多里，首尾相接，连续不断，就像是人工搬放在那里的。于是纠集民工匠人，重新修造精美的寺院，达到外观上十分完备的程度。人们说这些木材和石料是鬼神送来的，于是更加敬佩佛的神圣力量。由此看来，阿育王化佛塔的事，怎能是假的呢？出自《玉堂闲话》。

陈 绚

伪蜀王氏彭王傅陈绚，常为邛州临溪令。县署编竹为藩而涂之，署久，泥忽墜落，唯露其竹。侍婢秉炬而照，一物蟠于竹节中，文彩烂然，小蛇也。俄而雷声隐隐，绚疑其乖龙，惧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声祈于雷曰：“苟取龙，幸无急遽。”虽狂电若昼，自初夜迨四更，隐隐不发。既发一声，俄然开霁。向物已失，人无震惊，有若雷神佑乎恳祷。出《北梦琐言》。

彭城佛寺

国某杨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雨雹方甚，忽闻大声震地。走视门外，乃下一大雹于街中，其高广与寺楼等，入地可丈余。顷之雨止，则炎风赫日。经月，雹乃消尽。出《稽神录》。

欧阳氏

广陵孔目吏欧阳某者，居决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乱，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诣门，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见其贫陋，不悦，拒绝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亲族甚悉，妻竟不听。又曰：“吾自远来，今无所归矣。若尔，权寄门下信宿可乎？”妻又不从。其夫劝之，又不可。父乃去曰：“吾将讼尔矣。”左右以为公讼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风雨从南方来，有雷霆入欧阳氏之居，牵其妻至中庭，击杀之。

陈 绚

前蜀彭王的师傅陈绚，曾经任邛州临溪县令。临溪县衙里将竹子编成的篱障涂上泥巴作为墙，时间久了泥巴脱落，里面的竹子露了出来。婢女拿着蜡烛去照时，见有个东西盘曲在竹节里面，身上的花纹色彩斑斓，原来是一条小蛇。不一会儿，有雷声隐隐作响。陈绚怀疑这小蛇是孽龙，担心遭受雷震的灾难，便更衣焚香，大声对雷祈祷道：“如果要抓龙，请不要过分急躁。”虽有闪电照耀亮如白昼，但从天黑直到四更，雷却始终闷声闷气而不发作。后来响过一声后，天顿时转晴。那条小蛇已经消失，人们也没有受到雷震的惊吓。好像是雷神因陈绚的诚恳祈祷而保佑了他们。出自《北梦琐言》。

彭城佛寺

京城有个叫杨汀的人自己讲，天祐初年，他在彭城的一座佛寺里避暑。当时雨和冰雹下得正急，忽听巨大的声响震动大地。他走到门外察看，原来下了个大冰雹落在街当中。雹子的高度与宽度跟寺庙的塔楼相等，砸进地里有一丈多。很快雨停了，接着是烈日炎炎热风阵阵。过了一个月，这个大冰雹才完全溶化。出自《稽神录》。

欧阳氏

广陵孔目吏欧阳某住在决定寺的前面。他妻子少年时遇到变乱，

与父母失散了。如今有个老父来到他家门，让人告诉他妻子，说“我是你父亲”。他妻子见老父穷困鄙陋，很不高兴，拒绝了他。老父又说出她的名字和中外亲属的情况，说得很详细，他妻子竟然不听。老父又说：“我从远处来，现无处投奔。若不行，暂且寄居在门下住两夜可以吗？”他妻子又不答应。欧阳某劝说她，还是不同意。老父便告辞说：“我要去告你状！”大家以为是去公堂诉讼罢了，也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第二天中午，从南面来了暴风雨，有暴雷进入欧阳氏的房间，把他妻子拉到院子中间击死了。

大水平地数尺，邻里皆震荡不自持。后数日，欧阳之人至后土庙，神座前得一书，即老父讼女文也。出《稽神录》。

庐山卖油者

庐山卖油者，养其母甚孝谨，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无罪，日号泣于九天使者之祠，愿知其故。一夕，梦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且庙中斋醮，恒用此油。腥气薰蒸，灵仙不降。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出《稽神录》。

李 诚

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毗陵，恒使僦人李诚来往检视。乙卯岁六月，诚自墅中回，至句容县西。时盛暑赫日，持伞自覆。忽值大风，飞石拔木，卷其伞盖而去，唯持伞柄。行数十步，云雨大至，方忧濡湿，忽有飘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数家之中，卷一家屋室，向东北而去。顷之遂霁，其居荡然，无复遗者。老幼十余，皆聚桑林中，一无所伤。舍前有足迹，长三尺。诚又西行数里，遇一人，求买所覆席，即与之。又里余，复遇一人，求买所持伞柄。诚乃异之，曰：“此物无用，尔何为者而买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终不言其故。随行数百步，与之乃去。出《稽神录》。

平地上的大水有几尺深，邻居都被震得站立不稳。几天后，欧阳家的人到后土庙里去，在神像前捡到一纸文书，这就是老父亲控告女儿的状况。出自《稽神录》。

庐山卖油者

庐山有个卖油的，奉养自己的母亲特别孝敬特别用心。后来这个人被雷击死了，他母亲认为儿子无罪，每天都到九天使者的祠庙中哭号，想要知道儿子死的缘故。一天晚上，她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告诉她道：“你儿子经常把鱼油掺在油里卖，以图多挣钱。况且寺庙的斋饭和祭祀时也都用这种油，腥气薰得神灵不降临了。震死他是应该的。”他的母亲知道这些事后，就再不去哭号了。出自《稽神录》。

李 诚

江南军使苏建雄有一处别墅在毗陵，他常常派遣侍从李诚往返别墅检查巡视。乙卯年六月，李诚从别墅往回返，走到句容县西边。时值盛夏烈日，他便撑起伞来遮蔽阳光。突然起了阵大风，刮起了石头，拔起了树木，把他的伞盖也卷跑了，李诚只好拿着刮剩的伞柄赶路。走了几十步，来了大雨，他正担心被雨水淋湿，忽有一块席子飘到跟前，于是他取来遮在身上。不一会儿又有雷声震动大地，道旁几户人家之中，有一家的房屋被卷走，直向东北而去。很快便雨过天晴了。那家的房子荡然无存，什么也没留下。老老小小十余口人，全聚集在桑树林里，没有一人受伤。房舍前面有个脚印，有三尺长。李诚又往西走了几里，遇到一个人，恳求着要买他遮身的席子，李诚就给了他。又走了一里多地，又遇到一个人，此人恳求着要买他手里拿的伞柄。李诚感到奇怪，问道：“这件东西并无用处，你买了它去干什么？”此人只是很恳切地求他，始终不说买伞柄的原因。他跟着李诚走了几百步，把伞柄给了他后才离去。出自《稽神录》。

茅山牛

庚寅岁，茅山有村中儿牧牛。洗所著汗衫，暴于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唯一邻儿在傍。以为窃去，因相喧竞。邻儿父见之，怒曰：“生儿为盗，将安用之？”即投水中。邻儿匍匐出水，呼天称冤者数四。复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呕出，儿乃得免。出《稽神录》。

番禺村女

庚申岁，番禺村中有老姥，与其女饷田。忽云雨晦冥，及霁，乃失其女。姥号哭求访，邻里相与寻之，不能得。后月余，复云雨昼晦，及霁，而庭中陈列筵席，有鹿脯干鱼，果实酒醢，甚丰洁。其女盛服而至，姥惊喜持之。女自言为雷师所娶，将至一石室中，亲族甚众。婚姻之礼，一同人间。今使归返面，他日不可再归矣。姥问：“雷郎可得见耶？”曰：“不可。”留数宿，一夕复风雨晦冥，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江西村姬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妇为电火所烧，一臂尽伤。既而空中有呼曰：“误矣。”即坠一瓶，瓶有药如膏。曰：“以此傅之，即差。”如其言，随傅而愈。家人共议，此神药也，将取藏之。数人共举其瓶，不能动。顷之，复有雷雨，收之而去。又有村人震死，既而空中呼曰：“误矣。可取蚯蚓烂捣，

茅山牛

庚寅年，茅山上有个乡村小孩在放牛。他把自己穿的汗衫洗完后晒在草地上，便躺下来闭目休息。等他醒来时汗衫不见了。当时只有一个邻居的小孩在旁边，放羊娃以为是他偷去了，于是两人争吵起来。邻居小孩的父亲见了，愤怒地说：“生养了儿子成为盗贼，要他有什么用！”说完就把小孩扔到河里。这个小孩从水里爬了出来，连连呼天喊地说冤枉。他父亲又要把他往水里扔，转眼间雷雨突然降临，击死了那头牛，汗衫从牛嘴里吐了出来，邻居的小孩才得以免除责罚。出自《稽神录》。

番禺村女

庚申年，番禺村里有个老妇人与女儿一起去田里送饭。突然云雨到来，天色昏暗。等雨过天晴后，女儿不见了。老人号哭着四处寻

访，邻居们也都帮她寻找，结果没有找到。一个多月后，又有云雨，白天变得昏暗。等到雨过天晴，院子里摆放了筵席，有鹿肉、干鱼、水果、酒肉之类，十分丰盛洁净。她女儿身穿盛装走了过来，老人惊喜地抱住了她。女儿自己说被雷师娶为妻子，她被领到一间石屋里，亲属特别多，婚礼与人间完全相同。现在让她回家与家人见见面，往后就不能再回来了。老人问道：“雷郎可以见见吗？”女儿答道：“不可以。”女儿在家住了几宿后，一天晚上又来了风雨，天色昏暗，她便再也看不到了。出自《稽神录》。

江西村姬

江西的一个村中发生雷震，一位老妇被电火烧伤一只胳膊。事后空中有呼喊声道“错了”，接着降下一个瓶子，内有呈膏状的药物。空中的声音又喊道：“用此药敷伤，立即痊愈。”老妇照着这话去用药，敷上之后立即痊愈了。家里人共同议论，以为这是神药，要把它拿来收藏着。几个人一起去拿这个瓶子，却拿不起来。不一会儿，又有雷雨到来，收了瓶子离去了。还有个村里人被雷震死，紧接着听见空中喊道：“错了！可拿蚯蚓来捣烂了，覆脐中，当差。”如言傅之，遂苏。出《稽神录》。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独游浙西甘露寺。出殿后门，将登北轩。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洁，衣服新，心不悦。俄而牵一黄狗，又驾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顾张目，其光如电，范始畏惧。顷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下霹雳取龙，不知之乎？”范故不闻也。出《稽神录》。

南康县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过南康，县令胡侃置酒于县南莲花馆水轩。忽有暴风吹沙从南来，因手掩目。闻盘中器物，簌簌有声，若有物

过。良久开目，见食器微仄，其银酒杯与杯之舟，皆狭长如东西形。壁傍大桐树，亦拔出墙外。时一里外皆此风雨，常遥闻馆中迅雷，而馆中初不闻也，胡亦无恙。出《稽神录》。

敷在肚脐上就会好。”照着这话敷上后，那人便苏醒了。出自《稽神录》。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这一年五月独自一人去游览浙西的甘露寺。他从大殿后门出来，正要上北面的小屋，忽然有个身穿破旧褐色衣服的人从他身旁进了屋，两人肩上的服饰互相擦了一下。范可保一向爱洁净，衣服又很新，所以心里不高兴。不大一会儿，那人牵着一条黄狗，又擦着他肩头走出去了。范可保顿时怒形于色。穿褐衣那人回过头来瞪着眼看他，目光炯炯如闪电，范可保开始惧怕起来。过了一会儿，山下人来对范可保说：“刚才山下有霹雳震响在捉龙，你不知道吗？”范可保可从来没听说过。出自《稽神录》。

南康县

辛酉年五月四日，有个使者路过南康县，县令胡侃在县衙南边莲花馆水亭摆酒席招待使者。忽然有暴风卷着沙土从南面刮来，他们便用手捂住眼睛。他们听见盘中的器物发出沙沙的响声，好像有东西爬过。过了好久他们才睁开眼睛，看到饮食用的器皿微微倾斜，其中银酒杯与托酒杯的盘子，都被夹成东西狭长的形状；墙壁旁边的大桐树，也被拔出来扔到墙外。当时一里之外的地方也都有这场风雨，人们曾远远地听到莲花馆内迅雷的响声，而在馆中的人当时却没有听见，胡侃也平安无事。出自《稽神录》。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风、虹附

雨

房玄龄 不空三藏 一行 无畏三藏 玉龙子

狄惟谦 子朗

风

秦始皇 王莽 贾谧 张华 刘曜

刘裔 徐羨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许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陈济妻 薛愿 刘义庆 首阳山

韦皋

雨

房玄龄

唐贞观末，房玄龄避位归第。时天旱，太宗将幸芙蓉园，以观风俗。玄龄闻之，戒其子曰：“銮舆必当见幸，亟使洒扫，兼备饌具。”有顷，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载入宫。其夕大雨，咸以为优贤之应。出《大唐新语》。

雨

房玄龄

唐太宗贞观末年，房玄龄辞官回家。时值大旱，太宗皇帝要驾临芙蓉园，借机观察当地的民俗。房玄龄听到这件事后，告诫他的儿子

道：“奎驾一定会来我家，赶紧让人打扫卫生，并且备齐餐具。”过了一会儿，太宗果然首先到了他的府第，顺使用车载着他进了皇宫。当天夜里下了大雨，人们都以为这是对天子优待贤臣的回应。出自《大唐新语》。

不空三藏

唐梵僧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玄宗礼之。岁旱，命祈雨。不空言可过某日，今祈之必暴。上乃命金刚三藏，设坛请雨。果连淋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止之。遂于寺庭，建泥龙五六。乃溜水，胡言詈之。良久，复置之大笑。有顷雨霁，玄宗又尝诏术士罗公远与不空祈雨，互陈其效。俱召问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龙。”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气。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数绣座，手旋数寸木神，念咒掷之，自立于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瞋，雨辄至。出《酉阳杂俎》。

一行

僧一行，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曰：“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之。”命如内府遍视，皆言不类。后指一镜鼻盘龙，喜曰：“此真龙矣。”持入道场，一夕而雨。或云，是扬州所进。初范模时，有异人至，请闭户入室。数日开户，模成，其人已失。有图并传，见行于世。此镜，五月五日于扬子江心铸之。出《酉阳杂俎》。

无畏三藏

玄宗尝幸东都，大旱。圣善寺竺乾国三藏僧无畏善召龙致雨术，上遣力士疾召请雨。奏云：“今旱数当然，召龙

不空三藏

唐代有个佛门僧人叫不空，得任总持门，能够役使百神。玄宗皇帝对他以礼相待。有一年天旱，玄宗命他祈雨，不空说要过了某一天

才行，现在祈雨必然下暴雨。皇帝使命金刚三藏设坛请雨。果然大雨连降不止，大街上有被水漂流和淹死的。于是急忙召唤不空止雨。不空就在寺庙的院子里，用泥土建造了五六条龙。他往龙身上泼水，并胡言乱语地骂它。过了许久，又对着它们大笑。不一会儿雨停天晴。玄宗还曾诏命术士罗公远与不空祈雨，他俩互相陈述自己求雨的效果。玄宗把他俩都叫来询问，不空说：“昨天求雨时，烧的是白檀香龙。”玄宗让近侍捧起院子里的雨水嗅了嗅，果然有檀香气味。不空每次祈雨时，没有其他规则，只是摆几个漂亮的座位，用手旋转数寸长的木制神像，念着咒语把神像抛起来，它就会自行站立在座位上。等到神像口角间冒出牙齿，眼睛直眨巴，雨就降临了。出自《酉阳杂俎》。

一 行

有个僧人叫一行。唐玄宗开元年间曾经大旱，玄宗命一行祈雨，他说：“需要有一件器物，器物上有龙的形象，才可以求来雨。”皇帝让他在宫内四处察看，所有东西他都说不像。后来他指着一面镜子的盘龙镜鼻高兴地说：“这是真龙啊！”便拿着这件东西进了祈雨的道场。时间不久就下起雨来。有人说：“此物是扬州进献的。当初制作铸造模子时，有个异人来到跟前，要求进入内室关闭门户。几天之后打开房门，模子做成了，而那个人却不见了。现有图纸与文字说明流传于世间。这面镜子是五月五日在扬子江江心铸成的。”出自《酉阳杂俎》。

无畏三藏

唐玄宗曾经驾临东都洛阳。当时那里大旱，圣善寺的竺乾国大和尚无畏长于召龙致雨的法术，玄宗皇帝派遣高力士急速召他进宫求雨。无畏回奏道：“现在的干旱是理应出现的，召龙必兴烈风雷雨，适足暴物，不可为之。”上强之曰：“人苦暑病久矣，虽暴风疾雷，亦足快意。”不得已，乃奉诏。有司陈请雨之具，幡幢像设甚备。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命撤之，独盛一钵水，以小刀

子搅旋之，胡言数百祝之。须臾有龙，状类其大指，赤色，首撒水上，俄复没于钵中。复以刀搅咒之三，顷之，白气自钵中兴，如炉烟，径上数尺，稍稍引出讲堂外。谓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绝驰去，还顾白气，旋绕亘空，若一匹素。既而昏霾大风，震雷而雨。力士才及天津之南，风雨亦随马而至，天衢大树多拔。力士比复奏，衣尽沾湿。出《柳氏史》。

玉龙子

唐玄宗至渭水，侍者得玉龙子进。上皇曰：“吾为婴儿时，天后召诸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因出西国所贡玉环兼杯盘，罗列殿上，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得。时吾在其中独坐，略不为动。后抚吾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因取玉龙子赐吾。本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尝置之衣中。及大帝载诞日，后以珠络衣襟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尝藏于内府。虽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以为国瑞，帝帝相传。”上皇即位初，每京师悯雨，

的话必然引来暴风和雷雨，反而要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不能这样做。”玄宗固执地说：“百姓苦于酷暑已经很久了，虽然是暴风疾雷，也是令人痛快的。”无畏出于不得已，只好接受了玄宗的诏命。有关人员摆好请雨所用的器具，旗帜经幢以及神像之类全都备齐。无畏笑着说：“这些东西不能把雨请来。”让他们全部撤了下去。他只盛了一钵水，用小刀旋转搅动，随便说了好多话祝祷着。不一会儿有一条龙出现，形状像他的大拇指，红色，头贴在水面上，接着又沉没在钵子的水中。他又用刀搅动着念了三遍咒语。不大一会儿，有白气从钵子里升起，好像炉子里冒出的烟，径直向上数尺之高，慢慢地飘出讲堂之外。他对高力士说：“赶快离开，雨到了！”力士骑马飞跑而去，回头看那白气，已经旋绕连绵到天空，像一匹白色丝绢一样。接着便是乌云遮天大风呼啸，雷声隆隆大雨倾盆。高力士刚赶到天津桥南面，风雨也跟着他的马来到这里，大街上的高大树木大都连根拔起。等到高力士上朝回禀玄宗时，衣服全被浇湿了。出自《柳氏史》。

玉龙子

唐玄宗来渭水时，侍者得到一枚玉龙子进献给他。玄宗皇帝说：“我小时候，则天皇后召集众皇孙进宫，她自己坐在殿上观看他们游戏玩耍。她拿出西方国家进贡的玉环和杯盘等物摆在殿上，让他们随意拿取，借以察看他们的志向。皇孙们一个个争先恐后，都拿到许多东西。当时只有我坐在他们中间没动，丝毫不为这些东西动心。天后抚摸着我的后背说：‘这个孩子能成为太平天子。’于是拿出玉龙子赐给了我。这玉龙子本是太宗在晋阳宫得到的，文德皇后曾把它放在衣服里面。等到大帝周岁生日时，皇后将珠子串儿、衣服、婴儿被子等物与玉龙子一起赐给了他。这以后，玉龙子曾珍藏在皇宫内府。此物虽然不过几寸大，但温润精巧，不是人工所能制造，所以成为国家的祥物，由皇帝们一代代传下来。”玄宗即位初期，每当京城一带缺雨

即祷之，必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上皇复祈祷，而涉旬无应，乃密投于南内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上皇幸西蜀，车驾回次渭水，将渡，驻蹕于水滨。左右侍者，因临流濯弄，沙中得之。自后夜中必有光彩，辉焕一室。上皇还京，为小黄门私窃，以遗李辅国，常致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如有声，开而视之，已亡所在。人有诗曰：“圣运潜符瑞玉龙，自兴云雨更无踪。不如渭水沙中得，争保銮舆复九重。”出《神异录》。

狄惟谦

唐会昌中，北都晋阳令狄惟谦，仁杰之后。守官清恪，不畏强御。属邑境亢阳，自春徂夏，数百里田，皆耗敎。祷于晋祠，略无其应。时有郭天师，暨并州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监军使携至京国，因缘中贵，出入宫掖，遂赐天师号，旋归本土。金曰：“若得天师一至晋祠，则不足忧矣。”惟谦请于主帅，初甚难之。既而敦请，主帅遂亲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车舆，列幡盖，惟谦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罄折庭中。翌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上界请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诚，三日雨当足矣。”繇是四郊土庶云集，期满无征。又曰：“灾沴所兴，良由县令无德。

就向它祈祷，必有大雨降下。当靠近玉龙子细看时，见它好像在奋力抖动鳞甲。开元年间，京城附近的三辅地区大旱，玄宗又向它祈祷，然而过了十天仍没有反应。于是玄宗悄悄把它扔进了南内的龙池里。不一会儿突然出现了云彩，风雨也随之到来。等玄宗巡视西蜀，车驾返回渭水之际，过河之前停在河边暂时休息。皇帝身边的侍者乘机来到河旁洗濯戏耍，在沙子里面捡到这枚玉龙子。从此之后，每到夜半更深它就发出光彩，照得满屋子通亮。玄宗回到京城后，此物被宫内的小太监偷去，拿去送给了李辅国，曾被放在柜子里。李辅国将死时，夜间听到柜子里好像有响声，打开柜子去看，已经不见玉龙子了。有人写诗道：“圣运潜符瑞玉龙，自兴云雨更无踪。不如渭水沙中得，争保銮舆复九重。”出自《神异录》。

狄惟谦

唐武宗会昌年间，北都晋阳县令狄惟谦，是狄仁杰的后代。他为官清廉，忠于职守，不畏强暴。这年狄惟谦所辖境内从春到夏烈日炎炎，出现了旱灾，数百里农田的庄稼全部枯死。他到晋祠里祈祷请雨，毫无反应。当时有个郭天师，是并州的一个女巫。她自小攻习符箓之术，经常用符咒制胜。监军使把她带到京城后，由于她攀结宫中的权贵，出没于皇宫，便被赐给了“天师”称号。不久又回到了并州老家。众人都说：“如能请天师来一趟晋祠，那就不愁求不来雨了！”狄惟谦请求北都府主帅出面去请。开始他很为难，惟谦一再诚恳请求，主帅便亲自前去迎接。女巫连声应诺，于是准备车马，排列旌旗伞盖之类仪仗，由惟谦亲自为她驾马。到了晋祠后，隆重地摆设祭礼用的供品与帐幔等物，惟谦等人则在院子里弯腰致敬，恭恭敬敬地侍候。第二天，女巫对惟谦说：“我为你飞一道符到天上去请雨，现已接到天帝的旨意。你们必须心意极为真诚，三天之后就会降下足够的雨来。”于是四面八方的土官与百姓都聚集到这里。三天期满，毫无降雨的迹象。女巫又说：“灾害的产生，实际是因县令无德所致。

我为尔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谦引罪，奉之愈谨，竟无其效。乃骤欲入州，复拜留曰：“天师已为万姓来，更乞至心祈请。”悖然而置曰：“庸琐官人，不知天道。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将复奚为？”乃谢

曰：“非敢更烦天师，俟明相饯耳。”于是宿戒左右：“我为巫者所辱，岂可复言为官耶？诘旦有所指挥，汝等咸须相禀。是非好恶，予自当之。”

迨晓，时门未开，郭已严饰归骑，而狄酒馔供设，一无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恣诃责。惟谦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此日，焉敢言归？”叱左右，于神前鞭背二十，投于漂水。祠后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设席焚香，从吏悉皆放还，簪笏立其上。于是阖城骇愕，云邑长杖杀天师，驰走纷纭，观者如堵。时砂石流烁，忽起片云，大如车盖，先覆惟谦立所，四郊云物会之。雷震数声，甘雨大澍，原野无不滂流。士庶数千，自山拥惟谦而下。州将以杀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诚感应，深加叹异。表列其事，诏书褒异云：“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睹兹天厉，将瘁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情同剪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昊天犹监克诚，予意岂忘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

我为你再一次禀告天帝，七天之后才应当有雨。”惟谦感到内疚，对她供奉得更加恭谨。七天之后，竟然还是没有下雨。女巫便突然要回并州。惟谦再三挽留道：“天师既然为了万民百姓已经来到这里，那就求您再次尽心祈雨。”女巫勃然大怒，骂道：“好个平庸无知的官人，根本不知道天道。天时气候不肯下雨，还要留我在此干什么？”惟谦拜谢道：“并非还要麻烦天师，只是要等明天为您饯行而已。”惟谦在当晚就告诫手下人道：“我为女巫所羞辱，怎能再提当官的事呢？明天早上我有所安排，你们都必须服从。是对是错，是好是坏，由我自己承担。”

天亮后，门还没打开时，郭天师已把回并州的马备好了，而狄惟谦却酒饭菜肴一样也没给她送来。郭天师便坐在堂屋里大肆呵斥责骂。惟谦便说：“好个邪道女巫！你妖言惑众多日，理当死在今天，还敢说回去！”他呵令手下人在神像前抽打女巫后背二十鞭子，然后把她扔到河流中。祠庙后面有座山，有十丈高。他即刻令人设供烧香，又将跟随他的吏卒全部打发回家，自己穿上官服手持笏板站立在山上。于是全城人为之震惊，都说县令用棍子打死了天师，奔走相

告，纷纷来看，围观群众像一堵墙。此时砂石飞滚，一片车盖大的乌云突然升起。这片乌云先遮在惟谦站立的上方，四面的云彩又汇合到一起。几声雷响之后，渴望已久的雨便倾倒下来，原野上到处大水涌流。几千名官绅百姓从山上簇拥着惟谦走了下来。州将因为惟谦杀死女巫，开始也很恼怒，后来为他的精诚所感动，又大加赞赏，就将这件事上奏朝廷。皇帝颁布诏书褒奖这件奇异之举道：“狄惟谦是治理县邑的良才，忠臣贵族的后代。眼见如此严重的天灾即将残害百姓，理当去晋祠祈祷求雨；他又效法西门豹在邺县投巫于水中之举，将女巫投在河里。他站在山顶忍受烈日之曝晒，这事等于火中焚身；使得天边的浮云为之降雨，就像商汤剪爪求雨而感动上天一样。于是让干旱的热风潜踪息影，润泽万物的甘霖顿时降下。苍天尚且能体察他的精诚，我怎能忘记褒奖他的善举。特发红色印带，以增添其铜质官印的光彩。不许革除其县令的名份，更昭殊绩。”乃赐钱五十万。出《剧谈录》。

子 朗

伪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祷无验。僧子朗诣州，云能致雨。乃具十石瓮贮水，僧坐其中，水灭于顶者，凡三日，雨足。州将王宗侁异礼之，檀越云集，后莫知所适。僧令蔼，他日于兴州见之，因问其术。曰：“此闭气耳，习之一月就。本法于湫潭中作观，与龙相系。龙为定力所制，必致惊动，因而致雨。然不如瓮中为之，保无他害。”出《北梦琐言》。

风

秦始皇

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淮至衡山，浮江至湘，遇大风。博士云：“尧女舜妻葬于此。”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 莽

王莽地皇四年，大风，毁路堂。其年，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守昆阳，光武起兵南阳，至昆阳，败之。风雷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潢川盛溢。寻、邑乘死人而渡，王寻见杀，军人皆散走。王邑还长安，莽败，俱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更要表彰其非凡的业绩。”于是赐给他五十万钱。出自《剧谈录》。

子 郎

伪蜀王氏时期，梁州大旱，祈祷求雨也不应验。有个叫子郎的和尚来到州府，自称能够招来雨。于是州府准备了一口能装十担水的大缸，里面装满了水。子郎坐在里面，水淹没了他的头顶。总共过了三天，雨便下足了。梁州守将王宗俦大为惊异，对他以礼相待，各处施主也如云涌般赶来。以后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个叫令蔼的和尚后来在兴州见到了他，便问他求雨的法术。他说：“这是极简单的闭气功而已，修习一月即成。这个法术是在很深的水池中施行，与龙相系在一起。龙因被定力所制约，必然会惊动，于是就引来了雨。但是不如在缸里施行，这样可以保证没有其他危害。”出自《北梦琐言》。

风

秦始皇

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帝渡过淮河到了衡山，又乘船从长江到湖南，遇上了大风。一个博士官说：“尧帝的女儿、舜帝的妻子就葬在这个地方。”秦始皇大怒，命令服刑的囚徒三千人把湘山上的树都砍伐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 莽

王莽地皇四年，一场大风摧毁了道路与房屋。这一年，司徒王寻

和司空王邑驻守昆阳。光武帝从南阳起兵到了昆阳，打败了王寻与王邑。当时，风雷将屋瓦刮得到处乱飞，大雨倾盆，池塘与河流里的水因暴涨而流了出来。王寻与王邑踏着死者的尸体渡河，王寻被杀，士兵全部逃散。王邑逃回了长安，王莽失败后，他们都被杀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贾 谧

西晋八年六月，飘风吹贾谧朝衣，飞数百丈。明年，谧诛。其年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折木。十二月，愍怀太子幽废，死于许昌。三子幽于金墉，杀太子母谢氏，丧还洛，又大风雷电，帷盖风裂。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 华

西晋永康元年，大风，飞石沙折木。其年四月，张华舍，风飘起折木，飞辂轴六七枚。是月，赵王伦矫制废贾后，害张华、裴頠等。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 曜

前赵刘曜，葬父母，费用亿计。发掘古墓，暴骸骨原野，哭声盈衢。大霖雨，震曜父墓门屋，大风飘散，发父寝堂于外垣五十余步。松柏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为石勒所擒。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 裔

东晋成帝时，刘裔镇守浔阳。有回风从东来，入裔船中，状如匹练，长五六丈。术人戴洋曰：“有刀兵死丧之乱。”顷为郭默所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羨之

宋徐羨之，文帝初，任扬州。有飘风起自西门，须臾合，

贾 谧

西晋八年六月，大风吹走了贾谧的官服，飞出几百丈远。第二年，贾谧就被杀死。这年十一月，京都刮起大风，揭掉了房顶，刮折了树木。十二月，愍怀太子被囚禁免职，死在许昌。他的三个儿子被囚禁在金墉。太子母亲谢氏也被杀害。丧车回到洛阳，又出现了大风雷电，帷帐伞盖都被风撕破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张 华

西晋永康元年，刮起了大风，石沙飞起，树木折断。这年四月，张华的家里大风刮折了树木，还有六七轴丝绸也被刮飞了。就在这个月内，赵王司马伦假传圣旨废了贾后，杀死了张华、裴^颜 等人。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刘 曜

前赵刘曜安葬他父母时，花的钱以亿计算。他还把墓地上的一些古坟掘开，将里面的尸骨扔在原野上，弄得大街上到处都有哭声。一场狂风暴雨震碎了刘曜父亲的墓门，大风刮得墓门四处飘散，还把其父的寝堂刮到墙外五十余步处。墓地上栽种的松柏树木已成林，到这时也都枯死了。刘曜后来也被石勒擒获。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刘 裔

东晋成帝时，刘裔镇守浔阳。一天，从东面刮来一股旋风，进入刘裔所乘坐的船中。这旋风的形状就像一匹白色的丝绢，有五六丈长。术士戴洋说：“要有刀兵死丧之类的祸乱出现。”过了不长时间，刘裔便被郭默杀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徐羨之

南朝宋代时，有个叫徐羨之的人。文帝初年，徐羨之在扬州任

职。一天，有一股旋风从西门刮起，不一会儿便合拢在一起，直至厅事，绕帽及席，径造西际。寻而羨之为文帝所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柳世隆

宋孝武时，柳太尉世隆，乘车行还。于庭中洗车，有大风从门而入，直来冲车有声，车盖覆向天。是年，明帝立，合门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崔惠景

宋崔惠景围台城，有五色幡，风吹，飞在云中，半日乃下。众见惊异，相谓曰：“幡者事当翻覆。”数日而惠景败。出《广古今五行记》。

许世宗

北齐北海王许世宗，时转为录尚书，拜命。其夜暴风震雷，拔庭中桐树六十围者，倒立本处。识者知其不终，竟为高肇所谮，旬日处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 妃

梁元帝妃徐妃，初嫁夕，车至西州，而疾风大起，发屋折木。无何，雪霰交下，帷帘皆白。及长还之日，又大雷电，西州厅事，两柱俱碎。帝以为不祥，妃竟以淫秽自杀。不中之应。出《广古今五行记》。一直刮到厅堂上，绕着徐羨之的帽子与座席转了一圈，直奔西边去了。不久，徐羨之便被文帝杀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柳世隆

南朝宋代孝武帝时，太尉柳世隆一次乘车外出回来，在院子里洗刷车子时，有一阵大风从门口刮进来，挟带着声响一直冲到车上，车

上的伞盖也被刮翻而朝向天。就在这一年，明帝即位，柳世隆满门被杀。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崔惠景

南朝宋代崔惠景率兵围攻台城时，军中有一面五色旗幡，被风吹到了空中，过了半天才落下来。众人见了大为惊异，互相说：“幡者翻也，这件事预示着战事要失败。”几天之后崔惠景被打败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许世宗

北齐时，北海王许世宗迁调为录尚书，他谢恩受命。当天夜里，暴风震雷把他庭院中有六十围粗的大桐树拔出来，倒立在原来的地方。有见识的人便知道他不得善终。后来许世宗被高肇进谗言中伤，十天后被处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徐 妃

梁元帝的妃子徐妃，当初她出嫁的那天晚上，车走到西州，突然起了大风，刮倒了房子，摧折了树木。不大一会儿又一并下起了雪花和雪珠，车上的帘幕全成了白色。等到徐妃死的那天，又有大雷电，西州厅堂的两根柱子都被雷击碎了。元帝认为这都是不祥之兆。徐妃后来因淫荡失德而自杀。这些都是她不应为妃的应验。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李 密

隋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于巩县南设坛，刑白马祭天，称魏公，置僚佐。改元升坛时，黑风从西北暴至，吹密衣冠及左右僚属，皆倒于坛下。沙尘暗天，咫尺不相见，良久乃息。贼军恶之，俄而密败。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虹

夏世隆

故越王无诸旧宫上，有大杉树，空中，可坐十余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宫。因雨霁欲暮，断虹饮于宫池，渐渐缩小，化为男子，著黄赤紫之间衣而入树，良久不出。世隆怪异，乃召邻之年少十数人，往视之，见男子为大赤蛇盘绕。众惧不敢逼，而少年遥掷瓦砾。闻树中有声极异，如妇人之哭。须臾，云雾不相见，又闻隐隐如远雷之响。俄有一彩龙，与赤鹄飞去。及晓，世隆往观之。见树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归，有火生树中，树焚荡尽。吴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出《东甌后记》。

陈济妻

庐陵巴丘人陈济，为州吏。其妇秦在家，一丈夫长大端正，著绛碧袍，衫色炫耀，来从之。后常相期于一山涧，至于寝处，不觉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积年。村人观其所至，

李 密

隋朝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于巩县县城南面摆设祭坛，杀白马祭天。他自称魏公，并任命了官僚将佐。在改变纪元年号登坛拜天时，一股黑风突然从西北刮来，直吹李密的衣服帽子和两边的官僚部属，把他们全都刮倒在坛下。风沙尘土遮暗了天空，人们咫尺之近都看不见彼此，过了好长时间风沙才停息。贼军对此感到厌恶。李密很快就失败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虹

夏世隆

已故越王无诸的旧宫殿上有一棵大杉树，中间是空的，可以坐十多个人。越人夏世隆道德品质崇高不愿做官，经常到旧宫殿来。有一次雨过天晴日将落山时，他看见半截彩虹伸向宫池饮水，并逐渐缩

小，最后变成一个男子。这个男子穿黄红紫色相间的衣服进入树内，很久不出来。世隆感到很奇异，就召唤十几个邻居的小孩一起去看，看到那个男子被一条大红蛇缠绕住。众人害怕不敢靠近，小孩远远地向那投掷瓦砾。只听见树中发出像妇人哭一样的奇怪声音。不一会儿，出现了云雾，大家互相看不见，又隐隐约约听到好像在远处打雷的声音。时间不长有一条彩龙和一只红色的天鹅一起飞走了。天亮后世隆前去察看，见树中有一张紫蛇皮和一张五色蛟龙皮。他想要把它们拿回去，突然树中起了火，把树烧得干干净净。这件事发生在吴景帝永安三年七月。出自《东甌后记》。

陈济妻

陈济是庐陵巴丘人，是一名州吏。他的妻子秦氏在家时，一个长得高大端正、穿色彩耀眼的红绿两色袍子的男人来追求她。以后秦氏和这个男人经常在一个山涧中相会，但和他一起睡觉时没有男女交合的感觉。像这样过了一年多。村里人看他们所到的地方，

辄有虹见。秦至水侧，丈夫有金瓶，引水共饮，后遂有身。生儿如人，多肉。济假还，秦惧见之，内于盆中。丈夫云：“儿小，未可得我去。”自衣，即以绛囊盛。时出与乳之时，辄风雨，邻人见虹下其庭。丈夫复少时来，将儿去，人见二虹出其家。数年来省母。后秦适田，见二虹于涧，畏之。须臾，见丈夫云：“是我，无所畏。”从此乃绝。出《神异录》。

薛愿

东晋义熙初，晋陵薛愿，有虹饮其釜鬲，喣响便竭。愿挹酒灌之，随投随竭，乃吐金满器，于是日益隆富。出《文枢镜要》。

刘义庆

宋长沙王道邻子义庆，在广陵卧疾。食粥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饮其粥。义庆掷器于阶，遂作风雨声，振于庭户，良久不见。出《独异志》。

首阳山

后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阳山中，有晚虹下饮于溪泉。有樵人阳万，于岭下见之。良久，化为女子，年如十六七。异之，问不言。乃告蒲津戍将宇文显，取之以闻。明帝召入宫，见其容貌姝美。问云：“我天女也，暂降

总是有虹出现。秦氏来到水边，那男人有一个金瓶，取来水他们一起喝，以后秦氏就有了身孕。秦氏生的小孩像人一样，长得挺胖。后来陈济休假回家，秦氏害怕让他看见，就把小孩藏在盆中。那个男人说：“这孩子太小，还不能跟我去。”亲自给他穿上衣服，装进一个大红色的口袋中。秦氏给孩子喂奶时，总是要起风雨，邻人会看见有虹下到他家院子里。过了不长时间那男人又来了，把小孩带走了。有人看见有两条虹从他家出来。数年以后那孩子回来探望母亲。以后秦氏到田地里去，见山涧里有两条虹，很害怕。不一会儿，看见那男人说：“是我，没什么可怕的！”从此以后他们就断绝了来往。出自《神异录》。

薛愿

东晋义熙初年，晋陵有个叫薛愿的人。有一次，一条虹伸到他家的锅里饮水，发出一阵吸水的声音后就把水吸干了。薛愿又拿来酒倒进里面，结果也是边倒边被虹吸干，虹还吐出黄金装满了锅。于是薛愿一天天地富裕起来。出自《文枢镜要》。

刘义庆

南朝宋代长沙王刘道邻的儿子刘义庆卧病在广陵。他在吃粥的时候，忽然有一条白虹进入他的房间，去喝他的粥。义庆就把盛粥的碗扔到台阶下。于是便有风雨声震动门窗，过了很长时间那虹就不见了。出自《独异志》。

首阳山

后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阳山中，傍晚有一条虹伸入一个溪泉中饮水。有个叫阳万的砍柴人在岭下看见了。过了很长时间，虹变为一个年龄有十六七岁的女子。阳万觉得很奇怪，问她，她不说话。于是人们把这件事报告给蒲津守将宇文显，宇文显把这女子带回来，并把这事报告给明帝。明帝把女子召入宫中，见她容貌娇美，就问她。回答说：“我是天女，暂时来到

人间。”帝欲逼幸，而色甚难。复令左右拥抱，声如钟磬，化为虹而上天。出《八庙穷经录》。

韦 皋

唐宰相韦皋，镇蜀。尝与宾客从事十余人，宴郡西亭。暴风雨，俄顷而霁。方就食，忽虹蜺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韦与宾偕悸而退，吸其食饮且尽。首似驴，霏然若晴霞状，红碧相霭。虚空五色，四视左右，久而方去。公惧且恶之，遂罢宴。时故河南少尹豆卢署，客于蜀，亦列坐。因起曰：“公何为色忧乎？”曰：“吾闻虹蜺者，妖沴之气。今宴方酣而沴气止吾筵，岂非怪之甚者乎？吾窃惧此。”署曰：“真天下祥符也，固不为人之怪耳。夫虹蜺天使也，降于邪则为戾，降于正则为祥，理宜然矣。公正人也，是宜为庆为祥。敢以前贺。”于是具以帛书其语而献，公览而喜。后旬余，有诏就拜中书令。出《祥验集》。

人间。”明帝想要和她亲近，她面露难色。明帝又让手下的人拥抱她，她发出钟磬一样的响声，化为一条虹升上了天空。出自《八庙穷经录》。

韦 皋

唐代宰相韦皋在镇守四川时，曾经和十多个宾客随从在郡西亭设宴。忽然暴风雨降临，不一会儿又雨过天晴。就在吃饭的时候，忽然虹霓从空中落了下来，直入庭堂，把头垂向筵席。韦皋和宾客都害怕地向后退，而虹霓却把酒席吸得干干净净。它的头像驴，飘然好似红绿相间的云霞，五光十色，不停地向四周环顾，很长时间才离去。韦

皋又怕又厌恶，于是停止了酒宴。当时，过去在河南任少尹、现客居四川的豆卢署也在坐，他站起来说：“您为什么脸色忧郁啊？”回答说：“我听说虹霓是妖邪之气。今天我们正喝得酣畅的时候这妖邪之气来到宴席上，难道不是十分奇怪吗？我心里对这个感到恐惧。”豆卢署回答说：“这是天下真正的吉祥之兆啊，本来不应该让人感到奇怪。虹霓本来是天使，降临到邪恶的人那里就是怪戾，降临到正直人那里就是吉祥。道理就是这样。您是正直的人，应该为这个吉祥庆贺。”于是准备了帛，在上面书写了他说的话献给了韦皋。韦皋看后很高兴。过了十几天，有诏书任命韦皋为中书令。出自《祥验集》。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溪附

山

玉笥山 大翻山 山 精 石鸡山 新丰山
庆 山 瓮 峰 夸父山 插 灶 河山石斛
终南乳洞 古铁^鑠崖 山 圣钟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 山 鸣饶山 赣 台
上霄峰 麦积山 斗山观 大竹路

溪

溪 毒

山

玉笥山

汉武帝好仙，于玉笥山顶上，置降真坛大还丹灶。道士昼夜祈祷，天感其诚，乃降白玉笥，置坛上。武帝遣使取之，至其坛侧，飘风大震，卷玉笥而去。因此则为玉笥山焉。出《玉笥山录》。

大翻山

上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因而召之，

山

玉笥山

汉武帝喜好修仙之事，他在玉笥山顶上设置了降真坛大还丹灶。

道士昼夜不停地祈祷，上天被他的至诚所感动，就降下一个白玉筭在坛上。汉武帝派人去取它，刚到坛的旁边，忽然来了一阵大旋风，把玉筭给卷走了。因此给此山取名叫玉筭山。出自《玉筭山录》。

大翻山

王次仲是上郡人。他少年时就有不同于别人的志向，把仓颉的旧文字改变成了现今的隶书。秦始皇的时候，官务繁多，用王次仲所改变的文字，办事就简便多了。始皇帝因而召他进宫。

凡三征不致。次仲怀道履真，穷数术之妙。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行次。忽化为大鸟，出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翻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翻小翻之名矣。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翻小翻山。山上神名大翻。庙东有温汤水口，温汤疗治万病。泉所发之麓，俗谓之土亭山。北水热甚诸汤，疗病者，要须别消息用之。出《水经》。

山 精

吴天门张盖，冬月，与村人共猎。见大树下有蓬庵，似寝息处，而无烟火。有顷，见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负数头死猿。盖与语不应，因将归，闭空屋中。十余日，复送故处。

又孙皓时，临海得毛人。《山海经》云：“山精如人，面有毛。”此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儿而独足。足向后，喜来犯人。其名岐，知而呼之，即当自却耳。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浑。

又或如人，长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

又或如龙，有五赤色角，名曰飞龙。见之，皆可呼其名，不敢为害。《玄中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出《异苑》。

石鸡山

晋永嘉之乱，宜阳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为长

王次仲心里有着追求真知的思想，想穷究天文、占卜的奥妙，因此三次征召他都没来。秦始皇十分恼怒，认为他对皇帝不恭敬，下令用押解犯人的车把他送到京城。王次仲正走着，忽然变成一只大鸟飞出囚车而去，落下两根翎在一座山上，因此那座山的山峰有大翻山小翻山的名字。魏《土地记》说：“在沮阳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翻山和小翻山，山上神名大翻。庙的东面有温泉，温泉水能治疗各种疾病。涌出温泉的山，百姓叫它土亭山。山北面涌出的温泉水的温度比其他泉水都高。治病的人，要弄清楚各泉的情况再去应用。”出自《水经》。

山 精

吴时，天门有个叫张盖的人。一个冬天，张盖与同村人一起去打猎。他看见大树下有一个蓬草搭成的小屋，好像是供睡觉休息的地方，但是没有烟火。过了一会儿，见到一个人，身高有七尺，身上长毛而不穿衣服，背着几头死猿。张盖和他说话，没有回应，因此把他带了回去，关在一间空屋中；过了十几天，又把他送回原来的地方。

又，孙皓时期，在临海抓获一个毛人。《山海经》讲：山精好像人，面部有毛。”这就是山精啊！因此《抱朴子》说：“山精形似小孩，但只有一只脚而且向后，喜好进攻人。它的名叫魃，知道并且喊它，它马上就自己退回去了。它还有一个名叫超空。两个名都可以叫。”

还有，山精有的像鼓，红色，一只脚，名字叫浑。

还有的像人，高九尺，穿皮衣，戴斗笠，名叫金累。

又有的像龙，有五个红色的角，名叫飞龙。见到它，可以喊它的名，它就不敢伤害你。《玄中记》中记载：山精像人，一只脚，高三四尺，吃山蟹，夜里出来活动，白天躲藏起来。出自《异苑》。

石鸡山

晋朝永嘉之乱时，宜阳有个女子叫彭娥。她的父母兄弟被长沙贼所掳。时娥负器出汲于溪，还见塙壁已破，殆不胜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去溪边。将杀之际，有大山石壁，娥仰呼皇天：“山灵有神不，我为何罪？”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山里，头出山外。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溪为娥潭。出《幽明录》。

新丰山

唐高宗朝，新丰出山，高二百尺，有神池，深四十尺。水中有黄龙现，吐宝珠，浮出大如拳，山中有鼓鸣。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出《广德神异录》。

庆山

昭应庆山，长安中，亦不知从何飞来。夜过，闻有声如雷，疾若奔，黄土石乱下，直坠新丰西南。一村百余家，因山为坟。今于其上起持国寺。出《转载》。

瓮峰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玄宗尝赏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腹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外望见之。谏官上言，乃止。出《开天传信记》。

沙贼抓走了。当时彭娥正背着容器到溪边取水，回来时看见土堡的墙壁已经破损，她悲哀得无法控制自己。她便与贼人格斗，后来被贼人绑住，把她赶往溪边。前面有大山石壁，要杀她的时候，彭娥仰面大呼皇天：“山神有灵验吗？我有什么罪？”于是她向大山石壁冲去。大山马上就分开了，中间宽有数丈，路平得像磨刀石。群贼也追赶彭娥进了山里。山马上又崩合到一起，竟然与原来一样。群贼都压死在山里，只有头露在外面。彭娥则隐蔽在里面不再出来。她所丢弃的装水

的容器变成了石头，形状像一只鸡。当地人因此把这座山叫石鸡山，把溪叫做娥潭。出自《幽明录》。

新丰山

唐高宗时，新丰县出现了一座山，高二百尺；上面有神池，水深四十尺。池水中有黄龙出现。黄龙口吐宝珠，那珠浮出水面，大小如拳头。山中还有像击鼓一样的响声。因此把新丰县改名为庆山县。出自《广德神异录》。

庆山

昭应庆山，则天皇帝长安年间，也不知道从何处飞来。一天夜里，人们听到打雷一样的响声，急骤如人在奔跑；黄土石块纷乱落下，一直掉到新丰县西南。有一个村子有一百多家住户，因山崩塌被埋下面。那座山成了他们的坟墓。现在在那上面修建了持国寺。出自《传载》。

瓮峰

华山云台观中方的上边，有一座山崛起，好像半个瓮的形状，因此名叫瓮肚峰。玄宗曾经观赏过它，赞美它高耸迂回，想在山峰中部开凿“开元”两个大字，在里面填上白色的石头，让百里以外也能看到它。谏官上奏劝阻，才停止了。出自《开天传信记》。

夸父山

辰州东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数千丈。古老传曰：邓夸父与日竞走，至此煮饭，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出《朝野金载》。

插灶

荆州有空舂峡，绝崖壁立数百丈，飞鸟不栖。有一火炷，插在崖间，望见可长数尺。传云：洪水时，行舟者泊爨于此，余炷插之，至

今犹曰插灶。出《洽闻记》。

河山石斛

融州河水，有泉半岩，将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铸造。尝有人携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须臾，风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于山下。自别安一斛，新于向者。出《酉阳杂俎》。

终南乳洞

有人游终南山一乳洞，洞深数里，乳旋滴沥成飞仙状。洞中已有数十，眉目衣服，形制精巧。一处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经年再往，见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复滴，当手承处，衣缺二寸不就。出《酉阳杂俎》。

夸父山

辰州东面有三座山，成鼎足之势直上云霄，各高数千丈。据古老的传说讲：“当初夸父追赶太阳，到了这里煮饭。这三座山，就是夸父来支鼎煮食物的石头。”出自《朝野僉载》。

插 灶

荆州有个空舸峡，悬崖绝壁有数百丈高，连飞鸟也不在上面栖息。有一根被火烧过的木块插在山崖上，远远望去有数尺长。据传说：发洪水的时候，驾船的人停泊在这里烧火煮饭，把没有烧完的木头插在那里。所以这个地方到现在还叫“插灶”。出自《洽闻记》。

河山石斛

融州河边的大岩石中间，有一眼水泉。泉水沿着岩石下流，依次流过九级石台阶。每个石台阶下都有一个白色石头制成的浴斛接着，好像是人工凿成的。曾经有人带领一个婢女，在最下边的浴斛里面洗

手巾。不一会儿就来了风雨，那个婢女被霹雳震死；她洗手巾的那个浴斛，在山下变得粉碎。人们又另外在石阶上安放了一个浴斛，看起来比原有的要新。出自《酉阳杂俎》。

终南乳洞

过去有一个人去游览终南山的一个钟乳洞。这个洞深有数里，乳水转动，稀疏下落，形成了飞仙状的钟乳石。此洞中已有数十个飞仙，那飞仙眉目衣服都生成得很精巧。有个地方的一个钟乳飞仙已滴成到腰部以上，那个人在这里用手捧水漱口。过了一年他又去了，见到他捧水漱口的那个滴像已经形成，乳水也不再滴了；但当年他用手捧水的地方，衣服缺二寸没有滴成。出自《酉阳杂俎》。

古铁锁

齐郡接历山，上有古铁锁。大如臂，绕其峰再浹。相传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锁之。挽锁断，飞于此。出《酉阳杂俎》。

崖山

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出《酉阳杂俎》。

圣钟山

黎州圣钟山，古老传此山有钟，闻其声而形不见。南诏犯境，钟则预鸣。唐天宝、大和、咸通、乾符之载，群蛮来寇，皆有征也。昔有名僧讲《大乘经论》，钟亦震焉。乾宁中，刺史张惠安请门僧京师右街净众寺惠维讲《妙法莲花经》一遍，此钟频鸣，如人扣击，知向所传者不谬矣。出《黎州图经》。

嵩梁山

澧州嵩梁山，今名石门。永安六年，自然洞开，玄朗如门，高三百丈。角上生竹，倒垂下拂，谓之天帚。出《十道记》。

石鼓山

歙州石鼓山，有石如鼓形，又有石人石驴。俗传石鼓鸣，则驴鸣人哭，而县官不利。后凿破其鼓，遂不复鸣。出《歙州图经》。

古铁锁

齐郡与历山相连，山上有一把古铁锁链，粗如胳膊，环绕那座山峰两周。相传这座山本来是海中山，但是山神好迁移，因此海神把山锁上了。后来系着的锁链断了，山飞到了这个地方。出自《酉阳杂俎》。

崖山

太原郡东边有座山叫崖山，每当天旱的时候，当地人常常放火烧这座山来求雨。传说崖山神娶河伯的女儿为妻，因此河伯见崖山起火，就必然降雨去救他们。现在山上生长有很多水草。出自《酉阳杂俎》。

圣钟山

黎州有座圣钟山。据古老传说，这座山上有一座钟，只能听见钟声而看不见钟形。南诏侵犯边境时，此钟就事先鸣响。唐朝天宝、大和、咸通、乾符年间，群蛮来侵犯，也都先有征兆。过去一个有名的僧人宣讲《大乘经论》时，钟也响了。乾宁年间，刺史张惠安邀请门僧京师右街净众寺的惠维来宣讲一遍《妙法莲花经》，这个钟频繁鸣响，好像有人击打它一般。这才知道以前所传说的是真的。出自《黎州图经》。

嵩梁山

澧州有座嵩梁山，现在名叫石门。永安六年，这座山自己敞开，

幽深开阔像是一个大门，高有三百丈。边上长有竹子，倒垂下来轻轻飘拂，人们把它叫做天帚。出自《十道记》。

石鼓山

歙州有座石鼓山，山上有块大石头像鼓的形状，还有石人和石驴。传说石鼓如果响，则会石驴叫石人哭。倘若有这种情况，则对县官不利。后来把石鼓凿破了，它就不再响了。出自《歙州图经》。

射的山

孔晔《会稽记》云：“射的山，远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可方丈，谓之射室。传云：‘羽人所游憩，土人常以此占谷贵贱。’谚云：‘射的白，米斛一百；射的玄，米斛一千。’”孔灵符《会稽记》云：“射的石水数十丈，其清见底。其西有山，上参烟云。半岭石室，曰仙人射堂。水东高岩临潭有石的，形甚员明，视之如镜。”又《会稽录》云：“仙人常射如此，使白鹤取箭，北有石帆壁立。”出《洽闻记》。

怪山

会稽山阴郭中，有怪山，世传本琅琊东武山。时天夜雨晦冥，旦而见在此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出《广古今五行记》。

鸣铙山

鸣铙山，萧子开《建安记》云：“一名大戈山，越王无诸，乘象辂，大将军乘。鸣铙载旗，畋猎登于此山。”古老传：天欲雨，其山即有音乐声也。出《建州国经》。

赣台

虔州赣台县东南三百六十三里。《南康记》云：“山上有台，方

广数丈，有自然霞，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声，即山都木客，为其舞唱。”出《十道记》。

射的山

孔晔《会稽记》说：“射的山，远远望去好像射箭的靶子，因此叫射的。南面有一个石室，大约有一丈见方，叫做射室。传说飞仙游览时常在这休息。当地人常用它来预测谷物的贵贱。谚语说：‘射的白，米斛一百；射的玄，米斛一千。’”孔灵符《会稽记》说：“射的石水深数十丈，其水清澈见底。它的西边有座山，山上达云际。半山腰有个石室，叫仙人射堂。它的东面有高大的岩石靠在潭边，潭边有石靶，其外形十分圆润光滑，看上去好像镜子。”还有《会稽录》说：“仙人常在这个地方射箭，让白鹤往回取箭。北面有面石帆，像墙壁一样立在那里。”出自《洽闻记》。

怪山

会稽山阴郭中有一座山叫怪山，相传这座山本来是琅琊的东武山。有一天夜里阴雨昏暗，等到天明就看见怪山在这个地方。百姓感到很奇怪，因此给它起名叫怪山。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鸣饶山

鸣饶山，在萧子开的《建安记》当中是这样记载的：“它又名大戈山。越王无诸乘坐有象牙装饰的车子，由大将军驾车，敲着饶举着旗，打猎登上了这座山。”还有一种古老的传说：天将要下雨的时候，这里就有音乐声发出。出自《建州国经》。

赣台

赣台在虔州赣台县东南三百六十三里。《南康记》记载说：“山上有台，有数丈大小，有天然光彩，形状像屋子。在风雨之后，景物格外清明洁净时，可以听见山上有吹吹打打的声音。那是山都、木

客在为它跳舞唱歌。”出自《十道记》。

上霄峰

补阙熊皎云：庐山有上霄峰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时，泊船之所。凿石为窍，以系缆焉。磨崖为碑，皆科斗文字，隐隐可见。则知大禹之功，与天地不朽矣。出《玉堂闲话》。

麦积山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龕千室。虽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于东阁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铭记，刊于岩中。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镌凿其龕室佛像。功毕，旋旋折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犍儿。由西阁悬梯而上，其间千房万屋，缘空蹊虚，登之者不敢回顾。将及绝顶，有万菩萨堂，凿石而成，广若今之大殿。其雕梁画拱，绣栋云楣，并就石而成。万躯菩萨，列于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谓之天堂，空中倚一独梯，攀缘而上。至此，则万中无一人敢登者，于此下顾，其群山皆如培楼。王仁裕时独能登之，仍题诗于天堂西壁上曰：“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共白云齐。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时前唐末辛未年，登此留题。于今三十九载矣。出《玉堂闲话》。

上霄峰

补阙官熊皎说：庐山有个上霄峰，高有七千仞。峰上有石迹，说是夏禹治水的时候停泊船只的地方。他在石头上凿个孔用来系船。当时有人把崖上的石头磨平当作碑，刻的都是蝌蚪文，隐隐约约还可以看见。看后就可以知道大禹治水的功劳和天地一样永垂不朽。出自《玉堂闲话》。

麦积山

麦积山北跨清水、渭水，南面接近两当县，冈峦亘延五百里，麦积山位于五百里冈峦的中间。一块巨石崛起，高有百万寻，望去成圆形，好像民间麦堆的形状，因此有麦积山之名。在半山腰里、悬崖峭壁之间，凿岩石而成佛像，有万龕千室。虽然是人工雕凿，但好像是借助鬼神之力。隋文帝杨坚将佛教神尼的舍利匣子分别放在东阁下面的石室之中，庾信在岩石上刻文字进行记载。过去有记载说，石窟和佛像是六国共同修建的。自平地上堆积木柴一直达到岩石的顶端，从上面开始开凿龕室佛像，完工后，渐渐撤去堆积的木柴，一层一层下来。然后建梯级于险处，一层层上去。上面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犍儿等。由西阁爬悬梯而上，那里有千房万屋，好像悬于空中、下无基础一般，登上去的人不敢回头看。快要到最顶上，有万菩萨堂，是凿石而成，大小如同现在的大殿。菩萨堂雕梁画拱、绣栋云楣都是用石头雕凿而成。一万尊菩萨雕像列坐在一个大堂内。在这个室的上面，还有一个龕，叫做天堂。空中靠着一个独木梯子，可以顺着它爬上去。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一万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敢攀登。从这里向下看，群山都像一些小土丘。当时只有王仁裕能单独登上，他还在天堂的西墙上题诗说：“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共白云齐。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他是前唐末辛未年登上这里题诗留念的。到现在已经三十九年了。出自《玉堂闲话》。

斗山观

汉乾祐中，翰林学士王仁裕云：兴元有斗山观，自平川内，耸起一山，四面悬绝，其上方于斗底，故号之。薛萝松桧，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饮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亩许，陷为坑，此盖连地而上升也。仁裕辛巳岁，于斯为节度判官，尝以片板题诗于观曰：“霞衣欲举醉陶陶，公昉一家饮八百洗疮，一家酒醉而上升。不觉全家住绛霄。拔宅只知鸡犬在，上天谁信路岐遥。三清辽廓抛尘梦，八景云烟事早朝。为有故林苍柏健，露华凉叶锁金飙。”旧说云，斗山一

洞，西去二千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与严真观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谒严真观，见斗山诗碑在焉。诘其道流，云，不知所来，说者无不异之。出《玉堂闲话》。

大竹路

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绳 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沉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焉。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兹山，故立庙貌。王仁裕尝佐褒梁师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题于淮阴祠。诗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犹说汉淮阴。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悬去住心。不是冕旒轻布素，岂劳丞相远追寻。当时若放还西楚，尺寸中华未可侵。”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殚言。出《玉堂闲话》。

斗山观

五代后汉乾祐年间，翰林学士王仁裕说：兴元有个斗山观，从平地上耸立起一座山，四面悬崖峭壁，它的上边如一只斗的底，因此叫斗山。山上生有薜萝、松柏等，景致奇异。山上有唐公昉喝了李八百仙酒后，全家人连同住房一起拔地升天的遗迹。唐公昉家的宅基占地约有三亩，下陷成大坑，这是因为与地基相连的地也一起上升了的缘故。王仁裕辛巳年在这个地方任节度判官，曾经用薄木片在观内题诗说：“霞衣欲举醉陶陶，公昉一家饮李八百药酒洗疮，结果全家大醉而升天。不觉全家住绛霄。拔宅只知鸡犬在，上天谁信路歧遥。三清辽廓抛尘梦，八景云烟事早朝。为有故林苍柏健，露华凉叶锁金飙。”过去还有传说，斗山有一个洞，往西面去二千里，通到青城县的大面山，又与严真观里的井相通。王仁裕癸未年到四川，去拜谒严真观时看见斗山诗碑还在。他询问道士，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来的。听说的人没有不惊奇的。出自《玉堂闲话》。

大竹路

兴元的南面有一条大竹路，通向巴州。这条路在深溪峭壁上，要抓着藤萝攀着石块，上去一次需三天时间才能到达山顶。行人在这里住宿，睡觉时要用粗的藤蔓捆住腰，系在树上再睡觉。否则，就会掉进深涧，像沉入黄泉一般。再登上措大岭，路稍有些平的地方，行人都慢慢地行进，好像儒家所讲的“步武”一样。它的最高处叫“孤云两角”。这里有谚语说：“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这里。当年，汉高祖不重用韩信，韩信逃归西楚。萧何追赶他，在这座山下追上了，因此在这里立庙。王仁裕曾经辅佐褒梁师王思同南伐巴人，来来回回多次登攀，也于淮阴祠题诗留念。诗说：“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犹说汉淮阴。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悬去住心。不是冕旒轻布素，岂劳丞相远追寻。当时若放还西楚，尺寸中华未可侵。”其崎岖险峻的情况，不是用语言可以说尽的。出自《玉堂闲话》。

溪

溪 毒

江南间有溪毒，疾发时，如重伤寒。识之者，取小笔管，内于鼻中，以指弹之三五下，即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即致卒矣。出《录异记》。

溪

溪 毒

江南有的小溪有毒。人中毒发病时，症状好像重伤寒一样。明白的人可取一根小笔管插入患者鼻孔中，用手指弹三五下，就会流出黑色的血，还要过很长时间病才能好。不这样做，就会导致死亡。出自《录异记》。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坡沙附

石

黄 石 马肝石 石 鼓 采 石 青 石

石 文 石连理 太白精 古铁铍 走 石

石 桥 石 磨 釜 濂 石 鱼 坠 石

立 石 孤 石 网 石 卵 石 卧 石

僧 化 陨 石 目 岩 石 驼 石 柱

石 响 石 女 藏珠石 化 石 松 化

自然石 热 石 犬吠石 瓮形石 三 石

人 石 金 蚕

坡沙

飞 坡 鸣 沙

石

黄 石

帝尧时，有五星自天而陨。一是土之精，坠于谷城山下。其精化为圯桥老人，以兵书授张子房。云：“读此当为帝王师，后求我于谷城山下，黄石是也。”子房佐汉功成，求于谷城山下，果得黄石焉。子房隐于商山，从四皓学道。

石

黄 石

帝尧时，有五颗星从天上坠落下来。其中之一是土星的精气，这团精气坠落在谷城山的山脚下。土星的精气变化成了圯桥老人，这位老人把一部兵书授给张子房，并且说：“读了这部书，就能成为帝王的军师。以后你要找我的话，就到谷城山下，那里的黄石就是我。”张子房辅助汉王建立汉朝、完成功业之后，到谷城山下寻找圯桥老人，果然在那里看到了一块黄石。后来张子房隐居在商山，跟随商山四皓学习道术。

其家葬其衣冠黄石焉。古者常见墓上黄气高数十丈。后赤眉所发，不见其尸，黄石亦失，其气自绝。出《录异记》。

马肝石

元鼎五年，鄧支国贡马肝石百斤。长以水银养，内于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国人长四尺，唯饵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马肝。舂碎之，以和九转丹，吞之一丸，弥年不饥渴。以之拭发，白者皆黑。帝尝坐群臣于甘泉殿，有发白者，以此拭之，应手皆黑。是时公卿语曰：“不用作方伯，唯愿拭马肝石。”此石酷烈，不杂丹砂，唯可近发。出《洞冥记》。

石 鼓

吴郡临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武帝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出《录异记》。

采 石

石季龙立河桥于云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工五百余万，不成。季龙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腾上津所。楼殿倾坏，压死者百余人。出《录异记》。

张子房死后，他的家人把他的衣冠和黄石埋葬了。古代的人常常看见他的坟墓上有几十丈高的黄色雾气。后来，他的坟墓被赤眉军挖开，

没有看见他的尸体，黄石也不见了，那种黄气自然消失了。出自《录异记》。

马肝石

西汉元鼎五年，鄧支国进贡了一百斤马肝石。马肝石长时间用水银保养，放在玉石做的匣子中，它的上面用金泥封住。鄧支国的人身長四尺，只吃马肝石。这种石半黑半白，像现在的马肝模样。把它捣碎，用它和成九转丹，吃下一丸就长年不饥不渴。用它擦拭头发，白发都会变成黑发。皇帝曾经和群臣坐在甘泉殿上，其中有头发白的人用马肝石擦拭头发，手过之处都变成黑的了。当时王公大臣有一句谚语说：“不用作方伯，唯愿拭马肝石。”这种石头药性猛烈，不能与丹砂混合，只可以接近头发。出自《洞冥记》。

石 鼓

吴郡临江的堤岸有一半崩塌了，现出一面石鼓。用木槌敲打它没有声音。武帝问张华这事，张华说：“可以取蜀中的桐木雕刻成鱼的形状，敲打它就会响了。”于是按照张华说的做了，果然在几里之外就可以听到石鼓的声音。出自《录异记》。

采 石

石季龙在云昌渡口建一座河桥，采石为石基。石头无论大小，扔下去就随水流走。用工五百多万也没有建成。石季龙派遣使者到那里祭祀，把玉璧投入河中。不一会儿投入水中的玉璧漂流到河中的水洲上。大地震动，波涛上下翻腾涌上渡口，楼台殿阁倾倒毁坏，压死一百多人。出自《录异记》。

青 石

唐显庆四年，渔人于江中网得一青石，长四尺，阔九寸，其色光润，异于众石。悬而击之，鸣声清越，行者闻之，莫不驻足。都督滕

王表送，纳瑞府。出《豫章记》。

石 文

昌松瑞石文，初李袭誉为凉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千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宇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书燕山人士国主尚任谥奖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凤手才子武文贞观昌大圣四上下万古忠孝为喜，勅礼部郎中柳惺，驰驿检覆，并同所奏。出《录异记》。

石连理

永昌年中，台州司马孟诜奏：“临海水下冯义，得石连理树三株，皆白石。”出《洽闻记》。

太白精

金星之精，坠于中南圭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其精化为白石，状如玉美，时有紫气覆之。天宝中，玄宗立玄元庙于长安大宁里临淄旧邸，欲塑玄元像。梦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气见处是也。”翌日，令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来，尝有紫气，连日不散。”果于其下掘获玉石，琢为玄元像，高二丈许，又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陈希烈之形，高六尺已来。出《录异记》。

青 石

唐朝显庆四年，有一个打鱼的人在江中网上来一块青石。青石长四尺，宽九寸。颜色光亮柔润，和别的石头都不同。把青石悬挂起来敲打它，发出的响声清脆悠扬。走路的人听到它，没有不停住脚步的。都督滕王上奏章将青石送至京师，收进瑞府。出自《豫章记》。

石 文

当初李袭誉为凉州刺史时，他上奏朝廷说昌松有瑞石，石上有天然形成的文字，共一千零一十字。内容大略是：“高皇海宇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书燕山人士国主尚任谕奖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凤手才子武文贞观昌大圣四上下万古忠孝为喜。”朝廷接到奏章，命礼部郎中柳逞驰往昌松考查核实。柳逞的奏章同李袭誉上奏的完全一致。出自《录异记》。

石连理

唐朝永昌年间，台州司马孟诜上奏：“临海郡水下冯义，得到三株石连理树，都是白色的石头。”出自《洽闻记》。

太白精

金星的精气坠落在中南圭峰的西侧，于是圭峰又称为太白山。它的精气变化成白石，样子像玉一样美，经常有紫色的雾气覆盖着它。唐天宝年间，唐玄宗在长安大宁里临淄王旧邸建玄元庙，想雕塑玄元像。他梦见神人说：“太白山北面的山谷中有玉石，可以取回来雕塑成玄元像。出现紫色雾气的地方就是有玉石之处。”第二天，玄宗派使者进入山谷寻找。山下的人说：“近十天来曾有紫色雾气出现，连日不散。”果然在紫色雾气的下面挖掘出了玉石，雕琢成高两丈左右高的玄元像，又雕了两名真人和两个侍童，以及李林甫、陈希烈的形像，高六尺多。出自《录异记》。

古铁铧

天宝中，玄宗以三门河道险厄，漕转艰阻，乃令旁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岁省运夫五十余万，又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其河东西径直，长五里余，阔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凿坚石。匠人于坚石之下，得古铁铧，长三尺余，上有“平陆”两字，皆篆文也。玄宗异之，藏于内库。遂命改河北县为平陆县，旌其事也。出《开天传信记》。

走 石

宝历元年乙巳岁，资州资阳县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间屋大，从此山下，忽然吼踊，下山越涧，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时，有锄禾人见之。各手执锄，赶至止所，其石高二丈。出《朝野金载》。

石 桥

赵州石桥甚工，磨垆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为石狮子。龙朔年中，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赵定州，贼欲南过。至石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出《朝野金载》。

古铁铎

天宝年间，唐玄宗因三门河道险要阻塞，漕运受阻，于是命令依傍北山，开凿山石弯为月形河道，以避开湍急水流，名字叫天宝河。这条河道开凿后，每年可以节省五十多万运输民工的劳力，又没有船翻、沉没、滞留不通的忧虑，天下的人都称赞这一工程。那条河东西笔直，长五里多，宽四五丈，深二三丈到五六丈，都是开凿坚硬的岩石而成。匠人在坚硬的岩石下面挖到了一个古代的铁铎，铁铎长三尺多，上面有“平陆”两个字，都是篆文。唐玄宗觉得这个铁铎很奇特，就把它收藏在皇宫的库房里。玄宗于是下令把河北县为平陆县，以铭记这件事。出自《开天传信记》。

走 石

唐宝历元年乙巳，资州资阳县清弓村的山上，有一块大约有三间屋子那样大的石头，从这座山上滚下来。大石忽然吼叫跳跃着下山过涧，最后又跳回到山坡上，离地面约有一百步。那巨石跳动的时候，有几个锄地的人看见了它。他们各自手拿锄头，赶到巨石停止的地方。那巨石高有两丈。出自《朝野金载》。

石 桥

赵州石桥非常精巧，石头琢磨得均匀细致，像用刀削成的一样。从远处看，石桥就像初出云的弯月，汲饮涧水的长虹。石桥上面有栏杆，都是石头雕成的。栏杆上并列着雕刻的石狮子。唐龙朔年间，高丽国的间谍盗走了两个石狮子。后来又招募工匠修建石狮子，却不能与原来的相似。到了武则天称帝的大足年间，默啜攻克赵州、定州。贼人想要过桥南进，到了石桥，马跪在地上不再往前走。只见一条青龙趴伏在桥上，气势磅礴、愤怒至极。贼人于是悄悄地逃走了。出自《朝野僉载》。

石 磨

吴兴故彰县东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竖一石，可高百余丈，至青而团，如两间屋大。四面斗绝，仰之于云外，无登陟之理。其上复有盘石，正员如车盖，恒转如磨，声若风雨，土人号为石磨。转^快则年丰，迟则岁俭。欲知岁之丰俭，以石磨候之，无差焉。出《续齐谐记》。

釜 濑

夷道县有釜濑，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乱真，唯实中耳。出《酉阳杂俎》。

石 鱼

衡阳相乡县，有石鱼山，山石黑，色理若生雌黄。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有若画焉，长数寸，烧之作鱼腥。出《酉阳杂俎》。

坠 石

伊阙县令李师晦，有兄弟任江南官，与一僧往还。尝入山采药，暴风雨，避于桤树。须臾大震，有物瞥然坠地，倏而晴朗。僧就视，

乃一石，形如乐器，可以悬击。其上平齐如削，中有窍，其下渐阔而员，状若垂囊。长二尺，厚三分，左小缺。色理如碎锦，光泽可鉴，叩之有声。僧意其异物，置于樵中归。柜而埋于禅床下，为其徒所见，往往有

石 磨

吴兴故彰县东面三十里处，有一座梅溪山。山脚下笔直地竖立着一根石柱。石柱大约有一百多丈高，完全是黑色而且呈圆形，有两间屋子大。黑石四面陡立，仰面看好像高出云外，没有攀登的可能。它的上面又有一块盘石，呈正圆形，像车盖一样。盘石像磨一样不停地转动，发出的声音像风雨声。当地人把它叫作石磨。石磨转得快，这一年就丰收；石磨转得慢，这一年就歉收。想要知道年岁的丰歉，用石磨来预测是不会错的。出自《续齐谐记》。

釜 瀨

夷道县有个釜瀨，那里的石头大的像锅，小的像斗，形状、颜色和真的一样，只是中间是实心的罢了。出自《酉阳杂俎》。

石 鱼

衡阳相乡县有一座石鱼山，这座山的石头是黑色的，颜色和纹理像雌黄石一样。开采发掘一层之后，就出现了鱼的形状。鱼的鳞鳍头尾就像画上去的一样，鱼身长几寸，用火烧它就会发出鱼的腥味来。出自《酉阳杂俎》。

坠 石

伊阙县令李师晦有个兄弟在江南做官时，同一个和尚有来往。和尚曾经进山采药，遇到暴风雨，在桤树下避雨。不一会儿风雨大震，有一物忽然落地，立刻天晴日朗。和尚靠近落物去看，发现是一块石头，形状像乐器，可以悬挂起来击打。它的上面平滑整齐，像刀削的

一样，中间有孔；下面逐渐变宽变圆，形状像下垂的口袋。石头长二尺，厚三分，左边有一个小的缺口；颜色和纹理像细碎的锦缎，光泽可以照人，敲打它有响声。和尚猜想它是奇特的东西，就把它放在木柴中带回寺院，放入柜中并埋在禅床下面。这件事被他的徒弟看见，传了出去，所以有不少

知者。李生恳求一见，僧确然无言。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执手曰：“贫道已力衰弱，无常将至。君前所求物，聊用为别。”乃尽去侍者，引李生入卧内，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出《酉阳杂俎》。

立 石

莱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始皇遣此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出《酉阳杂俎》。

孤 石

筑阳县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时有见此石根，如竹根，色黄。见者多凶，俗号承受石。出《酉阳杂俎》。

网 石

于季有为和州刺史时，临江有一寺，寺前渔钓所聚。有渔子，下网，举之觉重，坏网，视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长不已，经年重四十斤。张司封员外入蜀时，亲睹其事。出《酉阳杂俎》。

卵 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尝闲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鸡卵，黑润可爱，玩之。行一里，划然而破，有鸟大如巧妇，飞去。出《酉阳杂俎》。

知道的人。李生恳求见一见这块奇石，和尚坚持不说。忽然有一天，和尚将李生召来。李生到后，和尚握住李生的手说：“贫道已经精疲

力竭，勾摄生魂的使者无常就要到了。你以前所求见的东西，姑且用作分别的纪念。”于是和尚让服侍他的人全退出去，带领李生进入他的卧房内，撤掉床铺，挖开地面，手捧木匣交给李生，然后就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立 石

莱子国的海上有一个石人，高一丈五尺，有十围粗。过去秦始皇派这个石人追赶劳山，没有追到，就立在这里了。出自《酉阳杂俎》。

孤 石

筑阳县潭水中有一块孤石挺立出水面。它的下面潭水澄清。时常有人看见这孤石的根像竹子的根一样，呈黄色。见过石根的人多半都不吉利。人们称它为“承受石”。出自《酉阳杂俎》。

网 石

于季有做和州刺史的时候，靠近江边有一座寺庙，寺庙前是钓鱼人聚集的地方。有一个打鱼的人，他撒网后，起网时觉得很重。网破了，一看网里是一块石头，有拳头大小。打鱼人就乞求寺庙里的和僧，把这块石头放置在佛殿当中。石头就不停地长，过了一年，重达四十斤。张司封员外郎入蜀的时候，亲眼看到了这件事。出自《酉阳杂俎》。

卵 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的时候，闲时曾到岸边散步。他捡到一个石子，大小像鸡蛋一样，黑色，光滑可爱。崔元亮边走边玩弄它。走了一里路，石子突然破裂开，里面有只像巧妇鸟一样大的鸟儿腾空飞走了。出自《酉阳杂俎》。

卧 石

荆州永丰县东乡里，有卧石一，长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举体青黄隐起，状若雕刻。境若旱，使祭而举之，小雨小举之，大雨大举之。相传此石忽见如此，本长九尺，今加六寸矣。出《酉阳杂俎》。

僧 化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东临海县界，得洞穴。同志僧相将寻之，初一二十里，径路低狭，率多泥涂。自外稍平阔，渐有山，山十许里。见市肆居人，与世无异。此僧素习咽气，不觉饥渴。其同行之僧饥甚，诣食市肆乞食，人或谓曰：“若能忍饥渴，速还无苦。或餐啖此地之食，必难出矣。”饥甚，固求食焉。食毕，相与行十余里，路渐隘小，得一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为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问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滨矣。出《录异记》。

陨 石

唐天复十年庚午夏，洪州陨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观前，有声如雷，光彩五色，阔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见光闻声。观前五色烟雾，经月而散。有石长七八尺，围三丈余，清碧如玉，堕于地上。节度使刘威命舁入昭仙观内，设斋祈谢。七日之内，石稍小，长三尺；又斋数日，石长尺余；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观内。出《录异记》。

卧 石

荆州永丰县的东乡里有一块卧石，长九尺六寸，形状像人，但全身青色和黄色微微突起，像雕刻的一样。境内如果干旱，就让人祭祀并举起它。要小雨就小举它，要大雨就大举它。相传这块卧石忽然出现的时候是这样，本来长只有九尺，现在增加了六寸。出自《酉阳杂俎》。

僧 化

天台山有个和尚，乾符年间从天台山东面的临海县境内，找到一

个洞穴。有一个与他志向相同的和尚同他一起去探查洞穴。开始的一二十里，山洞低矮，小路狭窄，大多是泥泞的路。从这往外渐渐平坦开阔，并逐渐有了山。过山十余里后，出现了市场、作坊和居民，和人世间没有什么不同。这天台山和尚一向练咽气之功，因此不觉得饥饿干渴，而与他同行的和尚饥饿得很，就到市场上去乞食。有人对他说：“如果你能忍住饥渴，快返回去，就没有痛苦。如果吃了此地的食物，必然难出去了。”和尚太饥饿，坚持乞求食物。吃完后，他们一起走了十多里路，道路逐渐狭小，于是他们找到一个洞穴走出来。吃食物的和尚立刻化作石头了。天台山和尚走出山，遇见人后问他们这里归哪管辖，才知道已经在牟平县的海边了。出自《录异记》。

陨 石

唐天复十年庚午夏天，洪州有块石头陨落在越王山下的昭仙观前。石头落下时有声音如雷，发出五色光彩，光环有十丈。袁州、吉州、江州、洪州这四个州的界内，人们都看见了光、听见了响声。昭仙观前的五色烟雾过了一个月才散去。有块大石长七八尺，粗三丈多，清碧如玉，落在地上。节度使刘威命人把石头抬入昭仙观内，设置供品祈祷拜谢。七天之内，石头稍见小，长三尺；又供祈了几天，石头长一尺多。现在石头只有七八寸长，仍留在昭仙观内。出自《录异记》。

目 岩

平乐县有山，林石岩间，有目如人眼，极大，瞳子白黑分明，名曰目岩。出《荆州记》。

石 驼

于阗国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骆驼溺水，滴下，以金银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瓠取不漏。或执之，令人身臭，皮毛改。出《洽闻记》。

石柱

劫比他国，中天竺之属国也。有石柱，高七十尺，绀色有光。或观其身，随其罪福，悉见影中见之。出《洽闻记》。

石响

南岳岵嵎峰，有响石，呼唤则应，如人共语，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县东南三十里，丹溪之曲，有响石，高三丈五尺，阔二丈，状如卧兽。人呼之应，笑亦应之，块然独处，亦号曰独石也。出《洽闻记》。

石女

桂阳有贞女峡，传云，秦世数女，取螺于此，遇雨，一女化为石人。今石人形高七尺，状似女子。出《玉歆始兴记》。

目岩

平乐县有座山，山林的岩石中间，有一只像人的眼睛一样的眼睛，特别大，眼珠黑白分明。人们给它起名叫“目岩”。出自《荆州记》。

石驼

从于阗国向北走五天，又有一座山。山上有头石骆驼，会尿水。石骆驼尿的水滴到山下，如果用金银等器具去接水，水都会漏掉；人用手掌接水也漏，只有用瓠接水才不漏。有人用手去扶石骆驼的话，他的身上就会发臭，皮肤毛发都会变了样子。出自《洽闻记》。

石柱

劫比他国是中天竺国的属国。国内有根石柱，高七十尺，呈绀色而有光泽。如果站在它的面前，人的吉凶祸福都可以从影子中看见。出自《洽闻记》。

石 响

南岳岿嵝峰有一块响石，有人呼唤它就答应，就像与人说话一样，但不知道它说的什么。南州南河县东南三十里，丹溪的转弯处有块响石，高三丈五尺，宽二丈，形状像只卧兽。人呼唤它它就答应，人笑它也笑。它孤独地躺在那里，所以也被称作“独石”。出自《洽闻记》。

石 女

桂阳有个贞女峡。传说，秦朝时有几个女子在峡中采螺，遇到了雨，一名女子化作石人。现在石人身高七尺，体形像女人。出自《玉歆始兴记》。

藏珠石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沱江之南。小山下有十余枚，如流星往来，或聚或散，石上常有光景。相传云，珠藏于此，乃无价宝也。或有见者，密认其处，寻求不得。出《录异记》。

化 石

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焉。偶有蛇集其上，驱之不去，视以化为石。求他虫试之，随亦化焉。壳落坚重，与石无异。出《录异记》。

松 化

婺州永康县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堕水中，化为石。取未化者，试于水中，随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干及皮，与松无异，且坚劲。有未化者数段，相兼留之，以旌异物。出《录异记》。

自然石

洪州建昌县界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石龟，散在地中，莫知其数。皆如镌琢之状，而无文字。石人多倒卧者，时有立者。又云，侧近有石井，深而无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横道，莫知远近，道侧亦皆是石人焉。出《录异记》。

藏珠石

江州南五十里处，有个村店名叫七里店，在沱江的南面。那里有座小山丘，下面有十多枚石子，像流星一样往来穿梭，时聚时散。石上经常有光影。人们都传说有宝珠藏在这里，是无价宝。有见到藏珠石的人，虽然暗中记住了藏珠石所在的地方，但却找不到宝珠。出自《录异记》。

化 石

会稽进士李眇偶然拣到一颗小石子。石子颜色青黑，形状平正，温暖润滑可供玩赏。李眇用它作书写用的镇纸。偶然间有条蛇盘在石上，赶它也不走，仔细一看蛇已化成了石头。找来别的小虫试验一下，随着也都化成了石头。它们的壳坚硬有重量，与石头没什么不同。出自《录异记》。

松 化

婺州永康县的山亭中，有一棵枯松树。人们把它砍断，有树枝不小心堕入水中，化成了石头。拿没化成石头的树枝在水中试验，随着也化成了石头。化成石头的松树，树枝、树干和树皮同松树一样，而且坚韧苍劲。没化成石的几段树枝，人们把它们与变成石头的枝干一起保留起来，以记住它是奇异之物。出自《录异记》。

自然石

洪州建昌县境内的农田中，有自然形成的石碑、石人和石龟，分散在田地中，不知道有多少。它们都像被雕琢过的样子，只是没有文

字。石人大多数都倒在地里，偶尔也有站立着的。又有人说，田地旁不远处有口石井，井很深但没有水。有好事的人手持火把进入井中，看到井壁旁边有横向通道，不知道多远多近。道两旁也都是石人。出自《录异记》。

热 石

新北市是景云观旧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础。人或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烧。应心烦热，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烧此石吼，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传耳。又蜀州晋原县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径二尺已来，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东边者，坐即灵者；西边者，与诸石无异。色并带青白也。出《录异记》。

犬吠石

婺源县有大黄石，自山坠于溪侧，莹彻可爱，群犬见而竞吠之。数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与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出《稽神录》。

瓮形石

潘祚为鄱阳县令，后连带古城，其中隙荒数十亩。祚尝与家人望月于此，见城下草中有光，高数丈。其间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处，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瓮，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归其家，发其口，不可开。令击碎之，乃一石，如瓮之形，若冰冻之凝结者。复碎而弃之，讫无所得。出《稽神录》。

热 石

新北市是景云观的旧址。那里有一块巨石，大小像柱子下面的石墩。人坐在上面或踩在上面，立刻就像被火烧了一样。这样弄得人心里烦躁而发热，因而生疾病，往往会使人死亡。有的人说，要是聚

火烧得这个石墩吼叫，瞿塘山也立即吼叫而且水也开始沸腾。这只是古老的一种传说罢了。另外，蜀州晋原县的山亭中，有两块大石，每块的直径都在二尺以上，露出地面七八寸。人坐在石上就会心痛，往往不能救治。又是两块落星石：东边那块石头，是坐上就灵验的石头；西边那块，和别的石头没有不同。两块石头都带有青白的颜色。出自《录异记》。

犬吠石

婺源县有块黄色的大石头，从山上坠落在山间的溪旁，晶莹透彻，很是可爱。一群狗见了这块石头，就全都朝着石头叫。一连叫了几天，村里的人忍受不了狗叫的喧闹声，就一起将黄石推到溪水中。狗又冲着水叫，而且叫声愈来愈急。村里的人将大黄石从水中取出砸碎，狗才不叫了。出自《稽神录》。

瓮形石

潘祚是鄱阳县的县令，以后他又代管了古城。古城的荒地有好几十亩。潘祚曾经和家里人在古城望月，见城下草丛中有光亮，光芒达好几丈。发光的地方荆棘茂密，夜间不能行走。他就拿过弓箭射向发光的地方，来作为记号。第二天挖掘发光的地方，挖到一只大肚小口的陶瓮，里面装满了青色的石头。潘祚命人把陶瓮抬回家中，想打开瓮口，但打不开。他就令人将陶瓮打碎，看到里面是一块石头，和瓮的形状一样，就像水冻成冰而凝结成的。他又让人把这石头砸碎扔掉，最终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出自《稽神录》。

三石

处州石人山，在泥水口，近有三石，形甚似人。居中者为君，左曰夫人，右曰女郎。出邓德明《南康记》。

人石

昔有夫妻二人，将儿入山猎，其父落崖，妻子将下救之，并变为三石，因以为人石。出《周地图记》。

金 蚕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阳人，世善刻石，其祖尝为浙西廉使裴璩采碑。于积石之下，得一自然员石，如毬形，式如砮斫，乃重叠如壳相包。斫之至尽，其大如拳。复破之，中有一蚕，如蛭蟪，蠕蠕能动。人不能识，因弃之。数年，浙西乱，王出奔至下蜀，与乡人夜会，语及青蛭还钱事。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蚕畜之，则宝货自致矣。问其形状，则石中蛭蟪也。出《稽神录》。

坡沙

飞 坡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飞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麦垄，依然仍旧。出《朝野僉载》。

鸣 沙

灵州鸣沙县有沙，人马践之，辄铦然有声。持至他处，信宿之后，无复有声。出《国史异纂》。

三 石

处州有座石人山，在泥水口。附近有三块石头，形状非常像人。中间的是君，左边的叫夫人，右边的叫女郎。出自邓德明《南康记》。

人 石

过去有夫妻二人带领儿子进山打猎。父亲不幸从山崖上掉了下去，妻子和儿子到崖下救他，三人一起变成了三块石头。因此人们把

它们叫作“人石”。出自《周地图记》。

金 蚕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是丹阳人。他家世代善于刻石。他的祖父曾经为浙西廉使裴璩开采碑石，在堆积的石块中得到一块自然形成的圆形石头，形状像皮球，像是人工削磨的。石头外面好像重叠包着壳。把外壳都削掉，剩下的部分像拳头那样大。再把它打破，里面有一条蚕，像蛴螬一样，能蠕动。人们都不认识它，于是把它扔掉了。几年之后，浙西发生动乱，王文秉的祖父出逃到下蜀。有一次和乡人夜晚聚会，说到青蚨还钱的事时，座中有人说：“人要寻求富贵，不如得到石中的金蚕畜养着，财宝自然来到。”王文秉祖父问金蚕的形状，才知道正是石头中的蛴螬。出自《稽神录》。

坡沙

飞 坡

唐永昌年间，太州敷水店南的西坡，白天飞出去四五里路，一直塞到赤水河中。坡上的桑田麦地依然是原来的样子。出自《朝野僉载》。

鸣 沙

灵州鸣沙县有个地方的沙子，人马踏上去就锵然有声。把这里的沙子拿到别的地方，两夜之后便不再有声。出自《国史异纂》。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井附

水

帝神女	刘子光	益 水	酿 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铜 车	神牛泉	燕原池	丹 水
陆鸿渐	零 水	龙 门	漏泽两出	重 水
湘 水	暴 水	仙 池	渝州滩	清 潭

驱山铎

井

乌山龟	绿珠井	临沅井	火 井	盐 井
御 井	王 迪	贾 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兴坊百姓	独孤叔牙	柴 都	濠州井	鸡 井
军 井	金华令			

水

帝神女

《山海经》：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云：天帝之二女，处江为神。《列仙传》所谓江妃二女也。《离骚》所谓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是也。《河图玉板》云，尧之二女，为舜之妃，死葬于此。冢在县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原缺出处，今见郭璞注《山海经》卷五。

水

帝神女

《山海经》上说，洞庭之中，天帝的两个女儿居住在那里。郭璞注释说：天帝的两个女儿，在江中做神仙。也就是《列仙传》中所说的江妃二女。《离骚》里有“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说的就是湘夫人。《河图玉板》上说是尧的两个女儿，也是舜的妃子，死后埋葬在这里。坟墓在县城北面一百六十里的青草山。原本缺出处，今天见于郭璞所注《山海经》卷五。

刘子光

汉刘子光西征，遇山而渴，无水。子光在山南，见一石人，问之曰：“何处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剑斩石人，须臾，穷山水出。出《独异记》。

益 水

益阳县在长沙郡界，益水在其阳。县治东望，时见长沙城隍。人马形色，悉可审辨。或停览瞩，移晷乃渐散灭。县去长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里绝表显，将是山岳炳灵，冥像所传者乎！昔光武中元元年，封太山，禅梁父。是日，山灵炳象，构成宫室。昔汉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采药，于波中，见汉家楼观参差，宛然备瞩，公侯第宅皆满目。班超在浑耶国，平坦，云霞鲜明，见天际宫阙，馆宇严列，侍臣左右，悉汉家也。如斯之类，难可申论。出《录异记》。

酿 川

沈酿川者，汉郑弘，灵帝时为乡啬夫。从宦入京，未至，夜宿于此。逢故人，四顾荒郊，村落绝远。沽酒无处，情抱不申，乃投钱于水中而共饮。尽夕酣畅，皆得大醉。因便名为沈酿川，明旦分首而去。弘仕至尚书。出《博物志》。

刘子光

汉朝刘子光西征，遇到大山，人马口渴，但没有水喝。刘子光在

山南面见有一个石人，就问石人说：“什么地方有水？”石人不说话。刘子光就拔剑砍下石人的头。不一会儿，深山中流出水来。出自《独异记》。

益 水

益阳县在长沙郡边界，益水在益阳县南面。从县的治所向东望，时常能见到长沙的护城壕，且人和车马的形状、颜色都可以分辨出来。有时站住观望，这种景象随日影移动便渐渐散去消失。益阳县离长沙有三百里，要跨越重山。在长沙城里看不见的而城外看得很明显，可能是山岳的灵光把阴间的景象反射出来了。当初光武帝中元元年，封泰山、禅梁父山。这一天，山中的灵光影象构成宫殿屋宇。过去汉武帝派儒生徐宣漂洋过海采药，在波浪中，徐宣看见汉朝楼台高低不一，好像全都能看在眼里，公侯的府第宅院满眼都是。班超在浑耶国，一天早晨云霞鲜艳明朗，班超见天边现出宫殿，客馆屋宇整齐地排列着，侍臣恭侯在左右，都是汉朝的景象。类似这样的事，很难详细说明。出自《录异记》。

酿 川

沈酿川这地方有段故事：汉朝的郑弘，汉灵帝时在乡里做啬夫，后来他进京做官。他还没到京城时，夜晚便住在这里。郑弘在这里遇见了以前的朋友，看看四周都是荒凉的郊外，近处根本没有村落。他没有地方买酒，觉得心情不舒畅，就把钱扔到水中，以水为酒和朋友一起喝。大家畅快地喝了一夜，全部喝得大醉。因此便把这条河起名叫沈酿川。第二天早晨大家分头离去。后来郑弘官至尚书。出自《博物志》。

石脂水

高奴县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出《酉阳杂俎》。

元街泉

元街县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盘龙。或试挠破之，随手成龙状，驴马饮之皆惊走。出《酉阳杂俎》。

铜车

荆之清水宛口旁，义熙十二年，有儿群浴此水。忽见岸侧有钱，出于流沙，因竞取之。手满置地，随复流去。乃以襟结之，然后各有所得。流钱中有铜车，铜牛牵车之势甚迅速。诸童奔逐，掣得车一脚，径可五寸许。猪鼻，轂有六幅，通体青色，轂内黄锐。时沈敞守南阳，求得车脚。钱行时，贯草辄便停破，竟不知所终。出《酉阳杂俎》。

神牛泉

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河之上源也。山在县东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庙。耆旧云，山下亦有百泉竞发。有一神牛，驳身，自山而降，下导九十九泉，饮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导九十九泉，积以成川，西南流。出《水经》。

石脂水

高奴县的石脂水，水中有油，浮在水面上就像油漆一样。采回去用它润滑车轴和点灯，特别明亮。出自《酉阳杂俎》。

元街泉

元街县有一眼泉，泉眼中的水交错旋转，就像盘旋的龙似的。有的人试着把它搅乱，可随着人搅动的手势又成了龙的形状。驴和马饮了泉水后都惊恐地逃走。出自《酉阳杂俎》。

铜车

荆州有条清水河。在它宛曲的入口处，东晋义熙十二年的时候，一群儿童在水中洗澡，忽然看见岸边有钱从流沙中涌出，于是群童都争相跑去拣钱。他们手拿满了便放在地上，可是又被流水冲走了。群童就把钱放到扎起的衣襟里，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些。流钱中有一辆铜车，铜牛拉车的奔势特别快。群童奔跑着去追车，拉到了铜车的一只车轮。车轮的直径有五寸左右，中间隆起为猪鼻形，车轮有六根辐条。整个车轮呈黑色，车轮中心的圆孔呈黄色且很细。当时沈敞任南阳太守，他寻求到了铜车的车轮。铜钱动时，用草穿轮草便断裂。后来没有人知道车轮的下落了。出自《酉阳杂俎》。

神牛泉

北魏《土地记》上说，沮阳城东八十里有座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眼泉，那就是沧河的发源地。牧牛山在县城东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帝庙。老人们说，山下有百泉竞发。有一头毛色青白相间的神牛从山上下来，山下流通的九十九眼泉水，都被神牛喝干，所以这座山便叫做牧牛山。现在山下流通的九十九眼泉水积蓄成了一条河，流向西南。出自《水经》。

燕原池

燕原山天池，与桑乾泉通。后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鱼七头，于此池放之。后与桑乾原得穿鱼，犹为不信。又以金缕拖羊箭射着此大鱼，久之，又与桑乾河得射箭所。山在岚州静乐县东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连汭。出《洽闻记》。

丹 水

怀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长平山。传云，秦杀赵卒，其水变赤，因以为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诏改为怀水。出《国史异纂》。

陆鸿渐

元和九年春，张又新始成名，与同恩生期于荐福寺。又新与李德裕先至，憩西廊僧玄鉴室。会才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数编书。又新偶抽一通览焉，文细密，皆杂记，卷末又题云“煮水记”。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遇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赴郡。抵扬子驿中，将食，李曰：“陆君善茶，盖天下闻，扬子江南零水，又殊绝。今者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信谨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取水，陆洁器以俟。俄水至，陆以杓扬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者。”使曰：“某棹

燕原池

燕原山天池与桑乾河以泉水相通。北魏孝文帝用金珠穿在七条鱼头上，在天池中把鱼放掉。后来在桑乾河里得到了头上穿着金珠的鱼，孝文帝还不信，又用金缕拖羊箭射中天池中的一条大鱼。过了很长时间，又在桑乾河中得到了用箭射中的那条鱼。燕原山在岚州静乐县东北一百四十里，那地方俗称天池，其实叫作祁连汭。出自《洽闻记》。

丹 水

怀州北面有条河叫丹水，它的源头出自长平山。传说秦将章邯坑杀赵国降卒，这条河的水就变成了红色，所以叫做丹水。皇上在太原知道了其中的缘故，便下诏将丹水改名为怀水。出自《国史异纂》。

陆鸿渐

唐元和九年春，张又新刚刚成名，便与同时中举的人约定在荐福寺相聚。张又新和李德裕先到，他们便到西厢房的和尚玄鉴房中休息。恰巧有个南方和尚走了进来，他放下装东西的口袋就躺下休息。口袋里有几编书，张又新随手抽出一本从头至尾阅读。文字小而稠密，都是杂记。书的末尾又题为“煮水记”。书上说，唐太宗时期，封李季卿为湖州刺史。李季卿在上任途中走到维扬，遇到隐居的陆鸿渐。李季卿对陆鸿渐的名字一向很熟悉，现在又见到了陆鸿渐本人，

真有如老朋友见面一样高兴，于是二人一同前往郡城。抵达扬子驿中，快要吃饭的时候，李季卿说：“陆君善于茶道，天下闻名，而扬子江南零水又特别超乎寻常。今天你的好茶道和这里的好水可以说是千年才遇上一次，为什么要放过这次机会呢？”说完便命令诚实谨慎的军士提着水瓶驾着小船，到南零深处去取水。陆鸿渐将茶具擦拭干净在那里等着。时间不长水到了，陆鸿渐用勺子舀水说：“江水倒是江水，但不是南零水，好像江岸边的水。”取水的军士说：“我划舟深入，见者累百人，敢给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又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舟荡半，惧其鲜，挹岸水以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欺乎！”李大惊赏，从者数十辈，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此，所经历之处，水之优劣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出《水经》。

零 水

赞皇公李德裕，博达士。居廊庙日，有亲知奉使于京口，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零水，与取一壶来。”其人举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忆，乃汲一瓶于江中，归京献之。李公饮后，叹讶非常。曰：“江表水味，有异于顷岁矣。此水颇似建业石城下水。”其人谢过不隐也。出《中朝故事》。

龙 门

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接木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埽，必于河滨，终为水溺死也。出《国史补》。

漏 泽两出

漏泽，据酈元注《水经》云，姚墟东有漏泽，方十五里，绿水泓澄。凡三大泽，曲际有阜，俗谓之妨亭。侧有三石穴，广员三尺，而有通否，水自盈漏。漏则数夕之中，倾竭陂泽中矣。左右居人，识其

将漏，预以水为曲拔物障穴口，

船深入，遇见的有上百人，我敢欺哄吗？”陆鸿渐不言语，把水倒向盆里。倒了一半，陆鸿渐急忙停住，又用勺子舀水说：“从这往下才是南零水。”取水的军士顿时很吃惊，跪下说：“我从南零怀抱水瓶到江岸，因船摇荡而洒去一半。我怕水少，就舀江岸边的水把水瓶加满。这位处士的鉴别能力真是神了，谁还敢隐瞒欺骗他呢？”李季卿大为惊叹赞赏，跟从的几十个人都很惊愕。李季卿于是问陆鸿渐说：“既然这样，您所经过的地方，水的好坏就可以判断了。”陆鸿渐说：“楚水第一，晋水最下等。”李季卿便让陆鸿渐口述排列出各处水的等级。出自《水经》。

零 水

赞皇公李德裕是个博学通达之人。他在朝廷做官的时候，有个亲信奉命出使京口，李德裕对那个人说：“你回来时，金山下扬子江的中零水，给我取回来一壶。”乘船回来那天，那人因喝醉了酒而忘了取水的事。船到石头城下时，他才想起来，就在江中打了一瓶水，回到京城献给了李德裕。李公饮后非常惊讶，就说：“江南水的味道，同几年前不一样了。这水很像建业石头城下的水。”那人便向李德裕谢罪并说出了实情。出自《中朝故事》。

龙 门

龙门人都说他们善于游泳。在瀑布中抱着木头上下，像神仙一样。然而他们寒食节祭拜扫墓一定要在河边，最终还是会被水淹死。出自《国史补》。

漏 泽两出

漏泽。据酈道元的《水经注》上说，姚墟东面有个漏泽，方圆十五里，水呈绿色，深广清澈。一共有三个大泽，弯曲的边缘有座土山，当地称它为妨亭。旁边有三个石洞，每个石洞有三尺宽，时通时漏，里面的水满时就漏，几个晚上便将泽中水全部漏完。左右居住的

人知道它要漏的时候，预先用东西堵住洞口，

鱼鳖异鳞，不可胜载矣。今按此泽漏，凡穴区别，所谓车箱漏、鼓漏、土漏、鸡漏、猪漏。春夏积水，秋冬漏竭，居人知之，不过三日之中俱尽。在今兖州泗水县治东七十里。原缺出处，明抄本作《七閤记》。

又

兖州东南接沂州界，有陂，周围百里而近。恒值夏雨，侧近山谷间流注所聚也，深可袤丈。属春雨，即鱼鳖生焉。或至秋晴，其水一夕悉陷其下而无余。故彼之乡里，或目之为漏陂，亦谓之陷泽。其水将漏，即有声，闻四远数十里分，若风雨之聚也。先回旋若涡势，然后沦入于穴。村人闻之，必具车乘及驴驼，竞拾其鱼鳖，辇载而归。率一二岁陷，莫知其趋向，及穴之深浅焉。出《玉堂闲话》。

重 水

凡物有水，水由土地。故江东宜绫纱，宜纸镜，水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后纹彩焕发。郑人荥水酿酒，近邑水重。斤两与远郊数倍。出《国史补》。

湘 水

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见底，碎石若橈蒲子，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出罗含《湘川记》。

捉到的鱼鳖和其他的水生物用车都装不下。现在按照这些漏穴的样子，可以把它们区别开来，分别叫车箱漏、鼓漏、土漏、鸡漏、猪漏。泽中春夏积水，秋冬漏尽，居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不超过三天全都漏尽。漏泽在现在的兖州泗水县治所东七十里。原本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七閤记》。

又

兖州东南和沂州交界的地方，有个大水池，周围有近百里。水池是每年夏天的雨水从附近山谷中流下来，注入这里汇聚而成。水池大约有一丈多深。春天的雨水流入池中，立刻有鱼鳖生长。到了晴朗的秋天，池中的水一个晚上就全都渗进池底，一点不剩。所以水池附近的住户看到了水池漏水就叫它漏池，也有人把它叫作陷泽。池水要漏的时候就会发出声响，声响可传到四周几十里远，就像狂风暴雨要聚在一起到来一样。池水先旋转，然后沉入池底的洞穴中。村里的人听见水池发出要漏的声响那天，必定准备好车辆以及驴驼赶来，竞相拾取池中的鱼鳖，满载而回。池水大致一二年渗漏一次，不知道水的去向以及洞穴的深浅。出自《玉堂闲话》。

重 水

凡是有水的地方，水质由于土质和地理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江东适宜纺纱织绫，适宜造纸制镜，都是水质的缘故。蜀中的人织成锦缎后必须把它放在江水中洗，上面的纹彩才能焕发。郑人用茱水酿酒，距城镇近的地方的水就重，斤两与距城镇远的地方相比重几倍。出自《国史补》。

湘 水

湘水特别清，水深五六丈，能看见下面的水底。水底的碎石像樗蒲子一样多彩，白沙像霜雪一样洁净，红色的水岸像朝霞一样艳丽。出自罗含《湘川记》。

暴 水

青城山，因滞雨崖崩，暴雨大至，在丈人观后，高百余丈，殿当其下，将忧摧坏。俄有坠石如岸，堰水向东，竟免漂陷。观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为劳。自此暴雨出处，常有流泉，直注厨内，其味甘香，冬夏不绝。出《录异志》。

仙 池

渝州仙池，在州西南江津县界，岷江南岸。其池周回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传者，有仙人姓然，名独角，以其头有角，故表其名，自扬州来居此。池边起楼，聚香草置楼下。独角忽登楼，命仆夫烧其楼，独角飞空而去，因名仙池。见有石岩一所，向岷江而见在。出《渝州图经》。

渝州滩

渝州城滩，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县东北沿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腾，乍停乍发，多覆舟之患。古老传，昔有仙居和来为巴州刺史，过此滩舟翻，溺水而死。和女与兄途行，女有两儿，方稚齿，乃分金珠作二锦囊，纓致儿颈。然后乘船至父没处，叫声投水，凡六日。与兄梦云：“二十一日，与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期，果然俱浮江水而出，今碑在城滩侧。出《渝州图经》。

暴 水

青城山因雨水积阻而使山崖崩塌，又猛又急的大水因没有了阻挡而冲了过来。大水到达丈人观后面时有一百多丈高，观中的大殿在水的下面，大殿将有被摧毁的危险。顷刻间有一条巨石坠落下来，像堤岸一样，拦截住大水向东流去，终于免除了大患。以前观中常年从小河里打水，用来供给日常饮食，很是劳累。从这次大水流过的地方，常有流动的泉水，一直流到厨房里。泉水味道甜香，一年四季不断。出自《录异志》。

仙 池

渝州有个仙池在州西南江津县界内，岷江南岸。这个仙池周长二里，水深八尺，池水流入岷江。有个古老的传说：有一位仙人姓然，名独角，因为他头上有角，所以用来表示他的名字。仙人从扬州来住在这里，在池边盖起一座楼，收集了很多香草放在楼下。有一天独角忽然登上楼，命令仆人烧掉这座楼，他从楼上飞向天空而离去。因此把这个水池取名叫仙池。现有仙池内还有石岩一处，朝岷江方向就

能看见它立在那里。出自《渝州图经》。

渝州滩

渝州的城滩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县东北沿水流八十里长，岷江水波浪翻腾，一浪刚停又起一浪，有许多翻船的悲剧发生。有个古老的传说：过去有个叫居和的仙人来做巴州刺史，经过这个水滩时船翻了，居和被水淹死。居和的女儿和她哥哥步行奔来。居和的女儿有两个孩子，都很小，于是她把金珠分作两个锦袋，用丝线系在两个孩子的脖颈上。然后她乘船到父亲淹死的地方，呼叫了几声就投身到水中。过了六天，她给哥哥托梦说：“二十一日，我和父亲一起从水中出来。”她哥哥便令人守在江边。到了那一天，父女二人果然从江水中漂浮出来。现在他们的墓碑在城滩的旁边。出自《渝州图经》。

清 潭

新康县西百里，有清潭，在章浦。溪源极深，常有白龙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粪掷潭中，即有大雨暴雨。至今有验。出《录异记》。

驱山铎

宜春界钟山，有峡数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回环澄澈，深不可测。曾有渔人垂钓，得一金铎。引之数百尺，而获一钟，又如铎形。渔人举之，有声如霹雳，天昼晦，山川振动。钟山一面，崩摧五百余丈，渔人皆沉舟落水。其山摧处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识者云，此即秦始皇驱山之铎也。出《玉堂闲话》。

井

乌山龟

乌山下无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龟，大

如马蹄。积炭五堆于函傍。复掘三丈，遇磐石，下有水流犹湖然。遂凿石穿，水北流甚^快。俄有一船，触石而至。匠人窥船上，得一杉木板，刻字曰：“吴赤乌二年八月十日子义之船。”出《酉阳杂俎》。

绿珠井

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圆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

清 潭

新康县西面约一百里远的地方，有个清潭，在章浦。这个溪水之源特别深，常有白龙藏在潭中。天旱时，如果让人取来猪羊的粪便扔入潭中，立即就会下起大雨。到现在还很灵验。出自《录异记》。

驱山铎

宜春的边界钟山，有一条几十里长的山峡。山峡中的水就是宜春江。江水宛转清澈，深不可测。曾经有个打鱼的人钓鱼时钓到一只金锁。金锁的链子长几百尺，链子一端有一口钟，好像大铃的形状。打鱼的人把这口钟举起来，有声音像霹雷一样响起，天空由晴朗变得晦暗，山川振动，钟山的一面崩塌了五百多丈，打鱼的人都因船沉而落入水中。钟山崩塌的地方像刀削的一样，到现在还那样。有见识的人说，这就是秦始皇驱山的大铃。出自《玉堂闲话》。

井

乌山龟

乌山脚下没有水。魏末，有人挖井挖到五丈深，得到一个石匣子，从石匣中得到一只龟，像马蹄一样大。有五堆炭堆积在石匣旁。又挖了三丈，遇到了磐石，磐石下面有水流动，像是湖泊一样。凿透磐石，见水向北流得很快。不一会儿有一只船，船头触到磐石而停

住。打井的人向船上看，见到一块杉木板，上面刻着字：“吴赤乌二年八月十日子义之船。”出自《酉阳杂俎》。

绿珠井

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从前有一户姓梁的人家，他家有个女儿名叫绿珠，长得很美。石季伦做交趾采访使的时候，用三十斗圆珠买下了梁家的女儿。梁家居住的地方，旧井还在。

耆老传云，汲饮此水者，诞女必多美丽。里间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遂以巨石填之。迨后虽时有产女端严，则七窍四肢多不完全。异哉！州界有一流水，出自双角山，合容州畔为绿珠江。亦犹归州有昭君村，村盖取美人生当名矣。出《岭表录异》。

临沅井

葛稚川云，余祖鸿胪少时，尝为临沅令。云，此县有名家，世寿考，或出百岁，或八九十。后徙去，子孙转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后累世寿考。由此乃觉是宅所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朱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去井数尺。此丹砂汁因泉渐入井，是以饮其水而得寿。况乃饵炼丹砂而服之乎！出《抱朴子》。

火井

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在蜀都者，时以竹板木投之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观视后，火转盛热，以盆著井上煮盐，得盐。后人以家烛火投井中，即灭息，至今不复然也。出《博物志》。

盐井

陵州盐井，后汉仙者沛国张道陵之所开凿。周回四丈，深五百四十尺。置灶煮盐，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万岁通天二年，右补阙郭文简奏卖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万贯。百姓贪其利，人用

听老人讲，喝了这井水的人，生下的女儿必定大多都美丽。乡里有见识的人认为美色不利于时运，就用巨大的石块把井填上了。填井之后，虽然也不时有端庄的女孩出生，但七窍和四肢大多不完全。奇怪啊！州边界有一条流水，从双角山发源，在容州边汇合成为绿珠江。就像归州有昭君村似的，村子因美人出生于此而命名。出自《岭表录异》。

临沅井

葛稚川说，他曾任大鸿胪的祖父年轻时，曾经做过临沅县令。听他祖父说，临沅县有一户有名的人家，家中的人世代长寿，有的超过一百岁，有的八九十岁。后来迁移到别处，这家的子孙就变得多半过早死去。别的人住了他家的旧宅，以后世代都长寿。从这件事来看就觉得是住宅所造成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见他家的井水发红，就试着在井的左右挖掘，在离井几尺远的地方挖到了古人埋下的几百斗丹砂。这些丹砂的汁液顺着泉水渐渐流入井中，因此饮这口井的水才得以长寿。何况炼制后的丹砂吃下去呢！出自《抱朴子》。

火 井

有一处火井，长宽各五尺，深二三丈。住在蜀国都城的人，时常把竹板和木棍投入井中来取火。诸葛亮去看后，火势转旺，变得更热。用盆放到井上煮盐水，能得到盐。后来有人把家中的烛火扔到井中，火井就熄灭了，到现在也不再燃烧。出自《博物志》。

盐 井

陵州的盐井，是东汉仙人沛国的张道陵在那里开凿的。井口周长四丈，井深五百四十尺。在井边安置炉灶煮盐，所得的利润一分送入官府，二分进了百姓家。因为有利可图，所以这里的人越聚越多；因为人越聚越多，所以形成了城镇。武则天称帝后的万岁通天二年，右补阙郭文简上奏，请求出卖井水。一天一夜，就卖得四十五万贯钱。百姓贪图井水的利益，很多人因此失业。井上又有玉女庙。古老传云，比十二玉女，尝与张道陵指地开

井，遂奉以为神。又俗称井底有灵，不得以火投及秽污。曾有汲水，误以火坠，即吼沸涌。烟气冲上，溅泥漂石，甚为可畏。或云，泉脉通东海，时有败船木浮出。出《陵州图经》。

御井

善和坊旧御井，故老云，非可饮之井，地卑水柔，宜用濯。开元中，以骆驼数十，驮入大内，以给六宫。出《国史补》。

王迪

唐贞元十四年，春三月，寿州随军王迪家井，忽然沸溢，十日又竭。见井底有声，如婴儿之声。至四月，兄弟二人盲，又一人死。家事狼狈之应验。出《祥异集验》。

贾耽

贾耽在滑台城北，命凿八角井，以镇黄河。于是潜使人于凿所侦之。有一老父来观，问曰：“谁人凿此井也？”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东近西近南近北也。”耽问之，曰：“吾是井大夫也。”出《玉泉子》。

八角井

景公寺前街中，旧有巨井，俗呼为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过，见百姓方汲，令从婢以银棱碗，就井承水。

荒废原来的职业。盐井上面还有一座玉女庙。有个古老的传说：庙中的十二个玉女曾经为张道陵指引开井的地点，于是人们把她们奉为神。当地人又说井底有灵，不能往井下扔火和脏东西。曾有人去打水，失手把火把坠落，井下立即发出吼声并沸腾了。烟气往上冲，泥土飞溅，石头都被水漂了起来，非常可怕。有人说，井水的泉脉通向东海，时常有破败的船木从井水中浮出。出自《陵州图经》。

御井

善和坊有一口旧御井。过去的人说，这口井的水不能饮用。因地势低、水柔软，适宜作洗涤之水。开元年间，官府用几十头骆驼把这水驮进皇宫，以供六宫洗涤之用。出自《国史补》。

王迪

唐朝贞元十四年春三月，寿州随军王迪家中的井忽然沸腾涨满，流出井外，十天后又枯竭了。有人听见井底有声音，像是婴儿的哭声。到了四月，王迪的兄弟有两个瞎了眼睛，又有一个死了。井水的异常应验了他家中状况的狼狈。出自《祥异集验》。

贾耽

贾耽在滑台城的北面令人开凿八角井，以镇制黄河。他暗中派人在凿井的地方观察。有一位老人前来观看，问道：“这井是谁开的？”小吏回答说是贾耽。老人说：“真是行家里手，只是东西南北距离都太小了。”贾耽问老人是谁，老人说：“我是井大夫。”出自《玉泉子》。

八角井

景公寺前的大街当中，很早以前就有一口大井，当地人都叫它八角井。唐朝元和初年，有位公主夏天时从井边路过。她看见有百姓正在从井中打水，便命跟从的丫环用银棱碗去井里取水。

误坠井，经月余，碗出于渭河。出《酉阳杂俎》。

李德裕

李德裕在中书，常饮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递铺。有僧人诣谒，德裕好奇，凡有游其门，虽布素，皆引接。僧谒德裕曰：“相公在位，昆虫遂性，万汇得所。水递事亦日月之薄蚀，微僧

窃有感也。敢以上谒，欲沮此可乎？”德裕颌颐之曰：“大凡为人，未有无嗜欲者。至于烧汞，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无所染。而和尚有不许弟子饮水，无乃虐乎？为上人停之，即三惑驰骋，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贫道所谒相公者，为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与惠山寺泉脉相通。”德裕大笑：“真荒唐也。”僧曰：“相公但取此井水。”曰：“井在何坊曲？”曰：“在昊天观常住库后是也。”德裕以惠山一罍，昊天一罍，杂以八缶一类，都十缶，暗记出处，遣僧辨析。僧因啜尝，取惠山寺与昊天，余八乃同味。德裕大奇之，当时停其水递，人不告劳，浮议弭焉。出《芝田录》。

永兴坊百姓

唐开成末，永兴坊百姓王乙掘井，过常井一丈余，无水。忽听向下有人语及鸡声，甚喧闹，近似隔壁。井匠惧，不敢扰。街司申金吾韦处仁将军。韦以事涉怪异，不复奏，遽令塞之，据《周秦故事》，谒者阁上得骊山本，李斯领

丫环不小心将银棱碗掉到井里，过了一个多月，这个银棱碗在渭河出现。出自《酉阳杂俎》。

李德裕

李德裕任宰相的时候，经常饮用常州惠山井中的泉水。泉水要从毗陵经驿站传递到京城。有个和尚到李德裕的住处去拜见他。李德裕好接触奇异之事，凡是有人云游到他门前，虽然是布衣素服，他也全都引进接见。和尚谢过李德裕说：“相公您在位，连昆虫都活得得意，万条江河都有归处。递水事只是点小毛病，小僧私下也有感触，才敢来拜见您，想阻止这件事，可以吗？”李德裕点头说道：“只要是人，没有无嗜好和私欲的。至于烧汞，这是我不会的。况且酒色等三惑及赌博下棋之事，弟子我都没有沾染。然而和尚不许弟子饮水，这不是很残酷吗？为了您停水，三惑就会立即放纵，而怠慢必然产生。”和尚说：“我所以来拜见相公，是因为我熟悉常州水脉。京都有一眼井，与惠山寺的泉脉相通。”李德裕大笑说：“真荒唐。”和尚

说：“相公只管取这井中的水。”李德裕说：“井在寺中的什么地方？”和尚说：“在昊天观常住库后面。”李德裕用一个小口大肚的瓶子装了一瓶惠山水、一瓶昊天水，和八瓶同一类水掺杂在一起，总共十瓶。他暗自记住每瓶水的出处，送给和尚分辨。和尚用口品尝，他取出惠山与昊天之水，其余八瓶是同一个味道。李德裕非常惊奇，当时就停止了递水。人们不再为此辛劳，流传的议论也消失了。出自《芝田录》。

永兴坊百姓

唐朝开成末年，永兴坊百姓王乙挖井时，已经超过正常井一丈多深了，还是没有见到水。忽然听见所挖的井下有人说话和鸡叫的声音，特别嘈杂，就像在隔壁一样。挖井的工匠害怕了，不敢再向下挖。街司把这事申报给金吾卫韦处仁将军。韦将军认为此事怪异，他没有上奏，急忙令人将井填塞。据《周秦故事》中说，有个谒官在阁楼上得到骊山上报的奏章，说李斯带领

徒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之以章程。三十七岁，因地中井泉。奏曰，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可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抑知厚地之下，或别有天地也。出《酉阳杂俎》。

独孤叔牙

独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转，数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栏大笑，却坠井中。汲者搅得席帽，挂于庭树，每雨所溜处，辄生黄菌。出《酉阳杂俎》。

柴 都

东方有柴都焉，在齐国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状，深不测。至春夏时，雹从井中出，出则败五谷。人常以柴塞之，不塞则雹为患。故号柴都。出《郭氏玄中记》。

濠州井

戊子岁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积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浚之。有工人父子应募者，其子先入，倚锺而卒。其父遽下，亦卒。观者如堵，无敢复入。引绳出尸，竟不复啗。出《稽神录》。

鸡 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赌，甚爱一女，好食鸡，里胥日供双鸡。一日，将杀鸡，鸡走，其女自逐之。鸡入舍北枯井

被罚劳役的七十二万人在骊山修建陵墓。秦始皇三十七年，因遇到了地下的井泉，李斯上奏说：已经开凿到了地下最深处，凿不进去，也点不着火，敲打地下却什么也没有，就好像下边有天一样。或许在深厚的土地下面又别有天地。出自《酉阳杂俎》。

独孤叔牙

独孤叔牙曾经令家人到井中打水。家人觉得很重，转不动井绳。好几个人帮助提了出来，原来打上来的是个人。这个人头戴草帽，手扶井栏大笑，接着又坠回井中。打水的人搅到了草帽，挂在庭院前面的树上。每当下雨时，草帽上的雨水滴溜到的地方，就会生长出黄菌来。出自《酉阳杂俎》。

柴 都

东方有个柴都，在齐国的山上。山上有一眼泉水，形状像井，不知道它有多深。到春夏时，冰雹会从井中喷出来，出来就砸坏五谷。人们经常用柴禾塞井，不塞，就会有冰雹的祸患。所以称它为柴都。出自《郭氏玄中记》。

濠州井

戊子年大旱。濠州城内酒馆前面有口大井，堙没堵塞了很长时间。这时酒馆主人召募井工淘井。有井工父子二人前来应召。儿子先入井，倚着铁锹而死。父亲急忙下去，也死了。围观的人像堵墙，没

人敢再下井。人们用绳子把父子二人的尸体拉上来，不再淘井。出自《稽神录》。

鸡 井

江夏有一个姓林的主簿，他性情暴虐而又爱好赌博。林主簿非常钟爱一个女儿。他的这个女儿喜欢吃鸡，乡里的官吏每天都要提供给她两只鸡。有一天，要杀鸡时，鸡逃走了，这个女儿就自己去追鸡。鸡进入他家房屋北面的一口枯井

中，女亦入井，遂不见。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气腾上，如炊。其家但临井而哭，无敢入者。有屠者请入视之，但见大釜，汤沸火炽。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气稍稍而息，井中唯鸡骨一具，人骨二具。此数闻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出《稽神录》。

军 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后焚毁，以为军营，有大井淀塞。壬子岁，军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获。有一人请复入，曰：“以绳缒我，我急引绳，即亟出之。”既入久之，忽引绳甚急，即出之，已如痴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见城郭井邑，人物甚众。其主曰李将军，机务鞅掌，府署甚盛。惧而遽出，竟不获二尸。”建州留后朱斥业，使填此井。出《稽神录》。

金华令

王祝从子某，为金华令，筑私第于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往东南隅，如灌漏卮，顷刻而尽。其地成井，深不可测。以丝鬘缒石以测之，数十丈乃及底。黏一新捻头而上，与人间常食者，无少异也。出《稽神录》。

中，这个女儿也跟着进入井中，进去就不见了。林主簿亲自去井边，也进入井中不再出来。一会儿井中有黑气向上升腾，就像炊烟一样。他家中的人只是在井边痛哭，没有人敢进入井中。有个屠夫请求进入

井中察看。他在井下只见到一口大锅，锅中的水被炽热的火焰烧得滚开。有人拖住他的脚说：“不干你的事。”屠夫不能进井，只好出来。过了很长时间，黑气逐渐止息，井中只有一具鸡骨架和两具人骨架。这件事我不只一次地听老年人说过，但不知道是哪年的事。出自《稽神录》。

军 井

建州有一座魏使君的住宅，战乱之后被烧毁，用来作了军营。住宅内有口大井，被沉淀物堵塞。壬子年，兵士开始疏通这口大井。进入井中的两个人都死了，连尸体都没找到。有一人请求再进入井中去，他说：“用绳子把我拴住，如果我急促地牵动绳子，就赶紧把我拉出来。”入井很长时间后，那人忽然很急促地牵动绳子，上面的人立即把他从井中拉出来。出了井后他已经像痴呆了一样，半天他才能说话：“我进入井中，只见井下有城郭市镇，人很多。那里的主管叫李将军。他公事很繁杂，官府也很气派。我因害怕就急忙出来了，竟然没找到那两个人的尸体。”建州的节度留后朱斥业，派人填上了这口井。出自《稽神录》。

金华令

王祝的一个侄子在金华县做县令。他在城中建造了一座私人住宅。夏天城中下起了暴雨，忽然雨水奔流向住宅的东南角，就像灌进漏底的酒器里一样，一会儿水就流尽了。漏水的地方形成了一眼井，估计不出有多深。用丝线坠上一块石头来测量，几十丈才到底。石头粘上一个新做熟的捻头，与人间经常吃的没有什么不同。出自《稽神录》。

卷第四百 宝一金上

金	翁仲儒	霍光	陈爵	苻坚
零都县人	何文	侯邈	成弼	玄金
邹骆驼	裴谈	牛氏僮	宇文进	苏遏
韦思玄	李员	虞乡道士	赵怀正	金蛇

金

西方日官之外，有山焉，其长十余里，广二三里，高百余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余，皆纯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银；又入一丈，有锡；又入一丈，有铅；又入一丈，有丹阳铜。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也。《淮南子》术曰：“饵丹阳之为金也。”出《神异经》。

翁仲儒

汉时，翁仲儒家贫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于其家，于是与王侯争富。今秦中有雨金翁，世世富。出《神异经》。

金

西方日官城外有一座山。此山长十多里，宽二三里，高一百多丈。山上全都是又大又黄的金子，颜色特别美丽，不掺杂泥土和沙石，不生长花草和树木。山上有一个金人，有五丈多高，全身都是纯金的，名字叫金犀。进入山下一丈深，有银；再进入一丈深，有锡；再进入一丈深，有铅；再进入一丈深，有丹阳铜。丹阳铜像金子一样，经过锻制可以作为镶嵌涂饰器具的原料。《淮南子》的方术中谈道：“把丹阳铜里掺入饵料，就可以使它变成金子。”出自《神异经》。

翁仲儒

汉朝的时候，翁仲儒因家境贫困而去给人做苦力。当时他家住渭川。一天早晨，天上像下雨一样落下十斛金子在他家里，于是 he 可以和王侯比富了。现在秦中一带还有像翁仲儒一样能得到天降金雨的人，因而世代都很富有。出自《神异经》。

霍 光

汉宣帝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铍饰之。每夜，车辖上有金凤皇飞去，莫如所，至晓乃还，守车人亦见之。南郡黄君仲，于北山罗鸟，得一小凤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翹宛然具足，可长尺余。守车人列云：“车辖上凤皇，常夜飞去，晓则俱还。今晓不还，恐为人所得。”光甚异之，具以列上。后数日，君仲诣阙，上金凤皇子。帝闻而疑之，以置承露盘，倏然飞去。帝使人寻之，直入光家，至车辖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车，每游行，辄乘之。故嵇康《游仙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是也。出《续齐谐记》。

陈 爵

汉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有湖，皖氏小儿曰陈爵、陈挺，年皆十岁已上，相与钓于湖涯。挺先钓，爵往问挺曰：“钓宁得乎？”挺曰：“得。”爵归取竿纶，去挺三十步所，见湖涯有酒樽，色正黄，没水。爵以为铜也，涉取之，滑重不能举。挺望见，共取之，竟不能得。入入深渊中流，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爵父国故吏，字君贤，惊曰：“安得此？”爵言其状。君贤曰：

霍 光

汉宣帝曾经把一辆黑色盖蓬的车赐给大将军霍光。霍光把这辆车全都用金子装饰起来。每到夜晚，车轴的插销上就有一只金凤凰飞出去，不知飞到了哪里，直到天亮才飞回来。看守车子的人也看见了。南郡黄君仲在北山用网捕鸟，捕到了一只小凤凰，拿到手里便变成了紫金。小凤凰的羽毛和翅膀都很完整，有一尺多长。看守车子的人把

那件事后报告了霍光，说：“车轴插销上的金凤凰经常在夜晚飞出去，天亮才飞回来。今天天亮后还没飞回来，恐怕被他人得到了。”霍光感到特别奇怪，就把守车人所说的事都报告了皇上。过了几天，黄君仲到宫里去拜见皇上，将小金凤凰献给了皇上。宣帝听说他捕到的，很是怀疑，便把小金凤凰放在承露盘中，小金凤凰突然飞走了。宣帝令人寻找，只见小金凤凰一直飞进霍光家，落到车轴插销上。宣帝这才信以为真。宣帝要了这辆车，他每当外出巡游时就乘坐这辆车。所以嵇康在《游仙诗》中有“翩翩凤辖，逢此网罗”的诗句。出自《续齐谐记》。

陈 爵

汉朝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内有个湖。皖侯国人氏中有两个小孩名字叫陈爵、陈挺，年龄都在十岁以上。这一天，兄弟俩一起到湖边钓鱼。陈挺先钓，陈爵过来问陈挺说：“钓到了吗？”陈挺说：“钓到了。”陈爵立刻走回去拿鱼竿和鱼线。走到离陈挺有三十步远的地方，忽然看见湖边有个酒樽，颜色纯正而金黄，浸没在水中。陈爵以为是铜，便趟水进入湖中去取，但因水下滑酒器重，拿不动。陈挺看见了，便过来和陈爵一起拿，仍然拿不动。这时他们二人已进到深水处的湖中央。他们忽然看见水中有成百上千个像颜色纯正而金黄、铜钱一样的东西，立刻一起去拾取。两个人每只手都抓满了，拿回家去给家里人看。陈爵的父亲是皖侯国过去的官员，字君贤。他看到儿子得到那么多金钱，惊奇地问道：“在哪里得到这些钱的？”陈爵便把得到钱的经过说了一遍。君贤说：

“此黄金也。”即驰与爵俱往，到金处，水中尚多。贤自涉水掇取，爵、挺邻伍并闻，俱竞采之，合得十余斤。贤言于相，相言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裕躬奉献，且言得金状。出《论衡》。

苻 坚

前秦苻坚建元五年，长安樵人于城南见金鼎，走白坚。坚遣载取，到城，化为铜鼎。出《异苑》。

雩都县人

南康雩都县，跨江南出，去县三里，名梦口。有穴，状如石室。旧传尝有神鸡，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奋翼回翔，长鸣响彻。见之辄形入穴中，因号此石为鸡石。昔有人耕此山侧，望见鸡出游戏。有一长人，操弹弹之。鸡遥见，便飞入穴。弹丸正著穴上石，径六尺许，下垂蔽穴，犹有间隙，不复容人。又有人乘船，从下流还县，未至此崖数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担两笼黄瓜，求寄载之。黄衣人乞食，船主与之盘酒。食讫，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与，仍唾盘内，径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见其入石，始知神异。取向食器视之，见盘上唾，悉是黄金。出《述异记》。

“这是黄金啊。”他立即和陈爵一块儿奔向湖边，来到有金子的地方。水中还有很多，君贤便自己下水去捡。陈爵、陈挺的邻居们听说之后，都争着来捡金子。金子全被拾取上来，一共有十多斤。君贤将这件事告诉了府相，府相又告诉了太守。太守便派人到陈家收取拣到的金子。陈君贤立刻派属吏裕躬将金子献给官府，并讲述了得到金子的经过。出自《论衡》。

苻坚

前秦苻坚建元五年，长安一个砍柴的人在城南看见一只金鼎，立刻跑回城去报告给苻坚。苻坚派人用车去拉金鼎，拉到城里后，金鼎变成了铜鼎。出自《异苑》。

雩都县人

南康境内有个雩都县。过江向南走，离县城三里路，有个地方名叫梦口。这里有个岩洞，从外看形状像石头房子。以前传说这里曾有神鸡，颜色像上好的金子。神鸡从这个洞穴中出来，展翅盘旋飞翔，长长的鸣叫声非常响亮。被人看见它就将身体缩进入洞中，因此称此岩石为鸡石。过去有人在这座山旁边耕种，看见鸡出来游戏。有一个身量高的人，手持弹弓射鸡。鸡远远地看见，便飞进洞里。弹丸正打

在洞上边的岩石上。这块岩石直径六尺左右，垂下来正好遮住洞口，还留有一道缝，但不能再容下一个人。过去有人乘船从下流回县城，离这座山崖还有好几里时来了一个人，全身穿黄色的衣服，肩挑两笼黄瓜，请求船主载上他。上船之后，穿黄衣服的人讨要吃的，船主给了他一盘酒食。吃完，船到了山崖下。船主要瓜，黄衣人不给，并且向盘中唾唾沫。而后黄衣人径直奔上山崖，一直进入石洞中。船主起初对黄衣人很气忿，见他进入石洞，才知道是神异。船主取来装过食物的盘子观看，看到吐在盘子上面的唾沫全都变成了黄金。出自《述异记》。

何 文

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生气也？”答曰：“无之。”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也？”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出《列异传》。

侯 邈

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邈入城，至剑门外，忽见四广石，皆大如斗。邈爱之，收藏于书笼，负之以驴。因歇鞍取看，皆化为金。邈至城货之，得钱百万，市美妾十余人，大开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别墅。后乘春景出游，尽载妓妾随从。下车，陈设酒馔。忽有一老翁，负大笊至，坐于席末。邈怒而诟之，命苍头扶出。叟不动，亦不嗔恚，但引满啖炙而笑云：“吾此来，求君偿债耳。君昔将我金去，不记忆乎？”尽取邈妓妾十余人，投之书笊，亦不觉笊中之窄，负之

何 文

有一个叫张奋的人，家里很富。后来他家突然衰落，只好将住宅卖给了黎阳程家。程家住进来后，家人死亡生病的事相继发生。程家又将此房转卖给邺地人何文。何文在太阳落山之后，手中持刀，到北堂中梁上坐定。二更将尽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一人，身高有一丈多，头戴高帽，身穿黄衣，升堂传唤问话：“细腰，房中为什么有生人的气味？”回答说：“没有生人气味。”不一会儿，有一个戴高帽穿黑色衣服的人；再过一会儿，又有一个戴高帽穿白色衣服的人，问话和回答都和第一个人一样。快到天亮的时候，何文才从房梁上下到厅堂，像刚才听到的那样开始传唤，问道：“穿黄衣服的是谁？”回答说：“是金，在厅堂西面墙壁下面。”“穿黑衣服的是谁？”回答说：“是钱，在厅堂前离井边五步远的地方。”“穿白衣服的是谁？”回答说：“是银，在墙东北角的柱子下面。”“你是谁？”回答说：“我是棒槌，在灶坑下。”天亮后，何文按次序挖开刚才说到的地方，得到金银各五百斤，铜钱千万枚，并把棒槌拿来烧掉。这座宅院于是清静安宁下来。出自《列异传》。

侯 通

隋朝开皇初年，广都孝廉侯通打算进城。他走到剑门外，忽然看见四块石头，全都像斗一样大。侯通很喜爱这几块石头，就收起放在装书的竹笼里，驮在驴背上。他趁着歇驴的时候取出这几块石头观看，看到石头都变成了金子。侯通到城里把金子卖了，得到百万钱，便买了十几个美丽的女人，扩建住宅，又在城郊购置了良田和别墅。后来有一天侯通乘着春色出城游玩，所有的妓妾都跟随他乘车出游。下车后，摆上酒肉。忽然有一个老头儿身背大书箱来到这里，并在筵席的末座坐下。侯通生气地辱骂他，命奴仆把老头儿扶出去。老头儿不动，也不嗔怪愤怒，只是喝酒吃肉，并笑着说：“我到这里来，是求您偿还欠债。您以前把我的金子拿去，您忘记了吗？”说完，将侯通的十几个妓妾全抓住放到书箱里，也不觉得书箱狭窄，背起书箱而趋，走若飞鸟。通令苍头驰逐之，斯须已失所在。自后通家日贫，

却复昔日生计。十余年，却归蜀。到剑门，又见前者老翁，携所将之妾游行，僮从极多，见邈皆大笑，问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访剑门前后，并无此人，竟不能测也。出《玄怪录》。

成 弼

隋末，有道者居于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成，因得道，居山数十年。有成弼者给侍之，道者与居十余岁，而不告以道。弼后以家艰辞去，道者曰：“子从我久，今复有忧，吾无以遗子，遗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铜，则黄金矣，足以办葬事。”弼乃还，如言化黄金以足用。办葬讫，弼有异志，复入山见之，更求还丹。道者不与，弼乃持白刃劫之。既不得丹，则断道者两手，又不得，则刖其足，道者颜色不变。弼滋怒，则斩其头。及解衣，肘后有赤囊，开之则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闻呼弼声，回顾，乃道者也。弼大惊，而谓弼曰：“吾不期汝至此，无德受丹，神必诛汝，终如吾矣。”因不见。弼多得丹，多变黄金，金色稍赤，优于常金，可以服饵。家既殷富，则为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黄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问之，召令造黄金。

快步走了，行走的速度快如鸟飞。侯邈令奴仆骑马去追，一会儿已看不见老头儿在哪里。自此以后侯邈家中日渐贫困，又恢复了原来那样的生活。十几年后，侯邈去职归蜀。来到剑门时，他又看见以前那个老头儿。老头儿正带着那些被他背走的妓妾在悠闲地行走。跟从老头儿的人很多，这些人看见侯邈都大笑。侯邈问他们笑什么，他们却不说话；靠近他们，他们却又不见了。侯邈访遍了剑门前后，并没有这个老头。他最终也猜不出是怎么回事。出自《玄怪录》。

成 弼

隋朝末年，有一个道士住在太白山。他炼丹砂配制九转还丹成功，因而得道。道士居住在山上几十年，有个叫成弼的人供给侍奉他。道士与成弼共同在山上住了十几年，却从不告诉成弼炼丹的方法。后来成弼因家中父母有丧向道士告辞，道士说：“你跟随我这么

久，今天又有亲丧，我没有别的送给你，送你十粒丹吧。一粒丹能化十斤红铜，就是黄金，足够你办葬事了。”成弼于是回家，像道士说的那样化黄金以满足使用。办完葬事，成弼有了邪恶的意图。他又进山去见道士，请求道士再给他一些丹砂。道士不给，成弼竟持刀威逼道士。他没有得到丹砂，就用刀砍断了道士的两只手；仍没有得到，就砍下了道士的双脚。道士脸色不变。成弼更加恼怒，就砍下了道士的头。等他解道士的衣服时，见道士的胳膊肘后面有个红色的口袋。打开口袋里面就是丹砂。成弼很高兴，拿着丹砂下山。忽然他听见喊他的声音，回头看到喊他的是道士。成弼大惊。道士对成弼说：“我没想到你到这里来。你没有好的品德而享用这些丹砂，神必定会杀死你，最终就像我一样。”说完就不见了。成弼得到了很多丹砂，用它变化了很多金子。那金子的颜色稍红，优于平常的金子，可以拿来服食。成弼家因为非常富裕而被人告发，说成弼自己私自造钱。官府将成弼捕去，成弼禀报说自己能把铜变成金子，并没有别的原因。唐太宗听说了这件事，下诏令成弼制造黄金。

金成，帝悦，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尽天下之铜乃已。弼造金，凡数万斤而丹尽。其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甚贵之。弼既蓺穷而请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实不知方，诉之。帝谓其诈，怒，胁之以兵，弼犹自列，遂为武士断其手。又不言，则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斩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后有婆罗门，号为别宝。帝入库遍阅，婆罗门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宝耳。”问：“毯有何奇异，而谓之宝？”婆罗门令舒毯于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湿。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也。出《广异记》。

玄 金

太宗时，汾州言，青龙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坠地隐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广尺余，高七尺。出《酉阳杂俎》。

邹骆驼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

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流其饼，驼苦之。乃将□□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其子昉，与萧佺交厚。时人语曰：“萧佺附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出《朝野金载》。

黄金造成，太宗皇帝很高兴，授给成弼五品官，命令他制造黄金，要将天下所有的铜都用完才能停止。成弼开始制造黄金，总共才造了几万斤黄金，丹砂就用完了。这些黄金就是所说的大唐金，这种黄金百炼而更加精粹，非常贵重。成弼技艺穷尽后请求离去，太宗令他禀告造金的方法。成弼实在不知道具体方法，就诉说自己不知。太宗皇帝认为他说谎，很生气，就用兵刃威胁他。成弼仍然说不出方法，于是他的手被武士砍断。还是说不出，便砍掉了他的脚。成弼急得没有办法，只好述说了他能变化金子的来龙去脉。太宗也不相信，就杀死了成弼。而大唐金就在市上流通使用。后来有个印度僧人，自称能为人辨别宝贝。太宗皇帝把他带进库房一件件地察看。印度僧人手指大唐金和大毯说：“只有这两件是宝贝。”太宗问大毯有什么神奇和独特的地方，而说它是宝。印度僧人让人将大毯打开平铺在地上。他向大毯上泼水，水都从大毯上流走，大毯却一点都不湿。到现在外国还流传着成弼金，并把它当作宝货。出自《广异记》。

玄 金

太宗时期，汾州地方传言，青龙和白虎口吐一物在空中。此物发出的光像火一样，坠落到地上后，隐没进地下二尺。在此物坠落的地方挖掘，得到一块黑金，宽一尺多，高七尺。出自《酉阳杂俎》。

邹骆驼

邹骆驼是长安人。他早先家中贫穷，曾经用小推车推蒸饼卖。他每次越过胜业坊墙角埋的砖时，车轮碰上砖车子就会翻，尘土把饼弄得很脏。邹骆驼为这很苦恼。于是他拿大锄刨去十几块砖。砖下面有一个大瓷瓮，容量在五十斗左右。打开盖看，里面有好几斗金子。于是邹骆驼家大富。邹骆驼的儿子邹昉和萧佺交情很深。当时人说：“萧

佺附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出自《朝野金载》。

裴 谈

裴谈为怀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见山穴开，有黄金焉，可数间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铤，皆长尺余。因以石塞穴，且志之。又数日往，则迷其处。樵者颇谙山谷，即于洛城怀州，造开石物锤凿数车。州有崔司户，知而助之。将往开，而谈妻有疾，请道家奏章请命。奏章道士忽传天帝诏曰：“帝诏语裴谈，吾太行山天藏开，比有樵夫见之，吾已遗金五铤，命其闭塞。而愚人贪得，重求不获，乃兴恶。将开吾藏，已造锤凿数车。若开不休，或中吾伏藏。此若开锤凿，此州人且死尽，深无所益。此州崔司户，与其同心，但诣崔验之，自当有见。急止之，汝妻疾自当瘳矣。”谈大异之，即召崔子问故，果符所言。乃没其开石具而禁止之，妻寻有间。出《纪闻》。

牛氏僮

牛肃曾祖大父，皆葬河内，出家童二户守之。开元二十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质于裴氏。齿牙为疾，昼卧厩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汤含之，可以愈疾。何忍焉！”小安惊顾，不见人而又寝。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岂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丛，

裴 谈

裴谈做怀州刺史时，有个砍柴人进入太行山，看见一个敞开的山洞，里面的黄金可以装满好几间屋子。砍柴人很高兴，进洞去拿黄金，得到五铤，每铤都有一尺多长。砍柴人就用石头封死山洞，并记下了山洞的位置。过了几天砍柴人又进山找那个山洞，却找不到原来的地方。砍柴人对山谷特别熟悉，就在洛城怀州打造了好几车开石用的锤子、凿子等工具。州里有个姓崔的司户，知道了这件事就帮助砍柴人。他们将要到山中去开石的时候，裴谈的妻子生病了，裴谈就请

道士向天帝上奏章请求延长寿命。上奏章的道士忽然口传天帝的诏命说：“天帝告诉裴谈，我太行山天帝宝藏库曾开，被砍柴人看见。我已经送给他黄金五铤，命他关闭堵塞了山洞。而这个愚蠢的人贪得无厌，重又去寻求而没有得到，便心起邪念，要凿开我的宝库。已经打造了好几车锤子、凿子。假若他开石不停，也许会找到我埋藏的宝藏。如果在这里用锤子、凿子开石，这一州的人就会死光，真的没有好处。这州的崔司户和砍柴人是一条心，只要到崔司户那里去验证这件事，自然会有所见。立即停下这件事，你妻子的病自然会好的。”裴谈听后大为惊奇，立即召来崔司户的儿子询问，果然和那道士所说的一样。于是没收了他们的开石工具并禁止他们去开石。裴谈妻子的病不久就有了好转。出自《纪闻》。

牛氏僮

牛肃的曾祖父和祖父死后，都埋葬在河内郡。牛肃拨了两个家童住在那里，为曾祖父和祖父守墓。开元二十八年，牛家把男僮仆小安送到裴家作抵押。小安因牙齿有病，白天躺在马圈内。他听到好像有人告诉他说：“小安，你为什么不起来？只要取来仙人杖的根煮汤含在嘴里，你的牙病就会好。为什么要忍受痛苦呢？”小安吃惊地抬头看，不见有人就又躺下了。时间不长，又有人和他说话，同开始时告诉他的话一样。小安说：“此话难道是神仙告诉我的吗？”于是他出去寻找仙人杖。他找到了一棵大灌木，

掘其根。根转壮大，入地三尺，忽得大砖，有铭焉。揭砖已下，有铜钵斗，于其中尽黄金铤，丹砂杂其中。安不知书，既藏金，则以砖铭示村人杨之侃。留铭示人，而不告之。铭曰：砖下黄金五百两，至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贼胡人年二十二姓史者得之；泽州城北二十五里白浮图之南，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两，亦此人得之。诸人既见铭，道路喧闻于裴氏子。问小安，且诘，执鞭之，终不言。于是拷讯，万端不对，拘而闭诸室。会有画工来访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诱问之，画工具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于人处，用钱一百，市砂一斤。砂既精好，故来更市。”张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画工示之。安曰：“掘得铭后，下得数金丹砂，今无遗矣。”金宝不得，则

又加捶笞治之，卒不言，夜中亡去。会裴氏苍头，自太原赴河内，遇小安于泽州。小安邀至市，酒饮酣招去。意者小安便取泽之金乎！及苍头至裴言之，方悟。出《纪录》。

宇文进

夏县令宇文泰犹子进，尝于田间得一昆仑子，洗拭之，乃黄金也。因宝持之。数载后，财货充溢，家族蕃昌。后一夕失之，而产业耗败矣。出《纪闻》。

就挖它的根。根转眼间变大，挖进地下三尺，忽然挖到一块大砖，上面还刻着字。揭开砖，在砖的下面，有个铜钵斗，钵斗里全都是黄金锭，还有些丹砂掺杂在里面。小安不认得字，于是他把黄金重新藏好，而把砖上刻的字拿给本村人杨之侃看。小安只留下刻的字给别人看，而不告诉别人是从哪里得到的。铭文说：“砖下黄金五百两，到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个流落四方的胡人贼子，二十二岁，姓史，得到它；泽州城北二十五里白塔之南，也是二十五里，有金五百两，也为这个人所得。”众人看到铭文后，在路上互相谈论，就被裴氏的儿子听到了。他问小安，小安不说这件事；用鞭子抽，小安始终不说。于是拷打逼问，无论怎样小安就是不回答。他们便将小安拘禁起来锁在屋里。恰巧有位画工来见小安，他为的是买丹砂。裴氏的儿子引诱着问他，画工便将他知道的小安得到金子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对裴氏的儿子说了。画工又说：“我昨天在别人那里，用一百枚钱买了一斤丹砂。丹砂既精又好，所以来这里想再买一些。”裴氏越发相信小安得到了金子，便把小安叫来，将画工领给他看。小安说：“我挖到刻字的砖后，在下面得到些金子和丹砂，现在一点都没有留下。”裴氏的儿子没有得到金宝，就又对小安加以棍棒，小安死也不说。晚上小安逃了出去。正好裴氏的仆人从太原到河内郡，在泽州遇到了小安。小安邀他到街上的酒馆喝酒，二人酒正喝得尽兴时，有人招呼小安离开了。大概小安是去取泽州城北的金子吧！直到仆人回到裴家说了这件事，他们才明白。出自《纪录》。

宇文进

夏县县令宇文泰的侄儿宇文进曾经在田间拣到一个小玩具昆仑子。把它用水冲洗擦拭后一看，原来是黄金，就把它当作宝贝保存起来。几年之后，宇文进家中财产充足，家族兴旺昌盛。后来一天夜晚丢失了昆仑子，他家中产业便败落了。出自《纪闻》。

苏 遏

天宝中，长安永乐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后无复人住。暂至，亦不过宿而卒，遂至废破。其舍宇唯堂厅存，因生草树甚多。有扶风苏遏，恹恹遽苦贫穷，知之，乃以贱价，于本主质之。才立契书，未有一钱归主。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而寝。一更已后，未寝，出于堂，彷徨而行。忽见东墙下有一赤物，如人形，无手足，表里通彻光明。而叫曰：“咄。”遏视之不动。良久，又按声呼曰：“烂木，咄。”西墙下有物应曰：“诺。”问曰：“甚没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锵。”烂木对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阶，中庭呼烂木曰：“金精合属我，缘没敢叫唤。”对曰：“不知。”遏又问：“承前杀害人者在何处？”烂木曰：“更无别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丧逝。亦不曾杀伤耳。”至明，更无事。遏乃自假锹钺之具，先于西墙下掘。入地三尺，见一朽柱，当心木如血色，其坚如石。后又于东墙下掘两日，近一丈，方见一方石，阔一丈四寸，长一丈八寸。上以篆书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赐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为德？”又自为计曰：“我得此宝，然修德亦可襁之。”沉吟未决，至夜，又叹息不定，其烂木忽语曰：“何不改名为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称有德。烂木曰：“君子傥能送某于昆明池中，自是不复挠吾人矣。”有德许之。明辰更掘丈余，得一铁瓮，开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还宅价

苏 遏

天宝年间，长安永乐里有一座凶宅，居住在这座宅子的人全都遭殃，以后便没人再住到这儿了。有人暂时到这里住下，也是不过夜就死去。于是这座住宅便荒废破落了，只有房屋的厅堂还存留着。由于

住宅荒废，因而长了很多杂草和树木。有个扶风人叫苏遏，人很诚恳。他苦于家中贫穷，知道有这座住宅，便以很便宜的价格从房主那里把房子抵押过来。才立完契书，房主还没有得到一文钱。到了晚上，苏遏就自己提过一张低矮的床，在厅堂当中铺设好睡下。一更以后，他没睡着，便出了厅堂，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他看见东墙根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像人的形状，没有手和脚，里外通透明亮。它喊叫：“咄！”苏遏看着它不动。过了很长时间，它又像之前那样呼喊道：“烂木，咄！”西边墙根下有东西应声说“诺”。问道：“什么人？”回答说：“不知道。”又说：“大硬镬。”烂木回答说：“可怕。”过了很长时间，红色的东西就不见了。苏遏走下台阶，在庭院当中叫烂木说：“金精应当注意到我，为什么没敢叫唤。”回答说：“不知道。”苏遏又问：“在这之前杀害人的东西在什么地方？”烂木说：“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只是金精。那些人自己的福分薄，不应该住在这里，就死了。也不曾杀伤他们。”直到天明，再没什么事。苏遏就自己借来铁锹，先在西墙下挖。挖进地下三尺，看到一根腐朽的柱子，柱子木心的颜色像血一样，可它坚硬如石。后来又在东墙下挖了两天，挖了将近一丈深，才看见一块方形石块，宽一丈四寸，长一丈八寸，上面用篆书写道：“夏朝天子紫金三十斤，赐给有道德的人。”苏遏自己心里想：“我以什么为德？”又自己盘算道：“我得了这些财宝，然后再修德，也可消灾。”他沉吟不决。到了晚上，他又叹息不定。那烂木忽然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改名叫‘有德’，这样就可以了。”苏遏说：“好。”于是称作苏有德。烂木说：“君子您倘若能把我送到昆明池中，从此就不会再扰乱人了。”苏有德答应了它。第二天早晨，苏有德又向下挖了一丈多深，挖到一个铁瓮；把铁瓮打开，得到三十斤紫金。苏有德就把房钱还给了房主。

修葺，送烂木于昆明池。遂闭户读书，三年，为范阳请入幕，七年内，获冀州刺史，其宅更无事。出《博异志》。

韦思玄

宝应中，有京兆韦思玄，侨居洛阳。性尚奇，尝慕神仙之术。后游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饵金液者，可以延寿。吾子当先学炼金，

如是则可以肩赤松，驾广成矣。”思玄于是求炼金之术，积十年，遇术士数百，终不能得其妙。后一日，有居士辛锐者，貌甚清瘦，倏然有寒色，衣弊裘。叩思玄门，谓思玄曰：“吾病士，穷无所归。闻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异人方士，我故来谒耳，愿先生纳之。”思玄即止居士于舍。其后居士身疾，^臃尽溃血且甚，韦氏一家尽恶之。思玄尝诏术士数人会食，而居士不得预。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尽湿。客怒皆起，韦氏家僮亦竞来骂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见。思玄与诸客甚异之，因是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璨然，真旷代之宝。思玄且惊且叹。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征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也。而“锐”字“兑”从“金”，兑亦西方之正位。推其义，则吾之解若合符然。出《宣室志》。

李 员

进士李员，河东人也，居长安延寿里。元和初夏，一并重新修葺了宅院。他把烂木送到昆明池，就闭门读书。三年后，他被范阳节度使请去做幕僚；七年内，官获冀州刺史。那座宅院再没出过什么事。出自《博异志》。

韦思玄

宝应年间，有个叫韦思玄的京兆人，侨居在洛阳。韦思玄生性崇尚奇异的事情，曾经羡慕神仙的法术。后来他到嵩山游览，有个道士教导他说：“吃金液的人可以延长寿命。您应当先学习炼金，如果学会了炼金就可以和仙人赤松子、广成子并肩了。”韦思玄于是寻求炼金的方法。十年时间里，韦思玄遇见了几百个有道术的人，可始终没有掌握炼金的技巧。后来有一天，有个叫辛锐的居士来敲韦思玄家的门。这名居士相貌非常清瘦，看上去面带忧愁的苦寒之色，身穿一件破旧的毛皮衣服。他对韦思玄说：“我是个有病的居士，无家可归。听说先生喜好古怪，崇尚奇异，结交天下有奇特本领和有神仙方术的人，所以我特来拜见，希望先生能收留我。”韦思玄立即留居士住了下来。这以后居士身体患病，全身的肉都溃烂出血，而且很严重。韦

氏一家人全都厌恶他。韦思玄曾经邀请几位有道术的人共同吃饭，而居士没有被邀参加。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居士突然来到客人面前，把尿撒在筵席上，筵席全都湿了。来客都愤怒地站了起来，韦氏家中的仆人都过来骂他。居士于是告辞离去。他走到庭院中，忽然不见了踪影。韦思玄与众客人都很惊奇。他们一看道士的尿，竟是紫金。这些紫金发出奇特明亮的光，真称得上历代所没有的珍宝。韦思玄又是惊奇又是感叹。有明白的人说：“这个居士是紫金精。”从他的姓名来验证，也确实是紫金精：辛就是西方庚辛金，而“锐”字“兑”从“金”，兑也是西方的正位。按字义推测的话，我的解释正符合。出自《宣室志》。

李 员

进士李员是河东人，居住在长安延寿里。元和初夏天的一个夕，员独处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纤而远，锵然若韵金石乐，如是久不绝。俄而有歌者，其音极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员窃志其歌词曰：“色分蓝叶青，声比磬中鸣。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歌竟，其音阒，员且惊且异。朝日，命家僮穷其迹，不能得焉。是夕，员方独处，又闻其声，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词竟，员心知为怪也，默然异之。如是凡数夕，亦闻焉。后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隤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闻其声，员惊而视之，于北垣下得一缶，仅尺余，制用金成，形状奇古，与金之缶甚异。苔翳其光，隐然有文，视不可见，盖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则其韵极长。即令涤去尘藓，方可读之，字皆小篆书，乃崔子玉座右铭也。员得而异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出《宣室志》。

虞乡道士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绛阳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见庭忽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若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

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晚上，李员独自在他的卧室里。他刚躺在床上，还没睡着，忽然听见屋子西边的角落有微弱的声音，细小而又离得很远，就好像撞击金石乐器所产生的韵律。这声音过了很长时间也不停。一会儿又有人唱歌，歌声极其清远、清脆，又长时间不停。李员暗暗记下了所唱的歌词，是：“色分蓝叶青，声比磬中鸣。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歌唱完，音乐也停止了。李员又惊讶又奇怪。到了早晨，他命仆人彻底查找声音的踪迹，可是找不到。这天晚上，李员自己单独在屋中，又听见了那声音，歌声凄凉幽远且时间很长，歌词也同前次一样。歌词唱完，李员心里知道这事怪异，就默默地惊奇。像这样一连几个晚上，他都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后来到了秋天，开始的前六天，夜晚雨很大，李员家厅堂北墙被冲塌。第二天，墙北面又听见了那声音。李员吃惊地去查看，在北墙下得到了一只缶。这只缶仅一尺多长，用黄金制成，形状奇特古怪，与一般的金缶很不同。藓苔遮住了它的光亮，缶上面隐约有文字，但看不清楚，大概是千百年前的乐器。用手敲打它，它的音韵特别悠长。李员立即令人洗去缶上面的泥土和藓苔，上面的字才可以阅读。这些字全都用小篆书写，竟是崔子玉的座右铭。李员得到了这件宝物感到很惊异，但始终不知它是哪个朝代制造的。出自《宣室志》。

虞乡道士

虞乡有座山观，非常幽静清寂。有个绛阳道士住在这里。大和年间，道士曾在一天晚上独自登上祭坛瞭望，见庭院中忽然有奇异的光从水井中发出。不一会儿有一个形状像兔、颜色像纯金的东西，随光而出，环绕祭坛。过了很久，这东西又进入井中。自这之后每天晚上都能看见它。道士觉得奇怪，不敢告诉别人。以后因着淘井，得到一个非常小、且光亮奇特分明的金兔，道士就将它放到巾箱中。当时御史李戎在蒲津任职，与道士友好，道士就把金兔送给了他。这以后李戎从奉先县令升为忻州刺史。有一天那个金兔忽然不见了，一个多月后李戎死去。

赵怀正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贺，常以女工致饷。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贺一环获焉。赵夜枕之，觉枕中如风雨声，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则无所觉。赵枕辄复旧，或喧悸不得眠。其子请碎视之，赵言：“脱碎之无所见，是弃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后，尔必破之。”经岁余，赵病死。妻令毁视之，中有金银各一铤，如模铸者。所函铤处，其模似预曾勘入，无丝发隙，不知从何而入也。铤各长三寸余，阔如巨指。遂货之，办其殓及偿债，不余一钱。贺今住洛惠节坊，段成式家人雇其纫针，亲见其说。出《酉阳杂俎》。

金 蛇

开成初，宫中有黄色蛇，夜则自宝库中出，游于阶陛间，光明照耀，不可擒获。宫人掷珊瑚玦以击之，遂并玦亡去。掌库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库内，得黄金蛇而玦贯其首。上熟视之：“昔隋炀帝为晋王时，以黄金蛇赠陈夫人，吾今不知此蛇得自何处。”左右因视额下，有“阿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麼即炀帝小字也。”上之博学敏悟，率多此类。遂命取玻璃连环，系蛇于玉几之前足。其后竟不复有所见，以几食蛇也。出《杜阳杂编》。

赵怀正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在光德坊。大和三年的时候，赵怀正的妻子贺氏经常做些针线活挣钱。一天，有个人带着一个石枕来卖，贺氏用一只玉环换下了石枕。赵怀正夜晚枕着石枕睡觉时，感觉到枕中好像有风雨声。于是他让妻子和儿子各枕这个石枕一晚，他们却没什么感觉。赵怀正枕着，就又有原来的声音，有时喧闹声让他心跳得睡不着觉。他儿子请求他把石枕砸碎看里面有什么，赵怀正说：“如果砸碎了也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就白白丢弃了一百钱。等我死后，你一定要把它砸碎。”过了一年多，赵怀正得病而死。他妻子让儿子砸毁石枕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石枕砸碎后，里面有金银各一铤，就像按模型浇注成的。好像是事先量好了再铸造一样，金银铤在里面没有头发丝大

的缝隙，不知是怎样进入石枕中的。金锭和银锭各长三寸多，宽如大拇指。贺氏卖了金锭和银锭，办理完了家中的丧事又偿还了欠债，没有剩下一个钱。贺氏如今住在洛阳惠节坊，段成式家里的人雇她做针线活时，亲耳听见她说了这件事。出自《酉阳杂俎》。

金 蛇

开成初年，宫中有一条黄色的蛇，夜间便从宝库中出来，在皇宫的台阶间游玩。蛇身上光明照耀，却没法捉到。皇宫中的人投掷珊瑚玦去打蛇，于是蛇和玦都不见了。掌管宝库的人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了皇上。皇上命人搜遍宝库，得到一条黄金蛇，珊瑚玦就穿连在蛇头上。皇上仔细看这条蛇，说：“从前隋炀帝做晋王的时候，曾把黄金蛇赠送给陈夫人。我现在不知道这条蛇是从哪里来的。”殿下文武大臣于是看蛇的额下，看到有“阿𡇗”两字。皇上猛然站起说：“果然不出我的猜疑，‘阿𡇗’就是炀帝的小名。”皇上的渊博聪明，大多和这相似。于是皇上命人拿来玻璃连环，把蛇绑在玉猪的前脚上。从这以后宫中就再也没有看见蛇，这是由于猪吃蛇的缘故。出自《杜阳杂编》。

卷第四百一 宝二金玉附

金下 水银附

张 珽 龚 播 宜春郡民 张 彦 康 氏

豫章人 陈 濬 建安村人 蔡彦卿

水银

吕 生

玉

沈攸之 玉 龙 江 严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软玉鞭 玉猪子

金下水银附

张 珽

咸通末年，张珽自徐之长安，至圃田东，时于大树下。俄顷，有三书生继来，环坐。珽因问之。一书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黄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来，欲一游龙门山耳。”乃共闲论。其王象之曰：“我去年游龙门山，经于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于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谒之。”珽因亦同行。

金下水银附

张 珽

咸通末年，张珽从徐地到长安去。这天，他走到一个菜园的东边。这个菜园当时在一棵大树下。不一会儿，有三个书生相继而来，他们围坐在一起。张珽就问他们各叫什么名字。一个说：“我是李

特。”另一个说：“我是王象之。”第三个说：“我是黄真。”他们三个人都说：“我们三人都从汴水而来，想要游一游龙门山。”于是张珽同他们三人一起闲聊。那王象之说：“我去年游龙门山时，从这里经过。路北一二里的地方，有一个男青年，也是读书人。这个读书人让我在他家住过两宿才回去。你们可以和我一块去谒见他。”张珽于是也和他们一块去拜访那个男青年。

至路北一二里，果见一宅，甚荒毁。既叩门，有一子儒服，自内而出，见象之颇喜。问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张珽秀才也，李特、黄真，即我同乡之书生也。”其儒服子乃并揖入，升堂设酒馔，其所设甚陈故。儒服子谓象之曰：“黄家弟兄将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虽诸黄齿长，又将若何？”黄真遽起曰：“今日良会，正可尽欢，诸君何至亟预人家事，波及我孙耶？”珽性素刚决，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问之曰：“我偶与二三子会于一树下，又携我至此，适见高论，我实疑之，黄家弟兄，竟是谁也？且君辈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不畏惧，但实言之！”象之笑曰：“黄氏将乱东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珽乃问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象之曰：“我玉精也，黄真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树精也，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郑适秀才也。我昔自此自化精，又去年复遇郑适，今诣之。君是生人，当怯我辈；既君不怯，故聊得从容耳。”珽又问曰：“郑秀才既与我同科，奚不语耶？”郑适曰：“某适思得诗一首以赠。”诗曰：“昔为吟风啸月人，今是吟风啸月身。冢坏路边吟啸罢，安知今日又劳神！”珽览诗怆然，叹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犹化精，人不复化。”

象之辈三人，皆闻此叹，怒而出，适亦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门外回顾，已见一坏冢。因逐三精，以所佩剑击之。金玉精皆中剑而踣，唯枯树精走疾。追击不及，遂回，

走到路北一二里的地方，果然看到一处宅院，很荒凉。敲门之后，有一个穿书生衣服的男青年从里面走出。他见了王象之很高兴，问王象之道：“那三个人是谁？”王象之说：“这个张珽秀才，那两个是李特和黄真，是我同乡的书生。”那青年就把他们都请进屋，设酒宴招待他们。屋里的摆设都很破旧。那青年对王象之说：“黄家弟兄

快长大了。”王象之说：“如果皇上有好生之德，恪守帝王之道，关心天下的百姓，即使那几个姓黄的长大了又能怎样呢？”黄真急忙站起来说：“今天这么好的相聚，正可尽情欢乐，各位为什么多管别人家的闲事，波及我的子孙呢？”张珽的性情一向刚毅果决，听到他们的对话就很怀疑他们都不是人，就问他们道：“我偶然与你们几个在一棵树下相遇，你们又领我来到这里，刚才听到你们的高论，我实在是怀疑。黄家弟兄到底是谁？你们几个是不是人呢？我向来胆大不怕事，你们只管照实说吧！”王象之笑着说：“姓黄的他们弟兄三人将要作乱于东夏。我们三个都是精怪。穿书生衣服的青年是个鬼。”张珽就问道：“是什么东西变成的精？是什么鬼？”王象之说：“我是玉精，黄真是金精，李特是枯树精，穿书生服的青年就是二十年前死去的秀才郑适。我以前在这里自己变化成精，去年又遇见郑适，所以今天来拜访他。你是活着的人，应该怕我们。既然你不怕，所以我们暂且从容相处也就行了。”张珽又问道：“郑秀才既然与我同是秀才科，为什么不说话呢？”郑适说：“我刚才在思考，想好了一首诗赠给你。”诗是这样写的：“昔为吟风啸月人，今是吟风啸月身。冢坏路边吟啸罢，安知今日又劳神！”张珽读诗之后很是悲怆，他感叹道：“人死了之后，反而不如物体；物体还能化成精灵，而人不能再变化。”

王象之等三人都听到了张珽的感叹，他们很生气，都愤怒地走了出去。郑适也不留他们。张珽也起身愤怒地离去。等他走到门外回头再看，看到的是一个残破的坟墓。于是他就去追赶那三个精怪，用他佩带的宝剑砍杀他们。金精和玉精都中剑倒毙，只有枯树精跑得快。张珽追击不到枯树精，于是只好返回。

反见一故玉带及一金杯在路傍。珽拾得之，长安货之，了无别异焉矣。出《潇湘录》。

龚 播

龚播者，峡中云安监盐贾也。其初甚穷，以贩鬻蔬果自业，结草庐于江边居之。忽遇风雨之夕，天地阴黑，见江南有炬火，复闻人呼船求急济。时已夜深，人皆息矣。播即独棹小艇，涉风而济之，至则

执炬者仆地。视之即金人也，长四尺余。播即载之以归，于是遂富。经营贩鬻，动获厚利，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出《河东记》。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义闻，数世不分异，诸从同爨。所居别墅，有亭屋水竹。诸子弟皆好善积书，往来方士高僧儒生。宾客至者，皆延纳之。忽一日晚际，有一妇人，年少端丽，被服靓妆，与一小青衣，诣门求寄宿。章氏诸妇，忻然近接，设酒馔，至夜深而罢。有一小子弟，以文自业，年少而敏俊，见此妇人有色，遂嘱其乳妯，别洒扫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潜身入室内，略不闻声息，遂升榻就之。其妇人身体如冰，生大惊，命烛照之，乃是银人两头，可重千百斤。一家惊喜，然恐其变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群从子弟妇女，共五百余口。每日三就食，声鼓而升堂。江西郡内，富盛无比。出《玉堂闲话》。

回来时他看见一条旧玉带和一个金杯在路边。张珽拾得玉带和金杯，把它们带到长安去卖，与其他金玉没有丝毫不同。出自《潇湘录》。

龚 播

龚播是峡中云安监一带的大盐商。他起初很穷，以贩卖蔬菜瓜果为业，在江边盖了两间草房居住。一个风雨之夜，天地阴黑，龚播望见江南岸有火炬，又听到有人急切地喊叫要找船过江。当时夜已深，人都睡下了。龚播就独自驾着小船，冒着风浪去摆渡那人。他到南岸后，看到那个执火炬的人倒在地上。上前一看，原来是个长四尺有余的金人。龚播就用船把金人载回家。于是他就富了。他经营买卖，动辄就获大利，不到十年时间积累了巨大财富，最终成了三蜀一带的大富商。出自《河东记》。

宜春郡民

宜春郡有名百姓叫章乙，他家以“孝”和“义”闻名遐迩，几辈子没

分家，各堂房亲属都吃一个灶做出来的饭。他家所居住的别墅，亭屋水竹什么都有。他家的子弟们都喜欢做善事、收藏书籍，喜欢与方士、高僧、儒生交往。到他家的宾客，他家全都欢迎接纳。一天傍晚，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妇人，打扮得很漂亮，与一位小婢女一起，上门请求寄宿。章家的妇人们欣然上前迎接，摆酒宴招待她们，直到夜深才结束。章家有一名小子弟，以文为业，年轻而又聪明俊秀。他见这妇人有姿色，就嘱咐他的乳娘另外打扫了一间屋子，让妇人和小婢睡下。到了深夜，他偷偷潜入美妇人所住的室内，一点声息也没听到，于是他就上床扑到那妇人身上。那妇人的身体冰凉，章生大惊，点燃蜡烛一照，原来是两个银人，重量有千百斤。一家人都惊喜异常，但是怕有变化，就用火烧那两个银人，竟是真正的白银。章家至今仍是巨富，各房子弟妇女共五百多人，每天三顿饭要击鼓后进入厅堂。在江西郡内，这一家的富足昌盛是无与伦比的。出自《玉堂闲话》。

张彦

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罗列三品，以夸尚之。云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泽金台盘，以此相高。乱离之后，州将皆武人，竞于贪虐。蜀将张彦典忠州，暴恶尤甚。将校苦之，因而作叛，连及党与数千家。张攫其金银，莫知纪极。后于蜀中私第别构一堂，以贮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频起，骇入验之，乃无延爇之处。由是疑焉，及开篋视之，悉已空矣。即向时火烟，乃金化矣。出《北梦琐言》。

康氏

伪吴杨行密，初定扬州，远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佣赁为业，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异人，赤面朱衣冠，据门而坐。妻惊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跽然有声。康适归，欲至家，路左忽有钱五千、羊半边、尊酒在焉。伺之久，无行人，因持之归。妻亦告其所见，即往舍西寻之，乃一金人，仆于草间，亦曳之归。因烹羊饮酒，得以周给。自是出必获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为家宝。所生子名曰平，平长，遂为富

人。有李浔者，为江都令，行县至新宁乡，见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为李言如此。出《稽神录》。

张彦

巴巫一带的百姓多数都积有黄金。每当有聚会，他们就在席上罗列许多东西，来显示自己的富贵。云安有个叫李仁表的人，他用大量的黄金做善事，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发生乱离之后，州府里将官都是习武之人，一个比一个贪婪暴虐。蜀将张彦主管忠州时，更为残暴凶恶。他手下的将校都怨恨他，因此叛变起义，株连数千家同伙。张彦趁机将州中的金子攫为己有，贪得无厌。后来他在蜀中家里专门建造了一间屋子，用来贮藏这些金子。忽然有一天，屋外火烟频繁生出，他吃了一惊，跑到藏金子的屋里查看，却没有着火的地方。他因此产生怀疑，等到打开箱子查看，发现箱子全都空了。刚才他看到的烟和火，就是金子变的。出自《北梦琐言》。

康氏

伪吴的杨行密当初定居在扬州的时候，远处的住宅区人家稀少，烟火不接。有一个姓康的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在太平坊租了间空房子居住。有一天姓康的早晨出去没有回来，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孩子刚生下来，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人，红脸红衣红帽，靠着门坐在那里。康妻又惊又怕，呵斥他才离开。那人走到屋西侧，“咕咚”一声摔倒了。赶巧这时候姓康的回来了。他快要到家的时候，忽然看见路边有五千钱、半边羊和一樽酒。他等了许久也不见有人来，就把这些东西拿回家中。妻子也把她刚才见到的告诉了他。他就到屋西去找那个怪人，一看竟是个金人，倒在草中。他把金人也拉回家去。于是他们烹羊饮酒，吃喝全都有了。从此，他每次出门一定能得到好处，家中渐渐富足起来。他把金人留做传家之宝。他的妻子所生的那个孩子，取名叫康平。康平一长大就是个富人。有个叫李浔的人，是江都县的县令。一次他因事来到新宁乡，见到一所大宅院，这就是康平家。这里的父老乡亲为李县令讲了上面这个故事。出自《稽神录》。

豫章人

天复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发之，得金人十二头，各长数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属，数款精丽，殆非人功。其家宝祠之，因以致福。时兵革未定，遂为戍将劫取之。后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陈 濬

江南陈濬尚书，自言其诸父在乡里，好为诗。里人谓之陈白舍，人比之乐天也。性疏简，喜宾客。尝有二道士，一黄衣，一白衣，诣其家求宿，舍之厅事。夜间，闻二客床坏，訇然有声。久之，若无人者。秉烛视之，见白衣卧于壁下，乃银人也；黄衣不复见矣。自是致富。出《稽神录》。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经舍南大冢。冢傍恒有一黄衣儿，与之较力为戏。其主迟之，奴以实告，覘之信然。一日，挟挝而往，伏于草间。小奴至，黄衣儿复出。即起击之，应手而踣，乃金儿也。因持以归，家自是富。出《稽神录》。

蔡彦卿

庐州军吏蔡彦卿，为拓皋镇将。暑夜，坐镇门外纳凉，忽见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妇人独舞，就视即灭。明夜，彦卿

豫章人

天复年间，豫章郡有人盖房子，挖地时挖出来一个小木匣。打开一看，里边有十二个金人，各长几寸，全是古人的衣帽打扮，头戴十二生肖的属相。各种款式精妙美丽，完全不是人工能做的。这家把这些金人当宝贝供起来，因而得福。当时兵荒马乱，戍守当地的将领抢

走了这些金人。以后就不知怎么样了。出自《稽神录》。

陈 濬

江南的陈濬尚书，自己说他的叔叔大爷们在乡间都喜欢作诗。同乡人都叫他陈白舍，拿他与白乐天相比。陈濬性情粗疏简略，热情好客。曾经有两个道士，一个穿黄衣，一个穿白衣，到他家求宿。他便让两位道士住在厅堂里。夜间，他听到两位道士的床塌了，发出很大的响声。过了很长时间，又静得像没有人似的。他拿着蜡烛进去查看，见穿白衣的躺在壁下，是一个银人；穿黄衣的不知哪里去了。从此他们家就富了。出自《稽神录》。

建安村人

建安年间，有个住在乡村的人，曾使唤一个小孩为奴。小奴来来往往到城里买东西，要经过屋南的大坟墓。坟旁经常有一个穿黄衣服的小孩，和他比力气玩耍。小奴的主人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小奴便把实情告诉了主人。主人偷偷地去看了看，的确像小奴说的那样。有一天，主人带着武器前往，埋伏在草丛里。小奴来到后，那黄衣小孩又跑了出来。埋伏在草丛里的主人立即跳起来攻击黄衣小孩，黄衣小孩应声被打倒，竟是个小金孩。于是他就把小金孩拿回家，他家从此便富了。出自《稽神录》。

蔡彦卿

有一个叫蔡彦卿的庐州军吏，是拓皋的镇将。一个夏天的夜晚，彦卿正坐在门外乘凉，忽然看到道南的桑树林中有一个白衣女子在独自起舞，近看就消逝不见了。第二天晚上，蔡彦卿挟杖先往，伏于草间。久之，妇人复出。方舞，即击之堕地，乃白金一瓶。复掘地，获银千两。遂为富人云。出《稽神录》。

水银

吕 生

大历中，有吕生者，自会稽上虞尉调集于京师，既而侨居永崇里。尝一夕，与其友数辈会食于其室。食毕，将就寝，俄有一姬，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于室之北隅，缓步而来，其状极异。众视之，相目以笑。其姬渐迫其榻，且语曰：“君有会，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欤？”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且惊且异，莫知其来也。

明日，生独寤于室，又见其姬在北隅下，将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惧。生又叱之，遂没。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将至，若不除之，必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一剑置其榻下。是夕，果是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姬忽上榻以臂搯生胸。余又跃于左右，举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姬忽上榻，复以臂搯生。生遽觉一身尽凜然，若霜被于体，生又以剑乱挥。俄有数姬，亦随而舞焉，生挥剑不已。又为十余姬，各长寸许。虽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者一姬谓书生曰：“吾将合为一矣，君且观之。”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为一姬，与始见者不异。

带着武器前往，埋伏在草丛里。过了好一会儿，那白衣女子又出现了。她刚起舞，蔡彦卿就把她打倒在地，竟是一个银瓶子。他又挖地，挖出上千两白银。于是他成为了富人。出自《稽神录》。

水银

吕 生

大历年间，有个姓吕的书生，从会稽的上虞尉调集到京城。接着他侨居在永崇里。曾经有一个晚上，他与几个朋友在家中聚餐。吃完饭，将要就寝的时候，突然一个老妇人从屋子的北边角落里走出来。老妇人的面容与衣服都很洁白，身高二尺左右。她缓步走来，样子很怪异。众人见了，相视而笑。那老妇人走近他的床榻，还说道：“你

们聚餐，就不能让我也参加？为什么待我这么不够意思？”吕生呵斥她，她便退去，退到北边角落就不见了。吕生又惊又怪，不知她是怎么来的。

第二天，吕生独自在屋里睡觉，又看见那老妇人出现在北角落。她要上前又不上前，惶惶然像是害怕的样子。吕生又呵斥她，她就又消逝了。到了第三天，吕生暗想：“这一定是个妖怪，今晚如果不除掉她，早晚是我的祸害。”于是他就把一把剑藏到床下。这天晚上，老妇人果然又从北角落里缓步走来。她的表情并无惧色。她走到床前，吕生急忙挥剑砍她。那老妇人忽然蹦到床上，伸手臂去抓挠吕生的前胸。接着又跳到吕生左右，举袖跳舞。过了很久，又有一个老妇人忽然蹦上床，又用手臂去抓挠吕生。吕生突然觉得全身冰凉，像冰霜覆盖了身体。吕生又用剑乱挥，顷刻间出现了好几个老妇人，也跟着挥袖舞起来。吕生不停地挥剑。她又变成十多个更小的老妇人，每个只有一寸来长。这些小人儿虽然数量更多了，却都是一个模样，都不能分辨。她们在四壁下乱跑，吕生非常害怕，却想不出办法来。其中一个老妇人对吕生说：“我们要合成一个了，你要看清楚。”说完，那些小人儿向一起拢来，都来到床前，又合拢为一个老妇人，和原先见到的那个一模一样。

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何怪？而敢如是挠生人耶！当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汝又安能为耶？”姬笑曰：“君言过矣。若有术士，吾愿见之。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幸君无惧，吾亦还其所矣。”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

明日，生以事语于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术除去怪魅，名闻长安中。见说喜跃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蚁耳。今夕愿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与田氏子俱坐于室。未几而姬果来，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姬扬然其色不顾，左右徐步而来去者久之。谓田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姬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姬甚小，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惊曰：“吾死乎！”姬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将成君之富耳。”言毕，又去。明日，有谓吕生者：“宜于北隅发之，可见矣。”生喜而归，命家僮于其所没穷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

银甚多。生方悟其姬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出《宣室志》。

玉

沈攸之

宋顺帝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蹀躞惊嘶，如似见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以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

吕生更加惧怕，就对老妇人说：“你是什么妖怪，敢这样抓挠活人？你赶快离去，不然，我请方士用神术制你，你又能怎样呢？”老妇人笑着说：“你说严重了。如果有术士来，我愿意见他。我来，是和你闹着玩的，并不敢害你。希望你别害怕，我也该回去了。”说完，老妇人退到北边角落消失了。

第二天，吕生把这事告诉了别人。有一个姓田的人善于用符术除去妖怪，在长安城中很有名气。他听说此事之后，高兴得跳起来说：“这正是该我干的事。除去老妇人就像弄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今晚我就到你家去，你在家等着吧！”到了夜间，吕生与姓田的一起坐在屋里。不一会儿，老妇人果然又来了。老妇人来到床前，姓田的呵斥道：“妖怪速速离开！”老妇人神色从容，并不理睬他，左右缓步来回走动了许久。她对姓田的说：“我并不了解你！”那老妇人突然一挥手，她的手掉到地上，变成一个极小的老妇人。这个老妇人蹦到床上，突然蹦入田生的口中。田生大惊失色道：“我能死吗？”老妇人对吕生说：“我几次说过不害你，你不听，现在姓田的这样了，你信了吧？不过也好，这也让你致富了！”说完，又离去了。次日，有人对吕生说，应该把北角落挖开，就可以知道怎么回事了。吕生欣然而归，让家僮把北角落彻底挖开。果然，挖了不到一丈深，便挖到一个瓶子，可容纳一斛左右，里边装了不少水银。吕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老妇人是个水银精。田生最终因受惊吓而死。出自《宣室志》。

玉

沈攸之

宋顺帝昇明年间，荆州刺史沈攸之的马厩里养了一群马。这些马总是踢踢惊叫，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似的。沈攸之让人等候在马厩里观察，看到一个白色小马驹，用一根绿绳系着肚子，直接从厩外奔来。养马人把这事告诉了沈攸之，沈攸之派人夜间埋伏在马槽子旁边等着。不多时见白马驹到来，

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怪。检内人，唯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丝绳穿之。至夜，辄脱置枕边，至夜有时失去，晓时则还。试取看之，见蹄下有泥。后攸之败，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玉 龙

梁大同八年，戍主杨光欣，获玉龙一枚。长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镂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余，颈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满，倒之，水从口出，出声如琴瑟，水尽乃止。出《酉阳杂俎》。

江 严

江严于富春县清泉山，遥见一美女，紫衣而歌。严就之，数十步，女遂隐，唯见所据石。如此数四，乃得一紫玉，广一尺。又邴浪于九田山见鸟，状如鸡，色赤，鸣如吹笙。射之中，即入穴。浪遂凿石，得一赤玉，如鸟形状也。出《列异传》。

唐玄宗

唐天后尝召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因出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玄宗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龙子以赐。玉龙子，

忽然又离去了。去查看厩门，厩门还是关着的。查那白马驹的踪迹，

竟直接近入刺史所居的小楼里。当时见到它的人都认为是精怪。查检阁内之人，只有沈攸之的爱妾冯月华臂上佩有一匹玉马，用绿丝绳穿着。到了晚上，她总是把玉马摘下来放在枕头边。玉马夜间有时候丢失，天明又回来了。沈攸之把玉马取来一看，见马蹄下有泥。后来沈攸之兵败，那玉马不知去哪里了。出自《宣室志》。

玉 龙

梁大同八年，戍主杨光欣得到一枚玉雕的龙。龙长一尺二寸，高五寸，雕刻得十分精妙，不像人工做的。玉龙肚子里可装一斗多东西，脖子也是空而弯曲的。把它放到水中装满水，再往外倒水，水从龙口流出来，会发出琴瑟奏鸣一样的声音，水流尽才停止。出自《酉阳杂俎》。

江 严

江严在富春县清泉山上，远远望见一位穿着紫色衣服的美女在那里唱歌。江严向她走去，离她几十步，她就隐去不见了，只见到她所倚靠的那块石头。如此几次后，就得到一块紫色的玉，长宽各一尺。另外，邴浪在九田山见到一只鸟，形状像鸡，红色，叫起来像吹笙。邴浪射中了它，它就钻进一个洞穴中。邴浪凿开那石洞，得到一块赤色玉，像鸟的形状。出自《列异传》。

唐玄宗

唐武则天曾经召见众皇孙。她坐在殿上，看孩子们嬉闹玩耍。她将西方国家所贡的玉环、钏、杯、盘等拿出来，摆放在前前后后，让孩子们随便争夺拿取，以观察他们各自的志向。孩子们没有不争抢奔夺的，都拿了不少东西。只有唐玄宗端坐在那里，一点儿没动。武则天认为他很一般，抚摸着他的背说：“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太平天子。”于是让人取来玉龙子赐给他。玉龙子

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珠络衣襦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常藏之内府。虽其广不数寸，而温润

精巧，非人间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师愆雨，必虔诚祈祷。将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玄宗复祈祷，而涉旬无雨。帝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幸西蜀，车驾次渭水，将渡，驻蹕于水滨，左右侍御，或有临流濯弄者，于沙中得之。上闻惊喜，视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时所宝玉龙子也。”自后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上既还京，为小黄门攘窃，以遗李辅国。李辅国常置于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有声，开视之，已亡其所。出《明皇杂录》。

五色玉

天宝初，安思顺进五色玉带。又于左藏库中得五色玉。上怪近日西贡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此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谏，独李林甫赞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运，谋勇可将。乃命王天运将四万人，兼统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长，恐惧请罪，悉出宝玉，愿岁贡献。天运不许，即屠城，虏二千人及其珠玕而还。勃律中有术者，言将军无义不祥，天将大风矣。行数百里，忽惊风四起，雪花如翼，风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复摧。经半日，小海涨涌，四万人一时冻死。

是唐太宗从晋阳宫得到的，文德皇后平日把玉龙子放在衣箱里保存。在高宗诞生第三天的时候，她把珠络衣襖和玉龙子等物全都赐给了高宗。以后便一直放在内府珍藏。玉龙子虽然长宽不过几寸，却温润精巧，人间稀有。等到唐玄宗即位，每当京城久旱不雨，他必定虔诚地向玉龙子祈祷。快要下雨的时候，近看玉龙子的龙鳞及鬃毛都像在动。开元年间，三辅大旱，唐玄宗又向玉龙子祈祷，但十多天过去了也没下雨。他把玉龙子悄悄地扔到南内的龙池中，顷刻之间，云状的东西骤然而起，紧接着风雨大作。等到玄宗游幸西蜀，车驾来到渭水，车马停在水边，将要渡河。左右侍卫中有人在河中洗涤戏耍时，无意中从沙中拾到了玉龙子。唐玄宗听说之后十分惊喜。他看着玉龙子流泪说：“这是我从极宝贵的玉龙子啊！”从此以后，每天夜里，玉龙子都把屋里照得通亮。唐玄宗回京以后，玉龙子被一个小黄门偷去，送给了李辅国。李辅国平常把它放在柜子里。李辅国将败落的时候

候，夜里他听到柜子里有声音，打开一看，柜中已经没有玉龙子了。
出自《明皇杂录》。

五色玉

天宝初年，安思顺献给皇上一条五色玉带，又从左藏库中找到了五色玉。皇上怪怨西蕃各国的贡品中没有五色玉，派人向西蕃各国问罪。西蕃回答说曾向皇上进贡这种玉，都被小勃律国打劫抢去了，所以没到。皇上大怒，要征讨小勃律。群臣大多劝皇上不要征伐，只有李林甫赞成皇上的主意，并且说武臣王天运有勇有谋，可以领兵打仗。于是皇上就让王天运领兵四万，又统领西蕃各国之兵讨伐小勃律。等大军逼近勃律城下，勃律的君长很害怕，请罪说愿意把宝玉全都献出来，年年向大唐进贡。王天运不答应，就攻城屠杀，俘虏了两千人及其珠宝而还。勃律国中有一位术士，说王天运如此无义是不祥之兆，天要刮大风了。王天运指挥军队走了数百里，忽然间大风四起，雪花大如鸟雀羽翼。大风激起的小海水冻成了冰柱，然后又被大风吹折。半天时间，小海波涛涨涌，四万人一时间全都冻死，唯蕃汉各一人得还，具奏。玄宗大惊异，即命中使随二人验之。至小海侧，冰犹峥嵘如山，隔水见兵士尸，立者坐者，莹彻可数。中使将返，冰忽消释，众尸亦不复见。出《酉阳杂俎》。

玉辟邪

肃宗赐李辅国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闻数百步，虽^爇之于金函石柜中，不能掩其气。或以衣裾误拂，芬馥经年，纵瀚濯数四，亦不消歇，辅国常置之坐侧。一日，方巾帟，而辟邪一则大笑，一则悲号，辅国惊愕失据。而輶然者不已，悲号者更涕泣交下。辅国恶其怪，遂碎之为粉，没于厕中，自后常闻冤痛之声。其辅国所居安邑里，芬馥弥月犹在。盖春之为粉，愈香故也。不周岁而辅国死焉。始碎辟邪，辅国嬖奴慕容宫，知异常物，隐屑二合。鱼朝恩不恶辅国之祸，以钱三十万买之。而朝恩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冲天而去。当时议者，以奇香异宝，非人臣之所蓄也。

辅国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识。夏即于堂中设迎凉草，其色类碧，而干似苦竹，叶细于杉。虽若干枯，未尝凋落。盛暑束之窗户间，凉自至。凤首木高一尺，而凋刻如鸾凤之形，其木颇似枯槁，故毛羽秃落不甚尽。虽严凝之时，置于高堂大厦中，而和煦之气如二三月，故别名曰常春木。纵以烈火焚之，

只有一个汉人和一个蕃人跑了回来，向皇上禀报。唐玄宗听了非常惊异，马上派中使随二人去查验真假。他们来到小海旁，看到冰还像小山一样峥嵘而立。隔冰可望见兵士的尸体，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晶莹明彻，看得很清楚。中使要返回的时候，冰柱忽然消释，兵士们的尸体也不见了。出自《酉阳杂俎》。

玉辟邪

唐肃宗赐给李辅国两枚能散发香味的玉辟邪，每枚高一尺五寸。玉辟邪做工之巧几乎不是人工所能达到的。那玉的香气数百步之外就可以闻到。即使锁在铁匣子、石柜子当中，也不能掩盖它的香气。有的人不小心把衣角拂过了玉辟邪，香味经年不退；即使把衣服放水里冲洗多次，也不能把香味洗掉。李辅国常把玉辟邪放在座位旁边。有一天，他正在梳洗，两个玉辟邪一个发出大笑，一个发出悲号。李辅国惊得不知如何是好。而那个笑的笑个不停，那个哭的哭得涕泪交加。李辅国对两个玉辟邪的怪异表现十分讨厌，就把它俩砸得粉碎，扔到厕所里。从此以后他常听到厕所里有冤屈悲痛的声音。李辅国所居住的安邑里，一个多月之后还有香味。大概是把它碾成粉末，香味就更浓的缘故。不到一年李辅国就死了。当初把玉辟邪弄碎的时候，李辅国宠爱的奴仆慕容官知道这不是平常之物，偷偷地保存了些碎屑。鱼朝恩不忌讳李辅国的灾祸，用三十万钱把玉辟邪的碎屑买去。鱼朝恩将被杀的时候，那些散发香气的玉屑化成白蝴蝶，冲天而去。当时人们议论，认为这样的奇香异宝不是做臣子的所能保存的。李辅国家里所藏的珍宝古玩，都不是世人所能认识的。夏季他就在堂中设迎凉草。这种草的颜色接近碧绿，茎干像苦竹，叶子比杉叶还细。虽然像已干枯，却不曾凋落。将这种草扎在窗户之间，凉气自来。凤首木高一尺，而雕刻成鸾凤那样的形状。木头很像已经枯干了，所以就

像鸾凤的羽毛没有落尽。即使是严寒之日，把凤首木放在高堂大厦中，和煦之气就像在二三月份。所以凤首木又叫常春木。即使用烈火焚烧它，

终不焦黑。凉草凤木，或出于薛王宅。《十洲记》云：火林国出也。出《杜阳杂编》。

软玉鞭

德宗尝幸兴庆宫，于复壁间得宝匣，中获玉鞭。其末有文，曰“软玉鞭”。即天宝中异国所献也。瑞妍节文，光明可鉴，虽蓝田之美，不能过也。屈之则首尾相就，舒之则径直如绳。虽以斧钺锻斫，终不伤缺。德宗叹为神物，遂命联蝉绣为囊，碧蚕丝为鞘。碧蚕丝，即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所贡也。云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亦连延十数里，小者亦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反撚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弦，鬼神愁，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于内府。至朱泚犯禁阙，其鞭不知所在。出《杜阳杂编》。

玉猪子

执金吾陆大钧，从子某，其妻常夜寝中，闻有物啁啾斗声。既觉，于枕下揽之，得二物，遽以火照，皆白玉猪子也。大数寸，状甚精妙，置之枕中而宝之。自此财货日增，家转蕃衍，有求必遂，名位迁腾，如此二十年。一夕忽失所在，而陆氏亦不昌矣。出《纪闻列异》。

也不能把它烧焦烧黑。凉草和凤木有人说是从薛王的宅里弄到的。《十洲记》说，它出自火林国。出自《杜阳杂编》。

软玉鞭

唐德宗有一次驾临兴庆宫，在夹壁墙里发现一个宝匣，里面有一

把玉鞭。鞭的末端刻有文字“软玉鞭”。这是天宝年间外国进献的。软玉鞭的玉质好花纹美，亮得可以当镜子使用；即使是蓝田产的美玉，也不能超过它。将它弯曲，头和尾可以靠近；将它展开，直得像用过绳墨。即使是用刀斧砍，也始终不能使它残缺。德宗赞叹它是神物，就命人用薄如蝉翼的绸子绣成装鞭的口袋，用碧蚕丝做成鞭鞘。碧蚕丝就是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进贡来的。使者说他们国中有一种桑树，这种桑树枝干盘曲，遮天盖地地生长。大的连绵十几里，小的也能遮一百亩地的荫凉。树上面有四寸来长的蚕。蚕的身体是金黄色的，吐出的丝是碧绿的，也叫做金蚕丝。这种丝松开时是一尺长，拉直就是一丈长。把它捻成鞭鞘，表里通莹像琴弦，即使合并十个人的力气也拉不断它。用它做琴弦，奏出的声音极美，鬼神听了都发愁；用它做弩弦，箭就能射出去一千步远；用它做弓弦，箭就可以射出去五百步远。皇上下令把它珍藏在内府。朱泚作乱于京师的时候，那鞭不知哪里去了。出自《杜阳杂编》。

玉猪子

官职为执金吾的陆大钧有个侄子陆某。陆某的妻子曾在夜间听到有东西打斗的声音。醒来后，她在枕边摸到两个东西，急忙点灯来照，原来是两只玉雕的小猪。小猪的大小有几寸长，形状特别精妙。她把它们当成宝贝放在枕头里珍藏。从此她家的钱财一天比一天增多，家境繁盛起来，做什么事都成功，名誉地位日见显赫。这样过了二十年。一天夜里忽然不见了玉雕小猪，陆家也就渐渐衰落了。出自《纪闻列异》。

卷第四百二 宝三

隋 侯 燕昭王 汉高后 后汉章帝 梁武帝
火 珠 鲸鱼目 珠 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径寸珠 宝 珠 水 珠 李 勉 李 灌
上清珠 守船者 严 生 张文规 卫 庆
鬻饼胡

隋 侯

隋侯行，见大蛇被伤而治之，后衔珠以报。其珠径寸，纯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出《搜神记》。

燕昭王

燕昭王坐握日台，时有黑鸟白颈，集王之所。衔洞光之珠，圆径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悬照于云日，百神不能隐其精灵。此珠出阴泉之底，泉在寒山之北，圆水之中，言波澜常圆转而流。有黑蚌，飞翔而来去于五山。黄帝、务成子游寒山，得黑蚌在高坐之上，故知验矣。昭王时，其国来献。王取宝璋水，洗其泥沙而叹曰：“悬日月已来，见黑

隋 侯

隋侯在路上行走时，发现一条大蛇受伤，就为它治疗。这条蛇伤好之后衔来一颗珍珠报答他。这颗珍珠直径有一寸，纯白色，夜间会发光，像月光一样。这颗珍珠一个名字叫隋侯珠，一个名字叫明月珠。出自《搜神记》。

燕昭王

燕昭王坐在握日台上时，有一些白脖颈的黑鸟飞落在昭王所在的地方。那鸟衔来一颗圆径一尺的明澈发光的珍珠。珍珠色黑如漆，把它悬挂于空中，各种鬼神都不能隐蔽其本来面目。这颗珍珠出自阴泉之底。阴泉在寒山之北，圆水之中。据说圆水里的水常常圆转而流。圆水里有黑蚌，来往飞翔于五山之中。黄帝、务成子游寒山的时候，曾在高坐之上得到过黑蚌，所以人们知道黑蚌的灵验。燕昭王时，那产黑蚌的方国来进献黑蚌。燕昭王取来宝璋之水将黑蚌洗净，叹道：“自从有日月以来，看见黑

蚌生珠，已八九千回。”此蚌千岁一生，珠渐轻细。昭王常怀握此珠，当盛暑之月，体自轻凉。号曰“销暑招凉珠”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高后

汉高后时，下书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会稽市贩珠，乃献之。赐金百斤。鲁元公主私以金七百斤，从仲求珠。复献四寸者。出《列仙传》。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馆陶，大如李，有明耀。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滨，大如鸡子，圆四寸八分。出《列仙传》。

梁武帝

梁大同中，骤雨殿前，有杂色宝珠。梁武有喜色。虞寄上《瑞雨颂》。出《酉阳杂俎》。

火 珠

贞观初，林邑献火珠，状如水精。云：“于罗刹国得。”其人朱发黑身，兽牙鹰爪。出《国史异纂》。

鲸鱼目

南海有珠，即鲸目瞳。夜可以鉴，谓之夜光。凡珠有龙珠，龙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南海俗云：“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言蛇珠贱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云：“种

蚌生珠，已经有八九千回了。”这种蚌一千年一生珠，它产的珠子渐渐变小。燕昭王曾怀揣和把玩这颗珍珠，在酷暑盛夏之时，身体自然凉爽，因此称为“销暑招凉珠”。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汉高后

汉高后时，下诏书征求直径够三寸的大珍珠。有个名叫朱仲的仙人在会稽做珍珠买卖，就献上一颗。汉高后赐给他黄金百斤。鲁元公主私下用七百斤黄金的代价向朱仲讨求大珍珠，朱仲又献给她一个直径有四寸的。出自《列仙传》。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元和元年，馆陶出产的明珠像李子那么大，能发光。元和三年，豫章海滨出产的明月珠像鸡蛋那么大，圆径四寸八分。出自《列仙传》。

梁武帝

梁大同年间，一场大暴雨夹着杂色珍珠落在殿前。梁武帝非常高兴。虞寄献上一篇《瑞雨颂》。出自《酉阳杂俎》。

火 珠

贞观初年，林邑国献给皇上一颗火珠，样子很像水精。使者说此珠是从罗刹国弄来的。罗刹国的人红头发，黑皮肤，牙如兽牙，手似鹰爪。出自《国史异纂》。

鲸鱼目

南海产一种珍珠，就是鲸鱼的瞳仁儿。这种珍珠夜间可以用来照亮，叫做夜光珠。珍珠有龙珠，是龙吐的；有蛇珠，是蛇吐的。南海有这样的俗语：“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这是说蛇珠不值钱。“玫瑰”也是一种珍珠的名称。越人有这样的俗语：“种

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男名珠儿。吴越间俗说：“明珠一斛，贵如玉者。”合浦有珠市。出《述异记》。

珠 池

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赋。耆旧传云：“太守贪则珠远去。”皆采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又池水极深，莫测也。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弹丸者，亦时有得。径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说，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贯之以篾，曝干，谓之珠母。容桂率将脯烧之，以荐酒也。肉中有细珠，如梁粟，乃知珠池之蚌，随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出《岭表录异》。

少城珠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小珠。俗谓地当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恶其太多，焚之，合在此地。合拾得小珠，时有孔者。”得非是乎？出《酉阳杂俎》。

青泥珠

则天时，西国献毗娄博义天王下颌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则天悬颌及舌，以示百姓。颌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类拇指，微青。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

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越地的习俗是以珠为上等宝物，生女孩

叫“珠娘”，生男孩就叫“珠儿”。吴越一带的俗语说：“明珠一斛，贵如玉者。”合浦有专门买卖珍珠的集市。出自《述异记》。

珠 池

廉州边海里有一个岛屿，岛上有一个大池，叫做珠池。每年刺史征收贡赋，都亲自监督采珠户到珠池中采珠，用来充当贡赋。据老年人传说，如果太守贪婪，那么珍珠就会远去，难以采到。采上来的都是老蚌，把蚌剖开从中取珠。珠池在海边，人们怀疑池底与海是相通的。而且池水极深，不可探测。珍珠像豌豆那么大的，是普通的珍珠；像弹丸那么大的，也时常可以采到；直径一寸、能照亮屋子的珍珠，却只听说过，不可遇到。另外，把小蚌的肉取出，用竹箴穿起来晒干，叫做珠母。容桂一带一般都用它和干肉一起炒菜，用来下酒。蚌肉中有米粒大小的珍珠，便知它是产自珠池。珠池里的蚌无论大小，全都胎中有珠。出自《岭表录异》。

少城珠

蜀地的石笋街上，夏季里大雨过后，往往能拾到杂色小珍珠。当地人地说这地方正好是海眼，但是谁也不清楚其中的原因。蜀僧惠疑说：“据史书记载，蜀地的少城是用金璧珠翠装饰的。桓温嫌它太奢侈，就把它烧了。少城旧址应当就在此地。所以能拾得小珠，时常有带孔的。”莫非正是他说的这样吗？出自《酉阳杂俎》。

青泥珠

武则天时，西蕃某国献上毗娄博义天王的下颌骨和辟支佛的舌头，还有一枚青泥珠。武则天把下颌骨和舌头悬挂起来让百姓看。下颌骨大如胡床；舌头是青色的，大如牛舌；珠子像拇指一样，微微发青。武则天不知青泥珠的珍贵，把它施舍给西明寺

僧，布金刚额中。后有讲席，胡人来听讲，见珠纵视，目不暂舍。如是积十余日，但于珠下谛视，而意不在讲，僧知其故，因问故欲买珠

耶。胡云：“必若见卖，当致重价。”僧初索千贯，渐至万贯，胡悉不酬。遂定至十万贯，卖之。胡得珠，纳腿肉中，还西国。僧寻闻奏，则天敕求此胡。数日得之，使者问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剖其腹，胡不得已，于腿中取出。则天召问：“贵价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国有青泥泊，多珠珍宝，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宝可得。”则天因宝持之。至玄宗时犹在。出《广异记》。

径寸珠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主人问其故，胡云：“我欲石捣帛。”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悦，以石与之。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随船泛海，行十余日，船忽欲没。舟人知是海神求宝，乃遍索之，无宝与神，因欲溺胡。胡惧，剖腋取珠。舟人咒云：“若求此珠，当有所领。”海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出《广异记》。

的和尚了。和尚把这颗珠子装饰在金刚的脑门儿上。后来开设讲席，有一个前来听讲的胡人，见了这颗珠子就目不转睛地看。这样十几天，他只在珠下凝视，心并不用在听讲上。和尚知道其中缘故，就问胡人：“施主想要买这颗宝珠吗？”胡人说：“如果能卖，我会出重价。”和尚最初的要价是一千贯，渐渐涨到一万贯，胡人都不应对。于是定到十万贯卖了。胡人买到此珠之后，剖开腿上的肉把珠子纳入其中，然后回国。和尚不久后就把这事向武则天禀奏了。武则天下令寻找这个胡人。几天之后，使者找到了那胡人，问他宝珠在什么地方，他说已经把宝珠吞到肚子里了。使者要剖开他的肚子检验，他没办法，只好从腿肉中取出宝珠来。武则天召见那胡人，问道：“你花重价买这颗珠子，要用它干什么呢？”胡人说：“西蕃某国有个青泥泊，泊中有许多珍珠宝贝。但是淤泥很深，无法将珍宝弄上来。如果把这颗青泥珠投到泊中，淤泥就会变成水，那些宝贝便可以得到了。”武则天于是把青泥珠当成宝贝。直到唐玄宗时，这颗宝珠还在。出自《广异记》。

径寸珠

近世有一个波斯胡人，他来到扶风的客栈，见主人家门外有一块方形石头，就围着这块石头转了好几天。主人问胡人为什么这样，胡人说他要买这块石头捶衣裳。于是他用两千钱买这块石头。主人得到钱很高兴，就把石头卖给了胡人。胡人把石头运出来，当众敲碎石头，从中剖出一颗直径一寸的宝珠来。胡人用刀将自己臂腋处剖开，将宝珠藏在里面，就起程回国。船在海上行了十几天，突然遇到沉没的危险。摆船人知道这是海神向船中人索要珍宝，就逐个问谁身上带有贵宝，没有问出什么。因为没有宝物送给海神，于是摆船人要把胡人扔下海去。胡人恐惧，就剖开臂腋把珠子取出来。摆船人祝告道：“如果想要此珠，就来领取吧！”海神便伸出一只手来，这只手大而多毛，捧着珠子没入水中。出自《广异记》。

宝珠

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历代不以为宝。天后时，有士人过寺，见珠，戏而取之。天大热，至寺门易衣，以底裹珠，放金刚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扬州收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摄衣从而视之。因说冠上缀珠，诸胡大骇曰：“久知中国有此宝，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遗之。胡等叹恨，告云：“若能至此，当有金帛相答。今往扬州，所债几何？”士人云：“五百千。”诸胡乃率五百千与之，令还取珠。士人至金刚脚下，珠犹尚存，持还见胡。胡等喜抃，饮乐十余日，方始求市。因问士人：“所求几何？”士人极口求一千缗。胡大笑云：“何辱此珠？”与众定其价，作五万缗，群胡合钱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观珠之价。

士人与之偕行东海上。大胡以银铛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于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党数百人，赍持宝物，来至胡所求赎。故执不与。后数日，复持诸宝山积，云：“欲赎珠。”胡又不与。至三十余日，诸人散去。有二龙女，洁白端丽，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问：“所赎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宝，合有二龙女卫

护。群龙惜女，故以诸宝来赎。我欲求度世，宁顾世间之富耶？”因以膏涂足，步行水上，舍舟而去。诸胡各言：“共买此珠，何为独专其利。卿既往矣，我将安归？”胡令以所煎醍醐涂船，当得便风还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出《广异记》。

宝 珠

咸阳的岳寺后面有顶周武帝的帽子，帽子上面镶有一颗珍珠，大如瑞梅。历代都没有把这颗珍珠当做宝贝。武则天的时候，有一位士人经过岳寺，见到这颗珍珠，就开玩笑把它取了下来。天很热，他走到寺门的时候换衣服，把珠子裹在脱下来的衣服里，放在金刚脚下，走的时候忘记了带上它。第二天他便去扬州收债。途中留宿在陈留客栈，夜间听到胡人斗宝，他就提起衣襟跟着他们看，顺便说了周武帝帽子上的那颗珠子的事。几位胡人大惊道：“早就听说中土有此宝贝，我们正要去求取呢！”士人说已经遗失了。胡人都感到遗憾，说道：“如果你能把它弄到这儿来，我们一定重谢你。你现在到扬州去，要收多少债？”士人说要收五百千。几位胡人便给了他五百千钱，让他回去取那珠子。他回到金刚脚下，见珍珠还在那里，就带回来见胡人。几位胡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一连饮酒欢乐了十多天，胡人才谈到买珍珠的事。问他要卖多少钱，他铆足劲要一千缗。大笑道：“你怎么辱没这颗宝珠？”几个胡人一核计，定价为五万缗。几个胡人凑钱买下这颗珠子，又邀士人和他们一起到海边看此珠的真正价值。

士人就和他们一起到了东海上。一个胡人用银锅煎醍醐，又用金瓶盛着那颗珠子，放到醍醐里重煎。刚刚煎了七天，就有两位老人带领数百人，带着许多宝物，来到胡人处想赎那珠子。胡人坚决不答应。过了几天，老人又带着大量宝贝来赎，胡人还是不答应。三十多天以后，那些人散去了。有两位龙女，长得洁白端丽，投到盛珠子的瓶中，龙女和珍珠混合成膏。士人问：“那些要赎珍珠的都是些什么人？”胡人说：“这珍珠是贵宝，必须有两个龙女卫护。诸龙爱怜女儿，所以才用许多宝物来赎。我所求的是超脱尘世，难道还贪恋人间富贵吗？”于是胡人用膏涂脚，在水面上行走，舍舟离去。其他胡人

纷纷说道：“我们共同买下这颗珠子，为什么你独占了好处？你走了，我们怎么回去啊？”那胡人让他们用所煎醞涂船，说涂后可遇顺风还家。众人照办，果然如他所说。那胡人不知后来到哪里去了。出自《广异记》。

水 珠

大安国寺，睿宗为相王时旧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场焉。王尝施一宝珠，令镇常住库，云：“值亿万。”寺僧纳之柜中，殊不为贵也。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见函封曰：“此珠值亿万。”僧共开之，状如片石，赤色。夜则微光，光高数寸。寺僧议曰：“此凡物耳，何得值亿万也？试卖之。”于是市中令一僧监卖，且试其酬直。居数日，贵人或有问者。及观之，则曰：“此凡石耳，瓦砾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后，或有问者，知其夜光，或酬价数千，价益重矣。

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偕顶戴于首，胡人贵者也。使译问曰：“珠价值几何？”僧曰：“一亿万。”胡人抚弄迟回而去。明日又至，译谓僧曰：“珠价诚值亿万，然胡客久，今有四千万求市，可乎？”僧喜，与之谒寺主，寺主许诺。明日，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仍谓僧曰：“有亏珠价诚多，不贻责也。”僧问胡：“从何而来，而此珠复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王贞观初通好，来贡此珠。后吾国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当授相位。求之七八十岁，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军行休时，掘地二尺，埋珠于其中，水泉立出，可给数千人，故军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后，行军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顷泉涌，其色清冷，流泛而出。僧取饮之，方悟灵异。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出《纪闻》。

水 珠

大安国寺是唐睿宗做相王时的旧官邸。他登基以后，就在这里建了道场。他曾向寺中施舍一颗宝珠，下令用它镇常住库，说这颗宝珠价值亿万。寺里的和尚把宝珠放在柜子里，没怎么把它当作宝贝。开

元十年，寺里的和尚要造功德，就打开柜子看宝物，要把它卖掉。和尚见函封上写着：“此珠值亿万。”和尚们共同把函封打开，见这颗珠子形状像片石头，赤色，夜间微微发光，光高几寸。和尚们议论道：“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怎么能值亿万呢？试着卖吧！”于是就让一个和尚到市上监卖，姑且试这颗珠子的价值。过了几天，有钱人有打听价钱的，等到看了珠子，就说：“这是块普通的石头罢了，和瓦砾没什么两样，干嘛胡乱要价？”都嗤笑着离去。和尚也觉得不太光彩。十天之后，又有问的，知道此珠夜间有光，有的出价几千。价格上涨了。

一个月以后，有一个西域的胡人到市上求购宝物，见到此珠大喜。他头上有顶戴，可知是胡人中的贵人。胡人让翻译问道：“这颗珠子什么价？”和尚说：“一亿万。”胡人摆弄了半天，恋恋不舍地离去。第二天又来了，翻译对和尚说：“珠价确实值亿万，但是这个胡人客居大唐很久了，现在只有四千万来买，可以吗？”和尚挺高兴，领胡人去见寺主。寺主答应了胡人。第二天，胡人交出四千万贯钱，把珠子买去。胡人还对和尚说：“我付的珠价实在是太少了，请不要见怪。”和尚问胡人从什么地方来，此珠有什么用。胡人说：“我是大食国的人。贞观初年与大唐通好，我国来贡此珠。后来我国经常思念这颗珠子，征募能得到此珠的人，授予相位。征求了七八十年了，如今幸运地得到它了。这是颗水珠。每当行军休息时，掘地二尺，把珠子埋进去，水泉会立刻流出来，可供几千人饮用。所以行军总不缺水。自从没了这颗珠子，行军总是苦于没有水喝。”和尚不信。胡人让他掘地埋起珠子，不一会儿便泉水涌动，水色清冷，哗哗流淌。和尚捧水尝了尝，才领悟到此珠的灵异。胡人带着珠子离去，不知去了何处。出自《纪闻》。

李 勉

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仁荫，皆异不劳而获护焉。”勉哀之，因命登舫，仍给饘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

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炫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吾惧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矣。感公恩义，敬以相奉。”即抽刀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衾，瘞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叙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瘞其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出《集异记》。

李 灌

李灌者，不知何许人。性孤静，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悯其将尽，以汤粥给之，数日而卒。临绝，指所卧黑毡曰：“中有一珠，可径寸，将酬其惠。”及死，毡有微光溢耀，灌取视得珠。买棺葬之，

李 勉

司徒李勉在开元初年任浚仪县尉。任期满后他坐船沿汴水将去广陵。走到睢阳，忽然有一位有病的波斯老胡人，拄着拐杖来见李勉说：“我是个异乡人，如今病得很危险，想回江都。知道您是位长者，想借助您的荫庇。这是不劳而获得庇护啊。”李勉可怜他，就让他上了船，还给老胡人粥吃。老胡人十分惭愧，就说：“我本是王公贵族之后，做买卖来到这里，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家里有三个儿子，估计一定会出来找我的。”不几天，船只停在泗水，老胡人的病情更重，就避开人对李勉说：“我们国内从前丢了传国的宝珠，征募能把宝珠找回来的人，即封公相禄位。我贪图高位，于是离乡出来寻找宝珠。最近已经找到，如果把珠子带回去，立即就富贵了。这颗宝珠价值百万。我怕揣着宝珠行经他乡不安全，就剖开身上的肉把宝珠藏在里面。我不幸得了病，现在要死了。感激您的恩义，就把珠子送给您吧！”说完他抽刀剖开大腿，珠出人亡。李勉就给他置办了装裹，把

他葬在淮水之滨。掩埋的时候，李勉秘密地把宝珠放在胡人口中，然后离开。到达扬州之后，李勉看到一个旗亭。他偶然间与几个胡人并肩而行，因而得以互相交谈。旁边有一个年轻胡人，气质模样很像死去的那个胡人。李勉就询问那年轻人，果然与死胡人说的差不多。追问事情经过，原来他是已故胡人的儿子。李勉将埋葬那老胡人的地点告诉年轻胡人，年轻胡人号泣一顿之后，掘开坟墓，取珠而去。出自《集异记》。

李 灌

李灌这个人，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性情孤僻好静。他曾到达洪州建昌县，把船停泊在岸边。岸上有间小茅屋，里面有一位生病的波斯人。李灌可怜这位波斯人将不久于人世，热汤热水地侍奉他。几天之后他就死了。临死前，他指着所铺的黑毡说：“这里面有一颗珍珠，直径一寸，送给你作为报答。”等他死后，毡子中有微光闪耀，李灌从中得到那珍珠。他买棺木将波斯人埋葬了，

密以珠内胡口中，植木志墓。其后十年，复过旧邑。时杨凭为观察使，有外国符牒。以胡人死于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桎讯经年。灌因问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县寮，偕往郭墦伐树，树已合拱矣。发棺视死胡，貌如生，乃于口中探得一珠还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出《独异记》。

又《尚书故实》载兵部员外郎李约，葬一商胡，得珠以含之。与此二事略同。

上清珠

肃宗为儿时，常为玄宗所器。每坐于前，熟视其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是开元中闾宾国所贡，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形，摇动于其中。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耀日。掌库者具以事告，帝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因流泪。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

之以翠玉函，置之于卧内。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灾，则虔恳祝之，无不应验也。出《酉阳杂俎》。

守船者

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于庙前。守船者夜中雨过，忽见庙前光明如火，乃窥之。

秘密地将珠子放在胡人的口中，在墓边栽了一棵树当记号。十年之后，他又经过那个县。当时杨凭是这里的观察使，有外国的通牒。因为胡人死在建昌的客栈里，那些曾给予胡人粥食的人家，都被拘禁拷问多年。李灌就问这些人有什么罪，囚犯们详细地说了事情的始末。李灌把真相告诉了县僚，并领他们到了埋葬波斯人的地方砍树。他当年栽的小树已经合拱粗了。打开棺材看那死去胡人，面容和活人一样。于是他从胡人口中取出一颗宝珠还给他们。当天晚上李灌乘船而去，不知去了哪里。出自《独异记》。

另外，《尚书故实》记载兵部员外郎李约，埋葬一个胡商，得到珍珠也把珍珠放在死者口中。与这事大体相同。

上清珠

唐肃宗小时候曾受到唐玄宗的重视。唐玄宗常常坐在肃宗面前，仔细地观察他的相貌，然后对武惠妃说：“这孩子的相貌与众不同，日后也是我家一个有福的天子。”于是玄宗让人把自己的上清玉珠拿来，用红纱包着，系在肃宗的脖子上。这颗上清玉珠是开元年间罽宾国所进的贡品，珠子光明洁白，能把全屋照亮。仔细去看，则能看到珠子中有仙子玉女、云鹤绛节的影像在里边摇动。等到肃宗即位以后，皇宫的宝库中常常有神光闪耀。管宝库的人就向肃宗禀报了此事。肃宗说：“大概是上清珠吧？”于是令人把上清珠取出来。包珠子的红纱还在。肃宗热泪盈眶，让近臣们都来观看，说：“这是我小时候明皇赐给我的。”于是命人把它珍藏在一个翠玉匣子里，放在自己的卧室内。国家偶尔发生了水、旱或战乱之灾，肃宗就虔诚地向上清珠祈祷，没有不灵验的。出自《酉阳杂俎》。

守船者

苏州华亭县有座陆四官庙。元和初，有几十只盐船停在庙前。夜里一场雨过后，守船人忽然见庙前光明如火，就偷偷地看，

见一物长数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团火，或吞之。船者不知何物，乃以竹篙遥掷之。此物惊入草，光遗在地。前视之，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此人得之，恐光明为人所见，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宝物怕秽，乃脱褰衣裹之，光遂不出。后无人知者。至扬州胡店卖之，获数千缗。问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出《原化记》。

严 生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岷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囊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曰：“此宝安所用？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岁，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故此越海逾山，来中夏以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辨。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出《宣室志》。

张文规

张文规牧弘农日，捕获伐墓盗十余辈，中有一人，请问言事。公因屏吏独问，对曰：“某愿以他事赎死。卢氏县南

他看见一个长数丈、大如屋梁的东西在用口玩弄一团火，有时还吞下火。守船人不知这是何物，就把一根竹篙投过去。那东西受惊逃入草丛中，发光的東西落在地上。上前一看，原来是一颗珍珠，直径有一寸，光耀夺目。这个人得了宝珠，怕宝珠发光被别人发现，就用衣服把宝珠包起来。但是光亮仍然能透出来。想到宝物怕污秽，他就脱下

内衣来包住它，果然光透不出来了。以后没有人知道此事。他拿到扬州胡人开的珍宝店里去卖，卖了好几千缗钱。他问胡人这是什么珠，胡人没有告诉他就走了。出自《原化记》。

严 生

冯翊郡的严生，家在汉南。他曾经在游岷山的时候得到一样东西。这东西状如弹丸，黑色，比弹丸大，有光，看上去光洁明澈，像冰块一样。严生把它拿给人看，有人说这是一颗珍珠。严生就给它起名叫“弹珠”，平常放到箱子里。以后严生游长安，在春明门遇到一个胡人，那胡人向他行礼说：“您身上带有奇宝，能让我看看吗？”严生就把弹珠拿出来给他看。胡人捧着弹珠高兴地说：“这是天下的奇货呀，我愿意出三十万钱买它！”严生说：“这宝贝有何用，能值这么多钱？”胡人说：“我是西域人。此珠是我国的至宝，国人叫它清水珠。如果把它放到浊水里，水立刻就会澄清。自从丢失此宝，将近三年了，我国的井泉全都浑浊了，国人都病了，所以才翻山过海来中国找它。现在果然从你这里找到了它。”胡人立即让人打来一盆浑水，把珠子扔进去。不大一会儿，水就变得清亮明澈，纤毫可辨。严生于是把珠子卖给胡人，得钱而去。出自《宣室志》。

张文规

张文规做弘农令的时候，曾捉到十多个盗墓贼。其中有一个盗墓贼请求单独和张文规说话。张文规就让其他人退下，单独审问他。那人说：“我愿意用别的事来赎死罪。卢氏县南

山尧女冢，近亦曾闻人开发，获一大珠并玉碗，人亦不能计其直。余宝器极多，世莫之识也。”公因遣吏按验，即冢果有开处。旋获其盗，考讯与前言无异。及牵引其徒，称皆在商州治务中。时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书，皆怒而不遣。窃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师贵人家矣。”后自京东出，过卢氏，复问邑中，具如所说。出《尚书故实》。

卫 庆

卫庆者，汝坟编户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堕，至庆，乃服田。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见白光焰焰，起于陇亩中，若流星。庆掩而得之，遂藏诸怀。晓归视之，乃大珠也。其径寸五分，莹无纤翳。乃裹以缣囊，絨以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宝也，得蓄之，纵未贵而当富矣。”庆愈宝之，常置于卧内。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余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至乾符末，庆忽疾，虽医巫并进，莫有征者。逾月，病且亟。忽闻枕前铿然有声，庆心动，使开匣。珠有璽若缕，色如墨矣。数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复不肖，货鬻以供蒲酒之费，未释服，室已如悬磬矣。出《三水小牋》。

山的尧女墓，最近也听说被人盗了，盗去一颗大珍珠还有一只玉碗。这两样东西都是无价之宝。还盗去许多其他宝物，都是当世无人能认识的。”张文规 于是就派人去查验，查到尧女墓果然被盗。张文规 很快便把盗墓者捕获归案，拷问的结果与前者说的完全一致。等到让盗墓者供出他的同伙时，他说同伙都在商州的冶务中。当时商州刺史名字叫卿。张文规 派人带着公文和他的亲笔书信前去交涉，相关官吏都很生气，不肯把案犯和赃物送来。暗中知情的人说，那些珠玉之器，全都到了京城的富贵之家了。后来张文规 从京东出来，路过卢氏县，又问县里人，也都这么说。出自《尚书故实》。

卫 庆

卫庆是汝坟人。他家在温泉，家里人世代游手好闲，到了卫庆的时候才开始种田。有一次，卫庆披星戴月在村南古项城下耕地，累了就在荒地里休息。他忽然看见田地里白光闪闪，像流星一样。他悄悄过去抓到那东西，藏到怀里。天亮回到家里取出来一看，竟是颗大珍珠。大珠直径一寸五分，晶莹匀净，没有一点杂质。他用细绢把珠子包起来，装进一个漆匣里。他曾把珠子拿给一个通晓众物的人看，那人说：“这是合浦产的珍珠，拥有它，即使不做大官也会发大财的。”于是卫庆就更加珍视它，平常总把它放在卧室内。从此，他的

家产一天比一天增多：养牛一百多头，垦田两千多亩，其他丝麻等物也日见丰富。十年的工夫，他就变成一个富翁。到了乾符末年，卫庆忽然病了。虽然既求巫又求医，但是总不见好。一个月之后，他病得更重。有一天卫庆忽然听到枕前铿然有声，他心里一动，急忙让人打开珠匣。他看到宝珠裂痕累累，色如黑墨。几天后卫庆便死了，珠子也不翼而飞。从此卫家家境一天天衰败。他的子孙又不肖，变卖家产换酒喝；还没脱下丧服，家里就一贫如洗了。出自《三水小牋》。

鬻饼胡

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无妻。数年，胡忽然病。生存问之，遗以汤药。既而不愈，临死告曰：“某在本国时大富，因乱，遂逃至此。本与一乡人约来相取，故久于此，不能别适。遇君哀念，无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宝惜多年，今死无用矣，特此奉赠，死后乞为殓殓。郎君得此，亦无用处，今人亦无别者。但知市肆之间，有西国胡客至者，即以问之，当大得价。”生许之。既死，破其左臂，果得一珠。大如弹丸，不甚光泽。生为营葬讫，将出市，无人问者。已经三岁，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胡见大惊曰：“郎君何得此宝珠？此非近所有，请问得处。”生因说之。胡乃泣曰：“此是某乡人也。本约同问此物，来时海上遇风，流转数国，故愆五六年。到此方欲追寻，不意已死。”遂求买之。生见珠不甚珍，但索五十万耳，胡依价酬之。生诘其所用之处，胡云：“汉人得法，取珠于海上，以油一石，煎二斗，其则削。以身入海不濡，龙神所畏，可以取宝。一六度也。”出《原化记》。

鬻饼胡

有一个举人住在京城里。举人的邻居中有一个卖饼的胡人，没有妻子。数年以后，胡人忽然病了。举人常去看他，并送些食物和药给他。胡人一直没好，临死的时候他告诉举人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很有钱，因为战乱逃到这里来。本来和一个同乡约好等他来接我，同乡到现在没到，所以我长期在这里，不能到别处去。承蒙您这样体恤

我，我没有什么报答。我左胳膊皮下有颗珠子，珍藏了多年，如今死去也就用不着了，就把它送给您吧。我死后请把我埋葬。您得到此珠也没什么用，此地人也没有识货的。只要听说市上有胡人来了，您就拿着珠子去问他，应该能卖个好价钱。”举人同意了。胡人死了之后，举人剖开他的左胳膊，果然取出一颗珍珠。珍珠大如弹丸，没什么光泽。举人把胡人埋葬之后，把珠子拿出去卖，根本没人问。三年之后，忽听新近有胡人到来，举人就前去卖珠。那胡人见到珠子大吃一惊说：“您是怎么得到这宝珠的？这不是此处所能有的，是从哪弄来的？”举人于是将实情相告。胡人流泪说道：“那个人是我的同乡啊！我们本来约定同来寻这宝物，但是我来时在海上遇上大风，流转了好几个国家，所以延误了五六年。到此之后正要找他，不料他已故去。”于是胡人请求买珠。举人见珠子不太名贵，只要了五十万钱。胡人依价付了钱。举人问他此珠有何用，胡人说：“汉人如果得到方法，把珠子拿到海上，用一石油煎到两斗之后涂在身上，下海身上就不湿。龙神害怕，就可以获取珠宝。”出自《原化记》。

卷第四百三 宝四杂宝上

马 脑 犀 月 镜 秦 宝 珊 瑚
四宝宫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宝鞭 犀 导
玉清三宝 宝 骨 紫□羯 紫 贝 魏 生

马 脑

帝颡项时，丹丘之国献马脑瓮，以盛甘露。帝德所被，殊方入贡，以露充于厨也。马脑石类也，南方者为上。今善别者，马死则扣其脑而视。其色如血者，则日行万里，能腾飞空虚；脑色黄者，日行千里；脑色青者，嘶闻数百里外；脑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脑色白者，多力而弩。今为器多用赤色者。若是人功所制者，多不成器，成器亦拙。其国人听马鸣，别其脑色。出王子年《拾遗》。

犀

犀牛，大约似牛而猪头，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额上为兕犀；一在鼻上较小，为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点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为毛犀，俱粟文，堪为腰带。千百犀中，或偶有通者。花点大小奇异，

马 脑

帝颡项时，丹丘国献来一个马脑瓮，用来盛甘露。颡项的威德所及的地方，远方都进贡甘露，甘露便充满厨房。马脑属于石类，南方产的为上。如今善于辨别马脑的人，马死之后就要敲开马脑看一下。脑色如血的，能日行一万里，能腾飞在空中；脑色发黄的，日行一千里；脑色发青的，嘶鸣起来数百里之外可以听见；脑色发黑的，入水之后鬣毛不湿，日行五百里；脑色发白的，力气大而速度慢。如今制作器具多半用红色的。像这种人工制作的器具，多半不能令人满意，

即使做出来也显得笨拙。丹丘国的人听到马鸣声，就知道马脑的颜色。出自王子年《拾遗》。

犀

犀牛，大体上像牛而长了一个猪脑袋，脚似象，蹄子上有三片趾甲。头上有两只角。一种角长在额上，叫“兕犀”；一种角较小，长在鼻上，叫“胡帽犀”。鼻上长的角都较细而且花点少，多半都有奇异的花纹。牯犀也有两只角，都是毛犀，都有疙疙瘩瘩的花纹，能做腰带。千百只犀角中，偶然有纹理贯通的。花点的大小各异，

固无常定。有偏花路者，有顶花大而根花小者，谓之倒插通。此二种亦五色无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点奇异，则价计巨万，乃希世之宝也。又有堕罗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牛额上者。必花多是撒头豆点。色深者堪为铸，散而浅，即拍为盘碟器皿之类。又有骇鸡犀、群鸡见之惊散。辟尘犀、为妇人簪梳，尘不着也。辟水犀、云此犀行于海，水为之开，置于雾之中不湿矣。明犀，处于暗室则有光明。此数犀但闻其说，即不可得而见也。出《岭表异录》。

月 镜

周灵王起处昆昭之台，有侍臣苾弘，巧智如流，因而得侍。长夜宴乐，或俳谐舞笑，有殊俗之伎。百戏骈列，钟石并奏，亦献异方珍宝。有如玉之人，如龙之锦，亦有如镜之石，如石之镜。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谓之月镜。玉人皆有机类，自能转动，谓之机妍。苾弘言于王曰：“圣德所招也。”故周人以弘媚谄而卒杀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璧，不见其尸矣。出王子年《拾遗》。

秦 宝

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所惊异者，有玉五支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复铸铜人十二枚，皆高三尺，列在一筵

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结华彩，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

本没有一定的规则。有花纹偏在一侧的。有顶上花点大根上花点小的，叫“倒插通”。这两种犀角也是五色无常。如果通体白黑分明，花点奇异，就价值巨万，是稀世之宝。又有一种叫“堕罗犀”的，是犀角中最大的一种。有一只就有七八斤重的，说是牯犀牛额上长的。那上面的花纹多半都是散落的圆点。色深的能做腰带上的饰物，散而浅的就可以做成盘碟器皿之类的东西。还有“骇鸡犀”群鸡见了就惊散“、辟尘犀”做妇人用的梳子簪子，灰尘不染“、辟水犀”说这种犀置于海，水为之开；置于雾，雾不湿犀“、明犀”处于暗室里能发光。这几种犀角只听说过，却不曾见过。出自《岭表异录》。

月 镜

周灵王起居处昆昭台，有一个侍臣叫苾弘。他乖巧机智，口若悬河，因而能侍奉灵王。他们长夜饮酒作乐，有滑稽戏有歌舞，演技非凡。各种戏齐演，各种乐器齐奏。也有人献上一些异地的珍宝。有像玉的人，像龙的锦；也有像镜子的石头，像石头的镜子。这种石头色白如月，照面如雪，叫做“月镜”。玉人都有机关，自己能转动，叫做“机妍”。苾弘对灵王说：“这些珍宝都是因为大王有圣德而招来的。”所以周朝人认为苾弘谄媚而最终杀了他。苾弘的血化成石头，有人说化成了璧，看不到他的尸体了。出自王子年《拾遗》。

秦 宝

汉高祖当初进咸阳宫的时候，走遍所有的府库，看到库里的金玉珠宝多得无法说全。最让他惊异的，有五支玉灯，此灯高七尺五寸，下面是一条蟠龙，用口衔灯。把灯点燃，蟠龙的鳞甲就全都动起来，焕然闪光，就像群星充满屋子。还有铜铸的十二个人，都三尺高，摆在一张席上。每人持一种乐器，或琴，或筑，或笙，或竽。个个华彩一身，就像活人一样。席下有两根铜管，上边的管口离地数尺，从席

后伸出来。其中一根管是空的，一根管里装有一根手指粗的绳子。让一个人吹空管，一个人扭动那绳子，

则琴筑笙竽皆作，与真乐不异焉。玉琴长六尺，上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玅璠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鳞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历历无碍。人有疾病在内者，则掩心而照之，必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帝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则杀之也。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出《西京杂记》。

珊 瑚

汉宫积草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曰烽火树。夜有光，常欲然。出《西京杂记》。

又郁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处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数十枝，枝间无叶。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余。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宫。汉元封二年，郁林郡献珊瑚妇人，帝命植于殿前，谓之女珊瑚。忽柯叶甚茂，至灵帝时树死，咸以为汉室将衰之征也。出《述异记》。

又菴 箴国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飞桥。渡海而西，至且兰国。自且兰有积石，积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于水底。大船载铁网下海中，初生之时，渐渐似菌。经一年，挺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小者三尺，大者丈余，三年色青。以铁钐发其根，于船上为绞车，举铁网而出之。故名其所为珊瑚洲。久而不采，却蠹烂腐朽。出《洽闻记》。

就会琴筑笙竽一齐鸣奏，和真人所奏的音乐没什么两样。玉琴长六尺，上边有十三根弦。二十六条系琴弦的绳子，全都用金、银、琉璃、玛瑙、玫瑰等宝物装饰而成，刻名叫做“玅璠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有六个孔，吹奏起来就能出现车马山林，怪石嶙嶙，吹完也就不再出现，刻名叫“昭华之管”。有一面方形镜子，宽四尺，高五尺九

寸，里外通明。人直接来照，影像就是倒的；用手捂着心来照，就能看见肠胃五脏，清清楚楚，没有遮碍。体内有病的人，就捂着心口来照，一定能知道病在什么部位。另外，女子如有邪心，一照就胆张心跳。秦始皇常用它来照宫人，凡胆张心跳的，就一律处死。汉高祖把这些宝物全都封存，等待项羽前来。项羽将这些宝物全都带往东方。以后不知这些宝物哪里去了。出自《西京杂记》。

珊 瑚

汉宫的积草池中有一株珊瑚，高一丈二尺，一干三枝。上面有四百六十三根枝条。这是南越国王赵佗献来的，名叫“烽火树”。它夜间发光，总像要燃烧的样子。出自《西京杂记》。

又，郁林郡有个珊瑚市，是下海人卖珊瑚的地方。这里的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株各有几十个枝杈，枝间没有叶。大的高五六尺，小的只有一尺多。蛟人说，海里有个珊瑚宫。汉元封二年的时候，郁林郡献来一个珊瑚妇人，汉武帝让人把它种植在殿前，称它为“女珊瑚”。一时间枝繁叶茂。到灵帝时，这株珊瑚树死了，人们都认为这是汉室将要衰败的征兆。出自《述异记》。

又，拂菻 菰国的海上，离都城两千里有座飞桥。渡海向西，到且兰国。且兰国有积石山，积石山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于水底。用大船把铁网投入海中，珊瑚初生之时，渐渐像菌，一年后，它就从网眼挺出来，变成黄色，枝桠交错。小的三尺左右，大的一丈有余。三年以后变成青色。用铁钎拔起它的根，在船上准备一个绞车，把铁网拉上来，珊瑚便采上来了。所以给这里取名叫“珊瑚洲”。长时间不采，珊瑚就会被虫蛀而朽烂。出自《洽闻记》。

四宝宫

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按屏风、杂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出《拾遗录》。

延清室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盖石文如画也。石体盛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列灵麻之烛，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杂宝饰之。视者于户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清凉耶？”侍者屏扇，以手摹之，方知有屏风也。偃又以玉精为盘，贮冰于膝前。玉精与冰同洁彻，侍者言以冰无盘，必融湿席，乃和玉盘拂之。落阶下，冰玉俱碎，偃更以为乐。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哀平之世，民皆犹有此器，而多残破。王莽之世，不复知所在。出《拾遗录》。

玉如意

吴孙权时，有掘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又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莫能识其由。使人问综，综，博物者也。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气，平诸山阜，处处埋宝，以当王气。”此盖是乎？出《酉阳杂俎》。

七宝鞭

晋明帝单骑潜入，窥王敦营。敦觉，使骑追之，帝奔。仍以七宝鞭顾逆旅姬，扇马屎。王敦追之人，见马屎，以为

四宝宫

武帝做了七宝床、杂宝按屏风、杂宝帐，都放在桂宫里。当时人称桂宫为“四宝宫”。出自《拾遗录》。

延清室

董偃常躺卧在延清室中，用画石做床。之所以叫“画石”，因为石的花纹像画。这种石头体大而轻，出自郅支国。床上有紫色的琉璃帐幔，有用火齐宝石做的屏风，排列着用灵麻做的蜡烛，还有用紫玉做的盘子。床似一条弯曲的龙，全都用杂色宝物装饰起来。侍者在窗外给董偃扇风。董偃说：“难道玉石也需要扇风之后才清凉吗？”侍者收

拢扇子，用手一摸，才知道有屏风。董偃又用玉精做的盘子盛满冰块，放在膝前。玉精与冰都是洁白透明的物品，侍者见了忙说：“冰块不用盘盛着，一定会融化弄湿席子！”说着他急忙伸手一拂，玉盘与冰全都落到阶下摔碎。董偃却以此为乐。这种玉精是千涂国贡进的，汉武帝又赏赐给董偃。哀帝建平年间，百姓家还都有这种器物，但多半已经残破。王莽时，不再知道哪儿有了。出自《拾遗录》。

玉如意

东吴孙权的时候，有人从地下挖出一个铜匣，长二尺七寸，用琉璃做的盖。还有一枚白玉如意，凡是用手拿的地方，都刻有龙、虎和蝉的形像。谁也不知这是为什么。孙权派人去问综。综是一位博学多识的人，他说：“过去秦始皇因为金陵有天子气，便平了那里的许多山岭，到处埋宝，用来镇压王气。”这件玉如意大概就是那时留下的吧？出自《酉阳杂俎》。

七宝鞭

晋明帝单枪匹马潜入王敦的兵营窥探敌情。王敦发觉后，派骑兵追他。明帝骑马奔逃，并用他的七宝鞭雇客栈里的老妇把马屎用扇子扇凉。王敦派来追赶他的人见马屎都凉了，以为帝去已远。仍宝鞭，不复前追。出《中说》。

犀 导

晋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见林下踣一尸，已臭烂，乌来食之。辄见一小儿，长三尺许，来驱乌，乌乃起。如此非一。潜异之，乃就看之。见死人头上著通天犀导，价数万钱，乃拔取之。既去，众乌争集，无复驱者。潜后以此导上晋武陵王，王薨，以衬众僧。王武刚以九万钱买之，后落褚太宰处，褚以饷齐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后，内人江夫人遂断以为钗。每夜，辄见一儿绕床头啼叫云：“何为见屠割？必当相报，终不独受枉酷。”江夫人恶之。月余遂薨。出《续齐谐记》。

玉清三宝

杜陵韦弁，字景昭。开元中，举进士第，寓游于蜀，蜀多胜地。会春末，弁与其友数辈，为花酒宴，虽夜不殆。一日，有请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郑氏亭，亭起苑中，真尘外境也。愿偕去。”弁闻其说，喜甚，遂与俱南。出十里，得郑氏亭。端空危危，横然四峙，门用花辟，砌用烟矗。弁望之不暇他视，真所谓尘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既入，见亭上有神仙十数，皆极色也。凝立若伫，半掉云袂，飘飘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数。纹绣杳眇，殆不可识。

有一人望弁而语曰：“韦进士来。”命左右请上亭。斜栏层去，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闻刘阮事乎？今日亦他已经跑远了；又得到宝鞭，便不再追他。出自《中说》。

犀 导

晋朝时，东海郡的蒋潜有一次来到不其县。他见林下有一具尸体已经腐烂，乌鸦来啄食尸体。又看到一个三尺来高的小孩前来驱赶乌鸦，乌鸦就飞起。如此好几次。蒋潜觉得奇怪，就走近去看。他看到死人头上佩戴一枚通天犀导，价值数万钱，就拔取了这枚犀导。他走后，一群乌鸦争集而来，没有人再来驱赶乌鸦。后来蒋潜把这枚犀导献给晋武陵王。武陵王死后，这枚犀导又被施舍给僧人。王武刚用九万钱把它买下。后来落到褚太宰手里，褚太宰又把它送给齐国前丞相豫章王。豫章王死后，其妻江夫人就把它弄断，做成了钗。每到夜里，总能听见一个男孩绕床头啼叫道：“你为什么要杀害我？我一定要报复的！无论如何也不能独自忍受这样的枉杀！”江夫人对此很厌恶，一个多月以后她就死了。出自《续齐谐记》。

玉清三宝

杜陵人韦弁字景昭。他开元年间考中进士，寄居在蜀地。蜀地名胜很多。恰是春末，韦弁和他的几位朋友办了一个花酒宴会，玩到半夜也不停歇。一天，有人来请他，说：“郡南十里处有个郑氏亭。亭

子建在花园里，真正是世外佳境。请你和我一块去一趟。”韦弁听他讲完很高兴，就和那人一起向南而行。走出十里后，来到郑氏亭前。亭子高高耸立，四面环山，鲜花盛开成门，烟缠雾绕为墙。韦弁简直要看傻了，真是所说的世外仙境啊。使者行礼请韦弁进去。进去后，见亭上有十几位仙女，都有倾城倾国的姿色。仙女们长时间地站立着，衣袖飘飘。侍奉在左右的也是十来个人。她们所饰纹绣影影绰绰，几乎不能看清。

有一位仙女望着韦弁说：“韦进士来啦！”她让左右快请韦弁到亭上来。韦弁顺着斜栏一层层上去，上去后就向众仙女行礼。众仙女高兴地说：“您听说过刘晨阮肇的事吗？现在您也

如是。愿奉一醉，将尽春色。君以为何如？”弁谢曰：“不意今日得为刘阮，幸何甚哉！然则次为何所？女郎又何为者？愿一闻知。”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于此久矣。此乃玉清宫也。向闻君为下第进士，寓游至此，将以一言奉请，又惧君子不顾，且貽其辱。是以假郑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虽然，此仙府也。虽云不可滞世间人，君居之，固无损耳。幸不以为疑。”即命酒乐宴亭中，丝竹尽举，飘然冷然，凌玄越冥，不为人间声曲。酒既酣，群仙曰：“吾闻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乐一曲，曰‘紫云’，愿授圣主。君唐人也，为吾传之一进，可乎？”曰：“弁一儒也，在长安中，徒为区区于尘土间，望天子门且不可见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群仙曰：“君既不能，吾将以梦传于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宝，将以赠君。能使君富敌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宝。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莹洞澈。顾谓弁曰：“碧瑶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红，曰：“红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莹澈则过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弁，弁拜谢别去。

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无有。弁异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宝还长安。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虽千万年，人无得者。君何得而有？”弁以告之。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真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而易之。弁由是建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出《宣室志》。

像刘阮那样了。我们愿意陪您一醉，领略这春色，您以为如何？”韦弁说：“没想到今天我也成了刘阮，真是太幸运了。但是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干什么的？请告诉我好吗？”众仙女说：“我们是玉清之女，在这里居住很久了。这地方叫玉清宫。从前听说你是下第进士，客游至此，想去请你，又怕你不理而受到羞辱，所以假借郑氏之亭让你来。果然如我们所愿。虽然这是仙府，凡人不能在此久留，但是你还在这里，没有任何损害。希望你不要怀疑。”于是就让人在亭中设宴。丝竹齐奏，乐声清婉婉转，悠悠然不绝于耳；曲子超越玄冥，不是人间所能听到的曲调。酒到酣处，众仙女说：“我们听说大唐天子崇尚神仙。我们有一支新乐曲，名叫‘紫云’，想送给唐天子。你是唐人，请你替我们把曲子交给天子，可以吗？”韦弁说：“我是一个普通书生，在长安城中，只是个区区小人物，连天子的大门都看不到；我又不懂音乐，怎么能办得到呢？”众仙女说：“既然你办不到，我们托梦传给天子也是可以的。”又说：“我们有三件宝贝要赠送给你，这几件宝贝能让你富比王侯。请你笑纳！”于是就让左右取来那三件宝贝。首先拿出来一只杯子。杯子呈碧绿色，光亮透明。仙女看着韦弁说：“这是碧瑶杯。”接着拿出来一个枕头，样子像玉，微微发红，说：“这是红蕤枕。”又拿出一个小匣，紫色，也像玉，但是比玉莹澈光亮，说：“这是紫玉匣。”然后就把这些全送给韦弁。韦弁拜谢之后便告辞离去。

韦弁走了不到一里地，回头看那个亭子，茫茫然什么都没有了。韦弁感到非常奇怪，到底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于是他带着三件宝贝回到了长安。第二年他又落第，东游到广陵，就把三件宝贝拿到市场上出卖。有一个胡人见到便下拜说：“这是天下的奇宝啊！尽管千万年了，但是从来没人得到过它。你是怎么得到的？”韦弁就告诉了他，顺势问道：“这是什么宝呢？”胡人说：“这是真正的玉清三宝啊！”于是胡人用数千万的价钱买去三宝。韦弁从此开始建宅院，成为广陵的大富豪。他到老也没有做过官。出自《宣室志》。

宝 骨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缘李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

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意，多识故事。云：李相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一僧尝赞佛，施鞍一具，卖之，价直七万。又僧广有声，口经数年，次当赞佛。因极祝林甫功德，冀获厚衬。毕，帘下出彩筐，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大失所望，惭愧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胡见之，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宝价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出《酉阳杂俎》。

紫□羯

乾元中，国家以克复二京，粮饷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为江淮度支。率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洪州，江淮之间一都会也，云间令录事参军李惟燕典其事。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大如合拳。问其所实，诡不实对，惟燕以所纳给众。难违其言，诈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当不违价。”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辣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有其物而无其价，非明珠杂货宝所能及也。”又率胡人一万贯。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瓶中有珠十二颗。出《广异记》。

宝 骨

长安平康坊的菩提寺，因为李林甫的宅院在东，所以就把钟楼建在西边。寺里有郭令的玳瑁鞭以及郭令、王夫人的七宝帐。寺主元意知道许多过去的事。他说，李林甫每次过生日的时候，往往转请这寺里的和尚在宅中设斋。有一回，一个和尚去赞佛，李林甫施舍给他一个马鞍。拿出去卖，价值七万。又有一个和尚广有名声，诵经多年，也被请到李林甫家念经。这位和尚极力称颂李林甫的功德，希望得到优厚的施舍。诵经结束后，李家从帘下递出一个彩色的竹筐，里面用香罗帕盖着一件东西，像个朽钉一样，长几寸。和尚回去后大失所望，惭愧惋惜了好几天。他想到李林甫这样的大官不至于欺哄他，就

带着那东西到西市上，给一个胡商看，要价一千。胡商看后大笑道：“要低了。”他铆足劲，要到五百千。胡商说：“此宝价值一千万！”于是卖给了胡商。他打听宝物的名称，胡商说：“这是宝骨。”出自《酉阳杂俎》。

紫□羯

乾元年间，国家因为要克复二京，粮饷供给不足。监察御史康云间是江淮度支使，他向江淮一带的商旅百姓征收五分之一的税，用以补充当时急用。洪州是江淮之间的一大都会，康云间让录事参军李惟燕掌管洪州之事。有一个和尚请求征收他一百万。说完他就从腋下掏出一个拳头大小的小瓶来。问他瓶里装的是什么，他并不照实回答。李惟燕因为要用收入供给许多人，不能不照他说的去做，就装作吃惊地说：“您是如何得到这东西的？一定要卖它，可不能违背它的价格呀！”有一个波斯胡人见了，就按和尚说的价格买了小瓶而去。胡人来到扬州，长史邓景山知道这件事，就问那胡人是怎么回事。胡人说：“瓶中装的是紫□羯。得到它的人，就能受到鬼神的保护，走进火里不能被烧，掉进水里不能被淹。这是一种无价之宝，不是明珠杂宝能比得上的。”于是，又加收胡人一万贯税。胡人乐于交纳而不怨恨。瓶中装有十二颗宝珠。出自《广异记》。

紫 贝

紫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南越志》云：“土产大贝，即紫贝也。”出《岭表录异》。

魏 生

唐安史定后，有魏生者，少以勋戚，历任王友，家财累万。然其交结不轨之徒，由是穷匮，为士旅所摈。因避乱，将妻入岭南。数年，方宁后归。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后，登岸肆目。忽于砂磧间，见一地，气直上冲数十丈。从而寻之，石间见石片如手掌大，状如瓷片，又类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试取以归，致之书篋。及至

家，故旧荡尽，无财贿以求叙录，假屋以居。市肆多贾客胡人等，旧相识者哀之，皆分以财帛。尝因胡客自为宝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召生观焉，生忽忆所拾得物，取怀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于席末。食讫，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宝。至坐末，诸胡咸笑，戏谓生：“君亦有宝否？”生曰：“有之。”遂所出怀以示之，而自笑。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各足。生初为见谗，不胜惭悚。后知诚意，大惊异。其老胡见此石，亦有泣者。众遂求生，请

紫 贝

紫贝就是砮螺。儋振夷黎海边的人，采紫贝当货币。《南越志》说：“土产大贝，就是紫贝。”出自《岭表录异》。

魏 生

唐朝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有一个姓魏的读书人，小时候因为他家是有功勋的皇亲国戚，先后担任王友，家中财产累万。但是由于他交结不轨之徒，因此家境日衰，遭到当地士族的排斥。为躲避战乱，魏生带妻子来到江南。几年之后，战乱平定他才回乡。船走到虔州地界，因暴雨停泊下来。他离船登岸，观赏当地风光，忽然望见河岸沙滩上，一处地上有一股气流上冲高达数十丈，便走上前细看。他看到乱石之间有一块手掌那么大的石片，状如瓷片，又像石头，颜色半青半赤，很是分明。他就把石片捡了回来，放到书箱里。回到家一看，旧友都没了。他没有财物用来谋求官职，只好租借一处房子住下来。这里的市场店铺之中有许多胡人商客，旧相识可怜他，都分一些财物给他。魏生家的转机，是借着一次胡人客商的“宝会”发生的。按照胡人的习俗，每年都有一次与乡人相聚的大会，会上每个人都要展示自己的宝物。宝物多的人就戴着帽子坐在上首，其余的依次列坐。这年的宝会他们邀请魏生参加，魏生忽然间想到了拾到的那块石片，就把它揣到怀里去参加宝会。到会之后，他也不敢先说带来宝物了，坐到

了最末席。酒饭之后，胡人们开始展示宝贝。坐在最上座的胡人拿出来的是四颗明珠，直径一寸多。其余的胡人都站起来，向首席的胡人稽首礼拜。接着胡人们依次展示出来的，三三两两，全是珍宝。轮到座位最末席，胡人们全都笑了，和魏生开玩笑道：“您也有宝贝吗？”他说：“有！”就把怀中的石片拿出来展示，却自己笑了。三十多位胡人全都站起来，把他扶到首席上，一齐下拜。魏生起初以为自己被捉弄了，很不好意思。后来他知道胡人们是诚心诚意的，这才大为惊奇。那些老一点的胡人见到此石，也有流泪的。于是众胡人就求魏生，请求

市此宝，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万。众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宝？”加至千万乃已。潜问胡：“此宝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国之宝。因乱遂失之，已经三十余年。我王求募之，云，获者拜国相。此归皆获厚赏，岂止于数百万哉？”问其所用。云：“此宝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设坛致祭之，以此置坛上。一夕，明珠宝贝等皆自聚。故名‘宝母’也。”生得财倍其先资也。出《原化记》。

买下这件宝贝，让他随便要价。魏生就狮子大开口，要价一百万。众胡人嗔怒道：“为什么要侮辱我们的宝贝呢？”于是再加价，一直加到一千万才停。魏生悄悄问一个胡人这宝贝叫什么名字，胡人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因为战乱已经丢失了三十多年了。我们的国王下令寻求它，说找到此宝的人拜为国相。这次我们回去都能得到重赏，何止几百万！”他又问此宝有什么用，胡人说：“这是宝母啊！只要在每月的十五日，国王亲自来到海岸，把此宝放到一个事先设好的祭坛上祭奠，到了晚上，各种珍珠宝贝就会自动聚拢而来。所以叫做‘宝母’。”魏生这一次获得的钱财超过他原先家产的一倍。出自《原化记》。

卷第四百四 宝五杂宝下

肃宗朝八宝 灵光豆 万佛山 玳瑁盆 辟尘巾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三宝村 火 玉 马脑柜
岑 氏

肃宗朝八宝

开元中，有李氏者，嫁于贺若氏。贺若氏卒，乃舍俗为尼，号曰真如，家于巩县孝义桥。其行高洁，远近宗推之。天宝元年，七月七日，真如于精舍户外盥濯之间，忽有五色云气，自东而来。云中引手，不见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宝之。慎勿言也。”真如谨守，不敢失坠。天宝末，禄山作乱，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转流寓于楚州安宜县。

肃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见二人，衣皂衣。引真如东南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楼观严饰，兵卫整肃。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宝冠，号为天帝。复有二十余人，衣冠亦如之，呼为诸天。诸天坐，命真如进。既而诸天相谓曰：“下界丧乱时久，杀戮过多，腥秽之气，达于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

肃宗朝八宝

开元年间，有一个姓李的女子嫁给一个姓贺若的为妻。贺若氏死了，姓李的这个女子就出家当了尼姑，法号真如。真如家住巩县孝义桥。她品行高洁，远近的人都敬佩她。天宝元年七月七日，真如在精舍窗外洗漱，忽然有一团五色的云气从东方飘来。云雾中伸出一只手，却看不到人的身形。那只手徐徐地把一个锦囊交给真如说：“珍藏它，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真如谨守秘密，不敢有所闪失。天宝末年，安禄山作乱，中原地区兵荒马乱，人们一齐向南奔逃。真如也辗

转流落到楚州安宜县。

肃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间，真如在自己的住处，忽然看见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这两个黑衣人拉着真如向东南方向走。走了五六十步，他们面前出现一座城。楼观雄伟壮观，城中的兵卫齐整严肃。黑衣人指着城池说：“这是化城。”城中有大殿。殿上有一人身穿紫衣，戴宝冠，他被称作天帝。又有二十多人，衣冠和天帝差不多，被称为诸天。诸天入座之后，才让真如进去。然后诸天互相议论道：“人世间丧乱的时间很久了，杀人太多了，腥臭污秽之气直冲云天，不知如何才能拯救人世呢？”一个

天曰：“莫若以神宝压之。”又一天曰：“当用第三宝。”又一天曰：“今厉气方盛，秽毒凝固，第三宝不足以胜之，须以第二宝，则兵可息，乱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宝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旉，进达于天子。”复谓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宝五段，人臣可得见之。今者八宝，唯王者所宜见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宝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复令皂衣者送之。

翼日，真如诣县。摄令王滔之，以状闻州。州得滔之状，会刺史将行。以县状示从事卢恒曰：“安宜县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讯之。”恒至县，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谁敢废坠！且宝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宝示恒。其一曰“玄黄天符”，形如笏。长可八寸余，阔三寸。上圆下方，近圆有孔，黄玉也。色比蒸栗，潭若凝脂，辟人间兵疫邪病。其二曰“玉鸡”，毛文悉备，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则见。其三曰“谷璧”，白玉也。径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无异雕镌之状。王者得之，即五谷丰稔。其四曰“王母玉环”，二枚，亦白玉也。径六寸，好倍于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国归复。其玉色光彩溢发，特异于常。卢恒曰：“玉信玉矣，安知宝乎？”真如乃悉出宝盘，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极也。恒与县吏同视，咸异之。翼日旉至，恒白于旉曰：“宝盖天授，非人事也。”旉覆验无异，叹骇久之，即具事白报节度使崔圆。

诸天说：“不如用神宝把邪恶之气压住。”又一个诸天说：“那就应该用第三件宝贝。”又一个诸天说：“现在邪恶之气正盛，秽毒凝固，第三件宝贝怕不能取胜，得用第二件宝贝才能息兵平乱。”天帝说：“说得

对！”于是他取出宝贝交给真如说：“你去让刺史崔旉把这事奏明天子。”又对真如说：“以前交给你的小囊，里边装有五件宝贝，一般官员可以观看。现在给你的八件宝物，只有做帝王的才可以看。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于是就详细地将宝物的名称及用法讲授给真如。而后又让黑衣人把真如送回来。

第二天，真如到县府向县令王滔之说明此事。王滔之具状向州里报告。州里得到王滔之的状子，正赶上刺史马上就要出行，他便把县里的状子交给从事卢恒说：“安宜县有个妖怪尼姑的事儿，太怪了，你赶紧去过问一下。”卢恒来到安宜县，召见真如，要按王法惩办她。真如说：“上帝有命令，谁敢违抗？再说这些宝贝也不是人工所能做出来的，又何必多疑呢？”于是 she 就把锦囊中的五件宝贝出示给卢恒。第一件叫“玄黄天符”，形状像笏板，长有八寸多，宽三寸。这件宝物上圆下方，接近圆的地方有小孔，是黄玉做成的。它的颜色像蒸熟的栗子，深沉如凝脂。有此宝可避人间的兵疫邪病。第二件叫“玉鸡”，鸡的羽毛和花纹全都具备，是白玉做成的。做帝王的用孝道治理天下，这宝贝就能在人间出现。第三件叫“谷璧”，也是用白玉做成，直径五六寸。上面米粒状的花纹和雕刻出的没什么两样。做帝王的得了它，能让天下的五谷年年丰收。第四件叫“王母玉环”，两只，也是白玉制成。这件宝物直径六寸，比肉还要温润。做帝王的得了它，能让外国归顺。这些宝贝件件都光彩焕然，不同寻常。卢恒说：“这些玉都是真的，可怎么知道它们是宝呢？”真如便把五件宝贝全都端出来，往空中一举。宝光全都射向太阳，光芒万丈，仰望望不到尽头。卢恒和县吏一块观看，都感到惊异。第二天崔旉来到，卢恒便对他说：“这些宝物可能是天赐的，不是人能办到的。”崔旉查验一番，和卢恒说的一样。他惊叹不已，就把此事报告给节度使崔圆。

圆异之，征真如诣府，欲历观之。真如曰：“不可。”圆固强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宝。一曰“如意宝珠”，其形正圆，大如鸡卵，光色莹澈。置之堂中，明如满月。其二曰“红靺鞨”，大如巨栗，赤烂若朱樱。视之可应手而碎，触之则坚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环，四分缺一，径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则形见。其五曰“皇后采桑钩”，二枚，长五六寸，

其细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银，又类熟铜。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长可四寸，阔寸许，无孔，腻如青玉。八宝置之日中，则白气连天；措诸阴室，则烛耀如月。其所压胜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圆为录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事为若何？”圆惧而止。

侁乃遣卢恒随真如上献。时史朝义方围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绝，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关，以建巳月十三日达京。时肃宗寝疾方甚，视宝，促召代宗谓曰：“汝自楚王为皇太子，今上天赐宝，获于楚州。天许汝也，宜保爱之。”代宗再拜受赐。得宝之故，即日改为宝应元年。上既登位，乃升楚州为上州，县为望县，改县名安宜为宝应焉。刺史及进宝官，皆有超擢。号真如为“宝和大师”，宠锡有加。自后兵革渐偃，年谷丰登，封域之内，几至小康，宝应之符验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宝，河壩高敞，境物润茂。遗址后为六合县尉崔瑄所居。西堂之间，相传云：西域胡人过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处而瞻礼焉。出《杜阳杂编》。

崔圆觉得奇怪，把真如传来，要一样一样地验看宝贝。真如说不行。崔圆非看不可。真如拗他不过，只好又拿出那八件宝物给他看。第一件是“如意宝珠”，形状是正圆形的，鸡蛋大小，光色晶莹明澈。放在屋里，明亮如满月。第二件是“红鞞鞞”，像一个大栗子那么大，像红色樱桃那样又红又软。这件宝物看上去很容易弄碎，触碰一下才知道它既坚硬又沉重，很难击破。第三件是“琅玕珠”，形状像个圆环，四分缺一，直径足有五六寸。第四件是“玉印”，有半只手大小，上面的花纹像鹿蹄踩过的痕迹，中间填上东西便现出形来。第五件是“皇后采桑钩”，两枚，长五六寸，像筷子那么粗。末端弯曲，像金的又像银的，还像熟铜的。第六件是“雷公石”，两枚，形状像斧子。长四寸，宽一寸左右，没有孔，细腻光滑酷似青玉。把这八宝放在日光下，只见白气连天；把它们放到屋里，则像明月照耀。至于那些祛除邪恶腥秽的办法，真如秘而不宣，其他人无从知晓。崔圆要奏明天子，真如说：“天帝命崔侁去做此事，你硬要做是为什么呢？”崔圆恐惧而止。

于是崔侁派卢恒随真如一起前去献宝。当时史朝义正围困宋州，

又向南攻下申州，淮河路不通，就取道长江而上，再经商山入函谷关。四月十三日到达京都。当时肃宗正卧病不起，他看了宝贝之后，急忙让人把代宗召来，说道：“你从楚王立为皇太子，现在上天赐宝，从楚州得到。这是上天助你，你应该珍重这些宝贝才是。”代宗拜了两拜，接受上天所赐。因为得到宝物的缘故，得宝当天就改年号为宝应元年。代宗登基之后，就把楚州升为上州，把县升为望县，改安宜县名为宝应县。刺史及献宝者都有擢升。赐号真如为“宝和大师”，对她的宠幸及赏赐都胜过他人。从此以后兵乱渐息，年年五谷丰登，天下百姓过上了小康生活，宝应之符果真应验了。真如所居的得宝之地，河岸高大宽敞，万物丰茂。遗址后来由六合县尉崔瑀居住。西堂之间传说，至今西域胡人走到那里，没有不望着那处住所下拜的。出自《杜阳杂编》。

灵光豆

代宗大历中，日林国献灵光豆龙角钗。因其国有海，东北四方里。国西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鉴人五脏六腑，亦谓之仙人镜。国人有疾，辄照之，使知起于某脏某腑。即自采神草饵之，无不愈焉。灵光豆，大小类中华之菽豆，其色殷红，而光芒可长数尺，本国亦谓之诘多珠。和石上菖蒲叶煮之，即大如鹅卵。其中纯紫，称之可重一斤。帝啖一丸，叹其香美无比，而数日不复言饥渴。龙角钗类玉，绀色，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非人所制。帝赐独孤妃子。与帝同泛舟于龙池，有紫云自二上而生，俄顷满于舟中。帝由是命置之于堂内，以水喷之，化为二龙，腾空东去矣。出《杜阳杂编》。

万佛山

上崇释氏教，乃春百品香和银粉以涂佛室。遇新罗国献五色毼毼，及万佛山，可高一丈。上置于佛室，以毼毼籍其地。毼毼之巧丽，亦冠绝于一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妓乐，列国山川之状。或微风入室，其上复有蜂蝶动摇，燕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其真假。万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

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辘缕金玉水精，为幡盖流苏。庵瞻卜罗等树，构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势若飞动。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数。下有紫金钟，阔三寸，以蒲牢衔之。每击钟，行道僧礼拜至地。其中隐隐，谓之梵声，盖关键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

灵光豆

代宗大历年间，日林国献来灵光豆和龙角钗。这个国家有个大湖，大小有一里见方。国西有块怪石，方圆几百里。怪石光明澄澈，可以照见人的五脏六腑，当地人也叫它“仙人镜”。他们国家的人有病，总是先照仙人镜，弄清楚某脏某腑有病了，就去采草药治疗，没有治不好的。灵光豆，大小像中国的绿豆，颜色殷红，发出的光芒却长达数尺。他们本国人也叫它“诘多珠”。绿豆大小的一粒灵光豆，如果和石上菖蒲叶一块煮，就能煮成鹅蛋那么大。它里边是纯紫色的，重量可达到一斤。代宗吃了一丸，赞美它香味无比，而且好几天不再感到饥渴。龙角钗类似一种玉，青红色，上面刻有蛟龙的图形。它的精巧奇丽，不是人工所能做的。代宗把它赐给独孤妃子。独孤妃子和代宗同舟泛于龙池，二人头上便生出一团紫云，顷刻间紫云便充满舟中。代宗于是命人将此钗放到堂内，用水喷它。龙角钗便化成两条龙，腾空向东飞去。出自《杜阳杂编》。

万佛山

皇上崇尚佛教，就舂百品香和银粉来涂刷佛室。赶上新罗国献来一块五色毛地毯和一尊一丈高的万佛山，皇上把万佛山放在佛室，用五色毛地毯铺在佛室的地上。万佛山高一丈。毛地毯之巧丽也是冠绝一时，每寸之内都有歌舞妓乐和各国山川的形像。有时微风入室，上面还有蜂蝶燕雀飞舞跃动。俯首看去，不能辨别真假。万佛山是雕刻沉檀和珠玉而成的。那些佛像，大的有的超过一寸，小的只有八九分。那佛的头，有的像米粒那么大，有的像豆粒那么大，但是眉眼口耳甚至连螺髻也样样具备。还用丝线串着金玉水精等作为幡盖流苏和

庵瞻卜罗等树木，用百宝做成楼阁台殿。形体虽然极小，但是栩栩如生，像在动一样。前面行道僧人数量不止一千。下边有紫金钟，三寸宽，用蒲牢兽衔着。每敲一下钟，行道僧便礼拜到地，同时还有隐隐的念经的声音。大概机关技巧就在这钟上。尽管这山以“万

佛为名，其数则不可胜计。上置九光扇于岩^岫间。四月八日，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是时观者叹非人工。及见有光出于殿中，咸谓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语千口而退。出《杜阳杂编》。

玳瑁盆

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云：其国有酒山紫海。盖山有泉，其味如酒，饮之甚醉则经日不醒。紫海水，色如烂椹，可以染衣。其鱼龙龟鳖、砂石草木，无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饰之。及盛夏，上置于殿内，贮水令满，遣嫔御持金银杓，酌水相沃，以为嬉戏。浮光裘，即紫海色染其地也。以五彩丝蹙成龙凤，各一千三百，仍缀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猎于北苑，为朝日所照，而光彩动摇。观者皆眩其目，上亦不为之贵。一日，驰马从禽，忽际暴雨，而裘无纤毫沾濡，方叹为异物。夜明犀，其状类通天犀，夜则光明，可照百步。覆缁十重，终不能掩其耀焕。上遂命解为腰带。每游猎，夜则不施其蜡炬，有如昼日。出《杜阳杂编》。

辟尘巾

高瑀在蔡州。有军将甲知回易，折欠数百万，回之外县。去州二百余里，高方令辍身勘甲。甲忧迫，计无所出，其类因为设酒食间解之。座客十余，中有称处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鹅羽，貌甚都雅。众皆有宽勉之辞，皇甫但微笑

佛”为名，但是数量数不胜数。上方放一个九光扇于岩石间。四月八日，皇上召集两街的僧众到道场来，礼拜万佛山。这时候人们都赞叹万佛山不是人工可以造的。等到他们看到有光从殿中发出，便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佛光。其实这光就是九光扇的作用。因此，皇上命三藏和

尚不空念了一千遍天竺密语而退。出自《杜阳杂编》。

玳瑁盆

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给皇帝一个玳瑁盆、一件浮光裘和一枚夜明犀。据说，这个国家有酒山紫海。所谓酒山，大概就是山中有泉，泉水味似酒，喝了就醉得一天不醒。紫海水，颜色有如腐烂的桑椹，可以染衣物。其中的鱼龙龟鳖、砂石草木，没有不是紫色的。玳瑁盆，可容水十斛，外侧用金玉装饰。到了盛夏，皇上把玳瑁盆放在殿内，里边装满水，让宫女拿着金银勺，酌盆里的水互相浇洒，作为游戏。浮光裘，就是用紫海水染的地儿，用五彩丝线蹙成龙凤，各一千三百个，再缀上九色真珠。皇上穿着它到北苑打猎，朝阳一照，光彩闪动，看的人都感到耀眼夺目。皇上也不觉得贵重。有一天，皇上驰马追一只飞禽，忽然间下起暴雨，但是浮光裘一点没湿，这才赞叹它是异物。夜明犀，形状有点像通天犀，夜间发光，能照一百步远。即使用十层布蒙上，也不能蒙住它的光耀。于是皇上就命人把它制成腰带，每次出去打猎，夜晚就不用点蜡烛了，和白天一样。出自《杜阳杂编》。

辟尘巾

高瑀主政蔡州的时候，有个叫甲知的军将主管交易，因为折欠几百万的钱款而逃回外县，距离蔡州有二百多里。高瑀下令囚禁甲知。甲知忧愁窘迫，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他的朋友们于是就为他设酒宴来安慰他。座间有十几个客人，其中有一个被称为处士的皇甫玄真，穿一身白衣，白的像天鹅的羽毛，相貌极是倜傥儒雅。众人都对甲知加以宽慰，只有皇甫先生微笑着

曰：“此亦小事。”众散，乃独留。谓甲曰：“余尝游东，获二宝物，当为君解此难。”甲谢之，请具车马，悉辞。行甚疾，其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谒高，高一见，不觉敬之。因谓高曰：“玄真此来，特从尚书乞甲性命。”高遂曰：“甲欠官钱，非瑀私财。如何？”皇甫请避左右，言：“某于新罗获巾子，可辟尘，欲献此赎甲。”即于怀探出授

高。高才执，已觉体中清凉。惊曰：“此非人臣所有，且无价矣。甲之性命，恐足酬也。”皇甫请试之。翼日，因宴于郭外。时久旱，埃尘且甚。高顾视马尾鬣及左右骑卒数人，并无纤尘。监军使觉，问高：“何事尚书独不沾尘坌？岂遭逢异人，获至宝乎？”高不敢隐。监军故求见处世，高乃与俱往。监军戏曰：“道者独知有尚书乎？更有何宝，愿得一观。”皇甫具述救甲之意，且言：“药出海东，今余一针，力差不及巾，可令一身无尘。”监军拜请曰：“获此足矣。”皇甫即于巾上抽与之，针色如金。监军乃札巾试之，骤于尘中，唯身及马尾尾无尘。高与监军旦具礼往谒，将请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出《酉阳杂俎》。

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宴罢人散之后，皇甫先生独自留了下来。他对甲知说：“我曾经云游东海，在那里得到两件宝物。凭这两件宝物，应该能够为你解除此难。”甲知感谢不尽，要为他准备车马，他都拒绝了。皇甫先生走得很快，他当晚就到了蔡州，住进旅店里。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拜见高瑀。高瑀一见到皇甫先生的处士风度，不知不觉地就生出几分敬意来。皇甫先生对高瑀说：“我此次来是特地向尚书请求饶过甲知性命的。”高瑀说：“甲知欠官府的钱，又不是欠我个人的钱。如何是好？”皇甫玄真请高瑀屏退左右，说：“我在新罗得到一条巾子，能避尘，想要献上它来赎甲知的性命。”说着他伸手从怀中取出巾子交给高瑀。高瑀刚抓到巾子，就觉得体内清凉爽快，他大惊道：“这不是做人臣的所能有的，是无价之宝。甲知的性命，用它是足以抵的！”皇甫玄真让高瑀试验一下，看避尘巾是否灵验。第二天，高瑀就在城外设宴。当时天已大旱了很久，尘埃很多。高瑀看自己马的马尾马鬣及左右几名士卒，居然一尘不染。监军使发觉了，便问高瑀道：“为什么唯独尚书不染灰尘呢？难道是遇上世外异人得到无价之宝了？”高瑀不敢隐瞒，如实说给监军。监军执意要拜见处士，高瑀只好陪他一块去。见到皇甫玄真，监军开玩笑道：“难道皇甫先生只知道有尚书吗？还有什么宝贝，希望能看一看。”皇甫玄真详细述说了救甲知的意图，并且说神药出自海东，现在还剩一根针，力量不如避尘巾，只能让一人之身不染灰尘。监军拜谢说：“能得到这根针也就足够了。”皇甫玄真就从巾上抽下针来递给监军。针的颜色像是金的。监军把针扎在头巾上试验。他骑马奔驰在尘埃中，但是

他身上与马鬃马尾都没有一点尘土。第二天早晨，高瑀与监军带着礼物去见皇甫先生，要向他请教道术的要领，皇甫先生却于一夜之间不知去向了。出自《酉阳杂俎》。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有海外国贡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类于水精。中有楼台之形，四面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镂木丹青，真人之首簪帔，无不悉具。仍通莹焉。出《广德神异录》。

三宝村

扶风县之西南，有三宝村。故老相传云，建村之时，有胡僧谓村人曰：“此地有宝气，而今人莫得之，其启发将自有时耳。”村人曰：“是何宝也？”曰：“此交趾之宝，数有三焉。”故因以三宝名其村，盖识其事。开成元年春，村中民夜梦一丈夫者，黑髻帻，被广袂之衣，腰佩长剑，仪状峻古。谓民曰：“吾尝仕东汉。当光武时，与飞将马公，同征交趾，尝得南人之宝。其后马公遭谤，以为多掠南货，尽载以归。光武怒，将命索其家。吾惧且及祸，故埋于此地。”言未讫而寤。民即以所梦具告于邻伍中。是岁仲夏夕，云月阴晦，有牧竖望见西京原下，炯然有光，若曳练焉，久而不灭。牧竖惊告其父，即驰往视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数辈，夜寻其光，俯而观之。其光在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与植准以表之。其明日，携锺具，穷表之下，深约丈余，得一金龟。长二寸许，制度奇妙，代所未识。又得宝剑一，长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镜一，径一尺余，皆尘迹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海外某一个国家进贡来一个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就像水精那样洁白。枕中间雕刻了楼台的形象，四面雕刻了十个道士，捧着香和书简，循环不止。这叫“行道真人”。那雕刻和绘画，连道士头上的玉簪和霞帔，都一一具备，仍是通体晶莹。出自《广德神异录》。

三宝村

扶风县的西南，有个村子叫三宝村。据老年人传说，建村的时候，有一个胡人和尚对村民说：“这地方有宝气。但是现在的人得不到它，它的出现将有一定的时机。”村人问道：“是什么宝？”胡僧说：“是交趾的宝物，数量是三件。”因此这里就以“三宝”作为村名了。开成元年的春天，村中有人夜里做梦，梦见一个成年男子，头戴黑色头巾，身披大袖子衣裳，腰间佩一把宝剑，仪表很是古峻。他对村民说：“我曾经在东汉的时候做过官。光武皇帝时，和飞将军马公一起征讨交趾，曾得到南方人的宝物。后来马公遭到诽谤，认为他掠夺了许多南方的财物，全运回家中。光武皇帝大怒，要派人抄他的家。我怕祸及自己，就把自己得到的宝物埋在这里。”他话还没说完村民就醒了。这人就把梦见的情形和邻居们讲了。这年五月的一个晚上，乌云遮月，天色晦暗，一个牧童望见西京原下发出光芒，像当空一条白练垂挂在那里，久久不灭。牧童吃惊地告诉他的父亲，父子俩就跑去看。那光更亮了，第二天晚上也这样。于是村里几个人凑到一起，趁夜去寻找那光。低头一看，那光是从地里发出的，像柴火的火焰。人们便一起在这里竖了一个记号。到了天明，大家带着锹镐而来，从立有记号的地方往下挖。挖了一丈多深，挖出来三件宝贝：一是一只金龟，长二寸左右，做法奇妙，从未见过；二是一把宝剑，长二尺四寸；三是一面古镜，直径一尺多。三样东西都尘迹

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诣县，时县令沛国刘随得之。发硎其剑，潏然若水波之色，虽利如切玉，无以加焉。其长二尺四寸者，盖古以八寸为尺，乃古三尺。其镜皆文迹繁会，有异兽环绕镜鼻，而年代绵邈，形理无缺。乃命磨莹，其清若上水之洁，真天下之奇宝也。县令刘君曰：“此为古之珍玩，宜归王府。可与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缄胶其事，闻岐阳帅，愿表献天子。时陈君亦节度岐陇，得

而爱之，因有其宝。由是人无知者。出《宣室志》。

火 玉

会昌元年，扶余国贡三宝：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风松石”。火玉色赤，长半寸，上尖下圆。光照数十步，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冬则不复亦挟纩。宫人常用。澄明酒，亦异方所贡也。色紫如膏，饮之令人骨香。风松石方一丈，莹澈如玉。其中有树，形若古松偃盖，飒飒焉而凉飏生于其间。至盛夏，上令置于殿内，稍秋气飏飏，即令彻去。出《宣室志》。

马脑柜

武宗好神仙术，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更修隆真室，春百宝屑以涂地。瑶楹金拱，银槛玉砌，晶莹炫耀，看之不足。内设玳瑁之帐，火齐之床。焚龙光之香，荐无忧之酒。此皆他国所献也。帝每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以下，用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皆如红玉。更遇渤海贡马脑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作工巧，无以为比。帝用

斑斑。村人们就带着这些东西来到县里。当时的县令沛国人刘随收到了这些东西。他把剑放到磨石上一磨，那剑立刻就呈现出水波一样的光色来，锋利无比。剑长二尺四寸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古人是以八寸为一尺，二尺四寸就是古代的三尺。那镜子花纹图案繁多，有异兽的图形环绕镜鼻；虽然年代久远却纹理不缺，保存完好。把镜子磨光之后，清如上游之水。真是天下奇宝。县令刘随说：“这些东西是古代珍玩，应该入王府；它们可以与天球合璧生辉，照耀在庠序间。”于是就写文书上报岐阳帅，愿把宝物献给天子。当时陈君也在岐陇任节度使，他得见几样宝物之后特别喜欢，就据为己有。从此就无人知道了。出自《宣室志》。

火 玉

会昌元年，扶余国贡入三样宝物：一样叫“火玉”，一样叫“澄明酒”，还有一样是“风松石”。火玉色红，长半寸，上尖下圆。它发出的光能照出几十步远。把火玉积攒起来，可以烧开锅；放到屋里，冬天就不用往衣服里絮棉花了。宫里的人常用这种东西。澄明酒也是异国所献，紫色，膏状，喝了让人感到骨头都有香味了。风松石一丈见方，玉一样晶莹清澈。石上面有树。石的形状像一棵古松仰向天空，凉风飒飒地生于其间。到了盛夏，皇上让人把它放到殿内；到了秋季，就让人把它撤去。出自《宣室志》。

马脑柜

唐武宗喜好神仙之术，所以就建了望仙台，用以尊崇朝拜。还修了隆真室，舂百宝为屑用来涂地，用瑶石做柱子，用黄金做拱门，用白银做门槛，用玉石砌墙。莹光闪烁，百看不厌。屋里装有用玳瑁做的帐子，用火齐做的床。焚烧的是“龙光”香，饮用的是“无忧”酒。这些东西都是外国进贡来的。武宗常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以下众道士来探讨清净无为的道理。从此室内长出两棵灵芝来，全都像红玉一般。还赶上渤海国贡进马脑柜。这柜三尺见方，深绛红色，做工之精巧无以伦比。皇上用

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瑰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一寸，举之则若鸿毛。帝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室，以和药饵。后王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惜久之。出《杜阳杂编》。

岑氏

临川人岑氏，尝游山。溪水中见二白石，大如莲实，自相驰逐。捕而获之，归置巾箱中。其夕，梦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来侍左右。既寤，盖知二石之异也，恒结于衣带中。后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问之：“君有宝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万为市。岑虽宝之而无用，得钱喜，即以与之。以钱为生资，遂致殷赡，而恨不能问其石与其所用云耳。出《稽神录》。

这柜装神仙之书，放在帐侧。紫瑰盆，容量可达半斛，内外通体晶

莹，纯紫色，厚有一寸，举起时轻如鸿毛。皇上喜爱它的光洁，就把它放在仙室，用它和药吃。后来王才人投掷玉环，不小心将紫瑰盆碰掉了半个豆粒那么大一块儿，皇上还喟叹惋惜了挺长时间。出自《杜阳杂编》。

岑 氏

临川有个姓岑的人，有一次游山时，他看见溪水中有两块大如莲子的白色石头在自相追逐奔跑。岑氏就把两块白石捉住，带回家放在箱子里。那天晚上，他梦见两个穿白衣服的美女，自称她们是姐妹，来侍立在他的左右。梦醒之后，他知道大概是这两块白石不寻常，就总藏在衣带中。后来他到了豫章，有一个波斯胡人拦住他问：“你有宝贝带在身上吗？”他说：“是的。”说完他就把两块石头掏出来给胡人看。胡人请求用三万钱购买。岑氏虽然珍爱两块石头，但是留着也没用，他得到钱很高兴，就把石头给了胡人。他用这钱做资本，逐渐富裕了。但他一直为没有问那石头的名字和用处而遗憾。出自《稽神录》。

卷第四百五 宝六钱、奇物附

钱

涑阳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 清 建安村人

徐仲宝 邢 氏 林 氏 曹 真

奇物

徐 景 中牟铁锥 毒 槊 集翠裘 谢灵运须

开元渔者 杨妃袜 紫 米 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

桃核

玉龙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严遵仙槎

钱

涑阳童子

晋义熙十二载，涑阳县群童子，浴于涑水。忽见侧有钱出，如流沙，因竞取之。手满，放随流去。又以衣盛裹，各有所得。又见流钱中有一铜车，小牛牵之，势甚奔迅。儿等奔逐，掣得一轮。径可五寸，猪鼻，毂有六辐，通然青色。缸内黄脱，状如恒运。于时沈敞守南阳，求得此物，然莫测之。出《洽闻记》。

钱

涑阳童子

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涑阳县的一群儿童在涑河里洗澡时，忽然发现身边有钱涌出，像流沙一样。于是孩子们就争抢着捞取那些钱。他们双手捞满之后，许多钱顺水漂走了。他们又用衣服裹钱，每人都

有收获。他们又看到流钱中有一辆小铜车，由一头小牛拉着，在水中跑得很快。孩子们追赶上去，拽下来一个车轮。车轮的直径有五寸，车辖是猪鼻形，毂上装有六根辐条，通体青色。从插轴的圆孔看，像是长久运转的样子。当时沈敞是南阳太守，他弄到此物，但是没有弄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出自《洽闻记》。

文德皇后

钱有文如甲迹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废五铢钱，行开通元宝钱。此四字及书，皆欧阳询所为也。初进样日，后掏一甲迹，因是有之。出《谭宾录》。

岑文本

唐贞观中，岑文本下朝，多于山亭避暑。日午时，寤初觉，忽有扣山亭院门者。药竖报云：“上清童子元宝，故此参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带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仪质爽迈，衣服纤异。冠浅青圆角冠，衣浅青圆用帔，履青圆头履。衣服轻细如雾，非齐纨鲁缟之比。文本与语，乃曰：“仆上清童子，自汉朝而果成。本生于吴，已得不凝滞之道，遂为吴王进入，见汉帝。汉帝有事，拥遏教化，不得者无不相问。仆尝与方圆行下，皆得通畅。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乱，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怜爱。自汉成帝时，遂厌人间，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闻公好道，故此相谒耳。”文本诘以汉魏齐梁间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睹。因言史传间，屈者虚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异？”对曰：“夫道在于方圆之中，仆外服圆而心方正，相时之仪也。”又问曰：“衣服皆轻细，何土所出？”对曰：“此是上清五铢服。”又问曰：“比闻六铢者天人衣，何五铢之异？”对曰：“尤细者则五铢也。”

文德皇后

有一种钱，上面有像指甲掐出的痕迹，那是因为文德皇后的缘故。武德年间，朝廷废止五铢钱的流通，开始使用“开元通宝”钱。这

四字以及书写是欧阳询所为。当初将设计图样送给皇帝审查时，文德皇后在那上面掐出了一道指甲印儿，因此铸钱的时候把指甲印儿也铸出来了。出自《谭宾录》。

岑文本

唐贞观年间，岑文本下朝后多半都在山亭避暑。一日午时，他刚睡醒，忽然听到有人在山亭院外敲门。药童报告说，是上清童子元宝求见。岑文本平素喜欢道教，他一听是道士求见，就急忙整冠束带让他进来。进来的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道士。小道士仪态气质俊爽超逸，衣服又轻又细与众不同。他头戴浅青色圆角道士帽，身披浅青色圆角帔，脚穿青色圆头鞋。他的衣服轻细如雾，有名的齐纨鲁缟也不能与之相比。岑文本和他说话，他便说：“我是上清童子，从汉朝时就修成正果。我本来生于吴地，修得不凝滞之道之后，就被吴王送进京城，见到汉帝。当时汉帝有变故，他有教化不行、困惑不解的都求教于我。我曾为他提出用方圆变通之术向下推行，都很通畅。所以自文、武二帝直到哀帝，都恩遇我。王莽作乱，我才到了外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喜爱。从汉成帝时起，我就开始讨厌人间了，于是尸解而去。或秦地或楚地，我在哪也呆不久。听说您好道教，所以来拜见。”岑文本向小道士问些汉、魏、齐、梁之间君王社稷的事，小道士对答如流，事事都像他亲眼见过。他对岑文本说，史传之中，受委屈被冤枉了的以及虚有个好名声的很多。岑文本说：“你的冠帔为什么不合乎规制呢？”小道士回答说：“道就在方圆之中。我外面穿的衣服是圆的而心是方正的。这是相时的着装。”岑文本又问：“你身上穿的衣服都很轻细，是什么地方出产的？”道士回答说：“这是上清五铢服。”岑文本又问：“听说六铢服是天上人穿的衣服，它和五铢服有什么不同？”道士回答说：“更轻细的就是五铢服。”

谈论不觉日晚，乃别去。才出门而忽不见，文本知是异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则话论移时。后令人潜送，诣其所止。出山亭门，东行数步，于院墙下瞥然而没。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无余物，惟得古钱一枚。文本方悟，上青童子是青铜；名元宝，钱之文也；外圆心方，钱之状也；青衣铜衣也；五铢服亦钱之文也；汉

时生于吴，是汉朝铸五铢钱于吴王也。文本虽知之，而钱帛日盛，至中书令。十年，忽失古钱所在，文本遂薨。出《传异志》。

王 清

元和初，洛阳村百姓王清，佣力得钱五铢，因买田畔一枯栗树，将为薪以求利。经宿，为邻人盗斫。创及腹，忽有黑蛇，举首如臂。语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惊惧，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孙薪之，复掘其根下，得大瓮二，散钱实之。王清因是获利而归，十余年巨富。遂髡钱成形龙，号王清本。出《酉阳杂俎》。

建安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来建溪中，卖薪为业。尝泊舟登岸，将伐薪。忽见山上有数钱流下，稍上寻之，累获数十。可及山半，有大树，下有大瓮。高五六尺，钱满其中。而瓮小欹，故钱流出。于是推而正之，以石搯之，以衣襟贮

他们谈着谈着，不觉谈到日晚，道士就告别回去了。他刚出门就忽然不见了，岑文本便知道他不是平常人。每次下朝，岑文本都让人等候那道士，道士一来，他们就谈论个没完没了。后来又让人暗中跟踪他，看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道士走出山亭门后，往东走没几步，在墙下就眼睁睁地不见了。岑文本让人就地挖掘，挖三尺深后挖到一座古坟墓。墓中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枚古钱。岑文本才醒悟，“上清童子”是“青铜”的意思；名“元宝”是钱上的字；“外圆心方”是钱的形状；青衣就是铜衣；“五铢”服也是钱上的文字；“汉时生于吴”，是汉朝在吴王那里铸了五铢钱。岑文本虽然知道这些，但他家的钱财还是越来越多，他的官做到中书令。十年之后，那枚古钱忽然不见了，岑文本便死了。出自《传异志》。

王 清

元和初年，洛阳村百姓王清卖苦力赚了五铢钱，就买了地边的一

棵枯死的栗子树，打算劈成木柴出卖。夜里，有一个邻人去偷砍这棵栗树。砍入树中段时，忽然有一条黑蛇，抬起像人手臂那么粗的头来，对这个邻人说：“我是王清本，你不要砍！”那人吓得魂飞魄散，丢下斧子就跑。天亮后，王清率领子孙把枯树砍倒，又往树根底下挖，挖出来两口大瓮，里面装满了零散的钱。王清因此所获之利就像钱自己跑到家里一样，十几年后他成为巨富。于是他把钱铸成龙形，称作“王清本”。出自《酉阳杂俎》。

建安村人

建安有个村民，每天撑着小船往返于建溪之上，以卖柴为生。有一天，他把船停泊在岸边上了岸，准备上山砍柴。忽然，他看见有几枚钱从山上滚下来。他就慢慢往上寻找，一共拾到几十枚钱。寻到山半腰，他看到一棵大树，大树下有一口大瓮，瓮高五六尺，里边装满了钱。但是瓮稍微歪斜了一点，所以钱流了出来。于是他去把瓮推正，然后用石头支住。然后他脱下衣服，包了

五百余而归。尽率家人复往，将尽取。既至，得旧路，见大树而亡其瓮。村人徘徊，数日不能去。夜梦人告之曰：“此钱有主。向为瓮欹，以五百顾尔正之。余不可妄想也。”出《稽神录》。

徐仲宝

徐仲宝者，长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树，合数大抱。有仆夫洒扫其下，沙中获钱百余，以告仲宝。仲宝自往，亦获数百。自尔每须钱，即往扫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积年，凡得数十万。仲宝后至扬州，选授舒城令。暇日，与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气甚劲烈，斜飞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蛱蝶。制作精妙，人莫能测。后为乐平令，家人复往，于厨侧鼠穴中，得钱甚多。仲宝即率人掘之，深数尺，有一白雀飞出，止于庭树。其下获钱至百万，钱尽，白雀乃去，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邢 氏

建业有库子姓邢，家贫。聚钱满二千，辄病，或失去。其妻窃聚钱，埋于地中。一夕，忽闻有声如虫飞，自地出，穿窗户而去，有触墙壁坠地者。明日视之，皆钱。其妻乃告埋瘞之处，发视皆亡矣。邢后得一自然石龟，其状如真，置庭中石榴树下。或见之曰：“此宝物也。”因收置筐篋中。自尔稍充足，后颇富矣。出《稽神录》。

五百多钱带回家。他又领着全家人返回去，要把那些钱全弄回来。来到山上，找到原先那条路，又来到那棵大树下，但是大瓮却不知哪里去了。那人徘徊了好几天也不肯离开。一天夜里吗，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那些钱是有主的。之前因为瓮歪了，用五百钱雇你把瓮弄正。其余的钱不可妄想。”出自《稽神录》。

徐仲宝

徐仲宝是长沙人。他家道南有一棵大枯树，有好几抱粗。一个仆人在树下洒扫时，从沙土中拾到一百多钱。仆人把这事告诉了徐仲宝，徐仲宝亲自前往，也拾到几百钱。从此以后，每当需要钱花，他就到树下洒扫，总有收获。如此一年，共得钱好几十万。徐仲宝后来到了扬都，被选授为舒城县令。一天休息，他与家人一起坐在院子里闲谈，忽然有一股猛烈的白色气体向外斜飞而去，气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他的妻子伸手去抓，抓到一个玉蛱蝶。玉蛱蝶的做工十分精巧，谁也不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调任乐平令，家人也跟着去了，在厨房旁边的耗子洞中发现了不少钱。于是徐仲宝率领人往下挖掘，挖了几尺深的时候，有一只白雀飞出来，停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在树下得钱一百多万。钱收完之后，白雀才飞走，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出自《稽神录》。

邢 氏

建业有个管库的人姓邢，家里很穷。他攒钱到两千就会生病或者把钱丢失。他的妻子就偷偷地攒钱，埋在地下。一天夜里，他忽然听到有一种声音，像小虫在飞。那声音是从地里钻出来、穿过窗户飞走的，有撞到墙上然后落到地上的。天亮一看，竟然都是钱。他的妻子

就把埋钱的地方告诉他，挖开一看，钱全没了。姓邢的后来得到一个自然生成的石龟，石龟的形状和真龟一样。他把石龟放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有人看到了，说这是宝物。他就把石龟收放到筐篋之中。从此，他家渐渐充足了些，后来过得很富了。出自《稽神录》。

林 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尝为郡守，罢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钱，充积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将为祸。于此速止，林氏之福也。”应声则止。所收已巨万，至今为富人云。出《稽神录》。

曹 真

寿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见坡下有数千钱。自远而来，飞声如铃。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数十而已。又舒州桐城县双戍港，有回风卷钱，经市而过。市人随攫其钱，以衣襟贮之。风入古墓荆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钱，归家视之，与常钱无异。而皆言亡八九矣。出《稽神录》。

奇物

徐 景

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襦。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出《酉阳杂俎》。

中牟铁锥

中牟县魏任城王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可动。出《酉阳杂俎》。

林 氏

汀州有个姓林的人，他的先人曾经做过郡守，罢任以后一直在家里闲居。一天，天忽然下起钱雨，把他家都装满了。姓林的就整理衣冠仰天祷告说：“这是不正常的事，一定会带来灾祸的。现在赶快停止，就是林家的福气啊！”钱雨应声而止。而他家收取的钱已经巨万，至今还是富人。出自《稽神录》。

曹 真

寿春人曹真，一次他在野外行走时，忽然看到坡下有几千钱。这些钱从远处飞来，发出铃响一般的声音。曹真就去追赶那些钱。钱落入一个小小的地洞中，他用手捧钱，只弄到几十枚。另外，舒州桐城县双戍港，发生过旋风卷钱的事。当时风卷着钱从市场上掠过，市场上的人一齐跟着抓取风中之钱，用衣襟兜着。旋风进入古墓荆棘之中，人进不去，只好停下来。人们回家一看，得到的钱与平常的钱没什么两样，但是大家都说钱少了十之八九。出自《稽神录》。

奇物

徐 景

晋朝时，有一个叫徐景的人在宣阳门外拾到一个绣有花样、喷着香气的小包袱。他到家打开一看，见里边包着一个蝉一样的小虫，小虫全身有五种颜色，两条后腿上各缀有一枚五铢钱。出自《酉阳杂俎》。

中牟铁锥

中牟县魏任城王台下的池中，有一把汉朝的大铁锥。铁锥长六尺，埋在地里三尺，锥头指向西南，无法动摇。出自《酉阳杂俎》。

毒 槊

南蛮有毒槊，无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言从天雨下，入地丈余，祭地方掘入。蛮中呼为铎刃。出《酉阳杂俎》。

集翠裘

则天时，南海郡献集翠裘，珍丽异常。张昌宗侍侧，则天因以赐之。遂命披裘，供奉双陆。宰相狄仁杰，时入奏事。则天令升坐，因命仁杰与昌宗双陆。狄拜恩就局，则天曰：“卿二人赌何物？”狄对曰：“争三筹，赌昌宗所衣毛裘。”则天谓曰：“卿以何物为对？”狄曰，指所衣紫^纁袍曰：“臣以此敌。”则天笑曰：“卿未知。此裘价逾千金。卿之所指，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幸宠遇之服。对臣此袍，臣犹快快。”则天业已处分，遂依其说。而昌宗心赅神沮，气势索寞，累局连北。狄对御，就脱其裘，拜恩而出。至光范门，遂付家奴衣之，促马而去。出《集异记》。

谢灵运须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于南海祇洹寺，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乐安公主，五月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绝。出《国史异纂》。

毒 槊

南方有种毒矛，没有开刃，样子就像朽烂的铁。人如果被它刺中，就会不出血而死。人们说这种长矛是随天雨落下来的，它扎进地里一丈多深，祭祀过地神才能挖出来。当地少数民族称它为“铎刃”。出自《酉阳杂俎》。

集翠裘

武则天的时候，南海郡献来一件非常珍贵富丽的集翠裘。当时张昌宗侍奉在左右，武则天就把这件集翠裘赐给了他。然后让他当面穿上，和她玩一种叫做“双陆”的赌博游戏。这时宰相狄仁杰进来奏事，武则天就让狄仁杰就座，和张昌宗玩“双陆”。狄仁杰拜恩就座，武则天说：“你们两人赌什么东西？”狄仁杰回答说：“以三筹为限，赌昌宗

身上穿的这件皮袍子。”武则天对他说：“你用什么东西相抵呢？”狄仁杰指了指自己身上穿的紫色粗绸袍说：“我用这个相抵。”武则天笑道：“你不知道，他身上这件皮袍子价值超过千金。你那件和它没法对等。”狄仁杰站起来说：“我这件袍子，是大臣朝对天子奏对时穿的衣服；而张昌宗穿的这件，只不过是嬖臣受到宠幸的衣服。两件相对，我还不高兴呢！”武则天因为已经把衣服给出去了，也就只好依他说。但是张昌宗却感到羞赧沮丧。他气势不振，连连败北。狄仁杰当着武则天让他脱下集翠裘，拜谢武则天离去。走到光范门，狄仁杰把集翠裘交给一个家奴穿上，他策马离去。出自《集异记》。

谢灵运须

晋代的谢灵运胡须很美，他临刑的时候把胡须施舍给南海郡的祇洹寺。祇洹寺把它做成了维摩诘的胡须。寺中人很珍惜这胡须，起初并不曾破损。到了唐朝，中宗的乐安公主五月斗百草，为了使物品种类繁多，她派人飞马去取那胡须。她又怕别人也弄到这东西，就把余下的胡须全剪掉扔了。所以如今就一根也不存在了。出自《国史异纂》。

开元渔者

开元末，登州渔者，负担行海边。遥见近水烟雾朦胧，人众填杂，若市里者。遂前，见多卖药物，僧道尤众。良久呻，悉无所睹。唯拾得青黛数十，斗许大。亦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图人矣。出《逸史》。

杨妃袜

玄宗至马嵬驿，令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梨树之前。马嵬媼得袜一只。过客求而玩之，百钱一观，获钱无数。出《国史补》。

紫 米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碧麦紫米。上异之，翼日，出示术士白元

佐、李元戢。碧麦粒大于中华之麦，表里皆碧，香气如粳米。食之令人体轻，久则可以御风。紫米有类巨胜，炊一升，得饭一斗。食之令人髭发缜黑，颜色不老。出《杜阳杂编》。

嘉陵江巨木

阆州城临嘉陵江。江之浒有乌阳巨木，长百余尺，围将半焉。漂泊摇撼于江波者，久矣，而莫知奚自。阆之耆旧相传云：尧时泛洪水而至，亦靡据焉。襄汉节度使勃海高元裕，大和九年，自中书舍人牧阆中。下车未几，亦尝见之，固以为异矣。忽一日，津吏启事曰：“江中巨木，由来东首。去夜无端，翻然西顾。”高益奇之，即与宾寮径往观焉。

开元渔者

开元末年，登州有个打鱼人挑着担子走在海边，远远望见近水处烟雾朦胧，乱哄哄地有许多人，就像一个市集似的。他就走上前去，看到那里多数都是卖药的，和尚道士特别多。过了很久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拾到几十块像斗那么大的青黛。他也不敢做别的用，都施舍给和尚道士了。出自《逸史》。

杨妃袜

唐玄宗来到马嵬坡，命高力士在佛堂梨树前把杨贵妃勒死。事后马嵬坡的一位老妇人拾到杨贵妃的一只袜子。打此路过的人要求看看这只袜子的，老妇人就收费，一百钱看一次。老妇人由此赚钱无数。出自《国史补》。

紫 米

元和八年，大轸国进贡了碧麦和紫米。皇上觉得奇怪，第二天就拿出来给术士白元佐和李元戢看。碧麦的颗粒比中国的麦粒大些，里外全是碧色，香味和粳米差不多。食用之后可以令人体重减轻，长时

间食用则可以御风而行。紫米有些像黑胡麻，一升米可以做出十升饭。食用它可以令人须发又密又黑，容颜不老。出自《杜阳杂编》。

嘉陵江巨木

阆州城靠近嘉陵江。江边有一根乌阳大木头，长一百多尺，粗细将近总长的一半。这木头在水上漂荡已经多年了，谁也不知它是哪里来的。阆州的老年人相传说，这根木头是尧帝的时候发大水冲到这里来的，但也没有什么根据。襄汉节度使渤海人高元裕，大和九年从中书舍人迁任阆州牧。他下车不久就见到这根大木头，本来觉得很稀罕。忽然有一天，江边的官吏来报告说，那江中的大木头从来都是头向东，昨夜无缘无故地突然转向西了。高元裕更加惊奇，就和同僚们径直赶到江边观看。

因广召舟子，泊军吏群民辈，则以大索羈而出之。初无艰阻，随拖登岸。太半之后，屹而不前，虽千夫百牛，莫能引之。人力既竭，复如前时。自是日曝风吹，僵然沙上。或则寺僧欲以为窳堵波之独柱，或则州吏请支分割剮，以备众材。高以奇伟异常，皆莫之许。每拟还之于江，但虑劳人，逡巡未果。开成三年上元日，高准式行香于开元观，寮吏毕至。高欲因众力，得共牵复其木焉。及至，则又广备縻索，多聚勇力。将作气引拽之际，而巨木因依假藉，若自转移，轻然已复于江矣。拒江尚余尺许，欻然惊迸。百支巨索，皆如斩截。其木则沿洄汨没，径去绝江。上及中流，寂然遂隐。高遣善泅者数辈，遽往观之。江水清澈，毫发可见。善游者熟视而回，皆曰：“水中别有东西二木，巨细与斯木无异。适自岸而至者，则南北丛焉。”高顾坐客，靡不骇愕。自是则不复得而见矣。有顷，高除谏议大夫。制到，详其授官之日，即高役功之辰也。向使斯旬朔未获移徙，高之新命既至，则那复留意乎转迁，俾之仍旧。出《集异记》。

江淮市人桃核

水部员外郎杜涉，尝见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止容一升。言于九嶷山溪中得。出《集异记》。

于是他召集很多船夫，再吸收一些军吏和百姓，用大绳子系住那大木头往岸上拽。一开始还没什么阻碍，随着大伙的一拖，那木头就出水登岸了。但是出水大半以后，它就屹立在那里不动了。即使是一千人一百头牛，也拽不动它。人们的力气用尽之后，它就又恢复原样了。从此，它便在风吹日晒之下，僵卧在沙滩上。有的和尚想要把这根大木头做成佛塔的大柱子，有的州吏想把大木头锯开当做木材。高元裕因此木奇伟异常，所以都没同意。他常打算把大木头送还到江里去，但是考虑到要许多劳力，就犹犹豫豫一直没有定下来。开成三年正月十五日，高元裕依照先例到开元观烧香，僚属官吏全部到了。高元裕想趁人多力众共同拉动那木头，于是就又弄来不少大绳子，召集了不少有力气的人。就在大家要一鼓作气拉它的时候，它却借着众人的声势，好像自己转移一样，很轻易地又回到水里去了。在它离江水还有一尺来远的时候，忽然一声巨响，上百条大绳子全都迸断，都像被斩断的一样。那大木头则顺着漩涡漂流而去，到了中流便寂然隐没了。高元裕派了几个善潜水的人下到水底观看。江水很清澈，一根头发也看得清。善潜水的人们在水底观察了许久才出来，都说：“水里另有东西方向两根木头，大小和刚才下去的那根没什么两样。刚才下去的那根，南北向掣在那两根木头上。”高元裕环视在座的人们，他们没有不惊骇的。从此那木头再也没人看见过。过了些日子，高元裕出任谏议大夫。皇命到达之日，就是高元裕动身赴任之时。如果前几天那大木头没有被弄回江中，高元裕的新命令送到之后，他就会留意于自己的升迁，使那大木头仍然躺在那里。出自《集异记》。

江淮市人桃核

水部员外郎杜涉，曾经看到一个江淮一带的买卖人用桃核的半个壳量米，这半个壳正好能装一升米。这个人说桃核是从九嶷山的山溪中拾到的。出自《集异记》。

玉龙膏

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曰：“此膏不可持北

来。苟有犯者，则祸且及矣。”大和中，韩约都护安南，得其膏。及还，遂持以归。人有谓曰：“南人传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无有悔于后耶？”约不听，卒以归焉。后约为执金吾。是岁京师乱，约以附会郑注，竟赤其族。岂玉龙膏之所归祸乎？由土南去者不敢持以北也。出《宣室志》。

段成式

段成式群从有言，少时尝毁鸟巢，得一黑石，大如雀卵，圆滑可爱。后偶置醋器中，忽觉石动。徐之，见有四足如^纒。举之，足亦随缩。出《酉阳杂俎》。

李德裕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权，威势与恩泽无比。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常因暇日休浣，邀同列宰辅及朝士宴语。时畏景赫曦，咸有郁蒸之苦。轩盖候门，已及亭午，缙绅名士，交扇不暇。时共思憩息于清凉之所。既延入小斋，不觉宽敞。四壁施設，皆有古书名画，而炎铄之患未已。及列坐开樽，烦暑都尽。良久，觉清飙凛冽，如涉高秋。备设酒肴，及昏而罢。出户则火云烈日，熯然焦灼。有好事者，求亲信察问之。云：此日以金

玉龙膏

安南有种玉龙膏，南方人使用它，能把银子化成液体。说这事的人说：“这种药膏不可以拿到北方来。如果有人违犯了，那么祸事就要发生了。”大和年间，韩约在安南做都护时，得到了这种药膏。等他任满回去的时候，就要把这种药膏带了回去。有人对他说：“南方人传说这种药膏不能拿到北方去，你却拿回去，只怕以后会后悔吧？”韩约不听，到底把药膏带回去了。后来韩约做了执金吾。这一年京城里发生了叛乱，韩约因为和郑注牵连到一起，竟被灭了族。难道是玉龙膏给他带来的灾祸吗？从此以后，到南方去的人都不敢把玉龙膏带回北方了。出自《宣室志》。

段成式

段成式的众随从讲过，段成式小时候曾经毁掉一个鸟巢，从中得到一块黑色石头。石头像鸟蛋那么大，圆滑可爱。后来他偶然把这块小石子儿扔到装醋的坛子里，忽然发觉那石头在动；慢慢地，见它长出四条像皇冠飘带一样的腿来；把它拿出来，四条腿也随之缩回去。出自《酉阳杂俎》。

李德裕

李德裕在唐文宗、唐武宗朝执掌相权时，威势和受到的皇帝的恩泽无人可比。他喜欢搜求奇珍异宝，朝野之中依附他的人大多搜求宝玩献给他。他曾借着闲暇休假的日子，邀请同朝的宰辅及朝士宴饮聚会。当时正是酷暑，烈日当头，大家都感到闷热难耐。车马在门前等候，已近中午，缙绅名士就只顾扇扇子了。这时大家都在思求一个凉爽的休息之处。等人们被迎入小斋，并不感到里面宽敞。小斋四壁都挂有古书名画，但是炎热之患未除。等到入席开樽，烦躁和暑热就都没了。过了一会儿，便觉得清风凛冽，如同进入深秋一般。酒肴很丰盛，大家直喝到黄昏才罢。但是一出门又觉得火云烈日，焦灼炽热。有好事的人就求亲信之人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是因为这天用金

盆贮水，浸白龙皮，置于坐末。龙皮有新罗僧得自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鱼扈，有老人见而识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赎之。又暖金带辟尘簪，皆希世之宝。及李南迁，悉于恶溪沉溺，使昆仑没取之，云在鳄鱼穴中，竟不可得矣。

东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潏回疏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竹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庄东南隅，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邈，雅好山水。李居廊庙日，以白衣累擢谏署，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间，远其势也。初，德裕之营平泉也，远方之人，多以土产异物奉之，求数年之间，无所不有。时文人有题平泉诗者：“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威势之使人也。出《剧谈录》。

夏侯孜

夏侯孜为宣宗山陵使。开真陵，用功尤至。凿皇堂，深及袤丈，于坚石中，得折金钗半股。其长如掌，余尚銜石中。工乃扶取以献孜。孜以寝园方近，其事稍异，因隐而不奏。出《唐阙史》。

严遵仙槎

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已来失之，槎亦飞走。出《洞天集》。

盆装满水，把一张白龙皮浸泡在里边，放在了座位末端。龙皮是新罗僧人从海中得到的。海旁居住的人从鱼群尾部得到，有一个老人见到知道是宝物。新罗僧知道李德裕喜欢奇物，就花钱买下。还有暖金带避尘簪，都是稀世珍宝。到李德裕去南方时，这些东西都在恶溪中沉没。让昆仑奴入水找它，说是在鳄鱼穴中，拿不到了。

东都的平泉庄，离洛城三十里。这里的花卉草木、舞榭歌台像仙境一般。有一道虚槛，前引的泉水潏回曲折，就像巴峡洞庭的九派十二峰，一直到海门的各种江山景物的形状。竹间曲径上有一块平石，用手去摸，全是隐隐的云霞龙凤草木的图形。还有一条巨大的鱼肋骨，长两丈五尺，上面刻着：“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在平泉庄的东南角，有征士韦楚老的别宅。楚老风韵清高，喜欢山水。李德裕在朝任职之时，楚老以白衣身份屡次被擢升，直至谏官官署。后来他回到平泉，李德裕又登门访问。楚老躲避到山谷之中，以躲避李德裕的势力。李德裕营驻平泉的时候，因为他是远方之人，当地人多半都把一些土产异物赠送给他。所以数年之间，他无所不有。当时有的文人题了这样的诗：“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是李德裕的威势才使人们这样啊！出自《剧谈录》。

夏侯孜

夏侯孜是宣宗朝的山陵使。他负责修造真陵，非常尽心尽力。凿皇堂凿到一丈多深的时候，从坚石缝中得到半股折断的金钗，有一巴掌那么长。其余的半股还銜在石缝中。石工就将它取出来交给夏侯

孜。夏侯孜因为寝园离得很近，这事不大正常，就隐瞒下来没有向皇上奏明。出自《唐阙史》。

严遵仙槎

严遵乘坐的仙槎，唐朝时放在麟德殿。仙槎全长五十多尺，敲击时发出有如铜铁般的声音；质地坚硬，不怕蛀虫侵害。李德裕截下一尺多细枝刻成道士像。这道士像往往飞去又飞回。广明年间以后这道士像就不见了，仙槎也飞走了。出自《洞天集》。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五 柞	白银树	合离树	玉 树
豫 樟	荔枝木	酒 树	娑罗绵树	刺 桐
黄漆树	木兰树	椰子树	菩提树	婆罗树
独栝树	波斯皂荚树	木龙树	贝多树	没 树
槃碧穉波树	齐墩树	通脱木	山 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鱼甲松	合掌柏	黄杨木	青杨木
俱那卫	山 茶	夏州槐	赤白桤	楷 木

楮

文理木

宗庙文木	文木简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太平木	天王槐	色陵木	马文木	

木

夫子墓木

鲁曲阜孔子墓上，时多楷木。出《述异记》。

又曰：曲阜城有颜回墓，上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围。土人云，颜回手植之木。出《述异记》。

木

夫子墓木

鲁地曲阜的孔子墓上，生长的多半是刚直的黄连木。出自《述异记》。

又说：曲阜城有颜回墓，墓地上面生长着两棵石楠树，大约有三四十围粗。当地人说，这两棵树都是颜回亲手种植的。出自《述异记》。

五 柞青梧附说

汉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覆荫数十里。宫西有青梧观，观前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有神，皆含血属筋焉。出《西京杂记》。

白银树

平原郡高苑城西，晋宁州刺史辟闾允墓，前有白银树二十株。

合离树

终南山多合离树。叶似江离，而红绿相杂。茎皆紫色，气如罗勒。其树直上，百尺无枝。上结藂条，状如车盖，一青一丹，斑驳如锦绣。长安谓之丹青树，亦云华盖树。亦生于熊耳山中。出《西京杂记》。

玉 树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树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扬子云《甘泉赋》云：“玉树菁葱。”后左思以为假称珍，盖未详也。出《国史异纂》。

豫 樟

豫樟之为木也，生七年而后可知也。汉武宝鼎二年，立豫樟宫于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出《述异记》。

荔枝木

南海郡多荔枝树。荔枝为名者，以其结实时，枝条弱

五 柞青梧附说

汉代五柞宫，有五棵柞树，都有连臂合抱那样粗，树枝连成一片，遮出数十里的树荫。宫西有座青梧观，观前有三棵梧桐树。树下有两个石麒麟，石麒麟肋骨处刻有文字，这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的东西。头高一丈三尺，东边的左脚折断，折断处有红色像血。当地父老说有神灵，都有血液和筋骨。出自《西京杂记》。

白银树

平原郡的高苑城西，有晋朝宁州刺史辟闾允的墓，墓前有白银树二十棵。

合离树

终南山有许多合离树。叶子和江离相似，但颜色是红绿相杂的。茎全是紫色，香气如罗勒。这种树的长势直上云天，百尺之内没有枝杈。上边长满密密麻麻的枝条，总体形状就像车盖一样，青红相间，斑斑驳驳有如锦绣。长安人叫它丹青树，也有叫华盖树的。熊耳山中也有这样的树。出自《西京杂记》。

玉 树

云阳县界内，有许多汉离宫的故地。有一种树像槐而叶细小，当地人叫它玉树。扬雄在《甘泉赋》中说：“玉树菁葱。”之后左思以为扬雄在杜撰故意罗列一些珍贵的东西，大概是不知道此树。出自《国史异纂》。

豫 樟

豫樟树，生长七年后才能分辨出。汉武帝宝鼎二年，在昆明池中建造豫樟宫，宫殿是用豫樟木建造的。出自《述异记》。

荔枝木

南海郡荔枝树很多。荔枝的名字，源于它结果时，枝条柔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斲取其枝，故以为名。凡什具以木制者，率皆荔枝。出《扶南记》。

酒 树

顿逊国有酒树，如安石榴。华汁停杯中，数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酒树出典逊国，名榘酒。”出《扶南记》。

娑罗绵树

黎州通望县，有销樟院，在县西一百步，内有天王堂。前古柏树，下有大池。池南有娑罗绵树，三四人联手合抱方匝。先生花而后生叶，其花盛夏方开，谢时不背而堕，宛转至地。其花蕊有绵，谓之娑罗棉。善政郁茂，违时枯凋。古老相传云：是肉齿和尚住持之灵迹也。县界有和尚山和尚庙，皆肉齿也。出《黎州通望县图经》。

刺 桐

苍桐不知所谓，盖南人以桐为苍梧，因以名郡。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丛生繁茂，不如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株，憔悴不荣，未尝见花。反用名郡，亦未喻也。出《岭南异物志》。

黄漆树

日济国西南海中，有三岛，各相去数十里。其岛出黄漆，似中夏漆树。彼土六月，破树腹，承取汁，以漆器物，若黄金，其光夺目。出《洽闻记》。

但结蒂很牢，不能径直摘取，必须用刀斧把枝子割下来才行，所以就把这种特点当作它的名字了。当地用木头制作的器具，一般都是荔枝木的。出自《扶南记》。

酒 树

顿逊国有一种树叫酒树，就像石榴树。花汁装进杯子里，几天就能变成酒，味美而醉人。《博物志》记载：“酒树出自典逊国，名榠酒。”出自《扶南记》。

娑罗绵树

黎州的通望县，有个销樟院，在县府西一百步处，院内有天王堂。堂前有古柏树，树下有大池。池南有一棵娑罗绵树，三四个人扯起手来合抱才能把它围一圈。它先开花而后长叶，花要到盛夏才开，花谢时花瓣都是面朝上，经过一番旋转才落到地上。它的花蕊上有绵，叫作娑罗棉。遇上善政它就繁茂，政令乖违它就枯凋。老年人相传说：这是肉齿和尚住持的灵迹。此县界内有和尚山和尚庙，都得名于肉齿和尚。出自《黎州通望县图经》。

刺 桐

苍桐不知指的是什么植物，大概南方人把桐当成苍梧了，于是就用它作了郡的名字。刺桐，从南海到福州都有，丛生繁茂，都不如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棵，干干巴巴的，很不茂盛，不曾见它开花。反而用它作郡名，也不明白为什么。出自《岭南异物志》。

黄漆树

日济国的西南海域中，有三个小岛，各相距几十里。那些岛上出产黄漆，黄漆就像中国的漆树。那地方到了六月，就把黄漆树的树身割破，收取树汁，用它来漆器物，漆出来的器物像黄金那样，金光闪闪，耀眼夺目。出自《洽闻记》。

木兰树

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为舟，舟至今在洲中。诗家所云木兰舟，出于此也。木兰洲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出《述异记》。

椰子树

椰子树，亦类海棕。实名椰子，大如瓯孟。外有粗皮，如大肚子；次有硬壳，圆而且坚，厚二三分。有圆好者，即截开头，砂石摩之，去其皱皮，其烂斑锦文，以白金装之，以为水罐子，珍奇可爱。壳中有液数合，如乳，亦可饮之而动气。原缺出处，今见《岭表录异》。

菩提树自此木下，凡二十三种木，并见《酉阳杂俎》。

菩提树，出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树寺，盖释迦如来成道时树，一名思惟树。茎干黄白，枝叶青翠，经冬不凋。至佛入灭日，变色凋落，过已还生。此日国王人民，大小作佛事，收叶而归，以为瑞也。树高四百尺，下有银塔，周回绕之。彼国人四时常焚香散花，绕树下作礼。唐贞观中，频遣使往，于寺设供，并施袈裟。至高宗显庆五年，于寺立碑，以纪圣德。此树有梵名二：一曰“宾拔梨婆力义”，二曰“阿湿曷毗婆刀义”。《西域记》谓之“卑钵罗”。以佛于其下成道，即以道为称，故号“菩提婆刀义”。汉翻为道树。昔中天无忧王翦伐之，令事大婆罗门，积薪焚焉，炽焰之中，忽生两树。无忧王因忏悔，号灰菩提树，遂周以石垣。至赏设迦王，复掘之，至泉，其根不绝。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焦烂。后摩揭陀国满胄王，无忧之曾孙也，乃以

木兰树

七里洲中，有一条鲁班用木兰木做的船，船至今还在洲中。诗人们诗中的木兰舟，就是从这儿来的。木兰洲在浔阳江中，木兰树很多。过去吴王阖闾在这里栽了木兰，用来建造宫殿。出自《述异记》。

椰子树

椰子树，也像海棕树。果实名叫椰子，大如小盆。外边有一层粗皮，大肚子；粗皮下是一层硬壳，光圆而坚硬，二三分厚。有圆而好的，就把头部截开，用沙石打磨，去掉皴皮，蹭出斑斓的花纹，再用白银装饰一下，当水罐子用，珍奇而又可爱。壳中有液汁数升，像乳汁，可以饮用，有提气的药效。原缺出处，今见《岭表录异》。

菩提树自此木下，凡二十三种木，并见《酉阳杂俎》。

菩提树，出自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树寺，大概是释迦如来成道时的树，又名思惟树。茎干黄白色，枝叶青翠，四季常青，冬季也不凋落。到了僧人死亡的日子，它就变色凋落，过后再还生。这一天，从国王到百姓，大大小小都作佛事，然后拾取几枚树叶回来，视为祥瑞之物。树高四百尺，树下有银塔围绕。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年四季经常在此树下烧香散花，绕着大树举行仪式。唐贞观年间，频繁地派使臣前往，在寺中设供，并施舍袈裟。到了高宗显庆五年，又在寺里立了碑，用来记述圣德。此树有两个梵语名称：一个是“宾拨梨婆力义”，一个是“阿湿曷毗婆刀义”。《西域记》称它是“卑钵罗”。因为佛在它下面成道，就把道作为它的称呼，所以叫它“菩提婆刀义”。汉时翻译为道树。过去中天无忧王剪伐菩提树，命令寺中的大婆罗门架柴生火焚烧，结果火焰之中忽然生出两棵小树。无忧王因此而忏悔，号之为灰菩提树，又在周围砌起了石墙。赏设迦王时，又挖此树，挖到黄泉，它的根也没断绝。在坑中点火烧它，再浇上甘蔗的浆液，想使它焦烂。后来摩揭陀国满胄王，也就是无忧王的曾孙，就用千牛乳浇之。信宿，树生如旧。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见树出石垣上二丈余。

婆罗树

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随长。外国僧见曰：“此婆罗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莲。唐天宝初，安西进婆罗枝。状

言：“臣所管四镇，有拔汗那，最为密近。木有婆罗树，特为奇绝，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采得前件树枝二百茎。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阴，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

独栢树

独栢树。顿丘南有应足山，山上有一树，高十丈余。皮青滑，似流碧，枝干上耸。子若五彩囊，叶如亡子镜。世名之“仙人独栢树”。

波斯皂荚树

波斯皂荚，出波斯国，呼为忽野詹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拘绿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啖，亦宜药用。

木龙树

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高丈余。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一千头牛的奶浇灌它。两夜之后，菩提树又焕然一新，葱茏如旧。又加高了石墙，高二丈四尺。唐玄奘当年到达西域时，见菩提树高出石墙两丈多。

婆罗树

巴陵有一座寺庙，和尚寝房的床下，忽然长出一棵小树来，把它砍了它还长，随砍随长。一个外国和尚见了说：“这是婆罗树。”元嘉初年，婆罗树开出一朵花，像莲花。唐天宝初年，安西贡进婆罗树枝。呈状说：“为臣所管四个镇子，有个叫拔汗那的人和为臣最为亲密。我们这里有一种树叫婆罗树，甚为奇绝，树下不生长凡草，树上不栖息恶鸟。树干高耸不亚于松柏，给人的片片树荫不亚于桃李。最

近派拔汗那采得这种树的树枝二百根。如果这些树枝能在皇宫生根发芽，一定能在宫阙里脱颖而出，布叶垂荫，上邻月中的丹桂，连枝接影，遥对天上的白榆。”

独栲树

独栲树。顿丘的南面有应足山，山上有一棵树，树高十丈有余。树皮青色而光滑，像流动的碧玉，树干高耸向上。果实像五彩囊，树叶像亡子镜。世人叫它“仙人独栲树”。

波斯皂荚树

波斯皂荚，出自波斯国，本国叫它忽野詹默。拂林人叫它阿梨去伐。树高三四丈，树围五六尺。叶子像拘绿但是较短小，冬天也不落。此树不开花就结籽，荚长二尺左右，中间有隔，每隔内有一籽。籽大如手指，红色，极其坚硬。中间墨一样黑，吃起来甜如糖浆。可以食用，也可以药用。

木龙树

徐之高冢城南有一座木龙寺。寺中有三层的砖塔，高一丈多。塔旁有一棵大树，萦绕着塔顶。枝干交横，上平，能容纳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帐。莫有识此木者。僧呼为龙木。梁武曾遣人图写焉。

贝多树

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婆力义多，二者多梨婆力义贝多，三者部婆力义多罗多梨。并书其叶，部阖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力义”者汉言“树叶”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记》称贝多叶似枇杷，并谬。交趾近出贝多枝，材中第一。

没 树

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𣎵。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如槐而长，花似橘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槃碧穉波树

槃碧穉波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出风痒。

齐墩树

齐墩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齐^𣎵。阳兮反。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六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巨胜也。

几个人坐下。大枝小枝四面下垂，如同百子帐。没有人认识这是一棵什么树。僧人们叫它龙木。梁武帝曾经派人画过它。

贝多树

贝多，出自摩伽陀国，高六七丈，四季常青，入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种是多罗婆力义多，一种是多梨婆力义贝多，一种是部婆力义多罗多梨。寺中的和尚用这三种树的树皮写字，并且也用树叶书写。“贝多”是梵语，译成汉语就是“叶”。“贝多婆力义”就是汉语的“树叶”。西域的经书，都是用这三种树的树皮和树叶书写的。如果能好好保护，可以保存五六百年。《嵩山记》称贝多叶似枇杷，这是错误的。交趾附近出产贝多枝，质量是木材中最好的。

没 树

没树，出自波斯国。拂林人称之为阿^𣎵。树高一丈多，树皮青白色，树叶像槐叶而比槐叶长，花像橘树花而比橘花大。种子是黑色

的，大小就像山茱萸，味道酸甜，可以吃。

槃碧穉波树

槃碧穉波树，出自波斯、拂林等国。拂林人称它为群汉树。这种树高三丈，树围四五尺。叶子像细细的榕树叶，入冬也不凋落。花像橘花，白色。结的果实是绿色的，大如酸枣，味道甘甜，口感细腻，可以食用。西域人把这种果子榨成油，用来涂抹身体，可以驱除风痒。

齐墩树

齐墩树出自波斯、拂林等国家，拂林把它叫作齐𣎵。阳兮反。树高两三丈，树皮青白色。花像柚花，极其芳香。果实像杨桃，六月成熟。西域人把它压成油，用来炸饼果，犹如中国的胡麻。

通脱木

通脱木，如蓖麻。生山侧，花上粉主治恶疮。如空，中有瓢，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

山 桂

山桂，叶如麻，细花紫色，黄叶簇生。与慎火草出丹阳山中。

五鬣松

松凡言两粒五粒，粒当言鬣。段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株，大才如碗。结实，味与新罗者不别。五鬣松皮不鳞。唐中使仇士良水碓亭子，有两鬣皮不鳞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谓孔雀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则偃差，不必千年也。

三鬣松

唐卫公李德裕言：三鬣松与孔雀松别。又云：欲松不长，以石抵其直下根，便偃，不必千年方偃。

鱼甲松

洛中有鱼甲松。

合掌柏

唐太常博士崔石云：汝西有练溪，多异柏。及暮秋，叶敛，俗呼合掌柏。

通脱木

通脱木，样子像蓖麻。生长在山地，花上粉可以治疗恶疮。通脱木好像是空的，里边有瓤，又轻又白，很是可爱，女人们常用它做装饰品。

山 桂

山桂，叶子像麻，花细小，紫色，叶黄色，簇生。与慎火草都出自丹阳山中。

五鬣松

松树俗常都说两粒、五粒，其实粒应该说成鬣。段成式修行里私宅的大堂前，有两棵五鬣松，碗口那么粗。结果实，味道与新罗的没有区别。五鬣松树皮没有鳞。唐朝中使仇士良的水磨亭子，有两鬣松树，但皮不长鳞，还有七鬣的，不知从哪弄来的。一般人叫它孔雀三鬣松。松树，树根就是生命，地下遇石则停止生长，不一定要等千年。

三鬣松

唐卫公李德裕讲：三鬣松和孔雀松是有区别的。又说：要想使松树不长，用石头抵住它往下伸的根，就能使其停止生长，不一定要千年才停止。

鱼甲松

洛水一带有鱼甲松。

合掌柏

唐太常博士崔石讲：汝水之西有个地方叫练溪，那里异柏很多。有一种柏树，到了晚秋叶子就收拢起来，俗称合掌柏。

黄杨木

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

青杨木

青杨木，出峡中。为床，卧之无蚤。

俱那卫

俱那卫，叶如竹，三茎一层，茎端分条如贞桐，花小，类木槲。出桂州。

山茶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夏州槐

夏州唯一邮，有槐树数株。盐州或要叶，行牒求之。

赤白桤

赤白桤出凉州，大者无，灰伤人。灰汁煮铜，可以为银。

楷 木

蜀中有木类柞。众木荣时，如枯枿。隆冬方萌芽布阴。蜀人呼为楷木。

黄杨木

黄杨木生性长得慢。世人以黄杨木为重，是因为它不易着火。有人说：用水试一试，能沉到水里的就不易着火。伐取此木应该选一个阴晦的天气，并且夜无一星，这时候砍伐的黄杨木，做枕头不裂。

青杨木

青杨木，出自峡谷之中。用青杨木做成床，寝卧多久也不生跳蚤。

俱那卫

俱那卫，叶子像竹叶，三根茎为一层，茎端分成条，像贞桐，花很小，类似木槲。此木出自桂州。

山 茶

山茶很像海石榴，出自桂州。蜀地也有。

夏州槐

夏州只有一个邮亭，亭前有几棵槐树。盐州有时想要槐树叶，就去公文相求。

赤白桤

赤白桤出在凉州，没有很大的，其灰可以伤人。用其灰汁煮铜，可以变铜为银。

楷 木

蜀地有一种树类似柞树。其他草木繁荣之时，它就像枯萎似的。数九隆冬它倒发芽布荫。蜀人称它是楷木。

楮

壳田久废，必生构。叶有瓣。大曰楮，小曰构。

文理木凡八种并见《酉阳杂俎》。

宗庙文木

宗庙地中生赤木，人君礼各得其宜也。

文木简

齐建元初，延陵季子庙，旧有涌井，井北忽有金石声，掘深二丈，得沸泉。泉中得木简，长尺，广一寸二分。隐起字曰：“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木坚而白，字色黄。

古文柱

齐建元二年夏，庐陵长溪水冲击山麓崩，长六七尺。下得柱千余根，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秦汉时柱也。”

三字薪

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时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天尊薪

唐都官员外陈修古言，西川一县，不记名，吏因换狱卒木为薪，有天尊形像存焉。

楮

板结的田地长期荒废，一定会长出构来。构的叶有瓣。大的叫楮，小的叫构。

文理木凡八种并见《酉阳杂俎》。

宗庙文木

宗庙的地中央长出红色树木来，这是人、君、礼各方面相宜的征兆。

文木简

南齐建元初年，延陵季子庙里，本来有一口井，井北忽然间有金石之声，于是人们就对那里挖掘，挖到两丈深，挖出一眼沸泉。从泉中得到一束木简，长一尺，宽一寸二分。上面的字是：“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木简的木质坚硬而且偏白，字是黄色的。

古文柱

南齐建元二年夏，庐陵长溪水把山麓冲垮了一段，长六七尺。从下面得到一千多根柱子，都是十围粗，长的一丈，短的八九尺。柱头上题写着古文，字不能认。江淹带着这一问题去请教王俭。王俭说：“江东不熟悉隶书，这是秦汉时期的柱子。”

三字薪

南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时寺里的一棵古树，被砍倒做了烧柴。人们发现这棵树的纹理自然形成了“法天德”三个字。

天尊薪

唐都官员外陈修古讲，西川有一个县，不记得县名了，县吏因为换狱卒的木头当柴烧，发现木柴上有天尊的形象。

太平木

异木。唐大历中，成都百姓郭远，因樵，获瑞木一茎。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诏藏于秘阁。

天王槐

长安持国寺，寺门前有槐树数株。金监买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内回，工言木无他异。金大嗟惋，令胶之。曰：“此不堪矣，但使尔知予工也。”及别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焉。

色陵木

台山有色陵木，理如绫窠。百姓取为枕，呼为色陵枕。

马文木

凤翔知客郭璩，其父曾主作坊。将解一木，其间疑有铁石，锯不可入。遂以新锯，兼焚香祝之，其锯乃行。及破，木文有二马形，一黑一赤，相啮，其口鼻鬃尾，蹄脚筋骨，与生无异。出《闻奇录》。

太平木

此为异木。唐大历年间，成都百姓郭远，因为上山打柴，得到一

根祥瑞的木头。那上面的纹理形成四个字：“天下太平。”皇帝下诏书把这根木头珍藏到秘阁里。

天王槐

长安持国寺的门前有几棵槐树。金监买下一棵，让他手下的能工巧匠们分割它。等到金监从大内返回，工匠说这棵树和其他树没什么两样。金监很是惋惜，让工匠们把树胶合起来。工匠说：“这样切割是不行的，现在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功夫。”便顺着脉理进行剖析，每片上都有一个天王像，塔和戟也都是木纹生就的。

色陵木

台山有色陵木，纹理像绫子构成的巢穴。当地百姓把它做成枕头，称为色陵枕。

马文木

凤翔佛寺中负责接待客人的僧人郭璩，他的父亲曾是一个作坊的主人。有一回他分割一块木头，锯不进去，他怀疑木中有铁石。于是他换了一把新锯，又烧香祷告，才渐渐锯进去。等到锯开，见木纹生成两个马形图案，一黑一红，互相啮咬，它们的口、鼻、鬃、尾、蹄、脚、筋、骨，与活马没有不同。出自《闻奇录》。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异木 两门凡四十目

主一州树	偃 桑	不昼木	蚊子树	圣鼓枝
鹿 木	倒生木	黝 木	桃榔树	怪 松
枫 人	枫 鬼	枫生人	灵 枫	破木有肉
江中枫材	河伯下材	斗蛟船木	交让木	千岁松
汗 杖	化蝶树	涪水材	端正树	崇贤里槐
三枝槐	癭 槐	荆根枕	五重桑	蜻蜓树
无患木	醋心树	登第皂荚	辨白檀树	
藟蔓				
藤实杯	钟 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丝				

异木

主一州树

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树主一州。其高千丈，围百丈。本上三百丈，始有枝条，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树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复，其州有福；创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

异木

主一州树

东方荒野之外，有一棵豫章树，这棵树主一州的吉凶祸福。树高一千多丈，树围一百多丈。树干往上三百多丈的地方才开始有枝条，枝条四下敷张像幔帐一样，树上有黑色的狐狸和猿猴。树主一州的吉凶祸福，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曾有九个大力士，拿着斧子来砍伐它，用这种办法来占卜九个州的吉凶。砍完又平复的，这个州就有福；使树受到创伤的，这个州的首领就会生病；砍完之后好长时间也不平复的，这个州的首领就会死亡。

“亡”言州伯死，“复”者木创复也。出《神异经》。

偃 桑

东方有树焉，高八十丈，敷张自辅。其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名曰桑。其上自有蚕，作茧长三尺。缲一茧，得丝一斤。有椹焉，长三尺五寸，围如长。桑是偃桑，但树长大耳。出《神异经》。

不昼木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昼之木，昼夜火燃，得曝风不猛，猛雨不灭。出《神异经》。

蚊子树

有树如冬青，实生枝间，形如枇杷子。每熟即坼裂，蚊子群飞，唯皮壳而已。土人谓之蚊子树。出《岭南异物志》。

圣鼓枝

含涯县湓水口下东岸，有圣鼓，即杨山之鼓枝也，横在川侧。冲波所激，未尝移动。众鸟飞鸣，莫有萃者。般人误以篙触，必患疟。出《酉阳杂俎》。

鹿 木

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马伏波所种。木多节。出《酉阳杂俎》。

“亡”是说州的首领死，“复”是说树的创伤平复。出自《神异经》。

偃 桑

东方有一棵大树，高八十丈，树枝全都张开，自相辅助。树叶长一丈，宽六七尺，树名叫桑。树上自然生长着蚕，此蚕做出来的茧，长三尺。只缲一个茧，就可以缲出一斤丝来。还结有桑葚，长三尺五寸，围长也是三尺五寸。这种桑叫偃桑，比一般的桑树高大。出自《神异经》。

不昼木

很远的地方有一座火山，山中生长着一种不分白天黑夜的树木，白天黑夜都在燃烧，受到日晒和风吹火势也不变得猛烈，受到大雨的浇泼火也不灭。出自《神异经》。

蚊子树

有一种树很像冬青，果实生在树枝之间，外形像枇杷子。果实每到成熟期就裂开，一群蚊子从中飞出，最后只剩一个空壳。当地人叫它蚊子树。出自《岭南异物志》。

圣鼓枝

含涯县湓水口下东岸，有圣鼓，也就是杨山的鼓枝，横卧在湓水的一侧。山洪的冲激，不曾使它移动过。各种鸟在附近飞来飞去，鸣叫不已，但是没有往这圣鼓枝上群集的。撑船的误把船篙触到圣鼓枝上，就一定会患上疟疾。出自《酉阳杂俎》。

鹿 木

武陵郡北面，有两棵鹿木，是伏波将军马援栽种的。这种树木身上多节。出自《酉阳杂俎》。

倒生木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触则叶翕，人去则叶舒。出东海。出《酉阳杂俎》。

黝木

黝木，节以蛊兽，可以为鞭。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续十。

桄榔树

古南海县有桄榔树，峰头生叶，有面。大者出面，乃至百斛。以牛乳啖之，甚美。出《酉阳杂俎》。

怪松

南康有怪松。从前刺史，每令画工写松，必数枝衰悴。后因一客与妓，环饮其下，经日松死。出《酉阳杂俎》。

枫人种田

岭中诸山多枫树，树老多有瘤癭。忽一夜遇暴雨骤雨，其树斃则暗长三数尺。南人谓之枫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异致灵验。出《岭表录异》。

枫鬼

《临川记》云：抚州麻姑山，或有登者，望之，庐岳彭蠡，皆在其下。有黄连厚朴，恒山枫树。数千年者，有人形，眼鼻口臂而无脚。入山者见之，或有斫之者，皆出血。人皆

倒生木

倒生木，依傍着山崖而生，根在上，头在下。如果有人触到它，

它的叶子就收拢；人离开之后，叶子又展开。它出在东海。出自《酉阳杂俎》。

黝 木

黝木，树节可以害死猛兽，可以用来做鞭子。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续十。

桄榔树

古代南海县有一种桄榔树，最顶上生叶，树叶上有粉末。一棵大一点的桄榔树，出的粉末可达一百斛。用牛奶拌着一起吃，特别好吃。出自《酉阳杂俎》。

怪 松

南康有一棵很怪的松树。从前，刺史每次让画工画这棵松，就一定有几个树枝衰败憔悴。后来因为一个客人和一名歌妓在树下环绕着它饮酒作乐，一日之后，这松树居然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枫 人种田

岭中各山中枫树很多，树老之后，很多都长有瘤子。忽然有一天夜里，遇上一场暴雷骤雨，一棵枫树上的瘤子就暗长了三尺多。南方人叫它枫人。越地的巫师说：用这种枫树上的瘤子雕刻神鬼，特别灵验。出自《岭表录异》。

枫 鬼

《临川记》说：抚州的麻姑山，有攀登的人，登顶后四下望去，庐岳彭蠡，都在它的下面。山上有黄连、厚朴和恒山枫树。有棵活了几千年的老树，已化成人形，眼、鼻、口、臂全有，但没有脚。进山的人会见到它，如果从它身上砍一刀，它就会流血。人们

以蓝冠于其头，明日看失蓝，为枫子鬼。出《十道记》。

枫生人

江东江西山中，多有枫木人，于枫树下生，似人形，长三四尺。夜雷雨，即长与树齐，见人即缩依旧。曾有人合笠于首，明日看，笠子挂在树头上。旱时欲雨，以竹刺其头，楔之即雨。人取以为式盘，极神验。枫木枣地是也。出《朝野金载》。

灵 枫

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人形，亦呼为灵枫焉。出《述异记》。

破木有肉

有人破大木，木中有肉，可五斤，如熟猪肉。出《稽神录》。

江中枫材

循海之间，每构屋，即命民踏木于江中，短长细大，唯所取，率松材也。彼俗常用，不知古之何人断截。埋泥砂中，既不朽蠹，又多如是。事可异者。出《岭南异物志》。

河伯下材

中宿县山下有神宇，湊水至此，沸腾鼓怒。槎木泛至此沦没，竟无出者，世人以为河伯下材。出《酉阳杂俎》。

都把蓝草盖到它的头上，但是第二天去看就全都没了，这是枫子鬼。出自《十道记》。

枫生人

江东江西的山中，有许多枫木人，生长在枫树之下，像人形，高

三四尺。夜间有雷雨，它就长得和树一般高，见到人它就缩回原状。曾经有人把竹笠扣到它的头上，第二天去看，竹笠居然挂到树顶上去了。旱天的时候想要求雨，就用竹针扎它的头，再举行求雨的仪式就下雨了。人们把它从山上弄回来做成占卜用的盘子，极其灵验。这就是占卜用具枫木枣地。出自《朝野僉载》。

灵 枫

南中有枫子鬼，树龄极大的老枫树可以化作人形，也称之为灵枫。出自《述异记》。

破木有肉

有人破一根大木头，发现木头里边有肉，能有五斤重，像是熟猪肉。出自《稽神录》。

江中枫材

循州沿海一带，每建造房屋，就让百姓到江中踩寻木材，长短粗细，需要什么样的就找什么样的，大致都是松材。那里的百姓常用它，也不知古时候是谁采伐的。这些木头埋在泥沙当中，既不朽烂，也不被虫蛀，又有如此之多。这事真是令人惊异。出自《岭南异物志》。

河伯下材

中宿县山下有一座神庙，湊水流到这里，波浪翻滚如怒。木筏泛到这里就沉没，再也不能露出水面，世人认为这是河神把木材截留住了。出自《酉阳杂俎》。

斗蛟船木

樟木，江东人多取为船。船有与蛟龙斗者。出《酉阳杂俎》。

交让木

武陵郡记，白雉山有木，名交让。众木敷荣后，方萌芽。亦更岁迭荣也。出《酉阳杂俎》。

千岁松

《玉策记》称：千岁松树，四边披越，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如青犬，或如人。皆寿万岁。出《抱朴子》。

汗 杖

东方朔西那汗国回，得声木十枚。帝以赐大臣。人有疾则杖汗，将死则折。里语：“生年未半杖不汗。”出《酉阳杂俎》。

化蝶树

长安城禁苑内一大树，冬月雪中，忽花叶茂盛。及凋落结实，其子光明璨烂，如火之明焉。数日，皆化为红蛱蝶飞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国入长安。此必前兆也。出《潇湘录》。

涪水材

梓潼郪县，唐大历七年，夏六月甲子，涪水泛滥，流木数千条。梁栋櫓橈具备。补内城屋，悉此木。乔林为之记。出《洽闻记》。

斗蛟船木

樟木，江东人大多用它做船。这种船可以和蛟龙相斗。出自《酉阳杂俎》。

交让木

据武陵郡记载，白雉山上有一种树，名叫交让。各种树木茂盛之

后，它才萌芽。并且每隔一年才繁荣一次。出自《酉阳杂俎》。

千岁松

《玉策记》说：千岁之松，枝条向四面披散，树梢长年不长。远远望去，就像伞盖。那里面有东西，有的像青色的狗，有的像人。都有一万年的寿命。出自《抱朴子》。

汗 杖

东方朔从西那汗国回来，带回来十根声木。皇上把这些声木赐给大臣。人有病，声木就出汗；人将死，声木就折断。俚俗有这样的谚语：“生年未半杖不汗。”出自《酉阳杂俎》。

化蝶树

长安城禁苑中有一棵大树，在冬天的风雪里，忽然间它就长出茂盛的花叶来。等到花落结果，那些果都光灿灿的，像火一样光明。几天之后，这些果子都变成红蝴蝶飞走了。到了第二年，唐高祖从太原进入长安。这一定是前兆。出自《潇湘录》。

涪水材

梓潼郪县，唐大历七年，夏天六月甲子日，涪水暴涨，冲下来几千根木头，梁、栋、橰、椽样样都有。补修城内的房屋，全都用这些木材。乔林把这件事记了下来。出自《洽闻记》。

端正树

长安西端正树，去马嵬一舍之程，乃唐德宗皇帝幸奉天，睹其蔽芾，锡以美名。后有文士经过，题诗逆旅，不显姓名。诗曰：“昔日偏沾雨露荣，德皇西幸赐嘉名。马嵬此去无多地，合向杨妃冢上生。”风雅有如此焉。出《抒情诗》。

崇贤里槐

唐陈朴者，元和中，崇贤里此街大门外，有槐树，尝黄昏徙倚窥外。见若妇人及老狐异鸟之类，飞入树中。遂伐视之。树凡三槎，并空中，一槎中有独头栗一百二十一枚，中襁一死儿，长尺余。出《酉阳杂俎》。

三枝槐

唐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而，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续十。

瘦槐

华州三家店西北道边，有槐甚大，葱郁周回，可荫数亩。槐有瘦，形如二猪，相趁奔走。其回顾口耳头足，一如塑者。出《闻奇录》。

荆根枕

贾人张弘者，行至华岳庙前，忽昏懵，前进不可，系马于一金荆树而酣睡。马惊，拽出树根而走。寤，逐而及之。

端正树

长安之西的端正树，离马嵬坡三十里路程，唐德宗皇帝驾临奉天，看到它葱茏茂盛赐给它美名。后来有一个文士从这里经过，在客棧里题了诗，没有署名。诗说：“昔日偏沾雨露荣，德皇西幸赐嘉名。马嵬此去无多地，合向杨妃冢上生。”竟是如此风雅。出自《抒情诗》。

崇贤里槐

唐元和年间，崇贤里街大门外有一棵槐树，一个叫陈朴的人，曾在黄昏时从家里倚着门往外看。他看见一些好像妇人及老狐异鸟之类的东西，飞入大槐树里。于是他就把大槐树砍倒，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槐树一共三个杈，中间都是空的，一个杈中装有独头栗子一百二十一个，中间用布包着一个死孩子，一尺多长。出自《酉阳杂俎》。

三枝槐

唐相国李石，在河中永乐有一所宅子。庭中有一棵槐树，三个枝，其中有两枝直过堂前的屋脊，有一枝达不到。李石兄弟三人，他和李而都登相位，只有李福一人，只做过七镇使相而已。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

瘦槐

华州三家店西北的道边上，有一棵槐树，特别高大，枝叶葱郁，环绕萦回，可以荫盖好几亩地。槐树上有瘤子，形状就像两头猪在互相追逐奔跑。反复地看那两头猪的口、耳、头、足，全都像雕塑的。出自《闻奇录》。

荆根枕

商人张弘，走到华岳庙前，忽感晕眩，不能前进，把马拴到一棵金荆树上，就地酣睡。马因受惊，拽出树根跑走。张弘醒来追上马。树根形如狮子，毛爪眼耳足尾，无不悉具。乃于华阴县，求木工修之为一枕，献于庙。守庙者常以匱鑲之。行人闻者，赂守庙者百钱，始获一见。出《闻奇录》。

五重桑

洛中愿会寺，魏中书侍郎王翊舍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一重，叶榘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甚众。帝闻而恶

之，以为惑众，命给事黄门侍郎元纪，伐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流血至地，见者莫不悲泣。出《洛阳伽蓝记》。

蜻蜓树

昔娄约居常山，据禅座。有一野姬，手持一树，植之于庭，言此是蜻蜓树。岁久芬芳郁茂。有一鸟，身赤尾长，常止息其上。出《酉阳杂俎》。

无患木

无患木，烧之极香，辟恶气。一名噤娄，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瑶旼，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无患木击杀之。世人竞取此木为器，用却鬼，因曰无患木。出《酉阳杂俎》。

他发现那树根形状很像一只狮子，毛、爪、眼、耳、足、尾，全都具备。于是他就到华阴县，找木工修理加工成一个狮形的枕头，献给庙里。守庙的常将其锁在柜子里。听说这事的行人，要拿一百钱送给守庙的，才能获准看一看。出自《闻奇录》。

五重桑

洛中的愿会寺，是魏中书侍郎王翊施舍家宅建起来的。佛堂前长出一棵桑树，树干高达五尺，枝条纷杂缠绕，树枝树叶向旁边铺开，葱茏茂密，形如用羽毛装饰的车盖。又高五尺，又是这样一重枝叶，共是五重。每一重的叶和榘都不一样。京城的人们，不管是道是俗，都说这是神桑，前来观看的人很多。皇帝听了这事感到很厌恶，认为这是惑众，就命令给事黄门侍郎元纪前去砍伐这棵桑树。砍伐这一天云低雾重，阴沉昏暗，斧子砍到树上，被砍之处立刻就流血到地，在场观看的人，没有不感到悲伤而哭泣的。出自《洛阳伽蓝记》。

蜻蜓树

从前娄约居住在常山，主持一座寺院。有一个村野中的老妇人，

手持一棵小树，把它栽到了姜约的庭院当中，说这是蜻蜓树。年头久了，树木长得郁郁葱葱，气味芬芳异常。有一只乌鸦，身体是红色的，尾巴很长，常常飞来止息在这棵树上。出自《酉阳杂俎》。

无患木

无患木，将它点燃用火烧，气味极香，能够排除邪恶之气。一名叫噤娄，一名叫桓。过去有个神巫叫瑶眊，能用符咒降伏百鬼，擒妖捉怪，然后再用无患木击杀这些鬼怪。世上的人争抢着用这种木头制成器具，以用来驱鬼避邪，因而就叫无患木。出自《酉阳杂俎》。

醋心树

杜师仁尝赁居。庭有巨杏树，邻居老人，每担水至树侧，必叹曰：“此树可惜。”杜诘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树有疾，某请治。”乃诊树一处，曰：“树病醋心。”杜染指于蠹处尝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钩披蠹，再三钩之，得一白虫，如蝠。乃傅药于疮中。复戒曰：“有实，自青皮时，必标之。十去八九，则树活。”如其言，树益茂盛矣。又云：“尝见《栽植经》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出《酉阳杂俎》。

登第皂荚

泉州文宣王庙，庭宇严峻，学校之盛，冠于藩府。庭中有皂荚树，每州人将登第，则生一荚。以为常矣。梁真明中，忽然生一荚有半，人莫谕其意。乃其年，州人陈邈，进士及第；黄仁颖，学究及第。仁颖耻之，复应进士举。至同光中，旧生半荚之所，复生全荚。其年，仁颖及第。后数年，庙为火焚。其年，闽自称尊号，不复贡士，遂至于今。出《稽神录》。

辨白檀树

剑门之左峭岩间有大树，生于石缝之中，大可数围，枝干纯白。

皆传曰白檀树。其下常有巨虺，蟠而护之，民不敢采伐。又西岩之半，有志公和尚影，路人过者，皆西向擎拳顶礼，若亲面其如来。王仁裕癸未岁入蜀，至其岩下，注目观之，以质向来说。时值晴朗，溪谷洗然，遂勒辔

醋心树

杜师仁曾租房居住。庭院里有一棵大杏树，邻居的一位老人，每次挑水走到树旁，都会叹息说：“这树可惜了。”杜师仁问他怎么回事。老人说：“我会给树木看病，这棵树病了，我给它看看吧。”于是他就诊视树的一处，然后说：“树得的是醋心病。”杜师仁用手指在虫咬处蘸一下放到嘴里一尝，味道确实像薄醋。老人拿着一把小钩子往外钩虫子，再三地钩，钩出一条小白虫，样子像蝙蝠。然后在树的疮中敷了药。又警告说：“结果之后，从青皮时起，就要标记号。除去果实的十之八九，树就能活。”照他说的去做，那树果然更加茂盛了。又说：“曾经读过《栽植经》三卷，书上说树木有患醋心病的。”出自《酉阳杂俎》。

登第皂荚

泉州的文宣王庙，庭院屋宇庄严高峻，学校之盛，在藩府数第一。庭院中有一棵皂荚树，每当州中将有人登第，它就生出一荚。人们习以为常。后梁贞明年间，它忽然生出一个半荚来，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在这一年，本州人陈邈，进士科及第；黄仁颖，学究科及第。黄仁颖感到羞耻，再次应试进士科。到了同光年间，原先生半荚的地方，长出一个完整的荚。就是这一年，黄仁颖及第。过了几年，文宣王庙被焚毁。那一年闽地自称尊号，不再向朝廷举荐人才，直到如今。出自《稽神录》。

辨白檀树

剑门左边的峭岩之间，有一棵大树，生长在石缝中，好几围粗，枝干纯白色。人们都传这是白檀树。树下常有一条大毒蛇，盘踞在那

里守护着，村民不敢去采伐。又说西岩壁的半腰处，有志公和尚的影像，路人从这里走过的时候，都要朝西方擎起双手顶礼膜拜，就像亲眼见到他走来。王仁裕于癸未年进入蜀地，他走到岩下时，仔细地观察，以判断向来的传说是否属实。当时天气晴朗，溪谷青翠，就像用水洗过一样，于是他就勒住马辔

移时望之。其白檀，乃一白栢树也。自历大小漫天。夹路溪谷之间，此类甚多，安有檀香蛇绕之事？又西瞻志公影，盖岩间有圆柏一株，即其笠首也；两面有上下石缝，限之为身形；斜其缝者，即袈裟之文也；上有苔藓斑驳，即山水之皴文也。方审其非白檀，志公不留影于此。明矣，乃知人之误传者何限哉！出《玉堂闲话》。

藟蔓

藤实杯

藤实杯出西域，藤大如臂，叶似葛花，实如梧桐。实成坚固，皆可酌酒。自有文章，映彻可爱。实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士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乃以其实消醒。国人宝之，不传于中土。张骞入宛得之。事在《张骞出关志》。出《炙毂子》。

钟 藤

松栝，即钟藤也。叶大者，晋安人以为盘。出《酉阳杂俎》。

人子藤

安南有人子藤，红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状。昆仑烧之集象。南中亦难得。出《酉阳杂俎》。

久久观望。然后发现那白檀树，原来竟是一棵白栢树。他亲自经历的大小事情漫天皆是。道路被夹在溪谷中，这类情形特别多，哪有什么毒蛇盘绕香檀树的事情？他又向西看那志公和尚的影像，在岩石间有圆柏一棵，那就是志公和尚戴着竹笠的头；两边有上下裂开的石缝，

画出了志公的身形；斜向的石缝，就是袈裟上的花纹了；那上面有斑斑驳驳的苔藓，就勾勒描画出山水图案来。这才审定，那树不是白檀树，那影也不是志公和尚的留影。一切都弄明白了，才知道人们的误传哪里有什么边际呢！出自《玉堂闲话》。

藟蔓

藤实杯

藤实杯来自西域，藤有胳膊那么粗，叶子像葛花的叶，果实像梧桐的果。果实成熟之后坚硬结实，都可以用来斟酒。那上面自然生有花纹，明澈可爱。果实有杯子那么大，味道像豆蔻，既香美又有消酒的功效。土人提着酒来到藤下，摘花舀酒，竟然又用它的果实解酒。国人把它当成宝贝，没有将其传入中原。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入大宛才得到它。这事记在《张骞出关志》里。出自《炙毂子》。

钟 藤

松栝，就是钟藤。晋安人用较大的钟藤叶做盘子。出自《酉阳杂俎》。

人子藤

安南有一种叫作人子藤的植物，红色，藤蔓的顶端有刺，它的籽实有如人形。昆仑岛一带焚烧它的籽实召集大象。即使在南中，人子藤也是难得的。出自《酉阳杂俎》。

蜜草蔓

北天竺国出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结成蜜，如塞上蓬盐。出《酉阳杂俎》。

胡蔓草

胡蔓草，此草在邕间，丛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朵，色黄白，叶稍异。误食之，数日卒死。饮白鹅白鸭血则解。或以物投之，祝曰：“我买你，食之不死。”出《酉阳杂俎》。

野狐丝

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红，大如粟。秦人呼为野狐丝。出《酉阳杂俎》。

蜜草蔓

北天竺国出产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也不凋落。由于屡经霜露，便积结成蜜，好像塞外蓬草上结成的盐。出自《酉阳杂俎》。

胡蔓草

胡蔓草生在邕州一带，是丛生植物。花偏，像梔子花，比梔子花稍大，不成朵，黄白色，叶与梔子叶略有不同。误吃了胡蔓草，几天之内就会死。喝白鹅白鸭的血就能解。有的人把东西扔向它，然后祷告说：“我买你，吃了别让我死。”出自《酉阳杂俎》。

野狐丝

有一种草，蔓生，色白，花微红，大小如粟。秦地人叫它野狐丝。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祇草	三赖草	席箕草	护门草	仙人缘
合离草	老鸦笊篱草	鬼皂荚	青草槐	铜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无心草	盆甌草	女 草
媚 草	醉 草	舞 草	相思草	无情草
忘忧草	睡 草	千步香草	麝 草	治蛊草
蛇衔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 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龙 刂	红 草	宫人草	焦 茅
销明草	黄渠草	闻遐草	始皇蒲	梦 草
汉武牧马草	水网藻	地日草	书带草	金□草
望舒草	神 草			

柰祇草

柰祇，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荠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用之。出《酉阳杂俎》。

三赖草

曹州及扬州淮口，出夏梨三赖草。如金色，出于高厓。魅药中最切用。出《酉阳杂俎》。

柰祇草

柰祗，出在拂林国。苗高三四尺，根如鸭蛋大小。叶像蒜叶，叶中心抽出一根长长的条。茎端开花，花六个瓣，红白色，花心是黄红色的。只开花不结籽。这种草冬天生长夏天枯萎，和荠麦类似。把它的花压成油，用油涂身，可以驱除风寒湿气。拂林国王以及国中的贵族们用它。出自《酉阳杂俎》。

三赖草

曹州及扬州的淮口，出产一种叫夏梨三赖草的植物。金黄色，生长在高山。是魅药中最要紧的一味药。出自《酉阳杂俎》。

席箕草

席箕一名塞芦，生北胡地。古诗云：“千里席箕草。”出《述异记》。

护门草

常山北有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过，辄叱之。出《酉阳杂俎》。

仙人绦

衡岳出仙人绦。无根，多生石上。状如带，三股，色绿。亦不常有。出《酉阳杂俎》。

合离草

合离，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环之，相须而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一名独摇，一名离母。若土人所食者，呼为赤箭矣。出《酉阳杂俎》。

老鸦箠篱草

老鸦箴箴，叶如牛蒡而狭。子熟时，色黑。状如箴箴。出《酉阳杂俎》。

鬼皂荚

鬼皂荚，生江南地泽，如皂荚，高一二尺。沐之长发，叶亦去衣垢。出《酉阳杂俎》。

青草槐

龙阳县裨牛山南，有青草槐。丛生，高尺余。花若金灯，仲夏发花。出《酉阳杂俎》。

席箕草

席箕，还有个名字叫塞芦，生长在北方胡人境内。古诗云：“千里席箕草。”出自《述异记》。

护门草

常山北有一种草，名叫护门草。把它放到门上，夜间有人通过，它就发出呵斥声。出自《酉阳杂俎》。

仙人绦

衡山出一种叫仙人绦的植物。没有根，多生长在石头上。形状像带子，共三股，绿颜色。不过并不常见。出自《酉阳杂俎》。

合离草

合离草，它的根像芋头的根，有十二个子根环绕着总根，根须相互连接而生。但实际上并不相连，以气势相连属罢了。一名叫独摇，还有一名叫离母。如果本地人食用，就被叫作赤箭。出自《酉阳杂俎》。

老鸦箠篱草

老鸦箠篱草，它的叶像牛蒡叶而比牛蒡叶窄。种子成熟时，颜色发黑。它的形状像箠篱。出自《酉阳杂俎》。

鬼皂荚

鬼皂荚，生长在江南沼泽地中，样子很像皂荚，高一二尺左右。用鬼皂荚洗头，有益于头发的生长，它的叶也有除衣垢的功效。出自《酉阳杂俎》。

青草槐

龙阳县裨牛山南，有一种叫作青草槐的植物。丛生，高一尺多。花像金色小灯，仲夏开花。出自《酉阳杂俎》。

铜匙草

铜匙草，生水中，叶如剪刀。出《酉阳杂俎》。

水耐冬

水耐冬，此草终冬在水不死。段成式城南别墅池中有之。出《酉阳杂俎》。

三白草

三白草，初生不白。入夏，叶端方白。农人候之蒔田。三叶白，草毕秀矣。其叶似署预。出《酉阳杂俎》。

无心草

虺蜉酒草，一曰鼠耳，像形也。亦曰无心草。出《酉阳杂俎》。

盆甑草

盆甑草，即牵牛子也。秋节后断之，状如盆甑。其中有子，似龟蔓署预。出《酉阳杂俎》。

女 草

葳蕤草，一名丽草，亦呼为女草。江湖中呼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为名。出《酉阳杂俎》。

媚 草

鹤子草，蔓生也。其花曲尘色，浅紫蒂，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又呼为“绿花绿叶”。南人云是媚草。采之曝干，以代面靥。形如飞鹤，翘尾觜足，无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双虫，只食其叶。越女收于妆奁中，养之如蚕，摘其草饲之。

铜匙草

铜匙草，生长在水中，叶子像剪刀。出自《酉阳杂俎》。

水耐冬

水耐冬，这种草整个冬天都泡在水里但是不死。段成式城南的别墅池子里有这种草。出自《酉阳杂俎》。

三白草

三白草，刚生长出时并不白。进入夏季，叶尖儿上才开始发白。农人等到这个时候就去田里插秧。三个叶发白时，就开花了。它的叶子很像山药。出自《酉阳杂俎》。

无心草

蚍蜉酒草，一名鼠耳，因形像鼠耳得名。此草也叫无心草。出自《酉阳杂俎》。

盆甌草

盆甌草，就是牵牛子。中秋节之后它就不再生长，形状像小盆。里边有籽，像龟蔓署预。出自《酉阳杂俎》。

女 草

葳蕤草，一名丽草，也叫女草。江湖中叫它娃草。娃就是美女，所以又用娃草来称呼。出自《酉阳杂俎》。

媚 草

鹤子草，蔓生。它的花呈淡黄色，蒂呈浅紫色，叶像柳叶而比柳叶短。当年夏天开花，又叫作“绿花绿叶”。南方人说它是媚草。把它采回来晒干，可以代替化妆品。它的形状像飞鹤，翅、尾、嘴、脚，全都具备。这种草的蔓到了春天生双虫，只吃它的叶。越地女子把虫放在妆奁中，像养蚕那样养着，摘媚草叶喂它。

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赤黄色。妇女收而带之，谓之媚蝶。出《岭表录异》。

醉 草

《尸子》：赤县洲为昆仑之墟。其东则卤水岛。山左右，玉红之草生焉。食其一实，醉卧三百岁。出《文枢镜要》。

舞 草

舞草出雅州，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半，相对。人或近之则欹；抵掌讴曲，则摇动如舞矣。出《酉阳杂俎》。

相思草

秦赵间有相思草。状若石竹，而节节相续。一名断肠草，又名愁妇草，亦名孀草，又呼为寡妇莎。盖相思之流也。出《述异记》。

无情草

左行草，使人无情。范阳长贡。出《酉阳杂俎》。

忘忧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吴中书生谓之疗愁。嵇康《养生论》云：“萱草忘忧。”出《述异记》。

睡 草

桂林有睡草，见之则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懒妇箴。出《南海地记》。出《述异记》。

虫老之后就不吃东西了，蜕化成蝴蝶，赤黄色。妇女把这蝶带在身上，叫它媚蝶。出自《岭表录异》。

醉 草

《尸子》里有这样的记述：赤县洲是昆仑的遗址。它的东面就是卤水岛。山左右，生长着玉红色的草。吃这种草的一粒果实，就会醉卧三百年。出自《文枢镜要》。

舞 草

舞草出在雅州，它一根茎三片叶，叶的形状像决明。一片叶长在茎端，两片叶相对长在茎半腰。人走近它它就倾斜，人如果在它跟前击掌唱曲儿，它就像跳舞那样摇动起来。出自《酉阳杂俎》。

相思草

秦地赵地一带有相思草。这种草样子像石竹，一节一节地连续而生。一名断肠草，又名愁妇草，也叫孀草，还有人叫它寡妇莎。这些叫法都含有相思的意思。出自《述异记》。

无情草

左行草，能使人无情。范阳经常进贡。出自《酉阳杂俎》。

忘忧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有一个名叫忘忧草。吴地的书生们叫它疗愁。嵇康《养生论》说：“萱草忘忧。”出自《述异记》。

睡 草

桂林有一种草叫睡草，见了就会使人睡觉。一名醉草，也叫作懒妇箴。载于《南海地记》。出自《述异记》。

千步香草

南海出百步香，风闻于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种也。叶似杜若，而红碧间杂。《贡籍》云：“日南郡贡千步香。”出《述异记》。

麝 草

龟甲香即桂香。善者紫术香。一名金杜香，一名麝草香。出苍梧桂林二郡界。今吴中有麝草，似红而甚芳香。出《述异记》。

治蛊草

新州郡境有药，土人呼为吉财。解诸毒及蛊，神用无比。昔有人

尝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颇异，自谓即毙。以吉财数寸饮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因以奴名名之。实草根也，类芍药。遇毒者，夜中潜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俗传将服是药，不欲显言，故云潜取，而不详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蛊，其子为小胥，邑宰命以吉财饮之，暮乃具药。及旦，其母谓曰：“吾梦人告我，若饮是且死，亟去之。”即仆于地。其子又告县尹，县尹固令饮之，果愈。岂中蛊者亦有神，若二竖哉？出《投荒杂录》。

蛇衔草

《异苑》云：昔有田父耕地，值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著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余叶以治疮，皆验。

千步香草

南海出产百步香，千步之外可以嗅到它随风而来的香味。现在沿海一带有千步香，是南海百步香的种繁育的。叶似杜若，红碧间杂。《贡籍》说：“日南郡进贡千步香。”出自《述异记》。

麝草

龟甲香就是桂香。上品是紫术香。一名叫金杜香，一名叫麝草香。出自苍梧、桂林二郡地界。现在吴地有一种植物叫麝草，颜色近似红色而特别芳香。出自《述异记》。

治蛊草

新州郡境内有一种药，当地人叫它吉财。这种药解各种毒和蛊虫，神效无与伦比。过去曾有人到雷州去，半路上中了毒，脸肿得变了模样，他自己说马上就要死了。但是只用几寸吉财做药让他服下，他吐过一阵之后就痊愈了。传言：过去有一个人中了毒，他的家奴弄到这种药，家奴名叫吉财，因此就用奴名做了药名。其实就是一种草

根，类似芍药。中毒的人，夜里偷偷取吉财二三寸，搓磨弄碎，稍微加一些甘草在里面，次日早晨煎服，能吐就好。传言，要服这种药，不能公开说明，所以要潜取，但不知道原因。有人说，过去有一个乡间老太太患上了蛊疾，她的儿子是个小吏，县令告诉小吏取吉财为母亲治病，天黑才弄到药。等到第二天早晨，小吏的母亲说：“我梦见有人告诉我，要是吃这药就会死，赶快扔了它。”说完她就倒在地上。她儿子又去告诉了县令，县令坚持让他给母亲吃下，果然就好了。难道中蛊毒者也有蛊神，就像潜入膏、肓之间的二竖？出自《投荒杂录》。

蛇衔草

《异苑》说：过去有一位老农耕地，遇见一条受了伤的蛇躺在那里。另有一条蛇，衔来一棵草放在伤蛇的伤口上，经过一天的时间，伤蛇跑了。老农拾取那棵草其余的叶子治疮，非常灵验。

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如故。”是也。出《感应经》。

鹿活草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青州刘炳，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炳密录此草种之，多愈伤折。俗呼为刘炳草。出《酉阳杂俎》。

解毒草

建宁郡乌句山南五百里，生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乌多误食乌啄。中毒，必急飞牧靡山，啄牧靡以解。出《酉阳杂俎》。

毒 草

博落回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茎叶如麻，茎中空，吹作声，如勃遒。故名之。出《酉阳杂俎》。

蕉毒草

蕉毒草如芋巨，状如雀头。置干地则润，置湿地则干。炊饭时种于灶上，比饭熟，即著花结子。人食之立死。出《感应经》。

牧麻草

有牧麻草，大毒。有此草，值风吹其气所至，则数里内稻皆即死。李淳风云：“其汁本清，得水则稠，见日则湿，入

本来不知道这种草的名字，就用蛇衔草当草名了。《抱朴子》说：“蛇衔能把已经断了的手指接起来，接得和原先一样。”说的就是这回事。出自《感应经》。

鹿活草

天名精，另一个叫法是鹿活草。青州有个叫刘炳的人，南朝宋元嘉年间，射到一头鹿。他剖去鹿的五脏，把鹿活草塞进去，那鹿就像跌倒了似的，急忙站起来。刘炳秘密地收取此草栽种，治好很多断折之伤。因而鹿活草俗称刘炳草。出自《酉阳杂俎》。

解毒草

建宁郡乌句山南五百里，生长着一种叫牧靡草的植物，这种草可以解毒。百花盛开之时，许多鸟雀会因误吃而中毒。鸟雀一旦中了毒，就一定紧急飞到牧靡山，啄食牧靡草来解毒。出自《酉阳杂俎》。

毒 草

博落回毒性很大，生在江淮一带的山谷之中。茎和叶很像麻，茎中间是空的，风一吹就发出“勃逻”“勃逻”的声音。所以叫它博落回。出自《酉阳杂俎》。

蕉毒草

蕉毒草像芋巨，形状似麻雀的脑袋。把它放在干地上，地就湿润；把它放在湿地上，地就干爽。做饭的时候把它种到灶台上，饭熟时，它就开花结果。人吃了立刻就死。出自《感应经》。

牧麻草

有一种草叫牧麻草，有剧毒。这种草，凡是风能把它的气味吹到的地方，几里之内的禾苗全部都会立即死掉。李淳风说：“这种草的浆汁本来是清的，见了水就变稠了，见了日光它就湿，入到荫即干，在夏欲凉，在冬欲温。”出《感应经》。

龙 刍

东海岛龙驹川，穆天子养八骏处。岛中有草名龙刍，马食之，日行千里。古语：“一株龙刍，化为龙驹。”出《述异记》。

红 草

山戎之北有草，茎长一丈，叶如车轮，色如朝霞。齐桓时，山戎献其种，乃植于庭，以表霸者之瑞。出《酉阳杂俎》。

宫人草

楚中往往有宫人草。状似金□，而甚芬氲，花似红翠。俗说，楚灵王时，宫人数千，皆多怨旷。有因死于宫中者，葬之，墓上悉生此草。出《述异记》。

焦 茅

焦茅，高五丈。火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复成茅。是谓灵茅。

销明草

销明草，夜视如列星，昼则光自销灭也。

黄渠草

黄渠，照日如火，实甚坚。内食者，焚身不热。

荫处它就干，在夏天它会变凉，在冬天它会变暖。”出自《感应经》。

龙 刍

东海岛的龙驹川，是穆天子养八骏的地方。岛中有一种草名叫龙刍，马吃了它，可以日行千里。古话说：“一棵龙刍，化成龙驹。”出自《述异记》。

红 草

山戎的北部有一种草，茎长一丈，叶如车轮，色似朝霞。齐桓公的时候，山戎献来这种草的种子，将其种在庭院里，作为称霸的标志。出自《酉阳杂俎》。

宫人草

楚地处处有宫人草。形状像金橙，特别芬芳氤氲，花像红翠鸟。传说，楚灵王的时候，宫中美人数千，大多都有心存已久的怨恨。其中有不少人因此死于宫中，将她们埋葬后，她们的坟墓上全长这种草。出自《述异记》。

焦 茅

焦茅，高可达五丈。用火把它烧成灰，再用水浇灌，它就又长成茅。这种茅叫灵茅。

销明草

销明草，夜晚看它像群星，到了白天它的光便自行消灭。

黄渠草

黄渠，在阳光照耀下就像一片火，它的果实很坚硬。吃下这种果实的人，火烧身也不觉得热。

闻遐草

闻遐草，服者轻身。叶如桂，茎如兰。其国献根，植之多不结实，草叶多萎黄。诏并除焉。焦茅、销明、黄渠、闻遐四种，并出《王子年拾遗记》。

始皇蒲

齐南城东有蒲台，秦始皇所顿处。时始皇在台下，萦蒲以系马。至今蒲生犹荣，俗谓之秦始皇蒲。出《殷芸小说》。

梦 草

汉武时，异国献梦草，似蒲。昼缩入地，夜若抽萌。怀其草，自知梦之善恶。帝思李夫人，怀之辄梦。出《酉阳杂俎》。

汉武牧马草

汉武于湖中牧马处，至今野草皆有嚼啮之状。湖中呼为马泽，泽中有汉武弹棋方石，上有勒铭焉。出《述异记》。

水网藻

汉武昆灵池中，有水网藻。枝横倒水上，长八九尺，有似网目。凫鸭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出《酉阳杂俎》。

地日草

南方有地日草。三足乌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驭，以手掩乌目，食此则闷不复动。东方朔言，为小儿时，并陷，坠

闻遐草

闻遐草，服用它的人能使体重减轻。它的叶像桂树的叶，茎像兰草的茎。产闻遐草的国家将闻遐草根献来，种植以后大多数不结果实，草叶多枯萎发黄。皇上下令把它们全拔掉了。焦茅、销明、黄渠、闻遐四种，都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始皇蒲

齐南城东有个地方叫蒲台，是秦始皇停留过的地方。当时秦始皇在台下，缠绕蒲草拴马。至今蒲草生长得还很茂盛，一般都叫它秦始皇蒲。出自《殷芸小说》。

梦 草

汉武帝时，外国献来梦草，这种草像蒲。它白天缩进地里，夜晚才抽发出来。怀揣这种草睡觉，自己就能知道梦的好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怀揣梦草就能梦到她。出自《酉阳杂俎》。

汉武牧马草

汉武帝在湖中牧马的地方，至今野草还有被马啃咬过的痕迹。湖中人称这地方叫马泽，泽中有汉武帝下棋的方石，石上有铭刻。出自《述异记》。

水网藻

汉武帝的昆灵池中，有一种植物叫水网藻。枝条横倒在水上，长八九尺，好像网眼。野鸭进入水网藻之中，宛如进入一张大网，全都不能逃出。因此而得名。出自《酉阳杂俎》。

地日草

南方有一种草叫地日草。三足鸟想要从太阳中下来吃这草，太阳的驾驭神羲和会用手掩住它的眼睛，因为它吃了这种草，就闷闷地不再动了。东方朔说，他小时候，掉到一口井里，坠入

至地下，数十年无所寄托。有人引之，令往此草。中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以一只履，因乘泛红泉，得草处，食之。出《酉阳杂俎》。

书带草

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叶长尺余许，坚韧异常。时人名作康成书带。出《三齐记》。

金□草

晋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砌下，忽生异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总金抽翠。花^條苒弱，状如金□。时人未得知是何祥瑞也，故隐蔽，不听外人窥视。有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厩养马，妙解阴阳之术。云：此草以应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岁，姚襄即其祖也。馥好读书，嗜酒，每醉历月不醒。于醉时，好言王者兴亡之事。善戏笑，滑稽无穷。常叹云：“九河之水，不足以为蒸薪；七泽麋鹿，不足以充庖俎。”每言凡人禀天地精灵，不知饮酒者，动肉含气耳，何必土木之偶而无心识乎？好啜浊嚼糟，恒言渴于醇酒。群辈常弄狎之，呼为渴羌。及晋武践位，忽见馥立于阶下。帝奇其倜傥，擢为朝歌邑宰。馥辞曰：“氏羌异域，远隔风化，得游中华，已为殊幸。请辞朝歌之县，长充马圉之役。时

到地下，几十年没有着落。有一个人拉住他，让他到有地日草的地方去。但是中间隔着红泉，渡不过去。那人又把一只鞋送给他当船用，于是他乘着这只“鞋船”泛于红泉，找到有地日草的地方，吃了它。出自《酉阳杂俎》。

书带草

郑司农一直居住在不其城的南山中，向学生们传授道业，直到黄巾军作乱他才避开。他和学生崔琰、王经等贤士们在这里分手，师生们挥泪而别。他所居住的山下，有一种草样子像薤，叶子有一尺多长，非常坚韧。当时的人给它起名叫康成书带。出自《三齐记》。

金□草

晋武帝做抚军的时候，府内后堂的墙下，忽然间长出三棵奇怪的草。这草茎黄叶绿，宛若在整体的金块上抽出翠芽。花枝柔弱，花的形状有如金□。当时的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祥瑞之兆，所以就把它隐藏起来，不让外人看见。有一个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在马厩里养马，懂得阴阳之术。他说：这三棵草预示主人有金德之瑞。姚馥年龄已经九十岁，姚襄就是他的祖父。他喜欢读书，也喜欢喝酒，往往一醉就是一个多月不醒。在喝醉的时候，他喜欢说些帝王的兴亡之事。他爱开玩笑，幽默有趣，特别滑稽。他常常叹息道：“九河里的水，不够用来蒸饭的；七泽里的鹿，不够用来做菜的。”他常常谈到所有人都是禀承天地的精灵的，不会喝酒的，只是有一口气的行尸走肉罢了，何必要做一个没有思想意识的木偶石像呢？他喜欢喝浓浊的劣酒，嚼其沉淀渣滓，却总说渴于美酒。同辈们经常捉弄他，呼他为渴羌。晋武帝登上尊位后，忽然有一天看到姚馥站在阶下。晋武帝惊奇地发现姚馥也很倜傥，就要提拔姚馥做朝歌郡的郡守。姚馥推辞说：“我生在氏羌异域，远离华夏文化，能到中原来客居，已经是格外的荣幸。我请求辞掉朝歌官职，长期当一个喂马的。时常赐美酒，以乐余年。”帝曰：“朝歌郡纣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复呼渴。”馥于阶下，高声而应曰：“马圉老羌，渐染皇教，溥天夷貊，皆为王臣。今者欢酒池之乐，受朝歌之地，更为殷纣之比乎？”帝抚玉几大悦，即迁为酒泉太守。其地有青泉，其味如酒。馥乘酒而拜之，遂为善政。民为立生祠。后以府地赐张华，犹有此草。故茂先《金□赋》云：“擢九茎于汉庭，美二株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名比类而相乱。”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化为树，条叶似杨

树，高五尺，以应三杨擅之事。时有杨隼，弟瑶，弟济，号曰三杨。醉羌之验也。出《拾遗录》。

望舒草

晋太始十年，立河桥之岁，有扶支国，献望舒草。其色红，叶如荷。近望则如卷荷，远望则如舒荷，团团如盖。亦云：月出则叶舒，月没则叶卷。植于宫内，穿池广百步，名曰“望舒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种于胡中，至今绝矣。其池寻亦平也。出《拾遗录》。

神 草

魏明时，苑中有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乃合作一茎。谓之神。出《酉阳杂俎》。

赐我一点好酒，让我好好打发晚年就行了。”晋武帝说：“朝歌是商纣的故都，地上有酒池子，所以才让你去，你去了再也用不着喊渴了。”姚馥在阶下高声应答说：“喂马的老羌，渐渐懂得皇家礼教，普天下的各族百姓，都是帝王的臣子。今天尽享酒池之乐，接受朝歌之地，可以与商纣王相提并论吗？”晋武帝抚按着玉几，很是高兴，立即改派姚馥为酒泉太守。酒泉这地方有一眼清泉，水的味道像酒。姚馥乘着酒兴拜谢晋武帝，之后便在此施行善政。老百姓为他立了生祠。后来晋武帝把府地赐给张华的时候，那三棵草还在。所以茂先的《金□赋》说：“擢九茎于汉庭，美二株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名比类而相乱。”到了惠帝咸熙元年，三棵草变成树，枝条叶子全都像杨树，高五尺，以应三杨擅权之事。当时有杨隼、杨瑶、杨济三兄弟，号为三杨。是姚馥的话应验了。出自《拾遗录》。

望舒草

晋太始十年，也就是修建河桥的那年，扶支国献来了望舒草。那草是红色的，叶子像荷叶。近看就像卷荷，远望就像舒荷，圆圆的，就像车盖。也有人说：月出的时候叶子就舒展，月落时叶子就卷拢。

这种草被种植在宫内，还穿凿水池宽百步，叫作“望舒池”。愍帝末年，胡人把望舒草移植到胡地，到如今望舒草已经绝种了。那个望舒池不久也成为平地。出自《拾遗录》。

神 草

魏明帝的时候，御花园里有一种草叫合欢草。这种草样子像蓍草，一棵草有上百的茎。白天则百条纷纷垂挂疏密有致，到了晚上就百茎并为一茎。人人都说它是神草。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节花 野悉密花 都胜花 簇蝶花 茺葵

金灯花 金钱花 毗尸沙花

木花

叙牡丹 白牡丹 红紫牡丹 正倒晕牡丹 合欢牡丹

染牡丹花 白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岭表朱槿 红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贞桐花 梔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闾花 木莲花 那伽花 木兰花 异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怀风花 踟躅花 凌霄花

分枝荷 夜舒荷 睡莲花 碧莲花 染青莲花

三朵瑞莲 藕 莲实 菱 菱

草花

旌节花

黎州汉源县有旌节花，去地三二尺，行行皆如旌节也。出《黎州汉源县图经》。

野悉密花

野悉密出佛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开时，遍野皆香，

草花

旌节花

黎州汉源县有一种花叫旌节花，离地二三尺高，一行行全都像朝廷使者所持的旌节。出自《黎州汉源县图经》。

野悉密花

野悉密花出自拂林、波斯国。苗高七八尺，叶与梅叶相似，四时开花。它的花五个瓣，白色，不结果。花开时，遍野芳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涂甚香滑。

都胜花

都胜花，紫色，两重心，数叶卷上，如芦朵，蕊黄叶细。

簇蝶花

簇蝶花，花朵簇一蕊，如莲房，色浅红。出在温州。

茺葵

茺葵，本湖中葵也，一名胡葵，似葵。大者红，可缉为布。烧作灰，藏大火，久不灭。有重台者。

金灯花

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故一名无义草。

金钱花

金钱花，梁时荆州掾属，双六赌金钱，钱尽，以金钱花相足。鱼

弘谓得花胜得钱。

毗尸沙花

毗尸沙，一名曰中金钱花。本出外国，梁大同二年来中土。已上七花并出《酉阳杂俎》。

与岭南的詹糖相类似。西域人常常采它的花压成油，用这种油涂身，既芳香又滑腻。

都胜花

都胜花，紫色，两重花蕊，几片叶子往上卷，像芦朵，蕊黄色，叶子纤细。

簇蝶花

簇蝶花，花朵簇拥着一个花蕊，有如莲蓬，花是浅红色的。出在温州。

茺葵

茺葵，本是在湖中生长的葵，一名叫作胡葵，样子像葵。大的色红，可以织成布。把它烧成灰，灰中暗藏大火，经久不灭。有多重花瓣的茺葵。

金灯花

金灯花，一种叫法是九形花，有花无叶，有叶无花，花叶从不相见。一般都是恶人家种它，所以还有一名叫无义草。

金钱花

金钱花，梁时荆州的官吏们在一起玩“双六”博戏赌钱，钱输光

了，就用金钱花抵债。鱼弘说得花胜过得钱。

毗尸沙花

毗尸沙花，一名叫中金钱花。它本来出在外国，梁大同二年传到中原。以上七花都出自《酉阳杂俎》。

木花

叙牡丹

牡丹花，世谓近有。盖以隋末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则杨子华有昼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出《尚书故实》。

又《谢康乐集》，亦言“竹间水际多牡丹”。而隋朝《种植法》七十余卷中，不说牡丹者，则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出《酉阳杂俎》。

白牡丹

唐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棵。值于长兴私地。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士，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诗寻访未获。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祭酒说。又房琯有言：“牡丹之会，琯不与焉。”出《酉阳杂俎》。

红紫牡丹

唐至德中，马仆射总镇太原。得红紫二色牡丹，移于城中。元和初犹少，今与茱萸较多少耳。出《酉阳杂俎》。

正倒晕牡丹

长安兴唐寺，有牡丹一棵，唐元和中，著花二千一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无花叶中无抹心者。

重台花。有花面径七八寸者。出《酉阳杂俎》。

木花

叙牡丹

牡丹花，世人都说近代才有。大概因为隋末文士们的集子中，没有关于牡丹的歌和诗。而杨子华画的牡丹极为分明。杨子华是北齐人，这说明人们知道牡丹花已经很久了。出自《尚书故实》。

另外，《谢康乐集》中也说“竹间水际多牡丹”。而隋朝《种植法》七十余卷中不说牡丹，因此隋朝花药中没有牡丹。出自《酉阳杂俎》。

白牡丹

唐开元末年，裴士淹是郎官，奉命出使幽冀，回来的路上，走到汾州众香寺，得到白牡丹一棵。他把它栽在长兴自己的私地里。天宝年间，这棵白牡丹成为天下的奇赏。当时的名士，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这诗没有寻访到。太常博士张乘，曾经见过裴祭酒说这首诗。另外，房琯又说过：“牡丹之会，我就不参加了。”出自《酉阳杂俎》。

红紫牡丹

唐至德年间，马仆射总镇太原。得到了红紫两色的牡丹，便移栽到城里来。元和初年这种牡丹还很少，现在可以和茱萸比较多少了。出自《酉阳杂俎》。

正倒晕牡丹

长安的兴唐寺，有一棵牡丹，唐元和年间，开花两千一百朵。花的颜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深紫、黄白檀等，唯独没有深红。又没有花叶间无抹心的。花是重瓣花。有的花面直径达七八寸。出自《酉

阳杂俎》。

合欢牡丹

长安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嘉。元和末，一枝花合欢。出《酉阳杂俎》。

染牡丹花

唐朝韩文公愈，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遂送街西僧院中，令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坐。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白其叔曰：“根校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黄红历缘。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公出关时诗头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遂乃辞归江淮，竟不愿仕。出《酉阳杂俎》。

□牡丹

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玩为耻。金吾铺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数万者。元和末，韩令侄至长安，私第有之，遽令□去。曰：“吾岂效儿女子也？”出《国史补》。

合欢牡丹

长安兴善寺素师院里的一棵牡丹，颜色极好。元和末年，一个茎上开两朵花。出自《酉阳杂俎》。

染牡丹花

唐朝的韩愈，有一个远房的侄子从江淮来。韩愈见侄子年纪很小，就让他学院中为子弟们伴读，子弟们全都被他凌辱过。韩愈知道之后，就把他送到街西的僧院中，让他读书。十天之后，寺主纲又说他轻狂粗率，韩愈便立刻让他回来，并且责备他说：“在市场店铺经营小买卖这类下贱行业，能求得吃穿，还算有一技之长。你的所作所为到了这种地步，你到底能干什么呢？”侄子向韩愈赔罪，慢慢地说：“我有一种技艺，正恨叔叔不知道。”于是他指着阶前的牡丹说：“叔叔你要这牡丹青紫赤黄开什么样的花，只要你说出来就行。”韩愈很惊奇，就给他弄来所需的東西，让他试验一次。于是他就用帘子把牡丹丛全都遮蔽起来，不让人看见。挖掘牡丹的四面，直挖到根，宽窄可以坐一个人。用紫矿、轻粉、朱红，一早一晚培育那牡丹的根。一共培育了七天，就把坑埋上。他向叔叔报告说：“最晚一个月就行。”当时正是初冬，那棵牡丹本来开紫色花，等到花开时一看，变成黄的红的了。每一朵都有一联诗，字迹分明，是紫色的，那诗就是韩愈出关时所作的诗中的一联，即“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个字。韩愈非常惊异。他那侄子便辞归江淮了，一直不愿意当官。出自《酉阳杂俎》。

□牡丹

长安贵族崇尚游赏牡丹，三十多年了。每到春末，游览观赏牡丹的车马就川流不息，人们以不能就近玩赏为耻。金吾铺围外的寺庙和道观，都栽种牡丹以求利，有的一棵牡丹就能赚几万。元和年末，韩愈的侄子来到长安，看见韩愈私第里有牡丹，立即就命人把它砍去。说：“我们哪能效仿那些小孩子？”出自《国史补》。

月桂花

月桂，叶如桂。花浅黄色，四瓣。青蕊，花盛发如柿蒂。出蒋山。出《酉阳杂俎》。

牡桂花

牡桂，叶大如苦竹，叶中有一脉如笔迹。花蒂叶三瓣，瓣端分为两歧。其表色浅黄，近歧浅红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枝紫。出婺州山中。出《酉阳杂俎》。

桂 花

桂花，三月开，黄而不白。大庾诗皆称桂花耐日，及张曲江诗“桂华秋皎洁”，妄矣。出《酉阳杂俎》。

海石榴花

新罗多海红并海石榴。唐赞皇李德裕言：“花中带海者，悉从海东来。”章川花差类海石榴，五朵簇生，叶狭长，重沓承。

南海朱槿

南海四时皆有朱槿，花常开。然一本之内，所发不过一二十花。且开不能如画者，丛发烂熳。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酉阳杂俎》。

岭表朱槿

岭表朱槿花，茎叶皆如桑树。叶光而厚。南人谓之弗桑。树身高者，出《酉阳杂俎》。止于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于中冬方歇。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

月桂花

月桂，叶如桂叶。花浅黄色，四片瓣。青色蕊，花盛开时像柿子蒂。出在蒋山。出自《酉阳杂俎》。

牡桂花

牡桂，叶子挺大，像苦竹的叶子，其上有一根叶脉很像是用笔画出来的。花蒂长出三片叶来，叶尖上分成两歧。这三片叶子基本是浅

黄色的，接近两歧的地方是浅红色。花是六个瓣，白色。花心凸起像荔枝。枝条是紫的。这花出在婺州山中。出自《酉阳杂俎》。

桂 花

桂花，每年的三月开花，花黄色但不苍白。大庾的诗都称颂桂花耐日晒，还有张曲江诗中说的“桂花秋皎洁”，都是荒谬的。出自《酉阳杂俎》。

海石榴花

新罗那地方多出产海红和海石榴。唐李德裕说：“花中凡是花名带‘海’字的，都是从海以东传过来的。”章川花有一点像海石榴，五朵花簇生在一起，叶狭窄而细长，重叠相承。

南海朱槿

南海那地方一年四季都有朱槿，花是常开不败的。但是一棵朱槿，开花不过一二十朵。而且不能像图画上画的那样一丛一丛开得鲜艳美丽。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酉阳杂俎》。

岭表朱槿

岭表朱槿花，茎和叶都像桑树。叶片光亮而厚。南人称为弗桑。树身高的，出自《酉阳杂俎》。不过四五尺，枝叶婆娑多姿。自二月开花，到中冬才停。它的花是深红色，五片瓣，像大蜀葵。

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且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采而鬻，一钱售数十朵。若微此花，红梅无以资其色。出《岭表录异》。

红槿花

岭南红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开，秋冬差少耳。出《岭南异物志》。

那提槿花

那提槿花，紫色，两重叶。外重叶卷心，心中抽茎，高寸余。叶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蕊，茎上黄蕊。

佛桑花

闽中多佛桑树。枝叶如桑，唯条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长一寸余，似重台状。花亦有浅黄者。南中桐花有深色者。

贞桐花

贞桐，枝端抽赤黄条，条复旁对，分三层。花大如落苏花，黄色。一茎上有五六十朵。

梔子花

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传即西域薝卜也。

花上有一条蕊，比花叶还长，蕊上面缀有金色碎屑，日光闪烁之下，你会以为花上忽然燃起火焰。一丛之上，一天就能开数百朵，虽然花朵繁多且艳丽，但凑近去闻并无香味。花儿晚上落，早晨开。插一个枝条就能活，所以叫它槿。乡下女采摘朱槿花出售，一钱能买几十朵。如此贱视此花，红梅也就没有资格卖弄它的姿色了。出自《岭表录异》。

红槿花

岭南的红槿花，从正月到十二月常开，秋冬之季开得略微少一些。出自《岭南异物志》。

那提槿花

那提槿花，紫色，有两重叶。外重叶卷着心，心中抽出花茎，一寸多高。叶端分成五瓣，像花蒂。瓣中有紫色蕊，茎上有黄色蕊。

佛桑花

闽地多佛桑树。佛桑树的枝叶像桑树，只是枝条向上勾曲。花房像桐花，含长一寸多一点，像重瓣的形状。花也有浅黄色的。南方的桐花有深色的。

贞桐花

贞桐，枝条的顶端抽发出赤黄色的鲜嫩枝条，枝条两两相对而生，共分三层。贞桐花大如落苏花，黄色。它的一根茎上便可开出五六十朵花。

梔子花

各种花很少有六瓣的，只有梔子花是六瓣。陶真白说：“梔子剪出了六片花瓣，在花房上刻下了七道印痕。”梔子花特别香，相传梔子花就是西域的薝蔔。

山茶花

山茶，叶如茶树，高者丈余。花大盈寸，色如绯。十二月开。

三色石楠花

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无花者。

比閭花

白州比閭华，其华若羽。伐其木为薪，终日火不败。

木莲花

木莲花，叶似辛夷，花类莲色。出鸣玉溪，印州亦有。

那伽花

那伽花，状如三春，无叶，华色白，心黄，六瓣。出在舶上。

木兰花

长安敦化坊百姓家，唐大和中，有木兰一树，花色深红。后桂州观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买之。宅在水北。经年，花紫色。

异木花

唐卫公李德裕，尝获异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岁发花，唯木兰。

山茶花

山茶花，叶子像茶树叶，高的有一丈多。它的花大小可满一寸，颜色接近大红。此花十二月开。

三色石楠花

衡山的石楠花，有紫色的、碧绿色的、白色的三种。花大如牡丹。也有不开花的。

比閭花

白州的比閭花，就像飞禽的羽毛那么华丽。砍伐它的枝干当柴烧，火终日不灭。

木莲花

木莲花，叶子像辛夷，花像莲花。出在鸣玉溪，印州也有。

那伽花

那伽花，样子像三春花，没有叶，花色是白的，花心是黄的，六片瓣。此花生长在船舶上。

木兰花

唐大和年间，长安敦化坊的一个普通百姓家，有一棵木兰花，花是深红色的。后来，桂州观察使李勃的看宅仆人，用五千金买下这棵木兰花。李勃的宅院在水北。经过一年，花变成紫色的了。

异木花

唐卫公李德裕，曾经得到一棵奇异的花木，在春季开紫色花。我想花木当中一年就开花的，只有木兰。

碧玫瑰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处，有碧色玫瑰。而今亡矣。自那提槿花下并出《酉阳杂俎》。

刺桐花

刺桐花，状比图画者不类，其木为材。三四月时，布叶繁密，后有赤花。间生叶间三五房，不得如画者，红芳满树。谪椽陈去疾，家于闽，因语方物。去疾曰：“闽之泉州刺桐，叶绿而花红房。照物皆朱殷然，与番禺者不同。”乃知此地所画者，实閩中之木，非南海之所生也。出《投荒杂录》。

怀风花

乐游苑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肃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曰苜蓿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

草。出《西京杂记》。

踯躅花

南中花多红赤，亦彼之方色也，唯踯躅为胜。岭北时有，不如南之繁多也。山谷间悉生。二月发时，照耀如火，月余不歇。出《岭南异物志》。

凌霄花

凌霄花中露水，损人目。出《酉阳杂俎》。

分枝荷

汉明帝时，池中有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

碧玫瑰

洛中卖花木的人说，在嵩山深处，有一种碧色的玫瑰。但是现在没有了。自那提榿花以下都出自《酉阳杂俎》。

刺桐花

刺桐花，样子与画的不大一样，刺桐树是一种木材。三四月的时候，它就长出繁密的叶子，以后便有红色的花。花是有间隔地生在枝叶间的，稀稀疏疏三五朵，不像画的那样，红红艳艳地满树都是。陈去疾家住闽地，讲当地物产。他说：“闽地的泉州有刺桐，叶绿花红。花朵映照的一切都显现出浓郁的红色，与番禺地区的有所不同。”于是知道此地所画的是阁中之物，不是南海生长的。出《投荒杂录》。

怀风花

乐游苑中自然长出一棵玫瑰树，树下生长着许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当时的人们有的叫它光风。风生苜蓿当中常常是肃然而止，日

照之下，它的花光彩焕然，所以起名叫苜蓿怀风。茂陵人叫它连枝草。出自《西京杂记》。

踯躅花

南中一带的花多半都是红色的，红色也就是那地方的代表色，而踯躅花的红色是最突出的。岭北也时有踯躅花，但是不如南方繁多。南方的山谷之间全都长生着踯躅花。一到二月花开时，阳光一照，就像漫山遍野燃着火，花开一个多月也不停歇。出自《岭南异物志》。

凌霄花

凌霄花中的露水，能损害人的眼睛。出自《酉阳杂俎》。

分枝荷

汉明帝时，水池中有分枝荷，一茎生四叶，叶如并列的车盖。实如玄珠，可以饰佩。出《酉阳杂俎》。

夜舒荷

灵帝时，有夜舒荷，一茎四莲。其叶夜舒昼卷。出《酉阳杂俎》。

睡莲花

睡莲。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十九。

碧莲花

宣平中太傅相国卢公，应举时，寄居寿州安丰县别墅。尝游芍陂，见里人负薪者，持碧莲花一朵。公惊问之，答曰：“陂中得之。”卢公后从事浙西，因使淮服，话于太尉卫公李德裕。德裕令搜

访芍陂，则无有矣。又遍寻于江渚间，亦终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盖神异耳。出《尚书故实》。

染青莲花

唐韩文公愈之侄，有种花之异，闻其说于小说。杜给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莲花。刺史命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或变为红莲。因异之，乃致书问染工，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尝以莲子浸于瓮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若以所种青莲花子为种，即其红矣。盖还本质，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莲子寄之。道士申匡图，又见人以鸡矢

分枝荷的籽实就像黑色的明珠，可以做成装饰物，佩戴在身上。出自《酉阳杂俎》。

夜舒荷

灵帝的时候有夜舒荷，一根茎上生四朵莲花。它的叶夜间舒展而白天卷缩。出自《酉阳杂俎》。

睡莲花

睡莲。南海有一种叫睡莲的花，每到夜晚，花就自己低入水中。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十九。

碧莲花

宣平年间，太傅相国卢公应举时，寄居在寿州安丰县的别墅。有一次他去游芍陂，看见一个背着柴草的乡下人，手中拿着一朵碧色莲花。卢公吃惊地问他是从哪里弄到的，他回答说：“是从陂中得到的。”卢公后来出任浙西从事，因出使淮水流域，他对太尉卫公李德裕说了碧莲花的事。李德裕让人到芍陂去搜寻求访，却没有找到碧莲花。又遍寻于江渚之间，也终究未能得到。这才知道向来只有那一朵，大概是神物。出自《尚书故实》。

染青莲花

唐朝韩文公韩愈的侄子，有种花的才能，这是从琐记杂谈一类的书中知道的。给事杜孺休主管湖州时，那里有一户以染衣为业的人家，他们家池子里生长着青莲花。刺史让人收取这种青莲花的花种，回到京城就种到池子里，有的却变成了红莲花。杜给事感到很奇怪，就写信去问那位染工，染工回信说：“我家有一个用过三代的盛靛青的大瓮，我们常常把莲子浸泡在瓮底下，等到浸泡一年，然后再种上它。如果用所种的青莲花子当种子，那它就变红了。这是它恢复了本质，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于是又把浸泡的莲花子送给了杜给事。道士申匡图又见人用鸡粪

和土，培芍药花丛，其淡红者悉成深红。染之所益信矣。伪蜀王先主将晏驾，其年，峨眉山娑罗花，悉开白花。又荆文献王未薨前数年，沟港城隍，悉开白莲。一则染以气类，一则表于凶兆，又何疑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北梦琐言》。

三朵瑞莲

伪蜀主当僭位，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独伪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拱，其诸奢丽，莫之与俦。后枕江渚，池中有二岛屿。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种垂杨，或间杂木芙蓉，池中种藕。每至秋夏，花开鱼跃。柳阴之下，有士子执卷者，垂纶者，执如意者，执麈尾者，谭诗论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莲一茎，上分两歧，开二朵。其时谓之太平无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赵廷隐画图以进，蜀主叹赏。其时歌者咏者不少。无何，禁苑中有莲一茎，歧分三朵。蜀王开筵宴，召群臣赏之。是时词臣已下，皆贡诗。当时有好事者，图以绘事，至今传之。

藕

苏州进藕，其最上者名伤荷藕。或云，荷名；或云，叶甘为虫所伤；或云，故伤其叶，以长其根。近多重台荷，实中又生花，亦甚异

也。出《国史补》。

莲 实

石莲入水沉，唯煎咸卤能浮之。雁食之，粪落山中，百年不坏。相传橡子落水为莲。出《酉阳杂俎》。

和上土，培在芍药花丛下，那些淡红色的花都变成深红色的了。染色的效果更可信了。伪蜀王先主将死的那一年，峨眉山上的娑罗花，全开白花。荆文献王未死前的几年，沟港城隍，开放的全都是白色的莲花。一则是受气候物类影响，一则是表示凶兆，又有什么可疑呢？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北梦琐言》。

三朵瑞莲

伪蜀主刚刚登位，各位有功显贵之臣，竞相修造甲第。只有伪中令赵廷隐，建造了南宅北宅。这宅子盖得千梁万拱，奢华富丽，无与伦比。宅子后边靠近一条河流，水中有两个小岛。于是就命人因势建池，四岸全种上杨柳，或间杂一些木芙蓉，池中种藕。每到夏秋之季，花开鱼跃，景致很美。柳荫之下，有捧卷读书的，有垂弦钓鱼的，有手执如意的，有手执拂尘的，有谈诗论道的。一天早晨，池岸拐弯处，有一棵莲花茎上分为两歧，并开两朵。那时候可谓太平无事之秋，男男女女，拖香肆艳，赶来观看的络绎不绝。赵廷隐把它画下来送进宫中，蜀主叹赏不已。当时歌咏的人也不少。不久，禁苑中的一棵莲花，一分三歧，并开三朵。蜀主大摆酒宴，召集群臣前来观赏。这时候，词臣以下的全都献诗。当时有好事的，把这并开的三朵莲花画了下来，一直留传到现在。

藕

苏州进贡藕，其中最上等的叫伤荷藕。有的人说，这是荷的名称；有的说，是荷叶甘甜，被虫咬伤的意思；有的说，是故意弄伤它的叶，让它的根快长。近来有许多重瓣的荷花，荷花的籽实上面又生花，这也是非常奇异的事。出自《国史补》。

莲 实

石莲入水就沉底，只有煎咸卤能使它浮起来。雁吃了它，随雁粪落入山中，百年不会朽烂变坏。相传是橡子落入水中变成了莲。出自《酉阳杂俎》。

芰

芰一名水菜，一名薜苔。汉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沦波下，亦曰青水芰。玄都有芰，碧色，状如鸡飞，名翻鸡芰。仙人鳧伯子常采之。出《酉阳杂俎》。

菱

菱，今人但言菱芰。诸解草木书，亦不分别。唯伍安贫《武陵记》，言四角曰菱，两角曰菱。今苏州折腰菱多两角。荆州有僧，遗段成式一斗郢城菱，三角而无芒，可以授莎。出《酉阳杂俎》。

芰

芰另有一名叫水菜，还有一名叫薜苔。汉武帝的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长出水面，叶长在水中，也叫作青水芰。仙人居住的玄都有一种芰，碧绿色，样子像鸡飞，名叫翻鸡芰。仙人鳧伯子常采它。出自《酉阳杂俎》。

菱

菱，现在的人只叫它菱芰。各种解说草木的书，也都不分别。只有伍安贫的《武陵记》，说四个角的叫菱，两个角的叫菱。现在苏州的折腰菱多半是两个角的。荆州有个和尚，送给段成式一斗郢城菱，三个角而且没有芒刺，可以用它揉搓莎草。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 草木五

果上

柰稼榘 树实	如何树实	仙 梨	绮縠树实
波那婆树实	瞻波异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 李	汉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 李	兔头柰	脂衣柰	朱 柰
文林果	圣 柰	木 桃	东方村桃
仙 桃	勾 桃	一石桃	偏 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 子	罗浮甘子
天宝甘子	北方枣	西王母枣	仙人枣
仲思枣	波斯枣		

果上

柰稼榘 树实

东方大荒之中，有树焉，名曰柰稼榘。柰，柰梨也；稼者，株稼也；榘，昵也。三千岁作花，九千岁作实。其花蕊紫色，其实赤色。亦高百丈，或千丈也，敷张自辅。东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叶长七尺，广五尺。色如绿青，木皮如梓。树理如甘草，味饴。实长九尺，围如长，无瓢核。竹刀剖之，如凝蜜。得食，复见实，即灭矣。言复见后实熟者，

果上

柰稼榘 树实

东方大荒之中，有一种树，名叫柰稼枢。柰就是柰梨；稼，就是株稼；枢就是呢。这种树三千年开花，九千年结果。它的花蕊是紫色的，果实是赤色的。树高可百丈，有的可达千丈，枝干全都铺陈张扬自相辅助。东西南北各方的树枝，各近五十丈。叶长七尺，宽五尺。叶色像绿青，树皮像梓树皮。树的纹理有如甘草，味道甜美。果实长九尺，围长也九尺，果实没有瓢和核。用竹刀把它剖开，有如切割凝结的蜜。吃过它的果实的人，再见到它的果实，果实就化了。传说再次见到的果实如果还是成熟的，寿一万二千岁。出《神异录》。

如何树实

南方大荒，有树焉，名曰如何。三百岁作花，九百岁作实。花色朱，其实正黄。高五十丈，敷张如盖。叶长一丈，广二尺余，似菅苕，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饴。实有核，形如枣。子长五尺，围如长。金刀剖之则酸，芦刀剖之则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刃，刀之属。言地仙者，不能飞，在地久生而已。出《神异经》。

仙 梨

南方有树焉，高百丈，敷张自辅。叶长一丈，广六尺，名梨。如今之柰梨，但树大耳。其子径三尺，剖之少瓢，白如素。和羹食之地仙，衣服不败，辟谷，可以入水火也。出《神异经》。

绮縞树实

东南荒中有邪音耶。木焉，高三千丈，或十余围，或七八尺。其枝有乔直上，不可那也。叶如甘瓜，三百岁尽。落而生花，形如甘瓜。花复二百岁，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岁而成熟。成熟之后，不长不减。子形如寒瓜，似冬瓜也，长七八寸，径四五寸。萼复覆生顶，言发萼而得成实。此不取，万世如故。若取子而留萼，萼复生子。如初年月复成熟。复二年则成萼，则复生子。其子形如甘瓢，少

觥音练。甘美。食之，令人身泽。不可过三升，令人冥醉，这个人可活一万二千岁。出自《神异录》。

如何树实

南方大荒中有一种树，名字叫作如何。这种树三百年一开花，九百年一结果。花色朱红，果实正黄。高五十丈，树冠枝叶全都铺陈张扬，形如车盖。叶长一丈，宽二尺多，像菅芒，青色。五分厚，像厚朴，可以用来絮棉衣。质地纹理如支。共结九粒种子，味道甜美。果实有核，形状像枣子。种子长五尺，围长也五尺。用金属刀剖它，它就酸；用芦苇做的刀剖它，它就辣。吃到它便可以成为地仙，不怕水火，不怕兵刃。刃，刀之类。传言地仙不能飞升上天，只是在地上长生不老。出《神异经》。

仙梨

南方有一种树，高一百丈，枝叶全都铺陈张扬自辅自助。叶长一丈，宽六尺，树名叫作梨。就像现在的粗梨，只是树特别大罢了。它的种子直径三尺，剖开之后，里边的瓢很少，色白如生绢。和汤一起食就能成为地仙，衣服永远不坏，不用吃东西，不怕水火。出自《神异经》。

绮縞树实

东南大荒之中有一种树叫邪音耶。木，高三千丈，粗的有十余围，有的七八尺。它的枝干挺拔向上，直上云端，矗然不动。它的叶像甘瓜叶，三百年叶子落尽，叶落而生花，花形也像甘瓜。花又二百年，尽落而生花萼。花萼下边生果实，三年以后果实成熟。成熟之后，不增长也不减小。果实形状就像寒瓜、冬瓜那样，果子长七八寸，圆径四五寸。花萼又从果实顶上生出来，又从萼生出来的果实才能成熟。这果实如果不取走，万世如故，如果把果实拿走而留下萼，萼就再生果实。还是要那么长时间才能成熟。再二年就又长成萼，萼就再生果实。果实像甘瓢，味道甜美。吃到它，能让全身滋润有光

泽。一次不能过三升，吃多会醉，

半日乃醒。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罗之人，缘能得之。多罗，国名。一名无叶。世人后生，不见叶，谓之无叶也。一名绮縠。人见无叶，谓之绮縠。出《神异经》。

波那婆树实

波那婆树，出佛林国，呼为阿萨鞞。树长五六丈，皮色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皮裹之，壳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枚。核中仁如栗黄，炒之食甚美。出《酉阳杂俎》。

瞻波异果

瞻波国有牧牛百余头。有一牛离群，忽失所在，至暮方归。形色鸣吼异常，牛主异之。明日遂独行，主因随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间所有。牛于一处食草，草不可识。有果作黄金色，牧牛人窃将还，为鬼所夺。又一日，复往取此果，至穴，鬼复欲夺。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长。头才出，身塞于穴。数日化为石。出《酉阳杂俎》。

神仙李

防陵楚山，有朱神李圃三十六所。潘岳《闲居赋》云“房陵朱神之李”。又李尤《果赋》云“三十六之朱李”。盖仙李缥而神李红。陆士衡《果赋》云“中山之缥李”是也。出《述异记》。

半天才能醒过来。这树特别高，一般人摘不下它的果实来。只有这里的多罗人，爬上去才能摘取。多罗，国家名。它的一个名字叫无叶。因为谁也没见过它的叶子，才叫无叶的。还有一名叫绮縠。人们见它没有叶，就叫它绮縠。出自《神异经》。

波那婆树实

波那婆树，出在佛林国，本国人叫它阿萨鞞。树高五六丈，树皮青绿色。叶子极其光滑干净，冬夏不凋。此树无花结果。果实是从树茎上长出来的，大小有如冬瓜，有皮包裹着，壳上有刺。果实的瓢极其甘甜，可以吃。果中核大如枣，一个果中有几个核。核中的仁儿像粟黄，炒着吃特别好吃。出自《酉阳杂俎》。

瞻波异果

瞻波国有一个牧牛人牧牛一百多头。有一天，有一头牛离群，忽然间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到了晚上牛才回来。主人发现，这头牛的形体、颜色，以及鸣叫的声音，都有所变化，他很奇怪。第二天，这头牛独自行动，主人就跟随其后。牛走进一个洞穴，走了五六里，豁然明朗，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不是人间所有。牛走到一处去吃草，他不认识是什么草。草上结着果，金黄色，他偷摘了那果，但是要回来的时候被鬼夺下了。又一天，他又去偷那果子，走到洞穴，鬼又要夺。他急忙把果吞到肚子里，于是他的身体便迅猛地增长。他的头刚从洞口伸出来，他的身体就塞在洞中不能动了。几天之后他变成了石头。出自《酉阳杂俎》。

神仙李

防陵楚山有朱神李子园三十六处。潘岳《闲居赋》称为“房陵朱神之李”。李尤《果赋》称为“三十六之朱李”。大概仙李是淡青色的，神李是朱红色的。陆士衡《果赋》中有“中山有淡青色李子”这样的话就是证明。出自《述异记》。

武陵桃李

武陵源在吴中。山中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原”。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乱，吴人于此避难者，食桃李实者，皆得仙去。出《述异记》。

金 李

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谓之夏李；尤小者谓之鼠李。出《述异记》。

汉帝杏

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色黄如橘。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出《酉阳杂俎》。

仙人杏

杏圃洲，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种杏处。”汉时，尝有人舟行遇风，泊此洲五六日，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有冬杏。”王充《果赋》云：“冬实之杏，春熟之甘。”晋郭太仪《果赋》云：“杏或冬而实。”出《述异记》。

御李子

许昌节使小厅，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乱，魏武挟令迁帝，自洛都许。许州有小李子，色黄，大如樱桃，谓之御李子。即献帝时所植，至今有焉。出《述异记》。

朱 李

魏文帝安阳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数日不食。

武陵桃李

武陵源在吴中。山中没有其他树木，生长的都是桃树和李树，俗称“桃李原”。原上有个石洞，洞中有乳水。世间传说，秦时战乱，到这里来避难的吴国人，凡是吃过这里的桃李的，都成仙而去。出自《述异记》。

金 李

杜陵有一种李子叫金李。大的，叫作夏李；小的，叫作鼠李。出自《述异记》。

汉帝杏

济南郡的东南，有座分流山。山上多杏树，杏像梨那么大，颜色像橘子那样黄。当地人叫它汉帝杏，也叫金杏。出自《酉阳杂俎》。

仙人杏

杏圃洲在南海之中，洲中多杏，海上人都说：“那是神仙种杏的地方。”汉朝时，曾经有人乘船出海遇风，停泊在这洲上五六天，天天吃杏，所以没有饿死。说：“洲中有冬杏。”王充的《果赋》说：“冬天结果的杏，到了春天就熟了，味道很甜。”晋代的郭太仪的《果赋》说：“杏，有的冬季结果。”出自《述异记》。

御李子

许昌节使的小厅，是过去魏时的景福殿。董卓作乱，魏武曹操胁迫天子迁都，从洛阳迁到许昌。许州有一种小李子，色黄，大小有如樱桃，叫作御李子。这御李子就是汉献帝那时候栽的，到现在还有。出自《述异记》。

朱 李

魏文帝的安阳殿前，忽然有一天从天上掉下来八个朱红色的大李子。这种李子吃一个，就可以连续好几天都不用吃饭。今李种有安阳李，大而甘者，即其种也。出《述异记》。

兔头柰

白柰，出凉州野猪泽，大如兔头。出《酉阳杂俎》。

脂衣柰

脂衣柰，汉时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著衣，不可浣。出《酉阳杂俎》。

朱 柰

唐贞观年中，顿丘县有一贤者，于黄河渚上拾菜，得一树栽子，大如指。持归蒔之，三年，乃结子五颗。味状如柰，又似林檎。多汁，异常酸美。送县，县上州，以其奇味，乃进之。上赐绫一十匹。后树长成，渐至三百颗。每年进之，号曰朱柰。至今存。德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丰足。人以为从西域浮来，碍渚而住矣。出《朝野僉载》。

文林果

唐永徽中，魏郡临黄王国村人王方言，尝于河中滩上，拾得一小树栽，埋之。及长，乃林檎也。实大如小黄瓠，色白如玉，间以珠点。亦不多，三数而已，有如纈。实为奇果。光明莹目，又非常美。纪王慎为曹州刺史，有得之献王。王贡于高宗，以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谓之联珠果。种于苑中。西城老僧见之云：“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赐王方言论林郎，亦号此果为文林郎果。俗云如今有一种又大又甜的安阳李子，就是它的种。出自《述异记》。

兔头柰

白柰，出在凉州的野猪泽，大如兔子头。出自《酉阳杂俎》。

脂衣柰

脂衣柰是汉时的紫柰。体大如升，核是紫色的，花是青色的。脂衣柰研磨出来的浆汁，可以漆器物，有的人也用它染衣服，但是它染的衣服不能洗。出自《酉阳杂俎》。

朱 柰

唐朝贞观年间，顿丘县有一个贤德的人，在黄河里的一个小岛上拾菜，拾到了一棵树苗，手指那么大。他把它拿回去栽种，三年之后，结了五颗果子。果子的味道、样子都像柰，又像林檎。果子多汁，又酸又甜，很好吃。他把果子送到县上，县又送到州上，因为它味道奇特，就献给了皇上。皇上赐绫十匹。后来这棵树渐渐长大，果子可以结到三百颗。每年都进贡，名叫朱柰。朱柰至今还有。德、贝、博等州，用它的枝条嫁接，产量大增。人们认为这是从西域漂来的，被水中的小洲挡住了。出自《朝野僉载》。

文林果

唐永徽年间，魏郡临黄王国村人王方言，有一次在河中的沙滩上拾到一棵小树苗，他就把它栽上了。长大一看，原来是一棵林檎。这棵林檎结的果个头挺大，一个个都像黄色小葫芦，颜色如美玉，间杂有圆点。圆点并不多，三两个而已，恰似带花纹的丝织品。实在是奇果。样子好看，味道又美。纪王慎是曹州刺史，有人把果献给王。王又把它献给高宗，高宗认为是朱柰，又叫五色林檎，有的人叫它联珠果。皇上命人把它种在花园里。西城的一位老和尚见了说：“这是奇果，也叫林檎。”皇上很重视这件事，赐王方言文林郎的官职，也把果子叫作文林郎果。俗称

频婆果。河东亦多林檎，秦中亦不少。河西诸郡，亦有林檎。皆小于文林果。出《洽闻记》。

圣 柰

河州凤林关有灵岩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圣柰，大如盏。以为常。出《洽闻记》。

木 桃

桃之大者木桃。《诗》云“投我以木桃”是也。出《述异记》。

东方村桃

东方村有桃树，其子径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寿。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温润，既嗽人食之即止也。出《神异经》。

仙桃

出郴州苏耽仙坛。有人至心求之者，桃落坛上。或至五六颗。形似石块，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饮之，愈众疾。尤治邪气。出《酉阳杂俎》。

勾桃

邳华林苑勾桃子，重三斤，或二斤半。亦有名梨者。比众果气味甘美，入口消释，人间有名果。季龙作虾蟆车，四箱广一丈，深一丈，合土载中植之，则无不生也。出《洽闻记》。

一石桃

吐谷浑桃，大如石瓮。出《洽闻记》。

频婆果。河东也多有林檎，秦中也不少。河西各郡，也有林檎。不过它们都小于文林果。出自《洽闻记》。

圣柰

河州凤林关有一座灵岩寺。每年七月十五日，就能从溪穴中流出来一些圣柰，像小酒杯那么大。人们习以为常。出自《洽闻记》。

木桃

桃中最大的是木桃。《诗经》中说“投我以木桃”说的就是这种桃。出自《述异记》。

东方村桃

东方村有一棵桃树，它结的果子直径三尺二寸长。用桃肉和核熬汤喝，可以延年益寿。吃它核中的仁，可以治咳嗽。小桃温润，咳嗽时吃了它就能止住。出自《神异经》。

仙桃

仙桃出自郴州苏耽仙坛。有人虔诚地求取时，桃子就落到坛上。有时候一次就落下来五六颗。桃子形似石块，赤黄色。把这桃子砸破，见里面似乎有三重核。把它研细饮下，能治百病。治邪气尤其有效。出自《酉阳杂俎》。

勾桃

邳华林苑的勾桃子，重三斤，有的二斤半。也有叫它梨的。它比其他水果的气味都要甘美，入口就化了，真是人间的名果。季龙做了一辆蛤蟆车，四箱宽一丈，深一丈，车里装满土，将这种桃树拉回来栽植，没有栽不活的。出自《洽闻记》。

一石桃

吐谷浑桃，像石瓮那么大。出自《洽闻记》。

偏桃

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其肉苦涩，不堪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出《酉阳杂俎》。

王母桃

王母桃，洛阳华林园内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篓。俗语

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劳。”亦名西王母桃。出《酉阳杂俎》。

食核桃

杨子留后吴尧卿家，有佣赁者，役之既久。一日，持一大桃核，可容数升，以献尧卿。尧卿知其异，稍磨之取食。食尽，颇觉轻健。尧卿为吏，贪狠残虐。毕师铎之难，投所居后阁井中死。师铎求得类尧卿者杀之。后有得其故居者，窃知其尸在井中，取而得之，举体皆腐坏，而藏府有成金者。出《积神录》。

韶子

初宁县里有石榆子，一名山枣，又时呼为韶子也。出《南越志》。

罗浮甘子二种

罗浮甘子，唐开元中，始有山僧种于南楼寺。其后进献。幸蜀奉天之岁，皆不结实。出《国史补》。

偏桃

偏桃出在波斯国，波斯叫它婆淡。树高五六丈，树围四五尺，叶像桃叶但比桃叶宽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之后结果，果的样子像桃，但是比桃偏。它的果肉又苦又涩，不能吃。核中的仁儿甘甜。西域各国都很珍视这种桃子。出自《酉阳杂俎》。

王母桃

王母桃，洛阳的华林园里有。十月才成熟，形状像扎束着口的簪子。俗语说：“王母甜桃，王母甜桃，吃了之后，解除疲劳。”此桃也叫西王母桃。出自《酉阳杂俎》。

食核桃

杨子留后吴尧卿家，有一个雇用很久的老长工。有一天，老长工拿来一个可容纳好几升米的大桃核献给尧卿。尧卿知道这不是个寻常之物，稍加研磨后就拿来吃了。吃完之后，他觉得浑身轻捷有力。尧卿做官贪婪残暴。毕师铎之难时，尧卿投入宅后的一口井里自杀而死。毕师铎找到一个和尧卿一样的人把他杀死了。后来有人得到了尧卿的故居，才知道他的尸体在井中，把尸体捞上来一看，全身都腐坏了，而脏腑里有成型的金器。出自《积神录》。

韶子

初宁县里有一种叫作石榆子的东西，一名山枣，又时常被叫作韶子。出自《南越志》。

罗浮甘子二种

唐开元年间，有山僧将罗浮甘子种到南楼寺。之后把它献进宫廷。皇上驾临蜀地奉行天命的那一年，所有的罗浮甘子全都没有结果。出自《国史补》。

天宝甘子

唐天宝十年，上谓幸臣曰：“近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宰臣贺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而潜通。故得资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华实。”相传云：玄宗幸蜀年，罗浮甘子不实。岭南有蚁，大于秦中马蚁，结巢于甘树。实时，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实在巢中，冬深取之，味数倍于常者。出《酉阳杂俎》。

北方枣

北方荒中，有枣林焉。其高五十丈，敷张枝条数里余。疾风不能偃，雷电不能摧。其子长六七寸，围过其长。熟色如朱，干之不缩。气味润泽，殊于常枣。食之可以安躯益气。故方书云：“此枣枝条，

盛于常枣，亦益气安躯。”赤松子云：“北方大枣味有殊，既可益气又安躯。”出《神异记》。

西王母枣

邳华林苑中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腊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圭角枣，亦三子一尺。出《洽闻记》。

仙人枣

晋时，太仓南有翟泉，西有华林园，园有仙人枣。长五寸，核细如针。出《酉阳杂俎》。

天宝甘子

唐天宝十年，皇上对近臣说：“近年在宫内种了几棵甘子，今秋结了一百五十颗果子，这些果子与江南和蜀地所进贡的没有不同。”宰臣祝贺说：“雨露均匀的年月，满天下都在这雨露的滋润之下。草木有灵性，凭借着地气而于地下沟通。所以才能将江南的珍异之果变为宫中的华美之实。”相传说：唐玄宗驾临蜀地的那一年，罗浮甘子不结果。岭南有一种蚂蚁，比秦中的蚂蚁大，在甘树上筑巢。甘树结果的时候，蚂蚁循着甘树上上下下，所以甘皮薄而光滑。往往有一些甘子果掉在蚂蚁巢中，冬深之后取出来，味道要比通常的甘子好上不知多少倍。出自《酉阳杂俎》。

北方枣

北方大荒之中，有一片枣树林。枣树高五十丈，一棵树的枝条就能铺陈好几里地。疾风不能使它倾斜，雷电不能把它摧毁。它的果实长六七寸，粗细超过长短。果实成熟之后是朱红色的，即使晒干了，个头也不缩小。而且气味温润，与通常的枣大不相同。吃了可以安躯益气。所以方书说：“此枣枝条，比通常的枣树茂盛，也益气安躯。”赤松子说：“北方的大枣味道特殊，既可益气又能安躯。”出自

《神异记》。

西王母枣

邺华林苑中的西王母枣，冬夏都长叶，九月开花，到了腊月，枣子就熟了。三颗枣子的长度加起来，正好是一尺。另外，有一种叫圭角枣的枣子，也是三个枣子一尺长。出自《洽闻记》。

仙人枣

晋朝时，太仓的南面有翟泉，太仓的西面有华林园，华林园中有仙人枣。仙人枣长五寸，它的核像针一般细。出自《酉阳杂俎》。

仲思枣

信都献仲思枣四百枝。枣长四五寸，紫色，皮绉细核。实肥有味，贤于青州枣。北齐时，有仙人仲思得此枣，种之，亦名仙枣。时海内唯有数树。出《大业拾遗》。

波斯枣

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如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尺，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甜如饴，可食。出《酉阳杂俎》。

仲思枣

信都献来四百枝仲思枣。枣长四五寸，紫色，皮皱，核细。果肉肥厚，味道鲜美，比青州枣还好。北齐的时候，有个叫仲思的仙人得到此枣，就开始种植它，也叫它仙枣。当时海内只有几棵这样的枣树。出自《大业拾遗》。

波斯枣

波斯枣出在波斯国，波斯人叫它窟莽。树高三四丈，树围五六尺。叶像土藤叶，四季不凋。二月开花，花似芭蕉花。花有两片甲，渐渐绽开缝隙，里边有十多个花房。枣子二尺长，黄白色，有核。枣子成熟之后就是紫黑色的了，样子像干枣。味道甘甜如糖，可以吃。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一 草木六

果下

櫻桃 櫛 枣 柿 底栌树实 柿 盘

融峰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 枣

蒲 萄 王母蒲萄 侯骚子 蔓胡桃 仙树实

橄榄子 东荒栗 猴 栗 瓜 五色瓜

瓜恶香

菜

蔓 菁 越 蒜 三 蔬 菠 薐 芥 菹

芥 末 水 韭 茄子树 昆仑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果下

櫻 桃

唐时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刘邺第三子覃及第。时邺以故相镇淮南，敕邺吏曰：“以银一铤资釀置。”而覃所费往往数倍。邺吏以闻，邺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头已下，方议釀率。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树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

果下

櫻 桃

唐朝的时候，新中第的进士，非常重视樱桃宴。唐僖宗乾符四

年，刘邳的第三个儿子刘覃，进士及第。当时刘邳正以故相的身份镇守淮南，刘邳命令邸吏说：“出一铤银子资助刘覃的宴饮。”但是刘覃的花费往往超出数倍。邸吏把这事儿说给刘邳知道，刘邳命他取足就是。当时又遇到荐新的时令，状元以下的人们正在商议凑钱的比率。刘覃便暗中派人，花了大量银两，预先购买了几十树的樱桃。于是，他独自置办了樱桃宴，大量邀请满朝的公侯卿相。当时，京城里的樱桃刚刚上市，即使是显贵

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用享人蛮献一小盘，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出《摭言》。

糯 枣

晋赵莹家，庭有糯枣树，婆娑异常，四远俱见。有望气者，访其邻里，问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辅者？”里叟曰：“无之。然主人小字相儿，得非此乎？”术士曰：“王气方盛，不在其身，当在其子孙。”其后莹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将入相。出《北梦琐言》。

柿

俗谓柿树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窠，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出《酉阳杂俎》。

底栌树实

阿驿，波斯呼为阿驿，拂林呼为底栌。树长丈四五，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蜚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蜚子。味似干柿，而一年一熟。

柿 盘

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出《酉阳杂俎》。

融峰梨

仙梨。融峰上有青坛，方五丈。有烧香行道处。古形铜器数种。有梨树，高三十丈，子如斗。至摇落时，但见其汁核，无得味者。出《洽闻记》。

也没有尝新。而刘琨这里却堆积如山，他还命人浇以糖酪。人人享用一小盘，也不下数升。就是参御辈，也都大饱口福。出自《摭言》。

糯 枣

晋代有个赵莹，他家院子里有一棵糯枣树，这棵枣树挺拔高大，枝叶婆娑，非同寻常，四处都可以远远就望见它。有一位会看地气的术士，问赵莹的邻居说：“这一家有做宰相的吗？”邻居老头说：“没有。但是这家主人的小名叫相儿，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术士说：“这地方王气正盛，不体现在他本人身上，也应该体现在他的子孙身上。”这以后，赵莹由太原判官升了大官，出将入相，显赫一时。出自《北梦琐言》。

柿

俗话说柿子树有七德：一、长寿，二、树荫多，三、树上没有鸟窝，四、不遭虫害，五、霜叶可供玩赏，六、果子好吃，七、落叶肥大。出自《酉阳杂俎》。

底栌树实

阿驿，波斯国叫它阿驿，拂林国叫它底栌。树高一丈四五，枝叶繁密茂盛。叶有的五出，像蓖麻叶。没有花而结果，果实是红色的，类似蓖麻籽。果实的味道像干柿子，一年一熟。

柿 盘

树木当中要论扎根牢固，柿树为最，俗称柿盘。出自《酉阳杂俎》。

融峰梨

仙梨。融峰上有一个青坛，坛是五丈方坛。那上面有烧香行道的地方。有几种古典样式的铜器。还有一棵梨树，这棵梨树高三十丈，所结的梨有斗那么大。等到梨从树上被摇下来，人们只能看到果汁和梨核，尝不到它的味道。出自《洽闻记》。

六斤梨

洛阳报国寺梨，重六斤。出《酉阳杂俎》。

紫花梨

清泰中，薄游京辇，曾与卢泳巡官、郑宸博士、僧季雅，及三五知友，夜会与越波隄僧院。是时清秋欲杪，明月方高。句联五字之奇，酒饮八仙之美。柿新红脯，茗醖绿芽。一咏一觞，或醒或醉。座上因相与征引古今，遂及果实之事。有叙及紫花梨者。众云：“真定有之。”雅公独颦蹙而言曰：“此微僧先祖之遗恨。”众惊而问之。雅曰：“昔武宗皇帝御天下之五载，万国事殷，圣情不恡。忽患心热之疾，名医进药，厥疾罔瘳。遂博诏良能，遐征和、缓。时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于方药。帝即召见之。道士以肘后绿囊中青丹两粒，及取梨数枚，绞汁而进之。帝疾寻愈。旬日之内，所赐万金，仍加广济先生之号。帝从容问其丹为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顶，有青芝两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树。臣之昔岁，曾游二山，偶获两宝，合炼成丹。五十年来，服食殆尽，唯余两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须求二物也。’经数月，邢生辞帝归山。后疾复作，再诏邢先生于青城，则不知何适也。帝遂诏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时奏上。时恒州节度太尉公王达，尚寿春公主，即会昌之女弟。闻真定李令，种梨数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检，

六斤梨

洛阳报国寺的梨，六斤重一个。出《酉阳杂俎》。

紫花梨

清泰年间，我在京城小住，曾和卢泳巡官、郑宸博士、和尚季雅，以及其他三五位要好的朋友，夜间相聚在越波提僧院。当时正是晚秋季节，秋风夜凉，明月高悬。席间有句联五字之奇，也有酒饮八仙之美。菜肴丰盛，觥筹交错。一个个半醒半醉，或吟或叹，或喜或悲。话随酒增，于是大家一起广征博引，谈论古今，谈着谈着，竟谈到果实这方面的事上来了。有人谈到了紫花梨。大家说：“真定那地方就有。”不知为什么，季雅听了这话之后，却皱着眉头说：“这是贫僧先祖的遗恨啊。”众人吃惊非小，忙问是怎么回事。季雅说：“从前，武宗皇帝登基五年，日理万机，劳累过度，常常是龙体欠安，圣情不悦。忽然有一天他就得了心发热的毛病，名医纷纷进药，但就是治不了他的病。于是就下诏书，广泛地征求能医良方，迎请远方名家高手。当时有人说，青城山有个邢道士对医药验方很有研究。皇帝立即就召见了。这位邢道士从肘后的绿色布囊里取出青色丹丸两粒，又取出几个梨，绞出梨汁，让皇上用梨汁把丹丸送服。皇帝的病不久就好了。十天之内，皇帝就赐给邢道士万金表示感谢，还加封他广济先生的称号。皇帝从容地问他那丹丸是何物，邢道士说：‘赤城山顶上，有两棵青灵芝。太白山的南溪，有一棵紫花梨树。我从前曾经游过此二山，偶然得到了青灵芝和紫花梨，把它们合炼成丹。五十年来，服食殆尽，只剩下这两粒，万幸让陛下服用了。还想要这样的丹药，必须弄到那两种宝物才行。’几个月之后，邢道士辞别皇帝回山去了。后来皇帝的病又发作了，再下诏到青城山去请邢道士，却不知邢道士哪里去了。皇帝于是就诏示天下，有紫花梨的，要立刻奏上。那时恒州节度太尉公王达，娶寿春公主为妻，寿春公主就是唐武宗的妹妹。她听说真定的李令种了几棵梨树，其中一棵是紫花梨，就立刻派人，就地封锁盘查，

剪其旁树，匝以朱栏。宝惜纤枝，有同月桂。当花发之时，防蜂蝶之窥耗，每以轻绡纱縠，远加笼罩焉。守树者不胜艰苦。洎及秋实，公主必手选而进之。此达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虽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烦躁耳。是时有李遵来侍御，任恒州记室，作《进梨表》云：‘紫花开处，擅美春林。缥蒂悬时，迴光秋景。离离玉润，落落珠圆。甘不待尝，脆难胜口。’表达阙下，公卿见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进残梨于天府也？’盖以其表有脆难胜口之字。明

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后以为贡赋之常物。县官岁久，亦渐怠于宝守焉。至天祐末焉，赵王为德明之所篡弑。其后县邑公署，多历兵戎，紫花之梨，亦已枯朽。今之真定，无复继种者焉。当武宗时，县宰李公，名尚，即雅之祖也，尝以守树不谨，曾风折一枝，降为冀州典午。由是追感而顰蹙也。”出《耳目记》。

胡榛子

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子，二年阿月。出《酉阳杂俎》。

酸 枣

耆旧说：周秦时，河南雨酸枣，遂生野酸枣。今酸枣县是也。酸枣之甚小者，为野酸枣。出《述异记》。

剪除旁边的树木，围上朱红栏杆。珍惜每一个纤细的树枝，不亚于月中之桂。正当花开的时候，为了防止蜜蜂和蝴蝶的窥探和骚扰，整棵树都被用轻细的绢纱远远地笼罩起来。看守此树的人不胜艰苦。等到秋天果子成熟，公主亲自挑选，然后送进宫中。送到宫里的，大约十分之六七。皇帝常吃这种梨，这梨虽然不如邢道士的丹药，却也能粗略地解除心中的烦躁。这时候有个叫李遵的来到皇帝身边，任恒州记室，他作了《进梨表》说：‘紫花梨开花的地方，独占了春林的美。紫花梨悬挂在树上，与别处秋景迥然不同。一个个玉一样润，珠一样圆。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它的甜美，脆得牙一碰就掉下来。’表送到宫中，凡是读过此表的，多数都大笑说：‘常山公为什么把些残梨送进宫啊？’大概因为表中有‘脆难胜口’的字样。第二年，武宗皇帝驾崩，公主也接着下世。这梨从此以后便成为贡赋中的常物。县官因为年头久了，也渐渐对珍视宝守那梨树产生厌倦情绪。到了天祐末年，赵王被德明篡杀。这以后，县邑公署多半遭受过兵戎之扰，紫花梨也就枯朽无存。现在的真定，没有人继续种它了。武宗那个时候，县令李公，单名叫尚，他就是我的祖父，他曾经因为守树不谨慎，被风吹折一个树枝，降职为冀州典午。因此，我追感往事而皱眉啊。”出自《耳目

记》。

胡榛子

阿月生在西域之国。蕃人说阿月和胡榛子是同一种树的两种果实，这一年结的是榛子，下一年就结阿月。出自《酉阳杂俎》。

酸 枣

老年人说：周秦之时，河南下过酸枣雨，于是大地上就长出来许多野酸枣。现在的酸枣县就是这样形成的。酸枣当中，那些特别小的品种是野酸枣。出自《述异记》。

蒲 萄

俗言葡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谓魏使尉瑾曰：“我在邺，遂大得葡萄，奇有滋味。”陈招曰：“作何形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体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师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称奇，况亲食之者？”瑾曰：“此物出自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葡萄百树。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胜奇，芬芳减之。”瑾曰：“金衣素里，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出《酉阳杂俎》。

王母葡萄

具丘之南，有葡萄谷。谷中葡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葡萄也。天宝中，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葡萄食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旁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焉。出《酉阳杂俎》。

侯骚子

侯骚蔓生，如鸡卵，既甘且冷，轻身消酒。《广志》言因王太仆所献。出《酉阳杂俎》。

蒲 萄

俗话说葡萄蔓从西南引入。庾信对魏使尉瑾说：“我在邺地，就得到大量的葡萄，特别有滋味。”陈昭问道：“葡萄是什么样子？”徐君房说：“有点类似软枣子。”庾信说：“你太不熟悉生物了，为什么不把它像生荔枝？”魏肇师说：“魏武曹操说过：‘夏末秋初，天气仍有点热，酒醉一宿忽然醒来，带着露水吃葡萄，甜而不是糖，酸而不是醋。’这样说一说都让人流口水，何况是亲自吃呢？”尉瑾说：“这东西出自大宛，是张骞弄回来的。有黄、白、黑三种。成熟的时候，一串一串地垂挂下来，像星星编在一起，像珍珠聚在一起。西域各国多半把它做成酒，每年都来进贡。在汉代的西京，好像也有不少。杜陵那地方，每五十亩田地，就有一百棵葡萄树。就是在现在的京城，也不只是皇家的禁苑里才有。”庾信说：“居然已经园种户植，接荫连架，家家户户到处都有了。”陈招说：“葡萄和橘柚相比，味道怎样呢？”庾信说：“葡萄的汁液胜奇，但是芬芳不如橘柚。”尉瑾说：“橘柚金衣素里，被包起来当作贡品，但是要讲入口就化，它还是不如葡萄。”出自《酉阳杂俎》。

王母蒲萄

具丘之南，有一个葡萄谷。谷中的葡萄，可以就地吃，但是不能拿走。有的人想把葡萄带回来，就会迷失道路。世人都说这是王母葡萄。天宝年间，僧人昙霄因为周游诸岳来到此谷，好一顿吃葡萄。又见枯干的葡萄蔓可以做拐杖，就将一根粗如手指，五尺多长的葡萄蔓拿回本寺栽上，居然栽活了。不几年，它便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丈，在架下看它，它就像帷盖一样。一串串葡萄垂挂下来，紫莹莹的，就像帷盖上的饰坠儿。当时人们称之为草龙珠帐。出自《酉阳杂俎》。

侯骚子

侯骚是蔓生植物，其果实像鸡蛋，味甜性冷，吃它可以减轻体重，可以解酒。《广志》上说是王太仆进献的。出自《酉阳杂俎》。

蔓胡桃

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似胡桃。或言蛮中藤子也。出《酉阳杂俎》。

仙树实

祁连山上有仙树实，行旅得之，止饥渴。一名四味木。其实如枣。以竹刀剖则甘，铁刀剖则苦，木刀剖则酸，芦刀剖则辛。出《酉阳杂俎》。

橄榄子

独根树，东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榄。出《酉阳杂俎》。

东荒栗

东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壳，径三尺三寸。壳刺长丈余，实径三尺。壳亦黄，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气而渴。出《酉阳杂俎》。

猴 栗

唐卫公李德裕，一夕甘子园会客。盘中有猴栗，无味。陈坚处士云：“虔州南有渐栗，形如素核。”出《酉阳杂俎》。

瓜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有燉煌献异瓜种，常山献巨桃核。名穹窿，长三尺而形屈，其味臭如糊。父老

云：“昔道士从蓬莱山得此瓜，云是空洞灵瓜。四劫一实。东王公、西王母遗种于地，世代遐绝，其实颇存。”又说：“此桃霜下始花，隆冬可熟。”亦云：“仙人所

蔓胡桃

蔓胡桃出在南诏，大小有如扁海螺，两个隔，味道和胡桃相似。有的人叫它蛮中藤子。出自《酉阳杂俎》。

仙树实

祁连山上有仙树实，行路人得到它，可用它止饥解渴。另有一名四味木。它的果实像枣。用竹刀剖开它，它是甜的；用铁刀剖开它，它是苦的；用木刀剖则酸；用芦刀剖则辣。出自《酉阳杂俎》。

橄榄子

独根树，枝干朝东的叫木威，朝南的叫橄榄。出自《酉阳杂俎》。

东荒栗

东方大荒中有一种树木，名字叫作栗。栗子有壳，壳的直径长三尺三寸。壳刺长一丈多，壳中的果实直径长三尺。壳也是黄色的，味道甜美，吃了之后，令人气短而干渴。出自《酉阳杂俎》。

猴 栗

唐卫公李德裕，有一次在甘子园中会客。盘子里有猴栗，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处士陈坚说：“虔州之南有一种渐栗，样子像素核。”出自《酉阳杂俎》。

瓜

汉明帝时的阴贵人，梦见吃瓜，特别好吃。汉明帝派人到各国去

寻求。当时敦煌献来了奇异的瓜种，常山献来了大桃核。名叫穹窿，长三尺而形弯曲，它的味道闻起来像烧焦一般。老人们说：“从前有一个道士从蓬莱山上得到这种瓜，说是空洞灵瓜。要经过四个周期才结一次果。当年东王公和西王母在大地上洒下了瓜种，久远的世代之后，瓜种稍微留下一些。”又说：“这种桃子在霜下才开花，到了隆冬才成熟。”也说：“这种桃是仙人

食，常使植于霜林园。此园皆植寒果，积冰之节，百果方盛。俗为相陵瓜。故‘霜园’之声讹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五万岁矣。”安可食乎？后崩，内侍者见镜奁中有瓜桃之核，视之涕零，疑其非数。出《王子年拾遗记》。

五色瓜

吴桓王时，会稽生五色瓜。今吴中有五色瓜，岁充贡赋。出《述异记》。

瓜恶香

瓜恶香，中尤忌麝。唐郑注，太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出《酉阳杂俎》。

菜

蔓 菁

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不令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哉？刘禹锡曰：“信矣。”三蜀之人也，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出《嘉话录》。

越 蒜

《异苑》曰：晋安平有越王余蒜菜，长尺许，白者似骨，吃的，常把它种植在霜林园。霜林园里种植的全是寒果，结冰的季节，各种水果正旺盛。俗称相陵瓜。可能是‘霜园’之声的讹传。”后来又说：“王母的桃，王公的瓜，谁能吃到，可以活五万岁。”哪里能吃到？后来阴贵人死了，宫中侍奉她的人见她镜奁中有瓜籽和桃核，看了之后潸然泪下，疑惑地说她不该有这种命运。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五色瓜

吴桓王的时候，会稽生有五色瓜。现在吴中也生有五色瓜，年年充当贡赋。出自《述异记》。

瓜恶香

瓜厌恶香气，尤其忌怕麝香。唐时的郑注，太和年间，到河中去赴职。他有姬妾一百多人，全都骑着马，香气飘出数里，呛人的鼻子。这一年，从京都到河中，他所走过的路上，种的瓜全死了，一个瓜也没收获。出自《酉阳杂俎》。

菜

蔓 菁

诸葛亮命令兵士在驻地专种蔓菁的原因，取它刚长出来的嫩甲可以生吃，这是其一；叶子长大之后，可以煮着吃，这是其二；如果在此久住，它就继续生长，这是其三；扔掉也不让人感到可惜，这是其四；回来的时候容易找到，继续食用，这是其五；冬天可以食用它的根，这是其六。与其他蔬类相比，它的好处不也是很多的吗？刘禹锡说：“的确是这样。”三蜀的人现在称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也是这样。出自《嘉话录》。

越 蒜

《异苑》：晋朝安平有越王留下的蒜菜，长一尺的，白的像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曾于舟中作筹算，有余者，弃之水而生焉。

三 蔬

晋咸宁四年，立芳圃于金墉城东，多种异菜，名曰云薇。类有三种。紫色者最繁滋。其根烂漫，春敷夏密，秋荣冬馥。其实若珠，五色，随时而盛。一名云芝。其紫色者为上蔬，而味辛；其黄色者为中蔬，而味甘；其青色者为下蔬，而味咸。常以此蔬充御，其叶可以藉饮食，以供宗庙祭祀，亦止人饥渴。宫中掐其茎叶者，历月不歇。出《拾遗录》。

菠 薐

菜之菠薐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萄因张骞而至也。菠薐本是颇陵国将来，语讹耳，多不知也。出《嘉话录》。

芥 菹

广州人以巨芥为咸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贵尚，亲宾以相饷遗。出《岭南异物志》。

芥 末

掌中芥末多国出也。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长，长三尺，乃植于地。出《酉阳杂俎》。

黑的像角。古人说：越王曾经坐在船上用竹筹进行计算，把多余的扔到水里，生长出来的就是这种蒜菜。

三 蔬

晋朝咸宁四年，在金墉城东修建了一个芳圃，多半用来种一种很奇特的菜，菜的名字叫云薇。云薇有三种。紫色的繁衍滋生最好。它

的根烂漫多彩，春天铺陈枝叶，夏季葱茏茂密，秋天繁荣旺盛，冬天气味芳香。它的果实像珍珠，有五色，随时而盛。它的另一个名称叫云芝。其中紫色的是上等蔬菜，味辣；黄色的是中等蔬菜，味甜；青色的是下等蔬菜，味咸。人们常把这种菜进献到宫中，它的叶在宗庙祭祀时可用作供品的铺垫，也能使人止饥消渴。宫中负责掐它枝叶的人，整月整月不能闲着。出自《拾遗录》。

菠 薐

蔬菜中的菠薐，本来是一个西域的僧人从他们那里将种子带来的，就像苜蓿和葡萄是张骞从西域带种回来一样。菠薐本来是从颇陵国弄来的，叫它菠薐是因误传而走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的原委。出自《嘉话录》。

芥 菹

广州人用大芥菜做腌菜，埋在地里，有埋三十多年的。这种腌菜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崇尚，亲戚朋友之间把它当作礼品互相馈赠。出自《岭南异物志》。

芥 末

掌中芥末许多国家都有。把它的种子放到手掌上，用口吹它，一吹一长，长到三尺，才栽到地上。出自《酉阳杂俎》。

水 韭

水韭生于水湄，状如韭而叶细长，可食。出《酉阳杂俎》。

茄子树

南中草菜，经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种茄子，宿根有三二年者，渐长枝干，乃为大树。每夏秋熟，则梯树摘之。三年后，渐树老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出《岭表录异》。

昆仑紫瓜

隋炀帝大业末，改茄子为昆仑紫瓜。出《述异录》。

茄子故事

茄子，茄字连茎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昔段成式因就廊下食茄子数蒂，偶问工部员外张周封茄子故事。张云：“一名落苏。事具《食料本草》。”成式记得隐侯《行园》诗云：“寒瓜方卧垄，秋瓜正满陂。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又一名昆仑瓜。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故《本草》记广州有慎火树，树大三四围。慎火即景天也，俗呼为护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肠胃，动气发疾。根能理龟瘕。欲其子繁，候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俗谓嫁茄子。曾火炙之，甚美。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西明寺僧造玄院中，有其种。《水经》云：“石头西对蔡浦，长百里，上有大荻荻浦，下有茄浦。”出《酉阳杂俎》。

水 韭

水韭生长在水边，样子像韭菜但是叶比韭菜叶细长，可以吃。出自《酉阳杂俎》。

茄子树

南方的草木蔬菜，经冬不衰，所以菜园之中栽种的茄子，宿根有三两年的，渐渐长出枝干，就长成了大树。每年夏秋之季，树上结了茄子，就要登梯子到树上把它摘下来。三年后，树渐渐老了，茄子结得少了，就砍掉它，另栽嫩的。出自《岭表录异》。

昆仑紫瓜

隋炀帝大业年末，改称茄子为昆仑紫瓜。出自《述异录》。

茄子故事

茄子的茄字，连带它的枝茎的名称在内，革遐反。现在读作伽，不知从何而来。从前段成式因为在廊下吃了几个茄子，偶然间向工部员外张周封打听茄子的故事。张说：“茄子一名落苏。有关的情况都写在《食料本草》里。”段成式记得隐侯的《行园》诗写道：“寒瓜方卧垄，秋瓜正满坡。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茄子的另一个名称是昆仑瓜。岭南的茄子，因为多年生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做过南选使，亲眼见过。所以《本草》记载说广州有慎火树，树粗三四围。慎火就是景天，一般叫作护火草。成熟的茄子，吃了能增强胃肠功能，理气治病。茄子根能治冻疮。想要让它多结茄子，等到它开花时，摘一些茄子叶放到过道处，用草木灰圈起来，让人践踏它，这样茄子就能多产，俗称嫁茄子。曾经有人用火烤着吃，味道特别好。有一种新罗茄子，颜色稍白，形如鸡蛋。西明寺的和尚造玄院中，就有这种茄子。《水经》上说：“石头城西面对蔡浦，长百里，上边有大荻荻浦，下边有茄浦。”出自《酉阳杂俎》。

儋崖瓠

儋崖种瓠成实，率皆石余。芥，高者亦五六尺，子大如鸡卵。出《酉阳杂俎》。

儋崖瓠

在儋崖种葫芦，结出的葫芦大都有一石多重。芥菜，高的也五六尺，果实大如鸡蛋。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二 草木七

竹

叙竹类 涕 竹 棘 竹 簋 竹 簠 竹

慈 竹 筋 竹 百叶竹 桃枝竹 瘦 竹

罗浮竹 童子寺竹 竹 花 竹 筠 竹 实

五谷

雨 稻 雨 粟 雨 麦 雕 葫 雨 谷

摇枝粟 凤冠粟 绕明豆 延精麦 紫沉麻

雨五谷 野粟石壳 芋 雀 芋 甘 蔗

茶荈

叙 茶 获神茗 飧茗获报 消食茶

竹

叙竹类

《竹谱》：竹类有三十九。出《酉阳杂俎》。

涕 竹

南方荒中有涕竹，长数百丈，围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其笋甚美，煮食之，可止疮疡。出《神异经》。

竹

叙竹类

《竹谱》上说：竹子有三十九类。出自《酉阳杂俎》。

涕 竹

南方大荒之中有一种竹子叫涕竹，高数百丈，围长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用来造船。它的笋味道很美，煮着吃，可以治恶疮。出自《神异经》。

棘 竹

棘竹一名筴竹，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猝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纵横相承，状如辘车。食之，下人发。出《酉阳杂俎》。

箴 笋 竹

箴 笋 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逾二寸，皮上有粗涩文，可为错子。错甲，利胜于铁。若钝，以浆水浇之，还复快利。出《广州记》。古林之竹，劲而利，削为刀，割象皮如切芋。出《岭表录异》。

□簠 竹

□簠 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拦隔，状如湿面。将成而筒皮未落，辄有细虫啮处，成赤迹，似绣画可爱。出《酉阳杂俎》。

慈 竹

慈竹，夏月经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出《酉阳杂俎》。

筋 竹

筋竹，南方以为矛。笋未成竹时，堪为弩弦。出《酉阳杂俎》。

百叶竹

百叶竹，一枝百叶。有毒。出《酉阳杂俎》。

棘竹

棘竹又一名叫筴竹，节上都有刺，几十棵为一丛。南夷种这种棘竹当城墙，短时间内很难攻下来。有的棘竹因为土石崩塌露出根来，根大像酒瓮，纵横交错，互相盘结，样子很像绿车。人吃了它会掉头发。出自《酉阳杂俎》。

簔筴竹

簔筴竹，皮薄而空多，大的直径也超不过二寸，皮上有粗涩的花纹，可用来做错子。用这样的错子错甲壳一类坚硬的东西，锋利胜过铁错。如果钝了，把它用浆水浇一下，就又恢复先前的锋利了。出自《广州记》。古林之竹，虬劲且锋利，削割为刀，割象皮就像切芋头那么简单。出自《岭表录异》。

篴簔竹

篴簔竹，大小如同脚趾，腹中由白幕拦隔着，样子像湿面。将要长成而筒皮未落的时候，就有细虫咬啮的地方，形成红色的痕迹，像锦绣和图画那样可爱。出自《酉阳杂俎》。

慈竹

慈竹，夏季雨后，它的汁液滴到地上，便长出一种草垫子一样的东西，像鹿角，白色。人吃了这种东西，可以止痢疾。出自《酉阳杂俎》。

筋竹

筋竹，南方用它做矛。这种竹的笋未长成竹的时候，能用来做弩

弦。出自《酉阳杂俎》。

百叶竹

百叶竹，一个枝上有一百片叶子。有毒。出自《酉阳杂俎》。

桃枝竹

东官郡，汉顺帝时属南海，西接高凉郡，又以其地为司监都尉。东有茆地，西接临大海。有长洲，多桃枝竹，缘岸而生。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

癭 竹

东洛胜境有三溪，张文规有庄近溪。忽有竹一竿生癭，大如李。出《酉阳杂俎》。

罗浮竹

唐贞元中，有盐户犯禁，逃于罗浮山，深入第十三岭，《南越志》云：本只罗山，忽海上有仙浮来相合，是谓罗浮山。有十五岭、二十二峰、九百八十瀑泉。洞穴则山无出其右也。曾有诗曰：“四百余崖海上排，根连蓬岛荫天台。百灵若为移中土，嵩华都为一小堆。”遇巨竹万千竿，连直岩谷。竹围皆二丈余，有三十九节，二丈许。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为箴。会赦宥，遂挈以归。有人得一箴，奇之，献于太守李复。乃图而纪之。予尝览《竹谱》曰：“云丘帝竹，帝陵上所生竹。一节为船。”又何伟哉！南海以竹为甌者，类见之矣，皆罗浮之竹也。出《岭表录异》。

童子寺竹

唐李卫公言：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出《酉阳杂俎》。

竹 花

《山海经》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

桃枝竹

东官郡，汉顺帝的时候属于南海，西边与高凉郡相接，又把司监都尉设在那里。东面有荒芜之地，西面接临大海。海中有一个长洲，洲上多有桃枝竹，竹沿海岸而生。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

瘿 竹

三溪是东洛的名胜之地，张文规有一处庄院临近三溪。忽然有一天一枝竹上生出一个瘤，瘤有李子那么大。出自《酉阳杂俎》。

罗浮竹

唐贞元年间，有一个盐户犯了禁，逃进罗浮山，深入到第十三岭，《南越志》说：原本只有罗山，忽有一天海上有仙浮山来此相合，所以称为罗浮山。有十五岭、二十二峰、九百八十个瀑布和溪泉。洞穴则山没有能比过它的。曾有诗说：“四百余崖海上排，根连蓬岛荫天台。百灵若为移中土，嵩华都为一小堆。”遇见巨竹万千竿，这些巨竹直上岩谷，耸入云霄。竹围都在两丈以上，每竿竹都有三十九节，每一节两丈多长。于是逃者就砍了一竿，把它做成竹箴。赶上皇帝赦免罪犯，他便带着这些竹箴回家。有一个人从他手中得到一根竹箴，认为出奇，就把它献给太守李复。李复就画图纪念它。我曾经看到《竹谱》上说：“云丘帝竹，帝陵上生长的竹子。一节就能做一条船。”那竹又是多么雄伟高大啊！南海用竹子做蒸锅，这是人们都见过的，那就是罗浮山的竹子啊。出自《岭表录异》。

童子寺竹

唐李卫公说：北都只有童子寺有一棵竹子，仅仅几尺高。相传那寺中管事的和尚，每天都要报告竹子平安。出自《酉阳杂俎》。

竹 花

根据《山海经》上的记载：竹子开花的时候，当年竹子便枯死了。竹子每逢六十年就换一次根，换根的时候必定会开花，结实而枯死。实落复生，六年而成町。子作穗，似小麦。出《感应经》。

竹 药

竹复死曰药。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则结实枯死。出《酉阳杂俎》。

竹 实

唐天复甲子岁，自陇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数千里内亢阳，民多流散。自冬经春，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无巨细，皆放花结子。饥民采之，舂米而食，珍于粳糯。其子粗，颜色红纤，与今红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数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内，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竟置囤廩而贮之。家有羨粮者不少者，又取与葷茹血肉而同食者，呕啐。如其中毒，十死其九。其竹，自此千蹊万谷，并皆立枯。十年之后，复产此君。可谓百万圆颅，活之于贞筠之下。出《玉堂闲话》。

五谷

雨 稻

夏禹时，天雨稻。古诗云：“安得天雨稻，饲我天下民。”出《述异记》。

雨 粟

吕后三年，秦中天雨粟。出《述异记》。

开花结实之后竹子便枯死。籽实落后复生，六年之后便连片成林。籽实是穗状的，像小麦穗。出自《感应经》。

竹 药

竹子复死叫作药。竹子六十年一换根，换根就结实枯死。出自《酉阳杂俎》。

竹 实

唐朝天复甲子岁，自陇往西，一直到褒、梁之境，数千里内阳光炽烈，久旱不雨，百姓大多流离四散。从冬到春，饥饿的人民只能吃草木，甚至有许多人饿到骨肉相食。这年，忽然间山里的竹子不分大小，全都开花结籽。饥民们便采集它舂米充饥，比稻米还珍贵。竹子所结的籽，较粗，颜色略红，与如今的红稻米没有不同，它的味道还更香。几个州的饥民，全都拥进山里，就近吃它。在溪山之中，居住的人非常多，像市区一样，有人力的人家，竞相抢着设置仓房囤子之类贮存竹籽。家里有不少余粮的，把竹籽和其他荤腥菜肴一起吃，吃了以后便呕吐不止，气不顺。这样中毒的，十有九死。那些竹子，从此以后，不论千溪万谷，全都枯死。十年之后才又生长。可以说是千万颗头颅，存亡系于竹子这位真君子。出自《玉堂闲话》。

五谷

雨 稻

夏禹那时候，天就像下雨那样往地上下稻子。古诗说：“怎样能让老天下一场稻子雨，让天下的老百姓都吃上饱饭。”出自《述异记》。

雨 粟

吕后三年的时候，秦中一带从天上往下下谷子。出自《述异记》。

雨 麦

汉武帝时，广阳县雨麦。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述异记》。

雕 葫

太液池边，皆是雕葫紫葇、绿节蒲丛之类。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雕葫；葭芦之未解叶者，谓为紫葇；菰之有首者，谓为绿节。其间鳧雏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鸕鶿鸕鶿，鸕鶿鸕鶿，动辄成群。出《西京杂记》。

雨 谷

汉宣帝时，江淮饥馑，人相食。天雨谷三日。寻魏地奏，亡谷二千顷。出《述异记》。

摇枝粟

宣帝地节元年，乐浪之东，有背明之国人至，贡方物。言其乡土在扶桑之东，见日出于西方。其国昏昏恒开。宜五谷，名曰融泽，方三千里。五谷皆良，食者延年，清腹一粒，历年不饥。有摇枝粟，言其枝长而弱，无风常摇，食之益髓。出《王子年拾遗记》。

凤冠粟

凤冠粟，似凤鸟之冠。食者多力。有游龙粟，枝叶屈曲，如游龙。有琼膏，色白如银。食此二粟，令人骨轻。出《王子年拾遗记》。

雨 麦

汉武帝的时候，广阳县下过一场麦子雨。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述异记》。

雕 葫

太液池边，全都长满雕葫、紫葇、绿节、蒲丛什么的。有米的菰，长安人称它为雕葫；没有打开叶子的葭芦，叫作紫葇；有头的菰，又叫作绿节。池中到处都是鳧于水上的幼禽。又有许多龟鳖之

类。池边是大片大片的沙滩，沙滩上各种鸟雀成群结队。出自《西京杂记》。

雨 谷

汉宣帝的时候，江淮一带遇上荒年，饥民遍野，人吃人。一连下了三天谷子雨。不久，魏地向朝廷禀奏，说他们那里丢失了两千顷谷子。出自《述异记》。

摇枝粟

宣帝地节元年，地处乐浪之东的背明国，有人来到京师贡献土产。这人说他的国家在扶桑之东，看见太阳从西方升起。说他们国家总是昏昏然不暗不明的，但是国门关口总是开着的。说他们的国家适于种五谷，名叫日融泽，方圆三千里。说他们国家的五谷都很好，吃了可以延年益寿，空肚子吃一粒，一年不知道饿。说他们国家有一种摇枝粟，它的枝很长但是很弱，没有风也总是在摇动，吃了这种摇枝粟对骨髓有好处。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凤冠粟

凤冠粟，像凤凰的头冠。吃了凤冠粟的人长力气。还有一种游龙粟，枝叶弯弯曲曲，像游动的龙。有色如白银的琼膏。吃了这两种谷米，能使人的骨头变轻。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绕明豆

绕明豆，言其茎弱，自相萦缠。有挟剑豆，言荚形似人挟剑，而横斜生。有倾篱豆，言见日则叶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出《王子年拾遗记》。

延精麦

延精麦，言延寿益气。有昆和麦，调畅六腑。有轻心麦，食者体

轻。有淳和麦，面以酿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麦，穗中有露，甘如饴。出《王子年拾遗记》。

紫沉麻

紫沉麻，其实不浮。有云水麻，实冷而光，宜为油泽。有光通麻，食者行不待烛，则巨胜也。食之延寿，后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遗记》。

雨五谷

吴桓王时，金陵雨五谷于贫民家，富民家则不雨。出《述异记》。

野粟石壳

宋高祖之初，当晋末饥馑之后。既即位，而江表二千余里，野粟生焉。又淮南诸山石壳生，石上生壳也。袁安云：“石壳药名，穗之尤小者是也。”出《述异记》。

绕明豆

绕明豆，它的茎很柔弱，自己互相缠绕。有一种豆叫挟剑豆，它的荚就像人挟着的剑，横斜着长。还有一种豆叫倾篱豆，见了阳光就垂下叶子把地盖上，吃了这种豆的人不衰老不生病。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延精麦

延精麦，可以延寿益气，使人精力充沛。有一种昆和麦，能调畅人的六腑。还有一种轻心麦，吃了它可以使体重变轻。又有淳和麦，用它的面酿酒，人喝了一醉就是一个来月，并且吃了淳和麦的人冬天不知冷。还有一种含露麦，穗中含露，糖一般香甜。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紫沉麻

紫沉麻，它的种子不能在水上漂浮。有一种云水麻，种子阴冷而有光泽，适于做有油性带光泽的东西。还有一种光通麻，吃了这种麻籽的人，走路不用依靠蜡烛，这就是巨胜。吃了它还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雨五谷

吴桓王的时候，在金陵下了一场五谷雨，专下到穷人家，富人家不下。出自《述异记》。

野粟石壳

宋高祖刚即位的时候，正是晋末大饥荒之后。可是他即位不久，江南一带两千余里处长出野谷子。另外，淮南一带的山上长出石壳来。袁安说：“石壳是药名，穗子比野谷穗还小的就是石壳。”出自《述异记》。

芋

天芋，生终南山中，叶如荷而厚。出《酉阳杂俎》。

雀芋

雀芋，状如雀头。置干地反湿，置湿处反干。飞鸟触之堕，走兽遇之僵。出《酉阳杂俎》。

甘蔗

南方山有𦵏𦵏 甘蔗二音。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可以节蛔虫。人腹中蛔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灭多益少。凡蔗亦然。出《神异经》。

茶薺

叙 茶

茶之名器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笋；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紫笋；婺州有来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寿州有霍山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浮梁商贾不在焉。出《国史补》。

获神茗

《神异记》曰：余姚人虞茫，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百青羊，饮瀑布水。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茗饮，常思惠。”

芋

天芋，生长在终南山中，叶子像荷叶但是比荷叶要厚。出自《酉阳杂俎》。

雀 芋

雀芋，样子像雀头。放到干燥的地方，它反而湿润，放到潮湿的地方，它反而干燥。无论飞鸟走兽，一触上它便身体僵硬，无法活动。出自《酉阳杂俎》。

甘 蔗

南方山中有甘蔗林。甘蔗高一百丈，围长三尺八寸。一节一节都不长，但是液汁很多，液汁蜜一样甜。吮吸它的液汁，使人肤色滋润有光泽。可以节制蛔虫。人肚子里的蛔虫，样子像蚯蚓。这是消化粮食的虫子。多了就伤人，少了粮食就难消化。这甘蔗能使多的减少少

的增多。所有甘蔗都这样。出自《神异经》。

茶笋

叙 茶

茶的名越来越多。剑南有蒙顶石花，有的是小方，有的是散芽，号称天下第一；湖州有顾渚的紫笋、东川的神泉和昌明；硤州有碧涧、明月、方蕊、茱萸笋；福州有方山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含膏；常州有义兴紫笋；婺州有来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寿州有霍山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茶商们就不待在盛产茶叶的浮梁了。出自《国史补》。

获神茗

根据《神异记》上的记载：余姚人虞茫进山采茶时，遇见一位道士，道士放牧着三百头青羊，正在一个瀑布下给羊饮水。道士对虞茫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善于喝茶，总想给你点好处。

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觚之余，必相遗也。”因立茶祠。后常与人往山，获大茗焉。出《顾渚山记》。

飧茗获报

刘敬叔《异苑》曰：剡县陈婺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先辄祀之。二子恚之曰：“冢何知？徒以劳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梦一人曰：“吾止此冢三百余年，母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飧吾嘉茗，虽泉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内获钱十万。似久埋者，唯贯新。母告二子，二子惭之。从是祷酹愈至。出《顾渚山记》。

消食茶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德裕阅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伏其广识也。出《中朝故事》。

山里有一棵大茶树，可以供你采茶。希望你日后日子富足了，也一定要对它有所馈赠。”于是虞茫就建了一座茶祠。后来他常与人进山，果然找到一棵大茶树。出自《顾渚山记》。

飧茗获报

刘敬叔在《异苑》里说：剡县陈婺的妻子，年轻的时候领着两个孩子寡居，喜欢喝茶。因为宅子里有一座古墓，她每次喝茶都要先到墓前祭祀一番。两个孩子生气地说：“一个破坟丘怎么能知道有人祭祀？这是白费劲。”两个孩子想要把古墓掘开弄平，他们的母亲苦苦地劝阻才没掘平。到夜里，母亲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人对她说：“我的坟在这三百年了，你的两个孩子常常想要毁掉它，全靠你保护了它，又给我好茶喝，虽然身体烂在地下，但是哪能忘桑荫之德呢？”到天亮，她在院子里拾到铜钱十万。这些钱似乎在地下埋了很久了，唯独穿钱的绳是新的。她告诉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很是惭愧。从此，她祷告祭奠得更周到了。出自《顾渚山记》。

消食茶

唐时有一个人被授予舒州牧。李德裕对他说：“到了舒州之后，弄到天柱峰上的茶，可以送我三两角。”结果那人到任以后给他送来好几十斤。李德裕没有接受，退了回去。第二年那人罢官离开舒州，用心寻找，弄到几角，便投到李德裕家来。李德裕高兴地收下了。李德裕说：“这茶可以消除酒食里的毒物。”于是就让人烹茶一小盆，浇在肉食上，用银器盖严。次日早晨一看，那盆里的肉已经化成水了。众人都叹服李德裕见识广博。出自《中朝故事》。

卷第四百一十三 草木八

芝 菌蕈附

竹 芝 楼阙芝 天尊芝 紫 芝 参成芝

夜光芝 隐晨芝 凤脑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 芝 木 芝 萤火芝 肉 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异 菌 石 菌 竹 肉

毒 菌

苔

叙 苔 地 钱 蔓金苔 如苕苔 石 发

瓦 松 瓦松赋

芝菌蕈附

竹 芝

梁简文延香阁，大同十年，竹林吐芝。长八寸，头盖似鸡头实，黑色。其柄似藕柄，内通干空。皮质皆纯白，根下微红。鸡头实处似竹节，脱之又得脱也。自节处别生一重，如结网罗，四面，周可五六寸，圆绕周匝，以罩柄上。相远不相著也。其似结网众自，轻巧可爱。其与柄皆得相脱。验仙书，与威喜芝相类。出《酉阳杂俎》。

芝菌蕈附

竹 芝

梁简文帝的延香阁，大同十年的时候，竹林里长出灵芝草。长八寸，头盖像鸡头实，黑色。它的柄像荷藕的柄，柄内是空通的。皮和

肉全是纯白色，根下略微发红。长头盖的地方像一个竹节，剥下一层还能剥下另一层。从节处另长出一重，像结成的网罗，四面都有，周长有五六寸，圆转环绕，罩在柄上。它与柄的距离较远，并不附着在柄上。很像结网的网眼，轻巧可爱。头盖和柄都能互相脱离。查验仙书，这种灵芝与威喜芝相类似。出自《酉阳杂俎》。

楼阙芝

隋大业中，东都永康门内会昌门东，生芝草百二十茎，散在地，周十步许。紫茎白头，或白茎黑头。或有枝，或无枝。亦有三枝，如古“出”字者。地内根并如线，大道相连著。乾阳殿东，东上阁门槐树上，生芝九茎，共本相扶而生。中茎最长，两边八茎，相次而短，有如树阙，甚洁白。武贲郎将段文操留守，图画表奏。出《大业拾遗记》。

天尊芝

唐天宝初，临川郡人李嘉，所居柱上生芝草，形类天尊。太守张景佚截献之。出《酉阳杂俎》。

紫 芝

唐大历八年，卢州庐江县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类至多。出《酉阳杂俎》。

参成芝

参成芝，断而可续。出《酉阳杂俎》。

夜光芝

夜光芝，一株九实。实坠地如七寸镜，夜视如牛目。茅君种于句曲山。出《酉阳杂俎》。

隐晨芝

隐晨，状如斗，以星为节，以茎为网。出《酉阳杂俎》。

楼阙芝

隋大业年间，东都的永康门内，会昌门东，长出一百二十棵灵芝草，这些灵芝草就那么散生在地上，大约十步方圆的一块地方。它们都是紫茎白头，有的是白茎黑头。有的有枝，有的无枝。有的三枝，像古文字“出”那样。埋在地下的根，像细线一样，在大道的下边互相牵连着。乾阳殿东，东上阁门的槐树上，长出九棵灵芝，九棵灵芝长在一块木上，互相扶持着。中间一棵最高，其他八棵依次变矮，很像树阙，特别洁白。武贲郎让段文操留守在那里，并画图上表禀奏了皇上。出自《大业拾遗记》。

天尊芝

唐天宝年初，临川郡人李嘉家里的一根柱子上长出一棵灵芝，样子像天尊。太守张景佚把它截下来献入宫中。出自《酉阳杂俎》。

紫 芝

唐朝大历八年，庐州庐江县生长紫灵芝，高一丈五尺，这是芝类中最高的了。出自《酉阳杂俎》。

参成芝

有一种灵芝草叫参成芝，弄断以后可以再接上。出自《酉阳杂俎》。

夜光芝

夜光芝，一株之上可以结出九颗果实。果实落到地上，就像一面七寸镜，夜间看它，它像牛眼睛一样明亮。茅君在句曲山上种植它。出自《酉阳杂俎》。

隐晨芝

有一种名叫隐晨的灵芝草，样子像斗，以星为节，以茎为网。出自《酉阳杂俎》。

凤脑芝

《仙经》言：穿地六尺，以环宝一枚种之，灌以黄水五合，以土坚筑之。三年，生苗如匏，实如桃，五色，名凤脑芝。食其实，唾地为凤，乘升太极。出《酉阳杂俎》。

白符芝

白符芝，大雪而白华。出《酉阳杂俎》。

五德芝

五德芝，如车马。出《酉阳杂俎》。

石桂芝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如大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条。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出《酉阳杂俎》。

滴 芝

少室石户中，更有深谷，不可得过。以石投谷中，半日犹闻其声也。去户外十余丈，有石柱，柱上有偃盖石，南度径可一丈许。望之，蜜芝从石上随石偃盖中，良久，辄有一滴，有似雨屋后之余漏，时时一落耳。然蜜芝堕不息，而偃盖亦终滴也。户上刻石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寿万岁。”诸道士共思惟其处，不可得往。唯当以碗器置劲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为之者。按此户上刻题如此，前世必已有之者也。出《抱朴子》。

凤脑芝

《仙经》上说：在地上挖六尺深，把一枚环宝种到里边，浇上五盒黄水，用土培实。三年后生长出一种东西来，苗像匏，果如桃，五色，有人给它起名叫凤脑芝。吃了它的果实，吐口唾沫就能变成凤凰，骑着凤凰便可升上太极。出自《酉阳杂俎》。

白符芝

有一种叫作白符芝的灵芝草，生在大雪中而且开白花。出自《酉阳杂俎》。

五德芝

五德芝，形状像车马。出自《酉阳杂俎》。

石桂芝

石桂芝，生长在山石洞穴之中，形状像桂树而它的果实是石的。像大绞尺那么高，能发光，味道辣，还长有枝条。把它捣碎服下，服一斤便可活一千岁。出自《酉阳杂俎》。

滴 芝

少室山的一个石洞中，还有更深的山谷，没法过去。把石头投入谷中，老半天还能听到它的声音。离洞口十几丈以外的地方，有一根石柱，柱上有一块仰卧的盖石，量南面的径长估计能有一丈多。望去，蜜芝从石上滴落在石仰盖中，很久，就有一滴，像雨后漏屋的余漏，时不时地一落。然而蜜芝不息地滴落，那仰盖最终也因为装不下而滴落了。洞穴上方的石头上刻着字，是蝌蚪文，说：“能服用石蜜芝一斗的，可以活一万岁。”道士们都在想过去取石蜜芝的办法，可谁也去不了。只能把碗一类的东西绑在极长极结实的竹竿一端，伸过去接一点。但是最终没有办得到的。从洞穴上边的石刻题字看，在很早以前一定有人做到了。出自《抱朴子》。

木 芝

木芝者，松柏脂沦地千岁，化为茯苓；万岁，其上生小木，状似莲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视有光，持之甚滑，烧之不焦，带之辟兵。以带鸡，而杂以鸡十二头笼之，去其处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鸡皆伤，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出《抱朴子》。

萤火芝

良常山有萤火芝，其实是草，大如豆。紫花，夜视有光。食一枚，中心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窍洞澈。可以夜书。出《酉阳杂俎》。

肉 芝

昔有人泊渚登岸，忽见芦苇间，有十余昆仑偃卧，手足皆动。惊报舟人，舟人有尝行海中者识之，菌也。往视之，首皆连地。割取食之，菌但无七窍。《抱朴子》云：“肉芝如人形，产于地。”亦此类也。何足怪哉？出《岭南异物志》。

小人芝

或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芝，即仙矣。出《抱朴子》。

地下肉芝

兰陵萧逸人，亡其名。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潭水上，从道士学神仙。因绝粒吸气，每旦屈伸支体，

木 芝

所谓木芝，松柏的脂滴落到地上一千年后，化为茯苓；一万年
后，茯苓上长出小树木，样子像莲花，名字叫木威喜芝。木威喜芝晚

上看有光，用手拿很光滑，烧它不能把它烧焦，把它带在身上，可避兵匪之灾。把它带到鸡身上，把这只鸡与其他十二只鸡一起装进一个笼子里，离开十二步，向鸡笼射十二箭，其他的鸡全都射伤，这只带威喜芝的却始终不伤。出自《抱朴子》。

萤火芝

良常山有萤火芝，它的果实是一种草，有豆子那么大。开紫色花，夜里看它有光。吃一枚，内心的一孔透明。吃到七枚，心和七窍全都洞彻明亮。夜间写字，可以用萤火芝照明。出自《酉阳杂俎》。

肉 芝

从前有一个人把船停在水中的小洲上，然后登岸，忽然间发现芦苇丛中有十几个昆仑仰卧在那里，手脚都会动。他大吃一惊，急忙告诉了别的乘船人，乘船人当中，有人曾经在海上航行过，认识这东西，说这是一种菌。过去细看，见那东西头全连着地。用刀割取食之，它只是没有七窍，太像人了。《抱朴子》说：“肉芝像人的身形，从土地上长出。”他们发现的也是这一类东西。有什么可怪的呢？出自《岭南异物志》。

小人芝

有的人在山中看见一种小人，乘坐着车马，有七八寸高，那是肉芝。把它弄来服下，立即就能成仙。出自《抱朴子》。

地下肉芝

兰陵有一个姓萧的隐士，忘了他的名字。他曾考进士没有考中，一气之下，就把书全都烧了，隐居到潭水之上，跟着道士学成仙之道。于是他就不吃粮食，只吸空气，每天早晨起来屈伸肢体，冀延其寿。积十年余，发尽白，色枯而背偻，齿有堕者。一旦引镜自视，勃然发怒，且曰：“吾弃声利，隐身田野间，绝粒吸气，冀得长

生。今亦衰瘠如是，岂我之心哉？”即还居邺下，学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数年，资用大饶，为富家。后因治园屋，发地得物，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逸人得之惊曰：“岂非祸之芽？且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闻，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尽。自是逸人听视明，力愈壮，貌愈少。发之秃者，尽黦然而长矣；齿之堕者，亦骈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异，不敢告于人。后有道士至邺下，逢逸人，惊曰：“先生尝得饵仙药乎？何神气清晤如是？”道士因诊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尝食灵芝矣。夫灵芝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贺曰：“先生之寿，可与龟鹤齐矣。然不宜居尘俗间，当退休山林，弃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从其语，遂去。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异 菌

唐开成元年春，段成式修行里思第书斋前，有枯紫荆数株蠹折，因伐之，余尺许。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顶黄白两晕，绿垂裙，如鹅鞞，高尺余。至冬，色变黑而死。焚之，气如茅香。成式尝置香炉于枿台上

希望延长寿命。十几年之后，他的头发全白了，脸色枯干，背也驼了，牙齿也有掉的。一天早上他照了一下镜子，勃然大怒，并且说道：“我放弃了名利，隐身在田野之间，只吸气不吃粮，希望能够长生不老。现在竟衰老到这种程度，哪是我的心愿呐？”于是他马上还居邺下，跟商人学着追逐那十分之一的小利。仅几年，他家的资用就多起来，成为富足人家。后来由于建宅院，挖地挖出一个东西来，这东西样子很像人的一只手，肥厚而且润滑，色微红。他看见这东西后惊诧地说：“莫非这是祸事的先兆？我听说太岁在的地方是不能动土的。如果有人违犯了，就可能挖出一块肉来，是特别不祥的事。现在果然挖出来一块肉，怎么办呢？但是我又听说，挖出肉来就把它吃了，或许还可以免祸。”于是他就把这块肉煮着吃了，味道很美，他全部吃掉了。从此，他的听觉、视觉比原先灵了，力气更大了，模样更年轻了。头发秃了的地方，纷纷地长出了新头发；掉了牙的地方，

又长出新的牙齿。他暗自感到奇怪，不敢告诉别人。后来有一个道士来到邺下，见到他便吃惊地说：“先生你吃过仙药吗？为什么气色如此之好？”道士就给他诊脉。诊了很长时间又说：“先生你吃过灵芝。那灵芝样子像人的手，肥厚而且润滑，色微红。”他只好把事情全都告诉了道士。道士祝贺说：“先生你的寿命，可以和龟和鹤一样了。但是不能居住在尘俗之间，应该退隐于山林，放弃人事纷争，可以成仙。”他十分高兴，听了道士的话，就离去了。最终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出自《宣室志》。

异 菌

唐开成元年春天，段成式修行里思第书斋前，有几棵枯紫荆被虫子咬折，因此伐掉了，留下了一尺多高的树茬。至开成三年秋，枯根上生出一菌，大如斗，下边分布着五只脚，顶着黄、白两道晕，绿色垂裙，像鹅鞞，高一尺多。到了冬天，颜色变黑而死。用火烧，气味像茅香。段成式曾把它放到栴台上的香炉里，

念经，问僧，以为善征。后览诸志怪：南齐吴郡褚思庄，素奉释氏。眠于梁下，短柱是桤木，去地四尺余，有节。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节上，黄色鲜明，渐渐长。数日，遂成千佛状。面目指爪及光相衣服，莫不宛具，如金^铍隐起，摩之殊软。尝以春末落，落时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时，其家贮之箱中。积五年，思庄不复住其下，亦无他显盛。阖门寿老：思庄父终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壮年。出《酉阳杂俎》。

石 菌

宋州莆田县破岗山，唐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簍，茎及盖黄白色，其下浅红。尽为过僧所食，云：美倍诸菌。出《酉阳杂俎》。

竹 肉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节上，如弹丸，味如白鸡。代北又有大树

鸡，如杯棬，呼为胡猕头。庐山有石耳，性热。出《酉阳杂俎》。

毒 菌

江夏汉阳县出毒菌，号茹间，非茅蒐也。每岁供进，县司常令人于田野间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从下风而过，避其气也。采之日，以竹竿芟倒，遽舍竿于地，毒气入竹，一时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桦柳皮蒙手以取，用毡包之，

燃着它念经，向僧人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僧人认为是好征兆。后来翻看各种志怪的书籍，看到如下一则：南齐吴郡的褚思庄，一向信奉佛教。他睡眠的梁下，有一个栴木的短柱，这短柱离地四尺，有节子。大明年间，忽然从节子上长出一个像灵芝草的东西，黄色，鲜艳明亮，一天天增长。几天后，长成千佛状。脸、眼睛、手指以及衣服，没有不完备的，隐起有如金^鍱，用手一摸却感到很软。曾在春末脱落，脱落时佛的形状没变，只是颜色变成褐色了。到脱落时，他家把它放到箱子里。过了五年，褚思庄不再在那梁下睡觉了，也没有其他显著的大事。全家的老人多寿：褚思庄的父亲活到九十七岁；他的哥哥七十岁了，还像个中年人那么壮健。出自《酉阳杂俎》。

石 菌

宋州莆田县的破岗山，唐武宗二年的时候，大石头上长出菌来，大小有如合簪，茎和盖是黄白色的，下边是浅红色的。这些菌都被路过的和尚吃了，他们说：这种石菌的味道要比其他各种菌好上好多倍。出自《酉阳杂俎》。

竹 肉

竹肉。江淮一帶有竹肉，长在竹节上，弹丸大小，味如白鸡。代北又有大树鸡，大小如杯棬，叫作胡猕头。庐山有石耳，性热。出自《酉阳杂俎》。

毒 菌

江夏汉阳县出产一种毒菌，名叫茹间，茹间不是茅菟。因为每年都要向宫中贡进这种毒菌，县里常常派人在田野间察看，一旦发现这种毒菌，就立即立上标志警示人们，人们不能从风向的下方通过，为的是避开毒菌的毒气。采摘的时候，先用竹竿子把它打倒，然后赶紧扔掉竹竿，让毒气进入竹内，竹子就爆裂。直等到毒气没了，就用榉柳皮蒙着手把它取下来，用毡子包好，

亦榉柳皮重裹，县宰封印而进。其赍致役夫，倍给其直，为其道路多为毒薰，以致头痛也。张康随侍其父宰汉阳，备言之。人有为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鱼堪汁服之，即愈。僧光远说也。出《北梦琐言》。

苔

叙 苔

苔钱亦谓之泽葵，又名董钱草，亦呼为宣癰，南人呼为垢草。出《述异记》。

地 钱

地钱，叶圆茎细，有蔓，多生溪涧边。一曰积雪草，亦曰连钱草。出《酉阳杂俎》。

蔓金苔

晋梨国献蔓金苔。色如金，若萤火之聚，大如鸡卵。投之水中，蔓延波澜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于宫中穿池，广百步，时时观此苔，以乐宫人。宫人有幸者，则以金苔赐之。以置漆碗中，照耀满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则如火光矣。帝虑外人得之，炫惑百姓，诏使除苔塞池。及皇家丧乱，犹有此物，皆入胡中。出《王子年拾遗记》。

如茆苔

慈恩寺唐三藏院后檐楷，开成末，有苔状如古芭，布于砖上，色如蓝绿，轻软可爱。谈论僧义林，大和初，改葬基

再用榉柳皮重包一遍，县令封印之后就送往京城。那些进京去送的人，要成倍地给钱，因为在道上很容易被毒气薰着，薰到就会导致头痛。张康跟随在汉阳做县令的父亲长住过汉阳，所以他说得很详备。人有中了野菌毒而发笑不止的，煎鱼湛汁给他服下，立刻就好。这是和尚光远说的。出自《北梦琐言》。

苔

叙 苔

苔钱也叫作泽葵，又名董钱草，也叫作宣癰，南方人叫它垢草。出自《述异记》。

地 钱

地钱，叶是圆的，茎较细，有蔓，大多生长在溪涧的边上。一名叫积雪草，也叫连钱草。出自《酉阳杂俎》。

蔓金苔

晋朝梨国献来了蔓金苔。颜色宛如金子，像许许多多的萤火虫聚集在一起，有鸡蛋大小。把它投入水中，它的蔓伸延到波澜之上，日光一照，就像火苗在水上燃烧。于是就在宫中挖了一个一百步宽的大水池放养此苔，天天观看，用来逗乐宫中美人。受到宠爱的美人，皇帝就把蔓金苔赐给她。把它放在一个漆碗里，可以照耀满屋，又名叫夜明苔。把它附着到衣襟上，就像火光。皇帝担心宫外人得到蔓金苔后去迷惑百姓，就下诏把蔓金苔除掉了，把池子填上了。等到皇家丧乱的时候，还有这种东西，都被弄到胡人那里去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如芭苔

开成末，慈恩寺唐三藏院后檐阶上长出苔，样子像古芭，分布在砖上，色如蓝绿，轻软可爱。僧人义林说，大和初，改葬基法师，初开冢，香气袭人。侧卧砖台上，形如生。砖上苔厚二寸余，作金色，气如蕙檀。出《酉阳杂俎》。

石 发

张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发。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已后可采。及月尽，悉烂。似随月盛衰也。出《酉阳杂俎》。

瓦 松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墙曰垣衣。”《广志》谓之兰香，生于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长安西载其瓦于洛阳，以覆屋。前后词人诗中，多用“昔耶”。梁简文帝《咏薇》曰：“缘阶覆碧绮，依檐映昔耶。”或言构木上多松栽，土木气泄，则瓦生松。大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状请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时尝瓦此殿矣。众工不能服，因曰：“若有能瓦毕不生瓦松乎？”众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齿，间不通缝，亦无瓦松。《本草》：“瓦衣谓之屋游。”出《酉阳杂俎》。

瓦松赋

崔融《瓦松赋·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下。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赋云：“煌煌特秀，状金芝之产溜。历历虚悬，若星榆之种天。葩条郁毓，根祗连拳。间紫苔而裊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惭魏宫之乌悲，恶汉殿之红莲。”崔公学博，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乎？出《酉阳杂俎》。

法师，刚打开坟墓的时候，香气袭人。基法师侧卧在砖台上，身形跟活时一样。砖上苔厚二寸多，呈金黄色，气味宛如蕙檀。出自《酉阳杂俎》。

石 发

张乘说，南方的水底下有一种草，好像石头的头发。每月的三、四日开始生长，到八、九日便可采集。等到月底，全都烂掉。它似乎是随着月亮的盛衰而盛衰的。出自《酉阳杂俎》。

瓦 松

《博雅》写道：“生在屋上的叫昔耶，生在墙上的叫垣衣。”《广志》叫它兰香，生在老屋的瓦上。魏明帝喜欢它，就命令长安从西边运瓦到洛阳，瓦到洛阳的屋顶上。前前后后的词人诗中，大多使用的是“昔耶”这一名称。梁简文帝《咏薇》写道：“缘阶覆碧绮，依檐映昔耶。”有的人说，建筑上多用松木，土木之气泄露出来，就生出瓦松。大历年间，修含元殿，有一个人投状请求让他为大殿盖瓦，并且说，瓦工里只有他能行，他爷爷当年就为此殿盖瓦。众瓦工不服气，于是他说：“你们盖瓦，能让它永不生瓦松吗？”众瓦工这才服气。又有一个叫李阿黑的，擅长盖房子，布瓦如齿，紧凑无间，也不长瓦松。《本草》说：“瓦衣谓之屋游。”出自《酉阳杂俎》。

瓦松赋

崔融在《瓦松赋》的序中说：“崇文馆瓦松，生长在屋檐之下。说它是树木吧，访问山上熟悉树木的人也问不明白；说它是草呢，查验农耕之书也不见记载。”赋说：“煌煌特秀，状金芝之产溜。历历虚悬，若星榆之种天。葩条郁毓，根祗连拳。间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烟。”又说：“惭魏宫之乌悲，恶汉殿之红莲。”崔公学识渊博，没有不熟悉的，难道不知道已经有了关于瓦松的著说吗？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四 草木九

香药

茶茱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龙脑香

安息香 一木五香 诃黎勒 白豆蔻 齐香

无石子 紫_排阿 魏 荜 拨 胡 椒

阿勃参 山 薯 麻 黄 荆三棱

服饵

服松脂 饵松蕊 赐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 桂 饵柠实 服五味子 食 术 服桃胶

服地黄 服远志 服天门冬 饮菊潭水 饮甘菊谷水

食黄精

香药

茶茱香

燕昭王时，有波弋之国，贡茶茱香。若焚着衣，弥月不绝。所遇地，土石皆香。经朽木腐草，皆荣秀。用薰枯骨，则肌肉再生。出《独异志》。

三名香

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拜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诸香处。南海郡有村香户，日南

香药

茶茺香

燕昭王的时候，有一个波弋国，进贡贡来了茶茺香。如果把它焚烧，附着到衣服上，一个月之后香气不绝。如果让它与地面接触，土块石头都香。让它经过朽木腐草，朽木腐草就会枝繁叶茂，吐穗开花。用它薰枯骨，枯骨上就能再长出肌肉来。出自《独异志》。

三名香

汉朝雍仲子献南海香物，被封为涪阳尉，当时人称他香尉。日南郡有香市，是商人们买卖香料的地方。南海郡有村香户，日南郡有千亩香林，名香出其中。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诸异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闻十里，亦谓之三香也。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末，洲上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而叶香，闻数百里。名此为返魂树。叩其树，树亦能自声。声如牛吼，闻之者皆心振神骇。伐其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丸，名曰惊精香，或名之为振灵丸，或名之为返生香，或名之为人鸟精香，或名为却死香。一种五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十洲记》。

沉香

唐太宗问高州首领冯盎云：“卿宅去沉香远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然其生者无香，唯朽者始香矣。”出《国史异纂》。

龙脑香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个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

之。入药用，别有法。出《酉阳杂俎》。

安息香

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心微碧，

郡有千亩香林，各种名香就出自村香户和香林之中。朱崖郡有个香州，州中出产各种异香，大都不知道这些异香的名字。千年的松香香飘十里，也叫它三香。

五名香

西海中有一个聚窟洲。申未，洲上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与枫树相似，它的叶子有香味，香味能传出几百里远。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返魂树。敲打此树，它能自己发出声音。声音像牛的吼叫声，听到的人都感到心神振骇。砍伐它的根，取根部的中心部分，放到玉釜中煮，取其液汁，换火煎熬，熬得像黑色的糖稀，可以做成药丸，名叫惊精香，有人称它为振灵丸，有人叫它返生香，有人叫它鸟精香，有人叫它却死香。一种香五个名字。这是一种灵物啊，香气能闻几百里，死尸在地，闻到它的香气就能活了。出自《十洲记》。

沉香

唐太宗问高州首领冯盎说：“你家离沉香多远？”对方回答说：“我家左右就出香树，但是那些活着的树不香，只有那些朽烂的才有香味。”出自《国史异纂》。

龙脑香

龙脑香树，出在婆利国。婆利人叫它个不婆律。波斯国也有这种树。树高八九丈，大的有六七围粗。叶是圆的，叶的背面发白，此树不开花，不结实。树有肥有瘦，瘦的出婆律膏。香料在树的内心，把树截断，劈开，才能取出。膏从树顶上流下来，在树上砍出一个坎儿

来接着就可以。入药用，另有用法。出自《酉阳杂俎》。

安息香

安息香树，出在波斯国，波斯称辟邪。树高三丈，树皮黄黑色。叶有四角，冬天也不落。此树二月开花，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叶而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出《酉阳杂俎》。

一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旃檀，节沉，花鸡舌，叶藿，胶薰陆。出《酉阳杂俎》。

诃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谓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出《广异记》。

白豆蔻

白豆蔻，出加古罗国，呼为多骨。形如芭蕉，叶似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浅黄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出《酉阳杂俎》。

□齐香

□齐香，出波斯国，佛林呼为顶勃梨咤。长一丈，围一尺许。皮青色，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致腊月，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剪除，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缶，疗百病。出《酉阳杂俎》。

不结果实。用刀割它的叶子，会流出像糖稀一样的胶来，名叫安息香。六七月的时候，安息香凝结变硬，就取下来。将它焚烧，可以通神明，辟众邪。出自《酉阳杂俎》。

一木五香

一棵树上出五香：根是旃檀香，节是沉香，花是鸡舌香，叶是藿香，胶是薰陆香。出自《酉阳杂俎》。

诃黎勒

高仙芝领兵征伐大食国，得到了诃黎勒，长五六寸。起初放在怀中，便觉得腹痛，于是一连大便十几次稀屎。他开始以为这是诃黎勒作祟，就想扔掉它。他向一位大食的长老请教，长老说：“这种东西人带在身上，一切病都会消除，便稀屎便出的是些恶物罢了。”高仙芝因此就特别珍惜诃黎勒。天宝年末，高仙芝被杀，诃黎勒也就不知去向了。出自《广异记》。

白豆蔻

白豆蔻，出自加古罗国，被称为多骨。白豆蔻的样子像芭蕉，叶子像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是浅黄色的，籽实呈朵状，就像葡萄那样。果实刚结出的时候，略微呈青色，成熟之后就变成白色。七月采收。出自《酉阳杂俎》。

□齐香

□齐香，出在波斯国，佛林国叫它顶勃梨咄。长为一丈，围长一尺多。皮是青色的，皮薄而且光净。它的叶像阿魏叶，每三个叶生在枝条的顶端。没有花和果实。西域人常常在八月就把它砍伐了。到了腊月，它就又抽发出新的枝条，枝条极为繁密茂盛，若不剪除，就会枯死。七月的时候把它的枝砍断，能流出黄汁，样子像蜜，略有香味。把这种东西装入瓦器里，治百病。出自《酉阳杂俎》。

无石子

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八九尺。叶如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者，入药用。其树一年生无石子，一年生跋屨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出《酉阳杂俎》。

紫 铍

紫铍树，出真腊国，真腊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树长一丈，枝条郁茂。叶似橘，经冬不凋。三月开花，白色，不结子。天大雾露及雨，沾其树枝条，即出紫铍。波斯国使乌海及沙利深，所说并同。真腊国使折冲都尉沙门陀沙尼拔施，言蚁运土于树作窠，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铍。昆仑国者善，波斯国者次之。出《酉阳杂俎》。

阿 魏

阿魏，出伽阇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阇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呼为阿虞截。树长八九丈，皮青黄。三月生叶，形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佛林国僧变，所说同。摩伽陀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出《酉阳杂俎》。

荜 拨

荜拨，出摩伽陀国，呼为荜拨梨。佛林国呼为阿梨诃毗。苗长三四尺，茎细如箸，叶似蕺叶，子似桑椹。八月采。出《酉阳杂俎》。

无石子

无石子，出在波斯国。波斯人称它为摩贼。树高六七丈，围长八九尺。叶像桃叶但是比桃叶要长。三月开花，花呈白色，花心略微泛红。它的果实是圆形的，像弹丸，刚长出的时候是青色的，成熟之后

就是黄白色的了。果实上被虫子咬出孔的，正是成熟的。果皮上没有孔的，入药用。这种树，一年结无石子，一年结跋屨子。跋屨子大如手指，三寸长，上边有一层硬壳。里边的仁像栗黄，可以吃。出自《酉阳杂俎》。

紫 铤

紫铤树，出在真腊国，真腊人叫它勒佉。波斯国也有此树。树高一丈，枝条茂密。它的叶子像橘叶，冬季也不凋落。三月开花，花白色，不结籽。天有大露、大雾、大雨，滋润它的枝条，就生出紫铤来。波斯国使者乌海及沙利深，说的一样。真腊国使者折冲都尉沙门陀沙尼拔陀，说蚂蚁运土到树上做窝，土壤受到雨露的滋润而凝结，便成为紫铤。昆仑国的紫铤最好，波斯国的次之。出自《酉阳杂俎》。

阿 魏

阿魏，出在伽闍那国，即北天竺国。伽闍那人称阿魏是形虞。这东西也出自波斯国，波斯叫它阿虞截。树高八九丈，树皮青黄色。三月生叶，叶像老鼠耳朵。没有花和果实。把它的枝砍断，会流出糖浆一样的液汁，时间久了便凝结变硬。佛林国一个叫变的和尚，说的与此相同。摩伽陀国和尚提婆则说，把树汁与米、豆的碎屑和起来，合成了阿魏。出自《酉阳杂俎》。

荜 拨

荜拨，出在摩伽陀国，呼为荜拨梨。佛林国叫它阿梨诃咤。它的苗高三四尺，茎像筷子那么细，叶像葳菜叶，籽实像桑葚。八月可采。出自《酉阳杂俎》。

胡 椒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

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芳辣。六月采。今作胡盘肉食，皆用之。出《酉阳杂俎》。

阿勃参

阿勃参，出佛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癣疥，无不瘳。其油极贵，价重于金。出《酉阳杂俎》。

山 薯

熙穆县里多山薯。《本草》云：南山之阴曰署预，消热下气，补五脏。出《南越志》。

麻 黄

麻黄，茎端开花。花小而黄，簇生。子如覆盆，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出《酉阳杂俎》。

荆三棱

唐河东裴同父，患腹痛数年，不可忍。嘱其子曰：“吾死后，必出吾病。”子从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条脯，悬之久干。有客窃之，其坚如骨，削之，文彩焕发。遂以为刀把子，佩之。在路放马，抽刀子割三棱草，坐其上，把尽消成水。

胡 椒

胡椒，出自摩伽陀国，他们叫它昧履支。它的苗是蔓生的，茎极其柔弱。它的叶长一寸半，有细条，和叶一样齐。条上结籽实，籽实是两两相对的。它的叶早晨展开，晚上合拢，合拢时就把籽实裹在其中。籽实的形状像汉椒，特别辣又特别香。六月开始采。如今做胡盘肉食，都用胡椒。出自《酉阳杂俎》。

阿勃参

阿勃参，出自佛林国。树高一丈多，树皮青白色。叶子细，两两相对。花像蔓菁花，正黄色。籽实像胡椒，赤色。把它的枝砍断，流出油一样的浆液，用来涂癣疥一类的皮肤病，没有治不好的。这种油特别昂贵，价格高于金子。出自《酉阳杂俎》。

山 薯

熙穆县里山薯很多。《本草》上说：南山北侧产的山薯叫薯蓣，它消热下气，补五脏。出自《南越志》。

麻 黄

麻黄，在茎的顶端开花。花很小，黄色，是一簇一簇生长的。籽实像覆盆子，可以吃。到了冬天它就枯死，像草那样，到了春天就又泛青了。出自《酉阳杂俎》。

荆三棱

唐朝时河东人裴同的父亲，患腹病好多年，疼起来就不可忍受。临死前他嘱咐儿子说道：“我死了以后，一定要剖开我的肚子把病找出来。”儿子听从父亲的话照做了。剖开肚子后，取出来一样东西，像鹿条脯那么大，把它悬挂起来，时间久了就干了。有一位门客把这东西偷了去，见这东西坚硬如骨，用刀一削还焕发光彩。于是就把它做成了刀把，佩带在身上。有一天他在路边放马，抽出刀来割三棱草坐在上面，那刀把便化成了水。

客怪之，回以问同。同泣，具言之。后病状同者，服三棱草汁多验。出《朝野僉载》。

服饵

服松脂

上党有赵瞿者，病癩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否则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为赍粮而送之，置山穴中。瞿居穴中，自怨不幸，昼夜悲叹，涕泣经日。有仙人行过穴口而哀之，具问讯焉。瞿知其异人，乃叩头自陈，乞哀于仙人。以囊药赐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许日，愈疮，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又过视之，瞿谢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云：“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炼之服，可以长生不死。”瞿乃归。家人初谓之鬼也，甚惊愕。遂具言状。后服松脂不撤，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高越险，终日不倦。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夜卧，忽见屋间有光，大如镜者。以问左右，皆云不见。久而渐大，一室尽明，如昼日。又夜见面上有姝女二人，长二三寸，面目皆具，但为小耳。游戏其口鼻之间，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长如大人，在侧。又常闻琴瑟之音，欣然独笑。在人间二百许年，色如少童。乃抱犊入山去。必地仙也。其间闻瞿服松脂如此，于是竞服。其多力者，

门客感到很奇怪，就回去问裴同。裴同哭了，将事情详细地告诉了门客。后来病状与裴同父亲相同的人，服下三棱草的浆汁后，大多都很灵验。出自《朝野僉载》。

服饵

服松脂

上党有个叫赵瞿的人，患癩疮病多年，久治不愈。眼看就要死了，有人说：“不如趁他还活着把他抛弃了，不然这病往后一定会传给子孙。”于是家里就给他准备了行李干粮，把他送走了，放在一个山洞里。他居住在山洞里，怨恨自己不幸，昼夜悲叹，整天哭泣。有一个仙人从山洞经过，觉得他可怜，就仔细地问他原因。他知道仙人不是等闲之辈，就叩头陈说，哀求仙人救他。仙人从囊中取出一种药来给他，教给他服药的方法。他服了一百来天，癩疮就好了，面色丰满喜悦，肌肤润泽光滑。仙人又路过这里来看他，他感谢仙人的救命之恩，同时请求仙人把药方告诉他。仙人告诉他说：“这是松脂，这山中松脂很多，如果他能经常服用，可以长生不死。”于是他就回到

家里。家里人乍见到他还以为他是鬼，特别惊愕。他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家人述说了一遍。后来他就坚持经常服用松脂，身体渐渐转轻，力气增长百倍，登高越险，终日不知劳累。一百七十岁了，牙齿没掉，头发不白。有一天夜里躺在炕上，忽然看见屋里有镜子大小能发光的东西。他问别人，别人都说没看见。他看见那东西渐渐变大，照得房间像白天一样明亮。又看到自己脸上有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高二三寸，头脸面目全具备，只是很小罢了。这两个小女人就在他的鼻口之间游戏玩耍，如此将近一年的时间。两个小女人渐渐长得如人大，就在他身侧。他还常常听到弹琴瑟的声音，听后独自大笑。他在人间二百来年，脸色有如少年儿童。于是他就抱犊入山而去。他一定是个地仙。当地的人听说赵瞿服用松脂竟能如此，于是大家竞相服用。那些人多力大的，

乃车运驴负，誓积之盈室。服之远者，不过一月，未觉有大益，辄止。有志者难得如是也。出《抱朴子》。

饵松蕊

《遁甲经》云：“沙土之福，云阳之墟，可以隐居。”云阳氏，古之仙人。《方记》曰：“南岳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尺，围即数寻，而蕊甘，仙人可饵。”相传服食炼行之人，采此松膏而服，不苦涩，与诸处松别。出《十道记》。

赐茯苓

沈约谢始安王赐茯苓。一枝重一十二斤八两，有表。出《酉阳杂俎》。

服茯苓

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从之。能隐能彰，不复食谷，灸瘢皆灭，面体玉光。出《抱朴子》。

服菖蒲

韩众，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又菖蒲须生得石上，一寸九节已上，紫花者尤善。出《抱朴子》。

服 桂

赵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里，力举千斤。出《抱朴子》。

就车运驴驮，决心把所有的屋室都装满。服用时间较长的，也没超过一个月，见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就停止了。即使是有毅力的也很难做到像赵瞿那样。出自《抱朴子》。

饵松蕊

《遁甲经》上说：“沙土之福，云阳之墟，可以隐居。”云阳氏，是古代的一个仙人。《方记》上说：“离南岳一百里的地方有一块福地，松树高达一千尺，围长有好几寻，而且蕊是甜的，仙人可以吃。到。”相传在山中修炼的人，采这松膏服用，不苦不涩，与其他各处的松不同。出自《十道记》。

赐茯苓

沈约感谢始安王赐给他茯苓。这一枝茯苓重一十二斤八两，现存在沈约的表章。出自《酉阳杂俎》。

服茯苓

任子季，服用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都前去跟随他。他能隐形能现身，不再吃五谷，身上的疮疤都自消自灭，浑身焕发着玉一样的光泽。出自《抱朴子》。

服菖蒲

韩众，服用菖蒲十三年，身上长出毛来。他一天看书一万言，并

且全能背诵下来。冬天他将身体袒露在外面也不冷。另外，菖蒲能生长在石头上，一寸九节以上，开紫花的更好。出自《抱朴子》。

服 桂

赵他子，服用桂花二十一年，身上长毛，日行五百里，力举千斤。出自《抱朴子》。

饵柠实柠与楮同

柠木实之赤者，饵之一年，老者还少，令人彻食见鬼。昔道士梁顷，年七十，乃服之，转更少。年至百四十岁，能夜书，走及奔马。入青龙山去。出《抱朴子》。

服五味子

移门子，食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出《抱朴子》。

食 术

南阳文氏说，其先祖汉末大乱，逃壶山中，饥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云遂不饥。十年乃来还乡里，颜色更少，气力胜故。自说在山中时，身轻欲跳，登高履险，历日不倦，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见一高岩上，有数人对博戏者，有读书者，俯而视之，文氏因闻其相问。言：“此子可呼上否？”其一人答：“未可也。”林子明服术十一年，耳长五寸，身轻如飞，能超逾渊谷二丈许。出《抱朴子》。

服桃胶

桃胶，以桑木灰渍，服之，百病愈。久久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则可以断谷矣。出《抱朴子》。

服地黄

楚子，服地黄八年，夜视有光，手上车弩。出《抱朴子》。

饵柠实柠与楮同

红色的柠木籽实，食用一年，老人就能返老还童，使人减少饮食见到神鬼。从前有个叫梁顷的道士，七十岁了才开始服用柠实，变得更年轻了。活到一百四十岁，能夜间写字，跑起来能追上奔马。后来他进了青龙山而去。出自《抱朴子》。

服五味子

移门子食用五味子六十年，颜色如同玉女，入水不能被湿，入火不能被烧。出自《抱朴子》。

食 术

南阳一个姓文的人说，他的先祖在汉末大乱的时候逃进壶山中，饿得要死时，有一人教给他食术，于是就不挨饿了。十年之后他才回乡里，面色显得更年轻了，力气也胜过以前了。他自己说在山里的时候，身体轻快得直想蹦高儿，登高履险，一整天也不知疲倦，行走在冰雪之中，丝毫不知道冷。他曾经看到在一座高高的岩崖上，有几个人在上面赌博游戏，有一个读书的俯视下边，姓文的就听到他们在上面问答。一人说：“这人可不可以叫他上来？”另一个答：“不可以。”林子明服术十一年，耳朵长了五寸，身体轻飘如飞，能跨越两丈多宽的深渊大谷。出自《抱朴子》。

服桃胶

桃胶，用桑木灰腌渍一下，吃了治百病。吃久了身上有光，在昏暗的地方，也像月亮出来了。多服用，就可以不吃五谷了。出自《抱朴子》。

服地黄

楚子服用地黄八年，夜里看东西如同有光，手劲也大得胜过车弩。出自《抱朴子》。

服远志

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开书所视不忘。出《抱朴子》。

服天门冬

杜子微，服天门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出《抱朴子》。

饮菊潭水

荆州菊潭，其源傍，芳菊被涯澳，其滋液极甘。深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得穿井，仰饮此水。上寿二三百，中寿百余，其七十八十，犹以为夭。菊能轻身益气，令人久寿，有征。出《十洲记》。

饮甘菊谷水

南阳酃县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饮甘谷水。饮者无不考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皆为南阳太守，每到官，常使酃县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为饮食。此诸公多患风痹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小生便饮食此水者耳。又菊花与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蕙苦。谚言所谓“苦如蕙”也。今所在有贡菊，但为少耳。率多生于水侧也。缙氏山与酃县最多。仙方所谓白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茎花实异名。其说甚美。而近来服之者略无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菊谷水，南方气味，

服远志

陵阳子仲，服用远志二十年，有儿子二十七个。他打开书，凡是看过的就不会忘记。出自《抱朴子》。

服天门冬

杜子微，服用天门冬八十年，他的妻妾为他生下子女一百四十人。他可以一天走三百里。出自《抱朴子》。

饮菊潭水

荆州的菊潭，它的源头旁边，长满了芳香的菊丛，这些菊的滋液特别甜。深谷中有三十多户人家，不能挖井，全都饮用这潭中水。结果呢，上等寿二三百岁，中等寿一百多岁，七八十岁还认为是夭亡呢。菊能够轻身益气，延年益寿，这就是证明啊。出自《十洲记》。

饮甘菊谷水

南阳酃县山中，有甘谷水。之所以甜，是因为谷上左右全都生长着甘菊，菊花落入谷中，时间久了，所以水味也就变甜了。那些在谷中居住的人家，都不打井，全都饮用甘谷水。凡是饮用甘谷水的，没有不长寿的，高龄的达到一百四五十岁，低龄的也不下八九十岁，没有夭亡的，这都是得力于这些甘菊啊。所以，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做南阳太守时，到任之后，都曾让酃县每月送甘谷水四十斛，用来平常饮用。这几位老大人多患风痹及眩冒之症，饮用此水后全都好了。但是不能得到大益处。比如甘谷里的居民，从生下来便饮用此水了。另外，菊花与蕙花相似，只能以甜和苦来区别。菊甜蕙苦。谚语说“苦如蕙”。如今这里有贡菊，只是为数不多。一般都是生长在水侧的。缙氏山和酃县最多。仙方所说的白精、更生、周盈，全是一菊，是根、茎、花、实不同名称罢了。说法确实很美好。近来服用菊花的药效不大，正是因为得不到真正的菊花呀。甘菊谷水，南方的气味，

亦未足言，而其上居民以延年，况得服好药，安得无益乎？出《抱朴子》。

食黄精

临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粮尽，饥甚。坐水边，见野草枝叶可爱，即拔取，濯水中，连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饥，而更轻健。夜息大树下，闻草中兽走，以为虎而惧，因念得上树梢乃佳也。正尔念之，而身已在树梢矣。及晓，又念当下平地，又欬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飘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顶，若飞鸟焉。数岁，其家人伐薪见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绝壁下，即以细绳三面围之，俄腾上山顶。其主益骇异，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过得灵药饵之尔。试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值其往来之路，观其食之否。”如其言，果来就食。食讫，不复能远去，遂为所擒，具述其故。问其所食草之形，即黄精也。复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数年亦卒。出《稽神录》。

亦不足多说，但是那些谷里的居民延年益寿，况且又能吃到好药，怎么能没有好处呢？出自《抱朴子》。

食黄精

临川有一个士人，虐待他的一位婢女。婢女忍受不了他的虐待，就逃到山中。带的干粮很快便吃光了，饿得厉害。她坐在水边，见野草的枝叶十分可爱，就拔了一些，放到水里一洗，连根带叶全都吃下，竟特别好吃。从此之后她就总吃这种草，时间长了，她就不愁挨饿了，而且，她觉得身体更轻捷更健壮了。夜里休息在大树下，听到草中有野兽奔跑的声音，她认为是老虎，心里十分害怕，于是她想，要是能到树梢上去就好了。她这样一想，身子就不知不觉地已经上到树梢了。到了早晨，她又想应该回到平地上，身子就飘飘然回到了地上。从此，她心里想到哪儿去，身体就飘然而去。有时候从这一山峰到另一山峰，她就像一只飞鸟似的。几年以后，那家有人上山砍柴发现了她，就向主人报告了，主人派人捕捉她，却捕捉不到。有一天，见她在一处绝壁之下，就用细绳三面包围她，她一下子就腾上山顶。她的主人更加惊异，下决心非捉住她不可。有人说：“她是一个婢

女，哪能有仙骨？只不过吃了灵药罢了。可以做一顿好饭，多准备一些好吃的，让它味道特别香特别美，放到她来往的路上，看她吃不吃。”于是就按照这人说的去做了，她果然就来吃了。吃完以后就不能再远去了，于是就被捉住了，她详细地述说了前前后后。问她吃的那种草的样子，原来就是黄精。又让她去到那山上，她却再也没找到。几年之后她便死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四百一十五 草木十

木怪

张叔高 陆敬叔 聂友 董奇 赵翼

魏佛陀 临淮将 崔导 贾秘 薛弘机

卢虔 僧智通 江夏从事

木怪

张叔高

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留其使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扶疏盖数亩，地不生谷。遣客伐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具白叔高。高怒曰：“树老赤汁，有何等血？”因自行，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忽出往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数四头。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是岁，司空辟高为侍御史、兖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荐祝祖孝，竟无他怪。出《风俗通》。

木怪

张叔高

桂阳太守江夏的张辽，字叔高，命人留在家里买田地。买到的一块田中，有一棵十余围的大树，枝叶茂密，树冠荫地好几亩，不能长庄稼。张叔高就派食客们去把大树砍掉，砍树的时候，大树流出了六七斗红色的汁水。食客又惊又怕地回来，向张叔高做了详细报告。张叔高生气地说：“树老了就有红色的汁水，有什么根据能说那是血呢？”于是他亲自赶回家来，又砍那棵大树，大树流血不止。张叔高

让人先砍树枝。有一个空处，出现一个白头老汉，这老汉高四五尺，忽然出来走向张叔高。张叔高迎上去把他击倒在地，如此一共出现四次。左右的人都吓得趴在地上，但是张叔高恬静自如。仔细看那些被击杀的东西，不是人也不是兽，后来终于把树伐倒了。这一年，司空征召张叔高做侍御史、兖州刺史，使他处于两千石的尊位上，路过乡里的时候，他照样去祭拜祖先，最终也没发生别的怪事。出自《风俗通》。

陆敬叔

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不数斧，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之。”出《搜神记》。

聂友

吴聂友字文悌，豫章新涂人。少时贫贱，常好射猎。见一白鹿，射之中，寻踪血尽，不知所在。饥困，卧梓树下。仰见所射鹿箭，著树枝，怪之。于是还家赍粮，命子弟持斧伐之。树有血。遂截为二板，牵置陂中，常沉，时复浮出，出家必有吉。友欲迎宾客，常乘此板。或于中流欲没，客大惧，友呵之，复浮。仕官如愿，位至丹阳太守。其板忽随至石头，友惊曰：“此陂中板来，必有意。”因解职还家。二板挟两边，一日即至。自尔后，板出或为凶祸。今新涂北二十里余，曰封谿，有聂友截梓树版涛泮柯处。泮柯有樟树，今犹存，乃聂友回日所栽，枝叶皆向下生。出《搜神记》。

董奇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树，阴映甚佳。后霖雨，奇独在家乡，有小吏言：“太承云府君来。”乃见承云著通天冠，长八尺。

陆敬叔

吴先主那时候，陆敬叔是建安郡太守。他派人砍伐一棵大樟树，砍了没几斧，就有血流出来，树被砍断以后，有一个人面狗身的东西从树中钻出来。陆敬叔说：“这东西名叫彭侯。”于是就把它煮着吃了。白泽图说：“树精的名字叫彭侯，样子像黑狗，没有尾巴。可以煮了吃。”出自《搜神记》。

聂友

吴时，有一个人姓聂名友字文悌，是豫章新涂人。此人年轻的时候比较贫贱，常常喜欢上山打猎。有一天，他发现一只白色的鹿，就射箭射中了它，他寻着血迹追赶，追到不见血迹，也不知白鹿在哪。他又饥又困，倒在一棵梓树下休息。一仰脸看到他射鹿的那支箭扎在树枝上，他感到很奇怪。于是就回到家里，准备了干粮，率领着子弟们带着斧子来砍伐那棵树。树有血。他把它破成两块板子，扔在河边上，这两块板子常常沉下去，也常常浮上来，凡是浮出来的时候，聂友家中必然有吉事。他到外地迎送宾客，常乘坐这两块板。有时候正处中流的时候，板子要沉没，客人十分惊惧，聂友就呵斥那木板一番，它就再浮上来。聂友的仕途是如愿的，官位一直到了丹阳太守。那两块板子忽然间随他来到石头城，他大吃一惊，说：“这河边的两块板子来，一定是有意的。”于是他就解职回家。两块板子挟在两边，一天就到。从此后，板子出现就可能是凶祸。现在新涂北边二十多里的地方，叫作封谿，封谿有当年聂友截梓树板泛游牂柯的地方。牂柯那里有一棵樟树，现在还活着，那是聂友当年回来时栽的，这棵树的枝叶全向下长。出自《搜神记》。

董奇

京兆的董奇，庭院前有一棵大树，茂盛遮阴，非常不错。后来连续几天下雨，董奇一人独自在家，有一个小吏对他说：“太承云府君来见。”接着他看到头戴着通天冠，身高八尺的承云先生。

自言为方伯，某第三子有隗才，方当与君周旋。明日，觉树下有异。每晡后无人，辄有一少年就奇语戏，或命取饮食。如是半年。奇气强

壮，一门无疾。奇后适下墅，其仆客三人送护。言树材可用，欲货之，郎常不听，今试共斫斫之。奇遂许之。神亦自尔绝矣。出《幽明录》。

赵翼

永嘉松阳赵翼以义熙中与大儿鲜共伐山桃树，有血流，惊而止。后忽失第三息所在，经十日自归。闻空中有语声，或歌哭。翼语之曰：“汝既是神，何不与我相见？”答曰：“我正气耳。舍北有大枫树，南有孤峰，名曰石楼。四壁绝立，人兽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儿著树杪及石楼上。举家叩头请之，然后得下。”出《异苑》。

魏佛陀

梁末，蔡州布席家空宅，相承云，凶不可居。有回防都督军人魏佛陀将火入宅，前堂止息。曛黄之际，堂舍有一物，人面狗身，无尾，在舍跳踯。佛陀挽弓射之，一发即不复见。明日发屋，看箭饮羽，得一朽木，可长尺许，下有凝血。自后遂绝。出《五行记》。

临淮将

上元中，临淮诸将等乘夜宴集，燔炙猪羊，芬馥备至。

那人自称是方伯，说自己的三儿子人才出众，想与董奇周旋。第二天，董奇觉得树下有了变化。每当午后没人的时候，总有一个少年来到董奇面前说话嬉戏，有时候还让董奇拿吃喝的东西。如此半年之久。董奇气色红润身体强壮，全家都没有疾病。董奇后来到下墅去，三个仆人送他。三人对董奇说，这棵大树的材料有大用，想要卖它，您一直不同意，现在想要把它一块儿砍了。董奇于是就允许了。神灵也就从此消失了。出自《幽明录》。

赵翼

永嘉郡松阳县的赵翼，于义熙年间与大儿子赵鲜一起砍伐了一棵

山桃树，刚砍几斧，见树流血，大吃一惊，急忙停止。后来忽然丢失了第三个孩子，十天以后，这孩子又自己回来了。赵翼听到空中有说话的声音，有时候唱歌，有时候哭泣。赵翼就对着空中说：“你既然是神仙，为什么不和我见面呢？”空中回答说：“我是一股正气罢了。屋舍之北有一棵大枫树，南面有一座孤峰，孤峰名叫石楼。四面全是悬崖绝壁，不管是人是兽，没有能上去的。大枫树有点不高兴，就把这孩子弄到那树梢和石楼上了。全家磕头请求，然后才得下来。”出自《异苑》。

魏佛陀

梁代末年，蔡州布席家的空宅院，相传是座凶宅不能居住。有一个回防都督，军人，名叫魏佛陀，手持火炬进入宅中，在前堂住下。日落的时候，堂屋里出现一个东西，人面狗身，没有尾巴，那东西在堂屋里乱跳。魏佛陀挽弓搭箭射它，一射便看不见了。第二天在堂屋里挖掘，挖到一块被箭射中的朽烂木头，木头有一尺来长，下端有凝结的血迹。从此以后就根绝了闹鬼的现象。出自《五行记》。

临淮将

上元年间，临淮将领夜间聚会饮宴，炙烤猪羊，美味备至。

有一巨手从窗中入，言乞一脔，众皆不与。频乞数四，终亦不与。乃潜结绳作驱，施于孔所。给云：“与肉。”手复入，因而系其臂。牵挽甚至，而不能脱。欲明，乃朴然而断。视之，是一杨枝。持以求树，近至河上，以碎断，往往有血。出《广异记》。

崔 导

唐荆南有富人崔导者，家贫乏，偶种橘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为一丈夫，长丈余，求见崔导。导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导遂出见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钱百万，未偿而死。我家人复自欺，君乃上诉于天。是以令我合门为橘，计佣于君，仅能满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属，复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

止如再宿耳。君幸为我置一敝庐，我自耕凿，以卒此生。君仍尽剪去橘树，端居守常，则能自保。不能者，天降祸矣。何者？昔百万之资，今已足矣。”导大惊，乃皆如其言，即为葺庐，且尽伐去橘树。后五年而导卒，家复贫。其人亦不知所在。出《潇湘录》。

贾 秘

顺宗时，书生贾秘自睢阳之长安。行至古洛城边，见绿野中有数人环饮，自歌自舞。秘因诣之。数人忻然齐起，揖秘同席。秘既见七人皆儒服，俱有礼，乃问之曰：“观数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饮于野，四望无人？”有一人言曰：

有一只大手从窗口伸了进来，说要求块肉吃，众人都没给。频频要了四次，始终也没给。于是人们暗中找绳子系了一个馐，放在窗户那个有孔的地方。欺骗说：“给你肉。”手就又伸了进来，然后一紧绳馐就系住了手臂。绳子拉得很紧，手臂无法逃脱。天将亮的时候，那手臂木头似的折断了。一看，是一个杨树枝。拿着这个树枝去找那棵树，在不远的河边找到了，因为碎断，到处都有血迹。出自《广异记》。

崔 导

唐朝时，荆南有一个叫崔导的富人，他家里本来很穷，偶然种了大约一千株橘树，每年都能大获其利。忽然有一天，有一棵橘树变成一个一丈多高的男子，来求见崔导。崔导感到奇怪，不敢出去。那男子苦苦地求他，他才出来见那男子。男子说：“我前生欠你一百万钱，没还就死了。我的家人又自欺欺人，你就上诉到天庭。所以上帝让我们全家变成橘树，计酬雇用给你，才能还满一百万。现在上帝有命令，可怜我的家族亲属，复还我的本形。加上我自己也反省了以前的事，只再过一夜便回复人形了。希望你为我盖一所小草房，我亲自耕种，以了结此生。你把所有的橘树都砍去，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就能够保住自己。不然的话，天就降祸于你了。为什么呢？过去我欠的那百万之资，如今已经还够了。”崔导非常吃惊，就完全按照那人说的去做，立即着手为那人盖房子，而且砍伐了所有的橘树。五年后崔

导便死去，家又开始变穷。那个人也不知在哪。出自《潇湘录》。

贾 秘

顺宗的时候，书生贾秘从睢阳到长安去。走到古洛城边，见绿野之中有几个人环坐在一起饮酒，自歌自舞。于是贾秘就过去拜访。那几个人一齐欣然而起，揖让贾秘和他们一起坐。贾秘见七个人都是书生打扮，都彬彬有礼，就问道：“看各位君子，属于士人阶层，怎敢在这四望无人的野外聚饮？”有一人回答说：

“我辈七人，皆负济世之才，而未用于时者，亦犹君之韬蕴，而方谋仕进也。我辈适偶会论之间，君忽辱临，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兴亡为警觉，以人间用舍为拟议，又何必涉绮阁，入龙舟，而方尽一醉也？”秘甚怪之，不觉肃然致敬。及欢笑久，而七人皆递相目，若有所疑。乃问秘曰：“今既接高论，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辈服君而不疑也？”秘乃起而言曰：“余睢阳人也。少好读书，颇识古者王霸之道。今闻皇上纂嗣大宝，开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阙，少伸愚诚。亦不敢取富贵，但一豁鄙怀耳。适见七君子高会，故来诣之。幸无遐弃可也。”其一人顾诸辈笑曰：“他人自道，必可无伤。吾属断之，行当败缺。”其一人曰：“己虽勿言，人其舍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当为我匿瑕矣。”

乃笑谓秘曰：“吾辈是七树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枣，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听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处空山，非常材也。负坚贞之节，虽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设若哲匠构大厦，挥斤斧，长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虽众，而欠梁栋，我即必备栋梁之用也。我得其用，则永无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风流之名，闻于古今。但恨炀帝不回，无人见知。张绪效我，空耀载籍。所喜者，絮飞则才子咏诗，叶嫩则佳人学画。柔胜刚强，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阳和之恩，为不材之木。大川无梁，人不我取；大厦无栋，

“我们七个人，都负有济世之才，之所以没有被重用于当世，这也和你颖处囊中一样，正在谋划仕进的办法呢。我们碰巧偶然相会，谈论

之间，您忽然光临，我们有幸与您一起饮酒，共赏美景，以古代的兴亡为警觉，以人间的取舍为话题，又何必居住绮阁，乘坐龙舟才能喝一顿酒呢？”贾秘感到特别奇怪，不知不觉就肃然起敬。等谈笑欢乐的时间长了，那七个人都在互相使眼色，好像有什么怀疑。于是就问贾秘道：“现在既然在一起交谈，何不展示一下您的智谋和观点，使我们佩服而不生疑呢？”贾秘就站起来说道：“我是睢阳人。从小喜欢读书，多少知道一些古代的王霸之道。如今听说皇上继承了皇位，广开言路，我便想叩一下皇宫的门阙，略尽我的愚忠。也不敢谋取富贵，只不过施展一下抱负而已。恰巧遇见七位君子雅会，所以便来到这里。多谢各位没有嫌弃我。”其中一人看着几位笑道：“他自己如此说，一定必是没什么大害处。我推断，行将败缺。”其中一人说：“自己虽然不说，人家还是不用我。”一人说：“此人名字叫秘，一定能替我隐瞒缺点。”

于是就笑着对贾秘说：“我们是七个树精：头一个是松树精，二一个是柳树精，三一个是槐树精，四一个是桑树精，五一个是枣树精，六一个是栗树精，七一个是樗树精。现在咱们各言己志，请您听了一定不要讲出去。”那松精就起来说道：“我本来处在空山之中，是非常之材。身负坚贞的气节，虽然霜也欺凌雪也来犯，但是不能动摇我的高尚情操。如果高明的工匠建筑大厦，挥起斧头，木头不论长短，各有用场。椽子檩子尽管很多，但是缺少栋梁，我就一定具备栋梁的大用。我得到重用，那就永远没有倾斜倒塌的忧患了。”另有一人站起来说道：“我的这个风流的名字，闻于古今。我只恨隋炀帝不回来，没人知道我。张绪效仿我，空留名字于书籍之中。令人高兴的是，我花絮飞扬就有才子咏诗；我的叶子还嫩，就有佳人学画。我的柔弱胜过刚强，我将保持自己的性情。”又一个人说道：“我受阳和的恩泽，却是不成材的树木。大河里没桥梁，人家不取我；大厦里没栋梁，

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斫，则必不合于长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蚕。无辞吐饲，不异推食。蚕即茧，茧而丝，丝为纨绮，纨绮入贵族之用。设或贵族之流，见纨绮之美丽以念我，我又岂须大为梁栋，小为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

自辯士苏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济之名也。不唯汉武帝号为束束，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虑不为人所知也？”其次曰：“我虽处蓬荜，性实恬然，亦可以济大国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庙，虔祀飨，而法古以用我，我实可以使民之战栗也。”其次曰：“我与众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载我。春即荣，秋即落。近世人以我为不材，我实常怀愤惋。我不处涧底，怎见我有凌云之势；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构厦之材。骥不骋即弩马也，玉不剖即顽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构厦凌云，我即不可构厦凌云。此所谓信一人之言，大丧其真矣。我所以慕隐沦之辈，且韬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见，即又用之有余也。”言讫，复自歌自舞。秘闻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辞之。七人乃共劝酒一杯，谓秘曰：“天地间人与万物，皆不可测，慎勿轻之。”秘饮讫，谢之而去。出《潇湘记》。

薛弘机

东都渭桥铜驼坊，有隐士薛弘机。营蜗舍渭河之隈，闭户自处，又无妻仆。每秋时，邻树飞叶入庭，亦扫而聚焉，盛以纸囊，逐其强而归之。常于座隅题其词曰：“夫人之计，将徇前非且不可，执我见不从于众亦不可。人生实难，唯在处中行道耳。”居一日，残阳西颓，霜风入户，披褐独坐，

人家不用我。如果没有好木匠加工，那就肯定不合乎长短大小的要求。噫！依靠我的有三公之名呢。”另一个说道：“我平生喜欢蚕。供蚕食用，从不推辞。蚕就是茧，茧就是丝，丝织出纨绮，纨绮成为贵族的用品。如果那些贵族阶层的人，看到纨绮的美丽能够想到我，我又哪需要做栋梁和檩子椽子什么的？”下一个说道：“我自从辯士苏秦进入燕国那天起，就已经有了兼济的名声。不光汉武帝给了我封号，将我作为礼物送人，足以表达赤诚之心。我又何必忧虑不为人所知呢？”再一个说道：“我虽然处在蓬荜之间，性情朴实而恬静，但是也可以对大国有所帮助。倘若皇家立宗庙，虔诚地祭祀鬼神，就会效法古人而用我，我实在可以让百姓战栗。”最后一个说：“我与大伙有什么不同？天也盖我，地也载我。春天我就繁茂，秋天我就凋落。近代人认为我不成材，我确实经常感到愤慨不平。我不处在山涧底下，怎

能看到我有凌云之势；我不处在屋宇之下，哪能知道我是构厦之材。千里马不驰骋就是跑不快的劣马，美玉不从璞中剖出来就是顽石。所以，不一定松树就可以建大厦凌云霄，不一定我就不能建大厦凌云霄。这叫作听信一个人的话就大丧其真了。我因此才敬慕隐逸的人们，并且韬藏自己的行迹。我若能遇上陶侃那样的人，就又有用了。”说完了，树精们又自歌自舞起来。贾秘听了他们的话，感到很恐怖，坐立不安，急忙起身告辞。那七人就一起劝他一杯酒，对他说：“天地间人和万物都不可预测，希望您谨慎行事，不要轻心。”贾秘喝完，告辞而去。出自《潇湘记》。

薛弘机

东都渭桥铜驼坊，有个隐士叫薛弘机。薛弘机在渭河边盖了一座草房，闭户自处，没有妻奴。每到秋天，邻近的树叶飞落到庭院，他就把树叶扫起来，装进纸口袋，找到那树的地方而归还。他曾经在座席角落题词说：“为人之计，顺从以前的过错是不行的，固执己见不为众人所理解也是不行的。人生实难，只有行中庸之道。”有一天，残阳西斜，秋风入户，他正披衣独坐，

仰张邴之余芳。忽有一客造门，仪状瑰古，隆鼻庞眉，方口广颡，巍然四皓之比。衣早霞裘，长揖薛弘机曰：“足下性尚幽道，道著嘉肥。仆所居不遥，向慕足下操履，特相诣。”弘机一见相得，切磋今古，遂问姓氏。其人曰：“藏经姓柳。”即便歌吟。清夜将艾，云：“汉兴，叔孙为礼，何得以死丧婚姻而行二载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圆沼，秋池满败荷。杜门穷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机好《易》，因问。藏经则曰：“易道深微，未敢学也。且刘氏六说，只明《诗》《书》《礼》《乐》及《春秋》，而亡于《易》，其实五说。是道之难。”弘机甚喜此论。言讫辞去，窅飒有声，弘机望之，隐隐然丈余而没。后问诸邻，悉无此色。弘机苦思藏经，又不知所。寻月余，又诣弘机。弘机每欲相近，藏经辄退。弘机逼之，微闻朽薪之气，藏经隐。至明年五月又来，乃谓弘机曰：“知音难逢，日月易失，心亲道旷，室迩人遐。吾有一绝相赠，请君记焉。”诗曰：“谁谓三才贵，余观万化同。心虚嫌蠹食，年老怯狂风。”吟讫，情意搔

然，不复从容，出门而西，遂失其踪。是夜恶风，发屋拔树。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为烈风所拉折。其内不知谁人藏经百余卷，尽烂坏。弘机往收之，多为雨渍断，皆失次第，内唯无《周易》。弘机叹曰：“藏经之谓乎？”建中年事。出《乾 骊子》。

思慕张良和邴汉的风格。忽然有一客人来到门前，客人的样子挺古怪，高鼻子，花白眉，口方额大，超绝的样子完全可以与四皓相比。他身穿早霞裘，向薛弘机拱手高举行了见面礼后说道：“先生您喜尚幽静之道，颇有修养，造诣很深。我住的地方离这不远，一向仰慕您的德才，所以特意来拜见。”薛弘机一见他就觉得脾气相投，觉得可以和他切磋一些今古学问，于是就问他的姓名。客人说：“我叫柳藏经。”于是就一起唱歌吟诗。当寂静的夜将尽时，他说：“汉朝兴，叔孙氏制定礼法，为什么要行守孝两年的规定？而且在守丧期间不能举办婚事，这有什么道理？我很迷惑。”接着唱道：“寒水停圆沼，秋池满败荷。杜门穷典籍，所得事今多。”薛弘机喜好《周易》，就向他问起《周易》的事。藏经则说道：“《周易》的道理深奥精微，我没敢学。况且刘氏的六说，只说明了《诗》《书》《礼》《乐》和《春秋》，而把《易》丢了，其实是五说。这是因为道理太难。”薛弘机特别赞同此论。柳藏经说完就告辞了，走的时候窸窣窸窣地有声音，薛弘机望着他，见他走出一丈多远就影影绰绰地隐没了。后来向邻居打听，都说没有这样一个人。薛弘机苦苦地思念柳藏经，却又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一个多月以后，柳藏经又来见薛弘机。薛弘机每次想要接近他，他总是往后退。薛弘机逼近他，能闻到他略微有一点朽烂木材的气味，柳藏经便隐去了。到第二年五月他又来了，对薛弘机说：“知音难觅，日月易失，心相亲，道却不同，室很近，人却远。我有一首绝句赠你，请记住它。”诗说：“谁谓三才贵，余观万化同。心虚嫌蠹食，年老怯狂风。”吟罢，他就有些不安的样子，不再那么从容，出门向西走去，之后就失去了踪迹。这天夜里刮大风，毁屋拔树。第二天，魏王池畔的一棵大枯柳，被大风刮断。树洞里不知什么人藏了经书一百多卷，全都朽烂腐坏。薛弘机把这些经书收回来，书大多被雨水浸泡了，完全没了次序，其中唯独没有《周易》。薛弘机感叹道：“这就是叫藏经的原因吧？”这是建中年间发生的事。出自《乾 骊子》。

卢 虔

东洛有故宅，其堂奥轩级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键之且久。故右散骑常侍万阳卢虔，贞元中为御史，分察东台，常欲贸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后一夕，虔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前轩下。夜将深，闻有叩门者，从吏即问之。应声曰：“柳将军遣奉书于卢侍御。”虔不应。已而投一幅书轩下，字似濡笔而书者，点画纤然。虔命从吏视其字云：“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之居也。门神户灵，皆吾之隶也。而君突入吾舍，岂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既不惧吾，宁不愧于心耶？君速去，勿招败亡之辱。”读既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有言者，“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而有厉至，身长数十寻，立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所执，其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俯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其胸。厉惊，若有惧，遂东向而去。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见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后岁余，因重构堂室，于屋瓦下得一瓢。长约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出《宣室志》。

僧智通

临湍寺僧智通常持《法华经》。入禅宴坐，必求寒林净

卢 虔

东洛有一所旧宅院，它的厅堂、窗户和台阶非常宏伟奇特，但是在此居住的人多半都暴死，所以已经空锁着放了很久。右散骑常侍万阳的卢虔，贞元年间为御史，分察东台，曾经想要买这所宅院而住在里边。有人告诉他说：“这个宅子里有鬼怪，不能住人。”卢虔说：“我自有办法除掉它。”后一天夜里，卢虔和他的一个从吏一起睡在堂屋里，让其他仆人全都住到门外。这个从吏勇猛善射，拿着弓和箭，坐在窗下。夜将深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从吏就问是谁。外边答应

说：“柳将军给卢御史送来一封信。”卢虔不应声。过一会儿扔进来一封书信在窗下，字好像只是用蘸湿的毛笔写的，字迹很淡。卢虔让从吏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麼，上面写道：“我家住在这里有年头了。厅堂、窗户和台阶都是我的住处。门神户灵，都是我的属下。而你突然来到我家，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假如你有房舍，我去住了，可以吗？你既然不怕我，难道你心中无愧吗？你赶快离开，不要招致败亡的耻辱。”读完，那封信就飘然四散，像灰烬那样。不久又听到有人说：“柳将军愿意见一见卢御史。”过一会儿便有一个大恶鬼来到院子里，身长好几十寻，手里头握着一个大瓢。那个从吏立刻拉满弓射出一箭，射到了那瓢上，那鬼于是就退回去，找地方把瓢放下。过一会儿又来，那鬼立在窗外，俯身低头往屋里看，面貌极怪。那从吏又射一箭，射中鬼的胸部。鬼惊慌慌乱，好像害怕了，就向东而去。到了天亮，卢虔让人查寻鬼的踪迹。来到宅子东面的一块空地上，看见一棵一百多尺高的柳树上，扎着一支箭，这就是所谓的柳将军。卢虔把柳树砍了，从此这宅院里的任何居者都安全无恙。后来一年多，因为重建堂室，在屋瓦的下面翻出一个大瓢。长一丈多，有支箭扎在把上，这就是柳将军拿着的那个大瓢。出自《宣室志》。

僧智通

临湍寺和尚智通，常念《法华经》。他入禅宴坐，必找寒林净境，殆非人迹所至处。经年，忽夜有人环其院呼智通。至晓，声方息，历三夜。声侵户，智通不耐，因应曰：“呼我何事？可入来言也。”有物长六尺余，皂衣青面，张目巨吻。见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视良久，谓曰：“尔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经。至五更，物为火所醉，因闭目开口，据炉而鼾。智通观之，乃以香匙举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门若蹶声。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视蹶处，得木皮一片。登山寻之数里，见大青桐树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无縫隙。其半，有薪者创成一蹬，深六七寸余，盖魅之口。灰火满其中，久犹荧荧。智通焚之，其怪遂绝。出《酉阳杂俎》。

江夏从事

太和中，有从事江夏者，其官舍尝有怪异。每夕，见一巨人身尽黑，甚光。见之即悸而病死。后有许元长者，善视鬼，从事命元长以符术考召。后一夕，元长坐于堂西轩下，巨人忽至，元长出一符飞之，中其臂。剗然有声，遂堕于地，巨人即去。元长视其堕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谓元长曰：“堂之东北隅，有枯树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视之，其树有枝梢折者，果巨人所断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无怪。出《宣室志》。

境，几乎是没有人迹到过的地方。一年之后，忽然有人在夜间绕着院子喊智通。直到天亮喊声才止，三个夜晚都这样。第三夜，喊声从窗口传进来，智通忍耐不下去了，就回答说：“喊我有什么事？可以进来讲。”有一个怪物走来，怪物长六尺多，黑衣黑脸，大睁着眼，嘴挺大。怪物见了智通，一开始也合一下手。智通仔细地端详他许久，说道：“你冷吗？坐近来烤烤火。”那怪物就坐下了。智通只是念经。到了五更天，怪物被火陶醉了，就闭着眼张着口，拥着火炉发出鼾声。智通见状，就用香匙取炭火，放到怪物口中。怪物怪叫而起，跑到门外好像有摔倒的声音。这座寺庙背靠着山，智通等到天明，在那怪物摔倒的地方，拾到一块树皮。登山寻找了几里，看到一棵大青桐树，树梢已经老了。它的根部有一块凹陷的地方好像是新近弄掉的，智通把手中的树皮往上一安，正好合上。树的一半处，有砍柴人砍成的一个陷窝儿，深六七寸还多，大概这就是怪物的嘴。这里边还装着炭火，时间这么长还荧荧有光。智通把这棵树烧了，那鬼怪也就从此绝迹了。出自《酉阳杂俎》。

江夏从事

太和年间，有一个叫江夏的从事，他的官舍里有怪物。每到夜晚，就有一个浑身发黑而且有光的巨人出现。看见的人就会惊悸而病死。后来有个叫许元长的人，善于捉鬼，江从事就让他用符术制服它。后一个夜晚，巨人忽然而至，许元长坐在堂屋的西窗下，投出一符直飞过去，击中了巨人的手臂。随着一声响，那只手臂掉到地上，

巨人立即离去。许元长看那断臂，原来是一个枯树枝。到了第二天，有个家童对许元长说：“堂屋的东北边，有一棵枯树，先生的那张符现在那棵树上呢。”他立即过去查看，这棵树上有一个断了的树枝，果然是那巨人的断臂。于是就把这棵树砍了，烧了，这宅子也就无怪了。出自《宣室志》。

卷第四百一十六 草木十一

木怪下

窦 宽 吴 偃 董 观 京洛士人 江 叟

花卉怪

龙蛇草 鲜卑女 蕨 蛇 芥 虫 崔玄微

木怪下

窦 宽

唐扶风窦宽者家于梁山。太和八年秋，自大理评事解县推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命家仆伐一树，既伐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食顷而尽。宽异之，且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郑注、李训反，宽与注连，遂诛死于左禁军中。出《宣室志》。

吴 偃

有醴泉县民吴偃家于田野间。有一女十岁余，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后数余日，偃梦其父谓偃曰：“汝女今在东北隅，盖木神为祟。”偃惊而寤。至明日，即於东北隅穷其迹，果闻有呼吟之声。偃视之，见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其中稍宽敞。傍有古槐木，盘根极大。于是挈之而归，

木怪下

窦 宽

唐朝扶风县人窦宽家在梁山。太和八年秋，他自大理评事解县推盐使判官罢职回乡，因为要修造宅院，让家仆砍除一棵树，砍完之后

有血流出，汪在地上一大片，一顿饭的工夫便没了。窦宽惊异，并且知道其中有怪。从此便闭门不出，拒绝一切人事往来。到了第二年冬十一月，郑注和李训造反，窦宽与郑注有牵连，就被诛死在左禁军中。出自《宣室志》。

吴 偃

醴泉县山民吴偃，家在田野之间。他有个十来岁的女儿，有一天忽然失踪，不知去了哪里。几天后，吴偃梦见父亲对他说：“你的女儿现在东北角，大概是木神作怪。”吴偃被惊醒。第二天，他就到东北角彻底地查找踪迹，果然听到呼喊呻吟的声音。吴偃一看，看到女儿在一个洞穴里。洞穴的口很小，然而里边稍微宽敞。旁边有一棵老槐树，盘根极大。于是他将女儿领回，

然兀若沉醉者。会有李道士至，偃请符术呵禁。其女忽瞬而语曰：“地东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树腹空入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树。后数日，女病始愈。出《宣室志》。

董 观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与其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观独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而无指。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观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观因以挺樵其首，其躯若草所穿，挺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观虑又来，迨晓不敢寝。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常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径寻，果见古杉，有挺贯其柯叶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见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出《宣室志》。

京洛士人

京洛间，有士人子弟失其姓名，素善雕镂。因行他邑山路，见一大槐树荫蔽数亩，其根旁瘤癭如数斗瓮者四焉，

但是女儿呆呵呵地就像喝醉了似的。赶上一个李道士来到此地，吴偃就请道士用符术救救他的女儿。那女孩忽然睁开眼睛说道：“地东北有一棵大槐树，槐树里有神，拉着我从树肚子里走进地下的洞穴内，所以我就病了。”于是就砍掉了那棵大槐树。几天后，女孩的病才好。出自《宣室志》。

董 观

有一个叫董观的人，曾经当过和尚，居住在太原的佛寺。太和七年夏天，董观和他表弟王生向南到荆楚一带旅游，之后将去长安，二人来到商於。这天就在山馆中住下。晚上，王生已经睡下，董观还未睡，忽然看见一个东西出现在烛光下，接着那东西就去遮住烛光，像人手，但是没指。仔细看，烛影外像有个什么东西，董观慌忙喊王生。王生刚起来，那手便散去。董观对王生说：“小心，不要睡觉，那鬼怪还会再来。”于是他就抱着棍子坐着等候。很久，王生说：“鬼怪在哪儿？哥你真荒唐！”就又睡下。不一会儿，有一个五尺多长的东西，遮蔽着烛光站在那里，没有手也没有面目。董观更害怕了，又喊王生。王生气不起来。董观就用棍子捅那鬼怪的头，鬼怪的身躯就像用草穿的，棍子便一下子捅了进去，但是拽不回来了。那鬼怪马上退去。董观担心鬼怪再来，直到天亮都没敢睡。天亮之后，问馆吏。馆吏说：“从这往西几里，有一棵老杉树，常常闹鬼，你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东西。”于是馆吏、董观、王生三人一起向西寻来，果然看见一棵老杉树，有一根棍子横穿在枝叶之间。馆吏说：“人们说这棵树作妖很久了，我却不曾真见过。这回我可信了。”急忙取来斧子，把杉树彻底砍去。出自《宣室志》。

京洛士人

京洛间，有一个士人子弟，笔者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平素善于雕镂。有一次，他走在外地山路上，看到一棵大槐树树荫遮

地好几亩，树根旁边长了四个数斗瓮那么大的大瘤子，思欲取之。人力且少，又无斧锯之属，约回日采取之。恐为人先采，乃于衣箠中，取纸数张，割为钱，系之于树瘤上。意者欲为神树，不敢采伐也。既舍去，数月而还，大率人夫并刀斧，欲伐之，至此树侧，乃见画图影，旁挂纸钱实繁，复有以香醺奠之处。士人笑曰：“村人无知信此，可惑也。”乃命斧伐之。次忽见紫衣神在旁，容色屹然，叱仆曰：“无伐此木。”士人进曰：“吾昔行次，见槐瘤，欲取之，以无斧锯，恐人采之，故权以纸钱占护耳。本无神也，君何止遏？”神曰：“始者君权以纸钱系树之后，咸曰神树，能致祸福，相与祈祀。冥司遂以某职受享酬。今有神也，何言无之？若必欲伐之，祸其至矣。”士人不听。神曰：“君取此何用？”客曰：“要雕刻为器耳。”神曰：“若尔，可以善价赎之乎？”客曰：“可。”神曰：“所须几何？”士人曰：“可遗百千。”神曰：“今奉百缗。于前五里有坏坟，缗在其中。如不得者，即复此相见。”士人遂至坏坟中，果得缗，一无欠焉。出《原化记》。

江 叟

开成中，有江叟者多读道书，广寻方术，善吹笛。往来多在永乐县灵仙阁。时沉饮酒。适闾乡，至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寝。及夜艾稍醒，闻一巨物行声，举步甚重。叟暗窥之，见一人崔嵬高数丈，至槐侧坐，而以毛手扞叟曰：“我意是树畔锄儿，乃瓮边毕卓耳。”遂敲大树数声曰：

他想要弄到手。但是人力太少，又没有斧锯之类的东西，打算先回去，以后再来收取。怕被别人先采了去，就从衣箠里取出几张纸，割成纸钱，系在树的瘤子上。意思是说这是一棵神树，使人不敢采伐它。他离开几个月以后才回来，带来了大量的人力和斧锯，要砍伐大槐树，在树的一旁竟看到一张图画上画着这棵大槐树，旁边挂着许许多多纸钱，还有烧香上供祭祀的地方。这个士人大笑说：“村野之人无知，居然相信这事儿，糊涂啊。”于是就命挥斧砍去。忽然看见一个紫衣神站在一旁，紫衣神的神色严肃，他呵斥那些仆人说：“不要

砍这棵树。”士人走上前去说：“我以前走到这里，看到了槐树瘤，想要采取，因为没有斧锯，又怕被别人采去，所以权且用纸钱占护着它。它本来没神，你为什么还阻止呢？”神说：“当初你把纸钱系到树上之后，人们都说这是神树，能消灾降福，一齐来祭祀。冥司就把我派来享用祭奠。现在有神了，怎么能说没神？如果你一定要砍伐它，灾难马上就到。”士人不听。神说：“你要这东西有什么用？”士人说：“要雕刻成器物。”神说：“要是这样的话，可以用一个公道的价钱把它赎回来吗？”士人说：“可以。”神说：“你要多少？”士人说：“可给我一百千。”神说：“现在我给你一百匹绢。在前边五里的地方有一个坏坟墓，绢就在那墓中。如果拿不到绢，就再回来见我。”士人来到坏坟墓一看，果然有绢，一匹也不少。出自《原化记》。

江 叟

开成年间，有一个叫江叟的人，读了许多道家的书，广泛地寻求方术，还善于吹笛子。他来来去去，多半喜欢在永乐县的灵仙阁停留。他时常沉醉在饮酒之中。有一次，他到阆乡去，走到盘豆馆东官道的大槐树下就醉在那里睡着了。直到夜很深时他才略微清醒一些，却听到一个庞然大物走路的声音，那东西的脚步声十分沉重。他偷偷地查看，看见一个高达数丈的巨人，巨人来到大槐树旁边坐下，用毛茸茸的大手摸着江叟说：“我以为是个铲地的，却原来是个醉鬼。”然后他敲了几下大树，说道：

“可报荆馆中二郎来省大兄。”大槐乃语云：“劳弟相访。”似闻槐树上有人下来与语。须臾，饮酌之声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抛却两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当弃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将至，犹顾此位，直须至火入空心，膏流节断，而方知退，大是无厌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于道，必得为材用之木，构大厦之梁栋，尚存得重重碎锦，片片真花。岂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为煨烬耳？”大槐曰：“雀鼠尚贪生，吾焉能办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与语。”告别而去。

及明，叟方起。数日，至阆乡荆山中，见庭槐森耸，枝干扶疏，

近欲十围，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闻槐神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语云云。某卧其侧，并历历记其说。今请树神与我言语。”槐曰：“感子厚意，当有何求？殊不知昨夜烂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师。树神有灵，乞为指教，使学道有处，当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寻鲍仙师。脱得见之，或水陆之间，必获一处度世。盖感子之请，慎勿泄吾言也。君不忆华表告老狐，祸及余矣？”叟感谢之。

明日，遂入荆山，缘岩循水，果访鲍仙师。即匍匐而礼之。师曰：“子何以知吾而来师也？须实言之。”叟不敢隐，具陈荆山馆之树神言也。仙师曰：“小鬼焉敢专辄指人。未能大段诛之，且飞符残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师曰：“今不诛，

“可以报告说，荆馆中的二郎来探望大哥。”大槐树就说道：“有劳老弟拜访。”似乎听到大槐树上有人下来与巨人说话。片刻之间，饮酌的声音频频响起。荆山槐说：“老兄哪一年抛弃两京道上槐王的地位呢？”大槐树说：“我一百八十岁时，放弃此位。”荆山槐说：“大哥不知道老之将至，还如此留恋此位，直到火入空心，膏流节断的地步才知道隐退，可真是个无厌之士。为何不现在就借着雷霆之力，自拔于官道，那样定能成为有材用的树木，可做构筑大厦的栋梁，而且这样做，尚可留住重重的碎锦，片片真花。岂能等到他日做朽烂虫蠹的烧柴，同入灶坑烧成灰烬呢？”大槐树说：“鸟雀老鼠尚且贪生，我哪能办这样的事？”荆山槐说：“老兄啊，我不屑和你谈下去了。”于是荆山槐告别而去。

到了天明，江叟才起来。又走了几天，来到阆乡荆山之中，他看到庭中的一棵大槐树森森然高耸云端，枝干四布，葱茏茂密，将近十围粗细，宛如有神灵附着其上。于是他就等到夜里，用酒肉祭奠它，说道：“我昨天听到槐神您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谈。我躺在一边，清楚地记得您的谈话。现在请槐神现身和我谈谈。”槐树说：“你的诚意令人感动，你说有什么要求吧？没想到那夜里烂醉在道上的就是你！”江叟说：“我一生喜欢道教，只是没遇上好老师。树神您有神灵，求您多多指教，让我有学道的去处，必当重谢。”槐神说：“你只管到荆山去，寻找鲍仙师。如果真能找到他，你一定可以成仙，或是

水仙，或是陆仙，也一定能学到一样度世的本领。这完全是有感于你的请求，千万不要把我的话泄露出去。你不记得华表把话告诉了老狐狸，灾祸都殃及我的事情了吗？”江叟很感谢他。

第二天江叟就进到荆山，爬过一重重山，涉过一道道水，果然访到了鲍仙师。江叟就匍匐在地上行礼。鲍仙师说道：“你是怎么知道我而来拜我为师的呢？必须照实说。”江叟不敢隐瞒，详细地陈述了荆山馆的树神的话。鲍仙师说：“小鬼怎么敢专擅地指教别人。既然不能大段大段地诛杀槐神，暂且把它的一个树枝弄残。”江叟跪拜，请求饶过槐神。仙师说：“现在不杀它，

后当继有来者。”遂谓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陈之。”叟曰：“好道，癖于吹笛。”仙师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龙既出，必衔明月之珠而赠子。子得之，当用醢醢煎之三日。凡小龙已脑疼矣，盖相感使其然也。小龙必持化水丹而赎其珠也。子得当吞之，便为水仙，亦不减万岁。无烦吾之药也。盖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师遂出玉笛与之。叟曰：“玉笛与竹笛何异？”师曰：“竹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玉者白也，与龙相克，忽听其吟，龙怪也，所以来观之。感召之有能变耳，义出于玄。”叟受教乃去。

后三年，方得其音律。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遂有老龙，果衔珠赠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昼。果有龙化为人，持一小药合，有化水丹，匍匐请赎其珠。叟乃持合而与之珠，饵其药，遂变童颜，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无不历览。后居于衡阳，容发如旧耳。出《传奇》。

花卉怪

龙蛇草

后汉灵帝中平年夏，陈留郡济阳、济阴、冤句、离狐、城皋、阳

武，城郭路边生草，悉备龙蛇鸟兽之形。《续汉志》

以后可能继续有人前来。”于是就对江叟说：“你有什么本事？一样一样地说给我听。”江叟说：“我喜欢道教，吹笛子成癖。”仙师就让他取出笛子吹吹。吹完了，仙师叹道：“你吹笛子的技艺已经到家了。只是你吹的是一管竹笛，我现在送给你一管玉笛，是荆山中最好的，只要像平常那样吹就可以。三年，就能招来洞中龙了。龙出来之后，一定会衔一颗明月之珠赠送给你。你得到珠子之后，应该用醞醐煎它三天。这时候小龙已经脑袋疼了，是互相感应使他们这样的。小龙一定会拿着化水丹来赎那颗珍珠。你得到化水丹应该吞下去，那就成了水仙，少说也活一万岁。这就不用麻烦我给你弄药了。你有琴高那样的福相啊。”仙师就拿出玉笛来给他。江叟说：“玉笛和竹笛有什么不同？”仙师说：“竹子的是青色，和龙的颜色类似，能吹得很像龙吟，龙也不以为怪。玉的是白色，和龙相克，忽然听到龙吟，龙就感到奇怪，所以就出来观看。把它感召出来才能有办法改变它，这道理出于天。”江叟受教之后便离去。

吹了三年之后，才得到音律。后来就到了岳阳，刺史李虞留他住下。当时天大旱，他就拿出笛子来，夜间到圣善寺经楼上吹。果然，洞庭湖的小岛上，龙飞出来落下。驾着云雾围绕在经楼前后，各不一样，之后有一条老龙，果然衔来珠子赠给江叟。江叟得了珠，依照鲍仙师的话把它熬了两天。果然有一条龙变成人，拿着一个小药盒，盒里装着化水丹，匍匐在地请求赎回那颗珠子。江叟拿到药盒就给了他珠子，然后，江叟把化水丹吃下去，老脸变童颜，入水不湿。凡是天下的洞穴，他没有不去游览的。后来他住到了衡阳，容颜毛发如旧。出自《传奇》。

花卉怪

龙蛇草

后汉灵帝中平年夏，陈留郡的济阳、济阴、冤句、离狐、城皋、阳武，城郭路边长的草，全都有龙、蛇、鸟、兽的形状。《续汉志》

曰：“其状五色，毛羽头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马万物之状。”是岁，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抄掠，后兄何进秉权，汉遂微弱。又董卓起兵焚烧宫阙之应。出《五行记》。

鲜卑女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姘净，著赤衣，自云家在侧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茎。苋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焉。出《异苑》。

蕨 蛇

太尉郗鉴镇丹阳也，曾出猎。时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茎，即觉心中潭潭欲吐。因归家，仍成心腹疼痛。经半年许，忽大吐，吐一赤蛇长尺余，尚动摇。乃挂于檐前，蛇渐焦。经宿视之，乃是一茎蕨耳，犹昔之所食也。病遂差。出《续搜神记》。

芥 虫

五岭春夏率皆霪水，晴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败，萌胶毡罽，无逾年者。尝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螳螂，但腰身细长耳。出《岭南异物志》。

说：“这些草五色，毛羽、头、眼、脚、翅膀全都具备。有的为人的形状，手拿着弓弩，其他牛马万物各种形状都有。”这一年，黑山贼张牛角等十多起人马，一同起来抄抢掠夺，皇后的哥哥何进执掌大权，汉室逐渐衰微。还有，这些异样的草，也应了董卓起兵焚烧宫阙的事。出自《五行记》。

鲜卑女

晋时有一个士人，买了一名鲜卑女子，名叫怀顺。怀顺自己说她姑妈的女儿被一棵赤苋菜精迷住了。起初看见一位漂亮的男子，穿着

红衣，男子说他家住在侧北。那女孩从此便经常哼唱小曲，很是自得的样子。每到天将黑的时候，她总是穿戴整齐到屋后去。家里派人窥视，只看见有一棵赤苋菜，女孩的手指环挂在苋菜的茎上。家里人将那棵赤苋菜铲除后，女孩号啕大哭，经过一夜，女孩就死了。出自《异苑》。

蕨 蛇

太尉郗鉴镇守丹阳，有一天出去打猎。当时正是二月中旬，蕨菜刚长出来。有一名甲士随手折下一茎蕨菜吃，吃完就觉得心里砰砰作响，想要呕吐。于是就回到家里，回家之后仍然心腹疼痛。经过半年多时间，忽然间大吐一场，吐出一条一尺多长的赤蛇，蛇还会摇动。于是就把蛇挂到房檐下，蛇渐渐变干。经过一宿之后再看，原来是一棵蕨菜，还是从前吃时的样子。于是病就好了。出自《续搜神记》。

芥 虫

五岭一带春夏季一般都多雨，晴天的时候少，秋末冬初才停止。由于阴雨绵绵，什么东西都容易生虫子变坏，各种物品，没有超过一年的。曾经有人买了一些芥菜放在墙下，忘记吃了，几天之后生了虫子，那虫子四条腿，有头有尾，能行走，大小有如螳螂，只是腰身细长一些罢了。出自《岭南异物志》。

崔玄微

唐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僮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清月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

三更后，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

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芳香，馥馥袭人。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颇轻佻，翻酒汗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余即不知奉求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知异。

崔玄微

唐天宝年间，有一位崔玄微处士，住在东都洛阳之东。他沉溺于道教，服用苍术、白术和茯苓，已经有三十年。因为药已用尽，他就领着童仆们深入嵩山采灵芝，一年之后才回来。他居住的宅院，平时无人，回来一看，蒿草满院。当时正是春天的夜晚，风清月朗，晚风宜人，他还没有睡，单独待在一个院子里，家人没事是不到这个院子来的。

三更天之后，忽然有一个身穿青衣的女子走向他说：“您在院里呢，我要和一两个女伴到东门表姨那里去，想要暂借这地方歇一歇，可以吗？”崔玄微答应了。不一会儿，就有十多个人由那女子领进来。有一个穿绿衣裳的上前说：“我姓杨。”她指着一人说：“她姓李。”又指一人，说“姓陶”。又指一个红衣小女子说：“她姓石名阿措。”她们各有自己的侍女。崔玄微与她们相见完毕，就坐到月下，问她们出来的原因。她们回答说：“要到封十八姨那里去。封十八姨几天前说想要来看她们，没来成，今晚大伙去看她。”还没坐稳，门外报告说封家姨来了，在座的都惊喜地跑出去迎接。杨氏说：“这家的主人很好，只这从从容容不令人厌恶，其他地方就比不上这里。”崔玄微又出来见过封氏。封氏的言辞清冷峻，有林下的风气，大家相揖入座。众女子都是殊绝姿色，满座芳香，馥馥袭人。酒席摆上，开始饮酒，酒间，唱歌互赠。崔玄微记得其中的两首歌。一

首是一个红衣裳的给一个白衣裳的送酒时唱道的：“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另一首是白衣人给红衣人送酒时唱道的：“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到了十八姨端起酒杯，她的性情很轻佻，把酒弄到了阿措身上。阿措生气地说：“每个人都是双手捧着酒杯走到跟前请人家喝，轮到我怎么就不能捧着给我。”说完，她拂衣而起。十八姨说：“这孩子耍酒疯呢。”大家都起来，到门外相别。十八姨往南去，其他人往西进到园中而各自别去。崔玄微也不知有什么异常。

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诸侣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阿措曰：“但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即立之。庶夫免患也。”玄微许之。乃齐声谢曰：“不敢忘德。”拜而去。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

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振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及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如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玄微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又尊贤坊田弘正宅，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余朵。花盛时，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长尺余，游于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将掩之，辄失所在。出《酉阳杂俎》及《博异记》。

第二天晚上她们又来，说：“要到十八姨那去。”阿措生气道：“何必还到封老婆子那里去，有事只求这位处士，不知可不可以？”阿措又说道：“各位伙伴都住在园中，每年都多次被恶风抓挠，居止不安，常常求十八姨庇护。昨天我没能依顺她，应该很难借上她的力了。处士如果能庇护我们，我们也会有所报答的。”崔玄微说：“我有什么能力，能保护到各位女子？”阿措说：“只要处士每年第一天，给

我们做一面红色旗，旗上画上太阳、月亮和五星，送到园东立起来，就能免除我们的灾难。今年已经过了，只请你到了这个月的二十一日，天亮的时候微有东风，就立上。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免除祸患。”崔玄微答应下来。众女子一齐致谢说：“不敢忘记处士的恩德。”说完便行礼而去。崔玄微在月光里跟随在她们后边相送，见她们越过园墙，走进园中，各不知去向。

崔玄微按照她们的说法，到了这天便把旗立了起来。这一天东风振地，从洛南开始，折树飞沙，但是园子里的繁花不摇不动。崔玄微这才恍然大悟。众女子说姓杨，姓李，姓陶，以及她们的衣服颜色不同，从中可以看出她们是各种花精。穿红衣名阿措的，就是安石榴。封十八姨，就是风神。后来过了几日，一天夜里杨氏等人又来了，是来致谢的。她们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玄微服用，说可以延年却老。她们希望崔玄微长住下去并且经常卫护她们，那样崔玄微也可以长生不老。到了元和年初，崔玄微还健在，看上去像是三十来岁的人。另外，尊贤坊田弘正的宅院里，中门外一株紫牡丹长成树，开花一千多朵。花盛时，每个有月色的夜晚，就能看见有五六个小人，身長一尺多，在花上游玩。如此七八年的光景。人们要突然逮住他们的时候，便各失所在，不知哪儿去了。出自《酉阳杂俎》及《博异记》。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智𪔐 邓 珪 刘 皂 田 布

梁 生 苏昌远

药怪

上党人 田登娘 赵 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客询其来，笑而应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无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贪其观视，且挑且悦，因诱致于室，交欢结义，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见鄙，誓当永奉恩顾。然今晚须去，复来则可以不别矣。”客因留连，百端遍尽，而终不可，素宝白玉指环，因以遗之曰：“幸视此，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兖州徂徕山有一座寺叫光化寺，寺中有个以读书为业的客人，意志坚强，攻读不倦，长期住在这里。夏季里的一个较凉爽的日子，他在廊下，一边散步，一边观看壁画。忽然遇上一位美丽的少女，少女

十五六岁的年纪，姿色绝异。他询问女子从哪里来，女子笑着回答说：“家在山前。”他心里明知山前没有这女子，也没有怀疑她是妖，只是心里因为特别喜欢她的眉眼，又是挑逗，又是说笑，就把她引诱到室内，交欢结义，情意绵绵，难舍难分。白衣说：“你不因为我是村野之人而瞧不起我，我发誓要永远侍奉你。但是今晚必须离去，再回来就可以永不分离了。”他因为心里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地留她，到底不可，只好把平常带在身上的一件宝贝——白玉指环，送给她，说：“希望你见到它，

可以速还。”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愿且回去。”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步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履历详熟，曾无踪迹。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苗一枝，白花绝伟，客因□之。根本如拱，瑰异不类常者。及归，乃启其重付，百叠既尽，白玉指环，宛在其内。乃惊叹悔恨，恍惚成病，旬而毙。出《集异记》。

僧智𪔐

上元中，蜀郡有僧智𪔐在宝相寺持经。夜久，忽有飞虫五六大如蝇，金色，迭飞赴灯焰，或蹲于灯花上鼓翅。与火一色，久乃灭于焰中。如此数夕。童子击墜其一，乃董陆花也，亦无形状。自是不复见。出《酉阳杂俎》。

邓珪

晋阳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是岁秋，与朋友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入，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俱栗然。独珪无所惧，反开其牖。闻有吟啸之声，珪不之怪。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纵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既坐，与诸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未见宾。”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矣。”于是缉丝为缙数百寻，候

其再来，必缚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

就能赶快回来。”于是就出去送送她。她说：“恐怕家里有人来接我，你先回去吧。”客人就爬上寺门楼，隐身目送她。她大约走出百步左右，忽然就不见了。他记住她消失的地方，径直跑去寻找。寺前平阔数里，小树小草，一根头发都不能隐藏，他对这里特别熟悉，却就是找不到她的踪迹。天将黑时，他见草中有一株百合，白花绝美，于是就把它挖了出来。那百合根本处是拱形，非常奇异。等拿到屋里，才发现那只白玉指环，就裹在这株百合里。他惊叹悔恨不已，恍恍惚惚，一病不起，十天之后便死去。出自《集异记》。

僧智𪔐

上元年间，蜀郡有一个叫智𪔐的和尚在宝相寺念经。夜深，忽然有五六个苍蝇大小的金色小虫飞进来，轮流交替地飞向火苗，有的蹲在灯花上扇动翅膀。虫火一色，许久才消灭在火焰之中。如此好几个夜晚。童子击落其中一只，一看，竟然是一朵董陆花，也没有什么形状。从此不再出现了。出《酉阳杂俎》。

邓珪

晋阳之西有一座童子寺立在郊外。贞元年间，有一个叫邓珪的人寄居在寺中。这年秋，他与几位朋友会宿，关门之后，忽然间有一只手从窗户伸进来，那手色黄而且瘦得厉害。大伙见了，都吓得发抖。唯独邓珪不怕，反而打开窗子。这时听到有吟啸之声，邓珪不以为怪。问道：“你是谁？”对方回答说：“我隐居山谷有年头了。今晚任风月而游，听说先生在此，特意来拜见。实在不敢与先生同席，愿能坐到窗外，听先生和客人谈话就满足了。”邓珪同意了。坐下之后，那东西和客人们相谈甚欢，过了许久，便告退。走时对珪说：“明晚会再来。希望先生不要排斥我。”走后，邓珪对大伙说：“这一定是个鬼。如果不追查他的踪迹，将成为祸患。”于是用丝搓了一根数百寻长的绳子，等其再来，一定将其捆绑。第二天晚上果然来了，又把手从窗户伸进来。

珪即以缙系其臂，牢不可解。闻牖外问：“何罪而见缚？其议安在？得无悔邪？”遂引缙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缙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出《宣室志》。

刘 皂

灵石县南尝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元和年，董叔经为西河守。时有彭城刘皂，假孝义尉。皂顷尝以书忤董叔，怒甚，遂弃职。入汾水关，夜至灵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状绝异，皂马惊而坠，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余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贼尔。”明日，有自县南来者，谓皂曰：“县南野中有蓬蔓，状类人，披一青袍，不亦异乎？”皂往视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尽焚，其妖遂绝。出《宣室志》。

田 布

唐田布，田悦之子也。元和中，尝过蔡比，路侧有草如蒿。茎大如指，其端聚叶，若鸛鹑巢在苇。折视之，叶中有小鼠数十，才若皂荚子，目犹未开，啾啾有声。出《酉阳杂俎》。

邓珪就把绳子系到其手臂上，系得很牢，没法解开。人们听到他在窗外问：“我有什么罪而绑我？讲好的协议哪去了？莫不是后悔了？”于是拖着绳子跑了。到天明，邓珪和客人一起追寻其踪迹。寺北一百多步的地方，有一棵葡萄，特别繁茂，而绳子就系在葡萄藤上。有一片叶子像人手，正是人们从窗户见到的那只手。于是让人挖出它的根，把它烧掉。出自《宣室志》。

刘 皂

灵石县南曾经夜间出现妖怪，从此乡里人没有敢夜间从那路过的。元和年间，董叔经是西河太守。当时有一个彭城人刘皂，暂代孝

义尉。刘皂因事与董叔经不和睦，一气之下便弃官不做，一走了之。刘皂进入汾水关，正好是夜间来到灵石县南，遇到一个人站在路旁。那人样子怪异，刘皂的马受到惊吓，他便从马上掉下来，老半天才起来。站在路旁的那个人就上来脱刘皂的衣服，并穿到自己身上。刘皂以为是打劫的，不敢反抗。然后向西跑出十多里，来到一家客栈，就讲了这件事。客栈里的人说：“县南夜里妖怪，不是强盗。”次日，有从县南来的人，对刘皂说：“县南田野中有一棵蓬蔓，样子像人，披了一件青色衣袍，你说怪不怪？”刘皂去看了看，果然是自己的那件袍子。乡里人才明白，原来作妖的是蓬蔓罢了。于是把它全烧掉了，那妖便灭绝了。出自《宣室志》。

田 布

唐朝的田布，是田悦的儿子。元和年间，田布有一天路过蔡比，见路旁有一种草很像蒿子。草的茎有手指那么粗，它的顶端聚集着叶子，就像鹪鹩在芦苇上筑的巢。他把它折下来一看，叶子里裹着几十只小老鼠，才只像皂荚子那么大，眼睛还没睁开，吱吱直叫。出自《酉阳杂俎》。

梁 生

唐兴平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树十余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霁，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为吉兆。有韦氏谓梁生曰：“夫木以春而荣，冬而瘁，固其常矣，焉可谓之吉兆乎？”生闻之不悦。后月余，梁生父卒。出《宣室志》。

苏昌远

中和中，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州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吴中水乡率多荷芰。忽一日，见一女郎，素衣红脸，容质艳丽。阅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与之相狎，以庄为幽会之所。苏生惑之既甚，尝以玉环赠之，结系殷勤。或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数殊异，俯而玩之，见花房中有物。细视，乃所赠玉环也。因折之，其妖遂绝。出《北梦琐

言》。

药怪

上党人

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见。去宅一里，但见一人参枝。掘之，入地五尺，如人体状。掘去之后，呼声遂绝。时晋王广阴有夺宗之计，谄事权要，上君也，党与也，言朋党比而譖，太子竟见废。隋室因此而乱。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宣室志》，今见《隋书·五行志》。

梁 生

唐时，兴平之西有梁生的别墅，别墅后园里有十几棵梨树。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头场雪刚下完，那梨树忽然开了花，梨花芳香而且繁茂。梁生特别惊奇，以为是吉兆。有个姓韦的人对梁生说：“树木在春天繁荣，在冬天枯败，是不可改变的规律，怎么能说这是吉兆呢？”梁生听了不大高兴。后来过了一个多月，梁生的父亲死了。出自《宣室志》。

苏昌远

中和年间，有个叫苏昌远的人居住在苏州的属县。离官道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吴中水乡一般都多有荷花菱角。忽然有一天，苏昌远见到一位女郎，女郎白衣红脸，容质艳丽。看那姿色，就像是神仙界的人。从此，苏昌远就和这位佳人混在一起，以那个小村庄为幽会的场所。苏昌远已经被迷惑得不轻，曾经把一只玉环赠给了她。有一天，苏昌远见门前白莲花开得很美，俯身玩赏，见花房中有个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送给那女子的玉环。于是他就把这株莲花折了下来，那妖女再也没见过。出自《北梦琐言》。

药怪

上党人

隋文帝时，上党有个人的宅子后边，每天夜里都有人的呼叫声，找还找不到。离宅子一里的地方，有一棵人参。挖它，挖了五尺，才看清它长得如人体形状。把它挖掉之后，呼叫声便再也没有了。当时晋王杨广暗中有夺权篡位之心，他巴结讨好权贵要人，勾结朋党，造谣诬陷，最终使太子被废。隋朝王室因此而乱。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自《宣室志》，今见《隋书·五行志》。

田登娘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逻村，村之田氏尝穿井，得一根大如臂。节中粗皮若茯苓，香气似术。其家奉释，有象设数十，遂置于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十六七，有容质。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经岁余，女尝日见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蹑屐。女遂私之。精神举止，有异于常矣。其物根每岁至春萌芽。其女有妊，乃具白于母。母疑其怪。尝有衲僧过门，其家因留之供养。僧将入佛宇，辄为物拒之。一日，女随母他出，僧入佛堂。门才启，有一鸽拂僧飞去。其夕，女不复见其怪，视其根，亦成朽蠹。女娠才七月，产物三节，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并火焚之，其怪亦绝。旧说枸杞茯苓人参术形有异，服之获上寿。或不荤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为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见怪而去之。宜乎！出《酉阳杂俎》。

赵 生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生兄弟数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惭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编，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息，虽寒热切肌，食粟藜纒，不憚劳苦。而生蒙懵，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终不易其志。

田登娘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逻村，村中有一家姓田的曾经挖井，挖出来一块手臂粗细的根。根的节中粗皮像茯苓，香气像术。田家信奉佛教，家中设有几十个佛像，所以他们就这块根放在佛像前。田氏有个女儿叫登娘，十六七岁，有几分姿色。她父亲常让她供香火。一年多以后，登娘发现有一个年轻人出入佛堂中，他身穿白衣脚穿木鞋。一来二去，登娘就和他私通了。因此精神举止便和平常不同了。那块木根每到春天都发芽。田登娘怀孕了，就全都告诉了母亲。母亲怀疑那是怪物。有一天一位僧人从门前路过，田家就留僧人住下。僧人将要进入佛堂的时候，总有什么东西阻止他。有一天，田登娘跟母亲出去了，僧人进到佛堂。门刚打开，有一只鸽子轻轻掠过僧人身边飞去。那天晚上，田登娘再没见到那怪物，看那块根，也变成朽烂虫咬的木头了。田登娘怀孕七个月，产下三节东西，形状就像佛像前的那块根。田氏把它烧掉，那怪也就没有了。旧话说枸杞、茯苓、人参、术，形各有异，服用这些东西都可以长寿。有的说不吃荤腥，不近女色，遇上这样的好药就能成为地仙。田氏没有这样的奢望，所以发现了怪物就除掉了它。应该如此啊！出自《酉阳杂俎》。

赵 生

天宝年间，有一个赵生，他的先人凭文学显贵一时。他兄弟八人，都以进士或明经资格进入仕途。只有这位赵生天生愚钝，虽然读书，却不能分开句子，理解含义，因此岁数虽然不小了却不能得到郡守的推荐。有一回他与哥哥弟弟们的朋友一起吃饭，满座红衣绿袍相连，只有他赵生是白衣，他非常不快。等到酒酣，有的人嘲笑他，他便更加惭愧愤怒。一天之后，他撇弃家园隐遁而去，住进晋阳山中，房屋是用茅草盖的。他把一百多编书用箱子运进山来，白天读书，黑夜休息，虽然寒热侵袭，吃的是粗粮，穿的是麻衣，但他不怕劳苦。然而这位赵生生性愚鲁，用力越勤功效越少。他更加愤怒，却始终不动摇自己的意志。

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

岂有志于禄仕乎？虽然，学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详议，何蔽滞之甚邪！”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入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死于志业，不辱先人。又何及于禄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坚。老夫虽无术能有补于郎君，但幸一谒我耳。”因征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讫，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楸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锬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奥。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出《宣室志》。

菌怪

郭元振

郭元振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瞋目出于灯下。元振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元振之警句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久之，元振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数斗，所题句在焉。出《酉阳杂俎》。

宣平坊官人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归。入曲，有卖油者张帽驮桶，不避道。

十几天后，有一个穿短褐衣服的老头来拜访他，老头对他说：“你隐居深山之中，读古人之书，难道有志于高官厚禄吗？即使这样，学的的时间越长而最终也不能分句晓义，是多么不明智不灵活呀！”赵生表示感谢，说：“在下不聪敏，自己估计老了将无用，所以来到深山，读书自悦。尽管不能通晓书中的精深微妙之处，但是我一定要死在我想干的事业上，不给先人带来耻辱。又怎能说到官和禄上去呢？”老头说：“你的意志特别坚定。老夫我虽然没有什么仙术异能帮助你，只希望你到我那儿去一趟。”于是赵生问老头在什么地方住。老头说：“我是段氏之子，家在山西大树底下。”老头说完这话，忽然就不

见了。赵生奇怪，以为是妖精，就径直到山西去寻找他的踪迹，果然有棵繁茂的椴树。赵生想：“这就是段氏之子吗？”于是拿来铁锹挖那树下，挖到一棵一尺多长的人参，这人参特别像他见过的那个老头。赵生想：“我听说能变成妖怪的人参，可以治病。”于是就把人参煮着吃了。从此以后他头脑清醒，聪明颖悟，凡是看过的书，都能通晓其中奥妙。一年之后，考中明经科。做了好几任官才死。出自《宣室志》。

菌怪

郭元振

郭元振曾经住在山里。到了半夜，有一个脸如圆盘的人眨着眼睛出现在灯下。郭元振一点也没害怕，慢慢地拿起笔蘸了墨，在那人的面颊上写道：“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这是郭元振的警句。写完读了一遍，那人就没了。后来，郭元振跟着打柴的随便走走，发现一棵大树上有白木耳，白木耳有数斗大，上面有他题写的那两句诗。出自《酉阳杂俎》。

宣平坊官人

京中宣平坊，有一位官人夜里归来。走进曲斜僻静之处，见有一个卖油的，戴着草帽，用驴驮着油桶走着，不避开道路。

导者搏之，头随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门。官人异之，随入至一大槐树下，遂灭。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数尺，并树枯根，下有大虾蟆如叠，挟二笔镡，树溜津满其中也。及有巨白菌如殿门浮沤钉，其盖已落。虾蟆乃驴也，笔镡乃油桶也，菌则其人矣。里人有买其油者月余，怪其油好而贱。及怪发，食者悉病呕。出《酉阳杂俎》。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黄姑蕈者尤为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屋施瓦者，下视无人，唯釜煮物，以盆覆之。俄有小

儿裸身绕釜而走，倏忽没于釜中。顷之，主人设蕈，工独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蕈者皆卒。出《稽神录》。

官人的导者上去打他，他的头应声而落，其余部分以及驴和油桶迅速地跑进一个大宅院的门里。官人觉得奇怪，就跟了进去，只见那人和驴跑到一棵大槐树下便不见了。于是官人告诉了这家的主人，这家人立即命人发掘。挖到几尺深，见树的枯根下有一只大蛤蟆，蛤蟆的两边有两只笔套，笔套里流满了树的津液。还有一个巨大的白菌就像殿门上的浮沕钉，那盖已经落了。蛤蟆就是驴，笔套就是油桶，菌就是那个卖油的人了。有人一个月前就买了他的油，奇怪他的油为什么质量好而且价钱又便宜。等到这事发生，吃过那油的全都呕吐起来。出自《酉阳杂俎》。

豫章人

豫章人喜欢吃蕈，有一种黄姑蕈更是味道鲜美。有一家盖房子，煮这种蕈招待帮着盖房的工人们。有一个工人在房上布瓦，向下看见地上无人，只有一口锅正在煮着东西，并用盆盖着。一会儿，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绕着那锅跑，倏地就在锅里消失了。不多时，主人把煮好的蕈摆到餐桌上，只有那个布瓦的工人不吃，也不说。到了天黑，吃蕈的人全死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龙一

苍 龙 曹 凤 张鲁女 江陵姥 甘 宗
南 郢 国 龙 场 五色石 震泽洞 梁武后
刘 甲 宋 云 蔡 玉 李 靖

苍 龙

孔子当生之夜，二苍龙亘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曹 凤

后汉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守，政化尤异。黄龙见于九里谷高冈亭，角长二丈，大十围，梢至十余丈。天子嘉之，赐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出《水经注》。

张鲁女

张鲁之女，曾浣衣于山下，有白雾濛身，因而孕焉。耻之自裁，将死，谓其婢曰：“我死后，可破腹视之。”婢如其言，得龙子一双，遂送于汉水。既而女殁于山。后数有龙至，其墓前成蹊。出《道家杂记》。

苍 龙

孔子要出生的那天夜里，两条苍龙横贯上天而降下，依附着徵在的居室，因而生了孔子。有两位仙女手擎香露从空中而来，用香露让徵在沐浴。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曹 凤

后汉建武年间，曹凤字仲理，是北地太守，政治风化优异。在九里谷高冈亭出现一条黄龙，角长二丈，粗十围，尾巴也足有十几丈。天子赞美这件事，赐给曹凤一百匹帛，增加俸禄二千石。出自《水经注》。

张鲁女

张鲁的女儿，曾经在山下洗衣服，有蒙蒙白雾围在她的周围，因而怀了孕。张氏女感到耻辱想要自杀，临死的时候，对婢女说：“我死了之后，可以打开肚子看看。”婢女照她的话去做了，得到两条小龙子，就把龙子送到汉水里去了。然后把张氏女埋葬在山上。后来多次有龙来，那墓前形成一条小路。出自《道家杂记》。

江陵姥

江陵赵姥以沽酒为业。义熙中，居室内忽地隆起，姥察为异，朝夕以酒酹之。尝见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家人闻土下有声如哭。后人掘地，见一异物蠢然，不测大小，须臾失之。俗谓之土龙。出《渚宫旧事》。

甘 宗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国方士能神咒者，临川禹步吹气，龙即浮出。初出，乃长数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则龙辄一缩，至长数寸，乃取置壶中，以少水养之。外国常苦旱灾，于是方士闻有旱处，便赍龙往，出卖之，一龙直金数十斤。举国会敛以顾之。直毕，乃发壶出龙，置渊中。复禹步吹之，长数十丈，须臾雨四集矣。出《抱朴子》。

南郢国

南郢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毛鱼。时蜕骨于旷泽之中。鱼龙同穴而处。其国献毛龙一于殷。殷置豢龙之官，至夏代不

绝，因以命族。至禹导川，及四海会同，乃放于洛汭。出《拾遗录》。

龙 场

《王子年拾遗》曰：“方丈山东有龙场，地方千里，龙皮骨如山阜，布散百余顷。”《述异记》：“晋宁县有龙葬洲。父老云，龙蜕骨于此洲，其水今犹多龙骨。按山阜冈岫，能兴

江陵姥

江陵的赵姥以卖酒为生。义熙年间，她的居室内地面忽然凸起来了，赵姥觉察到此事怪异，早晚用酒祭奠它。她曾经看见一个东西从地里露出头来，头像驴，但是地上当初就没有窟窿。等到赵姥死了，家人听到土下有声音，像哭声。后来人们把地挖开，看到一个挺蠢的怪物，这东西很难说有多大，很快就没了。一般叫它为土龙。出自《渚宫旧事》。

甘 宗

秦使者甘宗禀奏的关于西域的事说：外国能通神咒的方士，登临河川，走禹步步法吹气，龙就能浮出来。龙刚出来的时候，是几十丈长。方士吹它，一吹它就一缩，缩到几寸长，然后就捉住它放到壶里，用很少一点水养着。外国常常苦于旱灾，于是方士听说有干旱的地方，就带着龙前往，把它卖掉，一条龙价值几十斤黄金。全国都会聚集起来观看。直到最后，才把壶打开，将龙放到湖泊里。再走禹步步法吹它，它长到几十丈长，片刻之间便乌云四起，下起雨来。出自《抱朴子》。

南郢 国

南_郢国有暗藏在洞穴中的水源，它的下边通向地脉，其中有毛龙和毛鱼。毛龙和毛鱼时常蜕骨在空旷的水泽之中。毛鱼和毛龙在一个洞穴里相处。这个南_郢国曾经向殷商献过一条毛龙。殷商那时候设有

养龙的官职，到夏代这种官职还有保留，因而用它作为一个部族的命名。到大禹治水，四海会同到一起，就把那条毛龙放到洛水里了。出自《拾遗录》。

龙 场

《王子年拾遗》说：“方丈山之东有龙场，方圆一千里，龙皮龙骨堆积如山，布散一百多顷。”《述异记》：“晋宁县有龙葬洲。老人说，龙在此洲蜕骨，水里至今多有龙骨。考察山岭峰峦，能兴

云雨者，皆有龙骨。或深或浅，多在土中。齿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数十丈，或盈十围。小者才一二尺，或三四寸，体皆具焉。尝因采取见之。”《论衡》云：“蝉生于腹育，开背而出，必因雨而蜕，如蛇之蜕皮云。”近蒲洲人家，拆草屋，于栋上得龙骨长一丈许，宛然皆具。出《感应经》。

五色石

天目山人全文猛于新丰后湖观音寺西岸，获一五色石大如斗。文彩盘蹙，如有夜光。文猛以为神异，抱献之梁武。梁武喜，命置于太极殿侧。将年余，石忽光照廊庑，有声如雷。帝以为不祥，召杰公示之。对曰：“此上界化生龙之石也，非人间物。若以洛水赤砺石和酒合药，煮之百余沸，柔软可食。琢以为饮食之器，令人延寿。福德之人，所应受用。有声者，龙欲取之。”帝令驰取赤石，如其法，命工琢之以为瓿，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以其屑，置于旧处。忽有赤龙，扬须鼓鬣，掉尾入殿，拥石腾跃而去。帝遣推验，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斗龙所竞之石。其瓿遭侯景之乱，不知所之。出《梁四公记》。

震泽洞

震泽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余尺。有长城乃仰公^眺误堕洞中，旁行，升降五十余里，至一龙宫。周围四五里，

云雨的地方，都有龙骨。有的深，有的浅，大多埋在土里边。齿、角、尾、足，全部具备，非常清晰。大的几十丈，有的粗满十围。小的才一二尺，有的三四寸，体形都具备。曾经借采取的机会见过。”《论衡》说：“蝉在肚子里生长发育，破开背爬出来，一定要借着雨天才蜕变，就像蛇蜕皮一样。”近来蒲洲有一户人家拆草屋，在梁栋上得到一根龙骨，长一丈左右，很清晰，而且什么部位都很完备。出自《感应经》。

五色石

天目山人全文猛，在新丰后湖观音寺的西岸，得到一块斗那么大的五色石。石头的纹彩盘旋紧蹙，好像有夜光。全文猛以为是神奇之物，就抱着它献给了梁武帝。梁武帝很高兴，让把它放在太极殿旁边。将近一年多的时间，这块石头忽然光芒四射，发出雷一样的响声。梁武帝认为是不祥之兆，就召来杰公，把这石头给他看。杰公说：“这是上界的化生龙变成的石头，不是人间的东西。如果用洛水的赤砺石和上酒，合成一种药，用这药把这石头煮沸一百次，这石头就变得柔软可吃了。把它雕琢成饮食器皿，能使人延长寿命。这是有福有德的人才可享用的。有声，是因为龙就要下来取它。”梁武帝派人迅速取来赤色砺石，就像杰公说的那样，命工匠把石头雕琢成盆，每个盆能容五斗半，来盛御膳，用这种盆盛的饭菜，格外香美，与众不同。把雕琢剩下的石屑，又放到原来的地方。忽然有一天，一条红色的龙，张牙舞爪地摇尾进入太极殿，抱着那些石头腾跃而去。梁武帝派人推求查验此事，原来这块五色石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斗龙竞赛用的石头。雕成的那个盆，在侯景之乱以后，就不知道哪儿去了。出自《梁四公记》。

震泽洞

太湖中，洞庭山南有一百多尺深的洞穴。长城乃仰公^眺 误堕洞里，向旁边走，升降五十多里，来到一龙宫。周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宫室门阙。龙以气辟水，霏如轻雾，昼夜光明。遇

守门小蛟龙，张鳞奋爪拒之，不得入。公^眈在洞百有余日，食青泥，味若粳米。忽仿佛说得归路，寻出之。

为吴郡守时，乃具事闻梁武帝。帝问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罗浮两山间穴溪，一通枯桑岛东岸。盖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小龙千数卫护此珠。龙畏蜡，爱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宝珠。”帝闻大嘉，乃诏有能使者，厚赏之。有会稽郡^鄞县白水乡郎庾毗罗请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烧杀^鄞县东海潭之龙百余头，还为龙所害。汝龙门之穴也，可行乎？”毗罗伏实，乃止。

于是合浦郡洛黎县瓯越罗子春兄弟二人，上书自言：“家代于陵水罗水龙为婚，远祖矜能化恶龙。晋简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龙。今龙化县，即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龙，刚猛难化，臣祖化之。化石龙县是也。东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铜鼓石头等诸水大龙，皆识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孙。请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龙石尚在否？”答曰：“在在。谨赍至都。”试取观之。公曰：“汝石但能制微风雨召戎虏之龙，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龙。”又问曰：“汝有西海龙脑香否？”曰：“无。”公曰：“奈之何御龙？”帝曰：“事不谐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龙脑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敷扬道义，许谧、茅容乘龙，各赠制龙石十斤。今亦应在，请访之。”帝敕命求之。于茅山华龙隐居陶弘景得石两片。公曰：“是矣。”

下边有齐膝深的青泥，宫室门户样样不少。龙用气把水分开，霏霏然有如轻雾，白天黑夜都有光明。他来到宫门前，遇到守门的小蛟龙，小蛟龙张鳞奋爪地阻止他，他进不去。他在这洞中一百多天，吃青泥度日，青泥味道像粳米。忽然有一天好像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顺着那路就出来了。

他做吴郡太守的时候，把这事详细地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就向杰公问起这事。杰公说：“这个洞穴分四条通道：一条通向洞庭湖西岸，一条通向蜀道青衣浦北岸，一条通向罗浮两山间的穴溪，一条通向枯桑岛东岸。东海龙王第七个女儿掌管龙王的珠藏，一千多条小龙在那里卫护这些珍珠。龙怕蜡，喜欢美玉和空青石，嗜吃燕子。如果能派人前去，可以得到宝珠。”梁武帝听了非常赞赏，就下诏征求能

去的人，还给予重赏。会稽郡鄞县白水乡有一个叫庾毗罗的人请求前去。杰公说：“你的五世祖烧杀鄞县东海潭的龙一百多头，回来的路上被龙害死。你是龙家族的仇人，能去吗？”毗罗承认这是事实，就放弃了。

这时候会稽郡洛黎县的瓯越族人罗子春兄弟两个，上书说：“我家世代与陵水罗水龙通婚，我的祖先能驯化恶龙。晋简文帝就让我爷爷驯化过毒龙。现在的龙化县，就是我爷爷的住宅。象郡的石龙，刚烈凶猛难以驯化，我爷爷把它驯化了。化石龙县就是因为这事得名的。东海南天台、湘川的彭蠡、铜鼓的石头等名水中的大龙，都认识我的宗祖，也知道我是他们的子孙。请让我们去传达皇帝的命令。”杰公说：“你家的制龙石还在吗？”他们回答说：“在，在。已经带来了。”他就取出来给人看。杰公说：“你的这块石头只能降住一般的龙，不能降服为龙王藏珠的龙。”又问道：“你们有西海龙脑香吗？”罗子春说：“没有。”杰公说：“那你凭什么降服龙呢？”梁武帝说：“事情还不大好办呢。”杰公说：“乘大船到西海，可以找到龙脑香。从前桐柏真人弘扬道义，许谧、茅容乘龙，各得到桐柏真人赠送的制龙石十斤。现在还应该有，请派人求访。”于是梁武帝命令四处求访。在隐居在茅山华龙的陶弘景那里弄到两片制龙石。杰公看后说：“就是这种东西。”

帝敕百工，以于阗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发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鱼胶之，成二缶，火烧之。龙脑香寻亦继至。杰公曰：“以蜡涂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赍烧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龙宫。

守门小蛟闻蜡气，俯伏不敢动。乃以烧燕百事赂之，令其通问。以其上上者献龙女，龙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陈帝旨。洞中有千岁龙能变化，出入人间，有善译时俗之言。龙女知帝礼之，以大珠三、小珠七、杂珠一石，以报帝。命子春乘龙，载珠还国，食顷之间便至。龙辞去，子春荐珠。

帝大喜。得聘通灵异，获天人之宝。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骊龙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间之上者。杂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

贵。”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谓杰公虚诞，莫不诘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余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无风雨雷电水火刀兵诸毒厉。骊珠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无蛇虺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六足二目，当其凹处，有白如铁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数尺。无瑕者为之上，有瑕者为下。珠蚌五，于时与月盈亏，蛇珠所致。隋侯唅参，即其事也。”又问蛇鹤之异。对曰：“使其自适。”帝命杰公记蛇鹤二珠。斗余杂珠，散于殿前。取大黄蛇玄鹤各十数，处布珠中间。于是鹤衔其珠，鸣舞徘徊；蛇衔其

梁武帝命令百工，用于阆舒河里的美玉，雕制了两个小匣，用桐木灰把它磨光，找来宣州的空青，选出最好的，用海鱼胶成两个缶，用火烧一烧。不久又弄到了龙脑香。杰公说：“把蜡涂抹到罗子春兄弟二人的身上和衣佩上。”然后又让兄弟二人带上五百只烤好的燕子上路，二人来到龙宫。

守门的小蛟龙闻到蜡气，趴在那里不敢动。二人就拿出一百只烤燕子贿赂他们，让它们往里通报。二人把最好的烤燕子献给龙女，龙女吃过之后大加赞赏。二人又把玉匣和青缶献上，详细陈述了梁武帝的意思。洞中有一千岁的龙，可以变成人出入人间，完全可以听懂时俗语言。龙女知道梁武帝这是以礼相待，就把三颗大珠，七颗小珠，一石杂珠送给梁武帝作为回报。她让罗子春兄弟二人乘着龙载着这些珠子回国，一顿饭的工夫就到了。龙回洞，罗子春献珠。

梁武帝大喜。因派使者与灵异来往，获得了天人的宝物。他把珠子给杰公看，杰公说：“那三颗大珠，一颗是天帝如意珠之下等珠，两颗是骊龙珠之中等珠。那七颗小珠，两颗是虫珠，五颗是海蚌珠，是人间的上等珠。那一石杂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值钱。”梁武帝让所有的官员都来看，百官认为杰公荒诞不实，没有不追问的。杰公说：“如意珠中最好的，夜光能照出四十多里；中等的能照十里；下等的照一里。所照到的地方，没有风雨、雷电、水火、刀兵等各种毒病。骊珠中最好的，夜光能照一百步；中等的十步；下等的只照亮一间屋子。所照到的地方，没有虫蛇之毒。虫珠，七种颜色，多半是赤色，六条腿两只眼，在凹陷处，有铁鼻状的白。蚌珠五种颜色，都

有夜光，只能照出几尺。没有斑点的是上品，有斑点的是下品。五只珠蚌，同月一起盈亏，这是蛇珠造成的。所谓隋侯之珠，佗参之珠，就是蛇珠和鹤珠的事情。”人们又问蛇珠与鹤珠有什么不同。杰公说：“让它们自己来表明吧。”梁武帝让杰公记一下哪些是蛇珠，哪些是鹤珠。一斗多杂珠，散放在殿前。弄来大黄蛇十条，黑鹤十只，把它们布置在珠子中间。于是，鹤衔起一颗珠子鸣舞徘徊；蛇衔起一颗珠，盘曲宛转。群臣观者，莫不叹服。帝复出如意龙虫等珠，光之远近，七九八数，皆如杰公之言。

子春在龙宫得食，如花如药，如膏如饴，食之香美。赍食至京师，得人间风日，乃坚如石，不可咀嚼。帝令秘府藏之，拜子春为奉车都尉，二弟为奉朝请，赐布帛各千匹。追访公^①往不为龙害之由，为用麻油和蜡，以作照鱼衣，乃身有蜡气故也。出《梁四公记》。

梁武后

梁武后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众趋井救之，后已化为毒龙，烟焰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叹久之，因册为龙天王，便于井上立祠。出《两京记》。

刘 甲

宋刘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丽，未尝读佛经，忽能暗诵《法华经》。女所住屋，寻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觉，宜作二七日斋。”家为置高座，设宝帐。女登座，讲论词玄。又说人之灾祥，诸事皆验。远近敬礼，解衣投宝，不可胜数。衡阳王在镇，躬率参佐观之。经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门，云：“魔邪寻至，凡着道服，咸勿纳之。”真变服奄入。女初犹喝骂，真便直前，以水洒之，即顿绝，良久乃苏。

珠子，盘曲宛转。群臣看了，没有不叹服的。梁武帝又把如意珠、龙珠、虫珠，全部都拿了出来，珠子光照的远近，和杰公说的全部一样。

罗子春在龙宫吃的东西，如花似药，如膏似饴，吃起来特别香美。他将一些食物带回京城，但是这些食物让人间的阳光一晒，热风一吹，竟然像石头一样坚硬，不能咬动。梁武帝命人把这些东西藏到秘府里，让罗子春做了奉车都尉，让他的弟弟做了奉朝请，赐给他们各一千匹布帛。后又追访仰公^瞻到龙宫去而没被龙害的原因，原来他用麻油和蜡做了照鱼衣，是身上有蜡气的原因。出自《梁四公记》。

梁武后

梁武后生性妒忌。武帝刚登基，还没有来得及办理册封的事，于是后便非常愤怒，忽地投到宫殿庭院里的一口井中。大伙跑过去救她时，她已经变成一条毒龙，烟焰冲天，谁也不敢靠近。武帝悲叹了好久，因此册封她为龙天王，并在井上立了供奉她的祠堂。出自《两京记》。

刘 甲

宋刘甲住在江陵。元嘉年间，他的女儿十四岁，姿色端庄秀丽，她没有读过佛经，有一天却忽然能暗暗地背诵《法华经》。她住的屋里，不久便出现奇异的光。她说：“已经得了正觉，应该做二十七日的斋戒。”家里为她设置了高座，设立了宝帐。她登上宝座，讲的话很深奥。又讲人的灾祥祸福，各种事都很灵验。远近的人都很敬佩她，解衣投宝的，不可胜数。衡阳王在镇，亲自率领僚属来观看。经过十二天，有一个叫史玄真的道士说：“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他急忙忙地赶来。她已经知道了，派人守住门，说：“不久将有妖邪之类到来，凡是穿道服的，全都不让进来。”史玄真换了衣服突然进入。她起初还大声地喝骂，史玄真便直接走上前去，把水洒到她身上，她顿然气绝，过了许久才醒。

问以诸事，皆云不识。真曰：“此龙魅也。”自是复常，嫁为宣氏妻。出《渚宫旧事》。

宋 云

后魏宋云使西域，至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三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泛杀商人。果陀王闻之，舍位与子，向鸟场国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善得其术。还复王位，就池咒龙。龙化为人，悔过向王，王即从之。出《洛阳伽蓝记》。

蔡 玉

弘农郡太守蔡玉以国忌日于崇敬寺设斋。忽有黑云甚密，从东北而上，正临佛殿。云中隐隐雷鸣。官属犹未行香，并在殿前，聚立仰看。见两童子赤衣，两童子青衣，俱从云中下来。赤衣二童子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身长丈余，仰掷云中。雷声渐渐大而下来。少选之间，向白蛇从云中直下，还入所出柱下。于是云气转低着地。青衣童子乃下就住，一人捧殿柱，离地数寸。一童子从下又拔出一白蛇长二丈许，仰掷云中。于是四童子亦一时腾上，入云而去。云气稍高，布散遍天。至夜，雷雨大霰，至晚方霁。后看殿柱根，乃蹉半寸许，不当本处。寺僧谓此柱腹空。乃凿柱至心，其内果空，为龙藏隐。出《大业拾遗记》。

李 靖

唐卫国公李靖微时，尝射猎灵山中，寓食山中。

醒后人们再问她各种事情，她便说什么都不记得了。史玄真说：“这是被龙魔住了。”从此以后她恢复正常，嫁给宣氏为妻。出自《渚宫旧事》。

宋 云

后魏时，宋云出使西域，走到积雪山，见山中有大池，池中有毒龙。以前三百商人在这池边止宿，正赶上毒龙愤怒，就把这三百人全都泛水淹死了。果陀王听说这事以后，把王位让给儿子，自己到鸟场国去学婆罗门咒语。四年之中，他很好地掌握了法术。然后就归国恢复了王位，到池边去咒那毒龙。毒龙变成人，向国王表示悔过，国王就把他放了。出自《洛阳伽蓝记》。

蔡 玉

弘农郡太守蔡玉，在国忌日这一天到崇敬寺设斋。忽然有浓密的黑云从东北而上，临近佛堂。云中有隐隐的雷鸣。官属们还没有行香，一齐站在殿前，仰着头观看。他们看见两个红衣童子和两个青衣童子，都从云中下来。两个红衣童子先来到殿西南角的柱子下，抽出一条一丈多长的白蛇，将蛇仰掷到云中。雷声渐渐变大而滚动下来。不多一会儿，刚才扔上去的那条白蛇从云中直贯下来，回到所出的柱子下。于是云气变低，着地。青衣童子走下来靠近柱子，一人把柱子捧起来，让柱子离地几寸。另一人从柱子下又拔出一条两丈左右长的白蛇，仰掷到云中。四个童子也同时腾身而起，隐入云中。云气渐渐升高，布散满天。到了夜晚，雷雨大作，一直下到第二天晚上才晴。后来人们去看那殿柱的根部，竟偏离半寸左右，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庙里的和尚说，这柱子是空的。于是就凿柱子到柱心，一看，果然是空的，是龙的隐藏之所。出自《大业拾遗记》。

李 靖

唐卫国公李靖未发达时，曾经到灵山打猎，吃住都在山中。

村翁奇其为人，每丰馈焉，岁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会暮，欲舍之不能。俄而阴晦迷路，茫然不知所归，怅怅而行，因闷益甚。极目有灯光，因驰赴焉。既至，乃朱门大第，墙宇甚峻。扣门久之，一人出问。靖告迷道，且请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独太夫人在。宿应不可。”靖曰：“试为咨白。”乃入告。复出曰：“夫人初欲不许，且以阴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厅中。有顷，一青衣出曰：“夫人来。”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儿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阴晦，归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将何适？然此乃山野之居，儿子还时，或夜到而喧，勿以为惧。”既而食。颇鲜美，然多鱼。食毕，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褥褥，衾被香洁，皆极铺陈。闭户系之而去。

靖独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闹者何物也，惧不敢寝，端坐听之。夜将半，闻扣门声甚急，又闻一人应之，曰：“天符，报大郎子当行

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须足。无慢滞，无暴厉。”应者受符入呈。闻夫人曰：“儿子二人未归，行雨符到，固辞不可，违时见责，纵使报之，亦以晚矣。僮仆无任专之理，当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适观厅中客，非常人也。盍请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门曰：“郎觉否？请暂出相见。”靖曰：“诺。”遂下阶见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龙宫也。妾长男赴东海婚礼，小男送妹，适奉天符，次当行雨。计两处云程，合逾万里。报之不及，求代又难，辄欲奉烦顷刻间。

山村里的老人们对他的为人感到惊奇，常给他丰厚的馈赠，年头越久馈赠越多。有一天他忽然遇上一群鹿，就去追赶。追到天黑，想要舍弃又不能。不多时便在阴晦中迷失了道路，茫茫然不知何处是归路，怅然而行，心里非常沉闷。忽然望见远处有灯火，急忙驰马过去。到那一看，竟是朱门大户，墙宇煞是高峻。叩门叩了好半天，有一人出来问他干什么。李靖便说迷失了道路，想借住一宿。那人说：“我家郎君出去了，只有太夫人在家。留宿应该不行。”李靖说：“请问一下试试。”那人便进门去报告。接着又出来说：“夫人起先不想答应，但因为天气阴黑，你又说迷了路，就不能不留你了。”于是邀李靖进客厅。过了一会儿，一位婢女出来说：“夫人来了。”他一看那夫人，年纪有五十多岁，青裙素袄，神气清雅，宛如士大夫之家。李靖上前拜见。夫人答拜说：“儿子都不在家，不该留宿。但现在天色阴晦，又迷失归路，这儿不留你，还让你上哪儿去呢？这是山野人家，儿子回来时，也许是半夜，而且还大吵大叫，你可别怕。”然后就吃饭。饭菜都很鲜美，但是多半是鱼。吃完饭，夫人进屋。两个婢女送来床席被褥，这些东西都带香味，富丽奢华。二婢女铺好床闭户而去。

李靖想着山野之外，夜里到来又吵闹的是什麼，越想越怕，不敢入睡，端坐在那里听外面的动静。将近夜半，听到很急的敲门声，又听一个人回应，说：“天符，报大郎君应该行雨。此山周围七百里，五更天下足。不要迟慢，不要暴厉。”应者接过天符进屋呈报。听夫人说：“两个儿子都没有回来，行雨的符到了，绝对推辞不得，不按时就被责罚，即使去报告，也已经晚了。童仆没有担当专职的道理，该怎么办呢？”一个小婢女说：“适才见客厅里的客人不是一般人，何不去求他呢？”夫人听后很高兴，亲自来叩门说道：“您醒着吗？请您

暂且出来一下。”李靖回答说：“好。”于是赶忙下阶相见。夫人对他说：“这不是人类的住处，是龙宫。我大儿子到东海去参加婚礼了，小儿子去送他妹妹了，恰好接到天符，按照要求应该行雨。总计两处的云程，合起来超过一万里。去报告来不及，求别人代替又很难，就想要麻烦您一小会儿。

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云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从吾言，无有不可也。”遂敕黄头，鞚青骢马来。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铉子，系于鞍前。戒曰：“郎乘马，无勒衔勒，信其行。马跑地嘶鸣，即取铉中水一滴，滴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马腾腾而行，倏忽渐高，但讶其隐疾，不自知其云上也。风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随所跃，辄滴之。既而电掣云开，下见所憩村。思曰：“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今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顾一滴不足濡，乃连下二十滴。

俄顷雨毕，骑马复归。夫人者泣于厅曰：“何相误之甚！本约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岂复有人？妾已受谴，杖八十矣。”但视其背，血痕满焉。“儿子亦连坐，奈何？”靖惭怖，不知所对。夫人复曰：“郎君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只恐龙师来寻，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山居无物，有二奴奉赠。总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择。”于是命二奴出来。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怡怡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靖曰：“我猎徒，以斗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悦者，人以我为怯也。”因曰：“两人皆取则不敢。夫人既赐，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尔。”遂揖与别，奴亦随去。

出门数步，回望失宅，顾问其奴，亦不见矣。独寻路而归。

怎样呢？”李靖说：“我是俗人，不是能乘云驾雾，怎么能行雨，有办法可以教给我，我听吩咐就是了。”夫人说：“如果能照我的话做，没有不行的。”于是就命人备好青骢马牵过来。又命人取来雨器，雨器就是一个小瓶，这小瓶被系在马鞍之前。夫人嘱咐说：“您骑马，不要勒马的衔勒，要让它随便走。马跑的时候，地上发出嘶鸣声，你就从瓶中取出一滴水，滴到马鬃上。一定不要滴多了。”于是李靖上马

腾腾而行，越走越高，不知不觉已来到云层之上。风急如箭飞，暴雨脚下响。于是他就随着马的跳跃，开始滴水。不一会儿就闪电大作，乌云拨开，他望见了寄住的那个小山村。他想：“我打扰这个村太多了，正感他们的恩德没办法报答。现在很久没下雨了，庄稼苗将旱死。而雨就在我手里，难道还能舍不得给吗？”想到一滴不够，就连下了二十滴。

不大一会儿就下完了，他骑马回来。夫人在厅里哭着说：“你怎么错得这么厉害！本来约好了下一滴，为什么私自下了二十尺雨？这一滴，就是地上的一尺雨啊。这个村半夜的时候，忽然间平地水深二丈，哪还有人？我已经受到责罚，挨了八十大板了。”但见她的后背，满是血痕。“我的儿子也会被连坐，怎么办？”李靖又惭愧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夫人又说：“您是人世间的凡人，不懂得云雨的变化，实在不能怨您。只怕龙师马上找来，会吓到您，请马上离去。但是如此麻烦您，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山里没有别的，就将两个小奴送给您吧。一块儿领走也可以，单领一个也可以。由您选择。”于是让二奴出来。一个从东廊下走出来，仪表容貌和悦可亲。一个从西廊下走出来，愤气勃然，怒目而立。李靖心里想：“我是一个打猎的，不怕斗猛之事。现在只领一奴，要是领那个笑脸的，人家就会以为我胆小。”于是他说：“不敢将两个都领去。夫人既然相赠，我就领这个生气的吧。”夫人笑着说：“您的欲求也就这样了。”于是就作揖与他告别，那小奴也跟着他走出来。

走出门才几步，回头再看，宅舍全部消失，又扭头想去问问小奴怎么回事，却发现小奴也不见了。他只好独自寻路而归。

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岂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岂东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极将相矣。出《续玄怪录》。

等到天明，看了一眼那个小村庄，汪然一片大水，大树只露出树梢，不再有人。这以后，李靖居然当了大官，指挥军队平定了贼寇，立下了盖世的大功，但是他始终没达到相位。只怕是没领那个小奴的原因吧？人们都说关东出相，关西出将，难道那二奴一个从东廊出一个从

西廊出是暗喻将相？之所以叫作奴，也是位在下的象征。假如把两个小奴都领走，那就将既做将又做相了。出自《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龙二

柳 毅

柳 毅

唐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毅诘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不幸，今日见辱于长者。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既而将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不能御。迨诉频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言讫，歔歔流涕，悲不自胜。

又曰：“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

柳 毅

唐朝仪凤年间，有一个叫柳毅的书生赴京赶考落第，要回湘滨。想到泾阳还住着自己的同乡，就前去告别。走了六七里路程，突然间鸟起马惊，马就飞快地跑到旁边的岔道上去了。又跑出六七里才停下。这时他看到一个女人正在道旁牧羊。柳毅感到奇怪，仔细一看，那女子竟是殊绝之色。但是她的俏脸愁苦不舒，她的巾袖污秽无光。她凝神而立，好像在等盼什么。柳毅问她道：“你为什么如此忧伤呢？”女子这才痛苦地道歉，哭泣着回答说：“我很不幸，今蒙垂问，使你受辱。但是怨恨至极，哪还能羞愧退避？请听听我的不幸遭遇吧。我是洞庭龙君的小女儿，由父母做主嫁给泾川龙王的次子。但是

我的丈夫玩乐无度，被婢女奴仆迷惑，对我一天比一天差。我就把这事告诉了公公婆婆。公公婆婆溺爱他们的儿子，不能把他管住。等到我说的次数多了，要求更迫切的时候，这又得罪了公公婆婆。公公婆婆就把我赶到这里来了。”说完，她抽抽搭搭地哭泣，不胜悲切。

又说：“洞庭到这，不知隔了多远。长天茫茫，连封书信都不能通，心里孤独绝望，不知有多么悲哀。听说你要到吴地去，如果能秘密地去通知洞庭，或者把一封家书交付给侍者，说不定我还真就有救了呢！”柳毅说：“我是个讲义气的人。听你如此一说，气血上涌，恨自己没有翼翅，不能振飞，这还说什么可不可以？”

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致意耶？唯恐道途显晦，不相通达，致负诚托，又乖恳愿。子有何术，可导我邪？”女悲泣且谢曰：“负载珍重，不复言矣。脱获回耗，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不足为异也。”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毅曰：“敬闻命矣。”女遂于褊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乃置书囊中，因复问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数顾视之，则皆矫顾怒步，饮龀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羊焉。毅又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语竟，引别东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亡所见矣。其夕，至邑而别其友。

月余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橘社。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实，曰：“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谓毅曰：“当闭目，数息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宫。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曰：“客当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灵虚殿也。”谛视之，

但是洞庭湖是深水，我行于尘埃之间，难道可以前去致意吗？只怕路

途一显一晦不相通达，辜负了你的委托，又违背了你的诚心。你有什么法术，可以教给我吗？”女子哭着表示感谢，说：“负载珍重，不再说了。如果能得到我家的一点回音，我就是死了也要感谢你。你还没有答应，我怎么敢说？既然你已经同意并且寻问，那么我告诉你，洞庭和京城，没什么两样。”柳毅让她说清楚些。她说：“洞庭的南边，有一棵大橘树，乡里人叫它社橘。你应当解去这条带子，用它捆扎别的东西，然后敲树三下，应当有人出来问你。你就跟着往里走，那就什么障碍都没有了。除了让你传书捎信外，我还把真心话全都讲出来了，希望你千万不要改变。”柳毅说：“你就放心好了。”龙女于是就从衣襟里取出一封书信，拜了两拜把书信交给柳毅。她望着东方愁泣，一副承受不住的样子。柳毅见了，心中也好不悲切，他把书信揣起来，就又问道：“你放羊有什么用呢？难道神祇也宰杀生灵吗？”龙女说：“这不是羊，是雨工。”“什么是雨工？”龙女说：“雨工就是雷霆之类的东西。”柳毅仔细看那些羊，羊的行动与其他羊很不一样，但羊的大小以及羊角羊毛与别的羊完全一样。柳毅又说：“我是送信人，日后你回到洞庭，可不要把我忘了，不见我呀。”龙女说：“怎么会不见你呢，我们应该像亲戚那样。”说完，柳毅作别东去。走了不到几十步，回头望龙女和羊，全都不见了。那天晚上，柳毅来到城里告别了朋友，

一个多月后回到家乡，就到洞庭察访。洞庭湖的南面，果然有一棵社橘。于是他改换了带子，面对着橘树，拍打了三下。不一会儿，水波间出现一个武夫，他拜问柳毅说道：“贵客是从哪里来的？”柳毅不告诉他实话，说：“我是来拜访龙王的。”于是，那武夫在前边揭水指路，带着柳毅往里走。他对柳毅说：“你闭上眼睛，一会儿就到了。”柳毅照他说的去做，果然不一会儿就来到龙宫。睁眼一看，楼台殿阁，门户千万，奇花异草，无所不有。那武夫就让柳毅在一间大厅的一角停下，说：“你在这等着。”柳毅说：“这是什么地方？”武夫说：“这是灵虚殿。”柳毅仔细观瞧，

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阁，与太阳道

士讲大经。少选当毕。”毅曰：“何谓大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可燎阿房。然而灵用不同，玄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

言语毕，而宫门辟，景从云合，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问曰：“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然。”毅而设拜，君亦拜。命坐于灵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游学于秦。昨下第，间驱泾水右谿，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环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谓毅曰，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于此。悲泗淋漓，诚怛人心。遂托书于毅，毅许之。今以至此。”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鉴听，坐贻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构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视君者，君以书授之，令达宫中。

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

人间的各种奇珍异宝，全都陈列在这里。柱是用白璧雕成的，墙是用青玉砌起的，床是用珊瑚做成的，帘子是用水精做成的。在翠楣上雕饰着琉璃，在虹栋上装饰有琥珀。建筑之宏伟，雕饰之精巧，不可言喻。然而龙王久久不到。柳毅便对武夫说：“洞庭君在哪里呢？”武夫回答道：“我们龙王正在玄珠阁，正与太阳道士讲大经。不一会儿就能结束。”柳毅说：“什么是大经？”武夫说：“我们的君王是龙，龙以水为神，拿一滴水可以包容陵谷。道士是人，人以火为神圣，用一盏灯就可以烧掉阿房宫。但是灵用之道不同，玄化之理各异，太阳道士精通于人间的道理，我们龙君邀他来讲讲听。”

刚讲完，宫门打开，只见一人身披紫衣，手执青玉出现在那里。武夫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龙王。”于是武夫走到龙王面前禀告。龙王望着柳毅问道：“难道你不是人间的人吗？”柳毅回答说：“我是。”柳毅下拜，龙君也下拜。龙君让柳毅入座，对柳毅说：“水府幽深，寡人愚昧。敢问夫子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事吗？”柳毅说：“我

是大王的同乡。生长在楚地，游学于秦地。前些日子赴考不中，走到泾水边上，看到大王的爱女在野外牧羊。风吹玉环，雨浇两鬓，窘迫得令人目不忍睹。于是我就问她，她对我说，夫婿对她不好，公婆不管，以致到了这种地步。她讲话的时候涕泪淋漓，着实令人伤心。她请求我来送一封信，我就答应了。所以我才来到这里。”于是柳毅取书信交给龙王。龙王看完信，用袖子捂着脸哭道：“这是老爹爹的罪过呀，我成了聋人和盲人，不能亲自过问女儿的情况，致使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在遥远的异地遭受迫害。你是一个行路之人，竟能以此事为急，天高地厚之恩，怎么敢辜负？”说完，又哀叹半天。左右的人也都跟着流泪。这时候有一个侍者来到龙王面前，龙王把书信交给他，让他送到宫中去。

不多时，宫中上下全都恸哭失声。龙王惊慌地对身边的人说：“赶快告诉宫中，不要哭出声来，被钱塘听了去就得出乱子。”柳毅好奇地问道：“钱塘是什么人？”龙王回复道：“是我弟弟。

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然犹縻系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臂青天而飞去。毅恐蹶仆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缱绻。”因命酌互举，以款人事。

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后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系。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辞归宫中。须臾，又闻怨苦，久而不已。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立于君左右。谓毅曰：“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之土矣。脩

德怀恩，词不悉心。”毅□退辞谢，俯仰唯唯。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已至泾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

以前是钱塘长，如今已解除政务，辞官回家了。”柳毅问：“为什么不让他知道？”龙王说：“因为他勇猛过人。尧帝时候遭洪水九年，就是他一生气干的。近来与天将不如意，填塞五山。上帝因为我略有一点恩德于古今，就宽恕了他的罪过，但还是把他拘留在我这里。所以钱塘的人，天天等着他回去呢。”话还没完，忽然有响声传来，天摇地动，宫殿抖颤，云烟奔涌。霎时有一条一千多尺长的赤色龙，瞪着雷电一样的大眼，张着血盆一样的大口出现了，它的鳞和鬣火一样红，脖子上套着金锁，锁连着玉柱，千雷万霆，前后左右滚响，风雪冰雹，一时大作，然后向青天飞去。柳毅吓得倒在地上。龙王亲自把他扶起来说：“不要怕，本来无害。”柳毅老半天才稍微安定下来，于是就向龙王告辞，说：“我希望能活着回去，以避免他再来。”龙王说：“一定不会的。他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他回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请暂留一时，让我略表情意。”于是就摆下酒宴，热情款待。

不长时间，和风吹来，祥云飘动，喜气融融，旗幡招展，箫鼓相随，丝竹悦耳，红妆千万，笑语连连。后边走着一人，神态自若，玉珮满身，衣裙华丽。走近一看，正是先前托自己捎信的那一位。但是她若喜若悲，零泪成串。一会儿，红烟从她的左边冒出，紫气从她的右边飘来，香气缭绕，她便进入宫中。龙王笑着对柳毅说：“泾水的被囚之人到了。”龙王也告辞回到宫中。片刻间，又听到怨恨叫苦之声，久而不止。过了一会儿，龙王又出来，和柳毅一起饮食。又有一人身穿紫衣、手执青玉，神貌重重，立在龙王身旁。龙王对柳毅介绍道：“这就是钱塘。”柳毅起身，赶忙上前拜见。钱塘也还礼相迎，对柳毅说：“我侄女不幸，被顽童凌辱。多亏您信义昭彰，不远万里来送信。不然，这时候已变成泾陵之土了。蒙受大恩大德，用言词是不能完全表达出内心的感激之情的。”柳毅谦虚地退让，辞谢，毕恭毕敬。然后，钱塘回头向兄长报告说：“刚才，我是辰时从灵虚殿出发的，巳时到了泾阳，午时在那里打了一仗，未时回到这里。这中间，

我还上驰九天，把事情告诉了上帝。上帝知道侄女的冤屈，宽恕了过失，

前所遣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抚然曰：“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辞焉？从此已去，勿复如是。”钱塘复再拜。是夕，遂宿毅于凝光殿。

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具以醪醑，罗以甘洁。初筵角鞞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纛杰气，顾骤悍栗。坐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罗绮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大悦，锡以纨绮，颁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纵酒极娱。酒酣，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真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洞庭君俱起奉觞于毅，毅踧踖而受爵。饮讫，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曰：“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钱塘君复出红珀盘，贮以照夜玳。

之前我所受到的谴责，也一并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但是我刚肠激发，没来得及告辞，惊扰了宫中，又触犯了宾客，心中又愧惧又害怕，不知还有什么过失。”于是他退而再拜。龙王说：“一共杀了多少人？”钱塘说：“六十万。”龙王又问：“伤了庄稼没有？”回答说：“八百里。”龙王继续问道：“那个无情郎在哪里？”钱塘说：“让我吃了。”龙王茫然自失地说道：“那顽童做出这等事，实在是不可忍受。但是你

也做得太鲁莽了。仰仗上帝显圣，体谅小女的大冤。不然，我怎么推辞呢？从此以后，不要再这么干了。”钱塘又拜。这天晚上，就让柳毅宿在凝光殿。

第二天，又在凝碧宫设宴招待柳毅。会见亲戚朋友，摆设宏大的乐队，各种美酒糖果应有尽有。各种乐器，各式旌旗，各样兵器应有尽有，右边有一万人随乐起舞。有一人上前报告说：“这是《钱塘破阵》乐。”旗幡透着豪杰之气，勇猛异常，令人战栗。在座的人看了，毛发都竖起来了。左边有一千名女子跳舞，罗绮珠翠，金石丝竹。一女子上前报告说：“这是《贵主还宫》乐。”清新的乐声轻柔宛转，如诉如慕。在座的人听了，不觉泪下。两边的舞蹈结束之后，龙王十分高兴，赐纨绮奖励跳舞的人。然后，大家依次坐好，纵酒娱乐。酒酣，龙王拍着座席唱道：“高天苍苍啊，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啊，怎么能思量？狐神鼠圣啊，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啊，其谁敢当？感谢真人啊，信义长，令我骨肉啊，还故乡。齐说惭愧啊，何时忘？”龙王唱完，钱塘又唱道：“上天配合啊，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啊，彼不当夫。心中辛苦啊，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啊，雨雪罗襦。靠明公啊传素书，让骨肉啊家如初。永说珍重啊无时无。”钱塘歌罢，龙王也站起来，二人一起捧杯来到柳毅面前，柳毅恭敬不安地接过杯子。喝完之后，又回敬了两杯，然后唱道：“碧水悠悠啊，泾水东流。伤美人啊，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啊，以解君忧。哀冤果然昭雪啊，还处其休。承受和雅啊感甘羞，家中寂寞啊这里难久留。想要离去啊心多悲愁。”他唱完，在座的都呼万岁。洞庭龙王和钱塘龙王各出一物，一个是盛有开水犀的碧玉箱，一个是盛着照夜玊的红珀盘。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宫中之人，咸以绡彩珠璧，投于毅侧，重叠焕赫。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不暇。泊酒阑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

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耶？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为九姻所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

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毅肃然而作，欷然而笑曰：“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跨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锁金，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向者词述狂妄，搪突高明，退自循顾，戾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

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男女仆

二人一起捧给柳毅。柳毅先辞谢后接受。然后，宫中之人，全都向柳毅送来珠宝丝帛等礼物，重重叠叠，光彩焕然。不一会儿，他就被前前后后堆积如山的礼物埋没了。柳毅看看四面的人，不断地说话，不断地微笑，不断地揖手致谢。等到酒兴极浓之时，柳毅辞席，又在凝光殿住了一宿。

次日，又在清光阁宴请柳毅。钱塘借酒遮脸，对柳毅说：“你听说过‘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吗？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要对你说一说。如果可以，那咱们就都在云霄；如果不行，那就都成粪土。足下认为如何呢？”柳毅说：“请讲。”钱塘说：“泾阳的妻子，就是洞庭龙王的女儿。她性情淑雅，相貌美丽，被九姻推重。不幸被坏蛋凌辱，现在那坏蛋已经没了。想要与你结为亲戚，使受恩的知恩，让怀爱的能爱。这不是君子有始有终的做法吗？”柳毅肃然站起，淡然笑着说：“实在不知道钱塘君如此浅陋低劣。我刚开始时听说您跨九州，怀五岳，发泄愤怒。又看到您挣断重锁、拉倒玉柱，去救急难。我以为论刚烈耿直，没有人能赶上你的。犯法的不避死，感动的不贪生，这是真正的大丈夫的志气。为什么音乐正优美，宾客正和谐，不顾君子之道，以威力强加于人呢？难道这是我平素希望的吗？

如果在洪波之中，在玄山之间遇上您，您鼓起鳞片和长须，披着云和雨，用死来逼迫我，我就会视您为禽兽。又有什么怨恨的？现在，你身穿锦衣，头顶高帽，坐在这里谈论礼义，尽五常的志性，负百行的微旨。即使是人间的贤杰，也比不上你，况且你还是江河里的灵类呢？而你想要以蠢大的身躯，勇猛的性格，凭借着酒气，强迫别人，难道这是正直的吗？况且我的气质，不足以藏到你的一甲之间。但是我敢于以不屈服的决心，胜过你不道德的霸气。希望你三思。”钱塘龙王于是尴尬地说：“我从小生长在宫中，没听过正论。刚才说话狂妄，唐突了高明，退来自我审视，可谓罪大恶极。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而疏远。”那天晚上又欢宴，音乐如旧，柳毅和钱塘龙王成了知心朋友。

第二日，柳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在潜景殿宴请他，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夫人泣谓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别。”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夫人又曰：“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宴罢辞别，满宫凄然，赠遗珍宝，怪不可述。

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毅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以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为莫如。遂娶于张氏，而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旷多感，或谋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人也。父名曰浩，尝为清流宰，晚岁好道，独游云泉。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清河张氏，不幸而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以配焉。不识何如？”毅乃卜日就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礼物，尽其丰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余，毅因晚入户，视其妻，深觉类于龙女，而逸艳丰厚，则又过之。因与话昔事。妻谓毅曰：“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经岁余，有一子，毅益重之。

既产逾月，乃秣饰换服。召亲戚相会之间，笑谓毅曰：“君不忆余之于昔也？”毅曰：“夙为洞庭君女传书，至今为忆。”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泾川之冤，君使得白。衔君之恩，誓心求报。洎钱塘季父论亲不从，遂至睽违，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欲配嫁于濯锦

小儿，某惟以心誓难移，亲命难背。既为君子弃绝，分无见期，而当初之冤，虽得以告诸父母，而誓报不得其志，复欲驰白于君子。

妾等全都不在场。夫人哭着对柳毅说：“我的亲生骨肉受您的深恩，遗憾的是还没有很好报答，就到了告别的时候。”于是让前泾阳女当席向柳毅下拜致谢。夫人又说：“现在一别，难道还有再相遇的日子吗？”柳毅虽然当时没有应允钱塘王的提亲之请，但是现在，他很有叹恨的表情。宴罢相别，满宫人都很凄然，赠送的珍宝，尽难述说。

柳毅于是循着来路走回岸来。有十几个人担着东西跟在他身后，到家之后，那十几个人才离去。柳毅就到广陵珠宝店去，出卖他带回来的宝贝，卖了还不到百分之一，钱数已足够一兆。所以淮右的富户都以为不如他。他就娶了一个张氏女为妻，又娶了韩氏。几个月后，韩氏死了。他搬家到了金陵，常因为没有妻室而感慨，有的人就为他另谋配偶。有一个媒人告诉他说：“有一个卢氏女，是范阳人。她父亲叫卢浩，曾经是清流县宰，晚年喜欢道教，独自各地周游。如今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她母亲姓郑。前年她嫁到清河的张家，不幸姓张的丈夫早死。母亲可怜她年纪还小，爱惜她贤惠漂亮，就想再选好郎君配她。不知你有没有意？”柳毅就选择了好日子举行婚礼。男女两家都是豪门富户，典礼所用之物，极其丰盛。金陵的各界人士，没有不敬仰的。一个多月之后，柳毅晚上进屋，见自己的妻子很像龙女，而且比龙女还丰腴美艳。于是就和她谈起他与龙女的事。妻子对他说：“人世间哪能有这样的道理呢？”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妻子为他生下一子，他就更看重妻子了。

孩子满月，给孩子修饰打扮换上衣服。召集亲友相会，妻子笑着对柳毅说：“你还记得我同你结婚前的事吗？”柳毅说：“过去我为洞庭君的女儿传书，至今还记着。”妻子说：“我就是洞庭君的女儿。泾川之冤，你为我昭雪。我蒙受你的恩情，决心求报。叔父钱塘提亲你不允就离开了，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要把我嫁给濯锦的小儿子，我的决心难以改变，父母之命也难违。被你拒绝之后，分别之后再无相见，而当初的冤情，虽能告之于父母，却让我无法实现报恩的愿望，就又想跑来向你表白。

值君子累娶，当娶于张，已而又娶于韩。迨张、韩继卒，君卜居于

兹。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报君之意。今日获奉君子，咸善终世，死无恨矣。”因呜咽泣涕交下，对毅曰：“始不言者，知君无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妇人匪薄，不足以确厚永心。故因君爱子，以托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惧兼心，不能自解。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话之。”毅曰：“似有命者。仆始见君子长泾之隅，枉抑憔悴，诚有不平之志。然自约其心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岂思哉？泊钱塘逼迫之际，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纷纶，唯直是图，不遑避害。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终以人事扼束，无由报谢。吁！今日君卢氏也，又家于人间，则吾始心未为惑矣。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也。”妻因深感娇泣，良久不已。有顷，谓毅曰：“勿以他类，遂为无心。固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往不适，君不以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乃相与覲洞庭。既至而宾主盛礼，不可具纪。

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侯伯

正赶上你几次娶亲，先娶张氏，又娶韩氏。等到张韩二人相继早亡，你搬家到这里。所以我的父母就成全了我报答你的心愿。今天能够侍奉你，白头到老，死而无恨。”于是就呜咽啼泣，泪如雨下，对柳毅说：“才成亲的时候我没有说出实情，是因为知道你没有重色之心；今天才说，是因为知道你对我的心意。妇人微薄，不值得你立下永远对我好的决心。所以就借着你的爱子，来托付我的一生。不知你意下如何，心里又愁又怕，不能自解。你把我的书信接到手的时候，笑着对我说：‘日后回到洞庭，一定不要避而不见。’实在不知道那个时候，你难道就有意于今天的事了吗？后来叔父向你提亲，你坚决不应。你是确实不愿意，还是因为生气呢？你说一说。”柳毅说：“这好像是命里注定的。我当初在泾阳之野见到你时，见你受冤抑郁而憔悴，确实有不平之心。心里想的只是帮你昭雪冤恨，没想别的。对你

说‘一定不要避而不见’的话，是偶然说出来的，哪有什么想法？等到钱塘逼迫我的时候，只是因为没有那样的道理，才把我激怒的。当初我就是以正义的行为为决心，哪有用帮了人家还逼人家做妻子的道理呢？这是一个不可。我平素善于以恪守真诚为志尚，难道能委屈了自己又心安理得吗？这是第二个不可。当时纷纷互相敬酒，我因为直率地抒发胸臆，只图痛快，来不及避害。但是要分别的时候，见到你有依恋的表情，我心里就特别后悔。但是最终因为人事的限制，不能报谢。唉！今天你是卢氏，又住在人间，那么我当初的想法不用疑惑了。从此以后，咱们永远相亲相爱，心里没有丝毫的顾虑了。”妻子被深深感动，娇泣良久不已。过了片刻，妻子对柳毅说道：“不要因为我不是人类，就以为我没有情意。我本来就知道应该报答的。龙的寿命是一万岁，现在我和你一样了。水陆两地没有不能去的地方，你不要以为荒唐。”柳毅赞叹地说道：“我真没想到，娶了龙女这样的国色天香，又可以当神仙。”于是夫妻共同到洞庭探亲。到了之后，宾主的盛礼难以记得周详。

后住在南海，将近四十年。他的屋宇车马，珍宝物玩，侯伯之室，无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以其春秋积序，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不惊异。洎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谪官东南，经洞庭，晴昼长望，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皆侧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驰来，迎问于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来候耳。”嘏省然记之，乃促至山下，摄衣疾上。山有宫阙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毅词理益玄，容颜益少。初迎嘏于砌，持嘏手曰：“别来瞬息，而发毛已黄。”嘏笑曰：“兄为神仙，弟为枯骨，命也。”毅因出药五十丸遗嘏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欢宴毕，嘏乃辞行。自是已后，遂绝影响。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殆四纪，嘏亦不知所在。

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五虫之长，必以灵者，别斯见矣。人裸也，移信鳞虫。洞庭含纳大直，钱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咏而不

载，独可邻其境。愚义之，为斯文。”出《异闻集》。

之家，也无法相比。柳毅的族人全都沾光受惠。一年年过去，却不见柳毅衰老，南海的人们，没有不惊异的。到了开元年间，皇上有意于神仙之事，到处求索道术，柳毅不得安宁，就和全家一起归居洞庭。一共十几年，没人知道他的踪迹。开元年末，柳毅的表弟薛嘏是京畿令，贬官东南，路过洞庭，大白天里向水上一望，但见青山从水中升起。船上人都望着说道：“这本来没有山，恐怕是水怪。”指顾之间，山和船接近了。有一条彩船从那山中驶来，迎着薛嘏就发问。其中有一人喊他说：“柳公等着你呢。”薛嘏恍然记起柳毅，就急忙跑到山下，抓着衣襟急急忙忙上了山。山上有一所宫阙，和人间一样，柳毅站在宫室之中，前边排列着乐队，后边罗列着珠翠，古玩珍宝之多，是人间的几倍。柳毅的谈论更加玄奥，容颜更加年少。一开始在墙下迎接薛嘏，他拉着薛嘏的手说：“咱俩才分别不长时间，而你的毛发都黄了。”薛嘏笑着说：“你是神仙，我是枯骨，这是命啊。”柳毅于是就拿出五十丸药来送给薛嘏，说：“此药一丸，可增寿一岁。岁数满了你再来，不要久居人世，自己苦自己。”欢宴之后，薛嘏就辞行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踪迹。薛嘏常把这事告诉别人。大概四十年以后，薛嘏也不知去向。

陇西李朝威叙述这事并叹道：“五虫一定以灵者为长，有别于这里见到的。人是裸虫，而去相信鳞虫。洞庭龙王胸怀博大率直，钱塘龙王迅疾磊落，应该有所继承。薛嘏只咏叹而未作详细记载，只有他可邻近仙境。敬佩他们的道义，就写了这篇文章。”出自《异闻集》。

卷第四百二十 龙三

俱名国 释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 岷

齐 澣 沙州黑河 兴庆池龙 井 龙 旃 然

龙 门

俱名国

僧祇律云，佛住舍卫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时有商人驱八牛到北方俱名国。有一商人在泽中牧牛。时有离车捕龙食之，捕得一龙，离车穿鼻牵行。商人问离车：“今汝牵此龙何用？”云：“我将杀而为啖。”商人欲以一牛易之，捕者邀至八牛，方许。商人即放龙令去。既而复虑离车追逐，复捕取放别池中。龙忽变为人，语谓商人曰：“君施我命，今欲报恩，可共入宫，当报大德。”商人答言：“龙性率暴，嗔恚无常，或能杀我。”答云：“不尔。前人系我，我力能杀彼人，但以我受菩萨法，都无杀心。何况君今施我寿命，顾当加害。若不去者，少住此中，我先往扫除。”

商人后入宫内，见龙门边，二龙系在一处，因问：“汝为何被系？”答言：“此龙女半月，三日受斋法。我兄弟守护

俱名国

和尚祇律说，佛住在舍卫城的南方。有一个叫大林的城邑，当时有一个商人赶着八头牛到北方的俱名国去。有一个商人在水洼地里牧牛。那时有一个叫离车的人捕龙用来吃，离车捕到一条龙，就穿着龙鼻子牵着走。商人问离车：“你现在牵着的这条龙有什么用？”离车说：“我要杀了吃。”商人想用一头牛交换那条龙，离车要商人交出八头牛才肯交换。商人就把龙放了，让它离去。然后又想到离车会来追赶，就把龙又捕来放到另外的池子之中。龙忽然变成了人，对商人说：“你救了我一命，现在想要报恩，你可以和我一起入宫，我要报

答你的大恩大德。”商人回答说：“龙的脾气又直爽又暴躁，喜怒无常，也许会杀害我。”龙回答说：“不会的。前边那个人捆我，我的力气完全可以杀死那个人，但是我受菩萨规范，完全没有杀心。何况你现在救了我的性命，怎么能加害。如果你不去，请在这里等一下，我先去扫除。”

商人随后也跟着到了龙宫，他看见龙门旁边，有两条龙被绑在一处，于是就问：“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被绑在这里？”两条龙回答说：“这里的龙女半月之中，有三天受斋法。我们兄弟两个守护

此龙女，不为坚固，为离车所捕，以是被系。”龙女俄出，呼商人入宫坐宝床上。龙女言：“龙中有食，能尽寿而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阎浮提人食者。未知君欲何食？”答言：“须欲阎浮提食。”即时种种饮食俱备。商人问龙女：“此龙何故被系？”龙女言：“此有过，我欲杀之。”商人言：“汝莫杀。”乃言：“不尔，要当杀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当食耳。”复言曰：“不得直放之，当罚六月，槟置人间。”商人见龙宫中，宝物庄严饰宫殿，即问：“汝有如是庄严，因受菩萨何为？”答言：“我龙法有五事苦。何等为五？谓生时、眠时、淫时、嗔时、死时。一日之中，三过皮肉落地，热沙簇身。”商言：“汝欲何求耶？”答言：“人道中生，为畜生苦不知法，故欲就如来出家。”龙女即与八饼金，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属终身用之不尽。复言汝合眼，即以神变持着本国。以八饼金与父母，曰：“此是龙金。”说已更生尽寿用之不可尽。时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暂救龙女，恩报弥重；况持大斋，受福宁小？出《法苑珠林》。

释玄照

释玄照修道于嵩山白鹄谷，操行精悫，冠于缙流。常愿讲《法华经》千遍，以利于人。既讲于山中，虽沍寒酷热，山林险邃，而来者恒满讲席焉。时有三叟，眉须皓白，容状瑰异，虔心谛听。如此累日，玄照异之。忽一旦，晨谒玄照曰：“弟子龙也，各有所任，亦颇劳苦，已历数千百年矣。得闻法力，无以为报，或长老指使，愿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阳

此龙女，守护得不够牢固，被离车捉了去，因此我们被绑了起来。”不一会儿龙女出来了，迎商人入宫坐到宝床上。龙女说：“龙中的食物，需要一生才能消化，有二十年消化的，有七年消化的，有阎浮提人吃的。不知你想吃哪种？”商人说：“需要阎浮提人吃的食物。”当时种种饮食全都具备。商人问龙女：“这两条龙为什么被绑？”龙女说：“这两条龙有过错，我想杀掉。”商人说：“你不要杀它们。”龙女说：“不行，应该杀。”商人说：“你放了它们，我才能吃饭。”又说道：“不能直接放，应当罚六个月，扔到人间去。”商人见龙宫中，宫殿很庄严，用宝物装饰着，就问：“你有如此庄严的龙宫，为什么还要接受菩萨的约束？”回答说：“我们龙的规矩中，有五种情况最苦。哪五种情况呢？是出生时、睡眠时、淫雨时、嗔怒时、死亡时。一天当中，要三次通过皮肉落地，热沙簇身。”商人说：“你想要追求什么呢？”回答说：“我想到人道中生存，因为畜生苦于不知道法度，所以我想跟着如来出家。”龙女当时给了商人八饼金，说这些金子足够你父母眷属终身用之不尽的了。还让他闭上眼睛，用神变之法把他送回本国。商人把八饼金交给父母，说：“这是龙金。”说自己再活一辈子也用不完。他当时想到不能不做善事，暂时救了龙女，报恩还如此之重；何况久持大斋，受福难道会小吗？出自《法苑珠林》。

释玄照

玄照和尚在嵩山白鹞谷修道，操行精到谨慎，在出家人中推为首位。他曾经发愿想要讲授一千遍《法华经》，以利于他人。在山中开讲之后，即使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山路险恶，但是来听讲的总是座无虚席。当时有三个老头，眉毛和胡须全都白了，相貌与众不同，在那虔诚地听讲。如此听了多日，玄照感到奇怪。忽然有一天，三个老头一大早就来拜谒玄照，他们说：“我们三个弟子，是龙，各有自己的职务，也很劳苦，已经好几千年了。能听到您的法力，没有什么报答的，如果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去做的，我们愿意效微薄之力。”玄照说：“现在阳气过盛天气干旱，

经时，国内荒谨，可致甘泽，以救生灵。即贫道所愿也。”三叟曰：“召云致雨，固是细事。但雨禁绝重，不奉命擅行，诛责非细，

身首为忧也。试说一计，庶几可矣，长老能行之乎？”玄照曰：“愿闻其说。”三叟曰：“少室山孙思邈处士道高德重，必能脱弟子之祸，则雨可立致矣。”玄照曰：“贫道知孙处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孙公之仁，不可殚度，着《千金翼方》，惠利济于万代，名已籍于帝宫，诚为贵真也。如一言救庇，当保无恙。但长老先与之约，如其许诺，即便奉依。”即以拯护之方，授于玄照。

玄照诣思邈所居，恳诚祗谒，情礼甚谨，坐定久之，乃曰：“处士以贤哲之度，济拔为心，今者亢阳，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于今。幸一开恩，以救危歉。”思邈曰：“仆之无堪，遁弃山野，以何功力济于人也？苟有可施，固无所吝。”玄照曰：“贫道昨遇三龙，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诛罪非轻。唯处士德尊功大，救之则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邈曰：“但可施設，仆无所惜。”玄照曰：“既雨之后，三龙避罪，投处士后沼中以隐。当有异人捕之，处士喻而遣之，必得释罪矣。”思邈许之。玄照归，见三叟于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约一日一夜，千里雨足，于是如期泛洒，泽甚广被。

翌日，玄照来谒思邈。对语之际，有一人骨状殊异，径往后沼之畔，喑哑叱咤。斯须，水结为冰。俄有三獭，二苍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系之，将欲挈去。思邈召而

已经很长时间，国内闹饥荒，你们可以下些雨来拯救天下百姓。这就是贫道的愿望。”三个老头说：“聚云下雨，本来是一桩小事。只是关于下雨的禁令很严重，不奉上天之命擅自行雨，刑罚不是小事，有掉脑袋的危险呢。我们试说一个办法，差不多可以成功，不知长老能不能去做？”玄照说：“愿闻其详。”三个老头说：“少室山的孙思邈处士，道高德重，一定能使弟子的灾祸解脱，那就可以马上下雨了。”玄照说：“贫道知道孙处士在山中，但是不知道他的道行，又怎么能如此呢？”三个老头说：“孙公的仁义，不可估量，写作《千金翼方》，造福于万代，他的名望已经在天宫里登记入册，实在是个世外高人。如果他能说话相救，保证没有问题。只要长老先与他约好，如果他答应了，立即就依你的话去做。”于是他们就把救护的办法告诉了玄照。

玄照到孙思邈的住处去，诚恳地拜谒，人情礼数特别谨慎，坐定许久才说：“孙处士以贤德明哲的气度，把济助苍生作为己任，现在极旱，寸苗不长，百姓叫苦不迭，焦渴干枯如此，施用仁哲的时候了。希望你开恩，救一救天下百姓。”孙思邈说：“我没能耐才遁入山野，凭什么功力救助他人呢？如果有什么可以施与百姓，保证不会吝惜。”玄照说：“贫道昨天遇到三条龙，让他们下点雨，他们都说，不奉上帝的命令擅自行雨，杀头之罪不轻。只有孙处士德高功大，能把他们救下来。我特意来表示心愿，请处士斟酌。”孙思邈说：“只要可以办到，我没什么顾惜的。”玄照说：“下雨之后，三条龙为逃避罪责，会投到处士居所后边的池子里隐蔽。当有异人来捕捉他们的时候，处士向来人说明白，把他打发走，三条龙就会免罪。”孙思邈答应下来。玄照回山，在路上遇到三个老头，玄照就把孙思邈的意思告诉了他们。他们约好一天一夜，如期下雨，淋淋洒洒，滋润千里。

第二天玄照来谒见孙思邈。说话之间，有一个样貌十分奇特的人，直接来到后边的池畔，嘟嘟囔囔地念起了咒语。一会儿，池水结为冰。立刻有二苍一白三只水獭从池中出来。那人就用赤色绳索把三只水獭捆绑起来，要带走。孙思邈上前打招呼

谓曰：“三物之罪，死无以赎。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脱之，兼以此诚上达，恕其重责也。”此人受教，登时便解而释之，携索而去。有顷，三叟致谢思邈，愿有所酬。孙曰：“吾山谷之中，无所用者，不须为报。”回诣玄照，愿陈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无阙，不须酬也。”三叟再为请，玄照因言：“前山当路，不便往来，却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风雷为责，即可为之。”是夕，雷霆震击。及晓开霁，寺前豁然，数里如掌。三叟复来，告谢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报，尤为奇特矣。出《神仙感遇传》。

王景融

唐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迁父灵柩就洛州，于埏道掘着龙窟，大如瓮口。景融俯而观之，有气如烟直上，冲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出《朝野僉载》。

凌波女

玄宗在东都，昼寝于殿，梦一女子容色秾艳，梳交心髻，大帔广裳，拜于床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卫宫护驾，妾实有功。今陛下洞晓钧天之音，乞赐一曲，以光族类。”上于梦中为鼓胡琴，拾新旧之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尽记之。因命禁乐。自与琵琶，习而翻之。遂宴从官于凌波宫，临池奏新曲。池中波涛涌起复定，有神女出于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

对那人说：“这三个东西的罪，就是处死也是应该的。但是它们昨天擅自下雨，是我让它们干的，希望饶过它们，并请代我向上帝请求，不要责罚它们了。”那人听了这些话，立刻便解开绳索把它们放了，自己提着绳索离去。过了一会儿，三个老头向孙思邈致谢，想要酬谢他。孙思邈说：“我住在山谷之中，用不着什么东西，不需要报答。”三个老头回身又拜见玄照，要为他效力。玄照说：“住在山中，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此外什么也不需要，不用什么报酬。”三个老头再三要求，玄照便说：“前山挡路，来往很不方便，你们可以把它搬走吗？”三个老头说：“这是一件小事。只要不怪怨风雷太大，马上就可以办。”这天晚上，雷霆大作，狂风四起。到了早晨风停雨住，寺前的土山没了，豁然开朗，平坦如掌。三个老头又来，叩谢而去。孙思邈的道行最高，不图他们报答，尤其令人敬佩。出自《神仙感遇传》。

王景融

唐朝前侍御史王景融，是瀛州平舒人。他迁移父亲的灵柩到洛州，在墓道里挖到一个龙窟，龙窟像瓮口那么粗。王景融俯身往下观看，有一股烟气从洞里冲上来，冲到了他的眼睛，他就失明了。十天后他死了。出自《朝野僉载》。

凌波女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白天在殿中睡觉，梦见一女子跪拜于床下，那女子容色浓艳，头梳交心髻，身披大帔广裳。玄宗问她：“你何人？”她说：“我是陛下凌波池中的龙女，保卫皇宫，保护圣驾，我实在是有功的。现陛下洞晓天上的音乐，请陛下赐我一曲，以光耀我的族类。”皇上在梦中为她拉胡琴，拾取新旧之声为她演奏《凌波曲》。龙女向玄宗拜了两拜而去。等到醒来，都还记得。玄宗命令宫中当日禁乐。他亲执琵琶反复演练推敲，以符合原曲。之后就在凌波宫宴请百官，临池演奏新曲。池中波涛涌起而又平定，有一位神女出现在水面上，正是昨夜见到的女子。

良久方没。因遣置庙于池上，每岁祀之。出《逸史》。

陶 峴

陶峴者，彭泽令孙也。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则泛游于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数载不归。见其子孙成人，皆不辩其名字也。峴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仕宦。有知生者通于八音，命陶人为髡，潜记岁时，取其声，不失其验。尝撰《集乐》录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备极空巧。一舟自载，一舟置宾，一舟贮饮饌。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而峴有夕乐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则穷其境物，乘兴春行。峴且名闻朝廷，又值天下无事，经过郡邑，无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闲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诣者。系水仙之为人，江山之可驻耳。吴越之士，号为水仙。曾有亲戚为南海守，因访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远来，赠钱百万。及遇古剑，长二尺许，又玉环，径四寸，及海船昆仑奴名摩诃，善游水而勇捷，遂悉以钱而贯之。曰：“吾家至宝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湘江。

每遇水色可爱，则遗剑环于水，命摩诃取之，以为戏乐。如是数岁。因渡巢湖，亦投剑环，而令取之。摩诃才入，获剑环而便出曰：“为毒蛇所啮。”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

那女子在水面上听了很久才沉下去。于是皇上令人在凌波池上建了一

座庙，每年都祭祀她。出自《逸史》。

陶 岷

陶岷，是彭泽令陶渊明的孙子。开元年间他家住昆山，家里有丰厚的田产。他选择了一个诚实可靠能守事业的家人，把家事全交付给这人。自己则泛游于江河湖海，遍行天下，往往几年不回家。见到他的子孙长成人，他全分辨不清他们的名字。陶岷的文学，可以经世济民，治理国家。但他自命疏脱，不谋仕宦。有一个了解他的人精通音乐，让制陶工人做砖，他偷偷地记住这些砖制成的年月日时，取它们的声音为乐曲，很有效果。陶岷曾经撰写《集乐》，记录八音，以审定音乐的得失成败。他制了三条船，做得极其精巧。一只船由他自己乘坐，一只船让宾客乘坐，另一只用来装载饮食品。宾客中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百姓焦遂，每人都带仆妾一起乘载。陶岷的船上，有一部夕乐，常常演奏《清商曲》。遇到山泉，就尽其所兴，一游到底，历览全部景物。陶岷在朝廷里也有名，又时逢天下太平无事，一路过郡邑，没有不欢迎宴请他的。陶岷总是拒绝说：“我是一个行踪不定的闲人，不是王公的上客。”也有不打招呼就到他这里来的。他就像水仙那样高洁，像江山一样能容人。吴越一带，称他为水仙。他有个亲戚是南海郡守，因为他去游访韶石就顺便去看望这位郡守。郡守因为他远道而来，特别高兴，赠给他一百万钱。等到遇上一把二尺来长的古剑，一个径长四寸左右的玉环，以及一个善于游水，勇猛迅捷，名叫摩诃的海船上的昆仑奴隶，他就用全部钱把一人二物买了下来。还说：“这是我家的至宝。”于是就回舟返乡，下白芷，入湘江。

每逢水色可爱之地，他就把古剑和玉环扔下水，让摩诃捞上来，以此游戏取乐。如此过了几年。有一次渡巢湖，又投入古剑和玉环，让摩诃下去捞取。摩诃刚下水，找到古剑和玉环便出水说：“被毒蛇咬了。”于是削掉被咬的手指，这样才免于毒死。

焦遂曰：“摩诃所伤，得非阴灵怒乎？盖水府不欲人窥也。”岷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谢康乐之为人。云终当乐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

他。且栖迟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素之贱，擅贵游之欢，浪迹怡情仅三十载，固亦分也。不得升玉墀见天子，施功惠养，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须一到襄阳山，便归吴郡也。”行次西塞山，维舟吉祥佛舍。见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剑环，命摩诃下取，见汨没波际，久而方出，气力危绝，殆不任持，曰：“剑环不可取也。有龙高二丈许，而剑环置前，某引手将取，龙辄怒目。”岷曰：“汝与剑环，吾之三宝。今者二物既亡，尔将安用？必须为吾力争之也。”摩诃不得已，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泉一入，不复还也。久之，见摩诃支体磔裂，污于水上，如有示于岷也。岷流涕水滨，乃命回棹。因赋诗自叙，不复议游江湖矣。诗曰：“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程。鹤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出《甘泽谣》。

齐 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青水，平长淮之险。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祜纠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古墓，然状如新筑净洁。周视，北壁下有五色蛰龙长丈

焦遂说：“摩诃受伤，也许是阴灵发怒吧？大概水府不想让人看见。”陶岷说：“谢谢你提醒。不过我平常仰慕谢灵运的为人。他说终当乐死于山水，只知顺从自己的所好，不知道别的。况且停留居住在逆旅之中，立身于大地之上，处于一般百姓的地位，拥有游览名山大川的欢乐，浪迹天涯，纵情玩乐将近三十年，这也本来是一种职分。不能上玉阶见天子，不能受到皇帝的施功惠养，不能逞志平生，也是职分。”于是他就下令开船，说：“一到了襄阳山，就回吴郡去。”走到西塞山，把船停在了吉祥佛舍。只见江水乌黑而且不流动，便说：“这里边一定有怪物。”于是他就把古剑和玉环扔下去，命令摩诃下去取，摩诃下水老半天才出来，气力微弱，几乎不能支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古剑和玉环不能取了。有一条两丈来长的龙守在那里，我一伸手去取剑和环，它就怒目盯着我看。”陶岷说：“你和古

剑、玉环，是我的三样宝物。现在那两样没有了，你还有什么用呢？你必须力争为我把两样宝物取上来。”摩诃不得已，披散着头发大喊一声，眼角都流出血来，拼命往水里一跳，再也没有上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只见摩诃的肢体像祭祀的牛羊那样被扯裂了，污浮在水上，好像特意给陶岷看的。陶岷站在水边流泪，这才命令开船回乡。于是赋诗自叙其事，不再提遍游江湖的事了。诗是这样写的：“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程。鹤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出自《甘泽谣》。

齐 澣

唐朝开元年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因为徐城水情险急，奏请朝廷同意掘开十八里河，将河水引入青水，以平定长淮一带的水险。挖掘河道的工作，是沿河州县分工开掘。亳州真源县县丞崔延祎集合县府众多人，掘开几千步，挖到了一个龙堂。刚挖开的时候有人说是古墓，但是样子很像新建的，里面很洁净。往四处一看，北壁下有一条五色的龙蛰伏在那里，长一丈

余，头边鲤鱼五六枚，各长尺余。又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九分，如常龟。祎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澣。澣命移龙入淮，取龟入汴。祎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白鱼数百万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锡拔其一须。元昌差网送龟至宋，遇水泊，大龟屡引颈向水。网户怜之，暂放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寸，遂失大龟所在。洄水求之，亦不获。空致龟焉。出《广异记》。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驾舟，其水往往泛滥，荡室庐，溷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尽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远徙，用逃垫溺之患。其吏于北庭沙洲者，皆先备牲酹，望祀于河浒，然后敢视政。否即淫雨连月，或大水激射，圯城邑，则里中民尽鱼其族也。唐开元

中，南阳张嵩奉诏都护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讯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龙，嗜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腾水，以觐郡人望祀河浒。我知之久矣。”即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执弓矢以俟于侧。嵩率僚吏，班于河上，峨冠敛板，罄折肃躬。俄顷，有龙长百尺自波中跃而出。俄然升岸，目有火光射人。离人约有数十步，嵩即命彀矢引满以伺焉。既而果及于几筵，身渐短而长数尺。方将食，未及，而嵩发矢。一时众矢共发，而龙势不能施而摧。龙既死，里中俱来观之，

多，头边有五六条鲤鱼，鱼各一尺多长。还有两只灵龟，各长一尺二寸，眼长九分，像平常的龟。崔延祚报告给开河御史邬元昌，邬元昌又报告给齐澣。齐澣命他们把龙移入淮水，把龟放入汴水。崔延祚把龙和鱼运出二百多里，到了淮水岸边，河里的几百万条白鱼跳跃着向龙奔来，水都沸腾了。龙进入淮水之后往上喷水，云雾朦胧，很快不见了。起初要转运这条龙的时候，御史员锡拔了它一根须。邬元昌派人用网把龟送到宋地，路上遇到水泊，大龟屡次伸着脖子向着水。那人可怜它，将它暂时放到水里。水面几尺宽，深不过五寸，大龟很快就消失了。把水淘干了找它，也没有找到。白送了一趟龟。出自《广异记》。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的沙州，有一条河叫黑河。这河深可以摆船，河水常泛滥，冲毁房舍，淹没原野。因此西北的庄稼全都没了，田地荒废，不能耕种。当地的居民也都远走他乡，以逃避被淹的祸患。那些在北庭沙州做官的，都要先准备供品，到河边认真祭祀祷告一番，然后才能审理政事。不然就会淫雨连连，一下就是几个月，或者大水猛涨，冲淹城邑，那么广大百姓就要喂鱼了。唐开元年间，南阳张嵩奉诏到北庭做都护，他拿着符印来到北庭境内，并且召集到郊外迎接他的官吏询问此事。有人说：“黑河里有一条大龙，专爱吃羊、牛、狗、猪，所以它常常兴风作浪，冀望人们在河边祭祀。我知道已经很久了。”张嵩就命令准备祭祀用的牛羊猪狗及甘甜饮料，在河边布置宴席，秘密召集身边人，手执弓箭埋伏在两侧。张嵩率领僚属排列在河

岸上，恭恭敬敬，严肃认真地等着。不多时，一条一百尺左右的龙从水中跃出水面。它迅速地来到河岸上，目光像火，射向岸上的人们。离人还有大约几十步远的时候，张嵩就命令弓箭手把弓拉满等待时机。一会儿那龙果然来到宴席前，它的身体渐渐变短，身长只有几尺。它正要吃还未来得及吃的时候，张嵩命令开弓放箭。一时间万箭齐发，而龙无法抵御，中箭而死。龙死后，百姓们都来观看，
哗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献上。上壮其果断，诏断其舌，函以赐嵩。且子孙承袭在沙州为刺史，至今号为龙舌张氏。

兴庆池龙

唐玄宗尝潜龙于兴庆宫。及即位，其兴庆池尝有一小龙出游宫外御沟水中。奇状蜿蜒，负腾逸之状。宫嫔内竖，靡不具瞻。后玄宗幸蜀，銮舆将发，前一夕，其龙自池中御素云，跃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环列之士，率共观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将渡，见小龙翼舟而进。侍臣咸睹之。上泫然泣下，顾谓左右曰：“此吾兴庆池中龙也。”命以酒沃酹，上亲自祝之，龙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出《宣室志》。

井 龙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安西道中，系于驿树。近井，狮子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有龙出井而去。出《国史补》。

旃 然

玄宗将封泰山。进次茌阳旃然河，上见黑龙，命弓矢，亲射之。矢发龙灭。自尔旃然伏流，于今百余年矣。按旃然即济水也。济水溢而为茌，遂名旃然。《左传》云“楚师济于旃然”是也。出《开天传信记》。

哗然若市。张嵩因为百姓除了祸害而感到高兴，就把死龙献给了皇上。皇上表扬他做事果断，让人把龙的舌头割下来，装进小匣子里，赐给他。而且，他的子孙世袭为沙州的刺史，至今被称为龙舌张氏。

兴庆池龙

唐玄宗未做皇帝前曾住在兴庆宫。等到他即位，兴庆宫池中有一条小龙游到宫外的御沟水中。腾跃奔驰，蜿蜒多姿。宫中的男男女女，没有不来看的。后来唐玄宗幸游西蜀，出发前夕，那条龙从池中驾着白云，跃然升空，朝西南方向飞去。周围的文臣武士，大都看到了。等到皇上走到嘉陵江，登上船将要过江的时候，看见那条小龙紧靠在船的一侧前进。侍臣们全都看到了。皇上感动得落下热泪，对左右的侍臣们说：“这是我兴庆池里的那条龙啊。”他命人把酒浇洒到江中，自己亲自祷告，龙才从水中奋鳞振鬣而去。出自《宣室志》。

井 龙

开元年末，西域有一个国家向朝廷进献了一头狮子，走到安西道，把狮子拴在了驿站的一棵树上。这棵树离井很近。狮子发出吼声，好像恐惧不安。不一会儿，风雷大作，一条龙从井里钻出来向空中飞去。出自《国史补》。

旃 然

唐玄宗将要上泰山去祭天。走到荥阳旃然河的时候，皇上看到河里有一条黑龙，就让人拿来弓和箭，亲自射它。箭刚发出那龙就消失了。从此，旃然河水安稳地流淌，到现在一百多年了。旃然河就是济水。济水溢出来形成荥水，于是就叫旃然河。《左传》上说的“楚师济于旃然”里的“旃然”就是这条河。出自《开天传信记》。

龙 门

旧说：“春水时至，鱼发龙门。则有化者。”至今汾晋山中，龙有遗骨角甚众。采以为药，有五色者。出《国史补》。

龙 门

旧时说：“春水按时到来，众鱼争跃龙门。就有变做龙的。”直到今天汾晋一带的山中，还有很多龙的遗骨遗角。把它们采回制药，有五种颜色。出自《国史补》。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龙四

萧 昕 遗尺潭 刘贯词 韦 氏 任 頊

赵齐嵩

萧 昕

唐故兵部尚书萧昕常为京兆尹。时京师大旱，炎郁之气，蒸为疾厉。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祷祀山川，凡月余，暑气愈盛。时天竺僧不空三藏居于静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龙兴云雨。昕于是诣寺，谓三藏曰：“今兹骄阳累月矣，圣上悬忧，撤乐贬食，岁凶是念，民瘼为忧。幸吾师为结坛场致雨也。”三藏曰：“易与耳。然召龙以兴云雨，吾恐风雷之震，有害于生植，又何补于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诚不能滋百谷，适足以清暑热，而少解黔首之病也。愿无辞焉。”三藏不获已，乃命其徒取华木皮仅尺余，缒小龙于其上，而以炉瓯香水置于前。三藏转咒，震舌呼祝。咒者食顷，即以缒龙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讫亟还，无冒风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龙才尺余，摇鬣振鳞自水出。俄而

萧 昕

唐朝旧兵部尚书萧昕曾经当过京兆尹。他当京兆尹的时候，京城里大旱，炎热郁闷之气，蒸变成一种病害。代宗皇帝命令大小臣子官吏们祷告祭祀于山川，一共一个多月，热气更加盛大。那时候天竺国的和尚不空三藏住在静住寺，这个三藏和尚善于用念咒的办法把龙召唤出来兴云布雨。萧昕于是到了寺中，对三藏和尚说：“现在骄阳连连晒了一个月了，皇上很担心，撤了音乐，减了饭食，担心年头不好，担心百姓生病。希望您能设置一个坛场求一场雨。”三藏说：“求场雨不难。但是召唤龙出来兴云下雨，我怕风雷震荡得太厉害，对生民植物有害，又怎么能对庄稼的春种秋收有所补救呢？”萧昕说：“迅雷急雨，确实不能滋润庄稼，恰好能够清除暑热，而略微解除百姓的

病患。请您不要推辞了。”三藏不得已，就让他的徒弟取来近一尺长的一块桦树皮，在上面缷了一条小龙，把炉火、盆和香水放到前边。三藏转入念咒，大声祷告。一顿饭的时间之后，他就把桦树皮上的龙交给萧昕说：“可以把它投到曲江里去，投完要马上返回来，不要被风雨吹着淋着。”萧昕照他说的那样把龙投到江里去，随即就有一条才一尺多长的小白龙摇鬣振鳞从水中出来。一会儿

身长数丈，状如曳素，倏忽亘天。听鞭马疾驱，未及数十步，云物凝晦，暴雨骤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决渠矣。出《宣室志》。

遗尺潭

昆山县遗尺潭。本大历中，村女为皇太子元妃，遗玉尺，化为龙，至今遂成潭。出《传载》。

刘贯词

唐洛阳刘贯词，大历中，求丐于苏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见，意颇殷勤，以兄呼贯词，既而携羊酒来宴。酒阑曰：“兄今泛游江湖间，何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国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则几获而止？”曰：“十万。”霞曰：“蓬行而望十万，乃无翼而思飞者也。设令必得，亦废数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贫，以他故避地，音问久绝。意有所悬，祈兄为回，途中之费，蓬游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愿耳。”霞于是遗钱十万，授书一缄，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无形迹，辄露心诚。霞家长鳞虫，宅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娘奉见时，必请与霞少妹相见。既为兄弟，情不合疏。书中亦令渠出拜。渠虽年幼，性颇慧聪，使渠助为主人，百缗之赠，渠当必诺。”

贯词遂归。到渭桥下，一潭泓澄，何计自达？久之，以为身体就长到几丈，宛如一条白色丝绸，忽然间横贯高天。萧昕打马急驰，追了不到几十步，云气凝聚，物象晦暗，骤然间降下暴雨。等到

他到了永崇里，道上的水已经像江河决口了。出自《宣室志》。

遗尺潭

昆山县遗尺潭。大历年间，一名村女成为皇太子的元妃，元妃遗失了玉尺，玉尺变化成龙，到现在就变成了深潭。出自《传载》。

刘贯词

唐朝时，洛阳人刘贯词，大历年间，在苏州要饭，遇上一个潇洒英俊名叫蔡霞的秀才。一相见，蔡霞的态度就非常殷勤，称刘贯词为兄长，又携带着羊肉和酒来宴请刘贯词。酒将残尽的时候，他问道：“兄长现在泛游江湖之间，干什么呢？”刘贯词说：“要饭罢了。”蔡霞说：“是有目的的游荡，还是泛游全国？”刘贯词说：“像蓬草那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要罢了。”蔡霞说：“你要到多少才打算停止？”刘贯词说：“十万。”蔡霞说：“像蓬草那样飘到哪里算哪里，还指望要到十万，这是没有翅膀就想飞。假设一定能要到，亦要花废数年的时间。我住在洛中附近，家里也不穷，因为别的原因避到此地，音讯早就断了。我诚恳地请求兄长为我回家一趟，路上的盘费，飘游的愿望，用不多长时间就都能得到。怎么样？”刘贯词说：“我很愿意。”于是蔡霞赠送十万给刘贯词，又交给他一封书信，交代道：“在客栈里突然有了一个周济你的想法，就忘了仪容礼貌，立即就表露出内心的真诚。我家长是鳞虫，住在渭桥下边，你合上眼睛敲打桥柱，会有人答应的，一定会邀请你进屋。我娘接见你的时候，你一定要请求与我小妹相见。既然是兄弟，感情不应该疏远。信中也让她出来拜见你。她虽然年纪小，但是特别聪慧，让她帮助，作为主人，赠送一百缗钱，她是一定能答应的。”

刘贯词于是回到蔡霞的故乡。他来到渭桥下，看到一潭深广澄澈的水，不禁冥思苦想用什么办法能到达里面？许久，认为龙神不当我欺，试合眼叩之。忽有一人应，因视之，则失桥及潭矣。有朱门甲第，楼阁参差。有紫衣使拱立于前，而问其意。贯词曰：“来自吴郡，郎君有书。”问者执书以入，顷而复出曰：“太夫人奉

屈。”遂入厅中。见太夫人者年四十余，衣服皆紫，容貌可爱。贯词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谢曰：“儿子远游，久绝音耗，劳君惠顾，数千里达书。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减。一从遁去，三岁寂然。非君特来，愁绪犹积。”言讫命坐。贯词曰：“郎君约为兄弟，小妹子即贯词妹也，亦当相见。”夫人曰：“儿子书中亦言。渠略梳头，即出奉见。”

俄有青衣曰：“小娘子来。”年可十五六，容色绝代，辨慧过人。既拜，坐于母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洁。方对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视贯词。女急曰：“哥哥凭来，宜且礼待。况令消患，不可动摇。”因曰：“书中以兄处分，令以百缗奉赠。既难独举，须使轻赍。今奉一器，其价相当，可乎？”贯词曰：“已为兄弟，寄一书札，岂宜受其赐？”太夫人曰：“郎君贫游，儿子备述。今副其请，不可推辞。”贯词谢之。因命取镇国碗来。又进食。未几，太夫人复瞪视眼赤，口两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诚托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风疾发动，祇对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惧者，遣青衣持碗，自随而授贯词曰：“此罽宾国碗，其国以镇灾厉。唐人得之，固无所用。得钱十万，可货之，其下勿鬻。”

龙神不应该欺骗我，就试探着闭上眼睛敲那桥柱。忽然有一人回应，他就睁眼看去，眼前没有桥和潭了。有的是一所朱红大门的宅院，宅院楼阁参差，很壮观。有一个紫衣使者站在门前，拱手问他的来意。刘贯词说：“我来自吴郡，带来了你家郎君的一封书信。”那人拿着书信进去，不一会儿又出来，说：“太夫人请你进去。”于是进入到客厅里。太夫人有四十多岁，衣服全是紫色的，容貌俊美可爱。刘贯词拜见她，她也答拜。而且致谢说：“我儿子远游异乡，久绝音信，有劳您走了几千里把书信送到。他和上司不大相投，怨恨不减。自从他出走，三年来家里一直很寂寞。如果不是您特意前来，我的愁绪还在增加呢。”说完，她让刘贯词坐下。刘贯词说：“郎君和我约为兄弟，他的小妹就是我的小妹，也应该见一见她。”夫人说：“我儿子信中也说了。她略微地梳梳头，马上就出来见你。”

不一会儿，婢女说道：“小娘子来了。”只见她年龄约有十五六岁，容色美丽，聪慧过人。拜见之后便坐到母亲的下首。于是令人准备酒饭，饭菜精美干净。刚开始吃饭，太夫人忽然眼珠发红，直瞅着

刘贯词。女儿急忙说：“哥哥来到咱家，应该以礼相待。况且让他消除祸患，不能动摇。”然后又说：“信中由哥哥嘱咐，让我赠你一百缗钱。既然你一人拿不动一百缗钱，应该换一个轻便的。现在送给你一件东西，价钱相当，可以吗？”刘贯词说：“已经是兄弟，寄一封书信，难道还应该接受赏赐吗？”太夫人说：“郎君贫游，儿子在信中说得很详细。现在这样做与他的请求相符，你就不要推辞了。”刘贯词表示感谢。于是就让人取来了一只镇国碗。继续吃饭。不一会儿，太夫人又瞪起红红的眼珠子，口里流出涎水。女儿急忙捂住她的口说：“哥哥很真诚地托人来送信，不应该这样。”于是就对刘贯词说：“我娘年纪大了，风病发作，不能再接待你。你应该先出去。”女儿好像害怕的样子，让一个婢女拿着镇国碗，自己也跟出来交给刘贯词说：“这是罽宾国的碗，他们国家用它镇压灾难鬼病。唐朝人得到它，本来没有用的。能卖上十万钱，就可以把它卖了，不到十万不能卖。

某缘娘疾，须侍左右，不遂从容。”再拜而入。

贯词持碗而行，数步回顾，碧潭危桥，宛似初到。视手中器，乃一黄色铜碗也。其价只三五缗耳，大以为龙妹之妄也。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酬五百者。念龙神贵信，不当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贯词曰：“二百缗。”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缗？尚非中国之宝，有之何益？百缗可乎？”贯词以初约只尔，不复广求，遂许之交受。客曰：“此乃罽宾国镇国碗也。在其国，大穰人患厄。此碗失来，其国大荒，兵戈乱起。吾闻为龙子所窃，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国中半年之赋召赎。君何以致之？”贯词具告其实。客曰：“罽宾守龙上诉，当追寻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阴冥吏严，不得陈首，藉君为由送之耳。殷勤见妹者，非固亲也，虑老龙之囑，或欲相啖，以其妹卫君耳。此碗既出，渠亦当来，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后，漕洛波腾，灏灏晦日，是霞归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后归？”客曰：“吾携过岭，方敢来复。”贯记之，及期往视，诚然矣。出《续玄怪录》。

京兆韦氏，名家女也，适武昌孟氏。唐大历末，孟与妻弟韦生同选，韦生授扬子县尉，孟授阆州录事参军，分路之官。韦氏从夫入蜀，路不通车舆，韦氏乘马，从夫至骆谷口中，

我因为娘有病，必须侍奉于左右，不能再逗留了。”她对刘贯词又行了礼，急忙回家而去。

刘贯词拿着那只碗走出几步，回头一看，碧绿的水，陡峭的桥，和刚来时一样。看看手中的碗，乃是一个黄色铜碗。它的价钱只不过三五铤罢了，他很不相信，认为龙妹胡说八道。他拿着碗到市上去卖，有给价七百八百的，也有给价五百的。考虑到龙神看重信誉，不应该骗人，就天天拿着这只碗走在市上。一年多以后，西市店中忽然来了一个胡客，胡客见了碗非常惊喜，就打听它的价钱。刘贯词说：“二百缗。”胡客说：“这东西应有价值，何止二百缗？但它不是中国的宝物，要它有什么好处？一百缗可以吗？”刘贯词因为当初约定的就是这样，不再多求，就卖了出去。胡客说：“这是罽宾国的镇国碗。在他们国家，特别盛行免除灾难的祭祷活动。这只碗丢失了，国家就闹饥荒，发生兵戈之乱。我听说是被一个龙子偷去了，已将近四年了，他们的国君正用全国半年的税赋往回赎它。你是怎么弄到的？”刘贯词把实际情况详细地告诉了胡客。胡客说：“罽宾国的守龙上诉，应已追寻到此，这是蔡霞避身异地的原因。阴冥的官吏严厉，他不敢露头，就借着你的力量把它送走。殷勤地让你见她妹妹，不是他本来就亲近你，而是考虑到老龙嘴馋，怕你被吃掉，让他妹妹保护你罢了。这只碗既然已经出现，他也应该要回来了，这也是消除祸患的一个办法。五十天之后，洛水大波涌起，雨天灰暗，这就是蔡霞回来的征候。”刘贯词问：“为什么要五十天以后回来？”胡客说：“我带着碗过了岭，他才敢回来。”刘贯词记着胡客的话，等到五十天后去看，确实是那样。出自《续玄怪录》。

韦 氏

京兆人韦氏，是一名家的女儿，嫁给武昌的孟氏。唐朝大历年末，孟氏与妻子的弟弟韦生同时入选，韦生被授予扬子县尉，孟氏被

授予阆州录事参军，分别上路赴官。韦氏跟随丈夫到蜀地去，蜀道上不通车子，韦氏只好骑马，跟着丈夫走到骆谷口中时，

忽然马惊，坠于岸下数百丈。视之杳黑，人无入路。孟生悲号，一家恸哭，无如之何，遂设祭服丧舍去。

韦氏至下，坠约数丈枯叶之上，体无所损，初似闷绝，少顷而苏。经一日，饥甚，遂取木叶裹雪而食。傍视有一岩罅，不知深浅。仰视坠处，如大井焉，分当死矣。忽于岩谷中，见光一点如灯，后更渐大，乃有二焉。渐近，是龙目也。韦惧甚，负石壁而立。此龙渐出，可长五六丈。至穴边，腾孔而出。顷又见双眼，复是一龙欲出。韦氏自度必死，宁为龙所害。候龙将出，遂抱龙跨之。龙亦不顾，直跃穴外，遂腾于空。韦氏不敢下顾，任龙所之。如半日许，意疑已过万里。试开眼下视，此龙渐低，又见江海及草木。其去地度四五丈，恐负入江，遂放身自坠，落于深草之上。良久乃苏。

韦氏不食，已经三四日矣，气力渐惫，徐徐而行。遇一渔翁，惊非其人。韦氏问此何所，渔翁曰：“此扬子县。”韦氏私喜，曰：“去县几里？”翁曰：“二十里。”韦氏具述其由，兼饥渴，渔翁伤异之。舟中有茶粥，饮食之。韦氏问曰：“此县韦少府上未到？”翁曰：“不知到未。”韦氏曰：“某即韦少府之妹也。倘为载去，至县当厚相报。”渔翁与载至县门。韦少府已上数日矣。

韦氏至门，遣报孟家十三姊。韦生不信，曰：“十三姊随孟郎入蜀，那忽来此？”韦氏令具说此由，韦生虽惊，亦未深信。

忽然马受到惊吓，她掉到岸下几百丈深的地方。往下一望，黑幽幽的，没有人可以下去的道路。孟氏悲号，全家恸哭，也不能怎么样，就设供品祭奠，穿丧服戴孝，舍她而去。

再说韦氏，她掉到大约几丈厚的枯烂树叶上，身上没有受伤，起初好像闷死过去，不一会儿就醒了。经过一天，她非常饥饿，就拿树叶裹上雪吃。往旁边一看，有一条岩缝，不知有多深。仰视掉下来的地方，像一口大井，按理说早该死了。她忽然从岩谷中，看见有一点光亮像灯，后来还渐渐变大，竟然是两点光亮。渐渐近了，这才看清，原来是龙的眼睛。韦氏非常害怕，背着石壁而立。此龙渐渐出

来，有五六丈长。到了洞穴边，腾起身来从孔中飞出去。顷刻间又看见一双眼睛，又有一条龙想要出去。韦氏自己估计必死无疑，宁肯被龙伤害。等着龙将出去的时候，一下子就把龙抱住，跨到龙身上去。龙也没理会她，直接跃到洞穴之外，然后就腾飞于空中。韦氏不敢往下看，任龙愿意到哪就到哪。好像是半天左右，她心里怀疑已经飞过万里。睁眼往下看，这条龙渐渐飞得低了，又看到了江海和草木。她离地大约四五丈高，怕自己被龙背到江里去，就纵身自己掉下来，正好落到深草之上，好久之后才醒。

韦氏已经三四天没吃东西了，气力渐渐疲乏，走路的速度极慢。遇上一位老渔翁，老渔翁很惊讶，见她疲惫地没个人样。韦氏问这是什么地方，渔翁说：“这是扬子县。”韦氏暗自惊喜，说：“这儿离县邑多远？”渔翁说：“二十里。”韦氏详细地讲述了她的来由，又加上饥渴，老渔翁感到同情而又惊异。老渔翁的船上有茶粥，就拿给她吃。韦氏问道：“这个县的韦少府到任没有？”渔翁说：“不知道到没到。”韦氏说：“我就是韦少府的姐姐。如果你能把我载去，到了县府一定好好报答。”老渔翁把她载到县府门外。韦少府已经上任多日了。

韦氏走到门前，让人进去报告说孟家十三姐来了。韦生不相信，说：“十三姐跟着孟郎入蜀地去了，哪能忽然上这儿来？”韦氏让传话人详细地述说因由，韦生虽然吃惊，也没有深信。

出见之，其姊号哭，话其违厄，颜色痿痺，殆不可言。乃舍之将息，寻亦平复。韦生终有所疑。后数日，蜀中凶问果至，韦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渔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无极。后数十年，韦氏表弟裴纲，贞元中，犹为洪州高安尉，自说其事。出《原化记》。

任 顼

唐建中初，有乐安任顼者，好读书，不喜尘俗事，居深山中，有终焉之志。尝一日，闭关昼坐。有一翁叩门来谒，衣黄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顼延坐与语。既久，顼讶其言讷而色沮，甚有不乐事。因

问翁曰：“何为而色沮乎？岂非有忧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忧俟子一问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龙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数百岁，今为一人所苦，祸且将及。非子不能脱我死，辄来奉诉。子今幸问我，故得而言也。”项曰：“某尘中人耳，独知有诗书礼乐，他术则某不能晓。然何以脱翁之祸乎？”老人曰：“但授我语，非藉他术，独劳数十言而已。”项曰：“愿受教。”翁曰：“后二日，愿子为我晨至湫上。当亭午之际，有一道士自西来者，此所谓祸我者也。道士当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厉声呼曰：‘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毕，湫当满，道士必又为术，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报，幸无他虑。”项诺之。已而祈谢甚恳，久之方去。

出来一看，他姐姐号哭起来，述说她的苦难遭遇，神色萎靡憔悴，简直不可言状。于是让她进屋休息，不久也就平复了。韦生始终有所怀疑。后几日，蜀中的凶信果然到了，韦生心里这才开朗起来，也更悲喜交加。他酬谢老渔翁二十千钱，派人把姐姐送往蜀地。孟氏悲喜无比。几十年后，韦氏的表弟裴纲，贞元年间，为洪州高安尉，亲口讲述了这件事。出自《原化记》。

任 项

唐朝建中年初，乐安有一个叫任项的人，好读书，不喜欢尘寰俗事，居住在深山之中，有老死深山的志向。曾有一天，他关上门，大白天坐于家中。有一个老头敲门前来拜访他，那老头穿黄色衣服，相貌很俊秀，拄着拐杖而来。任项把他迎进来，坐下来与他说话。谈了半天，任项对他语言迂讷脸色沮丧感到惊讶，看样子他心中有很不高兴的事。于是就问他说：“为什么脸色如此沮丧呢？莫非有愁事吗？不然，就是你家里有病人，你惦记得太厉害了？”老人说：“果真是这样。我忧愁地等候你问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而且我不是人，是龙。往西去一里，有一个大水池，我家在这里住了几百年，现在为一个人所苦，祸事就要来了。除了你，谁也不能让我摆脱死亡，所以就来求你。有幸你现在就问我，因此就能说出来了。”任项说：“我是尘俗中人，只知道有诗书礼乐，其他术业我就不懂了。这样怎么能使你摆脱

灾祸呢？”老人说：“只要我把话告诉你，不用借助其他道术，只劳你说几十个字罢了。”任项说：“愿受教。”老头说：“两天之后，请你早晨为我到大水池来一趟。正当中午的时候，有一个道士自西而来，他就是所说的祸害我的人。道士会把我池中水弄干，而且杀了我。等到池水干了，你就尖声喊道：‘上天有命令，杀黄龙者死！’说完了，水池应当又满了，道士一定又施法术，你就再喊。如此喊三次，我就能保全性命了。我一定会重重地报答你，希望不要有其他顾虑。”任项答应了他。而后他乞求致谢特别恳切，老半天才离去。

后二日，项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于湫旁以伺之。至当午，忽有片云，自西冉冉而降于湫上。有一道士自云中下，颀然而长，约丈余，立湫之岸，于袖中出墨符数道投湫中。顷之，湫水尽涸，见一黄龙，帖然俯于沙。项即厉声呼：“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讫，湫水尽溢。道士怒，即于袖中，出丹字数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声呼，如前词。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顷，乃出朱符十余道，向空掷之，尽化为赤云，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词，湫水又溢。道士顾谓项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龙为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异类耶？”怒责数言而去。项亦还山中。是夕，梦前时老人来谢曰：“赖得君子救我。不然，几死道士手。深诚所感，千万何言。今奉一珠，可于湫岸访之，用表我心重报也。”项往寻之，果得一粒径寸珠，于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识。项后特至广陵市，有胡人见之曰：“此真骊龙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出《宣室志》。

赵齐嵩

贞元十二年，赵齐嵩选授成都县尉，收拾行李兼及仆从，负劄以行，欲以赴任。然栈道甚险而狭，常以马鞭拂小树枝，遂被鞭梢缴树，猝不可脱，马又不住，遂坠马。枝柔叶软，不能碍挽，直至谷底，而无所损。视上直千余仞，旁无他路，分死而已。所从仆辈无计，遂闻于官而归。赵子

两天后，任项就来到山西，果然有一个大水池，他就坐在水池旁边等着。到了正午，忽然有一片云，从西慢慢地飘来，缓缓降到水池

边。有一个道士从云中走出来，这道士身体颀长，大约一丈还多，立在池边，从袖子里取出几张墨色符扔到池中。立刻，池水全部干涸，但见一条黄龙紧贴着池底俯卧在泥沙之中。任顓立即大声喊道：“上天有命令，杀黄龙者死！”喊完，池水马上又涨满。道士生气了，就从袖中又取出几张红字符投到池中。池水又干了，任顓又尖声大喊，喊法和刚才一样。池水就又满了，道士更加生气。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取出十多张红色符向空中抛去，红符全都化成红云，红云落到池中。池水再一次枯竭，任顓照样再高喊一次，池水再一次溢满。道士看着任顓说：“我花费了十年的功夫才弄到这条龙吃，你一个读书人，为什么要救它这个异类呢？”他愤怒地责备了几句便离去了。任顓也回到山中。这天晚上，任顓梦到前几天那个老头来谢他说：“全仗您救了我。不然的话我已经死在道士手上了。我心里实在是感恩戴德，千言万语难以表达这种心情。现在为您奉上一颗珍珠，可以在池边找到，用来表示我感恩重报之心。”任顓到池边寻找，果然在池边草丛中找到一颗径寸的大珍珠，光亮耀眼，洞彻润洁，没人知道它的价值。任顓特意把它拿到广陵市上去卖，有一个胡人看了说：“这是真正的骊龙之宝，世上没人得到过。”胡人用数十万的价钱把珍珠买了去。出自《宣室志》。

赵齐嵩

贞元十二年，赵齐嵩被选授为成都县尉，他收拾好行李，率领仆从，带着公文上路，前去赴任。然而栈道高峻险要而且狭窄，马鞭子经常拂到一旁的小树枝上，鞭梢绞到树上，一时解不下来，而马又急驰不能停下，就掉到了马下。树的枝叶柔软轻细，不能把他拦住，他便一直滚到谷底，但是他并没有受伤。往上一看，石壁直上一千多仞，旁边也没有路，按理是非死不可了。跟来的仆从们无计可施，就把这事报了官，然后就回去了。赵齐嵩

进退无路，坠之翌日，忽闻雷声殷殷，乃知天欲雨。须臾，石窟中云气相旋而出，俄而随云有巨赤斑蛇，粗合拱，鳞甲焕然。摆头而双角出，蜿蜒而四足生，奋迅鬐鬣，摇动首尾，乃知龙也。赵生自念曰：“我住亦死，乘龙出亦死，宁出而死。”

攀龙尾而附其身，龙乘云直上，不知几千仞，赵尽死而攀之。既而至中天，施体而行，赵生方得跨之。必死于泉矣。南视见云水一色，乃南海也。生又叹曰：“今日不葬于山，卒于泉矣。”而龙将到海，飞行渐低。去海一二百步，舍龙而投诸地。海岸素有芦苇，虽堕而靡有所损。半日，乃行路逢人，问之，曰：“清远县也。”然至于县，且无伴从凭据，人不之信，不得繿縷。迤^邐以至长安，月余日，达舍。家内始作三七斋，僧徒大集。忽见赵生至，皆惊恐奔曰：“魂来归。”赵生当门而坐，妻孥辈亦恐其有复生，云：“请于日行，看有影否。”赵生怒其家人之诈恐，不肯于日行。疏亲曰：“若不肯日中行，必是鬼也。”见赵生言，犹云：“乃鬼语耳。”良久，自叙其事，方大喜。行于危险，乘骑者可以为戒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博异志》。

进退无路，第二天，忽然听到雷声大作，才知道天要下雨。不一会儿，一个石洞中云气翻腾涌出，接着有一条赤斑巨蛇随着云气显露出来，这蛇有合抱粗，鳞甲焕然有光。它摆头露出双角，屈身露出四脚，鬚鬣振奋，头尾齐摇，这才知道这是龙。赵齐嵩心中想道：“我在这里等着也是死，我乘龙出去也是死，我宁肯出去死。”

于是他抓住龙尾，趴到龙身上去，龙乘云直上，不知不觉已飞上几千仞高，赵齐嵩拼死地抓住不放。不一会儿就到了高空，龙蜿蜒而行，赵齐嵩这才能跨上去。一定要死到泉水中去了。向南看水天一色，那是南海。赵齐嵩叹道：“今天不死在山上，死到水里了。”然而龙将到海的时候，飞行渐渐降低。离海还有一二百步，他就撒开手从龙身上跳下来。海边一向有芦苇，他虽然跳下来却没有摔伤。半天才路遇一人，向人打听，说：“是清远县。”但是到了县衙之后，他身边没有伴从凭据，人家不相信他，不能向人陈述自己的际遇。走了许多日子到了长安，一个多月到了家。家里正给他烧三七，僧徒大集。人们忽然发现赵齐嵩来了，都吓得撒腿就跑，说：“他的魂回来了。”赵齐嵩迎门坐下，妻儿老小也怕他是死而复生，说：“请你到阳光下走一走，看你有没有影子。”赵齐嵩对家人的怀疑和恐惧感到很生气，不肯到阳光里去走。疏远的亲属便说：“如果他不肯到阳光下走走，那就一定是鬼。”见到他说话，还说：“这是鬼在讲话。”许久，赵齐嵩详尽地述说了死里逃生的过程，人们这才大喜。骑马走在危险之中的

人，可以引以为戒呀。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博异志》。

太平广记

(第十一册)

中华书局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龙五

许汉阳 刘禹锡 周 邯 资州龙 韦思恭

卢元裕 卢 翰 李 修 韦 宥 尺 木

史氏子

许汉阳

许汉阳，本汝南人也。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日暮，江波急，寻小浦路入。不觉行三四里，到一湖中，虽广而水才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许，见湖岸竹树森茂，乃投以泊舟。渐近，见亭宇甚盛，有二青衣双鬟方鸦，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汉阳讶之，而调以游词，又大笑，复走入宅。汉阳束带，上岸投谒。未行三数步，青衣延入宅内厅，揖坐。云：“女郎易服次。”

须臾，青衣命汉阳入中门。见满庭皆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两道虹桥，以通南北。北有大阁。上阶，见白金书曰“夜明宫”。四面奇花果木，森耸连云。青衣引上阁一层，又有青衣六七人，见者列拜。又引第二层，方见女郎六七人。目未尝睹，皆拜问所来。汉阳具述

许汉阳

许汉阳本是汝南人。贞元年间，他乘舟走到洪、饶州间。傍晚，江流很急，顺着水边的一条路线漂入。不知不觉漂出三四里，来到一个湖中，湖面虽然宽广，但是水深只有二三尺。又向北走了一里左右，见湖岸竹树繁茂，就想划过船去停泊。渐渐靠近，见这里的亭台屋宇很是广阔，有两个婢女迎着他的船微笑，这两个婢女头顶双发髻，脸白如玉。许汉阳感到惊讶，他油腔滑调地挑逗她们，她们大笑着走入宅院。许汉阳整衣束带，上岸去投宿拜谒。没走上三五步，一位婢女便迎出来，直接领进内厅，让他坐下。然后说：“这是女郎换

衣服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婢女让许汉阳走进中门。院里到处都是大水池，池中的荷花、菱角散发着芬芳，四岸像碧玉般光耀焕然。有两座虹桥贯通南北。北边有一个大阁。拾级而上，见上面用白金书写着“夜明宫”三个大字。四面的奇花异草和果树，森然高耸，与云相接。那婢女把他领到阁楼的头一层，又有六七个婢女一齐向他下拜。又领到第二层，才见到六七位女郎。他还未看清她们，她们就一齐拜见，并问他从哪儿来。许汉阳详细说明

不意至此。女郎揖坐讫，青衣具饮食，所用皆非人间见者。食讫命酒。其中有奇树高数丈，枝干如梧，叶似芭蕉，有红花满树未吐，盎如杯，正对饮所。一女郎执酒，命一青衣捧一鸟如鹦鹉，置饮前栏干上。叫一声，而树上花一时开，芳香袭人。每花中有美人长尺余，婉丽之姿，掣曳之服，各称其质。诸乐弦管尽备。其人再拜。女郎举酒，众乐俱作，萧萧泠泠，宛如神仙。才一巡，已夕，月色复明。女郎所论，皆非人间事，汉阳所不测。时因汉阳以人事辩之，则女郎一无所酬答。

欢饮至二更，筵宴已毕，其树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书以示，汉阳览之，乃《江海赋》。女郎令汉阳读之，遂为读一遍。女郎又请自读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即谓诸女郎，兼语汉阳曰：“有感怀一章，欲请诵之。”女郎及汉阳曰：“善。”乃吟曰：“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诸卷，兼笔砚，请汉阳与录之。汉阳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银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书过矣。观其笔，乃白玉为管，研乃碧玉，以玻璃为匣，研中皆研银水。写毕，令以汉阳之名押之。展向前，见数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阳者，而不见姓。女郎遂收索卷。汉阳曰：“有一篇欲奉和，拟继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每归呈父母兄弟，不欲杂尔。”汉阳曰：“适以弊名押署，复可乎？”曰：“事别，非君子所谕。”四更已来，命悉收拾。

自己是无意中来到这里的。女郎们请他坐定之后，婢女们送来饮食，这些饮食都是人间不曾见过的。吃完又喝酒。院子里有一棵几丈高的

大树，看枝干像梧桐，看叶子像芭蕉，树上挂满了还没有开放的红花，一朵朵大如酒杯，正对着喝酒的地方。一位女郎端着酒，让一名婢女捧来一只很像鹦鹉的鸟，放在面前的栏杆上。那鸟叫了一声，树上的花便同时开放，香气袭人。每一朵花中，都有一个一尺多高的美人，这些小美人个个都姿容婉丽，服饰飘摆，各有风韵。各种弦乐管乐的乐器都有。这些人再次行礼。女郎一举杯，便众乐齐奏，忽而像萧萧马鸣，时而像泠泠的水声，就像仙乐一般。刚刚酒过一巡，天就已经黑了，月色明亮起来。女郎们谈论的都不是人间的事，为许汉阳所不知。当时许汉阳就用人间的事与她们争辩，女郎们没有回答。

喝到二更天，宴席已经结束，那些树上的红花也一片片地落入池中，那些小美人也随之落下，不知去哪了。一位女郎拿来一卷文书给许汉阳看，许汉阳一看，是《江海赋》。那女郎让许汉阳读一遍，许流阳就读了一遍。女郎又自己读了一遍，然后让婢女收了起来。一位女郎对众女郎和许汉阳说：“我有感怀一章，想给大家朗诵一下。”女郎们和许汉阳都说：“好。”于是那女郎吟诵道：“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那女郎让婢女把卷、笔、砚取来，请许汉阳为她把诗录下来。许汉阳把卷打开一看，见卷全是金花底色的白素丝绸，上面用银字写的，卷像拱斗那么大，有半卷已经写过了。看那笔，是白玉做的笔管，砚台是碧玉做的，用玻璃做的匣子，砚台里研的全是银水。写完之后，女郎让许汉阳写上自己的名字。打开往前看，看到了几首诗，都有人署名。有叫仲方的，有叫巫的，有叫朝阳的，而不见有写姓氏的。这时候女郎就要回那卷。许汉阳说：“我有一首和诗，打算接着写到后边可以吗？”女郎说：“不可以。这书卷每次回家都要交给父母兄弟看，不想把你夹杂在里边。”许汉阳说：“刚才把我的名字都写上了，那怎么又可以了呢？”女郎说：“不是一回事，这不是你能明白的。”四更天一到，就让人全都收拾了。

挥霍次，一青衣曰：“郎可归舟矣。”汉阳乃起。诸女郎曰：“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郑重耳。”恨恨而别。

归舟忽大风，云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观夜来饮所，乃空林树而已。汉阳解缆，行至昨晚灊口江岸人家，见十数人，似有非

常，因泊舟而讯。人曰：“江口溺杀四人，至二更后，却捞出。三人已卒，其一人，虽似死而未甚。有巫女以杨柳水洒拂禁咒，久之能言曰：‘昨夜水龙王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归过洞庭，宵宴于此，取我辈四人作酒。掾客少，不多饮，所以我却得来。’”汉阳异之，乃问曰：“客者谓谁？”曰：“一措大耳，不记姓名。”又云：“青衣言，诸小娘子苦爱人间文字，不可得，常欲请一措大文字而无由。”又问今在何处，已发舟也。汉阳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怀之什，皆可验也。汉阳默然而归舟，觉腹中不安，乃吐出鲜血数升，知悉以人血为酒尔。三日方平。出《博异志》。

刘禹锡

唐连州刺史刘禹锡，贞元中，寓居荥泽。首夏独坐林亭，忽然间大雨，天地昏黑，久方开霁。独亭中杏树，云气不散。禹锡就视树下，有一物形如龟鳖，腥秽颇甚，大五斗釜。禹锡因以瓦砾投之，其物即缓缓登阶，止于檐柱。禹锡乃退立于床下，支策以观之。其物仰视柱杪，款以前趾，抉去半柱。因大震一声，屋瓦飞纷乱下，亭内东壁，上下罅裂丈

正收拾的时候，一位婢女对许汉阳说：“您可以回去了。”许汉阳便起身。众女郎说：“这次相会令人高兴，只是对你怠慢了。”大家恋恋不舍，恨恨而别。

许汉阳回来的时候忽然遇上大风，云色陡然变暗，每走一步都黑暗得看不见路。到了天明，他来看他夜间喝酒的地方，乃是一片空空的树林罢了。许汉阳解开缆绳，走到昨晚所见江岸人家处，见有十几个人，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停船打听。有人说：“江口淹死了四个人，到二更天才捞上来。三个人已死，另一个虽然像死了却没有完全死过去。有一个巫女为他洒拂杨柳水，念咒，过了很久才能讲话，他说：‘昨天晚上水龙王的几个女儿及她们的姨表姊妹六七个人回过洞庭，在这举行夜宴，用我们四个人做酒。因为客人不多，喝酒不多，所以我还能活着回来。’”许汉阳感到惊异，就问那个人说：“那个客人是谁？”那人说：“是一个穷酸的读书人，不记得他的姓名。”那人

又说：“听婢女说，这些小娘子特别喜爱人间的文字，但总弄不到，常常想向一个穷酸文人求字而没有法子。”许汉阳问那个穷酸文人现在什么地方，对方说已经开船走了。许汉阳想到昨天夜间的事，以及那些复杂的感触，都可以验证了。他默默地乘船而回，觉得肚子里不大安稳，就吐了几升鲜血，知道这全是用人血做的酒。三天之后才平定。出自《博异志》。

刘禹锡

唐朝连州刺史刘禹锡，贞元年间，寓居在荥泽。初夏的一天，他独自坐在林亭中，忽然间下起大雨，天地一片昏黑，很久天才放晴。只有亭中的一棵杏树云气不散。刘禹锡走近杏树下细看，看到有一个东西的形状像龟鳖，特别污秽腥臭，有五斗大锅那么大。刘禹锡扔瓦砾打它，那东西就缓缓地登上台阶，在檐柱下停住了。刘禹锡就退到床下，拿着手杖，观察那东西。那东西仰视着柱子的顶端，慢慢地用前爪子挖去半根柱子。因此大震一声，屋上的瓦纷飞乱下，亭内东壁上，从上到下裂开一丈

许。先是亭东紫花苜蓿数亩，禹锡时于裂处，分明遥见。雷既收声，其物亦失，而东壁之裂，亦已自吻合矣。禹锡亟视之，苜蓿如故，壁曾无动处。出《集异记》。

周 邠

贞元中，有处士周邠，文学豪俊之士也。因彝人卖奴，年十四五，视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无不届也。邠因买之，易其名曰“水精”，异其能也。邠自蜀乘舟下峡，抵江陵，经瞿塘艳瀨，遂令水精沉而视其邃远。水精入，移时而出，多探金银器物。邠喜甚。每舫船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复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经牛渚矶，古云最深处，是温峤照水怪之滨。又使没入，移时复得宝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状，皆怒目戟手，身仅免祸。”因兹邠亦至富赡。

后数年，邠有友人王泽，牧相州，邠适河北而访之。泽甚喜，与

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与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盘石，而醵成八角焉，阔可三丈余。且暮烟云蓊郁，漫衍百余步。晦夜，有光如火红射出千尺，鉴物若昼。古老相传云，有金龙潜其底，或亢阳祷之，亦甚有应。泽曰：“此井应有至宝，但无计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与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异，泽亦当有所赏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脱衣沉之。良而出，语邯曰：

多长。原先这亭东有几亩紫花苜蓿，刘禹锡这时从裂口可以分明地看到远处这些苜蓿。雷震声过后，那东西也没有了，而东壁上的裂口，也自己吻合了。刘禹锡多次去看，苜蓿如旧，墙壁竟然没有变化之处。出自《集异记》。

周 邯

贞元年间，有一个叫周邯的处士，是一位文学豪杰之士。一个彝人卖奴隶，那奴隶十四五岁，看样子很聪明伶俐。主人介绍说这奴隶善水，在水里如履平地一般。让他沉到水底，很长时间不上来，他都不觉得痛苦。奴隶说蜀地的溪、壑、潭、洞，没有他没到过的。周邯于是就买了这个奴隶，认为他的本领不一般，给他改名叫“水精”。周邯从蜀地坐船，出山峡，到江陵，经过瞿塘峡滟堆时，他就让水精沉到水底，去看看水底到底有多深。水精入水，过了一会儿出来，捞得许多金银器物。周邯高兴坏了。每次小船泊于江岸潭边，他都让水精沉下去一次，又有收获。沿江流来到江都，经过牛渚矶，自古说最深的地方，是温峤燃烧犀角照水怪的地方。他又让水精沉下去。过了一会儿水精捞上来一块宝玉。还说：“水底下有水怪，说不准是什么样子，都怒自狂舞，要抓他，自己仅仅能免祸。”由此周邯也成为巨富。

几年后，周邯有个朋友叫王泽，在相州做太守，周邯到河北去拜访他。王泽很高兴，与周邯一起游览、欢宴，每天都不空闲。二人一起来到州北隅的八角井。八角井，是天然的磐石，用砖围成八角形，井口宽三丈多。这口井，早晚烟云蒸腾，弥漫出一百多步。黑夜，有火红的光从井里射出来，可照出一千尺，看东西像白天一样清楚。自

古人们相传说，有一条金龙潜伏在水底，有时久旱不雨，人们到井边来祷告，也很灵验。王泽说：“这井里理应有至宝，只可惜没有办法探究它的虚实罢了。”周邠笑着说：“非常容易。”于是就对水精说：“你要能投到水底，看看井里有什么怪异，连王泽也会奖赏你。”水精已经很长时间没下过水了，高兴地脱了衣服下去了。过了许久才出来，对周邠说：

“有一黄龙极大，鳞如金色，抱数颗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无刃，惮其龙忽觉，是以不敢触。若得一利剑，如龙觉，当斩之无惮也。”邠与泽大喜。泽曰：“吾有剑，非常之宝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饮酒伏剑而入。移时，四面观者如堵。忽见水精自井面跃出数百步，续有金龙亦长数百尺，爪甲锋颖，自空擎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慑栗，不敢近睹。但邠悲其水精，泽恨失其宝剑。

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谒泽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轻其百姓？此穴金龙，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泽润一方。岂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龙忽震怒，作用神化，摇天关，摆地轴，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锺离不爱其宝，孟尝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贪婪之心，纵使猾韧之徒，取宝无惮。今已啖其驱而锻其珠矣。”泽赧恨，无词而对。又曰：“君须火急悔过而禱焉，无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泽遂具牲牢奠之。出《传奇》。

资州龙

韦皋镇蜀末年，资州献一龙，身长丈余，鳞甲悉具。皋以木匣贮之，蟠屈于内。时属元日，置于大慈寺殿上，百姓皆传，纵观二三日，为香烟薰死。国史阙书。是何祥也？出《纪闻》。

“有一条很大的黄龙，鳞如金色，抱着几颗明珠在那里睡觉。水精想要把明珠抢过来，但是手中没有兵刃，怕那龙忽然发觉，所以没敢动。如果能有一把利剑，就算龙发觉了，也可以毫无畏惧地把它杀死。”周邠和王泽非常惊喜。王泽说：“我有剑，我这把剑还是一把不比寻常的宝剑呢。你可以拿我的剑下去把明珠抢来。”水精喝了些

酒，带着剑就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四面来看热闹的人围成了一堵墙。忽然看见水精从井面跳出来几百步远，接着有一条几百尺长，爪甲锋利的金龙从空中来抓水精，人和龙都退进井中。左右的人心惊胆战，不敢近看。只是周邠心疼他的水精，王泽心疼他的宝剑。

二人逡巡不定，有一位身穿褐裘，相貌古朴的老人来见王泽说：“我是土地神。先生怎能这么轻视自己的百姓？这口井里的金龙，是上天的使者，主宰那些瑰璧，泽润一方生灵。哪能只相信那一把小小的宝剑，而想要趁龙睡觉去把明珠抢过来呢？龙忽然震怒，作用神化，摇得动天关，摆得动地轴，捶得碎山岳，砸得碎丘陵，百里大地变成江湖，万人之众都要喂鱼鳖。到那时候，你的骨肉怎么能保得住呢？从前锺离不爱其宝，孟尝君自返其珠，你不学他们，却鼓动狡诈贪婪之心，纵使贪婪狡诈之徒，肆无忌惮地去夺宝。现在他已经被龙吃掉锻炼那些珠子了。”王泽羞愧悔恨，无言以对。土地神又说：“你必须马上悔过并且要祷告，不要让金龙太生气了。”老人倏然离去。王泽立即准备供品祭奠。出自《传奇》。

资州龙

韦皋镇守巴蜀的末年，资州献来一条龙，身長一丈多，鳞和甲什么都有。韦皋把它用木匣子装着，让它在匣子里蜷曲着。当时正是正月初一，把它放在大慈寺的大殿上，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随便看了三天，结果龙被香火薰死了。《国史》上缺少这件事的记载。这是什么预兆呢？出自《纪闻》。

韦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韦思恭与董生、王生三人结友，于嵩山岳寺肄业。寺东北百余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围丈余，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终无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于石盆，见一大蛇长数丈，黑若纯漆，而有白花，似锦，蜿蜒盆中。三子见而骇，视之良久。王与董议曰：“彼可取而食之。”韦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渔父之梭，雷氏之剑，尚皆为龙，

安知此名山大镇，岂非龙潜其身耶？况此蛇鳞甲，尤异于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纳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烹而归烹之。二子皆咄韦生之诈洁。俄而报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击，韦生谏而不允。二子方举石欲投，蛇腾空而去。及三子归院，烹蛇未熟。忽闻山中有声，殷然地动。覘之，则此山间风云暴起，飞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对面相失。寺中人闻风云暴起中云：“莫错击。”须臾，雨火中半下，书生之宇，并焚荡且尽。王与董皆不知所在，韦子于寺廊下无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为善，但吐少善言，则蛟龙之祸不及矣，而况于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迨两日，于寺门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韦自说。至于好杀者，足以为戒矣。出《博异志》。

卢元裕

故唐太守卢元裕未仕时，尝以中元设幡幢像，置盂兰于其间。俄闻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视，见一小龙才寸许，

韦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人韦思恭与董生、王生三人结友，在嵩山岳寺修习学业。寺东北一百多步的地方，岩石下有一个取水盆。水盆的围长一丈多一点，而深可装得下十斛。水是随打随增，始终不见少，全寺的人都来打水。韦思恭等三人从春天住进来，到了七月中旬，有一天，三个人趁有空就去打水。走到石盆，他们看到一条大蛇，这条大蛇有几丈长，黑得像纯漆，有白花，像锦，在石盆里弯弯曲曲地爬动。三个人吓了一跳，看了好久。王生与董生商议说：“那东西可以打死拿回去吃。”韦思恭说：“不行。以前葛陂的竹，渔父的梭，雷氏的剑，尚且都是龙，怎么知道这名山大镇之中就没有龙潜身呢？况且这条蛇的鳞和甲，和一般蛇特别不一样。这可要小心。”二人没听他的话，就扔石头把蛇打死，缠绕起来拿回去煮上了。二人都嘲笑韦思恭是假正经。不一会儿有人说石盆那里又有大蛇。二人跑去一看，又要下手击蛇，韦思恭急忙劝阻。二人刚举石要投，那蛇腾空而去。等到三个人回到院子里，蛇肉还没煮熟。忽然听到山中有一种声音，地

也在颤动。一看，这山中竟然风云暴起，飞沙走石。眨眼的工夫，风沙来到寺前，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寺中的人们在风云暴起之时听到有人说：“不要错击了好人。”片刻，天上下起雨和火，书生的房屋，烧了个精光。王生和董生都不知在哪里，韦思恭在寺廊下安然无恙。所以，神化的道理也很明显。不能全做善事，只说了一些好话，那么蛟龙之祸就没有及身，何况那些经常行善道的呢！那王生和董生的尸体，过了两天，才在寺门南边找到。这是韦思恭亲口说的。对于那些好杀生的人，此事足以为戒了。出自《博异志》。

卢元裕

从前唐太守卢元裕还没做官的时候，曾经在中元节这天设置幡幢像，又把盂兰盆放在其间。不一会儿就听到盆中有“唧唧”的声音。卢元裕过去一看，见盆里有一条才一寸来长的小龙，

逸状奇姿，婉然可爱。于是以水沃之，其龙伸足振鬣已长数尺矣。元裕大恐。有白云自盆中而起，其龙亦逐云而去。元裕即翰之父也。出《宣室志》。

卢 翰

唐安太守卢元裕子翰言：太守少时，尝结友读书终南山。日晚溪行，崖中得一圆石，莹白如鉴。方执玩忽次，堕地而折。中有白鱼约长寸余，随石宛转落涧中。渐盈尺，俄长丈余，鼓鬣掉尾。云雷暴兴，风雨大至。出《纪闻》。

李 修

唐浙西观察使李修，元和七年为绛郡守。是岁，其属县龙门有龙见。时观者千数，郡以状闻于太府。时相国河东府张弘靖为河中节度使，相国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尝为文以赞其事。出《宣室志》。

韦 宥

唐元和，故都尉韦宥出牧温州，忽忽不乐，江波修永，舟船燠热。一日晚凉，乃跨马登岸，依舟而行。忽浅沙乱流，芦苇青翠，因纵辔饮马。而芦枝有拂鞍者，宥因闲援熟视，忽见新丝箏弦，周缠芦心。宥即收芦伸弦，其长倍寻。试纵之，应乎复结。宥奇骇，因置于怀。行次江馆，其家室皆已维舟入亭矣。宥故驸马也，家有妓。即付箏妓曰：“我于芦心得之，颇甚新紧。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来？吾

形状超逸，姿态奇丽，婉然可爱。于是他就用水浇它，这时候，只见那小东西伸足振鬣，转瞬间长到几尺长了。卢元裕很害怕。有白云从盆中升起，那龙也追赶着白云而飞去。卢元裕就是卢翰的父亲。出自《宣室志》。

卢 翰

唐安太守卢元裕的儿子卢翰说：卢元裕年轻的时候，曾经结友在终南山读书。有一天傍晚走在溪边，从石崖中拾到一块圆形石头，这石头晶莹光亮如镜子一般。正拿着玩，忽然掉到地上摔断了。里边有一条一寸多长的白鱼，随着那石头宛宛转转落到涧中。只见那条小鱼渐渐长满一尺，不一会儿又长到一丈多，它鼓鬣奋爪，昂首掉尾。之后云雷暴起，风雨大作。出自《纪闻》。

李 修

唐朝浙西观察使李修，元和七年，是绛郡太守。这年，这个郡的属县龙门有龙出现。当时看见的有上千人，郡守写状子报告太府知道。当时河东府的张弘靖相国任河中节度使，相国的儿子前舒州刺史张以宗，曾经写文章赞美这件事。出自《宣室志》。

韦 宥

唐元和年间，前都尉韦宥出任温州牧，心中闷闷不乐，水路又很远，天气灼热，坐在船上也不好受。一天晚上比较凉爽，他就下船上岸，骑着马和船并行。忽然间看到一个地方，沙浅流乱，芦苇青青，

于是他就撒开缰绳过去饮马。走在芦苇丛中，有的芦枝拂打马鞍，他随手就抓上来一棵，一看，看到一根新丝制成的箏弦缠在芦苇上。他立即就把箏弦拿下来，伸开一看，有两寻来长。他把弦松开，弦又立即盘结回去。他很惊奇，就把它揣到怀里。来到江馆，全家已经早到了。他是从前的驸马，家里有歌妓和乐妓。他把那根箏弦交给箏妓说：“这是我从芦苇上拾到的，挺新挺紧的。但是那是沙洲江岸，这东西是从哪来的呢？我

甚异之。试施于器，以听其音。”妓将安之，更无少异，唯短三二寸耳。方饌，妓即置之，随置复结。食罢视之，则已蜿蜒摇动。妓惊告众，竞来观之，而双眸瞭然矣。宥骇曰：“得非龙乎？”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诸盂水之内，投之于江。才及中流，风浪皆作，蒸云走雷，咫尺昏晦。俄有白龙百尺，擎攫升天。众咸观之，良久乃灭。出《集异记》。

尺 木

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出《酉阳杂俎》。

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元和中，曾与道流游华山。时暑甚，憩一小溪。忽有一叶大如掌，红殷可爱，随流而下。史独接得，置于怀中。坐食顷，觉怀中冷重，潜起观之，其上鳞栗栗而起。史惊惧，弃林中。遂白众人：“此必龙也，可速去！”须臾，林中白烟生，弥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风雨大至。出《酉阳杂俎》。

觉得挺奇怪。你把它装到箏上，听听它的声音。”箏妓接过弦去，将其装到箏上，发现这弦没有奇异的地方，只是短了二三寸。当时正吃饭，箏妓先把弦放在那里，一放下它就又盘结起来。吃完饭一看，那弦居然蜿蜒摇动起来。箏妓吃惊地告诉大家，大家争抢着来看，见那东西居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韦宥惊恐地说：“莫非是一条龙？”于是他命人帮他穿戴好衣帽，烧香祷告。然后把那东西放到水盆里，投到

大江里去。刚投到江流中，风浪便大作，云雾蒸腾，惊雷滚动，天昏地暗。一会儿一条一百多尺长的白龙腾跃升空。在场的人全都看到了，很久才消逝。出自《集异记》。

尺 木

龙头上有一种东西，像博山的形状，叫尺木。龙没有尺木，就不能升天。出自《酉阳杂俎》。

史氏子

有一个姓史的人，在唐元和年间，曾经和几位道士游华山。当时天气很热，大家坐在一条小溪旁歇息。忽然有一片手掌大的树叶顺流而下，那叶子红艳可爱。姓史的就把它捞上来，放到怀里。坐了不到一顿饭的时间，他觉得怀里很凉，就悄悄地起来观看，见那叶子上开始起鳞。他很害怕，把它扔到林子里。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一定是条龙，应该赶快离开！”顷刻之间，林子里开始冒出白烟，布满山谷。他们往山下跑，还没跑到一半，风雨已经很大了。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六

卢君畅	元义方	平昌井	虎头骨	法喜寺
龙 庙	豢龙者	孔 威	华阴湫	崔道枢
金龙子	黄 驯	临汉豕	烧 龙	柳 翁

卢君畅

故东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阳卢君畅为白衣时，侨居汉上。尝一日，独驱郊野，见二白犬腰甚长，而其臆丰，飘然若坠，俱驰走田间。卢讶其异于常犬，因立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于一湫中，已而湫浪泛腾，旋有二白龙自湫中起，云气噎空，风雷大震。卢惧甚，鞭马而归，未及行数里，衣尽沾湿。方悟二犬乃龙也。出《宣室志》。

元义方

元义方使新罗，发鸡林州。遇海岛，中有泉，舟人皆汲饮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海师遽曰：“龙怒。”遂发。未数里，风云雷电皆至，三日三夜不绝。及雨霁，见远岸城邑，乃莱州。出《国史补》。

卢君畅

以前东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阳的卢君畅还无功名的时候，侨居汉水。曾有一天，他独自骑马走在郊野，看见两条白狗，狗的腰身特别长，胸甚肥厚，好像悬浮着要掉下来，那两条狗一起跑在田垄上。卢君畅惊讶它们和一般的狗不同，就勒住马望着那两条狗。不一会儿两条狗都跳进一个大水池中，紧接着那池水便波浪汹涌，马上有两条白龙从池子里升起，云气密布当空，风雷大吼大震。卢君畅很害怕，打马往回跑，没跑出几里，衣服全被雨浇湿。才知道那两条狗就是龙。出自《宣室志》。

元义方

元义方出使新罗国，从鸡林州出发。遇到一个小岛，岛上有泉水，船上的人都打泉水喝。忽然有一条小蛇从泉眼里钻出来。海师忙说：“龙生气了。”于是立即就出发。未行几里，风云雷电全都到来，三天三夜没有停歇。等到雨过天晴，望见远处对岸的城邑，是莱州。出自《国史补》。

平昌井

平昌城旧与荆水通，有神龙出入焉，故名龙城。外国有寺曰咀呵罗，寺有神龙住米仓中。奴取米，龙辄却。奴若常取米，龙即不与。仓中米若尽，奴向龙拜，仓即盈溢。出《外国事》。

虎头骨

南中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出《尚书故实》。

法喜寺

政阳郡东南有法喜寺。去郡远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频梦一白龙者自渭水来，止于佛殿西楹，蟠绕且久，乃直东而去。明日则雨。如是者数矣。其僧异之，因语与人。人曰：“福地盖神祇所居，固龙之宅也。而佛寺亦为龙所依焉，故释氏有天龙八部，其义在矣。况郊野外寺，殿宇清敞，为龙之止，不亦宜乎？愿以土龙置于寺楹间，且用识其梦也。”僧召工，合土为偶龙，具告其状，而于殿西楹置焉。功毕，甚得云间势，蜿蜒鳞鬣，曲尽其妙，虽丹青之巧，不能加也。

至长庆初，其寺居人有偃于外门者，见一物从西轩直出，飘飘然若升云状，飞驰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将分，始归西轩下，细而视之，果白龙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数日，寺僧尽赴村民会斋去，至午方归。因入殿视，像龙

平昌井

平昌城以前与荆水是通连的，有一条神龙在里边出出入入，所以叫作龙城。外国有一座寺叫咀呵罗，寺中有一条神龙住在米仓里。奴仆去取米，龙就往后退。奴仆要是经常取米，龙就不给。仓里的米如果用光了，奴仆向龙跪拜，仓里的粮食就又满了。出自《外国事》。

虎头骨

南中一带遇上天旱，就用长绳子拴住虎头骨，扔到有龙的地方。虎头骨一入水，就让几个人不停地牵动绳子。不一会儿，云就从潭中升起，雨也紧接着就下起来。出自《尚书故实》。

法喜寺

政阳郡东南有一座寺庙叫法喜寺。这寺离郡一百里远，而正处在渭水之西。唐元和年末，寺中有一个和尚频频梦见一条白龙从渭水来，在佛殿西柱子下停住，蟠绕很久，才直奔东方而去。做梦第二天就下雨。这种情况已经多次了。那和尚很奇怪，就告诉了别人。那人说：“福地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本来就是龙的住处。而佛寺也受到龙的依赖，所以释迦牟尼有天龙八部，它的意义就在这里。何况郊野之外的寺院，殿宇清洁宽敞，作为龙的住处，不也很合适吗？希望你能做一条土龙放到殿柱子之间，用它来验证一下你的梦。”那和尚便召集工匠，用土制作一条龙，他把梦中龙的样子详细地告诉工匠们，做成之后就放在殿西柱子下边。完工后，做得很像云雾中的活龙，鳞鬣生动，动态蜿蜒，尽得其妙，即使很好的画家，也不能画得比这更像。

长庆年初，住在寺里的人，有一天仰卧在门外，见一物从西窗出来，轻飘飘的，像一朵云，飞出寺院，向渭水飞去。天将黑的时候，那东西才回到西窗下，仔细一看，果然是一条白龙。第二天他告诉了寺中的和尚，和尚觉得奇怪。几天后，寺里的和尚全都到村民那里会斋去了，直到晌午才回。进殿一看，那条土龙

已失矣。寺僧且叹且异，相顾语曰：“是龙也，虽假以土，尚能变化无方。去莫知其适，来莫究其自。果灵物乎？”及晚，有阴云起于渭水，俄而将逼殿宇。忽有一物自云中跃而出，指西轩以入。寺僧惧惊，且视之，乃见像龙已在西楹上。迫而观之，其龙髻鬣鳞角，若尽沾湿。自是因以铁锁系之。其后里中有旱涝，祈祷之，应若影响。出《宣室志》。

龙 庙

汾水贯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桥。其南桥下尝有龙见，由是架龙庙于桥下。故相国令狐楚居守北都时，有一龙自庙中出，倾都士女皆纵观。近食顷，方擎奋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庙中出，既出而庙屋摧圯，其桥亦坏。时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豢龙者

牛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自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黑龙也。强驱逐之，虑为灾，难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漫涨，漂溺万户。处士惧罪，亦亡去。出《尚书故实》。

孔 威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进龙骨一具，因有表录其事状云：“州之桐城县善政乡百姓胡举，有青龙斗死于庭中。时四月，尚有茧箔在庭。忽云雷暴起，闻云中击触声，血如

已经不见了。和尚们又是惊叹又是奇怪，互相看着说：“这一定是龙，尽管它是用土做的，尚且可以变化不定。去，不知它到什么地方去；来，不知它从什么地方来。果然是灵物吧？”到了晚上，从渭水飘来阴云，不多时就要逼近殿宇。忽然有一个东西从云中跳出来，向西窗飞入。和尚们又惊又怕，走近一看，见那条土龙居然已经附在西柱上了。仔细一看，那龙的髻、鬣、鳞、角，好像全都湿了。从此以

后，就用铁链把它锁起来了。这以后里中有了旱涝灾情，向它祈祷，非常灵验。出自《宣室志》。

龙 庙

汾水横贯太原而向南流，水上有两座桥。那南边的桥下曾经有龙出现，因此在桥下盖了龙庙。以前相国令狐楚居守北都的时候，有一条龙从庙中出来，全城的男男女女都来观看。将近一顿饭的工夫，它才腾跃振奋地离去。立刻就有震雷暴雨发生。另外，第二年秋，汾水水涨，有一条白蛇从庙里出来，一出来庙就倒塌了，那桥也坏了。那时是唐朝太和年初。出自《宣室志》。

豢龙者

牛僧儒镇守襄州的时候，久旱，祭祀求雨没见效，有一位处士自己说是养龙的，牛公就请他想办法下雨。那处士说：“江汉一带没有龙，只有一个水池中有一条，是黑龙。如果硬逼它出来，担心造成灾害，很难制住它。”牛公坚持让他去做。果然下了一场大雨，汉水暴涨，淹了上万户人家。那处士怕加罪于他，早早逃跑了。出自《尚书故实》。

孔 威

唐咸通年末，舒州刺史孔威进献龙骨一具，并且有表奏详细记录描述这件事说：“舒州的桐城县善政乡有一个百姓叫胡举，有青龙斗死在他家的院子里。当时是四月，院子里还有养蚕用的竹筛子。忽然间云雷暴起，听到云中有打斗触碰的声音，血就像

酳雨，洒茧箔上。血不污箔，渐旋结聚，可拾置掌上。须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龙拖尾及地，绕一泔桶，即腾身入云。及雨，悉是泔也。龙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疮。凡长十余尺，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鳞鬣皆鱼，唯有须长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双角各长二丈。其腹相自齟齬。时遣大云仓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举，乃刳之为数十段，载之赴官。出《唐年补录》。

华阴湫

唐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里余，一夕风雷暴作，有龙移湫，自远而至。先其崖岸高，无贮水之处，此夕徙开数十丈。小山东西直南北，峰峦草树，一无所伤。碧波回塘，湛若疏凿。京洛行旅，无不枉道就观。有好事者，自犂鞞蒲津，相率而至。车马不绝音，逮于累日。京城南灵应台有三娘湫，与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测深浅。每秋风摇落，常有草木之叶，飘于其上。虽片叶纤芥，必飞禽衔而去。祷祈者多致花钿锦绮之类，启视投之，欻然而没。乾符初，有朝士数人，同游于终南山，遂及湫所，因话灵应之事。其间不信者，试以木石投之，寻有巨鱼跃出波心，鳞甲如雪。俄而风雨晦暝，车马几为暴雨所漂。尔后人愈敬伏，莫有犯者。出《剧谈录》。

下雨，洒到养蚕用的竹筛子上。奇怪的是那血没有污染筛子，而且渐渐集中凝结，可以拾起来放到手掌上。不一会儿，就让人感到刺骨般冷痛。一开始，只见一条龙尾巴拖在地上，围绕着一桶泔水，紧接着又腾飞钻进云里。等到下起雨来，下的全是泔水。龙死了之后，把它剖开，发现它的咽喉里有一个大疮。这条龙共长十多尺，龙的身子和尾巴各占了一半。尾巴又细又薄，鳞鬣就像鱼鳞，只有须子有两丈长。它的脚有红色的角膜蒙着，两只角也都有两丈长。它的肚子凹凸不平。当时派遣大云仓使指挥人马把死龙送往舒州。因为龙肉很重，不能整个搬运，就把它割成几十段，载运到州府。出自《唐年补录》。

华阴湫

唐朝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里多，一天晚上风雷突然大作，有龙从远方移到华阴湫。原先那地方崖岸挺高，没有贮水的地方，这天晚上山崖迁徙，崩裂开几十丈。东西向的小山变成了南北向的，而峰峦草木一无所伤。山间新池碧波回荡，清澈得像疏通的渠道。京洛的行人旅客，都绕道特意来看。有喜欢看热闹的，竟从京城、蒲津成群结伙而来。车马的声音不绝，一直持续多日。京城南灵应台有一个水池叫三娘湫，与炭谷相近，这池子里的水，水波澄明，深浅莫测。每到秋季秋风摇落树叶，常有一些草木之叶飘落池水之上。尽管树叶纤

细微小，但是必有飞禽把它衔出去。到这里来祭祀祈祷的，多半喜欢把花钿锦绮之类的东西扔到池里去，扔的时候即使仔细看着，扔下去之后，也很快沉下去了。乾符年初，有几个在朝中当官的人，一块到终南山游玩，来到这个水池边，于是就有人谈到这个池子是如何如何灵验。其中有不相信的，就试探着把石头木块之类的扔下去，不久便有大鱼跃出水面，鳞甲如雪一般晶亮。不多时便风雨阴暗，车马差点被大水冲走。此后人们更加敬服，没有敢触犯的了。出自《剧谈录》。

崔道枢

唐中书舍人韦颜，子婿崔道枢举进士者屡屡。一年春下第，归宁汉上所居。因井渫，得鲤鱼一头长五尺，鳞鬣金色，其目光射人。众视异于常鱼，令仆者投于江中。道枢与表兄韦氏，密备鼎俎，烹而食之。经信宿，韦得疾暴卒。有碧衣使人引至府舍，廊宇颇甚严肃。既入门，见厅事有女子戴金翠冠，着紫绣衣，据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黄衫巾带，如宫内之饰。有一吏人从后执簿领出。及轩陛间，付双环青衣，置于绣衣案上。吏引韦生东庑曹署，理杀鱼之状。韦引过，道枢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龙也，若潜伏于江海湫湄，虽为人所食，即从而可辨矣。但昨者得之于井中，崔氏与君又非愚昧，杀而食之，但难获免。然君且还，试与崔君广为佛道功德，庶几稍减其过。自兹浹旬，当复相召。”韦忽然而寤，且以所说，话于亲属，命道枢具述其事。道枢虽怀忧迫，亦未深信。才及旬余，韦生果歿。

韦乃道枢之姑子也。数日后，寄魂于母云：“已因杀鱼获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当受重谴。可急修黄箓道斋，尚冀得宽刑辟。表弟之过亦成矣，今夕当自知其事。”韦母泣告道枢。及暝，昏然而寝，复见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韦氏之所述。俄有吏执黑纸丹文书字，立道枢于屏侧，疾趋而入。俄见绣衣举笔而书讫，吏接之而出，令道枢览之。

崔道枢

唐朝中书舍人韦颜的女婿崔道枢，屡屡参加进士考试。一年春天

不第，回到汉水之畔的住处。因为淘井，从井里捉到一条五尺长的鲤鱼，这条鱼的鳞和鬣都是金色的，它的眼光射人。大家见它不同于一般的鱼，就让仆人把它投到江里去。崔道枢和他的表哥韦氏，偷偷地准备炊具，把它煮着吃了。两宿之后，韦氏得病突然死去。有一个穿碧色衣服的人把他领到一处府舍，这府舍很是庄严肃穆。进门之后，他看见一个头戴金翠冠，身穿紫绣衣的女子在厅里据案而坐。左右的侍者都穿黄衣，服饰打扮有如宫中。有一个小吏从后面拿着簿子领韦氏出来。来到廊阶之间，把簿子交给一个梳着双环的婢女，由她放到绣衣女子的桌案上。小吏又领着韦氏来到东厢房里的一处官署，审理杀鱼的案子。韦氏把过错推到崔道枢身上，说：“不是我的罪过。”那个小吏说：“这是一条雨龙，如果它潜伏在江河湖海之中，即使被人吃了，尚有可分辨的余地。只是前几天你们是从井里得到它的，崔道枢和你又不是愚昧之人，把它杀着吃了，只怕罪责难逃。但是你暂且回去，与崔道枢一起多做一些佛道功德之事试试，也许可以多少减轻一些罪过。从现在算起，十天之后我还去找你。”韦氏忽然醒来，就把那官吏的话说给亲属，亲属让崔道枢详细述说杀鱼之事。崔道枢虽然心中怀有忧虑，但是也没太相信。刚到十天，韦氏果然死了。

韦氏是崔道枢姑母的儿子。几天后，韦氏托梦对母亲说道：“儿子已经因为杀鱼而获罪，所到的地方就是水府，不久将受到严重的惩罚。母亲可以赶紧修黄箓做道场，还有希望惩办得宽一些。表弟的罪过也已经形成了，今晚他应该自知他的事情。”韦母哭着把梦中的情形告诉了崔道枢。等到天黑，崔道枢昏昏沉沉地睡下，见到穿碧色衣服的人把他领到一个公署，全都像韦氏讲过的那样。不一会儿一个拿着黑纸红字文书的小吏，让崔道枢在屏侧站着，他自己快步走进去。不一会儿又见那个穿绣衣的女子提笔写了些什么，小吏便接到手里走了出来，让崔道枢看那上面的文字。

其初云：“崔道枢官至三品，寿至八十。”后有判云：“所害雨龙，事关天府，原之不可，案罪急追，所有官爵，并皆削除，年亦减一半。”时道枢冬季，其母方修崇福力，才及春首，抱疾数日而终。时崔妻娶咸在京师，韦颜备述其事。旧传夔及牛渚矶是水府，未详道枢所至何许。原缺出处，陈校作出《剧谈录》。

金龙子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气出于昭德殿东隅，郁郁如烟。令大内留后司寻其所出，得金龙子一枚，长五寸许。群臣称贺。帝曰：“朕不以金龙为祥瑞，以偃息干戈为祥瑞。卿等各宜尽忠，以体朕怀。”门下奏，请改文德二年为龙纪元年。出《大唐杂记》。

黄 驹

荆州当阳县倚山为廨宇，内有井极深。井中有龙窠，旁入不知几许。欲晴霁及将雨，往往有云气自井而出。唐光化中，有道士称自商山来，入井中，取龙窠及草药而去。其后有令黄驹者，到任之后，常系马于井旁，滓秽流渍，尽入于井中。或有讥之者，饰辞以对。岁余，驹及马皆瞽。出《录异记》。

临汉豕

邛州临汉县内有湫，往往人见牝豕出入，号曰“母猪龙湫”。唐天复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灵迹求雨。于时县长具牢醴，命邑寮偕往祭之。三奠迨终，乃张筵于湫上，

上面先写的是：“崔道枢官至三品，寿到八十。”后边又写道：“害死的雨龙，事关天府，不能原谅，案情紧急，所有的官爵全都消除，年寿也削减一半。”当时崔道枢去的时候正处在冬季，他的母亲开始修道场做功德，刚到春季，他就卧病不起，几天便死了。那时崔道枢的妻儿老小都在京城，韦颜详细地述说了他的事情。旧时传说夔州到牛渚矶是水府，不知崔道枢所去的水府是哪里。原缺出处，陈校作出自《剧谈录》。

金龙子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月初一，皇上驾临武德殿，有一股紫气从昭德殿东隅冒出来，袅袅如烟。皇上让宫中留后司寻找发出紫气的地方，寻到了一枚金龙子，有五寸来长。群臣都向皇上祝贺。皇上说：“我

不认为金龙子是祥瑞之兆，我认为偃息兵戈天下太平才是祥瑞。你们人人尽忠，体念我的心意才好。”门下禀奏，请求把文德二年改成龙纪元年。出自《大唐杂记》。

黄 驯

荆州当阳县靠山建成官署，院中有一口很深的井。井中有一个龙的巢穴，无人知道它有多深。天要变晴以及将要下雨的时候，往往有云气从井底冒出来。唐朝光化年间，有一个道士自称从商山来，他下到井里，取到龙的巢穴和草药之后离去。这以后有一个叫黄驯的县令，到任之后，常常把马拴在井边，各种污秽之物全都进入井中。有的人指责他，他总是回答些粉饰的话。一年多之后，他和他的马全都瞎了眼。出自《录异记》。

临汉豕

邛州临汉县内有一个水池，常有人看见一头母猪出入，人们便叫它“母猪龙湫”。唐天复四年，蜀城大旱，大小官员都到有灵迹的地方去求雨。这时候临汉县令也准备了祭祀的供品，让所有僚属一起到母猪龙湫去祭祀。祭奠完了，就在池边摆下酒宴，

以神胙客。坐于烈日，铺席，以湫为上，每酒巡至湫，则捧觞以献。俟雨沾足，方撤此筵。歌吹方酣，忽见湫上黑气如云，氛氲直上，狂电烨然，玄云陡暗，雨雹立至。令长与寮吏鼓舞去盖，蒙湿而归。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然赤地焉。夫人之至诚，则龙畜亦能感动。享德济旱，勿谓不智。出《北梦琐言》。

烧 龙

大江之南，芦荻之间，往往烧起龙。唐天复中，澧州叶源村民邓氏子烧畚，柴草积于天井，山中穴也。火势既盛，龙突出，腾在半空。綦带为火所燎，风力益壮，狂焰弥炽，摆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毙，长亘数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烧起一龙，四面

风雷急雨，不能扑灭。寻为煨烬，而角不化，莹白如玉。向氏宝而藏之，湖南行军高郁酬其价而强取。于时术士曰：“高司马其祸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诛。出《北梦琐言》。

柳 翁

天祐中，饶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钓鄱阳江中，不知其居处妻子，亦不见其饮食。凡水族之类，与山川之深远者，无不周知之。鄱阳人渔钓者，咸谘访而后行。吕师造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则雨，止后则晴。或问柳翁，翁曰：“此下龙穴也。震动其上，则龙不安而出穴，龙出则雨矣。”

用祭神的肉宴请宾客。游客们坐于烈日之下，铺席，把池放在最尊敬的地位，每巡酒来到池边，捧杯向池献酒。直等到雨沾湿了脚才能撤掉此宴。歌声乐声正盛，忽然间池上黑气如云，雾气蒙蒙地直往上升，狂暴的雷电炸响，黑云密布，雨雹立刻泼撒下来。县令和同僚们欢欣鼓舞，丢掉帷盖，任由雨浇湿了然后才回去。第二天，县境中雨水已足，而其他地方依然是干旱的土地。人极其真诚，那就连龙畜亦能感动。享有贤德救济旱情，不能说不是明智。出自《北梦琐言》。

烧 龙

长江以南的芦荻间，往往能烧起龙来。唐天复年间，澧州叶源村一个姓邓的村民耕种前烧荒，把柴草堆在天井，山中的洞穴。火势着旺以后，有一条龙突然钻出来，腾在半空里。它身上带着一些火焰，因为空中风更大，火焰更旺，怎样摇摆都不能将其摇落，最终被烧死了，掉到了地上，有好几百步长。这个姓邓的村民为了避祸，把家搬到别处去了。朱梁王朝的末年，辰州一个姓向的居民烧起一条龙，四面风雷急雨都不能扑灭。很快便烧成灰烬，但是龙角没有烧化，龙角莹如白玉。姓向的把它当成宝贝珍藏着，湖南行军高郁，给姓向的一点钱就硬把龙角拿走了。当时有个术士说：“高司马将有大祸临头，怎么还用这种不祥之物来加速祸患来临呢？”不久，高郁果然被杀。出自《北梦琐言》。

柳 翁

天佑年间，饶州有个姓柳的老头经常坐着小船在鄱阳江里钓鱼，不知他在哪里居住，也不知他的妻子儿女是谁，也没人见过他吃饭喝水。凡是水族之类，以及山川的多深多远，他没有不知道的。鄱阳钓鱼的人们，全都先问他然后再行动。吕师造任刺史时，大兴土木，修城挖沟，挖到城北就下雨，一停天就晴。有人问柳老头这是怎么回事，柳老头说：“这下面是龙穴。在它上面吵闹震荡，那么龙就不安，就从穴中跑出来，龙出来就要下雨。

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则霖雨方将为患矣。”既深数丈，果得方木长数十尺，交构叠之，累积数十重。其下雾气冲人，不可入而止。其木皆腥涎萦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及。自是果霖雨为患。吕氏诸子将网鱼于鄱阳江，召问柳翁。翁指南岸一处：“今日唯此处有鱼，然有一小龙在焉。”诸子不信，网之，果大获。舟中以巨盆贮之。中有一鳝鱼长一二尺，双目精明，有二长须，绕盆而行，群鱼皆翼从之。将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不停地挖下去，肯定会挖到龙穴，那就会下雨不止成为灾难了。”挖到几丈深之后，果然挖到了一些几十尺长的方木，交叉叠掇在一起，累积几十层。那下边黑洞洞的，而且雾气冲人，不能进去，就不挖了。那些木头上都缠绕着龙的口水，一股腥味，而且刻削得很平滑，很方正，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从此，果然连连下雨成为灾难。吕家的几个子弟要到鄱阳江上去捕鱼，把柳老头找来问他哪里有鱼。柳老头指着南岸一个地方说：“今天只有那个地方有鱼，但是有一条小龙也在那里。”几个孩子不信，就去下网，果然大有收获。他们把打上来的鱼全都放在船上的一只大盆里。其中有一条一二尺长的鳝鱼，两眼精光有神，还有两根长须，绕盆而行，群鱼都在两边跟着它。要到北岸的时候，盆里的鱼全都没了。姓柳的老头也不知哪去了。出自《稽神录》。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龙七

阎浮龙 吴山人 白将军 温 媪 柳子华
斑 石 张公洞 五台山池 张 老 费鸡师
汾水老姥 李 宣 濠阳湫 盐井龙 尹 皓

阎浮龙

龙在阎浮提者五十七亿。龙于瞿陀尼不降浊水。西洲人食浊则夭。单越人恶冷风，龙不发冷。于弗姿提洲，不作雷声，不起电光。东洲恶之也。其雷声，兜率天作歌颂音，阎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绝如连。阿修中雨罗丘伏，阎浮提中雨清浮水。出《酉阳杂俎》。

吴山人

陇州吴山县，有一人乘白马夜行，凡县人皆梦之。语曰：“我欲移居，暂假尔牛。”言讫即过。其夕，数百家牛，及明，皆被体汗流如水。于县南山曲出一湫，方圆百余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迁，谓之“特牛湫”也。出《独异志》。

阎浮龙

在阎浮提的龙共有五十七亿。在瞿陀尼的龙不往地上降污浊的水。西洲人食用了污浊的水就夭亡。单越人厌恶冷风，龙就不发冷。在弗姿提洲，龙不作雷声，不起电光。而这些都是东洲厌恶的。那雷声，兜率天作歌颂的声音，阎浮提作海潮的声音。那雨，兜率天上下的是摩尼，获世城下的是好饭菜。海中下雨不止，雨水像连到了一起。阿修中下罗丘伏，阎浮提中下清浮水。出自《酉阳杂俎》。

吴山人

陇州吴山县，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夜间走路，全县的人都梦到了他。他说：“我想要搬家，暂时借你们的牛用一下。”说完他就走了。那天夜里，好几百家的牛，到天明一看，全都一身大汗。在县南山弯处出现了一个方圆一百多步的大水池。乡里人因为这个水池是用牛迁来的，就叫它“特牛湫”。出自《独异志》。

白将军

僧元可言，近传有白将军者尝于曲江洗马，马忽跳出惊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带，萦绕数匝。遽令解之，血流数升。白异之，遂封纸帖中，藏于衣箱。一日，送客至浣水，出示诸客。客曰：“盍以水试之？”白以剑划地成窍，置虫于中，沃盥其上。少顷，虫蠕而长，窍中泉涌。倏忽自盘若一席，有黑气如香烟，径出檐外。众惧曰：“必龙也。”遂急归。未数里，风雨骤至，大震数声。出《酉阳杂俎》。

温 媪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见鱼在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为龙之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征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征入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晦暝，风雨随作。及明，移其冢于西，而草木悉于西岸。出《岭表录异》。

柳子华

柳子华，唐时为城都令。一旦方午，忽有犊车一乘，

白将军

和尚元可说，近来传闻，有一个被人们称作白将军的人曾经在曲江洗马，那马忽然就跳出去惊跑了。马的前腿上有个东西，白色，像衣带，在马腿上缠了好几圈儿。白将军急忙让人把马腿上的那个东西解下来，马流了几升血。白将军感到奇怪，就把那个带状的虫子封到纸帖里，装进箱子。有一天，送客来到浐水，白将军把那虫拿出来让客人观看。客人说：“为何不用水试它一下？”白将军就用剑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那虫子放到里边，再用水浇它。不一会儿，那虫开始蠕动，而且长长了，坑里头泉水涌动。忽然那虫自己盘起来，像一个座席那么大，有黑气冒出来，像香烟袅袅，径直飘出檐外。大伙恐惧地说：“这一定是龙。”于是就急忙回来。没走几里，风雨骤然袭来，还听到了几声震动的声音。出自《酉阳杂俎》。

温 媼

温媼是康州悦城县的一个寡妇，以织布为业。有一天她到野外江边拾菜，发现沙草中有五只鸟蛋，就捡了回来，放到织布用的筐子里。不几天，忽然出现五条小蛇，一条花的，四条青的。于是她就把它们送到江边去了，本来无意让它们回报什么。她常常在江边洗衣服。忽然有一天，她发现鱼在水里跳跃，在她面前嬉戏，从此以后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渐渐有人知道了，乡里人都认为她是龙的母亲，对她特别尊敬。有的人向她询问祸福吉凶，她说得也多半都很应验。从此她也渐渐富足起来。朝廷知道了，派人把她召到京师。走到全义岭，她病了，又回到悦城县，不久病死。乡里人一起把她葬到江的东岸。忽然有一天晚上，天地昏黑，风雨大作。等到天明，见她的坟已由江东挪到江西，而且草木也全都挪在西岸。出自《岭表录异》。

柳子华

柳子华唐朝时做城都县令。有一天正午，忽然有一辆牛车，前后女骑导从径入厅事。使一介告柳云：“龙女且来矣。”俄而下车，左右扶卫升阶，与子华相见。云：“宿命与君合为匹偶。”因止。命酒乐极欢，成礼而去。自是往复为常，远近咸知之。子华罢秩，不知所

之。俗云：“入龙宫，得水仙矣。”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剧谈录》。

斑 石

京邑有一士子，因山行，拾得一石子。青赤斑斓，大如鸡子。甚异之，置巾箱中五六年。因与婴儿弄，遂失之。数日，昼忽风雨暝晦，庭前树下，降水不绝如瀑布状。人咸异其故。风雨息，树下忽见此石已破，中如鸡卵出壳焉。乃知为龙子也。出《原化记》。

张公洞

义兴县山水秀绝，张公洞尤奇丽。里人云，张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众未敢入。土氓姚生习道，挈杖瓶火，负囊以入。约行数百步，渐渐明朗，云树依稀。近通步武，又十余里，见二道士对奕。曰：“何人？焉得来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馁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数斗，道士指曰：“可餐此。”试探咀嚼，觉芳馨，食之遂饱。道士曰：“尔可去，慎勿语世人。”再拜而返，密怀其余。以访市肆，偶胡贾见，惊曰：“此龙食也。何方而得？”

前后有骑马的女子引导来到他的厅堂上。有一位女子上前告诉柳子华说：“龙女将要来到。”不久，龙女下了车，由左右扶挈卫护着走上台阶来，与柳子华相见。她说：“命中注定我和你要结成夫妇。”于是就住下了。柳子华命人准备酒席、乐队，举行婚礼之后，龙女才离去。从此她常来常往，远近的人们全都知道。柳子华罢官以后，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传言：“他去了龙宫，成为水仙了。”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剧谈录》。

斑 石

京城里有一位士人，顺着山走路，捡到了一块石子。这块石子斑斓多彩，有鸡蛋那么大。这人觉得很奇怪，就把它放到衣箱里，一放就是五六年。后来，由于他拿出来给孩子玩，就丢失了。几天后，大白天就忽然间风雨大作，天地昏黑，院子里的一棵树下，降水不绝就像瀑布一样。人们都感到惊异，不知是什么原因。风雨停息之后，忽

然发现那块石子就在那树下，但石子已破，里边就像小鸡出壳一样。这才知道是龙子。出自《原化记》。

张公洞

义兴县山水秀丽卓绝，张公洞尤其秀美奇异。当地人说，这是张道陵修行的地方。里边有一个山洞，谁也不敢进去。有个姓姚的当地人知道道路，拿着棍子，带着火把，背着行囊进去了。大约走了几百步，渐渐明朗起来，依稀能望见云和树木。走近之后，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别人走过的小路，又走了十几里，他看到两个道士正在下棋。道士问：“你是谁？你是怎么进来的？”他从头到尾详细说了一遍。道士说：“是个有大志的人。”姚生饿得厉害，就向道士要吃的。旁边有几斗青泥，道士指着青泥说：“可以吃这个。”他试着尝了尝，觉得挺香，一会儿就吃饱了。道士说，“你可以走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姚生再拜而返，偷偷把吃剩的青泥揣了回来。他带着这些青泥在市肆间寻访，偶然被胡商看见，胡人吃惊地说：“这是龙的食物。是从哪弄来的？”

乃述其事。俱往寻之，但黑巨穴，不复有路。青泥出外，已硬如石，不可复食。出《逸史》。

五台山池

五台山北台下有龙池约二亩有余。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每至亭午，昏雾暂开，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睹。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电风雨时大作。如近池，必为毒气所吸，逡巡而没。出《传奇》。

张老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龙。时或雷风大作，损坏树木。寺中有撞钟张老者，术士也，而僧不知。张老恶此龙损物，欲禁杀之，密为法。此龙已知，化为人，潜告僧曰：“某实龙也，住此水多年。或因出，风雨损物，为张老所禁，性命危急，非和尚救之不可。倘救

其命，奉一宝珠，以伸报答。某即移于别处。”僧诺之。夜唤张老，求释之。张老曰：“和尚莫受此龙献珠否？此龙甚穷，唯有此珠，性又吝啬。今若受珠，他时悔无及。”僧不之信，曰：“君但为我放之。”张老不得已，乃放。龙夜后送珠于僧，而移出潭水。张老亦辞僧去。后数日，忽大雷雨，坏此僧舍，夺其珠。果如张老之言。出《原化记》。

费鸡师

蜀川有一费鸡师者，善知将来之事，而亦能为人禳救。

他就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胡人。胡人和他一块来寻找，一看，那里只有一个黑黑的大洞，不再有路。青泥拿到外边来已像石头那么硬，不能再吃。出自《逸史》。

五台山池

五台山北台下有一个占地二亩多的龙池。佛经上说，这是关押五百毒龙的地方，每天到了正午，昏暗的池雾暂时散开，和尚和品行高洁的居士才能看一眼。如果尼姑和女人走近，雷电风雨立时大作。如果走近池边，一定会被毒气吸到池子里，慢慢沉下去。出自《传奇》。

张老

荆湘有一座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一条龙。这条龙时常兴大风下暴雨，毁坏树木。寺中有一个撞钟的张老头，他是一位术士，而和尚并不知道。张老厌恶这条龙祸害东西，就想要把它拘禁起来杀死它，为此他暗中做法。这条龙已经知道，变成人，偷偷地告诉和尚说：“我是一条龙，住在这水中已经多年了。或许因为我出去的时候，风雨损坏了东西，要被张老看禁起来了，性命危急，除了你谁也救不了我。如果你能救我一命，我给你一颗宝珠以示报答。我立即就搬到别的地方去。”和尚答应了。夜间喊来张老，求他把龙放掉。张老说：“你不要接受龙给的那颗珠子行不行？这条龙特别穷，只有这颗珠子，它的性情又是吝啬凶恶的。现在要是为了他的珠子，以后后

悔就来不及了。”和尚不相信，说：“你只管为我放了它吧。”张老不得已，就放了。龙一夜之后送珠子给和尚，从此搬移别处。张老也辞别和尚走了。几日后，忽然一阵大雷雨，毁坏了和尚的僧舍，夺走了那颗宝珠。果然像张老说的那样。出自《原化记》。

费鸡师

蜀川有个叫费鸡师的，能预知将来，还能替人消除灾祸。

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时有一僧言，往者双流县保唐寺，寺有张二师者，因巡行僧房，见有空院，将欲住持，率家人扫洒之际，于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师观之，见一蛇在瓶内。覆瓶出之，约长一尺，文彩斑驳，五色备具。以杖触之，随手而长。众悉惊异。二师令一物挟之，送于寺外。当携掇之际，随触随大，以至丈余，如屋椽矣。二人担之方举，送者愈惧，观者随而益多。距寺约二三里，所在撼动之时，增长不已。众益惧，遂击伤，至于死。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蜺，亭午时下寺中。僧有事至临邛，见鸡师说之。鸡师曰：“杀龙女矣！张二师与汝寺之僧徒皆当死乎！”后卒如其言。他应验不可胜纪，竟不知是何术。韦绚长足为杜元颖从事，其弟妹皆识费师，于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即询访鸡师之术。凡有病者来告，鸡师发即抱一鸡而往。及其门，乃持咒其鸡，令入内，抵病者之所。鸡入而死，病者差，鸡出则病者不起矣。时人遂号为“费鸡师”。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结印，其石子断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书符，先焚符为灰，和汤水，与人吞之，俄复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烧。

又云，城南建昌桥下，其南岸先有龙窟，岁常损人。至有连马而溺者，如有攫拏于水。当韦皋时，前后运石，凡几万数，顷之，石复失焉。后命道士投筒于内，以土筑之，方满。自此之后，龙窟移于建昌寺佛殿下，与西廊龙井通焉。

他大多时间住在邛州，蜀人都把他当成神。当时有一个和尚说，以前双流县有一座保唐寺，寺里头有一个叫张二师的人，因为巡行僧房，见到有所空院落，将要住进去，率领家人洒扫这个院子的时候，在一根柱子上拾到了一个小瓶子。张二师一看，见瓶中装有一条小蛇。张

二师把蛇从瓶子里倒出来，那蛇大约有一尺来长，文彩斑驳，五色俱全。他用木棍触动它，它随着他的触动而长大。大家都感到惊异。张二师让人用一物挟制住它，把它送到寺外去。当摆弄它的时候，它随触随大，以至于长到一丈多长，赶上一根椽子了。两个人抬才能把它抬起来，往外送的人更加害怕，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离寺二三里的地方，它随着那撼动，不停地增长。众人更加惧怕，就把它打伤，以至于打死。第二天，有一道彩虹于正午时分下到寺中。这个和尚因事来到邛州，就把这件事对费鸡师讲了。费鸡师说：“你们杀死龙女了！张二师和你们寺中的和尚们都得死啊！”后来，果真如他说的那样都死了。他应验的事情数不胜数，却不知是什么法术。韦绚的大哥做杜元颖的从事，他的弟弟妹妹都认识费鸡师，在京中已经全都知道有此事。杜元颖自从到任，就询访费鸡师的法术。凡是有病的来告知费鸡师，费鸡师就抱着一只鸡前往。到了门口，他就抱着鸡念咒，让鸡先进去，到病人住的地方。鸡一进去就死，病人就能痊愈，如果鸡进去然后又出来，那么有病的人就永远起不来了。当时人们因此叫他“费鸡师”。他又把石子放到病人的肚子上，作法念咒，那石子断了的，那人也就没救了。又能写符，先把符烧成灰，和以汤水，让病人吞下，不一会儿又吐出来，那符竟然像没烧过一样。

又说，城南建昌桥下，它的南岸以前有龙窟，一年又一年常常损人伤物。下起暴雨来，甚至有连人带马一块掉进去淹死的，好像被人捉拿到水里去似的。在韦皋那时候，想把龙窟填平，先后一共运来几万块石头，顷刻间，石头又全都没了。后来让道士把一封书筒投进去，然后像筑墙那样把土倒进去，这才填满。从此之后，龙窟挪到建昌寺佛殿下边，与西廊的龙井相通了。

而建昌桥下，往往损人而不甚也。询问吏卒，往时人马溺于其间，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吮吸已尽，而尸乃出焉。出《戎幕闲谈》。

汾水老姥

汾水边有一老姥获一鲙鲤，颜色异常，不与众鱼同。既携归，老姥怜惜，且奇之，凿一小池，汲水养之。经月余后，忽见云雾兴起，

其^赭鲤即腾跃，逡巡之间，乃渐升霄汉，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复来如故。人见之者甚惊讶，以为妖怪。老姥恐为祸，颇追悔焉。遂亲至小池边祷告曰：“我本惜尔命，容尔生，反欲祸我耶？”言才绝，其^赭鲤跃起，云从风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遗下一珠，如弹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众人不敢取。后五年，老姥长子患风，病渐笃，医莫能疗。老姥甚伤，忽意取是珠，以召良医。其珠忽化为一丸丹。老姥曰：“此^赭鲤遗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与子服之，其病寻愈。出《潇湘录》。

李 宣

李宣宰阳县，县左有潭，传有龙居，而鳞物尤美。李之子情学，爱钓术，日住潭上。一旦龙见，满潭火发，如舒锦被。李子褫魄，委竿而走。盖钓术多以煎燕为饵，果发龙之嗜欲也。出《北梦琐言》。

而城南建昌桥下，虽然还有人受害，但是也不那么严重了。人们询问起龙窟当时伤人的情况，吏卒说，以前人和马被淹在水里，很长时间才能浮上尸体来，尸体全都很白。看来是血被吸吮尽了，尸体才浮上来。出自《戒幕闲谈》。

汾水老姥

汾水边有一位老太太偶然间捉到一条红色的鲤鱼，颜色异常，和平常的鲤鱼非常不同。把这条鱼拿回家之后，老太太可怜它，又觉得它很奇怪，就挖了一个小水池，放上水把它养起来。养了一个多月之后，忽然发现那水池云雾兴起，那鲤鱼就在里边腾跃，转眼之间，就渐渐升入云天，那水池也立刻干涸了。到了晚上，鲤鱼就又回来了，和原先一样。看到的人都很惊讶，以为这鲤鱼是妖怪。老太太也怕它招来灾祸，特别后悔。于是她就亲自到小池边祷告说：“我本来怜惜你的性命，容许你活下来，你反倒想要祸害我吗？”话才说完，那鲤鱼就跳起来，云跟着风来，就投到汾水里去了。只从空中丢下来一颗珍珠，弹丸那么大，晶莹光亮，耀眼夺目。那颗宝珠只有那老太太能拿，别人不敢动。五年后，老太太的大儿子得了风病，病情越来越

重，谁也治不好。她特别伤心，忽然想用那颗珠子招聘名医。一看，那珠子已变成一粒丹药。老太太说：“这是鲤鱼送给我的，一定是用来救我儿子，报答我的恩惠的。”于是就给儿子吃下去，果然不久病就好了。出自《潇湘录》。

李 宣

李宣在阳县做县宰时，县左边有个水潭，传说有龙住在这里边，而且龙的鳞角特别好看。李宣的儿子学业上很懒惰，只喜欢钓鱼，一天到晚待在潭上钓鱼。有一天龙果然出现了，满潭水竟着起火来，就像展开的锦被。李宣的儿子吓得魂飞魄散，扔掉钓竿就跑了。大概钓术都是以前燕为诱饵，最终诱发了龙的嗜欲。出自《北梦琐言》。

濠阳湫

彭州濠阳县界，地名清流，有一湫。乡俗云，此湫龙与西山慈母池龙为昏，每岁一会。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尝鄙之。秋雨后经过此湫，乃遇西边雷雨冥晦，狂风拔树，王睿繫马障树而避。须臾，雷电之势，止于湫上，倏然而霁，天无纤云。诘彼居人，正符前说也。云安县西有小汤溪，土俗云，此溪龙与云安溪龙为亲。此乃不经之谈也。或一日，风雷自小汤溪循蜀江中而下，至云安县。云物回薄，入溪中，疾电狂霆诚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与此相符。小汤之事自目睹。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北梦琐言》。

盐井龙

王蜀时，夔州大昌盐井水中往往有龙，或白或黄，鳞鬣光明。搅之不动，唯沮沫而已。彼人不以为异。近者秭归永济井卤槽，亦有龙蟠，与大昌者无异。识者曰：“龙之为灵瑞也，负图以升天，今乃见于卤中，岂能云行雨施乎？”云安县汉成宫绝顶，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长咫尺，五色备具，跃于水面，象小龙也。有高遇者为刺史，诣宫设醮，忽浮出。或问监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长于此，且未常见汉成池中之物。高既无善政，谄佛佞

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江有狼山潭，其中有龙。土豪李务求祷而事之，往见锦衾覆水，或浮出大木，横塞水面，号为龙巢。遂州高栋溪潭，每岁龙见，一如狼山之事。出《北梦琐言》。

濠阳湫

彭州濠阳县境内，一个名叫清流的地方，有一个水池。乡里人都说，这池里的龙与西山慈母池里的龙是夫妻，每年会一次面。新繁人王睿是个能辨识许多事物的人，经他辨别而得出正确结论的事情有许多，他曾经对上述说法嗤之以鼻。有一回一场秋雨之后，他路过这个水池，竟然遇上西边雷雨昏暗，狂风拔树，他把马拴到一棵树上避雨。不多时，雷电在池上停止，倏然间雨住天晴，万里无云。问那些住在本地的人这是怎么回事，说法与前边说的正好相符。云安县西有个小汤溪，当地人说，这溪里的龙与云安溪里的龙是亲戚。这是不合常理的说法。有一天，风雷从小汤溪沿着蜀江而下，来到云安县。云中物盘旋环绕，进入溪中，风雷闪电，实在可怕。有柳毅洞庭传书一事，与此说相符。小汤溪的事是亲眼所见。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北梦琐言》。

盐井龙

王蜀时，夔州大昌的盐井水中常常有龙，有的白，有的黄，鳞和鬣闪闪发光。搅动井里的水，龙也不动，只吐一些白沫而已。那里的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怪。近来秭归县永济井的卤槽子里，也有龙，与大昌盐井里的一样。认识龙的人说：“龙作为灵瑞，为了行云布雨而到天上去，现在却出现在卤水里，怎么能云行施雨呢？”云安县汉成宫山的最顶上，有一个七八丈深的天池。池中有一种动物像蜥蜴，咫尺长，五色具备，跳动在水面上，像小龙。有一个叫高遇的人做刺史，他来到汉成宫进行祭祀，那东西忽然就浮上水面。有人问监官李德符说：“这是什么征兆？”李德符说：“我从小生长在这里，还没见过汉成池中的那种东西。高遇既然没有善政，对佛和神如此谄佞讨好，也已做到家了。怎么能确定他是对是错呢？”夷陵的清江有一个狼山潭，潭中有一条龙。土豪李务求到潭边祷告，往潭中一看，锦被盖着

水面，偶尔浮出大木头来，横塞在水面上，人们称为龙巢。遂州高栋的溪潭，年年有龙出现，和狼山潭一样。出自《北梦琐言》。

尹 皓

朱梁尹皓镇华州。夏将半，出城巡警。时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故也，因下马，于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卵。其色青黑，光滑可爱，命左右收之。又行三二十里，见村院佛堂，遂置于像前。其夜雷霆大震，猛雨如注，天火烧佛堂，而不损佛像。盖龙卵也。院外柳树数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出《玉堂闲话》。

尹 皓

朱梁时尹皓镇守华州。夏季将过去一半时，一日，他出城巡警。因为当时蒲雍各有兵戈相持，于是就下马，在地上捡到一个东西，像石，又像卵。它是青黑色的，光滑可爱，于是尹皓便让左右收起来。又走了二三十里，见村院里有佛堂，就把那个像石又像卵的东西放到佛像前。那一夜雷霆大震，暴雨如注，天火烧了佛堂，却没有损坏佛像。大概那是龙卵。院外有数百棵柳树，全都倒过来了。卵已经找不到了。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龙八

龙

张 温 郭彦郎 王宗郎 犀浦龙 井 鱼

安天龙 曹 宽 梦青衣

蛟

汉武白蛟 浔阳桥 王 述 王 植 陆社儿

长沙女 苏 颙 斗 蛟 洪氏女 洪 贞

老 蛟 武休潭 伐 蛟

龙

张 温

王蜀时，梓州有张温者好捕鱼，曾作客馆镇将。夏中，携宾观鱼，偶游近龙潭之下。热甚，志不快。自入水举网，获一鱼长尺许，鬐鳞如金，拨刺不已，俯岸人皆异之。逡巡晦暝，风雨骤作。温惶骇，奔走数里，依然烈景。或曰：“所获金鱼，即潭龙也。”是知龙为鱼服，自贻其患。苟无风雨之变，亦难逃鼎俎矣。龙潭取鱼，亦宜戒慎。出《北梦琐言》。

龙

张 温

王蜀的时候，梓州有一个叫张温的人喜欢捕鱼，曾经做客馆的镇将。夏天里，他陪着客人看鱼，偶然走近龙潭之下。这时天热得厉害，心里头很不爽快。他就进到龙潭，撒网捕到一条一尺来长的鱼，这条鱼的鬐和鳞都是金色的，不停地蹦跳，在岸上俯观的人都很惊

异。不一会儿，天阴暗起来，风雨骤然而起。张温害怕，跑出去好几里地，风雨依然猛烈。有人说：“他捉到的那条金鱼，就是这潭里的一条龙。”这才知道，龙因为穿了鱼的衣服，自己给自己惹了麻烦。如果没有风雨的变化，它也很难逃过被煮吃的下场。到龙潭打鱼，也是应该千万谨慎才好。出自《北梦琐言》。

郭彦郎

世言乖龙苦于行雨，而多窜匿，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旷野之间，无处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军将郭彦郎者，行舟侠江，至罗云溉。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梦，见一黄衣人曰：“莫错。”而于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觉来，但觉咽喉中痛。于时篙工辈但见船上雷电晦暝，震声甚厉。斯则乖龙入口也。南山宣律师，乖龙入中指节，又非虚说。所以孔圣之言“迅雷风烈必变”，可不敬之乎？出《北梦琐言》。

王宗郎

蜀庚午岁，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阳县洵水畔有青烟庙，数日，庙上烟云昏晦，昼夜奏乐。忽一旦，水波腾跃，有群龙出于水上，行入汉江。大者数丈，小者丈余，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马驴羊之形。大小五十，累累接迹，行入汉江，却过庙所。往复数里，或隐或见。三日乃止。出《录异记》。

犀浦龙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龙青黑色。割为两片，旬日臭败，寻亦失去。摩诃池大厅西面亦有龙井，甚灵，人不可犯。出《录异记》。

井 鱼

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古井中有鱼，长六七

郭彦郎

世人传说有了过错的龙不敢行雨，大多都到处逃窜藏匿，被雷神追捕。有的藏在古木和楹柱之内，如果是在旷野间，没有地方躲藏，就可能藏进牛角或者牧童的身上。常常有被这种龙连累而被雷击死的人或牲畜。蜀州官府里有一个叫郭彦郎的军将，行船在侠江上，来到了罗云溉。刚吃完饭躺在那里，心神恍恍惚惚，见到一个黄衣人对他说：“不要把牙合上。”黄衣人在他的口中找到了一样东西离去了。醒来之后，只觉得咽喉有些疼痛。在他做梦的时候，撑船的篙工们看见船上云雨昏暗，风狂雨怒，雷电震声极大。这就是犯了过错的龙躲到他嘴里去了。南山的宣律师，犯有过错的龙逃进了他的中指节，也不是瞎说。所以孔圣人的话，“雷电迅猛，风雨猛烈，就一定有什么变故”，能不慎慎对待吗？出自《北梦琐言》。

王宗郎

蜀庚午年，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报，洵阳县洵水畔有一座青烟庙，一连几天，庙上烟云昏暗，奏乐的声音昼夜不停。忽然有一天早晨，水波翻腾跳跃，有一群龙出现在水面上，向汉江行进。大的几丈长，小的一丈多长，有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样子有如牛马驴羊。大的小的各占一半，挤挤撞撞地拥入汉江，经过寺庙。往往复复，徘徊数里，或隐或现。三天之后才停止。出自《录异记》。

犀浦龙

癸酉年，犀浦境内的田地里有一种青黑色的小龙。把它切成两片，十天才腐败发臭，不久就失去所在。摩诃池大厅的西面，也有一口龙井，特别灵验，谁也不能冒犯。出自《录异记》。

井 鱼

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的古井里有条鱼，长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水必腾涌。相传井中有龙。出《录异记》。

安天龙

后唐同光中，沧洲民有子母苦于科徭，流移近界堦店。上恨音。路逢白蛇，其子以绳系蛇项，约而行，无何摆其头落。须臾，一片白云起，雷电暴作，撮将此子上天空中，为雷火烧杀坠地。而背有大书，人莫之识。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即识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识字读之曰：“此人杀害安天龙，为天神所诛。”葆光子曰：“龙神物也，况有安天之号，必能变化无方，岂有一竖子绳系而殒之？遽致天人之罚，斯又何哉！”出《北梦琐言》。

曹 宽

石晋时，常山帅安重荣将谋干纪。其管界与邢台连接，斗杀一条龙。乡豪有曹宽者见之，取其双角。前有一物如帘，文如乱锦，人莫知之。曹宽经年为寇所杀。壬寅年，讨镇州，诛安重荣也。葆光子读《北史》，见陆法和在梁时，将兵拒侯景将任约于江上，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跃跃。”遂击之大败，而擒任约。是则军阵之上，龙必先斗。常山龙死，得非王师大捷，重荣授首乎？黄巢败于陈州，李克用脱梁王之难，皆大雨震雷之助。出《北梦琐言》。

寸。它常常游到井上来，每次游上来，水一定会翻腾汹涌。相传这个井里有龙。出自《录异记》。

安天龙

后唐同光年间，沧州百姓中有一对母子为了躲避徭役，迁到附近一个叫堦店上恨音。的地方去。母子二人在路上遇到一条白蛇，那儿子就用绳子系住蛇的脖子，捆绑着它前进，没有过多长时间，摆来摆去，就把蛇的头勒掉了。顷刻之间，一片白云升起，雷电突然炸响，那儿子被拉扯到天空中去，雷火将其烧杀之后，又将其抛落到地上。而且他的后背上有了字，没有人能认识。忽然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不用青色东西蒙上，蒙上就可以认识那些字了。”于是就用一件青色的裙子盖上了。有一个识字的人读后说：“这个人杀害了安天龙，所以

被天神处死了。”葆光子说：“龙是神物，况且它还有安天的尊号，一定变化无方，哪有被一个臭小子随使用绳子勒死的道理呢？马上就遭到天人的惩罚，这又算什么呢！”出自《北梦琐言》。

曹 宽

石晋的时候，常山帅安重荣将谋反作乱。在他的管界与邢台相接的地方，人们看到两龙相斗，一龙致死。乡里有一个叫曹宽的豪士看见了，割取走了龙的双角。龙角前面有一种像帘子的东西，花纹如同锦绣，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曹宽一年后被贼寇杀死。壬寅年，朝廷的军队讨伐镇州，杀死了安重荣。葆光子读《北史》，发现陆法和在梁时，率领军队把侯景部将任约抵御在江上，说：“对方的龙正睡觉，不动，我军的龙非常活跃。”于是就高举进攻，杀得敌军大败，并且生擒了任约。这就说明，军阵之上，一定是龙与龙先斗。常山的龙死了，莫不是王师大捷，安重荣掉脑袋的先兆？黄巢在陈州战败，李克用摆脱梁王之难，都是在雨大雷厉的情况下发生的。出自《北梦琐言》。

梦青衣

孟蜀主母后之宫有卫圣神龙堂，亦尝修饰严洁。盖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别欲广其殿宇，因昼寝，梦一青衣谓后曰：“今神龙意欲出宫外居止，宜于寺观中安排可也。”后欲从之，而子未许。后又梦见青衣重请，因选昭觉寺廊庑间，特建一庙。土木既就，绘事云毕，遂宣教坊乐。自宫中引出，奏送神曲；归新庙中，奏迎神曲。其日玄云四合，大风振起，及神归位，雨即滂沱。或曰：“卫圣神龙出离宫殿，是不祥也。”逾年，国亡灭而去，土地归庙中矣。出《野人闲话》。

蛟

汉武白蛟

汉武帝恒以季秋之月，泛灵溢之舟于琳池之上，穷夜达昼。于季

台之下，以香金为钩，缩丝纶，以舟鲤为饵，不逾旬日，钓一白蛟长三四丈，若龙而无鳞甲。帝曰：“非龙也。”于是付太官为鮓。而肉紫青，脆美无伦。诏赐臣下，以为神感所获。后竟不得。出《王子年拾遗记》。

浔阳桥

浔阳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中，少日，见一蛟死浮出。出《浔阳记》。

王 述

吴大帝赤乌三年七月，有王述者采药于天台山。

梦青衣

孟蜀主母后的宫中，有一个卫圣神龙堂，修饰得庄严整洁。大概这就是世俗间的家神。有一天她想扩建殿宇，在白天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婢女对她说：“现在神龙想要到宫外去住，可以安排到寺观之中。”她想照梦中婢女说的去做，但儿子不让。后来她又梦见婢女向她请求，就选了昭觉寺的廊庑之间，在那里盖了一座庙。宫殿建成，装饰完毕，她就宣来教坊里的乐工。从宫中把神龙引出的时候，奏送神曲；送到新庙时，奏迎神曲。那天黑云四布，大风四起，等到神龙归位，大雨瓢泼而下。有人说：“卫圣神龙出离宫殿，这是不祥之兆。”过了一年，国家灭亡，神龙也遁去，土地归庙中所有。出自《野人闲话》。

蛟

汉武帝白蛟

汉武帝经常在九月的时候，坐上一只小船在琳池上漂荡，不分昼夜。他在季台之下，用香金做成钓鱼的钩，拴上吊丝，用船上带来的

鲤鱼为饵，不到十天，钓上来一条三四丈长的白蛟，像龙，但是没有鳞甲。汉武帝说：“这不是龙。”于是就交给太官加工成食品。白蛟的肉是紫青色的，又香又脆，鲜美无比。汉武帝赐给臣下们分享，臣下都认为这是因神灵感知而得到的。以后再也没有得到过。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浔阳桥

浔阳城的东门通向一座大桥，大桥下常常有蛟为害百姓。董奉书写了一道符沉到水里，不几天，就有一条死蛟浮在水面上。出自《浔阳记》。

王 述

吴大帝赤乌三年七月，有一个叫王述的人在天台山采药。

时热，息于石桥下，临溪饮。忽见溪中有一小青衣长尺余，执一青衣乘赤鲤鱼，径入云中，渐渐不见。述良久登峻岩四望，见海上风云起，顷刻雷电交鸣，俄然将至。述惧，伏于虚树中。见牵一物如布，而色如漆，不知所适。及天霁，又见所乘之赤鲤小童，还入溪中，乃黑蛟耳。出《三吴记》。

王 植

王植，新赣人也。乘舟过襄江，时晚日远眺，谓友朱寿曰：“此中昔楚昭王获萍实之处，仲尼言童谣之应也。”寿曰：“他人以童谣为偶然，而圣人必知之。”言讫，见二人自岸下。青衣持芦杖谓植曰：“卿来何自？”植曰：“自新赣而至于此尔。”二人曰：“观君皆儒士也，习何典教？”植、寿曰：“各习《诗》《礼》。”二人且笑曰：“尼父云：‘子不语神怪。’又云：‘敬鬼神而远之。’何也？”寿曰：“夫子圣人也，不言神怪者，恐惑典教。又言‘敬鬼神而远之’者，以戒彝伦，其意在奉宗之孝。”二人曰：“善。”又曰：“卿信乎？”曰：“然。”二人曰：“我实非鬼神，又非人类。今日偶与卿谈，乃天使也。”又谓植曰：“明日此岸有李环、戴政，俱商徒，以利剥万民，所贪未已。上

帝恶，欲惩其罪于三日内。卿无此泊，慎之！”言讫，没于江。寿、植但惊异之，未明何怪也。

及明，植谓寿曰：“有此之不祥，可移于远矣。”乃牵舟于上流五有余步。缆讫，见十余大舟自上流而至，果泊于植本处。植曰：“可便详问其故，要知姓字。”于是寿杖策而问之。

当时天气很热，他在一座石桥下休息，到溪边饮水。忽然发现溪水中有一位一尺多高的小婢女，手里拿着一件青衣，乘坐着赤色鲤鱼，直接飞进云中，渐渐消失。王述急忙登上高处向四处观望，只见海上风云骤起，顷刻间雷电轰鸣，马上就要来雨。王述很害怕，趴在一棵空树里。只见那小青衣手里扯着一件颜色如漆，样子像布的东西，不知到哪儿去了。等到天晴，他又看到骑着赤鲤的小孩回到溪中，原来是一条黑蛟。出自《三吴记》。

王 植

王植，新赣人。他乘船过襄江，当时已近傍晚，他眺望着晚日对朋友朱寿说：“这就是以前楚昭王获得萍实的地方，是孔子说童谣应验的地方。”朱寿说，“别人认为童谣是偶然的，而孔子本人肯定是先知。”说完，发现有两个人从岸上下来。这两个人都穿青色衣服，手持芦杖，他们问王植：“你从哪来？”王植说：“我们是从新赣来的。”那两个人说：“看样子你们俩都是书生，念什么书呢？”王植和朱寿说：“我们读的是《诗》和《礼》。”那两个人笑着说：“孔子说：‘我不说神怪。’又说：‘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呢？”朱寿说：“孔子是圣人，他不说神怪，是恐怕神怪扰惑了典教。他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是为了警戒伦理纲常，他的本意在于教导人们奉行宗亲之孝。”那两个人说：“好。”又说：“你信吗？”回答说：“是的。”那两个人说：“我们其实不是鬼神，也不是人类。今天偶然和你们交谈，是上天让我们这样做的。”他们又对王植说：“明天有两个人来，一个叫李环，一个叫戴政，都是做买卖的，以获利剥削万民，贪得无厌。上帝讨厌他们，想要在三天之内的惩办他们的罪行。你们不要在这停船了，千万记住！”说完两个人没入江中。朱寿、王植深感惊异，不知

道这是什么鬼怪。

到天亮，王植对朱寿说：“有此不祥之兆，咱们及早把船开远吧。”就把船撑到上游五百多步的地方。刚拴住船，就有十几条大船从上流而来，果然停在他们原先停船的地方。王植说：“可去详细问问，打听一下姓名。”于是朱寿就拄着杖过去打听。

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寿心惊曰：“事定矣。”乃谓植曰：“夫阴晦之间，恶人之不善，今夕方信之矣。”植曰：“夫言幽明者，以幽有神而神之明，奈何不信乎？”时晋恭帝元熙元年七月也。八日至十日，果有大风雷雨，而二商一时沉溺。植初闻二人之言，私告于人。及是共观者有数百人。内有耿谭者年七十，素谙土事，谓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蛇，长丈余，往往见于波中，时化游于洲渚，然亦不甚伤物。卿所见二人青衣者，恐是此蛟有灵，奉上帝之命也。”出《九江记》。

陆社儿

陆社儿者，江夏民，常种稻于江际。夜归，路逢一女子，甚有容质。谓社儿曰：“我昨自县前来，今欲归浦里，愿投君宿。”然辞色甚有忧容。社儿不得已，同归，闭室共寝。未几，便闻暴风震雷明照。社儿但觉此女惊惶，制之不止。须臾雷震，只在帘前。社儿寝室，有物突开。乘电光，见一大毛手擎此女去。社儿仆地，绝而复苏。及明，邻里异而问之。社儿告以女子投宿之事。少顷，乡人有渡江来者，云：“此去九里，有大蛟龙无首，长百余丈，血流注地，盘泊数亩。有千万禽鸟，临而噪之也。”出《九江记》。

长沙女

长沙有人忘姓名，家江边。有女下渚浣衣，觉身中有异，果然是两个商人，他们的姓名果如青衣人所言。朱寿心里吃惊地说：“这事肯定了。”于是他对王植说：“那阴间也厌恶不行善的人，今天我才相信了。”王植说：“所谓幽明，就是因为幽中有神而神自明，为什么不信呢？”当时是晋恭帝元熙元年七月。八日到十日，果然有

一场大风暴雨，两个商人同时溺水而死。王植刚听到那两个人说的时候，私下告诉了一些人。等到出事的时候，来看的一共有好几百人。其中有一个叫耿谭的，已经七十岁，向来熟知本地的事情，他对王植说：“这里边有两条很像青蛇的蛟，都一丈多长，常常出现在水波之中，也时常变化成人游览洲渚，但是也不怎么伤害东西。你看到的那两个穿青衣的人，恐怕就是这两条蛟有灵，奉上帝的命令做的。”出自《九江记》。

陆社儿

陆社儿，是江夏的普通百姓，平常在江边种稻。有一天夜里归来，路遇一位女子，这女子很有几分姿色。她对陆社儿说：“我昨天从县前来，今天想要回浦里，想到你家住一宿。”但是她说话时神色忧伤。陈社儿不得已，就和她一块回到家里，关门共寝。不一会儿，就听到暴风急雨袭来，电闪雷鸣。陆社儿只觉得此女子惊惧，却不能制止。须臾之间，惊雷大震，似乎就在帘前。有一个什么东西打开了陆社儿的寝室。趁着电光，他看见有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将那女子捉拿而去。陆社儿吓得倒地昏死过去，好长时间才醒过来。等到天明，邻里感到奇怪就来问他。陆社儿就把女子投宿的事情告诉给他们。稍过了一會兒，有渡江来的乡里人说：“离此九里的地方，有一条大蛟龙没了头，一百多丈长，血流满地，践踏了好几亩地。有千万只鸟雀在那里吵闹。”出自《九江记》。

长沙女

长沙有一个人，笔者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家住在江边。这个人有个女儿，一天到江边洗衣服，觉得身子里有异样的感觉，

后不以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鰕鱼。女以己所生，甚怜之，著澡盘中养。经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为当洪，次者名破阻，小者曰扑岸。天暴雨，三蛟一时俱去，遂失所在。后天欲雨，此物辄来。女亦知其当来，便出望之。蛟子亦出头望母，良久复去。经年，此女亡后，三蛟一时俱至墓所哭泣，经日乃去。闻其哭

声，状如狗噪。出《续搜神记》。

苏 颙

唐苏颙始为乌程尉。暇日，曾与同寮泛舟沿溪，醉后讽咏，因至道矶寺。寺前是雪溪最深处。此水深不可测，中有蛟螭，代为人患。颙乘醉步行，还自骆驼桥，遇桥坏堕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书出，遂冉冉至水上，颙遂得济。出《广异记》。

斗 蛟

唐天宝末，歙州牛与蛟斗。初水中蛟杀人及畜等甚众。其牛因饮，为蛟所绕，直入潭底水中，便尔相触。数日牛出，潭水赤。时人谓为蛟死。出《广异记》。

洪氏女

歙州祁门县蛟潭。俗传武陵乡有洪氏女，许嫁与鄱阳黎氏。将娶，吉日未定，蛟化为男子，貌如其婿，具礼而娶去。后月余，黎氏始到，知为蛟所娶，遂就蛟穴求之。于路

后来也不觉有什么可担忧的，于是就怀了孕。生下了三个东西，看着都像虾鱼。因为是自己生的，她特别怜爱它们，把它们放到澡盆里养着。过了三个月，这三个东西长大了，原来是蛟子。它们各有名字，大的叫当洪，二的叫破阻，小的叫扑岸。有一天天降暴雨，三蛟全都出去了，之后就不知到哪儿去了。后来凡是天要下雨，这三个蛟子就来。那女子也知道它们要来，就出去看它们。蛟子也探出头来看母亲，很久才离去。一年之后，此女子死了，三蛟同时来到墓地哭泣，竟然守了整整一天才离去。听人说它们的哭声像狗噪。出自《续搜神记》。

苏 颙

唐朝的苏颙，当初是乌程尉。有一天闲来无事，和几位同僚泛舟

沿溪，船上饮酒，醉后讽咏抒怀，于是就来到道矶寺。寺前是溪的最深处。此水深不可测，其中还有蛟螭，所以这里历代为患。苏頲趁着醉意登岸步行，走到骆驼桥上的时候，恰巧遇上桥坏了，就掉到水里去，直掉到潭底。水里有一人把他扶了出来，他慢慢升到水面，最终得救了。出自《广异记》。

斗 蛟

唐朝天宝年末，歙州的一头牛与一头蛟相斗。当初水中的这头蛟害死许多人和牲畜。那头牛因为到水边饮水，被蛟缠住，直掉入潭底，就和蛟在水底相斗。几天后牛出来了，潭水变红了。人们说是蛟死了。出自《广异记》。

洪氏女

歙州祁门县有一个蛟潭。民间相传武陵乡有一个姓洪的女子，父母把她许配给鄱阳的黎氏。黎家准备娶亲，但还没有定下吉日的时候，潭里的蛟变成了一位男子，相貌和洪氏女的夫婿一模一样，准备好了聘礼把洪氏女娶了去。一个多月以后黎氏才到，知道洪氏女是被蛟娶去了，于是到蛟洞中去找她。在路上

逢其蛟化为人，容貌殊丽，其婿心疑为蛟。视，见蛟窃笑，遂杀之，果复蛟形。又前到蛟穴，见其妻，并一犬在妻之旁。乃取妻及犬以归。始登船，而风雨暴至，木石飞腾，其妻及犬，皆化为蛟而去。其婿为恶风飘到余姚，后数年归焉。其后道人许旌阳又斩蛟于此，仍以板窒其穴。今天清日朗，尚有仿佛见之。出《歙州图经》。

洪 贞

鸡笼山在婺源县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丈，回环一十五里九十步，形如鸡笼焉。唐开元中，有蛟龙变为道人，歙人洪贞以弟子之礼师之。道流将卜居，寻诸名山。到黄山，贞问此山何如，道流曰：“确而寒。”次到飞布山，又问之，道流曰：“高而无辅。”到此

山，又问之，道流曰：“此山宜葬，葬者可致侯王。不然，即出妖怪而已。”贞问其所以，而不之告。道流于室中寝，贞入，但见蛟龙，由是候睡觉而辞归。道流遂入鄱阳而去。贞归，迁其父于此山。后二年，鄱阳洪水大发，漂荡数千家。贞本好道，常焚香持念，颇有方术。居于祁南之回玉乡，乡人遂称其变现神通，将图非望。潜署百官，州中豪杰皆应之。后州发兵就捕，获数十人，而贞竟不知所在。出《述异记》。

老 蛟

苏州武丘寺山，世言吴王阖闾陵。有石穴，出于岩下，若嵌凿状。中有水，深不可测。或言秦王凿取剑之所。唐永泰中，有少年经过，见一美女，在水中浴。问少年同戏否，

遇到了蛟变的人，相貌美丽，那人怀疑其为蛟。仔细一看，见蛟在窃笑，于是就将其杀了，果然现出了蛟的原形。那人又进到蛟洞，见到妻子，妻子的身边还有一条狗。他就领着妻子和狗往回走。刚上船，风雨突然来临，飞沙走石，他的妻子和那条狗，都变成蛟而去。他被大风吹到余姚，几年后才回来。之后有个叫许旌阳的道人又在这里斩杀过一头蛟，还用木板堵了它的洞。现在如果天清日朗，依稀见。出自《歙州图经》。

洪 贞

鸡笼山在婺源县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丈，回环一十五里九十步，样子就像个鸡笼。唐朝开元年间，有一条蛟龙变成一个道人，歙县人洪贞以弟子之礼，拜他为师。道人要选择地方居住，到各名山寻找。来到黄山，洪贞问这山怎么样，道人说：“这个地方贫瘠而且寒冷。”来到飞布山，洪贞又问，道人说：“这个地方地势太高，周围无山辅助。”到了这座鸡笼山，洪贞还问，道人说：“这里最适合做墓地，把人葬在这里，他的子孙可以成为王侯。不然的话，就出妖怪。”洪贞问这是为什么，道人不告诉他。道人在屋里睡觉，洪贞进屋，只见到一条蛟龙。因此趁其睡着而辞归。道人就到鄱阳那边去

了。洪贞回到家里，把他父亲的坟迁到鸡笼山。两年后，鄱阳发大水，淹了几千家。洪贞本来就喜欢道教，常常烧香念经颇懂些方术。他住在祁南的回玉乡，乡里的人就说他善于变化，很有神通，将来能做大事。他暗中委任文武百官，州中的豪杰都响应。后来州官发兵来捉拿这些反叛，捉到了好几十人，而洪贞却不知到哪儿去了。出自《述异记》。

老 蛟

苏州武丘寺山，世人传说是吴王阖闾的陵墓。山下有一个洞穴，在岩石之下，像凿出来的。其中有水，深不可测。有人说这是秦始皇凿取宝剑的地方。唐朝永泰年间，一位少年自此经过，看见有美女在水中洗澡。美女问少年愿不愿意和她玩耍，因前牵拽。少年遂解衣而入，因溺死。数日，尸方浮出，而身尽干枯。其下必是老蛟潜窟，媚人以吮血故也。其同行者述其状云。出《通幽记》。

武休潭

王蜀先主时，修斜谷阁道，凤州衙将白忘其名。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见一妇人浮水而来，意其溺者，命仆夫钩至岸滨。忽化为大蛇，没于潭中。白公以为不祥，因而致疾。愚为诵岑参《招北客赋》云：“瞿塘之东，下有千岁老蛟。化为妇人，炫服靓妆，游于水滨。”白公闻之，方悟蛟也，厥疾寻瘳。又内官宋愈昭，自言于柳州江岸为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赋所言，斯足为证。出《北梦琐言》。

伐 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鼃，以明蛟可伐而龙不可触也。”蛟之为物，不识其形状。非有鳞鬣四足乎？或曰，虬螭蛟螭，状如蛇也。南僧说蛟之形，如马蟻，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缠人，而噬其血。蜀人号为“马绊蛇”。头如猫鼠，有一点白。汉州古城潭内马绊蛇，往

往害人。乡里募勇者伐之，身涂药，游泳于潭底，蛟乃跃于沙汭，蟠蜿力困，里人欢噪以助，竟毙之。出《北梦琐言》。

说着就上来拽他。少年就脱掉衣服下去了也因此淹死了。过了几天尸体才浮上来，然而整具尸体已经干枯。那下面一定是老蛟潜藏着的洞穴，其化成美女先媚人后吸血。这是那个少年的同行者讲述的。出自《通幽记》。

武休潭

王蜀先主那时候，修建斜谷阁道，凤州的一位衙将白某忘记他的名字。掌管这件事情。修到武休潭，看见一位妇人从水上漂来，以为她是落水被淹，白某就让人用钩子把她勾到岸上来。不料，那妇人忽然变成一条大蛇，没入潭水之中。白公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因而就病倒了。我给他读岑参的《招北客赋》说：“瞿塘之东，下有千岁老蛟。老蛟变成妇人，衣服美丽，打扮漂亮，游于水滨。”白公听了，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遇上的不是蛇而是蛟，他的病不久便好了。另外，内官宋愈昭，他自己说有一次在柳州江岸，被两三个女人召唤，当地的居民呼唤制止他过去，那也是蛟。岑参的赋里讲的，可以为证。出自《北梦琐言》。

伐 蛟

《月令》里说：“九月杀蛟捕鳄，以说明蛟可以杀伐而龙不可触动。”蛟这种东西，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没有鳞、鬣和四条腿吗？有的人说，虬、蜃、蛟、蜃，样子和蛇差不多。南方的和尚说，蛟的样子像马蟥，就是水蛭，一身又腥又粘的涎沫，摇着尾巴缠住人，吸人的血。蜀人称它为“马绊蛇”。说它的头像猫鼠，有一个白点儿。汉州古城潭内的一条马绊蛇，常常害人。乡里招募勇敢的人杀它，那人身上涂了药，潜水到潭底，把蛟逼到沙滩上，蛟盘曲疲倦，乡里人欢呼着跑上去相助，最终把它杀死了。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 虎	汉景帝	种 僮	封 邵	亭 长
严 猛	袁 双	吴道宗	牧牛儿	师道宣
谢 允	郑 袭	刘广雅	易 拔	萧 泰
黄 乾	酋耳兽	虎 塔	傅黄中	郴州佐史
巴 人	峡口道士			

白 虎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如之。于是夷胸□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如高楼上射白虎，中头三矢。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且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井；伤人不论；杀人不死；秦犯夷，输黄金一两；夷犯秦，输清酒一壶。夷人安之。出《华阳洞志》。

白 虎

秦昭襄王的时候，有一只白虎成为公害，秦、蜀、巴、汉各地都怕它。昭襄王就重赏招募国中有本事杀虎的人，凡能杀死这只白虎的，食邑万户，金帛要多少有多少。于是夷人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就用白竹子做了弓弩，爬到高楼上射那白虎，白虎头上中了三箭。白虎平常跟随着一群虎，现在它极其愤怒，把一群虎都搏杀了，自己也大叫着死去。昭襄王赞赏地说：“这只虎经历四个郡，害了一千二百人，今天一下子除掉这个大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功劳了。”他想要按约行事，又嫌这几个人是夷人，就刻石订立盟约：夷人种田不满一顷的不用交租；妻小不足十人的不算作一井；伤了人的不分处；杀了人的不犯死罪；秦人冒犯了夷人，赔黄金一两；夷人冒

犯秦人，赔清酒一壶。于是夷人就安定了。出自《华阳洞志》。

汉景帝

汉景帝好游猎。见虎不能得之，乃为珍馐，祭所见之虎。帝乃梦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余肉复为虎。出《独异志》。

种 僮

种僮为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设槛，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兽皆出境，吏目之为神君。出《独异志》。

封 邵

汉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岁则牙蜕而角生。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出《述异记》。

亭 长

长沙有民曾作槛捕虎。忽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因问其故，亭长怒曰：“昨被县召，误入此中耳。”于是出之。乃化为虎而去。出《搜神记》。

汉景帝

汉景帝喜欢打猎。他发现一只虎却不能猎得，就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祭祀那只虎。汉景帝就做了一个梦，梦见那只虎对他说：“你祭我，就是想要得到我的牙和皮吗？我自杀，从你所愿，你来取吧。”第二天，汉景帝进山，果然看见那只虎死在之前祭祀的地方。于是他就让人剥了虎皮，拔了虎牙，剩下的虎肉又变成一只虎。出自

《独异志》。

种 僮

种僮在京郊做县令。附近常有老虎害人。种僮让人做了一个捉野兽的笼子，捉到了两只虎。种僮对两只虎说：“害人的把头低下。”其中一只虎低下头去，种僮就把另一只虎放了。从此，本地的猛兽都转移到外地去了，在吏属的心目中，种僮简直是神仙。出自《独异志》。

封 邵

汉中有一只老虎长了角。道家说，老虎活到一千岁就掉牙而长角。汉宣城的郡守封邵，有一天忽然变成一只猛虎，吃郡里的百姓。百姓叫他“封使君”，因此他就离开了，再也没回来。所以当时的人说：“不要作封使君，活着的时候不治理百姓，死了后却吃百姓。”出自《述异记》。

亭 长

长沙的一个百姓曾经做了一个捉野兽的笼子捉虎。有一天他过去看，笼子里有一位亭长，红头巾大高帽，很威武。于是他就问是怎么回事，亭长生气地说：“别提了，昨天县里找我，我不知怎么走到这里来了。”于是他就把亭长放出来了。亭长却变成一只老虎跑掉了。出自《搜神记》。

严 猛

晋时，会稽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此后猛行至蒿中，忽见妇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妇举手指麾，状如遮护。须臾，有一胡人荷戟而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猛方获免。出《法苑珠林》。

袁 双

晋孝武太元五年，谯郡谯县袁双家贫客作。暮还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与双为妇。五六年后，家资甚丰，又生二男。至十岁，家乃巨富。后里有新死者，葬后，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脱钗挂树，便变形作虎。发冢，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饱后，还变作人。有见之者，窃语其婿：“卿妇非人，恐将相害。”双闻之不信。经时，复有死者，辄复如此。后将其婿共看之，述知其实。后乃越县趋墟，还食死人。出《五行记》。

吴道宗

晋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吴道宗少失父，与母居，未娶妇。一日，道宗他适，邻人闻屋中窣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斑虎在屋中。邻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鸣鼓会里人共救之。围宅突进，不见有虎，但见其母。语如平常，不解

严 猛

晋朝时，会稽人严猛的妻子出去打柴，被老虎害死。此后某一天，严猛走到蒿草之中，忽然看到了他的妻子，妻子对他说：“你今天走路，一定会遇上不幸的事。我得给你免除。”然后他们就一起往前走。忽然碰上一只老虎，老虎跳跃着奔向严猛，妻子举起手来不停地挥动，样子像遮护。不多时，有一个胡人扛着戟打此走过，妻子就指向胡人，虎就去袭击胡人了，严猛这才获免。出自《法苑珠林》。

袁 双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谯郡谯县的袁双，因家穷而雇给别人家做事。有一天晚上往家走，在路上遇到一位女子。这女子十五六岁，姿容端正，就给袁双做了媳妇。五六年后，袁双家的资财丰富，又生了两个男孩。到了第十年，袁双家就是巨富了。后来，乡里有新近死的人，埋了以后，这女人就跑到墓地去，脱下衣服首饰挂到树上，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虎。扒开坟丘，拽出棺材，吃里边的死人。吃饱之后，仍然变成人。有人看到了，就偷偷地对袁双说：“你媳妇不是人，恐

怕以后会害你。”袁双听了不信。又过了一些时候，又有人死去，这女人又去吃。后来就有人把袁双带去一块看，袁双才知所说的是事实。这女人之后就远离州县趋向废墟，仍然吃死人。出自《五行记》。

吴道宗

东晋安帝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有一个叫吴道宗的人，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还没有娶上媳妇。有一天，吴道宗到别处去了，邻居有人忽然听到他家有窸窸窣窣磕磕碰碰的声音，从门缝里偷偷往里一看，却没看到他的母亲，只看见一只乌斑虎在屋里。邻人害怕老虎吃了吴道宗的母亲，于是就敲鼓召集乡里人一块来救她。包围了住宅，突然进屋，却不见有虎，只见到他的母亲。他母亲说话的神态与平常一样，不知道

其意。儿还，母语之曰：“宿罪见谴，当有变化事。”后一月，忽失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乌斑虎，百姓患之。众共格之，伤数人。后人射虎，箭带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经数日后，虎还其家，不能复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儿号泣，葬之如母。出《齐谐记》。

牧牛儿

晋复阳县里民家儿常牧牛。牛忽舐此儿，舐处肉悉白。儿俄而死。其家葬此儿，杀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作虎。出《广异记》。

师道宣

晋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师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后忽发狂，变为虎，食人不可纪。后有一女子树上采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钗钏于山石间。后复人形，知而取之。经年还家，复为人。遂出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宣自云：“吾尝得病发狂，遂化作虎啖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是号哭，捉送赴官，遂饿死建康狱中。出《齐谐记》。

谢 允

历阳谢允字道通，少为贼所掠，为奴于蒋凤家。

大家为什么进来。吴道宗回来之后，母亲对他说：“我素常的过错受到责备，当有变化的事情发生。”一个月以后，他的母亲忽然失踪了。全县界内屡屡发生虎害人的事，都说是一只乌斑虎干的，百姓都怕它。许多人一起去袭击它，反被它伤了好几个人。后来有人用箭射它，射中了它的胸，并且用戟刺中了它的肚子，但是不能立即就死。过了几天之后，这只虎回到吴道宗家，已经不能恢复人形，趴在床上死了。吴道宗号哭悲痛，像对待母亲一样埋葬了它。出自《齐谐记》。

牧牛儿

晋朝复阳县一个乡间百姓家的男孩经常牧牛。有一天牛忽然舔这个孩子，舔的地方肉全变白。那孩子不久就死了。这家埋葬孩子的时候，把牛杀了给宾客们做菜吃。吃到牛肉的一共有男男女女二十多人，最后全都变成了老虎。出自《广异记》。

师道宣

晋朝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有一人叫师道宣，二十二岁，小时候并不怎么聪明。后来他突然发狂，变成一只猛虎，吃人无数。再后来有一位女子在树上采桑，他把她吃了。最后，又把这女子的钗钏之类的东西藏在山石间。后来他又恢复了人形，他还记得那女子的东西，就去取回。过了一年，他回到家里，又开始过人的生活。后来他当了官，官为殿中令史。一夜他和别人一起说话，忽然说到天地变怪的事，他自己说：“我曾经得病发狂，变成了一只猛虎，吃了不少人。”他说了他们的姓名。同座人中，有的人就是被他吃了父亲，或孩子，或哥哥，或弟弟，或姐妹等亲人的。于是就号泣，把他捉起来送到官府，之后他就饿死在建康的狱中。出自《齐谐记》。

谢 允

历阳人谢允，字道通，小时候被贼人掳去，在蒋凤家做奴仆。

常于山中见阱中虎饥，因出之。后诣县自白，令长不为申理，考讯无不至。允夜梦人曰：“此中易入难出，汝自有慈惠，当相拯拔。”觉，见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栅外与允语。狱吏以告令长，令长由是不敢诬辱。既还，乃上武当山。时唐公亮闻而愍之，给以资履。遂于襄阳见道士曰：“吾师戴先生者，成人君子，尝言有志者与之俱来，得非尔耶？”随入山，斋三日，进见之，乃昔日所梦人也。问允欲见黄衣童否，赐以神药三丸，服之不饥渴，无所思欲。先生亦无常处。时有祥光紫气荫其上，芬馥之气遍于山谷。出《甄异记》。

郑 袭

荥阳郑袭，晋太康中，为太守门下驺。忽如狂，奄失其所，经日寻得。裸身呼吟，肤血淋漓。问其故，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辞以执鞭之士，不堪虢跃，神怒，还使剥皮。皮已着肉，疮毁惨痛。旬日乃差。出《异苑》。

刘广雅

彭城刘广雅，以太元元年为京府佐。被使还，路经竹里亭，多虎。刘防卫甚至，牛马系于前，手戟布于地。中宵，与士庶同睡。虎乘间跳入，独取刘而去。出《异苑》。

他曾经在山中见到陷阱里的一只老虎饿得很厉害，就把虎弄出来放了。后来他到县里去自己说明情况，县令不给他申理，还不择手段地拷问他。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他说：“这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你对我有恩，我得把你救出去。”梦醒，他看到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全身穿黄色衣服，远远地站在栅栏外边和他说话。狱吏把这事告诉了县令，县令从此不敢侮辱他了。谢允出来之后，就上了武当山。当时唐亮听说了他的遭遇，很同情他，给了他一些资助。之后他在襄阳见到了一位道士，道士说：“我师父戴先生，是个成全人的君子，曾经说有个有志气的人和他一块来，大概就是你吧？”他跟着道士进山，斋戒三天，进去见戴先生，原来就是以前梦里的那个人。戴

先生问谢允想不想见见那位黄衣童子，把三丸神药赐给他，吃了之后不饥不渴，没有一点别的需求了。戴先生也没有在这里长期逗留。那时有祥光紫气照耀在那里，芬芳之气遍于山谷。出自《甄异记》。

郑 袭

荥阳人郑袭，晋朝太康年间，是太守门下的喂马人。有一天忽然就如痴如狂，不知哪儿去了，过了一天才找到。只见他裸着身大呼小叫，满身血肉模糊。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土地神让他做老虎，把有斑纹的皮穿到他身上。他说自己是太守的执鞭之士，不能像虎那样吼叫跳跃，神便大怒，让人剥了他的皮然后放还。那皮已经附着到肉上，这一剥，伤口惨痛。十天之后，伤才渐渐好起来。出自《异苑》。

刘广雅

彭城人刘广雅，太元元年的时候，是京府佐。他被派出去办事情，回来时路经竹里亭，竹里亭老虎很多。刘广雅防卫得很严密，把牛马拴在前面，把戟密密地摆在四周。夜半，他和手下人一起睡下。老虎趁此机会跳进来，唯独把刘广雅叼走了。出自《异苑》。

易 拔

晋时，豫章郡吏易拔，义熙中，受番还家，违遁不返，郡遣追。见拔言语如常，亦为设食。使者催令束装，拔因语曰：“女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家先依山为居。至麓，即变成三足大虎。竖一足，即成其尾也。出《异苑》。

萧 泰

梁衡山侯萧泰为雍州刺史，镇襄阳。时虎甚暴，村门设槛。机发，村人炬火烛之，见一老道士，自陈云：“从村丐乞还，误落槛里。”共开之。出槛即成虎，奔驰而去。出《五行记》。

黄 乾

梁末，始兴人黄乾有妹小珠，聘同县人李肃。小妹共嫂入山采木实，过神庙，而小珠在庙恋慕不肯归。及将还，复独走上庙，见人即入草中。乾妻来告肃，肃以为更有他意。肃被县召，将一伴夜还。值风雨，见庙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见神床上有衣。少间，闻外有行声，二人惶怖，入神床屏风后。须臾，见一虎振尾奋迅，直至火边，自脱牙爪，卷其皮，置床上，着衣向火坐。肃看乃小珠也，肃径出抱之，与语不应。明日将归，送向乾家。乃闭置一室，掷生肉则接食之。其恒看守，少日又成虎。郡县检验，村人乃

易 拔

东晋的时候，豫章郡郡吏易拔，义熙年间，得到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到期没有回来，郡守就派人去追他回来。被派的人见到易拔，易拔说话很正常，也为他准备饭食。被派的人催易拔穿衣束带准备上路的时候，易拔就说：“你看看我的脸。”被派的人这才看到，易拔的眼角张开了，身上有黄色斑纹。易拔便竖起一只脚，径直走出门去。他家原先就靠山而居。他跑到山根底下，就变成了一只三条腿的大老虎。那竖起的一只脚，变成了老虎的尾巴。出自《异苑》。

萧 泰

南朝梁衡山侯萧泰是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当时老虎特别凶暴，村门设有捕捉野兽的笼子。笼子的机关发动了，村民们举着灯笼火把跑来看，只见笼子里有一个老道士，老道士自己陈述说：“从一个村里乞讨回来，不小心误走进笼子里。”村民一起把笼子打开。那老道出来就变成一只虎，奔驰而去。出自《五行记》。

黄 乾

南朝梁末，始兴人黄乾有个妹妹叫小珠，小珠与同县的李肃订了婚。小珠和嫂子一块上山采野果，路过神庙，小珠就在庙前恋恋不

舍。要回来的时候，她又独自跑到庙上，见到人就往草里钻。黄乾的妻子告诉了李肃，李肃以为小珠有意于别人。李肃被县里召去，夜里和伙伴往回走。遇上风雨，见庙里有火，两个人就对着火烤衣服。二人发现神床上有衣服。不一会儿，听到外边有走路的声音，两人很害怕，躲到神床屏风后面。片刻，只见一只老虎振尾阔步走到火边，自己脱掉牙和爪，把皮卷起来放到床上，穿上衣服对着火坐下。李肃一看竟是小珠，就跑过去把她抱住，跟她说话，她不答应。第二天，把她带回，送到黄乾家。黄乾就把她关进一个屋里，扔生肉给她，她就接过去吃。家里长期看守着她，不几天，她又变成虎。郡县过来检验，村里人就

将弓弩上舍，即发屋射杀之。明日有虎暴，百姓白日闭门。太守熊基表闻之。出《五行记》。

酋耳兽

唐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杀之，亦不食。由是县界不复有虎矣。录奏，检瑞图，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则杀之也。出于《朝野僉载》。

虎 塔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损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设千人供，勒碑，号为“虎塔”。至今犹在。出《朝野僉载》。

傅黄中

唐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出《朝野僉载》。

郴州佐史

唐长安年中，郴州佐史因病而为虎。将啖其嫂，村人擒获，乃佐史也。虽形未全改，而尾实虎矣。因系树数十日，还复为人。长史崔玄简亲问其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见一妇人，盛服。诸虎恒参集，各令取当日之食。

拿着弓弩上房，扒开房顶射死了她。第二天有虎来犯，大白天百姓都得关门。太守熊基上奏朝廷。出自《五行记》。

酋耳兽

唐朝武则天时，涪州武龙县界内虎暴为患。有一个野兽像虎但是特别大，一天正午追一只虎，直追到一户人家，把虎咬死，也不吃。从此以后，这县界内不再有虎了。地方官将此事上奏给朝廷，朝廷到瑞图中一查，这兽原来是酋耳。它不吃生物，有虎行暴就把虎咬死。出自《朝野僉载》。

虎塔

唐朝武则天的时候，成王从千里之外把一只虎崽运到宫中来喂养。因为它伤了一个宫人，就下令先饿它几天，结果它就饿死了。武则天令人把它埋葬了，坟墓之上建了塔，设了千人供，刻了碑，名叫“虎塔”。这塔现在还有。出自《朝野僉载》。

傅黄中

唐朝傅黄中是越州诸暨县县令。他有一个部下喝酒喝得大醉，夜里在山中行走，靠着悬崖睡着了。忽然有一只老虎靠近他，从上边用鼻子嗅他的脸，虎须伸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打了一个喷嚏，声音大震，老虎吓了一跳，掉到了山崖下，摔坏了腰胯，被人捉住。出自《朝野僉载》。

郴州佐史

唐朝长安年间，郴州佐史因病变成了虎。要吃他的嫂子时，被村

里人捉住，大家一看原来是他。虽然形状还未完全改变，但是尾巴已是虎尾巴了。于是人们把他绑到树上，一直绑了几十天，他才恢复人形。长史崔玄简亲自问他原因。他说：“最初我被一只虎引见给一位妇人，这位妇人穿戴整齐，服饰华丽。许多虎都参拜她，妇人令它们各自领取当天应该吃掉的人的名单。

时某新预虎列，质未全，不能别觅他人，将取嫂以供，遂为所擒。今虽作虎不得，尚能其声耳。”简令试之，史乃作虎声，震骇左右，檐瓦振落。出《五行志》。

巴 人

巴人好群伐树木作板。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至太白庙。庙前松树百余株，各大数十围。群巴喜曰：“天赞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余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谓巴曰：“此神树，何故伐之？”群巴初不辍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未倒者，无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当俱死，无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尔有虎数头，相继而至，噬巴殆尽，唯五六人获免。神谓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杀，宜速去也。”其倒树至天宝末尚存。有诏修理内殿，杨国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树，作板以用焉。神竟与之。出《广异记》。

峡口道士

开元中，峡口多虎，往来舟船皆被伤害。自后但是有船将下峡之时，即预一人充饲虎，方举船无患。不然，则船中被害者众矣。自此成例。船留二人上岸饲虎。经数日，其后有一船，内皆豪强，数内有二人单穷，被众推出，令上岸饲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为出船，而谓诸人曰：“某贫穷，合为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为其所害，某别有恳诚，诸公能允许否？”众人闻其语言甚切，为之怆然，

当时我新加入老虎的行列，虎性未全，不能觅获别人，就想把嫂子弄给老虎们吃，于是就被捉住了。现在我虽然不能做老虎，但是还能发

出虎的声音。”崔玄简让他试一下，他发出一声虎啸，左右震惊，房上的瓦都被震落了。出自《五行志》。

巴 人

巴人喜欢成群结伙地伐树加工木板。开元年初，一百多位巴人从褒中出发随着山势伐木，一直来到太白庙。庙前有松树一百多棵，每棵都有几十围粗。这群巴人高兴地说：“这真是天助啊。”他们便住下来开始伐木。已经伐倒了二十多棵，有一位戴着帽子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这里，对巴人说：“这是神树，为什么要伐呢？”巴人们并不停止。老人说：“我是太白神。已经伐倒的就算了，没伐倒的，希望你们不要伐了。”巴人们仍不停止。老人说：“你们不停止，一定都死，没好处啊。”巴人们还是不止。老人便登上山坡喊：“斑子。”一时间有几只老虎相继而来，把这些巴人全都咬死，只有六七人得免。神对他们说：“因为你们心是好的，就不让虎杀你们了，你们应该马上离开这里。”那些倒树到天宝年末还有。皇上有诏修理内殿，杨国忠令人来到这里，宣读皇帝的诏书取树，做板子用。神最后给了他。出自《广异记》。

峡口道士

唐玄宗开元年间，峡口老虎很多，来往船只上的人总要受到虎的伤害。自此以后，只要有船从峡口通过，就要事先准备一人充当老虎的吃食，这样全船才能无患。不这样做，船上受害的人就更多了。从此形成惯例。每船留两个人上岸喂虎。过了几日，有一只船上坐的全是有权有势之人，只有两人是穷汉，大家便把这二人推出来，让他们上岸喂虎。其中有一人自己估计躲不过去，就走出船来，对大家说：“我很穷，应当替大家去死。但是人各有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没有被虎吃掉，我就有另外的请求，不知大家能不能答应我？”大家听他说得很恳切，也都感到悲怜，

而问曰：“尔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寻其虎踪，当自别有计较。但恳为某留船滩下，至日午时，若不来，即任船去也。”众人

曰：“我等如今便泊船滩下，不止住今日午时，兼为尔留宿。俟明日若不来，船即去也。”言讫，船乃下滩。

其人乃执一长柯斧，便上岸，入山寻虎。并不见有人踪，但见虎迹而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见一路，虎踪甚稠，乃更寻之。至一山隘，泥极甚，虎踪转多。更行半里，即见一大石室，又有一石床，见一道士在石床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张虎皮。其人意是变虎之所，乃蹑足，于架上取皮，执斧衣皮而立。道士忽惊觉，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窃吾皮？”其人曰：“我合食尔，尔何反有是言？”二人争竞，移时不已。道士词屈，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谪在此为虎。合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数当足。吾今不幸，为汝窃皮。若不归，吾必须别更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计，吾与汝俱获两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执皮还船中，剪发及须鬓少许，剪指爪甲，兼头面脚手及身上，各沥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两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抛皮与吾，吾取披已，化为虎。即将此物抛与，吾取而食之，即与汝无异也。”

其人遂披皮执斧而归。船中诸人惊讶，而备述其由。遂于船中，依虎所教待之。迟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抛皮与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变成虎，哮吼跳踉。又抛衣与虎，乃啖食而去。自后更不闻有虎伤人。众言食人数足，自当归天去矣。出《解颐录》。

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那人说：“我现在就上岸去，主动去找那老虎，找到以后自然要有些计较。我只求大家把船留在滩下等我一下，到了中午我还没回来大家再走。”大伙说：“我们现在就把船停到滩下去，不仅等你到晌午，还要再等一宿。到明天你还不回来，船才开。”说完，船就来到滩下。

那人就带上一把长把斧上了岸，进山寻找老虎。山上并没有人的踪迹，只有老虎的脚印。林木森森，那人寻得一条小路，虎的脚印甚多，就向前寻去。来到一个山隘，污泥很深，虎踪更多。又走了半里，就看到一个石室，石室里有一张石床，石床上睡着一位道士，他的架子上有一张虎皮。那人想这便是老虎变化的地方，于是就蹑手蹑脚地把虎皮从架上取下来，穿上虎皮拿着斧子站在那里。道士忽然惊

醒，见架上的虎皮已经丢失，就说：“我应当吃你，你怎么偷我的皮？”那人说：“我应当吃你，你怎么反而说这样的话？”二人争持不下，过了很长时间也没停止。道士理亏，就说：“我有罪于上帝，被贬在这里当虎。应该吃一千人，我已经吃了九百九十九人，只差你一个了。我很不幸，被你把皮偷了去。如果不还我虎皮，我还要另外做一次老虎，还要吃一千人。我有一计，我们两个可以两全其美，可以吗？”那人说：“可以。”道士说：“你现在只管拿着皮回船上去，剪掉一些头发、胡须、指甲什么的，还有头、脸、手、脚，以及全身，各都稍微滴一点血，用几件旧衣服包上。等我到了岸上，你可以把皮扔给我，我拿起皮披上，变成虎。你再把那东西扔给我，我把它吃了，就等于吃了你。”

那人便披着虎皮拿着斧子回到船上。船上的人都很惊讶，那人便详细述说前后过程。就在船上按道士说的准备了一切。将近天明，道士已经来到岸上，那人于是就把虎皮扔给他。道士把皮往身上一穿，一振作，就变成一只虎，又是吼叫又是跳跃。那人又把旧衣服扔给老虎，老虎就把旧衣服吃了，然后掉头回山而去。此后再没听说这里有老虎伤人的事。大伙说它吃人的数已经足了，自然应当回到天上去。出自《解颐录》。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费 忠 虎 妇 稽 胡 碧 石 鼯啮虎

李 徵 天宝选人

费 忠

费州蛮人，举族姓费氏。境多虎暴，俗皆楼居以避之。开元中，狄光嗣为刺史，其孙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婿费忠劲勇能射，尝自州负米还家，山路见阻，不觉日暮。前程尚三十余里，忠惧不免，以所持刀刈薪数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须臾，闻虎之声，震动林藪。忠以头巾冒米袋，腰带束之，立于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树。顷之，四虎同至，望见米袋。大虎前躩，既知非人，相顾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独留火所。忽尔脱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劲捷，心颇轻之，乃徐下树扼其喉，以刀拟颈。老人乞命，忠缚其手而诘问之，云是北村费老，被罚为虎，天曹有日历令食

费 忠

费州的蛮人，整族都姓费。因境内多次发生老虎伤人的事情，一般人家都是盖楼而居，以避免虎害。唐玄宗开元年间，狄光嗣为刺史，他的孙子狄博望在官舍出生。狄博望乳母的丈夫费忠英勇善射，有一天他扛着米从州城往家走，山路难走，不知不觉就黑了天。离家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费忠不免有些害怕，就用带在身边的刀割了几捆柴，然后敲石头取火，点起火堆守在那里。不一会儿，他听到了老虎的声音，虎声震得林木丛都在发抖。费忠把自己的头巾盖在米袋子上，又把自己的腰带系在米袋子上，让米袋子像个人似的站在火光之下，他自己却挺身上到一棵大树上边。顷刻间，四只老虎一块来到，并看见了米袋。那一只最大的老虎一下子跳过去，一看不是人，便默默相视，无可奈何。稍小一点的那只老虎领着两只虎崽离去，大虎独自留在火堆旁。大老虎突然把皮脱掉，变成一位老人，枕着手睡起觉

来。费忠素来力大敏捷，心中对这位老头很是轻视，他便慢慢从树上下来，一下子掐住了老头的喉咙，用刀抵住老头的脖子。老头求他饶命，费忠把老头的双手绑起来，然后开始盘问他。老头说自己是北村的费老，被罚当老虎，天上的官署有日历命令他吃

人，今夜合食费忠，故候其人。适来正值米袋，意甚郁快，留此须其复来耳，不意为君所执。如不信，可于我腰边看日历，当知之。忠观历毕，问：“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异时事觉，我当为受罚，不过十日饥饿耳。”忠云：“今有南村费忠，可代我否？”老人许之。忠先持其皮上树杪，然后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缚其身附树，我若入皮，则不相识，脱闻吼落地，必当被食。事理则然，非负约也。”忠与诀，上树，掷皮还之。老人得皮，从后脚入，复形之后，大吼数十声，乃去。忠得还家。数日，南村费忠锄地遇啖也。出《广异记》。

虎 妇

唐开元中，有虎取人家女为妻，于深山结室而居。经二载，其妇不之觉。后忽有二客携酒而至，便于室中群饮。戒其妇云：“此客稍异，慎无窥觑。”须臾皆醉眠。妇女往视，悉虎也，心大惊骇，而不敢言。久之，虎复为人形，还谓妇曰：“得无窥乎？”妇言初不敢离此。后忽云思家，愿一归觐。经十日，夫将酒肉与妇偕行，渐到妻家，遇深水，妇人先渡。虎方褰衣，妇戏云：“卿背后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惭，遂不渡水，因尔疾驰不返。出《广异记》。

稽 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猎为业。唐开元末，逐鹿深山。

人，今夜应该吃费忠，所以就等着费忠来。刚才来正遇上米袋，心中很是不快，留在这里等他再来，没想到让你捉住了。要是不信，你可以看看我腰边的日历，看了就知道了。费忠看完了日历，问道：“怎么做才能救我？”老头说：“如果有姓名相同的人，也可以顶替。以后事情暴露了，我得受罚，不过只罚挨饿十天罢了。”费忠说：“现在南

村也有个费忠，他可以替我吗？”老头答应了。费忠先拿着他的皮爬到树上，把皮放到树梢上，然后再下来解开老头。老头说：“你只管把自己牢牢地绑在树上，我要是进入虎皮，就不认识你了，如果你听到虎啸就掉下来，一定会被我吃掉。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是我不守约。”费忠和他告别，爬到树上去，把皮扔下来还给他。老头接过皮去，从后脚进入，恢复了虎的样子之后，大吼大叫了几十声，就离去了。费忠回到家中。几天后，南村的费忠锄地时遇上虎被吃了。出自《广异记》。

虎 妇

唐开元年间，有一只老虎娶了一户人家的女儿为妻，在深山里盖房子居住。过去两年，那女人也没发觉丈夫是只老虎。后来忽然有一天，来了两位客人，客人自己带着酒，与她的丈夫聚饮起来。丈夫警告她说：“这两位朋友与别人不太一样，你可千万不要偷着看他们。”不多时他们全喝醉了睡在那里。她过去一看，全是老虎，心中大吃一惊，却不敢说出来。过了一些时候，虎又恢复成人样，问她道：“你偷看了吗？”她说她根本就不敢离开半步。后来她忽然说想家，想回娘家看看。十天之后，丈夫带着酒肉和她一块回娘家，将要走到娘家的时候，遇到一道深水，妻子先过去了。丈夫脱衣服的时候，妻子戏耍地说：“你身后怎么有一条虎尾巴伸出来了？”虎很羞惭，于是就不渡水了，疾驰而去，再也没有回来。出自《广异记》。

稽 胡

慈州的稽胡以打猎为生。唐开元末，他在深山追赶一头鹿。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见胡惊愕，问其来由。胡具言姓名，云：“适逐一鹿，不觉深入，辞谢冲突。”道士谓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诸虎之食，一切兽各有对，无枉也。适闻汝称姓名，合为吾食。”案头有朱笔及杯兼簿籍，因开簿以示胡。胡战惧良久，固求释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为取免。”久之乃

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绢一匹，持与俱来。或当得免。”胡迟回未去，见群虎来朝，道士处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寻再拜而还。翌日，乃持物以诣。道士笑曰：“尔能有信，故为佳士。”因令胡立草人庭中，置猪血于其侧。然后令胡上树。以下望之高十余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绢缚身着树，不尔，恐有损落。”寻还房中，变作一虎。出庭仰视胡，大嗥吼数四，向树跳跃。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掷高数丈。往食猪血尽，入房复为道士。谓胡曰：“可速下来。”胡下再拜。便以朱笔勾胡名，于是免难。出《广异记》。

碧 石

开元末，渝州多虎暴。设机阱，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树候望，见一侏鬼如七八岁小儿，无衣轻行。通身碧色，鹿跑得很急，投入一室，室中有一位道士，穿着红衣服靠桌案坐着。他见了稽胡感到惊愕，问稽胡为什么来这里。稽胡首先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住址，然后说：“刚才我追赶一头鹿，不知不觉就跑到你屋里来，请谅解我的冒失。”道士对稽胡说：“我是虎王，天帝命令我主管老虎们的吃饭问题，一切野兽都有各自的食物对象，没有冤枉的。刚才听你说出你的姓名，你应该被我吃。”桌案上有朱笔、杯和簿籍，道士顺手就打开簿子给稽胡看。稽胡看了，吓得战栗了好长时间，苦苦地哀求放了他。道士说：“不是我不放你，天命如此，又能怎么办呢？如果放了你，我就失去一顿饭。不过你既然遇到我，我就一定会想法救你。”过了一会儿才说：“明天你可以做一个草人，把你的衣服给草人穿上，再准备三斗猪血、一匹绢，把这些东西一块拿来，也许能得救。”稽胡迟疑未决的时候，看到一群老虎前来朝拜道士，道士翻阅名册，一个个给它们分配食物，它们便各自散去。稽胡不久也拜了两拜告还。第二天，他就带着那些东西来到道士这里。道士笑着说：“你能守信用，是一个好人。”于是就让稽胡把草人立在院子里，把猪血放在草人一侧。然后让稽胡上树。道士在下边望着他爬到十丈高的时候说：“停在那儿就行了。可以用绢把身子绑到树上，不然，恐怕会掉下来。”随即他便回到房中，变成一只老虎，来到院子里仰

视着稽胡，大声吼叫了几声，向着树上跳跃。知道吃不到稽胡，便抓过草人，抛起几丈高。然后去吃那猪血，吃光后，进屋又变成道士。出来对稽胡说：“赶快下来吧。”稽胡下来拜了两拜。老道使用朱笔勾掉了稽胡的姓名，于是稽胡的一场大难免除了。出自《广异记》。

碧 石

唐玄宗开元年末，渝州多次发生老虎伤人的事件。人们挖掘了设置有机关的捕兽陷阱，但总也捉不到老虎。一个有月光的夜晚，有一个人爬到树上去观望，忽然看见一个伥鬼，像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光着身子轻手轻脚地行走。他全身是碧色的，

来发其机。及过，人又下树正之。须臾，一虎径来，为陷机所中而死。久之，小儿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开视，有碧石大如鸡子在虎喉焉。出《广异记》。

鼃啗虎

天宝七载，宣城郡江中鼃出，虎搏之，鼃啗虎二疮。虎怒，拔鼃之首。而虎疮甚，亦死。出《纪闻》。

李 徵

陇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虢略。徵少博学，善属文。弱冠从州府贡焉，时号名士。天宝十载春于尚书右丞杨没榜下登进士第。后数年，调补江南尉。徵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尝郁郁不乐。每同舍会，既酣，顾谓其群官曰：“生乃与君等为伍耶！”其寮佐咸嫉之。及谢秩，则退归闭门，不与人通者近岁余。后迫衣食，乃具妆东游吴楚之间，以干郡国长吏。吴楚人闻其声固久矣，及至，皆开馆以俟之。宴游极欢，将去，悉厚遗以实其囊橐。徵在吴楚且周岁，所获馈遗甚多。西归虢略，未至，舍于汝坟逆旅中。忽被疾发狂，鞭捶仆者，仆者不胜其苦。如是旬余，疾益甚。无何，夜狂走，莫知其适。家僮迹其去而伺之，尽一月而徵竟不回。于是仆者驱其乘马，挈

其囊橐而远遁去。

至明年，陈郡袁彦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乘传至商於界。晨将发，其驿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过于此者，

过来解除了陷阱里的机关。等他走过，树上的这个人又下来重新装好机关。不一会儿，一只老虎径直走来，陷入陷阱中机关而死。不一会儿，小男孩哭着走回来，还进到老虎的口中。等到天明打开陷阱一看，有鸡蛋大的一块碧石卡在老虎的喉咙里。出自《广异记》。

鼉啖虎

天宝七载，宣城郡江里的一只大鳖爬上岸来，老虎见了就扑过去咬它，它把虎咬伤了两处。老虎大怒，就拔下了大鳖的脑袋。但是虎因为伤得太厉害，也死了。出自《纪闻》。

李 徵

陇西的李徵，是皇族后代，家住在虢略。李徵自幼学识渊博，善写文章。二十岁就得到州府推荐，当时被称为名士。天宝十载春，他在尚书右丞杨汝士主考时考中进士。几年后，被调补为江南尉。李徵性情疏远隐逸，恃才孤傲，不能屈从于卑劣的官吏，常常郁郁不乐。每次与同僚聚会，酒酣之后，他就看着这群官吏说：“我竟然与你们为伍了！”他的同僚都嫉恨他。等到卸了任，他就回到家里，闭门不与任何人来往，将近一年时间。后来迫于衣食不保，他就准备了一些衣物东游吴楚之间，向郡国长吏求取资助。吴楚一带的人很早就听过他的名声，等到他到了，都大开着馆门等着他。对他招待得特别殷勤，宴游极欢，临走的时候，给他的优厚的馈赠都填满了他的口袋。他在吴楚将近一年，得到的馈赠特别多。回虢略的路上，住在汝坟的旅店中。他忽然得病发狂，鞭打他的仆从，打得仆从无法忍受。这样过了十几天，病情更重。不久，他夜里狂跑，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家童循着他跑走的方向找他，等着他，一个月过去了，他也没回来。于是，仆人骑上他的马，带着他的财物逃走了。

到了第二年，陈郡袁^修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诏出使岭南，袁^修乘坐驿站的车马来到商於地界。早晨要出发的时候，驿站的官吏向他解释说：“路上有老虎，而且吃人，所以从这儿过的人，

非昼而莫敢进。今尚早，愿且驻车，决不可前。”^修怒曰：“我天子使，众骑极多，山泽之兽能为害耶？”遂命驾去。行未尽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修惊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声而言曰：“异乎哉，几伤我故人也！”^修聆其音似李徵。^修昔与徵同登进士第，分极深，别有年矣。忽闻其语，既惊且异，而莫测焉。遂问曰：“子为谁？得非故人陇西子乎？”虎呻吟数声，若嗟泣之状。已而谓^修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与我一语。”^修即降骑，因问曰：“李君，李君，何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与足下别，音问旷阻且久矣。幸喜得无恙乎，今又去何适？向者见君，有二吏驱而前，驿隶挈印囊以导，庸非为御史而出使乎？”^修曰：“近者幸得备御史之列，今乃使岭南。”虎曰：“吾子以文学立身，位登朝序，可谓盛矣。况宪台清峻，分纠百揆，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贺。”^修曰：“往者吾与执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异于常友。自声容间阻，时去如流，想望风仪，心目俱断。不意今日，获君念旧之言。虽然，执事何为不我见，而自匿于草莽中？故人之分，岂当如是耶？”虎曰：“我今不为人矣，安得见君乎？”^修即诘其事。

虎曰：“我前身客吴楚，去岁方还。道次汝坟，忽婴疾发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据地而步，自是觉心愈狠，力愈倍。及视其肱髀，则有厘毛生焉。又见冕衣而行于道者、负而奔者、翼而翱者、毳而驰者，则欲得而啖之。既至汉阴南，以饥肠所迫，值一人腴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尽。由此率以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负神祇，一日

不是白天没有敢走的。现在还早，请在这儿多住一会儿，决不可现在就走。”袁^修生气地说：“我是天子的使者，人马这么多，山泽里的野兽能怎样？”于是他命令立即出发。走了不到一里，果然有一只老虎从草丛中突然跳出。袁^修非常吃惊。很快，那虎又藏身回草丛里，用人的声音说道：“奇怪呀，差点伤了我的老朋友！”袁^修听那声音像李徵。袁^修和李徵同时登进士第，两人交情极深，离别有些年头了。忽

然听到他的话，袁修既惊讶又奇怪，而且没法推测。于是就问道：“你是谁？莫非是老友陇西子吗？”虎呻吟几声，像嗟叹哭泣的样子。然后对袁修说：“我是李徵。希望你稍等一下，和我说几句话。”袁修从马上下来，问道：“李兄啊李兄，何以至此呢？”虎说：“我和你分别之后，音信远隔很久了。你幸而安然无恙吧？现在这是要到哪儿去？刚才见到你，有两个官吏骑马在前，驿站的官吏拿着印囊引导，难道是当了御史而出使外地吗？”袁修说：“最近有幸跻身御史之列，现在这是出使岭南。”虎说：“你是以文学立身的，位登朝廷的殿堂，可谓昌盛旺达了。况且你一向清廉高尚，理应督察百官，英明谨慎，特别与众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老朋友居于这等地位，很值得庆贺。”袁修说：“以前我和你同时成名，交情甚厚，不同于一般的朋友。自从分离，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了，想企望你的风度和仪容，真是望眼欲穿。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听到你的念旧之言。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见我，反而要躲藏在草莽之中？咱们老朋友的情分，难道应该这样吗？”虎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人了，怎么能见你呢？”袁修便诘问是怎么回事。

虎说：“我以前客居吴楚，去年才回来。途中住在汝坟，忽然生病发狂跑到山谷之中。不久就用左右手着地走路，从此我觉得心更狠了，力气更大了。再看胳膊和大腿，已经长出毛了。看到穿着衣服戴着帽子在道上走的，看到背负东西奔走的，看到长着翅膀飞翔的，看到长有羽毛奔驰的，我就想吃。到了汉阴南，饥肠所迫，碰上一个人很肥，就把他捉住吃了。从此习以为常。不是不想念妻子儿女，不思念朋友，只因为行为有负神祇，一旦

化为异兽，有□于人，故分不见矣。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执天宪，耀亲友，而我置身林藪，永谢人寰，跃而吁天，俯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胜，遂泣。

修且问曰：“君今既为异类，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变而心甚悟，故有揜突。以悚以恨，难尽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无状之咎，亦其愿也。然君自南方回车，我再值君，必当昧其平生耳。此时视君之躯，犹吾机上一物。君亦宜严其警从以备之，无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我与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将有所托，

其可乎？”**惨**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愿尽教之。”**虎**曰：“君不许我，我何敢言？今既许我，岂有隐耶？初我于逆旅中，为疾发狂，既入荒山，而仆者驱我乘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岂念我化为异类乎？君若自南回，为赍书访妻子，但云我已死，无言今日事。幸记之！”又曰：“吾于人世且无资业，有子尚稚，固难自谋。君位列周行，素秉凤义，昔日之分，岂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时赉其乏，无使殍死于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惨**亦泣曰：“**惨**与足下休戚同焉，然则足下子亦**惨**子也。当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旧文数十篇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阃，然亦贵传于子孙也。”**惨**即呼仆命笔，随其口书，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远。**惨**阅而叹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传乎？”又曰：“君衔命乘传，当甚奔迫。今久留驿隶，兢悚万端。与君永诀，异途之恨，何可言哉？”**惨**亦与之叙别，久而方去。

变成野兽，有愧于人，所以就不见了。天哪！我和你同年登第，交情向来很厚，今天你执管王法，荣耀亲友，而我藏身草木之间，永不能见人，跳起来呼天，俯下去哭地，身毁无用。这果真是命吗？”他呻吟感叹，几乎不能自胜，痛哭起来。

袁惨问道：“你现在既然是异类，为什么还能说人话呢？”**虎**说：“我现在样子变了，心里还明白，所以有些唐突。又怕又恨，很难全说出来。幸亏老朋友想着我，深深谅解我莫可名状的罪过，也是一种希望。但是 you 从南方回来的时候，我再遇上你，一定会不认识你了。那时候看你的躯体，就像我要猎获的一个东西。你也应该严加防备，不要促成我的犯罪，让士君子取笑。”又说：“我和你是真正的忘形之交，我将求你办一件事，不知是不是可以？”**袁惨**说：“多年的老朋友，哪有不可以的？是什么事，你尽管说。”**虎**说：“你还没答应，我怎么敢说？现在既然已经答应了，难道还能隐瞒吗？当初我在客棧里，生病发狂，跑进荒山，而仆人骑着我的马带着我的财物逃了。我的妻子儿女还在虢略，哪能想到我变成异类了呢？你要是从南方回来，帮我捎个信给我的妻儿，只说我已经死了，不要说今天的事。希望你记住！”又说：“我在人世间没有资财，有个儿子还年幼，实在难

以自谋生路。你位列仕宦的行列，一向看重旧情，昔日的情分哪是他人能比的？你一定会念他孤弱，时常资助他几个钱，以免让他饿死在路上，对我也是大恩大德了。”说完，又是一阵悲泣。袁^修也哭泣着说：“我和你休戚与共，那么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应当尽全力，怎么还会担心我做不到呢？”虎说：“我有旧文章几十篇没有流行于世，虽然有过遗稿，但是都散失了，你帮我转录一下，实在不敢列入名家的行列，但是希望能传给子孙。”袁^修就喊仆从拿来笔墨，随着虎的口述做记录，近二十章。文品很高，道理深远。袁^修读后赞叹再三。虎说：“这是我平生的真实情感，哪敢希望它传世呢？”又说：“你奉王命乘坐驿站车马，应该是特别急迫的。现在耽搁了这么久，诚惶诚恐。和你永别，异途的遗憾，怎么说得完呢？”袁^修也与之道别，待了一会儿才离去。

修自南回，遂专命持书及赠贖之礼，寄于徵子。月余，徵子自虢略来京诣修门，求先人之柩。修不得已，具疏其事。后修以己俸均给徵妻子，免饥冻焉。修后官至兵部侍郎。出《宣室志》。

天宝选人

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时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马置于别室。迟明将发，偶巡行院内。至院后破屋中，忽见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丽。盖虎皮，熟寝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觉，甚惊惧，因而为妻。问其所以，乃言逃难，至此藏伏，去家已远。载之别乘，赴选。选既就，又与同之官。数年秩满，生子数人。一日俱行，复至前宿处。僧有在者，延纳而宿。明日，未发间，因笑语妻曰：“君岂不记余与君初相见处耶？”妻怒曰：“某本非人类，偶尔为君所收，有子数人，能不见嫌，敢且同处。今如见耻，岂徒为语耳？还我故衣，从我所适。”此人方谢以过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转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间，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电光，猖狂入北屋间寻觅虎皮，披之于体。跳跃数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顾，望林而往。此人惊惧，收子而行。出《原化记》。

袁孝从南方回来，就专门派人把书信和资助办丧事的财物送给李徵的儿子。一个多月以后，李徵的儿子从虢略来到京城拜访袁孝，要找他父亲的灵柩。袁孝没有办法，就详细地述说了这件事。此后袁孝就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李徵的妻子儿女，使他们免于饥寒之苦。袁孝后来官至兵部侍郎。出自《宣室志》。

天宝选人

天宝年间，有一个候选的官员入京，这一天走到天色很晚，就到一个村子的僧房去求宿。和尚不在。当时天已经昏黑，不能另找别的地方了，于是就在和尚的床上睡下了，鞍马放在另一间屋里。天要亮的时候，将要出发，偶然在院子里巡行。来到院后的破屋中，忽然看到一位女子。这女子十七八岁，容色非常美丽。她盖着虎皮，正在熟睡。此人就慢慢走过去，拽走虎皮藏起来。女子醒了之后，非常惊惧，因而做了这人的妻子。这人问她为什么如此，她说因为逃难来到这里，离家已经很远。这人就让她另骑一匹马，和他一起进京赴选。选就之后，又共同赴任为官。几年后任期已满，她给他生了好几个孩子。这一天他们一起走路，又来到以前借宿的地方。和尚把他们迎纳进去，住了一宿。第二天，出发之前，那人笑着对妻子说：“你难道不记得我和你初次相见的地方吗？”妻子生气地说：“我本来不是人类，偶尔被你收去，有了好几个孩子，能不嫌我，和我共同生活。现在你却耻笑我，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你还给我以前的衣服，让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此人这才道歉说自己说了过头话，然而妻子怒气不消，要原先的衣服要得更急。此人估计不可制止她，就说：“你的衣服在北屋里，自己去取吧。”女人大怒，双目如电光，疯狂地跑到北屋，翻出虎皮披到自己身上。跳跃几步，变成一只大虎，咆哮着回头看了看，就向山林奔去了。此人非常害怕，领着孩子上路而去。出自《原化记》。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 旻 斑 子 刘 荐 勤自励 宣州儿

笛 师 张竭忠 裴越客 卢 造

裴 旻

裴旻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既而于山下四顾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一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惧，不复射虎。出《国史补》。

斑 子

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

裴 旻

裴旻是龙华军使，镇守北平，北平那个地方老虎非常多。裴旻善射，曾经有一天射死了三十一只老虎，然后他就在山下四处张望，显出自得的样子。有一老头走过来对他说：“你射死的这些，都是彪，像虎而不是虎。你要是遇上真虎，也就无能为力了。”裴旻说：“真虎在哪儿呢？”老头说：“从这往北三十里，常常有虎出没。”裴旻催马向北而往，来到一个草木丛生的地方。果然有一只老虎跳出来，这只老虎的个头较小，但是气势凶猛，站在那里一吼，山石震裂。裴旻的马吓得倒退，他的弓和箭都掉到地上，差一点被虎吞食。从此他又惭愧又害怕，不再射虎了。出自《国史补》。

斑 子

山魃是岭南那地方常见到的一种怪物，它有一只脚，脚后跟在前，手和脚都只有三个分叉。那些雌性山魃喜欢涂抹脂粉。它们在大树洞里筑巢，有树木做屏风幔帐之类的东西，食物很丰盛。常在山里行走的南方人，大多都随身带些黄脂铅粉以及钱币等小物品。雄性的被称作山公，遇上山公，它一定向人求取

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轻资，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问：“有何货物？”人以脂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其难晓者，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余耕地种植，并是山魃，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出《广异记》。

刘 荐

天宝末，刘荐者为岭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魃，呼为妖鬼。山魃怒曰：“刘判官，我自游戏，何累于君？乃尔骂我！”遂于下树枝上立，呼班子。有顷虎至，令取刘判官。荐大惧，策马而走，须臾为虎所攫，坐脚下。魃乃笑曰：“刘判官，更骂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舍荐，荐怖惧几绝。扶归，病数日方愈。荐每向人说其事。出《广异记》。

勤自励

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嫁同县陈氏。其婚夕，而自励还。父母具言其妇重嫁始末，自励闻之，不胜忿怒。妇宅去家十余里。当破吐蕃，得利剑。是晚，

金钱。雌性的叫山姑，遇上它肯定向人要脂粉。能给它们脂粉和金钱

的人可以得到它们的庇护。唐天宝年间，有个在岭南山中行路的北方人，夜里很怕虎，想要到树上睡，忽然遇上了雌性山魈。这个人平常总揣些可以送人的小东西，于是就下树跪拜，称它为山姑。山姑在树中远远地问：“你有什么货物？”这个人就把脂粉送给它。它特别高兴，对这个人说：“你就放心地睡吧，什么也用不着担心。”这个人睡在树下，半夜的时候，有两只老虎想靠近他。山魈下树，用手抚摸着虎头说：“斑子，我的客人在这里，你应该马上离开。”两只虎于是就走了。第二天辞别，它与客人道谢，很是客气。难弄明白的是，山魈每年都和人联合起来种田，人只出田和种子，在耕地里种植的全都是山魈，谷物成熟的时候，它们喊人来平分。它们性情耿直，和人分，不取多。人也不敢多取，取多了会遇天灾。出自《广异记》。

刘 荐

天宝年末，刘荐是岭南判官。有一天他走在山中，忽然遇上山魈，喊它妖鬼。山魈生气地说：“刘判官，我自己游戏，哪里拖累你了？竟如此骂我！”于是它站到树枝上，喊班子。一会儿虎就来了，它让虎捉住刘荐。刘荐特别害怕，打马就跑，但顷刻间就被虎捉住了，虎把他按在脚下。山魈笑着说：“刘判官，还骂我不？”刘荐的左右急忙求它饶命。山魈慢慢地说：“可以走了。”虎这才把刘荐放开，刘荐吓得差点死去。人们扶着他走回来，病了好多日子才好。刘荐常向人们说起此事。出自《广异记》。

勤自励

漳浦有个叫勤自励的，他是唐玄宗天宝末年招募的戍守边防的健儿，随军队到了安南，又去攻打吐蕃，十年没回家。勤自励的妻子林氏，被父母强迫，要改嫁给同县的陈氏。正好结婚的那天晚上，勤自励回来了。他的父母详细述说了他媳妇重新嫁人的前后过程，勤自励听了之后非常愤怒。林氏的娘家离此十多里。当攻破吐蕃的时候，勤自励得到一把利剑。这天晚上，

因杖剑而行，以诣林氏。行八九里，属暴雨天晦，进退不可。忽遇电

明，见道左大树，有旁孔，自励权避雨孔中。先有三虎子，自励并杀之。久之，大虎将一物纳孔中，须臾复去。自励闻有人呻吟，径前扪之，即妇人也。自励问其为谁，妇人云：“己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励为妻。自励从军未还，父母无状，见逼改嫁，以今夕成亲。我心念旧，不能再见，愤恨莫已。遂持巾于宅后桑林自缢，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犹未损。倘能相救，当有后报。”自励谓曰：“我即自励也。晓还至舍，父母言君适人，故拔剑而来相访。何期于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顷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后倒身入孔。自励以剑挥之，虎腰中断。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寻而月明后，果一虎至。见其偶毙，吼叫愈甚。自尔复倒入，又为自励所杀。乃负妻还家，今尚无恙。出《广异记》。

宣州儿

天宝末，宣州有小儿，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见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数度。小儿谓父母云：“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伥。’我死，为伥必矣。若虎使我，则引来村中。村中宜设阱于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后数日，果死于虎。久之，见梦于父云：“身已为伥，明日引虎来，宜于西偏速修一阱。”父乃与村人作阱。阱成之日，果得虎。出《广异记》。

他就拿着这把剑到林氏家去，找妻子算账。走出八九里，遇上一阵暴雨，天昏暗下来，进退两难。忽然一个闪电，他看见道旁有棵大树，树旁有个孔洞，他暂且钻到树洞里避雨。树洞里有三只小虎崽，他把它们全杀了。过了一会儿，一只大老虎叼着一个东西放到洞中，不一会儿又走了。勤自励听到有人呻吟，上前一摸是个妇人。勤自励就问她是谁，妇人说：“是林氏的女儿，先嫁给勤自励为妻。勤自励从军未还，父母不像话，被逼改嫁，就在今晚成亲。我心里想着勤自励，不能再见，愤恨难平。就拿着束巾到屋后桑树林上吊自杀，遇上老虎被劫来。幸好遇到您，现在还未被吃。倘若能相救，当有后报。”勤自励说：“我就是勤自励。我早晨回到家里来，听父母说你改嫁了，所以就拔剑来找你算账。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于是两人便抱在一起哭泣。不大一会儿，虎回来了。先大声吼叫几声，然后倒退进洞里

来。勤自励把剑一挥，把虎腰斩断。怕还有虎来，所以没敢出来。不一会儿月色明亮了，果然又来一只老虎。老虎看到自己的配偶被杀死，吼叫得更厉害。也是倒退着进洞，又被勤自励杀死。于是他就领妻子回了家，两人至今也没发生过什么问题。出自《广异记》。

宣州儿

天宝末年，宣州有一个小男孩儿，他的家与山靠近。每天到了夜晚，他总能看见一个鬼领着一只老虎来追他。如此已经十多次了。小男孩对父母说：“鬼领着老虎来了，我必死无疑。世人都说：‘人被虎吃了，会变成伥鬼。’我死了肯定得作伥。如果老虎让我给它领路，我就把它领到村里来。村里应该在主要道路上挖陷阱等着，那就可以捉到虎了。”几天之后，这小男孩果然被虎吃了。过了几日，他的父亲梦见他，他对父亲说：“我已经给老虎当伥了，我明天就领着老虎到村里来，应该在偏西的路上赶快修一个陷阱。”他的父亲就和村里人开始挖陷阱。陷阱挖成的那天，果然捉到了老虎。出自《广异记》。

笛 师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师之人于是鸟散。梨园弟子有笛师者，亦窜于终南山谷。中有兰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乱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声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头人形，着白袷单衣，自外而入。笛师惊惧，下阶愕眙。虎头人曰：“美哉，笛乎！可复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终久之，忽寐，乃哈嘻大鼾。师惧觉，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树。枝叶阴密，能蔽人形。其物觉后，不见笛师，因大懊叹云：“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长啸。须臾，有虎十余头悉至，状如朝谒。虎头云：“适有吹笛小儿，乘我之寐，因而奔窜，可分路四远取之。”言讫，各散去。五更后复来，皆人语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获。”会月落斜照，忽见人影在高树上。虎顾视笑曰：“谓汝云行电灭，而乃在兹。”遂率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头复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间天曙，行人稍集，笛师乃得随还。出《广异记》。

张竭忠

天宝中，河南缙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常有道士七十余人皆精专修习法箓，斋戒咸备。有不专者，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旧例。至旦，则具姓名申报，以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户，各自独寝，

笛 师

唐朝天宝末年，安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城里的人们于是就像鸟兽一般四散而去。梨园弟子中有一个吹笛子的乐师，也逃进终南山谷。这里有座寺庙，因此就在这儿往下来。一个清静的夜晚，天上挂着一轮朗月，心中涌起诸多的哀怨和思念，他便拿起笛子来吹，用笛声来抚慰自己的情怀，嘹亮的笛声散漫山谷。不多时来了一个虎头人身的东西，这东西穿着白夹衣，大模大样地从外面走进来。笛师又惊又怕，走下台阶惊愕地瞪眼看着虎头人。虎头人说：“你的笛声真美啊！可以再吹一曲吗？”如此连连吹了五六支曲子。吹完一看，虎头人睡着了，竟然发出很大的鼾声。笛师惊醒，这才抽身逃了出来，上了一棵大树。树上的枝叶浓密，能遮蔽人的身形。虎头人醒来之后，不见了笛师，于是就很懊丧地叹息道：“不早吃他，让他跑了。”于是就站在那里大吼大叫。片刻，来了十几只老虎，样子像是向虎头人拜谒。虎头人说：“刚才有一个吹笛子的小子，趁我睡着的时候逃跑了，你们分路四处寻找一下，把他逮回来。”说完，十几只老虎各自散去。五更之后又都回来了，都像人那样说话，说：“各走了四五里，没找到那小子。”这时候月轮斜照，虎头人忽然看到高树上有人影。它抬头看着说：“我还以为你像云那样走了，像电那样灭了，却没想到你藏在这儿。”于是虎头人率领老虎们一齐捕捉笛师。但它们都够不到，虎头人又亲自蹦高，也是不够高，于是各自散去。过了一会儿，天亮了，行人多起来，笛师才从树上下来和他们一齐走了。出自《广异记》。

张竭忠

唐朝天宝年间，河南缙氏县东太子陵的仙鹤观，常有七十多个道士在这里精纯专一地修习法篆，他们斋戒清规全都具备。有不专的就不能待在这里。每年的九月三日夜晚，便有一位道士能成仙，已成旧例。到了第二天早晨，道士们就向官府申报，习以为常。每年到这天晚上，道士们谁也不关门，各自单独就寝，

以求上升之应。后张竭忠摄缙氏令，不信。至时，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潜观之。初无所睹，至三更后，见一黑虎入观来。须臾，衔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弃道士而去。至明，无人得仙者，具以此物白竭忠。申府请弓矢，大猎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有金简玉篆洎冠帔及人之发骨甚多，斯皆谓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后仙鹤观中，即渐无道士。今并休废，为陵使所居。出《博异记》。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书张镐贬辰州司户。先是镐之在京，以次女德容，与仆射裴冕第三子，前蓝田尉越客结婚焉。已克迎日，而镐左迁，遂改期来岁之春季。其年，越客则速装南迈，以毕嘉礼。春仲，拒宸百里，镐知其将至矣。张斥在远，方抱忧惕，深喜越客履约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园，而德容亦随姑姨妹游焉。山郡萧条，竹树交密。日暮，众将归。或后或先，纷纭笑语。忽有猛虎出自竹间，遂擒德容，跳入翳荟。众皆惊骇，奔告张。夜色已昏，计力俱尽，举家号哭，莫知所为。及晓，则大发人徒，求骸骨于山野间。周回远近，曾无踪迹。

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为虎暴。乃召仆夫十数辈登岸徐行，其船亦随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内有榻，因扫拂，即之憩焉。仆从

来等待升天的招应。后来张竭忠代理缙氏令，他不相信这件事。到了九月三日夜里，他就派了两名勇士拿着兵刃潜伏在观外观察。一开始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了三更天以后，见一只黑色老虎走进观中。不一会儿，老虎从观中叼出一位道士。二勇士射虎，没射中。虎丢下道士跑了。到了天明，观中没人成仙，二勇士就回去向张竭忠做了汇报。

之后率领大批弓箭手，到太子陵东石洞中捕猎，射杀了几只老虎。在洞中发现了很多金简玉篆、鞋帽衣物以及人的头发骨骼之类的东西，这就是那些所谓成了仙的道士们。从这以后，仙鹤观中渐渐就没有道士了。现在整个观都荒废了，成了守陵人的住所。出自《博异记》。

裴越客

唐乾元年初，吏部尚书张镐被贬到袁州为司户。张镐以前在京都的时候，把二女儿张德容许配给仆射裴冕的三儿子——前蓝田尉裴越客。已经约好了迎娶的日期，但是赶上张镐被贬官，就改期在第二年春季。刚过完年，裴越客就急急忙忙打点行装南下，去岳父家举行婚礼。到了仲春，裴越客走到离袁州一百里的地方，张镐也知道他要到了。张镐被排斥在远方，正怀着忧虑戒惕，见女婿能如约按时到来自然感到特别高兴。于是就让全家在花园里欢宴一次，张德容也跟着她的姑、姨、姊妹们在花园里游玩。郡县偏僻萧条，竹树茂密。日暮时分，大家要回去了。有的在前的在后，笑语纷纭。忽然有一只老虎从竹林里蹿出来，把张德容叼走了，又跳入茂密的草丛。大伙都很害怕，急忙去告诉张镐。夜色已晚，计穷力乏，全家放声大哭，也没有什么办法。等到天明，就大量派人到山野间去找张德容的骨骸。远近找了个遍，竟然没发现任何踪迹。

这个晚上的前半夜，裴越客的船走到离郡二三十里的地方，他尚且不知道未婚妻已经被老虎叼走了。他招呼十几个仆从登岸慢慢行走，让船在后边跟着。走了不到二三里，他们看见一所河边的木屋，屋内有床，就打扫了一下，躺在上面休息。仆从们

罗列于前后。俄闻有物来自林木之间，众乃静伺。微月之下，忽见猛虎负一物至。众皆惶挠，则共阖喝之，仍大击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寻俯于板屋侧，留下所负物，遂入山间。共窥看，云是人，尚有余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缆。然后船中烈烛熟视，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间之所有。越客深异之，则遣群婢看眇之。虽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肤无少损。群婢渐以汤饮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气安集，俄复开目。与之言语，莫肯应。夜久，

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张尚书次女昨夜游园，为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残骸未获。闻者遂以告之于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询德容，因号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于镐。镐凌晨跃马而至，既悲且喜，遂与同归。而婚媾果谐其期。自是黔峡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出《集异记》。

卢 造

汝州叶县令卢造者有幼女，大历中，许嫁同邑郑楚之子元方。俄而楚录潭州军事，造亦辞而寓叶。后楚卒，元方护丧居江陵，数年间音问两绝。县令韦计为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适到。会武昌戍边兵亦止其县，县隘，天雨甚，元方无所容，径往县东十余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兽号鸣者，出火视之，乃三虎雏，目尚未开。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杀，闭门坚拒而已。约三更初，虎来触其门，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坚。虎怒搏之，棂拆，陷头于中，为左右所辖，

罗列在前后。不一会儿听到有东西从林子里走过来，众人就静静地等候。朦胧的月色之下，忽然看到一只猛虎驮着一个什么东西走过来。大伙都慌乱了，就一起喊喝它，还敲打木屋和其他物品。那虎慢慢走近，到了木屋边上，留下背上的东西，自己返回山间。大家一块儿去看，见是个人，还有气息。裴越客马上让大伙把那人抬到船上，催人解开缆绳，撑船离岸。然后才亮起灯烛细看，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美女，看她的容貌和衣服绝对不是农家女所能有的。裴越客很奇怪，就打发一群婢女看护着她。她虽然头发散乱，衣服破裂，但是皮肉一点没有受伤。婢女们用汤饮灌她，她多少能咽下一些。过了一会儿，她的气色转好，不久又睁开了眼睛。跟她说话，她也不回应。到了深夜，就有从郡里来的人，都说张尚书的二女儿昨夜游园，被老虎吃了，至今没有找到残骸。听到的人就又告诉了裴越客。裴越客立即让婢女们把这事告诉了她，问她是不是张德容，她这才痛哭不止。裴越客登岸后，就把这事通知给张镐。张镐凌晨就骑马赶来，悲喜交加，于是大家一起回家。婚礼如期举行。从此以后黔峡一带常常建立虎媒祠，有的还留存到现在。出自《集异记》。

卢 造

汝州叶县县令卢造有个小女儿，大历年间，许配给了同邑郑楚的儿子元方。不久，郑楚被录为潭州军事，卢造也辞官寓居在叶县。后来郑楚下世，郑元方护丧居住在江陵，几年里音信两绝。县令韦计为儿子娶卢造的小女儿。正要成亲的时候，郑元方恰巧也到了。赶上武昌戍边的兵卒也驻在此县，县里特别拥挤，天又下大雨，郑元方无所容身，就直接到县东十多里的佛舍里借宿。佛舍西北角传出如同小兽的号叫声，他举火一看，是三只小虎崽，还没有睁眼。因为它们小不能害人，不忍心杀它们，他就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凭坚拒守。大约三更天，一只老虎来撞门，进不来，又去撞西窗，西窗也很坚固。虎怒了，扑打窗子，窗棂断折，虎往里钻，被夹住了脖子，陷头于其中，老虎被窗棂辖制，

进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砖击之，虎吼怒擎攫，终莫能去。连击之，俄顷而毙。既而门外若女人呻吟，气甚困劣。元方问曰：“门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卢令女也。今夕将适韦氏，亲迎方登车，为虎所执，负荷而来投此。今夕无损，而甚畏其复来，能救乎？”元方奇之，执炬出视，乃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礼服俨然，泥水皆澈。扶入，复固其门。遂拾佛塔毁像，以继其明。女曰：“此何处也？”曰：“县东佛舍尔。”元方言姓名，且话旧诺，女亦能记之。曰：“妾父曾许妻君，一旦以君之绝耗也，将嫁韦氏，天命难改，虎送归君。庄去此甚近，君能送归，请绝韦氏而奉巾栉。”及明，送归其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将制服，忽见其来，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县，且具言其事。县宰异之，以卢氏归于郑焉。当时闻者莫不叹异之。出《续玄怪录》。

进退不得。郑元方拿佛塔上的砖打它，它被打得乱吼乱挣，但是始终没有挣出去。连续猛击，不一会儿就把它打死了。不久他听到门外好像有女人的呻吟声，那声音极其困苦微弱。郑元方问道：“在门外呻吟的，是人还是鬼？”回答说：“是人。”他又问：“你是怎么来的？”回答说：“我是前卢县令的女儿。今晚将嫁给姓韦的，迎亲的时候我刚上车，就被老虎捉住了，把我扛着扔这儿来了。现在还没受伤，但

是特别怕它再来，你能救我吗？”郑元方觉得奇怪，拿着火炬出去一看，是真正的衣服，真正的束带。只见她年纪在十七八岁，礼服整齐，但上面沾满了泥水。他什么都明白了，急急忙忙把她扶入门内，又把门关牢。于是就拾佛塔里已经毁坏的佛像燃起来照明。女子说：“这是什么地方？”郑元方说：“这是县东佛舍。”郑元方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并说到旧时的婚约，这女子也还记得。说：“我父亲曾经把我许配你，因为你走了后没有消息，就又把我和韦氏，天命难改，虎把我送还给你。庄子离这很近，你能送我回去，我一定回绝韦家而做你的妻子。”等到天明，郑元方把她送回家中。家里因为她被虎叼走，正要做治丧服，忽然看到她回来，喜从天降。郑元方把死虎送到县里，并且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县宰惊异，把卢氏女嫁与郑元方。当时听到的人没有不惊讶不感叹的。出自《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张鱼舟 申屠澄 丁 岩 王 用 张 逢

张鱼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县北有秦始皇望海台。台之侧有别泊，泊边有取鱼人张鱼舟结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鱼舟方睡，至欲晓，鱼舟乃觉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见之，鱼舟惊惧，伏不敢动。虎徐以足扞鱼舟，鱼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举前左足示鱼舟，鱼舟视之，见掌有刺可长五六寸，乃为除之。虎跃然出庵，若拜伏之状，因以身酬鱼舟。良久，回顾而去。至夜半，忽闻庵前坠一大物。鱼舟走出，见一野豕腩甚，几三百斤。在庵前，见鱼舟，复以身酬之，良久而去。自后每夜送物来，或豕或鹿。村人以为妖，送县。鱼舟陈始末，县使吏随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来，县遂释其罪。鱼舟为虎设一百一斋功德。其夜，又衔绢一匹而来。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鱼舟居此。鱼舟知意，遂别卜居焉。自后虎亦不复来。出《广异记》。

张鱼舟

唐朝建中初年，青州北海县县北有座秦始皇的望海台。台的一侧有别泊，泊边有个叫张鱼舟的打鱼人盖了间草房住在里边。一天夜里有一只老虎突然闯进草屋里，张鱼舟刚睡着，到了天要亮时，才发觉屋里有人。刚开始不知道是虎，到天亮才看见，张鱼舟惊恐害怕，趴在那里不敢动。那老虎用爪子慢慢地摸张鱼舟，张鱼舟心里怀疑事出有因，就坐了起来。老虎把左前爪举起来让张鱼舟看，张鱼舟一看，见上面扎了一根五六寸长的刺，就替它拔下来。老虎蹦蹦跳跳地出了草屋，转身伏地如同拜谢的样子，接着又用身体在张鱼舟身上来回磨蹭。过了好一会儿，老虎才一步一回头地走了。到了半夜，忽然听到屋前有挺大一个东西掉到地上。张鱼舟出去一看，原来是一口肥大的

野猪，差不多有三百斤。老虎也在屋前，见了张鱼舟，又用身子蹭他，过了好久才离开。从此以后，每天夜间老虎都送东西来，或者是猪，或者是鹿。村里人以为张鱼舟是妖怪，就把他送到县里。张鱼舟详细说明了事情始末，县令派人随张鱼舟偷看。到了二更时分，老虎又送来一头麋鹿，县令于是宣布他无罪。张鱼舟为老虎设了一百一斋功德。那夜，老虎又衔来一匹绢。一日，他的草房忽然被虎拆了，似乎是不让张鱼舟在此处住下去了。张鱼舟知道后，就搬到别处住了。从此那只老虎也不再来了。出自《广异记》。

申屠澄

申屠澄者，贞元九年，自布衣调补濮州什邡尉。之官，至真符县东十里许遇风雪大寒，马不能进。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温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姬及处女环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虽蓬发垢衣，而雪肤花脸，举止妍媚。父姬见澄来，遽起曰：“客冲雪寒甚，请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风雪不止。澄曰：“西去县尚远，请宿于此。”父姬曰：“苟不以蓬室为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裯焉。其女见客，更修容靓饰，自帷箔间复出，而闲丽之态，尤倍昔时。

有顷，姬自外挈酒壶至，于火前暖饮。谓澄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以御凝冽。”因揖让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当焚屋。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姬皆笑曰：“田舍家所育，岂可备宾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岂足贵？谓人不宜预饮也。”母即牵裙，使坐于侧。澄始欲探其所能，乃举令以观其意。澄执盏曰：“请征书语，意属目前事。”澄曰：“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归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复令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澄愕然叹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昏，敢请自媒如何？”翁曰：“某虽寒贱，亦尝娇保之。颇有过客，以金帛为问。某先不忍别，未许。不期贵客又欲援拾，岂敢

申屠澄

贞元九年，申屠澄由普通百姓调补为濮州什邡县县尉。到什邡去

上任，走到真符县东十多里处遇上大风雪，马不能前进。路旁的茅草屋里有烟火，很是暖和，申屠澄就走了进去。屋里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少女围着火坐着。那女孩年纪十四五岁，虽然头发蓬乱，衣服不太干净，但是皮肤像雪一样白皙，脸色像花一样美艳，举止很是妩媚可爱。老头、老太太见申屠澄走进来，忙站起来说：“客人冒风雪走路太冷了，快到前边烤烤火。”申屠澄坐了很长时间，天色已晚，风雪又没有停下来。申屠澄说：“往西到县城还有挺远的路程，请允许我在这借住一宿。”老头、老太太说：“如果你不嫌这草屋简陋，就请住下吧。”申屠澄于是就解下马鞍，铺好被褥，支好了帐子。那女孩见来客人，又打扮了一下自己，她从帐幔中再次走出来的时候，娴雅秀丽之态，比刚才又美了数倍。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从外边拿着酒壶进来，在火前暖酒。她对申屠澄说：“因为你冒了风寒，姑且喝一杯，来抵御寒气。”申屠澄就揖让说：“主人应该先喝。”老头就开始行头一巡酒，让申屠澄为末座。申屠澄就说：“座上还差那位小娘子。”老头、老太太都笑了，说：“她是个田舍人家长大的孩子，岂能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宾客？”女儿就回眸斜视着说：“酒有什么珍贵？只是认为我不应当喝罢了。”老太太就拉了一下女儿的裙子，让她坐在一旁。申屠澄开始想要试探她的才识，就想用行酒令来观察她。申屠澄举起酒杯说：“请引用书中现成的语句，来表达我们眼前的事物。”申屠澄紧接着就说：“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女孩低头微笑着说：“这样的天气，就是想回家也没法走呀？”不一会儿就轮到女孩行酒令了，女孩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申屠澄惊愕地感叹道：“小娘子如此聪慧，很庆幸我还没有订婚，我自己做媒求婚怎么样？”老头说：“我虽然贫寒微贱，但是对女儿还是非常疼爱娇惯的。有很多来往的客人拿着金银玉帛来求婚，我以前不舍得她离开，都没有答应。没想到你也有意愿来提携收录，哪里敢

惜？”即以为托。澄遂修子婿之礼，祛囊以遗之。姬悉无所取，曰：“但不弃寒贱，焉事资货？”明日，又谓澄曰：“此孤远无邻，又复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

又一日，咨嗟而别，澄乃以所乘马载之而行。既至官，俸禄甚

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结宾客。旬日之内，大获名誉。而夫妻情义益浹。其于厚亲族，抚甥侄，泊僮仆厮养，无不欢心。后秩满将归，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赠内诗》一篇曰：“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其妻终日吟讽，似默有和者，然未尝出口。每谓澄曰：“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姬妾耳。”澄罢官，即罄室归秦。过利州，至嘉陵江畔，临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怅然谓澄曰：“前者见赠一篇，寻即有和，初不拟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终默之。”乃吟曰：“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罢，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诗则丽矣，然山林非弱质所思，倘忆贤尊，今则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缘业相之事，皆由前定。”

后二十余日，复至妻本家。草舍依然，但不复有人矣。澄与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尽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见一虎皮，尘埃积满。妻见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擎攫，突门而去。澄惊走避之，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竟不知所之。出《河东记》。

留她？”随即将女儿终身相托。于是申屠澄行过子婿之礼后，倾尽囊中之物赠给岳父岳母。老太太什么也没收，说：“只要你不嫌这个家贫寒微贱就行了，哪能要你的东西？”第二天，老太太又对申屠澄说：“这地方孤僻偏远，没亲没邻，又加上涨水，不可久留。女儿既然已经嫁给了你，你就带着她走吧！”

又过了一天，一家人叹息着告别，申屠澄用所骑的马驮着妻子上路了。上任以后，俸禄很少，妻子极力维持这个家，使他广泛地结交宾客。十天之内，申屠澄便名声在外。夫妻的感情也越来越融洽。她厚待亲族，抚养甥侄，从童仆奴役，上上下下无不欢心。后来申屠澄任期满了，将要返回时，已生有一男一女，也很聪慧，申屠澄就更加敬重妻子了。申屠澄曾经作了一首《赠内诗》，说：“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妻子终日吟诵这首诗，好像默默和了一首，但不曾说出口。她每对申屠澄说：“为妻之道，不能不读书。倘若换作诗，反倒降低了身份，像老太太小媳妇了。”申屠澄任满罢官，就全家返回秦地。走到利州，来到了嘉陵江畔，在泉

边草地上休息。妻子忽然怅惘地对申屠澄说：“以前你赠给我一首诗，我很快就和了一首，起先不打算给你看，现在遇上这样的景物，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吟诵道：“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诵完，她潸然泪下，悲伤好久，好像在想念谁。申屠澄说：“诗写得很清丽，但是山林之志不是女子所想的事，如果想的是父母，马上就要到了。还用得着这么悲伤地哭泣吗？人生因缘、业相之事，都是前生定下的。”

二十多天以后，又来到妻子的娘家。草房还是老样子，却不再有人住了。申屠澄和妻子就住在草舍里。妻子想念父母，整天哭泣，在墙角下的一堆旧衣服里发现了一张虎皮，上面积满灰尘。她见了，忽然大笑说：“没想到这东西还在。”她把虎皮披到身上，立即变成老虎，咆哮抓挠几下，冲出门便远去了。申屠澄惊慌不已，赶紧避开，领着两个孩子，寻着她远去的那条路，望着树林哭了几天，到底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出自《河东记》。

丁 岩

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昼噬人。时淮上阻兵，因以武将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则大修擒虎具，兵仗坑阱，靡不备设。又重悬购，得一虎而酬十缗焉。有老卒丁岩者善为陷阱，遂列于太守，请山间至路隅，张设以图之。徵既许。不数日，而获一虎焉。虎在深坑，无施勇力。岩遂俯而下视，加以侮谑，虎则跳跃哮吼，怒声如雷。而聚观之徒，千百其众。岩炫其计得，夸喜异常，时方被酒，因为衣襟罥挂树根，而坠阱中。众共嗟骇，谓靡粉于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窥，岩乃端坐，而虎但瞪视耳。

岩之亲爱忧岩，乃共设计，以辘轳下巨索，伺岩自缚，当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岩得索，则缠缚腰肢，挥手，外人则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则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态极仁。如此数四。岩因而谓之曰：“尔辈纵暴，入郭犯人，事须剪除，理宜及此。顾尔之命，且在顷刻。吾因沉醉，误落此中。众所未便屠者，盖以我故也。尔若损我，固激怒众人。我气未绝，即当薪火乱投，尔为灰烬矣。尔

不若从吾，当启白太守，舍尔之命。冀尔率领群辈，远离此土。斯亦渡河他适尔所知者矣。我当质之天日，不渝此约。”其虎谛听，若有知解，岩则引绳，众共出之。虎乃弭耳瞩目，不复留。岩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邦伯，曰：“今杀一虎，不足禳群辈之暴，况与试约，乞舍之，冀其率侣四出，

丁 岩

贞元十四年间，多次发生老虎害人的事情，甚至老虎有时在大白天吃人。当时淮河一带仗恃军队，于是就让武将王徵镇守申州。王徵到任，就大力修造捉老虎的器械，各种兵器陷阱，没有不设置齐全的。还重金悬赏，捉到一只虎就奖赏十匹细绢。有一个叫丁岩的老兵，擅长挖陷阱，于是他就向太守说明，要求在山间到路边设置陷阱。王徵就答应了他。没过几天，丁岩果然捉到一只老虎。老虎被困在一个深坑里，没法施展它的勇力。丁岩就从坑顶往下看，说一些讥诮侮辱老虎的话，虎就气得蹦跳吼叫，怒声如雷。围观的人，成百上千，丁岩炫耀自己的功绩，欣喜异常，当时又是刚喝过酒，因为衣襟挂到树根上，就掉到陷阱里去了。众人一齐惊叹，认为他要在老虎的爪牙之下变成肉泥了。等到上前往下一看，丁岩竟然在里边端坐着，老虎也只是瞪着眼睛看他。

丁岩的亲友们担心他，就一起想出个办法，用轳辘放下去一根大绳子，等丁岩自己捆住身子，迅速把他拽上来，或许能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丁岩抓到绳子，就缠到腰上，向上挥手，阱外的人就一齐用力往上拽。离地二三尺的时候，那老虎就用前爪抓住绳子，不让他走，老虎的样子很温和。这样反复了几次。丁岩就对老虎说：“你们随便行凶，进到城中害人，必须剪除你们，事理本该如此。考虑到你的性命，就在顷刻之间。我因为喝醉了，误掉到这里。人们没有马上就杀死你，大概是因为我的原因。你要是伤了我，必然会激怒众人。不等我死，他们就会把柴火乱投进来，那样你就变成灰烬了。你不如顺从我，我去向太守说明后，放你一条生路。希望你率领着你的同类，远远地离开这里。也可以过河到其他你所熟悉的地方去。我向天发誓，绝不违背约定。”那老虎认真地听，好像能听懂，丁岩就拉动绳子，

大家一起把他拽了上去。老虎静静地看着，没有再留他。丁岩上来之后，便把此事告诉了太守，说：“现在杀死一只老虎，不能把虎暴全都禁绝，况且我和那只老虎有约，请你放了它，希望它率领它的伙伴到其他各地去，

管界获宁耳。”徵许之。岩遂以太守之意，丁宁告谕。虎于陷中，踊跃盘旋，如荷恩施。岩即积土坑侧，稍益浅，犹深丈许，虎乃跃而出，奋迅踞腾，啸风而逝。自是旬朔之内，群虎屏迹，而山野晏然矣。

吁！保全躯体之计，虽在异类，亦有可观者焉。若暴虎之强悍，况厄陷阱，得人固当恣其狂怒，决裂噬啮，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岩以图全，而果谐焉，何其智哉！而岩能以言词诱谕，通于强戾，果致族行出境之异。况免挂罟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诚交感之致耳。於戏，信诚之为物也，何其神欤！出《集异记》。

王 用

虢州王成县黑鱼谷，贞元中，百姓王用业炭于谷中。谷中有水方数步，常见二黑鱼长尺余游水上。用伐木饥困，遂食一鱼。其弟惊曰：“此鱼或是谷中灵物，兄奈何杀之？”有顷，其妻饷之。用运斤不已，久乃转面。妻觉状貌有异，呼其弟视之。忽脱衣噪跃，变为虎焉，径入山。时时杀獐鹿类以食。如此三年。一日日昏，叩门自名曰：“我用也。”弟应曰：“我兄变为虎三年矣，何鬼假其姓名？”又曰：“我往年杀黑鱼，冥谪为虎。又因杀人，冥官笞余一百，今放免。伤遍体，汝第视余，无疑也。”弟喜，遂开门。见一人，头犹是虎，因怖死，举家叫呼奔避。竟为村人格杀。验其

我们的管界就能获得安宁了。”王徵同意了。丁岩于是就把太守的意思告诉了老虎。老虎在陷阱中蹦蹦跳跳转圈，就像得了恩赐一样。丁岩就在坑边上堆土，坑渐渐变浅，还有一丈来深的时候，虎就跳了出来，迅疾地腾跃几下，吼叫着消失了。从此十到十五天左右，老虎们销声匿迹，山野平静了。

唉！保全躯体和生命的办法，即使是在动物当中，也有可以借鉴

之处。那只老虎是那样强悍，何况困在陷阱中，得到了人，本应该放任它的狂怒，把他撕碎吃掉，来宣泄心中的愤恨。但是这只虎却借丁岩想办法保全自己，而且果真办到了，多么机智啊！而丁岩能用言辞开导老虎，与老虎沟通，果真让老虎全部出境到了别处，况且还免除了自己的灾难，又是多么机智啊！这真是信诚互相感化的极致啊！呜呼！守信、真诚这种品质，多么神奇啊！出自《集异记》。

王 用

贞元年间，虢州王成县百姓王用，在黑鱼谷中以烧炭为业。谷中有一条数步见方的水潭，常常看到有两条一尺多长的黑鱼游在水中。王用砍木头又饿又累，就捉了一条鱼吃。王用的弟弟吃惊地说：“这鱼也许是这谷里的灵物，你怎么杀了它？”过了一会儿，王用的妻子来送饭。王用抡着斧子不停地砍树，老半天才转过身来。妻子觉得他的相貌有变化，就喊他弟弟来看。王用忽然脱掉衣服，吼叫跳跃，变成一只老虎，径直奔山里跑去。从此这只老虎常常捉些獐鹿为食。如此过了三年。一天傍晚，他到自家门前敲门，自报姓名说：“我是王用。”他的弟弟在屋里回应说：“我哥哥变成老虎已经三年了，你是什么鬼怪，竟然冒用他的姓名？”王用又说：“我往年杀死黑鱼，阴间罚我做老虎。又因为我杀了人，冥官打了我一百棍子，现在把我放回来了。我现在全身是伤，你只管出来见我，不要怀疑我。”他弟弟很高兴，于是就开了门。看到的是一个虎头人身的怪物，当时就吓死了，全家人都吓得大呼小叫，四处奔逃。结果虎头人被村民打死了。验他的

身有黑志，信王用也，但首未变。元和中，处士赵齐约尝至谷中，见村人说。出《酉阳杂俎》。

张 逢

南阳张逢，贞元末，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时初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霭然。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广百余步，碧藹可爱。其旁有一小树，遂脱衣挂树，以杖倚

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睡，若兽踞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膂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电。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旁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郑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当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主人也。闻其饰装，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缵** 绿者是。”其时逢方伺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攒身以俟之。俄而郑到，导从甚众，衣**缵** 绿，甚肥，昂昂而来。适到，逢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曙，人虽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余肠发。

既而行于山林，孑然无侣。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焉？乃步步寻求，

身上，有黑痣，确实是王用，只是头没变回来。元和年间，处士赵齐约曾经到过黑鱼谷，听村民说了这个故事。出自《酉阳杂俎》。

张 逢

南阳人张逢，贞元末年，游历岭南一带。走到福州福唐县的横山店。正值雨后初晴，天色将晚，山光水色鲜艳明媚，烟岚霭霭。张逢拄着手杖寻找胜景，不知不觉走了很远。忽然有一片细密的草地，长宽各有一百多步，碧绿可爱。草地旁边有一棵小树，张逢就把衣服脱下来挂到树上，把手杖靠在树上，自己躺在草地上，左右打滚儿。然后就睡熟了，就像兽一样蹇缩着，睡足了才起来，一看，自己已经变成一只纹彩斑斓的老虎。他看着自己锋利的爪和牙齿，自己试试胸膂的力气，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于是就腾跃起来，翻越山岭，跨过沟壑，像雷电一样迅疾。夜深了，他非常饿，就在村边慢慢行走，狗、猪、马驹、牛犊之类的，什么也没碰上。心里头恍恍惚惚，觉得应该把福州的郑录事吃了，于是他就潜伏在道旁。没过多久，有人从南边走来，是迎接郑录事的候吏。候吏见到一个人就问道：“福州郑录事郑璠，按照他的行程估计应该住在前边这个店，听说他什么时候启程

吗？”来说：“他是我的主人。他正在梳洗整装，不久就能到。”候吏问：“是他一个人来，还是有同行的人？我迎拜的时候担心弄错了。”来说：“三个人当中，绿色穿戴的就是他。”当时张逢正趴在那里等候，而那个人问得那么详细，就好像替他问话似的。张逢既然知道了，缩着身子在那等着。不一会儿，郑璠到了，前导随从特别多，他穿绿色衣服，很胖，昂首挺胸地走来。当他走到张逢跟前时，张逢就把他叼起来，跑到山上。那时天还没亮，人虽然很多，却没有人敢去追。这样张逢就把郑录事吃了，只剩下头发和肠子。

然后张逢走在山林之中，他孤独无伴。于是他忽然想道：我本来是人，为什么愿意做个老虎？把自己囚禁在深山里，何不找到当初变成虎的地方，再变回去呢？于是他到处寻找，

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挂，杖亦在，细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归。昨往今来，一复时矣。初其仆夫惊失乎逢也，访之于邻。或云策杖登山。多岐寻之，杳无形迹。及其来，惊喜问其故。逢给之曰：“偶寻山泉，到一山院，共谈释教，不觉移时。”仆夫曰：“今旦侧近有虎，食福州郑录事，求余不得。山林故多猛兽，不易独行，郎之未回，忧负实极。且喜平安无他！”逢遂行。

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末坐有进士郑遐者，乃郑纠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将。于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复渡。使逢西迈，且劝改名以避之。或曰：“闻父之仇，不可以不报。然此仇非故杀，若必死杀逢，遐亦当坐。”遂遁去而不复其仇焉。吁！亦可谓异矣。出《续玄怪录》。

天快黑的时候才找到那个地方。衣服还在树上挂着，手杖也在，细草还是老样子。他躺到草地上翻来覆去，满意了才站起来，果然又变成人的样子。于是他穿上衣服拿起手杖往回走。昨天这时候去的，今天这时候回来，刚好一整天的时间。起初他的仆人发现他不见了，很是吃惊，向近邻们打听。有的人说看到他拿着手杖登山去了。仆人们便分几路去找，杳无踪迹。等到他回来，仆人们又惊又喜，问他是怎么

回事。他撒谎说：“我偶然去寻找山泉，走到一家寺院，就和老和尚谈论佛理，不知不觉过去这么长时间。”仆人说：“今天早晨这附近有一只老虎，吃了福州的郑录事，找残骸都没有找到。山林里本来就有很多猛兽，很难单独行路，你没回来的时候，我们担心极了。幸喜你平安没出什么事！”张逢于是就上路继续前行。

元和六年，他们走到淮阳，住在公馆里。馆吏设宴招待客人，座间有行酒令的人说：“如果巡到谁那里，就讲一件与自己有关的奇事，所说事情不奇怪的要罚酒。”轮到张逢，他就讲了横山店的事。末座有一个叫郑遐的进士，就是当年福州郑录事的儿子，怒目而起，拿起刀就要杀张逢，说是报杀父之仇。众人一起把他们隔开。郑遐怒气不消，于是馆吏就进去禀明郡将，送郑遐往南去，嘱咐渡口的官吏不准把他再渡回来。让张逢往西去，而且劝他改名隐姓来躲避。有人说：“听到杀父之仇，不可以不报。但是这仇不是故意杀的，如果一定要杀死张逢，那么郑遐也应该连坐。”于是张逢逃走之后，郑遐便没再去复仇。唉！这真是件离奇古怪的事！出自《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李 奴 马 拯 张 昇 杨 真 王居贞

归 生 郑思远 李 琢 譙 本

李 奴

词举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颇慵惰，李数鞭笞，多有忿恨。唐元和九年，李与二友人会于别墅，时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数十。奴怀恚恨，出谓同侪曰：“今是闰年，人传多虎，何不食我？”言讫，出门。忽闻叫声，奴辈寻逐，无所见。循虎迹，十余里溪边，奴已食讫一半。其衣服及巾鞋，皆叠摺置于草上。盖虎能役使所杀者魂神所为也。出《原化记》。

马 拯

唐长庆中，有处士马拯性冲淡，好寻山水，不择峻峭，尽能跻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诣伏虎师。佛室内道场严洁，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见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来，使仆挈囊。僧曰：“假

李 奴

有一个举人姓李，不知叫什么名字，寄居在宣州山中。他平常差遣的一位奴仆，很懒惰，李举人多次鞭打他，他心里十分愤恨。唐朝元和九年，李举人与两位友人在别墅聚会，当时呼唤奴仆，奴仆已经睡了。李举人大怒，打了他几十鞭子。奴仆心怀怨恨，出来对同伴们讲：“今年是闰年，人们都说今年多虎，虎为何不把我吃掉？”说完出门。忽然听到叫声，奴仆们寻声跑出来，什么也没看见。循着虎的踪迹，找到十多里外的溪边，见那奴仆已经被虎吃掉一半。他的衣服、帽子和鞋，全都折叠着堆放在草地上。大概是老虎吃人时役使其神魂

干的。出自《原化记》。

马 拯

唐朝长庆年间，有一位名叫马拯的处士，性情淡泊，喜欢游览山水，无论山势多么险峻，他都尽力登攀。有一天他旅居湖南时，游览衡山的祝融峰，到那里去拜访一位伏虎师。佛室内的道场庄严整洁，水果食物都散发出馨香，又在佛床上陈列着一些白金器皿。他看见一位老和尚眉毛雪白，朴素粗放，身材魁梧。见马拯来，很是高兴，便让仆人帮他拿着行囊。老和尚说：“借

君仆使，近县市少盐酪。”拯许之。仆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马沼山人亦独登此来，见拯，甚相慰悦。乃告拯曰：“适来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谁氏之子。”说其服饰，乃拯仆夫也。拯大骇。沼又云：“遥见虎食人尽，乃脱皮，改服禅衣，为一老僧也。”拯甚怖惧，及沼见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马山人来云，某仆使至半山路，已被虎伤，奈何？”僧怒曰：“贫道此境，山无虎狼，草无毒螫，路绝蛇虺，林绝鸱鸢。无信妄语耳。”拯细窥僧吻，犹带殷血。

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烛伺之。夜已深，闻庭中有虎，怒首触其扉者三四，赖户壮而不隳。二子惧而焚香，虔诚叩首于堂内土偶宾头卢者。良久，闻土偶吟诗曰：“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栏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银皿耳。”其下两句未能解。

及明，僧叩门曰：“郎君起来食粥。”二子方敢启关。食粥毕，二子计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诈僧云：“井中有异。”使窥之。细窥次，二子推僧堕井，其僧即时化为虎，二子以巨石镇之而毙矣。二子遂取银皿下山。

近昏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弰弓，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犹远，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来？”二子悸怖，遂攀缘而上。将欲人定，

您的仆人一用，到县里买一点盐酪。”他答应了。仆人就拿着钱下山去了，老和尚也不知去向。不久有一个名叫马沼的山人也独自登山前来，见了马拯非常欣慰高兴。就告诉马拯说：“刚才在来的路上，遇上一只老虎吃一个人，不知是谁家的孩子。”问到那人所穿的衣服，原来是马拯的仆人。马拯大吃一惊。马沼又说：“远远望见老虎吃完人，脱掉虎皮，改穿禅衣，变成一个老和尚。”马拯非常恐惧，等到马沼看到老和尚，就说：“就是他！”马拯对老和尚说：“马山人说，我的仆人走到半路上，已经被虎害了，怎么办？”老和尚生气地说：“贫僧这个地方，山上没有虎狼，草里没有毒虫，路旁没有蛇蝎，林中沒有凶恶的鸟。你不要听信这类虚妄的话。”马拯细看老和尚的嘴角，还带有殷红的血。

到了晚上，马拯和马沼二人住在老和尚的食堂，他们关牢门窗，点亮了蜡烛等着。夜深时，他们听到院子里有虎。老虎愤怒地用头撞了三四次门窗，全靠门窗结实没被撞坏。两个人很害怕，就烧香，朝着食堂里供奉的宾头卢虔诚地叩头。过了一会儿，听到罗汉像吟诗：“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两个人听了分析其中的意思，说：“‘寅人’就是虎，‘栏中’就是井，‘午子’就是我。‘艮畔金’就是银制器皿。”后两句没能理解。

到了天亮，老和尚敲门说：“二位先生起来吃粥。”两个人这才敢打开门。喝完粥，二人商量说：“这个老和尚还在这里，我们怎么下得了山？”于是二人欺骗和尚说：“井里有异常的声音。”让老和尚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当老和尚来到井边细看时，他们就把老和尚推下井去，老和尚立即变成老虎，两个人用大石头把老虎打死了。于是他们俩就取了银制器皿下了山。

将近黄昏时，他们遇到一个猎人。猎人在道旁张开弓弩，设下暗箭，晚上就住在树上架的棚子中。猎人对他们两个人说：“不要触动我埋伏的机关。”又对二人说：“这地方离山下还有很远，现在正是老虎出没之际，何不暂时到棚子上来避一避？”两个人一听说老虎就害怕，于是就爬了上去。夜深将要安静下来的时候，

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

至弰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是伥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征猎者之姓氏。曰：“名进，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诗下句有验矣，‘特进’乃牛进也，‘将军’即此虎也。”遂劝猎者重张其箭，猎者然之。

张毕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触机，箭乃中其三班，贯心而踣。逡巡，诸伥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谁人又杀我将军？”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辈无知下鬼，遭虎啣死。吾今为汝报仇，不能报谢，犹敢恸哭！岂有为鬼，不灵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将军乃虎也，聆郎君之说，方大醒悟。”就其虎而骂之，感谢而去。及明，二子分银与猎者而归耳。出《传奇》。

张 昇

唐故吏部员外张昇随僖宗幸蜀。以年少未举，遂就摄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当直。他日，遂告辞。问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时为存问。”言讫而去。所居近邻，夜闻章家大哭。翌日，使问其由，言章夜辞其家，入山变为虎矣。二三日，又闻章家大惊叫。翼日，又问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归，自上半身已变，而尚能语。”出《闻奇录》。

忽然有十几人路过，其中有和尚，有道士，有男子，有妇女；有唱歌吟诗的，有跳舞的，来到猎人张弓的地方。这些人非常生气地说：“早晨被两个贼小子杀了我们的禅和，现在正追捕他们，还有人敢张弓杀我们的将军！”于是他们触发了机关，把箭发出去，继续往前走了。两个人都听到这些话，就问猎人是怎么回事。猎人说：“这些都是伥鬼，是被老虎吃了的人，他们这是在前边为老虎开道。”两个人于是就问猎人的姓名，猎人说：“姓牛，名进。”两个人高兴地说：“土神诗的后两句应验了，‘特进’就是牛进，‘将军’就是这只老虎！”于是二人劝猎人重新张弓搭箭，猎人便这样做了。

做完又登上棚来，果然有一只老虎吼叫着来了，它前爪触到机关上，箭就正中它的心窝，立即倒下了。很快，那些伥鬼一齐跑回来，

趴到老虎身上，伤心地哭道：“是谁又杀了我们的将军？”二人怒斥道：“你们这些无知的下贱鬼，被虎咬死了。我们为你们报了仇，你们不回报不感谢，还敢恸哭！哪有当了鬼，还像你们这样不懂事理的！”于是安静下来。忽然有一个鬼回答说：“我们都不知道将军就是老虎，聆听了先生的话，才恍然大悟。”于是他们又在虎前骂了很久，表示感谢之后才离去。等到天明，二人分一些银子给猎人，便下山了。出自《传奇》。

张 昇

唐朝吏部员外张昇曾经跟随僖宗皇帝到了巴蜀。因为他年少没有举进士第，就让他代理涪州的衙推。州司派里正游章值班。有一天，游章就说要离开。问他要到哪儿去，他不回答，只是说：“有老母亲和妻子儿子，乞求时常照顾他们。”说完就走了。他家的近邻，夜里听到他们家大哭。第二天，让人去询问原因，才知道游章夜里离开家，进到山里变成了一只老虎。两三天后，邻居又听到他们家大声地惊叫。第二天，人们又问缘由，他家人说：“游章昨夜想家回来了，上半身已经变成虎，但是还能讲话。”出自《闻奇录》。

杨 真

邳中居人杨真者家富。平生癖好画虎，家由甚多画虎。每坐卧，必欲见之。后至老年，尽令家人毁去所画之虎。至年九十忽卧疾，召儿孙谓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画虎。我好之时，见画虎则喜，不见则不乐。我每梦中多与群虎游。我不欲言于儿孙辈，至晚年尤甚。至于纵步游赏之处，往往见虎。及问同游人，又不见，我方恐惧。寻乃尽毁去所画之虎。今卧疾后，又梦化身为虎儿。又梦觉既久，而方复人身。我死之后，恐必化为虎，儿孙辈遇虎，慎勿杀之。”其夕卒，家方谋葬，其尸忽化为虎，跳跃而出。其一子逐出观之，其虎回赶其子，食之而去。数日，忽家人夜梦真归谓家人曰：“我已为虎，甚是安健。但离家时，便得一人食之，至今犹不饥。”至曙，家之人疑不识其子而食之，述于邻里。有识者曰：“今为人，即识人之父子，既

化虎，又何记为人之父也？夫人与兽，岂不殊耶？若为虎尚记前生之事，人奚必记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记前生，足知兽不灵于人也。”出《潇湘记》。

王居贞

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颍阳。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

杨 真

邺中有个叫杨真的居民，家里很富有。他平生酷爱画虎，因此家里存着许多老虎图。每当他坐卧之时，一定想看到。后来到了老年，他反而让家人把家里所画的虎全都毁掉。到了九十岁的时候，突然患重病卧床不起，他把儿孙们找到跟前对他们说：“我平生不应该那么喜欢画虎。我喜欢画虎的时候，见了画的虎就高兴，看不见就不高兴。我常常在梦里和一群老虎游玩。我不想对儿孙们讲，到了晚年，这种感觉更厉害。到游赏的地方，常常能看见老虎。然而问同游的人，他们却什么也没看见，这才使我害怕起来。不久我就把画的虎都毁了。这回病倒以后，又梦见我自己变成一只小老虎。又梦醒之后很久，才恢复人身。我死之后，恐怕真的要变成老虎，儿孙们遇上老虎，千万不要打死它。”那天晚上，杨真死了，家人正为他张罗葬礼，他的尸体忽然变成一只老虎，跳跃着跑出去。他的一个儿子跑出去看，那老虎回来把儿子吃了才离去。几天之后，家人忽然夜里梦见杨真回来对家人说：“我已经变成老虎，身体很安康。只是在离家时吃了一个人，直到现在也不饿。”天亮后，家里人怀疑杨真是因为变成老虎以后不认识儿子才吃了他，就向邻人说了这件事。一个有见识的人说：“现在的人，即使是认识自己的儿子，已经变成了老虎，又怎么能记得自己是谁的父亲呢？人和兽不是有不同么？如果做老虎还能记得前生的事，那么人也一定能记得前生的事。人尚且不能记得前生，足以知道兽的灵性不如人。”出自《潇湘记》。

王居贞

王居贞考明经科未中，将回到洛阳附近的颖阳县。出京之后，和一位道士同行。道士整天不吃饭，他说：“我会咽气术。”每当王居贞睡了之后，熄了灯，道士就打开一个布口袋，取出一张皮来披到身上出去，五更后再回来。后来有一天晚上，王居贞假装睡着，当道士取出布袋时，王居贞一下子就夺了过来，道士叩头乞求归还。王居贞说：“你跟我说实话我就还给你。”于是

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贞去家犹百余里，遂披之暂归。夜深，不可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出《传奇》。

归 生

弘文学士归生，乱后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于道，遂升木以避。数虎迭来攫跃，取之不及。虎相谓曰：“无过巴西县黄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视其人而哮吼攫跃，使人升木愈高。既皆不得，环而守之。移时，有群骡撼铃声，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黄二郎者乃巴西吏人，为虎所食也。出《闻奇录》。

郑思远

虎交而月晕。仙人郑思远尝骑虎，故人许隐齿痛求治。郑曰：“唯得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乃拔数茎与之。因知虎须治齿也。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一”字，长一寸，在胁两傍皮内，尾端无之，佩之者临官佳；无官，人所憎疾。虎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候而射之，光坠入地成白石，主小儿惊。出《酉阳杂俎》。

道士说：“我不是人，每天夜里偷偷穿上的是虎皮，夜里穿上它到乡

村野店找东西吃。穿上这张虎皮，一夜可以跑五百里。”王居贞因为离开家很长时间了，特别想家，就问道：“我可以借披一下吗？”道士说：“可以。”王居贞家离此地还有一百多里，就披上这张虎皮暂时跑回去看看。当时野已深，不能进门，看见一头猪立在门外，就把它捉住吃了。很快又返回来，把虎皮还给道士。等到回到家里，家人说，王居贞的二儿子夜间出门，被虎吃了。他问是哪一天，恰恰是他披着虎皮回家的那天。此后的一两天他一直感到很饱，不想吃任何东西。出自《传奇》。

归 生

弘文馆学士归生，战乱之后家住巴州。他曾派家人到蜀地去，早晨上路，在道上遇到老虎，他就爬到树上去躲避。几只老虎反复在树下蹿扑跳跃，抓不到他。老虎互相说：“千万不要放过巴西县黄二郎。”一只虎就离开了。不一会儿来了一只白色的狐狸，望着树上的人又是吼叫又是蹦高抓拿，那人爬得更高。全都够不着他，它们就围一圈守着。过了一会儿，听到有骡铃声，才都各自散去。这个人到了巴西县之后，果然听说有一个叫黄二郎的巴西县官吏，已经被老虎吃了。出自《闻奇录》。

郑思远

老虎一般在月晕时交配。仙人郑思远曾经骑着一只老虎，老朋友许隐牙疼求他医治。他说：“只要用刚拔下来的虎须趁热插到牙缝里，牙痛就好了。”于是就拔了几根虎须给许隐。从此，人们就知道虎须可以治牙疼。老虎咬死人，能让尸体起来自己脱衣服，脱了之后才吃。虎威像个“一”字，一寸来长，在胸部的两侧，尾巴尖儿上没有，佩戴虎威的人，做官的好；不做官的让人憎恶。老虎夜间看东西，一只眼放光，一只眼看东西。猎人守候在那里射死它，那掉到地上的发光的眼睛变成一种白石头，主治小儿惊吓。出自《酉阳杂俎》。

李 琢

许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损人不一。统军李琢闻之惊怪，其视事日，厉声曰：“忠武军十万，岂无勇士？”有壮夫跳跃曰：“某能除。”琢壮其言，给利器。壮夫请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壮夫径诣榛坞寻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开。壮夫初不见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于琢，琢见空手来，讶之。曰：“已取得伊三儿。”琢闻惊异，果取到，大赏赀之，给廩帛，加军职。曰：“尝闻‘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壮夫竟除其巨者，不复更有虎暴。出《芝田录》。

谯 本

伪蜀建武四五年间，有百姓谯本者，凶率人也。不孝不义，邻里众皆恶之。少无父，常毁骂母，母每含忍。一旦，归自晚，其母倚门而迎。本遥见，便骂。母曰：“我只有汝一人，忧汝归夜，汝反骂我也。”遂抚膺大哭，且叹且怨。本在城巷住，此时便出门，近城沿路上坐。忽大叫一声，脱其衣，变为一赤虎，直上城去。至来日，犹在城上。蜀主命赵庭隐射之，一发正中其口。众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变虎，地震者耳。出《野人闲话》。

李 琢

许州西三四十里的地方，有雌虎为患，害人不少。统军李琢听说之后很惊异，他处理事务的那天，严厉地对兵士们说：“我们有十万忠武大军，难道就没有一个勇士吗？”有一位壮汉跳出来说：“我能除掉老虎。”李琢认为这人说得很豪迈，就发给他利器。壮汉说不用弓和刀之类的东西，只要一根白色的木棍。壮汉直接到杂树丛生的草坞中寻找，果然找到了虎穴。那雌虎恰好出去了，穴中只有三只将要睁眼的小虎崽。壮汉没见到雌虎，便想回去，考虑到李琢可能不信，就把三只虎崽儿抱回来藏到自己家里。随后去向李琢禀报情况，李琢见他空着手回来，很惊讶。他说：“我已经抓到了它的三只小虎崽儿。”李琢听了更加惊异，让他回去取虎崽儿，果然取到。就重重赏赐了他，给米给帛，还加了军职。李琢说：“曾听说‘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说的就是这位壮汉。”那壮汉到底把大虎也除掉了，不再有虎暴发生。出自《芝田录》。

谯 本

伪蜀建武四五年间，有一个叫谯本的百姓，是一个很凶暴的人。他不孝不义，邻居们都很讨厌他。谯本从小没有父亲，经常谩骂他的母亲，母亲总是忍耐。有一天，他回来晚了，他母亲靠着门等他回来。他远远地看到母亲，就又骂起来。母亲说：“我只有你这么个儿子，担心你回来晚了，你反而骂我。”于是就摸着胸口大哭起来，又叹又怨。谯本住在城里的巷子里，这时候他便走出门去，在离城不远的路边坐下。忽然大叫一声，脱去衣服，变成一只赤虎，直跑到城墙上去。到了第二天，他还在城墙上。蜀主让赵庭隐用箭射他，正好射中他的口。虎肉被大家分着吃了。蜀主刚刚在巴蜀建立霸业，天上下毛、人变成虎、地震等多有发生。出自《野人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蔺庭雍 王太 荊州人 刘老

虎妇 赵倜 周义 中朝子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尝至沧州。州之饶安县有人野行，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贯其臂。虎俯伏贴耳，若请去之者。其人为拔之，虎甚悦，宛转摇尾，随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岁余，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绝。或野外逢之，则随行。其人家渐丰，因洁其衣服，虎后见改服，不识，遂啗杀之。家人收葬讫，虎复来其家。母骂之曰：“吾子为汝去刺，不知报德，反见杀伤。今更来吾舍，岂不愧乎？”虎羞惭而出。然数日常旁其家，既不见其人，知其误杀，乃号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奋跃拆脊而死。见者咸异之。

蔺庭雍

吉阳治在涪州南。溯黔江三十里有寺，像设灵应，古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曾经到过沧州。沧州饶安县有人在野地里走路，被虎追赶。虎追上他以后，伸出它的左爪给这个人看，有一根大竹刺，从爪子扎进腿里。老虎俯首帖耳，好像请求他给拔掉。那人为它拔掉了，老虎很高兴，又转圈又摇尾，跟着那人到家才离去。这天夜里，老虎往院子里扔了一只鹿。如此一年多，往院子里扔野猪、獐子、鹿，月月不断。有时那人在野外与老虎相遇，老虎就跟着他一块走。那人家里渐渐富裕了，于是就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老虎因为他换了衣服，不认识了，就把他咬死了。家人把他收尸埋葬之后，虎又来到

他家。他的母亲骂道：“我儿子为你拔刺，你不知道报恩，反而把他咬死。现在你还来，难道不知道惭愧吗？”老虎羞愧地走出去。但它几天里一直在这家守着，见那人始终不露面，知道是自己误杀了他，于是就非常悲惨地号叫，来到院子前面，奋力一跳，折断脊骨而死。见到的人都感到奇怪。

蔺庭雍

吉阳的治所在涪州的南边。逆着黔江的水流往上走三十里，那个地方有一座寺庙，寺庙中陈设的所有神像都非常灵验，古

碑犹在，物业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将蔺庭雍妹因过寺中，盗取常住物，遂即迷路。数日之内，身变为虎。其前足之上，银缠金钏，宛然犹存。每见乡人，隔树与语云：“我盗寺中之物，变身如此。”求见其母，托人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来郭外，经年而去。出《录异记》。

王 太

海陵人王太者与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当路。其徒云：“十五六人决不尽死，当各出一衣以试之。”至太衣，吼而限者数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选一棒，脱衣独立，谓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远，乃持棒直前，击虎中耳，故闷倒，寻复起去。太背走惶惧，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余里，有一神庙，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后闻草中虎行。寻而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堂中有人问云：“今夕何尔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劲勇，中其健棒，困极迨死。”言讫，入座上木形中。忽举头见太，问是何客，太惧堕地，具陈始末。神云：“汝业为我所食。然后十余日方可死。我取尔早，故中尔棒。今以相遇，理当佑之。后数日，宜持猪来，以己血涂之。”指庭中大树：“可系此下，速上树，当免。”太后如言。神从堂中而出为虎，劲跃，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毕，入堂为人形。

碑至今还在，寺中的器具财物很多，谁也不敢随便动。涪州副将蔺庭

雍的妹妹路过寺院的时候，偷拿了寺里的东西，出寺后就迷了路。几天之内，身体就变成了一只老虎。它的前爪上还清晰地戴着银饰金镯子。每次见到人，它都隔着树对人家说：“我偷了寺里的东西，才变成这样。”它请求见见自己的母亲，托人家捎信。但是母亲害怕，不敢前往。老虎来到城外，过了一年才离去。出自《录异记》。

王 太

海陵人王太和他的十五六个同伴一起在野地里行走，忽然遇上一只老虎挡住去路。王太的同伴说：“十五六个人，绝不能都死，应该各拿出一件衣服试一试。”轮到试王太的衣服，那虎多次边吼叫边弯曲身形。海陵虎多，走路的人都拿着大棒。王太选了一根结实的木棒，脱去衣服独自站在那里，对其他十四个人说：“你们应该马上离开。”估计伙伴们已经走远，他便拎着棒子上前，一棒子打在老虎的耳朵上，老虎就倒下了，不一会儿又爬起来走了。王太惊慌地往回跑，却找不到来时的那条路，只在草地里穿行。大约走了十几里，有一座神庙，他就住到神庙的梁上了。那天晚上，月色明亮，入夜以后听到草地上有老虎走路的声音。没过一会儿老虎走进庙的庭前，纵身一跳变成一个男子，衣帽很是华丽。堂中有人问道：“你今晚为何这么狼狈？”虎神说：“突然碰上一个人，没想到这人特别勇猛，被他打了一棒子，困倦得要死。”说完，他走进座上的木形中。一抬头看见了王太，忙问是哪里来的客人，王太吓得掉下来，详细地陈述了始末。虎神说：“你已经是我的食物了。但是你得十几天以后才能死。我取你取早了，所以才中了你一棒。今天已经相遇，理应保佑你。几天以后，你带一头猪来，用你自己的血把猪涂一下。”又指着院子里的一棵大树说：“可绑在那下边，你赶快上树，应该能免除。”王太后来照他的话做了。虎神从堂中出来变成虎，用力跳跃，树太高够不到王太，就俯身把猪吃了。吃完之后，入堂内又变成人形。

太下树再拜乃还。尔后更无患。出《广异记》。

荊州人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伥鬼。以虎皮冒己，因化为虎，受伥鬼指挥。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诸野兽，不可胜数。身虽虎而心不愿，无如之何。后伥引虎经一寺门过，因遽走入寺库，伏库僧床下。道人惊恐，以白有德者。时有禅师能伏诸横兽。因至虎所，顿锡问：“弟子何所求耶？为欲食人？为厌兽身？”虎弭耳流涕，禅师手巾系颈，牵还本房。恒以众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变人形。具说始事，二年不敢离寺。后暂出门，忽复遇伥，以虎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复成虎。笃志诵经，岁余方变。自尔不敢出寺门，竟至死。出《广异记》。

刘 老

信州刘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间。人有鹅二百余只诣刘放生，恒自看养。数月后，每日为虎所取，以耗三十余头。村人患之，罗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尔虎不复来。后数日，忽有老叟巨首长鬣来诣刘。问鹅何以少减，答曰：“为虎所取。”又问何不取虎，答云：“已设陷阱，此不复来。”叟曰：“此为伥鬼所教。若先制伥，即当得虎。”刘问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乌白等梅及杨梅布之要

王太从树上下来，又行礼拜谢之后才回家。从这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其他祸患。出自《广异记》。

荆州人

荆州有一个人在山中走路，忽然遇到伥鬼。伥鬼用虎皮蒙住了他，于是他就变成了老虎，受伥鬼指挥。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捕食的人、畜及各种野兽不可胜数。虽然荆州人身是虎身，但是心里不愿意，又无可奈何。后来伥鬼领着虎经过一座寺院，虎就迅速地跑进寺库中，趴在库僧的床下。库僧十分惊恐，把这事告诉了有德望的人。当时有个禅师能降伏各种野兽。于是他来到寺库老虎跟前，把禅杖往地上一顿，问道：“弟子有什么要求吗？是因为想要吃人，还是因为讨厌兽身？”老虎顺从地流泪，禅师用手巾系住虎脖子，把它牵回自己房中，经常用众生的食物及其他东西喂它。半年之后毛落了，变成

人形。于是他详细地述说了当初变成虎的事，两年没敢离开寺院。后来他偶尔出门，忽然又遇上伥鬼，伥鬼又用虎皮盖他，他急忙跑回寺来，皮到了腰以下就又变成虎。他笃志诵经，一年多以后才变回人形。从此他再也没敢出寺门，一直到死。出自《广异记》。

刘 老

信州的刘老终生没有做官，独自住在山溪之间。有一个人把二百多只鹅送到刘老这里来放生，他常常亲自看护饲养它们。几个月以后，每天都要被老虎叼走几只，已经损失三十多只了。村里的人害怕了，在放生的地方前前后后布置了陷阱捕捉老虎。从此老虎不再来了。几天之后，忽然有一位巨首长胡须的老头到刘老这里来。老头问鹅为什么减少了，刘老回答说：“被老虎叼走了。”老头又问为什么不想办法捉住老虎，刘老说：“设了陷阱以后，老虎就不再来了。”老头说：“这是伥鬼教的。如果能先把伥鬼制服，就能捉到老虎了。”刘老问用什么办法制服。老头说：“这种鬼喜欢吃酸的，可以把乌白梅和杨梅布置在重要

路，伥若食之，便不见物，虎乃可获。”言讫不见。是夕，如言布路之，四鼓后，闻虎落阱。自尔绝焉。出《广异记》。

虎 妇

利州卖饭人，其子之妇山园采菜，为虎所取。经十二载而后还。自说入深山石窟中，本谓遇食，久之相与寝处。窟中都自四虎，妻妇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妇人欲出，辄为所怒，驱以入窟。积六七年。后数岁，渐失余虎，老者独在。其虎自有妇人，未常外宿。后一日，忽夜不还。妇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数十步，不复见虎，乃极力行五六里，闻山中伐木声，径往就之。伐木人谓是鬼魅，以砾石投掷。妇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诘问。妇人云：“己是某家新妇。”诸人亦有是邻里者，先知妇人为虎所取，众人方信之。邻人因脱衫衣之。将还，会其夫已死，翁姥悯而收养之。妇人亦憨蠢，乏精神，恒为往来之所

狎。刘全白亲见妇人，说其事云。出《广异记》。

赵 倜

荆州有一商贾，姓赵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经岁余未归。有一人先至其家，报赵倜妻云：“赵倜物货俱没于湖中，倜仅免一死。甚贫乏，在路即当至矣。”其妻惊哭不已。

道路上，俵鬼如果吃了，就看不见东西了，这样虎就可以捉到了。”说完就不见了。这天晚上，刘老按老头说的把道路布置了一番，四更以后，就听到老虎落入陷阱的声音。从此以后老虎便绝迹了。出自《广异记》。

虎 妇

利州有一个卖饭的人，他的儿媳妇到山园中采菜，被老虎叼走。过去十二年之后，她又回到家里。她自己说被老虎叼到深山的石窟中，本来以为要被吃掉，时间长了就和老虎住在一起。石窟里一共有四只老虎，以这位妇人为妻的老虎最老。老虎经常把麋鹿等动物的肉叼回来给妇人吃，有时候用口含水回来吐到妇人口中。妇人想要出去，老虎就发怒，把她赶回石窟里去。这样过了六七年。后来的几年，其他老虎渐渐不见了，只剩下这只老虎。这只虎自从有了这位妇人，不曾在别处过夜。后来有一天，老虎忽然一夜未归。妇人心里很奇怪，她想要出来却又不敢。如此又是一天，她才慢慢走出来，走了几十步，不见老虎，她这才拼力跑出五六里，听到山中伐木的声音，便走过去。伐木的人以为她是鬼怪，扔石头打她。她大声述说事情的前因后果，伐木的人这才纷纷向她诘问。她说：“我是某家新娶的媳妇。”这些人当中有人是这家的邻居，以前知道妇人被虎叼走的事，大伙这才相信她。邻居就把自己的衣衫脱下来给她穿上。回到家里以后，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她的公婆可怜并收留了她。妇人又很痴呆，终日没有精神，经常被来往的人取笑侮辱。刘全白亲眼见过这妇人，是他讲的这个故事。出自《广异记》。

赵 侗

荆州有一个商人，姓赵名侗。赵侗经常去南方泛游于江湖，忽然有一年多没有回来。有一个人先到赵侗的家里，对他的妻子说：“赵侗的货物全都沉入湖中，他仅免一死。现在很是穷困，正走在路上，应该快到家了。”赵侗的妻子大吃一惊，哭泣不已。

后三日，有一人，一如赵侗仪貌，来及门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内，询问其故。安存经百余日，欲再商贩，谓赵侗妻曰：“我惯为商在外，在家不乐，我心无聊。勿以我不顾恋尔，当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侗辇物货自远而至。及入门，其妻反乃惊疑走出，以投邻家。其赵侗良久问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唤其人。其人至，既见赵侗，奔突南走。赵侗与同伴十余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顾，谓侗曰：“我通灵虎也，勿逐我，我必伤尔辈。”遂跃身化为一赤色虎，叫吼而去。出《潇湘录》。

周 义

周义者，郑人也。性倜傥，好急人之患难。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来，衣故锦衣，策杖而诣周义。谓义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猎于郊垆。既获免后，其鹰犬与所从我十余少年，与所乘马，皆无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伤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归，恐少年家父母不舍我。今闻君急人之患难，故特来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报君之惠也。”义遂藏之于家。

经百余日，义既不闻孟州有此事，乃夜与少年对酌，问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猎有死伤，不敢返归，今何不传闻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实告我，我必无贰。”少年沉吟移时，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设此异词者，盖欲怜悯纳我。今若必问我，我实不敢更设诈也。君当不移急人之心，我即以实告君。”义曰：“我终无贰，但言之。”

三天后，有一个和赵侗举止、相貌完全一样的人，来到门外就大哭。赵侗的妻子忙把他拉回家去，询问是怎么回事。这人在家里待了一百

多天，打算再去外地做买卖，就对妻子说：“我习惯在外面做买卖，在家里觉得没什么乐趣，心里感到无聊。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不顾恋你，你应该容许我出去结交朋友。”不久，真的赵侗用车拉着货物回来了。等到赵侗进了门，他的妻子反倒惊疑地跑到邻居家去了。过了很久赵侗才询问原因。知情之后，他让人把那个人找来。那个人见到赵侗后，回头就向南逃跑。赵侗和十几个同伴一起追赶，一直追到南山。那人回头看看赵侗说：“我是一只通灵虎，不要追我，否则我肯定会伤害你们。”于是纵身一跃变成一只红色老虎，吼叫着奔去。出自《潇湘录》。

周 义

周义是郑地人。他性情倜傥风流，好为别人排忧解难。忽然有一天，一个大约二十多岁的人，身穿旧锦衣，拄着拐杖来见周义。他对周义说：“我是孟州使君的儿子，偶尔去郊外打猎。捉了一只野兔后，那些鹰、猎狗和跟我一起来的十多个年轻人，还有我骑的马，全都无缘无故地死了。我也被一支不知从什么地方射来的流箭射伤了右脚。所以我不敢回去了，怕那些年轻人的父母不饶我。现在听说你愿意为别人排忧解难，所以特意来投奔，希望能收留我。我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的恩情。”周义于是就把他藏在家里。

过了一百多天，周义也没听说孟州发生过这样的怪事，就在夜晚和少年对饮，问道：“你当初投奔我的时候，说你是使君的儿子，因为出来打猎有了死伤不敢回去，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事的传闻呢？我怀疑你，你必须对我讲实话，只要讲实话，我也没有二心。”年轻人沉吟了一会儿，才站起来行礼说道：“我当初编造这样的假话，是想让你可怜我、接纳我。现在如果一定要问我，我实在是不敢再说谎。你若能不改变帮人排忧解难的想法，我就把实情告诉你。”周义说：“我保证到底不会两样，你只管说！”

少年曰：“我孟州境内虎也，伤人多矣。刺史发州兵寻求我，欲杀我。闻君广义，因变形质以投君。君怜恤我，待之如宾。但我已誓报君之惠不忘。今夜既言，诚实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数声，化为一虎走去。后月余，夜有一少年逾垣入义家，抛下一金枕，高声告周

义：“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将此枕，答君之惠。”言讫，复化为一虎去。出《潇湘录》。

中朝子

有一中朝子弟性颇落拓，少孤，依于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城界，有庄。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励志求名，名成，吾不违汝。”此子遂发愤笃学，荣名京邑。白于舅曰：“请三年，以女见待，如违此期，任别适人。”舅许之。此子入京，四年未归，乃别求女婿。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归。去舅庄六七十里，夜宿。时暑热，此子从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余有一空屋。遂领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废佛屋，土塌尚存，此子遂寝焉。奴人于地持刀棒卫之。忽觉塌下有物动声，谓是虫鼠，亦无所疑。夜至三更，月渐明，忽一虎背负一物掷于门外草内，将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惊走。呼舟人持火来照，草间所堕乃一女。妆梳至美，但所着特故衣耳，亦无所损伤。熟视之，乃舅妹也，许嫁之者，为虎惊，语犹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塌后，有虎子数头，皆杀之。扶女年轻人说：“我本是孟州境内的一只老虎，伤害过许多人。刺史派州兵搜寻我，想要捕杀我。我听说你行大义，于是就变化人形来投奔你。你可怜我，待我如同宾客。我已经发誓不忘报你的大恩。今夜已经说了，实在是真事。我不能再住下去了。”于是他吼叫了几声，变成一只老虎跑走了。一个多月后，一天夜里，有一个年轻人跳墙来到周义家，扔下一个金枕头，高声告诉周义：“我是先前受过你恩惠的人。现在把这个枕头送来，报答你的大恩大德。”说完，就又变成一只老虎跑走了。出自《潇湘录》。

中朝子

有一个中朝官的子弟，性情颇放荡不羁，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外祖父生活。外祖父家住在亳州永城地界，有庄园。他舅舅的一个女儿非常有才气有姿色，他就向舅舅求婚。舅舅说：“你先立志求取功名，有了功名，我不会不答应的。”于是他就发奋学习，想扬名于京

城。他对舅舅说：“请你让她等我三年，我要是过期没回来，任她另嫁别人。”舅舅答应了他。但是他进京之后，四年没回来，他舅舅就只好另找女婿。行将成亲的日子，他也成名回来了。离舅舅的庄园六七十里的时候，天黑住下来。当时天气特别热，他就从船上走出来，登岸四处瞭望，见离船半里多的地方有一所空房。就领着一名奴仆拿着刀棒到空房子里去住。这是一处废毁的佛庵，倒塌的泥土还堆在里边，他就睡在那里。奴仆拿着刀棒守卫着。忽然觉得倒塌的土泥下面有什么东西的动静，以为是虫鼠之类，也没怀疑什么。夜至三更，月光渐渐明亮起来，忽然发现有一只老虎背负着一个东西扔到门外的草堆上，想要进屋，奴仆拿着刀棒大喊大叫，老虎就被吓跑了。喊船上的人拿来灯火一照，草堆里被老虎扔下的原来是一位女子。这位女子的梳妆打扮极好看，只是穿的是旧衣裳，倒也没有受到伤害。仔细一看，原来是舅舅家的那个答应嫁他的表妹，被虎吓得不能说话，于是他就把表妹扶到屋里。又用灯火照了一下倒塌物的后边，有几只虎崽，他把虎崽全杀死。中朝子搀着表妹

却归舟中。明日至舅庄，遥闻哭声。此子遂维舟庄外百余步，入庄，先慰，徐问凶故。舅曰：“吾以汝来过期，许嫁此女于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后，因如厕，为虎所搏。求尸不得。”生乃白其事。舅闻，悲喜惊叹，遂以女嫁此生也。出《原化记》。

返回到船上。第二天到了舅舅庄上，远远就听到了哭声。中朝子把船停到庄外一百多步的地方，然后进了庄，先向舅舅、舅母表示慰问，然后慢慢打听凶事的原因。舅舅说：“我以为你过期不回来了，就把女儿嫁给别人。吉期就定在昨夜，一更天之后，她上厕所，被老虎抓走了。连尸首都没找到。”中朝子便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舅舅。舅舅听了又悲又喜，惊叹不已，于是就又把女儿嫁给了他。出自《原化记》。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松阳人 南阳士人 虎恤人 范端 石井崖

械虎 商山路 陈褒 食虎 周雄

松阳人

松阳人入山采薪，会暮，为二虎所逐，遽得上树。树不甚高，二虎迭跃之，终不能及。忽相语云：“若得朱都事应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细长善攫。时夜月正明，备见所以。小虎频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犹在腰下，伺其复攫，因以刀砍之，断其前爪。大吼，相随皆去。至明，人始得还，会村人相问，因说其事。村人云：“今县东有朱都事，往候之，得无是乎？”数人同往问讯。答曰：“昨夜暂出伤手，今见顿卧。”乃验其真虎矣。遂以白县令，命群吏持刀，围其所而烧之。朱都事忽起，奋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出《广异记》。

松阳人

松阳有一个人进山砍柴，赶上天黑，被两只老虎追赶，他急急忙忙爬到一棵树上。这棵树不太高，两只虎轮番向上跳跃抓他，始终不够着他。忽然两只虎相互说：“如果能让朱都事答应帮忙，一定能抓到这个人。”留下一只虎在树下守着，另一只就跑了。不一会儿，又有一只身材细长、善于攫拿的老虎来了。当时月光正明，什么都看得清楚。小老虎频频地蹦起来抓取那人的衣服，那人的砍柴刀还挂在腰间，等老虎再蹦起来抓他时，他就用刀一砍，砍断了老虎的前爪。老虎大叫一声，全都相随着跑了。到天亮时，那人才得以返回，碰上村人问他为什么才回来，他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家。村民说：“现在县东有个朱都事，前去探望一下，莫非那个小老虎就是他吗？”几个人一块儿去打听。有人回答说：“朱都事昨夜临时出去一趟，伤了手，现在正卧床养伤。”于是就证明他真是一只老虎。于是就向县令

禀报了，县令派群吏拿着刀，包围了朱都事的住所，放火烧他。朱都事猛然跃起，很快变成一只老虎，突破人们的包围，不知跑到何处去了。出自《广异记》。

南阳土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阳山，忽患热疾，旬日不瘳。时夏夜月明，暂于庭前偃息，忽闻扣门声。审听之，忽如睡梦，家人即无闻者。但于恍惚中，不觉自起看之，隔门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惊异，不觉引手受之。见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开牒视之，排印于空纸耳。心甚恶之，置牒席下，复寝。明旦少忆，与家人言之。取牒犹在，益以为怪。疾似愈，忽忆出门散适，遂策杖闲步，诸子无从者。行一里余，山下有涧，沿涧徐步，忽于水中，自见其头已变为虎，又观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归家，必为妻儿所惊，但怀愤耻，缘路入山。经一日余，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寻觅。比邻皆谓虎狼所食矣，一家号哭而已。

此人为虎，入山两日，觉饥馁，忽于水边蹲踞，见水中科斗虫数升，自念常闻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觉有味。又复徐行，乃见一兔，遂擒之，应时而获，即啖之，觉身轻转强。昼即于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数得獐兔等，遂转有害物之心。忽寻树上，见一采桑妇人，草间望之。又私度：“吾闻虎皆食人。”试攫之，果获焉。食之，果觉甘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过，即欲捕之。忽闻后有人云：“莫取莫取！”惊顾，见一老人须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虽变，然心犹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毕，却得复人身。若杀负薪者，永

南阳土人

近世有一个人寓居在南阳山，忽然得了热病，十多天也不见好。当时夏季夜晚月色明亮，他偶然在庭前歇息，忽然听到敲门声。仔细听了听，忽然又像是在睡梦中，家里人却没有听到。只是在恍惚之中，不知不觉起来看了看，有一个人隔着门说：“你应该变成虎，现

有文书在此。”这个人十分惊异，不自觉就伸手接下了文书。他看到送文书的人的手是虎爪，留下文书就走了。他打开文书一看，在空纸上排列了一些图章罢了。心里特别厌恶，把文书放在坐席下，又睡了。第二天早晨还略微记得，就对家里人说了。到席下去找文书，文书还在，他更觉得奇怪。病似乎好了，他忽然想出门走走，就拄着手杖悠闲地走出来，儿子们没跟出来。走出一里多路，来到山下的涧边，沿涧漫步而行，忽然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头已经变成虎头，手脚变成了虎爪，而且特别分明。他心里想这样回家，一定会吓着妻儿们，只好怀着愤恨与羞耻，顺着路走进山中。过去一天多，家人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四处找他。邻居们都认为他被虎狼吃了，一家人号哭不已。

此人变成虎，进山两天，觉得非常饥饿，忽然在水边蹲下，看到水中有许多的蝌蚪，心里想曾经听说老虎连泥都吃，于是就捧蝌蚪吃，觉得挺有味道。他又慢慢往前走，看到一只野兔，就去捉它，立即就捉到了，随即便吃了，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轻捷有力了。白天他就在深草丛中趴伏着，夜里就出去觅食，也多次捉到獐子、兔子等，于是他就有了害物之心。忽然寻找到一棵树下，见树上有一位采桑的妇人，他在草丛中望着，心里又想：“我听说老虎都吃人。”他就试探着去捉那妇人，结果捉到了。就把她吃了，果然觉得味道甘美。他常常在临近小路的地方，等待路过的人。一天傍晚，有一个人扛着柴走过去，他就想上去捕捉。忽然听到后边有人说：“不要捕，不要捕！”惊讶回头一看，看到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心知是神人。他虽然变成虎，但他心中还想家，于是他向老人哀求。老人说：“你被天神驱使变做虎身，今天就要完结，得以恢复人形。如果你杀了这个扛柴的人，就永远

不变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评事，后当却为人。”言讫，不见此老人。此虎遂又寻草潜行。

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闻铃声，于草间匿。又闻空中人曰：“此谁角馱？”空中答曰：“王评事角馱。”又问：“王评事何在？”答曰：“在郭外。县官相送，饭会方散。”此虎闻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后，时有微月，闻人马行声。空中又曰：“王评事来

也。”须臾，见一人朱衣乘马半醉，可四十余，亦有导从数人，相去犹远。遂于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从进散而走。食讫，心稍醒，却忆归路，去家百里余来，寻山却归。又至涧边却照，其身已化为人矣。遂归其家。

家人惊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语颠倒，似沉醉人。渐稍进粥食，月余平复。后五六年，游陈许长葛县。时县令席上，坐客约三十余人。主人因话人变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辈，多为妄说。”此人遂陈己事，以明变化之不忘。主人惊异，乃是王评事之子也。自说先人为虎所杀，今既逢仇，遂杀之。官知其实，听免罪焉。出《原化记》。

虎恤人

凤翔府李将军者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频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状。须臾，负李行十余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见人喜跃。虎于窟上俯视，久之方去。其后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积十余日，子大如犬，悉能

不能变回人形了。你明天应该吃一个王评事，然后就能恢复人身。”说完，老人就消失不见了。这只老虎便又在草丛中潜行。

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来到官路附近等候，忽然听到铃声，他便藏进草丛里。又听到空中有人问：“这是谁的角驮？”另一个回答：“王评事的角驮。”又问：“王评事在哪儿？”又答：“在城外。县官送他，酒宴刚散。”这只老虎听了，还是在沿路等着。一更天后，月色微明，听到人马走路的声音。空中又有人说：“王评事来了。”不一会儿，见有一个人穿着红衣服骑在马上，喝得半醉，大约四十多岁，有几个随从，离得还挺远。老虎就跑过去把王评事从马上拽下来，拖到深草丛中吃掉，他的随从四散逃跑。老虎吃完了，心里稍微感到清醒，想起回家的路，还有一百多里，顺着山路往回走。又来到涧边一照，他的身体已恢复为人形了。于是就回到家里。

家里人又害怕又奇怪，他失踪已经七八个月的时间了。他的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好像一个喝醉的人。渐渐地，他可以吃下些粥食，过了一个多月才恢复正常。五六年以后，他到陈许的长葛县游

玩。当时县令的宴席上，有三十多位客人在座。主人就说起了人能变化的事，说：“牛会伤心等事，大多是荒唐的说法。”这个人便陈述了自己变虎的事，来说明变化并不荒唐。主人特别惊异，因为他就是王评事的儿子。他自己说他的父亲被虎害死，今天遇上杀父仇人，于是就把仇人杀死。官员们知道事情原委之后，没有追究下去。出自《原化记》。

虎恤人

凤翔府李将军被老虎捉去，老虎蹲踞在他的身上，他频频地高呼：“大王饶命。”虎就垂下两耳，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一会儿，它驮着李将军走了十几里，把他扔进一个洞窟中。洞窟里有两三只虎崽，见到人高兴得又蹦又跳。老虎在洞窟上面往下看，过了许久才离去。后来老虎进到洞窟中，总是分一些自己弄到的肉给李将军。过了十多天，虎崽长得像狗那样大小，全都能

陆梁，乳虎因负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尽，则已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独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复云：“幸已相祐，岂不送至某家？”虎又负李至所取处而诀。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经二十日，前后五六度，村人怕惧。其后又来，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惧，愿勿来。”经月余，复一来，自尔乃绝焉。出《广异记》。

范端

涪陵里正范端者，为性干了，充州县任使。久之，化为虎，村邻苦之，遂以白县云：“恒引外虎入村，盗食牛畜。”县令云：“此相恶之辞，天下岂有如此事！”遂召问，端对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仓内盗肉，遇晓不得出，更递围之，虎伤数人，逸去。耆老又以为言。县令因严诘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实至于东家栏内窃食一猪，觉有滋味。是故见人肥充者，便欲啖之，但苦无伍耳。每夜东西求觅，遇二虎见随，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将变。”然察其举措，如醉也。县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数

日而归，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后，野虎辄来至村外鸣吼。村人恐惧，又欲杀之。其母告谕令去。端泣涕辞母而行。数日，或见三虎，其一者，后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复见之。母号哭，二虎走去，有靴

蹦跳，老虎就把它背出洞去。到了第三个虎崽，李将军怕虎崽都走了，自己死在洞中，就把虎崽抱在怀里，说：“大王难道不把我背出去？”于是老虎把尾巴伸下来，李将军拽着虎尾巴，得以出洞。他又对老虎说：“有幸得到大王的佑护，难道不送我回家吗？”老虎又驮着李将军，把他送到当时捉他的地方，然后离开。每三天，它到李将军住处来一趟，好像是来看望他。经过二十天，前后来过五六回，村里人很害怕。后来它又来，李将军就对它说：“大王来看我，这很好，但是村里人害怕，希望你还是别来了。”过了一个多月，它又来过一回，从此就再也没来过。出自《广异记》。

范 端

涪陵一个叫范端的里正，为人精明能干，任州县差役。时间长了，他变成了一只老虎，村邻叫苦不迭，就把这事向县令报告说：“范端经常领着野外的老虎进村，偷吃牲畜。”县令说：“这是不喜欢他的说法，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于是就召见范端，问他是怎么回事，范端的回答和县令说的一样。时间长了，有只老虎夜里进入仓库偷肉，到天亮没能出来，被层层围住，老虎咬伤数人后逃走了。老人们又把这事告诉了县令。县令于是严格地盘问范端，范端这才完全认罪：“我常常想吃生肉，只是自己弄不到。有一天夜里确实到东邻家栏内偷吃了一头猪，觉得很有滋味。所以见了那种挺胖的人也就想吃，只是苦于没有伙伴。每天夜里就到处寻找，遇到两只虎跟着我，所有得到的食物，都一起分着吃，也不知自己将要变成老虎。”然而察看他的举止，他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县令给他讲了一番道理之后，打发他走了。这一夜范端离去，过了几天才回来，穿戴和以前一样。他在家住了三四天，到了黄昏后，野虎就来到村外吼叫。村里人害怕，又要杀范端。范端的母亲就告诉他，让他赶快离去。范端哭泣着告别了母亲。几天之后，有人看到了三只虎，其中有

一只，后左爪上还穿着靴子。范端的母亲听说以后，就在山谷间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范端的母亲号哭，另外两只虎走了，穿靴子

者独留，前就之。虎俯伏闭目。乃为脱靴，犹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后乡人频见，或呼范里正，二虎惊走，一虎回视，俯仰有似悲怆。自是不知所之也。出《广异记》。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为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号书生。因向郭买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侧。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书生石井崖充食，可令其除去刀杖，勿有损伤。”二童子曰：“去讫。”石井崖见道士，道士不见石井崖。井崖闻此言惊骇，行到店宿，留连数宿。忽有军人来问井崖：“莫要携军器去否？”井崖素闻道士言，乃出刀，拔枪头，怀中藏之。军人将刀去，井崖盘桓未行。店主屡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却枪头而行。至路口，见一虎当路，径前攫取井崖。井崖遂以枪刺，适中其心，遂毙。二童子审观虎死，乃讴歌喜跃。出《广异记》。

械 虎

襄梁间多鸷兽，州有采捕将，散设槛阱取之，以为职业。忽一日报官曰：“昨夜槛发，请主帅移厨。”命宾寮将校往临之，至则虎在深阱之中。官寮宅院，民间妇女，皆设幄幕而看之。其猎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钉锁，四角系绳，施于

的那只虎独自留下来，走近母亲，闭着眼睛趴在那里。母亲为他脱去靴子，那只脚仍然是人脚。母亲捧着这只脚痛哭，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开。从此以后，乡里人经常见到这三只虎，有人呼喊“范里正”，其中两只吓跑了，一只回过头来看，俯仰再三，好像很悲伤似的。从此不知它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广异记》。

石井崖

石井崖原先是个里正，不喜欢干，于是就穿上书生的衣服，自称书生。因为到城里买衣服，走到一条溪边，溪南的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位穿红衣服的道士，有两个青衣童子侍候在左右。道士说：“我明天中午要吃书生石井崖充饥，你们可以让他除去刀杖，不要伤着我。”两个童子说：“石井崖已经过去了。”石井崖能看见道士，道士看不见他。石井崖听了这话很是惊恐，走到客栈就住下了，流连几宿也没再敢往前走。忽然有一个军人来问石井崖：“莫非要携带兵器离开？”石井崖先前已听到道士的话，就把刀交出来，拔了一个枪头藏在怀里。军人拿着刀走了，石井崖仍旧住在旅店里。店主屡屡催促，石井崖无奈，只好用一段竹子藏着枪头走了。走到路口，果然有一只老虎挡住去路，冲上来扑向石井崖。石井崖就用枪头刺它，正好刺中它的心脏，它就死了。两个童子上前察看，见老虎死了，就手舞足蹈，又说又唱，高兴地跳起来。出自《广异记》。

械 虎

襄梁一带多猛兽，州里专门设有采捕将，在各地铺设捕捉野兽的笼子和陷阱捕杀它们，以此作为自己的职业。忽然有一天，有人向官府报告说：“他们捉虎的笼子昨夜发动了，请主帅前去看看。”主帅就让官僚将校们前往，到地方一看，一只老虎困在陷阱之中。官僚的宅院、民间的妇女，都设置帐幕在那看热闹。那个猎人先造了个大木枷，还有钉锁，四角系着麻绳，放到

阱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鸷兽将欲出阱，即迤邐合其荷板。虎头才出，则蹙而钉之，四面以索，趁之而行。看者随而笑之。此物若不设机械，困而取之，则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势穷力竭而取之，则如牵羊拽犬。虽有纤牙利爪，焉能害人哉！夫欲制强敌者，亦当如是乎。出《玉堂闲话》。

商山路

旧商山路多有鸷兽害其行旅。适有骡群早行，天未平晓，群骡或惊骇。俄有一虎自丛薄中跃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顾。迨

至食时，闻遭攫者却赶来相及。众人谓其已碎于铄牙，莫不惊异。竟问其由，徐曰：“某初銜至路左岩崖之上，前有万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数枚顾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崖侧，略不损伤，而面其溪洞叫吼，以呼诸子，某因便潜伸脚于虎背，尽力一踏，其虎失脚，堕于深涧，不复可登。是以脱身而至此。”其兽盖欲生致此人，按演诸子，是以不伤。真可谓脱身于虎口，危哉危哉！出《玉堂闲话》。

陈 褒

清源人陈褒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旷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下过，径入西屋内。壁下先有一婢卧，妇人即取细竹枝从壁隙中刺之，婢忽尔腹痛，开户如厕。褒方愕骇，未及言，婢已出，即为虎所搏。

阱里去，然后慢慢往里面填土。猛兽将要出来的时候，就曲折地合上荷板。虎头刚钻出来，就赶紧钉住木枷，四面用绳子牵着，驱赶它往前走。看热闹的人跟在后面嬉笑不止。这种猛兽，如果不设置机械，要想围困它、捉住它，就是有一千人的力气，一百人的勇力，怎么能制服呢？而等它势穷力竭之后再制取它，就像牵羊拽狗一样容易了。尽管它有尖牙利爪，又怎么能伤着人呢！要想制住强敌，就应该运用这个道理。出自《玉堂闲话》。

商山路

旧商山路上常有猛兽伤害过往行人。恰巧有一个骡群起早赶路，天还不亮，有的骡子受惊骚动起来。不一会儿便有一只老虎从草丛中跳出来，叼起一人就跑，这人的同伴们没有敢回头看的。等到了吃饭的时候，这个被虎叼去的人却赶上来了。众人以为他已经被老虎的利齿嚼碎了，没有不惊讶的。争着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人慢慢地说：“我一开始被老虎叼到路边的岩崖之上，前有万仞高山和清溪，溪南有山洞，洞口有几只小老虎望着它们的母亲，高高兴兴得像等待着什么。那只老虎把我放在崖边，我一点也没有伤着。它面对着溪边

的山洞吼叫，呼唤它的孩子们，我于是就把脚偷偷伸到虎背上，尽力一踹，那虎失脚掉到深涧里，再也上不来了。所以我就脱身跑回来了。”那只老虎大概是想活捉骡夫，演练几个虎崽，所以没伤他。真可谓脱身于虎口，危险呀，危险！出自《玉堂闲话》。

陈 褒

清源人陈褒隐居在园林中，夜里临窗而坐，窗外就是旷野。忽然传来人马声，他一看，见一个妇人骑着虎从窗下经过，径直走进西屋。西屋壁下有一个婢女睡在那里，妇人捡了一根细竹枝从壁缝中扎那婢女，婢女忽然肚子疼，开门上厕所。陈褒正惊骇不已，没等说话，婢女已经走出去了，当即被虎扑倒。

遽前救之，仅免。乡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谓‘虎鬼’者也。”出《稽神录》。

食 虎

建安人山中种粟者皆构棚于高树以防虎。尝有一人方升棚，见一虎垂头拓耳过去甚速。俄有一兽如虎而稍小，蹶前虎而去，遂闻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视，其虎遇食略尽，但存少骨尔。出《稽神录》。

周 雄

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简溪，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时递铺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胆，有异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规避，仍持托权利剑，前后于税人场连毙数虎，行旅赖之。西川书记韦庄作长语以赏之，蜀帅补军职以壮之。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侏，须得一人代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监军使鱼全谿特进自京搬家，憩于汉源驿。其孀嫂方税驾，遂严妆，倚驿门而看，为虎攫去。虽驱夺得之，已伤钩爪也。仆尝行次白卫岭，时属炎蒸，夜凉而进。一马二仆与他人三五辈偕行，或前或后，而民家豚犬交横道路。山林

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属，又复何之？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上贡输，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人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盛衰乎？出《北梦琐言》。

陈褒急忙出去救她，这才免于虎口。乡人说：“村里经常有这种怪物，就是所谓的‘虎鬼’。”出自《稽神录》。

食 虎

建安那地方的人，凡是在山中种粟的，都在高树上搭建棚子来防备老虎。曾经有一个人刚爬上了棚子，看见一只老虎垂头耷耳地跑过去，跑得特别快。不一会儿，有一个像虎却比虎小的野兽，紧随着虎的踪迹追过去，于是就听到竹林里的吼叫声惊天动地，过了很久才平息。第二天前去一看，那只老虎几乎被吃光，只剩下一些骨头了。出自《稽神录》。

周 雄

唐朝大顺、景福以后，蜀路的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简溪一带，老虎为害特别严重，被称为“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着武器列队通过，也会遭到老虎的袭击。当时有个叫周雄的驿卒，臂力、胆量都超过平常人。他日夜行役，不肯设法回避，照常拿着托权利剑，在税人场前后连连打死几只老虎，行旅们都靠他。西川的书记韦庄作长诗赞赏他，蜀帅补给他军职来激励他。凡是被虎咬死，被水淹死而变成的鬼叫伥鬼，必须要有一人代替自己。虽说是听人们随便说的，但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此前西川监军使鱼全^谨特进从京城搬家，在汉源驿站休息。他的寡嫂刚下车休息，就梳妆整齐，靠着驿门往外看，被老虎捉了去。虽然追赶抢夺回来，也被钩爪伤了。我曾有一次旅途中暂住白卫岭，那时天极热，趁夜间凉爽赶路。一马二仆与其他三五个人一块儿走，有的在前，有的在后，百姓家的猪狗在道上走来走去。山林照旧，居民如常，虎豹之类，又到哪里去了呢？景福、乾宁的时候，三川一带战乱不止，虎豹白天出来到处走。地方上的贡赋被阻塞在路上不能运出。西川的奏章，大多取路巫峡送出。

人和兽行凶作恶，难道不是和国家的兴衰有关吗？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张 俊 浔阳猎人 柳 并 僧 虎 王 瑶

刘 牧 姨 虎 崔 韬 王行言

张 俊

宣州溧水县尉元澹家在怀州。先将一庄客张俊祗承至官，官满却归，俊亦从之。俊有妻，一子三岁，亦与同行。至宋汴行将夜，俊抱儿从澹，其妻乘驴在后十步。忽闻叫声，俊奔视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妻今为虎所杀伤，誓欲报仇。今以孩子奉上，某侥幸归，当酬哺养之恩。不尔，便为仆贱终身。”元固止之，不可。复挟两矢，携弓腰斧，下道乘黑而行。去三十余里，皆深林重阻。既而渐至一处，依近山谷，有大树百余株。疑近虎穴，俊上树伺之。时渐明，见山下数十步内，如有物蹲伏起动之状。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为虎所禁，尸自起，拜虎乞，自解其衣，裸而复僵。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欢跃。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竞来争食。俊在树上见之，遂发一箭，正中虎额，其虎腾跃。又发一箭，中其胁。箭皆传

张 俊

宣州溧水县县尉元澹家在怀州。先前他只带着一个叫张俊的庄客做侍从来上任，如今官任期满返回怀州，张俊也跟他一同回去。张俊有一个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儿子，也跟着一块走。走到宋汴的时候，天就要黑下来了，张俊抱着儿子跟着元澹，妻子骑着驴走在十步远的后面。忽然听到叫声，张俊跑过去一看，妻子已被老虎叼走了。张俊对元澹说：“妻子如今被虎杀害，我一定要为她报仇。现在把孩子交给您，我如果活着回来，应当报答您的哺养之恩。不然，就让孩子终身做您的奴仆。”元澹再三劝阻也没有劝住。张俊又挟上两支箭，拿着弓和腰斧，从官道上下来，摸着黑向山里走。走了三十多里，全都是

深林和重重障碍。接着便渐渐走到一个地方，靠近山谷，有大树一百多棵。张俊怀疑已经靠近虎穴，就爬到树上去等着。当时天渐渐转明，他看到山下几十步之内，好像有什么东西蹲伏起动的样子。又等了一会儿，天就要亮了，一看，果然是虎。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被虎的咒语驱动，尸体自己站起来，先拜完老虎，然后解开衣服，把身体裸露出来，又僵卧在地上。老虎又从一个洞窟中领出来四只虎崽，虎崽儿都像狸猫那么大，它们撒欢蹦跳而来。老虎用舌头舔死人，虎崽们便争抢着吃。张俊在树上看到这个情况，就射出一箭，正好射中虎额，老虎负痛腾跃。又射一箭，射中虎肋。箭头都涂过毒，虎遂惊跃，狂乱吼怒，顷刻而死。俊复下树，以斧截虎头，并杀四子，亦取其首，葛蔓贯之。亦负妻尸，走步而归。日晓迫及，澹感激之至。出《原化记》。

浔阳猎人

浔阳有一猎人，常取虎为业。于径施弩弓焉，每日视之。见虎迹而箭已发，未曾得虎。旧说云：“人为虎所食，即作伥鬼之事。”即于其侧树下密伺。二更后，见一小鬼青衣，髡发齐眉，蹙^劓而来弓所，拨箭发而去。后食顷，有一虎来履弓而过。既知之，更携一只箭而去，复如前状。此人速下树，再架箭，而登树觐之。少顷虎至，履弓箭发，其虎贯胁而死。其伥鬼良久却回，见虎死，遂鼓舞而去也。出《原化记》。

柳 并

河东柳并为监察御史，入岭推覆。将一书吏随行，常所委任。至岭下宿孤馆中，从吏皆在厅内席地而寝。时半夜，月初上，众皆卧，并独觉。忽见一小鬼长尺余，状若猕猴，手持一纸幡子步上阶，以幡插书吏头边而去。并乃潜起，拔去之，复卧伺焉。少顷，一虎入来遍嗅诸人而去。须臾，小鬼又来，别以幡子插之，复又拔去之。少顷，虎又来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旦日汝当难免，自须为计，不可随我。”并有剑，取与之，

毒液，老虎就惊跳，狂乱地吼叫，没过一会儿就死了。张俊又从树上下来，用斧子砍下虎头，并且杀死四只虎崽，也都把头砍下来，用藤蔓串起来。又背着妻子的尸体，徒步赶了回来。天亮的时候就追上元澹，元澹对他的行为感动极了。出自《原化记》。

浔阳猎人

浔阳有一位猎人，平常以捕虎为业。他在路上布置上弓弩，每天都去看一看。有一天他看到了虎迹，箭也发射了，却没有射到老虎。旧话说：“人被老虎吃了，就给虎做俵鬼。”猎人就在附近的树下等着。二更天以后，见一个青衣小鬼，头发齐眉，一瘸一拐地来到布置弓箭的地方，拨动机关，箭射出去，然后便离开了。一顿饭的时间之后，一只虎来踩着弓走过去。猎人知道以后，另外拿了一支箭去，结果还是像之前一样。猎人急忙从树上下来，重新架上箭，然后上树观察。不一会儿虎来了，一踩到弓上，箭就发射，穿透虎的前胸，虎便死了。那俵鬼过了很久才回来，看见虎被射死，便欢欣鼓舞地走了。出自《原化记》。

柳 并

河东人柳并是监察御史，到五岭南巡视考察，调查研究。他带着一名书吏随行，常把事情交付给书吏办理。走到岭下，投宿在一个偏僻的客馆里，从吏们都在厅内席地而寝。半夜时分，月亮刚刚升起，大伙儿都睡了，只有柳并还醒着。他忽然看到一个一尺多高的小鬼，样子像一只小猕猴，手拿着一杆小纸旗走上台阶，把旗插在书吏的头边，然后离开了。柳并就偷偷地起来，把小旗拔掉了，又躺下去等着。没过一会儿，一只老虎走进来，逐个闻了一遍睡觉的人们，然后离去。转眼间小鬼又来了，另插了一杆小旗，柳并又把小旗拔掉了。不一会儿，虎又来闻了一遍出去。像这样反反复复了三次，天也就快亮了。天亮时，柳并对书吏讲了这件事，说：“天亮后你将难免有祸，你自己需要想个办法，不能再跟着我了。”柳并有一把剑，就拿来送给书吏，

乃令逃难。此吏素强勇，携剑入山，寻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见有人，惟见席上案砚朱笔，有一卷文书，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己名在焉。屋上见一领虎皮。吏怀其书，并取皮，杖剑而去。行未数里，见一胡僧从后来趁，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为计，即可免矣。”吏即止，与之言。见其人状异，不敢杀之。僧曰：“吾非强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岂不见适来文簿？昨日已愆数期，今强脱，终恐无益。不如以小术厌之。”吏问其术。僧令登一树以带自缚，用剑自刺少血涂一单衣投之。“我以衣为襁之耳。”吏如言登树，投皮与僧衣之，便作虎状，哮吼怒目，光如电掣。吏惧，将欲堕者数过。即取单衣，刺血涂之，投于地。虎得衣跳跃，攀扯而吞之。良久，复为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无患焉。出《原化记》。

僧 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戏被于身，摇尾掉头，颇克肖之。或于道旁戏，乡人皆惧而返走，至有遗其所携之物者。僧得之喜。潜于要冲，伺往来有负贩者，欵自草中跃出，昂然虎也，皆弃所赍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获。自以得计，时时为之。忽一日被之，觉其衣着于体，及伏草中良久，试暂脱之，万方皆不能脱。自

让他逃难。这个书吏一向强悍勇敢，带着剑就进山寻找虎穴去了。走了二十里，来到一间茅草屋前，便走了进去。屋里不见有人，只见坐席上有桌案、砚台、朱笔，还有一卷文书，上面写的全是人名，人名有勾掉的，有没勾掉的，他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屋里还有一张虎皮。书吏把文书揣在怀里，并且拿了虎皮，拿着剑往外走。走出不到几里，有一个胡僧从后面追来，喊道：“停一下，你不如让我给你想个办法，就可以免去灾祸。”书吏就停下来，与和尚说话。他见和尚模样奇特，不敢杀他。和尚说：“我不是硬要杀害你，这是上天分配应该吃你。你刚才难道没看见那文簿吗？昨天已错过期限，今天勉强躲过了，到底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如用一点小小的法术避过它。”书吏问用什么样的法术。和尚让他爬到一棵树上去，用带子把

自己绑在上面，用剑刺自己刺出一点血来，涂在一件单衣上，扔下来。“我用这件衣衫为你消灾。”书吏照和尚的话去做，爬上树，绑好自己，把虎皮扔下来，和尚披上虎皮，立刻变成老虎，咆哮如雷，怒目如电。书吏害怕，几次差点掉下来。他就取出单衣，刺血涂在上面，扔到地上。老虎见到单衣，跳上前去，撕扯着吞下去。过了很久，又变成人形，说：“你已经免灾了！”于是就让书吏走了，最终书吏也没有遇到任何祸患。出自《原化记》。

僧 虎

袁州山里有一个村院僧人，人们忘记了他的法名。他偶然得到一张虎皮，披在身上开玩笑，摇头摆尾，很像一只真虎。有时候他在道旁披上虎皮嬉戏，乡里人都吓得掉头就跑，甚至有的人跑丢了自己带的东西。僧人捡到这些东西很高兴。他潜伏在大路上，等待那些携带物品的人路过，突然从草丛中跳出来，活生生地就是一只老虎，人们看到都扔下财物就跑。僧人每次蒙上虎皮出去，总有收获。他自以为得计，便常常这样干。忽然有一天僧人披上虎皮之后，觉得那皮长到身上了，等到在草丛里趴了很长时间，试着暂时脱下来，用什么办法也脱不下来。自己

视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头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非人也。心又乐于草间，遂捕狐兔以食之，拏攫饮啖，皆虎也。是后常与同类游处。复为鬼神所役使，夜则往来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厌苦之。形骸虽虎，而心历历然人也，但不能言耳。

周岁余，一旦馁甚，求无所得，乃潜伏道傍。忽一人过于前，遂跃而噬之。既死，将分裂而食，细视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幸而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轮回。自为不善，活变为虎，业力之大，无有是者。今又杀僧以充肠，地狱安容我哉？我宁饿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号，声未绝，忽然皮落如脱衣状，自视其身，一裸僧也。奔旧院，院已荒废。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数件，走于邻境佛寺，因游方，止临川崇寿院众堂中。

是时圆超上人居看经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

问：“尔何处人，出家几夏腊，修习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对曰：“某心有悔行，愿因上人决之，但不欲他僧闻耳。”乃屏侍者问之。其僧言为虎之事，叩头作礼，求讫罪业。上人谓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间，即分天堂地狱，岂在前生后世耶？尔恶念为虎，善念为人，岂非证哉？苟有志乎脱离者，趣无上菩提，還元反本。念不著，则人不为虎，虎不为人矣。方今闽中，大善知识比肩，尔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寻话于智作长老，长老往见之，以上

看看自己的手和脚，和老虎的一样；爪和牙，也是老虎的了。于是就到水边去照，头耳眉眼，口鼻尾毛，全都是老虎的，而不再是人形了。他心里又很乐意待在草丛里，于是就捕捉些狐兔来充饥，扑拿攫取喝水吃食，全都像老虎了。后来他常和其他老虎在一起。又被鬼神役使，夜里就往来于山中，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不能休息，他感到特别厌烦和痛苦。样子虽然是老虎，心里却清楚知道自己是人，只是不能说话罢了。

一年之后，有一天他饿得很厉害，又没有抓到什么可吃的，就潜伏在道旁等候。忽然有一个人从他面前走过，他立刻就跳上去撕咬那人。咬死之后，将要撕碎吃掉的时候，仔细一看，被咬死的是个僧人。他心里想：“我本来是人，有幸当了和尚，可我不能守禁戒，以求走出六道轮回。自己去做不善的事，活变成一只老虎，善恶报应之力，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现在又杀死一个僧人来充饥，地狱怎么能容我？我宁肯饿死，也不再造罪孽。”于是他仰天痛哭，哭声未住，忽然身上的虎皮像脱衣服那样脱落了，再看看自己，是一个裸体的僧人了。他跑回原来的寺院，那里已经荒废。他就用草遮身，到百姓家里要了几件破衣服穿上，跑到临近的佛寺里去，然后就开始云游四方，住在临川崇寿院众堂中。

当时圆超上人主持经堂，僧人侍立在旁诵经不懈。上人觉得他恭谨勤奋，就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出家几年了？修习什么样的经术？为什么如此勤奋？”他回答说：“我心里悔恨以前的行为，希望由上人来决断，但不想让别的和尚听见。”上人便让身边的人回避，然后问他。他说了变成老虎的事，磕头作揖，求上人帮他忏悔罪恶。上人对他说：“人的生死祸福，都是由心念决定。刹那之间就能分为天

堂和地狱，难道一定要由前生后世决定吗？你心里产生了恶念就变成老虎，产生了善念就变成了人，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如果你有志于脱离，那就要趋向无上的智慧，還元返本。心念不动摇，人就变不成虎，虎不能变成人了。现在的闽中之地，大善大德的人比比皆是，你到那儿去吧！”他接受了上人的教诲。上人不久又对智作长老说起此事，长老也来见他，把上

人向者事问，皆无异同。双目犹赤，眈然可畏也。后入岭，不知所适。出《高僧传》。

王 瑶

汉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瑶。所居水竹园林，占一川之胜境，而往来之人多迂道以经焉。既至，瑶心竭诚接待。有卖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来必休于此，积十数年，率五日一至。瑶密异之，外视其所买，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瑶伺其来，因竭力奉之，石亦无愧。近晚将去，瑶曰：“思至生居，为日久矣。今者幸愿阶焉。”石生曰：“吾敝土穷山，不足为访。”瑶即随行十数里。暝色将起，石生曰：“尔可还矣。”瑶曰：“窃慕高躅，愿效诚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辞，瑶追从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画地，遂为巨壑，而身亦腾为白虎，哮吼顾瞻。瑶惊骇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无人迹。自是石生不复经过矣。出《集异记》。

刘 牧

成应元事统云：刘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乐山鸟之啼，爱风松之韵。植果种蔬。野人欺之，多伐树践圃。牧曰：“我不负人，人何负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见牧则摇尾。牧曰：“汝来护我也？”虎辄俯首。历数年，野人不敢侵。后牧卒，虎乃去。出《独异志》。

人问过的话又问过一遍，都没有一点差异。他的眼睛还发红，虎视眈眈的样子，挺吓人的。后来他去了岭南，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高僧传》。

王 瑶

汉州往西四十五里，有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叫王瑶。他居住的水竹园林，在那一带是最美的，来往的人们大多都绕道来这里以饱眼福。每有客人来到，王瑶就诚心诚意地接待。有一个卖陶制金属制品的年轻人石生曾说自己住在西山，每次来一定在这里休息，已经十几年了，大都是五天来一趟。王瑶心里很奇怪，到外面看看他卖的东西，又不是山里人能用的。一天，王瑶等他来到，就竭力地款待，石生也没有过意不去。天近傍晚，石生要走，王瑶对他说：“我很早就想到你家看看，现在希望你领我去一趟。”石生说：“我那里是散土穷山，不值得一访。”王瑶就跟着他走了十几里。天要黑了，他对王瑶说：“你可以回去了。”王瑶说：“我心里敬慕你高尚的人品，愿为你效力。只要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以此来求知你的住处。”石生再三推辞，王瑶紧跟着他不停脚。石生忽然用手杖在地上一画，就画出一条大沟，他也腾跃变成一只白虎，吼叫着回头顾盼王瑶。王瑶吓得心惊胆战，捂着脸在地上爬着走。第二天再去看，竟然没有人的踪迹。从此石生没再经过此地。出自《集异记》。

刘 牧

成应元事统说：刘牧字子仁，常年住在南沙的荒野之中。他喜欢听山鸟的鸣叫，喜欢观赏风松的韵致。他种植瓜果蔬菜。但村野之人欺负他，经常来伐他的树，践踏他的菜园。刘牧说：“我不欺负别人，别人为什么要欺负我呢？”有一只老虎在他的住处附近挖了个洞住下，见了刘牧就摇尾巴。刘牧问虎：“你是来保护我的吗？”虎就点头。经过多年，村野之人再也不敢来欺负刘牧。后来他死了，虎才离开这里。出自《独异志》。

姨 虎

剑州永归、葭萌、剑门、益昌界，嘉陵江侧有妇人，年五十已来，自称“十八姨”。往往来民家，不饮不食。每教谕于人曰：“但作好事，莫违负神理。居家和顺，孝行为上。若为恶事者，我常令猫儿三

五个巡检汝。”语未毕遂去，或奄忽不见。每岁，约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间知其虎所化也，皆敬惧之焉。出《录异记》。

崔 韬

崔韬，蒲州人也。旅游滁州，南抵历阳。晓发滁州，至仁义馆，宿馆。吏曰：“此馆凶恶，幸无宿也。”韬不听，负笈升厅。馆吏备灯烛讫。而韬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寝，忽见馆门有一大足如兽，俄然其门豁开，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去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乃就韬衾。出问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寝？韬适见汝为兽入来，何也？”女子起谓韬曰：“愿君子无所怪。亲父兄以畋猎为事，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虎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以备洒扫。前后宾旅，皆自怖而殒。妾今夜幸逢达人，愿察斯志。”韬曰：“诚如此意，愿奉欢好。”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后韬明经擢第，任宣城。时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余，复宿仁义馆。韬笑曰：“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韬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又笑谓其妻子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犹在。”妻曰：“可令人取之。”

姨 虎

剑州的永归、葭萌、剑门、益昌界内，嘉陵江畔有一位妇人，五十来岁，自称“十八姨”。她常常到山民家中来，不吃不喝。每次教导人家说：“只能做好事，不要违背神理。居家过日子要和顺，以孝行为重。要是做坏事的，我就让三五个猫儿经常来巡视检查你们。”话没说完她就离开了，有时候忽然就不见了。每年，大约有三五次有人遇上她。民间知道她是老虎变的，因此都很敬畏她。出自《录异记》。

崔 韬

崔韬是蒲州人。他游历滁州，向南抵达历阳。天亮就从滁州出发，到了仁义馆，要在这里投宿。馆吏说：“这个馆很凶险，希望不

要住在这。”崔韬不听，背着书箱走进厅内。馆吏为他准备了灯烛就走了。到了二更天，崔韬铺被刚要睡觉，忽然看见馆门有一只大脚，像野兽的爪，转眼间门扇大开，见一只老虎从门外进来。崔韬吓跑了，潜伏在暗处偷看。他看见老虎在院子里脱去虎皮，变成一个姿质美丽、装扮漂亮的女子，那女子走到厅里，就躺到崔韬的被窝里了。崔韬出来问她说：“你为什么睡到我被窝里来？我刚才看见你进来时是一只老虎，这是怎么回事？”女子坐起来对崔韬说：“请你不要见怪。我的父兄以打猎为生，家里很穷，我想找个好夫婿，自己又无法办到，就在夜里偷偷拿虎皮当衣穿。知道你投宿在这个馆里，所以想要来托身给你，为你做家务事。先后来这里的旅客，全都吓死了。我今夜遇上你这个通情达理的人，希望理解我的心意。”崔韬说：“果真如此的话，我愿意接受你的好。”第二天，崔韬拿起那件兽皮衣，扔到厅后的枯井里，就领着女子走了。后来崔韬考中明经，要到宣城任职。当时崔韬的妻子、儿子和他一块去赴任。走了一个多月，又投宿在仁义馆。崔韬笑着说：“这个驿馆是我当初和你相遇的地方。”崔韬往井里一看，那件虎皮衣和以前一样完好无缺，又笑着对妻子说：“以前你穿的衣服还在。”妻子说：“可以让人把它拿上来。”

既得，妻笑谓韬曰：“妾试更著之。”衣犹在请，妻乃下阶将兽皮衣著之，才毕，乃化为虎，跳踯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出《集异记》。

王行言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鸢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拄杖长丈余，铤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连山，于数十步外夺下。身上拏攫之踪已有伤损。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众持枪围，使行言处于当心。至深夜，虎又跃入众中，攫行言而去。众人又逐而夺下，则伤愈多，行旅复卫而前进。白昼逐人，略不暂舍，或跳于前，或跃于后。时自于道左而出，于稠人丛中

捉行言而去。竟救不获。终不伤其同侣，须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报，逃之不获。出《玉堂闲话》。

拿到虎皮之后，妻子笑着对崔韬说：“我再穿上试试。”便走下台阶，把虎皮衣穿到身上，刚穿好，就变成一只老虎，吼啸跳跃，蹿到厅里吃掉崔韬和他的儿子，然后就离开了。出自《集异记》。

王行言

秦地百姓中有一个叫王行言的，以经商为业，常常贩盐到巴渠一带。路经兴元往南去，有大巴路、小巴路。这路上，到处是险峻的山峰和沟壑，只有鸟兽可以通过的小路，行人只能路眠野宿，根本没有人烟。野兽成群，经常伤害过往旅客。王行言和十几个青壮年结伴而行，人人都拿着一根一丈多长的木杖，木杖上装有锋利的兵刃，这就是那种短枪。刚走上小路，就被猛虎追赶。就露宿在道旁，老虎忽然从众人之中把王行言叼走了。同伴们立即拿起刀杖，追赶搭救，呼声连山，在几十步之外的地方把王行言从虎口夺下来。搏斗之际王行言身上已经有伤。天亮往前走，老虎又追了上来。这次野宿的时候，大家拿着枪把王行言包围在中间。到了深夜，老虎又跳到人群之中，单单把王行言叼跑了。众人又追赶救下来，王行言身上的伤更多了，大家保卫着他往前走。那老虎大白天追人，一点也不放松，有时跳在人前，有时跃到人后。忽然，它从道旁跳出来，又一次在人群中把王行言叼走了。这一次却没有救下来。老虎始终没有伤害其他人，它必须抓这个人充饥，不知道是什么冤报，逃也逃不掉。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牛

金 牛 银 牛 青 牛 牛 斗 潜 牛

凉州人牛 洛水牛

牛拜

桓 冲 光禄屠者 朱氏子

牛偿债

卞士瑜 路伯达 戴 文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牛伤人

邵桃根

牛 异

洛下人 甯 茵 仲小小

牛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白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疮即愈。故汉人有至其国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汉人对曰：“吾国虫名为蚕，为人衣，食树叶而吐丝。”外国人复不信有蚕。出《金楼子》。

新昌穴出山犍，似秦牛，常与蛇同穴。人以盐著手，夜

牛

大月支和西胡，有一种叫“白及”的牛，今天从它身上割取一块肉，第二天它的伤口就会愈合。所以汉朝人有到他们国家去的，他们就把这种牛给汉人看。汉朝人回答说：“我国有一种叫作蚕的虫子，可以给人做衣服，它吃树叶却吐丝。”外国人也不相信会有蚕。出自

《金楼子》。

新昌的山洞里出产一种牛，名字叫山犊，样子长得像秦牛，常常和蛇住在同一个洞穴里。人们把盐均匀地涂到手上，夜间入坎中取之，其舌滑者是蛇，其舌燥者则牛也，因引之而出焉。出《交州志》。

野牛高丈余，其头若鹿，其角丫戾。长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出《酉阳杂俎》。

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见山穴开，中有钱焉，不知其数。田父入穴，负十千而归。到家又往取之，迷不知道。逢一人谓曰：“汝所失牛，其直几耶？”田父曰：“十千。”人曰：“汝牛为山神所将，已付汝牛价，何为妄寻？”言毕，不知所。田父乃悟，遂归焉。出《纪闻》。

金 牛

长沙西南有金牛冈。汉武帝时，有一田父牵赤牛，告渔人曰：“寄渡江。”渔人云：“船小，岂胜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于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粪于船。田父曰：“以此相赠。”既渡，渔人怒其污船，以桡拨粪弃水，欲尽，方觉是金。讶其神异，乃蹶之，但见人牛入岭。随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处犹存。出《湘中记》。

增城县东北二十里，深洞无底。北岸有石，周围三丈。渔人见金牛自水出，盘于此石。义熙中，县人常于此潭石得金镮，寻之不已。俄有牛从水中引之，握不禁，以刀扣断，得数段，人遂致富，年登上寿。其后义兴周灵甫常见此牛宿伏石上，旁有金镮如绳焉。灵甫素骁勇，往掩之，此

进洞捉它，那些舌头滑润的是蛇，感到干而涩的就是牛，于是就把它牵出来。出自《交州志》。

有一种野牛高一丈多，它的头像鹿，它的角分成丫杈状，很凶猛。它的身长有一丈，毛是白色的，尾巴像鹿尾。这种野牛出产于西

域。出自《酉阳杂俎》。

唐朝先天年间，有一位老农在嵩山放牛，牛丢了，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忽然看到有一个山洞大开，山洞里有钱，多得数不清。老农进入洞中，背了十千回家。把钱放回家然后又回来背，但是他迷了路不知道该怎么走。遇上一个人对他说：“你丢的那头牛，能值多少钱？”老农说：“十千。”那人说：“你的牛被山神牵走，已经按价付钱了，你为什么还没完没了地寻找呢？”说完，那人就不见了。老农这才恍然大悟，就回家了。出自《纪闻》。

金 牛

长沙县西南有个金牛冈。汉武帝时，有一位老农牵着一头毛色赤红的牛，对一位渔民说：“请把我渡过江去。”渔民说：“我的船太小，哪能载动一头牛。”老农说：“只要能装下，牛是不压船的。”于是人和牛一块上了船。船到江心，牛在船上拉了屎。老农说：“把这牛粪送给你吧！”渡过江之后，渔民对牛屎弄脏了船很生气，用船桨把牛屎拨到江中。要拨完的时候，才发现牛屎是金子。他感到惊奇，认为那老头是神异之人，就踩着老农的踪迹去追，只见老农和牛进入山岭之中。渔民紧跟着就去挖掘山石，却怎么也追不上。挖的那地方至今还有。出自《湘中记》。

增城县东北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无底深洞。洞北岸有一块石头，周长有三丈。渔民曾见一头金牛从水中出来，盘卧在这块石头上。义熙年间，有一个县人曾经在这块石头上拾到一条金锁链，怎么拽它也拽不完。不一会儿，有一头牛从水中拽金锁链，这个人握不住，用刀砍断，得到了几段，于是就富裕起来，活了百余岁。后来义兴的周灵甫曾经看见这头牛趴伏在石头上，旁边有像绳子一样的金锁链。周灵甫素来骁勇，便去逮它，这

牛掣断其镮，得二丈许，遂以财雄也。出《十道记》。

银 牛

太原县北有银牛山。汉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骑白牛，蹊入田。田父诃诘之，乃曰：“吾北海使，将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寻至山上，唯见牛迹，遗粪皆银也。明年，世祖封禅焉。出《酉阳杂俎》。

青 牛

桓玄在南，常出诣殷荆州。于鹤穴逢一老翁，群驱青牛，形色瑰异。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灵溪，骏^馱非常。玄息驾饮牛，牛走入水不出。桓使覘守，经日绝迹。当时以为神物。出《渚宫故事》。

又

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见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红，戏于水际。一白衣老翁长可三丈，执鞭于其旁。久之，翁回顾见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跃而上。倏忽渐长，一举足，径上石公山顶，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牛 斗

九真犝牛，乃生溪上。犝牛时时怒，共斗，即海沸涌。或出斗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雳。号曰“神牛”。出《异物志》。

牛便挣断了锁链入水，周灵甫得到两丈多长的金锁链，于是他便拥有财富而称雄一方了。出自《十道记》。

银 牛

太原县北有一座银牛山。汉朝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个人骑着一头白牛，践踏了一位农夫的庄稼地。老农呵斥他，他说：“我是北海使，要去看天子登山封禅，于是就骑着牛上山。”老农找到山上，只看到了牛踩过的蹄印，牛粪全都是银子。第二年，世祖在这里封禅。出自《酉阳杂俎》。

青 牛

桓玄在南方，曾经外出拜会荆州都督殷仲堪。在鹤穴，他遇到一位老汉赶着一群青牛，形体颜色都很奇特。桓玄就用自己骑的牛换了一头，他骑着这头青牛来到灵溪，速度非常轻快。桓玄停下来到水边饮牛，牛走进水里不出来了。桓玄派人在岸边看守，守了一整天也没出来。当时的人们都认为那牛是神物。出自《渚宫故事》。

又

住在京口的一个人，晚上出来走到江边，看见石公山下有两头腹部和嘴头呈红色的青牛，在水边嬉戏。一个大约有三丈高的白衣老头，拿着鞭子守在一边。过了一会儿，老头回头看见有人，就把两头牛赶进水中，老头随即跳到牛背上。忽然老头的身体变得高大，一抬脚直接上了石公山顶，就不再出现了。出自《稽神录》。

牛 斗

九真犂牛，生长在溪涧边。犂牛时时发怒，在一起搏斗，它们一角斗随即海水就会涨潮。有的会跑到岸上来斗，家牛看了都害怕。有的人拦截捕捉它，天就会打雷。人们把这种牛叫作“神牛”。出自《异物志》。

潜 牛

勾漏县大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每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出《酉阳杂俎》。

凉州人牛

天宝时，凉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长，不可拘制，因尔纵逸。他牛从之者甚众，恒于城西数十里作群，人不能制。其后牛渐凌暴，至数百，乡里不堪其弊，都督谋所以击之。会西胡献一鸢兽，状

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问胡：“献此何用？”胡云：“搏噬猛兽。”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赏钱，当为相取。”于是以三百千为赏。胡乃抚兽咒愿，如相语之状。兽遂振迅跳跃，解绳纵之，径诣牛所。牛见兽至，分作三行，已独处中，埋身于土。兽乃前斗，扬尘暗野，须臾便还。百姓往视，盆成潭，竟不知是何兽。初随望其斗，见兽大如蜀马。斗毕，牛已折项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脏，盆盛以饲，兽累啖之，渐小如故也。出《广异记》。

洛水牛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庐舍，靡不淹没。厥后香山寺僧云：“其日将暮，见暴雨水自龙门川北下，有如决海溃江。鼓怒之间，殷若雷震。有二黑牛于水上掉尾跃空而进。众僧与居人凭高望之，谓城中悉为鱼矣。俄见定鼎、

潜 牛

勾漏县大江中有一种潜水牛，样子很像水牛。常常上岸来争斗，角软了，就返回到江里，角硬了就再出来打。出自《酉阳杂俎》。

凉州人牛

唐朝天宝年间，凉州有一户人家的牛生了一头小牛，力大体长。等到它长大了就不受约束，放纵它随便跑。有许多别的牛也都跟着它，经常在城西几十里的地方结群，人们不能控制它们。后来，这些牛逐渐变得异常凶猛，而且数量达到几百，乡里不堪忍受它们祸害，都督谋求攻击它们的办法。恰巧西胡献来一头猛兽，形状像狗，略大，正青色。都督问胡人：“献这东西有什么用？”胡人说：“它可以搏杀猛兽。”都督把狂牛为害的事告诉胡人，胡人说：“只要有赏钱，一定可以为都督制服它们。”于是定下来以三百千钱为赏钱。胡人就抚摸着那猛兽念咒，像与它交谈的样子。那猛兽于是就迅捷跳动，胡人解开绳索把它放出去，它径直奔向狂牛所在的地方。牛见猛兽来了，分成三行，为首的那头在中间，都把身子埋进土里。猛兽扑上去和它

们角斗，扬起的烟尘使田野变得黑暗，没过一会儿，猛兽便回来了。百姓们到那里一看，地上形成一个大坑，到底不知道那猛兽是个什么兽。起先跟着它远望它与牛斗，见它像蜀马那样大。斗完之后，疯牛已经断了脖子而死。胡人剖开牛肚子，取出牛的五脏，用盆盛着喂那猛兽，猛兽一个劲儿地吃，渐渐地变回原先一般大小了。出自《广异记》。

洛水牛

咸通四年秋天，洛中发大水，帝王狩猎的苑囿和官民房屋没有不被淹的。后来香山寺的和尚们说：“那天快天黑时，只见狂暴的洪水从龙门川向北直泻而下，有如江海决堤。震怒之间，像惊雷一般势不可挡。有两头黑牛在水上掉尾腾跃地前进。众僧和百姓们站在高处望着，说城里全是鱼。顷刻间望见定鼎、

长夏二门阴暝开，有二青牛奋勇而出，相去约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惊澜，翕然遂低。”出《剧谈录》。

牛拜

桓 冲

桓冲镇江陵，正会，当烹牛，牛忽熟视帐下都督，目中泪下。都督咒之曰：“汝若向我跪，当启活也。”牛应声而拜，众皆异之。都督复曰：“谓汝若须活，遍拜众人。”牛涕泪如雨，遂遍拜。值冲醉，不得启，遂杀牛。冲闻，大怒都督，痛加鞭罚也。出《渚宫故事》。

光禄屠者

太和中，光禄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换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与子，遂殒于刀下。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许，身入泥水，以头触物。良久乃定。出《原化记》。

朱氏子

广陵有朱氏子，家世勋贵，性好食黄牛，所杀无数。常以暑月中，欲杀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热如此，尔已醉，所食几何，勿杀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应声下泪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会人言！”立杀之。数日

长夏二门在昏暗的风雨中打开了，有两头青牛从里边奋勇地冲出来，相距大约一百步，黑牛边奔跑边回头。刚才那惊涛骇浪，忽然间便减缓了势头。”出自《剧谈录》。

牛拜

桓 冲

桓冲镇守江陵时，正值宴会宾客，应该烹煮牛肉了，牛忽然瞪着眼睛盯着帐下的都督，眼中流下泪来。都督对它说：“你要是向我跪下，我就饶了你。”牛应声就跪下了，众人都感到惊异。都督又说：“你如果想活，就对着在场的人全拜一遍。”牛涕泪如雨，接着就拜遍众人。可当时桓冲正喝醉了酒，都督没法禀告讨令，照样把它杀了。后来桓冲酒醒听说这事之后，对都督非常生气，狠狠地鞭打了都督一顿。出自《渚宫故事》。

光禄屠者

北魏太和年间，光禄寺署衙中的一位厨师想要杀一头母牛，母牛已经怀胎，不久就应该生产了。有人说：“既然如此，可另换一头牛。”杀牛的厨师拿着刀直接走上前去，毫不在意别人的劝告。那牛就屈膝向他跪下了，杀牛的人还是不肯让步。大牛小牛，就全都死在他的刀下。杀牛的厨师忽然疯狂痴傻，每天都学牛叫，吃一些草，身子往泥水里浸，并用头碰撞东西。过了很久他才恢复正常。出自《原化记》。

朱氏子

广陵有一个姓朱的人，家门世代显贵，天生喜欢吃黄牛肉，杀过无数的黄牛。有一年夏天，他要杀一头牛，他母亲阻止他说：“这么热，你已经喝醉了，能吃多少肉，别杀了。”那人对牛说：“你能向我下拜，我就饶了你。”那牛应声就拜，眼里还流着泪。姓朱的反倒大怒说：“畜生怎么能听懂人话！”立刻就把牛杀了。几天乃病，恒见此牛为厉，竟作牛声而死。出《稽神录》。

牛偿债

卞士瑜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陈功授仪同。悭吝，常顾人筑宅，不还其价。作人求钱，卞父鞭之曰：“若实负钱，我死，当与尔作牛！”须臾之间，卞父死。作人有牛产一黄犊，腰下有黑文，横给周匝，如人腰带。右胯有白纹斜贯，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为负我？”犊即屈前膝，以头著地。瑜以钱十万赎之，牛主不许。死乃收葬。出《法苑珠林》。

路伯达

永徽中，汾州义县人路伯达，负同县人钱一千文。后共钱主佛前为誓曰：“我若未还公，吾死后，与公家作牛畜。”话讫，逾年而卒。钱主家□牛生一犊子，额上生白毛，成路伯达三字。其子侄耻之，将钱五千文求赎，主不肯与。乃施与隰成县启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级浮图。人有见者，发心止恶，竞投钱物，以布施焉。出《法苑珠林》。

戴文

贞元中，苏州海盐县有戴文者，家富性贪，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有邻人与之交利，剥刻至多。乡人积

后他便病了，总能看见这头牛变成了厉鬼，最终像牛那样吼叫着死去。出自《稽神录》。

牛偿债

卞士瑜

有个叫卞士瑜的人，他的父亲因为平定陈国有功，被授予仪同的官职。但为人吝啬，他曾经雇人建造宅院，却不付工钱。盖房子的人来要钱，他用鞭子打人家说：“我要是真欠你的钱，我死了就给你当牛！”不一会儿的工夫，卞士瑜的父亲就死了。盖房子的人家中有一头牛生下一头黄色小牛，腰下有黑色花纹，横匝一周，像人的腰带。右胯有一条斜向的白色花纹，大小正好像笏板的样子。牛的主人喊它说：“姓卞的，你为什么要对不起我？”牛犊子立即就屈前膝，用头碰地。卞士瑜想用十万钱赎这头小牛，牛主不答应。这牛死后，卞士瑜才把它收葬了。出自《法苑珠林》。

路伯达

永徽年间，汾州义县人路伯达，欠同县人一千文钱不还。后来，他和债主一起在佛前发誓说：“我要是没还你，我死了之后给你家当牛使。”话说完，一年多后他就死了。债主家的母牛生下一头牛犊，额头上生有一些白毛，正好形成了“路伯达”三个字。路伯达的子侄们感到耻辱，拿着五千文钱去赎，牛主不同意。于是，他们就把钱施舍给隰成县启福寺的和尚真如，帮助建成了一座十五层的佛塔。凡是见到这座塔的人，都发善心止恶行，争相捐出钱物，来布恩施德。出自《法苑珠林》。

戴文

贞元年间，苏州海盐县有个叫戴文的人，他家里很富，为人却很贪婪，每当有乡里人欠他的债，他必须收几倍的利息。有个邻居和他一起赚钱，他盘剥克扣了许多钱。乡里人对他长期怀有

恨，乃曰：“必有神力照鉴！”数年后，戴文病死，邻人家牛生一黑犊，胁下白毛，字曰“戴文”。闾里咸知，文子耻之，乃求谢，言以物熨去其字，邻人从之。既而文子以牛身无验，乃讼邻人，妄称牛犊有字。县追邻人及牛至，则白毛复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则应声而至。邻人恐文子盗去，则夜闭于别庑。经数年方死。出《原化记》。

河内崔守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几，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若缕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虽蒙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竟归其寺焉。出《宣室志》。

王氏老姥

广陵有王氏老姥，病数日，忽谓其子曰：“我死，必生西礮浩氏为牛，子当寻而赎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顷之遂卒。西礮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寻而得之，以束帛赎之而去。出《稽神录》。

怨恨，说：“一定会有神明主持公道的！”几年以后，戴文病死，邻居家的牛生了一头黑色牛犊，胁下有白毛，正好成“戴文”两个字。闾里全知道了，戴文的儿子感到耻辱，就去向邻居道歉，要求用什么东西把字除去，邻居同意了。把字弄掉之后，戴文的儿子认为牛身并不灵验，就到官府把邻居告了，说其谎称牛犊身上有字。县里把邻居和牛传来一看，那牛身上的白毛又长出来了，字很清楚。只要有人喊一声“戴文”，那牛就应声而来。邻居怕戴文的儿子把牛偷走，夜里就把它关闭在另外一间厢房里。这牛活了好几年才死。出自《原化记》。

河内崔守

有一位姓崔的官员，贞元年间是河内的郡守。崔郡守贪婪而又苛刻，河内人都深受其苦。他常常到寺院里借修佛像用的金子，一共借去几镒，但是一直不还账。和尚因为他是太守，竟不敢说出来。过了不久，崔郡守死在郡中。这一天，寺里的一头牛生下一头小牛犊，小牛犊的头上有白毛，几缕白毛组成崔某的名字。和尚们一同来观看，感叹道：“崔君经常来借修佛像用的金子，而始终不还。今天的事，结果如何呢？”崔家听说这事，就用别的牛来换这头牛犊。一来到寺上，就命人把字剪掉，剪完之后就长出来。等到了崔家，即使用最好的草料喂它，它也不肯吃。崔家认为奇怪，最终又把牛犊归还给了寺庙。出自《宣室志》。

王氏老姥

广陵有一个姓王的老太太，病了几天，忽然对儿子说：“我死了之后，一定会托生到西礮姓浩的人家为牛，你应该找到那家把我赎回来，肚子下面有‘王’字的就是我。”不一会儿她就死了。西礮，是海陵之西的一个地名。那里姓浩的人家的牛生了牛犊，肚子下面有白毛，形成“王”字。王老太太的儿子找到这里，用一束布帛把牛犊赎了回去。出自《稽神录》。

牛伤人

邵桃根

梁末邵桃根，襄阳人，家有一犊，肥充可爱。桃根恒自饲之。此犊恒逐桃根游行，每往官府聚会，犊虽系在家，而吼唤终不住。后一日，桃根晨起开门，犊忽从后舐根，肋穿流血。举家打去，已复瞋目，复来舐伤，数日气绝。出《广古今五行记》。

牛异

洛下人

唐先天年，洛下人牵一牛，腋下有一人手长尺余，巡坊而乞。出《朝野金载》。

甯茵

大中年，有甯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栋宇半堕，墙垣又缺。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俄闻叩门声，称桃林斑特处士相访。茵启关，睹处士形质瑰玮，言词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巢居侧近。睹风月皎洁，闻君吟咏，故来奉谒。”茵曰：“某山林甚僻，农具为邻，蓬荜既深，轮蹄罕至。幸此见访，颇慰羁怀。”

遂延入，语曰：“然处士之业何如？愿闻其说。”特曰：“某少年之时，兄弟竞生头角。每读《春秋》之颖考叔挟辂以走，恨不得佐辅其间；读《史记》至田单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至于新野之战，恨不得腾跃其间。此

牛伤人

邵桃根

南梁末年，襄阳人邵桃根家里有一头小牛犊，肥实可爱。邵桃根经常亲自喂它。这牛犊经常追赶着邵桃根走路，邵桃根每次到官府去聚会，牛犊虽然被拴在家里，却不停地吼叫。后来有一天，邵桃根早晨起来开门，牛犊忽然从身后顶他，顶穿肋部，流出血来。全家人把它打跑，牛瞪圆眼睛再冲回顶撞，几天后邵桃根就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牛异

洛下人

唐朝先天年间，有一个洛阳人牵着一头牛，牛的腋下长着一只人

手，一尺多长，在长安沿街乞讨。出自《朝野金载》。

甯 茵

唐朝大中年间，有一个叫甯茵的秀才在南山下借了一处房子住。房子处于半倒塌状态，墙壁也残缺。一天夜里，风清月朗，他在院子里吟咏诗歌，忽然听到敲门声，门外的人自称是桃林的斑特处士来访。甯茵打开门问，见来访的处士瑰姿玮态，谈吐大方。那人说：“我是在田野间出力耕种的人。在土地上辛勤耕作，和农夫们常在一起，家就住在附近。见风月皎洁，又听到你吟咏，所以前来拜谒。”甯茵说：“我的山林特别偏僻，和农具为邻，院落荒凉，很少有客人来。你能来访，很让我感到宽慰。”

于是把他请进屋中，甯茵说：“处士的学业怎样呢？我愿听听您的高论。”斑特说：“我年轻的时候，兄弟们都萌生着争露头角的志向。每次读《春秋》读到颡考叔挟着车辕而奔跑，恨不能在旁边帮他拉车；读《史记》读到田单破燕军的奇计，恨不能奋勇杀敌在火牛阵中；读东汉读到新野之战，恨不能在阵前腾跃。这

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今恨恨耳。今则老倒，又无嗣子，空怀舐犊之悲，况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言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当，生刍一束，堪令讽味。”

俄又闻人扣关曰：“南山斑寅将军奉谒。”茵遂延入。气貌严耸，旨趣刚猛。及二斑相见，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吴太伯为荆蛮，断发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鬬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远祖固、婕妤，好词章，大有称于汉朝，及皆有传于史。其后英杰间生，蝉联不绝。后汉有班超投笔从戎，相者曰：‘君当封侯万里外。’超诒之，曰：‘君燕颔虎头，飞而食肉万里，公侯相也。’后果守玉门关，封定远侯。某世为武贲中郎，在武班。因有过，窜于山林。昼伏夜游，露迹隐形，但偷生耳。适闻松吹月高，墙外闲步，闻君吟咏，因来追谒。况遇当家，尤增慰悦。”

寅因睹棋局在床，谓特曰：“愿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为之。良

久，未有胜负。茵玩之，教特一两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两斑笑曰：“大有微机，真一发两中。”茵倾壶请饮，及局罢而饮，数巡，寅请备脯修以送酒。茵出鹿脯，寅啗决，须臾而尽。特即不茹，茵诘曰：“何故不茹？”特曰：“无上齿，不能咀嚼故也。”数巡后，特称小疾便不敢过饮。寅曰：“谈何容易！有酒如渑，方学约为长夜之饮。”觉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钟三件事都让我感到痛快，但都不能遇上，至今心里很遗憾。现在已经年老潦倒，又没有后代，空怀着爱子的悲哀，况且又羡慕徐孺子凭吊郭林宗的一句话：‘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就不敢当了，‘生刍一束’，可让人久久讽诵回味。”

不一会儿又听到有人敲门道：“南山的斑寅将军前来拜访。”甯茵就把他迎进来。这个人气质庄严，相貌出众，旨趣刚猛。等到两位姓斑的客人见了面，也都特别高兴。斑寅说：“老兄知道咱们的姓是怎么来的吗？”斑特说：“古时候吴太伯逃到荆蛮之地，也随俗剪断头发，身上刺上花纹，因此便有了斑姓。”斑寅说：“老兄太荒谬了，竟不了解根本。斑姓始于鬬穀於菟，他生下来就有虎状斑纹，因而用‘斑’作为姓氏。远祖班固、班婕妤，喜欢诗词文章，在汉朝很有声望，都在史书里有所记载。那以后姓斑的英杰人物间或出生，绵延不断。后汉有个班超投笔从戎，相面的对班超说：‘你会在万里之外封侯。’班超问是怎么回事，相面的说：‘你长的是燕子下巴老虎脑袋，可以飞度万里，吃遍天下肉食，这是公侯的相貌。’后来他果然守玉门关，封定远侯。我们家世代是武贲中郎，在武班。因为有过错，就窜入山林。白天趴伏，夜间出游，隐蔽行踪，只是偷生罢了。刚才听到松涛阵阵，见明月高悬，在墙外散步，听到甯君吟咏，于是就来拜见。况且又遇上本家老兄也在这里，更增加了几分喜悦。”

斑寅因为看到床上有棋局，就对斑特说：“愿和老兄下一局。”斑特很高兴地和他下起来。下了很久没分出胜负。甯茵戏弄他们，教斑特一两着法。斑寅说：“主人莫非是高手吗？”甯茵说：“就像管中看豹，这时只看见一斑。”两个姓斑的都笑了，说：“真是微妙，一箭双雕！”甯茵倒酒让他们喝，等到下完棋喝了几巡酒，斑寅又让甯茵准备些肉干来下酒。甯茵拿出一块鹿脯来，斑寅大口吃，一会儿就没

了。斑特却不吃，甯茵问他：“为什么不吃呢？”斑特说：“我没有上牙，不能咀嚼。”几巡之后，斑特说有点小病，不敢多喝。斑寅说：“哪能这么容易！有酒如滢池之水，就应当像纣王作长夜之饮。”斑特觉得脸红了，就说：“老弟真是钟

鼎之户，一坐耽更不动。”

后二斑饮过，语纷拏。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凌，何也？”寅曰：“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抵，何也？”特曰：“弟夸猛毅之躯，若值人如卞庄子，当为粉矣。”寅曰：“兄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当为头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长尺余，茵怒而言曰：“甯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竞，但且饮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诗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联甚不恶。”寅曰：“鄙谚云，鸲鹆树上鸣，意在麻子地。”俱大笑。

茵曰：“无多言，各请赋诗一章。”茵曰：“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寅继之曰：“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琨。”特曰：“无非悲甯戚，终是怯庖丁。若遇龚为守，蹄涔向北溟。”茵览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党此辈！自古即有班马之才，岂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者，盖恶伤其类耳！”遂怒曰：“终不能摇尾于君门下。”乃长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额，岂敢有人言誉耳？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辞。

及明，视其门外，唯虎迹牛踪而已。甯生方悟，寻之数百步，人家废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犹带酒气。虎即入山矣。茵后更不居此而归京矣。出《传奇》。

仲小小

临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众号仲野牛，平生以采鼎之家的豪壮子弟，一坐下就半宿不动。”

后来两个姓斑的都喝多了，话语就杂乱了。斑特说：“老弟依仗

你是有爪有牙的人物，苦苦地欺负我，这是为什么呢？”斑寅说：“老兄凭着你是有角的人物就苦苦地顶撞我，这是为什么呢？”斑特说：“老弟你自夸身躯凶猛，要是遇上卞庄子那样的人，你就会变成粉末。”斑寅说：“老兄你自夸力气壮勇，要是遇上庖丁那样的人，就得被人家砍头剥皮。”甯茵面前有一把一尺多长的切肉的刀，他生气地说：“甯某人家有刀，二位不准吵啦，只能喝酒！”两人都吓了一跳，斑特吟曹植的诗道：“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这一联很不错。”斑寅说：“俗话说，鸲鹆树上鸣，意在麻子地。”三人都大笑起来。

甯茵说：“不要多说，每个人都要赋诗一首。”然后他先吟诵了一首：“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斑寅接着吟诵道：“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琨。”斑特吟诵道：“无非悲甯戚，终是怯庖丁。若遇龚为守，蹄涔向北溟。”甯茵看了之后说：“真是个奇才！”斑寅生气，拂袖而起说：“甯生为什么和这样的人结伙！自古以来只有班、马之才，难道还有斑牛之才？况且我出生三天，就想吃人，而这个人还偷了我的姓氏，只是没有明说出来，是怕伤害他们一辈的名声罢了！”于是他更加愤怒地说：“我始终不能在你的门下摇尾乞怜。”就长揖而去。斑特也生气地说：“古人看重的是白眉，而你是白额，怎么会有人想在这种东西的嘴中求得赞誉呢？为什么如此生气？”于是斑特也告辞了。

等到天明，甯茵看他的门外，只有老虎和牛脚印而已。甯茵这才恍然大悟，寻找了几百步，在一家的废院内，有一头老牛卧在那里，还带着酒气。老虎已经进山了。甯茵后来不住在这里，回京城去了。出自《传奇》。

仲小小

临洮境内有个山民叫仲小小，大伙叫他仲野牛，平生以砍柴猎为务。临洮已西，至于叠宕嶓岷之境，数郡良田，自禄山以来，陷为荒徼。其间多产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纯黑，其一可敌六七骆驼，肉重千万斤者。其角，二壮夫可胜其一。每饮龔之处，则拱木丛竹，践

之成尘。猎人先纵火逐之，俟其奔进，则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镞，则挈锅釜，负粮糗，蹑其踪，缓逐之。矢毒既发，即毙，踣之如山，积肉如阜。一牛致干肉数千斤，新鲜者甚美，缕如红丝线。

乾宁中，小小之猎，遇牛群于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惊扰，奔一深谷，谷尽，南抵一悬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堕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堕，累累接迹而进。三十六头，皆毙于崖下。积肉不知纪极，秦、成、阶三州士民，荷担之不尽。出《玉堂闲话》。

打猎为业。临洮以西，直到迭宕的岷、岷一带，几个郡的良田，自安禄山作乱以来，都沦为荒野。这一带多产竹牛，一名野牛。竹牛是纯黑色的，一头敌得上六七头骆驼，光肉就千万斤重。它的犄角，两个壮汉只能拿动一只。每到一处喝水吃草，就要拱木丛竹，践踏起冲天的烟尘。猎人先放火驱赶它们，等它们奔跑出来，就用毒箭射它们。等到它们中了箭，就拿着锅背着粮，跟着它们的行踪，慢慢地追赶它们。箭上的毒性一发作，它们就死了，倒下去像一座座小山，肉堆积起来像山岭。一头牛就能晒几千斤干肉，新鲜的牛肉特别好看，一缕一缕的像红丝线。

乾宁年间，仲小小出去打猎，在石家山遇上这种牛群，便让狗追赶。那些牛受到惊扰，奔进一条深谷，谷的尽头南端是一个绝壁。狗追得很急，野牛们紧紧地挤在一起。领头的那头牛，失脚坠下悬崖；居次位的不知道它是偶然失脚掉下去的，也跟着跳下去；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往下跳。结果三十六头都摔死在悬崖下边。堆积的牛肉不知道有多少，秦、成、阶三个州的士民，都来担肉也没有运完。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马

周穆王八骏	汉文帝九逸	隋文帝狮子骢	唐玄宗龙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骢	曹 洪	司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宝	张纳之	宋 察
舞 马	续 坤	杨翁佛	季 南
赵 固	韩 晞	江东客马	陈 璋

马

马。虏中护兰马，五白马也，亦曰玉面、慎真马、十三岁马也。以十三岁已下，可以留种。马八尺，戎马八尺，田马七尺，弩马六尺。瓜州饲马以藁草，沙州以苕蓣，凉州以勃突浑，蜀以稗草。以萝卜根饲马，马肥。安北饲马以沙蓬狼针。大食国出解人语马。悉怛国、怛干国出好马。马四岁两齿，至二十岁，齿尽平。体名有输鼠、外鳧、乌头、龙翅、虎口。猪槽饲马，石灰泥槽，汗而系门，三事落驹。回毛在颈、白马黑毛、鞍下腋下回毛、左胁白毛、左右后足白、白马四足黑、目下横毛、黄马白喙、旋毛在吻、后汗沟上通尾本、

马

马。虏中护兰马，就是五白马，也叫玉面马、慎真马或十三岁马。从十三岁以下的，就可以留作马种了。马高八尺，戎马高八尺，田马高七尺，弩马高六尺。瓜州人用藁草喂马，沙州用苕蓣喂马，凉州用勃突浑喂马，蜀地用稗草喂马。用萝卜根喂马，马很肥。安北用沙蓬狼针喂马。大食国出产一种能听懂人话的马。悉怛国和怛干国都出产良马。马四岁的时候只有两颗牙齿，到二十岁，牙齿全都磨平。马的身体部位名称有“输鼠”“外鳧”“乌头”“龙翅”“虎口”等。用猪食槽

喂马，用石灰泥涂抹马槽，把出过汗的马拴在门口，这三件事都会使母马掉驹。曲毛长在脖子上的、白马长着黑毛的、鞍下背部或腋下长着曲毛的、腋下肋骨处长着白毛的、左右后蹄长着白毛的、白马四条蹄腿是黑色的、眼下边长着横毛的、黄马却白嘴的、旋毛长在唇吻边的、臀部流汗的股沟直通尾巴根的、

目赤睫乱及反睫、白马黑目、目白却视，并不可骑。夜眼名附蝉，户肝名县烽，亦曰鸡舌。绿秩方言，以地黄甘草啖，五十岁生三驹。出《酉阳杂俎》。

吐火罗国波讷山阳，石壁上有一孔，恒有马尿流出。至七月平坦，石崖间有石阁道，便不见。至此日，厌哒人取草马，置池边与集，生驹皆汗血，日行千里。今名无数颇梨，随西域中浴，须臾即回。

《图记》云：吐火罗国北，有屋数颇梨山，即宋云所云“波讷山者”也。南崖穴中，神马粪流出。商胡曹波比亲见焉。出《洽闻记》。

浴马港，疏水流也。汉时，常有马数百匹出其中。马形皆小，似巴滇马，遂名其孔为马穴。初得此马，乘出沔水上浴之，遂名其处曰“浴马溉”“沔顿宿”，今名“骑亭”。三国时，陆逊攻襄阳，又值此穴中有马十匹。逊载还建业。出《洽闻记》。

汉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

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县治西，水有龙马，身长八九尺，龙形，有鳞甲，横文五色，龙身马首，顶有二角，白色。口衔一物，长可三四尺。凌波回顾，百余步而没。出《洽闻记》。

西陵北，陆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马穴，常有白马出此穴。人逐之，潜行出汉中。汉中人失马，亦出此穴。相去数千里。今马穴山在峡州夷陵。出《洽闻记》。

眼睛发红睫毛纷乱或睫毛朝反方向长的、白马黑眼圈的、白眼睛又不正眼看的，这几种马性子烈，都不可骑乘。夜眼马又名附蝉，户肝马又名县烽，也叫鸡舌。绿秩方说，用地黄、甘草喂母马，五十岁可以

生三个马驹。出自《酉阳杂俎》。

吐火罗国波讷山的南面，石壁上有一个洞，常有马尿流出来。到了七月的早晨，石崖间打开石阁栈道，马尿便不见了。到了这天，厌哒人把草马弄到池边上来，把马集中到一起，这样生出来的马驹，都是汗血宝马，可以日行千里。现在称这种马叫“无数颇梨马”，骑着这种马到西域浴佛，不一会儿就能回来。

《图记》上说：吐火罗国北，有一座屋数颇梨山，也就是宋云所说的“波讷山”。此山南崖的山洞中，神马的粪便经常流出来。一个叫曹波比的胡商亲眼见过。出自《洽闻记》。

浴马港，是疏水的一条暗流。汉朝时，常常有几百匹马出入其中。这些马个头都比较小，像巴滇一带的马，于是人们就称那个山洞为“马穴”。当初发现这种马，就骑着它到沔水上洗浴，于是就称那个地方叫“浴马溉”“沔顿宿”，现在叫“骑亭”。三国时，陆逊领兵攻打襄阳，又遇上这个洞中有十匹马。他把这十匹运回到建业。出自《洽闻记》。

汉章帝的时候，蜀郡王阜是益州太守，他把这地方治理得非常好。当时在滇池河中，发现了四匹神马。

唐朝武德五年三月，景谷县治下的西边，河里面出现一匹龙马，有八九尺长，龙的形状，有鳞甲，有五色横纹，龙身马头，头顶上有两只角，角是白色的。龙马的口里衔着一样东西，有三四尺长。它在河里游走，时不时回顾，游出一百多步才沉入水中。出自《洽闻记》。

西陵峡的北边，在旱路上走三十里的地方，有一个石洞叫“马穴”，常常有白马从这个洞中跑出来。有人追赶它，它就在水里潜行，游出汉中。汉中人丢了马，也能从这个洞中找到。两地相距几千里。现在马穴山在峡州的夷陵。出自《洽闻记》。

周穆王八骏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马。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

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趋；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遍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巡天下之域。穆王神智远谋，使辙迹遍于四海。故绝地之物，不期而自报。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文帝九逸

汉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一名浮云，二名赤电，三名绝群，四名逸骠，五名紫燕骝，六名绿螭骢，七名龙子，八名鳞驹，九名绝尘，号名九逸。有来宣能御马，代王号为王良焉。出《西京杂记》。

隋文帝狮子骢

隋文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鬃曳地，号“狮子骢”。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谁能驭之？”郎将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扼目，马战不敢动，乃鞫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

周穆王八骏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他巡行于天下，驾驭着被称为“八龙”的八匹马。第一匹叫“绝地”，跑起来蹄子不沾地；第二匹叫“翻羽”，驰骋起来能赶过飞禽；第三匹叫“奔霄”，一夜之间可行万里；第四匹叫“越影”，能追赶着太阳行走；第五匹叫“逾辉”，毛色光芒四射；第六匹叫“超光”，一个身形映出十个影子；第七匹叫“腾雾”，可以乘着云雾前进；第八匹叫“挟翼”，身上长有肉翅。他把八匹神马一齐驾到车上，按住马辔缓慢地行进，来巡视天下的疆域。周穆王才智卓越、深谋远虑，让车辙遍及四海。所以极偏僻的地方出产的物品，不用征缴也会自行贡献上来。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汉文帝九逸

汉文帝从代郡回来的时候，得到九匹好马，都是天下有名的骏马。一匹叫“浮云”，第二匹叫“赤电”，第三匹叫“绝群”，第四匹叫“逸骠”，第五匹叫“紫燕骝”，第六匹叫“绿螭骢”，第七匹叫“龙子”，第八匹叫“鳞驹”，第九匹叫“绝尘”，总起来号称“九逸”。有个叫来宣的人，善于驾驭马匹，代王（即汉文帝）称他为“王良”。出自《西京杂记》。

隋文帝狮子骢

隋文帝的时候，大宛国献来一匹千里马，马鬃长得拖到地上，号称“狮子骢”。皇上把它放到马群里，该马狂暴跳跃，没有人能制服它。皇上让人把整个马群全赶来，对左右说：“谁能驾驭它？”郎将裴仁基说：“我能制住它。”于是他就挽起袖口走上前去，离马还有十几步的时候，他纵身跳到马背上，一手揪住马的耳朵，一手抠住马的眼睛，马疼得打战不敢动弹，于是就套上鞍辔骑上它。早晨从西京出发，晚上就能到达东洛。后来隋朝末年就不知这匹马哪儿去了。唐朝文武圣皇帝（唐太宗）下令在全国寻找这匹马的下落，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这匹马，

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砮，骏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载》。

唐玄宗龙马

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淄守，每岁采而贡焉。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玄黄石，忽遇一翁。质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髯极丰。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马，且告曰：“君侯躬自采药，岂不为延圣主之寿乎？”曰：“然。”翁曰：“圣主当获龙马，则享国万岁，无劳采药耳。”邕曰：“龙马安在？”答曰：“当在齐鲁之郊。若获之，即是太平

之符，虽麟凤龟龙，不足以并其瑞。”邕方命驾以后乘，遽亡见矣。邕大异之，顾谓从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真者，求龙马于齐鲁之间。至开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真果得马于北海郡民马会恩之家。其色雅毛，两肋有鳞甲，鬃尾若龙之髻鬣，嘶鸣真虞笛之音，日驰三百里。乾真讯其所自，会恩曰：“吾独有牝马，常浴于淄水，遂有胎而产，因以龙子呼之。”乾真即白于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献之。上大悦，诏内闲廐异其刍藁，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出《宣室志》。

它在朝邑一家卖面的家里，已经老了，主人用它拉磨，它的尾巴已经又焦又秃，皮肉被打磨得千疮百孔。宇文士及见到它后，悲伤地哭泣起来。皇帝亲自到长乐坡迎接这匹老马，老马走到新丰的时候，就向着西方嘶鸣腾跃。皇帝得到这匹马特别高兴。马的齿口都长平了。用钟乳喂它，它还生了五个小马驹，都是日行千里的好马。后来不知去向。出自《朝野僉载》。

唐玄宗龙马

海岱之间，出产玄黄石，有人说：“吃了这种石头可以长生不老。”唐玄宗曾经命令临淄太守年年采集进贡。开元二十七年，江夏人李邕任临淄太守。这年秋天，他带人进山采玄黄石，忽然遇上一位老头。这老头的气质特别，风度明秀，须髯茂密。身穿粗布衣服，从道边走出来，敲打李邕的马，并且对他说：“你亲自采药，难道不是为了延长圣主的寿命吗？”李邕说：“是的。”老头说：“圣主应当得到一匹龙马，那就可以享国万年，用不着采药了。”李邕问：“龙马在哪里？”老头说：“应该在齐鲁之郊。如果弄到龙马，那就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即使是麒麟、凤凰、灵龟、神龙，也比不上这马的祥瑞。”李邕正要邀请老头骑后面的一匹马，老头却突然不见了。李邕感到非常奇怪，他回头对随从们说：“这难道不是神仙吗？”于是就让自己手下的官吏王乾真到齐鲁之间去访求龙马。到了开元二十九年夏天的五月，王乾真果然在北海郡民马会恩家中得到一匹好马。它的毛色混杂，两肋间有鳞甲，鬃和尾像龙的髻鬣，嘶鸣的声音像笛的声音，一天能跑三百里。王乾真问这马是从哪里弄来的，马会恩

说：“我只养了一匹母马，这匹母马常到淄水里洗浴，于是就不知为什么怀了胎而生下这个马驹来，因而就叫它‘龙子’。”王乾真向李邕说明之后，李邕非常高兴，就把这来历写到奏章里，把龙马献给了皇帝。皇上特别高兴，下令用宫内闲的马厩特殊喂养它，让画工勾画出龙马的形状，以此颁布诏示中外。出自《宣室志》。

代宗九花虬

代宗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郭子仪。子仪固让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子仪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贡也，额高九尺，毛拳如鳞，头颈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即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故号九花虬。上往日东幸，观猎于田，不觉日暮，忽顾谓侍臣曰：“行宫去此几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碍夜。而九花虬缓缓然，如三五里而已，侍从奔骤，无有及者。出《杜阳编》。

德宗神智骢

德宗西幸，有二马，一号神智骢，一号如意骝。皆如上意，故常谓之功臣。耳中有毛，引之一尺。《马经》云：“耳中有毛者，日行千里。”一日花柳方春，上游幸诸苑。侍者进瑞鞭，指二骢语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骏，谓之二绝。今获此鞭，可谓三绝。”遂命酒饮之。因吟曰：“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开散碧蹄。玉勒斗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即中书舍人韩翃诗也。出《杜阳编》。

德宗幸梁洋，唯御骝马，号曰望云骝。驾还，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厩中，贵戚画为图。出《国史补》。

代宗九花虬

唐代宗下令把御马九花虬和紫玉的马鞭、鞍辔一块赏赐给郭子仪。郭子仪再三推让了很久。皇上说：“这匹马高大，和你郭子仪的

仪表正好相称，不必谦让了。”郭子仪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就是范阳节度使李怀仙献的那匹马，额高九尺，马毛蜷曲如鳞，头颈上的鬃鬣，像真正的虬龙一样。它每一次嘶鸣，群马都竖起耳朵来听。因为它身上长了九种花纹，所以叫作“九花虬”。皇上过去东巡时，观看打猎，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忽然看着侍臣们说：“这里离行宫多远？”侍臣奏道：“四十里。”皇上命令大家快马加鞭，怕天黑前赶不回去。这匹九花虬却是轻松缓慢的样子，就像走三五里似的，侍臣们的马紧急地追赶，却没有能赶上它的。出自《杜阳编》。

德宗神智驄

德宗西游，乘坐的两匹马，一匹叫作“神智驄”，一匹叫作“如意驄”。这两匹马都让皇上感到满意，所以常常说它们是功臣。马的耳朵里有毛，拽出来有一尺长。《马经》上说：“耳朵里有毛的，一天可行一千里。”一天，花枝吐艳，柳条摇曳，正值初春，皇上到禁苑去游赏。有一位侍者献给他一把瑞玉马鞭，皇上指着两匹宝马对身边的大臣说：“以前我西巡的时候，有两匹宝马，称为‘二绝’。现在又得到了这把鞭子，可以叫作‘三绝’了。”于是下令赐给随从酒喝。于是皇上吟诵着：“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开散碧蹄。玉勒斗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这是中书舍人韩翃的诗。出自《杜阳编》。

德宗到梁洋去，驾驭的只是一匹毛色混杂的马，叫作“望云骓”。回到京都以后，皇上让人喂它一等饲料。皇上没事的时候，就让人把马牵出来看看，它一定会长声地嘶鸣，向四下观望，像感恩的样子。后来它老死在飞龙厩中，贵戚为它画了像。出自《国史补》。

曹 洪

魏曹洪，武帝从弟，家盈产业，骏马成群。武帝讨董卓，夜行失马，洪以其所乘马曰白鹤，与武帝乘。此马走，唯觉耳中风声，脚似不践地。至深水，洪不能得渡，武帝引首上马，共济深水。行数百里，瞬息而至。下视马足，毛皆不湿，帝衣犹沾濡。时人谓乘风行也，为一代神骏。谚云：“凭空虚跃，曹家白鹤。”出《王子年拾遗记》。

司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为荆州。宋公遣使围之，休之未觉。常所乘马，养于床前。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试鞫之，即不动。鞫讫还坐，马又惊跳，如此者数四。骑马即骤出门，奔驰数里，休之顾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获免。出《渚宫故事》。

慕容廆

慕容廆初有赭白马，常自乘之。既为石虎所围，力弱，分将危陷，弃众将逃。以此马奔而鞫之，马见鞍，辄蹄啮不得近，乃止。俄而邺使至，石虎国有难，虎旋归。至是时，马年四十九岁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秦叔宝

唐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尝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出《酉阳杂俎》。

曹 洪

三国魏时的曹洪，是魏武帝曹操的堂弟，他家里产业丰足，骏马成群。魏武帝讨伐董卓，夜间行军丢了马，曹洪就把自己骑的一匹名叫“白鹤”的马，让给曹操骑。这匹马奔跑起来，只觉得耳边有风声，马蹄好像不沾地。到了水深的地方，曹洪过不去，曹操就拉他上马，一起渡过深水。走了几百里，转眼的工夫就到了。下马看马蹄，马毛全没湿，武帝的衣服已经湿了。当时人们称这匹马为“乘风行”，属于一代神马。有这样一句谚语：“凭空虚跃，曹家白鹤。”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司马休之

晋朝司马休之治理荆州。宋公派使者包围他，他并未发觉。他平常骑的一匹马，养在他的床前。马忽然连连嘶鸣，不吃草料了，并且

目不转睛地盯着马鞍子。司马休之试着将鞍轡给它套上，它就不动了。但是套完之后，司马休之回来坐下，它就又惊跳起来，如此几次。司马休之骑上马，马就突然间奔出城门，跑出几里之后，司马休之回头一看，宋公派来的人已经追来了。于是就逃走而幸免于难。出自《渚宫故事》。

慕容廆

慕容廆当初有一匹赭白马，常常骑它。被石虎包围后，他的兵力很弱，眼看将惨败，想扔下众人逃跑。因为这匹赭白马善跑，就去备鞍轡，马见了鞍，就又踢又咬不让靠近，只好作罢。不久建邺郡的信使到了，说石虎国中有难，石虎立即撤兵回去了。这时，慕容廆的马已经四十九岁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秦叔宝

大唐秦叔宝骑的那匹马，叫“忽雷^駮”，常给它酒喝。每到月明之夜试跑，它可以跳过三领立起来的黑毡。等到秦叔宝去世，它嘶鸣不停，不吃不喝而死。出自《酉阳杂俎》。

张纳之

德州刺史张纳之，一白马，其色如练。父雄为数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为考功郎中，改寿州刺史，又乘此马。敬之薨，弟纳之，从给事中、相府司马改德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出为常州刺史。至今犹在，计八十余，极肥健，行骤，脚不散。出《朝野僉载》。

宋 察

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察疑其非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相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出《朝野僉

载》。

舞 马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各有部，目为某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睹其舞而心爱之。自是

张纳之

德州刺史张纳之有一匹白马，它的毛色就像白绢。他的父亲张雄做过几个州的刺史，常常骑这匹马。张雄死后，儿子张敬之是考功郎中，改任寿州刺史，又骑这匹马。张敬之死后，弟弟张纳之也骑这匹马，他从给事中、相府司马改任德州刺史后，入朝做国子祭酒，又出京任常州刺史。这匹马至今还在，已经八十多岁，仍特别肥健，跑起来很快，脚步不散乱。出自《朝野僉载》。

宋 察

广平县的宋察娶了同郡游昌的女儿为妻。宋察的祖先是胡人，归附中原已经三代了。他的妻子忽然生了一个孩子，深眼窝，高鼻梁。宋察怀疑他不是自己的后代，不想要他。不一会儿，他家的赤草马生了一个白色马驹。宋察恍然大悟，说：“我家原先有白马，绝种二十五年了，现在又生了白马。我曾祖父是胡人，现在这孩子是像我的祖先啊！”就养育了这孩子。民间流传一个故事叫“白马救活胡儿”，说的就是这件事。出自《朝野僉载》。

舞 马

唐玄宗曾经命人训练一百匹舞蹈用的马。把马分为左右两组，各有部属，马的名称一般都是某某宠马某某骄马。当时塞外也有好马贡上来，皇上让人把这些马驯习得没有不听到乐曲就按照乐曲节奏跳舞的。于是皇上命人给马穿上锦绣衣服，用金银装饰马的鬃鬣，其间还夹杂着珠玉。那乐曲是《倾杯乐》，共有几十章，马跳舞的时候，昂首翘尾，无论前后还是左右走动，都非常合乎节拍。还放置三层板床，骑马跳上去，在上面旋转如飞。有时让壮汉举起床榻，让马在床榻上起舞。几名乐手站在前后左右，都穿着淡黄色的衣衫，系着有花纹的玉带，挑选的都是那些年轻而又身材标致、模样好看的人担任。每年的千秋节，唐玄宗就命令在勤政楼下舞马。后来皇上到蜀地去了，这些舞马也都散失到民间。安禄山经常看这个舞蹈，很喜爱这些马。叛乱后

因以数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彗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厩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捶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出《明皇杂录》。

续 坤

咸通、乾符中，京师医者续坤颇得秦医和之术，评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皆可预言。适有燕中奏事大将暴得风疾，服医药而愈，所酬帛甚多，仍以边马一匹留赠。马之骨相甚奇，然步骤多蹶。虽制以衔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费刍粟，托人以贱价卖之。求骏者才试，还复如此，累月不售。邻伍有王生，货易于中贵之门，颇甚贫窳，忽诣坤云：“有青州监军将发，须鞍马备行李。亦知驰骋非骏，但欲置于牵控之间。”坤直以无用之畜付焉，亦不约鬻马之价。自此经旬不至，谓其脱略亡逸。一旦复来，所直且逾十万。坤既获善价，因以十千遗之。俄见王生，易衣装，致仆马，至于妻孥服饰，亦皆鲜洁。或曰：“王生卖马，金帛兼资，计三四百万。”坤甚惊，试询其

便弄走几匹舞马，运回范阳。后来这些马被田承嗣得去，他不知道这些是舞马，把它们混杂在战马当中，放在外面的马棚里。忽然有一天，军中举行宴会，犒赏兵士，一奏乐，马就不停地跳舞。养马的人认为马是妖孽，拿着扫帚就打。马以为是跳舞不合节拍，跳得更起劲，抑扬顿挫，还保留原先的神态。马厩的小官急忙把马的怪事向田承嗣报告。田承嗣让他用鞭子抽打它们，打得特别重，马却跳得很整齐。舞马跳得越好，打得也越厉害，最后都被打死在马槽之下。当时也有人知道这是舞马，但是由于惧怕田承嗣的残暴，始终没敢说出来。出自《明皇杂录》。

续 坤

咸通、乾符年间，京城里的名医续坤较好地掌握了秦医和的医术，通过脉相就可以知道吉凶祸福，至于得失，全可以准确地预言。恰好有位燕州来朝廷奏事的大将军突然得了风病，吃了他的药就痊愈了，给了他很多布帛作为报酬，还送给他一匹边塞出产的马。这匹马的骨相与众不同，但是步法却很杂乱。虽然用衔勒控制它，用马鞭抽打它，还是改不了它缓慢拖沓的习性。续坤因为它浪费草料，便托人低价卖掉它。寻求马的人把它牵出去试一试它的才能，它还是那个老样子，因此好几个月也没卖出去。邻街有一个王生，专门把货物卖给显贵侍从宦宦之家，家中很贫困。忽然有一天这个王生来拜访续坤，说：“有一个青州的监军将要出发，需要一匹马驮运行李。也知道这匹马跑起来不是什么好马，只是想将行李放在牵控之中罢了。”续坤直接就把这匹无用的畜生交给王生，也没约定卖马的价钱。从此过去十几天也没有消息，续坤以为王生稀里糊涂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一天，王生又回来了，付给续坤卖马钱十多万。续坤认为卖了个好价钱之后，就取出十千给王生作为酬谢。不久后见王生，他已经换了新衣服，买了仆人和马匹，妻子儿女的衣服也都焕然一新。有人告诉续坤：“王生卖这匹马，金帛等物加到一起计算，共赚三四百万。”续坤听了大吃一惊。他试探着向王生打听

事，王生初不备说。坤曰：“某以无用之物，获价颇多，但未知驽劣之材，何以至此？”云：“初致马于青社监军，举足如有羁绊。及将

还，途遇小马坊中使，因遣留试。信宿而往，不复见焉，密询左右。数日前，魏博进一马，毛骨大小与此同，圣人常乘打毬，骏异未有偶。御厩有马，毛色相类者，咸有其对。 将到日，方遣调习步骤，萦转如风，今则进御数朝，所赐之物甚厚。”其后王生因大索起价，遂以四百万酬之。是以物逢时亦有数，不遇其主，则驽骥莫分。乃知耕莘野，筑傅岩，未遇良途，奚异于此？出《剧谈录》。

杨翁佛别鸟语

汉广陵杨翁佛听鸟兽之音。乘蹇驴之野，田间有放眇马。相遇，鸣声相闻。翁佛谓其御者：“彼放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轅中马曰蹇，此马亦骂之曰眇。”其御不信，使往视之，目果眇焉。出《论衡》。

季 南

季南乘赤马行，逢人乘白马。白马先鸣，赤马应之。南谓从者曰：“白马言，汝南见一黄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快行相及也。”须臾，果逢黄盲马。白马先鸣，盲马应之。出《抱朴子》。

这事，王生起先不打算说。续坤说：“我把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卖了这么高的价钱，是满意的，只是不知道这么低劣的一匹马，为什么能值这么多钱呢？”王生说：“最初把这匹马带到青社监军那里，它迈步就像有什么绊着它的脚。等到要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小马坊中使，就把马送到他那去让他试试。过了两宿，去小马坊一看，这匹马不见了，偷偷向左右打听。原来几天前，魏博进献一匹马，毛色及骨骼大小和这匹马一样，圣人常骑着它打球，这匹奇异的马还没有成双。皇宫马厩中的马，毛色相近的，都是一对。 这匹马被送去之后，他才开始调教演习它的步法，结果它萦绕环转如风。现在已经进宫好几天了，赏赐的东西特别丰厚。”从那以后，王生就去向那人狠狠地要价，对方便付给他四百万作为酬谢。所以物的逢时与否也是有定数的，没有遇到它的主人，那就分不清是驽马还是良马。也就可想而知，古代在莘野耕田的尹伊，在傅岩版筑的传说，在没遇到识才的商汤和武丁踏上大

道时，和这匹马有什么不同呢？出自《剧谈录》。

杨翁佛别鸟语

汉朝广陵人杨翁佛能听懂鸟兽的声音。他乘着由瘸驴驾的车子来到野外，田野间有人放牧一匹瞎马。两马相遇，嘶鸣的声音相互能听到。杨翁佛对赶车的人说：“那人放牧的那匹马瞎了一只眼。”那赶车的说：“你怎么知道？”杨翁佛说：“那匹马骂车辕里的马瘸，这匹马就骂那匹马是独眼。”赶车的不信，派人过去看了看，那匹马果然瞎了一只眼。出自《论衡》。

季 南

季南骑着红马走路，遇上一个骑白马的人。白马先鸣叫一声，红马应了一声。季南对随从说：“白马说，你往南走看见一匹黄马，左眼瞎了，那是我儿子，你让他快走赶上我。”不一会儿，果然遇上一匹黄色的瞎马。白马先叫了一声，小瞎马就答应一声。出自《抱朴子》。

赵 固

晋赵固所乘马忽死，因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陵林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抱将归。”于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马即能起，亦不见猴。出《搜神记》。

韩 晞

唐韩晞常知永丰仓。有一马，乘来日久，遇过客有一蜀马，啗颇甚。晞令取来，系于庭树。晞谓客曰：“此小马，岂能如此？但亦痛治耳。”晞市圉人善骑调恶马，即令召之。遣取鞭辔，此马努目，斜睨于晞。忽然掣缰走上阶，跑晞落床，屈膝于地，将啗之。时晞所乘马系在别柱，见此，亦掣断缰，来啗此马。遂啗数口，方得免。众买

此马，杀而食之。晞自后弥爱其马焉。出《原化记》。

江东客马

顷岁，江东有一客，常乘一马，颇有至性。客常于饮处醉甚，独乘马至半路，沉醉，从马上倚着一树而睡，久不动。直至五更，客奴寻觅，方始扶策，而马当时倒地，久乃能起，病十余日方愈。此人无何，以马卖与宣州馆家。经二年，客后得一职，奉使至宣州。知马在焉，请乘此马。此马

赵 固

晋朝赵固骑的马忽然死了，于是他去问郭璞这是怎么回事。郭璞说：“你可以派几十个人，拿着竹竿往东走三十里，那里有山陵和树林，就搅打那树林，应该有一个东西跑出来，就赶快把它抱回来。”于是他就按郭璞的话去做了，果然得到一个像猴子的动物。一进门，那东西见了死马，就跳跃起来，直奔死马的头部，对着马鼻孔嘘吸几下，死马立即复活站起来了，这时猴子也就不见了。出自《搜神记》。

韩 晞

唐朝韩晞曾经掌管永丰仓。他有一匹马，骑了好长时间了，遇到一位过客骑着的一匹蜀马，特别能咬。韩晞让人把这能咬的马牵来，拴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韩晞对那位过客说：“这匹小马，怎能让它如此放肆呢？缺乏狠狠地管教。”韩晞任所的牲口市上有一位善于调治恶马的养马人，就令人把他找来。他让人取来马鞭和鞍辔，这匹马瞪着眼睛，斜看着韩晞。忽然挣断缰绳跑上台阶，把韩晞从坐榻上刨下来，韩晞屈膝在地，这匹马就要上去咬他。这时候，韩晞骑的那匹马正拴在另一棵树上，见到这种情况，也挣断缰绳，来咬那匹蜀马。于是它们互相咬了几口，韩晞才免了一场灾祸。众人把这匹马买下来，杀了吃肉。韩晞从此以后更爱他的那匹马了。出自《原化记》。

江东客马

近年，江东有一位客人，经常骑着一匹马，这匹马很是通人性。他曾饮酒过量，独自骑着马往回走，走到半路，醉得厉害，就在马上倚着一棵树睡着了，这匹马很长时间都不动。一直到五更，客人的奴仆们找到他，才把他扶下马去，而马当时就倒在地上了，过了很久才能站起来，病了十几天才痊愈。这人没多久就把这匹马卖给宣州的一家客馆。过了两年，这个人得到一个官职，奉命出使到宣州。他知道马还在这里，就要骑这匹马。这匹马

索视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跃此人于地，践啮颇甚，众救乃免。意恨其卖己也。出《原化记》。

陈 璋

淮南统军陈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时执政，谓璋曰：“吾将诣公贺，且求一女婿于公家。公其先归，吾将至。”璋驰一赤马而去。中路，马蹶而坠。顷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选即去。璋召马数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议亲事，尔乃以是而坠我。畜生！”不忍即杀，使牵去，勿与刍秣，饿杀之。是夕，圉人窃具刍粟，马视之而已，达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复召语之曰：“尔既知罪，吾赦尔。”马跳跃而去。是夕，乃饮饫如故。璋后出镇宣城，罢归而薨。旬月，马亦悲鸣而死。出《稽神录》。

看了他很久，知道他是自己原来的主人。他骑上去之后，马就跳起来把他摔到地上，又踩又咬得厉害，大伙把他救出来才免受重伤。马的意思是怨恨他卖掉自己。出自《原化记》。

陈 璋

淮南统军陈璋加封平章事，受命于朝廷。当时李昇执政，他对陈璋说：“我要到你家去拜贺，并且想从你家找一个女婿。你请先回去，我马上就到。”陈璋骑着一匹红马向家里奔驰。半路上，马摔了一跤，陈璋从马上摔下来。不一会儿，李昇就到了，陈璋带着伤出来

接待。李昇坐了一会儿选好女婿就走了。陈璋让人把马牵来数落道：“我因为今天被任命官职，又商议亲事，你却在这个时候摔我。畜生！”他不忍心立即就把马杀死，让人牵出去，不喂它草料，饿死它。这天晚上，养马人偷偷地给它准备了草料，马只是看看而已，直到天亮也没吃。这样连续好几天，一直没吃，养马人把这事告诉了陈璋，陈璋又让人把马牵来，对马说：“你既然知道有罪，我饶恕你了。”马这才跳跃跑开。这天晚上，就像平常一样吃喝了。陈璋后来出京镇守宣城，任满回来之后死了。一个多月以后，马也悲鸣嘶叫着死去。出自《稽神录》。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马

卢从事 韦有柔 吴宗嗣 孙汉威 于 远

张 全 王 武 韦 玘

骆驼

明 驼 知水脉 风脚驼 两脚驼 白骆驼

骡

白 骡 推磨骡

驴

僧 朗 厌达国 村人供僧 张 高 东市人

贺世伯 王 甲 汤安仁 王 薰

马

卢从事

岭南从事卢传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遗一黑驹。初甚蹇劣，传素豢养历三五年，稍益肥骏。传素未从事时，家贫薄，矻矻乘之，甚劳苦。然未常有衔橛之失，传素颇爱之。一旦，传素因省其槽枥，偶戏之曰：“马子得健否？”黑驹忽人语曰：“丈人万福。”传素惊怖却走，黑驹又曰：“阿马虽畜生身，有故须晓言，非是变怪，乞丈人少留。”

马

卢从事

岭南从事卢传素寓居在江陵。元和年间，曾有人送给他一匹黑马驹。这马刚开始素质很差，卢传素饲养三五年之后，才渐渐变得肥壮高大。卢传素没做从事的时候，家里很穷，每天忙碌地骑着这匹马，非常劳苦。但是不曾出过任何的闪失，卢传素非常喜欢它。一天早晨，卢传素查看马槽，偶然和马开玩笑说：“马先生身体还强健吧？”黑马驹忽然像人那样说道：“您老人家万福！”卢传素吓得掉头就跑，黑马驹又说：“我虽是畜生身子，却是有原因的，必须告诉你，我不是妖怪，请老人家稍稍留步。”

传素曰：“尔畜生也，忽人语，必有冤抑之事，可尽言也。”

黑驹复曰：“阿马是丈人亲表甥，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通儿者也。丈人不省，贞元十二年，使通儿往海陵卖一别墅，得钱一百贯。时通儿年少无行，被朋友相引狭邪处，破用此钱略尽。此时丈人在远，无奈通儿何。其年通儿病死，冥间了了，为丈人征债甚急。平等王谓通儿曰：‘尔须见世偿他钱，若复作人身，待长大则不及矣。当须暂作畜生身，十数年间，方可偿也。’通儿遂被驱出畜生道，不觉在江陵群马中，即阿马今身是也。阿马在丈人槽枥，于兹五六年，其心省然，常与丈人偿债。所以竭尽弩蹇，不敢居有过之地。亦知丈人怜爱至厚。阿马非无恋主之心，然记佣五年，马畜生之寿已尽。后五日，当发黑汗而死，请丈人速将阿马货卖。明日午时，丈人自乘阿马出东棚门，至市西北角赤板门边，当有一胡军将，问丈人买此马者。丈人但索十万，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讫，又曰：“兼有一篇，留别丈人。”乃骧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饱丈人刍。今日相偿了，永离三恶途。”

遂奋迅数遍，嘶鸣訖草如初。传素更与之言，终不复语。其所言表甥姓字，盗用钱数年月，一无所差。传素深感其事。明日，试乘至市角，果有胡将军恳求市。传素微验之，因贱其估六十缗。军将曰：“郎君此马，直七十千已上。请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试水草也。传素载其缗归。四日，复过其家，见胡军将曰：“嘻，七十缗马夜来饱发黑汗毙矣。”出《河东记》。

卢传素说：“你是一头牲口，忽然说人话，一定有冤屈的事，可以全都讲出来。”

黑马驹又说：“我是您老人家的表外甥，就是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的通儿。老人家不记得了，贞元十二年的时候你让我到海陵卖一处别墅，卖了一百贯钱。当时我年少，品行不端，被朋友拉上邪路，把这些钱挥霍略尽。这时候老人家您离得远，不能把我怎么样。那年我就病死了，阴间对我的事非常清楚，为您讨债逼得很紧。平等王对我说：‘你必须出现到人世还他的钱，如果还托生成人，等你长大就来不及了。你应该暂时托生成畜生，十几年才可以还清这笔债。’于是我就被赶到了畜生道上，不知不觉出现在江陵的群马之中，就是现在这副模样了。我在您的槽枥间五六年了，心里很明白，要经常给老人家还债。所以我竭尽不才之力，不敢有一点闪失。我也知道老人家对我非常喜爱。不是我没有恋主之心，但是计算一下已经出力五年了，作为马的寿命已经完结。五天后，我会出一身黑汗而死，请老人家赶快把我卖出去。明天正午时分，老人家亲自骑着我从东棚门出去，到市场西北角红板门旁边，会有一个胡人将军向您买马。您只管要价十万，那人一定还价为七十千，您就可马上卖给他。”说完这些事，又说：“还有一首诗，作为和您老人家的分别留念。”于是就抬起头大声朗诵道：“既食丈人栗，又饱丈人刍。今日相偿了，永离三恶途。”

于是就精神振奋快速地跑了几圈，嘶鸣吃草像原先一样。卢传素还想和它说话，它始终不再吱声了。它所说的表外甥的姓名，盗用的钱数和时间，全都没错。卢传素深有感触。第二天，试着骑马到市场西北角，果然有一名胡人将军要买这匹马。卢传素稍微查验了一下，降低马自己估的价，要价六十缗。胡将军说：“这匹马值七十千以上。请以七十千卖给我。”也不试它喝水吃料如何。卢传素拿着钱回到家里。第四天，他又路过那个胡人将军家，见到胡人将军，胡人将军说：“唉！七十缗买的那匹马喂得过饱，夜里出了一身黑汗就死了。”出自《河东记》。

韦有柔

建安县令韦有柔，家奴执轡，年二十余，病死。有柔门客善持咒者，忽梦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

更作畜生以偿债。我求作马，兼为异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马生一白驹而黑目，皆奴之态也。后数岁，马可直百余千，有柔深叹其言不验。顷之，裴宽为采访使，以有柔为判官。裴宽见白马，求市之。问其价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宽因受之。有柔曰：“此奴尚欠十五千，当应更来。”数日后，宽谓有柔曰：“马是好马，前者付钱，深恨太贱。”乃复以十五千还有柔。其事遂验。出《广异记》。

吴宗嗣

军使吴宗嗣者，尝有父吏某从之贷钱二十万，月计利息。一年后，不复肯还，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数之曰：“我前世负汝钱，我今还矣。汝负我，当作驴马还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独坐厅事，忽见吏白衣而至，曰：“某来还债。”宗嗣曰：“已焚券，何为复来？”吏不答，径自入厩中。俄而厩人报马生白驹。使诣吏舍问之，云：“翌日已死矣。”驹长卖之，正得吏所欠钱。出《稽神录》。

孙汉威

江南神武军使孙汉威，厩中有马。遇夜，辄尾上放光，

韦有柔

建安县县令韦有柔，他的一个牵马的家奴，二十多岁就病死了。韦有柔的门客中有个擅长画符念咒的祝告鬼神，忽然梦见死去的那个家奴说：“我不幸死了，还欠郎君您四十五千钱。在阴司里，经衙门判决，让我再托生成畜生还债。我请求托生成马，身上兼有不同的颜色，现在已经判定了。”到了第二年，马生一个白色马驹，黑眼睛，完全是那死去的奴仆的模样。几年之后，这匹马大约值百余千，韦有柔感叹他的话不灵验。不久，裴宽做采访使，让韦有柔当判官。裴宽见了这匹白马，请求把马卖给他。他问马的价钱，韦有柔只要了三十千，裴宽就给了他三十千。韦有柔说：“那个死去的家奴还欠我十五千，应当再送来十五千才真应验。”几天后，裴宽对韦有柔说：“这匹马是匹好马，前几天付钱太少了。”于是就拿出十五千交给韦有柔。

至此，这个梦就全都应验了。出自《广异记》。

吴宗嗣

军使吴宗嗣，曾经有一个他父亲手下的官吏从他手里借钱二十万，按月计算利息。一年之后，这个官吏不肯还钱，要也要不回来。吴宗嗣很生气，把官吏找来数落道：“就算我前世欠了你的钱，我现在还你了。你欠我的，应该变驴变马来还我。”于是就把借据烧了，打发他走了。过了一年，吴宗嗣独自坐在厅堂里，忽然看见那个官吏穿了白衣服来到面前，说：“我是来还债的。”吴宗嗣说：“借据已经烧了，为什么又来了？”官吏不回答，径直走进马厩里去。不一会儿，养马的来报告说，马生了一个白色马驹。吴宗嗣派人到官吏家去打听，人家说：“官吏昨天已经死了。”马驹长大之后卖了，卖的价钱正好与官吏欠的钱数相同。出自《稽神录》。

孙汉威

江南神武军使孙汉威，马厩有一匹马。到夜间，尾巴上就放光，状若散火，惊群马，皆嘶鸣。汉威以为妖，仗剑斩之。数月，除卢州刺史。出《稽神录》。

于 远

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也，常养良马数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马，奇毛异骨，人争观之。远闻之，酬以百金。及马至厩中，有一老姥扣门请一观。远问之曰：“马者，骏逸也，豪侠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观？”老母曰：“我失一良马，十年游天下，访之不得。每遇良马，必永日观之，未尝见一如我所失之马也。何阻一观，不以为惠？”远因延入从容，出其马以示之。老母一见其马，因怒变色，回观远而言曰：“我马也！”远曰：“老母之马，奚人卖？昔日何得之？何失之？”

老母曰：“为我昔日遇北邙山神为物伤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

药疗之，目愈，遂以此马赐我。我得此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游四海之外，八荒之内，只如百里也。我常乘东过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问我此马焉。及夜，至西竺国，忽失此马。我自失此马已来，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访此马也。去年今日，流沙见一小儿，言有一异马如飞，倏然东去矣。我既知自东方，疑此马在中华，必有常人收得此马者。我故不远万里而来此，今果得之。我今当还君百金，马须还我。”

好像散落的火焰，群马受到惊恐，一齐嘶鸣。孙汉威认为是妖怪，挥剑把它杀了。几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卢州刺史。出自《稽神录》。

于 远

邺中有一个叫于远的富人，他喜欢奢侈安逸，又喜欢好马。他所居住的府第豪华富丽，服饰及玩赏之物也都鲜丽光洁，可以和公侯之家相比拟，他平常养着几十匹好马。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在集市上卖一匹好马，这匹马毛色、骨相都很奇特，人们争抢着来看。于远听说了，用一百金把马买下来。等到他把马牵到自己的马厩中，有一位老太太来敲门，要看看这匹马。于远对她说：“马俊美秀逸，有豪情侠气的年轻人喜欢它，这是应该的，你一个老太太为什么还要看马呢？”老太太说：“我丢了一匹马，十年里我走遍天下，一直没找到它。每次遇上好马，一定长时间地观看，不曾见过一匹像我丢的那匹马。为什么阻止我看马呢？你不认为让我看看也是一种恩惠吗？”于远于是从容地把老太太迎进来，牵出马来让她看。老太太一见了这匹马，立刻就变了脸色，回头看着于远说：“这是我的马！”于远说：“你的马是什么人卖给你的？以前是怎么得到的？怎么丢失的？”

老太太说：“我从前遇上北邙山山神被什么东西伤了眼睛，化成人形来求我医治，我用名药为他治疗，治好之后，他就赐给我这匹马。我得了这匹马之后，只是没有骑着它上天了。我骑着它周游四海之外，八荒之内，就像走百十里地似的。我曾骑着它向东路过扶桑国，有一个人拦在路上问我这匹马的事。到了夜间，走到西竺国，忽然就丢了这匹马。我自从丢了这匹马以来，十年没有停止，走遍天

下，谁都不知道我是寻找这匹马。去年的今天，在流沙见到一个小男孩，他说有一匹奇异的马飞一样地倏然向东跑去了。我知道它跑向东方之后，便怀疑这马在中华，一定有平常人收得了这匹马。所以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现在果然找到了。我现在给你一百金，马必须还给我。”

远性癖好良马，又闻此马之异，深吝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暂留，以玩赏数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马，必有祸发！”远因亦怒老母之极言，遂令家僮十余人，共守此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尽焚其宅财宝。远仍见姥入宅，自跃上此马而灭。出《潇湘录》。

张 全

益州刺史张全养一骏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张全左右皆不敢轻跨。每令二人晓夕以专饲饮。忽一日，其马化为一妇人，美丽奇绝，立于厩中。左右遽白张公，张公乃亲至察视。其妇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妇人，因癖好骏马，每睹之，必叹美其骏逸。后数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骏马一匹。遂奔跃出，随意南走，近将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于君厩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为一畜，泪下入地，被地神上奏于帝。遂有命再还旧质，思往事如梦觉。”张公大惊异之，安存于家。经十余载，其妇人忽尔求还乡。张公未允之间，妇人仰天，号叫自扑，身忽却化为骏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出《潇湘记》。

王 武

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苟且，能媚于豪贵。忽知有人货骏马，遂急令人多与金帛，于众中争得之。其马白色，如一团美玉，其鬃尾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龙驹。驰骤之驶，非常马得及。王武将以献大将军薛公，乃广设以

于远生来喜欢好马，又听说这匹马如此与众不同，很舍不得。于是他就给老太太行礼，请求把这匹马暂且留下，让自己玩赏几天。老太太生气地说：“你要是留下这匹马，一定会发生祸事！”于远也对老

太太说得如此极端感到生气，于是就让十几个家奴共同守住这匹马，把老太太赶了出去。他家果然起了火，把宅中的所有财宝都烧光了。后来于远还看见那老太太走进宅院，飞身跨上马背就不见了。出自《潇湘记》。

张 全

益州刺史张全养着一匹骏马，他特别爱惜、保护这匹马，只能他一个人骑，左右的人谁都不敢轻易骑上去。他常常派两个人从早到晚专门饲养它。忽然有一天，这匹马变成一个美丽奇绝的妇人，站在马厩中。左右急忙向张全报告，张全就亲自到马厩察看。那妇人上前下拜说道：“我本来是燕中的一个妇人，因为癖好骏马，每次见了马都赞美马的英俊飘逸。几年后忽然自己醉倒，顷刻间变成一匹骏马。于是就奔跑跳跃，随意向南跑来，跑了将近千里，被一个人收养，而到了你的马厩中，有幸得到你的珍重和爱惜。今天偶然间追悔变成了一个畜生，眼泪流到地上，被土地神向上帝禀奏了。就让我又恢复为原来的形象，回想往事就像梦醒了一样。”张全特别惊异，把她安置在自己家里。十几年之后，那妇人忽然要求回家乡去。张全还没答应的时候，那妇人就仰天号叫，自己仆倒地上，身体忽然间又变成一匹骏马，奔突出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出自《潇湘记》。

王 武

京洛有一个叫王武的富人，性情苟且，对豪门贵族极其谄媚。忽然听说有人卖骏马，他就急忙派人多给人家金帛，同别人争着买了下来。那马是白色的，像一团美玉，鬃、尾红得像朱砂。人们都说这是一匹千里马，又怀疑是一匹龙驹。它驰骋的速度，不是普通马可以赶上的。王武打算把它献给大将军薛公，就张罗置办

金鞍玉勒，间之珠翠，方伺其便达意也。其马忽于厩中大嘶一声后化为一泥塑之马立焉。武大惊讶，遂焚毁之。出《大唐奇事》。

韦 玘

京兆韦玼，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县庄。性不喜书，好驰骋田弋。马有蹄啮不可羁勒者，则市之。咸通末，因来汜水，饮于市，酣歌之际，忽有鬻白马者曰：“此极骏！”玼乘之于衢，曰：“善，可著鞭矣！”遂市之。日晏乘归，御之铁鞭。一仆以他马从。既登东原，绝驰十余里，仆不能及。复遗铁鞭，马逸不能止，迅越榛莽沟坎。而玼酒困力疲，度必难禁矣。马方骤逼大桑下，玼遂跃上高枝中，以为无害矣。马突过数十步，复来桑下，瞑目长鸣，仰视玼而长鸣躩地。少顷，啮桑木本，柿落如掌。卧即或齧草于十步五步内，旋复来啮不已，桑本将半焉。玼惧其桑之颠也，遥望其左数步外有井。伺马之休于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才至底，马亦随入，玼与马俱殒焉。出《三水小牋》。

骆驼

明 驼

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出《酉阳杂俎》。

金鞍玉辔，间或点缀上珠翠，正等待一个机会去达到目的。那匹马却突然在马厩里大叫一声后变成一尊泥塑的马立在那里。王武非常惊讶，就把它烧毁了。出自《大唐奇事》。

韦 玼

京兆人韦玼是小逍遥公的后代，世代住在孟州汜水县的一个村庄里。韦玼生性不喜欢读书，喜欢驰骋游猎于田野之间。马匹中有踢人咬人不能驯服的，就买下来。咸通末年，他来到汜水县城，在集市上喝酒，正喝得酣畅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卖白马的人说：“这匹马绝对是骏马。”韦玼在大道上骑上这匹马，说：“好，这是匹加鞭快跑的好马！”于是就买下来。天晚了骑着马回家，用铁鞭控制它。一个仆人骑着另外一匹马跟着他。走上城东的原野之后，横穿田野跑了十几里，仆人追不上。韦玼又抛弃了铁鞭，那马奔跑不能制止，迅猛地穿

越山林、树丛、壕沟、农田。而韦玘醉得困乏无力，估计自己一定很难。马正突然逼近一棵大桑树下，韦玘就跳到高处的树枝之中，以为没有什么危害了。那马奔过去几十步，又回到桑树下，闭着眼睛长声地嘶鸣，然后它仰视着韦玘，一边嘶鸣一边在地上跳跃。一会儿，它就啃那桑树根，啃下来的木片有巴掌那么大。它在十步五步之内趴着吃草，旋即又来啃那桑树根，不停地啃下去，桑树根将要被啃断一半了。韦玘担心桑树倒下来，远远望见左边几步之外有一口井。等到马在茂密的草地上休息时，他就从树上跳下来，快跑投到井里。他刚到井底，马也跟着跳下来。韦玘和马同归于尽了。出自《三水小牋》。

骆驼

明 驼

明驼有千里脚，多半都把“明”字误写成“鸣”字。骆驼趴着的时候，它的肚子不贴地，它的脚弯曲透亮。可以日行千里。出自《酉阳杂俎》。

知水脉

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处掘之，辄得水。出《博物志》。

风脚驼

于阗国有小鹿，角细而长。与驼交，生子曰“风脚驼”，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出《洽闻记》。

两脚驼

悒恒国治鸟浒河南，本汉大月氏地。刘璠《梁典》云：出两脚骆驼。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洽闻记》。

白骆驼

哥舒翰常镇于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出《明皇杂录》。

骡

白 骡

唐玄宗将登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劳也。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久之，谥之曰“白骡将军”。命有司具槥槨，垒石为墓。墓在封禅坛北数里，至今存焉。出《开天传信记》。

知水脉

敦煌以西，渡过流沙，往外国去，要穿过一千多里的沙漠，没有水。时常有水潜流的地方，人们看不出来。骆驼知道水的脉络，路过有水脉的地方，骆驼就不走了，用脚踏地。人们在它踏的地方往下挖，就能挖出水来。出自《博物志》。

风脚驼

于阗国有一种小鹿，它的角又细又长。和骆驼杂交，生的崽叫“风脚驼”，一天可走七百里，快得像刮风一般。出自《洽闻记》。

两脚驼

悒恒国治鸟浒河之南，本是汉朝时大月氏国的所在地。后周刘璠所著《梁典》中说：此地出产两只脚的骆驼。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自《洽闻记》。

白骆驼

哥舒翰曾经镇守青海，由于路途遥远，他就常常派使者骑着白骆驼进京奏事。一天能跑五百里。出自《明皇杂录》。

骡

白 骡

唐玄宗将要登巡泰山，益州进献的白骡子正好送到。这匹骡子毛色洁美，体形丰盈，高大灵活，神态奇异。皇上于是就亲自骑它。皇上感到轻柔自在，安全方便，没有上坎下坡的劳顿。封禅的仪式举行完之后，皇上又骑着它下山。刚走到山脚下，皇上休息没多久，有关官吏来报告说，白骡子无病而死了。皇上叹息惊异了好久，给它谥号叫“白骡将军”。命令有关官吏给白骡准备了棺木，垒石头砌成墓穴。这个坟墓在封禅坛以北几里的地方，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出自《开天传信记》。

推磨骡

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因卖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莹润可爱。出《酉阳杂俎》。

驴

僧 朗

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樵者往往听其鸣响。土人言：“金驴一鸣，天下太平。”出《酉阳杂俎》。

厌达国

西域厌达国，有寺户以数头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能往返，寅发午至，不差晷刻。出《酉阳杂俎》。

村人供僧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给之曰：“驴。”其人遂日夕念之。经数岁，照水，见青毛驴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后知其诈，咒效亦歇。出《酉阳杂俎》。

张 高

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有一驴，育之久矣。唐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营饭僧之具。出里门，驴不复行，击之即卧。乘而鞭

推磨骡

临洛街市上有一户百姓，家里拉磨用的瞎骡子无缘无故死了，于是就把它卖了。屠户剖开它的肚子，得到两块石头，像拳头那么大，紫色有红斑，晶莹光润，惹人喜爱。出自《酉阳杂俎》。

驴

僧 朗

晋朝僧朗住在金榆山。他死后，他平时骑的驴跑到山上消失了。当时有人见过它，原来是一头金驴。砍柴的人常常听到它鸣叫，当地人说：“金驴一鸣，天下太平。”出自《酉阳杂俎》。

厌达国

西域的厌达国，受寺庙雇佣的役夫们，用几头驴运粮上山。没有人驱赶，它们自己就能往返，寅时出发，午时到达，分秒不差。出自

《酉阳杂俎》。

村人供僧

相传有个村夫，供养着一位和尚，请求和尚教给他灵验的咒语。和尚欺骗他说：“驴。”这个人于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念叨。过了几年，到水边一照，见有一头青毛驴趴附在自己的背上。凡是有病的，有鬼魅作怪的，只要这个人到场马上就痊愈了。后来知道和尚是骗他，他的咒语也就不灵了。出自《酉阳杂俎》。

张 高

长安的张高，在集市上转卖货物，积累资财巨万。他有一头驴，养了很多年了。唐朝元和十二年秋天的八月，张高死了。十三日这天，张高的妻子让儿子张和骑着驴到近郊去，置办宴请和尚的用具。张和骑着驴刚走出街坊大门不远，这头驴就不再往前走了，张和打它，它就立刻趴下。张和骑在它身上用鞭子

之，驴忽顾和曰：“汝何击我？”和曰：“我家用钱二万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击也？”和甚惊。驴又曰：“钱二万不说，父骑我二十余年，吾今告汝，人道兽道之倚伏，若车轮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负汝父力，故为驴酬之，无何。汝饲吾丰，昨夜汝父就吾筭，侵汝钱一缙半矣。汝父常骑我，我固不辞。吾不负汝，汝不当骑我。汝强骑我，我亦骑汝，汝我交骑，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肤，不啻直二万钱也。只负汝一缙半，出门货之，人酬尔。然而无的取者，以他人不负吾钱也。赍行王胡子负吾二缙，吾不负其力，取其缙半还汝，半缙充口食，以终驴限耳。”和牵归，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骑汝年深，固甚劳苦。缙半钱何足惜，将舍债丰秣而长生乎？”驴摆头。又曰：“卖而取钱乎？”乃点头。遽令货之，人酬不过缙半，且无必取者。牵入西市赍行，逢一人，长而胡者，乃与缙半易，问之，其姓曰王。自是连雨，数日乃晴。和覘之，驴已死矣，王竟不得骑，又不负之验也。和东邻有金吾郎将张达，其妻，李之出也。余尝造焉，云见驴言之夕，遂闻其事。且以戒贪昧者，故备书之。出《续玄怪录》。

东市人

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具。行百步，驴忽语曰：“我姓白名元通，负君家力已足，勿复骑我。南市卖馱

打它，它忽然看着张和说：“你为什么打我？”张和说：“我家用两万钱买了你，你不走，怎么能不打你？”张和说完感到很惊奇。驴又说：“两万钱就别说了，你父亲骑我二十多年，我现在告诉你，人道和兽道相互依存，就像车轱辘那样循环往复，没有定数。我前生欠了你父亲的脚力债，所以这一生就变成驴来还债，没有别的什么。你喂我喂得丰足，昨晚你父亲和我一算账，我多占你一缗半。你父亲常骑我，我本来不推辞。我不欠你的债，你不应该骑我。你硬要骑我，那我下辈子也骑你，你和我轮流交替地互相骑，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凭我的身体，不只值两万钱。我只欠你一缗半，出门到集市上把我卖了，人家就会给你钱。不过不会有人来买的，因为别人不欠我钱。馱行的王胡子欠我两缗，我不欠他的力气，从他那取一缗半还给你，用那半缗偿还你这些天为我的草料费用，以结束做驴的日子。”张和牵着驴回来，把这事告诉了母亲。他母亲哭着说：“我丈夫骑了你很长时间，你本来特别劳苦。一缗半钱算得了什么，我不用你还债，给你足够的草料，养你一辈子可以吗？”驴摇头。他母亲又说：“把你卖了换钱吗？”驴就点头答应了。于是很快就把驴牵出去卖，人们给的价钱不超过一缗半，而且没有要买的。把它牵到西市馱行，遇上一个人，这人又高又大并且长着胡子，就用一缗半买了去，一打听，这人果真姓王。从此以后连连下雨，好几天才转晴。张和到馱行一看，驴已经死了，王胡子最后也没有骑上它，又应验了驴不欠王胡子力气的说法。张和东边的邻居有一个金吾郎将叫张达，他的妻子姓李。我曾经造访过张达，他说那天晚上亲眼见过驴说话的情况，于是我听了这事。为了以此劝告那些贪婪愚昧的人们，就把这事详细地写了下来。出自《续玄怪录》。

东市人

唐朝开成初年，东市一个百姓死了父亲，骑着驴去买办丧事用的

器具。走了一百来步，驴忽然说话道：“我姓白名元通，欠你们家的脚力债，我已经还够了，不要再骑我了。南市一卖麸子的

家，欠我钱五千四百文，我又负君钱数，亦如之。今可卖我。”其人惊异，即牵往，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及诣麸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卖之。两宿而死。出《酉阳杂俎》。

贺世伯

北齐时，曲安贺世伯年余六十。家有小驴，未经调习。使儿乘之，二儿更亦被扑。世伯嗤之曰：“忤劣小子，诚无堪！我虽年老，不须鞴鞍，犹能控制。”遂即蹑上。驴惊迅跳走，世伯慌忙跳下，仅得免扑。其夜在堂内，与所亲宴聚。世伯欲睡，忽然惊起，以手掩额。家人怪问，云：“吾梦调此驴，以杖击之，误打吾额。今痛热如汤，肿大如梨。”往看其驴，在他村外。其人因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 甲

隋大业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时言未然之事，闾里敬信之。一旦，忽谓人曰：“今当有人牵驴一头送来。”至日午，果有一人牵驴一头送来。涕泣说言，早丧父，其母寡，养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驴而往。墓在伊水东。欲渡伊水，驴不肯行。鞭其头面伤，流血。既至墓所，放驴而祭，俄失其驴。其日，妹在兄家，忽见其母入来，头面流血，形容毁悴，号泣告女：“我生时，避汝兄送米五斗与汝，坐得此罪。报受驴身，

人家，欠我五千四百文钱，我又欠你们家的钱，也是这些。现在可以把我卖了。”这个人听了之后很吃惊，就牵着驴前往，顺便打听有没有买驴的。驴很健壮，报价却只达到五千。等到了麸行，果真涨到五千四百文，便卖了它。两天之后，这头驴就死了。出自《酉阳杂俎》。

贺世伯

北齐时，曲安的贺世伯年过六十。他家里有头小驴，未经过调教驯服。让儿子骑它，两个儿子轮番被摔下来。贺世伯讥笑道：“差劲小子，实在无用！我虽然年老，不用备鞍子，还是能控制它的。”于是就骑上去。那驴吓得迅猛地又跳又跑，贺世伯慌忙跳下来，只是没被驴摔下来。那天晚上在堂内，和家人宴聚。贺世伯想要睡觉，忽然又惊惧地爬起来，用手捂着额头。家人感到奇怪，就问他，他说：“我梦见调教这头驴时，用棍子打它，误打在自己额头上。现在我的额头像开水一样发烫，肿得像个梨。”众人去看那驴，已经跑到别的村外。贺世伯于是就病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王 甲

隋朝大业年间，洛阳有个姓王的人，平常坚持“五戒”，时常说些没发生的事，乡里的人都很敬重他、信任他。一天早晨，他忽然对别人说：“今天应该有人牵着一头驴送来。”到了中午，果然有人送来了一头驴。那人哭泣着说，他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养育着一儿一女。妹妹出嫁，母亲死了，已经二十年了。寒食节那天，他骑着驴，带着酒食去祭扫父母的坟墓。墓地在伊水之东。要渡伊水的时候，驴不肯前行。他就用鞭子打驴的头部和脸部，打得鲜血直流。到了墓地之后，把驴放在一边，开始祭祀，顷刻间那头驴不见了。那一天，他的妹妹待在他家里，忽然看见母亲走进来，头面流血，脸色憔悴，大声哭着对妹妹说：“我活着时，背着你哥哥给了你五斗米，因此遭到这种罪。受报应托生成驴，

偿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头面尽破，仍期还家更苦打我。我走来告汝，吾今偿债垂毕，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讫出门，寻之不见，唯见驴头面流血，如母伤状，女抱以号泣。兄回，怪而问之。女以状告。于是兄妹抱持恸哭，驴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请：“若是母者，愿为食草。”驴即为食，既而复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备刍粟，送王五戒处。后死，兄妹收葬焉。出《法苑珠林》。

汤安仁

唐京兆汤安仁家富，素事慈门寺僧。以义宁元年，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盗他驴，于家杀之，以驴皮遗安仁。至贞观三年，安仁遂见一人于路，谓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当死也。”安仁惧，径至慈门寺，坐佛殿中，经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骑并步卒数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见安仁，呼汤安仁。不应而念诵愈专。鬼相谓曰：“昨日不即取，今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与去，留一人守之。守之者谓安仁曰：“君往日杀驴，驴今诉君，使我等来摄君耳。终须共对，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日他盗自杀驴，但以皮与我耳。非我杀，何为见追？诸君还，为我语驴，我本不杀汝，然今又为汝追福，于汝有利，当舍我也。”此人许诺，曰：“驴若不许，我明日更来，如其许者，不来矣。”言毕而出。明日遂不来。安仁于是为驴追福，举家持戒菜食云尔。卢

报偿你哥，已经五年了。今天要渡伊水，水很深，我害怕，你哥就用鞭子打我，打得我的头和脸全破了，他还要回家之后狠狠地打我。我跑回来告诉你，我现在偿债马上就要还完了，何必太无理地折磨我呢？”说完，就走出门去，转眼就不见了，只看到那头驴头面流血，就像母亲受伤的样子，妹妹便抱着驴大哭。哥哥回来了，奇怪地问是怎么回事。妹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于是兄妹二人抱着驴恸哭，驴也涕泪交加，不吃不喝。兄妹二人跪下请求说：“如果你是母亲，希望吃草料吧！”于是驴就开始吃，吃了一会儿又不吃了。兄妹二人没有办法，于是就备了草料，把驴送到王五戒家中。后来这头驴死了，兄妹二人便把它收葬了。出自《法苑珠林》。

汤安仁

唐朝京兆人汤安仁家境富裕，平常就侍奉慈门寺的僧人。在义宁元年的时候，忽然有一位客人到他家寄宿暂住。这位客人偷了别人家的驴，在汤安仁家杀了，把驴皮送给汤安仁。到了贞观三年，汤安仁在道上遇见一个人，对他说：“追捕你的阴间使者明天到，你应该死了。”汤安仁很害怕，跑到慈门寺里去，坐在佛殿里，一宿没出来。第二天，果然有三个骑马的带着几十个步卒，都拿着兵器来到寺中。他们远远望见汤安仁，就喊他的名字。汤安仁不答应，更专心地念

经。鬼互相说：“昨天不当即捉他，今天他如此修福，怎么能捉他呢？”于是他们一块走了，留下一人守着。留守的人对汤安仁说：“你以前杀过一头驴，这头驴把你告了，派我们来捉拿你。最终还是要去阴司对质的，你不去有什么好处？”汤安仁远远地回答说：“以前别人偷杀了一头驴，只是把驴皮给了我。不是我杀的，为什么追捕我？诸君请回去，替我对驴说，我本来没杀你，然而现在还为你追祈冥福，对你有好处，应该放过我。”这个人答应了，说：“驴要是不答应，我明天还来，如果它答应了，我就不来了。”说完就走了。第二天就没有来。汤安仁于是就为驴祈求冥福，全家人也为此吃斋守戒。这事是卢

文砺说之，安仁今见在。出《法苑珠林》。

王 薰

天宝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寿里中。常一夕，有三数辈挈食，会薰所居。既饭食，烛前忽有巨臂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愿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幸君与我肉，今食且尽，愿君更赐之。”薰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此必怪也，伺其再来，当断其臂。”顷之果来，找剑斩之。臂既堕，其身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流满地。明日，因以血踪寻之，直入里中民家，即以事问民，民曰：“家养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薰具言其事，即杀而食之。出《宣室志》。

文砺说的，汤安仁至今还健在。出自《法苑珠林》。

王 薰

天宝初年，有个叫王薰的人，住在长安城内延寿里。一天晚上，有三四个朋友在他家里聚会吃酒。吃完饭之后，忽然有一只大手臂出现在烛影之下。王薰和朋友们都很害怕，互相看着。那手臂是黑色的，而且有许多毛。不多久，听到烛影附近有个声音说：“你们会

餐，不能喊我一声吗？请给一些肉放到我手掌里。”王薰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就递过去一点肉，那手臂就抽回去了。不一会儿，又伸进来，说：“有幸你给我一些肉，现在已经吃完了，请你再给一点。”王薰就又把一些肉放到那手掌中，然后又抽出去了。于是王薰和大伙一块商量说：“这一定是个妖怪，等它再来，应该砍断它的手臂。”不一会儿，果然又来了，王薰拔剑就砍。那手臂掉到地上，身影跑远了。大伙俯身一看，原来是一个驴蹄子，血流满地。第二天，就顺着血迹寻找，一直找到里中的一户人家，于是就询问，这家人说：“家里养了一头驴，将近二十年了。夜间忽然掉了一只脚，好像用刀砍下去的。正害怕呢！”王薰详细地讲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件事，就把这驴杀了吃肉了。出自《宣室志》。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兽四

犬上

华 隆	杨 生	崔仲文	张 然	杨 褒
郑 韶	柳 超	姚 甲	刘巨麟	章 华
范 翊	郭 钊	卢 言	赵 叟	陆 机
石玄度	齐 琮	石从义	田 招	裴 度

犬上

华 隆

晋泰兴二年，吴人华隆好弋猎。畜一犬，号曰“的尾”，每将自随。隆后至江边，被一大蛇围绕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华隆僵仆无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复路间。家人怪其如此，因随犬往。隆闷绝委地，载归家，二日乃苏。隆未苏之间，犬终不食。自此爱惜，如同于亲戚焉。出《幽明录》。

杨 生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者畜一犬，怜惜甚至，常以自随。后生饮醉，卧于荒草之中。时方冬燎原，风势极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觉。犬乃就水自濡，还即卧于草上。

犬上

华 隆

晋朝泰兴二年，吴郡人华隆喜欢骑射打猎。他养了一条狗，唤作“的尾”，每次出门它都跟着主人。华隆后来到江边，被一条大蛇缠

住全身。狗就咬死那条蛇，而华隆昏倒在那里。狗就在路上往复徘徊，不停地嗥叫。家人见它如此感到奇怪，就跟着它来到江边。华隆不省人事倒在地上，家人用车子把他拉回家，两天后才苏醒。在他没醒的两天里，狗一直不肯进食。从此，华隆对这条狗越发爱惜，如同对待亲人一样。出自《幽明录》。

杨 生

晋朝太和年间，广陵人杨生养了一条狗，非常喜欢，他常常让狗跟着自己。后来杨生喝醉了，躺在荒草之中。当时正是冬天，有人放火烧荒，风势极盛。狗就围着杨生一个劲地嗥叫，杨生完全没听见。狗就跳到水里去弄湿自己，回来在草地上打滚，

如此数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尔后生因暗行堕井，犬又嗥吠至晓。有人经过，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视之，见生在焉。遂求出己，许以厚报。其人欲请此犬为酬，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即不依命，余可任君所须也。”路人迟疑未答。犬乃引领视井，生知其意，乃许焉。既而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犬夜走还。出《记闻》。

崔仲文

安帝义熙年，谯县崔仲文与会稽石和俱为刘府君抚吏。仲文养一犬，以猎麋鹿，无不得也。和甚爱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与。和及仲文入山猎，至草中，杀仲文，欲取其犬。犬啗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后诸军出猎，见犬守尸。人识其主，因还启刘抚军。石和假还，至府门，犬便往牵衣号吠。人复白抚军，曰：“此人必杀犬主。”因录之，抚军拷问，果得其实。遂杀石和。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 然

会稽张然滞役，有少妇无子。唯与一奴守舍，奴遂与妇通。然素养一犬，名乌龙，常以自随。后归，奴欲谋杀然，盛作饮食，妇语然：“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啖！”奴已张弓拔矢，须然食毕。然涕泣

不能食，以肉及饭掷狗，祝曰：

如此多次。杨生周围半步的地方，草全湿了，火最后也没烧到杨生。后来有一次，杨生因为走夜路掉到井里，狗就在井边狂叫到天亮。有人经过，感到奇怪，就走近去看，见杨生在井里。于是杨生求那人把自己救上来，答应给他丰厚的报酬。那人想要这条狗作为报酬，杨生说：“这条狗曾经让我死而复生多次，不能从命，除此以外，别的东西任你挑选。”那人迟疑，没有作答。这时候，狗就伸着脖子往井里看，杨生知道它的意思，就答应了那个人。杨生被救出之后，那个人把狗拴上牵走了。五天之后，那只狗又在夜里跑回来了。出自《记闻》。

崔仲文

晋安帝义熙年间，谯县崔仲文和会稽石和都是刘抚军的抚吏。崔仲文养了一条狗，用它来围猎麋鹿，没有捉不到的时候。石和非常喜欢这条狗，就用一个奴仆来换这条狗，仲文不换。崔石和和崔仲文一块进山打猎，走到深草里，石和杀了崔仲文，想要夺走他的狗。狗扑咬石和，守着主人的尸体，还扒土把尸体盖上。后来许多军吏出来打猎，发现狗守着一个人的尸体。有人认识它的主人，就回来报告给刘抚军。石和告假回来，走到府门，狗就过去扯着他的衣服狂叫。有人又告诉了刘抚军，说：“此人一定是杀害狗主人的凶手。”于是就逮捕了石和，经刘抚军一拷问，果然弄清楚了事实。于是杀了石和。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张 然

会稽人张然在外服劳役，逾期未归，家里有个年轻的妻子，没有儿女。只留下一个奴仆和妻子一起守着家园，于是奴仆就和妻子私通。张然平常养了一条狗，名叫“乌龙”，常常跟在张然身边。后来张然回来了，奴仆想要谋杀张然，便给他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妻子对张然说：“我和你要永别了，请你强忍着吃几口吧！”奴仆在一旁已经剑拔弩张，只等张然吃完就动手杀他。张然一把鼻涕一把泪不能进

食，他把肉和饭都扔给狗，祷告说：

“养汝经年，吾当将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唯注睛视奴。然拍膝大唤曰：“乌龙！”狗应声伤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以妻付县，杀之。出《续搜神记》。

杨 褒

杨褒者，庐江人也。褒旅游至亲知舍。其家贫无备，舍唯养一犬，欲烹而饲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视褒。异而止之，不令杀，乃求之。亲知奉褒，将犬归舍。经月余，常随出入。褒妻乃异志于褒，褒莫知之。经岁时，后褒妻与外密契，欲杀褒。褒是夕醉归，妻乃伺其外来杀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啮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伤甚矣。邻里俱至，救之。褒醒，见而搜之，果获其刀。邻里闻之，送县推鞠，妻以实告。褒妻及怀刀者，并处极法。出《集异记》。

郑 韶

郑韶者，隋炀帝时左散骑常侍。大业中，授闽中太守。韶养一犬，怜爱过子。韶有从者数十人，内有薛元周者，韶未达之日，已事之。韶迁太守，略无恩恤，元周忿恨。以刃久伺其便，无得焉。时在闽中，隋炀帝有使到，韶排马远迎之。其犬乃衔拽衣襟，不令出宅。馆吏驰告云：“使入郭。”韶将欲出，为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缚之于柱。韶出使

“养你多年，我要死了，你能救我吗？”狗得到食物也不吃，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奴仆。张然一拍膝盖大声喊道：“乌龙！”狗应声把奴仆咬伤，奴仆手中的刀掉到地上，就跌倒了。狗咬住他的阴器，张然趁机取刀把奴仆杀死。然后又把妻子交给县衙，依法处死了。出自《续搜神记》。

杨 褒

杨褒是庐江人。杨褒旅游来到一个亲友家。亲友家里很穷，没有

什么准备，只养了一条狗，打算杀了狗给杨褒煮肉吃。那条狗就跪下前腿，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杨褒。杨褒感到惊异，不让亲友杀狗，并且向亲友索要这条狗。亲友就把狗给了他，他带着狗回到家里。经过一个多月，狗经常跟着他出入。他的妻子变了心，他并不知道。经过一年多，他的妻子与别人暗中约好，要杀死杨褒。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就等着那个外人来杀他。那人到了之后，刚要进屋，狗就咬断了他的脚，还咬了杨褒的妻子，两个人都伤得很厉害。邻居们都来了，把他俩救下来。杨褒酒醒了，见此情景就到那人身上搜了搜，果然搜出刀来。邻居们听说了，把他们送到衙门审问拘押，杨褒的妻子说了实情。她和那个揣刀的人都被处以极刑。出自《集异记》。

郑 韶

郑韶在隋炀帝时担任左散骑常侍。大业年间，被授为闽中太守。郑韶养了一条狗，他爱这条狗胜过爱他的儿子。郑韶有几十名随从，其中有一个叫薛元周的，在郑韶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就为他做事。郑韶当上太守之后，没有给薛元周一点恩惠和抚恤，薛元周心里很愤恨。他准备了一把刀，等待杀死郑韶的机会，但是一直没能得手。当时在闽中，有一个隋炀帝派来的使者来了，郑韶列队迎接。那条狗就咬住他的衣襟，不让他出宅子。馆吏驰马来报告说：“使者已经进城了。”郑韶想要出去，被狗拽住衣服不放走不了。郑韶生气了，让人把狗绑到柱子上。郑韶走出

宅大门，其犬乃掣断绳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抚犬曰：“汝知吾有不测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于元周队内，咬杀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剑耳。出《集异记》。

柳 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为谏议大夫，因得罪，黜于岭外。超以清俭自守，凡所经州郡，不干挠廉牧以自给，而领二奴掌阁、掌书，并一犬。至江州，超以郁愤成疾。二奴欲图其资装，乃共谋曰：“可奉毒

药于谏议，我等取财而为良人，岂不好乎？”掌书曰：“善。”掌阁乃启超曰：“人言有密诏到，不全谏议命，谏议家族将为奈何？”超曰：“然，汝等当修饌，伺吾食毕，可进毒于吾，吾甘死矣。”掌阁等闻言，乃备珍饌。掌阁在厨修办，掌书进之于超。超食次，忽见其犬，乃分与食之，涕泣抚犬曰：“我今日死矣，汝托于何人耶？”犬闻之不食，走入厨，乃咬掌阁喉；复至堂前，啮掌书，二奴俱为犬所害。超未晓其事。后经数日，敕诏还京，而复雪免，方知其犬之灵矣。出《集异记》。

姚 甲

吴兴姚氏者，开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养二犬，在南亦将随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壮，谋害其主，然后举家北归。姚所居偏僻，邻里不接。附子忽谓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窜南荒，流离万里，忽有不祥，奴当扶持丧事北归。”

宅院大门，那狗就挣断了绳子跑出来，依然拽住郑韶的衣襟，不让走。郑韶抚摸着狗说：“你是知道我要遇上什么不测吗？”狗就连叫几声，跳到薛元周的队伍里，把薛元周咬死了。郑韶让人搜查薛元周，他的衣服下面，果然藏着一把短剑。出自《集异记》。

柳 超

柳超，唐中宗朝的时候是谏议大夫，因为获罪，被贬官到岭南。柳超以清廉俭朴自守，凡他经过的州郡，从不去打扰郡守，而靠自己负担费用，他领着两个奴仆，一个叫掌阁，一个叫掌书，还有一条狗。走到江州，柳超由于抑郁愤懑而病倒了。两个奴仆想要侵吞他的财产行装，就一起谋划道：“可以把毒药拿给谏议大夫，我们拿走财物去做良民，难道不好吗？”掌书说：“好！”掌阁就对柳超说：“有人说有密诏到了，不能保全你的性命，你的一家老小可怎么办呢？”柳超说：“是这样。你们应该给我准备一些好吃的，等我吃完了，可以把毒药给我，我心甘情愿受死。”掌阁和掌书听了，就准备了一些好酒好菜。掌阁在厨房里做好，掌书就去送给柳超。柳超吃的时候，忽

然看到那条狗，就分一些东西给它吃，他哭着对狗说：“我今天死了，把你托付给谁呢？”狗听了这话，就不再吃了，它跑进厨房，咬断了掌阁的喉咙；又跑到堂前，咬死了掌书，两个奴婢都被狗咬死了。柳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过了几天，皇上下诏让他还京，雪冤免罪，这才知道那条狗是有灵性的。出自《集异记》。

姚 甲

吴兴县有个姓姚的，开元年间被流放到南方。这个人平常养了两条狗，在南方他也把它们带在身边。他的家奴附子和附子的儿子小奴全都勇猛健壮，他们想要杀害自己的主人，然后全家回到北方去。姚氏住的地方很偏僻，附近没有邻居。附子忽然对主人说：“您本来是北方人，现在流窜到南荒来，一路颠簸，流离万里，如果忽然发生不祥之事，我们应该办理丧事回北方去。

顷者以来，已觉衰惫，恐溘然之后，其余小弱，则郎君骸骨不归故乡。伏愿图之！”姚氏晓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尔虑之。”姚请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劝姚饱食。奉觞哽咽，心既苍黄，初不能食，但以物饲二犬。值奴入持，因抚二犬云：“吾养汝多年，今奴等杀我，汝知之乎？”二犬自尔不食，顾主悲号。须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断而毙。一犬遽入厨，又咋其少奴喉，亦断。又咋附子之妇，杀之。姚氏自尔获免。出《广异记》。

刘巨麟

刘巨麟开元末为广府都督，在州恒养一犬。雄劲多力，犬至驯附，有异于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护，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从如云，宁有非意之事？”使家人关犬而出。上马之际，犬亦随之。忽咋一从者喉中，顷之死。巨麟惊愕，搜死者怀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捶此仆，故修其怨，私欲报复。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难。出《摭异记》。

章 华

饶州乐平百姓章华，元和初常养一犬。每樵采入山，必随之。比舍有王华者，往来犬辄吠逐。三年冬，王华同上山林采柴，犬亦随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华，盘踞

最近以来，我觉得我的身体衰老疲惫，恐怕忽然死去，其余的人又小又弱，那就不能把您的尸骨运回故乡了。请您想个办法吧！”姚氏明白他的意思，说：“你想让我死吗？”奴仆说：“正是这样想的。”姚氏请求到明天早晨再死。到了第二天早晨，奴仆父子二人准备了饭菜，劝姚氏饱餐一顿。姚氏捧着酒杯哽咽，心里已经慌乱不定，并没有吃，只是用那些东西喂狗。赶上奴仆进厨房拿东西的时候，他就抚摸着两条狗说：“我养了你们多年，现在奴仆们杀我，你们知道吗？”两条狗听了这话，不再吃食，看着主人悲号。不一会儿，附子来了，一条狗扑上去咬断了他的喉咙。另一条狗迅速跑进厨房，又咬断小奴仆的喉咙。接着又咬死附子的妻子。姚氏因而才避免了这场灾难。出自《广异记》。

刘巨麟

刘巨麟在开元末年是广府都督，在州里时他总是养着一条狗。这条狗雄劲有力，极其驯服，和别的狗不一样。刘巨麟有一天夜里要去迎接一位使者，狗忽然拦住他，不让他出去，刘巨麟也领会了，说：“狗不让我走吗？”徘徊了好长时间。有人进来，报告说使者快要到了。刘巨麟呵斥说：“我行动起来随从保护我的人如云，难道还能发生不测之事？”他让家人把狗关起来，自己走出来。上马的时候，狗也跟出来了。狗忽然咬断一个随从的喉咙，这随从很快就死了。刘巨麟很惊愕，命人到死者怀中一搜，搜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当初刘巨麟曾经鞭打过这个仆人，所以此人心中怨恨，一直想要报复。而狗预先知道了这事，所以刘巨麟才得以免除了一场灾难。出自《摭异记》。

章 华

饶州乐平县百姓章华，元和初年曾经养过一条狗。每次章华进山打柴，狗一定跟着他。近邻有个叫王华的，他往来经过这里，狗就叫着追赶他。元和三年冬天，王华和章华一块上山打柴，狗也跟着。忽然有一只老虎，从榛丛中跳出来扑向王华，然后盘坐

于地，然犹未伤，乃踞而坐。章华叫喝且走，虎又舍王华，来趁章华。既获，复坐之。时犬潜在深草，见华被擒，突出，跳上虎头，咋虎之鼻。虎不意其来，惊惧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袭其主口取气，即吐出涎水。如此数四，其主稍苏。犬乃复以口袭王华之口，亦如前状。良久，王华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状，一夕而毙矣。出《原化记》。

范 翊

范翊者，河东人也，以武艺授裨将。养一犬，甚异人性。翊有亲知陈福，亦署裨将。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绵绮，时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气而蔑福，因成仇恨。乃暗构翊罪，潜状申主帅。主帅不晓其由，谓其摭实，乃停翊职。翊饮恨而归，福乃大获补署。其犬见翊沉废，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断其首，衔归示翊。翊惊惧，将福首级，领犬诣主帅请罪。主帅诘之，翊以前事闻。主帅察之，却归翊本职。其犬主帅留在使宅。出《集异记》。

郭 钊

郭司空钊，大和中，自梓潼移镇西凉府。时有阍者甚谨朴，钊念之，多委以事。常一日，钊命市纹缯丝帛百余段，其价倍。且以为欺我，即囚于狱，用致其罪。狱既具，

在地上，但是王华还没有受伤，老虎就在地上蹲坐着。章华大喊大叫，而且快跑，老虎就放下王华，来追章华。老虎捉到章华以后，又坐着不动。那时狗藏在深草里，见到章华被擒，它突然就跳出来，跳到老虎的头上，咬老虎的鼻子。老虎没料到还有一只狗，害怕得逃跑了。章华和王华都昏倒在地上，像醉汉似的。那狗用鼻子往主人的嘴里吹气，主人便吐出一些口水。如此几次，章华渐渐苏醒过来。狗又

用鼻子往王华嘴里吹气，也像前边那样做。过了好一会儿，王华能走路了，王华和章华互相搀扶着站起来。但是，这条狗却像喝醉了酒一样，一夜之后就死了。出自《原化记》。

范 翊

范翊是河东人，凭武艺被授为帅府副将。他养了一条狗，很不一般，能通人性。他有一个亲友叫陈福，也是副将。范翊被派往淮南充当采办丝绸的使者，当时陈福是他的副手。范翊由于酒后气盛而轻蔑陈福，因此结下仇恨。陈福就暗中罗织范翊的罪名，偷偷写了状纸，上报到主帅。主帅不了解内情，以为他罗列的罪名属实，就罢了范翊的官。范翊含恨回家，陈福就接替了范翊的官职。那条狗见范翊消沉颓废，就跑到陈福家里，等到陈福睡了，咬掉他的脑袋，叼着他的脑袋回来给范翊看。范翊十分惊惧，拿着陈福的脑袋，领着狗到主帅那里请罪。主帅盘问是怎么回事，范翊就把以前的事讲了。主帅经过核查，恢复了范翊的官职。那条狗也被留在主帅府听用。出自《集异记》。

郭 钊

司空郭钊，太和年间，从梓潼迁移去镇守西凉府。当时有个守门人特别谨慎俭朴，郭钊很信任这个守门人，常把一些事情交给这个人去办。曾经有一天，他让这个守门人去买一百多匹丝织布料，但买的价钱却比平常高出了一倍。他以为守门人骗他，就把那人关到狱中，要弄清这人的罪行。罪状呈报上来之后，

钊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阍者曰：“某好阅佛氏《金刚经》，自孩稚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钊叹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释放阍者。出《宣室志》。

卢 言

卢言者，上党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见一犬羸瘦将死矣。

言悯之，乃收养。经旬日，其犬甚肥悦。自尔凡所历郡邑，悉领之。后将抵亳，忽于市肆遇友人邀饮。大醉而归，乃入房就寝。俄而邻店火发，犬忙迫，乃上床，于言首嗥吠，乃衔衣拽之。言忽惊起，乃见火已薰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难。出《集异记》。

赵 叟

扶风县西有天和寺，在高冈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贫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儿，病足伛偻，常策杖行乞。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餐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龕中。时大雪，叟无衣，裸形俯地，且战且呻。其群犬俱集于叟前，摇尾而嗥。已而环其衽席，竞以足拥叟体，由是寒少解。后旬余，竟以寒死其龕。犬俱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出《宣室志》。

郭钊命人在庭院里用鞭子打他。忽然有十几条狗，争抢着挤在他的背后护着他，吏卒制止不住。郭钊很惊异，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守门人说：“我喜欢读佛教的《金刚经》，从孩提时候就常常把好吃的东西给狗吃，别的情况就知道了。”郭钊感叹道：“狗尚且能被主人的恩惠所感动，我怎么可以不施行恩德呢？”于是就放了守门人。出自《宣室志》。

卢 言

卢言是上党人，经常旅居在其他县邑。一次走路，忽然发现一条狗瘦弱得快要死了。卢言可怜它，便收养了它。经过十来天，那狗变得既肥壮又欢蹦乱跳的。从此，无论他到哪个郡邑去，都带着这条狗。后来即将抵达亳州，忽然在集市上遇见友人请他喝酒。他喝得大醉，回来就进屋睡着了。不一会儿邻店失了火，他的狗急迫地跳到床上，在他头上嗥叫，还咬着他的衣服用力拽他。卢言忽然惊起，看到大火已经烧到了他屋里的柱子。他和狗穿过火焰跑出来，才免除了这场灾难。出自《集异记》。

赵 叟

扶风县县西有个天和寺，建在高冈上，下面有一个佛龕，宽敞高大，就像堂屋。穷汉赵叟住在这里。赵叟没妻没儿，瘸腿驼背，常常拄着拐杖到处要饭。乡里的人可怜他年老多病，而且穷困无家可归，都给他东西吃。赵叟得到吃的东西以后，常常是先把一群狗叫来把它们喂饱。后来一年多之后，赵叟又病又冷，躺在佛龕中。当时正下大雪，赵叟没有衣服，光着身子趴在地上，一边哆嗦一边呻吟。那群狗聚集到赵叟跟前，摇着尾巴嗥叫。然后就环绕着他的席子，争抢着用爪子抱着赵叟的躯体，这样赵叟感到暖和了一点。十几天之后，赵叟最终冻死在佛龕里。那些狗全都悲哀地鸣叫，昼夜不停，几天之后才离去。出自《宣室志》。

陆 机

晋陆机少时，颇好猎。在吴，有家客献快犬曰黄耳。机任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机羁官京师，久无家问，机戏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驰取消息否？”犬喜，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犬颈。犬出驺路，走向吴，饥则入草噬肉。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载渡。到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向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筒，复系犬颈。犬复驰还洛。计人行五旬，犬往还才半。后犬死，还葬机家村南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呼之为“黄耳冢”。出《述异记》。

石玄度

宋元徽中，有石玄度者畜一黄犬。生一子而色白。犬母爱之异常，每衔食饲之。及长成，玄度每出猎未归，犬母辄门外望之。后玄度患气嗽，渐就危笃。医为处方，须白狗肺焉。市索卒不得，乃杀所畜白狗，取肺以供汤用。既而犬母跳跃嗥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煮狗，与客食之，投骨于地，犬母辄衔置屋中。食毕，乃移入后园中一桑树下，爬土埋之。日夕向树嗥吠，月余方止。而玄度所疾不瘳，以至于卒。终谓左右曰：“汤不救我疾，实枉杀此狗。”其弟法度，

陆 机

晋朝陆机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在吴地，有一位客人献给他一条跑得很快的狗，名叫“黄耳”。陆机在洛阳任职，常常把这条狗带在身边。这条狗狡黠聪慧，能听懂人话。有一回，陆机把它借给别人，出去三百里，它能认识路自己跑了回来。陆机在京城做官，很久没有家信，他就开玩笑地对狗说：“我家书信隔绝，你能给我送信再把家书带回来吗？”狗听了很高兴，又摇尾巴又出声，表示答应了。陆机试着写好书信，把它装到竹筒里，系到狗脖子上。狗上了车道，奔向吴地，饿了就到草地咬小动物吃。每次遇到大的河流，就依傍在过河的人身边，顺从地向人家摇尾巴，于是人家就能把它带过去。到了陆机家里，它用口衔着竹筒，出声让家人看到。陆机家里人打开竹筒，取出信来看完，它又鸣叫，好像求家人做什么事情。陆机家人写了回信，装到竹筒内，再系到狗脖子上，狗又跑回洛阳。这段路，人走要五十天，而狗往返一次才用上一半的时间。后来这条狗死了，陆机把它运回家乡，葬到村南二百步远的地方，聚土为坟，村里人把这坟叫作“黄耳冢”。出自《述异记》。

石玄度

南朝宋元徽年间，石玄度养了一条黄狗。黄狗生了一条白色小狗。老狗对小狗非常喜爱，常常叼食物喂它。等到小狗长大，石玄度每次出去打猎没回来，老狗就到门外盼望。后来石玄度得了咳嗽病，渐渐病得严重。医生为他开了一个药方，需要白狗的肺做药引。到市场上没有买到，就杀了自家养的那条白狗，取出它的肺煎药。之后那条老狗就跳跃嗥叫，整天不停。家里人煮狗给客人们吃，骨头扔到地上，老狗就把骨头叼到屋里。狗肉吃完之后，它又把骨头一根一根地挪到后园里的一棵桑树下，扒土埋了。它日夜冲着桑树嗥叫，一个多月才停止。而石玄度的病也没有治好，最终还是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对左右说：“药治不了我的病，实在是白白杀了这条狗！”他的弟弟石法度，

自此不食犬肉焉。出《述异记》。

齐 琼

唐禁军大校齐琼者，始以驰骋，大承恩宠，以是假御中衔，至于剧宪。家畜良犬四，常畋回广围，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食已则复至。齐窃异之。一日，令仆伺其所往，则北垣枯窠，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齐亦义者，奇叹久之，乃命筐牝犬归，以贩茵席之，余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知感。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又更律琯，齐亦殁落。犬嗥吠终夕，呱呱不辍。越月，将有事于丘陇，则留獒以御奸盗。及悬窆之夕，犬独以足爬土成坳，首扣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致毙。出《述异记》。

石从义

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有犬生数子，其一献戎帅琅琊公。自小至长，与母相隔。及节使率大将与诸校会猎于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于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状名。猎罢，各逐主归。自是其子逐日于使厨内窃肉，归饲其母。至有衔其头肚肩胁，盈于衙将之家。衙中人无有知者。出《玉堂闲话》。

从那以后再也不吃狗肉了。出自《述异记》。

齐 琼

唐朝禁军大校齐琼，当初因为善于骑射，很受皇帝宠爱，所以才能代理皇宫中侍卫职务，官做到御史大夫。他家里养了四条好狗，他经常带着它们出去打猎，回来就用好粮好肉喂它们。其中有一条狗把好吃的东西衔在嘴里不咽就走出去，好像是隐蔽到树丛草莽之间然后才吃，吃完了就再回来。齐琼暗自奇怪。有一天，他让仆人偷偷观察它的去处，原来在北墙下有一个枯洞，这只狗的母亲住在里边。老母狗又老弱又污秽，小狗把食物吐出来给母亲吃。齐琼也是个重义气的人，惊奇感叹了半天，就让人用筐把老狗带回家中，而且买草席给老狗铺在身下，用剩余的饭菜喂它。那小狗则又摇尾又点头，好像感恩

戴德的样子。从此之后，凡是追捕野兽，用手一指或使一个眼神儿，这只狗就拼命飞奔。带着它去陪伴皇帝打猎，一定能得到皇帝的重赏。过了一年多老母狗死了，这狗更加勤恳卖力。又过了若干年头，齐琮也死了。这只狗日夜嗥叫不歇。过了一个月，将在坟墓之前举行葬仪，就把狗留在那里防止坏人盗窃。到了埋葬的那天晚上，这只狗独自用脚扒出一个土坑，用头撞击棺材，直到头破血流。葬礼还没完毕，那条狗也死了。出自《述异记》。

石从义

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里，有一只狗生了几个小狗崽，把其中一条献给了主帅琅琊公。这条狗从小到大，与母亲分离。等到有一次主帅率领大将和校官们在田野间会猎，那条狗忽然和它的母亲在田中相遇，母子欣喜亲近的样子，没法形容。打猎结束，各自跟着自己的主人回去。从此，这条小狗天天从主帅的厨房里偷肉，送给它的母亲吃。甚至有时候把头、肚、肩、胁整块地叼来，装满了石从义的家。府衙里的人们没有知道的。出自《玉堂闲话》。

田招

田招者，广陵人也。贞元初，招以他事至于宛陵。时招有表弟薛袭在彼。袭见招至，主礼极厚。因一日，招谓袭曰：“我思犬肉食之。”袭乃诸处觅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内犬何用，可杀而食之。”袭曰：“此犬养来多时，谁忍下手？”招曰：“吾与汝杀之。”言讫，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觅。后经旬日，招告袭，将归广陵，袭以亲表之分，遂重礼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见袭犬在道侧。招认而呼之，其犬乃摇尾随之。招夜至旅店，将宿，其犬亦随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衔归焉。袭惧，遂以兹事白于州县。太守遣人覆验，异而释之。出《集异记》。

裴度

裴令公度性好养犬，凡所宿设燕会处，悉领之，所食物余者，便

和碗与犬食。时子婿李甲见之，数谏。裴令曰：“人与犬类，何恶之甚？”犬正食，见李谏，乃弃食，以目视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仇于子，窃虑之。”李以为戏言。将欲午寝，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见之，乃疑犬仇之。犬见未寝，又出其户。李见犬去后，乃以巾栉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状如人寝。李乃藏于异处视之。逡巡，犬入其户，将谓李已睡，乃跳上寝床，当喉而啮。啮讫知谬，犬乃下床愤跳，号吠而死。出《集异记》。

田 招

田招是广陵人。贞元初年，田招因为有事来到宛陵。当时田招有个表弟薛袭住在那里。薛袭见田招来了，招待特别优厚。有一天，田招对薛袭说：“我想吃狗肉。”薛袭就到处寻觅狗肉，最后没找到。田招说：“你家里的狗留着有什么用？可以杀它吃肉。”薛袭说：“这条狗养了多年，谁忍心下手呢？”田招说：“我来替你杀。”说完，田招就想要捉那条狗，狗却忽然不见了，哪里也找不到。后来过了十几天，田招告诉薛袭，说他要回广陵了，薛袭看在亲表的份上，就给他准备了很多礼品，送他走了。田招走出城外，来到一个竹室休息，忽然发现薛袭的狗在道旁。田招认识它，就唤它过来，那狗就摇着尾巴跑过来跟着他。田招夜里住在旅店，这狗也跟着住进去。等到田招睡着了，狗就咬掉了他的脑袋，叼回家中。薛袭很害怕，就把这事禀报给州县。太守派人查验之后，感到特别惊异，把薛袭放了。出自《集异记》。

裴 度

令公裴度喜欢养狗，凡是行止宴饮，都带着狗去，吃剩的食物，就连碗一块给狗吃。当时他的女婿李甲看见了，多次劝谏他。裴令公说：“人和狗差不多，你怎么能这么讨厌狗呢？”狗正吃着，听到李甲进谏，就弃食不吃了，用眼盯着李甲而离开。裴令公说：“这只狗通人性，一定对你产生了仇恨，你多留点意。”李甲以为是玩笑话。李甲将要午睡的时候，那狗就面对着他蹲在那里。李甲见此情景，才怀疑狗对自己产生仇恨。狗见他没睡，又走出门去。李甲见狗出去了，

就把头巾等放在枕头上，又多摆放一些衣服，用被子盖上，伪装成人睡觉的样子。他自己便藏到别处看着。不一会儿，狗又走进门，以为李甲已经睡着，就跳到床上去，对着喉咙处就咬。咬完才知道是假的，狗就跳下床来，气得乱蹦乱跳，号叫着死去。出自《集异记》。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坚 王 瑚 李 德

温敬林 庾 氏 沈 霸 田 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 义 胡志忠 韩 生 杜修己

袁继谦

犬下

李道豫

安国李道豫，宋元嘉中，其家犬卧于当路。豫蹶之，犬曰：“汝即死，何以踏我？”豫未几而卒。出《述异记》。

朱休之

有朱休之者，元嘉中，与兄弟对坐之际，其家犬忽蹲视二人而笑，因摇头而言曰：“言我不能歌，听我歌梅花。今年故复可，那汝明年何？”其家靳犬不杀。至梅花时，兄弟相斗，弟奋戟伤兄，收系经年。至夏，举家疫死。出《集异记》。

犬下

李道豫

安国县李道豫，南朝宋元嘉年间，他家的狗趴在道路正中。李道豫踩到了它，它说：“你要死了，为什么踩我一脚？”不久李道豫就死了。出自《述异记》。

朱休之

有个叫朱休之的人，南朝宋元嘉年间，他与弟弟面对面坐着，他家的狗忽然蹲在地上看着兄弟二人发笑，摇着头说：“说我不能唱歌，听我唱一唱梅花。今年仍然还可以，然而明年就不知道怎么样啦！”家里人不舍得杀这条狗。到了第二年梅花开放的时候，兄弟相斗，弟弟用枪把哥哥刺伤了，被拘捕关押一年。到了夏天，全家得了瘟疫而死。出自《集异记》。

李叔坚

汉汝南李叔坚少为从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请杀之。叔坚曰：“犬马谕君子，见人行而效之，何伤也？”后叔坚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惊，叔坚亦无所怪。犬寻又于灶前畜火，家人益惊愕，叔坚曰：“儿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烦邻里，亦何恶也？”居旬日，犬自死。竟无纤芥之灾，而叔坚终享大位。出《搜神记》。

王 瑚

山阳王瑚字孟璉，为东海兰陵人。夜半时，有黑帻白单衣吏诣县扣阁。迎之，忽然不见，如是数年。后伺之，见一老狗黑头白躯，犹故至阁。使人以白，孟璉杀之，乃绝。出《搜神记》。

李 德

司空东莱李德停丧在殡，忽然见形，坐祭床上，颜色服饰，真德也。见儿妇孙子，次戒家事，亦有条贯。鞭朴奴婢，皆得其过。饮食既饱，辞诀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断绝。如是四五年。其后饮酒多，醉而形露，但见老狗。便共打杀。因推问之，则里中沽酒家狗也。出《搜神记》。

温敬林

晋秘书监太原温敬林亡一年，妇桓氏，忽见林还，共寝处，不肯见子弟。兄子来见林，林小开窗，出面见之。后酒

李叔坚

汉朝时汝南人李叔坚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从事。他家的狗忽然间像人那样站着走路，家里人全都请求他把狗杀掉。李叔坚说：“犬马像君子，看见人走路就模仿，有什么妨碍呢？”后来李叔坚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床上，狗就戴着帽子跑出去。全家人特别吃惊，李叔坚仍然不感到奇怪。这条狗不久又在灶前烧火，家里人更加惊愕，李叔坚说：“奴婢们都在田地里干活，狗帮着烧火，可以不麻烦邻里是好事，怎么也厌恶呢？”过了十几天，狗自己死了。最后也没发生一点灾祸，而且李叔坚最终做了大官。出自《搜神记》。

王 瑚

山阳县令王瑚字孟璉，是东海兰陵人。一天半夜时分，一个戴黑色头巾，穿白色单衣衫的官吏到县里来敲门。王瑚去迎接，忽然又不见了，如此好几年。后来派人侦察，发现原来是一条黑头白身子的老狗，又来敲打房门。被派去的人禀告了王瑚，王瑚把那狗杀了，此后就没再出现过这种情况。出自《搜神记》。

李 德

司空东莱人李德，死后停棺待葬，忽然现形坐在祭床上，容貌服饰像真李德一样。见了儿子、媳妇、孙子，依次嘱咐家事，说得很有条理。鞭打奴婢，也都和奴婢们的过错相符。吃饱喝足之后，就告别而去。家里大小，不再哀痛。如此四五年。后来喝酒过量，醉倒现了原形，原来是一条老狗。大家一起动手把它打死。于是就追查，原来是巷子里一家酒肆里养的狗。出自《搜神记》。

温敬林

晋朝秘书监太原人温敬林死后一年，他的妻子桓氏忽然又见到他回来了，就又和他住在一起，但是他不肯见子弟。他哥哥的儿子来见他，他把窗子打开一条缝，露出脸来看看。后来他喝醉形露，是邻家老黄狗。乃打死之。出《幽明录》。

庾 氏

太叔王氏后娶庾氏女，年少美色。王年六十，常宿外，妇深无忻。后忽一夕见王还，燕婉兼常，昼坐，因共食。奴从外来，见之大惊，以白王。王遽入，伪者亦出，二人交会中庭，俱著白帻，衣服形貌如一。真王便先举杖打伪者，伪者亦报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与手。王儿乃突前痛打，遂成黄狗。王时为会稽府佐。门士云：“恒见一老黄狗，自东而来。”其妇大耻，发病死。出《续搜神记》。

沈 霸

吴兴沈霸，太元中，梦女子来就寝。同伴密察，唯见牝狗，每待霸眠，辄来依床。疑为魅，因杀而食之。霸复梦青衣人责之曰：“我本以女与君共事，若不合怀，自可见语，何忽乃加耻欤？可以骨见还。”明日，收骨葬冈上，从是乃平复。出《异苑》。

田 琰

北平田琰，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密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琰不听而合。后琰暂醉酒露出原形，原来是邻居家的一条老黄狗。于是就把它打死了。出自《幽明录》。

庾 氏

太叔王氏后娶了庾氏女为妻，她年轻貌美。太叔王氏六十岁了，常常在外面过夜，妻子独自在家，郁郁寡欢。后来忽然有一天晚上，王氏回来了，与妻子亲热温存超过往常，白天又坐在屋中，共同吃

饭。奴仆从外面进来，见了王氏之后大吃一惊，就把这事出去告诉了王氏。王氏急忙走进来，假王氏也往外走，两人在中庭相会，都戴着白色便帽，衣服形体容貌全都一模一样。真王氏便先举棍向假的打去，假的也还手打真的。两个人都下令，让子弟动手。王氏的儿子便突然上前痛打假王氏，他随即变成一条黄狗。王氏当时是会稽府佐。门士说：“经常看到一条老黄狗，从东边来走进他的家门。”他妻子感到耻辱，发病而死。出自《续搜神记》。

沈 霸

晋朝太元年间，吴兴人沈霸，梦见一位女子与他同床。他的同伴秘密观察，只看见有一条母狗，每次都等沈霸睡了之后，就来依靠到床上。人们怀疑这是个妖怪，就把它杀了吃肉。沈霸后来又梦见一个青衣人责备他说：“我本来把女儿送到你这儿来侍奉你，如果她不合你的意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忽然就让她蒙受这样的耻辱呢？请把她的骨头还给我。”第二天，沈霸就把狗骨头收起来，埋到山冈上，从此以后就不再有这样的事，恢复了正常。出自《异苑》。

田 琰

北平人田琰，母亲死后，一直住在守墓的小屋里。有一天晚上他忽然来到妻子的住室。妻子暗暗奇怪，说：“郎君在守孝，不应该做这样的事。”田琰不听，强行和妻子同房。后来田琰暂时

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著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病死。出《搜神记》。

王仲文

宋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缙氏县北。得休，因晚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差牙吐舌，甚可憎恶。仲文与仲文奴并击之，不胜而走。未到

家，伏地俱死。出《搜神记》。

崔惠童

唐开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万敌者性至暴，忍于杀害。主家牝犬名“黄女”，失之数日。适主召万敌，将有所使。黄女忽于主前进退，咋万敌。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则隐。主家怪焉。万敌首云：“前数日，实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万敌云：“见埋其首所在。”取以为信，由是知其冤魂。出《广异记》。

李 义

唐李义者，淮阴人也。少亡其父，养母甚孝，虽泣笋卧冰，未之过也。及母卒，义号泣，至于殯绝者数四。经月余，乃葬之。及回至家，见其母如生，在家内。起把义手，

回家，不和妻子讲话。妻子责怪他不说话，并且拿前边那件事责怪他。他知道是妖魅作怪。将近天黑的时候，他没有睡觉，将丧服挂在守墓的小屋里。不一会儿，只见一条白狗到墓屋中叼了丧服，变成人形，把丧服穿上，进到田琰妻子屋中。田琰跟在后面追赶，见那狗将要上妻子的床，便打死了它。他的妻子羞愧，得病死了。出自《搜神记》。

王仲文

宋人王仲文是河南郡主簿，家住在缙氏县北。遇上一个休息日，就在傍晚时分驱车在洼地里行走。他见车后有一条白狗，特别喜欢，就想捉走它。那白狗忽然变成人的样子，长得很像驱鬼的方相神，眼睛赤红如火，龇牙吐舌，非常害怕。田仲文和奴仆一起去打它，没有打胜，回头就跑。没等跑到家，就都倒在地上死去。出自《搜神记》。

崔惠童

唐朝开元年间，高都主的女婿崔惠童有个叫万敌的奴仆特别残

暴，狠心杀害生灵。主人家里的一条名叫“黄女”的母狗，丢了好几天。恰巧主人召万敌去，要派他做什么事。黄女忽然在主人面前出现，扑上去猛咬万敌。其他人吆喝制止不住，好长时间它才退下。主人喊它，它又不见了。主人家感到奇怪。万敌自首说：“前几天，我已经把这条狗煮着吃了，不知为什么它又来到这里。”人们不信，万敌说：“可以看看埋狗头的地方。”他把狗头取来做凭证，因此知道那是这条狗的冤魂。出自《广异记》。

李 义

唐朝李义是淮阴人。父亲早逝，奉养母亲特别孝顺，即使与“泣笋”的孟宗、“卧冰”的王祥相比也不过分。等到母亲死后，他在灵柩前哭昏好几次。一个多月后他的母亲才下葬。等他回到家里，见母亲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坐在家里。母亲起身拉李义的手，

泣而言曰：“我如今复生，尔葬我之后，潜自来，尔不见我。”义喜跃不胜，遂侍养如故。仍谓义曰：“慎勿发所葬之柩。若发之，我即复死。”义从之。

后三年，义夜梦其母，号泣踵门而言曰：“我与尔为母，宁无劬劳襁褓之恩？况尔少失父，我寡居育尔，岂可我死之后，三年殊不祭飨？我累来，及门，即以一老犬守门，不令我入。我是尔母，尔是我子，上天岂不知？尔若便不祭享，必上诉于天。”言讫，号泣而去。义亦起逐之，不及。至曙，忧疑怆然，无以决其意。所养老母乃言：“我子今日何颜色不乐于我？必以我久不去世，致尔色养有倦也。”义乃泣言：“实以我夜梦一不祥事，于母难言，幸勿见罪。”遂再犹豫。数日，复梦其母，及门号叫，抚膺而言曰：“李义，尔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极！自葬我后，略不及我冢墓，但侍养一犬。然我终上诉于天，尔当坐是获谴。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尔。”言讫又去，义亦逐之不及。

至曙，潜诣所葬之冢，祝奠曰：“义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世，岂无母之恩也，岂无子之情也？至于母存日，冬温夏清，昏定晨省，色难之养，未尝敢怠也。不幸违慈颜，已有终天之痛。苟存

残喘，本欲奉祭祀也。及葬母之日，母又还家再生，今侍养不缺。且两端不测之事，刳 裁无计，迟回终日，何路明之？近累梦母悲言相责，即梦中之母是耶？在家之母是耶？从梦中母言，又恐伤在家之母；

哭着说：“我现在复活了，你葬了我之后，我自己偷偷回来了，你没有看见我。”李义不胜喜悦，就像原来一样侍养她。她还对李义说：“千万不要打开埋葬了的灵柩。如果打开了，我就还得死。”李义顺从了她。

三年后，李义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来到门前号泣着说：“我做你的母亲，难道没有养育之恩吗？况且你从小失去父亲，我守寡养育你，你怎么可以在我死后三年，一次也不来祭奠呢？我屡次回家来，走到门口，就有一条老狗守着门，不让我进。我是你母亲，你是我儿子，上天难道不知道？你要是还不来祭拜我，我一定到天上去告你！”说完，大哭着走了。李义也起来追赶，没追上。等到天亮，心里又忧愁又疑惑，很是悲伤，却拿不定主意。他奉养的老母亲就说：“我儿为什么今天对我不大高兴？一定是因为我这么长时间不死，侍奉母亲感到厌倦了。”李义便哭泣着说：“其实是因为我夜里梦到一件不祥的事，对母亲很难说出口，希望母亲不要怪罪我。”于是就又犹豫了。几天后，他又梦到母亲，母亲走到门前大声号叫，摸着胸口说：“李义，你是我儿子吗？你怎么能如此不孝？自从埋葬了我之后，你一次也不到我坟前来，只是奉养着一条老狗。如果我真的到天上去告你，你肯定会因为犯不孝的罪受到惩罚。我因母子情重，所以再来告诉你。”说完又走了，李义又去追赶，没追上。

到了天明，李义偷偷地到母亲的坟上去，祷告祭奠说：“李义是母亲生的，是母亲养大的，所以才成人于世，哪能忘记母亲的养育之恩呢？哪能没有母子之情呢？母亲活着的时候，冬天让您温暖，夏天让您凉爽，晚上为您铺好床铺，早晨起来向您问安，不曾敢怠慢过。不幸与您永别，已经有了无穷无尽的悲痛。勉强活着，本来想要奉行祭祀的。等到埋葬母亲那天，您又回到家里复活了，现在侍养得很周到。况且两头都是不可测定的事，没有办法判断，犹豫终日，哪条路是明确的？近来连连做梦梦见母亲悲伤地说些责备的话，到底梦里的

母亲是真的，还是家中的母亲是真的？顺从了梦中母亲的话，又害怕伤了在家母亲的心；

从在家之母言，又虑梦中之事实。哀哉！此为子之难，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讫大哭，再奠而回。

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义而谓之曰：“我与尔为母，死而复生。再与尔且同生路，奈何忽然迷妄，却于空冢前破其妖梦？是知我复死也。”乃仆地而绝。义终不测之，哀号数日，复谋葬之。既开其冢，是其亡母在是棺中。惊走而归，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极老黑犬跃出，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胡志忠

处州小将胡志忠奉使之越。夜梦一物，犬首人质，告忠曰：“某不食岁余，闻公有会稽之役，必当止吾馆矣。能减所食见沾乎？”忠梦中不诺。明早遂行，夜止山馆。馆吏曰：“此厅常有妖物，或能为祟。不待寝食，请止东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进膳。方下箸次，有异物，其状甚伟，当盘而立。侍者慑退，不敢傍顾。志忠彻炙，乃起而击之。异物连有伤痛之声，声如犬，语甚分明，曰：“请止请止！若不止，未知谁死。”忠运臂愈疾，异物又疾呼曰：“斑儿何在？”续有一物，自屏外来，闪然而进。忠又击之，然冠纛带解，力若不胜。仆夫无计能救，乃以彗扑。罗曳入于东阁，颠仆之声，如坏墙然。未久，志忠冠带俨而出，复就盘命膳。卒无一言，唯顾其阁，时时咨嗟而已。明旦将行，封署其门，嘱馆吏曰：“俟吾回驾而后启之。尔若潜开，祸必及尔。”言讫

顺从在家母亲的话，又怕梦到的是事实。悲哀啊！这是做儿子的难处，不是不孝，望上天明察！”说完就大哭，再次祭奠而回。

他在家里的母亲已经知道了。她迎着李义说道：“我给你做母亲，死而复生，再次与你共同生活，你为什么忽然迷妄，竟然到空坟前去说破那妖梦？你是想要我再死一次呀！”于是就倒在地上昏死过去。李义到底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哀号了几天，准备再次埋葬母

亲。打开那个墓之后，见他已死的母亲还在棺材中。他吓得跑了回来，他刚死的“母亲”就变成一条极老的黑狗，跳起来跑出去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出自《大唐奇事》。

胡志忠

处州小将胡志忠奉命到越地去。他夜里做了一个梦，一个狗头人身的东西，告诉他说：“我一年多没吃东西了，听说你要到会稽出差，一定会住我这个旅馆。能节省一些吃的东西给我吗？”胡志忠梦里没有答应。第二天早晨就继续上路，夜里住进一个山村旅馆里。馆吏说：“这间大厅曾经有妖物，也许能作祟。别在这里吃饭睡觉，请住到东屋去吧。”胡志忠说：“我正直可以抵御鬼怪，勇力可以排除奸邪，哪里有什么妖物？”他催促人家端上饭菜。刚要下筷子，就有一个怪物出现，样子很大，面对着盘子站着。侍者吓跑了，不敢在旁边看。胡志忠把盘中的鱼肉撤下来，站起身去打那怪物。怪物连连发出伤痛的声音，声如狗叫，还清清楚楚地说：“请住手，请住手！再不住手，还不知道谁死！”胡志忠打得更急，怪物又喊道：“斑儿在哪儿？”接着便有一个东西，从屏风外隐身来到厅内。胡志忠又打它，但是帽子坏了，带子开了，气力不支。仆夫们没有办法去救他，就用扫帚扑打。胡志忠和怪物纠缠在一起进入东屋，颠扑厮打的声音，就像墙倒塌了。没多久，胡志忠冠带整齐地走出来，就又走近杯盘让上饭菜。他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看着东屋，时时嗟叹而已。第二天要走的时候，他封了那屋的门，嘱咐馆吏说：“等我回来再打开。你们要是偷着打开，灾祸一定会落到你们头上。”说完

遂行。旬余，乃还止于馆，索笔砚，泣题其户曰：“恃勇祸必婴，恃强势必倾。胡为万金子，而与恶物争。休将逝魄趋府庭，止于此馆归冥冥。”题讫，以笔掷地而失所在。执笔者甚怖，觉微风触面而散。吏具状申刺史，乃遣吏启其户，而志忠与斑黑二犬俱仆于西北隅矣。出《集异记》。

韩 生

唐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常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罪？”乃令朴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朴。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

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于隙中窥之。忽见韩生所畜黑犬至厩中，且噪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既挟鞍致马上，驾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击马，跃而过，黑衣者乘马而去。过来既，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噪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去，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历历可辨。直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马迹方绝。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

就上路走了。十几天之后，就回来又住进这个旅馆，他要来笔和砚，哭泣着在那门上题写道：“恃勇必遭祸，恃强势必倾。身为尊贵子，何必与恶物争。不要让逝去的魂魄回到府庭，止于此馆归于幽冥。”写完了，他把笔往地上一扔就不见了。拿笔的人非常害怕，只觉得一股微风触面而散。馆吏把这事写成文书报告给刺史，刺史派人打开那屋的门，只见胡志忠和一条花狗、一条黑狗都倒在屋里的西北角。出自《集异记》。

韩 生

唐朝贞元年间，有一个大理寺的评事韩生，寄居在西河郡南。他有一匹高大健壮的马。曾经有一天清晨，这匹马忽然把头垂到马槽子里，出了一身汗，而且喘息急促，就像跑了远路疲劳不堪的样子。养马的人很奇怪，就去禀告韩生。韩生生气地骂道：“你夜里偷着把马骑出去，把我的马累成这样，谁的罪过？”就命人鞭打喂马人。养马人无话可说，只好挨打。到了第二天早晨，那匹马还是又冒汗又喘气。养马人心里觉得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天晚上，养马人就睡在马棚里，关上门，从门缝里偷看。忽然

看到韩生养的一条黑狗来到马棚中，又嗥叫又跳跃，顷刻间变成一位男子，衣服帽子全是黑的。这位男子把马鞍搬到马背上，骑上马就出去了。走到门口，门户垣墙很高，黑衣人使用鞭子狠狠抽马，马就跳起来，越墙而过，黑衣人骑着马跑远了。回来之后，下马解鞍，又是一阵又蹦又叫，又变成一条黑狗。养马人非常惊讶，但是没敢向别人泄露。第二天晚上，黑狗又骑着马出去了，天要亮的时候才回来。养马人就去寻找马的踪迹，因为夜里下了一场雨，刚刚放晴，所以马的踪迹清清楚楚。一直寻到南边十几里的一个古墓前，马的踪迹才不见了。养马人就在这个坟墓旁边盖了一个草棚。第二天晚上，他便潜伏在草棚中，守候着。天黑之后，黑衣人果然骑着马来了，他下了马，把马拴到一棵树上，自己走入坟墓。在坟墓里和几个人谈笑很是欢。围人在茅斋中，俯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外至于野。有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韩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捣练石下。吾子无以为忧。”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则吾属不全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者曰：“韩氏稚儿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即编于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唯而去。

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诱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乃次所闻，遂穷捣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纪莫不具。盖所谓韩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异，命致犬于庭，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邻居士子千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其墓，墓中有数犬，毛状皆异，尽杀之以归。出《宣室志》。

杜修己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贲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饌。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内，欲啗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啗我。”犬即摇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尔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忽一日，方在室内同寝，

修己自外入，见之，即欲杀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归薛贇。后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贇家，口衔薛氏髻而背负走出。

欢乐。养马人在草屋里俯身听着，不敢动弹。将近一顿饭的工夫，黑衣人告辞，几个人送出墓外来，来到原野上。有一个褐衣人看看黑衣人说：“韩家的名册现在在哪？”黑衣人说：“我已经把名册放到捶衣石下面了。您不必担心。”褐衣人说：“千万不要泄露，一旦泄露，我们就难以保全了。”黑衣人说：“谨遵指教。”褐衣人又说：“姓韩的小儿子起名字了吗？”黑衣人说：“还没有，我等他有了名字，就编到名册里，不会忘的。”褐衣人说：“明晚上再来，应当能听到你的好消息了。”黑衣人应声离去。

到了天亮，养马人回来，就把这事秘密地向韩生报告了。韩生立即让人用肉引来那条狗。黑狗一来，用绳子把它绑起来。于是就到听说的捶衣石下搜寻，果然搜到一卷字轴，上面详细地记载着韩生兄弟妻子儿女家僮的姓名，记得没有不详细不全面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韩氏名册。有一个小儿子刚出生一个月，只有他没有被记录在上面，这就是所谓小儿子没有名字。韩生很吃惊，他命令人把狗带到院子里来，用鞭子把它打死了。把肉煮熟，让家僮吃了。然后率领邻居家的子弟一千多人，拿着弧矢等兵器，来到郡南古墓前。把那墓打开，墓中有好几条狗，毛色都很奇特，便把它们全都打死，回去了。出自《宣室志》。

杜修己

杜修己是越地人，通晓医术，他的妻子是赵州富人薛贇的女儿，性情淫逸。杜修己家养了一条白狗，薛氏特别喜欢，常给它好东西吃。有一天吃完饭后，杜修己出去了，那狗突然进到室内，想要咬杜修己的妻子薛氏，又好像要跟她亲昵。薛氏感到奇怪，问道：“你想和我私通吗？如果是这样，就不要咬我。”狗就摇尾跳到床上。薛氏很惊惧，就和它私通。那狗的做法和人没有不同。此后，每当杜修己出门，狗就进来与薛氏无节制地乱来。忽然有一天，薛氏正在和狗同房，杜修己从外边走进来看见了，就要杀那狗，狗跑出去了。杜修己大怒，把妻子赶回娘家。过了半年，那狗忽然进到薛家，用口叼着薛

氏的发髻，背着她往外跑。

家人趁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负薛氏直入恒山内潜之。每至夜，即下山，窃所食之物，昼即守薛氏。经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虽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于山中抚养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诣薛赧以告。薛氏乃令家人取至家。

后其所生子年七岁，形貌丑陋，性复凶恶。每私走出，去作盗贼。或旬余，或数月，即复还。薛赧患之，欲杀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尔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时我不忍杀。尔今日在薛家，岂合更不谨。若更私走，出外为贼，薛家人必杀尔。恐尔以累他，当改之。”其子大号哭而言曰：“我禀犬之气而生也，无人心，好杀为贼，自然耳，何以我为过？薛赧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当与我一言，何杀我也？母善自爱，我其远去不复来。”薛氏坚留之，不得，乃谓曰：“去即可，又何不时来一省我也？我是尔之母，争忍永不相见。”其子又号哭而言曰：“后三年，我复一来矣。”遂自携剑，拜母而去。及三年，其子果领群盗千余人，自称白将军。既入拜母后，令群盗尽杀薛赧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携母而去。出《潇湘录》。

袁继谦

少将袁继谦郎中常说：顷居青社，假一第而处之。素多凶怪，昏瞋，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敬惧，莫遂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声至浊。举家怖惧，谓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窗隙中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

家人追赶不上，不知它跑到哪儿去了。狗背着薛氏直接进入恒山把她藏了起来。每到夜晚，狗就下山去偷吃的东西，白天就守着薛氏。一年之后，薛氏怀了身孕，生了一个男孩，虽然身形模样像人，但是浑身长着白毛。薛氏只好在山里抚养他。又过了一年，那狗忽然死了。薛氏便抱着儿子，几经周折走出恒山，进入冀州讨饭度日。有知道此事的人，就去告诉了薛赧。薛赧让人把她们母子带回家去。

后来这个孩子长到七岁，样貌丑陋，性情凶恶。常常私自跑出去

偷东西。有时候十几天，有时候几个月才回来。薛赆恨他闯祸，想要杀他。薛氏就哭着劝诫儿子说：“你是一条白狗的儿子，小时候我不忍心杀你。你现在在薛家，哪能更不谨慎？你要是再私自跑出去偷东西，薛家人一定杀你。怕你连累别人，你应该改掉！”她的儿子大哭着说：“我禀受狗的气血而出生，自然没有人性，好杀好偷，这是自然的，为什么当成我的过错？薛赆能容我就接纳我；不能容我，应该告诉我一声，为什么要杀我？母亲你照顾好自己，我要远走不再回来了。”薛氏执意留他，儿子不答应，就说：“走是可以的，为什么不能时常来看看我呢？我是你母亲，怎么忍心永不相见呢？”她的儿子又哭着说：“三年后，我再回来一趟。”于是就自己带着剑，拜别母亲而去。等到三年之后，她的儿子果然领着一千多盗贼回来了，他自称白将军。他拜见母亲之后，命令盗贼们把薛家人全杀了，只留下他的母亲。接着放火烧了宅院，带着母亲离开了。出自《潇湘录》。

袁继谦

少将袁继谦郎中曾经说：不久前住在青州，借了一所宅子暂住。这地方平常多有凶怪，一到黄昏，人们就不敢出门。全家老小担惊受怕，没有谁能安安稳稳睡觉。忽然有一天晚上，听到了吼声，像是在瓮中呼喊似的，声音特别低沉。全家人都非常害怕，认为这一定是个特大的妖怪。于是就到窗前从缝隙中往外看，看见一个苍黑色的东西在院子里来回地走动。这天

夕月晦，观之既久，似黄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铁挝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输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举家大笑而安寝。出《玉堂闲话》。

晚上月色很暗，看了很久，见那东西身子像黄狗，但是头抬不起来。于是就用铁器猛打它的脑袋。忽然间轰的一声，家里的狗惊叫着跑了。原来是那天庄上刚把油运回来，狗把头钻进油瓮里出不来了。全家人大笑了一阵，就安安稳稳地睡觉了。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羊

月氏稍割 西域大羊 罽宾青羊 齐讼者 梁 文

顾 霈 潘 果 李审言 杨 氏 陈正观

安 甲

豕

燕 相 杜 愿 都 末 刘 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汤 应 安阳书生 吴郡士人 晋州屠儿

元 佶 崔日用 李 汾 徐州军人

羊

月氏稍割

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宾，亦稍自补复。有大秦国，北有羊子，生于土中。秦人候其欲萌，为垣以绕之。其脐连地，不可以刀截，击鼓惊之而绝。因跳鸣食草，以一二百口为群。出《异物志》。

西域大羊

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上有一村，养羊大如驴。出《酉阳杂俎》。

羊

月氏稍割

月氏国有一种羊尾巴很大，可以一点一点地割下肉来招待宾客，

不久又渐渐长好复原。有一个大秦国，它的北部地区有一种羊，羊羔子从土里生出来。大秦国的人等到羊羔将要萌生的时候，就砌墙把它围起来。羊的脐带连着地，不能用刀截断，敲鼓一惊，它自己就挣断了。于是它就可以跳起来鸣叫、吃草，这种羊一群往往有一二百只。出自《异物志》。

西域大羊

唐朝僧人玄奘到西域去，路过大雪山高岭上的一个村庄，那里养的羊像驴那么大。出自《酉阳杂俎》。

罽宾青羊

罽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出《酉阳杂俎》。

齐讼者

齐庄公时有里徵者，讼三年而狱不决。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诅于社。二子将羊而刺之，洒其血。羊起触二子，殪于盟所。出《独异志》。

梁 文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上施皂帐，常在其中。积十数年，后因祀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得进其帐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见颜色。谓文曰：“授手来。”文纳手，得持其颐，髯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杀羊声。座中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出《搜神记》。

顾 霈

顾霈者，吴之豪士也。曾送客于升平亭，时有沙门流俗者在座中。主人欲杀一羊，羊绝绳，因走来投此道人，穿头向袈裟下。主人

命将去杀之。既行炙，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下，觉炙走行皮中，痛毒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

罽宾青羊

罽宾国出产一种野生青黑色的羊，尾巴的毛像翠绿色。当地人吃这种羊。出自《酉阳杂俎》。

齐讼者

齐庄公在位时，有一个叫里徵的人，告状告了三年，官司也没有个定论。齐庄公就让两个人准备一头羊，到土地神那里去盟誓。两个人把一头羊弄去之后就用刀刺它，要洒羊血盟誓。羊站起来顶撞他们，二人都被撞死在盟誓的地方。出自《独异志》。

梁 文

汉朝时，齐人梁文喜欢道术。他家里有三四间专门用来祭神的屋舍，座位上挂着黑色帐幔，他自己常在里边修行道术。十几年之后，有一天他又在祭神，帐幔中忽然有人说话，自称高山君。说自己很能吃很能喝，治病很灵验。梁文敬奉这位高山君特别庄重。一共侍奉了几年，才被允许进到帐幔中。有一天神喝醉了，梁文就要求看看神的模样。神对梁文说：“你把手伸过来。”梁文把手伸过去，摸到了神的面颊，胡须特别长。梁文渐渐把胡须绕到手上，突然间使劲一拽，听到了羊被杀时的哀叫声。在座的人们被吓得站起来，一起上去帮着梁文往外拽，拽出来一看，原来是袁公路家的一头羊。这头羊丢了七八年了，谁也不知它在什么地方。这头羊被杀了之后，闹“神”的事也没再发生了。出自《搜神记》。

顾 霈

顾霈是吴地的一位豪士。有一次他曾在升平亭送客，当时在座的有僧徒也有俗人。主要想要杀一头羊，羊挣断了绳子，便走向一位和

尚，把头钻进袈裟下面。主人命人把羊弄走杀了。烤好羊肉之后，先割了一块给那和尚吃。和尚吃了之后，觉得羊肉就在他的皮下走动，痛得不可忍受。找医生来针灸，扎了好几

针贯焉，炙犹动摇。乃破肉视之，故是一膋肉耳。道人于此得疾，作羊鸣，吐沫。还寺少时而卒。出《搜神记》。

潘 果

唐京师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时，任都水小吏。归家，与少年数人出田游戏。过于冢间，见一羊为牧人所遗，独立食草。果因与少年捉之，将以归家。其羊中路鸣唤，果惧主闻，乃拔却羊舌，于夜杀食之。后经一年，果舌渐缩尽。陈牒解吏，富平县令郑余庆疑其虚诈，令开口验之，乃见全无舌，根本才如豆许不尽。官人问之因由，果取纸，书以答之。元状官之时弹指，教令为羊追福，写《法华经》。果发心信教，斋戒不绝，为羊修福。后经一年，舌渐得生，平复如故。又请官陈牒，县官用为里正。余庆至贞观十八年为监察御史，自向说尔。出《法苑珠林》。

李审言

万寿年中，长安百姓李审言忽得病如狂，须与羊同食。家人无以止，求医不效。后忽西走，近将百里，路傍遇群羊，遽走入其内。逐之者方至，审言已作为一大羊，于众中不能辨认。及家人齐至，泣而择之。其一大羊，乃自语曰：“将我归，慎勿杀我。我为羊快乐，人何以比？”遂将归饲养，以终天年。出《潇湘录》。

针，那羊肉还在动。于是就割破皮肉一看，里边果真有一块肉。和尚从此得了一种病，像羊一样叫，口吐白沫。他回到寺里不久就死了。出自《搜神记》。

潘 果

唐朝时京城里有个人姓潘名果，年龄不满二十岁，武德年间，任

都水监的小官。他回到家里，和几个年轻人到野外游戏。从几个坟墓间走过的时候，发现有一头羊被放羊人丢下了，独自在那吃草。潘果就和几个年轻人把羊捉住，带回家去。那羊半路上一直鸣叫，潘果怕羊的主人听见，就把羊舌头给拔掉了，又在夜里把羊杀掉吃了。后来过了一年，潘果的舌头渐渐萎缩，要缩没了。他只好写文书要求解职，富平县令郑余庆怀疑他撒谎，就让他张开口查验，只见他口中根本没有舌头，舌头根上只有豆粒那么大没有消尽。官人问原因。他取来纸笔，写字回答。官员知道此事之后，情绪激动让他为羊祈求冥福，抄写《法华经》。潘果下决心信教，坚持斋戒，为羊念佛修福。一年后，他的舌头渐渐长了出来，恢复得和原来一样了。他又递交文书请求官职，县官用他当了里正。郑余庆到贞观十八年的时候，做了监察御史，是他亲口讲述的这个故事。出自《法苑珠林》。

李审言

万寿年间，长安百姓李审言忽然得了一种病，像疯了一般，要和羊一块吃草。家人没办法制止他，求医也没有效果。后来他忽然往西跑，跑了将近一百里，遇到路边一群羊，迅速跑进羊群里。追赶他的人刚赶到，李审言已经变成一头大羊，混在羊群中无法分辨。等到家人都来了，一起哭着到羊群里找他。其中一头大羊说：“把我牵回家吧，千万别杀我。我做羊很快乐，人怎么能比！”于是家人把他牵回家饲养，直到它老死。出自《潇湘录》。

杨氏

长安杨氏宅恒有青衣妇人，不知其所由来。每上堂，直诣诸女曰：“天使吾与若女有。”悉惊畏而避之，不可，则言词不逊。所为甚鄙，或裸体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间，与男子调戏，猛而交秽。擒捕终不可得。一日，悉取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胜其忿，极口骂之。遂大肆丑言，发其内事，纤毫必尽。如此十余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辄来，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会杨氏所亲自远而至，具为说之。此人素有胆，使独止其宅。夜张灯自卧，妇人果来。

伪自留之寝宿，潜起匿其所曳绿履。求之不得，狼狈而去。取履视之，则羊蹄也。以计寻之，至宅东寺中，见长生青羊，而双蹄无甲，行甚艰蹶。赎而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陈正观

颍川陈正观斫割羊头极妙。天宝中，有人诣正观，正观为致饮饌。方割羊头，初下刀子，刺其熟脑。正观暂洗手，头作羊鸣数声。正观便尔心悸，数日而死。出《广异记》。

安 甲

邠州有民姓安者，世为屠业。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刳其母，缚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双跪前膝，两

杨 氏

长安一户姓杨人家的宅院里，经常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妇人，谁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她常常走上堂来，直接走到众女眷面前说：“上天让我和你们在一起。”女眷们全都吓得躲开了，她没有达到目的，就说些粗暴无礼的话。有时做些鄙陋的动作，或者裸着身子行走，左右的人都捂上眼睛不敢看。于是她就到外面去，和男人们调戏，污秽不堪。人们多次想捉拿她始终捉不到。有一天，她把女眷们包袱里的衣服全拿出去，乱扔在院子里，女眷们不胜愤怒，狠狠地骂她。她就大肆地说些下流话，公开女眷们的私事，一点也不保留。如此十多天。请神巫来，用符咒禁止驱逐她，神巫走了她又来了，全都不能制止她。于是就只好搬家躲避她。赶上杨家的一个亲戚从远方来，杨家就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他。这个人一向胆大，让他独自住在了这个宅子里。夜里他点灯躺下，那黑衣妇人果然来了。他假装留她睡觉，偷偷地起来把她的绿色绣鞋藏了起来。她找不到自己的鞋，很狼狈地走了。他把鞋找出来一看，原来是羊蹄子。经过分析继续寻找，找到宅子东边一座寺院里，发现一条长生黑羊，一双蹄子上没有蹄甲，走起路来非常艰难。他把那羊买回来杀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

出现过这类怪事。出自《广异记》。

陈正观

颍川人陈正观割羊头割得非常熟练。天宝年间，有人到陈正观这里来，陈正观为客人置办饮食。当他为客人割羊头时，刚下刀子，就刺向煮熟的羊头。正观停下来去洗手，割下来的羊头叫唤了几声。陈正观从此便得了心悸，几天后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安 甲

邠州有一个姓安的百姓，他们家世代以屠宰为业。他家里有一头母羊和一头羊羔。有一天，他想要杀那头母羊，把母羊绑到架子上，那头羊羔忽然来到姓安的面前，跪下前边的两腿，两

目涕零。安生亦惊异之。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唤一童稚共事刳宰。而回遽失刀，乃为羔子衔之，致墙根下，而卧其上。安生俱疑为邻人所窃，又惧诣市过时，且无他刀。极挥霍，忽转身趯起羔儿，见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顿悟，解下母羊并羔，并送寺内乞长生。自身寻舍妻孥，投寺内竺大师为僧，名守思。出《玉堂闲话》。

豕

燕 相

朔人有献大豕于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见梦于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糗。伏君之灵得化，今始得为鲁之津伯也。”出《符子》。

杜 愿

晋杜愿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甚富。有一男名天保，愿爱念。年十岁，泰元三年，暴病死。后数月，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后官长

新到，愿将以作礼，就捉杀之。有比丘忽至愿前，谓曰：“此□是君儿也，如何百余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见。愿寻视，见在云中，腾空而去。云气充布，弥日乃歇。出《法苑珠林》。

都 末

莎车王杀于阗王。于阗大人都末出见野豕，欲搏之。

眼流泪。姓安的也很奇怪。过了好一会儿，他就把刀扔到地上，出去唤一名小孩子和他一块宰杀。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就丢了刀，原来是被羊羔叼去，扔到墙根下了，而且它还趴在上面。姓安的和小孩都认为被邻居偷去了，又担心错过上市时间，还没有别的刀可用。他极迅速地忽然转身用脚踢起了羊羔，见刀在羊羔肚子下藏着。姓安的于是恍然大悟，遂解下母羊，和羊羔一起送到寺内乞求长生。不久之后，他自己也离开妻子儿女，到寺内投奔竺大师做了和尚，法名叫守思。出自《玉堂闲话》。

豕

燕 相

有一个北方人献了一头大猪给燕国的宰相。宰相让厨师把猪煮了。猪死之后，托梦给燕国宰相说：“天地把我生成猪形，让我吃人的污秽之物。有幸托您的福使我得以解脱，现在才能成为鲁国的津伯了。”出自《符子》。

杜 愿

晋朝时的杜愿字永平，梓州潼涪人，家里特别富有。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天保，杜愿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孩子长到十岁，于泰元三年，突然暴病而死。几个月后，杜愿家的猪生了五头猪崽，其中有一头最肥。后来县官新到任，杜愿想拿这头最肥的猪崽当作礼物献给县官，想把它捉出来杀了。有一个和尚忽然来到杜愿面前，对他说：“这头

小猪是你的儿子，怎么刚死了一百多天就把他忘了呢？”和尚说完，忽然就不见了。杜愿寻视四方，见和尚站在云中，腾空驾云而去。云气布满天空，整整一天才消散。出自《法苑珠林》。

都 末

莎车王杀了于阗王。于阗大人都末出门看到野猪，想要捕它。

乃人语曰：“无杀我，为汝杀莎车。”都末异之，即与兄弟共杀莎车王。出《张璠汉记》。

刘 胡

后魏植货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永安年中，胡杀猪，猪忽唱乞命，声及四邻。邻人谓胡兄弟相斗，来观之，乃猪也。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合家入道焉。出《伽蓝记》。

耿伏生

隋冀州临黄县东，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资产。隋大业十一年，伏生母张氏避父将绢两匹与女。数岁后，母亡，变作母猪，生在其家，复产二□。伏生并已食尽，遂更不产。伏生即召屠儿出卖，未取之间，有一客僧从生乞食，即于生家少憩。僧将一童子入猪圈中游戏。猪与之言：“我是伏生母，为往日避生父眼，取绢两匹与女，我坐此罪，变作母猪。生得两儿，被生食尽。还债既毕，更无所负。欲召屠儿卖我，请为报之。”童子具陈向师，师时怒曰：“汝甚颠狂，猪那解作此语。”遂即寝眠。又经一日，猪见童子。又云：“屠儿即来，何因不报？”童子重白师，师又不许。少顷，屠儿即来取猪。猪逾圈走出，而向僧前床下。屠儿逐至僧房。僧曰：“猪投我来，今为赎取。”遂出钱三百文赎猪。后乃窃语伏生曰：“家中曾失绢否？”生报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绢两匹。”又问娣姒几人。生云：“唯有一弟，嫁野猪就像人那样说话，道：“不要杀我，我将替你杀了莎车王。”都末感到非常奇怪，就和兄弟们一起杀死了莎车王。出自《张璠汉记》。

刘 胡

后魏时，植货里住着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宰为业。永安年间，刘胡杀猪，猪忽然大喊饶命，喊声传到四邻。邻人以为刘胡兄弟互相打斗，跑来一看，原来是猪。刘胡于是就把宅院献出，建了归觉寺，全家人都皈依了佛门。出自《伽蓝记》。

耿伏生

隋朝冀州临黄县东，有一个叫耿伏生的人。他家里稍有些资产。隋朝大业十一年，耿伏生的母亲张氏瞒着丈夫给了女儿两匹绢。几年后，耿伏生的母亲死了，变成一头母猪，托生在他家，又生了两头小猪。两头小猪都被耿伏生杀掉吃了，于是母猪没有再生小猪。耿伏生就把杀猪的人找来，要把母猪卖掉，还没把母猪取走的时候，有一个客游的僧人向耿伏生化缘，就在耿伏生家歇脚。僧人让一个童子进到猪圈中游戏。猪对童子说：“我是耿伏生的母亲，因为以前瞒着耿伏生的父亲，拿了两匹绢给女儿，我犯了这样的罪行，变成了母猪。生了两个孩子，全被耿伏生吃光了。债已经还完了，再不欠他什么了。他要把我卖给杀猪的，请代我告诉他。”童子全都告诉了师傅，师傅当时生气地说：“你太傻了，猪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于是就睡下了。又过了一天，猪看见童子，又说：“杀猪的就要来了，你为什么不告诉他？”童子再次告诉师傅，师傅又不让他讲。没过一会儿，杀猪的人来取猪。猪从圈里跳出来就跑，跑到僧人面前的床下。杀猪的人追到和尚屋子。僧人说：“猪投到我这来，我就为它买条命吧！”于是拿出三百文钱买下这头猪。然后就悄悄对耿伏生说：“你家里曾经丢过绢吗？”耿伏生说：“先父健在的时候，曾丢过两匹绢。”僧人又问耿伏生姊妹几个，耿伏生说：“只有一个妹妹，嫁

与县北公乘家。”僧即具陈童子所说。伏生闻之，悲泣不能自己。更别加心供养猪母。凡经数日，猪忽自死。托梦其女云：“还债既毕，得生善处。”兼劝其女，更修功德。出《法苑珠林》。

李校尉

唐龙朔元年，怀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怀州卖。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钱买，将至怀州，卖与屠家，得六百钱。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怀州上番，因向市欲买肉食。见此特猪，已缚四足，在店前，将欲杀之。见此校尉，语云：“汝是我女儿，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索，不可供足，我大儿不许。我怜汝母子，私避儿与五斗米。我今作猪，偿其盗债，汝何不救我？”校尉问此屠儿赎猪。屠儿初不之信。余人不解此猪语，唯校尉得解。屠儿语云：“审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对我更请共话。”屠儿为解放已，校尉更请猪语云：“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将婆还舍，未知何处安置婆？”猪即语校尉云：“我今已隔，并受此恶形。纵汝下番，亦不须将我还。汝母见在，汝复为校尉，家乡眷属见我此形，决定不喜，恐损辱汝家门。某寺有长生猪羊，汝安置我此寺。”校尉复语猪言：“婆若有验，自预向寺。”猪闻此语，遂即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为寺僧说此灵验。合寺僧闻，并怀怜愍。为造舍居处安置。校尉复留小毡令卧。寺僧道俗竞施饮食。后寺僧并解猪

给了县北的公乘家。”僧人就把童子说的事详细地告诉了他。耿伏生听了之后，悲伤地哭泣，不能自己。以后他更加用心供养母猪了。几天之后，母猪忽然死了。它托梦给耿伏生的妹妹说：“债已经还完，得以托生到好人家去了。”还规劝女儿，之后要修身行善，多积功德。出自《法苑珠林》。

李校尉

唐朝龙朔元年，怀州有一个人到潞州买猪到怀州倒卖。有一头大猪，在潞州花三百文钱买来，把它运到怀州，卖给屠户，卖了六百钱。到了冬天十一月，潞州有一个姓李的人，做校尉，他到怀州轮替执勤，便想到集市上买肉吃。看到这头猪时，它已经被绑了四条腿放在店前，马上就要被杀了。这头猪见了李校尉，说道：“你是我女儿的儿子，我是你的外婆。本来因为你家贫穷，你妈多次跟我要东西，我不能满足她，因为我大儿子不让。我可怜你们母子，私自瞒着儿子给了你们五斗米。我现在做猪，是偿还偷那五斗米的债，你为什么不救我？”李校尉便向屠夫赎买这头猪。屠夫起先不信。其余的人都不

懂猪的话，只有李校尉一个人能听懂。屠夫说：“如果弄清楚确实是你外婆，我就放了它。请你当着我的面和它说话。”屠夫把绑猪的绳子解开，李校尉又对猪说：“我现在轮替执勤一个月，不能把外婆送回家，不知该把外婆安置到什么地方？”猪就对李校尉说：“我现在与人世相隔离，又变成这么丑的模样。即使你任务结束了，也不必把我带回去。你母亲还在，你又是校尉，家乡的眷属见了我这等模样，肯定不会喜欢，恐怕会有损于你家的名声。有个寺院里有长生的猪羊，你可以把我安置到这个寺里。”李校尉又对猪说：“外婆果真有灵验，就自己前往那个寺院去吧。”猪听了这话，立即就起来走向寺院。寺里的和尚开始不肯接受，李校尉详细地说了那件奇事。全寺院的和尚听了，都很怜悯。为猪建了猪舍，把它安置在里边。李校尉又留下一块毡子铺在它身下。寺里的僧俗争抢着给它送吃的东西。后来，寺里的和尚们都能听懂这头猪

语。下番，辞向本州，报母此事。母后自来看猪。母子相见，一时泣泪。猪至麟德元年，犹闻平安。出《法苑珠林》。

汤 应

吴时，庐陵县亭重屋中，每有鬼物，宿者辄死。自后使人，莫敢入亭止宿。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遂入亭宿焉。吏启不可，应不听。悉屏从者还外，唯持一大刀独处亭中。至三更竟，忽闻有扣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问。”应使进，致词而去。顷复有扣阁者云：“府相闻。”应复使君进焉，了无疑也。旋又有扣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方疑是鬼物，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服，齐进坐之。称府君者，便与应谈，而部郡者忽起。应乃回顾，因以刀砍之。府君者即下座走焉。追至亭后墙下，及之，砍几刀焉，应乃还卧。达曙，方将人寻之，见有血迹，皆得之。称府君者，是一老猓，猓，猪也。部郡者，是一老狸。自此其妖遂绝。出《搜神记》。

安阳书生

安阳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乃过宿之。亭民

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住此。”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夜半后，有一人著皂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曰：“诺。”“亭中有人耶？”答曰：“向有书生在此读书，适休，未

说的话了。李校尉完成任务之后，回到本州，向母亲禀报了此事。他母亲后来亲自来看这头猪。母女相见，一时泪下。据说到麟德元年的时候，那头猪还平安无事。出自《法苑珠林》。

汤 应

三国时期的吴国，庐陵县县亭的重屋中，常有鬼物出现，住在亭中的人动不动就死了。后来出使到这里的人，没有敢在亭中住宿的。丹阳人汤应，很有胆量，武艺高强，他出使来到庐陵，就住在县亭里。亭吏告诉他不可住，汤应不听。到了晚上，他把随从人员全都打发到外边，独自拿着把大刀住在亭中。到了三更之后，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汤应远远问是谁，回答说：“是本郡从事来问候。”汤应让他进来，他说了几句客气话便离去了。不久又有人敲门，说：“府君来看望。”汤应又让府君进来，一点可疑的地方也没有。不一会儿又有敲门的，说：“从事和府君来了。”汤应这才怀疑来的是鬼物，便拿着刀迎接他们。进来的两个人都穿得很像样，一齐进来坐下。称府君的便和汤应交谈，而那个自称从事的忽然站起来。汤应回头一看，挥刀就砍。自称府君的见状离开座位就跑。汤应追到亭后墙下，追上了，连砍数刀，然后就回去躺下睡觉。直到天亮，才派人去寻找。见地上有血迹，便都找到了。自称府君的是一头老猪，自称从事的是一只老狐狸。从此之后这里的妖怪便绝迹了。出自《搜神记》。

安阳书生

安阳城南有一座驿亭，那里不能住宿，一住下便会被杀死。有一个书生从此处经过，就要住宿在此亭中。亭民对他说：“此亭不能住，前前后后在这亭中住宿的，没有能活着出来的。”书生说：“不用担心，我是自愿住进来的。”于是他就住进了馆舍里，就端坐在那里

读书，过了很久才躺下休息。半夜后，有一个人身穿黑衣，来到门外，喊亭主，亭主答应说：“哎。”又问：“亭中有客人吗？”回答：“有一位书生在此处读书，刚刚躺下休息，可能还没

似寝。”乃喑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帻者，来呼亭主，问答如前，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问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向者黑衣来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西邻老雄鸡也。”“汝复谁也？”“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天晓，亭民来视，惊曰：“君何独得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与乡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鼙，毒长数尺，西家得老雄鸡，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中遂安静也。出《搜神记》。

吴郡士人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塘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送至家。都无女人，因过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也。出《搜神记》。

晋州屠儿

唐显庆三年，徐玉为晋州刺史。有屠儿在市东巷，杀一猪命断，汤焯皮毛并落，死经半日。会杀余猪，未及开解。至晓，以刀破腹，长划腹下一刀，刀犹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门，直入市西，至一贾者店内床下而卧。市人竞往看之，屠儿执刀走逐。看者问其所由，屠儿答云：“我一生已来杀猪，未常闻见此事。”犹欲将去，看者数百人，皆嗔

睡着。”于是低声叹息着离去了。接着又有一个戴红头巾的人来喊亭主，问答和前者一样。他走了之后便很寂静。书生知道无人再来了，就起来走到刚才有人问的地方，模仿着喊亭主，亭主也答应了，又问：“亭中有人吗？”亭主仍然像前面那样回答。于是问：“刚才来的那个穿黑衣服的是谁？”回答说：“北屋的老母猪。”书生又问：“戴红头

巾的是谁？”回答说：“西邻的老公鸡。”再问：“你是谁？”回答说：“我是老蝎子。”于是书生静静地读书到天明，没敢睡觉。天亮之后，亭民来看，惊奇地说：“为什么只有你活下来了？”书生说：“快拿剑来，我给乡民们捉鬼！”于是他拿着剑来到昨夜应声的地方，果然找到一只老蝎子，像军鼓那么大，毒尾巴钩有几尺长。又从西邻家找到老公鸡，到北屋找到老母猪。把它们全都杀了，亭馆便平安宁静了。出自《搜神记》。

吴郡士人

晋朝时，有一个士人姓王，家住在吴郡。他回家走到曲阿，天色已晚，船夫拉船通过浅滩，把船停在一座土坝附近。他见水塘上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就喊她进来住了一宿。到天亮，他把一只金铃系在那女子的胳膊上，派人把她送回家去。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个女人了，路过猪圈的时候，见母猪的前腿上系着那个金铃。出自《搜神记》。

晋州屠儿

唐朝显庆三年，徐玉是晋州刺史。有一个屠夫在集市东胡同里宰杀了一头猪，用开水烫得猪毛猪皮都脱落了，死了已经半天了。赶上忙着杀剩余的猪，没来得及开膛。到了第二天天亮，屠夫拿着刀去开膛，用刀往它肚子上一划，刀还没划进肚子里，那头猪忽地就跳起来跑出门去，一直跑到市西，来到一家商人店内的床下趴着。集市上的人争抢着来看，屠夫拎着刀跑来。看热闹地问屠夫是怎么回事，屠夫回答说：“我一辈子杀猪，未曾听说这样的怪事。”他还想把猪拖回去，几百个看热闹的人，都嗔怪

责屠儿，竟出钱赎猪。诸人共为造舍安置。猪身毛皮始得生，咽下及腹下疮处差已，作大肉块，粗如臂许。出入来去，不污其室，性洁不同余猪，至四十五年方卒。出《法苑珠林》。

元 估

唐长安中，豫州人元佶居汝阳县，养一牝猪，经十余年，一朝失之。乃向汝阳，变为妇人，年二十二三许，甚有资质。造一大家门云：“新妇不知所适，闻此须人养蚕，故来求作。”主人悦之，遂延与女同居。其妇人甚能梳妆结束，得钱辄沽酒，并买脂粉而已。后与少年饮过，因入林醉卧，复是牝猪形耳，两颊犹有脂泽在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崔日用

开元中，崔日用为汝州刺史。宅旧凶，世无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扫，处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烛独坐，半夜后，有乌衣数十人自门入，至坐阶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问：“君辈悉为何鬼，来此恐人？”其跛者自陈云：“某等罪业，悉为猪身，为所放散在诸寺，号长生猪。然素不乐此生，受诸秽恶，求死不得。恒欲于人申说，人见悉皆恐惧。今属相公为郡，相投转此身耳。”日用谓之曰：“审若是，殊不为难。”俱拜谢而去。翌日，寮佐来见日用，莫不惊其无恙也。衙毕，使奴取诸寺长生猪。既至，或跛或眇，

责备屠夫，争抢着出钱赎买猪。人们共同为猪建造屋舍安置饲养它。猪身上的皮毛开始生长，咽喉下边和肚子下边的伤口长好之后，长成大肉块，像胳膊那么粗。这头猪进进出出，不弄脏它的屋舍，生性爱干净，与其他猪截然不同。一直活到显庆四十五年才死。出自《法苑珠林》。

元 佶

唐朝长安年间，豫州人元佶住在汝阳县。他养了一头母猪，养了十多年了，忽然有一天就丢失了。原来它跑到汝阳城中，变成一位妇人，看上去二十二三岁，很有姿色。她来到一个富户家门前说：“我是一个新婚妇人，无处安身，听说这里需要人养蚕，所以来讨个工做。”主人很高兴，就把她迎进去，让她和家里的女眷住到一起。这个妇人特别喜欢梳妆穿戴，挣了钱总是用来买酒、买脂粉。后来她和一位年轻人喝酒喝过了量，进到树林里醉卧，就又恢复成了一头母猪

的模样，两颊上还有脂粉在上面呢！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崔日用

唐朝开元年间，崔日用是汝州刺史。官宅过去闹过鬼，很长时间没有人居住了。崔日用到任之后，修理洒扫干净，毫无疑问地住了下来。当天晚上，日用点着蜡烛在堂中独坐。半夜之后，有几十个穿黑衣服的人从门外进来，都坐在台阶下，有瘸腿的，也有盲人。崔日用问：“你们都是些什么鬼，为什么来吓唬人？”那个瘸腿的说道：“我们有罪，全都是猪身，被散放在各寺院里，叫作长生猪。可我们一向不愿意这一辈子遭受这秽恶，求死不能。总想对人申说，人们见了又全都恐惧。现在是您我们来投奔您，做郡守，求您帮忙转换身形。”崔日用对他们说：“如果真是这样，一点也不难！”他们全都拜谢而去。第二天，僚属们来看崔日用，没有不惊讶他仍安全无恙的。衙门的事情办完，崔日用派奴仆到各寺中把长生猪都带来。来了后，有瘸的有盲的，

不殊前见也。叹异久之，令司法为作名，乃杀而卖其肉，为造经像，收骨葬之。他日又来谢恩，皆作少年状，云：“不遇相公，犹十年处于秽恶。无以上报，今有宝剑一双，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弥凶厉也。”置剑床前，再拜而去。日用问：“我当何官？”答云：“两日内为太原尹。”更问：“得宰相否？”默而不对。出《广异记》。

李 汾

李汾秀才者，越州上虞人也。性好幽寂，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猪。天宝末，中秋之夕，汾步月于庭，抚琴自适，忽闻户外有叹美之声，问之曰：“谁人夜久至此山院？请闻命矣。”俄有女子笑曰：“冀观长卿之妙耳！”汾启户视之，乃人间之极色也。唯觉其口有黑色。汾问曰：“子得非神仙乎？”女曰：“非也，妾乃山下张家女也，夕来以父母暂过东村，窃至于此，私面君子。幸无责也。”汾忻然曰：“娘子既能降顾，聊可从容。”女乃升阶展叙，言笑谈谑，汾莫能及。夜阑就寝，备尽缱绻。俄尔晨鸡报曙，女起告辞。汾

意惜别，乃潜取女青毡履一只，藏衣笥中。时汾欹枕假寐，女乃抚汾悲泣，求索其履，曰：“愿无留此，今夕再至。脱君留之，妾身必死谢于君子。”汾不允，女号泣而去。汾觉，视床前鲜血点点出户。汾异之，乃开笥，视青毡履，则一猪蹄壳耳。汾惶骇，寻血至山前张氏溷中，见一牝豕，后足刳一壳。豕视汾，瞋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和昨夜见过的没什么两样。他叹息惊奇了好久，就让司法参军为它们判定罪名，就把它杀了卖肉，用所得的钱建造经像，又把它们的骨头收起来埋了。改日他们又来谢恩，都变成年轻人的样子，说：“要不是遇上您，还得在秽恶当中活十年。没有什么报答您的，现在有一对宝剑，各值千金，可以除去邪恶不祥之事，消除凶神恶鬼。”他们把剑放在床前，拜了两拜就要离开。崔日用问：“我会做到什么官？”回答说：“两日内就会升任太原尹。”又问：“能做到宰相吗？”他们沉默不答。出自《广异记》。

李 汾

李汾是越州上虞县的一名秀才。生性喜欢幽静寂寞，曾住在四明山。山下有一个张老庄，他家里很是富裕，养了许多猪。天宝末年，中秋之夜，李汾在院子里走在月光之下，抚琴自乐，忽然听到门外有喝彩声，他问道：“是谁深夜来到这山中小院？请报上姓名。”不一会儿便有个女子笑着说：“希望看看长卿的风采罢了。”李汾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人间的绝色。只是觉得她的嘴略有黑色。李汾问道：“您莫不是神仙？”女子说：“不是。我是山下老张家的女儿，今晚因为父母暂时到东村去了，我偷偷来到这里，私自来见您。请不要见怪。”李汾高兴地说：“娘子既然能来看我，可以稍微随便些。”女子便登上台阶来和他叙谈，又说又笑，幽默风趣，李汾比不上她。夜深睡到一起，情意缠绵，难舍难分。不久雄鸡报晓，女子起来告别。李汾心里舍不得离别，就偷偷拿了女子的一只黑毡鞋，藏在衣箱里。当时李汾斜躺在枕上假睡，女子就抚摸着他的悲伤地哭泣，要她的鞋，说：“希望您不要留鞋，今晚我再来。如果您非要留下鞋子，那么我一定会以死来回报君子。”李汾没有答应，女子号哭着离开了。李汾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往床前一看，有点点血迹向门外而去。他很奇

怪，打开衣箱一看，哪里是什么黑毡鞋，竟是一只猪蹄壳子。李汾非常害怕，寻着血迹来到山前张老家猪圈，见圈里有一头母猪，后蹄子没有甲壳了。猪见了李汾，瞪着眼吼叫，好像很生气。李汾把事白张叟，叟即杀之。汾乃弃山院，别游他邑。出《集异记》。

徐州军人

后唐长兴中，徐州军营将烹一牝豕。翌日，将宰之。是夕，豕见梦于主曰：“尔勿杀我，我之胎非豕也。尔能志之，俾尔丰渥。”比明，忘而宰之。腹内果怀一小白象，裁可五寸，形质已具，双牙灿然。主方悟，无及矣。营中汹汹咸知之。闻于都校，以纸缄之，闻于节度使李敬周。时人咸不测之，亦竟无他。出《玉堂闲话》。

事情告诉了张老翁，老翁就把这头猪杀了。李汾就离开了四明山那所宅院，到别的城邑中远游去了。出自《集异记》。

徐州军人

后唐长兴年间，徐州军营中将要烹杀一头母猪。第二天，将要宰杀它。当晚，它就托梦给军营主帅说：“你不要杀我，我肚里的胎儿不是猪。你要能记住我的话，一定让你富起来。”到了天亮，主帅把梦忘了，就把母猪杀了。母猪的肚子里果然怀着一头小象，才五寸长，形体已经长全，两颗象牙很光洁。主帅这才恍然大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军营中的人议论纷纷，全知道了。都校听说之后，写文书向节度使李敬周报告。当时人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最终也没有出现别的事。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四十 畜兽七

猫

唐道袭 卖醋人 归 系

鼠

王周南 终 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 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萧悉达 逆旅道士 李 测

天宝^驢骑 毕 杭 崔怀疑 李 甲 王 缙

郝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卢 嵩 柴再用

苏长史 卢 枢 朱 仁 李昭嘏

鼠狼

张文蔚

猫

猫目睛，旦暮圆，及午，竖敛如^纒。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过耳，则客至。楚州谢阳出猫，有褐花者。灵武有红叱拨及青骢色者。猫一名“蒙贵”，一名“乌员”。平陵城，古谭国也，城中有一猫，常带金^鑠，有钱，飞若蛱蝶，土人往往见之。出《酉阳杂俎》。

猫

猫的眼珠，早晨和晚上是圆的，到了中午，就收拢成一条竖线。它的鼻尖总是凉的，只有夏至那一天是暖的。它的皮毛不藏跳蚤虱子。黑色的猫在暗处逆着毛摩挲，就像有火星。民间传说猫洗脸超过耳朵，就有客人来。楚州谢阳县出产猫，有长着褐色花纹的。灵武有

红叱拨和青骢色的猫。猫的一个名字叫“蒙贵”，还有一名叫“乌员”。平陵城，也就是古谭国，城里有一只猫，经常带着一把金锁，有金钱斑花纹，飞跑起来像蝴蝶，当地人常常看到它。出自《酉阳杂俎》。

唐道袭

王建称尊于蜀，其嬖臣唐道袭为枢密使。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尔雷电大至，化为龙而去。出《稽神录》。

卖醋人

建康有卖醋人某者，畜一猫。甚俊健，爱之甚。辛亥岁六月，猫死。某不忍弃，置猫坐侧。数日，腐且臭。不得已，携弃秦淮水。既入水，猫活。某自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乌铺吏获之，缚置铺中，锁其户，出白官司，将以其猫为证。既还，则已断其索，啮壁而去矣。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归 系

进士归系，暑月，与一小孩子于厅中寝。忽有一猫大叫，恐惊孩子。使仆以枕击之，猫偶中枕而毙。孩子应时作猫声，数日而殒。出《闻奇录》。

鼠

旧说，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说，鼠母头脚似鼠，尾苍口锐，大如水中獭，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时有鼠灾，多起于鼠母。鼠母所至处，动成万万鼠，其肉极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则为鼠王。俗云：鼠啮上服有喜，凡啮

唐道袭

王建在蜀地称帝，他的宠臣唐道袭是枢密使。夏天在家中，赶上下大雨，他养的那只猫，在屋檐滴水处玩水。唐道袭看着它，一点点长大，不一会儿前爪就能伸到屋檐了。忽然一阵电闪雷鸣，猫变成龙飞走了。出自《稽神录》。

卖醋人

建康城有个卖醋的人，他养了一只猫。这只猫长得又好看又健壮，他特别喜欢这只猫。辛亥年六月，猫死了。他不忍心把它扔掉，就放在座位旁边。过了几天，死猫腐烂发臭。不得已，他只好把死猫扔到秦淮河里去。死猫入水之后，又活了。那人就下去救它，却被淹死了。而那猫却爬上岸跑了。金乌铺的官吏捉到它，把它绑起来放到铺子里，锁了门，前去向官府报告，将以这只猫为证据。回来之后，那猫却已经挣断了绳索，咬穿了墙壁逃跑了。后来就再也没见到它。出自《稽神录》。

归 系

有一个叫归系的进士，夏天和一个小孩子在厅里睡觉。忽然有一只猫大叫，吓醒了孩子。归系让仆人用枕头打那猫，猫恰好被枕头击中死了。那孩子当时就像猫那样叫唤起来，几天后就死了。出自《闻奇录》。

鼠

旧时有一种说法，说鼠王的精液是尿出来的，一滴就能变成一只小老鼠。还有一种说法，说母鼠的头和脚像老鼠，尾巴是黄色的，嘴巴是尖的，大小有水獭，天性怕狗，一滴尿就变成一只老鼠。当时有鼠灾，多半都是母鼠造成的。母鼠所到之处，动不动就会出现万万只老鼠，肉味极美。凡是吃了死人眼睛的老鼠，就能成为鼠王。俗话说：老鼠咬了外衣有喜事。凡是老鼠咬了

衣，欲得有盖，无盖凶。出《酉阳杂俎》。

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头悉已白，然带以金枷。商估有经过其国，不先祈祀者，则啮人衣裳也。得沙门咒愿，更获无他。释道安昔至西方，亲见如此。出《异苑》。

不尽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洞赤。时时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人纺绩其毛，织以为布。用之若有垢浣，以火烧之则净也。出《神异记》。

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有鼯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其毛八尺，可以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声闻千里。其毛可以来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为灾，此类也。出《神异录》。

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陇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采捕者若获一，则其一不去。南中妇人，买而带之，以为媚药。出《岭表录异》。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见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跃而去。秦川中有之。出《录异记》。

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余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来。民有灾及为恶者，鼠辄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鼯鼠者，治其

衣服，要能有东西遮盖着才有喜事，没有东西盖着就会不吉利。出自《酉阳杂俎》。

西域有一种老鼠，大个的像狗那么大，中等的像兔子，小的像平常的大老鼠那么大。这种老鼠的头部全都已经白了，还带着金色枷锁。经过这个国家的商人，不先进行祈祷祭祀的，老鼠就咬他们的衣裳。如果能求得和尚的符咒，便不会发生什么事。释道安以前到西方，亲眼看到的就是这样。出自《异苑》。

传说树木燃烧后的余烬中有千斤重的大老鼠，毛长二尺多，像丝一样细。它总待在火里，鼠洞是红的。它时常出来，而毛色是白的。用水追赶它，灌它，它就死了。人们用它的毛纺成线，织成布。用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了污垢，用火一烧就干净了。出自《神异记》。

北方结冰万里，冰有一百丈厚。有一种鼯鼠就生活在这冰层下边的土中。它的样子像老鼠，吃草木，体重一千斤，肉可以做成肉干，吃的时候还是热的。它的毛有八尺长，可以做褥子，铺着可以防寒。它的皮可以蒙鼓，敲响之后千里之处都能听见。它的毛可引来别的老鼠，把它的尾巴放在哪里，老鼠就向哪里聚集。现在江南老鼠吃草木成灾，就是这种情况。出自《神异录》。

红飞鼠大多出自交趾和广管陇州，这种老鼠都长着深色的毛，毛茸茸的。只有肉翅是浅黑色的。它们大多成双成对地趴伏在芭蕉花之间，捕捉它的人捉到一个，那另一个也不离去。南方的妇人买它带在身边，把它当成一种讨男人喜欢的药物。出自《岭表录异》。

拱鼠的样子和通常的老鼠一样。它行走在田野里，见了人就拱手而立。人靠近想要捕捉它，它就跳跃着跑开。秦川有这种老鼠。出自《录异记》。

鼯鼠的头和尾巴像老鼠，青黑色，脚短有趾，个头很大，体重可达一千多斤。这种鼠出产在零陵郡内，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有谁做了坏事，鼯鼠就进到他的田里，抖落身上的毛，毛都变成小老鼠，把他的庄稼吃光了便离去。有人捉到了鼯鼠，加工它的

皮，饰为带，颇能涩鸟。为其三毛出于一孔，与常皮有异，人多宝之。出《录异记》。

义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递相咬尾，三五为群，惊之则散。俗云：见之者当有吉兆。成都有之。出《录异记》。

唐鼠形如鼠，稍长，青黑色，腹边有余物如肠，时亦脱落。亦名“易肠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不死而肠出数寸。三年易之，俗呼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出《异苑》。

白鼠，身毛皎白，耳足红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当获金玉。云鼠五百岁即白。耳足不红者，乃常鼠也。出《录异记》。

王周南

魏齐王芳时，中山有王周南者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语曰：“周南尔以某日死。”周南不应。至期，更冠帻皂衣而出曰：“周南尔以日中死。”亦不应。鼠复入穴。日适中，鼠又冠帻而出曰：“周南汝不应，我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出《幽明录》。

终 祚

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鼠从坎出，言终祚后数日当死。祚呼奴，令买犬。鼠云：“亦不畏此，其犬入户必死。”犬至果尔。祚常为商，闭户谓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

皮毛，装饰成带子，很耐得住涩缩和褶皱。因为它三根毛出自一个毛孔，与通常的毛皮不一样，人们都很珍惜它。出自《录异记》。

义鼠的样子像老鼠，尾巴短。每当走路，后边的会咬着前边的尾巴，三五成群，受到惊吓就散开。民间有一种说法：见到义鼠的人，将有吉祥的事情来临。成都有义鼠。出自《录异记》。

唐鼠的样子像普通老鼠，身体稍长，青黑色，肚子下边有一块很像肠子的多余的东西，时常也会脱落。它也叫“易肠鼠”。过去的仙人唐昉连同住宅一起拔地升天，家里的鸡和狗全都跟着去了。只有老鼠从半空里掉下来，虽然没摔死，但是肠子摔出来几寸。三年换一次，一般叫它“唐鼠”。城固川中有唐鼠。出自《异苑》。

白鼠，身上的毛雪白，耳朵和爪子是红的，眼眶是红的。眼眶红的是黄金白玉的精灵，见它从哪里出来，就去挖掘，能挖出金子和玉石。俗语说老鼠活到五百岁才能变白。耳朵和爪子不红的，是平常的老鼠。出自《录异记》。

王周南

三国魏齐王曹芳的时候，中山有一个叫王周南的人是襄邑长。有一天忽然有一只老鼠从洞中钻出来说：“王周南，你在某天会死。”王周南不应声。到了那天，那老鼠又戴上帽子穿上黑衣服出来说：“王

周南，你到中午就会死。”王周南也不应声。老鼠又进入洞里。到了中午，老鼠又戴着帽子出来说：“王周南，你不应声，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说完，它倒地而死，衣服帽子都不见了。走到近前看它，和普通的老鼠没什么两样。出自《幽明录》。

终 祚

吴北寺终祚道人躺在禅房里，一只老鼠从洞中钻出来，说终祚过几天会死。终祚喊来奴仆，让奴仆买狗。老鼠说：“我也不怕狗，那狗进了门一定得死。”狗买回来后果然死了。终祚曾经做过商人，他关上门对老鼠说：“你正是想要让我致富呢！现在

既远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时桓玄在南州，禁杀牛甚急。终祚载数船窃买牛皮，还东货之，得二十万。还时户犹阖也，都无所失。其怪亦绝。自后稍富。出《幽明录》。

清河郡守

清河郡太守至，前后辄死。新太守到，如厕，有人长三尺，冠帻皂服，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应，意甚不乐，乃使吏为作亡具。外颇怪其事。日中如厕，复见前所见人，言府君今日中当死。三言亦不应。乃言：“府君当道而不道，鼠为死。”乃顿仆地，大如豚。郡内遂安。出《幽明录》。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人。性深沉，有恩义，少为书生，善《易》。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相为，使之反死。”乃以朱书其手腕横文后为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于前。出《搜神记》。

徐 密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纳，有色，密乐之。鼠乃托为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体，便觉缩小。因化为

我将要远行，你要勤勉地守着我的房屋，不要让我有什么损失。”那时桓玄在南州，严禁止杀牛。终祚载运几船偷偷收购来的牛皮，到东方卖了，赚钱二十万。他回到家里的时候，门还是关着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丢。那怪物也绝迹了。从此以后他渐渐富起来。出自《幽明录》。

清河郡守

清河郡的几任太守上任之后，接连死去。新太守到任，在上厕所时，有一个三尺长的小人，戴着头巾穿着黑衣服，说：“府君某日当死。”太守不应声，心里很不高兴，就派官吏为他准备棺材、丧服一类的用具。外人都感到奇怪。中午上厕所，他又见到之前见过的那个小人，小人说府君今天中午应该死。说了三次太守也不应声。于是小人说：“府君应该说的话却不说，老鼠替你死。”于是就倒地而死，像小猪那么大。从此郡内就太平了。出自《幽明录》。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人。他天性深沉，有恩德讲义气，年轻时是书生，擅长解读《易经》。高平县的刘柔夜里躺在床上，被老鼠咬了左手中指，心里非常讨厌，就来问淳于智。淳于智为他占卜之后说：“老鼠本来想杀您，但是没能办到，我们应当利用它，反而可以让它死。”于是使用朱砂在刘柔手腕的横纹下写成一个“田”字，有一寸见方那么大，让他夜里躺下睡觉时把手露在外面。他按淳于智说的做了，结果有一只大老鼠趴在他手腕处死了。出自《搜神记》。

徐密

上虞人魏虔祖的一名婢女名叫皮纳，很有姿色，徐密很喜欢她。有一只老鼠变成皮纳的模样，来和徐密一起过夜。徐密心里怀疑，就用手摸她的四肢，便觉得她在渐渐地缩小。最后变成

鼠而走。出《幽明录》。

蔡喜夫

宋前废帝景平中，东阳大水，蔡喜夫避住南茆。夜有大鼠，形如□子，浮水而来，径伏喜夫奴床角。奴慙而不犯。每食，辄以余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居。鼠以前脚捧青纸，裹二个珠，置奴前，啾啾似语。从此去来不绝，亦能隐形，又知人祸福。后同县吕庆祖牵狗野猎，暂过，遂啗杀之。出《异苑》。

茅崇丘

齐世祖永明十年，丹阳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厨中有人语笑，复明灯火，有宴饌之声。及开门视之，即无所见。及闭户，即依然闻。如此数旬。忽有一道士诣崇丘问曰：“君夜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怀中取一符与之，谓崇丘曰：“但钉于灶上及北壁，来日早视之。”言讫，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见厨中有五六大鼠各长二尺，无毛而色如朱，尽死于北壁。乃竟绝。出《穷怪录》。

萧悉达

北齐平原太守兰陵萧悉达，腰带为鼠啗。杨遵彦以俗事戏之曰：“当迁官。”未几，除家令，寻失职。鼠后啗其靴，遵彦曰：“当复得官。”悉达曰：“某便为吏部尚书，何关人事？”出《谈薮》。

老鼠跑了。出自《幽明录》。

蔡喜夫

南朝宋前废帝景平年间，东阳县发大水，蔡喜夫避水灾住在南茆。夜里有一只大老鼠，样子像一头小猪，浮水而来，径直来到蔡喜夫奴仆的床角上趴下了。奴仆可怜它，没惹它。每当吃饭的时候，就把剩饭给它吃。水势消退以后，蔡喜夫回到家中。那只老鼠用前爪捧

着用黑纸包着的两颗珍珠，放到奴仆面前，啾啾的像在讲话。从此以后它与这家来往不断，也能隐形，又能预测人的吉凶祸福。后来同县的吕庆祖牵着狗到野外打猎，暂时路过这里，狗就把这只老鼠咬死了。出自《异苑》。

茅崇丘

南朝齐世祖永明十年，丹阳郡百姓茅崇丘家里，每天夜里厨房总有人说笑，还亮着灯，还能听到喝酒吃饭的声音。等到开门看，就什么也看不见。等关上门，就仍然能听到那声音。如此持续了几十天。忽然有一天，一个道士来到茅崇丘面前问：“您家夜夜有妖怪为患吗？”茅崇丘说：“是。”道士就从怀里取出一道符交给他，对他说：“只钉在灶上和北墙上，明天早晨看看。”说完，道士就不见了。茅崇丘很高兴，就按照道士说的把符贴好了。第二天，见厨房里有五六只大老鼠，都有二尺多长，没有毛，色如朱砂，都死在北墙下。从此之后妖怪便绝灭了。出自《穷怪录》。

萧悉达

北齐时，平原郡太守兰陵人萧悉达，腰带被老鼠咬了。杨遵彦用俗间对待这种事的态度开玩笑说：“您该升官了。”不久，萧悉达被任命为家令，没过多久他又丢掉了这一官职。后来老鼠又咬了萧悉达的靴子，杨遵彦说：“您该再度做官了。”萧悉达说：“我即使做了吏部尚书，跟人事有什么关系呢？”出自《谈薮》。

逆旅道士

唐万岁元年，长安道中有群寇昼伏夜动，行客往往遭杀害。至明旦，略无踪由。人甚畏惧，不敢晨发。及暮，至旅次。后有一道士宿于逆旅，闻此事，乃谓众曰：“此必不是人，当是怪耳。”深夜后，遂自于道旁持一古镜，潜伺之。俄有一队少年至，兵甲完具，齐呵责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顾生命也！”道士以镜照之，其少年弃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诵咒语。约五七里，其少年尽入一大穴中。道士守

之至曙，却复逆旅，召众以发掘。有大鼠百余走出，乃尽杀之。其患乃绝。出《潇湘录》。

李 测

李测开元中为某县令。在厅事，有鸟高三尺，无毛羽，肉色通赤，来入其宅。测以为不祥，命卒击之。卒以柴斧砍鸟，刃入木而鸟不伤。测甚恶之，又于油镬煎之，以物覆上。数日开视，鸟随油气飞去。其后又来，测命以绳缚之，系于巨石，沉之于河。月余复至，断绳犹在颈上。测取大木，凿空其中，实鸟于内，铁冒两头，又沉诸河。自尔不至。天宝中，测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数日，宅中有小人长数寸，四五百头，满测官舍。测以物击中一头，仆然而殒。视之，悉人也。后夕，小人等群聚哭泣，有车载棺，成服祭吊，有行葬于西阶之下，及明才发。测便掘葬处，得一鼠，通赤

逆旅道士

唐朝万岁元年，长安的道上有一群贼寇白天潜伏夜间出动，过往的旅客常常遭到他们的杀害。到了第二天早晨，又一点踪迹都找不到。人们特别害怕，不敢起早上路。一到傍晚就找客栈住下。后来有一个道士住在客栈里，他听说了此事之后，就对大伙说：“这一定不是人，可能是怪物。”夜深之后，道士独自拿着一面古镜，潜伏在道旁观察着。不一会儿有一队年轻人来了，他们的兵器铠甲都很完备，一齐呵斥道士道：“道旁是什么人？为什么不顾性命呢！”道士用古镜照他们，他们丢盔卸甲地逃跑了。道士追赶他们，还念诵咒语。大约追了五六里，那些年轻人全都跳进一个大洞中。道士守到天亮，回到客栈，召来大伙挖那个洞。有一百多只大老鼠从里边跑出来，众人把它们全都杀了。这里的祸患便没有了。出自《潇湘录》。

李 测

李测，在开元年间是某县的县令。他正在厅中办公，有一只鸟飞到他家，这只鸟有三尺高，没有羽毛，全身通红。李测认为这是不祥

之兆，就命令兵卒打它。兵卒用砍柴的斧子砍那只鸟，斧刃砍进树木里，而那鸟却没有受伤。李测特别讨厌它，又把它放到油锅里炸，并盖上盖子。几天之后打开看，那鸟随着油气飞出去。后来它又来到家中，李测命人用绳子把它绑到大石头上，沉到河里去。一个多月之后，它又来了，断绳还系在它的脖子上。李测让人拿来一根大木头，凿空，把鸟装进去，又用铁箍住两头，再把它沉到河里去。从此它便不再来了。天宝年间，李测调到别处做官，他的宅子又闹凶患。到任几天后，宅子里有四五百个几寸高的小人，站满了李测的官舍。李测用东西打中一个，它倒在地上死了。过去一看，完全像人的样子。后一天晚上，小人们聚集在一起哭泣，有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小人们按照辈分穿着不同的丧服祭奠凭吊，葬到了西阶之下，到天亮才发丧完毕。李测就挖掘那个埋葬的地方，挖出来一只老鼠，浑身通红，无毛。于是乃命人力，寻孔发掘，得鼠数百。其怪遂绝，测家亦甚无恙。出《广异记》。

天宝犭骑

天宝初，邯郸县境恒有魇鬼。所至村落，十余日方去，俗以为常。犭骑三人夜投村宿，媼云：“不惜留住，但恐魇鬼。客至必当相苦，宜自防之。虽不能伤人，然亦小至迷闷。”骑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后，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顷而忽觉。见一物从外入，状如鼠，黑而毛。床前著绿衫，持笏长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遽魇。魇至二人，次至觉者，觉者径往把脚，鬼不动，然而体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诘问，鬼初不言，骑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镬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镬，乃言：“已是千年老鼠，若魇三千人，当转为狸。然所魇亦未尝损人。若能见释，当去此千里外。”骑乃释之，其怪遂绝。御史大夫尝为邯郸尉崔懿，亲见其事，懿再从弟恒说之。出《广异记》。

毕杭

天宝末，御史中丞毕杭为魏州刺史，陷于禄山贼中，寻欲谋归顺

而未发。数日，于庭中忽见小人长五六寸数百枚，游戏自若。家人击杀。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载死者以丧车凶器，一如土人送丧之备。仍于庭中作冢。葬

没有毛。于是他就命令人寻找洞口挖掘，挖出来几百只老鼠。这宅子的祸患也绝了迹，李测家也没有发生不祥的事。出自《广异记》。

天宝犼骑

天宝初年，邯郸县境内经常有魔鬼出现。魔鬼到了哪个村子，要十几天以后才离开，人们都习以为常了。犼骑三人晚上到村里来投宿，一个老太太对他们说：“我不是不愿意留你们，只是怕魔鬼。客人到这儿来住，一定要受苦的，应该自己注意提防才行。虽然不能伤人，也能让人神志不清。”犼骑本来就不怕鬼，就留宿在这里。二更天以后，其中两个人在前边的床上睡熟了，另一个人睡了一会儿又忽然醒了。他看见一个东西从外面进来，那东西样子像老鼠，黑色有毛。它在床前穿着绿色衣衫，拿着一个五六寸长的笏板，向睡熟的人躬一下身然后离开，那个人立刻就魇着了。魇完第二人的时候，下一个应该是醒着的犼骑了，犼骑直接握住魔鬼的脚，鬼不动了，但是鬼的身体冷得像冰。三个人交替着把着鬼的脚。天亮后，村里人都来盘问那鬼，鬼开始不说话，犼骑生气地说：“你竟敢不说话，我用油锅煎你！”于是就让村人准备油锅，鬼这才说：“我是一只活了一千年的老鼠，如果能让三千人魇着，就能变成狸，但是魇着的人也没受到什么损害。如果能把我放了，我就到千里之外去。”犼骑就把它放了，魔鬼便绝迹了。御史大夫崔懿曾经做过邯郸尉，他亲眼见过此事，是他的叔伯弟弟崔恒讲的。出自《广异记》。

毕杭

天宝末年，御史中丞毕杭是魏州的刺史，被困在安禄山的叛军中。不久之后，他想要谋划归顺朝廷但还没来得及做。几天之后，在他家的庭院中忽然出现了几百个五六寸高的小人，它们在自由自在地做游戏。家人打死了其中一个。第二天，这群小人都穿着孝服哭泣，

用丧车拉着死者和办丧事所需的器物，完全像人间送葬准备的那样。他们还在院子里堆起一个坟堆。葬礼

毕，遂入南墙穴中。甚惊异之，发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热汤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数百枚。后十余日，杭以事不克，一门遇害。出《广异记》。

崔怀疑

崔怀疑，其宅有鼠数百头于庭中两足行，口中作呱呱声。家人无少长，尽出观，其屋轰然而塌坏。疑外孙王汶自向余说。

近世有人养女，年十余岁，一旦失之，经岁无踪迹。其家房中，屡闻地下有小儿啼声。掘之，初得一孔，渐深大，纵广丈余。见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秃鼠大如斗。女见家人，不识主领，父母乃知为鼠所魅，击鼠杀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为人所杀？”家人又杀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疗之，遂死。出《广异记》。

李 甲

宝应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于洛阳。其世以不好杀，故家未尝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孙，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其亲友会食于堂。既坐，而门外有数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僮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踪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圯，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恩，而报恩者亦宜力其报。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出《宣室志》。

完毕，这些小人就钻进南墙下的洞里。人们特别惊异，挖开那个小坟，挖出一只死老鼠，于是就烧了许多热水，灌进洞中。过了好久再挖掘，挖出来几百只死老鼠。十多天后，毕杭因为归顺的事没有成功，全家遇害。出自《广异记》。

崔怀疑

崔怀疑，他家有几百只老鼠在院子里用两条腿走路，口里还发出呱呱之声。全家人无论老少，全都出来观看，他家的房屋轰然倒塌了。这是崔怀疑的外孙王汶亲口对我讲的。

若干年前有一个人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忽然有一天失踪了，一年多没有找到。可是在这家屋里，屡次听到地下有小孩子的啼哭声。往下挖，一开始先挖到一个小孔，越往深处越大，长宽一丈多。只见那女儿坐在洞中，手里抱着孩子，旁边有一个斗大的秃老鼠。女儿见了家人，不认识带头的人，父母才知道她被老鼠迷住了，他们把老鼠打死了。女儿就哭泣着说：“这是我丈夫，为什么忽然被人杀了？”家人又杀了她的孩子，她就悲伤地哭个不停。还没等把她治好，她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李 甲

宝应年间，有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姓李的人，家住在洛阳。他家世代不喜欢杀生，所以家里不曾养猫，从此来宽容老鼠，不致被猫杀死。直到他的孙子辈，也能继承祖辈的意愿。曾经有一天，李家隆重地聚集亲友在堂中会餐。入座以后，忽然门外有几百只老鼠都像人那样站着，用前爪拍巴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家僮很惊异，告诉了李氏。李氏的亲戚朋友，都跑到大厅外追着看热闹。人走光之后，堂屋忽然倒塌，家人及朋友没有一个受伤的。屋倒之后，老鼠也都跑了。可悲啊！老鼠本来是种小动物，还能够知恩必报，何况人呢？如此看来，施恩的应该越广越好，报恩的也应该用力去回报。有不顾恩义的人，看到老鼠的行为之后，应该感到羞愧。出自《宣室志》。

王 缙

唐相国王公缙，大历中，与元载同执政事。常因入朝，天尚早，坐于烛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进，觉其重不可举。公启视之，忽有一鼠长尺余，质甚丰白，囊中跃出。公大惧，顾谓其子曰：“我以不才，缪居卿相。无德而贵，常惧有意外之咎。今异物接于手足，岂非祸之将萌耶？”后数日，果得罪，贬为缙云守。出

《宣室志》。

郗士美

许昌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于册书。一日晨兴，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靴，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过庭，北面拱手而舞。八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惧意。因掷靴以击，鼠即奔逸。有毒虺坠入靴中，珠目锦身，尺长策细，螫焰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以致臃指溃足之患。参寥子曰：“是知臬鸣鼠舞，不恒为灾。大人君子，遇之则吉。”出《阙史》。

李知微

李知微，旷达士也。嘉遁自高，博通书史，至于古今成败，无不通晓。常以家贫夜游，过文成宫下。初月微明，见数十小人，皆长数寸，衣服车乘，导从呵喝，如有位者。聚立于古槐之下。知微侧立屏气，伺其所为。东复有塙垣

王 缙

唐朝的相国王缙，大历年间，与元载共同辅佐朝政。曾经有一天因为入朝，但时间尚早，他就坐在烛光下等着。他的床前有一个口袋，他就让侍童把口袋拿过来。侍童拿着口袋进来，觉得口袋挺重，举不起来。王缙打开一看，忽然有一只一尺多长，又白又肥的大老鼠从口袋里跳了出来。王缙非常害怕，看着儿子说：“我因为不才，错占了卿相的位置。没有美德而地位显贵，常常担心会有意外的灾祸。现在亲手接触了异物，难道不是祸事将要发生的兆头吗？”几天后，他果然获罪，被贬为缙云太守。出自《宣室志》。

郗士美

许昌人郗尚书名士美，元和末年，出任鄂州观察使。他施仁政安抚百姓，忠诚效力朝廷。政教风化的美誉，被载于史册。一天早晨起

来，要出去办理公务。系好衣带之后，用左手拽过靴子来，脚还没伸进去，忽然有一只大老鼠跑过院子，面朝北拱手舞动。郗士美大怒，吓唬它，它一点儿也不怕。于是就扔出靴子打它，老鼠立即就逃跑了。有一条毒蛇掉进靴子里，双目如珠，身上有五彩花纹，一尺来长，筷子那样粗细，蛇信子一伸一伸地从嘴里吐出来，想咬人。如果没有鼠妖，就会得肿手烂脚的疾患。参寥子说：“由此可知猫头鹰叫，老鼠起舞，不一定总是预示灾难，大人君子们遇上这种情况便是吉兆。”出自《阙史》。

李知微

李知微，是一个心胸豁达、志向远大的人。他喜欢隐遁，自恃清高，博览群书，至于古今成败，没有不了解的。他家境贫寒，曾经在夜间走路，路过文成宫下。当时的月光初明，他看到几十个小人，都是几寸高，穿着衣服，驾驭车马，前导随从吆吆喝喝，像是很有地位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站在一棵古槐树下。李知微屏住呼吸站在一侧，想观察他们要干什么。东边还有断墙

数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带甚严，拥侍十余辈悉稍长。诸小人方理事之状。须臾，小人皆趋入穴中。有一人，白长者曰：“某当为西阁舍人。”一人曰：“某当为殿前录事。”一人曰：“某当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当为南宫书佐。”一人曰：“某当为驰道都尉。”一人曰：“某当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当为游仙使者。”一人曰：“某当为东垣执戟。”如是各有所责，而不能尽记。喜者、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请所欲。长者立盼视，不复有词，有似唯领而已。食顷，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从，入于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颜状枯瘦，杖策自东而来，谓紫衣曰：“大为诸子所扰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讫，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群鼠百数，奔走四散。紫衣与老父，不知何物也。出《河东记》。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鱼，弃鱼头于地。俄而壁下穴中，有人乘马，铠甲分明，大不盈尺，手执长槊，径刺鱼头，驰入穴去。如是数四。即掘地求之，见数大鼠，鱼头在旁，唯有箸一只，了不见甲马之状。无何，其人卒。出《稽神录》。

卢 嵩

太庙斋郎卢嵩所居，釜鸣，灶下有鼠如人哭声，因祀灶。灶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尽食所祀之物，复入灶中。

几段，旁边通着一个洞穴，洞穴里有一个穿紫衣服的人，穿戴特别严整，拥侍在此人前后的十几个人全都略高一些。那些小人像正在商议大事的样子。不一会儿，小人们都来到洞穴中。有一个人，对紫衣人说：“我应当做西阁舍人。”一个人说：“我应该做殿前录事。”一个人说：“我应当做司文府史。”一个人说：“我应当做南宫书佐。”一个人说：“我应当做驰道都尉。”一个人说：“我应当做司城主簿。”一个人说：“我应当做游仙使者。”一个人说：“我应当做东垣执戟。”如此各有负责的事情，不能全记下来。有的高兴，有的气愤，有的像有所依恃，有的要求什么，全都又喊又叫，激昂陈词，都想得到想要的。紫衣人站在那里眯着眼看着，没有说话，好像一种听凭认领的态度。吃完饭，众小人各率领自己的部属，前呼后拥钻进古槐树下。不一会儿，便有一位枯瘦模样的老头，拄着拐杖从东边走来。他对紫衣人说：“被这些小子们吵闹坏了吧！”紫衣人只是笑不说话。老头也笑着说：“可以说吗？”说完，他们互相牵引着进到洞里。第二天，李知微挖掘古槐树寻找，只有一百多只老鼠，奔走四散。那个紫衣人和老头，不知是什么东西。出自《河东记》。

建康人

建康县有一个人正在吃鱼，把鱼头扔在地上。不一会儿，墙下的洞中，有人骑着马跑出来，穿着明晃晃的盔甲，个子不过一尺高，手执长槊，径直刺向鱼头，挑着鱼头跑回洞中去。这样往返了好几次。于是这个人就挖地寻找，看到几只大老鼠，鱼头放在旁边，只有一根

筷子，完全没有铠甲、马匹的影子。不久，这个人就死了。出自《稽神录》。

卢 嵩

太庙斋郎卢嵩的住处，家里做饭的锅有响声，灶下有老鼠发出像人一样哭的声音，于是他就开始祭灶。灶下有五只大老鼠，分别为青赤白黑黄色，吃光了祭祀的东西，又回到灶里去。

其年，嵩补兴化尉，竟无他怪。出《稽神录》。

柴再用

龙武统军柴再用常在厅事，凭几独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状。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起逐之，鼠乃去。而厅屋梁折，所坐床几，尽压糜碎。再用后为庐、鄂、宣三镇节度使卒。出《稽神录》。

苏长史

苏长史将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谏止之。苏曰：“尔恶此宅，吾必独住。”始宿之夕，有三十余人，皆长尺余，衣道士冠褐，来诣苏曰：“此吾等所居，君必速去，不然及祸。”苏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后竹林中而没。即掘之，获白鼠三十余头。宅不复凶。出《稽神录》。

卢 枢

侍御史卢枢，言其亲为建州刺史。暑夜独出寝室，望月于庭。始出户，闻堂西阶下，若有人语笑声。蹑足窥之，见七八白衣人，长不盈尺，男女杂坐饮酒。几席食器，皆具而微，献酬久之。其席一人曰：“今夕甚乐，然白老将至，奈何？”因叹吒。须臾，坐中皆哭，入阴沟中，遂不见。后罢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穴堂西阶地中，获白鼠七八，皆杀之。出《稽神录》。

那年，卢嵩补兴化县尉，始终没有发生别的怪事。出自《稽神录》。

柴再用

龙武统军柴再用有一天在厅堂里，靠着几案独坐。忽然有一只老鼠跑到庭下，向着柴再用拱手而立，好像要作揖的样子。柴再用生气，呼喊左右，左右都没来。他就起来追赶那老鼠，老鼠就跑了。这时厅堂的梁折了，他坐的座椅和几案都被压碎了。柴再用后来做庐、鄂、宣三镇节度使一直到死。出自《稽神录》。

苏长史

苏长史将搬家到京口去住，那里的宅子一向不吉祥，妻子劝他别搬了。苏长史说：“你讨厌那宅子，我自己一个人去住。”刚去住的那天晚上，有三十多个小人，都一尺多高，穿戴着道士的衣帽，来对苏长史说：“这是我们的住处，您必须赶快离开，不然将有祸患！”苏长史很生气，举着棍棒就去追赶。小人们都跑到宅子后边的竹林里不见了。苏长史当即挖地，挖出来三十多只白老鼠。从此宅子不再有不祥的事了。出自《稽神录》。

卢 枢

侍御史卢枢讲过一个故事：他的一位亲戚，是建州刺史。夏天的夜晚独自走出寝室，在院子里望月。刚出门，就听到堂西的石阶下好像有人说笑的声音。他蹑手蹑脚地去偷看，看到七八个穿白衣服的小人，一个个高不满一尺，男女杂坐在一起饮酒。几席食品和用具，都很完备，但是都很小，他们互相敬酒喝了很长时间。其中一个人说：“今天晚上非常高兴，但是白老快到了，怎么办？”接着就唉声叹气一番。片刻之间，满座都哭，钻进阴沟之中，就不见了。后来，这位刺史就被罢了官，新刺史家里有一只猫叫“白老”。白老到了之后，在堂西阶下挖了一个洞，捉到七八只白老鼠，把它们全咬死了。出自《稽神录》。

朱 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为业。后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岁。求寻十余年，终不知存亡。后一日，有僧经游，造其门，携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于内，设供养。良久问僧曰：“师此弟子，观其仪貌，稍是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惊起问仁曰：“僧住嵩山薛萝内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号来投我。我问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踪由，不甚明。僧因养育之，及与落发。今聪悟无敌，僧常疑是一圣人也。君子乎？试自熟验察之。”仁乃与家属共询问察视。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廛记。”逡巡验得，实是亲子。父母家属，一齐号哭，其僧便留与父母而去。父母安存养育，倍于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晓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为作盗，伺而窥之，见子每至夜，化为一大鼠走出，及晓却来。父母问之，此子不语。多时对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见我形，我不复至矣。”其父母疑惑间，其夜化鼠走去。出《潇湘录》。

李昭嘏

李昭嘏举进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并无荐托之地。主司昼寝，忽寤，见一卷轴在枕前。看其题，乃昭嘏之卷。令送于架上，复寝暗视。有一大鼠取其卷，衔其轴，复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来春及第。主司问其故，乃三世不养猫。皆云鼠报。出《闻奇录》。

朱 仁

朱仁，世代住在嵩山下，以种地为业。后来朱仁忽然丢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寻找了十多年，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和尚经过这里，来到他家门前，和尚带着一位弟子，那模样就像朱仁丢的那个孩子。朱仁于是就把和尚及弟子迎进来，设宴招待。过了好久朱仁才问和尚说：“大师的这个弟子，看他的模样，有点像我家十年前丢的那个孩子。”和尚吃惊地站起来说：“我隐居在嵩山里三十多年了。十年前，偶然有一天，这个孩子哭着来投奔我。我问他是怎么

回事，他年龄太小，说不清自己的来龙去脉。于是我就养育了他，一直到给他落发为僧。现在这孩子聪慧无比，我常常怀疑他是一个圣人。是您儿子吗？您自己仔细察看察看吧。”于是朱仁就和家属一起询问察看那弟子。朱仁的妻子说：“我儿子背上有一块黑痣。”立刻就验查完毕，确实是亲生儿子。父母家属一齐痛哭，那和尚便把弟子交给父母，自己离去了。父母对这个孩子的关心体贴，胜过其他儿女。这个孩子一到夜间就不见了，天亮才回家。像这样持续了两三年。父母以为他出去偷东西，就暗中监视他，发现他每到夜晚，就变成一只大老鼠跑出去，到天亮又回来了。父母问他怎么回事，他不说不说。好久才说：“我不是你们的儿子，我是嵩山下鼠王生的老鼠。你们既然看到我的真模样了，我就不再来了。”父母正疑惑的时候，当天晚上他就变成老鼠跑了。出自《潇湘录》。

李昭嘏

李昭嘏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登科这一年，已经知道谁是主考官，但是没有什么人举荐他。主考官白天睡觉，忽然醒来，见一份试卷放在枕边。一看题目，是李昭嘏的试卷。他让人把试卷送回到架子上去，他假装又睡了，偷偷地看着。发现有一只大老鼠到架上去，叼着那份卷子又送回到枕边。如此多次。李昭嘏第二年春天考中了。主考官问李昭嘏是什么原因，原来李昭嘏家里三代没养猫。大家都说是老鼠报恩。出自《闻奇录》。

鼠狼

张文蔚

相国张文蔚庄在东都柏坡。庄内有鼠狼穴，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于穴外坩土，恰容蛇头。伺蛇出穴，裹入所坩处，出头，度其回转不及，当腰啮断。而劈蛇腹，衔出四子，尚有气。置之穴外，衔豆叶，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灵者人，胡不思之？出《北梦琐言》。

鼠狼

张文蔚

相国张文蔚的庄园在东都柏坡。庄园里有一个黄鼠狼洞穴。黄鼠狼生养的四只小崽被蛇吞了。一对老黄鼠狼爱子情切，就用土将洞穴的外面涂饰起来，留有一孔仅能容下蛇头。等蛇吞完小黄鼠狼钻出洞穴，从涂饰的孔中露出头来，老黄鼠狼估计蛇来不及转身了，就把蛇当腰咬断。劈开蛇肚子，衔出四只小黄鼠狼，还有一口气。老黄鼠狼把它们放在洞外，衔来豆子叶，嚼烂了敷到它们身上，它们都活了。为什么这样的小动物能如此有情义有智慧呢？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呢？出自《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狮子

魏武帝 后魏庄帝 杂 说

犀

通天犀 杂 说

象

白 象 阆州莫徕 华容庄象 安南猎者 淮南猎者

蒋 武 杂 说

杂兽

萧志忠

狮子

魏武帝

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哮吼奋迅，左右咸惊汗。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车轭上。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于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狮子一子。此兽还，未至洛阳三十里，路中鸡狗皆伏，无鸣吠者。出《博物志》。

狮子

魏武帝

魏武帝领兵去讨伐冒顿，经过白狼山时，遇上一头狮子。魏武帝派人与狮子搏斗，被狮子杀伤的人很多。魏武帝就亲自率领经常跟在

身边的几百个健儿去打狮子。狮子吼叫跳跃，左右都吓出汗来。忽然有一个东西从林子里跑出来，样子像狸猫，一下子跳到魏武帝车前的横木上。狮子扑上来的时候，这兽就跳到狮子的头上，狮子就趴下不敢动了。于是就把狮子打死了，抓到了一头小狮子。这头兽回来的时候，离洛阳还有三十里，道上的鸡和狗就都害怕地趴伏着，没有敢打鸣叫唤的。出自《博物志》。

后魏庄帝

后魏，波斯国献狮子，永安末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彧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善。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帝大笑。出《伽蓝记》。

杂 说

释氏书言：狮子筋为弦，鼓之，众弦皆绝。西域有黑狮子、棒狮子。集贤校理张希复言：“旧有狮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旧说，苏合香，狮子粪也。出《酉阳杂俎》。

犀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纒**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也。得真角一尺，刻以为鱼，而衔以入水，水常为开，方三尺，可得息气水中。以其角为叉导者，将煮毒药为汤，以此叉导搅之，皆生白沫，无复毒矣。出《抱朴子》。

杂 说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当其溺时，人赶不复移足。角之

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

后魏庄帝

后魏的时候，波斯国献来一头狮子，永安末年才送到京城。庄帝对待中李彧说：“朕听说老虎见了狮子必定会趴下，可以找来试一试。”于是就下诏给临近大山的郡和县，让他们捉老虎送来。巩县和山阳县一块送来两虎一豹，虎和豹见了狮子，全都闭上眼睛，不敢仰视。园中平常养了一头瞎眼熊，性情非常温顺。庄帝让人把熊弄来试一试。管山泽的官把瞎眼熊牵来，熊闻到狮子的气息，便吓得又蹦又跳地拽着锁链跑了。庄帝大笑。出自《伽蓝记》。

杂 说

佛教书中说：用狮子的筋做琴弦，一弹奏，其他的琴弦全都断了。西域有黑狮子、棒狮子。集贤校理张希复说：“以前有用狮子尾巴做的拂尘，夏季苍蝇和蚊子不敢落在那上面。”旧时有一种说法，说苏合香就是用狮子的粪便做的。出自《酉阳杂俎》。

犀

通天犀

通天犀的角，有一条像线一样的白色纹理。用这种犀角盛米，放到一群鸡当中。鸡想要啄米，一走近就吓跑了，所以南方人叫它“骇鸡”。得到一尺真正的通天犀角，把它刻成鱼，衔在嘴里潜入水中，水常常退开三尺见方的地方，人便可以在水中呼吸。用这种犀角做成叉子，把毒药煮成汤，用这叉子去搅动，都生白沫，汤药就不再有毒了。出自《抱朴子》。

杂 说

犀中被称作“通天”的一定怕影子，它经常喝污浊的水。当它撒尿

的时候，人们追赶它，它也不挪步。通天犀角的纹理，形状像各种东西。有的纹理不通，那是它的毛病。但是它的纹理

有倒插、正插、腰鼓。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断不通。故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段成式门下医人吴士皋常职于南海郡，见舶主说，本国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烂折，则不能起。犀角一名奴角。有鸕处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出《酉阳杂俎》。

象

白 象

后魏洛水桥南道东有白象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罗国所献，背设五采屏风、七宝坐床，容数十人，真是异物。常养于乘黄。象常曾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太后遂徙象于此坊。出《伽蓝记》。

阆州莫徭

阆州莫徭以樵采为事。常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余里，深入泽中。泽中有老象，卧而喘息，痛声甚苦。至其所，下于地。老象举足，足中有竹丁。莫徭晓其意，以腰绳系竹丁，为拔出。脓血五六升许。小象复鼻卷青艾，欲令塞疮。莫徭摘艾熟授，以次塞之，尽艾方满。久之，病象能起，东西行立，已而复卧。回顾小象，

有倒插、正插、腰鼓之分。所谓“倒插”，一半以下是纹理贯通的；所谓“正插”，一半以上是纹理贯通的；所谓“腰鼓”，是上下都通，中间隔断不通。所以波斯国称象牙是“白暗”，称犀角为“黑暗”。段成式门下有个医生叫吴士皋，他曾经在南海郡任职，他在那里听到一个船主说，本国人捕捉犀，先在山路上立上一些系猴用的木桩。犀的前脚是直的，常常靠在木桩上休息，木桩折了，犀就起不来了。犀角又

叫“奴角”。有犄的地方就肯定有犀。犀的一个毛孔长三根毛。刘孝标说：“犀的角掉下来之后就自己埋起来，人们用假角把真角换掉。”出自《酉阳杂俎》。

象

白 象

后魏洛水桥南道东，有一座白象坊。白象是永平二年乾陀罗国献来的，象背上设有五彩屏风和七宝坐床，可容下几十个人，真是个不一般的东西。这头白象曾经和骏马放到一起饲养。白象常常毁坏房屋和墙壁，跑到外边去，遇上树就拔，遇到墙就推倒。百姓害怕，吓得东奔西跑。太后于是把白象迁到这座坊中单独饲养。出自《伽蓝记》。

阆州莫徭

阆州人莫徭以打柴为生。有一天他在江边割芦苇，突然来了一头大象，用鼻子把他卷到背上，走了一百多里，来到一个沼泽的深处。沼泽中有一头老象，趴在那里喘息，发出痛苦的声音。来到老象跟前，他下到地上。老象抬起一只脚，脚上扎了一个竹钉。莫徭明白它的意思，把腰绳系在竹钉上，为它拔了出来。大约淌出五六升脓血。小象又用鼻子卷来一些青艾，想要让他把伤口塞上。莫徭把艾叶摘下来用手仔细揉一揉，一点一点地往伤口里塞，艾叶用光，伤口正好塞满。过了好一会儿，病象能站起来了，往各个方向走了走，然后又趴下。它回头看看小象，

以鼻指山，呦呦有声。小象乃去。须臾，得一牙至。病象见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顷之，又将大牙。莫徭呼象为“将军”，言未食，患饥。象往折山栗数枝食之，乃饱，然后送人及牙还。行五十里，忽尔却转，人初不了其意，乃还取其遗刀。人得刀毕，送至本处，以头抵人，左右摇耳，久之乃去。

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直，至四十万。寻至他人肆，胡遽以苇席覆牙，他胡问：“是何宝，而辄见避？”主人除席

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见牙色动，私白主人，许酬百万，又以一万为主人介绍。佯各罢去。顷间，荷钱而至，本胡复争之云：“本买牙者，我也，长者参市，违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贯，我岂无耶？”往复交争，遂相殴击。所由白县，县以白府。府诘其由，胡初不肯以牙为宝。府君曰：“此牙会献天子。汝辈不言，亦终无益。”固靳，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龙，相踞而立，可绝为简。本国重此者，以为货，当值数十万万，得之为大商贾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并进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龙简。谓牙主曰：“汝貌贫贱，不可多受钱物。赐敕闾州，每年给五十千，尽而复取，以终其身。”出《广异记》。

华容庄象

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为用鼻子指着山，发出呦呦的声音。小象便离开了。不多时，小象取来一枚象牙。病象看到这枚象牙就大吼，意思好像是嫌这牙不好。小象又拿着象牙返回去，过了一会儿又取来一枚大象牙。莫徕称大象为“将军”，说自己没吃饭，饿了。象就到山上去，折来几枝山栗给他吃，于是他就吃饱了。然后象把他和象牙一并送回来。走了五十里，忽然又返回去，莫徕起先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是回去取他丢下的柴刀。他拿到柴刀之后，象把他送回原来的地方，用头顶他，左右摇动大耳朵，久久才离去。

那枚象牙特别大。他把它运到洪州，有一个经商的胡人要买，累累加价，加到四十万。不久又来到别人的店铺中，那胡人急忙用苇席把象牙盖上了。另一个胡人问：“是什么宝贝，立即就盖起来了？”莫徕把席子拿掉说：“只是一枚大象牙罢了。”这个胡人见了象牙，神色为之一动，私自对莫徕说，他愿意出一百万，还另加一万介绍费。两个胡人各自假装作罢离去了。不一会儿都拿着钱回来，前一个胡人争辩说：“本来买象牙的是我，你以长者身份强行买卖，违背公法。主人要是求千百贯钱，我难道没有吗？”翻来覆去地争辩，就互相打了起来。有关官吏报告给县里，县里又报告给府里。府里盘问这是为什么，那胡人起先不肯承认象牙是宝贝。府君说：“这枚象牙会献给天

子的，你们不说，也到底不会有什么好处。”府君好一顿奚落，胡人才说道：“这象牙里的纹理是两条龙形，互相立着腾空对峙，截开象牙，可以发现龙简。本国特别看重这东西，把它拿出来卖，能值几十万，得了它就成为大富商了。”洪州就把象牙、莫徕和两个胡人一块送进宫去。天后让人把象牙剖开，果然得到了龙简。天后对莫徕说：“你的相貌贫贱，不能多得钱物。我给阎州下诏书，每年给你五十千，用完了再去取，供你一辈子。”出自《广异记》。

华容庄象

上元年间，华容县有一头大象，它走进村里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躺下了。它的一只脚上扎了一根木刺，这家的主人将它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培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出《朝野僉载》。

安南猎者

安南人以射猎为业，每药附箭镞，射鸟兽，中者必毙。开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树下。忽有物触之，惊起，见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为将军。祝之而拜。象以鼻卷人上背，复取其弓矢药筒等以授之。因尔遂骑行百余里，入邃谷，至平石。迥望十里许，两崖悉是大树，围如巨屋，森然隐天。象至平石，战惧，且行且望。经六七里，往倚大树，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缘树上。象于树下望之。可上二十余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导令复上。人知其意，径上六十丈。象视毕走去。其人夜宿树上。至明，见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见巨兽，高十余丈，毛色正黑。须臾清朗，昨所见大象，领凡象百余头，循山而来，伏于其前。巨兽躐食二象，食毕，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药矢端，极力射之，累中二矢。兽视矢吼奋，声震林木。人亦大呼引兽。兽来寻人，人附树，会其开口，又当口中射之。兽吼而自掷，久之方死。

俄见大象从平石入，一步一望。至兽所，审其已死，以头触之，仰天大吼。顷间，群象五六百辈，云萃吼叫，声彻

拔出来。木刺拔出后，象就趴在地上，让人骑上去，驮他来到深山，用鼻子刨土，挖出几十枚象牙报答这家主人。出自《朝野僉载》。

安南猎者

安南有一个人以打猎为生。他常常把毒药敷到箭头上，射杀鸟兽，中箭的必死无疑。开元年间，这个人曾经有一天走进深山，在一棵树下打瞌睡。忽然有个东西撞了他一下，他吓得爬起来看，原来是一头白象。个头比一般象大一倍，安南人称它为将军。猎人看到大象，边祷告边下拜。白象用鼻子把他卷到背上，又把他的弓箭、药筒全都卷起来交给他。然后就载着他奔走一百多里，走进深谷，来到一块平石前。远望十里左右，两边的山崖上全是大树，围起来像巨大的房屋，又高又密，遮天蔽日。白象走到大平石，很害怕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张望。走过六七里，白象走到一棵大树下靠在那里，把鼻子仰起来拂弄那人。那人领悟了它的意思，就带着弓箭、药筒往树上爬。象在树下望着他。他爬了二十多丈高，想要停止，象鼻子直指上方，意思是让他再往上爬。他知道它的意思，一直爬到六十丈高处。象看了看就走了。这个人夜间住在树上。到了天明，看到树下平石上有两束目光。过了很久，才看清是一头巨兽，十几丈高，一身黑毛。不一会儿天色晴朗了，他看见昨天那头大白象领着一百多头普通象顺着山走来，趴伏在那巨兽的面前。巨兽起来吃了两头大象，吃完了，兽和象各自退去。树上的人这才知道白象的用意，是让他射杀巨兽。于是他就在箭头上敷了毒药，极力射下来，连连射中两箭。巨兽看看身上的箭，大怒狂吼，声震山谷树林。树上的人也大喊大叫吸引巨兽的注意力。兽来找人，那人附在树上，等那兽张开大口，就又向口中射了一箭。巨兽吼叫着摔下去，挣扎了很久才死。

不久就见大象从平石走来，一步一望。到巨兽跟前，见它已死，用头碰它，仰天大叫。顷刻间，五六百头大象云集欢呼，声传

数十里。大象来至树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树，上其背，象载人前行，群象从之。寻至一所，植木如陇，大象以鼻揭楂，群象皆揭。日旰而尽，中有象牙数万枚。象载人行，数十步内，必披一

枝，盖示其路。讫，寻至昨寐之处，下人于地，再拜而去。其人归白都护，都护发使随之，得牙数万。岭表牙为之贱。使人至平石所，巨兽但余骨存。都护取一节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来去。出《广异记》。

淮南猎者

张景伯之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猎者，常逐兽山中，忽有群象来围猎者，令不得去。有大象至猎夫前，鼻绞猎夫，置之于背。猎夫刀仗坠者，象皆为取送还之。于是驮猎夫径入深山。群象送于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经大磐石，石际无他物，尽象之皮革，余血肉存焉。猎夫念曰：“得无于此啖我乎？”象负之且过。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树。象以背依树，猎夫因得登木焉。弓坠于地，象又鼻取，仰送之，猎夫深怪其故。象既送猎夫讫，因驰去。俄而有一青兽，自松树南细草中出。毳毛鬚鬚，爪牙可畏，其大如屋，电目雷音。来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顷，一次象自北而来，遥见猛兽，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惧战栗。兽见之喜，以手取之，投于空中。投已接取，犹未食啖。猎夫望之叹曰：

几十里。大白象来到树下，屈膝拜了两拜，用鼻子招呼那人下来。那人便从树上下来，爬到象背上，象载着他往前走，其他象跟在后面。不久来到一个地方，树木立如栅栏，大象及群象一齐用鼻子一层层揭去立木。天晚才揭尽，里面埋着几万枚象牙。大白象载着这个人走，几十步之内，一定要折断一根树枝，大概是在标示路线。结束之后，不多时来到昨天睡觉的地方，象把人放到地上，拜了两拜而去。那人回去向都护报告了此事，都护派人跟着他，找到了那几万枚象牙。岭南的象牙价格因此大大降低。都护派人到平石那儿去，巨兽只剩下骨头了。都护让人弄回来一节骨头，是十个人抬回来的。这块骨头上有一个孔，人可以从孔中走来走去。出自《广异记》。

淮南猎者

张景伯治理和州时，淮南大象很多。和州有个打猎的人，曾经在

山里追赶野兽，忽然有一群大象包围了他，使他不能离开。其中一头大象来到猎人跟前，用鼻子卷起猎人，把他放到自己背上。猎人的刀、杖掉在了地上，大象也都捡起来还给他。于是大象驮着猎人一直来到深山。群象送到山口就回去了。进到山里五十里，经过一块巨大的石头，石边没有别的东西，只看到不少死象的残皮断骨，有的还剩有血肉在上面。猎人想道：“莫非在这吃我吗？”大象驮着他走了过去。距离大磐石五十步，有一棵大松树。大象把背靠在松树上，猎人就能爬到树上去了。弓掉到地上，大象又用鼻子捡起来，仰着头送给他。猎人感到特别奇怪。大象把猎人送到树上之后，就奔驰而去。不一会儿有一个黑色的野兽，从松树南边的密草中走出来。这野兽的鬃毛竖起，张牙舞爪，很是可怕，它的身体大如房屋，目如电光，声如雷霆。它来到磐石上停下，好像在等待什么。过了一会儿，一头大象从北边走来，它远远望见猛兽，趴伏着用膝盖走路。走到磐石旁的时候，它害怕得发抖。猛兽见了很高兴，伸手把它抓起，抛向空中。抛完了又伸手接住，还不马上吃它。猎人望着它感叹地想：

“畜兽之愚，犹请救于人。向来将予于山，欲予毙此兽也。予善其意，曷可不救？”于是引满，纵毒箭射之，洞其左腋。兽既中箭，来趋猎夫，又迎射贯心，兽踣焉，宛转而死。小象乃驰还，俄而诸象二百余头，来至树下，皆长跪，展转猎夫下。前所负象，又以背承之，负之出山，诸象围绕喧号。将猎夫至一处，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凡三百余茎，以示猎夫。又负之至所遇处，象又皆跪，谢恩而去。猎夫乃取其牙，货得钱数万。出《纪闻》。

蒋 武

宝历中，有蒋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伟壮，胆气豪勇。独处山岩，唯求猎射而已。善于蹶张，每赍弓挟矢，遇熊黑虎豹，靡不应弦而毙。剖视其镞，皆一一贯心焉。忽有物叩门，甚急速。武隔扉而窥之，见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诘曰：“与象叩吾门，何也？”猩猩曰：“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请话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余里，有嵌空之大岩穴，中有巴蛇，长数百尺，电光而闪其目，剑刃而利其牙。象之经过，咸被

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今知山客善射，愿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众各思报恩矣。”其象乃跪地，洒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许行，便请挟矢而登。”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见双目，在其岩下，光射数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张端矢，一发而中其目，象乃

“畜兽虽愚蠢，还能向人求救。象刚才把我弄进山来，是想让我打死此兽。我认为它的心是好的，怎么能不救它呢？”于是他拉满弓，放出毒箭射那猛兽，射进它的左腋。猛兽中箭之后便向猎人扑来，猎人迎着它射出一箭，箭穿进它的心脏，猛兽便倒下了，挣扎了半天才死。小象就跑了回来，不一会儿便有二百多头象来到树下，都跪下，匍匐在猎人下边。先前驮他的那头象，又用背接他下来，驮着他走出深山，群象围绕着他喧叫。它们把猎人送到一个地方，用鼻子挖开土丘，露出藏在这里的象牙。一共有三百多枚，给猎人看。然后又驮着猎人回到遇到他的地方，大象们又全都跪下，谢恩而去。猎人就取回那些象牙，卖了好几万文钱。出自《纪闻》。

蒋 武

宝历年间，有一个叫蒋武的人，是循州河源县人。他魁梧健壮，胆气过人，非常豪迈英勇。独处于山岩之中，只是为了射猎而已。他善于用脚踏弩张弓射箭，常常带着弓和箭，遇到熊、黑、虎、豹，没有不应弦而死的。剖开野兽躯体看箭头，都是射中心脏。忽然有一天，有什么东西敲门，特别急促。蒋武隔着门看了看，见一个猩猩骑着一头白象。蒋武知道猩猩会说话，就问道：“你和象敲我的门，想干什么？”猩猩说：“大象有难，知道我能说话，所以驮着我来投奔你。”蒋武说：“你有什么苦难，请说清来由。”猩猩说：“这座山以南二百多里，有一个很空很大的山洞，洞中有一条大巴蛇长几百尺，目光如电，牙利似剑。凡是经过这里的象，全被它吞吃了。先后被吃的已有几百头，没有办法躲避藏匿。现在知道你擅长射箭，希望你拿毒箭射死它。除去此患，众象就会想办法报答你的恩情。”那头象便跑到地上，洒泪如雨。猩猩说：“你如果答应前往，就请带着弓箭骑到象背上。”蒋武被它的话感动了，在箭头上淬了毒就骑了上去。到那

一看，果然看到了双目，在那岩洞下，光射几百步。猩猩说：“这就是那蛇的眼睛。”蒋武大怒，用脚踏弩，开弓射箭，一发而射中蛇眼，大象就

负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殒，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于是有十象，以长鼻各卷其红牙一枝，跪献于武。武受之，猩猩亦辞而去。遂以前象负其牙而归。武乃大有资产。出《传奇》。

杂 说

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出《朝野金载》。

龙象，六十岁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咸亨二年，周澄国遣使上表言：“诃伽国有白象，口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贞白言：“夏月合药，宜置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尤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则下，潜刺杀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古训言：“象孕五岁始生。”出《酉阳杂俎》。

环王国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余。牝者牙才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则环守。牝象死，共挖地埋之，号吼移时

驮着他奔逃躲避。顷刻间，洞中好像雷鸣，蛇跳出洞来，曲折前行，或藏或跳。几里之内，林木草芥有如大火烧过。到天黑蛇死了，才到洞穴去看，象骨、象牙堆积如山。于是有十头象，用长鼻子各自卷起那红色象牙一枚，跪献给蒋武。蒋武收下了，猩猩也辞别而去。于是蒋武骑着先前那头象驮着象牙回到家中。蒋武从此就发了大财。出自《传奇》。

杂 说

安南有一种象，能默默地识别人的是非曲直。它山中往来，遇有人与人争斗，有理的就放他过去；负心的就用鼻子卷起来，抛到空中几丈高，再用牙接住，当时就摔碎了，没有敢争逐的。出自《朝野金载》。

龙象，长到六十岁，骨骼才发育齐全。现在荆地的象，色黑，两颗牙，就是江猪。咸亨二年，周澄国派人向皇帝上表章说：“诃伽国有一种白象，口中垂着四枚牙，身上长着五条腿。这种象所在的地方一定丰产。用水洗象牙，喝了病就能痊愈。请求皇上发兵去迎取这种白象。”这种象的胆，随着四时的变化，轮流在四条腿上：春天在前左腿，夏天在前右腿，好像不会在固定的位置。它的鼻子尖上有小爪，可以拾起针来。它的肉有十二种，只有鼻子是它的本肉。陶贞白说：“夏天配药，应该把象牙放在药物旁边。”南方人说：“象特别害怕听见狗叫。猎人带着干粮爬到大树上去，搭一个熊窝在里边等候观察，有象群经过，就发出狗叫声。象就全都举起鼻子吼叫，巡视守卫这里不再离去。有的一直守五六天。这样，它们就会困倒。人就下来，悄悄把它们杀死。象的耳穴像鼓皮那么薄，一刺就死。象胸前的小横骨，烧成灰用酒冲服，能使人在水里漂浮不下沉。吃了象肉，让人增加体重。”古语说：“大象怀孕五年才生产。”出自《酉阳杂俎》。

环王国的野象成群结队。一头公象管着三十多头母象。母象的牙才二尺长，轮流向公象供给水草，公象休息时，母象们就围成一圈守卫它。母象死了，众象一起挖坑埋葬它，吼叫一会儿

方散。又国人养驯者，可令代樵。出《酉阳杂俎》。

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种，象胆不附肝，随月转在诸肉。楚越之间，象皆青黑。唯西方拂林大食国即多白象。刘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楼前入舞象。曲动乐作，优倡引入。象以金羁络首，锦绣垂身，随拍腾蹠，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即天宝中舞马之类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国进驯象三头，当殿引

对，亦能拜舞，后放还本国。出《岭表录异》。

杂兽

萧志忠

唐中书令萧志忠，景云元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置罗。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疟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悉窣有人声，初以为盗贼将至，则匍匐伏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被豹鞞，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猎。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才散开。本国人驯养的大象，可以让它替人打柴。出自《酉阳杂俎》。

广州所属的潮州、循州，野象很多，象牙短小，而且是红色的，最适合用来做笏板。潮、循人有的捉到了象，争抢着吃它的鼻子，说象鼻子又肥又脆，尤其适合用来做烤肉。有人说：象肉有十二种，象胆不附着在肝上，随着月份的变化转附在各种肉上。楚、越一带，象都是青黑色的。只有西方的獬林国、大食国多白象。刘恂有位亲表，曾经奉使云南。那地方的豪门望族，各家都养大象，让它驮着重物走远道，就像中原养牛养马一样。当地的国王在百花楼宴请汉使，楼前进来一些跳舞的象。音乐一响，演员把大象领进来。大象的头上套着金光闪闪的笼头，身上披挂着锦绣的饰具，随着节拍踏步，摆头摇尾，全合乎节奏，就像天宝年间舞马那样。唐朝乾符四年，占城国献来三头驯养的象，在皇宫大殿前当面试验，也能参拜、起舞。后来又把它们放还到本国去了。出自《岭表录异》。

杂兽

萧志忠

唐朝中书令萧志忠，景云元年时担任晋州刺史。他将在冬祭腊月初八出外打猎，在山中大张罗网。头一天，有一个樵夫在霍山砍柴，忽然发病不能回家，就住进一个山洞里，痛得一直呻吟，不能睡觉。夜色将尽，他似乎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一开始他以为盗贼要来了，就趴在树丛中。当时山中的月光很亮，他看到一个人身高一丈多，鼻子上有三只角，身披豹皮，目光如电，对着山谷长声吼叫。不一会儿，虎兕鹿猪，狐兔雉雁，各种鸟兽都来了，共同围绕成一个百步左右的圈。这个巨人便宣布说：“我是玄冥使者，奉北帝的命令。明天是腊月初八，萧使君顺应时令应当来打猎。你们将有若干应该死于弓箭，有若干应该死于标枪，有若干应该死于罗网，有若干应该死于棍棒，有若干应该被

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泊老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即实以分。然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杀汝辈，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毕矣。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时薪者疾亦少间，随往覘之。

既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寝。惊起，见使者曰：“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腊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请。黄冠曰：“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既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己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有二狐自称：“多媚，能取之。河东县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绛州卢司户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

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乃吟曰：“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更将斑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久居于此，将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

人知仆曾居于此

猎狗咬死，有若干应该被鹰抓死。”说完，群兽都趴在地上颤抖，像请求饶命的样子。老虎和老麋鹿，都屈膝脆向巨人说：“按照我们的命运，则是应该的。但是萧公是个仁义之人，并不是诚心要残害生物，来赶时令罢了。如果稍有点原因，他也就停止了。使者难道没有办法救我们吗？”使者说：“不是我想要杀你们，我现在只是按照北帝的命令宣布你们的刑名，我作为使者的任务就完成了。从现在起，任你们自己想办法。但是我听说东谷里的严四兄善于谋略，你们可以到他那请求。”群兽全都跳跃欢呼。使者就向东走去，群兽全都跟在后面。这时打柴人的病痛也略有好转，便也跟着去偷偷看热闹。

到了东谷，有几间茅屋，屋里有一个戴黄帽子的人，木架上挂着虎皮，正在熟睡。这人被惊醒，见到使者便说：“分别很久，常常想念你。今天你到这儿来，大概是给群生分配腊日冬祭的刑名吧？”使者说：“正像你所说的。但是他们都向四兄求救，四兄应该为他们想个办法。”老虎和老麋鹿立即跪倒哀求。戴黄帽子的人说：“萧使君每次指使手下人做事时，一定体恤他们的饥寒。如果祈求滕六下雪，巽二起风，他就不能出去打猎了。我昨天收到滕六的信，知道他已经丧偶。又听说索泉家第五娘子是歌妓，因为妒忌被罢黜了。如果你们能求得美人献给他，立即就能下雪。另外，巽二好喝酒，你们如果能弄到好酒送给他，风也立即就到。”有两只狐狸自称：“很会讨好，能弄到美人 and 美酒。河东县尉崔知的三妹妹，美丽娇艳。绛州卢司户擅长酿酒，他妻子生孩子，一定有好酒。”两只狐狸说完这些话便走了。群兽发出一片欢呼声。

戴黄帽子的人就对使者说：“回想当年我含质生活在仙都，哪里能想到做了千年的野兽，心里总是抑郁烦闷。便写了一首《述怀》诗。”于是他吟诵道：“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更将斑髯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他又说：“然而我受贬谪的期限已满，再有十一天就要回紫府了。久居于此，忽然将别，心里也不无遗憾，因此在墙上题写几句，让后人知道我曾经在这儿住

矣。”乃书北壁曰：“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班革，六十甲子血食润。饮厕猿狖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时薪

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

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泊美酒瓶，各纳一囊中，以朱书一符，取水嚙之，二囊即飞去。薪者惧且为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出《玄怪录》。

过。”于是他在北墙上写道：“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班革，六十甲子血食润。饮厕猿狖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当时砍柴人因为一向懂得诗词歌赋，就在心中记住了。

一会儿，老狐狸背着美女回来了。美女才成年，用红袖子擦眼睛，妆残而更显得妖媚。另一只狐狸背来两瓶美酒，香气极浓烈。严四兄就把美女和美酒，各装到一个口袋里，用朱砂写了一道符，取来水一喷，两个口袋就飞走了。砍柴人怕被他们发现，就寻着原路回来了。天还没亮，风雪突然大作，刮了整整一天才停。萧使君便没有出去打猎。出自《玄怪录》。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兽九

狼

狼 狽 狼 冢 冀州刺史子 王 含

正平县村人 张某妻

熊

子 路 昇平入山人 黄 秀

狸

董仲舒 张 华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刘伯祖

吴兴田父 孙 乞 黄 审 留元寂 郑氏子

晋阳民家

独

费 秘 许钦明客 戏场独

狼

狼 狽

狼大如狗，苍色，作声诸窍皆沸。□中筋大如鸭卵，有犯盗者熏之，当令手挛缩。或言狼筋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两物。狽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狽”。出《酉阳杂俎》。

狼

狼 狽

狼的大小和狗差不多，苍黄色，发出声音的时候七窍都鼓动。它大腿根部有个筋疙瘩，像鸭蛋那么大，有犯偷盗罪的人，用狼筋熏他，能让他的双手痉挛收缩。有人说狼筋像编织的小口袋，是虫子做的。点狼粪的烟垂直地往上升，报告敌情的烽火用的就是它。有人说狼和狈是两种动物。狈的前腿极短，每次走路总是驾驭着两只狼，失去狼就不能动。所以世人说事情不顺利为“狼狈”。出自《酉阳杂俎》。

狼 冢

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有人曾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仍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狈也。出《酉阳杂俎》。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传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见贵人家宾从众盛。中有一女容色美丽。子悦而问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辄此狂妄。我幽州卢长史家娘子，夫主近亡，还京。君非州县之吏，何诘问顿剧？”子乃称父见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惊骇，稍稍相许。后数日野合。中路却还。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复诘问。然新妇对答有理，殊不疑之。其来人马且众，举家莫不忻悦。经三十余日。一夕，新妇马相蹶，连使婢等往视，遂自拒户。及晓，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见奴婢，至枋中，又不见马，心颇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应。令人坏窗门开之，有大白狼冲人走去，其子遇食略尽矣。出《广异记》。

王 含

太原王含者，为振武军都将。其母金氏，本胡人女，

狼 冢

临济郡西边有一个高大的狼坟。近代有人曾经独自在田野走路，遇上了几十头狼。那人窘迫着急，就爬到一个草垛上去。有两头狼，就钻到坟穴中，背出来一头老狼。老狼来了之后，用嘴从草垛往下拔了几根干草，群狼争抢着往下拔。草垛将要被它们拔倒的时候，遇上一位猎人救了他。他后来领人来挖开这个坟墓，捉到一百多头狼，全杀了。人们怀疑那头老狼就是狈。出自《酉阳杂俎》。

冀州刺史子

唐朝冀州刺史的儿子，讲故事的人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当初他父亲让他进京，请求改任官职。他在前往的路上，还没走出州境，看到一个富贵人家，宾客随从很多、很气派，其中有一位女子模样美丽。他高兴地上去打听，这一家很惊愕。一个老婢女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人，竟敢这么狂妄？这是幽州卢长史家的娘子，夫君近来亡故，这是要回京城去。你也不是州县的官吏，为什么盘问得这么急切？”刺史的儿子就说自己的父亲是冀州刺史，想向这位娘子求婚。对方一开始惊骇，渐渐就答应了。几天后在野外交合。小伙子不再进京，带着女人半路返回家中。刺史夫妻二人因疼爱儿子，不再盘问什么。而且新媳妇对答有理，根本没有怀疑她。她带来了许多人马，全家没有不高兴的。就这样过了三十多天。一天晚上，新媳妇的马互相踢踏，赶紧派奴婢们去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就自己关了门。等到天亮，刺史家的人到儿子房前没有看见奴婢，到马厩去又不见了马，心里很怀疑，就向刺史报告了。刺史夫妻就来到儿子房前喊儿子，儿子不应。让人砸开门窗进去看，有一头大白狼冲出人群夺路而逃，刺史的儿子已经被狼吃光了。出自《广异记》。

王 含

太原人王含是振武军都将。他的母亲金氏，原是胡人的女儿，善弓马，素以犷悍闻。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故北人皆惮其能而雅重之。后年七十余，以老病，遂独止一室。辟侍婢，不许辄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寝。往往发怒，过杖

其家人辈。后一夕，既扃其户，家人忽闻轧然之声。遂趋而视之，望见一狼，自室内开户而出。天未晓，而其狼自外还，入室又扃其门。家人甚惧，具白于含。是夕，于隙中潜窥，如家人言。含忧悸不自安。至晓，金氏召含，且令即市麋鹿。含熟以献，金氏曰：“吾所须生者耳。”于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尽。含益惧。家人辈或窃语其事，金氏闻之，色甚惭。是夕既扃门，家人又伺而覘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还。出《宣室志》。

正平县村人

唐永泰末，绛州正平县有村间老翁患疾数月，后不食十余日。至夜辄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诣田采桑者，为牡狼所逐，遑遽上树。树不甚高，狼乃立衔其衣裾。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额。狼顿卧，久之始去。村人平曙方得下树，因寻狼迹，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说始末。子省父额上斧痕，恐更伤人，因扼杀之，成一老狼。诣县自理，县不之罪。出《广异记》。

又其年，绛州他村有小儿，年二十许。因病后，颇失精

擅长骑马射箭，向来以犷悍闻名。她经常骑着健马，挎着弓箭，进入深山老林，猎取熊鹿狐兔，捕获的东西特别多。所以北方人都惧怕她的能力而敬重她。后来她七十多岁了，因为年老多病，就单独住在一个屋里。她打发走侍婢，不允许婢女靠近她。到了夜晚，就关着门睡觉。她常常发怒，责备打骂她的家人们。后来一天晚上，她已经关了门，家人忽然又听到她屋里“轧”的一声响。于是跑去看，望见一头狼，从屋里开门跑出来。天没亮，那狼又从外面回来了，进屋之后又关上门。家人非常害怕，详细地向王含说了。这天晚上，王含从门缝中偷看，见到的和家人说的一样。王含又担心又害怕。到了天亮，金氏把王含喊来，让他立即去买一头麋鹿来。王含把麋鹿做熟了献给她，金氏说：“我要的是生的！”于是又把一头生麋鹿送到她的面前，金氏立刻就把麋鹿吃光了。王含更加害怕。家人们有的偷偷地议论这件事，被金氏听见了，她面露羞愧之色。这天晚上反锁上门以后，家人们又等候在那里偷偷观察，见一头狼冲出房门跑掉了。从此就再也

没回来。出自《宣室志》。

正平县村人

唐朝永泰末年，绛州正平县有个村庄，村里有位老头得病几个月，后来十多天不吃东西。到了夜间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人们也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一天晚上，村里有一个人到田里采桑叶，被一头公狼追赶，他急忙爬到树上。树不是很高，狼就立起来咬住了那人的衣襟。那人于危急之中，用斧子砍它，正砍到它的额头上。它顿时就倒下去了，过了很久它才离去。那个村人天亮的时候才从树上下来，就寻找狼的血迹，一直寻到了那个老头家。村人进了屋，就喊老头的儿子，对他说了事情的始末。儿子查看了老头额上的斧痕，怕他再伤人，就把他掐死了，他父亲变成了一头老狼。儿子到县衙门自首，县里没有办他的罪。出自《广异记》。

同一年，绛州别村有少年，年龄二十岁左右。生病后，很没有精神，遂化为狼，窃食村中童儿甚众。失子者不知其故，但追寻无所。小儿恒为人佣作。后一日，从失儿家过，失儿父呼其名曰：“明可来我家作，当为置一盛饌。”因大笑曰：“我是何人，更为君家作也？男儿岂少异味耶！”失儿父怪其辞壮，遂诘问，答云：“天比使我食人。昨食一小儿，年五六岁，其肉至美。”失儿父视其口吻内有臊血。遂乱殴，化为狼而死。出《广异记》。

张某妻

晋州神山县民张某妻，忽梦一人衣黄褐衣，腰腹甚细，逼而淫之，两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饱。恒舐唇咬齿而怒，性益狼戾。居半岁，生二狼子，既生即走，其父急击杀之。妻遂病恍惚，岁余乃复。乡人谓之狼母。出《稽神录》。

熊

子 路

东土呼熊为子路。以物击树云：“子路可起。”于是便下，不呼则不动也。出《异苑》。

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出《酉阳杂俎》。

神，就变成了一头狼，偷吃了村里许多小孩。丢失孩子的人不知道原因，只是不见了孩子的下落。这个少年经常给人家做工。后来有一天，他从一个丢了孩子的人家门前过，那个丢孩子的父亲喊着他的名字说：“明天你到我家来做工，我给你准备一顿丰盛的饭。”他就大笑着说：“我是什么人，要到你家做工？男子汉大丈夫难道就缺一顿美味吗！”丢失孩子的父亲奇怪他说话如此强硬，就盘问他。他说：“老天爷接连让我吃人。昨天我吃了一个小男孩，年纪有五六岁，他的肉特别美。”丢孩子的父亲见他的嘴唇上还有肉渣和血迹。于是就一阵乱打，那少年变成一头狼死了。出自《广异记》。

张某妻

晋州神山县百姓张某的妻子，忽然梦见一个穿黄色粗布衣服的人，腰腹很细，威逼奸污了她，相交两次那人就走了。不久妇人就怀了孕。于是她开始喜欢吃生肉，常常遗憾自己没吃饱。她经常舔唇咬牙地发怒，性情变得凶狠狂戾。过了半年，她生了两个狼崽子，生下来就会跑，她丈夫急忙把狼崽子打死了。她也病得恍恍惚惚，一年多才康复。乡人因此叫她“狼母”。出自《稽神录》。

熊

子 路

东土一带把熊叫作“子路”。人们用东西敲着树说：“子路可以起来了。”于是熊就从树上下来，不叫它的名字，它就不下来。出自《异苑》。

熊胆，春天在脑袋里，夏天在肚子里，秋天在左脚里，冬天在右脚里。出自《酉阳杂俎》。

昇平入山人

晋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窅然深绝，内有数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入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栗，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以置此人前。此人饥久，于是冒死取啖之。既转相狎习。熊母每旦觅食果还，辄分此人，此人赖以延命。后熊子大，其母一一负将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意，便抱熊之足。于是跳出，遂得毋他。出《续搜神记》。

黄 秀

邵陵高平黄秀，以宋元嘉三年入山，经月不还。其儿根生寻觅，见秀蹲空树中，从头至腰，毛色如熊。问其何故，答曰：“天谪我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恻而归。逾年，伐山人见其形，尽为熊矣。出《异苑》。

狸

董仲舒

汉董仲舒尝下帷独咏。忽有客来，风姿音气，殊为不凡。与论五经，究其微奥。仲舒素不闻有此人，而疑其非常，乃谓之曰：“巢居却风，穴处知雨。卿非狐狸，即是老鼠。”客闻此言，色动形坏，化成老狸，蹶然而走。出《幽明录》。

昇平入山人

晋朝昇平年间，有一个人进山射鹿，忽然掉进一个洞穴里，洞穴很深，里边有几头熊崽子。不一会儿，有一头大熊进洞来，瞪着眼看这个人。这人以为它一定会咬死自己。过了好一会儿，大熊拿出收藏的山果栗子来，分给各个小熊。最后分了一份，放在那人跟前。这个人饿了好长时间了，于是就冒死拿过来吃了。以后就渐渐和熊亲近习

惯了。母熊每天早晨采回山果来，总是分一份给他。他便靠这个活了下来。后来小熊长大了，它们的母亲把它们一个一个背出去。小熊走光了，这人认为自己一定会死在洞中，绝对没有出路。不久母熊又回来了，进到洞里坐在那人身边。那人理解它的意思，就抱住熊的腿。于是就从洞里跳出来，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出自《续搜神记》。

黄 秀

邵陵郡高平县的黄秀，在南朝宋元嘉三年进山，一个多月没回来。他的儿子根生到处寻找，见他蹲在空树洞中，从头到腰，毛色像熊一样。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老天爷惩罚我把我变成这样，你自己回去吧。”根生哀痛到了极点，回家了。过了一年，伐木人见他全身都变成熊了。出自《异苑》。

狸

董仲舒

汉朝董仲舒曾经放下屋里的帷帐，独自一人诵读诗书。忽然有一位客人来，风姿音容气质很不平常。他与董仲舒谈论五经，很明白其中细微深奥的道理。董仲舒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怀疑他不是个正常人，就对他说：“巢居的怕风，穴居的知道雨。你若不是狐狸，就是老鼠。”客人听了这话，脸色难堪，变成一只老狐狸，急急忙忙地跑了。出自《幽明录》。

张 华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积年能为幻化。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为无不可。但张司空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书生不从，遂诣华。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

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此。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撷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则是狐狸。”书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请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疑于仆也。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御防甚严。

丰城令雷焕，博物士也，谓华曰：“闻魑魅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复能别，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则形见。燕昭王墓前华表，已当千年。”乃遣人伐之。使人既至，华表叹曰：“老狸自不自知，果误我事。”于华表空中，得青衣小儿，长二尺余。将还至洛阳，而变成枯木。燃之以照书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叹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出《集异记》。

张 华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在位时任司空。当时燕昭王墓前，有一只花狐狸，修炼了很多年，能随意变化。于是就变成一位书生，想去拜见张华。书生路过墓前的时候问华表说：“凭我的才貌，能不能见到张司空？”华表说：“你很聪明，没有不可以的事。但是张司空机智善断，恐怕很难笼络。你去一定会遭遇耻辱，恐怕不能回来，不但丧失你千年的修行，也可能会殃及我这老华表。”书生不听从，还是去拜见张华。张华见他还未成年，就有如此风度，脸色洁白如玉，举止大方，顾盼生姿，很看重他。于是二人开始谈论文章，书生辨别比较言辞形式和实质内容，都是张华从未听说过的。接着又讨论三史，探讨诸子百家。谈老庄哲学的深奥微妙，分析国风、雅颂的深刻内涵，包容“十圣”，贯通“三才”，规劝“八儒”，挑剔“五礼”。张华每每应答不及，思路迟滞，就叹道：“天下哪有少年如此博学的！如果不是鬼怪，就是狐狸。”书生就说：“张公应该尊重贤人容纳众人，赞美好的而同情无能的，为什么怕人家有学问？墨子讲兼爱，难道可以如此吗？”说完，就要走。张华已经派人守住门口，出不去。于是他又对

张华说：“张公派人在门口把守，肯定是对我产生怀疑了。这样做恐怕将要让天下贤能闭口不敢讲话；让智谋之士，望门而不敢进来。我真替你感到可惜啊！”张华不应声，继续让人严加防守。

丰城县令雷焕，是个知识渊博的人，他对张华说：“听说鬼怪怕狗，但狗只能辨别几百年的鬼怪罢了。千年的老妖精，就辨别不出来了，只有用千年的枯木点火照它，它才能现原形。燕昭王墓前的华表柱，已经千年以上了。”就派人去砍伐它。被派的人到了之后，华表叹道：“老狐狸没有自知之明，果然误了我的事！”在华表的木洞中，得到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小男孩，二尺多高。把这个小男孩带回到洛阳，它变成了一段枯木。燃烧这段枯木照那书生，果然是一只花狐狸。张华慨叹道：“这两样东西要是不遇上我，就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这千年之物不再会有了。”出自《集异记》。

山中孝子

晋海西公时，有一人母终，家贫无以葬，因移柩深山。于其侧作屐，昼夜不休。将暮，有一妇人抱儿来寄宿。转夜，孝子作屐不已。妇人求眠，于火边睡，乃是一狸抱一乌鸡。孝子因打杀，掷后坑中。明日，有男子来问：“细小昨行以寄宿，今为何在？”孝子云：“一狸，即已杀之。”男子曰：“君枉杀吾妇，何诬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视，狸已成妇人。男子因缚孝子赴官，应偿死，乃谓令曰：“此实妖魅，但出猎犬则可知。”魅复来催杀孝子。令因问猎事：“能别犬否？”答云：“性畏犬，亦不别也。”因放犬，便化为老狸，乃射杀之。视妇人，已复成狸矣。出《法苑珠林》。

淳于矜

晋太元中，瓦棺佛图前淳于矜年少洁白。送客至石头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访问。二情既洽，将入城北角，共尽忻好。便各分别，期更克集，将欲结为伉俪。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并在，当问我翁母。”矜便令女归，问其翁母，翁母亦愿许之。女因敕婢取银百斤，绢百匹，助矜成婚。经久，生两

儿。当作秘书监，明果驸马来召，车马导从，前后部鼓吹。经少日，有猎

山中孝子

晋朝海西公的时候，有一个人的母亲死了，家里很穷没有钱安葬，他就把母亲的灵柩移进深山。他在灵柩旁边做木底鞋，从早到晚都不闲着。天将黑的时候，有一位妇人抱着一个孩子来借宿。到了夜间，孝子不停地做木鞋。妇人要睡觉，就睡在火边，原来是一只狐狸抱着一只乌鸡。孝子就把它打死了，扔到了后边的一个坑里。第二天，有一位男子来问家眷的下落：“我的妻子和儿子昨天到这儿来投宿，现在他们在哪儿？”孝子说：“是一只狐狸，已经被我打死了。”男子说：“你枉杀了我的妻子，为什么还诬蔑她是狐狸？狐狸现在在哪儿？”孝子就和男子一块来到坑边，一看，狐狸居然已经变成了妇人。男子于是就把孝子绑起来去官府告状，县令判孝子偿命。孝子对县令说：“这确实是妖魅，只要放出猎狗来就可以知道了。”那妖魅又来催促县令快杀孝子。县令就问他打猎的事：“你能识别狗的好坏吗？”他说：“我生来怕狗，不能识别。”于是就把狗放了出来，他就变成一只老狐狸。于是就射死了他。再看那妇人，已经又变成死狐狸了。出自《法苑珠林》。

淳于矜

晋朝太元年间，瓦棺寺前的淳于矜，长得年轻白净。有一次他送客人到石头城南，遇见一位女子，模样很美。淳于矜很喜欢她，于是就上前搭话。两个人很投缘，一见钟情，淳于矜就把她领到城北角，偷情欢愉。便各自分别，约定好日子再相会，将来想结为夫妻。女子说：“能得到你这样的夫婿，就是死了也没什么遗憾。我兄弟多，父母都在，应该禀告父母才好。”淳于矜就让女子回家去询问父母的意见，父母也愿意把女儿许配给淳于矜。女子就让婢女们取来一百斤白银，一百匹绢，资助淳于矜办婚事。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生了两个儿子。淳于矜被授为秘书监，第二天便有骑马的侍吏来宣召进

京，前有引导的仪仗，后有随从的车马，前后都有鼓乐。走了没几天，有一个猎

者过，觅矜。将数十狗，径突入，咋妇及儿，并成狸。绢帛金银，并是草及死人骨。出《玄怪录》。

刘伯祖

晋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京师诏书每下，消息辄豫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买羊肝，于前切之，离随刀不见。两羊肝尽，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视者举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举箸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某月某日书当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惧，谓神曰：“今职在刺举，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绝无声。出《法苑珠林》。

吴兴田父

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归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往。父忧恐儿为所困，便自往。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积年不觉。后一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儿白父，父大怒。师便作声入，父即成一老狸，入床下。遂

人打此经过，寻找淳于矜。猎人领着十几条狗直接闯进来，狗咬死了淳于矜妻子和儿子，他们都变成了狐狸。那些绢帛金银，都是草和死人骨头。出自《玄怪录》。

刘伯祖

晋朝博陵人刘伯祖是河东太守。他卧室床顶的承尘帐幔上，有一

个神能说话。每次京城下发诏书，它总能预先告诉刘伯祖。刘伯祖问神要吃点什么东西，神说想吃羊肝。买来羊肝在神前切割，肉随刀不见了。两个羊肝吃光后，有一只老狐狸在桌案前出现。看到的人举刀就要砍，刘伯祖慌忙呵止，亲自把它送回到承尘帐幔上。不一会儿，神大笑说：“刚才吃羊肝吃醉了，忽然间露出原形，让府君看见了，很惭愧。”后来刘伯祖将要做司隶，神又提前告诉了他：“某月某日信应该送到。”到时候果然像神说的那样。等到刘伯祖进了司隶府，神也跟着住到承尘帐幔上，总是说官署里的事。刘伯祖很害怕，对神说：“现在我的职责是侦察检举，朝内左右的贵人听说有神在这里，会加害于我的。”神回答说：“如果府君担心，我应当离去。”从此便不再作声了。出自《法苑珠林》。

吴兴田父

吴兴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曾经见到他们的父亲边怒骂边追打他们。两个儿子回家就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问父亲，父亲大惊，知道是鬼怪干的，就让两个儿子用刀砍那鬼怪，鬼怪于是销声匿迹不来了。他们的父亲担心两个儿子被鬼怪困住，便亲自去看看。两个儿子以为他是鬼怪，就把他杀死，并埋了。这时候鬼怪又来了，变成他们父亲的模样。并且对家里说，两个儿子已经把妖怪杀了。很多年都没有发觉。后来一位法师路过他们家，对两个儿子说：“你们的父亲有很大的邪气。”两个儿子告诉了父亲，父亲特别生气。法师便大喝一声走进来，父亲立刻变成一只老狐狸，钻到床下去了。于是

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愤亦死。出《搜神记》。

孙 乞

乌伤县人孙乞，义熙中，赍文书到郡。达石亭，天雨日暮。顾见一女，戴青伞，年可十六七，姿容丰艳，通身紫衣。尔夕，电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杀。伞是荷叶。出《异苑》。

黄 审

句容县麋村民黄审于田中耕，有一妇人过其田，自畦上度，从东适而下复还。审初谓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审因问曰：“妇数从何来也？”妇人少住，但笑不言，便去。审愈疑之，预以长镰伺其还。未敢斫妇，但斫所随婢，妇化为狸走去，视婢，但狸尾耳。审追之不及。后人见此狸出坑头，掘之，无复尾焉。出《搜神记》。

留元寂

长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曾捕得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获一狸，方见五脏。三狸虽相包怀，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为怪，以皮挂于屋后。其夜，有群狸绕之号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无他。出《异苑》。

把它捉起来杀了。以前杀的那一个，才是他们真正的父亲。于是就重新戴孝治丧。一个儿子随后就自杀了，另一个儿子也由于忿懣，死去了。出自《搜神记》。

孙 乞

乌伤县人孙乞，义熙年间，到郡里去送文书。他走到一个石亭，这时天色已晚，而且下这雨，便住了下来。看见一位女子，打着黑伞，年纪有十六七岁，体态丰满，容色娇艳，全身穿着紫色衣服。这天夜里，雷雨大作电光照亮亭屋，他看清那女子原来是一只大狐狸。就抽刀杀了她。那把黑伞原来是一片荷叶。出自《异苑》。

黄 审

句容县麋村村民黄审在田中耕作，有一个妇人从他的田间走过，走在田埂上，从东边刚走下来又回去了。黄审开始以为她是人，见她日日如此，心里就非常奇怪。黄审于是问她说：“你屡次如此，是从哪来的？”妇人稍微停了停，只笑不说话，就离去了。黄审更怀疑了，准备了一把长镰等着她再来。他没敢砍妇人，只砍了跟随妇人的

婢女。妇人变成狐狸跑了。看婢女，只是一条狐狸尾巴而已。黄审去追那狐狸没追上，后来有人看见这狐狸在坑边出没，就去把它挖出来，果真没了尾巴。出自《搜神记》。

留元寂

长山县人留元寂，南朝宋元嘉十九年，曾经捉到一只狐狸，剖腹的时候得到一只狐狸，又剖腹，又剖出一只，然后才见到五脏。三只狐狸虽然是一个怀着一个，但是大小没有差别。留元寂不认为怪，把狐狸皮挂在屋后。那天夜里，有一群狐狸绕着狐狸皮号叫。第二天一看，几张狐狸皮不见了。留元寂家也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出自《异苑》。

郑氏子

近世有郑氏子者，寄居吴之重玄寺。暇日登阁，忽于阁上见妇人，容色甚美，因与结欢。妇人初不辞惮，自后恒至房，郑氏由是恶其本妻，不与居止。常自安处者数月，妇人恒在其所。后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诵，妇人遂不复来。郑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还寺，妇人又至，尼来复去。如是数四。后恒骂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诵。妇人忽谓郑曰：“曩来欲与君毕欢，恨以尼故，使某属厌。今辞君去矣，我只是阁楼狸二娘耳。”言讫不见。遂绝。出《广异记》。

晋阳民家

晋阳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种苇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长庆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林苇。里中尝有会宴，置余食于其舍。至明日，辄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贮缁帛于其室者，亦亡之。民窃异焉。后夜闻婴儿号者甚众，迫而听之，则阗然矣。明夕又闻，民惧且甚。后一日，乃语里中他民曰：“数多闻林中有婴儿号，吾度此地不当有婴儿，惧其怪耳。”即相与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穷，得一穴，中有缁帛食器。见野狸十余，有嘍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

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相愁状。民尽杀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出《宣室志》。

郑氏子

近代有个姓郑的男人，寄居在吴地的重玄寺。闲暇之日，他登上亭阁，忽然在阁上见到一位妇人，容色极美，于是他就和她结欢。那妇人根本不推辞不害怕。之后就总到他的房里来，姓郑的从此开始讨厌他的妻子，不跟妻子住在一起。他独自住在一个屋里几个月，那妇人一直在他的房里。后来他的妻子求一位操行高尚的尼姑到家里来念经，那妇人就不再来了。姓郑的大怒，骂道：“为什么叫这妖尼到家里来，让我的女人不来了？”尼姑如果回寺里去，那妇人就又来，尼姑来了，妇人就又离开。像这样反复好多次。后来姓郑的经常骂妻子，命令她不许再叫那个尼姑。妻子知道念经有效，就留尼姑常住在屋里，日夜念诵。妇人忽然对姓郑的说：“以前想和您好到底，可恨因为有尼姑在，让我感到厌恶。现在就离开您了，我只是阁头的狸二娘罢了。”说完就不见了。于是就再也没来过。出自《广异记》。

晋阳民家

晋阳以北，气候寒冷而少竹，所以居民们大多种芦苇，养育成林，用来代替南方的竹子。唐朝长庆初年，北都有一个人，他家地里种了大片的芦苇。街道上曾有宴会，把剩余的饭菜放在他家里。到了第二天，就不知这些饭菜到哪儿去了。他家屋里存放的一些丝织品也不见了。他心里很惊异。后来夜里听到有许多婴儿号哭，走近去听，就寂然无声了。第二天夜里又听到了，他更加害怕了。后一天，他就对街上的其他人说：“我多次听到芦苇丛里有婴儿号哭，我猜测这地方不该有婴儿，恐怕那是妖怪。”于是就共同割倒那片芦苇，清除那里的野草。割尽之后，发现一个洞穴，里边有丝织品和吃饭的用具。见到十几只野狐狸，有皱眉而低头的，有呻吟而仰头的，有眨着眼睛哺乳的，有仰面而蹲坐的，嗷嗷的像人发愁的样子。他把它们全杀了，从此村民们便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出自《宣室志》。

猬

费 秘

梁末，蜀人费秘刈麦，值暴风雨，隐于岩石间避雨。去家数里。遥望前路，有数十妇人，皆着红紫襦衣，歌吟而来。秘窃怪田野何因有一群彩衣妇女，心异之。渐近，寂然无声。去秘数步，乃各住立。少时，悉转背向秘。秘到边过看之，其面并无眉耳鼻口，唯垂乌毛而已。于是秘惊怖，心迷闷倒地。至一更，秘父怪不来，把火寻之。见秘卧在道旁，左侧有十刺猬，见火争散走。秘至其家，百余日而死。出《五行记》。

许钦明客

唐东都仁和坊有许钦明宅。尝有人于许氏厅事，冬夜燃火读书。假寐，闻虫鼠行声。密视，见一老母，通体白毛，上床就炉，炙肚搔痒。形容短小，不类于人。客惧，猝然发声大叫，妖物便扑落地，绝走而去。客以宅舍墙高，无从出入，乃一呼奴持火，院内寻索。于竹林中，见一大石。发石，得一白猬，便杀之。出《西京杂记》。

戏场猬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云：“二刺猬对打，既合节奏，又中章程。”时座中有将作李少监韞，亦云曾见。出《尚书故实》。

猬见虎，则跳入虎耳。出《酉阳杂俎》。

猬

费 秘

南朝梁末年，蜀地人费秘割麦子，赶上暴风雨，就躲在岩石间避雨。这里离家有好几里远。远远望见前边的路上，有几十个妇人，都

穿着红紫色的襦衫，唱着歌走来。费秘暗自奇怪这田野间怎么会有一群彩衣妇女，心里感到诧异。妇人们渐渐走近，却寂然无声。离费秘几步远的时候，就各自站住。稍过一会儿，她们都转过去，背对着费秘。费秘走到近前看，她们的脸上并没有眉耳鼻口，只是垂着一些黑毛。于是费秘非常害怕，心里一迷糊，就背过气倒在地上。到了一更天，费秘的父亲见他没回来，感到奇怪，就举着火把来找他。见他倒在路旁，左侧有十只刺猬，刺猬见了火把四散而逃。费秘回到家里，一百多天之后就死了。出自《五行记》。

许钦明客

唐朝东都仁和坊有座许钦明的旧宅。曾经有一个人在许钦明的厅堂里，冬夜点着火读书。刚一打盹，就听到像虫子、老鼠一类走路的声音。偷偷一看，看见一位老女人，一身白毛，上床凑近炉火，一边烤肚子一边挠痒痒。她的身材短小，不像人。读书人害怕了，突然大叫一声，妖物便扑落到地上，赶紧跑了。读书人因为宅院墙高，没有地方出入，就喊奴仆拿灯火来，在院子里寻找。在竹林中，找到一块大石头。搬开石头，捉到一只白毛刺猬，就把它杀了。出自《西京杂记》。

戏场猬

在过去，京城街道中有围观戏场的，有人问围观什么，就有人说：“两个刺猬对打，既合乎节奏，又能按照情节。”当时座中有一个将作少监李韞，也说曾经见过。出自《尚书故实》。

据说，刺猬见了老虎，就跳进老虎耳朵里。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兽十

麇

吴 唐 李 婴

獐

刘 懔

鹿

苍 鹿 科 藤 铜 环 鹿 马 紫 石

陆绍弟 唐玄宗 彭 世 鹿 娘 张盍跼

车 甲 嵩山老僧 王 祐 杂 说

兔

岚 州 杨 迈

麇

吴 唐

吴唐者，庐陵人也，少好射猎，矢不虚发。尝方春，将其子出猎，乃值一麇，将麇戏焉。麇觉有人气，引麇潜去。麇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麇惊还悲鸣。唐乃置麇净地，自藏草中。麇来俯舐顿伏，唐又射之，应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麇，张弩之间，箭忽自发，激中其子。唐即

麇

吴 唐

吴唐是庐陵人，年轻的时候爱好打猎，箭无虚发。他曾经在刚到

春季的时候，带着儿子一块儿出去打猎，正好碰上一头麀鹿和一头幼鹿在嬉戏玩耍。麀鹿发觉有人的气味，就领着幼鹿藏了起来。幼鹿不知道害怕，就向前走近了吴唐，吴唐把它射死了。麀鹿惊恐地跑回来，发出悲惨的叫声。吴唐就把死了的幼鹿放在干净的地方，自己藏到了草丛里。麀鹿过来俯首舔幼鹿跌倒了，吴唐又射麀鹿，麀鹿也应弦倒了下去。接着他又看到一头麀鹿，拉弓的时候，箭忽然自己射出去了，射中了自己的儿子。吴唐立即

投弓抱子，抚膺而哭。忽闻空中呼曰：“吴唐，麀之爱子，与汝何异！”惊视左右，虎从旁出，遥前，搏折其臂。还家一宿而卒。出《宣室志》。

李 婴

有李婴者，与弟缙 皆善用弩。曾射得一麀，解其四脚，悬置树间，剖以为炙，列于火上。方欲共食，忽见山下有一神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悉敛肉及皮骨，并列火上者于囊中，径还山去。婴与弟缙 惊骇，莫知所措。亦竟无他焉。出《鄱陟记》。

獐

刘 傖

青州有刘傖者，元嘉初，射得一獐。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俄而前走。傖怪而拔其塞草，须臾还卧。如此三焉。傖密录此种，以求其类，理创多验。出《述异记》。

鹿

苍 鹿

鹿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汉成帝

时，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视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为脯，食之，寿至二千岁。”余干县有白鹿，土人传千

扔下弓，抱起儿子，拍着胸膛恸哭。忽然听到空中有喊声说：“吴唐，麀鹿爱它的孩子，和你爱你的儿子有什么两样！”他吃惊地往左右看，一头老虎从旁边跳出来，远远地扑上前，跟他搏斗，折断了他的胳膊。吴唐回到家一晚上就死了。出自《宣室志》。

李 婴

有一个叫李婴的人，和他的弟弟李缙，都擅长用弩射猎。有一次他们射到一头麀鹿，就割下鹿的四条腿，悬挂在树木之间，割下来摆在火上炙烤。正要一起吃的时候，忽然看到山下有一个三丈多高的神人，迈着大步走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口袋。来到之后，把麀鹿的肉、皮、骨头，以及摆在火上的肉全部收进口袋里，径直走下山去。李婴和李缙非常惊惧，不知该怎么办。但也没发生别的事。出自《酆陟记》。

獐

刘 慆

青州有一个叫刘慆的人，元嘉初年的时候，射到一头獐子。剖开肚子，用草塞上，这獐子居然挣扎着站了起来，顷刻之间就能往前走。刘慆感到奇怪，掏出塞在里面的草，它立刻就又躺下了。如此多次。刘慆暗自记下这草的种类，去寻找同样的草，用来治伤口，很有效。出自《述异记》。

鹿

苍 鹿

鹿活千年变成苍鹿，苍鹿再活五百年变成白鹿，白鹿再活五百年

变成黑鹿。汉成帝的时候，中山有人捕到一头黑鹿，煮熟了看它的骨头，全是黑色的。仙方上记载：“把黑鹿加工成肉干，吃了可活到两千岁。”余干县有一头白鹿，当地人传说它已经一千

岁矣。晋成帝遣人捕得，有铜牌镌字在角后，云：“宝鼎二年，临江所献苍鹿。”出《述异记》。

科 藤

合浦康头山有一鹿，额上戴科藤一枚，四条直上，各一丈许。出《交州记》。

雷郡有鹿，腥无味，不可食。俗云：海鱼所化。郡人尝见鱼首而身为鹿者，斯信矣。与鹰鸠雀雉之化奚异哉！出《投荒杂录》。

铜 环

胡向为虢州时，猎人杀一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贯铜环，环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识。

鹿 马

洮阳县东有华山，去县九十里。回跨峙堞，峰岭参差。昔有人因猎，见二鹿。其一者霜毛纯素，照耀山谷；一者五彩成文，灿烂曜日。猎人惊其奇异而不射。前行数里，见二人诃责云：“使君何来，不见二马耶？”答云：“唯见双鹿。”曰：“吾为虞帝所使，至衡山，与安丘道士相闻。君所见鹿，是吾马也。”出《录异记》。

紫 石

晋安有东山樵人陈氏，恒见山中有紫光烛天。伺之久，乃见一大鹿，光自口出。设置捕而获之，剖其腹，得一紫石，圆莹如珠。因宝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孙，奢侈好

岁了。晋成帝派人捉到它，它的角后有一块刻字的铜牌，上面写

着：“宝鼎二年，临江所献苍鹿。”出自《述异记》。

科 藤

合浦的康头山上有一头鹿，额头上戴着一棵科藤，四根枝条直伸向上方，各有一丈多长。出自《交州记》。

雷郡有一种鹿，一身腥味，肉不能吃。一般人都说：是海里的鱼变的。郡里有人曾经见过鱼头鹿身的动物，这才相信了。和鹰、鸠、雀、雉的变化有什么不同呢！出自《投荒杂录》。

铜 环

胡向治理虢州的时候，有一个猎人捕杀了一头鹿。重一百八十斤，蹄子上边拴着一个铜环，铜环上有篆字，知识渊博的人也不认识。

鹿 马

洮阳县东边是华山，离县九十里远。华山的峰岭高低起伏，连绵不断。从前有一个人进山打猎，看到两头鹿。其中一头是纯白色的，照耀山谷；另一头有五彩花纹，灿灿发光。猎人感到奇异，就没有射这两头鹿。往前走了几里，遇见两人呵斥道：“您从什么地方来，没看到两匹马吗？”猎人回答说：“只见到两头鹿。”那两个人说：“我们受虞帝派遣，到衡山去，和安丘道士相见。您看到的鹿，就是我们的马。”出自《录异记》。

紫 石

晋安县东山有一个樵夫姓陈，经常见到山中有一束紫光照耀天空。他在那儿守候了好久，看见一头很大的鹿，光是从鹿的口中发出来的。他便设下机关捕到了它，剖开它的肚子，得到一块紫色石头，又圆又莹润，像珍珠一样。于是就把它当成宝贝珍藏起来，他家从此就富裕了。到了他的孙子辈，奢侈放纵喜欢

酒，醉而玩其珠，以为石何神，因击碎之。家自是贫矣。出《稽神录》。

陆绍弟

唐虞部郎中陆绍弟为卢氏县尉，掌时猎。遇鹿五六头临涧，见人不惊，毛斑如画。陆怪猎人不射，问之，猎者言：“此是仙鹿也，射之不能伤，且复不利。”陆不信，强之。猎者不得已，一发矢，鹿带箭而去。及返，射者坠崖，折左足。出《酉阳杂俎》。

唐玄宗

开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驾至咸阳原，有大鹿兴于前。翬然其躯，颇异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发而中。及驾还，乃敕厨吏炙其□已进，而尚食具熟俎献。时张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赐之，果谢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岁矣，陛下幸问臣。”上笑曰：“此一兽耳，何遂言其千岁耶？”果曰：“昔汉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从臣有生获此鹿而献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寿将千岁。今既生获，不如活之。’会武帝尚神仙，由是纳臣之奏。”上曰：“先生给矣！且汉元狩五年，及今八百岁。其鹿长寿，岂历八百岁而不为畋所获乎？况苑囿内麋鹿亦多，今所获何妨为他鹿乎？”果曰：“曩时武帝既获此鹿，将舍去之。且命东方朔以炼铜为牌，刻成文字，以识其年，系于左角下。愿得验

喝酒，喝醉的时候玩弄那颗珠子，认为一块石头能有什么神奇，就把它敲碎了。他家从此就变贫穷了。出自《稽神录》。

陆绍弟

唐朝虞部郎中陆绍的弟弟是卢氏县的县尉，主管按时令打猎。遇到五六头鹿在山涧旁边，见了人也不害怕，毛色斑点像画一样美。陆县尉责问猎人为什么不射，猎人说：“这是仙鹿，射也射不伤它，而

且还对自己不利。”陆县尉不信，硬让猎人射。猎人不得已，一放箭，鹿就带着箭跑了。等到往回走的时候，射鹿的那个猎人掉到崖下，摔断了左腿。出自《酉阳杂俎》。

唐玄宗

开元二十三年秋天，唐玄宗到近郊打猎。车马到达咸阳原野，有一头大鹿出现在面前。这头鹿身躯很是壮大，和一般的鹿很不一样。皇上让人用箭射它，一箭就射中了。等到回到宫中，令厨吏把鹿大腿烤好了送进来，尚食宫做熟后用盛器端上来。当时张果老先生侍立在旁。皇上让张果坐到前边来，把鹿肉赐给他，张果谢恩之后便吃起来。吃完之后，便奏道：“皇上认为这头鹿怎么样呢？”皇上说：“我只知道它是鹿，也不知道它怎么样。”张果说：“这头鹿的年龄将近一千岁了。有幸皇上问到我。”皇上笑着说：“这只是一头野兽罢了，怎么就能说它一千年了呢？”张果说：“以前，汉朝元狩五年秋天，臣子侍奉汉武帝在上林打猎。有一个从臣活捉了这头鹿献上来。汉武帝把它给臣子们看，有一个臣子奏道：‘这是一头仙鹿，活了将近一千年了。现在既然是活捉，不如放了它。’因为汉武帝崇尚神仙，因此采纳了那个臣子的奏请。”皇上说：“先生撒谎了！汉朝元狩五年到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这头鹿长寿，难道经历八百年而没被猎获？况且苑囿里有很多鹿，今天猎到的这一头，怎么就不是普通的鹿呢？”张果说：“以前汉武帝得到这头鹿之后，将要放它。就让东方朔用纯铜做了一个牌子刻上文字，记上年月日，系在鹿左角上边。希望查验

之，庶表臣之不诬也。”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诏内臣高力士验之。凡食顷，曾无所见。上笑曰：“先生果谬矣！左角之下，铜牌安在？”果曰：“臣请自索之。”即顾左右，命铁钳，钳出一小牌，实铜制者，可二寸许。盖以年月悠久，为毛革蒙蔽，始不见耳。持以进，上命磨莹视之，其文字刳弊，不可识矣。

上于是信果之不谬。又问果曰：“汉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编何事？吾将征诸记传，先生第为我言之。”果曰：“是岁岁次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用习水战，因蒐狩以顺礼焉。迨今甲戌岁，八百五十

二年。”上即命按《汉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开，其甲子亦无差。上顾谓力士曰：“异乎哉！张果能言汉武时事，真所谓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彭 世

鄱阳乐安彭世，晋咸康中，以猎射为业。每入山，与子俱行。后忽蹶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跃而去。其子终身不复弋猎。至孙却习其事，曾射一鹿，两角间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名字及乡居年月焉，睹之悔懊，自此永断射猎。出《异苑》。

鹿 娘

常州江阴县东北石筏山者。梁时有伐材人入此山，见有麀鹿产，仍闻小儿啼声。往视，见产一女子，因收取养之。及长，乃令出家为道士，时人谓之“鹿娘”。梁武帝为置观，名为“圣观”。出《洽闻记》。

一下，就能证明臣没说错。”皇上立即就让人把鹿头放到前边，让内臣高力士查验。一顿饭都要吃完了，竟然没看到什么。皇上笑着说：“先生果然错了！左角之下，铜牌在哪？”张果说：“请让我亲自找找看。”于是他看了看左右，让人拿来一把铁钳，钳出来一块小牌，确实是铜做的，有二寸来长。大概因为年月久远，被毛革蒙蔽着，才看不见了。张果把它献给皇上，皇上让人把它磨光了看，那上面的文字磨损严重，辨认不出来了。

皇上于是便相信张果没说错。皇上又问张果说：“汉朝元狩五年按甲子纪年是什么干支次序呢？历史上有什么大事？我要到记传里去查证，你只管对我讲。”张果说：“那一年是癸亥年，汉武帝开始挖昆明池，用来习演水战，因而打猎以顺应礼仪。到今年是甲戌年，共八百五十二年。”皇上立即命人查阅《汉史》，那昆明池，果然是元狩五年开挖的，年月也没错。皇上看看高力士说：“奇怪呀！张果能说出汉武帝那时候的事来，真是所说的至人了。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出自《宣室志》。

彭 世

鄱阳乐安有个叫彭世的人，晋咸康年间，以打猎为业。每次进山，他都带着儿子一块去。后来有一次彭世忽然僵仆跌倒，变成一头鹿，跳跃着跑了。他的儿子终身不再打猎了。到了他的孙子却又做起打猎的事来，曾经射死一头鹿，鹿的两角之间有道家的七星符，还有彭世的名字以及籍贯、出生年月等等。孙子看了非常懊悔，从此就永不射猎了。出自《异苑》。

鹿 娘

常州江阴县东北有座石筏山。南朝梁时，有一个打柴的人进入此山，看到有一头母鹿生产，接着听到小孩的啼哭声。他走过去看，见母鹿生下的是一个女孩，于是他就抱回家养。等到女孩长大，就让她出家当了道士，当时人叫她“鹿娘”。梁武帝为她建起一座道观，名叫“圣观”。出自《洽闻记》。

张盭跼

昔张盭跼、甯成二人，并出家于蜀云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黄练单衣，葛巾，到其前曰：“劳乎道士！”因以镜照之，见是一鹿。遂责问之曰：“汝草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言讫，化成老鹿而走去。出《抱朴子》。

车 甲

陶潜《搜神记》曰：有一士人姓车，是淮南人。天雨，舍中独坐。忽有二年少女来就之，着紫纈襦，立其床前，共语笑。车疑之：天雨如此，女人从外来，而衣服何不沾湿？必是异物。其壁上先挂一铜镜，径数寸。回顾镜中，有二鹿在床前。因将刀斫之，而悉成鹿。一走去，获一枚，以为脯食之。出《五行记》。

嵩山老僧

嵩山内有一老僧，结茅居薛萝间，修持不出。忽见一小儿独参礼，恳求为弟子。僧但诵经不顾。其小儿自旦至暮不退，僧乃问之曰：“此深山内，人迹甚稀，小儿因何至？又因何求为弟子？”小儿曰：“本居山前，父母皆丧，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发愿，舍离尘俗，来求我师，实欲修来世福业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于俗人。志愿虽嘉，能从道，心惟一乎？”小儿曰：“若心与言违，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师不容也。”僧

张盍跼

从前，张盍跼、甯成二人，都在蜀地云台山的石室中出家修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黄色绢做成的单衣，戴着葛布头巾，来到他们面前说：“道士辛苦了！”于是二人就用镜子照他，发现他是一头鹿。就责问他说：“你是山野中的一头老鹿，怎么还敢假冒变成人的样子？”话音刚落，那人便变作一头老鹿跑了。出自《抱朴子》。

车 甲

陶潜《搜神记》里说：有一个姓车的士人，是淮南人。天下着雨，他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忽然有两个年轻女子来到他面前，她们身穿紫色丝绸短袄，站在他的床前，和他一起说笑。车士人暗自疑惑：天下这么大的雨，两位女子从外面进来，为什么衣服没有沾湿呢？一定是异物。他屋里墙上原先挂着一块铜镜，直径几寸长。他回头看镜中，有两头鹿站在床前。于是他拿起刀来就砍，两人都变成鹿。一头跑掉了，一头被他捉获，被做成肉干吃了。出自《五行记》。

嵩山老僧

崇山里有一位老和尚，在薛荔女萝之间盖茅舍，坚持修行不出山。忽然看到一个小男孩单独来行礼，恳求老和尚收他为弟子。老和尚只是念经，不睁眼看他。那小男孩从早到晚不离开，老和尚就问他：“这深山之内，人迹非常稀少，你一个小孩子是怎么来的？又为

什么要我收你为弟子？”小男孩说：“我本住在山前，父母都死了，从小就失去依靠，一定是前生没有修善果造成的。所以现在发誓抛弃凡念，舍弃尘俗，来这里投奔师父，其实是想要修来世的福业啊！”老和尚说：“你能如此吗？要知道佛门为僧寂寞凄苦，不同于俗人。你的志愿尽管很好，可你能一心一意地从道吗？”小男孩说：“如果我的心和说的相违背，皇天在上，后土在下，自然不会容我，不单单是师父不容我。”老和尚

察其敏悟，知有善缘，遂与落发。小儿为弟子后，精进勤劬，罕有伦等。或演法于僧，僧不能对；或问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为圣贤也。后数年，时在素秋，万木凋落，凉风悲起，磬谷凄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长生深山内，更何入他不二门。争如访取旧时伴，休更朝夕劳神魂。”吟讫，复长啸。良久，有一群鹿过，小儿跃然，脱僧衣，化一鹿，跳跃随群而去。出《潇湘录》。

王 祐

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豪富之家也。第宅华丽，拟于贵显。常开馆舍，以待往来。至于珍饌芳醪，虽有千人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谒祐，自称华山道士学真，携一张琴，负一壶药，来求寄泊。祐性且好道，既问之，忻然出迎。延于深院，敬待倍常。道士问祐曰：“君如是富，足敌侯伯之乐也。福则福矣，其如不贤。”祐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设食于门下，以俟贤俊耶？以待饿者而饲之耶？若以待饿，方今天下安乐，余粮栖亩，人无乏绝，又何饲之？若以俟贤俊，则不闻君延一贤，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贤耳。无讶我言，我恐君有凭痴之名，喧哗于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缘感君倍常敬仰我也。”祐遂慨然动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闻人之好乐，必有其师。事纵横者，实存游说之志；读《孙》《吴》者，那无争战之心哉！某手携一张琴，负一壶药者，岂独欲劳顿也？抑有旨耳。携

见他很聪明，知道有善缘，就为他剃发为僧。小男孩成为老和尚的弟子之后，勤奋刻苦，精心进取，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人。有时他在老

和尚面前阐述佛法，老和尚不能应对；有时候他向老和尚探讨教义，老和尚答不上来。老和尚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圣贤。几年后的一个深秋，万木凋落，凉风悲起，溪谷凄冷。他忽然感慨地四处观望，大声吟诵道：“我本长生深山内，更何入他不二门。争如访取旧时伴，休更朝夕劳神魂。”吟诵完毕，就长声吟啸。过了很久，有一群鹿跑过来，小和尚高兴地脱去僧衣，变成一头鹿，跳跃着跟着鹿群跑了。出自《潇湘录》。

王 祐

岐州西二十里，有一个叫王祐的人，他家是个豪富之家。宅院建得很华丽，可以与达官显贵的府第媲美。经常开设馆舍，接待来往行人。至于好酒好菜，即使上千人到这儿来，也不会缺乏。忽然有一天，有一个道士来拜访王祐，自称是华山的道士学真，带着一张琴，背着一壶药，来求寄住。王祐本来就好道，听说之后，高兴地出来迎接。他把道士请进深院，比对待别人更加尊重。道士问王祐说：“您如此有钱，足以比得上王侯公卿的乐趣了。享福倒是挺享福的，却不像个贤人。”王祐笑着站起来施礼。道士说：“您在家里准备了饭菜，是用来等待贤俊之士呢，还是等待饥饿的人，以便供给他们吃喝呢？如果是用来等待饥饿的人，现在天下安乐，物多粮足，人们不缺少吃的，又给谁吃呢？如果是用来等待贤俊之士的，却没听到您迎进一位贤士，拜见一个俊杰。足以知道您自己就不是贤者。对我的话不要感到惊讶，我担心您在众人的喧哗议论中，背上一个并不聪明的名声，所以我就用这直言让您醒悟，也因为感激您对我特别敬仰。”王祐于是慨然而动容，对道士拜了两拜。道士又说：“我听说人爱好音乐，一定有老师教他。从事合纵连横的，确实有游说的志向；读《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的，哪能没有争战之心！我带着一张琴，背着一壶药的原因，难道只是想要劳苦吗？只是另有意图罢了。带

琴者，我知琴有古风，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还淳朴，省浇浮也。负药壶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药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济于人，与夫家累千金，剥割人者则殊。如以古之豪贵之家待士，则忤矣。必

以贤愚有别，慎保身名，无反招谤耳。”祐复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才曙，遽辞而去。祐令人潜侦之，见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杂 说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乌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呦之异。或作麀鹿声，则麀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却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毙鹿。何其苦也欤？夫獠麝孔雀，以有用贾害，良可愍之。出《北梦琐言》。

兔

岚 州

永淳年，岚胜州兔暴。千万为群，食苗并尽。不知何物变化。及暴已，即并失却，莫知何所。异哉！出《朝野僉载》。

琴，是因为我知道琴有古风，想要让人家知道我崇尚古道，又想要让人变得淳朴些，减少浮华的世风。背药壶，是因为我知道人大多有病，想要让人家知道我有为人治病的想法。我的琴不只是感化自己，是为了感化别人。我的药不是只为了治自己的病，是为了给别人治病。唉！您凭借富贵帮助别人，与那些家有千金还剥削人的不一样。如果用古代的豪贵之家对待贤士来比较，就惭愧了。一定要把贤和愚区分开，慎重地保持自己的名誉，不要反招来诽谤。”王祐又拜了两拜。道士就让端上酒自斟自饮。天刚亮，急忙告辞而去。王祐让人暗中跟踪察看，见道士变成一头大鹿，向西跑去，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出自《潇湘录》。

杂 说

江陵郡松滋县的枝江村射鹿的人，一般是用淘河乌的胫骨作管，用鹿心上的脂膜作簧，吹成鹿鸣的声音，有大号、小号以及呦呦轻快鸣叫等种种区别。有的吹作母鹿鸣叫的声音，公鹿就都集中而来，大概是被母鹿鸣声引诱来的，人就能发箭射它们。南方森林中多鹿，一头公鹿管上百头母鹿。公鹿到了春季很瘦弱，大概是交配母鹿太多的原因。到了夏天就只吃菖蒲一种植物，就能长得很肥。当它的角脱落的时候，新长出的角是很痛的。猎人碰上它，它也不敢快跑，趴在那里不动。猎人用绳子系住它的茸角，把鹿茸截取下来。先喝它的血，然后就杀死它们。多么残酷啊！豺、香獐、孔雀等等，因为有用而遭到祸害，它们的确值得怜悯啊！出自《北梦琐言》。

兔

岚 州

永淳年间，岚胜州发生兔灾。千万只兔子成群结队，把庄稼苗全吃光了。不知是什么东西变化的。等到灾荒期一过，就都消失了，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真是奇怪啊！出自《朝野僉载》。

杨 迈

司农卿杨迈少好畋猎，白云：在长安时，放鹰于野，遥见草中一兔跳跃，鹰亦自见，即奋往搏之。既至无有，收鹰上鞬。行数十步，回顾其处，复见兔走。又搏之，亦不获。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盖兔之鬼也。出《稽神录》。

杨 迈

司农卿杨迈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猎。他自己说：在长安的时候，有一次在野外放鹰，远远地望见一只兔子在草里跳跃，鹰自己也看到了，就奋力扑上去捉它。扑下去之后却没有兔子，杨迈就把鹰收到手臂托着的架上。走了几十步，回头看那地方，又发现兔子在跑。就又

撒鹰扑去，也没捉到。如此多次。于是就让人把草割去找那只兔子，找到的是一具兔骨。大概是兔子的鬼魂在作怪吧。出自《稽神录》。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兽十一

猿上

白猿 周群 猓国 欧阳纥 陈岩

魏元忠 韦虚己子 王长史

猿上

白猿

越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臣闻越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请问手战之道也。”于是王乃请女。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问女曰：“闻子善为剑，得一观之乎？”处女曰：“妾不敢有所隐也，唯公所试。”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枯槁，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节入之三。女因举杖击之，袁公飞上树，化为白猿。出《吴越春秋》。

周群

周群妙闲讖说。游岷山采石，见一白猿从绝峰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之刀，以投白猿。猿化为一老翁，手中有玉板，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公是何年生？”答曰：“今已衰迈，

猿上

白猿

越王向范蠡询问关于使用短兵器作战的战术，范蠡说：“我听说越地有一个未出嫁的少女，国人都称赞她。请大王向她打听短兵器作战的办法。”于是越王就请那位少女。少女将要北去见越王，在道上

碰到一位老人，自称袁公。他问女子说：“听说你擅长使剑，能让我见识见识吗？”少女说：“我不敢隐瞒什么，请您试试吧！”袁公就从林梢处拉下来一根竹子，那竹子像干枯了似的，把竹子的末梢折断扔在地上。少女接住竹子的末梢。袁公就操起那竹子的粗干刺向她，她随着节拍攻入多次。少女就举杖打袁公，袁公飞上树去，变成一只白猿。出自《吴越春秋》。

周 群

周群精通预卜吉凶的谶纬学说。有一次他到岷山采石，见一只白猿从绝壁上下来，面对他站着。他抽出佩刀，扔向白猿。白猿变成一位老头，手里拿着一块八寸长的玉板，送给周群。周群问：“您是哪年出生的？”老头说：“现在已经衰老年迈了，忘其生之年月。忆从轩辕之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术。至颛顼，更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之徒，权略虽验，未得其门。尔来世代，不复可纪，因以相袭。至大汉之时，有洛下閤，得其大旨。”群复其言，更精勤算术，乃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皆称周群详阴阳之类也。蜀人谓之后圣。出《王子年拾遗记》。

猻 国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猻国，一名马化，或曰獼。伺道行妇女年少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杨，率皆是猻国马化之子孙也。出《搜神记》。

欧阳纥

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深入险阻。纥

忘记出生的年月了。只回忆起轩辕的时候，开始学习历法。风后、容成氏，都是黄帝的史官，他们向我传授历法。到了颛顼的时候，进一步考定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就有很多出入。到了春秋时期，有子韦、子野、裨灶等人，他们权变的谋略虽然很灵验，但是没有掌握宗旨。从此以后的各朝代，不能一一记得清楚，只是因袭旧说。到了汉朝，有个叫洛下閎的，掌握了历法的大旨。”周群得到老头的指点，更精勤于演算之术，就考核校正天文历法，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又与讖和纬书相互验证，得知蜀国将要灭亡。到了第二年，伪蜀就归顺了。人们都说周群精通阴阳之事。蜀人尊称其为后圣。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猻 国

蜀中西南的高山上，有一种动物和猴子相似，七尺高，能像人那样站着走路，善于奔跑追赶人，名叫猻国，又叫马化，或者叫獾。猻国时常埋伏在道旁，看到有年轻的妇女，就抢去，人们不能知道抢到哪去了。如果有行人从旁边经过，全都用长绳子互相牵引着，即使这样，还是难以避免被抓。这种动物能辨别男人女人的不同气味，所以只捉女人，男人不抓。如果捉到女人，就让她做妻子。那些没有生孩子的，终身不能回来。十年之后，样子就和猻国一样，心里也就糊涂了，不再想回家。如果是生了孩子的，就抱着孩子送回家来。生的孩子都是人的模样。有不养育的，孩子的母亲就会死。所以人们都很害怕，没有不敢养育的。孩子长大了，和人没什么两样，全都以杨为姓。所以现在蜀中西南大多数人都姓杨，一般都是猻国或者马化的子孙。出自《搜神记》。

欧阳纥

南朝梁大同末年，朝廷派遣平南将军蔺钦征伐南方。兵行至桂林，攻破李师古、陈彻的军队。蔺钦的别将欧阳纥攻城略地来到长

乐，尽数平定众多的山洞，主动深入险阻之地。欧阳纥

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地有人，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甚疑惧，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尔夕，阴雨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寤者，即已失妻矣。门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险，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纥大愤痛，誓不徒还。因辞疾，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蓀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雨浸濡，犹可辨识。纥尤凄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

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渡。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扪萝引组，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有东向石门，妇人数十，被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见人皆谩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纥具以对。相视叹曰：“贤妻至此月余矣。今病在床，宜遣视之。”入其门，以木为扉。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纥就视之，回眸一睇，即疾挥手令去。诸妇人曰：“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

的妻子纤弱白净，姿色非常美丽。他的部下对他说：“将军为什么带着佳人经过这里？这地方有人，擅长偷窃少女，好看的就更加难免。应该谨慎地保护才是。”欧阳纥又怀疑又害怕，夜间布置兵卒包围了住处，把妻子藏在一个密室中，门窗关得非常牢固，由十几个女奴伺守着。这天夜里，阴雨漆黑。到了五更天，寂然无声。守卫的人困乏了，就打起瞌睡。忽然好像有什么东西，惊醒了守卫的，欧阳纥的妻子已经不见了。门扃依然和以前一样，不知从哪出去的。出门就是险山，走不远便令人迷乱憋闷，不能寻找追赶。等到天明，一点踪迹也没有。欧阳纥非常愤怒痛心，发誓决不空着手回去。于是他托病，将军队驻扎在这里，每天派人四处寻找，不惜攀险峰，进深谷去搜索。一个月以后，忽然在百里之外的草丛上捡到了妻子的一只绣鞋。鞋虽然被雨浸湿，但是还可以辨认。欧阳纥悲伤极了，找妻子的决心更加

坚定。他挑选了三十名壮士，拿着兵器，带着干粮，在山头露宿，在野外风餐，不停地寻找。

又找了十几天，离驻地大约二百里的地方，向南望见一座山，葱茏秀美，高耸着。他们来到这山的下边，有一条深溪环绕着，他们就编了一个木筏渡过去。绝壁翠竹之间，时时可见各种鲜花，能听到笑语声。众人攀扯着树枝野藤，登到了山上，山上乃是嘉树成行，名花盛开，树下绿茵，丰软如毯。这地方既清幽又寂静，仿佛到了仙境。有一个朝向东方的石门，几十名衣服鲜艳、有说有笑的妇人出入其中。看到有人来，妇人们全都放慢脚步轻视地扫他们一眼。他们走到门前，妇人便问他们：“来干什么？”欧阳纥以实情相告。妇人们互相看看叹气说：“您的贤妻到这有一个多月了。现在病在床上，应该送你去看看。”走进那门，是用木头做的门扇，有三间像堂屋那样宽敞的房屋。四壁放着床，全都铺着彩色的席子。他的妻子躺在石床上，铺了几重席子，面前摆着许多好吃的食物。欧阳纥走上前去看她，她只回眸一视，就急忙挥手让他离开。众妇人说：“我们和您的妻子都是前后脚来的，有比她早来十年的。这是一个神物住的地方。

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因促之去。纥亦遽退。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尝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指其旁一岩曰：“此其食廩，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气以俟。

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竟以玉杯进酒，谐笑甚欢。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又闻嬉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顾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竞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刃，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

宗。”言绝乃死。

搜其藏，宝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人三十辈，皆绝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

他的力气极大，可以杀人。即使一百名男子拿着武器，也不能战胜他。幸亏他还没有回来，您应该赶快避开。只要您弄到两斛美酒、十条肉狗、几十斤麻绳，咱们应当共同想办法杀他。来的时候必须是正午之后，千万不可太早。以十天为期。”于是就催促他快离开。欧阳纥也迅速退出来。于是他就寻求好酒、狗和麻绳，如期前往。妇人说：“那好酒，常常让他醉，他喝醉之后，一定会施展才力，让我们用彩练把他的手脚绑在床上，他一跳就全都挣断。曾经用三幅彩练拧到一起绑他，他怎么用力也挣不开。今天把麻绳藏在帛里绑他，估计他是挣不断的。他全身都像铁一样，只有肚脐下边几寸的地方，总是护着隐蔽着，这地方肯定不能防兵刃。”妇人指着一旁的岩石说：“这是他的粮仓，你应该隐藏在这里，静静地等着。酒放在花下，狗散放到林子里。等到我们计策成功了，叫你们，就马上出来动手。”欧阳纥按她说的那样去做，屏住呼吸等待着。

到了下午，有一个东西像一匹白练，从别的山上下来，穿空而至，像飞一样，直接进入洞中。过了一会儿，有一位身高六尺，穿白衣拄手杖的美髯丈夫，在诸妇人的簇拥下，走了出来。他看见狗，吃惊地看了看，腾身一跳，把狗捉住，撕裂开，吮血嚼肉，很快吃饱。妇人们争抢着用玉杯给他敬酒，说笑得非常开心。喝了几斗之后，便扶着他回去。接着又传来嬉笑的声音。过了很久，妇人出来招呼欧阳纥，欧阳纥就拿着兵刃进去。他看到一只大白猿，四肢被绑在床上，见了人很窘迫，逃脱不得，目光如电。欧阳纥及兵卒们争抢着举兵刃砍去，就像砍在铁石之上。刺它的肚脐下边，才刺了进去，血射如注。这时它才叹道：“这是天让我死，哪是你的能耐！但是你的妻子已经怀孕，不要杀那个孩子，他将来遇上一位圣帝，一定能光宗耀祖。”说完就断气而死。

众人搜查它藏的宝物，发现宝器堆积如山，珍品罗列几案。凡世间珍贵的，应有尽有。名香几斛，宝剑一双。三十多位妇人，都是

绝色佳人。这些妇人中来得最久的已经十年了，她说色衰的一定会被它捉去，不知被放到哪去了。又继续到处搜捕，

唯止其身，更无党类。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石磴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歔然而逝。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须无不立得。夜就诸床翻戏，一夕皆周，未尝寐。言语淹详，华音会利。然其状即猥獩类也。

今岁木落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顾诸女，洴澼者久，且曰：“此山峻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绝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纔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皆归，犹有知其家者。

纔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纔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出《续江氏传》。

陈 岩

颍川陈岩字叶梦，舞阳人，侨居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如京师，行至渭南，见一妇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负冤抑之状。生乃讯之，妇人哭而对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阳县。先人以高尚闻于湘楚间，由是隐迹山林，未尝肯谒侯伯。妾虽一女子，亦有箕

未发现它有别的同伙。它早晨起来洗漱，戴帽子，加白色衣领，披白色罗衣，不知道冷暖。遍身白毛，毛有几寸长。它在屋里常读木简，字像符篆，全都无法辨认，读完了就放到石阶之下。晴朗的白天，它有时候舞剑，电光环绕着它飞动，像圆圆的月亮。它的饮食无常，喜欢吃果栗，尤其爱吃狗，嚼肉喝血。时间刚过中午，它就极快地消逝了。它半天能往返几千里，到了晚上一定回来，这是它的规律。它所

需要的东西，没有不立刻得到的。夜间它就到所有妇人床上去寻欢，一夜全轮遍，不曾睡过觉。它的表达渊博而周密，声音好听而流畅。但是它的样子就是猥亵一类。

今年树叶刚落的时候，它忽然悲怆地说：“我被山神上告了，将得死罪。我也向众神灵请求救护了，也许可以获免。”之前这个月月亮还未盛明时发出的光，使石阶上忽然着了火，把书简烧了，它怅然若失地说：“我已经一千岁了却没有儿子，如今有了儿子，又到了死期！”于是它看看各位妇人，久久地流泪，而且说：“这座山险峻陡绝，不曾有人来过。上高处一望，绝对看不到打柴的，下边有许多虎狼怪兽。现在能上来的，不是天助他是什么呢？”欧阳纥带上珍宝和妇人们出山，有的妇人还认得自己的家。

欧阳纥的妻子一年之后生了一个男孩，他的模样很像白猿。后来欧阳纥被陈武帝处死，他平常与江总是好朋友，江总喜欢他那儿子聪悟绝人，曾经把他收养了，所以免于遭难。等他长大了，果然长于文学，精于书法，在当时很有名气。出自《续江氏传》。

陈 岩

颍川陈岩字叶梦，舞阳人，客居东吴。景龙末年，被推荐为孝廉。到京城去，走到渭南，遇见一位妇人，容貌很美，穿白色衣服，站在路边，用衣袖蒙着嘴哭泣，好像受到委屈的样子。陈岩就上前问她，她哭着回答说：“我是楚地人，姓侯，家住弋阳县。父亲因为品德高尚闻名于湘楚之间，因此隐居在山林之中，不曾肯去拜见公侯将相权贵之门。我虽然是一名女子，也有隐居的

颖之志。方将栖踪蓬瀛昆阆，以遂其好，适遇有沛国刘君者，尉弋阳，常与妾先人为忘形之友。先人慕刘君之高义，遂以妾归刘氏。自为刘氏妇，且十年矣，未尝有纤毫过失。前岁春，刘君调补真源尉。未一岁，以病免，尽室归于渭上郊居。刘君无行，又娶一卢氏者，濮上人，性极悍戾，每以唇齿相及。妾不胜其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云霞，安岩壑之隐，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终老。岂徒扰于尘世，适足为累？今者分不归刘氏矣。”已而嘬容怨咽，若不

自解。岩性端悫，闻其言，甚信之。因问曰：“女郎何所归乎？”妇人曰：“妾一穷人，安所归？虽然，君之见问，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岩喜，即以后乘驾而偕焉。

至京师，居永崇里。其始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岩恶之而且悔。明日岩出，妇人即阖扉，键其门，以岩衣囊置庭中，毁裂殆尽。至夕岩归，妇人拒而不纳。岩怒，即破户而入，见己之衣资，悉已毁裂，岩因诟而责之。妇人忽发怒，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啮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时。岩患之，不可制。于是里中民俱来观，簇其门。时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视鬼，有符篆呵禁之术。闻妇人哭音，顾谓里中民曰：“此妇人非人，乃山兽也，寓形以惑于世耳。”民且告于岩，岩即请焉。居士乃至岩所居，妇人见居士来，甚惧。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掷之，妇人大叫一声，忽跃而去，立

志向。正要隐踪于神仙之境，以遂心愿，恰巧遇上一个沛国的刘君在弋阳做县尉，他和我的父亲是忘形之交。我的父亲敬仰刘君的高尚正义，就把我嫁给刘君。自从做了刘君的妻子，将近十年了，不曾有丝毫的过错。前年春天，刘君调补真源县尉。不到一年，因为有病而罢免，全家回到渭上郊居。谁料刘君没有品行，又娶了一个姓卢的女人，是濮上人，性情极其凶悍，常常与我发生口角。我难以忍受这种悲愤，所以逃到这里来。而且我本来就仰慕神仙，常常想要高高站在云霞之上，安心地隐居在岩壑之间，以橡子栗子的味道为香甜，也足够过一辈子了。何必白白在凡生人世遭受困扰，成为自己生活的羁绊呢？现在我是想回刘家了。”然后她皱眉哽咽，好像不能从痛苦中缓过来。陈岩的性情端正诚实，听了她的话，非常相信，于是就问道：“那么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妇人说：“我是一个无路可走的人，哪有地方去！即使这样，您既然问我，难道有意收留我吗？若果真如此，又怎么敢不服从您的安排呢？”陈岩心中高兴，立即就把后边的马给她骑，一起行进。

到了京城，住在永崇里。那妇人起先很谨慎，后来就渐渐不恭敬了，往往破口大骂，发狂一般。陈岩非常憎恶，而且很是后悔。第二天陈岩出去了，妇人就关门上锁，把陈岩的衣囊扔到院子里，全部撕

扯得不成样子。到了晚上陈岩回家，妇人不让进屋。陈岩怒了，破门而入，见自己的衣物全被毁坏，就责骂她。妇人忽然发怒，撕毁了陈岩的衣襟和佩带，几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又挠他的脸，咬他的肉，身上全是伤，血流满地。然后便嚎叫了好长时间。陈岩害怕了，没法制止她。于是街道里的居民都来看，簇拥在他家门前。当时有个郝居士住在这条街上，善于分辨鬼神，有用符咒整治鬼神的法术。听到妇人的哭声，郝居士对居民们说：“这个妇人不是人，是山兽，变化出人的样子来迷惑世人罢了。”居民就把这话告诉了陈岩，陈岩立即就去请郝居士。郝居士来到陈岩家中，妇人见郝居士来了，很害怕。郝居士拿出一道墨符，向空中一扔，妇人大叫一声，忽然蹦蹦跳跳着跑去，站

于瓦屋上。岩窃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掷之，妇人遂委身于地，化为猿而死。

岩既悟其妖异，心颇怪悸。后一日，遂至渭南，讯其居人，果有刘君，庐已郊外。岩即谒而问焉。刘曰：“吾常尉于弋阳。弋阳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兹且十年矣。适遇有故人自濮上来，以一黑犬见惠。其猿为犬所啮，因而遁去。”竟不穷其事，因录以传之。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秦州上邽尉。客有游于太原者，偶于铜锅店精舍，解鞍憩焉。于精舍佛书中，得刘君所传之事，而文甚鄙。后亡其本，客为余道之如是。出《宣室志》。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强正，有干识。其未达时，家贫，独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还，乃见老猿为其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无人力，为我执爨，甚善乎！”又常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又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鸛鸛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之曰：“鸛鸛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矣。元忠历太官至侍中、中书令、仆射。则天崩，中宗在谅暗，诏元忠摄冢宰，百官总已

以听三日。年八十余方薨。始元忠微时，常谒张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

在瓦房顶上。陈岩暗暗地吃惊。郝居士又拿出丹符向空中一扔，妇人就摔落在地上，变成一只猿死了。

陈岩已经知道它是妖怪，心里又奇怪又害怕。一天之后，就来到渭南，打听那里的居民，果然有一个刘君，房子已搬到郊外。陈岩就到郊外去拜访他。刘君说：“我曾经做过弋阳县尉。弋阳猿猴很多，所以我就弄到一只，到现在快十年了。恰巧有朋友从濮水来，给我带来一条黑狗。那猿被狗咬了，因而便逃走了。”最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因此刘君便记下此事，使它流传下来。陈岩后来以明经身份做了官，死于秦州上邽尉任上。有一位游太原的客人，偶然在铜锅店精舍歇脚，从佛书中看到了刘君所传的事，但是文字很鄙陋。后来这个抄本散失了，那位客人对我讲了这个故事。出自《宣室志》。

魏元忠

唐朝时的魏元忠，本名真宰，一向刚强正直，干练有胆识。他未发达的时候，家里很穷，只有一个婢女。有一天，婢女正在厨房烧火做饭，出去打水回来，就见到一只老猿为自己烧火。婢女很吃惊地告诉了魏元忠。魏元忠慢慢地说：“猿可怜我没有人力，替我烧火做饭，很好嘛！”有一次魏元忠喊奴婢，奴婢没答应，狗就替他喊，他又说：“这是一条孝顺狗，还能替我干活！”有一次他一个人坐着，有一群老鼠在他面前拱手而立，他又说：“老鼠饿了，到我这来要东西吃。”于是就让人拿东西给老鼠吃。有一天夜里，猫头鹰在他屋顶上叫，家人要用弹弓打，他又阻止说：“猫头鹰白天看不到东西，所以它夜里飞出来，这是天地养育的，不让它向南跑到越地，向北跑到胡地，那它将到哪儿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怪事。魏元忠做官，从太官一直做到侍中、中书令、仆射。武则天驾崩，中宗在守孝期间，让魏元忠代摄政事，百官各统其职听命三天。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当初魏元忠地位贫贱的时候，曾经拜谒过张景藏。张景藏对他很冷淡，他向张景藏请教“通”与“塞”的问题，张景藏也不回答。他就非

常生气地说：

“仆千里裹粮而来，非徒然也。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尽勤勤之意耶！然富贵正由苍苍，何预公事？”因拂衣长揖而去，景藏遽牵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后当贵极人臣。”卒如其言。出《广异记》。

韦虚己子

户部尚书韦虚己，其子常昼日独坐阁中。忽闻檐际有声，顾视乃牛头人，真地狱图中所见者，据其所下窥之。韦伏不敢动，须臾登阶，直诣床前，面临其上。如此再三，乃下去。韦子不胜其惧。复将出内，即以枕掷之，不中。乃开其门，趋前逐之。韦子叫呼，但绕一空井而走，迫之转急，遂投于井中。其物因据井而坐。韦仰观之，乃变为一猿。良久，家人至，猿即不见。视井旁有足迹奔蹊之状，怪之，窥井中，乃见韦在焉，悬缢出之。恍惚不能言，三日方能说，月余乃卒。出《广异记》。

王长史

东都崇让里有李氏宅。里传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李生既卒，其家尽徙居陆浑别墅。由是键其门，且数年矣。开元中，有王长史者亡其名。长史常为清显官，以使酒忤权贵，遂谪为长史于吴越间。后退居洛中，因质李氏宅以家焉。长史素劲，闻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独处堂之西宇下。后一夕，

“我从千里之外带着干粮来这里，不是白来的。以为您一定能有什么赐教于我，您却用金口木舌对待我，您怎么能不对学生尽诲人不倦的责任呢？但是富贵是由天定的，与您又有什么相干呢？”于是他拂袖长揖而去。张景藏急忙拉住他说：“您的面相在发怒中显现出来了，您将来肯定会做到地位最高的官！”结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出自《广异记》。

韦虚己子

户部尚书韦虚己，他的儿子曾经在白天独坐在小楼中。忽然听到房檐上有声音，回头一看，是牛头人身的怪物，就像地狱图里画的那种，正从屋檐上往下看着。韦虚己的儿子趴在那里不敢动。没过一会儿，牛头人登阶而上，直接来到他的床前，从上面面对着他。如此多次才下去。韦家儿子不胜恐惧。牛头人又要进来的时候，他就拿枕头扔它，没打中。它就推开门，跑上来追赶他。韦家儿子大喊大叫，绕着一口井跑。牛头人追逼更急，韦家儿子就只好跳到井里去。牛头人就占据了井口，坐在上面。韦家儿子仰头一看，见牛头人变成了一只猿。过了好久，家人赶到，猿就不见了。家人见井边足迹奔踏的样子，感到奇怪，往井里一看，见儿子在里边，就垂下绳子把他拽上来。他恍恍惚惚不能说话，三天之后才能作声，一个多月后就死了。出自《广异记》。

王长史

东都崇让里有一户姓李的。里中居民传说：李家的宅子是不祥之地，根本不能居住。李生死了之后，家人全都搬到陆浑别墅里去住了。从此，这所宅子锁上大门，有几年了。开元年间，有一个王长史，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曾经是清显官，因为酒后忤逆了权贵，就被摈弃为吴越之间的一个长史。后来他隐退住到洛中，因此买了李家的宅子居住。长史向来刚强正直，听说这宅子有不祥的名声，就说：“我的命由天决定，不在宅子。”就搬进去住了，经常一个人待在堂屋西边的屋檐下。后来一天夜里，

闻其哀啸之音，极清楚，若风籁焉。长史起而望之，见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长史严声叱之，其人即便举一足，击长史肩。长史惧而退，其人亦去。长史因病疮且甚，后旬余方少愈。夜中，又闻哀啸之音。家僮寻之，时见黑衣人在庭树上。长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发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庑屋瓦而去。明日寻其迹，皆无所见。岁秋，长史召工人重修马厩，因发重舍，内得一死猿，有矢贯胁。验其矢，果长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尔。出《宣室志》。

他听到一种哀叫的声音，非常清楚，像风声。长史站起来一望，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站在几案上。王长史厉声呵斥那人，那人便抬起一脚，踢王长史的肩膀。王长史吓得往后退，那人也离去了。王长史于是就病了，病得挺厉害，十几天之后才稍微好了些。一天夜里，又听到哀叫的声音。家僮寻找过去，看到一个黑衣人站在庭院树上。王长史有个弟弟擅长射箭，于是就张弓射那黑衣人，一箭就射中了。那人嗥叫着，跳到西厢房的瓦顶上跑了。第二天寻找那人的踪迹，什么也没有发现。这年秋天，王长史找来工人重新修建马厩，因此要拆掉一些房舍，从中扒出来一只死猿，有一支箭穿透了猿的胸肋。查验那箭，果然是王长史弟弟的，这才知道穿黑衣服的人就是这只猿。出自《宣室志》。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兽十二

猿中

张铤 杨 叟 孙 恪 崔 商

猿中

张 铤

吴郡张铤，成都人。开元中，以卢溪尉罢秩，调选，不得补于有司，遂归蜀。行次巴西，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径中出，拜而请曰：“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命以请，愿随某去。”铤因问曰：“尔君为谁，岂非太守见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铤即随之。入山径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环卫，虽侯伯家不如也。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铤于门曰：“愿先以白吾君，客当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铤曰：“客且入矣。”

铤既入，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铤趋而拜。既拜，其人揖铤升阶，谓铤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铤又拜以谢。已而命开筵置酒，

猿中

张 铤

吴郡张铤，是成都人。开元年间，张铤因卢溪县尉任期已满，选官调职，他不能补任官职，于是回蜀地去。走到巴西的时候，赶上日暮，正催马往前赶，忽然有一个人从左边的山路上跑出来，向他下拜并且邀请说：“我家主人听说客人天黑没地方安身，想要邀请您前

往，让我来请您，希望跟着我前去。”张铤便问道：“你家主人是谁？难道是太守召见我吗？”那人说：“不是太守，是巴西侯。”张铤就跟那人往前走。入山路走了大约一百多步，望见红色大门很高大，人物也很多，甲兵环卫，即使是侯伯之家也不如。又走了几十步，就来到巴西侯的住所，使者让张铤停在门外，说：“请让我先进去禀报主人，您在这里稍候。”进去很久才出来，就引领张铤说：“您请进来吧。”

张铤进去后，看见一个人站在堂上，穿着短皮袄，相貌非常怪。一些穿绮罗珠翠的奴婢，拥侍在左右，张铤快步走上前下拜。拜完后，那人揖请张铤登上台阶，对张铤说：“我是巴西侯，住在这儿几十年了。刚才听说你天黑没地方住，所以就前去邀请你，希望小住而尽欢。”张铤又行拜表示谢意。然后就让人开席设酒，

其所玩用，皆华丽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且传教曰：“今日贵客来，愿得尽欢宴，故命奉请。”使者唯而去。

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巖然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狞，曰白额侯也。又起而拜，白额侯亦拜。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沧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巴西又拜，五豹将军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钜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铤北向，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钜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白额侯酒酣，顾谓铤曰：“吾今夜尚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铤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愿教之。”白额侯曰：“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铤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贵客耶？”白额侯笑曰：“吾之言乃戏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

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与坐，且问曰：“何为而来乎？”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故辄奉白。”巴西侯

曰：“所忧者何也？”曰：“席上人将有图君，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曰：“吾欢宴方洽，何处有怪焉！”命杀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

这里玩的用的，都是华丽的珍贵器具。巴西侯又让侍从去请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请了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并且传达命令说：“今天贵客前来，希望能尽情欢宴，所以才派人相请。”使者答应着离开了。

过了很久人才到。前边有六个人都穿着黑衣服，个个都是很猛壮的样子，叫“六雄将军”。巴西侯起来下拜，六雄将军也回拜。又一个人穿锦衣，戴白帽，样子很狰狞，叫“白额侯”。巴西侯又起来下拜，白额侯也回拜。又一个人穿灰白色衣服，他的躯体魁伟高大，叫“沧浪君”。巴西侯又下拜，沧浪君也回拜。又一个人穿着斑纹衣服，样子像白额侯而略小一些，叫“五豹将军”。巴西侯又下拜，五豹将军也回拜。又一个人穿粗布短衣，头上有三支角，叫“钜鹿侯”。巴西侯向他作揖。又一个人穿着黑衣，样子像沧浪君，叫“玄丘校尉”。巴西侯也向他作了一揖。然后就请他们坐下。巴西侯朝南坐，张铤朝北坐，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位于东侧，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位于西侧。坐下之后，开始行酒奏乐。又有十几个美人，有的唱歌，有的跳舞，丝竹响起，极尽其妙。白额侯喝酒喝到酣畅时，回头对张铤说：“今晚上我喜欢吃东西，你能让我吃饱吗？”张铤说：“不知你喜欢吃什么东西，请告诉我。”白额侯说：“你的身体就可以填饱我的肚子，为什么还看重别的呢？”张铤十分害怕，恐惧地往后退。巴西侯说：“没有这样的道理，怎么宴席之上，还能冒犯贵客呢？白额侯笑着说：“我的话是开玩笑罢了，哪里有这样的事呢？本来不是这样的。”

又过了很久，有人报告洞玄先生在门外，要拜见巴西侯说事情。说完，有一个人走进来，穿黑色衣服，脖颈很长，身体很宽。这个人参拜，巴西侯向他作了一揖，让他坐下，并问道：“你为什么来了？”回答说：“我是个善于占卜的人，知道你将有忧患，所以就来告诉你。”巴西侯说：“我的忧患是什么呢？”回答说：“席间有人要谋害你，现在不除掉他，以后肯定是祸害，希望你明白。”巴西侯生气

地说：“我现在欢宴正融洽，哪里有什么怪异啊！”他下令杀掉那个人。那个人说：“听信我的话，都能活；不听我的话，则吾死，君亦死，将若之何？虽有后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杀卜者，置于堂下。

时夜将半，众尽醉而皆卧于榻，铤亦假寐焉。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龕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钜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龕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

铤既见，大惊，即出山径，驰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数，遂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处，其后猿忽惊而起，且曰：“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围其龕，尽杀之。其所陈器玩，莫非珍丽，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缁帛涂至此者，俱无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后绝其患也。出《广异记》。

杨 叟

乾元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赡闻于郡中。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仅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是翁之病，心也。盖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则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闻之，以为生

就不仅我会死，你也会死，能怎么样呢？即使后悔，还来得及追悔吗？”巴西侯于是就杀了这个占卜的人，放在堂下。

这时夜已将半，众人都喝醉了躺在榻上，张铤也穿着衣服打瞌睡。天快亮的时候，张铤忽然惊醒了，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石龕中。里边设有绣花帷帐，旁边排列着珍珠、犀角、象牙之类。有一个像人

一样的巨猿，醉卧在地上，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巴西侯。又看见一头巨熊躺在前边，大概这就是所说的六雄将军。又有一只头顶白的虎，也卧在前面，就是所说的白额侯。又有一只狼，即所说的沧浪君。又有文豹，即所说的五豹将军。又有一头巨鹿，一只狐狸，都躺在前边，大概就是钜鹿侯和玄丘校尉，都是昏昏然像大醉的样子。又有一只龟，样子很特别，死在龕前，大概是先前杀的那位洞玄先生。

张铤看了之后，非常吃惊，立即沿山路逃走，回来告诉里人。里人聚集了一百多人，就拿着弓带着箭进到山里。来到那个地方，后来那猿忽然惊醒爬了起来，并且说道：“不听洞玄先生的话，今天果然如此了！”于是人们包围了石龕，把它们全杀了。那些摆放的器皿玩物，没有不是珍宝的，就把事情详细向太守报告了。以前，如果有人拿着珍珠缙帛之类经过这里，都是很快就丢失，而且有很多年了。从此就把这种祸患根除了。出自《广异记》。

杨 叟

乾元初年，会稽百姓中有一个姓杨的老翁，他家因为资财丰足在郡中很出名。一天，杨翁快要死了，躺在那里呻吟，将近几个月了。老翁有个儿子叫杨宗素，因为孝顺在乡人中很有名。等到他父亲有病，他竭尽家财来求医术高超的人。后来求到一位陈生探明了病因，说：“这老翁的病，是心病。大概因为财产太多，他的心被利欲所拨弄，所以他的心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不吃活人心，不可能补救了。但是天下活人的心，哪里可以弄到呢？如此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杨宗素听了之后，认为活人

心故不可得也，独修浮图氏法，庶可以间其疾。即召僧转经，命工图铸其像，已而自赍食，诣郡中佛寺饭僧。

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径中，见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术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绍修

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笑。人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笑，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豪贵之门，亦以善谈谑，故又以之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独吾好浮图氏，脱尘俗，栖山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菩提投崖以饲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

宗素因告曰：“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仁勇俱极矣。虽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僧曰：“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吾岂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兽，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愿致一饭而后死也。”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吾既食矣，当亦奉教，然俟吾礼四方之圣也。”

的心根本就弄不到，只好念佛行善，希望可以减缓父亲的病情。于是他就召请和尚转经，命令工人铸造佛像，后来还亲自带着饭，到郡中寺院去给和尚吃。

有一天，他因为去送饭，误入一条山路中，看见山下有一个石龕，龕中有一位胡人和尚，样子很老很瘦，穿褐色毛线做成的袈裟，盘坐在一块磐石上。杨宗素认为这和尚是一位异人，就行礼问道：“大师是什么人？你独处深谷之中，以人迹不到的地方为家，又没有侍奉的人，您不怕山野之兽害您吗？不然，您是得到释迦牟尼的道术了吧？”和尚说：“我本姓袁，祖先住在巴山。以后的子孙，有的在弋阳，散游在各个山谷之中，都能继承修行祖业，是林泉间的高士，极能吟笑。喜欢作诗的人们，都赞赏他们善吟笑，于是就在天下略有名声。有姓孙的，也是我的本族，他们则大多交游于豪贵之门，也因为善谈笑，所以又周游于街市店铺之间。每一次嬉戏，都能让人获利。只有我喜欢佛教，摆脱尘俗，安心山谷之中身心不被牵动，而且在这里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常常羡慕残酷的歌利王曾割截人的身体，等觉悟后投崖而喂饿虎的善行，所以我吃橡子、栗子，喝泉水，遗憾没有虎狼来吃我。要是虎狼吃我，我也心甘情愿地接受。”

杨宗素便告诉他：“大师真是修为到最高境界的人，能舍弃自己的身体而不顾，要把自己喂野兽，真可谓仁慈英勇都到了极点了。既然这样，弟子的老父亲有病已经几个月了，治也没治好，我日夜忧愁，毫无办法。有医生说：‘是心病，不吃活人的心，无论如何也是治不好的。’现在大师能把身体舍弃给虎狼，用来解救它的饥饿，哪里比得上把命舍给人，来把他救活呢？愿大师好好考虑。”和尚说：“如果真是这样，果然是我的志愿。施主为了父亲来求我，我哪能有不答应的道理呢？况且我把身体舍弃给野兽，哪里比得上把人救活的恩惠呢？但是今天我还没吃饭，请给我一顿饭吃，然后我再死。”杨宗素又是高兴又是感激，就把带的饭送到和尚面前，和尚立刻把饭吃光了，又说：“我吃了饭，就应该照你说的去做，但是要等我拜完了四方的神灵。”

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礼。礼东方已毕，忽跃而腾上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

俄召宗素，历而问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僧曰：“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且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图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异，惶骇而归。出《宣室志》。

孙 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径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诗曰：“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

曰：“不幸冲突，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

于是和尚整整衣服，出龕行礼。向东方行完礼之后，他忽然跳到一棵高树上。杨宗素以为这是他的神通变化，深不可测。

不一会儿他召唤杨宗素，厉声问道：“施主刚才求我什么事啊？”杨宗素说：“希望得到活人心，来治疗我父亲的病。”和尚说：“施主请求的，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想先说一说《金刚经》的深奥之义，想听吗？”杨宗素说：“我一向崇尚佛教，今天能遇上您，怎么敢不听呢？”和尚说：“《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施主如果想取我的心，也不可得了！”说完，他忽然跳跃大叫，变成一只猿猴跑了。杨宗素十分惊异，又惊又怕地回来了。出自《宣室志》。

孙 恪

唐朝广德年间，有一个叫孙恪的秀才，因为落第，游于洛阳。他走到魏王池畔，忽然看到一所高大的宅第，土木都是新的，过路人指着说：“这是老袁家的府第。”孙恪径直走上前敲门，没有人答应。门旁有一所小房，帘帷很干净，孙恪认为是来客暂时等待的地方，就一挑门帘走了进去。过了许久，忽然听到开门的声音，一位女子容光可鉴，艳丽惊人，像珍珠刚洗出月儿似的光华，像稚柳含烟一样的妩媚，像兰一样芬芳让人精神焕然，像玉一样晶莹让尘埃为之澄清。孙恪怀疑她是这家主人的女儿，只是偷偷看她罢了。女子摘下院子里的一棵萱草，久久地站在那里沉思，于是吟诗道：“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她吟诗时的样子很愁苦。后来由于她也来挑门帘，忽然看到了孙恪，于是又吃惊又羞惭地走进门去，让一个婢女来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夜间到了这里？”孙恪就把要租房子的事情说了。他又说：“不幸冲撞了你家小娘子，我心里很不安。请你转告她。”婢女全都告诉了那女子。女子又让婢女传话说：“我又丑又拙，况且还没修饰面容。郎君在帘内看了好久，应

该全都看到了，哪敢再回避呢？希望郎君在内厅少候，我应当暂时打扮一下再出去。”

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唯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见恪，美艳愈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缙。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

忽遇表兄张闲云处士，恪谓曰：“既久睽间，颇思从容。愿携衾绸，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稟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消，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娶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之亲哉！又辨慧多能，

孙恪爱慕她容貌姣好，喜不自胜。他问婢女道：“你家小娘子是谁家的女儿？”婢女说：“以前袁长官的女儿，从小丧父，再没有别的亲戚，只与我们三五个仆人，住在这所宅第。小娘子想要找个合适的人嫁出去，只是还没有实现。”过了很久，小娘子才出来见孙恪，比他刚才见到的更美艳了。她让婢女献茶果说：“郎君既然没有房子住，就可以把行囊搬到这宅院里来。”她指着婢女对孙恪说：“不管需要什么，只要告诉这些人就行。”孙恪心里只觉得羞愧罢了。他没有妻室，又见这女子如此美艳，就提出了求婚的要求，女子也欣然接

受，于是他就娶她为妻。袁氏家里富足，有很多金银绾帛。而孙恪本来一直很穷，忽然间车马焕然一新，服饰玩物华丽，很让亲友们怀疑和惊讶。有许多人来盘问孙恪，孙恪最终也没有说实话。孙恪于是开始变得骄纵傲慢，不求功名，天天接待豪贵，纵酒狂欢。如此过了三四年，没离开洛阳。

有一天他忽然遇到表兄张闲云处士，孙恪对他说：“久别未见，很想好好聊聊天。请带着你的被褥，夜里过来说说话。”张生按他说的做了。到半夜要就寝的时候，张生握着孙恪的手，悄悄对他说：“愚兄曾经受过道家的传授，刚才观察你的言词和脸色，妖气很重，不知道另外你遇到了什么，希望你把发生的大小事情全都告诉我。不然的话，必会遭受灾祸的。”孙恪说：“我没遇上什么呀。”张生又说：“人秉承阳气而生，妖接受阴气而存在。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消，人则立死。所以鬼怪无形而全是阴气，仙人无影而全是阳气。阴阳的盛衰，魂魄的矛盾，在体内稍有不正常，没有不表现在气色上的。刚才观察你的神采，阴气侵夺了阳气的位置，邪气干预正腑，真气已经耗损，心智渐渐毁坏，津液流出，根本动摇，骨将变成土。你脸上没有红润，一定是被妖异消磨得如此，为什么还硬是隐瞒不说实话呢？”孙恪这才惊醒，就说出了娶妻的前前后后。张生大惊道：“就是这件事！你想怎么办呢？”孙恪说：“我思量一下，她有什么怪异呢？”张生说：“姓袁的哪里能海内没有一个亲戚呢？她又聪慧多能，

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遭迍，久处冻馁，因滋婚娶，颇似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侔亚也。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鸛鵒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

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剑，隐于室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

节行于人世也？”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撩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

后十余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参杂。后恪之长安，谒旧友人王相国缙，遂荐于南康张万顷大夫，为经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

这就够怪的了！”于是孙恪告诉张生说：“我一生艰难，长期处在冻饿之中，因为娶了这房妻室，才好像恢复了一些生气，我不能忘恩负义，怎么办呢？”张闲云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侍奉人，怎么还能去侍奉鬼呢？相传说：‘妖是由于人而兴起的，人没有过失，妖不能自己作怪。’况且恩义和身体哪一个更亲近？身体受到她的危害，还顾及她鬼怪的恩义，三岁的小孩，也认为不可以，何况大丈夫呢？”张闲云又说：“我有一把宝剑，也是可以 and 干将相提并论的。凡是有鬼怪，见了这把宝剑就消失了。前后灵验的事，不可一一尽数。明天早晨我借给你，如果你偷偷地拿进卧室，一定能看到她的狼狈相，不亚于从前王君拿着宝镜照鹦鹉。不这样的话，你就断不了和她的恩爱。”

第二天，孙恪就接受了那把剑。张生告退，拉着孙恪的手说：“要见机行事！”孙恪就把那宝剑藏到室内，而始终有为难的神情。袁氏很快便发觉了，生气地谴责孙恪说：“你穷困愁苦，我使你顺畅安泰。你不顾恩义，于是胡作非为。这样的用心，连猪狗都不想吃你，怎么能树立名节活在人世上呢？”孙恪被谴责后，惭愧又担心，叩头说：“这是表兄让我干的，不是我的本心。愿歃血发誓，再不敢有别的想法。”他汗流满面地趴在地上。袁氏就搜出那把宝剑，一寸一寸地折断，像折断莲藕那么轻松。孙恪更加害怕，好像要奔逃的样子。袁氏就笑着说：“张闲云这个小子，不能用道义来教诲他的表弟，倒让你做凶险的事，他来了我应该羞辱羞辱他。然而观察你的

心，确实不是这样。我嫁给你已经几年了，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孙恪这才稍微安下心来。几天后，孙恪外出，遇到张生，孙恪说：“不久前你让我去撩拨老虎的胡须，差点被老虎吃掉了！”张生问剑在哪里，孙恪全都如实说了。张闲云大惊道：“这是我没想到的。”他非常害怕，不敢来拜见。

十几年后，袁氏已经生养了两个儿子。治家很严，不喜欢和别人凑合在一起。后来孙恪到了长安，拜见老朋友相国王缙，王缙就把他推荐给南康张万顷大夫，让他当了经略判官，带着全家前往。袁氏每每遇到青松高山，都凝神注视许久，好像有

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壖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极高，能别形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斋蔬之类。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径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上。后悲啸扞萝而跃，袁氏恻然。俄命笔题僧壁曰：“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良久，抚二子一恸。

乃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贫道为沙弥时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于上阳宫内。及安史之乱，即不知所之。於戏！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诃陵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怅，舫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回棹，不复能之任也。出《传奇》。

崔 商

元和中，荆客崔商上峡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迟。江滨有溪洞，林木胜绝。商因杖策徐步，穷幽深入。不三四里，

不高兴的神情。到了端州，袁氏说：“离这一半的路程，江边上有一所峡山寺，我家以前有一个门徒僧惠幽住在这个寺里，相别几十年了。这个和尚修行很高，能辨别人的形体，善出尘垢。如果经过那里设食祭祀，对于我们往南走是有好处的。”孙恪说：“好的。”于是就准备了蔬果素斋。等到抵达寺中，袁氏非常高兴，她换了衣服化了妆，领着两个孩子到老和尚院里，好像很熟悉这里的道路。孙恪觉得很奇怪。袁氏就把一枚碧玉环献给老和尚，说：“这是寺院的旧物。”老和尚也不明白。等到吃完斋饭，有几十只野猿，从高高的松树上拉着手下来，在生台上吃东西。后来它们悲叫着，抓着藤萝跳跃而去。袁氏很悲痛，立刻命人拿笔在和尚的墙壁上写道：“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于是把笔扔到地上，抚摸着两个孩子哭泣了几声，对孙恪说：“保重保重！我得永别了！”于是她撕裂衣服变成一只老猿，追赶着那些悲啸的野猿跳到树上离开了。要到深山时，它又回过头来望了望。孙恪这才感到可怕，好像魂飞魄散。过了很久，他抚摸着两个孩子，父子一齐恸哭。

孙恪就向老和尚询问。老和尚这才恍然大悟，说道：“这猿是贫僧刚出家时养的。开元年间，有一天皇帝的使者高力士经过这里，喜欢它聪明机灵，用丝绸把它换走了。听说到了洛阳，献给天子了。时常有天子的使者经过这里，大多都说它聪慧过人，一直驯养在上阳宫内。到了安史之乱，就不知它到哪里去了。呜呼！没想到今天又看到它的怪样子了！那枚碧玉环，本来是诃陵胡人施舍的，当时也戴在猿的脖子上随它去了。现在我才想起来。”孙恪于是非常惆怅，停船六七天，才领着两个孩子回船而返，不能再去上任了。出自《传奇》。

崔 商

元和年间，荆地客人崔商经过三峡到黔地去。秋天江水水位已经下落，船走得很慢。江边有个溪洞，林木繁茂，景致绝美。崔商就拄着手杖慢步，向幽静处深入。走了不到三四里，

忽有人居。石桥竹扉，板屋茅舍，延流诘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诣，有尼众十许延客，姿貌言笑，固非山壑之徒。即升其居，见廷内舍

上，多曝果栗，及窥其室，堆积皆满。须臾，则自外斋负众果累累而去。商谓其深山穷谷，非能居焉，疑为妖异，忽遽而返。众尼援引留连，词意甚恳。商既登舟，访于舟子，皆曰：“此猿獠耳。前后遇者非一，赖悟速返。不尔，几为所残。”商即聚僮仆，挟兵杖，亟往寻捕，则无踪迹矣。出《集异记》。

忽然看到有人住在那里。石桥竹门，板屋茅舍，溪流弯转，景象特别不一样。崔商于是走了过去，有十多个尼姑出来迎他。她们的姿貌言笑，绝不是山野里的一般人。他就进到院里，见屋上屋下到处都晾晒着果栗。等到往室内一瞧，屋里也堆满了干果。不多时，就见尼姑们从外屋进来，背着各种山果离开。崔商认为这深山幽谷之中，不是人能居住的，怀疑她们是妖怪，忽然急忙往回走。众尼姑拉拉扯扯地挽留，言词特别诚恳。崔商上船之后，向摆船的人打听，摆船的人都说：“这是些猿猴罢了，前前后后遇见的不是一个人了。多亏你醒悟得早很快回来了。不然，差不多会被它们害了。”崔商就聚集僮仆，带着兵杖，急速前往寻捕它们，却不见踪迹了。出自《集异记》。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兽十三

猿下

楚江渔者 王仁裕

猕猴

翟 昭 徐寂之 张寓言 薛放曾祖 杨于度

猕 猴

猩猩

好 酒 能 言 焦 封

猓 獬

狨

猿下

楚江渔者

楚江边有一渔者，结茅临流，唯一草衣小舟纶竿而已，别无所
有。时以鱼换酒，辄自狂歌醉舞。人虽笑之，略无惭色。亦不言其姓
氏，识者皆以为渔之隐者。或有问之曰：“君之渔，隐人之渔耶？渔
人之渔耶？”渔者曰：“昔姜子牙之渔，严子陵之渔，书于青史，皆以
为隐人之渔也。殊不知不钓其鱼，钓其名耳。隐人之渔高尚乎？渔人
之渔高尚乎？若以渔人之渔，但有明月，风和浪静，得鱼供庖宰，

猿下

楚江渔者

楚江边上有一位钓鱼的人，挨着江水盖了茅草屋，只有一件草

衣、一只小船和一把钓竿罢了，别的什么也没有。他时常用鱼换酒，动不动就狂歌醉舞。人们虽然笑他，他却一点惭愧的神情都没有。他也不说姓什么叫什么，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钓鱼的隐士。有人问他道：“你钓鱼，是隐士钓鱼，还是渔夫钓鱼？”钓鱼的人说：“从前姜子牙钓鱼，严子陵钓鱼，都写在史书里，都认为是隐士钓鱼。竟不知钓的不是鱼，钓的是名声而已。是隐士钓鱼高尚呢？还是渔夫钓鱼高尚呢？如果认为是渔夫钓鱼，只要有一轮明月，风平浪静，钓到的鱼供得上烹宰，

一身足，余则易酒独醉，又焉知隐人之渔、渔人之渔也？”问者深叹伏之。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经于此。其渔者见之，悲号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怵恋之情。其人甚怪。渔者乃坚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与，幸垂悯察以见赐。庶余不负山僧之义。”其人惊念，遂特赐之。渔者常恩养是小猿。经一载，忽告渔人辈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属，今日辞尔辈归之。”遂跳跃化为一老猿，携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王仁裕

王仁裕尝从事于汉中，家于公署。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焉。怜其小而慧黠，使人养之，名曰野宾。呼之则声声应对，经年则充博壮盛，縻絜稍解。逢人必啗之，颇亦为患。仁裕叱之，则弭伏而不动，余人纵鞭捶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缭绕，并是榆槐杂树，汉高庙有长松古柏，上鸟巢不知其数。时中春日，野宾解逸，跃入丛林。飞越于树梢之间，遂入汉高庙，破鸟巢，掷其雏卵于地。是州衙门有铃架，群鸟遂集架引铃，主使令寻鸟所来。见野宾在林间，即使人投瓦砾弹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馁而就絜，乃遣人送入巴山百余里溪洞中。

人方回，询问未毕，野宾已在厨内谋餐矣，又复絜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帅厨中，应动用食器之属，并遭掀扑秽污，而后登屋，掷瓦拆砖。主帅大怒，使众箭射之，野宾骑

能满足一人所需，剩下的就换酒独醉，又哪里知道什么隐士钓鱼、渔

夫钓鱼呢？”问的人对他深深叹服。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带着一只小猿猴经过这里。钓鱼的人看见了，悲伤地哭个不停。那小猿猴也不肯向前离开，好像有悲怆眷恋之情。那个领着猿猴的人感到很奇怪。钓鱼的人就坚持请求那人把小猿猴送给他，说：“这是我前年丢失的。是一位山僧给我的，希望你能可怜我把它送给我。这样我才不辜负山僧的一片情意。”那人吃惊地想了想，就把小猿猴赠送给他。钓鱼的人常年喂养着这只小猿猴。经过一年，他忽然告诉钓鱼的人们说：“我在南山里有亲属，今天告别你们回去了。”于是他纵身一跳变成一只老猿，领着猿猴奔跑而去，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出自《潇湘录》。

王仁裕

王仁裕曾经在汉中做官，家住在公署。巴山有一个猎人，把一只小猿献给了他。他喜爱它娇小慧黠，就派人养活它，起名叫“野宾”。喊它的名字它就声声答应，经过一年就长得肥大健壮了，拴它的绳子稍微解开，遇着人就咬，成为人的祸患。王仁裕呵斥它，它就温顺地趴在那里不动，其他人用鞭子打它它也不怕。那公衙门四周院墙围绕，都是榆槐杂树，汉高祖庙有高大的青松古柏，树上的鸟巢多得不计其数。当时是仲春的一天，野宾解开绳索，跳进丛林，飞跃于树梢之间，就进了汉高祖庙。它弄破鸟巢，把小鸟和鸟蛋扔到地上。这时候州衙门有报警用的铃架，群鸟就聚集到铃架上引起铃铛响，州主让人寻找鸟群从哪儿来。一寻便发现野宾在林子里，就让人用瓦砾投用弹弓射，都没能打中。靠近傍晚的时候它的肚子空了，才因为饿而被缚。王仁裕于是就派人把它送到巴山一百多里处的一个溪洞里。

送的人刚回来，问话还没结束，野宾已经在厨房里找东西吃了。王仁裕又把它拴起来。忽然有一天它又解开绳索，进入主帅厨房中，所有应该使用的食器之类，都被掀翻摔坏弄脏，然后它跑到房上去，扔瓦拆砖。主帅大怒，让众人用箭射它。野宾骑在屋脊而毁拆砖瓦，箭发如雨。野宾目不妨视，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损其一毫。有使院老将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狮。”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来。”于是大胡狮跃上衙屋赶

之。逾垣募巷，擒得至前。野宾流汗体浴而伏罪，主帅亦不甚诟怒，众皆看而笑之，于是颈上系红绡一缕，题诗送之曰：“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碧云心。三秋果熟松稍健，任抱高枝彻晓吟。”又使人送入孤云两角山，且使縶在山家。旬日后，方解而纵之，不复再来矣。

后罢职入蜀，行次幡冢庙前。汉江之壖，有群猿自峭岩中，连臂而下，饮于清流。有巨猿舍群而前，于道畔古木之间，垂身下顾，红绡彷彿而在，从者指之曰：“此野宾也。”呼之，声声相应，立马移时，不觉惻然。及耸轡之际，哀叫数声而去。及陟山路，转壑回溪之际，尚闻呜咽之音。疑其肠断矣，遂继之一篇曰：“幡冢祠边汉水滨，此猿连臂下嶙峋。渐来子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继梦，松餐非复稻粱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年旧主人。”出《王氏见闻》。

猕猴

翟 昭

晋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后宫养一猕猴，在妓女房前。前后妓女同时怀娠，各产子三头，出便跳跃。昭方知是猴所为，乃杀猴及十子。六妓同时号哭，昭问之云：“初见一

房脊上拆砖毁瓦，箭像雨点一样射上去。野宾眼睛不耽误看东西，口不耽误呼叫，用手拨用脚踢，左右避箭，竟然不能损伤它一根毫毛。有一位使院老将马元章说：“市上有一个人，善于摆弄胡猕。”于是就把那个人找来，把野宾指给他看，说：“赶快把它捉起来！”于是便有一只大胡猕跳到衙门屋顶上去赶野宾，穿墙越巷，把野宾捉到跟前。野宾满身是汗像洗了澡，伏罪趴在那里，主帅也就不怎么愤怒了，众人看后都笑了。于是在它的脖子上系上一缕红绸子，题诗送它说：“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碧云心。三秋果熟松稍健，任

抱高枝彻晓吟。”又派人把它送到孤云两角山，而且派人把它拴在山中人家。十天后，才解开绳索放了它，从此就再也没来。

后来王仁裕罢官到蜀地去，走到岷冢庙前。汉江边上，有一群野猿从峭岩上扯着手下来，到江边喝水。有一只大猿离开猿群走上前来，在道旁古树之间，垂身往下看，红绸子好像还在。随从人员指着它说：“这是野宾！”喊它，它声声都答应。停下马观望了多时，王仁裕不知不觉心里很伤感。等到他纵马扬鞭之际，野宾哀叫了几声离开了。等他登上山路，溪回谷转之际，还能听到野宾那呜咽的哀鸣。他怀疑野宾是不是肠子哭断了，于是又接着写下一首诗：“岷冢祠边汉水滨，此猿连臂下嶙峋。渐来子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继梦，松餐非复稻粱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年旧主人。”出自《王氏见闻》。

猕猴

翟 昭

晋朝太元年间，丁零王翟昭的后宫养了一只猕猴，养在歌舞女的房前。前后的歌舞女同时怀了孕，各生下三头小猕猴，一生出来就会跳跃。翟昭这才知道是猕猴干的，就杀了猕猴和十头小猕猴。六个歌舞女同时号哭，翟昭问她们，她们说：“当初看到一位年少，着黄练单衣，白纱帽，甚可爱，语笑如人。”出《续搜神记》。

徐寂之

太元末，徐寂之常野行，见一女子操荷，举手麾寂之。寂之悦而延住，此后来往如旧，寂之便患瘦瘠。时或言见华房深宇，芳茵广筵，寂之与女觴肴宴乐。数年，其弟晬之闻屋内群语，潜往窥之，见数女子从后户出，唯余一者隐在簾边。晬之径入，寂怒曰：“念方欢集，何故唐突？”忽复共言云：“簾中有人。”晬之即发看，有一牝猴，遂杀之。寂病渐瘳。出《异苑》。

张寓言

山人张寓言素有道术，博学多才，常寓居于朝士家，其宅大且凶。主人移出，寓言出饮，甚醉而还。不知其家已出，遂寝于堂庑下，夜半后颇醒。竖告之，寓言惧。时夜昏黑，乃有引其架上书者。寓言自暗窥之，乃鬼也，集于书架之旁。寓言计将击之，因起。寓言多力，先叱之，鬼称革。寓言殴之，而踏其喉就地，又击之。因绝声大叫云：“吾擒得鬼。”守者遂以火至，乃一猕猴也，被击已死，方知误焉。先是，一沐猴不知何来，每夜入人家偷窃。及寓言以为鬼而杀之，一里无患矣。出《纪闻》。

年轻人，穿黄绢单衣，戴白纱帽，非常可爱，说笑像人。”出自《续搜神记》。

徐寂之

太元末年，徐寂之曾经在野外走路，看见一位女子拿着荷花，向他招手。寂之喜欢这个女子就把她请到家里来住，这之后便经常来往。徐寂之便得了一种身体消瘦的病。当时有人说看见在华房深宅里面，芳茵广筵，寂之和女子饮酒作乐。好几年后，他的弟弟徐驎之，听到屋里有不少人讲话，就偷偷地过去往里窥视，见几个女子从后门出去了，只剩下一个藏在一个竹筐旁边。徐驎之径直走进屋里，徐寂之生气地说：“我刚才正在欢乐聚会，你为什么突然来这儿！”忽然那几个女子又一起说：“竹筐里有一个人！”徐驎之就打开竹筐一看，有一只母猴，就把它杀了。徐寂之的病渐渐好了。出自《异苑》。

张寓言

山人张寓言一向很有道术，博学多才，曾寄居在一个朝廷官吏家。这所宅第很大，而且闹鬼。主人搬出去了，张寓言出去喝酒，醉得很厉害才回来。他不知道主人家已经搬出去了，就睡在堂屋下面的廊檐里，半夜后稍微清醒了些。僮仆告诉他主人已经搬走了，张寓言很害怕。当时夜很黑，竟然有人到书架上拿书。张寓言从暗处偷看，

是鬼，拿到书堆在书架旁边。张寓言打算要打它，就起来了。张寓言很有力气，他先大声呵斥它，鬼急得大叫起来。张寓言殴打它，踩着它的喉咙摁在地上，又打它。于是用尽力气大叫道：“我捉住鬼啦！”守卫的人就把灯火拿进来，原来是一只猕猴。猕猴已经被打死了，这才知道是一场误会。原先，也是有一只沐猴不知从哪里来，每天晚上都进到人家偷东西。等到张寓言把它当成鬼杀了之后，整个街道都没有忧患了。出自《纪闻》。

薛放曾祖

薛放尚书曾祖为湖南刺史，罢郡，京中闲居。善治家，旦暮必策杖检校其宅。常晨起，因至厨中，见灶内有灯荧荧然。薛怒其爨者曰：“灯不灭，又置灶中，何也？”及至灶前视之，忽见一猕猴子长六七寸。前有一小台盘子，方圆尺余，内食品物皆极小而甚备。又前置一盏灯，猴对之而食。薛大骇异，乃以拄杖刺之。灶虽浅，而尽其杖终不能及。乃命妻子僮仆观之，皆莫测，不知所为。其猴忽置灯于盘子上，以头戴盘而出灶，人行至堂前阶上，复设灯置盘而食，傍若无人。薛氏惊惧，乃令子弟出外，访求术士以禳之。

及出门，忽逢一道士乘驴，谓薛氏子曰：“郎君神精，极甚仓卒，必有事故。适过此宅，见妖气甚盛，某平生所学道术，以济急难，如有事，请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下马拜请至宅。使君具簪筒出迎，妻女等悉拜迎，坐于中堂。猴见道士，亦无惧色，道士曰：“此乃使君积世深冤，今之此来，为祸不浅。”使君及妻子悲涕求请良久，道士曰：“有幸相遇，当为祛除，然此物终当屈辱使君，方肯解释。”薛曰：“苟得无他，敢辞屈辱。”道士曰：“此猴今欲将台盘及灯，上使君头上食，必当去，可乎？”薛不敢辞，妻子皆泣曰：“此是精魅物，安可置头上？乞尊师别为一计。”道士曰：“不然，先将台盘子于头上，后令于盘中食之，可乎？”妻子又曰：“不可。”道士曰：“不然，无计矣。”薛又哀祈之良久，道士曰：“家有厨柜之类乎？令使君入其中，令猴于其上食，

薛放曾祖

薛放尚书的曾祖父曾担任湖南刺史，罢官以后，在京城里闲居。他善于治家，一早一晚一定要拄着手杖把宅院检查一遍。曾经有一天早晨起来，来到厨房里，见灶内有灯闪闪发亮，薛刺史生气地对烧火做饭的人说：“不把灯吹灭，还放到炉灶里头，要干什么？”等他走到灶前一看，忽然看见一只六七寸长的小猕猴在灶内。面前有一个小台盘子，方圆一尺多，盘子里的食品都极小但是特别齐全。还在面前放了一盏灯，猴子就对着灯吃着盘子里的东西。薛刺史特别吃惊，就用手杖去捅它。灶膛虽然很浅，但是把手杖全伸进去还是够不着。于是他就令妻子儿女僮仆都来看，都不能推测出怎么回事，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猴子忽然把灯放到盘子上，用头顶着盘子走出灶来，像人那样走到堂前台阶上，又设灯置盘开始吃，旁若无人。薛氏又惊又怕，就让子弟出去，寻求术士来除掉它。

等到他的儿子一出门，就忽然遇上一位骑驴的道士，对薛氏子说：“您的神情，非常慌张仓促，一定有什么急事。刚才路过这所宅子，发现妖气很重。我平日学的道术，用来为人排忧解难，如果有什事，请让我为您解除它。”薛氏子大喜，下马叩拜把他请到家。薛刺史穿戴整齐出来迎接，妻子儿女全都拜迎，让道士坐在中堂。猴子见了道士，也没有害怕的神色，道士说：“这是刺史积累几代的冤家，今天到这里来，为祸不小啊！”薛刺史和妻子儿女，伤心哭泣着请求了好久。道士说：“有幸遇见，我该为你除掉它，但这个东西最终会使刺史屈辱一番，才肯罢休。”薛刺史说：“如果能够不发生别的祸事，怎敢推辞屈辱？”道士说：“这猴子现在想要拿着台盘和灯，到刺史的头上吃，这样它就一定能离开，可以吗？”薛刺史不敢推辞。妻子儿女都哭着说：“这是精怪之物，哪能放到头上去？请尊师另想个办法。”道士说：“不这样的话，先把台盘放到头上，然后让它到盘子里去吃，可以吗？”妻子又说：“不可以。”道士说：“不这样，就没有办法了。”薛刺史又哀求了很久，道士说：“家里有橱柜之类的东西吗？让刺史进到柜子里去，让猴子在柜子上吃，

可乎？”皆曰：“可。”乃取木柜，中施裯褥，薛入柜中，闭之，猴即戴台盘，提灯而上，乃置之而食，妻子环绕其旁，共忧涕泣。忽失道士所在，惊骇求觅之次，猴及台盘灯亦皆不见，遂开柜视之，使君亦不

见。举家号哭求觅，无复踪迹。遂具丧服，以柜招魂而葬焉。出《灵保集》。

杨于度

蜀中有杨于度者善弄胡猕，于阆阆中乞丐于人。常饲养胡猕大小十余头。会人语，或令骑犬作参军行李，则呵殿前后，其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时。如弄醉人，则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来。”辄不起。“御史中丞来。”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来”，胡猕即便起走，眼目张惶，佯作惧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实，巡检内外，主严重，人皆惧之，故弄此戏。一日，内厩胡猕维绝走上殿阁，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蹻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获者三日。内竖奏杨于度善弄胡猕，试令捉之。遂以十余头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内厩胡猕亦在舍上窥觑，于度高声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猕来。”手下胡猕一时上舍，齐手把捉内厩胡猕，立在殿上。蜀主大悦，因赐杨于度绯衫钱帛，收系教坊。有内臣因问杨于度：“胡猕何以教之而会人言语？”对曰：“胡猕乃兽，实不会人语。于度缘饲之灵砂，变其兽心，然后可教。”内臣深讶其说。则有好事者知之，多以灵砂饲胡猕、鹦鹉、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兽食灵砂，尚变人心，人食灵砂，足变凡质。出《野人闲话》。

可以吗？”大家都说：“可以。”于是就搬来木柜，在里边铺好垫子，薛刺史进到柜子里，关上门。猴就顶着台盘，提着灯走上去，就放到那上面吃。妻子儿女环绕在柜子旁边，一起提心吊胆地哭泣。忽然道士不见了，惊恐地寻找时，猴子、台盘、灯，也都不见了。于是打开柜子一看，刺史也不见了。全家哭号寻找，没有什么踪迹。于是准备丧服，用柜子招魂埋葬了。出自《灵保集》。

杨于度

蜀中有一个叫杨于度的人善于摆弄胡猕，他让胡猕在市区向人们乞讨。他曾经饲养了大大小小十几头胡猕。这些胡猕懂人话。有时让它骑着狗扮演参军、使者，有的在前喝道，有的在后面随从，它拿着

鞭子驱赶，猢狲戴帽子穿靴子，也可以取笑一时。如果扮演醉人，就一定躺倒在地上，扶它很久也不起来。杨于度喊道：“街使来啦！”还是不起来。杨于度再喊：“御史中丞来啦。”也不起来。如果他对它小声说“侯侍中来啦”，胡猢立即就起来，眼神张惶，装作惧怕的样子，人们都笑它。侯侍中弘实，巡检内外，管理严格，人们都怕他，所以开这个玩笑。有一天，宫内兽圈里的胡猢挣断绳索跑到殿阁之上，蜀主让人用箭射它，因为它矫健敏捷，全都射不中，竟然三天都没能捉住它。宫内的僮仆对蜀主说杨于度善于摆弄胡猢，让他捉一捉试试。于是杨于度领着十几头胡猢进来，望着殿上拜，胡猢们拱手站成一行。宫内兽圈的胡猢也在房舍顶上偷看，杨于度大声喊道：“奉旨把房顶上的胡猢捉下来！”手下的胡猢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就把那宫内胡猢捉了下来，站在殿上。蜀主十分高兴，便赐给杨于度绯衫和钱帛之类东西，收留他在教坊里做事。有的内臣就问杨于度：“胡猢怎么教它懂人话呢？”杨于度说：“胡猢是兽，确实不懂人语。我因为喂它们灵砂了，改变了它们的兽心，然后就能教会。”内臣对他的说法十分惊讶，就有好事的人知道了，很多人都用灵砂喂养胡猢、鹦鹉、狗、老鼠等，然后教它们懂人话。所以知道禽兽吃了灵砂，还能变成人心。人吃了灵砂，足可以改变普通的形质。出自《野人闲话》。

猢 猢

猢猢见僧，即必围绕，状如供养。戎泸彝僚，亦啖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禅，则必相悦而来，驯扰之。逡巡众去，唯留一个，伴假僧偶坐。僧以斧击，将归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击之。然众竟不之觉。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径，仍削木棒可长一二尺者三五十条，于侧边。其猴啖糟醉后，拈棒相击，脚手损折，由此并获。是知嗜酒者，得不鉴斯兽之贾害乎？出《北梦琐言》。

猩猩

好 酒

猩猩好酒与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言云：“诱我也。”乃绝走而去之。去而复至，稍稍相劝，顷尽醉。其足皆绊。或图而赞之曰：“尔形唯猿，尔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养真。”出《国史补》。

能 言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

猕 猴

猕猴见到和尚，就一定会围绕在和尚周围，样子像是要供养和尚。西南少数民族，也喜欢吃猕猴。人只要在野外的石头上，像佛教徒那样盘腿坐着，用东西蒙上脸，就像坐禅那样。那么猕猴们就一定会高高兴兴地跑来，顺服地围着那个人。一会儿一群猕猴又都离去，只留下一个，陪着假和尚坐着。假和尚用斧子把它打死，拿回去吃掉。改日还想要，也还用这种办法打死几个。但是猕猴们竟然发觉不了。另外，因为猕猴祸害庄稼，人就用盆盛着酒糟，放到野外的道上，还削一些一二尺长的三五十条木棒，放在身边。那些猴子吃了酒糟就会醉，人们就用身边的大棒击打猕猴，猕猴的手脚被打折，因此就全都被捉获了。从这件事上可知那些嗜酒的人，能不借鉴这些兽类上当受骗招祸害的教训吗？出自《北梦琐言》。

猩 猩

好 酒

猩猩喜欢喝酒，爱穿木鞋。人们想要捉它的时候，就把这两样东西放在那里引诱它。猩猩们刚发现的时候，一定会大骂道：“这是引诱我们呢！”于是便很快跑开。但是它们去而复返，渐渐地互相劝酒，顷刻间就全都喝醉。它们的脚全被木鞋绊住了。有人为它们画像

并赞道：“你的样子像猿，你的脸面孔像人，说话不懂羞愧，智慧不能保护自身。想学韩信辅佐汉朝？想学李斯辅佐秦朝？哪里比得上许由隐居箕山，躺在高处修养你本来的身心？”出自《国史补》。

能 言

安南武平县封溪境内，有一种猩猩。像美人，能听懂人话，知道过去的事。因为猩猩爱喝酒的缘故，人们用木鞋把它们捉来。数百只关在一个牢笼里，人们要宰吃的时候，猩猩们自己推选身体肥胖

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帊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养畜，能传送言语，人不如也。出《朝野僉载》。

焦 封

前浚仪令焦封罢任后丧妻。开元初，客游于蜀，朝夕与蜀中富人饮博。忽一日侵夜，独乘骑归。逢一青衣，如旧相识，马前传语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从之，心亦疑是误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峥嵘。既坚请入，封乃下马入之。须臾，有十余婢仆至，并衣以罗纨，饰之珠翠，皆美丽其容质。此女仆齐称夫人欲披揖，封惊疑未已，有花烛两行前引，见大扇拥蔽一女子，年约十七八，殊常仪貌。遂令开扇，引封前，拜揖于堂而坐。前后设琼浆玉饌，奏以女乐，乃劝金樽于封。夫人索红笺，写诗一首以赠。诗曰：“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小年欢醉后，只恐苦相留。”封捧诗披阅，沉吟良久，方饮尽，遂复酌金樽，仍酬以一绝。诗曰：“心常名宦外，终不耻狂游。误入桃源里，仙家争肯留。”夫人览诗，笑而言曰：“谁教他误入来？要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谁怕留千年万年。”夫人甚喜动颜色，乃徐起，佯醉归帐，命封伸伉俪之情。

至曙，复开绮席，歌乐嘹亮，又与封共醉，仍谓之曰：“妾是都督府孙长史女，少适王茂。王茂客长安死，妾今寡居。幸见托于君子，无以妾自媒为过。当念卓王孙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复闻是语，转深眷恋。不出，

的送出来，洒泪而别。当时要送一只给封溪县令，用手帕盖着。县令问是什么东西，猩猩就在笼子里说道：“只有我和一壶酒罢了。”县令听后笑了，很喜欢它，就把它养起来。它能传送话语，人都不如它。出自《朝野金载》。

焦 封

前浚仪县令焦封罢任以后妻子死了。开元初年，他客游于蜀地，一天到晚与蜀地的富人饮酒博戏。忽然有一天夜里，他独自骑马回来，遇见一位婢女，像旧相识似的，在马前传话邀请焦封。焦封正半醒半醉，就笑着跟她走，心里也怀疑是婢女邀请错了人。片刻来到一所府第，房屋高峻雄伟。婢女坚持请他进去，焦封就下马走进去。一会儿，有十多个婢女到了，都穿着绫罗绸缎，佩戴珠翠首饰，容貌都美丽娇艳。这些女仆一起说夫人想来会见。焦封惊疑未定，已经有两行花烛在前边引路，看见一面大扇簇拥着一位女子走来，年约十七八岁，仪态容貌特别不一般。于是她就让人移开蔽扇，引焦封前来。焦封在堂前作揖后落座。前后摆上美酒佳肴，奏以女乐，夫人就向焦封劝酒。她找来红色信纸，写了一首诗赠给焦封。诗是这样的：“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小年欢醉后，只恐苦相留。”焦封捧着诗阅读，沉吟了好久。刚喝尽一杯，就又被斟满一杯。焦封也酬答一首绝句。诗说：“心常名宦外，终不耻狂游。误入桃源里，仙家争肯留。”夫人看了诗，笑着说道：“谁让他误入来？要是不留，也不行呀！”焦封也笑着回答：“只是恐怕不留，谁怕留一千年一万年。”夫人非常高兴，喜形于色，就慢慢站起来，装作喝醉了回到帐内，让焦封同她表白夫妻之情。

到天亮，又摆开筵席，歌乐大作，夫人又与焦封一起喝得大醉，便对他说：“我是都督府孙长史的女儿，年轻时嫁给王茂。王茂客死在长安，我现在守寡而居。有幸托付给你，你不要把我自己作媒当成错。应该想想卓王孙家，卓文君爱上了司马相如，也曾经这样。”焦封又听了这些话，对她的眷恋更加深切。他不出门，

经月余，忽自独行而语曰：“我本读诗书，为名宦。今日名与宦俱未称心，而沉迷于酒色，月余不出，非丈夫也。”侍婢闻者，告于夫

人。夫人谓封曰：“妾是簪缨家女，君是宦途中人。与君匹偶，亦不相亏耳！至于却欲以名宦荣身，足得诣金阙谒明主也，妾争敢固留君身，抑君显达乎？何伤叹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无使我虚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宝送封入关。及临歧泣别，仍赠玉环一枚。谓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与我幼时所弄之物也。”复吟诗一首以送。诗曰：“鹊桥织女会，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封览诗，受玉环，怆情尤甚，不觉沾洒。留诗别曰：“但保同心结，无劳织锦诗。苏秦求富贵，自有一回时。”夫人见诗，悲哽良久，复劝金爵而别。

封虽已发志回京洛为名宦，亦常怅恨别是佳丽。方登阁道，见嶮巖，深所郁郁。忽回顾，遥见夫人奔逐，遂惊异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谓封曰：“我不忍与君离，因潜奔赶君。不谓今日复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辇。”封疑讶，复且喜，遂相携达前旅次。至昏黑，有十余猩猩来。其妻奔出见之，喜跃倍常。乃顾谓封曰：“君亦不顾我东去，我今幸女伴相召归山，愿自保爱。”言讫，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已经一个多月了，忽然有一天他独自走路自言自语道：“我本来是为了功名仕途而苦读诗书的。现在功名和官位都不称心，却沉迷于酒色，一个多月不出门，不是大丈夫啊！”婢女听到了，就告诉了夫人。夫人对焦封说：“我是显贵人家的女儿，你是仕途上的人，和你匹配，也不会亏着你。至于要想用功名仕宦来荣身，那就要到京城去拜见明主，我怎么敢固执地留住你，而影响你的显达前途呢？何必如此伤感叹息？”焦封说：“幸好夫人体谅我，不让我虚度一生老死在蜀城中。”夫人于是就把金银珠宝送给焦封让他入关。等到在岔路口挥泪告别，又送一枚玉环给他。她对焦封说：“你要好好珍藏它，这是母亲给我的我小时候一直把玩的东西。”又吟诗一首送给他。诗说：“鹊桥织女会，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焦封看了诗，接受了玉环，更加悲伤，不知不觉泪洒如雨。也留一诗赠别说：“但保同心结，无劳织锦诗。苏秦求富贵，自有一回时。”夫人看了诗，悲泣了好久，又敬上一杯酒告别。

焦封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回京城求取功名富贵，也常常惆怅遗憾

离别了这个佳人。他刚登上阁道，见山路艰险难行，草木深深。忽然一回头，远远望见夫人飞奔着赶来，于是他就惊异地等着她。她很快来到焦封的面前，悲泣不止。她对焦封说：“我不忍心和你离开，便偷偷地跟在后面追赶你。不要以为今天只是来看看你，请你带着我一块到京城吧。”焦封很惊疑，又很高兴，于是携手一起来到前面的一个客栈住下。到了傍晚，有十几只猩猩来了。他的妻子跑出去见它们，异常高兴，就回头对焦封说：“你也不顾我独自东去，我现在幸亏遇见女伴来找我回山。请你自己多保重。”说完，她变成一只猩猩，和同伴们互相追逐着跑了，不知到哪儿去了。出自《潇湘录》。

猓獬

剑南人之采猓獬者，得一猓獬，其数十猓獬可得。何哉？猓獬有伤其类者，聚族悲啼，虽杀之不去。此禽兽之状而人心也。乐羊、张仁愿、史牟，则人之状而禽兽心也。出《国史补》。

狨

狨者，猿獠之属，其雄毫长一尺、尺五者，常自爱护之，如人披锦绣之服也。极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为暖座者是也。生于深山中，群队动成千万。雄而小者，谓之狨奴。猎师采取者，多以桑弧檣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闻人犬之声，则舍群而窜。抛一树枝，接一树枝，去之如飞。或于繁柯秊叶之内藏隐之。身自知茸好，猎者必取之。其雌与奴，则缓缓旋食而传其树，殊不挥霍。知人不取之，则有携一子至一子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则拔其矢嗅之，觉有药气，则折而掷之。嘞眉愁沮，攀枝蹲于树巅。于时药作抽掣，手足俱散。临堕而却揽其枝，揽是者数十度。前后呕啞，呻吟之声，与人无别。每口中涎出，则闷绝手散。堕在半树，接得一细枝稍，悬身移时，力所不济，乃堕于地。则人犬齐到，断其命焉。猎人求嘉者不获，则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则解摘其子，撻去复来，抱其母身，去离不获，

猓獬

剑南捕获猢狲的人，只要捕到一只猢狲，就可以捕到几十只猢狲。为什么呢？因为猢狲有同情它同类的性情。有一只猢狲出了事，整个家族聚集到一起悲啼，即使杀死它们也不肯离去。这是禽兽之形却长了人心。乐羊、张仁愿、史牟之流，则是人的形貌却长了禽兽之心。出自《国史补》。

狨

狨，是猿猴类动物，那些雄性的，毛长一尺到一尺半，经常自己爱护它的毛，就像人爱护穿着的锦绣衣服一样。极好的狨毛颜色像金子，现在的大官们做暖座用的就是这种毛皮。狨生在深山之中，一群狨动不动就成千上万。雄性还没长大的，叫“狨奴”。猎人捕狨，大多用桑木条做成的弓和用柁树条做的箭射它。那些雄性而且有长毛的狨，听到人和狗的声音，就离开群体而逃窜。抛开这个树枝，又抓住另一个树枝，行动如飞。或者在茂密的枝叶间隐藏着。它自己知道自己的毛好，猎人一定会捉它。那些雌性的狨和狨奴，则是慢慢地一边吃着东西一边从这树到那树，特别不着急，因为它知道猎人不捉它们，有许多怀里抱着一个小崽的来到另外一个带着小崽的母猴身边。那些雄性的如果有中箭的，就把那箭拔出来闻一闻，觉出有药味，就把箭折断扔掉。皱着眉头，忧愁沮丧，攀着树枝蹲到树的最顶端。在药物发作的时候，它就开始抽搐，手脚全都抓不紧。要掉下去时却死死地抓着树枝不放，抓这个枝抓不住，又抓另一个，一直抓几十次。前后呕吐干呕好多次，痛苦呻吟的声音，和人没有差别。每当有涎水从口中流出来，就憋闷得松开手，掉到半树上，抓到一根细枝梢就不放手，在半空里悬挂半天，实在支持不住了，才掉到地上。人和狗就同时上去，结束它的性命。猎人如果捉不到好的长毛雄狨，就射那些雌性的，雌性的如果中了箭，就把怀里抱的小崽扔出去。小崽被扔出去又跑回来，抱着它母亲的身体，想让它离开没有成功，

乃母子俱毙。若使仁人观之，则不忍寝其皮，食其肉。若无怜悯之心者，其肝是铁石，其人为禽兽。昔邓芝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叶塞疮。芝曰：“吾违物性，必将死焉。”于是掷弓矢于水中。山民无识，安知邓芝之为心乎？出《玉堂闲话》。

那就要母子一块死。如果让仁慈的人看了这场面，就会不忍心睡在它的皮上，吃它的肉。如果人没有怜悯之心，他的心肝就是铁石，他这人就是禽兽。以前邓芝射母猿，猿的儿子为它把箭拔出来，用树叶把伤口塞上。邓芝说：“我违背了万物的本性，一定要死了。”于是他把弓和箭扔到河里去。山民没有知识，哪知道邓芝的心境？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说 狐	瑞 应	周文王	汉广川王	陈 羨
管 辂	习凿齿	陈 斐	孙 岩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齐后主	宋大贤	长孙无忌	狐 神
张 简	僧服礼	上官翼	大安和尚	

说 狐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出《玄中记》。

瑞 应

九尾狐者，神兽也。其状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国，音如婴儿。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气，及蛊毒之类。出《瑞应编》。

周文王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纣，免西伯之难。出《瑞应编》。

说 狐

狐狸活五十岁，就能变成妇人。一百岁就能变化成美女，变化成神巫，或者变化成成年男子与女人发生性行为，能知道千里之外的事，善于蛊惑迷人，使人被迷惑后丧失理智。狐狸活到一千岁，就能和天沟通，叫做“天狐”。出自《玄中记》。

瑞 应

九尾狐，是一种神兽。它的形状是红色的，四只脚九条尾巴。出自青丘国，它叫起来声音像婴儿。喂养九尾狐的人，不会遇上妖邪之气和毒虫什么的。出自《瑞应编》。

周文王

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散宜生到涂山弄到一只青色狐狸把它献给商纣王，就免除了周文王的灾难。出自《瑞应编》。

汉广川王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栾书冢，其棺枢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白狐一头，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因生疮，至死不差。

陈 羨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羨为西海都尉。其部曲士灵孝无故逃去，羨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羨久不见，囚其妇。其妇实对，羨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闻人犬声怪避。羨使人扶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索阿紫。阿紫，雌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寤。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道士云：“此山魅。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名曰阿紫，化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也。”出《搜神记》。

管 辆

魏管辆常夜见一小物状如兽，手持火，向口吹之，将爇舍宇。辆命门生举刀奋击，断腰，视之，狐也。自此里中无火灾。出《小说》。

汉广川王

汉广川王喜欢挖掘坟墓。一次，挖开栾书的坟墓，里边的棺木和陪葬器物，全都毁坏光了。只有一只白狐狸，见了人吓跑了。左右的人去追没追上，用戟伤了它的一只脚。这天晚上，广川王梦见一位胡须和眉毛全白的男子，来对他说：“为什么弄伤我的左脚？”那男子用手杖敲广川王的左脚。广川王醒来之后感觉左脚肿痛，就长了疮，到死也没治好。

陈 羨

后汉建安年间，沛国郡人陈羨任西海都尉。他的部下有一个鄙陋的人叫灵孝，无缘无故逃跑了，陈羨想要杀了他。过了不久，灵孝又逃跑了。陈羨很长时间见不到灵孝，就把灵孝的妻子囚禁起来。灵孝的妻子说了实话，陈羨说：“这一定是被鬼魅弄去了，应该出去找找。”于是他就率领几十名骑兵，领着猎狗，在城外周旋寻找。果然发现灵孝在一个空坟墓里，听到人和狗的声音，感到奇怪而躲避。陈羨让人把他扶着回来，他的样貌很像狐狸了。一点也不再和人相呼应，只哭着喊着找阿紫。“阿紫”是一只雌性狐狸的名字。十几天之后，才渐渐清醒了些。他说：“狐狸刚来的时候，在屋拐角鸡窝旁边变化成一位美妇人的样子，自称阿紫，向我招手。像这样不止一回两回，忽然有一天我就跟她去了。就把她当妻子，天黑就和她一起回到她家，遇上狗也发觉不了。”他说与阿紫在一起其乐无穷。道士说：“这是山怪。狐狸，是先古的一位淫妇，名叫阿紫，变成了狐狸，所以这一类鬼怪大多自称阿紫。”出自《搜神记》。

管 辂

魏时管辂曾经在一天夜里看见一个样子像兽的小东西，手里拿着火，用口吹火，要点着房屋。管辂让门生举刀用力击打，砍断了它的腰，一看，是一只狐狸。从此这条街上没有火灾了。出自《小说》。

习凿齿

晋习凿齿为桓温主簿，从温出猎。时大雪，于临江城西，见草雪上气出。觉有物，射之，应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脚上带绛缢香囊。出《渚宫故事》。

陈 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愁不乐。将行，卜吉凶。日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斐不解此语。卜者曰：“君去，自当解之。”斐既到官，侍医有张侯，直医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谓诸侯。”乃远之。即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谓。夜半后，有物来斐被上。便被冒取之，物跳踉訇訇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鬼乃言曰：“我实无恶意，但府君能赦我，当深报君耳。”斐曰：“汝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岁狐也，今字伯裘有年矣。若府君有急难，若呼我字，当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义也。”即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电，从户出。

明日，夜有击户者。斐曰：“谁？”曰：“伯裘也。”曰：“来何为？”曰：“白事。北界有贼也。”斐验之果然。每事先以语斐，无毫发之差，而咸曰圣府君。月余，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惧为伯裘所白，遂与诸侯谋杀斐。伺旁无人，便使诸侯持杖入，欲格杀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来救我”。

习凿齿

晋朝时习凿齿是桓温的主簿，他跟着桓温出去打猎。当时正下着大雪，在临江城西，看见被雪覆盖的草丛上冒出气来。觉出其中有东西，就用箭射，那东西应弦而死。过去取出来一看，是一只老公狐狸，脚上带着一个绛红色丝绸香囊。出自《渚宫故事》。

陈 斐

酒泉郡，每位太守到任，不久就都死了。后来有一位渤海人陈斐

被授为酒泉郡守，忧愁不乐。要启程的时候，他去占卜吉凶。卜者说：“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陈斐不理解这话。卜者说：“你去了，自然就理解了。”陈斐到任以后，侍医有一个叫张侯的，直医有一个叫王侯的，士卒中有一个叫史侯的、一个叫董侯的。陈斐心里明白了：“这就是所说的诸侯。”于是他就和这些人保持距离。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心里想着“放伯裘”的意思，不知说的是什么。半夜以后，有个东西来到陈斐被子上，他使用被子把它蒙上捉住了它，那东西跳起来发出訇訇巨大的响声。外面的人听到了，拿着灯火进来，要杀它。鬼才说道：“我其实没有恶意，只要府君能赦免我，我一定重重地报答您。”陈斐说：“你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忽然来冒犯太守？”鬼魅说：“我本来是一只千岁狐狸，现在名叫伯裘已经好多年了。如果府君有急难，喊我的名字，就能自然化解。”陈斐就高兴地说：“可真是‘放伯裘’的意思！”于是就放了伯裘。忽然有一道红光像电一样，从门口飞出去了。

第二天，夜里有人敲门。陈斐问：“谁？”外边有人说：“是伯裘。”陈斐问：“来干什么？”伯裘说：“说一件事。北边有贼！”陈斐去查验一下，果然有贼。每次有事，伯裘都先来告诉陈斐，没有丝毫差错。人们都说陈斐是圣府君。一个多月以后，主簿李音和陈斐的婢女私通。后来他害怕伯裘告诉陈斐，于是他就和诸侯谋划杀死陈斐。等到陈斐旁边无人，他便让诸侯拿着棍棒进屋，想要打死陈斐。陈斐恐惧，就大喊“伯裘快来救我”。

即有物如曳一匹绋，割然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缚取考讯之，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与诸侯谋杀斐。会诸侯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伯裘乃谢斐曰：“未及白音奸情，乃为府君所召。虽效微力，犹用惭惶。”后月余，与斐辞曰：“今后当上天，不得复与府君相往来也。”遂去不见。出《搜神记》。

孙 岩

后魏有挽歌者孙岩，取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狐尾。岩惧而出之。甫临去，将刀截

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人。初变为妇人，衣服净妆，行于道路。人见而悦之，近者被截发。当时妇人着彩衣者，人指为狐魅。出《洛阳伽蓝记》。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淳于智卜。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愕惧，遂驰诣智。智曰：“祸甚急，君速归！在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惧，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出《搜神记》。

立即有一个东西像扯起来的一匹红绸子，带着响声飞进来。李音、诸侯趴在地上，吓得丢了魂一样。陈斐就把他们绑起来审讯，他们都服罪，说：“陈斐还没到任时，李音就已经害怕失去权力，和诸侯谋划杀陈斐。赶上诸侯排斥，事情没有办成。”陈斐就把他们杀了。伯裘就向陈斐谢罪说：“我没来得及向府君报告李音的奸情，就被府君招来。虽然尽了一点力，还是惭愧不安。”一个多月以后，伯裘向陈斐告辞说：“今后我应该上天了，不能再与府君彼此往来了。”于是就离开不见了。出自《搜神记》。

孙 岩

后魏时，有一个以唱挽歌为职业的人名叫孙岩，他娶妻三年，妻子一直不脱衣服睡觉。孙岩心里很奇怪。有一回他等妻子睡了，就偷偷解开她的衣服，见她有一个三尺长的尾巴，像狐狸尾巴。孙岩害怕就休弃了她。将要离开时，妻子拿起剪刀剪掉孙岩的头发就跑了。邻居去追她，她变成一只狐狸，追不上了。这以后京城里被剪去头发的有一百三十人。狐狸先变成一位妇人，衣服洁净，打扮俏丽，走在路上。人见了都很喜欢她，走近她的就被剪去头发。那时候凡是穿彩衣的妇人，人们都指为狐妖。出自《洛阳伽蓝记》。

夏侯藻

夏侯藻的母亲病得很厉害，他将要到淳于智那里去占卜。有一只狐狸在他家门口，向他嗥叫。侯藻非常惊惧，于是就飞驰到淳于智那儿去。淳于智说：“灾祸来得非常急，你赶快返回去！在狐狸嗥叫的地方拍着胸口啼哭，让全家人感到吃惊奇怪，大人小孩都出来。有一个人不害怕，你的啼哭也不要停止。但是这个祸仅仅可以解救不可免除。”夏侯藻照他说的办了。他的母亲也带着病出来了。全家人都集中到外边来了。这时候，五间堂屋，轰然一声倒塌了。出自《搜神记》。

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弟子曰：“气绝便殓，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

北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中，朔州府门，无故有小儿足迹，及拥土为城雉之状。察之乃狐媚。是岁，南安王起兵于北朔。出《谈薮》。

宋大贤

隋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眦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无妖怪。出《法苑珠林》。

长孙无忌

唐太宗以美人赐赵国公长孙无忌，有殊宠。忽遇狐媚，其狐自称王八，身長八尺余，恒在美人所。美人见无忌，

胡道洽

胡道洽，自称是广陵人，喜欢音乐医术一类的事情。他身上有臊味，经常用名香自我驱散这股味道。只忌怕厉害的狗。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死期，告诫弟子们说：“我一咽气就出殡，不要让狗见到我的尸体。”他死在山阳，入殓之后，人们觉得棺木很轻，就打开看，已看不见他的尸体了。当时人都认为他是狐狸。出自《异苑》。

北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年间，朔州府门外，无缘无故出现了小孩的脚步儿，以及堆土作城墙的样子。经观察是狐狸作怪。这一年，南安王在北朔发起兵变。出自《谈薮》。

宋大贤

隋朝南阳西郊有一所亭楼，人不能在里边停留，停留就会有祸事发生。本城人宋大贤坚持正义之道，曾经住在亭子里。夜间，他坐在那里弹琴，忽然有一个鬼从楼梯下面走上來，和宋大贤说话。那鬼咬牙瞪眼，样子很丑陋可怕。宋大贤弹琴如旧，鬼就离开了，到街上去找了一个死人头回来，对宋大贤说：“难道你能睡得着吗？”于是就把死人头扔到宋大贤眼前。宋大贤说：“很好。我夜里睡觉没有枕头，正想要弄个这玩意儿。”鬼又离开，好久才回来。说：“难道你敢和我搏斗吗？”宋大贤说：“好！”话没说完，鬼已来到他的面前，大贤便迎上去捉住鬼的腰。鬼只是焦急地说了个“死”字，宋大贤就把它杀死了。第二天一看，竟是一只老狐狸。从此这亭舍里再也没有妖怪了。出自《法苑珠林》。

长孙无忌

唐太宗把一个美人赐给赵国公长孙无忌，这美人受到赵国公特别的恩宠。但后来，她忽然被狐狸迷住了，那狐狸自称叫王八，身高八尺有余，经常呆在美人的住所里。美人见到长孙无忌，辄持长刀斫刺。太宗闻其事，诏诸术士。前后数四，不能却。后术者言：“相州崔参军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恒谓其僚云：“诏书见召，不日当至。”数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谓美人曰：“崔参军不久将至，为之奈何？”其发后止宿之处，辄具以白。及崔将达京师，狐便遁去。

既至，敕诣无忌家。时太宗亦幸其第。崔设案几，坐书一符。太宗与无忌俱在其后。顷之，宅内井灶门厕十二辰等数十辈，或长或短，状貌奇怪，悉至庭下。崔呵曰：“诸君等为贵官家神，职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赂也。”崔令捉狐去。少顷复来，各著刀箭，云：“适已苦战被伤，终不可得。”言毕散去。

崔又书飞一符，天地忽尔昏暝，帝及无忌惧而入室。俄闻虚空有兵马声，须臾，见五人，各长数丈，来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阶，小屈膝。寻呼帝及无忌出拜庭中，诸神立视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烦执事取之。”诸神敬诺，遂各散去。帝问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闻兵马声，乃缠一狐坠砌下。无忌不胜愤恚，遂以长剑斫之，狐初不惊。崔云：“此已通神，击之无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奸私，神道所殛，量决五下。”狐便乞命。崔取东引桃枝决之，血流满地。无忌不以为快，但恨杖少。崔云：

就拿着长刀砍杀他。唐太宗听说这事以后，下诏请来许多术士。前后共好几次，也不能把狐狸赶走。后来术士们说：“相州的崔参军能治好这病。”开始崔参军在州里，经常对同僚说：“皇帝要下诏书召见我，没几天诏书就能到。”几天后敕令果然送到，崔参军便起程去京城。王八悲伤地哭泣，对美人说：“崔参军不久就要到了，怎么办呢？”崔参军出发后的止宿之处，王八总是详细地告诉美人。等到崔参军要到达京城的时候，狐狸就逃跑了。

崔参军到达后，皇上下令让他到长孙无忌家里去。当时唐太宗也

来到长孙无忌家中。崔参军摆放了几案，坐下写了一道符。唐太宗和长孙无忌都坐在他的后面。不一会儿，宅院内井、灶、门、厕及十二辰宿等几十个神，或高或矮，奇形怪状，都来到院子里。崔参军呵斥他们说：“各位作为这一家的家神，责任不小，为什么让一只妖狐进到家里来？”神们上前说道：“这是一只天狐，我们的能力制不住它，并没有受贿赂。”崔参军让他们去捉拿那妖狐。片刻他们又回来了，各自带着刀箭说：“刚才已经苦战过，被狐狸打伤，始终不能捉到它。”说完他们便散去了。

崔参军又写了一道符，这道符飞上天去，天地忽然昏暗下来，唐太宗和长孙无忌吓得退到屋里去。不一会儿听到半空里有兵马的声音，一会儿，看见有五个人，各有几丈高，来到崔参军面前，站成一行行礼。崔参军就下到阶下，稍微屈一下膝盖致意。一会儿请皇帝和长孙无忌出来到院子里与诸神见面，诸神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不施礼。崔参军说：“相公家里有一只妖狐，烦请各位去把它捉来。”诸神答应一声，就各自散去了。皇帝问是什么神，崔参军说：“是五岳神。”又听到兵马声，就有一只被绑的狐狸坠落台阶。长孙无忌控制不住愤怒，就用长剑去砍，那狐狸一开始并不害怕。崔参军说：“这狐狸已经通神，打它没有好处，自讨麻烦罢了。”于是他宣判道：“你任意作奸淫之事，按神道是应该处死的，现在酌情裁决，打你五下。”狐狸便乞求饶命。崔参军便取来东边桃都山上的桃枝打它五下，狐狸血流满地。长孙无忌觉得不够痛快解气，只是遗憾打得太少。崔参军说：“五下是人间五百，殊非小刑。为天曹役使此辈，杀之不可。”使敕自尔不得复至相公家，狐乃飞去，美人疾遂愈。出《广异记》。

狐 神

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出《朝野金载》。

张 简

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缙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有野

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须臾简至，弟子怪问之。简异曰：“前来者必野狐也。”讲罢归舍，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适煮菜冷，兄来何迟？”简坐，久待不至，乃责其妹。妹曰：“元不见兄来，此必是野狐也。更见即杀之！”明日又来。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鬼魅适向舍后。”简遂持棒。见真妹从厕上出来，遂击之。妹号叫曰：“是儿。”简不信，因击杀之。问络丝者，化为野狐而走。出《朝野僉载》。

僧服礼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礼谒之者，见其形底于天，久之渐小，才五六尺，身如红莲花在叶中。谓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为正身。”礼敬倾邑。僧服礼者，博于内学，叹曰：“正法之后，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于无法。像法处乎其间者，

“五下是人间的五百下，绝对不是小刑罚。因为天府要用它作仆役，杀了它是不行的。”他命令狐狸从此以后不准再到长孙无忌家来，狐狸便飞走了，美人的病便好了。出自《广异记》。

狐 神

唐朝初年以来，百姓大多都信奉狐神。在屋里祭祀狐狸以求狐狸施恩，狐狸吃的喝的和人一样。各家供奉的不是同一个狐神。当时有这样的谚语：“无狐魅，不成村。”出自《朝野僉载》。

张 简

唐朝国子监助教张简，是河南缙氏县人。他曾经在乡学讲《文选》，有一只野狐狸变化成张简的样子，讲了一页书之后离开了。不一会儿张简来了，弟子们奇怪他刚走又回来了，问他是怎么回事。张简惊异地说：“前面来的那个一定是野狐狸。”讲完课回到家里，见妹妹坐在那里缠丝，对张简说：“刚才做的菜都凉了，哥哥为什么回来晚了？”张简坐在那里，等了半天也没等到妹妹端上饭菜来，就责备

妹妹。妹妹说：“我根本没看见哥哥回来了，这一定是野狐狸装的。哥哥再见了就杀了它！”第二天，张简又回来了，见妹妹坐在那里缠丝，对张简说：“妖怪刚才到房后去了。”张简就拿了棒子，见他真妹妹从厕所里出来，张简举棒就打她。妹妹号叫说：“是我。”张简不相信，就把她打死了。回去问那个缠丝的妹妹，缠丝的妹妹变成一只野狐狸跑了。出自《朝野僉载》。

僧服礼

唐朝永徽年间，太原有一个人自称是弥勒佛。礼拜他的人，看见他的身形高入云天，过了一段时间就慢慢变小了，才五六尺高，身体就像红莲花开在莲叶当中。他对人们说：“你们知道佛有三身吗？其中最大的是正身。”全城的人都礼敬他。有个叫服礼的僧人，精通佛学，叹道：“释迦牟尼正法之后，才进入像法。像法之外，还有末法。末法的‘法’，到了‘无法’的程度。像法处于正法和末法之间，尚数千年矣！释迦教尽，然后大劫始坏。劫坏之后，弥勒方去兜率，下阎浮提。今释迦之教未亏，不知弥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幡花旒盖，悉是冢墓之间纸钱尔。礼抚掌曰：“弥勒如此耶？”具言如状，遂下走，追之不及。出《广异记》。

上官翼

唐麟德时，上官翼为绛州司马。有子年二十许，尝晓日独立门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绝代，行过门前。此子悦之，便尔戏调，即求欢狎。因问其所止，将欲过之。女云：“我门户虽难，郎州佐之子，两俱形迹，不愿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来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辞，此子将欲便留之，然渐见许。昏后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来。经数日，而旧使老婢于牖中窥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断，终不能制。魅来转数，昼夜不去。儿每将食，魅必夺之杯碗，此魅已饱，儿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貽儿。至手，魅已取去。翼颇有智数，因此密捣毒药。时秋晚，油麻

新熟。翼令熬两叠，以一置毒药，先取好者作啖，遍与妻子，末乃与儿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药者作啖，与儿，魅亦将去。连与数啖，忽变作老狐，宛转而仆。擒获之，登令烧毁讫，合家欢庆。此日昏后，

还有几千年的时间。释迦牟尼的佛教经义到头了，然后大劫才毁坏。大劫毁坏之后，弥勒佛才离开兜率天，到阎浮提去。现在释迦牟尼的教并没有亏缺，不知弥勒佛为什么这么快下来了？”因此他就虔诚地行礼，就像对弥勒佛行礼那样。忽然看到脚下是一只老狐狸，幡花旛盖等等，都是坟墓之间的纸钱。服礼拍着手说：“弥勒佛就是这个样子吗？”他详细地说了眼见之物，狐狸就往下跑去，追它没追上。出自《广异记》。

上官翼

唐朝麟德年间，上官翼任绛州司马。他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儿子，这个儿子曾经一天早晨独自站在门外。有一个女子，年龄大概十三四岁，姿色绝美，路过门前。他儿子很喜欢这女子，便和她调戏，以求寻欢作乐。他儿子便问女子家住哪里，想要到她家去一趟。女子说：“我家虽然很艰难，你是州官的儿子，两方面都有形迹，我不想让人知道。只要你能有真心，方便的时候，我自然会来找你。”上官翼的儿子邀请她来，从早到晚地盼望。女子一开始的时候坚决推辞，上官翼的儿子想要把她留下，后来渐渐地她就答应了。黄昏后，他徘徊流连等她，到了约定时间她果然来了。从此，她常常在夜间前来。过了几天，被一位老婢女从窗口看见了，便知道是妖魅。老婢女把这事告诉了上官翼，上官翼千方百计地禁止，始终不能制止。而且那妖魅来得更频繁了，白天黑夜不离开。儿子每当要吃东西的时候，妖魅一定夺去他的碗筷杯子。妖魅已经吃饱了，而儿子还没吃。上官翼曾经亲自做吃的，分给儿子吃，刚送到，妖魅已经拿去。上官翼很有智慧，因此偷偷地捣了一些毒药。当时是晚秋，油麻刚成熟。上官翼就让人熬了两叠油麻，把其中的一叠放了毒药。先拿那叠好的吃，给妻子女儿全都吃过之后，最后才给儿子吃去，妖魅便先接了去。这时候便把加毒药的拿过来，递给儿子，妖魅也接了去。一连给了几次，妖

魅都吃了，忽然变成一只老狐狸，跌跌撞撞地倒了下去。上官翼让人把它捉住，立刻把它烧毁，全家欢庆。这天黄昏之后，

闻远处有数人哭声，斯须渐近，遂入堂后，并皆称冤，号擗甚哀。中有一叟，哭声每云：“若痛老狐，何乃为喉咙枉杀腔幢？”数十日间，朝夕来家，往往见有衣缊经者，翼深忧之。后来渐稀，经久方绝，亦无害也。出《广异记》。

大安和尚

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宫，前后所言皆验，宫中敬事之。数月，谓为真菩萨。其后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见女菩萨未？”安曰：“菩萨何在？愿一见之。”敕令与之相见。和尚风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观心，试观我心安在？”答曰：“师心在塔头相轮边铃中。”寻复问之，曰：“在兜率天弥勒宫中听法。”第三问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悦。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阿罗汉地，则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罗汉之地，汝已不知。若置于菩萨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词屈，变作牝狐，下阶而走，不知所适。出《广异记》。

听到远处有几个人的哭声，片刻之间渐渐靠近，于是他们就进到堂屋，一齐喊冤，捶着胸口号哭，很是悲哀。其中有一个老头，哭着连连说：“你痛恨老狐狸，为什么竟然为了口欲而枉杀了身子呢？”几十天当中，这些狐妖一早一晚都到上官翼家里来，常常看到有穿丧服的，上官翼非常忧虑。后来渐渐来得少了，时间久了才不再来了，也没有别的危害。出自《广异记》。

大安和尚

唐朝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自称是圣菩萨。人的意念在什么地方，她一定知道。太后把她召入宫中，她前后说的都很准，宫中对她很敬重。几个月之后，称她为真菩萨。后来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见过女菩萨没有？”大安说：“菩萨在哪里？请让我见一见她。”武则天就让他们相见。大安和尚表现出茫然的神情，许久，大

安和尚说：“你善于观察人的意念，请看看我的意念在哪儿。”女人回答说：“大师的意念在塔顶相轮边铃之中。”不一会儿又问，她说：“在兜率天弥勒佛宫中听法。”第三次问她，她说：“在非非想天。”都像她说的那样。太后很高兴。大安于是暂且把意念放在四果阿罗汉地，她便知道了。大安呵斥道：“我的意念才放在阿罗汉地，你已经知道了，如果放到菩萨诸佛之地，你怎么可能知道？”女人理屈词穷，变成一只母狐狸，走下台阶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项生 王义方 何让之 沈东美 杨伯成

叶法善 刘 甲 李参军

李项生

唐垂拱初，谯国公李崇义男项生染病，其妻及女于侧侍疾。忽有一狐，从项生被中走出。俄失其所在。数日，项生亡。出《五行记》。

王义方

唐前御史王义方黜莱州司户参军，去官归魏州，以讲授为业。时乡人郭无为颇有术，教义方使野狐。义方虽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瓦礫以击义方。或正诵读，即裂碎其书。闻空中有声云：“有何神术，而欲使我乎？”义方竟不能禁止。无何而卒。出《朝野僉载》。

何让之

唐神龙中，庐江何让之赴洛。遇上巳日，将陟老君庙，瞰洛中游春冠盖。庙之东北二百余步，有大丘三四，时亦号

李项生

唐朝垂拱初年，谯国公李崇义的儿子李项生生病，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身边侍候。忽然有一只狐狸，从李项生的被窝里跑出来，顷刻间就不见了。几天之后，李项生死了。出自《五行记》。

王义方

唐朝前御史王义方被贬到莱州任司户参军，后来离开官位回到魏

州，以讲授学业为职业。当时有个叫郭无为的乡里人很有道术，他教王义方使唤野狐狸。王义方虽然能把狐狸呼唤出来，但是狐狸不听使唤，还遭到群狐的强烈反抗，常常扔瓦片袭击义方。有时候他正在诵读，就扯碎他的书。听到空中有声音说：“你有什么神术，就想要使唤我呢？”王义方最终没能禁止它们。不久他就死了。出自《朝野金载》。

何让之

唐朝神龙年间，庐江的何让之到洛阳去。赶上三月三上巳节，就去登老君庙，俯视洛阳城中人们游春冠盖相望车乘连连的景象。庙的东北二百多步的地方，有三四个大山丘，当时也叫做

后汉诸陵。故张孟阳《七哀》诗云：“恭文遥相望，原陵郁_{肫肫}。”原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独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盘石，可容数十人坐。见一翁，姿貌有异常辈。眉鬓皓然，著_赭 幘巾襦裤，帻乌纱，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荆棘春，闺阁绮罗新。出没头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俄有一贵戚，金翠车舆。如花之婢数十，连袂笑乐而出徽安门，抵榆林店。又睇中桥之南北，垂杨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绮陌，轧乱香尘。让之方叹栖迟，独行踽踽，已讶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阳女儿多，无奈孤翁老去何。”让之遽欲前执，翁倏然跃于丘中，让之从焉。

初入丘，曛黑不辨，其逐翁已复本形矣。遂见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让之却出玄堂之外，门东有一簾已空。让之见一几案，上有朱盏笔砚之类，有一帖文书，纸尽惨灰色，文字则不可晓解。略记可辨者，其一云：“正色鸿煮，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崩，垠倪散截。迷肠郁曲，_{音朦}。零音乙林反。霾噎。入声。雀毁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袪袪_{啍啍}。洎用秘功，以岭以穴。拖薪伐药，莽野万茁。呕律则祥，佛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其二辞曰：“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涖徐。蛇蛻其皮，吾亦神摅。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蹠？霞袂云裾。哀尔浮生，栢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云：“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后

文甚繁，难以详载。

让之获此书帖，喜而怀之，遂跃出丘穴。后数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静来访让之。说云：“前者所获丘中文书，

后汉诸陵。所以张孟阳《七哀》诗说：“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肫^肫。”原陵就是光武陵。有一座陵墓上单单长着三四棵枯柏，那下边是盘石，可容下几十人坐在那里。看见一位老翁，他的神态相貌与一般老翁不大一样。眉毛鬓发都白了，穿的是当时最时髦的布料做成的衣裤，头顶乌纱，抱着膝向南远望，吟诵道：“野田荆棘春，闺阁绮罗新。出没头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又望见一位贵戚，他乘着金翠车驾，前后有几十个如花似玉的婢女，她们手拉手说笑着从徽安门走出来，抵达榆林店。又远眺中桥南北，垂杨在天边飘拂，繁花在上苑开放。紫禁宫中街道繁华，车辆往来，飞尘飘香。何让之正在感叹流连，踽踽独行，已经惊讶前面吟诗的老头不是人。老翁忽然又吟道：“洛阳女儿多，无奈孤翁老去何。”何让之急忙上前想要捉住他，老翁突然跳进坟丘里，何让之也跟了进去。

刚进入坟丘，昏暗看不清东西，何让之追赶的那个老翁已经恢复了原形。就见一只狐狸跳出来，尾巴上有像流星一样的火焰。何让之退到玄堂外边来，门东原有的一张布席已经空了。何让之看到席上有一张几案，上面有红色小杯、笔墨之类的东西，还有一帖文书，文书的纸都是惨灰色的，上边的文字已经不能辨认。可辨的大概记在下面，其一是：“正色鸿煮，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崩，垠倪散截。迷肠郗曲，^{□音朦}。零音乙林反。霾噎。入声。雀毁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袪袪^{嗜嗜}。^淖用秘功，以岭以穴。施薪伐药，莽野万茁。呕律则祥，佛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其二是：“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涓徐。蛇蛻其皮，吾亦神攄。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踝？霞袂云裾。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目是：“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后边的文字很繁杂，难以详细记载。

何让之得了这书帖，高兴地把它揣起来，就跳出丘穴。几天后，

河北同德寺和尚志静来见何让之。说：“之前所获坟中文书，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祸福中国。郎君必能却归此，他亦酬谢不薄。其人谓志静曰：‘吾已备三百缣，欲赎回此书。’如何？”让之许诺。志静明日，挈三百缣送让之。让之领讫，遂诒志静，言其书以为往还所借，更一两日当征之，便可归本。让之复为朋友所说，云：“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还之？所纳绢，但讳之可也。”后志静来，让之悉讳，云：“殊无此事，兼不曾有此文书。”志静无言而退。

经月余，让之先有弟在东吴，别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与让之话家私中外，甚有道。长夜则兄弟联床。经五六日，忽问让之：“某闻此地多狐作怪，诚有之乎？”让之遂话其事，而夸云：“吾一月前，曾获野狐之书文一帖，今见存焉。”其弟固不信：“宁有是事？”让之至迟旦，揭篋，取此文书帖示弟。弟捧而惊叹，即掷于让之前，化为一狐矣。俄见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状，跨白马，南驰疾去。适有西域胡僧贺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叹让之相给，让之嗟异。未几，遂有敕捕，内库被人盗贡绢三百匹，寻踪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让之囊检焉。果获其缣，已费数十匹。执让之赴法。让之不能雪，卒毙枯木。出《乾闥子》。

沈东美

唐沈东美为员外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家有青衣，死

不是你能用的，留下对你是不祥的。那个人近来与天界来往密切，可以左右中国的祸福。你要是一定能把文书退还给他，他给你的酬谢也不会少的。那个人对我说：‘我已经准备了三百匹绢，想要赎买回这帖书。’你觉得怎么样？”何让之同意了。第二天，志静拿来三百匹绢送给何让之。何让之收下之后，就欺骗志静，说那文书已被别人借去了，再过一两天把它要回来，就可以归还本人。何让之又把这事儿对朋友讲了，朋友说：“这个志静和尚也是妖物，为什么要还给他？你接收的那些绢，只要不承认就行了。”后来志静来取文书，何让之全都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送绢这回事，我也不曾有什么文书。”志静

也没说什么便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何让之有弟弟原来在东吴，兄弟分别已经一年多了。有一天，他的弟弟来了。弟弟和让之说家中里里外外的事，说得很有道理。夜间，兄弟俩床挨床睡在一起。过了五六天，弟弟忽然问何让之：“我听说这地方有很多狐狸作怪的事，真有这样的事吗？”何让之就讲了那件事，自夸说：“我在一个月前，曾得到野狐狸的一帖文书，现在就存在我这儿。”他弟弟坚决不信，说：“难道有这样的事？”何让之等到天要亮的时候，打开箱子，把这个文书拿出来给弟弟看。弟弟捧着文书惊叹，立即就扔到何让之面前，变成一只狐狸了。不一会儿看见一位俊美的少年，像新官的样子，骑着一匹白马，向南飞快地奔去。恰好有一个西域胡僧祝贺说：“好啊，常在天帝左右啦！”那少年慨叹何让之欺骗他，何让之嗟叹惊异。不久，就有朝廷的捕快来到，内库里被人偷走三百匹绢，捕快们是寻踪追到此地的。顷刻就有官吏突然到来，直接拿何让之的口袋来检查。果然查到了那些绢，绢已经用去几十匹。捕快们捉拿何让之赴法。何让之说不明白，终于受酷刑。出自《乾 骊子》。

沈东美

唐朝沈东美是员外郎，太子詹事沈佺期之子。家有一个婢女，死了且数岁。忽还家曰：“吾死为神，今忆主母，故来相见。但吾饿，请一餐可乎？”因命之坐，仍为具食。青衣醉饱而去。及暮，僮发草积下，得一狐大醉。须臾，狐乃吐其食，尽婢之食也，乃杀之。出《纪闻》。

杨伯成

杨伯成，唐开元初，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诣门，通云：“吴南鹤。”伯成见，年三十余，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鹤文辨无双，伯成接对不暇。久之，请屏左右，欲有密语。乃云：“闻君小娘子令淑，愿事门下。”伯成甚愕，谓南鹤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识，君何得便尔？”南鹤大怒，呼伯成为老奴：“我索汝女，何敢

有逆？”慢辞甚众，伯成不知所以。南鹤径脱衣入内，直至女所，坐纸隔子中。久之，与女两随而出。女言：“今嫁吴家，何因嗔责？”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余辈击之，反被料理，多遇泥涂两耳者。伯成以此请假二十余日。敕问：“何以不见杨伯成？”皆言其家为狐恼。诏令学叶道士术者十余辈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缚，无能屈伏。伯成以为愧耻。及赐告，举家还庄。于庄上立吴郎院，家人窃骂，皆为料理。以此无敢言者。

伯成暇日无事，自于田中，看人刈麦，休息于树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来伯成所求浆水。伯成因尔设食。食毕，

已经几年了。忽然有一天回到家里来说：“我死了之后变成神，现在想念女主人，所以就回来看她。但是我很饿，给我点东西吃可以吗？”于是就让她坐下，还给她准备了饭。婢女吃饱喝足就走了。到了傍晚，家僮从一个草堆下面，捉到一条喝得烂醉的狐狸。不一会儿，那狐狸就吐出了食物，全是那婢女吃过的食物，于是就把狐狸杀了。出自《纪闻》。

杨伯成

杨伯成，在唐朝开元初年，是京兆少尹。一天，有一个人来到门前，通报说：“吴南鹤。”杨伯成接见了，这个人三十多岁，身高七尺，容貌很美。引领他入座之后，吴南鹤文辞巧辨天下无双，杨伯成应对不暇。过了很久，吴南鹤请屏退左右，想要有什么秘密的话要说。他就说：“听说你家女儿美貌贤惠，愿意侍奉在您的门下。”杨伯成十分惊愕，对吴南鹤说：“女孩子靠媒人才能出嫁。况且我们是偶然相识，你怎么就能这样随便呢？”吴南鹤大怒，叫杨伯成是“老奴”，说：“我要你女儿，你还敢不顺从？”他说了很多傲慢的话，杨伯成不知道怎么回事。吴南鹤直接脱去衣服走进内室，径直走到女孩的住处，坐入纸隔子中。过了很久，他和女孩两人相随走出来。女孩说：“现在我已经嫁给吴家了。为什么要生气责怪呢？”杨伯成知道是狐魅作祟，就让十几个家人一齐去打吴南鹤，没想到反被人家收拾了，多次被对手在两耳上涂泥。杨伯成因此请假二十多天。皇上

问：“为什么没见到杨伯成？”大伙都说他家正为狐狸烦恼。皇上诏令学习道术的道士、术师十几个人去到杨伯成家，全被两耳涂泥并上了绑，无奈只好屈服。杨伯成认为这件事很是羞愧耻辱。皇上又准予他请了假，全家回到家乡的田庄去。在庄上建了吴郎院。家人偷偷地骂吴南鹤，都被收拾了。因此没有敢再说的人了。

杨伯成闲暇之余没事做，就自己来到田间，看人家割麦子，在树下休息。忽然来了一位道士，状貌瘦削憔悴，来到杨伯成所在之处要浆水喝。杨伯成于是便给他准备了饭食。吃完饭，

道士问：“君何故忧愁？”伯成惧南鹤，附耳说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辈。”因求纸笔。杨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犹惧其知觉，戒令无喧。纸笔至，道士书作三字，状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鹤所放前云：“尊师唤汝。”奴持书入房，见南鹤方与家婢相谑。奴以书授之，南鹤见书，匍匐而行，至树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变为狐，异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驱使此辈，不可杀之。然以君故，不可徒尔。”以小杖决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宝赠馈，道士不受。驱狐前行，自后随之。行百余步，至柳林边，冉冉升天，久之遂灭。伯成喜甚，至于举家称庆。其女睡食顷方起，惊云：“本在城中隔子里，何得至此？”众人方知为狐所魅，精神如睡中。出《广异记》。

叶法善

道士叶法善，括苍人。有道术，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开元初，供奉在内，位至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时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将乘舟赴任。于东门外，亲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与亲故车，先往胥溪水滨。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陈设，而妻子不至。宰复至宅寻之，云去矣。宰惊，不知所以。复出城问行人，人曰：“适食时，见一婆罗门僧执幡花前导，有数乘车随之。比出城门，车内妇人皆下从婆罗门，齐声称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寻车迹，至北邙虚墓门。

道士问：“你因为什么发愁？”杨伯成怕吴南鹤听见，趴在道士耳边小声说了这件事。道士笑着说：“我是天上的神仙，正奉天帝的命令，

追捕四五个这样的妖孽。”便寻找纸笔。杨伯成让小奴去取，但仍然害怕吴南鹤知道，告诫他不要声张。小奴把纸笔拿来，道士写了三个字，样子像古篆。道士让小奴拿着这三个字放到吴南鹤面前，说：“尊师叫你。”小奴拿着三个字进屋，见吴南鹤正与婢女戏笑。小奴把三个字交给他，吴南鹤见到字，吓得趴在地上跪着往前走，来到树下。道士呵斥道：“老野狐敢变成人形？”吴南鹤于是就变成狐狸，还长了异常的病疥。道士说：“天府要驱使这些东西，不能杀它。但是由于它侮辱了您，不能饶了它。”就用小木杖打它一百下，流血满地。杨伯成以珍宝送给道士，道士不接受。道士赶着狐狸在前边走，自己跟在它后边。走了一百多步，来到柳林边上，就慢慢地升上天去，过了很久就不见了。杨伯成非常高兴，以至于全家庆贺。他的女儿睡了一顿饭的时间才醒来，吃惊地说：“我本来在城里的隔子里，怎么到这里来了？”众人这才知道她被狐狸迷惑，精神就像在沉睡之中。出自《广异记》。

叶法善

道士叶法善，是括苍人。他有道术，能用符咒禁止鬼神。唐中宗特别器重他。开元初年，他在宫中任职，官位做到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当时有一个出身名族的人被授予江南某地的邑宰，将要坐船去赴任。在东门之外，他的亲戚朋友们设盛宴为他送行。邑宰让妻子儿女及亲故的车子，先到胥溪水边等他。傍晚，邑宰来到船边，饭食已经准备好，而妻子还没到。邑宰又回到住宅去寻找，有人说妻子等人已经走了。邑宰大吃一惊，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又出城问路上的行人，行人说：“刚才吃饭的时候，看见一个婆罗门僧人拿着旗幡和花在前边引导，有几辆车跟着他。等走出城门，车里的妇人都下来跟着婆罗门僧人，齐声念佛，一直向北去了。”邑宰就寻着车子的踪迹，来到北邙虚墓门。

有大冢，见其车马皆憩其旁。其妻与亲表妇二十余人，皆从一僧，合掌绕冢，口称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妇人遂骂曰：“吾正逐圣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于奴婢，与言皆不应，亦相与绕冢而行。宰因执胡僧，遂失。于是缚其妻及诸妇

人，皆喧叫。至第，竟夕号呼，不可与言。

宰迟明问于叶师。师曰：“此天狐也。能与天通，斥之则已，杀之不可。然此狐斋时必至，请与俱来。”宰曰：“诺。”叶师仍与之符，令置所居门。既置符，妻及诸人皆寤。谓宰曰：“吾昨见佛来，领诸圣众，将我等至天堂，其中乐不可言。佛执花前后，吾等方随后作法事，忽见汝至，吾故骂，不知乃是魅惑也。”斋时，婆罗门果至，叩门乞食。妻及诸妇人闻僧声，争走出门，喧言佛又来矣。宰禁之不可，乃执胡僧，鞭之见血，面缚，舁之往叶师所。道遇洛阳令，僧大叫称冤。洛阳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请与俱见叶师。洛阳令不信宰言，强与之去。渐至圣真观，僧神色惨沮不言。及门，即请命。及入院，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师曰：“速复汝形！”魅即哀请。师曰：“不可。”魅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约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顶礼而去，出门遂亡。出《纪闻》。

这地方有一个大坟墓，他看见车马都停在坟墓旁边。他妻子和其他二十多个亲表妇人，都跟着一个僧人，合掌围绕着坟墓，口里念着佛的名字。邑宰喊她们，她们都有怒色。邑宰上前捉住妻子，妻子就骂道：“我正追赶圣人，现在在天堂。你是什么小人，敢这样阻拦？”至于那些奴仆，和他们说话都不回应，也一块绕着坟墓而行。邑宰便去捉那胡僧，僧人就忽然不见了。于是邑宰把妻子和各位妇人绑了回来，她们都大吼大叫。回到家里，她们整晚哭叫，不能和她们讲话。

天将亮的时候，邑宰去问大师叶法善。叶法善说：“这是一只天狐，能与天相通，斥责它就行了，杀它是不行的。但是这狐狸吃饭的时候一定来，请你和它一起来。”邑宰说：“好。”叶法善还给邑宰写了符，让他贴到所住的门上。把符贴上之后，妻子和各位妇人都醒了。妻子对邑宰说：“我昨天看见佛来，领着许多圣人，把我们领到天堂，那里的乐趣简直没法说。佛拿着花前后作法，我们正跟在他后面作法事，忽然看见你到了，我因此就骂你，不知竟是被妖魅迷住了。”吃饭的时候，那婆罗门僧人果然来了，敲门要饭吃。妻子和各位妇人听到僧人的声音，争抢着跑出门去，大声叫道佛又来了。邑宰拦也拦不住，于是他就把胡僧捉起来，用鞭子把胡僧打得见了血。当

面把僧人绑起来，抬着前往叶法善的住处。路上遇到了洛阳令，胡僧大声喊冤。洛阳令反过来责怪邑宰。邑宰详细陈说事情的前因后果，还请洛阳令一起去见叶法善。洛阳令不相信邑宰的话，勉强跟他去了。渐渐走到圣真观，胡僧神色悲惨沮丧，不说话。到了门前，胡僧就请求保全自己的性命。等到进了院子，叶法善让人解去胡僧身上的绳子，还是胡僧的样子。叶法善说：“赶快恢复你的原形！”胡僧就哀求饶他。叶法善说：“不行！”胡僧便把袈裟扔到地上，变成了一只老狐狸。叶法善让人打了狐狸一百鞭子，又把袈裟还给狐狸，狐狸便又化作婆罗门胡僧。叶法善和胡僧约好让他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胡僧千恩万谢地行大礼离开，出门就不见了。出自《纪闻》。

刘 甲

唐开元中，彭城刘甲者为河北一县。将之官，途经山店，夜宿。人见甲妇美，白云：“此有灵祇，好偷美妇。前后至者，多为所取。宜慎防之。”甲与家人相励不寐，围绕其妇，仍以面粉涂妇身首。至五更后，甲喜曰：“鬼神所为，在夜中耳。今天将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顷之间，失妇所在。甲以资帛顾村人，悉持棒，寻面而行。初从窗孔中出，渐过墙东，有一古坟，坟上有大桑树，下小孔，面入其中。因发掘之，丈余，遇大树坎如连屋，有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数百头，悉杀之。出《广异记》。

李参军

唐兖州李参军拜职赴上，途次新郑逆旅，遇老人读《汉书》。李因与交言，便及姻事。老人问：“先婚何家？”李辞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当选婚好。今闻陶贞益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辞之？陶李为婚，深骇物听。仆虽庸劣，窃为足下羞之。今去此数里，有萧公是吏部璿之族，门地亦高。见有数女，容色殊丽。”李闻而悦之，因求老人介绍于萧氏。其人便许之。去久之方还，言萧公甚欢，敬以待客。李与仆御偕行。

刘 甲

唐朝开元年间，彭城人刘甲被授为河北一个县的县令。将要去上任，路上经过一个山村小店，晚上就在那里住宿。有一个人见刘甲的妻子很美，就对刘甲说：“这里有一种鬼神，喜欢偷漂亮妇人。先后来到这里的，大多都被偷去了。你应该小心提防。”刘甲和家人们互相勉励都不睡觉，围绕在妻子的前后，还用白面粉把妻子的身体和头涂抹了一遍。到了五更之后，刘甲高兴地说：“鬼神干什么事，都是在夜间进行。现在天要亮了，它能把我怎么样呢？”于是他就眯了一小觉。顷刻之间，他的妻子就不知去哪里了。刘甲用财物雇村里人，让他们全都拿着大棒，寻着白面的踪迹往前走。一开始是从窗子洞里出来的，渐渐过了东墙，那里有一个古坟，坟上有一棵大桑树，树下有一个小孔，白面就进到这个孔里。于是就挖掘它，挖到一丈多深，遇到一个大树坎，像连着的房屋，有一只老狐狸，坐在玉案后，前边有十几个美女站作两行，都拿着乐器在吹奏，都是先后偷来的人世间的女子。旁边还有几百只小狐狸。刘甲把它们全杀了。出自《广异记》。

李参军

唐朝兖州李参军授职以后赶去上任，路上住在新郑的一家客栈里，遇上一位老人正在读《汉书》。李参军便和老人交谈起来，说到了婚姻方面的事。老人问：“你和谁家的女儿订了亲？”他推辞说还没有结婚。老人说：“你是名家子弟，应该选好这门亲事。现在听说陶贞益是那个州的都督，如果他硬要把女儿嫁给你，你怎么推辞呢？姓陶的和姓李的成婚，多么骇人听闻！我虽然平庸无能，也为你感到羞耻。现在离这几里的地方，有个萧公是吏部萧璿的老家，门第也很高。我看到他家有几个女儿，都长得特别美丽。”李参军听了很高兴，便求老人介绍给萧氏。老人便答应了。去了许久才返回来，说萧公很喜欢，要恭敬地招待他。李参军便和仆从们一起跟着老人前行。

既至萧氏，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初，二黄门持金倚床延坐。少时，萧出，著紫蜀衫，策鸠杖，

两袍裤扶侧，雪髯神鉴，举动可观。李望敬之，再三陈谢。萧云：“老叟悬车之所，久绝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见过。”延李入厅。服玩隐映，当世罕遇。寻荐珍膳，海陆交错，多有未名之物。食毕觞宴，老人乃云：“李参军向欲论亲，已蒙许诺。”萧便叙数十句语，深有士风。作书与县官，请卜人克日。须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萧又作书与县官，借头花钗绢兼手力等，寻而皆至。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傧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妇人又姝美。李生愈悦。

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钿犍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匹。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羨。李至任，积二年，奉使入洛，留妇在舍。婢等并妖媚蛊冶，眩惑丈夫。往来者多经过焉。

异日，参军王颀曳狗将猎。李氏群婢见狗甚骇，多骋而入门。颀素疑其妖媚，尔日心动，径牵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门，不敢喘息，狗亦掣挛号吠。李氏妇门中大诟曰：“婢等顷为犬咋，今尚遑惧。王颀何事牵犬入人家？同官为僚，独不为李参军之地乎？”颀意是狐，乃决意排窗放犬，

来到萧氏门前，门馆清净肃整，宅院宽敞显赫，高槐修竹，蔓延连绵，堪称绝世胜境。一开始，两个宦者拿着金倚床请他入座。一会儿，萧公出来了，穿着紫蜀衫，拄着鸠形木杖，两个穿着军服的人在身旁扶着，胡须像雪一样白，眼神像镜子一样明亮，举止可观。李参军一看便生敬意，再三陈述谢忱。萧公说：“老叟年老辞官之后住在这个地方，很久不和人联系。哪里想到君子绕道来拜访我。”就把李参军请进客厅。厅里各种服用和玩赏的物品互相衬托，都是当今世上难见的宝物。不长时间便摆好宴席，山珍海味都有，大多是些叫不出名来的东西。吃完饭开始喝酒的时候，老人才说：“李参军刚才想要求亲，已得到许诺。”萧公便说了几十句话，很有士人风范。他写信给县官，请卜人来给选个好日子。一会儿卜人就到了，说：“占卜了好日子，就在今晚。”萧公又写信给县官，借头花、钗绢和杂役人手等，不多时也都齐备了。那天晚上，也有县官来作傧相迎送客人。欢乐的事情，和当世没什么两样。进入拜堂的青庐之后，新娘子又特别

漂亮。李参军更加高兴。

到了天明，萧公就说：“李郎赶赴上任有一定的期限，不能久住。”便打发女儿和李参军一起走。送给他们五辆用珠宝装饰的牛车，奴婢人马三十多匹。其他服用和赏玩的物品，不可胜数。见到的人都以为是王妃公主一类人物，没有不艳羡的。李参军到任，过了两年，奉使进入洛阳，将妻子留在家里。婢女们个个都妩媚妖冶，迷惑成年男子。来往的成年男子经过那里大多都遇到过她们的挑逗。

有一天，参军王颙牵着狗要出去打猎，路过这里。李参军的婢女们见了狗非常害怕，大多都跑回家里去。王颙向来怀疑她们的妖媚，那天心里一动，径直牵着狗闯到李家宅院里去。李家全家拒守堂门，气儿都不敢喘，狗也往前挣着狂叫。李参军的妻子在门里大骂道：“婢女们不久前被狗咬了，到现在还害怕。王颙有什么事牵着狗进到别人家？你和李参军是同僚，难道不知道这是李参军的地方吗？”王颙心里判定她是狐狸，就决定推开窗子放狗，

咋杀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变。颙往白贞益，贞益往取验覆。见诸死狐，嗟叹久之。时天寒，乃埋一处。

经十余日，萧使君遂至。入门号哭，莫不惊骇。数日，来诣陶闻诉。言词确实，容服高贵，陶甚敬待。因收王颙下狱。王固执是狐，取前犬令咋萧。时萧陶对食，犬至，萧引犬头膝上，以手抚之，然后与食，犬无搏噬之意。后数日，李生亦还。号哭累日，欷然发狂，啗王通身尽肿。萧谓李曰：“奴辈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当日即欲开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见信。今宜开视，以明奸妄也。”命开视，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贞益以颙罪重，钁身推勘。颙私白云：“已令持十万，于东都取咋狐犬，往来可十余日。”贞益又以公钱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谒萧对事。陶于正厅立待。萧入府，颜色沮丧，举动惶扰，有异于常。俄犬自外入，萧作老狐，下阶走数步，为犬咋死。贞益使验死者，悉是野狐。颙遂见免此难。出《广异记》。

狗把群狐全咬死了。只有李参军的妻子死了之后，还是人身子，但是狐狸尾巴没变。王颙去告诉了陶贞益。陶贞益前去验尸，看到了那些死狐，嗟叹了好长时间。当时天很冷，就把它埋在一处。

过了十几天，萧使君来了。进门就哭，众人没有不惊骇的。几天后，他到陶贞益处控诉，他的言词准确真实，仪容服饰高贵，陶贞益很敬重地接待他。于是就把王颢捉起来下了大牢。王颢坚持认为他杀的是狐狸，让人把之前那条狗弄来咬萧公。当时萧公正在和陶贞益面对面吃饭，狗来了之后，萧公把狗头拉到自己的膝盖上，用手抚摸它，然后给它东西吃，狗没有咬他的意思。后来过了几天，李参军也回来了。他号哭了好几天，忽然状似发狂，把王颢的全身都咬肿了。萧公对李参军说：“奴才们都说死的全是野狐狸，多么令人痛苦！当天就想要把她们挖出来，怕你被迷惑，不相信。现在应该打开看，来证明奴才们的奸诈和荒谬。”于是让人挖开看，都是人的身形，李参军更加悲痛。陶贞益因为王颢罪重，把他禁锢起来审查。王颢偷偷告诉陶贞益说：“已经派人拿着十万钱，到东都去取一条专咬狐狸的狗，往来十几天就行。”陶贞益又从公家的钱中拨出一百千增加到这件事里来。那条狗取来之后，陶贞益就请萧公来大堂对质。陶贞益站在正厅等着。萧公走进府来，神色沮丧，举动慌张，和平常大不一样。不大一会儿狗从外边进来，萧公就变成一只老狐狸，跳下阶去只跑了几步，就被狗咬死了。陶贞益让人查验原先那些死者，全都是狐狸。王颢便免除了这场大难。出自《广异记》。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郑宏之 汧阳令 李元恭 焦练师 李氏

韦明府 林景玄 谢混之

郑宏之

唐定州刺史郑宏之解褐为尉。尉之廨宅，久无人居。屋宇颓毁，草蔓荒凉。宏之至官，薙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争，请宏之无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惧妖鬼？吾性御御，终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独卧前堂。堂下明火，有贵人从百余骑，来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于此！”命牵下，宏之不答。牵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贵人命一长人，令取宏之。长人升阶，循墙而走，吹灭诸灯。灯皆尽，唯宏之前一灯存焉。长人前欲灭之，宏之杖剑击长人，流血洒地，长人乃走。贵人渐来逼。宏之具衣冠，请与同坐。言谈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无备，拔剑击之。贵人伤，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见损，如何？”乃引去。

郑宏之

唐朝定州刺史郑宏之刚开始入仕为官时，做的是县尉。县尉的官署，很长时间没人居住了。屋宇毁坏，杂草丛生，特别荒凉。郑宏之上任以后，割去了野草，修理了房屋，然后就要进去住。有个小吏坚决规劝，恳请郑宏之不要住进去。郑宏之说：“我走得正行得直，为什么要怕妖鬼？我性情倔强，终不能改变。”住了两天，夜里，郑宏之独自卧在前堂。堂下灯火明亮，有一位贵人带着一百多位随从，来到庭下。贵人生气地说：“什么人乱闯，敢住到这儿？”贵人命令手下把郑宏之拖下来，郑宏之不回应。上去拖郑宏之的人走到堂前，不敢靠近。郑宏之就站了起来。贵人命令一个大个子，把郑宏之捉起来。大个子登上台阶，顺着墙边奔跑，把灯吹灭。所有的灯都被吹灭了，只有郑宏之跟前的一盏灯依然亮着。大个子想上前吹灭它，郑宏之挥

剑击大个子，血流满地，大个子就跑了。贵人渐渐逼近，郑宏之整理好衣服和帽子，请他和自己一块入座。他们谈了一宿，说得很投机。郑宏之知道他没有防备，拔剑就刺。贵人受了伤，他的侍从急忙上来扶住他，急促地说道：“大王今天被刺伤了，怎么办呢？”说着就把他弄走了。

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寻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数十头。宏之尽执之。穴下又掘丈余，得大窟，有老狐，裸而无毛，据土床坐，诸狐侍之者十余头。宏之尽拘之。老狐言曰：“无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积薪堂下，火作，投诸狐，尽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颊请曰：“吾已千岁，能与天通。杀予不祥，舍我何害？”宏之乃不杀，锁之庭槐。初夜中，有诸神鬼自称山林川泽丛祠之神，来谒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祸乃尔。虽欲脱王，而苦无计。”老狐颌之。明夜，又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后夜，有神自称黄鼯，多将翼从，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揽镢，镢为之绝。狐亦化为人，相与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

宏之以为黄鼯之名，乃狗号也。“此中谁有狗名黄鼯者乎？”既曙，乃召胥吏问之。吏曰：“县仓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无尾，故号为黄鼯。岂此犬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镢系将就烹。犬人言曰：“吾实黄鼯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随君，君有善恶，皆預告君，岂不美欤？”宏之屏人与语，乃释之。犬化为人，与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盗，忽有劫贼数十人入界，止逆旅。黄鼯神来告宏之曰：“某处有劫，将行盗，擒之可迁官。”宏之掩之果得，遂迁秩焉。后宏之累任将迁，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有不中。

接着郑宏之就让一百多个役徒，寻找贵人的血迹。寻到北墙下，有一个一寸见方的小洞，血迹流进这里面了。郑宏之下令往下挖，挖了一丈深，挖出大大小小十几只狐狸。郑宏之把它们全都捉了起来。在洞下又挖开一丈多，挖到一个大洞穴，里面有一只老狐狸，裸露着身子没有毛，坐在土床上，旁边还有十多只侍奉的小狐狸。郑宏之把它们全部拘捕了。老狐狸说道：“不要害我，我保佑你。”郑宏之命人在堂下堆起柴薪，点起火，把狐狸一个个扔进去，都烧死了。轮到老

狐狸时，老狐狸就拍打着自己的面颊请求说：“我已经一千岁了，能和天来往。杀我是不吉祥的，放了我又有什么害处呢？”郑宏之就没杀它，把它锁在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上。第一天夜里，有自称是山林川泽丛祠的神鬼，来拜见老狐狸。它们再三叩拜说：“不知道大王遭到这样不祥的灾祸。虽然想解救你，但是苦于没有办法。”老狐狸点头。第二天夜里，又有一些土地鬼来朝见老狐狸，也说了山神们一样的话。第三天夜里，有一个神自称叫“黄鼬”，领了许多随从，来到老狐狸跟前说：“大哥怎么忽然这样了？”于是就伸手去拽锁，锁被他拽断。老狐狸也变成人，他们一块走了。郑宏之跑来追赶它，没有追上。

郑宏之认为“黄鼬”是狗的称号。“这里谁家有狗叫黄鼬呢？”天亮后，他召见小吏们询问。有个小吏说：“县仓库有一条狗已经老了，不知到哪去了。因为它没有尾巴，所以叫黄鼬。难道这条狗是妖怪吗？”郑宏之令人把这狗弄来。弄来后，捆绑起来准备杀了煮肉吃。狗像人一样说道：“我确实是黄鼬神。你不要害我，我常跟着你，你有吉凶，我都提前告诉你，难道不好吗？”郑宏之屏退他人，与它谈了谈，就把它放了。狗化成人，与郑宏之聊天，谈到半夜才离开。郑宏之的掌管捉拿寇盗的事，忽然有几十个劫贼窜入境内，住在客栈里。黄鼬神来告诉郑宏之说：“某处有劫贼，将要偷东西，捉到可以升官。”郑宏之突然袭击果然抓到了，于是就升了官。后来郑宏之连续被升迁，黄鼬神总是提前告诉他。至于灾祸，也常让他回避，没有不准的。

宏之大获其报。宏之自宁州刺史改定州，神与宏之诀去，以是人谓宏之禄尽矣。宏之至州两岁，风疾去官。出《纪闻》。

汧阳令

唐汧阳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诵恳至。月余，有五色云生其舍。又见菩萨坐狮子，呼令叹嗟云：“发心弘大，当得上果。宜坚固自保，无为退败耳。”因尔飞去。令因禅坐，闭门，不食六七日。家以忧惧，恐以坚持损寿。会罗道士公远自蜀之京，途

次陇上。令子请问其故，公远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与书数符，当愈。令子投符井中。遂开门，见父饿惫。逼令吞符，忽尔明晤，不复论修道事。后数载，罢官过家。家素郊居，平陆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门，遥见桑林下有贵人自南方来。前后十余骑，状如王者。令入门避之。骑寻至门，通云：“刘成谒令。”令甚惊愕：“初不相识，何以见诣？”既见，升堂坐。谓令曰：“蒙赐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岁，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识，何尝有婚姻？”成云：“不许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须臾震动，井厕交流，百物飘荡。令不得已许之。婚期克翌日，送礼成亲。成亲后，恒在宅。礼甚丰厚，资以饶益，家人不之嫌也。

郑宏之大获回报。郑宏之从宁州刺史改为定州刺史的时候，黄霸神和郑宏之告别离开。因此人们说郑宏之的官禄到头了。郑宏之到了定州两年之后，因中风而丢了官。出自《纪闻》。

汧阳令

唐朝汧阳县令，不知道他的姓名，正在任上，忽然说：“想要出家。”念佛诵经极其诚恳。一个月以后，他的房舍上空生有五色云，又看见一位菩萨坐在狮子上，喊着县令感叹说：“你发心弘大，应能成上果。你应该坚定地保全自己，不要退缩，坏了大事。”菩萨说完便飞走了。县令于是就禅坐静思，闭门不出，六七天不吃东西。家里人因此很担心，怕他坚持这样会损害寿命。赶上一个叫罗公远的道士从蜀地到京城，途中暂住在陇上。县令的儿子就去向他请教原因，罗公远笑着说：“这是一只天狐干的，也不难对付。”于是罗公远就给县令的儿子写了几张符，说这样就能治好。县令的儿子把符扔到井里一张，就把门打开，看见父亲已经饿得疲惫不堪。儿子逼着县令把符吞下去，县令一下子就醒悟了，不再谈论修道的事了。后来过了几年，县令罢官在家。他家住在郊外，原野平展辽阔，一望千里。有一天县令无事，就拄着手杖走出门来，远远望见桑树林下有一位贵人从南方来。贵人的前后有十几个骑马的侍从，看样子像王爷。县令进到门里回避。骑马的人不多时便到了门前，通报说：“刘成前来拜见县令。”县令非常惊愕：“从不认识，为什么来拜见我呢？”相见之后，进

到堂中落座。贵人对县令说：“承蒙你赐给我婚姻，我哪敢不来拜见。”当初，县令在任的时候，有个十岁的女儿，到现在已经十六岁了。县令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怎么能把女儿许给你呢？”刘成说：“不把女儿嫁给我，事情也好办。”说完，他用右手扯着嘴站在那里，县令的房屋顷刻间开始震动，井水和厕所水流淌混杂在一起，各种器物都漂荡不定。县令不得已只好答应了。婚期约定在第二天，送礼成亲。成亲之后，刘成总住在县令家。他送的礼很丰厚，钱财也很多，家里的人们不讨厌他。

他日，令子诣京，求见公远。公远曰：“此狐旧日无能，今已善符篆。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恳请，公远奏请行。寻至所居，于令宅外十余步设坛。成策杖至坛所，骂老道士云：“汝何为往来，靡所忌憚？”公远法成，求与交战。成坐令门，公远坐坛，乃以物击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击公远，公远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数十。公远忽谓弟子云：“彼击余殪，尔宜大临，吾当以神法缚之。”及其击也，公远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为之备。公远遂使神往击之。成大战恐，自言力竭，变成老狐。公远既起，以坐具扑狐，重之以大袋，乘驿还都。玄宗视之，以为欢笑。公远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杀。宜流之东裔耳！”书符流于新罗，狐持符飞去。今新罗有刘成神，土人敬事之。出《广异记》。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孙女崔氏，容色殊丽，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累求术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学多智，常问：“胡郎亦学否？”狐乃谈论，无所不至。多质疑于狐，颇狎乐。久之，谓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乃引一老人授崔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学琴。”

后来，县令的儿子来到京城，求见罗公远。罗公远说：“这个狐狸原先没什么能耐，现在却掌握天帝的‘符篆’了，我也比不上的，怎

怎么办呢？”县令的儿子恳切地请求，罗公远才答应跟他走一趟。不久到了县令的住所，罗公远在县令院外十几步的地方设立一坛。刘成拄着手杖来到坛前，骂老道士说：“你为什么来了？你难道什么也不怕？”罗公远做法已成，就要和刘成交战。刘成坐在县令的门口，罗公远坐在坛上，罗公远就用东西袭击刘成，刘成倒在地上，很久才起来，也用东西袭击罗公远，罗公远也倒在地上，像刘成一样。如此往返进行了几十个回合。罗公远忽然对弟子说：“他把我击倒在地时，你们应该聚哭告哀，我到时候再用神法绑住他。”等到刘成打的时候，罗公远倒在地上，弟子大哭。刘成很得意，没有防备。罗公远就用神法袭击刘成。刘成十分害怕，自己说力已用尽，变成了一只老狐狸。罗公远已经站起来，用坐具打狐狸，把它装进一个大口袋里，乘驿站的车马回京。唐玄宗看了这狐狸，把它当成一种笑料。罗公远上前报告说：“这是天狐，不能杀。应该把它流放到东方去。”于是就写符把它流放到新罗，狐狸拿着符飞去。现在新罗有刘成神，当地人对这神很恭敬。出自《广异记》。

李元恭

唐朝吏部侍郎李元恭，他的外孙女崔氏，姿色极美，十五六岁的年纪，忽然得了狐魅病。时间长了，那狐狸就变形成为了一个年轻人，自称胡郎。李家多次请术士也不能把他除掉。李元恭的儿子博学多智，曾经问：“胡郎也有学业没有？”狐狸就开始谈论，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让狐狸解答许多疑难问题，与狐狸相处得很亲近。时间长了，胡郎就对崔氏说：“人生一世，不能不学点什么。”于是就领来一位老人给崔氏讲授经史。前后过了三年，崔氏已经很熟悉各家的大义。又领来一人，教崔氏书法。过了一年，崔氏又因为工于书法而闻名。又说：“妇人为什么不学点音乐？箜篌、琵琶，这些本来都是平常乐器，不如学弹琴。”

复引一人至，云善弹琴。言姓胡，是隋时阳翟县博士。悉教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自云亦善《广陵散》，比屡见嵇中散，不使授人。其于《乌夜啼》，尤善传其妙。李后问：“胡郎何以不迎妇归家？”狐甚喜，便拜谢云：“亦久怀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

尔。”是日遍拜家人，欢跃备至。李问：“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门前有二大竹。”时李氏家有竹园。李因寻行所，见二大竹间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獐貉及他狐数十枚。最后有一老狐，衣绿衫，从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焦练师

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焦因欲以术拘留之。胡随事酬答，焦不能及。乃于嵩顶设坛，启告老君，自言：“己虽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将隳。”言意恳切。坛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云，高数十丈。云中有老君见立，因礼拜陈云：“正法己为妖狐所学，当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于云中作法，有神王于云中以刀断狐腰，焦大欢庆。老君忽从云中下，变作黄裙妇人而去。出《广异记》。

又领来一人，说善于弹琴，说姓胡，是隋朝时阳翟县的博士。这位姓胡的琴师把各种曲子全教给崔氏，把曲子的妙处全都讲出来。还有其他名曲，不可胜数。琴师自己说也擅长《广陵散》，近来多次见过嵇康，但嵇康不让把《广陵散》教给别人。他对于《乌夜啼》，尤其能表达出它的奥妙。李元恭的儿子后来问道：“胡郎为什么不把媳妇娶回家去呢？”狐狸特别高兴，就拜谢说：“我也很早就这么想了。之所以没敢说，是因为我的地位太微贱了。”这一天狐狸遍拜家人，欣喜若狂。李元恭的儿子问：“胡郎要迎娶妻子，家在什么地方？”狐狸说：“我家门前有两棵大竹子。”当时李家有个竹园。李元恭的儿子就寻找狐狸的行踪，见两棵大竹子之间有一个小孔，猜测这就是狐狸洞。就取水往里灌，先灌出来獐貉及其他狐狸几十只。最后有一只老狐狸，穿着绿色衣衫，从洞里爬出来，正是它平常穿的那套衣服。家人们高兴地说：“胡郎出来了！”杀了它之后，那魅怪就绝迹了。出自《广异记》。

焦练师

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位焦练师修炼道术，聚集了许多弟子。有一位穿黄裙子的妇人，自称阿胡，向焦练师学道术。经过三年，她把焦练师的道术全学去了，就坚决地要求辞去。焦练师苦苦挽留她，阿胡说：“我是一只野狐狸，本是来学道术的。现在没有道术可学了，按道理是不能留下的。”焦练师便想用法术拘捕阿胡。阿胡能随着事物的变化应对，焦练师总比不上她。于是焦练师在嵩山顶上设坛，启告太上老君，自语道：“弟子虽然不才，但毕竟是道家弟子。现在被妖狐侮辱，恐怕道家的大道也要被她毁坏。”言辞态度十分恳切。坛的四角忽然有香烟生出，转眼变成紫色的云，有几十丈那么高。云中有太上老君站着出现了，焦练师便顶礼膜拜陈述道：“我的正法已经被妖狐学去了，应当另外想办法降服她。”太上老君就在云中作法，有一位神王在云中用刀砍断了狐狸的腰，焦练师十分欢喜。太上老君忽然从云中下来，变成了那黄裙妇人离开了。出自《广异记》。

李 氏

唐开元中，有李氏者，早孤，归于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虽不见形，言语酬酢甚备。累月后，其狐复来，声音少异。家人笑曰：“此又别是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来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顷者我欲取韦家女，造一红罗半臂。家兄无理盗去，令我亲事不遂，恒欲报之，今故来此。”李氏因相辞谢，求其襁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当来此。大相恼乱，可且令女掐无名指第一节以禳之。”言讫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节。狐以药颗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掷女饭碗中，累掷不中。惊叹甚至，大言云：“会当入嵩岳学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妇持其药者，惧复弃之。人问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骂云：“何物老妪，宁有人用此辈！”狐去之后，小狐复来曰：“事理如何？言有验否？”家人皆辞谢。曰：“后十余日，家兄当复来，宜慎之。此人与天曹已通，符禁之术，无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时，当复至此。”将至其日，小狐又来，以药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车

骑载女，出东北行。有骑相追者，宜以药布车后，则免其横。”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载女行五六里，甲骑追者甚众，且欲至，乃布药。追者见药，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当得永免，我亦不复来矣！”

李 氏

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个姓李的小女孩，早年丧父，在舅舅家养着。女孩十二岁那年，有一只狐狸想要讨好她。那狐狸虽然看不见形体，但它的言语应酬很周到。几个月以后，那只狐狸又来了，声音略微有些变化。家里人笑着说：“这又是另外一只野狐狸了。”狐狸也笑着说：“你们怎么知道的？以前来的是我的十四哥，我是他的弟弟。我很快就要娶老韦家的女儿了，做了一件半截袖红罗布衫，我哥不讲理给偷了去，让我的亲事办不成。我一直想报复他，所以现在就来到这里。”李氏便表示感谢，求它想一个免灾的办法。狐狸说：“明天是十四哥王相的日子，他一定会来这里。到时候会非常恼怒烦乱，可以暂时让李氏掐着无名指第一节来消灾。”说完便走了。大狐狸来到，赶上李氏正在吃饭。李氏按照小狐狸教的办法，掐住无名指第一节。狐狸把六七颗像菩提子那么大的药丸，往李氏饭的碗里扔，扔了几次也扔不进去。狐狸非常惊叹，大声说：“我应当到嵩山学道才能得到你！”座中有一位老妇人拿到狐狸的药，因为害怕又把药丸扔掉了。有人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野狐狸讨好我！”狐狸傲慢地骂道：“老家伙你算个什么东西，哪有人喜欢你这样的！”狐狸离开之后，小狐狸又来了，说道：“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说的灵验不？”全家人都表示感谢。小狐狸说：“十几天以后，我哥哥会再来，你们要多加小心。这人与天曹已经有来往，写符念咒的法术，不能把他怎么样，只有我能制住他。等他要来的时候，我再来这里。”将要到那天时，小狐狸果真又来了，它把一些包裹的像松花一样的药，交给李氏说：“我哥哥明天一定来。明天早晨，可以让人用车马载着你，向东北走。有人骑马追赶时，应把药散布在车后，就能免除灾祸。”等到明天，李氏就听从小狐狸的话，让人用车拉着走了五六里，就有许多骑马的人追来。将要追上的时候，就把药布置在车后。追的人看到药，就站住不

敢再前进了。这天晚上，小狐狸又来了，笑着说：“借上我的力没有？还有一个办法，应该能永远免除你的灾难。以后我也不再来了。”

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以符安大门及中门外钉之，必当永无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适人。后数载，竟失之也。出《广异记》。

韦明府

唐开元中，有诣韦明府，自称崔参军求娶。韦氏惊愕，知是妖媚，然犹以礼遣之。其狐寻至后房，自称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语。韦氏累延术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闻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为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为立坛治之。少时，狐至坛，取道士悬大树上，缚之。韦氏来院中，问：“尊师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术，适聊缚之。”韦氏自尔甘奉其女，无复凯望。家人谓曰：“若为女婿，可下钱二千贯为聘。”崔令于堂檐下布席，修贯穿钱，钱从檐上下，群婢穿之，正得二千贯。久之，乃许婚。令韦请假送礼，兼会诸亲。及至，车骑辉赫，宾从风流，三十余人。至韦氏，送杂彩五十匹，红罗五十匹，他物称是。韦乃与女。

经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问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颇成人，叔父令事高门。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极骂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恼我儿。吾夫妇暮年，唯仰此子，与汝野狐为婿，绝吾继嗣耶？”

李氏拜了又拜，坚决请求小狐狸的帮助。小狐狸就让她取一根向东伸出的桃枝，在板上用朱砂写“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把这样的符钉在大门和中门外，这样做就一定永远不闹精怪了。小狐狸于是就没有再来。当时李氏还小，还不到嫁人的年龄。几年以后，她竟然消失不见了。出自《广异记》。

韦明府

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个人拜见韦明府，自称崔参军向他求婚。韦氏惊讶不已，知道这位崔参军是妖物，但是仍然以礼相待，把他打发走了。那狐狸找到后房，自称是韦氏的女婿，女儿便哭泣起来。这狐狸说了不少狂妄的话。韦氏多次延请术士，狐狸说话更加傲慢，无法把他赶走。听说峨眉山上有一位道士，能治邪魅怪病。韦氏就请求到蜀地任县令，希望借着他的本事消灾。到了蜀地之后，道士为他设坛对付狐狸。不多时，狐狸来到坛上，把道士捉住挂在大树上，把他绑上。韦氏来到院子里，问道：“尊师为什么在这里？”狐狸说：“他胆敢施行禁术对付我，刚才我把他暂时绑起来了。”韦氏从此甘愿把女儿送给狐狸，不再抱什么希望。家人对狐狸说：“你要想做女婿，可以送两千贯钱作聘礼。”这位崔参军就让人在房檐下放好席子，准备好穿钱的小绳，然后钱就从房檐上往下掉，婢女们就把钱穿起来，正好穿了两千贯。又过了很长时间，韦氏才答应成婚。崔参军让韦氏请假送礼，同时会见亲戚朋友。到婚礼那天，车马声势很大，宾从风度翩翩，有三十多人。到韦氏家，送给他杂彩五十匹，红罗五十匹。其他的东西也令人叫好。韦氏才把女儿嫁给了他。

又过了一年，韦氏的儿子生了病，父母就让女儿问崔郎，崔郎回答说：“八叔房中的小妹，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叔父让她侍奉富贵人家。他之所以有病，是因为小妹进到他屋里去了。”韦夫人骂道：“死不了的野狐狸精，你公然魅惑我一个女儿还不够，还打我儿子的主意！我们夫妇已经到了晚年，就指望这个儿子了。给你们野狐狸当女婿，这不是断了我们的后代吗？”

崔无言，但欢笑。父母日夕拜请，给云：“尔若能愈儿疾，女实不敢复论。”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负心耳！”母频为设盟誓。异日，崔乃于怀出一文字，令母效书，及取鹊巢，于儿房前烧之，兼持鹊头自卫，当得免疾。韦氏行其术，数日子愈。女亦效为之，雄狐亦去。骂云：“丈母果尔负约，知何言，今去之。”后五日，韦氏临轩坐，忽闻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风，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谓韦曰：“君夫人不义，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几死。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韦极声诃之曰：“穷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留耶？”狐云：“独不念我钱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钱，今无可

还，受此荼毒。君何无情至此？”韦深感其言，数致辞谢。徘徊，复为旋风而去。出《广异记》。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尝与其徒十数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骋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纵其所往，不使亲吏事。尝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马逐之，仅十里余，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东而来者，

崔参军不说话，只是笑。韦氏夫妇每天晚上拜求他，骗他说：“你要是能治好我儿子的病，女儿的事就再也不提了。”过了很久他才说：“治好病倒容易，只是怕你们说话不算数啊！”韦夫人频频在他面前盟誓，表示绝不反悔。另有一天，崔参军才从怀里取出来一张文字，让韦夫人照着书写，又弄了一个喜鹊窝，在儿子房前烧了，又让儿子拿着喜鹊头自卫。他说这样做应该能治好病。韦氏按他的说法做了，几天之后儿子就好了。女儿也仿效着做，自称崔参军的雄狐狸也离开了。他骂道：“丈母娘果然负约了！不知你还有什么话说，现在我只好离开了。”五天之后，韦氏临窗而坐，忽然闻到庭院前臭不可耐，还有一股旋风，从空中降下，原来是自称姓崔的狐狸。他衣服破损，流血淋漓，对韦氏说：“君夫人不仁义，字写得太明显。天曹知道了这件事，把我打得差点死了。从今以后我长期流窜沙碛之间，不能再来了。”韦氏大声呵斥道：“穷老怪，怎么还不快走，还敢在这里逗留吗？”狐狸说：“难道你就不记得我那些钱物的好处了吗？我因为偷用了天府中的钱，现在没钱可还，才受此毒害。你怎么无情到这个地步呢？”韦氏被他的话深深感动，多次向他谢罪。他徘徊了一阵，又变成一股旋风离去了。出自《广异记》。

林景玄

唐朝有个叫林景玄的，是京兆人。他客居在雁门，以骑马射箭四处打猎为己任。郡守赏识他的本领，就招募他为衙门将。他曾经和十几个同伴骑着健马，带着弓箭兵器，臂上托着鹰，手里牵着狗，一起驰骋于田野之间，猎获了很多麋鹿狐兔。从此郡守让他愿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让他具体负责事务。曾经有一天，他在郡城的高岗上打猎，忽然从榛莽中蹦起一只兔子。林景玄策马追它，仅追了十来里地，兔子藏进一个墓穴里。林景玄下了马，就让两个兵卒守在墓旁，自己解下马鞍休息。忽然听到墓穴里有人讲话：“我是土命，克土的是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我要死了吗？”然后就感叹了好久。又说：“有从东边来的，

我将不免。”景玄闻其语，且异之。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鹊甚多。景玄即问之，其人惊曰：“果然祸我者且至矣。”即诟骂，景玄默而计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岂非鬼乎？不然，是盗而匿此。”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出《宣室志》。

谢混之

唐开元中，东光县令谢混之，以严酷强暴为政，河南著称。混之尝大猎于县东，杀狐狼甚众。其年冬，有二人诣台，讼混之杀其父兄，兼他赃物狼籍。中书令张九龄令御史张晓往按之，兼锁系告事者同往。晓素与混之相善，先疏其状，令自料理。混之遍问里正，皆云：“不识有此人。”混之以为诈，已各依状明其妄以待辨。晓将至沧州，先牒系混之于狱。混之令吏人铺设使院，候晓。有里正从寺门前过，门外金刚有木室扃护甚固。闻金刚下有人语声，其扃以锁，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听之，闻其祝云：“县令无状，杀我父兄。今我二弟诣台诉冤，使人将至，愿大神庇荫，令得理。”有顷，见孝子从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寻之。其人见里正，惶惧入寺，至厕后失所在。归以告混之，混之惊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杀狐狼，得无是耶？”

我就没法避免。”林景玄听到这些话，觉得奇怪。就往墓穴里看，他看到一个老头，穿着白衣服，胡子白而长，手里拿着一轴书，他面前有很多死鸟鹊。林景玄就问他是谁，那人吃惊地说：“果然害我的人到了！”于是他就谩骂林景玄。林景玄心里默默地算计道：“这个洞穴很小，而老头住在里边，难道不是鬼吗？不然，他就是偷了东西藏在这里。”于是他把墓穴毁了。老头就变成一只老狐狸，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林景玄就把狐狸射死了。看看他拿的那轴书，点画得非常怪，像梵书又不是梵文，用白色绢做成书页，仅有几十尺长。林景玄把它烧了。出自《宣室志》。

谢混之

唐朝开元年间，东光县令谢混之，以严酷强暴的手段治理政事，著称河南。谢混之曾经在县东大规模地打猎，杀死许多狐狸和狼。那年冬天，有两个人到御史台，告发谢混之杀死他们的父兄，以及非法侵吞他人财物等罪行。中书令张九龄让御史张晓前去考察办理，两个告状的人被绑起来一起前往。张晓一向与谢混之要好，他事先将状子的情况透露给谢混之，让谢混之有所准备。谢混之问遍县里所有的里正，都说：“不认识这两个告状的人。”谢混之以为里正们骗他，已分别按状子提到的罪状指明它的虚妄不实等待辩解。张晓将到沧州，先发公文逮捕谢混之下狱。谢混之让吏人铺设使院，等候张晓。有一个里正从寺门前路过，门外的金刚有木室关护得非常牢固。里正听到金刚底下有人说话的声音，那个木室的门已经上锁，显然不是人进去了。里正便走近上前去听，听到里边有人祷告说：“县令不像话，杀死我的父兄。现在我的两个弟弟到御史台去诉冤，使者马上就要到了，希望大神保佑，让他们打赢这场官司。”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孝子从空隙中钻出来。里正料想他不是人，就往前走去找他。那人见了里正，慌慌张张地进了寺院，到厕所后那人便不见了。里正回来告诉了谢混之，谢混之惊愕了半天，才说：“我开春时大量捕杀狐狸和狼，莫非是因为这事吗？”

及晓至，引讼者出，县人不之识。讼者言词忿争，理无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识者劝令求猎犬。猎犬至，见讼者，直前搏逐。径跳上

屋，化为二狐而去。出《广异记》。

等张晓到了，把告状的领出来，县里人都不认识他们。两个告状的强烈争辩，并不理屈。谢混之不知是怎么回事。有见识的人劝县令弄一条猎狗来。猎狗到了以后，一见到两个告状的人，就直扑上去又咬又追。那两个人一下子跳到房子上，变成两只狐狸逃走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王 苞 唐参军 田氏子 徐 安 靳守贞
严 谏 韦参军 杨氏女 薛 迴 辛替否
代州民 祁县民 张 例

王 苞

唐吴郡王苞者，少事道士叶静能，中罢为太学生，数岁在学。有妇人寓宿，苞与结欢，情好甚笃。静能在京，苞往省之，静能谓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气？”固答云无。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妇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临别，书一符与苞，令含。诫之曰：“至舍可吐其口，当自来此，为汝遣之，无忧也。”苞还至舍，如静能言。妇人得符，变为老狐，衔符而走，至静能所拜谢。静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于王家。”自此遂绝。出《广异记》。

唐参军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于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

王 苞

唐代吴郡有个叫王苞的人，年轻时侍奉道士叶静能，后来离开道士做了太学生，在太学里学了几年。有个妇女来借宿，王苞与妇女结识交欢，情意深厚。叶静能住在京城，王苞去看望他，叶静能对他说：“你身上怎么会有野狐狸的骚气？”王苞坚持说没有。叶静能说：“有啊。”王苞便说了得到那个妇女的始末。叶静能说：“正是这只老野狐狸。”临别时，写了一道符给王苞，让他用嘴含着。告诫他说：“回到住处要吐到她的嘴里，她会自己来到这里，我替你打发她，不要担心。”王苞回到住处，照叶静能说的那样做了。那个妇女

得到道符，变成一只老狐狸，衔着道符跑了，到叶静能的住处去拜见谢罪。叶静能说：“放你一条活命，不能再到王苞家去了。”从此就绝了踪迹。出自《广异记》。

唐参军

唐代洛阳思恭里，有个叫唐参军的人，禀性端正谨慎，不太喜欢交往应酬。有叫赵门福和康三的人送上名片请求拜见。唐参军没有出来见他们，问他们前来拜见的意思，赵门福说：

“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至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置剑盘中，至则刺之。奴至，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于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谢之，令召康三。门福至池所，呼康三，辄应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余鼻存。门福既去，唐氏以桃汤沃洒门户，及悬符禁。自尔不至，谓其施行有验。

久之，园中樱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检行。忽见门福在樱桃树上，采樱桃食之。唐氏惊曰：“赵门福，汝复敢来耶？”门福笑曰：“君以桃物见欺，今聊复采食，君亦食之否？”乃频掷数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广召僧，结坛持咒。门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诵甚切，冀其有效，以为己功。后一日，晚霁之后，僧坐楹前。忽见五色云自西来，径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严，谓僧曰：“汝为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长幼虔礼甚至，喜见真佛，拜请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坛上，奉事甚勤。佛谓僧曰：“汝是修道，谓通达，亦何须久蔬食，而为法能食肉乎？但问心能坚持否！肉虽食之，可复无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设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毕，忽见坛上是赵门福。举家

“只是想要点心或饭食吃罢了。”唐参军让守门人推辞，说自己不在家。这两个人径直走进堂屋。赵门福说：“唐都官为什么说自己不在

家呢？是吝惜一顿饭吧。”唐参军推辞说守门人没有通报，领他们到外厅，让仆人拿饭给他们吃。并偷偷告诫仆人，让他在盘子里放把剑，到时就杀了这二人。仆人端菜到了，唐参军拿起剑刺赵门福，没有刺中；接着刺康三，刺中了他，康三跳进庭前水池里。赵门福大骂说：“他和我虽然都是狐狸，我已经活了一千多年。千年的狐狸，不姓赵就姓张。五百年的狐狸，不姓白就姓康。为什么这么没有道义，杀了我的伙伴康三？一定要想办法报复你，绝不会让康三白白地死去。”唐参军真诚地向他道歉，让他去召唤康三。赵门福到了水池边，呼喊康三，只听到回答说：“在。”却找不到康三，只有鼻子还留有气息。赵门福走了以后，唐参军用桃木汤喷洒门窗，而且悬挂道符驱赶妖邪。从此赵门福没再来。唐参军以为是自己的施法有了效果。

这事过了很久，园中樱桃熟了，唐氏夫妻闲暇时在园里行走。忽然看见赵门福在樱桃树上，采摘樱桃吃。唐参军吃惊地说：“赵门福！你还敢来吗？”赵门福笑着说：“你用桃木来欺压我，现在暂且摘樱桃吃，你也吃一些吧？”于是频频扔樱桃给唐参军。唐参军更加害怕，就广召僧人，修坛念咒。赵门福就好几天没来。那和尚更认真地诵经念咒，希望咒语有效验，把这当成自己的功劳。又过了一天，晚上天晴之后，和尚坐在门前木柱边上，忽然看见有五色云彩从西面飘来，一直飘到唐参军堂屋前。彩云中有一个佛，脸色端庄严肃，对和尚说：“你是替唐参军家驱赶野狐狸吗？”和尚跪下磕头。唐参军一家老少等都虔诚行礼，很高兴看见了真佛，拜请佛降落下来。过了很长时间佛才降下来，坐在那个坛上，唐参军侍奉得很殷勤。佛对和尚说：“你是修道的人，可谓通达，又何必长久吃素食呢？你们做法事能吃肉吗？只要问问内心里能否坚持修道！即使吃了肉，也不会有妨碍。”就让唐参军去买肉，佛自己准备了肉，接着把肉分给和尚以及唐家的人，把肉全吃了。吃完肉，忽然看见坛上是赵门福，全家叹恨，为其所误。门福笑曰：“无劳厌我，我不来矣！”自尔不至也。出《广异记》。

田氏子

唐牛肃有从舅常过浞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谒田氏子。去田氏庄十

余里，经岨险，多栎林。传云中有魅狐，往来经之者，皆结侣乃敢过。舅既至，田氏子命老竖往浣池市酒馔。天未明，竖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竖一足又跛。问：“何故？”竖曰：“适至栎林，为一魅狐所绊，因蹶而仆，故伤焉。”问：“何以见魅？”竖曰：“适下坡时，狐变为妇人，遽来追我。我惊且走，狐又疾行，遂为所及，因倒且损。吾恐魅之为怪，强起击之。妇人口但哀祈，反谓我为狐。屡云：‘叩头野狐，叩头野狐。’吾以其不自知，因与痛手，故免其祸。”田氏子曰：“汝无击人，妄谓狐耶？”竖曰：“吾虽苦击之，终不改妇人状耳！”田氏子曰：“汝必误损他人，且入户。”日入，见妇人体伤蓬首，过门而求饮，谓田氏子曰：“吾适栎林，逢一老狐变为人。吾不知是狐，前趋为伴，同过栎林，不知老狐却伤我如此。赖老狐去，余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饮。”田氏子恐其见苍头也，与之饮而遣之。出《纪闻》。

徐 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渔猎为事。安妻王氏貌甚美，又叹气又痛恨，因为被赵门福误导了。赵门福笑着说：“不用劳烦你们祈祷诅咒我，我再也不来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来。出自《广异记》。

田氏子

唐代牛肃有个堂舅曾路过浣池，便到浣池西北三十里的地方拜见田氏子。离田氏村庄十多里的地方，路又高又险峻，路旁都是栎树林。传说树林中有狐魅。来来往往路过树林的人，全都成群结伴才敢通过。堂舅到了以后，田氏子让老仆人到浣池去买酒菜。天还没亮，仆人就走了，天黑了还没回来。田氏子觉得很奇怪，等到仆人回来，他的一条腿又瘸了。问：“是什么原因？”仆人说：“刚走到栎树林时，被一只狐魅绊了一下，因而跌倒了，所以伤了腿。”问：“凭什么说是看见了狐魅？”仆人说：“我正走在下坡路时，狐狸变成妇女，着急地来追赶我。我吓得赶快逃跑，狐狸又飞快地追赶，我就被狐狸追上，因此跌倒受伤。我害怕狐魅变妖怪害人，勉强挣扎着站起来打那狐

狸。妇女嘴里哀告祈求，反而说我是狐狸。多次说：‘向野狐叩头，向野狐叩头。’我因为她不知罪，因此狠狠地打了她，才免去了这场灾祸。”田氏子说：“你无故打人，还妄称她是狐狸对吧？”仆人说：“我虽然狠狠打她，她却始终没改变妇女的样子。”田氏子说：“你一定是误伤了别人，先进屋吧。”日落后，只见一个妇女身体受伤头发蓬乱着，路过门前来要水喝，对田氏子说：“我刚才在栎树林，遇上一只老狐狸变成人。我不知是狐狸，跑上去与他做伴，好一起过栎树林，想不到老狐狸却把我伤成这个样子。幸亏老狐狸走了，我的命才能保住。我是北村人，口渴了来要点水喝。”田氏子害怕她看见老仆人，给她水喝让她走了。出自《纪闻》。

徐 安

徐安是下邳人，喜欢捕鱼打猎。徐安的妻子王氏容貌很美，人颇知之。开元五年秋，安游海州，王氏独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状甚伟，顾王氏曰：“可惜芳艳，虚过一生。”王氏闻而悦之，遂与之结好，而来去无惮。安既还，妻见之，恩义殊隔，安颇讶之。其妻至日将夕，即饰妆静处。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晓方回，亦不见其出入之处。他日，安潜伺之。其妻乃骑故笼从窗而出，至晓复返。安是夕，闭妇于他室，乃诈为女子妆饰，袖短剑，骑故笼以待之。至二更，忽从窗而出。径入一山岭，乃至会所。帷幄华焕，酒饌罗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来何早乎？”安乃奋剑击之，三少年死于座。安复骑笼，即不复飞矣。俟晓而返，视夜来所杀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复妆饰矣。出《集异记》。

靳守贞

霍邑，古吕州也，城池甚固。县令宅东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厉王城。则《左传》所称“万人不忍，流王于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远，则有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断其发，有如刀截。所遇无知，往往而有。唐时，邑人靳守贞者，素善符咒，为县送徒至赵

城，还归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去县五里。见汾河西岸水滨，有女红裳，浣衣水次。守贞目之，女子忽尔乘空过河，遂缘岭蹑虚，至守贞所。

很多人都知道。唐开元五年的秋天，徐安去了海州游历，王氏一个人住在下邳。忽然有一天，有一个相貌很魁伟的少年，看着王氏说：“可惜你这么漂亮，却白活了一生。”王氏听见少年的话心里很喜欢，就与少年结识并相好，而且你来我往毫无忌惮。徐安回来以后，妻子见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情意，徐安对此颇感惊讶。他妻子到了太阳快落山时，就妆饰一番静静地一人呆着。到二更的时候，竟然就不见了。到了天亮才回来，也看不见她从哪里出入。有一天，徐安偷偷侦察她。他的妻子就骑着一只旧笼子从窗户飞出去，到天亮又回来了。徐安在这天晚上，把妻子关在别的屋里，就假扮成女人梳妆修饰一番，袖里藏着短剑，骑着旧笼子等在那里。到二更时，忽然从窗户飞出去，径直飞到一座山岭中，才到了相会的地点。那个地方帐幔华丽，酒菜摆满桌子，座位上有三个少年。徐安还没下来，三个少年说：“王氏来得为什么这么早呢？”徐安就挥起短剑击杀他们，三个少年死在座位上。徐安又骑上旧笼子，却不再会飞了。只好等天亮再回去，天亮后看那夜里杀死的少年，都是老狐狸。徐安回到家里，他妻子这天晚上不再妆饰打扮了。出自《集异记》。

靳守贞

霍邑，就是古代的吕州，城池很坚固。县令的宅院东北有个小城，城墙四面各百步长，高三丈，厚七八尺，名叫“囚周厉王城”。那《左传》上所说的“万人不忍，把周厉王流放在彘城”，就是指霍邑。周厉王死后，就埋葬在小城的北面。小城因年代久远，就有狐魅住在里面。或是官吏家，或是百姓家，子女中长得有姿色的，夜里常被狐魅弄断她们的头发，就像刀砍断的一样。遇到时没有知觉，但这事常常发生。唐代，霍邑有个叫靳守贞的人，平时就善于写符念咒，有一次，他替县里送役徒到赵城，回来时走到金狗鼻山，挨着汾河的山名，离县五里。看见汾河西岸水边，有个女子穿红色衣服，在水里洗衣服。守贞看那女子，那女子忽然凭空过河，就沿着山岭腾空而行，来到靳

守贞处。

手攀其笠，足踏其带，将取其发焉。守贞送徒，手犹持斧，因击女子坠，从而斫之。女子死则为雌狐。守贞以狐至县，具列其由。县令不之信。守贞归，遂每夜有老父及媼，绕其居哭，从索其女。守贞不惧。月余，老父及媼骂而去。曰：“无状杀我女，吾犹有三女，终当困汝。”于是遂绝，而截发亦亡。出《纪闻》。

严 谏

唐洛阳尉严谏，从叔亡，谏往吊之。后十余日，叔家悉皆去服。谏召家人问，答云：“亡者不许。”因述其言语处置状，有如平生。谏疑是野狐，恒欲料理。后至叔舍，灵便逆怒，约束子弟，勿更令少府侄来，无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谓谏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数来也。”谏后忽将苍鹰、双鹞、皂雕、猎犬等数十事，与他手力百余人，悉持器械围绕其宅数重，遂入灵堂。忽见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击不能中。寻而开门跃出，不复见，因尔怪绝。出《广异记》。

韦参军

唐润州参军幼有隐德，虽兄弟不能知也。韦常谓其不慧，轻之。后忽谓诸兄曰：“财帛当以道，不可力求。”诸兄甚奇其言，问：“汝何长进如此？”对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宝，可共取之。”诸兄乃与皆行。至池所，以手酌水，

手扯着他的斗笠，脚踏着他的衣带，准备割取他的头发。守贞因为送役徒，手里还拿着斧子，于是把女子击落在地上，又扑上砍死了她。女子死后就变成了雌狐狸。守贞把狐狸带到县里，详细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县令不相信他。守贞回到家里以后，于是每天夜里有个老头和老太婆，绕着他的住处哭闹，向守贞索要他们的女儿。守贞不害怕。一个多月后，老头和老太婆骂着离开了，说：“无缘无故就杀了我的女儿，我们还有三个女儿，终究有一天会把你困住！”于是就没了声息，而且截断头发的事也没有了。出自《纪闻》。

严 谏

唐代有个洛阳尉严谏，他的堂叔去世了，严谏去吊唁他。过了十多天，堂叔家的人全都脱下丧服了。严谏找来叔家的人打听，回答说：“死去的人不让穿。”接着述说死去的人说话和安排事情的情况，就像生前一样。严谏怀疑是野狐狸作怪，下决心治理这件事。后来到堂叔家去，堂叔的神灵就传出声音，愤怒地吩咐子弟们，不要再让当县尉的侄子严谏进来，他来对家里的事没有好处，只知道乱猜疑。也对严谏说：“五郎你的公事好像很忙，不应该经常到这里来。”严谏后来突然带着苍鹰、双鹤、皂雕、猎犬等几十种动物，和他手下的一百多人，全都拿着器械把堂叔的宅子围了好几重，就闯入灵堂。忽然看见一只全身都是红肉的野狐狸，仰面在屋顶行走，严谏等人射击也射不中。不一会儿，那狐狸打开门跳了出去，从此再也看不见，接着，堂叔家的鬼怪也断绝了。出自《广异记》。

韦参军

唐代润州韦参军幼时有隐藏的美德，即使是亲兄弟也不能了解。父亲曾说他不够聪明，很轻视他。后来他忽然对各位兄长说：“应用正道来取得财物，不能强求。”各位兄长很奇怪他的话，问：“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长进？”回答说：“现在昆明池中有很多珍宝，可一起去拿。”各位兄长就和他都去了。到了池边，用手捧水，

水悉枯竭，见金宝甚多。谓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见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诸兄叹美之。问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当得一官，无虑贫乏。”乃选拜润州书佐，遂东之任。途经开封县。开封县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后术士不能疗。有道士者善见鬼，谓令曰：“今比见诸队仗，有异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后数日白云：“至此县逆旅，宜自谒见。”令往见韦，具申礼请。笑曰：“此道士为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于人，亦可悯矣。幸与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县桥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见之。我当至彼为发遣。且宜还家洒扫，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见

太夫人，问以疾苦，以柳枝洒水于身上。须臾，有老白野狐自床而下，徐行至县桥，然后不见。令有赠遗，韦皆不受。至官一年，谓其妻曰：“后月我当死。死后，君嫁此州判司，当生三子。”皆如其言。出《广异记》。

杨氏女

唐有杨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为主母所惜。大胡郎谓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尔。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还白母。问：“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鹊头悬户上。小胡郎若来，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当走也。”

池水都干枯了，只见有很多金银财宝。他对兄长说：“可以去拿珍宝。”兄长们越走越深，终究拿不到珍宝。他就说：“这就是只能看见却不能得到的财宝，富贵都有定分。”各位兄长惊叹地赞美他，问他说：“你平时不出门，怎么学到了这样的妙法？”他笑了笑没有回答。很久之后他说：“我明年应该能得到一个官职，不必担心生活贫困了。”接着他就被选拜为润州书佐，于是到东方去上任，途中经过开封县。开封县令的母亲得了狐媚病，前后很多术士都不能治疗。有个善于使鬼魅显形的道士，对县令说：“近来连续看见有好多仪仗队，有个‘异人’要入开封境。如果能得到这个人，太夫人的疾病一定能治好。”县令派他等候“异人”。过了几天道士回来说：“已经到了这个县的旅店，你应该亲自去会见。”县令去见韦参军，说了详细情况礼貌地请他治病。韦参军笑着说：“这是一个道士给您说的吧？然而因为太夫人的缘故，向别人屈身行礼，也值得同情啊。幸亏你我相遇，太夫人的病一定能治好。明天，从县桥到您的住宅，可稍稍让一些人停下来，让百姓看看这事。我会去您家处理好。您暂且还要回家洒扫一下，焚香等待。”县令全都按照他说的话做了。第二天韦参军来到县令的住处，面见太夫人，问了疾病的情况，用柳树枝向她身上洒水。不一会儿，有一只年老的白色野狐狸从床上下来，慢慢地走到县桥上，然后就不见了。县令赠送他财物，韦参军都不接受。到官任上一年后，对他的妻子说：“下个月我就死了。我死后，你嫁给这个州的判司，能生三个儿子。”后来的事全都像他说的那样。出自《广异记》。

杨氏女

唐代有个杨氏，两个女儿都嫁给姓胡的人家。小胡郎受岳母喜爱。大胡郎对岳母的婢女说：“小胡郎是野狐狸。岳母不喜欢我，反而喜欢野狐狸。”婢女回去告诉岳母，岳母问：“怎么知道是野狐狸？”回答说：“应该弄个鹊头挂在门上，如果小胡郎来，让他的妻子喊‘伊祈熟肉’。反复说这句话，他一定会逃跑。”

杨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传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验也。出《广异记》。

薛 迴

唐河东薛迴与其徒十人于东都狎娼妇，留连数夕，各赏钱十千。后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迴留待曙，妇人躁扰，求去数四，抱钱出门。迴敕门者无出客，门者不为启锁。妇人持钱寻审，至水窦，变成野狐，从窦中出去，其钱亦留。出《广异记》。

辛替否

唐辛替否，母死之后，其灵座中，恒有灵语，不异乎素，家人敬事如生。替否表弟是术士，在京闻其事，因而来观，潜于替否宅后作法。入门，见一无毛牝野狐，杀之，遂绝。出《广异记》。

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远戍不在，母与女独居。忽见菩萨乘云而至，谓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寻当来也。”村人竞往，处置适毕，菩萨驭五色云来下其室。村人供养甚众，仍敕众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来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说其事。菩萨与女私通有娠。经年，其兄还。菩萨云：“不欲见男子。”令母逐之。儿不得

杨氏照着他说的做，小胡郎果然逃跑了。所以现在人们还相传说“伊

祈熟肉辟狐魅”，很有灵验。出自《广异记》。

薛 迴

唐代河东人薛迴和他的同伴十人在东都洛阳嫖娼，一连住了好几天，每个人都赏钱十千。后来有一天晚上半夜时，娼妇突然要离开。薛迴留她等到天亮再走，那妇人烦躁不安，好几次要求离开，抱着钱出门。薛迴命令守门人不要让任何人出去，守门人不替她开门。妇人拿着钱努力寻找出路，到了一个水洞，变成一只野狐狸，从水洞中出去了，那些钱也就留下来了。出自《广异记》。

辛替否

唐代人辛替否，母亲去世后，在母亲的灵位上，常有神灵的说话声，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家里人像活着时一样恭敬地侍奉着。辛替否的表弟是个术士，在京城听说了这件怪事，便来辛替否家看，偷偷在辛替否的屋后施展法术。一进门，看见一只身上无毛的雌狐狸，就杀死了它，怪事就消失了。出自《广异记》。

代州民

唐朝代州百姓有一女儿，她的哥哥到远方从军，不在家里，只有母亲和女儿住在一起。忽然看见菩萨乘着云彩来到她们家，对母亲说：“你家很好，我想住在这里，要快点收拾整理一下，不久我就来了。”村里人听说了，都争着到她家来帮忙，刚整理收拾完毕，菩萨就驾着五色云彩来到这家的房屋里。村里供养菩萨的人很多，菩萨又命令大家不要说出去，恐怕四面八方的信徒，往来不止。村里的人因此互相告诫，不到处说这件事。菩萨与那个女儿私通，女儿有了身孕。过了一年，她的哥哥回来了。菩萨说：“我不愿意看见男人。”命令母亲赶走儿子。儿子就不能

至，因倾财求道士。久之，有道士为作法，窃视菩萨，是一老狐，乃持刀入，砍杀之。出《广异记》。

祁县民

唐祁县有村民，因犂地征刍粟，至太原府。及归，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妇人立路旁，谓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来，困且甚，愿寄载车中，可乎？”村民许之，乃升车。行未三四里，因脂辖，忽见一狐尾在车之隙中，垂于车辕下。村民即以镰断之，其妇人化为无尾白狐，鸣噪而去。出《宣室志》。

张 例

唐始丰令张例，疾患魅，时有发动，家人不能制也。恒舒右臂上作咒云：“狐娘健子。”其子密持铁杵，候例疾发，即自后撞之，坠一老牝狐。焚于四通之衢，自尔便愈也。

进家门了，便拿出全部财产访求道士。很久以后，才求到一个道士替他作法，偷偷观察那菩萨，却是一只老狐狸，就拿刀进去，砍死了狐狸。出自《广异记》。

祁县民

唐代祁县有一个村民，因为京城征收粮草，到太原府去。等回来时，走到半路上天就黑了，有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妇女站在路边，对村民说：“我今天从都城回来，觉得很困倦，想搭车歇一会儿，可以吗？”村民答应了她，她就上了车。行走不到三四里路，因为要给车辕上油，忽然看见一条狐狸尾巴在车的缝隙之中，垂到车辕下。村民就用镰刀砍断了尾巴，那个妇女变成一只没有尾巴的白狐狸，嚎叫着跑了。出自《宣室志》。

张 例

唐代始丰县令张例，得了狐魅病，经常发作，家里的人都束手无策。张例经常伸出右臂向上作咒语说：“狐娘健子。”他的儿子悄悄拿着铁杵，等张例病发作时，就从身后击他，从他身上掉下一只老雌狐。把狐狸拿到十字路口烧了，从那以后病就好了。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冯 玠 贺兰进明 崔 昌 长孙甲 王 老
刘众爱 王 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甑生
王 璿 李 膺 李 揆 宋 溥 僧晏通

冯 玠

唐冯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后得术士，疗玠疾，魅忽啼泣谓玠曰：“本图共终，今为术者所迫，不复得在。”流泪经日，方赠玠衣一袭云：“善保爱之，聊为久念耳。”玠初得，惧家人见，悉卷书中。疾愈，入京应举，未得开视。及第后，方还开之，乃是纸焉。出《广异记》。

贺兰进明

唐贺兰进明为狐所媚，每到时节，狐新妇恒至京宅，通名起居，兼持贺遗及问讯。家人或有见者，状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进明已下，至其仆隶，皆有续命。家人以为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并真物，奈何焚之？”其后所得，遂以充用。后家人有就求漆背金花镜者，入人家偷镜

冯 玠

唐代有个冯玠，得了狐魅病。他的父亲后来找到一个术士，来治疗冯玠的病，狐魅忽然哭泣着对冯玠说：“本打算与你终生在一起，现在被术士逼迫，不能再呆下去了。”哭了整整一天，赠送给冯玠一袭衣服说：“好好地保护爱惜它，姑且当作永久的纪念吧。”冯玠刚收衣服时，害怕被家里的人看见，全都卷在书里放着。病好以后，到京城去参加考试，没有时间打开看。考中以后，才打开看，竟然都是纸。出自《广异记》。

贺兰进明

唐代贺兰进明被狐狸迷惑，每到时节，狐狸新媳妇常到京城的宅院去，通报姓名问候起居，并且带来贺兰进明的礼品和问候。家中有的人看见了她，相貌很美。到五月五日这天，从贺兰进明以下，到家中的仆人，都能得到她送的续命缕。家人认为不吉祥，大多烧了她给的礼物。狐狸悲泣道：“这些都是真的礼物，为什么烧了它们？”以后再得到她的东西，就留下使用了。后来家中有人向她要个漆背金花镜，她到别人家里偷了镜子

挂项，缘墙行，为主人家击杀，自尔怪绝焉。出《广异记》。

崔 昌

唐崔昌在东京庄读书，有小儿颜色殊异，来止庭中。久之，渐升阶，坐昌床头。昌不之顾，乃以手卷昌书，昌徐问：“汝何人斯？来何所欲？”小儿云：“本好读书，慕君学问尔。”昌不之却。常问文义，甚有理。经数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儿暂出，老人醉，吐人之爪发等，昌甚恶之。昌素有所持利剑，因斩断头，成一老狐。顷之，小儿至，大怒云：“君何故无状，杀我家长？我岂不能杀君？但以旧恩故尔。”大骂出门，自尔乃绝。出《广异记》。

长孙甲

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其家笃信佛道。异日斋次，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须臾，至斋所檐际，凝然不动。合家礼敬，恳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令家奉马一匹，钱五十千。后数十日，复有菩萨乘云来至，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延道士，禁咒如前。尽十余日，菩萨问道士：“法术如何？”答曰：“已尽。”菩萨云：“当决一顿。”因问道士：“汝读道经，知有狐刚子否？”答云：“知之。”菩萨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来，已三万岁。汝为道士，

挂在脖子上，沿着墙往回走，被主人家打死了。从此怪事就没有了。

出自《广异记》。

崔 昌

唐代崔昌在东京庄读书，有个小孩容貌长得很特别，来到院子里。时间长了，慢慢地走上台阶，坐在崔昌的床头上。崔昌也不回头看，他竟用手去卷握崔昌的书，崔昌慢慢地问：“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想干什么？”小孩说：“我本来喜欢读书，很羡慕你的学问。”崔昌也不拒绝他。崔昌曾问他一些文章的意义，他答得很有道理。过了几个月，天黑的时候，忽然小孩扶着一个老人趁着酒醉到崔昌家来。小孩临时出去了一会儿，老人醉了，吐出人的指甲和头发等，崔昌很厌恶他。崔昌平时就有一把锋利的剑，便把老人的头砍下来，老人变成了一只老狐狸。不久，小孩回来了，非常愤怒地说：“你为什么这么无礼，竟杀死了我的家长？我难道不能杀死你吗？只是因为你从前对我的恩情，我不能这么做。”大骂着走出门去，从此再也没有来。出自《广异记》。

长孙甲

唐代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他全家都虔诚地信仰佛教。有一天，在斋戒时，全家人看见文殊菩萨乘坐着五彩云从日边下来。不一会儿，降到斋室的房檐边上，停住不动。全家人恭敬诚恳，礼数特别周到，过了许久他才下来了。这家人前后供养了几十天，只有他的儿子心里怀疑，进京请道士来安排禁咒法术，于是杀死了狐狸。县令家送给道士一匹马，五十千钱。又过了几十天，又有个菩萨坐着彩云来到县令家，家人像以前一样恭敬礼待。他儿子又去请那道士，道士像以前一样安排禁咒术。过了十多天，菩萨问那道士：“你的法术怎么样了？还有吗？”回答说：“已经用完了。”菩萨说：“我应当打你一顿。”接着又问道士：“你读道经，知道有个狐刚子吗？”回答说：“知道。”菩萨说：“狐刚子就是我。我成仙以来，已经三万年了。你是道士，当修清静，何事杀生？且我子孙，为汝所杀，宁宜活汝耶？”因杖道

士一百毕，谓令曰：“子孙无状，至相劳扰，惭愧何言。当令君永无灾横，以此相报。”顾谓道士：“可即还他马及钱也。”言讫飞去。出《广异记》。

王老

唐睢阳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东都王老有双犬能咋魅，前后杀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财雇犬咋狐。王老牵犬往，犬乃径诣诸犬之下，伏而不动，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戏云：“取睢阳野狐犬。”出《广异记》。

刘众爱

唐刘全白说云，其乳母子众爱，少时，好夜中将网断道，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庄在岐下，后一夕，众于庄西数里下网，已伏网中，以伺其至。暗中闻物行声，覩见一物，伏地窥网，因尔起立，变成绯裙妇人。行而违网，至爱前车侧，忽捉一鼠食。爱连呵之，妇人忙遽入网，乃棒之致毙，而人形不改。爱反疑惧，恐或是人，因和网没沔麻池中。夜还与父母议，及明，举家欲潜逃去。爱窃云：“宁有妇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复往麻池视之，见妇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后斫之，便成老狐。爱大喜，将还村中。有老僧见狐

应当清净修炼，为什么要杀生呢？况且我的子孙，被你杀了，难道还应该让你活着吗？”便用木杖打了道士一百下，然后对县令长孙甲说：“我的子孙行为失检，以致给你添了麻烦，我惭愧得没有什么说的。应当让你永远没有灾难和横祸，用这个来报答你吧。”回头对道士说：“要立即把马和钱还给人家。”说完就飞走了。出自《广异记》。

王老

唐代睢阳郡宋王坟地旁边有只老狐狸，每当到了衙日，城里的狗，全都去朝拜老狐狸，狐狸坐在坟头上，狗排列在下面。东都的王老有一对狗能够撕咬狐魅，前前后后杀死很多狐魅。宋人相继用钱财

雇他的狗咬狐狸。王老牵着狗前去，狗却径直走到许多狗的后面，趴着一动不动，使宋人很失望。现在世人有解决不了的事情，都互相戏笑说：“牵来睢阳野狐狗。”出自《广异记》。

刘众爱

唐代的刘全白说过，他奶妈的儿子众爱，年少时，总是喜好夜里把网拦在道路中间，捕捉野猪和狐狸等。刘全白的庄子在岐山脚下，后来有一天晚上，众爱在庄子西面几里的地方下了网，自己趴在网里，等着野兽的到来。在黑暗中听到有物行走的声音，就看见一物，趴在地上偷看网，接着站起来，变成一个穿浅红裙子的妇女。走路避开了网，走到众爱前面车子的旁边，忽然捉住一只老鼠吃起来。众爱连声呵斥她，妇女匆忙之中误入网里，众爱就用棒子打死了她，可是人的形象没有变化。众爱反而疑惑害怕，担心或许是人，于是便连人带网沉没到沔麻的水池里。晚上回家和父母商量，等到天亮，全家人准备悄悄逃走。众爱私下说：“难道有吃生老鼠的女人吗？这一定是狐狸。”又到沔麻池去察看，只见妇女已经活过来，使用大斧子从腰后砍她，就变成了老狐狸。众爱十分高兴，提着狐狸回到村子。有个老和尚看见狐狸

未死，劝令养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当为天下所爱。”以绳缚狐四足，又以大笼罩其上。养数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与地齐，以两截猪肉，炙于瓶中。狐爱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属瓶。候炙冷，复下两脔。狐涎沫久之，炙与瓶满，狐乃吐珠而死。珠状如棋子，通圆而洁。爱母带之，大为其夫所贵。出《广异记》。

王黯

王黯者，结婚崔氏。唐天宝中，妻父士同为沔州刺史。黯随至江夏，为狐所媚，不欲渡江，发狂大叫，恒欲赴水。妻属惶惧，缚黯著床枋上。舟行半江，忽尔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谓诸女郎辈不随过江，今在州城上，复何虑也。”士同莅官，便求术士。左右言州人能

射狐者，士同延至。入令堂中悉施床席，置黯于屋西北隅。家人数十持更迭守，已于堂外，别施一床，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诸人得饱睡已否？适已中狐，明当取之。”众以为狂而未之信。及明，见窗中有血，众随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见一牝狐，带箭垂死。黯妻烧狐为灰，服之至尽，自尔得平复。后为原武县丞，在厅事，忽见老狐奴婢，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奶，往者娘子枉为崔家杀害，翁婆追念，未尝离口。今欲将小女更与王郎续亲。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纳。”黯甚惧，许以厚利，求其料理，遽出罗锦十余匹，于通衢焚之。老奴

还没死，劝他饲养这只狐狸，说：“狐狸嘴里有颗媚珠，如果能得到它，就能被天下的人所爱慕。”就用绳子捆住狐狸的四只脚，又用大笼子罩在上面。养了几天，狐狸能吃东西了。和尚用一个窄口的小瓶子，埋在地里，让瓶口和地面平齐，用两块猪肉，烤熟了放在瓶里。狐狸爱吃烤肉却吃不到，只是用嘴靠近瓶子。等烤肉凉了，再放进两块烤肉。狐狸长久地流着口水，烤肉已装了满瓶，狐狸就吐出媚珠死去。珠的样子像棋子大小，又圆又洁净。众爱的母亲佩戴着媚珠，特别受她的丈夫尊宠。出自《广异记》。

王 黯

王黯，与崔氏结婚。唐代天宝年间，他的岳父崔士同任沔州刺史。王黯跟随他来到江夏时，被狐狸迷住了，不想渡长江，发狂似的大叫，总想跳到江水里去。妻子的亲属们惊恐不安，把王黯捆在床架上。船行到江心，王黯忽然高兴得笑起来，到了岸上大喜道：“本来以为诸位女郎不随我过江，现在已在沔州城上，又有什么担心的呢。”崔士同到了任上，便去请术士。左右说州中有个能射死狐狸的人，崔士同就请那人来。那人来了就让人把堂屋中全铺上席子，把王黯安置在屋的西北角。让几十个家人打更守卫，自己在屋外，另外放了一张床，拿着弓箭等候狐狸。到第三天的晚上，他忽然说：“各位都睡得很香吗？刚才已经射中了狐狸，明天可取。”大家认为这人太狂妄而不相信他。等到天一亮，就看见窗上有血，大家顺着血迹找去，进入一个大坑中，从坑里的草下面找到一只雌狐狸，身上带着箭

快要死了。王黯的妻子把狐狸烧成灰，并把灰全给王黯吃了，从此王黯的病就好了。后来王黯做了原武县县丞，在厅里办公，忽然看见老狐狸的奴婢，又来拜见王黯，说：“我现在是大户家的奶妈，以前娘子冤屈地被崔家杀害了，父母回忆思念她，总挂在嘴上。现在想把小女儿再送给王郎续亲。所以让我来说明心意，同时定个吉日好成亲。”王黯很害怕，答应给她优厚的钱财，求她想办法帮助处理。很快拿出十多匹罗锦，在大路上烧了。老奶奶

乃谓其妇云：“天下美丈夫亦复何数，安用王家老翁为女婿？”言讫不见。出《广异记》。

袁嘉祚

唐宁王傅袁嘉祚，年五十，应制授垣县县丞。阙素凶，为者尽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数任无人居，屋宇摧残，荆棘充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墙垣，坐厅事中。邑老吏人皆惧，劝出，不可。既而魅夜中为怪，嘉祚不动，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孙数十头。嘉祚尽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预知休咎。愿置我，我能益于人。今此宅已安，舍我何害？”嘉祚前与之言，备告其官秩。又曰：“愿为耳目，长在左右。”乃免狐。后祚如狐言，秩满果迁。数年至御史，狐乃去。出《纪闻》。

李林甫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坐于堂之前轩。见一玄狐，其质甚大，若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玄狐出焉。其岁林甫籍没。出《宣室志》。

孙甌生

唐道士孙甌生本以养鹰为业，后因放鹰，入一窟，见就对那个妇人说：“天下的美男子都数不过来，为什么非要姓王的老

头做女婿。”说完就不见了。出自《广异记》。

袁嘉祚

唐代宁王太傅袁嘉祚，五十岁了，应制科考试后授予垣县县丞的职务。县丞城楼历来不吉祥，住过的人都死了。袁嘉祚到了任上一看，县丞的宅院几任以来都没人居住。屋子残破不堪，里外长满荆棘杂草。袁嘉祚铲去那些荆棘，修理好院墙，坐在厅堂里办公。县邑年老的官吏都很害怕，劝他出去住，他不答应。不久鬼魅在夜里作怪，袁嘉祚也不动声色，只是暗中观察它所进的地方。第二天挖掘那个地方，挖到一狐狸。狐狸已经老了，还有它的几十个子孙，袁嘉祚把它们全部煮了，轮到那只老狐狸，老狐狸就开口说：“我的神力能通天，预知吉凶。希望放了我，我能给人带来好处。现在这个宅院已经平安了，放了我有什么害处呢？”袁嘉祚上前与狐狸说话，狐狸详细地告诉了他将来的官位和等级。又说：“愿意做你的耳目，经常呆在你的身边。”袁嘉祚就放了狐狸。后来袁嘉祚像狐狸说的那样，任满后果然升了官。几年后升到御史，狐狸才离开了。出自《纪闻》。

李林甫

唐代李林甫正任丞相职位时，曾有一次退朝后，坐在堂屋前廊上。看见一只黑色狐狸，它的体形很大，像牛马一样，毛色黧黑有光泽，从堂屋中出来，跑到庭院里，向左右张望。李林甫命人带着弓和箭，准备射那狐狸。没等射箭，狐狸已经不见了。从这以后共有好几天，每当白天坐着时，就有一只黑色狐狸出现。那一年李林甫被抄了家。出自《宣室志》。

孙甌生

唐道士孙甌生原以养鹰为业，后因为放鹰，进入一个洞窟，只见狐数十枚读书。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甌生直入，夺得其书而还。明日，有十余人持金帛诣门求赎，甌生不与，人云：“君得此，

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甌生竟传其法，为世术士。狐初与甌生约，不得示人，若违者，必当非命。天宝末，玄宗固就求之，甌生不与，竟而伏法。出《广异记》。

王 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时仪貌甚美，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见者，丰姿端丽。虽僮幼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祇对皆有理。由是人乐见之。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某郎某娘续命。”众人笑之，然所得甚众。后璿职高，狐乃不至。盖某禄重，不能为怪。出《广异记》。

李 磨

东平尉李磨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其妻姓郑有美色，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既到东平，宠遇甚至。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声特究其妙。在东平三岁，有子一人。其后李充租纲入京，与郑同还。至故城，大会乡里饮宴，累十余日。李催发数四，郑固称疾不起，李亦怜而从之。又十余日，不获已，事理须去。

几十只狐狸在读书。有一只老狐狸坐在中间，轮流逐个传授。甌生径直走进来，抢了他们的书回去了。第二天，有十多人带着金银绸缎上门要求把书赎回去，甌生不给书。那人说：“你得到这本书，也不能理解运用它，如果抄写一本后还给我们，我们会把口诀传授给你。”甌生竟然学到了那法术，成了世间的一个术士。狐狸当初与甌生约好，不能给别人看，如果违犯了约定，一定会不得好死。天宝末年，唐玄宗坚持要那本书，甌生不给他，竟因此被杀死。出自《广异记》。

王 璿

唐代宋州刺史王璿，年少时仪态容貌很美，被一只雌狐狸迷住了。家人中有看见那狐狸的，姿态端庄秀丽。即使是仆人和小孩遇到

她，她也会郑重地表示尊敬。她自称是新娘子，言谈举止都合乎情理。因此家人都喜欢见到她。每当到了端午节以及其他佳节，都有礼品赠送给家人，并说：“新娘子给某个郎君某个娘子奉上续命缕。”大家都笑她，可是得到的东西却很多。后来王璿的职位升高了，狐狸就不来了。大概是一个人的福禄重了，就不能被妖怪迷惑了。出自《广异记》。

李 磨

东平县尉李磨刚得到官时，从东京出发去上任。夜里来到故城住宿。客店里有个熟人靠卖胡饼维持生活。他的妻子郑氏长得很美，李磨看见便喜欢上她，就住到他家里。一连住了好几天，并用十五千钱买下卖胡饼的人的妻子。到了东平县后，对她宠爱备至。她性情婉约，妩媚机灵又风流；女工的事，她没有不懂的；对音乐声律特别懂得它的妙处。在东平县住了三年，生了一个儿子。后来李磨因担任赋税运输工作要进京去，和郑氏一起回去。到了故城，遍请故乡的亲朋好友饮宴，累计十多天。李磨多次催促启程，郑氏坚决称病不起身，李磨也因爱她而顺从了她。又过了十多天，不得已，有事要办必须启程。

行至郭门，忽言腹痛，下马便走，势疾如风。李与其仆数人极骋，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转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复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极声呼之，寂无所应，恋结凄怆，言发泪下。会日暮，村人为草塞穴口，还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无所见，乃以火熏。久之，村人为掘深数丈，见牝狐死穴中，衣服脱卸如蛻，脚上著锦袜。李叹息良久，方埋之。归店，取猎犬噬其子，子略不惊怕。便将入都，寄亲人家养之。输纳毕，复还东京，婚于萧氏。

萧氏常呼李为野狐媚，李初无以答。一日晚，李与萧携手与归本房狎戏，复言其事。忽闻堂前有人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君岂不识郑四娘耶？”李素所钟念，闻其言，遽欣然跃起。问：“鬼乎？人乎？”答云：“身即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谓李：“人神道殊，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且所生之子，远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岂不念乎？宜早为抚育，九泉无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

又小儿不收，必将为君之患。”言毕不见。萧遂不复敢说其事。唐天宝末，子年十余，甚无恙。出《广异记》。

李 揆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见矣。时有客于揆门者，因话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贺。”至明日，

走到外城的大门时，郑氏忽然说肚子疼，下了马就跑，速度快得像风一样。李膺和几个仆人极力骑马追赶，也没追上，就跟着（郑氏）进到故城，转弯进入易水村，郑氏跑得稍慢。李膺不放弃，又追下去。快追上时，郑氏顺势进入一个小洞里，李膺大声呼唤她，她静静地也不回答。李膺恋恋不舍，凄惨悲伤，一边说一边流泪。这时正赶上天黑了，村里人用草塞住洞口，李膺回客店住宿。等到天亮，又去洞口呼唤她，什么也没看见，于是用火熏。熏了很久，村里人又帮他挖洞挖了几丈深，只见一只雌狐狸死在洞里，衣服脱了下来像蝉蜕一样，脚上还穿着锦丝袜子。李膺叹息了很长时间，才埋了狐狸。回到店里，找来猎犬咬她生的孩子，孩子并不害怕。就带着孩子进京去，寄养在亲属家。赋税缴纳完毕，又回到东京，与萧氏结婚。

萧氏常常称呼李膺是野狐媚，李膺开始也没说什么。一天晚上，李膺和萧氏拉着手一起回到屋里说笑玩闹，又说起野狐媚的事。忽然听见堂屋前有人声，李膺问：“谁夜里跑来了？”回答说：“你难道不认识郑四娘了吗？”李膺平时就怀念她，听到她说话，一下子高兴地跳起来。问：“你是鬼还是人呢？”回答说：“是鬼。”想接近却做不到，郑四娘便对李膺说：“人道和神道不一样，你的妻子为什么多次骂我呢？况且我生的儿子，寄养在远方亲属家，那些人都说是狐狸生的，不给他衣食，你难道不想念他吗？应该早点接回来抚养，我在九泉下也没有遗憾了。如果萧氏说起话来就侮辱我，又不收养我的儿子，必将给你带来灾祸。”说完就不见了。萧氏于是不再敢说野狐媚的事。唐代天宝末年，孩子十多岁，身体一点没毛病。出自《广异记》。

李 揆

唐代丞相李揆，在乾元初年，任中书舍人。曾有一天退朝回家，看见一只白狐狸坐在庭院中间的捣衣石上，就命令僮仆赶走它，忽然不见了。当时李揆家有一个客人，便对客人说了这件事。客人说：“这是吉祥的兆头，我向您表示祝贺。”到了第二天，果选礼部侍郎。出《宣室志》。

宋 溥

宋溥者，唐大历中，为长城尉。自言幼时，与其党暝扱野狐，数夜不获。后因月夕，复为其事。见一鬼戴笠骑狐，唱《独盘子》，至扱所。狐欲入扱，鬼乃以手搭狐颊，因而复回。如是数四。其后夕，溥复下扱伺之，鬼又乘狐，两小鬼引前，往来扱所。溥等无所获而止。有谈众者亦云，幼时下扱，忽见一老人扶杖至己所止树下，仰问：“树上是何人物？”众时尚小，甚惶惧，其兄因怒骂云：“老野狐，何敢如此？”下树逐之，狐遂变走。出《广异记》。

僧晏通

晋州长宁县有沙门晏通修头陀法，将夜，则必就藁林乱冢寓宿焉。虽风雨露雪，其操不易；虽魑魅魍魉，其心不摇。月夜，栖于道边积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跄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树影也，乃取髑髅安于其首，遂摇动之，僥振落者，即不再顾，因别选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缀。乃褰擷木叶草花，障蔽形体，随其顾盼，即成衣服。须臾，化作妇人，绰约而去。乃于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马南来者，妖狐遥闻，则恸哭于路。过者驻骑问之，遂对曰：“我歌人也，随夫入秦。今晓夫为盗杀，掠去其财。伶俜孤远，思愿北归，无由致。

果然提拔为礼部侍郎。出自《宣室志》。

宋 溥

宋溥，在唐代大历年间，做了长城县尉。自称幼年时候，与他的

同伴晚上下夹子去捉野狐狸，好几天晚上也没捉到。后来便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又去捉狐狸。看见一个鬼戴着斗笠骑着狐狸，唱着《独盘子》曲调，走到放夹子的地方。狐狸想进夹子，鬼就用手搭在狐狸的脸颊上不让它进，因此又回头走。像这样走了好几次。后来的一个晚上，宋溥又下夹子等狐狸来，鬼又骑着狐狸，两个小鬼在前面领路，在夹子的周围来来往往。宋溥等人没捉到狐狸就不再捉了。有个叫谈众的人也说，幼年时下夹子，忽然看见一个老头拄着拐杖走到自己藏身的树下，仰起头问：“树上藏的是什么人？”谈众那时还小，很害怕，他的哥哥便生气地骂道：“老野狐狸，怎么敢如此戏耍？”下树去追赶老头，老头就变成狐狸跑了。出自《广异记》。

僧晏通

晋州长宁县有个和尚叫晏通，修炼头陀法，天将黑时，就一定到丛林里的乱坟中寄宿。即使是刮风下雨降露下雪，他的做法也不改变；即使遇上妖魔鬼怪，他的决心也不动摇。一个月明之夜，他睡在道边尸骨堆的东面，忽然有只狐妖踉跄着走来。开始时并没有料到晏通在树荫下睡觉，于是拿起一个死人头骨套在头上，就摇起头来，如果振落了，就不再用，接着再另外挑选。试了不下四五个，才选中一个，高高地戴在头上。又采摘树叶和花草，遮盖形体，随着它左顾右盼，就变成了衣服。一会儿，变成一个妇女，风姿绰约地离开了。站在路的西边，等候过路的人。不久有个骑着快马从南边来的人，狐妖远远地就听到了，就在路边痛哭起来。过路的人停下马来问她，她便回答说：“我是个歌女，跟着丈夫入朝，今天早晨丈夫被强盗杀了，抢走了钱财，我孤苦伶仃地远离家乡，心里想往北回家，又没有办法回去。

脱能收采，当誓微躯，以执婢役。”过者易定军人也，即下马熟视，悦其都冶，词意叮咛，便以后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谓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举锡杖叩狐脑，髑髅应手即坠，遂复形而窜焉。出《集异记》。

如果你能收留我，我发誓以微贱之身做你的奴仆。”过路的人是易定军人，就下马仔细看她，喜欢她的漂亮妖冶，说话诚恳，就让她坐在

他身后要带着她一起走。晏通突然出来对军人说：“这是个狐妖，你怎么这么随便！”便举起锡杖敲打狐狸的头，人头骨随手就掉下来，那女子就恢复狐狸的原形逃走了。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 氏 李 荃

任 氏

任氏，女妖也。有韦使君者，名崙，第九，信安王祹之外孙。少落拓，好饮酒。其从父妹婿曰郑六，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崙相得，游处不间。唐天宝九年夏六月，崙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问去，继至饮所。崙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稍已狎昵。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已昏黑矣。

任 氏

任氏，是个女妖。有个姓韦的使君，名叫崙，排行第九，是信安王李祹的外孙。年轻时就豪放不受拘束，喜欢饮酒。他堂妹的丈夫叫郑六，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早年学过武艺，也喜好酒色。他因贫穷没有家，寄住在妻子的娘家。与韦崙很要好，不论是出游还是在家呆着，很少分开。唐代天宝九年夏季六月，韦崙与郑子一起走在长安的小巷里，准备到新昌里去喝酒。走到宣平坊的南面，郑子推辞说有事，请求出去一会儿，随后再到喝酒的地方。韦崙骑白马向东走，郑子骑驴向南走，走进升平坊的北门。恰巧碰到三个妇女走在路上，其中有个穿白衣服的，容貌特别美丽。郑子看见她这么美又吃惊又高兴，赶着驴，一会儿走在她们的前面，一会儿走在她们的后面，想挑逗却不敢。穿白衣的女人时时用斜眼瞥他，有接受爱慕的意思。郑子

与她开玩笑说：“像你这么美艳，却徒步走路，这是为什么呢？”白衣女子笑着说：“有驴骑的人不懂得相借，不徒步走怎么办呢？”郑子说：“劣等驴不足以替美人代步，现在就把驴送给你，我能步行跟着就足够了。”二人互相看着大笑起来。同行的两个女人也诱惑他，比之前稍稍亲近起来。郑子跟着她们，向东走到乐游园，这时天已经黑了。

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白衣将入，顾曰：“愿少踟蹰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絜驴于门，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余，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

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隙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藁荒及废圃耳。既归，见峯。峯责以失期，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

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

看见一座宅院，土墙车门，房屋特别严整。白衣女子将要进门，回头说：“请你稍等一会儿再进去。”跟从的一个女仆，站在门屏之间，问郑子的姓氏排行，郑子告诉了她，也问白衣女子的情况，女仆回答说：“姓任，排行第二十。”不一会儿，请他进去。郑子把驴拴在门上，把帽子放在鞍上，才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来迎接他，她

就是任氏的姐姐。排好蜡烛摆好饭食，举起酒杯连喝了好几杯酒。任氏才换了衣服出来，尽情喝酒十分欢乐。夜深了开始睡觉，她美丽的身姿，说笑的神态，一举一动都很动人，实在不是人间所能有的。天快亮了，任氏说：“你可以走了。我的兄弟名系教坊，由南衙管辖，天一亮就回来，你不可久留。”约定了以后见面的日子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走到里巷大门，门锁还没打开。门旁边有个胡人卖饼的铺子，正点着灯烧炉子。郑子在门帘下休息，坐着等候击鼓开门，顺便与主人谈话。郑子指着自已住过的地方问主人：“从这里向东转弯，有个大门，是谁家的宅院？”主人说：“那里只是倒塌的院墙和废弃的园地，没有什么宅院。”郑子说：“我刚到那里拜访过，为什么说没有呢？”便和主人争执了起来。主人才明白过来，就说：“唉，我明白了。这里有一只狐狸，常诱惑男子去同宿，我曾见过三次了。现在你也遇上了吗？”郑子难为情地隐瞒说：“没遇见。”天亮了，再看那住处，只见土墙车门像原来一样。细看院中，都是荒草和废园。回去后，见到韦崱。韦崱责备他失约，郑子没说实情，用别的事应付过去。但一想起任氏的妖艳美貌，就想与她再见一面，心里想着她念念不忘。

过了十几天，郑子出去游玩，进到西市的衣服铺，一瞥眼看见了任氏，从前那个女仆还跟着她。郑子赶快呼叫她，任氏侧着身子周旋在人流中躲避他。郑子连连呼叫往前紧追，她才背着身子站住，用扇子遮着身后说：“你知道了真相，为什么还接近我呢？”郑子说：“即使知道了真相，又担心什么呢？”回答说：“做的事使人羞愧，见了面难为情。”郑子说：“我如此殷切想念你，你忍心抛弃我吗？”回答说：“怎敢抛弃你呢？只是怕你讨厌我罢了。”

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已以奉巾栉。”郑子许与谋栖止，任氏曰：“今旧居僻陋，不可复往。从此而东，安邑坊之内曲，有小宅，宅中有小楼，楼前有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以居。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

是时崙伯叔从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崙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其以备用。”崙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崙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随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崙迎问之：“有乎？”曰：“有。”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崙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崙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崙之内妹，秣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崙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崙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

既至，郑子适出。崙入门，见小僮拥彗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无之。”崙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

郑子发誓，说的话更加诚恳，任氏才转过头撤去扇子，光彩艳丽的样子像当初一样，对郑子说：“人世间像我一样美的女人不是我一个，你只是没有见过罢了，不要觉得奇怪。”郑子要求和任氏重叙欢好，任氏回答说：“凡是我们这一类人，被人们厌恶猜忌的，不是别的，只是因为伤害他人。我却不这样。如果你不厌恶我，我愿意终生侍奉你。”郑子答应了她，并和她商量住的地方，任氏说：“现在旧的住处偏僻简陋，不可再去。从这里往东走，安邑坊的内曲，有个小宅，宅中有小楼，楼前有棵大树高出屋顶，门巷幽静，可以租住。前些时候从宣平之南，骑着白马往东走的人，不是你妻子的堂弟吗？他家里生活用具很多，可以借来用。”

当时韦崙的伯叔在外面任官，三家的家具器物，都存放起来了。郑子照她说的到韦崙家拜访，并向韦崙借生活用具。韦崙问他干什么用，郑子说：“刚刚得到一个美人，已经租了房子，借这些东西备用。”韦崙笑着说：“看你的相貌，一定会得到一个奇丑的女人，怎么会绝美呢？”韦崙就把帷帐榻席等用具全借给他，派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僮仆，跟着去察看。不一会儿，跑着回来复命，气喘吁吁汗流满面。韦崙迎上去问他：“有女子吗？”说：“有。”又问：“长相怎么

样？”说：“奇怪呀，天下不曾见过这么美的人。”韦崧家姻亲很多，并且僮仆平时跟着到处游玩，见过很多美女。就问道：“与某个女子比谁美？”僮仆说：“不能和她比。”韦崧举出四五个美女逐个让他比较，僮仆都说：“不能和她比。”当时吴王的第六个女儿，是韦崧的内妹，美艳得像神仙一样，表亲之中一向推她为第一美女。韦崧问道：“与吴王家的第六个女儿比谁美？”又说：“比不上。”韦崧拍着手大惊说：“天下难道有这么美的女人吗？”立刻命人打水洗净脖子，戴着头巾抹了唇膏就去了。

到了以后，恰好郑子出门去了。韦崧进门，看见一个僮仆拿着扫帚正在扫地，有一个女仆在门边，别的没看到什么。向僮仆打听，僮仆笑着说：“没有。”韦崧在屋里四下寻找，看见红色衣裳从门下露出来。走近去察看，只见任氏收敛身体藏在门扇中间。

崧引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崧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崧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崧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变。崧问曰：“何色之不一？”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崧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崧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俄而郑子至，与崧相视哈乐。

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饩，皆崧给焉。任氏时有经过，出入或车马^擧步，不常所止。崧日与之游，甚欢。每相狎暱，无所不至，唯不及乱而已。是以崧爱之重之，无所慳惜，一食一饮，未尝忘焉。任氏知其爱己，因言以谢曰：“愧公之见爱甚矣。顾以陋质，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负郑生，故不得遂公欢。某，秦人也，生长秦城，家本伶伦，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以是长安狭斜，悉与之通。或有姝丽，悦而不得者，为公致之可矣。愿持此以报德。”崧曰：“幸甚！”鄮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肌体凝洁，崧常悦之。因问任氏识之乎，韦崧拉她出来，借着光亮仔细看她，几乎比家僮说的还美。韦崧爱她

爱得发狂，就抱着欺凌她。她不顺从，韦崑用力气制服她。正在危急时刻，她就说：“顺从了。请让我稍微活动一下身子。”顺从了后，就又像开始时一样防御抵抗，像这样反复了好几次。韦崑就用尽全力紧紧地抓住她，任氏力气用尽，汗如雨下。自己估量免不了被侮辱，才放松了身体不再抗拒，可是神情变得很凄惨。韦崑问道：“为什么脸色不高兴？”任氏长叹一声说：“郑六真可怜呀。”韦崑说：“什么意思？”回答说：“郑生空有六尺之躯，却不能保护一个女人，怎么能算是大丈夫呢！况且你从年轻时就很放荡，得到过很多美女，遇到过很多像我这样的女人。可是郑生是贫穷低贱的人，合乎心意的，只有我这个人罢了。你怎能忍心自己已经有余，却来抢夺别人不足的东西呢？可怜他又穷又饿不能自立，穿你给的衣服，吃你给的粮食，所以被你褻渎。如果粮食能够自给，就不会到这个地步。”韦崑是个豪爽讲义气的人，性情刚烈，听了任氏的话，立刻放下了任氏。整理了一下衣服道歉说：“再也不敢这样无礼了。”不一会儿郑子回来了，与韦崑相视而笑，十分快乐。

从此，凡是任氏用的木柴粮食和牲口饲料，都由韦崑供给。任氏有时经过韦崑家，进进出出或乘车马或坐轿或步行，不长时间留在那里。韦崑天天和任氏出游，特别快乐。每一起亲近玩耍，没有什么不玩的，只是没做淫乱的事罢了。因此韦崑爱她敬重她，为了她没什么舍不得的，一点吃的喝的，也不曾忘记她。任氏知道他爱自己，便向他道歉说：“很惭愧得到你的厚爱。考虑到自己丑陋，不能用来报答你的厚意；而且我不能背叛郑生，所以不能满足你的快乐。我是秦中人，生长在秦城，家庭本是优伶之类，中表亲属中，很多都是人家宠爱的媵妾，因此长安城内的妓院，我全都与她们有联系。如果有美女，喜欢又得不到的，我能为你得到。希望用这个来报答你的恩情。”韦崑说：“太好了！”街市有个卖衣服的妇女叫张十五娘，肌体润滑洁净，韦崑早就喜欢她。便问任氏认不认识她，

对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余，果致之。数月厌罢。

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绝之难谋者，试言之，愿得尽智力焉。”崑曰：“昨者寒食，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甥张乐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双鬟垂耳，娇姿艳绝。当

识之乎？”任氏曰：“此宠奴也。其母即妾之内姊也，求之可也。”崙拜于席下。任氏许之，乃出入刁家。月余，崙促问其计，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崙依给焉。后二日，任氏与崙方食，而缅甸苍头控青骊以迓任氏。任氏闻召，笑谓崙曰：“谐矣。”初，任氏加宠奴以病，针饵莫减。其母与缅甸忧之方甚，将征诸巫。任氏密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从就为吉。及视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东南某所，以取生气。”缅甸与其母详其地，则任氏之第在焉。缅甸遂请居。任氏谬辞以逼狭，勤请而后许。乃褰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则疾愈。未数日，任氏密引崙以通之，经月乃孕。其母惧，遽归以就缅甸，由是遂绝。

他日，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将为谋利。”郑子曰：“可。”遂假求于人，获钱六千。任氏曰：“鬻马于市者，马之股有疵，可买以居之。”郑子如市，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青在左股，郑子买以归。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弃物也，买将何为？”无何，任氏曰：“马可鬻矣，当获三万。”郑子乃卖之。有酬二万，郑子不与。一市尽曰：“彼何苦而贵买，

回答说：“是我的表妹，得到她很容易。”十多天，果然得到了她。几个月后就厌倦了。

任氏说：“街市上的人容易得到，不足以展示效果。如果有深宫幽院难以谋取的，试着说说，希望能尽到我的智慧和力气。”韦崙说：“昨天是寒食节，我和两三个人到千福寺游玩，看见刁缅甸将军在殿堂里安排了乐队，有个善于吹笙的人，年龄十六岁，双鬟垂耳，娇姿艳丽。你也认识她吗？”任氏说：“那是宠奴。她母亲就是我的内姐，能够得到她。”韦崙在座席下行礼，任氏答应了他，于是出入刁家。一个多月后，韦崙催促问她有什么办法，任氏希望用两匹细绢作贿赂，韦崙按她说的给了。又过了两天，任氏与韦崙正在吃饭，刁缅甸派老仆牵着青骊马来迎接任氏。任氏听说召见她，笑着对韦崙说：“事情办成了。”原来在一开始，任氏使宠奴得了病，针灸吃药也不见好。她母亲与刁缅甸很为她担心，准备去请巫师。任氏秘密地贿赂巫师，指明自己住的地方，让巫师说到这里来才能逢凶化吉。等到看病时，巫师说：“在家里不吉利，应该出去住到东南某个地方，来接

受生的气息。”刁绅和宠奴的母亲熟悉那个地方，就是任氏住的地方。刁绅就向任氏请求去住几天。任氏假装以地方狭小推辞，多次请求以后才答应。刁绅就用车子载着衣服和玩赏的东西，和宠奴的母亲一起送到任氏家里。到了病也就好了。不几天后，任氏偷偷领着韦崙与宠奴私通，过了一个月竟然怀孕了。宠奴的母亲害怕了，急忙把宠奴带回刁绅家，从此就断了关系。

后来有一天，任氏对郑子说：“你能张罗出五六千钱吗？我要给你谋一些利益。”郑子说：“可以。”于是向别人求借，借了六千钱。任氏说：“有个在街市上卖马的人，马的大腿上有青斑。你可以买下来饲养着。”郑子到街市上去，果然看见一个人牵着马请求售卖，青斑在左大腿上，郑子把马买了回来。他妻子的兄弟们都嘲笑他说：“这是个废物，买了它准备干什么？”没过多久，任氏说：“可以卖马了，应该能卖三万钱。”郑子就去卖马。有人出价二万钱，郑子不卖。整个市场上的人都说：“那个人何苦贵买，

此何爱而不鬻？”郑子乘之以归，买者随至其门，累增其估，至二万五千也。不与，曰：“非三万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诟之。郑子不获已，遂卖，卒不登三万。既而密伺买者，征其由，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死三岁矣。斯吏不时除籍，官征其估，计钱六万，设其以半买之，所获尚多矣。若有马以备数，则三年刍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偿盖寡，是以买耳。

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崙。崙将买全彩与之，任氏不欲，曰：“愿得成制者。”崙召市人张大为买之，使见任氏，问所欲。张大见之，惊谓崙曰：“此必天人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愿速归之，无及于祸。”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竟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不晓其意。

后岁余，郑子武调，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县。时郑子方有妻室，虽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多恨不得专其夕。将之官，邀与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端居以迟归。”郑子恳请，任氏愈不可。郑子乃求崙资助，崙与更劝勉，且诘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甚惑也，不思其他，与崙大笑曰：“明智若此，而为妖惑，

何哉？”固请之。任氏曰：“傥巫者言可征，徒为公死，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崑以马借之，出祖于临皋，挥袂别去。

这个人有什么怜惜而不卖的呢？”郑子骑着马往家走，买马的人跟着到了他的家门，多次提高价钱，加到二万五千金。还是不卖，说：“不到三万钱不卖。”郑子的妻弟们聚在一块骂他。郑子不得已，就卖了，终于卖了不足三万钱。接着，秘密地等候买马人，询问花高价的原因。原来是因为昭应县有一匹大腿上长癞的御马，死了三年了。管马的官吏没有及时除名，官府向他征收赔偿费，总计六万钱，如果他用半价买马，还能得很多钱。如果有马来充数，那么三年的草料钱，都归养马差吏所得，况且偿还的钱就少了，因此才买这匹马。

任氏又以衣服破旧为理由，向韦崑要衣服。韦崑准备给她买整匹的彩色丝绸，任氏不要，说：“只想要成衣。”韦崑从市上找来张大给她买，让张大去面见任氏，问她要什么样的。张大见了任氏，吃惊地对韦崑说：“这人一定是天人贵戚，被你偷来，绝非人间所应该有的。希望你快点把她送回去，才能免受祸害。”她的容貌就是如此美丽动人。终究买了成衣，而不自己缝纫，别人不懂得其中的意思。

一年后，郑子调任武官，担任槐里府的果毅尉，在金城县办公。这时郑子刚有了妻室，虽然白天在外面游玩，可是夜里得回家睡觉，常常遗憾不能每个晚上都陪着任氏。郑子将要去上任，就邀请和任氏一起去，任氏不想去，说：“十天半月同行，也不会有多大的乐趣。请计日给我粮食和肉类，我就端居在家里等你回来。”郑子恳求她，任氏更加不答应。郑子就去求韦崑帮忙，韦崑更是多次劝她，并问不去的原因。任氏很久才说：“有个巫师说，我这一年往西走不吉利，所以才不想去。”郑子很疑惑，也没想别的什么，与韦崑大笑说：“像你这么聪明智慧的人，却被妖言所迷惑，为什么呢？”坚持请她去。任氏说：“如果巫师的话得到验证，白白地为你死去，有什么好处？”两个人说：“怎么会有这种道理呢？”像开始一样恳求她。任氏没办法，就同行。韦崑把马借给她，在临皋祭过路神，与二位挥袖而别。

信宿，至马嵬，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

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余，为犬所获。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瘞之，削木为记。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蛻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女奴亦逝矣。

旬余，郑子还城，崑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泫然对曰：“歿矣！”崑闻之亦恻，相持于室，尽哀。徐问疾故，答曰：“为犬所害。”崑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崑骇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崑惊讶叹息不能已。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瘞视之，长恻而归。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

其后郑子为总监使，家甚富，有枋马十余匹。年六十五卒。大历中，沈既济居钟陵，尝与崑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后崑为殿中侍御史兼陇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茹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吾将军裴翼、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

一连住了两夜。到马嵬时，任氏骑马走在前面，郑子骑驴走在后面，女仆另外乘骑，又走在郑子的后面。当时西门一个负责养马的人，在洛川一带训练猎犬，已经有十多天了。此时正好郑子和任氏走在大道上，青色猎犬从草丛中跳跃奔出，郑子看见任氏忽然掉在地上，恢复了狐狸本形向南跑了。青色猎犬追赶她，郑子跟着边跑边喊，也不能止住。跑了一里多远，被猎犬捉住咬死。郑子含着泪，拿出口袋里的钱，买下并埋葬了她，削了块木头做了记号。回头看她骑的那匹马，正在路边吃草。衣服都丢在马鞍上，鞋袜还挂在脚镫上，就像蝉蛻的样子。只有首饰掉在地上，别的就看不到什么了，女仆也不见了。

过了十多天，郑子回到城里，韦崑见了他很高兴，迎上去问：“任氏还好吗？”郑子流着泪回答说：“已经死了。”韦崑听了也很悲痛，互相扶持着进了屋，都非常难过。韦崑慢慢地问病故的原因，

郑子回答说：“被狗害死的。”韦崱说：“狗虽然凶猛，怎么能害人？”回答说：“她不是人。”韦崱吃惊地说：“她不是人，是什么呢？”郑子才说了事情的经过，韦崱不停地惊讶叹息。第二天，韦崱命令准备车马，与郑子一起到马嵬去，打开坟看了看，悲痛万分地回来了。追想从前的事，只有衣服不自己制作，与人有点不一样。

此后，郑子当上了总监使，家里十分富有，有十多匹马。六十五岁时死了。大历年间，沈既济住在钟陵，曾与韦崱有交往，韦崱屡次说起这件事，所以沈既济知道得最详细。后来韦崱当了殿中侍御史，兼任陇州刺史，就死在任上没有回来。唉，动物的感情，也有合乎人道的。遇到强暴不失去贞节，献身于一人一直到死，即使是现在的妇女也有比不上的。可惜的是郑生不是个精明细心的人，只是喜欢她的美貌却不能洞察她的性情。假使他是个有渊博学识的人，一定能运用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考察神与人之间的异同，写成美妙的文章，传播重要而微妙的人情道理，而不是仅仅停止在欣赏她的风情姿态上。真是可惜呀！建中二年，沈既济从左拾遗任上，同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

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谪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撰。

李 萼

唐天宝中，李萼为绛州司士，摄司户事。旧传此阙素凶，厅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户必死，天下共传“司户孔子”。萼自摄职，便处此厅。十余日，儿年十余岁，如厕。有白裙妇人持其头将上墙，人救获免，忽不复见。萼大怒骂，空中以瓦掷中萼手。表弟崔氏，为本州参军，是日至萼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饶鹰犬，当大致之。俄又掷粪于崔杯中。后数日，犬至，萼大猎，获狡狐数头，悬于檐上。夜中，闻檐上呼李司士云：“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杀我娘？儿欲就司士一饮，明日可具觞相待。”萼云：“己正有酒，明早来。”及明，酒具而狐

至，不见形影，具闻其言。苾因与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尽。狐累饮三斗许，苾唯饮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礼仪。司士可罢，狐婆不足忧矣！明当送法禳之。”翌日，苾将入衙，忽闻檐上云：“领取法。”寻有一团纸落，苾便开视，中得一帖。令施灯于席，席后乃书符，符法甚备。苾依行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中崔需、右拾遗陆淳，都被贬官到东南。从秦地到吴地去，水上陆上走一条路。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也相随在一起。浮在颖水上，渡淮河，乘船顺流而下。白天欢宴晚上说话，各人说些奇异的故事。各位君子听了任氏的事，都深深地替她叹息惊奇，便请沈既济给任氏写个传，来记载这件特异的事。沈既济就撰写了这个故事。

李 苾

唐代天宝年间，李苾担任绛州司士，兼管司户的事。旧传这个空缺历来不吉祥，厅堂里如有小孔洞出现，司户一定会死去。天下都流传着“司户孔子”的话。李苾自从代理司户职务以来，就住在这个厅里。住了十多天。儿子这时十多岁，到厕所去，有个穿白裙的妇人揪着孩子的头准备上墙，被人们救了下来，一转眼那个妇人就不见了。李苾愤怒地骂了起来，空中有人扔瓦片打中了李苾的手。李苾的表弟崔氏，是本州的参军，这一天来到李苾的住处，说这是野狐狸作怪。曲沃一带养鹰犬的人很多，应当多弄些来。一会儿又把粪扔到崔参军的酒杯里。几天后，弄来了狗，李苾大肆捕猎，捉住了几只狡狐，悬挂在房檐上。夜里，就听见房檐上有人叫喊李司士说：“这是狐婆在作怪，为什么错杀了我娘？我想与你一起喝酒，明天要准备好酒菜等我。”李苾说：“我家里正好有酒，明日早点来。”到了天亮，酒菜准备好了，狐狸也来了，只是看不见它的身影，能清楚听到它说话。李苾便与狐狸碰杯喝酒，到狐狸喝时，杯中酒一下子就光了。狐狸共喝了三斗多酒，李苾只喝了二升。忽然狐狸说道：“今天喝醉了，恐怕会做出失礼的事。李司士就别喝了，狐婆的事不值得担忧。明天应当送来法术消除灾祸。”第二天，李苾准备去办公，忽然听檐上有人说：“把法术拿去。”接着就有一个纸团掉下来。李苾就打开看，纸中间有一张贴。让他在席上设灯，席后写符，符的方法很完备。李苾依

照符法执行，那怪事就没有了。出自《广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 生 李自良 李令绪 裴少尹

王 生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辞亲之上国。收拾旧业，将投于亲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寻访外家旧庄。日晚，柏林中见二野狐倚树如人立，手执一黄纸文书，相对言笑，旁若无人。生乃叱之，不为变动。生乃取弹，因引满弹之，且中其执书者之目，二狐遗书而走。王生遽往，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遂缄于书袋中而去。其夕，宿于前店，因话于主人。方讶其事，忽有一人携装来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语言分明，闻王之言曰：“大是异事，如何得见其书？”王生方将出书，主人见患眼者一尾垂下床，因谓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书于怀中，以手摸刀逐之，则化为狐而走。一更后，复有人扣门，王生心动曰：“此度更来，当与刀箭敌汝矣。”其人隔门曰：“尔若不还我文书，后无悔也！”自是更无消息。王生秘其书，缄滕甚密。

王 生

杭州有个王生，唐德宗建中初年，他辞别亲人到京城去。收拾一下旧产业，准备投奔亲朋好友，谋求一个官职。走到园圃田地之中，又往下走，寻访外祖父家的旧庄院。天黑了，在柏树林中看见两只野狐狸倚着树像人似的站着，手里拿一本黄纸文书，面对面地说笑，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王生就呵斥它们，它们也不理睬。王生就拿出弹丸，拉满了弹弓射它们，并且射中了那个拿着书的狐狸的眼睛，两只狐狸扔下书跑了。王生急忙跑过去，得到了那本书，书才一两张纸，书上文字类似梵文没有人能认识，就放到书袋中封上离开了。那天晚上，就在前面的客店住下，并向店主人说了这件事。正在惊讶这件事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带着行装来住宿，眼睛病得很厉害，像是不能

忍受的样子，可是说话言语很清楚，听了王生的话说：“是件大怪事，怎样才能看看那本书呢？”王生正要拿出书来，店主人看见得眼病的人一条尾巴垂到床下，便对王生说：“这是个狐狸。”王生急忙把书收藏在怀里，用手摸了把刀追赶他，他变成狐狸跑了。一更后，又有人敲门，王生心中一动说：“这次是第二次来，应当用刀箭对付你。”那人隔着门说：“你如果不还给我文书，以后不要后悔啊。”从此再也没有消息了。王生觉得那本书很神秘，把它封起捆藏得很严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谒之事，期方赙缓，即乃典贴旧业田园，卜居近坊，为生生之计。

月余，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缙裳入门，手执凶讣。王生迎而问之，则生丁家难已数日，闻之恸哭。生因视其书，则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愿葬于外地。今江东田地物业，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业，可一切处置，以资丧事。备具皆毕，然后自来迎接。”王生乃尽货田宅，不候善价，得其资，备涂刍之礼，无所欠缺。既而复篮舁东下，以迎灵輿。

及至扬州，遥见一船子，上有数人，皆喜笑歌唱。渐近视之，则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谓其家货之，今属他人矣。须臾，又有小弟妹褰帘而出，皆彩服笑语。惊怪之际，则其家人船上惊呼，又曰：“郎君来矣，是何服饰之异也？”王生潜令人问之，乃见其母惊出。生遽毁其缙经，行拜而前。母迎而问之，其母骇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遗书，乃一张空纸耳。母又曰：“吾所以来此者，前月得汝书云：‘近得一官，令吾尽货江东之产，为入京之计。’今无可归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书，又一空纸耳。王生遂发使入京，尽毁其凶丧之具。因鸠集余资，自淮却扶侍，且往江东。所有十无一二，才得数间屋，至以庇风雨而已。

有弟一人，别且数岁，一旦忽至，见其家道败落，因征其由。王生具话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应以此为祸耳。”其弟惊嗟，因出妖狐之书以示之。其弟才执其书，

走到京城，因为求官要等着拜见人，正好时间就宽松了，于是就去典贴了旧产业和田园，选了个靠近坊市的地方住下，做长久的生计打

算。

一个多月后，有个僮仆从杭州来了，穿着丧服进门，手里拿着报丧的信。王生迎上去问那个僮仆，原来王生家人遭遇灾难已经好几天了，王生听说后痛哭起来。王生再看那封信，是母亲的手笔，写道：“我家本来住在秦地，不愿意埋葬在别的地方。现在江东的田地和家产，不能随便乱动，但是京城里的家产，可一切由你处置，用来资助丧事。一切都准备完毕，再亲自来迎接。”王生就把田地宅院全都卖了。不再等好价钱，卖得的钱，准备办丧事用的车马物等，所剩无几。接着又坐着竹轿向东走，去迎接送灵的队伍。

等到了扬州，远远地看见一条小船，船上有几个人，都在高兴地唱歌，慢慢地走近一看，都是王生的家仆。还以为他们被王生家卖了，现在已经属于别人家的仆人了。不一会儿，又有小弟小妹们撩起门帘走出来，全都穿着彩衣服说话。正在惊怪之时，就听他的家人在船上吃惊地喊叫，又说：“公子来了，他为什么穿的衣服这么不寻常呢？”王生暗中派人去问，就看见他的母亲吃惊地走出来。王生立刻毁掉了孝服，一边走一边行礼走上前去。母亲迎着他问是怎么回事，吃惊地说：“哪有这个道理？”王生就取出母亲送来的遗书，只是一张白纸罢了。他母亲又说：“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上个月收到你的信说：‘近来谋得一个官职，让我把江东的产业全卖了，做好入京的打算。’现在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了。”等母亲取出王生寄的信，又是一张白纸。王生于是派人进京，把那些办丧事用的东西全毁掉。接着又把剩余的钱凑起来，从淮水往回走，搀扶侍候着母亲，暂时先到江东去。剩下的钱只有十分之一二了，只够买几间屋子，来遮蔽风雨罢了。

王生有一个弟弟，分别已经好几年了，一天早晨忽然来了，看见他家道败落，便问他败落的原因。王生把事情经过全说了，又说了妖狐的事，说：“应该就是因此造成的灾祸。”他弟弟吃惊地叹着气，王生便取出妖狐的书给他看。他弟弟刚拿到书，

退而置于怀中，曰：“今日还我天书。”言毕，乃化作一狐而去。出《灵怪录》。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两河间，落拓不事生业，好鹰犬，常竭囊货，为傭继之用。马燧之镇太原也，募以能鹰犬从禽者，自良即诣军门，自上陈。自良质状骁健，燧一见悦之，置于左右，每呼鹰逐兽，未尝不惬意快意焉。数年之间，累职至牙门大将。因从禽纵鹰逐一狐，狐挺入古圻中，鹰相随之。自良即下马，乘势跳入圻中。深三丈许，其间朗朗如烛，见砖塌上有坏棺，复有一道士长尺余，执两纸文书立于棺上。自良因掣得文书，不复有他物矣，遂臂鹰而出。道士随呼曰：“幸留文书，当有厚报。”自良不应，乃视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明旦，有一道士，仪状风雅，诣自良。自良曰：“仙师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将军昨日逼夺天符也，此非将军所宜有，若见还，必有重报。”自良固不与，道士因屏左右曰：“将军裨将耳，某能三年内，致本军政，无乃极所愿乎？”自良曰：“诚如此愿，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即超然奋身，上腾空中。俄有仙人绛节，玉童白鹤，徘徊空际，以迎接之。须臾复下，谓自良曰：“可不见乎？此岂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书归之。道士喜曰：“将军果有福祚，后年九月内，当如约矣。”于时贞元二年也。

退了一步把书放在怀中，说：“今天还我的天书吧。”说完，就变成一只狐狸跑开了。出自《灵怪录》。

李自良

唐代李自良年轻时在两河之间，行为放任不事谋生。喜欢玩鹰犬，常常把身上的钱全拿出来，用来购买皮制臂套和架鹰牵犬的什物。马燧镇守太原时，招募那些能指挥鹰犬捉野兽的人，李自良就来到军门，自己介绍自己。李自良体形骁勇健壮，马燧一看见就喜欢他，把他留在身边，每当他招呼猎鹰追赶野兽时，无不令马燧心情舒畅痛快。几年时间，屡次升职为牙门大将军。因为追逐禽兽，放鹰追赶一只狐狸，狐狸钻进古坟里去，鹰也随着飞了进去。李自良就下了马，也乘势跳进坟里去。坟有三丈多深，里面明亮得像点了蜡烛，只见砖塌上有个损坏了的棺材，又有一个道士高一尺多，拿着两张纸的

文书站在棺材上。李自良顺手抽出文书，不再有别的东西了，就用胳膊架着猎鹰出了古坟。那个道士跟着喊道：“请留下文书，我会优厚地报答你。”李自良不应声，就看那文书，上面写的字全是古篆字，没有人能认识。第二天早晨，有一个道士，仪态潇洒儒雅，来见李自良。李自良说：“仙师从哪里来？”道士说：“我不是世上的人，因为将军昨天强夺了天书才来的，这文书不是将军应当拥有的东西，如果能还给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你。”李自良坚持不给，道士便屏退了身边的人说：“将军只是个副将罢了，我能在三年之内，让你当上本地的军政长官，这不是你的最大愿望吗？”李自良说：“我真的有这个愿望，也不可信，怎样才能使我相信呢？”道士就身子轻轻地一用力，就往上飞到空中。一会儿有个仙人拿着红色符节，玉童和白鹤，在天上飞来飞去，以迎接道士。一会儿又下来了，对李自良说：“你没看见吗？这难道是说大话的人做得到的？”李自良就拜了又拜，拿出文书还给他。道士高兴地说：“将军果然是个有福气的人，后年的九月，就能实现我的预约了。”这时是贞元二年。

至四年秋，马燧入觐，太原耆旧有功大将，官秩崇高者，十余人从焉，自良职最卑。上问：“太原北门重镇，谁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记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将校，当有耆旧功勋者。自良后辈，素所未闻，卿更思量。”燧仓卒不知所对，又曰：“以臣所见，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许。燧出见诸将，愧汗浹背。私誓其心，后必荐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复问：“竟谁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记举自良。上曰：“当俟议定于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对，上问马燧之将孰贤，宰相愕然，不能知其余，亦皆以自良对之。乃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也。出《河东记》。

李令绪

李令绪即兵部侍郎李纾堂兄，其叔选授江夏县丞，令绪因往觐叔。及至坐久，门人报云：“某小娘子使家人传语。”唤入，见一婢甚有姿态，云：“娘子参拜兄嫂。”且得令绪远到，丞妻亦传语云：“娘子能来此看儿侄否？”又云：“妹有何饮食，可致之。”婢去后，其叔谓令绪曰：“汝知乎，吾与一狐知闻逾年矣。”须臾，使人赍大食器至。黄

衫奴舁，并向来传语婢同到，云：“娘子续来。”俄顷间，乘四辂金饰辇，仆从二十余人至门，丞妻出迎。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余，双梳云髻，光彩可鉴。婢等皆以罗绮，异香满宅。令绪避入，其妇升堂坐讫，谓丞妻曰：“令绪既是子侄，何不出来？”

到贞元四年的秋天，马燧进京见皇上，太原那些年高而久负声望的大将军，官位崇高的人，有十多人跟从着，李自良官职最低。皇上问：“太原是北门重镇，谁能够代替你？”马燧昏然不清醒，只记住了李自良的姓名，就上奏说：“李自良可以代替。”皇上说：“太原的将官，应当有久负声望而有功勋的人。李自良是个晚辈，从来就没听说过他，你再考虑考虑。”马燧匆忙之间不知怎么应对，又说：“以我的看法，不是李自良谁也不行。”像这样说了很多次，皇上也没应允他。马燧出来见到各位将军，惭愧得汗流浹背，私下在心中发誓，以后一定推荐那些年德最高的人。第二天又问：“究竟谁能代替你？”马燧像以前一样昏迷，只记得推举李自良。皇上说：“等我和宰相商议之后再确定吧。”又一天宰相进宫答对，皇上问马燧手下的将领谁最贤能，宰相愣了，记不住别的人，也都用李自良的名字来回答皇上。这才任命李自良担任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的职务。出自《河东记》。

李令绪

李令绪是兵部侍郎李纾的堂兄，他的叔叔被委任江夏县丞，李令绪便去看望叔叔。等到了叔叔家，坐了很久，有个守门人报告说：“有个小娘子派家人来传话。”叫人进来，只见一个很有姿态的女仆，说：“娘子让我来参拜哥哥和嫂子。”正好李令绪从远方来，县丞的妻子也传话说：“你家娘子能来这里看看儿侄们吗？”又说：“妹妹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带一点来。”女仆走后，叔叔对李令绪说：“你知道吗？我和一只狐狸交朋友已经一年多了。”不一会儿，派人送来一个大食器。由穿黄衫的仆人抬着，与刚才来传话的女仆一块来了，女仆说：“我家娘子一会儿就来。”一会儿，有人乘坐装饰着四个金环的轿子，带着二十多个仆人到门前，县丞的妻子出去迎接。只见一个妇人，年龄大约三十多岁，梳了一对云髻，光彩可照。仆人们都穿着丝绸衣服，满屋子都是奇异的香味。令绪躲避到屋里去，那妇人走

进堂屋坐下以后，对县丞的妻子说：“李令绪既然是您的侄儿，为什么不出来？”

令绪闻之，遂出拜。谓曰：“我侄真士人君子之风。”坐良久，谓令绪曰：“观君甚长厚，心怀中应有急难于众人。”令绪亦知其故，谈话尽日辞去。后数来，每至皆有珍饌。

经半年，令绪拟归东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令绪心矣。阿姑缘有厄，拟随令绪到东洛，可否？”令绪惊云：“行李贫迫，要致车乘，计无所出。”又云：“但许，阿姑家自假车乘，只将女子两人，并向来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绪应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笼，令逐驼家人，每至关津店家，即略开笼，阿姑暂过歇了，开笼自然出行，岂不易乎？”令绪许诺。及发，开笼。见三四黑影入笼中，出入不失前约。至东都，将到宅，令绪云：“何处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于仓中甚便。”令绪即扫洒仓，密为都置，唯逐驼奴知之，余家人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来取之，阿姑时时一见。后数月云：“厄已过矣，拟去。”令绪问云：“欲往何处？”阿姑云：“胡璿除豫州刺史，缘二女成长，须有匹配，今与渠处置。”

令绪明年合格，临欲选，家贫无计，乃往豫州。及入境，见榜云：“我单门孤立，亦无亲表，恐有擅托亲故，妄索供拟。即获时申报，必当科断。”往来商旅，皆传胡使君清白，干谒者绝矣。令绪以此惧，进退久之，不获已。乃潜入豫州，见有人参谒，亦无所得。令绪便投刺，使君即时引入，一见极喜，如故人。云：“虽未奉见，知公有急难，久伫光仪，来何晚也！”即授馆，供给颇厚。一州云：“自使君到，

李令绪听了，就出来拜见。她对李令绪说：“我的侄儿真有士人君子之风。”坐了很久，那妇人对李令绪说：“看你很是老成忠厚，你心里应该有解救众人的急难之心。”李令绪也明白其中缘故，谈了一整天话才离开。以后又多次来，每次到都带来珍贵的美食。

过了半年，李令绪打算回东洛去，他的姑姑就说：“这次我懂得令绪的心情了。我因为命中有难，打算随你到东洛去，可以吗？”李令绪吃惊地说：“我贫穷行囊很少，要想得到车马，我想不出办

法。”她又说：“只要答应，姑姑可以自己借车坐。只带两个女人，和一向使唤的女仆金花去。我的事，你应当明白，就不必说了。只要一个空的衣笼子，叫驼背仆人，每当到了关口码头和旅店，就略微打开一下箱子，我暂时歇一下，打开笼子自然能出来走走，难道不是很容易吗？”李令绪答应了。等到出发，打开笼子，只看见三四个黑影进入笼里，一路上进进出出不违反先前的约定。到了东都，快到家了，李令绪说：“把阿姑安置到什么地方？”金花说：“娘子说在仓房里就很方便。”李令绪就洒扫仓房，秘密地把她安置好，唯有驼背仆人知道这事，其他的仆人没有人知道。每次有需要的东西，金花就亲自来取，阿姑也不时出现一次。过了几个月阿姑说：“灾难已经过去了，打算离开。”李令绪问道：“准备到什么地方？”阿姑说：“胡璿担任豫州刺史，因为两个女儿已长大成人，须要婚配，现在交给他操办这件事。”

李令绪第二年考试合格，临去候选时，家里穷没有办法，就到豫州去。等进入豫州境，看见一个榜文说：“我单门安家立业，也没有亲戚，唯恐有擅自假托亲朋故友的，前来索要供给。如果捉到及时报上来，一定按律法判刑。”来往的商旅，都传说胡使君清廉，前来托人求情的没有了。李令绪因此害怕，犹豫了很久，没想到什么办法，就暗中进入豫州，看见有人拜见求情，也没得到什么。令绪就递上名片，使君立即让他进去。一见面非常高兴，像老朋友一样。说：“虽然没有见过面，知道你有急难的事，早就恭候你的大驾，来得为什么这么晚！”就安排馆所，供给很优厚。一州的人都说：“自从使君到这里任职以来，

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欢宴，但论时事，亦不言他。

经月余，令绪告别，璿云：“即与处置路粮，充选时之费。”便集县令曰：“璿自到州，不曾有亲故扰。李令绪天下俊秀，某平生永慕，奉昨一见，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诸公合见耳。今请赴选，各须与致粮食，无令轻鲜。”官吏素畏其威，自县令已下，赠绢无数十匹已下者。令绪获绢千匹，仍备行装，又留宴别。令绪因出戟门，见别有一门，金花自内出云：“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见。”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颜色。曰：“岂不能待嫁二女？”又云：“令绪买得甘子，不与令

姑，太慳也。”令绪惊云：“实买得，不敢特送。”笑云：“此戏言耳。君所买者不堪，阿姑自有上者，与令绪将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别，又唤令绪回云：“时方艰难，所将绢帛行李，恐遇盗贼，为之奈何？”乃曰：“借与金花将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即当无事。”

令绪行数日，果遇盗五十余人，令绪恐惧坠马。忽思金花，便见精骑三百余人，自山而来，军容甚盛，所持器械，光可以鉴，杀贼略尽。金花命骑士却掣驰，仍处分兵马好去。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令绪问主人曰：“是何疾？”答云：“似有妖魅，历诸医术，无能暂愈。”令绪云：“治却何如？”主人珍重辞谢，乞相救：“但得校损，报效不轻。”遂念金花，须臾便至，具陈其事。略见女之病，乃云：“易也。”遂结一坛，焚香为咒。俄顷，有一狐甚疥疔，

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李令绪每天进宅欢宴，只谈论时事，也不说别的。

过了一个多月，李令绪告别。胡璿说：“立即给你筹集资金食粮，当做选考的费用。”就召集县令说：“我自从到豫州，不曾有亲朋好友来打扰。李令绪是天下少见的优秀人才，我平生仰慕他，昨天一见面，知道他是个大丈夫，因此敬重他。各位也应当见见他。现在他要去参加吏部铨选，各位都要给他些吃用的东西，不管多少都行。”官吏们平时就惧怕他的威严，从县令以下的官吏，赠送的绢没有几十匹以下的。令绪得到了千匹绢，又另外准备了行装，又留他参加宴会告别。李令绪便走出戟门，看见另外还有一个门，金花从里面出来说：“娘子在山亭院里请你见面。”等到进去，阿姑已经出来了，喜形于色，说：“难道不能等到两个女儿出嫁吗？”又说：“令绪买了柑子，不给你阿姑吃，太小气了。”李令绪吃惊地说：“确实买了，不敢主动送给你。”阿姑笑着说：“这只是说笑话。你买的不好吃，阿姑自己有上等的，给你带着路上吃。”派人去拿，一个个都像拳头大小。分别后，又叫李令绪回去说：“正是时事艰难的时候，你带的丝绸行李，恐怕会遇上强盗，遇上怎么办呢？”又说：“把金花借你跟着去，只要有急事，一念金花，就会无事。”

李令绪走了几天，果然遇上五十多个强盗，李令绪吓得掉下马。忽然想到金花，就看见三百多个精锐骑兵，自山上下来，军队的阵容很是盛大，所拿的兵器，光可照人，把盗贼几乎全杀光了。金花命令骑兵飞快地退回去，把兵马安排好才离开。李令绪要到京城去，路上住在旅店，那个店主的女儿得了病，说是妖魅病。李令绪问店主人说：“是什么病？”回答说：“好像是有妖魅，请过好多医生术士来看病，都不能稍微好转。”李令绪说：“我能给她治好病，你觉得可以吗？”店主人频频表示感谢，请求救他女儿，说：“只要能治好病，一定重重酬谢。”令绪就想到金花，金花马上就到了，向她详细说了这件事。金花略微看了看女子的病，就说：“容易。”于是搭起一座坛，焚香念咒。一会儿，有一只狐狸满身恶疮，缚至坛中。金花决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女便愈。

及到京，金花辞令绪，令绪云：“远劳相送，无可赠别。”乃致酒饌。饮酣谓曰：“既无形迹，亦有一言，得无难乎？”金花曰：“有事但言。”令绪云：“愿闻阿姑家事来由也。”对曰：“娘子本某太守女，其叔父昆弟，与令绪不远。嫁为苏氏妻，遇疾终。金花是从嫁，后数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为天狼将军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承阿郎余荫。胡使君即阿郎亲子侄。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门侧役使，此辈甚多，金花能制之。”云：“锐骑救难者，是天兵。金花要换，不复多少。”令绪谢之云：“此何时当再会？”金花云：“本以姻缘运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缘断绝，便当永辞。”令绪惆怅良久，传谢阿姑，千万珍重。厚与金花赠遗，悉不肯受而去。胡璿后历数州刺史而卒。出《腾听异志录》。

裴少尹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后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近食顷，其子忽起

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食饮，已而厚赠缗帛，

被捆到坛上。金花宣判打它一百鞭，打得遍地是血，然后赶走了，那女子病就好了。

等到了京城，金花向李令绪告别，李令绪说：“劳驾你送我这么远，实在没有什么赠送给你的东西。”就备办了酒菜。喝酒喝到高兴时对她说道：“既然你们来去没有形迹，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不知你会不会为难呢？”金花说：“有事尽管说。”李令绪说：“我想知道阿姑家事的来龙去脉。”回答说：“娘子本是某太守的女儿，她的叔叔和堂兄弟，血缘上和你隔得不太远。她嫁给姓苏的做妻子，得病死了。我是陪嫁，几个月后也死了，所以现在能够在娘子的身边。天帝把娘子配给天狼将军做夫人，所以才有神通。我也承受了天狼将军的好处。胡使君就是天狼将军的亲侄子。昨天医治的店主人的女儿，那个狐狸是天狼将军门边听候役使的，这一类的很多，我能制住他们。”又说：“那些救难的精锐骑兵，是天兵。我要支使他们，不管多少都行。”令绪向她道谢说：“这一别何时才能再见呢？”金花说：“本来从姻缘命运上看，只到今天为止。从此就姻缘断绝，应当永远分别。”李令绪惆怅了很长时间，请她传话感谢阿姑，千万珍重。给了金花很厚的馈赠，金花全都不肯接受，就离开了。胡璿后来做了几个州的刺史才死去。出自《腾听异志录》。

裴少尹

唐代贞元年间，江陵少尹裴君，忘了他的名字了。有个儿子十多岁，聪明敏捷，有文学之才，风貌明秀，裴君特别喜欢他。后来得病，十多天后更加厉害，求医吃药也治不好。裴君正要访求有道行的术士，用呵禁法治病，希望能治愈儿子的病痛。有个叩门的人，自称姓高，靠符术谋生。裴君就把他请进来，让他给儿子看病。高生说：“这孩子不是别的病，是妖狐所致。可我有法术能治好。”裴君向他道谢并请他治病。高生就用道符法术考察召魂，不到一顿饭的时间，他的儿子忽然起身说：“我的病现在好了。”裴君大喜，认为高生

是真术士。准备了饮食，接着又送给他很多钱物，

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日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为妖魅所系，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

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为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

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僮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告，请入谒。”家僮驰白裴君，出话其事，道士曰：“易与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还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计无所出。

及暮，阒然不闻声，开视，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动矣。裴君尽鞭杀之，其子后旬月乃愈矣。出《宣室志》。

感谢并送走他了。高生说：“从此我会天天来守候。”就离开了。他的儿子别的病虽然好了，可是精神不足，往往胡言乱语，或是又哭又笑不能控制。高生每次来，裴君就把这种情况告诉他并请他医治。高生说：“这孩子的灵魂，已被妖魅控制住了，现在还未回到身上。不出十天应该会好，希望不要因此事担忧。”裴君相信了他。

过了几天，又有个王生，自己说有神符，能用呵禁法除去妖魅病，因而来求见。裴君与他说话，他对裴君说：“听说你的爱子得了病，并且还没好，希望能看他一下。”裴君就让他看了看儿子，王生大惊说：“这个郎君得的是狐魅病，不赶快治，病会加重。”裴君便说起高生，王生笑着说：“怎么知道高生不是狐狸呢？”就坐下，正在安排地方施呵禁法术。高生忽然来了，进去后大骂说：“为什么这孩子

病好了，却又请来一个狐狸坐在家里呢？这个狐狸就是病因。”王生见高生来，又骂着说：“果然是个妖狐，现在既然来了，何必施展别的法术考召呢？”两个人乱喊着，互相谩骂侮辱不停。

裴君一家正在惊骇之中，忽然有一个道士来到门前，私下对家僮说：“听说裴公有个儿子得了狐媚病，我善于观察鬼魅，你只去通告，说我请求进去拜见。”家僮跑着告诉了裴君，裴君出来谈起这件事，道士说：“容易对付。”道士进去见了二人，二人又骂道：“这个也是妖狐，怎么能变成道士迷惑人？”道士也骂他们说：“狐狸应当回到荒郊野外的墓穴中去，为什么来骚扰人呢？”接着关上门互相殴斗，打了几顿饭的工夫。裴君更加害怕，他的家僮也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等到天黑了，静静地听不到一点声音，开门一看，三个狐狸都倒在地上喘气，不能动弹了。裴君把它们都鞭打杀死了，他的儿子一个月后病就好了。出自《宣室志》。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张简栖 薛 夔 计 真 刘元鼎 张立本

姚 坤 尹 瑗 韦氏子

张简栖

南阳张简栖，唐贞元末，于徐泗间以放鹰为事。是日初晴，鹰击拏不中，腾冲入云路。简栖望其踪，与徒从分头逐觅。俄至夜，可一更，不觉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烛之光，迫而前，乃一冢穴中光明耳。前覩之，见狐凭几，寻读册子。其旁有群鼠，益汤茶，送果栗，皆人拱手。简栖怒呵之，狐惊走，收拾册子，入深黑穴中藏。简栖以鹰竿挑得一册子，乃归。至四更，宅外闻人叫索册子声，出觅即无所见。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来索不已。简栖深以为异，因携册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问所往。简栖乃取册子，话狐状，前人亦惊笑，接得册子，便鞭马疾去。回顾简栖曰：“谢以册子相还。”简栖逐之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獐，不可及。回车入郭，访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来夺之。其册子装束，

张简栖

南阳人张简栖，唐代贞元末年，在徐泗之间放鹰玩。这一天天刚晴，鹰捉击获不到东西，振翅飞上云霄之中。张简栖盯着鹰的踪迹，和同伴们分头追寻。不久到了晚上，大约一更天，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古墓之中。忽然有烛光出现，走近前一看，是从一个坟穴中发出的光亮。上前仔细看，看见一个狐狸靠着桌子，认真地读一本小册子。它身边有一群老鼠，添茶水，送果栗，都像人一样拱手行礼。张简栖生气地呵斥它，狐狸受惊要跑掉，收拾起册子，跑到深黑的洞中藏了起来。张简栖用鹰竿挑到一本小册子，就回家了。到四更天，听到院外有人喊叫索要小册子的声音，出去找却什么也没看见。到了天亮，声

音全都没有了，从此天天晚上不停地来索要。张简栖觉得这件事特别怪异，便携带着小册子到城里去，想把小册子给人们看看。在离城大约三四里的地方，忽然遇上一个朋友，二人互相行礼，问去哪里。张简栖就取出小册子，述说遇见狐狸的情况，那人也惊讶地笑了，接过小册子，就鞭打着马快速离开。回过头看着张简栖说：“谢谢你把小册子还给我。”张简栖急忙转头追赶他，那人变成狐狸，马变成犛子，就追不上了。回车进入城郭，访问住在这里的朋友，原来在家没出门，才知道是狐狸来夺书。那本书册的装订，

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皆狐书，不可识。简栖犹录得头边三数行，以示人。今列于后。缺文。

薛 夔

贞元末，骁卫将军薛夔寓居永宁龙兴观之北。多妖狐，夜则纵横，逢人不忌。夔举家惊恐，莫知所如。或谓曰：“妖狐最惮猎犬，西邻李太尉第中，鹰犬颇多，何不假其骏异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为然。即诣西邻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闻，羁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纵犬，与家人辈密觐之。见三犬皆被羁勒，三狐跨之，奔走庭中，东西南北，靡不如意。及晓，三犬困殆，寝而不食。才暝，复为乘跨，广庭蹴踘，犬稍留滞，鞭策备至。夔无奈何，竟徙焉。出《集异记》。

计 真

唐元和中，有计真家侨青齐间。尝西游长安，至陕，真与陕从事善，是日将告去，从事留饮酒，至暮方与别。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堕马，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去，因顾道左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不觉数里，忽见朱门甚高，槐柳森然。真既亡仆马，怅然，遂叩其门，已扃键。有小童出视，真即问曰：“此谁氏居？”曰：“李外郎别墅。”真请入谒，僮遽以告之。顷之，令人请客入，息于宾馆。即引入门，其左有宾位甚清敞。所设屏障，

与人看的书一样，纸和墨也相同，都是狐狸文字，不可辨认。张简栖

还记得头三行文字，就录下来给人看。现在列在后面。缺文。

薛 夔

唐朝贞元末年，骁卫将军薛夔寄住在永宁县龙兴观的北面。住处有很多妖狐，夜里就纵横乱窜，遇人也不怕。薛夔全家人都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人对他说：“妖狐最怕猎犬，西邻李太尉家中，鹰犬很多，何不借来他家骏异的鹰犬，到了晚上让狗防备狐狸？”薛夔认为他说的很对。就去拜见西邻的子弟并详细说了他家的事，李氏听了大喜，拴了三条狗交给他。这天晚上有月亮，薛夔放开狗，和家里的人悄悄观察着狗的反应。只见三只狗都被拴上了缰绳，三只狐狸骑着它们，在院子里奔跑，东西南北，都随心所欲。等到天亮，三条狗又困又累，睡了也不吃食。天刚黑，又被狐狸骑跨，在宽敞的庭院中玩蹴鞠游戏，狗稍有停留，鞭子就抽打不已。薛夔无可奈何，最终还是搬了家。出自《集异记》。

计 真

唐代元和年间，有个叫计真的人客居在青州和齐州之间。曾经向西到长安游玩，到了陕州，计真和陕州的一个从事很友好。这一天准备向从事告别，从事留他喝酒，到天黑计真才与从事分别。计真走了不到十里路，他就昏昏沉沉地掉下马去，而两个仆人带着衣囊向前离开了。等到计真酒醒时，已经天黑了。马也自己走了，他因为看见路边小径上有马尿，就前去寻找。不知不觉走了几里路，忽然看见高高的红色大门，槐树和柳树长得很茂盛。计真已经丢失了仆人和马匹，心里很不高兴，就去敲那红门，门已经上锁。有个僮仆出来查看，计真就问道：“这里是谁的宅院？”回答说：“是李外郎的别墅。”计真请求进去拜见，僮仆急忙去通报。过了一会儿，令人请客人进去，安置在客房里。就领计真进门，左面有个宾客的位置非常清洁敞亮，所设置的屏障，

皆古山水及名画图经籍，茵榻之类，率洁而不华。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约五十，朱绂银章，仪状甚伟，与

生相见，揖让而坐。生因具述从事故人，留饮酒，道中沉醉，不觉睡黑，“仆马俱失，愿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虑此卑隘，不可安贵客，宁有间耶？”真愧谢之。李又曰：“某尝从事于蜀，寻以疾罢去。今则归休于是矣。”因与议，语甚敏博，真颇慕之。又命家僮访真仆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设饌共食，食竟，饮酒数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愿更得一日侍欢笑。”生感其意，即留，明日乃别。

及至京师，居月余，有款其门者，自称进士独孤沼。真延坐与语，甚聪辩，且谓曰：“某家于陕，昨西来，过李外郎，谈君之美不暇。且欲与君为姻好，故令某奉谒，话此意。君以为何如？”喜而诺之。沼曰：“某今还陕，君东归，当更访外郎，且谢其意也。”遂别去。后旬月，生还诣外郎别墅，李见真至，大喜。生即话独孤沼之言，因谢之。李遂留生，卜日就礼。妻色甚姝，且聪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归青齐。自是李君音耗不绝。生奉道，每晨起，阅《黄庭内景经》。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真叱之，乃终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

都是古代山水和名画典籍之类，被褥和床榻等，大都清洁而不奢华。计真坐了很久，小僮出来说：“主人就要到了。”一会儿有一男子，年龄大约五十岁，穿着带银色花纹的红色朝服，形貌很雄伟，与计真相见，行礼让坐。计真便详细陈说陕州从事是老朋友，留自己喝酒，路上醉倒了，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仆人和马匹都丢失了，想在这里借住一宿可以吗？”李外郎说：“我只是顾虑这里简陋狭窄，不能安置贵客，难道还会嫌弃你吗？”计真惭愧地向他道谢。李外郎又说：“我曾在蜀州做过从事，不久因病离职。现在回到这里休养。”计真便和他谈起来，他说话渊博聪敏，计真很羡慕他。李外郎又命令僮仆去寻找计真的仆人和马匹，不久都找到了，就让计真住在这里。接着安排酒席一起吃饭，吃完饭，又喝了几杯酒就睡了。第二天，计真早起告辞，李外郎说：“希望再呆一天陪我玩乐。”计真为他的心意感动，就留下了，第二天才告别。

等到了京城，住了一个多月，有人敲计真的门，自称是进士独孤沼。计真请他坐下说话，他聪明善辩，并且说道：“我家住在陕州，昨天从西边来，路过李外郎家，他不停地赞美你，还打算和你结为姻亲，所以让我来奉命拜见，告诉你这个意思。你认为怎么样？”计真高兴地答应了他。独孤沼说：“我现在要回陕州去，你东归时，应当再去拜访李外郎，并且感谢他的心意。”就告别离开了。一个月后，计真回去时拜访了李外郎的别墅，李外郎看见计真来到，非常高兴。计真就说了独孤沼的话，顺便向他道谢。李外郎就留计真住下，找了好日子举行了婚礼。妻子的容貌很美，而且聪明温柔。计真住了一个月，才带着妻子回到青齐一带的家。从此李外郎的音信不断传来。计真信奉道教，每天早晨起来，都阅读《黄庭内景经》。李氏常常制止他说：“你喜好道教，难道能比得上秦始皇汉武帝吗？追求成仙之道的力量，又比得上秦始皇汉武帝吗？他们两个人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竭尽天下财力来学习神仙之道，尚且一个死在沙丘，一个埋在茂陵，何况你只是一个平凡百姓，却要被求仙的事所迷惑吗？”计真呵斥她，才看完全书。以为妻子是懂道的人，也不怀疑

为他类也。后岁余，真挈家调选，至陕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来京师。明年秋，授兖州参军，李氏随之官。数年罢秩，归齐鲁。

又十余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质姿貌，皆居众人先。而李容色端丽，无殊少年时。生益钟念之。无何，被疾且甚，生奔走医巫，无所不至，终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着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歔歔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感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未尝纤芥获罪，惧以他类贻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尽，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支体，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恻，泪百行下。生惊恍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为之敛葬之制，皆如人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还家。居岁余，七子二女，相次

而卒。视其骸，皆人也，而终无恶心。出《宣室志》。

她是异类。一年多后，计真带着家属到京城改任他官，到了陕州郊外，李外郎留下女儿，让计真来京师。第二年秋天，授兖州参军，李氏跟随他去上任。几年后罢去职务，回到齐鲁一带。

又过了十多年，李氏共生了七个儿子两个女儿，才情容貌，都超过一般人。而李氏的容貌仍然端庄美丽，与少年时比没有差别。计真更加喜爱她。没多久，她得了很重的病，计真东奔西走求医生找巫师，什么办法都想了，始终没治好。一天早晨李氏屏退了其他人，握着计真的手，呜咽流泪自述道：“我自己知道死期到了，但还是要忍着羞耻把心里话告诉你，希望你能宽恕我的罪过，让我把话说完。”说着已经抽咽着不能自己，计真也为她哭泣，一再安慰她。她才说：“我知道说一句话一定会受到你的责备，再看看九个小孩子还在，会成为你的累赘，但还是应该开口说话。况且我不是人间的人，命中注定应当做你的妻子，才能用狐狸的卑贱身子，侍候你二十年，不曾犯一丝一毫的过错，害怕因为是异类而给你带来忧愁。用一个女人血一样的赤诚，自己认为已经竭尽全力奉献了。现在我要离开你，不敢把妖幻般的剩余气息托付给你。再一想稚子弱女就在眼前，都是世上的人为了延续种族而生育的，等我咽了气，希望你稍稍顾及孩子们那稚弱的心灵，不要把我的尸骨当做仇敌，能够保全尸体，埋到土里去，就是对我百世的恩赐了。”说完又悲恸不已，眼泪不断落下。计真惊慌恍惚，十分伤感，哽咽着说不出话。二人相对哭了很久，李氏用被子蒙住头，背靠墙壁躺着，大约一顿饭的时间没有了声音。计真就掀开被子，看见一只狐狸死在被子里。计真特别感伤，郑重地悼念她，为她举行收敛埋葬的仪式，都像人的礼节一样。计真径直到了陕州，访问李氏的住处，废弃的墓地荆棘丛生，静静地什么也没有见到，计真心情惆怅地回到家里。过了一年多，七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接一个地死了。看他们的尸体，都是人，计真始终没有厌恶之心。出自《宣室志》。

刘元鼎

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

骸不坠，则化为人矣。刘元鼎为蔡州，蔡州新破，食场狐暴。刘遣吏主捕，日于毬场纵犬，逐之为乐。经年所杀百数。后获一疥狐，纵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刘大异之，令访大将家猎狗及监军亦自夸巨犬至，皆弭环守之。狐良久缓迹，直上设厅，穿台盘，出厅后，及城墙，俄失所在。刘自是不复命捕。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以洞达阴阳。出《酉阳杂俎》。

张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书，草场官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其妖来时，女即浓妆盛服，于闺中，如与人语笑。其去，即狂呼号泣不已。久每自称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厅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随口抄之。立本与僧法舟为友，至其宅，遂示其诗云：“某女少不曾读书，不知因何而能。”舟乃与立本两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某女说云，宅后有竹丛，与高锴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后，不闻其疾再发矣。出《会昌解颐录》。

刘元鼎

过去传说，野狐又叫紫狐，夜间甩尾巴会冒出火星，将要兴妖作怪，一定要头戴死人头骨对着北斗星叩拜，死人头骨不掉下来，就变成人了。刘元鼎做蔡州刺史时，蔡州刚被攻破，粮仓一带狐狸特别多。刘元鼎派遣官吏负责捕捉，天天在毬场一带放开猎犬，以追逐狐狸为乐趣，一年杀了一百多只。后来捕获一只满身是疥疮的狐狸，放出五六只猎犬，都不敢去追，狐狸也不跑。刘元鼎觉得特别怪异，令人去访求大将军家的猎狗以及监军也自夸的大猎狗，狗来了，全都顺从地环绕着狐狸。狐狸过了很久才慢慢移动，一直走上设厅，穿过台盘，从厅后出来，走到城墙时，忽然失去了踪迹。刘元鼎从此不再下令捕捉狐狸。道术中有所谓“天狐别行法”，说是天狐长了九条尾巴，是金色的，在日月宫里服役，有符篆有祈神求福的日子，能够洞察通晓阴阳变化。出自《酉阳杂俎》。

张立本

唐代丞相牛僧孺在中书任职时，草场官张立本有一个女儿，被妖物所迷惑。那妖物来时，女儿就浓妆艳抹盛妆打扮，在闺房中，像是和人在说笑。妖物离去时，女儿就狂呼乱叫哭泣不已。时间一长常常自称是高侍郎。有一天，忽然作了一首诗说：“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厅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张立本就随着她口中念的抄写下来。张立本与法舟和尚是好朋友，到了他的住处，就拿出那诗给法舟和尚看说：“我女儿从小不曾读过书，不知为什么能写诗了。”法舟和尚就给张立本两粒丹药，让他女儿吃下去，不到十天病自己就好了。他女儿说，房后有片竹林，与高锴侍郎的坟墓很近，其中有个野狐狸洞穴，因而被它迷惑了。服了丹药之后，没听说她的病再发作了。出自《会昌解颐录》。

姚 坤

太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而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率常于阇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碓石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冢，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蹑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盼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据耶？”狐曰：“君不闻《西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碓孔中。遂见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耳。

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妖丽冶容，至于

姚 坤

唐文宗太和年间，有个处士叫姚坤，不追求荣耀和显贵，常常以钓鱼来自我消遣。住在东洛万安山南，以弹琴和喝酒自得其乐。他的邻居有个猎人，常常用网捉些狐狸和兔子谋生。姚坤生性仁慈，经常赎买下来再放了它们，这样活下来的狐兔有几百只。姚坤从前有座庄园，典卖给嵩岭的菩提寺，姚坤带上些钱准备赎买回来。那个管理庄园的和尚惠沼做事凶狠，曾在庄园僻静处挖井深几丈，扔进几百斤黄精，找人试着吃，观察那人的变化。于是想办法把姚坤灌醉了，扔到井里，用石磨塞住井口。等姚坤醒过来，没有办法出去，只能饿了就吃黄精罢了。这样过了好几个日夜，忽然有人在井口召唤姚坤的姓名，对姚坤说：“我是狐狸，感谢你救活了我的不少子孙，所以来教你出去的办法。我是一只能通天的狐狸，最初在荒坟打洞时，在上面凿了个小孔，能看见天河星辰，我心向往之，遗憾身子不能飞上天去，于是凝神注视。忽然不知不觉中飞了出去，凭空驾云，登上天河，看见了仙官向他行礼。你只要能澄清精神消除杂念，专心致志地看着天空，像这样精微准确地去做，不用三十天自然就会飞出去。即使孔洞极小，也没有妨碍。”姚坤说：“你凭借什么这样说呢？”狐狸说：“你没听《西升经》里说：‘神能飞形，也能移山。’你好好努力吧。”说完就离开了。姚坤相信了它的说法，照着去做。大约一个月，忽然能从石磨的孔洞中跳出来。就去见那管理庄园的和尚，和尚大为惊异，看那井像原来一样。和尚向姚坤施礼并询问是怎么回事，姚坤告诉他说：“只是在里面吃了一个月的黄精，就身体轻飘飘得像神仙一样，自然就能飞出来，小孔洞也没什么妨碍。”和尚相信了他，让弟子用绳子把自己送到井底，和弟子约定一个月以后来看他。弟子们照他说的做，一个多月后来看他，和尚已死在井里了。

姚坤回家十多天后，有个女子自称夭桃，来见姚坤。她说自己是富人家的女儿，误被少年引诱出来，失踪了迷了路也不能再回家了，愿意侍奉他。姚坤看她容貌姿态艳丽美好，甚至于

篇什书札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简，为诗一首曰：“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大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出《传记》。

尹 瑗

尹瑗者，尝举进士不中第，为太原晋阳尉。既罢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适。忽一日，有白衣丈夫来谒，自称吴兴朱氏子，“早岁嗜学，窃闻明公以文业自负，愿质疑于执事，无见拒。”瑗即延入与语，且征其说。云：“家侨岚川，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今者寓迹于王氏别业累年。”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词意典雅。瑗深爱之，瑗因谓曰：“吾子机辩玄奥，可以从郡国之游，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滞，隐迹丛莽？”生曰：“余非不愿谒公侯，且惧旦夕有不虞之祸。”瑗曰：“何为发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岁来，梦卜有穷尽之兆。”瑗即以词慰谕之，生颇有愧色。后至重阳日，有人以浓酝一瓶遗瑗，朱生亦至，

书籍文章都能理解其精妙要害，姚坤也很喜欢她。后来姚坤去应考，带着夭桃进到京城。到了盘豆馆，夭桃不高兴，拿过笔在竹简上题写，作了一首诗说：“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然后久久吟咏，姚坤也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忽然有个曹牧派人牵着一只良种狗，准备献给裴度。进入馆里，狗一看见夭桃，怒目而视，挣开锁链，一耸身跳上台阶，夭桃也变成狐狸，跳上狗背挖狗的眼睛。狗非常害怕，跳着叫着跑出馆门，朝着荆山奔窜。姚坤大为惊骇，追赶了几里地，狗已经死了，狐狸也不知去了哪里。姚坤惆怅不已，悲伤惋惜，整天也没走一步。到了夜里，有个老人带着美酒来拜见姚坤，说是老相识。喝完酒，姚坤始终

也没能弄清楚相识的原因。老人喝完酒，做了个长揖离开了，说：“也足够报答你的恩情了，我的孙女也没有事。”就不见了，姚坤才知道是狐狸，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出自《传记》。

尹 瑗

尹瑗，曾经考进士没考中，做了太原晋阳县尉。罢官后，退休住在郊外，每天舞文弄墨自得其乐。忽然有一天，有个穿白衣的男子来求见，自称是吴兴朱氏子，“早年就爱好学习，私下听说明公你在文章学业上很自负，愿意向你学习，不要拒绝我。”尹瑗就请他进屋并与其攀谈起来，并且询问他的情况。他自己说：“我家寄居在岚川，早年时与王御史都在禁卫军北衙做事，现在寄居在王御史别墅已经很多年了。”从此每隔四天就来一次，他机敏善辩随心所欲，词意典雅。尹瑗很喜爱他，便对他说：“你说话善于机辩，道理深奥，应当到郡国去游说，做公侯家的贵客，为什么自甘沉没，隐迹于丛林草莽之中呢？”朱生说：“我不是不愿意拜见公侯，只是害怕早晚会遇上预料不到的灾祸。”尹瑗说：“为什么说这种不吉祥的话呢？”朱生说：“我从今年以来，做梦占卜都有走投无路的兆头。”尹瑗就用言词劝解安慰他，朱生显出很惭愧的样子。后来到了重阳节这一天，有人送给尹瑗一瓶浓醇的好酒，朱生也来了，

因以酒饮之。初词以疾，不敢饮，已而又曰：“佳节相遇，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即引满而饮。食顷，大醉告去，未行数十步，忽仆于地，化为一老狐，酩酊不能动矣，瑗即杀之。因访王御史别墅，有老农谓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将，往岁戍于岚川，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于村北数十步。”即命家僮寻御史墓，果有穴。瑗后为御史，窃话其事，时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韦氏子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十年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见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纸笔书其

事，妾得以执诣邑，冀雪其耻。”韦诺之。妇人即揖韦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卮，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即东走数十步，化为一狐。韦大恐，视手中卮，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出《宣室志》。

于是尹瑗倒酒给他喝。朱生开始推辞说有病，不敢喝酒，不一会儿又说：“在佳节相遇，怎敢不使主人尽欢呢？”就倒了满杯酒喝了。一顿饭的工夫，喝得大醉告别回家，还没走上几十步路，忽然跌倒在地，变成一只老狐狸，醉得不能动弹了，尹瑗就杀了狐狸。接着他去王御史的别墅拜访，有个老农对尹瑗说：“王御史和他的副将，前些年在岚川戍守时，得了狐媚病死了，已经很多年了。坟地在村北几十步远的地方。”尹瑗就命僮仆去寻找王御史的坟墓，果然有个洞穴。尹瑗后来做了御史，私下里说了这件事。当时正是唐太和初年。出自《宣室志》。

韦氏子

杜陵的韦氏子家住在韩城，有座别墅在城北十多里处。唐文宗开成十年的秋天，韦氏子从城里出来去别墅游玩，天快黑了，看见一个妇女穿着白色衣服，带了一只瓢，从北面走来，那妇女对韦氏子说：“我住在城北的乡里有几年了。家里很穷，现在被里胥侮辱了，准备到官府去告状。希望你用纸笔写下这件事，我就能拿着它到城里，报仇雪耻。”韦氏子答应了她。那妇女就给韦氏子作个揖坐在田野里，从衣服里拿出一个酒杯说：“瓢中有酒，愿意与你一起喝到一醉方休。”于是倒了一杯酒给韦氏子喝，韦氏子正要举起酒杯时，正好有骑马打猎的人从西面走来，带着几条狗。那妇女远远看见，就向东走了几十步，变成一只狐狸。韦氏子十分害怕，看手中的酒杯，竟是一个人头骨，酒就像是牛尿的样子。韦氏子因此得了热病，一个多月才好。出自《宣室志》。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张直方 张 谨 咎 规 狐 龙 沧渚民
民 妇

张直方

唐咸通庚寅岁，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燕民世服其恩，礼燕台之嘉宾，抚易水之壮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紈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兽于原，巨赏狎于皮冠，厚宠集于绿帟。暮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微道之职。往往设置罟于通道，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犴鞬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耶？”其僭轶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

张直方

唐代咸通年间的庚寅年，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上书请求修订臣子朝见皇上的礼仪，皇上特下诏书答应了他。先前，张家世代统帅燕地，燕地百姓世代代蒙受张家的恩惠。张家对到燕昭黄金台来的嘉宾礼节周到，对易水上的壮士尽力安抚，土地肥沃，兵多将广，朝廷也常常姑息迁就。直到张直方继承了父亲的职务。这个人出生于富贵家庭，地位在地方长官之上，不曾把民间疾苦放在心上，却在家里尽情饮酒，在野外无节制地捕猎，巨赏轻易赐给戴皮帽的猎手，厚宠集中于戴绿帟的权贵子弟。到了晚年三军将士表现出极大不满，张直方才稍稍有点不安宁，他身边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于是全家向西到京城去。懿宗皇帝任命他为左武卫大将军，可是张直方飞苍鹰跑黄犬，不去尽巡察的职责。往往在通行路上安设捕兽的网，就

连狗和猪也剩不下。如果有不如意的奴仆，立刻就杀死他。有人说：“京都之下，不可随意杀人。”张直方的母亲说：“还有比我的儿子更尊贵的吗？”他们的犯上行为由此可知。因此谏官列出张直方的罪状上书给皇帝，要求把他抓起来交给廷尉。皇上不忍心对他按法律加刑罚，便把他降职为燕王府司马，

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翫者攫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噪而去。

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虽薄涉儒术，而数不中春官选，乃退游于山川之上，以击鞠挥觞为事，遨游于南邻北里间。至是有绍介于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贍辞，不觉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岁冬十一月，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畋也，谓知古曰：“能相从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难色，直方顾仆僮曰：“取短皂袍来。”请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联辔而去。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由阙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东南，践万安山之阴麓，而鞬弋之获甚夥。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

及霰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须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彷徨于樵径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将半，长望间，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余里，至则乔林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亘，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待旦。

无何，小驷顿辔，阍者觉之，隔阖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仆钱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掺袂，马逸，复不能止，

让他分管洛阳的军队。张直方到了东都洛阳，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放肆地到处游玩。洛阳的四周，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看见了都认识他，一定成群鸣叫长噪着离开。

有个叫王知古的人，是东方诸侯的贡士。虽然略微涉列过儒家学说，却多次没有被礼部擢为进士，就退游于山水之间，把击鞠喝酒当

正事，在南邻北里之间到处游玩。到这时才有人把他介绍给张直方，张直方把他请来，亲眼看见了他的伶牙俐齿，不自觉移座向前以示亲近，从此天天在一起玩耍。壬辰年冬季十一月，王知古有一天早起，只见屋里没有烟火，愁云布满了天空，静悄悄地令人心里不愉快，就徒步走到张直方的府第去。到了就见张直方急匆匆地出来，正准备去打猎，对王知古说：“能跟我们一块去吗？”王知古因为天太冷脸上有为难的表情，张直方回头对幼僮说：“取一个短皂袍来。”就请王知古穿上。王知古在短皂袍外又加一件麻衣，就并排骑马出发。出长夏门时还零星地下着小雪花，到阙塞时密雪像下雨似的。于是渡过伊水又向东南走，走过万安山北面山坡，途中射猎的收获很多。用羽觞喝酒，吃烧兔肉，一点也不觉得有寒冬的冷意了。

等到天晴雪停，太阳也将要落山了，忽然有只大狐狸在王知古的马头前面站起，王知古趁着酒兴去追赶，追了几里路也没追上，又和打猎的伙伴走散了。不一会儿，云雀乱叫烟雾蒙蒙，不知到了哪里。隐隐听见洛城日暮的钟声，只能在打柴小路和古道上。不一会儿山川变黑暗了，好像是一鼓将半时分，远远地望去，看见有很明亮的火炬，就靠着积雪的光亮走向火炬。又走了好像十多里，到了就见乔木林树枝交叉着，有扇红色大门开在中间，白色的墙壁绵延横亘，真像是朝廷的住宅一样。王知古到门前下马，准备倚在墙边等待天亮。

不久，因为给小马卸下辔头，守门人觉察到了，隔着大门问是谁。王知古回答说：“我是成周贡士太原人王知古，今天早晨有个朋友准备回到崆峒山以前隐居的地方，我在伊水边上为他饯行，承受不了这离别之酒。告别后，马跑起来，又不能止住，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阖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唯闺闾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闻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矣，去将安适，乃拱立以俟。

少顷，有秉蜜炬自内至者，振管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与小子皆不在家，于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与山藪接畛，豺狼所噪，若固相拒，是见溺而不援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过重门侧厅所，栾栌宏

敞，帷幕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座焉。酒三行，复陈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穷水陆之美者。保母亦时来相勉。

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官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操履，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常托媒妁，为求佳对久矣。今夕何夕，获遇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室家为望，唯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清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计；三星委照，唯恐不扬。悦获托彼强宗，眷以嘉偶，则平生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谗浪而入白。

迷了路到了这里。我等到天一亮就离开，请不要责备我。”守门人说：“这里是南海副使崔中丞的庄园。主人最近接到天书到京城去了，公子又跟随着军师西征去了，这里只有女人了，怎能让你久留在这里呢？我不敢决定让你走还是留，请让我传达到女主人那里。”王知古虽然担心，自己又考虑到已经半夜了，离开这儿到哪里去呢？于是拱手站在那里等待。

不一会儿，有人拿着蜜蜡烛从里面走来，打开了门锁，领着保母出来。王知古走上前行礼，仍然述说来到这里的原因。保母说：“夫人传话说，主人和公子都不在家，按照礼法没有请客人进门的道理。可是我们住的地方与大山大泽相通，是豺狼出没嗥叫的地方，如果坚决拒绝你，那就是看见别人落水而不伸手相救。请你住到外厅，明天再走吧。”王知古说了道谢，跟保母进去了。路过重重门户和侧厅等地方，梁柱拱顶十分宽敞，帷帐幕布鲜艳华美。点上银灯，设下绮丽的座席，让知古坐下。喝了三巡酒，又摆上很多菜肴，豹胎肥鱼，穷尽了水陆美味。保母也时时来劝酒。

吃完饭，保母又问王知古的家世官族，以及内外的姻亲，王知古全都说了。保母才说：“你是显贵的世家后代，金玉美质，风度奇特，既年轻健壮，又行为端正，这实在是贤淑美女的好丈夫。女主人因为钟爱小女儿，快成年了，经常托人做媒，为女儿寻找好配偶很久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得到了一个好丈夫。潘杨两家的姻亲能够变成现实，凤凰结合的兆头就在眼前。不知你心里觉得怎么样？”王知古

收起笑容说：“很惭愧我的文章没有金石之声，才学不像玉石那样润泽有光彩，怎么敢去想娶妻安家？只担心我地位低下，没想到我这个迷路的人受到你们的宠爱，值得庆幸的是半夜里相遇，在这寓馆里聆听美妙的音乐，在这秦台之上靠近芳香佳气。客游的阴阳二神，正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福禄寿三星照到我的身上，唯恐自己长相太差。如果能够寄身在豪门大族之中受到保护，又把好配偶嫁给我，我平生的志愿，竟然都在这里遇上了吗？”保母很高兴，开着玩笑进去禀报。

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奉蘋 蘩之敬，知琴瑟之和。唯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遥；百两陈礼，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倾瞩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虫沙微类，分及湮沦，而钟鼎高门，忽蒙采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尘；鹤企鳬趋，唯待休旨。”知古复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貌如月晕，室若云迷。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孰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

时则月沉当庭，实为良夜。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保母诮曰：“岂有缝掖之士，而服短后之衣耶？”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固非己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无启寇仇！”于是婢子小竖辈群从，秉猛炬，曳白梲而登阶。知古□囊，趋于庭中，四顾逊谢，詈言狎至，仅得出门。才出，已横关阖扉，犹闻喧哗未已。

又出来传达女主人的命令说：“我女儿自从移居天崔门，秉承美好的风范，懂得敬祀祖先主持家务，知道琴瑟谐和的道理。只是忧心小女，想让她与君子婚配；蒙你慷慨答应，才了却了我平素的心愿。往京城里寄封信，路还不算很远；要你一百两银子的聘礼，也不算过分。我颇感欣慰，多嘱咐你几句罢了。”王知古谦恭地行礼回答说：“我是小虫和沙土一类微不足道的东西，按道理应当湮没无闻，可是你们是钟鸣鼎食的高贵家庭，竟蒙受你们看得起。就像是一碗清

水，以奉侍清尘；就像黄鹤伸长脖子，野鸭子快步疾走，全听你们的安排。”说完，王知古又拜，保母对他开玩笑说：“等到那一天，打扮得花团锦簇的新娘子准备脱下衣服，梳妆匣子完全打开；容貌像月亮有晕一样迷人，洞房像云雾缭绕一样令人目眩。这个时候你还会想到我吗？”王知古道谢说：“以凡人的身份接近神仙的府第，从地下登上天河；不是有人举荐，谁能自己给自己作媒人？我会铭记你高尚的心灵，记在绅带上；一辈子也不忘记，佩戴着与人周旋。”又行礼致谢。

这时就见月光西沉照进院子，实在是个美好夜晚。保母请王知古脱下衣服休息。脱下麻衣，里面的短皂袍露出来，保母讽刺说：“难道有贵族而穿后身短的衣服吗？”王知古道歉说：“这件衣服是向经常在一块游玩的熟人借的，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衣服。”又问是向谁借的，回答说：“是卢龙张直方仆射借给我的。”保母忽然惊叫着跌倒在地上，脸色像死灰一样。站起来以后，头也不回就跑进后宅去了。远远地就听她大声叱骂说：“夫人你的事情办错了，来求宿的人是张直方的门徒。”又听夫人的声音叱责说：“火速赶他走，不要引来仇敌。”于是婢女和僮仆成群地跟随着，拿着猛烈燃烧的火炬，拖着白木棒走上台阶。王知古惶恐不安，跳到庭院里，向四面望着道歉，咒骂声纷纷传来，勉强能走出门来。刚出门，已经关上大门上了门栓，还听到不停的喧哗声。

知古愕立道左，自叹久之。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去。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至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辔假寐，食顷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直方骑数辈来迹矣。遥至其第，既见直方，而知古愤懑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耶？”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羽者，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残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至则碑板废于荒坎，樵苏残于密林。中列大冢十余，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彀弓以待；内则束蕴荷锄，且掘且燠。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胃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

余头以归。出《三水小牒》。

张 谨

道士张谨者，好符法，学虽苦而无成。尝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旁有老父，谨觉其饥色，取以遗之。累食百余，谨知其异，奉之愈敬。将去，谓谨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报。”因出一编书曰：“此禁狐魅之术也，宜勤行之。”谨受之，父亦不见。

王知古惊诧地站在路边，自己在那里叹息了很久。正要隐藏在残破的围墙边，竟在那里找回了自己的马，于是骑着马离开了。远远看见大火像燎原一样，于是快马加鞭赶了过去。到了就见征调和租用的车正在喂牛和生火做饭。询问这是什么地方，是伊水东面，草店的南面。又枕着马鞍打了个盹，有一顿饭的时间因受震动，才清醒过来，心思稍稍安定，就在大道上扬鞭飞驰。等赶到都门，已有张直方的好几个随从来寻他了。远远地走到张直方的府第，看见张直方以后，王知古愤懑得说不出话。张直方安慰他，坐定以后，王知古才说了夜里遇到的怪事。张直方站起来拍着大腿说：“山中的鬼怪，也知道人间有张直方吗？”先让王知古休息，又增加了几十个人，都是善于打猎的人，让他们吃猪肉喝足酒，与王知古又出南门。已经到了万安的北面，王知古在前面当向导，残雪中马的足迹很清楚，一直通向柏树林下，到里面一看，石碑板木在荒山坡上乱扔着，在密林中有打柴割草的残迹。中间排着十多个大坟墓，都是狐狸野兔的洞穴，坟下面有走出来的小路。于是张直方命令在四周张开网罗，张满弓弩等待着；在里面坟墓旁，就用捆草点火，用锹镐挖洞，一边挖一边用烟火熏。不一会儿，一大群狐狸突然跑出来，有焦头烂额的，有被网缠住的，有随着弓弦声被射中的，总共捉了大小一百多只狐狸，就回城去了。出自《三水小牒》。

张 谨

道士张谨，喜欢符法，学的虽然很刻苦却没有成就。曾经游历到

华阴市，看见一个卖瓜的人，就买瓜吃。旁边有个老人，张谨觉察出他脸有饥色，拿过瓜来送给老人吃。老人累计吃了一百多个瓜，张谨知道他是个异人，侍奉他更加恭敬。即将离开时，他对张谨说：“我是土地神，感谢你的心意，有个东西想用来报答你。”便拿出一编书说：“这是禁止狐魅的法术，应当勤学苦练。”张谨接过书，老人也不见了。

尔日，宿近县村中，闻其家有女子啼呼，状若狂者，以问主人，对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辄靚妆盛服，云召胡郎来。非不疗理，无如之何也。”谨即为书符，施檐户间。是日晚间，檐上哭泣且骂曰：“何物道士，预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谨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为奴去。”遂寂然。谨复书数符，病即都差。主人遗绢数十匹以谢之。

谨尝独行，既有重赍，须得僦力。停数日，忽有二奴诣谨，自称曰“德儿、归宝”，尝事崔氏，崔出官，因见舍弃，今无归矣，愿侍左右。谨纳之，二奴皆谨愿黠利，尤可凭信。谨东行，凡书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归宝忽大骂曰：“以我为奴，如役汝父。”因绝走。谨骇怒逐之，其行如风，倏忽不见。既而德儿亦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

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宁有是事？是无厌，复将挠我耳！”因止于田夫之家，绝不供给。遂为耕夫邀与同作，昼耕夜息，疲苦备至。因憩大树下，仰见二儿曰：“吾德儿、归宝也。汝之为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书也，失之已久。今喜再获，吾岂无情于汝乎？”因掷行李还之曰：“速归，乡人待尔书符也。”即大笑而去。谨得行李，复诣主人，方异之。更遗绢数匹，乃得去。自尔遂绝书符矣。出《稽神录》。

有一天，他住在华阴附近的村中，听到这家有女子啼哭呼喊，形貌像是疯子。因此问主人，主人回答说：“我家有个女儿，近来得了疯病，每天日头西斜，就搽脂抹粉穿上华丽服装，说是要召唤胡郎来。不是不给她治病，是对她的病没有办法啊。”张谨就为他写了符，贴在房檐和门上。这天晚上，房檐上有人一边哭一边骂说：“这

是哪个老道士，管别人的家事！应当快点离开这里！”张谨愤怒地呵斥他，很久后那人才大声说：“我暂且为你离开这里。”然后就安静了下来。张谨又写了几道符，他女儿的病就都好了。主人家送给他十匹绢表示感谢。

张谨曾独身行走，既然有了重物，就必须要有侍从帮着出力。停了几天，忽然有两个奴仆来见张谨，自称叫“德儿、归宝”，说曾经侍奉崔氏，崔氏因贬官外出，因而被抛弃，现在没有家了，愿意侍候在张谨身边。张谨收纳了他们，两个仆人都谨慎顺从，做事聪慧伶俐，特别值得信任。张谨向东走，所有书囊符法，行李衣服，都交给归宝背着。快到关口时，归宝忽然大骂说：“把我当奴仆使用，像支使你的父亲一样。”于是就跑了。张谨又惊又怒去追他，他走得像风一样，一会儿就不见了。不久，德儿也不见了，所携带的东西，都丢光了。

这时秦陇之间正在打仗，关口查得特别严，行路的客人如果没有证明，都会被杀。张谨不敢向东走，就又回到主人家，把事情全告诉主人了。店主人生气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你这是不满足，又要骚扰我了。”就把张谨安排在田夫家里住，也不供给他吃喝。就被田夫邀请共同耕作，白天耕种夜间休息，又累又苦到了极点。便在大树下休息，仰起头看见两个小孩说：“我们是德儿、归宝。你做奴仆苦不苦？”又说：“这本符法是我们的书，丢失很久了。现在很高兴又得到了书，我们难道能对你无情吗？”于是扔下行李还给他：“快回家吧，乡人等着你写符法呢。”就大笑着走了。张谨得到行李，又去拜见那家主人，主人这才觉得事情奇异。又赠给他几匹绢，张谨才得以离开。从这以后就再也不写符作法了。出自《稽神录》。

咎 规

唐长安咎规因丧母，又遭火，焚其家产，遂贫乏委地。儿女六人尽孩幼，规无计抚养。其妻谓规曰：“今日贫穷如此，相聚受饥寒，存活终无路也。我欲自卖身与人，求财以济君及我儿女，如何？”规曰：“我偶丧财产，今日穷厄失计。教尔如此，我实不忍。”妻再言

曰：“若不如此，必尽饥冻死。”规方允之。

数日，有一老父及门，规延入。言及儿女饥冻，妻欲自卖之意，老父伤念良久，乃谓规曰：“我累世家实，住蓝田下。适闻人说君家妻意，今又见君言，我今欲买君妻，奉钱十万。”规与妻皆许之。老父翌日，送钱十万，便挈规妻去。仍谓规曰：“或儿女思母之时，但携至山下访我，当令相见。”

经三载后，儿女皆死，又贫乏，规乃乞食于长安。忽一日，思老父言，因往蓝田下访之。俄见一野寺，门宇华丽，状若贵人宅。守门者诘之，老父命规入。设食，兼出其妻，与规相见。其妻闻儿女皆死，大号泣，遂气绝。其老父惊走入，且大怒，拟谋害规，规亦怯惧走出，回顾已失宅所在，见其妻死于古冢前，其冢旁有穴。规乃自山下共发冢，见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为老狐所买耳。出《奇事记》。

狐 龙

骊山下有一白狐，惊挠山下人，不能去除。唐乾符中，忽一日突温泉自浴，须臾之间，云蒸雾涌，狂风大起，化一白龙，升天而去。后或阴暗，往往有人见白龙飞腾山畔。

咎 规

唐代长安咎规因为母亲去世，又遭了火灾，烧光了家产，生活变得极其贫穷。六个儿女都很幼小，咎规没有办法抚养。他的妻子对他说：“现在贫穷到这步田地，在一起生活就要挨饿受冻，最后还是没有活路。我想把自己卖给别人，得点钱财用来接济你和我的孩子们，怎么样？”咎规说：“我偶然丧失了财产，现在困窘艰难没有办法。教你这么做，我实在不忍心。”妻子又说：“如果不这么做，一定全都冻饿而死。”咎规才答应了她。

几天后，有一个老人上门来，咎规把他请进屋。谈到儿女挨饿受冻，妻子要出卖自身的意思，老人伤心地思考了很久，才对咎规说：“我家好几代都很富有，住在蓝田下。刚才听别人说了你妻子的

意思，现在又听见你的话，我现在想买你的妻子，给你十万钱。”晁规与妻子都答应了他。老人第二天就送来十万钱，就领晁规的妻子走了，还对晁规说：“在儿女们想念母亲的时候，只要携带着到山下找我，我会让她与你们相见。”

过了三年，儿女们都死了，又穷得没办法，晁规就到长安去讨饭。忽然有一天，想起老人的话，便前往蓝田下寻找老人。不久看见郊外有一个寺庙，门庭华丽，样子像是贵人家的宅院。守门人询问他，老人就让晁规进去。准备吃的，并让他妻子出来，和晁规见面。他妻子听说儿女都死了，大声哭泣，气绝而死。那个老人惊慌地急忙跑进来，并且特别生气，打算害死晁规，晁规也吓得跑了出去，回头看时已没有了宅院。只见他的妻子死在一座古坟前面，坟旁有洞穴。晁规就约人一起发掘古坟，看见一只老狐狸跑出来，才知道他的妻子被老狐狸买去了。出自《奇事记》。

狐 龙

骊山下有一只白狐狸，惊扰山下的百姓，也没办法去除它。唐代乾符年间，忽然有一天白狐急速来到温泉洗浴，转眼之间，云气升腾雾气翻滚，狂风大作，那白狐化成一条白龙，升天而去。后来有时遇上阴天，常常有人看见白龙在骊山附近飞腾。

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每临夜，即哭于山前。数日，人乃伺而问其故。老父曰：“我狐龙死，故哭尔。”人问之：“何以名狐龙？老父又何哭也？”老父曰：“狐龙者，自狐而成龙，三年而死。我狐龙之子也。”人又问曰：“狐何能化为龙？”老父曰：“此狐也，禀西方之正气而生，胡白色，不与众游，不与近处。狐托于骊山下千余年，后偶合于雌龙。上天知之，遂命为龙。亦犹人间自凡而成圣耳！”言讫而灭。出《奇事记》。

沧渚民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鸬鹚，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啣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

尺。则正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黄腰，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出《北梦琐言》。

民 妇

世说云，狐能魅人，恐不虚矣。乡民有居近山林，民妇尝独出于林中，则有一狐，忻然摇尾，款步循扰于妇侧，或前或后，莫能遣之。如是者为常，或闻丈夫至则远之，弦弧不能及矣。忽一日，妇与姑同入山掇蔬，狐亦潜逐之。妇姑于丛间稍相远，狐即出草中，摇尾而前，忻忻然如家犬。妇乃诱之而前，以裙裾裹之，呼其姑共击之，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忽然有一个老人，每到天刚黑时，就在山前哭泣。哭了好几天，有人就等在那里问他哭的原因。老人说：“我的狐龙死了，所以才哭。”有人问他：“为什么叫狐龙？老人又为什么哭呢？”老人说：“狐龙，就是从狐狸变成的龙，三年就死了。我是狐龙的儿子。”有人又问：“狐狸为什么能变成龙？”老人说：“这只狐狸，禀受了西方的正气而出世，胡子是白色的，不与一般的龙游玩，也不和一般的龙接近相处。这只狐狸寄住在骊山下面已经一千多年，后来偶然与雌龙交配。上天知道了这件事，就命令让它变成龙。也就好比人类从凡人变成圣人一样。”说完就不见了。出自《奇事记》。

沧渚民

长江以南没有野狐狸，长江以北没有鸛鸛鸟，这是以前的说法。五代晋天福年间甲辰这一年，公安县沧渚村姓辛的村民家，有只狗追逐一个妇人，妇人爬树时掉了下来，被狗咬死，竟是一只老狐狸，尾巴有七八尺长。那么，死则头必正向丘穴的狐妖，江南不能说没有，只是极稀少罢了。蜀中彭汉邛蜀等地绝对没有，只是山里的郡中往往有，村里人叫“野犬”。更有一种叫“黄腰”的“野犬”，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有的在村落里鸣叫，就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出自《北梦琐言》。

民 妇

《世说》上说，狐狸能迷惑人，恐怕不是假话。有个在山林附近居住的乡民，民妇曾经独自到山林中去，就有一只狐狸，高兴地摇着尾巴，慢慢走近跟在妇人身边纠缠，有时在前有时在后，赶不走它。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成为常事。有时听到男人来了就走开了，弓箭也射不着。忽然有一天，妇人与婆婆一起进山摘菜，狐狸也暗中跟着她们。妇人与婆婆在树丛之间稍稍离得远些，狐狸就走出草丛，摇着尾巴走上前来，高兴得像家犬。妇人就诱骗它走近前来，用裙子把它包了起来，招呼婆婆一起打它，

舁而还家。邻里竞来观之，则瞑其双目，如有羞赧之状，因毙之。此虽有魅人之异，而未能变。《任氏》之说，岂虚也哉！出《玉堂闲话》。

抬着回到家里。邻居们竞相来看狐狸，狐狸就闭上双眼，像是有点害羞的样子，接着人们便打死了它。这只狐狸虽然有迷惑人的不寻常行为，却不能变化。沈既济《任氏传》所述，难道是虚妄的事情吗！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 然	蛇 丘	昆仑西北山	绿 蛇	报冤蛇
毒 蛇	种黍来蛇	蚺 蛇	蚺蛇胆	鸡冠蛇
爆身蛇	黄领蛇	蓝 蛇	巴 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 回	蜀五丁	昭灵夫人	张 宽
竇 武	楚王英女	张承母	冯 缙	魏 舒
杜 预	吴 猛	颜 含	司马轨之	章 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门山	忻州刺史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 勰		

率 然

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会稽常山，最多此蛇。《孙子兵法》曰：“将之三军，势如率然也。”出《神异经》。

蛇 丘

东海有蛇丘，地险，多渐洳，众蛇居之，无人民，蛇或人头而蛇身。出《方中记》。

率 然

西方山里有一种蛇，头和尾差别很大，身上有五种颜色。人或物碰到它的身上，击中头尾巴就打过来，击中尾巴头就咬过来，击中腰部就头和尾巴一起打过来，蛇名叫“率然”。会稽附近的常山上，这种蛇最多。《孙子兵法》里说：“统帅三军，那种形势就应当像率然一样。”出自《神异经》。

蛇 丘

东海里有个蛇丘，地势险恶，大都低湿泥泞，很多蛇居住在那里，没有人类居住。有的蛇长着人的头和蛇的身子。出自《方中记》。

昆仑西北山

昆仑西北有山，周回三万里，巨蛇绕之，得三周，蛇为长九万里。蛇常居此山，饮食沧海。出《玄中记》。

绿 蛇

顾渚山赭石洞，有绿蛇长可三尺余，大类小指。好栖树杪，视之若鞶带，缠于柯叶间。无螫毒，见人则空中飞。出《顾渚山记》。

报冤蛇

岭南有报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随身即至。若打杀一蛇，则百蛇相集。将蜈蚣自防，乃免。出《朝野僉载》。

毒 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乌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数步，直来，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断手，中足即断足，不然则全身肿烂，百无一活，谓蝮蛇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无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饱，垂头直下，滴沫，地喷起，变为沙虱。中人为疾。额上有大王字，众蛇之长，常食蝮蛇。出《朝野僉载》。

种黍来蛇

种黍来蛇，烧羴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出《朝野僉载》。

昆仑西北山

昆仑的西北方有座山，周长三万里。有条巨大的蛇缠绕着山，能绕三圈，巨蛇长九万里。巨蛇常住在这座山上，从大海里弄吃的。出自《玄中记》。

绿 蛇

顾渚山有个赧石洞，洞中有条绿蛇大约三尺多长，类似小手指那么粗。喜欢栖息在树梢上，看上去就像是皮制的带子，缠在树枝树叶之间。无毒害，看见人就飞向空中。出自《顾渚山记》。

报冤蛇

岭南一带有一种报冤蛇，人触碰了它，即使走出三五里地它也能追踪到跟前。如果打死一条蛇，就会有百条蛇聚集报仇。拿着蜈蚣防卫自己，才能免除灾祸。出自《朝野僉载》。

毒 蛇

山南五溪黔中，都有毒蛇，黑色，鼻孔朝上，盘踞在草丛中。蛇的牙齿有倒钩，离人几步远，径直朝人扑过来，快得像激射而出的箭。人被咬了马上死亡，咬到手手就断了，咬到脚脚就断了，不然就全身肿烂，一百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活下来的。这种蛇叫蝮蛇。还有黄喉蛇，喜欢呆在屋子上，没有毒，也不害人，只善于吃毒蛇。吃饱了，把头直垂下来，嘴里滴出唾沫，落在地上又喷起来，变成沙虱。沾到人身上人就得病。黄喉蛇额上有个很大的“王”字，是众蛇的首领，常吃蝮蛇。出自《朝野僉载》。

种黍来蛇

种黍时如果来了蛇，烧公羊的角和头发，那么蛇就不敢来了。出自《朝野僉载》。

蚺 蛇

蚺蛇，大者五六丈，围五六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身斑，文如锦纈。里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鹿过则衔之。自尾而吞，唯头角碍于口外，即深入林树间，阁其首，伺鹿坏，头角坠地，鹿身方咽入腹。如此后，蛇极羸弱，及其鹿消，壮俊悦泽，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则食一鹿。出《岭表录异》。

又

一说，蚺蛇常吞鹿，鹿消尽，乃绕树出骨。养疮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近尾。出《酉阳杂俎》。

蚺蛇胆

泉建州进蚺蛇胆，五月五日取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击蛇头尾，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胆即聚，以刀割取。药封放之，不死。复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出《朝野僉载》。

鸡冠蛇

鸡冠蛇，头如雄鸡有冠。身长尺余，围可数寸，中人必死。会稽山下有之。出《录异记》。

爆身蛇

爆身蛇，长一二尺，形如灰色。闻人行声，林中飞出，状若枯枝，横来击人，中者皆死。出《录异记》。

蚺 蛇

蚺蛇，大的五六丈长，五六尺粗。其中小的也不下三四丈长，粗细也和长短的比例相称。身上有斑纹，纹路像丝织品上的图案。乡里人说，春夏之际，蚺蛇大多在山林中等待扑鹿，鹿经过身旁就咬住

它。从尾部开始吞，只是头和角受阻碍留在口外，就走到深树林里，放下鹿头，等鹿腐烂了，头和角掉到地上，鹿身才能咽下肚去。这样做以后，蛇极其衰弱，等把那鹿消化完了，蛇变得健壮俊秀光泽悦目，比没吃鹿的蛇要神勇健壮。有人说，这种蚺蛇一年就吃一只鹿。出自《岭表录异》。

又

有一种说法，蚺蛇常吞食鹿，把鹿消化完了，就缠绕树上吐出骨头。蛇生疮休养时，身上的肥肉味道很美。有人把妇女的衣服扔给它，它就盘踞着不动。这种蛇的胆每月的上旬靠近头部，中旬靠近尾部。出自《酉阳杂俎》。

蚺蛇胆

泉建州进贡蚺蛇胆，五月五日时取蛇胆。在相距五六尺的两根柱子上，系住蛇的头和尾，再用木杖在蛇的腹部来回敲打，蛇胆就聚集起来，用刀割取蛇胆。然后给蛇的刀口上药，放了蛇，蛇也不会死。再取蛇胆时，看见蛇的肋下有刀痕，就放了它。出自《朝野僉载》。

鸡冠蛇

鸡冠蛇，蛇头像雄鸡一样有肉冠。身子有一尺多长，大约几寸粗，人被咬中一定会死。会稽山下有这种蛇。出自《录异记》。

爆身蛇

爆身蛇，长一二尺，灰色外形。听到人走路的声音，就从树林中飞出来，样子像一根枯树枝，横着来打人，被打中的人，一定会死。出自《录异记》。

黄领蛇

黄领蛇，长一二尺，色如黄金，居石缝中。欲雨之时，作牛吼

声，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出《录异记》。

蓝 蛇

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服，反解毒药。出《酉阳杂俎》。

巴 蛇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食之无心腹之疾。出《博物志》。

蛮江蛇

南安蛮江蛇，到五六月，有巨蛇泛流登岸，首如张帽，万万蛇随之，入越王城。出《酉阳杂俎》。

两头蛇

韶州多两头蛇，为蚁封以避水。蚁封者，蚊子聚土为台也。苍梧亦多两头蛇，长不过一二尺。或云，蚯蚓所化。出《岭南异物志》。

颜 回

颜回、子路共坐于夫子之门，有鬼魅求见孔子，其目若合日，其状甚伟。子路失魄，口噤不得言。颜渊乃纳履杖剑前，卷握其腰，于是形化成蛇，即斩之。孔子出观，叹曰：“勇者不惧，智者不惑；智者不勇，勇者不必有智。”出《小说》。

黄领蛇

黄领蛇，长一二尺，颜色像黄金，住在石缝中。天要下雨的时候，蛇就发出牛一样的吼声，被咬中的人也会死。四明山有这种蛇。出自《录异记》。

蓝 蛇

蓝蛇，头部有剧毒，尾巴能解毒，产于梧州陈家洞。南方人用蛇头配成毒药，叫做蓝药，用它毒人，人立即死亡。取来蛇尾吃下，反而能解这种毒药。出自《酉阳杂俎》。

巴 蛇

巴蛇吃象，吃下去三年才吐出象骨。人如果吃下这种象骨，不会患心脏和肚子疼病。出自《博物志》。

蛮江蛇

南安蛮江有一种蛇，到五六月的时候，就有大蛇乘流浮游上岸，蛇头像戴帽子一样。千万条蛇跟着它，进入越王城。出自《酉阳杂俎》。

两头蛇

韶州有很多两头蛇，这种蛇堆土做成蚁封用来逃避水害。蚁封，就是蚂蚁聚土造成的土台。苍梧也有很多两头蛇，长不过一二尺。有人说，两头蛇是蚯蚓变的。出自《岭南异物志》。

颜 回

颜回、子路一起坐在孔夫子的门前。这时有个鬼怪来求见孔夫子，他的眼睛像太阳，身形也很魁伟。子路像丢失了魂魄一样，紧闭着嘴说不出话。颜渊却穿上鞋举起剑走上前去，两臂抱住他的腰，这时鬼怪的身形变成蛇，颜渊就杀了它。孔子出来看了，叹口气说：“勇敢的人不害怕，有智慧的人不受迷惑；有智慧的人不必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出自《小说》。

蜀五丁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使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为五岭，直上有平石。蜀王痛悼，乃登之，因命曰“五女冢山”，于平石上为“望妇候”，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出《华阳国志》。

昭灵夫人

小黄县者，宋地黄乡也。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出《陈留风俗传》。

张 宽

汉武帝时，张宽为扬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争地山，诣州讼疆界，连年不决。宽视事复来，宽窥二翁形状非人，令卒持戟将入，问：“汝何等精？”翁走，宽呵格之，化为二蛇。出《搜神记》。

窦 武

后汉窦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送之野中。后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捧草而出，径至丧所，以头击柩，涕血皆流，

蜀五丁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国派使者去秦国朝拜。秦惠王多次把美女进献蜀王，蜀王为之感动，所以派使者去朝拜。秦惠王知道蜀王是个好色的人，答应把五个美女嫁给蜀王。蜀王派遣五个大力士去迎接五个美女，往回走到梓潼时，看见一条大蛇钻入洞中，一个大力士抓住蛇的尾巴，使劲往外拽也拽不住。等到五人一起上去帮忙，大声叫着拔蛇，山崩塌了，同时压死了五个大力士和秦国的五个美女，于是山分为五个岭，正上方有块大平石。蜀王很悲痛，前去悼念他们，就登上

山去，便命名叫“五女冢山”，在平石上雕“望妇候”，造“思妻台”。现在那座山还有个名叫“五丁冢”。出自《华阳国志》。

昭灵夫人

小黄县，就是宋地的黄乡。沛公带着军队在山野战斗，他的母亲就死在黄乡。天下平定以后，沛公就派使者用皇后的灵柩在荒野里招魂。在这时，有条红蛇在水里，自己往身上弄水洗澡，洗完后进到灵柩里。蛇洗澡的地方有掉落的头发，所以给她封谥号叫“昭灵夫人”。出自《陈留风俗传》。

张 宽

汉武帝时，张宽做扬州刺史。先前有两个老头争夺田地山林，到州里为疆界之事告状，一连多年没有解决。张宽到任后他们又来了，张宽暗中观察那两个老头的样子不像是人，就命令士卒拿着戟把二人带进去，问：“你们是什么精怪？”两个老头吓得转头就跑，张宽喊人拦杀他们，两个老头就变成了两条蛇。出自《搜神记》。

窦 武

后汉窦武的母亲生窦武时同时生下一条蛇，把蛇送到荒野中。后来窦武的母亲死了，等到出殡还未落葬时，有条大蛇捧着草出来，径直走到安葬处，用头撞着灵柩，泪水和血水都流了出来，俯仰诘屈，若哀泣之容，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出《搜神记》。

楚王英女

鲁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少女英为魅所病，请少千。少千未至数十里，止宿。夜有乘鳖盖车，从数千骑来，自称伯敬，候少千。遂请内酒数榼，肴饌数案。临别言：“楚王女病，是吾所为。君若相为一还，我谢君二十万。”千受钱，即为还，从他道诣楚，为治之。于女

舍前，有排户者，但闻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风声西北去，视处有血满盆，女遂绝气，夜半乃苏。王使人寻风，于城西北得一死蛇，长数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后诏下郡县，以其日月，大司农失钱二十万，太官失案数具。少千载钱上书，具陈说，天子异之。出《列异传》。

张承母

张承之母孙氏怀承之时，乘轻舟游于江浦之际，忽有白蛇长三丈，腾入舟中。母咒曰：“君为吉祥，勿毒噬我。”乃篋而将还，置诸房内。一宿视之，不复见蛇，嗟而惜之。邻人相谓曰：“昨见张家有一白鹤，耸翮凌云。”以告承母，使筮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鹤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王阖闾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剑、宝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云覆于溪谷，美女游于街上，白鹤翔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是昔之精灵。今出世，头一低一仰地弯曲着，像是悲泣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才离开。当时的人们知道这是窦氏的吉祥之兆。出自《搜神记》。

楚王英女

有个叫鲁少千的人学会了仙人的符法，楚王的小女儿英被妖魅迷惑得了病，请少千治病。少千在离楚王不到几十里的地方，停下来住宿。夜间有人坐着鳖盖的车子，带着几千骑兵前来，自称叫伯敬，等候少千，就请少千收下几榼酒，几桌子菜肴，临别时说：“楚王女儿的病，是我导致的。你如果为我转身往回去，我用二十万钱感谢你。”少千接受了钱，就假装往回走，又从别的路到楚王处，为楚王的女儿英治病。在女孩的屋子前面，有人推门而入，只听他说：“少千欺骗了你的父亲。”于是有风声向西北方向刮去，看那个地方有满盆的血，楚王的女儿英就断了气，半夜时才苏醒过来。楚王派人搜寻风的去向，在城西北方找到一条死蛇，长有几丈，小蛇有千百条，在大蛇身边伏地死去。后来有诏书下到郡县，说是在某月某日，大司农丢了二十万钱，太官丢失几张案桌。少千就带着钱上书，详细陈说了

情况。天子也认为这件事很奇异。

张承母

张承的母亲孙氏怀张承时，乘轻舟在江浦一带游玩。忽然有条长三丈的白蛇，跳进船里。他的母亲祈祷说：“你是个吉祥物，请不要用毒牙咬死我。”就把蛇装进小箱子带回，放在房里。一宿之后看那箱子，不见有蛇，叹着气惋惜。邻居互相说：“昨天看见张家有一只白鹤，振翅飞上云霄去了。”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承的母亲，张母派人去占卜。卜者说：“这是吉祥兆头。蛇鹤都是长寿动物，从室内飞入云霄，是从低到高的象征。从前吴王阖闾安葬他的妹妹，用美女、名剑、宝物殉葬，用尽了江南的财富。不到十七年，雕云覆盖着溪谷，美女在街上游玩，白鹤在树林中飞翔，白虎在山边长啸，都是从前的精灵。现在白鹤出现在世上，

当使子孙位超臣极，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为名。”及生承，名白鹤。承生昭，位至丞相，为辅吴将军，年逾九十，蛇鹤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冯 纁

车骑将军巴郡冯纁为议郎，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三尺，分南北走。大用忧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后当为边将，以东为名。”复五年，果为大将军，寻拜辽东太守。出《风俗通》。

魏 舒

晋咸宁中，魏舒为司徒。府中有蛇二，其长十丈，屋厅事平脊之上，止之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后一蛇夜出，经柱侧，伤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觉之。发徒数百，共攻击移时，然得杀之。视所居，骨骼盈宇之间，于是毁府舍，更立之。出《搜神记》。

杜 预

杜预为荆州刺史，镇襄阳时，有宴集，大醉，闭斋独眠，不听人前。后尝醉，外闻斋中呕吐，其声甚苦，莫不悚栗。有一小吏，私开户看之，正见床上一大蛇，垂头床边吐，都不见人，出密道如此。出《刘氏小说》。

应该会使你的子孙地位超过群臣达到极点，名扬江南一带。如果生了儿子，可以给他起这个名字。”等到生了张承，就起名叫白鹤。张承生下张昭，张昭官位一直做到丞相，封为辅吴将军，年龄超过九十岁，这都是蛇和鹤带来的吉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冯 緄

车骑将军巴郡人冯緄做议郎时，打开盛印绶的箱子，有两条红蛇长约三尺，分开向南北跑去。冯緄很是担忧害怕，去占卜，卜者说：“这是吉祥的兆头，你将来能当上边将，官名中有个‘东’字。”又过了五年，冯緄果然当了大将军，接着又被任命当了辽东太守。出自《风俗通》。

魏 舒

晋代咸宁年间，魏舒做司徒。他的府中有两条蛇，蛇长十丈，在厅堂的平脊之上筑窝，住了好几年，人们却不知道。只是奇怪府中多次丢失小孩和鸡犬一类的东西。后来有一条蛇夜间出来，经过柱子旁边，被刀刃割伤了，痛得爬不上屋顶，因此被人察觉了。找来几百人，一起攻击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杀了蛇。看那蛇的住处，骨骼充满房宇之间，因此毁了府舍，另外找地址修建府第。出自《搜神记》。

杜 预

杜预任荆州刺史，镇守襄阳的时候，有时参加宴会，喝得大醉，关起书斋独自睡觉，不让别人到跟前来。后来又一次喝醉了，外面的人听到书房里的呕吐声，那声音特别痛苦，没有不害怕的。有个小吏，私自打开门看他，正好看见床上有一条大蛇，垂着头在床边呕吐，看不见有人，小吏走出后偷偷说了这件事。出自《刘氏小说》。

吴 猛

永嘉末，豫章有大蛇，长十余丈，断道。经过者，蛇辄吸取之，吞噬已百数。道士吴猛与弟子杀蛇，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贼当平。”既而果杜弢灭也。出《豫章记》。

颜 含

晋颜含嫂病，须髯蛇胆，不能得。含忧叹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含视，乃蛇胆也，童子化为青鸟飞去。出《晋中兴书》。

司马轨之

司马轨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将媒下翳，此媒雉，野雉亦应。试令寻觅所应者，头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晋中朝武库内，忽有雉，时人或谓为怪。张司空云：“此蛇所化耳。”即使搜库中，果得蛇蜕。出《异苑》。

又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见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叶如故。吴郡桐庐人尝伐余遗竹。一宿，见竿为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化，亦竹为蛇之化。出《异苑》。

章 苟

吴兴章苟于田中耕，以饭置菰里，每晚取食，饭亦

吴 猛

晋怀帝永嘉末年，豫章有一条大蛇，有十多丈长，横在路上挡道。凡是路过的人，蛇就吸进去吞下，已经吞吃了一百多人。道士吴猛和弟子把蛇杀了，吴猛说：“这是蜀地的精怪，蛇死了，蜀地的强

盗也该平定了。”不久杜弢果然被消灭了。出自《豫章记》。

颜 含

晋代颜含的嫂子病了，必须髻蛇胆治病，但找不到。颜含忧愁叹息多日，忽然有个童子拿一个青囊交给颜含，颜含一看，竟然是蛇胆。童子就变成一只青鸟飞走了。出自《晋中兴书》。

司马轨之

司马轨之字道援，善于射野鸡。晋朝太元年间，把一个引诱用的媒介物放在掩蔽物下，这个媒介物鸣叫，野鸡也有回应。试着让人寻找回应的野鸡，就看见头和翅膀已经变成野鸡，其余半个身子还是蛇。晋中朝廷的武库里，忽然出现了野鸡，当时的人有人认为是怪事。张司空说：“这是蛇变化成的。”就派人搜查库中，果然找到了蛇蜕。出自《异苑》。

又

晋朝太元年间，有个汝南人进到山里，看见一根竹子，中部已经变成蛇形了，上部枝叶还像原来一样。吴郡桐庐人曾砍伐剩余的竹子。过了一宿后，看见那竹竿变成了野鸡，头和脖子全都变成了，身子还没变成，也就是说，这棵竹子是蛇变化而成的。出自《异苑》。

章 苟

吴兴章苟在田里耕种，把饭放在菰里，每晚取食时，饭也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苟逐以铍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雳杀。须臾，雷雨，霹雳覆苟上，苟乃跳梁大骂曰：“天使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是无知雷公。雷公若来，吾当以铍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于蛇穴中，蛇死者数十。出《搜神记》。

太元士人

晋太元中，士人有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发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是蛇眼。出《续搜神记》。

慕容熙

西晋末，慕容熙光始三年，熙出游还，城南有柳树如人呼曰：“大王止。”熙恶之，伐其树，下有蛇，长一丈。至六年，熙为冯跋所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邛都老姥

益州邛都县有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有角，在杓之间。姥怜而饲之，后渐渐长大丈余。县令有马，忽

已经没有了，像这种情况不是一两次。后来暗中察看这事，只见一条大蛇偷饭吃，章苟拿着小矛叉蛇，蛇跑了。章苟追赶蛇，追到一个洞穴，只听见有啼哭的声音说：“砍伤我了！”有的说应交给雷公，让雷公用霹雳杀死他。不一会儿，打雷下雨了，霹雳在章苟头上滚动，章苟就跳着大骂说：“老天使我贫穷，我尽力耕田垦荒。蛇来偷吃我的饭，罪在蛇的身上，反而用雷劈我吗？真是无知的雷公。雷公如果来了，我就用小矛刺你的肚子。”不一会儿，云雨渐渐散了，霹雳转到蛇洞里了，蛇死了几十条。出自《搜神记》。

太元士人

晋代太元年间，有个读书人把女儿嫁到附近村子。到了时候，夫家派人来接新娘，娘家也妥善地送走女儿，还让新娘的妹妹送姐姐。到了夫家以后，只见重重叠叠的门户楼阁，与王侯之家差不多。廊柱

下有灯火，一个女仆整妆站在廊柱下守着，后房的帷帐非常华美。到了晚上，新娘子抱着乳母哭泣，不敢说话。乳母悄悄在帐中，用手暗中摸那床，摸到一条蛇，像几围的柱子那么粗，缠绕着新娘子，从脚缠到头。乳母吓得跑了出去，就看见廊柱下守灯的女仆，全是小蛇，而灯火就是蛇的眼睛。出自《续搜神记》。

慕容熙

西晋末年，慕容熙光始三年，慕容熙出游回来的时候，城南有棵柳树像人一样呼叫说：“大王请止步。”慕容熙很厌恶这件事，就砍断了柳树，树下有一条蛇，有一丈长。到光始六年，慕容熙被冯跋消灭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邛都老姥

益州邛都县有个老妇人，家里贫穷，孤独一人，每当吃饭的时候，就有一条小蛇，头上有角，在碗盘之间爬动。老妇人可怜它并喂它吃的，后来渐渐长大到一丈多长。县令有匹马，忽然被蛇吸之，令因大怒，收姥。姥云：“在床下。”遂令人发掘，愈深而无所见，县令乃杀姥。其蛇因梦于令曰：“何故杀我母？当报仇耳！”自此每常闻风雨之声。三十日，是夕，百姓咸惊相谓曰：“汝头何得戴鱼？”相逢皆如此言。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邛河，亦邛池。其母之故宅基独不没，至今犹存。鱼人采捕，必止宿。又言此水清，其底犹见城郭楼槛宛然矣。出《穷神秘苑》。

天门山

天门山，山多峻秀，岩谷透迳。有大岩壁直上数千仞，草木交连，云雾拥蔽。其下有径途微细，行人往，忽然上飞而出林表，若升仙，遂绝世。如此者渐不可胜纪，往来南北，号为仙谷。时有乐于道者，不远千里而来，洗浴岩畔，以来升仙，在此林下，无不飞去。会一夕，有智能者谓他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系，而

牵一犬入其谷，犬复飞去，然知是妖邪之气以喻之。乃遣近山乡里，募年少者数百人，执兵器，持大棒。而先纵火烧其草，及伐竹木，至山畔观之，遥见一物，长数十丈，高下隐隐，垂头下望。及更渐逼，乃一大蟒蛇。于是命少年鼓跃击射，然后斫刺。而口张尺余，尚欲害人，力不加众，久乃卒。其所吞人骨与他兽之骸，积在左右如阜焉。

被蛇吸去吞吃了，县令因而大怒，收押了老妇人。老妇人说：“蛇在我的床下。”县令就派人去挖掘，挖得越来越深却什么也没看见，县令就杀了老妇人。那条蛇便托梦于县令说：“为什么杀我的母亲？我一定为她报仇。”从此就经常听到刮风下雨的声音。三十日这天晚上，百姓们都吃惊地互相说：“你的头上为什么顶着鱼？”凡相见的人都这样说。这天夜里，方圆四十里，整个城一下子都陷下去成为一片湖泊，当地人叫它邛河，也叫邛池。只有老妇人的旧宅基地单单没有淹没，到现在还存在。打渔的人来捕鱼，一定在那里停下住宿。又说这里的水很清，湖底还能清楚地看见城郭楼槛。出自《穷神秘苑》。

天门山

天门山，山峰大都险峻秀美，山岩峡谷连绵不绝。有个大岩壁向上有几千仞高，草木交连，云雾笼罩。岩壁下面有很细微的小路，行人走到这里，忽然向上飞出林梢，像白日升仙一样，人就没有了。像这样的人渐渐多得记不过来，南来北往的人，把这里叫做仙谷。当时有喜欢学道的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在岩壁旁边洗浴干净，以便到这里升仙，站在这个树林的下面，没有不飞走的。恰好有这么一天晚上，有个聪明的人对他人说：“这一定是妖怪，不是成仙之道。”于是把石头系在身上，牵着一只狗进入那岩谷，狗又飞去，这样就知道是妖邪怪物在用气吸物。于是派人到附近的山乡里，招募几百个年轻人，带着兵器，拿着大棒。先放火烧那些杂草，并砍伐竹子和树木，到了山边观看，远远地看见一个东西，有几十丈长，高高低低时隐时现，垂着头往下望。等再渐渐走到近处，才看清是一条大蟒蛇。于是命令少年们一边打着鼓一边跳着射击，然后又砍又刺，可是大蟒蛇的口张开有一尺多长，还想害人。只是力量敌不住众人，很久才死去。它吞吃的人骨与其他兽类的骨骸，堆积在左右两旁像小山包一样。

又有人出行，坠深泉涧者，无出路。饥饿分死，左右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颈向东方，人因伏地学之，遂不复饥。体加轻便，能登岩岸。数年后，试竦身举臂，遂超出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怿，颇更黠慧胜故。还食谷，啖滋味，百余日中，复其本质。出《博物志》。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阙，前后历任多死。高宗时，有金吾郎将来试此官。既至，夜独宿厅中。二更后，见檐外有物黑色，状如大船，两目相去数丈。刺史问为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与语，蛇遂化作人形，来至厅中。乃问何故杀人，蛇云：“初无杀心，其客自惧而死尔。”又问：“汝无杀心，何故数见形躯？”曰：“我有屈滞，当须府主谋之。”问有何屈，曰：“昔我幼时，曾入古墓，尔来形体渐大，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时入冢，方得食之。今长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尔。”问：“若然者，当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余里，若欲发掘，城邑俱陷。今城东有王村，村西有楸树。使君可设斋戒，人掘树深二丈，中有铁函，开函视之，我当得出。”言毕辞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归厅开之，有青龙从函中飞上天，径往杀蛇，首尾中分。蛇既获死，其怪绝矣。出《广异记》。

还有一人在外行走，掉到深谷泉涧去了，没有出路。饿得认为自己死定了，又看到身边有很多龟蛇，一早一晚伸出头颈向着东方，那人也便伏在地上学习龟蛇的动作，就不再觉得饿了。身体更加轻便，能登上山岩陡壁。几年后，试着纵身抬臂，身上一用劲，就跳得超过山涧之上，就得以回到家中。脸上的神色愉快，而且比从前更加聪慧机灵。回到家吃了粮食还有各种味道的食物，一百天后，又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出自《博物志》。

忻州刺史

唐代忻州刺史历来就是个空缺，前后几任刺史大多死了。唐高宗时，有个金吾郎要来试着做这个官。到了以后，夜里独自睡在厅中。

二更天后，就见檐外有个黑色的东西，样子像条大船，两只眼睛相距几丈远。刺史问是什么神怪，回答说：“我是大蛇。”刺史让它改变形貌与它说话，蛇就变成了人形，来到厅中。于是问它为什么杀人，蛇说：“最初并无杀人之心，是那些人自己害怕吓死的。”又问：“你没有杀人之心，为什么多次现出蛇的形躯？”回答说：“我有冤屈不能解决，必须由府主来商议决定。”问它有什么冤屈，回答说：“从前我小的时候，曾经进入一个古坟，从那以来形体渐渐长大，想出去却不能出去。狐、兔、狸、貉等，有的时候进入古坟，我才能吃到东西。现在长在土中，想死都不行，所以来向使君请求。”刺史问：“如果是这样，应当挖开古坟使你出来，怎么样？”蛇说：“我的身子弯曲回旋已经有十多里长了，如果要挖掘，这座城也要陷到地下去了。现在城东有个王村，村子的西面有棵楸树。使君可以安排斋戒，然后派人掘树掘到两丈深，里面有个铁匣，打开匣子看，我就能出来了。”说完就告别走了。等到天亮，照蛇说的去挖掘，挖出一个匣子，回到厅里打开了匣子，有条青龙从匣子里飞上天，径直上前去杀蛇，蛇头和蛇尾从中间分开了。蛇死了以后，那怪物也没有了。出自《广异记》。

余干县令

鄱阳余干县令，到官数日辄死，后无就职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土人家贫，来为之。既至，吏人请令居别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薶榛草，完葺墙宇。令独处其堂，夜列烛伺之。二更后，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转而来床前，直跃升几上。令无惧色，徐以手俟触之，真是韦囊而盛水也。乃谓曰：“为吾徙灯直西南隅。”言讫而灯已在西南隅。又谓曰：“汝可为吾按摩。”囊转侧身上，而甚便畅。又戏之曰：“能使我床居空中否？”须臾，已在空中。所言无不如意。将曙，乃跃去。令寻之，至舍池旁遂灭。明日，于灭处视之，见一穴，才如蚁孔，掘之，长丈许而孔转大，围三尺余，深不可测。令乃敕令多具鼎镬樵薪，悉汲池水为汤，灌之。可百余斛，穴中雷鸣，地为震动。又灌百斛，乃怵然无声，因并力掘之，数丈，得一大蛇，长百余尺。旁小者巨万计，皆并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颁赐县中，后遂平吉。出《广异记》。

王真妻

华阴县令王真妻赵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适王真。洎随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即辄至赵氏寝室。既频往来，因戏诱赵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见此少年与赵氏同席，饮酌欢笑，甚大惊讶。

余干县令

鄱阳郡的余干县令，到官上任几天就死了，后来竟没有人敢去就职了，宅院也就荒废了。先天年间，有个读书人家里贫穷，就来做县令。到了以后，官吏们请县令居住到别的公署里去，县令便派人收拾原来的宅院，剪修割除杂草，修整好院墙和屋子。县令一个人住在堂上，夜间摆好蜡烛等着。二更天以后，有一个东西像是能装三斗米大小的白口袋，跳转着到床前来，一直跳到桌几上。县令没有惧怕的神情，慢慢地用手不知所措地触摸它，真的是装着水的皮口袋，于是对它说：“替我把灯搬到对面的西南墙角去。”话刚说完灯已在西南角了。又对它说：“你可以给我按摩一会。”皮口袋转着侧身而上，县令觉得很舒服。又对它开玩笑说：“能让我的床停在空中吗？”不一会儿，床已在空中了。县令所说的没有不如意的。天快亮了，才跳着离开。县令寻找它，寻到住舍的水池边上就没有踪迹了。第二天，在踪迹消失的地方查看，看见一个洞，仅像蚂蚁洞口那么大，挖那洞口，挖了一丈多洞孔就变大了，洞的直径有三尺多，洞底深不可测。县令就下令多准备鼎锅和木柴，把池中水全提出来，烧成开水，灌那洞。大约灌了一百多斛开水，就听见洞穴里发出打雷一样的声音，大地也被那声音所震动。又灌了一百多斛开水，才平静下来没有声音了。于是一起挖了起来，挖了几丈深，挖到一条大蛇，长一百多尺。旁边有成千上万条小蛇，都一起死在洞里。县令挑出大蛇做成蛇肉脯，分赏给县里的百姓，以后就平安吉祥了。出自《广异记》。

王真妻

华阴县令王真的妻子赵氏，是燕中富人家的女儿，容貌美丽，年

轻时就嫁给王真。以后随王真到任上来，最近半年以来，忽然有一个少年，每每等到王真出去，就到赵氏的寝室里去。在频频往来以后，便调戏引诱赵氏与自己私通。忽然有一天，王真从外面进来，才看见这个少年与赵氏同席，饮酒欢笑，非常惊讶。

赵氏不觉自仆气绝，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俄而赵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见随前出者俱入华山，久之不见。出《潇湘录》。

朱 覲

朱覲者，陈蔡游侠之士也。旅游于汝南，栖逆旅，时主人邓全宾家有女，姿容端丽，常为鬼魅之幻惑，凡所医疗，莫能愈之。覲时过友人饮，夜艾方归，乃憩歇于庭。至二更，见一人着白衣，衣甚鲜洁，而入全宾女房中。逡巡，闻房内语笑甚欢，不成寝，执弓矢于黑处，以伺其出。候至鸡鸣，见女送一少年而出，覲射之，既中而走。覲复射之，而失其迹。晓乃闻之全宾，遂与覲寻血迹，出宅可五里已来，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令人伐之，果见一蛇，雪色。长丈余，身带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宾遂以女妻覲。出《集异记》。

赵氏不知不觉自己跌倒地上断了气，那少年变成一条蛇，横冲直撞地离开了。王真就让女仆扶着赵氏的两腋让她站起来，一会儿赵氏也变成一条蛇，横冲直撞地一起离去。王真于是去追赶它，见它跟着先前跑出去的蛇一起进入华山，很久以后不见了。出自《潇湘录》。

朱 覲

朱覲，是陈蔡一带的游侠之士。到汝南旅游，住在客店里。当时主人邓全宾家有个女儿，容貌端庄美丽，曾被鬼魅所迷惑，给她治病的，没有人能治好她的病。朱覲有一次去朋友家喝酒，夜深了才回来，就在庭院里休息。到二更天时，看见一个人穿着白色衣服，衣服很是鲜亮整洁，却进入邓全宾女儿的房中。一会儿，就听见房内说笑很欢乐，朱覲睡不着觉，拿出弓箭藏在暗处，等他出来。等到鸡叫时，看见邓全宾的女儿送一个少年出来，朱覲射那个男子，被射中了

要跑。朱覲又射他，却不见了他的踪迹。天亮了才告诉邓全宾这件事，邓全宾就和朱覲寻找血迹，走出宅院大约五里，那血迹进入一个大枯树的洞里去。找人伐倒了树，果然看见一条蛇，白色。一丈多长，身上带着两支箭死了。店主家的女儿从此就像从前正常的时候了，邓全宾就把女儿嫁给了朱覲。出自《集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 山	秦 瞻	广州人	袁玄瑛	薛 重
顾 楷	树提家	隋炀帝	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贞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春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	无畏师
张 镐	毕乾泰	杜 _暉 海州猎人		

蒙 山

鲁国费县蒙山上有寺废久，民欲架堂者，辄大蛇数十丈长，出来惊人，故莫得安焉。出《异苑》。

秦 瞻

秦瞻居曲河彭星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脑中。蛇来，先闻臭气，便从鼻入，盘其头中，觉泓泓冷，闻其脑间，食声啞啞，数日出去。寻复来，取手巾，急缚口鼻，故不得入。积年无他，唯患头重。出《广古今五行记》。

广州人

广州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

蒙 山

鲁国费县蒙山上有个废弃很久的寺庙，百姓想在这里修建房屋，就有一条几十丈长的大蛇，出来吓吓人，所以就不能相安无事，不再修建了。出自《异苑》。

秦 瞻

秦瞻住在曲河彭星野，忽然有个像蛇的东西，突然进入他的脑子里。蛇来了，他先闻到臭气，蛇就从鼻孔进去，盘在他的头里，觉得像凉水一样冷飕飕的，听他脑袋里面，有咂咂吃东西的声音，几天后出去。不久又来了，这人拿来手巾，急忙地堵上口和鼻，所以不能再进到脑里。过了一年没有别的毛病，只是得了头重的病。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广州人

广州人一起在山中伐树，忽然看见石穴中有三个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汤始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出《续搜神记》。

袁玄瑛

吴兴太守袁玄瑛当之官。往日者问吉凶，曰：“法。至官当有赤蛇为妖，不可杀。”至，果有赤蛇在铜虎符石函上蟠，玄瑛命杀之，其后果为贼徐馥所害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薛重

会稽郡吏郿县薛重得假还家，夜至家，户闭，闻妇床上有丈夫眠声，唤妇，久从床上出来开户。持刀便逆问妇曰：“床上醉人是谁？”妇大惊愕，因且苦自申明，实无人。重家唯有一户，既入，便闭妇索。了无所见。见一蛇隐在床脚，酒醉臭，重斫蛇寸断，掷于后沟。经日而妇死，数日，重又死，后忽然而生。说始死，有人桎梏之，将到一处，有官寮问曰：“何以杀人？”重曰：“实不行凶。”曰：“尔云不杀者，近寸断掷著后沟，此是何物？”重曰：“正杀蛇耳。”府君愕然有悟曰：“我当用为神，而敢淫人妇，又讼人。”敕左右持来。吏将一人，著平巾幘，具诘其淫妄之罪，命付狱，重为官司便遣将出，重倏忽而还。出《广古今五行记》。

就拿出来煮它们。汤刚刚热，就听见树林中有像刮风下雨的声音。不

一会儿，有一条蛇有十围粗，四五丈长，径直走过来，从汤中衔着卵离开了，这几个人不久都死了。出自《续搜神记》。

袁玄瑛

吴兴太守袁玄瑛在要去上任做官时，到占卜者那里去问吉凶，占卜者说：“根据筮法的征象，到官任上会有红蛇做妖，不可杀蛇。”到了官任上时，果然有红色的蛇在铜虎符石匣上盘踞着，袁玄瑛命人杀了蛇，他后来果然被贼人徐馥所害。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薛重

会稽郡的小吏郧县人薛重请假回家，夜里到家。门关着，听到妻子的床上有男人睡觉的声音，召唤妻子，很久才从床上下来开门。薛重拿着刀就迎着问妻子说：“床上喝醉酒的人是谁？”妻子十分吃惊，便苦苦为自己申辩，真的没有人。薛重家只有一个门，进屋之后，就把妻子关起来搜索，却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条蛇隐藏在床脚，喝醉了酒满身臭味，薛重把蛇砍成一块块的，扔在屋后的沟里。过了一天妻子也死了，几天后，薛重也死了，后来忽然又活了。薛重说自己刚死的时候，有人给他上了枷锁，带到一个地方，有个官僚问他说：“为什么杀人？”薛重说：“我真的没有行凶。”又问：“你说没杀人，近来砍成一块块又扔到后沟里去的，那是什么东西？”薛重说：“那杀的是蛇。”府君愣了一下就明白了，说：“我准备让他成为神，他却敢去奸淫别人的妻子，又来告状。”命令身边的人把他捉来。小吏带着一个人，头上戴着平巾幘，详细地问了他奸淫和妄告的罪行，下令把他送到监狱里去，薛重被官衙很快打发出去，一下子就还阳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顾楷

陈时吴兴顾楷在田上树取桑叶，见五色大蛇入一小穴。其后蛇相次，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随，略有数百。楷急下树，看所入之处，了不见有孔。日暮还家，楷病口哑，不复得语。出《广古今五行记》。

树提家

隋绛州夏县树提家，新造宅，欲移入，忽有蛇无数，从室中流出门外，其稠如箔上蚕，盖地皆遍。时有行客云：“解符镇。”取桃枝四枚书符，绕宅四面钉之，蛇渐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并尽。令煎汤一百斛灌之，经宿，以锹掘之，深数尺，得古铜钱二十万贯。因陈破，铸新钱，遂巨富。蛇乃是古铜之精。出《朝野僉载》。

隋炀帝

《搜神记》：“蛇千年则断复续。”《淮南子》云：“神蛇自断其身而自相续。”隋炀帝遣人于岭南，边海穷山，求此蛇数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长可三尺，而色黄黑，其头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断其身者，则先触之令怒，使不任其愤毒，则自断为三四。其断之处，如刀截焉，见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则三四断稍稍自相就而连续，体复如故，亦似不相断。隋著作郎邓隆云，此灵蛇一类，自断，不必千岁也。出《穷神秘苑》。

顾 楷

南北朝陈国时，吴兴顾楷，在田里爬到树上桑摘叶，看见一条五色大蛇进入一个小洞。它后面的蛇都排着队，有的隔三尺有的隔五尺一个接一个跟随着，大约有几百条。顾楷急忙下树，看那蛇进去的地方，一点也看不见有孔洞。天黑回家，顾楷得了哑巴病，不再能说话。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树提家

隋代绛州夏县树提的家里，新建了一所住宅，准备搬进去住。忽然有无数条蛇，从屋里爬出门外，蛇多得像竹席上的蚕，把地上全都铺得满满的。当时有过路的客人说：“我懂得符镇。”就找来四根桃树枝写上符，绕着宅院四面钉上，蛇渐渐地退回去，桃符也移动着随着

蛇走。蛇进入堂屋的中心，有一个洞，像盆口那么大，蛇全都进入洞里。行客就让人烧一百斛开水灌进洞去，过了一宿，用铁锹挖那个洞，挖了几尺深，挖到二十万贯古铜钱。因为陈旧锈蚀了，就用这些古铜铸了新钱，于是成了大富户。蛇就是古铜的精灵。出自《朝野金载》。

隋炀帝

《搜神记》说：“蛇活上千年就能使断了的身子再接上。”《淮南子》里说：“神蛇能自己把身子弄断然后自己再把身子接上。”隋炀帝派人到岭南，跑到大海边和大山深处，多次去寻找这种蛇，带到洛阳。得到的蛇，大约三尺长，黄黑色，蛇头上有锦绣花纹，全身像金子那样的颜色，不会害人，知道吃肉。如果让它自己弄断自己的身子，就先撩拨让它发怒，使蛇愤怒得不能自制时，就会自己断成三四截。那断的地方，像刀割的一样，能看见它的皮、骨和肌肉的纹理，上面也有血。可是等时间一长愤怒过后，那三四段截断了的身子就稍微各自互相靠近而连接起来，身体又像从前一样，也像不曾断过一样。隋朝著作郎邓隆说，这是灵蛇一类，能自断身体，不一定是活了千年以上的。出自《穷神秘苑》。

兴福寺

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极壮丽，云是隋所制。贞观中，寺僧以其年纪绵远，虑有摧圯，即经费计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将毁撤。既启户，见有蛇万数，连贯在地，蛇蟠绕如积，摇首咭喙，若吞噬之状。寺僧大惧，以为天悯重劳，故假灵变，于是不敢除毁。出《宣室志》。

张骑士

张骑士者，自云，幼时随英公李勣渡海，遇风十余日，不知行几万里，风静不波。忽见二物黑色，头状类蛇，大如巨船，其长望而不极。须臾，至船所，皆以头绕船横推，其疾如风。舟人惶惧，不知所

抗，已分为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积。各自念云，彼人皆为此物所食。须臾，风势甚急，顾视船后，复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争食之状。二蛇放船，回与三蛇斗于沙上，各相蜿蜒于孤岛焉。舟人因是乘风举帆，遂得免难。后数日，复至一山，遥见烟火，谓是人境。落帆登岸，与二人同行，门户甚大，遂前款关。有人长数丈，通身生白毛，出见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才上船，未及开，白毛之士走来牵缆。船人人各执弓刀斫射之，累挥数刀，然后见释。离岸一里许，岸上已有数十头，戟手大呼。因又随风飘帆五六日，遥见海岛。泊舟问人，云见清远县界，属南海。出《广异记》。

兴福寺

长安兴福寺有个十光佛院，佛院的殿宇极其壮丽，说是隋朝时建造的。贞观年间，寺中和尚因为它年代久远，担心会毁坏和坍塌，就筹集经费计算人工，打算重新翻盖，就要拆毁旧院。打开门以后，看见有上万条蛇，在地上连在一起，蛇互相缠绕着像堆在一起似的，摇着头张着口，像吞吃东西的样子。寺中和尚非常害怕，认为是上天怜悯百姓过度劳累，所以假借灵物使人改变主意，因此也不敢再拆十光佛院了。出自《宣室志》。

张骑士

有个叫张骑士的人，他自己说，小时候跟着英公李勣渡海，遇上十多天的大风，不知走了几万里，才风平浪静了。忽然看见两个黑色的东西，头的样子类似蛇，像条大船那么大，它的身长远远望去看不到头。不一会儿，到了船边，都用头绕着船横着推进，快得像风一样。船上的人惶恐害怕，不知道如何抗拒，已经断定要被怪物吃掉，只是念佛要求快些死去。很久以后，来到一座山前，破船堆积在山下。船上的人各自揣测，那些人都是被这个怪物吃掉的。不一会儿，风吹得很急，回头看船后，又有三条大蛇，也追赶而来，就像争夺吃东西的样子。这两条蛇放开船，回头和三条蛇在沙地上斗了起来，各自在孤岛上屈曲盘旋着争斗。船上的人因此乘着风举起帆，才能够免除

灾难。往后几天，又到了一座山，远远看见烟火，以为是人生活的地方。落下帆登上岸，和两个人一起走，看见一个很大的门，就上前去敲门。有一个人身長数丈，浑身长着白毛，出来见了这两个人，捉住就吃了。一个人急忙跑回停船的地方，刚上了船，没等开船，那个浑身白毛的人就跑来抓住缆绳。这时，船上的人个个手拿弓刀又砍又射，连续挥舞了好几刀，然后船才被放开。离岸有一里多，岸上已出现了几十个白毛巨人，挥手大声呼叫。于是又随风飘着船走了五六天，远远看见一个海岛。停下船问居民，说看见清远县界，属于南海郡。出自《广异记》。

李崇贞

高宗光宅中，李崇贞任益州长史。厅前柑子树有一子如鸡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针。群官咸异之，方欲将进，久而乃罢。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长尺余，崇贞后竟以罪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又

连州见一柑树，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两头蛇。出《广古今五行记》。

马岭山

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黑蛇长丈余。须臾，二蛇斗，白者吞黑蛇，到粗处，口两噬皆裂，血流滂沛。黑蛇头入，啮白蛇肋上作孔，头出二尺余，俄而两蛇并死。后十余日，大雨，山水暴涨，漂破五百余家，失三百余人。出《朝野僉载》。

至相寺贤者

长安至相寺有贤者，自十余岁，便在西禅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贤者初修道时，蛇大一围，及后四十余年，蛇如堂柱。人蛇虽相见，而不能相恶。开元中，贤者夜中至佛堂礼拜，堂中

无灯，而光粲满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处，得径寸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贤者曰：“此夜光珠，当无价，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则贵，此乃蛇珠，多至千贯。”

李崇贞

唐高宗光宅年间，李崇贞担任益州长史。他的官厅前柑子树上结了一个像鸡蛋一样的果实，很晚才成熟，上面微微地有像针尖那么大的小孔。百官都对此感到诧异，本来要准备进献给皇上，时间一长就算了。于是剖开它，看到一条红斑蛇，长一尺多，崇贞后来竟然因犯罪而被处死。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又

在连州看到一棵柑子树，四月中旬，结了像拳头那么大的果实，剖开一看，里面有一只两头蛇。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马岭山

唐玄宗开元四年的六月，郴州马岭山旁边有条白蛇，长六七尺，还有条黑蛇长一丈多。不一会儿，两条蛇争斗起来，白蛇吞了黑蛇，吞到黑蛇身子粗的地方，白蛇口和咽的两侧都裂开了，血流得像下雨一样。黑蛇的头被吞，就咬白蛇的肋肉咬出了孔洞，头伸出白蛇的身子有二尺多长，不久两条蛇一块死了。又过了十多天，天下大雨，山水暴涨，冲毁了五百多户人家，失踪了三百多人。出自《朝野僉载》。

至相寺贤者

长安至相寺有个贤者，从十多岁起，就在西禅院修道。院中佛堂的座下，早就有一条蛇，贤者刚修道时，蛇有一围粗细，等到四十多年后，蛇就像堂柱那么粗。人蛇虽然互相见面，却不互相厌恶。开元年间，贤者夜里到佛堂做礼拜，堂中没有灯，可是满堂光亮灿烂，心

中觉得很奇怪。便在蛇出入的地方，得到一枚直径一寸的珠子。就到街市上抬高价钱出卖，希望遇上一个识货的人。几天后，有个胡人到市上来交易，出钱百万。贤者说：“这是夜光珠，应当是无价之宝，为什么出这样的价钱呢？”胡人说：“要是蚌珠就值钱了，这个是蛇珠，最多能卖一千贯钱。”

贤者叹伏，遂卖焉。出《广异记》。

李林甫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尝与过其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从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验。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此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庳，不可乘以过，遂易而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能毁焉。未几，林甫竟籍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出《宣室志》。

韦子春

临淮郡有馆亭，滨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数十拱，突然劲拔，阴合百步，往往有甚风迅雷，夕发其中。人望见亭有二光，对而上下，赫然若电，风既息，其光亦闭。开元中，有韦子春以勇力闻，会子春客于临淮，有人语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后一夕，遂有大风雷震于地，亭屋摇撼，果见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敛衣而下，忽觉有物蟠绕其身，冷如水冻，束不可解。回视，见二老在其身后。子春即奋身挥臂，^騞然有声，其缚亦解，遂归亭中。未几而风雨霁，闻亭中腥若鲍肆。

贤者完全信服了，就把珠子卖给了胡人。出自《广异记》。

李林甫

李林甫的宅院，就是从前李靖的宅子。有个叫泓师的人，因为道术闻名于睿宗皇帝当政时，曾经和人路过那所宅院，对人说：“以后有能住在这所宅院里的人，一定非常尊贵。”那以后很久都无人居住。开元年间，李林甫做了奉御官，就住进这里。有人告诉了泓师，泓师说：“真是神奇呀！我的话果然应验了。那个占据相位十九年、在天下被称为豪富显贵的人，就是这个人。虽然这样，我担心他改造中门，那么灾祸就来临了。”李林甫果然给唐玄宗做了丞相，倚仗权贵，很长时间以来为人民所怨恨。等到他当丞相末年，有人向他献上一匹好马，马很高，可是那个门又稍微矮了一点，不能骑着马通过，于是打算改造大门。拆毁了门檐以后，忽然有千万条蛇，出现在屋瓦中。李林甫憎恶这件事，就停下不再拆毁了。不久，李林甫竟然被没收了家产。从他开始做宰相到家产被没收，果然是十九年。出自《宣室志》。

韦子春

临淮郡有个馆亭，建在泗水边上。亭园有棵大柱子，柱周长几十斗拱，独立挺拔，亭阴能遮住百步方圆，常常有大风和迅雷，傍晚时出现在亭园中。有人远远看见亭园中有两道光，相对着上下跳动，清楚得像闪电一样，风停以后，那两道光也闭上了。开元年间，有个韦子春因勇力闻名于世，赶上韦子春客居在临淮，有人告诉他亭园里的怪事，韦子春说：“我能暗中观察一下。”于是带着衣服行李住在亭中以便偷看。后来一天晚上，就有大风雷震动地面，亭屋摇撼着，果然看见两道光照耀着亭园和屋宇。韦子春就整理衣服下了亭子，忽然觉得有个东西缠绕着他的身子，冷得像冰冻，勒得很紧解不开。回头看，看见两个老人站在他身后。韦子春就奋力挥臂，就听^驤的一声，他的束缚也解开了，就回到亭中。不久风住雨停，闻到亭中有腥气像卖鱼的铺子一样。

明日视之，见一巨蛇中断而毙，血遍其地。里人相与来观，谓子春且死矣。乃见之，大惊。自是其亭无风雷患。出《宣室志》。

宣州江

宣州鹤头镇，天宝七载，江水盛涨漫三十里。吴俗善泅，皆入水接柴木。江中流有一材下，长十余丈，泅者往观之，乃大蛇也。其色黄，为水所浮，中江而下。泅者惧而返，蛇遂开口衔之，泅者正横蛇口，举其头，去水数尺。泅者犹大呼求救，观者莫敢救焉。出《纪闻》。

李齐物

河南尹李齐物，天宝中，左迁竟陵太守。郡城南楼有白烟，刺史不改即死，土人以为常占。齐物被黜，意甚恨恨。楼中忽出白烟，乃发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寻烟出处，云：“白烟悉白虫，恐是大蛇。”齐物令掘之，其孔渐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瓮。命以镬煎油数十斛，沸则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动，经日方死。乃使人下堑塞之，齐物亦更无他。出《广异记》。

严挺之

严挺之为魏州刺史，初到官，临厅事。有小蛇从门入，至案所，以头枕案。挺之初不达，遽持牙笏，压其头下地。正立凝想，顷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术士所为，寻索

第二天一看，看见一条大蛇从中间断开死在那里，血流得遍地都是。乡里人一起前来观看，以为韦子春也快死了。却见到了韦子春，大家都大吃一惊。从此那个亭子没有了风雷的忧患。出自《宣室志》。

宣州江

宣州的鹤头镇，天宝七载，江水猛涨漫淹三十里。吴地习俗人人善于游泳，都入水捞取木材。江中流有一木材顺流而下，长十多丈，游泳的人去察看木材，竟是一条大蛇。他的颜色是黄的，被水漂浮着，在江的中间流下来。游水的人惊得往回返，蛇就张开口衔他，游水的人正好横在蛇口里，蛇抬起头，离水有几尺高。游水的人还在大声呼救，看到的人没有敢下水去救的。出自《纪闻》。

李齐物

河南府尹李齐物，天宝年间，被贬职担任竟陵太守。郡城南楼如果出现白烟，刺史不改换就会死去，当地人认为这是正常事。李齐物被贬谪，心里很是愤愤不平。楼中忽然出现白烟，他就发怒说：“我不怕死，神仙能把我怎么样？”派人寻找烟的出处，回来报告说：“白烟全是白蛇所为，恐怕是条大蛇。”李齐物下令掘蛇洞，那洞孔渐渐变大，洞中有条大蛇，身子像大坛子那么粗。李齐物命令用大锅烧几十斛油，油滚沸时就用来烧蛇。蛇刚开始时像雷吼叫一样，连城墙都震动了，过了一天才死。就派人去把洞塞死填平，李齐物也没再遇到什么意外。出自《广异记》。

严挺之

严挺之做魏州刺史，刚到任时，到厅堂去。有条小蛇从门进去，爬到桌子跟前，用头枕着桌子。严挺之开始不理睬，又急忙拿着象牙笏板，压住蛇头让它下去。正站着聚精会神地思考，不一会儿，蛇变成一张符。严挺之以为是术士干的事，寻找了一会儿

无获而止。出《广异记》。

天宝樵人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动摇，开视不得，方知为物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之。眩然迷闷，久之方悟。其人自尔半身皮脱，如白风状。出《广异记》。

无畏师

天宝中，无畏师在洛，是时有巨蛇，状甚异，高丈余，围五十尺，魁魁若。盘绕出于山下，洛民咸见之。于是无畏曰：“后此蛇决水渚洛城。”即说佛书义甚精。蛇至夕，则驾风露来，若倾听状。无畏乃责之曰：“尔蛇也，营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为将欲肆毒于世？即速去，无患生人。”其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

死焉。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宫庙，果无畏所谓决洛水湑城之应。出《宣室志》。

张 镐

洪州城自马瑗置立后，不复修葺。相传云：“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张镐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隅遇一大坎，坎中见二蛇，一白一黑，头类牛，形如巨瓮，长六十余尺，蜿蜒在坑中，其余小蛇不可胜数。遽以白镐，镐命逐之出，乃以竹箴缚其头，牵之。蛇初不开目，随牵而出。小蛇甚多，

什么也没找到就停止了。出自《广异记》。

天宝樵人

天宝年间，有个樵夫进山喝醉了，躺在山上，被大蛇吞吃了。那人稍微清醒了一点，奇怪身子在摇动，睁开眼什么也看不到，才知道是被动物吞到肚子里。便用砍柴刀划开动物的肚子，才能够出来。开始觉得眩迷憋闷，很久之后才清醒过来。那人从此半身的皮都脱落了，就像白风病的样子。出自《广异记》。

无畏师

天宝年间，无畏禅师在洛阳，这时有条巨蛇，样子很奇特，高一丈多，粗五十尺，很壮大雄伟的样子，盘绕着出现在山下，洛阳的百姓都看见过这条蛇。因此无畏禅师说：“以后这条蛇将掘开堤坝淹没洛阳城。”就讲说佛书中精深的法义。大蛇到了晚上，就驾着风和雨露前来，像是倾听的样子。无畏就责备它说：“你是蛇类，应当居住在深山中，那里本来就是你安身的地方，为什么想要对世人大肆毒害呢？快走开吧，不要危害活着的人了。”那条蛇听了这话，就俯伏在地上，像是有点惭愧的样子，不一会儿就死了。后来安禄山占据了洛阳，把宫室和庙宇全毁了。果然应了无畏禅师所说的掘开洛水淹没城市的话。出自《宣室志》。

张 镐

洪州城自从马瑗设立以后，没有人再修理改造过。相传说：“重修的人一定会死。”唐代宗永泰年间，张镐都督修理城墙，没有顾及那个传言。忽然城西北角外出现一个大地洞，洞中出现了两条蛇，一条白一条黑，头长得类似牛头，形状像个大坛子，身长六十多尺，屈曲盘旋在洞中，其余的小蛇数不胜数。急忙把这事报告给张镐，张镐命令把蛇赶出来，就用竹箴捆住蛇的头，牵着蛇。蛇开始时不睁开眼睛，随着牵引走出洞来。小蛇很多，

军人或有伤其小者十余头，然犹大如饮碗。二蛇相随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数丈，其龟皆走出上岸，为人所获，鱼亦鼓鳃出水，须臾皆死。后七日，镐薨。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二子相继而卒。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广异记》。

毕乾泰

唐左补阙毕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营生藏讫。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砖二万口。开藏欲修之，有蛇无数。时正月尚寒，蛰未能动，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尽，其蛇金色。泰自与奴开之，寻病而卒。月余，父母俱亡。此开之不得其所也。出《朝野僉载》。

杜 晔

殿中侍御史杜晔 尝使岭外，至康州，驿骑思止，白曰：“请避毒物。”于是见大蛇截道南出，长数丈，玄武后追之。道南有大松树，蛇升高枝盘绕，垂头下视玄武。玄武自树下仰其鼻，鼻中出两道碧烟，直冲蛇头，蛇遂裂而死，坠于树下。又见蜈蚣大如箬。牛肃曾以其事问康州司马狄公，狄公曰：“昔天宝四载，广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则得肉百二十斤。至广州市，有人笼盛两头蛇，集人众中言：‘汝识二首蛇乎？汝见二首蛇，则其首并出，吾今异于是，首蛇各一头，欲见之乎？’市人请见之，乃出其蛇。蛇长二尺，头

在首尾。市人伶者，常以弄蛇为业，每执诸蛇，

有的军人打伤了十多条小蛇，然而仍有喝水碗那么粗。两条大蛇跟着走进徐孺亭下的放生池里，池水有几丈深，池里的乌龟都跑到岸上来，被人们捉获，鱼也鼓着鳃浮出水面，不一会儿都死了。这以后第七天，张镐死了。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这两个人也接着死了。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广异记》。

毕乾泰

唐代左补阙毕乾泰，是瀛州任丘人。父母五十岁时，自己就预先营造好了墓穴。到了父亲八十五岁时，又自造了棺材，稍显高大了一点，于是嫌预选的墓小了，想再加两万块砖。打开墓穴准备修建，墓穴里有无数条蛇。当时是正月天气还冷，蛇蛰伏不能行动，把蛇取出扔到一个枯井中，那个空井还能容纳很多蛇，那些蛇都是金色的。毕乾泰亲自与仆人打开墓穴修建，不久就得病死了。一个多月后，他的父母也都死了。这是开墓穴开的地方不对的原因。出自《朝野僉载》。

杜 晔

殿中侍御史杜^晔曾经出使岭外，走到康州，驿卒停下来，对杜^晔说：“请躲避毒物。”于是看见一条大蛇横道向南面游去，长好几丈，一只龟在后面追蛇。道南有棵大松树，蛇爬到高枝上盘绕，垂下头看着龟，龟也从树下仰起鼻子，鼻子里冒出两股青烟，直冲向蛇头，蛇就身子裂开死去，掉到树下。又看见蜈蚣大得像一只风筝。牛肃曾用这件事去问康州的司马狄公，狄公说：“从前天宝四载，广府因为大海涨潮，漂上来一只死蜈蚣，割下蜈蚣的一只脚，就得到一百二十斤肉。到了广州市，看见有人用笼子盛着两个头的蛇，到了人多的地方说：‘你们认识两头蛇吗？你们看见的两头蛇，蛇的两个头并列生长，我现在的两头蛇和那种不一样，蛇的两端各有一个头，想看看这种蛇吗？’集市上的人请他把蛇拿出来看，他就拿出了蛇，蛇有二尺长，头长在首尾两端。市集中有个卖艺的人，常以玩蛇为职业，每每拿着各种蛇，

不避毒害。见两头蛇，则以手执之。蛇螫其手，伶者言痛，弃蛇于地。加药焉，不愈。其啮处肿，遂浸淫，俄而遍身。伶者死，身遂洪大，其骨肉皆化为水，身如贮水囊。有顷水溃，遂化尽。人与两头蛇失所在。”出《纪闻》。

海州猎人

海州人以射猎为事，曾于东海山中射鹿。忽见一蛇，黑色，大如连山，长近十丈，两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见蛇惊惧，知不免死，因伏念佛。蛇至人所，以口衔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遥至一山，置人于高岩之上。俄而复有一蛇自南来，至山所，状类先蛇而大倍之。两蛇相与斗于山下，初以身相蜿蜒，久之，口相噬。射士知其求己助，乃傅药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复射其目，数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衔大真珠瑟瑟等数斗，送人归至本所也。出《广异记》。

也不躲避毒害。看见了两头蛇，就用手拿过来。蛇咬了他的手，卖艺的人喊疼，把蛇扔在地上。给伤口上药，不能愈合。那被咬的地方肿了，就逐渐蔓延，一会儿全身都肿了。卖艺的人死了，身体肿得很大，他的骨肉都化成水，身体像个贮水的口袋。不多久水口袋破了口，就化光了。那个人和两头蛇也不见了。”出自《纪闻》。

海州猎人

海州有个人靠射猎来维持生活，曾在东海的山上射鹿。忽然看见一条蛇，黑色，大得像座小山，长大约有十丈，两个眼睛像太阳一样亮，从海里爬上山来。那人见了蛇很害怕，知道免不了一死，因而伏在地上念佛。蛇到了人呆的地方，用嘴衔着人和他的弓箭，渡海离开了。远远到了一座山，把人放在高岩上。不一会儿又有一条蛇从南面游来，到了山下，样子类似先前的蛇但是比先前的蛇大一倍。两条蛇在山下互相争斗，开始时把身子缠绕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互相用口咬。那个射手知道先前的蛇是请求自己帮助它，就准备好药箭，想射那条大蛇。大蛇原先就瞎了一只眼睛，那个人就又射它的另一只眼

睛，几支箭都射中了。过了很久，大蛇就死了，倒在地上。小蛇的头和尾巴全都碎了，却衔了大真珠和几斗绿色宝石送给他，还把那人送回原来的地方。出自《广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担 生 嵩山客 邓 甲 苏 闰
利州李录事 咎 老 冯 但 陆 绍 郑 翬
张蛩子 选仙场 狗仙山 李 黄

李舟弟

李舟之弟患风，或说蛇酒可疗，乃求黑蛇。生覆瓮中，加之曲蘖。数日，蛇声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须臾，悉化为水，唯毛发存之。出《国史补》。

担 生

昔有书生，路逢小蛇，因而收养，数月渐大。书生每自担之，号曰担生。其后不可担负，放之范县东大泽中。四十余年，其蛇如覆舟，号为神蟒，人往于泽中者，必被吞食。书生时以老迈，途经此泽畔，人谓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无往。”时盛冬寒甚，书生谓冬月蛇藏，无此理，遂过大泽。行二十里余，忽有蛇逐，书生尚识其形色，遥谓之曰：“尔非我担生乎？”蛇便低头，良久方去。回至范县，县令闻其见蛇不死，

李舟弟

李舟的弟弟得了头风病，有人说用蛇泡酒喝能治疗，就去捉来黑蛇。活着封在坛子里，坛中加进酒曲。好几天，蛇的叫声也没停，等到酒酿熟了，香气极浓烈，舀出一满碗酒喝。不一会儿，人就全化成水，只有毛发还在。出自《国史补》。

担 生

从前有个书生，路上遇到一条小蛇，便收养起来，几个月后渐渐长大。书生常常亲自挑着它，称它说“担生”。后来挑不动了，就把蛇放到范县东面的大泽之中。四十多年以后，那条蛇长得像倒过来的船一样，被人称为神蟒，凡是经过大泽的人，一定会被蛇吞吃。书生这时已年迈，走路经过这个大泽的旁边，有人对他说：“泽中有条大蟒蛇吃人，你不应该去。”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天气很冷，书生认为冬月蛇都冬眠，没有这个道理，就穿过大泽。走了二十多里，忽然有蛇来追赶，书生还认识那条蛇的样子和颜色，远远地对蛇说：“你不是我的担生吗？”蛇就低下头，很久才离开。回到范县，县令听说书生见到了蛇却没有死，

以为异，系之狱中，断刑当死。书生私忿曰：“担生，养汝翻令我死，不亦剧哉！”其夜，蛇遂攻陷一县为湖，独狱不陷，书生获免。天宝末，独孤暹者，其舅为范令。三月三日，与家人于湖中泛舟，无故覆没，家人几死者数四也。出《广异记》。

嵩山客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习业者也。初秋，避热于二帝塔下。日晚，于塔下见一大蛇长数丈，蟠绕塔心，去地十数丈。众骇而观之，一客曰：“可充脯食之厨。”咸和之，中一客善射。或曰：“大者或龙神，杀之恐为祸也。昼脯之膳，岂在此乎？不如勿为。”诸客决议，不可复止，善射发一箭，便中，再箭，蛇蟠解坠地，众共杀之。诸客各务庖事，操刀^划割者，或有入寺求柴炭盐酤者。其劝不取者，色不乐，遂辞而归。其去寺数里，时天色已阴，天雷忽起。其中亦有各归者，而数客犹在塔下。须臾，云雾大合，远近晦冥，雨雹如泄，飘风四卷，折木走石，雷霆激怒，山川震荡。数人皆震死于塔下，有先归者，路亦死。其一客不欲杀者，未到山居，投一空兰若。阖门，雷电随客入，大惧。自省且非同谋，令其见害，乃大言曰：“某不与诸人共杀此蛇，神理聪明，不可滥罚无辜！幸宜详审。”言讫，雷霆并收，风雨消歇。此客独存。出《原化记》。

认为很怪异，就把书生押到监狱里，定的刑罚是死罪。书生私下忿恨

地说：“担生，养活了你却反而让我死，不也太过分了吗！”那天夜里，蛇就把整个县城攻陷为湖泊，只有监狱没有陷落，书生得以免死。天宝末年，有个叫独孤暹的人，他的舅舅就是范县县令，三月三日这一天，和家里人在湖上划船，无缘无故船就翻了，家中有好几个人差点被淹死。出自《广异记》。

嵩山客

元和初年，嵩山上有五六个外地人，都是寄住在山上学艺的人。初秋的一天，他们在二帝塔下避热。天晚了，从塔下看见一条长几丈的大蛇，盘踞缠绕在塔心，离地有十几丈。大家都惊骇地观看着，有一个客人说：“这条蛇可以做成干肉吃。”其余的人全都附和它，其中一个客人善于射箭。有个人说：“蛇长得大的有的就是龙神，杀了它恐怕是件祸事。白天要吃干肉，难道偏用这条大蛇吗？不如不杀蛇。”大家已经决定了，不能再制止了。善于射箭的人射了一箭，就射中了，再射一箭，蛇就散开坠落在地上，大家一起上去杀了蛇。客人们各干各的厨房活，有的拿刀砍割，有的到寺里去要木炭、盐和酒。那个劝大家不要伤害大蛇的人，脸色很不高兴，就辞别大家回住处去。他离开寺几里路，这时已经阴天了，天上忽然响起雷声。其中也有几个回住处的，还有几个客人仍在塔下。不一会儿，云雾合在一起，远近都晦暗看不清楚，雨和冰雹从天上往下直掉，狂风四卷，折木走石，雷霆狂暴，山川震荡。那几个人都被震死在塔下。有提前回住处的人，也死在路上。其中那个说不要杀蛇的人，还没走到住处，就走进一座空庙。关上了门，雷电也随着他追进屋，那人心里很害怕。他自己明白并不是同谋，让蛇被害，就大声说：“我没有与其他人一起杀害这条蛇，神仙从道理上讲应当是聪明的，不能乱罚无罪的人！请你详细审察一下。”说完，雷霆停止了，风雨也停歇了。这个客人独自活了下来。出自《原化记》。

邓 甲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岩。峭岩者，真有道之士，药变

瓦砾，符召鬼神。甲精恳虔诚，不觉劳苦，夕少安睫，昼不安床。峭岩亦念之，教其药，终不成；受其符，竟无应。道士曰：“汝于此二般无分，不可强学。”授之禁天地蛇术，寰宇之内，唯一人而已。甲得而归焉，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能禁，甲因为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刖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飞篆字，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跣足攀缘，上其蛇堆之上，以青藤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继往，以至于尽。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其长尺余，懵然不去。甲令舁宰来，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缩难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长数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其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

时维扬有毕生，有常弄蛇千条，日戏于闾阖，遂大有

邓 甲

唐宝历年间，有个叫邓甲的人，侍奉茅山道士峭岩。峭岩，是个真正的有道之士，能够用药使瓦砾变化，写符招来鬼神。邓甲虔诚专一非常用功，不觉得劳累辛苦，晚上很少睡觉，白天也躺不下来。峭岩也很受感动，教他学习药法，始终学不成；教他学习符法，竟然不应验。道士说：“你对于这两样法术没有缘分，不能勉强学习。”就传授他禁制天地之间蛇类的法术，寰宇之内，只有他一个人懂得这种法术罢了。邓甲学会后往回走，走到乌江，忽然遇上会稽县宰被毒蛇咬伤了脚，他痛苦号叫的声音，惊动了街坊邻居。用了一切办法，都不能止住，邓甲于是为他治疗。先用符保住他的心脏，疼痛立刻止住，邓甲说：“必须招来咬人的那条蛇，让它收回脚上的毒，不这样做，脚就得砍去。”这条蛇怀疑有人禁制它，随后跑到数里之外。于是在桑林里修一座坛，宽四丈，把丹药洒在坛的四周，又写了篆字，召集

十里内的蛇。没过多久蛇就到了，堆积在坛上，高有一丈多高，不知道有几万条。后来的四条大蛇，各三丈长，粗壮像水桶一样，盘踞在蛇堆上面。这时方圆一百多步的草木，在盛夏季节都枯黄落叶。邓甲就光脚攀援，上到蛇堆的最上层，用一根青色的小竹棍敲着四条大蛇的头说：“派你们作了五种毒虫的主管，掌管界内的蛇，怎么能用毒去害人？用毒害人的蛇就留下，不是的就走开。”邓甲倒退着下来，蛇堆也倒塌了。大蛇先离开，小蛇跟着离开，以至于全走光了。只有一条小蛇，土黄色像根筷子，长一尺多，茫茫然没有离开。邓甲命令把县宰抬来，垂下脚，命令小蛇收他的毒。小蛇开始时一伸一缩像是很为难，邓甲又叱责蛇，像有什么东西催促着小蛇，小蛇的身子变得只有几寸长，有油脂从小蛇的背上流出来，不得已才张开口，向疮口吸毒。县宰觉得他的脑子里，有个东西像针一样往下走。小蛇就皮肤裂开成了一滩水，只有脊骨留在地下。县宰于是就没有了痛苦，他赠给邓甲很丰厚的钱物。

这时扬州有个毕生，经常玩千条蛇，天天在市区戏耍，于是大获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宅。甲后至浮梁县，时逼春。凡是茶园之内，素有蛇毒，人不敢掇其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之神术，敛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其术。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为水，余蛇皆毙。傥若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虺。甲后居茅山学道，至今犹在焉。出《传奇》。

苏 闰

俗传有媼姬者，嬴秦时，尝得异鱼，放于康州悦城江中。后稍大如龙，姬汲浣于江，龙辄来姬边，率为常。他日，姬治鱼，龙又来，以刀戏之，误断其尾，姬死。龙拥沙石，坟其墓上，人呼为掘尾，为立祠宇千余年。太和末，有职祠者，欲神其事，以惑人。取群小蛇，术禁之，藏祠下，目为龙子，遵令饮酒。置巾箱中，持诣城市。越人

好鬼怪，争遗之，职祠者辄收其半。开成初，沧州故将苏闰为刺史，心知其非，且利其财，益神之。得金帛，用修佛寺官舍。他日军吏为蛇啗，闰不使治，乃整簪笏，命走语姬，所啗者

资财，并且建了很大的府第。等他死后，他的儿子出卖那座府第，没办法处理那些蛇，便用钱帛找来邓甲。邓甲到了，给了他一张符，让那些蛇飞过城墙到外面去了，才卖掉了那座住宅。邓甲后来到了浮梁县，当时正是冬末春初的季节。整个茶园之内，平时就有毒蛇，人们不敢摘茶园的茶叶，因摘茶叶而死的已有几十人了。县城里的人知道邓甲的神术，收集了一些钱财，请邓甲除去这一祸害。邓甲站在坛上，招来蛇王。有一条大蛇像大腿那么粗，一丈多长，身上像彩绸一样灿烂，跟着的小蛇有一万多条。那条大蛇独自登到坛上，与邓甲较量法术。大蛇渐渐挺立起来，头高出地面好几尺，想超过邓甲的头。邓甲用手杖顶着帽子高过蛇头，蛇头困倦劳累，不能超过邓甲的帽子。大蛇就仆倒下来成了一滩水，其余的蛇也都死了。如果蛇头超过邓甲，就是邓甲化成水了。从此茶园就再也没有毒蛇了。邓甲后来住在茅山学道，至今还活着。出自《传奇》。

苏 闰

民间传说，有个老妇人，在秦始皇嬴政时，曾得到一条奇异的鱼，放到康州悦城江中。后来稍稍长大就像龙一样，老妇人在江边提水洗衣服，那条龙就来到老妇人的身边，这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后来有一天，老妇人收拾鱼，龙又来了，老妇人用刀逗龙玩，失手砍断龙的尾巴。老妇人死了。龙就拥起沙石，堆成坟墓，人们就称呼龙为“掘尾”，为它建庙宇已有一千多年。太和末年，有管理这个祠庙的人，想把这件事变得神秘起来，迷惑百姓。就捉来一群小蛇，用法术禁制住它们，藏在祠庙下面，看成龙子，训练它们遵令喝酒。放在毛巾盖着的箱子里，带着到城里集市去。越人喜好鬼怪，争着送他东西，管理祠庙的人只收半价。开成初年，沧州旧将苏闰任刺史，心里知道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认为这是个财路，更使这件事神秘起来。得到的钱财，用来修寺院和官舍。有一天军官被蛇咬了，苏闰不让治疗，却准备好冠簪和朝笏，命人跑去向老妇祷告，被咬的人

俄顷死，乃云，慢神罚也。愚民遽唱其事，信之益坚。尝有杀其一蛇，干于火，藏之。已而祠中蛇逾多，迄今犹然。出《岭南异物志》。

利州李录事

开成中，有陇西李生，为利州录事参军。居于官舍中，尝晓起，见蛇数百在庭，生大惧，尽命弃于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于庭，生益惧之，且异也，亦命弃去。后一日，群蛇又至，李生惊曰：“岂天将祸我乎？”戚其容者且久。后旬余，生以赃罪闻于刺史。遣吏至门，将按其罪，且闻于天子。生惶骇，无以自安，缢于庭树，绝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缢焉。于是其家僮震慑，委身于井者且数辈，果符蛇见之祸。刺史即李行枢也。出《宣室志》。

咎 老

长寿老僧^訾言，他时在衡山，村人为毒蛇所噬，须臾而死，发解，肿起尺余。其子曰：“咎老若在，当勿虑。”遂迎咎至。乃以灰围其尸，开四门。先曰：“若从足入，则不救矣。”遂踏步据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饭数升，捣蛇形诅之。忽蠕动出门，有顷，饭蛇引一蛇从死者头入，径及其疮，尸渐低，蛇缩而死，村人遂活。出《酉阳杂俎》。

不一会儿就死了，就说，这是怠慢了神灵的惩罚呀。愚昧的百姓急忙宣传这件事，更加坚定了对神龙的信仰。曾有人杀了其中的一条蛇，就在火上烤干了，把它藏起来。不久祠庙里的蛇更多了，到今天还是这样子。出自《岭南异物志》。

利州李录事

唐文宗开成年间，有个陇西人李生，任利州录事参军。居住在官舍里。曾经早起，看见几百条蛇在庭院里，李生十分害怕，就命令人全都扔到郊野外去。第二天早晨，群蛇又聚集在庭院里，李生更加害怕这件事，并且认为这件事很奇异，也命令人扔掉了。后来有一天，群蛇又来了，李生吃惊地说：“难道是天要降给我灾祸吗？”面容悲

戚，呆呆地过了很久。后来的十多天，李生以贪赃罪被刺史知道了，派官吏到李生家去，准备审查他的罪状，并且上报给皇上。李生惊慌害怕，没有办法自我安顿，就吊在庭院里的树上，勒断脖子死了。李生的妻子，觉得李生不该这样死，也自己上吊死了。于是李生家的僮仆也震惊害怕，投井自杀的也有好几个人，果然符合了蛇出现就带来灾祸的说法。刺史就是李行枢。出自《宣室志》。

咎 老

一个长寿老僧神侃道，从前在衡山，村里有个人被毒蛇咬了，不一会儿就死了，头发掉光了，身子肿起一尺多。他的儿子说：“咎老如果在，就不用担心了。”于是迎接咎老来到家里。咎老就用灰围着尸体，在灰圈上开了四道门。事先说：“如果从脚下走进灰圈，就没救了。”就踏着步子手握得紧紧的，很久蛇也不到，咎老大怒，就取出几升饭，捣弄成蛇形并诅咒它。那条用饭做的蛇忽然就蠕动着爬出门去，不一会儿，那条饭蛇引来一条蛇从死者的头部进入灰圈，径直爬到尸体肿起的地方吮吸，尸体渐渐消了肿，蛇蜷缩而死，那个村民就活了。出自《酉阳杂俎》。

冯 但

冯但者，常有疾，医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于疾减半。又令家人园中执一蛇，投瓮中，封闭七日。及开，蛇跃出，举首尺余，出门，因失所在。其过迹，地坟起数寸。出《酉阳杂俎》。

陆 绍

郎中陆绍言，尝记一人浸蛇酒，前后杀蛇数十头。一日，自临瓮窥酒，有物跳出，啗其鼻将落。视之，乃蛇头骨也。因疮毁，其鼻如削焉。出《酉阳杂俎》。

郑 翬

进士郑翬说，家在高邮，有亲表卢氏庄近水。其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电雨，发洪，数家陷溺无遗，唯卢宅当中，一家无恙。出《因话录》。

张蛩子

梓潼县张蛩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雋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为张蛩子，其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蛩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出《北梦琐言》。

冯 但

冯但，曾经有一次生了病，医生让他用蛇泡酒喝。开始喝了一瓮，病好了一半。又让家人从园子里抓了一条蛇，投入瓮中，封闭了七天。等到打开瓮口的时候，蛇跳了出来，抬起头有一尺多高，出门去，便失去了踪影。蛇经过的地方，地面隆起几寸高的小土堆。出自《酉阳杂俎》。

陆 绍

郎中陆绍说，曾记得有一个人泡蛇酒，前后杀了几十条蛇。一天，亲自到瓮前察看酒，有个东西跳了出来，咬中了他的鼻子快要掉下来了。看那东西，竟是蛇的头骨。他的鼻子便长了疮，坏掉了，像被削掉的一样。出自《酉阳杂俎》。

郑 翬

进士郑翬说，他家住高邮，有个表亲卢氏的住宅靠近水边。他的邻居好几家一起杀了一条白蛇，不久，忽然打雷打闪下大雨，爆发了洪水，那几家全都陷落沉没，只有卢氏的宅院在当中，一家人没有

出事。出自《因话录》。

张蠶子

梓潼县张蠶子神，神庙就在五丁拔蛇的地方。有人说，庙里的蛇神就是雋州张生养的蛇，因此为他建了祠庙。当时人称他叫张蠶子，庙里的蛇神很灵验。伪蜀王建，他的儿子名叫元膺，聪明渊博通达，骑马射箭没有比得上的。牙齿常露在外，常常用袖子遮着嘴，身边的人不敢仰视他。眼睛像蛇眼而且是黑色的，凶恶鄙陋轻慢，整夜不睡觉，竟因做了反叛的事被依法处死了。被处死的那天晚上，梓潼的庙祝，多次被蠶子指责，说：“我长久在川地，现在刚回来，为什么使庙宇荒芜肮脏到这个样子呢？”因此，蜀地人才知道元膺是庙蛇的精灵。出自《北梦琐言》。

选仙场

南中有选仙场，场在峭崖之下。其绝顶有洞穴，相传为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升。学道者筑坛于下，至时，则远近冠帔，咸萃于斯。备科仪，设斋醮，焚香祝数，七日而后，众推一人道德最高者，严洁至诚，端简立于坛上。余人皆褻袂别而退，遥顶礼顾望之。于时有五色祥云，徐自洞门而下，至于坛场。其道高者，冠衣不动，合双掌，蹑五云而上升。观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门而作礼。如是者年一两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选，忽有中表间一比丘，自武都山往与诀别。比丘怀雄黄一斤许，赠之曰：“道中唯重此药，请密置于腰腹之间，慎勿遗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怀而升坛。至时，果蹑云而上。后旬余，大觉山岩臭秽。数日后，有猎人，自岩旁攀缘造其洞，见有大蟒蛇，腐烂其间，前后上升者骸骨，山积于巨穴之间。盖五色云者，蟒之毒气，常呼吸此无知道士充其腹。哀哉！出《玉堂闲话》。

狗仙山

巴賈之境，地多岩崖，水怪木怪，无所不有。民居溪壑，以弋猎

为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测其所往。猎师纵犬于此，则多呼之不回，瞪目摇尾，瞻其崖穴。于时有彩云垂下，迎猎犬而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者呼为狗仙山。偶有智者，独不信之，遂继一犬，挟弦弧

选仙场

南中有个选仙场，场子在一个峭壁之下。峭壁的顶端有个洞穴，相传是神仙的洞府。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就选拔一个人上升到洞里去。学道的人就在峭壁下筑起一座坛。到了这个时间，远近的道士们，全都集中在这里。准备道场法事，安排斋台祭祷，烧香祷告。七天以后，大家推选出一位道行品德最高尚的人，整洁虔诚，端庄持重站在坛上。其余的人全都扯着他的衣袖告别退下，远远地顶礼望着他。这时有五色祥云，慢慢地从洞门飘下来，飘到坛场。那个道行高的人，衣冠不动，双手合掌，踩着五色祥云向上。观看的人无不流着眼泪鼻涕非常羡慕，望着洞口行礼。像这样的人每年有一两个。下一年有个道行高的人该入选飞升，忽然有个比丘是他的中表亲属，从武都山前来和他诀别。比丘怀带一斤多雄黄，赠送给他：“修道的人最重视这个药，请你悄悄地放在腰腹之间，千万不要丢失了它。”道行高的人很高兴，就带着雄黄升上坛去。到了时间，果然踩着云彩升上去。十多天以后，大家嗅到山岩一带有恶臭的气味。几天后，有个猎人，从山岩的边上攀援而上进入洞中，只见有一条大蟒蛇，在洞里已经腐烂，前前后后上升到洞里的人的骸骨，像小山一样堆积在大洞穴之间。原来，五色彩云，是大蟒的毒气，常用来吸取这些无知的道士填充蛇的肚子。可悲呀。出自《玉堂闲话》。

狗仙山

巴山夷水一带，石崖很多，水怪树怪等，什么都有。百姓居住在山溪沟壑之间，靠打猎为生。在一处嵌空的地方，有一个洞穴，居民不能预测那个洞通向哪里。猎人放猎狗到这个地方，就是多次招呼，狗也不回来，瞪着眼睛摇着尾巴，盯着看那石崖上的洞穴。这时就有

彩云从洞口飘下来，迎接猎狗升上洞去。像这样的事年年都有，爱好修道的人称呼这个地方叫狗仙山。偶然有聪明的人，单单不相信这事，就带一条狗，背着弓和箭

往之。至则以粗绳系其犬腰，系于拱木，然后退身而观之。及彩云下，犬萦身而不能随去，嗥叫者数四。旋见有物，头大如瓮，双目如电，鳞甲光明，冷照溪谷，渐垂身出洞中观其犬，猎师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复再见。顷经旬日，臭秽满山。猎师乃自山顶，缒索下观，见一大蟒，腐烂于岩间。狗仙山之事，永无有之。出《玉堂闲话》。

李 黄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瞥见一犍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求问，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所以市此耳。”又询可能再从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与钱帛，货诸锦绣，婢辈遂传言云：“且贷钱买之，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相还不负。”李子悦。时已晚，遂逐犍车而行。碍夜方至所止，犍车入中门，白衣姝一人下车，侍者以帷拥之而入。李下马，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云：“且坐。”坐毕，侍者云：“今夜郎君岂暇领钱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归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无交钱之志，然此亦无主人，何见隔之甚也？”侍者入，复出曰：“若无主人，此岂不可，但勿以疏漏为诮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见青服老女郎立于庭，相见曰：

到那里去。到了就用粗绳系着猎狗的腰，拴在大树上，然后就退回身子观看。等到彩云飘下来，狗被捆住不能随彩云上升，嗥叫了几次。接着就看见有个怪物，头像个大坛子，两眼像闪电，身上的鳞甲光亮耀眼，冷冷地反射照耀着溪流和峡谷，渐渐垂下身子出洞看那只狗。猎师在箭上涂了毒药射那怪物。射中以后，不再出现。过了十天，满山都是恶臭的气味。猎人就从山顶，垂下绳子下到洞口观看，只见一条大蟒蛇，在山岩之间腐烂了。狗仙山的事，再也没有了。出自《玉堂

闲话》。

李 黄

唐宪宗元和二年，陇西人李黄，是盐铁使李逊的侄子。因等待官员调动选拔，趁着闲暇时间来到长安东市，瞥见一辆小牛拉的车，几个女仆在车中买东西。李黄偷看车里，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美女，姿态优美有绝代美色。李黄上前询问，女郎的侍女说：“娘子是个寡妇，是袁氏的女儿，从前嫁到李家，现在身上穿的就是李家的丧服。正要脱下丧服，所以来买这些东西。”李黄又询问能不能再嫁人，侍女就笑着说：“不知道。”李黄于是拿出钱来给她买布，买了各种各样的丝织品，女仆就传话来说：“暂且借钱买这些东西，请跟我们到庄严寺左边的宅院中，把钱还给你，绝不欺骗你。”李黄很高兴。这时天已经晚了，就跟着牛车走，到夜间才走到住处。牛车进入中门，白衣美女一个人下了车，侍者用帷帐簇拥着她一起进到屋里去。李黄下了马，一会儿就看见一个侍者拿一个坐具走出来，说：“请先坐一会儿。”坐下以后，侍者说：“今天夜里你难道有时间取钱吗？不然，你在这里有主人吗？请暂且回到主人那里，明天早上来取也不算晚。”李黄说：“到现在没有让你们还钱的意思，可我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主人，为什么这样拒绝我呢？”侍者进去，又出来说：“如果此地没有主人，在这里又怎么不行呢？但请不要因为我们照料得不周到而笑话我们。”不一会儿侍者又说：“委屈你了。”李黄整理衣服走进来，看见一个穿青色衣服的老女人站在院子里，来相见说：

“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顷，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质皎若，辞气闲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谢曰：“垂情与货诸彩色，比日来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何？深忧愧。”李子曰：“彩帛粗缪，不足以奉佳人服饰，何敢指价乎？”答曰：“渠浅陋，不足侍君子巾帟。然贫居有三十千债负，郎君傥不弃，则愿侍左右矣。”李子悦。拜于侍侧，俯而图之。

李子有货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钱三十千。须臾而至，堂西间门，割然而开。饭食毕备，皆在西间。姨遂延李子入坐，转盼炫焕。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饭。食毕，命酒欢饮。一

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君且归，恐尚书怪迟，后往来亦何难也？”李亦有归志，承命拜辞而出。上马，仆人觉李有腥臊气异常。遂归宅，问何处许日不见，以他语对。遂觉身重头旋，命被而寝。先是婚郑氏女，在侧云：“足下调官已成，昨日过官，觅公不得，某二兄替过官，已了。”李答以愧佩之辞。俄而郑兄至，责以所往行。李已渐觉恍惚，祇对失次，谓妻曰：“吾不起矣。”口虽语，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大惊惧，呼从出之仆考之，具言其事。

“我是白衣女郎的姨娘。”请他到中庭坐下，不一会儿，白衣女子才出来，白色的裙子显得很洁净，皮肤像皎洁的月亮，说话和风度娴静雅致，与神仙比没什么两样。简略说了表示殷勤的话，轻飘飘地又进去了。她的姨娘也坐下并感谢说：“蒙你的好意，借给我们钱买了各种颜色的丝织品，前几天在街上买到的，都不如这些。可是，你借给我们的钱怎么办？我深感忧虑惭愧。”李黄说：“那些彩绸粗糙质量差，不足以用来给美女做衣服穿，怎么敢定价呢？”回答说：“她浅薄鄙陋，配不上你。可是我家贫穷有三十千钱的债务，你如果不嫌弃，她就愿意侍奉在你的身边。”李黄很高兴。拜到她的身边表示谢意，答应了她的要求并且计划这件事。

李黄有个商品交易场所，先前就在附近，于是派仆人去取来三十千钱。一会儿就送来了，堂屋西面房间的门，“哗”的一声打开了。饭食都准备好了，都在西间屋里。姨娘就请李黄入座，李黄用眼睛四下打量，屋子色彩鲜亮夺目。白衣女子接着到了，让她坐下，她给姨娘行了礼就坐下了，六七个仆人安排饭食。吃完后，又拿来酒欢畅地喝起来。一住就是三天，喝酒玩乐快乐到极点。第四天，姨娘说：“李郎君暂且回家去，恐怕尚书大人会怪你迟归，以后再往来又有什么难呢？”李黄也有了回家的想法，应承了姨娘的话告别出门。上了马，仆人只觉得李黄身上有一股特殊的腥臊气味。就回到家里，家里人问他这么多天不见到哪里去了，李黄用别的话对付过去了。这时，就觉得身体沉重脑袋眩晕，让人拿来被子就睡了。先前李黄娶妻郑氏，郑氏在他的身旁说：“你调官的事已经办成，昨天拜官，寻找你没找到，我的二哥代替你拜官，已经结束了。”李黄说一些惭愧的话。不

一会儿郑氏的哥哥来了，责问他前几天到哪里去了。李黄这时已经渐渐觉得精神恍惚，答话语无伦次，对他的妻子说：“我的身体起不来了。”口里虽然说着话，只觉得被里的身体渐渐消失了，揭开被子一看，空空的一汪水而已，只有头还在。家里的人大惊失色，叫来跟李黄出去的仆人询问，仆人把事情详细说了。

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有一皂荚树，树上有十五千，树下有十五千，余了无所见。问彼处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姓袁者，盖以空园为姓耳。”

复一说，元和中，凤翔节度李听，从子琯，任金吾参军。自永宁里出游，及安化门外，乃遇一车子，通以银装，颇极鲜丽。驾以白牛，从二女奴，皆乘白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琯贵家子，不知检束，即随之。将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贵人，所见莫非丽质，某皆贱质，又粗陋，不敢当公子厚意。然车中幸有姝丽，诚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乃驰马傍车，笑而回曰：“郎君但随行，勿舍去。某适已言矣。”琯既随之，闻其异香盈路。日暮，及奉诚园，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东，今先去矣。郎君且此回翔，某即出奉迎耳。”车子既入，琯乃驻马于路侧。良久，见一婢出门招手。琯乃下马。入座于厅中，但闻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马入安邑里寄宿。黄昏后，方见一女子，素衣，年十六七，姿艳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谕。及出，已见人马在门外。遂别而归。才及家，便觉脑疼，斯须益甚，至辰巳间，脑裂而卒。其家询问奴仆，昨夜所历之处，从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颇闻异香，某辈所闻，但蛇臊不可近。”举家冤骇，遽命仆人，于昨夜所止之处覆验之，但见枯槐树中，有大蛇蟠屈之迹。乃伐其树，发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数条，尽白，皆杀之而归。出《博异志》。

等到去寻找那所旧住宅，是个空园子。有一棵皂荚树，树上挂着十五千钱，树下堆着十五千钱，其他的什么也没看见。询问那个地方住的人，说：“常常有条巨大的白蛇在树下，再没有别的东西了。说是姓袁，可能是用空园当作自己的姓罢了。”

另一种说法是，元和年间，凤翔节度使李听，他的侄儿李琯，担任金吾参军。从永宁里出去游玩，等到了安化门外，就遇见一辆车

子。通身用银子装饰，特别鲜艳华丽。用一条白牛驾车，跟着两个女仆，全都骑着白马，穿的衣服也全是白的，而且姿态面貌温柔迷人。李琯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不知检点约束自己，就跟着那个车子走。天快黑了的时候，两个女仆说：“郎君是个贵人，看见的女子没有不天生丽质的，我们都是些低贱的人，又粗俗丑陋，不敢接受公子的深厚情意。可是幸亏车里有美女，你可要留心呀。”李琯就去恳求女仆，于是骑着马走在车旁。女仆笑着回头说：“你只要跟着走就行了，不要离开。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李琯随着车子走，闻到车子中异香满路。天黑时，到了奉诚园，两个女仆说：“娘子在这个园的东侧住，我们现在先走了。你暂且在这里稍等，我就出来迎接你。”车子进去以后，李琯就把马停在路边。过了很久，看见一个女仆出门招手。李琯就下马，进去坐在厅里，只闻到香气扑鼻，好像不是人世间所有的。李琯就让跟随的人马到安邑里去寄宿。黄昏以后，才看见一个女子，穿着白净衣服，年龄有十六七岁，姿容艳丽像神仙一样。李琯喜悦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等到他出门时，已经看见人马在门外等着他，就告别回家去了。刚到家，就觉得脑袋疼，不一会儿就越来越强烈。到了辰巳之间，脑袋裂开就死了。李琯的家人询问奴仆昨天夜里经过的地方，仆人们详细说了那件事，并说：“公子说闻到了异香，我们闻到的，只是蛇的臊味使人不敢接近。”全家人都觉得冤枉而且害怕，急忙命令仆人，到昨天夜里去过的地方再察看一下，只看见枯死的槐树中，有大蛇盘屈的迹象。就伐倒了那棵树，挖掘树下，大蛇已经消失了，只有几条小蛇，全是白色的，把小白蛇全杀死就回去了。出自《博异志》。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卫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贫民	番禺书生
郫县民	游邵	成 汭	孙光宪	朱汉宾
牛存节	水清池	王思同	徐 坦	张 氏
顾 遂	瞿塘峡	靳 老	景 焕	舒州人
贾 潭	姚 景	王 稔	安陆人	

僧令因

僧令因者，于子午谷过山，往金州。见一竹舆先行，有女仆服褰而从之。数日，终不见其人，令因乃急引帘窥之。乃一妇，人首而蛇身甚伟，令因甚惊。妇人曰：“不幸业重，身忽变化，上人何乃窥之？”问其仆曰：“欲送秦岭之上。”令因遂与诵功德，送及秦岭，亦不见妇人之首，而入林中矣。出《闻奇录》。

卫中丞姊

御史中丞卫公有姊，为性刚戾毒恶，婢仆鞭笞多死。忽得热疾六七日，自云：“不复见人。”常独闭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经十余日，忽闻屋中窸窣有声，潜来窥之，升堂，便觉腥臊毒气，开牖，已见变为一大蛇，

僧令因

令因和尚，从子午谷过山，到金州去。看见一个竹轿在前面行走，有个女仆穿着丧服跟着。好几天，始终看不见轿中的人。令因于是急忙掀起帘子暗中往里看，里面是个妇女，人头蛇身很是雄伟，令因很吃惊。那妇女说：“我不幸罪孽深重，身子忽然发生变化，上人你为什么偷看呢？”问她的仆人，仆人说：“准备送到秦岭上去。”令因

于是给她诵读功德经。一直送到秦岭，也没有再看见那妇女之首，就进到树林中去了。出自《闻奇录》。

卫中丞姊

御史中丞卫公有个姐姐，性格刚戾恶毒，仆人有不少被她鞭笞而死。忽然她得了热病六七天了，自己说：“不再见人了。”常独自一人关在屋子里，想来看望她的人，一定会受到她的责备怒骂。过了十多天，忽然听见屋里窸窣有声，有人暗中一看，走上堂屋，就感觉有腥臊毒气，打开窗户，看见她已变成一条大蛇，

长丈余，作赤斑色，衣服爪发，散在床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惊骇。众共送之于野，盖性暴虐所致也。出《原化记》。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余，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凿，忽堕深坑。蛰蛇如覆舟，小者与凡蛇等。其人初甚惊惧，久之稍熟。饥无所食，其蛇吸气，因亦效之，遂不复饥。积累月，闻雷声。初一声，蛇乃起首，须臾悉动，顷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复入。人知不害己，乃前抱其项，蛇遂径去。缘上白道，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于地而去。人往借问烽者，云是平州也。出《广异记》。

相魏贫民

相魏有贫民，□园荒地，见一大蛇，^鏹而杀之。寻见一大穴，穴中十余小蛇，又复杀而埋之，既毕归家。明日，有人持状诉论云：“被杀一家大小，埋在园中。”官捕获此人讯问，了然不伏。于园中验之，得一坑者，共十余人。但言：“昨打杀者十余条蛇，埋之于此，并不杀人，不知此祸何来。若为就决，实为大枉。”官疑之，勘本告者，寻觅无人，又令重就园，检验昨所埋之处，但见十余死蛇，不复见人，乃得免焉。出《原化记》。

长一丈多，身上是斑斑点点的红色，衣服和四肢头发，散落在床褥

上。那条蛇睁着一双生气的眼睛追赶人，一家人又惊又怕。大家就一起把蛇送到野外，这大概是性情暴虐所导致的结果吧。出自《原化记》。

蒲州人

有个蒲州人挖地打井，挖下去一丈多深，遇到一块方形石头而没挖到泉水。想搬去石头再继续挖，忽然掉到一个深坑中去。坑中冬眠的蛇像翻倒的船一样把他埋起来，小蛇与平常的蛇大小相等。那个人开始时很害怕，时间一长就稍微熟悉了。饿了没有吃的，那些蛇吸气，那个人便也效仿蛇吸气，于是就不再饿了。过了几个月，听到雷声。第一声雷，蛇就抬起来头了，一会儿全都动起来，不久全分散离开。大蛇在前面走，其他蛇一个挨一个出去了。那人知道蛇不会害自己，就上前去抱住一条蛇的脖子，那蛇就径直离开。经过的路上有一条白道，好像走了十里路，前面有烽火台，就把那人放在地上离开了。那人前去询问管烽火台的人，说这里是平州。出自《广异记》。

相魏贫民

相魏地方有个贫民，挖园里的荒地，看见了一条大蛇，用锄头把它杀死了。不久又看见一个大洞穴，穴中有十多条小蛇，又杀了并埋了起来，事后就回家了。第二天，有人拿着状子起诉说：“一家大小都被杀了，埋在园子里。”官府捉来这个贫民讯问，贫民明明白白地说不服气。到园中检验，找到一个坑，共十多人。那个贫民只说：“昨天打死了十多条蛇，埋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杀人，不知道这个灾祸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因此而判我死刑，实在是太冤枉。”官府对此事起了疑心，要核对一下原告人，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命令重新到园里去，检验一下昨天埋人的地方，只看见十多条死蛇，不再看见人了，于是贫民被免了刑罚。出自《原化记》。

番禺书生

有书生游番禺，历诸郡。经山中，见有气高丈余，如烟。乡人

曰：“此冈子蛇吞象也。”遂告乡里，振鼓叫噪，而蛇退入一岩谷中。经宵，乡里人各持甌瓮往，见一象尚立，而肌骨皆化为水。遂针破，取其水。里人云，此过海置舟中，辟去蛟龙。又有官人于南中见一大蛇，长数丈，径可一尺五寸。腹内有物，如楮橪之类，沿一树食其叶，腹中之物，渐消无所有。而里人云：“此蛇吞鹿，此木叶能消之。”遂令从者采其叶收之，归后，或食不消，腹胀，乃取其叶作汤饮之。经宵，及午不报。及撤被视之，唯残枯骸，余化为水矣。出《闻奇录》。

郾县民

郾县有民于南郭渠边得一小蛇，长尺余，剖剔五脏，盘而串之，置于火，焙之数日。民家孩子数岁，忽遍身肿赤，皮肤炮破，因自语曰：“汝家无状杀我，剖剔腹中胃，置于火上。且令汝儿知此痛苦。”民家闻之惊异，取蛇拔去划竹，以水洒之，焚香祈谢，送于旧所。良久，蜿蜒而去，儿亦平愈焉。出《录异记》。

游 邵

汝州鲁山县所治，即元魏时西广州也。今子城东南有妖神祠，其前庭广袤数百步，古老云，当时大毬场也。正门左右双槐各二十围，枝干扶疏，亦云当时植焉。至中和初岁，

番禺书生

有个书生到番禺游历，走遍了各个郡。经过山中的时候，看见有一股一丈多高像烟一样的气柱。乡里人说：“这是冈子上的蛇在吞吃大象。”于是遍告乡里，人们打鼓叫喊，蛇就退到一个山谷中去。过了一宿，乡里人各自带着甌和瓮前去。就见一只象还站立着，可是肌骨都化成水。就用针扎破，取里面的水。乡里人说，这种水在渡海的时候放在船里，能躲避蛟龙。又有一个官人在南中看见一条大蛇，长有好几丈，直径大约有一尺五寸。肚子里有个东西，像是棍棒槲子之类，顺着一棵树吃树叶，肚子里的东西，渐渐地消化没有了。乡里人

说：“这条大蛇吞吃了鹿，这种树叶能助消化。”于是命令跟从的人采下那树叶收藏起来。回家以后，有一次吃了饭消化不好，肚子胀，就拿出那树叶熬汤喝。过了一宿，到中午也没有反应。等到掀开被子看他，只剩下枯骨了，别的都成水了。出自《闻奇录》。

郫县民

郫县有个村民在城南的水渠边捉到一条小蛇，长一尺多，剖开肚子取出五脏，然后盘起来串上，放到火上，烘烤了好几天。村民家有个几岁的孩子，忽然全身红肿，皮肤起泡破裂，接着自语说：“你们家无缘无故杀了我，剖开并剔除肚子上的胃，还放到火上烤。且让你的儿子知道一下这种痛苦。”村民家里听了这话很惊异，取来蛇皮拔去钉的竹签，用水往蛇皮上洒，烧香祈祷道歉，送到捉蛇的地方。过了很久，那蛇弯弯曲曲地爬走了，孩子的病也好了。出自《录异记》。

游 邵

汝州鲁山县管辖的地方，就是北魏时期的西广州。现在子城东南有个妖神祠，祠庙前庭广袤有几百步见方。古时相传，这是当时的大毬场。祠的正门左右两边有两株槐树，各有二十围粗，枝干繁茂纷披，也说是当时栽种的。到了中和初年，

衅起东夏，郡邑骚然。刺史游邵，许将也，令属县伐木为栅以自固，虽桑柘梓楩，靡有子遗。将伐双槐，其夕，有巨蟒蟠于上，声若雷霆，目若飞星。镇将李璠主其事，璠武人也，闻之以为妖，且率徒亲斩之，下斧而流血雨迸，腥气薄人，亦心动而止。双槐至今尚存。原缺出处，明抄本作《三水小牋》。

成 汭

荆州节度使成汭领蔡州军，戍江陵，为节度使张璠谋害之，遂弃本都，奔于秭归。一夜为巨蛇绕身，几至于殒，乃曰：“苟有所负，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迨后招辑户口，训练士卒，移镇渚宫。寻受节旄，抚绥凋残，励精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

至万户，勤王奉国，通商务农，有足称焉。朝廷号北韩南郭。韩即华州韩建。成初姓郭，后归本姓。出《北梦琐言》。

孙光宪

孙光宪曾行次叙谷，宿于神山，见岭上板屋中，以木根为巨虺，前列香灯。因诘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杨守亮镇褒日，有一蛇横此岭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无数。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过尽，阻绝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虑其遗毒，然后方行。明年，杨伏诛。”出《北梦琐言》。

事端起于东夏，府县城里的人一片混乱。刺史游邵，是个受人赞许的将军，他命令所属县砍伐树木作成栅栏来保护自己，即使是桑柘梓楩等珍贵树木，也全都被砍了没有遗留。正准备砍一对槐树的时候，那天晚上，有条巨蟒盘踞在树上，发出的声音像雷霆一样，双眼像流星。镇守当地的将军李璠主持这件事，李璠是个武将，听说了这件事认为是妖怪作祟，就率领下属亲自杀蟒，斧子砍下去血流像大雨一样迸溅，腥气逼人，李璠也心中有所触动就停了手。那一对槐树到现在还活着。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自《三水小牋》。

成 洎

荆州节度使成洎统领蔡州军，戍守在江陵，被江陵节度使张璠所谋害，就抛弃了荆州，朝着柘旧奔去。一天夜里被一条巨蛇缠住了身子，几乎送了命，就说：“假如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是死是活全听你的。”一会儿，蛇也走开了。以后来招集人口，训练士兵，移镇渚宫。不久又受命节度使，安抚经受战乱的百姓，励精图治。第一年，居民只有十七家，到他治理末年达到一万户。为朝廷尽力，为国家奉献，通商事农，很有值得称道的。朝廷称为北韩南郭。韩就是华州韩建。成洎最初姓郭，后来才回复本姓。出自《北梦琐言》。

孙光宪

孙光宪曾经路过叙谷，住在神山，看见山岭上的板屋中，用树根

雕成一条大蛇，前面陈列着香和灯火。便问开店的老人说：“那是什么神？”老人说：“光化年间，杨守亮镇守褒地的时候，有一条蛇横在这山岭的路上，有七八尺高，不知道它的头尾在哪里，四面有无数小蛇簇拥着大蛇。每挪动一下蛇身，林中的树木就被压断一些，大约过了五天才过完，阻挡隔断了行旅客商。杨守亮便聚些干草在路上焚烧，担心有蛇留下的毒气，然后才开始通行。第二年，杨守亮被诛杀。”出自《北梦琐言》。

朱汉宾

梁贞明中，朱汉宾镇安禄之初，忽一日，曙色才辨，有大蛇见于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于壕南岸土地庙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双目如电，呀巨吻，以瞰于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数围，跨于羊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余尚蟠于庙垣之内。有宿城军校，卒然遇之，大呼一声，失魂而逝。一州惶惧，莫知其由。来年，淮寇非时而至，围城攻讨，数日不破而返。岂神祇之先告欤？出《玉堂闲话》。

牛存节

梁牛存节镇郢州，于子城西南角大兴一第。因板筑穿地，得蛇一穴，大小无数。存节命杀之，载于野外，十数车载之方尽。时有人云：“此蛇藪也。”是岁，存节疽背而薨。出《玉堂闲话》。

水清池

太原属邑有水清池，本府祈祷雨泽及投龙之所也。后唐庄宗未过河南时，就郡捕猎，就池卓帐，为憩宿之所。忽见巨蛇数头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红白色，遥见可围四尺以来，其长称是。猎卒齐彀弩连发，射之而毙。四山火光，池中鱼鳖咸死，浮在水上。猎夫辈共剖剥食之，其肉甚美。庄宗寻知之，于时谄事者，以为克梁之兆。有五台僧曰：“吾王宜速过河决战，将来梁祚，其能久乎？”

朱汉宾

梁贞明年间，朱汉宾镇守安禄的初期，忽然有一天，天色刚能分辨东西时，有条大蛇出现在城的西南方。蛇头枕在大城上，尾巴拖在护城河南岸的土地庙里，它的头大得像能盛五斗米的器具，双目像闪电一样，张开巨口，向城里看。蛇的身上不止有一百尺，大概有几围那么粗，横架在羊马城墙，和护城河上。其余部分还盘踞在庙墙之内。有个住在城下的军中副官，突然遇上了蛇，吓得大叫一声，丧魂落魄就死去了。一州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蛇的来由。第二年，淮地的盗匪不到秋收时令突然到了城下，围城攻讨，打了几天没有攻破城，就回去了。难道不是神灵预先发出的警告吗？出自《玉堂闲话》。

牛存节

梁牛存节镇守郢州，在内城的西南角兴建一座府第。因为筑墙穿地挖土，挖到一个蛇洞，洞里有无数大蛇小蛇。牛存节命令把蛇全杀死，运到野外去，用十几辆车才装运完毕。当时有人说：“这是蛇聚居的地方。”这一年，牛存节背上生了个疽疮死了。出自《玉堂闲话》。

水清池

太原的属城有个水清池，是本府祈祷求雨和投拜龙神的地方。后唐庄宗还没打过河南时，靠近郡城打猎，挨着水清池设立帐篷，作为休息住宿的地方。忽然看见有几条大蛇从洞穴中爬出来，都进到水清池里去了。过了很长时间，又有一条红白颜色的大蛇，远远看有四尺左右粗，长度与粗细很相称。打猎的兵卒们一起连发弓箭，把大蛇射死了。城四面的山出现火光，水清池里的鱼鳖都死了，浮在水面上。猎夫们就一起动手剥皮吃肉，味道很鲜美。庄宗不久也知道了这件事，当时有献媚讨好的人，认为这是打败梁国的预兆。有个五台山僧人说：“大王应该快些过河与梁国决战。将来的梁朝皇位，还能长久吗？”

此亦断白蛇之类也。出《北梦琐言》。

王思同

后唐少帝朝，清泰王起于岐阳，朝廷诏西京留守王思同统禁旅征之。王师西出之后，寻闻鬪垒，雍京僚属日登西楼，望其捷书。忽一日，官僚凭槛西向，见羊马城上有二大蛇，东西以首相向，为从者辈遥掷弹丸以警之。于时一人掷中东蛇之脑，蜿蜒然堕于墙下，挺然不动。使人视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于穴巢之间。识者窃议之曰：“潞王乙巳生，统帅王公亦乙巳生，俱为蛇相，今东蛇中脑而卒，岂非王师不利乎？”未逾旬日，群帅叛归潞王，思同腹心都将王彦晖已下，并投岐城纳款。同单马而遁，竟没于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出《王氏见闻》。

徐 坦

清泰末，有徐坦应进士举，下第，南游渚宫，因之峡州，寻访故旧，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憩琴书讫，忽见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惨之容。坦遂诘其由，樵夫濡睞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先遭沉痾，历年不愈。昨因入山采木，经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变，恐人惊悸，谓邻母曰：‘我之身已变矣，请为报夫知之。’及归语曰：‘我已弗堪也，唯尸在焉，请君托邻人舁我，置在山口为幸。’如其言，迁至于彼。逡巡，忽闻如大风雨声，众人这也是汉高祖斩白蛇一类的事啊。出自《北梦琐言》。

王思同

后唐少帝主持朝政的时候，清泰王在岐阳起兵反叛，朝廷下令让西京留守王思同统帅禁兵去征伐他。王师西征之后，不久就听说已经逼近叛军的营垒。留守京城的官僚们，天天登上西城门楼，盼望王思同的捷报。忽然有一天，官僚们凭着槛杆向西看，只见羊马城上有两条大蛇，一东一西蛇头相对，随从人员远远地扔弹丸给予警告。当时有一个人打中了东面那条蛇的脑袋，蛇就扭动着身子掉到羊马墙下，挺直着身子一动不动。派人去看那蛇，已经死了。西面那条蛇却慢慢

进入洞穴空隙之间。有明白的人私下议论说：“潞王是乙巳年出生，统帅王思同公也是乙巳年出生，都是蛇的属相，现在东面的蛇被打中脑袋死了，难道不是对王师不利吗？”还没过十天，王师方面的诸多将帅都背叛朝廷归顺了潞王。王思同的心腹将领王彦晖以下的人，一起投降到岐阳城。王思同单人一骑逃走，最后死在公事上。死蛇所显示的兆头，能不明白吗？出自《王氏见闻》。

徐 坦

清泰末年，有个徐坦参加进士考试，落榜了，向南到江陵去游玩，顺便到峡州，寻访老朋友。行旅途中住在富堆山下。有一个古店，这天晚上徐坦刚刚弹完琴写完字，忽然看见一个樵夫形貌枯瘦，脸色愁苦哀凄。徐坦于是询问他事情的缘由，樵夫眼里流着泪回答说：“我就是这个山里的居民，姓李名叫孤竹。有个妻子先前得了重病，一年多了也不见好。昨天我因为进山砍树，过了两晚没回家，妻子的身形忽然发生变化，担心惊吓了别人，就对邻居大娘说：‘我的身体已经变化了，请替我告诉丈夫让他知道。’等我回家又对我说：‘我已经不能忍受了，只有尸体还在，请你拜托邻居抬着我，放在山口处，就算是我的幸运了。’我照她说的做了，把她送到山口。不一会儿，忽然听见仿佛是大风雨的声音，众人

皆惧之。又言曰：‘至时速回，慎勿返顾。’遂叙诀别之恨。俄见群山中，有大蛇无数，竞凑其妻。妻遂下床，伸而复屈，化为一鳞，与群蛇相接而去。仍于大石上摔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种李氏在焉。出《玉堂闲话》。

张 氏

王蜀时，杜判官妻张氏，士流之子。与杜齐体数十年，诞育一子，寿过六旬而殁。泊殯于家，累旬后，方窆于外，启攒之际，觉其秘器摇动，谓其还魂。剖而视之，见化作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顷，徐徐入林莽而去。

又

兴元静明寺尼曰王三姑，亦于棺中化为大蛇。其杜妻，即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视听步履，皆不任持，张氏顾之若犬彘，冻馁而卒。人以为化蛇其应也。出《玉堂闲话》。

顾 遂

郎中顾遂尝密话，其先人尝宰公安，罢秩后，侨居于县侧荆江之壩。四面多林木芦荻，月夜未寝，徐步出门，见一条物，巨如椽，横于地。谓是门关，举足踢之，其物应足而起，自胸背至于腰下，缠缴数十匝，仆于地，懵无所知。

都很害怕。她又说：‘到时候赶快回去，千万不要回头看。’于是叙说永别的遗憾。不久就见群山之中，有无数条大蛇，争着凑到妻子的旁边。妻子于是下了床，伸开身子又一弯曲，也变成了一条大蟒蛇，与群蛇相接走开了。还在一块大石头上碰撞她的头，人的头骨迸碎了掉在地上。”到现在还有蛇种李氏的传说。出自《玉堂闲话》。

张 氏

后蜀王氏年间，杜判官的妻子张氏，是读书人家的女儿。和杜判官结婚几十年，生育了一个儿子，过了六十岁死了。等到在家里收殓好，几十天以后，才下葬在野外，出葬的时候，就觉得棺材在摇动，以为是张氏还魂了。打开一看，只见张氏变成了一条大蛇，盘绕弯曲着，全身的骨肉都散落了，不一会儿，那蛇就慢慢地爬进密林中去了。

又

兴元静明寺有个尼姑叫王三姑，也是在棺材里变成大蛇的。那个杜判官的妻子张氏，是因为她晚年不敬重丈夫，丈夫年老，视力听觉以及走路都有毛病，都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张氏像对猪狗一样对待他，任他受冻挨饿而死。人们认为变成蛇是她的报应。出自《玉堂闲

话》。

顾 遂

有个叫顾遂的郎中曾秘密地说过一件事，他的祖先曾经主管公安县，辞官以后，就客居在公安县边上的荆江岸边。住处的四面有很多树林和芦荻，一个月夜还未睡觉，慢慢地走出门外。看见有一个条形物，像个大椽子，横在地上。他以为是门上的横闩，就抬起脚来踢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顺着脚跳起来，从胸背一直到腰下，把顾遂缠绕了几十圈，顾遂仆倒在地，就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

其家讶其深夜不归，使人看之，见腰间皎晶而明，来往□于地上。逼而视之，见大蛇缠其身，解之不可。于是取利刃断其蛇，一段段置于地，弯弯然不展，缴勒闷绝，因而失暗，旬日而卒。出《玉堂闲话》。

瞿塘峡

有人游于瞿塘峡，时冬月，草木干枯，有野火燎其峰峦，连山跨谷，红焰照天。忽闻岩崖之间，若大石崩坠，^鞀 磕然有声。遂驻足伺之，见一物圆如大困，□至平地，莫知其何物也。细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验之，乃蛇吞一鹿，在于腹内。野火烧然，堕于山下。所谓巴蛇吞象，信而有之。出《玉堂闲话》。

靳 老

恒州井陘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有毒蛇据之，能伤人，里民莫敢至其所。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忽闻风雨声，乃上一孤石望之，见一条白蛇从东而来，可长三丈，急上一树，蟠在西南枝上，垂头而歇。须臾，有一物如盘许大，似虾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树下，仰视，蛇垂头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澧州有鸱^鸱 雏，为蛇所吞。有物如虾蟆，吐白气直冲，坠而致死，得非靳老所见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出《北梦琐言》。

他的家人惊讶他深夜不归，派人去看他，只见他的腰里皎洁明亮，在

地上来回滚动。走近一看，只见一条大蛇缠着他的身子，不能解开。于是拿来锋利的刀砍断了蛇，一块块地放在地上，他还是弯着身子伸展不开，被缠绕勒得气闷昏死过去，接着就说不出来话，十天后就死了。出自《玉堂闲话》。

瞿塘峡

有人在瞿塘峡游玩，当时是冬月，草木都干枯了，有野火在山峰上燃烧，连着山烧过山谷，红色的火焰照亮了天空。忽然听见在岩石山崖之间，像有大石头崩裂落地，轰隆隆互相碰撞着发出声音。就停下脚步去察看，看见一个圆圆的像圆形谷仓的东西，滚落在平地上，没有人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仔细地观察它，竟是一条蛇。就剖开查它，原来是蛇吞吃了一只鹿在肚子里。野火燃烧，掉在山下。人们所说的“巴蛇吞象”，确实会有这样的事。出自《玉堂闲话》。

靳老

恒州井陘县丰隆山西北一个很长的山谷中，有毒蛇盘踞在那里，能伤人，乡里百姓没有敢到那里去的。有个叫靳四翁的采药人进入北山，忽然听到有刮风下雨的声音，就登上一个孤石向远处望去，只见有一条白蛇从东面爬来，大约三丈长，急急地爬到一棵树上，盘踞在西南方的树枝上，垂着头歇着。一会儿，有一个东西像盘子那么大，样子像是蛤蟆，颜色像烟熏的一样，褐土色，用四个脚跳着，到了大蛇盘踞的树下，抬起头来看，大蛇就垂着头死了。从此蛇妖的事就没有了。从前澧州有鸛鵒的雏鸟，被蛇吞吃了。有个像蛤蟆的东西，直冲着蛇吐出白气，蛇从树上掉下来死了，难道不是靳老所看见的东西吗？凡是有毒物一定有能克制它的东西，大概是天意吧。出自《北梦琐言》。

景焕

景焕为壁州白石县令，行陟巴岭，峻险万仞。约七八程，达玉女庙，或有巨虺横亘其前，径可七八尺，鳞甲不啻开扇许大，头尾垂在

山下，唯闻折木，震响山谷。童仆辈尽股栗惊骇，莫能前进。于是旦驻山穴，因登高望之，竟目方见其尾。欲谓之龙，龙之行动，必有风雨随之，其日清明，方见是蛇也。因知吞舟之鱼，翳天之鸟，虫禽之绝大者，信有之焉。出《野人闲话》。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灊山，见大蛇，击杀之。视之有足，甚以为异，因负之出。将以示人，遇县吏数人于路，因告之曰：“我杀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见，曰：“尔何在？”曰：“在尔前，何故不见。”即弃蛇于地，乃见之。于是负此蛇者皆不见，人以为怪，乃弃之。案此蛇生不自隐其形，死乃能隐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穷者。出《稽神录》。

贾 潭

伪吴兵部尚书贾潭，言其所知为岭南节度使，获一橘，其大如升。将表上之，监军中使以为非常物，不可轻进。因取针微刺其蒂下，乃蠕而动，命破之，中有小赤蛇长数寸。出《稽神录》。

姚 景

伪吴寿州节度使姚景，为儿时，事濠州节度使刘金，

景 焕

景焕任壁州白石县令，步行登上巴岭山，山岭险峻高万仞。走了约七八程路，走到了玉女庙，这时有巨蛇横在他面前，直径大约七八尺，身上的鳞甲不止有展开的扇子那么大，头和尾巴都垂在山下，只听见树木折断的声音，在山谷之中震响。僮仆们全都吓得两腿颤抖，不能走路。因此大白天停在山洞里休息，接着又登上高处看那条蛇，目光的尽头才看见蛇的尾巴。想叫它龙，但龙的行动必然有风和雨伴随着，那天天气晴朗，才看见是蛇。由此可知，能吞掉小船的大鱼，翅膀能遮蔽天空的大鸟，爬虫类飞禽类中长得极大的，确实是存在

的。出自《野人闲话》。

舒州人

舒州有个人进入灊山，看见一条大蛇，就打死了它。看那条蛇长着脚，他对此觉得很奇异，便背着蛇出了山。准备把蛇带给大家看，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县吏，就告诉他们说：“我杀的这条蛇有四只脚。”县吏们都看不见他，说：“你在哪里？”回答说：“就在你们眼前，为什么看不见我？”就把蛇扔到地上，才看见了他。因此背着这条蛇的人谁都看不见。人们认为这是件怪事，就扔掉了蛇。据考查，这条蛇活着时不能隐藏自己的身形，死后却能隐藏人的身形。这种道理是不能彻底弄明白的。出自《稽神录》。

贾 潭

伪吴国兵部尚书贾潭，说他的一个朋友是岭南节度使，曾得到一个橘子，橘子像升那么大。准备写篇表文把橘子献给皇上，监军中使认为这是不寻常的东西，不能轻易地献上去。于是拿过针来稍微刺橘子的蒂下，竟然能蠕动，让人切开橘子，里面有条几寸长的小红蛇。出自《稽神录》。

姚 景

伪吴国寿州节度使姚景，在小时候，事奉濠州节度使刘金，给使厩中。金尝卒行至厩，见景方寝，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出入两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见。金由是骤加宠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出《稽神录》。

王 稔

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罢归扬都，为统军。坐厅事，与客语，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发视，唯一蝙蝠飞去。其年，稔加平章事。出《稽神录》。

安陆人

安陆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游齐安，遂至豫章。恒弄蛇于市，以乞丐为事。积十年余，有卖薪者，自鄱阳来，宿黄倍山下，梦老父云：“为我寄一蛇与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观步门卖薪将尽，有蛇苍白色，盘于船中，触之不动。薪者方省向梦，即携之至市，访毛生，因以与之。毛始欲振拨，应手啮其乳，毛失声颠仆，遂卒，食久即腐坏，蛇亦不知所在焉。出《稽神录》。

在马厰中干活。刘金曾经突然走到马厰，看见姚景正在睡觉，有两条小红蛇在姚景的脸上戏耍，从两个鼻孔中进进出出。很长时间后姚景醒了过来，小蛇就不见了。刘金从此就特别宠信姚景，提拔了他，并把女儿嫁给他，姚景最后终于做了大官。出自《稽神录》。

王 稔

伪吴国寿州节度使王稔，罢官回到扬州，做统军官。坐在厅事中，和客人说话，忽然有一条小红蛇从屋顶掉到地上，对着王稔盘踞着。王稔让人用器具盖住小蛇，很久以后打开看，只有一只蝙蝠飞走了。那一年，王稔被委任兼作平章事。出自《稽神录》。

安陆人

安陆县有个姓毛的人，喜欢吃毒蛇，常用酒把蛇吞下肚。曾经到齐安游玩，又到了豫章。经常到集市上玩蛇，靠当乞丐过日子。这样生活了十多年，有个卖烧柴的人，从鄱阳县来到这里，住在黄倍山下，梦见一个老人说：“替我送一条蛇给江西玩弄蛇的毛生。”于是到豫章观步门卖柴，快要卖光时，有一条苍白色的蛇，盘在船上，触一下它也不动。卖柴的人才想起以前做的梦，就携带着蛇到集市上去，寻找毛生，接着把蛇给了毛生。毛生刚想拨弄蛇，蛇就咬中了他的乳房，毛生失声跌倒，就死了。尸体一顿饭的工夫就腐烂变坏，蛇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出自《稽神录》。

太平广记

(第十二册)

中華書局

卷第四百六十 禽鸟一

凤鸾附

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鸾

鹤

徐 爽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裴 沆

鹄

苏 琼

鹦鹉

张 华 鹦鹉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

鹰

楚文王 刘 聿 邺郡人

鹞

魏公子

鹞

宝观寺 落雁殿

凤鸾附

旃涂国

周时，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以五色玉为饰，驾以赤象。至京师，育于灵禽之苑，饮以琼浆，饴以云实。二物皆出《上元经方》。凤初至之时，毛色未彪发。及成王

凤鸾附

旃涂国

周朝时，旃涂国进献了一只凤雏，把它装载到华贵的车子里，车子用五色玉石装饰，用红色的大象拉车。到了京城，把凤雏养在珍禽的园子里，给它喝美酒，吃云实，两种东西都出自《上元经方》上记载的秘方。凤雏刚到的时候，毛色不太鲜亮焕发。等到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之后，文彩炳耀，中国飞走之类，不复喧鸣，咸服神禽之远至。及成王崩，冲天而去。出《拾遗录》。

凤凰台

凤骨黑，雄雌旦夕鸣各异。皇帝使伶伦制十二箫写之，其雄声，其雌音。乐有《凤凰台》。此凤脚下物如白石者，凤有时来仪，候其所止处，掘深三尺，有圆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出《酉阳杂俎》。

元庭坚

唐翰林学士陈王友元庭坚者，昔罢遂州参军，于州界居山读书。忽有人身而鸟首，来造庭坚，衣冠甚伟，众鸟随之数千，而言曰：“吾众鸟之王也，闻君子好音律，故来见君。”因留数夕，教庭坚音律清浊，文字音义，兼教之以百鸟语。如是来往岁余。庭坚由是晓音律，善文字，当时莫及。阴阳术数，无不通达。在翰林，撰《韵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坚亦卒焉。出《纪闻》。

睢阳凤

贞元十四年秋，有异鸟，其色青，状类鸬鹚，翔于睢阳之郊，止丛木中。有群鸟千类，俱率其类，列于左右前后，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是鸟每飞，则群鸟咸噪

到泰山封禅，在社首山举行封禅仪式以后，毛色变得光彩鲜亮。中原本地的飞禽走兽，不再喧闹鸣叫，都臣服于从远方而来的神鸟。等到

周成王死了，凤直冲云霄飞走了。出自《拾遗录》。

凤凰台

凤凰的骨头是黑色的，雄的和雌的在早晨和夜晚的叫声各不相同。皇帝让乐官制造了一支十二个孔的管乐器“龠”，来模仿雌雄凤凰鸣叫的声音，于是就有了《凤凰台》这支乐曲。这种凤凰脚下有一种好像白石头的东西，凤凰有时停下，找到它站立过的地方，挖掘三尺深，能找到一块像卵石一样的圆石，纯白色，吃了它能让人心神安定。出自《酉阳杂俎》。

元庭坚

唐代翰林学士陈王的朋友元庭坚，从前被免去遂州参军的官职后，就在州界的山上住着读书。一天，忽然有一个人身鸟头的人鸟，来拜访元庭坚，仪表端正神态庄严，有几千只鸟跟着他。他说：“我是鸟类之王，听说你喜欢音律，所以来见你。”便留下住了好几个晚上，教元庭坚音律的清浊，文字的音义，同时教给元庭坚百鸟的语言。他们就这样来往了一年多，元庭坚因此通晓音律，善写文章，当时的人们没有能比得上的。至于天文、阴阳、术数等学问，也没有他不精通的。后来，元庭坚在翰林院撰写了《韵英》十卷，没等推广施行，西京就被安禄山叛军占领了，不久元庭坚也死了。出自《纪闻》。

睢阳凤

唐朝贞元十四年秋天，有一只异鸟，羽毛是绿色的，样子类似于斑鸠或喜鹊，在睢阳城郊飞翔，有时落在丛林之中。这时有一大群鸟，大约有一千多个种类，都由每个种类的头领率领着，排列在那只异鸟的周围，这些鸟每天早晚都把各自衔来的虫子和谷物献给这只鸟吃。这只鸟每次起飞，群鸟全都鸣叫着

而导其前，咸翼其旁，咸拥其后，若传唤警卫之状。止则环而向焉，虽人臣侍天子之礼，无以加矣。睢阳人咸适野纵观，以为羽族之灵

者。然其状不类鸾凤，由是益奇之。时李翱客于睢阳，翱曰：“此真凤鸟也。”于是作《知凤》一章，备书其事。出《宣室志》。

鸾

尧在位七年，有鸾鹖岁岁来集，麒麟游于泽薮，鸱枭逃于绝漠。有折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重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飞。能搏逐猛虎，使妖灾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留重明之集。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户牖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刻画为鸡于户牖之上，此遗像也。出《拾遗录》。

鹤

徐 爽

晋怀帝永嘉中，徐爽出行田，见一女子，姿色鲜白，就爽言调。女因吟曰：“畴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伫。如何遇良人，中怀邈无绪。”爽情既谐，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饮食而多鱼，遂经日不返。兄弟追觅，至湖边，见与女相对坐。

在它的前面做向导，有的像翅膀飞在它的两旁，有的跟在它的后面，像仆从和警卫一样簇拥在它的周围。这只鸟停下来时，群鸟全都头朝它围成一圈，即使臣子侍奉天子的礼节，也不能超过这群鸟了。睢阳城的人都到野外去观看，认为这只鸟是飞禽类中通灵的鸟。可是它的样子不像鸾鸟和凤凰，因此大家更是对它感到惊奇。当时李翱在睢阳做客，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凤鸟啊。”于是撰写了《知凤》这篇文章，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出自《宣室志》。

鸾

尧在位七年，有鸾鸟和一种鹖鸟年年来集会，麒麟在沼泽中游

玩，鸱枭等凶恶的鸟逃到大漠深处。有个折支国，进献了一种叫“重明”的鸟，又名“重睛”。是说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仁，重明的样子像鸡，叫声像凤鸣，经常脱落羽毛，用肉翅飞翔。它能搏逐猛虎，使妖灾不能对人类造成伤害，要给它饮用琼膏。重明有时一年来好几次，有时几年也不来一次。百姓没有谁不打扫干净门户，来准备迎接重明的到来。老百姓有的雕刻木头，有的熔铸金属，制造成这种鸟的样子，放在大门和窗户之间，则能使各种鬼怪自然退避躲藏起来。现在的人们每年正月的第一天，都在门窗之上刻鸡画鸡，就是那时候传下来的重明的形象。出自《拾遗录》。

鹤

徐 爽 鹄

晋怀帝永嘉年间，徐爽出外打猎，看见一个女子，姿色鲜白，走过来与徐爽说话调笑。女子吟诗道：“畴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伫。如何遇良人，中怀邈无绪。”徐爽同她情意相投，高兴地请她来到一所房屋里。女子准备了饮食大都是鱼，徐爽就整天不回家。他的兄长追寻他，来到湖边，看见他与一个女子相对坐着。

兄以藤杖击女，即化成白鹤，翻然高飞。爽恍惚年余乃差。出刘敬叔《异苑》。

乌程采捕者

隋炀帝大业三年，初造羽仪，毛氅多出江南，为之略尽。时湖州乌程县人身被科毛，入山捕采，见一大树高百尺，其上有鹤巢养子。人欲取之，其下无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树。鹤知人必取，恐其杀子，遂以口拔其毛放下，人收得之，皆合时用，乃不伐树。出《五行记》。

户部令史妻

唐开元中，户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骏马，

恒倍刍秣，而瘦劣愈甚。以问邻舍胡人，胡亦术士，笑云：“马行百里犹倦，今反行千里余，宁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无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时，试还察之，当知耳。”令史依其言，夜还，隐他所。一更，妻起靓妆，令婢鞍马，临阶御之。婢骑扫帚随后，冉冉乘空，不复见。令史大骇，明往见胡，瞿然曰：“魅信之矣，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归堂前幕中，妻顷复还，问婢何以有生气，令婢以扫帚烛火，遍然堂庑，令史狼狈入堂大瓮中。

他哥哥用藤杖打那个女子，女子就变成了一只白鹤，向高空飞走了。徐爽回去后精神恍惚一年多才好。出自刘敬叔《异苑》。

乌程采捕者

隋炀帝大业三年，下令制造仪仗中以羽毛装饰的旌旗，所用羽毛大多出自江南，为此差不多将鸟羽搜罗光了。当时有个湖州乌程县的人，身上披着羽毛伪装，进山去捕鸟。他看见一棵一百尺高的大树，树上有个鹤巢，里面有大鹤在养育幼鹤。这个人要捉鹤拔取羽毛，可是树的下部没有枝茎，树高上不去，便拿着斧子砍伐大树。鹤知道人一定要捉到它取毛，恐怕人们会杀害幼子，就用嘴拔下身上的羽毛扔下来。人拾起羽毛，全都合乎标准，就不再伐树了。出自《五行记》。

户部令史妻

唐代开元年间，户部令史的妻子长得很美，得了被鬼魅蛊惑的病，而他却不知道。他家有匹骏马，总是喂给加倍的草料，反而越来越瘦弱。他去请教邻住的一个胡人，这个胡人也是个占卜术士，笑着说：“马行百里尚且疲倦，现在行了一千多里，能不瘦吗？”令史说：“从来就很少骑它出入，家里又没有别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胡人说：“你每次入宫值班，你妻子夜间就出去了，你却不知道。如果不信，到你再去值班的时候，试着回家观察一下，就知道了。”令史照着胡人说的话，夜间回到家，隐藏在别的屋里。到了一更天，妻子起身梳洗打扮，让女仆给马备上鞍子，走上台阶骑上马。

女仆骑扫帚跟随在后面，逐渐升空而去，消失在夜色中。令史非常害怕，天亮以后去见胡人，吃惊地说：“鬼魅蛊惑的事我相信了，怎么办呢？”胡人让他再观察一个晚上。这天夜里，令史回家后隐藏在堂前的幕布中，妻子不一会儿就又回来了，问女仆为什么有生人的气味，她让女仆把扫帚点上火，把堂下四周的屋子都检查了一遍。令史狼狈地钻进堂上的大瓮里。

须臾，乘马复往，适已烧扫帚，无复可骑，妻云：“随有即骑，何必扫帚。”婢仓卒，遂骑大瓮随行。令史在瓮中，惧不敢动。须臾，至一处，是山顶林间，供帐帘幕，筵席甚盛。群饮者七八辈，各有匹偶，座上宴饮，合昵备至，数更后方散。妇人上马，令婢骑向瓮，婢惊云：“瓮中有人。”妇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骑瓮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见人，但有余烟烬而已，乃寻径路，崎岖可数十里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行乞辛勤，月余，仅得至舍。妻见惊问之久何所来，令史以他答。复往问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复去，可遽缚取，火以焚之。”闻空中乞命，顷之，有苍鹤堕火中，焚死，妻疾遂愈。出《广异记》。

裴 沆

同州司马裴沆尝说，再从伯自洛中，将往郑州，在路数日，晓程偶下马，觉道左有人呻吟声，因披蒿莱寻之。荆丛下见一病鹤，垂翼俯啄，翅下疮坏无毛，且异其声。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谓曰：“郎君少年，岂解哀此鹤邪？若得人血一涂，则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劲，然须

不一会儿，他妻子骑着马又要出去，因为刚才已经把扫帚烧了，女仆再没有可骑的了。妻子说：“随便有个什么东西都可以骑，何必一定要扫帚。”女仆仓促之中，就骑上大瓮跟着走了。令史在瓮里，吓得不敢动。不一会儿，到了一个地方，是一座山顶的树林中间，地上架设有帐幕，摆着丰盛的酒席。一起喝酒的有七八个人，各自都带有一个伙伴，坐下来喝酒欢宴，关系融洽亲昵到了极点，喝了几个更次才

散席。妇人骑上马，让女仆去骑瓮，女仆吃惊地说：“瓮里有人！”妇人喝醉了，让女仆把人推到山下去，女仆也醉了，把令史推出坛子。令史不敢说话，女仆就骑着瓮走了。令史等到天亮，看不见一个人了，只有剩余的冒着烟的灰烬。令史就寻找路径下山，山路崎岖大约走了几十里才到山口。令史问路上的人这里是什么地方，回答说是阆州，离京城有一千多里。令史一路上像乞丐一样辛苦，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里。妻子一见，吃惊地问他为什么离家这么久，是从哪里回来的，令史编造谎话回答了妻子。令史又去找那个胡人，求他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胡人说：“鬼魅已经成了气候，等它再出去的时候，可以突然捉住它捆上，用火烧死它。”令史照着他的话做了，就听见空中有乞求饶命的声音，不一会儿，有一只苍鹤落在火中，被烧死了，妻子的病跟着也好了。出自《广异记》。

裴 沆

同州司马裴沆曾经说，他父亲的堂兄裴某从洛阳出发去郑州，在路上走了好几天。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偶尔下马歇息，听到路旁有人呻吟的声音，于是分开蒿草寻找。在荆棘丛中看见一只病鹤，垂着翅膀耷拉着嘴，翅膀下面生疮腐烂，患处的毛已脱落，并且它叫的声音也很奇异。这时忽然有个穿白衣服的老人，拄着拐杖从几十步外走来，对裴某说：“郎君是年轻人，难道懂得怜悯这只鹤吗？如果能得到人的血给鹤涂上，它就能飞走了。”裴某是个很懂事理的人，性情高逸，急忙说：“请刺我臂上的血，没问题的。”老人笑着说：“你的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但必须

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卢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岂能至洛中，干胡卢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访胡卢生，具陈其事，且拜祈之。胡卢生初无难易，开襟，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授针刺臂，滴血下满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尽涂其鹤，复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随行。才数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芜狼藉。裴渴甚，求浆，老人指一土瓮：“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瓮中，有一杏核，一扇如

笠，满中有浆，浆色正白，乃力举饮之，不复饥渴，浆味如杏酪。裴知隐者，拜请为奴仆，老人曰：“君有世间微禄，纵住亦不终其志。贤叔真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裹一襖物，大如合，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鹤损处毛已生矣。又谓裴曰：“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情，且以酒色诫也。”裴复还洛中，路阅其所持，将发之，襖四角各有赤蛇出头，裴乃止。其叔得信，即开之，有物如干大麦饭升余。其叔后因游王屋，不知其终。裴寿至九十七。出《酉阳杂俎》。

是三世为人的人，这样的人血才能用。你前世不是人，只有洛阳的胡卢生，三世是人。你这次出行，如果不是有急事，难道不能到洛阳，去面见胡卢生吗？”裴某欣然返回，不到两宿，到了洛阳，就去拜访胡卢生，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恳切请他帮助。胡卢生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打开包袱，取出一个石头盒子，大小约有两个指头。他接过针刺破手臂，将血滴满一盒，交给裴某说：“不必多说了。”裴某赶到遇见鹤的地方，老人已经等在那里，高兴地说：“你真是个守信用的人。”就让他把血全涂到那只鹤的伤口上，又邀请裴某说：“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太远，可以去少呆一会儿。”裴某觉得这老人不是个平常的人，称他为老伯，就跟着他去了。走了几里路，来到一个庄园，竹篱芭茅草屋，庭院长满荒草。裴某觉得很渴，向老人要水喝，老人指着一个用土做的神龛说：“这里面有一点浆液，可以取出来喝。”裴某看那神龛里，有一枚杏核，像斗笠一样，里面装满浆液，浆液的颜色是纯白的，裴某用力举起神龛把浆液喝了，不再饥渴，浆液的味道像杏酪。裴某知道老人是个隐居的高人，行礼请求做他的仆人。老人说：“你在人世上还有点官禄，即使跟着我隐居也不会坚持到底。你的叔叔是个真正得道的高人，我很早就和他有所交往，这些你自然不会知道。现在我有一封信给他，交给你一定能送到。”于是包装好一个包裹，大小形状像个盒子，并告诫他不要私自打开看。又领着裴某看那只鹤，鹤受损的地方已经长出新毛。他又对裴某说：“你刚才喝了杏浆，会成为整个家族最长寿的人，并且不能接近酒色。”裴某又回到洛阳，路上看着他拿的小包裹，想打开看看，小包的四角各有一条小红蛇露出头来，裴某便停下手没有打开。他的叔叔接到信，就把包裹打开来看，里面有一升多像是干大麦饭粒的东西。他的叔叔后来

便游历到王屋山了，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裴某活了九十七岁。出自《酉阳杂俎》。

又

李相公游嵩山，见病鹤，亦曰须人血。李公解衣即刺血。鹤曰：“世间人至少，公不是。”乃令拔眼睫，持往东都，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视，乃马头也。至东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驴马，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鹤之意，老翁笑，下驴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涂鹤，即愈，鹤谢曰：“公即为明时宰相，复当上升。相见非遥，慎无懈惰。”李公谢，鹤遂冲天而去。出《逸史》。

鹄

鹄生百年而红，五百年而黄，又五百年而苍，又五百年为白，寿三千岁矣。出《述异记》。

苏 琼

晋安帝元兴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对，然目不干色，曾无秽行。尝行田，见一女甚丽，谓少年曰：“闻君自以柳季之俦，亦复有桑中之欢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动色，后复重见之，少年问姓，云：“姓苏名琼，家在涂中。”遂要还尽欢，从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雌白鹄。出刘义庆《幽冥录》。

又

李相公当初在嵩山游玩，看见一只病鹤，也说须要人血治疗。李相公解开衣服就要刺血。鹤说：“世上真正的人很少，您不是人。”就让他拔下自己的眼睫毛，拿着睫毛到东都洛阳去，只要把眼睫毛拿到眼前对着人看，就知道谁是真正的人了。李公半路上用这方法看自己，竟然是个马头。到了东都洛阳，遇见的人不少，全都不是人，都是些猪狗驴马。最后遇到一个老人是人。李公向他说了病鹤的意思，

老人笑了，下驴来露出手臂刺血。李公得到老人的血，用血涂到鹤的伤处，鹤马上就好了。鹤感谢他说：“你将要治世的宰相，又将羽化飞升天界。我们相见的日子不会太远，你一定不要懈怠。”李公表示感谢，鹤就冲着天空飞走了。出自《逸史》。

鹄

天鹅出生一百年，毛色变为红色，五百年后变成黄色，再过五百年变成灰白色，再过五百年变成白色。天鹅的寿命是三千岁。出自《述异记》。

苏 琼

晋安帝元兴年间，有一个人年龄二十多岁，还没结婚，可是他眼睛不看女色，也没有淫秽的行为。一天他曾经去打猎，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女子。女子对他说：“听说你认为自己是柳下惠那样的人，又怎能懂得私奔幽会的快乐呢？”说着女子便唱起歌来，少年稍微有点动心，后来又见到这个女子，少年就问女子的姓名。女子说：“我姓苏名琼，家就在路边。”于是邀请少年回家尽情欢乐。少年的堂弟突然走过来，用木杖打那女子，女子就变成一只雌性白天鹅。出自刘义庆《幽冥录》。

鹦鹉

鹦鹉能飞，众鸟趾，前三后一，唯鹦鹉四趾齐分。凡鸟下脸向上，独此鸟两脸俱动，似人目。出《酉阳杂俎》。

张 华

张华有白鹦鹉，华行还，鸟辄说僮仆善恶。后寂无言，华问其故，鸟云：“见藏瓮中，何由得知？”公时在外，令唤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宜出户。”强之至庭，为鸱所攫，教其啄鸱喙，反而获免。出《异苑》。

鹦鹉救火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日，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出《异苑》。

雪衣女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不离屏帟间。上命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数遍

鹦鹉

鹦鹉能够飞翔，别的鸟类的脚趾，三个在前，一个在后，只有鹦鹉是四个脚趾一齐分开。凡是鸟类都是下眼皮向上动，只有鹦鹉能上下眼皮都能活动，像人的眼睛一样。出自《酉阳杂俎》。

张 华

张华有只白色的鹦鹉，他每次外出回来，鹦鹉就向他讲述仆人的善恶。后来又不说了，张华问它是什么缘故，鹦鹉说：“我被藏在瓮里，怎么能够知道仆人的善恶呢？”张华有一次在屋外，让人去叫鹦鹉出来，鹦鹉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恶梦，不宜到门外去。”勉强让它到了庭院，就被鸚鸟捉住，急忙教鹦鹉啄鸚鸟的嘴，才免于死。出自《异苑》。

鹦鹉救火

有只鹦鹉飞落在别的山上，山里的飞禽走兽都很尊重它。鹦鹉心里想，这里虽然快乐却不能久住，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山上燃起大

火，鹦鹉远远地看见了，就跳进水里沾湿羽毛，飞去洒向大火。天神说：“你虽然有救火的好意愿，但你认为这种做法值得一提吗？”鹦鹉回答说：“虽然知道没有用，可是我曾经在这座山上侨居过，山上的禽兽都很善良，全都像我的兄弟一样，我不忍心看它们被烧死。”天神赞美鹦鹉并受到感动，就替它将山火扑灭。出自《异苑》。

雪衣女

唐玄宗天宝年间，岭南进献了一只白鹦鹉，养在皇宫里。时间长了，鹦鹉很聪明，能理解人的话语。宫里的人，上到贵妃，都称呼鹦鹉为“雪衣女”。鹦鹉的性情非常温顺驯服，所以宫人们常常放开它，任其吃喝飞鸣，可是它总也不离开屏风和帐幕之间。皇上让人把近代词臣的文章念着教给它，几遍后

便可讽诵。上每与嫔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鸩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难，有祈禳者。上与贵妃出游别殿，贵妃置鹦鹉于步辇上，与之同去。既至，命从官校猎于前，鹦鹉方嬉戏殿槛上。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瘞于苑中，立鹦鹉冢。开元中，宫中有五色鹦鹉，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试牵御衣，辄瞋目叱之。岐王文学熊延景，因献《鹦鹉篇》，上以示群臣焉。出《谭宾录》。

刘潜女

陇右百姓刘潜家大富，唯一女，初笄，美姿质。继有求聘者，其父未许。家养一鹦鹉，能言无比，此女每日与之言话。后得佛经一卷，鹦鹉念之，或有差误，女必证之。每念此经，女必焚香。忽一日，鹦鹉谓女曰：“开我笼，尔自居之，我当飞去。”女怪而问之：“何此言邪？”鹦鹉曰：“尔本与我身同，偶托化刘潜之家，今须却复本族，无怪我言。人不识尔，我固识尔。”其女惊，白其父母，父母遂开笼，放鹦鹉飞去，晓夕监守其女。后三日，女无故而死，父母惊哭

不已。方欲葬之，其尸忽为一白鹦鹉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它就能背诵。皇上常和嫔妃及各位王爷下棋玩，皇上的棋稍呈败势，左右的人呼唤雪衣女，它一定会飞到棋盘上，鼓动翅膀搅乱棋局。有时还啄嫔妃和诸王爷的手，使他们不能抢到好的棋路。一天早晨，雪衣女飞到贵妃的镜台上，说道：“雪衣女昨天夜里梦见被老鹰捉住，我的性命就要结束了吗？”皇上让贵妃教给它念《多心经》，此后它记得特别熟练，昼夜不停地念，像是害怕遭受灾祸，进行祈祷以求免灾。皇上与贵妃到别的宫殿游玩，贵妃就把鹦鹉放在辇车上，和她一起去。到了以后，皇上命令随从官员围栏猎取野兽，鹦鹉这时正在宫殿的栏杆上嬉戏游玩。一瞬间有一只鹰飞来，捕杀了鹦鹉。皇上和贵妃，长久地为它叹息，就令人把鹦鹉埋在宫苑中，立起一座“鹦鹉冢”。开元年间，皇宫里有一只五色鹦鹉，能说话并且很聪明。皇上让侍从试着牵扯自己的衣服，那只鹦鹉就瞪起眼睛叱责他们。岐王府的文学侍从熊延景，便写了文章《鹦鹉篇》献上，皇上把文章交给群臣欣赏。出自《谭宾录》。

刘潜女

陇右百姓刘潜家特别富有，只有一个女儿，刚刚十五岁，长得很美。不断有人来向刘家求婚，她的父亲都没有答应。家里养了一只鹦鹉，擅长说话，这个女孩每天都与鹦鹉说话。后来得到一本佛经，鹦鹉念佛经，有时念错了，女孩一定纠正它。每当念佛经时，女孩一定要烧香。忽然有一天，鹦鹉对女孩说：“给我打开笼子，你自己来住，我应当飞走了。”女孩奇怪地问它：“为什么这么说呢？”鹦鹉说：“你本来和我同是一类，偶然托生到刘潜的家里，现在应该回到原来的种族之中，不要怪我说这样的话。别人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个女孩很吃惊，把这事告诉了父亲，父母就打开笼子，放鹦鹉飞走了，开始从早到晚守着女儿。又过了三天，女孩无缘无故就死了，父母吃惊地哭泣不止。正要埋葬女儿的时候，女儿的尸体忽然变成一只白鹦鹉飞走，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出自《大唐奇事》。

鷹

楚文王

楚文王好猎，有人献一鷹。王见其殊常，故为猎于云梦。毛群羽族，争噬共搏，此鷹瞪目，远瞻云际。俄有一物鲜白，不辨其形。鷹便竦羽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堕地。度其羽翅，广数十里，时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鹏雏也。”出《幽明录》。

刘 聿

唐永徽中，莱州人刘聿性好鷹，遂于之罘山悬崖，自缢以取鷹雏。欲至巢而绳绝，落于树歧间，上下皆壁立，进退无据。大鷹见人，衔肉不敢至巢所，遥放肉下，聿接取肉喂鷹雏，以外即自食之。经五六十日，雏能飞，乃裂裳而系鷹足，一臂上系三联，透身而下，鷹飞，掣其两臂，比至涧底，一无所伤，仍系鷹而归。

邺郡人

薛嵩镇魏时，邺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来告于邺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邺人家所育鷹隼极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后有东夷人见者，请以缯百余段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

鷹

楚文王

楚文王喜好打猎，有人献给他一只鷹。文王见这鷹与普通的鷹不一样，所以带它到云梦一带打猎。一般的飞禽走兽，争着捕捉猎物，只有这只鷹瞪着眼睛，远远地望着天边的云。不久有一个鲜亮的东西出现在天空，分辨不出它的形状。这只鷹就振动翅膀升上天空，快得

像闪电一样。不一会儿，羽毛像下雪一样飘落下来，血像下雨一样洒落下来，有只大鸟掉到地上。估计这只大鸟的翅膀，展开有几十里宽。当时有见识广博的君子说：“这是大鹏的雏鸟啊！”出自《幽明录》。

刘 聿

唐高宗永徽年间，莱州人刘聿喜好饲养猎鹰，于是到之罘山的悬崖上，自己拴好绳子下山崖去捉雏鹰。当他快到鹰巢时绳子断了，他掉在树杈间，上下都是直立的石壁，没有办法爬上或爬下。大鹰看见人，衔着肉不敢到巢里去，远远地放下肉。刘聿取过肉来喂雏鹰，剩下的就自己吃了。过了五六十天，雏鹰能飞翔了，刘聿就撕开衣服系在鹰的脚上，另一端系在自己的胳膊上，系了三根布绳，然后纵身跳下悬崖。雏鹰飞起来，拉起他的两只手臂，等落到山涧底部，一点也没有受伤。他仍旧系着鹰回家去了。

邺郡人

薛嵩镇守魏州时，邺郡有个喜好养育鹰隼的人。有一天，有人带着一只鹰来面见这个邺郡人，邺郡人就买下了鹰。这只鹰非常威武英俊，邺郡人家里饲养的鹰隼很多，但没有一只能比得上它的。他常把这鹰架在胳膊上游玩，不离开手。后来有个东夷人看见了这鹰，愿意用一百多段丝织品换取它。邺州人说：“我正考虑这件事，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那个人说：

“此海鵀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邺城南放之，可以见其用矣。”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邺人遂持往，海鵀忽投陂水中，顷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尽，自是邺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邺人讯其事，邺人遂以海鵀献焉。出《宣室志》。

鵀

魏公子

魏公子无忌曾在室中，读书之际，有一鸠飞入案下，鹞逐而杀之。忌忿其鸷戾，因令国内捕鹞，遂得二百余头。忌按剑至笼曰：“昨杀鸠者，当低头伏罪；不是者，可奋翼。”有一鹞俯伏不动。出《列异传》。

鹞

宝观寺

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鹞集重阁，每有鸽数千。鹞冬中每夕，即取一鸽以暖足，至晓，放之而不杀。自余鹰鹞，不敢侵之。出《朝野金载》。

落雁殿

唐太宗养一白鹞，号曰将军，取鸟，常驱至于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返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出《朝野金载》。

“这是一只海鹞，擅长克制蛟螭的祸害，你应当到邺城南去放飞它，就能看到它的用处了。”很早以前邺城南的池塘中就有一只蛟，经常给人带来祸患，邺郡百姓受到蛟的祸害有好多年了。邺郡人就带着这只海鹞去了，海鹞忽然投身进入水塘之中，不久就出来，捉了一只小蛟，出来后，就把这只蛟给吃光了，从此邺郡的百姓免除了蛟患。有人把这事告诉了薛嵩，薛嵩就把邺郡人找来询问这件事，邺郡人就把海鹞献给了薛嵩。出自《宣室志》。

鹞

魏公子

魏公子无忌有一天正坐在室内，读书之时，有一只斑鸠飞到他的书案下面，有一只雀鹰追进屋捕杀了它。无忌忿恨雀鹰的凶残，便命

令国内的百姓捕捉雀鹰，捉到二百多只。无忌握着剑走到笼子边上说：“昨天杀死斑鸠的，应当低头认罪；不是的，可以展翅飞离。”有一只雀鹰趴着一动不动。出自《列异传》。

鸮

宝观寺

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鸮聚集在高高的楼阁上，同时楼阁上也常常聚集着几千只鸽子。鸮鸟到了冬天，每天晚上，就捉来一只鸽子放在自己的脚下暖脚，到了天亮，再放走鸽子而不杀死它。其余的鹰鸮，也不敢来侵害它们。出自《朝野金载》。

落雁殿

唐太宗养了一只白鸮，号称将军。它捉鸟时，常驱赶到宫殿前面，然后再击杀鸟，所以把这宫殿叫“落雁殿”。皇上常常让它送信，从京城送到东都洛阳给魏王，并取回信，一天往返好几次，它也是陆机的俊犬黄耳一类的动物吗？出自《朝野金载》。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鸟二

孔雀

交趾 罗州 王轩

燕

汉燕 胡燕 千岁燕 晋瑞 元道康

范质

鹓鹄

飞数 飞南向 吴楚鹓鹄

鹓鹄

知太岁 张顗 条支国 黎景逸 张昌期

崔圆妻 乾陵 鹄信

鸡

陈仓宝鸡 楚鸡 卫女 长鸣鸡 沉鸣鸡

孙休 吴清 广州刺史 祝鸡公 朱综

代郡亭 高嶷 天后 卫镐 合肥富人

孔雀

交趾

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人又养其雏为媒，旁施网罟，捕野孔雀。伺其飞下，则牵网横掩之，采其金翠毛，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

孔雀

交 趾

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有的送给别人吃肉，有的杀了做成肉脯。人们又养小孔雀做诱饵，在旁边安好网，捕捉野孔雀。等野孔雀飞下地，就牵动网绳将孔雀罩住，拔取孔雀金翠色的羽毛，制造成扇子。有时要完整的羽毛，就活活截断孔雀的尾巴，以为方物。云，生取则金翠之色不减耳。出《岭表录异》。

罗 州

罗州山中多孔雀，群飞者数十为偶。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后复凋，与花萼相荣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妒，凡欲山栖，必先择有置尾之地，然后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沾而重，不能高翔。人虽至，且爱其尾，恐人所伤，不复蹇翔也。虽驯养颇久，见美妇人好衣裳与童子丝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时媚景，闻管弦笙歌，必舒张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鹅，解百毒。人食其肉，饮药不能愈病。其血与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鸡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鸣若曰“都护”。土人取其尾者，持刀于丛篁可隐之处自蔽，伺过，急断其尾，若不即断，回首一顾，金翠无复光彩。出《纪闻》。

王 轩

卢肇住在京南海，见从事王轩有孔雀。一日奴来告曰：“蛇盘孔雀，且毒死矣。”轩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轩怒，卒云：“蛇与孔雀偶。”出《纪闻》。

当作道家的器物。人们说，孔雀活着时取毛，毛上的金翠色一点不变。出自《岭表录异》。

罗 州

罗州山中有很多孔雀，几十只为一群在一起飞翔。雌孔雀尾巴短，没有金翠色。雄孔雀出生三年，开始长出小尾巴，五年长成大尾巴。春天开始时尾羽开始生长，三几个月后又凋落了，和花朵同时繁荣和凋谢。孔雀喜爱自己的尾巴并且非常忌妒，但凡想在山林里休息，一定要先选择有放置尾巴的地方，然后才停在那里。南方人要捕捉活孔雀，要等到下大雨的时候再去擒拿，这时孔雀的尾巴沾上雨水变得很重，不能高飞。虽然有人走近，但是因为它太爱自己的尾巴，恐怕被人损坏，就不再飞翔了。孔雀即使是驯养了很久，但是如果看见穿着好看衣裳的漂亮女人和穿丝绸衣服的小孩，也一定要追上去啄她们。如果遇到好天气和美景，听到管弦笙歌，一定会舒展开翅膀和尾巴，顾盼而舞，好像很有情意的样子。住在山谷的夷民把孔雀煮熟了吃，味道像鹅肉一样，能解百毒。人要是吃了孔雀肉，吃药就没有治病的效验了。孔雀的血和头，能解剧毒。南方人得到孔雀蛋，让鸡孵化它就可以了。孔雀的脚稍稍弯曲，它的叫声像是在说“都护”。当地的土人想得到孔雀尾巴，就拿着刀在竹林丛中可以藏身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孔雀经过时，赶快砍断它的尾巴，如果不能立即砍断，孔雀回头看上一眼，尾巴金翠色就会失去光彩。出自《纪闻》。

王 轩

卢肇住在京城南海，看见从事王轩有只孔雀。有一天，仆人来告诉说：“蛇盘住孔雀，快要毒死孔雀了。”王轩让人快去救孔雀，他的手下笑着却不去救，王轩生气了，手下人说：“蛇与孔雀在交配。”出自《纪闻》。

燕

汉 燕

蓐泥为窠，声多稍小者汉燕。陶胜力注《本草》云，紫胸轻小者是越燕，胸斑黑声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长，越燕不入药用。越与汉，亦小差耳。出《世说》。

胡 燕

凡狐白貂鼠之类，燕见之则毛脱，或燕蛰于水底。旧说燕不入室，取桐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胸斑黑声大，名胡燕，其巢有容匹素者。出《酉阳杂俎》。

千岁燕

齐鲁之间，谓燕为乙，作巢避戊己。《玄中记》云，千岁之燕户北向。《述异要》云，五百岁燕生胡髯。出《酉阳杂俎》。

晋 瑞

魏禅晋岁，北阙下有白光如鸟雀之状，时有飞翔去来。有司即闻奏，帝使罗者张之，得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为笼，致于宫内，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云：“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检瑞应图，果如所论。师旷，晋人也，古今之议相符焉。出《拾遗录》。

燕

汉 燕

用草和泥做巢，叫声频繁体形较小的燕子是汉燕。陶胜力注《本草》说，胸前是紫色重量轻体形小的是越燕，胸前有黑斑叫声洪亮的是胡燕。胡燕喜欢做长形的巢，越燕不能做药用。越燕和汉燕，也只不过是稍有差别罢了。出自《世说》。

胡 燕

凡是狐狸和貂鼠一类的动物，燕子看见它们羽毛就脱落了，有的燕子蛰伏在水底。传说燕子如果不进到室内，取来桐木雕刻成男女各一个木偶，扔到井里，燕子一定进到屋里来。胸前有黑色斑点叫声洪亮的，名叫胡燕，它的巢有的能放下一匹生绢。出自《酉阳杂俎》。

千岁燕

齐鲁那个地方的人，把燕叫做乙。燕子做巢避开戊己日。《玄中记》中说，千年燕子的巢口向北开。《述异要》中说，五百年的燕子长胡须。出自《酉阳杂俎》。

晋 瑞

魏国把帝位禅让给晋的那一年，京城北面的城楼下有白光，像是鸟雀的形状，经常飞来飞去。主管官吏就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皇上派人用网去捉，结果捉到一只白燕，认为是神物，用金丝做了个笼子，放在皇宫内，十天之后白燕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人评论说：“这是兴盛繁荣的好兆头。从前师旷的时候，就有白燕来筑巢。”考察《瑞应图》，果然就像这个人讲的一样。师旷，是晋人，古代和今天的议论是相符合的。出自《拾遗录》。

元道康

后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虑山。云栖幽谷，静掩衡茅，不下人间，逾二十载。服饵芝朮，以娱其志。高欢为丞相，前后三辟不就。道康以时方乱，不欲应之。至高洋，又征，亦不起。道康书斋常有双燕为巢，岁岁未尝不至。道康以连征不去，又惧见祸，不觉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风飒至。道康向月微思，忽闻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为乐，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惊异，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乐以终身。”康曰：“尔为禽而语，何巢我屋？”燕曰：“我为上帝所罪，暂为禽耳。以卿盛德，故来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间，所以闭关服道，宁昌其德，为卿所谓？”燕曰：“海内栖隐，尽名誉耳。独卿知道，卓然器外，所以神祇敬属，万灵归德。”燕曰：“我来日昼时，往前溪相报。”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昼，见二燕自北岭飞来而投涧下，一化为青衣童子，一化为青衣女子。前来谓道康曰：“今我便归，以卿相命，故来此化。然无以留别，卿有隐志，幽阴见嘉，卿之寿更四十岁，以此相报。”言讫，复为双燕飞去，不知所往。时道康已年四十，后果终八十一。

元道康

后魏元道康，字景怡，隐居在林虑山。云雾笼罩着幽深的山谷，静静掩映着简陋的茅屋，他从不下山到尘世去，一直过了二十年。他服用灵芝仙草，来陶冶自己的情操和志向。高欢做了丞相，前后三次来请他出山做官他都没有去。元道康认为那时正要发生动乱，不想答应他。等到高洋做了丞相，又来请他出山，他仍然没有去。元道康的书房常常有一对燕子做巢，每年都飞来。元道康因为朝廷连年征召自己都没有去，又害怕引来灾祸，不觉暗自叹气。这天晚上，秋月朗朗照着，清风阵阵吹来。元道康面向明月思索，忽然听到燕子叫元道康的字说：“景怡，你本来心情淡泊，自得其乐，现在为什么有这么深的忧愁和思虑呢？”元道康很惊讶，才知道是燕子在说话。燕子又说：“景怡景怡，要一辈子快乐。”元道康说：“你是禽鸟却会说话，为什么在我的屋里筑巢？”燕子说：“我被上帝责罚，暂时做禽鸟了。因为你道德高尚，所以才来依附你。”元道康说：“我忘却名利，不愿步入尘世，所以才闭关学习道家学说，发扬光大这种品德，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燕子说：“天下隐居的人，全是沽名钓誉的人。只有你真正懂得道行，卓然独立尘世之外，所以神灵尊敬你，千万种生灵都佩服你的德行。”燕子又说：“我明日中午时，到前溪水边有话对你说。”第二天，元道康便拄着木杖到南溪，去等候燕子到来。等到中午，看见两只燕子从北岭飞来落到山涧下面，一只变成一个穿青衣的男童，一只变成一个穿青衣的少女，走上前来对元道康说：“今天我们就回天上去了，因为曾和你相依为命，所以变化为人到这里。然而没有什么可留念的，你有隐居的志向，阴间都嘉奖你，你的寿命增加四十岁，就用这作为对你的报答吧。”说完，又变成一对燕子飞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时元道康已经四十岁了，后来果然八十一岁才死去。

范 质

汉户部侍郎范质言，尝有燕巢于舍下，育数雏，已哺食矣。其雌者为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时又与一燕为匹而至，

哺雏如故。不数日，诸雏相次堕地，宛转而僵。儿童剖腹视之，则有蒺藜子在嗉中，盖为继偶者所害。出《玉堂闲话》。

鹧鸪

飞 数

鹧鸪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难采，南人设网取之。出《酉阳杂俎》。

飞南向

鹧鸪似雌雉，飞但南，不向北。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鸟像雌雉，名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出《旷志》。

吴楚鹧鸪

鹧鸪，吴楚之野悉有。岭南偏多此鸟。肉白而脆，远胜鸡雉，能解冶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圆点，背上间紫赤毛。其大如野鸡，多对啼。《南越志》云：“鹧鸪虽东西回翔，然开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鸣自呼‘社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钩辀格磔’。”李群玉《山行闻鹧鸪》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出《岭南录异》。

范 质

汉代户部侍郎范质说，曾经有一对燕子在他家屋下筑巢，养育了几只雏燕，已经进入哺育喂食阶段。那只雌燕被猫吃了，雄燕鸣叫了很久才离开。不多时又和另一只雌燕配成一对回来了，还像从前一样哺育雏燕。不几天，几只雏燕一个接一个掉到地上，辗转着死去。儿童剖开雏燕的肚子观察，发现有蒺藜子在雏燕的食囊里，都是被燕子后来的配偶给害死的。出自《玉堂闲话》。

鹧鸪

飞 数

鹧鸪飞翔的次数随着月份而变化。如果是正月，飞一次后就呆在巢中，不再起飞了。十二月十二日开始，最难捕捉，南方人就张网捕捉鹧鸪。出自《酉阳杂俎》。

飞南向

鹧鸪的样子像雌野鸡，只向南飞，不向北飞。杨孚《交州异物志》说：“有一种鸟像雌野鸡，名叫鹧鸪。它心里只想着南方，不愿意朝北方走。”出自《旷志》。

吴楚鹧鸪

鹧鸪，吴楚一带的山野都有。岭南这种鸟尤其多。鹧鸪的肉白而且脆嫩，远远超过家鸡和野鸡的味道，并且能化解和治疗葛草和菌类中毒。鹧鸪胸前有白色圆点，背上间有紫红羽毛。它的大小像野鸡，大多数喜欢对着鸣叫。《南越志》说：“鹧鸪虽然东西来回地飞翔，可是刚展翅起飞的时候，一定先向南飞。鹧鸪鸣叫的声音似乎是自呼‘社薄州’。”另外《本草》说：“鹧鸪常常自呼‘钩辀格磔’。”李群玉《山行闻鹧鸪》诗说：“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出自《岭南录异》。

鹧

知太岁

鹧知太岁之所在，《博物志》云：“鹧巢背太岁。”此非才智，任自然尔。《淮南子》曰：“鹧识岁多风，去乔木，巢傍枝。”出《说文》。

又

鹊构巢，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端午日午时，焚其巢，灸病者，疾立愈。出《酉阳杂俎》。

张 颢

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稍下堕地，民拾取，即化为一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府。颢后官至太尉，后议郎汝南樊行夷校书东观，上表言：“尧舜之时，尝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应复。”

条支国

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有来进异瑞，有鸟名鵀 鵀，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国太平，鵀 鵀群翔。昔汉武帝时，四夷宾服，有致此鵀，驯善。有吉乐事，则鼓翼翔鸣。按庄周云“雕陵之鵀”，盖其类也。出《拾遗记》。

鵀

知太岁

喜鵀知道太岁星所在的方向，《博物志》说：“鵀筑巢时背着太岁星。”这不是因为喜鵀有智慧，而是任由它天生的本能。《淮南子》说：“喜鵀知道一年要刮很多次风，就离开高大的乔木，去到旁出的树枝上筑巢。”出自《说文》。

又

喜鵀建巢，常选取在树梢的树枝，不取落在地上的树枝，然后缠起树枝传卵受孕。端午节这一天的中午，用火烧喜鵀的巢，用来给病人烧灸治病，病立刻就好了。出自《酉阳杂俎》。

张 颢

常山张颢是梁国的宰相。有一天刚下雨后，有一只像山鹊的鸟，坠落到地下，一个老百姓拾起来，就变成一块圆圆的石头。张颢椎破石头，得到一金印，上面的文字是“忠孝侯印”。张颢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金印被收藏在宫内秘府里。张颢后来官至太尉。后来议郎汝南人樊行夷在东观书府校勘书籍，上书说：“尧舜的时候，曾经设过忠孝侯的官职，现在上天降下这颗金印，应该重设这个官职。”

条支国

东汉章帝（应为汉安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派人来进献异常的吉祥物，有一只鸟名鸕 鵒，身高七尺，能听懂人说的话。国家太平，就会有鸕 鵒成群地飞翔。从前汉武帝时，四方少数民族归顺，有的国家就奉献过这种鸕 鵒，驯养得很好。要是有了吉祥快乐的事，它就振动双翅一边飞翔一边鸣叫。按庄子所说的“雕陵之鸕”，大概就是指的这种鸟。出自《拾遗记》。

黎景逸

唐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鹊巢其侧，每饭食喂之。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系南康狱。月余，劾不承，欲讯之。其鹊止于狱楼，向景逸欢喜，以传语之状。其日传有赦，官司诘其来，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三日而赦果至，景逸还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鹊之所传。出《朝野僉载》。

张昌期

汝州刺史张昌期，易之弟也，恃宠骄贵，酷暴群僚。梁县有人白云，有白鹊见。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部人有鹞子七十笼矣，以蜡涂爪。至林见白鹊，有群鹊随之，见鹞迸散，唯白者存焉。鹞竦身取之，一无损伤，而笼送之。昌期笑曰：“此鹊赎君命也。”玉叩头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见公。”拜谢而去。出《朝野僉载》。

崔圆妻

鹊巢中必有栋。崔圆相公妻在家时，与姊妹于后园见一鹊构巢，共衔一木，大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出《酉阳杂俎》。

黎景逸

唐太宗贞观末年，南康黎景逸住在空青山上，常常有喜鹊在他住的地方旁边筑巢，他每天用饭喂喜鹊。后来，他的邻居中有个丢了布的人，诬告黎景逸偷布，黎景逸被关押在南康监狱中。一个多月的时间，黎景逸都没有承认偷布，官府正准备刑讯。那只喜鹊停在狱楼上，向着黎景逸显出很欢喜的样子，似乎是在向他传递话语。当天就有人传言说要有大赦，官府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说：“路上遇到一个穿黑色衣服白色领子的人说的。”三日后大赦的公文果然传到，黎景逸被放还归山，这才知道黑衣白领的人，就是喜鹊去传的话。出自《朝野僉载》。

张昌期

汝州刺史张昌期，是张易之的弟弟。他依仗哥哥被宠爱的权势骄横自大，对待同事也残酷暴虐。梁县有人对他说，有白鹊出现。张昌期就命令司户杨楚玉捕捉，杨楚玉的部下有七十笼雀鹰，他们把蜡涂到雀鹰的爪子上。到了树林以后，看见一只白鹊，有一群喜鹊跟在这只白鹊后飞，看见雀鹰以后都飞散了，只有白鹊还在。雀鹰竦身去捉白鹊，白鹊一点也没受到损伤。杨楚玉用笼子装着白鹊送给张昌期。张昌期笑着说：“这只白鹊赎了你一条命。”杨楚玉磕头说：“这是上天让我活着，不然的话，就是去投河跳海，也不敢来见您。”拜谢后就离开了。出自《朝野僉载》。

崔圆妻

喜鹊的巢里一定有一根“栋梁”。崔圆丞相的妻子在家的时候，和

姐妹们在后园看见一对喜鹊在筑巢。两只喜鹊共同衔着一根木棍，粗细像笔管一样，长短有一尺多，安放到巢中，而别的人都没有看见。俗话说，看见喜鹊上梁的人一定尊贵。出自《酉阳杂俎》。

乾 陵

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之尊殿，有双鹊衔柴及泥，补葺隙壤十五处。宰臣表贺之。出《酉阳杂俎》。

鸽 信

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出《酉阳杂俎》。

鸡

陈仓宝鸡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曰：“此为媪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媪曰：“此二童子名为鸡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之，逐二童子，二童化为雉，飞入于林。陈仓人告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立祠，名陈宝。雄者飞南集，今南阳雉飞县，即其地也。出《列异传》。

楚 鸡

楚人有担山鸡者，路人问曰：“何鸟也？”担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将

乾 陵

唐朝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的殿楼上，有一对喜鹊衔着木柴和泥，修补殿楼上的裂缝和损坏的地方十五处。辅政大臣给皇上上书祝贺这件事。出自《酉阳杂俎》。

鸽 信

大理丞郑复礼说，波斯人的船上大都养着鸽子，鸽子能飞行数千里，过一段时间就放一只鸽子回家，当做是一封平安的家信。出自《酉阳杂俎》。

鸡

陈仓宝鸡

秦穆公时，陈仓人挖地得到一个动物，像羊又不是羊，像猪又不是猪，便牵着它准备去献给秦穆公。路上遇到两个童子对他说：“这个动物叫媼述，经常生活在地下，吃死人的脑子。如果想要杀它，可以用柏树枝插进它的脑袋里。”媼述说：“这两个童子名叫鸡宝，如果捉到雄的就能做国王，捉到雌的就能够做伯爵。”陈仓人就舍掉媼述，去追赶两个童子。两个童子变成野鸡，飞进树林。陈仓人把这件事告诉了秦穆公，秦穆公就派人进行大规模地捕猎，果然捉到了那只雌的，雌的又变成石头，被放到汧山和渭水之间。等到秦文公（此处有误）时为它建祠堂，把那块石头叫做“陈宝”。那只雄鸡飞到南集，现在南阳的雉飞县，就是那只雄鸡停留的地方。出自《列异传》。

楚 鸡

楚国有一个人挑着山鸡，有个路人问他说：“这是什么鸟？”挑担人欺骗路人说：“是凤凰。”路人说：“我听说有凤凰已经很久了，现在才算真正看见了。你卖吗？”回答说：“卖。”于是路人出价千金，挑担人不同意，要求加倍出钱，这才把山鸡卖给了路人。路人正要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国人传

之，咸以为真凤而贵，宜欲献之。遂闻于楚王，王感其欲献己也，召而厚赐之，过买凤之直十倍矣。出《笑林》。

卫女

《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赴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授琴作操，故曰《雉朝飞》。出扬雄《琴清英》。

长鸣鸡

汉成帝时，交趾越雉献长鸣鸡伺晨鸡，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长鸣一食顷不绝，长距善斗。出《西京杂记》。

沉鸣鸡

建安三年，胥图献沉鸣石鸡，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其国闻其鸣，乃杀牲以祀之。当声处掘地，得此鸡。若天下平，翔飞颀颀，以为嘉瑞，亦谓宝鸡。其国无鸡，人听地中，以候晷刻。道师云：“昔仙人

把它献给楚王时，过了一宿鸟就死了。路人没有时间可惜花掉的那些钱，只恨不能把鸟献给楚王。人们传说着这件事，全都认为那是只真正的凤凰才那么昂贵，因而路人才要把它献给楚王。事情就传到楚王的耳朵里，楚王为路人想把凤凰献给自己的行为所感动，便把路人叫来厚赏了他，超过买“凤凰”时所花的价钱的十倍。出自《笑林》。

卫女

《雉朝飞操》琴曲，是卫女的傅母所作的。卫侯的女儿嫁给齐国的太子，走到半路上听说太子死了，就问傅母说：“怎么办呢？”傅母说：“暂且去参加丧礼。”丧礼结束后，卫女不肯再回娘家，一直到

死。傅母后悔这件事，拿来卫女生前使用的琴，在卫女的坟上弹了起来。忽然有两只野雉一起从坟墓里飞出来。傅母抚摸着雌雉说：“你果然变成雉鸟了吗？”话未说完，两只雉鸟一起飞起来，一会儿就不见了。傅母很悲痛，弹着琴创作了一支乐曲，所以叫《雉朝飞》曲。出自扬雄《琴清英》。

长鸣鸡

汉成帝时，交趾的越雉进献了长鸣鸡和伺晨鸡。成帝立即令人用滴漏计时器来验证，司晨鸡鸣叫的时刻和计时器的刻度一点不差。长鸣鸡鸣叫起来能连续一顿饭的时间不停歇，这种鸡的脚爪很长，善于搏斗。出自《西京杂记》。

沉鸣鸡

建安三年，胥图国进献沉鸣石鸡，红色，大小像燕子一样。石鸡曾生活在地下，应时鸣叫，声音能传到很远的地方。胥图国的人听到了石鸡的叫声，就杀牲畜祭祀它。在它发出叫声的地方挖地，就得到这只石鸡。如果天下太平，石鸡就上下翻飞，人们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也把这种鸡叫作宝鸡。胥图国没有普通的鸡，人们听沉鸣石鸡的鸣叫，来计算时间。道师说：“从前仙人

相君采石，入穴数里，得丹石鸡，舂碎为药。服者令人有声气，后天而死。”昔汉武宝鼎元年，四方贡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静室，自然鸣翔，此之类也。《洛书》云：“胥图之宝，土德之征。大魏嘉瑞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孙 休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往夕返。群臣莫不上谏曰：“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之所以好也。”出《语林》。

吴 清

徐州民吴清，以太元五年被差为征。民杀鸡求福，煮鸡头在盘中，忽然而鸣，其声甚长。后破贼帅邵宝，宝临阵战死。其时僵尸狼籍，莫之能识。清见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帅，遂取以闻。推校之，乃是宝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荣位。鸡之妖，更为吉祥。出《甄异记》。

广州刺史

广州刺史丧还，其大儿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儿，四年复病死。或教以一雄鸡置棺中，此鸡每至天欲晓，辄在棺里鸣三声，甚悲彻，不异栖中鸣，一月日后，不复闻声。出《齐谐记》。

相君去采石料，入洞穴几里深，得到丹石鸡，捣碎了做药。服了能使人加强声音和气息，在先天的寿数后才死。”从前汉武帝宝鼎（应为元鼎）元年，四方国家都来贡献珍奇的宝物，其中有个琥珀燕，把它放在静室里，会自然地鸣叫飞翔。沉鸣石鸡就是这一类的珍奇宝物。

《洛书》说：“胥图国的宝物，乃是土德的象征。这正是大魏国的祥瑞之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孙 休

孙休喜欢射猎雉鸡，到了适合打猎的季节，他就早晨出去晚上才返回。大臣们无不劝谏说：“这是小动物，哪里值得这么沉迷呢？”孙休回答说：“它虽然是小动物，耿直刚正却超过了人，所以我才喜欢它。”出自《语林》。

吴 清

徐州百姓吴清，在吴国太元五年被派遣出征。吴清杀鸡祈求赐福，煮熟的鸡头在盘子里，忽然而鸣叫起来，叫声悠长。后来打败贼兵主帅邵宝，邵宝临阵战死。当时战场上僵尸乱七八糟，没有人能识别邵宝的尸体。吴清看见一具尸体穿着白袍，怀疑是主帅，就搬过尸体来推断核实，正是邵宝的首级。吴清因为此功被任命为清河太守，从

士兵越级提升，一下子就登上高贵荣耀的官位。鸡表现出的妖异现象，更是吉祥的征兆。出自《甄异记》。

广州刺史

广州刺史办完丧事回到任上，他的大儿子安吉，在南朝元嘉三年得病死了；第二个儿子，元嘉四年又得病死了。有人教他把一只公鸡放在棺材里避灾，这只鸡每到天要亮时，都在棺材里叫三声，叫得很悲惨，同在鸡窝里叫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月以后，不再能听到这只鸡的叫声了。出自《齐谐记》。

祝鸡公

祝鸡公者，洛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余年，鸡皆有名字，千余头。暮栖树下，昼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种别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余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池鱼。后登吴山，鸡雀数百，常出其旁。出《列仙传》。

朱 综

临淮朱综遭母难，恒外处住。内有病，因见前妇。妇曰：“丧礼之重，不烦数还。”综曰：“自荼毒已来，何时至内？”妇云：“君来多矣。”综知是魅，敕奴婢，候来，便即闭户执之。及来，登往赴视，此物不得去，遽变老白雄鸡。推问是家鸡，杀之遂绝。出刘义庆《幽明录》。

代郡亭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诸生壮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诸生笑谓鬼曰：“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鬼云：“卿为我少指耶？”乃复引手，即有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因拔剑砍之，得老雄鸡。出《幽明录》。

祝鸡公

祝鸡公，洛阳人。住在尸乡北山下。他养了一百多年的鸡，养的鸡都有名字，一共有一千多只。晚上鸡就睡在树下，白天就散养着。他想找哪一只鸡就呼唤它的名字，那只鸡就自动来到他的身边。他卖鸡和鸡蛋，得到一千多万钱，就放好钱离开这里。到了吴国，又开始用池塘养鱼。后来他攀登吴山，有几百只鸡和雀，经常出现在他的身边。出自《列仙传》。

朱 综

临淮朱综因母亲去世，长期在外面居住守丧。妻子病了，他便回去看望妻子。妻子说：“丧礼是大事，不必劳烦你经常回来。”朱综说：“自从母亲去世以来，我什么时候到内室来过？”妻子说：“你来的次数很多啊。”朱综知道是妖魅作怪，就命令妻子和婢女，等冒充他的人到来时，就立即关上门捉拿。等到那个装扮成他的怪物来了，朱综立刻前去捉拿，这个怪物无法离开，马上变成一只白色老公鸡。一追问原来是家鸡，杀了鸡以后再没有怪事发生。出自刘义庆《幽明录》。

代郡亭

代郡边界处有一座供行人住宿吃饭的亭站，有妖精经常作怪不能制止。有一个健壮而勇敢的姓诸的书生，傍晚行路，想在亭站中住宿，亭吏制止他。诸生说：“我自己能消除灾祸。”于是便住下来吃饭休息。夜里诸生坐在前厅，出现了一只手，吹着一支五孔笛，诸生笑着对鬼魅说：“你只有一只手，怎么能按住所有的笛孔，我替你吹吧。”鬼魅说：“你以为我手指少吗？”于是又伸出手来，一下子就有几十个手指伸出。诸生知道这个时候可以攻击它了，便拔出剑来砍他，结果砍死的是一只老雄鸡。出自《幽明录》。

高 疑

唐渤海高疑巨富，忽患月余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经日而

苏。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讼杀其妻子。疑对元不识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尽，且放归。”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令射杀，魅遂绝。

天后

唐文明已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

卫镐

卫镐为县官，下县，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梦一乌衣妇人引十数小儿，著黄衣，咸言乞命，叩头再三，斯须又至。镐甚恶其事，遂催食欲前。适镐所亲者报曰：“王幸在家穷，无物设饌，有一鸡，见抱儿，已得十余日，将欲杀之。”镐方悟，乌衣妇人果乌鸡也，遂命解放。是夜复梦，感欣然而去。并出《朝野金载》。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刘某，好食鸡，每杀鸡，必先刖双足，置木柜中，血沥尽力，乃烹，以为去腥气。某后病，生疮于鬓，既愈，复生小鸡足于疮瘢中。每巾栉，必伤其足，伤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积岁，无日不伤，竟以是卒。出《稽神录》。

高疑

唐代渤海的高疑非常富有，忽然得了一个多月的病，安然死去，心口还是温的，过了一天又苏醒过来。他说，有一个白衣人，瞎了眼睛，拿着状子到阴司，控告我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高疑申辩说从来就不认识这个老人，冥官说：“你的寿命未尽，暂且放你回阳间吧。”他于是明白白衣人就是家中老瞎麻鸡，便让人杀死了它，鬼魅的事也就没有了。

天后

唐中宗文明年间以后，天下各个州，进献的母鸡变成公鸡的很多。有的已经变化了一半，还有一半没变。这是武则天要正式登基做皇帝的预兆。

卫 镐

卫镐当县令时，下乡体察民情，到了里人王幸在家。他正在打盹，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妇人领着十多个小孩，小孩穿黄色衣裳，都说请饶命，再三磕头，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卫镐很讨厌这件事，就催着快点吃饭往前走。正好卫镐的亲信报告说：“王幸在家穷，没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吃，养了一只鸡，刚生了小鸡，已经十多天了，王幸在想把这只鸡杀了。”卫镐这才明白，黑衣妇人就是这只黑母鸡，就命令人不要杀了。这天夜里他又做了一个梦，黑母鸡十分感谢他，然后高兴地离开了。并出自《朝野僉载》。

合肥富人

合肥有个姓刘的富人，喜欢吃鸡。每次杀鸡时，一定要先砍去鸡的双脚，放在木柜子里，等到血流光了力气也没有了，才煮着吃，认为这样能解除腥气。刘某后来生了病，在鬓角处生了个疮，疮治好后，又在疮疤的地方长出一只小鸡爪。每次洗脸梳头，一定会碰伤那只鸡爪而血流满面，疼痛一整天。像这样过了一年，没有一天不受伤流血，竟因此而死去。出自《稽神录》。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鸟三

鹅 鸭附

史 惺 姚 略 鹅 沟 祖录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斗鹅 鸭

鹭

冯 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鸛 鸽

勾 足 能 言 桓 豁 广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 宣

乌

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魏 伶 三足乌

李 纳 吕生妻 梁 祖

梟 鸱附

鸣 梟 鸱 鸱鸢目夜明 夜行游女 襍 梟

张率更 雍州人 韦 颀

鹅

史 惺

晋太元中，章安郡史惺家有驳雄鹅，善鸣。惺女常

鹅

史 悝

晋太元年间，章安郡史悝家有杂色公鹅，善鸣叫。史悝女儿常养饲之，鹅非女不食。荀金苦求之，鹅辄不食，乃以还悝。又数日，晨起，失女及鹅。邻家闻鹅向西，追至一水，唯见女衣及鹅毛在水边。今名此水为鹅溪。出《广古今五行记》。

姚 略

义熙中，羌主姚略坏洛阳沟，取砖，得一双雄鹅，并金色，交颈长鸣，声闻九皋，养之此沟。出《幽明录》。

鹅 沟

济南郡张公城西北有鹅沟，南燕世，有渔人居水侧，常听鹅声。而众鹅中有铃声甚清亮，候之，见一鹅咽颈极长，因罗得之，项上有铜铃，缀以银钁，有隐起元鼎元年字。出《酉阳杂俎》。

祖录事

久视年中，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至僧寺，令放为长生。鹅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后，经坊历市，稠人广众之处，一步不放，祖收养之。左丞张锡亲见说。出《朝野僉载》。

喂鹅吃食，不是史悝女儿喂的食，鹅就不吃。荀金苦苦要这只鹅，鹅就不吃食，只好又把鹅还给了史悝。又过了几天，早晨起来，女儿和鹅一起不见了。邻居家听到鹅向西面走的声音，便追到一条河边，只看见史悝女儿的衣服和鹅毛堆在河边。如今就把这条河叫做“鹅溪”。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姚 略

东晋文帝义熙年间，羌族的首领姚略毁坏了洛阳沟，搬取砌沟的砖时，得到一对雄鹅，都是金色的，他们脖子相交在一起高声鸣叫，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姚略就把这两只鹅放养在这条洛阳沟里。出自《幽明录》。

鹅 沟

济南郡张公城西北方向有个鹅沟。南燕时，有个渔人住在水边，经常听到鹅叫的声音。而在众多的鹅鸣中传出很清亮的铃声，等到这群鹅游过来，他看见一只鹅的脖颈极长，于是设罗网捉住了这只鹅，鹅的脖子上有只铜铃，用银锁锁在脖子上，铃上隐隐约约地有突起的“元鼎元年”的字样。出自《酉阳杂俎》。

祖录事

唐武则天久视年间，越州有个姓祖的录事，不知道他的名字。早晨出门，看见一个人挑着鹅向市集走去。鹅看见了祖录事，频频回头鸣叫，祖录事就用钱赎下鹅。到了一个寺庙，他要把鹅放生到这里。鹅竟然不肯进入寺庙，只是跑着跟在祖录事身后，经过作坊和集市等人多广众的地方，那鹅一步也不放松，祖录事就收养了这只鹅。左丞相张锡说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事。出自《朝野僉载》。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吴郡人也，亡其名，家于昆山县。元和中，以明经上第，调选，得尉昆山。既之官，未至邑数十里，舍于逆旅中。夜梦一丈夫，衣白衣仪状甚秀，而血濡衣襟，若伤其臆者。既拜而泣谓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尘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间，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为所系，心甚不乐，又纵狂犬噬吾臆，不胜其愤。愿君子悯而宥之，不然，则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谨受教，不敢忘。”言讫忽寤，心窃异之。明

日，至其家。是夕，又梦白衣来曰：“吾前以事诉君，幸君怜而诺之，然今尚为所系，顾君不易仁人之心，疾为我解其缚，使不为君家囚，幸矣。”周即问曰：“然则尔之名氏，可得闻乎？”其人曰：“我鸟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梦语家僮，且以事讯之。乃家人因适野，遂获一鹅，乃笼归。前夕，有犬伤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出《宣室志》。

平固人

处州平固人访其亲家，因留宿。夜分，闻寝室中有人语声，徐起听之，乃群鹅语曰：“明旦主人将杀我，善视诸儿。”言之甚悉。既明，客辞去，主人曰：“我有鹅甚肥，将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于是举家不复食鹅。顷之，举乡不食矣。出《稽神录》。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是吴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家住在昆山县。元和年间，他参加明经科考试及第，选官调职，担任昆山县尉。去赴任途中，不到县城几十里的地方，住在一个旅店里。夜间他梦见一个男子，穿着白色衣服，仪表俊秀，衣襟染满了血，像是胸部受了伤。这男子拜见后哭着对周生说：“我家住在树林泉间，因为不喜欢尘世的骚扰，所以能在林泉间安度许多年。今天因为偶尔在田野之间行走，不幸遇到你家僮仆，把我捉住用绳子拴上了。我本来是个隐居的人，被捉住之后，心里很不高兴。家僮又放恶狗咬伤了我的胸部，我气愤得无法忍受。希望你能可怜并放了我，不然的话，我马上就会死了。”周生说：“我接受你的请求，不敢忘记。”说完忽然醒了，心中私下觉得这事很奇异。第二天，他回到自己家里。这天晚上，他又梦见白衣人来说：“我之前把事情告诉你，幸亏你怜悯并答应了我，可是现在我还被捆绑着，料想你不会改变仁爱之心，快些替我解开绳子，使我不再被囚禁在你们家里，那就万幸了。”周生就问他：“那么你的姓名，能够让我知道吗？”那个人说：“我是一只鸟。”说完就离开了。第二天，周生就把梦中的事对僮仆说了，并且向僮仆询问这件

事。原来家人到野外去，捉到了一只鹅，就用笼子装着回家了。前天晚上，有只狗伤了鹅的胸部。周生立即命令把鹅放了。这天晚上，又梦见白衣人向他告辞道谢，然后就离开了。出自《宣室志》。

平固人

处州有个平固人去拜访他的亲家，被留下住宿。半夜时，他听见寝室中有人说话的声音，便慢慢起身过去仔细倾听，原来是一群鹅在说话。一只鹅说：“明天早晨主人要杀我，好好照看这群孩子吧。”说得很清楚。天亮以后，客人要走。主人说：“我有只鹅很肥，准备把它杀了给你吃。”客人就把听到的鹅的话详细告诉了主人，主人从此全家不再吃鹅。没多久，全乡的人也都不再吃鹅了。出自《稽神录》。

海陵斗鹅

乙卯岁，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鹅斗于空中，久乃堕地。其大可五六尺，双足如驴蹄，村人杀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出《稽神录》。

鸭

晋周昉少时与商人溯江俱行，夕止宫亭庙下。同侣相语：“谁能入庙中宿？”昉性胆果决，因上庙宿。竟夕晏然，晨起，庙中见有白头老翁，昉遂擒之，化为雄鸭。昉捉还船，欲烹之，因而飞去，后竟无他。出《述异记》。

鹭

冯 法

晋建武中，剡县冯法作贾，夕宿荻塘，见一女子，著缢服，白皙，形状短小，求寄载。明旦，船欲发，云：“暂上取行资。”既去，法失绢一匹，女抱二束刍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绢。法疑非人，乃

缚两足，女云：“君绢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鹭。烹食之，肉不甚美。出《幽明录》。

钱塘士人

钱塘士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阖船载之，后成白鹭去。

海陵斗鹅

乙卯年，海陵郡西村里有两只鹅在空中相斗，过了很久才坠落到地上。它们大约有五六尺长，双脚像驴的蹄子那样大。村子里凡是杀了这两只鹅并且吃了鹅肉的人都死了。第二年，军队攻陷海陵。出自《稽神录》。

鸭

晋代周昉年轻时和商人一起溯长江而行，傍晚住在宫亭庙下。同行的人们互相说道：“谁敢到庙里去睡一宿？”周昉胆大果断，就到庙里去住。一晚上都很平安，早晨起来，他看见庙里有一个白发老翁，周昉就去捉拿他，白头老翁变成了一只雄鸭。周昉捉住鸭子回到船上，准备煮了吃肉，这雄鸭又飞走了，后来竟然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出自《述异记》。

鹭

冯 法

晋代建武年间，剡县冯法做买卖，晚上住在荻塘里，看见一个女子，穿着丧服，皮肤白皙，身形矮小，请求搭船。第二天早晨，船正要出发，女子说：“我暂且上岸去取出门用的钱物。”她离开后，冯法丢了一匹绢，这时那女人抱了两捆草回来放在船里。那女人像这样上下了十次，冯法就丢了十匹绢。冯法怀疑她不是人，就捆上了她的两

只脚，那女子说：“你的绢在前面的草丛中。”说完身形变成了一只大白鹭。冯法将大白鹭煮着吃了，肉味并不太好吃。出自《幽明录》。

钱塘士人

钱塘士人姓杜，坐船外出。当时天下大雪已到黄昏，有个穿素衣的女子走来，士人说：“你为什么不进到船舱里来？”然后互相调戏。士人关上船舱门将那个女子载走，女子后来变成白鹭飞走了。

杜恶之，便病死也。出《续搜神记》。

黎州白鹭

黎州通望县，每岁孟夏，有白鹭鹚一双坠地。古老传云，众鸟避瘴。临去，留一鹭祭山神。又每郡主将有除替，一日前，须有白鹭鹚一对，从大渡河飞往州城，盘旋栖泊，三五日却回。军州号为先至鸟。便迎新送故，更无误焉。出《黎州图经》。

雁

南人捕雁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动计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围而警察。南人有采捕者，俟其天色阴暗，或无月时，于瓦罐中藏烛，持棒者数人，屏气潜行。将欲及之，则略举烛，便藏之。雁奴惊叫，大者亦惊，顷之复定。又欲前举烛，雁奴又惊。如是数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烛者徐徐逼之，更举烛，则雁奴惧啄，不复动矣。乃高举其烛，持棒者齐入群中，乱击之，所获甚多。昔有淮南人张凝评事话之，此人亲曾采捕。出《玉堂闲话》。

海陵人

海陵县东居人多以捕雁为业。恒养一雁，去其六翮以为媒。一日

群雁回塞时，雁媒忽人语谓主人曰：“我偿尔钱
士人厌恶这件事，便生病死了。出自《续搜神记》。

黎州白鹭

黎州的通望县，每年初夏，都有一对白鹭鸕落到地上。古老的传说认为，这是众鸟躲避瘴毒。临离开的时候，留下一对鹭鸕祭祀山神。又传说，每郡的主将如果有升迁替换，一天之前，一定会有一对白鹭鸕，从大渡河飞往州城，盘旋栖息在水边，三五天又飞回去。军州人称这种鸟叫“先至鸟”。见到先至鸟，人们就开始准备迎接新上司送别老上司，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出自《黎州图经》。

雁

南人捕雁

雁栖息在江湖的岸边，沙洲之中，往往都是千百只为一群。大的雁住在中间，让雁奴围在外面并担任警卫。南方有捕捉大雁的人，专等天色阴暗，或者没有月光的晚上，在瓦罐中藏好蜡烛，很多人拿着棒子，屏住呼吸悄悄地行走。将要接近雁群的时候，就稍微举一下蜡烛，然后立即藏起来。雁奴看见火光惊叫起来，大雁也被惊醒了，不一会儿又安定下来。这时再向前举起蜡烛，雁奴又惊叫起来。像这样反复进行几次，大雁生气了就去啄雁奴，拿蜡烛的人再慢慢向前逼近，再举起蜡烛，这时雁奴因为害怕被啄，不再骚动和鸣叫了。于是那人高高举起蜡烛，拿棒子的人一起冲进雁群中，乱打一顿，就能捕获到很多雁。从前有个淮南人张凝评事讲述了这件事，张评事曾经亲自参加过这种采捕雁的活动。出自《玉堂闲话》。

海陵人

在海陵县东住的人大多以捕雁维持生活。家家都长年养着一只雁，拔去雁的六翮后用它作媒雁。有一天，雁群回栖息地的时候，那

只雁媒忽然说人话，对它的主人说：“我给你赚来的钱足，放我回去。”因腾空而去，此人遂不复捕雁。出《稽神录》。

鸛 鵒

勾 足

鸛 鵒交时，以足相勾，促鸣鼓翼如斗状，往往坠地。俗取其勾足为魅药。出《酉阳杂俎》。

能 言

鸛 鵒，旧言可使取火，效人言胜鸛鵒。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见烟霄外物。出《酉阳杂俎》。

桓 豁

晋司空桓豁之在荆州也，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鸛 鵒舌教语，无所不名。后于大会，悉效人语声，无不相类。时有参佐髑鼻，因内头瓮中效之，有主典盗牛肉，乃白参军：“以新荷裹置屏风后。”搜得，罚盗者。出刘义庆《幽明录》。

广陵少年

广陵有少年畜一鸛 鵒，甚爱之。笼檻八十日死，以小棺贮之，将瘞于野。至城门，閤吏发视之，乃人之一手也，执而拘诸吏。凡八十日，复为死鸛 鵒，乃获免。出《稽神录》。

足够多了，放我回去吧。”接着便腾空飞走了。这个人于是不再捕雁了。出自《稽神录》。

鸛 鵒

勾 足

八哥交配时，用脚互相勾着，短促地叫着，扇动翅膀像是争斗的样子，往往坠落到地上。民间习俗取它们的勾足做魅惑药。出自《酉阳杂俎》。

能 言

八哥，传说可以让它取火，学人说话胜过鹦鹉。取它的眼珠，和人乳研磨在一起，滴到眼睛里，能看见烟霄以外的东西。出自《酉阳杂俎》。

桓 豁

晋代司空桓豁在荆州的时候，有个参军，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修剪八哥的舌头教它说话，没有什么不会说的。后来在一次大聚会中，八哥能效仿各种人说话的声音，没有学得不像的。当时有个参佐患有鼻道阻塞发音不清的病，八哥就把头钻进瓮中模仿他的声音。有个主典偷了牛肉，八哥就告诉参军说：“用新鲜荷叶裹着放在屏风后面了。”搜查出来后，惩罚了偷肉的人。出自刘义庆《幽明录》。

广陵少年

广陵有个少年养了一只八哥，很喜爱它。但是在笼子里关养了八十天就死了，少年用一个小棺材装着它，准备埋葬在野外。到了城门，守门的官吏打开一看，竟然是人的一只手。于是把少年抓住并交给官吏。一共关押了八十天，那只人手又变成死八哥，少年才获免。出自《稽神录》。

雀

雀目夕昏

雀皆至夕而不见物，人有至夕昏不见物者，谓雀盲是也。鸛鵒夜

察毫末，昼瞑目不见丘山，殊性也。出《感应经》。

吊乌山

蜀吊乌山，至雉雀来吊，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其无噍不食，似特悲者。以为义则不杀。出《酉阳杂俎》。

杨 宣

杨宣为河内太守，行县，有群雀鸣桑树上，宣谓吏曰：“前有覆车粟。”出《益都耆旧传》。

乌

越乌台

越王入国，丹乌夹王而飞，故句践得入国也。起望乌台，言乌之异也。出《王子年耆旧传》。

何潜之

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于县界得乌，大如白鹭，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贯之。出《酉阳杂俎》。

雀

雀目夕昏

麻雀都是到了晚上就看不见东西，也有到了晚间看不清东西的人，叫做“雀盲”。鸺鹠鸟夜间能看清毫微，白天却眯着眼睛看不见山丘，这是因为有不同的天性啊。出自《感应经》。

吊乌山

蜀地有吊乌山，等到雉雀都来吊唁时，最令人悲伤。百姓在夜里点上火，等着捉拿雉雀。这种雉雀没有嗓子不吃食，像是特别悲伤的样子，百姓认为是义雀就不杀它。出自《酉阳杂俎》。

杨 宣

杨宣做河内太守时，巡行县里，有一群麻雀在桑树上鸣叫。杨宣对随行官吏说：“前面有一辆运谷子的车翻了。”出自《益都耆旧传》。

乌

越乌台

越王回国的时候，丹乌鸟会挟带越王飞翔，所以勾践才能够回到国内。他修建了一座望乌台，来纪念丹乌鸟的奇异功绩。出自《王子年耆旧传》。

何潜之

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在县界捉到一只乌鸦，大小像白鹭一样。这只鸟的膝盖上面大腿下面，天然有铜环贯穿着。出自《酉阳杂俎》。

乌君山

乌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县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专一为志，贫居苦节，年久弥励。与人遇于道，修礼，无少长皆让之。或果谷新熟，辄祭，先献虚空，次均宿老。乡人有偷者坐罪当死。仲山诣官，承其偷罪，白偷者不死，无辜而诛，情所未忍。乃免冠解带，抵承严法，所司疑而赦之。

仲山又尝山行，遇暴雨，苦风雷，迷失道径。忽于电光之中，见一舍宅，有类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门，见一锦衣人，顾仲山，乃称此乡道士徐仲山拜。其锦衣人称监门使者萧衡，亦拜。因叙风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问曰：“自有乡，无此府舍。”监门曰：“此神仙之

所处，仆即监门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绾双鬟，衣绛赭裙青文罗衫，左手执金柄麈尾幢旒，传呼曰：“使者外与何人交通，而不报也？”答云：“此乡道士徐仲山。”须臾，又传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见女郎，引仲山自廊进。至堂南小庭，见一丈夫，年可五十余，肤体须发尽白，戴纱搭脑冠，白罗银镂帔，而谓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颇闲道教，以其夙业，合与卿为妻，今当吉辰耳。”仲山降阶称谢拜起，而复请谒夫人，乃止之曰：“吾丧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后堂备吉礼。

乌君山

乌君山，是建安县的一座名山，在县城西面一百里处。近代有个道士叫徐仲山，从年轻时就追求得道成仙，专心虔诚，生活俭朴坚守节操，时间越长越坚定。他与别人在路上相遇，自觉遵守礼节，无论是老是少都礼让他。当瓜果粮食刚刚成熟时，他就进行祭祀，先献给上天，再献给德高年老的人。乡里有个偷东西的人按罪应当处死。徐仲山去面见审理案件的官员，承认小偷有罪，又说小偷不应当判死罪，无辜而受诛杀，感情上忍受不了。然后他摘掉帽子解下衣带，自愿替小偷抵罪承受制裁，审案官怀疑自己判案有错就赦免了小偷。

徐仲山又曾经在山路上行走，遇上暴风雨，无法抵挡大风雷电，竟迷了路。忽然他在电光之中，看到一处宅院，有点类似州府官员的住处，便走过去避雨。到了门前，看见一个穿锦衣的人，那人回头发现了仲山，仲山就自称本乡道士徐仲山拜见。那个锦衣人自称是监门使者萧衡，也回拜。仲山便叙说自己遭受风雨的情况，萧衡真诚地邀请他进宅院避雨。徐仲山问：“自从有了这个山乡，从未看见过有这么一处宅院。”监门说：“这里是神仙的住处，我就是监门官。”不久有一个女郎，梳着一对环形的发髻，穿着紫红色的裙子和青纹罗衫，左手拿着金柄麈尾幢旒，传唤道：“使者在外面与什么人谈话，怎么不报告呢？”萧衡回答说：“是这个乡的道士徐仲山。”不一会儿，那女子又传唤说：“仙官请徐仲山进去。”刚才见过的女郎，领着徐仲山从走廊进去。到了堂屋南侧的小庭院，看见一个男子，年龄大约五十多

岁，皮肤须发都白了，戴着纱巾做成的帽子，穿着白绸布银色花纹的披风。这个男子对徐仲山说：“我知道你诚心修炼了很多年，超越了一般的俗人。我有个小女儿很熟悉修道的方法，根据她前世的罪业和宿命，应当与你结为夫妻，今天正是好时辰。”徐仲山走下台阶拜谢，接着又请求拜见老夫人。男子阻止他说：“我丧妻已经七年了。我有九个孩子，三个男孩六个女儿。做你妻子的，是我最小的女儿。”然后他命令在后堂准备举行婚礼的用具。

既而陈酒馔，与仲山对食讫，渐夜闻环佩之声，异香芬郁，荧煌灯烛，引去别室。

礼毕三日，仲山悦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厂舍，见衣竿上悬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余悉乌皮耳。乌皮之中，有一枚是白乌皮。又至西南，有一厂舍，衣竿之上，见皮羽四十九枚，皆鸛鹖。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问其夫曰：“子适游行，有何所见，乃沉悴至此？”仲山未之应，其妻曰：“夫神仙轻举，皆假羽翼。不尔，何以倏忽而致万里乎？”因问曰：“乌皮羽为谁？”曰：“此大人之衣也。”又问曰：“翠碧皮羽为谁？”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余乌皮羽为谁？”曰：“新妇兄弟姊妹之衣也。”又问：“鸛鹖皮羽为谁？”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监门萧衡之伦也。”语未毕，忽然举宅惊惧，问其故，妻谓之曰：“村人将猎，纵火烧山。”须臾皆云：“竟未与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别，可谓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随方飞去。即向所见舍屋，一无其处。因号其地为乌君山。出《建安记》。

魏 伶

唐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嘴乌，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乌。出《朝野金载》。

接着摆上酒席，和徐仲山一起吃喝完毕。渐渐地夜深了，徐仲山听到妇女身上的环佩之声，异香浓郁，灯烛辉煌，有人把徐仲山带到另外的房间。

婚礼结束后第三天，徐仲山很喜欢他的住所，逐个参观各个房间，走到一间朝西的厂舍，看见衣竿上悬挂着十四件羽毛皮衣，是翠

碧的皮羽，其余全是乌皮。乌皮中，有一件是白乌皮羽。他又到西南面去看，有一个厂舍，衣竿之上，有四十九件皮羽，都是鸛鹞皮羽。徐仲山暗暗觉得这事很怪异，回到自己的居室后，妻子问丈夫说：“你刚才出去走了一趟，看见了什么？竟然情绪低落回来了？”徐仲山没有回答，他的妻子又说：“神仙能够轻飘飘地升到天上去，都是凭借翅膀的作用。不这样的话，又怎么能够在片刻之间就到了万里之外呢？”徐仲山便问：“乌皮羽衣是谁的？”回答说：“那是父亲的羽衣。”又问：“翠碧皮羽衣是谁的？”回答说：“那是经常派去通话领路的女仆的羽衣。”“其余的乌鸦皮羽衣是谁的？”回答说：“是我和兄弟姐妹们的羽衣。”又问：“鸛鹞羽衣是谁的？”回答说：“是负责打更和巡夜的人的羽衣，就是监门官萧衡一类人的羽衣。”话没说完，忽然整个宅院的人都惊慌失措起来，徐仲山问是什么原因，妻子对他说：“村里的人准备打猎，放火烧山。”不一会儿大家都说：“竟没给徐郎制做一件羽衣。今日分别之后，就当是萍水相逢一场吧。”然后众人都取来羽衣，四散飞去。原来看见的一片房屋，也都不见了。从此以后那个地方就叫“乌君山”。出自《建安记》。

魏 伶

唐代魏伶做长安西市丞，他养了一只红嘴乌鸦，经常在人多的地方向人要钱。如果有人给它一文，它就衔着送到魏伶的住处，每天能收几百文，当时的人们叫它魏丞乌。出自《朝野僉载》。

三足乌

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之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出《酉阳杂俎》。

李 纳

贞元十四年，郑汴二州群乌飞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

至二三尺，方十余里。绪、纳恶而命焚之，信宿如旧，乌口皆流血。出《酉阳杂俎》。

吕生妻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黥其翼，噉其鸣者，当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一乌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梦矣，汝无味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乌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唳，仅食顷，方东向而去。出《宣室志》。

三足乌

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有人献上一只三足乌鸦。左右有人说：“一只脚是假造的。”武则天笑着说：“只管令人将这件事记录到史册上，何必去考察它的真假呢？”《唐书》记载说：“天授元年，有人进献三足乌，则天皇后认为是大周王朝祥瑞的征兆。”睿宗说：“乌的前脚是假的。”武则天不高兴。不一会儿，乌鸦的一只脚掉到了地上。出自《酉阳杂俎》。

李 纳

唐朝贞元十四年，郑州和汴州两个州有一群乌鸦飞到田绪和李纳的境内，衔来树枝木块垒成城。高有二三尺，方圆十多里。田绪和李纳厌恶这件事，所以派人烧了“城”。过了两宿，乌鸦又把城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乌鸦的嘴里都流出了血。出自《酉阳杂俎》。

吕生妻

东平县的吕生，是鲁国人，家住在郑地。他的妻子黄氏有病快要

死了，告诉她的婆婆说：“我得病快死了，可是听说人死了要变成鬼。我常常遗憾人和鬼不能相互沟通，使活着的人更加悲哀。婆婆你对我感情很深，我死后，一定要用梦把情况告诉婆婆。”等到黄氏死了，婆婆梦见黄氏回来，哭着对她说：“我生前做了些不该做的事，现在成为不同的族类，出生在郑地东面的荒野丛林之中。那个翅膀是黑色、嗷嗷鸣叫的，就是我呀。再过七天，我会来拜见婆婆，希望婆婆考虑我活着时的好处，不要因为我是异类就阻挠我。”说完就走了。过了七天，果然有只乌鸦从东面飞来，飞到吕家，停在庭院的树上，悲哀地叫了很长时间。她的婆婆哭着说：“果然同我的梦一样，你活着的时候和我关系很好，直接来我的住处吧。”那只乌鸦就飞入堂中，来回飞翔悲哀地叫着，仅仅呆了一顿饭的工夫，就又向东方飞去。出自《宣室志》。

梁 祖

梁祖亲征郢州，军次卫南。时筑新垒工毕，因登眺其上，见飞鸟止于峻坂之间而噪，其声甚厉。副使李璠曰：“是鸟鸣也，将不利乎？”其前军朱友裕为朱瑄所掩，拔军南去，我军不知，因北行。遇朱瑄军至，梁祖策马南走，入村落间为贼所追。前有沟坑，颇极深广，匆遽之际，忽见沟内蜀黍秆积以为道，正在马前，遂腾跃而过。副使李璠、郡将高行思为贼所杀。张归宇为殿骑，援戈力战，仅得生还，身被十五箭。乃知卫南之鸟，先见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梟

鸣 梟

夏至阴气动为残杀，盖贼害之候，故恶鸟鸣于人家，则有死亡之征。又云：“梟食枭母眼精，乃能飞。”郭璞云：“伏土为梟。”《汉书·郊祀志》云：“古昔天子，尝以春祠黄帝，用一梟破镜。”出曹植《恶鸟论》。

鴞

鸱，相传鸱生三子一为鸱。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酒，常以鸱脑和酒，令人久醉健忘。出《酉阳杂俎》。

又

世俗相传，鸱不饮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饮。并出《酉阳杂俎》。

梁 祖

后梁太祖亲自征伐郢州，军队驻扎在卫南。当时新垒工事修筑完毕，他们便登上城垒向远处眺望，见乌鸦飞来停在陡坡上叫，叫声很凄厉。副使李璠说：“这种乌鸦的鸣叫，将对我们不利吧？”梁太祖的前军朱友裕的部队受朱瑄的袭击，拔军南去，但梁太祖不知道，却向北走。中途遇上朱瑄的部队到了，梁太祖又策马向南逃跑，进入村子里又被贼所追赶。前面有一沟坑又深又宽。匆忙荒乱之际，忽然看见沟内的玉米秸秆堆积成一条道路，正在马前，梁太祖就放马腾跳过去。副使李璠、郡将高行思被贼兵所杀。张归宇是后卫骑士，拿着武器奋力战斗，仅仅能活着回来，身上中了十五支箭。这时才知道卫南的乌鸦，是事先发出的征兆。出自《北梦琐言》。

梟

鸣 梟

夏至时阴气开始发动，就是快到肃杀的季节了。所以说有恶鸟在家鸣叫，就是这家有人要死的征兆。又有人说：“鸱梟吃了母亲的眼珠，才能飞翔。”郭璞说：“伏土就是梟鸟。”《汉书·郊祀志》说：“从前的天子，曾经在春天祭祀黄帝，用一只梟鸟和一只破镜。”出自曹植《恶鸟论》。

鸱

鸱鸟，相传鸱鸟每生三个雏鸟其中一个就是鸱。肃宗时张皇后专权，每次送上酒来，常常用鸱鸟的脑子和在酒中，喝了让人长时间醉酒并健忘。出自《酉阳杂俎》。

又

世俗相传，鸱鸟不喝泉水和井水，只有遇上下雨沾湿了翅膀，才能饮到水。并出自《酉阳杂俎》。

鸱鸺目夜明

鸱鸺即鸱也，为𪚩，由。可以聚诸鸟。鸱鸺昼日，目无所见。夜则飞撮蚊虻。鸱鸺乃鬼车之属也，皆夜飞昼藏。或好食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亦名夜游女，好与婴儿作祟，故婴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啖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犬耳。”又曰：“鸱大如鸬，恶声，飞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为炙，故《庄子》云：“见弹思鸱炙。”又云：“古人重鸱炙。尚肥美也。”《说文》：“梟不孝鸟，食母而后能飞。”《汉书》曰：“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鸱炙及梟羹，盖欲灭其族类也。出《岭表录异》。

又

或云，鸱鸺食人遗爪，非也，盖鸱鸺夜能拾蚤虱耳，爪蚤声相近，故误云也。出《感应经》。

夜行游女

又云，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

鸺鹠目夜明

鸺鹠就是鸱鸟，用它作□，由。能够把各种鸟聚集起来。鸺鹠在白天什么也看不见，夜间则飞着能捕捉蚊虻小虫。鸺鹠是鬼车一类的鸟，都是夜间活动白天躲藏起来。有的鸺鹠喜欢吃人的指甲，就能知道人的吉凶，有凶信的就在他家的屋子上鸣叫，那家就将有灾祸。所以人们剪下指甲，把指甲埋在门内，大概就是忌讳这件事。有人也把鸺鹠叫做夜游女，因为它喜欢与婴儿作怪，所以婴儿的衣服，不可放在星光下的露天场所，是害怕鸺鹠作怪。又有人叫它“鬼车鸟”，春夏之间，稍微遇到阴晦天气，它就飞叫着掠过天空。这种鸟岭外尤其多，喜欢进入人们的宅院，迷惑人的精气魂魄。有的人说，鸺鹠鸟九个头，曾被狗咬去一个，伤口常常滴血，血滴到的人家，就有灾祸。

《荆楚岁时记》上说：“听到了鸺鹠的叫声，就应当把狗唤来。”又说：“鸱鸟的大小像鸱鸟，声音难听，飞进人家不吉祥。”它的肉很鲜美，适合烤着吃，所以《庄子》说：“看见弹丸就想烤鸱肉吃。”又说：“古代人喜欢烧烤鸱肉，是喜欢它的肉质肥美。”《说文》上说：“梟是一种不孝的鸟，吃了母亲然后才能飞翔。”《汉书》上说：“五月五日这天用梟鸟做羹汤，并把它赏赐给文武百官。”因为梟是恶鸟，所以在五月五日这一天吃它的汤。古时候人们看重烤鸱肉和梟羹，大概是想消灭这种鸟的族类吧。出自《岭表录异》。

又

有的人说，鸺鹠吃人的遗爪，不是这样的，是因为鸺鹠鸟夜间能拾取跳蚤和虱子吃掉，爪和蚤两个字声音接近，所以产生误传。出自《感应经》。

夜行游女

又有一种说法，夜行游女，一个名叫天帝女，一个名叫钩星，夜里飞行白天隐藏，像鬼神一样。它穿上羽毛就是飞鸟，脱下毛羽就是妇女。它没有子女，喜欢偷取别人家的孩子，胸前长有乳房。

凡人饴小儿，不可露。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出《酉阳杂俎》。

襦 梟

常骞为齐景公以周礼之法襦梟，梟乃布翼伏于地死。出《感应经》。

张率更

有梟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张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出《朝野僉载》。

雍州人

贞观初，雍州有人夜行，闻梟鸣甚急，仍往来拂其头。此人恶之，以鞭击之，梟死，以土覆之而去。可行数里，逢捕贼者，见其衣上有血，问其何血，遂具告之。诸人不信，将至埋梟之所。先是有贼杀人，断其头，瘞之而去，又寻不得。及拨土取梟，遂得人头。咸以为贼，执而讯之，大受艰苦。出《异闻录》。

韦 颀

大中岁，韦颀举进士，词学赡而贫窶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沍，报光成事者，络绎而至，颀略无登第之耗。

人们喂小孩时，不可露在外面。小孩的衣服也不能在露天的地方晾晒，毛要是落到小孩的衣服里，就要被鸟作祟伤害。有时用血点染人的衣服作标志，有人说这种鸟是难产的妇人死后变成的。出自《酉阳杂俎》。

襦 梟

常璩替齐景公用周礼上的方法祭礼祷告，以消除梟鸟的危害，梟鸟就展开翅膀趴在地上死去了。出自《感应经》。

张率更

有只梟鸟早晨在张率更家庭院的树上鸣叫，他的妻子认为不吉祥，接连唾那梟鸟。张率更说：“赶快打扫打扫，我要升官了。”话未说完，祝贺的客人已经到了门口。出自《朝野金载》。

雍州人

唐太宗贞观初年，有个雍州人夜里走路，听到梟的叫声很急促，并且往来飞翔用翅膀拍打他的头。这人很厌恶它，就用鞭子打它，梟死了，然后用土盖上后离开了。又走了几里路，遇到捉贼的人，看见他的衣服上有血，问他那是什么血，他就把事情详细告诉这些人。大家不相信，把他带到埋梟的地方。在这之前有个贼杀了人，砍下人头，埋上后走了，后来又找不到了。等到拨开土找梟的时候，就得到了人头。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是贼，把他捆起来审讯他，他吃尽了苦头。出自《异闻录》。

韦 颀

唐宣宗大中年间，韦颀去考进士，他词学富丽但生活贫穷。年底到了，他又冷又饿，无法自给。有个叫韦光的人，把韦颀当做一个宗族的人来看待，收拾出自己住的外院屋子让韦颀住。放榜的那天晚上，风雪很大，滴水成冰，报告韦光将要考中进士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韦颀没有一点儿能考中的消息。

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酒馔慰安。见女仆料数衣装，仆者排比车马。颀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候光成名，将修贺礼，颀坐逼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梟，顷之集于竹上。颀神魂惊骇，持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候者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祸患。”俄而禁鼓忽鸣，榜放，颀

已登第，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出《剧谈录》。

韦光请他到堂屋边上的小阁楼上，设了一桌酒席安慰他。只见女仆们在料理衣服和行装，仆人们在准备安排车马。韦颀半夜回到住的地方，围着炉子坐在那里愁得直叹气。等候韦光成名的消息，打算准备一份贺礼。韦颀坐着的地方靠近一个破窗户，上面横着竹竿挂了席子遮挡风雨。屋檐上忽然有枭鸣叫，不一会儿停在竹竿上。韦颀神魂惊骇，拿起竹杖出门去赶走枭鸟。枭鸟飞起来一会儿又回来，很久才离去。韦颀对等候的人说：“我不如意，也没什么可遗憾的，这些妖怪似的鸟如此作怪，恐怕还要遭受横祸。”不久皇宫中的鼓忽然敲响，开始发榜了，韦颀已经考中了。韦光准备的服用车马，全都送给了韦颀。出自《剧谈录》。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鸟四

飞涎鸟	精 卫	仁 鸟	鸛 韩 朋	
带 箭	细 鸟	王母使者	鸳 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 氏	漱金鸟	鸷	营道令
纸鸢化鸟	鸱	戴文谋	瑞 鸟	报春鸟
冠 鳧	秦吉了	韦氏子	鸟 贼	鸟 省
刘景阳	食蝗鸟	卢 融	张 氏	王 绪
武功大鸟	鸛鵒吐绶鸟	杜 鹃	蚊母鸟	
桐花鸟	真腊国大鸟	百 舌	鸛	甘 虫
戴 胜	北海大鸟	鸦	仙居山异鸟	莺

飞涎鸟

南海去会稽三千里，有狗国，国中有飞涎鸟似鼠，两翼如鸟而脚赤。每至晓，诸栖禽未散之前，各各占一树，口中有涎如胶，绕树飞，涎如雨沾洒众枝叶。有他禽之至而如网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获，即空中逐而涎惹之，无不中焉。人若捕得脯，治渴。其涎每布后半日即干，自落，落即布之。出《外荒记》。

飞涎鸟

南海离会稽郡有三千里，那里有个狗国，国中有一种飞涎鸟像老鼠，两翅像鸟，爪子是红色的。每到天亮时，各种飞禽还栖息在树上没飞散之前，飞涎鸟各自占一棵树，鸟的口中有涎水像胶一样，它绕着树飞，涎水像雨一样洒下来沾在树的枝叶上。有其他禽鸟飞来，就像遇到网一样，飞涎鸟就吃被网住的鸟，被枝叶上的涎水粘住。如果到中午还没捉到鸟，就在空中追逐并用涎水往鸟身上洒，没有不中

的。人如果捉住此鸟用它的肉作成肉脯，能治消渴病。它的涎水每次布网后半天就干，干后便从枝叶上自己落下来，脱落后就重新吐涎布网。出自《外荒记》。

精 卫

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昔赤帝之女名女姪，往游于东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为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出《博物志》。

仁 鸟

晋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鸦绕烟而噪，或集介子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之木，木似柏而枝长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寿木之华。”即此是。或云，此鸦有识，于焚介之山，数百里不复识罗网。呼之曰仁鸟。俗亦谓仁鸟白臆为慈乌，则此类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鸛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禽。人面鸟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鸛，其声似钟磬笙竽也。《世语》曰：“青鸛鸣，时太平。”乃盛明之世，翔鸣薊泽，音中律吕，飞而不行。禹平水土，栖于川岳，所集之地，必有圣人出焉。自上古铸诸鼎器，皆图像其形。铭赞至今不绝。出《拾遗录》。

韩 朋

韩朋鸟者，乃鳬鹭之类。此鸟为双飞，泛溪浦。水禽中□鸕、鸳鸯、鸕、鸕，岭北皆有之，唯韩朋鸟未之见也。案干宝《搜神记》云：“大夫韩朋，其妻美，宋康王夺之。朋怨，

精 卫

有一种鸟像乌鸦一样，头上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爪子，名字叫精卫。从前赤帝的女儿名叫女娃^姪，到东海去游玩，淹死了没能回去，她的灵魂化为精卫鸟。所以精卫鸟常常衔来西山的木石，用来填东海。出自《博物志》。

仁 鸟

春秋时晋文公焚烧树林以寻求介子推时，有只白鸦鸟绕着烟鸣叫，有时停在介子推的旁边，火就烧不着介子推。晋国人赞美它，修起一座高台，名叫思烟台。栽种象征仁爱、长寿的树木，这树像柏树，树枝长而柔软，开的花能吃。所以《吕氏春秋》说：“木之美者，有寿木之华。”就是这种树。有人说，这种鸦很有见识，人们在烧死介子推的山上，几百里之内不再设罗网捕鸟。并称这种鸟叫“仁鸟”。民间也把仁鸟中胸部为白色的称为慈鸟，就是这一类鸟。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鸛

幽州一带，羽山北面，有一种善于鸣叫的飞禽。长着人面鸟嘴，八只翅膀一只脚，毛色像野雉，行走时不踩地面，名叫鸛。它的叫声像钟磬笙竽。《世语》上说：“青鸛鸣，天下太平。”说的就是昌盛繁荣的时代，它在沼泽上鸣叫，叫声符合音律，只飞而不行走。大禹治水之后，它便栖息在高山大川上。它们聚集的地方，一定有圣人出世。自从上古开始铸造各种鼎器，都用鸛鸟的形象做图案铸在鼎器上。关于它的铭赞至今不断。出自《拾遗录》。

韩 朋

韩朋鸟，本是野鸭水鸥一类的鸟。这种鸟为雌雄双飞鸟，生活在溪水湖泊之中。水禽中的鸕鶿、鸳鸯、鸕鶿等鸟，岭北全都有，只是没见过韩朋鸟。根据干宝《搜神记》上所说：“大夫韩朋，他的妻子很美，宋康王强夺了韩朋的妻子。韩朋特别怨恨，王囚之，朋遂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提

衣，衣不胜手。遗书于带曰：‘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以冢相望。经宿，忽见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又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出《岭表录异》。

带 箭

带箭鸟，鸣如野鹄，翅羽黄绿间错，尾生两枝，长二尺余，直而不臬，唯尾稍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为带箭鸟。同上。

细 鸟

汉元封五年，勒毕国贡细鸟，以方尺玉笼盛数百头。大如蝇，其状如鸚鵡，闻声数里，如黄鹄之音。国人常以此鸟候时，亦名曰候虫。上得之，放于宫内，旬日之间，不知所止，惜甚，求不复得。明年，此鸟复来集于帷幄之上，或入衣袖，因更名曰蝉鸟。宫人婕妤等皆悦之，但有此鸟集于衣上者，辄蒙爱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爱其皮，服其皮者，多为男子媚也。出《洞冥记》。

王母使者

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昔汉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

宋康王囚禁了他，韩朋就自杀了。他的妻子于是暗中把衣服弄得很糟糕，宋康王和她一同登上高台，韩朋妻从高台上跳下去。康王手下的人想提她的衣服，但衣服一提就烂，所以没拉住。她在衣带上留下遗书说：‘希望把我的尸体还给韩朋，与他合葬。’康王很生气，令人埋葬，却把她的坟埋在韩朋坟的对面，互相对望。过了一夜，忽然看见有梓树从二人的坟上长出来，树根在地下相交一起，树枝在地上相连。还有像鸳鸯一样的鸟，经常栖息在树上。从早到晚悲切地鸣叫。”南方人说这对鸟就是韩朋夫妻的灵魂，所以用韩朋的名字给这鸟命名。出自《岭表录异》。

带 箭

带箭鸟，叫声像野鹊一样，翅膀上的羽毛黄绿交错，尾巴上长出两根长枝，二尺多长，挺直而有弹性，只有尾梢才稍稍长毛，很像箭羽，因此人们称它为带箭鸟。同上。

细 鸟

汉武帝元封五年，勒毕国进贡一种细鸟，用一尺见方的玉笼装了几百只。大小如苍蝇，形状像鹦鹉，叫声传出几里远，像黄鸪的叫声一样。勒毕国的人常用这种鸟判断时间，也把它叫做候虫。皇上得到这种鸟后，放在宫内，十多天后，不知飞到哪里去了，皇上很惋惜，再想找就得不到了。第二年，这些鸟又回来聚集在帷幄上，有的钻入宫人的衣袖里，因而又改名叫蝉鸟。宫人婕妤等都喜欢这种鸟，只要这种鸟落到谁的衣服上，谁就会受到皇帝的宠爱。汉武帝末年，它们自己渐渐死掉了，人们尤其喜爱它的皮，穿上这种鸟皮做的女人，多会受到男人的喜爱。出自《洞冥记》。

王母使者

齐郡函山有一种鸟，青脚红嘴，白翅紫脑门，名叫王母使者。从前汉武帝曾登此山，得到一个玉函，五寸长，武帝下山时，玉函忽然变成

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出《酉阳杂俎》。

鸳 鸯

汉时，鄢县南门两扇，忽一声称“鸳”，一声称“鸯”，晨夕开闭，声闻京师。汉末恶之，令毁其门，两扇化为鸳鸯，相随飞去，后遂改鄢为晏城县。出《朝野僉载》。

五色鸟

杨震卒，未葬，有大鸟五色高丈余，从天飞下，到震棺前，举头悲鸣，泪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升。出谢丞《后汉书》。

新喻男子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衣迎三儿，亦得飞去。出《搜神记》。

张氏

京兆有张氏独处一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祝曰：“鸠为祸也，飞上承尘；为福也，即入我怀。”以手探之，而得一金钩。是后子孙渐盛，资财万倍。蜀贾客至长安，闻之，乃厚赂婢，婢窃钩以与客。张氏既失钩，渐渐衰耗，

一只白鸟飞走了。世人传说山上有王母娘娘的药函，常常让鸟常年守着它。出自《酉阳杂俎》。

鸳鸯

汉代时，鄠县南门的两扇大门，忽然一扇发出“鸳”的声音，一扇发出“鸯”的声音，早晚开关城门时，京城内都能听到这个声音。汉代末年，人们厌恶这种声音，便下令毁掉这两扇门，两扇门变成了鸳鸯，相随着飞走了。后来就改鄠县为晏城县。出自《朝野僉载》。

五色鸟

杨震去世了，还没埋葬时，有一只一丈多高的五色大鸟，从天上飞下来，飞到杨震的棺材前，抬头悲叫，流出的泪水沾湿了地面。到安葬那天，大鸟冲天飞去。出自谢丞《后汉书》。

新喻男子

豫章郡新喻县有个男子看见田野中有六七个女人，都穿着毛衣。他不知道是鸟，匍匐前往，拿到了其中一个女子脱下的毛衣，并藏了起来。他又向前靠近那些鸟，那些鸟都各自飞走了，只有一只鸟不能飞离。男子就娶了这只鸟做妻子，生了三个女儿。她们的母亲后来让女儿问父亲，知道了她的毛衣藏在堆着的稻谷下面，便取出它，穿上飞走了。后来，她又用毛衣迎接三个女儿，也都飞走了。出自《搜神记》。

张 氏

京城有个张氏独居一室，有一只鸠从外面飞进室内，落在床上。张氏祷告说：“鸠若是带来祸，就飞到帐幕上去；如果能带来福，就飞到我怀中。”果然飞到她怀中，她用手去抚摸鸠鸟，竟得到一个金钩。从此以后她的子孙也逐渐发达兴盛起来，财产增加万倍。有个蜀地商人来到长安，听说了这件事，就用重金收买张氏婢女，婢女便偷出金钩送给了商人。张氏失钩后，逐渐败落，而蜀客亦罹穷厄，于是赍钩以反张氏，张氏复昌。出《搜神记》。

漱金鸟

魏时，昆明国贡漱金鸟。国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鸟，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祥。闻大魏之德，被于荒远，乃越山航海，来献大国。”帝得此鸟，蓄于灵禽之圃，饴以真珠，饮以龟脑。鸟常吐金屑如粟，铸之可以为器。昔汉武帝时，有献大雀，此之类也。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室以处之，名曰辟寒台。皆用水晶为户牖，使内外通光，而常隔于风雨尘雾。宫人争以鸟所吐之金饰钗佩，谓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君王怜。”于是媚惑争以宝为身饰，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也。魏代丧灭，珍宝池台，鞠为茂草，漱金之鸟，亦自高翔。出《拾遗录》。

鸛

晋永嘉二年，有鸛集于始安县，木矢贯之，铁镞，其长六寸有半，以箭计之，其射者当身長丈五六尺。

营道令

晋太元中，营道令何偕之去职，于县界山中得一鸟，大如白鹭，青色赤目，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形，大小刻画转辗如揽子，绝妙人功，于是京邑皆传观之。营道经今属道州。原缺出处，许本、黄本作《酉阳杂俎》。

蜀地的商人也遭到了厄运，于是，又把金钩还给了张氏，张氏家族又昌盛起来。出自《搜神记》。

漱金鸟

魏国时，昆明国进贡了漱金鸟。国人说：“有个离然州九千里的地方，出产这种鸟，形状如雀，黄色，羽毛柔软浓密，常常在海上作短时飞翔，用网捕捉，认为此鸟是吉祥之物。听说大魏的德政，使偏远地区也受到恩惠，所以才越山渡海，来献给大国。”皇帝得到这种鸟后，放在灵禽园中，喂它珍珠，给它龟脑喝。鸟常吐出米粒大小的金粒，可以用来铸造器物。从前汉武帝刘彻时，有来进贡大雀的，也是这一类鸟。这种鸟怕霜雪，便盖了小房子让鸟住，名叫避寒台，都用水晶做门窗，使内外通光，而且常能挡住风雨尘雾。宫女们争着用鸟吐出的金粒装饰钗佩，把它叫做避寒金，所以宫女们互相取笑说：“不戴避寒金，怎得君王心；不戴避寒钿，怎得君王怜。”于是想媚惑君王的人，争着用避寒金做饰物，竟连行走坐卧都挟在怀里来邀宠。魏灭亡后，当年的珍宝池台，充满荒草，吐金的鸟，也远走高飞了。出自《拾遗录》。

鸛

西晋永嘉二年，有鸛鸟停在始安县，被木箭射穿，铁箭头，有六寸半长，用箭头和箭的长度推算，这个射鸛的人身高能有一丈五六尺。

营道令

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营道县令何偕之离任时，在县界山中得到一只鸟，像白鹭那么大，青色的羽毛，红色的眼睛，膝盖上大腿下，自然生长着一个铜环，大小适中上面刻画着图案，转动自如，像绳子，远远胜过人工，于是京城里的人都传着观看。营道县现属道州管辖。原缺出处，许本、黄本作出自《酉阳杂俎》。

纸鸢化鸟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围台城，远不通问，简文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王伟谓景曰：“此纸鸢所至，即以事达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堕，皆化为鸟，飞入云中，不知所往。出《独异志》。

鹑

安定原土筑时，奠祭以觚爵，忽有一鹑飞于觚上，因名鹑觚城。后魏文帝大统中，立为鹑觚县。出《穷神秘苑》。

戴文谋

有戴文谋者，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谋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谋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进食甚谨。后谋于室内窃言之，其妇曰：“此恐是狐魅依凭耳。”文谋曰：“我亦疑之。”乃祠飧之时，神乃言曰：“吾相从，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异议。”文谋辞谢之际，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出视之，见一大鸟，五色，白鸠数十随之，东北入云而去。出《穷神秘苑》。

瑞 鸟

炀帝征辽回，次于柳城郡之望海镇。步出观望，有大鸟二，素羽丹嘴，状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翔双下，高一丈四五尺，长八九尺，

徘徊驯扰，翔舞御营。敕著作佐郎虞绰

纸鸢化鸟

梁武帝太清三年，侯景领兵围台城，城内与外面不通消息，简文帝制作了一只纸鸢放到空中，向外面的人告急。侯景的谋臣王伟对侯景说：“这个纸鸢落下，便可把城内的消息传到外面。”侯景便命令身边的射箭能手射纸鸢，等被射中坠落后，那纸鸢都变成了鸟，飞到云中，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出自《独异志》。

鹑

安定原用土筑城时，用觚和爵盛酒举行祭奠仪式，忽然有一只鹑鸟飞落在觚上，便起名叫鹑觚城。后来魏文帝大统年间，立为鹑觚县。出自《穷神秘苑》。

戴文谋

有个叫戴文谋的人，隐居在阳城山中。曾经在客堂吃饭时，忽然听到有呼喊声说：“我是天帝的使者，准备到人间来依靠你，可以吗？”文谋听后很吃惊，又听到说：“你是怀疑我吗？”戴文谋于是跪下说：“我的住处很贫寒，恐怕不足以迎您降临寒舍。”接着就进行洒扫设置神位，一早一晚很恭谨地进奉饮食。后来，戴文谋在内室悄悄向妻子说了这件事，他妻子说：“这恐怕是鬼狐来依附。”文谋说：“我也很疑惑。”等到再进奉食物时，那神便说：“我来你这里，正想给你好处，没想到你有了疑心和另外的想法。”文谋正在道歉时，忽然堂上发出了像数十人的呼喊声。出来一看，见一只大鸟，身有五色，数十只白鸠跟着它，往东北方向飞入云霄离开了。出自《穷神秘苑》。

瑞 鸟

隋炀帝杨广征辽东回来时，驻扎在柳城郡的望海镇歇息。走出来观望时，看见两只大鸟，白毛红嘴，样子像白鹤和鹭鸶，从云中飞出

来，翅膀翻飞双双落下，有一丈四五尺高，八九尺长，很驯服地在地上徘徊，或在御营前飞舞。隋炀帝命令著作佐郎虞绰

制《瑞鸟铭》以进，上命镌于其所，仍敕殿内丞阎毗图写其状，秘书郎虞世南上《瑞鸟颂》，敕令写于图首。出《大业拾遗记》。

报春鸟

顾渚山中有鸟如鸛鸽而小，苍黄色，每至正月二月，作声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声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报春鸟。出《顾渚山记》。

冠 鳧

石首鱼，至秋化为冠鳧，冠鳧头中有石也。出《海陆碎事》。

秦吉了

秦吉了，容、管、廉、白州产此鸟，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赤、纯白色者，俱未之见也。出《岭表录异》。

韦氏子

汧阳郡有张女郎庙。上元中，有韦氏子客于汧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囊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于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穷其处。仅食顷，乃于馆亭瓦屋上得焉。仆者惊愕，告于韦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又失其所，复于瓦屋上得之。

写《瑞鸟铭》呈给他，皇上又命令将铭文刻碑立在瑞鸟飞翔的地方，又下令叫殿内丞阎毗画下鸟的形状，秘书郎虞世南献上《瑞鸟颂》，

炀帝下令将《瑞鸟颂》写在画像的上面。出自《大业拾遗记》。

报春鸟

顾渚山中有一种鸟像鸚鵡但体形小，青黄色。每到正月二月时，发出声音说：“春起也。”到了三月四月，又发声说：“春去也。”采茶人叫它报春鸟。出自《顾渚山记》。

冠 鳧

石首鱼，到秋天就变成冠鳧鸟，冠鳧鸟的头里面有石头。出自《海陆碎事》。

秦吉了

秦吉了，容州、管州、廉州、白州都产这种鸟。大小和鸚鵡相似，嘴脚都是红色，两眼后夹着头，长着黄色的肉冠，善于模仿人说话，语声高而厚重，和鸚鵡很不相同。用熟鸡蛋和着像枣一样大小的饭团喂养它。有人说，容州有纯红色和纯白色的秦吉了，但都没看见过。出自《岭表录异》。

韦氏子

汧阳郡有个张女郎庙。上元年间，有个韦氏子去汧阳做客，路过进了这座庙，就下马解鞍休息，忽然看见庙中有两只木鞋放在地上。韦生看那木鞋，是用草编成的，纹理很细密，白色而且编制方法极妙。韦生就把这一对木鞋收起放在口袋中，接着就离开这里。等到了汧阳郡，郡守让韦生住在馆亭里。这天晚上，韦生把木鞋放在身前睡了，第二天却不见了，什么地方也没找到。仅一顿饭的工夫，便在馆亭的瓦房上找到了。仆人很惊奇，便告诉了韦生，韦生立即叫人上房取下来。得到后，睡觉时又放在身前，第二天又不见了，又在瓦房上找到了它。

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夕，其仆乃窃

于隙中伺之，夜将半，其屐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生命取焚之，乃飞去。出《宣室志》。

鸟 贼

李靖弟客师官至右武卫将军，四时从禽，无暂止息。京师之西南际澧水，鸟兽皆识之，每出，鸟鹊竞逐噪之，人谓之鸟贼。出《谭宾录》。

鸟 省

冯兖给事，亲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出《卢氏杂说》。

刘景阳

天后时，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得吉了鸟，雄雌各一只，解人语。至都进之，留其雌者。雄烦怨不食，则天问曰：“何乃无聊也？”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今颇思之。”乃呼景阳曰：“卿何故藏一鸟不进？”景阳叩头谢罪，乃进之，则天不罪也。出《朝野僉载》。

食蝗鸟

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出《酉阳杂俎》。

像这样反复了几次，韦生偷偷地对仆人说：“这事不是很奇怪吗？可以暗中察看一下。”这天晚上，他的仆人便悄悄在暗处等待观察，快半夜时，这木鞋忽然变成了白鸟，飞到瓦房上。韦生叫人取来木鞋烧掉，却变成鸟飞走了。出自《宣室志》。

鸟 贼

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官至右武卫将军，一年四季都捕猎禽鸟，没有停止休息的时候。京城西南边的澧水一带，鸟兽都认识他，他每次出来打猎，鸟鹊竞相追逐而对之鸣叫，人们把他叫做鸟贼。出自《谭宾录》。

鸟 省

冯兗给事，在亲仁坊有宅院，宅院南面有个山亭院，养了很多鹅鸭和杂禽，常常派一个家人管理此事，当时人们叫这个地方为鸟省。出自《卢氏杂说》。

刘景阳

武则天执政时，左卫兵曹刘景阳出使岭南，得到吉了鸟，雌雄各一只，能听懂人说的话。到京城进献了雄鸟，自己留下了雌鸟。雄鸟烦躁不安不吃食，武则天问道：“为什么这样无聊？”雄鸟对她说：“我的配偶被使者得去了，现在很思念它。”武则天便传呼刘景阳说：“你为什么藏起一只鸟不进献呢？”景阳叩头谢罪，便把雌鸟也献上来，武则天没有怪罪他。出自《朝野僉载》。

食蝗鸟

唐玄宗开元年间，贝州蝗虫吞吃禾苗，有数千只大白鸟，数万只小白鸟，把蝗虫都吃光了。出自《酉阳杂俎》。

卢 融

开元初，范阳卢融病中独卧，忽见大鸟自远飞来，俄止庭树，高四五尺，状类鸛，目大如杯，嘴长尺余。下地上阶，顷之，入房登床，举两翅，翅有手，持小枪，欲以击融，融伏惧流汗。忽复有人从后门入，谓鸟云：“此是善人，慎勿伤也。”鸟遂飞去，人亦随出，融疾自尔永差。出《广异记》。

张 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张，牛肃之姨也，开元二十五年，卒于伊阙庄。张寝疾，有鸟止于庭树，白首赤足，黄腹丹翅。其鸣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昼夜不绝声。十余日，张殂，鸟遂不见。出《纪闻》。

王 绪

天宝末，台州录事参军王绪病将死，有大鸟飞入绪房，行至床所，引嘴向绪声云：“取取。”绪遂卒。出《广异记》。

武功大鸟

大历八年，大鸟见武功，群噪之。行营将张日芬射获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广四尺，状类蝙蝠。出《酉阳杂俎》。

鸛鵲

鸛鵲，一名堕羿，形似鹞。人射之，则衔矢反射人。出《酉阳杂俎》。

卢 融

开元初年，范阳卢融病中独卧，忽然看见有只大鸟从远处飞来，一会儿落在庭院的树上，四五尺高，形状很像鸛，眼大如酒杯，嘴有一尺多长。落到地上走上台阶，一会儿，竟进入房中上了床，举起两翅，翅膀上长着手，手上拿小枪，想刺卢融，卢融趴在床上，吓得流了一身汗。忽然又有人从后门进来，对鸟说：“这是个好人，千万不要伤了他。”大鸟便飞走了，人也随着出去了。卢融的病从此好了。出自《广异记》。

张 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的妻子张氏，是牛肃的姨母。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死在伊阙庄。张氏卧病不起的时候，有一只鸟落在庭院的树上，白头红爪，黄色的腹部红色的翅膀。它鸣叫时只是说：“悔恨呀妈

妈。”像这样昼夜不停地叫。十多天后，张氏死去，鸟也不见了。出自《纪闻》。

王 绪

唐玄宗天宝末年，台州录事参军王绪有病将要死时，有只大鸟飞入王绪的房中，走到床前，伸嘴向着王绪出声说：“取取。”王绪便死了。出自《广异记》。

武功大鸟

唐代宗大历八年，有只大鸟出现在武功，人们对大鸟乱嚷乱叫。行营将官张日芬射中了大鸟。大鸟肉翅膀，狐狸头，四只脚，脚上有爪，四尺宽，形状像蝙蝠。出自《酉阳杂俎》。

鸛鵒

鸛鵒，还有一个名叫堕羿，形状像鹞。人用箭射它，它就衔住箭反过来射人。出自《酉阳杂俎》。

吐绶鸟

鱼复县南山有鸟大如雉，羽色多黑，杂以黄白，头颇似雉。有时吐物长数寸，丹采彪炳，形色类绶，因名为吐绶鸟。又食必蓄嗟，臆前大如斗，虑触其嗟，行每远草木，故一名避株鸟。出《酉阳杂俎》。

杜 鵑

杜鹃，始阳相推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尝有人出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即死。初鸣，先听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之法，当为犬声应之。出《酉阳杂俎》。

蚊母鸟

蚊母鸟，形如鹧，嘴大而长，池塘捕鱼而食。每叫一声，则有蚊蚋飞出其口。俗云，采其翎为扇，可辟蚊子。亦呼为吐蚊鸟。出《岭表录异》。

桐花鸟

剑南彭蜀间，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每桐结花即来，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谓之桐花鸟。极驯善，止于妇人钗上，客终席不飞。人爱之，无所害也。出《朝野僉载》。

真腊国大鸟

真腊国有葛浪山，高万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鸟，状似老鸱，大如骆驼。人过，即攫而食之，腾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腊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剑子，两头尖利，令人载行，鸟攫

吐绶鸟

鱼复县南山有鸟大如雉，羽毛颜色多是黑的，夹杂着黄白色，头特别像野鸡。有时吐出几寸长的东西，大红色十分鲜艳，形状颜色像绶带，因此叫它吐绶鸟。另外，吃食后一定会先存在嗉子里，前胸大得像酒斗，担心碰到它的嗉子，飞行时远避草木，所以一名叫避株鸟。出自《酉阳杂俎》。

杜 鹃

杜鹃鸟，阳气开始上升时就互相推诿让别的杜鹃鸣叫，先叫的吐血死亡。曾经有个人外出走路，看见一群杜鹃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学杜鹃的叫声，他就死了。杜鹃初次啼叫，先听到的人意味着别离，在厕所听到叫声，不吉祥。抑制这种不祥之兆的办法，应当是学狗叫回应它。出自《酉阳杂俎》。

蚊母鸟

蚊母鸟，形状像鹞（一种像鹭鸶的小鸟），嘴大而长，从池塘中捕鱼吃。每叫一声，就有蚊蚋从口中飞出来。人们传说，用它的翎毛做扇子，能避蚊子。也叫它吐蚊鸟。出自《岭表录异》。

桐花鸟

剑南彭蜀之间，有一种像手指大的鸟，身上五种颜色都全了，还有像凤凰似的冠。吃桐花，每当桐树开花时就飞来，桐树花落时就飞走，不知道去了哪里。俗称桐花鸟。这鸟特别驯服善良，常落在妇女的钗上，客走了席散了也不飞走。人们很喜爱它，它对人们没有害处。出自《朝野僉载》。

真腊国大鸟

真腊国有座葛浪山，高万丈，半山腰有个洞。洞里先前有只浪鸟，样子像老鸱，像骆驼那么大。有人经过，人便被抓去吃了，然后腾空飞去，老百姓深受其苦。真腊国王拿出大块牛肉，肉里放上小剑，两头带尖特别锋利，让人背着走，大鸟抓来牛肉而吞之，乃死，无复种矣。出《朝野僉载》。

百舌

百舌春啖，夏至唯食蚯蚓。正月后冻开，蚓出而来。十月后，蚓藏而往。盖物之相感也。出《朝野僉载》。

鹞

江淮谓群鹞旋飞为鹞井，鹞亦好旋飞，必有风雨。人探巢取鹞子，六十里旱。能群飞，薄霄激雨，雨为之散。出《酉阳杂俎》。

又南方有鹞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于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昉然而转，因得而啖。里人学其法者，伺其养雏，缘树，以蔑缚其巢，鹞必作法而解之，乃铺沙树底，俾足迹所印而仿学之。出《北梦琐言》。

甘 虫

大中末，舒州奏众鸟成巢，阔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鹰鹞，水禽山鸟，无不驯狎如一。更有鸟，人面绿毛，嘴爪皆绀。其声曰“甘虫”，因谓之甘虫。时人画图，鬻于坊市。出《杜阳编》。

戴 胜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入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贽，濡翰成轴，于小亭凭几便吞吃了它，于是就死了，从此就绝了种。出自《朝野金载》。

百 舌

百舌鸟到春天时婉转地鸣叫，夏天到来后它只吃蚯蚓。正月后大地解冻，蚯蚓出来百舌鸟便飞来。十月以后，蚯蚓冬眠，百舌鸟就飞走了。这就是物与物之间互相感应啊。出自《朝野金载》。

鸛

江淮人把一群鸛鸟旋转飞翔称为鸛井，鸛鸟很喜欢旋转着飞翔，它一飞一定会刮风下雨。人若到巢中捉鸛卵，六十里内必然天旱。鸛鸟能成群飞翔，飞到云霄搅动云雨，云雨就搅散了。出自《酉阳杂俎》。

另外南方有一种鸛吃蛇，鸛鸟每当遇到大石头，知道石头下有蛇，就在巨石前面，像道士那样迈着禹步，石头便也随着转动，于是就能捉到蛇吃掉。乡里人想学鸛的步法，趁鸛鸟育雏时，爬上树，用细竹篾作绳子系住它的巢，鸛鸟一定作法解开蔑网，就在树底下铺沙子，使鸛鸟在沙上印上足迹，以便模仿学习。出自《北梦琐言》。

甘 虫

唐懿宗大中末年，舒州向皇帝上奏说一群鸟筑成一个鸟巢，宽七

尺，高一丈，而燕雀鹰鹞，水禽山鸟，无不驯服亲近得像一种鸟一样。还有一种鸟，长着人面绿毛，嘴和爪都是深青透红的颜色，它鸣叫的声音是“甘虫”，便把它叫做甘虫。当时有人把它画成图像，在街市上出卖。出自《杜阳编》。

戴 胜

前蜀的刑部侍郎李仁表客居在许州，准备入礼部参加举试。当时是薛能尚书镇守许州，李仁表先抄写了自己写的五十首诗作为晋见的礼物，将诗书写在轴书上，在小亭子里靠着桌几

阅之。未三五首，有戴胜自檐飞入，立于案几之上，驯狎。良久，伸颈弹翼而舞，向人若将语。久之，又转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飞去。心异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诗，薛大加礼待。居数日，以其子妻之。出《录异记》。

北海大鸟

北海有大鸟，其高千里，头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鹭”，右翼文曰“勒”，头向东正，海中央捕鱼。或时举翼飞，而其羽相切，如雷风也。出《神异录》。

鸦

温璋为京兆尹，勇于杀戮，京邑惮之。一日，闻挽铃而不见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鸦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雏而来诉耳。”命吏随鸦所在而捕之，其鸦盘旋，引吏至城外树间，果有人探其雏，尚憩树下。吏执送之，府尹以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出《北梦琐言》。

仙居山异鸟

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留瑞文于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缙钱，委汉州马步使赵弘约，缔构观宇。洎创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将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余人缚拽鼓噪，震动远近。

忽有异鸟三只，一红赤色，二皆洁白，尾如曳练，各长二尺余，栖于梁上，随绳索上下，

阅读这些诗。还没看完三五首，就有一只戴胜鸟从屋檐飞进亭子，站在几案之上，很驯服亲近的样子。过了很久，又伸着脖子垂着翅膀跳起舞来，对着他像是要说话。很久之后，又旋转又跳舞，像这样反复好几次，然后就轻轻地飞走了。李仁表心里感觉很奇怪，也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第二天去投递诗稿时，薛能对他大加礼待。过了几天，便把女儿嫁给李仁表做妻子。出自《录异记》。

北海大鸟

北海有一只大鸟，高一千里，头上的花纹是“天”字，胸前花纹是“候”字，左翼花纹是“鹭”字，右翼花纹是“勒”字，头朝着正东方，到海中央捕鱼吃。有时展翅飞翔，它的羽毛互相摩擦，像打雷刮大风一样。出自《神异录》。

鸦

温璋任京兆尹时，敢于杀戮，京城的人都怕他。一天，听到拉铃声却看不见人，像这样连续三次，竟是一只鸦。京兆尹说：“这一定是有人去捉它的雏鸟而来投诉的。”于是命人随着到鸦鸟所在的地方去捉人。那只鸦盘旋飞翔，把差吏引到城外树林间，果然有人捉住雏鸟，还在树下休息。差吏便把他捉住送到温璋这里，府尹觉得这事很异常，就处死了捉雏鸟的人。出自《北梦琐言》。

仙居山异鸟

前蜀永平二年，得到了北邙山章弘道在什邡仙居山留下的瑞文，便出钱，委托汉州马步使赵弘约，建造一座道观。到建筑天尊殿时，用的木料石头很多，工程很大。这一天，准备架起大梁时，能工巧匠和工人三百多人又绑又拽声音鼓噪，震动远近。忽然有三只异鸟，一只大红色，两只纯白色，尾巴像拖着一条彩带，每个都二尺多长，落

在大梁上，随着拉拽大梁的绳子上上下下，
在众人中，略无惊怖。工人抚搦戏玩之，如所驯养者。梁既上毕，鸟亦飞去。出《录异记》。

莺

顷年，有人取得黄莺雏，养于竹笼中。其雌雄接翼，晓夜哀鸣于笼外，绝不饮啄。乃取雏置于笼外，则更来哺之。人或在前，略无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笼，其雄雌缭绕飞鸣，无从而入。一投火中，一触笼而死。剖腹视之，其肠寸断。出《玉堂闲话》。

在人群中，一点不害怕。工人们抚摸它和它戏耍，就像他们驯养的一样。大梁上完了，鸟也飞走了。出自《录异记》。

莺

近年来，有个人抓到了黄莺鸟的幼雏，养在竹笼中。有一对雌雄大鸟连着翅膀，白天黑夜在竹笼外哀鸣，雏鸟不吃东西不饮水。于是取出雏鸟放在笼外，这一对雌雄黄莺就来哺育幼雏。人有时在旁边，雌雄黄莺也不怕。忽然有一天，那人没放雏鸟出笼，那一对雌雄黄莺就围绕着笼子边飞边叫，没办法进笼子育雏。便一只投到火中，一只撞在笼子上死了。剖开腹部一看，它的肠子已经断成一寸寸的小段。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东海大鱼 鼉 鱼 南海大鱼 鲸 鱼 鲤 鱼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 鲐 鰕 鱼 吴余鲈鱼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骨 雷
彭 蚶 鲛 鱼 鲩 鱼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 鲙 鲈 鱼 鲫 鱼 鲮 鱼 黄 鲂 鱼
蟠 螭 海 燕 蛟 鱼

东海大鱼

东方之大者，东海鱼焉。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鱼产则百里水为血。出《玄中记》。

鼉 鱼

《博物志》云：“南海有鼉鱼，斩其首，干之，掾去其齿，而更复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然。又闻广州人说，鳄鱼能陆追牛马，水中覆舟杀人，值网则不敢触，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数百于陆地，及其成形，则有蛇，有龟，有鳖，有鱼，有鼉，有为蛟者，凡十数类。及其被人捕取宰杀之，其灵能为雷电风雨，比殆神物龙类。出《感应经》。

东海大鱼

东方最大的水生物，是东海大鱼。在海上航行的人，第一天遇见鱼头，走到第七天才遇见鱼的尾巴。东海鱼生产的时候则百里方圆的海水都是血红的。出自《玄中记》。

鼉 鱼

《博物志》说：“南海有一种鼉鱼，砍下它的头，晒干了，敲去它的牙齿，却能够再生出来，反复多次才停止长新牙。”《南州志》里也这样说。又听广州人说，鳄鱼能在陆地上追逐牛马，能在水里颠覆舟船吃人，碰到渔网就不敢触碰了，它也害怕这些东西。鳄鱼怀一次孕，在陆地上生下几百枚卵，等到卵成型的时候，就变出蛇、龟、鳖、鱼、鼉、还有蛟，一共有十几种。等到鳄鱼被人捉住宰杀，它的魂灵能够制造雷电风雨，这大概就是龙一类的神物。出自《感应经》。

南海大鱼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亲见大异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远望，青翠如近。开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状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从山边来者云，有大鱼，乘流入二山，进退不得。久之，其鳃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鱼因尔得去。雷，鱼声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气也。其二曰，海中有洲，从广数千里，洲上有物，状如蟾蜍数枚。大者周回四五百里，小者或百余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气，上属于月，与月争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数十里。每夏初，则有大蛇如百仞山，长不知几百里。开元末，蛇饮其海，而水减者十余日。意如渴甚，以身绕一山数十匝，然后低头饮水。久之，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遂拆，蛇及山被吞俱尽，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出《广异记》。

鲸 鱼

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出《广异记》。

鲤 鱼

开元中，台州临海，大蛇与鲤鱼斗。其蛇大如屋，长绕孤岛数匝，引头向水。其鱼如小山，髻目皆赤，往来五六里，

南海大鱼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是海南朱崖人，住的地方靠近大海。他说，亲眼看见三件特别奇异的事：其中之一是：海中有两座山，相距六七百里，晴朗的早晨远远望去，山上一片青翠，好像就在眼前。唐玄宗开元末年，海里雷雨大作，下的雨是泥水，样子像吹出的混浊泡沫，天地之间的暗黑色持续了七天。有个从山边来的人说，有条大鱼，顺着水流进入海中两座大山之间，不能进退。时间一长，鱼鳃挂在一个山崖上，七天以后，山崖裂了，鱼因此才能离开。雷声就是鱼的叫声，下的泥水是鱼口中吹出的水沫，天地黑了，是鱼吐出的水气造成的。其中之二是：海中有块洲岛，长和宽有几千里，岛上有几个东西，样子像几只蟾蜍。大的周长有四五百里，小的也有一百多里。每当到了农历十五这天夜里，口中吐出白气，向上同月亮相连接，与月亮争辉。其中之三是：大海中有座山，周边有几十里。每年初夏的时候，就有一条大蛇像百仞山一样，长不知道有几百里。唐玄宗开元末年，蛇在海里饮水，海水减少了十多天。像是很渴的样子，用身子绕着那座山一共绕了几十圈，然后低下头来喝水。喝了很久，又被海中大物吞吃了。大约半天时间，那座山就崩裂了，蛇和山都被吞光了，也不知道吞吃它们的是什么动物。出自《广异记》。

鲸 鱼

唐玄宗开元末年，在雷州有雷公与鲸鱼打斗。鲸鱼的身子露出水面，雷公几十次在空中忽上忽下，有时放火，有时边骂边打，斗了七天才停止。海边的居民去观看，不知双方谁胜利了，只看见海水一片红。出自《广异记》。

鲤 鱼

唐玄宗开元年间，台州临海县，有大蛇与鲤鱼争斗。那条蛇大得像间屋子，身长能围绕孤岛好几圈，伸着头向着水面。那条鲤鱼像座小山，鱼脊鳍和眼睛都是红色的，往来奔游五六里，

作势交击。鱼用鳞鬣上触蛇，蛇以口下咋鱼。如是斗者三日，蛇竟为鱼触死。出《广异记》。

海人鱼

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人，眉目、口鼻、手爪、头皆为美丽女子，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鰥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出《洽闻记》。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其最后，舶漂入大海，不知几千里，至一海岛。岛中见胡人衣草叶，惧而问之，胡云，昔与同行侣数十人漂没，唯己随流，得至于此。因尔采木实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众哀焉，遂舶载之，胡乃说，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舟人莫不弃己贱货取之。既满船，胡令速发，山神若至，必当怀惜。于是随风挂帆，行可四十余里，遥见峰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渐大。胡曰：“此山神惜宝，来逐我也，为之奈何？”舟人莫不战惧。俄见两山从海中出，高数百丈，胡喜曰：“此两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与山神斗，神多不胜，甚惧之。今其螯出，无忧矣。”大蛇寻至蟹许，盘斗良久，蟹夹蛇头，死于水上，如连山。船人因是得济也。出《广异记》。

做出要互相攻击的样子。鲤鱼用鳞和脊鳍向上撞蛇，蛇用嘴向下咬鲤鱼。像这样斗了三天，蛇竟然被鲤鱼撞死了。出自《广异记》。

海人鱼

海人鱼，东海里就有。大的长五六尺，样子像人。眉眼、口鼻、手脚和头都像美丽的女子，没有一样缺少的。皮肉白得像玉石，身上没有鱼鳞，有细毛，毛分五种颜色，又轻又软，毛长一二寸。头发像马尾巴一样，长五六尺。生殖器的形状和男人女人的一样，靠海的鰥

夫寡妇大多都捉海人鱼，放在池沼中养育。交合时，与人没什么两样，也不伤人。出自《洽闻记》。

南海大蟹

近代有个波斯人曾说，他乘着大海船渡海，前往天竺国已经六七次了。那最后一次，海船漂进大海，不知漂了几千里，漂到一个海岛。在岛上看见一个胡人穿着用草和树叶编的衣服，波斯人很害怕问他怎么回事。胡人说，从前自己和几十个同行伙伴漂在海上沉没了，只有自己随着水流，才到达这个岛上。因此就采树上的果实和草根吃，这才能活下来。船上的人都可怜他，就让他乘坐海船回来。胡人这才说，这个岛上的大山全是车渠、玛瑙、玻璃等各种宝贝，多得数不过来，船上的人都扔掉自己的贱货去取宝贝。装满船后，那胡人命令赶快开船，山神如果来了，一定会痛惜丢失的宝贝。于是顺着风挂上船帆，走了大约四十多里，远远地看见山峰上有个红色的东西像蛇一样，时间一长渐渐地变大了。胡人说：“这是山神痛惜宝贝，来追赶我们了，怎么办呢？”船上的人都很害怕。不一会儿，就看见两座山从海中伸出来，高几百丈。胡人高兴地说：“这两座山，是大蟹的蟹夹，那个大蟹常常喜欢与山神打斗，山神多数时候没取胜，很惧怕大蟹。现在大蟹的蟹夹伸出来了，不用担心了。”大蛇很快到了大蟹跟前，翻动着斗了很久，蟹夹断了蛇头，蛇死在水上，像连绵的山。船上的人因此得救了。出自《广异记》。

海 鲐

海鲐 鱼，即海上最伟者也，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矣。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南安货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复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经调黎地名。海心有山，阻东海涛，险而急，亦黄河之三门也。深阔处，又见十余山，或出或没，初甚讶之。篙工曰：“非山，海鲐 鱼背也。”果见双目闪烁，髻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际，日中忽雨霖霖。舟子曰：“此鲐 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及近鱼，即鼓船而噪，倏尔而没去。“鱼畏鼓”，物类相伏耳。交趾回，乃舍舟，

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鲐之难也。乃静思曰：“设使老鲐瞋目张喙，我舟若一叶之坠簪并耳，宁得不为人皓首乎？”出《岭表录异》。

鳄鱼

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鼉，而举止趑趄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噪叫其下，鹿必怖惧落崖，多为鳄鱼所得，亦物之相摄伏也。故太尉相国李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出《岭表录异》。

吴余鲈鱼

吴王孙权曾江行，食鲈有余，因弃之中流，化而为鱼。今有鱼犹名吴余鲈者，长数寸，大如箸，尚类鲈形也。出《博物志》。

海鲐

海鲐鱼，是海上最大的水生物，小的也有一千多尺。吞舟的说法，并不是荒谬的事。每年，广州常发出铜船到南安进行贸易，有北方人偶尔要求随船走一趟，往来一年，头发便斑白了。他说，船路过调黎地名。海心有山，阻隔东海波涛，十分险急，也是黄河之三门。又深又宽的地方，又看见十多座山，有时露出来，有时沉没下去，开始很惊讶。撑篙工说：“这不是山，是海鲐鱼的脊背。”果然看见双眼闪烁，海鲐鱼的脊髻像簸箕一样。正在危险沮丧的时候，大晴天里忽然下起了小雨。船工说：“这是鲐鱼喷气，水珠散在空中，顺风吹来像雨罢了。”等到靠近鲐鱼，人们就敲着船大声乱叫，鲐鱼一下子就沉了下去。“鱼害怕鼓声”，物种之间相互制伏。从交趾回来，就扔了船，顺着雷州沿着海岸回到广州，不怕苦和累，就是为了躲避海鲐的灾难。于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说：“假如老海鲐睁开眼睛张开嘴巴，我们坐的船就会像一片树叶掉到枯井里一样，怎么能不使人惊吓得白了头发呢？”出

自《岭表录异》。

鳄鱼

鳄鱼，它的身体是土黄色的，有四只脚，长尾巴，形状像鼉一样。可是动作矫捷。口里密密地长着锯一样的牙齿，常常害人。南中一带有很多鹿，最怕鳄鱼。鹿走到山崖之上，一群鳄鱼在崖下嗥叫，鹿一定会因为惊吓害怕而掉到山崖下，大多被鳄鱼捉住吃了，这也是物种间的互相克制。从前的太尉相国李德裕，被贬官到潮州，路过鳄鱼滩，船损坏了，平生积蓄的宝贝珍玩、古书图画，一下子都沉没丢失了。于是叫来大船上的奴仆下水捞取，看见鳄鱼极多，不敢靠近。这里是鳄鱼的洞穴。出自《岭表录异》。

吴余鲈鱼

吴王孙权曾经在长江上出行，吃鲈鱼还有剩余，便把剩下的扔到江中，变化成鱼。现在有一种鱼还叫吴余鲈，长几寸，粗细像筷子一样，还类似鲈鱼的形状。出自《博物志》。

石头鱼

石头鱼，状如鲮鱼，随其大小，脑中有二石子，如乔麦。莹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鱼之小者，贮于竹器，任其坏烂，即淘之，取其鱼脑石子，以植酒筹，颇脱俗。出《岭表录异》。

黄腊鱼

黄腊鱼，即江湖之横鱼。头嘴长，鳞皆金色，鳃为炙，虽美而毒。或煎焙干，夜即有光如笼烛。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鱼食之，弃其头于粪筐。中夜后，忽有光明，近视之，益恐惧，以烛照之，但鱼头耳，去烛复明。以为不祥，各启食窗，窥其余鳃，亦如萤光。达明，遍询土人，乃此鱼之常也，忧疑顿释。同上。

乌贼鱼

乌贼，旧说名河伯从事。小者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身，江东人或取其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一说，乌贼有钉，遇风则前一须下钉。出《酉阳杂俎》。

横公鱼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余，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

石头鱼

石头鱼，样子像鲮鱼，不论是大鱼还是小鱼，脑中都有两个石子，像荞麦粒一样，晶莹洁白像玉石。有好奇的人，买了很多小石头鱼，装在竹器里，任凭它腐败，然后用水淘，取出鱼脑中的石子，用来做行酒令用的筹码，非常与众不同。出自《岭表录异》。

黄腊鱼

黄腊鱼，就是江湖中的横鱼。头和嘴很长，鳞都是金色的。把鱼肉烤着吃，味道虽美却有毒。有人把它煎炒成鱼干，夜里就放出像灯笼里的蜡烛一样的光。有个寓居南海的北方人，买了这种鱼吃，把鱼头扔到粪筐里。半夜以后，忽然有了亮光，走近一看，更是害怕，点蜡烛一照，只是个鱼头罢了，拿开蜡烛又放出光亮。他认为是不吉祥的事，就把所有的食具都打开看，看那吃剩的鱼肉块，也闪着萤烛一样的光，到了第二天，到处询问当地人，都说这是鱼的正常状态。忧虑和担心顿时消除了。同上。

乌贼鱼

乌贼，以前的说法叫“河伯从事”。小乌贼遇到大鱼，就放出墨汁染黑方圆好几尺，用来藏身。江东人有的取出它的墨用来写契约，以诈骗别人的钱物。写出的字迹像淡墨，过一年字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张空白纸。海人说，从前秦始皇东游，把一个算袋扔到海里，变成了乌贼鱼。这种鱼外形像算袋一样，两根带子很长。另一种说法是，乌贼身上有个石碇，遇到大风时就弯曲它的前一根须子下碇固定自己。出自《酉阳杂俎》。

横公鱼

北方荒野中有个石湖，方圆千里，湖岸有五丈多深，湖面长年结冰，只有夏至前后五六十天才解冻。湖里有种横公鱼，长七八尺，样子像鲤鱼，但颜色赤红，白天生活在水里，夜里变成人。用尖物刺它刺不进去，用开水煮它煮不死，用两枚乌梅果煮它则死，食之可止邪病。出《神异录》。

骨 雷

扶南国出鳄鱼，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宫状，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鱼，置于堑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鳄鱼乃食之；无罪者，嗅而不食。鳄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临海英潘村多有之。出《洽闻记》。

彭 蚬

蟹属名彭蚬，以螯取土作丸，从潮来至潮去，或三百丸，因名三百丸大彭蚬。出《感应经》。

鯪 鱼

鯪鱼吐舌，蚁附之，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蚁入其中，乃奋迅，则舐取之。出《异物志》。

鲩 鱼

全义岭之西南，有盘龙山，山有乳洞，斜贯一溪，号为灵水溪。溪内有鱼，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渔人不敢捕之。《尔雅》云：“鲩似鲇，四足，声如小儿。”今高州溪内亦有此鱼，谓之鲩鱼。出《岭表录异》。

就能煮死它，吃了它可以治邪病。出自《神异录》。

骨 雷

扶南国出产鳄鱼，大的有二三丈长，四只脚，好像壁虎的样子，常常吞吃人。扶南国王派人捕捉这种鱼，放在壕沟里，再把犯罪的人扔进壕沟。如果该死，鳄鱼就吃了他；没有罪的人，嗅一嗅也不吃。鳄鱼另外有个称呼叫忽雷，熊能制住它。熊握住鳄鱼的嘴拖到岸上，撕裂开来吃它。鳄鱼的另一个名叫骨雷，秋天变化成老虎，三只爪，出产在南海的思州和雷州，靠海的英潘村有很多。出自《洽闻记》。

彭 蚬

蟹类中有名叫彭蚬的，用螯取土作成土丸，从涨潮到退潮，大约能制成三百个土丸，便给它起名叫“三百丸大彭蚬”。出自《感应经》。

鲮 鱼

鲮鱼吐出舌头，蚂蚁爬到舌头上，鲮鱼便吞吃了蚂蚁。鲮鱼还张开鳞甲，让蚂蚁爬进去，就迅速地合上鳞甲，然后就用舌头舐吃完了。出自《异物志》。

鲩 鱼

全义岭的西南方，有座盘龙山，山上有个钟乳石山洞，洞里斜着贯穿着一条溪流，称为灵水溪。溪内有鱼，全都长尾巴四只脚，腹部红色，自由自在地游泳，渔人不敢捕捉它。《尔雅》里说：“鲩鱼像

鲇鱼一样，四只脚，叫声像小孩一样。”现在高州的溪水里也有这种鱼，称它为𩺰鱼。出自《岭表录异》。

比目鱼

比目鱼，南人谓之鞋底鱼，江淮谓之拖沙鱼。《尔雅》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鰈。”状如牛脾，细鳞紫色，一面一目，两片相合乃行。出《岭表录异》。

鹿子鱼

鹿子鱼，赭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黄色。《罗州图经》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鱼跳出洲，化而为鹿。”曾有人拾得一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鱼化为鹿，肉

腥，不堪食。”出《岭表录异》。

子归母

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鲛之为鱼，其子既育，惊必归母，还其腹。小则如之，大则不复。”《潘州记》云：“鰾鱼长二丈，大数围。初生子，子小，随母觅食，暮惊则还入母腹。”《吴录》云：“鰾鱼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从脐入，旦从口出也。”出《感应经》。

𩺰 𩺰 鱼

𩺰 𩺰 鱼，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传以为常矣。饶州有吴生者，家甚丰足，妻家亦富。夫妇和睦，曾无隙间。一旦，吴生醉归，投身床上，妻为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运动，误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

比目鱼

比目鱼，南方人叫它“鞋底鱼”，江淮一带的人叫它“拖沙鱼”。

《尔雅》上说：“东方有一种比目鱼，不并在一起不能行走，它的名字叫鰈鱼。”样子像牛的脾脏，细鳞紫色，只有一面有一只眼睛，两片相合才能行走。出自《岭表录异》。

鹿子鱼

鹿子鱼，是赤红色的，它的尾巴和鳍部都有梅花鹿一样的斑纹，斑点是赤黄色的。《罗州图经》上说：“罗州南海里有一个海岛，每到春夏时，这种鱼跳到岛上，变化成鹿。”曾经有人拾到一条这种鱼，头已经变成鹿，尾巴还是鱼尾巴。南方人说：“鱼变成鹿，肉有腥气，不能吃。”出自《岭表录异》。

子归母

杨孚《交州异物志》上说：“鲛这种鱼，它的幼鱼长成以后，受到惊吓一定会回到母亲身边，回到母亲的腹中去。小时如此，大时就不这样了。”《潘州记》上说：“鰾鱼长二丈，大数围。刚刚生下幼仔，幼仔很小，跟着母亲找食吃，晚上突然受惊就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吴录》说：“鰾鱼的幼鱼，早晨出去找食吃，晚上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南越志》上说：“（鰾的幼仔）晚上从（母亲的）肚脐进去，早晨从（母亲的）口中出来。”出自《感应经》。

鰐 鰢 鱼

鰐 鰢 鱼，身上的纹理和斑点点像老虎皮一样。俗话说，如果这种鱼煮不熟，吃了的人一定会死。传来传去就成了定论。江南饶州有个吴生，家里很富裕，妻子家也很富足。夫妻之间很和睦，从来没有隔阂。有一天早晨，吴生喝醉酒回到家里，躺倒在床上，妻子替他整理衣服脱下鞋子，抬起他的脚。吴生喝醉了手脚乱动了一下，无意中踢中了妻子的心胸部位，他的妻子跌倒地上就死了，吴生喝醉了一点也不知道。

遽为妻族所凌执，云殴击致毙。狱讼经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闻。吴生亲族，惧敕命到而必有明刑，为举族之辱，因饷狱生鰕 𩚑。如此数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悦，俄而会赦获免。还家之后，胤嗣繁盛，年泊八十，竟以寿终。且烹之不熟，尚能杀人，生陷数四，不能为害，此其命与？出《录异记》。

鲫 鱼

东南海中有祖州，鲫鱼出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风。此鱼状，即与江湖小鲫鱼相类耳。浔阳有青林湖，鲫鱼大者二尺余，小者满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热也。

鯀 鱼

鯀 鱼，济南郡东北有鯀 坑，传云，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鱼，大如镜。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为鯀 鱼焉。

黄魮 鱼

黄魮 音烘。 鱼，色黄无鳞，头尖，身似大槲叶，口在颌下，眼后有耳，窍通于脑，尾长一尺，末三刺，甚毒。并出《酉阳杂俎》。

蠪 蠪

蠪蠪者，俗谓之兹夷，乃山龟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负而行。产潮循山中，乡人采之，取壳以货。要全其壳，须以木楔出肉。龟吼如牛，声响山谷。广州有巧匠，取其甲黄

他很快被妻族的人捆绑起来，说妻子是被吴生殴打而死的，关到狱中打了一年的官司，州里和郡里不能处理，把事情报到朝廷。吴生的亲族，害怕皇上的命令下来一定有明确的刑罚，成为全族人的耻辱，因而给关在监狱里的吴生吃生鰕 𩚑 鱼。像这样一共吃了四次，竟然不能害死他，吴生显得更加精力充沛，不久遇到大赦被免罪。回家以后，子孙很昌盛，活到八十岁，最后在家中安然死去。都说如果鰕 𩚑

鱼煮不熟，吃了能死人，吴生吃了四次，没受伤害，这就是他的命运吧？出自《录异记》。

鲫鱼

东南海中有个祖州，鲫鱼就出产在那里。长八尺，吃了它能解暑避风寒。这种鱼的样子，就同江湖中的小鲫鱼相类似。浔阳有个青林湖，鲫鱼大的有二尺多长，小的有一尺长，这种鱼吃起来味道肥美，也能治寒热病。

鯀鱼

鯀鱼，济南郡的东北有个鯀鱼坑，传说，魏景明年间，有人挖井挖到一条鱼，大小像镜子。那天夜里，河水上涨流入这个坑，坑中的居民，都变成了鯀鱼。

黄魮鱼

黄魮音烘。鱼，黄色无鳞，头是尖的，身子像大的槲树叶子，嘴在下巴颏的下面，眼睛后面有耳朵，耳眼通到脑子里，尾巴长一尺，尾巴尖有三根尖刺，有剧毒。并出自《酉阳杂俎》。

鼈鼈

鼈鼈，俗称兹夷，是山龟之中形状巨大的。人站在它的背上，能被它驮着行走。出产在潮循山中，乡里人捉到它，取它的壳去卖。想要它完整的壳，必须用木楔插入弄出里面的肉。龟的吼声像牛叫一样，能响遍山谷。广州有个巧匠，取龟甲上黄色

明无日脚者，甲上有散黑晕为日脚矣。煮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为梳篦杯器之属，状甚明媚。出《岭表录异》。

海燕

齐监官县石浦有海鱼，乘潮来去，长三十余丈，黑色无鳞，其声如牛，土人呼为海燕。出《广古今五行记》。

鲛 鱼

鲛鱼出合浦，长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坚强，可以饰刀口，又可以鍤物。出《交州记》。

明亮没有日脚斑纹的，龟甲上有散黑晕为日脚。用水煮然后拍打，嵌上黑色的玳瑁花，用来制作梳子、篦子、酒杯一类的器具，样子很鲜亮悦目。出自《岭表录异》。

海 燕

齐地监官县的石浦有海鱼，趁着涨潮落潮时来去，长三十多丈，黑色无鳞。它的声音像牛叫，当地人叫它海燕。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鲛 鱼

鲛鱼出产在合浦，长三丈，背上有甲，花纹坚硬，可以用来装饰刀口，还可以磨东西。出自《交州记》。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峰州鱼 海 虾 瓦屋子 印 鱼 石斑鱼
井 鱼 异 鱼 螃蟹 鱼 玳 瑁
海 术 海 镜 水 母 蟹 百足蟹
塘 蟹 鱼 鹦鹉螺 红 螺 鸯 龟
鲩 鱼 鲎 飞 鱼 虎 蟹 螯
赤鯪公 雷穴鱼 虬 尾 牛 鱼 蝾 螈
奔 鱼 系 臂 鸡嘴鱼 剑 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

峰州鱼

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夏冷如冰雪。有鱼长一二寸，来去有时，盖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万家取不可尽。不知所从来。出《朝野僉载》。

海 虾

刘恂者曾登海舶，入舵楼，忽见窗板悬二巨虾壳。头、尾、钳、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锋刃，嘴上有须如红箸，各长二三尺。双脚有钳，钳粗如人大指，长二尺余，上有芒刺如蔷薇枝，赤而铍硬，手不可触。脑壳

峰州鱼

峰州有一道水，是从吐蕃中流过来的，夏天水冷得像冰雪一样。水中有一种鱼长一二寸，来去有时，浮在水面上像粥一样。人们捕捞起来煮着吃，千万家也捕捞不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出自《朝野僉

载》。

海 虾

刘恂曾登上一艘海船，进入舵楼里，忽然看见窗板上悬挂着两个巨大的虾壳。头、尾、钳子和脚都是完整的，各长七八尺。头占长度的十分之一，嘴尖利像刀刃，嘴上的须子像红色的筷子，各长二三尺。一对对脚上都有钳子，钳子粗如人的大拇指，长两尺多，上有芒刺像蔷薇枝，色红而锋利坚硬，手不能碰。脑壳

烘透，弯环尺余，何止于杯盂也。《北户录》云：“滕循为广州刺史，有客语循曰：‘虾须有一丈长者，堪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东海，取须四尺以示循，方伏其异。”出《岭表录异》。

瓦屋子

瓦屋子，盖蚌蛤之类也，南中旧呼为蚶音憨。子。顷因卢钧尚书作镇，遂改为瓦屋子，以其壳上有棱如瓦垆，故以此名焉。壳中有肉，紫色而满腹，广人犹重之，多烧以荐酒，俗呼为天膋炙。食多即壅气，背膊烦疼，未测其性也。出《岭表录异》。

印 鱼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上四方如印，有字。诸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印之。出《酉阳杂俎》。

石斑鱼

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鱼，好与蛇交。南中多隔蜂巢，窠大如壶，常群螫人。土人取石斑鱼就蜂侧炙之，标于竿上，向日，令鱼影落其窠上。须臾，有鸟大如燕数百，互击其窠，窠碎落如叶，蜂亦全尽。出《酉阳杂俎》。

井 鱼

唐段成式云，井鱼脑有穴，每噏水，辄于脑穴蹙出，如飞泉，散落海中，舟人竞以空器贮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

部分用火烘透，弯成环形，有一尺多长，比杯盘都大。《北户录》说：“滕循任广州刺史的时候，有个客人对滕循说：‘有的虾须长一丈多，能当拐杖使用。’滕循不相信。那个客人去东海，取回一根四尺长的虾须给滕循看，这才相信了客人说的奇事。”出自《岭表录异》。

瓦屋子

瓦屋子，属于蚌蛤一类，南中一带过去称呼它叫蚶音憨。子。后来因为卢钧尚书镇守这里，就改叫瓦屋子，因为它的壳上有棱像瓦垆，所以用这个给它起名。壳里有肉，肉是紫色的，肉很丰满，广东人很喜欢它，大多用火烤着做下酒菜吃，当地人把它叫作天齏炙。吃多了就呼吸不畅，后背和胳膊疼痛，还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出自《岭表录异》。

印 鱼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头上呈四方形，像印章一样，上面有字。各种大鱼应当死去的，就先用印印在大鱼的身上。出自《酉阳杂俎》。

石斑鱼

行儒和尚说，建州有一种石斑鱼，喜欢与蛇交配。南中一带有很多隔蜂巢，巢大如壶，这种蜂常常成群地出来螫人。土人拿来石斑鱼靠近蜂巢用火烧，挂在木杆上，对着太阳，让鱼的影子落在巢上。不一会儿，有几百只大如燕子的鸟，轮流攻击蜂巢，巢被弄碎像树叶一样落到地上，蜂也全死光了。出自《酉阳杂俎》。

井 鱼

唐人段成式说，井鱼的头上有个洞，每当吸水时，水就会从头上的洞快速地喷出来，像飞泉，散落在海里，船上的人都争着用空的器

具接住水并贮存起来。海水又咸又苦，经过鱼脑的洞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见梵僧善提胜说。出《酉阳杂俎》。

异 鱼

异鱼，东海人常获鱼，长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槊之状，或号秦皇鱼。出《酉阳杂俎》。

螃蟹

傍海大鱼，脊上有石十二时，一名篱头溺，一名螃蟹。其溺甚毒。出《酉阳杂俎》。

鳊 鱼

郫县侯生者，于沔麻池侧得鳊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发白复黑，齿落复生，自此轻健。出《录异记》。

玳 瑁

玳瑁形状似龟，唯腹背甲有烘点。《本草》云：“玳瑁解毒，其大者悉婆萨石，兼云辟邪。”广南卢亭，海岛彝人也。获活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带于左臂上以辟毒。龟被生揭其甲，甚极苦楚。后养于使宅后北池，伺其揭处渐生，复遣卢亭送于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带之有验，是饮饌中有蛊毒，玳瑁甲即自摇动；若死，无此验。出《岭表录异》。

海 术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胁旁背上。

喷出来，反而淡得像泉水一样。这是段成式听梵僧善提胜说的。出自《酉阳杂俎》。

异 鱼

异鱼是东海人常常捕到的鱼，长五六尺，腹胃呈盛箭器和刀槩状，有人叫它秦皇鱼。出自《酉阳杂俎》。

螃蟹

海边有种大鱼，脊背有骨头对应十二时辰。一名篱头溺，一名螃蟹。这种鱼的尿有很大的毒性。出自《酉阳杂俎》。

鳝 鱼

郫县的侯生，在沔麻池的附近捉到一条鳝鱼，直径大约有一尺，煮着吃了，白发变黑，掉了的牙齿又生出来，从此就身轻体健。出自《录异记》。

玳 瑁

玳瑁的形状像龟，只是腹部和背部的甲壳上有烘烤的斑点。《本草》上说：“玳瑁能解毒，其中的大玳瑁全都是婆萨石，同时还能避邪。”广南的卢亭，海岛上的彝人。活捉了一只玳瑁龟，献给当地长官的后人薛王。薛王命令取下活玳瑁的两小片背甲，戴在左臂上用来避毒。龟被活着揭下它的甲壳，痛苦达到了极点。然后把它放到使君住宅后北面的池子里养着，等到它被揭去甲壳的地方渐渐长好，再派卢亭把它送到海边去。有人说，玳瑁如果是活的，带着它的甲壳就有灵验，饮食中如果有毒，玳瑁的甲壳就会自己摇晃起来；若是死的，就没有这种灵验了。出自《岭表录异》。

海 术

南海有种水族，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肋旁的背上。常以左脚捉物，置于右脚，右脚中有齿啮之，方内于口。大三尺余，其声“术术”，南人呼为海术。出《酉阳杂俎》。

海 镜

海镜，广人呼为膏叶，盘两片，合以成形。壳圆，中甚莹滑。日照如云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红蟹子，其小如黄豆，而螯具足。海镜饥，则蟹出拾食，蟹饱归腹，海镜亦饱。或迫之以火，则蟹子走出，离肠腹立毙。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毙。出《岭表录异》。

水 母

水母，广州谓之水母，闽谓之鲩。痴驾反。其形乃浑然凝结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碗。肠下有物如悬絮，俗谓之足，而无口眼。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啗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欬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越绝书》云，海镜蟹为腹，水母虾为目。南中好食之，云性暖，治河鱼之疾，然甚腥，须以草木灰点生油再三洗之，莹净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处亦寸余。先煮椒桂或豆蔻，生姜缕切而炸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虾醋，如鲙食之。最宜虾醋，亦物类相摄耳。水母本阴海凝结之物，食而暖补，其理未详。出《岭表录异》。

它常常用左脚捉东西，放在右脚上，右脚中有牙齿咬住那东西，这才放到口里。长三尺多，发出“术术”的声音，南方人叫它海术。出自《酉阳杂俎》。

海 镜

海镜，广东人叫作膏叶，形状像两个盘子合起来。壳是圆的，中间很是光滑晶莹。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能发出云母一样的光彩。壳内有少许的肉像蚌肉一样。肚子里有红色的蟹子，小得像黄豆一样，可是螯等器官都长得很完全。海镜饿了，小蟹子就出来找食吃，小蟹子吃饱了回到海镜的肚子里，海镜也饱了。有的人把海镜放在火边上烤，那么小蟹就走出来，一离开海镜的肚子立刻就死了。有的人剖开活着的海镜，有小蟹子存活在它的腹中，不一会儿也死了。出自《岭表录异》。

水 母

水母，广州人叫它水母，福建人叫它蛇。痴驾反切。它的身形是浑然凝结成一个整体的，有淡紫色的，有白色的，大的像倒扣过来的帽子，小的像碗一样。肠子下面有像悬挂着的棉絮一样的东西，当地人说它是脚，而它不长嘴不长眼。常常有几十只虾寄居在水母的肚子下面，吸食水母的涎水。水母一般漂浮在水面上，捕鱼人若遇到它，水母就很快地沉下去，那是因为虾看见了东西。《越绝书》记载，海镜以蟹为腹，水母以虾为眼。南中一带的人喜欢吃它，说水母是暖性物，能治疗吃河鱼得的病，可是太腥，必须用草木灰和生油多次洗，就干净得像水晶和紫玉一样。肉厚大约有二寸，薄的地方也有一寸多。先煮好椒桂或豆蔻，生姜切成丝用油炸。或者用五辣肉醋，或者用虾醋，与水母丝一起拌着吃。最适宜的是虾醋，这也是符合物类互相辅佐互相摄取的道理的。水母本来是阴海里凝结而成的生物，吃了它可以暖身滋补，其中的道理还不清楚。出自《岭表录异》。

蟹

蟹，八月腹内有芒，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芒，不可食。出《酉阳杂俎》。

百足蟹

善苑国出百足蟹，长九尺，四螯。煎为胶，谓之螯胶，胜凤喙胶也。出《酉阳杂俎》。

蟪 蟹

平原郡贡蟪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斫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钱，以毡密束于驿马上，驰之至京。出《酉阳杂俎》。

鲮 鱼

鰾 鱼，章安县出焉。鰾 子朝出索食，暮还入母腹，中容四子。颊赤如金，甚健，网不能制，俗呼为河伯健儿。出《酉阳杂俎》。

鹦鹉螺

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故以此名。壳上青绿斑。大者可受二升。壳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出《岭表录异》。

红 螺

红螺，大小亦类鹦鹉螺，壳薄而红，亦堪为酒器。剖小螺为足，缀以胶漆，尤可佳尚也。出《岭表录异》。

蟹

蟹，八月时肚子里有芒刺，芒是真的稻芒，长一寸多，朝着东方献给海神，不献出芒刺，不能吃。出自《酉阳杂俎》。

百足蟹

善苑国出产百足蟹，长九尺，有四只螯。熬成胶，叫作螯胶，胜过凤喙胶。出自《酉阳杂俎》。

蟪 蟹

平原郡进贡的蟪蟹，是在河间一带捕捉的，每年都进贡活的。劈开冰用火照明，悬挂着老狗肉，蟪蟹觉察到是狗肉就浮上来，于是就捉到了。一只价值一百钱，用毡子密封起来捆在驿马上，奔驰着送到京城。出自《酉阳杂俎》。

鰾 鱼

鰾 鱼，章安县出产。幼鰾 鱼早晨出来找食吃，晚上回到母亲的

肚子里，肚子里能装下四只幼鱼。鰮鱼的两颊红如金，很健壮，渔网制不住它，当地人叫它河伯健儿。出自《酉阳杂俎》。

鹦鹉螺

鹦鹉螺，螺旋尾部的尖端弯曲而突出，像鹦鹉的嘴一样，就是根据这个给它命名的。壳上有青色和绿色的斑点。大的能装下二升的东西。壳内光滑晶莹像云母一样，装饰成酒杯，新奇可玩赏。出自《岭表录异》。

红螺

红螺，大小也类似鹦鹉螺。壳很薄，是红色的，也适合做酒器。把小螺挖空做脚，用胶粘牢，涂上漆，特别珍奇受人喜爱。出自《岭表录异》。

鸯龟

初宁县里多鸯龟，壳薄狭而燥。头似鹅，不与常龟同，而能啮犬也。出《南越志》。

鲩鱼

鲩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以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辄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汁出，如构汁，去此方可食，不尔有毒。出《酉阳杂俎》。

鲿

鲿雌常负雄而行，渔者必得其双。南人列肆卖之，雄者少肉。旧说，过海辄相积于背，高尺余，如帆，乘风游行。今鲿壳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鲿帆。至今闽岭重鲿酱。十二足，壳可为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为小如意。出《酉阳杂俎》。

飞 鱼

飞鱼，朗山朗水有之。鱼长一尺，能飞，即凌云空，息即归潭底。出《酉阳杂俎》。

虎 蟹

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虽非珍奇，亦不易采得也。出《岭表录异》。

鸯 龟

初宁县里有很多鸯龟，壳又薄又窄而且干燥。头像鹅头，和平常的龟不一样，却能咬狗。出自《南越志》。

鲩 鱼

鲩鱼像鲇鱼，四只脚，长尾巴，能上树。天旱的时候，就含着水上山，用草叶盖在身上，张着口，鸟来喝水，就吸住吃了。叫声像小孩子。山里人吃鲩鱼时，先把鲩鱼捆到树上用鞭子抽打，等身上冒出白汁，像构树汁一样，去掉汁才能吃，不然就有毒。出自《酉阳杂俎》。

鲎

鲎鱼中的雌鱼常常背着雄鱼行走，打鱼的人一定能成对地捉到。南方人把鲎鱼摆在市场上卖，雄鱼肉很少。旧时传说，鲎鱼渡海时就是一个压在另一个的背上，高一尺多，像船帆，能乘风游行。现在鲎鱼的壳上有个东西，高七八寸，像石珊瑚一样，当地人叫它鲎帆。至今福建一带还很看重鲎鱼酱。鲎鱼有十二只脚，壳可以做冠，次于白角。南方人用它的尾巴做小如意。出自《酉阳杂俎》。

飞 鱼

飞鱼，朗山的朗水有这种鱼。鱼长一尺，能飞翔，直到凌云高空，休息时就回到潭水的底部。出自《酉阳杂俎》。

虎 蟹

虎蟹，壳上有虎皮一样的斑点，可以装饰做酒器。与红蟹一样，都出产于琼崖的海边。虽然不是奇异珍贵的东西，也不是轻易能捉到的。出自《岭表录异》。

蠔

蠔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蠔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蠔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海夷卢亭者以斧楔取壳，烧以烈火，蠔即启房，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赴虚市，以易醋米。蠔肉大者鮑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肠胃。出《岭表录异》。

赤鯪公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上有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说赤鯪公卖者，决六十。出《酉阳杂俎》。

雷穴鱼

兴州有一处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声，水塞穴流，鱼随流而出。百姓每候雷声，绕树布网，获鱼无限。非雷声，渔子聚鼓击于穴口，鱼亦辄出，所获半于雷时。韦行规为兴州刺史时，与亲故书，说其事。出《酉阳杂俎》。

虬 尾

东海有鱼，虬尾似鸱。鼓浪即降雨，遂设像于屋脊。出《谭宾录》。

牛 鱼

海上取牛鱼皮悬之，海潮至，即毛竖。出《谭宾录》。

蠃

蠃就是牡蛎，初时生在海岛边，像拳头大的石头，从四面渐渐地生长，有高一二丈的，像高大险峻的山。每一个腔体内，有一片蠃肉，随壳而长，前后大小不相等。每当涨潮时，所有的蠃全都张开壳，等虫蚁进去，壳就合上。有个海边夷人卢享用斧子楔取整个的蠃，用烈火烧它，蠃张开壳，挑出里面的肉，装在小竹筐里，到集市上去卖，用来换^醋米。蠃肉大的腌好烤着吃，小的炒着吃，肉很有滋味。吃多了蠃肉就会堵塞肠胃。出自《岭表录异》。

赤鯪公

鲤鱼的脊背上有一道鳞，每片鳞上有个黑点，大的小的全都是三十六片。根据唐朝的律法，捉到鲤鱼，就应该放掉，不能吃。并说卖赤鯪公的人，杖打六十板。出自《酉阳杂俎》。

雷穴鱼

兴州有一个地方叫雷穴，里面常有半穴水，每当打雷时，水就满穴并往外流，鱼也随水流出来。百姓们每当打雷时，就绕着树布置好渔网，能网到无数鱼。如果没有雷声，渔民们就在雷穴的洞口安上好几面鼓一起敲打，鱼也能流出来，捕到的鱼只有打雷时的一半。韦行规做兴州刺史时，给亲朋好友写信，说了这件事。出自《酉阳杂俎》。

虬 尾

东海有一种鱼，长着虬龙尾巴，样子像鸱鸟。它一拍打波浪，就要下雨，于是人们在屋脊上放着它的像。出自《谭宾录》。

牛 鱼

在海上取一张牛皮悬挂着，要是海潮来了的话，它的毛就会竖起来。出自《谭宾录》。

蝓 □

蝓□，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如。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出《酉阳杂俎》。

奔𩚑

奔𩚑，一名𩚑，非鱼非蛟，大如舡，长二三丈。若鲑。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着岸上，声如婴儿啼。项上有孔，通头，气出吓吓作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出《酉阳杂俎》。

系 臂

系臂如龟，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陈所取之数，则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则风浪覆舡。出《酉阳杂俎》。

鸡嘴鱼

李德裕幼时，常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嘴似鸡，身如鱼。出《酉阳杂俎》。

剑 鱼

海鱼千岁为剑鱼，一名琵琶鱼，形似琵琶而喜鸣，因以为名。虎鱼老则为蛟；江中小鱼，化为蝗而食五谷者，百岁为鼠。出《酉阳杂俎》。

螭 □

螭□，大的长一尺多，两个螯强劲有力。长到八个月就能与老虎拼斗，老虎敌不过它。随着大潮退壳，退一次壳长大一次。出自《酉阳杂俎》。

奔鲚

奔鲚，还有一个名字叫𩚰，不是鱼也不是蛟，大如船，长二三丈。样子像鲑鱼。在肚子的下面有两个乳房，雌雄的生殖器都类似人。捉住它的幼鱼放到岸上，叫声像婴儿啼哭。脖子上有个孔洞，通到头上，出气发出吓吓声音的时候，一定刮大风，行路的人用它来判断天气。相传是懒女人变化而成。杀一只奔鲚，能得到三四斛油膏，用油膏点灯，照着看书或织布的时候就昏暗，照着欢乐的地方就明亮。出自《酉阳杂俎》。

系 臂

系臂像龟一样，入海去捕捉它，必须先祭祀。还要说出捕取的数目，它就会自己出来，因而就能捕到。如果不遵守信用多捕，那么风浪就会把船倾覆了。出自《酉阳杂俎》。

鸡嘴鱼

李德裕幼时，曾经在明州见过一种水生物，长着两只脚，嘴像鸡，身子像鱼。出自《酉阳杂俎》。

剑 鱼

海鱼活一千年就变成了剑鱼，还有一个名字叫琵琶鱼，样子像琵琶而喜欢鸣叫，因此有了这个名字。虎鱼老了就变成了蛟；江里有种小鱼，能变成蝗虫吃五谷，一百年后就变成老鼠。出自《酉阳杂俎》。

懒妇鱼

淮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怒，溺水死为鱼。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鼓琴瑟博奕，则烂然有光，若照纺绩，则不復明。出《述异记》。

黄雀化蛤

淮水中，黄雀至秋化为蛤，至春复为黄雀，雀五百年化为蜃蛤。出《述异记》。

天牛鱼

天牛鱼，方员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胁下，露齿无唇，两肉角如臂，两翼长六尺，尾五尺。出《南越记》。

懒妇鱼

淮南有一种懒妇鱼，当地人传说，从前杨家有个媳妇，婆婆讨厌她，溺水而死变成了鱼。鱼的脂膏能用来燃烧当灯烛使用，如果用它照着打鼓、弹琴、弹瑟、下棋等，就灯火灿烂；如果用它照着纺纱、织布等，就昏暗不明了。出自《述异记》。

黄雀化蛤

淮水里，黄雀到秋天变成蛤，到了春天又变成黄雀，黄雀五百年就变成蜃蛤。出自《述异记》。

天牛鱼

天牛鱼，方圆三丈，眼大如斗，嘴在两肋的下面，牙齿外露没有嘴唇，两个肉角像手臂一样，两个翅膀长六尺，尾巴长五尺。出自《南越记》。

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 鯀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 玄	介 象	龙 门	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	阴 火	裴 佻	王旻之	韩 愈
鄮乡民	赤岭溪			

夏 鯀

尧命夏鯀治水，九载无绩。鯀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植鬻振鳞横游波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于羽山之下修立鯀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此黑鱼与蛟龙灏灏而出，观者惊而畏之。至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践羽山之地。济巨海则鼃龟为梁，逾峻山则神龙为负，皆圣德之感也。鯀之化，其事互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熊，四音相乱，传写流误，并略记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东海人

昔人有游东海者，既而风恶舡破，补治不能制，随风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侣欢然。下石植

夏 鯀

尧派夏鯀治水，治了九年没有成效。鯀就自沉于羽渊里，变成一条黑鱼。经常竖起鱼鳍晃动鳞甲在水面上横游，看见的人称它为河精，羽渊与河、海的源头都相通。上古的百姓在羽山下修建了鯀庙，一年四季都来祭祀鯀。常常看见这条黑鱼和蛟龙一起在水中出没，观看的人惊奇而且畏惧它们。舜时，派大禹疏导江河、祭祀大山，大禹走遍了天下，唯独不到羽山一带。渡大海时，鼈和龟就是渡海的桥

梁，攀登崇山峻岭时，神龙背着他过去，都是圣德的感召。鲛的变化，传说不一，出神入化是一致的，变化的具体情形也不相同。玄鱼黄熊，这四个字的字音容易混淆，传写中出错，在这里略加记录。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东海人

从前有个游历东海的人，出海不久就遇上大风刮坏了船，修补也无济于事，随着风浪，不知会漂到哪里。漂了一天一夜，漂到了一个孤岛上，一起坐船的伙伴都很高兴。他们停船拴系好

缆，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砍断其缆，舡复漂荡。向者孤洲，乃大鱼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风。在洲上死者十余人。出《西京杂记》。

昆明池

昆明池，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髻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出《西京杂记》。

徐景山

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獭数头，美净可怜，见人辄去。帝欲取之，终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闻獭嗜鲋鱼，乃不避死，可以此诳之。”乃画板作两鲋鱼，悬置岸上，于是群獭竞逐，一时执得。帝甚嘉之，谓曰：“闻卿能画，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尝执笔，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几耳！”帝曰：“是善用所长也。”出《续齐谐记》。

潘惠延

平原高苑城东有鱼津。传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马登舟之部，手中箠囊，遂坠于水，囊中本有钟乳一两。在郡三年，济水泛滥，得一鱼，长三丈，广五尺，剖其腹中，得顷时坠水之囊，金针尚在，钟乳消尽。其鱼得脂数十斛，时人异之。出《酉阳杂俎》。

缆绳，登上孤岛煮吃的，吃的还未煮熟孤岛就沉没了。在船上的人砍断缆绳，船又漂荡起来。刚才的小孤岛，原来是一条大鱼。它吞吐着波浪，游去时像风一样快。在这孤岛上死了有十多个人。出自《西京杂记》。

昆明池

昆明池有一条石刻的鲸鱼，每当要打雷下雨时，鲸鱼常常吼叫，鳍和尾都动起来。汉代的时候祭石鲸鱼来祈求下雨，往往有灵验。出自《西京杂记》。

徐景山

魏明帝游洛水时，洛水中有几头白獭，干净美丽又可爱，看见人就离开。明帝想捉到白獭，始终捉不到。侍中徐景山对明帝说：“我听说水獭喜欢吃鲋鱼，会不顾自己的死活，可以用鲋鱼欺骗它。”于是在木板上画了两条鲋鱼，悬挂在岸上，群獭竞相追逐，一下子就捉住了。明帝十分欣赏他，对他说：“听说你善于画画，怎么画得这么好呢？”徐景山回答说：“我并未动笔，可是别人画的，就跟真的差不多了。”明帝说：“你很善于用人之长呀。”出自《续齐谐记》。

潘惠延

平原郡高苑城的东面有个地方叫鱼津。传说，魏末的时候，平原郡的潘府君字惠延，从白马津乘船去赴任，手里拿的装着计算工具的口袋掉到水里去了，口袋里还有一两石钟乳。在平原郡的第三年，济水泛滥漫过江堤，得到一条鱼，三丈长，五尺宽，剖开鱼的肚子，得到了那时掉到水里的口袋，金针还在，石钟乳却消化光了。用那条鱼一共熬了几十斛油脂，当时的人认为这事很奇异。出自《酉阳杂俎》。

葛玄

葛玄见遗大鱼者，玄云：“暂烦此鱼到河伯处。”乃以丹书纸内鱼

口，掷水中。有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墨色，如木叶而飞。又玄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取食之。出《神仙传》。

介 象

介象与吴主共论鲙鱼之美，乃于殿庭作坎，汲水满之，并求钓。象起饵之，须臾，得鲙鱼。帝惊喜，乃使厨人切食之。出《神仙传》。

龙 门

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如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又林登云，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龙门水浚箭涌，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记》。

池中鱼

《风俗通》曰：“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旧说：“池仲鱼人姓字也，居宋城门，城门失火，延及其家，仲鱼烧死。”又云，宋城门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

葛 玄

葛玄遇见一个人送给他一条大鱼，葛玄说：“暂且请这条鱼到河伯那里去吧。”就用红笔在纸上写了字放到鱼的嘴里，把鱼扔到水里。不一会儿，鱼回来又跳到岸上，吐出一张墨书，青黑色，像树叶而能飞动。又有一次葛玄与吴国的国君坐在楼上，看见土人在作法求雨，葛玄说：“雨很容易得到呀。”立即写了一张符放在祭坛里，一时之间，下了场大雨。吴国国君说：“水中有鱼吗？”葛玄又写一张符扔

到水中，不一会儿，就出现了几百条大鱼，让人们捉来烹食。出自《神仙传》。

介 象

介象与吴国国君一起谈论鲙鱼的美味，就在殿前的院里挖了个坑，打来水把坑灌满，并找来钓鱼用具。介象起身垂钓，一会儿，钓到一条鲙鱼。吴国国君又惊又喜，就让厨子切好了拿来吃。出自《神仙传》。

龙 门

龙门山在河东境内。大禹凿山，山断如门，有一里多宽。黄河从中间流下去，两岸不通车马。每到晚春时，就有黄色鲤鱼逆流而上，过了龙门的就变成龙。又据林登说，龙门之下，每年的晚春有黄色鲤鱼，从大海及各条大河争着来到龙门。一年之中，登上龙门的鲤鱼，不超过七十二条。刚一登上龙门，就有云雨跟随着它，天降大火从后面烧它的尾巴，就变化成龙了。龙门水流湍急如飞箭，往下流七里，水深三里。出自《三秦记》。

池中鱼

《风俗通》里说：“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旧时传说：“池仲鱼是人的姓名，居住在宋国的城门附近，城门被火烧了，火一直烧到他家，仲鱼也被烧死了。”又说，宋国的城门被火烧了，人们提取池中的水来浇灭大火，池中水被取空了，里面的鱼全都暴露失水而死。喻恶之滋，并伤良谨也。出《风俗通》。

通川河

通川界内多獭，各有主养之，并在河侧岸间。獭若入穴，插雉尾于獭孔前，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自吃。吃饱，即鸣板以驱之，还插雉尾，更不敢

出。出《朝野金载》。

行海人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维舟登岸。爨于水傍，半炊而林没于水，遽断其缆，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出《异物志》。

阴 火

海中所生鱼蜃，置阴处有光。初见之，以为怪异。土人常推其义，盖咸水所生，海中水遇阴晦，波如然火满海，以物击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复见。木玄虚《海赋》云：“阴火退然。”岂谓此乎？出《岭南异物志》。

裴 佖

唐裴佖，开元七年，都督广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晓，星月皆没，而禽鸟飞鸣矣。举郡惊异之，未能谕。然已昼矣。裴公于是衣冠而出，军州将吏，则已集门矣。遽召参佐洎宾客至，则皆异之。但谓众惑，固非中夜而晓。

死了。这句话是比喻坏事蔓延，连带伤害了好人。出自《风俗通》。

通川河

通川河里有很多水獭，都各有主人饲养他们，都居住在河边。水獭如果进了洞穴，在洞口前插上雉鸡的尾毛，水獭就不敢出洞了。拿开雉鸡尾毛就会跑出来，捉了鱼，必须上岸去，主人就夺下来。捉得多了才能自己吃。吃饱了，主人就敲木板驱赶着水獭进洞，又插上雉鸡尾毛，就不敢出来了。出自《朝野金载》。

行海人

从前有个人坐船在海上航行，遇上一个海岛，树木长得很茂盛，

于是拴好船登上岸。他在靠水边的地方点火做饭，刚做到一半儿，树林就沉没到水里，赶快砍断了缆绳，才得离开。仔细地看，海岛原来是只大螃蟹。出自《异物志》。

阴 火

海中生长的鱼类和蛤类，放在阴暗处会发光。乍一见到，还以为神怪现象。海边的人常常推究其中的道理，认为大概是因为在咸水中生长的缘故。海水遇上阴晦天气，满海的水波像着火一样，用东西击打海水，海水飞溅散开像火星，有月亮的时候就看不到这样的情景。木玄虚的《海赋》说：“阴火的光亮是柔和的。”难道说的就是这种火吗？出自《岭南异物志》。

裴 佖

唐代的裴佖，在唐玄宗开元七年时，总管广州。仲秋某天，正在夜间时，天忽然亮了，星星和月亮都看不见了，飞鸟也又飞又叫。全郡的人对此都很惊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天已经大亮了。裴公于是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出来了，军州将吏们也已经集中在门前了。裴公立即找来部下和宾客们，他们也感到这件事很奇异。大家都迷惑不解，以为不是半夜而是天亮了。

即询挈壶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罔测其倪，因留宾客于厅事，共须日之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则执烛而归矣。诘旦，裴公大集军府，询访其说，而无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访，阖界皆然。即令北访湘岭，湘岭之北，则无斯事。数月之后，有商舶自远南至，因谓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鳌出海，举首北向，而双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见，久之复没，夜色依然。”征其时，则裴公集宾寮之夕也。出《集异记》。

王旻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琅琊太守许诚言曰：“贵部临沂县其沙

村，有逆鳞鱼，要之调药物，逆鳞鱼，《仙经》云，谓之肉芝，故是欲以调药也。愿与太守会于此。”诚言许之，则令其沙村设储峙，以待太和先生。先生既见诚言，诚言命渔者捕所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数百步，东西十丈，色黑至深，岸有神祠。乡老言于诚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于水钓得一物，状甚大。引之不出，于是下钓数十道，方引其首出。状如猛兽，闭目，其大如车轮。村人谓其死也，以绳束缚，绕之树，十人同引之。猛兽忽张目大震，声若霹雳。近之震死者十余人。因怖丧去精魂为患者二十人。猛兽还归于水。乃建祠庙祈祷之，水旱必有应。若逆鳞鱼，未之有也。”诚言乃止。出《纪闻》。

于是去询问挈壶氏，他却说：“平时的夜间三更天还不到。”裴公不明白此事的根由，于是把宾客留在厅堂，共同等待太阳升起来。过了很久，天色变得昏暗，夜里的景色又像原来一样了，官吏们就拿着蜡烛回家去了。第二天早晨，裴公把将帅们全召集起来，询问他们的看法，却没有能说清楚的人。裴公于是派人四处访问，全广州的人都一样。就派人往北去湘岭一带查访，湘岭的北部，就没有那种事。几个月之后，有商船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这里，船上人对广州郡的人说：“八月十一日的夜里，船正在行走，忽然遇上一只大鳌露出海面，抬起头向着北方，一对眼睛像太阳似的，一直照出千里之外去，一根毫毛都能看得清楚，很久之后才又沉没到海里去，夜间景色又与原先一样了。”对照一下时间，就是裴公召集宾客官吏的那天晚上。出自《集异记》。

王旻之

唐代的王旻之在牢山，派人告诉琅琊太守许诚言说：“您所管辖的临沂县其沙村，有一种逆鳞鱼，我需要用它调制药物，逆鳞鱼，《仙经》说，称为肉芝，因此想用它调药。希望与太守在这个村见面。”许诚言答应了他，就命令其沙村做好准备，来等候王太和先生。王太和先生来了之后，许诚言就命令渔夫去捕捉逆鳞鱼。其沙村的西面有一个水池，南北长几百步，东西长十丈，水色黑，特别深，岸边有座神庙。村里的老人对许诚言说：“十年前，村里的一个少年从水里钓到一个东西，好像很大。拖也拖不出来，于是下了几十道钓钩，才拖着

头露出水面。样子像猛兽，闭着眼睛，大如车轮。村里人说它死了，就用绳子捆好，绕到树上，十多个人一起拉它。猛兽忽然睁开眼睛，用力抖动，声音像霹雳一样。靠它近的人被震死了十多个。因为害怕而吓掉灵魂成为病人的有二十个。猛兽又回到了水里。于是建造了祠庙向它祈祷，无论水灾还是旱灾都有灵验。如果要找逆鳞鱼，那可没有。”许诚言于是放弃了。出自《纪闻》。

韩愈

唐吏部侍郎韩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鳄鱼，约百余尺。每一怒则湫水腾荡，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不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问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风雷，声动山野，迨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叙曰：“刑部为潮阳守，云洞獠海彝，陶然皆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矣。出《宣室志》。

鄮乡民

唐元和末，均州鄮乡县有百姓，年七十，养獭十余头，捕鱼为业。隔日一放，将放时，先闭于深沟斗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网罟之劳，而获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群獭皆至。缘衿藉膝，驯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亲见之。出《酉阳杂俎》。

韩愈

唐代的吏部侍郎韩文公愈，从刑部侍郎贬为潮阳刺史。他来之前，郡的西面有个大水潭，潭里有鳄鱼，长约一百尺。每发一次怒，

就弄得潭水翻腾动荡，山岭树木也随之震颤。百姓养的马和牛，有的走近潭水，就被鳄鱼吸去吃掉了，转眼之间被鳄鱼吃掉的牛马，多得数不过来，老百姓苦于这祸患已经很多年了。等到韩愈上任三天之后，访问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事，全都说：“郡西面水潭里的鳄鱼是灾害。”韩愈说：“我听说至诚能感动神仙，从前鲁恭主管中牟的时候，雉鸡驯服而且蝗虫也躲避起来；黄霸治九江的时候，老虎都悄悄地离开了九江。这是因为，执政者有良好的政绩，禽兽也能被感化。”就派属下把祭祀用的物品陈列在潭水边上，并且祷告说：“你是水族一类，不要成为老百姓的祸害。”接着把酒浇到地上。这天晚上，郡的西面有风雷的声音，声音震动了山野，到了半夜才晴天。第二天，乡里的百姓看那水潭，水已经枯竭了。韩公派人去考察其踪迹，到了潭的西面六十里外，换了个地方又造出一个水潭。大鳄也跟着换了地方。从此潮阳郡的百姓就免去了鳄鱼的祸害。所以工部郎中皇甫湜为韩愈撰写神道碑说：“刑部侍郎韩愈做了潮阳刺史，洞居的獠民、海边的彝人，都受到熏陶教化；鳄鱼和稻蟹，也不残害百姓了。”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吧。出自《宣室志》。

鄮乡民

唐宪宗元和末年，均州的鄮乡县有个百姓，七十岁了，养了十多头水獭，靠它们捕鱼维持生活。隔一天放出去一次，快要放出去时，先把水獭关在深沟的闸门里，让它们挨饿，然后才放它们出来。不受撒网收网的劳累，却获利颇丰。让人拍巴掌招呼它们，所有的水獭就会全都到来。攀着他的衣襟，枕着他的膝盖，驯顺得像守门的狗。户部郎中李福，亲眼看见过。出自《酉阳杂俎》。

赤岭溪

歙州赤岭下有大溪，俗传昔有人造横溪鱼梁，鱼不得下，半夜飞从此岭过，其人遂于岭上张网以捕之。鱼有越网而过者，有飞不过而变为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谓之赤岭，而浮梁县得名因此。按《吴都赋》云：“文鳐夜飞而触纶。”盖此类也。出《歙州图经》。

赤岭溪

歙州的赤岭下有条大溪水，当地人传说从前有人横着溪水架设了一道拦截鱼的横梁，鱼不能顺流而下，半夜时飞着从这个山岭过去，那个人就在岭上架网来捕捉鱼。有的鱼越过网飞过山岭，有的鱼飞不过去变成了石头。现在每当下雨时，那些石头就变成红色，因而叫它赤岭，而且浮梁县也因此而得名。按《吴都赋》上说：“文鳐鱼夜间飞到空中落到网里。”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出自《歙州图经》。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水怪

鲧 桓 冲 李 汤 齐 澣 子英春

洛水竖子魍魉 罗州赤鰽 韩 珣 封令禎

凝真观 蜀江民 张胡子 柏 君 叶朗之

柳宗元 王 瑶 柳 沂 崔 悦 染 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鲧

尧使鲧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之。鲧于羽山，化为黄能，入于羽泉。今会稽人祭禹庙，不用能。水居曰能，陆居曰熊也。出《述异记》。

桓 冲

晋桓冲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庐山，冀睹灵异。既陟崇嶺，有一湖，匝生桑树。湖中有败鳊、赤鳞鱼，使者渴极，欲往饮水，赤鳞鱼张鬣向之，使者不敢饮。出《法苑珠林》。

李 汤

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

鲧

尧派鲧治理洪水，鲧没有完成任务，就杀了鲧。鲧的尸体在羽山变成黄能，进入羽泉里去了。如今会稽人到禹庙祭祀，不用能肉做祭品。居住在水里的熊叫能，居住在陆地上的叫熊。出自《述异记》。

桓 冲

晋代桓冲做江州刺史时，派人围着庐山巡视，希望能发现珍奇神异之物。这些人登上一座险峻的山峰以后，看见一个湖泊，湖泊的周围长满了桑树。湖里还有一条破船和红鳞鱼，他们非常渴，想去湖边喝点水，红鳞鱼竖起背鳍对着他们，他们没敢去。出自《法苑珠林》。

李 汤

唐贞元丁丑年，陇西人李公佐游览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汤任楚州刺史时，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其钓因物所制，不复出。渔者健水，疾沉于下五十丈。见大铁镢，盘绕山足，寻不知极。遂告汤，汤命渔人及能水者数十，获其镢，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余头，镢乃振动，稍稍就岸。时无风涛，惊浪翻涌，观者大骇。镢之末，见一兽，状有如猿，白首长髻，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镢，拽牛入水去，竟不复出。时楚多知名士，与汤相顾愕栗，不知其由。尔时，乃渔者知镢所，其兽竟不复见。”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钱送给事中孟简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

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

事弘农人杨衡在古渡口停船，逗留在佛寺。江面宽广空旷，月影浮动，他们聊起了奇闻异事。杨衡告诉李公佐说：“永泰年间，李汤担任楚州刺史时，有个渔夫，夜间在龟山下钓鱼。他的钩被什么东西挂住了，拽不出水面。渔夫善于游泳，迅速潜到水下五十丈深的地方。看见一条大铁链，盘绕在山根下，寻找不到铁链的端点。于是报告给

李汤。李汤派渔夫及几十个善于游泳的人，去打捞那根铁链，这些人提不动。又加上五十多头牛，铁链才有点晃动，靠近了岸边一点儿。当时并没有大风和波浪，却突然翻滚起高大的波浪，观看的人们非常害怕。只见铁链的末尾有一个动物，样子像猿猴，雪白的头发，长长的鳍，白牙，金黄爪子，连冲带撞地上了岸，身高约五丈。它蹲坐的样子也和猿猴一样，只是两只眼睛睁不开，似乎没有知觉地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睛和鼻子里泉眼一样向外流水，涎水腥臭难闻，人们不敢靠近。过了很久它才伸伸脖子挺直身子，两眼忽然睁开，目光像闪电一样，四处张望围观的人，像要兴威发怒。人们吓得四散奔逃。那怪兽慢慢地拖着锁链，拽着牛回到水里，再也不出来了。当时楚地有才智的名人与李汤又惊又怕地互相看着，不知道这个怪物的来历。当时只有渔夫知道锁链的位置，那个怪兽再也没有出现。”李公佐在元和八年冬，在常州为去朱方的给事中孟简饯行，廉访使薛公苹在客店里准备了酒宴互相拜见。扶风人马植、范阳人卢简能、河东人裴蘧，都在同一个客店里，大家围着火炉交谈了整宿。李公佐又说起前面那件事，同杨衡说的一样。

到了九年的春天，李公佐游览古时的东吴一带，跟着太守元公锡游览洞庭湖，登上包山，住在一个道士周焦君修炼的地方。他们进入山洞，探寻仙书，在一个石穴内找到一本《古岳渎经》第八卷。书上的文字古老而奇特，有的地方还被蠹蛀了，不容易理解。李公佐和周焦君一起详细地阅读研究这本书，书上记载着：“大禹治水时，三次到桐柏山。桐柏山刮起大风，响起惊雷，石头呼号，树也鸣叫，五伯壅塞河流，天老把众人弄得疲惫不堪，治水事业不能成功。大禹很生气，召集百种神灵，找来夔和龙。

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千数。庚辰以战逐去。颈纒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

者，免淮涛风雨之难。”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出《戎幕闲谈》。

齐 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清水。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祎纠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虚穴，然状如新筑，净洁周广。北壁下有五色蛭龙，长一丈余。鲤鱼五六枚，各长尺。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九分。祎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澣。澣命移龙入淮，放龟入汴。祎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有鱼数百万首，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锡拔其一须。元昌遣人送龟至宋，遇水泊，

桐柏山神千君长跪拜请命。于是大禹囚禁了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又捉住了淮河、涡水水神，名字叫无支祁。无支祁善于对答言辞，能分辨长江、淮水的深浅和平原沼泽地带的远近。样子像猿猴，小鼻子，高额头，青色的身躯，白色的头发，金色眼睛，雪白的牙齿，脖子伸出来有一百尺长，力气超过九只大象，攻击、搏斗、腾跃、奔跑迅速敏捷，身体轻灵飘忽，只是不能长久地听声音、看东西。大禹把他交给章律，降服不了他；把他交给鸟木由，也制服不了；交给庚辰，才制服了他。上千个鸱鸟、脾桓、树精、水神和山妖、石怪，奔跑号叫聚集环绕着无支祁。庚辰用武力把它们打跑了。他给无支祁的脖子上锁上大铁链，鼻子上穿上金铃，送到淮阴的龟山脚下，是想让淮河水永远平安地流到海里。从庚辰以后，到处都画着无支祁的图形，就是想免除淮河上风雨波涛的灾难。”李汤所见到的，和杨衡所说的，与《岳渎经》上的记载是相符合的。出自《戎幕闲谈》。

齐 澣

唐代开元年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因为徐城情况危急，向朝廷上奏，建议开掘一条十八里长的人工河，让水直接流进清水河

去。这条河由沿线各州各县分段挖掘。亳州真源县的县丞崔延祚组织起本县的民工，负责挖掘几千步的一段，挖出了一座龙堂。刚掘开的时候，以为是个空洞穴，可是那建筑似乎是刚刚修建成的，面积很大十分清洁。北面的墙壁下有一条五彩的蛰伏的龙，长一丈多。有鲤鱼五六条，各一尺长。还有两只通灵的乌龟，长一尺二寸，眼睛长九分。崔延祚把这件事报告了开河御史邬元昌，又写成公文上报给齐澣。齐澣命令人把龙转移到淮河里去，把乌龟放到汴河中去。崔延祚带人把龙和鲤鱼移到二百多里以外的淮河岸边，淮河里有几百万条鱼向着彩龙跳跃着，河水因此而沸腾起来。彩龙进入淮河喷出水气，使四周云雾幽暗，龙也就看不见了。刚开始准备转移龙的时候，御史员锡拔去一根龙须。邬元昌派人把乌龟送到宋地，遇到一个小水塘，暂放龟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寸，遂失大龟所在。涸水求之，亦不获，空致小龟焉。出《广异记》。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乡人，善入水。捕得赤鲤，爱其色，持归，养之池中。数以米谷食之，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谢之。鱼言：“我来迎汝，上我背，与汝俱升。”岁来归见妻子，鱼复迎之。故吴中门户作神鱼子英祠也。出《神鬼传》。

洛水竖子

有人洛水中见竖子洗马，顷之，见一物如白练带，极光晶，缴竖子之项三两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湾泊之间，皆有之。人澡浴洗马死者，皆谓鼃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类也。出《朝野僉载》。

魍 魎

魍魎状如魍，其文赤斑，长者尺余，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数百，能为魍子故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污池侧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直，田即倍丰。但匿

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后舍去，必免其害。其或为人患者，能捩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谢之而后免。亦能夜间行于陆地，所经之处，有泥踪迹；所到之处，

把龟暂时放到水里，水宽几尺，深度不超过五寸，可是却失去了大龟的踪迹。淘干了水塘里的水寻找龟，也没找到，仅仅捉到了几只小乌龟。出自《广异记》。

子英春

子英春是舒乡人，擅长潜水。他捉到一条红鲤鱼，喜欢鱼的颜色，就带回家去，放在池子里喂养。他经常用米谷喂鱼，一年后，鱼长到一丈多长，并且长出了犄角和翅膀。子英春很害怕，向鲤鱼行礼并道歉。鱼说：“我是来迎接你的，到我背上来，我和你一起升天。”一年后，他回来看望妻子和孩子，神鱼又来迎接他。所以吴中的人们建造了神鱼子英庙。出自《神鬼传》。

洛水竖子

有人在洛水边看见一个童子在洗刷马，突然从水中窜出一个像白绸带似的东西，非常光亮晶莹，缠绕在童子的脖子上三两圈，童子跌倒在水里死了。凡是有河水和湖泊的地方都有这种怪物。有洗澡和洗马而死的，人们都认为是被鼋拖进水的，其实不是这样。这种怪物名叫白特，应当小心地提防它，它是蛟一类的动物。出自《朝野僉载》。

魍 鬼

魍魉的样子像鳢鱼，身上长着红色的斑纹，大的有一尺多长，豫章一带有这种鱼。魍魉大多生活在污泥池里，有时一群鱼多达几百条，能变为魍魉子故反切。鬼幻惑妖怪，也能迷乱害人。它们生活的污水池附近的所有田地，人们不敢冒犯进入。有的人祷告祭祀，增加地租，那田里的庄稼就会产量倍增。只是需要隐瞒自己的姓名租种。三年以后舍弃土地离开，一定能免遭魍魉的祸害。魍魉有时候祸害人，

能扭转人的面目，能使人的手足反转，只有向鱧鱼祈祷并道歉之后，才能解除。鱧鱼也能在夜间行走于陆地上，它经过的地方，有湿泥的印迹；它到达的地方，

闻嗾嗾之声。北部二十五部大将军，有破泉魍 符书于砖石上，投其池中，或书板刺，钉于池畔，而必因风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术者，方可行之。出《录异记》。

罗州赤鼈

岭南罗州、辩州界内，水中多赤鼈，其大如匙，而赫赤色。无问禽兽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云，蛟龙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载》。

韩 珣

唐杭州富阳县韩珣庄凿井，才深五六尺，土中得鱼数千头，土有微润。出《广古今五行记》。

封令禎

唐封令禎任常州刺史，于江南溯流将木，至洛造庙。匠人截木，于中得一鲫鱼长数寸，如刻安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凝真观

唐怀州凝真观东廊柱，已五十余年。道士往往闻柱中有虾蟆声，不知的处。后因柱朽坏，易之，厨人砍以为薪，柱中得一虾蟆，其柱先无孔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能听到嗾嗾之声。北部二十五部大将军，有镇压泉池魍 鬼的符咒，刻在砖块或石头上，扔到池水里。或者将咒语刻在木板上，钉在池水边上，从而招来风雨雷霆，驱赶魍 鬼逃到别的地方。只有善于这种法术的人，才可以使用。出自《录异记》。

罗州赤鳖

岭南的罗州、辩州界内，水中有很多红色的鳖，其大小如汤匙，鲜红色。不管是禽兽还是水牛，入水后就被它拽进深潭，吸干血后死去。有的人说，这是蛟龙指派红鳖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出自《朝野僉载》。

韩 珣

唐代杭州富阳县有个叫韩珣的人，他们村庄里挖井，才挖了五六尺深，竟在土中得到了几千条鱼，土稍微有点潮湿。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封令禎

唐代的封令禎担任常州刺史时，在江南的水道上逆流运送木料到洛阳建造庙宇。木匠截断木料时，在木料中得到一条长几寸的鲫鱼，就像是雕刻好了木槽安放进去的。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凝真观

唐代怀州凝真观东廊的柱子，已经五十多年了。观中的道士经常听到柱子里面有虾蟆的叫声，但是不知道发声的确切位置。后来因为柱子朽烂了，更换了新柱子，厨子劈旧柱当柴烧，在旧柱中得到一只虾蟆，可是那根旧柱子先前并没有孔洞。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蜀江民

唐蜀民，有于江之上获巨鳖者，大于常，长尺余，其裙朱色。煮之经宿，游戏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鳖不死。举家惊惧，以为龙也，投于江中，浮泛而去，不复见矣。出《录异记》。

张胡子

唐吴郡渔人张胡子尝于太湖中，钓得一巨鱼，腹上有丹书字曰：“九登龙门山，三饮太湖水。毕竟不成龙，命负张胡子。”出《灵怪集》。

柏 君

唐金州洵阳县水南乡百姓柏君怀，于汉江勒漠潭，采得鱼，长数尺，身上有字云：“三度过海，两度上汉。行至勒漠，命属柏君。”出《录异记》。

叶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县人叶朗之使奴当归守田。田下流有鸟陂，陂中忽有物唤，其声似鹅而大。奴因入水探视，得一大物，身滑宛转，内头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后围六尺余，长二丈许，牵置岸上，剥皮剖之。比舍数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众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胫，似鲟鱼鼻，食之特美。余以为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梦一人，长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孤游，误堕陂中，为君奴所害。既废王命，身罹戮辱，又析肌剖脏，焚□充膳。冤结之痛，

蜀江民

唐代蜀地有一个老百姓，在江上捉到一只大鳖，大于普通的鳖，长一尺多，鳖盖的边沿是红色的。煮了整整一宿，它还是自由自在的在水里玩耍，又加火煮了一天，水烧干了而鳖却没有死。全家人惊慌害怕，以为是龙，扔到江里，鳖漂浮在水面上渐渐远去，再也看不见了。出自《录异记》。

张胡子

唐代吴郡渔夫张胡子曾在太湖中，钓到一条大鱼，鱼肚子上有用丹砂书写的字：“九登龙门山，三饮太湖水。毕竟不成龙，命里欠张胡子的。”出自《灵怪集》。

柏 君

唐代金州洵阳县水南乡的老百姓柏君怀，在汉江的勒漠潭里，捕到一条几尺长的鱼，鱼身上有字说：“三次过大海，两次上汉江。走到勒漠潭，性命交柏君。”出自《录异记》。

叶朗之

唐代德宗建中元年，南康县人叶朗之派仆人当归守护水田。水田下游有个叫鸟陂的池塘，忽然有东西在里面叫唤，声音像鹅叫却比鹅的叫声大。仆人下水去寻找，看到一个大怪物，身上光滑浑圆，把头扎在池塘中。仆人就取了刀下水，砍下那个东西的后半部分六尺多粗、二丈多长的一段，拖到岸上，剥去皮剖开肉。同邻舍的几十个人一起烤着吃，肉又脆又肥又鲜美，别的滋味无法与之相比。背上有条白筋，大小像人的小腿，又像鲟鱼鼻，吃起来味道特别鲜美。他们还将剩下的肉做了肉脯。这个东西刚死的那天晚上，叶朗之梦见一个又高又大、浑身漆黑的人对他说：“我是章川使者，喝醉了独自出来游玩，不小心陷到池塘里，被您家的仆人杀害了。既耽误了章川王的使命，自身又遭受杀戮的痛苦，被分割肌肉，取下五脏，烤熟当饭吃了。这冤仇和痛苦，

古今莫二。与君素无隙恨，若能杀奴，谢责偿过，罪止凶身。不尔法科，恐贵门罹祸。”朗之惊觉，不忍杀奴。奴明年，为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举家得病，死者八人。出《广古今五行记》。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常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途至荆门，舍驿亭中。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嘿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

焉，既而又梦妇人，^嘖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缕之悬甚风，危危将断且飘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为计。不尔，亦与败缕皆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俯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其夕之

古往今来没有可比的。我与您平时没有隔阂和仇恨，如果您能杀了那个仆人来道歉赔罪，惩罚将只加在犯罪者的身上。不然，按法律追究下来，恐怕您的全家都要遭受灾祸。”叶朗之受惊醒来，不忍心杀仆人。第二年，那个仆人被竹子的尖刺刺进肚子里死去。那年的夏末，叶朗之全家人都得了病，死了八个人。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柳宗元

唐代柳州刺史河东人柳宗元，从侍郎被降职出京担任永州司马，途中到达荆门，住在驿站。这天晚上，他梦见一个穿黄衣服的妇女向他拜了两拜哭着说：“我家住在楚水，现在遭遇不幸，死亡临近，就在旦夕之间，除了您谁也救不了我。如果能够活下去，我不仅对您感恩戴德，而且能够使您加官晋爵，您想做将军还是做丞相也不是什么难事。希望您能尽力帮我一次。”柳宗元向妇人道谢并应允了她。醒来之后，他沉默不语，觉得事情很奇怪。等到再睡着时，又梦见了那个妇人，一再向他表示祈求和感谢，很久才离去。第二天早晨，有个官吏前来，传达荆州守帅的邀约，准备宴请柳宗元。柳宗元吩咐准备车马之后，因为时间还早，因而又小睡了一会儿，结果又梦见那个妇女，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对柳宗元说：“我的性命，现在就像用丝线悬挂在大风里，将要断开随风飘走。可是您感觉不到这件事是多么紧急吗？希望您能赶快想个办法。不然的话，我的性命就和丝线一起断了，请您答应我。”说完，又拜谢而去。柳宗元的心里还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低头想道：“我一个晚上三次梦见这个妇女来请求我，话语诚恳，难道是我手下的官吏对待别人有什么不公平的行为？

还是即将参加的宴会上有鱼给我吃呢？找到并救活她，也是我应做的事。”于是就命令驾车到郡里去赴宴。他把梦里的情景告诉了荆州守帅，又叫来小吏讯问这件事。小吏说：“前一天，有个渔夫用网捕捉了一条大黄鳞鱼，准备用来做菜，现在已经砍下了它的头。”柳宗元吃惊地说：“果然符合那天晚上的

梦。”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亡其首，宗元益异之。出《宣室志》。

王 瑶

唐会昌中，有王瑶者任恒州都押衙。尝为栎邑宰。瑶将赴任所，夜梦一人，身怀甲冑，形貌堂堂。自云冯夷之宗，将之海岸，忽罹网罟，为漳川渔父之所得，将置之刀几，充膳于宰君，命在诘朝，故来相告，倘垂救宥，必厚报之。瑶既觉，言于左右曰：“此必县吏相迎，捕鱼为饌。”急遣人至县，庖人果欲割鲜，理鲙具。以瑶命告之，遂投于水中。鱼即鼓鬣扬髯，轩轩而去。是夜，瑶又梦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获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长官之仁，比宗元之惠远矣！”因长跪而去。出《耳目记》。

柳 沂

唐河东柳沂者侨居洛阳，因乘春钓伊水，得巨鱼，挈而归，致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婴儿，始六七岁。是夕，沂梦鱼以喙啮婴儿臆，沂悸然而寤。果闻婴儿啼曰：“向梦一大鱼啮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与沂梦同。沂异之。乃视婴儿之臆，果有疮而血。沂益惧。明旦，以鱼投伊水中，且命僧转经画像，仅旬余，婴儿疮愈。沂自后不复钓也。出《宣室志》。

梦。”就让人把鱼扔到江里去，可是鱼已经死了。这天晚上，又梦见那个妇女来了，妇女已经没有了头，柳宗元更加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出自《宣室志》。

王 瑶

唐代会昌年间，有个叫王瑶的人担任恒州都押衙。他曾经做过栾邑的县宰。在准备赴任的时候，夜里梦见一个人，身上穿着铠甲，相貌堂堂。这人说自己是水神的同宗，他刚到海岸边，突然被漳川的渔夫用网捉住了，即将被放到案板上，做菜给王瑶吃，性命将在明天早晨结束，所以前来相告，如果能蒙受救护，一定优厚地报答王瑶。王瑶醒了以后，对身边的人说：“这一定是县里的官吏为了迎接我，捕鱼做菜。”急忙派人到县里去，厨子果然准备切割一条新鲜鱼，正在整理刀案。派去的人就把王瑶的命令传达给厨子，于是又把鱼放回水里去了。鱼就摆动嘴边的小鳍，晃动着脊鳍，悠然自得地游走了。这天夜里，王瑶又梦见那个人哭着感谢他说：“您使我免除了在锅里烧煮的命运，重新返回到三江的波浪之中，通过这件事使我知道了长官的仁爱之心，柳宗元和您比差得太远啦！”然后长跪感谢后离开了。出自《耳目记》。

柳 沂

唐代河东人柳沂寄居在洛阳，春天到伊水钓鱼，钓到一条大鱼，带回家后放在水盆里。柳沂有个孩子，才六七岁。这天晚上，柳沂梦见鱼用嘴咬婴儿的胸，柳沂惊醒了，果然听到孩子哭着说：“刚才梦见一条大鱼咬我的胸，疼得受不了，所以哭了。”与柳沂所做的梦一样。柳沂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他查看婴儿的胸部，果然有个伤口流着血。柳沂更加害怕。第二天早上，他把那条大鱼放到伊水中，并且让和尚转经画像，过了十多天，孩子的伤好了。柳沂从此以后再也不钓鱼了。出自《宣室志》。

崔 悦

晋太常卿崔悦游学时，往至姑家，夜与诸表昆季宿于学院。来晨，姑家方会客。夜梦十九人皆衣青绿，罗拜，具告求生，词旨哀切。崔曰：“某方闲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许诺，某辈获全矣！”崔曰：“苟有阶缘，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跃再拜而退。既寤，盥栉束带，至堂省姑。见缶中有水而泛鳖焉。数之，大小凡十九。计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于姑，具述所梦，再拜请之。姑

亦不阻，即命仆夫置于器中，躬诣水次放之。出《玉堂闲话》。

染 人

广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梦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厨中。尔夕，举家梦之。翌日，厨中得一白鳖，广尺余，两目如金。其人送诣紫极宫道士李栖一所，置之水中，则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则白如故。栖一不能测，复送池中，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于鱼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窍皆具，能动而不能语。传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当杀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数十步，忽大笑数声，跃没于水。出《稽神录》。

崔 悦

晋代太常卿崔悦出游求学的时候，到姑姑家去，夜里和各位表兄弟住在学校里。第二天早晨，姑姑家正在会客。崔悦夜里梦见有十九个人全都穿着青绿色的衣服，站在他的四周向他行礼，全都是祈求他救命的，言词悲哀恳切。崔悦说：“我是个闲居的人，没有官职，为什么来求我？”那些人都说：“只要您答应，我们这些人就能活下来了。”崔悦说：“如果有什么机缘帮得上忙，我是一定会救助的。”这些人全都高兴得跳起来，再三拜谢后才走。崔悦醒了以后，盥洗打扮完毕，到堂屋去看望姑姑。他看见一只瓦罐中有一些鳖在水里游动。数一数，大大小小一共十九只。比较一下鳖和梦中人衣服颜色，也大致相同。崔悦于是对姑姑述说了自己的梦，请求放了这些鳖。姑姑没有阻拦，他就叫仆人把鳖放到器皿中，亲自到水边放了它们。出自《玉堂闲话》。

染 人

广陵有个染匠居住在九曲池的南面，梦见一个白衣少年要求寄住在他的家里。他回答说：“我的家窄小简陋，无法容纳您。”那个白衣人就自己走进厨房里去了。那天晚上，全家人都梦见了白衣人。第二天，在家里的厨房里得到一只白色的鳖，一尺方圆，两只眼睛像金子一样。那个染匠就把鳖送到紫极宫道士李栖一的住处，放到水里，这时鳖的身体忽然变成金色而眼睛变成红色了，把鳖提出水来又变成白色。李栖一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就把鳖又送到水池中去，随后鳖就不见了。出自《稽神录》。

海上人

近来有个海上捕鱼的人从鱼栅中得到一个东西，是一只人的手掌。手掌中有面孔，七窍全都具备，能活动却不能说话。大家传着玩赏了很久，有人说：“这是个神物，不要杀了他。”捕鱼人就把它放到海面上，这个东西浮水离开了，漂了大约几十步远，忽然大笑了几声，跳跃起来又沉没到水里去了。出自《稽神录》。

法聚寺僧

法聚寺内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谓门人曰：“外有数万人，头戴帽，向贫道乞救命。”急开门出看，见十余人担螺子，因赎放生。出《蜀记》。

李延福

伪蜀丰资院使李延福昼寝公厅，梦裹乌帽三十人伏于阶下，但云乞命。惊觉，仆使报，门外有村人献鳖三十头。因悟所梦，遂放之。出《傲戒录》。

法聚寺僧

法聚寺有个和尚，一整天都待在屋里，到了夜晚，忽然对看门人说：“外面有几万人，头上戴着帽子，向我乞求救命。”急忙打开门出

去看，见有十多个人挑着田螺，于是全都买下来去放生了。出自《蜀记》。

李延福

伪蜀丰资院使李延福白天在官署里睡觉，梦见三十个头戴黑帽子的人趴在台阶下，向他乞求救命。他受惊而醒来，仆人进来报告说，门外有个村人献来三十只鳖。他领悟了自己所做的梦，放了这些鳖。出自《徽戒录》。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水族为人

子 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 永康人 王 素
费长房 张 福 丁 初 谢 非 顾保宗
武昌民 寡妇严 尹 儿 广陵王女 杨丑奴
谢 宗

子 路

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引出，与战于庭，仆之于地，乃是大鯢鱼也，长九尺余。孔子叹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神皆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出《搜神记》。

长水县

秦时，长水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则陷没为湖。”有老妪闻之，忧惧，旦旦往窥焉。门卫欲缚之，妪言其故。

子 路

孔子在陈国受困，在旅店里弹琴唱歌。夜里有一个人，身高九尺多，穿黑色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呼喊声惊动了附近的人。子路把那人引到外面，与他在庭院里搏斗，把那人打倒在地上，竟然是一条大鯢鱼，长九尺多。孔子叹息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听说，生物老了，各种精灵就会依附在它身上，趁衰而入。它这次来，难道是因为我遇到麻烦，没有饭吃，跟着我的人也得病的原因吗？六畜一类东西，以及龟蛇鱼鳖草木之类，它们的精气都能兴妖作

怪，所以叫他们五酉。东西南北中，都有这些东西。酉，就是老的意思，所以物太古老就变成精怪了。杀了它们就没有事了，有什么可怕的呢？”出自《搜神记》。

长水县

秦朝的时候，长水县有童谣说：“城门要是血，城就会陷没变成湖泊。”有个老妇人听见了童谣，非常害怕，天天去城门查看。守城门的人想把老妇人抓起来，老妇人说了来城门的原因。

姬去后，门卫杀犬，以血涂门。姬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何幹入白令，令见幹曰：“何忽作鱼？”幹曰：“明府亦作鱼矣！”遂沦陷为谷。出《神鬼传》。

姑苏男子

后汉时，姑苏有男子，衣白衣，冠帻，容貌甚伟，身長七尺，眉目疏朗。从者六七人。遍历人家，奸通妇女，昼夜不畏于人。人欲掩捕，即有风雨，虽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无不被害。月余，术人赵杲在赵，闻吴患，泛舟遽来。杲适下舟步至姑苏北堤上，遥望此妖，见路人左右奔避无所，杲曰：“此吴人所患者也。”时会稽守送台使，遇，亦避之于馆。杲因谒焉。守素知杲有术，甚喜。杲谓郡守曰：“君不欲见乎？”因请水烧香，长啸数声，天风歔至，闻空中数十人响应。杲掷手中符，符去如风。顷刻，见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惧。杲谓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剑曰：“诛之。”便有旋风拥出。杲谓守曰：“可视之矣。”使未出门，已报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长三丈，断首于路傍。余六七者，皆身首异处，亦鼉鼉之类也。左右观者万余人，咸称自此无患矣。出《三吴记》。

老妇人离开后，守城门的人杀了一条狗，把狗血涂到城门上。老妇人又去查看，看见血就逃离了县城，不敢回头。这时忽然出现了大水，就要淹没县城了，主簿何幹进去报告给县令，县令看见了何幹说：“你为什么忽然变成了鱼？”何幹说：“您也变成鱼了。”于是县城沦陷成为深沟湖泊。出自《神鬼传》。

姑苏男子

后汉时，姑苏有个男子，身穿白衣服，头带包头巾，容貌英俊，身高七尺，眉目舒展。跟从的人有六七个。他们走遍了每一户人家，或奸污或私通妇女，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一点也不害怕人。有人想要去捕捉他们，就会遭到刮风下雨的阻碍，即使城镇有驻守的军队，也不敢去对付他们。冒犯他们的人，没有不被害死的。一个多月后，有个叫赵杲的术士在赵地，听说了吴地的灾祸，赶快坐船赶到姑苏。赵杲刚刚下船走到姑苏城北的堤坝上，远远地看到了这妖怪，只见路上的行人向左右奔逃，找不到躲避的场所，赵杲说：“这就是给姑苏人带来灾祸的妖怪呀！”当时，会稽的郡守为台使送行，遇见了妖怪，也到旅馆里躲避。赵杲因而去拜见郡守。郡守早就听说赵杲会法术，见了他很高兴。赵杲对郡守说：“您不想看一看吗？”于是要来净水，烧上香，长啸几声，天上突然刮来风，听见空中有几十个人在响应。赵杲扔出手中的符咒，符像风一样地飞走了。不一会儿，就看见这个妖怪像是被人押送似的来到面前，样子非常惊慌恐惧。赵杲说：“你胆敢变幻形象迷惑世人而不怕惩罚！”又握着剑说：“杀了他！”于是就有旋风把他卷了出去。赵杲对郡守说：“可以去看一看了。”派出的人还没走出门去，已经有人进来报告说离这里一百步的地方，有条大白蛟，长有三丈，在路旁被砍下了头。还有六七个怪物也都身首异处，都是鼉鼉之类。有一万多人围在四周观看，都说从此没有灾祸了。出自《三吴记》。

永康人

吴孙权时，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逐之。龟便言曰：“游不良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缆舡于大桑树。宵中，树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繫，方见烹臠。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出？”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权命煮之，焚柴百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然以老桑方熟。”献之人仍说龟树共言，权登使伐取，煮龟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也。出《异苑》。

王 素

吴少帝五凤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邻里少年求娶者颇众，父母惜而不嫁。尝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洁，年二十余，自称江郎，愿婚此女。父母爱其容质，遂许之。问其家族，云：“居会稽。”后数日，领三四妇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家。因持资财以为聘，遂成婚媾。已而经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绢囊，大如升，在地不动。母甚怪异，以刀割之，悉白鱼子。素因问江郎：“所生皆鱼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我所不幸，故产此异物。”其母心独疑江郎非人，

永康人

吴国孙权执政的时候，有个永康人进山遇到一只大龟，就去追赶。龟便说道：“出游没遇到好时候，竟被您捉住。”永康人觉得很奇怪，把龟带出山去，准备献给吴王孙权。夜里停泊在越里，把船拴在一棵大桑树上。半夜时，大桑树招呼龟说：“元绪，你很辛苦吧，什么事把你弄成这个样子？”龟说：“我被捉住了，将要把我煮了做肉汤吃。即使砍光了南山上所有树木当柴烧，也不能煮死我。”树说：“诸葛元逊见识广博，必定会使你受苦。如果他命令寻找我们这一种类的树当柴烧，你又会有什么办法呢？”龟说：“子明你不要多说话，不然灾祸就将加到你的身上。”树就静静地不再说话了。到了京城之后，孙权下令煮龟，烧了几百车的木柴，龟还能像以前一样说话。诸葛恪说：“应该用老桑树烧火才能煮熟。”献龟的人也说了桑树和龟的对话。孙权立刻派人去砍伐桑树，用来煮龟立刻就煮熟了。现在人们煮龟仍大多使用桑木柴，老百姓也因此把龟叫作元绪。出自《异苑》。

王 素

吴国少帝五凤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的百姓王素，有个十四岁的未出嫁的姑娘，容貌美丽。邻居乡里的少年来求婚的人很多，父母因爱惜姑娘都没有同意。有一天，来了一个少年，姿态容貌像美玉一样，年龄二十多岁，自称是江郎，愿意和王素的女儿结婚。姑娘的父

母喜爱江郎的容貌，就答应将女儿许配给他。询问江郎的家族，江郎说：“住在会稽。”过了几天，江郎领了三四个妇女，有的年老有的年轻，还有两个少年，来到王素家。他们拿来钱财作为聘礼，于是两个人结了婚。过了一年，王素的女儿有了身孕，到了十二月份，生下一个东西像绢布做的口袋，有一升那么大，在地下一动不动。母亲觉得很奇怪，用刀割开它，全是白鱼的鱼子。王素因而问江郎：“所生的全是鱼子，不知是什么缘故？”王素至此还没有醒悟。江郎说：“这是我的不幸，所以才生下这种奇特的东西。”姑娘的母亲心里怀疑江郎不是人，

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寝，收其所著衣视之，皆有鳞甲之状。素见之大骇，命以巨石镇之。及晓，闻江郎求衣服不得，异常诟骂。寻闻有物偃蹇，声震于外。家人急开户视之，见床下有白鱼，长六七尺，未死，在地拨刺。素砍断之，投江中。女后别嫁。出《三吴记》。

费长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诣府门椎鼓，郡患之。及费长房来，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头，乞自改，变为老鳖，大如车轮。长房令复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头流涕，持札去。视之，以札立陂边，以颈绕之而死。出《列异传》。

张 福

鄱阳人张福，舡行还，野水边忽见一女子，甚有容色，自乘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轻行，无笠雨驶，可入见就避雨。”因共相调，遂入就福寝。以所乘小舟，系福舡边。三更许，雨晴明月，福视妇人，乃一大鼃，欲执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一槎段，长丈余。出《搜神记》。

丁 初

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辄循堤防。春盛

雨，初出行塘，日暮间，顾后有小妇人，上下青衣，

并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王素。王素暗中派家中仆人，等江郎脱衣服睡觉时，将他的衣服取来看，衣服上全都有鳞甲的痕迹。王素看了很害怕，命人用大石头压住衣服。等到天亮就听见江郎因为找不到衣服，异乎寻常地在大声咒骂。不久又听见有东西跌落，震动的声音传到外面。家人急忙打开门看，只见床下有条白鱼，六七尺长，还没死，在地上乱跳。王素用刀砍断了白鱼，扔到江里。女儿后来又另外嫁了人。出自《三吴记》。

费长房

汝南出现了一个妖精，常常穿着太守的服装，到府门前打鼓，州郡的人们都很忧虑。等到费长房来做郡守，知道是妖魅在作怪，就呵斥妖怪。妖怪脱下衣帽叩头，请求让自己改正错误，接着变成了一只老鳖，大如车轮。费长房让它再穿上太守的服装，写了一封信，让它带给葛陂君。老鳖一边叩头，一边哭泣，拿着信走了。再看它时，它把信立在葛陂湖的边上，用脖子绕着信死了。出自《列异传》。

张 福

鄱阳人张福，乘船回家，在野外的水边上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容貌非常好看，独自驾着一条小船。张福说：“你姓什么？为什么轻装疾行，不戴斗笠冒雨行驶，可以到我船上来避雨。”因而相互调笑，那女子就登上张福的船与他同寝。把她乘坐的小船拴在张福的船边上。三更天的时候，雨散天晴明月高照，张福看那个妇女，竟是一只大鼉。张福想抓它，它急忙走进水去。先前的小船，只是一段木筏，长一丈多。出自《搜神记》。

丁 初

吴郡无锡有个连着太湖的大池塘，管理池塘的小吏丁初，每当大雨时，就出来巡视堤防。春天雨多，丁初出来巡视水塘，天快黑的时

候，回头看见身后有个小妇人，上下身都穿黑色衣裙，戴青伞。追后呼：“初掾待我！”初时怅然，意欲留伺之，复疑本不见此，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顾见妇人，追之亦速。初因急走，去之转远。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汨然作声，衣盖飞散。视是大苍獭，衣伞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出《搜神记》。

谢 非

道士丹阳谢非往石城冶买釜还，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庙，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声语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犹畏人劫夺其金，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来至庙门者，呼曰：“何铜。”铜应诺。“庙中有人气是谁？”铜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顷便还。”须臾，又有来者，呼铜，问之如前，铜答如故，复叹息而去。非惊扰不得眠，遂起。呼铜问之：“先来者是谁？”铜答言：“是水边穴中白鼃。”“汝是何等物？”“是庙北岩嵌中龟也。”非皆阴识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鼃之辈，徒费酒肉祀之。急具锺来，共往伐之。”诸人亦颇疑之，于是并会伐掘，皆杀之，遂坏庙绝祀。自后安静。出《搜神记》。

顾保宗

顾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钓鱼江中。尝夏夜于草堂临月未卧，忽有一人须发皓然，自称为翁，有如渔父。直

拿着一把黑伞。她在后面边追边喊：“丁初大人等等我！”丁初有些心情不好，想停下脚步等候她，随即意识到从来不曾见过她，现在忽然出现冒着阴雨走路，恐怕一定是鬼怪。丁初便飞快地往前走，回头看那个小妇人，追赶得更快了。丁初因而加速快走，距离小妇人越来越远。回头再看那个小妇人，竟自己跳进水里，发出哗哗的声音，衣服全都飞散开了。一看是只很大的苍色水獭，衣服和伞全是荷叶。这个水獭变成人的模样，曾多次迷惑年轻人。出自《搜神记》。

谢 非

道士丹阳人谢非到石城冶去买了一口锅往回走，天黑了，还没到家。山上有座庙，建在溪水边。他进庙里去住宿，大声地说道：“我是天帝的使者，到这里住宿。”又害怕别人来抢劫他的钱，心里头始终烦躁不安。到了夜里二更天的时候，有人来到庙前，喊道：“何铜。”何铜回答了对方。那人又问：“庙里有生人气，是谁？”何铜说：“有个人说自己是天帝的使者，不久就离开。”不一会儿，又有人来，呼唤何铜，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何铜也像先前一样回答，那人也叹着气走开了。谢非受到惊扰没能睡觉，就起来了。他招呼何铜问道：“先来的是谁？”何铜回答说：“是水边洞里的白鼯。”“你是什么东西？”回答说：“是庙北山岩上的乌龟。”谢非全都暗暗地记了下来。天亮后，就告诉附近的居民说：“这个庙里没有神灵，只是龟和鼯之类，不要白白地浪费酒肉祭祀它们了。赶快去拿来锹铲，一起去讨伐妖孽。”人们也早就有所怀疑了，因此合力挖出了龟和鼯，并将其全都杀死，然后毁坏了庙宇，断绝了祭祀。从此后就安静无事了。出自《搜神记》。

顾保宗

顾保宗的字叫世嗣，是江夏人，常常到江边钓鱼。在一个夏天的夜晚，顾保宗独自一人在草屋中对月未眠，忽然看到有一个人，头发胡子全都白了，自称为老翁，样子像个渔夫。他径直

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语，良久谓保宗曰：“陆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适何至？今何往？”答曰：“来自江州，复归江夏。”言讫又哭。保宗曰：“翁非异人乎？”答曰：“我实非人，以君闲退，故来相话。”保宗曰：“野人渔钓，用释劳生，何闲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乱，闲退何词？”保宗曰：“今世清平，乱当何有？”答曰：“君不见桓玄之志也？”保宗因问：“若是有兵，可言岁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复哭，谓宗曰：“后年易号。复一岁，桓玄盗国，盗国未几，为卯金所败。”保宗曰：“卯金为谁？”答曰：“君当后识

耳。”言罢，复谓保宗曰：“不及二十稔，当见大命变革。”保宗曰：“翁远至，何所食？”答曰：“请君常食。”保宗因命食饲之。翁食讫，谓保宗曰：“今夕奉使，须向前江，来日平坦，幸愿观之。”又曰：“百里之中，独我偏异，故验灾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审此言，何以验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讫乃出。保宗送之于户外，乃诀去。及晓，宗遂临江观之，闻水风渐急，鱼皆出浪，极目不知其数。观者相传，首尾百余里。其中有大白鱼，长百余丈，骧首四望，移时乃没。是岁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异之。后二岁，改隆安七年为元兴，元兴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将军刘裕起义兵灭桓玄，复晋安帝位。后十七年，刘裕受晋禅。一如鱼之所言。出《九江记》。

来到堂下，向顾保宗作了一个揖，然后就伸腿坐下，只是一个劲地哭。顾保宗说：“老翁是从哪里来的？”老翁不说话，过了很久才对顾保宗说：“在陆地上行走非常劳累，说话说不快。”顾保宗说：“老翁刚才从哪里来？现在要到哪里去？”回答说：“从江州来，再回江夏。”说完了又哭起来。顾保宗说：“老翁莫非不是人类吗？”回答说：“我确实不是人类，因为您在家里闲待着，所以来与您说话。”顾保宗说：“山野之人渔钓，来缓解辛苦劳累，为什么说是在家里闲待着呢？”回答说：“世上就要发生变乱，在家闲待着有什么不好？”顾保宗说：“现在世上安定太平，哪里有变乱？”回答说：“您不知道桓玄的野心吗？”顾保宗接着问：“如果真有兵变，能说出发生的年月吗？”老翁说：“如今不是隆安五年吗？”顾保宗说：“是。”老翁又弯着指头一边计算一边哭，对顾保宗说：“后年就会改变年号。再过一年，桓玄篡位，篡位不久，被卯金打败。”顾保宗说：“卯金是谁？”回答说：“您以后会知道的。”说完，又对顾保宗说：“不出二十年的时间，就能看见改朝换代。”顾保宗说：“老翁从远处来，吃点什么吗？”回答说：“请拿些您的家常便饭。”顾保宗于是让人给老翁取东西吃。老翁吃完饭，对顾保宗说：“我今天奉了使命，要到前江去，明天天一亮，请您到江边去看一看。”又说：“一百里之内，只有我很特殊，所以要验证灾难和吉祥，看看我们就行了。”顾保宗说：“不理解您说的话，怎么验证呢？”回答说：“是战争的预兆。”说完就出门去了。顾保宗把老翁送到大门外，老翁离开。等到天亮，顾保宗就到江边去观看，只见水和风

渐渐地大起来，鱼全都跳出波浪，放眼望去，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观看的人互相传说，鱼群从头到尾，有一百多里长。其中有条大白鱼，长一百多丈，抬起头来四面张望，过了一段时间，才沉入水中。这一天是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顾保宗大感惊异。后来过了两年，改隆安七年为元兴元年，元兴二年十一月壬午日，桓玄果然篡了位。元兴三年二月，建武将军刘裕起义兵消灭了桓玄，恢复了晋安帝的皇位。又过了十七年，刘裕接受了晋朝皇帝的禅让。一切都如大白鱼说的那样。出自《九江记》。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有人嫁女，未及升车，女忽然失怪，出外殴击人，仍云己不乐嫁。巫云：“是邪魅。”将女至江际，遂击鼓，以术咒疗。翌日，有一青蛇来到坐所，即以大钉钉头。至日中，复见大龟从江来，伏于巫前，巫以朱书龟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从江出，乍沉乍浮，龟随后催逼。鼉自分死，冒来，先入幔与女辞诀，恸哭云：“失其同好。”于是渐差。或问魅者归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鼉是其对。”所获三物，悉杀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寡妇严

建康大夏营寡妇严，宋元嘉初，有人称华督与严结好。街卒夜见一丈夫行造护军府，府在建阳门内。街卒呵问，答云：“我华督还府。”径沿西墙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邀击之，乃变为鼉。察其所出入处，甚莹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岁久因能为魅，杀之遂绝。出《异苑》。

尹 儿

安城民尹儿，宋元嘉中，父暂出，令守舍。忽见一人，年可二十，骑马张斗伞，从者四人，衣并黄色，从东方来，于门呼尹儿，求暂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床，一人捉伞覆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年间，张春任武昌太守。当时有人嫁女，没等上车，那女子忽然失去常态，跑到门外去打人，还说自己不愿意嫁人。巫师说：“这是妖邪作怪迷惑人。”然后扶那女子到江边，让人打鼓，巫师用法术和咒语给女子治病。第二天，有一条青蛇来到巫师坐着的地方，巫师就用大钉子钉住蛇头。到了中午，又看见一只大龟从江里爬上来，伏在巫师的面前。巫师用朱砂在龟背上画符，让龟回到江里。到了晚上，有只大白鼃从江里冒出来，一会儿沉下水里，一会儿又浮上水面，龟跟在后面催逼着白鼃。鼃自己料定一定会死，冒死而来，先进到幔帐里与那女子说话诀别，痛哭着说：“我失去了好伙伴。”过后那女子的病渐渐好了。有的人问，迷惑人的本来是一个东西，现在怎么会有三个，巫师说：“蛇是通消息的，乌龟是媒人，鼃就是女子的相好的。”捉住的三样东西，全都杀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寡妇严

建康的大夏营有个严寡妇，刘宋元嘉初年，有人说华督与严寡妇相好。巡逻的士兵晚上看见一个男子走到护军府，护军府在建阳门里。巡逻的士兵呵斥询问，回答说：“我是华督，要回府里去。”说着就沿着西墙准备进入府里，巡逻的士兵因为他违背了夜里禁止通行的命令，就叫来人捉拿，那男子就变成了鼃。观察它出入的地方，非常莹洁光滑，一直通到府中的水池。水池里先前就有鼃洞，年代久了它就能够成为妖孽害人，杀了它以后就没有这事了。出自《异苑》。

尹 儿

安城的百姓尹儿，宋元嘉年间，父亲短时外出，让尹儿守家。忽然看见一个人，年龄约二十岁，骑着马打着一把伞，四个人跟从着，衣服全是黄色，从东方走过来，在门口招呼尹儿，要求暂且到他家休息。接着就进屋去，坐在胡床上，一个人拿着伞遮住之。尹儿看其衣悉无缝，五色斓斑，似鳞甲而非毛也。有顷，雨将

至，此人上马去，顾语尹儿曰：“明当更来。”乃西行，蹶虚而升。须臾，云气四合，白昼为之晦暝。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涌，丘壑淼漫。将淹尹舍，忽见大鱼，长三丈余，盘屈当水冲，尹族乃免漂荡之患。出《广古今五行记》。

广陵王女

沙门竺僧瑶得神咒，尤能治邪。广陵王家女病邪，瑶治之。入门，瞑目骂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杀我夫！”魅在其侧曰：“吾命尽于今！”因歔歔，又曰：“此神不可与事。”乃成老鼃，走出庭中，瑶令仆杀之也。出《志怪》。

杨丑奴

河南杨丑奴常诣章安湖拔蒲，将暝，见一女子，衣裳不甚鲜洁，而容貌美。乘船载莼，前就丑奴。家湖侧，逼暮不得返，便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盘中有干鱼生菜。食毕，因戏笑，丑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侧，日暮阳光颓。托荫遇良主，不觉宽中怀。”俄灭火共寝，觉有臊气，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户，变为獭，径走入水。出《甄异志》。

他。尹儿看他们的衣服全都没有缝线，五彩斑斓，像鳞甲而不是皮毛。不一会儿，快要下雨了，那个人骑上马走了，回头对尹儿说：“明天我会再来。”然后向西走去，踩着虚空升上天去。不一会儿，乌云从四面合拢过来，白天变得昏暗起来。第二天，大水暴涨，河流山谷全都奔涌着洪水，山丘沟壑被大水漫平。眼看快要淹没尹儿家的房子了，忽然看见一条鱼，长三丈多，盘曲着挡在水头上，尹儿一家才免除了水淹的灾祸。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广陵王女

有个叫瑶的天竺和尚学会了神妙的咒术，尤其善于却除邪病。广陵王家的女儿得了邪病，瑶去为她医治。一进门就闭着眼睛骂

道：“你这个老妖精不遵守修道的规矩却来伤害人！”那个女孩大哭着说：“有人要杀我的丈夫。”那个妖魅站在她的旁边说：“我的性命今天就到头了。”接着哭泣着说：“不能和这个神灵打交道。”说完就变成老鼃，走出屋子来到庭院，瑶让仆人去将它杀了。出自《志怪》。

杨丑奴

河南人杨丑奴曾到章安湖边拔蒲草，天快黑了，他看见一个女子，衣服不太鲜艳整洁，可是容貌很美。这女子坐着船，船上载着蔬菜，上前靠近杨丑奴。她说自己的家在湖的另一侧，天黑了一时回不了家，想停船借住一宿。她借杨丑奴的食器吃饭，盘子里有干鱼和生菜。吃完饭，两个人说笑起来，杨丑奴唱歌嘲讽她，女子回答说：“家住西湖边，日暮天色晚。寄宿遇好人，心中很宽慰。”不一会儿两人吹灭了灯火一块睡觉，杨丑奴觉得有一股子臊气，又因为她的手指很短，便怀疑女子是妖魅。这个东西察觉了人的心思，急忙走出门去，变成水獭，一直走到水里去了。出自《甄异志》。

谢 宗

会稽王国吏谢宗赴假，经吴皋桥，同船人至市，宗独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婉，来诣船，因相为戏。女即留宿欢宴，乃求寄载，宗许之。自尔船人夕夕闻言笑。后逾年，往来弥数。同房密伺，不见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须臾，又获二物，并小如拳，视之，乃是三龟。宗悲思，数日方悟。向说如是云：“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兴。”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儿，初被索之时大怖，形并缩小，谓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时族叔道明为郎中令，笼三龟示之。出《志怪》。

谢 宗

会稽王国的官员谢宗回家度假，路上经过吴皋桥，同船的人到市上去了，只有谢宗一人待在船上。有个女子，性情柔顺，来到船上，于是两个人互相调戏。那女子就留下来住宿并一起欢宴。随后那女子

又要求乘船同行，谢宗答应了她。从此船上的人天天晚上听到他们两个人的说笑声。一年后，两人来往的次数更加频繁。家里人暗中察看，没看见有人，知道遇上了妖邪，便一起按住了谢宗的被窝。很久之后，抓到一个东西，大小像枕头。不一会，又得到两个东西，大小都像拳头，一看，竟是三只乌龟。谢宗悲痛忧思，几天后才明白过来。之前有这种说法：“这个女子一年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字叫道愍，小儿子名字叫道兴。”谢宗又说：“这个女人以及两个儿子，刚被捆住时很害怕，身形一块缩小了，对谢宗说：‘可以用我的枕头砸来人。’”这时同宗的叔叔做郎中令的道明用笼子装着三只龟给谢宗看。出自《志怪》。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水族为人

张 方 锺 道 晋安民 刘万年 微生亮
芦 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 奂 蔡 兴
李 增 萧 腾 柳 镇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 长须国

张 方

广陵下市庙，宋元嘉十八年，张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门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来云：“离情难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时有王纂者能治邪，疑道香被魅，请治之。始下针，有一獭从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出《异苑》。

锺 道

宋永兴县吏锺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乐白鹤墟中女子，至是犹存想焉。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即与燕好。是后数至，道曰：“吾甚欲鸡舌香。”女曰：“何难？”乃掬香满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气素芳，不假此。”

张 方

广陵有个下市庙，南朝刘宋元嘉十八年，张方的女儿道香送丈夫去北方。回来的途中天黑了，她就睡在庙门前。夜间有一个东西装扮成她的丈夫来说：“离别的愁绪难以排解，我不想马上离开。”道香一会儿就被迷惑得失去常态。当时有个叫王纂的人能却除邪病，他怀疑道香被妖孽迷惑了，请求给她治病。刚下针，就有一只水獭从道香的被子里跑出来，一直跑到前面的水港里去了，道香的病就好了。出自《异苑》。

锺道

刘宋时永兴县吏锺道得了重病刚好，情欲比平时倍增。他先前喜欢白鹤墟的一个女子，到这时还很想念她。有一天他忽然看见那个女子衣裙飘飘地来了，就和她温存起来。此后这女子多次来同锺道相会。锺道说：“我很想要点鸡舌香。”女子说：“这有什么难的？”于是两手捧满鸡舌香，送给他。锺道邀请女子同他一起含嚼，女子说：“我口气一向芳香，不用借助这个东西。”

女子出户，狗忽见，随咋杀之，乃是老獭。口香即獭粪，顿觉臭秽。出《幽明录》。

晋安民

晋安郡民断溪取鱼，忽有一人著白帻，黄练单衣，来诣之，即同饮饌。饌毕，语之曰：“明日取鱼，当有大鱼甚异，最在前，慎勿杀。”明日，果有大鱼，长七八丈，径来冲网。其人即赖杀之。破腹，见所食饭悉有。其人家死亡略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万年

宋后废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将刘万年夜巡于北固山西，见二男子，容止端丽，洁白如玉，遥呼万年谓曰：“君与今帝姓族近远？”万年曰：“望异姓同。”一人曰：“汝虽族异，恐祸来及。”万年曰：“吾有何过？”答曰：“去位，祸即不及。”万年见二人所言，益异之。万年谓二人：“深谢预闻，何用见酬？”万年欲请归镇，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万年与语之次，化为鱼，飞入江去。万年翌日托疾，遂罢其位，后果如鱼所言。出《江表异同录》。

微生亮

明月峡中有二溪东西流。宋顺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钓得一白鱼长三尺，投置缸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见

女子走出门外，一只狗忽然发现了她，扑上去咬死了她，原来是一只老水獭。口香就是獭粪，锺道立刻觉得腥臭。出自《幽明录》。

晋安民

晋安郡有个平民截住溪水捉鱼，忽然有一个戴着白色便帽，穿黄色熟绢单衣的人走来会见他，两个人便一起喝酒吃饭。吃完饭，那个人对捉鱼人说：“明天捉鱼，会有一条大鱼很奇特，游在最前面，你千万不要杀了它。”第二天，果然有一条大鱼，长七八丈，径直游过来撞到网上。捉鱼人违约杀了大鱼。他割开鱼的肚子，看见鱼胃里全是昨天吃的饭菜。事情过后，这个捉鱼人家的人几乎全都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刘万年

刘宋后废帝元徽第三年，守卫京口一带的将军刘万年夜里到北固山的西面巡查，看见两个男人，面貌举止端庄秀气，皮肤像玉石一样洁白，远远地招呼刘万年并对他说：“您和当今的皇上血缘关系是近是远？”刘万年说：“郡望不同而姓氏相同。”一个人说：“你虽然郡望与皇上不同，恐怕仍会遭受灾祸。”刘万年说：“我有什么过错？”回答说：“你辞去官职，就不会遭受灾祸了。”刘万年听了两个人说的话，更加觉得奇怪，便对他们说：“深切感谢你们能提前告知，用什么来酬报你们呢？”刘万年想请两个人同他一起回京口去，两个人说：“我们不是人类，不吃世上的食物。”在刘万年和两个人说话的过程中，他们变成了鱼，飞进了江里。刘万年第二天借口有病，于是被罢免了职务，后来事情果然像鱼说的一样。出自《江表异同录》。

微生亮

明月峡中有两条东西流向的溪水。刘宋顺帝昇平二年，住在溪边的一个叫微生亮的人钓到一条三尺长的大白鱼，扔到船舱里，用草覆盖上。等回到家里去拿鱼准备煮着吃的时候，只见一美女在草下，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鱼

游，为君所得。”亮问曰：“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忽曰：“数已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来，不知所终。出《三峡记》。

芦塘

耒阳县东北有芦塘八九顷，其深不可测。中有大鱼，当至五日，一奋跃出水，大可三围，其状异常。每出水，则小鱼奔进，随水上岸，不可胜计。又云，此塘有鲛鱼，五日一化，或为美妇人，或为美男子，至于变乱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后为雷电所击，此塘遂干。出《录异记》。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妇不悦之，在外宿月余日。妇曰：“何故不复入？”男曰：“汝夜辄出，我故不入。”妇曰：“我初不出。”婿惊。妇云：“君自有异志，当为他所惑耳。后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视之，为何物。”后所愿还至，故作其妇，前却未入，有一人从后推令前。既上床，婿捉之曰：“夜夜出何为？”妇曰：“君与东舍女往来，而惊欲托鬼魅，以前约相掩耳。”婿放之，与共卧，夜半心悟。乃计曰：“魅迷人，非是我妇也。”乃向前揽捉，大呼求火，稍稍缩小。发而视之，

草下有一个美女，皮肤洁白，端庄美丽，大约十六七岁。她自己说：“我是高唐之女，偶尔变成鱼出来游玩，被您捉住了。”微生亮问她：“既然是人，能做我的妻子吗？”女子说：“冥冥中使然，怎么不行呢？”从此这个女子就做了微生亮的妻子。三年后，她忽然说：“命定的期限到了，请让我回高唐吧。”微生亮说：“什么时候再来？”回答说：“如果感情还在，思念的时候就会来。”从那以后她每年回来三四次，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出自《三峡记》。

芦塘

耒阳县东北有个八九顷的芦苇塘，深不可测。塘里有条大鱼，每月初五的这天，它都用力跳出水面，大约有三围那么粗，样子很特殊。它每次跃出水面的时候，那些小鱼也奔窜着随着波浪跳到岸上，多得数不过来。还有人说，这个苇塘里有鲛鱼，每隔五天就变化一次，有时变成美妇人，有时变成美男子，至于变化成其他形象的就更多了。当地人们都心存戒备，那鱼对人也不敢加害。后来被雷电击死，这个苇塘也干涸了。出自《录异记》。

彭城男子

彭城有个男子娶了妻子却不喜欢她，在外面睡了一个多月。妻子说：“什么原因使你不回家来住？”男子说：“你到了晚上就总出去，我所以才不回家。”妻子说：“我从来不出去。”丈夫很吃惊。妻子说：“你本来就想着别的女人，一定是被别人迷惑住了。以后有女人到你这里来，你就抱着留住她，找来火照照看她是什么东西。”后来彭城男子所思念的人来了，故意装作是他的妻子，开始时没有马上进屋，有个人从后面推着她，让她上前。上了床后，男子捉住她说：“你为什么天天晚上出去？”那女子说：“您和东面邻居家的女儿来往，却装着吃惊假托有鬼魅，用以前有约定来遮掩自己的行为。”男子放了她，和她一起睡下，到了半夜醒悟过来了。他心想：“这是鬼魅在迷人，不是我的妻子。”于是上前抱住她，大声叫人取火照亮，那女子渐渐地缩小了。掀开被子一看，得一鲤鱼长二尺。出《列异传》。

朱法公

山阴朱法公者，尝出行，憩于台城东橘树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丽。薄晚，遣婢与法公相闻。方夕，欲诣宿。至人定后，乃来，自称姓檀，住在城侧。因共眠寝，至晓而云：“明日复来。”如此数夜。每晓去，婢辄来迎。复有男子，可六七岁，端丽可爱，女云是其弟。后晓去，女衣裙开，见龟尾及龟脚，法公方悟是魅，欲执之。向夕复来，即然火照觅，寻失所在。出《续异记》。

王 奂

齐王奂自建业将之渚宫，至江州，泊舟于岸。夜深，风生月莹。忽闻前洲上有十余人喧噪，皆女子之音。奂异之，谓诸人曰：“江渚中岂有是人也。”乃独棹小舟，取葭芦之阴，循洲北岸，而于藁苇中见十余女子，或衣绿，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与姊妹同居阴宅，长在江汉，不意诸娘，虚为上峡小儿所娶，乃至分离。”立者一女子叹曰：“潮水有回，而我此去，应无返日。”言未竟，北风微起。立者曰：“潮至矣，可以还家。”奂急从芦苇中出捕，悉化为龟，入水而去。出《九江记》。

是一条二尺长的鲤鱼。出自《列异传》。

朱法公

山阴县的朱法公一次出行，在台城东面的橘树下休息。忽然有一个女子，大约十六七岁，样子端庄美丽。傍晚的时候，这女子派婢女与朱法公搭话。天黑以后，想去朱法公那里住宿。到了半夜，女子才来，她自称姓檀，住在城边。于是两人睡在一起，到天亮离开时说：“明天再来。”这样一连来了好几个晚上。每天早晨离开的时候，婢女就来迎接她。还有个男孩子，约六七岁，长得很好看，女子说是她的弟弟。后来有一天早晨她离开的时候，裙子散开了，朱法公看见里面有龟尾和龟脚，才醒悟她是妖魅，打算捉住她。到了晚上女子又来，朱法公就点火照着寻找，不久就失去了踪迹。出自《续异记》。

王 奂

齐国的王奂从建业去渚宫，走到江州，船停泊在岸边。夜深了，江风拂面，月色皎洁。他忽然听见前面江洲上有十多人在喧闹，全是女人的声音。王奂觉得很奇怪，对船上人说：“江洲上难道会有人吗？”于是一个人划着小船，顺着葭芦旁的阴暗处，沿着江洲北岸往前划，在一处芦苇丛生的地方看见了十多个女子，有的穿着绿色衣服，有的穿着青绿色的衣服，其中一半人坐着一半人站着。坐着的一

个女子哭着说：“我原先和姐妹们一起住在阴宅，生长在江汉，想不到诸娘枉被上峡的那个小儿所娶，使我们姐妹分离。”站着的一个女子叹着气说：“潮水退了还有涨潮的时候，可是我这次离开，就不会再回来了。”话没说完，北风轻轻地吹来。站着的女子说：“潮水来了，可以回家了。”王免急忙从芦苇丛中跳出来去捕捉，那些女子都变成乌龟，走进水里离开了。出自《九江记》。

蔡 兴

晋陵民蔡兴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与数人言笑。或云：“当再取谁女！”复一人云：“家已多。”后夜，忽闻十余人将物入里人刘余之家。余之拔刀出后户，见一人黑色，大骂曰：“我湖长，来诣汝，而欲杀我！”即唤群伴：“何不助余耶？”余之即奋刀乱砍，得一大鼉及狸。出《幽明录》。

李 增

永阳人李增行经大溪，见二蛟浮于水上，发矢射之，一蛟中焉。增归，因复出市，有女子，素服衔泪，捉所射箭。增怪而问焉，女答之：“何用问焉？为暴若是！”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走，未达家，暴死于路。出《异苑》。

萧 腾

襄阳金城南门外道东，有参佐廨，旧传甚凶，住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临州，给府寮吕休薳。休薳常在厅事北头眠，鬼牵休薳，休薳坠地。久之悟。俄而休薳有罪赐死。后今萧腾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纱高室帽，乌布裤，披袍造腾。疑其服异，拒之。行数里复至，求寄载，腾转疑焉。如此数回。而腾有妓妾数人，举止所为，稍异常日，歌笑悲啼，无复恒节。及腾至襄阳，此人亦经日一来，

蔡 兴

晋陵百姓蔡兴忽然得了疯病，不停地又唱又说，常常向着空中与几个人说笑。空中有个声音说：“应当再娶某某人的女儿。”又一个说：“家里的妻子已经太多了。”后半夜，忽然有十多个人拿着东西进入同乡之人刘余之的家里。刘余之拔出刀从后门出来，看见了一个全身黑色的人，那个人大声骂道：“我是湖里的首领，来会见你，你却要杀我！”随后招呼伙伴说：“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呢？”刘余之用尽力气挥刀乱砍，砍死了一只大鼉和一只狸。出自《幽明录》。

李 增

永阳人李增走路经过一条大河，看见两只蛟浮在水面上，他发箭射蛟，一只蛟被射中。李增回家后，到集市上去，有个穿着丧服的女子眼里含着泪，手里拿着李增射蛟时用的箭。李增奇怪地询问那个女子，女子回答说：“你犯的暴行，还用问别人吗？”把这支箭还给李增就不见了。李增厌恶这件事，急忙往家跑，还没到家，就暴死在路上。出自《异苑》。

萧 腾

襄阳郡金城县南门外的道路东面，有一所参佐的官署，历来传说那里很凶险，住在里面的人不死也一定得病。梁昭明太子莅临这里的时候，把这处地方送给了郡府里的官员吕休薳。有一次吕休薳在厅堂的北面睡觉，有鬼来拉扯吕休薳，吕休薳掉到地上，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不久吕休薳有罪被处死。后来，萧腾来上任，走到羊口岸，忽然有一个男子头戴白纱高帽，穿着黑布裤子，披着袍子来见萧腾。萧腾见他服饰特殊，心中疑惑，拒绝同他见面。走了几里地，那个男子又来求见，并要求搭船，萧腾对他更加怀疑。像这样男子来了好几次。这时萧腾的几个妾出现异常，一举一动和平时不一样，忽而唱歌大笑忽而悲伤地啼哭，失去了常态。等到萧腾到了襄阳，那人也是一天来一次，

后累辰不去。好披袍缚裤，跨狗而行。或变易俄顷，咏诗歌谣，言笑自若，自称是周瑜。恒止腾舍。腾备为禳遣之术。有时暂去，寻复

来。腾又领门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来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风里，作歌曰：“逢欢羊口岸，结爱桃林津。胡桃掷去肉，讶汝不识人。”顷之，有道士赵昙义为腾设坛，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门，诸妾并悲叫，若将远别。俄而一龟径尺余，自到坛而死。诸妾亦差。腾妾声貌悉不多。谘议参军韦言辩善戏谑，因宴而启云：“常闻世间人道‘黠如鬼’，今见鬼定是痴鬼，若黠，不应魅萧腾妓。以此而度，足验鬼痴。”出《南雍州记》。

柳 镇

河东柳镇字子元，少乐闲静，不慕荣贵。梁天监中，自司州游上元，便爱其风景，于钟山之西建业里，买地结茅，开泉种植，隐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为柳父。所居临江水，尝曳策临眺，忽见前洲上有三四小儿，皆长一尺许，往来游戏，遥闻相呼求食声。镇异之。须臾，风涛汹涌，有大鱼惊跃，误坠洲上。群小儿争前食之。又闻小儿传呼云：“虽食不尽，留与柳父。”镇益惊骇，乃乘小舟，径捕之。未及岸，诸小儿悉化为獭，入水而去。镇取巨鱼以分乡里。未几，北还洛阳，于所居书斋柱，题诗一首云：“江山

后来竟一连几天也不离开。他喜欢披着袍子，缚着裤子，骑着狗走路。有时他一会儿改变一套装束，还吟诗唱歌，说笑自然，自称是周瑜。长久地住在萧腾家里。萧腾多次请人施行法术驱赶他。他有时暂时离开，不久又回来。萧腾领着自己的二十个学生用刀砍他。他有时跳上房梁，有时进入树林，来往非常迅速，竟然砍不着他。他还进入萧腾妻妾屋里的屏风后，唱歌道：“相逢寻欢在羊口岸，结爱在桃林渡口。吃胡桃抛掉桃肉，奇怪你为什么不认识我！”不久，有个叫赵昙义的道士来为萧腾设祭坛驱妖，安排祭祀仪式作法。道士一进门，萧腾的妻妾一起悲哀地叫喊起来，像是即将离别的样子。不一会儿，一只直径有一尺多长的乌龟自己走到坛前死去了。各位妻妾的病也好了。萧腾妻妾的容貌和歌声都不值得称道。有个谘议参军叫韦言辩的很善于说笑话，他在一次宴会上说：“常常听世上的人说‘某某处事像鬼一样狡猾’，现在看来这个鬼一定是个傻鬼，如果狡猾，就不该去迷惑萧腾的妻妾。以此来推论，足以说明它是个傻鬼。”出自《南雍州

记》。

柳 镇

河东人柳镇字子元，打小就喜欢清闲安静，不羡慕荣华富贵。梁天监年间他从司州到上元去游玩，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就在钟山西面的建业里，买地盖了房子，引水种地，隐居耕种像个农夫。附近的居民，全都叫他柳父。他的住处靠近江边，有一次他拄着拐杖眺望，忽然看见前面的江洲上有三四个小孩儿，都高一尺左右，来往游戏，远远地听见他们互相呼叫着寻找吃的。柳镇觉得很奇怪。不一会儿，风起浪涌，有一条大鱼受惊跳了起来，误落江洲上。这群小孩儿争着跑去吃大鱼。还听到小孩子们喊着说：“我们吃不完，剩下的留给柳父吧。”柳镇更加惊骇，就坐上小船，前去捕捉他们。还没到岸上，这群小孩儿全变成水獭，进到水里跑了。柳镇带回那条大鱼把它分给乡亲们吃。不久，他回到洛阳，在他居住的书斋的柱子上，题了一首诗说：“江山

不久计，要适暂时心。况念洛阳士，今来归旧林。”是岁天监七年也。出《穷怪录》。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中，掖庭宫每有人来挑宫人。司宫以闻。帝曰：“门卫甚严，人从何而入？当妖精耳。”因戒宫人曰：“若来，但砍之。”其后夜来登床，宫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宫人逐之，因入池而没。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龟尺余，其上有刀痕，杀之遂绝。出《广古今五行记》。

大兴村

隋开皇末，大兴城西南村民设佛会。一老翁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众莫识，追而观之。行二里许，遂不见。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鱼长丈余，小而从者无数。人争射之，或弓折弦断。后竟中之。割其腹，得秬米饭。后数日，漕梁暴溢，射者家皆溺死。出《广古今五行

记》。

万顷陂

唐齐州有万顷陂，鱼鳖水族，无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钵乞食。村人长者施以蔬供，食讫而去。于时渔人网得一鱼，长六七尺，緝鳞镂甲，锦质宝章，特异常鱼。欲赍赴州饷遗，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于腹中得长者所施

不久计，要适暂时心。况念洛阳士，今来归旧林。”这一年是天监七年。出自《穷怪录》。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年间，经常有人入掖庭宫挑逗宫女。司宫把这件事报告给文帝。文帝说：“门卫把守得很严，人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一定是个妖精。”接着又告诫宫女说：“如果那人再来，就用刀砍他。”后来那个人晚上来到宫女的床上，宫女就抽出刀来砍他，像砍中枯骨一样。那个东西逃跑，宫女在后面追赶，他就跳进池水中沉下去了。第二天，文帝命令淘干水池，得到一只一尺长的乌龟，背有刀痕，杀了它，就再也没有怪事发生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大兴村

隋朝开皇末年，大兴村西南面的村民设佛会活动。一个满头白发穿一身白色衣裤的老头，要了一点饭吃就走了。大家都不认识他，就在后面跟随着看他住在哪里。走了二里多路，老头就不见了。附近只有一个池塘，水里有一条大白鱼有一丈多长，无数条小鱼跟着它。人们争着射大白鱼，有的人弓折了，有的人弦断了。后来有人射中了大白鱼。剖开鱼的肚子，里面有粳米饭。又过了几天，河水暴涨，射死大白鱼的那个人的全家都淹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万顷陂

唐代的齐州有个方圆万顷的池塘，鱼鳖水族，无所不有。咸亨年间，忽然有一个和尚拿着钵要饭吃。村里的长者施以饭菜，他吃完就走了。当时有个打鱼的人，网住了一条六七尺长的大鱼，鳞甲就像镂刻着花纹，像彩帛宝玉那样好看，与平常的鱼不一样。他准备送给州衙长官，可走到村子里的时候鱼死了，于是大家一起动手把鱼割开分了。在鱼肚子里找到了长者施舍

蔬食，俨然并在。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过度。自是陂中无水族，至今犹然绝。出《朝野金载》。

长须国

唐大足初，有士人随新罗使，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言通，号长须国。人物甚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长、戢波、日没、岛逻等号。士人历谒数处，其国皆敬之。忽一日，有车马数十，言大王召客。行两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门焉。使者导士人入，伏谒。殿宇高敞，仪卫如王者。见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为司风长，兼驸马。其主甚美，有须数十根。士人威势烜赫，富有珠玉，然每归，见其妻则不悦。其王多月满夜则大会。后遇会，士人见嫔姬悉有须，因赋诗曰：“花无叶不妍，女有须亦丑。丈人试遣总无，未必不如总有。”王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颀颀间乎？”经十余年，士人有一儿二女。忽一日，其君臣忧蹙，士人怪问之，王泣曰：“吾国有难，祸在旦夕，非驸马不能救。”士人惊曰：“苟难可弭，性命不敢辞也。”王乃令具舟，令两使随士人，谓曰：“烦驸马一谒海龙王，但言东海第三汊 第七岛长须国，有难求救。我国绝微，须再三言之。”因涕泣拱手而别。

给和尚的饭菜。村里人就在池塘边举行祭祀仪式超度鱼的亡灵。从这以后池塘里再也没有水生物了，到现在也还是没有。出自《朝野金载》。

长须国

唐代大足初年，有个读书人随着新罗国的使者乘船出访，被大风吹到一个地方。这里的人全长着长胡子，语言和唐朝的语言相通，叫

长须国。这里人口众多，人们居住的房屋和穿戴的衣帽，与中国稍有不同，地名叫扶桑洲。他们的官吏品位，有正长、戡波、日没、岛遯等称号。读书人游览了许多地方，拜见了不少人物，那个国家的人都敬重他。有一天，忽然来了几十辆车马，说是大王召见客人。走了两天，才来到一座巨大的城镇，披着铠甲的士兵守卫着宫殿的门。使者领着读书人进去，伏在地上拜见大王。只见宫殿又高又宽敞，仪仗很有王者的气派。大王看见读书人伏地拜见，稍稍抬起身子回礼。于是任命读书人担任司风长的官职，同时招为驸马。那个公主生得很美，长了几十根胡子。读书人从此位高权重，名声显赫，富有珍珠宝玉。可是每当回到家里，看见妻子心里就不高兴。那个大王大多在月圆的晚上召开大会。后来在一次大会上，读书人看见大王的嫔妃全都长着胡须，于是作了一首诗说：“花无叶不妍，女有须亦丑。丈人试遣总无，未必不如总有。”大王大笑说：“驸马难道就不能不计较我女儿下巴上的几根胡须吗？”过了十多年，读书人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忽然有一天，长须国的君臣们皱着眉头显出非常忧愁的样子，读书人奇怪地询问有什么事，大王哭着说：“我们国家将有灾难，就在旦夕之间降临，只有驸马能解救我们。”读书人吃惊地说：“如果能够消除灾难，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推辞。”大王就派人准备好船只，并派两个使者跟着读书人，他说：“麻烦驸马去拜见海龙王，你就说是东海第三义第七岛的长须国有难求救。我们是个非常小的国家，你必须反复说清楚。”接着流着眼泪同他拉了拉手分别了。

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宝，人皆衣冠长大。士人乃前，求谒龙王。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视。龙王降阶迎，士人齐级升殿。访其来意，士人具说。龙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内并无此国。”士人复哀祈，具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义第七岛。龙王复叱使者细寻勘，速报。经食顷，使者返曰：“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龙王笑曰：“客固为虾所魅耳。吾虽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为客减食。”乃令引客视之。见铁镬数十如屋，满中是虾，有五六头，色赤，大如臂，见客跳跃，似求救状。引者曰：“此虾王也。”士人不觉悲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镬，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一夕至登州，顾二使，乃巨龙也。出《酉阳杂俎》。

读书人上了船，不一会儿就到了岸边。岸上的沙子全是宝物，人的衣帽全都又长又大。读书人就走上前去，请求拜见龙王。龙宫的样子就像佛庙里壁画上所画的天宫，光辉耀眼，使人不敢直视。龙王走下台阶迎接他，读书人和龙王一起顺台阶走上宫殿。龙王询问他的来意，读书人就说了。龙王就派人迅速去调查。过了很久，一个人在外面说：“境内没有这个国家。”读书人又悲哀地乞求，详细说明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汊第七岛上。龙王又叱责使者要细心地查找，并迅速回报。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使者回来说：“这个岛的虾应当是大王这个月的食物，前天已经捉来了。”龙王笑着说：“客人原来是被虾迷惑了。我虽然是龙王，但吃的全都必须遵照上天的安排，不能随便乱吃。现在要为客人少吃点东西了。”就派人领着客人去观看。读书人看见几十个像屋子大小的铁锅，里面全都装满了虾，有五六只红色的大虾，大如手臂，看见了客人就跳跃起来，像是求救的样子。领着的人说：“这是虾王。”读书人不觉悲伤地哭起来。龙王就派人放了虾王所在的这一锅口里的虾，又派两个使者送客人回中国。一晚上就到了登州，读书人回头看两个使者，是两条巨大的龙。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七十 水族七水族为人

李 鹞 谢 二 荆州渔人 刘 成 薛二娘

赵平原 高 昱 僧法志

李 鹞

唐僖宗李鹞，开元中，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时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为江鼃所舐，俄然复生一鹞，其形体衣服言语，与其身无异。鹞之本身，为鼃法所制，繫于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鼃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觉悟。为郡几数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洞庭，忽沙中见一人面缚，问曰：“君何为者？”鹞以状对。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鼃妖方拥案晨衙，为巨石所击，乃复本形。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鹞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沥血于波中，以此故也。出《独异记》。

李 鹞

唐朝开元年间，僖宗人李鹞被任命为邵州刺史。他带着家眷去上任，乘船经过洞庭湖，因天气晴朗，景色优美，他们便上岸游玩。李鹞的鼻子出血滴在沙滩上，被一条江鼃舐着吃了，不久就变成了另一个李鹞，形体衣服和言语与李鹞一模一样。而李鹞本身却被江鼃的法术制住，捆着放在水里。李鹞的妻子和家人，就迎接鼃妖去上任，邵州人也不能识破这鼃妖。管理了州郡好几年。因为天下大旱，西江都能够蹚水过去。道士叶静能从罗浮山去京城接受唐玄宗的紧急召见，渡过洞庭湖时，忽然看见沙滩上一个人被反绑着，就问道：“您是干什么的？”李鹞把情况对他说了。叶静能就画了一张符贴在大石头上，大石头立刻飞到了空中。这时的鼃妖正在衙门伏案办公，被巨石击中，恢复了原形。当时张说担任岳州刺史，把这件事详细地报告朝廷，并用船把李鹞送到邵州去，他的妻子家人这才相信了。现在坐船

行路的人，互相告诉不要把血滴在水中，就是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出自《独异记》。

谢 二

唐开元时，东京士人以迁历不给，南游江淮，求丐知己，困而无获，徘徊扬州久之。同亭有谢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谓士人曰：“无尔悲为，若欲北归，当有三百千相奉。”及别，以书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东，至池，叩大柳树。家人若出，宜付其书，便取钱也。”士人如言，径叩大树，久之，小婢出，问其故，云：“谢二令送书。”忽见朱门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见姥充壮，当堂坐，谓士人曰：“儿子书劳君送，令付钱三百千，今不违其意。”及人出，已见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钱，而色小坏。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处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鼃窟，恐是耳。”有敕，使击射之，得昆仑数十人，悉持刀枪，沉入其窟，得鼃大小数十头。未得一鼃，大如连床。官皆杀之。得钱帛数千事。其后五年，士人选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扬州市中东店前，忽见谢二，怒曰：“于君不薄，何乃相负，以至于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讫辞去。士人大惧，十余日不之官，徒侣所促，乃发。行百余里，遇风，一家尽没。时人以为谢二所损也。出《广异记》。

谢 二

唐代开元年间，东京有个读书人因仕途不顺，便往南到江淮一带去游历，找自己的朋友寻求资助，却没有收获，在扬州一带徘徊停留了很久。同他住在一个旅店的谢二，可怜他不得志，总想要帮助他，对他说：“不要这么悲伤了，如果你想回北方的话，我有三十万钱送给你。”等到分手时，谢二把一封信交给他说：“我家住在魏王池的东面，到了池边，你就敲大柳树。我家里的人如果出来，你就把信交给他，就可以得到钱了。”读书人照他说的去做，叩那棵大树，过了很长时间，有个小婢女出来，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谢二让我送封信来。”忽然看见红门白墙，婢女进去一会儿后又出来，领着他进去

了。看见一老太太身体健壮，坐在正堂上，对读书人说：“我儿子的信烦劳您送来，信里让给您三十万钱，我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思。”等他走出门来，看见岸边已经有三十万钱放在那里，全是官家的排斗钱，而颜色稍有磨损。读书人怀疑遇到了精怪，不知他们是从何处弄到的钱，担心使用这些钱会招惹麻烦，便把这事报告官府，并把前因后果全都说了。河南府尹把这事上报给朝廷，大家都说：“魏王池里有个鼋洞，恐怕就是那个精怪。”朝廷命令派人去杀死鼋怪。于是官府找来几十个昆仑奴，全都拿着刀枪，潜入那个洞窟里去，捉到大小几十只鼋。最后捉到的一只大鼋，有几张床连起来那么大。官府将这些鼋全都杀死了。还从洞窟里找出很多钱。又过了五年，读书人被挑选担任江南某地的一个县尉，赴任途中走到扬州市中东客店门前，忽然看见了谢二。谢二愤怒地说：“我对你不薄，为什么辜负我，而且到了这种程度。我的老母亲和家人全都惨死，就是因为你的缘故。”说完就走了。读书人非常害怕，十多天没有敢动身，同行的人催促他，他才出发。走了一百多里，遇上大风，全家人都死了。当时人们都认为是谢二干的。出自《广异记》。

荆州渔人

唐天宝中，荆州渔人得钓青鱼，长一丈，鳞上有五色圆花，异常端丽。渔人不识，以其与常鱼异，不持诣市，自烹食，无味，颇怪焉。后五日，忽有车骑数十人至渔者所。渔者惊惧出拜，闻车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东海，何故杀之？我令将军访王子，汝又杀之，当令汝身崩溃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将军也！”言讫，呵渔人。渔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还，便得癰病。十余日，形体口鼻手足溃烂，身肉分散，数月方死也。出《广异记》。

刘成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

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须摇首，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尽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言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百钱，易荻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缙十五千，签题云：

荆州渔人

唐朝天宝年间，荆州有个渔夫钓到一条青鱼，长一丈，鳞上有五色圆形花纹，异常美丽。渔夫不认识这是什么鱼，因为它和平常的鱼不一样，也就没有拿到集市上去卖，自己做着吃了，却没有什么滋味，感到很奇怪。过后第五天，忽然有几十人乘坐车马来到渔夫家。渔夫又惊又怕出门拜见，就听见车子里的人愤怒地说：“我的王子，到东海去朝拜，你为什么杀了他？我派将军出来访寻王子，你又杀了将军，应当让你身体崩溃分裂，遭受像王子和将军一样的痛苦。”说完，呵斥渔夫。渔夫吓得倒在地上，出了很多汗。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家里人把他扶回家之后，他就得了癩病。只有十多天的时间，身上、口鼻和手脚都溃烂了，身上的肉都掉下来，过了好几个月才死。出自《广异记》。

刘 成

宣城郡当涂县的老百姓刘成和李晖两个人，都不会耕种。他们经常用一条大船载着鱼和蟹，到吴越之间去卖。唐代天宝十三年春天三月，两个人从新安江载鱼去丹阳郡。走到下查浦，离宣城还有四十里天就黑了，两个人停下船，都上了岸。这时李晖去了浦岸的村舍中，只有刘成在江上。江上浓云重叠，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人的踪迹。刘成忽然听见船里有人连声呼喊阿弥陀佛，声音凄厉。刘成吃惊地看去，只见一条大鱼在船舱里振动着胡须摇晃着头，在那里用人的声音呼喊阿弥陀佛。刘成非常害怕，毛发竖起，就藏身在芦苇丛中继续观察。

不一会儿船里的千万条鱼，全都跳跃着呼喊佛号，叫声振动大地。刘成惊恐万分，急忙登上船，把所有的鱼全都扔到江里去。不久李晖回来了，刘成把事情都告诉了李晖，李晖生气地说：“你小子怎么装神弄鬼骗人呢？”唾骂了很长时间。刘成没有办法辩解，就用自己的衣服和资金赔偿了鱼钱。还剩一百来文钱，他就买了十多捆荻草，放在岸上。第二天，把草搬到船里准备出发，忽然觉得草木重得拿不动，解开一看，得到一万五千钱，还有一张纸上写着：

“归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并以缗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涇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于纪述。出《宣室志》。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驱除邪厉，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发狂，或毁坏形体，蹈火赴水，而腹渐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设坛于室，卧患者于坛内，旁置大火坑，烧铁釜赫然。巫遂盛服奏乐，鼓舞请神。须臾神下，观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来。”言毕，巫入火坑中坐，颜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烧釜覆头鼓舞，曲终去之，遂据胡床。叱患者令自缚，患者反手如缚。敕令自陈，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斩之，割然刀过而体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陈云：“淮中老獭，因女浣纱悦之。不意遭逢圣师，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杀，以还某，是望外也。”言毕呜咽，人皆悯之。遂秉笔作别诗曰：“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滩。有来终有去，情易复情难。肠断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识书，至是落笔，词翰俱丽。须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释然。方说，初浣纱时，有美少年相诱，因而来往，亦不自知也。后旬月，产獭子三头，

“还你的鱼钱。”刘成更加觉得奇怪。这一天，他们在瓜洲遇到一群和尚在吃饭，刘成把这些钱都送给了和尚。当时有个叫万庄的人，从涇阳县令的职务上退休住在瓜洲，非常清楚这件事，就记录流传了下来。出自《宣室志》。

薛二娘

唐代楚州白田县有个女巫叫薛二娘，她自称奉事金天大王，能够驱除邪魔恶鬼，城里人都很崇拜她。有个姓沈的村民，女儿得了魅病发狂，有时损伤自己的身体，有时能够踩在火上或进入水里去，并且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像人怀孕一样。父母很害怕，请薛二娘来治疗。薛二娘来了之后，在屋里安排好祭坛，让患者躺在坛内，旁边挖了个大火坑，上面烧着一口铁锅。女巫穿着华丽的衣服打鼓跳舞，奏乐请神。不一会儿神来了，观看的人连连拜谢。女巫洒酒祈祷说：“快点把妖孽叫来！”说完，女巫走到火坑中坐下，神色自若。过了好一会儿，才整理衣服站起来，把烧热的铁锅戴在头上边打鼓边跳舞，唱完了才离开火坑，然后坐在胡床上。女巫叱令患病的人自己把自己捆起来，患病的人果然背过手去像被捆住一样。又命令她自己陈述，刚开始，病人只是哭，不说话，女巫很生气，拿起刀来砍她，刀割然而过，可是身体没受什么损伤。患病的人这才说：“我服了。”又陈述说：“我是淮河中的一只老水獭，因为看见这女子浣纱而喜欢上她。没想到遇上了圣明的巫师，请允许我从此隐藏踪迹。只是心疼挂念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未生下来，如果能够生下来之后不杀死它们，把它们还给我，这是我的非分之想。”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人们都怜悯它。又拿起笔来作了一首离别诗：“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滩。有来终有去，情易复情难。断肠腹中子，明月秋江寒。”那患病的女子平时并不识字，到这时下笔书写，词句华丽。不一会儿，患病的人就昏睡过去了，第二天才苏醒过来。这时她才说，之前浣纱的时候，有个美少年来引诱，于是就开始来往，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十个月后，女子生下三只小水獭，欲杀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释之。”其人送于湖中，有巨獭迎跃，负而没之。出《通幽记》。

赵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赵平原，汉南有别墅。尝与书生彭城刘简辞、武威段齐真诣无名湖，捕鱼为鲙。须臾，获鱼数十头，内有一白鱼长三尺余，鳞甲如素锦，耀人目精，鬣鬣五色，鲜明可爱。刘与段曰：“此鱼状貌异常，不可杀之。”平原曰：“子辈迂阔不能食，吾能食

之矣！”言未毕，忽见湖中有群小儿，俱著半臂白裤，驰走水上，叫啸来往，略无畏惮。二客益惧，复以白鱼为请。平原不许之，叱庖人曰：“速斫鲙来。”逡巡，鲙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风雷暴作，霆震一声，湖面小儿，脚下生白烟，大风随起。二客觉气候有变，顾望三里内，有一兰若，遂投而去。平原微哂，方复下箸，于时飞沙折木，雨火相杂而下，霆电掣拽，天崩地拆。二客惶骇，相顾失色，谓平原已为齏粉矣。俄顷雨霁，二客奔诣鲙所，见平原坐于地，冥然已无知矣。二客扶翼，呼问之，良久张目曰：“大差事，大差事！辛勤食鲙尽，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掷于湖中。吾腹今甚空乏矣！”其操刀之仆，遂亡失所在，经数月方归。平原诘其由，云：“初见青衫人于电火中嗔骂，遂被领去，令负衣襍。行仅十余日，至一

想要杀死它们。有人说：“那个妖魅尚且守信用，我们是人难道还不讲信用吗？不如放了它们。”于是那个人就把三只小水獭送到湖里去，有只大水獭跳跃着迎上来，背着小水獭沉没到水里去了。出自《通幽记》。

赵平原

唐代元和初年，天水人赵平原在汉南有座别墅。有一次他和书生彭城人刘简辞、武威人段齐真到无名湖去捕鱼切成鱼鲙吃。不一会儿就抓到了几十条鱼，其中有一条白鱼长三尺多，鳞甲像白色的锦缎，光彩夺目，鳍分五色，鲜明可爱。刘简辞和段齐真说：“这条鱼的样子很不寻常，不要杀死它。”赵平原说：“你们太迂腐了，你们不吃我吃。”话未说完，忽然看见湖里有一群小孩儿，全都穿着半袖衫和白色的裤子，在水面上奔跑，来来往往地叫喊着，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两个客人更加害怕，又替白鱼说情。赵平原不答应他们，呵叱厨师说：“快些切成鲙送来。”不一会儿，鱼鲙送了上来。赵平原和两个客人刚吃一半儿，突然狂风骤起雷声大作，雷响第一次，湖面上奔跑的小孩儿脚下生出白烟，大风也随着刮起来。两个客人看到气候发生变化，回头望见三里之内，有座寺庙，就跑去避雨。赵平原微笑着有点儿瞧不起他们，正要再动筷子吃鱼的时候，砂石飞起，树木折断，大雨和雷电交加而来，好像要天塌地陷一样。两个客人惊慌害

怕，相顾失色，以为赵平原已经变成粉末了。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两个客人跑到吃鱼的地方，看见赵平原坐在地上，已经昏迷过去没有知觉了。两个人扶他起来，呼叫着问他。过了很久，他才睁开眼睛说：“办了一件大错事！办了一件大错事！辛辛苦苦地把鱼鲙吃光了，却被一个黑衣人从我的喉咙里取出来，扔到湖里去了。我的肚子现在仍然是空空的。”他那个拿刀做菜的仆人，也不知哪里去了，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赵平原问他原因，仆人说：“开始时看见一个黑衣人在电火中抱怨并辱骂我，接着被领走，命令我背负衣服包。带着我走了十多天，来到一个

处，人物稠广，市肆骈杂。青衣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复至一繁会处。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领入旷野中，言曰：‘汝随我行已久，得无困苦耶？今与汝别。’因怀中取干脯一挺与某，云：‘饥即食之，可达家也。’又曰：‘为我申意赵平原，无夭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恶。再犯之，必无赦矣。’平原自此终身不钓鱼。出《博物志》。

高 昱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舫舟于昭潭，夜仅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蓉，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俱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惮也。”相谓曰：“昭潭无底橘洲浮，信不虚耳。”又曰：“各请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筭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论，便成先兆，

地方，人物众多，集市纷纭杂乱。黑衣人说：‘这里是益州。’又走了五六天，又到了一个繁华的城镇。黑衣人说：‘这里是潭州。’那天晚上，他领我来到了一片旷野，说道：‘你跟着我已经走了很长时间，难

道不觉得劳累吗？现在就与你分别。’接着从怀中取出一块干脯给我，并说：‘你饿了就吃它，就可以回到家乡。’又说：‘替我向赵平原传句话，叫他不要任意残害生命。残害生物，这是神灵所不允许的。再犯这样的过错，一定不会被赦免了。’”赵平原从此一辈子不再钓鱼了。出自《博物志》。

高 昱

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一个隐士叫高昱，以钓鱼为生。有一天，高昱把船停靠在昭潭的岸边，到了夜里三更天还没睡着。忽然他看见潭上有三朵红色的大荷花，芳香奇特。有三个美女分别坐在三朵荷花上，都穿着白色衣裙，冰清玉洁像白雪一样，容貌艳丽迷人，神采晶莹，好似天仙。她们交谈说：“今天晚上水面广阔，风清浪静，天高月明，使人心情愉快，欣赏着这美景，正适合谈论幽深玄妙的道理。”其中一个女子说：“旁边有条小船，该不会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吧？”另一个女子说：“即使有人，也不会是隐居的高人，不必害怕。”互相又说：“昭潭没有底，橘子洲是漂浮的，相信这句话不是假的。”又说：“请各人说说自己喜欢什么学说。”其次一女子说：“我本性适合学习佛学。”另一个女子说：“我学习道教。”最后一女子说：“我学习儒家学说。”她们随后各自谈起了本教的教义，道理说得精深微妙。一个女子说：“我昨晚做了一个不吉祥的梦。”另两个女子问：“做了什么梦？”回答说：“我梦见子孙们仓皇失措，我们住的洞窟府宅流离转移，受到别人的斥责和驱逐，全族人都被迫奔波迁移。这是不吉祥的预兆。”另外两个女子说：“灵魂出游，偶然看见的情景，不值得相信。”三个女子一齐说：“各自推算一下，明天早晨，能吃到什么食物。”过了好大一会儿，一个女子说：“遵从各人的爱好，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一个儒生罢了。唉！我刚才所说的梦，就成了预兆，

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

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一道士舣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

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恳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赍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

而俄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唐勾鑿，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昱久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篋，取丹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猪寐于石榻，有小猪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惊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

未必不是灾祸。”说完，不一会就消失了。高昱听了她们所说的话，全都清清楚楚地记住了。

等到天亮，果然有一个和尚来渡水，船到中流就沉没淹死了。高昱非常害怕，说：“昨天晚上她们说的不是假话。”紧接着，一个道士来到停船处准备渡水，高昱急忙制止他，道士说：“您是个妖精，和尚之事是偶然的事。我去赶赴有识之士的召见，即使死了也不后悔，不能失信于人。”于是呵叱驾船人赶快开船，结果道士乘船到中流又沉没淹死了。后来又有一个儒生，带着一个装书的口袋也来渡水。高昱恳切地说：“先前来的和尚和道士已经淹死了。”儒生严肃地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今天我们族人举办祥斋，不能不去参加吊丧的仪式。”正要划桨，高昱拉住儒生的衣角说：“宁可拉断你的胳膊，也不能让你渡水。”儒生正要向岸上叫喊，忽然有个像绳子似的东西，从昭潭中飞出来，缠住儒书拖到水里去了。高昱和那些准备渡水的人急忙上前扯住他的衣襟，上面的黏涎滑溜溜的，没有扯住。高昱长叹一声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顷刻间淹没了三个人。”

又过了一会儿，有两个客人乘坐着小船来到。一个老人，一个少年。高昱就上前拜见老人，问他的姓名。老人说：“我是祁阳山的唐

勾鳖，现在准备去长沙，拜见张法明的尊颜。”高昱很早就听说这老人道行高深，有神奇的法术，对他很尊重。不一会儿听到岸边有几个人在哭，是三个溺水者的亲属。老人询问，高昱就把前面的事情详细说了，老人生气地说：“怎么敢这样害人！”于是打开箱子，拿出红笔写了一道篆字符，命令同船而来的弟子说：“替我拿着这道符到潭里去，勒令那些水中怪物，赶快迁到别处去。”弟子就捧着符进入水潭，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顺着山脚走了几百丈，看见一个大洞穴，里面很明亮，像人间的住房一样。三只白猪在石床上睡觉，有几十个小猪正在旁边玩耍。弟子带着符帖来到，三只白猪忽然受惊起身，变成白衣美女，小猪也全变成女童，捧着符帖哭着说：“不吉祥的梦果然应验了。”又说：“请替我们禀告先师，我们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怎么会不留恋。”

容三日徙归东海，各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离此，不然，当使六丁就穴斩之。”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昱乘舟东西耳。出《传奇》。

僧法志

台山僧法志游至淮阴，见一渔者坚礼而命焉。法志随至草庵中，渔者设食甚谨，法志颇怪，因问曰：“弟子以渔为业，自是造罪之人，何见僧如此敬礼？”答曰：“我昔于会稽山遇云远上人，为众讲法，暂曾随喜，得悟圣教。迩来见僧，即欢喜无量。”僧异之，劝令改业，渔者曰：“我虽闻善道，而滞于罟网，亦犹和尚为僧，未能以戒律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惭而退，回顾，见渔者化为大鼉，入淮，亦失草庵所在。出《潇湘录》。

请容许我们三天之内搬回东海，各以明珠作为谢礼。”弟子说：“这个我没有用处。”没有接受就返回岸上，回禀老人。老人大怒，说：“你再去替我告诉这几个畜生，明天早晨赶快离开这里，不然的话，我就

派六丁到洞里去杀了她们。”弟子又入潭去，三个美女大声哭着说：“我们接受处分。”弟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有黑气从昭潭的水面上冒出。不一会儿，刮起了大风，响起了雷声，激起的波浪像山一样。出现三条几丈长的大鱼，还有无数条小鱼围绕在大鱼的周围，顺着流水离开了。老人对高昱说：“我这次出行很有好处，如果不是你，我怎么能除去昭潭的祸害呢？”就和高昱乘船游历东西各地。出自《传奇》。

僧法志

台山的和尚法志出游走到淮阴，遇到一个渔夫礼貌地坚持邀请他去做客。法志跟着他来到一个草屋之中，渔夫恭谨地给他安排饭菜，法志觉得很奇怪，便问渔夫说：“你以打鱼作为职业，本来是杀生的人，为什么看见和尚这么恭敬呢？”渔夫回答说：“我从前在会稽山上遇见过云远上人为众人讲佛法，曾经跟着听过一段时间，领悟到佛家教义的神圣高深。从那以后，看见和尚就高兴得不得了。”法志觉得更加奇怪，劝渔夫改换职业，渔夫说：“我虽然听到了好的道理，却困滞于这个职业，也就好比和尚是僧人，都不能严格地遵守戒律。罪过是一样的，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和尚惭愧地走了，回头看时，发现渔夫变成一只大鼉，走进淮水，那个草屋也没有了。出自《潇湘录》。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为人

邓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渔人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宋士宗母 宣骞母 江州人 独角

薛伟

水族为人

邓元佐

邓元佐者，颍川人也，游学于吴。好寻山水，凡有胜境，无不浏览。因谒长城宰，延挹话旧，畅饮而别。将抵姑苏，误入一径，甚峻阻纡曲，凡十数里，莫逢人舍，但见蓬蒿而已。时日色已暝，元佐引领前望，忽见灯火，意有人家，乃寻而投之。既至，见一蜗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许。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长城访别，乘醉而归，误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虑为恶兽所损，幸娘子见容一宵，岂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当奈何？况又家贫，无好茵席祗侍。君子不弃，即闻命矣。”元佐因舍焉。女乃严一

水族为人

邓元佐

邓元佐是颍川人，到吴地游学。他喜好寻访山水，凡是特别美的风景，无不前去游历观赏。他有一次去拜见长城宰，长城宰拉着他话旧，两人一起痛快地喝了一顿酒，就分手了。快要到达姑苏时，邓元佐不小心走错了路，路很是险峻崎岖，共有十几里长，也没碰上人

家，只看见丛生的蒿草。那时天色已经晚了，邓元佐伸长脖子朝前看，忽然看见了灯光，心想一定是户人家，就寻路走向灯光。到了以后，看见一个狭窄的房子，里面只有一个女子，年龄大约二十岁。邓元佐就向女子说：“我今天晚上到长城去访问朋友后分手了，乘着醉意往回走，误入此路。现在夜已经渐渐深了，再往前走，怕被恶兽伤害，请娘子容许我住一宿，我不敢忘记你的恩情。”女子说：“大人不在家，怎么办呢？何况我家很穷，也没有好的被褥给你使用。您要是不嫌弃，就请进来休息吧。”邓元佐因而就住了下来。那女子于是就为他整理好了一个

土榻，上布软草。坐定，女子设食。元佐馁而食之，极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寝。元佐至明，忽觉其身卧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来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呕吐，视之，尽青泥也。元佐叹咤良久，不损其螺。元佐自此栖心于道门，永绝游历耳。出《集异记》。

姚 氏

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以充岁贡。时已将晚，而得鱼殊少，方忧之，忽网中获一人，黑色，举身长毛，拱手而立，问之不应。海师曰：“此所谓海人，见必有灾，请杀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杀之不祥。”乃释而祝之曰：“尔能为我致群鱼，以免阙职之罪，信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数十步而没。明日，鱼乃大获，倍于常岁矣。出《稽神录》。

宋 氏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见水滨人物喧集，乃渔人得一大鼃。鼃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船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元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款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鼃耶？”曰：“然，身即鼃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囚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相召者，

土床，上面铺了一层软草。坐下来以后，女子又安排吃的。邓元佐饿了就吃了，味道非常美。那女子就和邓元佐同榻而眠。到了天亮，邓元佐忽然觉得自己躺在田野里，旁边有一个大田螺，有升斗大小。邓元佐想起晚上吃的东西，心里觉得很不安，于是开始呕吐，看那吐出的东西，全是青色的泥。邓元佐叹气诧异了很久，也没去损害那只田螺。他从此专心学习道术，再也不出去游历了。出自《集异记》。

姚 氏

东州静海军的姚氏率领他的手下捕捉海鱼，用来充当每年向朝廷上交的贡物。这一天，时间已经晚了，可是捕到的鱼却很少，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忽然网到了一个人，黑色，全身长毛，拱着手站着，问他也不答应。海师说：“这就是人们说的海人，看见他一定有灾难，请杀了他，来避免灾难。”姚氏说：“这是神物，杀了他不吉祥。”于是放了他并向他祈祷说：“你能替我赶来鱼群，以此免去我失职的罪过，我相信你就是神。”毛人倒退着在水面上行走，走了几十步就沉没了。第二天，就捕获了很多鱼，比往年多一倍。出自《稽神录》。

宋 氏

江西军中官吏宋氏曾经到星子县去买木料，看见水边上聚了很多，很是喧闹，原来是一个渔夫捉到一只大鼉。鼉看见宋氏便多次回头望他，宋氏就用一千钱买下它，放到了江里。过了几年，宋氏坐的船停在龙沙，忽然有一个仆人来，说是元长史请宋氏去。宋氏迷惑不解，不知道是什么长史。他就跟着一起去了，很快就到了一个府第，有个官吏出来迎接。落座后，说：“您还认识我吗？”宋氏想了想，实在不曾相识。那官吏又说：“您还记得星子江中放生的鼉吗？”官吏又说：“我就是那鼉。那时因为有罪，上帝把我贬成水中生物，被渔夫捉住。不是您的恩惠，我的尸骨已经腐烂了。我现在已经当上了九江长，叫您来，

有以奉报。君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鸣山神将朝庐山

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甚众，宋氏之子竟免。出《稽神录》。

史氏女

溧水五坛村人史氏女，因蒔田倦，偃息树下。见一物，鳞角爪距可畏，来据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鲤鱼，养于盆中，数日益长，乃置投金濑中。顷之，村人刈草，误断其尾，鱼即奋跃而去，风雨随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渐富，其后女卒，每寒食，其鱼辄从群鱼一至墓前。至今，每闰年一至尔。又渔人李黑獭恒张网于江，忽获一婴儿，可长三尺。网为乱涎所萦，浹旬不解。有道士见之曰：“可取铁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视婴儿，口鼻眉发如画，而无目，口犹有酒气。众惧，复投于江。出《稽神录》。

渔人

近有渔人泊舟马当山下，月明风恬，见一大鼇出水，直上山顶，引首四望。顷之，江水中涌出一彩舟，有十余人会饮酒，妓乐陈设甚盛。献酬久之，上流有巨舰来下，橹声

是要报答您。您的某个儿子命中应当淹死，他的名字记在我这里的名册上。几天以后，鸣山神准备去朝拜庐山使者，行走时一定会有疾风暴雨，您的儿子应当在这个时候淹死。现在有一个人名姓与您儿子正好一样，也应当淹死，只不过比您的儿子早死一些日子罢了。我想拿他来代替。您的儿子应当快些上岸躲藏好，不然就免不了一死。”宋氏说了感谢的话就出去了，不知不觉地已回到船上。过了几天，果然发生了风涛之灾，死了很多人，宋氏之子竟然没有淹死。出自《稽神录》。

史氏女

溧水县五坛村人史氏的女儿，因为栽种庄稼累了，在树下休息。

她看见一个动物，其鳞角爪距很可怕，扑过来压在她的身上。不久，这女子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一条鲤鱼，养在盆里，几天时间长大了不少，就把它送到金濂河里去了。不久，有个村民割草，不小心砍断了它的尾巴，鲤鱼就奋力地跃出金濂河，而且有风和雨伴随着它。直到它跳入太湖，那风雨才停止。女子的家里渐渐地富起来，后来她死了，每到寒食节，那条鲤鱼就带领着一群鱼到女子的墓前来一次。现在，它每到闰年时来一次。又有个渔夫李黑獭经常在江上安设捕网，一天，忽然网住了一个婴儿，大约有三尺长。网被婴儿吐出的涎水粘连着，十多天也解不开。有个道士看见了说：“可以用铁水来浇。”照道士的话做，果然解开了。看那婴儿，口、鼻子、眉毛、头发都像画上画的一样，可就是没有眼睛，它口里还有酒气。大家很害怕，把它又扔到江里去了。出自《稽神录》。

渔 人

最近有个渔夫在马当山下停船，月明风静，看见一只大鼉从水里出来，一直爬上山顶，抬头四望。不久，江水中涌出一只彩船，船里有十多个人聚会喝酒，有妓乐助兴，非常热闹。他们互相劝着酒喝了很长时间，这时从上游来了一艘大型战船，摇橹之声

振于坐中，彩舟乃没。前之鼉亦下，未及水，忽死于岸侧。意者水神使此鼉为候望，而不知巨舰之来，故殛之。出《稽神录》。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后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鼉，入于深渊。其后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出《神鬼传》。

宋土宗母

魏清河宋土宗母，以黄初中，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阖

户。家人于壁穿中，窥见沐盆水中有一大鼃。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出外，去甚驶，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舍宅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与江夏黄母相似。出《续搜神记》。

宣骞母

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骞之母，年八十，因浴化为鼃。骞兄弟闭户卫之，掘堂内作大坎，实水，其鼃即入坎游戏。经累日，忽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辄自跃，赴于远潭，遂不复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惊动了彩船，彩船于是沉下水去。先前出水的鼃也爬下山来，还没有等进水里，忽然死在了岸边。渔夫推想：可能是水神派这只鼃到山顶侦察，它竟然没有看见大战船的到来，所以才杀了它。出自《稽神录》。

人化水族

黄氏母

东汉灵帝的时候，江夏人黄氏的母亲洗澡时变成一只鼃，爬到深渊中去了。那以后还常常浮出水来。她当初洗澡时戴的一只银钗，等她的化身在水面出现时，还戴在头上。出自《神鬼传》。

宋士宗母

魏国清河人宋士宗的母亲，黄初年间的一个夏天在浴室里洗澡，让家里的儿女们关上门。家里人从墙壁的孔洞中，暗中窥见浴盆的水里有一只鼃。于是他们就打开门，大人小孩全进到浴室里，她已全然没有人的样子了。老太太先前戴着的银钗，仍在其头上。一家人没办法，只好守着大鼃哭泣。那大鼃爬出门外，跑得很快，谁也追赶不上，眼睁睁看着它跳进河水里。过了好几天，它忽然又回来了，在住

宅四周巡行，像平时一样，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当时有人对宋士宗说应当为母亲举办丧事，宋士宗认为母亲虽然变了外形，可是还活在世上，就没有举行丧礼。这件事与江夏黄母那事很相似。出自《续搜神记》。

宣騫母

吴国末帝孙皓宝鼎元年，丹阳人宣騫的母亲，年龄八十岁，因洗澡变成鼃。宣騫兄弟们关上门保护鼃，在堂屋里挖了个大坑，灌满水，那只鼃就进到坑里游戏。过了好几天，那鼃忽然伸长脖子向外面看，见门欠开一道缝，就自己跳出坑，向远处的水潭爬去，并再也没有出现。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江州人

晋末，江州人年百余岁，顶上生角。后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存首。自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数日辄去。晋末以来，绝不复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独 角

独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数百岁，俗失其名。顶上生一角，故谓之独角。或忽去积载，或累旬不语，及有所说，则旨趣精微，咸莫能测焉。所居独以德化，亦颇有训导。一旦与家辞，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在首。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宴，数日辄去。出《述异记》。

薛 伟

薛伟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与丞邹滂、尉雷济、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敛，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家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曰：“即与我覩群官，方

食鲙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鲙，遂以告，皆停餐而来。伟曰：“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曰：“然。”又问弼曰：“鱼人赵幹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坐门东，纠曹吏坐门

江州人

晋代末年，江州有个人一百多岁了，头顶上长了角。后来他走进住宅前面的江中，变成了鲤鱼，角还长在头上。此后他经常回来暂住，样子与从前一样，和子孙们把酒畅饮，几天以后就走。晋代末年以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独角

独角是巴郡地方的人，年龄大约有几百岁，世上的人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因为他头顶上生了一只角，所以大家才叫他独角。他有时忽然离家好几年，有时几十天不说话，可等到他说出话来，旨义都相当精妙，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居住的乡里都被道德所感化，有时也进行训导。他在一天早晨和家里人告辞，接着就走进门前的江中，变成了一条鲤鱼，独角还在头上。以后他还经常回来暂住，样子与生平一样，和子孙们一起喝酒吃饭，几天之后才离去。出自《述异记》。

薛伟

薛伟，在唐代乾元元年，担任蜀州青城县的主簿，与县丞邹滂和县尉雷济、裴寮同时在县里任职。这一年的秋天，薛伟病了七天，忽然气息微弱仿佛要死了，连连呼叫他也不答应，只是心头还温暖。家人不忍心马上下葬，围着他等他醒来。过了二十天，薛伟忽然长叹一口气坐了起来，对家人说：“我不知道人间已经过了多少日子。”家人回答说：“二十天了。”他又说：“立即替我去看看各位官员，有没有正在吃鱼鲙？告诉他们我已经醒过来了，有件奇怪的事，请他们放下筷子来听我说。”仆人跑去找那些官员，见他们正要吃鱼鲙，就告诉他们薛伟苏醒过来的事，他们全都停下吃喝来到薛伟身边。薛伟

说：“你们命令司户仆张弼去找鱼了吗？”回答说：“是的。”他又问张弼说：“渔夫赵幹藏起大鲤鱼，用小鱼来应付差事，你在苇草丛中找到了藏起来的大鱼，就带着它回来了。你正要进入县里的时候，司户吏坐在门东，纠曹吏坐在门

西，方弈棋。入及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弼言幹之藏巨鱼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杀之，皆然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众骇曰：“愿闻其说。”

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槛兽之得逸，莫我如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虚。忽有思浴意，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旁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决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鲛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汗之域，放怀清江，厌^岷嶂之情，投簪幻世。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或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

西，正在下棋。你进门走上台阶，看见邹滂和雷济二人正在玩博戏，裴寮在吃桃子。你说了赵幹藏起大鱼的事，裴五命人鞭打他。你把鱼交给厨工王士良之后，高兴地杀了它吧？”挨个人问，果然如此。大家说：“你怎么知道的？”薛伟说：“刚杀的鲤鱼，就是我。”大家吃惊地说：“这是怎么回事？请你详细地说说。”

薛伟说：“我刚得病时，浑身发热，折磨得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我忽然烦闷得忘了自己的病，怕热求凉，拄着拐杖离开了家，却不知这是个梦。走出城郭以后，心里很舒坦，就像笼子里的飞禽和栅栏里的野兽得到自由一样，谁都没我快活。我渐渐地走进山里，在山路上

行走更加烦闷，就下山在江边游玩。看见江潭又深又净，秋天的景色很可爱，水面上一点波纹也没有，江面像镜子一样把远近景物和天空都倒映出来。我忽然有了洗澡的想法，就把衣服脱在岸边，跳进水里去了。我从小就喜欢游泳，长成大人以来，再也没有游过水，遇到这个自由舒适的环境，实在是正合我意。我于是说：‘人游得不如鱼快，怎么才能骑着鱼尽情地游玩呢？’我的身边有一条鱼说：‘只怕你不愿意。其实让你变成鱼都很容易，何况想骑着鱼呢？我应当为你去办这件事。’说完，它就快速离开了。不久，有个长好几尺的鱼头人，骑着鲩游来，几十条鱼前呼后拥，宣读河伯的诏书说：‘住在城里的人到水里来游玩，一浮一沉道理是不同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的爱好，就一定不明白游水的道理。薛主簿想到深水里游玩，心里也想过过清闲旷达的日子，向往漫无边际的水的王国，想尽情地在清江里遨游，厌恶山野生活，想把身外之物扔在虚幻的人世。暂时变成长鳞鱼类，不是完全变鱼。那么，你可以暂且化作东潭里的红鲤鱼。呜呼！这条红鲤鱼恃仗着千里碧波而撞翻舟船，得罪于阴司；又因贪吃，为纤钩上的鱼饵迷惑，在阳世间被人杀伤。你可不要因一时的失误，使同类蒙受羞辱，你要勉力去做。’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自己就这样渐渐变成了鱼。于是我放任身体到处游玩，心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水波之上和深潭之底，没有什么地方不能从容游玩，三江五湖，任我飞腾跳跃，几乎都游遍了。

然配留东潭，每暮必复。

“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幹垂钩，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服。纵吞其钩，赵幹岂杀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幹收纶以出。幹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幹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买鱼，须大者。’幹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者？’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亦不已，弼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者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可畏鱼，直三四斤余。’既而入阶，邹、雷

方博，裴啖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公同官，而今见杀，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顾，而付鲙手王士良者。方砺刃，喜而投我于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鲙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幹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于是三君并投鲙，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后累迁华阳丞，乃卒。出《续玄怪录》。

可是河伯让我住在东潭，每到晚上一定要回到东潭去。

“不久，我觉得很饿，找不到吃的，顺着船游走，忽然看见赵幹在钓鱼，鱼饵很芳香，我心里也知道要戒备，身子却不由自主地靠近了鱼饵。心想：‘我是人，暂时变成鱼，不能因为求食而吞那个钓钩。’我舍下鱼饵走了。不一会儿，饿得更厉害了，心想：‘我是个当官的，因游戏而变成鱼。纵使吞了钓钩，赵幹也不会杀我，一定会送我回县里去的。’于是就吞下了鱼饵。赵幹收起鱼线，我就露出水面。他的手即将抓住我的时候，我连声叫他，他不听，却用绳穿过我的腮，把我拴在苇草之中。不久张弼来说：‘裴少府要买鱼，要大的。’张幹说：‘还未钓到大鱼，有十多斤小鱼。’张弼说：‘我奉命买大鱼，怎么能买小鱼呢？’他就自己在苇草丛中找到了我变成的那条红鲤鱼。我又对张弼说：‘我是你们县的主簿，变成鱼在江里游玩，为什么不对我行礼？’张弼也不听，提着我就走，还不停地骂赵幹，始终不曾看我。进入县城大门时，看见县吏坐着下棋，我向他们大声喊叫，没有一个答应的，只是笑着说：‘可怕的大鱼，有三四斤多。’他不一会儿就走上台阶，邹滂和雷济正在玩博戏，裴寮在吃桃子，都很喜欢我这条大鱼，催促让交给厨师。张弼说了赵幹藏起大鱼，用小鱼应付的事，裴寮生气了，用鞭子打赵幹。我对各位说：‘我是你们的同僚，可是今天被杀，竟然不放了，反而催促杀死我，这是仁爱之心吗？’我哭泣着大叫，三位也不看我，却把我交给厨师王士良。王士良正在磨刀，看见我，高兴地把我放在案板上。我又叫喊说：‘王士良，我是我常常使用的厨师，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不拿着我去向官人说明

白？’王士良像是没有听见，在案板上，按住我的头颈用刀斩开。那边鱼头才掉下来，这边我也醒了，于是叫来大家。”各位客人没有不大吃一惊的，心里生出慈爱不忍之心。可是赵幹钓鱼，张弼提鱼，县吏们下棋，三位官员在台阶上观鱼，以及王士良准备杀鱼，全都只是看见鱼嘴在动，实在是没听见声音。因此三位同僚都扔掉了鱼鲙，并且终身不再吃鱼。薛伟从此病也好了，后来多次升职，一直做到华阳县丞才死。出自《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龟

陶唐氏	禹	葛 洪	张广定	赣县吏
郗世了	孟彦晖	营 陵	兴业寺	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	宁晋民	史 论
徐 仲	高崇文	汴河贾客	南 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 宗			

陶唐氏

陶唐之世，越裳国献千岁神龟，方三尺余，背上有文，皆科斗书，记开辟以来，帝命录之龟历。伏滔述帝功德铭曰：“朱书龟历之文。”出《述异记》。

禹

禹尽力渠沟，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额下有印文，皆古言，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此之遗像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葛 洪

葛洪云：“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其雄，额上两骨起，似

陶唐氏

在帝尧时代，有个越裳国献上一只千年神龟，三尺多见方，背上有字，全都是科斗文，记载了天地开辟以来，帝王命令记下来的历法。伏滔记述帝王功德的铭文说：“那龟甲上的历法是用红笔写

的。”出自《述异记》。

禹

大禹尽全力挖沟排水，疏通河道，铲平山峰，黄龙拖着尾巴走在前面，玄龟背着青泥走在后面。玄龟，是河神的使者。玄龟的额下印有文字，全是远古文字，记载着九州的山山水水。凡是大禹开凿过的地方，都用青泥在那里堆个标记，让玄龟把印文印在上面。现在的人堆土作为边界的记号，就是由此遗传下来的。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葛 洪

葛洪说：“千年灵龟，一身有五色。其雄性，额上两骨突起，像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捣服。方寸七日三，尽一具，寿千岁。”出《抱朴子》。

张广定

陈仲弓《异闻记》曰，张广定遭乱避地，有一女四岁，不能步，又不忍弃之，乃县笼于古冢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归取之，见其尚活。问之，女答曰：“食尽即馁，见其傍有一物，引颈呼吸，效之，故能活。”广定入冢视之，乃一龟也。陈寔之言，固不妄矣。出《独异志》。

赣县吏

晋义熙中，范寅为南康郡。时赣县吏说，先入山采薪，得二龟，皆如二尺盘大。薪未足，遇有两树骈生，吏以龟侧置树间，复行采伐。去龟处稍远，天雨，懒复取。后经十二年，复入山，见先龟，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极长。树木夹处，可厚四寸许，两头厚尺余，如马鞍状。出《幽明录》。

郗世了

郗世了在会稽造墓，其地多石。后破大石，得一龟，长尺二寸许，在石中。石了无孔也，得非龟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龟行动如常龟无异。石受龟，如人刻安之。出《灵鬼志》。

角一样。用羊血洗浴龟，再剔除肉取用它的甲壳，用火烧，研成粉末服用。七寸大小的一块一日吃三块，吃完一个龟的甲壳，就能活一千岁。”出自《抱朴子》。

张广定

陈仲弓《异闻记》里说：张广定遇到祸乱找地方躲避，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不能走路，又不忍心抛弃她，就把她装进笼子悬挂在一个古墓里，希望以后能收拾她的尸骨。等到第三年，他回来找女儿，看见她还活着。问她原因，女儿回答说：“东西吃光了就觉得饿，我看见旁边有一个动物，伸着脖子呼吸，就学它的样子，所以才活了下来。”张广定进到墓里去查看，原来是一只乌龟。陈仲弓说的是真事，一点也不假。出自《独异志》。

赣县吏

晋代义熙年间，范寅担任南康郡的郡守。当时的赣县有个官吏说他以前进山砍柴，捉到两只乌龟，都有二尺见方的圆盘那么大。柴没有砍够，遇到两棵并排生长的同根树，他就把乌龟侧着放在两树之间，又去砍柴。他越走越离放乌龟的地方越远，天又下了雨，就懒得回去取。后来又过了十二年，他再次进山，看见先前捉的那两只乌龟，一只龟的甲壳已经干枯了，另一只还活着，长得很大。树木夹着的地方，有四寸多厚，两头厚一尺多，形状像马鞍。出自《幽明录》。

郗世了

郗世了在会稽修建坟墓，那个地方石头多。后来破开一块大石头，得到一只乌龟，长一尺二寸左右，在石头的中间。石头一点孔隙也没有，难道它是和石头一起生长的吗？破开石头之后，那乌龟的行

动跟平常的乌龟一样。这石头容纳此龟，就像人刻好了石头再把它放进去似的。出自《灵鬼志》。

孟彦晖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广汉太守孟彦晖奏，西湖有金龟径寸，游于荷叶之上，画图以上闻。出《录异记》。

营陵

道州营陵中鼃，甲长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后四足，各踏一龟。踏龟有时行，或逾山越水，俗莫敢犯。出《录异记》。

兴业寺

九曲灵龟池，在襄阳县东北三里遍学寺东。古城旧有兴业寺，今并入遍学寺。唐景龙元年有陈留阮氏，寓居襄阳，舍财，于此寺东院创造堂宇。时岁旱池涸，即掘广深之，急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龟，高数尺，如半张床大，岸侧而行。众即惊呼，龟遂跃入池中。寺僧灵岫云，院有折碑，云兴业寺碑。碑文梁散骑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传者云，此寺有灵龟一头，长三尺五寸，冬潜春现，多历年所；随众上堂，应时而食。刺史安陆王照频遇此龟。其坏碑因即扶竖，今在遍学寺东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见在，深五尺，方二十步。出《襄沔记》。

唐太宗

唐武德末，太宗欲平内难。苑池内有白龟，游于荷叶之上。太宗取之，化为白石，莹洁如玉。登极之后，降制曰：“皇天眷祐，锡以宝龟。”出《录异记》。

孟彦晖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广汉太守孟彦晖向朝廷报告，西湖有直径一寸的金龟，在荷叶上游玩，并画成图画上奏。出自《录异记》。

营陵

道州营陵中有一只鼃，甲壳长八尺，腹部有自然生成的文字。它前后四只脚，各踩着一只乌龟。被踩着的乌龟有时会离开，有时翻山渡水，世人没有谁敢惹它。出自《录异记》。

兴业寺

九曲灵龟池，在襄阳县东北三里处遍学寺的东面。古城在从前有个兴业寺，现在合并到遍学寺。唐代景龙元年有个陈留人阮氏，寄居在襄阳，拿出钱来做善事，在这个庙的东院建造堂宇。当时天旱，水池干涸，就乘势把它挖深挖广，突然下了一场大暴雨，池水也满出来了，只见一只大乌龟，高好几尺，有半张床那么大，在池边行走。大家就吃惊地呼喊，乌龟就跃入了池中。庙里有个叫灵岫的和尚说：院子里有块折断的石碑，说是兴业寺碑。碑文是梁国的散骑常侍庾元威撰写的。那个碑留传下来的文字说，这个庙里有一只灵龟，三尺五寸长，冬天潜藏，春天出现，经历的年头多了。会随着众人到堂上来，按时吃东西。刺史安陆人王照多次遇见这只龟。那块损坏了的碑被扶好竖立着，现在仍保存在遍学寺的东院。阮氏修建的庙堂，院子里佛塔前面的那个水池还在，深五尺，二十步见方。出自《襄阳记》。

唐太宗

唐代武德末年，唐太宗想要平息内乱。御花园的水池里有一只白龟，在荷叶上游玩。唐太宗捉到它，就变成了白石，晶莹如玉。登上皇位之后，太宗传下命令说：“是上天保佑我，才赐给我宝龟。”出自《录异记》。

刘彦回

唐刘彦回父为湖州刺史，有下寮于银坑得一龟，长一尺，持献刺史。群官毕贺云：“得此龟食，寿一千岁。”使君谢已非其人，故自骑马，送龟即至坑所。其后十余年，刺史亡。彦回为房州司士，将家属之官。属山水泛滥，平地尽没，一家惶惧，不知所适。俄有大龟来引其路，彦回与家人谋曰：“龟乃灵物，今来相导，状若神。”三十余口随龟而行，悉是浅处，历十余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难。举家惊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彦回梦龟云：“已昔在银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报恩。”出《广异记》。

吴兴渔者

唐开元中，吴兴渔者，于苕溪上每见大龟，四足各踏一龟而行。渔者知是灵龟，持石投之，中而获焉。久之，以献州从事裴。裴召龟人，龟人云：“此王者龟，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时庭中有鹄，其雏尚稚，乃验志之，令卜者钻龟焉。数日，大风损鹄巢，鹄雏皆死。寻又命卜其婢所怀娠是儿女，兆云：“当生儿。”儿生，寻亦死。裴后竟进此龟也。出《广异记》。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

刘彦回

唐代刘彦回的父亲任湖州刺史，有个下属在银坑里得到一只龟，长一尺，拿去献给刺史。所有的官吏都祝贺说：“得到这只乌龟并把它吃了，能活一千岁。”刺史以自己不是那样的人辞绝了众人，当即又亲自骑马，把乌龟送回银坑。十多年以后，刺史去世了。刘彦回做了房州司士，带着家属赴任。正赶上山洪泛滥，平地全都被淹没了，他们一家人惶恐不安，不知该怎么办。不久，有只大乌龟来为他们引路，刘彦回和家人商量说：“龟本来是有灵性的动物，现在来为我们引路，样子像是个神灵。”三十多口人跟随着乌龟行走，全是水浅的

地方，走了十多里，就到了平地，免除了水灾。全家人又惊又喜，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到了这天晚上，刘彦回梦见乌龟对他说：“我从前在银坑，蒙受过你父亲的恩惠，所以这次来报恩。”出自《广异记》。

吴兴渔者

唐代开元年间，吴兴这地方有个渔夫，在苕溪上常常看见一只大龟，四只脚各踩着一只乌龟在水上行走。渔夫知道这是个灵龟，拿石头打它，打中并捉住了。后来，他把龟献给州里一个姓裴的从事官。裴从事官找来识龟的人，识龟的人说：“这是龟中之王，不能用来占卜小事。否则，被占卜的东西一定会死。”姓裴的平时就很狂妄，当时，庭院中有窝喜鹊，幼雏正在换毛，他就用它们来验证，让占卜的人钻龟壳占卜。几天后，大风弄坏了鹊巢，鹊雏全死了。接着他又让给自己的婢女占卜，问怀孕的是儿子还是女儿，预兆说：“应当生儿子。”儿子生了下来，接着又死了。姓裴的后来把这只乌龟献给了朝廷。出自《广异记》。

唐明皇帝

有一个方士曾经献给唐明皇一只小龟，直径一寸，浑身金色，非常可爱，方士说：“这只龟有神明，不吃东西，可以把它放在枕头或竹筐里，能够躲避大蛇的毒气。”皇帝常常把这只龟放在

巾箱中。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坐亲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阍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火如**纒**，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出，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

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糜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人莫测其由。逾年，黄门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臣之性命，赖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类。所全人命，不知纪极。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出《录异记》。

宁晋民

唐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北，有大棠梨，百姓常祈祷。忽有群蛇数千，自东南来，渡北岸，集棠梨树下为二积，留南岸者为一积。俄见三龟径寸，才绕行，积蛇尽死。乃各登积，视蛇腹悉有疮，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图甘棠梨三龟来献。出《酉阳杂俎》。

衣巾箱里。有个正受到皇帝宠信的小太监，因为亲戚的牵连而被判罪，将要被发配到南疆去，皇帝不想枉法使他免去惩罚，暗中把这只乌龟送给他，说：“南疆巨蟒多，你经常把龟放在身边，就可以免灾。”小太监叩头接了过去。等到了象郡的属邑，见街上集市和馆舍，均静无一人，就到旅馆里住了下来。这天晚上，月光皎洁，像白天一样，突然却传来风雨之声，声音越来越近。于是他拿出这只龟，放在台阶上。过了很久，神龟伸着脖子吐着气，其气变成火舌，像带子一样，直上空中三四尺，然后再慢慢地散开。不久，龟的呼吸恢复正常，刚才的风雨声也没有了。等到天亮，驿站的官吏们渐渐都来了，在庭院里围了一圈行礼说：“昨天知道天使您要来，应当准备好迎接的，可正好赶上一个旅游者错杀了一条蛇，大家都知道报仇的蛇一定在今晚来干坏事，附近的居民都跑出去三五十里，好躲避毒气。我们不敢走远，只是躲藏在附近的山上岩穴中，等待天亮。现在您没受伤害，真是神明的保佑，不是凡人所能做到的。”过了很久，走出去躲灾的人也渐渐地回来了，都说在路上有十几条大蛇，全都腐烂了。从此再也没有蛇报仇的事情发生，人们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过了一年，小太监被皇帝召回长安，他又把金龟献给皇帝，哭着感谢说：“不单是我自己靠着金龟才活着回来，就连南方的百姓，也永远祛除了毒虫之害！保全下来的性命，不知有多少。这是皇上的恩德，也是神龟的力量。”出自《录异记》。

宁晋民

唐代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的北面，有棵大棠梨树，百姓们常常在树下祈祷。一次，忽然有一群蛇共好几千条，从东南方爬来，渡过沙河来到北岸，集中到棠梨树下形成两堆，留在南岸的形成一堆。不一会儿只见三只直径一寸的乌龟，仅仅绕着蛇堆爬一圈，蛇就全死了，于是人们爬上蛇堆，看见蛇腹全都有疮，像是箭伤。刺史康日知画下甘棠梨和三只乌龟的形象进献朝廷。出自《酉阳杂俎》。

史 论

唐史论作将军时，忽觉妻所居房中有光，异之。因与妻索房中，且无所见。一日，妻早妆开奁，奁中忽有金色龟，如钱，吐五色气，弥漫一室。后常养之。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酉阳杂俎》。

徐 仲

福州，唐贞元末，有村人卖一笼龟，其数十三。贩药人徐仲以五铢获之，村人云：“此圣龟，不可杀。”徐置庭中，一龟藉龟而行，八龟为导，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后林中，一夕而失。出《酉阳杂俎》。

高崇文

唐赞皇公李德裕曰：“蜀传张仪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时有龟周行旋走，至是一龟行路筑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尝闻龟壳犹在城内，昨询访耆旧，有军资库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自张仪至崇文千余载，龟壳尚在，而武臣毁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闲谈》。

汴河贾客

唐有贾客维舟汴河上，获一巨龟，于灶火中煨之。是夕，忘出

之，明日取视，壳已焦矣。拂拭去灰，置于食床上，欲食。良久，伸颈足动，徐行床上，其生如常。众共异之，

史 论

唐代史论当将军的时候，忽然发现妻子住的房中有光，感到很奇怪。他因而与妻子在房中搜索，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有一天，妻子早晨起来打开奁盒梳妆，奁盒中竟然有一只金色的乌龟，像一枚铜钱那么大，能吐出五色的气体，映满全屋。后来，他们就把它养了起来。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自《酉阳杂俎》。

徐 仲

唐代贞元末年，福州有个乡下人卖一笼子龟，共有十三只。卖药人徐仲用五铢钱买了下来，村里的人说：“这是圣龟，不能杀他们。”徐仲把龟放在院子里，其中一只龟靠踩另外四只龟来行走，余下八只龟在前面做向导，全都六寸长。徐仲就把龟放在乾元寺后的树林中，一个晚上就都消失了。出自《酉阳杂俎》。

高崇文

唐代的赞皇公李德裕说：“蜀地传说张仪修建成都城的时候，总是倒塌毁坏。当时有只乌龟围着城旋转着行走，于是在龟走过的地方修建城墙，不久果然把城建成功了。我没到成都郡的时候，曾经听说龟壳还在城内，昨天访问那些老人，有个军资库官叫宇文遇的说，往常就保存在库里。元和初年，节度使高崇文知道了这件事，命令工匠截开做成腰带和胯具了。”从张仪到高崇文经过了一千多年，龟壳还在，却被一个武将给毁了，实在可惜。出自《戎幕闲谈》。

汴河贾客

唐代有个商人把船停在汴河的河岸上，抓获了一只大乌龟，放到灶火中烧它。这天晚上，商人忘了把它拿出来，第二天拿出来一看，

龟壳已经被烧焦了。他拂拭去灰尘，把乌龟放在饭桌上，想吃它。过了好一会儿，那乌龟竟然伸出了脖子，脚也动起来，在桌上慢慢地爬行，原来还活着。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投于水中，游泳而去。出《录异记》。

南 人

南人采龟溺，以其性妒而与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斗噬，力小致毙者。采时，取雄龟置瓷碗及小盘中，于龟后，以镜照之，既见镜中龟，即淫发而失溺。又以纸炷火上煨热，点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镜照也。得于道士陈钊。又海上人云，龙生三卵，一为吉吊也。其吉吊上岸与鹿交，或于水边遗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稍花。益阳道，别有方说。出《北梦琐言》。

阎居敬

新安人阎居敬，所居为山水所浸，恐屋坏，移榻于户外而寝。梦一乌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于君何害？而迫连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测其故。尔夕三梦，居敬曰：“岂吾不当止此耶？”因命移床，乃床脚斜压一龟于户限外，放之乃去。出《稽神录》。

池州民

池州民杨氏以卖鲋为业。尝烹鲤鱼十头，令儿守之。将熟，忽闻釜中乞命者数四。儿惊惧，走告其亲。共往视之，釜中无复一鱼，求之不得。期年，所畜犬恒窥户限下而吠，数日，其家人曰：“去年鲤鱼，得非在此耶？”即撒户

把龟又放到水里，它便游着离开了。出自《录异记》。

南 人

南方人采集龟尿，因为龟的性情好嫉妒并且与蛇交媾。有时雌蛇来了，就打斗撕咬起来，力气小的蛇会被咬死。采龟尿的时候，把雄龟拿过来放在瓷碗和小盘中，在龟的后面用镜子照，它看见镜子里的龟影之后，就会淫性发作因而流出尿来。又有人把纸卷放到火上点着，烧它的尻部，也能导致流尿，可是数量比不上用镜子照来的多。这个办法是从道士陈钊那里学来的。另外，有海边渔夫说：龙生下三只卵，一只卵就孵化出吉吊。这个吉吊上岸来与鹿交配，有时在水边遗留下精液，漂浮的船筏碰上了，就会粘连上树枝，像蒲桃一样。颜色稍微有点青黄，又像灰色，人们叫它紫稍花。这个东西有益于壮阳，听说还可做别的药方。出自《北梦琐言》。

阎居敬

新安人阎居敬，住房被山水浸淹，担心屋子倒塌，就把床移到门外睡觉。他梦见一个黑人说：“您是为了避水而在这里睡觉，我也是因为避水到了这里，对您有什么伤害？却如此地逼迫我，令人太不愉快了。”阎居敬醒来，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这天晚上一共做了三次同样的梦，他说：“难道我不应当睡在这里吗？”于是让人把床移开，原来是一只乌龟被床脚斜着压在门槛的外面，就把它放走了。出自《稽神录》。

池州民

池州的百姓杨氏以卖腌鱼为职业。曾经煮了十条鲤鱼，让儿子看着。快熟的时候，忽然听见锅里几次喊叫救命。儿子又惊又怕，跑去告诉父亲。一起去看，锅中连一条鱼也没有了，找也没找到。第二年，家里养的狗总是冲着门槛的下面叫，叫了几天，他的家人说：“去年丢的鲤鱼，莫不是在这里面？”便拆下门来视之，得龟十头，送之水中。家亦无恙。出《稽神录》。

李宗

李宗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于市，忽据地而坐，不可推挽，

不食不语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龟长数尺，送之水中，其尼乃愈。出《稽神录》。

看，结果得到了十只龟，就把它们送到水里去了。家里也没发生什么事。出自《稽神录》。

李 宗

李宗做楚州刺史时，郡中有个尼姑正在街市上行走，忽然在地上坐下，推不动，拽不动，不吃饭不说话，一连坐了好几天。管事的部门把这事报告给李宗。李宗让武士扶起尼姑，挖掘那个地方，结果挖出一只好几尺长的大乌龟，送到了水里，那个尼姑才好。出自《稽神录》。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蜮 射 化 蝉 揖怒蛙 怪 哉 小 虫
蒋 虫 园 客 乌衣人 朱诞给使 葛辉夫
螳 蜓 肉 芝 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 蜢 施子然 庞 企 蟾 蜍 蝇 赦
发 妖 桓 谦 青 蜓 朱 诞 白 蚓
王 双

蜮 射

《玄中记》：“蜮以气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纪年》云：“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取玉马，玉化为蜮，以射人也。”出《感应经》。

化 蝉

齐王后怨王怒死，尸化为蝉，遂登庭树，嚙啖而鸣。后王悔恨，闻蝉鸣，即悲叹。出崔豹《古今注》。

揖怒蛙

越王勾践既为吴辱，常尽礼接士，思以平吴。一日出游，见蛙怒，勾践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

蜮 射

《玄中记》记载：“蜮能以气息射人，距离人三十步远，就能射中人的影子。凡被射中的人，十有六七会死去。”《纪年》记载：“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住在郑国，郑国的一个人进王府去取玉马，玉马

变为蜮，用气射人。”出自《感应经》。

化 蝉

齐王后因怨恨君王而气死，尸体变为蝉，落在庭树上，嘒嘒地鸣叫。后来齐王懊悔，听到蝉鸣就悲叹。出自崔豹《古今注》。

揖怒蛙

越王勾践被吴国侮辱后，常以最高的礼节接待士人，一心想靠这些人消灭吴国。有一天出去游玩，见一只蛙在发怒，勾践便向它作揖。左右问：“大王为何向一只发怒的蛙作揖？”勾践回答：

“蛙如是怒，何敢不揖？”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平吴。出《越绝书》。

怪 哉

汉武帝幸甘泉，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牙齿、耳、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糜散。出《小说》。

小 虫

汉光武建武六年，山阳有小虫皆类人形，甚众。明日，皆悬于树枝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蒋 虫

蒋子文者，广阳人也。嗜酒好色，挑达无度。每自言：“我死当为神也。”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山下，被贼击伤额，因解印绶缚

之，有顷而卒。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子文于路间，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子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地神，福尔下民。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疾疫，百姓辄恐动，颇

“这只蛙对我如此发怒，我哪里敢不给它作揖。”勇士们听说了这件事后，都纷纷投奔到越国，从而帮助越国消灭了吴国。出自《越绝书》。

怪 哉

汉武帝到甘泉去，在路上遇见一条虫子，红色，脑袋、牙齿、耳朵、鼻子全都有，看到的人没有能认识的。于是汉武帝派东方朔去察看。东方朔回来后禀告说：“此虫名叫怪哉。从前秦国经常捉拿拘捕无辜百姓，广大百姓忧愁怨恨，都仰首叹息道：‘怪哉怪哉！’大概是感动了上天，由这怨愤之气凝聚而生成的，所以起名叫怪哉。此地一定是秦朝当年的监狱旧址。”于是立即查看地图，果然如他所说。汉武帝又问：“怎么可以去掉此虫？”东方朔道：“大凡忧愁，喝了酒就能化解，用酒浸泡应该可以消灭。”于是汉武帝派人将虫子捉来放在酒中，不一会儿就化解分散了。出自《小说》。

小 虫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山阳有小虫，都长得像人，很多。第二天，全部悬吊在树枝上死去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蒋 虫

蒋子文是广阳人。喜好酒色，放纵无度。常常自言道：“我死后将成为神仙。”汉朝末年，任秣陵县尉。有一次他追击强盗到山下时，被强盗击伤了前额，于是他解下来拴印的丝带把伤口捆绑上，不久便死去了。然而到三国时的吴先主初期，与他当年一起共事的老官吏竟在路上又遇见了他。他骑着白马，手拿白色羽毛扇，随从们也如当年在世时一样。遇见他的人惊慌而逃，蒋子文便紧追上去，对那人

说：“我是这里的神仙，要造福于这里的百姓。你可告诉百姓们，为我修建祠庙，不然的话，将会有大灾降临。”这年的夏天，果然发了大瘟疫。百姓当时都很恐惧，很

窃祀之者。未几，乃下巫祝曰：“吾将大启福孙氏，官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也。”俄而果有虫虻，入人耳即死，医所不治，百姓愈恐。孙主尚未之信。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将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百数，火渐延及公宫，孙主患之。时议者以神有所归，乃不为厉，宜告飨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其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祠宇以表其灵。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疾厉皆息，百姓遂大事之。《幽明录》亦载焉。出《搜神记》。

园 客

园客者，济阴人也。姿貌好而良，邑人多愿以女妻之，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其实。一旦有五色蛾止其旁，客收而荐之。至蚕时，有女夜半至，自称客妻，道蚕之状。客与俱蚕，得百二十头茧，皆如瓮。缲一头，六十日乃尽。讫则俱去，莫知所如。济阴人设祠祀焉。出《列仙传》。

乌衣人

吴富阳县有董昭之者，曾乘船过钱塘江。江中见一蚁著一短芦，遽遽畏死，因以绳系芦著舡。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乌衣人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也。感君见济之恩，君后有急难，当相告语。”历十余年，时所在劫盗，昭之

多人都偷偷地祭祀他。不久，他附身于巫师身上说：“我将为吴主孙氏带来很大的福气，而官府应该为我修筑神庙。不这样，我将会让虫子钻入人的耳朵，而造成灾难。”不久，果然就有虻虫钻进人耳朵致人死亡的事发生，医生也治不好，百姓更加害怕。吴主孙氏并不相信。不久之后又附身于巫师身上说：“如果再不祭祀我，将会发生大火灾。”这一年，火灾发生了一百多次，火势渐渐蔓延到吴主的宫

殿，吴主十分忧虑。当时议事的臣僚们认为神必须有所归宿，才不会成为祸患，应该祷告供奉他。于是派使者加封蒋子文为中都侯，封他的儿子蒋绪为长水校尉，全都加佩印绶，并为他立庙宇以显扬他的神灵。现在建康东北蒋山上的庙就是当年为他修造的。从此各种疾病祸患再也没有了，于是百姓便一直隆重地祭祀他。此事《幽明录》也有记载。出自《搜神记》。

园 客

园客是济阴人。相貌好而又善良，城中很多人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园客始终也没娶妻。他经常种一种五色香草，种了几十年，吃那草的果实。有一天一只五色蛾落在他身旁，园客把蛾收藏在家并放在草席上。到了要变蚕蛹时，有一个女子忽然在半夜时来到他家，自称是他的妻子，并向他讲述了如何变成蚕的样子。于是园客与她一起变成了蚕，得了一百二十只蚕茧，都像瓮那么大。从一头抽丝，要抽六十天才能抽完。抽完丝后就一起走了，谁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济阴人立祠庙为他们祭祀。出自《列仙传》。

乌衣人

吴地富阳县有个董昭之，曾乘船过钱塘江。他看见江中有一只蚂蚁附着在一根短芦苇上，惶恐怕死，于是用绳子系着芦苇把它带到船上来。船到了对岸，蚂蚁得救。那天夜里，他梦见一个黑衣人向他道谢：“我是蚁王。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您以后有急难，请告诉我。”过了十几年，当时他住的地方有盗贼，董昭之

被横录为劫主，系余姚。昭之忽思蚁王之梦，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三两蚁著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云：“可急投余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也。”既寤，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遂得无他。出《齐谐记》。

朱诞给使

淮南内史朱诞字永长，吴孙皓世，为建安太守。诞给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为奸。后出行，密穿壁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幘头。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然飞去。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给使怪其故。后久之，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谨，为人所射，病疮积时。”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之否？”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为试视之，封题如故。诞曰：“小人故妄作，膏自如故。”给使曰：“试开之。”则膏去半焉，所掊刮见有足迹。诞自惊，乃详问之，给使具道其本末。出《搜神记》。

被蛮横地指责为强盗头子，被关押在余姚县。董昭之忽然想起蚁王托梦之事，正当他想着此事时，有一个一起被关押的人便问他在想什么，董昭之如实相告。那个人说：“你只要捉两三只蚂蚁放在手上对它们一说就可以。”董昭之照他说的做了，夜里果然梦见黑衣人对他来说：“你可立即投奔余杭山中。天下已经大乱，赦令不久就会下来。”等他醒了时，蚂蚁已经咬断了他的刑械，因而他能够逃出监狱。他过了江，逃进余杭山。不久遇到大赦，这才安然无恙。出自《齐谐记》。

朱诞给使

淮南王内史朱诞，字永长，到东吴孙皓执政时期，任建安太守。朱诞手下给使的妻子本来有鬼病，而丈夫却怀疑她有奸情。后来给使假说要出门，其实他秘密地在墙壁上凿了个洞偷偷地观察她。他看见妻子正在机上织布，远远地望着桑树，并向着那里说笑。给事向上一看，只见桑树上有个少年，约十四五岁，穿着青色衣裳，戴着青色头巾。给使以为是来传递消息的人，便张弓射他。那少年立即变成了一只鸣叫的蝉，大如簸箕，飘然飞去。妻子也同时惊叫道：“噫，有人射你！”给使很奇怪其中的缘故。后来过了很长时间，给使看见有两个小孩在田埂上说话。有一个问：“怎么再没见到你？”其中的一个就

是树上的那个小孩，他回答说：“前些日子因不小心，被人用箭射中了，养伤养了好长时间。”那个小孩又问：“现在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多亏用了朱府君家房梁上的膏药敷伤口，才治好了。”给使告诉朱诞说：“有人偷了您的膏药，您知道吗？”朱诞说：“我的膏药一直放在房梁上，别人怎么能偷到它？”给使说：“不然，请府君看看吧。”朱诞根本不相信，便上去察看，结果密封如故。朱诞道：“这是小人故作妄言，膏药明明完好如故。”给事道：“打开看看吧。”打开一看，膏药已丢了一半，在被刮取的地方还能见着脚趾的痕迹。朱诞自然很惊奇，于是详细地询问，给事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出自《搜神记》。

葛辉夫

晋乌伤葛辉夫，义熙中，在妇家宿，三更，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成蝴蝶，缤纷飞散。有冲辉夫腋下，便倒地，少时死。出《搜神记》。

螭 蜒

《博物志》：“螭蜒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称满七斤，治捣万杵，以点女子肢体，终不灭。”淮南万毕术云：“取守宫，新合阴阳，以牝牡各藏之瓮中。阴干百日，以点女臂，则生文章，与男子合，辄灭去也。”出《感应经》。

肉 芝

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颌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出《抱朴子》。

千岁蝙蝠

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未服之，令人寿四万岁。出《抱朴子》。

蝇触帐

晋明帝常欲肆胜，秘而不泄，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诏。有大苍蝇触帐而入，萃于笔端，须臾亡出。帝异焉。

葛辉夫

晋朝乌伤人葛辉夫，义熙年间，有一次住在妻家，三更时分，有两个人手持火把来到台阶前。葛辉夫怀疑是坏人，就去打这两个人，刚想要下棒子，只见他俩都变成了蝴蝶，乱纷纷地飞走了。有一只撞到葛辉夫的腋下，他便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就死去了。出自《搜神记》。

螻 蜒

《博物志》记载：“螻蜒，用器皿饲养它，给它朱砂吃，全身通红。够七斤重时，用杵捣上万次，用来点抹在女子的肢体上，一直不会消失。”淮南人万毕术说：“取守宫，刚刚交配之后，把公母分别收藏在瓮中。阴干一百天，用来点在女子的手臂上，就会生出纹理。如果与男子合房，纹理就会消失。”出自《感应经》。

肉 芝

肉芝，就是人们所说的万岁蟾蜍。头上长角，脖子下有似红笔写出的双重八字。在五月五日中午将它捉住，阴干一百天，用它的足画地，立刻就能流出水来。把它的左手带在身上，能躲避五种兵器。如果敌人用弓箭射你，那箭头便会反过去射他自己。出自《抱朴子》。

千岁蝙蝠

千岁蝙蝠，颜色如白雪。落脚停留时则倒悬身子，这是因为头太重的缘故。如能捉到此物而把它阴干，研成粉末喝下去就能叫人长寿四万年。出自《抱朴子》。

蝇触帐

晋明帝有一次想宽赦有罪的人，却又秘而不宣。他躲进密室，屏退左右，放下帷帐而草拟诏书。突然有只大苍蝇冲开帷帐闯进来，落在笔尖上，不一会儿又飞出去了。明帝十分惊异。

令人看蝇所集处，辄传有赦，喧然已遍矣。出《异苑》。

苍梧虫

《博物志》云：“苍梧人卒，便有飞虫，大如麦，有甲，或一石余，或三五斗，而来食之，如风雨之至，斯须而尽。人以为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后因以梓木为棺，更不复来。”出《博物志》。

蚱 蜢

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觉邈独在帐内，以与人共语。有旧门生，一夕伺之，无所见。天时微有光，始开窗户，瞥观一物，从屏风里飞出，直入前铁钁中。仍逐视之，无余物，唯见钁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虽疑此为魅，而古来未闻，但摘除其两翼。至夜，遂入邈梦云：“为君门生所困，往来道绝，相去虽近，有若山河。”邈得梦，甚凄惨。门生知其意，乃微发其端。邈初时疑不即道，语之曰：“我始来直者，便见一青衣女子从前度，犹作两髻，姿色甚美。聊试挑谑，即来就己，且爱之，仍溺情。亦不知其从何而至此。”兼告梦。门生因具以状白，亦不复追杀蚱蜢。出《续异记》。

派人去观察这只大苍蝇会落在什么地方，而这时却传出朝廷要大赦罪人的消息，吵吵嚷嚷的，到处都传遍了。出自《异苑》。

苍梧虫

《博物志》记载：“苍梧人死后，便有飞虫聚来，大如麦粒，长着甲壳。有时飞来一石多，有时飞来三五斗，来吃人的尸体。每次都

像风雨一般说来就来，不一会儿便将尸体吃光。人们以之为患，然而无法除掉。只是这些虫子很怕梓木，后来因此用梓木做棺材，虫子就再也不来了。”出自《博物志》。

蚱 蜢

徐邈在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他在官署值班时，下属们常常发现，他是单独在帐内，可又时常与人说话。有一个他过去的学生，在一天晚上便去偷偷地观察他，可什么也没看到。当天色微有光亮时，便打开窗户，他忽然看到一物，从屏风后面飞出来，一直飞进前面的大铁锅中。于是他便追去看，未见别的东西，只见大锅里堆放的菖蒲根子下，有一只很大的青蚱蜢。他虽怀疑是此物作怪，可是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于是只摘掉了它的两个翅膀。到了夜晚，那蚱蜢便给徐邈托梦说：“我被您的门生困住了，往来之路已经断绝，我们相距虽然很近，然而有如山河相隔。”徐邈做了此梦，十分悲凄。门生知道他的心思，便稍微地透露了一些。徐邈起初怀疑门生是不是知晓此事而没有立即告诉他，后来对他说：“我刚来值班时，就看见一个青衣女子从前面走过，头上还挽着两个发髻，姿色很美。我试着对她试探挑逗，她立即就来投怀送抱了，我很喜爱她，一直沉溺在情爱之中。也不知道她是从何处来到这里的。”并把托梦的事也告诉了他。于是门生把自己看到的事全都告诉了徐邈，也不再追杀蚱蜢了。出自《续异记》。

施子然

晋义熙中，零陵施子然虽出自单门，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获时，作蜗牛庐于田侧守视，恒宿在中。其夜，独自未眠之顷，见一丈夫来，长短是中形人，著黄练单衣袷，直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云：“仆姓卢名钩，家在粽溪边，临水。”复经半句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蚁垤，忽见大坎，满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卢钩，反音则蝼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于是遂绝。出《续异记》。

庞 企

晋庐陵太守庞企自云，其祖坐系狱，忽见蝼蛄行其左右，因谓曰：“尔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与之，蝼蛄食饭尽而去。有顷复来，形体稍大，意异之，复投食与之。数日间，其大如豚，及将刑之夜，蝼蛄夜掘壁为大穴，破械，得从之出亡。后遇赦免，故企世祀蝼蛄焉。出《搜神记》。

蟾 蜍

晋孝武太元八年，义兴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端丽洁白，尤辨惠。性嗜脍，啖之恒苦不足。有许纂者，小好学，聘之为妻。到婿家，食脍如故，家为之贫。于是门内博议，恐此妇非人，命归家。乘车至桥南，见罾家取鱼作鲙著

施子然

晋朝义熙年间，零陵人施子然虽出身于孤寒门第，而神清气俊，聪颖过人。他家里种了很多农田，到秋收时，便在地边盖了个小屋以便看庄稼，施子然经常住在小屋里。有一天夜里，他独自一人还没睡觉时，看见一个男子走来，中等身材，身穿黄色丝质单衣，直奔座席而来。他握住施子然的手说话，问他姓名，他便答道：“我姓卢名钩，家在粽溪边，临水。”又过了半旬，有个庄稼人在田埂的西沟掘蚂蚁窝口的小土堆，忽然掘出一个大洞穴，里边满满的全是蝼蛄，将近一斗。而有好几只极雄壮，其中一个特别大。施子然这才悟出了那个男子的话，便说：“近来那个客人卢钩，反切其音则叫蝼蛄；他说家在粽溪，其实就是西沟。”于是就用滚开的水灌进洞，从此蝼蛄绝迹了。出自《续异记》。

庞 企

晋朝的庐陵太守庞企自己曾说，他的先祖因受牵连被关押在狱中，忽然看见一只蝼蛄在他身旁爬行，于是他对蝼蛄说：“你有神

灵，能救我活命吗？”便投食给蝼蛄吃，蝼蛄把饭食吃光就走了。过了一会儿蝼蛄又来了，形体就长大了些。他心里很奇怪，就再投食给它吃。几天时间，那蝼蛄长得个头如猪大。到了将要行刑的前一天夜晚，蝼蛄把墙壁掘出一个大洞，打破他的枷械，这样得以随着它从狱中逃出来。后来遇上大赦免了罪，因此庞企业家世代都祭祀蝼蛄。出自《搜神记》。

蟾 蜍

晋朝孝武帝太元八年，义兴人周客有个女儿十八九岁，生得端庄美丽而又皮肤洁白，特别明察事理而又贤惠。她生来喜欢吃肉片鱼片，怎么也吃不够。有个许纂，从小好学，娶她做了妻子。到了丈夫家，大吃鱼片、肉片的习惯依然如故，把家都吃穷了。于是家族内的人都议论说，恐怕这个女子不是人，便打发她回娘家。当她乘车走到桥南时，看见渔家正在把鱼制成腌鱼放在

案上，可有十许斛。便于车中下一千钱，以与鱼主，令捣齑。乃下车，熟食五斗，生食五斗。当啖五斛许，便极闷卧。须臾，据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从吐而出。遂绝不复啖，病亦愈。时天下大兵。出《广古今五行记》。

蝇 赦

前秦苻坚欲放赦，与王猛、苻融，密议甘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有一大苍蝇集于笔端，听而复出。俄而长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曰：“禁中无耳属之理，事何从泄也？”敕穷之。咸曰：“有小人衣青，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叹曰：“其向苍蝇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发 妖

晋安帝义熙年，琅邪费县王家恒失物，谓是人偷，每以扁钥为意，而零落不已。见宅后篱一孔穿，可容人臂，滑泽，试作绳置，施于穴口。夜中闻有摆扑声，往掩得大发，长三尺许，而变为蟠。从此

无虑。出《广古今五行记》。

桓 谦

桓谦，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长寸余，悉被铠持槊，乘具装马，从埒中出。精光耀日，游走宅上，数百为群。部阵指麾，更相撞刺。马既轻快，人亦便能。缘几登灶，寻

案子上，大约有十几斛。她便从车中取出一千钱，交给鱼主，叫他把鱼捣碎。接着她下了车，熟吃了五斗，生吃了五斗。当吃了约五斛时，便觉得十分烦闷就躺下了。不一会儿，她伏地大口吐水，忽然有一只蟾蜍，随着一起被吐出来。从此她不再吃肉，病也好了。当时天下正大战。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蝇 赦

前秦苻坚想颁布赦令，便与王猛、苻融密议于甘露堂，屏退了左右。苻坚亲自执笔起草赦文。有一只大苍蝇落于笔尖，听到他们的议论后又飞出去。顷刻间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上，人们奔走相告说：“官府今天要大赦了。”有关部门把此事奏禀，苻坚奇怪道：“宫中不可能有被窃听的道理呀，事情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苻坚下令追查此事。人们都说：“有穿青衣服的小孩，在街市上大喊道：‘官府今天要大赦了。’很快便不见了。”苻坚感叹道：“他就是先前那只大苍蝇。”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发 妖

晋安帝义熙年间，琅玕郡费县有个姓王的家里经常丢东西，他以为是人来偷的，因此每次出入都对门门锁钥十分留意，然而仍然不断丢失东西。后来他发现房后的篱笆墙上穿了一个洞，有人的胳膊那么粗，并且已经磨得光滑发亮。他试着用绳子做了个网套，下在洞口。夜间便听到那里有摇动扑腾声，捕捉到一根大头发，长约三尺，一会儿又变成了蚯蚓。从此就不再丢东西了。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桓 谦

桓谦，字敬祖。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忽然有些人，都长得有一寸多高，全都身披铠甲手持长矛，骑着装饰的战马，从洞穴中出来。他们金光闪耀，行走于住宅之中，以数百个为一群。指挥布阵，互相冲杀。马很轻快，人也轻捷。顺着小桌登上灶台，寻找

饮食之所。或有切肉，辄来丛聚，力所能胜者，以槩刺取。径入穴中，寂不复出。出还入穴。蒋山道士朱应子令作沸汤，浇所入处。因掘之，有斛许大蚁死在穴中。谦后诛灭。出《异苑》。

青 蜓

司马彪《庄子注》，言童子埋青蜓之头，不食而舞曰，此将为珠，人笑之。《博物志》云：“埋青蜓头于西向户下，则化成青色之珠。”出《感应经》。

朱 诞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头髻。太守朱诞曰：“吾知之矣。”多买藕以涂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鸡，集其上，不得去，杀之乃绝。观之，钩帘下已有数百人头髻。出《幽明录》。

白 蚓

刘德愿兄子，太宰从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忽有白蚓数十登其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尝见也。蚓并张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与德愿并诛。出《述异记》。

王 双

孟州王双，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见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蒋覆上，眠息饮食，悉入其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襦，来就其寝。每听闻荐下，历历有声。发之，见一青色白

存放吃喝的地方。遇上切好的肉，便一起聚集过来。对于那些能搬动的，便用长矛去刺取。径直运进洞穴中后，就静悄悄地不再出来。即使出来也很快回到洞穴中。蒋山道士朱应子叫人用烧开的滚水，向入口浇灌。又把洞穴掘开，有大约一斛那么多的大蚂蚁死在里面。桓谦后被杀死。出自《异苑》。

青 蜓

在司马彪的《庄子注》中，说有个儿童埋下青蜓头后，不吃而手舞足蹈地说，这个青蜓头将会变成珍珠，人们都讥笑他。《博物志》中说：“把青蜓头埋在向西的门下，就能变成青色的珍珠。”出自《感应经》。

朱 诞

南朝刘宋初期，淮南郡有个东西专门取人的头髻。太守朱诞说：“我知道它是什么了。”他买了很多木胶涂在墙壁上。夜间有一只蝙蝠像鸡那么大，落在墙上，便不能离去。把它杀死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事发生了。观察那只蝙蝠，钩帘下已有数百个人的头髻。出自《幽明录》。

白 蚓

刘德愿哥哥的儿子，太宰从事中郎刘道存，在刘宋景和元年，忽然看见有几十条白蚯蚓爬到书斋前的台阶上，通身白色，人们从未见过。蚯蚓张口吐舌，大红色。这年八月，刘道存和刘德愿一起被杀。出自《述异记》。

王 双

孟州人王双，宋文帝元嘉初年，忽然不愿见光亮。他经常打水浇地，再用菰蒋盖在上面，睡眠饮食，都在里边进行。他说，常有一个女子，穿着青色裙子系白色发巾，来与他同床共枕。每次都听到在草垫下边，历历有声。扒开一看，发现一条青色白

颈蚯蚓，长二尺许。云，此女常以一奁香见遗，气甚精芬。奁乃螺壳，香则菖蒲根。于时咸以双暂同阜螽矣。出《异苑》。

颈的蚯蚓，长约二尺。他又说，这女子曾送给他一匣香，那气味十分芳香。那匣子其实是个螺壳，而香则是菖蒲根。当时人都以为王双突然变得同阜螽一样了。出自《异苑》。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虫二

胡 充 卢 汾 来君绰 传 病 滕庭俊
张思恭 蝗 冷 蛇 李 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树 蚓 木师古

胡 充

宋豫章胡充，元嘉五年秋夕，有大蜈蚣长二尺，落充妇与妹前，令婢挟掷。婢裁出户，忽睹一姥，衣服臭败，两目无精。到六年三月，阖门时患，死亡相继。出《异苑》。

卢 汾

《妖异记》曰：夏阳卢汾字士济，幼而好学，昼夜不倦。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将赴洛，友人宴于斋中。夜阑月出之后，忽闻厅前槐树空中，有语笑之音，并丝竹之韵。数友人咸闻，讶之。俄见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谓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适宴罢，友人闻此音乐之韵，故来请见。”女子笑曰：“郎君真姓卢耳。”乃入穴中。俄有微风动林，汾叹讶之，有如昏昧。及举目，

胡 充

南朝宋代豫章人胡充，元嘉五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有只二尺长的大蜈蚣，落在他妻子和妹妹前边，胡充便让女仆挟起来扔出去。女仆刚出门，忽然看见一个老太太，衣服又臭又破，两眼没有眼珠。到元嘉六年三月，他的全家人都患上流行病，相继死去。出自《异苑》。

卢 汾

《妖异记》中说：夏阳人卢汾，字士济，自幼好学，昼夜不知疲倦。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因他要去洛阳，友人便在书斋中宴请他。夜深月出之后，忽然听到厅前老槐树的空洞中，有谈笑的声音，并有乐器吹奏的曲子。几个朋友都听到了，对此感到惊讶。不一会儿看见一个身穿青黑色衣裳的女子，从槐树洞中走出来，对卢汾说：“此地不是郎君该来的，为何要到这儿来呢？”卢汾道：“我刚参加完宴会，朋友们听到这音乐声，因此来观看。”女子笑道：“郎君真是姓卢呀！”说完便进入洞中。不一会儿便有微风吹动树林，卢汾很惊讶，觉得好像有些昏沉眩晕。待举目一望，

见宫宇豁开，门户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户谓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诸郎相见。”汾以三友俱入，见数十人各年二十余，立于大屋之中，其额号曰“审雨堂”。汾与三友历阶而上，与紫衣妇人相见。谓汾曰：“适会同宫诸女，歌宴之次，闻诸郎降重，不敢拒，因此请见。”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后有衣白者、青黄者，皆年二十余，自堂东西阁出，约七八人，悉妖艳绝世。相揖之后，欢宴未深，极有美情。忽闻大风至，审雨堂梁倾折，一时奔散，汾与三友俱走，乃醒。既见庭中古槐，风折大枝，连根而堕。因把火照所折之处，一大蚁穴，三四蝼蛄，一二蚯蚓，俱死于穴中。汾谓三友曰：“异哉，物皆有灵，况吾徒适与同宴，不知何缘而入。”于是及晓，因伐此树，更无他异。出《穷神秘苑》。

来君绰

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尽欲诛其诸子。君绰忧惧，连日与秀才罗逖、罗邈、李万进，结为奔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傍有灯火，因与共顿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因问：“此是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启门，门又自闭。敲中门曰：“蜗儿，今有四五个客。”蜗儿耶，又一苍头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客位，床榻茵褥甚备。俄有一小童持烛自中出门，曰：“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

只见一座宫殿在眼前豁然出现，门窗明亮深远。有一个穿青衣的女

子，出门来对卢汾道：“娘子要与郎君和各位公子相见。”于是卢汾和三位朋友都进了宫殿，只见里面有几十人，年龄都在二十多岁，站立在大厅，大厅的匾额上写着“审雨堂”。卢汾与三友人登阶而上，去与紫衣妇人相见。那紫衣妇人对卢汾道：“刚才正同宫中的各位女子聚会，正在歌舞饮宴之时，听说各位公子到来，不敢拒之门外，因此请来一见。”紫衣妇人便让请卢汾等就座入宴。后来又有着白衣的、着青黄色衣服的女子，也都二十多岁，从大厅的东西阁出来，约七八个人，全是妖艳绝色的女子。互相作揖行礼之后，一起欢宴虽无多时，但彼此极富美意佳情。忽然听到有大风刮来，审雨堂的房梁折断，霎时间众女子四散奔走，卢汾与三友人也赶紧离去，于是就醒了。然后只见院中的古槐，一根大树枝被大风刮断，连根掉落下来。于是拿灯火去照古树折断的地方，只见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蚂蚁洞，三四只蝼蛄，一两条蚯蚓，都已死在洞中。卢汾对三位朋友道：“奇怪呀！真是万物都有神灵。我们刚才还与她们一起欢宴的，不知是从哪里进去的？”于是到了早晨便开始砍伐此树，但是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出自《穷神秘苑》。

来君绰

隋炀帝征伐辽国，十二支军队全被消灭。总管来护因此获罪被处死，隋炀帝还要杀光来护所有的儿子。来君绰为此担忧害怕，连日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进结为逃伴，一起向海州逃去。有一天夜里迷路，发现路旁有灯火，便都停下来。敲了几下门，有个仆人出来迎接。来君绰便问道：“这是谁家？”那仆人回答说：“科斗郎君姓威，是本府的秀才。”于是开门，他们进去后门又自动关闭。那仆人又敲中门叫道：“蜗儿，现在来了四五个客人。”蜗儿，是另一个仆人。于是蜗儿开门，拿着火烛给客人领路，送他们到客房住下，床上的被褥都很齐全。不一会儿有一个小童手持火烛从中门出来，说：“六郎子出来了。”来君绰等下台阶

见主人。主人辞彩朗然，文辩纷错，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温讫，揖客由阼阶。坐曰：“污蠖忝以本州乡赋，得与足下同声。青霄良会，殊是忻愿。”即命酒洽坐，渐至酣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

君绰颇不能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蠖。”实讥其姓。众皆抚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罗李，罗来李。”众皆惭其辩捷。罗巡又问：“君风雅之士，足得自比云龙，何玉名之自贬耶？”污蠖曰：“仆久从宾兴，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蠖于污池乎？”巡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蠖曰：“我本田氏，出于齐威王，亦犹桓丁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

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无不饱饫。夜阁彻烛，连榻而寝。迟明叙别，恨怅俱不自胜。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蠖。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边有大螾，长数尺，又有载螺丁子，皆大常有数倍。方知污蠖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出《玄怪录》。

去会见这里的主人。主人谈吐爽朗，机敏善辩，自报姓名叫威污蠖。相互寒暄后，便站在东阶揖请客人登堂。坐下后说：“污蠖很惭愧参加了本州的乡试，因而得到和足下相同的秀才名声。深夜相会，正是我非常欣喜盼望的。”于是就摆酒围坐共饮，渐渐地喝到酣畅淋漓的状态，高谈阔论与玩笑戏谑交相而至，其他人谁也不能答对。

来君绰很不服气，想在道理上挫败他，可又没什么好办法。于是举杯道：“君绰请求起一酒令，令中的字必须是坐中人的姓名，而且有两个字的声母必须相同，违令者要受罚。”他出令道：“威污蠖。”这其实是在讥讽威污蠖的姓。众人都拍手大笑，以为他说得很妙。等轮到威污蠖时，他改令道：“令必须以坐中人的姓为歌曲和声，并且由两个字增加到三个字。”他出令道：“罗李，罗来李。”大家都因为他的敏捷善辩而感羞愧。罗巡问道：“君乃风雅之士，完全可以自比云龙，为什么尊名要如此自贬呢？”威污蠖道：“我很早就参加乡试，然而多次被主考官压制，把我排列在众人之后，这与尺蠖被压在污池中有什么两样呢？”罗巡又问：“你既是显贵家族的后人，可是书上为什么没记载你的氏族呢？”威污蠖道：“我本来姓田，是齐威王的后代，也就像齐桓公的后人姓桓一样，足下为何这般不学无术啊？”

接着蜗儿端着一个一丈见方的盘子上来，山珍海味，摆得满满

的。来君绰和仆人等，无不吃得饱胀。夜间阁中撤去烛火，连床而睡。第二天很晚才起来道别，大家都遗憾惆怅不已。来君绰等人已经走出去几里路了，还在思念威污蠖。于是又返回来看他，只见昨日所宿之处，根本无人居住。只是在污水池边有一条大蚯蚓，有几尺长，还有些幼毛虫和幼田螺，都比平常的大几倍。此时才知道原来威污蠖和两个仆人，全是这些东西。于是大家都恶心起昨夜吃的东西，每个都吐出好几升污泥浊水。出自《玄怪录》。

传 病

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人家中有传尸病，兄弟数人，相继亡殁。后有一人死，气犹未绝，家人并哭。其弟忽见物自死人口中出，跃入其口。自此即病，岁余遂卒。临终，谓其妻曰：“吾疾乃所见物为之害。吾气绝之后，便可开我脑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死。弟子依命开视，脑中得一物，形如鱼，而并有两头，遍体悉有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试以诸味致中，虽不见食，悉须臾皆成水，诸毒药因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如水次作靛青。一人往，因以小靛致钵中，此物即遽奔驰。须臾间，便化为水。传靛以疗噎。出《广古今五行记》。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火烧，数日方定。名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行至荥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傍庄家。主人暂出，未至。庭俊心无聊赖，因叹息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鬓发疏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父虽无所解，而性好文章。适不知郎君来，止与和且耶连句次。闻郎君吟‘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虽曹丕之‘客子常畏人’不能过也。老父与和且耶，同作浑家门客，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怒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来和，行一，君何不呼

传 病

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有户人家患上传尸病，兄弟几个，相继死去。后来又有一人要死，还没断气，家人一起痛哭起来。他的弟弟忽然看见有一个东西从死人的口中跳出来，跳进自己的口中。从此他就病了，过了一年多就死了。临终时，他对妻子说：“我的病就是见到的那个东西害的。我断气之后，就可以割开我脑和喉，看看有什么东西，要弄清楚那东西究竟是什么。”说罢便死了。他的弟子依据他生前的嘱托开脑验看，结果从脑中得一物，形状如鱼，但并排长了两个头，全身长满肉鳞。弟子把它放在钵中，它就不停跳跃。试探着把各种各样食物投给它，虽不见它吃，可一会儿全都化成了水，各种毒药也都能化解。当时已是盛夏，蓝草成熟了，寺中的僧人们到水边去制作靛青。一个弟子也去了，他把一小块靛青放进钵中，此物便立即在钵中急速奔跑起来。过了一会儿，那东西就化成水了。相传靛青可以治疗噎病。出自《广古今五行记》。

滕庭俊

唐睿宗文明元年，毗陵人滕庭俊患热病已有多年了。每次发病，身如火烧，几天之后才能安定下来。名医也都治不好这个病。后来去洛阳听候选调，走到茱水西面十四五里地时，天色渐晚，可是还没走到前面的投宿地，于是就投到路旁的一个庄户人家。那家主人暂时出去了，还没回来。滕庭俊心中没有寄托，便叹息道：“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随即有一老翁，鬓发已稀疏，衣服也很破旧，从堂屋的西侧走出来，拜见道：“老夫虽然对你的诗句不理解，但我生性喜欢文章。刚才不知你来，只是与和且耶在那里连句。听到你吟咏‘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使是曹丕的‘客子常畏人’也比不过啊！老夫与和且耶，同为浑家的门客，虽然很穷，但也有斗酒，愿接你去清谈一番。”滕庭俊觉得很奇怪，便问道：“老人家住在何处”？老翁生气地道：“很惭愧，我乃浑家的扫门之客，姓麻名来和，排行第一，你何不称呼我

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遇见二门，门启，华堂复阁甚奇秀。馆中有樽酒盘核，麻大揖让庭俊同坐。

良久，中门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即降阶揖让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欲连句，君诗题成未？”麻大乃书题目曰：“《同在浑家平原门馆连句》一首，予已为四句矣。”麻大诗曰：“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静，人用去灰尘。仆作四句成矣。”且耶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章，亦不恶。”且耶良久吟曰：“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苻王笔端坐，尔来求食浑家门。”庭俊犹不悟，见门馆华盛，因有淹留歇为之计，诗曰：“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如欠冯谖在，今希厕下宾。”且耶、麻大，相顾笑曰：“何得相讥？向使君在浑家门，一日当厌饫矣。”于是餐膳肴饌，引满数十巡。主人至，觅庭俊不见，使人叫唤之，庭俊应曰：“唯！”。而馆宇并麻和二人，一时不见，乃坐厕屋下，傍有大苍蝇秃扫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已后顿愈，更不复发矣。出《玄怪录》。

张思恭

唐天后中，尚食奉御张思恭进牛窟利上蚰蜒，大如箸。天后以玉合贮之，召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极是毒物。近有鸡食乌百足虫忽死，开腹，中有蚰蜒一抄。诸虫并尽，此物不化。朕昨日以来，意恶不能食。”思恭顿首请死，敕免之，与宰夫并流岭南。出《朝野载》。

为麻大？”滕庭俊立即向老者道歉，说自己愚钝，于是便随老翁同去。绕过堂屋西角，看见两个门，门开，只见里面是华丽的堂屋、回环的廊阁，十分奇异秀丽。舍中备有杯盘酒菜，麻大让请滕庭俊一起坐下。

过了很久，从中门又出来一个人，麻大说：“和且耶来了。”便走下台阶揖让请和且耶入座。和且耶对麻大说：“刚才想要和你连句，你的诗作成了吗？”麻大便一边写题目一边说：“《同在浑家平原门馆连句》一首，我已成四句了。”麻大吟咏道：“‘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静，人用去灰尘。’我作的四句已完成了。”和且耶道：“我是七言，韵也不同，你看行不行？”麻大道：“自成一章，也不坏嘛。”和且耶过了很久才吟咏道：“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

孙。曾向苻王笔端坐，尔来求食浑家门。”滕庭俊还没听明白他们的诗，见馆舍华美宽敞，便有留下歇息之意，于是吟诗道：“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如欠冯谖在，今希厕下宾。”和且耶、麻大相顾而笑道：“干什么讥笑我们？假如你在浑家，每天都会让你吃饱喝足的。”于是上满各种美食佳肴，痛饮几十杯。主人回来后，找不见滕庭俊，派人去呼叫他，他答应一声：“唯！”然而馆舍和麻、和二人，一下都不见了，自己却坐在厕所里，旁边只有一只大苍蝇和一把秃扫帚罢了。滕庭俊原先患的热病，从此之后痊愈，再也没有复发。出自《玄怪录》。

张思恭

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尚食奉御张思恭向皇帝进献一条牛窟利上的蚰蜒，像筷子那么大。武则天用玉盒把它装起来，把张思恭叫来说：“昨天窟利上的东西，是一种剧毒之物。近来有只鸡吃了黑色的百足虫而突然死去，开腹一看，里面有一抄蚰蜒。别的虫子全都消化尽了，此物却没被消化。我从昨天以来，心里恶心得不能吃饭。”张思恭一听便立即叩头请死，皇帝下令免死，将他与宰夫一起流放岭南。出自《朝野僉载》。

蝗

唐开元四年，河南北蠡为灾，飞则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树叶，连根并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浮休子曰：“昔文武圣皇帝时，绕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观之，对仗选一大者，祝之曰：‘朕政刑乖僻，仁信未孚，当食我心，无害苗稼。’遂吞之。须臾，有乌如鸛，百万为群，拾蝗一日而尽。此乃精感所致。天若偶然，则如勿生，天若为厉，埋之滋甚。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而欲逞杀以消祸？此宰相姚文崇失燮理之道矣。”出《朝野僉载》。

冷 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则以白练束之。至暑月，鼯息不可过。玄宗诏南方取冷蛇二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出《酉阳杂俎》。

李 揆

唐李揆，乾天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昼坐于堂之前轩，忽闻堂中有声极震，若墙圯。揆惊入视之，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魑然殊状。揆且惊且异，莫穷其来，

蝗

唐朝开元四年，黄河南北都有蠡斯虫造成的灾害，飞起来能遮住太阳，大小像手指头，吃起苗草树叶，连根都吃光了。皇上下令派使者通知各地州县互相告知全力驱赶，抓到一石蠡斯虫给一石粟米；抓到一斗的，粟米也是这样给。挖坑埋掉，可是埋一石就又生出十石，卵的大小像黍米粒，卵块厚半寸，盖在地上。浮休子说：“从前文武圣皇帝的时候，蝗虫围绕着京城飞快地发展扩散开来，皇上派人拿来看，对比着选了其中一只大蝗虫，对着它祷告说：‘我的政治和刑罚不正常，仁爱诚信之心没有普及，应当吃我的心，不要伤害庄稼。’就把那只蝗虫吞了下去。不一会儿，便有像鸛鸟那么大的乌鸦飞来，一百万只一群，用一天的时间就把蝗虫吃光了。这是皇上的精诚感动了上天而得到的结果。上天如果是偶然发生的事，那就不如不让它产生；上天如果让事情造成大的伤害，你把它埋了就会滋生得更快。应当发扬德政教化而谨慎地施行刑罚，来回应上天的警诫，为什么看不见以勤修福德来解除灾害，却想要靠杀罚来消除祸害呢？这是宰相姚文崇违背了正常的调理方法造成的。”出自《朝野僉载》。

冷 蛇

申王得了肥胖症，肚子下垂到小腿，每次出行，就用白帛捆着肚子。到了三伏天，喘气都困难。玄宗皇帝下令让南方捉了两条冷蛇赏

赐给申王。蛇长好几尺，全身白色，不咬人，拿着它，冷得就像握着冰。申王的肚子上有几道束的痕迹，夏天把蛇缠放在束痕中，就不再觉得热得受不了。出自《酉阳杂俎》。

李 揆

唐朝人李揆，乾元年间，任礼部侍郎。曾有一天，他白天坐在堂屋前面的平台上，忽然听见堂屋里传来极大的震动声，像墙塌了似的。李揆吃惊地进去一看，只见一只蛤蟆，趴在地上，高好几尺，样子奇特怪诞。李揆又惊怕又奇怪，不知它是哪来的，

即命家童，以巨缶盖焉。有解曰：“夫虾蟆月中之虫，亦天使也。今天使来公堂，岂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其明启而视之，已亡见矣。后数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主簿虫

润州金坛县，大历中，有北人为主簿。以竹筒赍蝎十余枚，置于厅事之树，后遂孳育至百余枚，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识，呼为主簿虫。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转载》。

朱牙之

东阳太守朱牙之，元兴中，忽有一老公，从其妾董床下出，著黄裳衿帽。所出之坎，滑泽有泉，遂与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儿病疟，公曰：“此应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东，得虎阴，尚余暖气，使儿炙啖，疟即断。公常使董梳头，发如野猪。牙后诸祭酒上章，于是绝迹。作沸汤，试浇此坎，掘得数斛大蚁。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见刀，操黄金一饼，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粪。计此即牙家鬼。出《异苑》。

树 蚓

上都浑瑊宅，戟门外一小槐树，树有穴大如钱。每夏月霁后，有

蚓大如巨臂，长二尺余，白颈红斑，领蚓数百条，

于是就让家僮用大缸盖上它。有个人解释说：“蛤蟆是月亮里的动物，也就是天上使者。现在天使来到你的堂屋里，莫非是上帝有秘密的使命交给你吗？”第二天天亮打开缸看，已经不见了。过后几天，李揆果然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出自《宣室志》。

主簿虫

润州的金坛县，在唐大历年间，有个北方人当主簿。他用竹筒装了十多只蝎子，放在厅堂前面的树上，后来就繁殖到一百多只，被土气熏得不能整人了。南方人不认识蝎子，把它叫做主簿虫。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自《传载》。

朱牙之

东阳太守朱牙之，晋元兴年间，忽然有一个老公公，从朱牙之的姓董的小妾床下出来，穿着黄色衣服，戴着结带的帽子。他出来的地洞里，光滑湿润有泉水，很快便和姓董的小妾交欢要好。如果有了吉或凶的事情，就告诉姓董的小妾。朱牙之的儿子得了疟疾病，老公公说：“这个病应当弄来虎的睾丸吃下去。”就拿着戟到山的东面，得到了虎的生殖器，还有点暖气，让孩子烤着吃了，疟疾病就去根了。老公公常常让姓董的小妾给他梳头，头发像野猪的毛。朱牙之在各位尊者的后面请道士上表求神，从此才绝了踪迹。烧了滚开的水，试着浇这个地洞，掘出来好几斛大蚂蚁。没过几天，村里人拿着大刀在野外行走，碰上一个男子，看见刀，就拿出一块黄金，要求用来换刀。村人把刀卖给了他，忽然那人就不见了，重新察看刚才的黄金，竟是牛粪。人们猜测这个人就是朱牙之家的那个鬼。出自《异苑》。

树 蚓

上都浑瑊的家里，在大门外有一棵小槐树，树上有个洞像铜钱那么大。每当夏天下过雨天晴后，就有大蚯蚓，大得像一条巨大的手臂，长二尺多，脖子是白色的，有红色斑点，领着几百条蚯蚓，

如索，缘树枝干。及晓，悉入穴。或时众惊，往往成曲。学士张乘言，浑瑊时，堂前忽有树，从地踊出，蚯蚓遍挂其上。已有出处，忘其书名目。出《酉阳杂俎》。

木师古

游子木师古，贞元初，行于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见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内安止。其本客厅，乃封闭不开。师古怒，遂诘责主人僧，僧曰：“诚非吝惜于此，而卑吾人于彼，俱以承前客宿于此者，未尝不大渐于斯。自某到，已三十余载，殆伤三十人矣。闭止已周岁，再不敢令人止宿。”师古不允，其词愈生猜责，僧不得已，令启户洒扫，乃实年深朽室矣。师古存心信，而口貌犹怒。及入寝，亦不免有备预之志，遂取篋中便手刀子一口，于床头席下，用壮其胆耳。寝至二更，忽觉增寒，惊觉，乃漂沸风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复来。师古乃潜抽刀子于幄中，以刀子一挥，如中物，乃闻堕于床左，亦更无他。师古复刀子于故处，乃安寝。至四更已来，前扇又至。师古亦依前法，挥刀中物，又如堕于地。握刀更候，了无余事。须臾天曙，寺僧及侧近人，同来扣户，师古乃朗言问之为谁，僧徒皆惊师古之犹存。询其来由，师古具述其状，徐徐拂衣而起。诸人遂于床右见蝙蝠二枚，皆中刀狼籍而死。

像绳子一样，缠在树枝和树干上。等到了天亮，就全都爬进洞里去。有时人多受惊，往往就弯曲成一团。学士张乘说，浑瑊活着的时候，堂前忽然有树从地下踊出来，树上挂满了蚯蚓。这件事有出处，只是忘了那书的书名。出自《酉阳杂俎》。

木师古

有个离家远游的人叫木师古，唐贞元初年时，有一天行走在金陵一带的村落里。天晚了，投到一座古庙中住宿。会见了主人僧，主人僧就送他到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安歇休息。那里原是有客厅的，却密闭着不打开。木师古生气了，就责备主人僧，主人僧说：“实在不是吝惜这间屋子，却让你在这里受委屈，实在是因为从前有住在这里的

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病危去世的。从我到这里，已经三十多年，大约伤了三个人了。客厅被关闭也已一年多了，再也不敢让人住在那里。”木师古不答应，他的话越说越加猜疑责备，主人僧没办法，派人打开门洒水清扫干净，确实是间长时间没有住人的废弃屋子。木师古心里已经相信了，可是口里和面色上还是生气的样子。等到要睡觉时，也免不了有了预先的准备，就取出箱子里的一口挺趁手的刀，放在床头的席子下面，用来壮壮自己的胆子罢了。睡到二更天，忽然觉得冷起来，受惊醒了，发现是流动的风使人觉得冷，像是有人扇扇子。过了很久，那扇子又扇了过来。木师古就暗暗地抽出刀子放在帷帐里，用力一挥刀子，像是砍中了什么东西，接着听到又东西掉在床的左边，也就再没有别的动静了。木师古又把刀子放在老地方，又安静地睡了。到四更后，先前的扇子又扇起来。木师古又按照先前的做法，挥起刀子砍中了东西，又像是掉在地上。他握着刀子再等了一会，一点别的事也没有。不一会儿就天亮了，寺里的和尚和附近的人，一起来敲门，木师古于是大声问是谁，师徒们都很惊奇木师古还活着。他们就询问他经过和原由，木师古把经过情形全都说了，慢慢地掸掸衣服站起来。人们于是在床的右边发现二只蝙蝠，全都被刀砍得乱七八糟而死。

每翅长一尺八寸，珠眼圆大如瓜，银色。按《神异秘经法》云：“百岁蝙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气，以求长生。至三百岁，能化形为人，飞游诸天。”据斯未及三百岁耳，神力犹劣，是为师古所制。师古因之亦知有服练术，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终。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出《博异志》。

蝙蝠的每个翅膀长一尺八寸，眼珠又圆又大像个瓜，银白色。查考《神异秘经法》上说：“百年的蝙蝠，从人的口里，吸食人的精气，用求得长生。活到三百岁时，能变化成人形，飞行游遍天界。”根据这一点，这两只蝙蝠应该还不到三百岁，神力还属劣等，所以才被木师古杀死。木师古也因此知道了有服食练气的方法，就进了赤城山，不知最后去了哪里。因此，住在古庙客舍里的人，应该知道如何防范了。出自《博异志》。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淳于棼

淳于棼

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因使酒忤帅，斥逐落魄，纵诞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数亩，淳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唐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寢矣，余将秣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

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见青油小车，驾以四牡，左右从者七八，扶生上车，出大户，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驱入穴中，生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忽见山川风候，草木道路，与人世甚殊。前行数十里，有郭郭城堞，车马人物，不绝于路。生左右

淳于棼

东平人淳于棼，是吴楚一带的游侠之士。他爱喝酒，意气用事，做事不拘小节，家里积累了巨大的产业，养了一些侠客勇士。曾经靠武艺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的副将，因为撒酒疯触犯了主帅，被撤销官职后漂泊流浪，行为放纵不受拘束，每天只是喝酒。他的家住在广陵郡东十里，居住的房子南边有一株大古槐树，枝干长而浓密，树荫能覆盖好几亩地，淳于棼天天和一群豪侠勇士在树荫下痛快地喝酒。唐朝贞元七年九月，淳于棼因酒喝得大醉而得了病，当时有两个朋友从酒桌上把他送回家去，躺在堂屋东面的走廊里。两个朋友对他说：“你就睡一会儿吧，我们两个人喂喂马洗洗脚，等你的病稍好之后再走。”

淳于棼解下头巾枕上枕头，昏昏沉沉，恍恍惚惚，仿佛像做梦一样。只见两个穿紫衣的使者，对着他行跪拜之礼说：“槐安国王派我们向你表示邀请。”他不知不觉地下床，整理衣服，随二位使者到了门口。看见一辆青油小车，套着四匹公马，左右随从七八个人，扶着淳于棼上车，出了大门，朝着古槐树洞里走去。使者随即赶着车进入洞中，淳于棼心里很奇怪，也不敢发问。忽然看见山川风物、草木道路，和人世很不同。再往前走几十里，有外城城墙，车马和行人，在路上连续不断。淳于棼身边

传车者传呼甚严，行者亦争辟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门重楼，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执门者趋拜奔走，旋有一骑传呼曰：“王以驸马远降，令且息东华馆。”因前导而去。

俄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帟馐膳，陈设于庭上。生心甚自悦。复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阶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简前趋，宾主之仪敬尽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国远僻，奉迎君子，托以姻亲。”生曰：“某以贱劣之躯，岂敢是望。”右相因请生同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悦之，不敢前问。右相引生升广殿，御卫严肃，若至尊之所。见一人长大端严，居正位，衣素练服，簪朱华冠。生战栗，不敢仰视。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贤尊命，不弃小国，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词。王曰：“且就宾宇，续造仪式。”有旨，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没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通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

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馐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有群女，或称华阳姑，或称青溪姑，或称上仙子，或称下仙子，若是者数辈，皆侍从数千，冠翠凤冠，

陪同坐车的人，呼唤声很严厉，行人也急忙向道路两侧躲避。又走入一个大城，只见红门层楼，楼上有金色大字，叫“大槐安国”。城门官跑上前来拜见，接着有一人骑马呼喊说：“国王因为驸马从远方来，让他暂到东华馆休息。”于是在前面领路前往。

很快看见一个门大开，淳于棼下车走了进去。里面是彩绘雕花的栏杆和柱子，美观的树木，珍贵的果树，一行行地栽种在庭院中；桌椅、垫子，门帘和酒席，陈列在厅上。淳于棼心里很高兴。接着又有人喊道：“右丞相快要到了。”淳于棼走下台阶恭敬地迎接。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的朝服，拿着象牙手板快步走上前来，宾主之间的礼仪非常完备。右丞相说：“我们的国君，不因为我国遥远偏僻，把你迎来，结为婚姻亲家。”淳于棼说：“我自己只有个卑贱的身躯，怎么敢想这样的事呢？”右丞相于是请淳于棼一同去皇上那里。走了大约一百多步，进入一个大红门，左右手持矛、戟、斧、钺的武士，排列两侧，几百个军官，回避在路边上。淳于棼有个平生一起喝酒的朋友叫周弁的，也在人群中，淳于棼心里很高兴，却不敢上前问话。右丞相领着淳于棼登上一所宽敞的宫殿，御卫非常严肃庄重，像是帝王的住处。只见有一个人又高又大端庄严肃，坐在正中的位置上，穿着白色的锦服，戴红花冠。淳于棼紧张得直发抖，不敢抬起头来看。左右的侍者让淳于棼叩头，国王说：“先前遵照令尊的命令，不嫌弃我们是个小国，答应让我的二女儿瑶芳嫁给你。”淳于棼只是趴在地上，不敢回话。国王说：“你暂且到宾馆去，过后再举行仪式。”皇上有旨，让右丞相也和淳于棼一起回到馆舍。淳于棼思考着这件事，心里以为父亲在边界做将军，因为被敌人捉去，不知道是死是活，莫非是父亲与北蕃暗中来往才招致现在招为驸马这件事？心里很迷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这天晚上，结婚用的羔雁币帛等礼物，各种仪容礼节，歌舞乐器，酒席灯烛，车马礼物等用具，没有不齐备的。有一群女子，有的叫华阳姑，有的叫青溪姑，有的叫上仙子，有的叫下仙子，像这样的有好几批人，都是带着几千名侍从，头上戴着翠凤冠，衣金霞帔，彩碧金钿，目不可视。邀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风态妖丽，言词巧艳，生莫能对。

复有一女谓生曰：“昨上巳日，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右延舞《婆罗门》，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时君少年，亦解骑来看，君独强来亲洽，言调笑谑。吾与穷英妹结绶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侍上真子，听契玄法师

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时君亦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赏叹再三，嗟异良久。顾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间所有。’或问吾民，或访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瞩目不舍，君岂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

复有三人，冠带甚伟，前拜生曰：“奉命为驸马相者。”中一人，与生且故，生指曰：“子非冯翊田子华乎？”田曰：“然。”生前，执手叙旧久之。生谓曰：“子何以居此？”子华曰：“吾放游，获受知于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托。”生复问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华曰：“周生贵人也，职为司隶，权势甚盛，吾数蒙庇护。”言笑甚欢，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三子取剑佩冕服更衣之。子华曰：“不意今日获睹盛礼，无以相忘也。”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

身上穿着金色的霞帔，嵌金镶玉的首饰，光彩夺目。她们在他住的地方随意游玩说笑，争着以淳于棼为戏弄的对象。她们风度姿态妖艳美丽，说起话来巧妙而有文采，淳于棼对答不上。

又有一个女子对淳于棼说：“之前的上巳日，我跟着灵芝夫人拜访禅智寺，在天竺院观看右延跳《婆罗门》舞，我和一群女子坐在北窗的石凳上。当时你还是个少年，也下马来观看，你独自强来亲近我，说些调笑的笑话。我和穷英妹编了个绛色的头巾，挂在竹枝上，你难道想不起来了么？还有在七月十六日，我在孝感寺侍奉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解《观音经》。我在讲台下施舍了两只金凤钗，上真子施舍了一个水犀角做的盒子，当时你也在听讲席上，在法师那里借来钗和盒看了看，再三地赞叹，感慨了很久。回头对我们说：‘这人和所施之物，都不是人世间能有的！’又是问我是哪里人，又是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也没有回答，互相情意恋恋地你看我，我看你，不舍得分手，你难道不思念了吗？”淳于棼说：“我已把这些深深地藏在心里，什么时候能忘记了。”那群女子说：“想不到今天与你成了亲属。”

又有三个人，穿戴得很大气，走上前拜见淳于棼说：“我们是奉命来做驸马宾相的。”其中一人与淳于棼是老朋友，淳于棼指着他

说：“你不是冯翊的田子华吗？”田子华说：“是的。”淳于棼走上前，握着他的手叙旧谈了很久。淳于棼对田子华说：“你为什么住在这里？”田子华说：“我随意游玩，受到右丞相武成侯段公的赏识，所以就在这里安身了。”淳于棼又问他说：“周弁在这里，你知道吗？”田子华说：“周生是个尊贵的人，担任司隶的职务，权势很大，我多次蒙他庇护。”两人说说笑笑谈得很高兴，不久传来声音说：“驸马可以进来了。”三个男傒相取来佩剑衣帽帮他换上了。田子华说：“想不到今天能亲眼看到这么盛大的婚礼，不要忘记我哦。”这时有几十个仙女，演奏各种奇异的音乐，乐声曲折清亮，曲调却很凄凉悲伤，不是人间所能够听到的。又有几十个拿着灯烛领路的人，左右两边是金丝翠羽的屏障，色彩青碧，做工精巧，一连有好几里地长。淳于棼端坐在车里，心神恍惚，

甚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姊，各乘凤翼辇，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姑姊，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辇拜，揖让升降，一如人间。彻障去扇，见一女子，云号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俨若神仙。交欢之礼，颇亦明显。

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茂，飞禽走兽，无不蓄之。师徒大获，竟夕而还。生因他日启王曰：“臣顷结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顷佐边将，用兵失利，陷没胡中，尔来绝书信十七八岁矣。王既知所在，臣请一往拜觐。”王遽谓曰：“亲家翁职守北土，信问不绝，卿但具书状知闻，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馈贺之礼，一以遣之，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屈，皆如昔年。复问生亲戚存亡，闾里兴废。复言路道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生来觐，云岁在丁丑，当与女相见。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谓生曰：“子岂不思为政乎？”生曰：“我放荡，不习政事。”妻曰：“卿但为之，余当奉赞。”妻遂白于王。累日，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废，欲藉卿才，可

很不安宁，田子华多次和他说笑来安慰他。刚才的那群女子们，各自乘坐着凤翼辇，也在路上来来往往。到了一个宫门，号称修仪宫，一

群神仙姑姊，也纷纷地来到门边，让淳于棼走下车辇拜见，又作揖，又道谢，一忽儿上去，一会儿下来，礼节和人间的一样。撤去障子和遮面的羽扇，就看见一个女子，说叫金枝公主，年龄大约十四五岁，庄重得像神仙一样。二人交欢时的礼节，也是很庄严的样子。

淳于棼从此与妻子感情一天比一天融洽，荣誉光彩一天比一天兴盛，进出的车马衣服，游玩宴会跟随的宾客和侍从，仅次于国王。国王让淳于棼和朝廷官员准备好武器和兵士，在大槐安国西面的灵龟山上大规模地打猎。那里山连着山险峻而秀美，江河湖泊宽广辽阔，林中树木茂盛浓密，飞禽走兽，样样都有。他们捕获了很多猎物，一直到晚上才回去。于是淳于棼有一天向国王启奏说：“我不久前结婚的时候，大王曾说是遵照我父亲的意思办的。我的父亲原先是驻守边疆的将军，因为打仗失利，陷落在胡人之中，从那以来断绝书信已经十七八年了。大王既然知道我父亲住的地方，请让我去拜见他。”国王立刻对他说：“亲家翁的职责是守卫北方的国土，通过书信互相问候，从未断绝，你只要写封信告诉一下你的情况，就可以了，不用亲自去。”于是让妻子准备赠送的礼品，派专人送去，几天后就回了信。淳于棼检查了书信的字迹和意思，全是父亲生平的经历，信中陈述了思念的感情和对他的教诲，感情和心意表达得很详尽，全都像从前一样。又问淳于棼亲戚们的生死，家乡的兴废。又说道路相隔遥远，风烟阻隔，话说得很痛苦，语气也哀伤，又不让淳于棼来看望他，说是在丁丑这一年，才能与你相见。淳于棼捧着信，悲哀地哭起来，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一天，妻子对淳于棼说：“你难道不想做官吗？”淳于棼说：“我放荡惯了，又不熟悉政务。”妻子说：“你只管做你的官，我来帮助你。”妻子就告诉了国王。几天后，国王对淳于棼说：“我的南柯郡政事治理得不好，太守被我罢免了，想借助你的才能，你能

曲屈之，便与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敕有司备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锦绣，箱奁仆妾车马列于广衢，以饯公主之行。生少游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悦，因上表曰：“臣将门余子，素无艺术。猥当大任，必败朝章；自悲负乘，坐致覆餗^餗。今欲广求贤哲，以赞不逮。伏见司隶颍川周弁忠亮刚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处士冯翊田子华

清慎通变，达政化之源。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备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请署南柯司宪，田请署司农，庶使臣政绩有闻，宪章不紊也。”王并依表以遣之。

其夕，王与夫人饯于国南。王谓生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丰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赞，卿其勉之，以副国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刚好酒，加之少年，为妇之道，贵乎柔顺，尔善事之，吾无忧矣。南柯虽封境不遥，晨昏有间，今日睽别，宁不沾巾？”生与妻拜首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累夕达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乐车辇，武士銮铃，争来迎奉。人物阗咽，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堞台观，佳气郁郁。入大城门，门亦有大榜，题以金字，曰“南柯郡城”。是朱轩棨户，森然深邃。

屈就这个职务，便和我小女儿一起去吧。”淳于棼恭敬地接受了国王的命令。国王就下令让主管官员给他准备好太守的行李用品。于是拿出黄金、美玉、绸缎，还有箱奁、仆妾、车马等陈列在宽广的街道上，来为公主饯行。淳于棼从小就交友漫游，讲究义气，并不敢有什么期望，到这时非常高兴，因而向皇上上表说：“我是将军家的没出息的后代，向来没有才艺和策略。勉强地担当重任，一定会扰乱朝廷的法制；自己也担心才能不称职，可能会导致失败。现在我想广泛地寻求有才能的人，用来帮助我做力所能及的事前。我看司隶颍川人周弁忠诚可信，刚正不阿，严守法度，毫不枉屈，具有辅佐政事的能力。处士冯翊郡人田子华廉洁谨慎，通晓事变，十分了解政治教化的本源。他们两个人和我有十年的老交情，完全了解他们的才干和长处，可以把政事托付给他们。周弁请任命为南柯郡的司宪，田子华请任命为司农，也许可以使我做出名闻四方的政绩，使国家的法度章程有条不紊。”国王全都依照他上表说的办。

那天晚上，国王和王后在京城的外南门外为他们饯行。国王对淳于棼说：“南柯是我们国家的大郡，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不实行爱民政治就不能治理好这个郡，何况还有周弁和田文华二人的辅佐帮助，你要勉力为之，以符合国家的期望。”王后告诫公主说：“淳于郎性情刚烈，又喜欢喝酒，加上又正当少年，做妻子的规则，贵在温柔顺从，你能好好地侍奉他，我也就不必担心了。南柯郡虽然离京城不算

远，但早晚也不能天天见面，今天在此告别，怎能不泪水沾湿巾帕？”淳于棼和妻子拜谢之后就向南走去，他们登上车驾，骑士们簇拥着，说说笑笑十分欢畅。走了几天就到了南柯郡，郡里的官吏们、和尚道士和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奏乐的车队，武装的卫士和车子，争着前来迎接。只见人马喧闹，熙熙攘攘，撞钟打鼓到处一片喧哗的声音。又走了十多里，就看见城墙和楼台宫殿，一看就充满着吉祥的气象。进入大城门，门上也有一块大匾额，上面题写的金色大字：“南柯郡城”。只见红色的大门，门外面挂着表示威严的剑戟，威武森严。

生下车，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赐食邑锡爵，位居台辅。周田皆以政治著闻，递迁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聘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

是岁，有檀萝国者，来伐是郡。王命生练将训师以征之，乃表周弁将兵三万，以拒贼之众于瑶台城。弁刚勇轻进，师徒败绩，弁单骑裸身潜遁，夜归城，贼亦收辎重铠甲而还。生因囚弁以请罪，王并舍之。是月，司宪周弁疽发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请罢郡，护丧赴国。王许之，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恻发引，威仪在途，男女叫号，人吏奠饌，攀轭遮道者，不可胜数，遂达于国。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候灵輿之至。谥公主曰“顺仪公主”，备仪仗羽葆鼓吹，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冈。

是月，故司宪子荣信亦护丧赴国。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不是洽。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王意疑惮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

淳于棼一到任，就视察风俗民情，救济人民的疾苦，政事交给周弁和田子华处理，郡中治理得井井有条。自从他到南柯郡以来二十多年，政治教化推行得十分普遍，百姓们用歌谣唱他，为他树立了歌颂功德的石碑，在他生前就为他建了祠堂。国王很看重他，赏赐给他封地和爵位，地位相当于三公宰相。周弁和田子华也都因为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闻名，接连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淳于棼有五个儿子二个女

儿，儿子因父母的地位而做官，女儿也嫁给了王族，他家的门第荣耀显赫，一时达到了极繁盛的地步，当代没有谁能比得上。

这一年，有个檀萝国，来侵犯南柯郡。国王让淳于棼训练将官和军队去征伐檀萝国，于是上表推荐让周弁率兵三万，在瑶台城一带阻击敌人。周弁刚烈勇敢轻率地冒进，导致部队大败，周弁一人一骑光着身子逃走，到晚上才回到城里，敌人也收拾起军用物资回去了。淳于棼于是将周弁囚禁向皇上请求处罚，国王全都赦免了他们。这个月，司宪周弁背上疽病发作死了。淳于棼的妻子金枝公主也得了病，十多天也死了。淳于棼接着请求免去自己的太守职务，护送公主的灵柩回都城去。国王答应了他，就让司农田子华代理南柯太守的职务。淳于棼悲哀痛苦地护送灵柩启程，威严的仪仗队走在路上，一路上哭号的男女，陈设食品祭奠的百姓官吏，扯住车辕拦住道路极力挽留的人，数也数不清，就这样回到了都城。国王和王后穿着白衣在郊外痛哭，等候着灵柩的到来。赐给公主的谥号是“顺仪公主”，然后准备好华盖和乐队，把公主埋葬在国都东面十里的盘龙冈。

这一月，已故司宪周弁的儿子周荣信也护着灵柩回到国都。淳于棼长期镇守藩国，与满朝文武都相处得很好，权贵人家和豪门大族，没有一个跟他相处不融洽的。自从罢去州郡职务回到首都，出外或在家没有一定的时间，整天交朋结友、大宴宾客，威望日益隆盛，国王心里已经有些疑忌和惧怕他了。这时国内有人上表说：“天象表现出谴责的征兆，国家将有大灾祸，首都都要搬迁，宗庙要崩坏。这灾祸将由外姓人引起，祸患将由内部发生。”

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王顾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

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

来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快快。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之乃答曰：“少顷即至。”

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潜然自悲，不觉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自阶，己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寤如初，见家之僮仆，拥彗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而语之，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

当时的议论认为各种天象的出现是淳于棼奢侈得超越本分的反应，于是就撤销了淳于棼的卫士，禁止淳于棼交游，软禁在家里。淳于棼依仗着自己多年来镇守南柯郡，没有一点不良的政事，说出一些抱怨悖逆的话，闷闷不乐。国王也了解他的心思，因而诏命淳于棼说：“我们结成亲属二十多年，不幸小女儿短命而死，不能与你白头偕老，实在令人悲痛哀伤，所以王后留下外孙子亲自养育他们。”又对淳于棼说：“你离家已经很久了，可以暂时回家乡去，看望一下亲戚，几个外孙留在这里，你也不要挂念他们。三年以后，我会让人去迎接你回来。”淳于棼说：“这里就是我的家，怎么还要回家呢？”国王笑着说：“你本来在人间，家不在这里。”淳于棼忽然觉得像是在昏睡，迷迷糊糊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突然想起从前的事，于是流着泪请求回到人间。国王示意左右的人送淳于棼走，淳于棼拜了两拜之后就走了。

此时又看见之前那两个紫衣使者跟着他，走到大门之外，看见乘坐的车子很破旧，左右支使的人和车夫仆人，一个也没有，心里很感叹奇怪。淳于棼上车走了大约几里地，又走出一个大城门，很像是从前从东边来的路，山川原野，仍然像从前一样。送他的两个使者，一点威严的气势也没有，淳于棼的心里更加不痛快。淳于棼问使者说：“广陵郡什么时候能到？”两个使者自顾唱着小曲，很久之后才回答说：“不一会就到了。”

不一会儿走出一个洞穴，看见自己家乡里巷，与从前没有什么两样。淳于棼暗中悲伤起来，不觉流下泪来。两个使者领着淳于棼下

车，进入他家的大门，登上自己家的台阶，看见自己的身体躺在堂屋东面的走廊里。淳于棼很吃惊害怕，不敢近前去。两个使者于是大声叫了几声淳于棼的姓名，淳于棼才突然醒来像原先一样，看见家里的僮仆，正拿着扫帚在庭前扫地，两个客人坐在床榻上洗脚，斜射的阳光还未从西墙上消失，东窗下没有喝完的酒还在那放着。梦中一会儿的时间，像活了一辈子。淳于棼感慨思考叹息不已，就叫来两个客人把梦中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也又惊又怕，便与淳于棼一起出去，寻找槐树下的

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惊入处。”二客将谓狐狸木媚之所为祟，遂命仆夫荷斤斧，断拥肿，折查枿，寻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朽，嵌窞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是夕，风雨暴发。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故先言国有大恐，都邑迁徙，此其验矣。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

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不与生过从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

洞穴。淳于棼指着说：“这个就是我在梦中惊恐进去的地方。”两个客人以为是狐狸精和树妖作的怪，就让仆人拿来斧头，砍断弯曲的枝干，砍去斩断后又重生的树枝，寻找洞穴的源头。周围大约一丈方圆，有个大洞穴，根部通透明朗，能容下一张床，上面有堆积的土，做成城郭台殿的样子，好几斛蚂蚁，隐藏聚集在里面。中间有个小

台，像是红色的，两个大蚂蚁住在那里，翅膀是白色的，头是红色的，长大约三寸，周围有几十只大蚂蚁保护着他，其它蚂蚁不敢靠近。这就是他们的国王，这里也就是槐安国的国都。又挖掘了一个洞穴，直上南面的槐树枝大约四丈，曲折宛转，中间呈方形，也有用土堆成的城墙和小楼，一群蚂蚁也住在里面，这里就是淳于棼镇守的南柯郡。又有一个洞穴，在西边差不多二丈远，洞穴宽广空旷，土洞的形状很奇特，中间有一个腐烂了的乌龟壳，像斗那么大，在积雨的浸润下，长满了一丛丛小草，小草长得很茂盛，遮蔽着古旧的乌龟壳，这里就是淳于棼打猎的灵龟山。又挖出一个洞穴，在东边一丈多远，古老的树根盘旋弯曲着，像龙蛇一样，中间一个小土堆，高一尺多，这就是淳于棼埋葬妻子的盘龙冈上的坟墓。淳于棼回想起梦中的事情，心里十分感叹，亲自观看追寻迹象，和梦中全都符合。他不想让两个客人毁坏它们，立即让仆人们掩埋填塞像原来一样。这天晚上，风雨突然大作。早晨起来去看那洞穴，所有蚂蚁都失去了踪迹，不知去了哪里。所以先前说国家将要有大灾难，都城要迁移，到这就验证了。淳于棼又想起檀萝国侵略的事，就请两个客人到外面去寻访踪迹。发现住宅东面一里，有条古老的干涸了的山涧，山涧边上有一株大檀树，藤和萝纠缠交织，向上看不见太阳，旁边有个小洞穴，也有一群蚂蚁隐藏聚居在里面，檀萝国，难道不就是这里吗？

唉，蚂蚁的神奇，尚且不能考究明白，更何况藏伏在山林之中那些大动物的变化呢？当时，淳于棼的酒友周弁和田子华，都住在六合县，不和淳于棼来往已经十天了。淳于棼急忙派家僮快去问候他们，发现周生得了暴病已经去世了，田子华也得病躺

于床。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觐淳于生棼，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

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出《异闻录》。

在床上。淳于棼感慨南柯之事的缥缈空虚，领悟到人生的短暂，于是就一心修道，从此不喝酒也不接近女人。三年以后，是丁丑年，他也在家死去，当时年龄是四十七岁，符合从前约定的期限。

李公佐在贞元十八年秋天八月份时，从吴郡到洛阳，临时停泊在淮岸边，偶然看见了淳于棼，就询问访求他遗留下来的事迹。再三反复地推敲，事情全都符合事实，就编写抄录成传记，以供给好事人阅读。虽然涉及神灵鬼怪，不符合经典的教诲，可是那些窃取官位而维持生活的人，希望这个故事能成为他的借鉴，后来的正人君子们，希望你们把南柯之事当作是偶然的事，不要拿名利地位在人世间炫耀骄傲了。

原华州参军李肇作赞说：“官做到最高的等级，权力压倒了京城里所有的人。达观的人看待这样的事，跟聚集在一起的蚂蚁有什么区别。”出自《异闻录》。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虫四

赤腰蚁 苏 湛 石 宪 王 叟 步 蚪
守 宫 冉 端 蚪 齿 韦 君 陆 颢

赤腰蚁

段成式，元和中，假居在长兴里。庭有一穴蚁，形状窃赤蚁之大者，而色正黑，腰节微赤，首锐足高，走最轻迅。每生致螻及小虫入穴，辄坏垤窒穴，盖防其逸也。自后徙居数处，更不复见。

苏 湛

唐元和中，苏湛游蓬鹑山，裹粮钻火，境无遗趾。忽谓妻曰：“我行山中，睹倒岩有光如镜，必灵境也。明日将投之，今与卿诀。”妻子号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领奴婢潜随之。入山数十里，遥望岩有白光，圆明径丈。苏遂逼之，才及其光，长叫一声。妻儿遽前救之，身如茧矣。有黑蜘蛛，大如钅𠬞^𠬞，走集岩上。奴以利刀决其网，方断，苏

赤腰蚁

段成式，唐元和年间借住在长兴里。院子里有一窝蚂蚁，形状像浅红色的大蚂蚁，而体色纯黑，腰部微红，脑袋尖，腿弯曲处很高，跑起来轻快迅速。这种蚂蚁每当把活的尺蠖和小虫弄入洞中，就毁坏蚁冢堵塞洞口，目的是防止尺蠖和小虫逃走。段成式以后又迁居过好几个地方，但再也没见到过这种蚂蚁。

苏 湛

唐朝元和年间，苏湛游览蓬鹑山，携带着粮食，钻木取火做饭，

但在游览过的地方没发现什么仙人遗迹。回来后苏湛忽然对妻说：“我在山里行走时，看到倒悬的山崖发出光彩像镜子一般，那一定是仙境。我明天将投奔那里，今天跟你告别。”妻子和孩子大哭，但怎么劝阻也没用。到了第二天天亮，苏湛便走了，妻子和孩子带着男女仆人暗暗地尾随其后。进到山里几十里，远眺山崖果有白光，又圆又明亮直径有一丈。苏湛便渐渐走近，刚一接触白光，就大叫一声。妻子和儿子立刻跑过去救他，一看苏湛身体已像蚕茧一般了。这时看到有黑蜘蛛，像熨斗那么大，飞快地聚集到山崖上。男仆用锋利的刀割那蛛网，刚割断，苏湛已脑陷而死。妻乃积柴烧其岩，臭满一山。并出《酉阳杂俎》。

石 宪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中，雁门关行道中。时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状奇异，来宪前，谓宪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其心耶？”宪以时暑方盛，僧且以祸福语相动，因谓僧曰：“愿与师偕去。”于是其僧引宪西去，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于是引宪环池行。宪独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状貌无一异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之梵音也。”于是宪立池上，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畏。”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悟。见已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穷林积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谓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而宪曰：“此蛙能易形以感于人，岂非怪尤者乎？”于是尽杀之。出《宣室志》。

已脑壳塌陷而死。妻子就堆起木柴焚烧那山崖，臭味布满了全山。以上两篇都出自《酉阳杂俎》。

石 宪

有个叫石宪的人，他的户籍编入太原，以经商为业，常到代州北边一带做买卖。唐穆宗长庆二年夏天，石宪在雁门关一带赶路。当时天气正热，他便仰卧在大树下休息。忽然梦见一个和尚，眼睛像蜂眼，披着粗布袈纱，长相很奇特，来到石宪面前，对石宪说：“我住在五台山南面，那儿有幽深的树林和水池子，远离人境，是和尚们避暑的地方。施主希望和我一起去游览游览吗？如果不能，我看施主已经热得快要死了，那样岂不要后悔吗？”石宪因当时天很热，而且和尚又用祸福之类的话打动他，于是对和尚说：“愿意跟师父一起去。”于是和尚领着石宪向西走去，走了将近数里，果然看见有幽深的树林和一个水池子。看见一群和尚在水里面，石宪感到奇怪，就问他们做什么。和尚说：“这是玄阴池，所以我的伙伴们在里面洗澡，借以消除炎热。”于是带领着石宪绕着水池走。石宪暗自对和尚在水里感到奇怪，又看到他们的样子相貌没有一个不同的。不久天黑了，有一个和尚说：“施主可以听听我们念经的声音。”于是石宪站在水池边上，和尚们就在水中齐声叫喊。只过了一顿饭工夫，有一个和尚拉着石宪的手说：“施主跟我一起在玄阴池里洗洗澡吧，千万别害怕。”石宪就随着和尚进入池中，忽然觉得浑身都凉，不禁冷得发抖，因此惊醒。看见自己躺在大树下面，衣服全湿了，冷得浑身发抖得很厉害。当时天已经黑了，立刻跑到了村中的房子里。到了第二天，病稍微好了些，于是又开始赶路，忽听路上传出蛙鸣声，很像和尚们念经的声音，于是径直去寻找。走了几里，看见幽深的树林和水池子，有很多青蛙。那水池果然叫玄阴池，那些和尚原来都是青蛙。石宪说：“这些青蛙能变形来影响人，岂不是怪物吗？”于是把那些青蛙全都杀死了。出自《宣室志》。

王 叟

宝历初，长沙有民王叟者，家贫，力田为业。一日耕于野，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驰以归。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晓，昼吟而夕，如是者九旬余。有医者云：“此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药有

及。状且深矣，则吾不得而知也。”后数日，病益甚。忽闻臂有声，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数日，其声益大，如合千万音，其痛亦随而多焉。是夕乃卒。出《宣室志》。

步 蚓

段成式三从房伯父，唐太和三年，任庐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长大二三丈，白项，当项下有两足，正如雀脚，步于垣下，经数日方死。出《酉阳杂俎》。

守 宫

太和末，松滋县南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初到之夕，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詈不已，因覆砚于书上，士人不耐，以笔击之堕地，叫数声，出门而灭。有顷，有妇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长一寸，大呼曰：“贞官以君独学，故令郎君言展，且论精奥。何痴顽狂率，辄致损害，今可见贞官。”其来索续如蚁，

王 叟

宝历初年，长沙有个姓王的老人，家里很穷，种地为生。有一天，在野外耕地时，被蚯蚓咬了胳膊，疼痛得很厉害，便急忙跑回家。到家后疼痛越发忍受不了，从夜晚呻吟到天亮，又从白天呻吟到天黑，像这样过了九十多天。有个医生说：“这是毒中最厉害的，病刚开始时，药差不多还可以治。现在病情已加重，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治了。”此后又过了几天，病得更厉害了。忽然听到胳膊上隐隐约约有很小的声音，像蚯蚓发出的叫声。又过了几天，那声音变大了，像千万个声音合到一起，疼痛也随着增加。当天晚上就死了。出自《宣室志》。

步 蚓

段成式有个远房伯父在唐文宗太和三年担任庐州的什么官。院子前面忽然爬出一条蚯蚓，像食指那样粗，有两三丈长，白脖子，脖子下有两只脚，正像麻雀的脚，在墙下走动，经过好几天才死去。出自《酉阳杂俎》。

守 宫

唐文宗太和末年，松滋县南有个读书人，寄住在亲戚庄园里读书。刚到的那天晚上，二更天后，那读书人正点着灯面对桌子，忽然看见一个半寸长的小人，头戴葛布头巾，拄着拐杖走进门来，对读书人说：“刚来这里没有主人陪着，恐怕很寂寞吧。”那声音像苍蝇似的。这个读书人向来有胆量，起先装作没看见似的。那小人就爬上椅子责备道：“你就不讲主客之礼了吗？”又爬上桌子看书，还不停地骂，进而又把砚台扣到了书上，读书人忍受不了，用笔把他打到了地上，小人叫唤了几声，出了门就消失了。过了不久，来了四五个妇女，有老有少，都只一寸高，大声喊道：“贞官因为你独学无友，所以叫公子用话开导你，并且给你讲一些精深的道理。你为何如此愚钝轻狂，还伤害他？现在你得去见见贞官。”他们来的人前后相连络绎不绝就像蚂蚁一般，

状如驺卒，扑缘士人。士人恍然若梦，因啮四支，疾苦甚。复曰：“汝不去，将损汝眼。”四五头遂上其面。士人惊惧，随出门。至堂东，遥望见一门，绝小，如节使牙门。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复被众啮之。恍惚间，已入小门内。见一人，峨冠当殿，阶下侍卫千数，悉长寸余。叱士人曰：“吾怜汝独处，俾小儿往，何苦致害，罪当腰斩。”乃见数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惧，谢曰：“某愚^驢，肉眼不识贞官，乞赐余生。”久之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觉已在小门外。及归书堂，已五更矣，残灯犹在。及明，寻其踪迹。东壁古阶下，有小穴如栗，守宫出入焉。士人即雇数夫发之，深数丈，有守宫十余石。大者色赤，长尺许，盖其王也。壤土如楼状。士人聚苏焚之，后亦无他。出《酉阳杂俎》。

冉端

忠州垫江县吏冉端，唐开成初，父死。有严师者善山冈，为卜地，云：“合有王气群聚之物。”掘深丈余，遇蚁城，方数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谯櫓，工若雕刻。城内分径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蚁数千，憧憧不绝，径甚净滑。楼中有二蚁，一紫色，长寸余，足作金色；一有羽，细腰稍小，白翅，翅有经脉，疑是雌者。众蚁约有数斛。城隅小环，上以

而样子都像车夫，他们扑向读书人，并爬上了他的身体。读书人恍惚惚像做梦似的，那些小人便咬读书人的四肢，咬得很疼。小人又说道：“你不去，我们将弄瞎你的眼睛。”四五个小人便爬上了读书人的脸。读书人惊慌害怕，便随着他们出了门。到了堂屋的东面，远远地看见一处小门，极小，如节度使的衙门。读书人于是大叫：“什么妖怪鬼魅，竟敢这样欺负人！”又被小人们咬了一阵。恍惚之间，已进入小门内。只见一个人，戴着高高的帽子正在殿上，台阶下有几千侍卫，全都一寸多高。殿上那人叱责读书人说：“我可怜你一人独处，让我的孩子前去，为何伤害他？罪该腰斩。”于是看见数十人全拿着刀挽起袖子走近来，读书人非常害怕，赔罪说：“我愚笨，肉眼不识贞官，请饶我一命。”过了半天那殿上的大官才说道：“还知道后悔。”喝令把他拉出去。不知不觉已来到小门外。等到回到书房，已经五更天了，残灯犹明。等到天亮了，寻找那踪迹。只见东墙古台台下，有一个像栗子那么大的小洞口，壁虎即由此出入。读书人就雇了几个人挖掘它，挖到几丈深，就见有壁虎十多石。其中有一个大壁虎，体色是红的，长约一尺左右，大约就是他们的王。再看那松软的土，好像一座楼的样子。读书人堆起柴草烧了它，以后再也没出现异常情况。出自《酉阳杂俎》。

冉端

忠州垫江县的有个县吏冉端，唐文宗开成初年，他的父亲去世了。有个姓严的先生善于看风水，为冉端的父亲选了块墓地，说：“此地该有王气，下面还有群聚的东西。”挖到一丈多深后，遇到

了蚂蚁城，纵横数丈，外城墙及城上女墙都有，内城还有门楼，工巧得像雕刻似的。城内分出路和街，小蚁冢互相排列得很有次序，每个小蚁冢有数千蚂蚁，来来往往不断，街道很干净光滑。楼里面有两只蚂蚁，一只紫色，一寸多长，爪子是金色的；另一只有翅膀，腰细，稍小些，翅膀是白色的，翅上有经络，可能是雌蚁。所有的蚂蚁约有好几斛。城角稍有损坏，因为上面用

坚土为盖，故中楼不损。既掘露，蚁大扰，若求救状。县吏遽白县令李玄之，既睹，劝吏改卜。严师代其卜验，为其地吉。县吏请迁蚁于岩侧，状其所为，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经旬，严师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触，秽詈大呼，数日不已。玄之素厚严师，因为祝蚁，疗以雄黄丸方愈。出《酉阳杂俎》。

蚓 齿

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时见邻居有侄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螭，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叔，因不得活。出《酉阳杂俎》。

韦 君

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后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於，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人之患也。吾闻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观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将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之，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延，不数日而尽一臂。由是肩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

坚固的土作盖儿，所以中间的楼没有损坏。蚁城被掘开后，蚂蚁们大乱，显出求救的样子。县吏马上报告了县令李玄之，县令看到这情形，劝县吏另选坟地。严先生代县吏占卜察看，认为还是那地方好。县吏请求把蚂蚁迁到山岩边上，把蚂蚁城仍建成原貌，仍撒上沙子，

上面再用板盖上。经过十天，严某忽然得了病，像疯了一样，有时自打嘴巴或以头撞物，用脏话骂人，大喊大叫，几天不停。李玄之一向与严先生交情深厚，于是为他向蚂蚁祝祷，并以雄黄丸治疗，严先生才病愈。出自《酉阳杂俎》。

蚓 齿

段成式侄女的奶妈阿史，原是荆州人。她曾经说，小时看见邻居家有个侄子叫孔谦，他家篱笆下有只蚯蚓，口里露出两颗牙齿，肚子下的腿像马陆的腿，长一尺五寸，爬行起来比平常的蚯蚓迅速。孔谦讨厌它，便杀了它。那年孔谦死了母亲和哥哥叔父，都是因为这才活不成。出自《酉阳杂俎》。

韦 君

有位御史韦君曾在江夏任职做事，后来因奉使命去京城。往回走时，途经商於，投宿在亭驿中。忽然看见亭中柱子上有只白蜘蛛拉着丝垂了下来，形状很细小。韦君说：“这是人们的祸患。我听说这东西虽小，一旦螫了人，好药也治不了。”于是用手指捻死了白蜘蛛。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只白蜘蛛落下来，韦君用刚才的方法又杀死了它。同时看那柱子上头有蛛网形成的巢穴，韦君便命令左右的人拿来扫帚，把蛛网全扫去。并且说道：“能成为人们祸患的东西，我已经都给除掉了。”第二天将要离开时，他用手去摸那柱子，忽然觉得指头疼痛，不能忍受，原来是有一只白蜘蛛螫了他。韦君吃了一惊，立即甩掉了蜘蛛。不一会儿手指就肿起来，没几天整个手臂全肿了。因此把他抬着到了江夏，治疗用药都没有用，最后左臂溃烂出血，血流尽而死。在此之前，韦君的母亲在江夏时，梦见一位穿白衣的人对她说：“我

弟兄三人，其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悯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余而韦君至，具得其状，方寤所梦，觉为梦日，果其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出《宣室志》。

陆 颢

吴郡陆颢，家于长城，其世以明经仕。颢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贡于礼部。既下第，遂为生太学中。后数月，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顾谓颢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庠，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太学文物之光。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愿与子交欢。”颢谢曰：“颢幸得籍于太学，然无他才能，何足下见爱之深也！”于是相与酣宴，极欢而去。颢信士也，以为群胡不我欺。旬余，群胡又至，持金缯为颢寿。颢至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长安中，惶惶然有饥寒色，故持金缯，为子仆马一日之费，所以交吾子欢耳，岂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颢不得已，受金缯。及胡人去，太学中诸生闻之，偕来谓颢曰：“彼胡率爱利不顾其身，争盐米之微，尚致相贼杀者，宁肯弃金缯为朋友寿乎？且太学中诸生甚多，何为独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间，以避再来也。”

们弟兄三人，其中有两个被你的儿子杀了。我上告了上帝，上帝因怜悯他俩的冤枉，并且答应了我的请求。”说完之后，韦君的母亲惊醒，觉得这事很怪，恶心得不能说话。过了十几天韦君到家了，听韦君说了白蜘蛛的事，方才明白了那次所做的梦，也明白了做梦那天，正是韦君投宿亭驿之时。韦母哭道：“我的儿子怕活不久了！”过了几天，韦君就死了。出自《宣室志》。

陆 颢

吴郡的陆颢，家住长城，他家世代都是靠考明经科出去做官。陆颢从小喜欢吃面食，但吃得越多身体越瘦。长大后，以本郡贡生的身份被送到礼部参加会试。考试落第之后，便做了太学中的学生。过了几个月，有几个胡人，带着酒和食物到了他的住处。坐下后，看着陆颢说：“我是南越人，生长在少数民族地区。听说唐朝天子的学校，网罗天下优秀人才，并且打算用先进的文化感化改变四方的少数民族，所以我渡海翻山来到中国，想观赏太学中文化人物的丰采。只有

您戴着高高的帽子，衣襟飘动，容貌庄重，仪表严整，真不愧是唐朝的儒生，所以我愿意跟您友好交往。”陆颢辞谢说：“我陆颢侥幸进入太学，可是并无别的才能，您怎么竟如此喜爱我呢？”于是一起痛快地吃喝，极尽欢乐才离去。陆颢是个诚实的人，认为胡人们不会欺骗自己。过了十几天，那几个胡人又来了，并拿来了黄金和丝绸赠给陆颢。陆颢很疑心胡人们有别的用意，就坚决不接受礼物。胡人说：“您虽然住在长安，但生活很窘迫，面有饥寒之色，所以我拿来些黄金和丝绸，作为您的仆从车马一天的费用，这样做是为了跟您交好，哪有别的用意呢？希望您不要怀疑我们。”陆颢没办法，只好接受了黄金和丝绸。等胡人走了以后，太学中的一些学生知道了这件事，都来对陆颢说：“那些胡人都贪财不惜命的，为争夺盐米这样的小东西，还会相互残杀，难道竟舍得用黄金和丝绸来送给朋友吗？再说太学中学生很多，为什么单单厚待你呢？您可暂到郊外藏身，以免他们再来。”

颢遂侨居于渭水上，杜门不出。仅月余，群胡又诣其门。颢大惊，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学中，我未得尽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颢手而言曰：“我之来，非偶然也，盖有求于君耳，幸望许之。且我所祈，于君固无害，于我则大惠也。”颢曰：“谨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面乎？”曰：“然。”又曰：“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耳。今我欲以一粒药进君，君饵之，当吐出虫。则我以厚价从君易之，其可乎？”颢曰：“若诚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药，其色光紫，命饵之。有顷，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颢曰：“何以识之？”胡人曰：“吾每旦见宝气亘天，在太学中，故我特访而取之。然自一月余，清旦望之，见其气移于渭水上，果君迁居焉。又此虫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结，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面食之，可见矣。”颢即以面斗余致其前，虫乃食之立尽。颢又问曰：“此虫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宝，俱禀天地中和之气，此虫乃中和之粹也。执其本而取其末，其远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虫，又金函局之，命颢致于寝室。谓颢曰：“明日当再来。”及明旦，胡人以十两重犂，金玉缯帛约数万，献于颢，共持金函而去。

颢自此大富，致园屋，为治生具，日食粱肉，衣鲜衣，游于长安中，号豪士。仅岁余，群胡又来，谓颢曰：“吾子能

陆颢便寄住在渭水上，闭门不出。只过了一个月，那些胡人又来到他住的地方。陆颢很吃惊，胡人高兴地说：“当时您在太学中，我不能把话都说出来。现在您住郊外，正合乎我的心意。”坐下后，胡人拉着陆颢的手说道：“我来不是偶然的，原是有求于您的，希望您能答应我。而且我所要求的，对您原本无害，对我则有很大的好处。”陆颢说：“愿意听您的指教。”胡人说：“您是不是喜欢吃面？”回答说：“是的。”胡人又说：“爱吃面的不是您，而是您肚子中的虫子。我想把一丸药给您，您吃下它，就会吐出虫子。我就用优厚的价格从您那里把虫子买下来，可以吗？”陆颢说：“如果果真有这个虫子，又怎么不可以呢？”不一会儿，胡人拿出一丸药，它的颜色光彩都是紫色的，胡人叫陆颢吃下它。过一会儿，便吐出一条虫，长二寸左右，是青色的，样子像青蛙。胡人说：“这虫叫消面虫，实际上是天下的奇宝。”陆颢说：“凭什么识别它？”胡人说：“我每天早晨看到宝气连着天空，位于太学中，所以我特意拜访您以便拿到它。然而从一个多月前，清晨远望时，看到那团气移到了渭水上，果然是您迁居到这里来了。这种虫子是禀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凝结成的，所以喜欢吃面。因为麦子从秋天开始种，到来年夏季，才结出果实，接受了天地四季的全部精气，所以虫子才特别喜欢它的滋味。您如果用面喂它，就可以证实。”陆颢就把一斗多面放到虫子面前，虫子立刻就吃光了。陆颢又问道：“这个虫子用它干什么呢？”胡人说：“天下的奇特宝贝，都禀受了中和之气，这个虫子是中和之气的精华。拿着根本而去索取次要的，难道次要的还会得不到吗？”之后就用竹筒盛了那只虫子，又把筒锁在一个金属的匣子里，让陆颢放到卧室中。对陆颢说：“明天我们会再来。”到了第二天早晨，胡人拉来十辆载重大车，运来金玉丝绸大约数万，送给了陆颢，然后一起拿着金属匣子走了。

陆颢从此非常富裕，购置了房子花园，并置办了生活用品，每天都吃好米好肉，穿着华美的衣服，在长安市中游览，号称豪士。仅仅过了一年多，那些胡人们又来了，对陆颢说：“先生您能

与我偕游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宝，以耀天下。而吾子岂非好奇之

士耶？”颞既以甚富，又素用闲逸自遂，即与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结宇而居，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忽有一童，分发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盘，盘中有径寸珠甚多，来献胡人。胡人大声叱之，其童色惧，捧盘而去。童去食顷，又有一玉女，貌极冶，衣雾绡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胡人骂之，玉女捧盘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瑶碧冠，帔霞衣，捧绛帕籍，籍中有一珠，径三寸许，奇光泛空，照数十步。仙人以珠献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谓颞曰：“至宝来矣。”即命绝燎，自鼎中收虫，置金函中。其虫虽炼之且久，而跳跃如初。胡人吞其珠，谓颞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颞即执胡人佩带，从而入焉。其海水皆豁开数十步，鳞介之族，俱辟易回去。游龙宫，入蛟室，珍珠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获甚多。胡人谓颞曰：“此可以致亿万之货矣。”已而又以珍贝数品遗于颞，货于南越，获金千镒，由是益富。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中也。出《宣室志》。

和我们一同到海中游览吗？我想探寻海中奇特的宝贝，以便向天下炫耀。而先生您难道不是好奇的读书人吗？”因为陆颞已经很富，又一向愿意闲散安逸，就与胡人们一块到了海上。胡人们搭起了房子住在里面，还在银鼎中放上了油膏，在鼎下点起了火，把虫子扔到鼎中炼，七天没断火。忽然有一个小孩，头发分开，穿着青色的短袄，从海水中出来，捧着圆形的盘子，盘中有很多直径一寸的珍珠，来献给胡人。胡人大声叱责他，那个小孩显得很害怕，捧着盘子回去了。小男孩回去才一顿饭工夫，又有一位玉女，容貌极美，穿着如薄雾的轻纱，佩戴玉石，耳朵上装饰着珍珠，轻盈自如地从海水中走出，捧着一个紫玉盘，里面有数十颗珍珠，来献给胡人。胡人也骂她，美女捧着盘子离去。不一会儿有一位仙人头戴瑶碧冠，身上披着云霞般的衣服，捧着个大红绸面的垫布，垫布中有一枚珠子，直径三寸左右，奇异的光彩映满空中，光亮照到几十步远。仙人把珠子献给胡人，胡人才笑着收下了。胡人高兴地对陆颞说：“最好的宝贝终于来了。”立即叫人停火，从鼎中收起了虫子，放在金匣子中。那虫子虽然被炼了很久，可还是蹦跳如初。胡人吞下了那颗大珠，对陆颞说：“你随着我到海里去，千万别害怕。”陆颞就抓住胡人身上的带子，跟着进入海水中。那海水都分开了数十步，鱼鳖之类都惊退离去。他们游览龙

宫，进入蛟人住的地方，珍珠和奇异的宝贝，随意选择，才一晚上就收获很多。胡人对陆颢说：“这些可以换得亿万财宝了。”过了一会儿又把好几种珍贵的宝贝送给了陆颢，带到南越贩卖，获得黄金一千镒，从此更富了。陆颢以后始终没做官，最后老死在闽越之地。出自《宣室志》。

卷第四百七十七 昆虫五

张 景 蛇 医 山蜘蛛 虫 变 蝎 化
虱建草 法 通 登封士人 虱 征 壁 镜
大 蝎 红蝙蝠 青 蚨 滕王图 异 蜂
寄 居 异 虫 蝇 壁 鱼 天牛虫
白蜂巢 毒 蜂 竹 蜂 水 蛆 水 虫
抱 抢 避 役蠍 灶 马 谢 豹
碎车虫 度 古 雷 蜥 腹 育 蛱 蝶
蚁 蚁 楼

张 景

平阳人张景者，以善射为本郡裨将。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爱之，居以侧室。一夕，女独处其中，寝未熟，忽见轧其户者。俄见一人来，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欹身于女之榻。惧为盗，默不敢顾。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惧，且虑为怪焉。因叱曰：“君岂非盗乎？不然，是他类也。”白衣者笑曰：“东选吾心，谓吾为盗，且亦误矣。谓吾为他类，不其甚乎！且吾本齐人曹氏子也，谓我美风仪，子独不知乎？子虽拒我，然犹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

张 景

平阳人张景凭着擅长射箭的本领做了本郡的副将。张景有个女儿，才十六七岁，非常聪明。她的父母很疼爱她，让她住在旁边的屋子里。一天晚上，张女单独在屋里睡觉，还没睡熟，忽然听见一个人敲她的门。不一会儿就看见一个人进来，那人穿着白衣服，样貌很肥胖，把身体斜倚在张女床边。张女怕是强盗，默默地不敢回头看。白衣人又上前微笑，张女更加害怕，而且疑心他是怪物。于是斥责

说：“您不是强盗？若不是的话，就不是人类。”白衣人笑道：“主人揣测我的心，说我是强盗，已经是错了。说我是人类之外的东西，不是太过分了吗？我本是齐国曹姓人家的儿子，大家都说我风度仪表很美，你竟然不知道吗？你虽然拒绝我，然而我还是要住在你的房子里。”说完了，便仰卧

于榻，且寝焉。女恶之，不敢窃视，迨将晓方去。明夕又来，女惧益甚。又明日，具事白于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锥，贯缕于其末，且利铤，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来，女强以言诘之，魅果善语。夜将半，女密以锥俾其项，其魅跃然大呼，曳缕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迹，出舍数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绳贯其中。乃穷之，深不数尺，果有一蛭螭，约尺余，蹲其中焉，锥表其项，盖所谓“齐人曹氏子”也。景即杀之，自此遂绝。出《宣室志》。

蛇 医

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袁王傅李玘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虑，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出《酉阳杂俎》。

山蜘蛛

相传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将及旻。旻引弓射却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出《酉阳杂俎》。

在床上睡了。张女很厌恶他，不敢偷看，将近天亮他才走了。第二天晚上白衣人又来了，张女更加害怕。又过了一天，张女把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一定是怪物。”就拿来一个金锥，在锥的一头穿上线，并把锥尖磨得很尖锐，然后交给了女儿。教给她说：“怪物来

了，用这个在他身上做标记。”当天晚上怪物又来了，张女勉强用话应付他，怪物果然很健谈。快到半夜时，张女偷偷地把金锥插入怪物脖子中，那怪物大叫着跳起来，拖着线逃走了。第二天，张女告诉了父亲，父亲叫小男仆追寻他的足迹，出了房子数十步，到了古树的下面，看到一个洞，那根线就延伸到里面去了。于是沿着线往下挖，挖了不到数尺，果然有一只蛴螬，约有一尺多长，蹲在那里，金锥就在它的脖子上，这就是那怪物所说的“齐国曹姓人家的儿子”了。张景当即杀死了它，从此以后便没有事了。出自《宣室志》。

蛇 医

王彦威镇守汴州的第二年夏天，天大旱。当时袁王的师傅李玘路过开封，于是设宴款待。王彦威谈起对天旱的忧虑，李玘乘醉说道：“想要下雨很容易，可去找四只蛇医，再找两个能装十石水的大瓮，每个瓮都装满水，让两只蛇医浮在水上，瓮上盖上盖儿，用泥封严，分别放到热闹的地方。瓮前摆上酒席并烧香，选十几个十岁以下的小孩，叫他们手拿小青竹，白天晚上轮换着抽打那两只瓮，一会儿也不许停。”王彦威按照他的话进行实验，果然一天下了两场雨，面积达数百里。人们传说，龙跟蛇的师傅是亲家。出自《酉阳杂俎》。

山蜘蛛

相传裴旻在山里走，看见山蜘蛛垂下的蛛网像一匹布一样大，快要触到裴旻了。裴旻拉开弓射退了山蜘蛛，见它像车轮那么大，于是弄断了几尺蛛网，收藏起来。部下有被兵器打伤的伤口，剪下一寸见方的蛛网贴上，流血立刻就能停止。出自《酉阳杂俎》。

虫 变

河南少尹韦绚，少时尝于夔州江岸见一异虫。初疑一棘刺，从者惊曰：“此虫有灵，不可犯之，或致风雨。”韦试令踏地惊之，虫飞，伏地如灭，细视地上，若石脉焉，良久渐起如旧。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何物。出《酉阳杂俎》。

蝎 化

蝎负虫巨者，多化为蝎。蝎子多负于背，段成式尝见一蝎负十余子，子色犹白，才如稻粒。又尝见张希复言，陈州古仓有蝎，形如钱，螫人必死，江南旧无。出《酉阳杂俎》。

虱建草

旧说，虱虫症，饮赤龙所浴水则愈。虱恶水银，人有病虱者，虽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银可去之。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张告，尝扪得两头虱。又有草生山足湿处，叶如百合，对叶独茎，茎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虬虱。出《酉阳杂俎》。

法 通

荆州有帛师号法通，本安西人，少于东天出家。言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及忉利天梵天来。西域验其字，作本天坛法襴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可晓。

虫 变

河南少尹韦绚年轻时曾在夔州江边见过一只奇异的虫子。刚看到时疑心是一根酸枣树的刺，随从吃惊地说：“这种虫子有灵性，不能触犯它，它能呼风唤雨。”韦绚想试试，就叫人跺地吓唬它，虫子飞了，落地时好像消失了，仔细看地上，那虫子就像石头的纹理，好半天才渐渐隆起像原先那样。这种虫每根刺上有一只爪子，忽然钻进草中，跑得像箭一样快，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出自《酉阳杂俎》。

蝎 化

蝎子背上背的大虫子，多数变成蝎子。蝎子的幼虫大多由大蝎背着，段成式曾看过一只大蝎背着十多只幼蝎，那些幼蝎是白色的，只有稻粒大小。又曾听张希复说，陈州的古老粮仓中有蝎子，形状像铜

钱，螫了人，人必死，江南原来没有这种蝎子。出自《酉阳杂俎》。

虱建草

过去有种传说，虱虫症需要喝赤龙洗过澡的水才可以痊愈。虱子讨厌水银，人有因虱子咬而苦恼的，即使穿着有香味的衣服并且洗澡也不能好，只有水银才能消灭它。有个道士崔白说，荆州秀才张告曾摸到两个头的虱子。又有一种草生长在山脚下湿润的地方，叶子像百合，叶子是对生的，只有一根茎，茎是微红色，高有一二尺，名叫虱建草，它可以消灭虬虱。出自《酉阳杂俎》。

法 通

荆州有位大师号法通，原来是安西人，年轻时在东天出家。法通说蝗虫肚子下面有梵文，这些蝗虫或许是从天上来的，或者是从忉利天梵天来的。西域有人验看了那些字，作本天坛法来祈福消灾。现在的蝗虫头上有“王”字，自然就可以明白了。

或言鱼子变，近之矣。旧言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侵渔百姓，则虫食谷。虫身黑头赤，武官也；头黑身赤，儒吏也。出《酉阳杂俎》。

登封土人

唐尝有土人客游十余年，归庄，庄在登封县。夜久，土人睡未著。忽有星火发于墙堵下，初为萤，稍稍芒起，大如弹丸，飞烛四隅，渐低，轮转来往。去土人面才尺余，细视光中，有一女子，贯钗，红衫碧裙，摇首摆臂，具体可爱。土人因张手掩获，烛之，乃鼠粪也，大如鸡栖子。破视，有虫首赤身青，杀之。出《酉阳杂俎》。

虱 征

相传人将死，虱离身。或云，取病者虱于床前，可以卜病。将差，虱行向病者，背则死。出《酉阳杂俎》。

壁 镜

一日，江枫亭会，众说单方。段成式记治壁镜，用白矾。重访许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矾为膏，涂疮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邓、襄州，多壁镜，毒人必死。身匾五足者是。坐客或云，已年不宜杀蛇。出《酉阳杂俎》。

有人说蝗虫是鱼子变的，这种说法接近正确。过去说蝗虫吃谷物是衙门中的官吏造成的，官吏侵害剥削百姓，蝗虫就吃谷物。如果蝗虫身子黑色，头是红色，是武官；如果蝗虫头是黑色，身子红色，则是文官。出自《酉阳杂俎》。

登封土人

唐代曾有位读书人在外游历十多年，后来回到了家中的庄园，庄园在登封县。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读书人还没睡着。忽然他看见有个小火星从墙根下升起，开始还像是萤火虫，渐渐地放出了光芒，大小像弹丸，后来飞起来照亮了屋子的四角，渐渐地又落下来，旋转着来来往往。这团光距离读书人的脸只有一尺多，仔细看那团光的中间，有一位女子，头发上插着钗，红衣绿裙，摇头摆臂，形体完整，十分可爱。读书人于是张开手突然抓住了她，用灯照着一看，原来是一粒老鼠屎，大小像皂荚树的果实。剖开一看，里面有一只红头黑身的虫子，读书人便杀死了它。出自《酉阳杂俎》。

虱 征

相传人将要死的时候，虱子就会离开那人的身体。有人说，把病人身上的虱子放在床前，可以预测病情。病要好，虱子就爬向病人；反之，病人就会死。出自《酉阳杂俎》。

壁 镜

有一天，几个人在江枫亭聚会，众人谈论单方。段成式记下了治壁钱虫咬伤的单方是用白矾。段成式又重新访问了许先生，才知道要

用桑木灰滤汁，汁要烧开三回，用这种汁跟白矾做成膏，把膏抹到疮口上就能治好，这种膏还能治蛇毒。商、邓、襄州一带壁钱虫很多，人中其毒必死。身体扁扁的，五条腿的就是。座中有的客人说，若逢巳年时不应该杀蛇。出自《酉阳杂俎》。

大 蝎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矣。出《转载》。

红蝙蝠

刘君云，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出《酉阳杂俎》。

青 蚨

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亦飞来，不以远近，其母必知处。然后各致小钱于巾，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即以母血涂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归母；用母者，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即钱不还。青蚨者，一名鱼伯。出《穷神秘苑》。

滕王图

一日，紫极宫会。秀才刘鲁封云：“尝见滕王《蜂蝶图》。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出《酉阳杂俎》。

异 蜂

异蜂，有蜂状如蜡蜂，稍大，飞劲疾。好圆截树叶，卷入木窍及壁罅中作窠。段成式尝发壁寻之，每叶卷中，实以不洁。或云，将化为蜜。出《酉阳杂俎》。

大 蝎

在安邑县北门，县里人说，有一只蝎子像琵琶那么大，但每次出来，并不毒害人，不过人们对它还是很恐惧。因为它作为精灵已经活了好多年了。出自《转载》。

红蝙蝠

刘君说，南方美人蕉开花时，有一种红蝙蝠会停落在花中，南方人称之为红蝙蝠。出自《酉阳杂俎》。

青 蚨

青蚨像蝉而样子比蝉稍大，它的味道辛辣，可以吃。青蚨每次产卵，一定将卵附在草叶上，卵大如蚕卵。人把青蚨的幼虫拿回来，它的母亲也会飞来，不管远近，它的母亲都能找到幼蚨所在的地方。人们掌握了青蚨的这种特性后，就把小钱包在手巾中，埋在东边道旁阳光照不到的墙下，三天后挖出，就用青蚨母亲的血涂在钱上。每当买东西时，先用涂了青蚨子血的钱，子钱会自己返回母钱处；若用涂了母血的钱，母钱也会自动返回子钱处。如此轮流返回，不知停止。如果买了金银珍宝，那钱就不回来了。青蚨，另一名称叫鱼伯。出自《穷神秘苑》。

滕王图

有一天，大家在紫极宫聚会。秀才刘鲁封说：“曾经见过滕王的《蜂蝶图》。其中有名叫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和菜花子的。”出自《酉阳杂俎》。

异 蜂

有一种奇特的蜂，样子像蜜蜂，但比蜜蜂稍大，飞起来快而有力。喜欢把树叶裁成圆形，卷起来放入树洞或墙壁缝中做窝。段成式

曾经弄开墙壁寻找它，看见每个卷起来的叶子里，都充满不干净的东西。有人说，这些东西将会变成蜜。出自《酉阳杂俎》。

寄 居

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无壳，入空螺壳中，载以行，触之缩足，如螺闭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出《酉阳杂俎》。

异 虫

温会在江州，与宾客看打鱼。渔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温问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语。渔者色黑，细视之，有物如黄叶，大尺余，眼遍其上，啮不可取。温令烧之，方落。每对一眼底，有觚如钉。渔子出血数升而死。莫有识者。出《酉阳杂俎》。

蝇

长安秋多蝇。段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蛸，冠甚似蜂。性察于腐，嗜于酒肉。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听其声在翼也。青者能败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蝇，芋根所化。出《酉阳杂俎》。

壁 鱼

壁鱼，补阙张周封言，尝见壁上白瓜子化为白鱼。因知《列子》言朽瓜为鱼之义。出《酉阳杂俎》。

寄 居

寄居这种虫，像田螺却有脚，形状像蜘蛛。它本来没有壳，而是把身体钻入空的螺壳中，带着壳爬行，如果碰着它，它就会把脚缩进壳里，像螺闭上门那样。用火烤它，它就爬出壳逃跑，这就可知它是

寄居的。出自《酉阳杂俎》。

异 虫

温会在江州的时候，与宾客一起去看打鱼。看见一位渔民忽然从水里上岸狂跑起来，温会问他，渔人只是反手指着自己的后背，说不出话来。这个渔民皮肤黑，仔细看 he 背上，有个东西像黄树叶，有一尺多，上面有很多眼，咬住皮肤弄不下来。温会叫人用火烤才掉了下来。它每一对眼的下面都有一个像钉子似的嘴。渔民身上出了好几升血后就死了。没有人认识这种东西。出自《酉阳杂俎》。

蝇

长安秋季苍蝇很多。段成式曾经每天读五卷诸子百家的书，很受苍蝇的干扰，有的苍蝇直碰睫毛，有的落在书上把字都挡住了，赶也赶不完。偶尔打死了一只，仔细观看，翅膀很像蝉的薄翅，头很像蜂的头。特性是善于发现腐烂的东西，特别喜欢的是酒和肉。经常按住脑袋和翅膀不断梳理，它们这类东西中带青黑色的声音雄壮，背上黄色的声音清脆，听它的声音是从翅膀中发出的。青色的苍蝇能使东西腐败，大的蝇头像火一样红。有人说，大麻蝇是芋根变成的。出自《酉阳杂俎》。

壁 鱼

关于壁鱼，补阙张周封说，他曾看见墙上的白瓜子变成了壁鱼。于是才懂得了《列子》所说的腐烂的瓜变成了鱼的含义。出自《酉阳杂俎》。

天牛虫

天牛虫，黑甲虫也。长安夏中，此虫或出于篱壁间，必雨。段成式七度验之，皆应。出《酉阳杂俎》。

白蜂巢

白蜂巢。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园数亩。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胶土为巢于庭前檐，大如鸡卵，色正白可爱。家弟恶而坏之。其冬，果叠钟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恶言白门。《金楼子》言子婚日，疾风雪下，帷幕变白，以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出《酉阳杂俎》。

毒 蜂

毒蜂。岭南有毒菌，夜明，经雨而腐，化为巨蜂。黑色，喙若锯，长三分余。夜入人耳鼻中，断人心系。出《酉阳杂俎》。

竹 蜂

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结巢。巢大如鸡卵，有蒂，长尺许。巢与蜜并绀色可爱，甘倍于常蜜。出《酉阳杂俎》。

水 蛆

水蛆。南中水溪涧中多此虫，长寸余，色黑。夏深，变为虻，螫人甚毒。出《酉阳杂俎》。

水 虫

象浦，其川渚有水虫，攒木食船，数十日船坏。

天牛虫

天牛虫是黑色甲虫。长安仲夏时节，这种虫子有时出现在篱笆墙壁中，这就一定会下雨。段成式验证了七回，每次都应验。出自《酉阳杂俎》。

白蜂巢

白蜂巢。段成式修造了乡里私宅，拥有几亩果园。壬戌那一年，

发现一种如麻子儿大小的蜂。这种蜂在院子前面的屋檐下把土粘起来作成窝，有鸡蛋那样大，颜色纯白可爱。段成式的弟弟厌恶它，就把窝弄坏了。那年冬天，果然屡次肿手肿脚。《南史》上说宋明帝讨厌说建康城的白门。《金楼子》说他儿子结婚那天，风急雪大，帘幕都成了白色，认为这样不吉利。由此可知世俗忌讳白色已经很久了。出自《酉阳杂俎》。

毒 蜂

毒蜂。岭南有种毒蘑菇，夜晚发光，经雨淋后就烂了，变成大蜂子。这种蜂黑色，嘴像锯一般，有三分多长。夜晚进入人的耳朵鼻子里，能咬断人心的韧带。出自《酉阳杂俎》。

竹 蜂

蜀中有一种竹蜜蜂，喜欢在野竹上做窝。窝像鸡蛋那么大，窝上有蒂与竹相连，这根蒂有一尺多长。窝与蜜都是青红色，很可爱，比一般的蜜要更甜。出自《酉阳杂俎》。

水 蛆

水蛆。南方山间水沟里有很多这种虫子，长有一寸多，颜色是黑的。夏天体色加深，变成虻，螫人毒性很大。出自《酉阳杂俎》。

水 虫

象浦的河流和沙洲中有水虫，会钻木吃船，几十天船就坏了。虫甚细微。出《酉阳杂俎》。

抱 抢

水虫形似蛄蜢，大腹下有刺，如棘针，螫人有毒。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酉阳杂俎》。

避 役

南中有虫名避役，应一日十二辰。其虫状如蛇医，脚长，色青赤，肉鬣。暑月时见于篱壁间，俗见者多称意事。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段成式再从兄寻常睹之。出《酉阳杂俎》。

蠹 螭

蠹螭形如蝉，其子如虫，著草叶。得其子则母飞来就之。煎食，辛而美。出《酉阳杂俎》。

灶 马

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出《酉阳杂俎》。

谢 豹

虢州有虫名谢豹，常在深土中，司马裴沈子尝掘穴获之。小类虾蟆，而圆如毬。见人，以前两脚交覆首，如羞状。能穴地如鼯鼠，顷刻深数尺。或出地，听谢豹鸟声，则脑裂而死，俗因名之。出《酉阳杂俎》。

这种虫的身体很细小。出自《酉阳杂俎》。

抱 抢

水虫形状像蜣螂，大肚子下面有刺，就像酸枣树的刺，螫了人以后人会中毒。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自《酉阳杂俎》。

避 役

南方有一种虫叫避役，跟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相应。那虫形状像蛇医，爪子长，身体黑红色，脖子上的鬣是肉质的。夏季炎热的时候

常在篱笆墙角见到，世俗传说见到它的人往往遇到称心的事。它的脑袋变化很快，十二时辰的形状各不相同。段成式的再从兄曾看见过它。出自《酉阳杂俎》。

蠹 螭

蠹螭的形状像蝉，它幼子像虫，附在草叶上生活。拿走它的幼虫，它就自动飞来跟它的幼虫在一起。煎着吃，味道又辣又香。出自《酉阳杂俎》。

灶 马

灶马样子像蟋蟀，比蟋蟀稍大点，脚长，喜欢在灶旁挖洞栖息。俗话说，灶旁有灶马是粮食足够吃的征兆。出自《酉阳杂俎》。

谢 豹

虢州有种虫名叫谢豹，常住在深土层中，司马裴沈的儿子曾挖洞抓到过。它小得像蛤蟆，而且像球一样圆。见了人，就用两只前爪交叉着盖着脑袋，像害羞的样子。它能像鼯鼠那样在地中打洞，不一会儿就能掘好几尺深。有时爬到地面上，如果听到谢豹鸟的叫声，就会脑袋裂开死去，人们因此将它命名为谢豹。出自《酉阳杂俎》。

碎车虫

碎车赤即反。虫状如唧聊，苍色，好栖高树上，其声如人吟啸。终南有之。出《酉阳杂俎》。

度 古

度古似书带，色类蚓，长二尺许，首如铲，背上有黑黄褙，稍触则断。常趁蚓，蚓不复动，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唯腹泥如涎。有毒，鸡食辄死。俗呼土蛊。出《酉阳杂俎》。

雷 蜺

雷蜺大如蚓，以物触之，及蹙缩，圆转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渐小，复如蚓焉。或云，啖人毒甚。出《酉阳杂俎》。

腹 育

蝉未脱时名腹育，相传言蛭蛭所化。秀才韦翱庄在杜曲，尝冬中掘树根，见腹育附于朽处，怪之。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翱因剖一视之，腹中犹实烂木。出《酉阳杂俎》。

蛱 蝶

蛱蝶，尺蠖茧所化也。秀才顾非熊少时，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旋化为蝶。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经宿，化为大蝴蝶。出《酉阳杂俎》。

碎车虫

碎车赤即反。虫形状像知了，青黑色，喜欢栖息在高大的树上，它的叫声就像人的叹息声。终南山有这种昆虫。出自《酉阳杂俎》。

度 古

度古虫形状像捆书的带子，体色类似蚯蚓，长二尺左右，头像铲子，背上长着黑黄色的围腰似的东西，稍微一碰就断。经常追赶蚯蚓，一追上蚯蚓就不再动，度古便上到蚯蚓身上盖住它，过了半天蚯蚓就化了，只剩下肚子里的泥像粘涎一样。度古有毒，鸡吃了就死。俗称为土蛊。出自《酉阳杂俎》。

雷 蜺

雷蜺像蚯蚓那样大，用东西一碰它，就收缩起来，盘曲得像一个

球。过很久才伸出脑袋，球也渐渐变小，然后像一条蚯蚓了。有人说，这东西咬人毒性很厉害。出自《酉阳杂俎》。

腹 育

蝉未蜕皮时叫腹育，传说是蜣螂变成的。秀才韦翱庄园在杜曲，曾经在冬天挖树根，看见腹育附在树根腐烂的地方，觉得很奇怪。村里人说，蝉本来就是烂木头变成的。韦翱于是剖开一只腹育进行观察，腹中果然充满烂木头。出自《酉阳杂俎》。

蛱 蝶

蛱蝶是尺蠖茧变的。秀才顾非熊年轻时，曾看见粪土中的破绿色裙幅不一会儿工夫就变成了蝴蝶。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说，百合花用盒子装起来，用泥把缝隙抹严，经过一宿，就变成了大蝴蝶。出自《酉阳杂俎》。

蚁

蚁。秦中多巨黑蚁，好斗，俗呼为马蚁。次有色窃赤者细蚁。中有黑迟钝，力举等身铁。有窃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段成式儿戏时，常以棘刺漂蝇，直其来路，此蚁触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数寸，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声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间之，整若队伍。至徙蝇时，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备异蚁状也。出《酉阳杂俎》。

蚁 楼

程执恭在易、定野中，见蚁楼，高二尺余。出《酉阳杂俎》。

蚁

蚁。秦地有很多大黑蚂蚁，很好斗，俗称为马蚁。其次有浅红色的小蚂蚁。其中有一种很笨的黑蚁，力气能举起跟自身长度相等的

铁。还有一种浅黄色的，最有吞食弱者的智慧。段成式儿时玩耍时，常用酸枣树刺叉着苍蝇放在蚂蚁过来的路上，这个蚂蚁碰到苍蝇马上回去报信。有时它离开蚂蚁窝一尺或数寸，原在窝里的蚂蚁，一会儿就像一条绳子似的爬出来，怀疑是有声音相互召唤。它们爬行时每隔六七只就有一只大头蚂蚁隔在中间，整整齐齐像军队的行列。到搬动苍蝇时，大头蚂蚁有的在两侧，有的殿后，好像防备其他蚂蚁的样子。出自《酉阳杂俎》。

蚁 楼

程执恭在易州、定州的荒野里，看见了蚂蚁建造的楼，有二尺多高。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虫六

饭 化 蜈蚣气 蠨 螭 颠 当 螺 赢
沙 虱 水 弩 徐玄之 短 狐 蜘蛛怨
蜥 蜴 殷 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虫 诺 龙

饭 化

道士许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饭于暗室地，入夏，悉化为赤蜘蛛。出《酉阳杂俎》。

蜈蚣气

绥县多蜈蚣，气大者，能以气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出《酉阳杂俎》。

蠨 螭

蠨螭，段成式书斋多此虫，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独负桑虫也。出《酉阳杂俎》。

饭 化

道士许象之说，用盆把寒食那天做的饭扣在黑屋子里的地上，进入夏天后，饭就会都变成红蜘蛛。出自《酉阳杂俎》。

蜈蚣气

绥县蜈蚣很多，吸气力量大的能吸住兔子，气小的也能吸住蜥蜴。相距三四尺，就能使兔子和蜥蜴的骨肉自行消失。出自《酉阳杂俎》。

蠨 螭

蠨螭，段成式书房有很多这种细腰蜂，因为它们喜欢在书卷中做窝，有时在笔管中做窝。发出祝祷似的鸣声，还挺好听。段成式有时打开书卷观察它们，看到窝中全是小蜘蛛，大小像蝇虎那样，周围都用泥围着。才知道这种蜂不只是把桑树虫背回来。出自《酉阳杂俎》。

颠 当

颠当。段成式书斋前，每雨后多颠当窠，秦人所呼。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吐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捍其盖，伺蝇蠖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隙可寻也。其形似蜘蛛，如墙角负网中者。《尔雅》谓之“王蛛蛸”，《鬼谷子》谓之“跌母”。秦中儿童戏曰：“颠当牢守门，蠨螭寇汝无处奔。”出《酉阳杂俎》。

蜾 蠃

蜾蠃，今谓之蠨螭也，其为物纯雄无雌，不交不产。取桑虫之子祝之，则皆化为己子。蜂亦如此耳。出《酉阳杂俎》。

沙 虱

潭、袁、处、吉等州有沙虱，即毒蛇鳞中虱也，细不可见。夏月，蛇为虱所苦，倒挂身于江滩急流处，水刷其虱；或卧沙中，碾虱入沙。行人中之，所咬处如针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即其毒也。得术士禁之，乃剗其少许，因以生肌膏救治之，即愈。不尔，三两日内死矣。出《录异记》。

水 弩

水弩之虫，状如蜣螂，黑色，八足，钳曳其尾，长三四寸，尾即弩也。常自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时弯其尾，自背而上于头前，以钳执之，见人影则射。中影之处，

颠 当

颠当。段成式书房前面，每当雨后常见许多土蜘蛛窝，秦地人称为颠当。像蚯蚓洞那样深。里面结成丝网，露出的盖儿与地一样平，有榆钱那样大小。这种蜘蛛经常向上揭开盖子，等到蝇或尺蠖经过时，就翻过盖来捉住它们。蝇蠖刚被捉进去，盖又马上盖严，跟土地颜色一样，并且没有一丝缝隙可寻。它的形状像蜘蛛，像墙角里趴在蛛网中那种。《尔雅》中称它“王蛛蛸”，《鬼谷子》称它“跌母”。秦地的儿童游戏时唱道：“土蜘蛛牢牢地守住大门，细腰蜂来犯你却无处逃奔。”出自《酉阳杂俎》。

螺 羸

螺羸，如今把它叫细腰蜂，这种东西全是雄性没有雌性，因此不交尾，不生子。它们把桑虫的幼虫弄来祝祷，就都变成了自己的孩子。蜂子也是这样。出自《酉阳杂俎》。

沙 虱

潭、袁、处、吉等州有一种沙虱，就是毒蛇鳞片中的虱子，这种虱子小得几乎看不见。夏季，毒蛇被这种虱子咬得难受，就把身体倒挂在江中浅滩水流很急的地方，让水冲去身上的虱子；或者卧在沙子里，把虱子碾压到沙中。走路的人碰上这种虱子，被咬的地方就像针眼粟粒，四周皮肤上有各种颜色的花纹，就是中了沙虱的毒了。如果找到会巫术的人用法术控制，再剝去少量中毒的皮肉，然后用生肌膏治疗，就可以治愈。不这样的话，三两天内就会死。出自《录异记》。

水 弩

水弩这种虫，样子像蜚螂，身体黑色，有八只脚，像钳子一样摇着尾巴，长约三四寸，尾巴就是弩。水弩尾上的弩经常从四月一日开始出现，至八月才收起来。水弩不时卷起它的尾巴，从背上伸到头前，用钳子夹着它，见到人影就射。人影被射中处，

人身随有辽肿，大小与沙虱之毒同矣。速须禁气制之，剝去毒肉，固保其命。不尔，一两日死矣。复多蛊毒，行者尤宜慎之。凡入蛊家，慎告主人曰：“汝家有蛊毒，不得容易害我。”如此则毒不行矣。出《录异记》。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东迁于吴，于立义里居。其宅素有凶藉，玄之利以花木珍异，乃营之。月余，夜读书，见武士数百骑升自床之西南隅，于花毡上置繒缴，纵兵大猎。飞禽走兽，不可胜计。猎讫，有旌旗豹纛，并导骑数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戴剑操斧，手执弓槌，凡数百。挈幄幕帘榻，盘楪鼎饌者，又数百。负器盛陆海之珍味者，又数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值者，又数百。玄之熟视转分明。至中军，有错彩信旗，拥赤帟紫衣者，侍从数千，至案之右。有大铁冠，执铁简，宣言曰：“殿下将欲观渔于紫石潭，其先锋后军并甲士执戈戟者，勿从。”于是赤帟者下马，与左右数百，升玄之石砚之上。北设红拂卢帐，俄尔盘榻幄幕，歌筵舞席毕备。宾旅数十，绯紫红绿，执笙竽箫管者，又数十辈。更歌迭舞，俳優之类，不可尽记。

酒数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帟顾左右曰：“索渔具。”复有旧网笼罩之类凡数百，齐入砚中。未顷，获小鱼数百千头。

人体相应的地方随后就高高地肿起来，毒性跟沙虱的毒相同。中毒后必须马上用法术控制毒气蔓延，再剝去中了毒的肉，才能保住命。不这样，过一两天就会死去。又多有蛊毒虫，走路的人尤其应该小心它。凡是进到有蛊虫的人家，千万告诉主人说：“你家有蛊这种毒虫，不要轻易害我。”这样蛊毒虫就不会毒害你了。出自《录异记》。

徐玄之

有个叫徐玄之的人，从浙东迁到吴地，住在立义里。那座宅子向来就有不吉利的说法，徐玄之喜欢这宅子里有珍奇的花木，于是开始修整它。一个多月后，徐玄之夜晚读书时，看见武士数百人骑着马从床的西南角爬上来，在花毡上用绢丝作弓弦，然后让士兵们大规模打

猎。只见飞禽走兽，不可胜数。打完猎，又看见各种旗子和画有豹子的大旗，连同好几百开路的骑兵，又从外面进来了，到了屋子的西北角。佩剑的，拿斧子的，还有手持弓箭或者大槌的，总共有好几百。带着帐篷、帘子、床和盘、碟、鼎、锅的，又有好几百。背着装有山珍海味器具的，又有几百人。在道上来来往往，传达命令侦察值班的又有数百人。徐玄之仔细看了半天，人物更加分明。到了中军帐，有颜色错杂的信号旗，簇拥着一位头戴红巾、身穿紫衣的人，侍从有好几千，来到桌子的右面。一个头戴大铁帽，手拿铁筒文书的人，向众人宣布道：“殿下将到紫石潭观看打鱼，先锋军、后军还有拿着戈戟的甲士都不要跟随。”于是戴红巾的人下了马，和左右的数百人登上徐玄之的石硯上面。北面设置了红拂卢帐，不一会儿，盘榻帐篷、歌舞筵席都准备齐全了。宾客有数十人，穿着绯紫红绿各色衣服，拿着笙、箫、笛、篪的，又有数十人。轮流唱歌跳舞的演员之类的人，实在记不胜记。

酒过数巡，贵宾中有的脸上已显醉意。戴红头巾的人看着左右的人说：“拿打鱼的工具来！”就有旧的渔网、渔笼、渔罩之类共几百件一起放入硯池之中。不久，就捞到了几百上千头小鱼。

赤帻谓上客曰：“予深得任公之术，请以乐宾。”乃持钓于硯中之南滩。乐徒奏《春波引》，曲未终，获鲂、鲤、鲈、鳊百余。遽命操脍促膳，凡数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丝竹，铿鞞齐奏。酒至赤帻者，持杯顾玄之而谓众宾曰：“吾不习周公礼，不习孔氏书，而贵居王位。今此儒，发鬓焦秃，肌色可掬，虽孜孜矻矻，而又奚为？肯折节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乃以书卷蒙之，执烛以观，一无所见。

玄之舍卷而寝。方寐间，见被坚执锐者数千骑，自西牖下分行布伍，号令而至。玄之惊呼仆夫，数骑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蚩蚩王子猎于羊林之茸，钓于紫石之潭。玄之牖奴，遽有迫胁，士卒溃乱，宫车振惊。既无高共临危之心，须有晋文还国之伐。付大将军蚩蚩追过。”宣讫，以白练系玄之颈，甲士数十，罗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门，观者架肩叠足，逗五六里。又行数里，见子城，有赤衣冠者唱言：“蚩蚩王大怒曰：‘披儒服，读儒书，不修前言往行，而

肆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议。”乃释缚，引入议堂。见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听陈劾之词，尤炳焕于人间。

戴红头巾的人对贵宾说：“我精通古代善于捕鱼的任公子的本领，让我钓些鱼为贵宾助兴吧。”于是便拿着鱼竿在砚台的南端水中钓鱼。乐伎演奏《春波引》助钓，曲子还没演奏完，就钓了鲂、鲤、鲈、鳊等鱼一百多条。戴红头巾的人立刻命人操刀细细切鱼，赶快做饭，做出的菜共几十种，都馨香扑鼻，美不可言。这时金石丝竹各种乐器一齐演奏，交混回响，美妙和谐。轮到戴红头巾的人喝酒了，他举着酒杯瞅着徐玄之对众宾客说：“我没学习周公的礼，也没读孔子的书，可是却贵居王位。现在这位儒生，头发两鬓干枯脱落，饥饿的脸色很明显，虽然勤奋苦学，可是又能做什么呢？如果肯降低身份做我的下卿，也就可以在今天的宴会上作陪。”徐玄之使用书本把他们盖上，拿起烛来观看，却什么也看不见了。

徐玄之于是放下书本就寝。刚入睡，就看见有穿着铠甲拿着武器的数千骑兵，从西面的窗户下面分成行列，摆开队形，喊着口号过来了。徐玄之惊慌地招呼仆人时，有几名骑兵已来到床前，向徐玄之宣布说：“蚩蚩王子到羊林的嫩草地打猎，到紫石潭那里钓鱼。徐玄之这个愚钝的奴才，突然进行威逼胁迫，以至士兵混乱溃散，使贵人大受惊吓。你既没有古代战国时高共面临危难时仍不失君臣之礼的风度，我就要用春秋时晋文公回国之后讨伐乱臣的行动！现在大王命令把你交给大将军蚩蚩追究你的罪过！”宣布之后，用白绢拴着徐玄之的脖子，甲士数十人押着，前呼后拥地拉走了。他们走得很快，不一会儿就觉得进入一道城门，围观的人肩挨着肩，脚踩着脚，跟随了五六里。又走了几里，看见了内城，有位穿红衣服戴红帽子的人大声宣布道：“蚩蚩王说：‘你穿着儒者的衣服，读儒家的书，不好好学习前人的言行，反而逞匹夫之勇，欺凌尊长。决定把你交给三公的官员议处。’”于是给徐玄之松了绑，带到议事厅堂。徐玄之看见穿紫衣戴紫帽的有十人，就一一拜见，那十个人都瞪着眼睛傲慢地坐在那里受礼。他听到那些官员弹劾他的文辞，比人间的这类文辞更加富有文采。

是时王子以惊恐入心，厥疾弥甚。三事已下议，请置肉刑。议状

未下，太史令马知玄进状论曰：“伏以王子日不遵典法，游观失度，视险如砥，自贻震惊。徐玄之性气不回，博识非浅，况修天爵，难以妖诬。今大王不能度己，返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窃见云物频兴，沴怪屡作，市言讹讖，众情惊疑。昔者秦射巨鱼而衰，殷格猛兽而灭。今大王欲害非类，是蹶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览疏大怒，斩太史马知玄于国门，以令妖言者。

是时大雨暴至，草泽臣蟹飞上疏曰：“臣闻纵盘游，恣渔猎者，位必亡；罪贤臣，戮忠谏者，国必丧。伏以王子猎患于绝境，钓祸于幽泉，信任幻徒，荧惑儒士。丧履之戚，所谓自贻。今大王不究游务之非，返听诡随之议。况知玄是一国之元老，实大朝之世臣，是宜采其谋猷，匡此颠仆。全身或止于三谏，犯上未伤于一言。肝胆方期于毕呈，身首俄惊于异处。臣窃见兵书云，无云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于当时，知玄恨死于今日。大王又不贷玄之峻法，欲正名于肉刑，是抉吾眼

这时蚩蜉王子因为惊恐深入内心，病情更趋严重。三公以下官员做出决议，要求对徐玄之使用肉刑。决议文书还没下达，太史令马知玄上奏章说：“臣认为因为王子天天不遵守法度，游玩过度，把危险的地方看得平如磨刀石，以致给自己招致很大的惊吓。徐玄之的性格气质并非奸邪，又见识广博，并非浅薄之辈，况且又注意培养仁义忠信的品德，难以诬蔑他是妖邪。现在大王不能正确估价自己，反而任凭自己心意，信任那众多的官员，要害有远见有才能的人。我私下看到天象云气之色频繁变化，反常怪异的现象屡屡出现，街上流传着错误的预言，群众的情绪惊慌疑虑。从前秦始皇射死大鱼因而国家衰败，殷纣王打死猛兽而国家灭亡。现在大王想杀害跟我们不是同类的人，这是重蹈殷朝和秦朝的覆辙，只怕本朝的衰败，就从这里开始了。”蚩蜉王看了奏章大怒，下令在国门那里斩了太史马知玄，并以此号令妖言惑众的人。

这时，突然下起了暴雨，草野之民蟹飞上奏章说：“我听说凡是放纵地娱乐游玩，尽情地打鱼打猎的，他的王位就一定会失去；加罪贤臣，杀戮忠诚正直的人，他的国家一定要灭亡。臣以为王子到绝境去猎取祸患，到幽暗的泉水里钓取灾难，信任妖言惑众的人，怀疑信

奉儒家学说的人。春秋时期齐襄公因田猎而丢失鞋子的悲哀，就像人们说的是自己招来的。现在大王不追究沉迷于游猎的过失，反而听信诡诈谄媚者的主张。况且马知玄是一国的元老，又是我们国家的世家大臣，实在是应该采纳他的计策谋略，扭转目前这种颠倒的是非。如果要保全自身，或许进谏了三次就该停止；即使冒着犯上的风险，也坚持要向皇上进言。他正准备向皇上完全展示自己的忠肝义胆，可是马上就得到了身首异处的下场。我私下里看到兵书上说，没有云彩而下雨是天在哭泣。现在正直的大臣被杀戮，天已经为他哭泣了。我恐怕古时候被剜心的忠臣比干死的时候并不遗憾，马知玄却对死在今天感到遗憾。大王又不肯宽恕徐玄之，要对他使用严峻的刑法，而想要用肉刑使名分正当，这是春秋末年伍子胥被挖掉眼睛

而观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宫之奇言为谬，卒并于晋公；吴以伍子胥见为非，果灭于句践。非敢自周秦悉数，累黷聪明，窃敢以尘埃之卑，少益嵩岳。”王览疏，即拜翊飞为谏议大夫，追赠太史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其子蜚为太史令，赉布帛五百段，米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后进旨。

于是蜚诣移市门进官表曰：“伏奉恩制云：‘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贞，有魏侍中辛毗之谏诤，而我亟以用己，昧于知人，爇栋梁于将为大厦之晨，碎舟楫于方济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尔非辜。是宜褒赠其亡，赏延于后者。’宸翰忽临，载惊载惧，叩头气竭，号断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学究天人，艺穷历数，因玄鉴得居圣朝。当大王采芻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谟之日。逆耳之言难听，惊心之说易诛。今蒙圣泽旁临，照此非罪。鸿恩沾洒，犹惊已散之精魂；好爵弥缝，难续不全之腰领。今臣岂可因亡父之诛戮，要国家之宠荣？报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况今天图将变，历数堪忧，伏乞斥臣遐方，免逢丧乱。”王览疏不悦，乃返寝于候雨殿。

既寤，宴百执事于陵云台曰：“适有嘉梦，能晓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赐爵一级。”群臣有司，皆顿首敬听。曰：

看着越军进入吴国的事在今天重演。从前虞国认为宫之奇的话错误，结果虞国最终被晋国吞并；吴国认为伍子胥的看法不对，吴国果然被句践灭掉。不是我敢从周朝秦朝往下一列举，连续褒渎圣上聪明的

耳目，而是我想以自己尘埃般微贱的身躯，为巍峨嵩山尽一点力量。”蚩蜉王看了奏章，就任命蜚飞为谏议大夫，又追封太史令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他的儿子蜚为太史令，并赠给蜚办丧事的布帛五百匹，赠给蜚飞和蜚各三百石米。并说，那个徐玄之等以后听取了意见再处理。

于是蜚到了移市门进献官表说：“臣恭敬地捧着看皇帝的诏书，上面说：‘马知玄有殷代王子比干那样的忠贞，有魏国侍中辛毗那样的直言敢谏的品质，而我屡次因为坚持己见，而对贤人不了解，因而在将要建造大厦的早晨却把栋梁烧掉了，在将要渡过大河的时候却把船只打碎了。由于我不施恩德，以致你无罪被杀。这是应该对其死者进行表彰和追封的，奖赏应该延续到他的后人身上。’这时忽然接到皇帝的诏书，臣又惊又怕，连连叩头，呼吸都停止了，号哭中断，鲜血滴落。我去世的父亲知玄，深明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精通历法术数的技艺，凭着高超的见解得以官居高位。在大王向草野之人征求意见之时，正是我父亲贡献良策之时。逆耳的话难以听进去，说震惊人心的话容易被杀。现在承蒙圣恩浩荡，为我父亲平反昭雪。这样深广的恩泽降下，会使已经散去的精魂吃惊；尽管显赫的爵位虽能弥补过错，却也难接合残缺的腰身和颈部。现在我怎么可以因为先父被杀戮，而领受国家的宠爱与荣耀？我不能像伍子胥那样报复楚平王，又怎么忍心像大禹那样父亲被杀还为国效力。何况现在天象预示着国家将有大变，历数也显出令人忧虑的预兆，臣请求把臣驱逐到远方，以免遭受死丧祸乱。”蚩蜉王看了奏章不高兴，就回到候雨殿去睡觉。

睡醒后，蚩蜉王就在凌云台宴请百官，说：“刚才我做了个好梦，谁能把它解释清楚，让我的心里亮堂堂的，就赏给他一级爵位。”群臣和各主管官员都叩头，然后洗耳恭听。蚩蜉王说：

“吾梦上帝云：‘助你金，开尔国，展尔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泊石，以答尔德。’卿等以为如何？”群臣皆拜舞称贺曰：“答邻国之庆也。”蜚飞曰：“大不祥，何庆之有？”王曰：“何谓其然？”蜚飞曰：“大王逼胁生人，滞留幽穴，锡兹咎梦，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锄也；‘开国’者，辟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泊石’，与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锄吾土，攻吾国，纵火南北，以答系领之辱乎？”王于

是赦玄之之罪，戮方术之徒，自坏其宫，以褫厥梦。乃以安车送玄之归，才及榻，玄之寤。既明，乃召家僮，于西牖掘地五尺余，得蚁穴如三石缶。因纵火以焚之，靡有子遗，自此宅不复凶矣。出《纂异记》。

短狐

《搜神记》及《鸿范五行传》曰：蜮射生于南方，谓之短狐者也。南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淫以女为主，故曰多蜮。蜮者，淫女惑乱之气所生。出《感应经》。

蜘蛛怨

顷有寺僧所住房前，有蜘蛛为网，其形绝大。此僧见蜘蛛，即以物戏打之，蜘蛛见僧来，即避隐。如此数年。一日，忽盛热，僧独于房，因昼寝。蜘蛛乃下在床，啮断僧喉成疮，少顷而卒。蜂蛰有毒，非虚言哉！出《原化记》。

“我梦见上帝说：‘助你金，开尔国，展尔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泊石，以答尔德。’你们认为这个梦怎么样？”群臣都跪拜舞蹈，称赞祝贺说：“这是预兆我们将有吞并邻国的喜庆之事啊！”蟹飞说：“很不吉利！哪有什么喜庆？”王问：“你为什么说不吉利？”蟹飞说：“大王威逼胁迫世间的生人，把他拘留在幽暗的洞穴里，给你托这个梦，实在是因为上天震怒。‘助金’就是‘锄’字，‘开国’就是‘辟’，‘展疆土’就是分裂，‘赤玉泊石’，就是玉石俱焚。难道不是徐玄之要用锄锄我们的国土，攻打我们的国家，在南北两面放火，来报复绳拴脖子的耻辱吗？”虬蟬王于是赦免了徐玄之的罪，杀了会方术的那些人，自己毁掉了宫殿，以便消除那个梦中所预示的灾难。接着又用舒适的车子送回了徐玄之，刚一挨着床，徐玄之就醒过来了。天亮以后，徐玄之就召集家里的年轻仆人，在西窗下挖地五尺多深，找到一个蚂蚁洞，有装三石粮的大缸那样大。于是放火烧了这个蚂蚁洞，一只蚂蚁也没留下，从此这座宅子再没出现不吉祥的事。出自《纂异记》。

短狐

《搜神记》及《鸿范五行传》说：蜮射生在南方，人们把它称作短狐。南越的少数民族，男女在同一条河里洗澡，淫荡之事主要是女子做的，所以说有很多蜮。蜮是淫荡的女子魅惑迷乱之气产生的。出自《感应经》。

蜘蛛怨

不久前有个庙里和尚住的房子前面，有蜘蛛织的网，蜘蛛的个头极大。这个和尚看见蜘蛛，就用东西戏弄击打它，所以蜘蛛看见和尚来，就隐蔽躲藏起来。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有一天，忽然天气非常热，和尚白天单独一人在房中睡觉。蜘蛛于是落到床上，咬断了和尚的喉咙形成伤口，不一会儿和尚就死了。看来蜂和蜘蛛有毒可不是假话呀！出自《原化记》。

蜥蜴

曹叔雅《异物志》曰：鱼跳跳，则蜥蜴从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鱼还水底，蜥蜴还草中。出《三教珠英》。

殷琅

陈郡殷家养子名琅，与一婢结好经年。婢死后，犹往来不绝，心绪昏错。其母深察焉。后夕见大蜘蛛，形如斗样，缘床就琅，便燕尔怡悦。母取而杀之，琅性理遂复。出《异苑》。

豫章民婢

豫章有一家，婢在灶下。忽有人长数寸，来灶间，婢误以履践杀一人。遂有数百人，着缟麻，持棺迎丧，凶仪皆备，出东门，入园中覆船下。就视，皆是鼠妇。作汤浇杀，遂绝。出《搜神记》。

南海毒虫

南海有毒虫者，若大蜥蜴，眸子尤精朗。土人呼为十二时虫，一日一夜，随十二时变其色，乍赤乍黄。亦呼为篱头虫，传云，伤人立死，既潜噬人，急走于藩篱之上，望其死者亲族之哭。新州西南诸郡，绝不产蛇及蚊蝇。余窜南方十年，竟不睹蛇，盛夏露卧，无啮肤之苦。此人谓南方少蛇，以为夷獠所食。别有水蛇，形状稍短，不居陆地，非喷毒啮人者。出《投荒杂录》。

蜥 蜴

曹叔雅的《异物志》中说：鱼不断跳跃时，蜥蜴就会从草里下水。它们渐渐地互相依傍靠近，就一块浮在水面上交配。交配完了，鱼回到水底，蜥蜴回到草中。

殷 琅

陈郡有一户姓殷的人家，有个养子名叫琅，跟一个丫环相好多年。后来丫环死了，但他们仍然不断来往，这使得殷琅的心绪糊涂错乱。殷琅的母亲就周密地进行观察。后来有一天晚上，见一只大蜘蛛，形状像斗，沿着床靠近了琅，于是就听见他们云雨交欢的声音。殷琅的母亲抓住蜘蛛杀了，殷琅的性情理智才恢复了正常。出自《异苑》。

豫章民婢

豫章有一户人家，家里的婢女在灶下呆着。忽见有些几寸长的人来到灶间，婢女没小心，踩死了一个小人。于是就有几百小人穿着麻制的丧服，抬着棺材来治丧，丧事仪式很齐全，他们出了东门，进入园中扣着的船底下。人走近一看，原来都是鼠妇虫。于是烧热水浇死了它们，这种虫子再也没有出现。

南海毒虫

南海一带有种毒虫像大蜥蜴，眼珠子尤其明亮。当地人把它叫十

二时虫，因为它会随着日夜的十二个时辰改变它的颜色，忽红忽黄。也称作篱头虫，古书上说它咬伤了人，人马上就会死；暗中咬了人后，它急忙跑到篱笆上，看着被咬死的人的亲族哭泣。新州西南各郡，绝没有蛇和蚊子、苍蝇。我被流放到南方十年，竟然没看到蛇，盛夏裸露躺着，没有皮肉被咬之苦。这里的人们说，南方少蛇，是因为被当地少数民族吃了。另外有种水蛇，形状稍短，不住在陆地上，也不喷毒咬人。出自《投荒杂录》。

诺 龙

南海郡有蜂，生橄榄树上，虽有手足，颇类木叶，抱枝自附，与木叶无别。南人取者，先伐仆树，候叶凋落，然后取之。有水虫名诺龙，状如蜥蜴，微有龙状。俗云，此虫欲食，即出水据石上。凡水族游泳过者，至所据之石，即跳跃自置其前，因取食之。有得者必双，雄者既死，雌者即至，雌者死亦然。俗传以雌雄俱置竹中，以节间之，少顷，竹节自通。里人货其僵者，幻人以蜂，俱用为妇人惑男子术。出《投荒杂录》。

诺 龙

南海郡有一种蜂，生活在橄榄树上，虽有手脚，但很像树叶，抱着树枝附在上面，跟树叶没有区别。南方人要捉它时，先砍倒树，等树叶凋落后再捉它。有一种水虫名叫诺龙，样子像蜥蜴，有点像龙的样子。世俗传说，这种虫子想捕食，就爬出水伏在石头上。凡是水中动物游泳经过，到了诺龙占据的石头时，就跳着来到诺龙跟前，诺龙便抓过来吃了它。有人抓到诺龙的一定是两只，雄性的死了以后，雌性的就来了，雌性的死了也是如此。世俗传说，把雌雄诺龙都放在竹筒中，中间用竹节隔开，不一会儿，竹节就打通了。乡下人卖的是那晒干的诺龙，有的用蜂冒充诺龙骗人，都是妇女用来迷惑男子的手段。出自《投荒杂录》。

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虫七

蚁	子	蛙	蛤	金龟子	海山	蜈蚣
蚊	翼	壁虱	白虫	蚕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禅	蝗化	水蛙		
蚓疮	蜂余	熊迺	蠹斯	蛹化		

蚁子

南方尤多蚁子，凡柱楣户牖悉游蚁，循途奔走，居有所营，里栋相接，莫穷其往来。出《投荒杂录》。

蛙蛤

南方又有水族，状如蛙，其形尤恶，土人呼为蛤。为臠食之，味美如鹌鹑。及治男子劳虚。出《投荒杂录》。

金龟子

金龟子，甲虫也，春夏间生于草木上，大如小指甲，飞时即不类。泊草蔓上，细视之，真金色龟儿也。行必成双。南人采之阴干，装以金翠，为首饰之物。亦类黔中所产青虫子也。出《岭表录异》。

蚁子

南方白蚁特别多，凡是柱子门楣门窗等木制的东西上都有白蚁在爬来爬去，它们沿着一定的路线爬行，居住的地方有所营筑，房屋相互连接，没人能搞清楚往来的情况。出自《投荒杂录》。

蛙蛤

南方又有一种水中动物，形状像青蛙，它的外形尤其难看，当地人把它称为“蛤”。做成羹吃，味道鲜美，像鹌鹑汤。还能治男子的痹虚。出自《投荒杂录》。

金龟子

金龟子是一种甲虫，春夏间从草或树上生出来，有小指甲那样大，飞的时候就不像小龟了。停在草蔓上时，去仔细观察它，真像金色的小龟。它爬行时一定成双成对。南方人把它采集回来阴干后，用金翠装饰起来，当作首饰。它也很像黔中所出产的青虫子。出自《岭表录异》。

海 山

又珠崖人，每晴明，见海中远山罗列，皆如翠屏，而东西不定，悉蜈蚣也。虾须长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出《岭南异物志》。

蜈 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取其肉，曝为脯，美于牛肉。又云，大者能啖牛。里人或遇之，则鸣鼓然火炬，以驱逐之。出《岭表录异》。

蚊 翼

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虫焉，目明者见之。每生九卵，复未尝曾有蜾，徒乱反。复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兽，食者知。言虫小食人不去也。此虫既细且小，因曰细蠚，音蔑。陈章对齐桓公小虫是也。此虫常春生，而以季夏冬藏于鹿耳中，名婴妮。婴妮亦细小也。出《神异经》。

壁 虱

壁虱者，土虫之类，化生壁间。暑月啮人，其疮虽愈，每年及期必发。数年之后，其毒方尽。其状与牛虱无异。北都厩中之马，忽相次瘦劣致毙，所损日甚。主将虽督审刍药勤至，终莫能究。而毙者状类相似，亦莫知其疾之由。掌厩获罪者，已数人矣，皆倾家破产，市马以陪纳，然后伏刑。

海 山

听说海南岛人，每当天气晴朗明净时，就看见海里的远山一座挨着一座，都像绿色的屏风，而且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这些都是蜈蚣。像虾的触须有四五十尺长，这种东西也不值得奇怪。出自《岭南异物志》。

蜈 蚣

《南越志》上说，大的蜈蚣，它的皮可以用来蒙鼓，把它的肉晒成肉干，比牛肉味道还好。又说，大的蜈蚣能吃牛。村里人有时遇到这种情况就敲鼓点起火炬，来赶走它。出自《岭表录异》。

蚊 翼

南方的蚊子翅下有一种小飞虫，眼力好的人能看见。这种虫每次产九个卵，又不曾有孵不出幼虫的，因此就变成了九只幼虫，一起飞走了，蚊子却始终不知道。这种小飞虫也咬人和各种野兽，被咬的人是有感觉的。据说这种虫虽小但叮上人就不走。因为这种虫又细又小，所以叫细蟻，音蔑。陈章回答齐桓公说的那种小虫就是这种。此虫常在春季出生，从夏末到冬季藏在鹿的耳朵中，这时名叫婴蜺。婴蜺也是非常细小的。出自《神异经》。

壁 虱

壁虱是属于土虫一类的动物，是在墙壁中变化生长出来的。在夏天时常咬人，咬出的伤口即便暂时好了，但每年到了曾经被咬的那个

时间一定会复发。几年以后，它的余毒才会完全消失。它的形状跟牛虱没有什么不同。北方的京城中马圈里养的马，忽然都相继瘦弱无力以至死去，马一天比一天减少，情况日益严重。主将虽然极为勤勉地来检查询问吃草和吃药的情况，但始终没能搞清原因。而马死的状况都很相似，也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病怎么得的。负责管理马圈的因为马死而获罪的已有好几个人了，都倾家荡产来买马交上赔偿，然后还要承受刑罚。

有一裨将干敏多识，凡所主掌，皆能立功。众所推举，俾其掌厩马。此人勤心养膳，旦夕躬亲。旬月之后，马之殒毙如旧。疑其有他，乃明烛以守之。二鼓之后，马皆立不食，黑者变白，白者变黑。秉炬以视，诸马之上，有物附之，不可胜数，乃壁虱所嗜也。五鼓之后，壁虱皆去，一道如绳，连亘不绝。翌日，而以其事白于帅臣，寻其去踪，于楼中得巨穴焉，以汤灌之。坏楼门穴，得壁虱死者数十斛。穴中大者一枚，长数尺，形如琵琶，金色，焚而杀之。筑塞其处，其害乃绝。出《录异记》。

白 虫

有人忽面上生疮，暑月即甚，略无完皮，异常楚痛，涂尝饵药，不能致效。忽一日，既卧，余烛未灭，同寝者见有物如弦如线，以著其面，因执烛视之，白虫如虱，自瓷枕穴中出，以嗜其面。既明，遂道其事，剖枕以视之，白虫无数，因尽杀之，面疮乃愈。出《录异记》。

蚕 女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蚕女旧迹，今在广汉，不知其姓氏。其父为邻邦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

有一位副将办事聪敏，见识很广，凡是他负责的事情，都能办出成效。于是大家推荐他，让他管理马圈中的马。这个人用心喂养，早晨

晚上亲自照看。经过一个月，马的死亡情况还是照旧。副将疑心有别的原因，就点亮蜡烛守护着马。二更天后，马都站在那儿不吃草了，只见黑马变成了白马，白马变成了黑马。拿着蜡烛去仔细一看，那些马的身上都有什么东西附着，数都数不过来，原来是壁虱叮在上面。五更天后，壁虱都走了，走在路上就像一条绳子，连续不断。第二天，副将把此事报告了做主帅的大臣，于是顺着它们回去的踪迹，在楼里面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把热水灌了进去。挖开楼门附近的洞穴，看到烫死的壁虱有数十斛。洞中有一只大壁虱，长达数尺，形状像琵琶，金黄色，于是烧死了它。又用土填塞了那个洞穴，从此那种灾害就再也没有出现。出自《录异记》。

白 虫

有人忽然脸上长疮，夏天就更厉害，脸上几乎没有完整的皮肤，非常疼痛，抹药吃药都不见效。忽然有一天，他躺上床以后，残烛尚未灭，同床睡觉的人见有个东西像琴弦又像线附着在他的脸上，于是那人拿着蜡烛去仔细看，只见有些白虫像虱子，从瓷枕孔内爬出，来咬他的脸。天亮以后，那人便告诉了他这个情况，剖开瓷枕一看，里面有无数白虫，于是把它们全都杀了，脸上的疮也就好了。出自《录异记》。

蚕 女

蚕女是上古高辛帝时代的人，当时蜀地还没设立官长，没有人统治领导。那里的人按家族聚居在一起，家族间交替地互相侵吞。蚕女的遗迹在现在的广汉，不知道她姓什么。她的父亲被邻国抢走，已经一年了，只有她父亲常骑的马还在家中。蚕女想到父亲远在异乡，常常饭都吃不下，她的母亲为了安慰她，就向众人立誓说：“有谁能把她的父亲找回来的，我就把这个女儿

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龊。父问其故，母以誓众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马。安有配人

而偶非类乎？能脱我于难，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马愈跑，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皮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以衣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今家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官观诸化，塑女子之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稽圣赋》曰“安有女，感彼死马，化为蚕虫，衣被天下”是也。出《原化传拾遗》。

砂俘效

陈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号曰俘郁。旋干土为孔，常睡不动。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悦。愚有亲表，曾得此物，未尝试验。愚始游成都，止于逆旅，与卖草药李山人相熟。见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访李生，仍以善价酬。因诘之，曰：“媚药。”征其所用，乃砂俘，与陈氏所说，

嫁给他。”部下的人，只能听听那个誓言，没有能把她父亲找回来的。那匹马听到蚕女母亲的话，却惊喜跳跃躁动不停，挣断缰绳跑了。过了几天，蚕女的父亲骑着马回来了。从此，这匹马就不断地嘶叫，不肯吃草喝水。蚕女的父亲问这事的原因，蚕女的母亲就把向众人立誓的话告诉了他。蚕女的父亲说：“那是向人立誓，不是向马立誓。哪有嫁女儿却嫁给非人类的呢？这匹马能使我脱离灾难，功劳也算是很大了。不过你立的誓言是不能实行的。”马听后用蹄刨地刨得更厉害了，蚕女的父亲很生气，用箭射死了马，并把马皮放在院子里晒着。蚕女经过马皮旁边时，马皮立即飞了起来，卷起蚕女飞走了。过了十天，马皮又停在桑树上面了。但蚕女已变成了蚕，吃桑叶，吐丝做茧，让人们用来做衣被。蚕女的父母非常悔恨，不断思念女儿。有一天，忽然看见蚕女驾着流动的云彩，乘着那匹马，带着几十名侍从从天而降，对父母说：“太上因为我孝顺能达到献身的地步，并且心中念念不忘大义，所以把九宫仙嫔的职位授给了我，从此将永远在

天上生活，请不要再想念我了。”说完升空而去。蚕女的家在今什邡、绵竹、德阳三县交界处。每年祈祷蚕茧丰收的人，从四面八方像云彩般聚集到这里来，都获得灵验的效果。道观佛寺中都塑了一个女子的神像，身披马皮，称她为马头娘，向她祈祷蚕桑的事。《稽圣赋》说“有个女子，感动了那死马，化为蚕虫，而为天下人带来衣裳”，说的就是蚕女。出自《原化传拾遗》。

砂俘效

陈藏器的《本草》上说，砂俘，又叫倒行拘子，蜀人把它称为俘郁。这种虫在干土上旋转钻出眼来，常睡在里面不活动。把它抓来放到枕头中，可以使夫妻互相爱悦。我有一位表亲，曾弄到过这东西，但未试验过。我当初游览成都，住在旅馆，跟卖草药的李山人相识。我见蜀城中的少年，常常很高兴地去拜访这个姓李的年轻人，花高价买他的药。我因此问他，他回答说是“媚药”，再问他所用的材料，原来就是砂俘，跟陈藏器所说的相同，

信不虚语。李生亦秘其所传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川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男女发狂，罹祸非细也。出《北梦琐言》。

舍 毒

舍毒者，蚊蚋之属，江岭间有之，郴连界尤甚。为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盐于上，以物封裹，半日间，毒则解矣。若以手搔，痒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弥甚。湘衡北间有之，其毒稍可。峡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视其生处，即麸盐树叶背上，春间生之，叶卷成巢，大如桃李。名为五倍子，治一切疮毒。收者晒而杀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窍穴而出，飞为蟆子矣。黔南界有微尘，色白甚小，视之不见。能昼夜害人，虽帐深密，亦不可断。以粗茶烧之，烟如焚香状，即可断之。又如席铺油帔隔之，稍可灭。出《录异记》。

老 蛛

泰岳之麓有岱岳观，楼殿咸古制，年代寝远。一夕大风，有声轰然，响震山谷。及旦视，即经楼之侈也。楼屋徘徊之中，杂骨盈车。有老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手足则周数尺之地矣。先是侧近寺观，或民家，亡失幼儿，不计其数，盖悉罹其啖食也。多有网于其上，或遭其黏然縻绊，

陈藏器确实没说假话。姓李的年轻人对他制药的方法保密，别人是得不到的。武陵山川出产的媚草，无赖们都花银子抢着买，有些男女由于服用了媚药而发疯，遭到的祸害可是不小啊！出自《北梦琐言》。

舍 毒

舍毒是蚊蚋之类的昆虫，长江与五岭之间就有，郴州连州的边界那里更多。在外做客的人，被虫咬后，千万不要用手去挠，只在咬处撒上盐，用东西包扎好，半天时间毒就化解了。如果用手挠了，就瘙痒不止，皮肉上出现伤口，中毒就更厉害。湘江衡山北边一带也有这种虫，毒性稍差些。从瞿塘峡到蜀地，有一种叫蠛子的虫，黑色，也能咬人，毒性也不太厉害。看它生存的地方，原来就附在盐麸子树叶的背面，春天出生，把叶卷成窝，窝大如桃李。这种虫名为五倍子，可以治一切疮毒。采收五倍子的人要把它晒干杀死，这样里面的虫子才不会孵化飞走。不这样处理，这种虫子一定会破孔飞出，变成了蠛子。黔地南部边境有一种叫微尘的小虫，白色，身体很小，一般看不清它。这种虫能白天晚上都害人，即使蚊帐严密无缝，也挡不住它。把粗茶叶烧起来像烧香时冒出的烟，就可以赶走它。还有一种办法，如果席上铺上油布阻隔，也稍微可以消除其害。出自《录异记》。

老 蛛

泰山脚下有一座岱岳观，楼房殿堂都是古代建造的，年代已很久远了。有一天晚上刮大风，只听到轰的一声，响声震动了山谷。等到早晨去看时，原来是经楼倒塌了。人们在经楼的废址上来回查看时，找到的各种枯骨能装满一车。其中还有一只老蜘蛛，形体像腹部能装五升的煎茶的矮鼎那么大，伸开前后爪子就可以覆盖方圆几尺的地

面。在此之前附近的寺观或老百姓家，常常丢失孩子，数都数不过来，原来全都是被这只老蜘蛛吃了。楼屋上有很多蛛网，有的孩子就是被粘糊糊的蛛丝束缚住，

而不能自解而脱走，则必遭其害矣。于是观主命薪以焚之，臭闻十余里。出《玉堂闲话》。

李 禅

李禅，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广陵宣平里大第。昼日寝庭前，忽有白蝙蝠，绕庭而飞。家僮辈竞以帚扑，皆不能中。久之，飞去院门，扑之亦不中。又飞出门，至外门之外，遂不见。其年，禅妻卒，辄车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飞翔之所也。出《稽神录》。

蝗 化

唐天祐末岁，蝗虫生地穴中。生讫，即众蝗衔其足翅而拽出。帝谓蝗曰：“予何罪，食予苗。”遂化为蜻蜓，洛中皆验之。是岁，群雀化燕。

水 蛙

徐之东界，接沂川，有沟名盘车，相传是奚仲试车之所。徐有奚仲墓，山上亦有试车处，石上辄深数尺。沟有水，水有蛙，可大如五石瓮，目如碗。昔尝有人于其项上得药，服之度世。出《玉堂闲话》。

蚓 疮

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既毕，每为蚯蚓穿穴，执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杀蚯蚓无数。顷之，其僧病苦，举身皆痒，恒须得长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疮。

不能自己解脱逃走，就被蜘蛛害死了。于是观主命令用木柴烧死那老蜘蛛，烧出的臭气十多里外都能闻到。出自《玉堂闲话》。

李 禅

李禅是楚州刺史承嗣的小儿子，住在广陵宣平里的大宅子里。有一天白天，他在院子前面的床上睡觉，忽然有只白色的蝙蝠，围着院子飞。家僮们争先恐后地用扫帚扑打它，但都没打到。过了好久，白蝙蝠飞出了院门，还是没打到它。又飞出大门，到了大门的外面，便看不见了。那一年，李禅的妻子死了，丧车出入的路，正是白蝙蝠飞行经过的地方。出自《稽神录》。

蝗 化

唐代天祐末年，蝗虫出生在地洞中。蝗虫们长成以后，大蝗虫就立即咬住它们的爪子和翅膀从洞里扯出来。皇帝对蝗虫说：“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要吃我的庄稼苗？”蝗虫于是都变成了蜻蜓，洛阳一带都见证了这种情况。那一年，各种雀都变成了燕子。

水 蛙

徐州的东部边界，跟沂川相接，有条沟名叫盘车，相传是夏代第一个造车的奚仲试车的地方。徐州有奚仲墓，山上也有试车的地方，石头上有几尺深的车辙痕迹。沟里有水，水里有青蛙，可长到像装五石粮的瓮那么大，眼睛像碗那样大。从前曾有人在它的脖子上得到一种药，吃了药就超脱尘世了。出自《玉堂闲话》。

蚓 疮

唐代天祐年间，浙西一带重修慈和寺，地面整治完毕后，常常被蚯蚓打上些洞，承担这项任务的人为此很发愁。有一位和尚教他们用石灰把地面盖上，由此地面稳固不受破坏了，但却杀死了无数的蚯蚓。不久，那个和尚就被病痛所折磨，全身都发痒，总是需要请指甲长的人来帮他搔痒，以至形成了疮。

疮中辄得死蚯蚓一条，殆数百千条。肉尽至骨而卒。出《稽神录》。

蜂 余

庐陵有人应举，行遇夜，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见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余间，但窄小甚。久之告饥，翁曰：“居家贫，所食唯野菜耳。”即以设，客食之，甚甘美，与常菜殊。及就寝，唯闻诤诤之声。既曙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尝患风，因尔遂愈，盖食蜂之余尔。出《稽神录》。

熊 迺

信州有版山，川谷深远，采版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迺，尝与其徒入山伐木。其弟从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见甲士清道自东来，传呼甚厉。迺弟惧恐，伏于草间。俄而旗帜戈甲，络绎而至。道傍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辄为所戮。至军中，拥一人若大将者，西驰而去。度其远，乃敢起行。迨晓，方见其兄，具道所见。众皆曰：“非巡逻之所，而西去溪滩险绝，往无所诣，安得有此人？”即共寻之，可十余里，隔溪滩，犹见旌旗纷若，布围畋猎之状。其徒有勇者，遥呼叱之，忽无所见。就视之，人皆树叶，马皆大蚁。

每个疮里都有一条死蚯蚓，总共差不多有成百上千条。最后和尚的肉被蚯蚓吃尽，露出了骨头，就死了。出自《稽神录》。

蜂 馀

庐陵有个书生赶考，路上天晚了，就到一个村庄里的人家借宿。有位老翁出来会见客人，说：“我家房子狭小而人口挺多，容纳一张床还可以。”于是书生就住在了这家。屋里的房间有一百多个，只是窄小得很。过了好久，书生说饿了，老翁说：“家里穷，吃的东西只有野菜。”就把野菜摆了出来，书生吃了，觉得味道甜美，与一般的菜不一样。等到上床睡觉时，只听到哄哄的声音。天亮后客人醒了，却看见自己睡在田地里，旁边有一个大蜂窝。这位客人曾患有风湿病，因为这次经历便全好了，大概是因为吃了蜜蜂剩余的东西了。出自《稽神录》。

熊 迺

信州有座版山，溪流山谷幽深，是采木制版的地方，于是以此给它命名。这州里有个熊迺，曾和他的朋友们进山伐木。他的弟弟在后面跟着追赶，到黄昏时候，还没追上他哥。忽然看见有穿铠甲的人清道，从东边来，传呼之声很严厉。熊迺的弟弟很害怕，就趴在草中。不一会儿就看见许多打着旗、扛着戈、穿着铠甲的人陆续来了。道路旁边也有走路的人，有人触犯了清道的，就被杀死。军队之中只见一大队士兵簇拥着一位像大将的人，骑着马向西急驰而去。熊迺的弟弟估计那些人走远了，才敢起来继续赶路。走到天亮，才追上他的哥哥，就把自己看到的全都告诉了哥哥。大家都说：“这儿不是巡逻的地方，向西去有溪流险滩，非常危险，而且没有可投奔的去处，怎么会有这样一些人呢？”就立即一同去寻找那帮人，大约走了十多里，隔着溪流险滩，就看见许多旗帜乱纷纷的，围成一圈好像打猎的样子。熊迺的朋友中有个勇敢的人，就远远地呼喊呵叱那些人，忽然便什么都看不见了。熊迺等人走近细看，人都是树叶，马都是大蚂蚁。取而碎之，皆有血云。出《稽神录》。

螽 斯

蝗之为孽也，盖沴气所生。斯臭腥，或曰，鱼卵所化。每岁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飞。故《诗》称螽斯子孙众多。螽斯即蝗属也。羽翼未成，跳跃而行，其名螽。晋天福之末，天下大蝗，连岁不解。行则蔽地，起则蔽天。禾稼草木，赤地无遗。其螽之盛也，流引无数，甚至浮河越岭，逾池渡堑，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御，穿户入牖，井溷填咽，腥秽床帐，损啮书衣，积日连宵，不胜其苦。郛城县有一农家，豢豕十余头，时于陂泽间，值螽大至，群豕跃而啖食之，斯须复饫，不能运动。其螽又饥，啖群豕，有若堆积，豕竟困顿，不能御之，皆为螽所杀。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为天生杀也。出《玉堂闲话》。

螭 化

己酉年，将军许敬迁奉命于东洲按夏苗。上言，称于陂野间，见有螭生十数里，才欲打捕，其虫化为白蛱蝶，飞去。出《玉堂闲话》。

把它们拿过来弄碎，却都有血。出自《稽神录》。

螽 斯

蝗虫作为一种妖孽，本是由灾害不祥之气产生的。因为它的气味很腥，便有人说是鱼子变成的。蝗虫每年产卵三次或四次，每一次能产卵一百多粒。从卵到长出翅膀，总共一个月就能飞了。所以《诗经》里说螽斯的子孙众多。螽斯就属蝗虫一类。蝗虫翅膀没长成时，跳跃着行动，这时它的名字叫螭。后晋天福末年，天下发生大蝗灾，连续几年也没有缓解。那些蝗虫在地面走时就遮蔽了地面，飞起来时就遮蔽了天空。庄稼草木全被吃光，大地光秃秃的什么也没剩。在螭灾最严重的时候，蝗流不断延伸扩展，数量数不胜数，甚至能浮水过河，翻过山岭，越过水池和壕沟，就像在平地走一样。蝗虫进入人家，谁也阻挡不了，它们穿门入窗，水井和厕所都被填塞，床、帐都被弄得又腥又脏，书的封皮也被损害咬破，白天黑夜天天如此，这种骚扰真叫人难以忍受。山东郛城县有一户农民，家中养了十多头猪，当时正在山坡、沼泽一带放养，正赶上螭虫大批涌来，这十多头猪于是跳跃着吃起螭虫来，不一会就吃饱了，不能走动了。那些螭又饥又饿，开始咬吃那些猪，螭虫成堆地聚在猪身上，猪竟然被困，无力反抗，结果十几头猪都被螭虫咬死了。到了癸卯年，那些蝗虫却都抱着草木干死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上天掌握着生杀之权啊！出自《玉堂闲话》。

螭 化

己酉那年，将军许敬迁奉命到东洲视察夏天庄稼的长势。不久呈上报告说，在野外山坡上，看到有十几里的地方都有螭生活着，刚想去扑打，那些螭虫就都化为白蛱蝶飞走了。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八十 蛮夷一

四方蛮夷 无启民 帝女子泽 毛 人 轩辕国

白民国 欧 丝^轶沐国 泥杂国 然 丘

卢扶国 浮折国 频 斯 吴明国 女蛮国

都 播 骨 利 突 厥 吐 蕃 西北荒

鹤 民 契 丹 沃 沮 焦 饶

四方蛮夷

东方之人鼻大，窍通于目，筋力属焉；南方之人口大，窍通于耳；西方之人面大，窍通于鼻；北方之人，窍通于阴，短；中央之人，窍通于口。出《酉阳杂俎》。

无启民

无启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为人。录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为人。细民肝不朽，八年化为人。出《酉阳杂俎》。

帝女子泽

帝女子泽性妒，有从婢散逐四山，无所依托。东偶狐狸，

四方蛮夷

东方的人鼻子大，体窍都跟眼睛相通，体力都归附到这里；南方的人嘴大，体窍都跟耳朵相通；西方的人脸大，体窍都跟鼻子相通；北方的人体窍都跟阴部相通，身体矮；中部地区的人，体窍都跟口部相通。出自《酉阳杂俎》。

无启民

无启人住在洞穴中，吃土。他们的人死了，埋葬后，死者心脏不烂，经过一百年又变成人。录人膝盖不烂，埋葬后过一百二十年又能变成人。细人肝脏不烂，埋后八年又变成人。出自《酉阳杂俎》。

帝女子泽

上帝的女儿子泽生性嫉妒，把陪嫁的婢女都赶走，让她们分散居住在四面山里，她们没有依靠。东山的便给狐狸做了配偶，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獾猴，所育为伦。出《酉阳杂俎》。

毛 人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长七八尺，皆如人形，身及头上皆有毛，如猕猴。毛长尺余，短𦏧□。上音生，下音管。见人则𦏧古陌反。目，开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𦏧许记反。食人。舌鼻牵引共戏，不与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丽，一名髯狎。小儿髯可畏也。

轩辕国

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诸天之野，和鸾鸟舞。民食凤卵，饮甘露。出《博物志》。

白民国

白民之国，有乘黄，状若狐，背上有角。乘之，寿三千年。出《博物志》。

欧 丝

欧丝之野，女子乃跪，据树欧丝。出《博物志》。

𧣾 沐国

越东有𧣾 沐之国，音善爱反。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父死，则负其母而弃之，言鬼妻，不可与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国，其亲戚死，剖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孝子也。秦之西有义渠之国，其亲戚死，聚柴而焚之，

生的孩子叫殃；南山的跟猴子交合，生的孩子叫溪；北山的跟獾狨私通，生的孩子是伦。出自《酉阳杂俎》。

毛 人

八方荒远的地方，有一种毛人。毛人高七八尺，形体都像人，身子和头上都有毛，像猕猴。毛长一尺多，短而蓬松。见到人就闭上眼睛，张开嘴伸出舌头，上嘴唇能盖住脸，下嘴唇能盖住胸。喜欢吃人。它们之间常用舌鼻相拉一起游戏，如一方不伸舌头，另一方就马上走了。这种毛人名叫髯公，俗称髯丽，也叫髯狎。幼年的髯公是可怕的。

轩辕国

轩辕国在穷山的边上，他们国中不长寿的人也能活八百岁。诸天的原野上，和鸾鸟一同起舞。百姓吃凤蛋，喝甘美的雨露。出自《博物志》。

白民国

白民国有一种动物叫乘黄，样子像狐狸，背上有角。骑过它，寿命可长达三千岁。出自《博物志》。

欧 丝

欧丝国的原野上，女子竟然跪着，靠着树吐丝。出自《博物志》。

𨾏 沐国

越国东部有个𨾏 沐国，该国人的长子生下来，就剥开吃了他，说这样会有利于弟弟。如果父亲死了，儿子就把母亲背出去扔掉，说是鬼的妻子是不能跟他们一起住的。楚国的南边有个炎人国，他们的亲属死了，就把他们身上的肉刮下来扔掉，然后只把骨头埋了，这样就可以成为孝子了。秦国的西边有个义渠国，那个国家人们的亲属死了，就把木柴堆积起来焚烧他们的尸体，

薰其烟上，谓之登烟霞，然后成为孝。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非也。见《墨子》。出《博物志》。

泥杂国

成王即位三年，有泥杂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震之击在下。或入潜穴，又闻波澜之声在上。或泛巨水，视日月，以知方面所向。计寒暑，以知年月。考以中国正朔，则序历相符。王接以外宾之礼也。出《拾遗录》。

然 丘

成王六年，然丘之国，献比翅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拳头爹鼻，衣云霞之布一如今霞布也。经历百余国，方至京师。越铁峴，泛沸海，有蛇州蜂岑。铁峴 峭厉，车轮各金刚为辘，比至京师，皆讹说几尽。沸海皆涌起，如煎鱼也，鱼鳖皮骨，坚强如石，可以为铠。泛沸海之时，以铜薄舟底，龙蛇蛟不得近也。经蛇州度，则豹皮为屋，于屋内推车。经蜂岑，燃胡苏之木末，以此木烟能杀百虫。经途五十余年，乃至洛邑。成王封太山，禅社首。使发其国之时，人并童稚，乃至京师，鬓发皆白。及还至然丘，容貌还复壮。比翼鸟多力，状似鹄，衔南海之丹泥，巢昆岑之玄木，而至其中。遇圣则来翔集，以表周公辅圣之神力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让燃烧的烟往上走，他们把这叫作登烟霞，这样做后才会被认为孝。这种做法上层政府提倡，下面的人也当作风俗，并不能说是不对的。

这些事见于《墨子》一书中。出自《博物志》。

泥杂国

周成王即位三年后，有泥杂国的人来朝见。那人说，他从泥杂国家出发后，常在云彩里走，脚下常常传来打雷的声音。有的时候，他又进入深潜的洞穴中，能听到波浪的声音在头上。有时在大水中飘浮前行，通过看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来弄清方向。根据季节的冷热变化，来确定年月。用中原的历法去验证它，就发现顺序年代正相符合。于是周成王以外宾的礼节接待了他。出自《拾遗录》。

然丘

周成王六年，然丘国进献比翼鸟，雌雄各一只，笼子是用玉石做成的。那个国家的使者都头发卷曲，鼻子很大，穿着云霞那样的布——就像今天的霞布。经过了一百多个国家，才到了京城。途中翻过了铁屺山，渡过了沸海，还经过了蛇州和蜂山。铁屺山陡峭危险，车轮的外圈是用金刚石做的，可是等到了京城，都变形磨损得快没有了。沸海上波浪翻滚，像煎鱼那样，鱼鳖的皮和骨头坚硬得像石头，可用它做铠甲。渡沸海时，用铜片包住船底，使龙蛇蛟不能靠近。经蛇州时，就用豹皮做成屋子，人在屋子里推着车。经过蜂山时，就点燃胡苏树的树枝，因为这种树烧出的烟能杀灭各种虫子。在路上走了五十多年，才到了洛阳。这一年周成王在泰山祭天，在社首山祭地。这使者从他的国家出发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孩子，可是到了京城的时候都已鬓发全白。等到使者回到然丘，容貌恢复，又强壮如初。他们进贡的比翼鸟力气大，形状像鹄，衔来南海的红泥，在昆山的玄木上做窝，住在那里面。比翼鸟遇到圣人就飞翔落下，以此显示周公辅佐圣王的非凡力量。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卢扶国

卢扶国，燕昭王时来朝。渡玉河万里，方至其国。国无恶禽兽，水不扬波，风不折枝。人皆寿三百岁，结草为衣，是谓之卉服。至死

不老，咸和孝让。寿登百岁已上，拜敬如至亲之礼。葬于野外，以香木灵草，翳掩于尸。闾里吊送，号泣之声，动于林谷，溪原为之止流，春木为之改色。居丧，水浆不入口，至死者骨为埃尘，然后乃食。昔大禹随山导川，乃表其地为无老纯孝之国。出《王子年拾遗记》。

浮折国

元封元年，浮折岁贡兰金之泥。此金汤渊，盛夏之时，水常沸涌，有若汤火，飞鸟不能过。国人行者，常见水边有人，冶此金为器。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铸，其色变白，有光如银，名曰银烛。常以为泥，封诸函匣及诸宫门，鬼魅不敢干。当汉世，上将出征，及使绝国，多以泥为印封。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玺封也。帝崩后乃绝。出《王子年拾遗记》。

频 斯

魏帝为陈留王之岁，有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如今之铠。不食中国滋味，自有金壶，中有神浆，凝如脂，尝一滴则寿千年。其国有大风木为林，高六七十里，善

卢扶国

燕昭王时，卢扶国派使者来朝见。从中国要渡过万里玉河才能到达卢扶国。卢扶国内没有凶恶的禽兽，水面上不起波浪，风也吹不断树枝。人们寿命都达到三百岁，他们用草编织衣服，这种衣服称为卉服。人到死了的时候也没有变老，全都和气孝顺谦让。寿命达到百岁以上，人们对他们都像对待最近的亲属那样拜见敬礼。人死后埋葬在野外，用香木灵草覆盖在尸体上。乡里人都去吊唁送葬，号哭的声音，震动了树林山谷，溪水因此而停止了流动，春天的树也因为悲悼改变了颜色。在居丧期间，既不喝酒也不喝水，直到死者的骨头变成泥土，才吃饭。从前大禹沿着山疏导河流时，就标记那个地方是无老纯孝之国。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浮折国

汉武帝元封元年，浮折国每年进贡兰金泥。产这种金的热水坑，在盛夏的时候，里面的水经常沸腾翻涌，就像热水与烈火，飞鸟也飞不过去。国内的人经过此处时，经常看见水边上有人，把这种金属冶炼铸造成器物。兰金泥开始像泥那样污浊，颜色如上等黄金紫磨金，反复多次铸造，它的颜色就变白了，而且发出银光，这时就称为银烛。常用它作成泥，密封各种盒子、匣子和各宫门，这样，鬼怪就不敢冒犯。在汉朝时候，上将出征，以及出使极远的国家，多用兰金泥作官印的封泥。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出使时，都接受了用兰金之泥封好的盖有皇帝印的证书。汉武帝死后，进贡兰金之泥的事就中止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频斯

魏帝曹奂做陈留王那年，有频斯国的人来朝见，他们用各种颜色的玉石做衣服，像今天的铠甲。他们不吃中原的食物，自己带有金壶，壶里有种神浆，像凝固的油脂，尝一滴就能延长一千年的寿命。他们国中有大风木形成的树林，树高六七十里，擅长

算者以里计之，雷电常出树之半。其枝交阴上蔽，不见日月之光。其下平净扫洒，雨雾不能入焉。树东有大石室，可容万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二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皆龙身。亦有膏烛之处。缉石为床，床上有膝痕二三寸。床前有竹筒长二寸，如大篆之文，皆言开辟已来事，人莫能识。言是伏羲画卦之时有此书，或言苍颉造书之处。旁有丹石井，非人工所凿，下及漏泉，水常沸涌。诸仙欲饮之时，以长细引汲。频斯国民皆多力卷发，不食五谷，月中无影，食桂浆。其人发，引之则长，置则自缩如螺。续此人发以为绳，以及丹井，方冬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两翅，常去来井上，征者食之。至周王子晋临井而窥，有青雀吐杓，以授子晋，取而饮之，乃有云起雪飞。子晋以衣袖□雪，则云雾雪止。白蛙化为白雁，入云摇摇遂灭。此则频斯人所记，盖其人年不可测也。使图其山川地势瑰异之属，以示张华，华云：“此神异之国，难可验信。”使车马珍服，送

之出关。出《拾遗录》。

吴明国

贞元八年，吴明国贡常燃鼎、鸾蜂蜜。云，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揖娄、沃沮等国。其土宜五谷，多珍玉，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术，一岁之内，乘云驾鹤者，

计算的人用里计算它，雷电常出现在树木的半腰。它的枝叶交错形成树阴在上面遮着，以致看不见日月之光。那树下平坦干净，常清扫洒水，雨雾不能进入树下。树东有一座大石头房子，里面可以坐下一万人。墙上刻有三皇的像，天皇十二个头，地皇十一个头，人皇九个头，都是龙身。也有放置灯和蜡烛的地方。把石头连到一起作为床，床上有二三寸深的膝盖印。床前有长二寸长的竹筒，上面的文字像大篆，说的都是开天辟地以来的事，那字谁都不认识。据说是伏羲画卦时就有这种文字，也有的人说这里是苍颉造字的地方。旁边有口丹石井，不是人工开凿的，下面连通着出水的泉眼，泉水经常沸腾上涌。仙人们想喝水的时候，就用长绳提水。频斯国的百姓都力气大，卷头发，不吃五谷，在月光下没有影子，喜欢喝桂花浆。那里人的头发拉它就伸长，放开手就自动缩回去像田螺一般。把这种人的头发接续起来做成绳，可以用来提取丹石井中的水，冬季时能取到一升或一盒井水。水中有白色青蛙，这种蛙有两个翅膀，常不断地爬到井上再下去，走路的人往往喂它。等到周王子晋来到井边往下看，有只青雀吐出一只勺，给子晋，子晋接过来喝了勺里的水，于是便有云彩出现，雪花飞舞。子晋用衣袖向雪挥动，于是云收雪止。白青蛙变为白雁，飞入云中不断摇摆，最后看不见了。这些内容都是频斯人记载的，大概那个国家的人年龄是没法推测的。又让他们画他们那里的山川地势和珍贵奇异之类的东西给张华看，张华说：“这是神灵奇异的国家，难以验证相信。”后来就让人用车马和珍贵的衣服，把他们送出了关。出自《拾遗录》。

吴明国

唐德宗贞元八年，吴明国进贡常燃鼎和鸾蜂蜜。使者说，他们的国家距离东海有好几万里，途经揖娄、沃沮等国家。那里的土地适合种植五谷，有很多珍宝玉石，讲究礼仪，喜欢音乐，为人仁义，没有偷盗抢劫的事情，人们的寿命能够达到二百岁。他们那里有崇尚神仙术的习俗，一年当中，乘云驾鹤而成为神仙的人，

往往有之。常望黄气如车盖，知中国土德王，遂愿贡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洁似玉，其色紫。每修饮饌，不炽火而俄顷自熟，香洁异于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为少，百疾不生也。鸾蜂蜜，云其蜂之声，有如鸾凤，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余斤，为窠于深岩峻岭间，大者占地二三亩。国人采其蜜，不逾三二合，如过度，即有风雷之异。若螫人生疮，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贮之于白玉碗，表里莹彻，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长寿，颜如童子，发白者应时而黑。逮及沉疴眇跛，无不疗焉。出《杜阳杂编》。

女蛮国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炼水香麻以为也，光辉映曜，芬馥著人，五色相间，而美于中华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纓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更女王国贡龙油绡、鱼油锦，文彩多异，入水不濡，云有龙油鱼油也。优者更作《女王国》曲，音调宛畅，传于乐部矣。出《杜阳杂编》。

都播

都播国，铁勒之别种也，分为三部，自相统摄。其俗结草为庐，无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为粮。衣貂鹿之皮，

经常会有，他们曾经看到远处有黄气像车盖，知道中国有圣主凭土德称王天下，于是愿意来进贡朝拜。常燃鼎，容量是三斗，光洁像玉石，是紫色的。每次用它加工饮食，不用烧火，一会儿食物自己就熟了，又香又干净，跟通常做出来的不同。常吃这样的饭菜，会使人返老还童，百病不生。鸾蜂蜜，是说那种蜜蜂的叫声有些像鸾鸟凤凰，

而且身体上有多种颜色。蜜蜂大的可重达十多斤，在幽深的山崖和高峻的山岭间做窝，窝大的占地约二三亩。国中人采它的蜜，不能超过三二合，如超过，就会出现刮风打雷的不正常情况。如果这种蜂螫了人形成疮口，只要用石头上长的菖蒲根敷上，就好了。那蜜的颜色是绿的，把它盛在白玉碗里，表层和里面都晶莹透明，像绿色的琉璃。长期服用能使人长寿，面如孩童，头发变白的吃了那蜜立即就能变黑。即使很重的病乃至眼瞎腿瘸，都能治好。出自《杜阳杂编》。

女蛮国

唐宣宗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双龙犀杯，那上面有两条龙，龙鳞、龙鬣鬃、龙爪、龙角全都有。还有明霞锦，据说这种锦是用水香麻精制而成的，这种锦光彩辉映，浓香能附在人身上，各种颜色交错相配，比中国的锦还要美。那个国家的人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冠，身上披着缨络，所以称他们为菩萨蛮。当时的歌舞艺人于是便创作了《菩萨蛮》曲调，文人也常常用《菩萨蛮》曲来唱他们的词。还有女王国进贡龙油绫和鱼油锦，花纹色彩有很多奇异的特点，放到水里不沾水，说是因为上面有龙油鱼油的缘故。艺人们便又创作了《女王国》曲，音调婉转流畅，后来传到国家乐队中去了。出自《杜阳杂编》。

都播

都播国是铁勒族的分支，共分三部，各自管辖。他们的习俗是搭建草庐，不养牛羊，也不懂得耕种。他们国内有很多百合，人们就拿百合当粮食。他们穿的是貂皮和鹿皮做的衣服，
贫者亦缉鸟羽为服。国无刑罚，偷盗者倍征其赃。出《神异录》。

骨利

骨利国居回纥北方，瀚海之北。胜兵四千。地出名马。昼长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腓才熟，东方已曙，盖近日入之所也。出《神异录》。

突厥

突厥事袄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毛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坚昆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兵众之后也。西屠，俗染齿令黑。出《酉阳杂俎》。

又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有神，在阿史得蜜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女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阿咄首领，仍誓之曰：“自此之后，须以人祭天，常取阿咄。”即取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

穷人也编结鸟羽做衣服。他们国家没有刑罚，犯偷盗罪的就加倍没收他的赃物。出自《神异录》。

骨利

骨利国位于回纥的北方，在瀚海的北面。国中有四千优秀的士兵。那地方还出产名马。白天长夜间短，在太阳快落山时，煮一块羊肩，刚熟，东方已经天色发白，大概这里是靠近太阳落下的地方吧。出自《神异录》。

突厥

突厥奉祀袄神，没有祭祀的庙，把毡子刻成袄神形象，装在毛袋里。每到迁徙之处，就用奶脂酥油涂抹神像，或者将其系在竿上，春夏秋冬都进行祭祀。坚昆部落，不是狼种，他们先人诞生的洞窟，在

曲漫山北面，他们自己说古代有神跟母牛在这个洞窟中交配。他们头发是黄的，眼睛是绿的，胡子是红色的。胡子全是黑色的，则是汉朝将领李陵和他的士兵的后代。西屠人的风俗是把牙齿染成黑色。出自《酉阳杂俎》。

又

突厥的祖先叫射摩。舍利海里有海神，在阿史得蜜以西。射摩有神灵奇特的能力，海神女儿每天黄昏的时候，用白鹿迎接射摩进入海中，到天明再送他出来，这样过了几十年。后来部落将要大规模打猎，到了半夜，海神女儿对射摩说：“明天打猎的时候，你们祖先出生的洞窟中，会有一只金角白鹿跑出来。你如果射中这只鹿，就仍能终生跟我来往；如果射不中，咱俩的缘分就结束了。”到天亮进入围猎场时，果然在祖先出生的洞中，有金角白鹿跑出来。射摩就派他的手下人加强包围，在鹿将要跳出围圈时，手下的人将它射死了。射摩大怒，便亲手斩了阿咄部的首领，并立誓说：“自此以后，凡用人祭天，都要由阿咄部出人！”就弄来一个阿咄部的子孙斩了祭天。直到现在突厥人仍然用人

祭纛，部落用之。射摩既斩阿咄，至暮还。海神女执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出《酉阳杂俎》。

吐 蕃

唐贞元中，王师大破吐蕃于青海。临阵，杀吐蕃大兵马使乞藏遮。遮及诸者，或云是尚结赞男女。吐蕃乃收尸归营，有百余人，行哭随尸，威仪绝异。使一人立尸旁代语，使一人问：“疮痛乎？”代语者曰：“痛。”即膏药涂之。又问曰：“食乎？”代者曰：“食。”即为具食。又问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裘衣之。又问：“归乎？”代者曰：“归。”即具舆马，载尸而去。译语者传也。若此异礼，必其国之贵臣也。出《咸通录》。

西北荒

西北荒中，有玉饌之酒，酒泉注焉。广一丈，深三丈，酒美如肉，清澄如镜。上有玉樽玉筯，取一樽，复生焉，与天同休，无干时。石边有脯焉，味如獐脯。饮此酒，人不生死。此井间人，与天同生，虽男女不夫妇，故言不生死。出《神异记》。

鹤 民

西北海戌亥之地有鹤民国，人长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如飞，每为海鹤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机巧，每为鹤患。常刻木为己状，或数百，聚于荒野

祭战旗，部落沿用了这个规定。射摩斩了阿咄后，到晚上就回去了。海神的女儿抓住射摩说：“你亲手杀人，血气又腥又脏，咱俩的缘分从此断绝了！”出自《酉阳杂俎》。

吐 蕃

唐代贞元年间，唐军在青海把吐蕃的军队打得大败。在战场上，杀死了吐蕃的大兵马使乞藏遮。乞藏遮和其它死者，有人说是尚结赞的子女。于是吐蕃人把他们尸首收好回到营房，有一百多人跟着尸首边走边哭，他们的丧祀仪式极奇特。让一人站在尸体旁代死者说话，让另一人问：“伤处痛吗？”代答的人就说：“痛。”马上就把膏药涂在死者伤处。又问：“要吃饭吗？”代答的人说：“吃。”又马上进上食物。又问：“要穿衣服吗？”代答者又说：“穿。”马上命人给穿上皮衣服。又问：“要回去吗？”代答者又说：“回去。”便马上准备好车马，把尸体装上车拉走。这些情况都是翻译转述过来的。像这种奇特的礼仪，必须是吐蕃国中高贵的大臣才能享受。出自《咸通录》。

西北荒

西北边远的地方，有一种玉饌酒，是从酒泉流入的。酒池宽有一丈，深有三丈，酒味纯美如肉，清澈透明像镜子。酒池上有玉石酒杯和玉石的盘，盛出一杯酒，池里马上又生出一杯，酒池与上天寿命相

同，没有干涸的时候。石头旁边还有肉干，味道如同獐肉干。喝了这种酒，人就不生不死。这池子周围的人，也与天同寿，虽有男有女，但不结为夫妇，所以说不生不死。出自《神异记》。

鹤 民

西北海戌亥方向有个鹤民国，国中人身高三寸，日行千里，步履迅急如飞，常被海鹤吞食。他们当中也有君子小人。如果是君子，天性聪慧机变灵巧，常常成为海鹤的祸患。他们常把木头刻成自己的样子，有时多达数百，把它们放置在荒郊野外

水际，以为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后见真者过去，亦不能食。人多在山涧溪岸之旁，穿穴为国，或三十步五十步为一国，如此不啻千万。春夏则食路草实，秋冬食草根。值暑则裸形，遇寒则编细草为衣。亦解服气。出《穷神秘苑》。

又

一说，四海之外有鹄国焉，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谕跪拜。其人皆寿三百岁，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虽畏海鹤，陈章与齐桓公言，鹄遇吞之，亦寿三百岁。此人鹄中不死，而鹄亦一举千里。陈章与齐桓公所言小人也。出《神异录》。

契 丹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又绝塞射猎，以给军食。正昼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粲然，众皆惧，捕得蕃人问之。至所谓“笄却日”也，此地以为常，寻当复矣。顷之乃明，日犹午也。又云，常于无定河见人胸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云。出《稽神录》。

沃 沮

毋丘俭遣王倾追高丽王宫，尽沃沮东东界。问其耆老，海东有人

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尝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

的水边上，海鹤以为是小人，就吞了下去，结果就遭了殃。海鹤就这样上当千百次，后来见到了真鹤民，也不能吞食了。鹤民大多数生活山涧溪岸的旁边，凿洞建筑城池，有的三十步五十步就是一座城，像这样的城不止千万。春天夏天就吃路上的草籽，秋天冬天就吃草根。碰上天热就裸露身体，遇上天冷时就用小草编衣服穿。他们也懂得修炼气功。出自《穷神秘苑》。

又

还有一种说法，四海的外面有个鹄国，男女都只有七寸高，为人天生都很有礼貌，喜欢经书，懂得跪拜之礼。那里的人都能活三百岁，能走千里路，各种东西都不敢侵犯他们。他们虽然害怕海鹤，但陈章对齐桓公说，如果鹄把他们吞到肚里去，也能活三百年。被吞下肚的人不死，而鹄也能一飞千里。就是陈章跟齐桓公所说的那种小人。出自《神异录》。

契 丹

卢文进是幽州人，到了南方，被封为范阳王。他说，他曾落入契丹人手里，契丹人派他多次在极远的边塞打猎，以便供给军粮。有一次大白天正打猎，忽然天色昏黑，群星明亮，大家都非常害怕，抓到一个蕃人询问。原来是到了所谓的“笏却日”，这地方的人已习以为常，稍过一会儿就会恢复正常了。过了不一会果然明亮起来了，太阳还在正午。卢文进又说，曾在无定河那地方看见一条人的胸骨，像柱子那样粗，大约有七尺长。出自《稽神录》。

沃 沮

毋丘俭派王倾追高丽王宫，一直追到沃沮东部最东边的边境。问

那里的一位老人，海东面有人没有？老人说，国中人曾坐船去捕鱼，遇到了大风，被吹了几十天，在东面碰到了一个海岛。海岛上有人，但说话听不懂。那地方有个习俗，要在七月弄来童女沉入海里。又说还有一个国家，也在海中，只有女的，没有男的。

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两袖长二丈。又得一破船，随浪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东大海中。出《博物志》。

焦 饶

李章武有人腊三寸余，头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焦饶国人。出《酉阳杂俎》。

又说，有人曾看到一件布衣服，从海水中浮上来，那衣服象中国人的衣服，但它的两只袖子却有二丈长。又看到一条破船，随着海浪涌出，停在海岸边。上有一个人，脖子上还有一张脸，被活捉了，与他交谈，但语言不通，因为不吃东西就饿死了。那些地方都在沃沮东面的大海当中。出自《博物志》。

焦 饶

李章武有一个用活人腊制的人干儿，三寸多长，脑袋、大腿、胸脯都完好无损，眉毛眼睛也很分明，说那就是古代传说中矮人国焦饶国的人。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八十一 蛮夷二

新 罗 东女国 廩 君 大食国 私阿修国
俱振提国 牂 牁 龟 兹 乾陀国

新 罗

新罗国，东南与日本邻，东与长人国接。长人身三丈，锯牙钩爪，不火食，逐禽兽而食之，时亦食人。裸其躯，黑毛覆之。其境限以连山数千里，中有山峡，固以铁门，谓之铁关。常使弓弩数千守之，由是不过。出《纪闻》。

又新罗国有第一贵族金哥，其远祖名旁□，有弟一人，甚有家财。其兄旁□，因分居，乞衣食。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乃求蚕谷种于弟，弟蒸而与之，旁□不知也。至蚕时，止一生焉，日长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数树叶不足。其弟知之，伺间，杀其蚕。经日，四方百里内蚕，悉飞集其家。国人谓之巨蚕，意其蚕之王也。四邻共縲之，不供。谷唯一茎植焉，其穗长尺余，旁□常守之。忽为鸟所折，衔去，

新 罗

新罗国东南面跟日本国相邻，东面跟长人国相接。长人身高三丈，牙齿像锯，爪子像钩子，不用火烤东西吃，抓到禽兽就生吃了，有时候也吃人。他们的身体裸露着，上面长有一层黑毛。他们的国土周围有相连数千里的山脉围绕着，边境上有山口，用铁门挡住，称为铁关。常派数千弓弩手守着，因此是过不去的。出自《纪闻》。

新罗国有个第一贵族金哥，他的远祖名叫旁笛，旁笛有位弟弟，家财很多。哥哥旁□因为分居，生活困难，只好乞衣乞食。有位乡里人送给旁笛一亩空地，旁笛向弟弟要蚕种和谷种，弟弟就把蚕种、谷种煮熟了送给他，旁笛并不知道。到孵蚕种时，只孵出了一只，这只

蚕每天长一寸多，过了十天长得像牛一样大，好几棵桑树的叶都不够它吃。他的弟弟知道这事后，就找了一个机会，杀死了这条大蚕。一天后，四面八方百里以内的蚕，都飞来落到了旁笮的家。国内的人都说被杀死的蚕是巨蚕，推测它可能是那些蚕的王。旁笮周围的邻居共同帮着缣丝也忙不过来。旁笮的谷子只长出了一棵，但结的穗有一尺多长，旁笮经常在旁边看着它。忽然这棵谷子被一只鸟折断，并把穗子衔走了，

旁笮逐之，上山五六里，鸟入一石罅。日没径黑，旁笮因止石侧。至夜半月明，见群小儿，赤衣共戏。一小儿曰：“汝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儿出一金锥子，击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击之，饼饵羹炙，罗于石上。良久，饮食而去，以金锥插于石罅。旁笮大喜，取其锥而还。所欲随击而办，因是富侔国力，常以珠玑贍其弟。弟云：“我或如兄得金锥也。”旁笮知其愚，谕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蚕之，止得一金如常者。谷种之，复一茎植焉，将熟，亦为鸟所衔。其弟大悦，随之入山，至鸟入处，遇群鬼。怒曰：“是窃余锥者。”乃执之，谓曰：“尔欲为我筑糠三版乎？尔欲鼻长一丈乎？”其弟请筑糠三版，三日，饥困不成，求哀于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归。国人怪而聚观之，惭恚而卒。其后子孙戏锥求狼粪，因雷震，锥失所在。出《酉阳杂俎》。

又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国。新罗国君闻行余中国而至，接以宾礼，乃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因与行余论及经籍，行余避位曰：“庸陋贾竖，长养虽在中华，但闻土地所宜，

旁笮于是跟着追赶，追上山五六里地，这时鸟飞进了一个石缝中。这时太阳落山，路上很黑，旁笮只好在那块石头旁边停下休息。到了半夜，月亮很明亮，旁笮见一群小孩，穿着红色衣服在一起做游戏。一个小孩说：“你要什么东西？”一个小孩回答说：“要酒。”那个小孩就拿出一把金锥子，敲打石头，于是酒和酒具都摆了出来。还有一个说：“要食物。”又敲打石头，饼、糕、汤、烤肉又摆在了石头上。过了好一会儿，那些小孩才吃喝完走了，把金锥插在石头缝里。旁笮非

常高兴，拿了那把金锥就回家了。旁箆想要什么东西，只要敲打金锥就立刻会得到，凭着这把金锥，旁箆的富裕可跟国家相比，还经常把珍珠送给他弟弟。弟弟说：“我也许能像哥哥一样得到一把金锥。”旁箆了解他的无知，但告诉他也不听，只好让他按他的话办了。于是，旁箆的弟弟孵蚕，也只得到一只很平常的蚕。也种了谷子，又只长出一棵，将要成熟时，也被鸟把谷穗衔走。旁箆的弟弟非常高兴，随着鸟进了山，到了鸟飞进石缝的地方，遇到了一群鬼。那群鬼生气地说：“这是偷金锥的人。”便抓住了他，对他说：“你是想为我们用糠筑三版墙呢，还是想让鼻子长成一丈长呢？”旁箆弟请求用糠筑三版墙，过了三天，饥饿困苦没筑成，向鬼请求怜悯。鬼便拉长他的鼻子，旁箆的弟弟拖着一只跟象一样长的鼻子回了家。国内人觉得奇怪，都聚拢来看他，他又惭愧又生气，最后死掉了。从那以后旁箆的子孙们开玩笑，用金锥要狼粪，于是雷声震响，金锥不知道哪里去了。出自《酉阳杂俎》。

登州的商人马行余在海上航行，打算取道昆山到桐庐去，但当时却遇到了西风，因而被吹到了新罗国。新罗国的国君听说马行余是从中国来的，便以宾客之礼接待了他，并说：“我们虽然是夷狄国家，但每年都会有学习儒学的人，被推荐到中国朝廷参加考试。其中考中功名光荣回国的，我一定会赐给他们非常丰厚的俸禄。你知道孔子的学说，覆盖了整个中国了么？”于是跟马行余谈论到经书典籍，马行余离开坐席回答说：“我是个平庸浅薄的商人，虽然生长在中国，但是只听说过土地适合种什么，

不读《诗》《书》之义。熟《诗》《书》，明礼义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辞之。新罗君讶曰：“吾以中国之人，尽闻典教，不谓尚有无知之俗欤！”行余还至乡井，自惭以贪吝衣食，愚昧不知学道，为夷狄所嗤，况哲英乎？出《云溪友议》。

又天宝初，使赞善大夫魏曜使新罗，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惮之。有客曾到新罗，因访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罗、日本皆通好，遣使兼报之。使人既达新罗，将赴日本国，海中遇风，波涛大起，数十日不止。随波漂流，不知所届，忽风止波静，至海岸边。日方欲暮，时同志数船，乃维舟登岸，约百有余人。岸高二三十丈，望

见屋宇，争往趋之。有长人出，长二丈，身具衣服，言语不通。见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拥令入宅中，以石填门，而皆出去。俄有种类百余，相随而到，乃简阅唐人肤体肥充者，得五十余人，尽烹之，相与食啖。兼出醇酒，同为宴乐，夜深皆醉。诸人因得至诸院，后院有妇人三十人，皆前后风漂，为所掳者。自言：‘男子尽被食之，唯留妇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为不去？吾请道焉。’众悦。妇人出其练缕数百匹负之，然后取刀，尽断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系身，自缢而下。诸人更相缢下，至水滨，皆得入船。及天曙船发，闻山头叫声，顾来处，已有千余矣，络绎下山，不懂《诗》《书》中的道理。熟悉《诗》《书》，明白礼义的，大概只有那些士大夫吧！这不是我们这些粗人要懂的事。”于是向国君告辞。新罗国君惊讶地说：“我以为中国的人全都受到过经书的教育，没料到还有无知的俗人呢。”马行余回到家乡，对自己以前因为贪图衣服食物，愚昧不懂得学儒家之道而被夷狄嗤笑感到惭愧，更何况聪敏而有才能的人呢？出自《云溪友议》。

天宝初年，唐朝派赞善大夫魏曜出使新罗国，策立他们年幼的太子当国王。魏曜年纪大了，很害怕这件事。有位客人曾经到过新罗，于是魏曜就向他访查路程情况。客人说：“永徽年间，唐朝和新罗国、日本国都有友好往来，派使者时两国都去回访。使者到达新罗以后，又将去日本国，结果在海中遇到了大风，波浪滔天，数十日不止。船只好在海上漂，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忽然风停波静，船到了海岸边。太阳刚好要落山，当时一同航行的几艘船上的人，都拴好了船，往海岸上攀登，总共大约有一百多人。海岸高二三十丈，远远地看到了屋子，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跑过去。有些很高的人出来了，高有二丈，身上穿着衣服，说话听不懂。看见唐朝人到来，他们非常高兴，便前呼后拥地让进屋里，然后用石头堵上了门，就都出去了。不一会儿就有他们同类的一百多人，前后相随走来了，然后挑选唐朝人中皮肤好身体肥胖的，共选出五十多人，把他们全煮了，然后聚在一起吃。又拿出好酒，一同宴饮取乐，到了深夜，这些巨人都喝醉了。于是人们才能够到各个院子里看看，后院里有三十位妇女，都是先后被风刮到此地而被掳掠来的。她们自己说：‘男的全被吃了，只留下妇

女，让我们做衣服。你们现在趁着他们喝醉了，为什么还不离开？请让我们给你们带路。’大家一听都很高兴。妇女们拿出她们的几百匹熟绢丝扛着，然后拿来刀，把喝醉的那些巨人的脑袋都砍了下来。然后大家走到海岸上，海岸很高，天黑没法下，便用帛拴着身体自己吊下去。大家陆续吊下去到了水边，都上了船。等到天亮时船就出发了，忽听山头上有叫喊声，回头看逃出的地方，已有一千多巨人追来了，络绎不绝地从山上下来，

须臾至岸。既不及船，唬吼振腾。使者及妇人并得还。”出《纪闻》。

又近有海客往新罗，次至一岛上，满地悉是黑漆匙箸。其处多大木，客仰窥匙箸，乃木之花与须也，因拾百余双还。用之，肥不能使，偶取搅茶，随搅随消焉。出《酉阳杂俎》。

又六军使西门思恭，常衔命使于新罗。风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沧溟，罔知边际。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畴物景，遂登陆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异，声如震雷，下顾西门，有如惊叹。于时以五指撮而提行百余里，入一岩洞间，见其长幼群聚，递相呼集，竟来看玩。言语莫能辨，皆有欢喜之容，如获异物。遂掘一坑而置之，亦来看守之。信宿之后，遂攀缘跃出其坑，径寻旧路而窜。才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挥剑，断下三指，指粗于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缆。舟中水尽粮竭，经月无食，以身上衣服，啮而啖之。后得达北岸，遂进其三指，漆而藏于内库。洎拜主军，宁以金玉遗人，平生不以饮饌食客，为省其绝粮之难也。出《玉堂闲话》。

东女国

东女国，西羌别种，俗以女为王。与茂州邻，有八十余城，不一会儿就到了海岸。看到没有赶上船，都气得像虎那样咆哮吼叫，上蹿下跳。使者和那些妇女最后都回到了家。”出自《纪闻》。

最近有个航海的人到新罗去，途中来到一座海岛上，只见满地全是涂有黑漆的汤匙和筷子。那地方有很多大树，航海的人仰头一看，

发现原来那些汤匙筷子都是树上的花和花蕊，于是捡了一百多双带回去。回家一用，因为太粗，不好用，偶然用它搅茶水，一边搅一边这种筷子就消溶了。出自《酉阳杂俎》。

六军使西门思恭，曾经奉命出使新罗。由于风向水流不利，所以连续几个月都漂浮在大海上，不知海岸在哪里。忽有一天到了南边的一处海岸，看上去也有田地景物，便登上陆地四下眺望。不一会儿，有一个很高大的人，身高有五六丈，衣襟很奇特，声音像打雷，俯视西门思恭，有点像惊讶赞叹似的。当时就用五个手指撮着西门思恭走了一百多里，进入一个岩洞里面，只见他们年老的年幼的都聚在一处，相继把他们的人都招呼过来，争先恐后地来观看欣赏西门思恭。他们的话一点也听不懂，但都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好像得到一种奇异的东西。于是挖了一个坑，把西门思恭放在里面，还有人看守着。过了两个晚上，西门思恭就攀缘而上，跳出了坑，直接沿着原路逃了回去。西门思恭才跳上船，那巨人已追到船边，还用大手抓住了船舷，西门思恭挥剑砍断了巨人的三个手指头，手指头比现在捶帛的棒子还粗。巨人掉了三个手指头，只好退回去，于是西门思恭解开缆绳开船。船上水和粮食一点也没有了，一个月没粮吃，就将身上穿的衣服嚼着吃。最后到达了北岸，便献上了那三个手指头，用漆漆了收藏在皇宫的仓库里。等西门思恭被提升做了主军后，他宁可把金玉送给别人，平生也一直不用饮食招待客人，因为他深深明白没有粮食吃的艰难。出自《玉堂闲话》。

东女国

东女国是西羌族的一支，她们那里的风俗是女人当国王。东女国与我们国家的茂州是相邻交界的，国内有八十多座城，

以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口兵万人，散山谷，号曰宾就。有女官，号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五日一听政。王侍左右女数百人。王死，国中多敛物，至数万。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大王，小者为小王。大王死，则小王位之，或姑死妇继。无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国

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裙，平领衫，其袖委地。以文锦为小髻，饰以金耳垂珰，足履素靴。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正，每十月，令巫者赍酒肴，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有鸟如雉，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视之，有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有大灾。其俗名为鸟卜。人死则纳骨肉金瓶中，和金属而埋之。出《神异记》。

廩 君

李时，字玄休，廩君之后。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丹穴者，名务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婁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出而争焉，于是务相以矛刺穴，能著者为廩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为廩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廩君。乘其土船，

把女王所住的地方命名为康延州。国内有条弱水河，是向南流的，那里的人用牛皮做船来渡河。百姓和士兵共一万人，散居在山谷间，号称宾就。她们设有女官，号称高霸，是商量讨论国家大事的。外地的官员，则是由男子担任。国王五天上朝一次，听取臣下的意见，处理国家大事。国王身边有女侍从数百人。国王死了，国内百姓大多要贡献财物，合起来可达数万。还要在王族中找出两位美好的女子立为国王，年岁大的当大国王，年岁小的做小国王。大国王死了，小国王就继位，或者婆婆死了，儿媳妇继承。死后没有坟墓。人们住的都是楼，国王的楼高达九层，百姓的则是六层。她们的国王穿青色毛裙，平领的衣衫，衣袖都长长地拖在地上。她们用有花纹的锦扎成小发髻，耳垂上装饰着耳坠儿，脚上穿着白靴。国中重视妇人而轻视男人，文字跟印度一样。她们以十一月为正月，每到十月，便让巫师送酒肴到山里去，还把碾碎的麦子散向空中，大声祷告呼唤鸟。不一会儿，就有一只像野鸡的山鸟飞到巫师的怀里，于是剖开这只鸟的肚子查看，如果看到肚子里有谷粒，那么来年一定能够丰收；如果里面是霜雪，就一定有大的灾难。她们俗称这种做法为鸟卜。这个国家的人死后，就把骨头和肉装入金瓶中，和上金属然后埋入土中。出自《神异

记》。

廩 君

李时，字玄休，是廩君的后代。从前武落的钟离山崩塌，出现了石坑，一个石坑红如朱砂，另一个石坑黑如生漆。有一个人从红色坑中出来，名叫务相，姓巴；有人从黑色坑中出来，共四个姓：婁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出现后开始争斗，于是务相用矛扎坑壁，说能把矛扎在坑壁上的，就做廩君。结果姓婁、樊、柏、郑的人谁也没扎住，而务相扎在坑壁上的矛上还能挂住剑。大家又用土做船，在船身上雕刻绘画，然后让船浮在水上。约定说：“如果谁的船能浮在水上，就可以做廩君。”结果又只有务相的船能浮在水上，于是就称务相为廩君。务相乘坐着他的土船，

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无行。”廩君曰：“我当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廩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廩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不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婴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廩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状。廩君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阶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长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岁出钱四十万。巴人以赋为賫，因谓之賫人焉。出《录异记》。

大食国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生花如人首，但不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出《酉阳杂俎》。

私阿修国

私阿修国金辽山寺中，有石鼈，众僧饮食将尽，向石鼈作礼，于是饮食悉具。出《酉阳杂俎》。

带着他的部众，顺夷水而下，到达了盐阳。水神的女儿阻止廩君说：“此地鱼盐都有，土地广大，我愿跟您一块生活，不要再走了吧。”廩君说：“我将成为国君，所以我要寻找能生产粮食的土地，不能停止。”盐神夜晚跟廩君一起睡觉，早晨就离去变成了飞虫，各种神都跟着盐神，它们飞舞起来遮蔽了太阳。廩君想杀死盐神，但没法分辨，又不知天地和方向。像这种情形持续了十天，廩君就把青线送给盐神，说：“缠上这个，如果适合你，就与你一块生活；不适合的话，我就要离开你。”盐神接过去缠在了身上。廩君到了一块带花纹的石头上，望着飞虫胸上有青线的，跪在石上射它。一下子就射中了盐神，盐神死了，那些跟着它一起飞的都走开了，天也开朗了。廩君又坐上船，下行到夷城。那地方石岸曲折，泉水也弯弯曲曲，远远看去像个坑似的。廩君感叹说：“我刚从坑中出来，现在又进了坑，怎么办呢？”结果河岸马上就崩塌了，宽有三丈多，而且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廩君登上去，岸上有块平坦的石头，长五尺，宽有一丈。廩君在上面休息，扔算筹测算，结果都落在石头上。于是就在石头旁边建立城池，占有了那个地方并居住下来。从那以后廩君的种族便繁衍起来。秦统一天下后，就把这个地方定为黔中郡，对这里收税不多，每年贡钱四十万。巴人把赋税称为**賁**，于是便把巴人称为**賁**人了。出自《录异记》。

大食国

大食国西南方二千里外有个国家，山谷里的树上长出的花像人头，只是不说话。人问它时，它只能笑笑罢了，如果频繁地笑，这花就落了。出自《酉阳杂俎》。

私阿修国

私阿修国金辽山的寺庙里，有个石鼈，和尚们的饮食将要吃完时，只要向石鼈行礼，饮食饭菜就又会有了。出自《酉阳杂俎》。

俱振提国

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时，国王所须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毕亦灭。天后使人验之，不妄。出《酉阳杂俎》。

牂 牁

獠在牂牁，其妇人七月生子，死则竖棺埋之。木耳夷，旧牢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而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则焙沙自处，但出其面。出《酉阳杂俎》。

龟 兹

古龟兹国主阿主儿者，有神异力，能降伏毒蛇龙。时有人买市人金银宝货，至夜中，钱并化为炭。境内数百家，皆失金宝。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罗汉果。王问之，罗汉曰：“此龙所为，居北山，其头若虎，今在某处眠耳。”王乃易衣持剑，默至龙所。见龙卧，将斩之，思曰：“吾斩寐龙，谁知吾有神力。”遂叱龙，龙惊起，化为狮子，王即乘其上。龙怒，作雷声，腾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谓龙曰：“尔不降，当断尔头。”龙惧王神力，人语曰：“勿杀我，我当与王为乘。欲有所向，随心即至。”王许之，后遂乘龙而行。出《酉阳杂俎》。

葱岭以东，人好淫僻，故龟兹于阗置女市，以收钱。出《十三州志》。

俱振提国

俱振提国崇信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处有神。春秋祭祀季节，国王所需要的东西和金银器具，神厨中会自动出现，祭祀完了，这些东西又会自动消失。武则天派人验证这事，果然不虚假。出自《酉阳杂俎》。

牂 牁

獠人生活在牂牁，他们的妇女怀孕七个月就生孩子，人死后，棺材是竖着埋在土中的。木耳族，居住在旧牢西面，他们用鹿角制作器具。他们死了人，就把尸体弯曲起来焚烧，烧后只把骨头埋葬。木耳这个少数民族的人，肤色黑得像漆。天气稍冷些，就用微火把沙烧热，然后把身子埋在沙里面，只把脸露出来。出自《酉阳杂俎》。

龟 兹

古代龟兹国主阿主儿有神奇的力量，能降伏毒蛇和龙。当时有人买了金银宝器等货物，到了半夜，钱都变成了炭。国内的数百家都丢失了金银财宝。国王有个儿子先前就出家了，已修成了阿罗汉。国王问他这件事，罗汉说：“这是龙干的事，这条龙住在北山，它的头像老虎，现正在某处睡觉呢。”国王于是换了衣服拿着宝剑，悄悄地到了龙所在的地方。国王看见龙趴在那里，就想杀了它，但又想：“我杀了睡着的龙，谁知道我有神奇的力量？”便呵斥龙，龙吃惊地醒过来，变成了一头狮子，国王就骑到它的背上。龙非常愤怒，发出了雷鸣一般的声音，并飞上天空，飞到城北二十里。国王对龙说：“你不投降，我会砍断你的头。”龙害怕国王神奇的力量，像人那样说：“不要杀我，我会给你当坐骑。你想到什么地方，心里一想就能到。”国王答应了他，以后便乘龙而行。出自《酉阳杂俎》。

葱岭以东的地方，人们喜欢乱搞两性关系，所以龟兹于阗国都设有妓馆，以此赚钱。出自《十三州志》。

龟兹，元日斗羊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婆逻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焉耆，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游林。五月五日弥勒下生，七月七日记生祖，九月九日麻撒。十月十日王为厌法，王领家出宫，首领代王焉，一日一夜，处分王事。十月十四日，每日作乐，至岁穷。拔汗那，十二月及元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著甲。众人执瓦石棒棍，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出《酉阳杂俎》。

乾陀国

乾陀国，昔有王神勇多谋，号伽当。讨袭诸国，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国，得上细纁二条，自留一，一与妃。妃因衣其纁谒王。纁当妃乳上，有郁金香手印迹，王见惊恐，谓妃曰：“尔忽衣此手迹衣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赐之纁。王怒，问藏臣，藏臣曰：“纁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问之。商言天竺国娑陀婆恨王，有宿愿：每年所赋细纁，并重叠积之，手染郁金，拓于纁上，千万重手印即透。丈夫衣之，手印当背；妇人衣之，手印当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王因叩剑曰：“吾若不以此剑裁娑陀婆恨王手足，无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国，

龟兹国每年都在正月初一那天举行斗羊、斗马、斗驼的活动，共进行七天，看谁胜谁负，以此预测一年中羊马损耗或繁衍增殖的情况。过婆逻遮节时，人们都戴上狗头猴脸面具，男女不分昼夜地唱歌跳舞。八月十五日把捧着佛像游行和跳绳作为娱乐活动。焉耆国在正月初一、二月八日过婆摩遮节，三日到野外祭祀，四月十五日到树林中游玩。五月五日足弥勒生日节，七月七祭祀祖先，九月九日是麻撒节。十月十日国王举行压制妖魔的法事，国王带领家人走出王宫，由部落首领代替国王，一天一夜，处理国王的事务。十月十四日起，每天作乐，直到年终。十二月及正月初一，拔汗那国国王和部落首领分成两帮，各方出一人，穿上铠甲。众人拿着瓦石棒棍，东西夹击他们，哪方穿铠甲的人先被打死，活动就停止，以此来预测当年是丰收还是歉收。出自《酉阳杂俎》。

乾陀国

乾陀国以前有个国王神勇多谋，名叫伽当。他讨伐袭击各国，所到之处全都投降。到五天竺国时，得到上等的细纁衣两条，自己留下一条，另一条给了妃子。妃子于是穿上那条纁衣去拜见伽当王。伽当王见妃子穿的纁衣正当乳房的地方有郁金香色的手印，非常惊恐，问妃子说：“你忽然穿这带手印的衣服是怎么回事呢？”妃子说是前些日子大王赏赐的纁衣。伽当王大怒，问负责看管仓库的大臣，负责看管仓库的大臣说：“纁上原本就有这手印，不是我的过错。”国王又抓来商人询问。商人说天竺国的国王叫娑陀婆恨王，他一向有个愿望：要

把每年百姓上交的细纒，都重叠着放成一堆，然后给手染上郁金香染料，印到细纒上，即使有千万层纒，手印也能立刻印透。男的穿上它，手印在背上；女的穿上它，手印就在乳房部位。伽当王就命令近侍穿上它，果然像商人说的那样。伽当王于是敲着宝剑说：“我如果不用这把剑砍下娑陀婆恨王的手脚，就无法睡觉吃饭！”于是派遣使者到南天竺，索要娑陀婆恨王的手脚。使者到了那个国家，

娑陀婆恨王与群臣给报曰：“我国虽有王名娑陀婆恨，元无王也，但以金为王，设于殿上。凡统领教习，皆臣下耳。”王遂起象马兵，南讨其国。国隐其王于地窟中，铸金人，来迎伽王。伽王知其伪，且自恃神力，因断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于窟中，手足悉皆自落。出《酉阳杂俎》。

乾陀国者，尸毗王仓库，为火所烧，其中粳米焦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疟。出《酉阳杂俎》。

娑陀婆恨王与群臣用谎话回复说：“我国虽然有个国王叫娑陀婆恨，但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王，只不过用金子做成王的像，摆在殿上。所有统领教练演习的事情，都是大臣说了算。”伽当王于是带领象马兵，向南讨伐天竺国。天竺国把国王隐藏在地窖中，而铸了一个金人，来迎接伽当王。伽当王知道他们弄虚作假，并且仗着自己的神力，就砍断了那金人的手脚。娑陀婆恨王当时正在地窖中，手脚居然全都自己掉了下来。出自《酉阳杂俎》。

乾陀国，是尸毗王的仓库，被火所烧，那里面烧焦的粳米，到现在还有。如果吃上一粒，永远不患疟疾。出自《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八十二 蛮夷三

苗 民	奇 肱	西北荒小人	于 闾	乌 菴
汉槃陀国	苏都识匿国	马 留	武宁蛮	悬渡国
飞头獠	蹄 羌	扶 楼	交 趾	南 越
尺 郭	顿 逊	堕婆登国	哀牢夷	诃陵国
真腊国	留仇国	木 客	缴濮国	木饮州
阿萨部	孝忆国	婆弥烂国	拔拔力国	昆 吾
绣面獠子	五溪蛮	堕雨儿		

苗 民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腋下翼，不能飞，名曰苗民。《书》曰：窜三苗于三危四裔。为人饕餮，淫佚无理，舜窜之于此。出《神异经》。

奇 肱

奇肱国，其民善为机巧，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久下，奇肱人车至于豫州界中。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后十年，东风复至，乃使乘车遣归。其国去玉门西万里。出《博物志》。

苗 民

西方边远的地方有一种人，面目手脚都是人的样子，但腋下长有翅膀，不过不能飞，名称叫苗民。《尚书》上说：把三苗族流放到三危山和四方极远的地方。苗民为人贪吃，纵欲放荡，不守伦理，所以舜才把他们流放到那里。出自《神异经》。

奇 肱

奇肱国的百姓擅长制作巧妙的机械，来杀死各种禽鸟。还能制造飞车，随风飞到很远的地方。商汤的时候，总是刮西风，所以奇肱的飞车飞到了豫州一带。商汤打落了他们的飞车，也不把飞车给百姓看。以后过了十年，东风又刮起来了，于是让他们乘着飞车回国了。他们的国家距离玉门西边有一万里。出自《博物志》。

西北荒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长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辂车，马引，为威仪居处。人遇其乘车，抵而食之，其味辛。终年不为物所咋，并识万物名字。又杀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药也。出《博物志》。

于 闐

后魏宋云使西域，行至于闐国。国王头著金冠，似鸡帻，头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枚，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出《洛阳伽蓝记》。

乌 菰

乌菰国，四熟之稻，苗高没骆驼，米大如小儿指。出《洽闻记》。

又乌菰国民，有死罪，不立杀刑。唯徙空山，任其饮啄。事涉疑似，以药服之，清浊则验，随事轻重，则当时即决。出《洛阳伽蓝记》。

汉槃陀国

汉槃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其土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期也？”出《洛阳伽蓝记》。

西北荒小人

西北边远的地方有种小人，身高只有一寸。他们的国君身穿红衣，头戴黑帽，乘坐着马拉的大车，住处十分庄严讲究。人类如果遇到乘车的小人国皇帝，把他抓住吃掉，味道很辣。吃完后整年都不会被东西咬，并能识别各种东西的名字。吃了还能杀死人肚子里的寄生虫，寄生虫死了，就可以服用仙药了。出自《博物志》。

于 闐

后魏时宋云出使西域，到了于闐国。那里的国王头戴金冠，像鸡冠，冠上垂着二尺长的生绢，宽五寸，以此作为装饰。仪仗有皮鼓、号角、铜锣，一副弓箭，两把戟，五把槊。带刀的侍从，不超过一百人。他们的妇女也穿长裤和衣衫，腰间扎着腰带，骑着马奔驰，与男子没有什么不同。死了的人先用火焚烧，然后把骨头收起来埋葬，上面修一座塔。守丧的人要剪去头发，等头发长出四寸，就结束服丧恢复正常。只有国王死了不烧，而是装到棺材中，远远地埋在野外。出自《洛阳伽蓝记》。

乌 菴

乌菴国的稻米一年成熟四次，稻苗很高，能没过骆驼，米粒大如小孩的指头。出自《洽闻记》。

乌菴国的百姓犯了死罪，也没有杀死的刑罚。只是把犯人送到空山中，任凭他喝水吃东西。事情如果属于可疑的，就让可疑的人服一种药，清白还是不清白就验证出来了，根据情节的轻重，当场立刻作出判决。出自《洛阳伽蓝记》。

汉槃陀国

汉槃陀国恰好在山顶上。从葱岭以西，水都向西流。世上的人说，这里是天地的中间。那里的人，都引水种地。他们听说中国要等下了雨再种地，笑着说：“有什么理由要去指望天啊？”出自《洛阳伽蓝记》。

苏都识匿国

苏都识匿国有野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掷窟中。其窟不知深浅。出《酉阳杂俎》。

马 留

马伏波有余兵十余家，不返，居寿洽县，自相婚姻，有二百户。以其流寓，号马留，饮食与华同。山川移铜桂入海，以此民为识耳。出《酉阳杂俎》。

武宁蛮

峡中俗，夷风不改。武宁蛮好著芒心接离，名曰亭绥。以稻记年月葬时。以笄向天，谓之刺北斗。相传磐瓠初死，置于树上，以笄刺之，其后化为象。出《酉阳杂俎》。

悬渡国

乌耗西有悬渡国，山溪不通，引绳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土人佃于石间，垒石为室，接手而饮，所谓猿饮也。出《酉阳杂俎》。

飞头獠

邕鄩之东，龙城之西南，地广千里，皆为盐田。行人所经，牛马皆布毡卧焉。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

苏都识匿国

苏都识匿国有座野叉城，这城中过去有野人，野人住过的洞现在还在。人们靠近洞窟住的有五百多家，洞窟口盖上房屋，里面设置门闩，一年到洞窟前祭祀两次。人如果靠近了洞窟的口，烟气冒出来，先接触的就会死去，于是就把尸体扔到洞窟中。那个洞窟不知有多

深。出自《酉阳杂俎》。

马 留

后汉光武时的伏波将军马援的部队，有十几家余部没有返回内地，停留在寿洽县，他们内部互相联姻，繁衍到二百家。因他们寄居他乡，所以号称马留，他们的饮食跟中国人相同。山河改道，马援当年立的铜柱已没入海中，只有这里的马留人才能找到它的位置。出自《酉阳杂俎》。

武宁蛮

三峡一带的习俗仍没有改掉夷人的风气。武宁的蛮子好戴着中间起尖的帽子，把它叫作亭綬。用稻子的生长、收割时间来记载年月和死人埋葬的时间。他们把束发的簪子指向天空，把这称作刺北斗。相传磐瓠刚死时，放在树上，用束发簪子刺它，那以后就变成了象征。出自《酉阳杂俎》。

悬渡国

乌耗西面有个悬渡国，山溪隔断了道路，便靠溜索渡河，用坏的绳子连起来有二千里。当地人在石头之间种地，用石头垒成房子，喝水用手捧着喝，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猿饮吧。出自《酉阳杂俎》。

飞头獠

邺鄱的东面，龙城的西南方，有广阔千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走路的人经过这个地方，休息的时候连牛马都得铺上毡卧在上面。五岭以南的溪洞中，常常有头能飞的人，所以有飞头

獠子之号。头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离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之，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梵僧菩萨胜又言，阇婆国中有飞头者，其人无目瞳子，聚落时，有一人据于民志怪。南方落民，其头能飞，其俗

所祠，名曰虫落，因号落民。昔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王子年拾遗》言，汉武时，因墪国有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海；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外。出《酉阳杂俎》。

又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以耳为翼，将晓，还复著体。吴时往往得此人也。出《博物志》。

蹄 羌

蹄羌之国，其人自膝已下，有毛，如马蹄。常自鞭其胫，日行百里。出《博物志》。

扶 楼

周成王七年，南垂有扶楼之国，其人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里。缀金玉毛羽为衣裳，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变虎，或口中吐人于掌中。备百兽之乐，旋转屈曲于指间。见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欻忽，炫于时。乐府皆传此伎，代代不绝，故俗谓婆侯伎，则“扶楼”之音讹替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獠子的称号。在头飞走的前一天，脖子上就有痕迹，绕脖子一圈像一根红线，妻和孩子便看守着。这人到了晚上，样子像有病似的，头忽然离开身子就飞走了。头落在河岸边的泥中，找些螃蟹蚯蚓之类的东西吃，将要天亮时才飞回来，像做梦忽然醒了似的，然而却觉得肚子里已经很饱了。佛教僧人菩萨胜又说，阇婆国中也有头能飞的人，那种人眼眶里没瞳孔，在头突然落下时，有一个人根据这人的情况记下了这怪异的事情。南方的落民，他们的头能飞，他们世俗祭祀的神名字叫虫落，于是称他们为落民。从前朱桓有一个婢女，她的头在夜晚能飞。《王子年拾遗记》中说，汉武帝时因墪国的南方有能分解身体的人，能先让头飞到南海，左手飞到东海，右手飞到西海；到了晚上，头回到肩上，两只手遇到了猛烈的风，飘飞到了海外。出自《酉阳杂俎》。

又南方有落头民，他们的头能飞，用耳朵作翅膀，天快亮时又回到他的身体上。孙吴时常常得到这种人。出自《博物志》。

蹄 羌

蹄羌国的人，膝盖以下都长着毛，就像马蹄。他们经常自己鞭打自己的小腿，每天能走百余里。出自《博物志》。

扶 楼

周成王七年时，南部边境有个扶楼国，那个国家的人能机巧变化，改变自己的形体和服装。变大则能使云雾出现，变小则能进入细小的东西里边。穿着装饰着金玉毛羽的衣服，能从口中吐出云喷出火，敲打肚子传出的声音就像打雷。有的能变成巨象、狮子、龙、蛇、狗、马的样子，有的能变成虎，有的口中能吐出人，立在手掌上。他们还能做各种野兽的娱乐，在手指间能旋转弯曲做出各种动作。他们显现人形时，有的才几分高，有的也只有几寸高。神奇怪诞，在当时很炫人耳目。国家的乐府中也传承这种技艺，而且代代相传不断，所以人们俗称他们为婆侯技，原来是“扶楼”这个音被传错了。出自《王子年拾遗记》。

交 趾

交趾之地，颇为膏腴，从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惟黑壤，厥气惟雄，故今称其田为雄田，其民为雄民。有君长，亦曰雄王；有辅佐焉，亦曰雄侯。分其地以为雄将。出《南越志》。

南 越

南越民不耻寇盗。其时尉陀治番禺，乃兴兵攻之。有神人适下，辅佐之，家为造弩一张，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三万人。陀知其故，却垒息卒，还戎武宁县下，乃遣其子始为质，请通好焉。出《南越志》。

尺 郭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长七丈，腹围如其长，朱衣缟带，以赤蛇绕其项。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食，以雾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黄父。出《神异经》。

顿 逊

顿逊国，梁武朝，时贡方物。其国在海岛上，地方千里，属扶南北三千里。其俗，人死后鸟葬。将死，亲宾歌舞送于郭外，有鸟如鹅而色红，飞来万万，家人避之，鸟啄肉尽，乃去。即烧骨而沉海中也。出《穷神秘苑》。

交 趾

交趾那里的土地很肥沃，自从有人住在那里后，才懂得播种耕田。那里的土壤都是黑色的，那里的气都是雄气，所以现在把那里的田地叫作雄田，那里的百姓叫雄民。那里有君王，也称雄王，辅佐王的大臣也叫雄侯。国王把那里的土地分成几块，封给那些有功的雄将们。出自《南越志》。

南 越

南越人向来不以偷盗抢劫为耻。当时尉陀的治所在番禺，于是就派兵攻打。有天神正好降临，帮助他们，神为他们每家造了一张弓弩，弓弩放一次就杀了一万南越军，放三次就杀了三万南越军。尉陀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赶快停战，把军队撤回到武宁县，并把他的儿子尉始送去作人质，要求和他们友好往来。出自《南越志》。

尺 郭

南方有一种人，走遍了天下。他们身高七丈，肚子周长也有七丈，穿着红色衣服，系白色的带子，把赤蛇围在自己脖子上。不喝

水，也不吃饭，早晨能吞下三千恶鬼，傍晚能吞下三百。这种人把鬼作为食物，把雾作为饮料。名字叫尺郭，另一个名称叫食邪，还有一个名称叫黄父。出自《神异经》。

顿 逊

顿逊国在梁武帝时，经常进贡一些地方特产。那个国家在海岛上，土地纵横千里，跟扶南国北界接壤处有三千里。那个国家的风俗是人死后进行鸟葬。人将要死时，亲戚来宾唱着歌跳着舞把人送到城外，有一种形状像鹅而毛色为红的鸟，飞过来千千万万，家里人就都躲避起来，鸟把死人的肉啄吃完后，就飞走了。人们马上把死人骨头烧了，然后把骨灰沉入海里。出自《穷神秘苑》。

堕婆登国

堕婆登国在林邑东，南接诃陵，西接述黎。种稻，每月一熟。有文字，书于贝多叶。死者口实以金缸，贯于四支，然后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龙脑，积薪燔之。出《神异经》。

哀牢夷

哀牢夷，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牢山。捕鱼水中，若有所感，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出《独异志》。

诃陵国

诃陵在真腊国之南，南海洲中，东婆利，西堕婆，北大海。竖木为城，造大屋重阁，以棕皮覆之。以象牙为床，以柳花为酒，饮之亦醉，以手撮食。有毒，与常人居止宿处，即令身上生疮。与之交会，即死。若旋液，沾著草木即枯。俗以椰树为酒，味甘，饮之亦醉。出《神异录》。

真腊国

真腊国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设槟榔、龙脑香、蛤屑等，以为赏宴。其酒比之淫秽，私房与妻共饮，对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见，此俗与中国同。国人不着衣服，见衣服者，共笑之。俗无盐铁，以竹弩射虫鸟。出《朝野僉载》。

堕婆登国

堕婆登国在林邑国东面，南边和诃陵国接壤，西边毗邻述黎国。堕婆登国种稻子，每月成熟一次。有文字，写在菩提树叶上。死了的人口里塞入金缸，并使它跟四肢相连，这样之后再吧婆律膏和檀沉龙脑等香料涂到尸体上，然后堆起木柴把尸体烧掉。出自《神异经》。

哀牢夷

哀牢夷的祖先是一位名叫沙壶的妇女，她住在牢山。有一次她在水中捕鱼时，忽然好像有什么感觉，于是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了十个孩子，现在的西南夷就是她的后代。出自《独异志》。

诃陵国

诃陵国在真腊国的南面，在南海的海岛中，东靠婆利，西邻堕婆，北面是大海。城墙是用竖起的木头构成的，建造的大屋和多层阁楼，用棕树皮覆盖屋顶。他们用象牙做床，用柳花做酒，喝了它也能醉，习惯用手抓食物吃。诃陵人有毒，如果他们跟常人在一起住宿，就会使常人身上生疮。常人若与他们发生性关系，马上就会死。他们的尿液如果沾在草木上，草木就干枯。他们用椰汁制酒，酒味甜，但喝了它也能醉。出自《神异录》。

真腊国

真腊国在驩州南面五百里。那里的风俗是，来了客人之后，主人设槟榔、龙脑香、蛤屑之类的东西，作为招待的酒宴。他们认为喝酒就好比淫秽之事，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与妻子一起饮酒，对高贵的人

就要避开喝酒这事。行男女之事时，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这一点和中国是相同的。真腊国的人不穿衣服，看见有穿衣服的人，大家都笑话他。那里没有盐和铁器，用竹子造的弓箭猎杀飞禽走兽。出自《朝野金载》。

留仇国

炀帝令朱宽征留仇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又得金荆榴数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彩盘蹙有如美锦，甚香极精，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彼土无铁，朱宽还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壮者，多加以铁钳^𦏧，恐其道逃叛。还至江都，将见，为解脱之，皆手把钳，叩头惜脱，甚于中土贵金。人形短小，似昆仑。出《朝野金载》。

木客

郭仲产《湘州记》云，平乐县西七十里，有荣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儿，歌哭衣裳，不异于人，而伏状隐现不测。宿至精巧，时市易作器，与人无别，就人换物亦不计其值。今昭州平乐县。出《洽闻记》。

缴濮国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缴濮国。其人有尾，欲坐，辄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其尾，即死也。出《广州记》。

木饮州

木饮州，朱崖一州。其地无泉，民不作井，皆仰树汁为用。出《酉阳杂俎》。

留仇国

隋炀帝命令朱宽征讨留仇国，回来时，俘获男女一千多口，还有各种各样的物产，大多与中国的不一样。其中有用树皮搓线织成的布，很精细很洁白，幅宽三尺二三寸。也有细斑布，幅宽一尺左右。又带回金荆榴几十斤，木质的颜色像真金，纹路细密，而花纹色彩盘绕皱缩就像美丽的锦绣，很香又很精致，可用来做枕头和桌面，即使是沉檀木也比不上它。他们的国家不出产铁，朱宽回到南海郡，对留仇俘虏中健壮的男人，大多用铁钳锁着，怕他们途中叛乱或逃跑。回到扬州时，将要拜见皇上，便给他们解下铁钳，那些人却手把铁钳，叩头舍不得解下，胜过中国人对金子的看重。留仇人形体矮小，像昆仑奴。出自《朝野僉载》。

木 客

郭仲产的《湘州记》上说，平乐县西面七十里处，有座荣山，山上有不少木客。他们形体像小孩，唱歌哭泣、衣服裤子跟常人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的行踪不定，难以发现。他们住处极为精巧，有时在市场上买卖器物，与人没有差别，他们跟人交换物品时也不计较物品的价钱。郭仲产书中说的平乐县，就是现在的昭州平乐县。出自《洽闻记》。

缴濮国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的地方，有个缴濮国。那里的人们都长着尾巴，想坐下时，就得先在地上挖个坑，来放置他们的尾巴。万一不慎弄折了尾巴，那人马上就会死去。出自《广州记》。

木饮州

木饮州是朱崖的一个州。那里没有泉水，百姓也不打井，都依靠树的汁液作水用。出自《酉阳杂俎》。

阿萨部

阿萨部，多猎虫鹿，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税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日，即变成酒，饮之可醉。出《酉阳杂俎》。

孝忆国

孝忆国，界周三千余里。在平川中，以木为栅，周十余里。栅内百姓二千余家，周围木栅五百余所。气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马，无驼牛。俗性质直，好客侣。躯貌长大，褰鼻，黄发绿睛，赤髭被发，面如血色。战具唯稍一色。宜五谷，出金铁。衣麻布。举俗事妖，不识佛法，有妖祠三百余所。马步兵一万。不尚商贩，自称孝忆人。丈夫妇人俱佩带。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仍通国无井及河涧，所有种植，待雨而生。以纆铺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苦，海水又咸。土俗伺海潮落之后，平地收鱼以为食。出《酉阳杂俎》。

婆弥烂国

婆弥烂国去京师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国西有山，巉岩峻嶮，上多猿。猿形绝长大，常暴田种，每年有二三十万。国中起春已后，屯集甲兵，与猿战。虽岁杀数万，不能尽其巢穴。出《酉阳杂俎》。

阿萨部

阿萨部族的人，总是猎获很多野物和鹿，然后把它们的肉剔出来，叠放在一块，上面压上石头，榨出汁液。再把从波斯、拂林等国买来的米及草籽都放入汁液中发酵，经过几天，肉汁就变成了酒，喝了它也能醉。出自《酉阳杂俎》。

孝忆国

孝忆国国界周长三千多里。处在平原中，用树木建造栅栏，周长十多里。栅栏内居住百姓二千多家，遍及全国的木栅栏有五百多处。

孝忆国气候常年温暖，冬天草木也不凋落。当地适合养羊养马，没有骆驼和牛。孝忆人性格质朴直率，很好客。他们身材高大，高鼻梁，黄头发，绿眼珠，胡髭是红色的，头发披散着，脸色像血。他们的武器只有槊这一种。那里适合种植五谷，还出产金和铁。那里的人穿麻布衣服。全国都有供奉妖物的风俗，不懂得佛法，共有供奉妖物的祠堂三百多处。骑兵和步兵共有一万人。不重视商业，自称为孝忆人。男人和妇女都用腰带。一天做的饭，够吃一个月，经常吃剩饭。全国既没有井也没有河溪，所有种植的东西，都依赖下雨生长。用丝绵絮铺地，用以接收雨水，以便使用。打井出的水都是苦的，海水又是咸的。当地的习俗是等海潮退后，在海滩上捡鱼类来作为食物。出自《酉阳杂俎》。

婆弥烂国

婆弥烂国距离京师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这个国家西部有山，高峻陡峭险恶，山上有很多猿猴。那些猿猴的形体又高又大，常常把田地里的种子挖出来，每年下山毁田的猿猴有二三十万。立春以后，他们国中就集合军队，与猿猴作战。虽然每年杀掉数万猿猴，仍不能完全捣毁他们的巢穴。出自《酉阳杂俎》。

拔拔力国

拔拔力国在西南海中，略不识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饮。无衣，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人，赍纆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出《酉阳杂俎》。

昆吾

昆吾陆盐，周十余里，无水，自生末盐。月满则如积雪，味甘；月亏则如薄霜，味苦；月尽，盐亦尽。又其国累塹为丘，象浮图，有

三层。尸干居上，尸湿居下。以近葬为至孝，集大毡屋，中悬衣服彩缯，哭化之。出《酉阳杂俎》。

绣面獠子

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南中有绣面獠子，盖雕题之遗俗也。出《酉阳杂俎》。

五溪蛮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余临江高山

拔拔力国

拔拔力国在西南方的大海中，国人对五谷毫无所知，只知道吃肉而已。他们常针刺牛等牲畜的血脉管采血，和在奶中生喝。也没有衣服，只用羊皮把腰部以下盖住。那个国家的妇女皮肤白皙五官端正，国内的人就把她们抢来卖给外国商人，那价钱比国内高出好几倍。当地上只出产象牙和阿末香。波斯国的商人打算进入这个国家，聚集了数千人，带着縹布，拔拔力人让波斯人不分老少都刺血立誓，才买了波斯人的东西。这个国家自古没附属过外国。他们作战用象牙盾牌、野牛角槊、铠甲弓箭之类的武器，步兵有二十万。大食国多次讨伐袭击过这个国家。出自《酉阳杂俎》。

昆吾

昆吾国的土地上全是陆盐，周围十多里都没有水，会自然地出现粉末状的盐。月圆时就像积雪，盐的味道是甜的；月缺时就像一层薄薄的霜，味道是苦的；没有月亮时，盐也就没有了。那个国家多次挖沟取土堆成小丘，像佛塔，分三层。干尸体放在上层，湿尸体放在下层。把死者埋在近处被看作是最孝敬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大毡屋中，中间悬着死者的衣服和彩缯，人们哭着就把尸体烧了。出自《酉阳杂俎》。

俎》。

绣面獠子

越地的人熟悉水性，他们一定在身体上雕镂花纹图案，以避免蛟龙的危害。现在江南一带有在脸上刺上花纹的獠人，大概就是雕绘额头的旧风俗的遗留吧。出自《酉阳杂俎》。

五溪蛮

五溪的蛮人，当父母死后，就把他们的尸体放置在村外，三年后再埋葬。葬时，打着鼓，在路上唱着歌，亲属们宴会跳舞玩乐，这样一个多月。然后花光财产做棺材，在临近江水的高山

半肋凿龕以葬之。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祠祭。初遭丧，三年不食盐。出《朝野僉载》。

堕雨儿

魏时，河间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于庭，长五六寸许。自云，家在海东南，因有风雨，所飘至此。与之言，甚有所知，皆如史传所述。出《述异记》。

半山腰上凿出一个小阁子似的山洞安葬死者。安葬方式是从山上用绳索把棺材吊放下去，棺材安放得越高，人们就认为是最孝顺的，就可终生不用再进行祭祀。凡首次遇到丧事的，家人三年不吃盐。出自《朝野僉载》。

堕雨儿

魏时，在河间的王子充家，下雨的时候，有八九个小孩随着雨落到院子里，高只有五六寸左右。小孩们自己说，家在海东南方，因遇到大风雨，被刮到这里。跟他们谈话，觉得他们颇有知识，所说的事情都像史书上所叙述的那样。出自《述异记》。

卷第四百八十三 蛮夷四

狗 国 南 蛮 缚妇民 南海人 日 南
拘弥国 南 诏 獠 妇 南中僧 番 禺
岭南女工 芋 羹 蜜 唧 南 州

狗 国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刘恂云，顷年自青杜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云是狗国。逡巡，果见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船惊走。又经毛人国，形小，皆被发蔽面，身有毛如犵。又到野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怖无计。顷刻，有百余野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叉，即异拽明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

狗 国

陵州刺史周遇不吃荤血，曾对刘恂说，他前几年从青杜入海回福建，遭遇大风，在海上漂了五天五夜，不知走了几千里，共经过六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狗国，同船的有新罗人，说那是狗国。不一会儿，果然看见一个形状像人而身体赤裸的，抱着狗出来了，看到船就惊慌地逃跑了。又经过毛人国，那里的人，身材很小，头发披散着，遮住了脸，身体有毛像长尾巴猴。又到过野叉国，当时船触了暗礁，因而受损，便连人带物都搬到岸上，等候落潮船搁浅时好修理。开始不知道是在野叉国，有几个人就一块进入茂密的树林中采野菜，忽然被野叉追赶，其中一人被抓住了，其余的人都惊慌地逃走了。回头看

时，看到几个野叉，正在一同吃那被抓住的人，同船的人很惊恐，但又束手无策。不一会儿，有一百多野叉，都是红头发，光着身子，张着口，瞪着愤怒的眼睛来了。有拿木枪的，有雌性带着孩子的。于是驾船的人、做买卖的人共五十多人，一齐拿着弓弩枪剑来抵御他们，果然射倒了两个野叉，他们马上拽着被射倒的野叉，呼啸着逃走了。野叉走了以后，船上的人便伐树修栅栏，防备它们再来。

野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又经大人国，其人悉长大而野，见船上鼓噪，即惊走不出。又经流虬国，其国人么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竟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至者，虑有灾祸。既而又行，经小人国，其人裸形，小如五六岁儿。船人食尽，遂相率寻其巢穴。俄顷，果见捕得三四十枚以归，烹而充食。后行两日，遇一洲岛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见人但耸视，都不惊避，既肥且伟。初疑岛上有人牧养，而又绝无人踪，捕之，仅获百口，皆食之。出《岭表录异》。

南 蛮

南道之酋豪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纳之，其温柔不下于挟纊也。俗云，鹅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婴儿，辟惊痫也。出《岭表录异》。

缚妇民

缚妇民喜他室女者，率少年持白梃，往趋墟路值之，俟过，即共擒缚归。一二月，与其妻首罪。俗谓之缚妇也。出《南海异事》。

野叉害怕弓弩，也不敢再来了。在那里停了两天，船刚修理好，就顺着风又漂走了。后来又到过大人国，那个国家的人全都高大野蛮，但看见船上的人向他们大声叫嚷，便立即惊慌地逃走不出来。又到过流虬国，那里的人很小，全都穿着麻布衣服而又很有礼貌，争先恐后地拿着食物来要求换钉子和铁器。新罗客人也只能把流虬人的话翻译过来一半，他让旅客们赶快走，说这个国家的人如果遇到漂流过来的华人，就忧虑会有灾祸出现。然而又开始走，途经小人国，那个国家的

人都光着身子，小得像五六岁的小孩。船上的人食物吃光了，便互相带领着一块去寻找小人的窝。不一会儿，果然捉到三四十个回来了，于是煮了充饥。此后又走了两天，碰到了水中的一个岛，便上去弄些淡水，忽然看见有一群山羊，见了人只是高高地耸起脖子看着，并不惊慌躲避，而且又肥又大。起初他们疑心是岛上有人放养的，但岛上没有一点人的踪迹，于是就抓它们，只抓到一百只，把它们都吃掉了。出自《岭表录异》。

南 蛮

南方各道的酋长大多都会选择鹅的细羽毛，将它们夹在布帛之间，把它当作绵絮做成被子，再用线粗粗地横竖缝几道，这种被子的温暖柔软程度不亚于套了丝絮的被子。人们都说，鹅毛柔软暖和而属凉性，特别适合给小孩盖，可以避免小孩受惊吓而得癫痫病。出自《岭表录异》。

缚妇民

缚妇民中的男子如果喜欢上别人家的女孩，就领着少年拿着棍子，去往赶集的路上等着，等女孩经过时，就一块抓住她绑回家去。等过了一两个月，就与他抢来的妻子一起去自首服罪。所以人们把这个民族称为缚妇民。出自《南海异事》。

南海人

南海男子女人皆缛发。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髥膏其发。至五六月，稻禾熟，民尽髥鬻于市。既髥，复取髥膏涂，来岁五六月，又可鬻。出《南海异事》。

南海解牛，多女人，谓之屠婆屠娘。皆缚牛于大木，执刀以数罪：某时牵若耕，不得前；某时乘若渡水，不时行，今何免死耶？以策举颈，挥刀斩之。出《南海异事》。

南海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俗谓指腹卖。或己子

未胜衣，邻之子稍可卖，往贷取以鬻，折杖以识其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即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出《南海异事》。

日 南

《天宝实录》云，日南厩山，连接不知几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后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画其两目下，去前二齿，以为美饰。出《酉阳杂俎》。

拘弥国

顺宗即位年，拘弥之国贡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坚冰，变昼草。其却火雀，纯黑，大小类燕，其声清亮，不并寻常禽鸟，置于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异，遂盛于火精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并蜡炬烧之，终不能损其毛羽。履水珠，色黑类铁，大如鸡卵，其上鳞皴，其中有窍。云将入江海，可长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谓之实，遂命善游者，以

南海人

南海的男人女人头发都又黑又密。每次洗头时，把灰扔到流水里，来到河边洗，洗完用猪油润发。到五六月时，稻子成熟时，人们都剃下头发在集市上卖。剃光头发后，再取猪油涂在头上，到了来年五六月时，就又可以卖了。出自《南海异事》。

南海杀牛的，大部分是女人，这种女人称为屠婆屠娘。她们都是先把牛捆在大树上，拿着刀数落牛的罪状：某时牵你去耕地，你不往前走；某时骑你过水时，不按时走，现在怎么能免死呢？然后用鞭棒挑起牛的脖子，刀一挥就把牛杀了。出自《南海异事》。

南海贫民的妻子刚怀孕时，就到富人家去，指着肚子来卖孩子，俗称为指腹卖。有的自己的孩子还太小，而邻居家的孩子稍大能卖，便去借来卖，折根棍子来量下孩子的高矮，等到自己的孩子长得跟当初折的棍子长度相等时，就把他偿还给所借的人家。卖男卖女就如粪

土一样，父子双方谁也不伤心。出自《南海异事》。

日 南

《天宝实录》上说，日南郡的厖山，连绵不断，不知有几千里长，是裸人居住的地方，裸人是白民的后代。他们在自己胸前刺上花，再用一种像粉而颜色发紫的颜料在两只眼睛下面涂画，还把两个门牙敲掉，以此作为美丽的修饰。出自《酉阳杂俎》。

拘弥国

唐顺宗即位那年，拘弥国进贡了一种却火雀，一雌一雄，还有履水珠、常坚冰、变昼草。却火雀是纯黑色，大小像燕子，叫声清脆响亮，不和平常的禽鸟在一起，把它放在烈火当中，火就自己散开。皇上赞赏它的奇异，于是把它装在火精笼中，挂在寝殿里，夜晚宫人用几支蜡烛并排烧它，但始终不能损伤它的羽毛。履水珠是黑色的，像铁，有鸡蛋那么大，表面有鱼鳞似的皱痕，珠内有孔。说是带着它到江海上，能长距离地在巨浪的上面或下面行走。皇上起先不认为这事是真的，便命善于游泳的人，用

五色丝贯之，系之于左臂。毒龙畏之，遣入龙池，其人则步骤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潜于水中，良久复出，而遍体略无沾湿。上奇之，因以御馔赐使人。至长庆中，宾御试弄于海池上，遂化为异龙，入于池内。俄而云烟暴起，不复追讨矣。常坚冰，云其国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释。及赉至京师，洁白如故，虽盛暑赫日，终不消。嚼之，即与中国冰冻无异。变昼草，类芭蕉，可长数尺，而一茎千叶，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宝匣，其上緘以胡画。及上见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贵也。”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为乐，及退，谓鸿胪曰：“本国以变昼为异，今皇帝以向暗为非，可谓明德矣。”出《杜阳编》。

南 诏

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日，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骠信诗曰：“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邻国之名也。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谓天子为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谓朕曰元，谓卿曰昶。同一心，子孙堪貽厥。”清平官赵叔达曰：谓词臣为清平官。“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波罗，虎也；毗勇，野马也。骠信昔年幸此，鲁射野马并虎。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俚柔，百姓也。献^噪弄拣国名。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出《玉溪编事》。

五色的丝线穿入珠孔中，然后把它系在左臂上。毒龙害怕这宝珠，就进入龙池，于是那人就或快或慢地在水波上行走，好像在平地上一样，有时也潜入水中，好久才出来，然而全身没有一个地方被弄湿。皇上对此感到奇怪，于是把皇帝吃的饭菜赏赐给那位使者。到了长庆年间，有个宫女拿着珠子在海池上玩，那珠便化成一条奇异的龙，进入池中。不一会儿云烟猛烈升腾，珠子也就无处寻找了。关于常坚冰，使者说他们国里有座大凝山，那里面有冰，千年不化。等他们把冰带到京师的时候，那块冰仍然像原来那样洁白冰冷，即使是在日光炎炎的盛夏，也始终不融化。把它放在嘴里嚼嚼，觉得跟中国的冰没有什么两样。变昼草，有点像芭蕉，可以长到几尺高，只有一根茎，却有上千片叶子，把它立起来则周围百步以内黑得像夜晚。变昼草原来是藏在百宝匣里的，匣上是用胡人的画封着的。等到皇帝见到后生气地说：“背离光明趋向黑暗，这棵草有什么值得看重的！”便命令在使者面前连草带匣一起烧掉。使者起初也觉得不高兴，等到从朝廷退下以后，对接待外使的鸿胪卿说：“我国把改变白昼看作奇异的事情，现在你们的皇上把趋向黑暗看作错误，这足以说是具备美德的明君了。”出自《杜阳编》。

南 诏

南诏国把十二月十六日称为星回节，这一天国王到避风台游玩，命令清平官作诗。国王骠信的诗写道：“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藤越是邻国的名字。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称天子之位为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

节。元昶把皇帝称为元，把大臣称为昶。 同一心，子孙堪貽厥。”清平官赵叔达的诗：称负责撰写文词的大臣为清平官。 “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波罗，就是老虎；毗勇就是野马。骠信当年来到这个地方，射中了野马和老虎。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俚柔，就是老百姓。猷^猷弄拣弄拣是国家名。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出自《玉溪编事》。

獠 妇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出《南楚新闻》。

南中僧

南人率不信释氏，虽有一二佛寺，吏课其为僧，以督责释之土田及施财。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为师郎。或有疾，以纸为圆钱，置佛像旁。或请僧设食，翌日，宰羊豕以啖之，目曰除斋。出《投荒杂录》。

又南中小郡，多无缙流。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唐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下属州崖州自来无僧，皆临事差摄。宣时，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怪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见者莫不绝倒。出《岭表录异》。

番 禺

广州番禺县常有部民谍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认得在于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有北客骇其说，因诘之。民云，海之浅水中有藻荇之属，被风吹，沙与藻荇相杂。

獠 妇

南方獠人的妇女，她们刚生下孩子就下地干活，而她们的丈夫却躺在床上，饮食完全和产妇一样，稍不注意保护，产妇易得的那些病这个丈夫都能得上。产妇也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烧火、做饭、打柴、割草都像原来一样。又听说，越人的风俗，女人生了孩子以后，只过三天便到河水中洗澡。回到家后，做粥给丈夫吃。丈夫就盖着被子抱着孩子坐在床上，称为产翁。他们那里的夫妻颠倒竟达到了这种地步。出自《南楚新闻》。

南中僧

南方人都不相信佛教，即使有一两座佛寺，官吏考核寺中和尚的管理情况，以便督察寺庙名下的田地及施舍来的财产。偶尔有一两个和尚，也是喜欢拥抱媳妇又吃肉，住在家中，而对于各种佛事一点也不了解。当地人把女儿嫁给和尚，称为师郎。有人得了病，就用纸剪成圆钱，放在佛像旁边。有的请和尚在佛像前陈设食物，第二天，就杀羊杀猪来让和尚吃，称为除斋。出自《投荒杂录》。

岭南的小郡，大多没有僧徒。每当宣布皇帝恩诏时，就得找人假扮作和尚、道士陪位。唐昭宗登基做皇帝时，柳韬被任命为容广宣告使。赦免的公文下来，而下属州崖州从来就没有和尚，都是临时找人代替。宣读赦文时，有一个假和尚不同意给他安排的位置，太守王弘夫感到奇怪，就问那个假和尚，假和尚回答说：“排列的次序不妥当，差官瞎安排，去年让我扮演文宣王孔子，今年又派我作和尚！”看的人无不笑得前仰后合。出自《岭表录异》。

番禺

广州番禺县曾有百姓的诉状说，之前晚上丢失了一个菜园子，现在认出在某个地方，请县令作出判决，好去要回来。有个北方客人对这个说法感到很惊讶，便问那人。那人说，海的浅水中有海藻苕菜之类的植物，被风吹过后，沙子就跟藻苕混在一起。

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处，可以耕垦，或灌或圃故也。夜则被盗者盗之百余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出

《玉堂闲话》。

有在番禺逢端午，闻街中喧然，卖相思药声，讶笑观之，乃老嫗荷揭山中异草，鬻于富妇人，为媚男药，用此日采取为神。又云，采鹊巢中，获两小石，号鹊枕，此日得之者佳。妇人遇之，有抽金簪解耳珰而偿其直者。出《投荒录》。

岭南女工

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醢醢菹鮓者，得为大好女矣。斯岂遐裔之天性欤！故俚民争婚聘者，相与语曰：“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出《投荒录》。

芋羹

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筵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又或先于汤内安笋筍，后投蛙，及进于筵上，皆执笋筍，瞪目张口。而座客有戏之曰：“卖灯心者。”又云，疥皮者最佳，掷于沸汤，即跃出，其皮自脱矣，皮既脱，乃可以修饌。时有一叟闻兹语，大以为不可，云：“切不可除此锦袄子，其味绝珍。”闻之者莫不大笑。出《南楚新闻》。

藻荇的根浮起来之后，那沙子有的地方三五尺厚，这地方就可开垦种植，有的地可以灌溉，有的可以作菜园子。可是夜间却被小偷把它偷到一百多里外，就像竹木制的小船顺水漂流一样。用这个种菜的，海上处处都有。出自《玉堂闲话》。

有人在番禺正赶上了端午节，听到街上一片吵嚷声，有卖相思药的叫卖声，觉得惊讶，便笑着旁观，原来是一个老太婆背着举着山里的异草，卖给有钱的妇女，作为媚惑男人的药，说用这天采的才有神效。又说，在喜鹊窝内采得两块小石，名叫鹊枕，这天得到的才是好的。妇女们遇到后，有的拔下金簪摘下耳坠折价购买它。出自《投荒录》。

岭南女工

岭南人家无论贫富，教女儿时都不把会针线能纺织看作本领，只教女儿亲自下厨房，勤练用刀的技巧罢了。擅长使用醋、盐、会腌菜和能腌鱼、糟鱼的，就被认为是非常好的女子。这难道是边远地方人的天性吗？百姓争相婚嫁的，聚在一块说：“我的女儿裁袍补袄全都不会；让她整治水蛇黄鳝，那是一条比一条做得好。”出自《投荒录》。

芋羹

百越人好吃蛤蟆，凡举行宴会，它就是上等的菜。先在锅内放水，然后把小芋下到水中煮，等到锅内的水沸腾，冒着像鱼眼似的水泡时，就把蛤蟆下到里面，蛤蟆便各自捧着小芋而被煮熟了，这样做出的羹便叫抱芋羹。又有的先在开水内放入笋筍，然后再放入蛤蟆，等到端到筵席上，发现个个蛤蟆都握着笋筍，瞪着眼睛张着嘴。座中有客人开玩笑说：“像卖灯芯草的。”又说，长着疥皮的蛤蟆最好，把它扔到沸水中，它立即蹦了出去，而它的皮也自动被烫掉了，皮掉了后，就可做食物了。当时有位老者听了这话，认为很不应该，说：“绝不能去掉癞蛤蟆那件锦袄，它的味道极好。”听到这话，人们无不大笑。出自《南楚新闻》。

蜜唧

岭南僚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嘬嘬而行。以箸挟取，咬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出《朝野金载》。

南州

王蜀有刘隐者，善于篇章，尝说：少年赍益部监军使书，索于黔巫之南，谓之南州。州多山险，路细不通乘骑，贵贱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负。夫役不到处，便遣县令主簿自荷而行。将至南州，州牧差人致书迓之。至则有一二人背笼而前，将隐入笼内，掉手

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绝高绝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缘，寸寸而进。在于笼中，必与负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车马也。泊至近州，州牧亦坐笼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间，茅屋数间而已。牧守皆华人，甚有心义。翌日，牧曰：“须略谒诸大将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余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斋，大校三五人，逢迎极至。于是烹一犊儿，乃先取犊儿结肠中细粪，置在盘筵，以箸和调在醢中，方餐犊肉。彼人谓细粪为圣馐，若无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诸味将半，然后下麻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猯者是也，以荷叶裹而蒸之。隐勉强餐之，明日所遗甚多。出《玉堂闲话》。

蜜 唧

岭南的僚民喜欢制作蜜唧，就是把还没睁开眼，全身通红，刚会蠕动的幼鼠，喂以蜂蜜，把它摆在筵席上，它们在盘子里轻轻地爬着。吃时用筷子夹起来，一咬，就发出唧唧的声音，所以叫作蜜唧。出自《朝野僉载》。

南 州

五代时，王建的前蜀国中有个叫刘隐的人，很擅长写文章，他曾经说：少年时带着益州部监军的书信，到黔中与巫山南边考查，那一带称为南州。此州的山中有很多险要的地方，路很狭窄，骑马无法通过，人无论贵贱都得拄着手杖走，他们的行李全得派脚夫背着。脚夫不去的地方，就让县令主簿自己扛着走。将要到达南州时，州牧派人前来送信迎接刘隐。到达后有两个人背着笼子来到面前，请刘隐坐进笼内，那人背着刘隐摆动着双手往前走着。他们经过了很多极高极深的山谷，每天都经过上百处这样的地方，都是用手指攀着上边，一寸一寸向前走。坐在笼子里面的人，必须跟背笼的人背对背地坐着，这就是那地方的车马。等到了州附近的时候，州牧也坐在笼子里到郊外迎接。郡府在桑树林里，只不过是几间茅草房罢了。州郡的长官都是华夏人，很有道义之心。第二天，州牧说：“需要去简单地会见一下各位大将吗？”便派人带领着刘隐等人到衙门院里，各衙门相距十多

里，也在树林当中。一座茅草房，有三五个校尉官员，接待很周到。在那儿煮了一只牛犊儿，先取牛犊肠中的细粪，放在席上的盘子中，再用筷子调和在醋里面，然后才吃犊肉。那地方的人说细粪是非凡的调味品，如果没有这一调味品，就不能叫作筵席了。各种菜上到一半时，然后又端来了麻虫裹蒸。裹蒸就是抓来麻蕨蔓上的虫，那虫就像现在的刺猯，用荷叶裹着蒸熟的。刘隐勉强吃了一点，第二天拉了很多。出自《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八十四 杂传记一

李娃传

李娃传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

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

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

李娃传

汧国夫人李娃是长安的歌舞艺人。她节操品行珍贵奇特，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所以监察御史白行简为她作了传记。

唐代天宝年间，有位常州刺史荥阳公，这儿略去他的姓名不写出来，当时的名望很高，家中的奴仆很多。荥阳公五十岁时才有一个儿子，儿子刚长到二十岁时，俊秀聪明，文章也写得很好，跟一般人大不一样，当时的人都很称道佩服。他的父亲很喜欢器重他，说：“这是我们家的千里驹啊！”这位公子作为州县选拔的优秀人才到京师应试，将要出发时，家中为他准备了丰厚的衣服玩物车马等行李物品，还算好了他在京城的日常生活费用，父亲对他说：“我看你的才能，

会一举考中。现在给你准备了两年的费用，并且给你的费用很充裕，是为了使你实现志向。”这位公子也很自信，把考取功名看成手到擒来之事。

公子从毗陵出发，一个多月就到了长安，住在布政里。他有次游览东市回来，从平康坊东门进入，打算到西南方去拜访朋友。走到鸣珂曲时，看见一座住宅，门和院子不太大，而房屋严整幽深，只关着一扇门，有一位少女，正扶着一个梳着两个环形发髻的侍女站在那里，姿态容貌非常漂亮，在当时简直从没有过。公子看见少女后，不自觉地停马久驻，徘徊着不忍心离开。

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生自尔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对曰：“李氏颇贍，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谐，虽百万，何惜！”

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扣其门，俄有侍儿启扇。生曰：“此谁之第耶？”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妆易服而出。”生闻之，私喜。乃引至萧墙间，见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词曰：“闻兹地有隙院，愿税以居，信乎？”姥曰：“惧其浅陋湫隘，不足以辱长者所处，安敢言直耶？”延生于迟宾之馆，馆宇甚丽。与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娇小，技艺薄劣，欣见宾客，愿将见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生遂惊起，莫敢仰视。与之拜毕，叙寒燠，触类妍媚，目所未睹。复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洁。

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给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

于是假装马鞭子掉到了地上，等待跟随的人来了，好叫他拾起来。公子多次斜着眼看那位少女，那少女也回过头来凝视着公子，情意似乎也很爱慕，最后公子也没敢说什么话就离去了。从此以后公子就像是丢了魂似的，于是便偷偷找来熟悉长安的朋友打听，朋友说：“那是

妓女李氏的住宅。”公子又问：“这个少女，我可以追求她吗？”回答说：“这个姓李的比较富裕，之前跟她交往的，大多是贵戚和富豪，她得到的钱财很多，如果没有上百万的钱财，是不能使她动心的。”公子说：“我只担心事情不能成功，即使要花上百万，又有什么舍不得？”

后来的一天，公子便穿上干净的衣服，带着一大群侍从去李氏宅拜访。派人前去敲门，不一会儿，有一个侍女出来开门。公子说：“这是谁家的府第呀？”侍女不回答，一边往回跑一边喊：“是前些日子马鞭子掉到地上的那位公子来了！”李娃非常高兴地说：“你暂且留住他，我得打扮一下，换换衣服再出去。”公子听到这话，暗暗高兴。侍女于是把公子带到影壁墙前，看见一位白发驼背的老妇，这就是李娃的母亲。书生走上前跪下拜见说：“听说这儿有空闲的房子，我希望租来居住，不知是不是真的？”老妇说：“只怕房子简陋低洼窄小，不足以委屈贵客居住，哪里敢提租赁的事？”便把公子引入客厅，客厅的房屋很华丽。老妇与书生一同坐下，说道：“我有个娇小的女儿，技艺水平低劣，看到客来很高兴，希望让她出来见一见你。”说罢就让李娃出来了，只见李娃眼睛明亮，手腕白皙，步态娇美。公子立刻吃惊地站了起来，不敢抬眼看。拜见之后，说了些嘘寒问暖的话，李娃的一举一动，公子都觉得妩媚动人，是自己从来没见过。公子又重新坐下，李娃就煮茶斟酒款待，所用的器具都很干净。

过了很久，天渐渐黑了，更鼓声四起。老妇询问书生住处的远近，公子骗她说：“我住在延平门外好几里的地方。”公子是故意说路远，希望能被李娃留宿。老妇人说：“更鼓已敲过了，公子该赶快回去了，不要触犯了宵禁法令。”公子说：“今天有幸相见，谈笑甚欢，竟不知道天已经很晚了。但我回去的路程太远了，

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娃曰：“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双缣，请以备一宵之馔。娃笑而止之曰：“宾主之仪，且不然也。今夕之费，愿以贫窶之家，随其粗粝以进之。其余以俟他辰。”固辞，终不许。

俄徙坐西堂，帷幕帘榻，焕然夺目；妆奁衾枕，亦皆侈丽。乃张

烛进馔，品味甚盛。彻馔，姥起。生娃谈话方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生曰：“前偶过卿门，遇卿适在屏间。厥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来，非直求居而已，愿偿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终，姥至，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阶，拜而谢之曰：“愿以己为厮养。”姥遂目之为郎，饮酣而散。及旦，尽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迹戢身，不复与亲知相闻，日会倡优侪类，狎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童。岁余，资财仆马荡然。迩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

他日，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计，

城内又没有亲戚，该怎么办呢？”李娃说：“如不嫌弃屋子狭小简陋，正想让你在这里住，住一宿又有什么关系呢？”书生几次用眼睛看老妇人，老妇人说：“好吧好吧。”书生就召来他年青的仆人，拿着两匹绢，请求以此来充当一顿晚饭的费用。李娃笑着阻止说：“按照宾主之间的礼仪，是不能这样的。今晚费用由我出，希望按照贫穷之家的情况，供给你一顿粗糙的饭菜。其余的等以后再说吧。”李娃坚决推辞，最后也没把公子的绢收下。

不一会儿，请公子到西屋坐下，只见帷幕帘子床帐，都十分光鲜耀眼，梳妆台、枕头、被子，也都十分豪华漂亮。于是点上蜡烛端来了饭菜，菜肴的品种和味道都是上等的。吃完饭后，老妇人站起来走开了。公子与李娃的谈话才亲切起来，幽默风趣，互相调笑，没有什么不敢说的。公子说：“前段时间，偶然经过您的门口，看到您正在门前影壁中间。从那以后我心中常常想念，即使睡觉和吃饭的时候，也不曾有片刻忘记。”李娃回答说：“我的心也是这样。”公子说：“这次我来，并非只求住几天，而是想实现我平生的愿望。只不知我的命运如何。”话还没说完，老妇人来了，问公子说那话的意思，公子就把自己的心事全告诉了老妇人。老妇人笑着说：“男女之间，愿意相亲相爱的心愿是自然而然的。感情如果合得来，即使是父母的命令，也阻止不了。我这女儿愚笨丑陋，怎么配给公子做媳妇呢？”公子于

是走下台阶，跪拜着感谢她说：“希望能让我做您家的仆役。”老妇人于是就把公子看作女婿，酒喝得很尽兴后才散席。等到第二天早晨，公子把自己的行李物品全搬了过来，住进了李娃的宅子。从此公子敛迹藏身，不再跟亲属朋友来往，每天跟唱歌的演戏的聚在一起，亲近戏耍，游览饮宴。不久就把口袋里的钱全部花光了，于是只好卖了车马和自己的年青仆人。只过了一年多，钱财仆人和马匹全都没有了。于是老妇的态度渐渐就有些怠慢，而李娃的情意却更加深厚。

一天，李娃对公子说：“与你相交一年，还没身孕。常听说竹林神有求必应，我想送上酒食祭神求子，行吗？”公子不知是圈套，大喜。乃质衣于肆，以备牢醴，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信宿而返。策驴而后，至里北门，娃谓生曰：“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将憩而觐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见一车门。窥其际，甚弘敞。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至矣。”生下，适有一人出访曰：“谁？”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姬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娃下车，姬逆访之曰：“何久疏绝？”相视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见，遂偕入西戟门偏院。中有山亭，竹树葱蒨，池榭幽绝。生谓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语对。俄献茶果，甚珍奇。

食顷，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驰至曰：“姥遇暴疾颇甚，殆不识人，宜速归。”娃谓姨曰：“方寸乱矣，某骑而前去，当令返乘，便与郎偕来。”生拟随之，其姨与侍儿偶语，以手挥之，令生止于户外，曰：“姥且歿矣，当与某议丧事，以济其急，奈何遽相随而去？”乃止，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无复命，何也？郎骤往觐之，某当继至。”生遂往，至旧宅，门扃钥甚密，以泥缄之。生大骇，诘其邻人。邻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约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处，曰：“不详其所。”生将驰赴宣阳，以诘其姨，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乃弛其装服，

因而非常高兴。于是他拿衣服到当铺当了，用于准备牛猪羊三牲和甜酒等祭品，然后跟李娃一起到供奉神的祠庙里祈祷，住了两宿才往回走。公子骑着驴走在后边，到了里弄的北门，李娃对公子说：“从这儿向东拐，有个小胡同，是我姨家的住宅，打算到那里稍稍休息一会

儿，去拜见我姨娘，可以吗？”公子同意了。往前走了不到一百步，果然看见一个车马出入的门。向里面张望了一下，很宽敞。李娃的丫环从车后让公子停下说：“到了。”公子下了驴，恰好有一人出来问道：“谁？”回答说：“李娃。”于是进去禀报。不一会儿一个女人出来了，年龄约四十多岁，跟公子相迎，说：“我外甥女来了吗？”李娃下车，那女人迎着问：“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了呢？”互相看着笑。李娃领着公子拜见那女人，见过后，就一块进入西门内的偏院里。院中有山有亭，竹子树木长得很茂盛，池塘水榭都很幽静。公子对李娃说：“这是你姨母的私人住宅吗？”李娃只笑不回答，用别的语搪塞过去。不一会儿，献上茶与果品，茶和果品很珍贵奇特。

过了一顿饭的工夫，有一个人骑着一匹大宛马，汗流满面地跑来说：“老太太突患重病很厉害，几乎连人都不认识了，请姑娘赶快回去。”李娃对她姨说：“我的心都乱了，我跟他骑马先回去，然后让他再骑马回来，您就跟他一块来吧。”公子打算跟李娃一起走，李娃的姨与侍女两人一起窃窃私语，挥手示意，让公子停在门外，说：“老太太就要死了，你应该和我商议一下丧事，好处理这个紧急情况，为什么要立刻跟着去呢？”公子便留下了，与姨一起计算举行丧礼祭奠的费用。天已黄昏，骑马的仆人并没来。那位姨说：“一直没有回来，怎么回事？你赶快去看看她！我会随后赶到。”公子于是就前往李娃家，等赶到时，却发现门锁得很严实，还用泥印封上了。公子心里很震惊，询问那里的邻居。邻居说：“李娃本来是租住在这里，租约已经到期。房主收回了房子，老妇迁居了，已走了两宿了。”询问搬到了何处，说：“不清楚她的新住处。”公子想赶快跑到宣阳坊去问问李娃的姨是怎么回事，但天已经晚了，计算了一下路程到不了，就脱下衣服，

质馐而食，赁榻而寝。生悲怒方甚，自昏达旦，目不交睫。质明，乃策蹇而去。既至，连扣其扉，食顷无人应。生大呼数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访之：“姨氏在乎？”曰：“无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访其谁氏之第，曰：“此崔尚书宅。昨者有一人税此院，云迟中表之远至者，未暮去矣。”

生惶惑发狂，罔知所措，因返访布政旧邸。邸主哀而进膳。生怨

懣，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纛帷，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辇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

作为抵押换了点饭吃，又租了张床睡觉。公子非常气愤，从晚上到早晨，一宿没合眼。等到天刚亮，就骑着跛脚的驴赶往宣阳坊。到达之后，连连敲门，敲了一顿饭工夫也没有人应。公子高声大喊了半天，有一个官员慢慢走出来。公子急忙上前问他：“李娃的姨住在这里吗？”回答说：“没有这个人。”公子说：“昨天黄昏时还在这里，为什么要隐瞒呢？”又问这房子是谁家的住宅，回答说：“这是崔尚书的住宅。昨天有一个人租了这所房子，说用来等待远来的中表亲戚，但还没到黄昏就走了。”

公子惊慌困惑得快要疯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又返回布政里原来住的客店。店主因为同情他而给他饭吃。公子由于怨恨愤懣，三天未进饭食，因而得了很重的病，十多天以后病情更严重了。店主害怕他一病不起，就把他搬到了殡仪铺中。然而公子的病情沉重，很长时间都不见好转，全铺的人都为他伤心叹息，轮流着喂他。后来稍微好了些，拄着拐杖能起来了。从此殡仪铺每天都雇用他，让他牵引灵帐，得点报酬以便养活自己。经过了几个月，公子渐渐健壮起来，每当听到殡仪铺里那哀悼亡人的歌曲，就自己叹息，觉得还不如那些死去的人，于是便低声哭泣流泪，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每次送灵回来后，就模仿那哀歌。公子本是聪明伶俐的人，所以不长时间，就掌握了唱哀歌的全部技巧，即使整个长安也没有人比得过他。

当初，出租丧葬用品的两家殡仪铺，互相争强斗胜。东铺的送灵

车马都十分新奇华丽，几乎无人能跟他们相比，只有出殡时歌手的挽歌唱得很差劲。东铺的店主知道公子挽歌唱得极好，就凑了两万钱要雇他。公子同伙中唱挽歌的老手，一起比较自己擅长的曲目，偷偷地教给他新曲，而且为他伴唱和声。练了十几天，没有人知道这事。两个殡仪铺的店主都向对方说：“我想我们各把自己出租的器物陈列在天门街，以便比一下谁优谁劣。不能取胜的，罚钱五万，以备用作酒饭的费用，可以吗？”两个店主都同意了，于是请人来立下契约，写上了保人，然后就把器物都陈列出来检阅。城里的男男女女都聚集过来看热闹，

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輶辇、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歔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测也。

先是，天子方下诏，俾外方之牧，岁一至阙下，谓之入计。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有老竖，即生乳母媼也，见生之举措辞气，将认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惊而诘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奚至是耶？”言讫，亦泣。及归，竖间驰往，访于同党曰：“向歌者谁，若斯之妙欤？”皆曰：“某氏之子。”征其名，且易之矣。竖凜然大惊，徐往，迫而察之。生见竖，色动回翔，将匿于众中。

来了好几万人。于是管街道的里胥报告了管治安的贼曹，贼曹报告了京都的执政官京兆尹。到了那天，四面八方的人全都赶来了，小巷里都没人了。两个铺子从早晨开始检阅，一直到正午，依次摆出了灵车、丧事仪仗等丧葬用品，西铺都不能取胜，他们的店主脸上很不光彩。接着西铺在南边角落安放了一个高榻，有位留着长胡子的人拿着铎上场，有好几个人簇拥着他，他甩起胡须，扬起眉毛，一手握着另

一只手的手腕，跪地磕头，然后登上高榻，唱了一支名叫《白马》的挽歌。他依仗平素的名望，边唱边左顾右盼，旁若无人。唱完后，看客齐声赞扬，他自认为唱得独步一时，谁也不能胜过他。过了一会儿，只见东铺店主也在北边角落安放了几个相连的高榻，一位戴黑头巾的少年在五六个人簇拥下，手拿着一把扇子上场，他就是那位公子。只见他整理了一下衣服，俯仰之间动作很舒缓，然后开嗓发声，看表情像是由于悲痛而唱不成声似的。公子唱的挽歌名叫《薤露》，越唱越高昂，歌声震动了树木。一曲还没唱完，看客们就都被感动得深深叹息，掩面哭泣。西铺店主被大家嘲笑，更感到羞愧难堪了，悄悄地把所输的钱放在前面，然后就偷偷地逃走了。四周座位上的人都惊诧发愣，谁也没料到会是这个结果。

在此之前，皇帝刚下过诏书，让京城以外各州郡的长官每年来京城一次，称之为入计。当时，恰好遇上公子的父亲在京城，与同僚换上便服，也偷偷地到那里去看。有个老仆人，就是公子奶妈的女婿，看见那唱挽歌的人的举止语气，很像亡故的公子，想去认他又不该，便禁不住掉下泪来。公子的父亲吃惊地问他，他说：“那个唱歌的人的相貌，非常像您死去的儿子。”公子的父亲说：“我的儿子因为财物多而被强盗杀害，怎么会到这里来呢？”说完，也哭了起来。等到回去之后，老仆人找了个机会跑到殡仪铺，向唱歌的一伙询问说：“前些时候唱歌的那人是谁，他唱得真是太好了！”他们都说：“是某姓人的儿子。”又问他的名，也早已经改了。老仆人非常吃惊，便慢慢走过去，靠近了细看。这时公子看见了老仆人，脸色突变，立即转身，想藏入人群中。

竖遂持其袂曰：“岂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载以归。至其室，父责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

其师命相狎昵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赍苇席瘞焉。至则心下微温，举之良久，气稍通。因共荷而归，以苇筒灌勺饮，经宿乃活。月余，手足不能自举，其楚挞之处皆溃烂，秽甚。同辈患之，一夕弃于道周。行路咸伤之，往往投其余食，得以充肠。十

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结，褴褛如悬鹑。持一破瓯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粪壤窟室，昼则周游廛肆。

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疔，殆非人状。娃意感焉，乃谓曰：“岂非某郎也？”生愤懣绝倒，口不能言，颌颐而已。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老仆人于是扯住他的袖子说：“难道你不是公子吗？”拉着手就哭了起来，便用车把公子载着回来了。到了房间里，父亲责备他说：“你的志向和行为堕落到了这个地步，玷污了我们的家族，还有什么面目再相见呢！”于是让公子步行走出去，到了曲江西杏园的东面，剥掉了公子的衣服，用马鞭抽打了几百鞭。公子承受不了那种痛苦，昏死过去，他的父亲就丢下他走了。

公子的师傅早就派跟公子关系要好的人暗中跟着他们，事后回去告诉了同伙的人，大家都为之伤心叹息，然后让两个人带着苇席去把他埋了。到了那里，一摸书生的心口还稍有点温热，便把他抱了起来，好久，才渐渐有了呼吸。于是两人一起把他背了回去，用勺子装水通过芦苇管灌给他喝，经过一夜才活过来。一个多月后，公子的手脚仍不能动，那被鞭打过的地方都感染化脓，脏得厉害。同在一起的那些人都很厌恶他，就在一天晚上把他扔到了道边上。过路的人为他都感到悲伤，常常扔给他一点剩余的食物，这才使他得以填饱肚子。过了一百来天，公子才能拄着拐杖站起来。他穿着一件布制棉衣，衣服上满是补丁，破烂不堪，就像秃尾巴的鹑鹑一样。他拿着一个小破盆在居民区巡行，以乞讨要饭为业。从秋天到冬天，夜晚就宿在脏土洞穴里，白天就周游于闹市中。

有一天早晨下大雪，公子为冻饿所迫，只得冒雪出去讨饭，那乞讨的声音很凄苦，听到看到的人无不感到伤心。当时雪下得正大，住户的外门大多不开。公子到了安邑里东门，沿着里墙走，向北转过了七八家，有一家只开着左扇门，这就是李娃的住宅。但是公子不知

道，就连连大声呼喊：“我好冷好饿啊！”叫声凄凉悲哀，令人不忍心听。李娃从阁楼里听到了，对待女说：“这一定是那位公子，我听出他的声音了。”她快步走了出来，只见公子干枯瘦弱，满身疥疮，几乎不像人样。李娃心里很受触动，于是对他说：“这不是某郎吗？”公子一听，悲愤交加，昏倒在地，说不出话来，只微微点头而已。李娃走上前抱着他的脖子，用绣花袄裹着他弄回西厢房，不禁大声痛哭，说：“使你落到这个地步，

我之罪也。”绝而复苏。姥大骇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当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蹶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况欺天负人，鬼神不祐，无自贻其殃也。某为姥子，迨今有二十岁矣。计其赀，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所诣非遥，晨昏得以温清，某愿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

给姥之余，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乃与生沐浴，易其衣服，为汤粥通其肠，次以酥乳润其脏。旬余，方荐水陆之饌。头巾履袜，皆取珍异者衣之。未数月，肌肤稍腴。卒岁，平愈如初。异时，娃谓生曰：“体已康矣，志已壮矣。渊思寂虑，默想曩昔之艺业，可温习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

是我的罪过啊！”哭得昏死过去然后又苏醒过来。老妇人大惊，急忙跑了过来，说：“怎么回事？”李娃说：“是某郎君。”老妇人马上说：“应当赶走他，为什么叫 he 来这里？”李娃脸色一沉，回过头来斜看着老妇人说：“不能这样，他本来是清白人家的子弟，当初驾着高大的马车，带着贵重的行装，来到了我们家，不到一年就全部用光了。并且我们又合谋施展诡计，抛弃赶走了他，这不是人应该做的。使他失去志向，不能被人伦纲常容纳。父子之间的感情，本是人性天伦，我却使他们断绝了骨肉情义，他父亲杀死并抛弃了他，以致困顿

倒霉到这种地步。天下人都知道，这些是因为我造成的。公子的亲戚在朝廷中做官的很多，一旦掌权的亲戚仔细查明了这事的来龙去脉，灾祸就要临头了。况且欺骗上天辜负人心，鬼神也不会保佑的，还是不要给自己招灾了。我作为您的孩子，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花费的钱财，不止千金。如今您老已六十多了，我愿意计算一下二十年来我在衣食方面所用的钱，把它还给您为自己赎身。我打算与这个人另找住处，所去的地方不远，早晨晚上还可以来尽孝道，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老妇人估计她的志向是不能改变了，便答应了她。

李娃把钱给老妇人后，还剩有百金。向北经过四五家，在那儿租了一所空房。于是给公子洗了澡，换下脏衣服，做热粥给公子喝，以便使他肠胃通畅，然后又让他吃乳酪，以便滋润他的内脏。经过十多天，才让他吃些美味佳肴。公子穿戴的头巾鞋袜，也都选用珍贵新奇的样式。没几个月，公子的肌肉皮肤渐渐丰满。到年底，就完全痊愈恢复到当初那样了。有一天，李娃对公子说：“身体已经康复了，志向也已远大了。你好好想一想，默默地回忆一下从前的功课学业，还可以拣起来吗？”公子想了一会儿，说：“十分只剩二三分了。”李娃叫人套车出去游逛，公子骑着马跟着。到了旗亭南边的边门那里卖经典著作的书铺里，让公子从中选购了一些，计算用费共需一百金，然后把书全装到车上运了回来。于是叫公子排除各种杂念，专心致志地学习，让他把夜晚当作白天，勤奋刻苦地读书。李娃经常陪坐着，半夜乃寐。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生谓娃曰：“可策名试艺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战。”更一年，曰：“可行矣。”于是遂一上登甲科，声振礼闱。虽前辈见其文，罔不敛衽敬羨，愿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获擢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秽迹鄙，不侔于他士，当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生由是益自勤苦，声价弥甚。其年遇大比，诏征四方之隼。生应直言极谏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三事以降，皆其友也。

将之官，娃谓生曰：“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黷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生泣曰：“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娃固辞不

从，生勤请弥恳。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剑门，当令我回。”生许诺。月余，至剑门。未及发而除书至，生父由常州诏入，拜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谒于邮亭。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大惊，命登阶，抚背恸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因诘其由，具陈其本末。大奇之，诘娃安在。曰：

才睡觉。等到他疲倦时，就叫他吟诗作赋。过了两年，公子在学业上有了很大的成就，国内的文章书籍，全看完了。公子对李娃说：“现在我可以报名应试了。”李娃说：“还不到时候，学问必须又精又熟，才能百战百胜。”又过了一年，李娃说：“现在可以去了。”于是公子一上考场，就考中了甲科，在礼部考试中声名大振。即使是前辈看了他的文章，也无不恭敬地表示敬仰羡慕，想跟他交朋友可却找不到机会。李娃说：“你现在还不行，当今才德突出的人，一旦科举考中以后，就自认为可以取得朝中显耀的职务，占有天下的美名。而你过去的行为有污点，比不上别的读书人，应当继续磨砺锋利的武器，以便取得第二次的胜利，那样你才可以结交更多文人，同群英一起争霸。”公子从此更加勤奋刻苦，声望也越来越高。那一年正碰上三年一次的全国大考，皇帝下诏征召四方的杰出人才。公子参加了直言极谏科考试，考试对策名列第一，被授予成都府参军的职务。三公以下的官，都成了他的朋友。

将去上任时，李娃对公子说：“现在你已经恢复了自己原来的身份，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了。我愿用我剩下的岁月，回去奉养老母亲。你应当找一个名门贵族的女子结婚，以便主持冬秋的祭祀。在朝内外寻找联姻对象时，不要玷污了自己的身份。望你自珍自爱，我从此就要离开你了。”公子哭着说：“你如果丢下我，我就自刎而死。”李娃坚决推辞，不答应公子的要求，公子再三请求，态度愈加诚恳。李娃说：“现在我送你过长江，到了剑门以后，就得让我回来。”公子答应了。过了一个多月，到达了剑门。还没等出发，任命文书就送到了，公子的父亲也由常州奉诏入川，被任命为成都尹，兼任剑南采访使。十二天后，公子的父亲也到达剑门。公子于是送上名帖，到驿站拜见。父亲不敢相认，看到名帖上公子祖父和父亲的官名和名字，才大吃一惊，叫公子走上台阶，抚着他的背痛哭多时，说：“我和你的

父子关系还像过去一样。”于是询问儿子的经历，公子就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前后遭遇。父亲觉得非常奇怪，就问李娃在哪，公子说：

“送某至此，当令复还。”父曰：“不可。”翌日，命驾与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

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尚。后数岁，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天子异之，宠锡加等。终制，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

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

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出《异闻录》。

“她送我到此地，应该让她回去了。”父亲说：“绝不可以。”第二天，命令准备车辆，父子一起先到了成都，把李娃留在剑门，单修了一座房子叫李娃住在里面。第二天，让媒人去提亲，按照结婚的全部礼仪去剑门迎娶，从此正式结为夫妻。

李娃举行婚礼后，逢年过节，那些妇女应做的事，都做得非常周到，管理家务也严格有条理，非常受公婆的宠爱夸奖。过了几年以后，公子的父母都去世了，两人极尽孝道。不久，在守孝的草庐里长出了灵芝，一个穗上开出三朵花，于是剑南道的长官把这事上报了皇帝。又有数十只白燕在他们住的楼房的屋脊上做窝。天子对此感到惊奇，格外地给予赏赐嘉奖。服孝期满，公子屡次升任显赫高贵的官职。十年当中，到几个郡做过官。李娃被封为汧国夫人，有四个儿子，都做了大官，官职最低的也做到了太原尹。弟兄们的姻亲都是名门大族，自家和亲属都兴盛发达，没有哪一家能比得上。

唉！一个行为放荡的妓女，节操行为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即使是

古代的烈女，也不能超过，怎么能不为她感慨呢？我的伯祖曾任晋州牧，后转户部，做水陆运使，三任都与那位公子做过职务上的交接，所以熟悉这些事。

贞元年间，我与陇西的李公佐谈论妇女的操守品德，于是便叙述了汧国夫人的事。李公佐听完后，不住地拍手赞叹，让我为她作传。我于是拿起笔来蘸上墨汁，详细地写下并保存起来。时间是乙亥岁秋天八月份，太原白行简记。出自《异闻录》。

卷第四百八十五 杂传记二

东城老父传 柳氏传

东城老父传陈鸿撰

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岁，九十八年矣，视听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语太平事，历历可听。父忠，长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持幕竿，随玄宗入大明宫诛韦氏，奉睿宗朝群后，遂为景云功臣，以长刀备亲卫，诏徙家东云龙门。

昌生七岁，趫捷过人，能抟柱乘梁。善应对，解鸟语音。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

东城老父传陈鸿撰

老人姓贾名昌，是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即癸丑年生，到元和庚寅年已九十八岁了，他的视力和听力都没衰退，言谈安详且很有条理，脑力也没减退，谈起太平时期的事情清清楚楚，使人很爱听。贾昌的父亲贾忠，身高九尺，力气很大，能拽着牛倒退，以武士的身份担任皇后住的宫殿的侍卫。景龙四年，贾忠拿着武器随唐玄宗进入大明宫，杀掉了韦皇后，拥戴睿宗登上皇位，使大臣们臣服，于是便成为景云年间的功臣，被选入长刀队做了皇帝的贴身侍卫，皇帝下令让他搬家到东云龙门。

贾昌长到七岁时，身手灵活超过一般人，能顺着柱子爬上屋梁。他善于回答别人问话，还能听懂鸟的话语。玄宗住在亲王府时，喜欢

民间在清明节期间举行的斗鸡游戏。等到做了皇帝以后，他就在两宫之间修建了鸡场。到处收购长安的公鸡，长着金黄色的羽毛，铁一般的爪子，高冠翘尾的大公鸡共有一千多只，都养在鸡场里。又从皇帝的禁军中选出五百位少年，让他们饲养训练这些公鸡。皇帝喜欢这种游戏，民间就更加盛行，各位亲王皇族，皇帝的外婆家和岳父家、公主家、封侯之家，都不惜倾家荡产买鸡，或偿还欠下的买鸡钱。京城中的男男女女，都把玩弄鸡作为事业，贫穷的人家就玩弄假鸡。一次，皇帝出去游逛，

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

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鞦。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

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诞生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以为常也，大合乐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会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觝万夫，跳剑寻撞，蹴毬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气沮色，

看见贾昌在云龙门外的路边玩木鸡，于是把他召入皇宫，充当鸡场的驯鸡少年，吃穿待遇超过龙武军兵士。三尺高的孩子，进入鸡群中，就像摆弄一群小孩子，健壮的、瘦弱的、勇敢的、怯懦的，喂水喂食的时间，疾病的迹象，贾昌全都了如指掌。贾昌随便挑出两只鸡，鸡都很畏怯而驯服，可以像指挥人那样指挥它们。监护鸡场的传旨太监

王承恩把这情况向玄宗作了汇报，玄宗就把贾昌召来在院中验证，结果非常合乎皇上的心意，当天就任命他担任五百驯鸡少年的首领。加上贾昌为人忠厚谨慎周到，所以天子很钟爱他，金帛之类的赏赐，每天都送到他家。

开元十三年，贾昌用笼子装了三百只鸡，跟着玄宗到泰山去祭天。贾昌的父亲在泰山脚下去世，由于儿子得宠，所以由贾昌护送遗体回到雍州安葬，公家为他备办了殡葬用品，丧车用国家驿站的车辆从洛阳大道上运送。开元十四年三月，贾昌穿上斗鸡的衣服，在温泉与玄宗会见。当时天下人把贾昌称为神鸡童。当时人们为他编出了这样的话：“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举。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

昭成皇后在相王府时，于八月五日生下了唐玄宗。玄宗登基后，把这一天定为千秋节。当天会赏给天下百姓牛肉和酒水，让他们娱乐三天，把这称作大酺，以后成为定规，在宫中举行大规模的娱乐活动。有的年头还到洛阳举行这种庆祝活动，元宵节和清明节大都在骊山度过。每到这些日子，各种娱乐活动同时举行，六宫的后妃嫔媵全都跟随着。贾昌头戴雕翠金花的帽子，穿着锦袖绣花的袄裤，手拿铃铛拂子，引导群鸡，有秩序地站在广场上，贾昌左顾右盼，神采飞扬，指挥活跃而有风度。雄鸡们竖毛振翅，磨嘴蹭爪，抑住怒气夺取胜利，一进一退都符合章法，随着鞭子的指挥时而低头时而仰首，都没有越出贾昌的规定。胜负决出以后，胜者在前，败者在后，跟随贾昌像大雁飞行一样有秩序地回到鸡场。这让那些击败很多人的摔跤手，舞剑的、爬高竿的、踢球的、走绳索的、在竿顶跳舞的，都垂头丧气，

逡巡不敢入，岂教猱扰龙之徒欤？二十三年，玄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绣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宝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于杨贵妃。夫妇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岂不敏于伎，谨于心乎？

上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载，胡羯陷洛，潼关不守，大驾幸成都。奔卫乘辇，夜出便门，马

踏道弃，伤足不能进，杖入南山。每进鸡之日，则向西南大哭。禄山往年朝于京师，识昌于横门外。及乱二京，以千金购昌长安洛阳市。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陀罗尼石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

不敢再进场表演，贾昌难道是教猿猴、驯天龙那一类的人吗？开元二十三年，玄宗为贾昌娶了皇帝戏班子里的潘大同的女儿作妻子，新郎带的佩玉，新娘穿的绣袄，都是皇帝库房中的。贾昌后来生下儿子至信、至德。天宝年间，贾昌的妻子凭着能歌善舞深受杨贵妃的宠爱。贾昌夫妇承受宠幸四十年，皇恩一直没改变，难道不是因为他俩擅长技艺而又心思谨慎吗？

皇上生在乙酉年，生肖属鸡，让人穿上朝服斗鸡，祸乱的兆头在太平时期就显露出来了，可是皇上却没有省悟。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军攻下洛阳，潼关也没守住，皇帝的车骑只好到成都去。贾昌赶紧跑去保护皇帝的车驾，夜晚从便门出来，马跌倒在道边土坑里，伤了脚，不能继续前进，便拄着拐杖进入南山。每逢到了在皇帝面前斗鸡的日子，贾昌就面朝西南放声痛哭。安禄山往年到京城朝见皇帝时，在横门外认识了贾昌。等到他攻下东西二京后，就在长安洛阳两市悬赏千金寻找贾昌。贾昌改了姓名，寄住于佛寺，扫地敲钟，把精力用到供佛上。等到太上皇回到兴庆宫，肃宗已在另外的殿中登上皇位时，贾昌回到原来住的里弄。他居住的房子已被兵抢掠，家中东西一点没剩，贾昌穿着粗布衣服，面容憔悴，不能再入皇宫了。第二天，他又出了长安南门，在招国里遇见了妻子和儿子，他们脸色都枯黄暗淡，儿子背着柴禾，妻子穿着旧棉袄。贾昌和他们聚在一起痛哭一场，跟他们在路上诀别，然后就永远离去了。后来贾昌栖息在长安佛

寺，学习高僧的佛家学说。大历元年，贾昌随着资圣寺的高僧运平住在东市海池，建造了刻有陀罗尼经咒的石柱。他学习写字，已经能记自己的姓名；读佛家经书，也能明了书中的深刻含义和高妙的道理，并以善心感化民间的人。他又建造了僧房佛舍，种上了芳草佳木。白天就用土培根，提水浇竹；晚上就在禅室中打坐。建中三年，运平和尚人寿已尽，去世了。贾昌完成丧礼后，就在长安东门外的镇国寺东边建了一座塔，把运平的遗骨埋在那里边，还在塔周围亲手栽了一百棵松柏树，在塔下建了一个小房子，自己住在里面。早晚烧香洒水扫地，侍奉师父如同

生。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妻潘氏后亦不知所往。贞元中，长子至信，依并州甲，随大司徒燧入觐，省昌于长寿里。昌如己不生，绝之使去。次子至德归，贩缯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

元和中，颍川陈洪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遂及王制。鸿祖问开元之理乱，昌曰：“老人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倡优畜之，家于外宫，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言者。老人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为碭西节度，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逾葱岭，界铁关，总管河左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蓟州佣调缁布，驾轳连轳，辚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老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鄠间，

生前。顺宗做太子时，施舍三十万钱，替贾昌建造奉祀高僧遗像的屋子和读经斋戒的屋子。又建了外屋，给流浪的百姓住，但收取租费。贾昌于是每天喝一杯粥，一升浆水，睡在草席上，穿的是粗丝绵衣，

除掉这些，剩余的钱财全都用来供佛。贾昌的妻子潘氏后来也不知道到何处去了。贞元年间，贾昌长子至信在并州当兵，随着大司徒马燧入京朝见皇上，到长寿里探望贾昌。贾昌像没生过这个儿子似的，跟他断绝关系，让他离开。次子至德回来了，在洛阳市场上贩卖绸缎，来往于洛阳长安之间，每年都向贾昌献上金帛，贾昌一次也没有接受。于是两个儿子都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元和年间，颖川的陈鸿祖带着朋友从春明门出来，看见竹子柏树长得很茂盛，烧香的烟味在道上都能闻到。二人便下马到塔下拜见贾昌，光顾着听贾昌说话，不知不觉天色已晚。贾昌让鸿祖二人留宿在诵经斋戒的屋子中，叙述自身的经历，讲得很有条理，于是谈及朝廷过去的一些制度。陈鸿祖询问开元年间治乱情况，贾昌说：“老夫少年时期，以斗鸡向皇上邀宠，皇上把我当成歌伎戏子一样养着，家住在外宫，哪能知道朝廷的事情？但也有些事值得跟你说说。老夫看见黄门侍郎杜暹出朝担任碛西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开始凭借御史职务来威镇远方。看见哥舒翰镇守凉州时，攻下石堡，守卫青海城，从白龙城出发，越过葱岭，使铁门关成为边界，总管河左道，七次任命才兼任御史大夫。又看见张说统辖幽州的时候，每年入关，总是用长辕大车，运送河间、蓟州百姓交纳的缁布，车队络绎不绝，涌入关门，运进王府的只有江淮的细绦和绉纱，巴蜀的锦绣，还有后宫妃嫔们玩耍的东西而已。河州燉煌道每年都屯垦，充实边防军的粮食，多余的小米转运到灵州，再由黄河水运东下，存入太原的粮库，以备关中荒年时食用。关中的米麦，都储藏在百姓家里。天子到五岳去，随从官员的车马成千上万，但都不用百姓供应吃喝。老夫碰到节日和伏天、腊月可以回家休息的日子，走在城市的市场上，常看见有卖白衣衫、白叠布的；走到街坊邻居当中，

有人襁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老人见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进士、

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朝覲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鸿祖默不敢应而去。

柳氏传许尧佐撰

天宝中，昌黎韩翃有诗名，性颇落托，羁滞贫甚。有李生者，与翃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其幸姬曰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李生居之别第，与翃为宴歌之地，而馆翃于其侧。翃素知名，其所候问，皆当时之彦。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遂属意焉。

看到有人用祈祷治病，方法是用黑布一匹，如果出重价还买不到，就用裹头的黑色丝织品来代替。近来老夫拄着拐杖出门，走到十字路口，向各个方向细看，穿白衫的人不满一百人，难道天下的人都当兵了吗？开元十二年，皇帝下令，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的侍郎有缺额时，先选用曾经担任过刺史的人；郎官有缺额时，先选用曾担任过县令的人。到老夫四十岁时，中央三省官员，有点治理刑狱才能的，官职大的便到州郡去做刺史，官职小的做县令。从老夫住在大道旁边以来，时常看到有州郡长官在此歇脚，他们都脸色惨淡，不高兴朝廷的裁减和罢免，让他们去管理州郡里的事。开元年间选用人才，只看孝悌品德和办事才能，没听说用什么进士、宏词、拔萃等科目考试就可以选出人才的。我了解的大概就这些。”于是流下了眼泪。贾昌又说道：“太上皇在位时，北面使游牧民族称臣，东面使鸡林国称臣，南面使滇池国称臣，西面使西方少数民族称臣，三年他们来朝见一次。朝见时的礼仪很隆重，接待时的恩惠也很优厚，给他们穿上锦絮，供给他们酒饭，让他们把事情办完了就回国，京都不留外国来宾长住。现在胡人和京都的人混杂在一起居住，娶妻生子，长安的少年都有胡人的思想了。你看看首饰靴鞋服装的样式，已不跟过去相同，这能不算怪现象吗？”鸿祖听了，默然无语，不敢应声就离开了。

柳氏传 许尧佐撰

唐代天宝年间，昌黎人韩翃的诗颇有名气，他性格放荡不羁，因怀才不遇穷得厉害。有位李公子跟韩翃交情很好，他家里有千金的积蓄，气盛自负，但很爱才。李公子有个爱妾叫柳氏，美貌冠绝一时，还喜欢说笑，善于唱歌。李公子让她住在另一座宅院，这座宅院是李公子与韩翃宴会唱歌的地方，李公子还安排韩翃住在这座宅院的旁边。韩翃是当时的名人，那些前来拜访问候他的人，都是当时的德才兼备之人。柳氏从门缝里偷看他，对侍女说：“韩先生哪是长久贫贱之辈呢？”于是钟情于他。

李生素重翃，无所吝惜，后知其意，乃具膳请翃饮。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翃惊栗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坚请之，柳氏知其意诚，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翃于客位，引满极欢。李生又以资三十万，佐翃之费。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翃上第。屏居间岁，柳氏谓翃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宜以濯浣之贱，稽采兰之美乎？且用器资物，足以待君之来也。”翃于是省家于清池。岁余，乏食，鬻妆具以自给。

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素藉翃名，请为书记。洎宣皇帝以神武反正，翃乃遣使间行，求柳氏。以练囊盛麸金，题之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呜咽，左右凄悯。答之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无何，有蕃将沙吒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翃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所止，叹想不已。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驳牛驾轺辎，从

李公子一向看重韩翃，对韩翃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后来知道柳氏的心意，便备好了饭菜请韩翃喝酒。酒喝到高兴时，李公子说：“柳氏容貌非凡，韩秀才您的文章也不同凡响，我打算让她侍候您安寝，可以

吗？”韩翃惊讶颤栗，当即离开座位说：“承蒙您的恩惠，经常送衣服食物给我，我怎么还能夺走你所爱的人呢？”李公子坚持要把柳氏送给韩翃，柳氏知道李公子是诚心诚意的，就拜了两拜，提起衣服坐到了韩翃的旁边。李公子让韩翃坐在客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极为高兴。李公子又拿出三十万钱的财物，帮助韩翃解决经费问题。韩翃敬仰柳氏的美貌，柳氏羡慕韩翃的文才，两人的心愿都实现了，那快乐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年，礼部侍郎杨度在考试中选拔韩翃为上等。韩翃在家闲住了一年，柳氏对韩翃说：“荣誉和名声可以光宗耀祖，是古人所追求的，怎能因为我这个洗洗涮涮的贱人，而耽误尽孝养亲的美德呢？再说用具财物也足够等到您回来。”韩翃于是到清池老家探望父母。过了一年多，柳氏开始缺少吃的，就卖掉化妆用品以自给。

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了长安与洛阳，男男女女奔走惊恐。柳氏因为长得漂亮，特别显眼，害怕不能免祸，便剪去头发毁坏容貌，寄居在法灵寺。这时侯希逸用平卢节度使的名义统辖淄青，一向仰慕韩翃的声名，就请他去做了掌书记。等到肃宗皇帝凭着神明英武使国家恢复正常后，韩翃才派人暗地行动，寻找柳氏。他用丝绸做个袋子，装着碎金，在袋上写道：“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着金袋子呜呜咽咽地哭，身旁侍奉的人都伤心怜悯。柳氏针对韩翃的题词答复说：“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不久，有一个在唐朝为官的叫沙吒利的少数民族将领，刚刚立了功，私下里知道了柳氏姿色非凡，就把她抢到了家里，并把宠爱全部加到了她一人身上。等到侯希逸被授官左仆射入朝见皇帝时，韩翃得以随行，来到京城，但已经找不到柳氏的住处，感叹想念不止。有一天，偶然在龙首冈看见一个仆役用杂色牛驾着一辆带帷幕的车，车后还跟着

两女奴。翃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处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曰：“当遂永诀，愿置诚念。”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翃大不胜情。

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翊，翊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候许俊者，以材力自负，抚剑言曰：“必有故，愿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衣纁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辔，犯关排闥，急趋而呼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惊叹。柳氏与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为事，俊乃能尔乎？”遂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迩率化，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凭恃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

两个女仆。韩翊便与车并行，忽然车中有人问：“莫不是韩员外吗？我是柳氏啊。”就让女仆偷偷告诉韩翊，自己已被沙吒利占有，碍于同车的人，不便交谈，请求韩翊明天早晨在道政里门等她。韩翊如期前往，柳氏用薄薄的绸子系着玉盒，玉盒中装着香膏，从车中交给韩翊，说：“该永别了，愿你留下它做个纪念。”于是掉转车头，挥着手告别，她的衣袖轻轻地飘动着，随散发着香味的车辚辚而去，韩翊目送香车远车，直到看不见时，心中茫然一片，仿佛迷失在这飞扬的尘土之中。韩翊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深深的离情。

当时，正赶上淄青的各位将领要在酒楼上聚会取乐，派人请韩翊，韩翊勉强答应了，然而神色颓丧，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哽咽。有个虞候叫许俊，凭着才能力气非常自信，他摸着剑说道：“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我愿意为您出一次力。”韩翊迫不得已，就把情况全告诉了他。许俊说：“请您写几个字，我会立刻把她带来。”许俊于是穿上军服，佩戴上双弓，让一个骑兵跟着，直接来到沙吒利的住宅。许俊等沙吒利走出门并离家一里多路时，就披着衣服，拉着马缰绳冲进大门，又闯进里面的小门，急匆匆地边走边喊道：“将军得了急病，让我来请夫人！”仆人侍女都惊得连连退避，没有敢抬头看的。于是许俊登上堂屋，拿出韩翊的信交给柳氏看，然后挟着柳氏跨上了马鞍。马在飞扬的尘土中奔跑，连马脖子上的带子都跑断了，不一会儿就到

了韩翊处，许俊整理衣襟，走上前去，说：“我幸而未辱使命。”四座惊叹不已。柳氏与韩翊手拉手哭泣不止，大家因此停止了饮宴。当时沙吒利受到皇帝特殊的宠幸，许俊、韩翊害怕会有灾祸，就去进见侯希逸。希逸非常吃惊，说：“我平生敢干的事，你许俊也敢干啊！”随即向皇帝上奏说：“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长久以来担任僚属之职，屡次建立功劳。前不久参加乡赋，他的爱妾柳氏被凶寇所隔绝，暂住在尼姑庵中。现在由于国家文明昌盛，又注意安抚百姓，使远近的人都被感化了；但将军沙吒利凶暴恣肆，违犯法纪，仅依微小的功绩，劫掠有节操的妇女，破坏了无为而治的社会秩序。

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族本幽蓟，雄心勇决，却夺柳氏，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先闻，固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沙吒利赐钱二百万。”柳氏归翊。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

然即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选，则当熊辞辇之诚可继；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渑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迹彰，功待事立。惜郁堙不偶，义勇徒激，皆不入于正。斯岂变之正乎？盖所遇然也。

臣的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家族本在幽州蓟州一带，有胆略且勇敢果决，夺回了柳氏，还给了韩翊。许俊内心里充满了正义，此次虽然出于义愤；但事先不向上级请示，实在是我平时缺乏严明教育所致。”不久，皇帝下了诏书：“柳氏应该还给韩翊，赐给沙吒利二百万钱。”柳氏于是重又回到韩翊身边。韩翊后来屡次升迁，最后升到中书舍人。

然而，柳氏是志在防范外人的非礼，却未能做到的人；许俊是能够激于义愤见义勇为而不够发达的人。如果柳氏凭容貌能够被选入皇宫，她一定会像汉元帝的妃子冯婕妤那样临危不惧为皇帝挡住扑来的熊，也会像汉成帝时的班婕妤那样，为了皇帝的声名而拒绝和皇帝同车出游；如果许俊能以德才兼备而被皇帝重用，他一定会像春秋时的曹沫那样在齐鲁柯地会谈时立功，也会像战国时的蔺相如那样在渑池会上建立特殊的功勋。事业必须靠行动才能展示，功勋靠事业才能建立。可惜他们要么淹没无闻，遇人不淑，要么徒有一腔义愤，都不合

于正道。这难道是变态之中比较合乎正道的吗？大概是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情况使他们这样吧。

卷第四百八十六 杂传记三

长恨传 无双传

长恨传陈鸿撰

唐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先是，元献皇后武淑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万数，无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焜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荡漾其间。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澡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导之。

长恨传陈鸿撰

唐玄宗开元年间，天下太平，四海无事。玄宗做皇帝已多年，渐渐厌倦了朝政，不再夜以继日地处理国事，把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丞相去处理。他自己渐渐深居内宫游戏宴饮，用音乐和美食使自己快乐。在此之前，元献皇后和武淑妃都受过玄宗的宠幸，她们相继去世后，宫中虽有上等人家女儿成千上万，却没有一个看着顺眼的，皇上整天闷闷不乐。当时每年十月，皇帝都要驾临华清宫，宫内外有封号的命妇都穿着光鲜耀眼的衣服，像影子那样跟随皇帝前往，皇帝洗过澡后，就赏赐命妇们也在御用温泉中洗浴，春风吹拂着华清池水，命妇们自由自在地沐浴在水中。皇上不禁有些心旌摇荡，期望能遇到一个可心的女子，可是他看看前后左右的嫔妃，却觉得一个个面色如土。于是唐玄宗下令让高力士暗地里到宫外搜寻美人，结果在寿王府中找到了弘农郡杨玄琰的女儿。这个少女已经到了成年，鬓发细腻润泽，不胖不瘦，身材适中，一举一动都娴静娇媚，就像汉武帝时的李

夫人。于是玄宗另外为她设了一个温泉浴池，让她去洗浴。洗完出水以后，身体好像很柔弱无力，好像连穿轻柔的绸衣都经受不住似的，却更加光彩焕发，明艳照人，皇上非常高兴。在她正式进见皇上那天，乐队奏起《霓裳羽衣曲》为她伴行。

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摇，垂金珰。

明年，册为贵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变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非徒殊艳尤态，独能致是；盖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主室。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欢喜。”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其为人羡慕如此。

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辞。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天下。国忠奉牒纒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而去之。仓皇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禅灵武。明年，大凶归元，

在定情的那天晚上，皇上送给她金钗钿盒，用来加深彼此间的爱情。后来又命她戴上金制步摇，和金制耳坠儿。

第二年，册封为贵妃，衣服用品的待遇相当于皇后的一半。从此杨贵妃努力把自己的容貌打扮得更艳丽，使自己的语言更机智，做出种种妩媚的姿态，来迎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就更加宠爱她了。当时皇上巡视各州，到五岳封禅，在骊山上过雪夜，在上阳宫度过春天的早晨，贵妃与皇上走时同车，住宿同房，饮宴专席，睡觉专房。宫中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和后宫的才人、乐府的无

数歌女，但皇上连看她们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从此六宫中再也没有能被皇帝宠幸侍寝的人了。这不仅仅是由于杨贵妃突出的容貌和妩媚的风姿就能做到的，还因为她有才能有智慧，聪明伶俐，善于讨好献媚，能够预先猜到皇帝心意而去迎合他，这当中真有些无法言传的事情。贵妃的叔父兄弟都做了清高尊贵的职务，封爵为侯爵，姊妹都封为国夫人，富贵跟皇族相等。车马、衣服、住宅与皇帝的姑母相同，而得到的恩泽和权势却超过了他们。贵妃的亲属出入宫禁无人敢问，京城的长官对他们也不敢正眼相看。所以当时民间有歌谣说：“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说：“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杨氏家族被人们所羡慕已达到这种地步。

天宝末年，贵妃的哥哥杨国忠窃据了丞相之位，蒙蔽皇帝，把持了国家大权。等到安禄山领兵向京城进发，以讨伐杨氏为借口。潼关很快失守，皇帝只好向南逃跑。出了咸阳，途中停在马嵬坡时，皇帝的禁卫军都拿着武器不肯再前进。这时随从的大小官员跪在皇帝车驾前，请求像汉景帝诛杀晁错那样，杀掉杨国忠向天下谢罪。杨国忠捧着牦牛鞭和水盘向皇帝请罪，结果被处死于道旁。但左右的侍从仍不满意，皇上问他们，当时敢说话的人就请求杀掉杨贵妃以消除天下人的怨恨。皇上知道这事难以挽回，可又不忍心看见贵妃死，就扯起袖子挡住脸，让人把她拉走。贵妃慌张挣扎，终于被白绫带绞死。不久玄宗逃到成都，肃宗在灵武继承皇位。第二年，叛军首领安禄山被杀死，

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自南宫迁于西内。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管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歔歔。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杳而不能得。

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又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绝天涯，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阁，西厢下有洞户，东向，窥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双鬟童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诘其所从来。方士因称唐天子使

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佩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征其意，

皇帝的车驾又回到了都城，肃宗把玄宗尊为太上皇，让他到南面的兴庆宫去养老，不久又让他迁到西内太极宫。时光流逝，往事已去，唐玄宗不禁乐尽悲来，每到春天的白昼，冬天的夜晚，看到池中莲花夏天盛开，宫中的槐树秋天落叶，听到宫中乐伎吹奏玉管，尤其一听到《霓裳羽衣曲》，玄宗心中就郁郁不乐，左右的侍从也叹息不止。三年当中，想念贵妃的感情始终没有减少。想从梦中见到贵妃，也始终渺茫不能实现。

当时正好有个方士从蜀中来到长安，知道太上皇心里如此想念杨贵妃，就说自己有李少君那种招魂法术。唐玄宗一听非常高兴，让他去寻找杨贵妃的魂灵。方士便使出他的全部法术来找她，但没有招来。然后方士又腾云驾雾，上到天界，下入地府去寻找，还是没有找到。于是又到周围东西南北四方和天地之外去寻找，最东面到了极远的天边，跨过蓬莱仙境，见到一座最高的仙山。仙山上面有很多楼阁，西厢房檐下有个洞门，朝东，看那门上写着“玉妃太真院”。方士拔下簪子敲门，有个扎着双鬟的童子出来开门。方士仓促之间还没来得及开口，而那双鬟童子却又进去了。不一会儿有个穿着绿衣服的侍女出来了，问方士从什么地方来。方士说自己是唐朝天子的使者，并且传达了玄宗的使命。穿绿衣的侍女说：“玉妃正在睡觉，请你稍微等一会儿。”这时云雾缭绕着仙洞，天色渐渐昏暗，美玉做成的门重新关了起来，静悄悄的没有声息。方士屏住呼吸，收住脚步，恭恭敬敬地拱着手站在门口。过了很久，穿绿衣的侍女才引导方士进去，并且说：“玉妃出来了。”不一会儿，就看见一个人，戴着金色莲花冠，披着紫色的绡衣，身佩红玉，穿着凤头鞋，身边簇拥着七八个仙女，她向方士作揖行了礼，问皇帝平安与否。然后又问了天宝十四年以后

的事情，使者说完后，玉妃脸上显得忧郁悲伤。然后玉妃用手示意穿绿衣的侍女，让她取来金钗钿盒，各拆下一半，交给使者，说：“替我向太上皇道谢，我敬献这件东西，是为了找回过去的情意。”方士接受了玉妃的话和信物，将要动身返回时，脸上露出不满足的样子。玉妃于是询问方士还有什么要求，

复前跪致词：“乞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罹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年，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夜张锦绣，陈饮食，树花燔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始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于下界，且结后缘。或在天，或在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安，无自苦也。”使者还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余具国史。

至宪宗元和元年，盩厔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居易歌曰：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不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汉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方士就走上前跪下说：“请说一件你们两人当时的私事，得是别人没有听到过的，以便向太上皇验证。不这样，恐怕钿盒金钗会被看作汉文帝时以道术行骗的新垣平所设的骗局了。”玉妃一时茫然，往后退了几步站定，好像在回忆什么，然后才慢慢说道：“天宝十年的时候，我侍候皇帝到骊山宫中避暑。那天正好是七月初七，是牛郎织女

相会的晚上，按照秦人的风俗，要在那天晚上挂起锦绣，陈列饮食，在院子里插上花烧香，把这称作乞巧，皇宫中尤其重视这件事。当时已到半夜，皇上命侍卫在东西厢房中休息，我单独侍奉皇上。皇上扶着我的肩站着，仰望天空感叹牛郎织女的遭遇，于是我俩秘密地互相发出心中的誓言，愿世代都做夫妻。说完了，拉着手各自轻声哭泣。这件事只有皇上知道。”玉妃接着又伤感地说：“由于当年这个念头，我不能长住在这里了，还要再回到人间，再结以后的缘分。或者在天上，或者在人间，我俩一定会再相见，合好相处，就像以前那样。”还说：“太上皇在人间的时间也不长了，希望多多珍重，不要自找苦恼。”使者回来向太上皇奏报了见贵妃的经过，太上皇心中叹息伤感了好久。其余的事情都写在国史之中了。

到了唐宪宗元和元年，盩厔县的县尉白居易写了一篇歌，用它来叙述这件事，连同以前秀才陈鸿作的一篇传记，放在歌的前面，看作是《长恨歌传》。白居易的歌写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不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汉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回登剑阁。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踟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

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漏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令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迤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空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劈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回登剑阁。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漏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令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迤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空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劈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无双传薛调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刘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与母同归外氏。震有女曰无双，小仙客数岁，皆幼稚，戏弄相狎，震之妻常戏呼仙客为“王郎子”。如是者凡数岁，而震奉孀姊及抚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约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见其婚室。无双端丽聪慧，我深念之，异日无令归他族，我以仙客为托。尔诚许我，瞑目无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静自颐养，无以他事自挠。”其姊竟不痊。仙客护丧，归葬襄邓。服阕，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广后嗣。无双长成矣，我舅氏岂以位尊官显而废旧约耶？于是饰装抵京师。

时震为尚书租庸使，门馆赫奕，冠盖填塞。仙客既觐，置于学舍，弟子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闻选取之议。又于窗隙间窥见无双，姿质明艳，若神仙中人。仙客发狂，唯恐姻亲之事不谐也。遂鬻囊橐，得钱数百万，舅氏舅母左右给使，达于厮养，皆厚遗之。又因复设酒饌，中门之内，皆得入之矣。诸表同处，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献，雕镂犀玉，以为首饰，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姬，以求亲之事，闻于舅母。舅母曰：“是我所愿

也，即当议其事。”又数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适以亲情事

无双传薛调撰

王仙客是唐德宗建中年间朝中大臣刘震的外甥。当初，仙客的父亲死了，便和母亲一起回到了姥姥家。刘震有个女儿叫无双，比仙客小几岁，二人都是孩童，经常在一起亲密地玩耍，刘震的妻子经常开玩笑喊仙客为“王郎君”。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刘震侍奉守寡的姐姐，抚养仙客，都做得很周到。有一天，姐姐病了，而且很重，就把刘震叫到面前约定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惦念他这是可想而知的事，遗憾的是，看不到他结婚成家了。无双端庄美丽，而且很聪明，我也深深地惦记着她，以后不要让她嫁到别的家族去，我就把仙客托付给你了。你如果答应了我，我就是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刘震说：“姐姐应该静下心来，好好调养身体，不要用别的事扰乱自己的心绪。”不久姐姐就不治身亡了。仙客护送灵车，回襄邓安葬。守丧三年后，仙客考虑起自己的身世命运，心想我如此形单影只，应该赶快结婚，以便后代繁盛。无双已经长大了，我舅舅难道会因为地位尊贵官职显赫而废除原来的婚约吗？于是打点行装来到了京城。

那时刘震已做了尚书租庸使，门庭显赫，做官的来来往往，车马堵塞了门口。仙客进见舅舅后，被安置在学馆里，与那些学子生活在一起。舅甥的关系，仍然像当初那样好，但是关于选女婿的事舅舅却一直不提。仙客从窗缝中曾偷偷看见过无双，见她姿态容貌十分艳丽，就像是仙女下凡。仙客爱得发狂，唯恐婚姻之事不能成功。于是便卖掉了带来的行装，总共卖得几百万钱。对在舅父舅母身边的随从心腹，直至于做粗活的奴仆，都赠送了厚礼。又趁机摆了酒席招待他们，于是中门以内，仙客都能随便出入了。在和各中表亲相处时，都用恭敬的态度对待他们。遇到舅母的生日，就买些新奇的东西来作为生日贺礼，买了犀牛角玉石雕刻成的工艺品，送给舅母做首饰，舅母因此非常高兴。又过了十天，仙客派了一位老太太，向舅母提起了求亲的事情。舅母说：“这正是我的愿望，我们很快就会商量这件事的。”又过了几个晚上，有个婢女来告诉仙客：“你舅母刚才把求婚的事

言于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许之。’模样云云，恐是参差也。”仙客闻之，心气俱丧，达旦不寐，恐舅氏之见弃也，然奉事不敢懈怠。

一日，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 却大门，锁 却大门！**”一家惶骇，不测其由。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为念，略归部署。”疾召仙客：“与我勾当家事，我嫁与尔无双。”仙客闻命，惊喜拜谢。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谓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驄，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棓，或立或坐。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炬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舍驺骑惊走，归襄阳，村居三年。

后知克复，京师重整，海内无事，乃入京，访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马彷徨之际，忽有一人马前拜，熟视之，乃旧使苍头塞鸿也。鸿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

对你舅舅说了，你舅舅说：‘以前我并没答应过呀！’情形如此，恐怕事情有出入了。”仙客听了这个话，心灰意冷，直到天亮还没睡着，唯恐舅舅嫌弃他，侍奉舅父舅母更不敢稍有懈怠。

一天，刘震去上朝，到太阳刚出来时，忽然骑马跑回家中，汗流满面，呼吸急促，只喊说：“**快锁上大门！锁上大门！**”一家人都惊慌害怕，猜不出是什么原因。过了很久，刘震才说：“泾源的士兵造反，姚令言带着军队进了含元殿，天子从花园的北门逃出去了，百官都逃向皇帝去的地方。我惦记着妻子儿女，回来稍微安排一下。”又赶快把仙客叫来说：“你替我安排一下家里的事，以后我把无双嫁给你！”仙客听到吩咐，又惊又喜，拜谢舅舅。于是刘震装满金银罗锦二十驮，对仙客说：“你换换衣服，押着这些东西，从开远门出去，

找一个深巷里的旅店住下；我与你舅母和无双从启夏门出去，绕城随后赶到。”仙客依照吩咐行动。到太阳落山，仙客在城外店里等了好久，舅舅他们也没到。城门从午后就上了锁，向南极力远望，也没发现舅父一家。于是仙客骑上马，拿着蜡烛，绕城寻找，到了启夏门，城门也锁着。守门的有好多的人，他们拿着白木棒，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仙客下马，慢慢问道：“城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现在成了这样。”又问：“今天有什么人从这里出城了？”守城门的人说：“朱太尉已做了天子。午后有一个人带了很多东西，还带了四五个妇女，想从此门出去。街上的人都认识，说是租庸使刘尚书，守城的不敢放行。快到晚上时追赶的骑兵到了，就押送驱赶着他们向北走了。”仙客禁不住痛哭起来，只好又回到店中。三更将尽的时候，城门忽然打开，只见火把照耀得如白天一样，士兵都拿着刀枪，呼喊传话说是斩斫使出城了，搜索在城外的朝廷官员。仙客便丢下了辎重车骑，惊慌地逃走，回到了襄阳，在乡下住了三年。

后来仙客得知叛乱平息，京城光复，天下太平，就又进京，打探舅舅家的消息。到了新昌南街，正驻马进退不定时，忽有一人在马前下拜，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过去的仆人塞鸿。塞鸿本是王家的家生奴，舅舅曾用过他，觉得他很得力，就留在自己家里使唤了。

握手垂涕，仙客谓鸿曰：“阿舅舅母安否？”鸿云：“并在兴化宅。”仙客喜极云：“我便过街去。”鸿曰：“某已得从良，客户有一小宅子，贩缯为业。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户一宿，来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饮饌甚备。至昏黑，乃闻报曰：“尚书受伪命官，与夫人皆处极刑，无双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号绝，感动邻里。谓鸿曰：“四海至广，举目无亲戚，未知托身之所。”又问曰：“旧家人谁在？”鸿曰：“唯无双所使婢采蘋者，今在金吾将军王遂中宅。”仙客曰：“无双固无见期，得见采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谒，以从侄礼见遂中，具道本末，愿纳厚价，以赎采蘋。遂中深见相知，感其事而许之。仙客税屋，与鸿、蘋居。塞鸿每言：“郎君年渐长，合求官职，悒悒不乐，何以遣时？”仙客感其言，以情恳告遂中。遂中荐见仙客于京兆尹李齐运，齐运以仙客前御为富平县尹，知长乐驿。

累月，忽报有中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以备洒扫，宿长乐

驿。毡车子十乘下讫，仙客谓塞鸿曰：“我闻宫嫔选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无双在焉。汝为我一窥，可乎？”鸿曰：“宫嫔数千，岂便及无双？”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鸿假为驿吏，烹茗于帘外，仍给钱三千，约曰：“坚守茗具，无暂舍去，忽有所睹，即疾报来。”塞鸿唯唯而去。宫人悉在帘下，不可得见之，但夜语喧哗而已。至夜深，群动皆息，塞鸿涤器构火，不敢辄寐，忽闻帘下语曰：“塞鸿塞鸿，汝争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讫

二人相见就拉着手流泪，仙客问塞鸿道：“我舅舅和舅母都平安吗？”塞鸿说：“他们都在兴化里的府宅中。”仙客喜出望外说：“我马上就过街去看望他们。”塞鸿说：“我已经赎身成为平民，租了一间小房子，以贩卖丝织品为业。现在天快黑了，您就暂时到我那里住一宿，明早一块去您舅舅家也不晚。”塞鸿把仙客领到自己住的地方，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到了天黑时，才听到消息说：“刘尚书在叛乱后接受过伪政府的官职，和夫人一起被朝廷处死了，无双已送进宫廷当了奴婢。”仙客为舅父的冤死而哀痛，哭得死去活来，邻居们都被感动了。仙客对塞鸿说：“天下极大，举目无亲，我不知道自己托身的地方在哪里！”又问道：“原先的仆人谁还在此地？”塞鸿说：“只有无双使唤过的婢女采蘋，现在还在金吾将军王遂中的家里。”仙客说：“无双看来是没有再见的机会了，能见见采蘋，死也满足了。”于是递上名帖，以堂侄的礼节拜见王遂中，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都说了，并表示愿用高价赎回采蘋。王遂中对仙客很是理解，也被他的事迹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仙客于是租了房子，和采蘋、塞鸿同住。塞鸿常常对仙客说：“您年龄渐渐大了，应该谋个官职，整天郁郁不乐，怎么过日子？”对他的话，仙客有所感悟，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诚恳地告诉了王遂中。王遂中于是就将王仙客引荐给京兆尹李齐运，李齐运就派仙客去做富平县尹，兼管长乐驿站。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忽听报告说宫中的太监押着三十名宫女去清扫皇陵，途中要在长乐驿住宿。等宫中的十辆毡车上的人都下来后，仙客对塞鸿说：“我听说宫女选入内廷的，多是官宦子女，恐怕无双也在里面。你为我偷偷看一看，好吗？”塞鸿说：“宫女好几千，哪里就会轮到无双呢！”仙客说：“你只管去，人间事也没准。”于是叫

塞鸿假扮为驿吏，在帘外煮茶，还给了他三千钱，约定说：“牢牢看守着茶具，一刻也不要离开，稍有所见，就赶快来告诉我。”塞鸿连声答应着去了。宫女全在帘子里，无法看到她们，晚上只听见嘈杂的说话声罢了。到了深夜，各种活动都停了，塞鸿洗刷器具，添柴续火，不敢去睡，忽然听到帘子里说：“塞鸿塞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郎君身体健康吗？”说完

呜咽。塞鸿曰：“郎君见知此驿，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鸿问候。”又曰：“我不久语，明日我去后，汝于东北舍阁子中紫褥下，取书送郎君。”言讫便去。忽闻帘下极闹，云：“内家中恶，中使索汤药甚急。”乃无双也。塞鸿疾告仙客，仙客惊曰：“我何得一见？”塞鸿曰：“今方修渭桥，郎君可假作理桥官，车子过桥时，近车子立，无双若认得，必开帘子，当得瞥见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车子，果开帘子，窥见，真无双也。仙客悲感怨慕，不胜其情。

塞鸿于阁子中褥下得书，送仙客。花笺五幅，皆无双真迹，词理哀切，叙述周尽。仙客览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诀矣。其书后云：“常见敕使说，富平县古押衙，人间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请解驿务，归本官。遂寻访古押衙，则居于村墅。仙客造谒，见古生。生所愿，必力致之，缯彩宝玉之赠，不可胜纪。一年未开口。秩满，闲居于县。古生忽来，谓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于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将有求于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愿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实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脑数四曰：“此事大不易，然与郎君试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见，岂敢以迟晚为限耶？”

就低声哭起来。塞鸿说：“郎君现在主管这个驿站，今天疑心娘子会在此处，所以叫我来问候。”无双又说：“我不能多说话，明天我离开后，你到东北方阁子中的紫色褥子底下取出书信送给郎君。”说完就离开了。忽然听到帘子里面很吵闹，说：“有宫女得了急病，太监要汤药要得很急。”原来说话的就是无双。塞鸿急忙把情况告诉了仙客，仙客吃惊地说：“我怎样才能见她一面呢？”塞鸿说：“现在正修渭河桥，郎君可以假冒理桥官，车子过桥时，你靠近车子站着，无双如果认出你来，一定会掀开车帘，这样就能见到她了。”仙客按照他的

话办了，等到第三辆车经过时，果然掀开了帘子，仙客往里一看，果真是无双。仙客既悲叹又伤感，怨恨渴慕，简直承受不了这种复杂的心情。

塞鸿在阁子中的褥子下面找到了书信，送给了仙客。一共五张花笺，上面都是无双亲手写的字，词句十分悲哀恳切，叙述详尽周到。仙客看后，只能含恨落泪，觉得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见到无双了。那封信结尾处说：“常听见皇帝的使者说，富平县有位姓古的押衙，是民间一位有侠肝义胆的人，现在你能去求求他吗？”仙客便向府里提出申请，请求解除驿站职务，回去做原本的官职。后来便去寻访古押衙，打听后得知，古先生原来住在乡下简陋的房子里。仙客前去拜访，见到了古先生。以后凡是古先生所想要的，仙客一定努力帮他弄到，赠送给古先生的各种颜色的丝织品和珍宝玉石，不计其数。这样过了一年，仙客也未开口提什么要求。任期期满后，仙客闲住在县里，古先生忽然来了，对仙客说：“我古洪是一介武夫，人也已经老了，还能有什么用呢？郎君对我竭尽情谊，我观察郎君的用意，应该是有何事要求我办。我倒是有一片急人之难的心啊！很感激郎君的大恩，愿意粉身碎骨来报答您！”仙客哭着下拜，把实情告诉了古先生。古先生仰头望着天空，用手再三地拍了拍脑袋，说：“这事太不容易办了，可是还是要替郎君试一试，但不能指望很快成功。”仙客拜谢说：“只要生前能见到无双就行，哪敢限定时间的早晚呢？”

半岁无消息。一日扣门，乃古生送书，书云：“茅山使者回，且来此。”仙客奔马去，见古生，生乃无一言。又启使者，复云：“杀却也，且吃茶。”夜深，谓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识无双否？”仙客以采蘋对，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归。”后累日，忽传说曰：“有高品过，处置园陵宫人。”仙客心甚异之，令塞鸿探所杀者，乃无双也。仙客号哭，乃叹曰：“本望古生，今死矣，为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已。是夕更深，闻叩门甚急。及开门，乃古生也，领一笕子入，谓仙客曰：“此无双也，今死矣，心头微暖，后日当活。微灌汤药，切须静密。”言讫，仙客抱入阁子中，独守之。至明，遍体有暖气，见仙客，哭一声遂绝，救疗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暂借塞鸿，于舍后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断塞

鸿头于坑中。仙客惊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报郎君恩足矣。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专求得一丸。昨令采蘋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至陵下，托以亲故，百缗赎其尸。凡道路邮传，皆厚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篋人，在野外处置讫。老夫为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门外有檐子一十人，马五匹，绢二百匹，五更挈无双便发，变姓名浪迹以避祸。”言讫，举刀，仙客救之，头已落矣，遂并尸盖覆讫。未明发，历四蜀下峡，

此后半年没有消息。一天，有人敲门，是古先生送信来了，信上说：“茅山使者回来了，你暂且来我这里一趟。”仙客骑上马就跑去见古先生，古先生却一句话都没有。仙客又问使者，回答说：“已经杀了，暂且喝茶吧。”夜深时，古先生对仙客说：“你家里有认识无双的女仆吗？”仙客说采蘋认识，就立即把采蘋带来了。古先生仔细看了看，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借她留住三五天，郎君暂且回去吧。”过了几天以后，忽然传来消息说：“有位大官经过这里，去处置陵园中的宫女。”仙客心中觉得很奇怪，让塞鸿去打听被杀的人是谁，原来竟是无双！仙客号啕大哭，叹息说：“本来寄希望于古先生，现在已经死了，我还能怎么办呢？”不断流泪叹息，无法控制自己。当天晚上夜已很深了，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等开门一看，原来是古先生，只见他领着一乘软轿进来，对仙客说：“这就是无双，现在死了，不过心窝微温，后天应该会活过来。给她稍微灌些汤药，千万要保持安静机密。”说完话，仙客就把无双抱进阁子里，一个人守着她。到了第二天早晨，无双遍身都有了热气，睁眼看见了仙客，哭了一声，就昏死过去，抢救治疗到晚上才缓过来。古先生又说：“暂时借用一下塞鸿，到房后挖个坑。”坑挖得较深的时候，古先生抽出刀来，把塞鸿的头砍落到坑里。仙客又吃惊又害怕。古先生说：“郎君不要怕，今天我已经报答了郎君的恩情。前些日子我听说茅山道士有一种药，那种药吃下去，人会立刻死去，三天后却会活过来，我派人专程去要了一丸。昨天让采蘋假扮宦官，说因为无双是叛党，赐给她这种药命她自尽。尸体送到墓地时，我又假托是她的亲朋故旧，用百匹绸缎赎出了她的尸体。凡是路上的馆驿，我都送了厚礼，一定不会泄漏。茅山使者和抬软轿的人，在野外就把他们处置完了。我为了郎

君，也要自杀。郎君不能再住在此地，门外有轿夫十人，马五匹，绢二百匹，五更天时，你就带着无双出发，然后就改名换姓，漂泊远方去避祸吧！”说完就举起了刀，仙客急忙去阻挡，但古先生人头已经落地，于是把古先生的头与身子合到一起埋葬了。然后趁天没亮就出发了，历经四川三峡，

寓居于渚宫。悄不闻京兆之耗，乃挈家归襄邓别业，与无双偕老矣，男女成群。

噫！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谓古今所无。无双遭乱世籍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夺，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余人。艰难走窜后，得归故乡，为夫妇五十年。何其异哉！

最后寄居于江陵的渚宫。后来一直也没听到京城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于是就带着家眷回到了襄邓别墅，与无双终于白头偕老，儿女成群。

啊！人生的离散聚合之事多得很，却很少有能与这件事相比的，常说这是古今都没有的事。无双生逢乱世，财产与人都被没收入了官府，而仙客的心志，却至死都不改变，最终遇到古先生，用奇特的方法救回了无双，为此而屈死的人有十多个。艰难逃窜，最后得以回到故乡，作为夫妇一起生活了五十年。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

卷第四百八十七 杂传记四

霍小玉传

霍小玉传蒋防撰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舍于新昌里。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十余年矣。性便僻，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挟策，推为渠帅。常受生诚托厚赂，意颇德之。

经数月，李方闲居舍之南亭，申未间，忽闻扣门甚急，云是鲍十一娘至。摄衣从之，迎问曰：“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鲍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未？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生闻之惊跃，

霍小玉传蒋防撰

唐代宗大历年间，陇西有位叫李益的书生，二十岁时考中了进士。到了第二年，朝廷举行拔萃科考试，李益便等着参加吏部的考试。那年夏天六月份，李生到了长安，住在新昌里。李生门第清高显贵，少年时就有文学才能，文章辞藻华丽，语句精彩，当时的人都说没有第二个能比，有名望的前辈长者无不推崇赞许他。李生对自己的风度才华也非常自信，一直想找一个理想的配偶，各处寻求名妓，但很久也没能如愿。长安有个媒婆叫鲍十一娘，是原先薛驸马家的婢女，后来用钱赎身取得了平民身份，至今已十多年了。鲍氏善于逢迎讨好，很会说话，那些权势之家以及皇帝的外戚家她都去过，她腿勤脚快，到处保媒拉纤，被公认为是这个行业的领袖人物。鲍氏多次受到李生诚恳的拜托和厚礼，心里很感激李生。

过了几个月，一天下午申时未时之间，李生正在家里的南亭中闲坐，忽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说是鲍十一娘来了。李生提起衣襟迎着声音往外来，迎面问道：“鲍卿今日怎么突然来到我这里？”鲍氏笑着说：“又梦见美女苏小小了吗？我可是找到了一位被贬到了人间的仙女，人家不要钱财，只羡慕风流。这样的才貌，跟你十郎是再相配不过了！”李生听说之后惊喜得跳了起来，

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悛。”因问其名居，鲍具说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惬。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已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

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僮秋鸿，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宵不寐。迟明，巾帻，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于亭午，遂命驾疾驱，直抵胜业。至约之所，果见青衣立候，迎问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马，令牵入屋底，急急锁门。见鲍果从内出来，遥笑曰：“何等儿郎造次入此？”生调诮未毕，引入中门。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鹦鹉笼，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生本性雅淡，心犹疑惧，忽见鸟语，愕然不敢进。逡巡，鲍引净持下阶相迎，延入对坐。年可四十余，绰约多姿，谈笑甚媚。因谓生曰：“素闻十郎才调风流，今又见容仪雅秀，名下固无虚士。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

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魂儿都要飞走了，拉着鲍氏的手边拜边感谢说：“我这辈子就是为她做奴才都行，死了也不怕。”于是询问对方的姓名住处，鲍氏详细地告诉他说：“她是原先霍王的小女儿，名字叫小玉，霍王很喜欢她。她母亲叫净持，是霍王宠爱的婢女。霍王死后不久，弟兄们认为她是微贱之人所生，不愿容留她，便分给她钱财，让她到外面去住。她改姓郑，人们也就不知道她是霍王的女儿了。她

容貌气质都极为出色，我一生都未见过。她情趣高雅，举止不同凡俗，事事都超过别人。音乐诗书，无不通晓。昨天她托我找一位好男子，要志趣品德相配才行。我向她详细地介绍了十郎你，她也知道有李十郎这个名字，听后非常高兴满意。她住在胜业坊古寺巷，刚进巷口的第一个大门就是她家。我已跟她约好，明日午时，你只要到巷口找侍女桂子，就能找到她家了。”

鲍氏走后，李生马上做了出发的准备，让家僮秋鸿到堂兄京兆参军尚公那里，借来青骊驹和黄金的马笼头。当天晚上，李生洗澡更衣，修饰容貌仪表，欣喜若狂，通宵未睡。天亮时，戴上头巾，拿起镜子照了一番，唯恐事情不能成功。来回徘徊之际，终于盼到了约定的中午，便命令御手赶马快跑，直奔胜业坊。到了约定的地方，果然看见一位婢女站在那里等候，她迎上来问：“莫不是李十郎吗？”李生立即下马，叫人把马牵到屋子下面，又匆忙锁上了门。这时看见鲍氏果然从里边走出，远远地笑着说：“哪家的莽小伙敢随便进入此地？”李生玩笑还没开完，就被带进中门。院子里有四棵樱桃树，西北角处挂着一个鹦鹉笼，看到李生走进来了，鹦鹉就叫道：“有人进来了，赶快放下帘子！”李生本性规矩恬淡，又加上心中还有些疑心害怕，忽然听见鸟说的话，吓得不敢往里走了。不久，鲍氏便领着净持走下台阶迎接，邀请李生到屋内，对面坐下。净持年龄大约四十多岁，颇有风韵，谈笑很招人喜欢。她对李生说：“一向听说十郎是位风流才子，现在又看到容貌仪表清雅秀美，果然名不虚传。我有一个女儿，虽然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容貌还不算丑陋，能跟这样的君子相配，

颇为相宜。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生谢曰：“鄙拙庸愚，不意顾盼，倘垂采录，生死为荣。”

遂命酒馔，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曜，转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遂举酒数巡。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

强之，发声清亮，曲度精奇。

酒阑及暝，鲍引生就西院憩息。闲庭邃宇，帘幕甚华。鲍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宛媚。解罗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昵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褰幄执烛，授生笔研。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研，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

是很合适的。经常听鲍十一娘说起您的意思，现在就让她永远侍候您吧。”李生谢道：“我这个人浅薄笨拙，平庸愚钝，没想到能被看中，如蒙不弃，无论生死都感到荣幸。”

于是让人摆设酒宴，叫霍小玉从堂屋东面的阁子中出来，李生急忙拜见迎接。只觉得满屋就像琼林玉树，互相映照，看那霍小玉的眼波流动，更是光彩照人。见面之后，小玉便坐到了母亲旁边，母亲对她说：“你曾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就是这位李十郎的诗句。你终日吟诵想念，怎比得上真正见上一面呢？”小玉就低头微笑，轻轻地说：“见面不如闻名，才子怎能没有好相貌呢？”李生就站起来连连拜谢说：“小娘子爱才，鄙陋的我重视容貌，两好相映，真可谓才貌兼备了。”母女二人相视而笑，于是喝了几巡酒。李生站起来，请求小玉唱歌，小玉起先不肯，她母亲硬让她唱，只听她唱歌发声清亮，节奏精妙出奇。

酒喝完时天也黑了，鲍氏就领着李生到西院去歇息。只见庭院幽静，房屋深邃，帘幕非常华丽。鲍氏叫侍女桂子、浣沙给李生脱靴解带。不一会儿小玉来了，言谈温和，语气委婉。脱下罗衣的时候，体态有说不尽的美好。帐子低垂，枕上亲昵，二人极其欢乐相爱，李生自己认为此时他们之间的爱情，即使是楚怀王与巫山神女或曹植与洛神都不能相比。夜半的时候，小玉忽然流着泪，看着李生说：“我的母亲是婢女出身，自己知道配不上你，现在你因为我的美貌爱我，使

我托身于仁贤。只是担心一旦我容貌衰老，你恩情转移，情意衰退，就会使藤萝失去托身之树，让我像秋后的扇子般被丢弃。在这极为欢乐的时候，我想到这一点，不禁悲从中来。”李生听了这些话，非常感慨，就伸出胳膊让小玉枕着，慢慢对她说：“我平生的愿望，今日得以实现，即使粉身碎骨，也决不会丢弃你。夫人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请让我在白缣上写下誓言吧！”小玉便收住眼泪，命侍女樱桃揭起帐幔，拿着蜡烛，又把笔砚交给李生。小玉吹奏弹唱之余，很喜欢诗书，书箱、笔砚都是霍王家原来的东西。于是取出绣囊，从中找出来三尺越姬乌丝栏白缣交给了李生。李生一向富于文学才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染毕，命藏于宝篋之内。自尔婉娈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如此二岁，日夜相从。

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长安亲戚，多就筵饯。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恶萦怀。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遂诀别东去。

到任旬日，求假往东都觐亲。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生家素贫，

拿起笔来就写成了文章，引山河作比喻，指日月表诚心，句句都很恳切，让人听了很受感动。写完之后，让小玉藏在宝匣里边。从此以后，二人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像翡翠鸟在云中比翼飞翔一样。这

样过了两年，日夜相随。

第三年春天，李生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结果考中，被授予郑县主簿的官职。到四月份，李生将去赴任，便到东都洛阳去给父母请安报喜。长安的亲戚，都来参加了送行的宴会。当时正是春末时节，初夏的景色已经出现，酒喝完了，宾客尽散，离别的心绪充满了胸怀。小玉对李生说：“凭您的才能名声，人们都很景仰羡慕您，愿意与您结成婚姻关系的人多得很。况且你堂上有母亲，家中又没有正妻，你这一去，一定会遇上好姻缘，盟约上的话，只不过是些空话罢了。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的愿望，打算就此机会告诉你，希望你永远记在的心里，你愿意听吗？”李生惊讶奇怪地说：“我有什么罪过，你突然说出这些话？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吧，我一定恭敬地接受。”小玉说：“我年龄才十八，您才二十二，等到你三十岁时，还有八年。我希望把我一生对你的情爱都奉献给你，和你度过这八年的美好时光，然后你再去好好选择一个高贵的门第，结成美满的婚姻，也不算晚。到那时我就抛弃人事，剪去头发，穿上黑色的衣服去出家，平素的心愿，到此也就满足了。”李生又惭愧又感动，不觉流下泪来，便对小玉说：“我在青天白日下对你发的誓言，无论生死都会信守着它。跟你白头到老还怕不能满足平素的心愿，怎么敢三心二意呢？请你一定不要再有疑心，只须像平日那样在家等着我。到八月份，我一定会回到华州，不久就派人来迎你，相见的日子绝不会太远。”又过了几天，李生就告别小玉向东走了。

到任后十天，李生就请假到东都洛阳省亲。李生还没到家时，他母亲已替他商定了表妹卢氏，婚约已经谈好了。他母亲一向严厉果断，李生犹犹豫豫，又不敢推辞，于是按礼答谢，就定于近期内完婚。卢氏也是高门望族，嫁女给别人家，聘礼约定必须达到百万，不够这个数，婚事就不能办。李生家一向不富裕，

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遣漏言。

玉自生逾期，数访音信，虚词诡说，日日不同。博求师巫，遍询卜筮。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羸卧空闺，遂成沉疾。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

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筐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路逢内作老玉工，见浣沙所执，前来认之曰：“此钗吾所作也。昔岁霍王小女，将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万钱，我尝不忘。汝是何人？从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于人，夫婿昨向东都，更无消息。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卖此，赂遗于人，使求音信。”玉工凄然下泣曰：“贵人男女，失机落节，一至于此。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胜伤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

时生所定卢氏女在长安，生既毕于聘财，还归郑县。其年腊月，又请假入城就亲，潜卜静居，不令人知。有明经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长厚。昔岁常与生同欢于郑氏之室，杯盘笑语，曾不相间，每得生信，必诚告于玉。玉常以薪刍衣服资给于崔，崔颇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诚

办这事得向人借贷，李生便假托有事，到远地投靠亲友，远涉江淮一带，从秋一直到夏。李生认为自己违背了盟约，大大地错过了和小玉约定的归期，就无声无息地不给她通音信，想让她断绝念头。又远远地拜托亲戚朋友，不让他们走漏消息。

小玉从李生超过了约定日期后，就多次探听音信，但听到的都是空话假话，一天一个样。小玉还多次求问巫师，到处问卜算卦。她心中忧虑怨恨，一年多来，身体一天天瘦弱下去，一人躺在空荡荡的闺房中，最后终于得了重病。虽然李生的书信断绝，可小玉的想念盼望却没有改变。于是小玉把财物送给亲友，让他们帮忙打听消息，寻找既很迫切，钱财因此屡屡花光。于是常常私下让侍女偷偷卖掉箱子中的服装和玩赏的东西，大多是托西市寄卖店侯景先家变卖。她曾让侍女浣沙拿着一支紫玉钗到景先家寄卖，在路上碰到了一位皇宫内作坊里的老玉工，他看见浣沙所拿的玉钗，走上前来辨认说：“这个钗是我做的。从前霍王的小女儿，将要挽上发髻时，叫我做了这个钗，给了我一万钱的报酬，我不曾忘记。你是什么人？从哪里弄来的？”浣沙说：“我家小娘子就是霍王的女儿。由于家破人散，失身于别人，丈夫去年去了东都洛阳，就再没有音信了。娘子因而抑郁成疾，现在

快两年了。现在叫我卖了这件东西，换来钱好去求人打听音信。”老玉工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说：“贵人家儿女，竟落难到这步田地！我这把年纪，余年不多，看到这兴衰景象，实在不胜伤感！”于是把浣沙领到了延先公主的家中，把上述情况都说了。公主也为此事悲伤叹息了好久，然后给了十二万钱。

当时李生所聘下的卢氏女也在长安，李生凑足了彩礼，就回到郑县。那年腊月又请假进城到亲戚家中，然后偷偷地找了一个僻静的住处，不想让人知道。有个考中明经的人叫崔允明，是李生的表弟，为人忠厚。他从前经常与李生一起到郑氏家中娱乐，喝酒玩乐，说说笑笑，一点隔膜也没有，每当知道了李生的消息，一定如实地告诉小玉。小玉也常拿衣服柴米资助崔生，崔生因此很感激。这次李生回来后，崔生又老老实实在地把全部情况

告玉，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乎？”遍请亲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沉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

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有京兆韦夏卿者，生之密友，时亦同行，谓生曰：“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能弃置，寔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叹让之际，忽有一豪士，衣轻黄绉衫，挟朱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东，姻连外戚，虽乏文藻，心尝乐贤。仰公声华，常思觐止，今日幸会，得睹清扬。某之敝居，去此不远，亦有声乐，足以娱情。妖姬八九人，骏马十数匹，唯公所欲。但愿一过。”生之侪辈，共聆斯语，更相叹美。因与豪士策马同行，疾转数坊，遂至胜业。生以近郑之所止，意不欲过，便托事故，欲回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挟其马，牵引而行，迁延之间，已及郑曲。生神情恍惚，鞭马欲回。豪士遽命奴仆数人，抱持而进，疾走推入车门，便令锁却，

告诉了小玉，小玉怨恨叹息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于是求了很多亲戚朋友，用各种办法去请李生。李生自己觉得错过了日期违背了誓言，又得知小玉病得很厉害，很为自己的狠心抛弃而感到惭愧羞耻，因此始终不肯前去。每天一大早出去，到晚上才回家，想尽办法来躲避。小玉日夜哭泣，寝食全废，只希望见上一面，却始终没有办法。由于怨恨气愤加深，因而更病得卧床不起了。从这时起，长安城里渐渐有人知道了这件事，风流之士都被小玉的多情所感动，而豪侠之辈都对李生的薄情行为感到气愤。

当时已是三月，人们多去春游，李生与同伴五六个人也到崇敬寺去玩赏牡丹花，在西廊上漫步，唱和诗句。有位京城的韦夏卿，是李生亲密的朋友，当时也一起散步，对李生说：“风光真很秀丽，草木欣欣向荣，可悲啊霍小玉，独自含冤于空房。您最终这样抛弃了她，实在是个残忍无情的人啊！男儿的心，不应该这样，您应该为这事好好想想。”正在叹息责备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豪侠的壮士，穿着淡黄的^红麻衫，腋下夹着一只红色弹弓，神采焕发，容颜俊美，穿的衣服轻软华丽，身后只跟着一个剪去头发的胡人小孩。他悄悄地走着，听大家谈话，不久走上前来向李生作了一揖，说：“您不是李十郎吗？我家在山东，和皇上家的外亲有姻亲关系，虽然缺乏文采，却喜欢和文人雅士结交。一直仰慕您的声望文采，渴望能见到您，今日有幸相会，得以亲眼见到您的风采。我的住所，离此不远，也有歌舞音乐，足以使您心情愉快。还有八九个漂亮女子，十几匹骏马，任凭您选择。只希望您能赏光去一趟。”李生的同伴一起听了这话，都说好。于是与壮士骑着马一块走了，很快转过几条街，就到了胜业坊。李生因为觉得靠近小玉住的地方，不想经过，就推托有事，想调转马头。壮士说：“离我的住处很近了，你忍心丢下我吗？”就拉着李生的马，牵着马走，推让之间，已到了小玉住的巷口。李生神情显得十分慌乱，用鞭子抽马想回去。那壮士急忙叫来几个仆人，抱持着李生往前走，迅速把他推进小玉家的大门，马上叫人锁上门，报云：“李十郎至也。”一家惊喜，声闻于外。

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惊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

永诀。由此征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凌晨，请母梳妆。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乱，不甚信之，僶 勉之间，强为梳妆。梳妆才毕，而生果至。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欷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顷之，有酒肴数十盘自外而来，一座惊视，遽问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母乃举尸置于生怀，令唤之，遂不复苏矣。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将葬之夕，生忽见玉缙 帷之中，容貌妍丽，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褙 裆，红绿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绣带，顾谓生曰：“愧君相送，尚有余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叹？”言毕，遂不复见。明日，葬于长安御宿原，生至墓所，尽哀而返。

并高声喊道：“李十郎到了！”小玉一家人又惊又喜的声音，在门外都能听到。

前一天晚上，小玉梦见一个黄衫男子抱着李生来了，放到了席上，让小玉脱鞋。小玉惊醒后告诉了母亲，于是自己解释说：“鞋，就是谐的意思，意味着夫妻再相见；脱就是解，意思是相见后就分开，也就该永远分别了。由此推求，定会相见，相见之后，我就会死了。”到了早晨，小玉就请母亲给自己梳妆。母亲认为她久病，心意迷乱，不大相信，勉强为她梳妆打扮。梳妆才完，李生果然来了。小玉久病不愈，平日行动都得人帮着，听到李生来了，猛然自己站起来，换上衣服，走了出来，好像有神在帮助。小玉见到李生后，怒目注视，不再说话。瘦弱的体质，娇柔的身姿，好像不能经风的样子，几次以袖掩面，回看李生。为物感动，为人悲伤，坐中的人都叹息起来。过了一会儿，忽然有几十盘酒饭，从外面拿了进来，满座的人都惊讶地看着，急问怎么回事，原来全是那个壮士派人送来的。于是便摆好酒宴，互相挨着坐下。小玉侧身转过脸斜视了李生好久，先举起

一杯酒浇到地上，说：“我作为一个女子，如此薄命；你是男儿，竟这样负心！我这般美貌，年纪轻轻，就含恨而死。慈母在堂，不能供养。华丽的衣服，精美的乐器，从此也永远用不上了。我带着痛苦命赴黄泉，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李君啊李君，今天该永远分别了！我死之后，必为恶鬼，使您的妻妾终日不安。”于是伸出左手握住李生的胳膊，把酒杯丢到了地上，大声痛哭了几声就断了气。小玉的母亲抱起尸体放在李生的怀中，让他呼唤，但是终于没再苏醒过来。李生为她戴孝，早晨晚上都哭得很伤心。将要埋葬的那天晚上，李生忽然在灵帐里看见了小玉，容貌非常美丽，仿佛像生前那样。她穿着石榴裙，紫色长袍，红绿色披肩，斜着身子靠着帏帐，手拽着绣带，回头看着李生对他说：“你来送我，我有点惭愧，看来你对我还有些情意，在阴曹地府我能没有感慨吗？”说完就再也看不见了。第二天，人们把小玉埋葬在长安御宿原，李生来到墓地，尽情地哭了一场才回来。

后月余，就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夏五月，与卢氏偕行，归于郑县。至县旬日，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叱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余，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惶遽走起，绕幔数匝，倏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或有亲情，曲相劝喻，生意稍解。后旬日，生复自外归，卢氏方鼓琴于床。忽见自门抛一斑犀钿花合子，方圆一寸余，中有轻绢，作同心结，坠于卢氏怀中。生开而视之，见相思子二，叩头虫一，发杀髻一，驴驹媚少许。生当时愤怒叫吼，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令实告。卢氏亦终不自明。尔后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

卢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杀之者。生尝游广陵，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容态润媚，生甚悦之。每相对坐，尝谓营曰：“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欲令惧己，以肃清闺门。出则以浴斛覆营于床，周回封署，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又畜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过了一个多月，李生跟卢氏举行了婚礼。但他睹物伤情，常常闷闷不乐。夏天五月份，李生与卢氏一起回到郑县。到县里才十天，李生正与卢氏在睡觉，忽听床帐外面有奇怪的声音。李生吃惊地看那声音发出的地方，只见一个男子，年龄大约二十多岁，姿态温和风雅，藏身在幔子里，连连向卢氏招手。李生慌忙下床，绕着幔子找了几圈，忽然不见了。李生从此心中产生怀疑和厌恶，对卢氏开始了无尽无休地猜忌，夫妻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的隔阂。有的亲戚，委婉地进行了劝说解释，李生的疑心才渐渐化解。后来过了十天，李生又从外面回来，卢氏正在床上弹琴。忽然看见从门外抛进一个杂色犀牛角雕成的嵌花盒子，方圆一寸多，当中有薄绢结成的同心结，落入卢氏怀中。李生打开一看，里头有两颗相思子，一个叩头虫，一个发杀髻，少许驴驹媚。李生当即大怒吼叫，声如豺狼老虎，拿起琴来就砸他妻子，质问她让她说实话。卢氏也始终不为自己辩白。从那以后，李生常常凶暴地用杖或板子打他妻子，各种凶狠虐待都使遍了，最后告到公堂把卢氏休了。

卢氏被休以后，李生有时偶尔跟侍女小妾同睡，不久又对小妾产生了妒忌，有的竟因此被杀死。李生曾到广陵去游览，得到一位美女叫营十一娘，姿容体态丰润妩媚，李生很喜欢她。每当二人对坐时，李生就对营十一娘说：“我曾在某处得到某个女人，她犯了什么事，我用某法杀了她。”他每天都说，想让营十一娘惧怕自己，以便肃清闺门中的不正当的事。李生外出时，就用澡盆把营十一娘扣在床上，周围加封；回来时仔细查看，然后再打开。李生还藏着一把短剑，很锋利，看着侍女们说：“这把剑是信州葛溪的铁制成的，单砍有罪者的脑袋。”大凡李生所见过的女人，他都会加以猜忌，以至于娶妻三次，但全都跟当初的情况相同。

卷第四百八十八 杂传记五

莺莺传

莺莺传元稹撰

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

莺莺传元稹撰

唐代贞元年间，有位张生，他性情温良，风度潇洒，容貌漂亮，意志坚强，脾气孤僻，凡是不合于礼的事情，就别想让他去做。有时跟朋友一起出去游览饮宴，在那杂乱纷扰的地方，别人都吵闹起哄，没完没了，好像都怕表现不出自己，而张生只表面上逢场作戏般敷衍着，始终不能扰乱他的行为。因此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与他相知的人便去问他，他表示歉意后说：“登徒子不是真正好色的人，所以留下了不好的品行。我倒是真正好色的人，却总也没让我碰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凡出众的美女，我未尝不留心，由此可知我不是没有感情的人。”问他的人这才了解张生。

过了不久，张生到蒲州游览。蒲州的东面十多里处，有个庙宇名叫普救寺，张生就寄住在里面。当时正好有个崔家寡妇，将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崔家的寡妇是郑家的女儿，张生的母亲也姓郑，论起亲戚，算是另一支派的姨母。这一年，浑瑊死在蒲州，有宦官丁文雅，不会带兵，军人趁着丧事发动骚乱，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很多，又有很多奴仆，旅居此处，惊慌害怕，不知能依靠谁。此前，张生跟蒲州将领的朋友有交情，就托他们求官吏保护崔家，因此崔家没遭到兵灾。十几天后，廉使杜确奉皇帝之命来主持军务，向军队下了命令，军队

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饌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寔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掬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

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腴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绔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

从此才安定下来。郑氏母非常感激张生的恩德，于是置办酒席，请来张生，在堂屋一起吃饭。她又对张生说：“我是个寡妇，带着孩子，不幸正赶上军队大乱，实在是无法保住生命，我这一对年幼的儿女，就像是你给了他们一条活路，怎么可以跟平常的恩德一样看待呢？现在让他们以对待仁兄的礼节拜见你，希望以此报答你的恩情。”便叫

来她的儿子，儿子叫欢郎，大约十多岁，容貌很漂亮。接着叫来她女儿，说：“出来拜见你仁兄，是仁兄救了你。”过了好久未出来，推说有病，郑氏生气地说：“是你张兄保住了你的命，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抢走了，还讲究什么避嫌呢？”过了好久她才出来，穿着平常的衣服，面貌丰润，没加新鲜的装饰，环形的发髻下垂到眉旁，两腮飞红，面色艳丽，与众不同，光彩焕发，非常动人。张生非常惊讶她的美貌，跟她见礼，之后她坐到了郑氏的身旁。因为是郑氏强迫她出来相见的，因而眼光斜着注视别处，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身体好像支持不住似的。张生问她年龄，郑氏说：“现在的皇上甲子那年的七月生，到贞元庚辰年，年纪已经十七了。”张生慢慢地用话开导引逗，但郑的女儿根本不回答，宴会结束了只好作罢。张生从此念念不忘，想向她表白自己的感情，却没有机会。

崔氏女的丫环叫红娘，张生私下里多次向她叩头作揖，趁机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丫环果然被吓坏了，很害羞地跑开了，张生很后悔。第二天，丫环又来了，张生羞愧地向她道歉，不再说相求的事。丫环于是对张生说：“郎君的话，我不敢转达，但也不敢泄露，然而崔家的内外亲戚，你是了解的，为什么不凭着你对她家的恩情向他们求婚呢？”张生说：“我从孩童时候起，性情就不随便附合。有时和妇女们在一起，也不曾看过谁。当年不肯做的事，如今到底还是在习惯上做不来。前些日子在宴会上，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这几天来，走路忘了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也感觉不出饱还是没饱，恐怕过不了早晚，我就会因相思而死了。如果通过媒人去娶亲，又要‘纳采’，又要‘问名’，少说也得三四个月，那时恐怕就得到干鱼店找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

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给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试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

丫环说：“崔小姐正派谨慎，很注意保护自己，即使她所尊敬的人也不能用不正经的话去触犯她，我这下人的主意，就更难使她接受。然而她很会写文章，常常思考推敲文章写法，因见不到善写文章的人而思慕很久。您试着做些情诗来打动她，否则就没有别的门路了。”张生非常高兴，马上做了两首情诗交给红娘。

当天晚上，红娘又来了，拿着彩色信纸交给张生说：“这是崔小姐让我交给你的。”看那篇诗的题目是《明月三五夜》，那诗写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暗中已经明白了诗的含义。当天晚上，是二月十四日。崔小姐住房的东面有一棵杏花树，攀上它可以越过墙。阴历十五的晚上，张生把那棵树当作梯子爬过墙去。到了西厢房，一看，门果然半开着。红娘躺在床上，张生便惊醒她，红娘十分害怕，说：“你怎么来了？”张生对她说：“崔小姐的信中召我来的，你替我通报一下。”不一会儿，红娘又来了，连声说：“来了！来了！”张生又高兴又害怕，以为一定会成功。等到崔小姐到了，只见她穿戴整齐，表情严肃，大声数落张生说：“哥哥的恩德，救了我们全家，这恩够厚重了，因此我的母亲把幼弱的子女托付给你。为什么要让不懂事的丫环，送来淫乱放荡的情诗呢？开始是保护别人免受兵乱，这是合乎道义的，最终却乘危要挟来索取，这是以乱换乱，二者相差多少呢？假如我把你的情诗藏起

来，就是包庇别人的奸邪行为，是不义；如果我向母亲说明这件事呢，就辜负了人家的恩惠，不吉祥；想让婢女转告又怕不能表达我真实的心意。因此借用短小的诗章，愿意自己说明，又怕哥哥有顾虑，所以使用了旁敲侧击的语言，以便使你一定来到。这种不合乎礼的举动，难道能不心里有愧吗？只希望你用礼约束自己，不要陷入淫乱的泥潭。”说完，马上就走了。张生愣了很久，只好又翻过墙回去了，于是彻底绝望。

一连几个晚上，张生都靠近窗户睡觉，忽然有人叫醒了他。张生惊恐地坐了起来，原来是红娘抱着被子带着枕头来了，安慰张生说：“来了！来了！你还睡着干什么呢？”把枕头并排起来，

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

把被子搭在一起，然后就走了。张生擦了擦眼睛，直起身坐着等了很久，疑心是在做梦，但还是恭恭敬敬地等待着。不久，红娘就扶着崔莺莺来了，到了之后崔莺莺显得妖美羞涩，和顺美丽，力气好像支持

不了身体，跟之前的端庄完全不一样。那天晚上是十八，斜挂在天上的月亮非常皎洁，静静的月光照亮了半床。张生不禁飘飘然，简直疑心是神仙下凡，不认为是从人间来的。过了一段时间，寺里的钟响了，天要亮了，红娘催促快走。崔莺莺娇滴滴地哭泣，声音婉转，红娘又扶着她走了，整个晚上崔莺莺没说一句话。张生在天蒙蒙亮时就起床了，自己怀疑地说：“难道这是做梦吗？”等到天亮了，看到化妆品的痕迹还留在手臂上，香气还留在衣服上，在床褥上的泪痕还微微发亮。这以后十几天，一点崔莺莺的消息也没有。张生就作《会真诗》三十韵，还没作完，红娘恰好来了，于是交给了她，让她送给崔莺莺。从此崔莺莺又同意容留他，早上偷偷地出去，晚上偷偷地进来，一块儿安寝在以前所说的西厢那地方，将近一个月了。张生常问郑氏的态度，崔莺莺就说：“我没有办法告诉她。”张生便想去跟郑氏当面谈谈，促成这件事。

不久，张生将去长安，先把情况告诉崔莺莺。崔莺莺仿佛没有为难的话，然而忧愁埋怨的表情令人动心。将要走的前两个晚上，没再见到崔莺莺，张生于是向西走了。过了几个月，张生又来到蒲州，跟崔莺莺相聚了几个月。崔莺莺字写得很好，还善于写文章，张生再三向她索要，但始终没见到。张生常常自己用文章挑逗引诱她写，崔莺莺也不大看。大体上崔莺莺超出常人的地方在于，技艺达到极高的水平，而表面上却好像不懂；言谈敏捷雄辩，却很少跟人对答。对张生情意深厚，却从未用文词来表达。经常忧愁深重，却常像无知无识的样子；喜怒的表情，很少显现于外表。有一天晚上，崔莺莺独自弹琴，心情忧愁，弹奏的曲子很伤感，张生偷偷地听到了，请求她再弹奏一次，却始终不再弹奏，张生因此更猜不透她的心事。不久张生考试的日子到了，又该到西边去了。临走的晚上，张生不再诉说自己的心情，

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歿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悻，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

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

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以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繾綣，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教。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

而是在崔莺莺身边忧愁叹息。崔莺莺已暗暗知道将要分别了，因而态度恭敬，语气温和，慢慢地对张生说：“刚开始玩弄她，最终又抛弃她，这当然是妥当的，我不敢怨恨。如果你玩弄了我，又最终娶了我，那是你的恩惠；那么那些至死不渝的誓言，就算有了结果，又何必对这次的离去有这么多感触呢？然而你既然不高兴，我也没有什么能安慰你的。你常说擅长弹琴，我从前害羞，不能为你弹奏。现在你将要走了，让我弹琴，就满足您的心愿。”于是她开始弹琴，弹的是《霓裳羽衣序》这首曲子，还没弹几声，哀伤的音调又怨又乱，不再知道弹的是这首曲子了。身边的人听了都叹息不已，崔莺莺也立即停止了演奏，扔下了琴，泪流满面，快步回到了母亲那里，再没有来过。第二天早上，张生就出发了。

第二年，张生没有考中，便留在长安，于是给崔莺莺写了一封信，希望她把事情看开些。崔莺莺的回信，粗略地记载于此。信中说：“捧读来信，知道你对我感情很深厚，男女之情的流露，使我悲喜交集。又送我一盒花胜，五寸口脂，送来这些让我头发增彩、嘴唇润泽的化妆品。虽然承受特殊的恩惠，但打扮了又给谁看呢？看到这些东西更增加了想念，使我的悲伤叹息越来越多。知道你要在京城完成学业，而修身进德的办法，就应该在长安安下心来。只遗憾怪僻浅陋的我，因为路远而被丢弃在这里，是我命该如此，还能说什么

呢？从去年秋天以来，常常精神恍惚，好像丢失了什么，在喧闹的场合，有时勉强说笑，而在清闲的夜晚自己独处时，没有一次不偷偷流泪。甚至在睡梦当中，也常感叹呜咽。离别之后的思念，让我梦见我们相处的快乐时光，只觉得时间太短；秘密相会还没有结束，好梦就突然中断了。虽然被子的一半还使人感到温暖，但想到你实际上却在很遥远的地方。好像昨天才分别，可是转眼就到了新的一年了。长安是个行乐的地方，到处都有可以牵绊你感情的事物，庆幸你还没有忘记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对我眷恋想念不已。以我浅薄的心志，是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至于我们始终如一的山盟海誓，则

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帨。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迹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我从来没有改变。我从前跟你以表亲关系相接触，有时一同宴饮相处，婢女帮你引诱我，于是向我转达了你的真情实意。青春男女的心无法自我控制，你像司马相如挑逗卓文君那样借听琴来挑逗我，我没有像高氏美女投梭击打谢鲲那样拒绝。等到与你同居，你对我情深义重，我愚蠢浅薄的心，认为终身有了依靠。哪里想到见了您以后，却

不能成婚，以致我有了自己主动献身于你的羞耻，不再有光明正大做你妻子的机会。这是死后也会遗憾的事情，我只能心中叹息，还能说什么呢？如果你心怀仁义，能够体察我的苦衷，因而委屈地成全婚事，那么即使我死去了，也会像活着的时候那样高兴。又或者你是个胸襟通达之士，不重注感情，为了前程大业而抛弃儿女私情，把婚前结合看作丑行，认为过去的盟誓可以违背，那么即使我的形体消失，我的诚心也不会泯灭，它会随着清风，凝于露水之中，托身于清静之地。我生死的诚心，全表达在这信上面了；面对信纸我泣不成声，感情也觉得抒发不出来。只是希望你千万爱惜自己！千万爱惜自己！附寄玉环一枚，是我婴儿时带过的，寄去权充您佩带的东西。‘玉’取它的坚固润泽不改变，‘环’取它的始终不断。另外还有头发一缕，文竹茶碾子一枚。这几样东西都不值得被珍惜，我的意思不过是想让您如玉般真诚，也表示我的志向如环那样不能解开，我的泪痕落在那竹子上，愁闷的情绪萦绕于发丝中，借物来表达情意，希望我们永远相好。心灵如此相近，而身体却相距遥远，相见怕是无期了，内心忧郁的积聚，也许会让我的心神与你千里相会。请你千万爱惜保重自己！春风还很凄厉，你要多吃饭才好。在外要言语谨慎，保重自己，不要老把我放在心上。”张生把她的信给好朋友看了，由此当时有很多人说了这事。张生的好友杨巨源喜欢写诗，他就为这事作了一首绝句《崔娘诗》：“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河南的元稹亦接着张生的《会真诗》写了三十韵。诗写道：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入悄悄，晨会雨蒙蒙。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瞳瞳。乘鹭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寥寥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

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瞳瞳。乘鹭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寥寥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张生的朋友听说这事的，没有不感到惊异的，然而张生的念头已经断了。元稹与张生交情特别深，便问他关于这事的想法。张生说：“大凡上天所生的尤物，不祸害他自己，一定祸害别人。假使崔莺莺遇到富贵子弟，凭借宠爱，能不做风流韵事，成为潜于深渊的蛟

龙，我不能预测她会变成什么。以前殷朝的纣王，周代的周幽王，拥有百万户口的国家，那势力是很强大的。然而一个女子就能毁了他们，让他的民众溃散，使他自身被杀，至今被天下耻笑。我的德行难以克制妖孽，只有克制自己的感情。”当时在座的人都为此深深感叹。

之后一年多，崔莺莺嫁给了别人，张生也娶了亲。一次张生恰好经过崔莺莺住的地方，就通过崔的丈夫转告崔莺莺，要求以表兄的身份相见。丈夫告诉了崔莺莺，可是崔莺莺始终也没出来。张生怨恨思念的心意，在脸色上表现得很明显。崔莺莺知道后，暗地里写了一首诗：“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最后也没来见张生。后来又过了几天，张生将要走了，崔莺莺又写了一篇断绝关系的诗：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

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此以后彻底断绝了音信。

当时的人大多赞许张生是善于弥补过失的人。我常在朋友聚会时，谈到这个意思，是为了让那些明智的人不做这样的事，做这样事的人不被迷惑。贞元年九月，朋友李公佐，留宿在我靖安里的住宅里，我们谈到了这件事。李公佐觉得这件事非常出奇，于是我便作了《莺莺歌》来传播这件事。崔氏小名叫莺莺，公佐就以此为篇名。

卷第四百八十九 杂传记六

周秦行记 冥音录

周秦行记牛僧孺撰

余贞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有黄衣阍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应进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误道来此，直乞宿，无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责黄衣曰：“门外谓谁？”黄衣曰：“有客有客。”黄衣入告，少时出曰：“请郎君入。”余问谁大宅，黄衣曰：“但进，无须问。”

入十余门，至大殿，蔽以珠帘，有朱衣黄衣阍人数百，立阶阼间，左右曰：“拜。”帘中语曰：“妾汉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庙，郎君不当来，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叶，将归失道，恐死豺虎，敢托命。”语讫，太后命使轴帘避席曰：

周秦行记牛僧孺撰

我在贞元年间，考进士没考上，准备回到宛叶一带。走到伊阙南道的鸣皋山下，打算到大安百姓家中住宿。当时天已黑了，迷了路，没能到达大安。又走了十多里，走上了一条很平坦的路。夜晚的月亮刚出来，忽然闻到有股异常的气味，像名贵的香料，我立刻加快脚步向前赶，也不觉得远了。渐渐看到了有火的光亮，心想可能是村庄人家，更向前急走，不久，到了一座宅院前，看那门和院子像是富贵人家。有个穿黄衣服的守门人问：“公子从什么地方来？”我答道：“我叫牛僧孺，考进士没考上，本来想到大安的百姓家借宿，走错了路来到了这里，只求住一宿，没有别的要求。”门里有个梳着小发髻的丫鬟出来了，责问黄衣人：“在门外跟谁说话？”黄衣人说：“有客人，有客

人。”黄衣人进去报告，不一会儿出来说：“请公子进去。”我问是谁家的大房子？黄衣人说：“只管进去，用不着问。”

走过十几道门，来到大殿前，殿上有珠帘遮挡着，有穿着红衣黄衣的守门人好几百，站在台阶上，左右的人说：“下拜！”帘子里有人说道：“我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这是庙，公子不该来，为何来这呢？”我说：“臣家在宛叶一带，要回去，迷了路，怕死在豺狼口中，斗胆托寄性命。”说完，太后命人卷起帘子，离开座位说：

“妾故汉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简敬，便上殿来见。”太后着练衣，状貌瑰玮，不甚年高。劳余曰：“行役无苦乎？”召坐。

食顷，闻殿内有笑声。太后曰：“今夜风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寻，况又遇嘉宾，不可不成一会。”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见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从中至，从者数百。前立者一人，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仅可二十余。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年低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复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贵人曰：“迎杨家潘家来。”

久之，空中见五色云下，闻笑语声浸近。太后曰：“杨家至矣。”忽车音马迹相杂，罗绮焕耀，旁视不给，有二女子从云中下。余起立于侧，见前一人，纤腰修眸，仪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年三十许。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即伏谒，拜如臣礼。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谓肃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设此礼，岂不虚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视，小质洁白，齿极卑，被宽博衣。太后曰：“齐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

既而太后命进饌，少时饌至，芳洁万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尽如王者。太后语太真曰：“何久不来相看？”太真谨容对曰：“三郎天宝中，宫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数幸华清宫，扈从不得至。”太后又谓潘妃曰：

“我是原先汉朝的老母，您是唐朝的名士，不是君臣关系，希望不要多礼，就上殿来见面吧！”太后穿着白色的绢衣，姿态容貌美好，年

龄不显得老。慰劳我说：“走路不辛苦吗？”招呼我坐下。

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听到殿内传出笑声。太后说：“今天晚上风光月色都很好，偶然有两个女伴要来找我，况且又碰上嘉宾，不能不搞个聚会。”招呼左右的人委屈二位娘子出来会见秀才。过了好久，有两个女子从殿中走来，随从有好几百人。在前面站着的那个人，窄腰长脸，头发很厚，没有化妆，穿着青色的衣服，约二十多岁。太后说：“这是高祖的戚夫人。”我便下拜，夫人也回拜还礼。另一个人，肌肤柔嫩，身姿稳重，面容舒展，姿态潇洒，光彩照映远近，穿着绣花衣裳，年龄比太后要小些。太后说：“这是汉元帝的王嫱。”我又像对戚夫人那样下拜，王嫱也回拜。各自坐到座位上，坐好后，太后让穿紫衣的宦官说：“去把杨家潘家迎来！”

过了好久，看见空中落下了五色云彩，并听到说笑声越来越近。太后说：“杨家来了。”忽然听到车马嘈杂的声音，又看见罗绮鲜明晃眼，眼睛都没工夫住旁边看，只见有两位女子从云中走下来。我站起来，立在旁边，看见前面的一个人细腰长眼，面貌很美丽，穿着黄色衣服，戴着嵌玉的帽子，年龄三十岁左右。太后说：“这是唐代的太真妃子。”我就伏到地上拜见，就像臣子拜见妃子的礼节。太真说：“我得罪了先帝，先帝指唐肃宗。所以朝廷不把我列在后妃行列中，使用这样的礼节，不是太多礼了吗？不敢接受。”退了几步答拜。还有一个女子，肌肉丰满，眼神灵活，身体小巧，皮肤洁白，年龄极小，穿着宽大的衣服。太后说：“这是南齐时代的潘淑妃。”我又像对待妃子那样拜见她。

随后太后命令摆上酒席，不一会儿酒菜就送上来了，又香又干净，种类也多得很，但都叫不上名字来，我只想着填饱肚子，还没等我吃饱，就又拿来了各种酒，那些吃喝的用具全像是帝王用品。太后对太真说：“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啊？”太真表情非常恭敬地回答说：“三郎天宝年间，宫里的人多称玄宗为三郎。几次去华清池，我跟着侍候，所以来不了。”太后又对潘妃说：

“子亦不来，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对。太真乃视潘妃而对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说，懊恼东昏侯疏狂，终日出猎，故不得时谒耳。”太后问余：“今天子为谁？”余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

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对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无嫌，但言之。”余曰：“民间传圣武。”太后首肯三四。

太后命进酒加乐，乐妓皆年少女子。酒环行数周，乐亦随辍。太后请戚夫人鼓琴，夫人约指玉环，光照于座，《西京杂记》云：“高祖与夫人环，照见指骨也。”引琴而鼓，其声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诸娘子又偶相访，今无以尽平生欢。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赋诗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与笺笔，逡巡诗成。太后诗曰：“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王嫱诗曰：“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戚夫人诗曰：“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太真诗曰：“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潘妃诗曰：“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业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再三邀余作诗，余不得辞，遂应命作诗曰：“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别有善笛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来，太后以接座居之，时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顾而问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故潘妃与俱来。”

“你也不来，怎么回事？”潘妃掩着嘴笑得说不出话来。太真就看着潘妃回答说：“潘妃对我说，令人懊恼的东昏侯放纵无忌，整天出去打猎，所以不能时常前来谒见。”太后又问我说：“现在的天子是谁？”我回答说：“当今的皇帝是先帝的长子。”太真笑道：“沈婆的儿子做了天子了，太出奇了。”太后说：“他是个什么样的君主？”我回答说：“小臣还不够格了解国君的德行。”太后说：“你不要有疑虑，只管说好了。”我说：“民间传说皇帝圣明神武。”太后点头三四次。

太后又命上酒并演奏音乐，奏乐的艺人都是年轻女子。酒轮了几圈，乐队也随着停止了演奏。太后请戚夫人弹琴，夫人在手指上戴上了玉环，它的光辉照到了四座，《西京杂记》中说：“高祖给戚夫人一个指环，指环发出的亮光可以照得见骨头。”夫人拿过琴弹了起来，那琴声很哀怨。太后说：“牛秀才只是偶然的会来到这里，各位娘子也是偶然来

探望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尽情表达平生的欢乐。牛秀才当然是有才的读书人，为什么不各自作诗来表达心意呢？这不也是很好的事吗？”于是交给每人一支笔和一些纸，稍过了一会儿诗都做好了。太后的诗说：“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王嫱的诗说：“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戚夫人的诗说：“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太真的诗说：“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潘妃的诗说：“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业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太后再三邀请我作诗，我推辞不掉，便根据太后的命令作诗说：“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另有位善于吹笛的女子，梳着短发，衣着华丽，容貌很美，而且很妩媚。潘妃带她来的，太后让她靠近自己坐着，不时让她吹笛子，也常叫她喝酒。太后看着她问我说：“认识这个人吗？这是石家的绿珠啊。潘妃养作妹妹，所以潘妃与她一起来。”

太后因曰：“绿珠岂能无诗乎？”绿珠乃谢而作诗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

诗毕，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戚夫人先起辞曰：“如意成长，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辞曰：“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玉儿不宜负也。”绿珠辞曰：“石卫尉性紧急，今有死，不可及乱。”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贵妃，不可言其他。”乃顾谓王嫱曰：“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昭君不对，低眉羞恨。俄各归休，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会将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别。忽闻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见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还，便别矣，幸无忘向来欢。”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绿珠皆泣下，竟辞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

时始明矣，余就大安里，问其里人，里人云：“此十余里，有薄后庙。”余却回，望庙宇，荒毁不可入，非向者所见矣。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竟不知其何如。

冥音录

庐江尉李侃者，陇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妇崔氏，本广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抚之以道，近于成人，因寓家庐江。侃既死，虽侃之宗亲居显要者，绝不相闻。庐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强。

太后接着说：“绿珠怎么能没有诗呢？”绿珠于是表示了歉意，然后作了一首诗：“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

写完诗后，酒又拿来了。太后说：“牛秀才从远处来，今晚上谁能跟他作伴？”戚夫人首先站起来推辞说：“儿子如意已经长大，当然不能相陪，也确实不该这样做。”潘妃也推辞说：“东昏侯因为玉儿我身死国灭，我不该辜负他。”绿珠推辞说：“石卫尉性格严厉急躁，今天就是死，也不可涉及淫乱的事。”太后说：“太真是本朝先帝的贵妃，更不要说别的。”于是回头看着王嬿说：“昭君开始嫁给呼韩单于，后又作了株累弟单于的媳妇，本来是按自己的心意，再说严寒地方的胡鬼又能做什么？希望昭君不要推辞。”昭君不回答，低下眉头又羞涩又怨恨。不一会儿，各回去休息，我被左右的人送到昭君的房中。正好天快要亮了，侍候的人告诉起床，昭君垂泪握手告别。忽听外面有太后的命令，我便出来见太后。太后说：“这儿不是公子久留之地，应该赶快回去，就此别过了，希望不要忘了之前的欢聚。”又要了酒，喝了两巡就停了，戚夫人、潘妃、绿珠都流下了眼泪，终于告辞而去。太后派朱衣人送我去大安，到达西道时，不久就找不到送行的人了。

当时天才亮，我到了大安里，问那里人，那里人说：“距这十多里，有个薄后庙。”我又返回去，看那庙宇，荒凉破败进不去人，不是昨晚所见到的景象了。可我衣服上的香味十多天也没散，我最后也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

冥音录

庐江府尉李侃是陇西人，家在洛水之南。太和初年，死于任上。李侃有个情妇姓崔，本是广陵的歌妓，生了两个女儿。当时两个女儿既失去了父亲，又很幼小，寡母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抚养她们，到快长成人时，便安家在庐江。李侃死后，即使是官居显要的李侃的本家，她也决不跟他们来往。庐江的人都同情她抚养孤女而能自强。

崔氏性酷嗜音，虽贫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娱。有女弟蒨奴，风容不下，善鼓箏，为古今绝妙，知名于时。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伤焉。二女幼传其艺。长女适邑人丁玄夫，性识不甚聪慧。幼时，每教其艺，小有所未至，其母辄加鞭捶，终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爱久绝。姨之生乃聪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开目明，粗及流辈哉？”每至节朔，辄举觞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岁。母亦哀而悯焉。

开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惊起号泣，谓其母曰：“向者梦姨执手泣曰：‘我自辞人世，在阴司簿属教坊，授曲于博士李元凭。元凭屡荐我于宪宗皇帝，帝召居宫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箏导诸妃，出入一年。上帝诛郑注，天下大酺。唐氏诸帝宫中互选妓乐，以进神尧、太宗二宫，我复得侍宪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汝之情恳，我乃知也，但无由得来。近日襄阳公主以我为女，思念颇至，得出入主第。私许我归，成汝之愿，汝早图之。阴中法严，帝或闻之，当获大谴，亦上累于主。’”复与其母相持而泣。

翼日，乃洒扫一室，列虚筵，设酒果。仿佛如有所见，因执箏就坐，闭目弹之，随指有得。初授人间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获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

崔寡妇平生酷爱音乐，虽然贫苦，勉强生活，却常自拉自唱进行娱乐。她有个妹妹蒨奴，风度容貌都不错，擅长弹箏，是古今无双的，在当时就很出名。十七岁时，还没有出嫁就死了，很多人都为她伤感。崔寡妇的两个女儿幼年时就学习过她的技艺。长女嫁给了镇上的丁玄夫，天资不很聪明。长女幼年时，每当母亲教她技艺时，稍有学得不到家的地方，母亲就用鞭子打，但她始终没掌握技艺的巧妙之处。长女常在心中想念她的姨，说：“我是姨的外甥女，现在生死相

隔，恩爱久已断绝。姨活着时很聪明，为什么死后如此静默，不能用神力祐助我，让我心明眼亮，能稍微赶上同辈的人呢？”每到节日和每月初一都举起酒杯以酒浇地祭奠，悲伤呜咽，泪流满面，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八年。她的母亲也很伤心并且很同情她。

唐文宗开成五年四月三日，长女在夜晚睡觉时，突然惊醒大声哭起来，对她的母亲说：“刚才我梦见我姨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自从离开人世，在阴间户籍上属音乐部门，教博士李元凭乐曲。元凭屡次向宪宗皇帝推荐我，于是皇帝召我进宫住了一年。又让我在穆宗皇帝宫中轮流值班，用箏教导各位妃子，进进出出教了一年。天帝杀了郑注，天下大规模聚餐庆贺。唐朝各个皇帝的宫中互选歌舞艺伎，把他们进献到高祖和太宗二宫中，我因此又能够侍候宪宗了。每月当中，五天到长秋殿值班一次，其余日子可以随便游玩参观，只是不能出宫禁罢了。你的恳切的心情，我知道了，只是没办法来此。近日襄阳公主把我收为女儿，非常想念我，我因此可以进出公主的住宅了。公主私下允许我回来，满足你的心愿，你要早下手准备。因为阴间法律很严，皇帝偶或听到了这事，会犯大罪的，也会连累公主。’”说完又抱着她的母亲哭起来。

第二天，她们就打扫了一间屋子，安排了空的座位，摆上了酒和果品。依稀看到了什么，长女就拿着箏坐到座位上，闭着眼睛弹起来，随弹随有体会。当初教她人间的曲子，十天也学不会一支，这一天就学了十支曲子。曲子的名目，都不是活人的想法。

声调哀怨，幽幽然鹄啼鬼啸，闻之者莫不歔歔。曲有《迎君乐》正商调，二十八叠。《榭林叹》分丝调，四十四叠。《秦王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广陵散》正商调，二十八叠。《行路难》正商调，二十八叠。《上江虹》正商调，二十八叠。《晋城仙》小石调，二十八叠。《丝竹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红窗影》。双柱调，四十叠。十曲毕，惨然谓女曰：“此皆宫闱中新翻曲，帝尤所爱重。《榭林叹》《红窗影》等，每宴饮，即飞毯舞盏，为佐酒长夜之欢。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词数十首，甚美，宴酣，令宫人递歌之。帝亲执玉如意，击节而和之。帝秘其调极切，恐为诸国所得，故不敢泄。岁摄提，地府当有大变，得以流传人世。幽明路异，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万代一时，

非偶然也。会以吾之十曲，献阳地天子，不可使无闻于明代。”

于是县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琇亲召试之，则丝桐之音，铨 铉可听，其差琴调不类秦声。乃以众乐合之，则宫商调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传十曲，亦备得之，至暮诀去。数日复来曰：“闻扬州连帅欲取汝，恐有谬误，汝可一一弹之。”又留一曲曰《思归乐》。无何，州府果令送至扬州，一无差错。廉使故相李德裕议表其事，女寻卒。

声调哀怨，阴沉得像猫头鹰哭，又像鬼长啸，听到的人没有不呜咽的。曲有《迎君乐》正商调，二十八叠。《榭林叹》分丝调，四十四叠。

《秦王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广陵散》正商调，二十八叠。《行路难》正商调，二十八叠。《上江虹》正商调，二十八叠。《晋城仙》小石调，二十八叠。《丝竹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红窗影》。双柱调，四十叠。十支曲学完了，姨很凄惨地对长女说：“这都是宫中新谱出的曲子，皇帝尤其喜爱重视。《榭林叹》《红窗影》等曲，每当宴会时，就飞球舞盏，把它作为佐酒的乐曲，进行通宵达旦的娱乐。穆宗下令让修文舍人元稹作了数十首歌词，用以配曲，都很美，当宴会喝到高兴时，就叫宫人轮流歌唱。皇帝亲手拿着玉如意，敲着节拍来应和。皇帝对这些曲调保密极严，唯恐被各国学去，所以我不敢泄露。到寅年，地府会有大的变动，这些曲子就会流传于人间。阴间阳间路不同，人和鬼各有各的一套，现在我跟人间进行了联系，也是万代难逢的事，并不是偶然的。应当把我这十支曲子，献给阳间的天子，不可让它在圣明的时代埋没。”

于是县报告了州，州报告了府，刺史崔琇亲自召来长女试奏，发现琴声清亮好听，那奇异的琴调不像秦地的音乐。于是用各种乐器跟它配合，却发现宫商调很不相同。母令小女儿给姨拜了两拜，请求也教给她这十支曲，小女儿也全部学会了，到了黄昏的时候诀别而去。过了几天又来了，说：“听说扬州的连帅要让你去，恐怕有弹错的地方，你可以一一再弹一遍。”又留下一支曲子叫《思归乐》。不久，州府果然叫人送女到扬州，弹奏得毫无差错。廉使即原来的宰相李德裕商量表奏这件事，不久长女就死了。

卷第四百九十 杂传记七

东阳夜怪录

东阳夜怪录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洙自云，前四年时，因随籍入贡，暮次荥阳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自虚字致本，语及人间目睹之异。

是岁，自虚十有一月八日东还。乃元和八年也。翼日，到渭南县，方属阴暄，不知时之早晚。县宰黎谓留饮数巡，自虚恃所乘壮，乃命僮仆辎重，悉令先于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东出县郭门，则阴风刮地，飞雪霜天。行未数里，迨将昏黑。自虚僮仆，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绝，无可问程，至是不知所届矣。

路出东阳驿南，寻赤水谷口道。去驿不三四里，有下坞，林月依微，略辨佛庙。自虚启扉，投身突入，雪势愈甚。

东阳夜怪录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他的祖先是琅琊人，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春应举考中。王洙曾经住在邹鲁之间的名山中修习学业。王洙自己说，四年前，他跟着原籍举荐的贡士们一道进京赶考，黄昏时投宿于荥阳的旅馆中。正赶上老家彭城的秀才成自虚，因为家庭的事情不能参加考试，准备回故乡。成自虚碰到王洙后，便谈起了辛辛苦苦往返于路途上的事。自虚字致本，谈到了他在人世间亲眼看到的奇怪的事情。

那一年，成自虚十一月八日回东边去。是元和八年那年。第二天，到达了渭南县，正是阴沉多风的天气，也看不出时间的早晚。县宰黎谓留住自虚喝了几巡酒，自虚仗着坐骑健壮，就让大小仆人们携带着行李全都先到赤水店等候住宿，自己姑且在此处逗留一会儿。自虚向

东出了县的外城门，阴冷的风就在地上刮起来，雪花飘舞，天气昏蒙蒙的。走了还不到几里路，天就要黑了。自虚的大小仆人已经都让他们先走了，路上又没有一个人，想打听路也找不到人，到了这时也不知是到了什么地方。

他走到东阳驿的南面，寻找赤水谷口的道。距离东阳驿不到三四里的地方，有个下坞，树林间月光依稀隐约，大体上可以看出是一座佛寺。自虚推开门，一闪而进，这时雪下得更大了。

自虚窃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将求委焉，则策马入。其后才认北横数间空屋，寂无灯烛。久之倾听，微似有人喘息声，遂系马于西面柱，连问：“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闻人应：“老病僧智高在此，适僮仆已出使村中教化，无从以致火烛。雪若是，复当深夜，客何为者？自何而来？四绝亲邻，何以取济？今夕脱不恶其病秽，且此相就，则免暴露。兼撤所藉刍藁分用，委质可矣。”自虚他计既穷，闻此内亦颇喜，乃问：“高公生缘何乡？何故栖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当还审其出处。”曰：“贫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碛西。本因舍力，随缘来诣中国。到此未几，房院疏芜，秀才卒降，无以供待，不垂见怪为幸。”自虚如此问答，颇忘前倦。乃谓高公曰：“方知探宝化城，如来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导师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

俄则沓沓然若数人联步而至者，遂闻云：“极好雪，师丈在否？”高公未应间，闻一人云：“曹长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闻人曰：“路甚宽，曹长不合苦让，偕行可也。”自虚窃谓人多，私心益壮。有顷，即似悉造座隅矣。内谓一人曰：“师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对曰：“适有客来诣宿耳。”自虚昏昏然，莫审其形质。唯最前一人，俯檐映雪，仿佛若见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补处。其人先发问自虚云：

自虚心想，供奉佛的庙宇，一定有住持和尚，于是打算求他们给个托身之处，就打马进入。进去之后才看到北面横着好几间空屋，但静悄悄的，也没有灯火。仔细听了好久，好像微微听到有人的喘气声，于是自虚把马拴在西面柱子上，连续喊了几遍：“住持和尚，请今晚发慈悲救救我。”慢慢地听到有人回答说：“老病和尚智高在这里，刚

好仆人们都出去到村中化缘去了，没法弄来灯火。雪下得这样大，又赶上深夜，客人你是干什么的？从什么地方来？周围没有亲戚邻居，怎能得到帮助呢？今天晚上如果不嫌弃我有病肮脏，暂且就在此住上一宿，以免露宿野外。我再把我铺的秸草分给你一些，在上面躺一躺还是可以的。”自虚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听到这话心里挺高兴，便询问：“高公出生于什么地方？为什么住在这里？俗姓什么？既蒙您施恩收留，理当回问一下您的来历。”和尚回答说：“贫道俗姓安，因为他身上有肉鞍的缘故。（指骆驼。）出生在沙漠以西。本靠出力吃饭，随着机缘来到中国。到此时间还不长，房屋零落荒芜，秀才突然光临，没有什么用来供奉招待，望不要见怪才好。”自虚跟老和尚这样问答，有些忘记了刚才的疲倦。于是对高公说：“我现在才知道佛寺就犹如幻化的城市，可以到其中探寻宝物，佛祖的比喻不是胡乱说的，现在高公是我的导师了。高公的本家，同样俗姓安的吉藏大师，原本就有这样让人心悦诚服的教诲。”

不一会儿就听到匆匆忙忙的好像几个人同时走来的声音，于是听见说：“好一场雪啊，师丈在不在？”高公还没答应的时候，又听到一个人说：“曹长先走。”又有人说：“朱八老应该先走。”又听另一人说：“路很宽，曹长不该老让，大家一块走好了。”自虚私下想人这么多，心里也更加胆大了。过了一阵子，就好像都坐到周围的座位上了。其中有人对另一个人说：“师丈这里有住宿的客人吗？”高公回答说：“刚才有个客人来这里投宿。”自虚糊里糊涂的，也看不清说话的人是什么样子。只有最前面的那个人，弯腰在屋檐下坐着，被雪光映着，模模糊糊地看见好像穿着黑色的皮衣，后背和两肋处有白色的补丁。那个人首先向自虚发问说：

“客何故瑀瑀丘圭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虚则具以实告。其人因请自虚姓名，对曰：“进士成自虚。”自虚亦从而语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扬，他日无以为子孙之旧，请各称其官及名氏。”便闻一人云：“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锐金姓奚。”此时则似周坐矣。

初因成公应举，倚马旁及论文。倚马曰：“某儿童时，即闻人咏

师丈聚雪为山诗，今犹记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师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词谓何？试言之。”倚马曰：“所记云：‘谁家扫雪满庭前，万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觉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几年。’”自虚茫然如失，口喏眸眙，尤所不测。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见小儿聚雪，屹有峰峦山状，西望故国怅然，因作是诗。曹长大聪明，如何记得贫道旧时恶句？不因曹长诚念在口，实亦遗忘。”倚马曰：“师丈骋逸步于遐荒，脱尘机“机”当为“羁”。于维縶，巍巍道德，可谓首出济流。如小子之徒，望尘奔走，曷“曷”当为“褐”，用毛色而讥之。敢窥其高远哉？倚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顽钝，阙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羁“羁”当为“饥”。旅，虽勤劳夙夜，料入况微，负荷非轻，常惧刑责。近蒙本院转一虚衔，谓空驱作替驴。意在苦求脱免。昨晚出长乐城下宿，自悲尘中劳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侣，成两篇恶诗，对诸作者，辄欲口占，去放未敢。”自虚曰：

“客人为什么孤零零地一个人冒着风雪大晚上来到这里？”自虚把实情详细地告诉了他。那人于是询问自虚的姓名，自虚回答说：“进土成自虚。”自虚也接着说道：“黑暗之中不能一一瞻仰各位的风采，将来子孙无法接续旧交情，所以请各报一下自己的官衔和姓名。”于是就听到一个人说：“原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卢”倚“马”，即驴。）然后又一个人说：“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朱”字中间即牛，又为“牛八”。）然后又一人说：“我名叫去文，姓敬。”（“敬”字去掉“文”字边，即“苟”，指狗。）然后又一人说：“我叫锐金，姓奚。”（鸡繁体为“鷄”，故姓奚。）这时候好像各座位上的人都报了一轮官职和姓名了。

因为开始时成公说过应举，卢倚马便谈论起文章来。倚马说：“我在儿童时代，就听人吟诵师丈堆雪为山的诗，现在还记得。今晚的景象，仿佛还在眼中，师丈有这事吗？”高公说：“那词句写些什么，你说说看。”倚马说：“记得写的是：‘谁家扫雪满庭前，万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觉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几年。’”自虚心中一片茫然，若有所失，张着口，瞪着眼，非常出乎意料。高公于是说：“雪山是我家乡的山，往年偶然看见小孩堆雪，高耸着像山峰的样子，西望故国，心情惆怅，于是作了这首诗。曹长真聪明，怎么记得我过去

写的恶劣诗句呢？要不是曹长确实从口中念出，我实在已经忘了。”倚马说：“师丈在荒远的地方驰骋安闲的步伐，从束缚当中摆脱了尘世的罗网，高尚的道德，可以说远超同辈。像我这样的人，跟在您身后追赶，哪“曷”谐音“褐”，用骆驼的毛色讥讽他。敢希望达到您那样的高度呢？我今年春天因公事到城里去，稟性愚顽迟钝，皇城下面，柴米像桂木玉石般昂贵，煎熬得受不了，早晚做客他乡，虽然从早到晚辛勤劳动，但收入非常微薄，承担的活却不轻，常常害怕被用刑责罚。近来承蒙本院给我换了一个虚衔，指不必负重作替补的驴。用意在于努力求得解脱。昨晚出去到长乐城下住宿，自己哀叹在人世间的劳役，慨然有到山野中与麋鹿为伍的想法。因此作了两首歪诗，寄给同伴，面对各位作者，想口头念一遍，但念不念不敢定。”自虚说：

“今夕何夕，得闻佳句。”倚马又谦曰：“不揆荒浅，况师丈文宗在此，敢呈丑拙邪？”自虚苦请曰：“愿闻，愿闻。”倚马因朗吟其诗曰：“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其一。“日晚长川不计程，离群独步不能鸣。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慰”当作“喂”。羁“羁”当作“饥”。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马谦曰：“拙恶，拙恶。”

中正谓高公曰：“比闻朔漠之士，吟讽师丈佳句绝多。今此是颍川，况侧聆卢曹长所念，开洗昏鄙，意爽神清。新制的多，满座渴咏，岂不能见示三两首，以沃群瞶？”高公请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园》？雅论高谈，抑一时之盛事。今去市肆若远，夜艾兴余，杯觞固不可求，炮炙无由而致，宾主礼阙，惭恧空多。吾辈方以观心朵颐，谓齧草之性，与师丈同。而诸公通宵无以充腹，赧然何补？”高公曰：“吾闻嘉话可以忘乎饥渴，祇如八郎，力济生人，动循轨辙，攻城犒士，为己所长。但以十二因缘，皆从觞起；茫茫苦海，烦恼随生。何地而可见菩提？“提”当作“蹄”。何门而得离火宅？亦用事讥之。”中正对曰：“以愚所谓，覆辙相寻，轮回恶道；先后报应，事甚分明。引领修行，义归于此。”高公大笑，乃曰：“释氏尚其清静，道成则为正觉，“觉”当为“角”。觉则佛也。如八郎向来之谈，深得之矣。”倚马大笑。

“今晚上是什么样的好日子啊，有幸听到美妙的词句。”倚马又谦让

说：“我学问荒疏，水平低下，实在不自量力，何况师丈这文章宗师在这里，怎么敢献丑呢？”自虚竭力请求说：“我想听听大作，想听听大作啊！”倚马于是高声朗读他的诗道：“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其一。“日晚长川不计程，离群独步不能鸣。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慰’谐音‘喂’”。霸‘霸’谐音‘饥’。情。”座上的人全都说：“大作，高作。”倚马谦虚地说：“拙劣不堪！拙劣不堪！”

朱中正对高公说：“近闻北方沙漠中的读书人，吟诵师丈佳句的极多。现在这里是颍川，况且侧耳听到卢曹长所念的，启发了我的愚昧，洗刷了我的鄙俗，令我神清气爽。您的新作很多，在座的都渴望您能吟诵一下，高公难道不能向我们展示三两首，以满足大家的期望吗？”高公请求等以后再吟。朱中正又说：“考虑到这些名人全来了，为什么舍不得展示自己的诗文呢？大家一起来一番高雅的谈论，或许也是一时的佳话。现在距离市场店铺这么远，夜晚美好，兴致很高，酒是搞不到了，烤肉也没办法弄来，宾主之礼多有缺憾，空怀满腔惭愧。我们正以观察心性的方式来大吃大嚼，这里是说牛（朱中正）吃草反刍，跟骆驼（师丈）一样。各位也通宵没有吃什么东西，感到羞愧又于事何补呢？”高公说：“我听说美好的谈话可使人忘记饥渴，只说八郎吧，努力帮助世人，行动都遵循规定，攻下城池犒劳士兵，是他最擅长的事。只因为十二因缘都从喝酒开始，茫茫无尽的尘世，烦恼随着它不断产生。什么地方可以见到菩提？“提”谐音“蹄”。从哪个门可以离开火宅？这也是用典故讥讽牛。（火宅，佛教用以喻指尘世。《法华经》中以大白牛车喻指引世人脱离尘世的法门。这里以此问牛，语带讥讽。）”朱中正回答说：“在我看来，翻车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人们在罪恶的路上周而复始，报应或先或后，但一定出现，那是明确无疑的。引导修行，意义就在于这。”高公大笑，然后说：“佛教崇尚清静，修行成功就能获得‘正觉’，‘觉’谐音‘角’，指牛角。觉悟了就成了佛了。像八郎刚才的议论，就深得其中奥妙。”卢倚马大笑。

自虚又曰：“适来朱将军再三有请和尚新制，在小生下情，寔愿观宝。和尚岂以自虚远客，非我法中而见鄙之乎？且和尚器识非凡，岸谷深峻，必当格韵才思，贯绝一时；妍妙清新，摆落俗态。岂终秘

咳唾之余思，不吟一两篇，以开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请，事则难于固违，况老僧残疾衰羸，习读久废，章句之道，本非所长，却是朱八无端挑挾吾短。然于病中偶有两篇自述，匠石能听之乎？”曰：“愿闻。”其诗曰：“拥褐藏名无定踪，流沙千里度衰容。传得南宗心地后，此身应便老双峰。”“为有阎浮珍重因，远离西国赴咸秦。自从无力休行道，且作头陀不系身。”

又闻满座称好声，移时不定。去文忽于座内云：“昔王子猷访戴安道于山阴，雪夜皎然，及门而返，遂传‘何必见戴’之论。当时皆重逸兴，今成君可谓以文会友，下视袁安、蒋诩。吾少年时颇负隼气，性好鹰鹞，曾于此时，畋游驰骋。吾故林在长安之巽维，御宿川之东峙。此处地名苟家嘴也。咏雪有献曹州房一篇，不觉诗狂所攻，辄污泥高鉴耳。”因吟诗曰：“爱此飘飘六出公，轻琼冷絮舞长空。当时正逐秦丞相，腾踞川原喜北风。”“献诗讫，曹州房颇甚赏仆此诗，因难云：‘呼雪为公，得无检束乎？’余遂征古人尚有呼竹为君，后贤以为名论，用以证之。曹州房结舌，莫知所对。然曹州房素非知诗者，乌大尝谓吾曰：‘难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远官，参东州军事，义见《古今注》。相去数千。苗十以五五之数，故第十。气候哑吒，凭恃群亲，索人承事。”

自虚又说：“刚才朱将军再三请和尚展示新作，按小生的心愿，实在是愿意观赏宝物。和尚难道因为我是远处来客，不是佛门中人而鄙视我吗？再说和尚器量见识不凡，像高岸深谷，那格调风韵才情思致，必是当代无双；作品必是美妙清新，摆脱俗套。难道始终秘藏言谈之余的深刻思想，终究不肯吟诵一两篇，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耳目吗？”高公说：“深深感激秀才的诚恳请求，事情难以再坚决推辞了。不过老衲残年有病，身体衰弱，早就不读书了，诗文方面的学问，本不擅长，却是朱八无故揭我的短处。然而在病中偶有两首叙述自身情况的诗，文章高手愿意听吗？”众人回答说：“愿意听。”其诗说：“拥褐藏名无定踪，流沙千里度衰容。传得南宗心地后，此身应便老双峰。”“为有阎浮珍重因，远离西国赴咸秦。自从无力休行道，且作头陀不系身。”

念完后，只听满座的人全都叫好，过了好久还没平静下来。敬去

文忽然在座上说：“从前王子猷到山阴去拜访戴安道，当时也是个雪光皎然的夜晚，王子猷到了门口没进去就返回了，于是留下了‘何必见戴’的美谈。当时都看重脱俗的雅兴，今天成君可说是以文会友，品格比袁安、蒋诩还高。我少年时代，对自己的才气颇为自负，本性喜欢玩鹰鹞，曾在那个时候，骑马奔驰打猎游乐。我的故乡在长安的东南方，御宿川的东畔。此处地名叫苟家嘴。有献曹州房的咏雪诗一篇，不知不觉被诗兴所激，恐怕会玷污你们高明的鉴赏力。”于是吟诗道：“爱此飘飘六出公，轻琼洽絮舞长空。当时正逐秦丞相，腾踞川原喜北风。”“献此诗后，曹州房很欣赏我这首诗，但责难我说：‘把雪称为公，该不会有失检点约束吧？’我于是征引古人中还有称竹为君的，后代的贤人还认为是名家之论，以此来证明我的诗是言之有据的。曹州房张口结舌，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应对。然而曹州房平素并不是一个懂得诗的人，乌大曾经对我说：‘难得臭味相投。’这话并不是胡说。现在他到那远处做官，参与东州军事，此义见于崔豹《古今注》中。（《古今注》中说猪一名参军。）距此地数千里。苗十因为五五这个数，所以排行为十。（指猫。）态度暧昧，依赖亲戚们，选人奉行职务。

鲁无君子者，斯焉取诸？”锐金曰：“安敢当？不见苗生几日？”曰：“涉旬矣，然则苗子何在？”去文曰：“亦应非远。知吾辈会于此，计合解来。”

居无几，苗生遽至。去文伪为喜意，拊背曰：“适我愿兮。”去文遂引苗生与自虚相揖。自虚先称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宾主相谕之词，颇甚稠沓。锐金居其侧曰：“此时则苦吟之矣，诸公皆由，老奚诗病又发，如何如何？”自虚曰：“向者承奚生眷与之分非浅，何为尚吝瑰宝，大失所望？”锐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贻广席一噓乎？”辄念三篇近诗云：“舞镜争鸾彩，临场定鹤拳。正思仙仗日，翘首仰楼前。”“养斗形如木，迎春质似泥。信如风雨在，何惮迹卑栖。”“为脱田文难，常怀纪涓恩。欲知疏野态，霜晓叫荒村。”

锐金吟讫，暗中亦大闻称赏声。高公曰：“诸贤勿以武士见待朱将军，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属文，而乃犹无所言，皮里臧否吾辈，抑将不可。况成君远客，一夕之聚，空门所谓多生有缘，宿鸟同树者也。得不因此留异时之谈端哉？”中正起曰：“师丈此言，乃与中正树

荆棘耳。苟众情疑阻，敢不唯命是听。然卢探手作事，自贻伊戚，如何？”高公曰：“请诸贤静听。”中正诗曰：“乱鲁负虚名，游秦感甯生。候惊丞相喘，用识葛卢鸣。黍稷滋农兴，轩车乏道情。近来筋力退，一志在归耕。”

高公叹曰：“朱八文华若此，未离散秩，引驾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马曰：“扶风二兄，偶有所系，意属自虚所乘。吾家龟兹，苍文毙甚，乐喧厌静，好事挥霍，兴在结束，勇于前驱。谓般轻货首队头驴。此会不至，恨可知也。”

鲁地没有君子的话，这些人是向谁学习的呢？”奚锐金说：“怎么敢当？不见苗生几天了？”说：“快十天了，但苗子在哪呢？”敬去文说：“也不会太远。知道我们在此聚会，估计他会知道来的。”

没过多久，苗生突然来了。敬去文装出高兴的样子，拍着他的背说：“正合乎我的心愿哪！”于是引导着苗生跟自虚互相作揖见面。自虚先说了自己的姓名，苗生说：“我名叫介立，姓苗。”（苗生即猫。）宾主互相问候的话，说了很多。奚锐金坐在他们旁边说：“这时就努力吟诗吧，各位都吟了，老奚的诗病也犯了，怎么办？怎么办？”自虚说：“刚才承蒙奚生器重赞美的情分不浅，为什么还舍不得珍奇的宝贝，令人大失所望呢？”奚锐金退了几步，犹犹豫豫地说：“怎么敢不让大家见笑一番呢？”于是就念了三首近作：“舞镜争鸾彩，临场定鹞拳。正思仙仗日，翘首仰楼前。”“养斗形如木，迎春质似泥。信如风雨在，何惮迹卑栖。”“为脱田文难，常怀纪涓恩。欲知疏野态，霜晓叫荒村。”

奚锐金吟诵完之后，黑暗中也听到很多称赞欣赏的声音。高公说：“各位贤士不要以武士的身份看待朱将军，此公很精通事理，又擅长写文章，却至今还没说什么话，心里恐怕正在评论我们，这是不可以的。况且成君是远方的客人，一个晚上的聚会，佛门所谓的多世有缘，像同栖宿于一棵树上的鸟啊！能不借此机会留下将来的话头吗？”朱中正站起来说：“师丈这个话，是给我树立荆棘啊。如果众人心里觉得疑惑不快，怎敢不听从命令？然而卢探手做事，是自寻烦恼，怎么办？”高公说：“请各位贤士静听。”朱中正的诗说：“乱鲁负虚名，游秦感甯生。候惊丞相喘，用识葛卢鸣。黍稷滋农兴，轩车乏

道情。近来筋力衰，一志在归耕。”

高公叹息说：“朱八文采已到这种程度，却还没有御去官职，配做引驾大师的还能有谁呢？太屈才了！太屈才了！”卢倚马说：“扶风的二哥，偶然被牵制，指自虚所乘的马，拴到了柱子上。我家的龟兹，青灰色的衣服破得很，喜欢热闹，厌恶清静，喜做挥霍的事，兴趣在于装束打扮起来，勇敢地走在最前面。指搬运轻型货物的运输队首队打头的驴。这次聚会他没有到，那遗憾可想而知啊。”

去文谓介立曰：“胃家兄弟，居处匪遥，莫往莫来，安用尚志。

《诗》云‘朋友攸摄’，而使尚有遐心，必须折简见招，鄙意颇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访胃大去，方以论文兴酣，不觉迟迟耳。敬君命予，今且请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诺。”介立乃去。

无何，去文于众前窃是非介立曰：“蠹兹为人，有甚爪距。颇闻洁廉，善主仓库。其如蜡姑之丑，难以掩于物论何？”殊不知介立与胃氏相携而来，及门，警闻其说，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斗伯比之直下，得姓于楚远祖樊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于《礼经》。谓《郊特牲》八蜡，迎虎迎猫也。奈何一敬去文，盘瓠之余，长细无别，非人伦所齿。只合驯狎稚子，犷守酒旗，谄同妖狐，窃脂媚灶，安敢言人之长短？我若不呈薄艺，敬子谓我咸秩无文，使诸人异日藐我。今对师丈念一篇恶诗，且看如何。诗曰：‘为惭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锦衾。且学志人知白黑，那将好爵动吾心。’”

自虚颇甚佳叹。去文曰：“卿不详本末，厚加矫诬。我实春秋向戌之后，卿以我为盘瓠，如辰阳比房，于吾殊所华阔。”中正深以两家献酬未绝为病，乃曰：“吾愿作宜僚以释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实与向家樊皇，春秋时屡同盟会。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毁祖宗？语中忽有绽露，是取笑于成公齿冷也。且尽吟咏，固请息喧。”

敬去文对苗介立说：“胃家兄弟，住处离此不远，如果彼此不来往，那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什么呢？《诗经》上说‘朋友攸摄’，而我们让他们还有疏远的想法，必须用请帖去邀请他们来，我心中很想成全这

件美事。”苗介立说：“我本想去拜访胃老大，刚才因为谈论文章谈得高兴，不觉迟迟未去。您命我去，现在请各位不要动，我到胃家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要不，我就拉着胃家兄弟同来，行吗？”大家都说：“好。”苗介立就去了。

不久，敬去文在大家面前悄声非议苗介立说：“这人很愚蠢，有什么本事呢？听说他很清廉，善于管理仓库。但是又能对长得像蜡姑那样丑，难逃被众人议论的事实怎么办呢？”殊不知苗介立与胃氏兄弟已携手而来，到门口时，忽然听到这话，苗介立撸起袖子，愤怒地说：“老天生我苗介立，是楚国斗伯比的直系后裔，得姓于楚国远祖樊皇茹。共分二十族，我的祖先祭祀典礼时也配享，都写到《礼经》中了。说的是《礼记·郊特牲》中有“八蜡”之祭名，其中有祭虎和猫一项。你敬去文算个啥？不过是盘瓠的余种，长幼不分，不合于人伦。只配乖乖地被小孩子戏耍，凶恶地守在酒旗下，像妖精狐狸那样谄媚，想偷油吃就围着灶台转，怎么敢谈论别人的长短！我如果不显示下浅薄的技艺，姓敬的会认为我是墨守成规，毫无文采的人，使各位将来藐视我。如今在师丈面前念一首劣诗，且看怎么样。我的诗是：‘为惭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锦衾。且学志人知白黑，那将好爵动吾心。’”

自虚觉得不错，很是赞叹。敬去文说：“你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严重诬蔑我的身世。我实际上是春秋时代向戌的后代，您把我当成盘瓠的后裔，就像把太阳比作房星，对我来说差得太远了。”朱中正对两家不断互相攻击感到很头疼，就说：“我愿做古代的宣僚来消除你们二人的气愤，好吗？从前我的祖先逢丑父，实际上跟向家和樊皇都有交情，春秋时多次共同参加会盟。现在座中有著名客人，你们二人为何竟然互相毁谤祖宗？如果话中忽然露出了破绽，是会被成公取笑瞧不起的。暂且尽情作诗吟诵，坚决不要再吵吵嚷嚷。”

于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与自虚相见。初襜褕然若白色，二人来前，长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虚亦称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于广众延誉胃氏昆弟：“潜迹草野，行著及于名族；上参列宿，亲密内达肝胆。况秦之八水，实贯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闻弟新有题旧业诗，时称甚美，如何得闻乎？”藏瓠对曰：“小子谬厕宾筵，作者云集，欲出口吻，先增惭怍。今不得已，尘污诸贤

耳目。诗曰：‘鸟鼠是家川，周王昔猎贤。一从离子卯，鼠兔皆变为獬也。应见海桑田。’”介立称好：“弟他日必负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敛躬谢曰：“藏瓠幽蛰所宜，幸陪群彦。兄揄扬太过，小子谬当重言，若负芒刺。”座客皆笑。

时自虚方聆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诸公清才绮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将谓有讥，潜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马对曰：“朱八世与炮氏为仇，恶闻发劓之说而去耳。”自虚谢不敏。此时去文独与自虚论诘，语自虚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达节。摇尾求食，猛虎所以见几。或为知己吠鸣，不可以主人无德，而废斯义也。去文不才，亦有两篇言志奉呈。诗曰：‘事君同乐义同忧，那校糟糠满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终当逐鹿出林丘。少年尝负饥鹰用，内愿曾无宠鹤心。秋草毆除思去宇，平原毛血兴从离。’”

于是苗介立就带着胃氏兄弟跟自虚相见。起初，自虚只看见摇摇晃晃的一团白色，等二人来到面前，听哥哥说叫胃藏瓠，（指藏在瓠下的刺猬。）弟弟说叫胃藏立。（指藏在斗笠下的刺猬。）自虚也报了姓名。胃藏瓠又绕座一圈说：“各位都是我的好兄弟啊！”苗介立于是在大家面前称扬胃氏兄弟：“他们隐居在草野之中，品行名望却比得上名门望族；上列名于星宿之间，兄弟之间关系亲密如同肝胆相照。况且秦地八条河，实通天府，故乡二十族，多在咸阳城。听说贤弟有题旧业的诗，当时都说作得很好，怎么样才能听到大作呢？”胃藏瓠回答说：“晚辈斗胆混迹于宾客之中，今天作者云集，想念一下自己的作品，可是先觉得很惭愧。现在不得已，只好玷污各位贤士的耳目了。我的诗是：‘鸟鼠是家川，周王昔猎贤。一从离子卯，鼠兔都变成刺猬。应见海桑田。’”苗介立称赞写得好，说：“老弟将来一定会获得盛名。公道如果存在的话，这首诗也会流传不朽。”胃藏瓠弯腰感谢说：“我藏瓠只适合隐居在幽暗的地方，今天很庆幸能陪侍各位俊才。老兄赞扬得太过分了，我承蒙谬赞，真像芒刺在背。”于是座中的客人都笑了起来。

当时自虚正在聆听各位客人的佳作，没有工夫自己念自己的文章，只是说：“各位才华清秀，词句华艳，都可谓是庖丁解牛般目无

全牛、游刃有余的高手。”朱中正认为这话含有讥讽他的意思，便暗中溜走了。高公找朱中正没找到，说：“朱八不告诉一声就走了，怎么回事？”卢倚马回答说：“朱八世代与炮氏有仇，不愿听到刀子锋利之类的话，因而离开了。”自虚道歉说自己思虑不周。这时敬去文单独与自虚辩论，对自虚说：“大凡人的出处进退，君子崇尚的合乎节义。摇尾求食，有时即便老虎看清了时势也得那么做。有时为知己吠鸣，不可因为主人无德，而不讲‘士为知己者死’的道义。我去文不才，也有两篇表明志向的诗奉献于您面前。我的诗是：‘事君同乐义同忧，那校糟糠满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终当逐鹿出林丘。’少年尝负饥鹰用，内愿曾无宠鹤心。秋草毆除思去宇，平原毛血兴从禽。’”

自虚赏激无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夸旧制，忽闻远寺撞钟，则比膊铎然声尽矣。注目略无所睹，但觉风雪透窗，臊秽扑鼻。唯窸窣如有动者，而厉声呼问，绝无由答。自虚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扃扃。退寻所系之马，宛在屋之西隅，鞍鞴被雪，马则屹柱而立。迟疑间，晓色已将辨物矣。乃于屋壁之北，有橐驼一，贴腹跪足，僂耳伺口。自虚觉夜来之异，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轩下，俄又见一瘠瘠乌驴，连脊有磨破三处，白毛茁然将满。举视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见一老鸡蹲焉。前及设像佛宇塌座之北，东西有隙地数十步，牖下皆有彩画处，土人曾以麦稔之长者积于其间，见一大驳猫儿眠于上。咫尺又有盛饷田浆破瓠一，次有牧童所弃破笠一。自虚因蹴之，果获二刺猬，蠕然而动。自虚周求四顾，悄未有人，又不胜一夕之冻乏，乃揽辔振雪，上马而去。绕出村之北，道左经柴栏旧圃，睹一牛踣雪齧草。次此不百余步，合村悉犂粪幸此蕴崇。自虚过其下，群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齐裸，其状甚异，睥睨自虚。

自虚驱马久之，值一叟，辟荆扉，晨兴开径雪，自虚驻马讯焉，对曰：“此故友右军彭特进庄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间有似迷途者。”自虚语及夜来之见，叟倚彗惊讶曰：

自虚对这些作品赞叹不已，完全忘记这一晚上的辛苦，正想夸耀自己原先的作品，忽然听到远处寺院里撞钟的声音，就觉得原先身边的那些人“轰”的一声全没了。定睛一看，什么也没看到，只觉得风雪吹进窗内，臊臭扑鼻。只有些轻微细碎的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在活

动，可是大声喊问，又完全没有人回答。自虚心神恍恍惚惚，不敢立刻向前摸碰。退出去寻找所拴的马，仿佛在屋子西边角落里，马鞍上盖上了一层雪，马站在那里啃着柱子。正在迟疑不定之际，天已出现了曙色，可以看清东西了。就在墙壁的北面看到一头骆驼，肚子贴着地面，腿跪在那里，微动着耳朵，嘴里在倒嚼。自虚似乎觉察到了昨夜以来发生的异事，就把各处全找了一遍。在室外的北窗下，不久就发现一头劳累疲惫的瘦黑驴，靠近脊背有三处磨破的地方，磨破的地方的白毛都快长满了。抬头看屋子北面的拱门上，微微像什么东西在迅急摇动，一看原来是一只老鸡蹲在那里。往前走到摆设佛像的屋子，坍塌的佛座的北面，东西有空地数十步，窗下都是有彩色绘画的地方，当地人曾把麦秸中的较长的堆集在那里，只见有只大花猫正睡在那上面。不远的地方又有一只往田里送饮料给人喝的破瓢，接着还有一顶牧童扔掉的破斗笠。自虚于是踢了一脚，里面果然有两只刺猬，蠕蠕而动。自虚又往四下里寻看，静悄悄的没有人，又实在受不了这一宿又冻又累，便拉紧马缰绳，抖掉积雪，上马走了。绕路走出村子的北面，道路左边经过劈柴围成的牲口圈和老菜园，看见一条牛趴在雪里吃草。离这不到百余步，是全村用车把粪送到此处堆积的粪堆。自虚经过粪堆下面时，一群狗狂吠不止，其中有一只狗，毛全掉光了，样子很怪，斜着眼睛看着自虚。

自虚骑马走了很久，碰到一位老人，开了柴门，早起打扫路上的雪，自虚便停马向他问讯，老人回答说：“这里是我的老朋友右军彭特进的庄园。郎君昨晚在哪里住的？看样子有些像是迷了路。”自虚跟他说了夜晚见到的情况，老人拄着扫帚惊讶地说：

“极差，极差！昨晚天气风雪，庄家先有一病囊驼，虑其为所毙，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数日前，河阴官脚过，有乏驴一头，不任前去。某哀其残命未舍，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羁絆。彼栏中瘠牛，皆庄家所畜。适闻此说，不知何缘如此作怪。”自虚曰：“昨夜已失鞍驮，今馁冻且甚，事有不可率话者，大略如斯，难于悉述。”遂策马奔去。至赤水店，见僮仆，方讶其主之相失，始忙于求访。自虚慨然，如丧魂者数日。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昨晚天气刮风下雪，农家先前有一头病骆

驼，担心被风雪冻死，便把它牵到佛寺的北面念佛社屋中。还有，几天前，河阴的公家脚夫经过，有一头疲惫不堪的驴，不能继续往前走了。我可怜它还有口气，就用一斛小米换下了它，也没有拴它。那圈里的瘦牛，都是农家养的。刚才听了你的话，不知什么原因如此作怪。”自虚说：“昨夜我跟运送行李的车马失散了，现在又冷又饿，还有些事也不能细说，大致情况就这样，难以详细叙述。”于是打马奔向前方。到了赤水店，见到了大小仆人，仆人们正惊讶主人跟他们失散了，开始忙着寻访。自虚非常感慨，一直好几天都像丢了魂一样。

卷第四百九十一 杂传记八

谢小娥传 杨娼传 非烟传

谢小娥传李公佐撰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童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

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

谢小娥传李公佐撰

小娥姓谢，豫章人，是商人的女儿。她生下来八岁时母亲去世，嫁给了历阳的侠义之士段居贞。居贞刚强好胜，讲究义气，喜欢结交豪杰。小娥的父亲积蓄了巨额的财产，隐姓埋名于商人当中，常跟女婿段居贞同舟贩货，往来于江湖之上。当时小娥年龄才十四，刚到成年，父亲和丈夫就都被强盗杀死，金钱财物被抢光了。段居贞的弟兄，谢家的外甥和侄子，还有仆人们数十口都被沉入江中。小娥的胸部受伤和腿脚骨折，漂浮在水中，被别的小船救了上来，过了一夜才苏醒过来。于是小娥只好流浪乞讨，来到上元县，暂住在妙果寺的尼姑净悟的房子里。当初，父亲刚死时，小娥梦见父亲对自己说：“杀我的人是‘车中猴，门东草’。”过了几天，又梦见她的丈夫对自己说：“杀我的人是‘禾中走，一日夫’。”小娥自己解释不了这些话的含

义，就常把这些话写给别人看，广泛地请求那些有智慧的人来解释它，但经过多年也没有人能解释。

到了元和八年春天，我被罢免了江西从事的官职，乘着小船东下，在建业城停船逗留。我登上了瓦官寺的殿阁，有个齐物和尚，尊重贤人，喜欢学习，和我交情很好，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有个寡妇名叫谢小娥，每次来寺里，都给我看十二个字的谜语，但我不能辨。”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小娥呜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为贼所杀。迺后尝梦父告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梦夫告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岁久无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且‘车中猴’，‘车（車）’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門）’中有‘东（東）’，乃‘兰（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娥因问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

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榜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顺，在兰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谢氏之金宝锦绣、衣物器具，悉掠在兰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兰与春，宗昆弟也，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来密洽。兰与春同去经月，多获财帛而归。每留娥与兰妻兰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给娥甚丰。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兰。娥私叹曰：“李君精悟玄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是夕，兰与春会，

解答不了。”我于是请齐物把谜语写到纸上，就靠着栏杆用手在空中比划着写字，集中精神默默思考，在座的宾客还没觉得疲倦，我就明白那字谜的意思了。于是就让寺里的小童快去把小娥叫来，向她询问事情的原由。小娥呜呜咽咽地哭了好久才说：“我父亲和丈夫，都被贼人杀了。不久后我曾梦见父亲告诉我说：‘杀我的人“车中猴，门

东草”。’又梦见丈夫告诉我说：‘杀我的人是在“禾中走，一日夫”。’但多年来也没人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我说：“如果是这样，我就很清楚这话的意思了，杀你父亲的是申兰，杀你丈夫的是申春。且说‘车中猴’，‘车（車）’字去掉上下各一横，就是‘申’字，申又属猴，所以说‘车中猴’。‘草’下有‘门（門）’，‘门’中有‘东（東）’，就是‘兰（蘭）’字。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也是‘申’字。‘一日夫’呢，‘夫’上再加一横，下有‘日’，就是‘春’字。杀你父亲的是申兰，杀你丈夫的是申春，足以明确了。”小娥痛哭着拜了两拜，把“申兰”“申春”四个字写在衣服里，发誓要找到杀死这两个贼人，来报自己的冤仇。小娥又问了我的姓氏官职，流着眼泪走了。

此后小娥便穿上了男人的服装，在江湖上给人当佣工。一年多后，来到了浔阳郡，看见竹门上有张纸招帖，说要招收佣工。小娥便应招去了那户人家，问那家的主人，竟是申兰。申兰领着小娥回家，小娥心中虽然愤怒，外表却装得很恭顺，在申兰身边，很受亲信喜爱。钱财收入支出的数目，无不委托给小娥掌管。这样过了两年多，申兰竟不知道小娥是个女子。此前，谢家的金宝锦绣、衣物器具，全被抢到了申兰家。小娥每当拿起那些旧物时，都要暗暗哭泣好久。申兰和申春是同宗的兄弟，当时申春家住在长江北面的独树浦，跟申兰来往密切。申兰与申春一起出去一个月，就能弄到很多钱财回来。常常把小娥留下跟申兰的妻子兰氏一同守护家庭，供给小娥的酒肉衣服非常丰厚。有一天，申春带着鲤鱼和酒来到申兰家。小娥私下里自己叹息说：“李君的精确领悟和神妙判断，都符合梦中的话，这是上天启发了他的思想，我的心愿将要实现了。”那天晚上，申兰与申春聚会，

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爨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名，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娥节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复父夫之仇毕，归本里，见亲属。里中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发披褐，访道于牛头山，师事大士尼蒋律师。娥志坚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

州开元寺，竟以“小娥”为法号，不忘本也。

其年夏月，余始归长安，途经泗滨，过善义寺，谒大德尼令操。见新戒者数十，净发鲜帔，威仪雍容，列侍师之左右。中有一尼问师曰：“此官岂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师曰：“然。”曰：“使我获报家仇，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顾余悲泣。余不之识，询访其由。娥对曰：“某名小娥，顷乞食孀妇也。判官时为辨申兰、申春二贼名字，岂不忆念乎？”余曰：“初不相记，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写记申兰、申春，复父夫之仇，志愿粗毕，经营终始艰苦之状。小娥又谓余曰：“报判官恩，当有日矣，岂徒然哉！”

嗟乎！余能辨二盗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复父夫之仇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辞，聪敏端特，

群贼全来了，喝酒喝得很尽兴。等到那些凶手都走了以后，申春大醉，躺在里屋，申兰也醉卧在院子里。小娥暗暗地把申春锁在了里屋，抽出佩刀，先砍下了申兰的头，然后呼喊哭叫把邻人都引来。申春在里屋被擒，申兰死在屋外，起获赃物赃款，数量达到千万。当初，申兰、申春有同伙数十人，小娥都暗暗记下了他们的姓名，这时候就把他们全都抓来杀掉了。当时浔阳太守张公，很赞赏小娥的节操行为，就上表详细讲陈述了她的事迹，请求予以表彰，于是小娥才未被处死。当时是元和十二年夏天。小娥报了父亲和丈夫的仇后，就回到了故乡，会见亲属。故乡的豪门争相求婚，但小娥在心中发誓绝不再嫁，于是剪去头发，穿上粗布衣服，到牛头山去求道，后来拜了老尼姑蒋律师为师。小娥志向坚定，修行刻苦，在风霜雨露中舂米打柴，不知疲倦。元和十三年四月，才在泗州的开元寺举行了完整的受戒仪式，最终就以“小娥”为法号，用以表示自己不忘本。

那年夏天，我回长安，途中经过泗水之滨，到善义寺拜访，去谒见大德尼姑令操。去后看到新受戒的数十人，都剃净了头发，戴着新的披肩，举止严肃而有法度，排列侍奉在师傅左右。队列中忽然有一位尼姑问老师：“这位官员莫不是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吗？”老师说：“对。”那尼姑又说：“使我报了家仇，洗雪了冤仇耻辱，多亏了这位判官的恩德啊！”她看着我悲伤地哭泣。我没认出她，就询问她这样说的原由。小娥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小娥，就是从前讨饭的那个

寡妇。判官当时为我分析出了申兰、申春二贼的名字，难道没有回忆起来吗？”我说：“刚开始不记得了，现在想起来了。”小娥便哭了起来，然后便详细地写了记下申兰申春名字、报了父亲和丈夫的冤仇、志向基本实现的经历和所受的艰难困苦等种种情况。小娥又对我说：“报答判官的恩情，会有机会的，怎能空口说白话呢？”

唉！我能分析出两个强盗的姓名，小娥又能最终报了父亲和丈夫的冤仇，神明之道并不糊涂，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小娥容貌忠厚，说出话来却很深刻，聪明正直，端庄出众，

炼指跣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无絮帛，斋无盐酪；非律仪禅理，口无所言。后数日，告我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复再遇。

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

杨娼传房千里撰

杨娼者，长安里中之殊色也，态度甚都，复以冶容自喜。王公巨人享客，竞邀致席上，虽不饮者，必为之引满尽欢。长安诸儿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产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诸籍中，大售于时矣。

岭南帅甲，贵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帅甚悍。先约，设有异志者，当取死白刃下。帅幼贵，喜淫，内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阴出重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馆之他舍。公余而同，夕隐而归。娼有慧姓，事帅尤谨。平居以女职自守，非其理，不妄发。复厚帅之左右，咸能得其欢心。故帅益嬖之。

不惜烧自己的手指、弄瘸自己的腿来侍奉佛，决心追求真理。自从进入佛门，不穿絮帛的衣服，不吃有盐酪的斋饭，除了佛教戒律和禅学之道，嘴里不说别的。此后过了几天，小娥告诉我她要回牛头山。从

此她乘着小船飘浮在淮水上，到南方四处游览，我们没再相遇过。

君子说：立下志向决不放弃，终报父亲丈夫之仇，这是气节；做佣工仆役与男人杂处，而别人不知道她是女人，这是坚贞。女子的行为，唯有坚贞和气节能自始至终保全罢了。像小娥，足可以警戒天下人背叛道德、违反伦常之心，足可以看到正直的男人、孝顺的妇人的节操。我详细地了解上面提到的事，揭明谜语的含义，暗中与鬼神托梦时所说的话相合，也符合人心。了解到善行不记下来，不合《春秋》一书的旨意，所以我写了这篇传来表彰赞美她。

杨娼传房千里撰

杨娼是长安里巷妓院中特别漂亮的女子，风度很优美，又喜欢通过打扮得很妖艳来让自己高兴。王公大人宴请客人时，竞相邀请她到席上，即使不会喝酒的人，也会为了她而满饮尽兴。长安的那些年轻人一到她家，就是弄到失去性命、倾家荡产的地步也毫不后悔。由此杨娼的名声在长安城在册的妓女中首屈一指，红极一时。

岭南有位带兵的主将某某，是一位贵族子弟。他妻子本是皇帝外戚家的女儿，对他很凶。他们夫妻先前就有约定，假如他对妻子有异心，妻子就用刀杀死他。这位主将年轻时就娇贵好色，但在家中苦于妻子的凶悍，没办法实现自己的心愿。于是暗地里用了很多，销去了杨娼的妓女身份，然后带着她到了南海，把她安排在别的房子里住。公事之余就去跟她同住，晚上就偷偷回去。杨娼性情聪明伶俐，事奉主将格外恭谨。平日里坚守妇女的职责，不合情理的，不乱说乱动。又厚待主将身边的侍从，都能讨得他们的欢心。因而主将更加宠爱她。

会间岁，帅得病，且不起，思一见娼，而惮其妻。帅素与监军使厚，密遣导意，使为方略。监军乃给其妻曰：“将军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调者视之，瘳当速矣。某有善婢，久给事贵室，动得人意。请夫人听以婢安将军四体，如何？”妻曰：“中贵人信人也，果然，于吾无苦耳，可促召婢来。”监军即命娼冒为婢以见帅，计未行而事泄，帅之妻乃拥健婢数十，列白挺，炽膏镬于廷而伺之矣。须其至，当投之

沸鬲。帅闻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几累于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脱其虎喙，不然，且无及矣。”乃大遗其奇宝，命家僮傍轻舫，卫娼北归。

自是帅之愤益深，不逾旬而物故。娼之行适及洪矣，问至，娼乃尽返帅之赂，设位而哭曰：“将军由妾而死，将军且死，妾安用生为？妾岂孤将军者耶？”即撒奠而死之。

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

非烟传 皇甫枚撰

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瓿，其韵与丝竹合。公业甚嬖之。其比邻天水赵氏

正好隔了一年，主将得了病，就要起不来了，就想见一见杨娼，但又害怕他的老婆。主将一向跟监军使交情很深，就秘密派人去转达自己的心意，让他给想个办法。监军于是骗主将的妻子说：“将军病得很厉害，想找一个擅长伺候煎药调药的人来照顾他，这样病会好得快些。我有一个好婢女，长期在贵族人家做事，行动很善解人意。请夫人同意用这个婢女，以便伺候好将军，怎么样？”主将妻子说：“中贵人是诚实的人，果真这样的话，对我没有什么害处，可以赶快把那个婢女召来。”监军就让杨娼扮作婢女来会见主将，可惜计划还没实施就被泄露出去了，于是主将的妻子就带着几十个健壮的婢女，摆出了一排白木棍，在主将办公处把油锅烧得滚烫，等待着杨娼。她们打算等杨娼来了，就把她扔到沸腾的油锅里。主将听到后非常惊恐，急忙叫人阻止杨娼前来，并且说：“这是我的想法，几乎连累了她！现在幸亏我还没死，一定要使她脱离虎口，不然，就来不及了。”于是派人给杨娼送去很多奇珍异宝，叫家中年轻仆人驾着轻快的刀形小船，护卫着杨娼回北方去。

从此主将的烦闷更加厉害，没过十天就去世了。杨娼北行恰好走到洪州，主将去世的消息传来，杨娼就把主将赠送的财物全部退回，

设了灵位，哭着说：“将军因我而死，将军已经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呢？我难道是辜负将军的人吗？”就撤掉祭奠为将军而死。

娼妓是以美色伺候人的，得不到好处就不会跟人在一起。可是杨娼却能以死报答主将，这是义；退回主将的财物，这是廉。虽是娼妓，她也还是值得赞美的。

非烟传皇甫枚撰

临淮的武公业，咸通年间，担任河南府功曹参军。他有个宠爱的小妾名叫非烟，姓步。容貌举止柔弱艳丽，仿佛承受不住丝绸的衣服。她擅长演奏秦地的音乐，喜欢写文章，尤其善于击瓿，其韵律能跟管弦乐器相合。公业很宠爱她。他邻居是天水赵姓

第也，亦衣缨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才弱冠矣，时方居丧礼。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乃厚赂公业之阍，以情告之。阍有难色，复为厚利所动，乃令其妻伺非烟间处，具以象意言焉。非烟闻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门媪尽以语象，象发狂心荡，不知所持，乃取薛涛笺，题绝句曰：“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以所题密缄之，祈门媪达非烟。烟读毕，吁嗟良久，谓媪曰：“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当之。”盖鄙武生粗悍，非良配耳。乃复酬篇，写于金凤笺曰：“绿惨双娥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封付门媪，令遗象。象启缄，吟讽数四，拊掌喜曰：“吾事谐矣。”又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芳翰两情深。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

诗去旬日，门媪不复来，象忧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独坐，赋诗曰：“绿暗红藏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际，而门媪来传非烟语曰：“勿讶旬日无信，盖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连蝉锦香囊，并碧苔笺诗曰：“无力严妆倚绣枕，暗题蝉锦思难穷。近来赢得伤春病，柳弱花欹怯晓风。”象结锦囊于怀，细读小简，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

乌丝阑为回简

人家，也是官宦大族，不过不便直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他家的儿子名叫象，为人清秀端庄，颇有文才，才二十岁，当时赵象正处于守丧期间。忽然有一天，赵象从南墙的缝隙中偷偷地看见了非烟，从此失魂落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便用很多财物贿赂公业的看门人，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他。看门人露出为难的脸色，但又被那丰厚的财物所打动，于是就叫他的妻子在非烟闲着没事时，把赵象的心事全部告诉她。非烟听后，只是含笑斜眼凝视却不答话。看门的老太婆把情况全告诉了赵象，赵象高兴得发狂，不禁心摇意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取出用于传情的薛涛笺，在上面写了一首绝句：“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把写的诗密封好，请看门的老太婆送给非烟。非烟读完后，感慨叹息了好久，然后对老太婆说：“我也曾偷偷看到过赵郎，才貌很好。可惜我这辈子福薄，不能配上他。”这话的含意其实是鄙视武公业的粗鲁凶暴，不是理想的配偶。于是非烟又回复了一首诗，写在金凤笺上，说：“绿惨双蛾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非烟把诗封好交给了看门的老太婆，叫她送给赵象。赵象打开信封，把诗吟诵了好多遍，拍着手高兴地说：“我的事情成功了！”便又用剡溪玉叶纸，作诗答谢说：“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芳翰两情深。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

赵象的诗送去了十天，看门的老太婆却再也没来，赵象担心害怕事情泄露出去，或者非烟反悔。春天的一个晚上，赵象在前院里独坐，作诗道：“绿暗红藏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第二天，早晨起来吟诵时，看门的老太婆来传达非烟的话，说：“不要奇怪十天没有消息，是因为飞烟身体稍有不适。”于是交给赵象一个连蝉锦香囊和写在碧苔笺上的诗，诗写道：“无力严妆倚绣栊，暗题蝉锦思难穷。近来赢得伤春病，柳弱花欹怯晓风。”赵象把锦囊系到怀中，仔细阅读非烟的回信，又怕非烟因为思念而加重病情，于是剪下一块乌丝阑写回信

曰：“春日迟迟，人心悄悄，自因窥觐，长役梦魂。虽羽驾尘襟，难

于会合；而丹诚皎日，誓以周旋。况又闻乘春多感，芳履违和，耗冰雪之妍姿，郁蕙兰之佳气。忧抑之极，恨不翻飞。企望宽情，无至憔悴。莫孤短韵，宁爽后期？恍惚寸心，书岂能尽？兼持菲什，仰继华篇。诗曰：‘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叩头为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门媪既得回简，径赍诣烟阁中。

武生为府掾属，公务繁夥，或数夜一直，或竟日不归。是时适值生入府曹，烟拆书，得以款曲寻绎，既而长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视远如近也。”于是阖户垂幌，为书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每至清风朗月，移玉柱以增怀；秋帐冬缸，泛金徽而寄恨。岂期公子，忽贻好音。发华缄而思飞，讽丽句而目断。所恨洛川波隔，贾午墙高。联云不及于秦台，荐梦尚遥于楚岫。犹望天从素愿，神假微机，一拜清光，九殒无恨。兼题短什，用寄幽怀。诗曰：‘画檐春燕须同宿，洛浦双鸳鸯独飞？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封讫，召门姬，令达于象。象览书及诗，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静室焚香，虔祷以俟息。

说：“春天使人懒洋洋的，而人内心又很忧愁，自从偷偷看见了你，在梦中也总想念。虽然我们像神仙与凡人，难以相会；但我一片赤诚之心可以对日发誓，我一定会永远追随着你。何况又听到你因春伤感，玉体不适，使你冰雪般的身姿受到损伤，蕙兰般的气息抑郁不畅。我因此而忧愁郁闷到极点，恨不得一下子飞到你身边。盼望你能宽心，不至变得憔悴。不要辜负我在短诗里所表达的意思，以后哪里就会没有见面的日子呢？我的心也恍惚不安，信里哪能写得完呢？再送去一首浅薄的诗，来承续您的华美的诗篇。诗是：‘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叩头为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看门的老太婆拿到回信后，径直送到了非烟住的内室中。

武公业是府中的属官，公务繁多，有时几天晚上值班一次，有时一整天不回家。当时恰好赶上武公业到府曹去办公，非烟便拆开书信，仔细地研究信中含义，过了一阵，她长长叹息说：“男人的志向，女子的心愿，情意投合，心灵相通，即使在远处也像在近处。”于是关上门，放下帷幕，写信说：“我很不幸，幼年时就失去了

父亲。中间被媒人欺骗，于是跟一个小人结合。每到风清月朗的时候，我弹琴反而增加了忧愁；秋天在帐中，冬天在灯前，也只能用琴寄托我的憾恨。哪里想到，公子您忽然送给我美好的信息。打开华美的信封我不由思绪翻飞，吟诵优美的词句也让我望眼欲穿。遗憾的是宓妃住的洛水有波涛阻隔，贾午家的围墙也非常高。虽有高台，却比不上秦时萧史弄玉相会的凤台；想像巫山神女那样梦中荐枕，却离巫山太远。希望上天能顺从我一向的恳切愿望，神仙能给我一点机会，使我能拜见您的尊容一次，即使让我死上多次，也没有怨恨。再写一首短诗，用来寄托我幽深的情怀。诗是这样的：‘画檐春燕须同宿，洛浦双鸳鸯独飞？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封好信后，找来看门的老太婆，让她送给赵象。赵象看了信和诗，因为非烟的情意渐渐亲切，而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只在安静的房间里烧香，虔诚地祷告以等待好消息。

一日将夕，门姬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赵郎愿见神仙否？”象惊，连问之。传烟语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谓良时。妾家后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逾惠好，专望来仪。方寸万重，悉俟晤语。”既曛黑，象乃跻梯而登，烟已令重榻于下。既下，见烟靓妆盛服，立于花下。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堂中，遂背缸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烟执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缘耳，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顾，愿深鉴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见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欢狎。”言讫，象逾垣而归。

明日，托门媪赠烟诗曰：“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烟览诗微笑，因复赠象诗曰：“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封付门媪，仍令语象曰：“赖妾有小小篇咏，不然，君作几许大才面目。”兹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后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咏寄情，来往频繁，不能悉载。如是者周岁。

无何，烟数以细过挹其女奴，奴阴衔之，乘间尽以告公业。公业曰：“汝慎言，我当伺察之。”后至直日，乃伪陈状请假。

有一天将要黄昏时，看门的老太婆快步走来，边笑边拜见说：“赵郎君愿意见神仙吗？”赵象很惊讶，连忙询问。老太婆传达非烟的话说：“今晚功曹到府里值夜班，可以说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妾家的后院就是郎君家前墙，如果你对我的情义没改变，我专候你的到来。我心中的千言万语，全等见面时再说。”天黑以后，赵象就踏着梯子登上了墙头，非烟已叫人在墙根处堆叠了坐榻，让赵象踩榻而下。赵象下来后，看见非烟化了妆，穿戴得很漂亮，站在花下。互相拜见后，都因为高兴极了而说不出话来。于是二人携手从后门进入正屋，就背着灯光，放下了帐子，尽情地表达了缠绵的情意。等到早晨的钟声刚响，非烟又送赵象到墙根下。非烟拉着赵象的手哭着说：“今天相遇，是前世的因缘罢了，不要认为我没有像玉石松树般美好坚定的品行，而如此放荡。只不过因为您的风度才情，使我控制不了自己，希望您能深深地理解我。”赵象说：“您生成世上少有的美貌，显露出高于常人的心性，我已经向鬼神发过誓，愿意永远跟您快乐相守。”说完了，赵象翻墙回到自己家。

第二天，赵象托看门的老太婆赠给非烟一首诗：“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非烟看了诗后微微一笑，于是又赠给赵象一首诗：“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把诗封好又交给了看门的老太婆，仍让她告诉赵象说：“幸亏我还能作几篇小诗，不然的话，你还能摆出多少才学？”此后不到十天，常能在后院约会一次，诉说彼此间的微妙的思念之情，尽情地实践从前的心愿，他们认为这事鬼神不会知道，天和人都不会帮助他们。有时他们一起观赏景物，作诗文寄托感情，来往频繁，也不能一一记载。像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

没过多久，非烟多次因为小的过失鞭打她的婢女，婢女暗暗怀恨在心，就找了一个机会把他们两人幽会偷情的情况全都告诉了武公业。武公业说：“你要注意保密，我会找机会了解这个情况。”后来到了轮值的日子，武公业就假托有事情，向长官请了假。

迨夕，如常入直，遂潜于里门。街鼓既作，匍伏而归。循墙至后庭，见烟方倚户微吟，象则据垣斜睇。公业不胜其忿，挺前欲擒，象觉跳

去。业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诘之。烟色动声战，而不以实告。公业愈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深夜，公业怠而假寐。烟呼其所爱女仆曰：“与我一杯水。”水至，饮尽而绝。公业起，将复笞之，已死矣，乃解缚举置阁中，连呼之，声言烟暴疾致殒。后数日，窆于北邙，而里巷间皆知其强死矣。象因变服易名，远窜江浙间。

洛阳才士有崔李二生，常与武掾游处，崔赋诗末句云：“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其夕，梦烟谢曰：“妾貌虽不迨桃李，而零落过之。捧君佳什，愧仰无已。”李生诗末句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其夕，梦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之。”数日，李生卒，时人异焉。

到了黄昏，武公业装着像平常那样去值夜班的样子，但却藏在里门。等到街上更鼓声响了以后，就匍匐着回了家。顺着墙根到了后院，看见非烟正倚着门低声吟咏，而赵象却趴在墙头斜看非烟。武公业非常愤怒，冲上前去想捉住赵象，赵象发觉后跳下墙逃跑。武公业跟赵象搏斗，扯下了他的半截短衣。武公业于是进到屋里，把非烟叫出来盘问。非烟变了脸色，声音颤抖，却没说实情。武公业更加气愤，就把非烟捆到大柱子上，用鞭子打得鲜血直流。非烟只是说：“活着能互相亲近，死了也没什么遗憾。”夜深了，武公业疲倦了，坐在那儿打盹。非烟招呼她最喜欢的婢女说：“给我一杯水。”水拿来后，非烟喝完就断气了。武公业站起来，想再鞭打她，但一看已经死了，便给她松绑，抱着她放到房间里，连声呼唤，声称非烟暴病而死。此后过了几天，将她埋葬在北邙山上，可是里巷中的人都知道她是死于非命的。赵象于是换了衣服改了名字，远远地逃到江浙一带。

洛阳有两位才子崔生和李生，常跟武功曹交游相处，崔生作了一首诗的末句是：“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那天晚上，崔生梦见非烟来感谢说：“我的容貌虽然赶不上桃李，可是凋落的情形却超过它们。捧读您的佳作，惭愧仰慕不已。”李生的诗的末句说：“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那晚上，李生梦见非烟用手指着他说：“读书人有百种品德，您全具备了吗？何至于一定要傲

慢地用一两句话来诋毁我呢？要委屈您到阴间当面解释清楚。”过了几天，李生就死了，当时的人对此觉得很奇怪。

卷第四百九十二 杂传记九

灵应传

灵应传

涇州之东二十里，有故薛举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广袤数里，蒹葭丛翠，古木萧疏，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测其浅深者。水族灵怪，往往见焉。乡人立祠于旁，曰“九娘子神”。岁之水旱祲禳，皆得祈请焉。又州之西二百余里，朝那镇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胖蟹灵应，则居善女之右矣。

乾符五年，节度使周宝在镇日，自仲夏之初，数数有云气，状如奇峰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兴，至于激迅风，震雷电，发屋拔树，数刻而止。伤人害稼，其数甚多。宝责躬励己，谓为政之未敷，致阴灵之所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视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寝犹未熟，见一武士冠盔被铠，持钺而立於阶下，曰：“有女客在门，欲申参谒，故先听命。”宝曰：“尔为谁乎？”曰：“某

灵应传

涇州东面二十里的地方，有座从前的薛举城，城角有个善女潭，水面宽阔，有好几里，那里的芦苇茂盛苍翠，古树稀稀落落，潭水清澈碧绿，没有人能测量出潭水的深浅。水中生物的神灵怪物，常常在潭里出现。乡里人在潭水边建立祠庙，庙里供奉的是“九娘子神”。每年举行消除水旱灾祸的仪式时，人们全都到这里向神灵祈祷。在涇州西面二百多里的地方，朝那镇的北面，有个潭水神，因地起名，叫“朝那神”。朝那神的神灵感应的灵性，还在善女潭水神之上。

乾符五年，节度使周宝镇守这里时，从仲夏初期开始，多次出现云气，形状有像奇异山峰的，有像美女的，有像老鼠或老虎的，从两

个潭水中升起，后来发展到激起猛烈的风，电闪雷鸣，掀翻房屋，拔起大树，持续几刻的时间才停止。因此而受到伤害的人员庄稼，数量很大。周宝责备并勉励自己，说是由于自己在这地方治理得不妥善，才招致神灵的谴责。到六月五日这天，周宝在府里办完事情休息时，昏昏沉沉地想睡觉，因而解下头巾靠在枕头上。还没睡熟，看见一个武士戴着头盔穿着铠甲，拿着钺斧站在台阶下面，说：“有个女客人在门外，想来参见您，所以先来请示您的命令。”周宝说：“你是什么人呢？”回答说：“我

即君之阍者，效役有年矣。”宝将诘其由，已见二青衣历阶而升，长跪于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来告谒，故先使下执事致命于明公。”宝曰：“九娘子非吾通家亲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犹未尽，而见祥云细雨，异香袭人。俄有一妇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质窈窕，凭空而下，立庭庑之间，容仪绰约，有绝世之貌。侍者十余辈，皆服饰鲜洁，有如妃主之仪。顾步徊翔，渐及卧所。宝将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趋进而言曰：“贵主以君之高义，可申诚信之托，故将冤抑之怀，诉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难乎？”宝遂命升阶相见，宾主之礼，颇甚肃恭。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气充庭，敛态低鬟，若有忧戚之貌。宝命酌醴设饌，厚礼以待之。

俄而敛袂离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园，绵历多祀，醉酒饱德，蒙惠诚深。虽以孤枕寒床，甘心没齿，茆簪有托，负荷逾多。但以显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于情礼，岂暇緘藏？倘鉴幽情，当敢披露。”宝曰：“愿闻其说，所冀识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显为辞？君子杀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汤火，旁雪不平，乃宝之志也。”

对曰：“妾家世会稽之鄞县，卜筑于东海之潭，桑榆坟陇，就是您的看门人，为您效劳办事有好多年了。”周宝正准备询问他的来历，只见两个侍女已经踏着台阶走上来，挺身跪在周宝面前说：“九娘子从郊外的别墅专程来到这里拜见您，所以先派手下办事的人向明公通报一下。”周宝说：“九娘子并不是我家的亲戚，怎敢随便就见面呢？”话还没说完，就看见祥云细雨，奇异的香味迎面扑来。不久有一个妇女，年龄大约十七八岁，衣服裙子洁白淡雅，身材

苗条，从天上下来，站在庭院之中，面貌姿态很轻柔美丽，有人世罕见的美貌。她的侍者有十多个人，衣服装饰都很光鲜整洁，有点像是王妃公主的样子。九娘子不停地徘徊回顾，慢慢地走到周宝睡觉的地方。周宝准备稍微退避一下，来听听她的来意。她的侍者快步走上前说：“我家主人因为您是个有高尚道义的人，可以向您提出真诚的托付，所以才想把受冤屈而压抑的心怀，向您诉说，您能忍心不去解救她的急难吗？”周宝于是让她走上台阶见面。宾主之间互相行礼，很是严肃恭敬。九娘子走到榻上坐下，周围是吉祥的烟气，紫气充塞着庭院，她收敛起笑容低垂着头，像是心中十分忧愁悲伤的样子。周宝让人倒酒上菜，用优厚的礼节来接待她。

不一会，九娘子收敛起衣袖离开宴席，犹犹豫豫地说：“我因为住在郊外的庄园里，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享受百姓祭祀的酒食而得以饱足，承受的恩惠实在很深。虽然我心甘情愿孤独地生活到死去，你们的祭祀使我这个孤单的寡妇有了依靠，而我承受的恩德也更多。只因阳间和阴间是根本不同的，行为举止也差别很大，今天是被情礼所逼迫，怎么还敢闭口不言，隐瞒自己的心思？如果您能够理解我难以诉说的心情，我才敢向您披露心事。”周宝说：“我愿意听听你的诉说，希望能知道你的宗族派系，如果能够帮助你，怎么敢以阳间阴间的不同作为托辞呢？君子为了实现仁道，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为了那份刚毅贞烈而献身，赴汤蹈火，帮助别人洗雪冤情，是我的志愿。”

九娘子回答说：“我们的家族世代居住在会稽郡的鄞县，房子选择建在东海一个深潭边上，田园树木，祖宗坟茔，百有余代。其后遭世不造，瞰室貽灾，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祸，纂绍几绝，不忍戴天，潜遁幽岩，沉冤莫雪。至梁天监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龙宫，入枯桑岛，以烧燕奇味，结好于洞庭君宝藏主第七女，以求异宝。寻闻家仇庾毗罗，自鄞县白水郎，弃官解印，欲承命请行，阴怀不道。因使得入龙宫，假以求货，覆吾宗嗣。赖杰公敏鉴，知渠挟私请行，欲肆无辜之害，虑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于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县欧越罗子春代行。

“妾之先宗，羞共戴天，虑其后患，乃率其族，韬光灭迹，易姓

变名，避仇于新平真宁县安村。披榛凿穴，筑室于兹，先人弊庐，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为灵应君，寻受封应圣侯，后以阴灵普济，功德及民，又封普济王，威德临人，为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于象郡石龙之少子。良人以世袭猛烈，血气方刚，宪法不拘，严父不禁，残虐视事，礼教蔑闻。未及期年，果貽天谴，覆宗绝嗣，削迹除名。唯妾一身，仅以获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终违命。王侯致聘，接轸交辕。诚愿既坚，遂欲自刳。父母怒其刚烈，遂遣屏居于兹土之别邑，音问不通，于今三纪。虽慈颜未复，温清久违，离群索居，甚为得志。

相传一百多代。后来遭遇世乱，鬼神降灾，全家五百人都遭受了庾氏的焚烧炙烤，宗族传承的血脉几乎都中断了，幸存者忍受不了这不共戴天的仇恨，就偷偷地逃到幽深的山里，这深冤也一直未能洗雪。到了梁代天监年间，梁武帝喜欢珍奇异宝，召人去联通龙宫，进入枯桑岛，用烤燕肉这道奇菜，去讨好洞庭君宝藏主的第七个女儿，想求得奇异的宝物。不久又听说我家的仇人庾毗罗，在鄮县的白水郎的位置上，弃官不做，想接受武帝的命令请求前往龙宫，暗中却心怀鬼胎。假如派他去龙宫，就会假借寻求宝物之机，消灭我们的家族。幸亏杰公明察，知道他是挟带着私心来请求出使的，想要放肆地伤害无辜的人，担心他会反而带来麻烦，给国君的使命带来耻辱。于是杰公就向武帝说了自己的担忧，武帝就制止了他，改派合浦郡落黎县欧越地方的罗子春代替他去出使。

“我的祖先，羞于和庾氏一起活在天地之间，担心他以后还会给家族带来灾祸，就率领全族的人，隐藏行踪，改名换姓，到新平真宁县安村去躲避仇人。砍去榛丛，挖掘地基，在那里建筑房屋居住，祖先的居住地和这里就变得像胡地越地一样距离遥远。如今我们在这里已经过了三代了，开始时做灵应君，接着受封为应圣侯，后来因为作为神灵广泛地救济世人，功德惠及百姓，又被封为普济王，靠威望和德行照管百姓，受到世人的尊重。我就是普济王的第九个女儿，成年后嫁给了象郡石龙的小儿子。我的丈夫因为世代遗传的暴躁刚烈的性格，血气方刚，不遵守法规，严父也管不了他，处理事情残忍暴虐，毫不遵守礼教。不到一年的时间，果然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宗族被

灭，后嗣断绝，被除了名。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父母打算让我改嫁，我最终没有答应。王侯之家前来说媒的，车子连着车子。但我不想改嫁的想法真诚坚决，于是打算自杀。父母因我的性格刚烈而生气，就打发我居住到这地方的另一座城邑，不通音信，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虽然不能再看见父母，很久未能在父母跟前嘘寒问暖，但离开人群孤独地生活，却正符合我的心意。

“近年为朝那小龙，以季弟未婚，潜行礼聘，甘言厚币，峻阻复来。灭性毁形，殆将不可。朝那遂通好于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权徙居于王畿之西，将质于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夺，乃令朝那纵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余人，付以兵仗，逆战郊原，众寡不敌，三战三北，师徒倦弊，掎角无怙。将欲收拾余烬，背城借一，而虑晋阳水急，台城火炎，一旦攻下，为顽童所辱，纵没于泉下，无面石氏之子。故《诗》云：‘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此卫世子孀妇自誓之词。又云：‘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此邵伯听讼。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欺凌贞女也。今则公之教，可以精通显晦，贻范古今。贞信之教，故不为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余力，少假兵锋，挫彼凶狂，存其鳏寡。成贱妾终天之誓，彰明公赴难之心。辄具志诚，幸无见阻。”

宝心虽许之，讶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观其词，乃曰：“边徼事繁，烟尘在望，朝廷以西鄙陷虏，芜没者三十余州，将议举戈，复其土壤。晓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举。空多愤悱，未暇承命。”对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

“近年来有个朝那小龙，因他的小弟弟没有结婚，偷偷地送来聘礼，话说得很甜，礼送得很重，被我严厉拒绝后还是再来。即使牺牲我的性命，毁伤我的身体，我也绝不答应。朝那就和我的父亲结交通好，想成就他的好事，于是让他的小弟弟暂时搬到我父亲领地的西面去住，准备让他留在我父亲的身边做人质，好成就婚姻。父亲知道我的志向不能动摇，就指使朝那用武力逼迫我。我也率领家中五十多个仆人，发给他们武器，在郊外的原野上迎战朝那的军队，因为敌众我

寡，打不过他们，三战三败，兵士们疲乏劳累，不能互相依靠，互相帮助。准备集中起剩余的力量，依靠城池与敌人决一死战，但是又考虑到战国时晋阳被水围困，南朝时台城被火攻的危急情况，一旦城池被攻破，被那顽劣的小子侮辱，即使是死后到了阴间去，有什么脸去和丈夫见面呢？《诗经》中说：‘荡着小小柏木船，浮在河中间。那人刘海两边垂，实在是我的好伙伴，爱他到死心不变。我的娘啊我的天，怎不体谅我的心愿。’这首诗是卫国世子的寡妻自己发誓时说的话。《诗经》上又说：‘谁说老鼠没有牙？怎么打通我家墙？谁人说你没成家？凭啥逼我来诉讼！虽然逼我来诉讼，我也坚决不顺从！’这是讲召伯处理诉讼的诗。颓废混乱的风俗衰败下去，忠贞诚实的教化兴起，那么强暴的男人，就不能侵犯忠贞的女子。现在，您的教化，能够沟通阴阳两界，为古今之人树立模范。您的忠贞诚信的教化，本来就不在召公姬奭之下。希望能用您多余的力量，借给我少量兵力，挫败那个凶恶狂妄的小子，使鳏夫寡妇能够活下去。希望能成全我这一生的誓言，表明您往救危难的心意。我说的完全是真诚的想法，请你不要拒绝我。”

周宝心里虽然同意了，因为惊讶她的辩才博学，所以想用别的事拒绝她，看看她有何说辞，于是说：“边界的战事太多，战争的烟尘就在眼前，朝廷因为西部边疆被敌人占领，三十多个州变得一片荒芜，准备起兵收复国土。我早晚都在恭候命令，自己也不敢安居。说不定哪天，前锋就要出发。我空有满腔义愤，实在没有时间接受你的要求。”九娘子回答说：“从前楚昭王以方城

为城，汉水为池，尽有荆蛮之地，籍父兄之资，强国外连，三良内助。而吴兵一举，鸟进云奔，不暇婴城，迫于走兔。宝玉迁徙，宗社凌夷，万乘之灵，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师于嬴氏，血泪污于秦庭，七日长号，昼夜靡息。秦伯悯其祸败，竟为出师，复楚退吴，仅存亡国。况芈氏为春秋之强国，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尽兵穷，委身折节，肝脑涂地，感动于强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贞，狂童凌其寡弱，缀旒之急，安得不少动仁人之心乎？”

宝曰：“九娘子灵宗异派，呼吸风云，蠢尔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于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对曰：“妾家族望，海内咸

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罗水，皆中表也。内外昆季，百有余人，散居吴越之间，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亲。若以遣一介之使，飞咫尺之书，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罗水，率维扬之轻锐，征八水之鹰扬，然后檄冯夷，说巨灵，鼓子胥之波涛，混阳侯之鬼怪，鞭驱列缺，指挥丰隆，扇疾风，翻暴浪，百道俱进，六师鼓行，一战而成功。则朝那一鳞，立为齏粉；泾城千里，坐变污渚。言下可观，安敢谬矣？顷者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掷少妇，遭钱塘之一怒，伤生害稼，

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完全占有荆蛮之地，凭借父兄留下的基业，对外联合强国，在內有三位贤人辅助。可吴军一起兵，楚军就像飞鸟云朵般四散奔逃，连据城自守的时间都没有，跑得比逃命的兔子还急。宝玉被抢走了，宗庙社稷被破坏，万乘之尊的国王，却不能保护先王的尸骨。等到申包胥向秦国乞求援兵，他的血泪弄脏了秦国的朝堂，一连七天长声哭叫，从早到晚都不停歇。秦伯可怜他的国家遭遇灾祸和失败，终于为他出兵，恢复了楚国，打退了吴国，使灭亡了的国家存活下来。何况半姓的楚国是春秋时代的强者，申包胥是衰败了的楚国的大夫，却在弓箭用光、兵力穷尽的时候，抛开性命，放弃平日的志气节操，不惜肝脑涂地，用忠诚感动了强大的秦国。我只是一个弱女子，父母责备我孤傲忠贞，狂妄的小子欺凌我势单力薄，如此危急的情况，难道还不能稍稍打动仁爱之人的心吗？”

周宝说：“九娘子是神灵一类人物，呼吸之间就风云变幻，那些愚昧的老百姓，本来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怎么会向世俗之人示弱，让自己受困到这种程度呢？”九娘子回答说：“我们家族的名望，天下人全都知道。就像彭蠡湖和洞庭湖，住的全是我外祖父的宗族；陵水和罗水，全是中表亲属。堂兄弟和表兄弟，有一百多人，散居在吴越一带，各有各的领地。主管咸京八水的，一半是我的宗亲。如果派遣一名使者，快速送去一封信，告诉彭蠡湖和洞庭湖的亲属，召集起陵水和罗水的中表亲戚，率领着扬州一带的轻锐部队，聚集起秦地八水的威武勇士，然后传檄文给天神冯夷，游说巨灵神，鼓动起伍子胥的复仇波涛，夹带着波涛之神阳侯手下的鬼怪，驱赶着闪电，指挥着雷神，扇动起狂风，翻腾起巨浪，一百路人马一起前进，王者之师击鼓

前行，一战就能成功。这样的话，朝那这个鳞虫，立刻会变成齏粉，泾州城千里之内，就会立即变成污秽的水塘。这些都是说话之间就立马可以看到的，怎么敢瞎说呢？从前，泾阳君和我洞庭湖的外祖父，世代结为婚姻。后来因为夫妻不和谐，泾阳君家抛弃了我外祖家嫁过去的一位年轻媳妇，钱塘君一怒之下，杀害生灵，毁坏庄稼，

怀山襄陵，泾水穷鳞，寻毙外祖之牙齿。今泾上车轮马迹犹在，史传具存，固非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于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销声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诚款，终以多事为词，则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责也。”宝遂许诺，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宝及晡方寤，耳闻目览，恍然如在。

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于湫庙之侧。是月七日，鸡初鸣，宝将晨兴，疏牖尚暗。忽于帐前有一人，经行于帷幌之间，有若侍巾栉者。呼之命烛，竟无酬对，遂厉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灯烛见迫也。”宝潜知异，乃屏气息音，徐谓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对曰：“某即九娘子之执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师徒，救其危患，但以幽显事别，不能驱策。苟能存其始约，幸再思之。”俄而纱窗渐白，注目视之，悄无所见。宝良久思之，方达其义。遂呼吏，命按兵籍，选亡没者名，得马军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数内选押衙孟远，充行营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

是月十一日，抽回戍庙之卒，见于厅事之前，转旋之际，有一甲士仆地，口动目瞬，问无所应，亦不似暴卒者，遂置于廊庑之间，天明方悟。遂使人诘之，对曰：“某初见一人，衣青袍，自东而来，相见甚有礼。谓某曰：‘贵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尽诚款。假尔明敏，再通幽情，

发大水淹没了高山丘陵，泾水那条可怜的水虫，不久就死于我外祖的齿牙之间。现在泾水边上车轮马蹄的印迹还在，史书记载依然可查，本来就不是瞎说的。我又因为丈夫家庭的罪孽而得罪了上天，还未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才销声匿迹，因而才会让自己受困。你如果不是完全出自真心，始终以事情多当作托辞，那么刚才说的话，就不敢逃避上帝的责罚了。”周宝就答应了她，喝完酒撤去宴席，拜了两拜才离开。周宝到了黄昏时才清醒过来，耳朵里听到的，眼睛看见的，恍

恍惚惚地像是就在眼前。

第二天，周宝就派了一千五百个士兵，守护在潭庙附近。这个月初七，鸡刚叫，周宝正准备早起，窗户上还挺暗。忽然在帐前有一个人，行走在布幔之间，就像是侍奉梳洗的仆人。周宝叫他点上蜡烛，那人竟然不回答，于是厉声地喝斥那人，那人才说：“阴阳之间是有隔阂的，希望你不要用灯光来逼迫我。”周宝暗暗知道事情异常，就屏住气息，慢慢地对那人说：“难道你是九娘子吗？”那人回答说：“我是九娘子手下的办事人员。昨天承蒙您借给我们士兵，拯救我们于危难之中，但是因为阴阳有别，我们不能指挥他们。如果能够保持我们开始时的约定，请您再想想这件事。”不一会儿纱窗渐渐发白，集中眼神看，静悄悄地什么也看不见。周宝思考了很久，才理解他说的意思。于是叫来官吏，命令他按照兵士的名册，选出死亡者的名字，得到骑兵五百人，步兵一千五百人。在名单之中选出押衙官孟远，担任行营都虞候，写成公文送到九娘子那里。

这个月十一日这天，周宝就把护卫神庙的士兵抽调回来了，在厅堂前接见他们，转瞬之间，有一个穿甲衣的士兵跌倒在地，口能张，眼也能动，问他话却不能回答，也不像是突然死亡的样子，就把他放在走廊之间，天亮时才苏醒过来。于是派人询问他，他回答说：“我开始时看见一个人，穿着青袍，从东面走来，跟我相见时，很有礼貌。他对我说：‘我家主人蒙受了相公的莫大的恩情，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可是也没有完全尽到诚意。所以要借助你的聪明机敏，再一次沟通隐秘难言的实情，

幸无辞免也。’某急以他词拒之，遂以袂相牵，懵然颠仆。但觉与青衣者继踵偕行，俄至其庙，促呼连步，至于帷薄之前。见贵主谓某云：‘昨蒙相公悯念孤危，俾尔戍于弊邑，往返途路，得无劳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师，深惬诚愿。观其士马精强，衣甲锐利，然都虞候孟远，才轻位下，甚无机略。今月九日，有游军三千余，来掠我近郊。遂令孟远领新到将士，邀击于平原之上，设伏不密，反为彼军所败。甚思一权谋之将，俾尔速归，达我情素。’言讫，拜辞而出，昏然似醉，余无所知矣。”宝验其说，与梦相符，意欲质前事，遂差制胜关使郑承符以代孟远。

是月十三日晚，衙于后毬场，沥酒焚香，牒请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胜关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来，关使暴卒。”宝惊叹息，使人驰视之，至则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败坏。其家甚异之。

忽一夜，阴风惨冽，吹砂走石，发屋拔树，禾苗尽僵，及晓而止，云雾四布，连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声，划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数息，其家剖棺视之，良久复苏。是夕，亲邻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诘其由，乃曰：“余初见一人，衣紫绶，乘骊驹，从者十余人，至门下马，命吾相见。揖让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贵主得吹尘之梦，知君负命世之才，欲遵南阳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兹礼币，聊展

请你不要推辞。’我急忙用别的理由拒绝他，他便牵着我的衣袖，我就迷迷糊糊地跌倒了。然后只觉得跟着青衣人一块行走，不一会儿走到一座庙里，他催促我小步快走，走到帐幕之前。只见一位尊贵的主人对我说：‘昨天蒙相公可怜我孤弱危急，派你们守卫我的领地，来来往往走在路上，怕是劳累了吧？我最近承蒙相公再次借给我军队，心里深感相公的诚意。看到那些士兵和战马精明强干，甲衣和武器都很锋利，可是都虞候孟远，才能不高，地位低下，没有一点机变谋略。本月初九，有三千多个散兵，来侵略我的近郊。我就让孟远率领新到的将士，约定在平原上战斗，由于预设的埋伏不机密，反而被敌人的军队打败。我很想得到一位精通权变谋略的将军，请你赶快回去，传达我的想法。’说完，我下拜告别出来，昏昏沉沉的，像醉了一样，其余的就知道了。”周宝验证他的说法，竟与自己的梦相符，心里想要验证之前的事，于是派遣制胜关使郑承符来代替孟远。

这月十三日晚，在后球场设官署，洒酒烧香，发公文请九娘子神接收管理。到十六日，制胜关报告说：“本月十三日晚，三更后，关使暴亡。”周宝惊叹，派人骑马去看，到后果然死了，只是心窝和后背不冷。夏天停放尸体，也没腐坏。家人觉得很奇怪。

忽然有一天晚上，刮起了阴冷凄惨的大风，吹砂走石，掀走屋顶，拔倒大树，庄稼苗全都伏在地上，到天明才停止，云雾在四周密布，直到晚上也不散开。到了晚上，有一声迅猛的雷声，就像天裂开

了一样，郑承符忽然几次呻吟呼吸，他家里人打开棺材看护他，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这天晚上，亲属邻居全聚在一起，又悲又喜。过了两个晚上才恢复得像往常一样，家里人询问他怎么回事，他才说：“我开始时看见一个人，穿着紫色衣服，骑着黑马，有十多个随从，到了门前下马，让我去见他。彼此作揖谦让了一会儿，他手捧着一封公文交给我说：‘我家主人做了一个像黄帝那样梦见大风吹走尘土，预示将得良相的梦，知道您有闻名于世的才能，准备遵照刘备到南阳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意在消灭国家的仇敌。她派我带着这些礼物钱财，略微表示一下

敬于君子。而冀再康国步，幸不以三顾为劳也。’余不暇他辞，唯称不敢。酬酢之际，已见聘币罗于阶下，鞍马、器甲、锦彩、服玩、囊鞬之属，咸布列于庭。吾辞不获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车，所乘马异常骏伟，装饰鲜洁，仆御整肃。

“倏忽行百余里，有甲马三百骑已来，迎候驱殿，有大将军之行李，余亦颇以为得志。指顾间，望见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沟洫深浚，余惚恍不知所自。俄于郊外，备帐乐，设享。宴罢入城，观者如堵，传呼小吏，交错其间，所经之门，不记重数。及至一处，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马易衣，趋见贵主。贵主使人传命，请以宾主之礼见。余自谓既受公文、器甲、临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坚辞，具戎服入见。贵主使人复命，请去囊鞬，宾主之间，降杀可也。余遂舍器仗而趋入，见贵主坐于厅上，余拜谒，一如君臣之礼。拜讫，连呼登阶，余乃再拜，升自西阶。见红妆翠眉，蟠龙髻凤而侍立者，数十余辈；弹弦握管，秣花异服而执役者，又数十辈；腰金拖紫，曳组攒簪而趋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轻裘大带，白玉横腰，而森罗于阶下者，其数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数辈，差肩接迹，累累而进。余亦低视长揖，不敢

对您的敬意。只希望您能让我们的国家再度振兴，不要觉得我们多次来访很烦。’我来不及说别的话，只是连说不敢。正在互相应酬的时候，有人已经把聘礼并排放置在台阶之下，鞍马、武器铠甲、锦缎彩帛、服饰古玩以及装弓箭的器具之类的东西，全部陈列在庭院之中。我推辞不掉，就拜了两拜接受了聘请。他们催促我上车，他们骑

的马非常神骏高大，装饰得光鲜整洁，仆人骑的马也很整齐利索。

“瞬息之间就走了一百多里路，这时早已有三百个骑兵骑着披着铠甲的战马在迎候，引我进入一间宫殿之中，里面准备了大将军使用的行李，我也觉得很得志。转眼之间，就远远看见一座大城，城上的齿状矮墙十分高大，护城河极深，我恍恍惚惚地不知道从哪里来。不久，在郊外准备了帐幕和舞乐，安排了酒宴。宴会结束后，我们进入城里，观看我们的人站成了一道道墙，传递消息的小官吏，交错地出现在人群里，经过的门，记不清有多少重。等到了—个地方，像是公署的样子，左右的人让我下马更换衣服，快步走去拜见贵主。贵主派人传出命令，请求以宾主的身份会见我。我说自己既然接受了公文、武器、铠甲及作战用具，身份就是臣子了，于是坚决拒绝用宾主之礼相见，准备身穿军服进去参见。贵主又派人传达命令，让我放下盛放弓箭的器具，还是按照宾主之间的礼仪，但降低—下级别。我就放下兵器，然后快步进去，看见贵主坐在厅上，我上前拜见，像君臣之礼—样。下拜完毕，就听贵主连连招呼我登上台阶，我就又拜了两拜，从西面的台阶往上走。只见几十个妆容美丽，头发上戴着龙凤发饰的女子侍立两旁；又有几十个头上插着艳丽的花朵，穿着奇异服装的乐工，有的正在弹琴，有的正在吹奏管乐；那腰里挂着金印，拖着紫色绶带，用帽带和簪子固定官帽而快步走向屋角的官员，也不止—个；穿着轻软的皮衣，系着宽大的腰带，白玉笏板横插在腰里，整整齐齐排列在台阶下面的人，数量就更多了。接着又让五六个女客，各自带着十几个侍奉的仆人，肩并着肩，脚跟着脚，—伙—伙地进到堂屋。我也低着头作揖，不敢

施拜。坐定，有大校数人，皆令预坐，举酒进乐。酒至贵主，敛袂举觞，将欲兴词，叙向来征聘之意。

“俄闻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贼步骑数万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寻已入界。数道齐进，烟火不绝，请发兵救应。’侍坐者相顾失色，诸女不及叙别，狼狈而散。及诸校降阶拜谢，伫立听命，贵主临轩谓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悯其孤茕，继发师徒，拯其患难。然以车甲不利，权略是思。今不弃弊陋，所以命将军者，正为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为辞，少匡不迨。’遂别赐战马二匹，黄金甲—

副，旌旗旄钺，珍宝器用，充庭溢目，不可胜计。彩女二人，给以兵符，锡赉甚丰。

“余拜捧而出，传呼诸将，指挥部伍，内外响应。是夜出城，相次探报，皆云，贼势渐雄。余素谙其山川地里，形势孤虚，遂引军夜出。去城百余里，分布要害，明悬赏罚，号令三军，设三伏以待之。迟明，排布已毕。贼汰其前功，颇甚轻进，犹谓孟远之统众也。余自引轻骑，登高视之，见烟尘四合，行阵整肃。余先使轻兵搦战，示弱以诱之，接以短兵，且战且行，金革之声，天裂地坼。余引兵诈北，彼亦尽锐前趋，鼓噪一声，伏兵尽起，千里转战，四面夹攻。彼军一一拜见。坐下来之后，又有几个大校，也全让他们坐下，开始举杯喝酒，进献歌舞。酒轮到贵主喝的时候，她收起衣袖，举起酒杯，正要讲几句话，说明一下之前征聘我的理由。

“突然听说烽火四起，有人叫喊说：‘朝那贼人的步兵和骑兵几万人，今天天刚亮，就攻破了外围的堡垒，现已经攻入边界。几路兵马一齐进军，战火连绵不绝，立即发兵救应。’陪坐的人互相看着，脸上变了颜色，女子们来不及道别，匆匆忙忙地四散逃走了。等到各位将官走下台阶行礼道谢，站在阶下听候命令时，贵主走到栏杆边对我说：‘我受到相公不同寻常的恩惠，他可怜我孤独没有依靠，接连派来军队士兵，拯救我的危难。可是由于部队作战失利，便想到需要懂权变谋略的将才。您不嫌弃我这里残破僻陋而到来，我请将军到来的原因，正是为了应对这种危难。希望你不要把地方偏僻作为推脱的借口，帮助改正我们不足的地方。’于是又另外赏赐给我两匹战马，一副黄金甲，战旗兵器，珍宝和各种用具，摆满了庭院，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有两个彩衣女子，把兵符交给我，赏赐给我很多东西。

“我下拜后捧着兵符出击，传令各位将领，指挥部队，从内到外一致响应。这天夜里我们出城，依次有探子来报告，都说，敌人的气势渐渐雄壮起来。我平时就很熟悉那里的山河地理形势，就领着军队连夜出发。在离城一百多里远的地方，把军队分散安排在要害处，明确公布赏罚标准，用来号令三军，安排了三道埋伏来等待敌人。黎明时分，安排布置已经完毕。敌人因为先前的胜利而骄傲，进军很轻率，以为还是孟远在指挥军队呢。我自己率领着装备轻便、行动迅速

的骑兵，登上高处观察敌人的动向，只见到处烟尘飞扬，敌军行列阵势整齐而且严谨。我先派行动迅速的部队去挑战，以示弱来引诱敌军，随后让持短兵器的士兵与之交战，一边打一边撤，金革互相撞击的声音，就像是天崩地裂一般。我领着部队装成失败的样子，敌人也派出全部精锐部队向前追赶，突然，敲鼓声、呐喊声一起爆发，埋伏的军队全部都冲了出来，在千里之内辗转战斗，四面夹攻。敌人的军队

败绩，死者如麻。再战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从亡之卒，不过十余人。余选健马三十骑追之，果生置于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润原野，腥秽荡空，戈甲山积。贼帅以轻车驰送于贵主，贵主登平朔楼受之。举国士民，咸来会集，引于楼前，以礼责问，唯称死罪，竟绝他词。遂令押赴都市腰斩。临刑，有一使乘传，来自王所，持急诏，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轻吾过。’贵主以父母再通音问，喜不自胜，谓诸将曰：‘朝那妄动，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违命，乃贞节也；今若又违，是不祥也。’遂命解转，使单骑送归，未及朝那，已羞而卒于路。

“余以克敌之功，大被宠锡，寻备礼拜平难大将军，食朔方一万三千户。别赐第宅，舆马宝器，衣服婢仆，园林邸第，旌幢铠甲。次及诸将，赏赉有差。明日大宴，预坐者不过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来侍坐，风姿艳态，愈更动人。竟夕酣饮，甚欢。酒至贵主，捧觞而言曰：‘妾之不幸，少处空闺，天赋孤贞，不从严父之命，屏居于此三纪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邻童迫胁，几至颠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将军之雄武，则息国不言之妇，又为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终天不忘。’遂以七宝钟酌酒，使人持送郑将军。余因避席，

被打败了，死伤无数。又两次交战，两次败逃，朝那个狡猾的人，从刀下脱逃了，跟着他逃跑的士兵，只不过十多个人。我挑选出马匹健壮的三十名骑兵去追赶他，终于把他活捉回来带到主帅的大旗下。由于这场激战，血肉染红了草树，人的脂膏滋润了原野，腥秽的气味飘荡在空中，武器和铠甲堆积如山。我把敌人的主帅用轻便的车子快速地送到贵主面前，贵主登上平朔楼接受俘虏。全国的百姓举行集会，把朝那领到楼前，按礼节责问他，朝那只是口里说我有死罪，

最终再也没有别的话。贵主命令把他押到都市执行腰斩。快要行刑的时候，有一个使者坐着一辆驿站专用的马车从国王那里来，带着紧急的诏书，让她赶快放了朝那。诏书说：‘朝那的罪过，是我的罪过，你要赦免他，来减轻我的过错。’贵主因为父母又和她沟通了音讯，高兴得不得了，对各位将军说：‘朝那狂妄的行动，就是我父亲主使的；现在让我放了他，也是父亲的意思。从前我违背父母之意，是为了保持贞节；现在如果再违背父母，恐怕要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于是让人把他押回来，派一个骑兵送朝那回去，还未走到朝那，他就已经羞愧地死在路上了。

“我因为打败敌人有功劳，受到很大的恩宠和赏赐，接着又举行仪式任命我为平难大将军，食邑封地是朔方的一万三千户。另外赐给我住处、车马宝器、衣服奴仆、园林官邸、仪仗旗铠甲。其次是各位将军，也各有不同的奖赏。第二天大摆宴席，坐到席位上的不过五六个人。先前宴会上的六七个女子全来陪坐，一个个风情万种，更加迷人。痛饮到晚上，喝得很高兴。轮到贵主喝酒，她捧着酒杯说：‘我很不幸，年纪轻轻地就守了寡，天性孤独贞烈，不顺从严父的命令，隐居在这里已经三十六年了。整天蓬头散发，心如死灰，只是没死罢了。朝那小子胁迫我，几乎达到了倾覆的急险地步。如果不是蒙相公的特殊恩情，以及将军的雄杰英武，那么我将像春秋时息国被灭后不再说话的息夫人，成为朝那小贼的囚徒。我将永远记住这份恩德，终生不会忘记。’于是用七宝钟倒好酒，派人拿着送给我。我因而离开座位，

再拜而饮。余自是颇动归心，词理恳切，遂许给假一月。宴罢出。明日，辞谢讫，拥其麾下三十余人返于来路，所经之处，闻鸡犬，颇甚酸辛。俄顷到家，见家人聚泣，灵帐俨然。麾下人，令余促入棺缝之中，余欲前，而为左右所耸。俄闻震雷一声，醒然而悟。”

承符自此不事家产，唯以后事付妻孥。果经一月，无疾而终。其初欲暴卒时，告其所亲曰：“余本机钤入用，效节戎行。虽奇功蔑闻，而薄效粗立。洎遭衅累，谴谪于兹，平生志气，郁而未申。丈夫终当扇长风，摧巨浪，摧太山以压卵，决东海以沃萤。奋其鹰犬之心，为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当有所受，与子分襟，固不久矣。”其

月十三日，有人自薛举城，晨发十余里，天初平晓，忽见前有车尘竞起，旌旗焕赫，甲马数百人。中拥一人，气概洋洋然，逼而视之，郑承符也。此人惊讶移时，因伫于路左，见瞥如风云，抵善女湫。俄顷，悄无所见。

拜了两拜然后把酒喝下。我从此就动了回家的心思，言词道理说得十分恳切，她就答应给我一个月的假。宴会结束后我们就出来了。第二天，我去感谢辞别之后，就带着手下的三十多个人沿来时的路返回，一路之上，听到鸡和狗的叫声，心里觉得酸溜溜的。不一会儿就到了家，看见家里人在哭泣，灵帐安设得整整齐齐。我的一个手下让我赶快从棺材缝中钻进去，我正要前往，却被左右的人一推。接着听到一声震耳的雷鸣，就醒了过来。”

郑承符从此不再经营家产，只是把自己的后事托付给妻子儿女。果然过了一个月后，他无病而亡。他在快要死的时候，告诉他的亲属说：“我本来是靠机智谋略而被任用，在军队中效力。虽然没有立下奇异的功勋，可是也稍微有了一些微薄的成绩。但因受到一些事端的牵累，被贬谪到这个地方，我平生的志气，被压抑着不能表现出来。大丈夫本来就应当卷起狂风，掀起巨浪，抱起泰山压在鸡蛋上，引东海的水来浇熄萤火的光亮。奋发起雄鹰和猎犬般的雄心，为人间扫除不平。我早晚会接受使命，与你们永别的时刻，要不了多久了。”那个月的十三日，有个人早晨从薛举城出发，走了十多里，天刚刚亮的时候，忽然看见前面有车马掀起纷纷扬扬的灰尘，战旗鲜艳耀目，穿甲衣的骑兵有好几百名。当中有一个人，颇为洋洋得意，走近一看，竟是郑承符。这个人惊讶了很长时间，呆呆地站在路的左边，看见郑承符他们快得就像风云一般，一下就到了善女潭。不一会儿，就静悄悄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卷第四百九十三 杂录一

夏侯亶	王 肃	李延寔	李义琛	刘 龙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迟敬德	虞世基
来 恒	欧阳询	许敬宗	元万顷	郭务静
唐 临	苏瓌李峤子	娄师德	李 晦	宋之问
陆元方	陈希闵	李 详		

夏侯亶

梁夏侯亶为九列，家贫而好置乐。妓无衣装饰，客至，即令隔帘奏曲。时人以帘为夏侯妓衣。出《独异志》。

王 肃

后魏尚书令王肃字恭懿，琅邪人。肃，齐雍州刺史奂之子，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北归后魏。时高祖新营洛邑，凡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曰王生。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薄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

夏侯亶

梁代的夏侯亶位列九卿，家里穷却喜欢置办乐队。歌妓没有衣服打扮，客人来了的时候，就让妓女隔着帘子演奏乐曲。当时的人把帘子说成是夏侯家歌妓的衣服。出自《独异志》。

王 肃

后魏尚书令王肃，字恭懿，琅邪人。他是南齐雍州刺史王奂的儿子，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善于言辞，担任南齐的秘书丞。后魏太和十八年，王肃到北方归顺了后魏。当时高祖新建洛阳城，凡是建筑制造的东西，因为王肃知道很多以前的事情，大有帮助。高祖非常器重他，经常叫他王生。王肃在江南的时候，娶了谢家的女儿为妻。等到了京城，王肃又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谢氏出家做了尼姑，也来投奔王肃。发现王肃娶了公主，谢氏就作了一首五言诗赠给王肃。那诗说：“本为薄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就代替王肃写了一首诗来答谢说：

“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怅恨，遂造正觉寺以憩之。出《伽蓝记》。

李延寔

后魏太傅李延寔者，庄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将行奉辞，帝谓寔曰：“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寔答曰：“臣年迫桑榆，气同朝露；人间稍远，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闲退，陛下渭阳兴念，宠及老臣，使夜行非人，裁锦万里。谨奉明敕，不敢失堕。”时黄门侍郎杨宽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昇，子昇曰：“吾闻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闻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怀砖叩头，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师谣语曰：‘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之义，起在于此也。”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清河崔淑仁称齐土大夫曰：“齐人者，外矫庶几，内怀鄙吝。轻同毛羽，利等锥刀。好驰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促共归之。苟无所资，随即舍去。”言器薄之甚也。出《伽蓝记》。

李义琛

李义琛，陇西人，居于魏，自咸阳主簿拜监察。少孤贫，唐初草创，无复生业，与再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居，

“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王肃非常惆怅悔恨，就建了正觉寺让谢氏居住。出自《伽蓝记》。

李延寔

后魏太傅李延寔，是庄帝的舅舅。永安年间，他被任命为青州刺史。准备上任的时候去向皇帝告别，皇帝对他说道：“当地人有‘怀砖’的习俗，社会上号称是难以治理的。舅父应该努力用心治理，不辜负朝廷的重托。”李延寔回答说：“为臣的岁数已经迫近晚年，精力如同早晨的露水；离人间渐渐远了，一天天接近坟墓。为臣早已请求退休，陛下却念及甥舅之情，宠幸到老臣，让我这个夜间走路的残疾人，管理广阔的土地。老臣遵奉英明的敕令，不敢有所失误。”当时黄门侍郎杨宽在皇帝身边，不明白“怀砖”的意思，私下问舍人温子昇，温子昇说：“我听说皇帝的哥哥彭城王做青州刺史，听跟着他一块到青州的宾客说：‘齐地的百姓，风俗浅薄，高谈空论，专讲名利。太守刚入境时，百姓都怀揣砖块磕头，用来讨太守的欢心。等到他被取代御任回家的时候，百姓又用这些砖砸他。’这是说当地人心的向背比翻转手掌还快。所以京城里有民谣说：‘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的含义就是从这儿产生的。”颍川的荀济是一位风流名士，鉴别人才的眼光高明，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清河崔淑仁提到齐地的士大夫说：“齐地人，外表装得还凑合，内心却很鄙俗。轻浮得像羽毛，尖刻得像刀子锥子。喜欢追求虚名，依附有盛名的人。有威风有势力的，他们就急忙去投奔。如果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转身就离去。”这是说他们轻浮得厉害。出自《伽蓝记》。

李义琛

李义琛是陇西人，居住在魏地，由咸阳主簿升为监察御史。义琛少年时死了父亲，家里很贫困，唐朝刚刚开国时，他也没有什么维持生计的产业，跟远房的堂弟李义琰、李上德在一起住，事从姑，定省如亲焉。武德中，俱进士。共有一驴，赴京。次潼关，

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贫，辞以客多，不纳。进退无所舍，徙倚门旁。有咸阳商客见而引之，同舍多暗鸣。商客曰：“此三人游学者，今无所止，奈何睹其狼狈？”乃引与同寐处。数日方晴，道开。义琛等议鬻驴以一醉，商客窃知，固止之，乃资以道粮。琛既擢第，历任咸阳，召商客，与之抗礼。商客不复识，但悚惧逊退。琛语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后任监察。出《云溪友议》。

刘 龙

刘龙后名义节。武德初，进计于高祖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苑中树木作樵，以易帛，岁取数十万匹。又藏内绾绢，每匹皆有余轴之饶。使截剩物，以供杂费，动盈万段矣。”高祖并从之。出《谭宾录》。

裴玄智

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此僧监当。分为三分，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一分以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士女礼忏闾咽，施舍争次不得，更有连车载钱绢，舍而弃去，不知姓名。

事奉从祖姑姑，早晚问安就像对待父母一般。武德年间，三人都考进了进士。他们三人共用一头驴，到京城去。走到潼关时，赶上下大雨，去住旅店。店主人鄙视他们穷困，借口客人太多，不收留他们。三人往前走往后退都无房可住，只好站在店门旁边。有个咸阳的商人看到他们就拉他们同住，同屋的人大多不满。商人说：“这三个人是在外地学习的，现在没有住的地方，怎么忍心看着他们这样狼狈不堪呢？”于是拉着他们与自己睡在一处。几天后才天晴，路上可以行走了。义琛等人商量把驴卖了以便请商人喝酒致谢。商人暗中知道后，坚决阻止了他们，又资助他们三人路上吃的粮食。等到李义琛考中以后，到了咸阳任职，就把商人找来，与他以平等的礼节相见。商人认不出他，只是恐惧谦让退避。李义琛告诉了他原由，商人才明白过

来，于是拉着商人进入正堂。李义琛后来担任了监察御史。出自《云溪友议》。

刘 龙

刘龙后来改名为义节。武德初年，他向高祖献计说：“现在仁义的军队好几万，都在京城里，柴贵而布帛贱。如果采伐街道和花园中的树木作柴来换帛，每年可换得数十万匹。另外，仓库内的缙绢，每一匹都多出一些。让人把多出的裁下来，以便供给杂费之用，一下就能够万段了。”高祖一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出自《谭宾录》。

裴玄智

武德年间，有个僧人信义学习佛法，信奉三阶宗，在化度寺建了一个叫无尽藏的仓库。贞观年间以来，人们施舍的钱帛金玉，堆积在库里多得数不过来，常让这个和尚在那里看管。这些财物分为三份，一份用作天下寺庙的修理费用，一份用来施舍给天下饥寒交迫的穷人，一份充当供佛用品和供养僧人，不使他们困难。善男信女礼拜忏悔的满寺院都是，争相施舍，都排不上号，还有人用好几辆车送来钱和绢，卸完车就走，连姓名也不留。

贞观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洒扫，积十数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后密盗黄金，前后所取，略不知数，寺众莫之觉也。因僧使去，遂便不还。惊疑所以，观其寝处，题诗云：“放羊狼颌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出《辨疑志》。

度支郎

贞观中，尚药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谢朓诗云“坊州采杜若”，乃委坊州贡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读谢朓诗误。郎官作如此判事，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闻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出《国史》。

虞世南

太宗将致樱桃于酈公，称“奉”则尊，言“赐”则卑。问于虞世南。世南对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称‘饒’。”从之。出《国史》。

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善夺槊，齐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显德殿前试之。谓敬德曰：“闻卿善夺槊，令元吉执槊去刃。”敬德曰：“虽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顷刻之际，敬德三夺之，元吉大惭。出《独异志》。

贞观年间，有个裴玄智，恪守戒律，专心勤奋，进入寺里洒水扫地，干了十多年。寺内的众人因为他的品行没有什么污点，就让他看守那个仓库。后来他偷偷地盗走了黄金，前前后后拿走的，不知有多少，寺里的僧众谁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因为他被和尚派出去办一件事，于是就没了回来。大家惊疑他为什么这样，到他的住处一看，发现他题了一首诗：“放羊狼颌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后来再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出自《辨疑志》。

度支郎

贞观年间，主管药物的大臣上奏皇上征求杜若这种药，皇上下令户部的度支曹承办。有个部里的郎官凭谢朓诗中的“坊州采杜若”一句，便委托坊州进贡杜若。该州官府的官员答复说：“坊州不产杜若，恐怕是由于读谢朓的诗搞错了。郎官做出像这样的决定，难道不怕二十八宿笑话人吗？”唐太宗听后大笑，于是把那个郎官改任为雍州司法。出自《国史》。

虞世南

唐太宗打算送樱桃给酈公，说“奉”就太尊敬酈公了，说“赐”又显得酈公地位太低了，就去问虞世南。虞世南回答说：“从前梁武帝赠送东西给齐巴陵王时用‘饒’。”太宗听从了这个意见。出自《国史》。

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擅长夺槊，齐王元吉也善于用槊，高祖在显德殿前试验一下他们的功夫。高祖对尉迟敬德说：“听说你擅长夺槊，叫元吉拿着槊去掉刃。”尉迟敬德说：“即使加上刃，也不能伤着我。”于是加上了刃。顷刻之间，尉迟敬德就把元吉的槊夺过来三次，元吉觉得非常惭愧。出自《独异志》。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与许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出《谭宾录》。

来 恒

来恒，侍中济之弟，弟兄相继秉政，时人荣之。恒父护儿，隋之猛将也。时虞世南子无才术，为将作大匠。许敬宗闻之，叹曰：“事之倒置，乃至于斯！来护儿为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出《大唐新语》。

欧阳询

文德皇后丧，百官缞经。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中书舍人许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出《谭宾录》。

许敬宗

太宗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竟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帝闻，将罪之。出《国史纂异》。

元万顷

元万顷为辽东道管记，作檄文，讥议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守之。万顷坐是流于岭南。出《谭宾录》。

虞世基

虞世南的哥哥虞世基和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同时被宇文化及害死。封德彝当时是内史舍人，完全目睹了那件事。他因而对别人说：“虞世基被杀时，虞世南伏在地上请求代死；许善心死时，许敬宗却反复叩拜行礼来求生。”出自《谭宾录》。

来 恒

来恒是侍中来济的弟弟，弟兄相继掌权，当时的人都觉得他们很荣耀。来恒的父亲来护儿是隋朝的猛将。当时虞世南的儿子没有才艺，做了管理宫殿建筑的将作大匠官。许敬宗听说了这件事，叹息说：“事情的颠倒，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来护儿的儿子做宰相，虞世南的男儿却做木匠！”出自《大唐新语》。

欧阳询

文德皇后去世，百官都戴孝。率更令欧阳询相貌丑陋古怪，众人有的指指点点。中书舍人许敬宗看到后大笑不止，于是被御史告发检举，被贬为洪州司马。出自《谭宾录》。

许敬宗

太宗攻打辽国，制造了云梯来攻城。那些应征首先登梯的人，在城中的箭和石头像雨点般投射下来时，仍争先恐后地登梯攻城。英公李世绩指着他们对中书舍人许敬宗说：“这些人难道不是大壮士？”敬宗说：“不是壮士，主要是不懂得思考。”皇帝听说后，打算判他罪。出自《国史纂异》。

元万顷

元万顷是辽东道的管记，作了一篇檄文，讥笑高丽不知道把守住鸭绿江的险要处。莫离支在回报文章中说：“恭敬地听到你的指示了。”于是调兵把守住鸭绿江的险要处。万顷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被流放到岭南。出自《谭宾录》。

郭务静

沧州南皮丞郭务静性糊涂，与主簿刘思庄宿于逆旅，谓庄曰：“从驾大难。静尝从驾，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讨得之。”庄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静曰：“若不在中，更论何事？”又谓庄曰：“今大有贼。昨夜二更后，静从外来，有一贼，忽从静房内走出。”庄曰：“亡何物？”静曰：“无之。”庄曰：“不亡物，安知其贼？”静曰：“但见其狼狈而走，不免致疑耳。”出《朝野僉载》。

唐 临

唐临性宽仁，多恕。常欲吊丧，令家僮归取白衫，僮乃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察之，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乃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出《传载》。

苏瓌李峤子

中宗常召宰相苏瓌、李峤子进见。二子皆僮年，上迎抚于前，赐与甚厚。因语二儿曰：“尔宜忆所通书，可谓奏吾者言之矣。”颀应之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亡其名，亦进曰：“斲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出《松窗录》。

娄师德

天后朝，宰相娄师德温恭谨慎，未尝与人有毫发

郭务静

沧州南皮县的县丞郭务静性情糊涂，跟主簿刘思庄住在旅馆时，郭务静对庄思庄说：“跟随皇帝出行太难了。我曾跟随皇帝出行，家人丢失了三天，后来在侍从官员的帐篷中找了回来。”刘思庄说：“您的夫人也在其中吗？”郭务静回答说：“如果她不在里面，还说什么呢？”又对刘思庄说：“现在贼很多。昨夜二更天后，我从外面回来，有一个贼，忽然从我的房里跑出来。”刘思庄说：“丢了什么东西？”郭务静说：“没丢什么。”刘思庄说：“不丢东西，怎么知道他是贼？”郭务静回答说：“只见他狼狈而逃，不免产生了怀疑罢了。”出自《朝野金载》。

唐 临

唐临性情宽厚仁慈，经常原谅别人。曾有一次想去吊唁，叫家僮回去取白衫，家僮误拿来了别的衣服，心里害怕不敢进。唐临觉察到了这个情况，就对家僮说：“今日我呼吸不畅，不适合伤心哭泣，刚才取白衫的事就暂时不办了。”又回家僮熬药不精细，唐临暗中觉察出了原因，就说：“今天天气阴沉，不适合吃药，可以把药物扔了。”他始终不公开家僮的过错。出自《传记》。

苏瓌李峤子

唐中宗曾有一次召宰相苏瓌和李峤的儿子进见。两个儿子都是少年，皇上迎上去拉到面前抚摸他俩，赐给他们不少东西。于是告诉两个孩子：“你们应该回忆一下学懂了的书，把认为可以对我讲的说出来。”苏瓌回答说：“木头依照墨线就直，国君听从劝谏就圣明。”李峤的儿子不知道叫什么名，也进言说：“斩断早晨过河人的小腿，剖开贤人的心。”皇上说：“苏瓌有儿子，李峤没有儿子。”出自《松窗录》。

娄师德

武后当朝时，宰相娄师德为人谦恭谨慎，不曾跟人有丝毫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忧汝与人相竞。”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师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面，其人怒也。拭

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干？”而其保身远害，皆类于此也。出《独异志》。

又则天禁屠杀颇切，吏人弊于蔬菜。师德为御史大夫，因使至于陕。厨人进肉，师德曰：“敕禁屠杀，何为有此？”厨人曰：“豺咬杀羊。”师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进鲙，复问：“何为有此？”厨人复曰：“豺咬杀鱼。”师德因大叱之：“智短汉，何不道是獭？”厨人即云是獭，师德亦为荐之。出《御史台记》。

李 晦

李晦为雍州长史，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逼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出《谭宾录》。

宋之问

宋之问，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诗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愧。出《本事诗》。

的隔阂。娄师德的弟弟被委任为代州刺史，娄师德告诫他说：“我很担心你跟人家相争。”弟弟说：“人家吐唾沫到我脸上，我就自己擦掉走开。”娄师德说：“只做到这点还不够。凡是人家吐你脸上，那个人一定是很生气的。擦掉它，这就违背了那人的心，为什么不等它自己干呢？”他保护自身远离祸害的做法，都跟这类似。出自《独异志》。

另外，武则天禁止屠宰很严厉，小吏们苦于只吃蔬菜。娄师德为御史大夫，因出差到了陕西。吃饭时厨师送上了肉，娄师德说：“皇上禁止屠宰，为什么有这东西？”厨师说：“这是豺咬死的羊。”娄师德说：“这个豺太懂事了！”于是吃了肉。又端上了切细的鱼肉，又问：“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厨师又说：“这是豺咬死的鱼。”娄师德于是大声斥责他：“缺心眼的汉子！为什么不说是獭咬死的？”厨师马上

说是獭咬死的，姜师德就把这道菜也摆上桌。出自《御史台记》。

李 晦

李晦是雍州长史，私人住宅中有座楼房，下临一家酒店。那酒店的主人曾等着李晦来时说道：“我这个低微卑贱的人，虽然是礼涉及不到的，然而家中也有老少，不想让外人偷看他们。可是我家靠近大人家的楼，出入感到不便，请允许我从此离开。”李晦当天就拆了那座楼。出自《谭宾录》。

宋之问

宋之问在武则天当政时，请求成为北门学士，武则天没答应。宋之问就写了一首《明河篇》来表达自己的心意。那诗说：“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武则天看了那首诗后，对崔融说：“我不是不知道宋之问有才情，只是因为他有嘴上的过失。”原来是因为宋之问患有牙病，嘴里经常发出臭味的缘故。宋之问终生都感到羞惭气愤。出自《本事诗》。

陆元方

陆元方为鸾台凤阁侍郎，居相国。则天将有迁除，必先访之。元方密以进，不露其恩，人莫之知者。先所奏进状章，缄于函中，子弟未尝见。临终，命焚之，曰：“吾阴德于人多矣，其后福必不衰也。吾本当寿，但以领选曹，铨择流品，吾伤心神耳。”言毕而终。出《御史台记》。

陈希闵

司刑司丞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之额，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笔”。又号“按孔子”，言鞫削至多，纸面穿穴，故名“按孔”。出《朝野僉载》。

李 详

李详字审己，赵郡人。祖机衡，父颖，代传儒素。详有才华胆气，放荡不羁。解褐盐亭尉。详在盐亭，因考，为录事参军所挤。详谓刺史曰：“录事恃纠曹之权，当要害之地，为其妄褒贬耳。若使详秉笔，亦有其词。”刺史曰：“公试论录事考状。”遂授笔。详即书录事考曰：“怯断大按，好勾小稽。自隐不清，言他总浊。阶前两竞，斗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谈笑之最焉。出《御史台记》。

陆元方

陆元方做门下省和中书省的侍郎，处于宰相的地位。武则天将要降升官员时，一定先去征求他的意见。陆元方秘密地献上自己的意见，不显示他对别人的举荐之恩，所以别人没有知道这情况的。以前上奏的奏章，都封在匣子里，子孙们也不曾看见。临死前，他让人把这些奏章都烧了，说：“我对待别人积下的阴德多了，后代的福分一定不会衰减的。我本来可以长寿，只因为又兼管选曹，选拔评定官阶，太过费心劳神了啊。”说完就死了。出自《御史台记》。

陈希闵

司刑司丞陈希闵因为无才而担任了官职，什么事都办得很不顺畅。司刑府吏把他看成“高手笔”，是说他拿着笔举到额头上，半天不落下去，所以叫“高手笔”。又叫他“按孔子”，是说他改动极多，纸都穿孔了，所以叫“按孔”。出自《朝野僉载》。

李 详

李详字叫审己，是赵郡人。祖父叫机衡，父亲叫颖，世代以儒学传家。李详既有才华，又有胆色，行动随便，不爱拘束。初次做官就做了盐亭尉。李详在盐亭时，在官员考核中，被录事参军所排挤。李详对刺史说：“录事参军依仗他有检举众人的权力，身处要害的位

置，就对别人胡乱褒贬。如果让我李详拿笔写考核意见，我也有我的说法。”刺史说：“您试论一下录事参军考核的情形。”于是交给他笔。李详马上写了一份对录事的考核意见，说：“大事的考核不敢下判断，小事的考核却津津有味。隐瞒自己不清白之处，谈到他人却都是污点。大堂上双方相争，直到都疲惫不堪才停止。狱里的囚犯，不遇大赦就不放出去。”天下的人都认为这是最有趣的谈笑了。出自《御史台记》。

卷第四百九十四 杂录二

房光庭 崔思兢 崔 湜 吕太一 许诚言
杜 丰 修武县民 李元鼎 王 琚 李適之
白履忠 夜明帘 班景倩 薛令之

房光庭

房光庭为尚书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败，御史陆遗逸逼之急。光庭惧，乃见时宰。时宰曰：“公郎官，何为匿此人？”曰：“光庭与薛昭有旧，以途穷而归光庭，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庙堂者，复何以待光庭？”时宰义之，乃出为慈州刺史，无他累。光庭尝送亲故之葬，出鼎门，际晚且饥，会鬻糕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光庭曰：“与你官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值。”时人赏其放逸。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御史台记》。

房光庭

房光庭做尚书郎，老朋友薛昭被流放，来投奔光庭，光庭把他藏了起来。事情败露以后，御史陆遗逸逼着跟他要人，要得很急。光庭害怕了，就去见当时的执政官。当时的执政官说：“您是郎官，为什么要窝藏这个人呢？”光庭回答说：“我与薛昭有老交情，他现在是因为走投无路来投奔我，而且所犯的也不是大事，能不收留他吗？如果把他抓起来送到官府，在朝廷上的人，又会用什么态度对待我光庭呢？”当时的执政官认为他做的合乎道义，就派他出朝做慈州刺史，没受到连累。光庭曾为亲戚故旧送葬，出了鼎门，当时接近黄昏，并且肚子很饿了，正好有卖糕饼的，光庭就和同行的几个人吃起来。但他一向身上不带钱，没法付账。卖饼的人逼着要钱，光庭就叫卖饼的人跟他去拿钱，卖饼的人不同意。光庭说：“告诉你官衔，我是右台

御史，可随我去拿钱。”当时的人都很欣赏他的放任自由。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自《御史台记》。

崔思兢

崔思兢，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须寔状。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尔。”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寔曾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白雪？”行岌惧，逼宣家令访妾。思兢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顾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阖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云：“崔家顾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忧。思兢素重馆客，不知疑。密随之，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白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缗，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则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语》。

崔思兢

崔思兢在武则天当政时，有人告他的堂兄崔宣谋反，于是武则天让御史张行岌审查这件事。告密的人先把崔宣的小妾引诱出来藏了起来，却说崔宣的小妾准备揭发崔的阴谋，崔宣就杀了她，把尸体扔到了洛水中。张行岌调查后，一点证据也没查出。武则天很生气，命令重新审查，后来张行岌上奏的内容仍像上次一样。武则天说：“崔宣造反的情况很清楚，是你宽恕放纵他。我要让来俊臣来调查，你可别后悔。”张行岌说：“臣办案不如俊臣，陛下委托臣来办这事，我得掌握实情。如果只顺从旨意胡乱族灭人家，哪里是执法官应信守的呢？臣认为陛下一定是在考验为臣罢了。”武则天脸色严肃地说：“崔宣如

果确曾杀了小妾，造反的情形自然就清楚了。不把小妾找出来，怎么洗清自己？”张行岌害怕了，逼着崔宣家去寻找小妾。崔思兢于是在中桥南北两面，放了很多钱帛，悬赏征求知道窝藏小妾的人，但过了好几天，一点消息也没听到。可是他家每次偷偷商量的事，告密的人却都知道。崔思兢推测家中有同谋的人，于是假装对崔宣的妻子说：“得用三百匹绢，雇刺客杀死告密的人。”而后他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潜伏在御史府前。崔宣家有个门客姓舒，是婺州人，平时言行没有什么缺点，一直为崔宣家效劳，崔宣委派他办事就跟委派子弟一样放心。不一会儿，崔思兢就看见姓舒的那人到御史台贿赂看门人，让他通报告密的人。告密的人于是说道：“崔家雇人刺杀我，请把情况报告给皇上。”御史台中因而惊慌混乱。崔思兢一向器重这个门客，没怀疑过他。便偷偷尾随着他，到了天津桥，崔思兢估计他不会再到御史台去，就骂他说：“无赖阴险的混蛋，崔家如果破败，一定供出你是同谋，你有什么办法洗清自己呢？如果你侥幸能找出崔家的小妾，我送你五百匹缣，你回到家乡足够建成百年的基业。否则，我也一定杀了你。”那个人后悔道歉，于是带着崔思兢到了告密者的家里，搜出了那个小妾。崔宣才得以免罪。出自《大唐新语》。

崔 湜

唐崔湜，弱冠进士登科，不十年，掌贡举，迁兵部。父揖，亦尝为礼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为侍郎。后三登宰辅，年始三十六。崔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尝暮出端门，下天津桥，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时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出《翰林盛事》。

吕太一

吕太一为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邻司，时吏部移牒，令户部于墙宇自竖棘，以备铨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铨惣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种棘。”省中赏其清俊。出《御史台记》。

许诚言

许诚言为瑯邪太守，有囚缢死狱中，乃执去年修狱典鞭之。修狱典曰：“小人主修狱耳，如墙垣不固，狴牢破坏，贼自中出，犹以修治日月久，可矜免。况囚自缢而终，修狱典何罪？”诚言犹怒曰：“汝胥吏，举动自合笞，又何诉？”出《纪闻》。

杜 丰

齐州历城县令杜丰，开元十五年，东封泰山，丰供顿。乃造棺器三十枚，置行宫。诸官以为不可，丰曰：“车驾今过，

崔 湜

唐代的崔湜二十岁时就考中了进士，不到十年工夫，开始主管国家考试录取人才的工作，后来升为兵部侍郎。崔湜的父亲叫崔揖，也曾做礼部侍郎，到这时候父子天天在同一官署中做侍郎。后来三次登上宰相的位置，而年龄才三十六岁。崔湜刚开始做宰相的时候，才二十七岁，容貌举止端庄清雅，文章词句清新华美。有一次他在黄昏时出了端门，到了天津桥，坐在马上自己吟诵：“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当时是工部侍郎，望着崔湜意味深长地叹息说：“这诗句可以效法，这个地位也可以得到，但是在他这个年龄就这样是达不到的。”出自《翰林盛事》。

吕太一

吕太一是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的官署相邻，当时吏部发文，让户部在院墙外自己栽上酸枣树，以防备吏部的人勾结串通。吕太一答复说：“我想那吏部，是搜罗选拔人才的部门，应当强调简明扼要，清晰畅通，何必竖起篱笆，种上酸枣树呢？”部内诸公都赞赏他的清高超群。出自《御史台记》。

许诚言

许诚言任瑯邪太守，有个囚犯在狱中自己吊死了，他便把去年主管修狱的人抓来鞭打。主管修狱的人说：“小人只是掌管修整监狱罢了，如果墙壁不坚固，牢狱被破坏，犯人从里面逃出，尚且可以因为修建时间长了而免罪。何况囚犯是自己上吊而死，我主管修监狱的有什么罪呢？”许诚言仍生气地说：“你是小吏，自然动不动就该被鞭打，还有什么可申诉的？”出自《纪闻》。

杜 丰

齐州的历城县令杜丰，开元十五年皇帝到泰山祭天时，由杜丰负责皇帝途中的食宿供应。杜丰于是制造了棺材三十口，放在行宫中。诸位官员都认为这不行，杜丰说：“皇帝现在经过，

六宫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预备，其悔可追乎？”及置顿使入行宫，见棺木陈于幕下，光彩赫然，惊而出，谓刺史曰：“圣主封岳，祈福祚延长，此棺器者，谁之所造？且将何施？何不祥之甚？”将奏闻。刺史令求丰，丰逃于妻卧床下，诈称赐死，其家哭之。赖妻兄张抟为御史，解之，乃得已。丰子钟，时为兖州参军，都督令掌厩马刍豆。钟曰：“御马至多，临日煮粟，恐不可给，不如先办。”乃以镬煮粟豆二千余石，纳于窖中，乘其热封之。及供顿取之，皆臭败矣。乃走，犹惧不免，命从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药竟不能为患而愈肥。时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出《纪闻》。

修武县民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人嫁女，婿家迎妇，车随之。女之父惧村人之障车也，借俊马，令乘之，女之弟乘驴从，在车后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牵马，一人自后驱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与亲眷寻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凌晨启门，门外有妇人，裸形断舌，阴中血皆淋漓。生问之，女启齿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师，师出户观之，集诸生谓曰：“吾闻夫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

坟羊。

六宫都随行，如果忽然得急病去世的，临时找棺材怎么能找到？如果事情不预先做准备，那后悔就来不及了。”等到负责安排皇帝途中食宿的置顿使进入行宫，看见棺材摆在帐幕下，光彩照人，大吃一惊，连忙退了出去，对刺史说：“圣上到泰山祭天，祈求福运绵长，这些棺材，是谁制造的？要它做什么用？太不吉利了吧？”于是打算上奏皇帝。刺史让人去把杜丰找来，杜丰逃到妻子睡觉的床底下，假称皇帝已赐他死，他家的人都为他痛哭。后来靠大舅哥张抟做御史，从中斡旋排解，才把这件事了结了。杜丰的儿子杜钟，当时做兖州参军，都督让他掌管马圈里的马和草料。杜钟说：“皇帝的马极多，到了要用的日子再煮小米，恐怕供应不上，不如先办。”于是使用锅煮了两千多石的小米和豆子，放入窖里，趁热封严了。等到要供应物质时取出一看，全都腐烂发臭了。杜钟于是逃跑，仍害怕不能免罪，就叫随从的人买了半升半夏，和在羊肉里煮着吃了，以便自杀，可是药竟然不能药死人，人反而更胖了。当时的人说：“没有这样的父亲就生不出这样的儿子。”出自《纪闻》。

修武县民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有户人家女儿出嫁，女婿家来迎娶媳妇，车子跟在后面。女方的父亲怕村里人挡住车不能前进，就借了匹好马，让女儿骑着它，又让她弟弟骑着驴在后边跟着，在车后百步以外走着。忽然有两个人从草中跳出来，一人牵着驮新娘子的马，另一个人从后面赶着马跑，新娘的弟弟追不上，于是报告了父亲。父亲便与亲属一起寻找新娘子，一个晚上也没找到。距离女方家三十里处，有个村子里有所小学校，当时上夜学，所以学生多在学校住宿。凌晨起来一开门，看见门外有个妇女，赤身露体，舌头也被弄断了，阴部血淋淋的。学生问她，那女人一张口就血流不止，说不出话来。学生就报告了老师，老师走出门来看了看，召集学生们对他们说：“我听孔夫子说过，山上的怪物叫夔魍魉，水里的怪物叫龙罔象，土里的怪物叫坟羊。

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将非山精野魅乎？盍击之？”于是投以砖石，女既断舌，不能言，诸生击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寻求，至而见之，乃执儒及弟子诣县。县丞卢峰讯之，实杀焉，乃白于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出《纪闻》。

李元晶

李元晶为沂州刺史，怒司功郗承明，命剥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适会博士刘琮璉后至，将入衙。承明以琮璉儒者，则前执而剥之，给曰：“太守怒汝衙迟，使我领人取汝，令便剥将来。”琮璉以为然，遂解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晶见剥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数十焉。琮璉起谢曰：“蒙恩赐杖，请示罪名。”元晶曰：“为承明所卖。”竟无言，遂入户。出《纪闻》。

王 琚

玄宗在藩邸时，每游戏于城南韦杜之间，尝因逐狡兔，意乐忘返。与其徒十数人，饥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树之下。适有书生，延帝过其家。其家甚贫，止村妻一驴而已。帝坐未久，书生杀驴煮棘，备膳饌，酒肉滂沛，帝顾而甚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游韦杜间，

我们住的这地方靠近太行山，是怪物生长的地方，这女人莫不是山精野妖吗？何不一块打她？”于是一起扔砖石砸她，女的舌头已断，说不了话，学生们不断打她，最后被打死了。等到天亮了一看，才知道并不是妖怪。不一会儿这个女人的家里人来此寻找，来到后看到了女儿惨死的样子，于是把那个教书的先生和他的学生都抓到了县里。县丞卢峰审讯此事，审明确实是师生杀了人，于是上报于郡衙。教书的先生和学生被判笞刑，被鞭打而死的有三个人，可是那两个真正的劫匪，最后也没有抓到。出自《纪闻》。

李元晶

李元晶做沂州刺史，对司功郗承明很生气，命人到屏帐外面剥去他的衣服。承明是个很狡猾的人，出了屏帐以后，恰好碰到了博士刘琮琎来晚了，准备进入衙门。承明因为琮琎是个儒生，就上前抓住他，剥他的衣服，欺骗他说：“太守对你来晚了很生气，让我带着人来捉你，并且叫立即剥下衣服带上去。”琮琎以为是真的，就脱下了衣服。承明给吏卒使眼色，让他们抓着琮琎进去，他自己却逃走了。元晶见剥下衣服的人来了，也不知道是琮琎，就叫人用棍子打了几十下。琮琎站起来谢罪说：“承蒙恩惠，赏给我这么多棍，请告诉我犯了什么罪？”元晶说：“你被承明出卖了。”琮琎竟没话说，便进了门。出自《纪闻》。

王 琚

玄宗还住在王府里时，常常在长安城南韦氏和杜氏家族居住的韦曲和杜曲一带游玩，曾经因为追赶狡猾的兔子，心情高兴而忘了回家。他和手下的十几个人，都饥饿疲倦得厉害，于是在村中的大树下面休息。恰好有个书生，邀请玄宗到他家做客。他的家中很贫困，只有一位乡下妻子和一头驴而已。玄宗坐的时间还不长，书生杀驴煮粘高粱，准备饭食，酒肉丰盛，玄宗看了感到很奇怪。等到与书生交谈，发现书生洒脱开朗，谈吐不凡，问他姓名，原来叫王琚。从此以后玄宗每次到韦曲杜曲一带游玩，

必过琚家。琚所语议，合帝意，帝日益亲善。及韦氏专制，帝忧甚，独密言于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亲也？”帝遂纳琚之谋，戡定内难。累拜琚为中书侍郎，实预配飨焉。出《开元传信记》。

李適之

李適之入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畿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出《独异志》。

白履忠

白履忠博涉文史，隐居梁城，王志愔、杨瑒皆荐之。寻请还乡，授朝散大夫。乡人谓履忠曰：“吾子家贫，竟不沾一斗米，一匹帛。虽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于实也？”履忠欣然曰：“往岁契丹入寇，家家尽署排门夫。履忠特以读少书籍，县司放免，至今惶愧。虽不得禄赐，且是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出《谭宾录》。

夜明帘

姚崇为相，尝对于便殿，举左足，不甚轻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张说罪状数百言。上怒曰：“卿归中书，宜宣与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说未之知。会吏报午后三刻，说乘马先归。崇

一定会造访王琚家。王琚的谈话和主张，都合乎玄宗心意，玄宗跟他一天比一天更加亲近友好。等到韦后专权时，玄宗很忧虑，单独悄悄跟王琚谈了这件事。王琚说：“乱政就杀了她，又有什么亲不亲的？”玄宗便采纳了王琚的策略，平定了朝廷内的祸乱。连续提升最后任命王琚为中书侍郎，死后成为玄宗的配享之臣。出自《开元传信记》。

李適之

李適之进入仕途，没做过县丞主簿，就做了别驾；没做过东西两京附近的官，就做了京兆尹；没做过御史和中丞，就做了御史大夫；没做过两省的给事中和舍人，就做了宰相；没做过刺史，就做了节度使。出自《独异志》。

白履忠

白履忠广泛阅读文史书籍，隐居在梁城，王志愔、杨瑒都推荐了他。不久白履忠请求回乡，朝廷就授给他朝散大夫的官衔。乡里的人对白履忠说：“您家很穷，竟然不接受一斗米，一匹帛。虽然做了五品官衔，也只是个空名，对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白履忠很高兴

地说：“往年契丹入侵时，家家都要派人守城门。我履忠只因读了少量书籍，县里主管部门免了我的差事，到现在我还感到惭愧惶恐。虽然得不到俸禄，但还是五品之家。终身高枕而卧，不服徭役，这是不容易得到的呀。”出自《谭宾录》。

夜明帘

姚崇做宰相，曾在皇帝休息娱乐的别殿中回答皇帝的问话，抬左脚时，显得不太利索，皇上说：“你的脚有病吗？”姚崇说：“我是心腹有病，不是脚有病。”于是走上前向皇帝诉说张说的罪状，说了几百句话。皇上生气地说：“你回到中书省，应该反映给御史中丞，共同审查他的罪恶！”而张说还不知道这事。恰巧有个小吏报告时间已是午后三刻，张说就骑着马先回去了。姚崇

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诏付之。林甫谓崇曰：“说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剧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说当无害。”林甫止将诏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马坠告。说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书生，通于说侍儿最宠者，会擒得好奸状，以闻于说。说怒甚，将穷狱于京兆。书生厉声言曰：“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缓急有用人乎？公何靳于一婢女耶？”说奇其言而释之，兼以侍儿与归。书生一去数月余，无所闻知。忽一日，直访于说，忧色满面，言曰：“某感公之恩，思有以报者久矣。今闻公为姚相国所构，外狱将具，公不知之，危将至矣。某愿得公平生所宝者，用计于九公主，可能立释之。”说因自历指己所宝者，书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难”。又凝思久之，忽曰：“近者有鸡林郡以夜明帘为寄者。”书生曰：“吾事济矣。”因请说手札数行，恳以情言，遂急趋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书生具以说事言，兼用夜明帘为贽，且谓主曰：“上独不念在东宫时，思必始终恩加于张丞相乎？而今反用谗耶？”明早，公主上谒，具为奏之。上感动，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按事，并宜罢之。”书生亦不复再见矣。出《松窗录》。

急忙找来御史中丞李林甫，把之前皇帝的诏命交给了他。李林甫对姚崇说：“张说足智多谋，如果一定想把他困住，应该让他到一个事务

繁剧的地方去。”姚崇说：“丞相犯罪，不宜逼得太过分。”林甫又说：“您一定不忍心，那么张说该不会有什么灾祸。”林甫只把诏书交给了小御史，中途以从马上摔下来为由告了假。张说在未遭姚崇参奏的十个月前，家中有个教书的书生，跟张说最宠爱的侍女私通，恰巧被人发现奸情，便报告了张说。张说非常气愤，打算把这个案子交给京兆尹彻底处理。书生大声说：“看到美貌的女子不能控制自己，也是人之常情。您遇到危急情况有能用的人吗？为何对一个婢女这样吝惜呢？”张说觉得他的言论挺出奇，就放了他，并把侍女送给他，让他们一同回家去了。书生一去好几个月，一点消息也没有。忽然有一天，书生直接来拜访张说，满脸愁容，说：“我感激您的恩情，考虑有所报答已经很久了。现在听说您被姚宰相构陷，贬到外地的审判材料快要准备好了，而您还不知道情况，危险就要到了。我希望得到您平生最宝贵的东西，在九公主身上用计，可能立刻就会化解您的灾难。”张说便一一说出了自己所宝贵的东西，书生都说：“不足以解除您的灾难。”张说又集中精力想了好久，忽然说：“最近有鸡林郡托人送我的一件夜明帘。”书生说：“我们的事情可以成功了。”于是请张说亲手写了几行话，以动情的话来恳求，书生带着信匆匆忙忙地走了。到了晚上，书生才来到九公主的住宅。书生把张说的事全告诉了公主，又送上夜明帘作为见面礼，并且对公主说：“皇上难道忘了在东宫的时候，想着一定要从始至终加恩于张丞相吗？如今怎么反而采纳了谗言呢？”第二天早上，公主上朝谒见皇上，把书生的话详细上奏给了皇帝。皇上很感动，就急忙命令高力士到御史台宣布圣旨：“之前要求审查张说的事，应该全部不再追究。”而这个书生以后也再没有见到。出自《松窗录》。

班景倩

开元中，朝廷选用群官，必推精当。文物既盛，英贤出入，皆薄具外任。虽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员而授，时以为左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为郡守，西郊盛设祖席。宴罢，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尘，谓掾吏曰：“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为之驺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驾。既而为诗投相

府，以道其诚，其词为当时所称赏。出《明皇杂录》。

薛令之

神龙二年，闽长溪人薛令之登第。开元中，为东宫侍读。时宫僚闲淡，以诗自悼，书于壁曰：“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上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多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上因幸东宫，见焉，索笔续之曰：“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引疾东归。肃宗即位，诏征之，已卒。出《闽川名仕传》。

班景倩

开元年间，朝廷选用各位官员，一定推选精干恰当的人物。官员的车服仪仗之类变得隆盛之后，杰出人才出出进进，都看不上出京到外地做官。即使是强大的藩镇和辖区广大的州府长官，由朝中多余的官员出任，当时都认为是被贬官。班景倩由扬州采访使入朝任大理寺少卿，途经大梁，倪若水是当地郡守，在西郊安排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宴会结束后，班景倩上船离开，倪若水望着他的人马的背影，对手下官员说：“班公这一去，跟登了仙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做他的做侍从，跟在他后面，也实在是心甘情愿啊！”倪若水沉默了好久，才整理车马回衙。不久倪若水作了诗寄到宰相府，用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他的诗句很受当时的人们赞赏。出自《明皇杂录》。

薛令之

神龙二年，福建长溪人薛令之科考考中。开元年间，他担任东宫侍读。当时宫里的官吏清闲无聊，就用诗表达自己的感伤，并写在了墙上：“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上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多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皇上因为到东宫去，看见了这首诗，就要来笔接着写道：“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薛令之为此托病东归故乡。肃宗当上皇帝后，下命令征召薛令之，可是薛令之已经死了。出自《闽川名仕

传》。

卷第四百九十五 杂录三

宇文融	哥舒翰	崔隐甫	萧 嵩	陈怀卿
邹凤炽	高力士	王 维	史思明	豆 谷
润州楼	丘 为	裴 佖	李抱贞	杨志坚

宇文融

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诬讐。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帝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时，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从愿少家相州，应明经，常从五举，制策三等，授夏县尉。自前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出《明皇杂录》。

哥舒翰

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壕。”时差都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黥货，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续入朝奏，擢

宇文融

唐玄宗任命宇文融为括田使，宇文融当时正肆无忌惮，稍有点不依附自己的人，必定要加以诬陷。他秘密地向皇上报告说卢从愿买了很多田地庄园，有几百顷土地。皇上平时很器重卢从愿，也多次倚靠他做宰相；而且卢从愿家又是名门望族，与官宦人家广泛通婚，一时之间，家族极为兴盛，所以皇上也不便轻易说他有罪，只把卢从愿看成是田产众多的老翁。卢从愿小时家住在相州，曾参加过明经科的考试，考了五次，对策考试列为三等，被任命为夏县县尉。从参加明经

考试到做吏部侍郎，只有十年。从吏部员外郎到吏部侍郎，只有七个月的时间。出自《明皇杂录》。

哥舒翰

天宝年间，哥舒翰任安西节度使，控制着几千里的地方，很有威势和名声，所以西北边疆的人歌唱他说：“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壕。”当时派都知兵马使张擢去京城报奏事情，正赶上杨国忠专权受贿，张擢就逗留在京城不回去，贿赂结交杨国忠。哥舒翰接着也到朝廷来奏报事情，张擢

知翰至，惧，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数其事，杖而杀之，然后奏闻。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百。出《乾闥子》。

崔隐甫

梨园弟子有胡雏善吹笛，尤承恩。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与卿戏也。”遂令曳出，至门外，立杖杀之。俄而复敕释，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出《国史补》。

萧 嵩

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倚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庭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姓名授嵩，令草制书。既成，其词曰：“国之瓌宝。”上寻绎三四，谓嵩曰：“颋，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为刊削之。”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嵩惭惧流汗，笔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时，必当精密，不觉前席以观。唯改曰：“国之珍宝。”他无更易。嵩既退，知道哥舒翰来了，很害怕，请求杨国忠提拔任用。杨国忠就让张擢兼

任御史大夫，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任命书发下来以后，张擢就到哥舒翰住的地方去向他告别。哥舒翰就命令部下把张擢揪到庭下，列举了他的罪状，用板子打死了他，然后才报告给皇上。皇上却把张擢的尸体赐给了哥舒翰，又让哥舒翰打尸体一百鞭子。出自《乾闥子》。

崔隐甫

梨园弟子中有个少年胡人善于吹笛子，特别受到皇上的宠爱。他曾经冒犯了洛阳令崔隐甫，随后跑进禁宫之中。唐玄宗在非召见大臣的时间里，假托有别的事，召崔隐甫进宫问话，那个少年胡人也在旁边。唐玄宗指着少年胡人说：“从你那里要来这个人，可以吗？”崔隐甫回答说：“陛下这个话，是轻视大臣而看重乐工，臣请求免了我的官职。”拜了两拜就要离开。唐玄宗急忙说：“我是和你开玩笑啊。”于是下令把少年胡人拖出去，拖到门外，立刻用刑杖打死了他。一会儿皇上又下令释放他，可人已经死了。于是赐给崔隐甫一百匹绢。出自《国史补》。

萧 嵩

唐玄宗曾经很器重苏頲，准备依靠他做宰相，对他的礼节待遇和关怀慰问，与所有的大臣都很不一样。准备任命苏頲做宰相的前一天，皇上严格保密，不想让左右的人知道。等到夜深之时，才找人写诏书，皇上向侍臣打听说：“外庭是谁值班？”就派人拿着蜡烛去叫来。到了一看是中书舍人萧嵩，皇上就把苏頲的姓名交给萧嵩，让他起草制书。制书写好之后，其中有句词说：“国之瓌宝。”皇上斟酌了三四次，对萧嵩说：“苏頲是苏瓌的儿子，我不想用他父亲的名讳，你替我改一下。”皇上因而让人撤出帐幕中的屏风给萧嵩使用，萧嵩惭愧恐惧流出了汗，很久不能下笔。皇上以为萧嵩思考这么久，一定会是很精密了，不觉走上前来观看。只是改成说：“国之珍宝。”别的都没改。萧嵩退下之后，

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嵩长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闻，遽起掩其口，曰：“嵩虽才艺非长，人臣之贵，亦无与比，前

言戏耳。”其默识神览，皆此类也。出《明皇杂录》。

陈怀卿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粪中有光烂然，试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覘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土中有麸金，消得数千斤。时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出《朝野金载》。

邹凤炽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事虽不行，终为天下所诵。后犯事流瓜州，会赦还。及卒，子孙穷匮。

皇上把他草拟的稿纸扔到地上说：“这人真是虚有其表啊。”萧嵩身材高大，胡须很多，所以皇上这样说他。左右的人失声笑了起来。皇上听见了，急忙站起来掩住嘴巴说：“萧嵩虽然不擅长文艺，人臣的尊贵，也没有人比得上，刚才说的是笑话。”皇上暗中识别明察人才，都像这样。出自《明皇杂录》。

陈怀卿

陈怀卿是岭南人，养了一百多只鸭子。后来他在鸭栏中清除鸭粪时，发现粪中闪着灿烂的光芒，试着用盆子像淘沙一样地淘洗鸭粪，得到十两金子。就去察看鸭子吃食的地方，在屋后的山脚下，土里有沙金，淘出来熔化后得到几千斤黄金。当时的人没有知道的，陈怀卿就成了大富翁，做官做到梧州刺史。出自《朝野金载》。

邹凤炽

西京怀德坊南门的东边，有个富商叫邹凤炽，他两肩高耸，后背弯曲，像骆驼似的，当时的人叫他邹骆驼。他家里非常有钱，金银珠宝多得数不过来，经常和朝廷中的权贵们来往，邸店和园林住宅，天下到处都有。四面八方的货物全被他收买下来，即使是古时的大富豪猗顿、白圭，也超不过他。他家的男女人等和男仆女仆，都是穿锦衣吃美食，穿的衣服和用的器物，都是当时令人惊异的东西。曾经因为女儿出嫁，邀请朝廷中的官员去参加婚礼酒席，来的宾客有几千人。到了夜间，还供应帐幕休息，里面华丽到极点。等到新娘快出来的时候，一群女仆围绕着她，个个都穿着绮罗戴着珠翠，低着头，小步走路，其中特别艳丽的，就有几百人。大家都愣了，不知道哪个是新娘子了。他曾经去拜见高宗皇帝，请求买终南山中的树，一棵树的价格是一匹绢。他自己说：“山上的树卖光了，我的绢也还没有用完。”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这话最终被天下人传诵。后来因犯罪被流放到瓜州，遇上大赦回来了。等他死后，子孙却很穷困。

又有王元宝者，年老，好戏谑，出入里市，为人所知。人以钱文有“元宝”字，因呼钱为“王老”，盛流于时矣。出《西京记》。

又一说，玄宗尝召王元宝，问其家私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又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问左右，皆言不见。令急召王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左右贵臣启曰：“何故臣等不见？”玄宗曰：“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出《独异志》。

高力士

高力士既谴于巫州，山谷多莽，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其后会赦，归至武溪，道遇开元中羽林军士，坐事谪岭南。停车访旧，方知上皇已厌世，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出《明皇杂录》。

王 维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

又有个叫王元宝的人，年纪大，喜欢说笑话，常在市集上进进出出，人们都知道他。人们因为钱上有“元宝”字样，因而把钱叫做“王老”，这话在当时流传很广。出自《西京记》。

又有一种说法，玄宗皇帝曾经召见王元宝，问他有多少家产。他回答说：“臣请用绢捆来系陛下南山上的树，一棵树一匹绢，南山上的树系完了，我的绢还用不完。”又一次，玄宗到含元殿，望着南山，看见一条白龙横卧在山间。问左右的人，都说没看见。让人赶快去叫王元宝来问他，王元宝说：“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横卧在山顶上，看不清它的样子。”皇上身边地位尊贵的大臣问皇上说：“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玄宗说：“我听说最富的人能够比得上尊贵的人。我是天下最尊贵的人，王元宝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见。”出自《独异志》。

高力士

高力士被贬到巫州之后，那里的山谷里长了很多荠菜，可是人们都不吃它。高力士很感慨这件事，因而写诗寄托心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那之后遇到大赦，他回到武溪，在路上遇见了开元年间羽林军的军士，这军士因犯罪被贬谪到岭南来。高力士停下车子向他打听老相识们的情况，才知道太上皇唐玄宗已经去世了，高力士望着北方大声哭泣，吐血而死。出自《明皇杂录》。

王 维

唐玄宗天宝末年，安禄山的叛军攻下了长安和洛阳，大肆捉拿朝廷的文臣武将，以及宦官、宫女、乐师和骑兵。每次捉拿到几百人，就派人持兵器严密看守，送到洛阳。甚至有些逃到山谷里去的人，最后也被搜捕胁迫，被授予官职。安禄山特别留心乐师，寻找查访很急切，在十日之内，捉到梨园弟子几百人。叛军于是在凝碧池举行大聚会，宴请叛贼任命的官吏几十个人，大量陈列皇帝库藏的珍奇宝物，罗列在前前后后。音乐演奏起来以后，

梨园旧人不觉歔歔，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佛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出《明皇杂录》。

史思明

安禄山败，史思明继逆。至东都，遇樱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遗之，因作诗同去。诗云：“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成，左右赞美之，皆曰：“明公此诗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怀王’，即与‘黄’字声势稍稳。”思明大怒曰：“我儿岂可居周至之下？”思明长驱至永宁县，为其子朝义所杀。思明曰：“尔杀我太早，禄山尚得至东都，而尔何亟也？”思明子伪封怀王，周至即其傅也。出《芝田录》。

豆 谷

至德初，安史之乱，河东大饥。荒地十五里生豆谷，一夕扫而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实甚圆细美，人皆赖此活焉。出《传载》。

润州楼

润州城南隅，有楼名万岁楼。俗传楼上烟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贬。开元已前，以润州为凶阨。董琬为江东采访使，

梨园原先的乐师都不觉叹气，一个个互相看着流下泪来。叛军们个个手拿着刀威胁他们，却不能止住人们的悲哀。有个乐师叫雷海清，他把乐器扔在地上，向着西方痛哭。叛军就把雷海清捆到戏马殿上，大卸八块用来示众，听说这事的人没有不伤心痛苦的。王维当时被叛军拘押在菩提佛寺里，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首诗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出自《明皇杂录》。

史思明

安禄山失败后，史思明继续叛乱。史思明来到东都洛阳，正赶上樱桃熟了，他的儿子在河北，他想给儿子寄赠樱桃，于是写了一首诗一同送去。诗中说：“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写完后，左右的人都称赞他，都说：“明公的这首诗非常好，如果说成‘一半周至，一半怀王’，就与上文的‘黄’字的音韵和谐了。”史思明生气地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在周至的后面呢？”史思明长驱直至永宁县，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了。史思明说：“你杀我杀得太早了，安禄山还能到东都来，可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史思明的儿子被伪政权封为怀王，周至是他儿子的师傅。出自《芝田录》。

豆 谷

至德初年，正逢安史之乱，黄河以东闹大饥荒。有块荒地十五里长，地里生出豆谷，晚上扫起来收回去后，地里又生出来，大约收获了五六千石豆谷。那豆粒长得很圆，质地细腻味道很美，人们全靠着它而活了下来。出自《传载》。

润州楼

润州城的南角，有一座楼叫万岁楼。世俗传说，只要这座万岁楼上出现烟，那么润州刺史就会死去，即便不死也要被贬。开元年间之前，人们认为润州是个凶城。董琬担任江东采访使，尝居此州。其时昼日烟出，刺史皆忧惧狼狈，愁情至死。乾元中，忽

然又昼日烟出，圆可一尺余，直上数丈。有吏密伺之，就视其烟，乃出于楼角隙中，更近而视之，乃蚊子也。楼下有井，井中无水，黑而且深，小虫蟻蠓蛛蛸之类，色黑而小。每晚晴，出自于隙中，作团而上。遥看类烟，以手揽之，即蚊蚋耳。从此知非，刺史亦无虑矣。出《辨疑志》。

丘 为

丘为致仕还乡，特给禄俸之半。既丁母丧，州郡疑所给，请于观察使韩滉。滉以为授官致仕，本不理务，特令给禄，以恩养老臣，不可以丧为异，命仍旧给之。唯春秋二时，羊酒之直则不给。虽程式无文，见称折衷。出《谭宾录》。

裴 佖

朱泚既乱，裴佖与衣冠数人，佯为奴，求出城。佖貌寝，自出称甘草。门兵曰：“此数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出《国史补》。

李抱贞

李抱贞镇潞州，军资匮乏，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贞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抱贞曰：“但言择日鞠场焚身，某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连。俟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

曾经住在润州。当时大白天出现了烟，刺史又担心又害怕，十分狼狈，心情愁闷得要死。乾元年间，忽然又大白天出现了烟，粗有一尺多，一直向上有几丈高。有个官吏悄悄守候着，走到近处看那烟，发现是从楼角的缝隙中出来的，再靠近看那烟，竟然是蚊子。楼下有个井，井中没有水，黑乎乎的而且很深，有蟻蠓小虫和蜘蛛蛸蛸一类东西，颜色黑而且形状小。每当晚上晴天的时候，这些东西从缝隙中出来，形成一群向上飞。远看像是烟，用手一抓，就知道是蚊子和蚋虫。从此就知道弄错了，刺史也没有什么担心的了。出自《辨疑志》。

丘 为

丘为辞官还乡，朝廷特许发给一半俸禄。他母亲去世之后，州郡长官不知是否应该继续给他俸禄，就向观察使韩滉请示。韩滉认为当官的退休回乡，本就不理政务了，只是令州郡给他俸禄，以便施恩供养老臣，不可以在丧期有所改变，命令照旧供给俸禄。只是春秋两季的羊和酒的钱就不给了。这事尽管没有成文的规定，却被称赞为折衷的好办法。出自《谭宾录》。

裴 佖

朱泚作乱以后，裴佖和几个士绅，打扮成奴仆的样子，要求出城。裴佖貌丑，出来自称叫甘草，守门的士兵说：“这几个人，一定不是人家的奴仆，像甘草那样的，就不必怀疑。”出自《国史补》。

李抱贞

李抱贞镇守潞州时，军队缺少经费，没有什么好办法。有个老和尚，郡中的人很信服他。李抱贞于是请求他说：“借用和尚的道行，来供应军队的花销，可以吗？”和尚说：“没什么不可以。”李抱贞说：“你只要说选择哪天在球场上焚身，我事先在节度使住宅里挖一条地道和球场连通起来。等火烧起来，你就偷偷地从地道里出来。”和尚高兴地同意了，于是陈述情况宣布消息，

抱贞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焚呗杂作。抱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坛执炉，对众说法。抱贞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擅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出《尚书故实》。

杨志坚

颜真卿为抚州刺史，邑人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

也。其妻以资给不充，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公牒，以求别适。真卿判其牒曰：“杨志坚早亲儒教，颇负诗名。心虽慕于高科，身未沾于寸禄。愚妻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赞成好事；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闾，伤败风教，若无惩诫，孰遏浮嚣？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杨志坚秀才，饷粟帛，仍署随军。”四远闻之，无不悦服。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出《云溪友议》。

李抱贞命人在球场上堆积木柴准备好油脂。于是为他准备了七天的道场，白天黑夜地点着灯烧着香，佛教赞歌唱得一阵高一阵低。李抱贞也领着和尚进入地道观看，使他不疑心。和尚就登上佛坛，拿着香炉，对听众宣讲佛法。李抱贞率领着监军、同僚和军官，在坛下顶礼膜拜，带着钱进去随意施舍，堆在坛的旁边。从此，善男信女们也纷纷前来施舍，施舍的钱财数以亿计。道场做满七天，就送上柴火堆，泼上油脂点火，敲钟念佛。李抱贞已经秘密地派人填塞了地道，不一会儿，和尚和木柴全成了灰。几天后，登记得到的钱财，用车子送进军资库。另外找了几十粒舍利子，造了一座塔贮藏起来。出自《尚书故实》。

杨志坚

颜真卿任抚州刺史的时候，县里有个叫杨志坚的人，酷爱学习可是家里贫困，同乡人都不了解他。他的妻子因为钱财供给不足，向他要休书离婚。杨志坚写了一首诗送给她说：“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他的妻子拿着诗，到州府去办理官府的公文，以便改嫁。颜真卿在公文上批示说：“杨志坚很早就钻研儒家学说，很有作诗的名声。心里虽然羡慕科举高中，自身却还没有享受到一点俸禄。他愚昧的妻子看他始终没有考中功名，竟然不想再和他一起生活下去。不愿意像冀缺的妻子，帮助丈夫成就事业；只想学朱买臣的媳妇，厌恶并抛弃自己的丈夫。

这种行为给家乡带来耻辱，败坏了道德教化，如果不给以惩罚警诫，怎么能制止这类轻浮的行为呢？妇人应当打二十板子，任凭她去改嫁。杨志坚秀才，要资助他粮食布匹，让他暂时担任随军这个职务。”四方远近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从此江南一带的女人，没有敢抛弃她的丈夫的。出自《云溪友议》。

卷第四百九十六 杂录四

赵 存 严 震 卢 杞 韦 皋 陆 畅

马 畅 吴 凑 袁修李 勉 于公异

邢君牙 张 造 吕元膺 李章武 元 稹

于頔 薛尚衍

赵 存

冯翊之东窟谷，有隐士赵存者，元和十四年，寿逾九十。服精术之药，体甚轻健。自云父讳君乘，亦享遐寿。尝事充公陆象先，言充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测度。充公崇信内典，弟景融窃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无冥道津梁，百岁之后，吾固当与汝等。万一有罪福，吾则分数胜汝。”及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寮共约戏赌。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厅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众皆曰：“诚如是，甘输酒食一席。”其人便为之，象先视之如不见。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群寮皆曰：“不可，诚敢如此，

赵 存

在冯翊的东窟谷，有个叫赵存的隐士，元和十四年时，已年过九十。他常服用黄精白术等药物，身体特别轻捷矫健。自称父亲名叫君乘，也是高寿。他曾经事奉充公陆象先，说充公的度量，绝对不是寻常人可以推测度量的。充公尊崇信仰佛教，他的弟弟景融曾私下责备道：“哥哥您沉湎于佛教，有什么好处呢？”陆象先说：“如果真的没有通往冥府的渡口桥梁，死了之后，我和你当然是相同的。万一有罪福之分，我就理所当然要超过你。”等到陆象先做了冯翊太守，手下的参军人等大多是贵族子弟，因为象先性情仁慈厚道，他们就和幕僚们

共同约定打赌玩。有一人说：“我能在大厅前旋转笏板，瞪大眼睛，扬眉举目给使君作揖，然后又手行礼招呼一声就退出来，信不信？”众人都说：“你真敢这么办，我们甘愿赔一桌酒席。”那人便照着自己说的做了，陆象先对他如同没看见一样。又一个参军说：“你所做的很容易，我能在使君的办公厅前，涂黑面孔，穿绿布衣服，扮作神跳舞，然后慢慢地退出来。”大家都说：“不可能，你如果真的敢这样做，

吾辈当敛俸钱五千，为所输之费。”其二参军便为之，象先亦如不见。皆赛所赌，以为戏笑。其第三参军又曰：“尔之所为绝易，吾能于使君厅前，作女人梳妆，学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则如之何？”众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为之，吾辈愿出俸钱十千，充所输之费。”其第三参军，遂施粉黛，高髻笄钗，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为三辅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语景融曰：“是渠参军儿等笑具，我岂为笑哉？”

初，房琯尝尉冯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广衢相遇，避马迟，琯拽芬下，决脊数十下。芬诉之，象先曰：“汝何处人？”芬曰：“冯翊人。”又问：“房琯何处官人？”芬曰：“冯翊尉。”象先曰：“冯翊尉决冯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见，诉其事，请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后数年，琯为弘农湖城令，移摄阆乡。值象先自江东征入，次阆乡，日中遇琯，留迨至昏黑，琯不敢言。忽谓琯曰：“携衾褥来，可以宵话。”琯从之，竟不交一言。到阙日，荐琯为监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琯在冯翊，兄全不知之；今别四五年，因途次会，不交一词，到阙荐为监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琯为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则不言矣，是以为用之。”班行间大伏其量矣。出《乾 骊子》。

严 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傲。震

我们就凑齐俸禄五千钱，充当输掉的费用。”第二个参军又照样做了，陆象先仍然像没看见一样。大家都打赌比赛，作为玩笑。第三个参军又说：“你们做的都太容易了，我能在使君办公厅前，学女人梳妆，学新嫁娘拜公婆四拜，怎么样呢？”众人都说：“这样可不行，惹正派人生气，会遭到叱责辱骂的。如果你敢这么做，我们甘愿拿出俸禄十千钱，充当输掉的费用。”这第三个参军就施粉描眉，挽发髻插金钗，穿上女人的服装，快步进入大厅，深拜了四拜，陆象先还是不以怪。景融生气地说：“哥哥身为三辅刺史，现在成了天下的笑柄。”陆象先慢悠悠地对景融说：“是那些青年参军等于笑柄，我怎么成了笑柄呢？”

当初，房琯曾做冯翊尉，陆象先手下的孔目官党芬，和他在大街上相遇，党芬没来得及勒马避让，被房琯拽下马来，在他脊背上打了几十板子。党芬告诉陆象先，陆象先说：“你是哪里人？”党芬说：“冯翊人。”又问：“房琯是哪里的官？”党芬答：“他是冯翊尉。”陆象先说：“冯翊尉打冯翊百姓，告诉我干什么呢？”房琯也来见陆象先，向他讲了那件事，请求解去官职。陆象先说：“像党芬所犯的过错，打也使得，不打也使得；当官的打了，解去官职可以，不解去官职也可以。”过了几年，房琯做了弘农湖城令，改为代管阌乡。正碰上陆象先从江东调入京城，途中驻在阌乡，中午见到房琯，一直停留到天黑，房琯都没敢说话。陆象先忽然对房琯说：“带被子来，晚上好谈一谈。”房琯这么做了，竟然没交谈一句。到了京城后，陆象先推荐房琯当监察御史。景融又问：“那些年房琯在冯翊，哥哥一点也不赏识他；如今分别四五年，只是路上碰见了一次，一句话都没有谈过，到了京城却推荐他做监察御史，为什么呢？”陆象先说：“你自己不明白。房琯为人，各个方面都不差，就差做到不说话，现在他不说话了，因此要提拔任用他。”同僚们都非常佩服陆象先的度量。出自《乾闥子》。

严 震

严震镇守山南时，有人向他讨三百千钱，举止十分傲慢。严震

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诚不可，旨辄如此，乃患风耳，大人不足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原缺出处，明抄本出《因话录》，陈校本出《乾 臞子》。

卢 杞

卢杞为相，令李揆入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帝惻然悯之，谓卢曰：“李揆莫老无？”杞曰：“和戎之使，且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则群臣少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揆既至蕃，蕃长曰：“闻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李揆，争肯到此？”恐为拘留，以谩之也。揆门地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揆致仕归东都，司徒杜佑罢淮海，入洛见之，言及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出《嘉话录》。

韦 皋

韦皋在西川，凡军士将吏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各给钱一万。死丧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贍之，远游者将迎之，极其赋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盛而黎氓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闢之乱，天下讥之。出《国史补》。

叫来儿子公弼等人问怎样处理，公弼说：“这实在不行啊，他意图如此直白，只怕是得了疯病，您不要答应他。”严震生气地说：“你一定会败坏我这门风，只可劝我多做好事，怎么能劝我吝惜金钱呢？况且此人不申辩理由，就敢向我要三百千钱，确实不一般。”于是就命令手下人如数给他。因此三川有识之士，争先恐后归附严震，也没有轻易过分要求的。原缺出处，明抄本出自《因话录》，陈校本出自《乾 臞子》。

卢 杞

卢杞做宰相时，让李揆到吐蕃去。李揆对唐德宗说：“我不怕远，只怕死在道上，不能完成皇上的使命。”唐德宗动了恻隐之心很可怜他，对卢杞说：“李揆怕是老了吧？”卢杞说：“同少数民族讲和的使者，必须熟悉朝廷事务，非李揆不可。况且派李揆去，那些比他年轻的大臣们，就不敢推辞到远处去的差使了。”李揆到了吐蕃后，吐蕃的首领说：“听说唐朝有个第一人李揆，您是不是？”李揆说：“不是，那个李揆，怎么肯到这里呢？”因为害怕被拘禁扣留，所以欺骗他。论门第，李揆第一；论文学，李揆第一；论官职，李揆第一。李揆退休后回到东都洛阳，司徒杜佑从淮海罢官，到洛阳拜见李揆，说起第一的事，李揆说：“若说门第，门第都是有来源的，是由前代继承下来；官职，也不过是一时的机遇罢了。我现在身体不好，眼看就要过世，一切都是空的，哪有什么第一呢？”出自《嘉话录》。

韦 皋

韦皋在西川时，凡是军士将官有嫁娶的，就赠给男方熟锦衣，赠给女方银泥衣，再各给一万钱。办丧事和训练兵士也采取这种办法。归附他的，待遇优厚；出门远游的，都迎接回来，征收最重的赋税，因为那些人都是有多余的财力才出游的，因此军府充盈而百姓困顿。到了晚年更是按月征税，最终导致刘闢作乱，被天下人讥笑。出自《国史补》。

陆 畅

李白尝为《蜀道难》歌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白以刺严武也。后陆畅复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畅佞韦皋也。初畅受知于皋，乃为《蜀道易》献之。皋大喜，赠罗八百匹。及韦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释。出《尚书故实》。

马 畅

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以进德宗。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皆拆入内。出《国史补》。

吴 凑

德宗非时召拜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问曰：“何速？”吏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办。”出《国史补》。

袁 惨

袁惨之破袁眺，擒其伪公卿数十人。州县大具桎梏，谓必生致阙下。惨曰：“此恶百姓，何足烦人？”乃遣笞臀逐之。出《国史补》。

陆 畅

李白曾写作《蜀道难》诗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是用来讽刺严武的。后来陆畅又写了《蜀道易》，说：“蜀道易，易于履平地。”陆畅是用来讨好韦皋的。当初陆畅受到韦皋赏识，就写下《蜀道易》献给他。韦皋非常高兴，赠给他八百匹罗锦。等到韦皋去世，朝廷想追究他以往的事，又查到 he 先前所献的兵器上面刻着“定秦”二字。那些与韦皋关系不好的，想因此给他罗织罪名。陆畅上奏疏辩解说：“我在蜀地时，看到制造那些进献的兵器，知道‘定秦’是个工匠的名字。”这事由此得以化解。出自《尚书故实》。

马 畅

马燧的儿子马畅，把家里的大杏子赠给窦文场，让他进献给唐德宗。唐德宗没见过这么大的杏子，感到很新奇，就命令中使立刻封存杏树。马畅害怕了，献上那座宅院，于是就把宅子作废改成奉诚园，房屋树木都拆迁到里面。出自《国史补》。

吴 凑

唐德宗破格下诏任命吴凑为京兆尹，命令他立即上任。吴凑策马疾驰，与宾客们到达官府时，宴席已摆好了。有人问：“怎么这么快？”小吏答道：“两个市场每天都备有礼席，拿锅去取就行。所以三五百人的饭，常常可以立即办好。”出自《国史补》。

袁 修

袁修打败袁眺的时候，捉到袁眺手下的敌伪公卿几十人。州县衙门准备了大量脚镣手铐，说一定要把他们活着送到京城。袁修说：“这些刁民，哪里值得麻烦人？”就下令杖打屁股然后驱逐他们。出自《国史补》。

李 勉

故相李勉任江西观察使时，部人有父病蛊，乃为木偶人，置勉名位，瘞于其垄。或发以告勉，勉曰：“为父禳灾，是亦可矜也，舍之。”或曰：“李勉失守梁城，亦宜贬黜。”议曰：“不然。当李希烈之怙乱，其锋不可当，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罚也，矧应变非长，援军不至。又其时，关辅已俶扰矣，人心摇动矣。以文吏之才，当虎狼之隧，乃全师南奔，非量力者能乎？”出《谭宾录》。

于公异

李晟平朱泚之乱，德宗览收城露布曰：“臣已肃清宫禁，祇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感涕失声，左右六宫皆呜咽。露布乃于公异之辞也。议者以朝廷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谨，赐《孝经》一卷，故坎坷而终。出《国史补》。

邢君牙

贞元初，邢君牙为陇右临洮节度，进士刘师老、许尧佐往谒焉。

二客方坐，一人仪形甚异，头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宾司引报，直入见君牙。拱手于额曰：“进士张汾不敢拜。”君牙从戎多年，殊不以为怪，乃揖汾坐，曾不顾尧佐、师老。俄而有吏过校，宴设司欠失钱物。君牙阅历簿书，有五十余千散落，为所由隐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处，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辞。”牙谢曰：“某适有公事，略须

李 勉

原来的宰相李勉在任江西观察使时，部下有个人的父亲神志惑乱，这个人就做了一个木偶人，写上李勉的名字职位，埋到坟墓里。有人把它挖出来告诉了李勉，李勉说：“替父消灾，这也值得同情，放了他吧。”有人说：“李勉没有守住梁城，应贬官罢黜。”评论说：“不应这样。李希烈作乱之际，势不可挡，上天正要先加重他的罪过而后再惩罚他，何况应变不是李勉所擅长的，援兵也没有来到。加上当时边关京畿已开始动乱，人心开如动摇。用文官的才能，挡住虎狼之师的道路，能保全军队向南退却，不能正确估计自己力量的人能办到吗？”出自《谭宾录》。

于公异

李晟平定朱泚作乱，唐德宗看到收复城池的捷报上写着：臣已经清除宫室之乱，恭敬地拜谒了陵园，那里钟虞未动，庙堂依旧。”皇上感动得失声流泪，大臣后妃们也都哭了。这封奏书是于公异写的。议论的人们认为，写给朝廷的报捷书，没有比得上这一份的。后来陆贽忌恨于公异，诬告他家风不严，皇帝就赐给他一卷《孝经》，于公异因此历经坎坷而去世。出自《国史补》。

邢君牙

贞元初年，邢君牙担任陇右临洮节度，进士刘师老和许尧佐去拜见他。二位客人刚刚坐下，有一个仪表很奇特的人，头大脚短，穿着粗布衣服走了进来。也不等负责接待宾客的人员进去通报，直接进去

会见邢君牙。他把手拱起放在额前说：“进士张汾不敢行大礼。”邢君牙当了多年的军人，一点也不觉得怪诞，就回了礼请张汾坐下，都不理睬许尧佐和刘师老。不一会儿有个官吏送来案卷，宴设司亏空丢失了钱和物。邢君牙查看账册，发现少了五十多千的钱，被经手的差役隐瞒漏报了。邢君牙非常生气，正要派人去查清楚钱的去向，张汾就拍拍衣服站起来说：“暂且告辞了。”邢君牙道歉说：“我恰好有点公事，需要略作

决遣，未有所失于君子，不知遽告辞，何也？”汾对曰：“汾在京之日，每闻京西有邢君牙上柱天，下柱地；今日于汾前，与设吏论牙三五十千钱，此汉争中？”君牙甚怪，便放设吏，与汾相亲。汾谓君牙曰：“某在京应举，每年常用二千贯文，皆出往还。剑南韦二十三，徐州张十三，一日之内，客有数等，上至给舍，即须法味，中至补遗，即须煮鸡豚，或生或鲙。”既而指师老、尧佐云：“如举子此公之徒，远相访，即^膳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尧佐矍然。逡巡，二客告辞而退，君牙各赠五缣。张汾洒扫内厅安置，留连月余，赠五百缣。汾却至武功，尧佐方卧病在馆，汾都不相揖。后二年及第，又不肯选，遂患腰脚疾。武元衡镇西川，哀其龙钟，奏充安抚巡官，仍摄广都县令，一年而殁。出《乾^膳子》。

张 造

贞元中，度支欲取两京道中槐树为薪，更栽小树，先下符牒华阴，华阴尉张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翦除；先皇旧游，岂宜斩伐？”乃止。出《国史补》。

吕元膺

吕元膺为鄂岳团练，夜登城，女墙已锁。守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之曰：“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及明，擢为大职。出《国史补》。

处理，对你并没有失礼的地方，不知道你急急忙忙告辞，是为什么呢？”张汾回答说：“我在京城的时候，常常听说京西有个邢君牙，是

个顶天立地的人物；今天在我的面前，和一个小吏讨论起三五十千钱的事，这种男人哪里符合那样的评价呢？”邢君牙觉得很奇怪，就打发走小吏，和张汾亲近起来。张汾对邢君牙说：“我在京城参加考试的时候，每年常常花用二千贯钱，都花在与别人的往来上。剑南的韦二十三，徐州的张十三，一天的时间里，客人都分几个等级，上到给事中、中书舍人那种贵客，就需要山珍海味；中等的像补阙、拾遗之类的客人，就需要炖上鸡肉和猪肉，还有生鱼或细鱼丝。”接着指着刘师老和许尧佐说：“像这一类参加考试的举子，从远方前来拜访，就像肮脏的胡人而已。你为什么不这样来待客呢？”许尧佐很惊讶。过了一会儿，两个客人告辞走了，邢君牙给他们各自送了五匹细绢。对张汾却打扫干净内厅安排他住下，呆了一个多月，送给他五百匹细绢。张汾回到武功时，许尧佐病倒在馆舍的床上，张汾也不去看望。过两年后考中了，又不愿意当候选官员，于是得了腰和脚的疾病。武元衡镇守西川时，可怜他年老行动不便，上奏朝廷让他担任安抚巡官，还兼任广都县县令，一年以后就死了。出自《乾 闥子》。

张 造

贞元年间，度支衙门想砍掉两京沿途的槐树当烧柴，重新栽上小树，先写公文给华阴县，华阴县尉张造批道：“召穆公在下面休息过的树，尚且不砍伐；先皇过去游览过的树，怎么能砍伐？”就停止了砍树。出自《国史补》。

吕元膺

吕元膺是鄂岳团练，一天夜里想要登城，但城上的矮墙已上锁。守门人说：“军法规定夜晚不能开门。”就告诉他说：“是中丞亲自登城。”守门人又说：“夜晚看不清是谁，中丞也不行。”吕元膺就回去了。天亮后，吕元膺就提拔那人担任要职。出自《国史补》。

李章武

李章武学识好古，有名于时。唐太和末，敕僧尼试经若干纸，不

通者，勒还俗。章武时为成都少尹，有山僧来谒云：“禅观有年，未尝念经，今被追试，前业弃矣，愿长者念之。”章武赠诗曰：“南宗向许通方便，何处心中更有经？好去苾刍云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出《本事诗》。

元 稹

元稹为御史，奉使东川，于襄城题《黄明府》诗，其序云：“昔年曾于解县饮酒，余恒为觥录事。尝于窦少府厅，有一人后至，频犯语令，连飞十数觥，不胜其困，逃席而去。醒后问人，前虞卿黄丞也，此后绝不复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驿有大池，楼榭甚盛。逡巡，有黄明府见迎。瞻其形容，仿佛以识，问其前衔，即曩日之逃席黄丞也。说向事，黄生惘然而悟，因馈酒一尊，舫舟邀余同载。余时在诸葛所征之路次，不胜感今怀古，遂作《赠黄明府》诗云：‘昔年曾痛饮，黄令困飞觥。席上当时走，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渐识平生。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便邀联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临风乱，霜棱拂地平。不堪深浅酌，还怆古今情。迢迢七盘路，坡陀数丈城。花疑褒女笑，栈想武侯征。一种埋幽石，老闲千载名。’”出《本事诗》。

李章武

李章武博学多识，喜好古代事物，在当时非常有名气。唐朝太和末年，皇上敕令和尚尼姑要考若干页经文，不懂佛经含义的，勒令还俗。李章武当时是成都少尹，有个山里的和尚来拜见他说：“我参禅多年，没念过经，现在被迫考试，前功将尽弃，希望您能帮帮我。”李章武赠给他一首诗，写道：“南宗向许通方便，何处心中更有经？好去苾刍云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考者就免除了他的考试。出自《本事诗》。

元 稹

元稹做御史时，奉命出使东川，在褒城写下《黄明府》一诗，诗

序中说：“往年曾在解县喝酒，我常常担当觥录事。有一次在窦少府客厅喝酒，有一个人迟到了，又频频触犯酒令，连着干了十几杯酒，结果不胜酒力，逃席离去。酒醒后我问别人，才知道他是以前的虞卿黄丞，以后再也知道他的消息。元和四年三月，我奉命出使东川，十六日，到达褒城。远远望见驿站有个大池子，其间楼台亭榭很壮观。过了一会儿，有个黄县令出来迎接。我打量他的长相，似曾相识，就问他以前的官职，原来就是从前逃席的黄丞。说起以前的事，黄丞恍然大悟，就赠给我一坛酒，停船靠岸邀请我上船。我当时在诸葛亮出征的路途中住下，禁不住感今怀古，就写下一首《赠黄明府》诗说：‘昔年曾痛饮，黄令困飞觥。席上当时走，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渐识平生。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便邀联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临风乱，霜棱拂地平。不堪深浅酌，还怆古今情。逦迤七盘路，坡陀数丈城。花疑褒女笑，栈想武侯征。一种埋幽石，老闲千载名。’”出自《本事诗》。

于 颀

丞相牛僧孺应举时，知于颀奇俊，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日，两见，以游客遇之，牛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钱五百。”“受乎？”曰：“掷于庭而去。”于大恨，谓宾佐曰：“某事繁，总盖有阙遗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匹，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以书付。”小将界外追及，牛不折书，揖回。出《幽闲鼓吹》。

薛尚衍

于颀方炽于襄阳，朝廷以大阍薛尚衍监其军。尚衍至，颀初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后旬日，请出游，及暮归第，幄幕茵毯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犊车五十乘，实以彩绡。尚衍颌之，亦不言。颀叹曰：“是何祥也！”出《国史补》。

于 颀

丞相牛僧孺当年参加考试时，知道于𠂔奇特杰出，特地到襄阳拜谒求教。住了几天，两次见面，都把他当游客那样对待，牛僧孺生气地走了。他走了以后，于𠂔叫来客将问道：“几天前来的那个牛秀才走没走？”回答说：“已经走了。”“送了他什么？”回答说：“给他五百钱。”“接受了吗？”回答说：“扔到院子里走了。”于𠂔非常遗憾，对宾佐说：“我事太多了，总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立即命令小将，带着五百匹绢，书信一封，追赶牛僧孺，并嘱咐小将：“如果他没出界，就接回来；如已出界，就把信给他。”小将到界外追上牛僧孺，牛僧孺并不看信，只是拱拱手让他回来。出自《幽闲鼓吹》。

薛尚衍

于𠂔在襄阳正得势时，朝廷派大宦官薛尚衍监督他的军队。薛尚衍到襄阳，于𠂔开头并未好好款待他，而薛尚衍表现得很平静。过了十天，于𠂔请他外出游览，到晚上回到住所，窗帘地毯各种器具，都换成新的了；又排列牛车五十辆，装载着彩色绸缎。薛尚衍只是点点头，也不说话。于𠂔叹道：“这是什么征兆呢？”出自《国史补》。

卷第四百九十七 杂录五

高 逞	吕元膺	王 铔	江西驿官	王仲舒
周 愿	张 荐	莲花漏	唐 衢	脂粉钱
韦执谊	李光颜	李 益	吴武陵	韦乾度
赵宗儒	席 夔	刘禹锡	滕 迈	

高 逞

高逞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家。”出《国史补》。

吕元膺

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常与处士对棋。棋次，有文簿堆拥，元膺方秉笔阅览。棋侣谓吕必不顾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胜。吕辄已窥之，而棋侣不悟。翼日，吕请棋处士他适。内外人莫测，棋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赈之。如是十年许，吕寝疾将亟，儿侄列前。吕曰：“游处交友，尔宜精择。吾为东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棋子，

高 逞

高逞做了九年中书舍人，家里没有诏令的草稿。有人问高逞：“前辈中书舍人都藏有诏令集子，你为什么都烧掉了呢？”高逞回答说：“帝王的话不可以藏在私人家里。”出自《国史补》。

吕元膺

吕元膺担任东都留守的时候，曾经与一位隐士下棋。正下着棋时，有一些文件堆积在手边，吕元膺就拿着笔批阅。棋友以为吕元膺

一定顾不上看棋局，就偷偷换了一个棋子来为自己取胜。吕元膺已经把一切看在眼里，但那位棋友却还不知道。第二天，吕元膺请那位隐士到别处去。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棋友也感到很不安，吕元膺使用一束帛给棋友送行。就这样过了约十年，吕元膺卧病在床，将要去世的时候，儿子侄子们都站在床前。吕元膺说：“结交朋友，一定要仔细地选择。当初我担任东都留守时，有一个和我下棋的人，趁我做别的事时，偷偷换了一着棋，我便借口其他事情把他打发走了。其实换一个棋子，

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即虑其忧慑；终不言，又恐汝辈灭裂于知闻。”言毕，惘然长逝。出《芝田录》。

王 鐔

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盏地。”后永宁为王鐔宅，安邑为北平王马燧宅。后王、马皆进入官。王宅累赐韩弘及史宪诚、李载义等，所谓金盏破而成焉；马燧为奉诚园，所为玉盏破而不完也。

又一说，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师号李宅为玉杯，一破无复可全；金碗或伤，庶可再制。牛宅本将作大匠康𣶒宅，𣶒自辨冈阜形势，以其宅当出宰相。后每年命相有按，𣶒必引颈望之。宅竟为僧孺所得。李后为梁新所有。出《卢氏杂说》。

江西驿官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醞毕熟，其外画神，问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余也。”又一室曰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库，诸茹毕备，复有神，问：“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误矣。”出《国史补》。

也不值得介意，但反映出此人的心迹可怕。当时立即挑明这件事，又怕那个人因此而忧愁恐惧；始终不说，又怕你们不知道这些事。”说

完之后，吕元膺怀着惆怅死去了。出自《芝田录》。

王 鐔

泓师说：“长安永宁坊东南面是金盞一样的宝地，安邑里西面是玉盞一样的宝地。”后来永宁坊那个地方成为王鐔的住宅，安邑里那个地方则成为北平王马燧的住宅。后来王鐔和马燧双双入朝为官。王鐔的住宅依次赐给了韩弘和史宪诚、李载义等，就像人们所说的，金盞破了还能复原；马燧的住宅却成了奉诚园，就像人们所说的，玉盞碎了就恢复不了原样了。

另一种说法是，李吉甫的安邑宅和牛僧孺的新昌宅，泓师称李宅是玉杯，一旦碎了就不能复原了；金碗有了损伤，差不多可以再复制。牛僧孺的住宅本来是主管宫殿建筑的将作大监康𪔐的住宅，康𪔐自己会看风水，认为自己的宅院会出现宰相。以后每年有任命宰相的文告时，康𪔐就一定伸着脖子去看看。他的宅院最终被牛僧孺得去了。李吉甫的宅院后来归了梁新。出自《卢氏杂说》。

江西驿官

江西有个驿官自认为有办事才能，报告刺史大人，说驿站已经整理好，请大人前去视察，刺史于是前往。最初看到的一间屋子是酒库，各种酒都酿好了，外面画着一个神，刺史问：“是谁？”驿官答：“是杜康。”刺史说：“你很有功劳。”看的另一间屋子是茶库，各种茶叶都储存好了，外面也画着一个神，刺史问：“是谁？”驿官答：“是陆鸿渐。”刺史更高兴了。又一间屋子是腌菜库，各种菜都已齐备，外面也画着神，刺史问：“是什么神？”驿官回答：“是蔡伯喈。”刺史哈哈大笑说：“你搞错了。”出自《国史补》。

王仲舒

王仲舒为郎官，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相救？”逢曰：“适见谁家走马呼医，吾可待也。”出《国史补》。

周 愿

元和中，郎吏数人省中纵酒，话平生各有爱尚及憎怕者。或言爱图画及博奕，或怕妄与佞。工部员外周愿独云：“爱宣州观察使，怕大虫。”出《传载》。

张 荐

张荐自筮仕至秘书监，常带使职，三入蕃，歿于赤岭。出《传载》。

莲花漏

越僧僧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之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云阴月黑，无所差也。出《国史补》。

唐 衢

进士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每发一声，音调哀切。遇人事有可伤者，衢辄哭之，闻者涕泣。尝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出《国史补》。

王仲舒

王仲舒任郎官时，和马逢相当要好。他常常责备马逢说：“你家太穷了，为什么不去给人写写碑文救急呢？”马逢说：“刚才正好看见谁家骑马找医生，我可以等着了。”出自《国史补》。

周 愿

元和年间，几位郎官聚在省中喝酒，喝酒时大家都谈起各自一生所喜欢崇尚及憎恶害怕的事情。有人说喜欢绘画和下棋，有人说害怕

无知妄为和阿谀奉承的人。唯独工部员外郎周愿说：“喜欢宣州观察使，惧怕老虎。”出自《传载》。

张 荐

张荐自己算卦算出官可以做到秘书监，经常担任出使的事，三次进入吐蕃，死在赤岭。出自《传载》。

莲花漏

越地和尚僧澈在庐山得到一个莲花漏，传给了江西观察使韦丹。当初惠远和尚因为山里不知时间的变化，就用铜片制造了这种东西，形状像朵莲花。把它放在水盆里，它的下面有小孔可以漏水，漏进一半的时候，它就沉到了水底，每昼夜沉十二次，作为修行生活的时间标准。虽然是冬夏有日夜长短的变化，有时是阴天没有月亮，这个莲花漏所测出的时间并没有什么偏差。出自《国史补》。

唐 衢

进士唐衢很有文才，但到老了也没有什么建树。擅长哭，每哭一声，声音凄切哀婉。碰到有什么使人感到悲伤的事，唐衢就哭，听到的人无不因此落泪。唐衢曾经在太原一带游览，赶上军队设宴，喝到酒兴正浓的时候，唐衢便哭了起来，在座的人都感到很扫兴，主人只好撤了宴席。出自《国史补》。

脂粉钱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脂粉钱者，自颜杲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钱，是一军将为刺史妻致，不亦谬乎！出《嘉话录》。

韦执谊

元和初，韦执谊贬崖州司户参军，刺史李甲怜其羁旅，乃举牒

云：“前件官久在相庭，颇谙公事，幸期佐理。勿惮縻贤，事须请摄军事衙推。”出《岭南异物志》。

李光颜

李光颜有大功于时，位望通显。有女未适人，幕客谓其必选嘉婿。因从容，乃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冀光颜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颜乃谢幕客曰：“光颜一健儿也，遭逢多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己选得嘉婿，诸贤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为某女之匹也。”即擢升近职，仍分财而资之。从事闻之，咸以为惬当矣。按光颜居鼎盛之朝，虑弓藏之祸，事当远害，理在避嫌，岂敢结强宗，固隳本志者欤？与夫必娶国高，求婚王谢者，不其远哉？出《北梦琐言》。

李 益

长庆初，赵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余年，

脂粉钱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的脂粉钱的事，是从颜杲卿的妻子开始的。柳州刺史也有这种钱，是军队的一个将领替刺史的妻子收缴的，不也太荒谬了吗！出自《嘉话录》。

韦执谊

元和初年，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刺史李甲可怜他寄居在外，就写文书推荐他说：“前件文书提到的官在相府的时间很长，很熟悉公务，希望能他帮助理事。不要怕束缚贤才，事务需要他担任军事衙推。”出自《岭南异物志》。

李光颜

李光颜在当时立了大功，官位亨通，声望显赫。有个女儿还没有嫁人，幕客们都说他一定会选个好女婿。于是趁他空闲的时候，向他极力赞扬一位郑秀才，说郑秀才出身书香门第，仪表风流倜傥，希望李光颜能把女儿嫁给他。过了几天，幕僚们又提起这事，李光颜谢绝了幕客，说：“我只是一个兵，遭逢国家多难，偶然立下点功劳，怎么敢妄想高攀名门望族，招来闲言碎语呢？我自己已选了一位好女婿，你们都不知道。”于是就叫来一个典客小吏，指着他说：“这就是我女儿的配偶。”便提升他到身边任职，还用自己的钱财资助他。随从们听说后，都认为很妥当。由此看来，李光颜在身处朝中，权势鼎盛之时，能考虑到鸟尽弓藏的祸端，做事应当远避祸患，理应回避嫌疑，哪里敢攀结高门显贵，违背当初的志向呢？这和那些一定要到像春秋时期齐国的国氏、高氏那种贵族家娶妻，向六朝时期王、谢那样的世家大族求婚的人相比，不是相差很远吗？出自《北梦琐言》。

李 益

长庆初年，赵宗儒任太常卿，负责组织在郊外祭天和在宗庙中祭祖先的礼仪活动。当时赵宗儒卸任宰相已经三十多年了，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赵乃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出《摭言》。

吴武陵

长庆中，李渤除桂管观察使，表名儒吴武陵为副使。故事，副车上任，具囊鞬通谢。又数日，于毬场致宴，酒酣，吴乃闻妇女于看棚聚观，意甚耻之。吴既负气，欲复其辱，乃上台盘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见之大怒，命卫士送衙司梟首。时有衙校水兰，知其不可，遂以礼而救止，多遣人卫之。渤醉极，扶归寝，至夜艾而觉，闻家人聚哭甚悲，惊而问焉。乃曰：“昨闻设亭喧闹，又闻命衙司斩副使，不知其事，忧及于祸，是以悲耳。”渤大惊，亟命递使问之，水兰具启：“昨虽奉严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犹寝在衙院，无苦。”渤迟明，早至衙院，卑词引过，宾主上下，俱自克责，益相敬。时未有

监军，于是乃奏水兰牧于宜州以酬之。武陵虽有文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又尝为容州部内刺史，赃罪狼籍，敕史令广州幕吏鞠之。吏少年，亦自负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因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鹞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出《本事诗》。

韦乾度

韦乾度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已七十六岁了，大家都说他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有个常侍李益笑着说：“赵宗儒还是我在做东府主考官的时候选送的进士呢。”出自《摭言》。

吴武陵

长庆年间，李渤出任桂管观察使，表奏名儒吴武陵为副使。按惯例，副职上任时，要拿着弓箭袋向观察使致谢。过了几天，李渤在球场设宴，酒喝到高兴时，吴武陵听到一些妇女聚在看棚上看，心里觉得非常耻辱。吴武陵心中很生气，就想报复一下这种羞辱，于是上高台盘坐，提起衣裙光着身子撒尿。李渤也喝多了酒，看到后异常愤怒，命令卫士把吴推到衙门斩首。当时有一个衙门校官叫水兰，知道这样做不好，很礼貌地阻止了这件事，派了许多人看守吴武陵。李渤大醉后，人们搀扶着他回去睡觉，到夜深时才醒，听到家里的人聚在一起哭得很伤心，惊讶地问怎么回事。家里人说：“昨晚听到球场喧闹，又听说你命令衙司斩掉吴副使，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担心会引出灾祸，所以才这么伤心痛哭。”李渤非常惊慌，立即命人前去衙门打听，水兰报告说：“昨晚虽是奉了严命，但没敢执行命令，现在副使还睡在衙院里，没有受苦。”李渤等到天亮了，一早来到衙院，言辞谦恭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分宾主落座后，都互相自责，从此更加敬重对方。当时还没有监军，李渤就上奏请求让水兰任宜州长官，以此来答谢水兰。吴武陵虽然有文才，但性情强悍暴烈，人们都怕他。他曾经做过容州部内刺史，犯下许多罪行，皇帝的使者命令广州的幕

吏审讯他。这个小官吏正当年轻，也自负是科举出身，一点也不宽恕，办案逼得很紧。武陵感到非常气愤，所以在路边佛堂里题诗说：“雀儿来逐颺风高，下视鹰鹞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出自《本事诗》。

韦乾度

韦乾度任殿中侍御史，分管东都。牛僧孺凭制科考试第一，除伊阙尉。台参，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问何色出身，僧孺对曰：“进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对曰：“某制策连捷，忝为敕头。”僧孺心甚有所讶，归以告韩愈。愈曰：“公诚小生，韦殿中固当不知。愈及第十有余年，猖狂之名，已满天下，韦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出《乾 骊子》。

赵宗儒

赵宗儒检校左仆射为太常卿，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朝会聘享不作。至是中人掌教坊之乐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违，以状白宰相。宰相以为事在有司，其事不合关白。宗儒忧恐不已，相座责以儒怯不任事，改换散秩，为太子少师。出《卢氏杂说》。

席 夔

韩愈初贬之制，舍人席夔为之词曰：“早登科第，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多言曰：“席无令子弟，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韩曰：“席不吃不洁太迟。”人曰：“何也？”曰：“出语不当。”是盖忿责词云“亦有声名”耳。出《嘉话录》。

刘禹锡

牛僧孺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尝投贄于补缺刘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期至矣。”虽拜谢砉砉，终为快。历三十余岁，刘转汝州，僧孺镇汉南。枉道驻旌，

被任命为伊阙尉。他到御史台来去参见韦乾度，韦乾度不知道牛僧孺授官的缘由，就问他什么出身，牛僧孺回答说：“进士出身。”又问：“怎样到了京畿地区做官？”僧孺回答：“我制科对策考试连连取胜，有幸成为第一。”牛僧孺心里感到很惊讶，回去后告诉了韩愈。韩愈说：“你是个年轻人，韦殿中当然知道了。我进士及第十多年了，狂妄的名声已传遍天下，韦殿中尚且不知，你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出自《乾闥子》。

赵宗儒

赵宗儒以检校左仆射任太常卿，太常寺里有一种师子乐，具备五方的特色，不是朝会宴享活动是不演奏的。这时有个掌管教坊音乐的宦官，移送文书来调用，赵宗儒不敢违抗，就把这情况报告了宰相。宰相认为做种事情是太常职责范围内的事，不应该向他报告。赵宗儒忧愁恐惧得不得了，宰相责备他怯懦不能担当大事，给他换了一个闲职，做了太子少师。出自《卢氏杂说》。

席夔

韩愈初次受贬的制书上，中书舍人席夔在上面写了这样的话：“早年就登科及第，也有些名声。”席夔死后，友人大多都说：“席夔没有好的子弟，难道是他有了阴毒、伤寒一类的病，而给他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吗？”韩愈说：“席夔不吃不干净的东西为时太晚了！”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韩愈说：“他说话不恰当。”这是在愤怒地指责制书上那句“也有些名声”的话啊。出自《嘉话录》。

刘禹锡

牛僧孺赶考的时候，常常被同辈人忽视。他曾写了一篇文章投到补缺刘禹锡门下，刘禹锡当着客人的面打开文卷，提笔涂改他的文章，而且说：“一定是哪位前辈让你来的吧。”牛僧孺虽然感谢他的批改，终究不大高兴。过了三十多年，刘禹锡转到汝州任职，牛僧孺奉命镇守汉南。牛僧孺绕道来看望刘禹锡，

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承诗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南尚书，高识远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锺会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中为上也。”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向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阅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会把文章谒后尘。”禹锡诗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语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宰相三朝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出《云溪友议》。

滕 迈

滕倪苦心为诗，远之吉州，谒宗人迈。迈以吾家鲜士，此弟则千里之驹也。每吟其诗曰：“白发不能容相国，也同闲客满头生。”又《题鹭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见人无惧心。”迈且曰：“魏文酷陈思之学，潘岳褒正叔之文，贵集一家之芳，安以宗从疏远也？”倪既秋试，捧笈告游，乃留诗一首为别。滕君得之，怅然曰：“此生必不与此子再相见也。”乃祖于大皋之阁，别异常情。倪至秋深，逝于商於之馆舍，闻者莫不伤悼焉。倪诗曰：“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国有家泪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处，前程便是听猿时。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渔计已迟。羽翼凋零飞不得，丹青无路接瑶池。”出《云溪友议》。

第二夜酒兴正浓时，提笔写诗告诉他以前那件事。刘禹锡读了诗，才想起当年曾改过牛僧孺的文章。他因而告诫儿子咸佐、承雍等说：“我立下成就他人的心志，哪里料到结果不是如此。何况汉南尚书，见识高，度量大，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人。从前主父偃全家被公孙弘杀掉，嵇康被锺会诬陷致死，因此曹操劝他的儿子说：‘我经常容易大怒，轻忽自己的过失，你们千万不要学这一点。’你们修身养性，要以保持中庸为上。”牛僧孺的诗是这样写的：“粉署为郎四十春，向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阅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会把文章谒后尘。”刘禹锡

的诗是这样写的：“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僧孺读完刘禹锡和的诗，以前那种不高兴的心情才稍微消解了，说道：“宰相三日掌印之事，我可担当不起。”宰相上任三天后可以主掌相印，可以升降百官。于是另设宴席，喝了整整一夜酒，天放亮才收拾行装出发。出自《云溪友议》。

滕 迈

滕倪苦心学习作诗，远远去到吉州，拜见本家兄弟滕迈。滕迈认为我们家很少有名士，这位老弟就是一匹千里马。滕迈常常吟诵滕倪的诗句：“白发不能容相国，也同闲客满头生。”还有《题鹭障子》诗中的句子：“映水有深意，见人无惧心。”滕迈还说：“魏文帝酷爱弟弟曹植的才学，潘岳赞美侄子潘正叔的文才，贵在凝聚了一个家族的精华，哪里因为只是同宗兄弟就疏远呢？”滕倪参加了秋试之后，带着书外出远游，临行时就留下一首诗告别。滕迈读了后，惆怅地说：“这一生一定不能再和他相见了。”于是就在大皋城的阁楼上设宴为他送行，离别的情形与通常极不一样。滕倪到了秋深的时候，死在商於的客栈里，听到的人没有不伤心的。滕倪的诗说：“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国有家泪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处，前程便是听猿时。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渔计已迟。羽翼凋零飞不得，丹青无路接瑶池。”出自《云溪友议》。

卷第四百九十八 杂录六

李宗闵 冯 宿 李 回 周 复 杨希古

刘禹锡 催阵使 李群玉 温庭筠 苗 耽

裴 勋 邓 敞

李宗闵

李德裕在维扬，李宗闵在湖州，拜宾客分司。德裕大惧，遣专使，厚致信好，宗闵不受，取路江西而过。非久，德裕入相，过洛，宗闵忧惧，多方求厚善者致书，乞一见，欲以解纷。复书曰：“怨则不怨，见则无端。”初德裕与宗闵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势力，及位高，稍稍相倾。及宗闵在位，德裕为兵部尚书，自得歧路，必当大用，宗闵多方沮之。及邠公杜惊入朝，即宗闵之党也，时为京兆尹。一日，诣宗闵，值宗闵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则有策，顾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请言之。”杜曰：“大戎有词学，而不由科第。若与知举，则必喜矣。”宗闵默然，

李宗闵

李德裕在扬州时，李宗闵在湖州，被朝廷任命为宾客分司。李德裕很害怕，派出专人，郑重向李宗闵表示诚信友好，李宗闵不接受，取道江西而绕过扬州。不久，李德裕进京做了宰相，经过洛阳，李宗闵很担心害怕，多方寻找与李德裕有交情的人捎信，请求见一面，想以此解开纠纷。李德裕回信说：“怨恨倒没有什么怨恨，见面倒也没什么理由。”当初李德裕和李宗闵关系很好，在朝廷内外互相帮助，扩张自己的势力，等地位高了，开始互相倾轧。等到李宗闵登上相位时，李德裕担任兵部尚书，李德裕自己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看样子必然会受到重用，李宗闵千方百计地阻止他。等到邠公社惊入朝，他

是李宗闵的同党，当时是京兆尹。一天，杜惊去拜访李宗闵，正赶上李宗闵在那里深思。杜惊说：“想什么想得这么专心？”李宗闵说：“你猜我在想什么？”杜惊说：“大概是李德裕吧？”李宗闵说：“是的，但是怎么挽救呢？”杜惊说：“我倒有个办法，但是你一定不能采用。”李宗闵说：“请说说看。”杜惊说：“李德裕有词章学问，却没有科考功名。如果让他去主持科举考试，他一定会高兴。”李宗闵默不作声，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慊。”宗闵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也。”邠公再三与约，乃驰诣曰：“适宗相有意旨，令某传达。”遂言亚相之拜，德裕惊喜，双泪遽落，曰：“此大门官也，小子岂敢当此荐拔？”寄谢重叠。杜还报，宗闵复与杨虞卿议之，竟为所隳，终致后祸。出《幽闲鼓吹》。

冯 宿

冯宿，文宗朝，扬历中外，甚有美誉，垂入相者数矣。又能曲事北司权贵，咸得其欢心焉。一日晚际，中尉封一合，送与之。开之，有乌巾二顶，暨甲煎、面药之属。时班行结中贵者，将大拜，则必先遗此以为信。冯大喜，遂以先呈相国杨嗣复，盖常佐其幕也。冯又性好华楚鲜洁，自夕达曙，重衣数袭。选骏足数匹，鞍鞞照地，无与比。冯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欲穷极称惬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报有按，则伪为不知。比就，果有按。谒者捧麻，必相也。将宣，则谒者向殿，执敕罄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既而大呼曰：“萧仿。”冯乃惊仆于地，扶而归第，得疾而卒。盖其夕拟状，将付学士院之时，文宗谓近臣曰：“冯宿之为人，似非沉静；萧仿方判盐铁，朕察之，颇得大臣之体。”遂以易之。出《玉堂闲话》。

过了好久才说：“再想想别的办法。”杜惊说：“还有一个官职，也可消除他的怨恨。”李宗闵说：“什么官？”杜惊说：“御史大夫。”李宗闵说：“这就行啦！”杜惊与李宗闵再三商量约定之后，杜惊就骑马到李德裕那里说：“刚才李宗闵宰相有个想法，派我来传达。”就说了要拜李德裕为御史大夫的事，李德裕又惊又喜，两眼泪水很快就落下来，说：“这是大门官，我怎能担当得起这推荐和提拔呢？”他反复致谢。

杜惊回去作了汇报，李宗闵又与杨虞卿商议这件事，竟被他否定了，终于导致后来的祸患。出自《幽闲鼓吹》。

冯 宿

冯宿在唐文宗在位时，为官的政绩名扬朝廷内外，很有声誉，好几次都差点儿当上宰相了。他又能奉承北司的豪门贵族，深得他们的欢心。一天傍晚，中尉送来一只封闭的盒子。冯宿打开后，看到里面有两顶乌纱帽，以及香料甲煎、防冻膏之类的东西。当时朝中官员结交宫中显贵宦官的人，如果将升大职，一定先用这些东西通消息。冯宿欣喜万分，就把这些呈送给宰相杨嗣复，因为他曾经做过杨嗣复的幕僚。冯宿喜欢衣着华丽干净整洁，从晚到早要换几套华贵的衣服。他挑选了几匹骏马，鞍鞯光亮照地，无与伦比。冯宿认为有了可靠的消息，就不必依序上班，要尽情享受称心如意的快乐，就修整容貌换好衣服前往相府。到了幕府附近时，小吏通报说已有诏书，冯宿假装不知。等到了幕府，果然已有诏书。通接宾客的近侍捧着诏书，看来一定是公布宰相的任命。将要公布时，那近侍面向大殿，躬身拿着诏书，大声叫着所授大官的姓名，接下去大声叫道：“萧仿！”冯宿竟然惊诧得扑倒在地，别人搀扶他回到家，就得病死了。原来那晚拟定委任状准备送到学士院时，唐文宗对亲近大臣说：“冯宿的为人，好像不够沉稳；萧仿兼任盐铁官时，我观察他，很有大臣的风度。”于是用萧仿代替了冯宿。出自《玉堂闲话》。

李 回

太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謩，謩深衔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謩为御史中丞，常与次对官三数人，候对于阁门。謩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曰：“经音颈。如今也不送。”謩为之色变，益怀愤恚。后回谏刺建州，謩大拜。回有启状，謩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不恚于杖，止恨停废耳，因亡命至京师，投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会亭午，憩于

槐阴，颜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诘之，其人具述本志，于是诤之曰：“建阳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盍诣之？”言讫，见魏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诤，望尘而拜。导从问之，对曰：“建州百姓诉冤。”魏闻之，倒持麈尾，敲鞍子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于是为魏极力锻成大狱。时李已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狱，却回建阳。竟坐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出《摭言》。

周 复

元稹在鄂州，周复为从事。稹尝赋诗，命院中属和。复乃警笏见稹曰：“某偶以大人往还，谬获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稹嘉之曰：“质实如是，贤于能诗者矣。”出《幽闲鼓吹》。

杨希古

杨希古，靖泰诸杨也，朋党连结，率相期以死，权势熏灼，

李 回

太和初年，李回任京兆府参军，主持考试，没有推荐魏謩，魏謩因而十分恨他。会昌年间，李回任刑部侍郎，魏謩任御史中丞，有一次曾和几个依次等候问话的官员，在内阁门口等候问话。魏謩说：“前些年选拔人员进京赶考的府试，承蒙您没送我进京，为什么今天一同聚集在这里呢？”李回应声说道：“估计今天你也不会送我。”魏謩听了此话，脸色都变了，更加怀恨在心。后来李回被贬为建州刺史，魏謩高升。李回送的公函，魏謩都不接受。不久李回怒责一个衙官，处以杖刑并勒令停用。建州的衙官，能够帮人躲避劳役，所以想做衙官的人，花费的钱财不下数十万。那衙官并不怨恨受了杖刑，只恨停止了他的职务，就逃到京城，找当时的宰相伸冤，各位宰相都不过问。赶上正午，衙官在槐树阴下休息，脸色憔悴得很。旁边的人看他像有事的樣子，就询问他，衙官就详述了事情本末，那人告诉他说：“建阳相公和中书相公一向有仇，你为什么不去找中书相公

呢？”刚说完，就看见魏暮的先导随从从中书省出来。衙官经常带着诉状，就按那人教的，望尘而拜。随从问他，他说：“建州百姓要诉冤。”魏暮一听，倒拿拂尘，敲敲马鞍命令停下。看那诉状，共列了二十多条。其中第一条是把同姓子女娶进家中，于是，魏暮极力判成重案。当时李回已被调任邓州刺史，途中住宿九江时，遇到御史审讯案件，又退回建阳。最终被贬为抚州司马，死在贬所。出自《摭言》。

周 复

元稹在鄂州时，周复做他的从事。元稹曾写诗，并让部下步韵奉和。周复就带着官和笏板来见元稹，说道：“我偶然因为与大官来往，错误地使我考中，实际上我写诗作赋都不会。”元稹赞许地说：“如此诚实，比会写诗的更贤德。”出自《幽闲鼓吹》。

杨希古

杨希古，靖泰诸杨之一，他们结成同党，相约生死与共，权势熏天，

力不可拔。与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过之。希古性迂僻，初应进士举，以文投丞郎，丞郎奖之。希古乃起而对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讶而诘之，曰：“此舍弟源嶠为希古作也。”丞郎大异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太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知于先达，靡不私自炫耀，以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顿颓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像，杂以幡盖，所谓道场者。每凌旦，辄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散衣无所有，然后高屐以往。出《玉泉子》。

刘禹锡

刘禹锡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当日传于都下。有嫉其名者，

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见日，时宰与坐，慰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其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禹锡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予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耳。旋又出牧于连州，至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静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独来。”出《本事诗》。

难以消除。杨家和同乡崔家势力相当，但比他们诚朴宽厚。杨希古性格迂阔怪僻，当初考进士时，拿一篇文章投给丞郎，丞郎赞赏他。杨希古站起来说：“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丞郎惊讶地问是怎么回事，杨希古说：“这是我弟弟源嶠替我写的。”丞郎非常吃惊地说：“现在年青人求取功名，多半找人代笔。如果能拿到一篇文章，投到有名望的前辈那里，没有不私下炫耀，认为没有比得上自己的。像你这种做法，足以整顿颓败的风气。”杨希古又酷爱佛教，常把和尚请到家里，供上佛像，插上幢幡华盖，算作所谓的道场。每天早晨，就进入道场，五体投地，让和尚骑在上面诵读三遍《金刚经》。杨希古又爱干净，要上厕所，一定一丝不挂，穿上厚底鞋才进去。出自《玉泉子》。

刘禹锡

刘禹锡从屯田员郎外降职为朗州司马，共十年，才调回京城。当时正是春天，写下了《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诗中写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当天在京城传开。有嫉妒刘禹锡的人，禀告给执政长官，诬陷他心怀怨恨。过些日子刘禹锡拜见宰相，宰相和刘禹锡同坐，深切地安慰他。刘禹锡告辞之后，宰相就说：“最近的那首新诗，不免又给你惹来麻烦，有什么办法呢？”不久，出任连州刺史。刘禹锡自叙说道：“贞元二十一年春天，我做屯田员外郎，当时这个观里没有花。那年出任连州刺史，走到荆南时，又被贬为朗州司马。过了十年，召

我回京。人人都说有个道士亲手栽植了仙桃树，满观桃花盛开，好似红霞，于是有了前一首诗，来记一时之事。不久又出任连州刺史，如今已是十四年，我才回来做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空荡荡没有一棵树，只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摆动。因此再题二十八个字，以等待后来的游人指教。时为太和二年三月。”那诗说：“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静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独来。”出自《本事诗》。

催阵使

会昌中，王师讨昭义，久未成功。贼之游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邢、洛、怀、孟。又发轻卒数千，伪为群羊，散漫山谷，以啖官军。官军自远见之，乃分头掩捕。因不成列，且无备焉，于是短兵接斗，蹂践相乘，凡数十里，王师大败。是月，东都及境上诸州，闻之大震，咸加备戒严。都统王宰、石雄等，皆坚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谓之曰：“王宰、石雄不与朕杀贼，频遣中使促之，尚闻逗挠依违，岂可使贼党坐至东都耶？卿今日可为朕晚归，别与制置军前事宜奏来。”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默听命。德裕归中书，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责戎帅，早见成功，慎无违也。”回刻时受命，于是具名以闻，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催阵使。”帝曰：“可。”即日，李自银台戒路，有邸吏五十导从。至于河中，缓辔以进，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乃行。二帅至翼城东，道左执兵，如外府列校迎候仪。回立马，受起居寒温之礼。二帅复前进数步，罄折致词，回掉鞭，亦不甚顾之。礼成，二帅旁行，俯首俟命。回于马上厉声曰：“今日当直令史安在？”群吏跃马听命，回曰：“责破贼限状来。”二帅鞠躬流汗，而请以六十日破贼，过约，请行军中令。于是二帅大惧，率亲军而鼓之，士卒齐进。凡五十八日，攻拔潞城，梟刘稹首以献。功成，回复命。后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芝田录》。

催阵使

会昌年间，朝廷军队讨伐昭义，很久也没成功。敌人的流动部

队，往往在山下零散出动，抢劫邢州、洛阳、怀州、孟州一带。又派出几千轻装的兵，扮作一群羊，散布在山谷，来引诱官军。官军远远看见了羊，就分头去捉拿。由于不成行列，又没有准备，结果短兵相接，蹂躏践踏，遍及几十里，官军大败。这个月，东都洛阳及边境各州，听说此事后大为震惊，都加强防备实行戒严。都统王宰、石雄等人，都坚守壁垒自卫防守。唐武宗坐朝时很不高兴，召来大臣宰相李德裕等人说：“王宰、石雄，不给我杀退贼兵，屡派中使督促，他们还是徘徊观望迟疑不决，难道能让贼兵轻易达到洛阳吗？你们今天为我晚些回去，另外制定处置军前事务的办法奏上来。”当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手沉默听受命令。李德裕回到中书省，就召来御史中丞李回，详说了皇帝的意图。说：“中丞你一定亲自去一趟，督促军中主帅，早日成功，千万不要违命。”李回立即接受了命令，李德裕于是将李回的名字上报说：“现在想让御史中丞李回担任催阵使。”武宗说：“行。”当天，李回从银台出发，有小吏五十人作向导随从。到河中一带时，李回放松缰绳，让马缓行，等候王宰等人到河中边界来迎接，然后在继续前进。两位军帅到翼城东边，站在道左手执兵器，按州郡官署排列军队欢迎的仪节。李回停住马，接受日常问候的礼节。两位军帅又前进几步，恭敬地鞠躬致词，李回摇着马鞭，也没有太理睬。行礼完毕之后，两位军帅陪行，俯首听命，李回在马上厉声问道：“今天的值班人在哪里？”众军吏策马跑过来听从命令，李回说：“拿出击破贼兵期限的报告来。”两位军帅弯下身子流下汗来，请求六十天内打退敌人，过了期限，按军令处罚。于是两位军帅非常害怕，率领亲兵亲自督阵，士兵一齐进攻。一共五十八天，攻下潞城，砍下刘稹的头献上去。大功告成之后，李回回去复命。此后第六十天，李回由御史中丞提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出自《芝田录》。

李群玉

李群玉既解天禄之任，而归涔阳，经二妃庙，题诗二首曰：“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尚俨然。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

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李乃志其所陈，俄而影灭，遂礼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太守段成式素与李为诗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州。段乃为诗哭之曰：“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弥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又曰：“增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儿女累，谁哭到泉台？”出《云溪友议》。

温庭筠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将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勗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狹邪所费。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赵颀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勗。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客姓氏，左右以勗对。温氏遂出厅事，前执勗袖大哭。勗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可脱，不知所为。移时，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无有成遂，得不由汝

李群玉

李群玉解去朝廷馆阁的职务后，回归涪阳，经过虞舜两位妃子娥皇、女英的二妃庙，题诗二首：“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尚俨然。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写道：“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以后又题诗：“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群玉自认为第二篇，春去很快到了秋来有些不妥，犹豫着想改一改，眼前忽然出现了两个女郎，她们说：“我们是娥皇、女英，两年以后，会和你有一番男女交往。”李群玉就记住了她们说的话，一会儿两个身影消失了，于是他对神像施礼后也离开

了。越过重重湖山阻隔，到达浔阳。太守段成式一向和李群玉是作诗饮酒的朋友，李群玉就详细说了这件事。段成式于是开玩笑说：“想不到你还是虞舜的辟阳侯。”（辟阳侯为汉初大臣审食其，吕后宠臣。）李群玉题诗后二年，就死在洪州。段成式写诗哭悼他说：“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弥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又说：“增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儿女累，谁哭到泉台？”出自《云溪友议》。

温庭筠

温庭筠享有擅长词赋的盛名，当初准备参加乡试，客居游览在长淮河之间，扬子留后姚勔赠给他一大笔钱。温庭筠年轻，所得的钱财，大多为寻花问柳所浪费。姚勔非常生气，把他打了一顿并赶走了他，因此温庭筠最终没有考上。他的姐姐是赵颀的妻子，每想起庭筠落榜，就对姚勔产生切齿痛恨。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温氏偶然问起来客姓名，身边的人告诉她是姚勔。温氏就走到前厅，上前扯着姚勔的袖子大哭起来。姚勔非常惊讶，而且袖子被抓得很得牢，不能挣脱，不知怎么办好。过了好一会儿，温氏才说：“我弟弟年轻时喜欢宴饮游乐，也是人之常情，为什么要打他？致使他一直到死也没有成就，难道不是因为你

致之？”复大哭，久之方得解。勔归愤骂，竟因此得疾而卒。出《玉泉子》。

苗 耽

苗耽进士登第，闲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穷。或意为将来通塞，可以响卜。耽即命子侄扫洒厅事，设几焚香，束带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穷僻，久之无所闻。日晏，有货枯鱼者至焉，耽复专其志而谛听之。其家童连呼之，遂挈鱼以入。其寔无一钱，良久方出。货者迟其出，固怒之矣，又见或微割其鱼，货者视之，因骂曰：“乞索儿，卒饿死耳，何滞我之如是邪？”初耽尝自外游归，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见有以輶棺而回者，以其价贱，即僦而寢息其间。至洛东

门，阖者不知其中有人，诘其所由来。耽谓其讶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贫不能致他物，相与无怪也。”阖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尝见有解语神枢。”后耽终江州刺史。出《玉泉子》。

裴 勋

裴勋容貌么麽，而性尤率易。与父垣会饮，垣令去声。飞盏，每属其人，辄自言状。垣付勋曰：“矧人饶舌，破车饶楔。裴勋千分。”勋饮讫而复其盏曰：“蝙蝠不自见，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笞之。慈恩寺连接曲江，及京辇诸境，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勋常与亲识游，见其父及诸家榜，率多物故，谓人曰：“此皆鬼录也。”出《玉泉子》。

造成的吗？”又大哭起来，过了很久，姚勔才得以解脱。姚勔回去后又惊又气，最后因此得病去世。出自《玉泉子》。

苗 耽

苗耽中进士后，闲居在洛中已经有几年了，不能忍受那种穷困。有一次他心里想将来通达与否，可以用响声来占卜。于是苗耽就命令晚辈打扫客厅，摆好几案焚起香来，苗耽扎上腰带拿着笏板，端端正正坐着等待一句话。所住的地方太偏僻，很久也没有听到什么。日暮时分，有个卖干鱼的来了，苗耽又专心致志地去听。他家的仆人连声叫卖干鱼的人，随后就拿着鱼进来了。可实际上家里没有一文钱，过了很久才把鱼拿出来。卖鱼的嫌他出来得晚，本来就生气了，又看见他的鱼被人稍稍割去一些，就骂道：“乞丐，早晚得饿死，干什么耽误我这么久？”当初，苗耽曾从外游历回来时，道上病得厉害，不能走路了。忽然看见有用人力车拉棺材回城的，因为便宜，就租用，躺在棺材里面。到了洛阳东门，守门人不知道棺材里有人，就问棺材打哪儿来。苗耽以为他觉得自己奇怪，慢慢地回答说：“斯文的人在道上病了，太穷了不能坐别的，你不要奇怪。”守门人说：“我在这儿守了三十年了，没见过有懂人语的神棺材。”后来，苗耽死在江州刺史任上。出自《玉泉子》。

裴 勋

裴勋容貌丑陋，性格特别率直平易。和父亲裴垣一块喝酒，裴垣让轮流喝酒，轮到谁，谁就说一段话。裴垣把酒杯交给裴勋说：“矮人好多嘴，破车楔子多。裴勋千分。”裴勋喝完酒把酒杯交还给裴垣说：“蝙蝠看不见自己，笑话房梁上的燕子。十一郎十分。”裴垣排行第十一，就生气地打了儿子。慈恩寺连接曲江以及京城各地，每年新考中的人，都把姓名写在慈恩寺。裴勋曾和父亲去识记游览，看到父亲以及各家的题榜，而题榜的人大多已死，就对人说：“这都是记载鬼的。”出自《玉泉子》。

邓 敞

邓敞，封教之门生。初比随计，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气力，且富于财。谓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一第耶？”时敞已婿李氏矣，其父常为福建从事，官至评事。有女二人皆善书，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笔迹。敞顾己寒贱，必不能致腾蹕，私利其言，许之。既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敞挈牛氏而归。将及家，敞给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许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奴驱其輜囊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玩好幕帐杂物，列于庭庑间。李氏惊曰：“此何为者？”奴曰：“夫人将到，令某陈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抚膺大哭顿地。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嫌不能富贵，岂无一嫁处耶？其不幸，岂唯夫人乎？今愿一与夫人同之。夫人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时李氏将列于官，二女共牵挽其袖而止。后敞以秘书少监分司，慳嗇尤甚。黄巢入洛，避乱于河阳，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后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并为群盗所得。出《玉泉子》。

邓 敞

邓敞，是封教的门生。当初随计吏进京赴考，因为贫寒未能考

中。牛蔚兄弟，是牛僧孺的儿子，有力气，而且富有钱财。他们对邓敞说：“我有个妹妹未出嫁，你能娶她吗？我替你出力，难道还怕考不中吗？”当时邓敞已经娶了李氏，她的父亲曾是福建从事，做官做到评事。她有两个女儿都擅长书法，邓敞应举所投递的诗文，大多是这两个女儿抄写的。邓敞看到自己贫寒低贱，一定不能飞黄腾达，暗自认为牛蔚的话对自己有利，就答应了他。考中之后，就和牛氏结婚。没过几天，邓敞带牛氏回乡。要到家时，邓敞哄骗牛氏说：“我很久没回家，我先回家，在家等着迎接你，行吗？”牛氏答应了他。等到了家，邓敞不敢泄露这件事。第二天，牛氏的奴仆赶着行李车直接进入，拿出牛氏平常所喜欢的帐幕等其他东西，陈列在庭院走廊里。李氏吃惊地说：“这是干什么？”奴仆说：“夫人要到了，让我先布置好。”李氏说：“我就是夫人，哪里还有什么夫人？”随即拍胸跺地大哭起来。牛氏到了，知道自己被欺骗了，请求见李氏，说：“我的父亲是宰相，哥哥们都在郎省，纵使不能富贵，难道还没有一个出嫁的地方吗？那种不幸，难道只有你有吗？我愿意和你共侍一夫。你即使对邓郎感到失望，难道忍心不为两个女儿考虑吗？”当时李氏要去见官，两个女儿拉着她的袖子阻止她。后来邓敞任秘书少监分司，更加吝啬。黄巢攻入洛阳时，邓敞到河阳躲避战乱，节度使罗元杲请他做副使。后来黄巢军队又攻来，就和罗元杲狼狈逃窜了。他的钱财全都埋在地下，被黄巢军兵查获。出自《玉泉子》。

卷第四百九十九 杂录七

崔 铉 王 铎 李蟪 韦保衡 衲衣道人
路 群 卢弘正 毕诚 李师望 高 骈
韦 宙 王氏子 刘 蛻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权

崔 铉

崔铉，元略之子。京兆参军卢甚之死，铉之致也，时议冤之。铉子沆，乾符中，亦为丞相。黄巢乱，赤其族，物议以为甚之报焉。初崔瑄虽谏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虽府职，乃公事也。相与争驿厅。甚既下狱，与宰相书，则以己比孟子，而方瑄钱凤。瑄既朋党宏大，莫不为尽力；甚者出于单微，加以铉亦瑄之门生，方为宰相，遂加诬罔奏焉。瑄自左补阙出为阳翟宰，甚行及长乐坡，赐自尽。中使适回，遇瑄，囊出其喉曰：“补阙，此卢甚结喉也。”瑄殊不悻。京城不守，崔氏之子亦血其族。呜呼！谓天道高，何其明哉！出《玉泉子》。

崔 铉

崔铉，是崔元略的儿子。京兆参军卢甚的死，就是崔铉造成的，当时舆论都以为卢甚死得冤。崔铉的儿子崔沆，乾符年间，也是丞相。黄巢作乱时，灭了崔沆的族人，舆论认为这是卢甚冤死的报应。当初崔瑄虽然是谏官，结婚请假，那是私事；卢甚虽然在府里担任职务，为的是公事。两个人因驿厅发生争执。卢甚入狱后，给宰相一封信，把自己比为孟子，把崔瑄比为钱凤。崔瑄的同党很多，没有不为他尽力的；而卢甚势单力孤，加上崔铉也是崔瑄的门生，正做宰相，于是就上奏诬陷卢甚。结果崔瑄从左补缺升为阳翟宰，卢甚则在走到长乐坡时，被赐自尽。处置卢甚的宫中使者回来路上，恰好遇上崔

瑄，从布袋里拿出卢甚的喉咙说：“补缺，这是卢甚的喉结。”崔瑄非常不高兴。后京城失守，崔家的人也全被杀掉了。唉，都说天道高远，又是何等明鉴啊！出自《玉泉子》。

王 铎

故相晋国公王铎为丞郎时，李骈判度支。每年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每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余米，必耗京国之食；若运米实关中，自江淮至京，兼济无限贫民也。”时余米之制业已行，竟无敢沮其议者。都下官余，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故也。于是识者乃服铎之察事矣，铎卒以此大用。出《闻奇录》。

李蟪

李蟪 与王铎进士同年，后俱得路，尝恐铎之先相，而已在其后也，迨路岩出镇，益失其势。铎柔弱易制，中官爱焉。洎韦保衡将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将命铎矣。蟪 阴知之，挈一壶家酒诣铎曰：“公将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愿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饮。铎妻李氏疑其董焉，使女奴传言于铎曰：“一身可矣，愿为妻儿谋。”蟪 惊曰：“以吾斯酒为鸩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满，饮之而去。出《玉泉子》。

韦保衡

韦保衡欲除裴修为省郎。时李璋为右丞，韦先遣卢望来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问某。”卢以时相事权，设为李所沮，则伤威重，因劝韦勿除。出《卢氏杂说》。

王 铎

前宰相晋国公王铎做丞郎时，李骈兼任度支。每年从长江淮河一带运米到京城，水陆运费，一斗米需七百钱。京城米价，每斗才四十

钱。李骈建议想让江淮一带不再运米来，只需每斗交七百钱。王铎说：“这不是好办法。如果从京城买米，一定会耗费减少京城的粮食；如果运米充实关中，那么从江淮到京城，沿途可以救济许多贫苦百姓。”当时买米的制度已经推行，竟然没有人敢阻止这种主张。京城里官方买粮，粮食价格果然猛涨。不到十天，李骈请求罢免度支，因为没有人来卖粮的缘故。因此有见识的人都佩服王铎的明察能力，王铎最终也因此被重用。出自《闻奇录》。

李蟪

李蟪 与王铎同年中进士，后来都步入仕途，李蟪 常怕王铎先做了宰相，自己落在他的后面，等到路岩出任镇将，就更失去了优势。王铎性格柔顺容易控制，宫中的宦官都很喜欢他。到韦保衡将被提升，因不能比恩人升得早，就得任命王铎。李蟪 暗中知道的这件事后，提一壶家酒到王铎处说：“你将要被选拔重用了，我恐怕不能依附你，想事先交接你的左右，行吗？”接着就让倒酒共饮。王铎的妻子李氏怀疑他的酒有毒，派女仆传话给王铎说：“你一个人也就罢了，希望你替妻子儿女着想。”李蟪 惊讶地说道：“以为我的酒是毒酒吗？”就让拿来一个大酒杯，自己斟满，喝完后走了。出自《玉泉子》。

韦保衡

韦保衡想要任命裴修为省郎。当时李璋是右丞，韦保衡先派卢望去表明想法，试探李璋是否同意。李璋说：“相公只管任命，不应该先问我。”卢望认为当时是宰相掌权，如果被李璋阻止，会损伤威严，就劝韦保衡不要任命裴修。出自《卢氏杂说》。

衲衣道人

唐有士人退朝诣友生，见衲衣道人在坐，不悻而去。他日，谓友生曰：“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适且觉其臭。”友生答曰：“毳褐之外也，岂甚铜乳？铜乳之臭，并肩而立，接迹而趋。公处其间，曾不嫌耻，乃讥予与山野有道之士游乎？南朝高人，以蛙鸣

及蒿菜胜鼓吹。吾视毳褐，愈于今之朱紫远矣。”出《国语》。

路群 卢弘正

中书舍人路群与给事中卢弘正，性相异而相善。路清瘦古淡，未尝言市朝；卢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路日谋高卧，有制草，则就宅视之；卢未尝请告，有客旅，则就省谒之。虽所好不同，而相亲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卢将晏入，道过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鹤氅，构火命觞，以赏嘉致。闻卢至，大喜曰：“适我愿兮。”亟命迎入。卢金紫华焕，意气轩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洁。路曰：“卢六，卢六，曾莫顾我，何也？”卢曰：“月限向满，家食相仍。日诣相庭，以图外任。”路色惨曰：“驾肩权门，何至于是？且有定分，徒劳尔形。家酿稍醇，能一醉否？”卢曰：“省有急事，俟吾决之。”路又呼侍儿曰：“卢六欲去，特早来药糜分二器，我与卢六同食。”卢振声曰：“不可。”路曰：“何也？”卢曰：“今旦饭冷，且欲遐征，家僕已食炮炙矣。”时人闻之，以为路之高雅，卢之俊迈，各尽其性。出《唐缺史》。

衲衣道人

唐时有个士人退朝后去看望朋友，看到有个穿补丁衣服的道人在座，不高兴走了。另一天，他对朋友说：“你为什么喜欢穿毛制僧衣的人呢？我没听到他的话，只闻到了他的臭味。”朋友回答：“毛制僧衣的气味是外在的，难道比铜乳还厉害吗？铜乳的臭味，并肩站着，前后走着都能闻到。你和他们在一起，不觉得可耻，怎么竟然讥讽我和山野中有学问的人交往呢？南朝的高尚之人，认为蛙鸣和草野之音，胜过正式乐队演奏的音乐。我看那毛制僧衣，比今天的朱紫官服好多了。”出自《国语》。

路群 卢弘正

中书舍人路群和给事中卢弘正，性格各异却相处得很好。路群清瘦脱俗，古雅淡泊，不曾谈论集市朝堂之事；卢弘正魁梧富贵，不曾

谈过山水之事。路群每天都想安闲无事，有起草皇帝诏令的任务就拿回家完成；卢弘正不曾请假，有客人，就在官署里接待。虽然各自喜好不同，却互相亲善。一天京城下大雪，路群在休假，卢弘正在天晚时去省中处理政务，途中路过新昌第，路群正在南垣茅草亭中欣赏山中雪景。路群穿戴着鹿皮巾、鹤毛大氅，拢火喝酒，欣赏雪中佳景。听说卢弘正来了，高兴地说：“正合我的心意啊！”立即叫人请进来。卢弘正穿着艳丽富贵的衣服，意气昂扬；路群穿道服坐着，情趣孤洁。路群说：“卢六，卢六，你一直都不来看我，为什么呢？”卢弘正说：“眼看这一个月又快过去了，家里我却仍然赋闲在家。我现在每天都到相府去，图个地方官当当。”路群脸色凄惨地说：“身在权门，何至于这样？况且万事都早有定分，何苦白白浪费精力。家里有刚酿好的酒，喝个大醉怎么样？”卢弘正说：“省中有急事，等我裁决。”路群叫侍从说：“卢六要走，快盛两碗药粥来，我和卢六一块吃饭。”卢六大声说：“不行。”路群问：“为什么？”卢弘正说：“今天饭太凉了，而且要出远门，在家里吃饭时已吃过烤肉了。”当时人听说这事后，认为路群的高雅，卢弘正的杰出豪迈，各自都充分体现了出来。出自《唐缺史》。

毕 诚

毕诚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尚为太湖县伍伯。诚深耻之，常使人讽令解役，为除官。反复数四，竟不从命。乃特除选人杨载为太湖令，诚延之相第，嘱之为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诚意。伍伯曰：“某贱人也，岂有外甥为宰相耶？”杨坚勉之，乃曰：“某每岁秋夏，恒相享六十千事例钱，苟无败缺，终身优足，不审相公欲除何官耶？”杨乃具以闻，诚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王蜀伪相庾传素与其从弟凝绩，曾宰蜀州唐兴县。郎吏有杨会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念之。洎迭秉蜀政，欲为杨会除马长以酬之。会曰：“某之吏役，远近皆知。忝冒为官，宁掩人口？岂可将数千家供侍，而博一虚名马长乎？”后虽假职名，止除检校官，竟不舍县役矣。出《北梦琐言》。

李师望

李师望，乃宗属也，自负才能，欲以方面为己任。因旅游邛蜀，备知南蛮勇怯，遂上书，请割西川数州，于临邛建定边军节度。诏旨允之，乃以师望自凤翔少尹擢领此任。于时西川大将嫉其分裂巡属，阴通南诏。于是蛮军为近界乡豪所道，侵軼蜀川，戎校宴滂不能止遏，师望亦因此受黜焉。原缺出处，今见《北梦琐言》。

高 骈

渤海王太尉高骈镇蜀日，因巡边，至资中郡，舍于

毕 诚

毕诚 家原本贫寒，咸通初年，他的舅舅还是太湖县伍伯。毕诚常常对此感到很羞耻，常常派人婉转地劝他辞去差事，为他授官。反复劝了多次，舅舅也没听他的。就特地任命候选官员杨载为太湖县令，毕诚把他请到相府，嘱咐他替舅舅解除卑贱的身份，照料护送他进京。杨载到任后，详细转达了毕诚的意思。他舅舅说：“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怎么会有外甥当宰相？”杨载一再劝他，他就说：“我在每年秋夏，都能平稳地享受六十千钱的事例钱，如无错误，一辈子就很优厚满足了，不明白相公还要让我做什么官？”杨载把这些话都告诉了毕诚，毕诚也认为舅舅说得对，最终没有勉强他改变心愿。前蜀伪宰相庾传素和他的堂弟凝绩，曾任蜀州唐兴县宰。有个叫杨会的郎吏，稍有才干，庾氏兄弟记住了他。等到二人轮流执掌前蜀国政时，想任杨会为马长来酬谢他。杨会说：“我的这份差使，远近皆知。硬是去做什么官，怎么去堵人家的嘴呢？哪敢用几千家的供奉侍候，去换一个马长的虚名呢？”以后虽然挂上官衔，也只是任检校官，最终也没有放弃县役的职务。出自《北梦琐言》。

李师望

李师望，是皇帝同族，自负很有才能，想自己担任一方的军政大员。他到邛州蜀州游历，深知南蛮的英勇怯弱等情况，于是上奏书，请求分出西川几个州，在临邛设置定边军节度。皇帝下诏应允，就把

李师望从凤翔少尹提升为定边军节度使。当时西川大将憎恨他分裂自己的属地，就偷偷和南诏勾结。因此南蛮军队被靠近边界的乡豪引导着，侵犯蜀川，戎校窦滂不能阻止遏制南蛮军队的侵袭，李师望因此被罢黜。原缺出处，今见《北梦琐言》。

高 骈

渤海王太尉高骈镇守蜀地时，因为巡视边界，到了资中郡，住在刺史衙。对郡山顶有开元佛寺，是夜黄昏，僧徒礼赞，螺呗间作。渤海命军候悉擒械之，来晨，笞背斥逐。召将吏而谓之曰：“僧徒礼念，亦无罪过。但以此寺十年后，当有秃子数十作乱，我故以是厌之。”其后土人皆髡执兵，号大髡小髡，据此寺为寨。出《北梦琐言》。

韦 宙

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出《北梦琐言》。

王氏子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王氏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僖宗诏令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十撞，舍钱一万贯。命诸大臣，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出《中朝故事》。

刘 蛻

刘蛻，桐庐人，早以文学进士。其父尝戒之曰：“任汝举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没后，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渔钓自

娱，竟不知其所适。蛻后登华贯，出典商於，

刺史衙门。资中郡对面山顶上，有个开元佛寺，这天黄昏，僧侣礼赞，法螺与念经声交替出现。高骈命令军候将他们全都抓住拘系起来，第二天早晨，鞭打后背并驱逐他们。高骈又召来将士吏卒对他们说：“僧侣做礼赞，也没有什么罪过。只是这个佛寺，十年以后，会有几十个秃子作乱，我因此用这种方式来压制他们。”后来当地人都剃了头拿着兵器，号称大髡小髡，把这个佛寺作为军营。出自《北梦琐言》。

韦 宙

相国韦宙善谋生计，江陵府东有他的别墅，良田美产，最为肥沃；堆积的稻子像小陆地，都是成熟的稻穗。咸通初年，他被授为岭南节度使。懿宗认为番禺是出珍珠翡翠的地方，告诫他不要贪婪。韦宙从容启奏道：“江陵庄积蓄的粮食，还有七千堆，所以没有什么可贪的。”皇帝说：“这真是个多粮的老头。”出自《北梦琐言》。

王氏子

京城从黄巢退兵后，便修补被毁坏之处。当时定州王氏有一人，绰号王酒胡，住在上都，非常富有，交纳了三十万贯钱，资助重修朱雀门。僖宗下诏重修安国寺，修完后，亲自乘辇而来，设置大斋。敲了新钟十下，施舍一万贯钱。让各位大臣，各按自己的意思去敲钟。皇帝说：“有能施舍一千贯钱的，就敲一下钟。”吃斋之后，王酒胡半醉半醒地进来了，径直走上钟楼，连敲一百下，然后到西市运钱十万贯送进安国寺。出自《中朝故事》。

刘 蛻

刘蛻，是桐庐人，早年凭辞章修养考中进士。他父亲曾告诫他说：“任凭你科考上进，困窘与发达，不寄希望于你。我死后，千万不要祭祀。”就乘上一叶小船，以钓鱼自我娱乐，最终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刘蛻后来登上了显贵的高位，出朝掌管商於地区，

霜露之思，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常为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丧祭，刘氏先德，是何人斯？以蜕之通人，抑有其说，时未谕也。”出《北梦琐言》。

皮日休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上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其略云：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诸子，必斥乎经史，圣人之贼也。文多不载。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科选请同明经。其二，请以韩愈配飨太学。其略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万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荀卿翼辅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旷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韩愈乎！

日休字袭美，襄阳竟陵人，幼攻文，隐于鹿门山，号醉吟先生。初至场中，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其如一日何？”对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废二日。”谓不以人废言也，举子咸推伏之。官至国子博士。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文薮》十卷，《皮子》三卷，人多传之。为钱镠判官。出《北梦琐言》。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

归隐的想法就停止了。临死，也告诫他的儿子，就像他父亲告诫他一样。蜀国礼部尚书刘纂，就是他的儿子，曾和同伴们说起这件事。君子说：“有名望有教养的家庭重视丧礼祭祀，刘家有德行的前辈，是什么样的人呢？像刘蜕那样的博通古今的人，也有那种说法，当时人很不理解。”出自《北梦琐言》。

皮日休

咸通年间，进士皮日休两次上奏书。第一次，要求把《孟子》作

为学习科目。大致是说：我听说圣人的道理，没有超过经书的。次于经书的是史书，次于史书的是诸子文章。诸子文章不背离圣人之道的，是《孟子》。除此而外的各派学者，都排斥经书史书，是圣人的灾害。奏书的文字很多，不一一记载了。请求废除《庄子》《列子》之类的书，而以《孟子》为主。有能贯通它的义理的，经过相关考试，视同明经科出身。第二次，他请求让韩愈在太学里享受祭祀。大致是说：我听说圣人的主张，不过是要求被采用。活着时被采用了，一时可以知道；死后被采用了，万代相传都可以知道。又说：孟子、荀卿，捍卫维护孔子学说，传到文中子王通。文中子的学说太阔大了，能继承他的精华的，大概只有韩愈吧！

皮日休字袭美，是襄阳竟陵人，自幼钻研文章，隐居在鹿门山，号称醉吟先生。他第一次到考场中，礼部侍郎郑愚因为他长相不太好看，戏弄说：“你很有才学，但又能拿一‘日’怎么办呢？”皮回答说：“侍郎不可因为一‘日’而废掉两‘日’。”意思是说不能因人废言，举子们都很佩服他。皮日休做官做到国子博士。他住在苏州时，和陆龟蒙是文学好友。著有《文薮》十卷，《皮子》三卷，人们争相传颂。当时做了节度使钱镠的判官。出自《北梦琐言》。

郭使君

江陵有个叫郭七郎的人，家里资产很多，是楚城的首富。

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乾符初年，有一贾者在京都，久无音信。郭氏子自往访之，既相遇，尽获所有，仅五六万缗。生耽悦烟花，迷于饮博，三数年后，用过太半。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王仙芝寇盗，里閭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都无舍宇，访其骨肉，数日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茅舍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犹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过长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壩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橹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工拽母登岸，仅以获免。

其余婢仆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疾，数日而殒。生悼惶，驰往零陵，告州牧。州牧为之殡葬，且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自是状貌异昔，共篙工之党无别矣。出《南楚新闻》。

李德权

京华有李光者，不知何许人也。以谀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翌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时令孜与陈敬瑄盗专国柄，

长江、淮河、黄河以北之间，都有商人靠着他的货来经商。乾符初年，他有一个商人在京城，很久没有音信。郭七郎亲自去查访，见面后，把他所有的钱财都要了过来，差不多五六万吊。郭七郎迷上了妓女，沉湎于饮酒、赌博，三四年后，把钱花掉一大半。这时是唐朝末年，朝中坏人专权，郭七郎用几百万钱送给卖官的人，由一个白丁变成了横州刺史，于是决定回家。当时江陵刚刚被王仙芝攻打过，城里的人，与以前很不一样了。郭七郎回到旧房，房屋都没了；打听亲人，几天后才知弟弟妹妹碰上乱兵已死了，只有母亲带一两个丫环住在几间茅草房里，钱袋里空无一文，靠白天夜里做针线活过日子。郭七郎的行李中，还有二三千吊钱，因此生活才算得以好转，就雇船和母亲一道去上任。经过长沙，进入湘江，停泊在永州北江。岸上有一座庙叫兜率寺，当晚就住在船上，把船系在大橹树下边。半夜，忽然刮大风下大雨，波浪翻滚冲毁了河岸，大树倒了压住了船，船经受不住就沉没了。郭七郎同一个船工把母亲拽到岸上，保住了性命。其余的奴仆东西都被波涛卷走了。天亮后，到了庙里，母亲受惊得病，几天后也死了。郭七郎一筹莫展，跑到零陵，把情况告诉了州牧。州牧为他安葬了母亲，并且又赠给他一些钱。他为母亲守丧结束后，就在永郡租房住下来。孤身一人，很穷又没亲戚熟人，早晚都忍饥挨冻。郭七郎从小就来往于江湖之上，很熟悉行船这一套，便给来往船

只掌舵，解决衣食。永州街上的人，叫他捉梢郭使君，从此面貌和以前不同，与船工们无异。出自《南楚新闻》。

李德权

京城有个叫李光的人，不知他是哪里人。他靠拍马屁侍奉田令孜，田令孜非常喜欢他，派他担任左军使。有一天奏明皇上授予李光朔方节度使的职务，任命颁布的第二天，李光没得什么病就死了。李光有个儿子叫德权，二十多岁，田令孜就让他代理这个重要职务。赶上僖宗皇帝驾幸蜀地，李德权就跟着田令孜一起护驾，到了成都。当时田令孜和陈敬瑄窃取了国家大权，

人皆畏威。李德权者处于左右，遐迩仰奉。奸豪辈求名利，多赂德权，以为关节。数年之间，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敬瑄败，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衣衫百结，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为复州后槽健儿，与父相熟。忽睹德权，念其蓝缕，邀至私舍。安无子，遂认以为侄。未半载，安且死，德权遂更名彦思，请继李安效力，盖慕彼衣食耳。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曰：“看马李仆射。”出《南楚新闻》。

人们都害怕他们。李德权在他们的身边，远近都巴结他。奸诈的豪强们为了求得名利，常贿赂李德权，用以打通关节。几年的光景，李德权受贿上千万，当上了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来陈敬瑄败露，被官府逮捕了，李德权就逃出来跑到复州，衣服破烂不堪，沿街乞讨。有个李安，曾经是复州的看马军士，和李德权的父亲很熟悉。李安突然看到李德权，可怜他穿得破破烂烂，就把他接到自己家。李安没有儿子，就认李德权做侄子。没到半年，李安将要死了，李德权就改名叫彦思，请求继承李安的职位，原来不过贪图那点吃穿罢了。不久，李德权成为看马的人，有知道认识他的，都看着他说：“看马的李仆射。”出自《南楚新闻》。

卷第五百 杂录八

孔 纬 李克助 京都儒士 孟 乙 振武角抵人
赵 崇 韩 偓 薛昌绪 姜太师 康义诚
高季昌 沈尚书妻 杨 蓬 袁继谦 帝 昶

孔 纬

鲁国公孔纬入相后，言于甥侄曰：“吾顷任兵部侍郎，与王晋公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上任后巡厅，晋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与相国杜邠公惊，充弘文馆直学士，判馆事。暮春，留余看牡丹于斯厅内。言曰：“此厅比令无逸无逸乃邠公子，终金州刺史。居之，止要一间。今壮丽如此，子殊不知，非久须为灰烬。”余闻此言，心常铭之。又语余曰：“明公将来亦据此座，犹或庶几。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今日观之，则邠公之言，得其大概矣。”是时昭宗纂承，孔纬入相，朝廷事体，扫地无余，故纬感昔言而伤时也。出《闻奇录》。

李克助

李克助为大理卿。昭宗在华州，郑县令崔銑，有民告举放^纒 绢价。刺史韩建令计以为赃，奏下三司定罪。御史

孔 纬

鲁国公孔纬做丞相后，对他的外甥侄子说：“我不久前任兵部侍郎时，和晋公王铎充当弘文馆学士，管理馆中事务。上任后，巡视办公厅，晋公说：‘我从前任兵部侍郎时，和宰相邠公杜惊充当弘文馆直学士，管理馆中事务。暮春时节，杜相公留我在这个大厅内观赏牡丹，说道：“这个办公厅等到让无逸无逸是邠公的儿子，官至金州刺史。住时，只要一间。现在如此壮丽，你很不知道，它不久将会化为灰

烬。”我听了这话，记在心里。他又告诉我说：“明公将来也会占据这个位置，或许还可以。从你以后的人，就会遭遇祸事了。”从我今天的情况来看，邠公的话，已说中了现在的大致情况。”这时昭宗继位，孔纬任宰相，朝廷体统，破坏无余，所以孔纬感于从前邠公的话而伤感时势。出自《闻奇录》。

李克助

李克助是大理寺正卿。唐昭宗在华州的时候，郑县的县令崔銓，有老百姓检举告发他提高次等丝绸的价格。刺史韩建命令登记按贪脏的罪名处理，上奏朝廷请让三司给他定罪。御史

台刑部奏，罪当绞。大理寺数月不奏，建问李尚书：“崔令乃亲情耶？何不奏？”克助云：“裨公之政也。”韩云：“崔令犯脏，奈何言我之过也？”李云：“闻公举放，数将及万矣。”韩曰：“我华州节度，华民我民也。”李曰：“华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尔，即郑县民，乃崔令民也。”建伏其论，乃舍崔令之罪，谪颍阳尉。出《闻奇录》。

京都儒士

近者京都有数生会宴，因说人有勇怯，必由胆气。胆气若盛，自无所惧，可谓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胆气，余实有之。”众人笑曰：“必须试，然可信之。”或曰：“某亲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锁。君能独宿于此宅，一宵不惧者，我等酬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实非凶宅，但暂空耳。遂为置酒果灯烛，送于此宅中。众曰：“公更要何物？”曰：“仆有一剑，可以自卫，请无忧也。”众乃出宅，锁门却归。此人实怯懦者，时已向夜，系所乘驴别屋，奴客并不得随。遂向阁宿，了不敢睡，唯灭灯抱剑而坐，惊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见衣架头有物如鸟鼓翼，翻翻而动。此人凜然强起，把剑一挥，应手落壁，磕然有声，后寂无音响。恐惧既甚，亦不敢寻究，但把剑坐。及五更，忽有一物，上阶推门，门不开，于狗窦中出头，气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剑前斫，不觉自倒，剑失手

台刑部上奏，按罪应当绞死。大理寺几个月没有将案件上奏，韩建问李尚书：“崔銓是你的亲戚吗？为什么不上奏？”李克助说：“这是帮助您的办法呀。”韩建说：“崔县令贪赃，为什么说是我的过错呢？”李克助说：“听说你提高价格，数量将要达到上万了。”韩建说：“我是华州节度使，华州百姓是我的百姓。”李克助说：“华州百姓是天子的，不是你的。像你所说，那么郑县百姓就是崔县令的百姓了。”韩建佩服李克助的看法，于是免了崔銓的死罪，把他贬为颍阳尉。出自《闻奇录》。

京都儒士

近来京城里有几个读书人聚在一起饮酒，便说起来人有勇敢和怯懦的，都来自内心的胆气。胆气如果强盛，自然就无所恐惧，这样的人可谓是男子汉。在座的有一个儒士自我介绍说：“若说胆气啊，我是真有哇。”众人笑着说：“必须先试试，然后才能信你。”有个人说：“我的亲戚有座老宅，过去非常不吉利，而今已经无人居住锁上门了。如果您能独自住宿在这个宅子里，一夜不害怕，我们几个人酬谢你一桌酒席。”这个人说：“就按你们说的办。”第二天便去了，其实并不是不吉利的宅子，只是没人住罢了。大家为此备置了酒肉瓜果灯烛，送到宅院里。大家说：“你还要什么东西？”他说：“我有一把剑，可以自卫，请你们不要担忧。”于是大家都出了宅子，锁上门回去了。这个人实际是个怯懦的人，当时天已快黑了，这人把驴拴到另一间屋子里，仆人也不许跟随。他就在卧室里住宿，一点也不敢睡，只是熄灭了灯，抱着剑坐着，惊恐不止。到了半夜，月亮升起来了，从窗缝中斜照进来。这人看见衣架上面有个东西像鸟在展翅，飘飘地动。他鼓起勇气勉强站了起来，把剑一挥，那东西随手落在墙根，发出了声音，后来就一点动静也没有了。因为特别害怕，所以也不敢找寻，只握着剑坐在那里。到了五更，突然有个东西，上台阶来推门，门没有推开，却从狗洞里伸进个头来，咻咻地喘气。这人害怕极了，拿剑往前砍，自己却不由自主倒在地上，剑也失手

抛落，又不敢觅剑，恐此物入来，床下跼伏，更不敢动。忽然困睡，不觉天明。诸奴客已开关，至阁子间，但见狗窦中血淋漓狼籍。众大

惊呼，儒士方悟，开门尚自战栗。具说昨宵与物战争之状，众大骇异。遂于此壁下寻，唯见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鸟也。乃故帽破弊，为风所吹，如鸟动翼耳。剑在狗窦侧，众又绕堂寻血踪，乃是所乘驴，已斫口喙，唇齿缺破。乃是向晓困解，头入狗门，遂遭一剑。众大笑绝倒，扶持而归，士人惊悸，旬日方愈。出《原化记》。

孟 乙

徐之萧县，有田民孟乙者善网狐貉，百无一失。偶乘暇，持稍行旷野。会日将夕，见道左数百步，荒冢岿然，草间细径，若有人迹。遂入之，以稍于黑暗之处搅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动。问：“尔鬼耶人耶？怪耶魅耶？何故执吾稍而不置？”暗中应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诚告云：“我姓李，昨为盗，被系兖州军候狱。五木备体，捶楚之处，疮痍遍身。因伺隙逾狱垣，亡命之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将归，置于复壁中，后经赦乃出。孟氏以善猎知名，飞走之属，无得脱者，一旦荒冢之中，而得叛狱囚以归，闻者皆大笑之。出《玉堂闲话》。

落在地上，他又不敢去找剑，又怕那东西进来，便钻到床下蜷伏着，再也不敢动了。突然困倦起来，就睡着了，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大家已来开了门，到了内室，只见狗洞里鲜血淋漓，一片狼藉。大家吃惊地大声呼喊，儒士才醒过来，开门时还在发抖。于是他详细地说了昨晚与怪物搏斗的情形，大家也异常害怕。于是大家就到墙壁下去找，只见一个帽子破成两半散在地上，就是昨夜所砍的那个鸟。原来是个破破烂烂的旧帽子，被风一吹，像鸟在扇动翅膀。剑在狗洞旁边，大家又绕屋寻找血迹，原来是他骑的那驴，已被砍破了嘴，唇齿破损。原来是天快亮时挣脱了缰绳，头伸入狗洞里才遭了这么一剑。众人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一起搀着儒士回去，儒士吓得心惊肉跳，过了十天才好。出自《原化记》。

孟 乙

徐州萧县，有个打猎的百姓孟乙擅长用网网狐狸、貉子，网一百

次也没有一次失误。偶然有一天趁着空闲，手持长矛走在旷野中。赶上太阳快要落山，看见道路左边数百步处，有高大的野坟，草地中的小道上像是有人脚印。于是孟乙走了进去，用长矛在黑暗处乱搅。忽然觉得好像有人把长矛拽住，搅不动了，就问：“你是人是鬼？是妖怪还是鬼魅？为什么抓住我的长矛不放？”黑暗中回答说：“我是人哪。”就让孟乙把他救出来。他把实情如实地告诉了孟乙，说：“我姓李，从前是个小偷，被关押在兖州军候的监狱中。身体受到了各种刑罚，被棍子和荆条打的地方，全身伤痕累累。我便找了个机会越狱逃了出来，逃到这个地方，生死只能听天由命了。”孟乙可怜他，把他带回了家，藏在夹壁中，后来遇大赦才从夹壁中出来。孟乙因为擅长打猎出名，飞禽走兽之类没有能够逃脱的，却忽然在荒坟之中，把一个从狱中逃跑的囚犯带回了家，听到这事的人都大笑起来。出自《玉堂闲话》。

振武角抵人

光启年中，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镇振武。置宴，乐戏既毕，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邻州来此较力，军中十数辈躯貌膂力，悉不能敌。主帅亦壮之，遂选三人，相次而敌之，魁岸者俱胜。帅及座客，称善久之。时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起告主帅曰：“某扑得此人。”主帅颇骇其言，所请既坚，遂许之。秀才降阶，先入厨，少顷而出。遂掩绾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渐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帅诘之：“何术也？”对曰：“顷年客游，曾于道店逢此人，才近食桉，踉跄而倒。有同伴曰：‘怕酱，见之辄倒。’某闻而志之。适诣设厨，求得少酱，握在手中，此人见之，果自倒，聊助宴设之欢笑耳。”有边岫判官，目睹其事。出《玉堂闲话》。

赵 崇

赵崇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濛、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每遇转官，旧例各举一人自代，而崇未尝举人。云：“朝中无可代己者。”世以此少之。出《北梦琐言》。

韩 偓

韩偓，天复初入翰林。其年冬，车驾幸凤翔，偓有扈从之功。返正初，帝面许用偓为相。偓奏云：“陛下运契中兴，当须用重德，镇风俗。臣座主右仆射赵崇，可以副陛下

振武角抵人

光启年间，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朝镇守振武。举行宴会，奏乐舞蹈之后，就下令摔跤比赛。有一个男人特别魁梧高大，是从邻州来此地比力气的，军中十几个人在体形外貌体力方面，都比不过他。主帅也觉得他很健壮，就选了三个人，相继和他比试，魁梧的人都胜了。主帅和座上客人都称赞了他好久。当时有一个秀才坐在席上，突然站起来告诉主帅说：“我可以打倒这个人。”主帅对他说的话很吃惊，因为他坚决请求，于是就答应了他。秀才下了台阶，先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就出来了。秀才把衣服系紧一些，握着左拳走上前去。魁梧的人微笑着说：“这人我一指就会倒下。”等到二人渐渐靠近时，秀才迅速展开左手让他看，魁梧的人不知不觉就倒在了地上，满座大笑。秀才慢慢走出圈外，洗洗手又登上了坐席。主帅问他：“这是什么招数？”他回答说：“我之前在外旅游，曾在途中遇到过这个人，当时他人刚靠近饭桌，就踉踉跄跄倒在地上。有个同伴说：‘他怕大酱，见到就晕倒。’我听到后就记在心上。刚才去厨房，要了点大酱，握在手中，这个人见到后，果然倒了，姑且为宴会助兴取乐罢了。”有个叫边岫的判官，亲眼看到了这件事。出自《玉堂闲话》。

赵 崇

赵崇老成持重、清高耿直，家中没闲杂的客人，羡慕王濛、刘真长的风度。格调高洁，不写文章，号称无字碑。每次遇到调职，按惯例需推荐一人代替自己，可赵崇从未推荐过别人。他说：“朝中没人能代替我。”世人因此看不起他。出自《北梦琐言》。

韩 偓

韩偓，天复初年进入翰林院。那年冬天，皇帝巡幸凤翔，韩偓有随从护驾的功劳。国家由乱而治之初，皇帝当面答应让韩偓做宰相。韩偓上奏说：“您气运符合中兴，用人当用有大德的人，以安定风俗。我当年的主考官右仆射赵崇，可以符合陛下

是选。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叹。翼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赞为相。时梁太祖在京，素闻崇轻佻，赞又有嫌衅，乃驰入请见。于帝前，具言二公长短。帝曰：“赵崇乃韩偓荐。”时偓在侧，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与大臣争。”帝曰：“韩偓出。”寻谪官入闽。故偓诗曰：“手风慵展八行书，眼病休看九局棋。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出《摭言》。

薛昌绪

岐王李茂贞霸秦陇也。泾州书记薛昌绪为人迂僻，禀自天性，飞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与妻相见亦有时，必有礼容，先命女仆通转，往来数四，可之，然后秉烛造室。至于高谈虚论，茶果而退。或欲诣韩房，其礼亦然。尝曰：“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必候请而可之。及从泾帅统众于天水，与蜀人相拒于青泥岭，岐众迫于犂运，又闻梁人入境，遂潜师宵遁，颇惧蜀人之掩袭。泾帅临行，攀鞍忽记曰：“传语书记，速请上马。”连促之，薛在草庵下藏身，曰：“传语太师，但请先行，今晨是某不乐日。”戎帅怒，使人提上鞍轿，捶其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礼不见客。”此盖人妖也。秦陇人皆知之。出《玉堂闲话》。

这个选人要求。请收回成命改授赵崇，天下的百姓一定会感到幸运。”皇帝很赞赏他。第二天，皇帝下令用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为宰相。当时梁太祖朱温在京城，一向听说赵崇很轻佻，他又与王赞有嫌隙，就迅速骑马入宫请见皇帝。在皇帝面前，详细陈述了二人的优缺点。皇帝说：“赵崇是韩偓推荐的。”当时韩偓在场，梁王朱温叱责他。韩偓上奏说：“我不敢同大臣争辩。”皇帝说：“韩偓，你出去吧！”不久他被贬到福建做官。所以韩偓的诗中写道：“手风慵展八行

书，眼病休看九局基。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出自《摭言》。

薛昌绪

岐王李茂贞称霸秦陇一带。泾州书记官薛昌绪为人迂腐怪僻，天性如此，在快速写作方面，就谁也不能赶上了。与妻子见面也有固定时刻，必有礼节法度，先命使女去通告一声，往来多次，允许了，然后才拿着蜡烛到室内。到了之后，高谈阔论一番，喝杯茶，吃些果品就回去了。有时想到卧室去，那礼节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把传宗接代的事看得很重要，总想选一个相会的良辰吉日。”必须等候邀请同意后才行。等到跟着泾州大帅统领大兵到天水，与蜀人在青泥岭对峙时，岐王将士因为苦于拉车搬运，又听说梁人也入了境，于是就偷偷地在夜里逃跑撤退，又很害怕蜀人偷袭。泾州大帅临走时，刚要上马，忽然想到了薛昌绪，说：“传话给书记官，快请他上马。”连催几回，薛昌绪仍在草庵中藏身，说：“告诉太师，请他们先走，今天是不高兴的日子。”军帅很生气，派人把薛昌绪提上马鞍，然后用棍子打那马赶它走，这时薛昌绪仍用东西蒙住自己的脸说：“忌日按礼应当不见人。”这大概是人妖吧。秦陇人都知道这件事。出自《玉堂闲话》。

姜太师

蜀有姜太师者，失其名，许田人也，幼年为黄巾所掠，亡失父母。从先主征伐，屡立功勋。后继领数镇节钺，官至极品。有掌厩夫姜老者，事刍秣数十年。姜每入厩，见其小过，必笞之。如是积年，计其数，将及数百。后老不任鞭捶，因泣告夫人，乞放归乡里。夫人曰：“汝何许人？”对曰：“许田人。”“复有何骨肉？”对曰：“当被掠之时，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处。”又问其儿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亲，皆言之。及姜归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归乡，因问得所失男女亲属姓名。姜大惊，疑其父也，使人细问之：“其男身有何记验？”曰：“我儿脚心上有一黑子，余不记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

剑门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关东来。”遂将金帛车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报挞父之过，斋僧数万，终身不挞从者。出《王氏见闻》。

康义诚

后唐长兴中，侍卫使康义诚，常军中差人于私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责。忽一日，怜其老而询其姓氏，则曰姓康。别诘其乡土亲族息胤，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闻者莫不惊异。出《玉堂闲话》。

姜太师

蜀地有个姓姜的太师，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是许田人，小的时候遭到黄巾军抢掠，与父母失散了。跟随前蜀先主王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后来相继担任了几个地方的节度使，官至正一品。他手下有个管马圈的姜老头，从事喂牲口的活儿有数十年了。姜太师每次进牲口圈，看到姜老头有点儿过失，就一定用鞭子抽他。就这样好多年，计算一下，姜老被打将近几百次。后来姜老头实在受不了鞭打，便哭着告诉姜太师的夫人，乞求姜太师能让他回故乡。夫人说：“你是哪里人？”姜老头回答说：“是许田人。”“你还有什么亲人？”回答说：“当初被抢掠的时候，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至今不知道下落。”又问他儿子的小名，以及妻子的姓氏、排行次第、家族分支、亲属和比较近的亲戚，姜老头都说了。等到姜太师回府，夫人告诉说，姜老头要请假回乡，因而问出了姜老头所失去的男女亲属姓名。姜太师听后非常惊讶，疑心姜老头是他的父亲，便派人前去细问：“你儿子身上有什么记号？”回答说：“我儿子脚心上有一个黑痣，剩下的都不记得了。”姜太师大哭起来，于是暗地里派人把姜老头送出剑门关外。然后奏明先主，说：“为臣的父亲最近从关东来。”于是用金帛、车马把姜老头迎入府中，恢复了当初的父子关系。姜太师为了弥补鞭打父亲的过错，请数万僧人吃斋饭，并且一生中再也不鞭打随从了。出自《王氏见闻》。

康义诚

后唐长兴年间，侍卫使康义诚，曾经从军队中派一个人到他自己家中充当仆人，也曾经轻微地用板子荆条打过他。忽有一天，康义诚可怜这个仆人衰老了，就询问他的姓氏，说姓康。又问了他的故乡、亲属、家族、子女、后代，才知道这仆人是他父亲，于是两人拥抱痛哭。听到这事的人无不感到惊奇。出自《玉堂闲话》。

高季昌

后唐庄宗过河，荆渚高季昌谓其门客梁震曰：“某事梁祖，仅获自免。龙德已来，止求安活。我今入覲，亦要尝之。彼若经营四方，必不縻我。若移入他镇，可为子孙之福。此行决矣。”既自阙回，谓震曰：“新主百战，方得河南。对勋臣夸手抄《春秋》，又竖指云：‘我于指头上得天下。’则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游猎旬日不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无忧。”乃筑西面罗城，拒敌之具。不三年，庄宗不守。英雄之料，顷刻不差，宜乎貽厥子孙。出《北梦琐言》。

沈尚书妻

有沈尚书失其名，常为秦帅亲吏。其妻狼戾而不谨，又妒忌，沈常如在狴牢之中。后因闲退，挈其妻孥，寄于凤州。自往东川游索，意是与怨偶永绝矣。华洪镇东蜀，与沈有布衣之旧，呼为兄。既至郊迎，执手叙其契阔，待之如亲兄。遂特创一第，仆马、金帛、器玩，无有阙者，送姬仆十余辈，断不令归北。沈亦微诉其事，无心还家。及经年，家信至，其妻已离凤州，自至东蜀。沈闻之大惧，遂白于主人，及遣人却之。其妻致书，重设盟誓，云：“自此必改从前之性，愿以偕老。”不日而至。其初至，颇亦柔和；涉旬之后，前行复作，诸姬婢仆悉鞭捶星散，良人头面，皆擘擘破损。

高季昌

后唐庄宗过了黄河，荆渚人高季昌对他的门客梁震说：“我在梁太祖手下做事，得到的仅仅是自己没有受处罚。龙德初年以来，只求

安稳地活着。我现在去朝见庄宗，也是要试探试探。他若是想得天下，一定不会囚系我。要是进军别的地方，那可是子孙的福分。这次行动就能判别了。”从皇宫回来以后，他告诉梁震说：“新国主经历百战，才得到河南。对功臣自夸他亲手抄录《春秋》，又竖起指头说：‘我从指头上得到天下。’这意思就是功劳在一个人身上，辅佐的大臣有什么用呢！而且去游玩打猎十天不回来，朝廷内外人们的心情怎么受得了？我现在高枕无忧了。”于是在西南加筑了罗城，又修造了用来阻挡敌人的用具。不到三年，庄宗果然没有守住。英雄预料的，一点没错，确实应该留给子孙啊。出自《北梦琐言》。

沈尚书妻

有个沈尚书，没记下名字，曾做过秦地主帅的亲近小吏。他的妻子性格凶残而不恭顺，又生性嫉妒，沈尚书常常像生活在监牢里。后来因闲散而辞官，带着妻儿，寄住在凤州。自己到东川游玩散心，想和这位怨偶永远断绝来往。华洪镇守东川，他和沈尚书在没做官时就有交情，称沈为兄。沈尚书到达后，华洪到郊外迎接，拉着手叙述久别之情，待他像亲哥哥。于是特地为他建了一所住宅，仆人马匹、金银绸缎、器具玩物，没有什么缺的；又送他小妾仆人十多个，坚决不让沈尚书回北方去。沈尚书也约略地告诉了他有关妻子的一些事情，表示没有心思再回家了。一年后，家信到了，说他的妻子已离开凤州，自己奔东川来了。沈尚书听了非常害怕，就告诉了华洪，并且派人去让她回去。他的妻子又送信来，重新立下誓言，说：“从此一定改掉以前的性格，愿意和你白头到老。”没几天他妻子就到了。她刚来到时，也很温柔和平，经过十天后，又旧病复发，小妾侍女仆人们被她鞭打得四散奔逃，丈夫的头和脸都被揪抓得伤痕累累。

华洪闻之，召沈谓之曰：“欲为兄杀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后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丧。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剑，牵出帷房，刃于阶下，弃尸于潼江，然后报沈。沈闻之，不胜惊悸，遂至失神。其尸住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拨之，便随流。来日，复在旧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系石缙之。沈亦不逾旬，失魂而逝。得非怨偶为仇也！悲哉！沈之宿有仇乎？出《王氏见闻》。

杨 蘧

王赞，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至岭外，见杨朔荔浦山水，心常爱之，谈不容口。蘧尝出入赞门下，稍接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杨朔荔浦山水乎？”赞曰：“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见耶？”因大笑。此言岭外之地，非贬不去。出《稽神录》。

袁继谦

晋将作少监袁继谦常说：“顷居青社，假一第而处之，闻多凶怪，昏瞑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惊惧，莫能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其声重浊，举家怖惧，必谓其怪之尤者。遂于窗隙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夕月色晦，睹之既久，似若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挝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人输税至此，就于其地而糜，釜尚有余者，故犬以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举家大笑，遂安寝。”出《玉堂闲话》。

华洪听到这种情况，叫来沈尚书对他说：“我想替哥哥杀了她，怎么样？”沈尚书不让。就这样十天后沈妻又发作一次，沈尚书于是来到衙门，精神沮丧。华洪一看就明白了，于是偷偷地派两个人拿着剑，把沈妻拉出屋，在台阶下杀了，并把尸体扔进了潼江，然后告诉了沈尚书。沈尚书听了后，异常惊恐，以至于丧失了神智。沈妻的尸首在急流中停住了不走，就派人用竹竿拨动，就随水漂走了。可是第二天，又停在原来的急流上了，这样反复了多次，华洪派人把石头捆在尸体上，才使尸体沉下去。沈尚书不到十天，就像掉了魂似的死去了。大概是那个怨偶报仇吧？可悲呀，沈尚书前世与她有仇吗？出自《王氏见闻》。

杨 蘧

王赞，是中原朝廷有名的人士。有个弘农的杨蘧，曾经到过岭南，看到杨朔荔浦的山山水水，心里非常喜欢，赞不绝口。杨蘧曾出入王赞门下，碰到他稍微空些，就不自觉地问道：“您曾见过杨朔荔

浦的山水吗？”王赞说：“不曾把人打得唇裂齿落，怎么能见到那里的山水呢？”于是大笑起来。这是说，岭南的地方，不是被贬的人是不去的。出自《稽神录》。

袁继谦

后晋将作少监袁继谦曾说过：“刚到东方土神庙，借了一间房住下，就听说这里多有凶神恶怪，天一黑人们就不敢出门，一家人都很害怕，没有能睡安稳的。忽然有一天晚上，听到吼叫声，好像有什么在大瓮中呼叫，声音浑厚，全家人都很害怕，认为一定是个大妖怪。就趴在窗缝窥视，只见一个苍黑色的东西，在庭院中来回走。这一夜月色阴暗，看了很长时间，觉得身子像狗，可是头不能抬起来。就用挝打它的头，突然‘轰’的一声，家犬惊叫着跑了。原来那天村里人到这纳税，就在那地上做粥，锅里还有剩余，狗就把头伸到那中空的器具里，却不能脱出来。全家人大笑后，安安稳稳睡下了。”出自《玉堂闲话》。

帝 羴

晋开运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归国，殁于赵之栾城。国人破其腹，尽出五脏，纳盐石许，载之以归。时人谓之“帝羴”。出《玉堂闲话》。

帝 羴

后晋开运末年，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从汴梁回国，死在赵地的栾城。契丹国人剖开他的腹腔，把五脏都拿了出来，用十斗左右的盐装进腹内，用车运回国，当时人把这叫做“帝羴”（帝王的干肉）。出自《玉堂闲话》。

太平广记表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臣等谬以谏闻，幸尘清赏，猥奉修文之寄，曾无叙事之能，退省疏芜，惟增□冒。其书五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百十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上进以闻，冒渎天听。臣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

将仕郎、守少府监丞臣吕文仲、臣吴淑。

朝请大夫、太子中赞善、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陈鄂。

中大夫、太子左赞善、直史馆臣赵邻幾。

朝奉郎、太子中允、赐紫金鱼袋臣董淳。

朝奉大夫、太子中允、紫金鱼袋臣王克贞、臣张洎。

承奉郎、左拾遗、直史馆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子率更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徐铉。

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陈县男、食邑三百户臣汤悦。

臣李昉等言：臣等之前奉圣命编纂《太平广记》五百卷。六经确定之后，诸子百家学说一并兴起，都有得于圣人之道，能展现万物的真实情况，足以启迪耳目，明鉴古今。想到皇帝陛下，充分体悟圣人启示，德行超过文学才思，综合吸收各家言论，不遗漏各种善事。认为书籍多了之后，难以全部阅览，所以让人选择精华，分类编排。只是这种重大的事情，应该托付给通儒办理。臣等误因他人赞誉，侥幸被皇上看中，突然接受修纂文集的委托，竟然全无叙述事情的才能，私下省察自身学问荒疏，心中徒增羞愧冒昧之感。《太平广记》一书

五百卷，还有目录十卷，共计五百一十卷。我们恭敬地来到东上阁门，用奏表将书呈上进献，以求让您知晓，冒犯褻渎了天子的听觉。臣李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

将仕郎、守少府监丞臣吕文仲、臣吴淑。

朝请大夫、太子中赞善、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陈鄂。

中大夫、太子左赞善、直史馆臣赵邻幾。

朝奉郎、太子中允、赐紫金鱼袋臣董淳。

朝奉大夫、太子中允、紫金鱼袋臣王克贞、臣张洎。

承奉郎、左拾遗、直史馆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子率更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徐铉。

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陈县男、食邑三百户臣汤悦。

朝散大夫、充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李穆。

翰林院学士、朝奉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臣扈蒙。

翰林院学士、中顺大夫、户部尚书、知制诰、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赐紫金鱼袋臣李昉。

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

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板。

按：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廩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诏镂板颁行。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于是《御览》盛传，而《广记》之传鲜矣。《崇文总目》不及《广记》，夹漈郑樵乃谓《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专记异事。樵自谓博雅，不知于《实录》《会要》诸书曾考订否。余归田多暇，稗官野

史，手抄目览。匪曰小道可观，盖欲贤于博奕云尔。近得《太平广记》观之，传写已久，亥豕鲁鱼，甚至不能以句，因与二三知己秦次山、强绮媵、唐石东互相校讎。寒暑再更，字义稍定。尚有阙文阙卷，以俟海内藏书之家，慨然嘉惠，补成全书。庶几博物洽闻之士，得少裨益焉。嘉靖丙寅正月上元日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十山谈恺书。

朝散大夫、充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李穆。

翰林院学士、朝奉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臣扈蒙。

翰林院学士、中顺大夫、户部尚书、知制诰、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赐紫金鱼袋臣李昉。

八月二十五日奉圣命将《太平广记》送入史馆。

太平兴国六年奉圣旨雕刻印书的书板。

按：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得到了各国的图书之后，而投降各王的大臣们，都是海内的名士。有些人口出怨言，皇帝就全部收留任用他们。将他们安排在馆阁之中，给他们丰厚的俸禄，让他们修纂各种书籍。用《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各种典籍一千六百九十多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用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皇帝下诏雕版印行，有言事官说《太平广记》并非后学所急需的书，于是将书版收藏在太清楼。因而《太平御览》非常盛行，而《太平广记》则少见流传。《崇文总目》中没有记载《太平广记》，夹漈郑樵却说《太平广记》是从《太平御览》中分出来的，专门记录奇异之事。郑樵自认为学问渊博，不知对《实录》《会要》等书曾经做过考查没有。我退休以后，有很多闲暇时间，稗官野史之类的书籍，或用手抄录，或用眼阅读。不是因为小道也有可观之处，只是想比下棋要好一些吧。近来得到《太平广记》来阅读，因为传抄已经很久了，像“亥”错成“豕”、“鲁”错成“鱼”之类的文字错讹不少，有些甚至无法句读，因而跟两三位知己好友秦次山、强绮媵、唐石东一起开展校勘工作。经过两个寒暑，文字基本确定了。还有一些

文字或卷次残缺，这就有待海内的藏书家们，能够慷慨地施给我们恩惠，以便能够补全为一部完整的书。这样大概可以让博学多闻的人士，从中稍微得到一些好处吧。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岁正月上元日从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退休的谈恺（号十山）书写。

太平广记引用书目

《史记》 《汉书》 范晔《后汉书》 《魏书》 《吴书》
《魏志》 《蜀志》 《蜀记》 《吴志》 《三国志》 《晋
书》
《宋书》 《齐纪》 《唐书》 《唐史》 《晋史》 《后魏
书》
《唐历》 《国语》 《史系》 《南史》 《北史》 《史
集》
《晋阳秋》 《晋春秋》 《齐春秋》 《三国典略》 《唐统
纪》
《唐年补录》 《年号历》 《华阳国志》 《赵书》 《野
史》
《越绝书》 《朝野僉载》 《明皇杂录》 《开天传信记》
《大唐新语》 《国史补》 《逸史》 《阙史》 《南楚新
闻》
《妖乱志》 《中朝故事》 《会稽录》 《谭宾录》
《王氏闻见集》 《玉堂闲话》 《耳目记》 《北梦琐言》
《唐会要》 《汉武故事》 《唐年小录》 《御史台记》
《翰林故事》 《三辅决录》 《柳氏史》 《潭氏史》
《大业拾遗》 《国史异纂》 《国朝杂记》 《大唐奇事》
《大唐杂记》 《西京杂记》 《前秦录》 《转载》 《三齐
要略》
《论衡》 《长沙传》 《皇览》 《建康实录》 《益都耆旧
传》
《王子年耆旧传》 《闽川名士传》 《简文谈疏》 《补录记

传》

《魏文典论》 《宋明帝自序》 《梁四公记》 《汝南先贤

传》

《会稽先贤传》 《孝子传》 《孝德传》 《东方朔传》

《尚书故实》 《说文》 《书断》 《法书要录》 《图书会

粹》

《书评》 谢赫《画品》 《名画记》 《画断》 王僧虔《名

书录》

羊欣《笔阵图》 《八朝画录》 《韵对》 《列女传》 《妒

记》

《杜兰香别传》 《邺侯外传》 《太公金匱》 《颜氏家训》

《古文琐语》 《说题辞》 《文枢竟要》 《神异经》 《宣

验记》

《应验记》 《冥祥记》 《冥报拾遗》 《阴德传》 《感应

传》

《列异传》 《甄异传》 《述异记》 《异苑》 《志怪》

《齐谐记》 《续齐谐记》 《搜神记》 《续搜神记》 《灵

鬼志》

《幽明录》 《洞冥记》 《旌异记》 《冥报记》 《报应

录》

《报冤记》 《穷神秘苑》 《还魂记》 《离魂记》 《地狱

苦记》

《灵怪集》 《集异记》 《纂异记》 《独异志》 《博异

志》

《玄怪录》 《续玄怪录》 《宣室志》 《潇湘录》 《纪

闻》

《辨正论》 《广异记》 《通幽记》 《祥异集验》 《原化

记》

《洽闻记》 《摭异记》 《奇事记》 《闻奇录》 《祥异

记》

《续异记》 《卓异记》 《妖怪录》 《稽神录》 《八朝穷怪录》

《甘泽谣》 《录异诫》 《神鬼传》 《虬髯客传》

《王子年拾遗记》 《惊听录》 《杜阳杂编》 《异闻记》

《前定录》 《定命录》 《警诫录》 《续定命录》 《感定录》

《广古今五行记》 谢蟠《杂说》 张璠《汉记》 《两京新记》

《十道记》 《成都记》 《南雍州记》 《九江记》

盛宏之《荆州记》 《渚宫故事》 《三秦记》 《三吴记》

《南齐记》 《三齐记》 《燉煌新录》 《陈留风俗传》

《湘中记》 《河东记》 《寻阳记》 《襄沔记》 《十洲记》

《山河别记》 《林邑记》 《桂林风土记》 《周地图记》

《河洛记》 《南越志》 《三峡记》 《扶南记》 《南康记》

《河洛记》 《汉沔记》 《建安记》 《新津县图经》

《渝州图经》 《陇州图经》 《建州图经》 《歙州图经》

《黎州图经》 《通望县图经》 《朗州图经》 《陵州图经》

《交州记》 《武昌记》 《豫章古今记》 《洞林记》 《梁京寺记》

《塔寺记》 《顾渚山记》 《广人物志》 《山海经》 《水经》

《异物志》 《洞天集》 《投荒杂录》 《南海异事》

《海陆碎事》 《外荒记》 《江表异同录》 《玉歆始兴记》

《庄子》 《墨子》 《淮南子》 《管子》 《抱朴子》

《贾子》

《说苑》 《金楼子》 《符子》 《玉泉子》 《神仙传》

《续神仙传》 《列仙传》 《集仙传》 《洞仙传》 《墉城集仙录》

《仙传拾遗》 《神仙感遇传》 《武陵十仙传》 《十二真君传》

《真诰》 《列仙谭录》 《传仙录》 《汉武内传》 《玄门灵妙记》

《原仙记》 《三宝感通记》 《玉匣记》 《道家杂记》

《郭氏玄中记》 扬雄《琴清英》 曹植《恶鸟论》 《艺文类聚》

《太原事迹》 《太原故事》 《真陵十七史》 《本事诗》

《杼情诗》 《白居易集》 《顾云文集》 《郑谷诗集》

元稹《长庆集序》 韩愈《欧阳詹哀辞序》 郑处海撰《刘琢碑》

《李琪集序》 《皮日休集》 《贾逵碑》 《续江氏传》

《吴兴掌故事》 《崔龟从自叙》 《中兴间气集》 《羯鼓录》

《中兴书》 《蔡邕别传》 《郑德璘传》 《曹景宗传》

《罗昭威传》 《贺若弼传》 《赵延寿传》 司空图《段章传》

《樊英列传》 《女仙传》 《张氏传》 《崔少玄本传》

《高僧传》 《洛阳伽蓝记》 《法苑珠林》 《三教珠英》

《金刚经》 《观音经》 《灵保集》 《风俗通》 《博物志》

崔豹《古今注》 《语林》 《笑林》 《笑苑》 《世说》
《世说新语》 《郭颂世语》 《笑言》 《启颜录》 《说林》

《剧谈录》 《云溪友议》 《幽闲鼓吹》 《三水小牍》
《卢氏杂说》 《桂苑丛谈》 《会昌解颐录》 《松窗录》
《集话录》 《嘉话录》 《戎幕闲谈》 《因话录》 《芝田录》

《乾騞子》 《酉阳杂俎》 《谈薮》 《摭言》 《玉溪编事》

《野人闲话》 《辨疑志》 《妖乱志》 《穷愁志》 《殷芸小说》

《刘氏小说》 《梦书》 《梦隽》 《梦系》 《梦记》
《梦苑》